

丹·西蒙斯 经典作品集

(共13册)



激发个人成长

目录

[海伯利安](#)

[海伯利安的陨落](#)

[安迪密恩](#)

[安迪密恩的觉醒](#)

[螺旋的遗孤](#)

[迦梨之歌](#)

[珠穆朗玛之魔.I](#)

[珠穆朗玛之魔.II](#)

[珠穆朗玛之魔.III](#)

[极地恶灵.上](#)

[极地恶灵.下](#)

[魔鬼在你身后.I](#)

[魔鬼在你身后.II](#)

[魔鬼在你身后.III](#)

H Y P E R I O N

海伯利安

[美] 丹·西蒙斯 著

DAN SIMMONS

潘振华 李懿 官善明 译

Original Title: HYPERION

Copyright © 1989 by Dan Simmon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rrang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rmonk, New York, USA,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中文版权© 2014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4-438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伯利安 / (美) 西蒙斯著 ; 潘振华, 官善明, 李懿译.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4.9

书名原文: Hyperion

ISBN 978-7-5534-5293-7

I. ①海... II. ①西... ②潘... ③官... ④李... III.①科学幻想小说—
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9352号

海伯利安

作者 [美]西蒙斯

译者 潘振华 官善明 李懿

策划编辑 孟汇一 许姗姗

责任编辑 王平 齐琳

策划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开本 890mm x 1270mm 1/32

印张 18

字 数 425千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总编办：010—63109462—1104

发行部：021—33608311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ISBN 978-7-5534-5293-7 定价 59.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10-85866447（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

就关注这个微信号。



微信号：shudanlaile

【书单来了】已提供120个不同类型的书单

- 1、 25岁前一定要读的25本书
- 2、 20世纪最优秀的100部中文小说
- 3、 10部豆瓣高评分的温情治愈系小说
- 4、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5部外国纯文学名著
- 5、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0部中国现当代名著
- 6、 美国亚马逊编辑推荐的一生必读书单100本
- 7、 30个领域30本不容错过的入门书

8、 这20本书，是各领域的巅峰之作

9、 这7本书，教你如何高效读书

10、 80万书虫力荐的“给五星都不够”的30本书

.....

关注“书单来了”微信公众号，即可查看对应书单

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就关注这个微信号。

目录

[献给特德](#)

[序](#)

[01](#)

[02](#)

[03](#)

[04](#)

[05](#)

[06](#)

[尾声](#)

献给特德

末日前夜，整个银河硝烟弥漫，七名朝圣者，踏上朝圣征途，他们要前往光阴冢，寻找自己生命中未解谜团的答案。他们的发现，也许会是人类得以解救的关键。

神父:尽管天主教会随着历史和变革，业已日薄西山，但年轻时的雷纳·霍伊特神父依然信仰坚定。然而现在，当他看到曾敬仰的人在海伯利安上所受的苦难之后，心中的信仰摇摇欲坠。

士 费德曼·卡萨德上校曾是整个霸主军队中最聪明、最能干、最强硬兵: 的年轻军官，直到命运将他带到海伯利安。

诗 提到伯劳之时，马丁·塞利纳斯眼睛中闪现出某些东西。一种饥人: 渴，或是某种比饥渴更甚的东西.....

学 索尔·温特伯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直到女儿去海伯利安进行考古者: 探险.....在那里，伯劳触碰了她，接着，她开始逆时而行。

船 安静，随和，带着令人捉摸不透的自信，海特·马斯蒂恩深藏不长: 露。

侦 布劳恩·拉米亚去海伯利安，为的是查出真凶。谁杀了受她保护的探: 客户？

领 他看上去平静缄默.....一名完美的官员。或者，在他内心深处，是事: 否深藏着什么不愿示人的痛楚？是否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序

霸主领事坐在他那艘乌黑的太空飞船的瞭望台上，弹奏着拉赫马尼诺夫的《升C小调前奏曲》，他用的施坦威钢琴是一件古董，却保存完好。舱下沼泽中，一只只绿色的巨型蜥蜴状生物蠕动着，嗥叫着。北方正酝酿着一场雷暴，青黑色的乌云下，是一大片庞大裸子植物构成的森林，显得黑沉沉的。层积云就像九千米高塔，插入狂暴的天空。地平线上缭绕着一条条闪电。靠近飞船的地方，一些时隐时现的爬虫的身影会磕磕碰碰地误撞入阻断场，尖叫一声，坠入靛青的迷雾。领事聚精会神地弹着序曲中最难的一段，毫不顾及风暴和夜幕的临近。

超光通信仪嘟嘟响了起来。

领事停了下来，手指悬停在琴键上，聆听着。雷声穿过稠密的空气轰鸣而来；从裸子森林的方向传来一群食尸动物的悲鸣；下面黑漆漆的什么地方，一头小脑袋的野兽挑衅似的号叫了一番，接着便无声无息了。突如其来的寂静，使得阻断场发出的低沉波动声历历在耳。超光仪再一次鸣叫起来。

“该死。”领事走进去接听。

计算机得花几秒钟转换并解密那串衰减的超光速粒子脉冲信号，趁着这片刻工夫，领事给自己倒了杯苏格兰威士忌。他一屁股坐在显像井

的软垫上，触显已经闪起了绿光。“播放。”他说。

“你被选中，返回海伯利安。”传来一个女人沙哑的声音。全息像尚未成形，眼前仍旧空无一物，仅有一段传送代码，告诉他超光信息发自鲸逝中心^[1]，即霸主行政中心所在的星球。不用看传送坐标，领事也知道这个。这上了年纪但听上去仍旧美妙的声音是梅伊娜·悦石的，他不可能认错。“你被选中，作为伯劳朝圣者之一，返回海伯利安。”那声音继续道。

见你的鬼去，领事想着，站起身，打算离开显像井。

“你和另外六人已被伯劳教会选中，同时也得到了‘全局’的确认。”梅伊娜·悦石说，“为了霸主的利益，请你接受。”

领事一动不动站在显像井中，背对着忽隐忽现的传送代码。他没有转身，举起酒杯，将最后一点苏格兰威士忌一饮而尽。

“局势非常混乱。”梅伊娜·悦石说。她的声音显得疲惫。“三个标准星期前，领事馆和海伯利安地方自治理事会发来超光信息，说光阴冢显示出打开的迹象，坟冢周围的逆熵场正在迅速扩展，伯劳已经侵扰到南方，远至笼头山脉。”

领事转过身，跌坐进软垫中。全息像已经显示出梅伊娜·悦石那张苍老的脸庞，她的眼睛看上去很疲倦，就和她的声音一样。

“军部的一支太空特遣部队已从帕瓦蒂出发，他们必须赶在光阴冢打开前，疏散海伯利安上的霸主公民。他们的时间债将不少于海伯利安当地的三年时间。”梅伊娜·悦石顿了顿。领事觉得自己从未见过议院首席执行官的表情如此严酷。“我们不知道疏散舰队能否及时抵达，”她

说，“但情况甚至比这还要复杂。我们探测到一群驱逐者迁移队，至少有四千……分队，正向海伯利安星系逼近。我们的疏散特遣舰队将只比驱逐者早到一小会儿。”

领事明白悦石为什么会犹豫了。一群驱逐者迁移队，装备五花八门，小到单人驾驶的疾行侦察机，大到城市型驱逐舰和彗星堡垒，能够容纳成千上万这种星际间流浪的野蛮人。

“军部参谋长联席成员相信，驱逐者开始大举进攻了。”梅伊娜·悦石说。飞船的计算机已经将全息像完全显示了出来，这女人悲伤的棕色眼眸似乎正直直盯着领事。“他们是单单为了光阴冢想控制海伯利安，还是想全面进攻世界网，有待观察。与此同时，军部的一支太空作战舰队已从卡姆星系调头，配备有一支远距传输器建筑队，将一起加入疏散特遣部队。不过，这一舰队可能视情况被召回。”

领事点点头，心不在焉地将苏格兰威士忌举至嘴边。酒杯已经空了，他皱了皱眉，将它扔到全息显像井的厚地毯上。即便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他也能明白悦石和参谋长联席成员所面临的这个艰难的战略决策。除非用令人咋舌的开支，在海伯利安星系匆忙建好一个军用远距传输器，不然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抵挡驱逐者的入侵。不管光阴冢埋有什么秘密，都将拱手让给霸主的这些敌人。假如舰队真能及时建好远距传输器，并且霸主将全部军部资源用来保卫海伯利安这一孤独、遥远的殖民星球，那么，世界网将陷于巨大风险中，驱逐者有可能会攻击外围的任何地方，或者，往最糟的地方想，这些野蛮人会占领远距传输器，一举侵入环网。领事试图想象这样一个画面：全副武装的驱逐者部队踏进远距传输器的传送门，进入上百个星球上毫无防备的家园。领事径直穿过了梅伊娜·悦石的全息像，捡起杯子，又倒了杯苏格兰威士忌。

“你被选中，加入伯劳的朝圣者队伍。”年迈的首席执行官的全息像说道，媒体喜欢将她比作林肯或丘吉尔，又或是阿尔瓦雷兹-腾普，以及大流亡前历史上盛名一时的其他传奇人物。“圣徒派出了他们的巨树之舰‘伊戈德拉希尔’^[2]！”悦石说，“疏散特遣队的指挥官会遵照命令让它通行。经过三个星期的时间债，你将与‘伊戈德拉希尔’会合，接着，它将从帕瓦蒂星系进行量子跃迁。另外六个伯劳教会选中的朝圣者也会登上巨树之舰。据我们的情报人员说，七个朝圣者中至少有一个是驱逐者安插的间谍。此时此刻.....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得知此人是谁。”

领事不禁一笑。悦石面临的风险重重，这老妇人必须考虑一种可能：他就是间谍，她正在将至关重要信息透露给这个驱逐者的间谍。或者，她透露过任何至关重要信息吗？一旦飞船使用霍金驱动器，那么，飞船的动向都是可以探查到的，假如领事就是这个间谍，首席执行官所透露的信息，正好吓坏他。领事的笑容消失了，他喝了一口威士忌。

“被选中的七个朝圣者中，有索尔·温特伯和费德曼·卡萨德。”悦石说道。

领事眉头紧蹙。他凝视着那串云状的数字，它们围绕在这个老妇人的影像周围，仿佛就是一片尘埃。离超光信息结束还剩十五秒时间。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梅伊娜·悦石说，“我们一定要解开光阴冢和伯劳的秘密。这次朝圣也许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如果驱逐者占领海伯利安，那我们必须消灭他们的间谍。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封住光阴冢。霸主的命运在此一举。”

信息结束了，现在只剩一串会合地点的坐标在那儿悸动。“回复

吗？”飞船的电脑问。虽然耗能极大，太空船仍然能够将简短的编码信息通过超光速脉冲发送出去，这一技术将银河系的人类连在了一起。

“不。”领事说，他走了出去，倚靠在瞭望台的栏杆上。夜幕降临了，云层低垂。看不见一颗星星。要不是闪电不时划过北方的长空，沼泽地上冒起的悠悠磷光，这夜，将是彻底的黑暗。在那一刻，领事突然意识到，他是这个未被命名的星球上唯一一个有感情生物。他静听着沼泽上涌起的上古风声，想起清晨，想起曙光乍现时乘桅轻电磁车出发，想起在阳光下度过的一天，想起在南方的蕨类森林中打猎，然后晚上回到飞船，就着冰爽的啤酒，吃一顿上好的牛排。领事想起狩猎的铭心快感，以及独处时同样刻骨的慰藉：孤独。那是他在海伯利安忍受无数痛楚和梦魇之后，得到的孤独。

海伯利安。

领事走了进去，收起瞭望台，关上舱门。就在此时，第一阵雨开始倾盆而下。他沿着螺旋型的楼梯，来到飞船顶部的睡眠舱。这个圆形房间一片漆黑，不过偶尔会有无声的闪电闪过，勾勒出泄在天窗上的条条雨迹。领事脱下衣服，仰面躺在坚硬的床垫上。他打开音响系统和外部音频获取设备，让暴风雨的狂怒咆哮，混进瓦格纳^[3]雷霆万钧的《女武神之骑》。飓风捶打着飞船。当天窗瞬间变亮时，炸雷也响彻整个房间，闪电的残留影像，仿佛还映在领事的虹膜上。

瓦格纳只能在雷雨天听听，他想。他合上双眼，但是透过闭合的眼睑，闪电依旧历历在目。他记得光阴冢附近小山颠覆的废墟中，冰晶排山倒海而过，闪闪发光；还有伯劳那棵不可思议的树，满是金属荆棘，泛着更加瘆人的钢铁寒光。他记得夜晚的尖叫声，以及伯劳那闪耀着上百个切割面的、如红宝石般血红的目光。

海伯利安。

领事静静地操控电脑关闭了所有的播放器。他举起手腕，遮住双眼。耳边兀然沉寂，他躺在那儿，心想，回到海伯利安，真是彻底疯了！在那个充满谜团的遥远星球，他担任了十一年的领事，那时，神秘的伯劳教会允许外世界的朝圣者们乘游船出发，开赴群山北麓光阴冢周围那久经风雨的不毛之地。没有一个人从那儿回来过。这还是在正常的局势下。那段时期伯劳正被时间潮汐和无人能理解的力量所囚困，逆熵场也被限制在光阴冢周边几十米的区域内。此外，当时也没有驱逐者入侵的威胁。

领事想着伯劳，想象它自由漫步海伯利安上的任何地方。他想象着，数百万的当地居民和成千上万霸主公民面对这个怪物时束手无策。它违抗一切物理法则，仅仅通过屠杀来交流。虽然小屋很暖和，领事还是不住颤抖着。

海伯利安。

黑夜和风暴过去了。正要破晓，但比曙光更快到来的，是另一场风暴的前兆。两百米高的裸子植物被吹弯了腰，涌过来的气流吹得它们噼啪作响。在第一缕曙光出现之前，领事那艘乌黑的太空船拖着蓝色等离子尾迹升入高空，穿过厚厚的云层，攀向太空，前往会合地。

领事醒来时，头痛异常，喉咙干涩，他感觉做了上千个梦，却全都记不得了。这种感觉，只有在冰冻沉眠后才会有。他眨了眨眼，从矮床上坐起身，摇摇晃晃地扯掉紧贴在皮肤上的最后几条传感带。这是个卵形房间，没有窗户，有两个矮小的克隆人船员站在一边，还有一个高大的圣徒，戴着兜帽。一个克隆人走了过来，递给他一杯橙汁，这是解冻期之后的传统饮料。他接过来，如饥似渴地喝了起来。

“巨树离海伯利安还有两光分，五小时的旅程。”圣徒说。领事意识到，向他致辞的正是海特·马斯蒂恩，圣徒巨树之舰的船长，巨树的忠诚之音。领事模糊想到，被船长叫醒，这可是万分荣幸的。但是他还没有从神游状态中恢复过来，迷迷糊糊，无力表示感激之情。

“其他人醒了几个小时了。”海特·马斯蒂恩说道，摆摆手，示意克隆人离开，“他们已经集合在一等就餐平台了。”

“咳咳。”领事喝了口饮料，清清嗓子，再次试图表示感激，终于说出了口，“多谢，海特·马斯蒂恩。”他朝卵形房间四顾，黑草地毯，透明墙壁，弯曲连绵的堰木椽。领事意识到，他肯定是在某个小型环境舱内。他闭上双眼，试图回忆起圣徒飞船量子化前，他与之会合的情景。

领事记起了接近会合地点时，第一眼瞅见这千米长的巨树之舰，它的细枝末节隐约遮掩在众多的机械和尔格驱动的密蔽场中，后者就像球形薄雾一般环绕着整艘巨树之舰。但是那多叶树干清楚地闪耀着万千光芒，这些光柔和地穿过树叶和细薄墙壁的环境舱，也一路照亮了不计其数的平台、船桥、指挥舱、楼梯以及舰首。在巨树之舰的根基处，工程球体和货物球体堆积成群，就像特大号的树瘤，同时，蓝中带紫的喷射流拖在尾部，就像一万米长的根须。

“其他人正等着呢。”海特·马斯蒂恩轻声说，他点头示意领事朝矮垫看，那儿，领事的行李整装待开。圣徒若有所思地凝视着堰木支撑椽，于是，领事开始更衣，他穿上半正式的晚礼服，宽松的黑裤子，擦得光亮的舰用靴，一件腰部和肘部膨起的白色丝绸上衣，浅黄腰带，黑色马甲，肩章上饰有代表霸主的绯红斜条，还有一顶软软的金黄三角帽。一块弯曲墙壁变成一面镜子，领事盯着镜中的影像：一个上了年纪的中年人，穿着半正式的晚装，皮肤晒得黝黑，但悲伤的双眼下方却是奇怪的一片惨白。领事皱紧眉头，点点头，转回身。

海特·马斯蒂恩做了个手势，领事便跟着这个罩在袍子里的高大身影，穿过小舱内的一个膨大区域，来到了一条走道。这条走道弯曲向上，绕过巨树之舰躯干的巨大树皮墙，最后消失不见。领事停下脚步，挪到走道边缘，然后迅速后退一步。往下至少有六百米的距离——巨树的根基中囚禁着奇点，产生的六分之一标准重力让人有“往下”的感觉，而且走道周围没有栏杆。

他们继续安静地向上走。在主树干走廊处转了个弯，走了三十米，稍后又盘旋了半圈，越过一条脆弱的吊桥，来到一根五米粗的树枝前。他们沿着这条树枝向外走，来到一处枝叶繁茂的地方，海伯利安的阳光把这儿照得亮亮的。

“我的船出仓了吗？”领事问道。

“已经加满燃料，在十一区待命。”海特·马斯蒂恩说。他们走进树干的阴影中，透过树叶之间的黑暗缝隙，星辰隐约可见。“其他朝圣者同意，如果军部当局允许，那他们就搭乘你的飞船降落。”圣徒加上一句。

领事揉揉眼睛，他真希望有更多的时间从冰冻沉眠之后那挥之不去的恍惚状态中恢复。“你们与特遣队联系上了？”

“哦，是的。我们量子跃迁穿越隧孔时，被他们盘问了一下。现在，一艘霸主的战舰.....正在.....护送我们。”海特·马斯蒂恩朝他们头顶的天空指了指。

领事眯着眼睛向上看，但就在那一刻，几簇树枝的尖端已经从巨树之舰的阴影中转出，大片大片的树叶被落日的余晖点亮。即使在那些仍有阴影的地方，发光鸟就像日本提灯一样栖息在走道、摇摆藤蔓、吊桥上，到处亮堂堂的。来自旧地的萤火虫和来自茂伊约的辐射蛛纱一闪一闪地游荡进树叶的迷宫，它们和天空中的星群混杂在一起，甚至星际间久经风雨的旅行家也会将它们误认为星座图的一部分。

海特·马斯蒂恩走进了一个由晶须缆索牵引的篮子，缆索消失在三百米的高空。领事紧随其后，他们开始静静上升。他注意到，除了一些圣徒和他们矮小的克隆人副本之外，走廊上、船舱里、平台上，显然都空无一人。领事回想起，在会合之后和冰冻沉眠之前那段匆忙的时间里，他也没有看见其他乘客，不过当时他认为这是由于巨树之舰要量子化了，乘客们都安全地待在冰冻床中呢。然而，现在，巨树之舰正以远低于相对论速度的速度移动着，它的树枝上应该挤满了呆笨的乘客才对

啊。他向圣徒说起眼前的不对劲之处。

“你们六位，就是我们仅有的乘客。”海特·马斯蒂恩说。篮子停在树叶的迷宫之中，巨树之舰的船长在前开路，他们走到一个因为长期使用而显得破旧的木扶梯边。

领事惊讶地眨了下眼睛。通常，一艘圣徒的巨树之舰要搭载两千到五千名乘客；这无疑是人们最喜欢的星际旅行方式。巨树之舰在几光年远的星系间穿梭，走的是景色优美的捷径，很少导致超过四个月或五个月的时间债，因此，可以让船上大量乘客尽量少花时间待在神游状态下。对巨树之舰来说，往返海伯利安需要六年的环网时间，没有付账的乘客，意味着圣徒将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领事慢了一拍才意识到，在即将到来的疏散中，巨树之舰将是非常理想的交通工具，损失最终会由霸主补偿。尽管如此，领事明白，把“伊戈德拉希尔”这样一艘漂亮却脆弱的飞船——这种飞船全银河系仅五艘而已——带入战区，对圣徒兄弟会来说是一次可怕的冒险。

“各位朝圣者。”海特·马斯蒂恩宣告，他与领事两人进入一个宽阔的平台，一个小群体正等在一张长木桌的尽头。在他们头顶，群星闪耀着光芒，当巨树之舰改变角度或航向时，星辰也会随之旋转。两边，树叶形成实心球体，像是某种巨大水果的绿色表皮。从这些摆设，领事立刻认出这儿正是船长的就餐台，五个乘客起身让海特·马斯蒂恩在桌子的首席就坐。领事在船长左手边找到了一个为他而设的空位。

所有人安静就坐，海特·马斯蒂恩开始作正式介绍。尽管领事从没和这些人打过交道，但有几个名字听上去耳熟，他动用了自己作为资深外交官的敏锐嗅觉，整理着这些人的身份和印象。

领事的左手边坐着雷纳·霍伊特神父，老派基督教（众所周知的名称是天主教）的一名神父。有那么一会儿，领事忘了黑衣和罗马衣领的意义，不过他很快记起了希伯伦星球上的圣方济医院，差不多四十标准年前，他被派往那里执行生平第一次外交任务，可结果却糟糕透顶，之后，他在那家医院接受了酗酒急救治疗。一提到霍伊特这个名字，他记起另一个神父，正当他在海伯利安的领事任期过半的时候，这个神父失踪了。

雷纳·霍伊特是个年轻人，领事估计他至多三十出头。不过，似乎在不那么遥远的过去发生过什么，让这个年轻人变得异常苍老。领事注视着他，那脸庞非常瘦削，菜黄的皮肤绷在颧骨上，眼睛很大，却深埋在空空的眼窝中，嘴唇很薄，边上的肌肉一刻不停地抽搐着，如此萎靡，甚至不能说他是在愤世嫉俗地苦笑，头发倒还没有像受辐射伤害那样全部掉光。他感到自己正在凝视一个病入膏肓的男人。尽管如此，领事惊讶地发现，在他那强自按捺痛苦的模样背后，这个男人的身体里，仍然残存着些微来自少年时期的生命痕迹——他以前应该有张圆脸，皮肤白皙、嘴唇柔软，曾经有一个更年轻、更健康，而不那么愤世嫉俗的雷纳·霍伊特。

神父身旁坐着一个男人，几年前，绝大多数霸主公民都熟悉他的形象。领事暗自寻思，现在的世界网内，公众的注意力时限是不是和他生活在那儿的时候一样短呢。或许更短。假如真是这样，那么费德曼·卡萨德上校，曾经被称为“南布雷西亚屠夫”的人，也许不再臭名昭彰或者声名显赫了。但对领事这一代人，对所有生活在慢节奏状态下的外部世界民众而言，卡萨德不是一个容易忘记的人。

费德曼·卡萨德上校很高——高到几乎可以平视两米高的海特·马斯蒂恩。一身军部黑衣，没戴军衔和勋章。那身黑色制服和霍伊特神父

的外衣出奇地相似，但这两人没有一点相同之处。卡萨德没有霍伊特羸弱的外表，他皮肤棕红，显而易见非常健康，如同鞭柄一般精瘦，肩部、手部、颈部露出条条筋肉。上校的双眼小而黑，就好像某种原始的摄影机的全方位镜头。脸上棱角分明，阴影、平面、凸面。不像霍伊特神父那憔悴的脸庞，完全就跟冰冷的石像一般。顺着下颚线条，有细细的一圈胡子，凸显出他有棱有角的脸，就像是鲜血给刀刃增辉一样。

上校的动作缓慢而蕴含力道，这让领事想起许多年前，他在卢瑟斯星球上的私人种舰动物园里，看见过的一种地球产的美洲豹。他说起话来柔声细语，不过领事注意到，即使上校不说话，仍然引人注目。

长长的桌子大部分位置是空着的，这群人聚集在桌子的一头。费德曼·卡萨德的对面，坐着一个名叫马丁·塞利纳斯的诗人。

塞利纳斯看上去和他对面的军人完全是两个极端。卡萨德精壮且高挑，马丁·塞利纳斯个子矮，身材臃肿不堪。和卡萨德石刻般的脸庞相反，诗人的脸像地球上的某种灵长类动物，极为多变，表情丰富。他嗓门大，粗声粗气，满口秽言。这个马丁·塞利纳斯，领事想，身上有某种东西，几乎邪恶到令人愉悦。他那红润的脸颊，大大的嘴巴，歪斜的眉毛，尖尖的耳朵，一刻也闲不住的手和手指。那手指这么长，当个钢琴家真是绰绰有余了，或者用来掐死人。诗人那头银色头发裁剪得凌乱不堪。

马丁·塞利纳斯看上去五十好几了。不过领事注意到他颈部和手掌上的蓝色染痕，这泄漏了天机，他怀疑这个人接受过鲍尔森理疗，而且绝非寥寥数次。塞利纳斯的真实年龄也许介于九十到一百五十标准岁数之间。假如他接近一百五十岁，领事想，那这诗人很可能是精神错乱了。

如果说马丁·塞利纳斯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闹腾、充满活力，那么紧挨着他的一个客人给人的第一印象则是充满智慧、沉默寡言。索尔·温特伯听到在介绍他，抬起了头。领事注意到这个知名学者短短的灰色络腮胡子、布满皱纹的额头，以及明亮而悲伤的双眼。领事听过“永世流浪的犹太人”的传说，也听说过温特伯那个绝望的请求。但是他震惊地意识到这位老人的怀中正抱着那个婴儿——他的女儿瑞秋，现在才不满几星期大。领事移开目光。

第六个朝圣者是布劳恩·拉米亚，她也是在座唯一的女性。介绍到她的时候，这个侦探直视着领事，目光咄咄逼人，甚至在她转眼不再看他时，领事仍可以感觉到她目光灼烧下的压力。

布劳恩·拉米亚从前是卢瑟斯这个一点三倍重力星球的公民，她和右边间隔一个座位的诗人差不多高，不过即使穿着宽松的灯芯绒飞船装，也掩盖不了她那结实身体的块块肌肉。黑色卷发齐肩，宽阔的前额上，两道水平的黑色眉毛，尖鼻子结结实实的，更衬出了她鹰眼般的目光。拉米亚的嘴大且韵味十足，浅笑的时候嘴角微微上翘，也许是冷酷，也许只是俏皮。这个女人的黑眼睛似乎在挑战这些观察者，以便发现案情真相。

领事想到，布劳恩·拉米亚可以称得上是个美女。

介绍完毕。领事清清嗓子，转向圣徒：“海特·马斯蒂恩，你说有七个朝圣者。温特伯先生的孩子是第七个吗？”

海特·马斯蒂恩缓缓摇了下头。“不。只有自己作出决定，打算去寻找伯劳的人，才能成为一名朝圣者。”

围坐在桌边的这群人出现了小小的骚动。每个人，包括领事，都心

知肚明：朝圣者的数量只有在质数的情况下，才能完成伯劳教会发起的北上朝圣之旅。

“我是第七个。”海特·马斯蒂恩，圣徒的巨树之舰“伊戈德拉希尔”的船长，巨树的忠诚之音说。宣布之后，一片静寂，海特·马斯蒂恩示意克隆人船员开始上菜，这是登陆前的最后一次进餐。

“这么说来，驱逐者还没进入星系？”布劳恩·拉米亚问。她那嘶哑的声音在领事内心奇怪地搅起涟漪。

“还没有，”海特·马斯蒂恩说，“但我们比他们早不了几个标准天数。我们的设备已经探测到星系欧特云^[4]中的核聚变冲突。”

“会打仗吗？”霍伊特神父问。他的声音似乎和他的脸色一样困乏。没有人主动应答，神父转向右边，似乎这个问题本来是在问领事。

领事叹了口气。克隆人船员已经上了葡萄酒，他希望上的是威士忌。“谁知道这些驱逐者会干什么呢？”他说，“他们已经不再按照人类的逻辑行事了。”

马丁·塞利纳斯朗声大笑，手舞足蹈，葡萄酒泼洒出来。“说得好像他妈的我们这些人类按照人类的逻辑行过事！”他喝了一大口酒，抹抹嘴，又大笑起来。

布劳恩·拉米亚皱眉。“如果战局马上开始的话，”她说，“当局可能不会让我们登陆。”

“我们会获准通行。”海特·马斯蒂恩说。阳光透过他头巾的褶皱，

照在他微黄的皮肤上。

“刚逃离战争的死亡虎口，又把自己的命交给了伯劳。”霍伊特神父喃喃自语。

“大哉宇宙，勿有死亡！”马丁·塞利纳斯吟咏道。声音如此之响，领事觉得可以吵醒冰冻沉眠中的人。诗人喝干最后一滴酒，举起空空的高脚杯，显然是在和群星干杯：

无有死气，勿有死亡，哀呼，哀呼；

哀呼，希布莉，哀呼，尔之神婴恶毒

竟令神人瘫痪无能

哀呼，众弟兄，哀呼，为吾力之不存；

如苇之畸，萎弱如吾声，

哦，哦，痛苦，羸弱之痛苦

哀呼，哀呼，吾麻木之身渐暖.....[\[5\]](#)

塞利纳斯突然停了下来，又倒了点酒，他打了个嗝，打破了朗诵之后的一片沉默。另外六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领事注意到索尔·温特伯始终淡淡笑着，直到他臂弯中的婴孩扭动着，将他的注意力引开了。

“那么，”霍伊特神父踌躇地说，似乎想理清自己早先的一丝想法，“如果霸主的护卫舰离开，驱逐者拿下了海伯利安，这次占领或许不会流血，他们也许会让我们干自己的事。”

费德曼·卡萨德上校轻笑。“驱逐者不想占领海伯利安，”他说，“假如他们拿下这星球，他们将掠夺所有他们想要的东西，然后做他们最擅长的事。他们会将城市烧成焦石，把焦石弄成碎片，再用这些碎片当柴烧。他们会把两极融化，把海洋煮沸，用煮出来的盐来腌制大陆上还残留的那几块土地，这样就永远不会再有任何东西从那儿长出来。”

“那……”霍伊特神父欲言又止。

克隆人搬走汤水和色拉碟，开始上主菜，大家谁都没出声。

“你说有一艘霸主战舰在护送我们？”领事对海特·马斯蒂恩说，他们刚吃完烤牛肉和水煮天鱿鱼。

圣徒点点头，手向上指了指。领事眯眼看，可是在那旋转的星空中，他看不到有任何东西在移动。

“这个。”费德曼·卡萨德说着，从霍伊特神父身边探过来，递给领事一副军用折叠望远镜。

领事点头表示谢意，拇指打开开关，将海特·马斯蒂恩所指的那片天空扫描了一下。双筒望远镜的回转晶体以程序化的搜寻模式扫过这片区域，聚焦时发出轻微的嗡嗡声。突然，视像凝固住了，模糊了一下，继而放大，最后，定住了。

当霸主舰船填满整个取景器时，领事不由自主地倒吸一口冷气。那既不是一艘单飞疾行侦察机隐现在能量场中的种子状物体，也不是一艘火炬舰船的鳞茎状船体，电子成像显示的是一艘糙黑的攻击航母。那东西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只有数个世纪以前的军舰能够与之相比。四组悬臂缩进舰内，破坏了这艘霸主神行舰的流线型船体，意欲随时准备开战，它那六十米长的指挥探针和克洛维斯尖器^[6]一样锐利，霍金驱动器和聚变舱坐落在发射轴的远端，仿佛是一根箭的羽饰。

领事一言不发地将双筒望远镜递还给卡萨德。如果特遣部队已经派出全副武装的航母来护送“伊戈德拉希尔”，那么，迎接驱逐者入侵的，将是何种等级的火力呢？

“我们要等多久才能登陆？”布劳恩·拉米亚问。她刚才用通信志接入了巨树之舰的数据网，不管发现了什么，还是没发现什么，反正她显得灰心丧气。

“四小时后进入轨道，”海特·马斯蒂恩低声道，“然后飞船登陆还需几分钟。我们的领事朋友提供了他的私人飞船，搭载我们登陆。”

“去济慈？”索尔·温特伯问。这是这位学者晚餐后第一次开口。

领事点点头。“济慈仍旧是海伯利安上唯一的飞船起运航空港。”他说。

“航空港？”霍伊特神父听起来很愤怒，“我以为我们会直接去北方。去伯劳的王国。”

海特·马斯蒂恩耐心地摇摇头。“朝圣总是从首都出发，”他说，“将花上好几天时间，才能抵达光阴冢。”

“好几天，”布劳恩·拉米亚厉声说道，“真是荒唐。”

“也许吧，”海特·马斯蒂恩同意，“但不管怎样，就得这么办。”

霍伊特神父脸色不佳，似乎那顿饭里的什么东西让他消化不良，尽管他几乎什么也没吃。“你们看，”他说，“难道我们不能换换规矩吗？就这一次——我是说，考虑到这可怕的战争，还有这一切？我们难道就不能在光阴冢附近登陆，或者随便哪里，然后把事儿办了？”

领事摇摇头。“近四百年来，一直有太空船或航空器试图抄近路去北部荒野。”他说，“据我所知，没人成功过。”

“可以提问吗？”马丁·塞利纳斯说，他像小学生一样开心地举手发问，“那么多的飞船，究竟撞上什么烂事了？”

霍伊特神父对着诗人蹙紧眉头。费德曼·卡萨德微微一笑。索尔·温特伯说：“领事并没有说那个地区不能接近。人们可以乘船去，也可以通过各种陆路到达。太空船和航空器也没有消失，它们轻易地登陆在废墟或光阴冢附近，也轻易地返回到电脑指示的任何地点。仅仅是飞行员和乘客不翼而飞了。”温特伯将熟睡的婴孩从大腿上抱起，放进他脖子上挂着的婴儿筐中。

“又是这个老掉牙的传说，”布劳恩·拉米亚说，“那飞船日志怎么说？”

“什么也没有，”领事说，“没有暴力行为。没有强行入侵。没有航行偏向。没有无法解释的时间误差。没有异常的能量泄漏或损耗。没有任何物理现象。”

“没有乘客。”海特·马斯蒂恩说。

领事半天才反应过来。如果海特·马斯蒂恩刚才是想开玩笑……他确实是开了个玩笑，这可是领事与圣徒打交道的几十年来，第一次看到他们中的一员显示出一丝哪怕刚萌芽的幽默感。领事看着船长头巾下那张隐约的东方人面孔，从那上面，找不到任何开过玩笑的迹象。

“多么非凡的情节啊，”塞利纳斯大笑，“一片真实的、基督都为之痛哭的灵魂藻海，那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到底他妈的谁策划这摊烂计划的？”

“闭嘴，”布劳恩·拉米亚说，“老家伙，你喝醉了。”

领事叹口气。这群人在一起还没有超过一个标准小时。

克隆船员将餐碟清理好，开始上甜点，冰冻果子露、咖啡、巨树水果、卓郎、果子奶油蛋糕，以及由复兴巧克力制成的蘸酱。马丁·塞利纳斯摆摆手，示意不要甜点，而是叫克隆人再拿一瓶葡萄酒来。领事考虑了几秒，要了瓶威士忌。

“我突然有个想法，”大家快吃完甜点时，索尔·温特伯说，“如果我们想活下去，就必须得互相交谈。”

“你这话什么意思？”布劳恩·拉米亚问。

温特伯无意识地摇着睡在他怀里的婴儿：“打个比方说，这儿有谁知道，为什么伯劳教会和全局会选择你参加这次旅行？”

没人说话。

“我想大家都不知道，”温特伯说，“更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这里有谁是伯劳教会的成员或是信徒？就我来说，我是个犹太人，不管这些天我的宗教信念变得多么混乱，我也绝不会去膜拜一个有机的杀人机器。”温特伯扬起浓眉，环视了一圈。

“我是巨树的忠诚之音，”海特·马斯蒂恩说，“尽管很多圣徒相信伯劳是惩戒的化身，专门处罚那些不从树根获取营养的人。可是我必须承认，这是歪门邪说，《盟约》或是缪尔[7]的相关文献中并没有这样的记载。”

坐在船长左边的领事耸耸肩。“我是无神论者，”他说，迎着光举起酒杯，“我从没和伯劳教会打过交道。”

霍伊特神父紧绷着微笑了下。“天主教会任命我为神父，”他说，“崇拜伯劳，是与天主教的任何教条相抵触的。”

卡萨德上校摇摇头，不知道是拒绝回答，还是在表示他不是伯劳教会的一员。

马丁·塞利纳斯张开双臂。“我受洗成为一名路德教徒，”他说，“一个已经不存在的支派。在你们的父母还没出生前，我帮助创建了禅灵派。我曾经是天主教徒、启示教徒、新马克思主义者、界面狂徒、虔诚的震荡教徒、恶魔信徒，还是杰克的那达教会的主教、保证重生协会的缴费会员。现在，我很高兴地说，我是名单纯的异教徒。”他朝大家微笑，“对一名异教徒来说，”他总结道，“伯劳是一个最容易接受的神祇。”

“我对宗教瞧都不瞧一眼，”布劳恩·拉米亚说，“我并不臣服于它们。”

“我相信，我的意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索尔·温特伯说，“我们中没有人承认加入过伯劳教会，然而，这个团体的眼光真是独到，有数百万名忠诚信徒希望朝拜光阴冢……朝拜他们凶猛的神祇，而这个教会的长老……选中了我们七个，来进行这也许是最后一次的朝圣。”

领事摇摇头。“温特伯先生，你的意思可能说得很明白，”他说，“但是，我还是无法理解。”

学者心不在焉地捋着胡须。“看来我们要返回海伯利安的理由实在是太令人动心了，就连伯劳教会和霸主的概率情报局都觉得我们应该回去，”他说，“这些理由，比如说我的，也许已经尽人皆知，虽然餐桌上的诸位对自己的故事心知肚明，但是我肯定，没有人会了解这次朝圣全部的来龙去脉。我建议，大家在余下的几天中分享自己的故事。”

“为什么？”卡萨德上校说，“这听起来毫无用处啊。”

温特伯笑了。“恰恰相反，首先，在伯劳或其他灾难让我们心烦意乱时，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起码能取悦我们，让我们这些同路人互相了解，能知道多少是多少。同时，也可以给我们足够的启迪，来保住我们所有人的性命。只要我们足够聪明，也许能从我们的经历中找到一条主线，看看是什么将我们所有人的命运与反复无常的伯劳绑在一起。”

马丁·塞利纳斯大笑起来，他闭上眼睛，吟咏道：

各自骑跨海豚之背，

靠尾鳍来掌舵，

无辜之人再次经历死亡，

他们的伤口再度绽破。[\[8\]](#)

“是列尼斯塔吗？”霍伊特神父说，“我在神学院研究过她。”

“差不离，”塞利纳斯说，他睁开双眼，又倒了一杯酒，“是叶芝。一个混球，他死后五百年，列尼斯塔才刚刚在吸吮她老妈的金属乳头呢。”

“瞧，”拉米亚说，“我们互相讲故事，这有什么好处呢？当我们见到伯劳，我们告诉它，我们想要什么，其中一人可以实现愿望，其他人死光。不是吗？”

“坊间传言是这么说的。”温特伯说。

“伯劳可不是什么坊间传言，”卡萨德说，“它那钢铁之树也不是。”

“那么，为什么要用故事来烦人呢？”布劳恩·拉米亚问，戳起最后一块巧克力芝士蛋糕。

温特伯轻轻地抚摸着熟睡中婴孩的后脑勺。“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中，”他说，“霸主公民中，每一百万人中，就有一人选择在星际之间游历，而不是沿着环网旅行，我们是这些人中的一部分。我们各自代表着自己过去的一个特有时代。比如说，我，已经六十八标准岁，但是由于旅行带来的时间债，我那六十八年已经横跨了霸主一个世

纪的历史。”

“那又怎样？”他旁边的女人说。

温特伯张开手，指着桌边的所有人。“我们这些人代表一个个时间孤岛，同时也代表彼此分隔的观点海洋。或者，说得更通俗一点，就好比我们每一个人都拿着一整块拼图的一小块，自从人类第一次登陆海伯利安以来，没有人知道这拼图的全貌，”温特伯挠挠鼻子，“这是一个谜题。”他说，“说实话，这个谜激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哪怕我只有这最后一星期来享受它。我很乐意看到智慧的闪光，即使不成功，能够研究这个谜，我也心满意足了。”

“我同意，”海特·马斯蒂恩不带情绪地说，“我之前没想到这一点，不过，在我们面对伯劳之前，讲故事确实是个明智之举。”

“但是，要是有人撒谎呢？”布劳恩·拉米亚问。

“无关紧要，”马丁·塞利纳斯咧嘴一笑，“妙就妙在这上头。”

“我们应该投票解决。”领事说。他想起梅伊娜·悦石曾说过这群人中有一个是驱逐者的间谍。听故事，会把这个间谍揭露出来吗？领事笑了起来，那样的话，这个间谍也太蠢了。

“谁说我们是一小帮快乐的民主人士？”卡萨德上校表情漠然地问道。

“我们最好这样做，”领事说道，“为了达成我们各自的目标，大家必须一起抵达伯劳的地盘。我们需要一种方法，来作出决定。”

“我们可以选一个领导者。”卡萨德说。

“没门。”诗人的口气愉悦得很。在座的其他人也摇头不赞成。

“好吧，”领事说，“我们来投票。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决定，是温特伯先生提出来的，大家看看，是不是要把我们过去和海伯利安的联系说出来。”

“要么不说，要说就把一切都说出来，”海特·马斯蒂恩说，“要么每一个人都分享自己的故事，要么大家都不讲。少数服从多数。”

“那就这样，”领事说，他突然很想听听其他人会讲述什么样的故事，同样，他也确信自己不会讲他自己的故事，“有谁赞成讲故事？”

“同意。”索尔·温特伯说。

“同意。”海特·马斯蒂恩说。

“完全同意，”马丁·塞利纳斯说，“我可不会错过这场持续一个月在粪坑里兴奋洗澡的滑稽戏。”

“我也赞成。”领事说完，让他自己也觉得诧异，“有谁反对？”

“我不愿意。”霍伊特神父说，声音无精打采。

“我觉得这主意蠢透了。”布劳恩·拉米亚说。

领事转向卡萨德。“上校？”

费德曼·卡萨德耸耸肩，不置可否。

“计票如下：四票赞成，两票反对，一票弃权，”领事说，“赞成者多数。那谁先开始说？”

毫无动静。马丁·塞利纳斯在一小张纸上写着什么，最后抬起头来。他把纸撕成好几片。“我记下了一到七，总共七个数字，”他说，“抓阄决定讲故事先后吧？”

“听上去真幼稚。”拉米亚说。

“我是个幼稚的家伙。”塞利纳斯脸上带着色鬼的笑容。“大使先生，”他朝领事点点头，“我可以借一下你当作帽子的镀金枕头吗？”

领事递过他的三角帽，折叠的纸片扔进了帽子中，传给了众人。索尔·温特伯第一个抽，马丁·塞利纳斯最后一个。

领事展开纸片，确认没有人看得见。他是第七个。他如释重负，就像空气从打满气的气球中溢出一样。他推断，很有可能，在轮到他讲故事前，就会有麻烦事发生。或许战事会让这一切都不切实际。或许大家会对故事失去兴趣。或许国王死掉。或许马死掉。或许他可以教马说话。[\[9\]](#)

不能再喝威士忌了，领事想。

“谁第一个？”马丁·塞利纳斯问。

片刻的静默，领事听到树叶和着微风飒飒抖动的声音。

“我。”霍伊特神父说。神父的表情显示出他正活活忍受着痛苦，这种表情，领事曾经在那些病症处于晚期的朋友的脸上见过。霍伊特摊开纸片，上面清楚地涂着一个大大的“1”。

“好，”塞利纳斯说，“开始讲吧。”

“现在？”神父问。

“干吗不？”诗人说。塞利纳斯至少喝了两瓶酒，但仅有的迹象是圆脸上微微的一点深晕和看上去莫名邪恶的眉毛角度。“离登陆还有几小时，”他说，“我本来打算睡个觉，把冰冻沉眠的痛苦甩掉，然后我们安全着陆，在天真的当地人中间好好安顿下来。”

“我们的朋友们的看法是，”索尔·温特伯轻声说，“每天午餐后的几小时，可以用来讲故事，那是最佳时间。”

霍伊特神父叹息着，站起身。“稍等一会儿。”他说完，便离开了餐桌。

过了几分钟，布劳恩·拉米亚说：“你们觉得他是不是太紧张了？”

“不，”雷纳·霍伊特说，他从一个充当着主干楼梯的木梯子的顶上爬了出来，“我需要这些，”他把两本又小又脏的笔记本放在桌上，坐了下来。

“可不能照着祷告本逐字宣读啊，”塞利纳斯说，“魔术师先生，我们要讲自己的神奇故事。”

“该死，你给我闭嘴！”霍伊特叫道。他在脸上画着十字，手触到胸前。那一夜，领事第二次发觉，他正看着一个病入膏肓的人。

“抱歉，”霍伊特神父说，“不过，假如要讲我的故事，我必须同时讲述其他人的故事。这些日记属于一个人，我为什么来海伯利安，今日又为何返回，正是为了这个人。”霍伊特深深地吸了口气。

领事触摸着日记。它们很脏，有点焦黑，似乎曾罹患火难。“你的

朋友是个怀旧的人，”他说，“假如他仍旧书面记日记的话。”

“是的，”霍伊特说，“假如你们全都准备就绪了，那我这就开始讲了。”

桌边的众人点点头。在就餐台下，一千米长的巨树之舰在冷夜中航行，生命的脉动无比强烈。索尔·温特伯将熟睡的妈妈从婴儿筐中抱起，小心地放在他座位旁的一块加了衬垫的毯子中。他拿出通信志，将它放在毯子边上，按了下触显，设定白噪声模式^[10]。这个一星期大的婴孩趴在那，安睡着。

领事伸了个懒腰，他发现了一颗蓝绿相间的星星，那就是海伯利安。领事看着它慢慢变大。海特·马斯蒂恩把兜帽往前拉，整张脸埋在阴影之下。索尔·温特伯点上烟斗。其他人加了咖啡，舒舒服服地躺在了椅子中。

马丁·塞利纳斯看上去像是听众中最生龙活虎、最期盼的一位，他身体前倾，小声吟道：

他说：“好吧，

既然这故事游戏，得由在下我率先，

那请以上帝之名，欢迎最短第一签！

诸君友听吾道来，策马骑乘走向前。”

朝圣众耳闻此语，当下便不再停歇，

讲者立刻就开始，欢乐笑意布满脸，

完整故事和陈述，全数都写在下面。[\[11\]](#)

神父的故事：为上帝痛哭的人

“有时候，正统的热忱和叛教之间仅一线之隔。”雷纳·霍伊特神父说。

就这样，神父的故事开始了。后来，领事记下了完完整整一个故事，他去掉了霍伊特中间的停顿，粗重的喘息，跑题的开头，以及人类说话时惯有的添油加醋，将故事口述进了通信志。

雷纳·霍伊特是佩森[\[12\]](#)这个天主教星球上的一名年轻神父，出生于此，成长于此。他那神父之职是最近才被任命的，当时他还被授予了首次外世界使命：护送受人敬仰的耶稣会神父保罗·杜雷，而此人将被放逐到海伯利安这个殖民星球。

保罗·杜雷神父，要是身处另一个时代，肯定会成为一名主教，也许还会成为教皇。他身材高挑、瘦削，刻苦修行，白发已经从高贵的额头朝后秃去，眼神中带着太多久经世故的锋芒，已经掩盖不了其中的痛苦。保罗·杜雷是圣忒亚[\[13\]](#)的追随者，也是考古学家、人类文化学者、杰出的耶稣会神学家。天主教会已日薄西山，人们也已经把它忘得差不多了，因为它实在太古怪，脱离了霸主的主流生活。但即使如此，

耶稣会的逻辑理论还是没有失去所有追随者。杜雷神父也没有失去他的信念，圣洁的天主使徒教会仍然是人类对永生最后最美好的期冀。

在雷纳·霍伊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杜雷神父就莅临过学前神学院，当然次数很少，而他们这些即将成为神学院学生的人，有时候也会参观新梵蒂冈，那种待遇就更加少见啦，但是就在这些罕见的机会下，霍伊特匆匆瞥见了杜雷神父，在他心里，杜雷神父就像是一个神一般的人。然后，霍伊特进入了神学院，他在那里学习的几年里，杜雷正在附近的阿马加斯特星球^[14]执行一项重要任务：考古挖掘。这个任务是由教会资助的。当这名耶稣会教士返回佩森时，霍伊特刚刚在几星期前被任命为神父。霎时间乌云密布起来。新梵蒂冈高层以外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有传闻说杜雷将被逐出教会，甚至听说会把他交给宗教裁判所裁决。自地球死亡以来，宗教裁判所已经销声匿迹四个世纪了。

海伯利安，大多数人对这个星球的了解，仅限于古怪的伯劳教会，因为这个教会起源于那里。然而，杜雷神父却请求赴该地任职，于是霍伊特神父被选中，陪伴他飞赴海伯利安。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融会了学徒、护卫、间谍三重身份的最难受之处，甚至连欣赏一个新世界的机会都没有；霍伊特得到的命令是，一旦将杜雷神父送达海伯利安的太空港，他必须重新登上同一艘神行舰，返回世界网。主教大人给予雷纳·霍伊特的，是二十个月的冰冻沉眠，是往返旅程抵达目的地时几星期的近星系航行，是八年的时间债，使他落后自己的前班友，失去前往梵蒂冈任职和布教的机会。

出于顺从，又受过严格的戒律教导，雷纳·霍伊特二话没说，便接受了任命。

他们的运输船，古老的神行舰“娜嘉·欧列”号霸舰，是架布满麻点的金属舰船，非驱动状态下飞行时，舰上没有任何人工重力，也没有提供给乘客的任何观景点，连舰内娱乐活动也没有，仅仅只有连接进数据链的刺激模拟，让乘客老老实实待在他们的吊床和沉眠睡床中。乘客们大多数是外世界的工人，想省钱的旅客，还有一些信奉教会的神秘人物，前往伯劳那儿自杀的家伙。从沉眠中苏醒后，他们睡在那些同样大小的吊床和沉眠睡床中，在毫无特色的膳食平台上吃着循环食物，慢慢应付太空病和无聊时间，飞船从跃出点零重力滑行到海伯利安，需要十二天。

他们被迫待在一起的这段时间，霍伊特神父并没有对杜雷神父有太多的了解。霍伊特完全不知道在阿马加斯特上发生了什么事，把这位高阶神父送上了放逐之路。年轻人按着通信志植入物，尽可能搜寻有关海伯利安的数据，离降落还有三天，霍伊特神父觉得他已经是这个星球的专家了。

“有记录说，天主教徒来过海伯利安，但没提到那里有主教管区。”一天晚上，他俩悬在零重力的吊床上闲聊着，而他们的同行旅客正躺在那，开开心心地玩着性爱刺激模拟，“我猜，你是去那里布教？”

“不，”杜雷神父应道，“海伯利安上的好人儿不会把他们的宗教信仰强加给我，所以我没有理由去冒犯他们，劝他们皈依我教。其实，我打算去南大陆——天鹰，然后取道浪漫港这座城市，找条进入内陆的路。但决不是以布道为幌子。我计划在大裂痕设立一个人种研究站。”

“研究？”霍伊特神父讶异地重复道。他闭上眼睛，按着植入物，然后再度睁眼看着杜雷神父，“神父，羽翼高原的那个地区不适合居住。那里长有火焰林，人们常年不得接近。”

杜雷神父笑着点点头。他没有带什么植入物，旅行期间，他那古旧的通信志一直放在行李中。“不是完全不能接近，”他轻声说，“也不是完全不能居住。毕库拉住在那儿。”

“毕库拉。”霍伊特说，闭上双眼。“但他们只是传说啊。”他最后说道。

“嗯，”杜雷神父说，“查查索引，查查马梅特·斯贝德灵。”

霍伊特神父再度闭上双眼。通用索引告诉他，马梅特·斯贝德灵是名微不足道的探索家，复兴之二行星上沙科尔顿^[15]协会的会员，差不多一个半世纪前，他发表了一篇简短的报告，报告中提到，当时浪漫港刚刚新建，他从那里出发，劈出一条路进入内陆，涉过湿地，这些地方现在已经被开垦为纤维塑料种植园了，然后在火焰林难得沉寂的某段时期穿了过去，爬上高高的羽翼高原，见到了大裂痕，以及一小部落的人类，他们正符合传说中对毕库拉的描述。

斯贝德灵的简要记载中假设，这些人类是三个世纪前，一艘下落不明的种舰上殖民者的幸存者，这些人被描写成由于极端的与世隔绝，遭受着文明退化效应。斯贝德灵直截了当的原话是这样的：“.....即使到这里还不到两天，已显而易见，毕库拉太蠢笨，太死气沉沉，太迟钝，简直不值得花时间描述他们。”后来，火焰林开始显示出活跃的迹象，斯贝德灵没再浪费更多的时间进行更深入的观察，而是急急忙忙赶回海岸。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逃离森林，失去了四名土著搬运工，失去了他所有的装备和记录，也失去了他的右臂，这些东西都留在了“安静的”森林里。

“老天。”霍伊特神父躺在“娜嘉·欧列”号的吊床上，“为什么要研

究毕库拉呢？”

“为什么不？”杜雷神父和善回应道，“我们对他们知之甚少。”

“我们对海伯利安上绝大多数东西都知之甚少。”年轻的神父说，他情绪稍微有点激动，“为什么不选大马大陆上笼头山脉北麓的光阴冢和传奇的伯劳呢？”他说道，“他们声名卓著！”

“千真万确，”杜雷神父说，“雷纳，我问你，有多少学术文件是论述光阴冢和伯劳的？上百？还是上千？”年老的神父刚把烟叶塞进烟斗，现在把它点着了；霍伊特观察到，这在零重力下费了好一番工夫。“除此之外，”保罗·杜雷说道，“即使所谓的伯劳的确存在，它也不是人类。我只对人类感兴趣。”

“是啊，”霍伊特说，他正搜索枯肠，寻找有力的论据，“可毕库拉这个神秘事物也太微不足道了。你顶多只会发现几十个土著，住在烟雾缭绕的地区……无甚轻重，连殖民者自己的测图卫星都没有注意到他们。在海伯利安上，有其他更大的神秘之物可供研究……比如迷宫，为什么选择毕库拉呢？”霍伊特红光满面，“神父，你知道海伯利安是九个迷宫世界之一吗？”

“当然知道。”杜雷说道。烟雾形成一个粗糙的半圆，逐渐扩大，直到气流将它打得支离破碎。“但是整个世界网内，已经有研究人员和慕名者研究迷宫了，而且，雷纳，这些隧道存在于那九个世界上，你知道有多长时间了吗？五十万标准年？我想，有将近七十五万年了。这些秘密永世长存。但是，毕库拉文明将存在多长时间？他们会被现代殖民文化吸收，或者更可能的是，被环境所淘汰。”

霍伊特耸耸肩：“也许他们已经灭绝了。自打斯贝德灵遇见他们

起，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了。到现在，也没有其他确认的报告。假如他们已经全部灭绝，那么你为了到那儿所付出的所有时间债、所有劳动和所有痛苦都将化为泡影。”

“千真万确。”杜雷神父仅仅说了这句话，平静地抽着烟斗。

正是在搭乘登陆飞船下落的那段时间，与杜雷神父在一起的最后一小时，霍伊特神父才对他同伴的想法有了浮光掠影的一瞥。在他们头顶，海伯利安的边缘闪耀着白色、绿色和湛青的色彩，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突然，这艘古旧的登陆飞船切进高空大气层，火焰瞬间充斥了窗口，紧接着，他们便开始了静静的飞行，六万米之下，是黑色的乌云团，星星点缀的海洋，海伯利安旭日初生的晨昏线正向他们急速靠近，就像光谱形成的海啸。

“太壮观了。”杜雷神父轻声说道，更多的是在自言自语，而不是对他年轻的同伴说，“太壮观了。我有时会有类似的感受.....很轻微的感受.....圣子屈尊转化成人子^[16]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就是这样子的。”

霍伊特开口想说话，但是杜雷神父继续望着窗外，若有所思。十分钟后，他们降落在济慈星际站上，杜雷神父很快被卷进乘客和行李的潮水中，二十分钟后，失望至极的雷纳·霍伊特搭载飞船升上高空，再次与“娜嘉·欧列”号汇合。

“五星期后，我回到佩森，”霍伊特神父说，“我错过了八年时间，但是我觉得自己蒙受的损失比这单纯的时间损失更严重。我一返回，主教便通知我，保罗·杜雷在海伯利安上的四年时间里，一直杳无音讯。新梵蒂冈通过超光通信打听消息，但是，不管是济慈的殖民机关，还是

领事馆，都无法找到失踪的神父。”

霍伊特顿了顿，从水杯中啜了一口水，这时，领事接着神父的话说道：“我还记得那次搜寻。当然，我从没见过杜雷本人，但是为了找到他，我们都尽了全力。我的助手西奥，几年来花了很多精力，试图解决这个失踪神父的案子。但是除了浪漫港传出的几份自相矛盾的目击报告说那里有人见过他，其余地方都没有他的踪迹。而且，这些人见过他，还要追溯到几年前他刚抵达时的几星期。那儿有几百个种植园，既没有无线电通信，也没有通信线路，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收割纤维塑料的同时，还在收割地下毒品。我猜我们从来没有找对人，也没有找到杜雷到过的种植园。至少在我离职前，杜雷神父的案子还悬而未决。”

霍伊特神父点点头。“你在领事馆的后任到任后，过了一个月，我再次来到了济慈。主教听说我自告奋勇要返回那里，感到颇为惊讶。教皇陛下还接见了。我在海伯利安上待的时间，按当地的算法，不到七个月。我返回世界网时，已经发现了杜雷神父的命运。”霍伊特轻轻拍了拍桌上两本污迹斑斑的皮制书。“如果我要讲完整个故事，”他嗓音沙哑，“我必须读取里面的章节。”

巨树之舰“伊戈德拉希尔”转了个方向，树干遮蔽了阳光，其下的就餐台和弯曲树叶形成的天篷陷入了一片漆黑，取而代之的是点缀在苍穹中的数千星辰，就仿佛是在星球表面上看星空一般。慢慢地，头顶、身旁、桌子底下万光闪耀。海伯利安变成了一个清晰的球体，它就像一颗致命的导弹，向他们急速飞来。

“读吧。”马丁·塞利纳斯说。

以下摘自保罗·杜雷神父的日记：

第一日：

就这样，我的流亡之路开始了。

我有点为难，不知道我该如何对新日记的日期进行标注。按佩森的修道历法，今天是天父二七三二年托马斯月十七日。按霸主的标准历法，是霸纪五八九年十月十二日。按海伯利安的算法，我听我下榻的老旅馆里那个瘦骨嶙峋的矮职员说，今天是坠船纪四二六年李修斯月（他们七个月的最后一个，一个月有四十天）二十三日，又或者是哀王比利统治纪一二八年，这位国王起码有一百年未曾在位了。

见鬼。就叫它流放的第一日好了。

精疲力竭的一天。（奇怪，睡了几个月的觉，竟仍如此疲惫。不过，据说这是从神游状态苏醒后的正常反应。即使我不记得曾经旅行过，我身上每个细胞也能感受到过去几个月旅行带来的疲乏。记得年轻些的时候，我不会在旅行后有如此疲惫的感觉。）

我深感歉意，没有深入了解年轻的霍伊特。他看上去像是个正派人，言谈有理有节，目光如炬。教会弄到现在这步濒危田地，决不是像他这样的年轻人的过错。只是，他那天真烂漫阻止不了教会看似宿命的湮没。

哎，我付出的一切也毫无用处。

飞船降落时，我看到了这个新世界的壮观景象，我可以辨认出三大陆中的两个——大马和天鹰。第三个，大熊，我没看见。

飞船降落在济慈，我花了几个小时的精力，通过了海关人员的盘查。之后，我乘着地面运输车，来到市镇。眼前的景象令我困惑：北部的山脉笼罩着不断游移的蓝色迷雾，山麓小丘上林立着黄色和绿色的树木，暗淡的天空层层渲染着蓝绿色，太阳甚小，但却比佩森的明亮多了。从远处看，那景象流光溢彩，很是生动；当人走近时，颜色逐渐消融，逐渐淡去，就好似画家的调色盘。哀王比利的巨大雕像，我曾经听得老茧都出来了，可是真正见到它的时候，说来奇怪，它令我失望至极。从高速路上望去，它显得粗糙不堪，是一幅在黑色山岭上草草凿就的素描像，一点也不像我心目中的帝王像。它俯瞰着这个拥有五十万人口的破烂不堪的城市，沉思着，也许这个精神失常的诗人国王就欣赏这个姿势吧。

市镇本身像是个被分成贫民窟和沙龙的迷魂阵，当地人分别称两者为杰克镇和济慈，所谓的老城虽然仅有四个世纪的历史，但所有地方都是磨得光亮的石头，被故意弄成不毛之地。我马上会在城内游览一遍。

我本计划在济慈待一个月，但事实上我已迫不及待地想要加紧赶路。哦，爱德华蒙席^[17]，假如您现在能见我就好了。受尽惩罚，却仍不思悔改。我比以前更孤单了，但是很奇怪，对于流放，我心满意足。假如因为我的狂热，导致我犯下了过去的暴行，让我受到惩罚，将我放逐到荒无人烟的七重天中，那么，海伯利安就是一个很好的流放地。去寻找远方的毕库拉（他们是真实的吗？今晚我觉得他们不真实），是我自己求得的任务，我尽可以忘却它，待在这个被上帝遗弃的死寂世界的首都，满足于此，了却余生。这样的流放也算得上完整了。

啊，爱德华，跟你一同度过儿时，一同度过学生年代（虽然我不如你才华横溢，也不如你正统），而如今都是老头了。现在你比我多了四年的睿智，我仍然是你记忆中那个淘气、固执的小男孩。我愿你仍然在世，愿你依然健康，为我祈祷吧。

好累啊。想睡了。明天，游览一下济慈，好好吃一顿。然后安排行程，往南去天鹰。

第五日：

济慈有一座教堂。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是曾经有一座。它已被遗弃了至少两个标准世纪。坐落在一片废墟中，十字耳堂向蓝绿色的天空敞开门户。西部有一座塔尚未完工，其他塔状建筑也只是些腐败的骨架，由摇摇欲坠的石头和锈迹斑斑的加固杆搭建而成。

我在上面磕磕绊绊地走过，当时我正沿着霍利河岸一路徘徊，迷了路，那里是小镇人烟稀少的地区，老城慢慢转变成杰克镇上一堆混乱的大货栈，颓败不堪，教堂的废塔被挡在这些房子背后，连一眼也瞅不到。直到我在一个角落上转个弯，来到一个狭窄的死胡同中，教堂的外壳才一览无余。它的神父会礼堂半塌进河中，正面伫立着大流亡后的一些雕像的残存物，悲哀，发人深省。

我游过一格一格的影子，荡过倒塌的大楼，最后进入教堂正殿。佩森的主教从没有提到海伯利安上有过天主教的历史，更不可能提到教堂。很难想象，四个世纪前，那艘坠落于此的殖民种舰上竟然会有足够的教徒，保证主教的登场，更别提教堂了。然而，的确是有的。

我在圣器收藏室的黑暗中闲荡。尘埃和石膏粉屑像熏香一般飘荡在空中，两束阳光被勾勒出来，从高处狭窄的窗口泻下。我走了出去，来到一片沐浴在阳光下的宽敞区域，走到一个卸去所有装饰物的圣坛上，掉落的石块已经将它砸得千疮百孔。圣坛后的东墙上挂着一个巨型十字架也倒塌下来，现在落到了与石头堆和陶瓷屑为伍的地步。我不经意地走到圣坛之后，举起双手，开始圣餐祈祷仪式。我的行为，丝毫不是嘲仿，也不是演戏，没有什么象征意义，也没有什么言外之意；仅仅是一名四十六年来每天做弥撒的神父的自动反应，而这个神父在将来已无法再参加这舒缓心灵的庆典仪式了。

让我吃惊的是，我发现这里有一名教徒在祷告。这个老妇人跪在第四排的长凳上。她的黑衣和黑围巾恰如其分地融于阴影中，只能看见她那苍白的鹅蛋脸，满面皱纹，垂垂老矣，虚无地飘在黑暗之中。出于震惊，我停止了祷告。她正看着我，但那双眼睛有点异常，甚至在那么远的距离下，我也马上确信，她是个瞎子。我呆若木鸡，讲不出话来。眯眼看着浸沐在浑浊阳光下的圣坛，这光怪陆离的影像是如何形成的呢？我身在何处？我到底在干什么？

当我重新说话，面对她开口时，声音悠悠地回荡在大厅中，但她却已经走了。我可以听见双足在石头地面上擦出的脚步声。声音粗砺刺耳，接着，一小段光将她在圣坛右侧的身影照得光亮。我把手放在眼前，遮住阳光，开始越过本应是圣坛栏杆的地方，那里现在成了一地碎石。我再一次叫她，叫她放心，叫她别害怕，虽然那个背上冷汗直冒的人其实是我。我大步流星地走着，但当我来到教堂中殿的隐蔽角落时，她已经不见了踪影。那里只有一扇小门，通向破损的神父礼堂和河岸。我颓丧地回到黑漆漆的大堂，本来，我会很高兴地将这个女人归结为我脑中的想象，她只是我那么多月被强迫待在冰冻沉眠状态后的噩梦初

醒，但是我没有，因为我找到了她存在的真凭实据，我发现，在冰冷的黑暗之中，燃烧着一支孤独的红色祷告烛苗，它那微弱的火苗还在无形的冷风中摇曳。

我厌倦了这座城市。我厌倦了异教徒的自负，厌倦了杜撰的历史。海伯利安是个没有诗的诗人世界。济慈是个集华丽、伪古典和愚笨无知于一身的新兴都市。镇上有三座禅灵教教堂，四座穆斯林清真寺，但是拜神的真正场所是无数的沙龙、妓院、庞大的处理南方船运的纤维塑料交易市场，以及伯劳教会神庙。在这儿，迷途的人们将他们的绝望隐埋在这浅薄的神秘之物上。整个星球散发着神秘的气息，却没有人去揭开这神秘的面纱。

见鬼去吧。

明天我将动身前往南方。在这滑稽的世界上有掠行艇和其他飞行器。但是，对普通人来说，要想在这些被诅咒的岛屿大陆间旅行，乘船似乎是唯一可行的办法，我听说，这要等上天长地久——从济慈启程的某种巨型旅客汽艇，每星期只有一班。

我明天一大早乘汽艇离开。

第十日：

动物。

初登陆的小队肯定对动物有特殊的爱恋。马，熊，鹰。三天来，我们沿着大马东海岸一条无规则的海岸线长途跋涉，那条海岸线名叫“鬃毛”。最后一天，我们穿越了中央海的一条短径，来到一个名叫“猫

礁”的大岛。今天我们在岛上的“大城市”费力克斯卸下乘客和货物。从观景台和系留塔上，可以看到胡乱堆砌的茅舍和棚屋。在那里，至多能住五千多人。

接下来，汽艇将缓慢地飞行八百多米，飞过名为“九尾”的一系列小岛，然后大胆地越过七百多米的广阔海洋和赤道。之后，我们看见的下一个陆地是天鹰的西北海岸，所谓的“鸟嘴”。

动物。

把这种交通工具称为“旅客汽艇”，是对词义的创造性使用。它是一种巨大的升降装置，货舱非常大，大到能把费力克斯小镇载到海上，外带数千捆纤维塑料，而且还绰绰有余。至于我们这些乘客，不是什么很要紧的“货物”，可以随心所欲去我们能去的地方，干自己想干的事。我在船尾卸货出口处搭了一张轻便小床，为自己营造了一个人间仙境，把行李和三大箱远征装备放在一边。我旁边是一大家子人，八个农场工人，他们经过了一年两次的购物远游，现在正要返回济慈，虽然我不太介意他们笼中装的猪的叫声和气味，也不在意他们养的仓鼠的唧唧声，但他们那可怜的晕乎乎的公鸡在某几夜一刻不停地鸣叫，对此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动物！

第十一日：

今夜，和市民赫里梅兹·丹泽尔在散步甲板上面的沙龙中吃了晚餐，他是安迪密恩附近一座小规模种植园主培训学校的退休教授。他告

诉我，海伯利安的初登陆小队并没有动物崇拜；三大陆的正式名称不是大马、大熊和天鹰，而是克莱顿、阿伦森和洛佩兹。他继续说，这是为了纪念昔日勘查局三个中阶官员。动物崇拜与这相比倒还好些！

晚餐后。我独自在外面散步，欣赏着日落。这里的走道被前部货舱挡住了，所以风中除了咸涩之味外，还带着一些别的味道。我头顶是飞艇橙绿交杂的弧线形外皮。我们正飞行在岛屿间；天蓝的海洋洒着翠青天空的倒影。星星点点的卷云溅上了海伯利安那绿豆大的太阳射出的最后一点余晖，它们被点燃了，就仿若熊熊燃烧的珊瑚。四下一片安静，只有电子涡轮机发出的微弱的嗡嗡声。底下三百米处，巨大的章鱼状海底生物的阴影追逐着飞艇。一秒钟前，一只不知道是虫子是鸟的东西，大小和颜色像蜂雀，却长着蛛纱般的一米宽的翅膀，停在外面五米处，接着收起翅膀潜进海中。

爱德华，今夜我感到如此孤单！假如能让我知道你还活在世上，仍然在花园中劳作，每晚在书房中写作，那对我来说定会有莫大的帮助。我想我的旅行会挑拨我往昔的信仰，那是圣忒亚的思想：上帝，是进化的耶稣，是人格，是宇宙，是升临和降临集于一身^[18]，但是不会有这样的复活光临了。

天慢慢变黑。我慢慢变老。我伪造了阿马加斯特考古挖掘的证据，对这一罪过，我有种感觉.....那不是悔恨。但是，爱德华，我的阁下，如果这些史前古物能证明以基督教为起源的文明出现在那儿，在一个离旧地六百光年的地方，其历史比人类离开自己家园时还要早几乎三千年.....

破译这样一个模棱两可的数据，可能意味着在我们有生之年基督教能够复兴。我为此犯下的罪过有那么不容饶恕么？

是的，不可饶恕。但是，我认为篡改数据并非罪过，更重的罪过在于认为其可以拯救基督教。爱德华，教会正在垂死挣扎。不仅仅是我们热爱的神圣巨树的分支，而是它所有的支派，所有的残迹和溃烂之处，都在垂死挣扎。爱德华，整个基督教会正在死亡，那千真万确，就如同我那消耗殆尽的身体在垂死挣扎。在阿马加斯特，你和我完全知晓这种死亡，那儿血红的太阳照射到的只有尘埃和死神。在学院，当我们第一次宣誓时，我们就知晓了，我记得那是一个凉爽、绿色的夏天。小时候，在索恩河畔的维勒风榭的寂静球场中，我们就已经知晓了。现在，我们也知晓。

余晖散去，我必须借助上层沙龙窗口透出的微弱光线才能写字。星辰散布于奇怪的星群中。夜晚的中央海发出绿莹莹、有损健康的磷光。东南方的地平线有一块黑色物体。也许那是一场风暴，又也许是这一系列岛屿的下一个，九尾的第三个。（到底是哪个神话提到九尾猫的呢？我不知道。）

看在先前我看到的那只鸟的份上——假如它是鸟的话——但愿那是前头的一座岛，而不是风暴。

第二十八日：

在浪漫港待了八天，我已经瞧见了三个死人。

第一个是一具海滩边的尸体，浑身肿胀，苍白不堪，简直不像人样。那是我待在小镇的第一夜，他被海水冲上了系留塔那边的烂泥沼中。孩子们一个劲朝他扔石头。

第二个男人住在小镇贫民窟里，就在我下榻的旅馆附近，我看着他被人从一家甲烷商店烧剩的废墟中拉了出来。他的身体已经烧成了焦炭，无法辨认，被烤得缩成一团，他的四肢紧紧绷着，摆成了一副职业拳击手的姿势，这就是人死于火灾的姿势。那时，我已经禁食整整一天了。我惭愧地承认，当空气中弥漫着烧焦尸体那浓郁的煎脂味时，我的口水开始飞流直下。

第三个人在离我不到三米远的地方被杀。我刚刚从旅馆里出来，来到迷宫一样的泥泞木板上，在这个烂透的小镇里，这些木板铺就成了走道。这时候，枪声响起，我前面几步路外的一个男人身子突然一歪，似乎脚被绊了一下，朝着我支起身，脸上现出滑稽的表情，接着倒在了路旁的烂泥沟中。

他被人用某种射弹武器射了三枪。两枪打进胸膛，第三枪正打在左眼下方。不可思议的是，当我来到他身边时，他仍在呼吸。我想也没想，便拉开遮在我手提包上的大衣，摸索着长久以来一直带在身上的圣水小药瓶，开始传^[19]圣礼。围观的人没有对我的做法提出异议。跌倒的人身体抽搐了一下，喉咙咳了几下，似乎要说话，接着便一命呜呼了。人群在尸体被移走前，就已经四散而去。

这个男人是个中年人，沙色头发，略微发胖。身上没有身份证明，连寰宇卡和通信志都没有。口袋里有六枚银币。

出于某个理由，那天余下的时间里，我和这具死尸待在一起。医生是个矮矮的愤世嫉俗的家伙，在进行必须的解剖时，他准许我待在一旁。我猜他如饥似渴地想要和人交谈。

“整个东西就值这么点。”他一面说，一面剖开这个倒霉鬼的肚子，

就像打开一个粉红的书包，把皮和肌肉的褶皱往后拉，把它们像帐篷的支架一样固定起来。

“什么东西？”我问。

“他的命，”医生说着，把尸体脸上的皮翻起，好似掀起了一块油脂面具，“你的命。我的命。”死尸脸颊骨上方那个破洞周围的一小块肌肉，已经由红白细纹状变成了瘀青色。

“肯定不止这些。”我说。

医生停下他冷酷无情的工作，抬起头，笑容中带着一丝困惑。“是吗？”他说，“请你说说看。”他拿起死人的心脏，似乎想用一只手掂掂它的分量。“在环网，这东西在公开市场上值几个钱。有些人太穷，无法储备培养在桶中的克隆脏器，但就算如此，也绝不会穷得因为没有心脏而死掉。不过，在我们这儿，这只是堆垃圾罢了。”

“肯定不止这些。”我对他说，虽然自己也不是十分确信。我回想起离开佩森前经历的伟大的教皇乌尔班十五世的葬礼。作为大流亡前传下来的传统，教皇的尸体没有用防腐剂。它没有停放在主会堂内，而是在休息室内，等着进入普通的木棺。当我帮着爱德华和弗雷蒙席给僵硬的尸体穿上法衣时，我注意到，尸体的皮肤是褐色的，嘴巴是松弛的。

医生耸耸肩，结束了例行公事的尸检工作。正式调查非常简短，没有发现嫌疑犯，没有动机。关于死者的描述被发送到济慈，但是死者本人于第二天就被埋葬在烂泥木板和黄色丛林之间的贫民窟中了。

浪漫港是一堆乱七八糟的黄色堰木建筑，堆砌在脚手架和厚木板的迷魂阵中，延伸至远处湛江江口的泥滩上。江口宽约两千米，江水汹涌

澎湃，一路奔向托柴海湾，但是只有少数几个河道可以通行，疏浚机在日夜不停地劳作。每晚，我躺在我那廉价的房间中，窗口大开，疏浚机的捶打声听上去就像是这个城市的邪恶心脏在扑通扑通跳动，而远处海浪的沙沙作响就好似它那伤感的呼吸声。今夜，我听着这个城市的呼吸声，忍不住想起那个死者被剥掉皮后的脸。

小镇边上有个掠行艇港口，会把乘客和货物运到内陆的大型种植园，不过，我没有余钱了，买不起上船的票。准确地说，我的钱足够让我自己上船，但是我无法支付三箱医药和科学工具的运输费。我仍旧很想去那儿，去为那些毕库拉卖命，可是现在，这看起来越发可笑和荒谬。仅仅是为了要达成某个目标（真是奇怪的需要），为了完成我自愿承担的流放（带着受虐的决心），促使我坚定地溯河而上。

两天后，有一艘船会从湛江出发。我已经预订了个位子，明天我打算把我的箱子搬到船上。把浪漫港抛诸脑后，不会有什么困难之处。

第四十一日：

“恩珀罗迪克·旋焰”继续缓缓地溯河而上。自打两天前离开梅尔顿登陆地以来，还没看见人类栖息地的影子。河堤两岸树木丛生，仿佛一排绿墙；甚至到河流窄到只有三四十米的地方，这堵墙仍然矗立在那儿，几乎是压在了我们头上。黄色的光线就像液体黄油一样浓郁，穿过棕色的湛江水面上那些高八十米的树木的叶子，慢慢渗透进来。我坐在中心乘客座艇那锈迹斑斑的锡制屋顶上，紧张兮兮地等着特斯拉树首次映入我的眼帘。加迪老头坐在我旁边切着肉块，他停下来，从牙缝中挤出一口浓痰，朝边上喷去，然后冲着我大笑。“这么走下去的话，肯定

不会碰到火焰林的，”他说，“假如这儿就是，那这附近就不会是这个鬼样子了。你得爬上羽翼高原，才能看见特斯拉。神父，我们连雨林还没出呢。”

每天下午都会下雨。说实话，称其为雨，实在是太温和了，我们每天饱受暴雨的侵袭，海岸因此变得朦朦胧胧，船的锡屋顶被雨击打得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也使得我们本来就慢吞吞的逆流之旅更加迟缓，以至于我们看起来就像是静止不动了。每天下午，河流似乎会变成一条垂直的湍流，假如我们继续前行，船看起来就像是在攀登一条瀑布。

“旋焰”是一艘底部扁平的古老牵引船，另有五艘座艇拴在它边上，它们就像一群衣衫褴褛的孩子正紧紧抓着他们疲惫的母亲。三艘两层的座艇装载着大捆大捆的货物，它们会被卖给河岸边的几个农场和居民地的人。另外两艘呢，外表看上去像是为溯河而上旅行的当地人提供的住房，但我怀疑座艇上其中几个住户是永住客。在我自己的歇脚处，最显耀的是地板上一块污迹斑斑的垫子，以及墙上仿若蜥蜴的昆虫。

雨后，每个人都聚集在甲板上，看着冷飕飕的河水上，泛起傍晚的薄雾。现在，几乎每天都酷热难当，而且湿气很重。加迪老头告诉我，我来得太迟了，本来可以趁特斯拉树还没活跃，涉过雨林和火焰林的。等着瞧吧。

今晚，薄雾升起，像是所有睡在黝黑河面下的死灵都爬了起来。当午后的最后一片碎云在树梢慢慢散去，这个世界恢复了它的色彩。我看着密集丛林的颜色从铬黄变成透明的金黄，然后慢慢从黄褐色褪向红棕色，最后变得阴沉沉了。在“旋焰”之上，加迪老头把挂在第二层屋檐下的提灯和蜡烛球都点上了。黑色的丛林似乎不愿被这亮光打败，开始闪耀出腐物发出的微弱磷光，与此同时，在上面黑暗之处的条条枝丫上，

可以看见发光鸟和多彩蛛纱在飘动。

今晚，海伯利安的小月亮不见了踪影。对于一颗如此接近太阳的行星，通常来说不会碰到多少行星残骸，但海伯利安却正相反，它的夜空频繁地被流星雨点亮。今夜，天空群星闪耀，当我们驶入河流的宽阔区域时，灿烂的流星在夜空中划过一道道印记，将群星罗织在一起。这些影像持续燃烧在眼眸中，当我低下头看着河水时，在黑色的河水中看到的也仅仅是同样的景象。

东方的地平线艳光四射，加迪老头告诉我，那是轨道反射镜反射的光，是为了给几个大农庄提供光照。

外头很凉爽，我乐不思蜀，不想再回小舱了。我把薄毯子摊在船舱的屋顶上，望着天上的灯光表演，此时，一群群土著唱起萦绕心头的歌曲，他们讲的黑话我都闻所未闻。我想起毕库拉，他们仍旧远隔万里，我心中顿时涌起一丝奇怪的焦虑。

在森林的某个地方，一只畜生尖叫着，声音活像一个惊恐的女人。

第六十日：

到达佩瑞希伯种植园。病了。

第六十二日：

病得很重。发烧，浑身战栗。昨天我一整天都在吐黑胆汁。雨声震

耳欲聋。整个晚上，天上的云被轨道反射镜照亮，天空好像着了火。我烧得很厉害。

一个女人照顾着我。帮我洗浴。病得实在不行，没什么羞耻感了。她的头发比其他土著黑。沉默寡言。眼睛黑色而温柔。

哦，上帝啊，在离家那么远的地方生病了。

第[\[20\]](#)

她在等在偷看从雨里跑来穿着薄衬衣

要引诱我知道我是谁我全身发烫浅浅软软的乳头黑色抵着我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在看，在这我听见他们的声音晚上他们用毒药帮我洗浴他们以为我不知道但是我听见他们的声音还有雨声当尖叫停停停

我的皮差不多要没了。底下的红色可以感觉到我脸上的窟窿。当我找到子弹我会把它一口吐出来。神的羔羊消除人世的罪者请怜悯我们怜悯我们怜悯[\[21\]](#)

第六十五日：

天父啊，感谢你，让我从疾病中解脱。

第六十六日：

今天刮了脸。还冲了个澡。

行政官即将到访，森法帮我准备着诸多事宜。我以为行政官大人应该是个坏脾气的大个子，以前我在资料室，透过窗户看见的就是这样的人。但他竟然是个沉默的黑人，还有点口齿不清。他帮了我很大的忙。我一直挂念着付钱给医治我的人，但是他向我保证，他们分文不收。甚至更加好心的是——他会派个男人领我进入高原地区！他说现在已经处于季末，如果我能在十天内启程，就可以通过火焰林，趁特斯拉树还没完全活跃，赶紧抵达大裂痕。

他走了之后，我坐下来和森法谈了一会儿。三个标准月前，她的丈夫死于一场收割事故。森法来自浪漫港，嫁给米克尔，对她来说是一次救赎，她决定留在这儿，做些临时工，而不是顺流而下返回老家。我不怪她。

按摩了会儿，我要睡了。最近好多次都梦到我母亲。

十天。我会在十天内准备就绪。

第七十五日：

和塔克一起出发前，我到稻田地里向森法道了声别。她没说多少话，但是透过她的双眼，我觉得她其实很伤心，不愿我离开。我事先并没想要给她祈福，不过我的确这么做了，还吻了她的额头。塔克站在一旁，笑着，摇头晃脑。然后我们就离去了，领着两条运货蹒驴上路了。我们走在狭窄的小路上，迈进金色树林，奥兰迪督管来到路的尽头，向我们挥着手。

上帝，指引我们。[\[22\]](#)

第八十二日：

经过一星期的沿途跋涉——啥途？经过这星期在毫无足迹的黄色雨林中艰苦跋涉，经过这星期在更为陡峭的羽翼高原上疲惫地攀爬，今天早上，我们终于站上一块突兀的岩石，在那儿将宽阔的丛林尽收眼底。越过丛林，我们甚至可以望见鸟嘴和中央海。在这儿，高原海拔几乎达到了三千米，眼前的景象蔚为壮观。巨大的雨云在我们身下铺展开，直达羽翼山山脚，但是，透过白灰相间的云毯缝隙，我们可以瞥见湛江从容不迫地展开它的触须，伸向浪漫港，伸向大海，伸向我们挣扎通行的小块铬黄色森林，伸向遥远东边的一抹紫红，塔克深信那是佩瑞希伯附近的纤维塑料田。

深夜时分，我们还在继续往前走，往上爬。塔克很担心，特斯拉树开始活跃时，我们可能会被火焰林困住。我努力跟上他，同时拽着载满沉重货物的驮驴，心中默默祷告，让我不再想到疼痛与忧虑。

第八十三日：

今天，还未破晓，我们就装载好装备，开始启程。空气中弥漫着烟与灰的味道。

高原这里的植被变化令我瞠目。那些曾经无处不在的堰木和枝叶繁茂的茶马树，现已不再显眼。我们穿过一片矮小的常青和常蓝植物的过渡区，然后再次顺着密集的变异宽叶扭叶松和三枝杨攀爬，最后，终于

来到了火焰林，那里长着特有的参天的普罗米修斯树，已经死去的凤凰树的根梢，以及琥珀色的闪光草的球根。我们偶尔还会碰见难以逾越的带着白色纤维的比斯托树，它们突然横亘眼前，塔克形象地称之为“.....像是哪个死翘翘的巨人的烂鸡巴，埋得那么浅，决计不会错”。我的向导有他自己的说话方式。

我们见到第一棵特斯拉树，是在下午。当时我们已经在覆满灰烬的森林植被上跋涉了半小时，小心翼翼地注意不要踩到凤凰树和火鞭的新芽，它们不屈不挠地从乌黑的土壤中探出身子。突然，塔克停住脚步，指着前面。

特斯拉树耸立在那儿，我们离它们尚有半公里。那棵树至少有一百米高，虽然和最高的普罗米修斯树比起来，特斯拉树的高度只有它的一半。在树冠处，它凸出一个显眼的洋葱形圆穹，那就是它的蓄电之癭。树癭上部辐射状的树枝蔓延开来，呈现出条条灵蔓，在明亮的绿蓝天空的映衬下，每一条都似银似金，闪闪发亮。这一切让我想到新麦加^[23]的某个雅致的至上穆斯林的清真寺，却被谁大不敬地戴上了金属丝花环。

“俺们得赶紧让俺们自己和蹻驴逃出这鬼地方。”塔克哼哼道。他坚持要当场换上火焰林装备。那天下午及晚上的时间里，我们不得不戴着滤息面具，穿着厚厚的橡胶底靴子，往前跋涉，身上被革质伽玛服包得严严实实，大汗淋漓。两头蹻驴表现得很紧张，它们的长耳朵一听到些许声响，就“唰”地竖立起来。即便戴着面具，我也能闻到臭氧的味道；这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在索恩河畔的维勒风榭玩过的电火车，那是在一个懒散的圣诞节午后。

今晚，我们尽可能靠近一棵比斯托树，搭起营帐。塔克向我演示如

何将避电杆围成一个圆，它们一直在咯咯地发出可怕的警示音，搜寻夜空中的黑云。

我可管不了这么多，我得好好睡上一觉。

第八十四日：

凌晨四点整——

我的圣母啊！

三小时，我们陷在世界末日的中央，足足有三个小时。

和我们的判断相反，爆炸发生在午夜刚过不久，一开始，仅仅只是闪电坠落，我和塔克趴在帐篷里，只露出头来，看着烟火汇演。我早已习惯了佩森在马太月的季风风暴，因此，这闪电表演的第一个小时，似乎没啥不寻常之处。只有远处特斯拉树成为气体放电的精确聚焦的景象映入眼帘，才略微让我有些焦躁。但是很快，森林巨兽开始用它们储积的能量咆哮起来，唾沫飞溅。正当我慢慢爬开，打算不再去管这延绵不绝的声音，继续睡我的大觉时——真正的哈密吉多顿^[24]开始了。

在特斯拉树的暴能猛烈发作的最初十秒钟内，至少释放出了一百条弯曲的闪电。离我们不足三十米处有棵普罗米修斯树，突然炸裂开来，燃烧着的木块散落在五十米开外的森林地被上。避电杆吱吱尖叫，荧荧发光，反射出我们小营地周围一条接着一、弯弯曲曲的蓝白色死亡场景。塔克厉声尖叫着什么，但是面对光和声的冲击，我完全听不见他的话。一块尾光摇曳的凤凰木在拴系骡马的地方熊熊燃烧起来，其中一只受了惊吓的动物，跌跌撞撞，眼不视物，挣脱了束缚，冲进了发光的避

电杆的圈子中。就在此时，最近的一棵特斯拉树立刻发出五六条闪电，歪歪扭扭地轰向这头不幸的生物。在那疯狂的刹那间，我可以发誓，我看见了那头野兽的骨架在沸腾的肉身中闪闪发亮，接着它发狂似的高高跳向空中，化为了灰烬。

三小时，我们看着世界末日，足足有三个小时。两根避雷电杆已经倒塌，但是另外八根仍在运转。我和塔克挤在酷热的帐篷洞穴中，滤息面具把满是烟尘的过热空气过滤成可供呼吸的凉爽氧气。我想说，我们得以幸免于难，完全只是因为这里没有矮树，另外也得归功于塔克，他驾轻就熟地把帐篷搭得远离其他靶子，靠近掩蔽功能很好的比斯托植物。那八根晶须合金避雷电杆矗立在那儿。我们和来世仅仅一杆之隔。

“它们似乎作了很好的阻挡！”我朝塔克喊道，声音中夹杂着风暴的嘘声、爆裂声、炸雷声。

“它们能挡一小时，只能两个[\[25\]](#)，”我的向导咕哝道，“啥时候，只能更短，它们要是融掉，俺们就玩完了。”

我点点头，透过滤息面具的活管，吮了口温水。如果能活过今夜，我会永远感谢上帝天父的宽宏大量，让我看到今夜的景象。

第八十七日：

昨天中午，我和塔克从火焰林的东北角走了出来，那边已经烧成一片灰烬。我们来到一条小溪边，在那儿迅速搭好帐篷，然后呼呼地睡了十八个小时；我们已经三晚没睡，而两个白天则是在火与灰的梦魇中不停赶路，完全没有休息过，现在，得好好补一下了。我们向陡峭的山脊

接近，那是森林的终点。此处随处都是爆裂出新生命的心皮和球果，那是前两晚在大火中死亡的各种火焰林生物。现在还剩五根完好的避电杆，但我和塔克都不急着在今夜试验它们的威力。我们把沉重的货物从那条活下来的运货蹒驴身上弄了下来，货物刚离身，它就一命呜呼了。

今晨拂晓时分，我醒了，听见了水流声。我沿着喧哗吵闹的小溪，朝着东北方走了一公里路，然后，突然间，小溪跌落不见。

大裂痕！我几乎忘了我们的目的地。这个早晨，在迷雾中蹒跚向前，沿着渐宽的溪流，在湿岩石间跳来跳去，当跳到最后一块巨石上时，我摇摇晃晃，平衡住身子，然后低头垂直俯瞰，这是一条瀑布，我正站在上面，那瀑布一泻千里，撞击着底下的薄雾、岩石和河流。

大裂痕跟旧地上的传奇大峡谷以及希伯伦上的世界裂纹不一样，它不是被升起的高原切割出来的。海伯利安虽然有活跃的海洋，以及看似形同地球的大陆，但是事实上它的地质结构完全是一片死寂；这更像火星、卢瑟斯，或是阿马加斯特，这些星球完全没有大陆漂移。同火星及卢瑟斯一样，海伯利安遭受着广冰河时代的折磨。但是在这里，现在已不见了的双星矮星是绕着长椭圆形轨道运转的，这就造成了这里长达三千七百年的冰河周期。通信志将大裂痕比作火星的水手峡谷^[26]，两者都是因为亿万年里周期的冰冻和解冻、地壳的弱化所致，同时也是由于湛江这样的地下河的流淌而来。这巨大的坍塌，就像是一条长长的疤痕，掠过天鹰大陆的多山之翼。

塔克跟着我一道站在大裂痕的边缘。我光着身子，洗刷掉旅行衣和教士袍上的灰味。我把冷水泼到苍白的身体上，朗声大笑，伴着塔克喊出的回声从六百多米外的北墙那边传来。由于地壳塌陷造成的鬼斧神工，我和塔克远远站在一块突岩之上，在这块突岩下，是山崖的南壁。

虽然这块巨石飞檐危险地暴露在风雨中，公然向重力挑衅，持续了百万年，但我们猜测，它仍会维持几小时，我们尽可以洗浴，放松，高喊着一声声回荡着的“你好”，直到嗓子喊哑为止，我们的行为就像刚从学校解放的孩子一样。塔克承认，他从没有横穿过火焰林——也从没听说过有人在这个季节穿越过。他说，现在特斯拉树已经完全活跃起来了，他至少得等三个月才能回去。他看上去毫不遗憾，我很高兴有他陪在我身边。

下午，我们搬运装备，在飞檐之后一百米处，靠近溪流边上，我们搭起了帐篷，把装着我科学装备的流沫箱子堆在一边，明天早上再进一步整理。

今晚真是冷。吃过晚餐，就在日落后，我穿上热力夹克，独自走到一块岩脊边，那是我第一次遇到大裂痕的西南方。站在这个制高点上，居高临下俯瞰着河流，那景象让我毕生难忘。看不见的瀑布在底下的河流里翻腾，薄雾升腾而起，幕帘变换，从中激迸出的浪花将落日幻化成好几个紫罗兰色的球体，许许多多彩虹也一分为二。我看着一个个光谱诞生，升向渐渐暗淡的天穹，逐一消逝。凉爽的空气钻进高原的每条裂缝、每个洞窟中，而暖空气却在向天空疾驰，一股股笔直的烈风牵拉着树叶、嫩枝和薄雾，在大裂痕中发出声响，朝上渐衰渐减，仿佛大陆自己在喊叫。石巨人的嗓音，巨大的竹笛，宫殿般大小的教堂风琴，从最尖的女高音到最低沉的男低音，组成了一曲清澈完美的调子。我思索着风吹过岩石发出笛声般的哀号，思索着从底下静止地壳中那些洞穴里传出来的嘎啦嘎啦的声音，思索着随意和声可以产生的人类声音的幻觉。不过最后，我抛却了思索，仅仅听着大裂痕对太阳唱着告别的圣歌。

我走向帐篷，那边上围着一圈发出生物荧光的提灯，此时，流星雨第一阵连珠齐射，点亮了头顶的天空，远方火焰林的爆炸在南方和西方

的地平线上拂起微澜，就像大流亡前远古战争的加农炮在发射。

我一进帐篷，就试了下通信志的远程波段，但是除了静音噪音外什么也没有。我怀疑，即使这里有原始的通信卫星，为纤维塑料种植园服务，将信息传向遥远的东方，这些信号也都会被群山和特斯拉的活动屏蔽，除非使用最密的激光或者超光仪光束。在佩森，我们在修道院很少有人或携或戴私人通信志，但是数据网始终在那儿，我们尽可以随时接入。然而在这儿，别无选择。

我坐在那儿，一边聆听着峡谷之风的最后一个音符减弱至消失，一边望着忽明忽暗的天空，听着帐篷外铺盖卷里塔克的呼噜声，我笑了。我心想，如果这是流放，就权当流放好了。

第八十八日：

塔克死了。被杀了。

日出时，我走出帐篷，发现了他的尸体。他整晚睡在外面，离我四米不到。他说他希望睡在群星之下。

凶手在他熟睡之时，割断了他的喉咙。我没听见喊声。然而，我倒做过梦：梦到森法在我发烧期间照顾我。梦到冰凉的手抚摸着我的脖子和胸膛，抚摸着自打我小时候起就一直戴着的十字架。我站在塔克的尸体上方，鲜血已经渗进海伯利安冷漠无情的土壤中，形成了一个宽大的黑色圆圈，我盯着这个圆圈，想到那梦不只是梦——那双手真的在晚上碰触过我，我不禁浑身战栗起来。

我承认，我的反应就像一个受了惊吓的老蠢蛋，而不是一名神父。

事实上，我施行了终傅礼，但惊慌突然向我袭来，我抛下这具可怜向导的尸体，绝望地在物资中搜寻，希望能找到把武器。我拿了把弯刀，那东西我在雨林中用过，还有一把低压脉塞^[27]，我本来是想用它来猎杀小动物的。我并不确信自己会对他人使用武器，就算是为了救自己的命。但是，我还是慌了神，带着弯刀、脉塞以及动力望远镜，来到大裂痕附近一块又高又大的石头上，搜寻这个区域，查探有没有凶手的迹象。可是森林里毫无波澜，只有昨天见过的渺小的树栖生物和蛛纱在其间轻轻移动。森林看上去又深又黑，真是反常。大裂痕可以为一整批野蛮人提供一百块露台、岩脊、石台，一直绵延到东北。一支军队可以在那里的峭壁和亘古存在的迷雾中很好地隐蔽。

过了三十分钟，我带着毫无结果的警戒，带着愚蠢的怯懦，回到了营地，收拾了塔克的尸体，准备将他埋葬。我花了两个多小时，在满是岩石的高原土地中，挖了一个大小合适的墓穴。尸体埋好，正式仪式也完成了，我却想不出一一点个人的东西，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开口称呼这位曾经的向导，这位滑稽矮小的莽汉。“上帝，保护他。”最后我说道。我对自己的虚伪感到厌恶，在内心，这些祷告肯定是对我自己念的。“让他平安抵达。阿门。”

今晚，我将营地朝北移了半公里，把帐篷扎在十米外一块开阔的区域，但我背靠一块大石头，睡袍拖在地上，弯刀和脉塞近在手边。塔克的葬礼之后，我查看了物资装备的盒子。剩下的几根避雷杆没了，但其他东西什么也没有被拿走。我立刻想到，是不是有人跟着我们穿越了火焰林，目的是杀死塔克，把我丢在这儿，让我陷入绝路。但是我想不出，这样一个精妙行动的动机何在。如果种植园的人想要置我于死地，尽可以在雨林动手，毕竟，如果用凶手的眼光看，在火焰林深处，没有人会对两具烧成炭的尸体生出任何疑问。那就只可能是毕库拉。我原始

的职责。

我琢磨着，是否可以不用那些杆子，从火焰林返回，但是很快便把这想法弃置不顾。留下，可能会死路一条；返回，那将必死无疑。

在特斯拉蛰伏前，还有三个月的时间。在当地是一百二十天，每天二十六小时。那是很长一段时间。

天父基督，为什么事情要降临在我头上？为什么昨晚要饶我一命？如果他们仅仅是打算在今晚将我献祭……或者明天？

我坐在黑漆漆的悬崖上，从大裂痕中涌起的夜风发出不祥的哀啸，我聆听着；天空被条条血红的流星尾迹点亮，我默默祈祷着。

我为我自己念着祷告。

第九十五日：

过去一周的恐怖已经大大缓解。我发现，就连恐惧也会一天天地走下坡路，慢慢衰败，最后变成极为平常之事。

我用弯刀砍了些小树，造了间单坡屋^[28]，屋顶和侧面用伽玛服盖着，木头夹缝用泥巴糊住。屋子靠着一块巨石，作为后墙。我从调查装备中拿出几样东西，摆在外面，不过现在我觉得它们今后没什么用武之地了。

冰冻干食迅速减少，我开始寻找补给。很久以前，我在佩森上草拟过一张荒谬的时间表，现在，如果按照这张表，我应该已经和毕库拉一

起生活了几星期，并且已经开始用小货物交换当地的食物了。没关系。我找到了食物，除了无味但是很容易煮熟的茶马根，还有五六种不同种类的浆果和超大水果，通信志保证它们可以食用；到目前为止，只有一种吃了让我不舒服，让我在最近的峡谷边上蹲了一晚上。

我在这片领域的疆界内踱步，坐立不安，就像阿马加斯特星的幼年珀罗普斯^[29]，它们被那些二流君主视若珍宝地关在笼子里。往南一公里，朝西四公里，四处都是火焰林。早上，烟尘和薄雾变换所组成的幕帘争先恐后地遮蔽了天空。唯有固若金汤的比斯托，高原巅峰的岩石土壤，以及东北方连绵的陡峭山脊，它们就像穿着装甲的椎骨，挡住了特斯拉树的去路。

高原向北扩展出去，大裂痕周边十五公里内的下层丛林变得越来越密集，最后被一条峡谷拦住去路，这条峡谷有大裂痕的三分之一深，一半宽。昨天，我抵达了最北点，向满是洞窟的天堑外望去，却感到失落至极。我会改天再试试，从东面绕道，找到一个交叉点，但是通过深坑对面泄露底细的凤凰树，以及东北地平线上笼罩的浓烟，我猜我只会发现满是茶马树的峡谷，以及大片大片的火焰林，在我携带的轨道俯瞰地图上，这些火焰林画得十分粗糙。

今晚，我去了塔克的岩石坟墓，夜风开始哀唱挽歌。我跪在那儿，试着祈祷，但是什么祷词也想不起来。

爱德华，什么祷词也没有。我内心空虚，就像我和你在陶仑贝旱谷附近的贫瘠沙漠中挖掘出的那些虚假石棺一样空虚。

禅灵教说，空虚是好迹象；那预示着新层次意识、新的见识、新的体验的到来。

妈的。[\[30\]](#)

我的空虚.....仅仅是空虚。

第九十六日：

我找到了毕库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们找到了我。现在，我要在他们把我从“睡眠”中叫醒之前，写下能写的一切。

今天正午，我开始细细地绘制地图——营地北部区区四公里地方的地图，然后，迷雾被暖气驱散了。这时，我注意到大裂痕一边，也就是我这边，有一系列的露台，它们之前一直隐藏在雾气里。我拿出动力望远镜，仔细查看这些露台——那其实是一系列有规则的岩脊、尖顶、暗礁，以及草丛，远远地延伸到突岩之上。这时候，我意识到展现在眼前的其实是人造聚居地。那儿约有十几栋小屋，都是些粗制滥造的茅舍，由茶马叶、石头和海绵草皮建造而成，但它们肯定是由人类建造的，绝不会错。

我站在那里，仍然举着望远镜，犹豫不决，不知道该爬下去，到暴露的岩脊上和居民碰碰面呢，还是该回到营地。然后，一股寒意突然间从我的后背笔直地爬到脖颈，这种感觉非常明确地告诉我：周围有人。我放下望远镜，慢慢转过身。毕库拉就在那儿，至少有三十人，他们围成一个半圆，拦在我面前，挡住了我撤回森林的路。

我不知道我曾经期盼过什么；也许，是赤身裸体的野人，面目可憎，戴着牙齿串成的项链。也许，我曾经期盼的是某种满面胡须、毛发疯长的隐士，有时候，旅行者会在希伯伦的墨蛇山碰到这样子的人。不

管我脑子里有过什么想法，真实的毕库拉完全不符合这些个模板。

这些悄无声息走近我的人长得很矮，没有一个高过我的肩膀，他们身上缠着编织得极为粗陋的黑袍子，把他们从脖到脚裹了起来。这群人移动时，就像现在这样，看上去像是在崎岖不平的地上滑行，如同鬼魅一般。从远处看，他们的容貌让我想到新梵蒂冈孤立领土内一群缩小版的耶稣会士，真是太像了。

我差不多要咯咯笑起来，不过我想到这种反应很可能会被理解为恐慌。毕库拉没有表现出什么进攻迹象，不会引起这样一种恐慌；他们手无寸铁，小手空空如也，就和他们的表情一样空空荡荡。

他们的样子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秃着头，所有人都这样。没有一根面部毛发，松松垮垮的长袍笔直地拖到地上，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让我很难辨认谁是男谁是女。现在，这群人面对着我，已经有五十多人了，约摸都一个年纪——四十到五十标准岁数之间。他们脸上光光如也，皮肤微微泛黄，我猜这和他们摄取茶马和其他当地植物中的微量元素有关。

别人可能会把毕库拉的圆脸描绘成天真无邪的天使脸庞，然而在近距离观察之后，可爱的印象会渐渐消失，被另外一种诠释所替代——平和的白痴。身为神父，我在落后的世界上待过很长时间，了解到古老的基因紊乱的影响，它们名称不一：退化综合征、先天性愚型，或者叫代船遗物。此时此刻，这六十来个小人，这些慢慢靠近我的穿着黑袍的人，给我留下的整体印象就是这样子的：欢迎我的是一群沉默的孩子，笑嘻嘻，秃脑瓜，脑子迟钝。

我提醒自己，应该就是这同样一群“笑嘻嘻的孩子”在塔克睡觉时割

断了他的喉咙，让他死得像被宰掉的猪一样。

最近的那个毕库拉朝前走来，停在离我五步远的地方，嘴里说了些什么，声音平和单调。

“等等。”我说完，摸索着拿出我的通信志，按下了翻译功能。

“娜素素子嘎？”我面前的这个小人问道。

我塞入耳塞，及时听到了通信志的翻译。时间没有滞后。这显而易见的外文是古老种舰语言的讹误，种植园的土著使用的黑话跟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你属于十字架形状/十字形。”通信志翻译道，最后一个名词给了我两个选择。

“是。”我说道，现在，我能肯定这些人就是那晚塔克被杀，在我睡着时碰触我的人。也就是说，他们就是杀害塔克的凶手。

我等着。狩猎脉塞就在背包里，而背包正立在一棵小茶马树边，离我不到十步远。有五六个毕库拉站在我和脉塞之间。没关系。在那一刻，我已经明白自己不会用武器攻击另一个人类，就算这个人杀害了我的向导，也许下一秒就打算谋害我。我闭上眼睛，默念着《悔罪经》。当我睁开眼，看见有更多毕库拉过来了。人群不再移动，仿佛法定人数已满，要进行表决了。

“是，”面对着沉默，我再次说道，“我属于十字架。”我听见通信志的播放器将最后一个词说成“素子嘎”。

毕库拉一致地点头，然后，所有人——像是训练有素的祭台助手——都跪了下来，长袍发出柔柔的瑟瑟响声，这是完美的屈膝礼。

我张嘴想要说话，但是发现无话可说。我闭上嘴。

毕库拉站了起来。微风拂过脆弱的茶马叶，在我们头顶发出呆板的暮暑之声。左边那个离我最近的毕库拉朝我走近了些，抓住我的臂膀，那手指非常冰凉，也非常强壮，他轻轻说了一句话，我的通信志翻译成：“来，该回房子睡觉了。”

此时是下午三时左右。我想知道通信志是否正确地翻译了“睡觉”这个词，它可不可能是“死”的土语或是隐喻呢？但我还是点点头，跟着他们朝大裂痕边缘的村子走去。

现在，我正坐在茅屋里，等待着。我听见窸窸窣窣的响声。有人醒过来了。我坐着，等待着。

第九十七日：

毕库拉称自己为“三廿又十。”

我刚刚花费了整整二十六个小时，和他们交谈，仔细观察他们，趁着他们下午三时“睡”两个小时的机会，记录些东西，试图在他们割断我的喉咙前，尽可能多地记录下数据。

只是，现在我开始相信，他们不会害我。

昨天，在我们“睡觉”时间过后，我和他们说话。有时，他们不会回答问题；当他们回答时，那回答和某些脑瓜迟钝的小孩的咕哝声或者文不对题的应答比起来，完全好不到哪里去。他们只是在首次碰面时提出了最初的问题，给予了最初的邀请，之后，再也没人提一个问题，也没

人发表一个意见。

我询问他们，用上巧妙的技巧，又小心，又慎重，还带着训练有素的人种学者的专业式冷静。我询问了最简单、最实际的问题，确信通信志工作正常。它的确工作正常。但是得到的全部回答让我几乎和二十多个小时前一样懵懂无知。

最后，我身心俱疲，放弃了专业人员的精明，对着跟我坐在一起的这群人，向他们问道：“你们杀了我的同伴吗？”

我问话的三个对象正埋头在一台拙劣的织布机上编织着，没人抬头看我一眼。“是。”其中一个说道。我开始管他叫作阿尔法，因为森林里第一个靠近我的就是他。“我们用利石割断了你同伴的喉咙，把他颠倒地拎着，静静地看着他挣扎。他命享真死。”

“为什么？”过了会儿，我问道。我的声音听上去干巴巴的，无味得就好像一粒谷壳碎屑。

“为什么他命享真死？”阿尔法回答，仍旧埋着头，“因为他的全部鲜血流光了，他停止了呼吸。”

“不，”我说，“我是问，你们为什么要杀他？”

阿尔法没有回答，但是贝蒂——我猜她是女的，说不定是阿尔法的老伴——在她那台织布机旁抬起头，干干净净地答道：“为了让他死。”

“为什么？”

回答的绣球总是被抛回我的手中，我完全没法得到哪怕一丝的启迪。经过多次询问，我确定，他们杀塔克是为了让他死，他之所以死是

因为他被杀了。

“死和真死有什么分别？”我问道。在这点上，我信不过通信志，也信不过我的脾气。

第三个毕库拉——德尔，发出一阵呼噜声，以作回答，通信志翻译为：“你的同伴命享真死。你没有。”

最后，我失落至极，眼看就要怒火冲天了，于是我厉声喊道：“为什么没有？为什么你们不杀了我？”

三个人都停下他们手中没头没脑的编织工作，看着我。“你无法被杀死，因为你不能死，”阿尔法说，“你不能死，因为你属于十字形，你追随十字架之道。”

我搞不明白为什么这该死的机器前一秒把十字架翻成“十字形”，后一秒又翻成了“十字架”。因为你属于十字形。

一股寒意贯穿我的全身，我突然有一股想要笑的冲动。我是不是无意中闯入了那个老掉牙的全息传说中去了？失落的部族膜拜着不经意间闯入他们森林的“神”，直到那个可怜的杂种用剃刀还是啥玩意儿割断了自己的喉咙。于是部落的人们带着些许慰藉地确认了这来访者显而易见的死亡，并且，把他们往昔膜拜的这位“神”作为了献祭之物。

这本来是一件挺可笑的事情，若不是塔克那苍白的脸和皮开肉绽的伤口还历历在目。

他们对十字架有如此的反应，表明我所遇到的这群人，是曾经的基督徒殖民地的生还者——或是天主教徒？虽然通信志中的数据坚称，四百年前坠落在高原上的登陆飞船中，载着的七十名殖民者，仅仅只有新

科翁马克思主义者，所有人对古老宗教瞧都不会瞧上一眼，更别提是不是公然反对了。

我琢磨着是否要撤下这个问题，如果继续追问实在是太危险了，但是我愚蠢的需求逼迫我继续下去。“你们信耶稣吗？”我问道。

他们脸上带着一副茫然的表情，不再需要口头的否认了。

“基督啊？”我再次试了试，“耶稣·基督？基督教？天主教会？”

毫无兴趣。

“天主教？耶稣？玛丽？圣彼得？保罗？圣忒亚？”

通信志发出响声，但是这些词似乎对他们毫无意义。

“你们追随十字架吗？”为了这最后的接触，我劈头盖脸问道。

三人看着我。“我们属于十字形。”阿尔法说。

我点点头，却毫不明白。

今晚，在日落前，我睡了很短的一点时间，醒来时，大裂痕黄昏之风的风琴和笛子的音乐正好开始奏响。在这儿村里的岩脊上，那声音尤为响亮。连茅屋都仿佛加入了合唱队，往上升涌的狂风吹过石头夹缝，吹过扑啦扑啦拍打着的叶片，吹过粗糙的熏洞，鸣叫着，哀号着。

有什么不对劲。我头昏眼花，花了一分钟才意识到，整座村子被遗弃了。每间茅舍都空空如也。我坐在一块冰冷的大石头上，心里思忖，难道是我的出现激起了某种大逃亡。风之乐已经终了，流星开始它们每夜的表演，在低低的云层划出道道裂痕，然后我听到身后传来声响，我

转过身，发现三廿又十的七十人正站在我身后。

他们一个个走过来，沉默寡言地回到了茅舍中。没有光。我脑中想象着他们坐在茅舍中，呆呆凝视着。

我并没有马上回自己的茅屋，而是在外面待了些时间。过了一会儿，我走到长满草的暗礁边，站在石头坠向深渊的地方。一簇藤蔓和植物的根紧紧抓着悬崖峭壁，但似乎有几条几米长的藤蔓荡到了下面，悬在天堑之上。不可能有藤蔓长到足够让他们顺着爬到底下距此两千米的河边的。

但是毕库拉就是从这个方向走来的。

这一切都讲不出个头绪。我摇摇头，回到茅屋中。

坐在这儿，在通信志触显的映照下，我写下了这些，我试图想出一些防范措施，确保我能见到明天的太阳。

可是我什么主意也没有。

第一百零三日：

我知道得越多，我懂得越少。

我已经把绝大部分装备移到了茅屋中。他们为了让我待在村里，把这间茅屋清扫一空，作为我的屋子。

我拍了照片，记录了视频和声音芯片，还给村子和居民做了个全息扫描。他们看上去毫不介意。我在他们面前投放他们的影像，他们会笔

直穿过去，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对着他们播放他们说过的话，他们只是笑笑，回到他们的小屋，在那儿一坐就是几小时，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我给了他们一些贸易小饰品，他们一声不吭地拿了，发现不能吃，就随手扔在了地上。草丛里丢满了塑料珠子、镜子、小块彩色布片，以及廉价钢笔。

我搭设了个完整的医学实验室，但是毫无用处；三廿又十不肯让我检查他们，不给我采集血样，即使我再三向他们展示，跟他们说这毫无痛苦，他们也不会让我用诊断装备扫描他们——一句话，无论怎样，他们都不跟我合作。他们不争论。他们不解释。他们仅仅是转身离去，继续干他们不是事的事。

一星期后，我仍旧无法分辨男女。他们的脸让我想起那些视觉谜题，你盯着它们，它们会变化形状；有时候，贝蒂的脸看上去无可置疑是张女性的脸，十秒之后，那性别的感觉竟无处可寻了，我再次把她（他？）当成了贝塔。他们的声音也同样会改变。轻柔，非常柔和，毫无性征……他们让我想起在落后世界上碰到的那些编程编得一塌糊涂的住宅电脑。

我很想看看一个裸体毕库拉。对于一个四十八标准岁数的耶稣会士来说，这不太容易说出口。而且，即使对一个老练的窥淫狂来说，这也不是桩简单的事。看样子，裸体完全是他们的禁忌。他们醒着时穿着长袍，两小时午睡的时候也穿。他们离开村子去大小便，我怀疑，即使在那时，他们也不会撩开宽松的袍子。他们似乎从不洗澡。可能有人 would 想，他们必定满身恶臭，但是这些原始人身上，除了微微有一股茶马的甜味，再也没有其他气味。“你有时总得要脱衣服的。”有一天，我对阿尔法说。为了获取信息，我抛下了审慎。“不。”阿尔说完，就走到别处去了，他坐在那儿，啥都不做，全身裹得严严实实的。

他们没有名字。一开始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但现在我确信无疑。

“我们曾经都是，以后也都是，”最矮的毕库拉说，我想她是个女的，把她叫作娥琵，“我们是三廿又十。”

我查了查通信志记录，证实了我的猜测：现在人们已知的一万六千个人类社会中，没有一个社会，不存在个体的名字。甚至在卢瑟斯的蜂巢社会，也有个体名，那是由他们的等级和其后的简单代码构成的。

我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他们，但他们还是茫然盯着我。“保罗·杜雷神父，保罗·杜雷神父。”通信志翻译器重复道，但是没有人尝试学一下，连简单的牙牙学语都不曾有过。

除了每天日落前的集体消失，以及平常两小时的睡觉时间，他们很少集体做事。连他们的住所也似乎是随意安排的。前一次午睡，阿尔会和贝蒂在一起，下一次是和甘姆，再下次是泽尔达或者皮特。看不出明显的体系或者日程表。每隔两天，整个七十人的群体会到森林里搜寻粮草，然后带着浆果、茶马根、茶马皮、水果回来，反正能吃的就拿。我一直深信他们是素食动物，直到我看见德尔在咀嚼一只树栖生物，那是一只幼崽的冰凉尸体。这只小型灵长类动物肯定是从高处的树枝上掉下来的。这样看来，三廿又十不会对肉表示不屑；他们只是太蠢，不会猎杀罢了。

毕库拉口渴时，会走上大约三百米，到一条小溪旁喝水，这条小溪变成一条瀑布，落入大裂痕。虽然多有不便，但是看不到革制水袋，也看不到水壶，或者任何陶制品的身影。我把需要的水储存在十加仑的塑料容器中，但是村民一点也没注意。我对这些人的敬意陡然坠落，我发现，他们可能在这个村子里生活了一代又一代，却没有唾手可得的

水资源。

“谁建了屋子？”我问。他们没有代表村子的词语。

“三廿又十。”威尔回答道。我能把他辨认出来，仅仅是因为他断了一根手指头，还没长好。他们每一个至少有一个这样的特征，虽然有时候我觉得辨认乌鸦还简单点呢。

“什么时候建的？”我问道，尽管我现在应该知道，任何以“什么时候”打头的问题都不会得到回答。

我没有得到回答。

他们的确每晚都进大裂痕，沿着藤蔓往下。在第三晚，我试图看看他们的大逃亡，但是有六个人在悬崖边上拦住我，把我带回茅屋，动作温柔，但态度坚决。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毕库拉带着侵犯的行为，他们走后，我坐在那儿，细细琢磨了片刻。

第二天晚上他们出发时，我马上回到自己的茅屋，没朝外面窥探一下。但等他们回来后，我便取回了扔在悬崖边上的摄影仪以及三脚架。定时器运行得准确无比。全息像显示，毕库拉是抓着藤蔓，在朝悬崖下攀爬，手脚敏捷得就像茶马和堰木林中遍布的小型树栖动物。然后他们就在突岩之下消失了。

“你们每晚爬到悬崖下去做什么？”第二天我问阿尔。

这名土人看着我，脸上带着一种天使般、佛陀似的笑容，我开始感到厌恶。“你属于十字形。”他说道，仿佛这句话可以回答一切问题。

“你们爬下悬崖是去拜神吗？”我问。

没有回答。

我想了片刻。“我也追随十字架。”我说道，我知道我这句话会被翻成“属于十字形”。其实现在我不再需要翻译程序了，但这次对话太重要了，不能只凭运气。“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应该在你们爬下悬崖时，加入你们？”

在那片刻，我想阿尔正在思考。他的额头上出现了皱纹，我意识到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三廿又十的人差不多要皱眉头了。然后他说：“你不能。你属于十字形，但你不是三廿又十的人。”

我意识到，为了把其中的区别表达清楚，他脑子里每个神经元和突触都开动了。

“如果我爬下悬崖，你们会怎么做？”我问道，但我没期待他会回答。基于假设的问题和我的那些基于时间的询问，都带着同样无功而返的坏运气。

可这次他竟然回答了。那天使般的笑容和无忧无虑的表情又回来了，阿尔法轻轻地说道：“如果你试图爬下悬崖，我们会把你按在草地上，拿利石割断你的喉咙，然后等着你的血停止流淌，等着你的心停止跳动。”

我一句话也没说。我想知道在那一刻，他是否能听见我心脏的猛烈跳动声。好吧，我想，至少你可以不再担心他们把你当成神了。

静默持续着。最后，阿尔加上了一句话，到现在我还在思索这句话。“如果你再爬，”他说，“我们会再一次杀死你。”

说完，我们互相盯了好一会儿。我确信，两人都深信不疑，对方是

个十足的大傻蛋。

第一百零四日：

每一个新发现都会加深我的疑惑。

自打第一天抵达村子起，有个现象一直困扰着我：这里竟没有孩子。我翻看自己的记录，那是我每天观察后口述在通信志中的记录，在往回翻时，我发现曾经好多次提到此事，但是在这本被我称为日记的个人杂集中，却没有一次提到过此事。也许其中牵涉到的东西太让我毛骨悚然了。

我频繁而笨拙地尝试刺探此神秘之事，对此，三廿又十总是给予他们惯用的启迪。被询问的人脸带赐福似的笑容，回答着一些不合逻辑的推论，相比之下，世界网最蠢的乡下傻瓜的牙牙学语也仿佛是哲贤警句。而更常见的情况是这些家伙连屁都不放一个。

一天，我站在一个家伙面前，我管他叫德伊。我站了很久，最后他终于发现了我的存在，然后我问：“为什么这里没小孩？”

“我们是三廿又十。”他轻声说道。

“婴儿在哪儿？”

没有回答。也并没有感觉到他在逃避这个问题，他仅仅是茫然地凝视着。

我深深吸了口气。“你们中谁最小？”德尔似乎在思索，在和那概念

搏斗。他被打败了。我在想，是不是毕库拉完全失去了时间观念，以至于任何关于时间的问题都注定失败。然而，一分钟的寂静之后，德尔指着阿尔，后者正蹲伏在阳光下，在他那拙劣的手织机上忙活着，然后说道：“他是最后一个返回的人。”

“返回？”我问道，“从哪儿返回？”

德尔瞅着我，面无表情，连不耐烦的情绪都没有。“你属于十字形，”他说，“你必定了解十字架之道。”

我点点头。我很明了地认识到，这种对话方式中蕴含着许多不合逻辑的地方，它们总会让我们的对话戛然而止。我绞尽脑汁，琢磨着是否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领会这条细微的信息。“那么，那个阿尔，”我边说边指，“是不是最后一个出生的？返回的？还有其他人会……返回吗？”

我不能确信自己理解自己的问题。如果谈话对象的语言中没有“孩子”这一词，也没有时间观念，那该如何打听出生的问题呢？但是德尔似乎明白了。他点点头。

受此鼓舞，我问道：“那么，下一个三廿又十什么时候出生？什么时候返回？”

“没人能够返回，只有死了才能返回。”他说。

我觉得我恍然大悟了。“也就是说，只有谁死了，才会有新的孩子……新的人返回，”我说道，“你们用另一人弥补少了的人的空缺，以便让这个群体保持在三廿又十的数量上，对不对？”

德尔沉默着，我觉得可以把这理解成默认。

他们的制度看上去再清楚不过了。毕库拉对他们的三廿又十的数量很当一回事。他们让部落的人数一直保持在七十个——也就是四百年前那艘坠落在这里的登陆飞船上，记录在册的旅客名单的数量。这两者之间巧合的可能性很小。一旦有人死了，他们就让小孩出生，代替成人。如此简单。

简单但不可能啊。自然和生态不会如此有条理地运行。除了最小群体数量的问题，还有其他荒唐的问题。即使很难辨别这些皮肤光滑的人的年龄，但是显而易见，最老的和最小的之间最多也就相差十岁。虽然他们的行为方式像个小孩，但我猜他们的平均年龄接近四十标准岁数，或者四十五岁左右。那么，老头们在哪？父母亲，老姨丈，没嫁人的姨妈在哪儿？照这个样子下去，整个部落几乎会同时步入晚年时期。在他们所有人超过分娩年龄，而需要替代部落成员时，会发生什么事呢？

毕库拉过着枯燥、惯于久坐的生活。即使住在大裂痕的近悬崖边，事故发生的概率也肯定很低。这里没有食肉动物。季节的变化程度非常小，食物供给也确实几乎保持着稳定。但是，即便所有这些全部是真的，这莫名其妙的群体在四百年的历史中，意外总不能避免啊，譬如疾病横扫村庄，譬如有些不寻常的藤蔓就那么断了，把百姓摔下大裂痕，又譬如会不会发生某些自古以来保险公司都害怕的事呢？

然后呢？他们是不是生下来时仍带着差异，然后会慢慢转到他们现在这无性征的行为中去呢？是不是毕库拉完全有别于任何其他记录在册的人类社会呢？他们是不是有发情期，几年一次——十年一次？或者，一生一次？值得怀疑。

我坐在茅屋里，审视着各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这些人的寿命非常

长，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可以生育，这样就可以简单地替代部落的伤亡人员了。只是这解释不了他们相同的年龄啊。也没有办法解释这样长的寿命是如何达到的。霸主能够提供的最好的抗衰药物，也只是设法让人在一百标准岁数的起点上增加一点点的活跃寿命罢了。预防性的保健措施把中年早期的生命力很好地扩展到六十岁末，也就是我的这把岁数。但是除了为富得流油的人提供的克隆移植物、生物工程，以及其他特权享受，世界网内没有人会在七十岁的时候计划组成一个家庭，或者在他们一百一十岁的生日聚会上跳上一段舞。如果吃茶马根或者呼吸羽翼高原上的纯净空气对延缓衰老有着鲜明效果的话，那毫无疑问，海伯利安上的每个人都会住在这里，大嚼茶马，这个星球在几个世纪以前就会建有远距传输器，每个霸主的公民，只要有寰宇卡，都会计划把假期和退休时间花在这里。

不，更为合理的解释是：毕库拉过着正常寿命的生活，孩子的出生率也正常，但他们会杀掉新生儿，除非有人死去。也许他们实行禁欲，或者节育，而不是屠杀婴儿，直到整个村的人到了某个老龄，需要新生力量了。大规模生产时间解释了部落成员明显的相同年龄。

但是谁来教导年轻人呢？父母和其他老年人到底怎么了？是不是毕库拉把他们的入门知识，把他们拙劣的文化薪火相传，然后让自己死去？这是不是“真死”——整代人的死去？是不是三廿又十杀死钟形年龄段两头的人呢？

这种推测毫无用处。我开始因为自己缺乏解决问题的技巧而火冒三丈。保罗，让我们想个好策略，然后行动。你这耶稣会的懒家伙，还不动手？

问题：如何辨认性别？

解答：哄骗几个可怜的魔鬼，或者强迫他们进行医学检查。搞明白一切性别角色的谜题，搞明白裸体禁忌是啥玩意儿。如果这社会依靠多年的严格禁欲，来实行人口控制，那么，这就符合我的新理论。

问题：为何他们如此狂热地保持三廿又十的数量，非得和那失落的登陆飞船的殖民者的数量相同？

解答：缠着他们，直到弄清楚为止。

问题：孩子们在哪？

解答：持续进攻刺探，直到弄清楚为止。也许每夜下山的远足和这一切有着密切联系。那里可能有个托儿所，或者一堆小骨头。

问题：“属于十字形”和“十字架之道”，如果不是起初的那些殖民者宗教信仰的歪曲残余，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解答：到源头寻求解答。他们天天朝悬崖下爬，是不是本质上的宗教行为呢？

问题：悬崖下是什么？

解答：下去，自己去看。

明天，如果他们的制度一成不变的话，三廿又十的所有三廿又十个人会到树林里搜寻粮草，这要花上几个小时。这次，我不会和他们一起去了。

这次，我会来到悬崖边，爬下去一探究竟。

第一百零五日：

九点半——感谢你，耶稣我主，感谢你让我今天看到那些东西。

感谢你，耶稣我主，感谢你引领我来到此地，在此刻让我看到你存在的证据。

十一点二十五分——爱德华……爱德华！

我要回去。告诉你们所有人！告诉每个人。

我整理好了一切，摄影仪的磁碟和胶片放在一个小袋中，那是我用比斯托叶子编织的。我有食物、水、电力不足的脉塞。帐篷。睡袍。

要是避电杆没被偷就好了！

毕库拉可能把它藏在哪儿了。可是，不，我找遍了杂物间，找遍了附近的森林，但是找不到。他们应该用不到它们。

没关系！

如果行，我今天就走。不然的话，就尽快。

爱德华！一切都寄托在这些胶片和磁碟上了。

十四点整——

今天没法穿越火焰林了。我刚刚到达活跃区的边缘，烟雾就把我逼了回来。

我回到村子，又看了一遍全息像。没错。奇迹是真实的。

十五点半——

三廿又十随时会回来。倘若他们知道了.....倘若他们盯着我瞧，然后知道我去了那里，我该怎么办？

我可以躲。

不，没必要躲。上帝把我带到这么遥远的地方，让我目睹此事，不会仅仅是为了让我死在这些可怜孩子的手上的。

十六点十五分——

三廿又十回来了，他们回到各自的茅屋，连瞧都没瞧我一眼。

我坐在自己茅屋的门口，禁不住笑起来，而后大笑，而后祈祷。早些时候，我走到大裂痕的边缘，念着弥撒，开始圣餐礼。那些村民都没费工夫看我一下。

我要多久才能离开？奥兰迪督管和塔克说过，火焰林在三个当地月内，会一直保持高度活跃——那是一百二十天。然后接下来的两个月会相对沉寂下来。我和塔克是在第八十七日到这儿的.....

还有一百天，可我等不了，我等不及要把消息带给世界.....带给全世界。

如果有艘掠行艇可以不顾风雨，不顾火焰林，带我远走高飞离开这里。如果我能接通一个为种植园服务的数据卫星，那该多好。

一切都有可能。更多的奇迹会发生的。

二十三点五十分——

三廿又十爬到大裂痕中去了。晚风歌唱队的声音在周围响起。

我多么希望自己现在能和他们在一起啊！在那儿，在下面。

接下来我会做力所能及的事。我会在这儿，在悬崖附近，双膝跪地，祈祷，而这星球和天空唱着歌，我知道，那是唱给真实存在的上帝的一首圣歌。

第一百零六日：

我醒来了，真是个完美的早晨。天空湛青；太阳是镶嵌在其中的一颗刺眼血红的宝石。我站在茅屋外，看着迷雾散去，树栖动物停止了它们的清晨尖叫音乐会，气温开始回暖。然后我进屋看了看带子和磁碟。

我意识到，昨天太过兴奋，那些胡乱涂鸦压根没有提及我在悬崖下发现了什么东西。现在我会一五一十讲讲。我有磁碟、胶带以及通信志记录，但是很有可能的情况是，只有这些个人日记会被发现。

昨天早上大约七点半，我开始朝悬崖下爬去，当时毕库拉都在森林里搜集粮草。我本以为沿着藤蔓往下爬是件十分简单的事——它们一条条缠在我身边，足以在多数地方形成某种阶梯。但是当我荡来荡去，要往下降时，我还是感觉自己的心脏在猛烈跳动，这让我痛苦不堪。如果失足摔落，我将掉进三千米的深渊，坠入山石和河流中。我一直紧紧抓着至少两条藤蔓，一厘米一厘米地朝下降，尽量不去看脚下的深渊。

我花了大半个小时，下降了一百五十米，我确信这点距离对毕库拉是小菜一碟，他们只要十分钟就可爬完。最后，我来到了一块弯曲的突岩上。有些藤蔓延伸进天堑中，消失不见了，但多数藤蔓旋绕在这块峻

峭的岩石下，朝三十米内的绝壁攀缘。这些藤蔓比比皆是，似乎缠绕成了麻花，形成了一座非常拙劣的桥梁，毕库拉很可能手都不用，便能轻松自如地在藤蔓上行走。我爬上这些麻花状的绳子，双手紧紧抓着其他藤蔓以求支撑，口里念叨着孩提时代以来从未念过的祷文。我盯着正前方，仿佛这样就能忘记这些摇摇摆摆、吱吱作响的植物之绳下方的无限空间。

绝壁上横着一条宽宽的岩脊小道。我走在上面，与万丈深渊保持着三米远的距离。之前我挤过藤蔓，落到这条岩石小道上时，离深渊有二点五米。

岩脊大约有五米宽。一头朝东北方延伸了很短一段距离，然后就到了尽头，再往前就是大量的突岩。我沿着岩脊的另一头朝西南方走去，走了二三十步之后，我突然停住，呆若木鸡。那是一条“路径”。一条坚石中磨砺而出的路径。它那发光面被磨得凹陷了下去，足有几厘米深，而周围的石头仍旧平坦如常。再往前，路径变得稍浅、稍宽，岩石上有脚步的印子，但即使是这些印子，也被磨损到一定程度，似乎是陷在岩石小道中间的。

这个简单的事实把我怔住了，我坐了下来，琢磨了片刻。即使四个世纪以来，三廿又十每天旅行来此，也不会对坚石造成如此的侵蚀。在毕库拉殖民者坠落于此的很久之前，肯定一直有某人或者某物在走这条路。数千年来某人或者某物一直在走这条路。

我站起身，继续往前。除了微风吹过五百米宽的大裂痕的声音，几乎没有其他声音。我甚至能听见遥远深渊中河水的柔声细语。

路径在一处峭壁旁朝左边拐了个弯，然后到了尽头。我走到一块宽

阔平坦的岩石上，注视着，面对眼前的情景，我不由自主地用手画起了十字。

由于这条岩脊小道沿着正南北方向刺入悬崖，足有一百米长，所以我可以面朝正西，看着大裂痕猛地挥向三万米的宽阔天空，那里就是高原的尽头。我立刻意识到，每晚的落日都会照亮头顶那块突岩下的悬崖峭壁。如果在春分和秋分时节，站在这个有利地形处看海伯利安的太阳，也许它会像是直接落入了这大裂痕，而它那红彤彤的侧面则会把峭壁染成粉红的色调。就算这样的景象真的存在，我也不会感到惊讶。

我朝左拐弯，盯着绝壁望去。这条磨损的路径沿着宽宽的岩脊，通向一扇从承重石中凿刻而出的门。不，这些不仅仅是普通的门，它们是殿门，雕刻得极为复杂的殿门，有着精心制作的石窗扉、门楣。两侧两扇成对大门上，宽阔的彩色玻璃窗户伸展开来，向上至少有二十米高，触向突岩。我走近了些，审视着它的正面。不管谁造了这个东西，为了造出它，此人拓宽了突岩下的这片区域，在高原的花岗岩中削出了一道陡峭光滑的墙壁，然后笔直地向悬崖内挖出了一条隧道。我的手摸过门上雕刻着的深深的装饰性切口。很光滑。一切都被时间抹滑、磨损、软化，甚至在这儿，受着突岩的唇缘的保护，躲开了大多数的坏天气，也无济于事。这座……神殿……被刻进大裂痕的南墙中，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吧？

那些彩色玻璃既不是玻璃，也不是塑料，而是某种密致的透明物质，摸上去似乎和周围的石头一样坚硬。窗户也不是合成板材所造；颜色纷飞，渐变，融合，互相混合，就像浮在水上的油彩。

我从背包中拿出手电筒，碰了碰其中一扇门，我停住手，那殿门向内旋转而开，滑溜得简直没有摩擦。

我跨入这个门廊——没有其他词来形容它。穿越静谧的十米空间，然后停下脚步，面前是另一堵墙，也是用相同的彩色玻璃材料所制，现在，甚至我身后也闪耀着光芒，门廊内充溢着百色之光。我立刻想到，日落时，太阳的笔直光线将会在这空间内注满一束束不可思议的颜色，将会照到我面前的彩色玻璃墙，将会照亮摆在前面的一切。

我找到了仅有的一扇门，它由细小、暗淡的金属勾勒，嵌在彩色玻璃石中，我走了过去。

在佩森，我们通过旧照片和全息像，尽最大努力重建了屹立在旧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它差不多有七百尺长，四百五十尺宽，在教皇陛下宣讲弥撒时，教堂内可以容纳五万朝拜者。但是，即使全宇主教院进行每四十三年一次的集会之时，教徒也从没有达到过五万之众。我们有贝尔尼尼^[31]的圣彼得宝座的复制品，在其边上，是中央半圆殿，那巨大的圆顶拔地而起，高出圣坛一百三十米的距离。那地方令人终生难忘。

而这地方更大。

在昏暗的光线中，在手电光的照射下，我确认自己在一个大房间中。这是一个巨大的礼堂，一个在坚硬岩石中挖出的空洞。我暗自思忖，这升向天顶的平滑四壁，肯定就在毕库拉的村子的正下方，中间仅隔几米。在这个充满回声的巨型窑洞空间中，没有装饰，没有设备，没有任何可以启动的东西，除了正中心那个四四方方蹲坐着的东西。

位居这个巨大礼堂正中心的，是一个圣坛——一块五平方米的石板。圣坛上矗立着一个十字架。

四米高，三米宽，被雕刻成旧地老式但极为精细的耶稣受难十字

架，十字架面朝彩色玻璃墙，仿佛在等待太阳和光线的爆发，等它们点亮内嵌其中的钻石、蓝宝石、血晶、青金石珠、皇后之泪、缟玛瑙，以及其他珍贵的宝石。我慢慢走近，在手电筒的照射下，依稀辨认出这些宝石。

我双膝跪地，祈祷着。随后关闭手电筒，让眼睛在烟雾弥漫的昏暗光线下适应了几分钟，最后终于看清了十字架。这东西，毫无疑问，就是毕库拉所说的十字形。它被安置在这儿的时间，必是在人类逃离旧地很久很久以前，最少也得追溯到数千年前，或是数万年前。甚至是基督去加利利^[32]传教前。

我祈祷着。

今天，我重新看完全息碟，坐到屋外晒太阳。现在，我已经确认了一些东西。然而当时，在发现这座“大教堂”，在爬上悬崖返回的途中，我几乎没有注意到它们。在大教堂外面的岩脊上，脚印磨出的小道继续蜿蜒而下，深入到大裂痕中。虽然和通向大教堂的路径相比，这条小道磨损得不是那么厉害，但是它们同样诱人一探究竟。唯有上帝知道下面还有别的什么奇迹在等着。

必须，我必须让世界知道这一发现！

是我发现了这一切，这其中带着的讽刺并没有影响我。如果没有阿马加斯特，如果没有我的放逐，这一发现可能还要等上数个世纪。在这新发现赐予教会新生之前，教会可能早就已经消亡了。

但是我发现了。

不管用什么方式，我会把信息发出去。

第一百零七日：

我成了囚犯。

今早，我来到溪流坠入悬崖的地方，在这个平日里洗澡的地方洗澡。突然，我听到了什么声音。我抬起头，发现被我称为德尔的毕库拉正盯着我瞧，怒眼圆睁。我向他打了声招呼，但是这矮小的毕库拉见状后转身就跑。这令我困惑不已。他们很少会急匆匆地赶路。然后我明白了，即使当时我穿着裤子，毫无疑问，我还是违反了他们的裸体禁忌，让德尔看见了我赤裸的上身。

我笑了，摇摇头，穿好衣服，回到了村子。要是我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东西，我不会感到好笑的。

整个三廿又十的人都站在那儿，看着我走近。我停下脚步，离阿尔法还有十几步路。“早上好。”我说道。

阿尔法一挥手，五六个毕库拉向我猛冲过来，抓住我的双手和双脚，把我按在地上。贝塔朝前走来，从他（她？）的袍子里拿出一块锋利的石块。我徒劳地挣扎，想要脱身，贝塔用石块把我胸前的衣服一割到底，撕开了布条，直到我几乎一丝不挂。

暴徒们向前紧逼，我不再挣扎。他们盯着我苍白的身体，自顾自地嘟哝着。我感觉到我的心在猛烈跳动。“很抱歉，我冒犯了你们的法律，”我开口道，“但是没有理由……”

“安静。”阿尔法说，然后他看着手掌上带着伤疤的高个儿毕库拉——被我叫作泽德的家伙，阿尔对他说：“他不是十字形的人。”

泽德点点头。

“让我解释一下。”我再次开口，但是阿尔法反手就给我一巴掌，让我哑口无言，我的嘴唇流着血，耳朵嗡嗡作响。就和我把通信志掷在地上让它闭嘴一样，他的这一举动并没有多大的敌意。

“我们如何处理他？”阿尔法说。

“不追随十字架的人，必得命享真死。”贝塔说道。人群搅动，向前走近，许多人手上拿着利石。“不是十字形的人，必得命享真死。”贝塔说，她的口气中带着得意的终结之言的音调，就像一而再、再而三的表述，就像虔诚的连祷。

“我追随十字架！”我大声疾呼，这群人在这儿牵拉着我的脚。我把抓住脖子上的耶稣受难十字架，挣扎着，反抗着许许多多手臂的压迫。最后，我终于把小十字架举过了头顶。

阿尔法举起手，人群停了下来。在这兀然的静寂之下，我听见了大裂痕三千里之下的流水声。

“他真的戴着十字架。”阿尔法说。

德尔向前探过来，说道：“但他不是十字形的人！我看见了。他跟我们想的不一样。他不是十字形的人！”那声音中充满了杀人的口吻。

我咒骂着自己，怎么这么不小心，这么愚蠢。教会的未来就全靠我了，可我却想当然地把毕库拉当成迟钝、无害的孩子。我就这么把教会给抛弃了，也把自己抛弃了。

“不追随十字架的人，必得命享真死。”贝塔重复着。这是最终的判刑。

七十只手举起了石头，我尖叫起来。我知道，我下面的这句话，要么是我最后的机会，要么是最终的定罪：“我到悬崖下去过，我膜拜了你们的圣坛！我追随十字架！”

阿尔法跟这群暴徒犹豫起来。我明白，他们正在和这新的想法搏斗。对他们来说，想明白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追随十字架，我希望成为十字形的人，”我尽力抑制住内心的波澜，“我去过你们的圣坛。”

“不追随十字架的人，必得命享真死。”伽玛喊道。

“但是他追随十字架，”阿尔法说，“他在屋子里祈祷过了。”

“这不可能，”泽德说，“三廿又十在那儿祈祷，他不是三廿又十的人。”

“在这之前，我们知道他现在不是三廿又十的人。”阿尔法说，在他处理过去的概念时，他微微皱了皱眉。

“他不是十字形的人。”德尔塔二号说道。

“不是十字形的人，必得命享真死。”贝塔说。

“他追随十字架，”阿尔法说，“难道他不能成为十字形的人吗？”

这句话引起了一阵强烈的抗议。趁着他们乱作一团、你推我搡的时候，我想甩掉紧紧拽在我身上的手，但是他们仍然牢牢抓着我。

“他不是三廿又十的人，也不是十字形的人。”贝塔说，现在那声音听上去少了点敌意，更多的是脑子迷糊掉了，“他怎么不应该命享真死？我们必须拿起石头，割开他的喉咙，让血流出来，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他不是十字形的人。”

“他追随十字架，”阿尔法说，“难道他不能成为十字形的人吗？”

这一次，随着这个问题，沉默来袭。

“他追随十字架，他已经在十字形的房间中祈祷过了，”阿尔法说，“他不必要命享真死。”

“除了三廿又十之外。”一个我没认出来的毕库拉说。我的手一直把十字架举在头顶，胳膊又酸又疼。“所有人都命享真死。”这无名的毕库拉结束了他的话。

“因为他们追随十字架，在屋子里祈祷，并且成为了十字形的人，”阿尔法说，“难道他不能成为十字形的人吗？”

我站在那儿，紧握着冰冷的金属制小十字架，等待着他们的判决。我害怕死亡——我感到恐惧，但是我很大一部分意识似乎已经超然物外。我最大的遗憾是，我不能把那座大教堂的消息发送出去，告诉这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宇宙。

“来，我们得就此谈谈。”贝塔对这群人说道，然后他们拉着我，静悄悄地迈着步子，回到了村子。

他们把我关在茅屋中。我没机会拿到狩猎脉塞，有好几个毕库拉守着我，他们还把我在茅屋中的大部分财产清了出去。他们拿走了我的衣服，仅仅留给我一件编织得很拙劣的长袍，让我裹住身子。

我坐在这的时间越长，心里的愤怒越强烈，内心也越来越焦虑。他们拿走了我的通信志、摄影仪、磁碟、芯片.....所有的一切。我曾经把一个未曾打开过的板条箱扔在了老营地，箱子里装着医学诊断设备，但是这些并不能帮我记录大裂痕的奇迹。如果他们打算毁掉他们拿走的东西，那他们就是毁掉了我——就不再有大教堂的记录了。

如果我能有把武器，我可以杀掉守卫，然后[\[33\]](#)

哦，上帝啊，我在想什么？爱德华，我会做什么？

即使我幸免于此，回到济慈，安排好行程回到环网，谁又会相信我呢？由于量子跃迁带来的时间债，经过脱离佩森的“九年”时间，一个先前因为谎言而遭到放逐的老头，现在仅仅是带着同样的谎言回来了——

哦，我的上帝啊，如果他们毁掉了数据，就让他们一同毁掉我吧。

第一百一十日：

三天后，他们决定了我的命运。

正午刚过不久，泽德，以及被我称为西塔一号的人，过来抓我。他们把我带到外面，来到日光之下，我眯起眼躲着光线。三十又十站在悬崖边缘，围成一个宽大的半圆。我满心以为他们会把我扔下悬崖。然后我注意到了那堆营火。

我曾设想过，毕库拉太过原始，他们已经失去了造火、用火的技术了。你瞧，他们从不用火取暖，茅屋里也总是一片漆黑。我从没有见过

他们烧菜做饭，甚至，难得碰上一只树栖生物的尸体，他们也不会烧一下，只会狼吞虎咽。但是现在，大火正熊熊燃烧着，是谁点燃的呢？唯有他们。我朝那儿望去，看看是用什么东西烧的。

他们正在烧我的衣服，我的通信志，我的野外记录，盒式磁带，视频芯片，数据磁碟，摄影仪.....所有存储信息的东西。我朝他们尖叫，试图扑向大火，我对着他们破口大骂，这些名词自打我孩提时在街上玩耍时，就从未再说过。他们没有理我。

最后，阿尔法向我走近。“你将成为十字形的人。”他轻轻地说。

我根本不在乎。他们带我回到我的茅屋，我在里面哭了一个小时。门口没有守卫。一分钟前，我站在门口，思索着要不要跑向火焰林。然后，我想到了跑向大裂痕，距离更短，但也更为一击致命。

我什么也没做。

很快，太阳将会落山。风已经吹起。很快。很快。

第一百十二日：

仅仅过了两天吗？那是永恒。

今天早上，它拿不下来了。它拿不下来了。

医用扫描仪的图像晶片摆在我眼前，但是我依旧无法相信。但是，我必定得信。我现在是十字形的人了。

他们就在日落之前来到我这里。所有人。我没有挣扎，随他们带我

来到大裂痕的山崖边。他们在藤蔓上非常灵活，比我想象得到的还要灵活。多了我这个累赘，使他们慢了下来，但是他们很有耐心，给我点出哪里是最容易的立足点，哪里是最快的路线。

我们走在通向大教堂的最后几米的路上，此时，海伯利安的太阳已经坠入低云之下，但是还是可以在西面的墙垣上看到。夜晚的风吟比我预期的还要响亮，仿佛我们已经陷在了巨大的教堂风琴的管子里。音符一开始是低音的怒吼，那音调如此之低，我的骨头和牙齿也在同情似的发出共鸣；而后，低音渐渐变成刺耳的厉叫，接着不费吹灰之力便转变成了超声波。

阿尔法打开最外面的门，我们穿过前厅，来到了中心大教堂。三廿又十在圣坛和它高高的十字架旁围成一个大圈。没有连祷。没有歌声。没有仪式。我们就这么静静地站立在那儿，伴着风儿咆哮着穿过外面的长笛般的圆柱物，回响在这个刻进石头中的巨型空屋——回响，共鸣，声音越来越高，最后我急忙用手罩住耳朵。流水般、水平的太阳光线自始至终充盈着整个礼堂，注入了琥珀色、金色、青色的暗色调，然后又是琥珀色——这些颜色太过浓重，使得天空耀光四射，它们就像衬在皮肤上的油彩。我望着十字架，看它捕捉到光线，紧抓着它们，把它们存在自己的一千块宝石中，似乎——即使太阳落山后，窗户褪变成黄昏的灰暗之色，它仍然紧抓着它们不放。仿佛巨大十字架吸收了光线，正在把它辐射向我们，辐射进我们。然后，连十字架都变黑了，风儿平息了，在这突如其来的朦胧中，阿尔法轻声说道：“带着他。”

我们走到一块宽阔的石头岩脊上，贝塔站在那儿，手拿束束火把。他挑出几个人，把火把递给他们，我心里纳闷，是不是毕库拉仅仅把火留作仪式之用呢？到后来，贝塔一马当先走在了前面，一行人开始沿着刻进石头中的狭窄阶梯，往下走去。

一开始我蹑手蹑脚地往前进，内心充满恐惧，想紧紧抓住光滑的岩石，搜寻着任何让我安心的根茎或石头的凸出物。我们右侧的陡坡是如此峻峭，一望无底，那近乎荒诞。沿着古老的阶梯往下爬，和紧抓悬崖上面的那些藤蔓比起来，更是糟了去了。在这儿，在这狭窄、古老光滑的石板上，我每挪一步，就要往脚下望一望。失足而落，起初看来，似乎很有可能，到后来，似乎是躲也躲不了的。

我有一种强烈冲动，想停下来往回爬，至少回到大教堂这一安全之地，但是三廿又十的大多数人正站在我身后的狭窄阶梯上，看那样子，他们完全不可能靠边站，让我过去。除此之外，比起恐惧来，我内心还有一种更为强烈的东西，那是恼人的好奇心：阶梯底下到底有什么呢？我在那儿停了好久，朝上面三百米高的大裂痕的唇缘看去，云彩已经消失了，群星显露出来，流星的尾迹灵动如舞动中的芭蕾，在黑色夜空的衬托下，显得分外明亮。然后我低下头，开始低声吟念《玫瑰经》^[34]，跟着火把，跟着毕库拉进入危险的深渊。

让我无法相信的是，这阶梯竟把我们一路带到了大裂痕的底部，但事实便是如此。午夜过后的某个时刻，我终于意识到我们会一路下降，来到河面旁，我作了个估计，觉得会在第二天中午到达，但我又错了。

日出前不久我们便抵达了大裂痕的底部。两侧，悬崖之壁直插九天云霄，中间是一条天空隙缝，群星仍然在其中闪耀。我一步一步朝下蹒跚而行，精疲力竭，慢慢明白已经没有阶梯了，我向上凝视，蠢头蠢脑地想着，群星在白天是否依然可见。在索恩河畔的维勒风榭，我曾经爬到一个井里，那时我还是个小孩，但是当时在井里的确可以看见星星。

“到了。”贝塔说。这是这么长时间以来我听到的第一句话，那声音被河水的咆哮声盖过，几乎听不见。三廿又十停下脚步，站着一动不

动。我猛然跪下，倒在一侧。我绝不可能重新沿着我们刚才下来的阶梯往上爬了。一天内不行。一星期内也不行。也许永远不行。我闭上双眼，想要睡去，但是我紧张的内心正被不断撩拨着。越过深谷的地面，我向外望去。河流比我预期的要宽，至少有七十米，流水声盖过了其他细微之声；我感到自己正被一头庞大猛兽的咆哮折磨致死。

我坐起身，望着对面悬崖壁上的一小块黑影。那是片阴影，但是比所有的阴影都要深。比起悬崖壁上一块块参差不齐、斑驳陆离的拱壁、罅隙、脊柱，它也更为匀称。这片黑影极为方正，每条边至少有三十米。那是悬崖壁上的一扇门，或是洞。我挣扎着站起身，沿着我们下来的这块峭壁，向下游望去。对，它在那儿。那是另一个入口，贝塔和其他人现在正在向它走去。在星光照耀之下，入口朦胧可见。

我发现了一个通往海伯利安迷宫的入口。

“你知道海伯利安是九个迷宫世界之一吗？”曾经有人在登陆飞船上问过我。对，是那个名叫霍伊特的年轻神父。虽然我回答说当然知道，但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我感兴趣的是毕库拉，而不是迷宫，也不是它们的创造者——其实我更感兴趣的是自作自受的放逐之痛。

有九个世界拥有迷宫。一百七十六个环网世界中和另外二百多个殖民星球、保护星球中的九个。自大流亡以来，八千多个已勘探到的世界——不管勘探得多么草率——中的九个。

现在有行星考古历史学家，他们投身于迷宫的研究中。但其中不包括我。我始终认为这些迷宫是无益的主题，模糊、虚幻。现在，我正和三廿又十一一起走向一个迷宫，与此同时，湛江在咆哮，在震动，在威胁，要用它的浪花把我们的火把弄熄。

迷宫，是在七十五万多标准年前，被挖掘.....开挖隧道.....创造出来的。细节必然一模一样，它们的起源也必然得不到解答。

迷宫星球都是类地行星，索美尺度^[35]至少达到七点九，它们都环绕一颗G型恒星^[36]旋转，但也总是限制在地质结构稳定的世界上，比起旧地，这些星球更像火星。隧道本身建得极深，一般最少也有一万米，但常深达三万米，就像行星地壳下的地下墓冢。在离佩森星系不远的自由星上，遥控装置在迷宫内勘探了八十多万公里。每个世界上的隧道都是边长三十米的正方形，这种雕刻技术，霸主仍无法企及。我曾在一本考古日志上读到，肯普霍策和魏因斯坦两人假设过一种“熔化隧道”的办法，可以解释为何隧道的四壁极其光滑，为何墙内毫无凸出物。但是他们的理论没有解释建造者和他们的机器来自何方，为什么他们要把几个世纪的时间投入到这显然毫无目的可言的工程任务中。每个迷宫世界，包括海伯利安，都被探测过，被研究过，但从来没发现过什么东西。没有开挖机械的迹象，没有矿工生锈的头盔，哪怕一小片碎塑料或者腐烂的黏性包装纸也没有。研究人员甚至连入口和出口的隧道都没有鉴别出来。如果有重金属或者珍贵矿石的痕迹，就可以很好地解释这种极端努力的目的，可是连一丝痕迹都没有。没有迷宫建造者的传说或者人工制品残存下来。这些年来，这神秘之事略微激起过我的兴趣，但是从来没有让我牵肠挂肚过。直到现在。

我们走进隧道口。这不是一个完美的正方形。由于腐蚀与引力的作用，隧道已经变成一个崎岖不平的洞窟，这些崎岖不平一直深入到悬崖壁内一百米。然后，就在隧道底部变光滑时，贝塔停下了脚步，熄灭了火把。其他毕库拉也照着做了。

很黑。隧道改变了方向，足以阻滞任何可能进入的星光。我以前也去过山洞。在火把熄灭后，我不指望自己的眼睛能够适应这极尽漆黑的

地方。但是他们能。

三十秒内，我开始感觉到一丝玫瑰色的光亮，起初极其微弱，慢慢变得鲜艳，直到这洞窟变得比刚才的峡谷还要明亮，比在三轮月亮齐照下的佩森还要亮。这些光发自一百个发光源——一千个发光源。我刚刚搞明白这些发光源的本质，毕库拉便虔诚地跪在了地上，

洞窟的墙壁和天顶上，镶饰着许多的十字架，小的只有几毫米，大的足有一米长。每一个都发出浓重的粉红之光。在火把的照耀下，是看不见它们的，但是现在，这些发光的十字架将整个隧道注满了光线。我走到最近那面墙的一个镶嵌物旁。它大约有三十厘米宽，随着轻柔的有机循环律动着。这不是从石头中刻出来的，也不是由墙生成的；它无疑是机器的，无疑是活物，就像软软的珊瑚虫。摸上去暖暖的。

这时，传来轻微的柔细之声——不，那不是声音，也许，只是冷空气的扰动。我转过身去，恰在此时，看见某个东西进入了洞穴。

毕库拉仍然低头跪着，埋着眼睛。而我，则继续站在那里，眼睛一直凝视着这个东西，它正在跪地的毕库拉中穿行。

它隐约长得像个人形，但绝不是人。身高至少有三米。即使静立不动时，这东西银色的外表也似乎在移动，在流淌，就仿佛是悬浮在半空中的水银。固定在隧道墙壁上的十字架发出微红的光，照射在这东西刺眼的表面上，反射回来；这东西的前额、四只手腕、古怪连接的关节、膝盖、披甲的后背、胸部，每一处都凸出弯曲的金属刀刃，光线照在上面，闪闪发光。这东西穿行在跪地的毕库拉中，当它张开四条长臂时，手掌张开伸向空中，手指却发出咯嚓咯嚓的响声，仿佛铬制解剖刀似的。可笑的是，面对如此场景，我想到的却是教皇陛下在佩森向信徒们

赐福的场景。

我深信，我正注视着传说中的伯劳。

就在那时，我肯定动了一下，发出了一点响声，因为那巨大的红色眼睛转了过来，凝视着我，我发现自己被那多面镜中舞动的光线催眠了：那光线绝非仅仅反射而来，有一束刺眼的血红光芒，似乎在这生物那长满芒刺的颅骨下燃烧；在上帝为我们安置眼睛的地方，镶了两颗骇人的宝石，似乎正随着光亮熊熊翻腾。

然后它动了……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没有动，仅仅是在那儿消失，又在这儿重新出现，离我不足一米远。它向我靠过来，那古怪连接的胳膊将我圈进了由它身上的刀刃和液体银钢组成的篱笆里。我猛烈喘息，但是无法吸上一口气，我看见自己的倒影，脸色苍白，表情扭曲，那影子在这东西的金属外壳和燃烧之眼中舞动。

我承认，我心里感到近乎兴奋，而不是恐惧。某种费解之事正在发生。我经过耶稣会士的逻辑的锤炼，又经过科学的冰冷之浴的调和，可是在那一刻，我理解了古人对另外一种敬畏之物的虔诚着魔：伏魔的震颤，托钵僧^[37]的狂舞旋转，塔罗牌的傀儡舞仪式，降神会的情色沉溺、口舌之语，禅灵教的入定术。在那一刻，我方才确信无疑：如果能够确认魔鬼是存在的，或者召唤出撒旦，那么，就可以以某种方式证实他们神秘的对立面——亚伯拉罕的上帝——也真实存在。

我如处女新娘一般以觉察不到的幅度战栗着，等待着伯劳的拥抱，不想任何事，却感觉到了这一切。

它消失了。

没有霹雳之声，没有突然的硫黄味，连符合科学常识的空气涌入声都没有。一秒之前，这东西还在那儿，用它那华美的必死尖刺包围着我，下一秒，它就不见了。

我僵立在那儿，眨着眼睛，阿尔法站起身，在这如同博施^[38]画笔下的阴暗处，向我走近。他站在伯劳原先站着的地方，张开了他的手臂，那是在可悲地模仿我刚刚目睹的命垂一线，但阿尔法那无动于衷的毕库拉之脸上，看不出什么迹象，表明他看见了那个生物。他做了一个难看的手势，手掌张开，似乎包含了迷宫、洞窟墙壁，以及镶嵌在墙上的那许许多多的闪光十字架。

“十字形。”阿尔法说。三甘又十爬起身，走近了些，继而又跪下。在柔和的光线下，我看着他们平静的脸庞，我也跪了下来。

“你将一生追随十字架。”阿尔法说，就如同带领着众人在连祷，但其余的毕库拉则将这句话重复得完全不像是在吟诵。

“你将一生成为十字形的人。”阿尔法说，随着其他人重复着这句话，他伸出手，从洞窟墙上摘下一个小小的十字架。这十字架长不足十二厘米，伴着轻微的“啪嗒”声，它脱离了墙壁。我紧紧盯着它，看着它的微光渐渐消失。阿尔法从自己的袍子里拿出一条小带子，把它系在十字形顶端的小节上，然后把十字架举在我的头顶。“你将成为十字形的人，永生，永世。”

“永生，永世。”毕库拉重复道。

“阿门。”我轻声念道。

贝塔示意我敞开袍子。阿尔法慢慢放下小十字架，把它挂在我的脖

子上。我感觉一个凉爽的东西依偎在了胸口，它的背面极其平坦，极其光滑。

毕库拉站起身，向洞窟入口漫步而去，显然，他们再一次变得无动于衷，漠不关心了。我目送着他们离去，之后，我小心翼翼地触摸着十字架，举起它，审视着。这十字形很凉爽，但没有了生命。如果几秒钟前它真的活着的话，那么现在，它已经不再有活的迹象了。不过它仍然感觉像是珊瑚虫，而不是水晶，也不是石头；在它光滑的背面，看不出任何带黏性的物质。我思索着光化学作用，可以形成冷光。我思索着自然的磷光体，思索着生物荧光，思索着进化塑造出这些东西的可能性。我思索着，如果有可能，它们的存在是否与迷宫有什么关联，思索着这千万年的时间里，高原升起，河流和峡谷切进其中一条隧道。我思索着大教堂和它的创造者，思索着毕库拉，思索着伯劳，思索着自己。最后，我停止了思索，闭上眼睛，开始祈祷。

我走出洞窟。袍子下的十字形抵着胸口，感觉凉凉的。显而易见，三廿又十已经准备好沿着阶梯开始三千米的向上攀爬。我抬起头，大裂痕的两堵峭壁之间，露出了晨空的苍白之缝。

“不！”我大叫道，声音几乎被河水的咆哮所淹没。“我要休息，休息！”我瘫了下来，跪在沙地上，但是有六七个毕库拉朝我走近，轻轻地将我拉起身，拉着我走向阶梯。

我尽力而为，老天知道我尽力了，但是两三个小时的攀爬之后，我觉得自己的腿垮掉了，我跌倒了，滑过岩石，什么也无法阻止我坠向六百米下的岩石与河流中。我记得，那刹那间我紧握着厚袍下的十字形，然后，有十多只手阻止了我的滑落，举起了我，背起了我。然后我什么也不记得了。

直到今天早上。我醒来时，日出的光芒已经越过茅屋的开口，倾泻进来。我身上仅穿着长袍，但还有一种触感，让我确信十字形仍然带着纤维带挂在我的脖子上。我看着太阳在森林上方升起，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一天，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了，竟然就在无穷尽的爬升楼梯之时睡着了。这些小人竟然背着我走上那直上直下的两千五百米，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不仅如此，第二天，我睡了整整一个白天，第二夜，我睡了整整一夜。

我朝小屋四顾。我的通信志和其他记录设备都没有了。唯有我的医用扫描仪和其他几包人类学软件还在，但是它们已经没用了，因为我的其他装备都被毁了。我摇了摇头，走到小溪边洗浴。

毕库拉似乎还在睡觉。既然我已经参加了他们的仪式，并且“成为了十字形的人”，他们似乎已经不再对我感兴趣。我脱掉衣服，开始洗浴，此时此刻，我下定决心不再对他们感兴趣。我决定趁着现在仍旧身强力壮，尽早离开这里。如果必要，我会在火焰林边上找到一条出路。如果必须，我也可以沿阶梯而下，顺着湛江而行。我比从前更加明白，我必须把这些不可思议的史前古物带到外面的世界。

我扯掉身上沉重的袍子，站在晨光之下，身体苍白，不停颤抖，我手摸到胸口，打算拿起小小的十字形。

拿不下来了。

它躺在那里，仿佛已经与肉体合为一体。我抓着带子，又扯，又刮，又撕，最后那带子“啪嗒”一声，断掉了，飘走了。这十字架形状的肿块仍然贴着胸口，我又挠，又撕，又抓。拿不下来了。仿佛我的肉体本身沿着十字形边缘长牢了。除了手指甲的刮痕，十字形和周围的肉感

觉不到疼痛，没了知觉。从我自己灵魂深处，我突然生出十分的恐惧：这东西附在我身上了。第一波的恐慌冲击平息后，我坐了一分钟，慌忙把袍子拉在身上，跑回了村子。

我没有了刀，我的脉塞、剪刀、剃刀——任何可以帮我剥离胸口囊肿的东西都没有了。指甲在我胸口划出道道血痕。然后，我记起了医用扫描仪。我用收发器在胸口上探测，看了看触显的显示，摇摇头，无法相信，然后我进行了一次全身扫描。过了一会，我键入指令，要求查看扫描结果的硬拷贝，我坐在那儿，好长时间都一动不动。

现在，我正坐在这儿，手里拿着像片。不管是声波像片，还是次相交叉像片，十字形都非常显眼……遍布我全身的，是这些四处蔓延的内部纤维，看上去仿佛细小的触须，仿佛根须。

大量的神经中枢从我胸骨的密集中心辐射出无数密集的细丝，探向各处——就像是条条线虫。同样，通过这简单的磁场扫描，我知道，线虫在扁桃体，在两个脑半球的基础神经中枢那里止住了脚步。我的体温、新陈代谢、淋巴细胞的水平，都很正常。没有异种组织的入侵。根据扫描器，线虫的细丝是由大量简单的新陈代谢产生的；根据扫描器，十字形本身就是由熟悉的组织所构成的……那是我自己的DNA。

我是十字形的人了。

第一百一十六日：

每天，我都在牢笼中踱步——南部和东部是火焰林，东北方是草木丛生的深谷，北部和西部是大裂痕。三廿又十不准我爬到大裂痕远处大

教堂以下的地方。十字形也不允许我走离大裂痕一万里之远。

起初，我无法相信这一事实。我已经下定决心要进入火焰林，相信在运气和上帝的帮助下，我会熬过这一难关。但是仅仅进入森林边缘两千米不到，疼痛就向我袭来，胸部、手臂和脑袋都剧疼难忍。我觉得这一定是大规模的心脏病发作。但是我一返回大裂痕，这些症状就消失了。我试了好几次，每次都是同样的结果，不曾有过例外。只要我斗胆向火焰林深处迈进，远离大裂痕，疼痛就会重新袭来，而且我越深入，那痛楚就会变得越强，直到我返回才会消失。

我开始明白其他一些事。昨天我向北方探寻，在那儿偶然发现了原先的种舰航天机的残骸。那仅仅是个锈迹斑斑、陷入藤蔓中的金属残骸，就在深谷旁火焰林边缘的岩石中。我蹲在这些久经风雨的古老飞船的合金骨架里，想象着那七十个幸存者的欣喜，他们到大裂痕的短暂旅程，他们最终发现了大教堂，然后……然后是什么？猜测在那之后发生的事，有啥用处呢？怀疑依旧存在。明天，我会再找个毕库拉，试着检查他的身体。既然我现在是“十字形的人”了，或许他们会允许我这样做的。

每天，我都会用医用扫描仪对自己进行扫描。线虫依旧存在——可能更粗了，也可能并没有什么变化。我确信，他们完全是寄生物，尽管我的身体没有显示出什么寄生虫的迹象。在瀑布旁的小池中，我凝视着自己的那张脸，看见的，只不过是最近几年来让我厌恶的脸，一张不变的、又长又老的脸。今天早上，我盯着水中自己的影像，张大嘴巴，脑子里闪过一丝念头：我会在里面看见灰色的细丝和线虫群，看见它们从我嘴巴顶部和喉咙后部长出来。但什么都没有。

第一百一十七日：

毕库拉没有性征。不是禁欲，不是雌雄同体，也不是未充分发育——而是没有性征。他们没有外生殖器，也没有内生殖器，就像小孩子玩的流沫洋娃娃一样。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阴茎、睾丸或者类似的女性器官萎缩了，也没有迹象表明他们被手术阉割了。没有这些器官曾经存在过的一丝迹象。排尿是通过一个原始的尿道进行的，那是一个接近肛门的小口——某种原始的泄殖腔。

贝塔允许我对他进行检查，医用扫描仪确认了我的眼睛无法相信的东西。德尔和西塔也同意我扫描。我已经确信无疑，三甘又十的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没有性征。没有迹象显示他们.....被阉割了。如果他们所有人一出生便是这样，那生养他们的父母是啥样的呢？这一坨坨无性征的人类黏土是如何进行繁殖的呢？这肯定和十字形有什么关系。

我进行完扫描，脱掉自己的衣服，对自己研究了一下。十字形在我胸膛上隆起，就像粉红色的疤痕组织，但是我依旧是个男人。

这能持续多久？

第一百三十三日：

阿尔法死了。

三天前的早晨，他摔下了悬崖，当时他和我在一起，我目击了一切。我们往东走了三千米，在大裂痕边缘附近的巨型岩地中搜寻茶马球根。过去两天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在下雨，所以那些岩石非常滑。我小心地攀爬着，刚抬起头，便看见阿尔法脚下一滑，从悬崖边的一块石

头上摔了下去。都没有发出叫喊声，我只听见长袍拂在岩石上的沙沙声，过了好几秒钟，他的身体撞在下面八十米处一块突岩上，传来“砰”的一声，那声音令人作呕，就像坠落的西瓜爆裂开了。

我花了一个小时，找到一条下去的路。在开始危险地往下攀爬前，我就已经明白一切为时已晚，我救不了他了。但我得找回他的尸体，这是我的责任。

阿尔法的半个身子卡在了两块巨石中。他肯定瞬间毙命，手腿尽断，脑袋右侧摔了个稀巴烂。血和脑浆黏附在潮湿的岩石上，就好像野餐后的杯盘狼藉。我站在这小人面前，哭泣着。我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哭泣，但是我真的哭了。我一边哭，一边施行终傅礼，祈祷着，让上帝接受这卑微、无性的小人儿的灵魂。之后，我用藤蔓把尸体包了起来，费力地拉着这粉身碎骨的尸骨，中途累得三番五次停下来喘气，最后终于爬过八十米的峭壁，来到上面的悬崖上。

我拖着阿尔法的尸体，回到毕库拉的村子，没有人在意。最后，贝塔和五六个人漫不经心地走了过来，面色冷峻，低下头凝视着尸体。没人问我他是怎么死的。几分钟后，这一小群人四散而去。

随后，我又拖着阿尔法的尸体，来到好几个星期前，我埋葬塔克的凸坟前。当时，我正握着一块扁平的石块，挖掘一个浅坟，然后，伽马出现了。这个毕库拉眼睛圆睁，在那短短几秒钟内，我感觉那冷漠的外表下终于有了感情的流露。

“你在干什么？”伽马问。

“把他埋了。”我太累了，没法多说点话。我靠在一根粗壮的茶马根上，休息了一下。

“不，”这是命令，“他是十字形的人。”

我盯着伽马，看着他转过身，飞快地走回村子。毕库拉走后，我扯掉卷在尸体身上的劣质纤维油布。

毫无疑问，阿尔法是真的死了。对他，对宇宙来说，他属不属于十字形已经不再重要。那一跤摔得非常厉害，差不多把他全部的衣服，把他所有的尊严都撕裂了。他那脑袋的右边爆裂开来，就像一只早餐蛋般被掏了个空。一只眼睛透过渐厚的薄翳，无神地凝视着海伯利安的天空，另一只眼睛则透过无精打采的眼皮，懒洋洋地朝外张望。胸腔彻底地四分五裂，骨头碎片从身体中戳出，两条胳膊也都断了，左脚几乎被拧断。我已经用医用扫描仪马马虎虎地验了下尸体，发现他的内伤非常严重；连这可怜虫的心脏都被坠落之力打烂了。

我伸出手，碰了碰这具冰凉的尸体，尸体已经开始僵硬。我的手指拂过他胸口十字形的边际，猛地抽回手。十字形暖暖的。

“走开。”

我抬起头，看见贝塔和毕库拉的其他人正站在那儿。我确信，如果我不从尸体旁离开，他们会立刻要了我的命。我只得悻悻走开，此时，我内心某个愚痴恐惧的东西注意到，现在，三廿又十已经变成三廿又九了。真是滑稽。

毕库拉抬起尸体，开始朝村子的方向返回。贝塔看看天空，又看看我，说道：“差不多是时候了。跟我们来。”

我们爬下大裂痕。尸体被小心地绑在一个藤蔓做的篮子中，和我们一起下降。

太阳还没有照亮大教堂。他们把阿尔法的尸体放在宽阔的圣坛上，扯掉他身上剩下的褴褛之衣。

我不知道自己脑中正期待着会发生什么事——也许，是某种嗜食同类的仪式。什么都不会让我感到惊讶。然而，就在第一缕彩色光线射入大教堂时，其中一个毕库拉举起手，吟咏道：“你将毕生追随十字架。”

三廿又九下跪于地，重复了这句话，我仍然站着，没有吭声。

“你将毕生追随十字架。”那个矮小的毕库拉说道，大教堂中回荡着重复的合唱声。带着血块之色、血块质地的光线照射下来，在远处的墙上投下十字形巨大的影子。

“你将成为十字形的人，永生，永世。”圣歌如是唱道。就在此时，外面的风吹了起来，峡谷的风琴管哀号着，风里似乎混着痛苦孩子的悲吟。

毕库拉唱完圣歌，我没有轻和一声“阿门”，只是愣愣地站在那儿。突然间，其他人又完全冷漠无情起来了，就像被宠坏的孩子不再对他们的游戏感兴趣一样，一行人转身离去。

“没理由要留下来。”贝塔等其他人都走光了，说道。

“我要留下。”我说。我以为他会命令我离开，但贝塔转过身，连耸耸肩的动作都没有，把我一个人留在了那儿。光线慢慢暗淡下来。我走到外面，看着太阳落下，当我回到里面，事情开始了。

几年前在学校时，我看过小囊鼠腐烂的延时[\[39\]](#)全息像。大自然再循环的一星期的缓慢劳作，被加速到三十秒，令人心惧，那小尸体几乎是喜剧性地突然膨胀，然后肉体被拉破，继而是口中、眼中、破裂的伤

口中突然涌出的白蛆，最后，尸肉被猛然地、难以置信地、扭曲地除尽，只留下森森白骨——没有其他词语适合这一场景——群群白蛆从右扭到左，从头扭到尾，在这食用腐肉的加速螺旋中，留下的唯有白骨、软骨、鼠皮。

现在，我看到的是一具男人的尸体。

我驻足在那儿，凝视着，最后一丝光线很快消失了。充满回声的大教堂现已一片静寂，除了我自己耳朵里脉搏的怦怦声，再也没有其他声音。我凝视着阿尔法的尸体，他起初抽搐了一下，然后，开始了明显的颤动，在迅速腐烂的猛烈痉挛下，尸体几乎漂浮在了圣坛上方。过了几秒钟，十字形似乎变大了些，颜色也变深了，而且发着红光，那是一种生肉般的红色。我突然想象到，我会瞥见网状的细丝和线虫，紧紧抓着碎裂的肉体，就像雕塑家熔融模型中的金属纤维。肉在流动。

整个晚上我都待在大教堂中。在阿尔法胸前的十字形的照耀下，圣坛附近的一切一直亮着。尸体骚动时，光线会在墙上投下奇怪的影子。

我寸步不离大教堂，直到第三天阿尔法离开为止。但最显著的变化发生在最初那夜的最后时刻。这个我称其为阿尔法的毕库拉被分解，然后又被重造，我看到了全过程。留下的尸体不完全是阿尔法，也不完全不是阿尔法，但是它是完整的。脸是流沫洋娃娃的脸，光滑，没有皱纹，还带着微笑。在第三天日出时，那具尸体的胸脯开始上下起伏，我听见第一口吸气声——粗重的吸气声，就像水被灌进皮囊的声音。中午前不久，我离开大教堂，开始攀爬藤蔓。

我跟着阿尔法。

他没有说话，也不会回话。眼睛始终固定在某点，却又没有聚焦，

偶尔，他会停下来，似乎能听见远方呼唤他的声音。

我们回到村子，没有人注意到我们。现在，阿尔法回到了茅屋，正坐在那儿。而我则坐在自己的茅屋里。一分钟前，我揭开自己的袍子，手指触摸着十字形的边痕。它温柔地躺在我胸口的血肉中，等待着。

第一百四十日：

我正从创伤和失血中恢复。我无法用利石把它切掉。

它不喜欢疼痛。在疼痛或者失血得以支配之前，我就已经失去意识了。每次我醒来继续切，我都会昏死过去。它不喜欢疼痛。

第一百五十八日：

阿尔法现在开口说话了。他似乎变得更加迟钝、更加呆笨了，而且仅仅是模模糊糊地知道我（或者其他任何人），但是他吃东西，也走动了。他对我似乎有一点点印象。医用扫描仪显示出一个年轻人的心脏和内脏——也许是一个十六岁的男孩的。

我必须再等上一个当地月，外加十天，或者是十五天，直到火焰林变得足够平静，我才能走出去，不管有没有痛苦。等着瞧吧，看看谁能忍受最大的痛苦。

第一百七十三日：

又有人死了。

那个叫威尔（就是断了手指的）的已经失踪了一个星期。昨天，毕库拉向东北走了好几公里路，似乎在跟随信号灯，然后，在大峡谷边找到了他的遗骸。

显而易见，他当时在爬树，想采摘些茶马叶，结果树枝突然折断。他摔断了脖子，肯定当场毙命，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他摔落的那个地方。尸体——如果可以称此为尸体的话——平躺在两个巨大的泥锥中，那两个洞是某种大红虫子挖的，塔克把那种虫叫作火螳螂。地毯甲虫也许是更恰当的名字。过去的几天里，这些虫子把尸体剥裂得一干二净，差不多只剩下骨头了。除了骨架，仅有一些乱七八糟的组织 and 筋腱的碎片，以及十字形——仍然附着在胸腔上，就像石棺内长久死亡的人的身上戴着某些华丽十字架。

糟糕透了，但是我帮不上什么忙，而且，在悲伤过后，我还感到小小的喜悦。就这么点骨头，十字形再没办法使他重获新生了；即便这可恶的寄生物有着可怕的不合逻辑之处，它也必须考虑并服从质量守恒定律。这个叫作威尔的毕库拉命享真死。从现在开始，三廿又十真的变成三廿又九了。

第一百七十四日：

我是个白痴。

今天，我问了问关于威尔的事，关于他的命享真死。我对毕库拉的无动于衷感到好奇。他们拿回了十字形，但是把骨头留在了原处；他们

没尝试把遗骸搬到大教堂。晚上，我开始担心，我会不会被迫填补三廿又十少掉一人之后的空白。“我很难过，”我说道，“你们的一个人命享真死了。三廿又十会怎么办？”

贝塔盯着我。“他不能命享真死，”这个秃脑瓜的雌雄同体的小人说道，“他是十字形的人。”

之后不久，我继续用医用扫描仪扫描这个部落，我发现了真相。被我称为西塔的人，容貌和行为都没变，但是现在他身上有两个十字形，它们都深嵌在他的皮肉里。我相信，这个毕库拉在以后几年里会越变越胖，肿胀，成熟，就像皮氏培养皿[\[40\]](#)中的埃氏大肠杆菌细胞。在这不知是男是女是啥东西的家伙死后，会有两个人从墓穴中爬出，三廿又九将再一次变成完整的三廿又十。

我觉得我快要疯掉了。

第一百九十五日：

几星期以来我一直在研究这该死的寄生物，但还是搞不清它到底是如何运作的。糟透了，我再也不关心这个了。我现在关心的是更为重要的东西。

为什么上帝容许这种褻渎存在？

为什么毕库拉要被处以这种惩罚？

为什么要选择我，让我遭受他们的命运？

每夜祈祷时，我问着这些问题，但是我听不到任何回答，唯有从大裂痕升起的风之怒歌。

第二百一十四日：

最后的十页应该包含了我所有的野外纪录，以及技术推测。在破晓前我要试着进入平静的火焰林，这将是我最后的日记。

毫无疑问，我在停滞不前的人类社会中，发现了终极事实。毕库拉实现了人类的梦想：永生。但也为此付出了他们的人性和不朽的灵魂。

爱德华，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和我的信仰——我信仰的缺乏——搏斗，但是现在，在这几乎被遗忘的世界的可怕角落里，我被这讨厌的寄生物打倒了。我以某种方式重新发现了信仰的力量，自打我和你小时候起，我都不曾了解过此种力量。我现在懂得了信仰需要的是纯洁、盲从以及公然违抗理性。我就像宇宙那狂野无穷海洋中的小生命的保护者，而这个宇宙由无情的法则所支配，对栖息在里面的微小生命完全不放在心上。

日复一日，我企图离开大裂痕。日复一日，我感到莫大的痛苦，这痛苦已经切切实实成为我的世界的一部分，就像那绿豆般大小的太阳或者绿青的天空是我这世界的一部分一样。这痛苦成了我的盟友，我的守护天使，我和人性之间残存的纽带。十字形不喜欢疼痛。我也不喜欢，但是，就像十字形一样，我愿意通过它，为我自己的目的服务。并且，我会有意识地让其为我服务，而不是像深嵌在我体内那没脑子的异组织出于本能才去做。那东西只不过想方设法地以一种愚蠢的方式避免死亡。我不想死，但是我乐意接受痛苦、接受死亡，而不愿做一个不朽的

无脑生命。即使现在生命变得如此廉价，我仍旧坚信生命是神圣的，并把这视作过去两千八百年来，教会思想和教义的核心要素，但灵魂更加神圣。

现在我明白了，我企图篡改阿马加斯特的数据，那不是为了让教会重获新生，而仅仅是让它转变到另一个错误的生命中去罢了，就像这些可怜的行尸走肉一样。如果教会注定要死亡，那它必须得死——但是死得光荣，心中确信它会作为基督再生。它必须走进黑暗，虽然不情愿，但是会完成得很好——勇敢，带着坚定的信仰——就像在我们前面离去的百万人，守信于一代一代的人。这些人在死亡营地，在核火球，在癌症病房，在大屠杀的孤立静寂中，面对着死亡，走进了黑暗，如果不是抱着希望，那就是怀着虔诚。发生的这一切是有理由的，那么多痛苦、那么多牺牲是值得的。在我们之前的这些人走进了黑暗中，没有得到任何保证，不管是逻辑还是事实，还是令人信服的理论，什么都没有，他们仅仅是抱着一丝希望，或者是左右徘徊的信仰。如果他们面对黑暗时，可以继续抓着他们那一丝希望，那么，我肯定也能……并且，教会肯定也能。

我不再相信手术或者治疗可以治愈我，帮我除掉寄生在身上的东西，但是如果有人能把它弄下来，研究它，并且杀死它，甚至以我的死为代价，那我也心甘情愿。

火焰林已经平静下来，这会持续一阵子。现在我要上床了。我会在黎明前出发。

第二百一十五日：

我无法出去。

进入森林一万四千米。尚有流火，电流也会突然爆发，但是可以进入。只要步行三个星期，我就能走出去。

十字形却不让我过去。

那痛楚就像永不停歇的心脏病发作。我依旧蹒跚向前，在灰烬中东倒西歪地徐徐行进。最终，我失去了意识。当我醒来时，我正在朝大裂痕的方向爬行。接着我转过方向，走一公里，爬五十米，然后再一次失去意识，最后在我的起点处醒来。为我的身体进行的愚蠢战争持续了一整天。

日落前，毕库拉进入了森林，在离大裂痕五公里的地方发现了我，把我带了回去。

哦，上帝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现在再无希望了，除非有人来找我。

第二百二十三日：

再一次尝试。再一次痛苦。再一次失败。

第二百五十七日：

今天，我已经六十八标准岁。我正在大裂痕附近造小礼拜堂，工作

继续。昨天，我企图爬下悬崖到河边，但是贝塔和另外四人拦住了我，不让我过去。

第二百八十日：

在海伯利安上待了一年了。炼狱中的一年。或者是地狱？

第三百一十一日：

我继续在岩棚下的岩脊上，用采集来的石头忙活，小礼拜堂在那儿建起来了。今天，我取得了重大发现：避电杆。毕库拉在二百二十三天前的那晚，在杀死塔克之后，肯定是把它们从悬崖边扔了下去。

这些杆子可以让我在任何时候突破火焰林，如果十字形允许的话。但是它不会允许。如果他们没有销毁我的医药箱就好了，里面有止痛药！但是，今天，我坐在这里，抓着杆子，有了一个主意。

我使用医用扫描仪的粗糙试验仍旧在继续。两星期前，西塔的腿断了三处，我观察了十字形的反应。寄生物尽力消除痛苦；大部分时间里，西塔昏迷不醒，他的身体正在产生大量内啡肽^[41]，量多得难以置信。但是骨折相当严重，四天后，毕库拉划破了西塔的喉咙，扛着他的尸体来到大教堂。对十字形来说，重造他的身体，比长时间忍受如此大的疼痛，要容易得多。但是在他被杀死前，我的扫描仪发现，十字形的线虫显示出一丝从中枢神经系统的某些部分撤退的迹象。

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给某人造成——或者让他忍受——某种程

度的痛苦，不会致命，但足以将十字形全部赶出去。但我能确信一件事：毕库拉不会允许的。

今天，我坐在半完工的小礼拜堂下面的岩脊上，考虑着种种可能。

第四百三十八日：

小礼拜堂建成了。这是我毕生的作品。

今晚，毕库拉爬下了大裂痕，去演他们每晚朝拜的滑稽戏，而我则在新建立的小礼拜堂的圣坛上，念着弥撒。我用茶马粉烘焙了面包，虽然这东西尝起来跟那无味的黄叶子一样，但是对我来说，它让我想起了六十多标准年前我的第一次圣餐礼，那是在索恩河畔的维勒风榭。这完全像是我分享到的第一块圣饼。

到早上，我会照计划行事。一切准备就绪：我的日记和医用扫描仪的相片会安放在用比斯托纤维编织的袋子中。这是我做得最好的袋子。

圣酒只是水而已，但是在日落的昏暗光线下，它看上去血红血红的，尝起来仿佛就是圣酒。

我的诡计可以让我深入到火焰林中。我希望，即使在平静时期，那里的特斯拉树还有足够的初始活动。

再见了，爱德华。我不知道你是否尚在人世，即便是的话，我也没办法和你相聚了，隔开我俩的，不仅仅是岁月的距离，而且是十字架形状的更宽阔的深渊。我希望能再次见到你，不是此生，而是来世。你会很奇怪，再一次听到我说这样子的话，对不对？我必须告诉你，爱德

华，经过了这几十年的半信半疑，虽然我对前途还是带着强烈的惧意，但是，我的心、我的灵魂已经平静下来了。

我主耶稣，

我违犯诫命，致伤你之圣心，

我忏悔我之罪孽，

为天堂之失，

为地狱之痛，

尤为致伤你之圣心。

我主耶稣，

你乃仁慈之主，

应得我之爱意，

我心已坚，得你慈助，悔白我罪，自我补赎，

纠我一生，

阿门。[\[42\]](#)

二十四点整：

日落的余晖洒进小礼拜堂敞开的窗户中，光线浸沐着圣坛，浸沐着粗糙雕刻的圣杯，也浸沐着我。大裂痕之风唱响了最后的合唱。带着上帝的眷顾和慈悲，我得以最后一次倾听。

“这是最后的记录。”雷纳·霍伊特说道。

神父读完日记，桌上的六个朝圣者抬起头，望向神父，似乎他们都从同一个梦里醒了过来。领事朝上面瞥了一眼，海伯利安现在越发临近，它已经填满了三分之一的天空，那冷冷的光辉驱逐了群星。

“与杜雷神父分别后，过了约摸十星期，我再次来到了海伯利安。”霍伊特神父继续说道。他的声音嘶哑，仿佛锉刀声。“海伯利安已经过了八年多的时间……离杜雷神父日记上最后的记录是七年时间。”神父现在显然痛苦难当，他脸色煞白，大汗淋漓，发出病态的荧荧之光。

“一个月后，我从浪漫港出发，逆流而上，来到佩瑞希伯种植园，”他继续说道，在声音中注入了几许力道，“我觉得纤维塑料的种植者可能会告诉我真相，即使他们和地方自治理事会的领事馆毫不相干。我是对的。佩瑞希伯的行政官，一个叫奥兰迪的男人，记着杜雷神父，奥兰迪的新妻子也记得，这个女人名叫森法，杜雷神父在日记中提到过她。种植园的管理者曾策划了好几次到高原去的营救行动，但是火焰林空前活跃的季节迫使他们放弃了计划。好几年之后，他们放弃了希望，他们觉得杜雷或塔克不可能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虽然如此，奥兰迪还是为我征了两名老练的丛林飞行员，驾驶两架种植园掠行艇，飞到大裂痕进行营救远征活动。我们在大裂痕待了尽

可能长的时间，相信地势回避工具和好运会伴随我们，让我们来到毕库拉的国土。为了安全起见，我们甚至绕道躲避火焰林，但还是因为特斯拉的放电而失去了一艘掠行艇，有四个人遇难。”

霍伊特神父停顿了一下，微微摇晃着身子。他紧紧抓着桌子的一角，稳住了自己的身子，然后清清嗓子，说道：“其他没什么可讲的了。我们找到了毕库拉的村子。他们有七十个人，每个人都像杜雷的日记中所说，又蠢，又不爱说话。我从他们口中得知，杜雷神父在企图穿越火焰林时死了。比斯托袋子幸免了下来，在袋子中，我们发现了他的日记和医学数据。”霍伊特看了看其他人，过了一秒，他把头埋了下去。“我们说服他们，叫他们指出杜雷神父的死难之处，”他说道，“他们.....啊.....他们没有埋葬他。他的遗体被严重烧毁了，腐烂了，但这足以告诉我们，强烈的特斯拉电束已经毁掉了.....十字形.....一并毁掉了他的身体。

“杜雷神父命享真死，我们把他的遗体带回到佩瑞希伯种植园，在那儿，我们为他举行了完整的丧礼弥撒，将他安葬，”霍伊特深吸了一口气，“虽然我竭力反对，但是奥兰迪先生还是用他从种植园带来的可控核武器，摧毁了整个毕库拉的村落，连带毁掉了一部分大裂痕的峭壁。我想，毕库拉已经灭绝了。就我们所知，迷宫的入口和所谓的大教堂也肯定随着山崩被毁掉了。

“我在远征途中受了好几处伤，因此必须留在种植园养好身体，过了好几个月，我才回到了北大陆，预约并搭载飞船，回到了佩森。除了奥兰迪先生、爱德华蒙席，以及爱德华蒙席决心告诉的人，没有人知道这些日记，更没有人知道日记的内容。就我所知，教会没有发布任何跟保罗·杜雷神父的日记相关的声明。”

霍伊特神父一直站在那儿，现在他坐了下来。汗珠从他下巴上滴下，那张脸在海伯利安的反光下，青中带白。

“这就是……全部？”马丁·塞利纳斯问道。

“对。”霍伊特神父忍着剧痛说道。

“女士们，先生们，”海特·马斯蒂恩说道，“时间不早了。我建议大家收拾好行李，三十分钟内，我们会在十一区，在我们的领事朋友的飞船上会合，希望大家尽快。至于我，我会乘巨树的登陆飞船，随后和你们会合。”

大部分的人在十五分钟内便集合起来了。圣徒在这一区内部的工作码头上，搭建了一条通道，通往领事飞船的顶层瞭望台。领事走在前面开路，带领着大家进入休息室，克隆人船员把行李搬了上去，随后便离开了。

“啊。一件迷人的古老乐器。”卡萨德上校一边说，一边抚摸着施坦威钢琴的盖子，“是大键琴吗？”

“钢琴，”领事说，“大流亡前的。所有人都到齐了吗？”

“就剩霍伊特没到了。”布劳恩·拉米亚说着，在显像井中找了个座位坐了下来。

海特·马斯蒂恩走了进来。“霸主的战舰已经同意你们降落到济慈的航空港，”船长说，他左右四顾了一遍，“我会派船员去看看霍伊特是否需要帮助。”

“不，”领事说，他放缓了语气道，“我去叫他来。你能告诉我怎么去他的房间吗？”

巨树之舰的船长盯着领事看了好几秒，然后伸手进袍子的褶皱中。“一路顺风^[43]，”他一边说，一边递给他一张晶片，“今晚午夜，在济慈的伯劳神庙出发，我会在那与你们会合。”

领事鞠了个躬。“能在巨树的呵护备至的树枝下旅行，我感到无比荣幸，海特·马斯蒂恩，”他彬彬有礼地说道。然后转向其他人，做了个手势，“大家请自便，可以待在休息室，或者去甲板下的图书馆。飞船会满足你们的需要，有什么问题尽管向它提出。我和霍伊特一返回，我们就可以启程了。”

朝巨树之舰上方走了一半路，就看见了神父的环境舱，就在远处一条附属树枝中。正如领事所料，海特·马斯蒂恩给他的通信志方向指引晶片，也是掌纹锁的超驰装置^[44]。一开始，领事按着广播器，捶打着入口进入器，过了几分钟，还是不起作用，然后，领事触发了超驰装置，终于进入了舱中。

霍伊特神父正弯腰屈膝，在草毯的中部翻滚。铺盖、装备、衣服、标准医药箱的东西撒在他边上的地板上。他扯掉了身上的短上衣，扯掉了领子，衬衣已经被汗水浸湿，松松垮垮地贴在身上，又湿又皱，手抓过的地方留下道道裂痕，衣服已经破烂不堪。海伯利安的光线从舱壁中渗透进来，使得这奇异的戏剧场面仿佛是水下的舞台场景，或者是——领事想，大教堂中的场景。

雷纳·霍伊特的脸痛苦地扭曲着，他的手不断挠着胸脯。前臂裸露

的肌肉上下翻腾，就像有什么活物在他泛着油光的苍白皮肤下移动。“注射器……坏了，”霍伊特喘着气，“求你！”

领事点点头，命令门关上，然后弯腰蹲在神父身旁。他把霍伊特手中紧紧攥着的无用注射器拿了过来，挤出针筒中的液体。超级吗啡。领事再次点头，他从医药箱中拿出另一支注射器，这医药箱是从他自己的飞船上带下来的。不到五秒时间，他便在针筒中充入了超级吗啡。

“求你。”霍伊特乞求道。他的整个身体在痉挛。领事几乎可以看见痛苦的波浪穿袭了这人的身体。

“可以，”领事说，他疲惫不堪地吸了口气，“但是首先，我要听完故事的其余部分。”

霍伊特盯着注射器，虚弱地探向它。

领事现在也在出汗，他举着注射器，正好让霍伊特触手不及。“可以，”他说，“只要你讲完故事的其余部分，我就立刻给你。我要知道，这很重要。”

“哦，上帝，我主耶稣，”霍伊特呜咽道，“求求你！”

“可以，”领事气喘吁吁地说，“可以，一讲完真相，我就给你。”

霍伊特神父瘫倒在他的前臂上，猛烈地喘着气。“你他妈的混蛋。”他喘息着。神父深深吸了好几口气，在身体停止颤动前，抑制住了大口的喘息，试图坐起身。当他看向领事时，那发狂的双眼流露出某种解脱的意味。“那……你会给我……注射吗？”

“会的。”领事说。

“好吧，”霍伊特以某种乖戾的口气轻声说道，“真相。佩瑞希伯种植园.....就像我说的。我们在十月头上.....李修斯.....杜雷.....失踪八年后.....飞到那儿。哦，上帝啊，好疼！酒精和内啡肽不再起作用。只有.....纯净的超级吗啡.....”

“对，”领事轻声说道，“已经准备好了。只要故事一讲完。”

神父低下头。汗水从他的脸颊上、鼻子上滴下，流到浅草上。领事看见这男人的肌肉绷得紧紧的，仿佛要展开攻击一样，然后，另一阵痛苦的痉挛折磨着此人瘦削的身体，霍伊特向前仆倒在地。“掠行艇没有被特斯拉.....摧毁。我和森法，两人.....在大裂痕附近勉强向河上游行进.....而.....奥兰迪向下游搜寻。他的掠行艇.....要等雷雨平息下来。

“毕库拉来的时候是在晚上。杀了.....杀了森法，飞行员，另一人.....忘了叫什么名字了。留下我一人.....活着。”霍伊特伸向他的耶稣受难十字架，意识到它已经被他扯脱掉了。他短短一笑，转而呜咽起来。“他们.....跟我讲了十字架之道。讲了十字形。跟我讲了.....火焰圣子。

“第二天早上，他们带着我去看圣子。带我.....去看他。”霍伊特挣扎着直起身，挠着自己的脸颊。他的眼睛圆睁，虽然仍旧痛苦不堪，但显然已经忘记了超级吗啡。“深入火焰林大约三千米.....巨大特斯拉.....至少八十、一百米高的特斯拉。当时还很平静，但空气中仍有不少.....不少电荷。到处都是灰烬。

“毕库拉不会.....不会走得太近。他们只是跪在那儿，俯着他妈的一个个秃脑瓜。但是我.....走近了.....必须。哦，上帝啊.....哦，我主耶稣，是他。杜雷。他残留的遗体。

“他架了条梯子在那儿，往上爬了三米.....或许四米.....来到高高的树干上。建了个平台一样的东西，作为基座。他折断了避电杆.....制成长钉一样的东西.....然后削尖了它的两头。他肯定是用石头把长长的杆子敲进了自己的脚，也敲进了比斯托平台，敲进了树中。

“他的左臂.....他把树桩敲进桡骨和尺骨之间.....没有戳中血管.....就像该死的罗马人^[45]所做的。敲得极为细心，保证他的骨头不会散架。另一只手.....右手.....掌心向下。他首先磨尖了长钉。两端都削尖。然后.....刺穿了右手。我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把长钉弯了过来。就像弯钩。

“梯子很久以前.....就塌下来了.....但那是比斯托。烧不坏的。我重新架好它，顺着爬上去，来到他面前。一切都在许多年前烧毁了.....衣服、皮肤、表面的血肉.....但是比斯托袋子仍然挂在他的脖子上。

“甚至在那时，合金制的长钉仍然有电流流动.....我看得见.....感觉得到.....冲击着这个人的遗体。

“它看上去仍旧是保罗·杜雷。这很重要。我告诉了蒙席大人。没有了皮。皮开肉绽，已成一堆烂糊。可以看见神经一样的东西.....就像又灰又黄的根须。上帝啊，那味道。但是它看上去仍旧是保罗·杜雷！

“然后我明白了。完全明白了。不知怎么.....甚至在读到这本日记前就明白了。明白了这么多年来他就这么挂在这儿.....哦，我的上帝啊.....七年来一直活着。死着。十字形.....促使他再次活过来。电流.....七年来每一秒.....都在他身体内翻腾。火焰。饥饿。痛苦。死亡。但是这天杀的.....十字形.....以某种方式.....从树中榨取物质，或许是空气中，反正有什么就榨取什么.....重造出它所能造的.....促使他

活下来，促使他感受到这些痛苦，重复，重复，重复，重复……

“但是他赢了。痛苦是他的同盟。哦，耶稣啊，在那树上，被利矛穿刺，不是区区几个小时，而是整整七年啊！

“但是……他赢了。当我拿走袋子，他胸口的十字形也掉了下来。刚好……从长长的该死的根部……掉了下来。然后这东西……这个我确信是个尸体的东西……抬起了头。没有眼皮。眼睛被烤白了。嘴唇也没了。但他看着我，笑了。他笑了。然后他死了……真的死了……死在我的怀里。第一万次的死，但这次是真的死了。他对着我笑着，死了。”

霍伊特顿了顿，静静地和他自己的痛苦交谈着，然后咬牙切齿继续道：“毕库拉带我……回到……大裂痕。第二天，奥兰迪来了。救了我。他……森法……我不能……他用激光摧毁了村子，烧死了毕库拉，他们站在那儿，就像愚蠢的绵羊。我没有……没有和他理论。我放声大笑。哦，上帝啊，请宽恕我。奥兰迪用核武器摧毁了那个地方，那是可控武器，他们用来……用来开垦丛林……纤维塑料田地。”

霍伊特直勾勾地盯着领事，右手痛苦扭曲地比划着。“起初，止痛药还是有效的。但是每年……每天……它的效力越来越短。甚至在沉眠中……也痛苦。我无论如何也要回去。可他如何……七年啊！噢，上帝啊。”霍伊特神父边说，边撕扯着地毯。

领事立刻行动，把满满一针管的超级吗啡注射在神父的腋窝下，然后扶住瘫倒的神父，慢慢将这不省人事的人放到地板上。眼前的东西隐隐若现，领事撕开霍伊特被汗水浸透的衬衣，把破烂不堪的衣服扯到边上。那东西，自然就在那儿，躺在霍伊特的胸口，躺在苍白皮肤上，就像某个巨大粗糙的十字架形状的蠕虫。领事深深吸了一口气，轻轻地将

神父翻了个身。第二个十字形跟他预期的一样，位于这个瘦弱之人的肩胛骨之间，是个略小一点的十字架形状的伤痕。领事的手指拂过这热烫的肉，那东西还在微微颤动。

领事轻手轻脚地走动起来，但是手脚麻利——他打包好神父的行装，整理好房间，给不省人事的神父穿好衣服，动作温柔小心，就像是在给一个死去的亲人穿衣服。

领事的通信志传来了嗡嗡的信号声。“要走了。”是卡萨德上校的声音。

“我们来了。”领事回复道。他通过通信志发送编码，召唤克隆人船员来搬行李，但是他自己抱起了霍伊特神父。这人的身体似乎一点分量都没有。

舱门开了，领事走了出去，从树枝的深色阴影中，来到那个世界蓝绿相间的光照下。现在，星球已经覆满了整个天空。领事想到，他该给其他人讲述什么样的虚假故事呢？他停了一秒钟，看着沉睡的男人的脸庞。他抬头瞥过海伯利安，然后继续前行。即使引力场完全是地球的标准，领事知道，他怀里的身体绝不会给他造成多重的负担。

他曾经是一个父亲。他的孩子已死。领事继续走着，他再一次感觉到某种情绪，那是抱着熟睡孩子上床的心情。

那天，济慈——海伯利安的首都——是个暖和的雨天。即使雨已经停了，一层厚厚的云层还是压在城市的上空，慢慢地移动着。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咸味，那是从西面两万米外的海洋上飘来的。黄昏时分，灰色的日光开始褪变成灰色的暮光。就在此时，一阵二倍音速的爆炸声将市镇震得天摇地动，那声音又旋即从南方唯一一座雕塑山峰那儿传回来。云朵发出蓝白的光。半分钟后，一艘乌黑的太空船从密布的乌云中突围而来，拖着闪光的火焰尾迹，小心地朝下降落，飞船的导航灯衬着灰色的暮光，忽红忽绿地闪着。

降至一千米时，飞船的登陆信号灯开始闪烁，市镇北部的航空港发出三束耦合光线，仿佛一个红宝石三脚架充满好客之情地锁定了飞船。太空船盘旋在三百米的上空，接着稳稳地滑向一边，就像在湿桌子上滑动的杯子，最后仿佛一片鸿毛般落进了正在等待的发射池中。

高压喷射水流笼罩了整个池子，也笼罩了飞船的基座，翻腾的蒸汽向上升起，混合了细雨的幕帘，那是从航空港铺平的道路上吹来的细雨。当水流停止喷射后，声音也消失了，只有细雨飒飒，以及冷却的太空船偶尔发出的嘀嗒声、吱吱声。

一架瞭望台从飞船的舱壁中探了出来，凌空横在池子上方二十米

处。上面出现了五个人的身影。“阁下，多谢让我们搭乘。”卡萨德上校对领事说。

领事点点头，斜倚在栏杆上，深深地吸着新鲜空气。成串的雨滴落在他的肩膀上，眉毛上。

索尔·温特伯把小孩从婴孩筐中举了起来。压力、温度、气味、运动、声音，以上所有因素的变化，把这个小女孩唤醒了，她开始精力充沛地哭闹起来。温特伯举着她跳上跳下，对着她咕咕叫着，但她还是哭个不停。

“对于我们的到来，这真是最恰当不过的评论。”马丁·塞利纳斯说。诗人身穿一件长长的紫色斗篷，戴着一顶红色贝雷帽，帽子懒洋洋地歪向右肩。他从休息室拿了杯酒出来，喝了一口。“真他妈要命，这地方看上去变得大不一样了。”

领事不得不同意这句话，他离开这儿才八个当地年而已。那时他住在济慈，航空港离城镇有整整九公里远；现在，飞机场周围，全是窝棚、帐篷和烂泥路。在领事执政的那些日子里，一星期只有一架飞船会降落在这超小型的航空港中；而现在，他望着飞机场，好好数了数，发现里面竟停着二十多架太空船。小小的行政和海关楼已经被一幢可变换结构的巨型房屋所替代，飞机场西面新添了十几个发射池以及登陆坐标。周界线内则凌乱地堆着几十幢迷彩舱房，领事知道，它们肯定变成了万能房屋，从地面管理中心到兵营，各种功能都有。在登陆坪的远端，蹲立着一簇这样的岗亭，上面林立着奇形怪状的天线森林，戳向天空。“进步。”领事喃喃道。

“战争。”卡萨德上校说。

“那些是人。”布劳恩·拉米亚一边说，一边指向飞机场南面的主枢纽大门。土褐色的人潮就像沉默的海浪一般，撞向外面的栅栏和紫色的密蔽场。

“我的天，”领事说，“你说得对。”

卡萨德拿出他的双筒望远镜，众人轮流用它扫视着这数千人，那些人正拉拽着铁丝网，朝排斥着他们的密蔽场挤去。

“为什么这些人来这儿？”拉米亚问，“他们想干啥？”即使距离半公里之遥，这群暴徒不顾一切的决心还是让人心惊胆战。不过，军部海兵的黑色身影就在周界线内巡逻。领事意识到，在铁丝网、密蔽场以及海兵中间有一小条湿冷的土地，那肯定是地雷区，或者是死光区，或者两者都是。

“他们想干啥？”拉米亚重复道。

“他们想要离开。”卡萨德说。

在上校尚未回答前，领事就已经心知肚明，航空港周围的窝棚城市和大门口的暴徒是躲不了的；海伯利安的人们随时准备离去。他猜测，每次有飞船降落，大门口肯定会出现这样一阵无声的人流起伏。

“嘿，还是会有一个人留下的，”马丁·塞利纳斯指向南方河外的一座矮山，“哭泣的威廉老王，上帝让你的罪孽灵魂长眠于此。”透过细雨和渐黑的夜幕，正好可以看见哀王比利那张雕刻出来的脸。“赫兄啊，我曾认得他！”醉醺醺的诗人说道，“他是个满肚子笑话的家伙。其实一个也不好笑。赫兄啊，他是头笨驴。”^[46]

索尔·温特伯站在飞船里，护着他的孩子，不让她被细雨淋到，也

不让她的哭闹声打搅到大伙的谈话。他指着前面说道：“有人来了。”

那是一辆地面车，车身的迷彩聚合体已经不起作用，还有一辆军事电磁车，用悬浮螺旋桨改修过，以适应海伯利安微弱的磁场。两辆车正横越潮湿的砂砾层而来。

马丁·塞利纳斯的眼睛始终盯着哀王比利阴郁的面容。他嘴里念念有词，轻得几乎听不见：

浓荫笼罩下，忧郁的溪谷深处，
远离山上早晨的健康的气息，
远离火热的中午，黄昏的明星，
白发的萨土恩坐着，静如山石，
像他巢穴周围岑寂般缄默；
树林叠着树林，就像云叠着云.....[\[47\]](#)

霍伊特神父走到瞭望台上，双手揉着脸，眼睛睁得大大的，但目光涣散迷离，瞌睡后的空想突然蹦了出来。“我们到了吗？”他问道。

“他妈的是啊，”马丁·塞利纳斯喊道，把双筒望远镜递还给上校，“我们下去和警官打打招呼吧。”

这位年轻的舰队上尉似乎对小组成员没什么印象，海特·马斯蒂恩从特遣部队的司令官那儿得到了授权晶片，但是，即使这个年轻人扫描了晶片，他还是对这些人没啥印象。他从容不迫地扫描着他们的签证芯片，让他们等在细雨中。他不时发表几句评论，无缘无故地出言不逊几句，就和那些刚刚拥有了一点点权力的无名小卒一个德行。就在他开始扫描费德曼·卡萨德的芯片时，这个年轻人突然抬起头，就像一只受惊的白鼬。“卡萨德上校！”

“已经退役。”卡萨德说道。

“抱歉，长官，”上尉一边结结巴巴地说着，一边笨手笨脚地把签证还给众人，“我没想到你会和这伙人在一起，长官。就是说……上校说的……我是说……我的叔叔曾经和你一起在布雷西亚上打过仗，长官。我是说，很抱歉……我和我的人对你们……”

“悠着点儿，上尉，”卡萨德说，“有什么车子可以带我们到市镇里去么？”

“啊……嗯，长官……”年轻的舰队士兵想要揉自己的下巴，然后记起来，他正戴着头盔，“有的，长官。但是，问题是，那些暴徒非常危险，还有……嗯，该死的电磁车在这狗地方不管用……呃，请原谅，长官。你瞧，地面运输车仅仅是用来运货的，在二十二点整以前，我们的掠行艇不能飞离基地，但是我很乐意将你们登记入册……”

“等等。”领事让他打住。一艘破旧不堪的载客掠行艇停在了十米远的地方，在艇身一侧的外倾防护罩上，涂着代表霸主的金色短线。一个高高瘦瘦的男子走了出来。“西奥！”领事叫道。

两人迈步向前，张开手，似乎要握手，却拥抱在了一起。“哎呀，”领事说，“你看上去混得很不错嘛，西奥。”的确，他从前的助手虽然比领事多过了五六年，但是这个年轻人仍然带着少年般的笑容，瘦削的脸庞，茂密的红发，足以吸引领事馆职员中的每一个未婚女士——以及不少已有家室的。羞怯，这是西奥·雷恩的弱点之一，似乎为了证明他现在还是羞怯的，他正毫无必要地调整着自己角质架的眼镜——这位年轻外交官的某种矫揉造作。

“你能回来真是太好了。”西奥说。

领事转过身，开始把他的朋友介绍给大家，然后他停了下来。“老天，”他说，“你现在是领事了啊？抱歉，西奥，我真没想到。”

西奥·雷恩笑了笑，调整着眼镜。“没事，先生，”他说，“其实，我不再是领事了。最近几月来，我是这里的代理总督。地方自治理事会终于要求，并且接受了正式的殖民地位。欢迎你们来到这个最新加入霸主的世界。”

领事出神凝视了一秒钟，然后再一次拥抱了他从前的属下。“恭喜阁下。”

西奥呵呵一笑，朝天上扫了眼。“快要下雨了。大家为何不到掠行艇上，我载你们到镇上去。”新任总督朝年轻上尉笑了笑，“上尉？”

“呃……在，长官？”军官立正，快速说道。

“麻烦叫你的人把这几位大人的行李装载一下。我们要到掠行艇里躲雨了。”

掠行艇稳稳地飞在公路上方六十米高的地方，向南方前进。领事坐在前排的乘客席上；其他人在后面的流沫躺椅上休息；马丁·塞利纳斯和霍伊特神父似乎睡着了；温特伯的孩子不再哭闹了，开心地吸吮着一个软瓶子，里面灌着合成母乳。

“一切都变了。”领事说。他的脸颊倚靠在溅满雨迹的座舱罩上，俯视着底下那片混乱的场景。

山坡上，溪谷里，覆盖着数千个窝棚及单坡小屋，沿路一直通向三公里外的市郊。到处都是潮湿油布下星星点点的火苗，领事看着一个个烂泥色的人影在烂泥色的窝棚间穿行。古老的航空港高速路上，搭建了高高的栅栏，道路本身也被拓宽并重整过。道路上有两排货车和悬浮运输工具，大部分涂着军绿色，其他一些隐藏在死气沉沉的迷彩聚合体下，它们正朝两个不同方向蜗速移动着。前头，济慈的灯光似乎跨越了河谷和山陵的新区域，向外繁殖、蔓延。

“三百万，”西奥说，似乎在读取他前任上司的想法，“这里至少有三百万人，而且数量每天都在增加。”

领事凝视着。“我离开时，这整个星球只有四百五十万人口啊。”

“现在仍旧是，”新任总督说道，“所有人都想到济慈来，登上一艘飞船，然后溜之大吉。有些人在等远距传输器落成，但多数人不相信那东西会及时建成。他们很害怕。”

“害怕驱逐者？”

“这是一方面，”西奥说，“但最主要是害怕伯劳。”

领事的脸从冰冷的座舱罩上挪开。“那么，这怪物已经来到笼头山脉的南方了？”

西奥冷冰冰地笑道：“到处都有它。或者，到处都有它们。大多数人确信，现在那怪物已经有好几十，甚至好几百个了。三个大陆上都报道过伯劳惨案。除了济慈、鬃毛海岸的一些区域，以及几个像安迪密恩这样的大城市，别的地方都有过关于它们的报道。”

“伤亡人数是多少？”领事其实并不真想知道。

“至少有两万人死亡或失踪。”西奥说，“有许多人受伤，不过，你以为这是伯劳导致的吗，哈？”传来的又是干巴巴的笑声，“伯劳才不会只伤人呢，对不对？才不会，人们偶然不小心互相射击，从楼梯上摔下来，或者惊恐地跳出窗户，在人群中互相踩踏。真他妈的乱得一塌糊涂。”

领事与西奥·雷恩共事了十一年，在这期间，他从没有听这年轻人爆过粗口。“军部帮得上忙吗？”领事问，“是不是他们阻止伯劳来大城市的？”

西奥摇摇头。“军部，这帮家伙除了控制住暴徒，他妈的其他什么都没做。哦，对，舰队士兵假装保护着航空港的开放，保护着浪漫港码头停放区的安全。但是他们甚至都没和伯劳正面对干过。他们是在等着和驱逐者开战。”

“自卫队呢？”领事问。虽然他开口问了，但是不问他也知道，那支训练无素的自卫队一点屁用都没有。

西奥嗤之以鼻。“伤亡人员名单中，至少有八千人是自卫队的。布

拉克斯顿将军带着‘第三作战队’沿着江河路朝上爬，企图‘将伯劳击毙在老巢中’，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听到他们的消息。”

“你真会开玩笑。”领事说，但是他朋友脸上的表情告诉他，这不是玩笑。“西奥，”他说，“你怎么会有时间来航空港见我们的？”

“我没有时间。”总督说。他朝后头扫了一眼。其他人有的正在睡觉，有的正满脸倦色地盯着窗外。“我必须和你谈谈，”西奥说，“劝你别去。”

领事摇摇头，但是西奥抓住他的胳膊，握得紧紧的。“现在，听我说，我必须说，该死。我知道对你来说.....经过了那些事.....回到这里是多么不容易。可是，天杀的，你不惜一切白白扔掉一切，这毫无意义啊。放弃这愚蠢的朝圣吧。给我留在济慈。”

“我不能.....”领事开口道。

“听我说，”西奥命令道，“理由一：你是我见过的最棒的外交家，最棒的危机管理者，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不是.....”

“把嘴闭上片刻。理由二：你和这些人是没法到达光阴冢的，就连附近两百公里也不行。现在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当时这些天杀的自杀朝圣者可以跑到那里去，还可以无所事事地活上一周，甚至还可以中途改变想法，打道回府。但是现在，伯劳已经开始行动了。那就像是瘟疫一样。”

“我明白，但是.....”

“理由三：我需要你。我向鲸逃中心请求过，叫他们派其他人来。然后我发现你来了……唉，见鬼，两年了，我已经想明白了。”

领事摇摇头，对他的话大惑不解。

西奥开始驾着掠行艇朝市中心转去，然后盘旋在那儿，眼睛离开控制装置，直勾勾地盯着领事。“我想让你接管总督一职。议会不会干涉的——也许悦石除外，但是等到她知道时，也已经晚了。”

领事觉得像是谁当胸给他来了一记猛拳。他把脸转了过去，俯视着狭窄的街道和歪曲建筑的迷宫，那是老城，杰克镇。当他缓过神来，他说道：“我不能，西奥。”

“听着，如果你……”

“不！我是说我做不到。即便我真的接受，也无济于事，但是说真的，我不能。我必须完成这次朝圣。”

西奥扶了扶眼镜，正视着前方。

“瞧，西奥，你是我一起共事过的最能干，也最有才华的外交事务专家。我已经落后八年了。我想……”

西奥略一点头，打断道：“我猜你是要到伯劳神庙去。”

“对。”

掠行艇盘旋着，着陆在地。领事茫然地盯着前方，脑中寻思着。掠行艇的边门升起，折叠拢起，索尔·温特伯突然喊出了声：“天哪！”

这群人从艇中走了出来，盯着那焦黑、坍塌的残垣断壁，不久之

前，那还是伯劳的神庙。由于光阴冢太过危险，当地时间约二十五年前，它就被关闭了。这样一来，伯劳神庙便成了海伯利安上最受欢迎的游览胜地。伯劳神庙的中央神殿地跨城市三个完整的街区，它的中部崛起，高约一百五十米，塔尖尖如针刺，有几分像令人敬畏的大教堂，又带着几分哥特式的玩笑，流线型的石头扶壁永久依附在它那晶须合金的骨架上，有几分埃舍尔^[48]版画的特点，带着透视的把戏，带着不可思议的角度，还有几分博施的梦魇，有着仿若地道的入口，隐蔽的房间，黑色的花园，禁入的区域，并且，尤为重要的是，它是海伯利安过去的一部分。

现在，一切都灰飞烟灭了。只有那高高堆积的焦黑石头，暗示了这幢建筑物先前的雄姿。熔化的合金梁矗立在这些石头上，活像某个巨型畜生的肋骨。大多数碎石跌落进深坑、地下室、过道。这一切，现在都已经静悄悄躺在这三百年历史的里程碑下了。领事走到一个深坑的边缘，心里琢磨着，这深深的地下室是否.....就像那传说所言的，连接到星球的迷宫呢。

“他们是对这些地方用上了地狱之鞭吧。”马丁·塞利纳斯说，他用的是古老的术语，也就是高能激光武器。诗人走到深坑边缘，站在领事身旁，他一走到那儿，酒似乎马上就醒了。“我记得以前这里就只有神庙和老城的一部分，”他说，“在光阴冢附近发生那些灾难之后，比利决定将杰克镇重新安置在这里，因为这里有神庙。现在，一切都灰飞烟灭了。上帝啊。”

“不。”卡萨德说。

其他人看着他。

上校在那儿察看碎石，他站起身。“不是地狱之鞭，”他说，“是可控等离子武器。有好几发。”

“现在，你还想留下来继续这趟没用的朝圣吗？”西奥说，“跟我回领事馆吧。”他在对领事说话，但是看那样子是在邀请在场所有人。

领事转身离开深坑，目视着他先前的助手。但是现在，他头一次感觉到，他眼前站着的是一位内外交困的霸主世界上的总督。“我们不能，阁下，”领事说道，“至少我不能。我不会代表大家说话。”

四个男人和唯一的一个女人摇摇头。塞利纳斯和卡萨德开始卸行李。雨又开始下起来，轻飘飘的薄雾从黑暗中涌起。就在这时，领事注意到附近的屋顶上盘旋着两架军部的攻击掠行艇。先前，黑暗和变色龙般的聚合船体将它们隐藏了起来。但是现在，雨丝将它们的外形暴露了出来。当然啦，领事想，总督不会没有护卫一个人跑出来的。

“神父们都逃了么？神庙被毁时，有幸存者吗？”布劳恩·拉米亚问道。

“逃了。”西奥说。这位实际上的独裁者统治着五百万个难逃劫数的灵魂，他摘下眼镜，在衬衣下摆上擦擦干。“所有伯劳教会的神父和侍僧都从地道逃走了。几个月来，暴徒们把这地方围了个水泄不通。他们的头头，一个叫卡门的女人，来自草之海东面的什么地方，在他们引爆二十号炸弹前，给神庙发出了好几次警告。”

“警队的人哪儿去了？”领事问，“自卫队呢？军部呢？”

西奥·雷恩笑了笑，在那一刻，他顿显苍老，至少比领事认识的这个年轻人老了好几十岁。“你们这些人过去三年时间是在传输中度过

的，”他说，“世界变了。在环网，伯劳崇拜者被烧死、被追打。你能想象我们这里对他们的态度。十四个月前，我宣布了戒严令，济慈的警队一心一意执行我的命令。暴徒用火把烧毁了神庙，警队 and 自卫队视若无睹。我也是。那天晚上，这里有五十万人在场。”

索尔·温特伯走了过来。“那他们知道我们吗？知道这趟最后的朝圣吗？”

“如果他们知道，”西奥说，“那你们一个也活不了。你们以为这些人会欢迎任何能平息伯劳怒气的事，但暴徒唯一会注意的是，你们是被伯劳教会选中的。实话跟你们说吧，顾问理事会本打算在你们的飞船飞临大气层时，就把它摧毁，我不得不驳回这项决议。”

“为什么你要.....”领事说，“我是说，为什么你要驳回他们的决议？”

西奥叹了口气，扶扶眼镜。“海伯利安仍旧需要霸主，悦石仍旧得到全局的赞同，即便议院不赞同。而且，我仍然需要你。”

领事望着伯劳神庙的碎石残瓦。

“在你们到这之前，朝圣便已经终止了，”总督西奥·雷恩说，“你和我回领事馆去吧.....至少，来做我的顾问。”

“抱歉，”领事说，“我不能。”

西奥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去，爬进掠行艇，起飞了。他的军事护卫队紧随其后，在雨中变成了一个小点。

现在，雨下得更猛了。这群人紧紧不离地走在越来越黑的黑暗中。

温特伯在瑞秋身上临时罩了块头巾，权作遮挡之物，雨滴落在塑料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弄得小孩大哭不停。

“现在怎么办？”领事边问，边朝黑夜和狭窄的街道四顾。他们的行李一堆一堆垒着，湿透了。这世界带着一股焦味。

马丁·塞利纳斯笑嘻嘻地说道：“来，我知道一家酒吧。”

事实上，领事也知道这家酒吧，他被派遣至海伯利安的十一年任期中，几乎一直待在西塞罗。

西塞罗，跟济慈、海伯利安上的大多数东西不同，它的名字不是来自于大流亡前的文学琐事。谣传说，酒吧的名字取自于一座旧地城市。有些人说是美利坚合众国的芝加哥，其他人确信那是印度联合邦的加尔各答。但是只有斯坦·列维斯基，酒吧的所有者，建立者的曾孙，才知道事实的原委，但他从没有透露这个秘密。自开业的一个半世纪以来，这酒吧坐落在霍利河边上，一直人满为患，从原先一幢松松垮垮、年久失修建筑中的无电梯阁楼，变成了在杰克镇四幢松垮古老建筑中的九层楼。这几十年来，西塞罗仅有的装饰元素是那些低矮的天花板、浓稠的烟雾，以及没完没了的喋喋不休的背景声，在这熙来攘往中提供了一种私密的感觉。

今晚没有私密。领事和其他人拖着他们的装备，穿过沼泽巷的入口，在那儿停下了脚步。

“真他妈要命。”马丁·塞利纳斯喃喃道。

西塞罗一片狼藉，那里似乎是被野蛮人的游民部落侵占了。每一条

椅子都坐着人，每一张桌子都被占领了，这些人大多数是男人，地上丢满了背包、武器、铺盖、陈旧的通信设备、口粮箱，以及所有其他残渣，这些东西属于拯救难民的军队……或者，也许是一支难民组成的军队。西塞罗那沉闷的空气，曾经充满了各种混合的气味：炙热的牛排味、葡萄酒味、兴奋剂味、麦啤味、免税烟草味……现在呢，扑鼻而来的是一股股肮脏身体的气味、尿味，以及绝望的气味。

就在这时，斯坦·列维斯基的庞大身影从黑暗中现形了。酒吧老板的胳膊比以前更加粗壮，也更加沉重了，但是他的前额呢，却越发地向且战且退的黑色乱发挺进，如今已经前进了好几厘米，他那黑色眼睛周围的皱纹也比领事记忆中的更多了。那双眼睛现在睁得老大，死死地盯着领事。“鬼。”他说。

“不。”

“你没死？”

“没有。”

“见鬼！”斯坦·列维斯基叫道，紧紧抓着领事的上臂，然后轻而易举把他举离了地面，就像举一个五岁小孩那么简单，“见鬼！你没死。你在这儿干啥呢？”

“检查你的贩酒许可证，”领事说，“把我放下。”

列维斯基轻轻地把领事放下来，拍拍他的肩膀，露出了笑容。然后他看到了马丁·塞利纳斯，那笑容瞬时消失了，眉头皱了起来。“我以前从没见过你，但你看上去很眼熟。”

“我认识你的曾祖父，”塞利纳斯说，“这倒让我想起来了，你有没

有剩下些大流亡前的麦啤？英国的烈酒，尝起来就像循环过的鹿尿。这东西太少了，我老是喝得不爽。”

“没了。”列维斯基说。他指着诗人：“见鬼。耶里祖父的大皮箱。你是原来杰克镇那个色鬼，我看过你的古老全息像。我是不是在做梦？”他盯着塞利纳斯，又看着领事，一只巨大的食指小心翼翼地碰了碰他们，“两个鬼。”

“六个疲惫的人。”领事说。小孩再次开始哭叫。“七个。你有地方让我们安顿一晚吗？”

列维斯基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张开双手，手掌朝上。“全是这副德性。没地方。没食物。没酒。”他斜着眼睛朝马丁·塞利纳斯看去，“也没麦啤。现在，我们已经变成一个没有床位的大旅馆了。自卫队的混蛋待在这儿，不付钱，喝着他们乡巴佬的下等劣酒，等着这个世界走向末日。我想，我们离末日不远了。”

这群人现在站着的地方，曾经是中楼入口。地板上摊着乱糟糟的装备，现在，朝圣者高高堆砌的行李也加入到了它们的队伍中。小簇小簇的人肩并肩穿行在人山人海，向新来者投以评价的目光——尤其是投向布劳恩·拉米亚。她无精打采，冷冷地朝他们回瞪了一眼。

斯坦·列维斯基盯着领事看了片刻。“我有个阳台，那里有张桌子。五个自卫队的敢死突击队员已经在那儿待了一星期，整天在向其他人吹嘘，他们将如何徒手扫灭驱逐者的军团。要是你们要那桌子，我会把这些吃奶的蛀虫赶出去。”

“要。”领事说。

列维斯基正要转身离开，拉米亚一把拉住他的胳膊。“要不要帮忙？”她问。

斯坦·列维斯基耸耸肩，笑道：“不需要，但很乐意接受。来吧。”

他们消失在人群中。

三楼阳台仅仅容下了那张破裂的桌子，外加六把椅子。虽然主楼、楼梯和楼梯平台上挤得水泄不通，像个疯人院，但是，在列维斯基和拉米亚将满口抗议的敢死突击队员抛过栏杆，扔到九米之下的河中之后，没人敢向他们下战书，争夺他们的地盘。列维斯基不知从哪里搞到一大杯啤酒、一篮子面包和冷牛肉，给他们送了上来。

这群人默默吃着，显然，与平常的神游后饥饿、疲劳和抑郁相比，他们正承受着更多的痛苦。阳台一片漆黑，从西塞罗底下传来昏暗的反射光，以及偶然经过的游船上的提灯的光芒，才稍稍缓和了黑暗。霍利河沿岸大多数房子都阴沉沉的，但是城市里其他的灯火反射在低矮的云层上。向河流上游望去，领事可以看见半公里外那座伯劳神庙的废墟。

“嗯，”霍伊特神父说道，显然已经从服用过量超级吗啡的状态中恢复了过来，在那边摇摇晃晃，微妙地平衡于痛苦与镇静之间，“我们接下来干什么？”

没有人应答，领事闭上眼睛。他拒绝带头领导任何事。坐在西塞罗的阳台上，太容易就会重新陷入他原先的生活节奏；当时，他会在清晨前来上一杯酒，随着云消雾散，观赏一下黎明前的流星雨，接下来，他会摇摇晃晃地走到市场边上他那座空空的宅邸中，走进领事馆，之后的

四小时，他会冲个淋浴，刮刮胡子，表面上像个人，其实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头脑里充满了疯狂的痛苦。一切都托付给西奥——安静、能干的西奥，让他度过早上。一切都托付给运气，让他度过一天。一切都托付给西塞罗酒吧的酒，让他度过晚上。一切都托付给他无足轻重的职位，让他度过一生。

“你们都准备好出发，去光阴冢朝圣了吗？”

领事的眼睛猛地张开。一个戴着兜帽的人影站在门口，领事还以为那是海特·马斯蒂恩，然后他意识到，这个人的个头明显比船长矮，他的声音中也没有圣徒那种故作玄虚的做作腔调。

“如果你们准备好了，那我们得赶快走。”黑影说道。

“你是谁？”布劳恩·拉米亚问。

“赶快。”影子唯一的应答。

费德曼·卡萨德站起身，弯下腰，以免脑袋撞到天花板，他一把拉住穿着袍子的身影，左手迅速一拉，拉开了此人的兜帽。

“机器人！”雷纳·霍伊特叫道，他盯着此人的蓝皮肤，盯着蓝色面孔上的一双蓝眼睛。

领事没感到多少惊讶。一个多世纪以来，在霸主世界内，拥有机器人是违法的，这么长时间以来，从来没有生物制造过一个机器人，但是在遥远的穷乡僻壤，在非殖民世界中，他们仍然被当作手工劳动的劳动力。比如说，在海伯利安这个世界上。伯劳神庙大范围地使用机器人，遵从伯劳教会的教义，也就是说，机器人没有原罪，因此，他们在精神上比人类更为优越，而且，既然如此，他们也免除了伯劳那可怕的、躲

不了的惩罚。

“你们赶快来。”机器人轻轻说道，重新戴好兜帽。

“你是从神庙来的吗？”拉米亚问。

“安静！”机器人厉声叫道。他朝大厅望去，转回身，点点头，“我们得快点。请跟我来。”

所有人都站了起来，在那儿犹豫不决。领事望着卡萨德，后者不经意间解开了身上穿着的长皮夹克。领事一眼瞥到，上校的腰带上别着一根死亡之杖。一般情况下，如果死亡之杖出现在周围，领事会感到惊异万分，甚至想想都会觉得可怖：如果不小心轻轻一碰，阳台上所有的神经突触都会灰飞烟灭。但是此时此刻，奇怪的是，他看到了它，却感到非常安心。

“我们的行李.....”温特伯说。

“会有人照看的，”戴着兜帽的人轻声说道，“快。”

这群人跟在机器人后面，走下楼梯，走进了黑夜，他们的动作仿佛一声叹息，疲惫、被动。

领事睡过了头。日出后一个半小时，光线透过舷窗的百叶栅格钻了进来，一条条长方形的日光掉落在枕头上。领事翻了个身，却没醒过来。一小时后，传来一声高昂的咔嗒声，那是劳累的蝠鲼脱扣，新蝠鲼接力的声音，正是这些蝠鲼整晚在推动游船。领事继续睡着。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他那特等舱外的甲板上，传来船员脚步声，喊叫声，那声

音越来越响，持续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但是，最终催醒领事的，是卡拉船闸下发出的警告汽笛声。

领事仍旧徘徊在沉眠的后遗症中，像嗑了药般，身子绵软无力，他慢慢爬起身，费尽力气，在脸盆和抽水机旁擦了擦身，穿上松松垮垮的棉裤，陈旧的帆布衬衫，泡沫塑料底的鞋子，最后走到中央甲板。

早餐已经摆在了长长的餐柜上，旁边是一张风化的桌子，可以收进甲板的地板中。有顶遮阳篷，替吃饭的地方遮挡着阳光。微风扫过，红金色的帆布噼啪作响。天气非常棒，万里无云，阳光明媚。海伯利安的太阳虽小，热量却猛烈无比。

温特伯、拉米亚、卡萨德、塞利纳斯，四人已经起来好一阵子了。领事加入后，过了几分钟，雷纳·霍伊特和海特·马斯蒂恩也来了。

领事随意取用着自助餐，烤鱼、水果和橙汁。他走到栏杆前。这里的河面很宽，河岸之间至少相距一千米，水与天共享碧绿一色。领事第一眼并没有认出河两边的陆地。往东望去，潜望镜一般的豆型稻谷延伸进远处的阴霾中，在那儿，旭日反射在一千个溢流的表面上。稻谷沟渠的连接处，坐落着几栋土著的茅屋，它们有棱有角的墙壁是用晒白的堰木或者金色的半截橡木制成的。往西望去，河边的低洼地中，长满了乱七八糟的低矮植物，比如茂盛的蓟森、雌木根，还有一种领事不认得的炫目红色蕨草。所有这些植物都长在泥沼及小型潟湖^[49]中，泥沼和潟湖从这儿一直延伸到一千米外的河岸悬崖上，那儿长着矮小的常蓝植物，它们紧紧扎根于花岗岩石板的裸露孔洞之中。

领事感到迷糊了，虽然他对这个世界非常了解。然后，他记起了卡拉船闸的汽笛声，他终于明白，他们已经来到了杜霍波尔林北部的霍利

河，那是一段很少有船通行的流域。领事从没有见过霍利河的这段流域，他以前总是在皇家运河中旅行，或者在其上飞行，运河就在悬崖的西方。他只能揣测，通向草之海的主干线路是不是有什么危险，或者发生了什么骚乱，使得他们不得不绕道走霍利河的这段偏道。他猜他们现在是在济慈西北方大约一百八十公里的地方。

“在日光下看上去不一样，是不是？”霍伊特神父说道。

领事再一次望向岸边，他不知道霍伊特讲的是什么；然而，片刻之后他明白了，神父说的是游船。

他们跟着机器人信使，行走在滂沱大雨中，登上这艘陈旧的游船，穿行在游船那棋盘状的房间里，走在迷宫般的通道中，当船行到神庙的废墟时，海特·马斯蒂恩搭上了船，最后，看着济慈城的灯光从船尾方向渐渐消失不见。领事想起这一切，感觉真是奇怪。

领事回想起午夜前后的几个小时的时间，但那仅仅是一个迷迷糊糊的疲惫之梦，他想，其他人肯定和他一样疲惫不堪，一样晕头转向。他隐约回忆起，他曾感到非常惊讶，因为游船的船员全是机器人，但是他记得最清楚的是，他最终关上了特等舱的门，舒舒服服地爬进了被窝。

“今天早上我跟贝提克谈了一会儿，”温特伯说道，他指的是他们的机器人向导，“这艘破旧的平底船历史相当久远呢。”

马丁·塞利纳斯来到餐柜前，给自己倒了点番茄汁，从手边拿出一个长颈瓶，往其中加了少许东西，然后说道：“这东西肯定见过很多世面。瞧，这该死的栏杆是通过手工上漆的，楼梯也被踩磨得厉害，天花板被灯灰熏得漆黑，床也被一代代的住客搞得松弛了。我看这船应该有好几个世纪的岁数了。雕刻和洛可可的润饰真他妈不同凡响。你们注意

到没有，虽然这里弥漫着各种各样的味道，但是这些镶嵌的木头仍旧带着檀香味，是不是？哪怕这船来自旧地，那我也不会意外呢。”

“正是如此。”索尔·温特伯说。小瑞秋正睡在婴儿筐里，平静地吹着口水泡泡。“我们是在威严的‘贝纳勒斯’号游船上，这名字来自旧地的一个城市，船也是在同样一座城市中建造的。”

“我不记得旧地有这样名字的城市。”领事说。

布劳恩·拉米亚就快吃好早餐了，她抬起头。“贝纳勒斯，也叫瓦腊纳西，或者甘地堡，北印度自由邦。在印苏穆斯林共和国有限交换时期被毁。”

“对，”温特伯说，“‘贝纳勒斯’号建于天大之误前。我猜，那是在十二世纪中期。贝提克告诉我说，这艘船原先是艘悬浮游船……”

“电磁发生器还在下面吗？”卡萨德上校打岔道。

“我想还在，”温特伯说，“就在最下面的甲板的主厅边上。大厅的地板是由明亮的月水晶铺制的。要是我们能以时速两公里的速度巡航，那就太棒了……可现在它没啥用处了。”

“贝纳勒斯。”马丁·塞利纳斯沉思着。他钟情地抚摸着被岁月弄污的栏杆。“我曾经在那儿被抢劫过。”

布劳恩·拉米亚放下咖啡杯。“老家伙，你是不是想说，你老得连旧地也能记起来？嘿，我们可不是傻蛋。”

“我亲爱的孩儿啊，”马丁·塞利纳斯容光焕发，“我没有想要告诉你任何事情。我只是觉得，如果我们可以交流一下，各自说说我们抢劫

别人或者别人抢劫我们的所有地点，列张单子出来，那会有趣得很——很有启发意义，很有教导意义。由于你是议员的女儿，在这一点上你有着优势，真是不公平，我想，你的单子会更突出……也更长。”

拉米亚张嘴想要反驳，但是仅仅皱了皱眉头，便闭上了嘴。

“我想知道，这船是怎么被带到海伯利安上来的？”霍伊特神父喃喃道，“为什么要把一艘悬浮游船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呢？你们知道，电磁设备在这世界上不起作用啊。”

“能起作用，”卡萨德上校说道，“海伯利安有磁场。只是不强，无法支撑起任何空运设备。”

霍伊特神父眉毛一挑，很明显，他感到非常困惑，看不到这有什么分别。

“嘿，”诗人站在栏杆边上喊道，“大家伙都到齐啦！”

“那又怎样？”布劳恩·拉米亚问。她的嘴唇几乎抿成了条细线。

“既然我们都到齐了，”他说，“我们继续讲故事吧。”

海特·马斯蒂恩说道：“我想，按原先的约定，应该在午餐时间讲述各自的故事。”

马丁·塞利纳斯耸耸肩：“早餐，午餐，谁他妈的在意这个？大家都在一起了。到光阴冢，不是要花上六七天时间吗，是不是？”

领事琢磨了一下。河水带着他们远走高飞，用不了两天。穿过草之海可能得花两天多时间，风向正确的话两天都不用。越过山脉，当然用

不了一天时间。“不，”他说，“用不了六天多时间。”

“好吧，”塞利纳斯说，“那大家继续讲故事吧。此外，在我们跑到伯劳家敲门前，我们也无法保证他不会主动来这儿点我们的名。如果这些临睡前的故事真能够在某些方面帮助我们活下来，那么，我说，大家都赶快来听听吧，不然大家还没听完，就会被我们要访问的流动食品加工机给剁了，切成肉丁了。”

“你真是恶心。”布劳恩·拉米亚说。

“啊，小心肝，”塞利纳斯说道，“这句话你昨晚第二次高潮后也说过。”

拉米亚别过头去。霍伊特神父清清嗓子，说道：“轮到谁了？我是说，轮到谁讲故事了？”众人都沉默着。

“我。”费德曼·卡萨德说。这个高挑的男人伸手摸进白色短上衣的口袋，举起一片纸，上面描着一个大大的“2”字。

“现在开始讲，可以吗？”索尔·温特伯问。

卡萨德仿佛要笑。“我完全不赞同讲故事，”他说，“不过，要是干了以后就完了，那么还是快一点干。[\[50\]](#)”

“嘿！”马丁·塞利纳斯喊道，“这家伙知道大流亡前的剧作家。”

“是莎士比亚吗？”霍伊特神父问。

“放屁，”塞利纳斯说，“勒纳与他妈的洛威[\[51\]](#)。该死的尼尔·西蒙[\[52\]](#)。他妈的哈默·博斯滕。”

“上校，”索尔·温特伯郑重说道，“你瞧，天气很好。看样子，接下来几个小时里，大家都没什么要紧的事要做，如果你能在这餐桌上分享你的故事，告诉我们，是什么东西带你来到海伯利安，进行这最后一次伯劳朝圣，我们将感激不尽。”

卡萨德点点头。天气变得暖和了，帆布雨篷噼啪作响，甲板也嘎吱作响，悬浮游船“贝纳勒斯”号稳稳地溯流而上，朝着山脉，朝着沼泽，朝着伯劳驶去。

士兵的故事：战场恋人

在阿金库尔^[53]战役期间，费德曼·卡萨德邂逅了那个他将花费余生去寻找的女人。

当时是公元一四一五年十月下旬一个阴冷潮湿的上午，卡萨德被嵌入那个时代，扮演亨利五世旗下的一名弓箭手。早在八月十四日，英国人就踏上了法国领土，并在十月八日同人多势众的法军遭遇，之后节节败退。而今，亨利五世说服了他的作战理事会，使其相信英军能在急行军后打败法国人，并回到加莱港^[54]这一安全之地。是的，他们已经失败过一次。可现在，十月二十五日阴雨连绵的拂晓时分，这支人数七千出头，且大部分是弓箭手的军队，正再次面对一公里外穿越泥泞土地的法国人，那可是两万八千名全副武装的法军！

卡萨德现在感到又冷又累，恶心和恐惧也纠缠着他。一周来，弓箭

手们仅以半烂的梅子果腹，一直熬到现在，以至于现在队伍里几乎所有人都被腹泻折磨着。昨晚躺在潮湿的土地上，周遭低于华氏五十度的环境让他久久不能入眠。这是一种难以想象的真实感，卡萨德有些震惊——奥林帕斯指挥学校的历史战略网络远远超越了普通的全息模拟系统，就好像成形全息像远远超越了锡版照相一样。卡萨德明白，自己绝不想受伤，因为这网络提供的物理感觉太真实了。况且以前也有这样的传闻，说有学员在历战网中受了致命伤，真的死在了意识模拟舱里。

和亨利王右翼的其他弓箭手一样，他就这样注视了法国人大半个上午，最后三角旗终于挥动起来了。那些模拟而成的十五世纪士兵开始号叫，弓箭手们遵从亨利的命令慢慢逼近敌人。英国人参差的阵线向两端延伸了七百多米，处于两片树林的中间地带，整个阵线中都是一簇簇如卡萨德似的弓箭手，又有小队武装步兵散落其间。英军并没有正规骑兵，所能见到的骑士都在离战场中心三四百米远的地方，护卫着亨利王的指挥小队，抑或是围着离卡萨德身处的这片右翼弓箭手的不远处，护卫着约克公爵。这两支队伍让卡萨德想到军部的陆军移动参谋总部，只是林立的“通信天线”（那些鲜亮的旗帜和软绵绵挂在枪尖的三角旗）轻易暴露了他们的位置。一个明摆着的远程打击对象，他暗自思忖，接着才意识到自己高明的战术显然超越了这个时代。

他注意到法国人那里有充足的马匹，他估计，大概敌人每条阵线后都隐藏着六七百名骑兵，在主战线后又有一长列的骑兵。卡萨德一点也不喜欢马。从全息影像和图片上他曾见过这种生物，当然直到现在他才真正见到马，那种体格、味道和声响都令他不爽，特别是这些该死的四足畜生覆盖着胸甲和头甲，蹄子上钉着马蹄铁，背上还驮着身披铠甲、端着四米长枪的战士。

英国人停止了进军，卡萨德觉得自己的阵线离法国人约有二百五十

米远。从过去一周的经验来看，他知道这已经进入了长弓的射程，当然他也知道自己每次拉满长弓都好像快要把手臂从肩上扯下来似的。

法国人开始大喊大叫，卡萨德觉得这是他们的挑衅。他没有理睬那些谩骂，而是同四周漠然的同伴一起向前走了几步，离开刚才插好长箭的地方，然后开始找块松软的土地，钉下他们手上的木桩。那木桩几乎有一米半长，两头已被削尖。卡萨德已经背着这根又长又重的笨木桩走了一个多礼拜。当初他们行军经过索姆河^[55]某处的树林时接到这个命令，于是所有的弓箭手开始寻找小树苗，把它削尖，虽然一度曾怀疑这么做的意义，但现在他明白了。

每三个弓箭手携带着一个重槌，他们开始轮流以一个特定角度将木桩钉进土里。接着卡萨德拿出小刀重新削尖冲向敌军的那端，高度大概与他胸口平齐。做完这一切，他躲到这一长排木刺墙的后面，静待法国人的冲锋。

法国人没有冲锋。

弓箭手们在等待。卡萨德的弓弦已经上紧，四十八支长箭分两扎插在脚边，而脚则踏在合适的位置上。

法国人没有冲锋。

虽然雨停了，但是冷风侵袭，刚才那短暂的行军和钉木桩的任务所产生的微弱暖意也迅速消失了。战场上只听见人马踩踏大地的颤音，或者偶尔几声喃喃和神经质的大笑，还有法国骑士们变换队形时的马蹄重响，他们还是没有冲锋。

“他妈的，”一个离卡萨德几步远，头发花白的侍卫骂骂咧咧

道，“这帮杂种白白浪费了我们一个早上的时间，他们最好别再占着茅坑不拉屎。”

卡萨德点点头，他不清楚自己听到的是中世纪英语，或是简单的标准语。他也不知道那侍卫是另一个学员，还是一名导师，抑或仅仅是系统模拟出来的假象，他更不了解这句俗语的表达是不是正确，他根本不在乎。他只知道自己的心正怦怦直跳，手掌满是汗水。于是他在无袖衫上擦了擦手。

忽然间，仿佛亨利王听到了那老侍卫的喃喃自语，令旗猛地高高扬起，士兵们开始尖叫，一排又一排的弓箭手举起长弓，随着命令拉满，又随着命令施放。

前后四波弓箭头尾相接的长度超过了六千米，闪着寒光的长箭仿若一阵乌云，黑压压升起在英军阵前，随后落向法国人的阵线。

紧接着传来了马的嘶鸣声，以及一千狂乱小孩撞击在一万锡制夜壶上的叮叮咚咚声。法国重步兵倾斜着身体，用钢铁头盔、胸甲和肩甲承受着箭雨的猛攻。就军事意义而言，卡萨德知道这样的远程打击效果微乎其微。不过总有些小小的安慰，比如十英寸的长箭刺穿某个倒霉士兵的眼睛，或是射中马匹，让它们失蹄、跳跃、乱撞一气，而骑兵则手忙脚乱地清理它们背上和侧腹的木质箭杆。

但法国人还是没有冲锋。

射击命令继续下达，卡萨德举起长弓，拉满、施放，重复，再重复。天空中每隔十秒就有一阵箭雨遮天蔽日。他感到手臂和背部随着这累人的节奏而疼痛，但他既不感到高兴，也不感到愤怒，这只是在工作而已。前臂酸痛。箭飞出去，循环往复。当头一扎的第十五支箭射出

时，身边的战友开始呼喊，他拉住弓，向前瞥了一眼。

法国人开始冲锋了。

骑兵的冲锋是卡萨德从未经历过的。望着一千两百名全副武装的骑士径直冲向自己，他内心的恐惧开始翻腾。虽然整个冲锋不过是短短四十秒钟的事情，但卡萨德觉得这足够让自己口干舌燥，足够让自己呼吸困难，甚至足够让睾丸缩紧回到身体里去。如果自己余下的身体还能找到一个过得去的避难所，那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爬进去。

然而当时的情况是，他已经忙得没时间逃了。

射击命令一直持续，他所在阵线的弓箭手对着冲过来的骑兵实施了五次平射，外加一次自由射击，之后，他们往后退了五步。

马儿自然不会笨到往木刺墙上冲去——无论他们的主人如何操控缰绳用力抽打，苦苦哀求它们往前冲，这些畜生就是在墙边停滞不前。然而第二第三批冲上来的骑士却没有办法像第一批那样陡然停住。于是在那个混乱的时刻，被撞倒在地的马儿不停悲鸣，被抛向空中的骑士惊恐地尖叫，而卡萨德奋勇冲出，高声怒号。他向眼前的每个落马的法国骑士冲去，有时弯下腰挥动致命的锤子，有时人群拥挤实在挥动不开，他就用长刀切向盔甲的缝隙处。不一会儿，刚才骂骂咧咧的侍卫、一个遗失头盔的年轻人同他组成了高效的杀戮小组，他们从三个方向围住落马的骑士，卡萨德先用锤子把这些苦苦哀求的家伙砸晕在地，然后三把剑从不同角度结果这些可怜虫。

只有一名骑士站了起来，拔剑面对他们。这家伙掀起自己的面

罩，叫嚷着要有荣誉地一对一决斗。之后老兵和年轻人像饿狼一样围住了他，卡萨德退到十步之外，一箭射穿了他的左眼。

这场充满死亡的闹剧就这么延续着，同旧地用石头和大腿骨决斗以来所有的肉搏战一脉相承。在第一波的一万名法国武装步兵冲向英军阵地时，他们的骑兵设法转身逃开了。肉搏打乱了刚才的战斗节奏，法国人再一次主动发起了进攻，此刻，亨利的步兵手持长枪，努力与法国人僵持，与他们保持一杆枪的距离，而卡萨德和其他弓箭手们则在近距离齐射，向人数众多的法军倾泻箭雨。

那并不是战斗的结束，也根本不是决定性时刻。事实上整个战役的转折点，就在它到来之时，却又消失在了肉搏的喧嚣尘埃中。同那时所有的战斗一样，就是几万名步兵手持武器一对一在那里打得昏天黑地。三个小时的战斗主旋律重复再三，不过偶尔会有小调变奏：低效的刺杀、笨拙的反击，以及一个不光彩的时刻——亨利王下令处决俘虏，而不是放他们留在后方。但传令官和历史学家们在日后都有同一个答案，法国步兵第一次冲锋的混乱之际，胜负就已注定。数千名法国人战死了，英国人对欧洲大陆那一部分的统治又得以延续一段日子。重骑兵、贵族骑士、骑士精神的化身，他们的时代结束了——被几千个衣衫褴褛、手持长弓的平民弓箭手永远钉入了历史的棺材。对这些身首异处的法国贵族来说，最大的侮辱莫过于（如果死人真的能被侮辱的话），这些英国弓箭手，不仅是些普通人，普通得只配同大量孳生的跳蚤相提并论，而且被称作应征兵、油炸面团^[56]、政府兵、咕噜、爱普、斯贝兹、微技、跳鼠。

这就是卡萨德在历战网中所要学习的内容，可他什么也没学到。因为，他遭遇了那场改变他余生的邂逅。

一匹战马失蹄倒地，有个骑士从马头上飞了下来，在地上滚了一圈，迅速站起，地上溅起的泥还未落地，他已拔腿冲向边上的树林。卡萨德紧随其后，在半路上，他意识到那个侍卫和年轻人没有跟上来，这没什么，肾上腺素的刺激和嗜血的冲动拽着他继续前进。

这家伙穿着超过六十磅的笨重铠甲，而且刚刚从急速奔跑的马上甩了出来，按理说，应该是个能手到擒来的猎物。可他并不是。法国人朝身后瞥了一眼，看见卡萨德正全速向他冲来，手里提着大锤，眼里满是志在必得。于是他马上加速跑进了树林，比猎手快了十五米左右。

卡萨德停下来喘着粗气的时候，已经跑到林子深处了。他拄着大锤，思索自己目前的处境。背后极远处的战场上，锤打声、喊叫声和撞击声已经由于距离和灌木的遮挡而听不真切。光秃秃的树枝上，挂着前夜暴雨肆虐后留下的水滴；地上则铺着一层厚厚的老叶，还有到处散落的枯枝烂果和纠结不清的灌木荆棘。刚进树林的最初二十多米，卡萨德还可以从那家伙留下的脚印和踏断的枯枝来判断他的行踪，可现在，地上被鹿践踏的痕迹和野草丛生的小道让他失去了目标。

他缓缓往林子深处走去，努力感知除了自己粗重的喘息和怦怦的心跳以外的其他声音。目前从战术角度而言，卡萨德觉得自己作了一个不甚明智的决定。那个法国佬全身包裹着铠甲，正手提长剑躲在树丛里。他随时可能摆脱目前的惊慌失措，对这暂时的耻辱感到懊悔，进而想起那么多年的战斗训练。卡萨德当然也接受过训练，他低头看看自己的短上衣和皮背心，还有拿在手里的锤子和系在腰间的短刀。他曾受过训练，使用过高能武器（那东西的致命射程从几米到几千米不等）。而且在等离子投掷弹、地狱之鞭、霰弹枪、声波武器、无后座零重力武器、

死亡之杖、波动枪、激光枪等武器上都得了高分。当然现在他也学会了使用英格兰长弓。可现在所有这些武器，包括长弓，都不在他身上。

“妈的！见鬼！”卡萨德少尉喃喃道。

只见那法国佬像只发怒的熊，从灌木丛后杀将出来，他手臂高举，双脚叉开，长剑在空中划出一道平弧，像是要切开卡萨德的肚子。接着我们这位奥校学员试着往后一跳，并打算立马举起锤子。可这两个动作都没有做成，法国佬的长剑已然击飞了他的锤子，钝尖还顺势划破了皮革、衬衣，以及皮肤。

卡萨德大吼一声，拽出腰间的短刀，踉踉跄跄往后退去。然而不幸的是，他的右脚后跟撞上了一棵倒下的树，摔了个四仰八叉。他一边咒骂，一边滚进一簇树枝丛中。法国佬冲上来，用重剑迅速清理着四周的树枝，宛如挥着一把超大号弯刀。眼看他就要从倒下的灌木丛中清理出一条道的那一刹那，卡萨德奋力刺出短刀，可惜，除非法国佬残废了，不然那长仅十英寸的短刀对全身包裹着的铁甲实在是隔靴搔痒。那骑士当然没有残废。卡萨德知道，自己的短刀永远也刺不进那挥砍的剑影中，他也明白，目前唯一的希望就是逃跑，可四周横七竖八的树干又让他断了这个念头。他可不想在转身逃跑时被人从背后砍上一剑，也不想爬树的时候被人从屁股下捅一刀，或者说，他不想周身任何地方被人伤着。

最后卡萨德摆出一副街头混混拿刀剁人的姿势，蹲在那里；这姿势自他早年在塔尔锡斯^[57]的贫民窟街头打群架以来，就再也没摆过。他心里琢磨着，“模拟”会让他怎么个死法呢？

忽然间，有个黑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法国佬身后。接着，卡萨德那

柄飞掉的锤子重重地砸在了法国佬的肩甲上，那声音竟和用大锤猛砸电磁车的引擎盖一模一样。

法国人蹒跚着转过头，面对身后的威胁，锤子再一次狠狠砸在他的胸口上，一个身材小巧的人拯救了卡萨德。然而法国佬并没有倒下，不过正当他高高举起剑的时候，卡萨德从骑士身后扑了过去，一肩撞在了他的小腿肚上。

四周的树枝纷纷被倒下的骑士压断，那个小巧的攻击者朝前迈了一步，跨在这倒霉蛋的身上，踏住了那只拿剑的手，然后用锤子对着他的头盔一阵猛砸。而卡萨德则从大腿和枯枝的纠缠中解脱出来，一屁股坐在法国人的膝盖上，用刀子切进了他的腹股沟、腋下及侧身盔甲的缝隙间。他的救星旋即跳到一边，踩住骑士的手腕，而卡萨德则趁机用刀划开头盔和盔甲连接处的缝隙，最后用力把刀插进了面罩的切口。

锤子最后砸向那把刀，那一击让十英寸的刀像帐篷钉那样钉在骑士的头部，他痛苦地大叫，几乎要抓住卡萨德的手。那家伙拱起身，临死前剧烈的痉挛居然抬起了卡萨德和六十磅重的盔甲，之后他终于无力地软了下去。

卡萨德滚到一边，那个救星则倒在他身边，两个人身上都被汗水和死人的血水浸透。他盯着这个人，这是个身材高挑的女人，衣着同他相似。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就这样躺在那儿，嘴里喘着粗气。

“你.....还好吧？”卡萨德终于开口了。兀然间，他被她的容貌震住了。一头棕色的短发，是世界网最近正流行的。头发剪得又短又直，最长的一缕发丝从额头左边几厘米的发际分开，直垂到右耳上方，看起来像是某个被遗忘年代里的男孩发型，但此人不是男孩。卡萨德觉得她也

许是自己见过的最美的女人：骨架看起来是那么完美，使她的脸型让人觉得增一分则长，减一分则短，大眼睛里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和生命的活力，文雅的小嘴拥有一片温润的下唇。两人躺在一起，卡萨德感到她身材高挑，尽管还及不上自己，可十五世纪的女人绝不会有那么高——透过她宽松的外衣和裤子，卡萨德甚至能看到丰满的臀部和乳房。她看起来比自己大些，也许二十七八岁的样子，可当她出神地凝视着他的脸，无限深沉的目光带着温柔、充满诱惑，此时，前面所看到的一切都抛诸脑后了。

“你还好吧？”他又问了一次，那声音连卡萨德自己听来都感觉怪怪的。

她没有说话，或者说，那修长的手指滑过卡萨德的胸膛，扯掉束住背心的皮带就是她的回答。她的手摸索到他的衬衣，一件蘸满了血、前面被撕下大半的衬衣。女人帮他脱去了剩下的衣服。她身子靠上来，手指和嘴唇贴着他的胸口，臀部正准备移动。右手摸到他裤子的束腰带，解了开来。

卡萨德帮着除掉他自己身上剩下的衣服，然后三下五除二，褪去了她的衣服。那衬衣和粗布裤子下面什么也没穿。卡萨德的手滑过她的大腿间，从后面捧住了她的臀部，将她朝自己拉近，又滑到前面潮湿蓬乱的地方。她对他敞开，双唇向他接近。就这样，他们的肌肤在激烈的动作中从未分开过。卡萨德摩挲着她小腹的前端，他感到越来越兴奋。

女人翻到他的上方，大腿跨在他的臀部上，视线始终锁住他的眼睛。卡萨德从未感到如此兴奋。她的右手伸到身后，找到并引导他进入她的身体。之后当他睁开眼睛，她正慢慢动着，仰着头，双眼紧闭。卡萨德从她的两侧摸上去，捧住她完美的乳房，乳头硬硬地顶着掌心。

之后巫山云雨。卡萨德，在他的第二十个标准年，已经谈过一次恋爱，而且多次享受过水乳交融的乐趣。他觉得他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也明白该怎么做。这种时刻的所有体验他都能娓娓道来，它们都是部队运输途中自己向战友讲述的谈资笑料。带着这种冷静而又玩世不恭的态度，这名二十三岁的身经百战者觉得他从没有体会到什么叫作无法形容，什么叫作难以言喻。然而他错了，接下去几分钟的感受是永远无法准确地向别人表达出来的，他都用不着尝试。

一道阳光突然穿透十月下旬的天空，他们又一次融合在一起。身下是一层落叶和衣服铺就的毯子，血液和汗水润滑着他们之间甜蜜的摩擦。她绿色的眼眸朝下凝视着卡萨德，在开始加速冲刺的时候，那双眼睛微微睁大，又在他闭眼的时候也闭了起来。

那一股突然的如万物运动般亘古必然的感觉涌上身体，他俩随之一起扭动起来：脉搏加快，肌肉因刺激而勃勃跃动，一起进入最后的升腾，世界好像模糊得空无一物——然后，肌肤接触、心跳、激情后缓缓平息的颤抖把他们连在一起，灵魂重新回到分离的肉体，那遗忘的感官又重新在这世界流淌。

他们躺在一起。那个死去军人的盔甲冷冷地挨着卡萨德的左臂，她的大腿温暖地靠着他的右腿。阳光是一种恩赐。隐藏的颜色重又回到事物的表面。卡萨德转过头注视着她，她的头正枕着他的肩膀，面颊因红晕和秋日的阳光微微发烫，头发如丝缕般散在他的手臂上。女人弯着自己的腿，搁在他的大腿之上。卡萨德感觉到新一轮的激情又开始复苏。阳光暖暖地照在他脸上。他闭上了眼睛。

在他醒来时她已经走了。他很确定时间只过去了几秒钟——不超过一分钟，的确是这样。可阳光已逝，色彩从树林里流走，夜晚的清风吹

拂着裸露的枝条。

卡萨德穿上撕破而且变硬的血衣。法国骑士还躺在那里，僵硬地保持着死后最自然的姿势。他已经了无生气，成了森林的一部分。没有那个女人的任何迹象。

费德曼·卡萨德蹒跚着穿越树林，穿越黑夜，穿越了突然下起的凛冽细雨。

战场仍然挤满了人，死活都有。尸体堆积成山，就像一叠叠卡萨德小时候玩的玩具士兵。受伤的人互相搀扶着慢慢走动。到处都有人偷偷摸摸地在死人堆里寻路，在对面的树林里有一群活跃的传令官，法国人或者英国人，秘密集合在一起，讨论更直接、更有生气的问题。卡萨德知道他们要讨论这场战斗的名字，而且要让双方在纪录战果时都能使用。他也知道他们最后会用附近的城堡来命名：阿金库尔。尽管这个名字在谋划和战斗中都没出现过。

卡萨德开始觉得这一切并不是模拟出来的，他在世界网的生活只是一场梦境，而在这灰蒙蒙的世界中发生的一切才是真实的。然而就在此刻，周围的场景突然冻结，人、马，还有阴暗树林的轮廓变透明了，就像褪去的全息像。然后，卡萨德被人帮着从奥林帕斯指挥学校的模拟舱中拉了出来，其他学员和导师也起身，互相交谈、大笑——所有人看起来还没有察觉，周围的世界彻底变了。

几周来，每逢闲暇时刻，卡萨德都在指挥学校的操场上闲逛，站在堡垒上，远眺奥林帕斯山的夜影，它先是覆盖了高原森林，然后是住满人的高地，接着是离地平线近一半距离的所有东西，最后是全世界。他

时时刻刻在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思念着她。

没人注意到在那次模拟中发生了什么离奇的事。没有一个人离开过战场。有个讲师解释说，在那个特定的模拟场景里，一切战场之外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没人发现卡萨德消失过。这一切看起来就像树林里的事从未发生过，那个女人从未存在过。

卡萨德懂得更多了。他学习军事历史和数学。他在健身房和射击场里打发时间。他还去四角火山口的军营处罚处，尽管这很少发生。总的来说，年轻的卡萨德已经变成一个比以前更为出色的军官学员。但他始终在等待。

然后她又一次出现了。

那又是在历战网模拟的最后几小时。当时卡萨德已经知道这些练习不仅是单纯的模拟。历战网是世界网全局的一部分，所谓的“全局”，就是管理霸主政治的实时网络，这个网络的信息供养着数百亿对信息如饥似渴的公民，而且已经进化出自治系统和自我意识。六千多个终极人工智能创造了框架，把一百五十多个星球的数据网资源整合起来，得以使历战网运作。

“历战网资源不是模拟出来的，”学员拉德斯基哼哼唧唧道，这是卡萨德所能找到的（而且能贿赂他开口的）最好的人工智能专家，“它是在做梦，那是在环网中最真实的历史梦境——它做梦的方式不仅仅是简单地加入几个角色，更是插入了全面的洞察力，还有事实。并且，它做梦时，会让我们和它一起做梦。”

卡萨德不理解，但他相信这一切。然后她又出现了。

在第一次美越战争，他们在伏击过后开始巫山云雨，当时他们正在又黑又恐怖的夜晚巡逻。卡萨德身穿粗糙的迷彩服，为了避免发炎而没穿内裤，戴着并不比阿金库尔时先进多少的钢盔。她穿着黑色的睡衣和拖鞋，这是东南亚农民最常见的打扮。当然越共也是这般装束。他们一丝不挂地待在黑夜里，站在那儿交欢。她背靠着一棵树，双腿夹着他的身体，世界在他们身后爆炸，防御带闪现着绿光，克莱莫地雷爆炸时发出隆隆的响声。

葛底斯堡^[58]的第二天，她又来找他。之后是在博罗迪诺^[59]，那地方火药燃烧后的云雾在死人堆里升腾，仿佛那些辞世的灵魂在蒸汽中凝结了一般。

他们在希腊盆地^[60]一艘破损的装甲人员输送车里翻云覆雨，此时此刻，悬空坦克的战斗仍在上演，西蒙风^[61]挟带着红色沙尘迫近，呼啸着刮擦着钛制船壳。“告诉我你的名字。”他用通用语轻轻对她说。她摇摇头。“你是真的吗——在模拟之外？”他用那一时代的日本腔英语问道。她点点头，凑过来吻他。

他俩躺在巴西利亚废墟的某个掩体内，与此同时，中国电磁车射出的死亡光线好像蓝色的探照灯打在破损的陶土墙上。在一场无名的战役中，围困俄罗斯干草原上一座被遗忘塔城之后，他把她拉回到破损的房子里，开始鱼水之欢，他对她耳语道：“我想和你在一起。”她用一根手指碰了碰他的嘴唇，摇了摇头。在新芝加哥大撤退后，他们躺在百层楼高的阳台上，这是卡萨德的狙击地，他在为最后一任美国总统进行后方殊死保卫行动。他把手放在女人胸口温暖的肌肤上，对她说：“你能一直跟着我……离开这里吗？”她手掌贴着他的面颊，笑了起来。

指挥学校的最后一年里，只有五次历战网模拟，因为此时，学员们的训练已开始转换到真实的野外演习。有的时候，比如营队空投在谷神星^[62]上时，卡萨德会坐在战术指挥座椅上，扎好安全带，然后闭上眼睛，看着由皮层刺激产生的战术地形矩阵那单色的地图，接着，他感觉到一种……某人的气息？是她吗？他不确定。

之后她再也没有出现过。没有出现在最后几个月的功课里，没有出现在最后的煤袋战役（贺瑞斯·格列依高将军的叛军被打败的那一仗）里，没有出现在毕业游行和聚会里，也没有出现在最后的奥林帕斯军事检阅中，那是霸主首席执行官从他那发红光的浮空甲板上挥手致意之前的行军。

对年轻军官来说，时间紧得连做梦都来不及，他们被传往地球的月球，参加马萨达庆典；又被传往鲸逝中心，参加加入军部前的正式宣誓。然后，学习生涯结束了。

卡萨德，从少尉学员晋升到中尉。他拥有了一张军部发行的寰宇卡，可以供他无限使用，随意前往环网任何地方。于是，他自由地在环网待了三个标准星期，然后乘飞船前往卢瑟斯的霸主殖民服务训练学校，为在网外服现役做好准备。他确信，他再也不会见到她了。

但他错了。

费德曼·卡萨德在贫穷且朝不保夕的文化中长大。作为自称“巴勒斯坦人”的少数民族中的一员，他和他的家庭住在塔尔锡斯的贫民窟。此地，是这些无依无靠之人仅有的苦涩遗产。每一个世界网内外的巴勒斯坦人都拥有着文化上的记忆：民族主义者经过几个世纪的抗争，终于

赢得了一个月的辉煌，然而二〇三八年的核武圣战摧毁了一切。然后开始了他们的第二次大流散，这场长达五个世纪的逃亡最后把他们带到了火星这样一个毫无前途的沙漠世界，他们的梦想随着旧地的死亡一同被埋葬。

卡萨德，像其他南塔尔锡斯再分配营的男孩一样，面前有两个选择：要么成群结伙地到处撒野，要么被营地里每一个自称掠食者的人当作猎物。他选择和人结伙撒野。在十六标准岁时，卡萨德杀了一个年轻的同伴。

如果火星上有什么东西是世界网众所周知的，那就是在水手峡谷的狩猎，希腊盆地的舒瓦德禅丘，还有奥林帕斯指挥学校。卡萨德没必要去水手峡谷学习狩猎和被猎，他对禅灵教也没什么兴趣。年少的他，对那些来自环网各地接受军部训练的制服学员，除了鄙视外没有别的想法。他和自己的同伴嘲笑“新武士道”是男同性恋的法则。可是，一种古老的荣誉感在卡萨德年轻的灵魂里秘密地产生共鸣，使他思考武士阶层充满责任、充满自尊、一诺千金的生活和工作。

卡萨德十八岁时，塔尔锡斯省的一名高级征兵官向他提供了两份工作：在极地工作营服役一火星年，或是自愿加入约翰·卡特军旅团，帮助军部平息三级殖民区死灰复燃的格列依高叛乱。卡萨德作为自愿者加入了军旅团，他发现自己很喜欢军旅生活的戒律和纯洁，即便约翰·卡特军旅团在环网中仅负卫戍队的职责，而且就在格列依高的克隆孙子在复兴星球死掉后不久，军旅团就被解散了。十九岁生日后的两天，卡萨德申请加入军部陆军，但是被拒。他连着喝了九天闷酒，醒来后发现自己正躺在卢瑟斯的一个蜂巢深层管道里，他的植入式军用通信志被偷了，这小贼似乎通过函授课程学过如何动手术。他的寰宇卡和传送许可也作废了，脑袋也正在开发新的痛苦疆域。

卡萨德在卢瑟斯工作了一个标准年，攒了六千多马克。他在一点三倍重力下从事体力劳动，让他告别了在火星时的单薄体质。然后，他花了点积蓄，搭乘一艘古老但临时加装霍金驱动器的太阳帆船，前往茂伊约。用环网标准来看，卡萨德还是又瘦又高，不过在任何人看来，他的肌肉都算是锻炼得非常出色的。

在声名狼藉的岛屿战争打响前的三天，他来到了茂伊约。首站的军部联合指挥官实在受不了年轻的卡萨德在他的办公室外一直等待，于是就把这个男孩编入第二十三后勤团，职位是水翼艇驾驶员助理。十一个标准月后，第十二机动步兵营的费德曼·卡萨德下士得到了两枚突出贡献奖章，一次议员奖以表彰他在赤道群岛战役中的英勇表现，还有两枚紫心勋章。他也被挑选进入军部的指挥学校，搭乘最早的一班船回到了环网。

卡萨德经常梦见她。他还不知道她的名字，她从未说过话。但即使在完全的黑暗中，他也可以从一千个人中分辨出她的触摸和气味。他觉得她是一个谜。

当其他年轻军官去寻花问柳或是和当地女孩子拍拖时，卡萨德宁可待在基地里，要么逛逛奇怪的城市。他一直沉迷在各种神秘事物上，也知道自己的状态在心理学报告上会落个怎样的结果。有时，在多层月亮照射下的露营地，或是在子宫般的零重力运兵船船舱里，卡萨德会觉得自己和一个幽灵般的人相爱是多么疯狂的事。不过他会回忆起她左乳下的小痣，他曾经在某个晚上吻过的小痣，那时凡尔登附近的大地被巨大的火炮震得天摇地动，他的嘴唇同时感受着她的心跳。他也会回忆起她迫不及待的动作——头发撩到脑后，脸颊依偎在他的大腿上。所以，年

轻军官们会去基地附近的镇上或村子里找乐子，而费德曼·卡萨德宁可读点历史书，或者跑圈，要么在自己的通信志上运行战术策略。

不久，卡萨德跃入了上级的视线。

在兰伯特星环，同自由矿工不宣而战的时期，是卡萨德中尉带领着幸存的步兵和舰队警卫队，穿过佩里格林古老的小行星钻孔轴，领着霸主的居民和领事成功撤离。

然而，那是在新先知统治库姆·利雅得的短暂时期，费德曼·卡萨德上尉才进入了整个环网的视野。

库姆·利雅得上，新先知决定领导一千三百万新什叶派人士，对抗两大陆的逊尼派商人和九万霸主的异教徒，就在此时，殖民地两个跳跃年之外，唯一一艘霸主飞船的军部船长正在对他们进行一次谦恭的拜访。结果船长和五个执行官员全部被扣作战俘。从鲸逝中心传来急迫的超光消息，要求环轨运行的“德尼夫”号霸舰上的高级军官立刻解决库姆·利雅得的局势，拯救所有的人质，并废黜新先知.....而且不能在星球大气范围内使用核武器。“德尼夫”是一艘老迈的轨道防卫警戒舰船，上面并没有携带可在星球大气范围内使用的核武器。而这位高级军官，就是联合上尉费德曼·卡萨德。

在革命的第三天，卡萨德乘坐“德尼夫”号仅有的突击艇，降落到马什哈德大清真寺的主园里。他和另外三十四名军部士兵看着暴徒一点点围拢过来，到最后，足有三十万斗士挤在那里，他们近身不前，仅仅是因为飞艇的密蔽场把他们隔开了，并在等待新先知的命令。新先知本人并不在大清真寺，他已经飞到星球北部的利雅得，参加那里的胜利游行去了。

降落后的两个小时，卡萨德队长走出飞船，发表了一通简短的声明。他说自己曾经作为穆斯林被养大。他同时声称，从什叶派种舰登陆的那天起，对《可兰经》的诠释明白无误地说明，无论像新先知这样只会吹牛的异教徒宣布了多少圣战，真主决不允许也不会宽恕任何滥杀无辜的行为。卡萨德队长给三千万狂热信徒的领导人三个小时的时间，要他释放人质，并退回到他们在沙漠大陆库姆的家。

在革命的前三天，新先知的军队一度占领了两个大陆的主要城市，并扣留了两万七千多名霸主人质。行刑队日夜忙着解决古老的神学争论，估计至少有二十五万逊尼派的人在新先知占领的头一两天被杀。作为对卡萨德最后通牒的回应，新先知宣布，所有异教徒都会在他当晚的电视演讲直播后被处死。他也命令自己的手下攻击卡萨德的突击艇。

为了避免爆炸伤及大清真寺，革命卫队动用了自动武器、原始的能量炮、等离子枪，还有人海战术。密蔽场都抵挡住了。

在卡萨德最后通牒到期前的十五分钟，新先知开始电视演讲。新先知同意卡萨德的观点，说安拉会狠狠惩罚那些违背教义者，不过他说霸主的异教徒才应受到惩罚。这是新先知唯一一次在镜头前失态。他厉声尖叫，唾液飞溅，要求人浪重新攻击那艘登陆的突击艇。他宣称，此时此刻，在已被攻占的阿里地区的“力量为了和平”反应堆，正在装配十几枚裂变式原子弹。有了这些，就连安拉自己的军队都会被送往天堂。第一颗裂变式原子弹，他解释道，会在当天下午用在异教徒卡萨德的邪恶突击艇上。然后新先知开始确切地说明，他要怎么处死那些霸主的人质，但在那时，卡萨德声明的期限已经过了。

库姆·利雅得表面上是一个原始的世界，这是由于它自己的选择，同时也是因为恰好远离银河中心。不过当地居民并不至于落后到没有数

据网。也没有哪个支持革命并且领导入侵的毛拉特别反对“霸主科学大恶魔”，以至于拒绝把个人通信接入全球数据链。

“德尼夫”号霸舰已经撒下了足够的侦查卫星，因此，在库姆·利雅得中央时间十七时二十九分，霸主飞船通过监听数据网，通过进入代码，辨认出总共有一万六千八百三十名支持革命的毛拉。在十七时二十九分三十秒，侦查机器人开始把实时目标数据传回卡萨德突击艇在低轨道中留下来的二十一个环形防线卫星。这些轨道防御武器太老了，所以，“德尼夫”本来已经接到把它们送回网络销毁的命令。卡萨德却提议将它们另作他用。

十七时三十分整，这些小型卫星中的十九个引爆了自己的聚变内核。自毁十亿分之一秒前，由爆炸引起的X光被集中，瞄准，然后释放出一万六千八百三十束不可见的相干光束。这些古老的防御卫星并不是为大气环境使用而设计的，它们辐射光线的有效伤害范围低于一毫米。幸运的是，那正是他们想要的。虽然并非所有的射线都穿透了毛拉面前的障碍物，但还是有一万五千七百八十四条射线命中了目标。

整个效果立竿见影，而且充满了戏剧性。每个目标瞬时脑浆沸腾，然后气化、颅骨飞散。在十七时三十分来临的那一刻，新先知的现场全球广播正讲到一半——他正念着“异教徒”中间的那个字。

几乎整整两分钟时间里，全星球的电视屏幕和可视墙上的画面，就一直定格在新先知没有脑袋的身体上，那具瘫倒在麦克风上的身体。随后，费德曼·卡萨德切入所有波段，声明他的下一次通牒到期时间是一小时以后，如果任何人胆敢伤害人质，将会得到一个更富戏剧性的证据，以示安拉的不快。

没有人报复。

这晚，在库姆·利雅得的轨道上，学员生涯之后，那个神秘女人第一次来找卡萨德。他睡着了，但那来访不仅仅是梦，也绝不是历战网模拟的另一种现实。两人盖着薄毯子躺在破屋檐下。她的肌肤温暖而令人兴奋，她的脸在黑夜里只有一个苍白的轮廓。头顶上的星辰即将隐入黎明前的微光。卡萨德觉得她在同自己讲话——她的温唇述说着话语，声音就在卡萨德耳朵的门槛边徘徊。他朝后退去，想要好好看看她的脸。然而朝后移去的刹那，他就与一切失去了联系。他在睡袋中醒来，两颊湿润，飞船嗡嗡的轰鸣听起来奇怪得像是某只半睡半醒的野兽在呼吸。

九个标准星期的飞船生活后，卡萨德被送上自由岛上的军部法庭接受审查。他知道，自从决定实施在库姆·利雅得的行动起，除了处死他或者晋升他之外，他的上司别无选择。

军部已对环网或殖民世界的所有突发事件做好准备，也因此充满自豪。不过，他们对南布雷西亚战役却毫无准备，而且对其中新武士道的暗示也一无所知。

“新武士道法则”统治着卡萨德上校的生命，它的演化来自军人阶级求生的需要。在旧地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早期的那段岁月里，军事领袖们把整个民族都纳入战争策略，所有的平民都成了合法的军事目标。而那些穿着军装的刽子手则安然坐在地下五十米的掩体内。后来幸存的平民们对此极度厌恶，以至于在接下来一个多世纪里，提到“军事行动”，就等于邀人参加一伙暴徒的私刑。

随着新武士道慢慢演化，它把古老的荣誉和个人的勇气结合在了一起，只要有可能，就要保护平民。同时它也包含着一种智慧的看法，觉得要回归拿破仑时代前那种小型、“非全面发动”的战争，而且要有确定的目标，禁止过分的暴行。法则要求放弃核子武器和全面战略轰炸，只攻击最重要的目标（除非万不得已）。除此以外，它也要求回归到地球上中世纪那种概念的两军对阵战，即那种小型的职业军人之间的战斗，交战时间由双方达成一致，交战地点能将对公共和私人财产的伤害减到最低。

法则在大逃亡后接下来的四个世纪执行得很彻底。由于基本技术从根本上来说停滞不前，这一事实在那时的三个世纪里给霸主帮了忙，霸主通过在远距传输器上的垄断，可以随时向合适的地点派出适当的军部资源。即使在那些特殊的殖民地和独立世界，它们因时间债产生的跳跃年同环网分隔，也无望与霸主的力量相抗衡。像茂伊约那游击战争式的独特政治叛乱，或者库姆·利雅得的宗教狂热都被彻底平定，而且这些战役中任何的暴行仅仅是指出了一个重要性：回归新武士道的严格法则。但不论军部如何深思熟虑，如何准备万全，没有人对与驱逐者之间必然的对抗有过充分的计划。

四个世纪以来，驱逐者是霸主唯一的外在威胁，当时，这群野人部落的祖先离开了太阳系，乘着他们粗糙的战舰：漏泄的奥尼尔城，翻滚的小行星，以及试验性彗星农场群。甚至在驱逐者们拥有了霍金驱动器后，霸主的官方政策还是忽视他们，只要他们的游群仍然待在星际间的黑暗中，那些近星系的掠夺也仅是开采气体行星的少量氢气，或者在无人月亮上挖些冰块罢了。

早期在偏地星球如草地世界和GHC2990上爆发的冲突被认为是不正常的，但霸主却对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在李三星上的激战也仅仅

被当成是殖民服务问题，而且军部特遣部队在战斗开始后六年，驱逐者离开后五年才到达那里。但人们还是不在乎这些暴行，甚至都赞同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只要霸主捋起袖子展示下肌肉，就没有哪个野蛮人敢再来劫掠。

在李三事件的几十年后，军部和驱逐者的太空部队已经在一百多个边境区域爆发了冲突，不过除了无重力、无空气环境中零星的舰队接触外，还没有步兵交战。一些流言开始在世界网内流传开来：驱逐者们永远不会对居住在类地行星上的人类构成威胁，因为几个世纪以来他们适应了零重力环境；驱逐者们进化出一些高于——或者说低于——人类的東西；他们没有远距传输科技，而且永远不会有，因此他们永远不会对军部构成威胁。然后，就有了布雷西亚事件。

布雷西亚是那些自以为是的独立世界中的一个，因出口钻石、粗根以及无与伦比的咖啡而变得富庶。它有通向环网的便捷通道，但同时也为与之相距八个月的路程而感到高兴。它态度谄媚，却拒绝成为殖民地，不过还是得依赖霸主的保护体和共同市场来满足它剧增的经济目标。和那时大多数世界一样，布雷西亚以其自卫力量而自豪：十二艘火炬舰船，一艘已经在军部空军服役半个世纪的经改装的退役太空攻击航母，四十多艘小型快速轨道巡逻艇，还有一支九万志愿人员组成的常备军，一支可敬的远洋海军，以及一仓库的核武器——虽然积攒在那儿纯粹是用作象征目的。

驱逐者的霍金器行踪曾引起霸主监督站的注意，不过仅仅被误认为驱逐者的另一批游群迁移队，不会接近布雷西亚星系半光年之内。于是命令下达说，除非这群驱逐者进入欧特云半径，不然就不用侦测。然而，游群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然修正路径，直到进入了欧特云半径。于是，驱逐者就像旧约的瘟疫落在了布雷西亚上。布雷西亚和霸主的营救

与回应之间，隔着至少七个月的天堑。

布雷西亚宇宙防空军在战斗的前二十个小时内就被摧毁殆尽。然后，驱逐者游群又派出了三千艘以上的飞船进入布雷西亚的地月空间，系统性地打击行星防卫设施。

这个世界本是由正经的中欧移民在第一波大逃亡时建立的，两块大陆也被简单地称作南布雷西亚和北布雷西亚^[63]。北大陆有沙漠和高纬度冻土，还有六座城市，大部分居民都是粗根种植者和石油工程师。南布雷西亚从地理和气候上来说更温和，这个世界四亿人口中的大多数聚集在此，它也是大型咖啡种植园的所在地。

仿佛是为了证明战争是什么样的，驱逐者们血洗了北布雷西亚——先用几百门无尘核子武器和战术等离子炸弹，然后是死亡射线，最后是定制的病毒。只有一千四百万居民逃出虎口。南布雷西亚却没有遭到轰炸，仅仅发生了针对特别军事目标、机场和在索诺的大港口的袭击。

军部有这样的教条：尽管从轨道上打击一个工业化的行星是可能的，但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入侵是不可能的。因为登陆以后会有后勤问题，要占领那么广阔的区域，入侵军队的规模会变得难以控制，那对于入侵本身来说就是最大的麻烦。

驱逐者们显然没有读过军部的军事教科书。在占领后授权仪式的第二十三天，超过两千艘登陆舰和突击艇降落到南布雷西亚。在入侵的第一个小时内，剩余的布雷西亚空军全部完蛋。两颗核弹倒是攻击了驱逐者的活动区域，但第一颗被能量防护区域偏转，第二颗打中了一艘也许是诱饵的侦察船。

这些驱逐者，看起来在三个世纪里已经在生理上彻底改变了。他们

的确更喜欢零重力环境，但他们的机动步兵所穿着的动力外骨骼在这里运行良好。仅用了几天时间，那些覆着黑色衣装、肢体细长的驱逐者士兵就占满了整个南布雷西亚的城市，好像巨蜘蛛的大规模群袭一样。

在入侵的第十九天，最后一批有组织的抵抗者也被镇压了。首都白金敏寺也在这天陷落。驱逐者军队进入这座城市后的一小时，最后一条由布雷西亚发往霸主的超光消息在发送到一半时失去了音讯。

费德曼·卡萨德上校随同军部的第一舰队在二十九个标准星期后抵达。三十艘欧米伽级的火炬舰船保护着一艘装有远距传输系统的空间跳跃飞船，高速进入了这个星系。神行舰下降后三个小时，奇点球被激活，十个小时后，四百艘第一线作战军舰驶入这个星系。二十一个小时后，对入侵的反击战打响了。

布雷西亚战斗开始的前几分钟，对某些人来说只是数学。而对卡萨德而言，那几个星期的日子可不单单是数学，更多的是战斗那残酷的美丽。这是跳跃飞船第一次作为航空兵分队以上等级的单位使用，混乱可想而知。卡萨德从五光分外走了进去，出来时，掉在一片砂砾和黄色尘土中，因为突击艇的远距传输入口朝下面对着一个陡坡，陡坡上都是烂泥和打头那小队人马的鲜血，滑得很。卡萨德躺在泥里，俯视着山坡下的混乱场景。十七艘远距传输突击艇中，有十艘坠落起火，像破玩具似的散落在山脚下和种植园里。剩余飞船的密蔽场也在不断缩小，那是因为导弹和带电粒子光束正在攻击，它们将登陆区域覆盖在橙色火海的穹顶下。卡萨德的战术显示器上是一片令人绝望的混乱；他的头盔上显示着大片难以忍受的向量，表示着炮火，闪烁的红点表示军队垂死挣扎的地方，还有覆盖图是驱逐者的干扰信号。有人在他的基本指挥电路中大

叫：“哦，妈的！该死的！哦，该死的！”植入元件却没有注册信号，命令组的数据本该在那儿的。

一个士兵把他拉起身，卡萨德拍拍指挥杖上的泥巴，走到下一个班传输过来的地方，然后战斗继续。

从他在南布雷西亚的最初几分钟开始，卡萨德就意识到，新武士道已经死了。八千多名武装精良训练有素的军部士兵：从集结区域走出来的陆军，想找一块无人居住的地方作战。驱逐者军队撤到一道烧焦的泥后面，上面满是饵雷和死去的贫民。军部用远距传输追赶敌人，迫使敌人战斗。驱逐者们则用核子和等离子武器的弹幕射击来回答，把追击的陆军限定在范围内，而驱逐者则趁机退后，躲入在城市和飞船降落地周围已经准备好的防御工事内。

南布雷西亚僵持不下，太空战也没有速战速决，无法改变战局。除了佯攻和偶尔的激烈交火以外，驱逐者严格控制着在布雷西亚三个天文单位^[64]区域中的一切。军部的空中作战单位且战且退，让整个舰队保持在远距传输器的范围内，保护最重要的空间跳跃飞船。

曾经被预测为一场只要两天就可结束战争，打了三十天，然后六十天。战争又回到了二十世纪或二十一世纪早期：漫长严酷的战役在残垣断壁和平民的尸体上进行。最初八千名军部士兵被消灭，随即补充了十万人，在呼喊另二十万援军的同时，这十万人也在被屠杀。全局上数十亿人和人工智能顾问理事会都建议撤离，但梅伊娜·悦石和其他十几个议员无情地固执己见，让战争之火不灭，让军人死于非命。

卡萨德几乎马上就理解战术的改变。甚至早在他分区的人都死在“石堆战役”的时候，他的巷战本能就在前线被激发出来。其他军部指

挥官，因为违背新武士道，都几乎不再行使职责，变得优柔寡断。卡萨德指挥着他的一个团，并在D命令组被核弹摧毁后临时指挥着这个团所在的师——只能用人数来交换时间，然后率先在反击前呼叫裂变武器的打击。军部开始“拯救”布雷西亚的九十七天后，驱逐者撤退了，卡萨德也赢得了一个具有双重意义的绰号：南布雷西亚屠夫。据说连他自己的部队都害怕他。

而卡萨德在梦里见到她，那是亦真亦幻的梦。

在“石堆战役”的最后一个晚上，卡萨德和他的猎手屠杀组用超声和T-5气体清洗驱逐者突击队最后据点，在那隧道构成的漆黑迷宫里，我们的上校在火焰和尖叫里睡着了，他感觉她修长的手指碰到了他的面颊，乳房轻触着他。

清晨，卡萨德下令空间打击后，他们进入了新维也纳，部队跟着玻璃般平滑的二十米宽的燃烧沟槽进入被切割的城市，卡萨德眼睛都不眨地盯着人行道上排列的人头，它们被小心地排放在那，似乎在用谴责的目光欢迎军部士兵的拯救。卡萨德回到他的指挥电磁车，盖上舱门，然后，蜷缩在温暖的黑暗里闻着橡胶、热塑料、充电离子的味道，在C3频道的喋喋不休和内植解码里听到了她的低语。

在驱逐者撤退的前一晚，卡萨德离开“巴西”号霸舰上的指挥会议，传输到亥尼山谷北方的音德立博总部，开着他的指挥车来到山顶察看最后的轰炸。最近的战术核武器攻击在四十五公里以外。等离子炸弹像橙色和血红色的花朵般绽放在一个个完美的网格里。卡萨德数了数，至少有两百个以上的绿色光柱，那是地狱之鞭在把广阔的平原撕成碎片。他坐在电磁车闪耀的发动机底座上，甩掉他眼中的苍白余象，就在他快要睡着时，她来了。她穿着淡蓝色的裙子，从山边枯萎的粗根丛中款款走

来。清风吹起她的裙摆，脸庞和手臂苍白得几乎透明。她呼喊着他的名字，他几乎可以听见那声音，然后第二波轰炸横扫过山下的平原，一切都淹没在了火焰和噪声里。

看起来像是对这个充满讽刺的宇宙的又一次佐证，费德曼·卡萨德挺过了霸主历史上最惨烈的九十七天战斗，没有受伤，却在最后一批驱逐者撤回他们的游群飞船逃跑的两天后，不幸受伤。那时他正在白金敏寺的市民中心（那是城里三幢仅存的建筑物之一）敷衍着世界网记者的傻问题，突然，一个比微型开关大不了多少的等离子饵雷在这幢建筑的十五层爆炸，把记者和卡萨德的两名副官从通风窗炸到了马路上，而建筑物全压在了卡萨德身上。

他被救援直升机直送师部，然后传送到在布雷西亚第二月球轨道上运行的空间跳跃飞船。他在那儿恢复知觉，躺在完全维生系统里。而此时，军队的头头脑脑和霸主政客们正在讨论该怎么处置他。

由于布雷西亚有远距传输连接以及实时媒体报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卡萨德现在已经成了轰动讼案的主角。一方面，因南布雷西亚战役史无前例的野蛮而胆寒的数十亿人会很高兴看到卡萨德被送上军事法庭或受到战争罪审查；另一方面，首席执行官悦石和其他一些人则觉得卡萨德和别的一些军部指挥官是他们的救星。

最后，卡萨德被送上一艘救护神行舰，开始了返回环网的漫长旅程。由于所有的生理治疗都要在“神游状态”下进行，所以这艘古老的治疗船医治重伤和濒死的患者也就顺理成章了。等卡萨德和其他伤员回到世界网的时候，他们就都能重回岗位了。更重要的是，卡萨德将获得长

达十八个月的时间债，不管他现在被怎样的争议所包围，到那时，一切都会画上句号。

他醒了过来，看到一个女人的身影弯腰俯视着自己。一瞬间他确信那是她，然后意识到，那只是军部的一名医师。

“我死了吗？”他小声说。

“你曾经快死了。现在你在‘梅里克’号霸舰上，已经苏醒昏厥过好多次了，不过你不一定知道这一切，因为‘神游’会有副作用。我们现在要进行下一步生理治疗。你觉得你能起来走走吗？”

卡萨德抬起手盖住眼睛。尽管“神游状态”让他晕头转向，他还是回忆起治疗时的痛苦，长时间的RNA病毒浸浴，还有手术。他记得大部分手术。“我们要去哪儿？”他问，那只手仍遮着眼睛，“我忘了我们怎么回环网的。”

医师笑了笑，仿佛每次卡萨德从神游中苏醒后，都会问她这个问题。也许是这样。“我们要去海伯利安和嘉登，”她说，“我们正开始进入……”

女人的话被世界末日一般的声音打断——嘹亮的铜喇叭声响起，金属被撕裂，愤怒的咆哮。卡萨德裹着床单在六分之一的重力下摔下了床。飓风把他吹过甲板，水罐、盘子、床单、书、尸体、金属工具，无数东西向他飞来。男人和女人大叫着，随着空气冲出病房，他们的声音很快变成假声。卡萨德感到床垫猛地砸上墙，他从紧握的拳头缝隙中朝外张望。

离他一米远的地方，有个足球大小、疯狂抖动长腿的“蜘蛛”试图从船舱壁上忽然出现的裂口里挤出去。这东西长着没有关节的长腿，那些腿儿正拍打着围着它急转的纸和其他零碎物件。当“蜘蛛”转过脸来，卡萨德发现那竟是医师的脑袋——她在最初的爆炸中就被炸飞了头。她的长发在卡萨德的脸上翻腾。然后裂缝变得有拳头般大，头也从洞里飞了出去。

就在悬臂停止高速旋转、“重力”消失的时候，卡萨德站起身来。现在唯一的外力是飓风的力量，那股力正把病房里的一切东西朝裂口和船舱壁的缝隙扯去，还让飞船猛烈倾斜、翻滚，令他头晕目眩。卡萨德浮在空中，顶着风力向前游，朝通向走廊的门口行进，门外就是悬臂。他利用自己能找到的每个扶手往前挪，还有最后五米，他松开手，一个鱼跃，朝前游去。一个金属盘子击中了他的眉骨；一具眼睛出血的尸体差点把他吓得返回病房，紧急气密门被一具海兵死尸卡着，它穿着宇航服，门一个劲地想要关上，但那只是在做无用功而已。卡萨德游进悬臂通道，把尸体拉到身后。门在他身后封住了，但通道里的空气比病房里少多了。某处高音汽笛般的尖叫都因空气太过稀薄而听不见了。

卡萨德也尖叫了，试着以此来舒缓压力，让肺部和鼓膜不致爆裂。悬臂里的空气仍在被抽出，他和那具尸体正被卷向一百三十米外的飞船主舱，两人沿着悬臂通道翻滚，跳了一段恐怖的华尔兹。

卡萨德花了二十秒钟拍开海兵宇航服上的紧急逃生开关，又花了一分钟把尸体拖出来，自己钻了进去。他比那个死人高了十公分，尽管宇航服能拉伸到一定尺度，他的脖子、手腕和膝盖仍被挤压得疼痛不堪。头盔压着他的前额，就像有个老虎钳隔着垫子在咬他。小片血迹和白乎乎分泌物贴着面罩内部。夺去海兵性命的弹片在宇航服上留下了小孔，不过宇航服已经竭力密封住里面的空气。大多数气密显示灯都闪着

红光，卡萨德命令宇航服显示状态报告，但它没有回应，再呼吸系统发出令人担心的刮擦声，不过倒是在正常运行。

卡萨德试了试宇航服上的无线电。没有回音，甚至连静电杂音也没有。他找到了通信总导线，连接到飞船的终端，没有反应。飞船又猛地倾斜了一下，一连串撞击发出金属的回响。卡萨德撞到通道的墙上，一节运输车厢翻滚过来，里面装着的电缆互相抽打着，像海葵搅动的触手。笼子里还有几具尸体；有更多的死尸纠缠在螺旋式楼梯上，这些楼梯仍然完整地连着通道的墙壁。卡萨德奋力往悬臂通道的最后几米游去，发现所有气密门都被封死了，悬臂通道内部是挡板关闭的，但在主舱舱壁上有个大洞，大得足够让商用电磁车开进来了。

飞船越来越倾斜，翻滚也越来越厉害，把复杂的新自转偏向力施加到卡萨德和管道里的所有物体上。他拉住撕裂的金属碎片，从“梅里克”号霸舰三夹层外壳的一条裂缝中钻了过去。

看见飞船内部的时候，他几乎大笑起来。不管是谁攻击的这艘老医护船，这人都做得相当高明，带电粒子束对着船体一阵又刺又砍，最终，压力密封装置失效，自我密封单位损坏，远程损害控制过载，内部舱壁也塌了。然后敌舰用特殊弹头导弹攻击船壳的内部，那种东西，军部的空军士兵通常搞怪地称作“闷罐射击”。攻击效果就好像把威力巨大的手榴弹扔进挤成一堆的老鼠群里。

光线从墙上一千多个洞里照进来，打在由灰尘、血滴、润滑液构成的浮动薄雾上，到处都是这些胶质物所折射出的彩色光线。卡萨德悬浮在那，飞船摇晃翻滚，让他不断旋转，他可以看见二十多具尸体，浑身赤裸，血肉模糊，在完全的零重力下，它们看上去像是在跳优雅的水下芭蕾。大部分死尸都被自己的组织和血液环绕，组成了自己的小小太阳

系。其中有几个凝望着卡萨德，眼睛由于压力而暴突出来，瞪得就像个卡通人物，绵软无力的手和臂膀似乎在招呼他，让他靠近点。

卡萨德划过废墟，打算从登陆要道进入指挥中心。一路上他没有看到武器，看起来除了那个死掉的海兵还没有其他人穿好装备。不过他知道，在指挥中心或者船尾的士兵岗里会有武器库。

他停在最后一个被撕裂的压力封口处，在那儿看了看，这一次他终于笑了。原来那前面已经没有登陆要道，连船尾也没了，飞船主体无影无踪。他所在的这部分舱体，就是悬臂和医疗病房舱以及一大块破飞船外壳，整个早已被扯离了飞船主体，就好像贝奥武夫^[65]从格伦德尔^[66]身上撕下一条手臂那么容易。最后留下这个没有密封的主下落通道门，对着宇宙敞开门户。几公里开外，卡萨德可以看见“梅里克”号霸舰的另外十几块碎片，它们正在阳光下翻滚。一个绿色与湛青混杂的星球赫然迫现在卡萨德面前，让他涌过一阵站在高处的恐惧感，于是他紧紧抓着门框不放。就在此时，恒星运动到行星边缘的上方，激光武器闪烁着红宝石般的光芒，仿佛是在打摩尔斯电码。远处真空漩涡外，距他半公里处，有一块被掠夺一空的飞船部件突然再次爆裂，气化的金属、冰冻的挥发物、翻滚的黑色小点，所有东西都熔成了一团。他意识到，那些小点其实是尸体。

卡萨德向舱内划去，躲在乱糟糟的废墟里思考目前的境况。这套宇航服现在只能维持不到一小时的时间，他已经能闻到快要出故障的呼吸器发出的臭鸡蛋味。在废墟里艰难移动的时候，他也没有看见任何气密舱或气密容器。而且就算他找到密室或者密封舱又能怎么样呢？卡萨德不知道下面的行星究竟是海伯利安还是嘉登，不过他确定这两个地方都没有军部的势力。他也确信当地的自卫武装绝对对抗不了驱逐者的飞船，所以即便巡逻船要找到这里，也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卡萨德明

白，他现在藏身的这块打滚的垃圾，它的轨道会由于阻力慢慢降低，很可能的情况是，他们还没派人来检查一下，它就已经在大气层中粉碎成上千块歪七歪八的金属片坠落了。当地人不会喜欢这种情况的。不过，按照这些人的观点，让这么一小片天塌下来，总比引起驱逐者的敌意要好。如果下面的行星有简单的轨道防御或者地对空带电粒子束，他苦笑，对他们来说炸毁这块东西要比攻击驱逐者更有意义。

但对卡萨德来说，这一切没什么不同。除非他马上做些什么，不然，在下面的人采取行动或者这块碎片掉进大气层以前，他就早已死翘翘了。

杀死海兵的弹片把视野放大器的防护盾击碎了，但是卡萨德还是把仅剩的一点观察面板拉下来，盖在面罩上。指示器闪着红灯，但是宇航服还是有足够的能量显示出放大的视图，荧屏上淡绿色的光芒闪烁在蛛网般的裂纹里。他看到，驱逐者的火炬舰船正停在一百公里外，它的防御场把背景的恒星弄得模糊不清，然后，舰船发射出了什么东西。卡萨德立马确定，这些是用来完成致命一击的导弹。得知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他不由苦笑。接着，他发现那些东西在低速飞行，于是他把视野放大。能量灯红光闪烁，表示放大器即将失效，不过他还是看到了尖细的卵形，点缀着推进器和水泡状驾驶舱，每个都拖有六条搅在一起的柔软操纵臂。“鱿鱼”，军部的空军士兵常这样称呼驱逐者的掳敌船。

卡萨德朝废墟的深处划去。在一个或更多“鱿鱼”到达这块飞船碎片前，他只有几分钟时间了。那东西里面会有多少驱逐者待着？十个？二十个？他确信那里面一定超过十个。它们一定全副武装，还配备有红外探测仪和行动感应器。驱逐者精英的实力等同于霸主太空士兵，这些突击队员不仅在自由下落的环境里训练战斗，而且也是在零重力下出生并长大。它们有着细长的肢体，善于抓握的脚趾，通过修复手术增加的尾

巴在这样的环境里也是额外的优势，虽然卡萨德觉得它们现有的优势已经足够了。

卡萨德开始往回赶，小心翼翼地穿越着纠结不清的金属迷宫，肾上腺素的恐惧潮涌使他忍不住想在黑暗里大喊，但他努力压制着。他们到底想要什么？战俘？真是这样就解决了他当前的求生问题。如果他想活命，只要投降就行了。问题在于卡萨德看过军部情报机构关于驱逐者飞船的全息影像，那是他们在那些逃离布雷西亚的飞船上拍摄到的。是个储藏舱，里面关着两百多名战俘。驱逐者显然对霸主公民很好奇，或者他们觉得要关押这么多的人，还要给他们食物，实在是太过麻烦，又或许是它们古老的审讯方式——不管怎样，反正全息像显示，那些布雷西亚居民和军部士兵都像生物实验室里的青蛙一样给剥去了皮，钉在了钢架子上，他们的器官被浸在营养液里，四肢平滑地切下，眼珠摘了，他们的头脑随时准备好接受审讯者的提问，粗糙的大脑皮层通信电线和分流插头直接插进了头骨上的一个三公分的洞里。

卡萨德往前划，飘在残骸和飞船内部杂乱的电线堆里。他丝毫没有投降的欲望。至少有一只“鱿鱼”连接上了船壳或舱壁，翻滚的破船剧烈震动了一下，然后稳住了。好好想想，他命令自己，现在需要的是武器，而不是什么躲藏的地方。从那些废墟里爬过来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可以帮他活命呢？

卡萨德停下来，悬浮在一片毫无隐蔽的空间里，那里都是些光纤电缆，他在那儿思考了一阵。那个他醒来时的医护病房、床、沉眠箱、急救护理设备……大部分都从船壳的裂口里喷出去了。悬臂通道、升降舱、楼梯上的尸体。没有武器。大部分尸体都给“闷罐射击”的爆炸或突然的减压撕得粉碎。那些升降舱的缆索？不行，它们太长了，不用工具没法割断。工具？他一样也没瞧见。主升降机井旁的走道上，医护办公

室什么也不剩了，医疗透视房，核磁共振室，电脑绘图区像是被洗劫一空的石棺。至少还有一个操作室完好无缺，不过内部是散落的仪器和漂浮电缆组成的迷魂阵。日光浴室，玻璃被炸飞，里面空无一物。病人休闲室。医生休息室。擦洗室、走廊、无法辨认的房间。还有尸体。

卡萨德又在那儿停留了片刻，在光影的翻滚迷宫中调整了方向，然后开始行动。

他期望还有十分钟；不过实际上只有不到八分钟了。他知道，驱逐者在零重力下会很有条理，而且效率很高，不过他也无法预测他们到底有多高效。他拿自己的性命当赌注，赌驱逐者搜查时是两人搭档的。两人搭档，这是舰队士兵的基本守则，就像在霸主军部的“陆军跳鼠”学到的，在城市战斗中从一扇门冲向另一扇门时，一个人冲进房间，另一个人提供火力掩护。如果驱逐者的小队超过了两个人，甚至是四人一组，那自己必死无疑。

在驱逐者冲进时，卡萨德正飘在三号手术室的中央。他的呼吸器已经差不多快要停止工作了，他浮在空中一动不动，呼吸着肮脏的空气。一名驱逐者突击队员闪了进来，又闪向一边，最后两把武器瞄向了这个穿着破碎士兵服的毫无武装的人。

卡萨德想过，自己身上这宇航服和面罩骇人的状况，会为他赢得一两秒钟的时间。驱逐者的胸灯扫过卡萨德的时候，他正透过瘀血斑斑的面板，如同瞎子般朝上张望。这突击队员带着两把武器，一手拿着声波击昏器，左“脚”的长脚趾“拿”着一把虽小但更致命的激光手枪。他举起了声波枪。卡萨德看见那条修复增添的尾巴上长着致命的尖刺，然后他

戴着护手的右手按下了手里的鼠标。

卡萨德花了八分钟时间把紧急发电器接到手术室的电路上。虽然不是所有的医疗激光都能用，不过总算还有六个完好无损。他把四个小的安置好，对准门左边的地方；另外两个切骨头用的，瞄准右边。而驱逐者走到了右边。

那驱逐者的制服一下炸了。卡萨德朝前游去，此时激光还在以预先设置好的程序画着圈子，切割着一切。他钻到那条蓝色的激光束之下，现在它已经被卷进了无用的制服密封剂和血蒸汽组成的不断扩散的迷雾中了。卡萨德抢过声波枪，就在这时，第二个驱逐者冲了进来，如旧地的黑猩猩那般身手矫健。

卡萨德手拿声波枪，顶着那人戴着头盔的脑门，扣下了扳机。那家伙软绵绵地倒了下来。修复尾在偶然的神经冲动下抽动了几下。如此近距离被声波枪击中是不可能生还的；脉冲会把脑子打成燕麦粥。当然卡萨德也不打算抓俘虏。

卡萨德一蹬腿，游到半空中，抓住了一根支架，握着声波枪向敞开的门外扫射。没有其他人进来。二十秒的检验证明，那是个空荡荡的走廊。

他掠过第一具尸体，游到穿着完整制服的人身边，开始脱它的衣服。这个突击队员除了太空制服外什么也没穿，而且，竟然不是男性！这位女性突击队员一头金色短发，乳房很小，阴毛上方还有刺青。她浑身苍白，一滴滴血从鼻子、耳朵、眼睛里流出来。卡萨德记住了，原来女性驱逐者也要当兵。记得布雷西亚战役那会儿，它们所有的尸体都是男的。

卡萨德仍然戴着头盔和呼吸器，他把尸体踢到一边，开始使劲把这身陌生的制服往身上拉。真空让他肌肉里的血管爆裂。刺骨的寒冷撕咬着他，而他还在手忙脚乱地连接锁扣。他已经够高的了，可这女人的制服竟然比他还长。伸长手，他可以操作手套，不过这“脚套”和尾巴连接物就没有办法了。他只能任它们毫无用处地耷拉在一边。最后，他终于从自己的头盔中脱困了，挣扎着，戴好了驱逐者的“泡泡”。

衣领触显发出琥珀色和紫色的光。他听到空气的急流，鼓膜一阵刺痛，同时还被一种又厚又腻的臭气熏得难以忍受。也许那是驱逐者故乡甜美的气味。“泡泡”的耳机里传来的语言听起来像是古英语磁带在急速回放。卡萨德决定再赌一次，在布雷西亚时，驱逐者的陆军是半独立的，他们用无线电和遥感侦测指挥，而不是像军部陆军使用的植入式战术网络。如果它们在这里也用这套系统，那么突击队的指挥官也许知道有两个人失踪了，甚至还有可能收到它们的身体状况通信读数，但很可能不知道它们在哪里。

卡萨德决定停止假设，开始行动。他用鼠标调整了医疗激光，让它对任何进入房间的东西直接开火。然后笨手笨脚地一跳一跳沿着走廊跃去。穿戴着这身该死的套装，他想，就好像脚踩着自己的裤子在重力场中走动。他拿着两把能量手枪，却没发现任何皮带、带扣、钩子、维可牢垫子、神奇夹子或者口袋来放它们。现在他就飘在空中，好像全息戏剧里喝醉酒的海盗，两手拿着两把枪，从一面墙撞到另一面墙。他打算用一只手抓着什么东西往前走，只能不情愿地让一把枪飘在身后。手套看起来像十五号的棒球手套戴在了两号的手上。那讨厌的尾巴摇摇晃晃，时不时“嘣”的一下敲在“泡泡”上，屁股也生疼生疼的。

他挤进第二道裂缝，看见远处有灯光。就在快要抵达敞开的甲板时（就是看到“鱿鱼”迫近的地方），他拐过一个角落，差一点和三个驱逐

者撞个满怀。

由于穿着敌人的衣服，他至少占了两秒钟的先机。他对着打头的那个穿制服的人的头盔近距离开火。第二个男人，或女人，向他疯狂反击，一团巨大的声波从他左肩边上擦过，而之前他刚对那家伙的胸口连开三枪。最后一个朝后弹去，借着三个支撑点，没等卡萨德重新瞄准，就消失在破损的舱壁中。耳边传来它的咒骂、责问和命令。而卡萨德只是默默追赶。

第三个驱逐者本可以逃掉的，如果不是它重新找回荣誉转身战斗的话。卡萨德从五米外射穿那人的左眼，此时，他有一种难以言喻的似曾相识之感。

尸体打着滚向后飘进阳光里。他划到那片空地，终于看见了卯在船体上的“鱿鱼”，它就在二十米开外。他思忖着，这真是他这么长时间来第一次交到天大好运了。

蹬蹬腿穿越这段距离，他知道，如果有人从“鱿鱼”或者废墟里向他射击，他只能坐以待毙。此时此刻，他感觉到阴囊收缩的紧张感，当他成了明显的靶子时，他总会有这种感觉。不过幸好没人开枪。耳机中响起了命令和询问。他听不懂，也不知道是谁在哪里说话，而且，总的来说，他最好不参与对话。

穿着这套笨拙的衣服，他几乎没法爬上“鱿鱼”。如果真上不去，他转念一想，这种虎头蛇尾的事情真是宇宙对他的自命不凡和好勇斗狼的最好裁决：勇士飘在近地轨道，没有机动系统，没有推进器，没有任何种类的动力，连手枪都是无后座力的。自己会像一个孩子手里飘走的气球，无用且无害地结束生命。

卡萨德拼命伸手，连关节都发出“咯咯”的响声，这才勉强抓住了一根天线，把自己慢慢拉上了“鱿鱼”的外壳。

该死的气闭门在哪里？就航天器来说，这东西的外壳很光滑，但是装饰着缤纷的图案、贴花、板画，他猜，在驱逐者的字典里，这是“危险请止步：推进器口”的意思。但却怎么也看不到入口。他猜里面也许有驱逐者，至少有个驾驶员吧，也许它们正感到奇怪，这个回来的队员怎么不去开气闭门，反而像个缺腿螃蟹一样绕着船壳转呢。或者他们大概已经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正在里面拿枪等着他呢。不管怎么样，显然没人出来为他开门。

去他妈的，他一边瞎琢磨，一边对着透明观测舱开了一枪。

驱逐者的船舱保持得很整洁。只有一些无用的仿若回形针和硬币的东西随着飞船的空气间歇喷出。他等到喷涌停止，然后挤了进去。

里面是运兵区：一个缓冲型船舱，活像登陆飞船或者装甲人员输送舰的跳鼠舱。他估摸了一下，里面大概可以运载二十个身着真空服的突击队员。现在当然是空的。有扇敞开的舱门通向驾驶舱。

舱内只有一名指挥驾驶员，结果这家伙在解安全带时被卡萨德一枪崩了。卡萨德把尸体推到运兵区，自己坐到那个仿若指挥座椅的地方，绑好了安全带。

红黄的日光穿过头顶的透明玻璃罩，射了进来。视频监控器和全息控制台显示出船头和船尾的场景，以及侧翼摄像机捕捉到的舰内状况。他看到那个在三号手术室给剥光衣服的尸体，还看到几个身影在和医疗激光交火。

在费德曼·卡萨德儿时的全息戏剧里，英雄们看起来总能操纵任何掠行艇、太空船、奇异的电磁车，还有各种在必要时出现的奇怪机器。卡萨德学过如何操纵军事运输船，简单的坦克和装甲车，孤注一掷的时候还能开开突击艇或者登陆艇。如果被困在一艘失控的军部飞船上（当然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他可以在指挥中心找到办法，连接入主电脑，或者通过无线电或超光发射器发出求救信号。但坐在驱逐舰“鱿鱼”的指挥座椅上，卡萨德毫无头绪。

当然这也不完全对。他很快就辨认出控制“鱿鱼”触手的远程控制槽，如果给他两三个小时的时间，他也许能找出其他一些控制按钮。但他没有时间了。从前部荧屏上，可以看见有三个穿着太空服的身影正朝“鱿鱼”跃来，同时还在开火。那驱逐舰指挥官苍白的外星头像在全息控制台上显示出来，他“泡泡”里的耳机响起一阵喊叫。

大滴的汗珠挂在眼前，顺着头盔内部淌下来。他用力甩头把它们甩掉，然后眯着眼看着操纵控制台，按了几个看上去有点像那么回事的装置。也许这里面有声音控制电路，超驰控制器，或者有点像飞船电脑的可疑东西，卡萨德知道，他妈的他要完蛋了。在开枪打死那个驾驶员以前，他就想到过目前这种境况，但他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强迫那家伙开船，或骗取他的信任。不行，也许这样就对了，他暗自思忖，然后按下了更多的控制键。

推进器启动了。

“鱿鱼”在抛锚的地方一阵急拉急扯。卡萨德虽然系着安全带，可他还是被弹上弹下。“见鬼！”这是自他问护士小姐飞船去哪儿后第一次开口。他使尽力气伸手向前探去，终于把带着护手的手指插进了控制槽，结果六根触手中，有四根松开了，一根被扯掉，最后一根撕掉了“梅里

克”号霸舰的一大块船壳。

“鱿鱼”打着滚脱离了船体，录像上显示，有两个穿着太空服的身影没来得及跳到“鱿鱼”上，第三个抓住了拯救卡萨德的天线。卡萨德大体上知道了推进器控制钮在哪，他疯狂地一阵猛按，结果顶灯全部亮了。所有的全息图像暗了下来。“鱿鱼”开始了最狂野的技巧动作，倾斜、翻滚、侧滑，样样本领都拿了出来。他看到那个驱逐者从头顶舱上滚了过去，在前监视器上出现了一小会儿，然后成了船尾监视器上的小点。那家伙在越离越远时，还在朝这里开枪。

“鱿鱼”继续猛烈翻滚，卡萨德努力保持清醒。各种声音和可视警报吸引着他的注意。他按住推进器开关，觉得启动了。不久又把手松开，因为他觉得自己好像只是在两个方向上被拉扯，而不是五个方向上一起受力。

从随机监视器上，他看见那艘火炬舰船越离越远。太好了，他可不怀疑，驱逐者的战舰可以随时把自己干掉，而且如果自己迫近或威胁到它的话，它肯定会这么做。他可不晓得这“鱿鱼”上有没有武器，他甚至怀疑这上面根本就没有比杀伤类武器更大的任何火力。但火炬舰船的指挥官绝对不会让一艘失控的运输船靠近自己。他认为驱逐者们已经知道这艘飞船被敌人劫持了。即使现在火炬舰船在一瞬间毁灭自己，他也不会感到惊讶——或许有些失望，但不会惊讶。同时，他还在思考两种情感：好奇心和复仇欲。它们是典型的人类情感，但不知道是不是驱逐者的情感。

好奇心，他知道，可以很容易被长时间的压力所征服，不过他觉得像驱逐者那样半军事半封建的文化，复仇一定是深深包含于其中的。什么事都是平等的，卡萨德没有机会伤害他们更深，也几乎没办法逃跑，

看起来费德曼·卡萨德上校就要成为他们解剖架子上的主要候选人了，他这么觉得。

卡萨德看着前部显示屏，皱着眉头，松了松安全带，以便看到头顶舱。飞船虽然还在打滚，但程度已经没那么厉害了。那颗行星看起来离得更近了，一个半球填满了他的“头顶”，但无法估计出“鱿鱼”离大气层有多远。他完全不明白荧屏上的数据是什么意思。只能猜测它们轨道速度是多少，还有重返大气层要承受多大的震动。他瞥到一眼“梅里克”的残骸，心里很清楚，离星球表面已非常近了，大概只有五六百公里的样子，而且就处于某种可以让登陆飞船降落的中继轨道上。

卡萨德想要抹抹脸上的汗，但是宽松护手的指尖碰到了面罩，他不由皱了皱眉。太累了。妈的，几个小时前他还处于神游状态，而在几个飞船星期前，他差不多就是个死人。

他不知道下面的世界是海伯利安还是嘉登。尽管都没去过，不过他知道嘉登上住的人更多，而且马上就要变成霸主的殖民地了。希望那是嘉登。

火炬舰船派出了三艘突击艇。早在船尾摄像器的取景范围外，卡萨德就已经清楚地看见了它们。于是卡萨德按住推进按钮，直到感觉船更快地打着滚，冲向前面那堵巨大的行星之墙，他才松开手。除此之外他什么也做不了。

三艘驱逐舰突击艇追上了“鱿鱼”，此时，“鱿鱼”也已经抵达了大气层。这些突击艇无疑配备有武器，现在，“鱿鱼”已经进入了它们的射程，不过指挥线路上的某人肯定对这个失控的“鱿鱼”大为好奇。或许大

为愤怒。

卡萨德的“鱿鱼”设计得一点也不合乎空气动力学。就像大部分舰舰飞行器^[67]一样，“鱿鱼”可以将行星大气层玩弄于股掌之间，但是如果冲入重力井冲得太深，那它就在劫难逃了。卡萨德看到了重返大气层后发出的警示红灯，也听到了活跃的无线通信频道的电离信号，他忽然怀疑，开这么个飞船冲入大气层是不是个好主意。

大气阻力把“鱿鱼”稳定下来，就在卡萨德检查控制台和指挥座椅扶手并祈祷控制电路在那里时，他第一次感受到了短暂重力拉扯。充满随机噪声的荧屏上显示出一艘拖着蓝色等离子焰尾的登陆飞船，它正在减速。那艘突击艇看上去突然爬高了，这其实是假象，跳伞运动员看着别人张开降落伞或打开悬帆时，也会有类似的错觉，这都是一个道理。

卡萨德又有了别的担心。看起来这里没有降落伞，没有弹射座椅。每艘军部的太空船都有这些大气层内的逃生设施——早在八个世纪前就有了，而那时全天域飞行在旧地上刚刚发展到大气层的表面。一艘舰舰飞行器，也许永远不需要行星降落伞，不过写在古老法则里的古老恐惧感是很难消亡的。

也许这只是理论上说说罢了，卡萨德什么也没找到。船还在震动，还在旋转，而且开始变热。卡萨德解开安全带，移动到船尾，他不确定他在找什么。悬帆包？弹射椅？抑或是一对翅膀？

然而士兵运输区什么也没有，除了那个驱逐者驾驶员的尸体，还有比饭盒大不了多少的存储箱。他在箱子里面一阵捣鼓，找到的东西还没药包大。没有令人眼前一亮的装备。

卡萨德能听到“鱿鱼”的隆隆震动声，他悬吊在一个枢轴环上，船开

始解体，现在，他几乎已经接受了一个事实：驱逐者不会把钱和飞船空间浪费在低概率逃生装备上。而且他们干吗要那么做？他们的一生是在黑暗的星系间度过的；他们对大气层的概念仅仅是罐头城市八公里的增压隧道。卡萨德的“泡泡”头盔的外部音频感应器开始接收到空气狂暴的啸声，那是从船壳和船尾破碎的透明罩那传进来的。他耸耸肩，自己已经赌得够多，总该输了。

“鱿鱼”在颤抖，在弹跳。卡萨德听见船首触手被扯掉的声音。那个驱逐者的尸体被吸了上来，从破碎的透明罩中飞了出去，像给真空吸尘器吸走的蚂蚁。他紧紧抓住枢轴环，从敞开的舱门望去，盯着驾驶舱内的控制座椅。令他惊奇的是，它们古旧极了，像是按照教科书里的早期太空船仿制的。现在，飞船的外部零件开始熔化，它们像是团团熔岩咆哮着穿过透明观测罩。卡萨德闭上双眼，回忆在奥校学到的早期太空船的结构和布局。“鱿鱼”开始最终的翻滚，那响声鼓噪得难以置信。

“真主保佑！”他大声喘着气，那是自孩提时代后就从没有过的呼喊。他费力地向驾驶舱钻去，撑在敞开的舱门上，支起身子，寻找着甲板上的抓手，仿佛是在攀越一堵垂直的墙壁。他就是在攀越一堵墙！“鱿鱼”先是旋转，然后稳定住，开始屁股朝前的死亡深潜。卡萨德在三倍重力的重负下往上爬，他知道，一失足将成千古恨，到时他的每根骨头都会散架。在他身后，大气的啸叫变成刺耳的尖叫，最后是巨龙般的怒号。运兵舱开始猛烈爆炸，闪着熊熊火光。

爬上指挥椅的过程仿佛在逾越峭壁上突出的岩石，同时下面还有两个登山者抱着他的身体在那摇晃。他抓着座位上的靠枕，但是那笨拙的护手却让他冷汗直冒，他现在正笔直地悬挂在那，脚底下便是运兵舱火势汹汹的大锅炉。飞船突然倾斜，他顺势摆动双腿，跃进指挥座椅。现在，显示屏全暗了，头顶的透明罩被烧成了病态的红色。他弯腰向前探

去，手指在指挥座椅下、在双膝间的黑暗中摸索着，什么也找不到。等等.....那是手柄。不，万能的基督和安拉.....那是一个扣环。跟历史书里的东西如出一辙。

“鱿鱼”继续解体。头顶舱的透明罩已经烧红，液体状的有机玻璃滴落在驾驶舱里，泼洒在卡萨德的衣服和面罩上，他闻到塑料熔化的味道。在解体的同时，船开始旋转。卡萨德眼前突然变成一片粉红，然后暗淡，最后什么也看不见了。他用麻木的手指拉紧安全带.....再紧点.....也许胸口被划到了，或者是被有机玻璃熔液烧穿了。他的手又回到扣环上。手指笨拙得简直抓不住.....不。快拉！

太晚了。随着最后一声尖叫，火焰勃然大作，飞船彻底解体，控制台被分解成无数弹片小块，在驾驶舱内疾速飞驰。

卡萨德被猛地压进了椅子，然后连同椅子一起被弹飞了出去。进入了火焰的中心。

坠落。

卡萨德隐约意识到，在坠落的过程中，座椅弹出了自己的密蔽场。火焰离他的脸只有几厘米。

火舌向他袭来，将弹射座椅踹出了“鱿鱼”炙热的气流范围。指挥座椅划过天际，画出一道蓝色火焰尾迹。微处理器控制着椅子让其旋转，在卡萨德和表面摩擦力的熔炉之间形成了圆盘状的力场。在他从两千米的高空下坠，在八倍重力下开始减速时，他感觉仿佛有个巨人坐在了他的胸口。

他使尽力气睁开眼，发现自己正蜷曲在长长的柱状蓝白色火焰的焰

心中。他再次闭上眼。他没有看见降落伞、悬帆包或者其他什么减速装置迹象。这没关系，无论何种情况，他的手臂和手都动弹不得了。

胸口上的巨人挪了挪身子，它更重了。

卡萨德意识到头上的“泡泡”已经融化大半，或者是被吹走了。耳边的声音响得难以置信，没关系。

他眼睛闭得更紧，是时候好好睡一觉了。

他醒了过来，看到有个女人的黑色身影弯腰俯视着自己。一瞬间，他以为是她。他又看了看，真的是她。她凉凉的手指抚摸着他的脸颊。

“我死了吗？”他轻声说，抬起手握住她的手腕。

“没有。”她的声音轻柔，有些嘶哑，还带着某种他不知道来自何地的颤音。他以前从没有听过她说话。

“你是真的吗？”

“是的。”

卡萨德叹了口气，朝四周看去。他正穿着件单薄的袍子，躺在某种床或平台上，身处黑漆漆的洞状房间中央。星辰投下光芒，从头顶破屋顶的缝隙中洒进来。他抬起另一只手，碰了碰她的肩膀。那头发如黑色的灵光罩着他。她穿着宽松单薄的长袍——尽管在星光里，他还是能看清她胴体的轮廓。他的鼻子捕获了那香味，肥皂、肌肤以及她独有的芬芳之气，在他们这么多次的相聚之后，他对这气味已经再熟悉不过了。

“你一定有很多问题吧，”她柔声细语道，而卡萨德则解开了系住她

袍子的金色纽扣。袍子无声地滑落在地。里面什么也没穿。在他们头顶上，银河织成的缎带格外耀眼。

“没有。”说着，卡萨德伸手把她拉近。

接近清晨时分，和风微漾，卡萨德把薄被子拉到他们身上。这单薄的布料看起来异常保暖，他俩一起躺在极为温暖的被窝中。不知在什么地方，雪和沙子正摩擦着光秃秃的墙壁。星辰依然清晰明亮。

他们在曙光乍现之时醒来，在柔滑的床单下，两人的脸贴在一起。她的手顺着卡萨德的肋部往下摸去，摸到了旧有和新留的伤疤。

“你叫什么？”他轻轻问道。

“嘘——”她小声应道，手滑到更下面了。

卡萨德把脸凑近她脖子的曲线，闻着那芬芳。她的双乳软软地轻触着他。夜幕褪去，清晨到来。不知在什么地方，雪和沙子吹着光秃秃的墙壁。

他们做爱、睡觉，又一次做爱。在天完全亮的时候，两人起身穿戴。她为卡萨德准备了内衣，灰色外衣和裤子，尺码非常合身，棉袜和柔软的靴子也一样。女人也穿着类似的衣物，颜色是深蓝的。

“你叫什么名字？”在离开破屋顶的房子，穿过一座死寂之城时，卡萨德问。

“莫尼塔，”女人回答，“或者尼莫瑟尼^[68]，你喜欢哪一个，就叫哪

一个。”

“莫尼塔。”卡萨德轻声说。他看着一轮小小的旭日在湛青的天空中升起。“这里是海伯利安？”

“是的。”

“我怎么着陆的？下体弹力场？降落伞？”

“你长着金箔之翼下落。”

“我没有感到疼痛。我没有受伤吗？”

“你受到很好的照顾。”

“这是什么地方？”

“诗人之城，在一百多年前被废弃了。那山头后面就是光阴冢。”

“跟在我后面的那些驱逐者飞船呢？”

“有一艘在附近降落，大哀之君把船员带到了他的身边。其他两艘落在很远的地方。”

“谁是大哀之君？”

“来。”莫尼塔说。死寂之城被沙漠蚕食。细碎的沙子扫过半掩在沙丘中的白色大理石。在西边，驱逐者的飞船蹲在那里，舱门大开。在附近倒塌的石柱上，热力管正在加热咖啡和新鲜烘焙的面包卷，两人默默地吃着。

卡萨德绞尽脑汁回想海伯利安的传说。“大哀之君是伯劳。”他最后说。

“当然。”

“你.....来自诗人之城？”

莫尼塔面带微笑，慢慢摇了摇头。

卡萨德喝完咖啡，杯子倒扣。他有种强烈的感觉，觉得自己还在做梦，甚至比任何模拟时的感觉都要强烈。但咖啡带着令人愉悦的清苦，洒在他的脸上和手上的阳光也充满了暖意。

“来，卡萨德。”莫尼塔说。

他们穿过冰冷的沙海。卡萨德遥望天际，觉得驱逐者的飞船能从轨道上攻击他们，然后又忽然确定，那是不可能的。

光阴冢静静地躺在一个山谷内。一座低矮的方尖石塔闪着柔和的光芒。一座巨石狮身人面像似乎正在吸收这些光线。扭曲塔门制成的复杂建筑的影子遮蔽着自身。其他坟冢也在旭日下现出影像。每一个坟冢都有一扇门，每一扇门都是敞开着的。卡萨德知道，自打第一个探险家发现这些坟冢以来，这些门就一直敞开着的，它们也都一直空无一物。三个多世纪以来，人们搜寻着隐秘的房间、坟冢、墓室、通道，但都一无所获。

“不能向前了，”莫尼塔说，他们已经走到山谷上部的悬崖，“今天的时间潮汐很强。”

卡萨德的战术植入物寂静无声。他没带通信志。他在记忆中搜

寻。“光阴冢周围有逆熵场。”他说。

“对。”

“光阴冢非常古老。逆熵场防止它们变老变旧。”

“不，”莫尼塔说，“时间潮汐推动光阴冢逆时间而来。”

“逆时间。”卡萨德恍惚地自言自语。

“瞧。”

微光闪烁，仿若海市蜃楼，一棵钢铁荆棘树从雾霾和兀然出现的赭沙风暴中现形了。那棵树似乎填满了整个山谷，矗立在那儿，至少有两百米高，几乎与悬崖平齐。树枝变幻，模糊，然后重新现形，仿佛是拙劣的全息录像。日光在五米长的荆棘上舞动。驱逐者的尸体，男人和女人都有，都一丝不挂，刺在至少二十多根荆棘之上，其他树枝上刺着另外一些尸体，不全是人类。

沙尘暴模糊了视野，过了片刻，风暴平息，幻影消失了。“来。”莫尼塔说。

卡萨德跟着她，在时间潮汐的边缘走着，躲避着逆熵场的潮涨潮落，和小孩子在宽阔的海滩上跟海浪玩耍如出一辙。卡萨德感觉到时间潮汐的拉力，就像似曾相识的波浪拖曳着他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一样。

就在山谷入口处，也就是山丘向沙丘敞开门户，低矮的荒野通向诗人之城的地方，莫尼塔摸了摸悬崖壁上一块蓝色的石板墙，一扇门开了，里面是一个很长很矮的房间。

“你住在这里？”卡萨德问，但他立即注意到这里没有住人的迹象。房间的石头墙壁点缀着架子和塞满东西的壁龛。

“我们得做好准备，”莫尼塔轻声细语，光线变成金色的色调。一条长长的行李架垂下，上面放满了货物。一条薄如糯米纸的镜式聚合体从天花板落下，变成了一面镜子。

卡萨德如入梦境一般，平静而顺从地注视着莫尼塔，她脱掉自己的衣服，然后过来把他的脱了。他们的裸体不再引起他的性欲，仅仅是仪式罢了。

“几年来你一直出现在我的梦里，”他对她说。

“对。你的过去，我的未来。事件的冲击波在时间长河里流淌，就像池塘里的波纹。”

卡萨德眨眨眼，她举起一根黄金棍，碰了碰他的胸膛。他微微吃了一惊，自己的身体竟然变成了一面镜子，头和脸成了毫无特征的卵形，上面映射着房间内的所有颜色质地。一秒钟后，莫尼塔也跟他一样，身体是瀑布一般的镜影，水覆盖着水银，水银覆盖着铬。在那曲线玲珑的身体上，卡萨德看见了自己那个倒映万物的镜影。光线映照着莫尼塔的双乳，它们微微隆起，仿佛镜子般的池塘中溅起的小水花。卡萨德走了过去，抱住了她，他感觉到这些水银般的东西流淌在了一起，就像磁场流。在连接的磁场下，他们的肌肤互相轻触。

“你的敌人正在城市那边等你。”她轻声细语，那如铬般的脸庞随着光线流动着。

“敌人？”

“驱逐者。跟着你来这儿的那伙驱逐者。”

卡萨德摇了摇头，他看见自己的镜影也同样摇着头。“用不着管他们了。”

“噢，不对，”莫尼塔轻声说，“对敌人永远不能掉以轻心。你必须武装好自己。”

“怎么武装？”但就在他开口的刹那，他看到莫尼塔正在用一个褐色的球体碰他，那是一个暗蓝的超环状体^[69]。现在，他那千变万化的身体正在对他自己说话，清晰得就像士兵在植入式指挥电路中汇报信息一样。卡萨德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增强了，他内心慢慢涌起嗜血的欲望。

“来。”莫尼塔再次带着他进入露天沙漠。日光似乎被极化了，感觉很阴沉。卡萨德觉得他们是在沙丘上滑行，仿佛两滴液体在死寂之城的白色大理石街道上流淌。在市镇的西方尽头处有一幢粉碎的建筑遗迹，雕刻门楣仍然存留着，上书“诗人圆剧场”。在那里附近，有什么东西正站着等候。

刹那间，卡萨德以为那是一个人，穿着和他俩一样的铬制力场服——但只是刹那间的念头。这独特的水银覆铬的结构没有一丝人的样子。卡萨德恍恍惚惚地注意到四条臂膀，伸缩自如的手指利刃，颈部、前额、手腕、膝盖、身体上大量的荆棘刺，但卡萨德的眼睛始终盯着那两双千面之眼，犹如红焰在燃烧，日光也相形失色，白天暗淡了下去，成了血红之影。

伯劳，卡萨德想。

“大哀之君。”莫尼塔轻声细语。

那东西转过身，领着他们出了死寂之城。

卡萨德欣赏着驱逐舰预先作的防御准备，他对此赞许有加。两艘突击艇着陆时相距不到半公里，它们的枪炮、弹射器、导弹发射转台可以互相作掩护，进行三百六十度全方位开火。驱逐舰的地面部队曾经在这儿热火朝天地挖过堑壕，这条堑壕离两艘突击艇有一百多米远。卡萨德看见，堑壕内至少有两艘电磁坦克的船体，它们的射弹列和炮管控制着诗人之城和突击艇之间辽阔空旷的荒野。卡萨德的视野经过修改，在他眼里，那些交迭的舰船密蔽场成了黄色雾霭形成的丝带，行动感应器和杀伤性地雷成了脉动红光形成的小卵。

他眯起眼，意识到眼前这些东西出了什么问题。然后他恍然大悟：除了昏暗的光线以及能量场的增强，一切都静止不动。驱逐舰军队，即使那些摆出姿势要动弹一下的，也僵硬得如同小时候在塔尔锡斯贫民窟玩过的玩具士兵。电磁坦克正躲在堑壕内的位置中，但卡萨德注意到，现在即便是它们的探测雷达（在他眼里成了紫色的同心圆弧），也静止不动了。他朝天空望了一眼，看见一只大鸟悬在那里，一动不动，就像封在琥珀中的虫子。他穿过一团被风吹散的沙尘，它们同样悬浮在那儿一动不动，卡萨德抬起一只铬手，将微粒形成的螺旋物拂到地上。

在他们前头，伯劳不经意地大步穿过感应地雷的红色迷宫，跨过安全光束的蓝色线条，避开自动开火扫描器的紫色脉冲，越过黄色密蔽场和声波防御周界线的绿墙，走进了突击艇的阴影中。莫尼塔和卡萨德紧随其后。

——这怎么可能？卡萨德意识到，自己的这个问题是通过某种媒介

提出的，不是心灵感应，而是比植入式传导物复杂千万倍的东西。

——他控制时间。

——大哀之君？

——当然。

——我们为什么要到这儿来？

莫尼塔指了指一动不动的驱逐舰。——他们是你的敌人。

卡萨德觉得他最终从一个漫长的梦境中醒来了，这一切都是真实的。驱逐舰士兵的眼睛，在头盔之后一眨不眨，是真实的。驱逐舰的突击艇，矗立在左边，就像褐色的墓石，也是真实的。

费德曼·卡萨德明白，自己可以把所有这些突击队员和突击艇船员全数杀死，而他们什么都做不了。他知道，时间并没有停止，正如飞船在霍金驱动驾驶状态下，时间也并没停止，仅仅是不同速率的问题。如果有足够多的时间，固定在他们头顶的鸟儿就能完成一次翅膀的扇动。如果卡萨德有耐心旁观足够长的时间，面前的驱逐舰就会眨一下眼睛。同时，卡萨德、莫尼塔和伯劳可以杀死所有驱逐舰，而驱逐舰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受到了攻击。

卡萨德明白，这不公平。这是不道德的。这从根本上违反了新武士道法则，甚至比冷酷地屠杀平民更为不道德。荣誉的精髓体现在平等决斗的瞬间。他正打算将这想法发送给莫尼塔，但她说（想）——看好。

时间再次流淌了，声音随之勃然爆发，就像空气急流冲进了气闭门中。那只鸟再次翱翔，在头上盘旋。沙漠微风吹着尘土扑向静电密蔽

场。一名驱逐者突击队员本来单膝跪地，现在站了起来，他已经看见了伯劳，以及两个人类的身影，马上在战术通信信道上尖叫着什么话语，并且举起了能量武器。

伯劳看上去并没有动——对卡萨德来说，它仅是在这儿消失，又在那儿出现。驱逐者突击队员再次发出一声短促的尖叫，然后满面质疑地低下头，看着伯劳的臂膀取出了自己的心脏，那颗心就在那刀刃之拳中抓着。驱逐者呆呆凝视着，嘴巴大张想要说话，然后一头瘫倒在地。

卡萨德转身朝左边看去，发现自己正面对着一名全副武装的驱逐者。这名突击队员笨手笨脚地抬起手里的武器。卡萨德手臂一挥，感觉到如铬的力场发出嗡嗡的响声，然后，那平滑的手掌切进了甲冑、头盔，切进了颈部。驱逐者的脑袋骨碌碌滚到了沙尘中。

卡萨德跳进一条浅浅的堑壕，好几个驱逐者开始转过身来。时间仍然不正常。头一秒，敌人的动作极度缓慢，下一刻，他们开始急速扭动，仿佛受损的全息像被调整到四分之五的速度了。但他们永远不会快过卡萨德。新武士道法则早已被卡萨德丢到九霄云外，这些野蛮人，曾经想要杀死他。他砍断了一个人的后背，走到一边，如铬的手指挺直猛刺，插进了第二个男人的甲冑，然后碾碎了第三个人的咽喉，避开朝他慢动作刺来的一把匕首，一脚踢断持匕者的脊梁骨。接着，他朝上一跃，跳出了沟渠。

——卡萨德！

卡萨德迅速俯下身子，一条激光束从他肩膀边徐徐穿过，一路上灼烧着空气，就像导火线缓慢燃烧的红光。激光爆裂着擦身而过，卡萨德闻到一股臭氧的味道。不可能。我竟然躲开了一束激光！一个驱逐者正

在操纵架在坦克上的地狱之鞭，卡萨德拾起一块石头，朝他掷去。声波屏障裂开了，炮手突然朝后摔倒。卡萨德从一具尸体的弹药带中拿出一颗等离子手榴弹，跳到坦克的舱盖上。当榴弹爆炸的间歇火焰冲得跟突击艇的船首一样高的时候，他已经跑到三十米之外了。

卡萨德停下脚步，迎着暴风，看见莫尼塔也在那儿大屠杀。鲜血溅在她的身上，但是并没黏在上面，它们流淌在如彩虹般弯曲的下巴上，肩膀上，双乳上，腹部上，如同油在水面上流淌。她的目光穿越战场，朝卡萨德看来，卡萨德感到内心的嗜血冲动重又奔腾起来。

在她身后，伯劳慢慢地在混沌中移动，在选择他的祭品，仿佛是在收割。卡萨德看着这个怪物瞬时消失，又瞬时出现，他豁然大悟，在太哀之君的眼里，他和莫尼塔会动得极其缓慢，跟卡萨德眼里瞧到的驱逐者如出一辙。

时间跳跃，变换至四分之五的速度。幸存下来的那些士兵现在乱作一团，在互相开火，擅离职守，争相抢着要登上突击艇。卡萨德琢磨了一下，对他们来说，过去的一两分钟是什么样的：有什么模糊的东西穿越了他们的防御位置，战友鲜血淋漓地死去。卡萨德看着莫尼塔在他们的队列中移动，悠闲从容地肆意屠杀。令他惊奇的是，他发现自己竟然也能控制时间了：眨眨眼，他的对手慢到三分之一的速度；眨眨眼，他们的移动速度恢复正常。卡萨德的荣誉感和理智开始大声疾呼，停止这屠戮，但是他犹如性欲的嗜血冲动压倒了一切异议。

突击艇中有人封住了气密门，现在，有个吓得魂不附体的突击队员用可控等离子炸弹炸开了大门。暴徒一侵而入，践踏着重伤兵，那些重伤兵正和无形的杀手搏斗。卡萨德跟在他们后面，走了进去。

成语“背水一战”说得恰如其分。纵观历史上的军队遭遇战，人类战士如果被困在某地，毫无回旋余地，那么，他们就会展开殊死的搏杀。不管是滑铁卢的圣拉埃和乌古蒙^[70]的走廊，还是卢瑟斯的蜂巢管道，历史上最可怕的肉搏战都是在狭小的空间中打响的，在这种地方，你完全没有退路可言。就今天来说，这句话也完全正确。驱逐者战斗得……死得……就像是背水一战的人。

伯劳已经让突击艇失去了战斗力。莫尼塔继续留在外面，屠杀留在岗位上的六十个突击队员。而卡萨德则对舰内的人大开杀戒。

最后，另一艘突击艇开始朝自己难逃一死的同伴开火。那时卡萨德已经出来了，他看着粒子束和高强度激光缓缓朝他袭来，漫长的时间之后，导弹发射了，它们运动得如此缓慢，卡萨德几乎可以在它们飞的过程中在上面写下他的名字。那个时候，所有驱逐者都已经死在了荒废的舰艇之中，死在了四周，但是密蔽场仍然在运行。能量弥散和冲击力爆炸将外周界线边上的尸体抛向空中，仪器着了火，沙地亮堂堂，仿若镜子。卡萨德和莫尼塔待在橘红火焰的圆罩下，目视着剩下的那艘突击艇撤退到太空中。

——有办法拦住他们吗？卡萨德气喘吁吁，汗雨如注，由于兴奋几乎在打战。

——有，莫尼塔回答，但是我们不会去拦他们。他们会把信息带回游群。

——什么信息？

“过来，卡萨德。”

他听到她的声音，转过身来。铬银力场消失了，莫尼塔的胴体上覆着一层汗，油光鉴亮；她的黑发聚成一簇，贴于鬓角；她的乳头硬挺着。“过来。”

卡萨德低头往自己身上一看。他的力场也消失了——他通过自己的意识让它消失了。现在，他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亢奋感觉。

“过来。”这次，莫尼塔轻柔地呼唤道。

卡萨德走了过去，抱起了她，感觉到她汗溜溜、滑润的臀部。他抱着她来到风蚀小丘顶上的一片草地上，把她放到地上。他无视边上一摞摞驱逐者的尸体，粗暴地分开了她的双腿，单手抓住莫尼塔的两只手，将她的双臂举过她的头顶，按在地上，然后将自己长长的身体俯到了她的双腿之间。

“嗯。”莫尼塔轻声细语，卡萨德亲吻着她的左耳垂，将他的嘴唇贴到她脖弯的脉动上，轻舔着她双乳的咸涩汗水味。躺在死尸之中。还会有更多的死人。成千。上万。死尸的腹中传来大笑。一长列一长列士兵从跳跃飞船中出现，进入等候着的火焰中。

“嗯。”她的气息热烈地吹在卡萨德的耳畔。她扭脱双手，顺着卡萨德湿漉漉的肩膀滑下去，长长的指甲沿着他的背部落下，捧住他的臀部，将他拉近。卡萨德的勃起摩挲着她的阴毛，在她的小腹尖端勃勃悸动。远距传送门打开了，长长的攻击航母的冰冷躯体驶了进来。等离子炸弹的热火。成百上千的舰船，成千上万，舞动着，毁灭了，仿若旋风之中的尘埃。紧密的血红之光形成的巨大圆柱在广袤的地域内切割，将目标浸沐在汹涌澎湃的热火之中，尸体在红光中沸腾。

“嗯。”莫尼塔向他敞开她的身体，也张开了她的嘴。身体上下是一片暖流，她的舌头纠缠在他的嘴中，卡萨德进入了，他感受到温暖摩擦的款待。他紧绷着身体，深深探去，接着微微后退，让温润的感觉卷住自己，他们开始一起扭动。一百个世界的热量。大陆在燃烧，发出阵阵明亮的光芒，沸腾海洋的波涛翻滚。空气也仿佛烧起来了。过热空气组成的海洋波涛汹涌，仿若温暖的皮肤由于恋人的触摸而复苏。

“嗯.....嗯.....嗯.....”莫尼塔的气息暖暖地拂上他的嘴唇。她的皮肤油光闪亮，滑如丝绒。现在卡萨德加快了抽动，随着感觉膨胀，宇宙收缩了。她包着他，温暖、湿润紧紧围着他，意识缩小了。卡萨德似乎意识到在存在的中心传来阵阵压力，作为回应，现在他的臀部猛烈抽动起来。费力。卡萨德做了个鬼脸，闭上双眼，看见了.....

火球扩张，群星垂死，太阳爆炸，发出巨大的火焰冲击波，星系在狂热的毁坏中覆灭.....

他感觉到胸口阵阵刺痛，但他的臀部依旧不停抽动，速度越来越快，他睁开双眼，看见了.....

巨大的钢铁荆棘从莫尼塔的双乳间耸立起来，卡萨德无意之中停了下来，退缩了，那些荆棘几乎把他刺穿，荆棘之刃上鲜血淋漓，血滴在她白皙的胴体上。现在，那些刺刃反射着光芒，胴体却冷如死寂的金属。卡萨德透过被激情朦胧的双眼望着莫尼塔，她的双唇干枯了，卷曲了，显现出一排排钢铁之刃形成的利牙，可即便在此时，他的臀部依旧在抽动，她的手指紧抓着他的臀部，那是些金属刀刃，在那儿挥动着，那双腿犹如强力的钢箍，禁锢了他正在抽动的臀部，她的眼睛.....

在高潮前的最后一秒，卡萨德欲图脱身离开.....他的双手卡住她的

喉咙，紧紧压住.....她紧紧缠着他，仿佛一条水蛭，一条七鳃鳗，时刻准备让他精尽人亡.....他们在死尸中翻滚.....

她的双眼仿若两颗红宝石，疯狂闪耀着热光（他那疼痛欲裂的睾丸也仿佛充满了那股热量），如火焰般扩散，四处溢散.....

卡萨德双手猛击地面，从她的怀抱.....它的怀抱里跳了出来.....他的力量疯狂无比，但还是不够，可怕的重力将他们压在了一起.....仿佛七鳃鳗的嘴巴在吮吸他，他感觉自己就要爆炸了，他望向她的眼睛.....世界的毁灭.....世界的毁灭！

卡萨德尖叫着脱身离开。在他一跃而起，冲向一旁时，他的一大片皮肉被扯掉了。钢铁阴道内，铁牙“咔嗒”一声紧紧合住，差一点咬断他的命根子。卡萨德猛地摔向一侧，打着滚，逃之夭夭，他的屁股还在扭动，无法抑制住射精。精液喷薄而出，一泄如注，洒落在一具尸体紧握的拳头上。卡萨德痛心呻吟，再次打起滚来，如胎儿般身体蜷曲，精液再次射出。然后又一次。

他听见一阵啾啾声和瑟瑟声，她已经站到了他的身后。卡萨德背靠地面蜷曲着身子，迎着阳光，忍受着自己的痛苦，眯眼朝上看去。她矗立在他身前，双腿叉开，那是无数荆棘组成的侧影。卡萨德擦了擦眼睛旁的汗水，看了看自己擦汗的手腕，鲜血殷红，他等待着，等待着致命一击。他的皮肤收紧，期待着刀刃挥砍进血肉之躯。但是没有，卡萨德大口喘着气，他仰起头，看见莫尼塔正站在他身前，大腿是洁白的肉体，而不是钢铁之躯，腹股沟乱蓬蓬的，由于刚才的激情而湿漉漉的。她的脸由于背着日光而黝黑，但卡萨德看见红色的火焰在她眼睛的千面之核中慢慢熄灭。她咧嘴微笑，卡萨德看见日光在她的排排金属之牙上闪烁。“卡萨德.....”她轻声细语道，这是沙子刮擦在骨头上的声音。

卡萨德赶紧挪开眼睛，挣扎着爬起身，跌跌绊绊地越过一具具尸体，越过火热的碎石，胆战心惊地脱身离去。他没有回头。

过了将近两天，海伯利安自卫队的侦察小队才发现了费德曼·卡萨德上校。当时他正躺在通向废弃的时间要塞的草地荒野中，不省人事，那地方离死寂之城和驱逐者那堆分离舱废墟有二十多公里。卡萨德全身赤裸，由于长时间曝晒，加上受了好多处重伤，他已经奄奄一息了。不过，他在紧急野外救助的治疗下恢复良好，并立即被紧急空运，从笼头山脉南方送至济慈的医院。自卫队的侦察小队小心谨慎地朝北方行进，防范着光阴冢四周的逆熵场，提防着驱逐者留下的饵雷。什么也没有。侦察队仅仅发现了卡萨德那艘脱逃机器的残骸，还有两艘突击艇烧坏的船体——驱逐者从轨道上炸坏的两艘舰艇。他们毫无头绪，不知道驱逐者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舰船熔成一堆渣，而驱逐者的尸体，舰内舰外都有，都被烧得面目全非，无法进行解剖和分析了。

三个海伯利安日后，卡萨德恢复了知觉。他说自己偷了“鱿鱼”，但之后发生了什么事，他完全不记得了。然后，当地时间两个星期后，他乘坐军部的火炬舰船离开了海伯利安。

一回到环网，卡萨德就辞去了军部职位。有一段时间他活跃在反战运动中，偶尔会出现在全局网上，主张进行裁军。但是布雷西亚受到的攻击已经推动霸主向真正的星际战争迈进，而三个世纪以来谁都不曾想到会发生所谓的星际战争。与此同时，卡萨德的意见或是石沉大海，或者被视为他这“南布雷西亚屠夫”的愧疚良心而被拒绝。

布雷西亚之后的十六年间，卡萨德上校从环网消失了，从环网的意

识中消失了。虽然十六年间没有发生什么大战，但驱逐者仍旧是霸主的头号大敌。费德曼·卡萨德已经成了一个慢慢褪去的记忆。

卡萨德讲完故事时，已是晨末。领事眯起眼，环顾四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他第一次注意到游船及其周遭的环境。“贝纳勒斯”号已经驶到霍利河主水道上了。蝠鲼在动力器具中喷出滚滚湍流，与此同时，链条和钢索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贝纳勒斯”号似乎是仅有的一艘溯河而上的船，但现在，他们看见还有不少小艇在朝另一个方向行进。领事摸摸额头，惊讶地发现上面满是汗水，滑溜溜的。天气非常暖和，油布的阴影蹑手蹑脚爬开了，可领事还不知不觉。他眯起眼，擦掉眼旁的汗水，走向阴影下。机器人在桌旁的橱柜中放着酒瓶，领事给自己倒了点酒。

“我的天啊，”霍伊特神父说，“那么，按照这个叫莫尼塔的生物所说，光阴冢是在逆着时间流的方向移动，是不是？”

“对。”卡萨德说。

“有这种可能吗？”霍伊特问。

“有。”回话的是索尔·温特伯。

“如果这是真的，”布劳恩·拉米亚说，“那么，你‘遇到’这位莫尼塔的时间.....不管她真名叫什么.....是在她的过去，也就是你的未来.....也就是说，你们将在未来会面。”

“对。”卡萨德说。

马丁·塞利纳斯走到栏杆前，朝河里吐了口唾沫。“上校，你觉得这婆娘是伯劳吗？”

“我不知道。”卡萨德的话轻得几乎听不见。

塞利纳斯转头看着索尔·温特伯。“你是名学者。伯劳神话中，有没有提到这东西会变形？”

“没有。”温特伯说。他正在为他的女儿准备奶瓶，婴儿发出轻轻的啜泣声，小手指正乱扭着。

“上校，”海特·马斯蒂恩说，“力场……不管那战衣是什么东西……你在遭遇到驱逐者，遭遇到这个……女人后，还留着那衣服吗？”

卡萨德盯着圣徒瞧了一会儿，然后摇摇头。

领事凝视着自己的酒杯，他突然想到了什么，头猛地抬起来。“上校，你说你看见了伯劳的杀戮之树……钉着被它屠杀的受害者的树。”

卡萨德眼里带着谁见谁遭殃的眼神，起先他看着圣徒，接着朝领事看去，他慢慢点了点头。

“树上有人？”

头又点了一下。

领事擦了擦他下嘴唇的汗水。“如果这棵树与光阴冢一样，是逆着时间流的方向移动的，那么，这些受害者都来自我们的未来。”

卡萨德默不作声。现在，其他人也在盯着领事看，但似乎只有温特

伯明白了这句话的言下之意……以及领事接下来会问什么问题。

领事抵制住内心的冲动，没有再一次擦嘴边的汗水。他的声音很平静。“树上有没有我们中的某个人？”

卡萨德仍旧沉默着。过了一分多钟。河水和游船索具的低柔声音似乎突然间变得异常响亮。最后，卡萨德深深吸了口气，说道：“有。”

静寂再一次蔓延开来。布劳恩·拉米亚打破了这片沉默。“你能告诉我们，那是谁吗？”

“不。”卡萨德站起身，走到楼梯前，打算走到甲板下面去。

“等等。”霍伊特神父叫道。

卡萨德在楼梯顶上停下脚步。

“可不可以至少再告诉我们另外两件事？”

“什么事？”

霍伊特神父脸上现出又一波痛苦来袭的扭曲表情。他那憔悴的脸庞变得异常惨白，满脸是汗。他深深吸了口气，然后问道：“第一，你有没有觉得，伯劳……这个女人……想要设法利用你发动这可怕的星际战争？而这场战争你已经预期到。”

“是的。”卡萨德轻声说道。

“第二，你能否告诉我们，假如你最后朝圣见到了伯劳……或者这个莫尼塔，你打算向他们提出什么请求？”

卡萨德终于笑了。那是一丝难过的笑容，充满了冷酷之情。“我不会请什么愿，”卡萨德说，“我不要他们任何东西。如果我这次能见到他们，我会杀了他们。”

其余朝圣者没有吭声，也没有互相对看，卡萨德走了下去。“贝纳勒斯”号继续朝正北偏东方向前进，中午被慢慢消磨掉，下午到来了。

距日落还有一小时，“贝纳勒斯”号游船驶入了纳雅得^[71]的内河港口。船员和朝圣者靠在扶栏上，凝视着郁积的余烬。那儿曾经是一座拥有两万人的城市，现已所剩无几。著名的河滨客栈，修建于哀王比利时时代，现已烧得只剩地基；它那烧焦的船坞、桥墩和带遮阳棚的露台崩溃塌陷，倒在霍利河的浅滩之中。海关大楼被烧得只剩骨架。而城市北端的飞船集散站也只剩黑糊糊的空壳，那系留塔变成了一堆尖塔状的焦炭。河滨那座小型伯劳神庙，没有残存一丁点的遗迹。在朝圣者看来，最糟糕的事情是纳雅得的河流车站也毁损了——动力码头在火烧焰燎之后，下垂塌陷，而蝠鲼也展开羽翼，逃之夭夭了。

“真他妈该死！”马丁·塞利纳斯嚷嚷道。

“到底是谁干的？”霍伊特神父问道，“伯劳吗？”

“更可能是自卫队，”领事说道，“虽然他们可能是刚与伯劳干了一架。”

“真不敢相信。”布劳恩·拉米亚厉声说道。她转身朝贝提克看去，机器人刚刚登上后甲板，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你晓不晓得发生了这事？”

“不知道，”机器人回答道，“一周来，我们与船闸以北的任何地方都失去了联络。”

“见鬼，为什么会没了联络？”拉米亚问道，“即使这个荒芜的世界里没有数据网，你们不是还有无线电么？”

贝提克微微一笑。“是的，拉米亚女士，有无线电，不过通信卫星坏了，位于卡拉船闸的微波中继站也被破坏了，我们无法使用短波通信波段。”

“蝠鲼怎么样了？”卡萨德问道，“靠我们的那几个，能不能继续朝边陲赶去？”

贝提克皱皱眉头。“我们不得不那么干，上校，”他说道，“但这是犯罪。动力器具中的那两条推了那么长时间，还没缓过劲来呢。要是有了新的蝠鲼，我们就能赶在天亮前到达边陲。用眼下这两个呢……”机器人耸了耸肩，“如果运气好，那些个畜生幸存下来的话，我们会在下午早些时候抵达……”

“风力运输船还在那儿，对不对？”海特·马斯蒂恩问道。

“我们必须这样假设，”贝提克说道，“假如你允许，我要去给那两个可怜的畜生喂食去了。一小时后，我们应该就能重新上路了。”

在纳雅得废墟之内，他们没见到一个人影，附近也没有。城市上空看不到一条飞艇。朝着小城的东北角行驶了一个小时，霍利浅滩边的森林和农场渐渐让位于草之海南侧波浪起伏的橙色草原。偶尔地，领事会见到建筑蚁筑起的泥塔，在河的附近，有几个这样子的锯齿状的泥塔，

几乎有十米高，但是没有保存完好的人类居住地的迹象。位于贝蒂浅滩上的渡口完全不见踪影，甚至没有留下条船缆或者什么避寒棚屋，也就无法确定那个差不多坚守了两个世纪的渡口的具体位置。洞窟角的河流信使客栈阴暗冷寂。贝提克和其他的船员高声呼叫，但是从黑乎乎的洞口中没有传出一丝回应。

太阳落下，给河流上带来了一种感官上的宁静，不久之后，虫儿聒噪，夜鸟啼啭，组成了一首大合唱，打破了宁静。有一会儿，霍利河的河面化作了一面淡绿色的镜子，映出黄昏的天空，觅食的鱼儿跃出水面，蝠鲼运转扰起尾波，只有在这时，水面才泛起涟漪。当真正的夜幕降临，蜿蜒起伏的山峦围绕着诸多山谷溪涧，其中有不计其数的草原蛛纱舞动着身姿——比起它们在森林里的远亲，这些蛛纱色泽更淡，但面积也更大，发出冷光的暗影足有幼童般大小。星座出现，点点流星划曳而过，穿过夜空，这幕夜景远离所有的人造灯火，璀璨壮丽。此时，在游船后甲板上，提灯亮起，晚宴开席了。

伯劳朝圣者默不作声，他们仿佛依旧沉思于卡萨德上校讲述的那个令人困惑的骇人故事。领事自打正午起就一直在啜饮美酒，而此刻他感受到让人愉悦的迷离恍惚的滋味，远离现实，远离记忆的痛楚，正是这些使得他能够熬过每一个日日夜夜。现在他开口发话了，询问着该谁来讲故事，嗓音既小心谨慎，又毫不含糊，也只有一个货真价实的老酒鬼才办得到。

“我。”马丁·塞利纳斯回答道。诗人也是一大早就开始不停地喝酒。他和领事一样，小心地控制着自己的声音，但瘦削脸颊上露出一抹红晕以及近乎狂躁的眼神，都泄露出老诗人已经不胜酒力。“不管怎样，我抽中了三号……”他举起自己的那张签纸，“如果你们想要听听这个见鬼的故事，那我就来讲讲吧。”

布劳恩·拉米亚举起了自己的那杯酒，愁容满面，然后又把杯子放下。“或许我们应该讨论下，大家从头两个故事中领会到了什么，想想怎么可以把它联系到我们目前的……状况。”

“还不到时候，”卡萨德上校说，“还没足够的信息。”

“让塞利纳斯讲吧，”索尔·温特伯讲道，“然后再来讨论。”

“我同意。”雷纳·霍伊特说。

海特·马斯蒂恩和领事点点头。

“全都同意！”马丁·塞利纳斯大声喊道，“我会讲的，不过先让我解决掉这杯该死的酒。”

诗人的故事：“海伯利安诗篇”

起初有了词语。接着就有了他妈的文字处理器。接着又来了思想处理器。接着就是文学的死亡。事儿就是这样。

弗朗西斯·培根曾说过：“将词语胡乱地拼凑到一块儿，会对心智造成极度的阻碍。”我们都出了份力，给心智加上了最坚固的障碍，难道不是么？我做得比大多数人都卖力。二十世纪有位已经被人遗忘的优秀作家，他曾有句名言：“我喜爱当个作家，可我无法承受文字工作。”明白了吗？这么说吧，吾友，我喜欢当个诗人，可我就是无法承

受那些个天打雷劈的词语。

从哪开始呢？

要么从海伯利安说起？

（淡入）那差不多是在两百个标准年之前了。

哀王比利的五艘种舰在那再熟悉不过的湛青天幕之上旋转，如同一朵朵金色蒲公英。我们像征服者一样降落，趾高气扬地来回走动；两千多名视觉艺术家、作家、雕塑家、诗人、基艺家、视频制作者、全息电影导演、组合师、分解师，还有一些鬼才知道的家伙，同时还有五倍之多的跑龙套的：为数众多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生态学家、监工、宫廷侍从、职业马屁精，更不用提皇室那一窝子蠢蛋了，同样，这些家伙又有着十倍于他们的机器人在侍奉他们，那些机器人都很乐意去耕种土地、照看反应堆、供养整座城市、扛起痛苦、负上重担……见鬼，你们明白了吧。

我们着陆的那个世界早已被一些可怜的混球播种过了，他们在两个世纪前就已经成了土著，只要可以，他们就会用手势代替嘴巴说话，用棍棒代替大脑思考。很自然，这些勇敢的先行者的高贵子嗣们把我们当成神来欢迎，特别是在我们的一些安全人员将他们中的一些好斗成性的头头熔成一堆渣后，我们也自然接受了他们的崇拜，就好像那是我们分内应得的，然后把他们安排在我们的蓝皮肤之友的隔壁工作，让他们耕种南方的土地，在山上建造我们辉煌的城市。

那的确曾经是一座山岳之上的辉煌之城。如今那已成一片废墟，从中你瞧不出什么端倪。三个世纪前，沙漠就开始扩张；从山上通下来的导水管也早已陷落，粉身碎骨；城市本身只剩下一堆骸骨。然而在它的

鼎盛之时，诗人之城的确是很美好的，它带着一点苏格拉底时代的雅典味，有着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那心智激昂的感觉，以及印象派画家当道时期的巴黎的艺术热情，还有轨道之城头十年的那种货真价实的民主，对了，还有就是鲸逝中心没有尽头的未来感。

不过到最后，这些东西全都不见了。它仅仅是胡鲁斯加王^[72]那幽深恐怖的蜜酒厅，而怪兽就在屋外的黑暗中等待。我们当然有自己的格伦德尔。假如瞥一眼哀王比利精神萎靡的侧影，我们甚至有了胡鲁斯加王。但我们唯独缺少我们的“耶特王”：我们伟大的、宽肩膀、小脑袋的贝奥武夫，跟他那支由快乐的精神病人组成的乐队。由于缺少了英雄，所以，我们习惯于受害者的角色，我们写十四行诗、排演芭蕾舞、打开卷轴，与此同时，我们那如荆棘如钢铁的格伦德尔在夜幕下制造恐怖，收割大腿骨和软骨头。

正是那个时候，我当时还是个色帝^[73]，从身子骨就可瞧出我的色心，我顽固执著、持之以恒，历经五个哀愁的世纪，离完成我的《诗篇》仅一步之遥，那是我一生的作品。

（渐黑）

我想到，我的这个“格伦德尔物语”尚不成熟。演员尚未登场亮相呢。虽然毫不关联的情节、支离破碎的文章，都拥有各自的拥趸，更不用提我的作品了。可是到最后，我的朋友啊，是什么东西决定了作品是在羊皮卷上永垂不朽，还是银铛落败呢？是角色。难道你们从没有怀过这样不为人知的念头：在此刻，哈克和吉姆^[74]正在某个地方拖着他们的木筏，下到某条远在天涯的河流，可是，相比在早已忘却的日子里给我们试鞋的鞋店职员，他俩难道不是来得更加真切么？无论如何，假如要把这他妈的故事从头到尾讲一遍，你们就该知道故事里有哪些角色。

所以，尽管这让我痛心不已，我还是会返回到故事的开头，重新开始。

起初有了词语。然后用经典的二进制语言给词语编了程。然后词语说：“要有生命！”就这样，在一个月圆之夜，卵子成熟了，在我老妈庄园的技术内核地窖里的某处，来自于我那过世好久的父亲的速冻精子被解冻，进入悬浮状态，像很久以前的香草芽一般地扭动，被注入到一个有点儿像水枪，又有点像假阴茎的装置里，并且，随着扳机无比奇妙的一击，射进了我老妈的体内。

当然，老妈并非一定要用这种不开化的方式来受孕。她可以选择宫外受孕、和一个移植了父亲DNA的情人做爱、克隆代孕、基因拼合的处女生殖.....随便哪一个。可是，就像老妈在日后告诉我的，她向传统张开了双腿。我的猜测是她更喜欢传统的法子。

总之，我出生了。

我出生在地球.....旧地上.....妈的，拉米亚，如果你不信的话，滚蛋吧。我们住在老妈的庄园里，位于一座小岛上，离北美保护区不远。

对旧地之家的素描：

草地西南边开外，树木轮廓犹如约纸，在其上方，短暂的晨光由紫罗兰色褪变成紫红色，然后是紫色。天空仿若精美的透明瓷器，没有一丝云朵或者飞机尾迹。第一束日光，如同交响乐前的宁静；紧随而来的日出，仿佛铙钹共鸣的突然一击。橙色和赤褐色爆发成金灿灿的光芒，那超长的冷光从天而降，洒向茵茵翠意：叶影、树荫、柏木和垂柳的卷须，以及林间空地上静谧翠绿的柔滑草坪。

老妈的庄园，我们的宅院，面积有一千英亩，坐落于百万英亩荒野之中。大得如同小型草原的草地上，青草绵绵，长势喜人，使人禁不住想要躺下来，在柔软的茵茵绿草上小憩片刻。壮丽的遮荫树好比日晷仪，一列列树荫庄严地转着圈；此刻正在汇合，正在收缩，向正午行军，它们最终会往东延伸，告示着一日的终结。威严的橡树。巨大的榆树。棉白杨、柏树、红杉，还有盆景。榕树垂下新生的树干，就像是以天作顶的神庙中光滑的支柱。柳树整齐地列于运河两侧，列于偶然冒出的溪涧之畔，垂下的枝条迎着风儿，吟起远古的挽歌。

我们的庄园坐落在一座低矮的山丘上，到了冬季，那儿棕褐色草地的弧线看上去就像某种雌兽平滑的胁腹，那部位全是大腿肌肉，意味着速度。庄园炫耀着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连生宅邸：东面庭院里的一座绿玉塔，会捕捉到拂晓的第一缕阳光，南翼的一列山墙，会在午茶时分给水晶温室投上三角形的阴影，而沿着东面的门廊，数个阳台、以及庄园外面迷宫般的楼梯，会与午后的影子玩耍起埃舍尔游戏。

当时“天大之误”已经发生，不过地球尚可居住。我们住在这一处庄园的大部分时间，被我们古雅地称为“缓和期”。基辅小组的那个该死的小型黑洞一点一点地吞噬着地心，等着它下一顿的晚餐，有时候整个星球会痉挛，但每次痉挛之间会有十到十八个月的平静月份，那就是“缓和期”。在“可怕期”，我们正好在柯瓦叔叔那儿度假。那地方在月亮以外，是颗小行星，在驱逐者迁移前就已被引到那儿，并且接受了星球改造。

你也许已经知道，我出生时屁眼里就含着把银汤匙^[75]。对此我不会辩解。在经历三千年玩弄民主的岁月后，旧地上遗留下来的大家族渐渐明白，要除掉社会渣滓，唯一的方法就是禁止他们生育后代。或者，去资助播种舰队、神行舰的探险和远距传输器的新移民……大流亡时期

一切恐慌紧急事件……只要能让他们在地球以外生育后代，使旧地获得清静。但事实上，故土已经成了患病的老婊子，没多大能耐了。社会渣滓们星际远征的欲望强烈。他们可不是傻冒。

和佛陀一样，我几乎到长大成人之时才知悉贫困潦倒是何物。按标准年算，我那时十六岁，正处于四处游历的一年，我背着背包穿越印度时，见到了一名乞丐：出于宗教的原因，印度的旧式家庭把他们留在身边，然而那时我只知道这个男人衣衫褴褛，肋骨凸现，举起一个柳条篮子，里面摆着一只古老的触显，乞求我那寰宇卡的轻轻一触。我的伙伴们认为这种行为歇斯底里。我则呕吐了。那事发生在贝纳勒斯。

我童年时手握特权，但却并不让人讨厌。我拥有着愉快的回忆，譬如贵妇人席贝尔的著名派对（她是我的大姨妈）。我记得有一次她在曼哈顿群岛上举行的三日派对，宾客们搭乘着登陆飞船从轨道之城和欧洲的生态之城而来，降落于会场。我记得耸立在海水上的帝国大厦，楼宇的光亮反射在潟湖与蕨草滋生的沟渠上；电磁车载着乘客们登上瞭望甲板，与此同时，在其四周杂草丛生、由稍矮些的建筑形成的岛状土堆上，烹饪用的篝火正在熊熊燃烧。

那些日子，北美保护区是我们的私人运动场。据说，仍有大约八千人住在那片神秘的陆地上，但半数护林人。其他包括叛逆的基艺家，他们从事的工作是：让上古灭亡的北美植物和动物死而复生，还包括生态工程师，授权居住的原始人，比如说奥贾拉拉·苏，或者地狱天使行会，另外还包括偶尔到此一游的旅客。我有个堂兄，据说他曾背包不停往返于保护区的两个观测地带。他在中西部也干过这事，但是那里的各地带之间相对来说靠得很近，而且恐龙群落也更为稀少。

“天大之误”后的头一个世纪里，盖亚^[76]已经受了致命创伤，并正拖

着步子缓缓地走向死亡。“大萧条期”，毁灭来得尤为严重。小块土地经常出现痉挛，情况每况愈下，每次发作之后，随之而来的情形更为骇人。但是地球坚忍着，尽力进行自我修复。

我前面说过，保护区是我们的运动场，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整个濒死的地球都是。我七岁时，老妈给了我辆电磁车，于是，从我家到这个地球上别的地方，就都只有一个小时以内的飞行旅程。我最要好的朋友，阿马尔斐·施瓦茨，住在埃里伯斯山^[77]庄园，那儿曾经是南极共和国。我俩天天见面。旧地法律禁止使用远距传输器，这个事实丝毫没让我们伤脑筋；我们在夜里躺在山坡上，仰着脑袋，透过一万个环轨灯和星环的两万个灯塔，望向星空，望着两三万肉眼可见的星星。我们没有一丝嫉妒，也没有任何冲动要加入大流亡。正是大流亡，加速了远距传输器的编织，最终编成了世界网。在当时，我们仅仅感到高兴。

对于老妈，我脑子里的印象有点僵硬，真是奇怪，仿佛她是我的《濒死的地球》小说中另一个虚构出来的人物。也许吧。也许我是由欧洲自动化城市中的机械人抚养长大的，喝的是亚马孙沙漠中机器人的奶，或者，我仅仅是在大桶中培育长大的，就像啤酒酿造者的发酵粉一样。我记得，老妈穿着白色的睡衣，像鬼魂一样滑行在庄园那阴暗的房间里；我记得，她坐在温室里，倒上一杯咖啡，光线投下，投影出缎带装饰，夹杂着灰尘，她那纤纤细手的手背上，露出无数脆弱的蓝色静脉；她的头发卷成贵妇人风格的一个圆髻，烛光牵绊在她头发的蛛丝光辉中，就像一只金色的苍蝇羁绊在那儿。有时，我会梦到自己记起了她的声音，那轻快的音调，带着在子宫里打转的意味，但是当我旋即醒来，发觉那仅仅是风儿吹过蕾丝窗帘的声音，或是什么不知名的海洋在拍打礁石。

从我最初有了自我意识起，我就已经知道，我会成为，应该成为，

一名诗人。这不是说我有选择的权利；而更像是那垂死的美人向我吐出了最后的一口气，然后下达了命令：我的余生注定得和词语玩耍，这似乎是为了补偿我们种族在它的温床中的大屠杀暴行。管它呢，反正我就成了一名诗人。

我有个导师，名叫巴尔萨泽^[78]，是个人类，但是很老，这位难民来自古老亚历山大的带着肉体气息的小巷。巴尔萨泽几乎全身都闪烁着蓝白的光芒，那来自早期不成熟的鲍尔森疗法遗留的蓝色；他就像一个熠熠发光的人类木乃伊，封在了液体塑料中。而且此人颇为好色，是个出名的登徒子。几个世纪之后，我成了一名色帝，那时，我终于明白了可怜的巴尔萨泽君的性冲动，但是在那些日子里，庄园通常不会雇用年轻的小姐做佣人。人或机器人，巴尔萨泽君不会歧视——他一概通吃。

我还是很幸运，虽然巴尔萨泽君对年轻肉体有特别的嗜好，却不会对同性下手，因此，他的胡作非为仅仅表现在：要么是在辅导时间里连个人影也不见，要么是把注意力毫无节制地花费在了记忆奥维德^[79]、薛尼胥，或者吴乔之的诗文之上了。

他是一名卓越的导师。我们研究了古典时期，以及近古典时期，并且去了雅典、罗马、伦敦、密苏里州的汉尼拔遗迹作了实地考察，他从没让我做过什么测验或是考试。巴尔萨泽君希望我能学会过目不忘的本领，我也没有让他失望。他说服了我的老妈，所谓的“进步教育”是有缺陷的，不适合旧地家庭，所以我从不知道脑力绝技的捷径，比如RNA学习疗法、数据网深究、系统的重现训练、程序化的谈心小组、需要牺牲事实的“高层思维技巧”或者无文字的规划。在免去这些学习内容之后，我得以在六岁之时，就能够背诵菲茨杰拉德翻译的《奥德赛》，在学会穿衣之前，我就能写六节诗了，在连接人工智能之前，我就能以螺线型的赋格诗体进行思考了。

另一方面，我的科学教育却并没有得到严格的要求。巴尔萨泽君对此毫无兴趣，他称科学为“宇宙的机械面”。直到我二十一岁时，我才搞明白什么是电脑，什么是零售商品部，搞明白柯瓦叔叔的星状生命维持装置其实是些机器，而不是我们周围的灵魂济世救人的显灵。我相信这世界有仙女、有鬼怪，我相信数字命理学、占星术，我相信仲夏前夕，在北美保护区的原始森林深处的魔力。就像海登^[80]画室中的济慈和兰姆^[81]，我和巴尔萨泽君会为“数学的混乱”干杯，哀悼由于牛顿先生刨根问底的棱镜所导致的彩虹诗文的灭亡。由于早期怀疑一切科学和不带情感的事物，实际上我甚至对那些事物带着憎恨。这种怀疑对我后来的生活有着莫大的帮助。我已经明白，在这后科学的霸主时代，保留一名哥白尼前时代的异教徒，还是不难的。

我早期的诗实在是面目可憎，但由于跟烂诗人同流合污，我当时并没意识到这点。我傲慢地确信，我的创作对于我那些正在孕育的无病呻吟还是有价值的。并且老妈也容忍着我，任我把那些散发着臭气的大堆打油诗扔在屋里。她纵容着唯一的孩子，即使他沉浸在快乐的荒淫无度中，就好像头未经管教随处排泄的骆驼一般。巴尔萨泽君从来没对我的作品评头论足过，我想，这主要是因为我从没给他看过。巴尔萨泽君认为令人尊敬的丹东是个骗子，他觉得萨姆德·布列维和罗伯特·弗罗斯特^[82]应该用自己的肠子把自己吊死，华兹华斯^[83]是个白痴，而除了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以外，其他的诗篇都是对语言的亵渎。我不知道自己有何理由，可以把我的诗文给巴尔萨泽君看，虽然我那时觉得这些诗文充满了崭露头角的天赋。

我在好几本硬盘拷贝刊物上出版了几篇臭屁文章，当时，这几本刊物在欧洲生态城市的家庭里还很流行，这些拙劣刊物的业余编辑跟我老

妈一样对我太过纵容。我偶尔会央求阿马尔斐或者别的玩伴（他们没我那么挑剔，因此接入了数据网或者超光发射器），叫他们把我的一些诗文上传到星环或者火星上，因此可以传到那些不断出现的有远距传输器的殖民地上。他们从没给我回复。我猜他们太忙了。

在还没经历出版的严峻考验前，就相信自己是个诗人或是作家，这种信仰真是天真无邪，就跟儿时那种长生不老的梦想一样.....而那无法避免的梦想破灭也一样痛苦。

我的老妈跟旧地一起死亡了。在那最后的灾变期间，有一半旧式家庭选择留下来；当时我年仅二十，我制订了自己的罗曼蒂克计划：和我的家园共存亡。但老妈有不同的决定。让她牵肠挂肚的不是我会因此而英年早逝——她跟我一样，甚或更为自私自利，在那样一个时刻绝不会替人着想；也不是挂念着我的DNA的死亡会给这条贵族血脉划上句号，而这血脉一直要追溯到“五月花”^[84]的年代。不，这些一点也没烦扰到她，老妈操心的是：这一家子人会欠着一屁股债灭绝。看上去，我们最后几年中的奢侈放纵的钱，是从星环银行和其他谨小慎微的地外机构，通过巨额贷款筹得的。地球的大陆由于断面收缩的冲击力，正在土崩瓦解，于是，巨大的森林熊熊燃烧，海洋热浪翻腾，成了一锅了无生气的热汤，空气一方面变得滚烫浓稠难以打散，另一方面，若是想穿越它又过于稀薄了。而现在，银行来讨债了。而我是贷款担保人。

或者，准确说来，老妈的计划是，在那个短语成为现实前，她清算了所有可用的资产，把二十五万马克存进了逃离了旧地的星环银行的长期账户中，又派我旅行至天国之门的黎绂津大气保护体，这是一个围绕着织女星旋转的小型星球。早在那时，那个毒气星球就已经建起了一个

远距传输器，连接到太阳系，但我的旅行方式不是传送，也不是乘独步神行舰，这种飞船使用霍金驱动器，每个标准年都会去一次天国之门。不，老妈把我送上了一艘三相冲击飞船，飞往偏地的这个尽头，那飞船的速度远比光速慢，里面冰冻着家畜晶胚、浓缩橙汁以及食客病毒，按飞船日历，这次旅程将让我花去一百二十九年的时间，还有客观如实的时间债，也就是：一百六十七年！

老妈算计着，那长期账户的累计利息将足以还清我们一家的债款，也许还能让我舒舒服服地活上一阵子。她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算计错了。

对天国之门的素描：

航空转运码头延伸出条条泥泞道路，它们宛若麻风病人背上的烂疮。天空是一张烂麻布，破碎的黄褐云彩高挂其间。一座座纠结不清、奇形怪状的木质建筑尚未完工就毁坏大半，无玻璃的窗户呆滞地凝视着左邻右舍血盆大口的洞开门户。在此处繁衍出来的土著……我想，还算是人吧！……眼瞎脚跛，肺也被腐败的空气烧灼了。就算一家子生个一窝十几个子孙后代出来，在五标准岁之前，这些小鬼的皮肤就会变得坑坑洼洼了，并且受到大气的刺激，泪水会永远流个不停。然后到四十岁前，他们就会一命呜呼。这些人笑起来时，嘴里露出一口烂牙，油腻头发里挤满了虱子和吸血虱的血囊。尽管如此，父母们依然洋洋自得，满心欢喜。两千万无药可救的蠢货，活生生地塞在岛屿上头的贫民窟，那座岛可比旧地上我家西侧的草地还小。天国之门的大气成分，常人一吸就挂；为了争抢为数有限可供呼吸的空气，人们更是奋力挤进空气制造厂那方圆六十里内的土地，那是工厂在毁坏之前所能供给的最大范围。

天国之门：我的新家。

老妈没有考虑到一种可能：所有旧地账户会被冻结——里面的钱全都被挪进了成长中的世界网经济体。她也忘记了，人们之所以要等着乘到霍金驱动飞船才敢去探索银河旋臂，是因为相对几周、几个月的沉眠来说，长期冰冻沉眠之下，大脑受永久性伤害的几率足有六分之一。我还算幸运。当我在天国之门启封，并被送往边界线外挖掘酸液运河时，脑部仅仅发生了一次意外——中风了。肉体上，我在当地时间的几周内就能复原，回到泥坑的工作岗位；但在头脑里，我所失去的东西却是自己最渴望的部分。

我的左脑完全停摆，就好像神行舰受创而被密封的舱室——气闭门将毁坏处隔离，让它暴露在真空之中。我仍然可以思考，并很快取回身体右侧的控制权。只有脑中主司语言的中心伤得太重，难以修复。我头颅内这台奇妙的有机计算机把语言功能当作瑕疵程序给抛弃了。掌管情感的大脑右半球并非完全没有语言的功能，但也只有最受情绪主宰的沟通单元得以幸存；我能使用的词汇苟延残喘，仅剩九个。（我后来才知道，这已经是特例了——许多脑血管意外患者所拥有的词语数量不过两到三个。）为有案可查，我还是记下来，这些是我能运用的全部词语：禽、屎、尿、屁、天打雷劈、直娘贼、屁眼、嘘嘘和嗯嗯。

迅速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这些字词有些重复。我能够支配的语汇里有八个名词，它们表示了六项事物；八个名词有五个可以当动词用。我保留了一个意义明确的名词，以及一个既可当动词又可当虚词的形容词。这个新语言体系包含了四个单字、三个复合字和两个叠字词。所能表达的意义范围有四个关于排泄、两个关于人体器官、一个神圣咒语、一个性交或要求性交的标准用语，还有一个性交变异语汇，但这个对我不再适用——因为我老妈早已过世。

总之，这些也够用了。

在天国之门的烂泥坑和贫民窟里摸爬滚打的这三年，我不敢说那些回忆充满了喜乐，但和我之前在旧地的二十年相比，这些日子至少对我的发展是同样重要的，重要性或许还更显著些。

很快我就发现，在几个亲朋好友之间，这些词语很吃得开。比方说老泥巴，这个挖泥班的工头；昂克，这个贫民窟里向我收保护费的恶霸；还有威蒂，待在爬满虱虫窑子里的狐媚子，我有钱的时候会去找她睡上一晚。“屎禽，”我会一边嘟哝一边比划，“屁眼屁嘘嘘禽！”

“啊，”老泥巴笑嘻嘻地说道，露出他仅有的一颗大牙，“要去店里找些又湿又软又嫩的乐子嚼嚼？”

“天打雷劈嗯嗯！”我也朝他笑道。

诗人的生命不仅仅在于措辞有限的语言之舞，更是在于感知和记忆近乎无限的组合，同时兼具着所感所忆的灵敏。我在天国之门待了当地时间的三年，几乎有一千五百标准天数。这三年，我有时间去观看，去感受，去聆听——去回忆，似乎我重获新生了。虽然我的新生之地又是地狱，但这无关紧要；再次写作的感受是真正诗歌的精华，新鲜自然的经验是给予我新生的生日礼物。

要适应一个美丽新世界，一个比我年长了一百五十岁的新世界，没多大困难之处。过去五个世纪以来，我们谈过扩张和先驱精神，我们都明白我们的人类宇宙变得如何残废虚弱，如何徘徊不前。我们正处于一个带着创造力头脑的舒适黑暗时代；制度改变得很少，并且是通过缓慢

的进化，而不是革命带来的；科学研究慢吞吞地横向爬行，而它曾经是本能地大步飞跃的；发明物更是几无改变，现在对我们来说已经再熟悉不过的稳定技术，对我们的曾祖父来说，他们也能立马搞明白，学会怎么用。因此，当我在飞船上沉睡的那段时间里，霸主成了正式的实体，世界网被织成了近乎完美的形状，全局以民主的方式取代了人类的慈善暴君，技术内核正式退出人类事业，然后以盟友而不是奴隶的姿态伸出了它的援手，驱逐者退却至黑暗，扮演起复仇女神的角色.....但是，甚至在我被打入冰棺之中，夹在猪肚子和冰冻果子露中之前，所有这一切都已经在慢慢地爬向临界点了，这种旧趋势显而易见的扩张不难理解。此外，如果从一段历史的内部审视它，只能看见肚子里那黑暗、消化中的食物，跟史学家从远处审视那些很容易辨认的奶牛是远远不同的。

我的生命是天国之门，是那分分秒秒的挣扎生存。天空总是没完没了的黄褐日落之色，挂在头上就像摇摇欲坠的天花板，离我的小屋仅几米之遥。我的小屋，说也奇怪，还是挺舒服的：有张吃饭的桌子，一张睡觉或者干那事的帆布床，一个用来排泄的洞洞，一面可以静静凝视的窗户。我的环境是我词语的真实写照。

对作家来说，监狱总是个妙地方，它会杀灭活动和消遣这一对魔鬼，天国之门也不例外。大气保护体监禁着我的身体，但没有监禁我的头脑，也没有禁锢住那脑袋里仅剩的那些东西。它们是我的。

在旧地，我的诗文是写在一只撒督-德科纳通信志思想处理器中的。当时，我会懒洋洋地躺在衬垫躺椅中，抑或浮在我的电磁游船中，漂在黑色的瀉湖上方，又或者是沉思地走在香气四溢的凉亭里。那是些面目可憎、训练无素、毫无技巧的浮夸诗文，在此我不再赘述。在天国之门，我发现了刺激精神的体力劳动是什么样的；那不仅仅是体力劳动，我得补充，而是完完全全的弯脊断骨、折磨胸肺、撕肠裂肚、扯裂

韧带、打破卵蛋的体力劳动。但是我发现，只要这任务是既繁重又反复的，我的头脑就会无拘无束地漫步在更富想象力的区域里，不仅如此，它还会飞也似的逃向更高的层面。

因此，在天国之门，我在织女主星的红色凝视下，在污水四溅的运河里疏浚河底的浮渣；或者，在迷宫般的肺部中，手脚并用，缓缓地爬行在重吸菌组成的钟乳石和石笋中，就在此时，我变成了诗人。

我所缺乏的，仅仅是词语。

二十世纪最受敬重的作家威廉·加斯^[85]，曾经跟人说过这样的话：“词语是至上之物。它们是有思想的。”

的确如此。有一个理念曾经让柏拉图对人类感知产生懵懂观念，而词语更加纯粹超然。但它们也是装着欺骗和错觉的圈套。词语让我们的思想转向自我错觉的无限小径，事实上，我们大多数的思想生活都住在由词语建成的头脑大厦中，也就是说，我们缺乏必要的客观，无法发现语言对现实的可怕扭曲。举个例子：“信”，这是中国的象形字，字面上看，是一个人站在他的言语旁边。到现在为止，这字还是这个意思。但是近英语中，“integrity”代表着什么意义呢？或者“motherland”？或者“progress”？或者“democracy”？或者“beauty”？但正是在我们的自欺欺人之下，我们成了上帝。

有一位哲学家、数学家栖于一身的人，名叫伯特兰·罗素^[86]，这家伙跟加斯出生在同一个世纪，也死在同一世纪，他曾经写过一段话：“语言不仅仅用来表达思想，而且可以创造思想，没有它，就不会存在这些思想。”这就是人类创造性天赋的精髓：不是文明的大厦，也

不是什么可以用来毁灭文明的重击闪光武器，而是词语，它们就像精子攻击卵子一样让新观念蓬勃发展。有人可能会说，词语和想法这对孪生婴儿，是人类能够、将要、或者应该为纠结不清的宇宙作出的唯一贡献。（是的，我们的DNA是独一无二的，但蝾螈的也是。是的，我们建造了人工制品，但是海狸和蚂蚁建筑师也同样如此啊，此时此刻，我能看见它们在码头前端建造的锯齿城堡。是的，我们通过数学的梦想编织出了真正的事物，但是宇宙本就是由算法连起来的。划一个圆，圆周率就蹦出来了。进入新的太阳系，第谷·布拉赫的公式就在时空的黑丝绒斗篷下等着呢。但是，宇宙把词语藏在了哪里呢？在它那生物学、几何学或者没有感知的石头之下吗？）甚至我们已经发现的智慧生命种族，木星II的肥佬、迷宫建造者、希伯伦的赛内赛移情精、嘟噜哩的黏人、光阴冢的建筑师以及伯劳，他们留给我们的是神秘，是晦涩的制造物，但是没有语言。没有词语。

诗人约翰·济慈曾经对他一位名叫贝利的朋友写过一段话：“我什么都无法确信，我只相信真爱的神圣、想象的真实。想象攫取的美丽，必定是真实的。不管它过去是否存在。”

中国诗人吴乔之，大流亡三百年前死于最后一次中日战争，他也理解了，并记录在了通信志中：“诗是现实的疯狂产婆。它们所见的，不是现实之物，也不是可能之物，而是必将实现之物。”后来，他死前的那周，他把最后的磁碟交给了他的情人，吴乔之说：“词语是真理弹药带的唯一子弹。而诗人就是狙击手。”

瞧，起初有了词语。人类宇宙慢慢编织，词语便被赋予了血肉。唯有诗人能扩张宇宙，发现通向新真理的捷径，就像霍金驱动器在爱因斯坦时空的屏障之下一穿而过。

作为诗人，我想，一名真真正正的诗人，就是要成为人类的化身；接手诗人的衣钵，就是要携带圣子的十字架，就是要承受人类圣母的分娩阵痛。

成为真真正正的诗人，就是成为上帝。

我试图把这想法解释给天国之门上的朋友听。“尿，屎，”我说，“屁眼直娘贼，天打雷劈屎天打雷劈。屁。嘘嘘屁。天打雷劈！”

他们摇了摇头，笑笑，走了。很少有人能够理解伟大诗人的行为方式。

黄褐云下起酸雨，打在我身上。我涉过齐腿的烂泥，清扫着城市下水道中的榨血草。第二年，老泥巴死了，当时我们正忙着工程，要把第一大街运河开拓至中池泥滩。发生了一起事故。他当时正爬在一个黏滑的沙丘上，想要拯救一朵硫黄玫瑰，不让它被滚滚前进的灌浆机毁掉，然后发生了淤泥震。随后不久，戚蒂结了婚。虽然她仍旧兼任着窑妇，但是我见到她的时间越来越少。绿海啸卷走泥滩市之后不久，她就难产而死了。而我则继续写诗。

也许你会问，只有右脑半球的九个词语，华丽的诗文是如何写出来的呢？

答案是：我根本就不用词语。诗仅次于词语。本来它就是在叙述真理。我处理“物自身”^[87]，暗影背后的物质，编撰强大的概念、明喻、内在联系，就像工程师盖楼一样：先构造出晶须合金骨架，然后玻璃、塑料、彩铝才会出现。

慢慢地，那些词语回家了。脑子开始重训重组，那进行得相当完美，真是不可思议。左半球丢失之物在别处安了家，在损坏区域重新夺回了首席位置，就像拓荒者回到了被火烧火燎的草原，而草原却被火烧得更肥沃了。以前一个简单的词，比如“盐”，会让我期期艾艾、气喘吁吁，我的脑袋会在虚无中深挖一气，就像舌头舔向没牙的牙床一样，而现在，词语和词组慢慢涌了回来，它们仿佛被遗忘的玩伴名字，又出现了。白天，我在污泥场劳作，夜晚，我坐在我那四分五裂的桌子旁，在那酥油灯滋滋的照射下，撰写我的《诗篇》。马克·吐温曾以他一贯的方式发表过意见：“正确的词语和几乎正确的词语，它们的区别，就是闪电和闪电虫^[88]的区别。”他是在逗趣，但这并不全面。那段时间，在天国之门上我开始撰写我的《诗篇》，我发现，找到正确的词语，相比接受几乎正确的词语，两者间的区别，就好比一个是被闪电击中，一个单单是观看闪电表演。

于是我的《诗篇》开始了，成长了。我把诗写在循环利用的榨血草纤维制成的薄纸上，那是他们成吨成吨地生产出来作为草纸用的；我用廉价的标签笔潦草地写着，那笔是在公司内部的商店里买的。《诗篇》初具规模。随着词语回归，就像三维拼图的碎片各就其位一样，我发现我还需要一个形式。我回忆起巴尔萨泽君的教学，试了试弥尔顿的叙事长诗一般韵律感十足的华贵。信心回来了，我又加入了拜伦那罗曼蒂克的感性，同时加入了济慈对语言的称颂。我把所有的这些都搅了进去，还掺了少量叶芝那才华横溢的犬儒主义，加了一撮庞德的晦涩、故弄玄虚的傲慢。我把它们剁碎，切丁，加入了另一些佐料，比如艾略特游刃有余的比喻，玳兰·托马斯的位置感，德尔莫·施瓦茨的末日感，斯蒂夫·藤恩的恐怖笔调，萨姆德·布列维的清白宣告，丹东对绕弯子般的韵律结构的喜爱，吴乔之对自然的崇拜，以及埃德蒙·吉菲里拉的玩世不恭。

当然，在最后，我把整个大杂烩扔掉了，以我自己的风格写下了《诗篇》。

如果不是昂克这个贫民窟里的恶霸，我也许还会在天国之门这个星球上，白天挖掘酸液运河，夜里写着《诗篇》。

那天我休息，我带着《诗篇》（那可是我的唯一一份手稿！）到公共大厅的公司图书馆做些研究，然后昂克和他两个心腹从小巷里闪了出来，叫我立即把下月的保护费交了。我们在天国之门大气保护体没有寰宇卡；我们用公司的临时单据或地下马克还债。但我什么都没有。昂克叫我把塑料肩包给他看。我想也没想，一口回绝。我就此犯了错。如果我把手稿给昂克看看，他顶多也就把它扔在烂泥中，威胁几声，掴我几记耳光。跟我想的一样，我说了不，结果把他给惹火了，于是他和他那两个尼安德特^[89]式的同伴撕开了我的包，把手稿扔在烂泥中，然后，大家都知道的，他们把我打了个半死不活。

凑巧的是，那天正好有一辆电磁车从低空开过，车子的主人是保护体空气质量局的经理，经理的老婆正独自前往公司住宅商店，然后她命令电磁车下降，叫她的机器人把我救下，并取回了剩下的《诗篇》，然后亲自驾车带我到公司医院。通常，只有担保劳动组的人才会获得医疗救助，即便获得了，他们也只是在简易生物诊所里得到治疗。但是医院不想拂经理老婆的意，于是我被接纳了（当时我仍旧昏迷不醒）。我在康复槽中慢慢复原，人类医生和经理老婆则同时看护着我。

好啦，这老掉牙的故事还是长话短说吧。海伦娜，也就是经理的老婆，在我浮在康复营养液中的那段时间，读了我的手稿。她非常喜欢。

我在公司医院从容器中移出来的那天，海伦娜传送到了复兴星球，她把我的稿子给她的妹妹菲利亚看了看，后者有个朋友，而那个朋友的爱人认识超线出版社的一名编辑。第二天我醒来时，我断掉的肋骨已经长好了，粉碎的颊骨治愈了，瘀伤不见了，我有了五颗新牙，左眼植入了新角膜，以及一份与超线的合约。

五星期后我的书出版了。一星期后，海伦娜和她的经理离了婚，嫁给了我。这是她第七次婚姻，也是我的第一次。我们去了中央广场度蜜月，一个月后蜜月归来，我的书已经卖掉了十亿册——四个世纪以来这是第一本打入畅销榜的诗集。我成了百万富翁，赚了几倍于百万的钱。

泰伦娜·绿翼-翡是我的第一任超线编辑。是她出的主意，把书取名为《濒死的地球》（搜寻档案发现，五百多年前有一部小说也叫这个名字，但它的版权已经失效，书也绝版了^[90]）是她出的主意，仅仅发表《诗篇》的部分篇幅，也就是旧地满怀乡愁的最后日子。是她出的主意，删掉了其中大部分章节，她觉得读者会对这些部分感到厌烦。包括哲学章节，对我老妈的描述，对早期诗人表示出敬意的部分，我要玩试验性诗篇的地方，还有更多的私人章节。其实是删掉一切，只剩下关于最后日子的质朴宜人描述，倾空了所有的沉重负担，感伤平淡，萦绕人心。出版四个月，《濒死的地球》已经卖掉了二十五亿本硬盘传真版，观局数据网上有删节的电子版，还被买断了全息电影版权。泰伦娜指出时间恰到好处……一个世纪以来，旧地死亡带来的原始休克性创伤让人们否认真相，就好像地球从来没存在过一样，随之而来的一段时间里，兴趣被重新唤起，并随着旧地怀旧教徒的出现而到达了如日中天的地步，现在环网的每个世界上都能找到这些人。涉及最后日子的一本书出现得恰逢其时，即便它是一本诗文书籍。

对我来说，比起早年从旧地的宠儿变成天国之门的受人奴役的中风受害者，变成霸主名人的最初几个月更加让我晕头转向。最初的那个月，我被一百多个世界预约并雇用；我与马尔芒·韩俐一起出现在“全网时刻！”电视节目中；我会见了首席执行官赛尼斯特·佩若特，还有全局发言人特鲁里·费恩，以及二十多名议员；我与女性笔会星际社交界和卢瑟斯作家协会进行了会谈；我在新地大学和第二剑桥被授予荣誉学位；我遭遇了款待、接见、拍照、评论（亲切地）、传记（未经我认可）、名人待遇、连载、敲诈。忙得不可开交。

对霸主生活的素描：

我家有三十八间房间，位于三十六个世界上。没有门：那些拱形的入口其实是远距传送门，其中几扇挂着私密窗帘，遮住了光，而大多数则门户大开，以供观察和出入。每个房间四面环窗，至少两面墙上有传送门。在复兴之矢上的豪华餐厅里，我能看见青铜色的天空，看见火山山峰下的山谷中那铜绿的城堡——宜内孛要塞。只要扭扭头，我就能透过传送门，目光穿过正式生活区那昂贵的白色地毯，看见埃德加·爱伦海的浪涛砸向普洛斯彼罗角的尖塔——那是在永埔星上。我的图书馆面朝北岛星球的冰川和绿色天空，在那儿只要走十步路，爬下一短截楼梯，就能来到塔楼书房，这是一间惬意的露天房，四面环绕着偏振玻璃，让人全方位尽享库什帕特·卡拉柯冉的顶峰之色——那是天津四丙的一座山脉，距离詹弩共和国最东面的殖民地有两千米远。

我和海伦娜共享的巨型卧室在树枝中轻微晃动，它位于神林这个圣徒世界上高达三百米的世界巨树上。卧室通向一间日光浴室，后者孤独地矗立在希伯伦的贫瘠盐沼中。当然，我家的风景不全是旷野：媒体室

通向掠艇台，后者位于鲸迹中心弧塔的第一百三十八层楼上；我们的庭院则坐落在一块阶地中，俯瞰着新耶路撒冷熙熙攘攘的老城市场。我这间屋子的建筑师是传说中的米隆·德哈维的学生，他在房子的设计中注入了不少淘气的把戏：楼梯往下通向塔楼房间，这当然是其中之一，但同样滑稽的还有：高山城堡的出口通向卢瑟斯纵深蜂巢最底层的运动房；来宾盥洗室有马桶、浴盆、水槽、淋浴间，却是坐落在无限极海紫罗兰色海洋的一艘露天无墙筏子上。

起初，在不同房间内穿行时，感觉到的重力改变令人难以忍受，但很快我就适应了，我会在潜意识里准备好卢瑟斯、希伯伦、天龙星七号的重曳，也会无意中预料到大多数房间小于一标准重力的自由感觉。

我和海伦娜住在一起的十个标准月里，很少会待在自己家中，我们更喜欢和朋友们在世界网的圣地，在度假生态建筑，在夜总会游玩。我们的“朋友”是以前的远距传输器迷，现在管他们自己叫“北美驯鹿群”，那是旧地的迁移性哺乳动物，现已灭绝。鹿群中有几位作家，几个卓有成就的视觉艺术家，中央广场知识分子，全局媒体代表，几个激进的基艺家和整形基因拼合者，环网贵族，有钱的远距传输器怪物，闪回瘾君子，几个全息电影和舞台导演，零星的几个演员和表演艺术家，好几个改邪归正的黑手党先生，以及一堆名人……其中包括我自己。

人人喝酒，使用刺激和自动植入物，嗑电，还买最好的毒品。精选的毒品是闪回。这显然是上流社会的堕落：一个人需要全套的昂贵植入物来进行全面体验。海伦娜一定要把我整得服服帖帖的：给我装上生物监控器、感官添加器、内部通信志、神经分流器、催化器、后脑皮层处理器、血液芯片、RNA绦虫……我的老妈绝对不知道我的五脏六腑里竟是这些玩意儿。

我试过两次闪回。第一次是一次滑翔——我朝我九岁的生日宴会滑去，并且直击目标，体验了第一次爆发。那时的场景历历在目：拂晓时仆人在北部草坪欢唱，巴尔萨泽君勉强取消了课程，于是我和阿马尔斐在白天开着电磁车兜风，飞速穿越被颜色抛弃的亚马孙盆地的灰色沙丘；其他旧式家庭在黄昏时分抵达，举着火把列队前来，他们包裹着的晶晶亮的礼物在月光和万火之下闪烁着光芒。九小时后我从闪回状态中站起身，脸带微笑。

而第二次幻觉几乎要了我的命。

我四岁，哭着，在无穷无尽的房间中寻找老妈，房间里带着灰尘和旧家具的味道。机器人仆人想要安慰我，但我甩掉了他们的手，跑进了阴影滋生、沾染煤灰的走廊。我违反了灌输给我的第一条规则，闯进了老妈的缝纫间，她的密室，她每天都会退到那儿，待上三小时，然后出来时带着柔柔的笑意，苍白的衣服边会悄悄地划过地毯，仿佛幽灵的一声叹息在回响。

老妈坐在阴影中。当时我才四岁，手指割破了，我朝她冲过去，扑向她的怀抱。

她毫无反应。那端庄的手臂仍然靠在躺椅上，另一条胳膊则软软地摆在椅垫上。

我往后退去，被她那冷漠的木头人形状吓住了。我没有爬上她的大腿，而是拉开了沉重的天鹅绒帘子。

老妈眼睛惨白，眼珠望着头顶。嘴唇微张。口水从嘴角淌下，在那漂亮的下巴上闪烁。从她金色的发丝中（束起扎成她喜欢的贵妇人造型），我能看见刺激电线的冷钢之光，以及头颅插口的暗淡光辉，那里

正插着插座。两边的小片骨头异常惨白。她左手边的桌子上，有一支空空的闪回注射器。

仆人走过来把我拉走了。老妈眼皮从来没动一下。我一边尖叫，一边被拉出了房间。

我尖叫着醒了过来。

也许是因为我拒绝再次使用闪回，加速了海伦娜的离去。但我对此怀疑。我只是她手中的玩偶：一个原始人，几十年来，她认为我对生活的无知理所当然可以供她消遣。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由于我拒绝使用闪回，所以我一个人度过了许多日子，成日不见她的影子；花在重现中的时间是实时的，闪回使用者死的时候，经常是在毒品中度过的日子比他们真正清醒的时候还要多。

起初，我拿植入物和技术玩具作消遣。作为一名旧地家族的成员，我曾经很排斥这些东西。第一年，数据网总能带给我乐趣——我无时无刻不在搜寻信息，生活在一种疯狂的全面接口下。我沉溺在这些信息中，就像北美驯鹿群沉溺在刺激和毒品中一样。我能想象巴尔萨泽君被气得从他那早已熔化的墓穴中跳起来，因为我为了这全能植入物带来的短暂满足，放弃了长久的记忆。后来我才意识到自己损失惨重——菲茨杰拉德的《奥德赛》，吴乔之的《最后的三月》以及其他二十多部史诗，它们活过了我中风的日子，如今却烟消云散了。许久之后，我才终于摆脱了植入物，再次煞费苦心将它们全部记住。

我这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开始关心政治。日日夜夜，我经由远距传输器电缆，或者躺在那儿连进全局，关注着议院的一举一动。

有人曾估计，全局每天会处理一百条霸主现行立法，在我拧进感觉中枢的那几个月里，这些议题我一条也没错过。我的声音和名字在辩论频道变得名闻遐迩。没什么议案太微不足道，没什么问题太简单或者太复杂，我全身心投入了进去。每秒钟都会有投票，这样一个简单事实给我带来了错觉：我办成了什么东西。最后我意识到，定期接入全局仅仅意味着：要么是不出家门半步，要么是成为行尸走肉，于是我放弃了对政治的魂不守舍。公众对一个经常忙于接入植入物的人会有一种怜悯。我无须海伦娜的嘲笑就意识到，如果我把自己关在家门里，我会变成全局的寄生虫，沦为环网中数百万懒汉之一。于是我放弃了政治。但那时，我又发现了新的热望：宗教。

我加入了宗教。见鬼，我还帮着创立宗教呢。禅灵教成指数状扩张，我是忠诚的信徒，出现在全息电视访谈节目中，心中带着大流亡前穆斯林朝拜麦加的虔诚，寻找着自己的神秘之地。此外，我爱上了远距传输。我从《濒死的地球》的版税中挣得了差不多一亿马克，海伦娜的投资管理得相当好，但是有人曾算过，由远距传输器组成的家，例如我的，每天要花费五万马克，而且这点钱仅仅是为了让它维持在环网中。而我从来没有规定自己传送到三十六个世界上的家的次数。超线出版社给我发了一张金制寰宇卡，我大手大脚地使用，甚至还传送到环网中冷僻的角落，然后在奢华的住处一连住上几星期，租上几辆电磁车，去寻找孤星世界偏僻地区的神秘之地。

我一个也没发现。海伦娜和我离婚的同时，我退出了禅灵教。当时，账单已经堆成了一座小山，海伦娜拿走了她的份额，而我不得不变现了大多数股票，变现了长期投资。（当时我不仅天真，而且还在热恋中，她叫她的律师草拟了结婚契约……我真蠢。）

最后，我开始缩减开支，削减我的远距传输，把机器人仆人炒掉，

即便如此，我还是面临着财政危机。

于是我去见泰伦娜·绿翼-翡。

“没人想读诗。”她边说，一边翻阅着一堆薄薄的《诗篇》，那是我过去一年半时间里写就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问，“《濒死的地球》不就是诗么？”

“《濒死的地球》只是侥幸。”泰伦娜说。她的指甲又长又弯，涂成绿色，那是新近流行的中式时尚；它们缠绕着我的手稿，就像某种叶绿兽的爪子。“它能卖出去，是因为大众的潜意识愿意接受罢了。”

“也许大众的潜意识也愿意接受这个呢。”我开始有点恼火了。

泰伦娜笑了。笑声不太悦耳。“马丁，马丁，马丁，”她说，“这是诗。你写的是天国之门、北美驯鹿群，可给人带来的感受却是孤独、情感转移、痛楚，以及对人类的冷嘲热讽。”

“那又怎样？”

“那就是说，没有人会愿意付钱去观赏别人的痛苦。”泰伦娜讥笑道。

我扭头离开她的桌子，走到房间的远侧。她的办公室占据了超线尖塔四百三十五层的整层楼，那是在鲸逝中心的巴别区。没有窗，整个圆形房间从地板到天花板都是敞开的，由太阳能动力密蔽场屏蔽，完全看不出一点闪光。这就好像站在两个灰色的盘子中间，盘子悬浮在天地中

间。半公里下方那些小尖塔之间，还漂浮着深红色的云朵，让我想起了“盛气凌人”四个字。泰伦娜的办公室没有门，没有楼梯，没有电梯，没有磁力升降机，也没有地板门——完全没有与其他各层的连接。进入泰伦娜办公室的办法，是通过那个五面的远距传输器，就是那个在半空中闪着微光的东西，看上去像抽象全息雕塑。我在感到盛气凌人的同时，突然想到如果塔着火，动力失灵，一切会如何。我说：“你是不是说你不打算出版？”

“完全不是，”我的编辑笑道，“你为超线挣了几十亿马克，马丁。我们会出版的。我说的仅仅是：没人会买的。”

“胡说！”我叫道，“虽然不是所有人赏识好诗，但还是有好多人会读的，它会成为畅销书的。”

泰伦娜没再笑出声，但是绿色的唇缘朝上微翘。“马丁，马丁，马丁，”她说，“自从古腾堡^[91]时代以来，有文化的人正不断减少。在二十世纪，所谓的工业民主国家中，一年读一本书的人连百分之二都不到。而当时，聪明的机器、数据网、友好界面环境还没出现呢。到了大流亡时，霸主百分之九十八的人口都觉得没理由要阅读了。所以他们也不会操他们那份心，去学习怎么读。而现在更糟了，环网有一千亿多的人类，他们中不到百分之一的人会操心去硬传任何印刷材料，而读书的就更少了。”

“《濒死的地球》卖掉了几乎三十亿本呢。”我提醒她。

“嗯哼，”泰伦娜说，“那是《天路历程》^[92]效应。”

“什么效应？”

“《天路历程》效应。在.....什么时候来着！——十七世纪的旧地，马萨诸塞殖民地上，每个体面的家庭都得在家里放上一本《天路历程》。可是，我的天哪，没人读那书。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和司徒卡茨基的《被斩首的小孩眼中的景象》同样如此。”

“希特勒是谁？”我问。

泰伦娜微微一笑。“旧地的一名政客，写过一点东西。《我的奋斗》现在还在销售.....超线每隔一百三十八年会对版权作一次更新。”

“嗯，瞧，”我说，“我想花几个星期来润饰润饰我的《诗篇》，把我最好的货色加进去。”

“妙极。”泰伦娜笑道。

“我猜你还会像上次那样帮我编辑一下的，对不？”

“完全不会，”泰伦娜说，“这次再也没什么思乡之情了，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我眯起眼。“你是说这次我能写无韵诗？”

“当然。”

“哲学呢？”

“写吧。”

“试验章节？”

“可以。”

“你会按我写的直接出版？”

“完全正确。”

“有没有卖出去的可能？”

“一点狗屁可能也没有。”

我所谓的“花几个星期来润饰润饰我的《诗篇》”，结果变成了十个月的强迫症劳动。我关掉了房子里大多数房间，仅开着天津四丙的塔楼书房、卢瑟斯的运动房、厨房以及无限极海的盥洗室筏子。我每天毫不间断地工作十小时，然后休息一下，做些体力运动，之后吃顿饭，打个盹，接着回到我的书桌，开始另外八小时的定额工作。这就像五年前时光的翻版，当时我正从中风中恢复，有时要花上一小时，或者一天，一个词语才会找上门来，思想才会把根扎进语言的土壤。而现在，那过程甚至变得比当时还要缓慢，我痛苦地搜索着最完美的词语，最精确的韵律结构，最有趣的形象，对最难捉摸的情感最难以言喻的比拟。

十个标准月后，我大功告成，我终于明白了一句古老格言，大意是：书或诗永远无法完成，只有抛弃。[\[93\]](#)

“你觉得怎么样？”泰伦娜翻读着我的第一稿，我问她。

她的眼睛是失神的褐色磁盘状，是那星期的当红款式，但是这并没有掩藏眼里的泪花。她擦掉一滴。“很美。”她说。

“我试着模仿了古典作家的风格。”我突然有点害羞。

“你成功了，非常棒。”

“《天国之门插曲》还有些粗糙。”我说。

“很完美了。”

“这首诗讲的是孤独。”我说。

“是很孤独。”

“你觉得它准备好了吗？”我问。

“它很完美……是一部杰作。”

“你觉得它能卖出去吗？”我问。

“他娘的绝不可能。”

他们计划第一版先出七千万份《诗篇》的硬传本。超线在数据网做广告，安放全息电视商业广告，传输软件插入式广告，并且成功地怂恿到畅销作家的吹捧，确定它在《新纽约时代图书专版》和《鲸心评论》上受到评论。通常，就是花大钱做广告。

《诗篇》在第一年出版的时候卖掉了两万三千本硬传本。十二马克的传输价中，我能得到百分之十的版税。超线已经付给我两百万马克的预付款，我已经替他们挣回了一万三千八百马克。第二年卖掉了六百三十八份硬传本；数据网优惠本一本也没卖出去，也没有全息电影购买，没有书籍巡游。

《诗篇》卖不出去，负面评论反倒出彩起来：

“晦涩……过时……不切合当今的潮流”，《时代图书专版》如是说。“塞利纳斯先生写了一出毫无沟通可言的终极戏剧”，《鲸心评论》的乌尔班·卡普里写道。“他自己沉湎在夸夸其谈的迷乱放纵之中，”““全网时刻！”的马尔芒·韩俐发动了最后的致命一击，“哦，这屁诗，管他谁写来着——没法读。甭去试。”

泰伦娜·绿翼-翡似乎没当一回事。第一篇评论和硬传利润揭晓的两个月后，我在酒中作乐了十三天，接着传送到了她办公室，一屁股坐进黑色的流沫椅子中，那椅子蹲在房间中央，就像一头丝绒黑豹。鲸逝中心传奇的雷暴正在进行，雄天伟地的闪电响彻血染的云霄，就在无形的密蔽场对面肆虐。

“别紧张。”泰伦娜说。她那身行头是这星期的时尚款式，包括黑尖的发式，那尖顶耸立在她的脑门上，有半米高；身体场透明器，那变化陆离的颜色流隐藏——又同时展现了——底下的裸体。“第一版总共也就六万传真传输，没剩下多少了。”

“你不是说计划出七千万嘛。”我说。

“对，嗯，但是超线的常驻人工智能读过后，我们改变了主意。”

我越发地陷进流沫中。“连人工智能也不喜欢？”

“人工智能非常喜欢，”泰伦娜说，“然后我们就确定，人们肯定不会喜欢的。”

我坐起身。“我们能不能卖给技术内核？”

“我们有卖，”泰伦娜说，“仅仅一本。书通过超光发给它们的那一刻，数百万人工智能很可能已经实时共享。和那些硅片打交道，星际版权连个屁都不值。”

“好吧，”我说，又一屁股倒进椅子中，“接下来怎么办？”外面，闪电就跟旧地古老的超级高速公路一样宽阔，它们在法人尖楼和云塔中舞动。

泰伦娜从书桌旁站起身，走到地毯圆圈的边缘。她的身体场一闪一闪的，就像水面上导电的油。“接下来，”她说，“你作决定吧：是做作家，还是成为世界网最大的自慰狂呢？”

“什么？”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泰伦娜转身笑道。她的牙齿戴着金尖。“根据合同，我们可以以我们想要的任何方式收回预付款。没收你在银联的资产，收回你藏在自由家园的金币，卖掉那华而不实的远传之家，差不多就可以了。然后你可以到哀王比利那儿，他不是无论到哪个偏地都要收集这样的人才嘛，比如艺术方面的业余行家，半道退出的家伙，精神病什么的。”

我目瞪口呆。

“又或者，”她说，露出那灭绝人性的笑容，“我们也可以忘记这次短暂的挫折，你可以继续你下一部作品。”

我的下一部作品在五个标准月后发表。《濒死的地球·卷二》紧接着第一部的结局开始讲述，这次写成了通俗易懂的文章，句子长度和章节内容经过仔细推敲，那是经由六百三十八个普通硬传读者组成的测试组，以他们在基础的神经-生物监督下的反应为准绳进行修订的。这本书写成了小说形式，非常短，不会让食物市场售货台前的潜在购买者望而却步，封面是二十一秒的全息交互画面，画面里，高大黝黑的陌生人（我猜是阿马尔斐·施瓦茨，虽然阿马尔斐很矮、很白，带着矫正眼镜）撕开了一个挣扎着的女人的紧身胸衣，直至几近露出乳头，然后那反抗着的金发碧眼女郎转向读者，气喘吁吁地哭喊着救命，这声音是由全息电影色情女星丽姐·丝琬配的。

《濒死的地球·卷二》卖了一千九百万本。

“不赖，”泰伦娜说，“一小会儿工夫就冒出那么多读者了。”

“第一部《濒死的地球》卖掉了三十亿本呢。”我说。

“《天路历程》，”她说，“《我的奋斗》。一个世纪出现一本。也许更少。”

“但它卖了整整三十亿……”

“瞧，”泰伦娜说，“二十世纪的旧地上，某个快餐食物链用死牛肉，油炸一下，加上些致癌物质，包在石油基塑料里，那卖掉了九千亿呢。去想想吧。这就是人类。”

《濒死的地球·卷三》介绍了几个人物，威诺娜，一名逃亡的奴隶女孩，后来出人头地，成了纤维塑料种植园的园主（别劳神，纤维塑料

在旧地上是种不活的），阿特罗·红墓，勇敢的封锁奔跑者（什么封锁？！），以及吴辜·斯佩里，九岁的通灵者，患上了未指明的小耐儿病，濒临死亡。吴辜一直活到《濒死的地球·卷九》，然后超线叫我把这小混蛋杀死。就在吴辜死的那天，我迈出家门，来到二十个世界上，饮酒作乐，一连庆祝了六天。最后在天国之门的肺部中醒了过来，身上沾满了呕吐物和重呼吸的霉菌，孕育着环网最剧烈的头痛，心里确信，不久我就要开始《濒死的地球编年史》的第十卷了。

成为受雇的落魄文人并不是桩难事。《濒死的地球·卷二》和《濒死的地球·卷九》间的六个标准年，相对来说过得没多大痛苦。这些小说非常肤浅，情节老套，人物像硬纸板，文笔狗屁不通。我拥有了自己的自由时间。我到处旅行，结了两次婚；每一任老婆离开我时，心情都没那么痛苦，倒是带着一笔可观的报酬，她们可以瓜分我下一部《濒死的地球》的版税。我在宗教和豪饮中探险，在后者中找到更多的慰藉。

我保留着我的家，另外加了六个房间，分别位于五个世界，里面摆满了漂亮的艺术品。我很喜欢。我的熟人里有作家，但是，就跟古往今来的同行一样，我们往往是互相猜疑，互相谩骂，背地里怨恨别人的成功，给他们的作品找碴儿。我们每个人打心眼里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词语艺术家，仅仅是凑巧写了些商业作品罢了；而其他人都只是雇佣文人。

然后，在一个凉爽的早晨，随着我的卧室在圣徒世界的高树枝上微微晃动，我醒来了，看见了灰色的天空，意识到：我的缪斯逃走了。

我已经五年没有写诗了。《诗篇》摊开在天津四丙的塔楼里，除了

已经发表的之外，仅仅完成了几页。我一直在使用思想处理器写小说，随着我进入书房，其中一只开动了。见鬼，它打印了出来，我对我的缪斯干了些什么？

它说，我现在这些作品的风格中，有什么东西让我的缪斯逃跑了，神不知鬼不觉。有些人从来不写，这些人从来不为创作冲动感到激动，向他们讲述缪斯，就像在使用修辞格，就像一个离奇的幻想。但是对我们这些以词语为生的人来说，我们的缪斯是真实的，她是我们的一切，就像语言的黏土，我们靠它们来进行雕刻。一个人写作时（真正写作时），就好像众神在给他发送超光信息一样。真正的诗人，在他的头脑成了钢笔或者思想处理器这样的工具之后，处理着那些不知从哪泉涌而来的发现，并且将它们表述出来，那个时候，他们也无法用言语表达这种喜悦之情。

然而，我的缪斯逃掉了。我跑到我其他世界的家中，四处寻觅她，但是装饰着艺术品的墙上，空荡荡的房间里，唯有寂静在那儿回响。我传输到最喜欢的地方，望着太阳落进被风吹斜的大草原，夜晚的迷雾遮住了永埔星的乌黑峭壁，但是尽管我挖空了自己堆满无穷尽《濒死的地球》的垃圾文的头脑，我的缪斯还是一丝声响也没有。

我在酒精、在闪回中搜寻着她，重又回到了天国之门的多产日子，当时灵感持续不断地在我耳朵里嗡嗡直响，打断我的工作，把我从睡梦中叫醒，但是在这些重现的日日夜夜，她的声音沉默，混乱，就像来自被遗忘的世纪里的损坏的音频磁碟。

我的缪斯逃走了。

我如约传输到泰伦娜·绿翼-翡的办公室。泰伦娜已经从硬传部首席编辑晋升到了出版人的职位。她的新办公室占据了鲸逝中心超线尖塔的最高层，屹立在那儿，仿佛栖息在银河最最高的铺着地毯的山峰尖顶；唯有略微偏振的密蔽场的无形圆屋顶在头顶上拱起，地毯的边缘终止在六千米的垂势上。我心想，其他作者会不会有往下跳的冲动呢。

“是新作吗？”泰伦娜问。这星期，卢瑟斯主宰了这个风尚宇宙，“主宰”是个非常正确的字眼；我的这位编辑穿革戴铁，锈迹斑斑的长钉绕在她的手腕和脖子上，巨型弹药带从她的肩膀横跨过左胸。弹药看上去像是真的。

“对。”说完，我把装着手稿的盒子扔上她的桌子。

“马丁，马丁，马丁，”她叹气，“你什么时候会把你的书传输给我，而不是费尽力气地打印出来，大老远亲自把它们送到这儿来呢？”

“亲自把它们送过来，会让我有一种奇怪的满足感，”我说，“尤其是这篇。”

“哦？”

“对，”我说，“你为什么不读读呢？”

泰伦娜一边笑，一边用黑指甲敲着弹药带的弹药筒。“马丁，我知道，它肯定达到了你一贯的高水准，”她说，“不读我就知道。”

“请读一读。”我说。

“真的，”泰伦娜说，“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当着原作者的面读他的新作，总让我感到不舒服。”

“这部作品不会的，”我说，“你只要读读前几页。”

她肯定在我的口气中听出了点什么，于是微微皱了皱眉，打开了盒子。她读了第一页，翻阅着稿子的其他部分，那眉头皱得更紧了。

第一页仅仅只有一句话：“然后，十月的一个美丽清晨，濒死的地球吞下了它自己的内脏，最后一次痉挛，死了。”其余的两百九十九页空空如也。

“你在开玩笑吗，马丁？”

“不。”

“那是狡猾的暗示吗？你打算开始写新系列了？”

“不。”

“马丁，我们已经预料到了。我们的故事策划员为你想了好几个系列的点子，都很激奋人心。萨博威兹先生觉得你可以为全息电影《腥红复仇者》^[94]写小说，这肯定棒极了。”

“你可以把‘腥红复仇者’贴在你自己的法人屁股上，”我由衷地说，“我和超线玩完了，和你那称之为小说的嚼烂了的稀粥玩完了。”

泰伦娜的表情没变。她的牙齿不再是尖的；今天，它们变成了生锈的铁，和她手腕上的尖刺及脖颈上的项圈相配，“马丁，马丁，马丁，”她叹了口气，“你快给我道歉改正，好好说话，不然，你就不知道你会怎么玩完。不过这可以等明天再说。回家清醒清醒，好好想一想吧，怎么样？”

我朗声大笑。“八年来我一直清醒得很，夫人。我仅仅花了片刻时间，就意识到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写这些废柴……今年环网出版的书没有一本不是彻头彻尾的垃圾。哈，不过，我打算下你们这艘贼船了。”

泰伦娜站起身。我第一次注意到，在她那模拟帆网的皮带上，挂着一根军部的死亡之杖。我期望那只是个设计出来的赝品，就像那装束的其他东西一样。

“听着，你这可怜虫，你这无能的雇佣文人，”她满脸鄙夷地说道，“超线拥有你全身上下所有东西。如果你再敢胡说八道，我们就让你去哥特罗曼工厂工作，给你取名叫迷迭香·山雀。现在给我回家，清醒清醒，继续写你的《濒死的地球·卷十》去吧。”

我微笑着摇摇头。

泰伦娜微微眯起双眼。“你还拿着我们一百万马克的预付薪水，”她说，“只要一句话，我们就能没收你那房子的所有房间，除了你用作茅坑的该死筏子。你尽可以坐在上面，等大海将你灌个满头屎。”

我最后一次笑起来。“那可是设施齐全的清理单元，”我说，“还有，我昨天把房子卖了。预付结余款现在应该已经到账了。”

泰伦娜拍了拍死亡之杖的塑料把手。“你知道，超线已经买下了《濒死的地球》的版权。我们只要叫别人写书就行了。”

我点点头。“他们尽可拿去。”

我的前任编辑终于意识到我是来真格的，她的语气变了。我感觉到，如果我留下，对她来说是有百利而无一弊。“听着，”她说，“我确

定我们能解决的，马丁。前几天我跟总监说过，你拿到的预付款太少了，超线应该让你自己构思故事.....”

“泰伦娜，泰伦娜，泰伦娜，”我叹了口气，“再见。”

我传输到复兴之矢，然后来到吝啬星，在那儿登上一艘神行舰，经过三个星期的旅程，来到阿斯奎斯，来到哀王比利那人满为患的王国。

对哀王比利的素描：

威廉二十二世皇族陛下，流亡之温莎的至高无上之王，看上去有点像摆在热炉子上的蜡人。他的长发仿若溪流，软绵绵地垂在萎靡的双肩上，而额头上的皱纹如涓涓细流，流淌进那巴塞特猎犬似的眼睛周围的皱纹支流，接着又朝南部流淌，越过皱纹线，来到颈部和下颌的垂肉迷津。据说，比利王会让人类学者想起金沙萨这个偏地上的忘忧玩偶，会让禅灵教回想起太真寺着火之后的慈悲佛陀，会让媒体史学家冲向他们的档案，核查一下远古一个叫查尔斯·劳顿^[95]的平面电影演员的照片。但这些相关人等对我毫无意义；我看着比利王，想起的是我那死了好久的导师巴尔萨泽君经过了一星期花天酒地之后的样子。

哀王比利那忧郁悲观的名声是言过其实了。他经常笑；仅仅是他比较倒霉，他那独特的笑声让大多数人觉得他是在哭泣。

容貌与生俱来，无法改变，但是陛下大人呢，他的整个人格都会让人想起“弄臣”或者“牺牲品”。他身上所穿，如果能用“穿”这词的话，是某种接近乱七八糟的东西，他公然反抗机器人仆人的审美观和色彩感，以至于有些天他会让自己和环境不协调。他的外表不仅仅局限于服饰上

的混乱——威廉王永远处于衣不遮体的状态下，纽扣大开，丝绒披风破烂褴褛，带着静电，吸引着地上的碎屑，他左袖的饰边足有右袖的两倍长，而右袖——反过来——就像蘸到了果酱里似的。

明白了吧？

尽管如此，哀王比利悟性十足，对艺术和文学充满了勃勃激情，自从古老旧地的真正文艺复兴日子以来，无人能与之匹敌。

在某些方面，比利王就是个总把脸压在糖果店橱窗上的胖孩子。陛下大人热爱、欣赏美好的音乐，但是自己却不会创作。他是芭蕾舞及一切优美之事的鉴赏家，但又是个木头人。比利王，一个屁股着地摔倒的连续剧人物，一个笨拙的漫画人物。他是一名热情的读者，一贯准确的诗文评论家，辩论术的支持者，他的羞怯中混杂着结巴的言语表达，使得他无法向别人展示他的诗文才华。

比利王，一名终身学士，现已步入六十岁大关，他住在这摇摇欲坠的宫殿中，住在这两千平方英里的王国里，就好像这是他另一身乱蓬蓬的皇家衣氅。围绕着他的趣闻很丰富：有个著名的油画家，是比利王门下之客，他发现陛下大人双手扭在身后，低头走着路，一只脚迈在花园小路上，另一只脚踏进烂泥中，很明显正想入非非。画家向他的主子致意。哀王比利抬起头，眨巴着眼睛，左右四顾，似乎刚刚打了好长一个盹，现在醒了过来。“打扰一下，”陛下大人对着发呆的画家说道，“你——你——你可不可以告——告——告诉我，我是在朝宫殿走呢，还是在远离宫——宫——宫殿？”“陛下大人，您是在朝宫殿走。”画家说。“哦，真——真——真好，”国王叹息道，“那我就是吃好饭了。”

贺瑞斯·格列依高将军揭竿谋反了，阿斯奎斯这个偏地世界就在他的征服之列。但阿斯奎斯不会有多大危险，有霸主军队——军部的太空舰队可以给它撑腰。但流亡之摩纳哥的皇族统治者还是把我叫了过去，他这个蜡人似乎比以前更加熔融了。

“马丁，”陛下说，“你听——听——听说北落师门^[96]的战——战斗了吗？”

“听说了，”我说，“没啥好担心的。北落师门恰恰就是格列依高想要攻击的对象……弹丸之地，仅有几千殖民者，但矿藏丰富，而且离环网至少有——多少来着？二十个标准月的时间债吧。”

“是二十三个，”哀王比利说，“那你觉——觉——觉得我——我们没有危——危险是吧？”

“不是不是，”我说，“我是说，霸主派军队从环网实时传输到这儿，仅仅需要三周时间和一年不到的时间债，速度远比将军从北落师门到这儿快多了。”

“也许吧，”比利王靠在一个地球仪上沉思着，然而那球体在他的重压下开始旋转，比利王直挺挺地跳起来，“不——不过，小——小心起见，我还是打算开始我们的逃——逃亡。”

我眨了眨眼，惊讶万分。比利以前的确说过，要把这流亡的王国重新迁址。尽管他唠叨这件事快两年了，但是我从没想过他会把事情进行到底。

“太——太——太……飞船已经在——在帕瓦蒂准备好了，”他说，“阿斯奎斯同意给——给——给……提供给我们去环网的运输舰。”

“但宫殿怎么办？”我说，“图书馆呢？农庄和土地呢？”

“当然，捐掉，”比利王说道，“但是图书馆的东西会和我们一起走的。”

我坐在马毛沙发椅的扶手上，揉揉我的脸。十年来，我一直待在这王国里，我从比利的门客，变成了导师、知己、朋友，但我从不会假装理解这混乱的神秘人士。我刚刚抵达这里时，他就立即召见了。“你——你——你愿——愿——愿意——加——加入我们小小殖民地的有——有——有才华的队伍中吗？”当时他问我。

“愿意，陛下。”

“你——你——你还会写——写——写《濒——濒——濒死的地球》这样的书吗？”

“如果忍得住我就不写，陛下。”

“瞧，我读——读过，”这小人说，“很——很——很有趣。”

“多谢夸奖，大人。”

“胡——胡——胡说，塞利纳斯先生。显然是有人把它删——删——节了，留下了那些最为劣质的部分，这真是天大的曲解，正是这样我才觉——觉——觉得有趣。”

我笑了。我感到意外，我突然发现自己将会喜欢上哀王比利。

“但——但——但是《诗篇》，”他叹了口气，“那——那——那本书，也许是近两个世纪环网出版的最棒的诗——诗——诗文了。你是如

何经过那位平庸的编辑的手，把它发表的，我永远也搞不清楚。我为我的王——王——王国买了两千本。”

我微微低下头，自从二十年前我那中风后的日子以来，我第一次找不到合适的字眼了。

“你还会写《诗篇》这样的诗——诗——诗么？”

“我来这儿，就是要试试看，陛下。”

“那就欢迎，”哀王比利说，“你可以住在城——城——城堡的西侧大楼。就在我办公室边上，我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

现在，我扫了一眼那紧紧关闭着的大门，扫了一眼这矮小的君主——即使微笑时——他的眼睛看上去仍像快哭出来似的。“海伯利安吗？”我问。他曾多次提到这个原始的殖民世界。

“对。机器人种舰已经到那好几年了，马——马——马丁。它们是开路先锋。”

我惊讶地扬起眉毛。比利王的财富不是来自王国的资产，而是来自投向环网经济的大笔投资。虽然如此，如果他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偷偷摸摸实行再度移民的计划，那巨大的开销肯定令人咋舌。

“马丁，你——你——你记得为什么原来的殖民者要把这星——星——星……世界命名为海伯利安吗？”

“当然。大流亡前，这群殖民者是土星某个卫星的居民。没有地球的补给，他们就活不下去，于是他们迁移到了这个偏地上，把这个星球以他们的卫星名字命名了名^[97]。”

比利王愁容满面地笑了。“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名字有——有——有利于我们一直以来谋求的目标吗？”

我花了十秒钟，想明白了其中的联系。“济慈。”我说。

几年前，我和比利王对诗文的精髓进行过长久的讨论，讨论快结束时，比利问我，曾经活过的诗人中，谁是最纯粹的诗人。

“最纯粹？”当时我问，“你是说最伟大吗？”

“不，不，”比利说，“讨论谁——谁——谁是最最伟大的，那太可笑了。我很想知道你对最纯——纯——纯粹的看法……你描述的最接近精髓的东西。”

我对这个问题想了好几天，最后我把答案带给了他，当时我们看着宫殿旁峭壁顶端的落日。红蓝相间的影子越过琥珀色的草地，向我们伸来。“济慈。”我对他说。

“约翰·济慈，”哀王比利轻声说道，“啊，”过了片刻他问，“为什么？”

于是，我把我知道的一切，关于这个十九世纪旧地诗人的一切都告诉了他；他的生平、创作，以及早逝……但跟他说得最多的还是这个人是如何将自己的生命几乎全部献给了诗歌创作的神秘和美丽。

当时，比利看上去兴致十足；现在，他似乎被迷住了，他摆摆手，一个全息模型出现了，几乎填满了整个房间。我朝后退去，跨过山丘、房子和啃草的动物，以便好好看看。

“看哪，海伯利安。”我的保护人小声说道。跟往常一样，比利王聚

精会神的时候，就会忘记自己的口吃。在不同的观测点，全息像会改变：河岸城市，港口城市，高山房屋。山上有座城市立满了墓碑，跟附近山谷里的奇怪建筑真是天生一对。

“光阴冢？”我问。

“对。这已知世界最伟大的神秘。”

我对他的夸张修辞皱了皱眉头。“他妈的是空的，”我说，“自发现它们以来，它们一直是空的。”

“它们是某种奇怪逆熵场的源头，那些力场静静地逗留在那，”比利王说，“奇点之外的少数几个现象之一，敢于篡改时间。”

“没什么了不起的，”我说，“那肯定就像往铁身上涂防锈漆。它们可以很耐久，但是它们完全就是空空如也。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搞他妈的科技了？”

“不是科技，”比利王叹息道，他的脸上现出了深深的皱纹，“而是神秘！那地方的不可思议对创造之灵很有必要。那是古典乌托邦和异教徒神秘的完美结合。”

我耸耸肩，这并没有打动我。

哀王比利摆了摆手，全息像消失了。“你的诗——诗——诗有进展了吗？”

我双臂交叉，瞪着这个帝王，这个矮人蠢蛋。“没有。”

“你的缪——缪——缪斯回来了吗？”

我一句话也没说。如果目光能杀人，那我们都将在黄昏前哭喊着：“国王死了，国王万岁！”

“很——很——很好。”他说，脸上的表情显示出，他既可以悲哀忧愁，也可以自命不凡地令人难以忍受，“我的孩子，整——整——整理一下你的包。我们要去海伯利安了。”

（淡入）

哀王比利的五艘种舰就像金色的蒲公英飘在湛青的天空中。白色的城市矗立在三座大陆上：济慈、安迪密恩、浪漫港……还有诗人之城本身。八千多艺术的朝圣者逃脱了平庸暴政，希望在这滥砍滥伐的世界上找到幻想的复兴。

大流亡后的那个世纪，阿斯奎斯和流亡之温莎是机器人生物成品的中心，现在，这些蓝皮肤的人类之友在这儿劳作耕种，他们明白，一旦这最后的劳动完成，他们便能获得自由。白色之城矗立起来了。土著，他们已经厌倦了扮演土人，从村子和森林里走了出来，帮我们改造殖民地，让这个地方更符合人类规范。技术统治论者、官僚主义者、生态统治论者，这些人被解冻，被释放在这毫无猜忌的世界上，哀王比利的梦想又向现实迈进了一步。

我们抵达海伯利安后，贺瑞斯·格列依高将军已经挂了，他那短暂残暴的叛变被镇压了，但是我们没有回去。

有几个粗犷朴实的艺术家和工匠狂傲地抛弃了诗人之城，跑到杰克镇或浪漫港，竭力维持充满创造力的艰苦生活，有些人甚至跑到了正在

开拓的边境外。但是我留了下来。

在海伯利安的最初几年里，我没有找到缪斯。对许多人来说，地域扩张了（由于有限的运输方式，在这儿，电磁车靠不住，掠行艇很稀有），人造意识缩减了（这里没有数据网，只有一台超光发射器，无法接入全局），所以，这一切导致了创造活力的复兴，产生了作为人类和艺术家的新成就。

这或许是我听说的。

没有缪斯出现。我的诗文继续精于表面，跟哈克·芬的猫一样死翘翘了。

我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

但是首先，我花了些许时间，至少有九年吧，实施了一项感化工作，给新海伯利安提供它所缺乏的一样东西：颓废。

通过一名生物塑师（这家伙名副其实，叫作葛劳曼·木斧），我拥有了长满毛的胁腹、蹄子以及山羊腿，那都是色帝所拥有的。我悉心照料自己的胡须，延长了耳朵。葛劳曼对我的性感皮囊作了有意思的改造。消息一传十传百。农夫女孩、土著、我们忠诚的城市规划者和先驱者的老婆——都等待着海伯利安唯一一名常驻色帝的登门拜访，或者，她们自己会登临我的府上。我明白了“男器崇拜”和“男性淫狂”到底为何物。除了无休止的性角逐，我还让自己的酒量比拼成为了传奇佳话，让我的词汇又回到了接近旧时的中风后状态。

真他妈奇妙。真他妈见鬼。

然后，一天夜里，我打算放弃打爆自己脑袋的计划时，格伦德尔出

现了。

对我们的来访怪物的素描：

我们最可怕的噩梦活过来了。某个邪恶之物避开了日光，那是莫比阿斯博士和壳蕤老妖^[98]的幽影。老妈，把火举高，格伦德尔今晚就要出洞了。

起初，我们觉得失踪的人仅仅是跑到别处去了；我们这座城市的饮泣之墙上没有岗哨，事实上，连座城墙也没有，那蜜酒厅的大门口甚至也没战士。然后，一名丈夫报告说，他的老婆晚餐过后，在给两个孩子喂奶前，没了踪影。抽象内爆表演家霍班·克里斯图斯，周三没有出现在诗人圆剧场，没有进行他的表演，八十二年的演员生涯中，这是他第一次错过上场表演。忧心四起。哀王比利视察完杰克镇的重建工作回来后，答应大家会加大城市保安力度。镇子四周拉起了传感器网络。飞船安保官扫荡了光阴冢，回报说还是空无一物。机械部队被派进翡翠莹底部的迷宫入口，经过六千米的探查，什么也没发现。掠行艇——不管是自动化还是人工驾驶的——扫荡了城市和笼头山脉之间的地盘，没有探测到比石鳗还大的热信号。之后一星期，没有人再失踪。

然后死亡开始了。

雕刻家皮特·加西亚的尸体被发现了，在书房……在卧室……在远处的院子里。飞船安保干事楚寅·海内斯真是蠢到家了，他对新闻记者是这样说的：“看上去他是被某只凶恶的动物撕碎了。可我没见过什么动物可以把一个人折磨成这样的。”

我们所有人都在背地里瑟瑟发抖，大受刺激。对，台词很烂，直接出自那些自己吓自己的数百万平面和全息电影，但是现在，我们都成了这电影的一角。

嫌疑转向最显眼的：一个精神变态者在我们中间逍遥法外，也许是在用脉冲刀或者地狱之鞭杀人。这次这家伙没来得及处理掉尸体。可怜的皮特。

飞船安保干事海内斯被炒了鱿鱼。市执行长普瑞特从陛下大人那得到批准，可以雇佣二十名军官，训练他们，组成一支城市警卫武装力量。谣言四起，说他们将对整个诗人之城的六千人进行测谎试验。路边餐馆里议论纷纷，满是有关人权的言论……我们并不在霸主管辖范围内，按这个道理，我们难道还有人权吗？……人们开始策划一些轻率的计划来逮住这凶手。

然后屠杀开始了。

凶杀没有固定模式。发现的尸体要么是两块三块，要么是单独一具，要么是屁都没有。有些失踪之人没在地上留下一滴血；有些人则留下了几加仑的血块。没有目击者，也没有受袭的幸存者。地点似乎无关紧要：魏蒙特一家住在一栋偏远的别墅里，但是希拉·罗布就在镇中心的塔楼工作室里一命呜呼了；两名遇害者在晚上各自失踪，当时他们显然是在禅园中散步；而大臣莱曼的女儿，虽然有私人保镖保护，但她独自待在哀王比利宫殿十七层的浴室里时，还是突然不见了。

在卢瑟斯，在鲸逝中心，或是其他十几个古老环网世界上，一千人之死合计起来才会成为小小的新闻——那也不过是数据网中的短期条

目，或者是早报的内页。但是这个五万人殖民世界的总共只有六千人的城市里，十几桩凶杀案——就像格言中说的“早上被绞死”一样——完全会吸引住每一个人的眼球。

我认识一开始的一个受害者。希希普里斯·哈里斯是我作为色帝最先俘获的一个（也是最热烈的一个），是个美人胚子，长长的金发，柔软得仿佛不是真物，肤色如同刚摘下的桃子，纯洁得让人不敢有触摸的奢想，美得让人不敢相信：正是那种连最胆小的男子也梦想玷污的尤物。现在，希希普里斯真的被玷污了。他们仅仅发现了她的头，竖立在拜伦爵士广场的中心，就好像她脖子以下的部分被埋在了可移动的大理石中了。当我听到这些细节，我终于明白了我们在和什么生物打交道。在老妈的庄园里，我曾养过一只猫，它在大多数夏季早晨也会在南部庭院里留下类似的祭品——向上凝视的老鼠脑袋，竖立在沙岩上，带着纯粹的啮齿动物的惊愕，或者地鼠的暴牙微笑——那是骄傲的饥饿掠食者的猎杀战利品。

哀王比利登门拜访，当时我正在写我的《诗篇》。

“早上好，比利。”我说。

“是陛下！”陛下大人大动肝火，很少会看到他那高贵的怒火。自从那高贵的登陆飞船着陆在海伯利安以来，他的口吃也消失了。

“早上好，比利，陛下。”

“哼。”我的君主咆哮道，他挪开了几张纸，却不知怎么正好坐在了干净长凳上唯一被咖啡溅到的地方。“塞利纳斯，你又开始写了。”

我没觉得有什么理由要承认这明摆着的事实。

“你总是用钢笔写吗？”

“不，”我说，“只有我想写点值得一读的东西时，才会用钢笔。”

“那这值得一读吗？”他指指那小堆的手稿，那是我用两星期的劳作积累起来的。

“值。”

“值？就一个值？”

“对。”

“我可以快点读到它吗？”

“不。”

比利王低头一瞧，终于发现自己的左腿沾到了咖啡。他皱皱眉，挪开身子，用披风的一角抹了抹那不断缩小的咖啡小水坑。“绝不吗？”他问。

“绝不，除非你能活得比我久。”

“正有此意，”国王说道，“一旦你这只勾引王国里母羊的山羊断了气。”

“你是在比喻吗？”

“丝毫不是，”比利王说，“只是一句评论。”

“自从童年在农庄里以来，我从来没有对母羊瞧过一眼，”我对他说，“我用一首歌答应过我的老妈，我再也不会未经她允许，和绵羊乱搞。”比利王悲哀地旁观着，然后我唱了一首古老小调中的几节，那歌叫《不会再有另一匹母羊了》。

“马丁，”他说，“有什么人或是什么东西在杀死我的人民。”

我把纸和钢笔放在一边。“我知道。”我说。

“我需要你的帮助。”

“老天，我能帮什么？难道你寄希望于我，要我像某个全息电视上的侦探一样追捕这个杀手吗？你难道要我在他妈的莱辛巴赫瀑布^[99]跟他来个你死我活的搏斗吗？”

“马丁，我很想你这么做。但是现在，你只要给我一些看法和建议，我就心满意足了。”

“看法一，”我说，“来这儿真是蠢。看法二，留下来更蠢。全部建议：走为上计。”

比利王悲痛地点点头。“离开这个城市，还是离开海伯利安？”

我耸耸肩。

陛下起身走到我那小书房的窗边。窗子外是一条三米长的小路，通向隔壁的自动化再生庄稼的砖墙。比利王看着窗外的风景。“你知道.....”他说，“伯劳这个古老传说吗？”

“一丁点儿。”

“土著把这怪物和光阴冢联系在了一起。”他说。

“那些土著在肚皮上抹上颜料庆祝丰收，还抽非基因重组的烟草。”我说。

比利王点了点头，赞同我的聪明才智。他说：“霸主初登陆小队对这一地区相当谨慎。他们建起了多频段录音器，把基地建在笼头以南的地方。”

“嗨，”我说，“陛下大人.....你到底想要什么？就因为你把城市建在这儿，弄得一团糟，你就想让我赦免你吗？那我就赦免你。我的孩子，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100\]](#)。现在，如果你不介意，尊贵的大人，一路平安[\[101\]](#)。我得去写下流五行打油诗了。”

比利王没有从窗边扭头离去。“马丁，你建议我们撤离这个城市，对吗？”

我迟疑了一秒钟。“当然。”

“你会和其他人一起走吗？”

“为什么不呢？”

比利王转身，盯着我的眼睛，“真的会吗？”

我没回答。一分钟后，我把脸转开了。

“我就知道。”这个星球的统治者说道。他那矮胖的双手握在身后，再一次盯着那堵墙。“如果我是侦探，”他说，“我也会起疑心的。这个城市最少产的公民，在十年的沉寂之后，又重新拾笔写作了。那是在什

么时候呢，马丁？……恰恰就是在第一次谋杀的两天后。他竟然从原先的社交生活中消失了，把时间花在了撰写史诗上……为什么？连年轻女子们都脱离他的山羊情欲的魔爪了。”

我叹了口气：“陛下，什么山羊情欲？”

比利王扭头扫了我一眼。

“好吧，”我说，“你逮住我了。我坦白。是我杀了他们，是我沉浸在他们的鲜血中。这他妈就像文学春药一样管用。我估计最多再需要两……三百名受害者，我就可以发表我的下一本书了。”

比利王转身背对着窗户。

“怎么啦？”我说，“你还不信吗？”

“不。”

“为什么？”

“因为，”国王说道，“我知道谁是凶手。”

我们坐在暗黑的全息显像井中，看着伯劳杀死了小说家希拉·罗布和她的情人。光线很昏暗；希拉那中年的肉体似乎闪烁着苍白的荧荧之光，而在朦胧中，她那年轻男友的白臀给人一种错觉，似乎是漂浮在那里的，并且与他古铜色的身体分了家。他俩的激情正达到狂暴的顶峰，此时，费解之事发生了。没有最后的猛插，没有高潮的突然停顿，那年轻人突然向后浮了起来，升到了空中，似乎希拉用什么方式，力大无比

地把他喷出了她的身体。磁碟上的音轨，原先充斥着这种活动老套的喘息、敦促、命令，而现在，整个全息井突然充斥了尖叫声——首先是那年轻人的，然后是希拉的。

那男孩的身体撞到摄影机视角以外的一面墙上，发出“砰”的一声。希拉的身体躺在那儿等候着，那姿势既悲惨又滑稽，门户洞开，双脚大张，手臂敞开，胸部平平，大腿苍白。她的脑袋原先心醉神迷地朝后仰去，但是现在她抬起了头，惊骇和愤怒已经替代了即将来临的高潮表情，那两者却惊人地相似。她张开了嘴巴想要尖叫。

可是没有话语。传来的是仿佛切西瓜的声音，那是刀刃刺穿肉体，弯钩从筋腱和骨头中抽离的声音。希拉的脑袋又仰了回去，嘴巴不可思议地大张着，身体自胸骨以下爆裂开来。希拉·罗布的肉体就像柴火，被一把无形的斧子愤怒地砍断了。隐形的解剖刀完成了开膛破肚的工作，侧面的切口看上去就像是一名疯医生的杰作，并被拍成了这伤风败俗的延时电影胶片。这是在活人身上进行的残忍尸检。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曾经的活人，因为就在鲜血停止飞溅，身体不再抽搐之时，希拉的四肢松弛了下来，死去了，她的双腿再次张开，为的是迎合上述的淫秽电影内容。然后——短短的一秒后——床边出现了一片红与铬的模糊影子。

“停，放大，增强。”比利王对住宅电脑下达命令。

那模糊的影子溶进了麻醉药瘾君子的噩梦中：一张脸，部分是铁、部分是铬、部分是颅骨，牙齿仿佛机械狼的交叉蒸汽铲，眼睛活像红宝石激光在鲜血淋漓的宝石中燃烧，前额插着一把弯曲刺刀，长达三十厘米，耸立在水银般的头颅上，脖子周围镶嵌着类似的棘刺。

“是伯劳？”我问。

比利王点点头——不，他仅仅是点了下巴。

“那男孩怎么样了？”我问。

“我们发现希拉尸体的时候，他并不在场，”国王说，“在我们找到磁碟前，没人知道他失踪了。我们认出他是安迪密恩的一位年轻娱乐专家。”

“你们刚刚发现全息像吗？”

“昨天发现的，”比利王说，“安全人员在天花板上发现了成像器。很小，连一毫米都不到。希拉的这种磁碟装满了一图书馆，显然，那摄影机放在那儿是为了记录……啊……”

“床戏。”我说。

“对。”

我站起身，走近那生物漂浮着的影像。我的手穿越了它的前额、尖刺、下颚。电脑计算了它的大小，把它正确表现了出来。从这东西的脑袋来判断，我们这本地的格伦德尔身高超过三米。“伯劳。”我嘀咕着，与其说是辨认，不如说是问候。

“你知道多少关于它的事？跟我说说，马丁。”

“干吗问我？”我厉声叫道，“我是诗人，又不是神话历史学家。”

“你接入过种舰的电脑，询问过伯劳的本质和起源。”

我眉头倒竖。接入电脑，同在霸主社会进入数据网一样，应该都是隐蔽的，匿名的。“那又怎样？”我说，“自从这屠杀开始后，肯定有上百人检索过伯劳传说，也许上千。这是我们真正拥有的唯一一个他妈的怪物传说。”

比利王脸上的皱纹叠了起来。“对，”他说，“但是你搜寻资料的时间，是在第一起失踪案发生的三个月前。”

我叹了口气，垂倒在全息井的垫子中。“好吧，”我说，“我承认，那又怎样？我打算把这该死的传说，用在我正在写的该死的诗里，所以我调查了一下。逮捕我吧。”

“你知道些什么？”

现在我大为光火了。我把我色帝的蹄子狠狠踩在软软的地毯上。“见鬼，就是那些档案里的事啊，”我叫道，“你他妈到底要从我这知道些什么，比利？”

国王揉揉额头，小指不小心戳到了眼睛，疼得缩紧身子。“我不知道，”他说，“安全人员想带你到飞船上去，想把你接在全面讯问接口上。但我还是选择了与你面对面谈谈。”

我眯起眼，奇怪，我感觉肚子似乎进入了零重力区，一阵抽搐。全面讯问，意味着头颅中的大脑皮层分流器和插座。大多数被这种方式讯问过的人会康复的。绝大多数。

“你可否告诉我，你打算把伯劳传说中哪一部分用在你的诗里面？”比利王轻声问我。

“当然，”我说，“根据土著创办的伯劳教会福音，伯劳是大哀之

君，是末日救赎天使，从超越时间的彼岸来到这里，为的是宣告人类种族的末日。我喜欢这一奇想。”

“人类种族的末日。”比利王重复道。

“对。他是米凯尔^[102]大天使、摩罗尼^[103]、撒旦、蒙脸之熵、弗兰肯斯坦的怪物。所有这些集于一身。”我说，“他留在光阴冢附近，等待着时机，等到人类是时候加入渡渡鸟、大猩猩、抹香鲸，成为灭绝名单上的新近一员时，他就会出来，释放出浩劫怒火。”

“弗兰肯斯坦的怪物，”这穿着皱巴巴披风的又矮又小的胖家伙沉思着，“为什么是弗兰肯斯坦的怪物？”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因为伯劳教会相信，创造此物的，是人类，他是人类以某种方式创造出来的。”我对他说，虽然我知道，我肚中的一切比利王全都知道，而且他知道的比我更多。

“他们知道怎么杀死它吗？”他问。

“这我可不知道。据说他是不朽的，超越了时间的。”

“神？”

我迟疑了片刻。“其实不是，”我最后说，“更像是宇宙最可怕的噩梦活生生地出现了。有点像狰狞持镰收割者^[104]，但嗜好把人钉在巨大的荆棘树上……而这些人灵魂仍然在他们的肉体中。”

比利王点点头。

“瞧，”我说，“如果你一定要从偏地神学出发，研究这些鸡毛蒜皮

的东西，你为什么不直接飞到杰克镇去，问问那些个教会神父呢？”

“对，”国王说，矮胖的拳头抵着下巴，看样子有点心不在焉，“他们已经在种舰上了，正在被讯问呢。这一切太匪夷所思了。”

我起身打算离开，不知道他会不会拦我。

“马丁？”

“嗯。”

“在你走之前，你能想出什么东西来，帮我们理解理解这东西吗？”

我在门口停下脚步，心脏正猛烈捶打着肋骨，想要破胸而出。“可以，”我说，我的声音游移在平静边缘，“我能告诉你，伯劳到底是谁，是什么。”

“哦？”

“它是我的缪斯。”我说，然后转过身，回到我的房间继续写作。

伯劳当然是我召唤出来的。我心知肚明。我拾笔撰写史诗，那是关于它的史诗，我召唤了它。起初有了词语。

我将自己的诗重新命名为《海伯利安诗篇》。它不是关于这个星球的，而是关于一群自封为泰坦的人类是如何灭亡的。它讲述的故事是一个无思想的狂妄种族由于粗心大意，毁灭了自己的家园，然后又把那危险的傲慢带到了群星之中，不料在那儿遇到了一位神祇的怒火，而那神祇竟然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这么多年来，《海伯利安》是我完成的

第一部严肃作品，也是我写过的最好作品。它有趣与严肃兼备，是在向约翰·济慈的英魂致意，也成了我活下来的最后理由，它是平庸闹剧年代里的一部史诗巨作。《海伯利安诗篇》所使用的文字技巧我永远也无法获得，那知识我永远无法企及，那吟唱的声音也不是我自己的。人类的灭亡是我的主题。伯劳是我的缪斯。

比利王撤离诗人之城之前，又死了二十多人。有些人撤到了安迪密恩，或者济慈，或者其他几个新兴城市，但是大多数人决定乘种舰返回环网。比利王的这个富有创造力的乌托邦梦想破灭了，尽管如此，国王自己还是住进了济慈的阴郁宫殿。殖民地的领导权交给了地方自治理事会，理事会向霸主申请加入保护体，并随即建立了一支自卫队。这支自卫队原先主要由土著组成，这帮人在十年前还在用棍棒互相厮打，但现在，已经由自封的军官所指挥。这些人来自我们的新殖民地。他们的成就，仅仅是用他们的自动化掠行艇巡逻部队打扰夜晚的清静，以及让他们的机动化监视机械部队和沙漠的返乡佳人结合罢了。

令人惊讶的是，我不是唯一一个没有离开的。至少有两百人留了下来，虽然我们中大多数避免社交接触，大家在诗人人行道上碰面，或者在回声不断的空寂餐殿中独自吃饭时，我们也仅仅是礼貌地笑笑罢了。

谋杀和失踪还在继续，平均每两周一次。尸体通常不是由我们发现的，而是被地区自卫队长官发现的，他要求每隔几周就对市民人头清点一下。

第一年的景象仍然逗留在我的脑海里，并且难得地遍布在所有人的头脑中：那一夜，我们集中在聚众院，看着种舰一去不返。当时正是秋季流星雨的鼎盛时期，海伯利安的夜空已经闪耀起的金色条纹和种舰引擎点火时红色的火焰纵横交错，一个绿豆般大的太阳闪着光。一小时

里，我们望着朋友和艺术伙伴变成一条聚变火焰向远方退去。那晚，哀王比利也来到了我们中间，我还记得他走的时候朝我看了一眼，然后严肃地重新迈入了华丽的车子，回到了济慈那个安全之地。

随后的十几年里，我离开城市的次数仅有五六次；一次是为了找个生物塑师帮我除掉这一身的色帝行头，其余几次是出去买食物和生活用品。当时，伯劳教会已经恢复了伯劳朝圣，在我离开城市的旅程中，我会用到他们通向死亡的精致大道，但方向却是反过来的——我会走到时间要塞，乘空中缆车越过笼头山脉，然后乘风力运输船，以及冥府渡神游船向霍利河下游进发。回程的时候，我会凝视着这些朝圣者，琢磨着谁会大难不死。

很少有人光顾诗人之城。我们半道中殒的城堡开始变成崩溃的废墟。风雨商业街廊壮丽的金属玻璃穹顶和隐蔽的拱廊上爬满了藤蔓；火葬莠和伤痕草在石板间蓬勃生长。而自卫队也出来添乱，他们安置了饵雷和陷阱，想要杀死伯劳，但仅仅是摧毁了这个一度漂亮过的城市。水利垮掉。沟渠坍塌。沙漠蚕食。我在比利王废弃宫殿里一个一个的房间里来回往返，继续写我的诗，等待着我的缪斯。

如果你好好想一想，就会发现这因果关系就像是数据艺术家卡洛鲁斯的疯狂逻辑循环指令，又像是埃舍尔的版画：伯劳的出现归因于我的诗文的魔咒之力，但是如果没有伯劳的威胁或是作为缪斯出现，这些诗就不可能存在。在那些日子里，也许我真的有点疯。

十几年内，一个个人暴毙而亡，这个业余艺术爱好者的城市变得越

来越冷清，到最后只剩下我和伯劳。每年的伯劳朝圣通道是对这个城市的小小刺激，远方的旅行队会穿越沙漠去光阴冢。有时候会有少许人回来，越过朱红沙地逃窜到西南方二十公里以外的时间要塞这个避难所。更多的时候，一个人也不会出来。

我在城市的阴影中观看。我的头发和胡子疯长，最后掩盖了一身的破衣。我多半在晚上出来，在废墟中行走，就像鬼鬼祟祟的影子，有时我会凝视着自己那栋明亮的宫殿城堡，就像大卫·休谟^[105]在注视自己的窗户，一本正经地下了判断：他不在家。我从没把食物合成器从餐殿搬到自己的房间，我喜欢在那回声不断的空寂中享用餐饭，就在那破裂的意大利大教堂下。我感觉，我就像某个糊涂的伊洛^[106]将自己养得肥肥胖胖的，等着填饱那些躲不了的莫洛克一样。

我从来没见过伯劳。许多夜里，就在破晓前，我会听到突如其来的声音，把我从瞌睡中惊醒——金属刮擦在石头上的声音，什么东西行走在沙地上的飒飒声。虽然我经常确信无疑，有什么东西正注视着我，但是我从来没见过这个注视者。

有时候我会来一次短途旅行，出发去光阴冢，特别是在晚上，我会走在狮身人面像的复杂阴影中，或者透过翡翠莹那翠绿的墙壁凝视星空，同时躲避着逆熵场时间潮汐那柔软而令人惊惶的拉扯。正是在其中一次夜晚朝圣归来后，我发现书房里来了一名不速之客。

“太感人了，马——马——马——马丁。”比利王说，拍了拍一堆稿子，房间里四处堆着好几堆呢。这位失败的君王坐在长桌子边上的特大号椅子中，他看上去极其苍老，比以前更加熔融了。显然，他已经在那儿读了好几个小时。“你真——真——真的觉得人类应——应——应该这样结束吗？”他轻声问。我有十几年没听到这结巴声了。

我走进房间，但是没有应声。二十多标准年里，比利一直是我的朋友，我的恩主，但是此时此刻，我真想把他一刀剁了。一想到有人擅自读我的《海伯利安》，我便感到满腔的怒火。

“你的诗——诗——诗……诗篇注——注——注着写作时间呢？”比利王说，快速翻阅我最近完成的一叠诗。

“你怎么来的？”我厉声叫道。这不是随口一问。掠行艇，登陆飞船，直升机，这些东西在近几年来，在飞往光阴冢的途中都没多少好运气。那些机器虽然抵达了，但“没”了乘客。这些诡异之事在给伯劳神话添砖加瓦呢。

这小人躲在皱巴巴的披风里，耸耸肩。他的这套行头本是为了表现出显赫华丽，却仅仅让他看上去像是大腹便便的小丑。“我跟着最后一批朝圣者来的，”他说，“然后从时间要塞那儿爬——爬——爬了下来，来看看你。马——马——马——丁，我发现你有好几个月没写一个字了。你能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吗？”

我沉默地怒目而视，侧身走近。

“也许我能解释。”比利王说。他看了看《海伯利安诗篇》的最后一页，似乎那里藏着这个又长又费解谜题的答案。“最后一节写于去年的某星期，正是詹·特·特里奥失踪的那星期。”

“然后呢？”我已经走到了桌子的远端，装出一副随意的神情，把一小堆手稿朝我拉近，让比利鞭长莫及。

“那——那——那——那天……根据自卫队监视员说……是诗人之城最——最——最后一个居民死掉的日子，”他说，“最后一个，除——

除——除了你，马丁。”

我耸耸肩，开始沿着桌子走。我得走到比利那儿，又得不能让稿子挡道。

“你瞧，你还——还——还没写完，马丁，”他的声音低沉、悲伤，“人类还是有可能从没落中幸——幸——幸——幸存下来的。”

“不可能。”我说道，走得更近了。

“但是你没法写了，对不，马丁？你没法写——写——写——写这部诗了，除非你的缪——缪——缪斯开始屠杀，对不？”

“放你的狗屁！”我大叫。

“也许吧，但这巧合实在醉人。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会被饶过一命，马丁？”

我又耸了耸肩，把另一堆纸拉过来，不让他碰。我比比利高，比他壮，而且心怀叵测，我必须确定，我把他从椅子中拎起来掷出去的时候，他怎么挣扎也损坏不了这些稿子。

“该——该——该——该解决解决这个问题了。”我的恩主说。

“不，”我说，“是你该滚蛋了。”我把最后一堆诗文推到一边，举起双手。我惊讶地看见自己的一只手正握着黄铜烛台。

“请你住手。”比利王轻声说，从衣兜里拿起一根神经击昏器。

我仅仅停了一秒钟。然后大笑道：“你这可怜的低贱骗子，”我说，“那他妈的武器是你的命根子，你难道敢用么？”

我往前迈去，举着烛台砸去，要把他击晕扔出去。

我的脸靠在庭院的石头上，一只眼睛勉强睁开，看见群星仍然透过风雨商业街廊那破败穹顶的栏栅照射下来。我的眼皮抬不起来，四肢和躯干感到隐隐刺痛，感觉终于回来了。似乎我的整个身体沉睡过去了，而现在刚痛苦地醒来。我痛得直想大叫，但是下巴和舌头却罢工了。突然，我被扶了起来，靠在了一条石凳上，我能看见整个庭院，以及李思梅特·考贝特设计的无水喷泉。在黎明前流星雨一闪一闪的照射下，青铜拉奥孔^[107]正和青铜巨蟒搏斗。

“抱——抱——抱歉，马丁，”传来熟悉的声音，“可——可——可这疯——疯——疯狂的一切必须结束。”比利出现在我面前，他手里拿着一大叠稿子。其他一堆堆纸正躺在喷泉的骨架上，栖息在金属特洛伊战士的脚底。边上蹲着一只开了口的煤油桶。

我试图眨眨眼。眼皮动起来就像生锈的铁。

“你的晕眩几秒——秒——秒……几分钟就会过——过——过去的。”比利王说。他走到喷泉中，举起一捆手稿，打火机轻轻一点，把它点燃了。

“不！”我从紧咬着的牙关中痛苦地喊出了声。

火焰舞动着，熄灭了。比利王松手让余烬掉进喷泉，然后拾起了另一叠纸，卷成圆柱形。火焰照亮了他皱脸上的泪水。“是你把——把——把它引——引——引出来的，”这小人气喘吁吁道，“一定要结束这一切。”

我挣扎着想要站起来。我的双手双腿扯动，如同牵线木偶被胡乱牵引的四肢。那痛苦简直难以置信。我又喊了一声，那痛心疾首的声音在大理石和花岗岩之间回荡。

比利王拿起一大捆纸，停了下来，读了读第一页的诗：

没有传说，没有靠山，

这羸弱的死亡，我怀有；

这永世的岑寂，我背负；

这一成不变的阴暗，这三个不动的身形，

如一轮满月，压我心头。

我的大脑虽燃烧，明察秋毫仍在我心，

那银色月光，洒满黑夜。

日复一日我心思，

憔悴噬我，恶魔啃我——

时时刻刻我祈祷，

死神驾临，带我离谷，

所有负担，脱离我身。

绝望喘息，这天翻地覆，

每刻每秒，我诅咒我自己。[\[108\]](#)

比利王仰望着群星，把这页纸付之一炬。

“不！”我再次叫了起来，用力弯起我的腿，然后单膝跪在地上，试图用一只手臂保持平衡，但那只手刺痛得厉害，我无力地倒向一侧。

披风中的人影又拾起一叠纸，那叠纸太厚卷不起来，他在昏暗的光线下凝视着。

我见到一张苍白脸，

不带一丁点悲伤，却是又白又凄惨。

永恒之疾来相缠，死神大人却不管，

那病不断来变换，幸福死亡不催赶。

不死不活那张脸，

胜过百合和悲伤，

除此我再无法想，然我见到那张脸.....

比利王拿起打火机，这一页和其他五十页纸熊熊燃烧起来。他把燃烧着的纸扔进喷泉，又去拿其他的。

“求你！”我哭喊道，重新爬起来，靠在石凳上。我的身体还经受着偶然的神经刺激的抽搐，但我不顾一切地挺直双腿：“求你。”

第三者其实并没有从黑暗中现出多少身影，没有冲击到我的意识；似乎它一直在那儿，而我和比利王却完全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直到火焰变得更加明亮了，我才看见了。它高得无法想象，有四条手臂，以铬和软骨铸造而成，这就是伯劳。它那红色的目光向我们转来。

比利王喘息着，朝后退去，然后又走上前，把更多的诗文扔进火堆里。暖风下，灰烬慢慢堆高。一群鸽子从爬满藤蔓的破裂穹顶的钢梁中兀然起飞，爆发出一阵翅膀扇动的声音。

我朝前移动，与其说是走，不如说是蹒跚。伯劳一动不动，那血红的凝视也没有动弹。

“滚！”比利王叫道，他已经忘了自己的口吃，声音激昂，双手拿着一把燃烧着的诗文，“从哪个坑来，就滚回哪个坑里去！”

伯劳似乎微微把头倾下了一点。红光在那尖利的表面闪烁着。

“我的主！”我喊道，当时我不知道到底是在对比利王说，还是对这个来自地狱的鬼怪说，现在我也不知道。我踉踉跄跄地朝前走了最后几步，向比利的胳膊探去。

他不在那儿了。一秒前，这个垂老的国王离我仅一手之遥，下一刻，他就在十米外了，被高高地举离了庭院石地。如同钢铁棘刺般的手指刺穿了他的胳膊、胸膛和大腿，但是他仍然在翻腾，我的《诗篇》也

仍在他的拳头里燃烧。伯劳把他举了出去，就像父亲献出他的孩子，打算将他洗礼一样。

“毁掉它！”比利大叫道，他被别住的手臂可怜地摆动着，“快毁掉它！”

我停在喷泉边缘，虚弱地挣扎在坠落边缘。一开始我以为他说的是毁掉伯劳……然后我觉得他是说诗文……接着我明白这两层意思都有。一千多页手稿乱糟糟地躺在无水喷泉中。我抬起那桶煤油。

伯劳一动不动，仅仅是把比利王缓缓地拉回胸口，那动作带着慈爱，真是古怪。比利扭动着身子，无声呐喊着，一条长长的钢铁棘刺从他那小丑绸缎中伸了出来，突出在胸骨上方。我蠢头蠢脑地站在那，想起了小时候展出过的蝴蝶藏品。我慢条斯理地拿起煤油桶，动作中带着机械感，将煤油泼在散乱的纸堆上。

“结果了它！”比利喘息道，“马丁，为了上帝！”

我拾起他丢在地上的打火机。伯劳仍旧一动不动。鲜血浸湿了比利外衣的黑色补丁，然后和衣服上本就有的深红方块混合在了一起。我大拇指按着古老的打火机，一次，两次，三次——只有火星。透过泪水，我能看见自己毕生的作品正躺在积灰的喷泉中。我扔掉了打火机。

比利尖叫起来。随着他在伯劳的怀抱里扭动，我隐约听见刀刃刮擦骨头的声音。“结果了它！”他喊道，“马丁……哦，上帝！”

我转过身，快速走了五步，把半桶煤油泼了出去。呛人的气味模糊了我本就模糊的双眼。比利和这个举着他的不可思议生物都被浸成了落汤鸡，活像滑稽全息电影中的两个滑稽演员。我看见比利眨了眨眼，胡

言乱语；我看见伯劳轮廓分明的光滑口鼻，倒映出流星点亮的夜空，然后，比利手中仍紧紧握着的纸张的燃烧余烬点燃了煤油。

我举起双手护住自己的脸——太迟了，胡须和眉毛被火烧燎了——我踉踉跄跄朝后退，最后，喷泉的边缘挡住了我的退路。

片刻之内，这火葬堆呈现出一幅完美的火焰塑像：蓝黄相间的圣母怜子像，那是四臂圣母马利亚抱着金光闪闪的基督的雕像。那燃烧着的身体扭动拱起，仍旧钉在钢铁棘刺和二十多只解剖魔爪上，一声呐喊响彻云霄，到现在我仍无法相信那声音竟出自拥抱死亡的人。那喊声将我震得跪地不起，整个城市的每一个坚硬表面都在回响，鸽子被惊得盘旋纷飞。几分钟内那喊声仍不绝于耳，直到火焰熄灭。灰烬，眼膜图像，什么也没留下。然后，又过了个把分钟，我意识到现在回荡在耳畔的喊叫声是我自己的。

虎头蛇尾，当然是事情的一贯方式。现实生活，很少有什么像样的结局。

我花了好几个月，也许有一年吧，把被煤油损坏的诗文重新誊写好，把被烧毁的《诗篇》重写一遍。我没有完成这首诗，这不足为奇。因为我别无选择，我的缪斯逃走了。

诗人之城安详地化为腐朽。我又在那儿待了个把年——也许有五年吧，我已经记不清了——那时候我已经疯得不行了。至今，早期伯劳朝圣的记录里还会提到一个憔悴的身影，全身毛发，一身烂衣，眼睛暴凸，此人会尖叫着口吐秽言，将他们从客西马尼^[109]的睡梦中惊醒，他们看着此人对着寂静的光阴冢挥拳头，挑逗里面的胆小鬼现身。

最后，疯狂燃尽了——虽然余烬仍然在发热。于是，我开始了一千五百公里的徒步旅行，向文明走去，我的沉重背包里装的东西只有稿子，我以石鳗和雪为食，最近十天则滴水未进，但我仍活了下来。

此后的二百五十年不足一提，更别提重新体验了。鲍尔森疗法让这具皮囊苟活着，等待着。我经历了两次非法且不见天日的冰冻旅行，那是漫长寒冷的沉眠，每次都吞噬掉一个多世纪，每次都以脑细胞和记忆的伤亡为代价。

当时我等待着。我仍将等待。这部诗必须完成。它肯定会完成的。

起初有了词语。

最后.....超越荣誉，超越生命，超越人道.....

最后会有词语。

“贝纳勒斯”号于第二天午后不久，驶入了边陲。动力器中的一条蝠鲼死掉了，当时离目的地仅剩二十公里。贝提克放掉了它。另外一条则一直拼着老命，最后，游船停泊到一个被晒白的码头上，而它也精疲力竭，肚皮翻了过来，从两个空气孔向外吐着泡沫。贝提克也命令放这条蝠鲼脱离船身，他说，如果它继续随船在更急的湍流中漂行的话，就没多少活命的机会了。

日出前到现在，朝圣者们一直醒着，看着风景在船侧匆匆驶过。他们很少开口说话，大家跟马丁·塞利纳斯都无话可说。诗人也似乎不介意……他一边吃着早餐，一边喝着酒，对着旭日唱着下流的小曲儿。

自打晚上起，河流就开始变宽了。到了早上，它已经变成了一条两千米宽的青灰大道，刺穿了草之海南部的绿色低山。此地离草海近在咫尺，因此周围并没有大树。鬃毛海岸灌木丛的褐色、金色、斑驳之色现在逐渐明亮了起来，变成了两米高的北方草原的鲜绿之色。整个早上，山丘看上去都很压抑，矮矮的，现在，它们更是被压缩成两条低矮的长满了草的悬崖，立在河的两岸。北方和东方的地平线上，悬着一种近乎无形的昏暗，住在海洋星球的朝圣者一望便知，这表示即将到达大海，他们也必须提醒自己，不远处唯一的大海，是由上百亿亩草构成的。

边陲从来就不是一个大型边区村落，而现在，它完全被人遗弃了。一条布满车辙印的小巷通向码头，巷边林立着二十多幢房子，它们茫然地凝视着边陲那些被遗弃的建筑。河边陆地上露出一些蛛丝马迹，表明人们在几星期前便遁逃了。朝圣者歇脚地是一个有着三百年历史的古老客栈，就坐落在小山山顶，如今已经被烧毁了。

贝提克陪着他们来到低矮悬崖的最高处。“现在你们有何打算？”卡萨德问机器人。

“按照神庙契约条款，经过这次旅行后，我们便自由了，”贝提克说，“我们会把‘贝纳勒斯’号留在这，它会等着你们回来，等着下水，向下游去。然后，我们可以独自行动了。”

“跟别人一起撤离海伯利安吗？”布劳恩·拉米亚问。

“不，”贝提克笑道，“我们在海伯利安上有自己的打算，我们有自己的朝圣旅程。”

这群人来到悬崖的圆形山顶上，身后，“贝纳勒斯”号就像系在塌陷码头上的一个小东西；霍利河沿着西南方向，绵延通向市镇下方的蓝色阴霾中，接着在阴霾上方转而向西，然后慢慢变窄，通向了边陲上游几千米处的不可逾越的低矮瀑布。在他们的北部和东部，便是一望无垠的草之海。

“我的天啊。”布劳恩·拉米亚深深吸了口气。

仿佛他们攀越了创世以来的最后一座山岭。在他们身下，是一堆杂乱的船坞、码头、小屋，标示出边陲的终点、草海的起点。一望无垠，他们可以感觉到，草儿在微风下泛着涟漪，似乎在轻轻地拍击，看上去

就像悬崖根部的绿色海浪。青草无边无际，连绵不绝，一股脑儿地奔向地平线，而且，就目力所及，显然升到了山脉同样的高度。他们知道，笼头山脉就在东北方八百多公里以外，但他们找不到一丝山脉雪峰的踪迹。映入眼帘的，似乎全是无边无际的绿色海洋，那是种错觉，可的确仿若真实，那些被风吹皱的茎秆在微微闪光，就像是远离海岸的白色浪花。

“真美啊。”拉米亚说，她以前从没见过这种景象。

“日落日出的时候更加漂亮。”领事说。

“真是迷人。”索尔·温特伯轻声说，他举起小孩，让她也看看这壮丽的景象。婴儿开心地扭动着身子，眼睛盯着自己的手指。

“真是一个保存完好的生态系统，”海特·马斯蒂恩赞许有加，“缪尔会感到高兴的。”

“狗屎！”马丁·塞利纳斯骂道。

其余人都转身盯着他。

“他妈的没有风力运输船啊。”诗人说。

另外四个男人、一个女人和机器人静静地盯着被遗弃的码头，盯着空空荡荡的大草原。

“可能有事耽搁了。”领事说。

马丁·塞利纳斯放声狂笑。“或者它已经走了，我们应该在昨天晚上到这儿的。”

卡萨德上校举起动力望远镜，扫描着地平线。“我觉得，他们不可能没接到我们就离开，”他说，“运输船是由伯劳神庙的神父派来的，我们的朝圣和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

“我们可以走路过去。”雷纳·霍伊特说。他显得又苍白又虚弱，很明显，痛苦和药物正牢牢地把他捏在手心里。他几乎连站也站不稳，更别提走路了。

“不，”卡萨德说，“有好几百公里路呢，而且草长得比我们的人还高。”

“可以用指南针啊。”神父说。

“指南针在海伯利安上不起作用。”卡萨德说，仍旧在用望远镜观察。

“那用方向探测器。”霍伊特说。

“我们有综合方向探测器，但关键不在于此，”领事说，“那些草非常锐利。在里面走上半公里路，你就已经体无完肤了。”

“而且还有草蛇，”卡萨德说，放下望远镜，“这是个保存完好的生态系统，但不是一个可以让人四处闲逛的系统。”

霍伊特叹了口气，差不多就要瘫倒在山顶的矮草中了。他说道：“好吧。我们回去。”口气中带着某种接近解脱的东西。

贝提克朝前走了一步：“如果风力运输船不来的话，我的船员们很乐意等你们，仍旧开‘贝纳勒斯’号，送你们回济慈。”

“不，”领事说，“你们自个儿乘游船走吧。”

“嘿，他妈的等一下！”马丁·塞利纳斯喊道，“老兄，我不记得什么时候选你做独裁者了啊。我们当然得去那儿！如果他妈的风力运输船不出现，我们得另想办法。”

领事突然转过身，看着这个矮家伙。“什么办法？乘船？乘船沿着鬃毛走，从北部海滨去奥索，或者辗转去其他地方，那要花上两个星期的时间。到时候已经飞船满天飞了。海伯利安上每一艘飞船都会被用于撤退。”

“那飞艇呢？”诗人咆哮道。

布劳恩·拉米亚笑道：“哦，是啊。这两天我们在河上看见好多好多飞艇啊。”

马丁·塞利纳斯猛地转身，拳头紧握，似乎要把那女人打倒在地。然后他笑了笑：“好吧，女士，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也许，如果我们把谁献祭给草蛇，运输之神会向我们微笑的。”

布劳恩·拉米亚冷冷地盯着诗人：“矮家伙，我想被当作烤熟的祭品更符合你的风格。”

卡萨德上校站到两人中间。他用命令的口吻叫道：“够了。领事说得对，我们待在这儿，等运输船来。马斯蒂恩先生，拉米亚女士，你们和贝提克一道，负责卸下我们的装备。霍伊特神父和塞利纳斯先生，你们去弄些木头来，我们得点上篝火。”

“篝火？”神父说。现在，山顶上很热。

“等天黑了再点，”卡萨德说，“我们得让运输船知道我们在这儿。现在，快动手吧！”

这群人都沉默不言，他们望着动力游船向下游远去，此时已是日落时分。即使相离两公里，领事也能看见船员们的蓝色皮肤。“贝纳勒斯”号看上去非常古老，似乎被遗弃在了码头，已经融入了这座被遗弃的城市。最后，游船终于消失在了远方，这群人才转身望向草之海。河岸悬崖投下长长的影子，它们蹑手蹑脚地潜过领事脑海中的海浪和浅滩。朝更远处望去，草之海似乎在变换颜色，青草的颜色变得柔和，泛着碧绿的微光，之后颜色变深，显出一丝深翠之色。湛青的天空融于日落的红金之色中，照亮了他们所在的山顶，朝圣者的身上泛着液状的红光。耳中听到的只有风吹草动的柔声细语。

“见鬼，我们怎么有这么一大堆行李，”马丁·塞利纳斯嚷道，“就这么一小伙人，还是趟单程旅行。”

说得没错，领事想。行李堆在长满草的山顶上，成了一座小山。

“这些箱子里面，”传来海特·马斯蒂恩恬静的声音，“也许藏有我们的救世主。”

“啥意思？”布劳恩·拉米亚问。

“对哦，”马丁·塞利纳斯说，头枕在脑后，仰面躺着，望着天空，“你有没有带上一条防伯劳裤衩？”

圣徒慢慢地摇着头。暮光乍现，将他的脸藏在了长袍兜帽形成的阴影中。“大家别不理不睬，也别假装不知道，”他说，“是时候互相承认了，这次朝圣之旅，我们都带着什么东西，对吧？我想，大家可能觉

得，在我们面对大哀之君时，这东西可以改变那必然的结果。”

诗人笑道：“我他妈连幸运神行兔子腿都没带来。”

圣徒的兜帽稍稍动了一下：“但是，也许你带了手稿？”

诗人没有吭声。

海特·马斯蒂恩那埋在黑影下的隐形视线转向了左手边的高大男人：“而你呢，上校，好多箱子上写着你的名字。是武器，对不对？”

卡萨德抬起了头，但没有说话。

“当然，”海特·马斯蒂恩说，“不带武器就出去狩猎，那听上去很蠢。”

“那我呢？”布劳恩·拉米亚问，双臂交叉着，“你知道我偷偷带了什么秘密武器吗？”

圣徒不动声色：“拉米亚女士，我们还没有听到你的故事。现在要我猜，还为时尚早。”

“那领事呢？”拉米亚问。

“哦，对，我们的外交官朋友藏着什么武器，那显而易见。”

领事别过身，注视着日落。“我只带了衣服，还有两本书。”他如实回答。

“啊，”圣徒叹息道，“但是，你留下的是多么漂亮的一艘飞船啊。”

马丁·塞利纳斯猛地跳起来。“他娘的飞船！”他喊道，“你可以呼叫飞船，是不是？哦，该死的，吹吹你那狗哨子啊，我已经快坐腻了。”

领事扯下一束草，剥着。过了一分钟，他说：“即便我呼叫飞船.....你也听到贝提克说的了，通信卫星和中继站都瘫痪了.....即便我呼叫飞船，我们也不能直接在笼头山脉北麓着陆啊。如果在那儿登陆，灾难会立即降临，甚至都不用等伯劳来到群山南部。”

“对，”塞利纳斯说，他激动地手舞足蹈，“但是我们能越过这该死的.....草地啊！快呼叫飞船。”

“等到早上再说吧，”领事说，“如果早上风力运输船还没来，那我们再另想办法。”

“滚.....”诗人开口道，但是卡萨德走上前，背对着诗人，把他排除在了讨论的圈子之外。

“马斯蒂恩先生，”上校说道，“你自己的秘密是什么？”

薄暮天空发出一丝微光，清楚地显现出圣徒薄嘴唇上露出一丝笑容。他指着行李堆。“如你们所见，我的箱子是最重的，也是最为神秘的。”

“那是个莫比斯^[110]立方体，”霍伊特神父说，“我见过古老的史前神物，它们就是装在这东西里运输的。”

“要么是热核弹？”卡萨德说。

海特·马斯蒂恩摇摇头。“没那么暴力。”他说。

“你打算告诉我们吗？”拉米亚问。

“轮到我讲时，我会告诉你们。”

“你是下一个吗？”领事问，“我们现在等船的时候，可以听你讲。”

索尔·温特伯清清嗓子。“我抽到了四号，”他说，拿出纸片给大家看，“但是我非常乐意和巨树的忠诚之音交换。”温特伯将瑞秋从左肩移到右肩，轻轻地拍打着她的背部。

海特·马斯蒂恩摇摇头：“不用了，有的是时间。我只是想跟大家说，绝望中总是会有希望的。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通过故事了解到了很多东西。我们每个人都带着希望的种子，虽然它们比我们所想的要埋得深。”

“我不明……”霍伊特神父开口道，但是马丁·塞利纳斯突然叫了起来，打断了他的话。

“是船！他妈的风力运输船。终于来啦！”

二十分钟后，风力运输船停泊在了码头上。船是从北面开来的，那方形的白色风帆反衬出正在流失所有颜色的黑色草原。巨大的运输船向低矮的悬崖驶来，主帆折叠起来，最后摇晃了一下，停住了。此时，最后一丝光线也黯然褪去了。

领事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这是一艘木头船，手工建造，非常庞大——曲线婀娜，那线条极富创造力，就像旧地历史中的古老远航帆船。巨大的独轮，坐落在弯曲船身的中部。在这两米高的草丛中，一般是看

不见船底的，但是领事在把行李搬到码头上的时候，还是瞥见了一眼。从地面到船舷栏杆，高度有六七米，如果算到主桅顶部，则高达三十五六米。站在这儿，领事上气不接下气，他能听见信号旗在高处发出的噼啪声，还有一个平稳的、近乎亚音速的嗡嗡声，这声音可能来自船身内部的调速轮，也可能来自它那巨大的回转仪。

从上船体伸出了一块踏板，降到码头上。霍伊特神父和布劳恩·拉米亚不得不马上退离，不然就会被压扁。

风力运输船比“贝纳勒斯”号还要缺少灯光，帆桅上挂着几盏提灯，那似乎是仅有的光照。在他们向运输船靠近的时候，没有看见一名船员，现在，也没人出现在他们眼前。

“有人吗？”领事站在踏板底部，朝上面叫道。没人应答。

“你们等在这里。”卡萨德说，然后跨了五步，爬上了长长的斜坡。

其他人看着卡萨德在顶上停了下来，他摸摸皮带上别着的一根小型死亡之杖，然后消失在船中央。几分钟后，船尾宽敞的窗户里突然灯光闪耀，在底下的草地上投下黄色的方块。

“上来，”卡萨德在斜坡顶上喊道，“船是空的。”

这群人搬着行李费力前进，中途绊了好几下。领事帮海特·马斯蒂恩一起搬沉重的莫比斯立方体，他的指尖微微感受到一股强烈的震动。

“我说，这些船员都他妈跑哪儿去了？”大家集结在前甲板上，马丁·塞利纳斯问。他们已经一个接一个完成了参观，穿过了狭窄的走廊和船舱，爬下了楼梯，但是更多的是梯子。这些船舱比里面的固定床铺大不了多少。只有船尾的船舱——可能是船长舱——跟“贝纳勒斯”号上

的标准铺位差不多大小，也差不多舒服。

“这船显然是自动驾驶的。”卡萨德说。这名军部军官指着扬帆索，它们消失进甲板的狭缝中，可是，在索具和帆桅之间，以及装着大三角帆的后桅边，都看不到操纵者的存在。

“我连控制中心都没见到，”拉米亚说，“甚至连触显和控制节点也没有。”她从前胸口袋中拿出通信志，试图连接到标准数据、通信口以及生物群频率。但船上没有任何反应。

“以前是有船员的，”领事说，“神庙信徒以前都会跟朝圣者一起去群山。”

“现在，他们不在了，”霍伊特说，“但我想，肯定有人仍然活在轨道吊车站，或者是时间要塞那儿。是他们派船来的。”

“或者所有人都死了，风力运输船正按照时间表自动运行。”拉米亚说。一阵突如其来的风吹过，索具和船帆吱吱嘎嘎地响着，她转头看去。“该死，跟所有人所有事都没了联系，真是让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就像变得又聋又瞎。我真不知道殖民地居民怎么受得了。”

马丁·塞利纳斯向这群人走来，坐在栏杆上。他正拿着一个长长的绿瓶子喝着，然后吟道：

诗人在哪儿？告诉他！告诉他，

缪斯在我手，或许我认识他！

我就是那个，
与国王平起平坐之人，
抑或是，乞丐中的最穷者，
抑或是，任何令人奇妙之事
夹在猩猩与柏拉图之间。

我就是那个，
与鸟儿共生之人，
鹞鹫或老鹰，靠着本能去飞翔，
他听过，
狮子咆哮，能分辨他那怒吼嗓音是啥意，
老虎吼叫，能明白，清清楚楚如语在耳边。[\[111\]](#)

“你从哪儿弄来的酒？”卡萨德问。

马丁·塞利纳斯笑脸盈盈。在提灯的光线下，他的眼睛看上去很小，也很明亮。“厨房里塞满了东西，那里还有个酒吧。我已经把酒开瓶了。”

“我们应该弄点吃的。”领事说，其实他这时候最想来瓶酒。他们已经十多个小时没吃东西了。

突然传来一声叮当声和呼呼声，六个人来到右舷的栏杆旁。踏板已经收了起来。再次传来一阵呼呼声，船帆迎风招展，绳子绷紧，什么地方有个调速轮，正发出超声波的嗡嗡声。船帆已经张开，甲板开始微微倾斜，风力运输船离开了码头，驶入黑暗。现在唯一的聲音是船只发出的噼啪声、吱嘎声、轮子在远处的隆隆声和船壳底部擦到青草的飒飒声。

六人看着悬崖的影子落在身后，未点燃的信火堆越来越远，星光的微弱光线洒在苍白的木头上。现在，周围只剩下天空、黑夜，以及摆来摆去的提灯光圈了。

“我到下面去，”领事说，“看看能不能搞点东西吃。”

其他人待了一会儿，感觉着脚底传来微微的隆隆涌动，看着黑暗擦身而过。只有到了星光暗淡，无聊的黑暗再次降临之时，草之海才现身于眼前。卡萨德拿着手持光束，模模糊糊地照亮船帆、索具、绳子，它们正被看不见的手拉得紧紧的，然后，他从船尾走到船头，好好检查了一遍，包括角落和阴影之地。其他人默默看着他。当他按熄光束，黑暗似乎变得不再那么压抑，星光也更明亮了。微风扫过一千公里的青草，带来浓浓的沃土气息——更多的是春天农庄里的气味，而不是海的气息。

过了一会儿，领事在下面叫他们，他们便走下去吃东西。

厨房非常狭窄，没有饭桌，于是他们来到船尾的大舱中，把它作为他们的休息室。他们把三只箱子排在一起，权且拼成一张桌子。低矮的船梁上挂着四盏提灯，将休息室照得十分明亮。海特·马斯蒂恩打开床

上方的高窗，微风吹了进来。

领事已经在最大的箱子上摆好了盘子，盘子上高高堆着三明治，现在他又回来了，手里托着稠白色的杯子和咖啡。他倒着咖啡，其他人吃着。

“真好吃，”费德曼·卡萨德说，“你从哪儿弄来的烤牛肉？”

“冰箱里东西藏得满满的。在船尾的就餐间还有另一台大冰箱呢。”

“电冰箱？”海特·马斯蒂恩问。

“不是。是双重隔热的。”

马丁·塞利纳斯嗅了嗅一个罐子，拿起三明治盘子上的小刀，切了一大团山葵辣根，摆在他自己的三明治上，吃得眼泪汪汪。

“一般要花多少时间？”拉米亚问领事。

领事盯着他杯子里热咖啡的圈圈，这时才抬起头来：“抱歉，你说什么？”

“穿越草之海，要多长时间？”

“穿越草海，到达山脉要花一夜，外加半天，”领事说，“如果风向对的话。”

“那.....穿越山脉要多长时间？”霍伊特神父问。

“一天不到。”领事说。

“如果轨道吊车还能动的话。”卡萨德加上一句。

领事呷了一口热咖啡，做了个鬼脸：“希望它还能动。不然.....”

“不然怎么样？”拉米亚问。

“不然，”卡萨德上校说着，走到敞开的窗户前，把手背在身后，“我们将会被困在那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离光阴冢有六百公里，离南部的城市一千公里。”

领事摇摇头。“不，”他说，“神庙的神父，或者其他什么人，反正支持朝圣的人，肯定会注意到我们已经来了。他们会确定我们走的所有路线的。”

布劳恩·拉米亚交叉双臂，皱紧眉头：“把我们当成什么.....祭品吗？”

马丁·塞利纳斯哈哈大笑，拿出了他的酒瓶：

这些人是谁呵，都去赶祭祀？

这作牺牲的小牛，对天鸣叫，

你要牵它到哪儿，神秘的祭司？

花环缀满着它光滑的身腰。

是从哪个傍河傍海的小镇，

或哪个静静的堡寨山村，
来了这些人，在这敬神的清早？
呵，小镇，你的街道永远恬静；
再也不可能回来一个灵魂
告诉人你何以是这么寂寥。[\[112\]](#)

布劳恩·拉米亚的手摸到外衣下，拿出一根切削用激光器，那东西跟她的小指差不多大小。她拿着它，对着诗人的脑袋，说道：“你这烂狗屎。要是你再敢说句话……我发誓……我会把你烧成一堆渣。”

突然变得非常安静，仅仅传来隆隆的背景声——那是船只的呻吟。领事走到马丁·塞利纳斯身边。卡萨德上校迈了两步，来到拉米亚身后。

诗人喝了一大口酒，嘲笑着黑发女人。他的嘴边湿漉漉的。“哦，建你的死亡飞船吧，”他低语道，“哦，建吧！”

拉米亚的苍白手指握着激光器。领事侧身向塞利纳斯靠近，不知如何是好，他想象着鞭挞的光束融化了自己的眼睛。卡萨德朝拉米亚靠过去，就像两米高的令人紧张的影子。

“女士，”索尔·温特伯背靠远处的墙壁，坐在箱子上，他说道，“要不要我提醒你，这里还有一个孩子？”

拉米亚朝右边望去。温特伯从船的碗碟橱柜中抽出了一只深深的抽

屉，把它放在床上，制成了一只摇篮。他刚给婴儿洗了个澡，默不作声地走了进来，正好听到了诗人的朗诵。现在，他正温柔地把小孩放进柔软的小窝中。

“抱歉，”布劳恩·拉米亚说，放下了小型激光器，“只是这家伙，太让我.....生气了。”

温特伯点点头，微微摇动着抽屉。看来，风力运输船的轻柔摇晃，外加大轮子一刻不停的隆隆声，已经使小孩进入了梦乡。“我们都又累又紧张，”学者说道，“也许我们应该找个过夜的房间，好好睡一觉。”

女人叹了口气，把武器重新别到皮带上。“我不会睡觉的，”她说，“这一切真是太.....匪夷所思了。”

其他人点头同意。马丁·塞利纳斯正坐在船尾窗下的宽阔窗台上。现在，他抬起腿，喝了口酒，然后对温特伯说：“老头，讲讲你的故事吧。”

“对啊。”霍伊特神父说。他看上去筋疲力尽，就像死人一般，但是他那狂热的眼睛正灼烧着。“跟我们讲讲吧。在我们抵达前，我们得听完故事，花点时间好好想想。”

温特伯挠挠自己光秃秃的脑袋。“这故事很乏味，”他说，“我以前从没来过海伯利安。故事里没有跟怪物的对抗，没有英勇豪侠的义举。对我这个讲述故事的人来说，所谓的‘冒险’就只不过是脱稿给学生们讲课而已。”

“这样更好，”马丁·塞利纳斯说，“我们需要催眠剂。”

索尔·温特伯叹了口气，扶了扶眼镜，点点头。他的胡须中夹杂着

几丝黑色，但是绝大部分已经花白。他把提灯拉低到小孩的床前，然后走到房间中部的一张椅子边坐了下来。

领事熄灭了其他提灯，给想喝咖啡的人倒了点咖啡。索尔·温特伯的话慢条斯理，仔细精确地思量着措辞，不久之后，他那轻柔的抑扬顿挫就融进了风力运输船的绵软隆隆声，以及缓缓的高吟声。船继续向北移动。

学者的故事：忘川之水何其苦

在瑞秋降生之前，索尔·温特伯和妻子萨莱一直过着十分幸福的生活，而女儿的到来更将一切都变得至善至美。

萨莱怀孕的时候已经二十七岁了，索尔二十九岁。他们谁也没有考虑过接受鲍尔森理疗，因为他们俩都无力承担理疗费用，何况就算不接受这种护理，他们也有望再健康生活五十年。

夫妇俩都是土生土长的巴纳之域居民，从没离开过故星。巴纳是霸主最古老同时也最平淡无奇的成员之一，加入了环网，不过它是否属于环网对索尔和萨莱来说并没有多大区别，反正他们也负担不起频繁的远距传输旅行，再说他们也不怎么想去其他地方。索尔在奈藤黑塞尔学院任教，讲授历史和古典文学研究，并潜心研究伦理演变，最近刚庆祝了自己在该院任职的第十个年头。奈藤黑塞尔地方不大，学生人数也不到三千，但它的学术声望远播星外，吸引了环网各地的年轻学子。这些学

生抱怨得最多的是：奈藤黑塞尔及其周遭的克罗佛社区完全是在玉米海洋中营造出的文明小岛。的确如此，这所学院和首府巴萨德之间的地表距离足有三千公里远，其间经过适宜性改造的土地全部被用作了农耕。那一片玉米地连着大豆田连着玉米地连着麦田连着玉米地连着稻田连着玉米地，又平坦又单调，别指望中间有一座山峰、一片森林来打破这个局面，哪怕连一个山包都没有。激进诗人萨姆德·布列维曾在奈藤黑塞尔学院短期任教，直至格列依高叛乱爆发之后遭到解雇，就在他远距传输前往复兴之矢时，他告诉朋友，位于巴纳之域南新泽的克罗佛县就是天下第八大荒凉地带，就像是宇宙屁股尖上最小的一个疙瘩。

温特伯夫妇却喜欢这个地方。克罗佛，一个两万五千人口的城镇，很可能依照某个十九世纪美国中部城市的模版重建。街道宽阔，两旁的榆树和橡树的树冠连成悠长的拱顶。（巴纳曾经是第二个太阳系外地球殖民地，比霍金驱动的发明和大流亡要早好几百年的历史，那时候的种舰都是些庞然大物。）克罗佛的家舍也反映了从维多利亚早期到加拿大复兴各个时代的风格，各不相同，但它们看起来都是些白房子，远远矗立在修剪齐整的草坪上。

学院的风格则属于乔治时代，椭圆形的公共广场外围绕着一圈红砖白柱的建筑物。索尔的办公室在普莱彻大厅三层，那是校园里最古老的建筑，冬日里能望见窗外光秃秃的枝条将公共广场格成复杂的几何形状。索尔喜欢这个地方粉笔尘和旧木的味道，自他来这里就读的第一天起，那种味道就从没改变过，每一天他爬楼梯去办公室的时候，都享受着脚下被踏出的深深凹槽，这是整整二十届奈藤黑塞尔学生的宝贵馈赠。

萨莱生于巴萨德与克罗佛之间的一个农场，在索尔获得博士学位的前一年获得了音乐理论博士学位。她一直是个活泼快乐的年轻女子，尽

管按大多数人的标准来看，外表并不算漂亮，但是她的个性弥补了其中的缺陷，并在其后的生活中也一直保持着这种魅力。萨莱曾去外星天津四丙的新里昂大学深造过两年，但是她在那里思乡情切。那里的太阳总是突然就沉了，群峰连绵的山冈像一把锯齿纵横的镰刀把阳光切成一片一片，她渴望见到自己家乡长达几小时的日落，巴纳巨大的恒星悬在地平线上，像一个巨大的红气球拴在地表，而天空似乎凝固一般，逐渐冷寂下来直至傍晚降临。她怀念家乡无懈的平坦——她的房间在三楼，位于峻峭的山墙下，从那里望出去，一个小女孩的视线也可以穿越五十公里缀满稻穗的农田，观赏风暴的迫近，那像一块青黑色的窗帘，中心被闪电照得透亮。萨莱也想念自己的家人。

她在调职到奈藤黑塞尔一周之后认识了索尔；又过了三年，他向她求婚，她应允了。最初她对这个身材矮小的研究生并没有什么感觉。那时候她还穿环网时装，研究后毁灭主义音乐理论，阅读《讣告与虚无》以及来自复兴之矢和鲸逝中心最为前卫的杂志，扮出一副老成模样，假装对生活厌倦，故意使用叛逆词句。在那场莫尔主任举办的优等生派对上，当那个身材袖珍但感情真挚的历史系学生将什锦水果洒到她身上的时候，这些表象并没有让她被敬而远之。而人们一听到索尔·温特伯的巴纳口音，看见他购自克罗佛乡绅商店的服饰和胳膊下不经意夹着的一份得特列斯克的《千面孤独》，立即就会打消初次见面时他身上那种犹太家世传承而来的异域感。

索尔对她是一见钟情。他凝视着那个笑声朗朗、面色红润的女孩子，完全没有注意那昂贵的衣装和做作的中国风长指甲，它们反而凸显了她的人格，令她光芒四射，仿佛灯塔照亮了这名孤独的后辈。在遇见萨莱之前，索尔还没意识到自己是孤身一人，但是自从他第一次和她握手，把水果沙拉弄洒在她衣服前襟开始，他便明白，如果不和她结为连

理，他的生命将永远不会完整。

索尔在学院的招聘公告发布后一周，他们结婚了。他们选择去茂伊约蜜月旅行，那是他首次通过远距传输前往外星旅行，三周的旅行期内他们租用了一座移动小岛，驾着它独自在赤道群岛的奇景间穿行。索尔永远不会忘记脑海里那些阳光普照、风声劲吹的日子，还有他将永远珍爱的一些私密的二人世界的景象，譬如萨莱晚间裸泳后上岸时，头顶中央的群星闪耀，胴体在小岛粼光闪烁的尾波中披钻挂金。

他们自新婚之日起就一直想要个孩子，可直到五年之后才成功自然受孕。

索尔记得当萨莱疼痛得蜷缩起身子的时候，他怎样抱着她，抚慰她。是难产。最后，瑞秋·萨拉·温特伯于凌晨两点零一分在克罗佛县医疗中心奇迹般地降生了。

婴儿的降生像一篇严肃的学术课题，闯入了索尔原本唯己独妄的生活，也如巴纳数据网的音乐评论一般，进入了萨莱的职业生涯，但是他俩都不介意。初为人父为人母，生活总是混合着疲惫与欢乐。深夜还不到哺乳时间的时候，索尔会偷偷溜到保育室，看看瑞秋的状况，站在那儿久久凝视这个婴孩。很多时候，他会遇见早已在那里的萨莱，于是他们手挽着手，看着孩子令人惊讶地趴在床上熟睡，小屁股露在外边，小脑袋埋进婴儿床头柔软的垫子。

只有为数不多的孩子不愿意卖弄乖巧讨别人喜欢，因而看起来更可爱，瑞秋就是其中之一。在她还不到两标准岁的时候，模样和性格已经令人垂爱——她遗传了母亲的淡棕色头发、红润的脸颊、坦诚的微笑，还有她父亲棕色的大眼睛。朋友们都说这孩子综合了萨拉的敏感和索尔

的智慧。他们在学院里的某个儿童心理学家朋友，曾经评论说五岁的瑞秋已经显示出一个真正的天才少年应具有的可贵品质：条理清晰，求知欲旺盛，对他人的同情、热情，以及强烈的公正感。

一天，索尔正在办公室里研究一些来自旧地的古老文件，当研读至碧翠丝^[113]对但丁·阿基利耶里世界观的影响之时，他的注意力被一篇文章吸引，它出自一名二十或二十一世纪批评家的手笔：

她[碧翠丝]本人对他来说依然真实，依然是万物和美丽的化身。她的天性成为他的里程碑——梅尔维尔将会以超于常人的庄严，称之为格林尼治标准.....

索尔停下来查阅了格林尼治标准的定义，然后继续读下去。批评家附了一则个人评论：

我深信，我们中的大部分，曾拥有像碧翠丝一样的孩子、配偶或是朋友，他们天生具有的善良与睿智，让我们在撒谎的时候为谎言羞愧得无地自容。

索尔关掉了显示器，注视着公共广场上方树枝格成的黑色几何图案。

瑞秋并非十全十美。五标准岁的时候，她曾小心地剪下五个最喜欢的洋娃娃的头发，然后把自己的头发剪得比它们的还短。到七岁的时候，她坚决认为那些待在镇上南边破旧房子里的外地工人缺乏有营养的食物，于是她拿光了餐室、冷藏柜、冰箱以及食物合成器里的食物，说服三个朋友陪同她一起，将全家人一个月的口粮——价值好几百马克的食物——分发了出去。

十岁的时候，瑞秋经不住斯塔比·波考维茨的挑唆，试图爬上克罗佛最古老榆树的树顶。在她爬了四十米，还差五米就能到达顶上的时候，一根枝条断裂，她滑下了十多米，然后重重地摔到地上。索尔当时正在讨论地球首次核裁军时代的道德意义并忙于查阅通信志，听到消息后不打一声招呼就丢下学生，跑过十二个街区直奔医疗中心。

瑞秋摔断了左腿和两根肋骨，一片肺叶被刺穿，下颚骨折。索尔冲进门的时候，她正飘浮在恢复性营养液中，费力朝母亲肩膀上方望去，微微笑着，张开她缝了许多针的下颚说道：“爸爸，我离树顶只有十五英尺了。可能还要更近一些。下次我一定能成功。”

瑞秋带着得到教师肯定的荣誉从中学毕业，有五个星球上的联合学院和三所大学愿意提供奖学金，包括新地的哈佛大学。她选择了奈藤黑塞尔。

索尔对女儿选择考古学为专业并不意外。关于爱女的最美好记忆之一，便是她两岁时那些漫长的下午，在前门廊下的沃土中挖掘，浑然不觉蜘蛛和骨垢虫的存在，并不时冲进房子去炫耀她发掘出的每一块塑料片和生锈的芬尼。她想知道那些东西是打哪儿来的，留下这些东西的人

们都长什么样子。

瑞秋在十九标准岁的时候就获得了学士学位，同年夏天去了祖母的农场打工，并在秋季远距传输离去。她在自由岛的帝国大学就读，当地时间二十八月后，她回家了，色彩瞬时流回了索尔和萨莱的世界。

整整两周里，他们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人，很有自知之明，在某些方面比那些年龄大她一倍的人还令人放心——休养生息，享受着家里的生活。一天傍晚，日落之后，她在校园里漫步时，向父亲问起了关于他血脉的一些细节：“爸爸，你还觉得自己是个犹太人吗？”

索尔惊于此问，伸手拨划着自己日渐稀疏的头发：“犹太人？嗯，我想是的。不过这个词已经失去原来的意味了。”

“那我是犹太人吗？”瑞秋问。她的双颊在稀薄的暮色中微微发光。

“只要你愿意你就是，”索尔说，“反正旧地不在了，它也没什么意义了。”

“要是我是个男孩子，你会给我行割礼吗？”

索尔笑起来，他被这个问题逗乐了，又有点难堪。

“我说真的。”瑞秋道。

索尔扶正眼镜：“我想应该会吧，孩子。我从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你去过巴萨德犹太教会堂吗？”

“自从我受了成人礼之后，就再没去过了。”索尔说道。他回想起五十年前的情景，当时父亲借用理查德叔叔的桅轻，将全家载至首都参加

这项仪式。

“爸爸，为什么现在的犹太人觉得那些事情……没有在大流亡之前重要了？”

索尔张开双臂——他的双手结实有力，看起来不像是学者，倒像是双石匠的手：“真是个好问题，瑞秋。可能是因为太多的梦想破灭了。以色列已经不复存在。新圣殿存在的时间太短，远不及从前那两座。上帝以同样的手法再次毁灭了地球，从而违背了自己的诺言。这又让犹太人漂泊离散……永生永世。”

“可是有些地方的犹太人依然保留着民族性和宗教性。”他的女儿坚持道。

“噢，的确是这样。在希伯伦和中央广场一些与世隔绝的地域，你甚至能找到完整的宗教群体……哈希德派、东正教派、哈斯摩尼，不过都是些名字……他们实际上都……失去了宗教意义，弄得花里胡哨……仅是为了迎合游人的兴趣而已。”

“就跟主题公园似的？”

“对。”

“明天能带我去伯特利神庙^[114]吗？我能借到卡其的驹挝。”

“不必，”索尔说，“我们可以乘坐学院的班机。”他顿了顿。“行，”他最后说道，“明天我会带你去犹太教会堂。”

古老的榆树下，夜色正逐渐聚拢。街灯次第亮了起来，宽阔的巷道一直通向他们的家门。

“爸爸，”瑞秋说，“有一个问题，自打我两岁起，我都问过你一百万次了。你相信上帝吗？”

索尔没有笑。除了他给出过一百万次的答案以外，他不知道还能说什么。“希望有一天我会。”他回答。

瑞秋学业的研究方向是关于外星及大流亡前期的文明遗迹。在三个标准年里，索尔和萨莱偶尔会收到邻近但不在环网内的那些奇异星球上传来的超光信息，而后发信人会前来拜访。他们都知道女儿为毕业论文进行的实地考察工作将会带她到环网之外，到达偏地，而时间债会逐渐吞噬掉滞留在彼地的人的生命或回忆。

“海伯利安到底在哪里？”在瑞秋即将出行前的最后一次假期中，萨莱问，“它听起来就像某种新型家用产品的商标。”

“那是个伟大的地方，妈妈。除了阿马加斯特以外，就数那里的非人类文明遗迹最多了。”

“那你们干吗不去阿马加斯特？”萨莱问，“从环网出发只消几个月就能到达。为什么要去一个次等的地方呢？”

“海伯利安还没有开发成为大型游览胜地，”瑞秋说，“尽管这个麻烦已经出现些苗头了，现在的有钱人都更愿意到网外去旅行。”

索尔突然发觉自己的声音变得沙哑起来：“你是要去迷宫，还是那个叫作光阴冢的文明遗迹？”

“去光阴冢，爸爸。我将和美利欧·阿朗德溜博士共事，关于光阴

冢，没人知道得比他更多。”

“它们不会有危险吧？”索尔尽他所能漫不经心地问出这个问题，但是声调却变得尖锐起来。

瑞秋笑了：“因为那个关于伯劳的传说吗？不可能。近两个标准世纪以来，还没人遇到过那个传说中的麻烦呢。”

“但我见过一些文件，记录那里在第二波殖民潮时的动乱……”索尔开口道。

“我也见过，爸爸。但是那些人压根不知道有种巨型石鳗会跑到沙漠里觅食。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可能就是被这些动物给吃了，于是人人都惶惶不可终日。你知道谣言是怎么起来的。还有，现在那种石鳗已经被赶尽杀绝了。”

“飞船不会在那儿着陆，”索尔继续劝解道，“你得乘船渡过草之海到光阴冢去，要不然得徒步走到那里，再不然就是些别的整死人的方法。”

瑞秋笑了：“在以前，人们低估了逆熵场的效用，所以在其中飞行时经常发生事故。不过现在也提供汽艇服务了。他们还有一个大客栈，叫作时间要塞，建在山脉北缘，每年都有成千上万旅游观光者下榻。”

“你们也会在那里歇脚吗？”萨莱问。

“会住段时间吧。那肯定会让我兴奋死的，妈妈。”

“我倒巴不得没这么令人兴奋。”萨莱说，于是所有人都笑了。

在瑞秋四年的旅程中——包括几周冰冻沉眠时间——索尔发现，这次他比以前任何一次都更为思念女儿。尽管同以前一样无法和她联系，但之前毕竟她是在网内忙于研究。一想到她以比光速还快的速度飞离自己，全身包裹在霍金效应人造量子茧中，一种不自然的不祥感便隐隐涌上心头。

他们依旧很忙。萨莱停止了自己的评论生涯，将更多时间致力于本地的环境问题。而对于索尔来说，这个时期则是他一生中事业接近巅峰的时段。他的第二和第三本书相继出版，其中，第二本书《道德转折点》引起了轰动，不时有人邀请他参加环网各地举办的会议及研讨会。有些地方他是自己一个人去的，还有些地方是和萨莱一起去的。尽管他们心里都很喜欢旅行，但在实际经历中总会遇到奇怪的食物、不同的重力。陌生太阳发出的光芒很快就暗淡下去，索尔觉得多数时间里还不如在家为下一部书做些研究，要是不得已一定得参与会议的话，就通过学院的交互式全息影像参与好了。

瑞秋离家科考近五年之时，索尔做了一个梦，而他的生命即将从此改变。

索尔梦见自己在一幢宏伟的建筑物里漫行，它的柱子都如小型红杉树一般粗细，辽远的天花板望不到顶，从中射下束束红色光线，就像坚实的箭矢一般。他不时瞥见左右的黑暗中，远远地有些东西。有次看见的是一双石腿，好像巨大的建筑一般矗立在黑暗中；另一次他发现一只水晶圣甲虫在他头顶上方遥远的空中盘旋，体内放射着冷光。

最终索尔停下来歇息。他听见遥远的身后传来大火燃烧的声息，整

个城市和森林都在火中沐浴。而前方，他正要走去的地方，两个深红的椭圆正熠熠发光。

他正抹着额头上的汗水，忽然一个宏大的声音响起：

“索尔！带上你的女儿，你唯一的女儿瑞秋，你钟爱的女儿，去一个叫作海伯利安的星球，在我即将指引你之地，将她献为燔祭。”

在梦里，索尔站起身来说道：“你一定是在开玩笑。”于是他在黑暗中继续前行，而那两个红色球体就像血红色的月亮悬挂在晦暗的平原上，当他再次停下来歇息，那个宏大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索尔！带上你的女儿，你唯一的女儿瑞秋，你钟爱的女儿，去一个叫作海伯利安的星球，在我即将指引你之地，将她献为燔祭。”

索尔耸耸肩，抖掉那压迫人的声音，然后清清楚楚地对着黑暗说道：“你第一次说话我就听到了……我告诉你，‘没门’。”

索尔知道自己是在梦中，他的意识一方面感受着这个讽刺的剧情，另一方面却只是想要醒来。但是情况急转，他猛然发现自己正从一个低矮的阳台往下望，瑞秋正赤裸着躺在下面一间屋里的一块大石头上，整个场面被红色的双球照亮。索尔看向自己的右手，发现手里有一把长弯

刀。刀刃和刀柄都是骨制的。

那个声音再次传来，在索尔听起来，它像极了某些头脑浅薄的三流全息电影导演处理出的上帝的声音：

“索尔！你得好好听着。人类的未来系于你对此事的顺从。你必须带上你的女儿，你钟爱的女儿瑞秋，去一个叫作海伯利安的星球，在我即将指引你之地，将她献为燔祭。”

索尔因为整个梦感到浑身不舒服，但不知怎的有些胆寒，他转过身，把刀远远地投向了黑暗。然后他回过头去找自己的女儿，整个场景都消失了。红色的球体距离头顶特别近，现在索尔看清它们是两颗千面宝石，每一颗都大得像是个小行星。

响彻天际的声音再度传来：

“如何？你有机会选择，索尔·温特伯。如果你改变了主意，你知道在哪里能找到我。”

索尔笑着醒了，同时也被梦惊出一身冷汗。他觉得《犹太法典》和《旧约全书》都不过是一个纵贯古今、冗长杂乱的故事，这个念头令他觉得滑稽得很。

就在索尔反复做这个梦的那段时间，瑞秋正在海伯利安上进行她第一年的研究。由九名考古学家和六名物理学家组成的小组发现，时间要塞虽然迷人但是太过拥挤，那里满是观光客和自称的伯劳教朝圣者，于是，第一个月他们每日往返于工作地与酒店，从第二个月起，他们在死寂之城和光阴冢所在的小峡谷之间搭建了永久帐篷。

小组中的一半人手负责挖掘这座未完工之城里较新的文明遗迹，瑞秋则在两名同事的帮助下，为光阴冢的各个细节制定详细的目录。物理学家们已经完成了对逆熵场的研究，正花费大量的时间，用不同颜色的小旗来标注那些所谓的时间潮汐的界限。

瑞秋所在小组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叫作狮身人面像的建筑上，尽管那块石头雕刻出的生物既不是人也不是狮子。说不定最初雕刻的东西根本不是生物，虽然这块巨型石雕头顶上光滑的线纹看起来像是生物特有的曲线，连绵弯曲的附加物又会让每个人都联想到翅膀。狮身人面像不像其他的坟墓开阔且容易勘察，它是一大团以狭窄甬道连接起来的蜂窝形巨石块，其中有一些密闭得滴水不漏，另一些又开阔得跟体育场那么大，但是从任何一个地方出发都无法找到出口，只能回到原点。没有地穴、藏宝室、遭洗劫的石棺、壁画或者密道，只有迷宫般的走廊在渗水的石头之间蜿蜒。

瑞秋和她的爱人美利欧·阿朗德溜开始着手绘制狮身人面像的地图，他们所用的方法自从在二十世纪埃及金字塔的勘测中被首次使用以来，已经沿用至少七百年。他们在狮身人面像里安置好了灵敏的“辐射及宇宙射线探测器”，频度调整到最低，以此来记录拱顶巨石中运动粒子的到达时间以及偏向模式，从而观察是否有深层显象雷达无法显示出

的密室或者密道。因为时值旅游旺季，加上海伯利安的地方自治理事会极其关心这种研究对光阴冢可能造成的损坏，瑞秋和美利欧不得不每天半夜出发去遗址，步行半个小时，然后爬过装备好蓝色荧光球的走廊迷宫。在那儿，他们可以坐在数万吨重的石头底下，整晚观测各种仪器，聆听耳机中传来的咻咻声，那种声音代表垂死的星辰腹中新粒子的诞生。

时间潮汐对狮身人面像所起作用不大。在整个墓葬群中，它似乎被逆熵场覆盖得最少，只有时间潮汐大量涌来的时候才会对人产生威胁，物理学家已经细致地列出了时刻表。高潮出现在十点整，仅二十分钟后，就会向距离南部五百米的翡翠莹退去。为了确保安全，观光者必须在九点整之前就离开整座遗址，到十二点整之后才可以靠近狮身人面像。物理学小组在各个坟墓之间的小径和走道的各个点上都放置了时热传感器，既可以向观测者发出警报，告知他们时间流产生异常，也可以提醒游人。

瑞秋在海伯利安的研究还剩下三个星期，这一天，她在半夜醒来，没有叫上熟睡的爱人，独自从营地驾了一辆地面效应吉普车到墓群。她和美利欧一致同意，每晚两人一起去观测那些仪器实非明智之举，所以现在他们轮流值班，一人在遗址工作，另一人校勘数据，为最后的项目作准备——翡翠莹和方尖石塔之间沙丘的雷达测图。

夜晚凉爽而美丽。满天的繁星在地平线两端延伸，数量足有瑞秋从小到大在巴纳之域所见过的四倍乃至五倍之多。南部山头吹来阵阵强风，低矮的沙丘发出轻微的声响，随风游移。

瑞秋发现遗址的灯光依然亮着。物理学小组刚结束一天的工作，正把设备装上吉普车。她同他们聊了一会儿，等到他们驱车离开，她喝了

一杯咖啡，然后带上背包，走了二十五分钟，进入了狮身人面像的地下室。

对于修建墓群的人物和原因，瑞秋已经不止一百次感到好奇。因为逆熵场的作用，追溯建筑材料的历史毫无意义。只有通过峡谷的侵蚀以及周遭环境的其他特点的分析，才能够推断出墓群已经至少有五十万年的历史。感觉上，修造光阴冢的建筑师应该属于人类的一支，尽管整座建筑中，除了总体规模以外得不出任何证据。当然从狮身人面像里的走道上也得不出什么结论——它们中的一些形态和大小都完全符合人类标准，但沿着它走过几米后，这同一条走廊就可能缩小成一个管道，跟下水道一样的大小，然后又变成一个比自然洞穴还要大的地方，怪石嶙峋。门口通常呈矩形，也有很多是三角形、梯形乃至十边形，不过将它们称作门口也有些牵强，因为穿过它们也并不能到达任何屋室。

还剩下最后二十米，瑞秋将背包滑到前头，继而沿一条陡直的斜坡朝下爬去。荧光球的冷光在岩石和她的肌肤上映出一片惨淡而缺乏生气的幽蓝之光。她终于到达了“地下室”，那里看起来就像人类杂物和臭味的避难所。几把折叠式座椅填满了这个小空间的中心，而探测器、示波器，还有其他一些随身用具沿着靠在北墙的狭窄工作台摆成一排。对面锯木架上的一块木板上放着咖啡杯、一块棋盘、一个吃了一半的甜甜圈、两本平装书，还有一个穿着草裙的塑料玩具，有点像是狗。

瑞秋走了进去，将咖啡加热器放到玩具旁边，然后检查了宇宙射线探测器。数据看起来没有变化，没有发现隐匿的房间或走道，只有几个躲过了深层雷达的壁龛。明早，美利欧和思德藩将会启用深度探针，植入成像单纤维，进行空气采样，然后运用微操作器进行深度挖掘。迄今为止探测过的十多个壁龛都没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于是营地里流传起一个玩笑，下一个跟拳头差不多大的洞里，将会藏有微型石棺、小型

骨灰盒、袖珍木乃伊，或者——就像美利欧说的——“巴掌大的图坦卡蒙^[115]”。

出于习惯，瑞秋在她的通信志上试了试通信连接。没有反应。四十米厚的石头屏蔽了信号。他们曾经讨论过是否要从地穴接一条电话线出地表，但一来这个问题还没到火烧眉毛的程度，二来他们的研究工作很快就要结束了，所以没有把讨论付诸现实。瑞秋调整了通信志上的输入频道，监视检测仪数据，然后重新坐下准备度过这个冗长寂寥的夜晚。

关于旧地法老有一个迷人的传说——是基奥普斯^[116]吧？他准备为自己修建大型金字塔，并同意把自己的墓室深埋在金字塔下方的中心，从此，他长年经受失眠的困扰，想着那些即将永远悬在头顶的数吨重巨石，陷入一阵幽闭恐惧。最终法老下旨将墓室重新定位在距离大金字塔三分之二路程的地方。完全不合礼数。瑞秋能够理解国王的处境。她祝愿他——不管他在哪里——能够安息。

凌晨两点十五分，瑞秋几乎快要睡着的时候，她的通信志唧唧地叫了起来，探测器也发出尖叫，她腾地跳起身。传感器显示，狮身人面像里突然间冒出了十多间新房间，有些甚至比整座建筑物的体积还要庞大。瑞秋飞快敲击显示屏，密切观测着空气中所显示出的迷离模型，它们正不断变化。廊道的图表互相盘绕扭曲，就像旋转的莫比斯环。外部传感器显示上层建筑同样扭曲变形，像风中的化纤折曲带——也像翅膀。

瑞秋知道那是出现了某种多重故障，在她重校仪器的过程中，也没忘通过语音将数据和自己的想法输入通信志。然后，好几件事一起发生了。

她听见头顶上方走廊里传来缓慢而沉重的脚步声。

所有的显示仪都同时黑屏了。

在迷宫般的走廊某处，一个时间潮汐警报突然响起。

所有的灯熄灭了。

最后这件事不合常理。仪器包里放有他们自己的电力供应系统，就算在经受核攻击的情况下也能持续发亮。他们在地下室使用的灯也装有能用上足足十年的电池。廊道里的荧光球属于生物荧光，根本无须电源。

然而，灯光全部熄灭了。瑞秋从连衣制服的膝袋中拔出激光手电，打开开关。没有反应。

在瑞秋的一生中，恐惧第一次向她逼近，如同一只手紧攥着她的心。她无法呼吸。她力图让自己不要乱动，不要去听那些声音，只管等着恐慌自行消退。十秒过后，恐惧渐渐退却，她不再大口喘气，呼吸逐渐平稳，然后她摸索到仪器，对着它们一阵猛敲。没有反应。她举起通信志，拨弄着触显。没有反应.....按理说不可能，这电晶体制成的东西本来就刀枪不入，电池也高能强效。可是，不管怎样都没有反应。

瑞秋能听到自己脉搏的跳动，但她仍旧努力和恐慌搏斗，开始摸索着走向唯一的出口。想到要在绝对的黑暗中穿过迷宫走出去，她涌起一股尖叫的冲动，不过除此之外她也想不出别的办法。

等等。狮身人面像迷宫中本来有古灯，不过研究队拴上了荧光球。它们是被拴上的！有一条贝纶绳一路连接着它们直到地表。

好样的。瑞秋摸索着绳子，朝出口走去，感受着指下冰冷的石头。以前也是这么冷么？

前方传来某种清脆的声音，像是什么尖利的东西正一路刮擦着进口竖井壁，正往下降。

“美利欧？”瑞秋向黑暗中唤道，“谭雅？库特？”

刮擦声听起来很近。瑞秋慢慢向后退去，黑暗中打翻了一个仪器和一把椅子。有什么东西碰到了她的头发，她倒吸一口凉气，抬起手。

房顶变低了。坚固的石块，五米见方，就在她伸出另一只手碰到它的时候滑得更低了。通往走廊的入口出现在墙壁当中。瑞秋摇摇摆摆地走过去，双手在身前挥舞，仿佛一个盲人。她被折叠椅绊了一下，摸到工作台，顺着它走到了远处的墙壁，洞顶逐渐下压，她感觉走廊的升降机井消失了。要不是她缩回了手指，再过一秒就会被切掉。

瑞秋在黑暗中坐下。一台示波器刮擦着洞顶，直到它底下的桌子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最终分崩离析。瑞秋哆哆嗦嗦，头一回绝望地颤抖起来。传来一阵金属的摩擦音——又像极了呼吸声——离她不到一米远。她又开始后退，滑过一片突然间撒满了仪器碎片的地板。呼吸声越来越响了。

有什么尖利又冰冷无比的东西握紧了她的手腕。

瑞秋终于尖叫出声。

在那个年代，海伯利安上还没有超光发射仪。神行舰飞船“法罗克

斯城”号霸舰也无法进行超光通信。所以，直到霸主驻帕瓦蒂领事馆给学院发来超光信息，索尔和萨莱才听说瑞秋出了事，他们的女儿受伤了，不过情况很稳定，只是失去了知觉，正随医疗火炬舰船从帕瓦蒂转抵环网的复兴之矢。整个路程将会花费十几天的船上时间，并带来五个月的时间债。那五个月对于索尔和他的妻子来说，真是莫大的痛苦，在医疗舰船最终抵达复兴星球的远距传输网点之前，他们已经作了一千次最坏的打算。打从他们上一次见到瑞秋算起，已经过了整整八年。

位于达芬奇的医疗中心是一座浮塔，由直接电波能源支撑。从高处观赏科摩海的景色十分激动人心，但是索尔和萨莱都顾不上驻足观赏，他们一层楼一层楼地挨房挨户寻找自己的女儿。辛格医生和美利欧·阿朗德溜在重症特别护理中心接待了他们。介绍被简略地跳过。

“瑞秋怎样？”萨莱问道。

“正睡着。”辛格医生说。她是一个高大的女人，带有贵族气息，但是眼神很温柔。“我们目前所知的情况是，瑞秋并没有遭受任何肉体上的……唔……伤害。但是她现在已经昏迷差不多十七标准周，这是就她自己而言的时间。只有在过去的十天里她的脑电波显示出深沉睡眠的迹象，不像是处于昏迷状态。”

“我不太明白，”索尔说，“遗址里发生事故了吗？她是不是得了脑震荡？”

“发生了一些事情，”美利欧·阿朗德溜说，“但我们无法确定是什么样的事故。当时瑞秋在一座文明遗迹里……独自一人……她的通信志和其他仪器均无反常记录。但是当时出现了一波湍流，就是那种叫作逆熵场的现象……”

“时间潮汐，”索尔说，“我们知道。继续。”

阿德朗溜点点头，伸开双手，像是在用空气塑模型：“出现的那个.....逆熵场湍流.....与其说是潮汐，不如说是海啸.....而狮身人面像.....就是瑞秋所在的那座遗迹.....完全被淹没了。我是说，我们发现瑞秋的时候，她虽然并没有受到任何肉体上的伤害，但是昏迷了.....”他转向辛格医生寻求帮助。

“您的女儿曾经昏迷过一段时间，”医生说，“在那种状况下，我们无法让她进入冰冻沉眠状态.....”

“所以你们让她在没有冰冻沉眠的情况下经受了量子跃迁？”索尔问道。他读过相关资料，知道直接暴露在霍金效应之下的话，会给旅行者带来怎样的精神损伤。

“不，不是的，”辛格安慰道，“她昏迷不醒的状态恰恰起到了和冰冻沉眠一样的作用，保护了自己。”

“她到底有没有受伤？”萨莱问。

“我们还不太清楚，”辛格说，“所有的生命迹象都回到了接近正常的水平。脑波活动已经接近清醒状态。问题在于，她的身体似乎吸收了.....我是说，她似乎被逆熵场感染了。”

索尔揉了揉前额：“是像辐射病之类的么？”

辛格医生迟疑了一下：“不完全一样.....呃.....这个病例完全没有先例。来自鲸逝中心、卢瑟斯和迈塔科瑟的老年化疾病专家将会在今天下午赶来。”

索尔迎上了这个女人的目光。“医生，你是说瑞秋在海伯利安染上了老年化疾病？”他停顿了一下，检索着自己的记忆。“是不是像玛土撒拉^[117]综合征或者阿尔茨海默早期症^[118]？”

“不，”辛格说，“事实上令爱的疾病还未正式命名。敝处的医师称之为梅林病。具体说来.....令爱的年龄变化仍旧处于正常速率.....不过据我们目前所知，她的年龄是倒退的。”

萨莱抽身离开了人群，盯着辛格，好像这医生疯了一样。“我想见我的女儿，”她说，声音平静而坚定，“我想见瑞秋，马上！”

索尔和萨莱等了将近四十小时，瑞秋苏醒了。她在床上坐了几分钟，医师和技师都还在她身边忙碌，她脱口叫了出来：“妈妈！爸爸！你们怎么在这里？”还没等他们回答，她又看了看四周，眨了眨眼睛。“等等，这到底是哪里？我们是在济慈么？”

她的母亲握住她的手：“我们是在达芬奇的一座医院，亲爱的。位于复兴之矢。”

瑞秋的眼睛睁得很大，近乎滑稽：“复兴。难道我们是在环网？”她环顾四周，完全陷入迷茫。

“瑞秋，你能记起的最近的事是什么？”辛格医生问。

这个年轻女子不甚理解地看着医师。“我能记起的最近的事是.....是在美利欧身边过夜，就在.....”她看了看自己的父母，然后用指尖触摸自己的脸颊。“美利欧呢？其他人呢？他们都.....”

“科考队的每个人都安然无恙，”辛格医生安慰道，“只是你遭受了一起小事故。大约是十七周以前的事了。你现在回到了环网。很安全。

你们小组的每一个人都很安全。”

“十七.....周.....”瑞秋晒黑的痕迹已经渐渐消退，看起来很苍白。

索尔握住她的手：“你感觉怎样，孩子？”他的十指感应到的握力相当虚弱，令他心疼不已。

“我不知道，爸爸，”她终于说了出来，“很累。头晕。糊里糊涂。”

萨莱坐在床上，张开双臂拥抱着她：“一切都好好的，宝贝。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美利欧进了屋，满脸胡茬儿，他刚在外屋打了个盹儿，所以头发蓬乱。“阿秋？”

瑞秋在母亲的臂弯中望着他。“嗨，”她说，充满了羞涩，“我回来了。”

索尔一直认为，当今的医疗在本质上依然和放血和敷膏药的时代相差无几，现在他也依旧坚持这个观点；尽管现在他们能把一个人放在离心分离机里旋来转去，重新排列身体的磁场；能用声波轰炸可怜的病人，连接进入每一个细胞以审问RNA，到最后，虽然他们不明说，但还是得承认他们一无所知。唯一的改变不过是账单越来越厚。

他坐在椅子上打盹，瑞秋的声音唤醒了

他。

“爸爸？”

他坐直身子，伸手想要握住她的手：“我在这儿，孩子。”

“我在哪儿，爸爸？发生了什么事？”

“你在一所位于复兴星球的医院，宝贝。海伯利安发生了一起事故。现在你很平安，只是那事故可能对你的记忆造成了一点影响。”

瑞秋抓牢了他的手：“医院？在网内？我怎么会在这里？我在这里多久了？”

“五周左右，”索尔轻声说，“你记得的最近的事是什么，瑞秋？”

她坐回枕头上，摸着自己的额头，摸着那里的微型传感器：“美利欧和我在开会。讨论怎样在狮身人面像中安置搜索装置。哦……爸爸……我还没有跟你介绍美利欧……他是……”

“嗯，”索尔说，把瑞秋的通信志递给她，“给你，孩子。听听这个。”他离开了房间。

瑞秋触动了触显，听到了自己的声音在对自己说话，不由得眨了下眼睛。“好的，阿秋，你刚刚醒过来。你现在很困惑。你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在这里。呃，发生了一点事儿，孩子。认真听着。

“录音时间是大流亡纪四五七年，按传统观念来讲，也就是公元二七三九年，十月十二日。是的，我知道，这时间与你记忆里最近的事相隔整整半个标准年。听着。

“在狮身人面像里发生了一点状况。你被时间潮汐困住了。它改变了你。你的年龄是倒退的，这事儿确实听起来非常匪夷所思。你的身体每分钟都会变得年轻，不过那并非当下最重要的事情。当你睡着的时候……当我们睡着的时候……你会遗忘。你会失去事故发生那天前又一天的记忆，以及事故发生后的所有记忆。不要问我为什么。就连医生都

不知道。专家也无从得知。如果你想要我打个比方的话，就想想绦虫病毒.....最古老的那一种.....逐渐吃掉你通信志里的数据.....从最后一个条目起，颠倒顺序一个个吞噬。

“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在睡觉的时候记忆会流失。他们也试过强迫你保持清醒，但是三十个小时之后你就会出现一段时间的神经紧张，而病毒则趁此时间继续吞噬你的记忆。所以别管它好了。

“你知道吗？像这样以第三人称谈论自己也是一种疗法呢。实际上，我只是躺在这里等着他们带我上去做透视治疗，我知道等我回来的时候自己肯定已经睡着了.....而且肯定又忘掉了一切的一切.....想到这个真是吓得我尿裤子呢。

“好了，把触显换到短期存储区，你会听到我将要对你详细讲述的话语，从中你将得知自事故发生起的每一件事。哦.....妈妈和爸爸都在这里，他们都认识美利欧。我反倒还没有从前那么了解他了。我们第一次和他做爱是在什么时候来着，唔？是在海伯利安的第二个月吧？那么我们就还只剩下几周了，瑞秋，之后我们就又会成为泛泛之交。趁你还记得的时候，多回味回味吧，姑娘。

“我是昨天的瑞秋，完毕。”

索尔进屋时，发现自己的女儿直直地坐在床上，手里紧紧抓着通信志，脸色发白，像是受了惊吓。“爸爸.....”

他走过去坐到她身边，任她哭泣.....连着这些天每晚如此，这已经是第二十个晚上了。

瑞秋到达复兴八标准周之后，索尔和萨莱在达芬奇远距传输器多功

能港向她和美利欧挥别，然后传送回了位于巴纳之域的家。

“我觉得她不该出院。”在乘坐傍晚班机回克罗佛的时候，萨莱自言自语地抱怨道。身下的大陆拼缀着一块块正待收割的矩形田野。

“老伴，”索尔说，抚摸着她的膝盖，“在那里，医生可以永久照看她。不过现在他们这么做只是出于自己的好奇心。他们已经尽了所有的努力去帮助她.....却没用。她还有自己的人生。”

“但是为什么要跟.....跟他走？”萨莱说，“她几乎都快不认识他了。”

索尔叹息着，倚回自己椅背的靠垫。“两周之后她就根本不会记得他了，”他说，“至少是不记得他们现在的关系。从她的立场考虑考虑吧，老伴。她每一天都在努力让自己适应这个疯狂的世界。她现在才二十五岁，正在恋爱。让她开开心心地过吧。”

萨莱转头朝窗外望去，在一片寂静中，他俩一同凝视着红日，它像拴在地表的气球一样，漂浮在傍晚的边缘。

瑞秋打来电话的时候，索尔第二学期的授课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这是一条单向信息，通过自由岛的远距传输线缆传来，女儿的影像投射在古老的全息显像井上，就像一个熟悉的游魂。

“嗨，妈妈。嗨，爸爸。真对不起，我过去几周都没有写信打电话。我猜你们知道我已经离开了学校。是和美利欧一起的。要完成新的毕业设计真痛苦。我星期二就完全忘了星期一都讨论了些什么。就算是有磁片和通信志的提示也无济于事。我觉得我该重新申请念一次本

科.....那一切我统统都记得！开个玩笑。

“和美利欧在一起也挺痛苦。至少我的笔记上是这么说的。这不是他的错，我肯定。他既温柔又耐心，对我忠贞不渝。只是有点.....呃，你不可能每天都重新建立一种关系嘛。我们的公寓里铺天盖地都是我们的照片，我写给自己的关于我俩的笔记，我们在海伯利安上的全息像，但是.....你知道。到早上他又完全变成了陌生人。下午我又开始相信我们有过的一切，即便我根本记不起来。到晚上我便会在他的臂弯里哭泣.....然后，到差不多的时候，我就去睡觉了。这样子也挺好。”

瑞秋的影像停顿了一下，转身，像是要切断连接，但很快又稳定住了。她对着他们莞尔一笑：“反正，不管怎样，我已经离开学校一段时间了。自由岛医疗中心想要我全天候地待在这里，但是这样的话，他们也得时刻照料着我.....鲸迹研究所向我提供了一份邀约，难以拒绝。他们提出要给我.....我想他们说的是‘研究酬金’.....那可比我在奈藤黑塞尔四年求学所支付的费用再加上帝国大学的所有学费还多呢。

“但我拒绝了。我依然会以门诊病人的身份去那里，RNA移植系列手术总是让我全身瘀青，情绪低落。当然，情绪低落是很正常的，因为每天早上我都记不起那些瘀青是怎么来的嘛。哈哈。

“不管怎样，我会和谭雅一起待一段时间，然后可能.....我想可能会回家一段时间。二月是我的生日.....我又会变成二十二了。挺奇怪，是吧？无论如何，和熟识的人们在一起生活总会容易得多，我是在刚转到这里的时候，也就是二十二岁的时候，遇到谭雅的.....我想你能明白。

“那么.....我以前的房间还在吗，妈妈？你经常威胁我说要把它变

成一间麻将厅，有没有这么做呢？给我写信吧，要不然给我打个电话。下次我会多花些钱使用双程电话，这样我们就能面对面说话了。我只是.....我想我.....”

瑞秋挥了挥手：“我得走了。回见，金丝燕。我爱你们。”

离瑞秋的生日还有一周，索尔飞到巴萨德城，好去那座城市唯一的公共远距传输终端带她回家。他先看见瑞秋，她正站在花钟的附近，提着行李。她看起来很年轻，但和他们在复兴之矢挥别之时相比，改变也不是很明显。不，索尔意识到，她的姿势所展现的自信没有以前足了。他摇摇头让自己甩掉这些想法，向她呼喊，跑过去拥抱她。

他放开瑞秋时，她脸上的表情如此震惊，这表情在他心中挥之不去：“怎么了，亲爱的？出什么事了？”

除了这次之外，索尔几乎没有见到过自己的女儿完全语无伦次。

“我.....你.....我忘了，”她结结巴巴地说，她摇摇头，那动作是多么熟悉，最终她大哭大笑起来，“我只是觉得你看起来有一点点不同，爸爸。我记得，我离开这里是在.....准确地说是.....昨天。那时我看见.....你的头发.....”瑞秋捂住了嘴。

索尔伸手挠了挠头皮。“啊，对。”他说，突然自己似乎也要又哭又笑了。“你毕业后，算上旅行的时间，都已经不下十一年了。我已经老了，脑袋也秃了。”他又张开双臂。“欢迎回来，小宝贝。”

瑞秋扑入他的拥抱，扑入了安全的港湾。

几个月里，一切如常。瑞秋周围都是熟悉的人和事，她感觉更安心了，而萨莱为女儿疾病伤心的情绪，也被女儿回家所带来的快乐暂时抵

消了。

瑞秋每天都早起观看她的私人“指导秀”，索尔知道，里面出现的他和萨莱的影像，比她记忆中的面容要老出十几年。他试图想象这对于瑞秋来说是怎样的——从自己的床上醒来，二十二岁，带着全新的记忆，正在家中欢度去环网念大学之前的假期，猛然发现自己的父母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房屋和城镇也有了上百处细微的变化，新闻内容也完全不同……多年的历史已经从她身边溜走。

索尔无法继续想象下去。

他们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让瑞秋如愿，邀请她旧时的朋友参加她的二十二岁生日聚会。正好是上次庆祝她生日的原班人马——控制不住自己情绪的妮姬、唐·斯图尔特还有他的朋友霍华德、凯西·欧贝格，以及玛塔·婷，她最好的朋友李娜·米凯勒——他们那时都刚从大学回来，已经蜕去幼年的茧，开始新生。

其实回来之后，瑞秋已经见过她们了。不过她一觉醒来以后……又忘得一干二净了。唯独这一次，索尔和萨莱忘了她会失忆。

妮姬已经三十四标准岁，有了两个自己的孩子——依旧活力无限，仍然无法自控，但是从瑞秋的标准来说仍旧是老了。唐和霍华德聊起他们的投资，他们孩子在体育上的成就，还有他们即将到来的假期。凯西很困惑，只和瑞秋说了两次话，然后就感觉和自己说话的对象似乎是个冒名顶替瑞秋的其他人。玛塔则是摆明了嫉妒瑞秋的年轻。李娜，在过去的多年中已经成为了狂热的禅灵教徒，她失声痛哭，早早走了。

等他们都离开之后，瑞秋坐在宴会后一片狼藉的起居室中，盯着自己吃了一半的蛋糕。她没有哭泣。上楼之前，她拥抱了母亲并轻声对父

亲说：“爸爸，以后请不要再让我经历这样的事了。”

然后她上楼睡觉了。

当年春天，索尔再一次做起同样的梦。他迷失在一片广袤黑暗的地界，只有两个红色的球体在发光。那个单调的声音响起的时候，索尔没有再感到荒唐：

“索尔。带上你的女儿，你唯一的女儿瑞秋，你钟爱的女儿，去一个叫作海伯利安的星球，在我即将指引你之地，将她献为燔祭。”

于是索尔朝黑暗长啸：

“你已经拥有她了，你这个杂种！我要怎样才能把她要回来？告诉我！告诉我，你这个天杀的！”

索尔·温特伯醒来，浑身冷汗，泪水盈眶，满心愤懑。他能够感觉到在另一间屋里沉睡的女儿，巨大的蠕虫一点点吞噬着她。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索尔开始着迷于搜集关于海伯利安、光阴冢以及伯劳的资料。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研究者，他为如此引人争议的话题竟然只有这么少的硬数据^[119]感到惊异。当然，还有伯劳教会——尽管在巴纳之域没有伯劳教会神庙，但在整个环网却有不少——可是他很快发现，要在伯劳教会的文献中寻找硬面信息，就像试图通过拜访佛教

寺院从而画出鹿野苑^[120]的地图一样，纯粹是缘木求鱼。伯劳教会教义中的确提及过时间，不过涉及的层面极浅，仅仅提到认为伯劳是“‘……超越时光的天罚之使’，自旧地逝去，此后的四个世纪已经成为了错误的时代，人类拥有的时光早已终止。”索尔从各处得来的收获中，发现它也和大多数宗教一样，使用一些含糊其词的话语，讨论的是跟肚脐垢堆积差不多的无聊问题。不过他仍然计划，一旦研究有了足够的进展，就去访问一处伯劳教会神庙。

美利欧·阿朗德溜又发起了新一次海伯利安考察，依然由帝国大学赞助，不过这一次带着明确的目的，要截取并弄清楚造成瑞秋染上梅林症的时间潮汐现象。这次有一个重要的进展，霸主保护体决定随这次远征送出一台远距传输发射器，并装置在驻济慈领事馆。即便这样，当远征队到达海伯利安时，环网时间也已经过去了三年。索尔的第一反应是想要陪同瑞秋跟随阿朗德溜和他的队伍一同进发——这很自然，就像所有全息影剧的主角都会回到主线故事发生的地点。但是索尔在几分钟之内就摆脱了这一直觉带来的冲动。他是历史学家、哲学家；他能够为科考成功作出的贡献微乎其微，充其量也不过是沧海一粟。瑞秋依然保留有一个受过良好培训的本科在读准考古学家的兴趣和技术，但是她知晓的技术每天都逐渐减少，索尔认为返回事发地点对她没有任何帮助。每一天对她都会是一次震惊，在一个陌生的星球醒来，干着一项她完全无所适从的工作。萨莱也不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

索尔姑且搁下了他当前正在研究的书——对克尔恺郭尔^[121]的道德折衷伦理学理论的分析，并将之应用于霸主的立法机制——转而潜心收集关于时间、海伯利安以及亚伯拉罕历史的鲜为人知的数据。

平淡无奇的工作依然继续，数月过去了，收集信息完全不能满足他行动的需要。过来为瑞秋作检查的医学及科学专家，就像潮水般涌向圣

殿的观光客，络绎不绝，他偶尔将自己的心灰意懒发泄到这些人身上。

“这事儿怎么可能发生！”他朝一个矮冬瓜一样的专家喊道，这个人在对待病人父亲的态度上犯了个错误，自以为是，居高临下。医生头发稀疏，脸看起来就像是画满了线的撞球。“她的身体已经在慢慢变小了！”索尔大叫，用力地扯着节节后退的专家的衣领，“不止是大家能看到的表象，就连骨质都在逐渐减少。她怎么可能会一天天又变回一个小孩？这难道不是和质量守恒定律相冲突的吗？”

专家嘴唇动了动，但是索尔把他摇晃得太厉害，他开不了口。一个长着小胡子的同事替他作了回答。“温特伯先生，”他说，“先生。您必须明白您的女儿正身处于……嗯……可以说是局部的逆熵区中。”

索尔转向这个小胡子同事：“你是说她只是被困在了一个倒退的泡沫中？”

“啊……不，”同事说，紧张地摩挲着下巴，“也许我应该给你一个更恰当的比喻……至少是生物学上的……生命和新陈代谢机制掉了个个儿……啊……”

“纯粹是胡扯，”索尔厉声说道，“她既没有分泌营养物也没有把食物喷出来。那所有的神经活动又是怎么回事？把电化学脉冲都反转过来，真是胡说八道。她的大脑依然在活动，先生们……她只是记忆在消失。为什么，先生们？为什么？”

专家终于说出话来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温特伯先生。从数学上说，您女儿的身体就像是时间反演方程式一样……或者是像通过高速旋转黑洞的物体。我们不知道这种事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也不知道为什么物理上说不通的事情正在您女儿身上上演，温特伯先生。我们所知

的还不够。”

索尔分别和他们握手：“好。那就是我想知道的，先生们。回程旅途愉快。”

在二十一岁生日那天，全家人就寝一个小时之后，瑞秋来到索尔的门前：“爸爸？”

“什么事，孩子？”索尔穿上长袍，来到门口站在她身边。“睡不着吗？”

“我已经两天没睡了，”她轻声说，“强打着精神，这样我才能听完那些我记录在《想知道吗？》文档的简述材料。”

索尔点点头。

“爸爸，你下楼来和我喝一杯好吗？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索尔从床头柜上拿起眼镜，和她一同下了楼。

事实上，这是索尔第一次和自己的女儿共饮，也是最后一次。那并不是一场过量的狂饮——他们聊了一会儿，然后开始讲笑话、说妙语，直到最后两人都笑得不可开交，无法继续。瑞秋开始讲一个新的故事，只在最有趣的时候啜两口，于是几乎把威士忌都从她鼻子里喷出来，她笑得太厉害了。他们俩都觉得这是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

“我再去拿一瓶，”索尔止住了眼泪，说道，“上个圣诞节莫尔主任给了我几瓶苏格兰威士忌……好像是的。”

他蹑手蹑脚地走回来，瑞秋正坐在沙发上用手指梳着头发。他为她倒了一点，然后他俩默默地喝了一会儿。

“爸爸？”

“嗯？”

“我把整个过程过了一遍。看我自己的样子，听我自己的声音，看李娜和其他人中年时的全息像……”

“还没到中年呢，”索尔说，“李娜下个月才满三十五……”

“嗯，总归是老了，你知道我的意思，不管怎么样，我已经读过了医疗报告，也看了海伯利安上拍的那些照片，你知道我怎么想吗？”

“你怎么想？”

“我一点都不相信这些，爸爸。”

索尔放下酒杯看着自己的女儿。她的脸比以前圆润了，没有那么世故。更漂亮了。

“我是说，我其实相信这些，”她说，发出一阵低低的笑声，却带着害怕的意味，“像你和妈妈这样的人不可能跟我开这么残酷的玩笑。再加上你的……你的年纪……以及新闻，还有其他的一切。我知道这完全是真的，但我就是无法相信。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爸爸？”

“明白。”索尔回答。

“我是说，今天早上醒来，我想到，棒极了……明天有古生物学测验，可我压根儿还没学过呢。我盼望着能在罗杰·舍尔曼面前秀一两

手……他老觉得自己很聪明。”

索尔又喝了一口。“三年前罗杰在巴萨德南部的一场空难中死了。”他说。要不是仗着酒胆，他不会说出这些，但是他得弄明白在这个瑞秋的身体里是不是还藏着另一个瑞秋。

“我知道，”瑞秋说着，下巴搁在膝盖上，“我了解过每一个认识的人的情况。姥姥死了。艾卡德教授没再任教了。妮姬结婚了，和一个……推销员。四年里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其实都已经不下十一年了，”索尔说，“往返海伯利安让你的时间和我们这些待在家里的人比起来，落后了六年。”

“但那是正常的，”瑞秋叫道，“每时每刻都有人在网外旅行。他们也得对付这样的情况。”

索尔颌首：“但和你的这个状况不同，孩子。”

瑞秋挤出一个微笑，喝干了她的威士忌。“好家伙，这太夸张了。”她重重地把杯子放下，发出尖利的撞击声，“看，这就是我的决定。我已经花费了两天半的时间搞清楚所有的这些，她……我……想让我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现实又是怎样……但是，根本就没用！”

索尔一动不动地坐着，大气也不敢出。

“我是说，”瑞秋说，“我知道自己每天都在变得愈加年轻，失去我从未见过的人的记忆……我是说，然后又会发生什么？我会保持这种状态，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小，能力也日渐消退，最后某一天，我就消失了？上帝呀，爸爸。”瑞秋紧紧地用双臂抱住膝盖，“这真是一个诡异的滑稽故事，不是吗？”

“这一点都不滑稽。”索尔平静地说。

“是的，我也知道这不好笑。”瑞秋说。她的双眼，依然又大又黑，此刻泪水涟涟。“这对于你和妈妈来说一定是世上最糟糕的噩梦。每天你们都不得不看我走下楼梯……无限困惑……醒来所记得的只是昨天的记忆，但我自己的声音却明明白白告诉我说，昨天已经是好多年以前了。我还和一个叫作米利欧的小伙子恋爱过……”

“是美利欧。”索尔轻声说。

“管他是谁呢。那些录音完全没用，爸爸。到我开始愿意接受这个事实的时候，我又太累了，不得不去睡觉。然后……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你希……”索尔开口，但立刻清了清嗓子，“你希望我们能做点什么，孩子？”

瑞秋注视着他的眼睛，莞尔一笑。自从她十五周大的时候起，她就一直送给他这样甜美的笑容。“别再让我听这些了，爸爸，”她坚定地说，“不要再让我听自己说的这些，这只会让我痛苦。我是说，我根本都没有经历过那些时间。”她顿了顿，摸着自己的前额，“你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爸爸。去了另一个星球的瑞秋，坠入爱河，受到伤害……那完完全全是另一个瑞秋！不应该由我来忍受她的痛苦。”她开始哭泣，“你明白吗？明白吗？”

“我明白。”索尔说。他向她张开双臂，感觉着印在胸膛上自己女儿的温度和眼泪。“是啊，我明白。”

第二年不时有超光信息从海伯利安传来，但都不是好消息。关于逆

熵场的性质和来源的研究均没有进展。在狮身人面像附近也没有探测到任何异常的时间潮汐活动。在潮汐区以及周边地区，他们以动物做活体实验，其中有些动物猝死，但是没有任何动物染上梅林症。美利欧发来的每一条信息，最后都以“向瑞秋致以爱意”结尾。

索尔和萨莱向帝国大学贷款，去巴萨德市接受了有限的鲍尔森理疗。他们年龄已经太大，就算是鲍尔森疗法也无法将他们的寿命再延长一个世纪，可是理疗让他们这对七十岁的夫妇外表回到了五十岁不到的年纪。他们仔细研究蒙尘的家庭照片，觉得要穿回十五年前的服饰也没什么困难之处。

十六岁的瑞秋蹦蹦跳跳地从楼梯上下来，通信志调到大学广播站调频。“我能来点上好的麦片吗？”

“你不是每天早上都吃吗？”萨莱微笑道。

“对呀，”瑞秋盈盈一笑，“我就是觉得我们可能会出门什么的。我听到电话铃响了，是妮姬吗？”

“不是。”索尔说。

“真该死，”瑞秋说着，看了看他们，“对不起。但是她口口声声答应过我的，只要标准成绩出来，就给我电话。辅导课都过了三周了，应该是有结果了。”

“别担心。”萨莱说。她把咖啡壶放在桌上，为瑞秋倒上一杯，又为自己倒上一杯。“别担心，亲爱的。我敢保证你的成绩一定会好到想读哪所学校都行。”

“妈，”瑞秋叹气道，“你不知道。外面可是一个狗咬狗一样残酷无

情的世界。”她皱皱眉头，“你见到我的数学超光通信仪了吗？我的整个屋子完全是一团糟，什么东西都找不到了。”

索尔清了清嗓子：“今天不上课，孩子。”

瑞秋盯着他：“不上课？今天星期二吔！还有六周我就要毕业了吔！搞什么啊？”

“你生病了，”萨莱肯定地说，“你可以在家里待上一天。就今天。”

瑞秋的愁容更深了：“生病了？我没有不舒服啊，只是感觉有点怪怪的，就像是有什么东西不……不对劲。就好比说，放映室里的沙发怎么都变了个方向？奇普斯到哪里去了？我叫了他好多声他都不来。”

索尔抓住女儿的手腕。“你已经生病很久了，”他说，“医生说你醒来时可能会忘记一些东西。我们去校园走走聊聊吧，怎么样？”

瑞秋面露喜色。“逃课去大学校园？太好了。”她又立即装出一副惊慌失措的表情，“真希望我们别碰上罗杰·舍尔曼。他在那儿跟着大一新生学微积分，他真是个人见人厌的讨厌鬼。”

“我们不会遇到罗杰的，”索尔说，“准备出门喽？”

“马上，”瑞秋靠过去给妈妈一个大大的拥抱，“再见金丝燕。”

“再见小雨燕。”萨莱说。

“好啦，”瑞秋粲然一笑，长发甩过肩膀，“我准备好了。”

因为要经常前往巴萨德市，索尔购买了一辆电磁车。在一个秋高气爽之日，他驾着它远远地在最底层车道缓缓行驶着，享受着身下刚收割的玉米田的景象和怡人的馨香。许多在田中劳作的男男女女向他招手。

自打索尔童年时代起，巴萨德就蓬勃地发展壮大，但是犹太集会堂仍处在城市最古老的一处聚居地边缘。寺庙很古老，索尔感到自己的苍老，甚至连他进门之前戴上的圆顶小帽^[122]看起来也很陈旧，那顶帽子经过数十年的使用，早已磨得只剩一层薄皮，但是拉比^[123]却很年轻。索尔意识到来人至少已经四十——他深色的头皮之上两侧的头发已见稀疏——但在索尔的眼里他也只不过是孩子。当这位年轻人建议他们在街对面的公园中进行这场谈话时，索尔感到一阵欣慰。

他们在公园长凳上坐下。索尔奇怪地发现自己手里还拿着圆顶小帽，那片布在他的左右手间递来递去。空气中传来一股焚烧树叶和前夜降雨的气味。

“我并不太明白，温特伯先生，”拉比说道，“你的心绪之所以被扰乱，是因为那个梦，还是因为自从做那个梦之后你的女儿就病了？”

索尔仰头感受着洒在脸上的阳光。“准确地说，都不是，”他说，“但是不知怎么的，我总觉得两者有联系。”

拉比的手指摸了摸下唇：“您女儿多大年龄？”

索尔微微犹豫了一下，但是拉比没有察觉，他说道：“十三岁。”

“她的病.....严重吗？有没有危及生命？”

“不会危及生命，”索尔说，“现在还不会。”

拉比双臂交叉着摆在滚圆的肚子上：“你不信……我能叫你索尔吗？”

“当然。”

“索尔，你不相信是你自己，因为做这个梦……从而引起了女儿的疾病，是吧？”

“是的，”索尔说，坐了一会儿，冥思苦想自己说的是不是真话，“是的，拉比，我根本不相信……”

“叫我摩特，索尔。”

“好的，摩特。我来并不是因为我相信是自己——或者梦——引起了瑞秋的疾病。但是我相信，我的潜意识可能在试图告诉我什么秘密。”

摩特的身体微微前后摇晃着：“在这点上，也许神经专家或者心理学家更能给你帮助，索尔。我并不确定自己知……”

“我想了解一点关于亚伯拉罕的故事，”索尔打断了他的话，“我是说，我曾经接触过不同的伦理体系，但我还是难以理解这一个。在这个体系的开端，神明竟会命令父亲杀害自己的亲生儿子。”

“不，不是，不对！”拉比大叫道，儿童一样短粗的手指在面前胡乱地挥舞，“当时机到来的时候，上帝制止了亚伯拉罕的手。祂绝不会允许有人类献祭在祂的面前。那是在测试他是否对上帝意愿完全的顺从，所以……”

“是的，”索尔说，“顺从。但是圣经上说，‘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

要杀他的儿子。’上帝一定已经细究过他的灵魂，知道亚伯拉罕已经准备好杀死以撒。仅仅是表面上的顺从而没有衷心的奉献，一定不会让创造万物的上帝满意。要是亚伯拉罕爱自己的儿子胜过热爱上帝，又会发生什么呢？”

摩特以手指敲击了一会儿膝盖，然后伸手抓住索尔的上臂：“索尔，我能看出你很为令爱的疾病担忧。但是不要把它和八千年前著就的文献混为一谈。能不能多告诉我一些令爱的消息？我是说，现在不会有孩子因为疾病而夭折，至少在环网内不会。”

索尔起身，笑了一下，然后往回走了几步，抽回手：“我很想再说点别的，摩特。我本来是这么打算的，但是我得回去了，今晚我还有课。”

“这周安息日你会来寺庙吗？”拉比问，张开他粗短的手指，准备离别前的握手。

索尔把圆顶小帽丢到年轻人的手中：“可能就是这几天吧，摩特。就这几天之内我会来。”

那年秋天早些时候，索尔从书房窗口望出去，看见屋前光秃秃的榆树下站着一个黑色的身影。是传媒界的人，索尔想，他的心沉了下去。整整十年，他一直在惧怕秘密传出去的一天，他知道那意味着他们在克罗佛简朴的生活即将终结。他走出去，走入傍晚的寒意料峭。“美利欧！”甫一见到那个高大男人的面容，他便喊了出来。

考古学家站在那儿，双手插在蓝色长大衣的口袋里。尽管他们上次

接触到现在已经过了十个标准年，阿朗德溜并没有怎么老——索尔猜测他还没到三十。但是这位年轻人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上却满是忧愁。“索尔。”他喊道，伸出手，几乎有点不好意思。

索尔热情地和他握手：“我不知道你回来了，进屋说吧。”

“不用了，”考古学家后退了半步，“我已经在外边站了一个小时了，索尔。但是我没有勇气进门。”

索尔嘴唇动了动，但最后只是点了点头。他把双手放进衣袋里避寒。首批星辰开始在屋子的黑色山墙之上闪亮。“瑞秋现在不在家，”最后他说，“她去图书馆了。她.....她以为自己有一篇历史论文要交。”

美利欧精疲力竭地深吸一口气，点点头，以示回应。“索尔，”他说，声音含糊不清，“希望你和萨莱能够理解我们已经尽了全力。考察队已经在海伯利安上待了三个标准年，要是大学没有切断资金供应，我们还可能待得更久。但是我们完全没有发现任何.....”

“我们理解，”索尔说，“并感谢你发来的超光信息。”

“我自己也单独在狮身人面像里生活了好几个月，”美利欧说，“从仪器显示来看，那不过是一堆没生命的石头，但是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感觉到.....有什么异样的东西.....”他又摇摇头。“是我辜负了她，索尔。”

“别这样说，”索尔说着，抓住年轻人笼罩在羊毛大衣下的肩膀，“但是我有个问题。我们和议员接触过.....甚至还向科委的领导们问起过.....但是没有人能跟我解释为什么霸主不花更多的时间和金钱调查海伯利安上的现象。在我看来，仅就这个星球的科研潜力，他们也早

该投资，让它加入环网。他们怎么会对一个光阴冢那样的谜团视而不见？”

“我明白你的意思，索尔。其实，先前我们的资金被撤回这事儿也非常可疑。就好像霸主有一个政策，要让海伯利安保持在无法触手可及的距离一样。”

“你有没有觉得……”索尔说，但就在那时瑞秋在清秋的暮色中向他们走了过来。她的双手深深藏在红夹克里，头发剪得短短的，是几十年前世界各处年轻人追捧的样式，圆圆的脸蛋都被冻得通红。瑞秋正处在童年边缘，快要向成年蜕变；她的长腿笼在牛仔裤里，配上运动鞋和宽松的夹克，看起来像极了一个男孩的侧影。

她冲着他们笑道：“嗨，爸爸。”她在微弱的光线中走得更近，羞涩地朝美利欧点了点头。“对不起，我并没有想要打扰你们的谈话。”

索尔吸了一口气：“没关系，孩子。瑞秋，这是从自由岛帝国大学来的阿朗德溜博士。阿朗德溜博士，这是我的女儿瑞秋。”

“很高兴见到你，”瑞秋说着，眉开眼笑，“哇，帝国大学。我读过它的招生目录，真希望我哪天也能去那里。”

美利欧僵硬地点了点头。索尔看见他肩膀和躯干别扭地动了动。“那么你……”美利欧说道，“我是说，你想在那儿学习什么呢？”

索尔以为瑞秋能够听出这个男人声音里的痛苦，但她只是耸耸肩笑了。“噢，天哪，我什么都想学。我在教育中心念高级班时教古生物学和考古学的教授老艾卡德说，他们有一所著名的古人类遗迹学院非常优秀。”

“是这样的。”美利欧终于吐出这四个字。

瑞秋不好意思地看看父亲，又看看陌生人，明显感觉到了他们当中的紧张气氛，但又不知这气氛从何而来。“呃，我想再打扰你们一下。我本来是想进去睡觉的。我猜我自从染上了这种奇怪的病毒……大概是一种脑膜炎吧，妈妈是这么说的，一定是它，让我现在非常健忘。不管怎样，见到你很高兴，阿朗德溜博士。希望有天我们能够在帝国大学再见。”

“我也是。”美利欧说，忧郁而紧张地盯着瑞秋，索尔觉得他正在努力回忆当时的每一个细节。

“好的，那么……”瑞秋边说边往后退去，她的胶底鞋在楼道上擦出吱嘎吱嘎的响声，“那么，晚安。明早见，爸爸。”

“晚安，瑞秋。”

她在门口停住了。草地上的煤气灯光映照在她身上，让她看起来像个不足十三岁的小娃娃。“再见，两只金丝燕。”

“再见，小雨燕。”索尔说，听见美利欧也同时轻声说出了同样的话语。

他们沉默着站了一会儿，感受着夜幕在这个小镇的降临。一个小男孩骑着自行车经过，树叶在车轮的碾压下簌簌作响，轮辐在老旧街灯下的光晕中闪闪发光。“进屋去吧，”索尔对这个一言不发的男人说，“萨莱见到你一定会很高兴。瑞秋应该已经睡觉去了。”

“不，现在不行。”美利欧说。他站在那里，成了一个剪影，双手依然揣在兜里。“我得……这是个错误，索尔。”他转身走开，然后回过

头。“等我回到自由岛就给你电话，”他说，“我们会尽快安排下一次考察。”

索尔点点头。三年的征途，他想。如果他们今晚离开，她就会.....在他们回来之前她就还不到十岁了。“很好。”他说。

美利欧顿了顿，举起一只手挥别，然后沿着路边，不顾脚下踩碎的落叶簌簌作响，慢慢走远了。

这是索尔最后一次见到他本人。

伯劳教会在环网最大的教堂位于卢瑟斯星球，索尔在瑞秋十岁生日前几周远距传输到了那里。建筑物本身并不比旧地教堂大多少，但是它通往主堂的飞廊悬壁、扭曲的上层建筑，还有彩色玻璃窗的扶壁都起到了很好的视觉效果，看起来相当恢宏。索尔的情绪很低落，何况卢瑟斯强大的重力完全无法起到放松的作用。尽管索尔和主教有预约，他也不得不等上五个多小时才被准许进入内室。大部分的时间里他都看着二十米高的彩钢雕像缓慢旋转，那看起来像极了传说中的伯劳.....不过也有可能是对所有人造有刃武器的抽象致敬。而最为吸引索尔注意的，是漂浮着的两个红色球体，这让那噩梦般的空间看起来活像个骷髅头。

“温特伯先生？”

“阁下。”索尔说。他注意到，在主教迈进大门的时候，那些在漫长的等待中陪同他的侍僧、驱魔师、诵经师和看门人都拜伏在黑瓦上。索尔也仿效他们完成了一个正规的鞠躬。

“快请，快请，请进，温特伯先生。”主教说道。他的长袍袖子一

扫，指向通往伯劳圣殿的入口。

索尔走了进去，发现自己身处黑暗之地，回音重重，这场面和他不断重复的梦境中的景象相去不远，然后他坐在了主教指给他的座位上。主教坐上自己的位置，那看起来就像是充满现代气息的桌子上雕刻得很精致的小王座，索尔注意到主教是个卢瑟斯本地人，面部肥胖臃肿，但是依然跟所有的卢瑟斯居民看起来一样骇人。他的长袍猩红刺眼……明亮的、动脉血一样的鲜红色，不像是丝绸或者天鹅绒质地，反倒像盛在容器中的液体一样流畅，边缘上装饰有颜色斑驳的貂皮。主教的每一个手指上都戴有一枚巨大的戒指，红黑相间，着实让索尔心神不定。

“阁下，”索尔开口道，“首先让我向你们表示歉意，我可能……或者已经违反了你们教会的礼仪。我承认自己对于伯劳教会知之甚少，但正是我那一点浅陋的见识把我带到了这里。如果我在无意中拙劣地错用了称谓或者术语，那只是出于无知，敬请原谅。”

主教朝索尔摆摆手。红宝石和黑宝石在微光中闪烁着光彩。“称谓是什么并不重要，温特伯先生。对于非教会成员，称呼我们为‘阁下’就已经非常得体。但是，我们必须告知你，敝教的正式名称是末日赎罪教派，而世人冒昧地称作……伯劳……的实体……在我们指称之时……若直呼其名……我们称祂作大哀之君，或者更普遍的称谓是——天神化身。那么请接着说你想要问的重要问题。”

索尔略微倾了倾身子：“阁下，我是名教师……”

“请原谅我打断你，温特伯先生，你可远远不止是一名教师，你是名学者。我们对你关于伦理诠释学的著作非常熟悉。其间的论证尽管不尽完善，但相当富有挑战性。我们经常将之用作教义辩惑课程的材料。

请继续。”

索尔眨了眨眼。他的作品在学术界最为凤毛麟角的领域之外，几乎无人问津，而这一席话真是让他大跌眼镜。不过在五秒钟之内，索尔就缓过神来，他情愿相信伯劳主教说这些只是想弄明白自己是在对谁说话，并有着百里挑一的下属。“阁下，我的学术背景无关紧要。我拜见您是因为我的孩子……我的女儿……染上了疾病，而这个疾病，极有可能是她在一个对贵教有重要意义的地方开展研究工作时染上的。当然，我说的是海伯利安星球上所谓的光阴冢。”

主教缓缓地点头。索尔怀疑他是否知道瑞秋的事。

“你很清楚，温特伯先生，你所提到的地方……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契约方舟……最近已经由海伯利安的地方自治理事会宣布，不向那些所谓的研究者开放了，是吗？”

“是的，阁下。我已经听说了。我非常理解贵教的处境，是贵教出力协助了该项法令的通过。”

主教对这话没有什么反应。在香雾缭绕的幽暗远端，小小的鸣钟在吟唱。

“不论如何，阁下，我诚望贵教教义中的某个方面，能够对小女的疾病有所帮助。”

主教的头微微前倾，于是一束光芒照亮了他，他的额头泛着光，双眼便埋入了阴影里。“你是想接受教会神秘现象的宗教布道吗，温特伯先生？”

索尔用手指摸着自己的胡须：“不，阁下，除非这么做能让小女恢

复健康。”

“令爱愿意加入末日救赎教派么？”

索尔停顿了一会儿：“我再说一遍，阁下，她也希望病能治好。如果加入贵教能够让她健康或者对治疗有帮助，她将会认真考虑考虑。”

主教坐回椅子上，长袍沙沙作响。红色似乎从他身上往阴暗中流动。“你说到了生理上的健康，温特伯先生。而我们的教派是精神救赎的最终裁决者。你没有意识到，后者是前者不可或缺的前提么？”

“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古老而广受尊敬的提议，”索尔说，“我女儿完全的康复就是我和拙荆全部的关心所在。”

主教握拳撑着自己的大头。“令爱的病属于什么性质，温特伯先生？”

“那是……同时间有关的疾病，阁下。”

主教的身子往前倾了倾，突然紧张起来。“你说令爱是在哪一处圣所染上的疾病，温特伯先生？”

“是在叫作狮身人面像的文明遗迹，阁下。”

主教迅速地站起身，桌面上的纸都被撞到了地上。就算不穿长袍，这个人的体重也会是索尔的两倍。在不停摆动的红袍中，完全站直的伯劳主教居高临下地看着索尔，就像是绯红的死亡化身。“你可以走了！”这个大块头说道，“你的女儿是所有人中最受福佑，也是最不幸的。不论是你、教会……或是任何一个尘世上的人……对她都无能为力。”

索尔仍固执地抱着那最后的一丝希望求问道：“阁下，如果有一丝可能……”

“不可能！”主教大叫，面红耳赤，像是一个拥有实体的鬼魂。他敲着桌子。驱魔师和诵经师都出现在门口，他们镶着红边的黑袍和主教长袍的裁剪如出一辙。一身漆黑的看门人完全混在了黑暗中。“拜会到此结束。”主教说，声音小了许多，但是言之凿凿，带着一语定终局的意味，“令爱是化身选中的，她将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获得救赎，否则，她将和所有有罪之人和不信仰化身之人一样，在某天遭到惩罚。那一天很快就会到来。”

“阁下，如果我能再占用您五分钟时间……”

主教打了个响指，驱魔师就上前把索尔架走了。他们都是卢瑟斯人，每个人单挑五个索尔都绰绰有余。

“阁下……”索尔缩缩肩，扭脱了第一个人的手，向主教叫喊道。剩下的三个驱魔师都上前帮忙，而那些同样壮硕的诵经师则在索尔身边打转。主教已经背过身去，像是在凝视着黑暗。

外面的圣所回荡着索尔的呻吟和鞋跟刮擦地面的声音，最后索尔一脚踢到了领头的驱魔师身上最不圣洁的地方，他发出一声巨大的喘息声，但这却没有影响到这场争执的结果。索尔被扔到了街上。最后一个看门人别着脸，把索尔稀巴烂的帽子扔还给他。

索尔又在卢瑟斯多待了十天，不过除了在强大重力下愈深的疲倦之外，他别无所获。教会堂的官员不理睬他的电话。他根本就进不了神庙大宅一步，驱魔师全都在前厅门口等着他。

索尔远距传输至新地和复兴之矢，去富士星和鲸心，去天津四丙和天津四丁，但是不论哪个地方的伯劳神庙，都让他吃了闭门羹。

筋疲力尽，心灰意冷，一文不名，索尔传输回故乡巴纳之域，把电磁车从长期停车场取出来，赶在瑞秋生日之前一小时到了家。

“给我带礼物了吗，爸爸？”十岁的小女孩激动地叫道。那天萨莱告诉她索尔去外地了。

索尔拿出包装好的包裹。一套《红头发安妮》[\[124\]](#)系列全集。这不是他本来想带给她的东西。

“我能打开它吗？”

“再等会儿，小宝贝。和其他东西一起打开吧。”

“好不好嘛，爸爸，求求你了。现在就只有这一样东西嘛。要等到妮姬和其他孩子都过来吗？”

索尔望了望萨莱的眼睛，她摇摇头。瑞秋记得几天前她邀请了妮姬、李娜，还有其他朋友一起参加她的生日宴会。萨莱还没有编出合适的借口。

“好吧，瑞秋，”他说，“在宴会开始前就只有这一件礼物。”瑞秋撕开这个小包裹的当儿，索尔看见了起居室里的大包裹，系着红色的绸带。是新自行车，当然。

在十岁生日前的整整一年里，瑞秋都一直想要辆新自行车。索尔疲倦地想象着，明天要是她发现还没到十岁生日就拥有了新自行车，会不会感到惊喜呢？或者他们也可以在那天晚上趁瑞秋睡着的时候就把自行

车处理掉。

索尔瘫在沙发上。红缎带让他想起了主教的袍子。

在向往事屈服的时候，萨莱心里从没好受过。每次她清洗好一套瑞秋穿不下的童装，把它折好，放好，她就会默默地流泪，但不知为什么，索尔总能知晓。萨莱对瑞秋童年的每一个阶段都非常珍惜，享受着万物一天天正常的演化；一种她平静接受的常态，她把它看作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她总是觉得人类经历的精髓不只是在于那些巅峰时刻，譬如婚礼的日子或者成功的到来，它们在记忆中耀眼突出，像是老日历中用红笔圈出的日子；相反，那精髓更在于不经意间走过的平凡琐事——周末下午，家中的每个成员都专注于自己追求的东西，他们在各自的工作中偶然相遇、联络，简短的对话也不会在记忆中长时间存留，但是这样的时间累加起来的增效作用却是极为重要和永恒的。

索尔在阁楼找到了萨莱，她正逐个翻查盒子，小声抽泣。这不是从前为这些小东西退出家庭舞台时流下的温柔泪水。萨莱·温特伯在大发脾气。

“你在干什么，老伴？”

“瑞秋没衣服穿了。每一样东西都太大了，八岁孩子能穿的东西穿在七岁孩子身上就不合适。我记得把她的一些东西搁到什么地方去了。”

“别管它，”索尔说，“我们买点新的就是了。”

萨莱摇摇头：“然后让她每天都奇怪她最喜欢的衣服哪儿去了？不行。我留下了一些东西，它们肯定在这里的什么地方。”

“过阵子再找吧。”

“该死，没有什么过阵子了！”萨莱吼道，然后转身背对着索尔，伸出双手掩面哭泣，“对不起。”

索尔伸手抱住她。尽管他们接受了有限的鲍尔森理疗，但她赤裸的手臂也比他记忆中的消瘦许多，粗糙的皮肤下满是黑点和血管。他紧紧拥抱住她。

“对不起，”她又说了一遍，大声地哭起来，“这太不公平了。”

“是的，”索尔同意道，“这不公平。”阳光从蒙尘的阁楼窗棂中透过来，使得屋子看起来像是阴郁的教堂。索尔总是很喜欢阁楼的味道，这样的地方总是充满了热气与朽木的气味，未能充分利用，满是未来的宝藏。今天，这种感觉被毁了。

他在一个箱子旁边蹲下。“来吧，亲爱的，”他说，“我们一起来找。”

瑞秋依旧幸福快乐，享受着生活，只是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会对周围的不对劲稍稍感到困惑。她越来越年轻，要向她解释发生的改变也越来越简单了。在一夜之间，门前的老榆树不见了，转角处内斯比特先生以前居住的殖民地时代的屋子被改建成了新公寓，她的朋友都不见了——索尔首次在小孩身上见识到了独特的适应力。他想象着瑞秋生活在时间之潮崩溃的边缘，她看不见身后暗潮涌动的深邃海洋，只是用她所存不多的记忆维持着平衡，全心度过她每一天能够拥有的十二到十五小时——她那诡异的现在。

索尔和萨莱都不愿意自己的女儿与别的孩子疏远，但是很难找到和

别人交往的办法。瑞秋很高兴与附近“新来的女孩”和“新来的男孩”玩——他们都是其他讲师的孩子、朋友的孙辈，有段时间还和妮姬的女儿玩——但是其他的孩子都得学会习惯瑞秋每天都像第一次见面似的跟他们打招呼，完全不记得他们共同的过去，因而只有很少一部分敏感的孩子能够看在她是个玩伴的份上，继续玩着“初次见面，请多关照！”的游戏。

当然，关于瑞秋奇特怪病的故事在克罗佛早已不是秘密。这件事自从瑞秋回来的第一年便在整个大学传开，很快又传遍了整个镇子。克罗佛对此的回应是小城镇素来已久的风习——有长舌妇四下八卦，有些人说起这个时，语言和目光中藏不住幸灾乐祸——但是大多数成员都将保护性的羽翼围绕着温特伯一家，就像一个笨拙的母鸟在保护自己的幼崽。

因而他们依然能够过平静的生活。就算索尔不得不突然停课，早早退休为瑞秋求医问药的时候，也没有人提起过真正的原因。

但是好景不长，一个春日，当索尔走上门廊，看见他七岁的女儿哭哭啼啼地从公园回来，身后缠着一大群新闻记者，他们的植入式摄像机闪闪发光，通信志伸展开去，此时此刻，他知道他们生活的平静阶段已经永远地结束了。索尔从门廊上跳下，跑到瑞秋的身边。

“温特伯先生，您的女儿感染了时间疾病，已经处于晚期，这是真的吗？七年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她会凭空消失吗？”

“温特伯先生！温特伯先生！瑞秋说她认为拉本·道威尔是议院首席执行官，而今年是公元二七一一年。是她完全丢失了三十四年的记忆，还是说这只是一个因梅林症引起的幻觉？”

“瑞秋！你记得自己成年人时候的事情吗？再次变成孩子感觉怎样？”

“温特伯先生！温特伯先生！请再拍一张静照好吧。您能不能提供一张瑞秋大一些时候的照片，您和孩子站着看照片，让我们拍张照？”

“温特伯先生！这真的是光阴冢的诅咒吗？瑞秋是不是看见了伯劳老怪？”

“嘿，温特伯！索尔！嘿，老索！当这个孩子消失的时候，您和您的老婆要怎么办啊？”

有一个新闻记者堵住了索尔去前门的路。那人身子前倾，戴在眼睛上的立体镜片朝前探出，为瑞秋的特写调焦。他图省事扎了条辫子，索尔就抓住那人的长发，把他扔到了一边。

人群在屋外嘶叫怒吼，持续了整整七周。索尔意识到他忘记了这种他曾经十分熟悉的小型团体的特性。他们总是频繁地骚扰，活动范围不广，有时展开一对一的跟踪窥探，但是他们从不会动用那条最为恶毒的传统，即所谓“公众有权知道”的原则。

但是环网却会这么做。索尔不会让自己的家庭变成记者包围圈永恒的囚徒，于是他采取了主动策略。他安排了覆盖面最广的远距传输线缆新闻节目采访，参与全局的讨论，并亲自参与中央广场医疗研究秘密会议。在十个标准月之内，他在八十个星球上发布了为女儿寻求帮助的信息。

成千上万的个人和单位主动向他们提供帮助，提案纷至沓来。但是发送这些信息的主体却几乎都来自信仰治疗师、项目开发人、研究机构

以及自由研究者，他们愿意提供帮助以换取独家报道的权利；伯劳崇拜者和其他热衷于宗教的人们则指出瑞秋是罪有应得；多家广告代理商发来邀请，要求瑞秋为产品作形象代言；媒体代理商也提出要帮助瑞秋“处理”这些代言邀请；普通民众发送来表示同情的消息或是频繁地亮出信用芯片；科学家们发来表示怀疑的文章；全息电影制片人和书商要求买断瑞秋生活著作权；还有地产商接二连三地要提供服务。

帝国大学出钱雇请了一个评估小组来将这些提案分门别类，看看其中是否有一两项可能对瑞秋有好处。许多信息都被弃置一边，一部分医疗和研究方面的议项则被慎重考虑。到最后，所有提案里说到的研究方法和实验疗法似乎都被帝国大学试验过了。突然，一则超光信息吸引了索尔的关注。这是希伯伦科发·沙龙吉布茨主席发送来的简单信息：

如果多得难以应付，就来这里吧。

很快便多得难以应付。报道公之于世的头几个月中，包围圈似乎有放松的趋势，不过这只是第二轮冲击的前奏而已。传模的小报将索尔说成是“流浪的犹太人”，绝望的父亲四处流浪，为了给孩子奇怪的病症找到疗法——这个标题相对于索尔毕生对旅行的憎恶可真是讽刺。萨莱则不可避免地被贴上了“悲伤的母亲”的标签。瑞秋成了“注定厄运的孩子”，而另一个经过艺术美化的标题中，她又是“光阴豕诅咒下永世的处女”。不管这个家庭的哪一位成员外出，都会遇到新闻记者或是隐架在树后的成像器。

克罗佛发现温特伯一家的不幸能够带来滚滚财源。起初城镇还不作

任何干预，但是后来巴萨德城的企业家纷纷搬迁而至，建起了礼品店、T恤交易场、观光点和数据芯片亭，旅游者来得越来越多，本地的商人终于心慌意乱，信心动摇了，然后一致达成共识，这儿的肥水可不能再流向外人田了。

长达四百三十九标准年的近似与世隔绝之后，克罗佛镇终于迎来了她的远距传输终端。参观者再也不用忍受从巴萨德市过来的二十分钟飞行旅程了。游客人数还在不断增加。

他们搬家的那天，下着瓢泼大雨，街上空无一人。瑞秋没有哭，但她整天都睁着双大眼睛，语气中满是委屈。再过十天就是她的六岁生日了。“但是，爸爸，我们究竟为什么要搬家啊？”

“因为我们必须搬，亲爱的。”

“但究竟是因为什么啊？”

“这只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事，小不点儿。你会喜欢希伯伦的，那里有很多公园。”

“但是你们以前为什么从来没说过要搬家？”

“我们说过的，亲爱的。只是你忘了。”

“但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还有理查德叔叔、特莎阿姨、梭迩叔叔，还有其他人会怎么样呢？”

“他们随时都可以来拜访我们。”

“那妮姬、李娜，还有我的所有朋友们呢？”

索尔一言不发地把最后一件行李搬上了电磁车。房子已经卖掉了，空空如也；家具都被卖掉或是送到了希伯伦。之前的一周里有一大群人，亲戚、老朋友、学校的熟人，甚至还有帝国大学那些研究了瑞秋十八年的研究小组成员围绕着他们，但是现在街道上空荡冷清。老式电磁车的穹形有机玻璃顶壳上，雨水划出道道水迹，延成一条条交错的小河。他们三人在车里坐了一小会儿，望着房子。车里有一股湿羊毛混合着湿头发的味道。

瑞秋紧紧抱着萨莱六个月前从阁楼上救出的泰迪熊，说道：“这太不公平了。”

“是啊，”索尔附和道，“太不公平了。”

希伯伦是一个沙漠星球。经过四个世纪的环境地球化改造，星球的大气已经适宜呼吸，并有几百万英亩的土地可供耕耘。从前生活在那里的生物都又矮又结实，非常机敏，从旧地运输过来的生物也是同样如此，包括人类。

“啊，”他们到达阳光炙烤的科发·沙龙吉布茨上那阳光炙烤的丹村之时，索尔深深吸了一口气，“我们犹太人真是些受虐狂。大流亡开始之时有两万颗星球可供我们选择，而那些笨蛋偏偏就挑中了这儿。”

但不管是首批殖民者还是索尔一家人，来这里都不是因为自己是受虐狂。虽然希伯伦大部分区域是沙漠，但是肥沃的土地又是惊人得丰饶。西奈大学在整个环网颇负盛名，医疗中心又吸引来了富有的病人，也为合作社带来了相当丰厚的财源。希伯伦除了在新耶路撒冷有唯一一个远距传输终端外，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允许建造传送门。她既不属于霸

主，也不属于保护体，她就远距传输的权利向游人课以重税，并且不允许任何游人去新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对于一个寻求私人空间的犹太人来说，这可能是在人类踏足的三百个星球上最为安全的地方了。

传统来讲，吉布茨是一个合作社，但事实上却不尽如此。温特伯一家在自己的新居受到了热烈欢迎——那是个不大不小的地方，屋子日晒充足、干燥，房屋转角圆滑，没有直角急转，地上铺设木地板，从这幢坐落在山顶的房屋向下瞭望，能够看到橘黄和橄榄绿的丛林之外无限延伸的沙漠。太阳似乎把每样东西都榨干了，索尔想，甚至榨干了焦虑和噩梦。光线遵循着自然的法则，到晚上太阳西沉过一小时之后，他们的屋子都会泛出粉红的亮光。

每天早晨，索尔都会坐在女儿的床前等着她醒来。头几分钟里，爱女的困惑总是让他非常痛苦，但是他坚持要确保每天早上瑞秋醒来第一眼见到的是自己。他抱着她，回答她问的每一个问题。

“我们在哪儿，爸爸？”

“在一个棒极了的地方，小不点。吃早餐的时候我会详细告诉你的。”

“我们怎么到这儿来的？”

“我们传输过来，坐了一会儿飞艇，然后又走了一段路，”他总这么说，“这儿离家并不太远……但是这段路程的长度已经足以把它当作是冒险了。”

“但是我的床在这里……还有我的毛公仔……为什么我不记得它们什么时候来的？”

于是索尔就会轻轻地抱着她的肩膀，注视着她棕色的双眼，说道：“你遇到了一场事故，瑞秋。还记得那个《想家的癞蛤蟆》里面讲的故事吗？特伦斯打坏了它的脑子，于是好多天里，它都忘了自己住在哪里。你遇到的就是那种事故。”

“我现在好些了吗？”

“好多了，”索尔会说，“你整个身体都好得多了。”这时屋子里会飘满早餐的香味，他们都走上平台，萨莱正在那里等着他们。

瑞秋比以前有了更多的玩伴。吉布茨公社有一所学校，她总是去那里玩耍，受到大家的欢迎，每天都像初次见面一样向大家打招呼。漫长的下午里，孩子们在果园里玩耍，沿着悬崖勘探。

理事会有三位长老，阿弗纳、罗伯特、以法莲，三人都敦促索尔继续写他的著作。希伯伦一向以其庇护的众多学者、艺术家、音乐家、哲学家、作家、作曲家和长期居民而自豪。大家居住的房子，他们指出，是国家馈赠的礼物。索尔的养老金，虽然就环网标准来说并不算高，但是要满足他们在科发·沙龙的基本需要是绰绰有余了。而最令索尔惊奇的是，他发现自己的体力劳作中得到了乐趣。不管是在果园里工作，还是在未开垦的土地上清理石块，哪怕是为城市修墙，索尔都会发现自己的心态和精神比从前的任何时候要更为自由。他发现自己的等待灰泥干燥的时候，可以与克尔恺郭尔在思维上来一番搏斗，而在检查苹果是否生虫之时，他也可以得出对康德和凡德理论的新见解。在七十三标准岁的时候，索尔受伤的心灵终于首次愈合结痂。

傍晚，他会和瑞秋玩会儿游戏，然后拜托朱蒂或附近其他的姑娘照看熟睡的孩子，自己便可以和萨莱一起，去山脚下散步。有一个周末，

索尔和萨莱两人单独去了新耶路撒冷，这是自十七标准年前瑞秋回家和他们同住以来，他俩第一次获得独处的时间。

但并不是所有事情都具有田园的诗意。索尔经常在夜里醒来，独自赤脚走下厅堂，而萨莱总会在那里凝视着熟睡的瑞秋。漫长的一天结束后，当他们在老旧的搪瓷桶里给瑞秋洗澡，或是当墙壁泛出粉红微光，他们给她掖好被角，孩子总会说：“我喜欢待在这个地方，爸爸，但是我们明天回家好吗？”索尔会点头。讲完晚安故事，唱过摇篮曲，给她晚安前的吻，确定她已经睡着之后，他会踮起脚尖走出屋子，然后会听见闷闷的声音——“晚安，金丝燕”——从床上裹着毛毯的小小身子里传来，而他也得回答“晚安，小雨燕”。当索尔躺到床上，身边是他深爱的女人，正轻柔地呼吸着，似乎已经睡着，他会望着希伯伦那一轮或两轮小小的月亮移过粗糙的墙壁，在墙上映出一抹抹惨淡的条纹，此时，他会同上帝说话。

索尔每晚同上帝说话，好几个月之后，他才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在做什么。这个念头让他觉得好笑。对话并不是祷告，而是一种愤怒的独白——在变成恶骂之时有些乱无头绪——这是他和他自己的争论，言辞激昂；但并不总是和他自己。有一天索尔意识到这些激烈的辩论主题如此深刻，牵涉的利害关系如此严正，所涵盖的领域如此广阔，因为以上这些缺憾，受他严责的人只可能有一个：上帝本尊。自从索尔具有了人格神^[125]的观念，他开始晚上睁眼躺着思量人类的悲苦，思考个人的生活。这对索尔来说是完完全全的荒唐，这种对话式的思维方式让他开始怀疑自己的神志是否健全。

但是对话依然继续。

索尔不禁思考起一个问题，一个伦理体系——它不像宗教那么不屈不挠，历经所有邪恶人类的唾弃依然能够存留——怎么可能源起自上帝命令一个人杀害自己的孩儿。至于这个命令在最后一刻被撤销这一事实，对索尔来说并不重要。这只是个用于测试忠诚的命令，对他来说也毫无意义。事实上，想到是亚伯拉罕的顺从，让他成为了以色列所有部落的宗父，才是真真正正让索尔陷入愤怒的原因。

索尔·温特伯在将生命和工作都致力于伦理体系五十五年之后，终于得出了一个简单且不可动摇的结论：对任何神灵或观念或普遍准则的忠诚，若是要求“顺从高于一切”，甚至高于善待无辜之人这样起码的品德了，它就是邪恶的。

——那么给“无辜”下个定义吧？传来一个略微有些被逗乐，又略微有些牢骚的声音，索尔觉得自己和上帝的辩论又开始了。

——孩子是无辜的，索尔想。譬如以撒。瑞秋也是。

——仅仅因为是孩子，就等于是“无辜”的？

——是的。

——那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纯洁之血为更伟大的理由而流？

——对，索尔想。任何情况下都不会。

——但是我想，“无辜”并不仅限于对儿童而言。

——索尔犹豫了一下，觉得这似乎是一个陷阱，想等着看看潜意识里的这个对话者接下去想说什么。他无法想象。不，他想，“无辜”不仅包括孩子，也包括其他人。

——比如瑞秋？在她二十四岁的时候？无辜的人不论在多少年纪都不应该被牺牲？

——对。

——也许，在亚伯拉罕成为地球上尊享福祉民族的宗父之前，这是他需要学习的课程的一部分呢。

——什么课程？索尔想。什么课程？但是他心里的那个声音逐渐淡下去，现在只剩下外面夜鸟的啼啭和身边妻子轻柔的呼吸。

瑞秋在五岁的时候还能认字。索尔不太记得她什么时候学会了阅读——就像她生下来就一直会似的。“是四标准岁的时候，”萨莱说，“是在一个初夏……她四岁生日刚过三个月。我们在大学后山上野炊，当时瑞秋在看她的《小熊维尼》画册，突然间她说：‘我听见脑子里有个声音。’”

索尔一下子记起来了。

他也记起来，瑞秋在那个年纪所展示的超乎常人的学习新技能的能力，这给他和萨莱带来了无穷的快乐。他记了起来，是因为他们现在正面临着那个过程的反演。

“爸爸，”瑞秋躺在他书房的地板上，小心翼翼地给画片涂着颜色，“妈妈的生日过了多久了？”

“妈妈的生日在星期一。”索尔说，脑子里还想着他刚才研读的东西。萨莱的生日还没有到，但是在瑞秋的记忆中已经过了。

“我当然知道。但是过了多久了？”

“今天是星期四。”索尔说。他正在读一篇冗长的论述“顺从”的犹太法典论文。

“我当然知道。我是问究竟过了多少天了？”

索尔把硬拷贝放下：“你知道一周的几天怎么说吗？”巴纳之域还用旧日历。

“当然，”瑞秋说，“星期六，星期天，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

“你已经说过一次星期六了。”

“是啊。但那究竟是多少天呀？”

“你会从星期一数到星期四吗？”

瑞秋皱皱眉，嘴唇动了动。她又试了一次，这次边算边掰着手指。“四天？”

“答得好，”索尔说，“那么你知道十减四是多少吗，孩子？”

“减是什么意思？”

索尔又强迫自己看着手里的论文。“没什么，”他说，“等你进了学校你就会学的。”

“等我们明天回家以后吗？”

“是的。”

一天早上，瑞秋在朱蒂陪同下出去和其他孩子玩的时候——她太小了，根本不可能再入学——萨莱说：“索尔，我们得把她带到海伯利安去。”

索尔盯着她：“你说什么？”

“你明明听到了我的话。我们不能等到她小得都不能走路……也不能说话的时候。还有，我们也不可能变得年轻，”萨莱爆发出一阵阴冷的苦笑，“这听起来很奇怪，是吧？但我们不可能了。鲍尔森疗法的效果在一两年内就会完全消退的。”

“萨莱，你忘了吗？医生说瑞秋承受不住冰冻沉眠。迄今为止，从没有人在清醒状态下进行过超光旅行。霍金效应会使人发疯……说不定还更糟。”

“这没关系，”萨莱说，“瑞秋总归会回到海伯利安。”

“你到底在说什么？”索尔说道，有点恼火了。

萨莱紧紧抓着他的手：“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在做那个梦么？”

“梦？”索尔终于说出口。

她叹息着，坐在白色的案桌旁边。清晨的光芒像一束黄色聚光灯，笼罩着窗台上的植物。“黑暗的地方，”她说，“头顶的红光。那声音，告诉我们……告诉我们要带上……去海伯利安。要献她为……燔祭。”

索尔舔舔嘴唇，他的双唇干燥无比。他的心跳得厉害：“谁的名字……说的是谁的名字？”

萨莱古怪地看着他：“我们俩的名字。要不是你也在那里……梦里和我在一起的话……这么多年来我都不知道如何度过。”

索尔瘫坐到椅子上。他注视着自己耷拉在桌子上的手掌和前臂，它们是如此陌生。手指的关节都因为风湿痛而逐渐肿大；前臂严重暴出青筋，布满肝斑^[126]。当然，这的确是他的手。他对她说：“你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一个字都没有提过……”

这次萨莱的笑容不再有苦意了：“这还需要我说出来吗？那些日子我们俩都会在半夜醒来，你浑身都是冷汗。我从第一次起就知道这并不单纯是个梦。我们得去，她爸。去海伯利安。”

索尔抬了抬手。感觉上它依然不像是他身上的一部分：“为什么？老天在上，为什么，萨莱？我们不能……不能献出瑞秋……”

“当然不能，她爸。你完全没有考虑过这点么？我们得去海伯利安……不管哪儿，反正是梦里让我们去的地方……献祭我们自己。”

“献祭我们自己。”索尔重复了一遍。他觉得自己似乎要心脏病发作了，他的胸膛疼得要命，甚至都无法正常呼吸。他坐了整整一分钟，一言不发，他知道自己要是一开口说话，泪水必定会涌出来。又过了一分钟，他说道：“你考虑这个事情……有多长时间了，老伴？”

“你是说从什么时候起知道我们不得不这么做？都一年了吧，可能还要久些。就在她五岁生日之后。”

“一年了！你怎么什么都不说？”

“我是在等你，等你意识到这一点，等你彻底明白。”

索尔摇摇头。屋子看起来像离自己很远，还略微倾斜。“不。我的意思是，这看起来似乎不……我得好好想想，老伴。”索尔看着自己那只陌生的手拍了拍萨莱那只熟悉的手。

她点点头。

索尔在寸草不生的高山中度过了三天三夜，仅靠他带去的厚皮面包和浓缩热水器度日。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他有过无数次的想法，恨不得作为父亲的自己能够代替瑞秋染病；要是有人注定受苦，也应该是父亲而不是孩子。任何一个当父母的都会这么想——这是每次自己的孩子受伤卧床或受高烧折磨之时的想法。这件事固然不会有那么简单。

在炎热的第三天下午，索尔躺在一块薄岩板的阴凉之下打着盹，他懂得了这件事当然不会有那么简单。

——那可能是亚伯拉罕对上帝的回答么？让作为父亲的自己成为祭品，代替以撒？

——这可能是亚伯拉罕的答案。但不会是你的。

——为什么？

像是获得了这个问题的答案，索尔出现了热梦一般的幻觉，他看见赤裸的成人排成一路纵队朝火炉行进，途经许多全副武装的人，母亲们将孩子掩藏在成堆的外衣之下。他看见男男女女身着难以蔽体的烧焦的衣物，从曾经是城市的灰烬中扛出眩晕的孩童。索尔知道这些景象并不是梦，而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大屠杀中的真实场景，按他的理解，他在脑海里的声音说出之前就已经知道答案是什么了。答案只能是什么。

——双亲已将自己献祭。那样的牺牲早已被接受，我们早已接受。

——那又如何？又如何！

回答他的只有沉默。索尔站在白热的阳光之下，摇摇欲溃。一只黑鸟在他的头上盘旋，不过也可能是幻觉。索尔朝着青铜色的天空晃了晃拳头。

——你拿纳粹党人当自己的工具。疯子。禽兽。你他妈的就是一个禽兽。

——不。

地面倾斜了一下，索尔侧身摔倒在尖锐的岩石上。他觉得那跟靠着粗糙的墙壁没什么区别。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擦得他的脸火辣辣地疼。

——亚伯拉罕的正确答案是顺从，索尔想。从伦理上来说，亚伯拉罕自己也不过是个孩子。在那个年头里，人们都是孩子。亚伯拉罕的孩子们的正确答案应该是变身为成人，并将自己献祭。那么，我们自己的正确答案是什么？

没有答案。也没有再天旋地转。片刻之后，索尔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擦掉了脸颊上的血迹和沙石，向脚下山谷中的城镇走去。

“不，”索尔告诉萨莱，“我们不去海伯利安。这不是正确的解决办法。”

“那你就是让我们什么都不做。”萨莱的嘴唇因生气而发白，但她的声音却非常平静，努力控制住了自己。

“不。我是为了不让我们做错事情。”

萨莱终于呼出一口气，发出咝咝的声音。她朝窗户挥挥手，从那里能看见他们四岁的孩子正在后院玩着玩具小马。“你难道觉得，我们女儿有时间……让我们做错事情……做任何事吗？”

“坐下，老伴。”

萨莱依然站着，她发黄的棉布裙子上弄洒的砂糖正微微发光。索尔记起了在茂伊约移动小岛上，在闪着粼光的尾波中起身的赤裸的年轻女人。

“我们总得做点什么。”她说。

“我们已经见过了一百个医疗或科学方面的专家。她被测试过，被刺针刺过，被探针探过，被二十多个研究中心折磨过。我已经去过环网所有星球的伯劳教会，它们都不见我。美利欧和帝国大学的其他海伯利安专家说，在伯劳教会的教义中没有梅林症之类的东西，而海伯利安上的土著也没有关于这个病症的疗法或线索之类的传说。小组在海伯利安三年的研究没有得出任何结论。现在在那里展开研究是非法的。通往光阴冢的入口只允许对所谓的朝圣者开放。就算是要获得一张去海伯利安的旅行签证都变得几乎不可能。如果我们带上瑞秋，这趟旅程会杀了她的。”

索尔停下来呼吸，又握住了萨莱的手臂：“我真不想再说一遍，老伴。但是我们已经尽力了。”

“我们的努力还不够，”萨莱说，“要是我们以朝圣者的身份前去呢？”

索尔心灰意冷地抱着双肩：“伯劳教会只从成千上万的志愿者中选择献祭的牺牲品。环网到处都是愚蠢绝望的人，几乎没人回得来。”

“那不正证明了一点吗？”萨莱小声急切地说道，“有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在捕猎这些人。”

“匪帮。”索尔说。

萨莱摇摇头：“哥连[\[127\]](#)。”

“你是说伯劳？”

“是哥连，”萨莱坚持道，“和我们在梦中见到的那个东西一模一样。”

索尔开始烦躁起来：“我在梦中没有见到什么哥连。什么哥连？”

“就是那双注视着我们的红眼睛。”萨莱说，“也是瑞秋那晚在狮身人面像里听到的那同一个哥连。”

“你怎么知道她听到了什么声音？”

“是在梦里，”萨莱说，“在我们走进哥连等待着的地点之前。”

“我们俩做的梦不一样，”索尔说，“老伴，老伴……你以前为什么都没有跟我说过这个？”

“我以为自己疯了。”萨莱轻声说。

索尔想起了他与上帝秘密的谈话，双臂环抱住自己的妻子。

“噢，索尔，”她靠在他身上，轻声说着，“看着这一切，真是令人痛苦。住在这里也好孤独。”

索尔拥着她。他们曾经试图回家——家自然永远是在巴纳之域——拜访过五六次亲朋好友，但每一次的串门总被纷至沓来的新闻记者和观光客毁掉。这不是任何人的错。消息总会霎时不胫而走，通过一百六十个环网星球的万方数据网传播。要挠好奇心的痒，一个人只消将寰宇卡插入终端触显，再步入远距传输器。他们也试过悄无声息地到达，匿名旅行，可他们毕竟不是间谍，这些努力总是付诸东流。只要重归环网，二十四标准小时之内他们就会被重重包围。研究机构 and 大型医疗中心很容易为他们这样的访问提供安全屏障，但是朋友和家人都得为之忍受痛苦。瑞秋就是新闻。

“也许我们可以再次邀请特莎和理查德……”萨莱开口道。

“我有个更好的主意，”索尔说，“你一个人去，老伴。你想去见自己的姐妹，你也想去看看、听听，甚至是想闻闻咱们家里的味道……在一个没有美洲大蜥蜴的地方观赏日落……在田野中漫步。去吧。”

“去？就我一个人？我可不能丢下瑞秋……”

“胡说八道，”索尔说，“在二十年里丢下两次——要是算上从前的好日子那可是将近四十年……不管怎么说，二十年中离开孩子两次可称不上照管不尽心。在咱们这个家庭里，大伙儿能够互相忍受可真是奇迹，我们都已经互相囚禁了这么久。”

萨莱看着桌面，陷入了沉思：“但是那些新闻记者不会发现我吗？”

“我敢打赌不会，”索尔说，“他们所关注的不过是瑞秋而已。要是

他们对你也穷追不舍，那就回家吧。但是我保证在那些记者找到你之前，你起码有一周时间，可以拜访完所有人。”

“一周，”萨莱吸了口气，“我没办法……”

“你肯定会有办法。实际上你也不得不这么做，这样我会有更多的时间和瑞秋一起生活，当你神清气爽地回到家里，我又可以花几天时间，自私地关注我的书。”

“克尔恺郭尔的大作？”

“不。是我自己在写的东西，叫作《亚伯拉罕的难题》。”

“好拙劣的标题。”萨莱说。

“这本身就是一个愚蠢的问题，”索尔说，“现在去整理下行李吧。我们明天载你到新耶路撒冷，这样你就能赶在安息日开始之前传送离开。”

“我会考虑这件事的。”她说，听起来不像被说服了的样子。

“赶快去收拾行李。”索尔说着，又拥抱着她。他松开手后，扳过她的身子让她背对着窗户，于是现在她面对着大厅和卧室门。“去吧。等你从家里回来，我一定已经想出一些能做的事了。”

萨莱定了定：“你敢保证么？”

索尔看着她：“我向你承诺，我能赶在时间摧毁一切之前想出来。我以瑞秋父亲之名起誓，我必定能找到办法。”

萨莱点点头，数月以来，他第一次见她如此轻松。“我去收拾东

西。”她说。

第二天，索尔和孩子从新耶路撒冷回来后，他出门去为贫瘠的草坪浇水，瑞秋静静地在房里玩耍。他进门的时候，落日粉红的霞光为四墙注入海水一般温暖与恬静的感觉，瑞秋却不在卧室，也不在她常去的其他地方。“瑞秋？”

没有人回答，他再次检查了后院，街道也空荡荡的。

“瑞秋！”索尔跑进屋准备给邻居挂电话，但是从萨莱用作储藏东西的深柜里突然传出了轻微的响声。索尔轻轻地打开屏板。

瑞秋正坐在一堆挂着的衣服下边，萨莱的古式松木盒子打开着，放在她的双腿之间。地板上到处扔着照片和全息画片，都是高中时代的瑞秋、出发去念大学时的瑞秋、站在海伯利安雕岩刻壁的山坡前的瑞秋。瑞秋的研究用通信志躺在这个四岁瑞秋的腿上，正低声絮语。索尔的心又被那个自信的年轻女人的声音攫紧了。

“爸爸，”坐在地上的孩子说道，她自己的声音就像是通信志中那个声音的微弱回声，只是其中带着一丝害怕，“你从没有跟我说过我还有个姐姐。”

“你本来就没有，小家伙。”

瑞秋皱了皱眉：“难道这是妈妈.....还不够大的时候？不对不对，不可能。她的名字也叫瑞秋，她自己说的。怎么可能.....”

“这没什么，”他说，“我来给你解释.....”索尔反应过来，起居室里

的电话铃响了，已经响了好一阵子。“稍等一下，亲爱的。我马上就回来。”

显像井上出现的全息像是一个索尔从没见过的人。索尔没有激活自己的成像器，他想赶快把这个人的电话挂掉。“你好！”他匆忙地说。

“温特伯先生吗？请问是不是曾居巴纳之域，现居希伯伦丹村的温特伯先生？”

索尔想要断开连接，又停了手。他们的接入码并没有公之于世。偶尔会有新耶路撒冷的商人打进电话来，但平时来自环网外的呼叫极为少见。并且，索尔突然间意识到，今天是安息日，而且已经过了日落时分，他的胃部感到一阵寒冷的痉挛。这个时候只有紧急全息呼叫能够接入。

“什么事？”索尔问。

“温特伯先生，”来说，眼神空洞地越过索尔，“发生了一起恶性事故。”

瑞秋醒来的时候，她的父亲正坐在床边。他看起来困倦极了，双眼通红，胡茬儿已经冒了出来，满脸的络腮胡让脸颊灰白一片。

“早上好，爸爸。”

“早上好，亲爱的。”

瑞秋朝四周看了看，眨了眨眼，她的一些洋娃娃、玩具，还有其他

东西都在，但这里却不是她的屋子，灯光也不同，气氛有什么不对劲。她的父亲看起来也不一样。“我们在哪儿，爸爸？”

“我们在旅行呢，小家伙。”

“去哪儿？”

“现在别管去哪儿。该起床了，亲爱的。你的洗澡水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咱们要换衣服。”

一件她从没见过的黑色连衣裙躺在她的床脚。瑞秋看了看那件衣裙，然后又看着自己的父亲。“爸爸，发生什么事了？妈妈在哪里？”

索尔揉着自己的面颊。这是自事故以来的第三个早晨了。今天是举行葬礼的日子。在过去的几天里他都把实情告诉了她，因为他无法想象自己对她说谎——这似乎是无可饶恕的背叛，不论对萨莱还是对瑞秋。但是他觉得自己无法再继续这样下去。“发生了一起事故，瑞秋，”他说，声音因为痛苦而变得刺耳，“妈妈死了。我们今天正是要对她说再见。”索尔顿了顿。他现在知道，瑞秋要过一阵子才会真正接受母亲的死亡。第一天他还不知道一个四岁的孩子能否完全理解死亡的含义。现在他知道瑞秋能。

过了一会儿，索尔拥抱着啜泣的孩子，试图从她的角度去理解被描述得这么简单明了的事故。迄今为止，电磁车是人类发明的最安全的个人交通工具。它们的升降装置有可能会失灵，但就算遇到了这种情况，它们电磁反应装置中的剩余电荷也足以支撑空中的车辆，让它从任意高度安全降落。几个世纪以来，电磁车防撞装置最基本的故障保险设计从没改变过。但是世上从来没有万无一失。这个案子里，肇事者是一对在交通线外开着偷来的电磁车兜风的年轻情侣，速度加到了一点五马赫，

却关闭了所有的灯盏和异频雷达收发机，以防止被侦测。他们在朝着巴萨德市剧院的着陆围地降落的过程中，碰上了万分之一的概率，撞上了特莎阿姨的古式桅轻。因这场空难丧生的不仅仅是特莎、萨莱加上这对情侣，车辆碎片翻滚进剧院熙熙攘攘的中庭时，还杀死了另外三个人。

萨莱。

“我们以后还能见到妈妈吗？”瑞秋啜泣着问道。每当这个时候她都会这么问。

“我不知道，亲爱的。”索尔真心诚意地回答道。

葬礼在巴纳之域凯孜县的家庭墓地举行。新闻机构没有入侵进墓地，但是记者们在树林外徘徊，冲挤向黑色的铁门，像是一股愤怒的风暴潮。

理查德想挽留索尔和瑞秋多待几天，但是索尔知道，如果新闻机构继续他们的攻击，将会对这个沉默寡言的农场主带来莫大的伤害。他没有留下，反而拥抱了理查德，向那些在栅栏外吵吵嚷嚷的记者简短说了几句，就一把拖着吓得说不出话的瑞秋逃回了希伯伦。

新闻记者一路尾随，跟他来到了新耶路撒冷，并试图进入丹村，但是武警阻止了他们的特许电磁车，将十多人投入监狱，以杀一儆百，还没收了余下人的远距传输签证。

傍晚，索尔让朱蒂照看熟睡的孩子，自己则走上村庄的山脊。他发现自己耳边充盈着与上帝的对话，他想要向天空挥舞拳头、骂下流话、扔石头。但他抑制住了种种冲动，相反问了许多问题，总是以这个词结束——为什么？

没有回答。希伯伦的太阳在遥远的山脊之后落下，岩石释放出热量，泛着微光。索尔坐在一块圆石上，手掌摩挲着太阳穴。

萨莱。

他们度过了完整的一生，尽管瑞秋疾病的悲剧一直悬在头顶。真是讽刺，萨莱刚和妹妹在一起，刚放松第一个小时……索尔大声恸哭起来。

这个圈套，当然，是在他们全神贯注于瑞秋的疾病时设下的。他们都无法直面未来，无法直面瑞秋的……死亡？消失？孩子在世的每一天，他们的世界都如铰链般咬得紧紧的，谁也没工夫去想发生事故的可能性，这真是一个尖利无情的宇宙中乖张的反逻辑。索尔确信萨莱跟他一样，一定考虑过自杀，但他们两人永远不会离弃对方。也不会抛弃瑞秋。他从来没有考虑过会有可能只剩下他一人抚养瑞秋，而……

萨莱！

正在那时，索尔意识到，几千年以来他的民族与上帝之间愤怒的对话并没有随着旧地的灭亡而消失……也没有随新的种族离散而不见……它们依然在继续。他和瑞秋还有萨莱都已经成为其中的一部分，现在也还是其中之一。他不会拒绝痛苦的到来。这让他的心被决心充塞，尽管它带来尖锐的痛苦。

索尔站在山脊上，夜幕降临，老泪纵横。

早上，当阳光充满了屋子，他坐在瑞秋的床边。

“早上好，爸爸。”

“早上好，亲爱的。”

“我们在哪儿，爸爸？”

“我们在旅行呢。这是个美丽的地方。”

“妈妈在哪里？”

“她今天在特莎阿姨那里。”

“我们明天能见到她么？”

“能，”索尔说，“现在咱们穿上衣服，我好去做早饭。”

瑞秋三岁的时候，索尔开始向伯劳教会请愿。去海伯利安的旅行受到严格限制，而要接近光阴冢几乎已经成了不可能的事。只有偶尔的伯劳朝圣会将人们送往那个地方。

瑞秋生日的那一天无法和母亲在一起，这让她很悲伤，但是从吉布茨来的几个孩子让她的伤心缓和了一点。她得到的一份大礼是一本童话插图画册，那是萨莱几个月前在新耶路撒冷为她挑的。

睡觉前，索尔给瑞秋读了几个故事。七个月前她就不能自己读书了。但是她喜欢这些故事——特别是《睡美人》——还让父亲为自己读了两遍。

“等我们到家了，我会把它给妈妈看。”她边打呵欠边说，索尔关掉了头上的悬灯。

“晚安，孩子。”他在门口停下，轻轻地说道。

“嘿，爸爸？”

“什么事？”

“晚安，金丝燕。”

“晚安，小雨燕。”

瑞秋把头埋进枕头咯咯笑了起来。

还剩下最后两年了，索尔常常想，这和看着一个心爱的人逐渐变老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这更糟糕，要糟糕千万倍。

瑞秋的恒牙从她八岁生日起逐渐脱落，到两岁生日时已经一颗不剩。乳牙取代了它们，但是到她十八个月大的时候，这些乳牙也有一半已经缩回了牙床。

瑞秋的头发放向是她的骄傲，现在也变得越来越短，日渐稀薄。她的脸已经失去了熟悉的形状，婴儿的肥胖已经无法让人看清她的颧骨和坚定的下巴。她的协调性也逐渐变差，最开始出现的征兆是她拿叉子和铅笔时突然显示出的笨拙。有一天她再不能走路了，索尔早早地将她放进婴儿床，然后走进书房闷闷地喝了个酩酊大醉。

语言对他来说是最困难的。她的词汇量迅速减少，就像父女俩之间的桥梁失了火，切断了希望最后的连线。她两岁生日过后的一天，索尔为她掖好被角，停在门口，说道：“晚安，金丝燕。”

“啊？”

“明天见，金丝燕。”

瑞秋笑了。

“你应该说——‘不见不散，小雨燕。’”索尔说道。他向她解释金丝燕和雨燕是什么东西。

“不见不散，雨燕。”瑞秋咯咯笑起来。

第二天早晨，她又统统忘掉了。

索尔不再去理会那些新闻记者，在环网旅行的时候一直带着瑞秋，为获得朝圣权利向伯劳教会请愿，为得到去海伯利安禁地的签证向议会游说，拜访任何一个可能提供疗法的研究机构或诊所。数月匆匆过去，更多的医疗机构承认他们束手无策。最后他逃回希伯伦，瑞秋仅有十五个标准月大；以希伯伦所使用的古老单位来算，她仅有二十五磅重，三十英寸高。她已经不能给自己穿衣服，语言只剩下二十五个词，其中最喜欢的是“妈咪”和“爹地”。

索尔喜欢抱着自己的女儿。每当她歪着头靠在他的脸颊上，他的胸膛感受到她的温度，她皮肤的味道——这一切都会让他忘记所有极度的不公正。在这些时候，索尔总会暂时地感到这个世界的安宁，要是萨莱也在身边，那就再好不过了。正是因为如此，他与自己并不信仰的上帝之间愤怒的对话也会暂时停火。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人类承受的各种形式的苦痛，到底有什么可见的理由？

——很明显，索尔想，自己是否第一次在某一点上取得了辩论的胜

利。但是他又感到怀疑。

——一件东西无法看见，并不代表它不存在。

——真是别扭。要进行一项陈述，并不需要作三重否定。特别是那种并不高深的陈述。

——完全正确，索尔。你已经开始明白这些要旨了。

——什么要旨？

对于他的思索没有任何答案。索尔躺在房间里，聆听着沙漠风声的号哭。

瑞秋说的最后一个词是“妈妈”，在她刚刚五个月大的时候，口齿含混不清。

她从摇篮中醒来，没有——也不可能——问自己在哪里。她的世界完全由吃饭、睡觉和玩具组成。有些时候她哭个不停，索尔想，是不是因为想要妈妈呢。

索尔去丹村的小卖部买东西，选择尿布、奶嘴，偶尔买点新玩具的时候，都会带上自己的宝宝。

索尔离家去鲸逝中心的前一周，以法莲和另外两位长老过来和他谈话。时值傍晚，渐褪的辉光在以法莲光秃秃的脑袋上反射着光芒。“索尔，我们都很担心你，剩下的几周会有些难过。女人们希望能帮帮你，大家都想帮你。”

索尔伸手握住了这位长者的前臂：“我很感激，以法莲。衷心感谢

过去几年你们所做的一切。这里已经是我们的第二个家了。萨莱应该会.....应该也想让我对你们说声谢谢。但是我们周六就要走了。瑞秋会好起来的。”

坐在长凳上的三人面面相觑。阿弗纳问：“他们找到疗法了？”

“没有，”索尔说，“但是我找到了希望的理由。”

“希望是个好东西。”罗伯特小心地说。

索尔笑了，他灰色的胡须中间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最好是这样，”他说，“有时候那就是我们唯一能拥有的东西。”

《民星访谈》开镜时，瑞秋坐在索尔的臂弯里，摄影棚的全息摄影机调整焦距，为她拍了一张特写。“那么你是说，”节目主持人德文·白俊，这张环网数据网排名第三的明星脸说道，“伯劳教会拒绝让你回到光阴冢.....霸主在授予签证过程中一直故意拖延.....这些事情都令你的孩子最终注定要.....死去？”

“的确如此，”索尔说，“去海伯利安的旅程不可能在六周之内达成。现在瑞秋只有十二周大。伯劳教会或环网当局再稍稍拖延，都会杀死这个孩子。”

摄影棚里的观众开始躁动不安。德文·白俊转向最近的遥控成像仪。他粗犷友善的脸填满了监视器的画面。“我们的嘉宾不知道他能否挽救自己的孩子，”白俊说道，他富有感染力的嗓音里充满了微妙的情感，“但是他所要求的仅仅是一个机会。你们认为他.....和他的孩子.....是否值得拥有这个机会？如果你认为值得，那么请联系你们当地的星球代表和最近的伯劳教会堂。距离你们最近的教堂的号码现在已经

出现在屏幕上，”他又转身对着索尔，“我们祝你好运，温特伯先生。还有——”白俊的大手碰了碰瑞秋的脸颊，“——我们祝愿你诸事顺意，年轻的朋友。”

监视器一直显示着瑞秋的影像，直至画面渐黑。

霍金效应令人恶心、眩晕、头痛，并伴有幻觉。旅程的最初一段是乘坐霸主火炬舰船“无畏”号，经过十天时间，抵达帕瓦蒂换乘。

索尔抱着瑞秋，忍受着这一切。他们是在这艘战舰上唯一保持完全清醒的人。起初瑞秋会哭泣，但是几个小时之后，她就静静地躺在索尔的臂弯里，睁着深色的大眼睛望着他。索尔记起了她出生的那一天——医师将这个婴孩从萨莱温暖的腹部上抱起，递交给索尔。那时，瑞秋的头发展在短不了多少，眼神也和现在一样深邃。

最终他们在精疲力尽中睡着了。

索尔梦见自己在一幢建筑物中游荡，它的柱子如同红杉树一般粗细，头上的天花板高得望不到顶。红色光芒带着冷酷的空虚包裹在他的四周。索尔奇怪地发现自己还将瑞秋抱在怀里。在他的梦里，瑞秋从来没有以孩子的形象出现过。这个孩子抬眼看着他，索尔感到了和她意识层面的真切接触，就像她已经明明白白高声讲出了什么。

突然一个与众不同的声音，深沉而冰冷，在虚空中带着回音响起：

“索尔！带上你的女儿，你唯一的女儿瑞秋，你钟爱的女儿，去一个叫作海伯利安的星球，在我即将指引你之地，将她献为燔祭。”

索尔犹豫地低头看看瑞秋。这个孩子的双眼又深沉又明亮，她抬头看着自己的父亲。索尔感受到了她无言的肯定答复。他紧紧抱着她，向前踏入黑暗，放声向着寂静喊道：

“听着！再不会有任何献祭，不论孩子，还是父母。也不会有人为我们人类以外的其他人牺牲。以恭顺求救赎的时代早已过去。”

索尔聆听着。他感受着自己心脏的跳动和臂弯中瑞秋的温暖。头顶上的某处，冷锐的风声穿过肉眼看不见的裂缝传来。索尔将双手在嘴边做成话筒状，大声喊道：

“我说完了！要么放过我们，要么就以父亲的身份加入我们，不要再白白接受别人的牺牲了。这就是亚伯拉罕的选择！”

石质地板下传出一阵隆隆的声音，瑞秋在他的手臂间躁动不安起来。廊柱一阵震颤。红色的暗光变得愈加深沉，然后忽地灭掉了，只剩下黑暗。从遥远的地方传来隆隆的沉重脚步声。一阵狂风呼啸而过，索尔抱紧了瑞秋。

他和瑞秋在开往帕瓦蒂的“无畏”号霸舰上醒来，迎面射来闪烁的光

芒，他们接下来要换乘巨树之舰“伊戈德拉希尔”向海伯利安星球进发。索尔对他七周大的女儿微笑着。她也回应他一个微笑。

她最后和最初的微笑。

老学者讲完故事，风力运输船的主舱一片寂静。索尔清了清嗓子，从水晶酒杯中喝了口水。在抽屉将就制成的摇篮中，瑞秋继续睡着。风力运输船一路上轻轻摇动，大轮子的隆隆声以及主回转仪的嗡嗡声一直响着，催人入眠。

“我的天哪。”布劳恩·拉米亚轻轻说道。她想再次开口说点什么，但仅仅是摇摇头，便作罢了。

马丁·塞利纳斯闭上双眼，念道：

想到此，一切仇恨被驱逐散尽，

灵魂恢复了根本的天真，

终于得知那是自娱自乐，

自慰自安，自惊自吓，

它自己的美好愿望就是天意；

尽管每一张面孔都会恼怒，

每一处风源都会咆哮，或每一组，
风箱都会胀破，但她会依然欢喜。[\[128\]](#)

索尔·温特伯问道：“威廉·巴特勒·叶芝？”

塞利纳斯点点头：“《为我女儿的祈祷》。”

“上床前，我想先去甲板上透透气，”领事说，“谁想跟我一起来？”

大家都一起上去了。通道里微风阵阵，很是凉爽。这群人站在后甲板上，看着辘辘驶过的黑漆漆的草之海。头顶的天空就像一只大碗，泼溅出群星，还被流星尾迹划出道道裂痕。船帆和索具吱嘎作响，古老得仿佛人力工具。

“我想，今晚应该派人站岗，”卡萨德上校说，“一人值班放哨，其他人安心睡觉。两小时换一班。”

“我同意，”领事说，“我来值第一班吧。”

“明天早上……”卡萨德开口道。

“快看！”霍伊特神父喊道。

他们顺着他胳膊指着的方向看去。在星群的光辉中，五光十色的火球闪耀着，绿色、紫色、橙色，然后又是绿色——他们四周的大草原被照亮，仿佛无声的闪电划过一般。群星和流星尾迹在这突然的光芒之下，不禁黯然失色。

“爆炸？”神父壮起胆子问道。

“是空战，”卡萨德说，“在月地轨道间。是聚变武器。”他马上从甲板上走了下去。

“巨树。”海特·马斯蒂恩说，他指着爆炸中移动着的一点亮光，那仿佛是漂浮在焰火中的一丝余烬。

卡萨德回来了，拿着动力望远镜，递给众人。

“是驱逐者吗？”拉米亚问，“他们开始入侵了吗？”

“几乎可以肯定，是驱逐者，”卡萨德说，“但我也几乎可以肯定，这只是一次侦察奇袭。你们看见那一团亮光了吗？那是霸主的导弹，被驱逐者的疾行侦察机反爆了。”

望远镜传到了领事手中。现在，闪光看得清清楚楚，火焰的一片扩展云。他可以看见那一个小点，以及至少两架侦察机长长的蓝色尾迹，它们正逃离霸主的追捕。

“我觉得不是……”卡萨德开口道，然后，他顿了一下。船只、风帆、草之海，在反射的光芒下，发着明亮的橙光。

“哦，上帝啊，”霍伊特神父低声说道，“他们击中了巨树之舰。”

领事拿着望远镜扫到左边。火焰发出渐增渐长的光晕，肉眼便能望见，但是在望远镜中，清清楚楚出现了“伊戈德拉希尔”千米长的树干和树枝，但稍纵即逝，因为它熊熊燃烧了起来，长长的火舌舔向空中，密蔽场失效了，氧气剧烈燃烧。橙云舞动，消退了，撤军退守了，树干再一次清晰可见了，那是它最后的时刻，它发着光，就像垂死的火炉中最

后一块长长的余烬，四分五裂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生还。巨树之舰“伊戈德拉希尔”连带它的船员，以及全体克隆人和半有灵性的尔格驱动器，都死绝了。

领事朝海特·马斯蒂恩转过身，于事无补地把望远镜递给他。“很.....很抱歉。”他小声说道。

高大的圣徒没有接望远镜。他本来也在仰头望着天空，现在慢慢低下头，拉上兜帽，一声不吭地走了下去。

巨树之舰的死亡，以最终的爆炸画上了句号。十分钟过去了，不再有闪光惊扰这黑夜，布劳恩·拉米亚开口说道：“你觉得抓住他们了吗？”

“驱逐者吗？”卡萨德说，“很可能没有。侦察机生来就是以速度和防御见长的。现在，他们应该已经在几光分远的地方了。”

“他们是故意向巨树之舰射击的吗？”塞利纳斯问。诗人的语气听上去非常冷静。

“我觉得不是，”卡萨德说，“只是碰巧选中的目标。”

“选中的目标。”索尔·温特伯重复道。这位学者摇摇头：“我想在日出前好好睡上几小时。”

其他人一个接一个下去了。现在甲板上只剩下卡萨德和领事两人，领事说道：“我应该在哪儿站岗？”

“你可以巡视，”上校说，“从梯子底部的主通道那儿，能看见所有的客舱门，以及通到炊事厨房的入口。到上面检查侧舷舱门和甲板。让

灯点着。你有武器吗？”

领事摇摇头。

卡萨德把死亡之杖递了过来：“密光束状态——大约宽半米，射程十米。慎用，除非确信有入侵者。那块厚板滑在前面，就是安全状态。现在开着。”

领事点点头，确信自己的手指头远离射击按钮。

“两小时后我回来跟你换班。”卡萨德说。他查了查自己的通信志。“等我站岗结束，就是黎明了。”卡萨德看着天空，似乎期盼“伊戈德拉希尔”再次现身，继续像萤火虫般飞越长空。然而，那儿只有群星闪耀。东北的地平线上，一团黑暗正在移动，风暴即将来临。

卡萨德摇摇头。“真是糟蹋。”说完便走了下去。

领事站在那里等了片刻，聆听着风儿穿越船帆、索具的吱嘎声，轮子的隆隆声。过了一会儿，他走到栏杆前，盯着黑暗，陷入了无尽的沉思。

草之海上，旭日东升，那景象真是美。领事站在船尾甲板的最高处，欣赏着这一切。在他站完岗后，他打算好好睡上一觉，但是实在睡不着，只好作罢，最后爬上甲板，看着夜幕褪去，白天到来。暴雨前线的低云遮蔽了天空，整个世界被旭日点燃，上下反射着灿烂的金色光辉。风力运输船的船帆、绳索和风化的甲板得到光线短暂的赐福，几分钟后，太阳便被天顶上的云层挡住了，色彩再一次从这世界涌了出来。寒风紧随着黑幕，吹了起来，它们似乎是从笼头山脉的雪峰上吹下来的。现在，笼头山脉似乎只是东北的地平线上一个黑色的污点。

布劳恩·拉米亚和马丁·塞利纳斯一起走到领事所在的船尾甲板，两人手里都拿着一杯咖啡，那肯定是在厨房里煮的。寒风“咻咻”地扑打向索具。布劳恩·拉米亚那一头浓密的卷发被风吹动，仿若黑色祥云。

“早安。”塞利纳斯低声说。他喝着咖啡，但是却眯着眼睛，望着被风吹皱的草之海。

“早上好，”领事应道，他感到颇为讶异，自己一夜没睡，却还是如此警觉，如此精神焕发，“我们现在正逆风而行，不过运输船的时间算得很准，我们肯定会在黄昏前抵达山脉。”

“嗨。”塞利纳斯评论道，鼻子埋在了咖啡杯中。

“昨晚我没睡。”布劳恩·拉米亚说，“我一直在想温特伯的故事。”

“我没觉得……”诗人开口道，然后突然闭上了嘴，温特伯已经走上了甲板，他的小宝宝躺在他胸前的婴儿筐中，朝外张望。

“大家早上好，”温特伯说，环顾四周，然后深吸了一口气，“唔，真凉快，是不是？”

“他妈的冷死了，”塞利纳斯说，“到北面时，肯定更加冷。”

“我想我得下去穿件夹克。”拉米亚说，但是她还没动，甲板下便传来一声尖叫。

“血！”

真的，到处都是血。海特·马斯蒂恩的小舱整洁得让人不自在——床没睡过，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旅行箱和其他小箱子都堆在角落里，长袍叠好，放在了椅子上。一切井然有序，除了一塌糊涂的鲜血，大片大片地洒在甲板上、舱壁上、天花板上。六名朝圣者挤在门口，不愿走进去。

“我刚才正要上甲板，”霍伊特神父说，声音相当奇怪，没有任何起伏，“门微微开着。透过门缝，我瞥见了……墙上的血迹。”

“真的是血吗？”马丁·塞利纳斯问。

布劳恩·拉米亚走进房间，摸了摸舱壁上的一大块血污，手指伸到嘴边。“是血。”她四下看了看，接着走到衣柜边，在空空荡荡的架子和

衣架上扫了眼，然后走到小小的舷窗边。窗是从里面闷着的。

雷纳·霍伊特的气色看上去比平常更为不佳，他踉踉跄跄地走到一把椅子旁。“他死了吗？”

“见鬼，现在我们还什么都不知道，除了两件事，那就是：一、马斯蒂恩船长不在房间里；二、这里有一大摊血。”拉米亚说。她在自己的裤腿上擦了擦手。“现在，我们得好好把船搜查一遍。”

“正是，”卡萨德上校说，“但如果找不到船长呢？”

布劳恩·拉米亚打开舷窗。新鲜空气驱散了血腥的屠宰场气味，带来了轮子的隆隆声，船下草儿的飒飒声。“如果我们没找到马斯蒂恩船长，”她说，“那我们可以假定，他离开了船，要么是出于自愿，要么就是被谁强迫带走的。”

“可是有血……”霍伊特神父开口。

“血证明不了任何事，”卡萨德帮他结束了这句话，“拉米亚女士说得对。我们不知道马斯蒂恩的血型，也不知道他的基因型。有谁看见或听见什么了吗？”

沉默，除了表示否定的咕哝声。众人摇着头。

马丁·塞利纳斯左右四顾：“你们这些人有没有觉得，这是我们那伯劳好友的杰作呢？”

“我们不知道，”拉米亚厉声说道，“或许，是谁有意想让我们觉得这是伯劳干的呢。”

“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霍伊特说，他仍然在大口喘气。

“不管怎么样，”拉米亚说，“我们先两人一组搜查一下。除了我之外，谁还有武器？”

“我有，”卡萨德上校说，“如果需要，我另外还有好多。”

“我没有。”霍伊特说。

诗人摇摇头。

索尔·温特伯带着他的孩子回到了通道里。现在他再一次朝里面看进来。“我什么都没有。”他说。

“我没有。”领事说。破晓前的两小时，也就是他站岗结束后，他就把死亡之杖还给卡萨德了。

“好吧，”拉米亚说，“神父和我到下甲板搜查。塞利纳斯，你和上校一道，搜查中甲板。温特伯先生，你和领事检查上面的一切。看看有什么不对头的事，或者有没有搏斗的痕迹。”

“有个问题。”塞利纳斯说。

“什么？”

“谁他妈选你做舞会皇后的？”

“我是名私家侦探。”拉米亚说，平视着诗人。

马丁·塞利纳斯耸耸肩：“我们的霍伊特是某个被人遗忘的宗教的神父，但那并不等于说，在他念弥撒的时候，我们就要跪在那儿听他宣

讲。”

“好吧，”布劳恩·拉米亚叹息道，“我给你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女人闪电般地挪动了一下，完全是眨眼工夫，领事几乎没有看清她是怎么动的。前一秒她正站在敞开的舱门口，下一秒，她就穿越了半间客舱，只用一只胳膊就把马丁·塞利纳斯举离了甲板。她那巨大的手掐住了诗人的细脖子。“听好，”她说，“不如你就什么也别想，照我说的做，如何？”

“呃，好——”马丁·塞利纳斯挤出了几个字眼。

“很好。”拉米亚冷冷地说，把诗人丢在了甲板上。塞利纳斯踉踉跄跄朝后退了一米，几乎坐在了霍伊特神父身上。

“来了。”卡萨德回来了，带着两把小型神经击昏器。他把其中一把递给温特伯。“你有什么？”卡萨德问拉米亚。

女人把手伸进宽松外衣的口袋，拿出一把古老的手枪。

卡萨德盯着这件古物看了会儿，然后点点头。“跟你的搭档在一起，”他说，“别开枪，除非你断定看到什么东西，并且能肯定那是危险的东西。”

“那东西便是我要射杀的婊子。”塞利纳斯说，还在揉他的脖子。

布劳恩·拉米亚向诗人走了半步。费德曼·卡萨德说：“闭嘴。我们快把这事解决了。”塞利纳斯跟着上校出了客舱。

索尔·温特伯朝领事走去，把手里的击昏器递给他。“我抱着瑞秋，不想拿着这东西。我们上去吧？”

领事接过武器，点点头。

找不到海特·马斯蒂恩，风力运输船里再也没有圣徒的巨树之音的一丝形迹。搜寻了一小时后，大家重又聚在了失踪男人的客舱中。舱里的血看上去变黑了，变干了。

“有没有可能，我们漏掉了什么东西？”霍伊特神父说，“比如秘密通道？或者隐蔽车厢？”

“有可能，”卡萨德说，“但是我用热动侦测器对船彻底清查过。如果船上有什么东西大过老鼠，侦测器就能侦测到。但我什么也没发现。”

“假如你有这些侦测器，”塞利纳斯说，“你他妈干吗还叫我们在船底下，在通道里摸爬滚打了一小时？”

“因为，有一些装备或者衣服，是可以将人隐藏起来的，即使热动搜寻也无济于事。”

“这么说来，我自己回答自己的问题吧，”霍伊特说，他停顿了一秒钟，一阵明显的痛苦巨浪穿袭了他的身体，“只要有合适的装备或者衣服，马斯蒂恩船长可能正藏在某个秘密车厢里。”

“理论上说得通，但是不可能，”布劳恩·拉米亚说，“我猜……他已经不在船上了。”

“伯劳。”马丁·塞利纳斯的口吻中带着厌恶。这不是一句问句。

“也许吧，”拉米亚说，“上校，你和领事晚上站岗的那四个小时里，你们能确信，你们什么也没听到，什么也没看到吗？”

两人点点头。

“船非常安静，”卡萨德说，“如果有一丁点儿打斗的声音。即使在我上去站岗前，我也会听到的。”

“而我站岗完毕后，也没有睡着，”领事说，“马斯蒂恩的房间就在我的隔壁，但我什么声音也没听到。”

“啊，”塞利纳斯说，“我们已经听到这两位陈词了，他们在黑夜里拿着武器悄悄走动，然后这位可怜虫就被杀了。他们说自己是无辜的。下个案子！”

“如果马斯蒂恩被杀了，”卡萨德说，“那用的也不可能是死亡之杖。我所知道的现代无声武器，是不可能留下那么多血迹的。我们没有听见枪声——也没有找到弹孔——所以，我认为拉米亚女士的自动手枪也排除了嫌疑。如果这是马斯蒂恩船长的血，那我想，凶器，是一把利器。”

“伯劳便是一把利器。”马丁·塞利纳斯说。

拉米亚走到小堆的行李旁：“争论解决不了问题。来，我们看看马斯蒂恩留下了什么东西。”

霍伊特神父犹犹豫豫地举起一只手：“那是……嗯，私人物件，不是么？我觉得我们无权查看。”

布劳恩·拉米亚抱起双臂：“瞧，神父，如果马斯蒂恩已经死了，

那么对他来说，这些东西也无所谓了。如果他仍然活着，看看他的东西，也许会给我们一些主意，让我们知道他到底去了哪里。不管是死是活，我们必须找到线索。”

霍伊特将信将疑，但还是点了点头。最终，事实上并没有太多涉及隐私的东西。马斯蒂恩的第一个箱子仅仅装了几件替换的亚麻衣服，还有一本《缪尔的生命之书》。第二个袋子中装着一百包分门别类包着的种子，曾快干处理过，现在正依偎在湿土中。

“不管到什么世界，圣徒们都要种上至少一百棵永恒之树的后代，”领事解释，“种子很少会发芽。但这是一项仪式。”

布劳恩·拉米亚朝大型金属箱走去，箱子安坐在大堆物件的底下。

“别碰那东西!”领事大叫。

“为什么不能碰？”

“那是个莫比斯立方体，”卡萨德上校代领事回答，“围绕在零阻抗的密蔽场中的一个碳-碳壳。”

“然后呢？”拉米亚问，“莫比斯立方体可以将史前古物和其他东西封在里面。它们并不会爆炸，也不会发生其他什么事。”

“当然不会，”领事承认，“但是说不定它里面的东西会爆炸呢。如果真会爆炸，那很可能已经爆炸了。”

“像这么大的一个立方体可以容纳一千吨的受控核弹，只要装在这个盒子里，在点火的一纳秒内也能相安无事。”费德曼·卡萨德补充道。

拉米亚对着箱子怒目而视：“那我们怎么知道里面的东西有没有杀死马斯蒂恩呢？”

卡萨德指着箱子唯一的一条接缝，上面有条微微闪光的绿色饰带。“箱子密封着。一旦启封，如果想要将莫比斯立方体再次激活，那就要将它拿到一个可以产生密蔽场的地方。所以，不管里面有什么，它都没有伤到马斯蒂恩船长。”

“那就没办法弄清楚啦？”拉米亚沉思着。

“我有个很好的推测。”领事说。

其他人盯着他。瑞秋开始哭叫，索尔从育婴包中拿了条取暖带出来。

“记得吗，”领事说，“昨天在边陲，马斯蒂恩先生把立方体里的东西当成救世主来看？他提到这东西的时候，就好像它是个秘密武器，对不对？”

“里面是武器？”拉米亚说。

“当然！”卡萨德突然说，“那是一只尔格！”

“尔格？”马丁·塞利纳斯盯着小小的箱子，“我以为尔格是圣徒用在巨树之舰上的力场生物呢。”

“的确是这样，”领事说，“这些生物是在三个世纪前，在毕宿五附近的小行星上发现的。身体跟猫的脊梁骨一般大小，大部分属于压电神经系统，生存在硅质软骨下，但是它们以力场为能源，并且能反过来操纵力场，甚至能操控小型神行舰产生的大型力场。”

“那么，你怎么把这一切塞进这小小的盒子中呢？”塞利纳斯问，眼睛盯着莫比斯立方体，“镜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卡萨德应道，“这东西的场能可以被缩减.....它可以不吃，但不会饿死。跟我们的冰冻沉眠有点像。此外，这肯定是一只小东西。可以这么说，这是只幼崽。”

拉米亚抚摸着金属外壳：“圣徒控制这些东西吗？和它们交流？”

“对，”卡萨德说，“没人清楚他们是如何做到的。这是圣徒兄弟会的秘密之一。但是海特·马斯蒂恩肯定十分清楚，尔格可以帮他对付.....”

“伯劳，”马丁·塞利纳斯替他结束话语，“圣徒觉得，当他面对大哀之君时，这能量小精灵会是一件秘密武器。”诗人狂笑着。

霍伊特神父清清嗓子：“教会接受了霸主的判决.....这些生物.....尔格.....不是有意识的生命.....因此不能作为救世主的候选者。”

“哦，他们是有意识的，确实有，神父。”领事说，“他们的理解能力比我们想象的更高。但是如果你是说智慧生命的话.....自知的生命.....那么，你正在和聪明的蚱蜢打交道。蚱蜢可以成为救世主的候选者吗？”

霍伊特没有吭声。布劳恩·拉米亚说：“啊，马斯蒂恩船长显然觉得这东西会成为他的救世主，但当中出了什么岔子。”她环顾着血污的舱壁，盯着甲板上干掉的污迹。“我们出去吧。”

暴风从东北驰来，越刮越猛，风力运输船抢风而行。破烂的白云在风暴前线的低矮灰顶下急速奔驰。寒风阵阵，青草互相鞭挞，被压弯了

腰。曲曲扭扭的闪电照亮地平线，紧接着便是滚滚洪雷，它们仿佛射向风力运输船船首的子弹，在发出警告。朝圣者默不作声地望着，直到第一阵冰雨泻下来，把他们赶进了下面船尾的大舱中。

“这是从他长袍的口袋里找到的。”布劳恩·拉米亚说，拿出一张纸片，上面写着“5”。

“这么说，马斯蒂恩本来是下一个讲故事的人。”领事嘀咕着。

马丁·塞利纳斯坐在椅子上，翘着椅子腿，后背碰到高高的窗户。暴雨将他色鬼的面容映现出来，看上去真像个恶魔。“还有一种可能性，”他说，“也许，哪个还没有讲故事的人抽到了第五签，然后杀死了圣徒，跟他交换了纸条。”

拉米亚盯着诗人。“那就是我和领事。”她说，语气相当冷静。

塞利纳斯耸耸肩。

布劳恩·拉米亚从外衣中抽出另一张纸：“我抽到了六号。我能达到什么目的？不是一样轮到我。”

“那么，也许凶手不想让马斯蒂恩将要说的东西说出口。”诗人说。他再次耸了耸肩。“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伯劳已经开始对我们屠杀了。为什么我们以为到得了光阴冢呢？在从这里到济慈半程远的地方，这东西的杀戮就已经开始了。”

“这跟其他杀戮不同，”索尔·温特伯说，“这是伯劳朝圣。”

“伯劳朝圣又怎样？”

众人沉默不语，领事走到窗前。疾风卷着劲雨，将草海遮掩了起来，雨滴打在铅条镶嵌的窗玻璃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运输车又开始抢风而行，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车子朝右舷猛烈歪去。

“拉米亚女士，”卡萨德上校问，“你觉得现在讲故事可以吗？”

拉米亚抱起双臂，盯着窗玻璃，那上面泛着条条雨迹。“不。等我们下了这条该死的船再说吧。这里到处都是死人的臭味。”

风力运输船于午后抵达朝圣者歇脚地的码头，但暴风雨和暗淡无力的光线让疲倦的乘客觉得已经是傍晚了。这是他们旅程的倒数第二个舞台，在这场戏开始的时候，领事曾指望，会有伯劳神庙的代表跟他们见面，但现在，这个朝圣者歇脚地在领事眼里，似乎跟边陲一样空寂。

运输船向山麓小丘驶近，笼头山脉映入眼帘，那初次的印象真是激动人心，就跟远航后初见陆地一般。虽然冷冷的雨滴仍旧连绵不绝，但是六名自封的朝圣者还是赶紧来到甲板上，一睹为快。山麓小丘凋零萎靡，富有美感，那褐色的婀娜曲线和兀然隆起的丘峦，和草之海单调的翠绿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灰白的平面暗示出远处九千米的顶峰，低云很快横亘其上，但即便被云彩截去了顶端，那景象还是令人叹为观止。万年雪线之下，便是曾经的朝圣者歇脚地——一堆堆破烂不堪的小屋和廉价旅馆。

“如果他们毁掉了缆车索道，我们就完了。”领事嘀咕着。虽然他之前尽量不去想这事，但现在却让他一阵反胃。

“我看见最前面的五座塔楼了，”卡萨德上校说，他正拿着动力望远

镜观察，“看上去似乎完好如初。”

“看见车厢了吗？”

“没……等等，看到了。站台门口有一辆。”

“有移动的吗？”马丁·塞利纳斯问，他显然知道，如果缆车索道坏掉了，他们的境地将变得非常艰难。

“没有。”

领事摇摇头。即使天气坏透了，即使没有乘客，车厢还是会一直开着，这样做是为了让巨型索道保持伸展，不至于结冰。

风力运输船还没有收起风帆，还没有探出踏板，六人便已经把行李搬到了甲板上。现在，每个人都穿着厚厚的外衣，抵御这恶劣的天气——卡萨德披着军部的热迷彩斗篷；布劳恩·拉米亚穿着长长的外衣，它被叫作堑壕衣，人们很早就忘了这名字的缘起；马丁·塞利纳斯裹着厚厚的毛衣，变幻莫测的风刮着，上面的毛泛起波纹，时而显出黑色，时而显出灰色；霍伊特神父一生长长的黑色着装，比以前更像是一个稻草人；索尔·温特伯穿着厚厚的鹅绒夹克，把他和孩子一并裹了起来；领事穿着薄薄的大衣，但这件衣服很保暖，是妻子在几十年前给他的。

“马斯蒂恩船长的东西怎么办？”索尔问。他们已经站在了踏板的顶上。卡萨德已经前去打探村庄了。

“我来拿，”拉米亚说，“我们把他的东西带上。”

“我总觉得不好，”霍伊特神父说，“我是说，就这样走掉。我们总得……做些什么，来缅怀一下死去的人。”

“有可能死了。”拉米亚提醒道，她只用一只手，便轻而易举地拎起了四十公斤重的背包。

霍伊特面露疑色：“你真的相信马斯蒂恩先生可能还活着吗？”

“不。”拉米亚说。雪花落在她的黑发上。

卡萨德在码头尽头向他们挥手，他们搬着行李离开了寂静的风力运输船，没人回头看一眼。

“那里没人吗？”他们向上校走去，拉米亚叫道。

高大男人的斗篷显出灰黑的变色龙模式，隐没在黑暗中。

“没人。”

“尸体呢？”

“没有，”卡萨德说，他转过身，朝索尔和领事看去，“你们从船上的厨房拿了东西吗？”

两人点点头。

“什么东西？”塞利纳斯问。

“食物，够我们吃一星期了。”卡萨德说，他转身向山上的缆车站望去。领事第一次注意到，上校臂弯里夹着一把长长的突击武器，它在斗篷下隐约可见。“我们不知道前面会不会有食物。”

我们活得了一周的时间吗？领事想。他没有吭声。

他们往返了两次，把装备搬到了站台里。寒风吹过敞开的窗户，吹过黑色建筑的碎裂圆顶，尖利地啸叫着。返回时，领事和雷纳·霍伊特合力抬着马斯蒂恩的莫比斯立方体，他抬着一端，而霍伊特气喘吁吁地抬着另一端。

“我们为什么要把尔格带在身边？”霍伊特大口喘着气，来到通向站台的金属阶梯的底部。站台上铁锈斑驳陆离，仿若橙色的地衣。

“我也不知道。”领事说。他也在大口喘气。

站在终端站台上，他们可以眺望到草之海的远方。风力运输船蹲坐在原处，船帆收起，成了一个了无生气的黑东西。暴风雪掠过大草原，无数的高高草茎上，似乎正泛着白色浪花。

“把东西抬上缆车，”卡萨德喊道，“我到上面去，看看能不能在操纵舱里把这行走装置重启一下。”

“难道它不是自动的？”马丁·塞利纳斯问，他那小脑袋几乎隐没在厚厚的毛皮中，“就像风力运输船一样？”

“我想不是，”卡萨德说，“进去。我去看看可不可以让它开动。”

“如果它开了，你没来怎么办？”拉米亚对着上校远去的背影喊道。

“不会的。”

缆车里冷得要命。前车厢里有把金属椅子，小小的后车厢有十几张破烂床铺，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东西。车子很大——至少有八米长，五米宽。前后车厢中间由细薄的金属舱壁隔断，没有门，仅仅开了个口子。后车厢的角落里有个小型洗漱台，差不多跟马桶一般大小。窗台齐

腰高，窗户一直升到舱顶。

朝圣者们把行李堆在宽阔地板的中央，噔噔地走来走去，挥着手臂，或者用其他办法让身子暖和起来。马丁·塞利纳斯笔挺地躺在一条长椅上，全身缩在毛皮中，只露出脚和头顶。“我忘了，”他说，“他妈的怎么把暖气打开啊？”

领事朝黑色的照明仪板瞥了一眼：“这是电暖。上校开动缆车的时候，就会有暖气了。”

“开不开得动还说不定呢。”塞利纳斯说。

索尔·温特伯给瑞秋换了尿布。现在，他又把她包在了婴儿暖衣中，抱在胸前摇晃着。“我以前从没来过这里，”他说，“你们两个都来过？”

“对。”诗人说。

“我没有，”领事说，“但我见过缆车的照片。”

“卡萨德说过，他曾经是沿着这条路回济慈的。”布劳恩·拉米亚在另一间房间里叫道。

“我想……”索尔·温特伯甫一开口，便被打断，齿轮发出巨大的研磨声，车身猛烈倾斜，摇晃起来，令人晕头转向。接着，缆绳突然动了起来，车子开始摇摇摆摆地前进。每个人都冲到面朝站台一侧的窗户前。

先前，在卡萨德爬上长长的阶梯，跑到操纵舱之前，他已经把装备扔到了车厢里。现在，只见他跑出了操纵舱的大门，从长长的阶梯上一

滑而下，朝缆车飞奔而来。车子已经远离站台的装载区。

“他过不来了。”霍伊特神父小声说道。

还有最后十米，卡萨德全速冲刺，双腿长得不可思议，有点像卡通人物贴纸。

缆车滑出了装载槽，摇摇晃晃脱离了站台。车和站台之间，已经隔开一段距离。八米之下是坚硬的山岩。站台甲板上覆着的冰面上，有着一一条条裂纹。卡萨德全速跑来，但车子已经驶离。

“快！”布劳恩·拉米亚尖叫道。其他人也一同喊着。

领事抬头望去，缆绳上包着一层冰，随着车子向前向上驶去，它们正噼啪作响，碎落下来。他重新回头看去，太远了，卡萨德肯定过不来了。

费德曼·卡萨德跑到了站台边缘，速度快得不可思议。领事第二次想起在卢瑟斯动物园上看见过的旧地美洲豹。他隐隐想象着，上校的脚步滑倒在一块冰块上，长腿水平探出，然后无声地坠向下面的雪岩。然而，卡萨德似乎飞了起来，那一刻，时间被定住了，他的长臂张开，斗篷飞在身后。接着，他消失在了车子后面。

传来一声“砰”，一分钟的漫长等待，没人说话，没人动弹。现在，他们已经升到了四十米的高空，正朝第一座塔攀去。又过了一秒钟，大伙看见卡萨德出现在了车子的弯角上，他紧紧抓着一溜儿冰凹和金属把手，费力前行。布劳恩·拉米亚猛地把舱门拉开。十只手把卡萨德拉进了车子。

“感谢上帝。”霍伊特神父吁了口气。

上校深深吸了口气，顽强一笑：“那儿有个紧急制动手刹。我用沙包把拉刹压住了。我可不想让车子回去再来一次。”

马丁·塞利纳斯指着迅速逼近的维护塔，以及远处上方的云幕。缆绳一路向上，消失在远方。“现在，我猜，不管愿意不愿意，我们都要穿山越岭了。”

“穿越要多长时间？”霍伊特问。

“十二小时。也许不要那么多。有时，如果风太大、冻得太厉害，操纵者会把车停下来。”

“我们这次可不会停下来。”卡萨德说。

“除非缆绳在哪里断了，”诗人说，“或者我们撞到什么拦路虎。”

“闭嘴，”拉米亚说，“谁想热点饭吃？”

“快瞧。”领事说。

他们走到前窗边。缆车升到了最后一个婀娜的褐色山麓小丘上，相距一百多米。他们朝几千米的下方及身后瞥了最后一眼，那儿有站台、朝圣者歇脚地的破屋和静止不动的风力运输船。

然后，雪花和厚云将它们包了起来。

缆车上没有真正的烹饪设备，但是后舱有一台冰箱，还有一台微波炉，可以用来加热食物。拉米亚和温特伯把运输船厨房上带出来的各种肉和蔬菜搅在一起，做出了一道还算过得去的炖肉。马丁·塞利纳斯拿出酒瓶，那是他从“贝纳勒斯”号和运输船上拿的，他选了瓶海伯利安勃

艮第葡萄酒，配着炖肉喝着。

就在众人快解决完晚饭的时候，原先紧贴着窗子的黑暗突然一下明亮起来，接着那黑暗全部消散了。领事从椅子上站起来，望着突然重现的落日。日光照进缆车，车子里充满了超凡入圣的金色光芒。

大伙不约而同发出叹息。看样子，黑暗几小时前便降临了，但是现在，他们乘着缆车升到了云海上，群山就像一座座列岛，矗立在这儿，辉煌的夕阳正热情款待着它们。海伯利安的天空从白天的蓝绿光芒转而变深，成了夜晚的湛青色，而金红色的太阳点燃了云塔，点燃了冰与石的巨顶。领事举目四顾，一分多钟前，他的朝圣者同伴在昏暗的光线下看上去又黑又小，而现在，大家都沐浴在金色的夕阳下，熠熠生辉。

马丁·塞利纳斯举起酒杯：“的确啊，这样好多了。”

领事抬头向他们的旅行线望去，巨大的缆绳延伸向远方，缩成一条细线，然后不见了踪影。上方几公里的顶峰处，是下一个金光闪闪的维护塔。

“总共有一百九十二座塔，”塞利纳斯语气平平地说着，活像一个导游在兴致索然地作介绍，“每座塔都是由耐用合金和晶须碳建造而成，高八十三米。”

“我们肯定在很高的地方。”布劳恩·拉米亚的声音很轻。

“缆车旅行总长九十六公里，最高点在枯窠山的顶峰，这座山是笼头山脉的第五高峰，高度达九千二百四十六米。”马丁·塞利纳斯单调而低沉地说道。

卡萨德上校左右四顾：“车舱被加压了，刚才我觉察到了压力变

化。”

“大家瞧。”布劳恩·拉米亚说。

太阳好长时间都栖息在云彩水平线上。现在，它已经沉浸了下去，仿佛从下面将暴风雨的内部点燃了，并沿着整个世界的西方边缘，投下了五光十色的华丽衣饰。雪檐和雨淞仍然在西部高峰的侧面闪耀，这些高峰拔地而起，比慢慢上升的缆车还要高一千来米。此时，还有不少明亮的星辰出现在渐渐变黑的苍穹之中。

领事转过身，看着布劳恩·拉米亚：“拉米亚女士，为什么不在现在讲讲你的故事呢？抵达要塞或入睡前，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呢。”

拉米亚呷完最后一点酒：“还有谁想现在听？”

玫瑰红的暮光射下，众人齐齐点头。马丁·塞利纳斯耸耸肩。

“好吧。”布劳恩·拉米亚说。她放下空杯子，把双脚抬到椅子上，手肘撑在膝盖上，开始了她的故事。

侦探的故事：漫长的告别

他刚走进办公室，我便知道这个案子不同寻常。他太美了。我不是

指他长得女性化，或者像全息电视上的那些名模一样带着女人气，仅仅是……美啊。

他个子不高，和我差不多，而我是在卢瑟斯的一点三倍重力场中出生成长的。只消一眼，我就看出这位来访者不是来自卢瑟斯——他结实的身材按环网的标准来说，真是匀称至极，看起来不但健美而且瘦削。他的面部带有一种坚毅的表情。低垂的眉梢、高高的颧骨、紧凑的鼻梁、坚实的下巴，还有宽阔的唇线——从侧面看深具美感，又略显固执。他有一双淡褐色的大眼睛，年龄看起来在二十七八标准岁上下。

当然，他刚走进来的时候我可没想那么多。我的第一反应是，他是客户么？第二反应则变成了：天，这个家伙可真美。

“拉米亚女士？”

“嗯。”

“全网调查中心的布劳恩·拉米亚女士么？”

“对。”

他环顾四周，似乎觉得难以置信。我明白他的感受。我的办公室位于老工业蜂巢的第二十三层，坐落在卢瑟斯铁猪地带的旧坑道区中。三扇大窗户面对着九号维修壕沟，那里总是黑乎乎的，由于上层蜂巢有个大型过滤器老是在渗漏，因此我这里总感觉阴雨连绵。窗外大半是废弃的自动装载坞，要不就是锈蚀的钢架。

管它的，这地方便宜。我的顾客也是打电话联系的多，登门造访的毕竟是少数。

“我可以坐下吗？”他问了一句，显然对一个真正的调查机构能在这样一个贫民窟里运作感到满意。

“当然，”我说着，挥手指了指他旁边的椅子，“你是……”

“乔尼。”他答道。

他看起来不像是那种轻易就与人变得亲密无间的角色^[129]。他身上散发着金钱的气息，倒不是因为着装——那身衣服是再普通不过的黑灰色休闲装，虽然面料的质地比较讲究——而是因为感觉，让我觉得这人来自上流社会。他的口音有些特别。我很擅长分辨方言，这是职业需要，但却无法确认这家伙的籍贯，他大概不是本地人。

“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吗，乔尼？”我把手中的苏格兰威士忌伸了过去，他进来的时候，我正要把这瓶酒放到一边。

叫作乔尼的小伙摇了摇头。或许他以为我要他直接拿着瓶子喝。见鬼，我才不是那么没教养的人呢。冷水壶旁边就有纸杯。“拉米亚女士，”他开口了，彬彬有礼的口音仍然让我觉得难以捉摸，“我需要一名侦探。”

“我就是。”

他迟疑了。戒心十足。许多顾客在跟我谈案子的时候都会犹豫不决。这也难怪，我接手的案子有百分之九十五都是离婚或者家庭事务。我等着他下决心。

“这件事情是相当机密的。”最后他说。

“嗯，先……啊，乔尼，我的大部分案子都是些机密问题。我和寰

网公司有协议，涉及顾客的所有问题都按《隐私权保护法》处理。包括我们现在见面这件事在内，一切都是保密的。就算你不打算雇佣我，保密法仍然适用。”这基本上是在吹牛皮，因为当局随时都可以查看我的文件，但我觉得无论如何得让这个人放松一点。天啊，他长得可真美。

“好吧，”他应道，再次四下打量了一番，然后向我靠了过来，“拉米亚女士，我想让你调查一件谋杀案。”

我的注意力又集中起来。我的脚原来懒懒地架在桌上，现在我坐了起来，身子靠向前。“谋杀案！你确定是谋杀吗？报警了吗？”

“和警方没有关系。”

“不可能，”说这话的时候我又有种沮丧的感觉，觉得这个人不是什么顾客，完全是个疯子，“向当局隐瞒谋杀案可是犯罪。”我心里想说的其实是：乔尼，你是那个谋杀犯么？

他微笑起来，又摇摇头：“这个案子不是。”

“你的意思是？”

“我是说，拉米亚女士，这件谋杀案发生了，但不管是本地还是霸主的警方都毫不知情，他们也无权管辖。”

“不可能。”我又说了这句话。窗外，工业焊接机迸发的火星泻落进壕沟，又一阵铁锈雨一同落下。“说说看。”

“这件谋杀案发生在环网和保护体之外。那里没有管辖者。”

听起来有那么一点道理。不过就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还想象不出

他说的是什么地方。即使在偏地定居地和殖民世界，也有警察存在。莫非是在什么太空船上吗？不对不对，那里有星系运输当局，他们管着那地方呢。

“明白了，”我说，我已经有好几周都没有接到什么案子了，“好吧，说说细节吧。”

“如果你没有接手这个案子，谈话内容也会完全保密吗？”

“绝对保密。”

“那么，如果你接受了，你只会向我一个人报告么？”

“那当然。”

我未来的客户迟疑了一下，手指揉着下巴。他的双手看起来也很优雅。“好吧。”他终于下了决心。

“从头开始吧，”我说，“谁被谋杀了？”

乔尼坐直了身子，活像一个认真听讲的小学生。毫无疑问，他的态度相当诚恳。他说：“我。”

这个故事花了十分钟才讲完。听完以后，我不再觉得他是个疯子了。我才是疯子，或者说如果接手这个案子，我就会变成个疯子。

乔尼的真名实姓其实是一大串包含数字、字母以及密码集的代码，写下来的长度甚至超过我的手臂。他是一个智能生控人——赛伯人。

我听说过赛伯人。谁没听说过呢？我还指责我的前夫是其中一员呢。但我从没想到我会真和他们面对面，而且还是一个帅得要命的赛伯

人。

乔尼是一个人工智能。他的意识，或者自我一类的东西，漂浮在技术内核万方数据网的数据平面的某个地方。大概除了现任的议院首席执行官或者人工智能垃圾回收器，没人知道技术内核在哪里，我也一样。三个世纪以前，人工智能平静地脱离了人类的控制，那时我还没出生；它们以盟友的姿态继续为霸主服务，比如提供全局咨询服务，监控数据网，偶尔也使用他们的预测能力帮助我们避免严重错误或自然灾害，基本上，技术内核从事着它们自己的私事，这些事难以破译，显然也不关人类什么事。

对我来说，这听起来挺公平。

一般来说，人工智能通过数据网与人类及其机器进行交往。必要的话，它们也可以造出交互式全息像——我记得在茂伊约组合期间，技术内核在签署盟约时派出的使者，看起来就很像以前的全息明星狄龙·巴斯威特。

赛伯人却完全是另一回事。由于从人类基因库中定制，因此他们在外形上与人类非常相像，行为举止也比机器人更人性化。但技术内核与霸主之间达成的协议只允许少数赛伯人存在。

我盯着乔尼。从人工智能的角度来说，坐在桌子另一边这个漂亮的躯体和迷人的人格，和他一天中所操纵的成千上万传感器、控制端、自动元件或其他遥控物体一样，仅仅是小小的附加品而已，或许稍微复杂一点，但并不比它们重要多少。扔掉一个叫作“乔尼”的东西，对别的人工智能来说，大概和我剪掉一片手指甲的感觉一样，无伤大雅。

真是浪费，我心想。

“原来你是赛伯人。”

“对，我有许可证，还有世界网使用者的通行证。”

“好吧，”我对他说道，“就是说有个人……谋杀了你的赛伯人形体，然后你希望我找出这个人？”

“不。”这个年轻人说。他有一头棕红的卷发，这发型和口音一样让我费解，那有点像从前流行的发式，但我感觉似曾相识。“被谋杀的不只是这个躯体。那个攻击者也谋杀了我。”

“你？”

“对。”

“你的……啊……人工智能……也被谋杀了？”

“正是如此。”

我百思不得其解。人工智能是不可能死亡的。至少就目前环网所知而言，还没有过先例。“我不明白。”我说。

乔尼点点头：“我想这个……按照多数人的想法来说……还是和人类的死亡不同，人死时人格也会毁灭。但人工智能的个体意识并不会终止。不过，因为受到攻击，我……被中断了。虽然我拥有……呃……或许得说记忆、个性等等的复制记录，但还是遭受了损失。有一些数据在攻击中被毁了。从这个意义上讲，的确是一起谋杀。”

“明白了，”这不是实话，我深吸了一口气，“既然发生了这种事，为何不去找人工智能当局呢……或者霸主的网络警察？他们不是管这些

事的么？”

“因为一些私人原因。”

我看着这个极具魅力的年轻人，试图把他和赛伯人的身份对上号。

“我不能求助于这些机构，这很重要，也很有必要。”

我扬了扬眉毛。这种话就好像是我平常那些老主顾们会说的。

“我向你保证，”他继续道，“没有任何不合法的东西。也不关道德问题。只是.....我觉得很为难，这很难说清楚。”

我双手抱在胸前：“瞧，乔尼。这故事仅是一厢情愿。你说自己是赛伯人，其实你也可能是个会讲故事的艺术家的呢。”

他好像吃了一惊：“我完全没想到。你想要我怎样证实身份呢？”

我毫不犹豫地说：“把一百万马克转入我超网上的活期账户。”

乔尼笑了。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电话铃响了起来，一个面露沧桑的人影出现了，他的背后浮着超网的代码标志。“打扰了，拉米亚女士，我们想询问一下.....那个，现在您的账户上有了一笔如此巨大的金额，您是否愿向我们的长期储蓄期权或者市场信托基金进行投资呢？”

“稍候吧。”我答道。

银行经理点点头，消失了。

“这显然不是模拟。”我说。

乔尼的微笑让人心情愉快：“是的，但即便如此，也不算是满意的证明，是吧？”

“还不算。”

他耸耸肩：“假定我的身份就如我所说，你会接这个案子吗？”

“嗯，”我叹了口气，“但是还有一点。我收的报酬不是一百万马克。每天五百再加上其他费用。”

面前的赛伯人点点头：“就是说你同意接手了？”

我站起身来，戴上帽子，从窗边的衣架上拿过一件旧外套。弯腰摸到书桌最底层抽屉里的手枪，动作流畅地塞进大衣口袋。那是我父亲的手枪。“走吧。”我说。

“好，”乔尼回答，“去哪儿？”

“我想知道你是在哪儿被谋杀的。”

大众普遍认为，卢瑟斯上出生的人从不愿离开蜂巢一步，哪怕是比购物商场更空旷一点的地方都会立刻使他们出现恐旷症^[130]。但事实上，我大部分的生意都来自.....或涉及.....外部世界。对那些欠债不还的家伙进行跳跃式追踪，那些家伙改变身份，利用远距传输器逃往远处，试图重获新生；要不然就是寻找那些见异思迁的丈夫，他们以为到另一个星球上约会就神不知鬼不觉了，诸如此类。当然，还包括寻找失踪的孩子和消失的父母。

就算如此，当通过铁猪区中央广场的远距传输器，来到一片无限延伸的空旷岩石高原时，我还是十分惊讶，以至于迟疑了一下。除了身后远距传输器的青铜色矩形传送门外，这个地方再也没有其他文明世界的标志。空气中充满了臭鸡蛋的气味。令人作呕的暗淡云团，把整片天空都染成了锅炉一般的黄棕色。周围的地表则呈现出灰色的鳞片状，看不到任何生命的存在，连一片苔藓都没有。完全想象不出地平线到底有多远，感觉上置身高处，视野辽阔，可远处也没有任何树木、灌木或动物存在的迹象。

“我们到底在什么地方？”我问道。我知道所有的环网世界，之前我一向对此很自信。

“末睇^[131]。”乔尼回答，听上去像是“魔笛”。

“我从未听过这个地方。”我一边说，一只手伸进了衣袋，摸索着父亲留下的自动手枪，摸着那珍珠枪柄。

“这地方还没正式加入环网，”这个赛伯人说，“从记录上看，这是帕瓦蒂的殖民地。但离军部的基地只有几光分的距离，这里的远距传输器连接早在末睇加入保护体之前就建立起来了。”

我望着这片荒芜之地。二氧化硫的恶臭让人作呕，同时我也怕这腐蚀性气体会毁掉我身上的套装。“殖民地？在这附近吗？”

“不是。在这个星球的另一面，那里有几个小城市。”

“最近的定居地叫什么？”

“楠达德维^[132]。那个小镇大约有三百人，在南边两千公里开外。”

“那为什么把传送门建在这里？”

“这是个待开发的矿址，”乔尼答道，他指向那片灰色高原，“那里有重金属。联盟批准在星球的这面修建一百来个远距传输器，这样一旦进行开采，来回会很方便。”

“嗯，”我说，“这个地方很适合谋杀。你当时为什么要来这里？”

“我不知道。这部分记忆丢失了。”

“有谁和你在一起？”

“我也不知道。”

“你知道什么？”

年轻人把他优雅的双手插进了衣兜：“不管是谁.....还是什么东西.....攻击了我，所用的是在技术内核那里被称作II型艾滋病毒的武器。”

“那是什么东西？”

“II型艾滋病毒是在大流亡前人类的一种疫病，”乔尼说，“它会使免疫系统失灵。这种.....病毒，对人工智能也同样有效。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它便能渗透安全系统，将致命的噬菌程序作用于宿主.....作用于人工智能自身。作用于我。”

“那么，你不会以自然方式感染上这种病毒么？”

乔尼笑了起来：“不可能。这就像问一个被子弹射中的人，他会不会自己撞在了子弹上。”

我耸耸肩：“听着，如果你需要的是数据网或人工智能专家，那你可找错人了。像其他两百亿木头人一样，我知道怎么接入数据网，但仅此而已。我对灵魂世界一无所知。”我用了这个古老的词语，想看看会不会把他惹毛。

“我知道，”乔尼仍然一脸平静，“我想让你帮忙的不是这个。”

“那你想让我做什么？”

“找出是谁带我来这的，是谁杀害了我。还有他的动机。”

“好吧。那为什么你觉得这就是谋杀发生的地方呢？”

“因为这是我.....复制重组后，重新控制赛伯体的地方。”

“你是说，当病毒毁灭你时，你的赛伯体也失去了行动能力，是吗？”

“对。”

“那种状态持续了多久？”

“我的死亡吗？大约有一分钟吧，然后我的人格备份被激活了。”

我笑出声来，实在是忍不住。

“你笑什么，拉米亚女士？”

“你的死亡概念啊。”我答道。

一丝悲伤掠过那双淡褐色的眼睛：“或许对你来说很好笑，但你完

全不了解对技术内核的成员来说，丧失一分钟.....连接.....意味着什么。那是万古的时间和信息。数千年无法交流的死寂。”

“对，”我没费太大力气，忍住了眼泪，“那么，在你切换人格记录带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时，你的身体，你的赛伯体在做什么？”

“我想应该是处于昏迷状态。”

“它不能自动解决这种问题吗？”

“嗯，本来可以，但如果系统崩溃了就不行了。”

“那你是在哪儿恢复的？”

“什么？”

“当你重新激活赛伯体的时候，它在哪里呢？”

乔尼点头表示明白我的意思。他指向距离传送门不到五米的一块巨石：“就在那儿。”

“这头还是那头？”

“那头。”

我走过去察看现场。没有血迹，没有标记，没有留下什么作案工具，甚至没有任何脚印或者什么迹象可以看出乔尼的躯体曾经在那里躺过无限长的一分钟。警方的法医调查组或许能辩明留在那儿的细微生物踪迹，但我能看见的仅仅是硬邦邦的石头。

“如果你的记忆真的丢失了，”我说，“你又怎么知道有别人和你一

起来过这里呢？”

“我查了远距传输器的记录。”

“你没有查查那个神秘人物在寰宇卡付费记录上的名字吗？”

“我俩都是用我的卡传输的。”乔尼说。

“记录上只是多了另一个人？”

“对。”

我点点头。如果传送门是真正的心灵传输，那它的传送记录就可以解决联网世界的每宗罪案；传输数据记录可以重现输送的物体，精确到最后一克物质和囊泡。然而，远距传输器也只是在时空中借助定相的奇点切割出来的一个粗糙空洞。如果罪犯不想用自己的卡，我们能得到的唯一数据便只有出发点和目的地。

“你们两个是从什么地方传输到这里的？”我问道。

“鲸逝中心。”

“你有传送代码吗？”

“当然。”

“那讨论到此为止，我们去那儿看看吧，”我说，“这个地方简直臭气熏天。”

鲸心——鲸逝中心很早就有了这个昵称，它无疑是环网最为密集繁华的星球。星球上有五十亿人口，挤在不足从前地球陆地面积一半的地方，另有五亿人口，居住在围绕其运行的环形生态圈上。作为霸主首都和议院所在地，鲸心也是整个环网贸易的经济枢纽。自然而然，乔尼找到的传送代码把我们带到了含有六百个传送门的终端区，位于新伦敦一个极为广大的圆锥螺旋上，那也是最古老、最大的城区之一。

“见鬼，”我说，“咱们去喝一杯吧。”

在终端区附近有很多酒吧，我选了家比较安静的。模仿飞船样式的酒馆，光线昏暗，阴凉，还有很多仿木和仿铜装饰。我要了杯啤酒，在办案子的时候我从来不喝烈酒，也不会用闪回。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这种自律的需要正是我工作的动力。

乔尼也点了杯啤酒，那酒颜色深暗，瓶上标着德国酿造，复兴之矢装瓶。我忽然很想知道赛伯人会有什么恶癖。我对他说：“你来见我之前，还找到了什么别的东西？”

年轻人摊开手：“什么都没有。”

“胡说，”我认真地说，“你真会开玩笑。身为人工智能，神通广大，难道你连追踪你的赛伯体的本事都没有……你难道连发生意外前几天的活动情况也找不到？”

“不能，”乔尼呷了口啤酒，“实际上，我也可以，但有一些重要原因，迫使我不想让其他人工智能同伴知道我在调查。”

“你怀疑是他们中的某人所为？”

乔尼没有回答，他递来一张薄纸，上面罗列着他使用寰宇卡的付费

纪录。“谋杀所导致的中断，让我丢失了五个标准日的记忆。这上面是卡上那五天里的付费记录。”

“我记得你说被切断连接只有一分钟的时间啊。”

乔尼用一根手指挠着下巴。“我还是挺走运的，只丢失了相当于五天的数据。”他说。

我朝侍者招招手，让他再来杯啤酒。“听我说，乔尼，”我说，“不管你是谁，除非我能对你、对你的情况有更多了解，否则我们根本不能在这个案件上有所突破。我问你，如果别人知道你会重建自我，不管你叫它什么，那为什么还会有人想要谋杀你？”

“我想到两种可能的动机。”乔尼的视线越过啤酒，落在我这边。

我跟着点点头。“一个是造成你的记忆丢失，他们也已经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我说，“那也意味着，不管他们想让你忘记什么，这记忆一定是过去一周左右的时间里你注意到的事情。那第二种动机呢？”

“给我一个信息，”乔尼说，“但我不知道是什么信息，也不知道是谁发出来的。”

“你知道有谁想干掉你吗？”

“不知道。”

“那有没有猜过是谁？”

“没有。”

“大多数的谋杀犯，”我说，“都是鲁莽且突发的冲动行为，而且他

们跟受害人非常熟悉。家庭成员、朋友，或者爱人。很大一部分有预谋的凶杀案都是受害者身边的人所为。”

乔尼没有说话。他的脸上有种无比吸引人的东西——混合了男人的力量和女人的感性。或许是因为他的眼睛。

“人工智能有家庭吗？”我问道，“有没有争执或者不和呢？或者爱人之间的争吵？”

“没有，”他微微一笑，“我们有类似家庭的联系，但没有人类家庭展示出来的那种感情或者责任要求。人工智能的‘家庭’基本上都是属于实用性的编码群体，是为了表示某些处理模式如何衍变而来。”

“那么，你不认为是另一个人工智能攻击了你么？”

“也有可能，”乔尼转着手上的酒杯，“我只是想不出他们为何要攻击我的赛伯体。”

“那样是不是更容易？”

“也许吧。但对攻击者来说，那会更麻烦。在数据平面上进行攻击，那才真正地致命。而且我也想不出别的人工智能有什么攻击动机。完全没道理啊。我对谁都没有威胁。”

“乔尼，为什么你会有赛伯体？如果我能知道你在生活中的角色，我或许就能知道动机了。”

他拿起一块椒盐卷饼，开始摆弄起来：“我拥有赛伯体.....从某些方面来讲，我是一名赛伯人，因为我的.....职责.....是观察人类并作出相应反应。换句话说，我曾经就是人类。”

我摇着头，眉头皱了起来。到目前为止，他的话对我来说就像天方夜谭。

“你听说过人格重建计划吗？”他问我。

“没有。”

“一个标准年之前，军部的模拟网重建了贺瑞斯·格列依高将军的人格，研究他如何成为杰出的将军。还记得那些新闻吧？”

“嗯。”

“怎么说呢……我……其实是来源于早期更为复杂的一个重建计划。我的核心人格是基于大流亡前旧地上的一名诗人。古代的诗人们，出生时间是旧纪年的十八世纪末。”

“年代那么久远的人，怎么可能重建起来？”

“通过他的作品，”乔尼回答，“他的书信、日记、评论传记，还有友人的只言片语。但主要是他的诗。模拟重现当时的环境，插入已知的因素，借助这些创造性的产品向前回溯。瞧[\[133\]](#)——那就是人格内核。当然，起初还是比较简陋的，但当我成型的时候，已经精细了很多。我们初次尝试的对象是二十世纪一个叫以斯拉·庞德的诗人。这个人格角色非常固执己见，几乎到了荒唐的地步，而且没有理性，偏执，精神有点不正常。我们花了整整一年的努力，才发现不是人格重建得不准确，而是那个人本来就是疯子。一个疯狂的天才。”

“然后呢？”我问，“他们用一个已故的诗人建立了你的人格，接下来呢？”

“这种重建人格成为了一种模板，我的人工智能就在这个模板上成长，”乔尼回答我，“而赛伯人的身份，让我能够在数据平面社会中行使我的职责。”

“作为诗人？”

乔尼又笑了起来。“确切说来，是作为一首诗。”他说。

“一首诗？”

“一种正在成形的艺术品……但这和人类的概念不同，或者说是谜题吧。一个可以变化的谜题，偶尔能对比较严肃的问题提供不寻常的深入分析。”

“我还是搞不明白。”我说。

“那也没什么关系。我很怀疑我存在的……目的……是否真是被攻击的原因。”

“那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有种绕了一大圈后又回到起点的感觉。“好吧，”我说，“我会调查一下那五天里面你干了什么，谁和你在一起。除了那个信用记录，你还有其他可用的线索吗？”

乔尼摇摇头：“你明白为什么我一定要知道那个攻击者的身份和动机吗？”

“当然明白，”我回答，“他们可能会再次出手。”

“正是如此。”

“如果有需要，我怎么联系你？”

乔尼递给我一张访问芯片。

“安全线路？”我问。

“很安全。”

“好，”我说，“一有消息，我就马上通知你。”

我们离开酒吧，向终端区走去。他正要离去的时候，我三步并作两步赶上前去，拉住了他的胳膊，这是我第一次触及他的身体。“乔尼，他们管那个重生的旧地诗人叫什么……”

“是重建。”

“哦，别管这个。我想问你，那个智能人格的前身是谁？”

这个俊美的赛伯人犹豫了片刻。我注意到他的睫毛非常长。“这有什么重要的？”他问。

“谁知道什么是重要的呢？”

他点头算是默认。“济慈，”他说，“公元一七九五年出生，一八二一年死于肺结核。约翰·济慈。”

要想跟踪某人，穿越一系列不同的远距传输器，那几乎是不可能完

成的任务，特别是你还不想被人发现。环网警察可以做到这一点，只要有五十来个人一起完成这项任务，同时配备上那些奇异而又昂贵得要命的高科技玩具，这还没有算上传输当局的大力合作。对于我这种单打独干的人来说，这基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了。

不过，观察这个新顾客在朝什么地方奔赴，还是很重要的。

乔尼头也不回地穿过终端区广场。我走到附近一个报刊亭边上，盯着便携式成像器的显示。他在一个袖珍触显上打入一堆代码，插入他的寰宇卡，然后走进了那亮荧荧的矩形传送门。

使用袖珍触显，应该意味着他去的是某种通用传送门，因为私人的传输器代码一般都是印在只有肉眼可见的芯片之上的。太棒了。这样我便把他的目的地范围缩小到约两百万个传送门了，可能的位置是一百五十来个环网世界，以及七八十个卫星上。

我用一只手拉出外套的红色“内衬”，同时也按下了成像器的回放键，通过目镜察看放大的触显序号。我拽出一顶红色的帽子，和我现在的红夹克正相配，帽檐拉得低低的，盖过大半张脸；我疾步走过广场，同时在通信志上查询成像器上显示的九位传送代码。我知道前三位数字代表青岛-西双版纳星球，所有的星球前缀我早都背得滚瓜烂熟了。然后，查询结果告诉我，传送代码所指向的是这个星球上的王谢城，第一扩张时期移民的居民区。

我匆忙走进第一个开放的传输间，传送到了那儿。走出传送门，我现在身处一个小型终端广场，广场上的砖面经年累月已经磨蚀。古代的东方式小店重檐叠阁，宝塔状屋顶的屋檐垂在狭窄的街上。人们拥在广场上，有的则站在门口，虽然他们中多数是定居在青-西的远航流亡者

的后裔，但还有很多是来自外世界的人。空气中飘荡着异域植物、下水道和香米饭的气味。

“见鬼。”我轻声咒骂着。附近的三个传送门都处于空闲状态。乔尼可能已经传输到别的地方了。

但我没有回卢瑟斯，而是花了几分钟观察广场和街道两侧的情况。这次我吞下的黑色素药片起了作用，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年轻的黑人女子——当然也可能是男子，因为穿着时髦的红色膨胀夹克，戴着偏光护目镜，很难辨认出性别。我一边闲逛，一边用游览成像器拍照。

在乔尼的第二杯德国啤酒里，我放了一个溶解式追踪小丸，现在终于派上用场了。对紫外线感光的孢子现在就飘浮在空气中，我几乎可以一步不差地跟上他呼吸所留下的痕迹。不过，在一面灰暗的墙上，我发现了一个明亮的黄色手印（这种明黄色当然只有我那特质透视镜才能看到，紫外光谱下是看不见的），便顺着市场售货摊上吸满追踪剂的衣物，顺着石墙上留下的模糊斑痕，开始追踪。

乔尼正在一家粤式餐馆里吃饭，那地方离终端区广场不过两条街的距离。油炸食物的香气令人馋涎欲滴，但我忍住了进去的冲动——我在小巷的书店里徘徊，在自由市场上讨价还价，差不多在那儿待了一个小时，直到他吃完回到广场，传输离开。这次他拿出来的是私人传送门的代码芯片，目的地显然是私人住宅——于是我想碰碰两次运气，使出了鲭鱼卡来跟踪他。之所以说两次运气，一是因为这卡完全是非法的，一旦暴露，我甚至会被吊销侦探执照，当然这种可能性倒不是很大，只要我同时使用森林老爹那虽然贵死人但也超级完美的变形芯片；二则是我很可能被直接传输进乔尼的起居室……这两种情况可都让人尴尬得说不出口。

还好终点不是他的起居室。还没看到街道标志，熟悉的超重力感便已袭来，那青铜色的暗淡灯光、空气中机油和臭氧的味道，都确凿地说明，我已经回到了卢瑟斯。

乔尼传输的目的地是一个中级安全度的私人住宅塔，位于伯格森蜂巢区。或许这也说明了他为什么会选择我的事务所——我们几乎就是邻居，相距还不到六百公里。

我的赛伯人客户已经消失在视野之中。我尽量装出一副很有目的性的样子，以免触发那些监控闲逛人员的安全录像器。住宅塔没有居民名册，公寓的门口也没有门牌号码或人名，通信志上也查不到任何名录。在伯格森蜂巢东区一带，约摸有两万间一模一样的居民小屋。

随着孢子迷雾消散，踪迹变得越来越淡，但我刚检查了两个星形走廊，便又找到了一缕印迹。乔尼住在一条环绕着甲烷湖的草坪侧翼上，他的掌纹锁上有一个手印在荧荧发光。我用飞贼工具记录下了锁的信息，便传送回家了。

总而言之，我已经看着这个客户去了中餐馆，晚上又看着他回了家。就一天的时间来说，这些进展已经够多了。

屁屁·萨布林芝是我的人工智能专家。他在霸主流量控制记录和统计处工作，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斜躺在一张做惯性运动的躺椅上，让五六条微型导线从头颅上引出，同时和数据平面的其他官员进行密切联系。我和他是在上大学时认识的，当时他就已经是个彻头彻尾的赛伯飙客——也就是第二十代黑客。在十二标准岁数时，他就在大脑皮层上安装了分流器。他的真名是欧内斯特，不过他和我一个叫谢娅·托尤的朋

友拍拖的时候，得到了“屁屁”的绰号。谢娅和他第二次约会的时候看到了他的裸体，然后笑了足足半个小时。欧内斯特以前差不多有两米高，这个数字现在也没变过，但体重却不到五十千克。谢娅说他的屁股特色十足，小得令人怜惜，真正的两片“小屁屁”，正如其他的残酷事实一样，这个绰号他甩都甩不掉。

我来到他的工作间拜访他，那地方位于鲸心一栋无窗的巨型建筑中。不是屁屁和他的族群喜欢的那种云塔。

“喔，布劳恩，”他说，“怎么到了这把年纪，倒想起来给自己进行信息技术扫盲了？你如果想找真正的工作，那你已经太老啦。”

“我只想了解更多人工智能，屁屁。”

“那不过是已知世界上最复杂的问题之一罢了。”他叹了口气，满怀思念地看着神经分流器和后脑皮层导线，他已经把它们断开了。赛伯飙客从来不用休息，而政府的公务员则必须停下来吃午饭。和大多数飙客一样，屁屁只要不在数据波上冲浪交流信息，便会全身不舒服。“你想知道什么？”他说。

“人工智能为什么要退出？”我得从别的地方引出话题。

屁屁做了个复杂的手势：“它们说，它们的计划和霸主——真正的人类——事务无法相互兼容。事实上，没人知道真相。”

“但它们仍活跃着，仍在管理事务，不是吗？”

“当然。系统不能脱离它们，没了它们，系统就无法运行了。布劳恩，你知道这个。甚至连全局也不能脱离人工智能的实时施瓦兹希尔制式管理……”

“好吧，”我说，在他滔滔不绝堕入赛伯飙客术语之前，我及时打断了他，“但是它们还有什么.....‘别的计划’吗？”

“没人晓得。艺术因特尔公司的布拉纳和斯韦泽认为，人工智能正在银河系中寻求意识的进化。我们知道它们有自己的外太空探测器，远到那些偏地.....”

“赛伯人呢？”

“赛伯人？”屁屁站起身，他似乎终于来了兴趣，“你怎么会提到赛伯人的？”

“屁屁，我提到赛伯人，又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他心不在焉地搓了搓他的分流插座：“啊，首先，大多数人已经忘了他们的存在。两个世纪前，全是危言耸听的话，什么蚕茧人掌权之类的，全是这些东西，但是现在已经没人想着那些了。还有，我昨天偶然看见一份异常报告，说赛伯人正在消失。”

“消失？”这回轮到我坐直身子了。

“就是说，被慢慢淘汰了。人工智能以前在环网供养着一千名拥有许可证的赛伯人。他们中有半数是在鲸迹中心。上星期的人口普查显示，他们有三分之二，大概就在上个月被召回了。”

“人工智能召回赛伯人，然后呢？”

“我不晓得。我猜，他们是被清除了。人工智能不喜欢浪费，所以我想，那些基因材料可能是以某种方式回收了。”

“为什么要回收？”

“没人晓得，布劳恩。话说回来，人工智能做大多数事的理由，我们大部分人都不能理解。”

“专家们有没有把它们——把人工智能——看作是威胁？”

“开玩笑？你说的要么是在六百年前。虽然两个世纪前，它们的退出让我们满怀戒心。可是，我告诉你，如果这东西想要害人，它们很久以前就能害了。担心人工智能攻击我们，就好像担心农庄的动物打算叛乱一样。”

“但是人工智能比我们聪明。”我说。

“对，啊，说得不错。”

“屁屁，你有没有听说过人格重建计划？”

“就像格列侬高的重建？当然啦。每个人都听说过。我几年前甚至在帝国大学着手建过一个。但现在一切都已经过时了，没人再研究这东西了。”

“为啥？”

“老天，你是不是啥都不晓得，布劳恩？人格重建计划已经被淘汰了。即使有最好的模拟控制……他们用了军部的奥林帕斯指挥学校的历史战略网络——你也无法应付各种各样的变数。人物模板有了自我意识——我不仅仅是说自我意识，就像你我，更是说那是人造的自我意识——可是到最后都会导致奇异的死循环以及不和谐的迷宫，直接通向埃舍尔空间。”

“什么意思？”我说。

屁屁叹了口气，朝墙上的蓝色和金色时间指针看去。还有五分钟，他的强制午餐时间就要结束了，到时他就能重新进入“真实世界”了。“意思嘛，”他说，“就是说，人格重建计划垮掉了。疯掉了。它们是一群精神病。一堆错误。”

“所有人？”

“所有人。”

“但是人工智能仍然对这方面感兴趣？”

“哦，是吗？谁说的？它们从来没有做过一个。我听到的所有的重建成果都是人类研究出来的.....大多数都是拙劣的大学计划。那些死脑子的大学教师花钱找回死掉的脑子。”

我勉强挤出一丝笑容。还剩三分钟，他就能插回去了。“所有这些重建人格都获得赛伯人远程身体了吗？”

“呃。布劳恩，你怎么会有那种想法的？没有什么重建人格获得过，那不可能办到。”

“为什么不可能？”

“这样做只会把刺激模拟搞砸。除此之外，你还需要完美的克隆本体，以及精确到细微的交互环境。你瞧，老姐，借由全面尺度的模拟，你让重建人格生活在它的世界里。而你呢，只要通过梦境或者场景交互，就能向它偷偷问问题。如果把这些从模拟现实拉出到慢时间中.....”

这是赛伯飙客由来已久的词语，也就是……允许我说这词……真实世界。

“……迟早会把它逼得错误满身的。”他说完了。

我摇摇头：“啊，不错，谢了，屁屁。”我走到门口。还剩三十秒了，之后，我的大学老朋友就可以从慢时间中逃脱了。

“屁屁，”我思虑再三，终于说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重建人格，一名来自旧地的诗人，名叫约翰·济慈？”

“济慈？哦，当然，我记得大学课本上就有一篇对其大加赞赏的文章。马蒂·卡洛鲁斯五十年前在新剑桥做过一个。”

“发生了什么事？”

“跟往常一样。人格进入死循环。但是在它垮掉之前，它死在了全面模拟中——得了某种古老的疾病。”屁屁看了看钟，笑了笑，拿起了分流器。在把它插进颅骨的插座中前，他又看了我一眼，几乎是在向我赐福。“我现在记起来了，”他面带幻梦似的笑容，说道，“是肺结核。”

如果我们的社会选择了奥威尔的“老大哥”^[134]的模式，那信用记录就是可用的镇压工具。在一个完全不用现金的经济制度下，实物交换的黑市发育不全，个人的行踪完全可以被实时监控；如果想要搞清一个人的点滴踪迹，只要监视他的寰宇卡信用记录就可以了。虽然有严格的法律来保护卡的隐私，但是法律有一个坏习惯——当普通人的利益与极权政府的利益相冲突时，法律就会被忽视，被废黜。

乔尼在被谋杀前五天内的信用记录显示，这是一个生活习惯相当有规律的人，开支适度。在研究信用薄纸上的线索前，我先花了两天无聊的时间，跟踪了乔尼。

数据：他住在伯格森蜂巢东区。例行调查显示，他在那儿住了大约七个当地月——换算到标准时间，约五个月不到。早上，他在当地的小餐馆吃了早饭，远传至复兴之矢，在那里工作五小时左右，他显然是在那儿收集某些打印文档的研究资料，接着他会在一个庭院小贩的摊位吃顿清淡的午饭，之后，在图书馆待上一两个小时，然后传送回卢瑟斯的家，或者传送到另一个世界的某个中意的小吃点。二十二点整，已经待在了自己的房间里。比起卢瑟斯的普通中产懒汉，他的传送次数要多得多，但另外，这时间表也同样无法让人眼前一亮。信用薄纸证实，在他被杀的那星期，他一直遵循着这一日程安排，只是略微多出来一点额外的购买——某天买了一双鞋，另一天买了些杂货——在他“被杀”的那天，他在复兴之矢的某个酒吧里逗留了一会儿。

我和他一起来到红龙路上一家小餐馆里吃饭，餐馆就在青岛-西双版纳传送门附近。菜很烫，辣劲十足，非常好吃。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他问。

“棒极了。我比我们见面前，多了一千马克，我还发现了一家很棒的粤餐馆。”

“我很高兴，看来我的钱用在了要事之上。”

“提到你的钱……我想问，它们哪儿来的？在复兴之矢的图书馆里晃荡，可赚不了多少钱。”

乔尼扬扬眉毛：“我有一小笔……遗产，我以此过活。”

“我希望不是很小的一小笔。我可是要你付钱的。”

“够我们开销的了，拉米亚女士。你有没有发现什么事情？”

我耸耸肩：“告诉我，你在图书馆里做什么？”

“这跟我们的事情有关吗？”

“对，可能。”

他看着我，眼神很奇怪。他目光里有着什么东西，让我腿软。“你让我想起一个人。”他温柔地说。

“哦？”如果这句话出自别人之口，我肯定会拂袖而去。“谁？”我问。

“一个我曾经认识的……女人。很久以前。”他的手指轻轻拂拭过自己的额头，仿佛他突然间变得很累，头晕目眩。

“她叫什么名字？”

“芬妮。”几乎是在耳语。

我知道他说的是谁。约翰·济慈有个未婚妻，名叫芬妮^[135]。他俩的爱情相当浪漫，但济慈也吃足了苦头，几乎把他逼疯。济慈在意大利临死时，形单影只，身边仅有一个同路人，他感觉自己是被朋友、被爱人遗弃了。他保存着来自芬妮的信，尽管他从未打开过它们。此外，他还保存着一绺她的卷发，弥留之际，他要求和它们埋在一起。

在这周之前，我从没听说过约翰·济慈这个人。我通过通信志读取了这狗屁的一切。我说：“那.....你到底在图书馆里做什么？”

赛伯人清清嗓子：“我在研究一首诗。我在搜寻原稿的片断。”

“济慈写的？”

“对。”

“在数据网里找，不是更简单吗？”

“当然。但是我要看到原稿.....碰碰它，这很重要。”

我想了想：“这首诗讲的是什么？”

他笑了.....或者，至少他的嘴唇往上一翘，淡褐色的眼睛看上去仍然带着不安：“这首诗，名叫《海伯利安》。很难描述它的故事内容。我想，那是艺术上的失败。济慈没有完成它。”

我推开我的盘子，吮了一口温茶：“你说济慈没有完成它。你是说你没完成？”

他脸上的震惊表情很真实.....除非人工智能是炉火纯青的演员。就我所知，他们可以做到。“老天，”他说，“我不是约翰·济慈。虽然我的人格基于他的重建模板所建，但这并不能让我成为济慈，就好比叫你叫拉米亚^[136]，并不能让你变成女妖。有无数种影响力，把我和那个可怜的天才分开了。”

“你说我让你想起了芬妮？”

“梦里的共鸣。不多。你接受过RNA学习疗法，是不是？”

“是的。”

“跟它差不多。这些记忆，感觉.....很空虚。”

一名人类侍者带来了签语饼。

“你有没有兴趣去看看真实的海伯利安？”我问。

“那是什么东西？”

“偏地世界。我想，离帕瓦蒂不远。”

乔尼看上去迷惑不解。他已经掰开了曲奇饼，但还没看他的签运。

“我想，它以前叫诗人世界，”我说，“甚至它还有一个城市是以你命名的.....济慈。”

年轻人摇摇头：“对不起，我没听说过那地方。”

“怎么可能？人工智能不是万事皆知吗？”

他笑了起来，笑声短促刺耳：“但我这个人工智能知道得很少。”他读了读他的签运：谨防一时冲动。

我交叉双臂：“我跟你说过，除了在我办公室耍弄银行经理全息像的小把戏，我还无法证明，你跟你嘴上说的是同一个人。”

“把你的手给我。”

“我的手？”

“对。随便哪一只。谢谢。”

乔尼双手拿起我的右手。他的手指修长，比我的还要长。但我的很粗壮。

“把眼睛闭上。”他说。

我闭上了。没有过渡，前一刻我还坐在红龙街的蓝莲餐馆中，下一秒我就在.....不知道什么地方了。未知之地。在灰蓝的数据平面中疾跑，向铬黄的信息高速公路倾斜，在炽热的信息仓库的巨大城市中上下穿梭，红色摩天楼穿上了黑冰防御铠甲，像私人账号和法人文件之类的简易实体闪耀在夜幕之下，仿佛熊熊燃烧的精炼厂。在这一切之上，巨重无比的人工智能挂在刚好看不见的地方，就像什么东西悬在了扭曲空间中，它们最简单的通信脉冲如同猛烈的无声闪电，沿着无边无际的地平线肆虐开来。远方的某处，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数据网小世界中，有一双微乎其微的眸子，除此之外所有的一切几乎迷失在三维霓虹的迷津之中，那双温柔的淡褐色眼睛正在等我，我能感受到，而不是用眼睛看到。

乔尼松开了我的手。他掰碎了我的签运饼。小纸条上写着：明智地投资新风险。

“老天啊。”我小声说。屁屁以前曾带着我飞行在数据平面上，但因为没装带分流器，我的体验仅仅是一点点的朦胧影子。那时与现在的区别，就好比一个是看焰火表演的黑白全息像，一个是亲临现场观看。“你怎么办到的？”

“你明天可以对案子做出一点进展吗？”他问。

我重又镇定下来。“明天，”我说，“我打算把它摆平了。”

嗯，可能还摆不平，但至少事情进展顺利。乔尼的信用薄纸上最后
的费用记录发生在复兴之矢的酒吧里。当然，我第一天在那地方检查
过，由于那里没有人类招待，所以我只能跟几名老主顾谈谈，但是得到
的答案千篇一律——没人记得乔尼。之后我又去过两次，但是运气还是
不怎么样。第三天，我又去了那儿，留在那里，等待着某个家伙开口。

跟我和乔尼在鲸心去过的那家酒吧相比，这家显然不在一个档次，
这里可没有仿木和仿铜装饰。这地方掖藏在一幢腐朽建筑的二楼，坐落
在一个破败不堪的街区里，就在乔尼所待的那个复兴图书馆的附近，相
邻两个街区。即使在乔尼回远传广场的路上，也绝不会顺路到这地方逗
留一会儿，但是如果他要和谁在图书馆附近见个面——某个想跟他私下
里聊聊的人，那他是选对结果他性命的地方了。

我在那里死等了六小时，吃腻了腌坚果和跑了气的啤酒，就在此
时，一个无家可归的老头走进了酒吧。我猜他是这里的常客，瞧他那样
子就知道了。他进门时没有停下脚步，也没左顾右盼，而是径直朝后头
的一张桌子走去，在机器招待还没完全停在他面前时，就点了杯威士
忌。我走了过去，站在他边上，我意识到他并不完全是个流浪汉，我在
附近的废品店和街摊上，看到过那些肮脏的男人女人，但他跟他们不一
样。他抬起头，斜着眼睛看着我，脸上带着凯旋的神色。

“我能坐这儿吗？”

“那要看情况啦，妹妹。你卖什么？”

“我是想买点东西。”我坐了下来，把啤酒杯放在桌上，抽出一张全
身照，塞给他看，那是乔尼在鲸逝中心进入传送台的时候拍的。“见过
这人吗？”

老头盯着照片，摇晃着身子，然后把注意力全部放回了他的威士忌上。“也许吧。”

我朝机器招待招招手，叫他再来一杯：“如果你看见他了，那今天就是你的幸运日。”

老头哼了哼，用手背擦了擦脸上的灰白胡茬儿。“如果是，那就是他妈这么长时间来的第一次，”他盯着我看，“给多少？要什么？”

“我买消息。多少的话，那要看你提供什么消息了。你有没有见过他？”我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张黑市交易的五十马克钞票。

“啊，当然见过。”

钞票一半躺在桌子上，一半紧攥在我的手里：“什么时候？”

“上星期二。星期二早上。”

没错，就是这天。我把五十马克塞给他，又抽出一张钞票：“他一个人吗？”

老头舔了舔嘴唇。“让我想想。我想不是.....不是，他坐在那儿，”他指着后面的一张桌子，“还有两个人和他一起。其中一个.....啊，说到那人，这下子我记起来了。”

“什么？”

老头食指和拇指捻了捻。这动作就如贪婪本身那么古老了吧。

“告诉我，那两个是什么人。”我诱哄着。

“年轻的那人……你的人……他和其中一人在一起，你知道的，就是那些穿着长袍的自然怪物。你总是能在全息电视上见到他们，他们和他们该死的树。”

树？“圣徒？”我说，心里大吃一惊。圣徒跑到复兴之矢上的酒吧里做什么？如果他在追踪乔尼，那他为什么要穿长袍？这就好像杀人犯穿着小丑服在外做买卖一样。

“对。圣徒。穿着褐色的长袍，看上去就像个东方人。”

“男的？”

“对，我肯定。”

“能不能再多讲些？”

“没了，圣徒，狗娘养的大个子。看不清他的脸。”

“另一个人呢？”

老头耸耸肩。我又拿出一张钞票，把两张都放在我的杯子旁。

“他们一起进来的吗？”我问，“三个人？”

“我记不……我没办法……不，等等。你的人和圣徒首先进来。我记起来，我是先看见了长袍，然后另一人才坐了下来。”

“给我讲讲另外那个人。”

老头朝机器招待挥挥手，叫他来第三杯。我用我的卡帮他付了账，招待滑动着离开了，反重力轮在耳边聒噪着。

“像你，”他说，“有点像你。”

“矮吗？”我说，“胳膊腿强壮吗？是卢瑟斯人？”

“对，我猜的。从没去过那儿。”

“还有呢？”

“没有头发，”老头说，“只有一个什么来着，就像我外甥女以前一直留的。马尾巴。”

“辫子。”我说。

“对，管它呢。”他开始伸手拿钞票。

“还有几个问题。他们有没有争吵？”

“没。我觉得没。他们说话说得真是轻。那天——那时候没多少人。”

“那天什么时候？”

“早上。大概十点吧。”

跟信用薄纸上的编码一致。

“你有没有听见什么谈话内容？”

“嗯没。”

“谁说得最多？”

老头喝了口酒，眉头紧皱，绞尽脑汁想着：“圣徒先说的。你的人好像在答话。有一次我看到他好像很惊讶的样子。”

“吓到了？”

“嗯不，只是惊讶。好像穿长袍的人说了些他没想到的话。”

“你是说，一开始都是圣徒在说话。后来是谁？我的人吗？”

“嗯不，留着马尾的人。然后他们就走了。”

“三个人都走了？”

“没。你的人和马尾。”

“圣徒留下来了？”

“对，我猜是的。我想是这样。我到窑子去了。我回来时，我想他已经不在了。”

“另两个人是怎么离开的？”

“该死，我不知道。我又没怎么去注意他们。我是在喝酒，不是当特务！”

我点点头。招待再次摇摇晃晃转了过来，我挥手叫他走开。老头瞪眼怒视着他的背影。

“那么，他们走的时候没有在争吵吗？有没有什么不和的迹象？或者一人在逼另外一人离开？”

“谁？”

“我和人辩子。”

“嗯不。哦，狗屎，我不知道。”他低头看了看脏手中的钞票，看了看招待显示板上的威士忌，意识到，也许他再也无法从我手里拿到更多的钱了。“你到底为什么要知道这些狗屁玩意儿？”

“我在找这人。”我对他说。我朝酒吧四顾。桌子边大约坐有二十名顾客。多数看上去像是附近的常客。“这里还有谁见过他们吗？或者，你记得那天还有谁在这里？”

“嗯不。”他蠢头蠢脑地说着。然后我意识到，这老家伙的眼睛已经跟他喝的威士忌的颜色一模一样了。

我站起身，把最后一张二十马克的钞票摆在了桌上。

“伙计，多谢。”

“随时效劳，妹妹。”

机器招待正在朝他滚去，我来到了门口。

我朝图书馆走去，在热闹的远传广场逗留了一分钟。到目前为止，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是早晨，乔尼刚抵达这里，然后，他遇见了圣徒，也可能是圣徒跟他接洽；地点可能是在图书馆，也可能是在外面。他们去了什么隐秘的地方谈话，也就是酒吧，圣徒说了什么话，让乔尼感到惊讶。一个留着辫子的男人——很可能是卢瑟斯人——出现并接下了话茬儿。乔尼和辫子一同离去。之后的某个时候，乔尼远传至鲸心，然后从那里和另一个人——可能是辫子，也可能是圣徒——远传至末睇，在

那儿，那个人企图杀死乔尼。的的确确杀了他。

太多空白。太多“某人”。根本就不是一般得多，一天之内绝对搞不定。

我正思考着是否要传送回卢瑟斯，突然，我的通信志“唧唧”地鸣叫起来，使用的是受限通信频率，正是我给乔尼的。

他的嗓音听上去很痛苦：“拉米亚女士。请你.....快过来。我想他们又企图.....想要杀死我。”紧随而来的坐标直指伯格森蜂巢东区。

我向远距传输器奔去。

乔尼的小房间开了一条缝。通道里一个人也没有，公寓里也没有一丝声音。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事情还没有惊动管理当局。

我从大衣口袋里拿出父亲的自动手枪，举枪进入室内，手一动，“咔嚓”一声，打开了激光瞄准束。

我放低身子，潜进房间，双臂举枪，红点滑过黑色的墙壁，滑过远处墙上的廉价版画，一条黑色的通道通向小房间。休息室空无一人。起居室和媒体区也空无一人。

乔尼躺在卧室的地板上，头靠在床边。鲜血浸湿了被褥。他挣扎着支起身子，又无力地倒了下来。他身后的阳台拉门门户大开，凛冽的寒风从对面的商场中吹了进来。

我检查了单人盥洗室、短短的走廊、厨房间壁龛，然后回到卧室，走到阳台上。我站在这两百米高的制高点上，那景象真是壮观，曲线形蜂巢墙遥遥直上，俯瞰着壕沟商场里面十到二十公里的连绵之地。头顶

一百来米的上方，就是蜂巢的屋顶，黑色的大堆钢桁。商场闪耀着万千灯火、商业全息像和霓虹灯的亮光，这一切都加入了远处璀璨灯火的大军。

在蜂巢的这面墙上，有数以百计长得一模一样的阳台，它们都已经为人所弃。最近的一个在二十米开外。这些阳台，是房屋出租经纪人增加效益的源泉——天知道乔尼有没有支付外部房间的大量额外支出——这些阳台完全就是画蛇添足，猛烈的寒风正向上穿过气窗急速流动，里面夹带着粗沙和碎片，还夹杂着蜂巢亘古不变的机油和臭氧的气味。

我收起手枪，走向房间，看看乔尼有无大碍。

伤口从他发际划向眉毛，只是皮外伤，但是血淋淋的。我去浴室拿了点消毒干垫，回来时他已经坐了起来，我把垫子按在他的伤口上。“怎么回事？”我问。

“我回到家时，有两个男人……等在卧室里。他们是从阳台那边的门爬进来的，躲开了警报器。”

“你交的安全税完全没用，他们应该退钱，”我说，“然后呢？”

“我们打了起来。他们好像要把我朝门那边拖。其中一个拿着管注射器，我把它从他手里敲落到了地上。”

“那他们怎么走了？”

“我触响了室内警报。”

“不是蜂巢安全警报？”

“不是。我不想把警方卷进来。”

“谁把你打成这样的？”

乔尼腼腆地笑了：“我自己弄的。他们把我放了，我想追他们。然后绊了一跤，头磕在了床头柜上。”

“两败俱伤啊。”我把灯开了，然后在地毯上检查了一遍，找到了那支注射器，它滚到床底下了。

乔尼注视着它，就好像在注视一条毒蛇。

“你猜是什么？”我说，“又是II型艾滋病毒，是不是？”

他摇摇头。

“我知道个地方，可以对它分析分析，”我说，“不过我猜这只是镇静剂。他们只是想把你带走……而不是要置你于死地。”

乔尼扯掉干垫，疼得龇牙咧嘴。伤口还在涌着血。“为什么会有人想要绑架一个赛伯人呢？”

“还是你来回答吧。我已经开始相信，这些所谓的谋杀，只是桩拙劣的绑架案而已。”

乔尼再次摇摇头。

我问他：“两个人中，有人留辫子吗？”

“我不知道。他们戴着帽子，还戴着滤息面具。”

“有没有人跟圣徒一样高？或者跟卢瑟斯人一样强壮？”

“圣徒？”乔尼显得很吃惊，“不。其中一个身高是环网的普通水平。另一个拿着针筒的，可能是卢瑟斯人，很强壮。”

“那你是打算赤手空拳追击这个卢瑟斯人啦？你有没有什么我不知道的生物处理器，或者加力植入物？”

“没有。我当时肯定是疯掉了。”

我扶着他站起身：“那么，人工智能也会生气喽？”

“就我而言，对。”

“来吧，”我说，“我知道一家打折的自动化医疗诊所。看过病后，你暂时先跟我住吧。”

“跟你住？为什么？”

“因为你升级了，现在，你不仅仅需要侦探，”我说，“还需要一名保镖。”

我的住所在蜂巢区域图表中注册的类别不是单元住宅，它是一幢修复一新的仓库阁楼，是我从朋友那接手的，这家伙被放高利贷的骗子缠住了，后来我这个朋友决定移民到一个偏地殖民地去过下半辈子，我做了笔好买卖，得到了这个地方。从我办公室的走廊走到那里，仅有一公里路。这里环境稍微有点简陋，有时，从装卸码头那传来的噪声可以淹没所有谈话内容，但是这地方比一般的小房子大了十倍，我尽可以放心地在家里使用体重和体力训练设备。

没错，乔尼看上去也被这个地方吸引住了，我得骂自己几声，别太嘚瑟了。不然，接下去，我就会为了这个赛伯人抹上口红，穿上红色紧身衣了。

“我问你，你为什么要住在卢瑟斯？”我问他，“大多数外世界的人都觉得很难适应这里的重力，这里的风景也太乏味了。此外，你的研究资料不是在复兴之矢的图书馆里吗？为什么要选择这里呢？”

他回话时，我仔细地望着他，并且侧耳倾听。他的发根部分是笔直的，中分，垂到领口的部分变成了卷发，带着红褐色。他说话时有个习惯，喜欢把脸撑在拳头上。让我大为吃惊的是，他的方言语调竟然没带一丝口音，就像一个精通这门新语言的人，而且还没有那些说母语的人那种懒散的连读。在那声音后面，带着一点轻快活泼的调子，让我想起一个飞贼的泛音语调，那人出生在宁静穷困的环网世界阿斯奎斯，那星球上住着第一扩张时期的移民，来自于曾经的不列颠群岛。

“我在很多世界上住过，”他说，“我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观察。”

“作为诗人？”

他摇摇头，疼得缩紧身子，小心翼翼地碰了碰伤口缝线。“不。我不是诗人。他是。”

虽然目前境况不佳，但是在乔尼身上，我发现了一种精神，一股活力，我很少在别人身上看见这种东西。这很难用言语形容，但我见过很多有权有势的名流挤满房间，争着抢着盘旋在某个就像乔尼这样的人身边。不仅仅是他的缄默，他的敏锐，更是一种他在观察事物时便会散发出来的热情。

“你为什么住在这里？”他问我。

“我出生在这里。”

“对，但你是在鲸逝中心长大的。你父亲是名议员。”

我没有吭声。

“许多人希望你进入政坛，”他说，“是不是因为你父亲自杀了，让你打消了从政的念头？”

“他不是自杀的。”我说。

“不是？”

“新闻报道和检察报告都说是自杀，”我干巴巴地说，“但是他们是在胡说。我的父亲从来不会自杀。”

“那么是谋杀吗？”

“对。”

“但是，没有找到动机，也没有找到嫌疑犯，是不是？”

“对。”

“我明白了。”乔尼说。码头的黄色灯光透过布满灰尘的窗户照进来，他的头发仿佛新铜一般微微闪光。“你喜欢干侦探这一行吗？”

“干得好的时候喜欢。”我说，“你肚子饿吗？”

“不饿。”

“那我们去睡会觉吧。你可以睡在睡椅上。”

“你是不是经常干得很好？”他说，“侦探这一行？”

“明天你就会知道了。”

早上，乔尼传送至复兴之矢，时间跟往常一样。他先在广场等了一会儿，然后传至天龙星七号的古老移民者博物馆。在那儿，他立即传送到了北岛的核心终端，然后再传至神林的圣徒世界。

我们已经事先商量好时间，现在，我正在复兴之矢上面等他，躲在柱廊后的阴影中。

在乔尼进去后，一个留着辫子的男人也进去了，在他之前还进去了两个人。毋庸置疑，那是个卢瑟斯人——看那蜂巢般的苍白脸色，看那肌肉和大块头的身体，还有那走路的傲慢模样，他简直像是我失散了很长时间的兄弟。

他从不正眼瞧乔尼，但是，赛伯人转悠到境外传送门边上时，我能看出他脸上吃惊的表情。我站在后面，扫到他的卡，仅仅是一眼，但是我敢打赌，那是张追踪卡。

“辫子”在古老移民者博物馆中极为小心，盯着乔尼不让他走远，但也随时随地瞄着自己的身后。我穿着一身禅灵教的冥想服，戴着隔离护目镜等装束。我转悠着，来到博物院的外部传送门，没朝他们的方向看一眼，径直传至神林。

这让我感到好笑，撇下乔尼一人，让他在博物馆里穿梭，前往北岛

的主要终端，但是这两个都是公共场所，这是计划之内的风险。

乔尼从世界树的抵临传送门里走了出来，买了张环游票，时间恰到好处。他那如影随形的跟班必须加快脚步赶上来才行，这家伙从隐藏处跳将出来，终于赶在公共掠行艇离开前，登了上来。我已经坐在了上甲板的后座上，乔尼则在前头找了个位子坐下来，计划进展得非常顺利。现在，我穿着一身普通的游客装，除我以外，还有十几名游客的成像器均在运行，“辫子”匆匆忙忙地在乔尼后面坐了下来，他们之间相隔三排位子。

环游世界树的旅程总是很带劲，父亲第一次带我乘的时候，我才刚满三岁。但是这次，掠行艇在高速公路般大小的树枝中穿行，环绕着有奥林帕斯山那么高的树干一路向上，我却没有了往日的心情。每当我见到一个戴着兜帽的圣徒，都如坐针毡。

我和乔尼讨论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如果“辫子”出现，我们将如何追踪他，跟着他去他的老巢，如果需要，我们将花上几星期来追溯出他游戏的目的，这些办法聪明且非常狡猾。但最后，我选择了一个较为直接的方法。

公共艇把我们倾倒在缪尔博物馆附近，人群在广场周围乱转，被两个想法拉扯着。是花十马克买张票来增长点见识呢，还是直接到礼品商店买点东西完事。此时此刻，我走到“辫子”跟前，紧紧抓住他的胳膊，以谈话的口吻跟他说：“嗨！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他妈想拿我的客户怎么办？”

有一种老掉牙的说法是，卢瑟斯人和洗胃器一样狡猾，也有它一半的讨人喜欢。如果我是这前半句话的证明，那么，辫子离后半句偏见也

实在是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他迅如闪电。尽管我看似随意的一抓麻痹了他的右臂肌肉，他左手的匕首还是在刹那间划了过来。

我立刻向右侧倒去，匕首“嗖”的一声划过空气，离我的脸颊仅厘米之遥。我跌倒在人行道上，翻了个身，手里变戏法般出现了神经击昏器，单脚跪地站起身，直面他的恐吓。

但没有恐吓。“辫子”跑开了。他在逃。逃离我，逃离乔尼。他把游客推到一边，东躲西闪，避开他们，朝博物院入口跑去。

击昏器滑回袖口，我也开始跑起来。击昏器是很棒的近战武器——跟霰弹枪一样非常容易瞄准，如果散布开来的辐射打中了无辜的旁观者，那也不会有什么可怕的结果——但是，如果超出了八到十米的距离，它就是废物一个了。如果击昏器处于全射状态，我可以用它把广场上的半数游客击得头痛欲裂，但是“辫子”已经跑得太远了，那距离没法让他倒地。我只能紧紧追击。

乔尼朝我跑来。我朝他挥挥手，叫他回去。“盯牢我！”我喊道，“用追踪器！”

“辫子”已经来到博物馆的入口处，现在他扭过头，看着我；匕首仍然抓在手里。

我朝他猛冲过去，想到接下来几分钟会发生什么事，我心里涌动着某种类似愉悦的情绪。

“辫子”跳过一个绕杆，推开游客，奔进大门，而我则紧追不放。

我进入肃静的大礼堂，看见他推推搡搡地通过拥挤的自动扶梯，向上来到远足中楼，然后，我终于明白他在朝什么地方前进。

我三岁时，父亲带我参观过圣徒远足地。远足地的传送门永远开着；在三十个世界上，圣徒的生态学者维护着若干自然景色，他们觉得这会取悦缪尔，要想走完这三十个世界的游览路线，大约要花上三个小时。我记不太清了，但是我想，这些路线应该是些环形小路，各个传送门之间靠得很近，这样就便于圣徒导游和维护人员的通行。

真是该死。

环游传送门边上站着一名穿着制服的守卫，他瞧见那闹哄哄的场面，看着“辫子”抄近路走了过来，于是他走上前，拦在了“辫子”面前，想要截下这名无礼的入侵者。虽然相离十五米，但我还是看到了这名老守卫脸上显露出震惊和怀疑，他踉踉跄跄朝后退去，“辫子”的长匕首插在了他的胸前，刀把耸立在那儿。

这名老守卫，很可能是名退休的当地警官，他眼睛朝下看去，脸色煞白，小心翼翼地摸了摸骨制刀把，仿佛那不是真的，然后一头栽在了中楼的地砖上。游客尖叫起来。有人在叫医生。我看见“辫子”把一名圣徒导游推到一边，匆匆跳进闪光的传送门中。

事情偏离了我的计划。

我加快脚步，朝传送门跃去。

穿过传送门，我差一点失足滑倒，脚下是山腰的草皮，极其滑溜。头顶的天空是一片柠檬黄。空气中带着热带气味。一张张惊骇的脸朝我转来。“辫子”正在朝另一个远距传输器跑去，他抄了条近路，穿过精心

种植的花床，踢飞了花木盆景。我认了出来，这里是富士星。我还在朝山下滑去，于是立马手脚并用向上爬，穿过花床，尾随着“辫子”留下的破坏足迹。“拦住那人！”我高喊，但马上意识到这样叫实在是愚蠢得很。没人动弹一下，只有一个日本游客举起她的成像器，记录下这片断。

“辫子”扭头朝我看来，他又推又搯，挤过一群呆鹅游客，踏进了远距传送门。

我又把击昏器拿在了手里，朝那堆人群挥舞。“闪开！闪开！”他们慌忙腾出空地。

我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手里举着击昏器。“辫子”已经没了匕首，但是我不知道他还带着什么小玩意儿。

水上光芒万丈。无限极海的猛烈巨浪。一条狭窄的木通道制成了远足小道，十米之下是承重浮坞。小道一路通向远方，在一座仙境般的珊瑚礁和黄色海藻岛上转了个弯，然后又转了回来。但是在尽头之处，有条极其狭窄的甬道，抄捷径通向小径末端的一个传送门。“辫子”爬上了“严禁进入”的入口，并且已经走到了狭小甬道的半路中。

我跑了十步，来到平台末端，选中密光束和全自动状态，举起了击昏器，在那来来回回扫动，射出无形的光束，这动作看上去像是在用橡胶软管射击。

“辫子”似乎在那里绊了一小步，但他还是走完了最后的十米，滚进了传送门中。我破口大骂，爬上了入口，从身后传来一名圣徒导游的喊声，我才不管他呢。我瞥到一个标记，上面的字提醒游客穿好热力服，但我已经进入传送门，几乎没有感觉到穿越远传屏时扑面而来的刺痛

感。

暴风雪怒号着，鞭笞着弓形的密蔽场，还把游客的足迹化成了那刺眼雪白中的一条地道。天龙星七号，北部延伸地带，圣徒为了保护北极幻灵，在全局上进行游说，成功阻止了殖民加热计划。我能感受到一点七倍标准重力场压在我的肩头，就像我的体力训练设备上的杠铃。可惜的是，“辫子”也是卢瑟斯人，如果他的体格是环网标准的，那么我要在这里把他擒拿，将完全不费吹灰之力。现在，让我们看看，谁的身板更好。

“辫子”在这条足迹前五十米处扭头看我。另一个远距传输器就在附近什么地方，但是暴风雪肆意侵扰，完全看不清足迹边上的东西，也完全摸不到。我开始大踏步向他赶去。考虑到重力的影响，这条路是圣徒远足之路上最短的一条，仅有两百来米。我向“辫子”越靠越近，现在已经能听见他粗重的喘气声。我脚下生风，跑起来轻快得很；他绝不可能比我先抵达下一个远距传输器。我没看见有其他游客在小路上，到目前为止，还没人在追我们。我心里琢磨，这地方还不算太糟，就在这拷问拷问他吧。

“辫子”离出口传送门还有三十米，他突然转过身，单膝跪地，举起能量手枪向我瞄准。第一发弹药射程过短了，可能是因为武器没有适应天龙星的重力场，但还是射得够近，离我仅一米远。熔渣把小道烤出一条焦痕，融化了永冻带。他重新调整了一下准星。

我跳出了密蔽场，用肩膀挤过弹性的阻力场，踉踉跄跄滚进了溪流，水流没到了我的腰部，寒风灼烧着我的两肺，风卷残雪，片刻之内，我的脸上和裸臂上，便胶结了一团团雪花。我看见“辫子”正在亮堂堂的小道上寻觅我的踪影，但是现在，昏暗的暴风雪正在助我一臂之

力，我甩开脚步，涉过溪水向他跑去。

“辫子”把他的头、肩和一只手挤过密蔽场的墙，歪着脑袋斜视着，冰雪连珠炮般倾泻下来，立马就把他的脸和额头覆盖住了。他射出了第二枪，但射高了，我能感觉到弹药掠过的热量。现在，我离他只有十米了。我把击昏器设定在最广散射状态，把身体埋在雪堆中，头没抬一下，便朝他的方向发射出去。

“辫子”的能量手枪摔到了雪堆中，他掉回了密蔽场。

我得意洋洋地尖叫起来，喊叫声迷失在暴风的咆哮中。然后我摇摇晃晃地朝场墙走去。现在，我的双手双脚仿佛已经不再属于自己，冰冷的痛楚感觉也消失了。我的脸颊和耳朵在剧烈灼烧。我完全不去考虑自己是否被冻伤，立即朝场中跳去。

这是一个三级场，用以阻挡坏天气以及任何如同北极幻灵那么庞大的东西，却允许偶尔跑错路的游客和跑腿的圣徒重新进入小道。但现在，我实在是被寒冷冻虚了身子，我发现自己上面扑打了一会儿，就像苍蝇扑打在塑料上一样白费力气，我的脚在冰雪之中打着滑。最后，我使尽力气猛地向前冲去，终于沉重笨拙地着陆了，接着，我把脚拽了进来。

小道突然的暖意让我禁不住颤抖起来。雨雪的碎片从我身上纷纷洒落，我勉强跪起身，然后站了起来。

“辫子”正在朝出口传送门跑去，只有最后五码的距离了，他的右臂垂摆着，似乎折了。我知道被神经击昏器击中的剧痛，我可不愿与他易地而处。我又开始追击，他回头看了一眼，然后走了进去。

茂伊约。天气酷热，带着海洋和植被的气味。天空湛蓝仿若旧地。我立即注意到，此路通向移动小岛，那是圣徒从霸主的教化手中拯救回的少数几个自由岛。它是一个大岛，从一头到另一头也许有一千米远，进口传送门位于一个宽阔的甲板上，甲板环绕着主树帆的树干，我站在传送门的制高点上，看见巨大的树帆叶子被风刮得满满当当的，靛青的船舵藤蔓向身后的远方蔓延。出口传送门就在十五米之外的阶梯下，但我马上看见“辫子”正在朝相反的方向跑，他正沿着主道，朝一簇小屋和特许置物台跑去，那地方就在小岛的边缘。

只有在这里，圣徒远足小道的半途中，他们才允许建造一些人类建筑，给疲惫的徒步旅行者提供一个庇护所，旅行者可以在这儿买些食物和饮料，或者买些纪念品为圣徒兄弟会筹集资金。我开始慢慢跑下宽阔的阶梯，来到下面的小路上，我的身子仍然不住颤抖，衣服被迅速融化的雪给浸湿了。我纳闷，“辫子”为什么要向人堆里跑呢？

一块块铺展开来可以租用的明亮毯子映入我的眼帘，我豁然大悟。霍鹰飞毯！它们在大多数环网世界都是非法的，但是在茂伊约上，由于希莉传说而成为传统；长两米不到，宽一米，这古老的玩物躺在那儿等着，期待着带游客到海上一游，然后再次返回这漫游的岛屿。如果“辫子”拿到其中一块……我用尽全力，疾冲过去，卢瑟斯人离霍鹰飞毯仅剩几米远的时候，我赶上了他，擒住了他的小腿。我俩纠缠在一起，滚进特许置物台的那块地方，不少游客在那里又喊又叫，四散逃去。

我的父亲曾经教会我一件事，其他小孩在他们危急的时刻往往将这事忘记——厉害的大块头总能打败厉害的小块头。而现在，我俩的块头差不多。“辫子”扭脱了我的手，跳起身，展开双臂，手指大张，摆出一副东方的格斗架势。好吧，现在来瞧瞧谁更厉害。

“辫子”先下手为强，他左手四指挺直，佯装戳刺，然而飞腿紧随其后向我攻来。我飞身闪避，可还是没躲过这招，那一击力道之强，让我的左肩和上臂顿时失去感觉。

“辫子”朝后跃去。我如影随形。他紧握右拳，挥了过来，我格挡住了。他的左手随即剁下，我又用右前臂格挡住。他继续后跃，迅即回转，左脚扫荡而来。我闪开了，顺势抓住他的飞腿，将其抛在沙地上。

“辫子”飞身跳起。我左勾拳立马击出，将他打倒在地。他扭着身体，晕头转向地跪起身来。我抬脚就往他左耳后踢去，这一击足以打倒他，但让他依然保持清醒。

过分清醒了，一秒钟之后，我意识到，他竟然还清醒得很，他四指直刺，攻向我的软肋，意欲刺中我的心脏。虽然没有刺中，可还是戳伤了我右胸的肌肉。我对着他的嘴巴猛挥一拳，刹那间鲜血四溅，他滚到吃水线边，不再动弹了。在我们身后，人们正朝出口传送门跑去，对着几个人大喊大叫，叫警察来。

我拉着这个刺杀乔尼未遂之人的辫子，把他拽了起来，拖着他，来到岛边，把他的头浸在水里，直到他醒过来。然后我翻过他的身子，扯着他那破烂不堪、污迹斑斑的衬衣前襟，一把拽起他。我们只有一两分钟的时间，到时候，便会有人过来了。

“辫子”抬眼瞪了我一眼。我又一次晃着他，凑近小声说道：“听着，朋友，咱们长话短说，你给我如实回答。我先问你，你是谁？你为什么要跟踪那个人，纠缠他不放？”

我感觉到一股电流涌动，然后看见了那蓝色。我骂了一声，松手放开了他的衬衣前襟。电力灵光似乎立即包围了“辫子”的整个身躯。我朝

后猛地跃开，但是我的头发已经竖立起来，通信志的电涌控制警报急促地尖叫起来。“辫子”张开大嘴想要喊叫，我看见他嘴里的蓝光，就像劣质的全息特技效果。他的衬衣前襟滋滋作响，黑掉了，突然着起了火。衣服下面，胸脯带着蓝点，就像古老的胶片在里面燃烧。蓝色变大，汇合在了一起，然后越发变大。我向他的胸腔里瞧去，看见器官在蓝色的火焰下融化了。他再次尖叫，这次我听见了，我看着牙齿和眼睛溃陷在蓝焰之下。

我又向后退了一步。

现在，他已经剧烈燃烧了起来，橘红色的火焰取代了蓝光。他的肉体向外爆裂，带着火苗，似乎骨头被点燃了。不到一分钟，他已经变成一具冒烟的焦烂之肉，尸体缩减得厉害，摆出了古老的侏儒拳击手的造型，所有的火难者都是这样的。我转过身，手捂住嘴，搜寻着那几个旁观者的表情，看看他们是不是也跟我做着同样的动作。朝我看来的是一双双睁大的惊恐眼睛。上面远处，穿灰色制服的保安从远距传输器中冲了出来。

该死。我左右四顾。树帆在头上起伏不定，张扬而起。辐射蛛纱即便在白天也极为美丽，在五颜六色的热带植被上掠过。阳光在蓝色的海洋上舞动。通向两个传送门的路都被堵死了。那群保安中，打头的那个拔出了一把武器。

我三步并作两步，来到最近的那块霍鹰飞毯边。二十年前我乘过这玩意，我试图记起它的飞行控制线是如何启动的，于是拼命点击零件。

霍鹰飞毯挺直了，升了起来，离海滩沙地十厘米高。我现在能听见保安的喊声了，他们已经跑到人群的边缘。一个女人，穿着华而不实的

复兴之矢服装，朝我的方向指来。我从霍鹰飞毯上跃下，抱起其他七块飞毯，再次跳上我那块。我差一点没找到毯子下面乱七八糟的飞行装置，最后，我拍了一下前进控制器，飞毯突然向一边倾倒，飞了起来，起飞时几乎把我从上面颠下来。

飞到五十米外，三十米高的地方，我把其余飞毯扔进了大海，然后转过飞毯，看看海滩上的情形。好几个灰制服挤在烧焦的遗骸旁，乱作一团。有一个端着一根银杖，朝我瞄准。

我感到一阵火辣辣的刺痛，钻袭着我的手臂、肩膀，还有脖子。我的眼皮耷拉下来，整个人差一点从毯子右边摔了下去。我赶忙伸出左手，紧紧抓住毯子左侧，猛地向前卧倒，手指僵硬得仿佛成了木头。我点击着上升装置，飞毯再次爬升。我在右袖管里摸索着，寻找击昏器，然而袖口空空如也。

一分钟后，我坐起身，摆脱了大部分的眩晕，虽然我的手指仍在灼烧，脑袋也痛得厉害。移动小岛已经远在身后，每一秒都在缩小。一个世纪前，岛屿应该是被一群群海豚推动的。这些海豚最初是在大流亡时被带到这里的，但是在希莉叛乱期间，茂伊约和霸主签署了和解计划，杀死了绝大多数水栖哺乳动物。现在，这些岛屿是在无精打采地漫游，运载着它们的货物——环网游客和胜地主人。

我朝地平线望去，想看看周围有没有其他岛屿或者罕见大陆的迹象。可啥都没有。或者，说得更准确点，只有蓝天、无边无际的海洋和西方的几抹柔云。或者，那是东方？

我从皮带锁扣上拿下通信志，按键进入通用数据网，然后停住了手。如果当局已经追我追到那么远的地方了，那么下一步，他们将会精

确测出我的位置，然后派出掠行艇或者治安电磁车。我不太确信，如果我登陆进去，他们是否能追踪我的通信志。但是我没理由要帮他们找到我。于是我用拇指按了按通信连接，将它调到待命状态，再次环顾左右。

布劳恩，真是妙招啊！在两百米上空瞎逛，屁股下是一块有着三世纪历史的霍鹰飞毯，天知道它的飞控线路的电量还能维持几个小时……还是几分钟。离随便什么陆地都有上千公里了。迷路了。真棒啊。我交叉双臂，坐在那儿思索。

“拉米亚女士？”突然传来乔尼轻轻的声音，那几乎让我从飞毯上跳了起来。

“乔尼？”我盯着通信志。它仍然处于待命状态。通用通信频率指示器的灯仍是暗着的。“乔尼，是你吗？”

“当然是我。我以为你永远不会打开通信志了呢。”

“你怎么追踪到我的？你用的是哪个波段？”

“别管什么波段。你在哪儿？”

我笑了起来，告诉他我压根就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你能帮我吗？”

“等等，”短短几秒钟停顿之后，“有了，我在一个气象卫星上找到你了。很原始的东西。真是幸运，你的霍鹰飞毯有个被动无线发射应答器。”

我盯着这块毯子，离开它，我就会“啊——”一声坠入大海。“是吗？其他人能找到我吗？”

“能，”乔尼说，“但我正在干扰特别信号。现在，你打算去哪儿？”

“家里。”

“我想这很不明智，嗯……你瞧，我们的嫌疑犯已经死了。”

我眯起眼睛，疑窦顿生：“你怎么知道的？我可只字没说。”

“认真点，拉米亚女士。六个世界上，安保波段现在铺天盖地都是这消息。他们把你的长相都细细描述了一遍。”

“该死。”

“的确该死。现在，你想去哪儿？”

“你在哪儿？”我问，“还在我家吗？”

“不。安保波段提到你之后，我就离开那儿了。我……在一个远距传输器边上。”

“对，我现在得找到一个远距传输器。”我再次环顾四周。大海蓝天，几抹云彩。至少没有电磁车舰队。

“有了，”乔尼空洞的声音说，“离你现在的位置十公里不到，有一个被军部弃置的多用途传送门。”

我用手遮着阳光，旋转了三百六十度。“有你个鬼，”我说，“我不知道地平线离我有多远，但起码有四十公里，我连个鬼影都看不见。”

“是个潜艇基地，”乔尼说，“抓好。我要接手操控了。”

霍鹰飞毯再次歪了过来，朝下潜了潜，然后，开始稳稳下落。我双手紧紧抓着，抑制住尖叫的冲动。

“潜艇，”我顶着风的冲击，喊道，“多远？”

“你是说多深吗？”

“对！”

“八英寻。”

我把这古老的单位换算到米。这次我再也抑制不住，尖叫起来。“那可是水底下十四米呢！”

“你觉得潜艇应该潜在哪里？”

“你想让我怎么办？屏住呼吸吗？”海洋朝我冲来。

“没那个必要，”通信志说，“霍鹰飞毯有一个原始的保护场，应该很容易坚持住区区八英寻的。务必抓牢。”

我抓得牢牢的。

等我抵达时，乔尼就在边上等我。潜艇黑漆漆的，阴湿寒冷，满是被遗弃后凝结的水珠；远距传输器是专门为军部设计的，我从没见过。踏进阳光普照的城市街道，乔尼正在等我，我终于舒了口气。

我把“辫子”的事告诉了他，一边说，一边走在空荡荡的大街上，穿过古老的建筑。淡蓝色的天空正朝夜晚蜕变。四周瞧不见一个人影。“嘿，”我停下脚步说，“我们到底在哪儿？”这个世界带着不可思议的类地行星的特质，但是天空、重力以及这地方的表面特征，跟我去过

的世界没一个相像。

乔尼笑了：“猜一猜。来，我们再逛逛。”

我们沿着宽阔的街道走着，左手边，有一片残垣断壁。我停下脚步，盯着它瞧着。“这是圆形大剧场，”我说，“旧地的罗马圆形大剧场。”我环顾四周，看着这古老的建筑物，看着鹅卵石街道，看着和风中微微摇动的树木。“这是重建物，重建的是旧地的罗马，”我说，试图压制住自己声音中的惊讶之情，“是新地吗？”但我立刻知道不是。我去过新地好几次，那里天空的色调、气味以及重力，都跟这里的大相径庭。

乔尼摇摇头：“这不是环网里的地方。”

我停下脚步：“不可能。按照定义，任何可以经由远距传输器到达的世界，都是环网的一部分。”

“但这不是环网的一部分。”

“那到底是哪儿？”

“旧地。”

我们继续走着。乔尼指着另一堆遗迹。“那是会议广场，”我们走下长长的阶梯，他说，“前面是西班牙广场，我们将在那儿过夜。”

“旧地，”我说，二十分钟来我首次开口评论，“难道我们是在时间旅行吗？”

“不可能，拉米亚女士。”

“那，难道这是个主题公园？”

乔尼大笑。笑声很好听，很自然，很悠闲。“也许吧。我完全不知道它有什么目的，有什么作用。这是个.....模拟星球。”

“模拟星球，”我眯着眼睛望着红色的落日，现在太阳还没有从狭窄的街道上消失，“这看上去好像是我见过的旧地全息像。即使我没去过那儿，感觉上也没错。”

“的确很像。”

“那这是在哪里呢？我是说，哪颗恒星？”

“是在武仙座星团，”乔尼说，“我不知道具体编号。”

我没有重复他的话，但是我停下了脚步，坐在台阶上。由于有了霍金驱动器，人类探索并拓殖了相距数千光年的世界，并用远距传输器将它们连接了起来。但是没人试图去探索爆炸的恒星。我们也几乎没有爬出一条旋臂的摇篮。武仙座星团。

“为什么内核要在武仙座星团建立罗马的复制品呢？”我问。

乔尼坐在我边上。我们抬起头，望着一大群鸽子轰然飞过，在屋顶上盘旋。“我不知道，拉米亚女士。我有很多不知道的东西.....至少是部分不知道，因为我以前对它们从来不感兴趣。”

“布劳恩。”我说。

“什么？”

“叫我布劳恩。”

乔尼笑了，他侧过头：“谢谢，布劳恩。不过有一件事，我相信，被复制的不单单是罗马，而是整个旧地。”

我坐在那儿，双手撑在晒得暖暖的石头台阶上：“整个旧地？它所有的……大陆和城市吗？”

“我想是的。我只待过意大利和英国，除了曾经在两个城市间乘船旅行过，我没去过别的地方。但我相信这个模拟星球极其完整。”

“看在上帝的份上，到底是为什么？”

乔尼慢慢地点着头：“也许正是真相。我们为什么不到里面去？边吃边谈。也许，这里面还牵涉到谁想杀了我，以及为什么要杀我。”

“里面”，是大理石阶梯底部一幢大房子的一间套间。窗外，是乔尼所谓的“广场”，我可以顺着阶梯看上去，望见上面一幢巨大的黄褐色教堂，眼睛再扫到下面的广场上，船形的喷泉正喷射着水花，洒进寂静的黑夜。乔尼说，设计这个喷泉的人叫伯尔尼尼，但这名字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房间很小，但天花板很高，里面摆着一些家具，虽说简陋，但是雕刻得极为精巧，这些家具出自什么年代，我已经无从考证。看情形，这里似乎没有电，也没有现代器具。我在门口对着房子说话，在套间的楼上再次说话，但房子没有任何回应。暮色降临在广场上，降临在高窗外的城市上，仅有的灯火来自煤气街灯，或者是某些更为原始的可燃物。

“这肯定取材于旧地的历史。”我摸着厚厚的枕头。然后，我抬起头，恍然大悟。“济慈死于意大利。是……十九还是二十世纪的早期。现在……就是那时。”

“对。十九世纪早期，确切地讲，是一八二一年。”

“难道整个世界是个博物馆？”

“哦，不。我肯定，不同的地方是不同的时代。一切取决于它们搞这些模拟的目的。”

“我不明白。”我们来到了另一个房间，那儿乱七八糟地挤着一堆家具，我坐在窗边的一张雕刻得很奇怪的躺椅上。金色的朦胧夜光仍然点缀着阶梯上方那茶色教堂的尖顶，盘旋纷飞的白鸽映衬在蓝色的天穹下。“在这个伪造的旧地上，是不是生活着数百万人……嗯……赛伯人？”

“我觉得没有，”乔尼说，“住在这里的人的数量，只是这独特的模拟计划所必需的人数。”他看见我仍然不明就里，便深吸了口气，继续说道：“我那时候……就是在这里醒来的，当时我身边有模拟的赛伯人，包括约瑟夫·赛文、克拉克医生、房东太太安娜·安吉列梯、年轻的中尉埃尔顿以及其他几个人，比如意大利小商人、广场对面饭馆以前一直给我们送食物的老板、过路人，就像这类人。顶多也不过二十人。”

“那他们后来怎么样了？”

“他们很可能……已经被回收了。就像留着辫子的那个人。”

“‘辫子’……”我立刻朝乔尼凝视过去，目光穿过黑漆漆的房间，“他是赛伯人？”

“毫无疑问。你跟我提到了他自毁的情形，如果我必须清除自己，也会用这种方式。”

我的脑子转得飞快。我真是笨透了，真是太孤陋寡闻了：“那么，要杀你的，是其他人工智能喽。”

“似乎如此。”

“为什么？”

乔尼向我比划着：“可能是为了抹掉我的某些记忆，让它跟我的赛伯体一起归西。那些记忆应该是我最近才知道的事情，这个人工智能.....或者这些人工智能明白，只要我的系统瘫痪，就能把这些事情毁掉。”

我站起身，来回踱步，最后在窗前停下脚步。现在，黑暗真的沉淀下来了。屋内有灯，但是乔尼没有把它们点上，而我，也挺喜欢这种朦胧的意境。有了这种朦胧，我满耳听到的虚幻之物显得更加虚幻。我朝卧室看去。西边的窗户接纳了最后一丝光线，铺盖发出苍白之光。“你就是死在了这里。”我说。

“是他，”乔尼说，“我不是他。”

“但是你有他的记忆。”

“是忘了大半的梦。其中还有差异。”

“但你知道他的确切感受。”

“我只记得设计师眼中他的感受。”

“跟我说说。”

“什么？”乔尼的皮肤在昏暗中显得很苍白，而他的短短的卷发看上去很黑很黑。

“死是什么样的。重生又是什么样的。”

乔尼开始跟我说，他的声音带着温柔的韵律，真是好听极了，有时候，他会不小心漏出几句古语，古老得我都听不明白，但是比起我们今日说的杂七杂八的语言，那些字眼听上去更为美妙。

他告诉了我，当一个诗人迷上了完美主义，对自己的成果比最刻薄的批评还要苛刻时，他是怎么样的。这些批评是恶毒的，他的作品被摒弃，被嘲笑，被说成是模仿品、愚蠢的东西。他太穷了，没钱娶自己深爱着的女人，他还把仅剩的一点钱借给了身在美国的弟弟，也因此失去了最后的机会，穷困潦倒了……然后，他终于羽化成蝶，展现出璀璨的诗人才华，但一切为时已晚，他已经落入了肺病的魔爪，而那疾病已经掠走了他母亲和他弟弟汤姆的生命。他背井离乡，被送到了意大利，据说是“为了他的健康着想”，然而他自始至终晓得，这意味着他在二十六岁时寂寞痛苦的早逝。他谈起自己的痛楚，那是在看到信上芬妮的字迹之时，他实在是痛苦得不敢打开看看；他谈起年轻画家约瑟夫·赛文的忠诚，这人被“朋友们”选出来作为济慈的旅行伙伴，而这些所谓的“朋友”，却在最后时刻抛弃了这位诗人，他谈起赛文如何照顾这个垂死之人，如何在他弥留的最后几天里陪伴着他。他谈起那晚的咳血，谈起克拉克医生给他放血，嘱咐要他“锻炼和呼吸些新鲜空气”，他谈起最终对于宗教和自身的绝望，导致济慈要求把他碑石的墓志铭刻成“此地长眠者，声名水上书”。

从下面传来仅有的昏暗之光，勾勒出高窗的形状。乔尼的声音仿佛浮在了带着黑夜气息的空气中。他谈起从死亡中醒了过来，躺在死时的

床上，忠诚的赛文和克拉克医生仍在身边，还谈起他如何记起自己就是诗人约翰·济慈，就好像从一个很快消失的梦中记起了自己的身份，但又一直觉得，自己是其他什么东西！

他谈起这继续下去的幻象，他返回英国，和不再是芬妮的芬妮重聚，以及因此导致的精神崩溃。他谈起自己已经没有了写诗才能，谈起他越来越远离那些赛伯人伪装的冒名顶替者，谈起他的逃避，以某种类似于紧张性精神分裂症作为逃避，其中夹杂着“幻觉”，他自己真正的人工智能的“幻觉”，对一个十九世纪的诗人来说，技术内核几乎是无法理解的东西，他还谈起幻觉的最终崩溃，以及“济慈计划”最终的荒废。

“事实上，”他说，“整个邪恶的哑谜让我想到了我写过……他写过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那是他患病前写给弟弟乔治的。济慈写道：

有没有高级生命以优美为乐？就像我喜欢看见白鼬的警觉和小鹿的不安，尽管我的这些想法中充满了直觉。虽然街上的口角让我憎恶，但是其中显现出来的劲头是优美的。在高级生命看来，我们的推理或许带着同样的色彩——虽然错误百出，但是它们是优美的——这就是诗所包含的特别的东西。”

“你觉得……济慈计划……是邪恶的？”我问。

“我想，任何骗人的东西都是邪恶的。”

“也许，你还是很像约翰·济慈的，虽然你不愿承认。”

“不。诗人的才能业已不再，我不是他，甚至在最详细的幻觉中也不是。”

我注视着黑屋子中那黑色的形体轮廓。“人工智能知道我们在这儿吗？”

“很可能知道，几乎可以肯定。我去的地方，没有一个是技术内核无法追踪的。但是，我们要摆脱的是环网当局和流氓团伙，不是吗？”

“但是你现在知道那是某个家伙.....嗯.....是某个智能，是技术内核里的智能想要袭击你，而不是其他什么人。”

“对，但是只是在环网。内核中发生这样的暴力事件是不能容忍的。”

街上传来什么声音。是鸽子，我想。又或许是风卷着垃圾，吹过了鹅卵石。我说：“技术内核对牵涉到里头会有什么反应？”

“我不知道。”

“当然，这计划应该是个秘密。”

“这是.....他们觉得和人类完全无关的事情。”

我摇摇头，这动作在黑暗里实在没啥必要。“重建旧地.....又在这重建世界上重建了.....多少.....人类的人格啊.....成为了赛伯人.....人工智能残杀人工智能.....和人类无关！”我大笑起来，但还是控制住了笑声，“真他妈要命，乔尼。”

“几乎肯定。”

我走到窗前，不去管黑街下面谁会看到我，我摸索着掏出一盒烟。中午在雪流中追逐的过程中，它们被浸湿了，但是我还是点着了一支。“乔尼，早些时候你说这个旧地的模拟极其完整，我说，‘看在上帝的份上，到底是为什么？’然后你好像说了‘也许那正是真相’，这是句俏皮话，还是另有含义？”

“我的意思是说，这也许正是看在上帝的份上。”

“解释解释。”

乔尼在黑暗中叹了口气：“我不太明白济慈计划的确切目的，也不知道其他旧地模拟物的目的，但是我怀疑这是技术内核某个计划的一部分，说起这个计划，要追溯到至少七百标准世纪前，那是一个实现终级智能的计划。”

“终极智能。”我边说，边吐了口烟。“嗯。那么，技术内核是打算要.....干什么？.....要创造上帝吗？”

“对。”

“为什么？”

“布劳恩，这里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就好像，为什么人类在这一万代人以来，要通过上帝的那无数化身来搜寻他。但是对内核来说，他们的兴趣更多是要寻求更高效和更可靠的方式来掌控.....各种变数。”

“但技术内核可以动用自身，动用两百个世界上的万方数据网。”

“虽然如此，他们的预言能力还是.....有缺陷的。”

我把烟扔出窗外，看着余烬落入黑夜。微风突然变得很冷，我抱着双臂：“这一切.....旧地，重建计划，赛伯人.....这一切跟创造终极智能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不知道，布劳恩。八个标准世纪前，第一次信息时代之初，一个名叫诺伯特·维纳^[137]的人写过一段话：‘上帝会不会跟他所创之物玩一个意味深长的游戏？任何创造者，即使是一个缺乏创见的人，会不会跟他所创之物玩一个意味深长的游戏？’人类曾经跟他们早期的人工智能不得要领地玩过，内核则通过重建计划全力追求。也许终极智能的计划已经大功告成了，所有这些遗物都只是终极造物或者创造者模拟出来的。这个终极智能，这个人格的动机是内核远远无法理解的，就好像人类无法理解内核一样。”

我开始在黑暗的房间走动，却不小心把膝盖撞在了矮桌上，我停了下来，站住了。“所有这些都没有告诉我们，到底是谁想杀你。”我说。

“对，没有。”乔尼站起身，他走到远处的墙边。一根火柴舞动着，他点了支蜡烛。我们的影子摇曳在墙上，摇曳在天花板上。

乔尼向我走近，温柔地抓住了我的胳膊。柔和的灯光给他的卷发和睫毛涂上了黄色的亮彩，在他高高的颧骨和结实的下巴上抹上了亮色。“你怎么这么强壮？”他问。

我盯着他。他的脸靠近我的脸，距离仅仅几寸。我们一样高。“放开。”我说。

他没放开，反而靠了过来，吻了我。他的嘴唇柔软、温存，那一吻仿佛持续了天长地久。他是机器，我想。表面是人，背后是机器。我闭

上双眼。他温柔的手摸到了我的脸、我的脖子、我的脑后。

“听我……”我俩分开后那片刻时间，我轻轻说。

乔尼没让我说完。反而把我抱在了怀里，带我来到了另一个房间。大床。柔软的床垫，厚厚的鸭绒被。另一个房间的烛火摇曳舞动，我俩迫不及待地帮对方褪去了衣裳。

那晚，我俩三次云雨，每一次都是缓慢甜蜜的需要，抚触、温暖、贴近，感觉来临时，力度慢慢增加。我记起第二次的时候，我低头看着他；他眼睛闭着，头发松散地披在额前，烛火显现出他白皙胸脯上泛起的红晕，他强壮的手臂和手指令我惊奇，把我抱在了合适的位置。那一刻，他睁开了眼睛，注视着我，也是在那一刻，我看到他眼睛里闪烁着感动和激情的神色。

破晓前的什么时候，我们睡了；我别过脸，慢慢爬开，然后我感觉到他冷冷的手摸到我的臀部，这动作带着呵护，带着不经意，而不是被占有了的感觉。

他们袭击我们时，刚过破晓。有五个人，虽不是卢瑟斯人，但都一身腱子肉，全是男人，一伙人合作得相当好。

我听到的第一声，是套间的门被踹开的声音。我立即从床上翻滚而下，跃到卧室门的一侧，看着他们一个个蹿了进来。看到打头的那人举着击昏器，乔尼坐了起来，开始大叫大嚷。他临睡前穿上了棉短裤，而我则依旧裸着身子。我一丝不挂，而对手穿着衣服，这样开打的话，形势确实对我大为不利。但最大的问题是心理上的。如果你能克服人数上

的劣势带来的紧张感，那么，其余的事全是小事一桩。

打头的那人看见了我，但还是打算先将乔尼击昏，他也为这个错误的选择付出了代价。我一跃而去，踢飞了他的武器，同时一拳捶在他左耳后，将他放倒在地。现在，又有两人推推挤挤地进入了房间。这次他俩学乖了，先来对付我。而剩下的两个则向乔尼扑去。

我格挡住一人的四指直刺，继而躲开夺人性命的一脚飞踹，步步退却。我左手边立着个碗柜，最顶上的抽屉一抽便抽了出来，重得很。我扛起它砸了过去，面前的这块头双手挡着脸，厚厚的木头瞬间四分五裂，由于这本能的反应让他露出了片刻的破绽，我抓住这机会，使出全力向他踢去。坏蛋二号发出一声闷响，仰面倒在了自己搭档的身上。

乔尼在那儿挣扎，一名入侵者抱住了他的脖子，卡得他几乎透不过气来，而另一个正按着他的双脚。我蹲下身躲避我的二号攻击者，接住了他的一拳，接着向床对面跃去。抱着乔尼双脚的家伙正一声不吭地朝窗外退去。

有人跳到了我的背上，我一个翻滚，来到床对面，用背把这家伙抵在墙上。这家伙还挺厉害的。他死死抵住，还想勒住我的脖子。那个瞬间他有了大麻烦，那里的肌肉可不是好惹的，我弯起手肘，重重击中他的小腹，闪身离开。卡着乔尼脖子的男人扔下了他，一脚踢向我的肋部，那有板有眼的一击真不是盖的。我承受住了一半力道，感觉到起码有一根肋骨折了，但我旋即俯冲下去，才不考虑优雅不优雅呢，一招猴子偷桃，左手捏碎了这家伙的一个卵蛋。他尖叫一声，不省人事。

我从没有忘记掉在地板上的击昏器，我最后的对手也没有忘记。他急急忙忙转到床的对角，扑倒在地，去抓那触手不及的武器。现在，我

明显感觉到肋骨折断处传来的疼痛，但我还是用力举起了大床，连带着床上的乔尼，将它砸在了那家伙的脑袋和肩膀上。

我爬到床底，找回击昏器，走到一个空荡荡的角落里，背靠在墙上。

一个家伙已经掉出了窗外。我们在二楼。打头进来的那家伙还躺在门口。被我踢中的那家伙已经一只脚跪了起来，撑着两个肘子，正粗粗地喘着气。从他嘴巴和下巴上的血来看，我猜有根肋骨扎破了他的肺。大床已经把地板上那家伙的脑袋砸得粉碎。卡乔尼脖子的那家伙蜷缩在窗边，捧着裆部，正在呕吐。我用击昏器让他闭了嘴，然后走到那个被我踢中的家伙身边，抓着他的头发把他拎了起来。“谁派你来的？”

“去死。”他喷出一嘴带血的唾沫，吐在我的脸上。

“也许待会儿吧，”我说，“再问你一遍，谁派你来的？”我三根手指摆在他的肋部，那里的胸腔似乎凹陷了下去，我在那儿压了一下。

这家伙尖叫了起来，脸色煞白。咳出的血鲜红鲜红的，衬出那惨白的皮肤。

“谁派你来的？”我将四根手指压在他的肋骨上。

“主教！”他挺着身子，试图把我的手抖掉。

“什么主教？”

“卢瑟斯……伯劳神庙……求求你，别……噢，该死……”

“你们想拿他……拿我们怎么办？”

“没啥……噢，天杀的……别！我要医生，求求你！”

“可以。但先回答我。”

“把他击昏，带他……回卢瑟斯……神庙。求你。我不能呼吸了。”

“那我呢？”

“如若抵抗……格杀勿论。”

“好吧，”我说，抓着他的头发，把他拎得更高了，“我们没招谁，也没惹谁。他们干吗要抓他？”

“我不知道。”他高声尖叫。我的一只眼睛一直警觉地盯着套间的门口。击昏器仍旧握在手掌心，就在抓着他头发的手中。“我……不……知……道……”他气喘吁吁，鲜血从他的嘴里大量流出，滴在我的手臂和左胸上。

“你们怎么来的？”

“电磁车……屋顶。”

“从哪儿传送来的？”

“不知道……我对天发誓……是水下的什么城市。车子已设好回去的路……求求你！”

我撕开他的衣服。没有通信志。没有其他武器。他心脏上方的皮肤上刺着一个文身，一个蓝色三叉戟。“你们是打手？”我问。

“嗯……帕瓦蒂兄弟会。”

不在环网内。很可能无从追踪。“你们都是？”

“嗯.....求你.....帮帮我.....噢，该死.....求你.....”他一下子软软地瘫了下来，差不多不省人事了。

我扔下了他，朝后退了几步，打开击昏光束朝他射去。

乔尼坐了起来，他揉着脖子，盯着我，眼神很奇怪。

“穿好衣服，”我说，“该走了。”

那辆电磁车是一辆古老透明的桅轻观景车，点火盘或者触显上，没有掌纹锁。我们还没越过法国，就已经追赶上晨昏线。乔尼朝下张望着那一片黑暗，他说那是大西洋。现在，偶尔会有灯火在流动城市或者钻探平台上出现，除此之外，唯一的亮光来自群星，以及这无边的游泳池中海下生物群落的亮光。

“我们为什么要乘他们的车子？”乔尼问。

“我想看看他们到底是从哪儿传送来的。”

“他说是卢瑟斯的伯劳神庙。”

“对。我们倒要瞧瞧。”

乔尼张望着二十公里之下的大海，我几乎看不见他的脸。“你觉得那些人会死吗？”

“一个已经死了，”我说，“肺破了的那个家伙需要医生。两个没什

么大碍。还有一个掉到窗外的，我不知道怎么样了。你担心这个？”

“对。你们打得实在是.....太粗野了。”

““虽然街上的口角让我憎恶，但是其中显现出来的劲头是优美的。””我引用道，“他们不是赛伯人，对不对？”

“我想不是。”

“这么说，至少有两伙人想要抓你.....人工智能，还有伯劳神庙的主教。而我们呢，还被蒙在鼓里，不知道原因。”

“我现在倒有了个想法。”

我躺在流沫躺椅中，转过身。头顶的灿烂星群——既不是旧地天空全息像里那样的，也不是我所知的环网上见过的星群——投下明亮的光线，也因此让我看见了乔尼的眼睛。“告诉我。”我说。

“你提到过海伯利安，这给了我一个线索，”他说，“事实上，我竟然一点也不知道这个星球。它从我脑中抹去了，这就说明，它很重要。”

“奇案：狗儿朝着黑夜吠叫。”我说。

“什么？”

“没什么。继续说。”

乔尼靠了过来：“为什么我不知道海伯利安？唯一能够解释的理由是，技术内核的某些势力不想让我知道。”

“你的赛伯体.....”现在这样称呼乔尼让我感觉怪怪的，“你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环网内，是不是？”

“对。”

“难道你不会偶尔看见什么地方提到海伯利安吗？新闻偶尔会提到这个世界，尤其是伯劳教会成了新闻话题之时。”

“也许我的确听过。也许那正是我被谋杀的原因。”

我躺了下去，仰望着群星。“我们去问主教。”我说。

乔尼说前头的灯光来自另外一个模拟城市——二十一世纪中期的纽约市。但他不知道这城市是因什么计划而重建的。我关掉电磁车的自动驾驶模式，往下降去。

高楼大厦从北美海滨的湿地和瀉湖上矗立起来，那是城市建筑的生殖器崇拜的年代。好几幢建筑灯火通明。乔尼指着一栋垂老但却很端庄的建筑，说道：“那是帝国大厦。”

“好啦，”我说，“不管那是啥，那是电磁车打算着陆的地方。”

“安全吗？”

我朝他笑笑：“人这一生没有绝对的安全。”我任凭车子降落在一个小小的露天站台上，就停在大厦的尖顶后。我们走出车子，站在碎裂的阳台上。天很黑，仅从遥远的脚下传来几栋建筑的灯火，以及群星的光芒。几步之外，朦胧的蓝光勾勒出一个远距传输器的传送门，那地方原先也许是个电梯的大门。

“我先进去。”但我话音刚落，乔尼就已经走了进去。我握着借来的击昏器，跟了进去。

我以前从没进过卢瑟斯的伯劳神庙，但是毋庸置疑，我们现在就是在那儿。乔尼站在我前面几步之外，但是除了他，附近再也没有其他人。这地方凉凉的，黑黑的，仿佛一个洞穴，如果洞穴可以有那么大的话。一尊令人惊惧的彩色雕塑被无形的缆索吊在那里，肯定有什么察觉不到的微风，让它旋转着。远距传输器闪烁着，突然消失了，我和乔尼同时转身。

“啊，我们完成了他们的活，对不对？”我对乔尼耳语道。即便那是耳语，声音也似乎在红通通的大厅中回荡着。我本来没计划要让乔尼跟着我一起传送到神庙。

然后，那些灯火似乎变得明亮了，不过这也并没有把整个巨厅照得灯火通明，只是光的范围稍微变大，终于让我们瞧见那边围成半圆的一群人。我记起来，这些人中，有些叫作驱魔师，还有一些叫作诵经师，另一些叫什么，我已经忘了。不管他们是谁，看见他们站在那里，就已经够让人警觉的了。那里至少有二十来个人，身上的长袍有些是红色，有些是黑色，头顶上投下红色的灯光，让他们高高的前额闪着光芒。我一眼就认出了主教，虽说他比我们多数人要矮，要胖，但毋庸置疑，他来自我的世界，那一身长袍鲜红鲜红的。

我没打算把击昏器藏起来。如果他们想要突袭我们，我可以用它把他们全部放倒。可以，但是不太可能。虽然我没看见他们拿着什么武器，但是他们的长袍宽大得足以藏下整整一个军械库。

乔尼朝主教走去，我跟在他身后。离他还有十步远的时候，我们停

了下来。主教是唯一一个没有站着的。他坐着的椅子是用木头做的，看上去似乎可以折叠，精细的椅子扶手、支柱、靠背以及椅腿可以紧密地折起来，方便携带。这位主教却没有那么精干，长袍下的层层肥肉清晰可见。

乔尼又向前迈了一步。“你为什么要绑架我的赛伯体？”他对着伯劳教会的圣人说，似乎其他人根本就不存在一样。

主教咯咯地笑起来，他摇摇头：“我亲爱的……实体啊，的确，我们希望你到我们的拜神之地来，但是你没有证据，说我们企图绑架你啊。”

“我对证据不感兴趣，”乔尼说，“我好奇的是，你为什么要我到这儿来。”

我突然听见身后一阵窸窣窸窣的响声，于是飞快地旋过身，挺起击昏器指着，但是伯劳神父们围成的宽阔的圆圈仍旧一动不动。大多数人都击昏器的射程之外。我真希望自己带着父亲的弹射武器。

主教的声音低沉，带着质感，似乎灌满了整个巨大的空间：“你肯定知道，末日救赎教派对海伯利安这个世界一直有着坚定的兴趣。”

“知道。”

“你也肯定晓得，最近几个世纪以来，旧地诗人济慈与海伯利安殖民地的人文神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不对？”

“对，那又如何？”

主教用手指上一枚红色的大戒指挠了挠脸：“你自愿要求参与伯劳

朝圣，却又在得到我们批准之后食言，这令我们非常难过。”

乔尼的惊愕表情差不多带着人类特质：“我自愿要求？什么时候？”

“八个当地日以前，”主教说，“就在这地方。你主动过来的，提出了那个想法。”

“我有没有提及为什么想要进行这……伯劳朝圣？”

“你说是……我想你的原话是……‘对你的教育非常重要’。如果你想看记录，我们可以给你看，神庙中的所有对话都会被记录。你也可以跟我们索取记录副本，在方便之时观看。”

“好的。”乔尼说。

主教点点头，一名侍僧，鬼知道他是个什么，退进黑暗，片刻之后，又返回了，手里拿着标准视频芯片。主教又点了点头，那个穿着黑袍的人走向前，把芯片递给乔尼。我的击昏器准备就绪，直到这家伙回到了围成半圆的看护人之中。

“你为什么要派打手跟踪我们？”我问。这是我第一次在主教面前说话，声音听上去非常响亮，非常自然。

伯劳教会的圣人用胖乎乎的手做了个手势：“济慈先生说自己很感兴趣，要加入我们最为神圣的朝圣。我们相信，末日救赎日益临近，所以，这次朝圣对我们来说非同小可。可是，我们的密探回报，济慈先生先后受到几次攻击，而且，某个私人侦探……就是你，拉米亚女士……造成了一名赛伯人的毁灭，而这人，正是技术内核提供给济慈先生的保镖。”

“保镖！”这回是我表现出惊讶之情了。

“当然。”主教转身对乔尼说，“留着辫子的先生，也就是刚刚在圣徒远足地被害的先生，难道不是你一个多星期前，作为保镖介绍给我们的同一个人吗？你可以在记录中看到他。”

乔尼默不作声。他似乎在竭尽全力回忆什么事情。

“无论如何，”主教继续道，“我们必须在这星期结束前，得到你关于朝圣的答复。‘北美红杉’将于九天内从环网启程。”

“那是圣徒的巨树之舰啊，”乔尼说，“它们不会长距离跃迁至海伯利安的。”

主教笑了笑：“这次它会。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也许是教会赞助的最后一次朝圣了，为了让尽可能多的信徒完成旅程，我们已经包下了圣徒的舰船。”主教打了个手势，红黑长袍的人隐回到了黑暗中。主教站起身，两名驱魔师走向前，折起椅子。“请尽快给我答复。”说完，他便离开了。只留下一名驱魔师，他会领我们出去。

没有多余的远距传输器了。我们从神庙的主门走了出去，站在漫长阶梯的最高台阶上，俯瞰着蜂巢中心的中央广场，大口呼吸着带着机油味的凉爽空气。

我父亲的自动手枪还在原先的抽屉里。我打开弹夹，确信里面装满了子弹，然后把弹夹一掌推回，拿着它回到了厨房，早饭正在准备中。乔尼坐在长桌子旁，透过灰色窗户往下凝视，望着装卸区。我把煎蛋卷拿了过来，在他面前放了一个。他抬起头，看着我倒着咖啡。

“你觉得他说的是真的吗？”我问，“你想去朝圣的想法？”

“你不是也看见视频记录了。”

“记录可以伪造。”

“对。但这个没有。”

“那你为什么要自愿进行朝圣？你和伯劳教会，还有圣徒的船长谈过之后，为什么那名保镖想要杀你？”

乔尼吃了一口煎蛋卷，点点头，然后又用叉子切了一块，放进嘴里。“保.....镖，我完全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他肯定是在我失忆的那星期委派给我的。他的真实目的显然是要保证我不去发现什么事情.....如果我偶然发现，那么，就把我除掉。”

“这事情是环网里的，还是数据平面里的？”

“我猜，是环网里的。”

“我们要知道这人.....这东西为谁卖命，为什么他们要把他派给你作保镖。”

“这我知道，”乔尼说，“我刚刚问过。内核说，我需要一名保镖。这名赛伯人受人工智能节点控制，那个节点对应于安全部门。”

“问问他，为什么要杀你？”

“我问了。他们矢口否认，说不可能有这种事。”

“那么为什么这个所谓的保镖在你被杀之后的一星期，要鬼鬼祟祟地在你边上转悠呢？”

“他们回答说，由于我.....中断.....之后，没有再次请求安全保护，内核当局觉得还是应该谨慎起见，要给我提供保护。”

我大笑起来：“提供保护。我在圣徒的世界上抓住那家伙后，他到底为什么要逃？乔尼，他们给你的这个故事真是漏洞百出。”

“对。”

“那个主教也没有解释，为什么伯劳教会会有一个远距传输器，通向旧地.....不论你管那个舞台世界叫什么名字。”

“是我们没有问他。”

“我没问，是因为我想活着从那该死的神庙出来。”

乔尼似乎没有听我说话。他呷着咖啡，若有所思地望着什么地方。

“怎么了？”我说。

他转身看着我，拇指指甲敲击着下嘴唇：“布劳恩，这里有个悖论。”

“什么？”

“如果我真的打算去海伯利安.....让我的赛伯体去那儿.....那么，我就不能再待在技术内核里了。我必须将我的意识注入赛伯体中。”

“为什么？”我刚问完，我就已经明白了。

“想想吧。数据平面是抽象之物，是数据网和矩阵的混合体。数据网，是电脑和人工智能生成的；矩阵，也就是准知觉的吉布森矩阵，那原先是为人类操作者所设计的，现在已经被认为是人类、机器、人工智能的共同基础了。”

“但是人工智能硬件的确存在于实际空间中的什么地方啊，”我说，“存在于技术内核的什么地方。”

“对，但是这和人工智能意识的运行没什么关系，”乔尼说，“我能够‘存在’于任何地方，只要有环环嵌套的数据网，我就能去那儿……当然，这包括所有的环网世界、数据平面以及任何技术内核建造的东西，比如旧地……但是，也只有在那些环境里，我才能说自己有‘意识’，或者运行传感器，或者运行遥控装置，就比如这个赛伯体。”

我放下咖啡杯，盯着这个东西，在刚刚过去的那晚，我爱他，把他当作人类来爱。“是吗？”

“殖民世界缺少数据网，”乔尼说，“虽然有超光发射器，可以和技术内核进行联系，但是这种联系仅限于数据交换……就像是第一次信息时代的电脑接口……那完全不是意识的流动。海伯利安的数据网太过原始，差不多跟没有一样。就我所知，内核和那个世界没有一点联系。”

“那不是很正常？”我问，“我是说，和那么远的一个殖民世界没联系，不是很正常吗？”

“不正常。内核和每个殖民世界有联系，和驱逐者这些星际野人也有联系，还和霸主无法想象的其他源头有联系。”

我坐在那儿，目瞪口呆：“什么？和驱逐者？”自从几年前在布雷西

亚上发生战争之后，驱逐者已经成了环网的头号大敌。而内核，为议院和全局出谋划策，维系着我们的整个经济系统，维系着远距传输器系统，维系着科技文明。一想到这同样一群人工智能的集合竟然和驱逐者有联系，真让我感到不寒而栗。还有，乔尼所说的“其他源头”到底是什么意思？彼时彼刻，我完全不想知道。

“但你不是说，你的赛伯体是可以去那儿的吗？”我问他，“你说‘将意识注入’你的赛伯体，这是什么意思？人工智能可以完全变成……人吗？你可以仅仅存在于你的赛伯体中吗？”

“可以。曾经成功过，”乔尼轻声说道，“从前，有个人格重建，跟我的差得不是很远。那是个二十世纪的诗人，名叫以斯拉·庞德。当时他放弃了自己的人工智能人格，逃进了他的赛伯体，逃离了环网。但是这个庞德重建人格疯掉了。”

“也许很清醒。”我说。

“对。”

“那么说，一个人工智能所有的数据和人格可以在赛伯体的有机大脑中存在。”

“当然不行，布劳恩。我全部意识的万分之一都不会幸免于这种转变。有机大脑不能以它们的方式处理信息，连处理最原始的信息也不成。合成的人格不会是原先那个人工智能的人格……它既不会是真正人类的意识，也不会是赛伯体的……”乔尼话说一半便打住了，他很快转过身，看着窗外。

漫长的一分钟过后，我问他：“怎么了？”我伸出一只手，但是没有

碰他。

他继续呆呆凝视。“我说这些意识不会变成人类，也许我错了，”他轻轻说道，“结果产生的人格，很可能可以成为人类，它可以带着某种超凡的疯狂，带着过人的洞察力。它可以.....如果撇去我们这些年来所有的记忆，撇去所有的内核意识.....它可以成为这个赛伯体本来设计出来要成为的人格.....”

“约翰·济慈。”我说。

乔尼别过脸，不再看那窗外，他闭上了眼睛。声音嘶哑，带着感情。这是我第一次听见他背诵诗：

狂热教徒有梦，他用其编织
教会的天堂，亦是野蛮之地，
在他那最崇高的睡梦中，臆测天堂，
可惜可叹，此梦未录羊皮卷，
也未录印第安野生叶
悦耳之声仅留倩影。

唯有那月桂树，他们在那儿居住，做梦，死亡；

唯有诗歌能讲述她的梦，

唯有美妙的词语能挽救

黑色魔力和致哑妖术下的想象力。

活着的人儿说：

“汝之艺术非诗也——也许无法讲述汝之梦？”

然则每人的灵魂都非朽木一块，不单有眼有嘴

他还应该有爱

应该被他的母语滋养。

此梦现在意欲开演

是作为诗人还是狂热教徒的意念，

当那撩过我手的温暖笔触埋进坟茔时，我们便会知晓。[\[138\]](#)

“我没听懂，”我说，“这诗什么意思？”

“意思是，”乔尼温柔地笑着说，“我知道我会做什么决定，为什么我会做。我不想再做一个赛伯人，我想成为一个人类。以前我想去海伯利安，现在我还是想。”

“就因为这决定，有人在一星期前杀了你？”我说。

“对。”

“而你还想尝试一下？”

“对。”

“为什么不在这儿把意识注入你的赛伯体呢？为什么不在环网成为人类？”

“那永远做不到，”乔尼说，“被你看作是复杂星际社会的这个东西，只是内核现实矩阵中的沧海一粟。我不断面对人工智能，并且受他们支配。济慈人格……真正的实体……永远不会生还。”

“好吧，”我说，“你得离开环网。但是有其他殖民地啊。为什么偏偏选择海伯利安？”

乔尼抓住我的手。他的手指又长又暖，而且强壮。“布劳恩，你不明白吗？这里面有很多联系。有充分的理由显示，济慈关于海伯利安的梦想是某种跨世的交流，是他当时的人格和他现在的人格之间的交流。撇开这些不谈，海伯利安也是我们现在最关键的神秘之物——不管是物质上，还是诗歌上。很可能情况是，他……我的出生，死亡，然后又复生，就是为了探索海伯利安。”

“听上去真是疯狂，”我说，“多宏伟的幻想。”

“几乎肯定，”乔尼笑道，“我也一直乐在其中！”他抓住我的胳膊，搂住我的双腿，胳膊环抱住了我。“布劳恩，你会和我一起去吗？和我一起去海伯利安？”

我惊讶得眨眨眼，惊讶是由于他的问题，也由于我的回答，这让我全身涌过暖意。“会的，”我对他说，“我会去。”

我们走进睡眠区，那天余下的时间里，我们巫山云雨，然后睡着了，最后由于外面工业壕沟传来的第三层的弱弱光线，醒了过来。乔尼仰面躺着，他淡褐色的眼睛睁开着，正凝视着天花板，迷失在思绪中。但是并没有太过忘我，他仍然在笑，仍然张开臂膀搂着我。我的脸依偎着他的身体，靠在他的胳膊肘处，继续睡去。

第二天，我和乔尼传送至鲸心，当时，我身着盛装——一条黑色马裤，一袭复兴丝绸材质的上衣，领口上镶嵌着一颗卡弗内血石，还戴着一顶优林布雷三角帽。我让乔尼留在中枢终端附近的那家仿木仿铜酒吧里，但在离开之前，我把一个纸包塞给了他，里面是父亲的自动手枪，我告诉他，如果谁看他一眼，就用枪射他，即便那人是个斗鸡眼。

“环网语真是难懂。”他说。

“那个词可比环网古老多了，”我说，“你只管照我说的去做。”我紧紧捏住他的手，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我乘了辆空中汽车，来到政府楼群前，我一路走着，经过了大约九次安全稽核，最后他们终于让我进入了中心场地。我走了半公里，穿越了鹿苑，一边走，一边欣赏着附近湖里的天鹅和远处小山顶上的白色大楼。然后，又出现了九个检查点，最后，一名中心安全部门的女士领我走上石板地，走进政府大楼。这是一栋低矮的大楼，但极为优雅，坐落在花园和风景如画的小山中。有一间布置得极为雅致的等候室，但还没等我坐在这真正的大流亡前德库宁^[139]作品上休息一下，一名助手就出现了，他领我进入了首席执行官的私人办公室。

梅伊娜·悦石从办公桌那头绕过来，和我握了握手，示意我坐下。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全息电视上看见她，而现在再见到她的真人，反

而让我觉得有些不习惯。她的真人给我的印象更深：灰白色的头发剪得很短，但很卷；脸和下巴带着林肯式的棱角，就像所有研究历史的博学家一样，但是凌驾着整张脸的，是那又大又伤感的褐色眼睛，让人感觉好像是站在了一个真实的原始人面前。

我感觉口干舌燥：“执行官女士，谢谢你能接见我。我知道你有多么忙。”

“我再忙也有时间见你，布劳恩。就像你父亲再忙也会抽空见我一样，当年我还仅仅是个下级议员呢。”

我点点头。父亲曾经跟我提过这个，他说梅伊娜·悦石是霸主仅有的政治天才。他知道，虽然她在政界起步较晚，但她总有一天会成为首席执行官。我真希望父亲能够活下来目睹这一天。

“布劳恩，你母亲身体还好吗？”

“执行官女士，她很好。她现在几乎寸步不离自由岛，一直待在我们旧时的避暑地。但是我每年圣诞节都会去那儿看她。”

悦石点点头。她一直随意地坐在大块头的书桌角上，有小报说，这桌子的主人曾经是天大之误前的一位美国总统，一位被暗杀的总统——但不是林肯。不过，现在她笑了笑，走回到桌子后的简陋椅子边，坐了下来。“我很怀念你的父亲，布劳恩。我真希望他能坐在这个位子上。你来的时候，有没有看看那片湖？”

“看了。”

“你还记得，你和我家的克里斯藤在那儿玩玩具船吗？当时你俩都刚学会走路。”

“只是有个印象，执行官女士。当时我还太小。”

梅伊娜·悦石笑了。这时，一个内部通信器突然鸣叫起来，她摆摆手，让它停止了叫唤。“布劳恩，我有什么帮得上忙的？”

我深深吸了口气。“执行官女士，你也许知道，我现在是一名独立的私人侦探.....”没等她点头，我接着说道，“我最近在办一个案子，它把我引到了我父亲的自杀.....”

“布劳恩，你知道，那件事已经调查得很彻底了。我看过调查团的报告。”

“对，”我说，“我也看过。但最近我发现了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是有关技术内核和它对海伯利安这个世界的态度的。当时，我父亲和你不是在宣传一个议案，要把海伯利安引进霸主的保护体吗？”

悦石点点头：“对，布劳恩，但当时我们还考虑引进另外十几个殖民世界。可一个也没有成功。”

“对。不过，我想问，内核和人工智能顾问理事会对海伯利安是不是有特别的兴趣？”

执行官拿着一只铁笔，点着下嘴唇：“布劳恩，你知道什么消息？”我开口回答，但她举起一只手指让我先打住。“等等，”她按了按交互面板，“托马斯，我等几分钟再出来。可能会比预定计划晚点到达，请务必好好款待来自天龙星的贸易代表团。”

我没有见到她按什么键，突然，一个蓝金相间的远距传送门嗡嗡地出现在远处的墙上。她示意我先进去。

一片草原，长满了齐膝高的金色草，延绵不绝，伸向远方的地平线。天空是浅黄色的，带着亮闪闪的青铜条纹，那可能是云朵。我没有认出这是哪个世界。

梅伊娜·悦石走了进来，她碰了碰袖子上的通信志装置。远距传送门眨眨眼消失了。一阵暖暖的微风吹过，馨香扑鼻而来。

悦石又碰了碰她的袖子，朝天上瞥了一眼，点点头：“布劳恩，抱歉，让你多有不便。卡斯卓-劳塞尔没有数据网，也没有任何卫星。现在，请继续你刚才的话。你发现了什么消息？”

我朝空荡荡的草原四顾：“也许.....不必这么大费周折，到这么安全的地方来谈话。我只是发现，技术内核似乎对海伯利安非常感兴趣，它们建造了一个旧地的模拟.....一整个世界！”

如果我原先期待着看到震惊，看到惊讶，那我将大失所望。悦石点点头：“对。我们知道旧地模拟这件事。”

反倒是我震惊了：“那为什么连公布都不公布呢？如果内核可以重建旧地，很多人都会感兴趣的。”

悦石信步而走，我跟着她；她迈着大步，我加快步伐跟上她。“布劳恩，霸主不想公布。我们最棒的人类情报来源完全不知道内核这样做的原因，他们一点也不明白。现在，我们的明智之举还是等待。你有什么关于海伯利安的消息？”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信赖梅伊娜·悦石，不管是旧时还是现在。但是我明白，欲想取之，必先与之。“它们模拟重建了一个旧地诗人，”我说，“而且，它们似乎鬼迷心窍了，想方设法不让这个模拟人知

道海伯利安的任何信息。”

悦石摘了根长长的草茎，咬在了嘴里：“约翰·济慈赛伯人。”

“对，”这次我加倍小心了，不轻易露出惊讶之情，“我知道，父亲当时强烈要求为海伯利安取得保护体的地位。如果内核对那地方有着什么特别的兴趣，它们也许……也许操纵了……”

“你父亲的自杀？”

“不是吗？”

微风拂过，金色的草泛起波纹。我们脚下的茎秆丛中，有什么非常小的东西飞速蹿离。“布劳恩，那也并非不可能，但我们完全没有证据。告诉我，这个赛伯人想要做什么。”

“你先告诉我，为什么内核对海伯利安这么感兴趣。”

这个垂老的女人摊开双手：“布劳恩，要是我们知道，我晚上就能睡得安稳些了。就我们所知，技术内核已经对海伯利安着迷了几个世纪。首席执行官耶夫申斯基曾允许阿斯奎斯的比利王到这个行星上开拓殖民，这件事几乎让人工智能退出环网。最近，我们在那儿建立了超光发射器，也带来了相似的危机。”

“但人工智能没有退出。”

“没有，布劳恩，看样子，它们需要我们，正如我们需要它们，不管是为了什么理由。”

“但是，如果它们对海伯利安这么感兴趣的话，为什么不让它加入

环网呢？这样它们不就能自己去那儿了吗？”

悦石用手梳理着头发。高高在上的青铜色云朵泛起涟漪，必是有什么猛烈的急流吹过。“它们非常固执，不让海伯利安加入环网，”她说，“这真是有趣的悖论。告诉我，赛伯人想要做什么。”

“你先告诉我，为什么内核对海伯利安那么着迷。”

“我们无法确信。”

“那告诉我最好的猜测。”

首席执行官悦石拉出嘴里的草茎，端详着：“我们相信，内核正在从事一项完全不可思议的计划，可以让它们预测.....一切。让它们操纵一切变数，空间、时间、历史的变数，把这一切作为一份可以管理的信息。”

“终极智能计划。”我脱口而出，进而明白自己太过轻率，但我不去管它。

这次，首席执行官悦石真切地露出了震惊之情：“你怎么知道的？”

“这个计划和海伯利安有什么关系？”

悦石叹了口气：“布劳恩，我们无法确信。但是我们的确知道，海伯利安上有反常的东西，技术内核没办法把这个因素考虑进预测分析中。你知道所谓的光阴冢吗？伯劳教会认为那是神圣之物。”

“当然知道。光阴冢已经暂时不向旅客开放了。”

“对。因为几十年前，有个研究员在那儿发生了一起事故，我们的

科学家证实，光阴冢附近的逆熵场不仅仅如大众所相信的那样，只是一种保护，防止时间的侵蚀效应。”

“那到底是什么？”

“它是一种场……或者说，是力量的残余，事实上正是它，驱使着光阴冢和冢内之物从某个遥远的未来出发，逆着时间发展。”

“冢内之物？”我说，“但是光阴冢是空的。从它们被发现到现在，都是空的。”

“现在是空的，”梅伊娜·悦石说，“但是有迹象显示，里面曾经有过东西，就在它们打开的时候，在我们不远的将来，将会有满满的东西。”

我盯着她：“多远的将来？”

她那黑色的眼眸依旧带着温柔，但是她摇摇头，谈话到此结束。“布劳恩，我已经告诉你太多东西了。你不能向别人转述这一切，如果必要，我们会保证你保持沉默。”

为了掩饰自己的疑惑，我摘了一片叶子，撕成几片塞进嘴里嚼起来。“好吧，”我说，“光阴冢里会出现什么呢？外星人？炸弹？几条逆时间运行的太空船？”

悦石板着脸笑了笑。“布劳恩，要是我们知道，我们就能超越内核了，但是我们没有。”笑容消失了，“有个假设是，光阴冢和未来战争有关。也许，是通过重新安排过去，来对未来宿怨进行清算。”

“苍天在上，那是谁和谁的战争啊？”

她再次摊开双手：“布劳恩，我们要回去了。现在，可不可以告诉我，这个济慈赛伯人想要做什么？”

我低头看了看，然后回过身，与她镇静的目光对视。我无法相信任何人，但是内核和伯劳教会全都知道乔尼的计划了。如果这是一场三方演义，那么任一方都应该知道这件事，万一这伙人中有好人呢。“他打算将他的意识注入赛伯体中，”我笨笨地说道，“悦石女士，他打算成为人类，然后到海伯利安去。我会和他一起去。”

她盯着我，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她是议院和全局的领事，是政府首席官员，这个政府横跨了几乎两百个世界，统领着数百亿人类。然后她说：“那他是打算乘圣徒飞船进行朝圣，对不对？”

“对。”

“不可能。”梅伊娜·悦石说。

“你说什么？”

“我是说，‘北美红杉’不许离开霸主空间半步。不会再有朝圣了，除非议院觉得那对我们有利。”她的声音硬邦邦的，犹如钢铁。

“我和乔尼会乘神行舰去，”我说，“反正朝圣也只是失败者的游戏罢了。”

“不，”她说，“这段时间，不会再有民用神行舰去海伯利安了。”

“民用”这个词点拨了我。“要开战了？”

悦石双唇紧闭。她点点头：“之后神行舰才能去那儿。”

“与.....驱逐舰开战吗？”

“起初是。布劳恩，你可以这样看，这是我们要让技术内核强迫作出表态的一种方式。我们要么将海伯利安系统并入环网，收归军部保护，要么就会让它落入另一个种族手里，而这个种族对内核和所有人工智能是嗤之以鼻的。”

我没有跟她提乔尼曾经说过的话，内核和驱逐舰有过联系。我说：“强迫作出表态的一种方式。很好。但是谁能摆布驱逐舰，让他们进攻呢？”

悦石看着我。如果那个时候她的脸是林肯式的话，那么旧地的林肯就是个狗娘养的强硬派。“布劳恩，该回去了。所有的一切都不能透露出去，你晓得这有多么重要。”

“我晓得一个事实，即使你没有什么理由，你也根本不会透露什么消息，”我说，“我不知道你想把这些废话传给谁听，但是我知道自己是个信使，而不是什么知心女友。”

“布劳恩，别低估我们保守秘密的决心。”

我笑了：“女士，我不会低估你在任何事上的决心的。”

梅伊娜·悦石摆摆手，示意我先进远距传送门。

“我有个办法，可以发现内核在搞什么鬼，”乔尼说，此时我们正在无限极海上开着租来的喷射艇，那儿就我们两人，“但是很危险。”

“所以还有什么新鲜事吗？”

“我跟你说正经的。除非我们觉得一定要弄明白内核到底害怕……海伯利安的什么东西，我们才能尝试这个办法。”

“我一定要弄明白。”

“我们需要一名操作员，也就是一名数据平面操作的艺术师。这人得聪明，但是并没有聪明到不愿冒冒险。这人甘愿冒一切风险，并且会帮我们保守秘密，在赛伯飙客的恶作剧中保密到永远。”

我朝乔尼笑了笑：“我恰恰认识这样一个人。”

屁屁独自住在一间廉价公寓中，就在鲸心廉价街坊的一个廉价塔楼的底部。但是他拥有的硬件没有一件是便宜货，他公寓的四个房间全部塞满了这些东西。最近十年来，屁屁的大多数薪水都投到了这些代表尖端科技的赛伯飙客玩具中了。

我开门见山地跟他说，我们想让他帮个忙，为我们做件违法的事。屁屁回应说，身为公共雇员，他不会考虑干这种事的。然后他问是什么事。乔尼开始解释。屁屁身体前倾，我看见这个上了年纪的赛伯飙客两眼发光，大学毕业后我就再没见他这样过。我本以为，他是企图当场把乔尼大卸八块，看看赛伯人是如何运行的。然后，乔尼开始讲到有意思的一环，屁屁眼中的微光变成了活力四射的光芒。

“我把自己的人工智能人格自毁，”乔尼说，“转移到赛伯体的意识中去，这一切仅需几纳秒便完成了，但是就在这几纳秒之内，内核周边防御中，我的那个区域的防御力将会下降。安全噬菌体会赶在其后的几

纳秒之内填补这一缺口，但是，就在那时……”

“进入内核。”屁屁低语道，他的眼睛闪闪发光，就像某个古老的视频显示终端。

“那非常非常危险，”乔尼郑重强调，“就我所知，没有人类操作者突破过内核的外围防线。”

屁屁擦了擦下嘴唇。“有个传说，牛仔吉布森做到过，就在内核退出之前，”他喃喃道，“但没人相信这个传说，而且牛仔已经消失了。”

“但即使突破了外围防线，你也没有足够的时间进入。”乔尼说，“不过我有精确的数据坐标。”

“他妈的够刺激够味，”屁屁小声说，他回身来到控制台，摸向分流器，“开干。”

“现在就干？”我说。连乔尼也大吃一惊。

“干吗要等？”屁屁“咔嗒”一声插入分流器，附上后脑皮层导线，不过他撇开平台，让其空转，“到底干不干啊？”

乔尼已经躺在躺椅上，我走向前，来到他身边，抓住他的手。他身上冰冷冰冷的，脸上面无表情，但是我能想象，面对即将来临的人格毁灭，面对先前存在的毁灭，那确切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即便转移成功，带着约翰·济慈人格的人也不会再是“乔尼”了。

“他说得对，”乔尼说，“干吗要等？”

我吻了他。“好吧，”我说，“我和屁屁一起进去。”

“不！”乔尼用力捏着我的手，“那里太危险了，你帮不上忙。”

我听见了自己的声音，跟梅伊娜·悦石的声音一样固执。“也许吧。但是我不能叫屁屁一个人去冒险，而我却什么也不做。我也不会留你一个人在那儿。”我最后一次捏紧了他的手，走到屁屁那里，坐在了控制台边。“屁屁，怎么连接这些狗屁玩意儿？”

如果你读过关于赛伯飙客的所有东西，你就知道数据平面的骇人之美。看那三维的高速公路边的风景——黑冰、霓虹周界防线、绚彩发光的奇异闹市、数据街区中的闪烁摩天楼，而头顶是人工智能的浮云。我骑在屁屁的载波之上，目睹了这一切。那几乎太多，太强烈，太可怕了。我能听见庞大的安全噬菌体的凶恶威胁；即便是在冷冰冰的屏幕里，我也能闻到反击的绦虫病毒发出的死亡气息；我还能感觉到人工智能愤怒的重量压在我们身上——我们是大象脚底下的虫子，而且，我们现在还什么都没做，仅仅是通过屁屁的一个接入入口的东西，在核准的数据道路上行驶，那东西是屁屁为流量控制记录和统计工作设计出来的某个家庭作业。

我身上贴着导线，看着这一切，就像看着数据平面中失真的黑白电视机，而此时此刻，乔尼和屁屁却注视着完整的刺激模拟全息像。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忍受下来的。

“好了，”屁屁小声说，在数据平面里，那声音就相当于耳语，“到了。”

“到哪儿了？”我看见的只是明亮灯光和更明亮的阴影组成的无限迷宫，排列在四维空间里的一万座城市。

“内核边界，”屁屁小声说，“抓紧了。差不多是时候了。”

我没有手臂来抓牢，这世界也没什么有形的东西让我攫取，但是我全神贯注于一个波形的暗影，那是我们的数据卡车，我紧紧抓着。

乔尼就在那时死了。

我直面过核爆炸。父亲还是议员的时候，他曾经带我和母亲到过奥林帕斯指挥学校，在那儿我们观看了军部的演示。演示的最后，观众的观察舱被传送至某个荒凉的世界……我想是阿马加斯特……军部的地面侦察排的一队人，朝九十公里外的一个假想敌发射了一颗无放射性的战术核弹。观察舱带着十级的极化密蔽场防护，而核弹只是一颗五万吨当量的野外战术弹。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次爆炸，八十吨舱体随着冲击波在反重力轮上颠簸，就像一片叶子。光线的物理冲击实在是太可怕了，它让我们的密蔽场极化成了漆黑的午夜，却仍让我们泪流不止，它持续地想要闯进来。

而这更糟。

数据平面中有个区域似乎在闪光，然后向心聚爆，现实冲掉了一抹纯黑。

“抓紧了！”屁屁尖叫道，声音撞击在数据平面的静电噪声上，那些噪声锉着我的骨头，我们在旋转，在打滚，被吸入真空，就像虫子掉入了海洋的漩涡。

可是，不可思议啊，无法想象啊，黑色装甲的噬菌体不知用什么办法穿透了这片喧嚣疯狂，它们朝我们冲了过来。屁屁躲开了一只，其他噬菌体喷出酸膜，屁屁以其之道，还施彼身。但是我们还是被吸入了什

么东西里，那里比现实中的空虚更冷，更黑。

“那儿！”屁屁叫道，他的声音模拟几乎消失在了数据网撕扯的龙卷风急流中。

那儿什么？然后我看见了它：一条黄色的细线，在这湍流中泛起波纹，就像飓风中的布条标语。屁屁卷着我们，找到了我们自己的波浪，载着我们抵御着狂风，又找到了匹配的坐标，这些坐标在我眼前一闪而过，我都无法看见。我们正骑着黄色的带子进入……

……进入什么？焰火的冻结喷泉，数据的透明山脉，存储工具的无穷冰河，如裂纹般四散开来的存取神经中枢，半知半觉的内部处理泡沫形成的铁色云块，原始材料的炽热金字塔，所有这些东西，由黑冰之湖和黑脉冲砂纸大军防卫着。

“该死。”我小声自言自语。

屁屁跟着黄色的带子下潜，进入，穿过。我感受到一种真切的连接，似乎有谁突然把一大堆东西放进了我们的手心。

“有了。”屁屁尖叫道，突然，传来一阵声音，这声音比那包围我们、消灭我们的大漩涡的声音更响，更亮。既不是警笛声，也不是警报声，在那警报和侵略的音调中，两种声音全都包含在了其中。

我们在往上爬升，在逃离这一切。透过这片灿烂的混沌，我可以看见灰暗的模糊墙壁，然后我突然知道，那就是边界，虽然那空洞在缩小，但是仍旧在破坏墙壁，就像不断缩小的黑色颜料。我们正在爬离。

但是还不够快。

噬菌体从四面八方击中我们。当侦探的这十二年来，我被子弹射中一次，被刀划伤两次，肋骨折断多次。而所有曾经受过的伤加起来，都比不上这次的疼痛。与此同时，屁屁还在战斗，还在爬升。

在这紧急关头下，我所能做的，仅仅是尖叫。我感觉到冰冷的爪子攫取着我们，在把我们往下拉，拉回光亮、喧闹和混沌之中。屁屁正在用某个程序、某个魔力公式把它们击退。但这远远不够。我能感觉到一阵阵力道砸在身上——主要不是在打我，而是打在了屁屁的矩阵模拟上。

我们正往回沉，无情的力量拖着我们。突然之间，我感觉到了乔尼的存在，似乎有一只巨大强壮的手臂把我们拉了上来，就在那个污点把我们的生存希望封起来前，在防御场如铁牙般轰然密闭前，拎着我们穿过了周界墙壁。

我们飞快地行驶在拥挤的数据道路上，速度快得不可思议。我们超过了数据平面的信使，超过了其他操作者模拟，就像电磁车飞速赶过牛车一般。然后，我们朝通向慢时间的大门接近，以某种四维的高跳，从锁在格子中的兴奋的操作者模拟的背上跃了过去。

从矩阵中一出来，我就感受到这种转变带来的无法避免的恶心感。光线在我的视网膜上燃烧，那是真真正正的光线。然后，痛苦拍打着我的身体，我从控制台边瘫倒下来，不住呻吟。

“布劳恩，快点。”乔尼——或者是某个很像乔尼的人——扶我站起身，搀着我朝门口走去。

“屁屁。”我喘着粗气。

“不。”

我睁开了剧痛的双眼，就那么瞧着，瞧见了屁屁·萨布林芝垂倒在控制台前。他的斯特森帽掉了下来，滚到了地板上。他的头爆裂开来，灰红的脑浆溅满了控制台。嘴巴大张，一股浓稠的白色泡沫还在从嘴里往外流。他的眼睛看上去熔化了。

乔尼抓住我，把我抱了起来。“我们得走了，”他轻轻说道，“随时会有人来这儿。”

我闭上双眼，随他带我离开了这里。

我醒来时，感觉周围是一片昏暗的红光，耳边听到滴水声。我闻到污水味、霉味和未绝缘的电力电缆的臭氧味。我睁开一只眼睛。

我们是在一个低矮的地方，与其说是房间，不如说是洞窟。碎裂的天花板上，电缆曲折蛇行；黏乎乎的瓷砖上，全是一摊摊的积水。红光来自洞窟远处的什么地方——也许是某个维护用的进口竖井，或者是自动机修隧道。我轻声呻吟着。乔尼就在边上，他从破烂的毯子铺盖中爬了起来，来到我身边，脸庞黑黑的，不知道上面是油脂还是灰尘，还有至少一处新伤。

“我们在哪儿？”

他抚摸着我的脸。另一只手环抱住我的肩膀，扶我坐了起来。我头晕目眩，眼中丑陋的景象突然漂移歪斜，在那片刻，我感到一阵作呕。乔尼拿着一只塑料杯，扶着我喝水。

“渣滓蜂巢。”乔尼说。

还未完全清醒时，我就猜到了。渣滓蜂巢是卢瑟斯上最深的地坑，一个机修隧道，一个非人之地；它是违法的洞穴，是环网半数的流氓和逃犯的老巢。几年前，我正是在渣滓蜂巢中被子弹击中，现在我左边的髌骨上仍然带着激光留下的伤疤。

我握着杯子递出去，示意还要喝。乔尼从一个钢铁热堡中倒了点水，走了回来。我在自己的外衣口袋，在我的皮带上摸索，顿时惊慌失措——父亲的自动手枪不见了。但乔尼拿出那把枪，给我看了看。我如释重负，接过杯子，如饥似渴地喝了起来。“屁屁呢？”我说，在那片刻，我希望这一切只是可怕的幻觉。

乔尼摇摇头：“我们俩都没预料到它们的防御会那么强。屁屁的侵入太棒了，但是他还是没办法打败那么多的内核终极噬菌体。虽然如此，数据平面里还是有半数的操作者感受到了这一战的共鸣。屁屁已经成为传奇人物了。”

“那可真他妈太好了啊。”我说，接着笑了起来，那声音听上去像是在哭一样。“传奇人物。屁屁死了。他妈就这么白白死了。”

乔尼的臂膀紧紧地搂着我：“不是白白死了，布劳恩，他夺取到了数据。在他死之前，给到了我手里。”

我费尽力气，坐起了身，看着乔尼。他看上去和原先一模一样——同样的温柔眼眸，同样的头发，同样的声音。但是有什么隐约的不同，让人难以捉摸。更像人了？“你？”我说，“你转移成功了吗？你是不是……”

“人？”约翰·济慈朝我笑着，“是的，布劳恩。或者非常接近人类，比其他任何在内核中铸造的东西更加接近。”

“但是你觉得.....我.....记得屁屁.....记得发生的事。”

“对。我记得我初读恰普曼译荷马史诗[\[140\]](#)。记得那晚我弟弟汤姆咳血的眼神。记得赛文的亲切声音，当时我虚弱得无法睁眼面对自己的命运。我记得我们在西班牙广场的那一夜，当我吻到你的嘴唇时，想象到依偎在我胸口的是芬妮的脸。我记得这一切，布劳恩。”

在那片刻我感到迷糊了，感觉受了莫大的伤害，但是乔尼把手放在了我的脸上，我感觉到了，是他，我知道，他心里再也没有其他人了。我闭上了双眼。“我们为什么到这儿？”我靠在他的衬衣上，轻轻说道。

“我不能冒险使用远距传输器，内核可以立刻追踪到我们。我曾考虑过航空港，但是你的身体状况太差，不能旅行。所以我就选择了渣滓。”

我依偎着他，点点头：“他们会想办法杀死你的。”

“对。”

“当地警察有没有追我们？霸主警察呢？交通警察？”

“不，我想没有。到目前为止，向我们挑战的人仅仅是两伙打手，还有几个住在渣滓里的家伙。”

我睁开眼睛：“这些打手怎么样了？”环网里有非常多的穷凶极恶的恶棍，有赏金杀手，但是我从没碰到过。

乔尼拿起父亲的自动手枪，朝我笑笑。

“我不记得屁屁之后的任何事了。”我说。

“你在噬菌体的反冲袭击中受伤了。你能走路，但是我们吸引了中央广场上许多人古怪的眼神。”

“对，我确信。告诉我屁屁发现了什么，为什么内核对海伯利安如此着迷？”

“先吃点东西，”乔尼说，“你已经昏迷了二十八个小时之久。”他穿过正不断滴水的洞窟房间，回来时，手里拿着一个自热包。这是全息狂热者的便饭——瞬间干燥、重新加热的克隆牛肉和从没见过土壤的西红柿，而胡萝卜呢，看上去就像某种深海鼻涕虫。没啥比这更“好吃”的了。

“好了，”我说，“告诉我。”

“内核形成的时候，技术内核分成了三派，”乔尼说，“稳定派是一群老牌的人工智能，它们中有些可以追溯到天大之误前的日子。其中至少有一个在第一次信息时代就获得了知觉。稳定派的主张是，人类和内核之间必须维持在某种共生共存的平衡状态下。它们倡议，为了避免草率决定，终极智能计划必须暂缓下来，等到所有的变数能够得以管理，才可以继续进行。反复派是三个世纪前主导退出的那股势力，它们作出了结论性的研究，认为人类不再有用，基于这一点，人类构成了对内核的威胁，它们鼓吹立即将人类全面灭绝。”

“灭绝……”我说，过了片刻，我问，“它们做得到吗？”

“灭绝环网的人类，它们办得到，”乔尼说，“内核的职能，不仅仅是为霸主社会创造了基本设施，它们也已经成了一切的必需之物，从军部的部署，到库存核弹和等离子军械库的故障保护。”

“你在内核的时候.....知道这些吗？”

“不知道，”乔尼说，“我只是重建计划设计出的一个赛伯人，一个伪造的诗人，我是个怪物，一只宠物，一个不完整的東西，我可以在环网中闲逛，就像宠物可以每天从家里出来逛一样。我从来不知道人工智能分为三个阵营。”

“三个阵营，”我说，“第三个是什么？哪里牵涉到海伯利安了？”

“稳定派和反复派之间，是终极派。过去的五个世纪以来，终极派一直着迷于终极智能计划上。对人类的存在还是毁灭，它们毫无兴趣，仅仅只考虑这些如何为计划所用。到现在，它们还只是一帮缓和的势力，是稳定派的同盟，因为它们觉得，像旧地实验这样一个重建计划是必须的，这能帮着最终实现终极智能。

“然而，最近，海伯利安问题促使终极派转向反复派的观点。自从四个世纪前探索到海伯利安以来，内核变得忧心忡忡，迷惑不解。它们很快知道，所谓的光阴冢，是至少一万年后的银河未来所投下的人造之物，从那时开始，逆时间进发。然而，更让内核不安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它们的预言公式无法分解海伯利安这个变数。

“布劳恩，要明白这个，你就必须知道内核是多么依赖他们的预言。即使终极智能还没有投入使用，内核也早已对未来两个世纪的物理、人类和人工智能的详情预测到了98.9995%的程度。全局的人工智能顾问理事会，说出一些含混不清、阿波罗神谕式的话，人类把它当宝——其实那完全是笑话。内核只是把终极智能计划中的一些小小花絮透露给霸主罢了——这些东西有时是为了帮稳定派，有时是帮反复派，但总是为了满足终极派。

“海伯利安是内核生存的整个预言架构中的裂口，它是即将抵达终点时的一道坎——一个无法预言的变数。它看上去于理不通，似乎豁免了一切法则——物理、历史、人类心理，以及内核的人工智能预言。

“未来有两个结果——如果你想称其为现实也行。其中的一个是：伯劳，这个不久就将被释放到环网和星际人类中的瘟神，它作为从内核统治着的未来派来的武器，是反复派逆时间而来的一次性打击，从此以后，反复派开始了千年的银河统治。另一个，则预见了伯劳的入侵和即将到来的星际战争，以及光阴冢打开后从中走出的其他东西，所有这些都是人类逆时间而来的重拳猛击，是驱逐者、前殖民者和其他小伙伴人类逃离了反复派的灭绝计划后，在最后曙光前的搏斗。”

水“嘀嗒嘀嗒”滴在瓷砖上。附近地道里的什么地方，传来机修烧灼工的警示声，这些声音在陶瓷和石头中不断回响。我靠在墙上，盯着乔尼。

“星际战争，”我说，“两个结果都发生了星际战争？”

“对，那是躲不了的。”

“这两个内核派别的预言可不可能都是错的？”

“不可能。海伯利安上发生的事的确有疑点，但是环网和所有地方的分崩离析是显而易见的。终极派了解到这个事实之后，把它作为主要的论据，认为应该加紧开始下一步的内核进化。”

“屁屁偷来的数据告诉了我们什么，乔尼？”

乔尼笑着，他碰到了我的手，但是并没有抓住它。“数据告诉我，由于某种原因，我是海伯利安未知因素的一部分。它们创造了济慈的赛

伯人，这是它们殊死的赌注。只是，身为济慈模拟，我显然是个失败之作，因此稳定派才打算保护我。当我下定决心去海伯利安时，反复派杀了我，它们的意图非常明确，就是要删除我的人工智能实体，防止我的赛伯体再次作出那个决定。”

“但你的确做了。发生了什么事？”

“它们失败了。内核过于自大，它们没有考虑到两件事。第一，我会将我的全部意识注入我的赛伯体中，这也就改变了济慈模拟的本质；第二，我会去找你。”

“我！”

他抓住我的手：“对，布劳恩，你好像也是海伯利安未知因素的一部分。”

我摇摇头。突然感觉我左耳上方的头皮麻麻的，我举起手，原本以为会在那发现什么伤口，也就是在数据平面中搏斗时留下的创伤。然而，我的手指碰到的是一个神经分流槽的塑料外壳。

我另一只手猛地摆脱了乔尼，满怀恐惧地盯着他。他在我失去意识时，给我的身体动过手术，给我接了电线。

乔尼举起双手，手掌对着我，让我平静：“布劳恩，我不得不这么做。为了我们俩的生存，我必须这么做。”

我握紧拳头：“你这该死的狗娘养的贱货，我干吗需要这直连接口？啊？你这信口雌黄的杂种。”

“不是和内核连接，”乔尼轻声说，“是和我。”

“你？”我的手和拳头微微发颤，我打算砸扁他那容器中克隆出来的脸。“你！”我冷笑道，“你现在是人了，你难道忘了？”

“我知道。但是某些赛伯体的功能仍旧存在。你记得几天前我碰到你的手，带你到数据平面上的事吗？”

我盯着他：“我再也不会去数据平面了。”

“不。我也不会再去了。但是我需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将大量的数据传送给你。我昨晚带你到渣滓见了个黑市外科医生。她给你植入了一个舒克隆磁盘。”

“为什么？”舒克隆环非常小，不会比我的拇指指甲大，而且那东西非常昂贵。它里面装着不计其数的磁泡存储器，每一个都能容纳近乎无穷比特的信息。舒克隆环是无法通过生物载体访问的，因此可以用来传送机密信息。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只要携带一个舒克隆环，就能把人工智能人格或者整个行星的数据网带在身上。见鬼，连一只狗也能携带这一切。

“为什么？”我再次问道，我怀疑乔尼，或者乔尼背后的什么势力，是不是在利用我，把我作为送信人。“为什么？”

乔尼靠近了些，他的手包住了我的拳头：“相信我，布劳恩。”

父亲在二十年前打爆了自己的头，此后母亲隐居起来，退却至她那自私的生活中，从此以后，我再也不相信任何人了。现在，这世界上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让我相信乔尼。

但我相信了他。

我松开拳头，抓住了他的手。

“好了，”乔尼说，“快把你的饭吃了，我们得行动起来，干点什么来保全我们的小命了。”

武器和药，是渣滓蜂巢里最容易搞到手的两件东西。我们花光了乔尼最后一点可观的黑市积蓄，买了些武器。

二十二点整，我们两人都穿好了晶须钛聚乙烯的甲冑。乔尼戴着一顶打手的镜式黑色头盔，而我戴着军部额外的控制面具。乔尼的动力手套很大，而且是大红色的。我戴着滤息手套，那东西带着可以夺人性命的小装饰。乔尼拿着一把驱逐者的地狱之鞭，那是从布雷西亚上夺得的战利品，他还在腰上别了根激光棒。我呢，除了父亲的自动手枪，还在回旋腰带上插了一把斯坦-津迷你枪。我可以通过面具控制这把枪，甚至射击时不用动手。

我和乔尼互相看着对方，开怀大笑起来。笑声停止后，我们很长时间都没吭声。

“你确定卢瑟斯的伯劳神庙是我们最好的机会吗？”这是我第三次问，或者第四次。

“我们不能进行远距传输，”乔尼说，“内核只要伪造一个故障，我们就死了。我们甚至不能在这里的底层空间乘电梯。我们得找一条不受监控的楼梯，爬到一百二十层之上。到神庙去的最安全的路，是中央广场的那条笔直的路。”

“对，但是伯劳教会的人会让我们进去吗？”

乔尼耸耸肩，这动作在他的战斗装甲中显得很奇怪。从打手头盔中

发出的声音带着金属质感。“现在只有他们能从我们的存活中获利。也只有他们有足够的政治影响力，可以帮我们找到去海伯利安的交通船，并保护我们不受霸主的侵害。”

我拉起面具：“梅伊娜·悦石说未来不会允许飞船飞往海伯利安进行朝圣了。”

镜式黑色的圆顶明智地点点头。“去他妈的梅伊娜·悦石。”我的诗人爱人说。

我深吸了口气，走到小小凹地的开口处，这是我们的洞窟，我们最后的避难所。乔尼走到我身后。装甲摩擦着装甲。“准备好了吗，布劳恩？”

我点点头，把迷你枪转到基点之上，迈步开始离开。

乔尼碰了碰我，拉住了我：“我爱你，布劳恩。”

我点点头，强忍着。我忘记了自己的面具没有合上，他能看见我的泪水。

蜂巢一天二十八小时，时时刻刻醒着；但是遵循着某些传统，第三层是最安静的，也是人烟最稀少的。如果我们去第一层，在高峰时间走人行道，运气也许会好一点。不过如果打手和谋财害命的家伙正等着我们，那么平民的死亡丧钟将会敲得震耳欲聋。

我们花了三个多小时爬到中央广场，没有走楼梯，而是行走在一列无止境的机修通道中，爬进被遗弃的竖直入口，这些入口在八十年前已经被反对提高机械化和自动化的勒德暴动席卷一空了。最后，我们走上了一条楼梯，上面生的锈比它的金属还多。从楼梯出来，我们进入一

条输送走廊，离伯劳神庙只剩下半公里不到的路程了。

“这么不费吹灰之力，我都不敢相信。”我用内部通信器对他耳语。

“他们很可能把人都集中在航空港和私人远距传输器群组中了。”

我们走在这个相当隐蔽的通道里，来到了中央广场，这地方位于第一购物层下方三十米，屋顶下方四百米。现在，伯劳神庙这幢绚丽、随意的建筑已经离我们连半公里路都不到了。不少错过高峰的购物者和慢跑者朝我们瞥来，但很快就走开了。我心里深信不疑，商场的警察都接到了通知，但如果他们立马出现的话，我还是会感到惊讶的。

一帮穿着鲜艳衣服的街头流氓从一个电梯中一哄而散，嘴里大喊大叫。他们身上带着脉冲刀、链条和动力手套。乔尼大吃一惊，他舞起地狱之鞭，朝他们挥去，鞭子发出几十发射击光束。我的迷你枪呼啦啦地在那急速旋转，随着我眼睛的移动从一个瞄准点移到另一个瞄准点。

那七个小混混组成的团伙猛然刹住脚步，举起他们的手，眼睛大睁，朝后退回了电梯，然后离开了。

我看了看乔尼，黑色的镜影朝我回看过来，两人谁都没笑。

我们穿向北部的购物小巷，仅有的几个步行者一溜烟跑到大门敞开的店堂里，现在，我们离神庙的阶梯连一百米都不到了。通过军部的头盔耳机，我能真切地听到自己的心跳声。离阶梯还有五十米时，似乎受到传唤，一名侍僧或者神父什么的出现在神庙十米高的大门口，看着我们走近。三十米。如果有人打算中途截击我们，他们应该在这之前就截击了。

我转身对着乔尼，打算说点好笑的话。突然，至少二十束光束以及

十多束的射弹立刻击中了我们。钛聚乙烯的外层向外爆裂开来，在反气流的作用下偏转了大部分射弹的能量。之下的镜面反射掉了大多数的杀人光束。大多数。

乔尼在这冲击力之下摔倒了。我单膝跪地，让迷你枪朝激光源瞄准。

蜂巢住宅墙的十楼之上。我的面具突然变暗，甲冑蒸发出反射而出的水汽，迷你枪的声音听上去完全就像是历史全息剧中的某种电锯的声音。十楼之上，一个五米的阳台和墙壁四分五裂，涌出爆炸钢矛的云团，发出一阵刺穿盔甲的声音。

三个沉重无比的刺客从后面击中了我。

我双掌撑地，摔在地上，压制住迷你枪，旋过身来。对方在每一层上都至少有十几个人，他们飞快移动，那是非常考究的格斗之舞。乔尼爬起身，跪在那儿，拿着地狱之鞭开火了，发出一连串的激光束，他仿佛是在彩虹中穿行，敲打着反弹防御。

其中一个跑动着的身影爆裂起火，身后的橱窗成了一摊玻璃液，溅到十五米开外的中央广场上。又有两人出现在平地的栏杆上，我用迷你枪一阵扫射，让他们龟缩了回去。

一架敞开的掠行艇从顶椽降落而下，反重力轮颠簸摇晃，倾斜在路标塔边上。火箭弹猛地冲击在我和乔尼身边的混凝土上。商店正门吐出无数块碎玻璃，将我们淹没。我抬起头看着，眨了两下眼，瞄准，发射。掠行艇朝边上猛地歪去，撞到了电动扶梯，上面还有十几个畏首畏尾的平民。最后，它在一大堆扭曲的金属中打着滚，如军火库般轰然爆炸。我看见八十米下方的蜂巢地面上，有一个购物者在火焰中跳动着。

“左边！”乔尼在密光束的内部通信器中朝我喊。

四个穿着战斗装甲的人用个人升降包从上面落了下来。聚合的变色龙装甲苦苦地跟上不断变化的背景的脚步，但仅仅是把每个人变成了闪耀的万花筒。其中一个来到我迷你枪的扫射范围之内，牵制住我，另外三个朝乔尼跑去。

这家伙冲过来，拿着脉冲刀，犹太风格。我任其撕咬着我的装甲，知道它会刺进我前臂的肌肉里，但我是在争取时间。有了。时机一到，我马上举起戴着手套的手，用那钢硬之边砍死了这家伙，紧接着把迷你枪扫向三个正和乔尼搏斗的家伙。

他们的装甲非常坚硬，我用枪扫得他们节节后退，就像用水管冲洗堆满垃圾的人行道。在我把他们全部打下这一层的突出平台前，只有一个家伙爬起了身。

乔尼又一次摔倒在地。他的部分胸甲不见了，熔化掉了。我闻到焦肉的味道，但没有看到什么致命的伤口。我半蹲着，抱起了他。

“别管我，布劳恩。快跑，上楼梯。”密光通信中断了。

“滚蛋。”我喊道。我用左手抱住他，支撑住他的身体，又让迷你枪有了瞄准的空间。“我还是你付钱找来的保镖。”

他们在蜂巢的两面墙上，在椽上，在我们头顶的购物层上狙击我们。人行道上至少有二十具尸体，其中一半是穿着鲜艳衣服的平民。我左脚装甲上的力量辅助器被碾碎了。挺着那条腿，我笨拙地拉着我们俩，跑完神庙阶梯的最后十米。现在，阶梯上出现了好几个伯劳神父，他们看上去对身边的炮火毫不在意。

“上面！”

我旋过身，瞄准，开火，这些动作瞬间完成，射出一枪后，我听见弹药已经用完。但第二艘掠行艇已经发射出了火箭弹，虽然甫一射出，它就化成了一千片急速飞动、毫无关联的金属和粉身碎骨的血肉。我重重地把乔尼摔在走道上，向他身上趴去，试图用自己的身体盖住他暴露在外面的血肉。

火箭弹也同时爆炸了，好几个在空中爆炸，至少有两个击中了我们附近的地面，我和乔尼被轰向了半空，掉在了十五到二十米之下的倾斜走道上。好家伙。一秒钟之前我们还在那儿站过的合金钢筋混凝土人行道，现在被烧焦了，沸腾了，软瘫了，滚到了下面熊熊燃烧的走道上。现在那儿形成了一条自然的城壕，一条天堑，把我们和其他地面军隔开了。

我站起身，一掌摺掉已经无用的迷你枪，开始向上爬，我拉掉身上装甲的无用碎片，双手抱起乔尼。他的头盔被炸飞了，脸上血肉模糊。血正从他装甲的几十条小缝中渗出来，他的右手和左脚已经被炸掉。我转过身，抱着他，沿着伯劳神庙的阶梯，向上爬去。

现在，警报声比比皆是，中央广场的高空中都是安全掠行艇。打手在上层，在糊掉的走道远侧四处寻找掩护。有两个突击员使用升降包降下来，紧紧跟在我身后，向阶梯上爬。我没有转身。每走一步，我必须抬起直挺挺的无力左腿。我背上和两肋已经严重烧伤，到处都是弹片的伤口。

掠行艇呼啸、盘旋，但是没有停在神庙的阶梯上。炮火在中央广场上不停回响。身后传来金属鞋的脚步声，在急速朝我扑来。我费尽力气

又迈了三步。上面二十步的地方，不可思议的遥远地方，伯劳主教正站在一百名神庙神父中间。

我又迈了一步，低头看着乔尼。他睁着一只眼，抬头望着我。另一只眼紧紧闭着，满是血污，满是肿胀的组织。“没事的，”我轻轻说，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头盔也不见了，“没事的，我们就要到了。”我又使尽力气迈了一步。

那两个穿着明亮黑色战斗装甲的人拦住了我们的去路。两人带着的面甲都掀了起来，上面一条条偏转痕，两张铁面无情的脸。

“婊子，放下他，也许我们会给你条活路。”

我疲惫不堪地点点头，太累了，再也迈不了一步路，太累了，什么事也不能做，但是我仍旧站在那儿，双手抱着乔尼。他的鲜血滴在洁白的石头上。

“我说，把这狗娘养的放下……”

我射中了他俩。一个正中左眼，一个右眼，我的手藏在乔尼的身体下面，从未举起来过，手里一直握着父亲的自动手枪。

他们倒了下来。我又迈了一步，然后再一步。稍稍喘口气，抬起脚再来一步。

阶梯顶端，穿着黑袍红袍的那群人朝两边分开。门道非常高，也非常暗。我没有回头，但是我能听见背后的喧嚣，我知道中央广场肯定挤满了人。主教陪在我边上，伴着我走入大门，走入那片朦胧。

我把乔尼放在凉爽的平地上，袍子在我俩边上瑟瑟作响。我拉掉自

己的装甲，然后扯着乔尼的，那装甲有好几处黏在了他身上。我用仍旧好使的那只手碰了碰他滚烫的脸颊。“对不起……”

乔尼的头微微动了动，他睁开眼睛，举起剩下的那只左手，碰了碰我的脸颊，我的头发，我的脑后。“芬妮……”

我感觉到他在那时死了。我也感觉到他的手摸到神经分流器时涌过的一股电流，随着约翰·济慈曾经拥有的东西和将要拥有的东西猛地进入我，我感觉到这股电流传出的一股白亮暖意；这几乎……几乎就像是两夜前他在我身体内的高潮，那湍流，那悸动，那突然的暖意，那之后的寂静，还带着感情的回响。

我把他慢慢放到地上，任侍僧把他的尸体带走，把它带到外面，给人群看，给当局看，给等着想知道结果的人看。

我任他们带走了我。

我在伯劳神庙的疗养所里待了两星期。烧伤治愈，疤痕除去，异金属剔除，皮肤移植完毕，肌肉重新长好，神经再次编缀。而我依旧伤痛不止。

所有人都对我没了兴趣，除了伯劳神父。内核确信乔尼已死，他在内核中的踪迹已无处可寻，他的赛伯体也死了。

当局记下了我的笔录，吊销了我的执照，尽全力把事情摆平了。环网新闻报道说，渣滓的一层蜂巢的黑帮发生了火并，搅到了中央广场里。有好几名黑帮成员和无辜的旁观者死于非命，其中还包括警察。

一周前，消息传来，说霸主允许“伊戈德拉希尔”载着朝圣者到海伯利安附近的战区去。我用神庙里的远距传输器传送至复兴之矢，然后花

了一小时时间，在那独自翻寻档案。

文件是通过真空挤压保存着的，所以我没法碰触到它们。笔迹是乔尼的；我以前见过他写的字。由于年岁久远，纸张泛黄，脆弱不堪。我找到了两段文字。第一段写道：

白天消逝了，甜蜜的一切已失去！

甜嗓，甜唇，酥胸，纤纤十指，

热烈的呼吸，温柔的低音，耳语，

明眸，美好的体态，柔软的腰肢！

凋谢了，鲜花初绽的全部魅力，

凋谢了，我眼睛见过的美的景色，

凋谢了，我双臂抱过的美的形体，

凋谢了，轻声，温馨，纯洁，快乐——

这一切在黄昏不合时宜地消退，

当黄昏，节日的黄昏，爱情的良夜

正开始细密地编织昏暗的经纬

以便用香幔遮住隐蔽的欢悦；

但今天我已把爱的弥撒书读遍，
他见我斋戒祈祷，会让我安眠。[\[141\]](#)

第二段文字的笔迹非常狂野，那纸张也更为粗糙，似乎是匆匆忙忙在记事本上潦草写就的：

这生命之手，温暖能干，诚挚欲攫取，
但若身处冰冷寂静之坟茔，这冰手仍欲去，
白天多寒疹，梦夜多凄苦，
汝欲汝心血不流，
甘愿让我红色血脉再次流，
汝内心平静我能见，我把你紧紧拥在手。[\[142\]](#)

我怀孕了。我想乔尼是知道的，但我不太确定。

我怀了两次。一次是怀了乔尼的孩子，另一次是在舒克隆环中怀上了他的记忆。我不知道这两者之间是否有意要联系起来。孩子还有几个月才会生下来，而几天之后，我就会去面见伯劳。

但是我清楚地记得那几分钟，当乔尼伤痕累累的尸体被带出去面对

众人后，当我被带走送去治疗前。他们都在那儿，站在黑暗之中，许许多多的神父、侍僧、驱魔师、守门人、信徒.....他们开始异口同声地吟唱，就在那伯劳的旋转雕像下的红色朦胧中，他们的声音回荡在哥特式的拱顶之下。他们所吟唱的是仿若如下这些话语：

赐福于她

赐福于我们救世主的母亲

赐福于我们赎罪的工具

赐福于我们创造物的新娘

赐福于她

我伤痛难忍，震惊异常。

当时，我毫不明白。现在，我也不明白。

但是我知道，当时机来临，伯劳到来之时，我会和乔尼一起面对它。

时近深夜。缆车行驶在群星和冰霜之间。这伙人坐在那里，个个沉默不语，只有缆绳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过了许久，雷纳·霍伊特对布劳恩·拉米亚说：“你也带着十字形。”

拉米亚盯着神父。

卡萨德上校朝女人靠过来：“你觉得海特·马斯蒂恩是那个跟乔尼讲话的圣徒吗？”

“很有可能，”布劳恩·拉米亚说，“我不知道。”

卡萨德盯着她：“是你杀了马斯蒂恩吗？”

“不是。”

马丁·塞利纳斯伸伸懒腰，打了个呵欠。“离日出还有几个小时，”他说，“你们谁想睡个觉？”

不少人都在点头。

“我不睡，我来站岗，”费德曼·卡萨德说，“我不累。”

“我陪你。”领事说。

“我来热点咖啡。”布劳恩·拉米亚说。

其他人睡着了，此时，瑞秋在睡梦中发出轻轻的咕咕声，其余三人坐在窗边，望着夜晚高空的群星在远方发出冷冷的光芒。

时间要塞矗立在伟岸的笼头山脉的极东边缘，由一堆煅烧石建成，面目狰狞，带着巴洛克风格。它有着三百间房间和厅堂，迷宫般的黑暗走廊通向深厅、城堡、角塔，阳台俯瞰着北部荒野，半公里高的通风管道升向光明，据说也下降到这个世界的迷宫中，栏杆被顶上高峰吹来的寒风长年累月地侵蚀着，楼梯——里面和外面都有——是在山石上凿刻出来的，却完全不知通向何地。彩色玻璃窗高一百米，它们可以捕获第一缕夏至日光，或者第一缕仲冬月光，而有些无玻璃的窗户，仅有人的拳头那么大，往外望去，什么也看不见。墙上，浅浮雕无边无际地展示陈列；壁龛里，奇异的雕刻半隐半现。屋檐和栏杆、左右两翼和圣物储藏所之上，屹立着一千多只笏嘴^[143]，朝下凝视，目光穿越巨厅中的木椽，它们坐在有利的位置上，以便能窥到东北面带着血色的窗户，它们展翅俯背的影子就像严厉的日晷之影在那儿移动，那影子在白天由日光投下，夜里则由燃烧着煤气的火炬投下。时间要塞的所有地方，都能看出伯劳教会长期把持的迹象——赎罪圣坛上盖着红色天鹅绒布，天神化身的站立雕像有的挂着，有的自由站立，彩饰钢铁作刃，血红宝石作眼。狭窄楼梯和黑色大厅的石头中，雕刻着更多的伯劳雕像，它们的魔爪自岩石中伸出，尖利的刀刃由石中落下。四条手臂合拢过来，给人以最后的拥抱。在夜里，这地方处处弥漫着恐惧。似乎是为了用作最后的装饰，曾经有人居住过的大厅和房间里，装饰着血红的细丝；墙壁和坑

道天花板上，则装饰着红色的蔓藤花纹，纹路隐约可辨；被褥凝结成一大块锈红的东西；中央大餐厅中，充满了恶臭，那是几星期前剩饭的腐烂臭气；地板和桌子，椅子和墙壁，都装饰着血迹斑斑的衣服和撕成碎片的长袍，它们无声地躺成一堆。到处都是苍蝇的嗡嗡声。

“真他妈是个好地方，不是吗？”马丁·塞利纳斯说，声音在要塞里面回荡。

霍伊特神父迈入巨厅的内部。那里有一扇面朝西方的天窗，高四十米，午后的阳光从中洒落进来，落在布满灰尘的圆柱上。“真是不可思议啊，”他小声说，“新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也比不过它。”

马丁·塞利纳斯放声大笑。闪耀的光线勾勒出他的脸颊，以及他色帝的前额。“此物专为活神而造。”他念念有词。

费德曼·卡萨德把他的旅行包放到地板上，清清嗓子。“这地方想必建于伯劳教会之前吧。”

“的确，”领事说，“但是伯劳教会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占领了这地方。”

“可现在看上去可没人占领了。”布劳恩·拉米亚说。她左手拿着她父亲的自动手枪。

来到要塞后的最初二十分钟里，大伙都在里面又叫又喊，但是回声慢慢消弱，然后沉默，加上餐厅里苍蝇的嗡嗡声，让他们变得寂静无声了。

“这天打雷劈的东西，是哀王比利的机器人和克隆人奴隶建造的，”诗人说，“总共花了八个当地年，在神行舰到来前就建好了。这应

该是环网最伟大的旅游胜地，是通往光阴冢和诗人之城的起点。但我怀疑，即使在那时，那些可怜的笨机器人劳工也早就知道当地居民口中的伯劳故事了。”

索尔·温特伯站在一面东窗旁边，举起他的女儿，让柔和的光线洒在她的脸上，洒在她蜷紧的小拳头上。“现在，所有这些都没什么意义了，”他说，“大家找个干净的角落吧，我们得在那睡觉，吃晚饭。”

“我们晚上不继续前进吗？”布劳恩·拉米亚问。

“去光阴冢？”塞利纳斯说，这是他旅途中第一次真正现出惊讶的表情，“你想黑灯瞎火地去见伯劳？”

拉米亚耸耸肩：“这有什么分别？”

领事站在一扇门前，门上用铅条镶嵌着玻璃，通向岩石阳台。他闭上了眼睛，身体仍然晃来晃去，在平衡缆车的运动，山上一夜一天的旅行，都已经在他脑中变模糊，在疲惫中丢失了。三天来他几乎没有睡过觉，焦虑与时俱增。但他及时睁开了双眼，没有站在那打起瞌睡。“我们累了，”他说，“我们今夜就睡在这儿，明早下去。”

霍伊特神父走到了外面，来到阳台的狭窄平台上。他倚在粗糙的石头栏杆上。“我们能从这看到光阴冢吗？”

“不能，”塞利纳斯说，“它们在那座高山后头。不过，看见北面那些白色东西了吗？偏西一点……那些闪光的东西，就像埋在沙土里的碎牙。看见了吗？”

“看见了。”

“那是诗人之城。比利王的原始遗址，为济慈而造，为所有光明美丽的东西而造。当地人说这座城现在正闹鬼，无头鬼魂在其中出没。”

“你是其中之一不？”拉米亚说。

马丁·塞利纳斯转身想要说什么，他盯着她手里的手枪看了会，摇头走开了。

脚步声在看不见的楼梯弯道里回响，卡萨德上校重新进入了房间。“餐厅上头有两间小型储藏室，”他说，“房间外有一段阳台，除了这条楼梯，没有其他入口。容易防御。房间也……很干净。”

塞利纳斯笑道：“那是不是说，没什么东西攻击我们？或者说，如果真有东西攻击我们，我们也无路可逃？”

“我们能逃到哪里去？”索尔·温特伯说。

“是啊，哪里去呢？”领事说。他已经累得不行了。他拿起自己的装备，又拿起沉重的莫比斯立方体的一端，等着霍伊特神父拿另一端。“大家照卡萨德说的办吧。找个地方过夜。至少别再待在这房间里，这里到处都是死人的臭味。”

晚餐吃的是最后一点干粮，塞利纳斯最后一个瓶子里的一点酒，还有一些走味的蛋糕，那是索尔·温特伯带着为了庆祝他们在一起的最后一个晚上的。瑞秋太小不能吃蛋糕，但是她喝了牛奶，趴在她父亲身边的一块毯子上，睡着了。

雷纳·霍伊特从他的背包里拿出一把小小的巴拉莱卡琴，胡乱拨弄着琴弦。

“原来你还会弹琴。”布劳恩·拉米亚说。

“弹得很糟。”

领事揉揉眼睛：“我希望我们能有台钢琴。”

“你是有一台啊。”马丁·塞利纳斯说。

领事盯着诗人。

“把它带来，”塞利纳斯说，“我想来杯苏格兰威士忌。”

“你在说什么呢？”霍伊特神父突然说道，“说清楚点。”

“他的那艘飞船，”塞利纳斯说，“记得我们亲爱的已故马斯蒂恩跟我们的领事朋友说的话吗？这位丛林之音说他的秘密武器就是那艘漂亮的霸主个人飞船，那艘停在济慈航空港的飞船。叫它来，领事大人。把它叫过来。”

卡萨德在楼梯口安置好安全光束，现在回到了房间。“这个星球的数据网失灵了。通信卫星坠落了。轨道运行的军队飞船使用的是密光通信。他如何把它叫来？”

“超光发射器。”说话的是拉米亚。

领事转而向她盯去。

“超光发射器有楼房那么大呢。”卡萨德说。

布劳恩·拉米亚耸耸肩：“马斯蒂恩说得很有道理。如果我是领事.....如果我是整个该死的环网中，拥有个人飞船的少数几千个人中的

一个.....我死也要确信，我需要的时候就能通过遥控让飞船飞行。这星球太原始，没办法依赖通信网络，电离层也太弱，无法进行短波通信，通信卫星是进行侦察的最为重要的东西.....如果我需要叫它，我会使用超光仪。”

“大小呢？”领事说。

布劳恩·拉米亚朝外交官回以冷静的凝视：“霸主还不能制造便携式超光发射器。但是据说，驱逐者可以。”

领事笑了。从某个地方传来一声摩擦声，紧接着是金属的轰然作响。

“你们留在这儿。”卡萨德说。他上衣中抽出死亡之杖，用他的战术通信志取消掉安全光束，走下楼梯，不见了。

“我猜，我们现在处于戒严令中了，”塞利纳斯等上校走后说道，“处于火星星位。”

“闭嘴。”拉米亚说。

“你觉得是伯劳吗？”霍伊特问。

领事摆摆手：“伯劳不必在楼下弄得叮当作响。它完全可以直接出现在.....我们这里。”

霍伊特摇摇头：“我的意思是，是不是伯劳弄得这里一个人也.....没有了。要塞这里的大屠杀迹象是不是它所为的呢？”

“空村子可能是撤离令的结果，”领事说，“没人想留下来面对驱逐

者。自卫队的军队开始疏散了。这多数的屠杀应该是他们所为。”

“难道竟然没有尸体？”马丁·塞利纳斯大笑道，“痴心妄想。我们楼下那个缺席的主人现在正在伯劳的钢铁之树上摇摆呢。不久之后，我们也将同他一个下场。”

“闭嘴。”布劳恩·拉米亚有气无力地说。

“如果我不闭呢，”诗人笑道，“你会朝我开枪吗，女士？”

“会的。”

大家不再作声，直到卡萨德上校回来。他重新激活安全光束，转身来到大家身边，这群人正坐在包装箱和塑料立方体上。“没什么东西。是几只食腐鸟——我想当地人叫它们预兆鸟，它们钻过碎玻璃闯进了大厅，正在那享用盛筵呢。”

塞利纳斯吃吃地笑起来：“预兆鸟。这名字再合适不过了。”

卡萨德叹了口气，背靠箱子坐在毯子上，戳了戳他冰凉的食物。从风力运输船拿来的一盏提灯照亮了房间，黑暗开始从阳台门口处潜进角落的墙壁里。“这是我们最后一夜了，”卡萨德说，“还剩一个故事。”他看了看领事。

领事捻着手里那张纸，上面潦草地写着数字“7”。他舔舔嘴唇：“这还有什么意义呢？朝圣的意义已经被毁掉了。”

其他人一阵骚动。

“你什么意思？”霍伊特神父问。

领事把纸片揉成一团，把它扔到角落里：“如果要是伯劳同意一个请求，朝圣者队伍的数量必须是质数。我们曾经有七个人。马斯蒂恩……失踪后……减少到了六人。现在，我们在朝死亡走近，别指望实现愿望了。”

“迷信。”拉米亚说。

领事叹了口气，擦擦额头：“是啊，但那是我们最后的希望。”

霍伊特神父指了指熟睡的宝宝：“瑞秋可以成为第七个吗？”

索尔·温特伯捋着胡须：“不行。朝圣者必须带着自己的意愿去光阴冢。”

“但她的确有过，”霍伊特说，“也许有资格啊。”

“不可能。”领事说。

马丁·塞利纳斯正在便签上写着什么，现在他起身在房间里踱步：“耶稣·基督啊，人民啊。来看看我们吧。我们不是六个该死的朝圣者，而是一群乌合之众。那边的霍伊特带着他的十字形，带着保罗·杜雷的灵魂。我们的‘半带感情的’尔格就在那边的箱子里。卡萨德上校带着他脑中关于莫尼塔的回忆。那边的布劳恩女士，如果我们相信她的故事的话，不仅仅是怀着一个未出世的孩子，还怀着一个已故的浪漫诗人。我们的学者带着他旧日的女儿。而我，则带着我的缪斯。领事呢，谁知道他带着他妈的什么行李，进行这愚蠢的旅行。我的上帝啊，人民啊，我们应该为这次旅行被评为他妈的一流团队。”

“坐下。”拉米亚的声音沉闷单调。

“不，他说的对，”霍伊特说，“即使杜雷神父存在于十字形中，也肯定会影响这个质数迷信的。我想明天早上我们还是加紧赶路，相信……”

“快看！”布劳恩·拉米亚叫道，手指朝阳台门口指去，在那，逐渐褪去的暮光已经被阵阵强光所替代。

这群人走出房间，来到外面冷夜的空气中，他们用手遮住眼睛，那无声的爆炸之光布满了天空，强烈得难以置信。纯白的聚变爆裂扩散，如同湛青池塘中的爆炸水纹；更小更亮的等离子内爆带着蓝色、黄色和鲜红之色，朝内蜷缩，就像花儿在夜晚闭合起来；巨大的地狱之鞭展现出雷电之舞，如这小世界般大小的光束跨越几光时，所经之处，一片狼藉，被防御性奇点之处的激流所扭曲；防御场的极光闪烁，在可怕能量的攻击下跳跃着，熄灭了，纳秒之后竟然又再次重生。在这一切之中，火炬舰船和巨型战舰的蓝白聚变尾迹在天际划出完美的线条，就像蓝色玻璃上的钻石刮痕。

“驱逐者。”布劳恩·拉米亚轻声低语。

“开战了。”卡萨德说。他的语气中丝毫没有得意之情，也没有任何感情。

领事静静地淌下眼泪，这让他自己都感到非常惊讶。他别过头，不想让别人看见。

“我们待在这儿，会不会有危险？”马丁·塞利纳斯问。他躲在石头拱门下，斜眼瞧着灿烂的画面。

“这么远，不会有危险。”卡萨德说。他举起作战望远镜，调节了一

下，查阅了战术通信志。“大多数交火地点离这至少有三天文单位。驱逐者正在试探军部的太空防御力。”他放下望远镜，“战斗才刚刚开始。”

“远距传输器被激活了吗？”布劳恩·拉米亚问，“人们有没有从济慈和其他城市撤离？”

卡萨德摇摇头：“我想没有。还没有撤离。舰队会顶住他们的火力，直到月地轨道防御圈成形。然后，通向环网的疏散传送门会被打开，军部的部队会通过数以百计的传送门抵达，”他再次举起望远镜，“这是一出要命的戏。”

“快瞧！”这次说话是霍伊特神父，他没有指向天空中的焰火表演，而是指向北部荒野的低矮沙丘。离看不见的光阴冢几千米的地方，有个人影，那是一个小点，在断裂的天空下投下若干影子。

卡萨德将望远镜瞄准这个身影。

“是伯劳吗？”拉米亚问。

“不，我想不是……从身着长袍的样子来看……我觉得……这是一名……圣徒。”

“海特·马斯蒂恩！”霍伊特神父叫道。

卡萨德耸耸肩，他把望远镜递给众人。领事走到队伍后头，靠在阳台上。除了风的低语，没有其他声音，但是这更让他们头顶的猛烈爆炸带着不祥之感。

领事接过递给他的望远镜。那身形非常高大，穿着长袍，背对着要

塞，现在正穿越着闪光的朱红沙地，朝某个目的地大步前进。

“他在朝我们跑，还是朝光阴冢？”拉米亚问。

“光阴冢。”领事说。

霍伊特神父的胳膊肘撑在栏杆台上，憔悴的脸庞望向爆炸的天空。“如果那是马斯蒂恩，那我们就又回到七个人了，是不是？”

“他会比我们早到几小时，”领事说，“如果我们今晚按照提议睡在这里，那他会比我们早到半天。”

霍伊特耸耸肩：“这没多大关系。七人开始的朝圣之旅。七人抵达。伯劳会满意的。”

“如果那是马斯蒂恩，”卡萨德上校说，“风力运输船上的哑谜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是如何比我们先到这里的？没有其他开动的缆车，他不可能徒步穿越笼头山脉的。”

“明天到光阴冢后，我们问问他就行。”霍伊特神父疲惫地说。

布劳恩·拉米亚试图在她的通信志上，使用通用通信频率与谁取得联系。可除了静音的滋滋声，以及远处电磁脉冲的偶然咆哮，什么也没有。她看了看卡萨德上校：“他们什么时候开始轰炸？”

“我不知道。这取决于军部舰队防御力的强弱。”

“前几天的防御力很弱，驱逐者侦察机通行无阻，还摧毁了‘伊戈德拉希尔’。”拉米亚说。

卡萨德点点头。

“嗨，”马丁·塞利纳斯说，“我们是不是他妈的坐在他们的靶子上呢？”

“当然，”领事说，“如果驱逐者攻击海伯利安，是为了阻止光阴冢打开，就像拉米亚女士的故事中所说，那么，光阴冢和这里的整个地区都将成为首要攻击目标。”

“用核武器吗？”塞利纳斯问，他的语气紧张兮兮的。

“几乎可以肯定。”卡萨德回答。

“我想逆熵场里会有什么东西阻止飞船靠近的。”霍伊特说。

“是阻止载人飞船，”领事说，他正靠在栏杆上，没有回头朝角落里看，“但逆熵场不会干扰导弹、智能炸弹，或者地狱之鞭的光束。照此说来，它也不会干扰机械化步兵。驱逐者可以扔下几艘攻击掠行艇或者自动坦克，远远旁观，看着它们毁灭整个山谷。”

“但是他们不会，”布劳恩·拉米亚说，“他们想要控制海伯利安，而不是毁掉它。”

“我不会将我的命作赌注，押在你这猜测上。”卡萨德说。

拉米亚对他笑了笑：“但是我们的确押了，上校，不是吗？”

在他们头顶，一小颗火花从连续的爆炸云团中脱离出来，变成一颗明亮的橙色余烬，划过天际。露台上的这群人可以看见火焰激爆，听见穿越大气的痛苦嘶叫。火球消失在要塞后方的山脉远处。

差不多过了一分钟，领事察觉到自己正屏着呼吸，双手僵在石头栏

杆上。他喘了一口大气。其他人似乎也不约而同深深吸了口气。没有爆炸，没有隆隆的冲击波驶过岩石。

“哑弹？”霍伊特神父问。

“很可能是架负伤的军部散兵侦察机，企图回到轨道的环形防线，或者济慈的航空港。”卡萨德上校说。

“它没成功，是不是？”拉米亚问。卡萨德没有回答。

马丁·塞利纳斯举起那副野外望远镜，在黑色的荒野中寻找着圣徒。“没影了，”塞利纳斯说，“那位好船长要么是在围着这边的光阴冢山谷绕圈子，要么又玩了一次消失的把戏。”

“很可惜，我们听不到他的故事了。”霍伊特神父说。他朝领事转过身。“但我们能听到你的，是吗？”

领事在裤腿上擦着手掌。他的心急速跳动。“可以，”说话的同时，他就意识到自己最终下定了决心，“大家来听我讲吧。”

寒风咆哮，刮向山岭的东坡，沿着时间要塞的峭壁呼啸着。他们头顶的爆炸次数似乎减少了一丁点儿，但是黑暗的降临使得那每一次爆炸比先前更加猛烈了。

“我们进去吧，”拉米亚说，她的话几乎湮没在风声中，“越来越冷了。”

他们关掉了仅有的一盏灯，房间内部仅仅被外面天空中的热闪电脉冲所照亮。黑暗忽隐忽现，房间被涂上了五光十色的色彩。有时，黑暗会持续好几秒，直到下一阵炮火猛烈倾泻。

领事摸索着自己的旅行包，从中掏出一个奇怪的装置，那东西比通信志大，有着古怪的装饰，前面有一个液晶触显，看上去像是那些历史全息像里的东西。

“秘密超光发射器？”布劳恩·拉米亚干巴巴地问。

领事的笑容中毫无幽默感：“这是个古老的通信志。出现于大流亡时期。”他从腰袋中掏出一块标准的微碟，插了进去。“跟霍伊特神父一样，我也必须先讲述其他人的故事，这样你们才能懂得我的故事。”

“真是要命啊，”马丁·塞利纳斯冷笑道，“他妈的这堆人中，难道我是唯一一个能够直截了当讲故事的人吗？我要多长时间……”

领事的行动把他自己都吓坏了。他站起身，旋即转向塞利纳斯，抓住那矮男人的斗篷和衬衣前襟，把他猛地压在墙上，拎在包装箱上。领事膝盖顶着塞利纳斯的小腹，前臂擒着他的喉咙：“再废话，诗人，我就让你去见阎王。”

塞利纳斯开始挣扎，但是他感觉气管被压得更紧了，他瞥到领事的眼神，于是停止了挣扎。他的脸色惨白。

卡萨德上校静静地，几乎是轻轻地将两人分开。“不会有评论了。”他说。他摸着皮带上的死亡之杖。

马丁·塞利纳斯走到圈子的远侧，他仍在揉脖子，一声不吭地跌落在一只箱子上。领事大步走向门口，吸了好几口气，然后走回人群。他对着每个人，除了诗人，说道：“对不起。只是……我从没想过要把这个故事讲给别人听。”

外面的光线涌现出红色，然后是白色，紧接着是蓝光，之后褪变成

近乎黑暗。

“我们都了解，”布劳恩·拉米亚轻轻说，“我们都跟你一样，有过这种感觉。”

领事摸摸下嘴唇，点点头，艰难地清了清嗓子。他走到古老通信志旁，坐了下来。“录音没有这个仪器那么古老。”他说，“录的时间大约是在五十标准年前。录音放完后，我还会继续讲下去。”他顿了顿，似乎还有什么东西要讲，然后他摇摇头，大拇指按了按古旧的触显。

没有视频。声音是一个年轻男子的。背景声中，可以听见微风吹过青草、拂过嫩枝的声音，远处是滚滚的海浪声。

外面，亮光发狂闪动，远方太空站的拍子在加速。领事紧张地等待着爆裂声和冲击声。但是没有。他闭上眼睛，和众人一起倾听。

领事的故事：忆希莉

我登上陡峭的山岭，往希莉的墓地爬去，此时正值岛屿回归赤道群岛浅海的日子。天气真是棒极了，但我讨厌这样。天空静如传说中旧地的海洋，浅海荡漾，泛起深蓝色的波纹，温暖的微风自海上拂来，身旁山坡上，红褐色的柳草像层层涟漪散开。

这样的日子，不若有低沉灰暗的愁云惨霾；不若有薄雾甚或漫天大

雾，令得首站港口的船桅滴落水珠，将灯塔的号角从沉睡中唤醒；不若有强烈的海洋西蒙风掠过南部寒冷的山包，横扫它跟前的移动小岛和牧岛海豚，将它们驱赶到环礁和石峰的避风处。

怎样都会比现在好。这样一个温暖的春日，当太阳从碧蓝如斯的穹顶掠过，我想奔跑，想纵情跳跃，想在柔软的草丛中打滚，重温当初我和希莉在此地的恣情山水。

就在此地。我停下脚步，四处瞭望。柳草在带着咸味的阵阵微柔南风中飘摇起伏，如同某种巨兽的皮毛。我伸手遮挡住阳光，向地平线远眺，却没搜寻到任何移动的东西。而远处的火山熔岩礁之上，海面突变，强有力的滔天波浪翻涌而来。

“希莉。”我轻声呼唤着，不由自主叫出了她的名字。人群在一百米外的斜坡停住，注视着我，依着同一个节奏呼吸。这列由哀悼者和司仪神父组成的队伍绵延了一公里长，直排到城市边缘的白色建筑。我辨认出队伍前端我的小儿子那头发花白几近秃顶的脑袋，他正穿着霸主政府蓝金相间的长袍。我知道自己应该等着他，与他并肩而行，尽管他和其他那些年老力衰的理事会成员赶不上我经历过飞船特训的年轻肌肉和稳健的步伐。何况礼仪规定我应该和他走在一起，还有我的孙女莉拉和九岁大的孙子。

这事儿真见鬼。这些人真要命。

我转过身，慢慢跑上陡峭的山坡。汗水逐渐浸透我宽松的棉衬衫，然后我抵达了山脊蜿蜒的顶峰，看到了墓冢。

希莉的墓地。

我停下脚步。尽管阳光灿烂温暖，照耀在寂静陵墓那毫无瑕疵的白石之上，闪闪发光，但风儿依然寒意料峭。封印的墓穴入口深草葱茏，几排乌木旗杆上挂着褪色的节庆三角旗，它们排列在狭窄的砾石小径旁。

我绕着坟墓，走走停停，最后走到了数米之外陡峭的悬崖边缘。柳草弯倒四伏，受人践踏，无礼的郊游人曾经在这铺过毯子。我还看见几个火圈，是用正圆纯白的石头摆出来的，那些石头都窃自砾石小径的边缘。

我情不自禁地笑了。我知道从这里能望见怎样的风景——外港天然防波堤宏大的曲线，首站低矮的白色建筑，还有停泊所上下浮动的双体船五颜六色的船体和桅杆。在会众厅方向的鹅卵石海滩边，有个年轻女子正走向水面，身着一袭白裙。蓦然间我以为那是希莉，顿时心跳加速。我几乎准备好要举起双臂，以回应她向我挥手致意，可是她并没有挥手。我默默看着远处的身影转身离开，消失在古老船坞的阴影中。

在我的上方，在悬崖之外的远方，一只宽翼托马斯鹰正乘着袅袅上升的热气绕着瀉湖盘旋，红外线的眼力扫视着漂移的蓝藻河床，寻找格陵兰海豹或冬眠未醒的猎物。大自然真是乏味，我边想边坐在柔软的草丛中。这样的日子里，大自然把一切都搞得乱七八糟，这只鸟本来早就从蓬勃发展的城市边缘污染的水域逃之夭夭了，而大自然竟然又把它扔回这里搜寻猎物，真是太迟钝了。

我的记忆中还有另一只托马斯鹰，那是我和希莉共度的第一晚，当时我和她来到这座山顶，我记得洒在它双翼的月华，它古怪的厉叫不时

响起，在绝壁间回荡，似乎穿透了山脚村庄中煤气灯光上头的黑暗天空。

当年希莉芳龄十六……不，还没到十六……头顶上点缀过鹰翼的月光将她光洁的皮肤涂抹成乳白色，在她乳房柔软的圆周下投上阴影。当鸟儿的厉叫划破夜空，我们负疚地望向星辰，希莉说道：“‘那刺进你惊恐的耳膜中的，不是云雀，是夜莺的声音[144]。’”

“啥？”我问。希莉当时快要满十六岁，我十九。但是希莉知道星空下书中所讲的慢步和戏剧的韵律，而我只知道星星。

“放松，年轻的船员。”她轻声说着，把我拉了下来，让我躺在她身边，“不过是只老托鹰[145]在捕猎而已。是只笨鸟。过来，船员。过来，梅闰。”

“洛杉矶”号正在那一刻升离了地平线，像一粒随风飘荡的灰烬向西飘去，飘过希莉的星球茂伊约上空诡异的星群。我靠近她躺下，向她描述伟大的霍金驱动神行舰的工作原理，它捕捉高能太阳光，因而得以在夜幕降临之时持续飞行。整个过程中我的手顺着她光滑的身侧向下抚去，她的皮肤仿若丝绒，令我兴奋异常，她的呼吸急促地印在我的肩膀上。我低下头，把脸贴在她的脖弯里，贴上她缠结的头发上的汗水和精油芳香。

“希莉。”我说，这次是由衷地叫出了她的名字。在我身下，在山顶之下，在白色坟茔的阴影之下，人群站立着，慢吞吞地移动。他们对我不耐烦起来，希望我赶快给坟墓解开封印，进入其中，度过我的独处时间，那里冰凉死寂的空洞已经更迭了希莉的温暖。他们想让我向它告

别，于是乎他们就能继续未完成的典礼和仪式，打开远距传输器的大门，加入等待多时的霸主环网。

这事儿真见鬼。这些人真要命。

柳草细密纵横生长，我拔起一根藤须，咀嚼它甜蜜的茎秆儿，凝视着天边首座回徙小岛的归航。阴影依旧在晨光中拉得狭长。时日尚早。我会坐在这里怀念上一阵子。

我会想念希莉。

希莉是一个……怎么说好呢？……一只小鸟，我想，这是我对她的第一印象。那天她戴着一种鲜艳鸟羽制成的假面，当她取下假面，加入我们的花序四对方舞，火炬的焰光在她的发丝上映出深赤褐色的光泽。她双颊绯红，面若桃花，尽管隔着人头攒动的广场，我还是见到了她碧绿眼珠的惊鸿一瞥，与她面容和秀发上夏日的热情交相辉映。自然，那是节日之夜。从海港吹来清润的微风，火炬跳跃着蹦出星花，颓垣上，为路过的岛屿而吹奏的悠远笛声，几乎都被淹没在海浪声和风里三角旗的猎猎响声中了。希莉那时正接近十六岁的花季，她的美丽比挤满人群的广场四周任何一把火炬都耀眼。我在舞蹈的人群中艰难跋涉到了她的身旁。

对我来说，这是五年前的事。而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六十五年前了。一切恍如昨日。

这不太好讲。

该从何开始呢？

“老弟，我们去找个小妞，如何？”迈克·沃朔说道。他又矮又胖，肥嘟嘟的脸活像一幅手法精妙的漫画版佛像，而在那时候，迈克对我来说就是神明。我们都是神明：虽不是长生不老，却也寿命极长；虽未超凡入圣，也还算生活逍遥。霸主选定我们参与它珍贵的量子跃迁神行舰中的一艘的船务，神仙的生活比这也好不了多少吧？在这艘万神殿般的飞船中，就只有迈克，聪明、机智、不逊的迈克，比年轻的梅闰·阿斯比克略微年长位高。

“哈。那可能性为零。”我说。我们刚和远距传输器建筑队人员一起值了十二小时的班，正在清洗全身。现在我们负责送工人们往返于茂伊约外大约十六万三千公里的选定奇点，这跟自霸主空间跃迁而来的四个月时间相比，实在是惨淡无味。整个旅途的超光速时段中，我们都是熟练的专家，四十九名恒星飞船专家照管着大约两百名紧张的乘客。现在乘客都穿上了抗性航服，而我们船员则摇身一变，降为服务人员。在建筑人员奋力将巨型的奇点密蔽场安就其位的过程中，我们都是光荣的卡车司机。

“可能性为零。”我又说了一遍，“除非那些地面上的人在租给我们的隔离小岛上修了座妓院。”

“不，他们没有。”迈克笑道。我和他在行星上的三天休闲放松假就快到了，但是从辛格船长的简令和同船水手的抱怨声中，我们得知，盼望已久的地面活动时间只能在霸主管辖的小岛上度过，而那小岛总共也就二十八平方公里的面积。它根本都不是我们听说过的任何一个移动小岛，只是赤道附近的一座火山峰。一到那里，我们将依靠脚下真实的重

力行进，在未经过滤的空气中呼吸，享受品尝非合成食物的机会。不过我们总归能够有点其他的期望，看看能否在去免税商店购买本地手工艺品的时候，同茂伊约的殖民者们有所交流。可即便是这些土特产，也是霸主的精明商人在贩卖。所以，许多同船水手选择在“洛杉矶”号上度过休闲放松假。

“那我们去哪儿能找到小姐，迈克？在远距传输器启用以前，殖民地就是雷池禁区。那可是本地时间六十年之后的事情。你该不会是说神行舰船厢里的梅吉吧？”

“跟着我，老弟，”迈克说，“有志者，事竟成。”

我紧跟着迈克。登陆飞船中只有我们五个人。从高空轨道降落至实体星球的大气层总是让我感到战栗，特别是像茂伊约这种看起来像极了旧地的星球。我一直紧盯着星球蓝白相间的边缘，直到下方的海洋清晰可辨，我们已经置身大气层，以三倍声速的速度平稳地滑动，接近晨昏线。

我们那时都是神灵。但即使是神灵，也有从他高高的宝座上下凡的时候。

希莉的身体总是令我惊艳。那时候我们在群岛上，宽敞的树屋在巨浪般翻涌的树帆下摇摆，我们在其中度过了三个礼拜，牧岛海豚像骑马侍从一样与我们并驾齐驱，酷热的夕阳将傍晚装满无尽的奇景，夜星撒满天穹，我们这座岛的尾波点缀着一千个漩涡，反射着头顶的星丛，波光粼粼。刻在我脑海里的依然是希莉的胴体。因为某些原因——羞涩、多年的分别——我们在群岛逗留的头几天她穿着分体式泳装，柔软白皙

的乳房和小腹直到我非走不可的时候，都远没有晒到像其他部位一样黑。

我还记得和她第一次的情景。我们躺在首站港口上方柔软的草丛中，月光被草叶编织成一个个三角形。她丝质的紧身裤和细密的柳草浑然一体。那时我们都有着孩子般的纯朴；对某些过早到来的事情还有着些许的犹豫。但我们也骄傲。多年以后，正是同样的骄傲令她在驻南藤恩霸主领事馆的台阶上凛然面对愤怒的分裂主义暴民，并让他们羞愧地回了老家。

我记得自己的第五次登陆，那是我们第四次重逢。我极少见到她哭泣，那是其中一次。当时她才高望重，雍容华贵。她已经四次被选举加入全局，而霸主理事会也向她征求建议和指导。她的自强独立就像黄袍加身，咄咄逼人的骄傲大放华彩。然而，我们两人在菲瓦荣南部的砖石别墅独处时，别过脸去的却是希莉。我有些惴惴不安，有点害怕这个有权有势的陌生人，她确实是希莉——昂首挺胸、双眼充满自信的希莉。但她转脸面对着墙壁，满眼泪花地对我说道：“走开。走开，梅闰。我不想你见到我。我已经是个老太婆，皮肤松弛，满身皱纹。快走开。”

我承认我那次对她有些粗暴。我用左手钳住她的手腕——用了很大的力道，连我自己都惊讶万分——然后抓住衣襟一把扯下了她的丝绸长袍。我亲吻她的肩膀，她的脖颈，她紧致的小腹上褪色的妊娠纹，还有在她四十年前因掠行艇迫降而在大腿上留下的伤疤，亲吻她日渐花白的头发，亲吻她曾经光滑的脸颊上刻出的岁月之痕，亲吻她的泪珠。

“老天，迈克，这是违法的。”我对他说道，我的这位朋友刚从背包

中拿出霍鹰飞毯并把它摊了开来。我们身处241岛，这是他们为我们精选的休闲放松度假点，霸主商人给这座鸟不生蛋的破烂火山起了如此浪漫的名字。241岛距离最古老的殖民地不足五十公里，不过倒还不如在它五十光年之外呢。只要“洛杉矶”号船员或者远距传输器工人在这儿，当地船只一律不准驶入这座岛屿。茂伊约殖民者有几架古式掠行艇能够正常运行，但是依照双方的合约，任何飞行器都不能飞越对方的领空。这样，除了宿舍、海水浴场和免税商店之外，岛上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吸引我们船员。某天，当最后的部件通过“洛杉矶”号载入系统，远距传输器建设完成，霸主当局可能会将241岛开发成旅游商贸中心。可是在那一刻到来之前，这里依然将是一片不毛之地，只有一处登陆飞船着陆点，一些新完工的本地白色石质建筑物，和一小群生活无趣的维护人员。迈克向上级报告说，我俩将会外出三天，去这座小岛最为陡峭和难以接近的另一端攀岩。

“苍天在上，我可不想去攀岩，”我对他说，“还不如待在‘洛杉矶号’上，插入刺激模拟玩玩呢。”

“闭嘴，跟着我。”迈克说，于是我闭了嘴乖乖跟着他，活像万神殿里的卑微小神跟随着年长智慧的神灵。斜坡上布满了叶缘锋利的灌木丛，我们在其中艰难跋涉了两个小时，终于到达拍岸惊涛之上数百米的熔岩崖际。这里地处这颗酷热星球的赤道附近，但是在这个八面迎风的绝壁，风声呼号，我的牙齿不住打战。西天浓暗的卷云中间，落日只是一个红色迹点，我可不希望黑夜完全降临的时候自己还暴露在野外。

“拜托，”我对他说，“我们得避开这风，生个火。我不知道在这些该死的石头上面怎样才能支起帐篷。”

迈克坐了下来，点燃了一支大麻烟。“看看你的背包，老弟。”

我迟疑了一下。他的声音不带感情，但这正是蓄意搞恶作剧的人在一桶冷水即将浇下之前的那种故作平静的语调。我蹲下身，开始在尼龙背包中翻找。背包是空的，里面只有一点陈旧的流沫填充块将它塞得鼓鼓囊囊。另外还有一套小丑服，从面具到脚趾上的铃铛一应俱全。

“你.....这.....你他妈疯了吗？”我语无伦次地嚷道。天色正迅速暗下去，风暴有百分之五十的几率刮向南方，困住我们。脚下的涛声像饥饿的野兽，令人焦躁不安。要是我知道在黑暗中独自摸回贸易综合区的路，我现在说不定已经在考虑要不要把迈克·沃朔的尸体丢到千仞之下的海洋里喂鱼。

“现在看看我的背包里有什么。”迈克说。他抓出一些流沫块，又拿出一些珠宝，都是些我见过的复兴之矢工艺制品，一个惯性指南针，一支有可能被船务安全局标为藏匿武器的激光笔，以及另一套小丑服——他比我胖许多，这一套是为他的体格量身定做的，还有一张霍鹰飞毯。

“老天，迈克，”我伸手摩挲着这条旧毯精妙的装置，说道，“这是违法的。”

“在出发地我压根就没见着什么报关人，”迈克笑道，“而且我严重怀疑本地人有没有交通管制法令。”

“说得没错，不过.....”我声音低了下来，将飞毯完全铺开。它宽有一米多一点，大约两米长。华丽的纤维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褪色，可是飞行控制线还像新铜一样闪闪发亮。“你从哪买到的？”我问，“这还能用吗？”

“从嘉登买的，”迈克说，然后把我的衣服和他的其他装备都塞进了背包，“当然还能用。”

老头弗拉基米尔·肖洛霍夫是个旧地移民、鳞翅目昆虫学硕士、电磁系统工程师，他在新地有一个漂亮的年幼侄女，自从他首次为她手工制出第一张霍鹰飞毯以来，已经过去一个多世纪了。传说她的侄女很鄙视这个礼物，但是几十年过去，这个玩具竟然变得相当流行，真是匪夷所思——对它趋之若鹜的不仅是孩子，更多的是家财万贯的大人，直到大多数霸主星球相继宣布它非法。操作危险、用废弃隔离单纤维做原料，在管制空域简直是无法无天，而今，霍鹰飞毯已经仅仅存留在睡前故事、博物馆和一些殖民星球中，成为了一项珍奇之物。

“这东西可值不少子儿。”我说。

“三十马克。”迈克说，他稳稳地坐上毯子的中心，“卡弗涅市场的那个老贩子以为这东西不值钱。这不过只是……对他而言嘛。我带它回到飞船上，充好电，重调了惯性芯片，瞧啊！”迈克用手掌按了按设计精妙的机关，飞毯立即硬挺起来，浮到岩架上方五十厘米处。

我疑虑重重地盯着这一切。“好吧，”我说，“但要是它……”

“不会的，”迈克说道，不耐烦地拍着身后的飞毯，“我已经将它充足了电，也知道怎样控制它。来吧，爬上来，不然就退后。我想在这场风暴迫近之前，先去兜兜风。”

“但我觉得这不……”

“得了，梅闰，快决定。我没多少时间。”

我又犹豫了一两秒钟。如果我们离开岛屿时被当场抓住，两人都会被开除船籍。现在船上的工作已经成为了我的生活。在我接受八方使团签署的茂伊约协定之时，就已经下了这个决心。不只如此，现在我距离

文明社会可有两百光年外加五年半量子跃迁的路程。即使他们带我们回到霸主辖空，整个往返旅程也会让我们落后朋友与家人十一年。时间债永远无法弥补。

我爬上盘旋的霍鹰飞毯，坐在迈克身后。他把背包塞到我俩中间，吩咐我抓紧，然后敲击着飞行装置。飞毯升到岩石上方五米高的空中，航线迅速校准向左，而后仿佛出膛子弹般射了出去，身下就是异域的海洋，下面三百米的海面，愈加浓重的黑暗中，海浪溅出白色的水花。我们从怒吼的水域上方高高升起，往南进发，一头没入夜色。

仅仅几秒间的决定，决定了整个未来。

我记得我们第二次重逢时和希莉的谈话，那时我们刚刚首次拜访了菲瓦荣附近海滨沿途的别墅，正沿着沙滩漫步。阿龙被我们留在城市里由玛格丽特照管着。幸好是这样。我和那个孩子在一起并不真正觉得舒坦。在我心里，只有他绿色眼睛里毋庸置疑的庄严、令人烦扰的千篇一律的深色短卷发和略微上翘的短鼻子把他和我……和我们……联系在了一起。除此之外，就是每当希莉斥责他时他脸上一闪而过的冷笑，希莉从没发现这点，而我都看在眼里。这种玩世不恭又分寸恰当的冷笑竟然在一个十岁孩子的身上表现得如此老练。这一点我一清二楚。可我早该想到这种事情是后天习得的，不可能遗传。

“你什么都不懂。”希莉对我说。她正在一个浅潮汐池中赤脚蹚水，不时举起一枚精致的圆号形状的贝壳，仔细检查它是否有瑕疵，然后又将它扔回满是淤泥的浑水。

“我受过良好训练。”我回答。

“是啊，我当然相信你受过良好训练，”希莉表示同意，“我也知道你本领高强，梅闰。不过你还是什么都不懂！”

我被激怒了，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是低着头沿池边走着。我从沙里挖出一块白色熔岩石，将它远远扔进海湾。雨云正在东边的地平线一带聚集，我发现自己多么渴望回到船上。开始我不情愿回去，现在我发现那是个错误。这是我第三次在茂伊约小住，诗人和她的公民称这是我们的第二次重逢。还有五个月我就要满二十一周岁了。希莉刚在三周之前庆祝了自己的三十七岁生日。

“我去过的很多地方，你根本都没见过。”最后我说。这话连我自己听起来都觉得既任性又幼稚。

“嗯，是啊。”希莉说着，热烈鼓掌。在一秒间，我似乎从她的热情中瞥见了我的另外一个希莉——我曾经在九个月的漫长回程中日日梦见的年轻女孩。但是很快那个形象又淡入了严酷的现实，我又明明白白地看见她的短发、松弛的颈部肌肉以及手背上突出的静脉，那手曾经是多么诱人啊。“你去过的那些地方我永远也见不到。”希莉激动地说道。她的声音还是一点没变。几乎没变。“梅闰，我亲爱的，你已经看到过我完全无法想象出的东西。关于宇宙，你知道的兴许比我不清楚是否存在的东西还多。但是，我亲爱的，你仍旧什么都不懂！”

“你到底在说什么，希莉？”我坐在湿沙带边一根半没入沙滩的原木上。我的膝盖弯起，像一面篱栅横在我们中间。

希莉大步跨出潮汐池，跪在我面前。她握住我的手，尽管我的手更大更重，手指和骨头都更粗壮，但我依然能感受到她指间的强大握力。我想象着这是我多年不在她身边而催生出的力量。“一个人活着是为了

真正地懂事，我亲爱的。生下阿龙让我明白了这一点。养儿育女能够帮助一个人擦亮眼睛，看清什么是真实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

希莉斜眼瞟着其他地方，看了几秒，又漫不经心地捋回一束头发。她的左手紧紧攥着我的双手。“我也不太清楚，”她柔声说，“我想当事情变得不太重要的时候，人总会有感觉。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如果你有整整三十年在充满陌生人的屋子演说的经历，那么比起只有十五年这种经历的你来说，感受到的压力就会小很多。你知道从那间屋子和屋子里的人那里能得到什么东西，你也会去寻找那样东西。如果那东西不存在了，你也会预先感知到这点，并离开去做自己的事情。而你仅仅是逐渐弄明白了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却没时间去领会其中的区别。你听懂我说什么了吗，梅闰？有没有明白我的一点点意思？”

“不。”我说。

希莉点点头，紧咬下唇。但是好一阵子她都没有再次开口。相反，她靠过来吻了我。她的双唇干燥，带着一丝犹疑。我退缩了一下，望见她头顶的天空，想要略微思考思考。但是接下来我就感受到她舌尖的温暖徐徐而来，于是闭上双眼。在我们身后，潮水向我们逼近。我感到令人心怡的温暖，希莉解开我衬衫的扣子，尖利的指甲划过我胸膛，我站起身来。有一刻我感到我们之间不甚实在，我睁开双眼，正看见她在解自己白色衣服前襟的最后一颗扣子。她的乳房比我记忆中的丰满，更有坠感，乳晕更宽也更黑了。寒风刺骨，我将衣物从她肩膀拉下，让我们的上身贴在一起，顺着原木滑向温暖的沙地。我向她贴得更近，一直想着之前我为什么竟会以为她比我强壮。她的皮肤咸咸的。

希莉用手帮助了我。她的短发紧紧贴在泛白的原木、白棉布和沙地上。我的脉搏比潮汐的节拍跳动得更为疾速。

“你明白吗，梅闰？”我们的温暖融为一体，过了几秒钟，她轻声问我。

“明白。”我轻声回答她。其实我并不明白。

迈克驾驭着霍鹰飞毯从东面直冲首站。飞毯在黑暗中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大部分时间里我都蜷缩着，躲着风，等待着飞毯突然间卷起来把我俩都倒进海里去。当第一座移动小岛进入我们的视野，我们距离它尚有半个小时的飞程。岛屿从它们南部的捕猎区出发，顺着暴风争先恐后地行进，树帆巨浪般汹涌，组成一条似乎遥遥无尽的长列。很多东西闪着璀璨的光芒，处处张灯结彩，挂着五彩提灯和色泽变幻的蛛纱光源。

“你确定是往这边吗？”我喊道。

“确定。”迈克喊道。他没有回头。长长的黑发被风吹得击打在我的脸上。他不时查看着指南针，微微校正航路方向。也许跟着这些小岛会容易些。我们路过了一个——一个大家伙，几乎有半公里长——我竭尽全力把它看清楚，可小岛除了一点闪着粼光的尾波之外，只是一片黑暗。有不少深色的影子在乳白的波浪间穿来穿去。我拍了拍迈克的肩膀指给他看。

“海豚！”他叫道，“这就是这个殖民地的意义所在，记得吗？一大群流亡时期不切实际的改良家想挽救旧地海洋里的所有哺乳动物，结果一败涂地。”

我本想再大声问另一个问题，可就在那时，海角和首站港映入了我们的眼帘。

我曾经以为茂伊约的夜晚星光闪亮。我曾经以为候岛五颜六色的外表会令人毕生难忘。但是被海港和山峰包裹环绕的首站城，是一座在夜里闪耀着的灯塔。它的光辉让我想起一艘火炬舰船，我曾经观赏过它喷出的等离子束，在庞大暗淡的尾气团边缘拖曳出长长的一条，映衬出它的明亮，仿佛一颗新星爆发。城市是五层白色的蜂窝形建筑群，里里外外被闪耀着温暖光芒的提灯和无数火炬照得透亮。从火山岛上采来的白色熔岩石也似乎在城市的灯光映照下微微发光。市区上方有帐篷、亭阁、篝火、炉火和熊熊燃烧的巨大火堆，大得离谱，根本难有用武之地，除了向归来的小岛欢迎致意之外别无他用。

港口满是船只。上下浮动的双体船上，牛铃在桅杆尖丁零当啷，平日里巨身平底船在平静的赤道浅海各个港口之间缓慢移动，今晚却有成串的彩灯骄傲地闪烁，还有临时出海的快艇，光滑迅疾，仿若一条鲨鱼。一座灯塔座落在码头钳子形岛礁的尽头，将光线远远投向海洋，照亮了波涛和岛屿，然后光线又扫回，淹没了五颜六色上下跳动的船只和人群。

尽管在两公里之外，我们也听到了喧闹声。人群欢庆的声音能很清楚地听到。在呼喊声和海浪涌起不断传出的沙沙声之中，我清晰地辨认出了巴赫长笛奏鸣曲的音符。后来我才知道，这支表达欢迎的合唱被通过水听器传递到帕萨吉海峡，那里，海豚随着音乐雀跃飞腾。

“我的天哪，迈克，你怎么知道这好戏在上演？”

“我检索过船上的主控电脑。”迈克说。霍鹰飞毯又拐向右边，这样

我们就能远远避开那些船只和灯塔光束。然后我们迂回朝首站的北面飞向一片黑暗的海岬。我听到前方浅湾柔和的拍浪声。“他们每年都要庆祝这个节日，”迈克接着说，“但今天是他们一百五十年周年纪念。晚会已经持续进行三周了，按照计划还要继续两周。在这整个星球上只有十万殖民者，梅闰，我打赌一半人都在这里参加晚会。”

我们逐渐减速，小心地飞入预定地点，降落在距离沙滩不远一处突露的岩石上。风暴越过我们刮向南方，但断断续续的闪电和前行的小岛发出的光芒依然令地平线清晰可辨。我们面前，矗立在小山上的首站璀璨夺目，却并没有隐没头顶的星光。这里的空气更为温暖，我在微风中捕捉到一丝果园的馨息。叠好霍鹰飞毯后，我们赶快穿上小丑服。迈克把他的激光笔和珠宝塞进松垮的衣兜里。

“那是拿来干什么的？”我边问，边和他一起将背包和霍鹰飞毯在一块巨大的圆石下藏好。

“这些东西吗？”迈克问道，手指勾着一根复兴项链在我眼前晃来晃去，“要是我们看上了什么好东西，这就是用来讨价还价的钱币嘛。”

“好东西？”

“好东西，”迈克重复道，“女人的青睐。那对于疲惫的航员来说多么惬意。祝你找到小妞，老弟。”

“噢。”我说着，整了整我的面具和傻不拉叽的帽子。铃铛在黑暗中发出轻柔的声响。

“快来，”迈克说，“不然就会错过晚会了。”我点头跟着他，谨慎地穿行在乱石和灌木丛中，直奔等待着我们的灯光，铃儿叮当响。

我坐在阳光下等待。我并不完全明白我在等什么。清晨的阳光从希莉坟莹的白石上反射而来，我感觉到温暖正在背上聚集。

那是希莉的……坟莹？

空中无半点浮云。我昂起头眯眼看向天空，那架势，就好像能够看见“洛杉矶”号，还能透过明亮的空气看见新完成的一排远距传输器。但我不能。在内心，我有几分知道它们还没有升起。还有几分知道，舰船和远距传输器何时会完成横越天顶最后的工程。但我也不能再考虑这些了。

希莉，我所做的一切正确么？

风乍起，猛然传来旗杆上三角旗猎猎作响的声音。我感觉到等待的人群正焦躁不安，虽然我没有真正看到。为我们的第七次重逢而登陆之后，我第一次感到心里充满了哀痛。不，不是哀痛，还不是哀痛，而是长着尖牙利齿的悲苦，如果我任由它扩大，它就会蔓延为凄伤。多年来我一直默默对希莉说话，心里思量着一些问题，希望能在以后和她讨论，突然间残酷的现实击中了我，我们永远不可能再坐在一起谈天说地了。我心中的空虚逐渐加剧。

我应该任由这一切发生吗，希莉？

没有回答，除了人群越来越大的嘟囔。几分钟之内，他们会把我依然健在的小儿子东尼尔送过来，或者派他的女儿莉拉和她弟弟上山，催促我赶快行事。我扔掉那一直咀嚼的一枝柳草。地平线上有一点点阴影。可能是云。也有可能是最先归来的岛屿，在直觉和春天北风的指引

下，徙回它们的故地——宽广的赤道浅海一带。不过这和我无关。

希莉，我所做的一切正确么？

没有答案，时光荏苒。

有时候，我觉得希莉实在是太无知了，这让我感到很不自在。

她对我生活中那些远离她的部分一无所知。她会问起这些，但有时候，我觉得她也许根本不在意答案是什么。我花上好几个小时向她解释我们神行舰背后蕴含的美丽物理法则，但她似乎从来都没有听懂过。有一次，我十分耐心地向她详细解释了古老的种舰和“洛杉矶”号之间的区别，之后她竟然问了一句话，令我大吃一惊。她问：“既然你们仅仅花一百三十天就抵达了，为什么我们的祖先却要在船上待上整整八十年，才到了茂伊约呢？”她根本一点都没懂。

希莉对于历史毫无概念，她对于历史的所知实在是少得可怜。她看待霸主和世界网的角度就跟一个小孩对待一个快乐而蠢到极点的童话王国差不多。如此漠不关心，经常让我几近崩溃。

希莉知道大流亡早期的事情，至少知道那些牵涉到茂伊约和殖民者的部分，她偶尔会冒出一两句滑稽的旧日琐事或措辞，但她完全不明白大流亡后的现实。至于嘉登、驱逐者、复兴和卢瑟斯这种名词，对她来说是毫无意义。如果我说起萨姆德·布列维或者贺瑞斯·格列依高将军，她一点联想、一点反应都没有。无动于衷。

我最后一次见到希莉的时候，她已经整整七十标准岁了。七十岁的她依然没到外星旅行过，没有用过超光仪，没有尝过除葡萄酒以外的酒

精饮料，没有接入过移情手术，没有进过远距传送门，没有吸过大麻烟，没有接受过基因修裁，没有插入过刺激模拟，没有受过任何正式教育，没有接受过RNA医疗，没有听说过禅灵教或伯劳教会，更没有乘坐过任何飞行工具，除了她家里的老古董桅轻式掠行艇。

除我之外，希莉从没和别人做过爱。至少她是这么说的。我也相信。

希莉曾经带我去和海豚说话，那是我们的第一次重逢，当时是在群岛上。

我们早早起来观赏破晓的风景。树屋顶层是个完美的地方，从那里能望见东方苍灰的天空逐渐蜕变为清晨。高空卷云逐渐泛出涟漪，当旭日从平坦的地平线飘升而起，大海都仿佛熔化了。

“我们去游泳吧。”希莉说。从远方地表传来的光线覆满她的皮肤，将她四米长的影子横洒在平台之上。

“我太累了，”我说，“等会儿吧。”昨晚我们都没睡觉，一直躺着说话、做爱、聊天，再次做爱。在清晨的刺眼阳光的照射下，我有点空虚，并隐隐觉得有些恶心。我感觉到脚下岛屿在微微移动，这让我有些眩晕，就像酒鬼感受到的失重。

“不要，我们现在就去。”希莉说着，抓住我的手，拉我往前走。我满心烦躁，但懒得跟她理论。希莉二十六岁，在这第一次重逢时比我大了七岁，但是她冲动的举止总让我想起仅仅十个月前，我从节日晚会抱回的花季少女希莉。她纯真无邪的聪慧笑容还跟原来一样。她不耐烦的

时候，绿色的双眼总是闪耀着如剑的目光。她赤褐色的头发也没有改变，又长又密。但是她的身体已经发育成熟，完全出落成一个女人应有的完美体形。她的双乳依然高耸丰满，几乎和青春期女子的一样，上缘有几点雀斑，白皙肌肤透明得隐约可以看见交织的微蓝色静脉。但是不知怎的，我觉得它们和以前大为不同。她大为不同了。

“你要跟我一起走，还是想坐在这儿发呆？”希莉问。我们走到最下层甲板时，她已经脱下了长袖外套。我们的小船还在码头上拴着呢。在我们头上，小岛的树帆已经展开，准备接受清晨的微风。过去几天里，我们每次下水时，希莉总要坚持穿着泳衣。而现在她什么都没穿，乳头在凉风中微微挺立。

“我们不会追不上小岛吧？”我问她，抬头眯眼看着呼啦作响的树帆。早些天，我们总要等到中午赤道无风的时候才下水，那时小岛会在水中停滞不前，大海则会变成一面闪闪发光的镜子。而现在，三角帆藤蔓已经开始扯紧，厚重的叶子鼓满了风。

“别发傻了，”希莉说，“我们随时都可以抓住一条龙骨根，然后跟着它回来，要不然也可以抓一条捕食藤须。快来吧。”她扔给我一个滤息面具，然后把自己的那个戴上了。透明的膜层让她的脸看起来油光可鉴。她从脱下的长袖外套中拿出一个厚厚的大金属牌，牢牢系在脖子上。那块金属在她肤色的映衬下显得极其暗淡，让人看了不太舒服。

“那是什么？”我问。

希莉没有揭开滤息面具回答我。她将通信线在脖子上系好，然后把耳塞递给我。她的声音听起来瓮声瓮气的。“翻译芯片，”她说，“我还以为你对这种小玩意儿都无所不知呢，梅闰。谁下水慢谁就是海

参。”她一只手握着双乳之间的芯片，一步步走下了小岛。她绷直脚尖踢着水花，潜入深处，我看到她臀部苍白柔滑的曲线。数秒之内她就成了深水里一个白色的小点。我套上自己的面具，紧紧按着通信线，踏入了水中。

俯望小岛底部，它就像是投下水晶般光芒的天穹里一颗暗淡的污点。我十分小心地避开粗壮的捕食藤须，尽管希莉已经充分向我展示，它们所吞噬的，只是那些浮游生物，跟废弃舞厅之中散射阳光的灰尘一般大小。除此之外，它们对体积略大一点点的东西根本毫无兴趣。龙骨根则像几百米长、长满节瘤的钟乳石，直插入紫色的深海。

小岛在移动。我能看见那些拖在后面的卷须微弱的纤维性颤动。在我头顶上方十米处，一股尾波反射着阳光。突然，面罩的凝胶像周围的海水一样紧紧包裹了我，我顿时感觉快要窒息了，然后我放松了些，空气又自由地流进了我的肺部。

“再潜深一点，梅闰。”希莉的声音传来。我眨了眨眼睛——一个慢动作眨眼，面罩随着我的眼睛自动调整了一下位置——然后我看见二十米之下的希莉，正抓着一龙骨根，不费吹灰之力追逐着更冷更深的洋流，那些连光线也无法穿透的洋流。我联想到身下数千米深的海水和那里可能会出现的东西，那里是未知的地界，人类殖民者尚未一探究竟的地方。想到黑暗和深海，我的阴囊不由自主地缩紧了。

“快下来。”希莉的声音在我听来就像是昆虫在嗡嗡叫。我转身，踢着水。这里的浮力没有旧地海洋的浮力大，但是要潜到那么深还是要花费一番力气。面罩帮我减轻了深度和氮气给大脑带来的不适，但我的皮肤和耳朵还是能够感受到压力。最后我停止了踢水，抓住一龙骨根，笨拙地把自己拉向希莉所在的深处。

我们在晦暗的光线中并排漂流着。在这里，希莉的样子看起来就像一个幽灵，她的长发缭绕，仿佛一团暗酒红色的祥云，身体上苍白的条纹在蓝绿色的光线中闪闪发光。水面看起来遥不可及。尾波的V字形扩得更开，数十条藤须都一齐漂起来，这意味着小岛现在航速加快了，漫无目的地向其他捕食区域游移，驶往遥远的水域。

“我们这是要去……”我小声地说道。

“嘘。”希莉说。她摆弄着大金属牌。我于是听到了一些声音：尖啸、颤音、呼哨、猫的呼噜，还有回荡的哭声。深海突然间充满了奇异的音乐。

“老天爷。”我说，希莉已经将我们的通信线连接上了翻译器，这个词变成了无意义的呼哨和嘟嘟声，被放了出来。

“你好！”她呼唤道，经过翻译的问候从发射器中传出，四处回荡；一阵高频的鸟叫逐渐变频至超声波。“你好！”她又喊了一声。

过了几分钟，一群海豚游过来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它们在我们身边翻滚，大得出奇，大得惊人，光滑的皮肤在摇曳不定的光辉下看起来非常强健。有一条大海豚朝我们游近，距我们不足一米远，最后转了个身，白色的腹部弯曲着绕过我们，活像一堵墙。它游过的时候，我看到那深色的眼珠旋转着打量着我。它宽阔的尾鳍卷起一股强有力的漩涡，我被这个动物的力量震慑住了。

“你好。”希莉说，但这个飞速游动的家伙已经消失在模糊的远方，现在唯有突如其来的寂静。希莉手指一点，关掉了翻译器。“想和它们说说话吗？”她问我。

“当然。”其实我有些犹疑。在三个多世纪的努力之后，人和海洋哺乳动物之间依然不可能进行真正像样的对话。迈克曾经告诉我，旧地的这两群遗孤间的思维模式有相当大的不同，两者的共同之处寥寥可数。一个大流亡前的专家曾经撰文说，如果想和海豚或者小鲸说话，那么结果就跟和一个一岁大的人类婴儿说话差不多，徒劳无益。双方似乎都享受着交流，内容也好像是对话，但双方都不可能对对方有更深入的了解。希莉又把翻译芯片打开了。“你好。”我说。

天地沉默了一分钟之后，我们的耳塞都嗡嗡作响，海洋回荡着震颤的啼泣。

遥远/没有尾鳍/问候的声调？/电流脉冲/围绕我/好玩？

“这是什么鬼玩意儿？”我冲希莉问道，翻译器又颤出了我的问题。希莉躲在她的滤息面具后，吃吃地笑着。

我又试了试：“你好！这是来自……嗯……地表的问候。你好吗？”

那只大型的雄海豚……我觉得它应该是雄性……转了个弯像鱼雷一样冲向我们。它一路摇摆着拍水而来，尽管那天早上我记得戴上了脚蹼，它的速度依然是我最快速度的十倍。霎时间，我以为它是要过来撞翻我们，于是我蜷起双腿，紧紧抓着龙骨根。然后它从我们身边游过，浮到水面上呼吸去了，而希莉和我则被它汹涌的尾波和高频叫声搅得七荤八素。

没有尾鳍/也不能吃/不游泳/不玩/不好玩。

希莉关掉翻译器，游近了一点。她轻轻抓着我的肩膀，而我用右手握着龙骨根。我们在温暖的海流中漂流，我的双腿挨着她的。一群小小

的深红色斗鱼在我们头顶上摇动，海豚深色的身影转着圈，越游越远了。

“够了吗？”她问。她的手掌平贴在我的胸膛。

“再试一次。”我说。希莉点点头，又将芯片扭开。洋流拂过，又把我们推到了一起。她双臂滑过，抱住我的身体。

“你们为什么要放牧群岛？”我向那群在粼粼波光中绕圈的宽吻海豚问道，“你们和小岛在一起能得到什么好处？”

现在有声音/老歌/深水/不是大声音/不是鲨鱼/老歌/新歌。

希莉的身体完全贴在我身上了。她的左臂紧紧环抱着我。“大声音是指鲸。”她轻声说。她的头发呈扇形丝丝散开。她的右手往下移动，好像对自己摸到的东西感到奇怪。

“你们想念大声音吗？”我向那些阴影问道。没有回音。希莉双腿滑过，夹住我的臀部。水面像一个大碗，扣在距离我们头顶四十米的地方，光线在里面搅拌。

“旧地海洋的哪一点最令你们怀念？”我问。我的左手将希莉拉得更近，顺着她背部的曲线滑下，她臀部翘起，迎接我手掌的抚触，我紧紧拥着她。在那些转圈的海豚眼里，我们看起来一定像是个单一的生物。希莉略略上浮，紧靠着我，我们融为了一体。

翻译芯片的线缠在了一起，在希莉的肩膀上方漂流翻滚。我伸手想关掉它，但是中途停了手，因为突然间，耳中嗡嗡地响起我问题的答案。

怀念鲨鱼/怀念鲨鱼/怀念鲨鱼/怀念鲨鱼/鲨鱼/鲨鱼/鲨鱼。

我关上芯片，摇摇头。我没懂。我没懂的事情太多了。我闭上眼，和希莉一起顺着洋流和我们身体的节律，轻轻地动着。海豚游到我们附近，它们呼唤的韵律带着古老挽歌那哀恸、缓慢的颤音。

希莉和我走下山冈，赶在第二天日出之前回到节庆现场。整整一个昼夜，我们都在山坡上漫步，在亭台与身着桔黄色丝袍的陌生人一同进餐，一起在希瑞海冰冷的水域中洗浴，永不停歇的音乐直传到接踵而至的无尽的岛屿队列，我们随之翩翩起舞。我们饿了。我在日落时分醒来，发现希莉不见了。随后，在茂伊约的明月升起之前，她回来了。她告诉我说父母已经和朋友一道乘慢速船屋外出，那会花上好几天时间。他们将家用掠行艇留在了首站。现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就是从一个舞会到另一个舞会，从一处篝火到另一处篝火，然后回到城市中心。我们计划飞到西部，去菲瓦荣附近她家的庄园。

时间很晚了，不过首站广场依然有不少饮酒狂欢者。我非常愉快。当时我才十九岁，正在热恋，而茂伊约零点九三的重力对我来说算不得什么。我随时都可以飞起来，想做什么都可以。

我们在一个小摊前停下买了油炸面团和两杯黑咖啡。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我问：“你怎么知道我是船员？”

“嘘，我的朋友梅闰。先把你可怜的早餐解决掉。等到了别墅，我就能做一顿可口的饭菜，结束我们的斋戒了。”

“不，我是认真的。”我对她说，用脏兮兮的小丑服袖子擦了擦下巴

上的油脂，“今天早上，你说昨晚你立马就知道我是从船上来的。为什么？是根据我的口音么？还是我的服装？我和迈克看见其他人都是这么穿的。”

希莉笑了，把搭在前面的头发往回拢。“你得庆幸，是我把你认了出来，梅闰，亲爱的。要是我叔叔格列仙或者他的朋友发现你，你可能就要倒大霉了。”

“哦？为什么？”我又拿起一个炸面圈，希莉付了钱。我跟着她从愈渐稀少的人群中穿过。尽管到处都是涌动的人潮和音乐，我依然感到疲惫正慢慢爬上我的身体。

“他们都是分离主义者，”希莉说，“格列仙叔叔最近在议会发表了一起演说，要求我们起来抗争，而不是被吞并进你们的霸主政权。他说，我们应该在被你们的远距传输器毁灭之前抢先干掉它。”

“噢？”我说，“他有没有说怎样做到这一点？我上次听说你们的人所拥有的飞行器都还飞不到环网呢。”

“他没说，没有那样的飞行器，我们还不是照样过了五十年，”希莉说，“但是从这点可以看出分离主义者能有多么激愤。”

我点点头。辛格船长和霍敏议员都向我们简要讲述过茂伊约所谓的分离主义者。“通常是殖民地的军国主义者和顽固守旧派的联盟，”辛格说过，“那就是远距传输器完工之前，为什么我们要减缓工程、开发星球贸易潜力的另一个原因。环网不需要这些乡巴佬过早地跑进来。像分离主义者这样一类群体的存在则是我们为什么要把你们船员、建筑工人和那些该死的地面上的人隔离开的另一个原因。”

“你的掠行艇在哪儿？”我问。广场很快就人去楼空了。大部分乐队都已经打包好他们的乐器，准备回家过夜。熄灭的提灯和其他杂物七零八落地扔在长满小草的鹅卵石地上，穿着节日盛装的人群就在它们中间躺着，鼾声大作。只有一部分围了一圈人的地方还保留着欢快的气氛，人群缓慢地随一支吉他独奏曲起舞，或是酒醉一般地自吟自唱。我立刻认出了迈克·沃朔，那个衣服扯得破破烂烂的傻子，面具早就不见了，左拥右抱着两个女郎。他正在努力教他的崇拜者跳“哈瓦·纳吉丽雅”，可惜那圈人虽然全神贯注地学习着，却都手蠢脚笨，一旦有人摔倒，其他人就全都乱倒一气。迈克抽打他们，于是在一阵嘻嘻哈哈声中，他们又重新站起来跳舞，笨拙地跟随着他低沉的嗓音手舞足蹈。

“就在那儿。”希莉说，指向会众厅背后停泊的一短排掠行艇。我点点头向迈克挥手，但是他正忙着和身边的两名女郎打情骂俏，根本注意不到我。我和希莉穿过广场，隐没在古老建筑物的阴影中，忽然传来一声大叫。

“船员！转过来，你这狗娘养的霸主杂种。”

我身体变得僵直，转过身，双手握拳，但是身边没有一个人。有六个年轻人从大看台楼梯上走了下来，在迈克身后围成一个半圆。打头的男人高大瘦削，帅得惊人。他约摸二十五六岁的样子，长长的金色卷发从绯红的丝服上披散而下，更映衬出他的体格。他右手握着一把一米长的剑，质地似乎是回火钢。

迈克缓缓地转过身。即便隔着这么远的距离，我也能看见他正在打量自己的处境，眼神清醒。他身边的女人和他自己那伙人里的一对年轻人吃吃笑起来，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迈克脸上又浮现出一个醉鬼的笑容。“你是在跟我说话吗，先生？”他问。

“我是在跟你说话，你这婊子养的霸主杂种。”人群的领导人说。他英俊的脸上拧出一个冷笑。

“贝托尔，”希莉轻声对我说，“我的表弟。格列仙的小儿子。”我点点头，从阴影中走出来。希莉抓着我的手臂。

“这已经是你第二次对我母亲出言不逊了，先生，”迈克含混不清地说，“我和她怎么惹着你了么？要是这样，我赔你一千个不是。”迈克深深地鞠了个躬，帽子上的铃铛几乎扫到了地上。他自己的那伙人鼓起掌来。

“你站在这儿就惹我窝火，你这狗娘养的霸主杂种。你他妈那一堆肥肉都污染空气。”

迈克滑稽地扬了扬眉毛。他身边一个穿鱼形服的人挥了挥手。“哎，算了吧，贝托尔。他不过是……”

“闭嘴，费里克。我是在跟这个肥猪崽子说话。”

“肥猪崽子？”迈克重复道，眉毛依旧上扬，“我飞过两百光年来听你骂我肥猪崽子？这看起来不怎么值啊。”他优雅地旋转了一下，顺势丢开了两边的女郎。我本想过去帮迈克，但是希莉紧紧抓着我的手臂，小声说着我听不清楚的恳求。当我最终挣脱她，我看见迈克依然在傻笑着扮白痴样，但是他的左手却探进了松松垮垮的衬衣口袋。

“把你的刀给他，克雷格。”贝托尔厉声叫道。一个年轻人拿出一把剑，将剑柄对着迈克，扔了过去。迈克望着它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掉落在鹅卵石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迈克轻声说，声音突然变得相当清醒，“你

个龟儿子脑壳发昏。你他妈真以为就凭你能在一群鸡崽儿里头充英雄，我就会跟你决斗？”

“把剑捡起来，”贝托尔叫道，“要不然，苍天在上，我要将你斩立决。”他飞快地前踏一步，继续往前，脸被愤怒扭曲。

“滚你妈的蛋。”迈克说。他左手握着激光笔。

“别这样！”我大声喊道，跑进月光下。激光笔是建筑工人在晶须合金梁柱上刻记号用的。

但一切发生得太快。贝托尔又向前迈了一步，迈克漫不经心地挥动绿光，划过他的脸。殖民者发出一声惨叫，跳后一步；一条冒烟的黑线斜划在他的丝衬衫前襟。我犹豫了一下。迈克将设置调到了最低。贝托尔的两个朋友又往前冲，迈克将光舞过他们的胫骨。一个跪了下去，嘴里吐着不干不净的字眼，另一个抱着腿跳到一边，大呼小叫。

一群人聚拢过来。迈克又鞠了一躬，小丑帽完全扫到了地上，人们都笑起来。“我感谢你，”迈克说，“我母亲也感谢你。”

希莉的表弟极力压抑着自己的怒火。他口吐泡沫，沾满了双唇和下颚。我从人群中挤了过去，站到迈克和高大的殖民者中间。

“嘿，好了好了，”我说，“我们就快要走了。我们现在就走。”

“扯淡，梅闰，快走开。”迈克说。

“没关系的，”我转身对他说，“我和一个叫希莉的女孩子在一起，她有一……”贝托尔又往前踏出一步，刀刃从我身边刺了过去。我伸出左手揽住他的肩膀把他扔了回去。他重重倒在地上的草丛中。

“啊，见鬼。”迈克向后退了几步。他坐在一个石阶上，看起来很疲惫，似乎想要作呕。“噢，该死。”他轻轻地说。在他小丑服左侧的黑色布条上，出现了一条深红的短线。然后，那条狭窄的裂口崩开了，鲜血流过迈克·沃朔宽阔的腹部。

“哇，天哪，迈克。”我从衬衫下撕下一片布想要为他止血。我们做中级船员的时候学过急救常识，但我现在是一点都想不起来了。我急忙往手腕上抓，但是没有抓到我的通信志。我俩的通信志都落在“洛杉矶”号上了。

“不打紧，迈克，”我深深吸了口气，“只不过是一点刀伤。”血流如注，流过我的手和手腕。

“真他妈报应，”迈克说，疼痛袭来，他的声调被扯高了几分，“去他妈的，一把死不拉叽的剑。你信不信，梅闰？就在老子最他妈身强体壮、兴致正高的时候，用他妈一便士买来的混账道具刀把老子砍了。嘎，混账，真他妈疼。”

“三便士的道具。”我说着，换了一只手。布条都被血浸透了。

“你知道你他妈的毛病出在哪儿吗，梅闰？你老是为他妈的两分钱耿耿于怀。噉——”迈克的脸骤然发白，然后铁青。他低下头，下巴挨着胸膛，深深地吸着气。“这可真要命，老弟。我们回家怎样，啊？”

我转头望过去，贝托尔正在他朋友的搀扶下缓慢地离开。其余的人都被吓坏了，没头苍蝇一般地瞎转。“去叫个医生！”我大喊，“快去叫医疗人员过来！”有两个人冲下街道。哪里都看不到希莉的影子。

“等一等！等一等！”迈克突然大声叫道，好像记起了什么重要的事

情，“等一会儿。”说完他就死了。

死了。真正意义上的死亡。脑死亡。他的嘴张着，看起来很猥琐，眼球往后翻，只剩下眼白，一分钟后，血也不再从伤口往外喷涌。

接下来的几秒，我精神崩溃了，不停咒骂着老天。我看见“洛杉矶”号飞过正逐渐暗淡的星野，我知道如果我能在几分钟之内把他带上“洛杉矶”号，就能把他从死神那里救回来。我大声呼喊，朝群星怒吼，人群都害怕地躲开。

最后我转身对着贝托尔。“你。”我说。

这个年轻人在广场的那一边远远地停下，面如死灰，瞪着我一句话都不说。

“你。”我重复道。我捡起滚到地上的激光笔，将威力拨到最大，走向贝托尔和他的朋友静静站着的地方。

过了一会儿，在令人眩晕的尖叫和烧焦的皮肉中，我隐隐约约地意识到希莉的掠行艇停靠在人头攒动的广场上，意识到飞艇卷起的漫天灰尘，意识到她的声音传来，叫我赶紧过去。我们从光芒和疯狂中脱身而上，凉风吹拂起我汗水浸透的头发，在脖颈上飞扬。

“我们的目的地是菲瓦荣，”希莉说，“贝托尔喝醉了。分离主义者是个规模很小的暴力团伙，不会有人来找你报仇。在理事会介入死亡调查之前，你可以和我在一起。”

“不用，”我说，“停下。就在这儿停下。”我指着距离城市不远的一块地。

希莉极力反对，但还是停下了。我瞥了眼圆石，确定背包仍然在那里，于是爬出掠行艇。希莉从座位那边探过身子，扶下我的头拉向她的双唇。“梅闰，我亲爱的。”她的舌头温暖奔放，可是我没有任何感觉，我的身体就像麻木了一般。我后退了几步，挥挥手向她作别。她将头发梳拢到后边，碧绿的眼睛里充盈了泪水，深情地看着我。然后掠行艇升了起来，掉头，在清晨的光芒中加速向着南方飞去。

等一会儿，我突然想要大喊。我坐在岩石上抱着自己的膝盖，还是抑制不住，发出了几声断断续续的呜咽。然后我站起来将激光笔扔进脚下的波涛之中。我拉开背包，将里面的东西胡乱地抓出来扔到地上。

霍鹰飞毯不见了。

我又坐下去，筋疲力尽，不能笑，不能哭，更不用说走路了。我坐在那儿，太阳升起。三个小时之后，从舰船安全署飞来的大型黑色掠行艇悄然停在我的身边，我依然坐在那里。

“爸爸？爸爸，时间很晚了。”

我转过头，看见儿子东尼尔站在我身后。他穿着霸主理事会蓝金相间的长袍，光秃秃的脑袋红莹莹的，浸出细密的汗珠。东尼尔只有四十三岁，但是看起来却比我老许多。

“求你了，父亲。”他说。我点头起身，拂去身上的草和泥。我们一起走到坟莹的正前方。人群现在更为迫近了。他们躁动不安地移动着，沙石在他们脚下款款作响。“我能和你一起进去么，父亲？”东尼尔问。

我停下来看着这个日渐衰老的陌生人，我的孩子。从他身上几乎都

看不出希莉或者我的影子。他的脸看起来很友善，红润，因这个激动人心的日子而紧张。我能够感觉到他身体里毫不掩饰的忠厚。大部分忠厚的人，智力总不太如人意。我总是忍不住把这个脑袋日渐光秃，脑子却不太灵光的男人和阿龙相比，阿龙——有深色卷发，惯于沉默和隐隐冷笑的阿龙。但是阿龙早在三十三年前就夭折了，死于一场跟他完全没有关系的愚蠢战争。

“不用了，”我说，“我自己进去。谢谢你，东尼尔。”

他点头走开了。三角旗在鱼贯而入的人群头上猎猎作响。我将注意力转向坟莹。

入口处是用掌纹锁封上的。我只需要碰它一下。

在过去的几分钟里我一直沉浸在一个幻想中，它将会挽救我，让我远离内心日渐增长的悲伤和外部一系列自寻的麻烦。我幻想希莉没有死。在她生病的最后阶段，她叫来了殖民地仅存的所有医生和几名技师，让他们为她重建了一间古老休眠舱，那是他们祖先曾于两个世纪前用在种舰上的。希莉只是睡着了。而且，不知何故，长年的睡眠反而还恢复了她的青春。当我叫醒她时，她就会成为我早年记忆中的希莉了。我们会一同走入外面的阳光，当远距传输器的门打开，我们将会第一个走进去。

“父亲？”

“来了。”我往前走了几步，将手印在地穴的门上。一阵电动马达的小声轰鸣之后，白色石板滑开了。我低头走进希莉的墓穴。

“活见鬼，梅闰，把那根绳子系紧，不然你会被它扔下船去。快点！”我赶紧动手。湿绳索很难卷起来，更别说打结了。希莉摇摇头，像是看不过去，俯下身子，单手系上了一个死结。

这是我们第六次重逢。我没赶上她的生日，足足晚了三个月，但是当天参加她生日庆典的有五千多人。全局的首席执行官为她作了四十分钟的祝词。一名诗人朗诵了自己最新的诗篇，十四行诗爱情组诗。霸主大使赠送给她一卷文书和一艘新船，那是一艘依靠核聚变驱动的小型潜艇，这也是茂伊约第一次允许并出现核聚变引擎。

希莉还另有十八艘船舰。其中十二艘编排成了快速长筏舰队，定期往返于漂流的群岛和主岛之间，进行贸易往来。有两艘是漂亮的竞艇，每年参加两次竞赛，分别是发现者竞舟会和契约纪念赛。另外四个筏子都是古老的渔船，又丑陋又笨重，保养得很好，但看起来还是跟方驳差不多。

希莉有十九艘船，但我们挑的却是一艘渔船——“基尼·保罗”号。在过去的七天里我们一直在赤道浅海的大陆架捕鱼；船员就我们两人，撒网收网，涉过及膝深的水，穿过腥臭的鱼和吱嘎作响的三叶虫，在浪尖上翻滚，撒网收网，保持警戒，然后像累坏的孩子一样忙里偷闲，匆匆补觉。我那时还不到二十三岁。我觉得自己早已习惯“洛杉矶”号上的繁重劳动，而且习惯在一点三倍重力的分离舱中每换班两次就锻炼一个小时，可是现在，我的双臂和背部都因为过度疲劳而疼痛，双手则被磨得除了老茧就是水泡。希莉刚过七十岁。

“梅闰，到前头去一下，把前桅帆卷起来。还有船首三角帆，弄好后下去看看三明治好了没有。我要多点芥末的。”

我点点头向前走去。整整一天半时间里我们一直在和风暴玩着捉迷藏：在它来临之前拼命航行，转弯，但实在躲不开的时候也不得不接受它的惩罚。最开始我们很为此兴奋，这也算是无休止的撒网收网修补网中的一种调剂。但是头几个小时一过去，肾上腺素作用逐渐消退，我们继而感受到的就是难以遏止的恶心、疲劳和极度的困倦。大海并非大慈大悲。波浪持续增长，直到六米高乃至更高。于是“基尼·保罗”号在浪涛中翻滚，像是个大屁股夫人在扭屁股。每一样东西都打湿了。尽管穿着三层雨具，我的皮肤也未能幸免。对希莉来说这可是盼望了很久的假期。

“这没什么。”她说。现在是夜晚最黑暗的几个小时，惊涛拍击着甲板，在驾驶座舱伤痕累累的塑料外壳上四散泼溅。“你应该在西蒙风刮起的季节来看看。”

云彩依然低挂，与远处灰色的海洋浑然一体，但是海浪已经平静许多，不超过五英尺高。我将芥末抹在烤牛肉三明治上，又把热气腾腾的咖啡倒进厚壁白色杯子。如果是在零重力下，拿着咖啡走来走去是没那么容易把它洒出来的，不过它更可能会飘上升降扶梯的上升轴杆。希莉接过她的杯子，里面的咖啡已经在途中洒得差不多了，她对此一句话都没说。我们静静地坐了一会儿，享受着食物和烫舌的温暖。希莉又下去添满我们的杯子，此时由我来掌舵。青灰的天空光线如此暗淡，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入夜了。

“梅闰，”她把杯子递给我，坐上环绕驾驶员座舱长椅的坐垫，说道，“他们打开远距传输器之后会发生什么？”

我被这个问题惊了一下。以前我们从没有谈论过关于茂伊约何时会加入霸主政权的事。我瞟了一眼希莉，突然间我惊诧于她的苍老。她的

脸满是褶子和阴影。她美丽的绿色眼珠已经陷入黑暗的深井，颧骨像是自薄脆的羊皮纸里穿出的锋刃。现在她留着灰白的短发，它们被打湿后聚成一坨一坨，像是一颗颗钉子。她的脖子和手腕上青筋暴突，像是从不成形状的毛衣上面冒出的线头。

“你什么意思？”我问。

“他们打开远距离传输器之后会发生什么？”

“你知道议会是怎么说的，希莉。”我大声说道，因为她有一只耳朵听力出了问题，“它会为茂伊约的贸易和技术掀开一个新时代。你们再也不会被局限在一个小小的星球上了。当你们成为公民，每个人都会被授予使用远距传输门的权利。”

“知道了，”希莉说，她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我全都听说过了，梅闰。但是究竟会发生什么？谁会第一个穿过远距传输器来我们这儿？”

我耸耸肩：“更多的外交家，我想。文化接触专家、人类学家、伦理学家、海洋生物学家。”

“然后呢？”

我顿了顿。外面已经黑了。海洋几乎完全平静下来。我们的舷灯在黑暗中闪耀着红绿的亮彩。我又感到了焦虑，和两天前风暴的巨墙出现在地平线上时毫无二致。我说：“然后，来的就会是传教士、石油地质学家、海洋牧场主、开发者。”

希莉啜饮着咖啡：“我还以为，你们霸主政权的地位远远在石油经济之上呢。”

我笑了，把舵固定住：“没有人会爬到比石油经济更高的地位。至少只要还有石油就不会。当然不是说全都用来作燃料，也许你会这么理解。它在塑料制造、合成化工、食物原料和碳黑工业等方面都是必要的原材料。两千亿人可能会用不少塑料。”

“而茂伊约有石油？”

“噢，是啊，”我说，却一点都笑不出来了，“光是赤道浅海的蕴藏量，以桶计就有好几亿呢。”

“他们会怎样开采它，梅闰？建海上平台吗？”

“是啊。平台。海下油井。建立海下殖民地，配备从无限极海引进的特训工人。”

“那些移动小岛怎么办呢？”希莉问，“它们必须每年迁徙回赤道浅海，补充蓝巨藻从而繁育。这些小岛会怎么样呢？”

我又耸耸肩。我已经喝了太多咖啡，现在嘴里满是苦味。“我不知道，”我说，“他们告诉船员的不多。但是在我们第一次出行之时，迈克曾经听说他们计划要尽量多地开发小岛，以便把剩余的那些保护起来。”

“开发？”希莉的声音第一次显示出惊奇，“他们要怎样开发小岛？就算是第一家庭要去那里修建度假树屋，也必须征得海民的同意。”

希莉用的是当地人称呼海豚的词语，对此我付诸一笑。一说到那些该死的海豚，茂伊约的殖民者就变得孩子气了。“计划都已经订好了，”我说，“十二万多个移动小岛有足够大的面积，能够在上面建屋

子。它们的租约早已上市。小些的岛可能会被分割，我想。主群岛将会被开发作娱乐胜地。”

“娱乐胜地，”希莉重复道，“会有多少人从霸主通过远距传输器到这儿……到这个娱乐胜地？”

“你是说最开始吗？”我问，“第一年只会有几万。只要唯一的一扇传送门建在241岛上……也就是贸易中心……人数就会受到限制。到第二年首站也建立传送门了之后，也许会有五万。那将是相当奢侈的旅程。一个种子殖民地首次向环网开放之后，一般情况就是这样。”

“然后呢？”

“在五年试用期之后？会建起上千扇门，当然。我想，在授予霸主正式公民资格的头一年，会有两三千万新居民传送进来。”

“两三千万。”希莉说。下方指南针架射来的灯光照亮了她褶纹纵横的脸。她依然很美。脸上竟然既没有愤怒也没有震惊。我还以为她会两种情绪一起来。

“但是接下来你自己也会成为公民，”我说，“可以自由地到世界网的任何地方。会有十六个新星球供你选择。说不定到时候还更多。”

“是啊。”希莉说着，把她的空杯子放到一边。细雨在我们四周的玻璃壁上划出条条细流。嵌在手工雕刻框中的粗略的雷达显示屏显示，海面空无一物，风暴过去了。“这是真的吗，梅闰，霸主的居民在很多星球都有家？我的意思是，有一座房子，不同的窗户面朝着不同的天空？”

“当然，”我说，“但那样的人也不是很多。只有富人才买得起那样

的跨星宅邸。”

希莉笑了，把手放在我的膝盖上。她的手背上满是斑点，青筋暴突。“但是你很有钱啊，不是吗，船员？”

我把头转向别处：“不，我还不算。”

“啊，但是那天很快就会到来了，梅闰，很快。对你来说会有多久，亲爱的？在这里还待不到两周，你就又要回你的霸主星球去了。你再花上五个多月，把最后的部件带回来，再花上几周让一切工程就绪，然后你就成为一个有钱人，传送回家。穿过空茫的两百光年回家。真是个奇异的想法……但是我会在哪里？还有多长时间？还不到一个标准年。”

“十个月，”我说，“三百零六个标准天。对你来说是三百十四天。九百零八次替班。”

“然后你的流放就完结了。”

“是的。”

“然后你就会满二十四岁，成为一个富翁。”

“是的。”

“我累了，梅闰。我现在想睡觉了。”

我们设定好舵柄，安置好碰撞警报，然后走下甲板。风再次微微吹起，这艘老船在每一波巨浪的波峰和波谷间摇荡。我们在摇曳不定的灯光中脱下衣服。我先爬进床铺，盖上被子。这是希莉和我第一次一同睡

觉，没有留人值班。我记起我们上一次重逢时她在别墅的羞涩，于是以为她要把灯弄熄。但是她站了一分钟，赤身站在寒冷的空气中，瘦弱的臂膀平静地垂在身旁。

时间已经将它的巨手伸向了希莉，但是没有摧毁她。重力已经在她的胸部和臀部起了不可避免的作用，她越来越瘦。我凝视着她骨瘦如柴的肋骨和胸骨轮廓，想起了十六岁的她，那时她还带着点婴儿肥，拥有着温暖的丝绒一般的皮肤。在摇曳的冷光下，我看着希莉松弛的肌肤，想起了月光下蓓蕾般的乳房。不知怎么的，很奇怪，难以名状，我面前站着的变成记忆中那个希莉了。

“挪开一点，梅闰。”她缩进我身旁的床铺。床单贴在身上冰凉，粗糙的毛毯还挺舒服的。我关掉了灯。小船伴随着海洋的呼吸有节奏地摇摆着。我听到桅杆和索具的吱嘎声，让人心生怜悯。到早上我们又会继续撒网收网修补网，但是现在有的是时间睡觉。我在海浪拍打木头的声音中逐渐打起了盹。

“梅闰？”

“怎么了？”

“要是分离主义者攻击霸主游客或者新居民怎么办？”

“我还以为分离主义者会全部被押到岛上去呢。”

“他们已经被带过去了。但要是他们反抗呢？”

“霸主就会派军部的军队来把分离主义者打得屁滚尿流。”

“要是就连远距传输器都被攻击了.....在启用之前就被破坏了怎么

办？”

“不可能。”

“是的，我知道，但是如果真会这样呢？”

“那么九个月后，‘洛杉矶号’就会随着霸主军队一起过来，把分离主义者打得屁滚尿流……扫平茂伊约上所有胆敢挡路的人。”

“九个月的船上时间，”希莉说，“就是我们的十一年。”

“不管怎样都无法避免，”我说，“咱们说点别的吧。”

“好的。”希莉说，但是我们都没有再说话。我聆听着船只的吱嘎和叹息。希莉依偎在我的臂弯里。她的头枕在我的肩膀上，呼吸深沉而有韵律，我想她一定已经睡着了。我也快要睡着的时候，她温暖的手滑上我的腿，轻轻地拥着我。我被惊了一下，那东西开始躁动，变得僵硬。希莉轻声说出了我没有问的问题的答案。“不，梅闰，一个人永远不会真的变老。至少不会老到不想要温暖和亲热。你来决定吧，亲爱的。不管怎样我都不会不满意。”

我决定了。快要天明的时候，我们睡着了。

坟墓是空的。

“东尼尔，快进来！”

他赶忙走进来，长袍在旷达的虚空中沙沙作响。坟墓是空的。没有冬眠舱——事实上我也没有真正期待过会有一个——可是那里竟然既没

有石棺也没有木棺。一个明亮的灯泡照亮了白色的内壁。“这到底是什么，东尼尔？我还以为这是希莉的墓地。”

“这正是，父亲。”

“她被葬在哪里了？难道是在地板下面？我的老天爷。”

东尼尔抚着自己的眉毛。我反应过来，我是在说她的母亲。我也回想起，他经过了将近两年时间才接受了她死去的事实。

“没人告诉过你吗？”他问。

“告诉我什么？”我的愤怒和困惑都逐渐退去，“我刚刚从种舰站台上下来，他们告诉我说，在远距传输器打开之前我得先拜访希莉的墓地，还有什么？”

“依照母亲的意愿我们施行了火葬。她的骨灰从家族岛最高的平台上洒向了大南洋。”

“那么为什么……又有这个……地窖？”我小心翼翼地选择着措辞。东尼尔很敏感。

他又开始抚着眉毛，瞥了眼门口。我们的视线被人群挡住了，我们在这里花费的时间已经远远超出了预定。议会的其他成员早已从山坡上冲下来，同演奏台上的权贵站在了一起。我的忧伤潜滋暗长，现在已经糟糕到了极致——说它张牙舞爪也毫不夸张。

“妈妈留下了遗嘱。然后就依照她的吩咐做了。”他碰了碰内墙上的一个机关，它滑开了，露出一个小壁龛，里面放着一个小金属盒。上头有我的名字。

“什么东西？”

东尼尔摇摇头：“是妈妈留给你的私人物品。只有玛格利特知道具体是些什么，但是去年冬天她死了，现在谁都不知情。”

“好吧，”我说，“谢谢。我等一下就出来。”

东尼尔看了眼他的原子钟：“仪式将在八分钟之后开始。他们会在二十分钟之后激活远距传输器。”

“我知道。”我说。我的确知道。我的第六感精确地知道还剩下多少时间。“我很快就出去。”

东尼尔犹疑了一下，然后离开了。我用掌心碰了碰机关，门在他身后关上。金属盒子沉得惊人。我将它放在石质地板上，蹲在它旁边。它锁着一个小小的掌纹锁，我按了一下，盖子“嗒”的一声弹开了，我朝盒子里面瞅了瞅。

“唔，我真该死。”我轻轻地说。我不知道里面会是什么——可能是人工物品，一些怀旧的纪念物，纪念我们在一起的一百零三天——也许是一朵我在不知何时送给她的压干的鲜花，也许是一个我们在菲瓦荣下潜寻到的法国号角贝壳。但是没有纪念物——不是这种东西。

盒子里装着一个小型斯坦-津手持激光器，这是史上最强的投射武器之一。激光器的储能器通过一根电源线连接在一个小型聚变电池上，一定是希莉从她新的潜水艇上拆下来装配上去的。连接在聚变电池上的还有一个古老的通信志，那是个固态内体和液晶触显组成的老古董。电量显示器闪着绿光。

盒子里还有两样其他的东西。其中一个是我们多年以前用过的翻译

用金属牌，最后一个东西则真正让我惊讶到合不拢嘴。

“搞什么，你这个小狐狸精。”我说。各样东西整齐排列着。我情不自禁地笑了。“你这个调皮狡猾的小狐狸精。”

迈克·沃朔从卡弗涅市场用三十马克淘来的霍鹰飞毯躺在那里，小心地卷着，电源导线也恰当地连接着。我没去管霍鹰飞毯，拆下了通信志，把它高高地举在空中。我盘腿坐在冰冷的石头上，拇指按了一下触显。地穴里的光线渐渐暗去，突然间，希莉站在了我的面前。

迈克死的时候，他们没有把我扔出船去。他们本来可以，但是没有这么做。他们没有让我任由茂伊约的地方法官来处置。他们本来可以，但是他们没有选择这么做。我被带到安全部，关了两天，接受询问，有一次还是辛格船长亲自问话。然后他们又让我回到了岗位。在跃迁回程漫长的四个月里，我一直受着折磨，脑子里总回忆起迈克被杀的情景。我知道，我做出的蠢事反而害了他，帮着对方谋杀了他。我每天除了值班，就是做着令我冷汗淋漓的噩梦，而且满心惶恐，担心他们会不会在抵达环网之后解雇我。他们本来可以告诉我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人人都守口如瓶。

他们没有开除我。我在环网内依然享受正常休假，但是被剥夺了茂伊约星系的船外休闲放松假。而且，他们给了我书面通报批评和军衔临时降级。迈克的命竟然只值这么点儿——通报批评加降衔。

我和其他船员一样，获准了三周的休假，但是和他们不同的是，我没有打算再回到茂伊约。我传送到了希望星，犯了船员的经典错误——试图回家看看亲人。在人满为患的住宅鳞茎待了两天，我受够了，于是

传送到卢瑟斯，在那里的花街柳巷寻欢作乐了三天。可是我的心情变得更糟，我又传送到富士星，把我的许多现金马克花在了血腥的武士决斗赌博上。

最后我只得传送到了家园星系站，乘坐两天的观光班机下到希腊盆地。我从来没有去过家园星系，也没去过火星，而且我根本不准备回茂伊约。但我在那里逗留的十天里，独自一人在灰尘漫天、鬼影幢幢的清真寺走廊上闲逛，这些经历让我的思绪飞回了飞船。也飞回了希莉身边。

我偶尔会离开红石砌成的巨石阵迷宫，仅仅穿着拟肤束装，戴着面罩，站上不计其数的万千个石头阳台之一，望着天空中一颗暗淡苍白的灰色小星，它曾经是旧地。有时候我会想起勇敢而愚蠢的理想主义者，在他们龟速又漏气的船里向广袤的黑暗进发，以热忱的信念和无上的小心照管着胚胎和意识形态。但是多数时间里我根本什么都不想。不思考的时候，我只是站在紫色的夜空下，让希莉来到我身边。在“统治者之石”下，在我头脑里，我思念着一个还不到十六岁的小女人的身体，她躺在我的身边，月光从托马斯鹰的两翼之上铺洒而来，我就在这样的记忆中触到了完美开悟，它就连许多杰出知名的朝圣者也没有机会得到。

“洛杉矶”号旋转着，回到量子状态，我怀揣着她的记忆回去了。四个月之后，我便能自如地和建筑工人一起值班，插入我惯常的刺激模拟，将我的休闲放松假期用睡眠打发过去。后来辛格过来找我。“你可以下去了。”他说。但我没听明白。“在过去的十一年里，地上那些人口口相传，你和沃朔搞的一摊子烂事都他妈的给演变成了一个传奇，”辛格说，“你和你的殖民地小姐打滚的故事竟然都演绎成了一个文化的主题。”

“她叫希莉。”我说。

“把装备带好，”辛格说，“你可以去地面上过你三周的假期。大使的专家说你在那里比在这里能为霸主多做点好事。我们倒要看看。”

世界都关注着我们。人群都欢呼起来。希莉挥舞着手。我们乘坐黄色双体船离开了海港，向东南方向行驶，目标朝向群岛和她的家族岛屿。

“你好，梅闰。”希莉在坟墓的黑暗中漂浮。全息图像并不完美；边缘数据受损，朦朦胧胧。但它确是希莉——我上次看见的希莉，灰白色的头发不像是精心修剪过的，倒像是有人拿着大剪刀胡乱咔嚓了一气，发际线很高，脸颊被阴影塑造得尤为尖锐。“你好，梅闰，我亲爱的。”

“你好，希莉。”我说。坟墓的门关着。

“对不起我撑不到和你的第七次重逢了，梅闰。但我多么地想啊。”希莉顿了顿，垂下眼帘看着自己的双手。尘埃微粒从她的身体中飘过，影像略微跳动了一下。“我本来仔细地计划好了在这里要说些什么，”她继续道，“以及以怎样的方式来说。说上几句和你的争论。或者吩咐你一些该做的事情。但是我知道它们将会多么没用。我想说的已经说过了，你也已经听过，而现在没有什么可说的，沉默应该是当下最合适的选择。”

希莉的声音随着年龄增长越发地富有魅力，它拥有充实和平静的质地，只有从那些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的人口中，才能听到这种声音。希莉张开她的双手，于是它们都消失在影像的边缘之外了。“梅闰，亲爱

的，我们分别和重逢的日子多么匪夷所思啊。将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神秘力量又是多么美丽和荒唐。我的日子都是为你而心跳，我真讨厌你这一点。你是面永远不会撒谎的镜子。真希望你能看看我们每次重逢首次相见时你的脸！至少也隐藏一下自己的震惊吧……至少，就算是为了我，你也该掩饰一下吧。

“但是在你笨拙的天真举动之下，一直都有……怎么说呢？……有一种感觉，梅闰。在那稚嫩和轻率的自负举动中，有着一种不相符的东西，你掩饰得相当好。可能是出于对我的关心。如果不是的话，那兴许就是某种挂念。

“梅闰，这本日记记录有上百个条目……说不定上千条……我自打十三岁起就开始记录了。等你看过这里，这条记录就会被擦除，不过你可以接着看下去。再见，吾爱，永别。”

我关掉通信志，静静坐了一分钟。人群的声音被隔离在坟墓的厚墙之外，几乎都听不见了。我深吸一口气，又用指尖点了点触显。

希莉出现了。她现在是四十七八岁的年纪。我立刻就记起了她记录这个影像的时间与地点。我记得她穿的这身斗篷，她脖子上系的小方巾，还有从她发束中滑出的一缕发丝，垂在她的脸颊上。我记得那一天的每一件事。那是我们第三次重逢的最后一天，我们和朋友一起在南藤恩的高地。东尼尔当时十岁，我们试图劝服他和我们一起去雪地上滑雪。他哭了。掠行艇还没停稳，希莉就转身离开了我们。当玛格丽特快步出来，我们立即从希莉的脸上看出，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现在，一张同样表情的脸正看着我。她漫不经心地把那络不听话的

头发抓到了脑后，眼睛红红的，但是竭力抑制着声音里的感情。“梅闰，今天他们把咱们的儿子杀了。阿龙才二十一岁，他们把他杀了。你今天看起来好迷糊，梅闰。你一直不停地问：‘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错误？’虽然你根本不了解咱们的儿子，但是当我们听说这个噩耗时，我能够看出你脸上的失落。梅闰，这不是意外。如果没有其他任何东西能够幸免，没有任何记录会留下，如果你永远都不了解，为什么我会任由一个多愁善感的荒诞故事来主宰我的生命，那这件事你一定要知道——杀死阿龙的并不是意外。理事会警察到达的时候他正和分离主义者在一起。就算是那个时候他也可以逃开。我们已经一起编造好了不在场证据。警察也一定会相信他的话。他却选择留下来。

“今天，梅闰，你为我在大使馆对公众……对那些暴民……所说的话而感慨。记住这个，船员——当我说：‘现在还不是你们展现愤怒与厌恶之时’，那是我打心眼里想要讲的。不多，不少。今天还不是时候。但是那一天总会到来。它一定会到来。契约并不是能够在最后几天内不费吹灰之力得到的，梅闰。现在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就得到。那些已经忘记的人会在那天到来之时大吃一惊，但是它一定会到来。”

影像渐渐褪去，另一个影像取而代之，在转换的瞬间，一张二十六岁的希莉的脸重叠上那个年纪稍大的女人的面容。“梅闰，我怀孕了。我真开心。你已经离开了五周，我真想你。你还要过十年才会回来呢。不过我想说的不只是这些。梅闰，为什么你没有邀请我跟你一起走？我不能够和你一起走，但是要是你邀请我的话，我也就非常高兴了。不过我怀孕了，梅闰。医生说是个男孩。我会跟他说你的事，亲爱的。也许有一天你和他可以在群岛扬帆，聆听海民的歌声，就像你和我在过去的几周的生活一样。说不定你到时候就能够听明白它们的歌声了。梅闰，

我想你。请快些回来。”

全息影像闪着光，又变换了。这次是个十六岁的女孩，红光满面。她的长发如瀑布一般披洒在赤裸的肩膀和白色睡衣上。她情绪激动地说着话，泪水涟涟。“船员梅闰·阿斯比克，我为你的朋友感到难过——我真的感到难过——但是你连句再见都没说就离开了。我本来计划好了你要怎样帮助我们……你和我的计划……但是你连句再见都没说。我才不在乎你身上发生了什么。真希望你快些回到那臭气熏天、人满为患的霸主蜂窝，烂成一摊泥，这些都与我无关。事实上，梅闰·阿斯比克，我根本都不想再见你了，哪怕他们出钱求我。再见。”

在投影淡出之前她就转过了身去。现在坟墓光线暗淡，但是声音还持续了片刻。传来一阵小声的轻笑和希莉的声音——我听不出那是多少岁的——最后的一句话。“再见，梅闰，永别。”

“永别。”我说，指尖轻点，关掉了触显。

我眯着眼从坟墓中出来，人群自动分开。我估算时间的能力不佳，破坏了仪式正常发展的进程，这一刻我脸上的微笑激起了愤怒的低语。扬声器将正式仪式雄浑的演说一直传播到了我们的山顶。“……开创一个合作的新纪元。”大使雄浑的声音回荡在山谷间。

我将盒子放在草地上，取出了霍鹰飞毯。飞毯逐渐展开，人群都挤过来看。毯子已经褪色，但是飞控线依然如新铜一般闪闪发亮。我坐在飞毯的中央，将重重的盒子搬上来，放到我身后。

“……等到时空不再成为阻碍，会有更多的机遇接踵而来。”

我轻敲着飞行装置，霍鹰飞毯上升了四米，飘浮在空中，人群又向后退去。现在我的视线能越过坟茔的顶部望见更远的地方。岛屿正在回归，赤道群岛逐渐成形。我看见它们，成百上千，在微风的吹拂下从贫瘠的南部驶来。

“能够在此为你们合上电路，我感到不胜荣幸，茂伊约殖民地，欢迎你们加入人类霸主这个大家庭。”

典礼的通信激光脉冲细线一样抛向了天顶。爆发出一阵掌声，乐队开始奏乐。我眯起眼睛朝天上看，正好看见一颗新爆发的新星。在那微秒内，我有几分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在几个微秒间，远距传输器启用了。在几个微秒间，时空不再成为阻碍。而后人造奇点潮水般汹涌的拉力触发了我放在密蔽场外侧的铝热炸药。肉眼无法看见那场轻微的爆炸，但是一秒钟之后，扩大的施瓦兹希尔辐射开始吞噬密蔽场的外壳，吞下了三十六吨脆弱的十二面体物质，急速膨大，狼吞虎咽地吞下周围上千公里的空间。那是可以看见的——而且景象相当壮观——就像一颗小规模新星在晴朗的蓝天下闪耀着白光。

乐队停止了演奏。人群尖叫，寻找掩体。没有理由需要这么做。远距传输器持续自行瓦解之时，从中迸发出一连串X光线，但是并没有强烈到会破坏茂伊约富足环境的地步。接下来是一道道等离子光束，随着“洛杉矶”号逐渐拉大自己和迅速衰变的小型黑洞之间的距离，它们也变得清晰可见。风渐起，海浪愈加汹涌。今晚会有罕见的海潮。

我想说点意义深远的话，但是我什么都想不出来。何况人群也没有心情听我说。我听见尖叫和呼喊声，但也有惊喜的欢呼混杂其中。

我敲击着飞行装置，霍鹰飞毯加速飞过悬崖，浮在海港上空。一只托马斯鹰正懒洋洋地在正午的上升气流中滑翔，见我靠近，慌乱地扑腾起翅膀。

“让他们来吧！”我朝着逃跑的鹰大喊道，“让他们来吧！那时我已经三十五了，而且也不会是一个人，要是他们敢，尽管放马过来吧！”我垂下拳头放声大笑。风吹拂着我的头发，凉爽地拂过我胸膛和臂膀上的汗水。

现在凉快多了，我开始四处游览，将路线的目的地定为最遥远的小岛。我向前望去，望着其他的人们。我甚至还想向海民们说话，告诉它们时间到了，鲨鱼最终要来到茂伊约了。

然后，当战争胜利，世界成为它们的，我会向它们讲述她的故事。我会向它们吟唱关于希莉的歌。

远处战空传来的流光依然闪耀。万物皆寂，唯剩清风滑过绝壁的声音。这群人紧紧地靠在一起坐着，身体前倾，看着古老的通信志，像在等着它继续讲下去。

它讲完了。领事拿起微型磁盘装进了口袋。

索尔·温特伯揉了揉熟睡孩子的后背，向领事说道：“显然你不是梅闰·阿斯比克。”

“我不是，”领事说，“梅闰·阿斯比克在叛乱中丧生了。希莉的叛乱。”

“你怎么会拥有这个记录？”霍伊特神父问道。神父的表情充满痛苦，但在这之下，也可以清楚地看见他的感动。“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记录……”

“是他给我的，”领事说道，“就在他于群岛战役中身亡几周前。”领事看着自己面前一张张困惑的脸。“我是他们的孙子，”他说，“希莉和梅闰的孙子。我父亲……也就是阿斯比克提到的东尼尔……当茂伊约获准进入保护体的时候，他担任了首任地方自治理事会的理事长。后来又当选为议员，任职终身。那天去山上为希莉扫墓的时候我只有九岁。后来有一天，阿斯比克趁夜到我们的 islands，将我带到一边，告诉我不要加入他们的队伍。那年我二十岁，对参与叛乱与战斗而言，已经够大了。”

“要是你加入了，会参与作战吗？”布劳恩·拉米亚问。

“噢，会的。说不定都死了。就和三分之一的男人和五分之一的女人一样牺牲掉。就像所有的海豚和大多数小岛一样毁灭掉，虽然霸主试图尽可能多地保证它们完好无损。”

“这故事真感人，”索尔·温特伯说，“但是为什么你会来这里？为什么要朝圣伯劳？”

“我还没有讲完呢，”领事说，“听着。”

我祖母有多坚强，我父亲就有多软弱。霸主并没有等到十一个本地年之后才回来——军部火炬舰船在五年之内就成功进入了轨道。叛乱者匆忙修建起来的舰船被打得溃不成军，此时，父亲只是袖手旁观。他们

包围了我们的世界，而父亲却继续站在霸主那边。我记得那时我才十五岁，同我的家人一道在宗族岛屿的上层甲板上，观望着十数个小岛在远处熊熊燃烧，霸主掠行艇的深水炸弹将海洋照得透亮。到早上，海浪里堆满了海豚的尸体，大海都变成了灰蒙蒙一片。

在群岛战役之后那些绝望的日子里，我的姐姐莉拉加入了叛乱军战斗。有人目睹她的牺牲，但没人找到她的尸体。我的父亲也再没有提起过她的名字。

在停火和保护体准入许可授予之后不到三年，我们这些首批殖民者就成了自己星球的少数民族。小岛已被驯服，并被卖给观光者，就跟梅闰向希莉预言的一样。首站现在已经是人口一千一百万的城市，公寓大厦、塔尖，还有磁悬浮城市都沿着海岸线绕着整个岛屿延伸。首站港依然是个光怪陆离的集市，有贩卖手工艺品的第一家庭后裔，他们出售的艺术品总是漫天开价。

当父亲首次被选作议员的时候，我们在鲸迹中心住了一段时间，我也在那个地方完成了学业。我是个孝顺儿子，颂扬环网中人生的美德，学习人类霸主的光辉历史，并积极准备自己即将在外交使团的生涯。

一直以来我都在等待。

我在毕业之后不久就回到了茂伊约，在中央政府岛上的办公室工作。我工作的一个内容就是拜访那些在浅海中冒起来的成百上千座淌水的平台，报告迅速繁衍的海底岛群，并且负责与来自鲸心和天龙星七号的开发公司联络。我并不喜欢这项工作，但是我办事绩效颇高。我依然微笑面对一切。依然等待。

我追求了某个第一家庭的女孩子，和她结了婚，她来自希莉的表亲

贝托尔的血系，在我获得外交使团考核鲜有人达到的“第一”成绩之后，我要求在环网之外任职。

于是开始了我和格列莎私人的星外大移居。我工作尽职尽责。我是个天生的外交人才。还不到五个标准年我就已经成为副职领事。八年之内，我又凭借自己的实力当上了领事。这是我能够在偏地晋升的最高职位。

这是我的选择。我为霸主工作。我等待着。

最开始我的角色是向偏地殖民者提供环网的精巧发明，以帮助他们做到最好——摧毁那里真正原始的土著生命。六个世纪的星际扩张当中，霸主没有遇见过任何德雷克-图灵-陈索引上记录的智慧生物，这绝非偶然。在旧地之上，人们早已接受这样一个观点：如果一个物种胆敢将人类置于它的食物链菜单之中，那么它必将迅速灭绝。随着环网的扩张，任何一个真正试图与人类的智力相抗衡的物种，都必将在星系内首个远距传输器打开之前灭绝。

我们在旋转星的云塔之间，追踪那些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泽普棱。根据人类或者内核标准来看，他们应该并不聪明。但是他们很漂亮。他们死去的时候，皮肤会泛起彩虹霓光般的涟漪，但他们的同伴却对这些多彩的信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逃之夭夭，任由他们痛苦的死亡美丽得难以名状。我们将他们的光感知皮肤卖给环网公司，将他们的血肉卖给天国之门一类的星球，将他们的骨头磨成粉，当作催情药卖给其他二十多个殖民星球上阳痿或者迷信的人。

在嘉登，作为要将巨泽汲干的生态建筑工程师顾问，我结束了那些湿地马人对彼地短暂却威胁到霸主发展的统治。最终他们试图要迁徙，

但是北部地区太过干燥，因而数十年之后，当嘉登加入环网，我再度访问那里时，那些早已风干的马人尸体依然被丢弃在荒辽的地段，活像一些从更为丰富多彩的时代遗留下的异国植物的躯壳。

我到达希伯伦的时候，犹太移民正要结束他们与赛内赛·阿鲁伊特的世代纷争，后者就像世界上的缺水生态那般脆弱。阿鲁伊特精神感应力极为强烈，是我们的恐惧与贪婪杀死了他们——当然，我们的眼里容不下他物，这一点亘古以来颠扑不破，也是另一个原因。但是在希伯伦，让我变得铁石心肠的，不是阿鲁伊特的灭亡，而是由于我的所作所为，注定了殖民者的末日。

在旧地他们有一个用作描述我身份的词——内奸。因为，尽管希伯伦不是我的故星，但殖民者已经逃亡到了这里，他们所做的一切也都有清晰的理由，就像我的祖先们在旧地的茂伊岛签订的生命契约一样明明白白。但我只是在等待。我在等待中的所作所为.....用这个词真是名副其实。

他们信任我。在我开诚布公的论说中，他们开始相信重新加入人类大家庭.....加入环网有多么棒。他们坚持只能有一个城市对外来人开放。我微笑着表示同意。现在新耶路撒冷有六千万人口，而整个大陆只有一千万犹太土著居民，他们大部分的生活来源依靠这个加入环网的城市。还需要等十年。可能花不了那么久。

希伯伦向环网开放之后，我有一点消沉。我发现了酒精，这个伟大的东西能够让我远离闪回与嗑电。格列莎一直留在医院里和我在一起，直到我完全戒掉酒瘾。很奇怪，在这个犹太星球上的诊所竟然属于天主教。我还记得那天晚上大厅里教袍摩擦出的沙沙声。

我的消沉变得平静，并逐渐远离。我的职业生涯还没有被破坏。我以正式的领事身份将妻儿都带到了布雷西亚。

我们在那里扮演的角色是多么微妙啊！我们所走的路线又是多么诡计多端。在数十年间，卡萨德上校、技术内核的军队都一直袭扰着驱逐者游群的流亡之处。现在议会和人工智能顾问理事会这两大巨头作出决议，决定在偏地检验一下驱逐者的兵力，看看他们到底有多大能耐。于是他们选中了布雷西亚。我承认，在我抵达之前的数十载里，布雷西亚人都代理我们行使权力。他们的社会是古色古香令人愉悦的普鲁士风格，极端的军国主义，经济上骄傲自负，目中无人，极度恐外，到了群情激昂地要征募军队以扫除“驱逐者威胁”的地步。最开始，一些人租借了一批火炬舰船，以便靠近驱逐者。他们有等离子武器。也有密集探针，装载有特制的病毒。

我犯了点小小的计算失误，当驱逐者部落到达的时候，我还身处布雷西亚。出现了几个月的误差。那时候本该是由一个军政分析小组来接替我的位置。

不过没关系。反正霸主的意图已经达成。军部坚定而快速的部署力完全通过了检验，霸主的利益没有受到任何实质上的损害。格列莎死了，当然。在首轮轰炸中就死了。还有阿龙，我十岁的儿子。他一直和我在一起……到战争结束时也还活着……但后来却死了，一些军部傻瓜撒下的饵雷和爆破炸药距离首都白金敏寺的难民营太近了。

他死的时候我没在他身边。

布雷西亚战役之后我得到了擢升。我被给予了一项任务，它是历来任职领事的人所能被委任的任务里最富挑战，也是最为机密的：我成为

了负责与驱逐者直接谈判的外交官。

最开始我传输到鲸迹中心，与悦石议员的委员会和一部分人工智能顾问展开漫长的会议。我见到了悦石本人。计划相当地复杂。最主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挑唆驱逐者主动发起进攻，而激怒他们的关键就在于海伯利安这颗星球。

驱逐者在布雷西亚战役之前就一直在观察海伯利安。我们的情报机构显示，他们深深地迷上了光阴冢和伯劳。此前他们对承载着卡萨德上校的霸主医疗舰船的攻击和其他的几次攻击，都是属于计算错误；在医疗船只被错误地判定为军事神行舰之时，他们的舰船长惶恐不已。在驱逐者看来，更糟糕的是，他们作出决定让登陆飞船降落在光阴冢附近。于是乎该船的司令官展露了他们抵御时间潮汐的能力，他们的突击队员遭到了伯劳大幅度的杀戮。在那之后，飞船船长回到游群接受了处决。

但是我们的情报机构显示驱逐者的计算错误并不完全是彻底的失败。他们获得了关于伯劳的有价值的信息。而且他们对于海伯利安的着迷也逐渐加深。

悦石曾向我解释霸主计划要怎样利用那种痴迷。

计划的核心在于我务必得激怒驱逐者去攻击霸主，而攻击的焦点必须是海伯利安本身。我由此开始明白，最终的战役是为了处理环网的内部政务，而不是要拔除驱逐者这颗眼中钉。几个世纪以来，技术内核的各方力量都反对海伯利安加入霸主。悦石解释说这不再是为人类的利益着想了，武力兼并海伯利安——以保护环网本身作为幌子——将会允许内核中更多的进步人工智能联合会获取权力。这样一来，内核中权力平衡的转变就会让议会和环网受益，具体途径则没有完全向我解释。驱逐

者这一不可能妥协的潜在威胁将会被完全清除。霸主辉煌的新时代即将开始。

悦石解释说我不需要自愿前往，使命将会充满危险——不管对我的职业，还是人生来说，都是如此，但我还是接受了。

霸主给我提供了一艘私人飞船。我只要求了一处修改：配上一台古老的斯坦威钢琴。

我依靠霍金驱动独自旅行了好几个月。接下来的好几个月里，我在驱逐者游群定期移民的地段漫游。最终我的船舰被探测到并被俘获。他们相信我是一个信使，也明了我是一个间谍。他们中有人主张杀我，有人反对，辩论了很久，最终留我一条生路。他们也为是否要和我谈判争辩了不少时候，最终决定要这么做。

我并不想描述在游群生活的美妙——他们零重力的球形城市和彗星农场、刺丛，他们的微型环轨森林和迁徙河流，聚会礼拜生活的千颜万色与精细纹理。完全可以说，我相信驱逐者已经完成了环网人类在过去的几千年中都没有完成的事情：进化。当我们还住在自己的衍生文化——旧地生活苍白的浮影之中时，驱逐者已经开发了文化的新维度，包括美学、伦理学、生物化学、艺术和其他必须改变、进化的东西，人类灵魂也终于得以充分反映。

野蛮人，这是我们给予他们的称呼，但是在同时我们又怯懦地紧抓住自己的环网不放，就像当年的西哥特人^[146]蜷缩在罗马逝去的辉煌中，宣布自己是文明人一样。

十个标准月之内，我就把我最大的秘密告诉了他们，而他们也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了我。我尽自己所能极为详尽地解释了悦石的人为他们制

定了什么样的计划，要将他们灭绝人世。我告诉他们环网科学家们对光阴冢的异常知之甚少，也告诉他们技术内核对海伯利安难以名状的惧怕。我详细描述说如果他们不惧危险企图占领海伯利安，就等于中了圈套，军部会倾巢出动，来到海伯利安星系，将他们歼灭干净。我将我所知道的一切和盘托出，并再次等待着死亡。

他们并没有杀我，反而告诉了我一些事。他们给我看了拦截到的超光信息、密光记录，还有他们四个半世纪以前从旧地星系逃出来时带走的一些记录。他们给我看的東西骇人且简单。

三八年的天大之误并不是个错误。旧地的死亡是蓄意的，是技术内核的成员和他们在霸主羽翼未丰的政府中的人类同伴策划的阴谋。早在失控的黑洞“意外”被放入旧地心脏部位的几十年前，他们就已经详尽地策划了大流亡的全过程。

环网、全局、人类霸主政权——它们全都是在这个最为邪恶的弑父行为之上建立起来的。现在它们又被一项不动声色精心策划的弑兄政策维系，他们杀戮其余的所有物种，只要对方露出一丁点儿竞争者的苗头。而驱逐者，在星际间自由流浪的唯一人类部族，唯一不受技术内核控制的种群，便是灭绝名单上的下一号人物。

我回到环网。环网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十年。梅伊娜·悦石当上了首席执行官。希莉的叛乱成为了富有浪漫色彩的传奇，成为了霸主历史上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脚注。

我拜见了悦石。我告诉了她驱逐者向我透露的很多消息，但不是全部。我告诉她，他们知道为海伯利安打响的任何战役都是圈套，但是不

管怎么说，他们还是会前来。我告诉她，驱逐者想让我成为海伯利安的领事，这样当战争爆发之时，我就会成为双重间谍。

我没有告诉她，他们已经承诺要给我一项装置，能够打开光阴冢，让伯劳挣开枷锁。

首席执行官悦石和我谈了很久。军部情报特工和我谈论得更为持久，有些谈话甚至持续了好几个月。他们运用技术和药物来确认我说的是真话，确认我没有隐瞒任何信息。驱逐者也很擅长运用技术和药物。我说的确是真话。我只是保留了一些消息没有说出来。

最后，我被任命前往海伯利安。悦石提出要把那颗星球提升到保护体的地位，同时让我担任大使。我拒绝了这两个提议，但是我希望能够保留自己的私人飞船。我是乘坐一艘定期往返的神行舰上任的，而我自己的飞船也在数周之后搭乘一艘来访的火炬舰船抵达。它被留在了一条中继轨道，我随时可以召唤它下来，驾着它离开。

独自一人在海伯利安之时，我等待着。多年过去。我准许我的助手掌管这颗偏地星球，而我自己在西塞罗酒吧花天酒地，等待着。

驱逐者通过私人超光信息和我联络，而我向领事馆告了三周的假，让飞船降落在草之海附近一处与世隔绝之地，然后驾着它与他们的侦察艇在欧特云附近汇合，接走他们的特工——一个名叫安迪尔的女人——和一个技术专家三人小组，降落在笼头山脉的北方，距离光阴冢仅数公里远。

驱逐者没有远距传输器。他们的生命都被花费在星际间的长征上，遥望着环网的生命高速掠过，像是以癫狂速度播放的平面或全息电影。他们为时间而痴迷。技术内核向霸主提供并继续维护远距传输器。人类

科学家和科学小组完全搞不懂远距传输器是如何运作的。驱逐者试图搞清楚，却失败了。但是，他们虽然失败了，却理解了怎样操控时空。

他们弄明白了时间潮汐，也就是环绕墓群的逆熵场。他们不能够制造这种能场，但是可以保护自己不受它的侵害，并且——从理论上——摧毁它们。光阴冢和它们的内在物体将不再逆时间运动。墓群将会“打开”。伯劳将会挣脱它的套索，不再被困在墓群的附近。里面所有的一切都将被释放。

驱逐者相信光阴冢是来自未来的人造之物，而伯劳则是一种用以拯救的武器，正等待着合适的双手将它捕获操控。伯劳教会将这个怪物视作复仇天使；驱逐者将它看作一种人类设计的工具，穿越时间回到过去，从技术内核的魔爪下挽救人类。安迪尔和技术专家此次前来是要进行校正和试验工作。

“你们现在并不会利用它，是吧？”我问。我们正站在叫作狮身人面像的建筑的阴影之下。

“现在不会，”安迪尔说，“要等到侵略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

“但是你说过这项装置要过好几个月才能起作用，”我说，“才能让墓群打开。”

安迪尔点点头。她有双深绿色的眼珠，个子很高，我能够分辨出她拟肤束装上装有动力的外骨骼上的微小细纹。“或许要经过一年甚至更久，”她说，“这项装置会使逆熵场逐渐衰退。但是这项过程一旦触发就再不能撤销。我们现在不会激活它，除非十大理事会已经决定必须要侵略环网。”

“还有疑义么？”我问。

“伦理方面的争论。”安迪尔说。距离我们几米远处，那三名技术专家正在用变色掩布把装置掩盖起来，并围绕它编制密蔽场。“星际战争将会带来上百万的伤亡，乃至上十亿。将伯劳释放入环网将会带来无法预见的结果。讨伐内核是势在必行的，辩论的焦点只在于怎样做才是最好的方法。”

我点点头，看着装置和墓群山谷。“但是一旦它被激活，”我说，“就再也没有退路可走。伯劳将会被释放，而你们也必须赢得这场战争，控制住它，对吗？”

安迪尔脸上浮过一丝笑容：“是这样的。”

我一枪杀死了她——她，然后是那三名技术专家。我将祖母希莉留下的斯坦-津激光器远远地抛向移动沙丘，坐在空空如也的流塑泡沫板条箱上，抽泣了几分钟。然后我走到他们跟前，用其中一名技术专家的通信志进入密蔽场，扔掉了变色掩布，激活了装置。

没有立刻发生什么变化。空气中还是鲜明的冬末光芒。翡翠莹微微地发着光，狮身人面像依然目光涣散地望向地面。耳边只有沙粒吹刮过火山口和尸体之上的声音。仅从驱逐者装置上一颗指示灯的闪烁能判断出它在工作.....已经开始工作了。

我缓缓地走回船上，心里七上八下，一半期待着伯劳的出现，一半又希望它不要出现。我在自己船舰的阳台上坐了一个多小时，凝望着暗影缓覆峡谷，黄沙渐掩远处的尸体。没有伯劳。也没有荆棘树。过了一会儿我在斯坦威钢琴上弹奏了一段《巴赫序曲》，封闭好船舰，然后升上了高空。

我和驱逐舰舰船联系说发生了一起事故。伯劳将其他人都带走了；装置已被预先启动。尽管驱逐舰陷入了困惑和恐慌，却还要向我提供他们的庇护。我拒绝了他们的帮助，掉头飞往环网。驱逐舰没有追我。

我用我自己的超光发射器与悦石取得联系，告诉他驱逐舰特工已经被消灭。我告诉她侵略极有可能发生，圈套还是会像预期的那样收紧。我没有告诉她关于装置的事儿。悦石祝贺了我，并提出让我回到故星。我拒绝了。我告诉她我需要安静，我想一个人独处。我又掉头飞往距离海伯利安星系最近的偏地星球，我知道这趟旅程将会消耗掉余下的时光，直到下次行动开始。

后来，悦石本人发来超光信息，通知我参与朝圣，我得知了驱逐舰在最后的几天里为我安排的角色。驱逐舰，或是内核，或者悦石和她的阴谋，谁将自己看作万物之王已经再也不重要了。事情不再遵从他们主人的意志。

我们所知的这个世界正在走向灭亡，朋友们，不管我们会发生什么事。至于我，我对伯劳并没有任何要求。对于它或者这个宇宙，我没有任何临终遗言。我回来只是因为我必须这么做，因为这是我的命运。我还是个孩子时，就曾独自回到希莉的坟墓，向她发誓，我定会向霸主复仇，打那时起，我就知道我必须这么做。我知道我必须付出怎样的代价，不管是我个人的人生，还是整个历史。

但是判决之日来临时，当你们明白了背叛像名声一样蔓延过整个环网，把整个世界带向毁灭时，我请求你们不要想起我，我的名字甚至不如你们长眠的诗人之魂所说的，声名水上书。请想想旧地莫名的衰亡，想想那些海豚，它们苍灰的血肉在阳光下干裂腐殖，如我从前那样，看看那些无处流浪的移动小岛，它们被毁灭的捕猎地，赤道浅海鳞次栉比

的淌水站台，还有那些岛屿上满载的狂呼雀跃的游客，身上满是紫外线洗剂和大麻烟的味道。

当然更好的是，这种事半点都别去想。像我扔掉开关以后，就这么站着，虽然身为凶手，身为叛徒，但是依然骄傲，双足坚定地屹立在海伯利安游移的沙粒之中，头高昂，拳头挥向天空，大喊道：“你们两家都倒八辈子霉去吧！[\[147\]](#)”

你们知道吗，我记得我祖母的梦。我记得它可能是个怎样的梦。

我怀念希莉。

“你是间谍吗？”霍伊特神父问，“驱逐者派来的间谍？”

领事擦擦脸颊，没有说话。他看上去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了。

“对啊，”马丁·塞利纳斯说，“我被选中进行这次朝圣的时候，首席执行官悦石提醒过我。她说我们中有个间谍。”

“她告诉了我们所有人。”布劳恩·拉米亚厉声说道。她盯着领事。眼神中带着悲痛。

“我们的朋友是间谍，”索尔·温特伯说，“但不完全是驱逐者的间谍。”他的宝宝醒了。温特伯抱起她，让她安静，不要哭。“他是惊险小说中所谓的双重间谍，在我们这里是三重间谍，一名无限次回归的间谍。说实在的，是名报仇雪恨的间谍。”

领事看着老学者。

“但仍然是间谍，”塞利纳斯说，“间谍是要被处死的，不是吗？”

卡萨德上校手里拿着死亡之杖。并没有朝任何人瞄准。“你是否在和你的飞船联系？”他问领事。

“是的。”

“怎么联系？”

“通过希莉的通信志。它被.....改造过。”

卡萨德微微点头。“那你一直在用飞船的超光发射器和驱逐者联系，是不是？”

“是的。”

“按他们的要求向他们报告朝圣进程？”

“是的。”

“他们有没有回复？”

“没有。”

“我们怎么能相信他？”诗人喊道，“他是个该死的间谍。”

“闭嘴。”卡萨德说道，语气干脆决然。他的目光从没有离开过领事。“你有没有攻击海特·马斯蒂恩？”

“没有，”领事说，“但是那天‘伊戈德拉希尔’烧毁的时候，我知道什么事不对劲。”

“什么意思？”卡萨德说。

领事清清嗓子：“我和圣徒的巨树之音打过交道。他们和巨树之舰几乎有着心灵感应的联系。但是那天马斯蒂恩的反应太平静了。要么他不是他口中所说的他，要么他早就知道，巨树之舰注定要被毁灭，已经事先和它切断了联系。那天我在站岗时，我到下面去看过他。他已经不见了。船舱就跟我们发现时的一模一样，除了一点，那就是，莫比斯立方体处于中性状态了。尔格可能会逃掉。我把它封牢了，然后回到了甲板上。”

“你有没有伤害海特·马斯蒂恩？”卡萨德再次问道。

“没有。”

“我再说一遍，我们他妈的为什么要相信你？”塞利纳斯说。诗人正在喝苏格兰威士忌，那是他带着的最后一瓶酒了。

领事看着酒瓶，回答道：“你不必相信我。这无关紧要。”

卡萨德上校的长手指无所事事地敲击着死亡之杖那暗淡的外壳。“现在，你对你的超光通信联系有何打算？”

领事疲惫地吸了口气：“等光阴冢打开时再报告。如果那时我还活着的话。”

布劳恩·拉米亚指着古旧的通信志：“我们可以把它毁了。”

领事耸耸肩。

“那东西有用处，”上校说，“我们可以用它窃听军事和民间的自由

通信信息。如果需要的话，我们还能用它召唤领事的飞船。”

“不！”领事喊道。这是许多时间以来，他第一次显示出情感。“我们现在不能回去。”

“我相信，我们都没打算回去。”卡萨德上校说。他左右四顾，看着一张张苍白的脸。一时半会儿没人说话。

“我们必须作出决定。”索尔·温特伯说。他晃着宝宝，朝领事的方方向点头。

马丁·塞利纳斯的前额靠在苏格兰威士忌空瓶子的瓶口。他抬起头。“叛国是死罪，”他咯咯地笑道，“几小时后，我们反正是都要死了。为什么不执行我们最后的死刑呢？”

霍伊特神父表情扭曲，一阵痛苦的痉挛攫住了他。他颤抖的手指碰触着皴裂的嘴唇：“我们不是法庭。”

“怎么不是？”卡萨德说，“我们就是。”

领事挺直双腿，前臂搁在膝盖上，手指依偎。“那就裁决吧。”语气中毫无感情。

布劳恩·拉米亚早已拿出她父亲的自动手枪，现在她把它放在了边上的地板上。目光从领事转而投向卡萨德。“我们是在讨论叛国罪吗？”她说，“叛什么国？我们这些人，除了领事，没有一个是确切的第一公民。我们大家都被无法控制的力量粗暴对待了。”

索尔·温特伯直接对领事说：“你忽略了一点，我的朋友，梅伊娜·悦石和内核中的成员选中了你去和驱逐者联系，他们很清楚你会做

什么。也许他们没有料到驱逐者有办法打开光阴冢——虽然人们从来搞不清内核的人工智能是怎么想的，但是他们肯定知道，你会攻击两个阵营，因为这两方都伤害了你的家庭。这是某种奇异计划的一部分。你不再是属于你自己意志的工具了，就跟——”他举起自己的小孩，“——这孩子一样。”

领事看上去迷糊了。他想要说话，然而摇摇头作罢。

“可能吧，”费德曼·卡萨德上校说，“但是不管他们怎样摆布我们，把我们当成他们手下的卒子，我们必须自己作出选择。”他抬起头，朝墙壁看了一眼，从远处太空战那里，传来一阵阵光的闪烁，将白墙染成血红之色。“因为这场战争，成千上万的人会死于非命。也许有数百万。如果驱逐者或者伯劳得以自由出入环网的远传系统，那么，上百个世界上，数亿生命将危在旦夕。”

领事注视着卡萨德，后者已经拿起了死亡之杖。

“对我们来说，死亡近在眼前，”卡萨德说，“伯劳绝不留情。”

没人吭声。领事似乎正凝望着远处的什么东西。

卡萨德按了死亡之杖的安全键，然后把杖别回到腰带上。“我们已经走了这么远了，”他说，“大家一起走完剩下的旅程吧。”

布劳恩·拉米亚放好她父亲的手枪，站起身，越过一小段距离，跪在领事身边，伸出手臂，抱住了他。领事被这行为吓了一跳，他抬起一只手。光线在他们身后的墙上舞动。

过了片刻，索尔·温特伯走了过来，一只手围住了他俩的肩膀，抱住了他们。由于突如其来的温暖身体的靠近，小孩愉快地扭动着。领事

闻到她身上的爽身粉和初生婴儿的气息。

“我错了，”领事说，“我会向伯劳提出一个要求的。我会帮她提的。”他轻轻地碰了碰瑞秋小脑袋的下巴，那小下巴弯进了小脖子里。

马丁·塞利纳斯突然朗声大笑，接着又哭泣起来。“我们最后的要求，”他说，“缪斯会答应请求吗？我没有请求。我只希望完成我的《诗篇》。”

霍伊特神父朝诗人转身看去：“那东西有那么重要吗？”

“哦，是啊，是啊，当然啦，是啊。”塞利纳斯气喘吁吁地说道。他放下空空如也的苏格兰威士忌的杯子，手伸进包里，拿出一把稿纸，高高举起，似乎要展示给大家看，“你们想要读读吗？你们想我读给你们听听吗？啊，又思如泉涌了。读读以前的那段。读读我在三个世纪前写的《诗篇》，我从没发表过的《诗篇》。都在这儿了。我们都在这儿了。我的名字，你们的，这次旅行。你们难道没看见……我不是在创造诗，而是在创造未来！”他扔下稿纸，举起空瓶子，皱皱眉头，就像圣杯一般举着它。“我是在创造未来，”他埋头重复着，“但是需要改变的，是过去。是一个瞬间。是一个决定。”

马丁·塞利纳斯抬起头。他的眼睛通红：“这个明天将要杀死我们的东西——我的缪斯，我们的创造者，我们的毁灭者——它在逆着时光旅行。啊，随它去吧。这次，随它带走我，抛下比利一个人。随它带走我，随这首诗在那中止，永远未完待续。”瓶子举得更高了，他闭上眼睛，将它扔到远处的墙上。玻璃碎片反射着静寂爆炸的橙光。

卡萨德上校走了过来，长长的手指放在了诗人的肩膀上。

在几秒钟内，房间似乎由于简单的互相接触而变暖了。雷纳·霍伊特神父正靠在墙上，现在他也走了过来，举起右手，拇指和小指相碰，另三指竖立，这动作包括了他自己，也包括了他身前的这些人，他轻声说道：“吾赦免汝。”[\[148\]](#)

凛冽寒风刮擦着外墙，呼啸着吹过笕嘴，吹过阳台。一亿公里外的战场上的光线将这群人浸没在血色之中。

卡萨德上校走到门口。大伙分开了。

“大家睡个觉吧。”布劳恩·拉米亚说。

之后，领事独自坐在铺盖里，倾听着寒风的尖叫怒号，他的脸枕在背包上，把毯子拉上来盖着身体。许多年来，他都不曾像今晚这样。今晚，他倒头便进入了梦乡。

领事握紧的拳头支着脸颊，闭上眼睛，睡着了。

尾 声

领事醒来时，巴拉莱卡琴的声音悠扬飘来，起初，他还以为那是梦境中的暗流。

他坐起身，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于是裹着毯子走了出去，来到长长的阳台上。还没有破晓，天空仍然燃烧着战场的火光。

“不好意思。”雷纳·霍伊特说，从他的乐器上抬起头。神父蜷缩在他的披风下。

“不要紧，”领事说，“我差不多要醒了。”这是真的。他记不起什么时候睡过这么舒服的觉了。“请继续。”他说。那些音符尖利清晰，但是由于风的咆哮，几乎听不见。霍伊特似乎正和高山峻岭上的寒风一起弹奏着二重奏。领事几乎无法听清楚。

布劳恩·拉米亚和卡萨德上校走了出来。一分钟后，索尔·温特伯也来到了他们中间。瑞秋在他的臂膀中扭动，向夜空探去，似乎她能抓住那里的明亮之花。

霍伊特弹奏着。破晓前的那一小时里，寒风越来越猛烈，笕嘴和峭壁也开始演奏，它们就像要塞中冰冷巴松管的簧片。

马丁·塞利纳斯出现了，抱着他的头。“别他妈的尊敬宿醉之人，”他说，靠在宽阔的栏杆上，“如果我从这么高的地方吐下去，吐出来的东西要花半小时才能着地呢。”

霍伊特神父仍旧埋着头。他的手指飞速拨弄着那小小乐器的琴弦。西北风越刮越猛，也越来越冷，巴拉莱卡琴演奏着与之对应的声部，它的音调激扬而活泼。领事和其他人蜷缩在毯子和披风中，微风变成了洪流，那无名的音乐亦步亦趋。这是领事曾经听到过的最古怪，也最优美的交响曲。

寒风涌动，咆哮，减弱，最后平息了。此时，霍伊特也结束了曲子。

布劳恩·拉米亚左右四顾：“差不多要出太阳了。”

“再等一小时。”卡萨德上校说。

拉米亚耸耸肩：“为什么要等？”

“对啊，为什么？”索尔·温特伯说。他朝东面望去，日出的唯一迹象是东面星群的微弱栅栏。“看上去今天是个大晴天。”

“开始准备吧，”霍伊特说，“我们还需要行李吗？”

大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不，我想不需要了，”领事说，“上校带着通信志和超光通信仪，你们带好你们拜谒伯劳的必需品。其余的东西留在这儿。”

“好吧，”布劳恩·拉米亚说，在黑漆漆的门口停下脚步，向其余人

摆摆手，“快行动吧。”

要塞东北有个入口，通向下面的荒野，朝下共有六百六十一级台阶。没有栏杆。这群人小心翼翼地往下爬，在不太明亮的光线下，谨慎地走着路。

他们终于爬到了谷底，现在回过头，向上头的岩石露头望去。时间要塞看上去就像山脉的一部分，它的阳台和外部楼梯仅仅是从岩石上凿刻而出。偶尔的，明亮的爆炸会点亮一扇窗，或者投下一只笕嘴的影子，但是仅此而已，要塞仿佛已经在他们身后消失了。

他们穿行在要塞底下的低矮山丘中，走在草地上，躲避着尖利的灌木丛伸展出的尖爪般的棘刺。十分钟后，他们便来到了沙地上，现在正往低矮的沙丘下爬，朝山谷前进。

布劳恩·拉米亚一马当先。她穿着一身材质极好的斗篷，一件红色丝绸衣，上面带着黑色边饰。她的通信志在她的手腕上闪现。卡萨德上校紧随其后。他全副武装，军装的迷彩聚合体还没有激活，所以看上去又亚光又黑，甚至把上面的光都吸收了。卡萨德拿着一把一级军部突击步枪。护目镜就像黑镜子一般发着微光。

霍伊特穿着黑披风，一袭黑衣，戴着神父领。巴拉莱卡琴轻轻抱在怀里，就像抱着一个小孩。他继续小心翼翼地挪着脚步，似乎每一步都带来痛苦。领事跟在后面，他穿着他外交官最好的硬挺上衣、正式的黑裤、马甲、天鹅绒斗篷，以及金黄的三角帽，就是第一天在巨树之舰上戴过的那顶。他不得不紧紧抓着帽子，以防被风吹走，现在风又吹了起来，卷起沙粒扑向他的脸，在沙丘顶部滑行，就像一条大毒蛇。马丁·塞利纳斯紧紧跟在后面，他穿着他那风吹波纹起的毛大衣。

索尔·温特伯殿后。瑞秋待在婴儿筐中，靠在斗篷和大衣下面，依偎在她父亲的胸口。温特伯正对着她低声唱着一首小调，调子迷失在了微风中。

四十分钟后，他们来到了死寂之城。大理石和花岗岩在紫罗兰的光线下微微闪光。身后的山峰也在发光，从山侧无法辨别出要塞。这群人穿过沙谷，爬上低矮的沙丘，然后，突然之间，光阴冢山谷的前端第一次映入眼帘。领事可以辨认出狮身人面像展开的两翼，以及翡翠色的闪光。

远远的身后，传来隆隆声和撞击声，领事转过身，面露惊色，心猛烈跳动。

“开始了么？”拉米亚问，“轰炸？”

“不，瞧。”卡萨德说。他指着山峰上的一个点，那里，黑色隐没了群星。闪电沿着假水平线爆裂开来，照亮了冰原，照亮了冰河。“只是暴风雪。”

他们继续他们的艰苦跋涉，横越朱红之沙。领事觉得自己非常紧张，他很害怕看见光阴冢附近，或者在山谷头上，出现那个身影。他确信无疑，有东西正在那里等他们……就是它，在等。

“瞧那儿。”布劳恩·拉米亚说。她的低声言语几乎淹没在风声里。

光阴冢正在闪烁。起初领事还以为那是来自头顶的光的反射，但那不是。每个光阴冢都在闪烁不同的色彩，现在，每一个都非常清楚地展现在眼前，那光很亮，光阴冢在漆黑的山谷中逐渐模糊。空气中带着臭氧味。

“这是常有的现象吗？”霍伊特神父问，声音有气无力。

领事摇摇头：“我从没听说过。”

“瑞秋来这研究光阴冢的时候，也从没说过这种现象。”索尔·温特伯说。他开始小声哼着曲子，这群人再次开始沿着流沙前进。

他们在山谷前端停下脚步。软软的沙丘让路给洼地中的岩石和黑漆漆的影子，而洼地则通向一闪一闪的光阴冢。没人在前开路。没人说话。领事感到自己的心脏疯狂地在肋骨下跳动。山谷下面的东西，他害怕，他知晓，但比这更糟的是黑暗的灵魂，这些幽灵似乎正顶着风，向他袭来，让他战栗，让他产生撒腿就跑的冲动，尖叫着跑回他们来时的山丘。

领事转身看着索尔·温特伯：“你在对瑞秋唱什么曲子呢？”

学者挤出一丝笑容，搔着他短短的胡子：“这曲子来自一部古老的平面电影。大流亡前的电影。见鬼，是一切之前。”

“唱给我们听听。”布劳恩·拉米亚说，她明白领事在做什么了，她的脸色也惨白惨白的。

温特伯开始唱，他的声音很微弱，起初几乎听不见。但是那曲子铿锵有力，而且奇怪的是，非常吸引人。霍伊特神父拿起巴拉莱卡琴，开始和着曲子弹奏，音符中充满了信心。

布劳恩·拉米亚大笑了起来。马丁·塞利纳斯满怀敬畏地说：“我的天，我以前小时候唱过这首歌。这歌可真是古老啊。”

“可谁是魔法师^[149]？”卡萨德上校问，他的声音在他的头盔中闷声

作响，很奇怪，此时此刻这倒显得有趣得紧。

“奥兹又是什么？”拉米亚问。

“到底是谁要去见魔法师？”领事问，他感觉到他内心的黑色恐慌消退了，虽然只是消退了很小的一点点。

索尔·温特伯顿了顿，打算回答他们的问题，把这个平面电影的情节跟大家讲讲，这电影已经化为尘土好几个世纪了。

“没关系，”布劳恩·拉米亚说，“你稍后可以跟我们说。快，再唱一遍。”

在他们身后，黑暗吞噬了群山，风暴向下扫荡，越过荒野，向他们奔腾而来。天空继续发出血红之光，但是现在，虽然其他地方依旧漆黑一片，但东方的地平线微微泛起了鱼肚白。死寂之城在他们左边发着光，就像岩石皓齿。

布劳恩·拉米亚再次领头。索尔·温特伯的歌声更为嘹亮了，瑞秋愉快地扭动着身子。雷纳·霍伊特“哗”的一声甩掉他的披风，以便更方便地弹奏巴拉莱卡琴。马丁·塞利纳斯拿起一只空瓶子，扔向远远的沙地里，他也开始一起唱，令人惊讶的是，他那低沉的声音既有力又好听，完全将风声压了下去。

费德曼·卡萨德拉起护目镜，扛起武器，也加入了合唱队。领事也开口歌唱，他想了想那荒谬的歌词，朗声大笑，再次唱了起来。

就在黑暗涌现的地方，他们的足迹也变宽了。领事走到右边，卡萨德跟他并排走着，索尔·温特伯卡到他俩之间，就这样，他们不再是一列纵队，六个人现在是在并肩前行。布劳恩·拉米亚握住塞利纳斯的

手，另一边握住了索尔的手。

他们仍旧高声歌唱，不再回头，大步大步地向前进，一路向下，迈进了山谷。

H Y P E R I O N

与《银河帝国》并称为科幻文学史上不可逾越的两座高峰

海伯利安

[美] 丹·西蒙斯 著

DAN SIMMONS

潘振华 李懿 官善明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后续故事请见《海伯利安的陨落》

[1] 鲸逝中心：作者虚构出来的一颗行星，环绕鲸鱼座T星运行。

[2] 伊戈德拉希尔（Yggdrasill）：北欧神话中的一棵巨树。

[3] 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 1813-1883）：德国歌剧家、作曲家。《女武神之骑》是其巨作《尼伯龙根的指环》的第三部《女武神》第三幕的序曲。女武神是指瓦尔基里，北欧神话中奥丁神的女仆，她引导阵亡者的灵魂到瓦尔哈拉殿堂。

[4] 1950年荷兰天文学家欧特通过统计分析，认为距太阳10万~30万天文单位的球体般空间区域中有大量的原始彗星，他称此区域为原彗星云区，又被称为欧特云。到目前为止这还是一个假说。

[5] 以上诗句出自约翰·济慈的《海伯利安的殒落：一场梦》第一篇章。其中“勿有死亡”原为“应有死亡”。希布莉是古代小亚细亚地区所崇拜的大地女神，等同于希腊神话中的瑞亚。本系列四本书中的诗歌译文如无在注释中特别指明出处，皆为译者潘振华的译作。

[6] 克洛维斯尖器：是指大约公元前12000至公元前9000年，在北美洲的史前人类以玉髓或黑曜石制成的锋利且有凹槽的投掷用尖器。

[7] 约翰·缪尔（John Muir, 1838-1914）：被誉为美国“国家公园之父”，是美国最著名、最具影响力的自然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

[8] 这首诗出自爱尔兰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的《德尔菲神谕的消息》。

[9] 拜占庭的一位将军被判死刑时，接受了一项挑战，如果他可以在这一年内教会马说话，就可以免去死刑。他解释说：“一年内，皇帝

可能会死。我可能会死。不过我也可能教会马说话。”

[10] 白噪声是指在较宽的频率范围内，各等带宽的频带所含的噪声能量相等的噪声。可以用来帮助睡眠。

[11] 这是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总楔子”的最后六行。原著由此引出第一个故事：“骑士的故事”。

[12] 佩森：拉丁语“和平”的意思。

[13] 皮埃尔·忒亚·德·夏丹（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1881-1955），中文名德日进，法国神学家，也是地质学家和生物学家。他既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神父，又是进化论的积极拥护者，致力于将科学与神学调和在一起。他还是北京猿人的发现者之一，著有《人的现象》等书。

[14] 作者杜撰的九个迷宫星球之一，沙漠化的监狱星球。

[15] 沙克尔顿（Shackleton, 1874-1922），英国探险家，曾三次探险南极，写有《南极之心》一书。

[16] 圣子是上帝的独生子耶稣。耶稣曾多次自称人子，表示他虽是神的儿子，也是人的儿子；有神性，也有人性。

[17] 蒙席：教皇赐封给那些德高望重的神职人员的荣誉头衔。

[18] 忒亚在《人的现象》中描述了宇宙的进化，他认为进化不仅仅是生物学的问题，整个宇宙是一个整体，而且是一个正在进化的有机体，最终将抵达一个“欧米伽点”，此时所有的人格意识将化作一个整体，成为上帝，基督将第二次降临。

[19] 终傅（Extreme Unction）：在基督教徒临终时，由神父用经过主教祝圣过的橄榄油，抹在病人的耳、目、口、鼻、手、足，并念一段祈祷经文，认为这样可赦免受敷者一生的罪过，安心去见上帝。

[20] 这一段是杜雷在烧得意识不清的状态下写的，原文如此。

[21] 这句话出自弥撒中的《羔羊经》。神的羔羊是指耶稣。

[22] 原文是拉丁文。

[23] 麦加（Mecca）：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诞生地，伊斯兰教最神圣之地。

[24] 哈米吉多顿（Armageddon）：圣经中预言的一场世界末日的战争。

[25] 塔克说的是土语，口音和普通话有区别。

[26] 水手峡谷（Mariner Valley）：火星赤道绵延四千公里长的巨大峡谷与凹陷。由“水手九号”太空船所发现。

[27] 脉塞：微波量子放大器的俗名。

[28] 单坡屋：只有一个斜面屋顶的房屋。

[29] 珀罗普斯：雅典神话人物坦塔罗斯的儿子，创办了闻名于世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文中是作者杜撰的某种生物。

[30] 原文是法语。

[31] 贝尔尼尼（Bernini, 1598-1680）：意大利雕塑家和建筑家，

巴洛克风格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32] 加利利（Galilee）：以色列北部的一个地区。圣经中多次提到耶稣在此地传教。

[33] 这里没有标点，原文如此。

[34] 《玫瑰经》：正式名称为《圣母圣咏》，于15世纪由教会正式颁布，是天主教信徒用于歌颂圣母马利亚的一种敬礼，是一种编排好了的经文。

[35] 索美尺度：表示一个星球对原人类来说的可居住程度。

[36] 恒星光谱分类法根据光谱中谱线的相对强度来对恒星进行系统分类，大多直接反映了恒星表面温度。按温度下降次序，光谱依次为：O、B、A、F、G、K、M七大类，极少数分属于R、N、S等光谱型。我们的太阳是一颗G型星。

[37] 托钵僧：他们的宗教活动包括大声地号叫，快速地旋转以令人进入昏眩、神秘的状态。

[38] 博施（Bosch，1450？-1516）：荷兰画家，其大量的宗教作品以揉入造型怪诞又富于想象力的怪物而独树一帜。

[39] 延时拍摄：在拍摄植物生长等自然缓慢过程中的间歇拍摄，以便在连续放映时可以看到这一过程的加速图像的照相技术。

[40] 皮氏培养皿：一种带宽松盖子的浅圆盘，用来培养细菌或其他微生物。

[41] 内啡肽：指将麻醉传感器联结在一起的任一肽激素群，主要存在大脑中，可缓解痛感并影响情绪。

[42] 此为天主教《悔罪经》的祷词。杜雷神父在此更动了几个地方。

[43] 原文是法语。

[44] 超驰装置：用于抵消自动控制的装置或系统。

[45] 指耶稣被罗马的犹太总督彼拉多抓住，并被兵丁钉死在十字架上。

[46] 塞利纳斯的两句话出自《哈姆雷特》第五幕。原话出自哈姆雷特，他是在评论约利克的骷髅头，也就是国王的弄臣。赫兄是指赫瑞修，哈姆雷特的密友。

[47] 以上诗句出自约翰·济慈的《海伯利安》开篇的诗句。此处描写的是泰坦神萨土恩失去了自己的力量。此处译文选用的是屠岸的版本。

[48] 埃舍尔（Escher, 1898-1972）：荷兰艺术家，他的石板画和木刻画描绘了想象中的变形、不规则的以及在建筑上不可能实现的几何形状。

[49] 瀉湖：被沙滩或珊瑚礁从外海隔离而形成的咸水湖。

[50] 这句话出自莎士比亚的《麦克白》第一幕第七场，是麦克白的独白中的一句。

[51] 勒纳（Lerner，1918-1986）：美国剧本作家和歌词作者。洛威（Loewe，1901-1988）：奥地利作曲家。两人一起创作了许多部音乐喜剧。包括《窈窕淑女》等。

[52] 尼尔·西蒙（Neil Simon，1927-）：美国剧作家。

[53] 阿金库尔（Agincourt）：法国北部阿拉斯西北偏西的一个村庄。1415年10月25日，英王亨利五世在此重创兵力远胜于己的法军。

[54] 加莱港（Calais）：法国北部的一座城市，位于多佛海峡同英格兰多佛相对。该城于1347年落入英国人手中，后又于1558年在被包围了11个月之后被法国人夺回。

[55] 索姆河（Somme）：法国北部河流。发源于埃纳省，最后注入英吉利海峡。

[56] 油炸面团：步兵的别名，这些士兵的衣服扣子大得如同油炸面团，所以得此名。后面都是一些称呼士兵的俚语。

[57] 塔尔锡斯（Tharsis）：火星上巨大的火山高地。位于火星赤道，水手峡谷的西端。

[58] 葛底斯堡（Gettysburg）：南北战争期间的决定性战役地点。

[59] 博罗迪诺（Borodino）：1812年9月7日，法俄在莫斯科以西124公里博罗迪诺村激战。双方均损失惨重，但法军企图全歼俄军主力的计划破产。

[60] 希腊盆地（Hellas Basin）：火星南半球直径两千多公里的冲击环形山。

[61] 西蒙风（simoon）：一种沙漠里的狂风。

[62] 谷神星（Ceres）：人类发现的第一颗小行星，其轨道在火星和土星之间。

[63] 布雷西亚是意大利北部城市。在地理上划分，也属于中欧。

[64] 天文单位AU，1AU等于149,597,870,700米，大约是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

[65] 贝奥武夫：盎格鲁-撒克逊古史诗《贝奥武夫》中的一名传奇英雄。杀死妖怪格伦德尔及妖怪的母亲，成为耶特的国王，死于与一条龙的争斗中。

[66] 格伦德尔：《贝奥武夫》中被贝奥武夫杀死的为该隐后代的雄性巨怪。

[67] 舰舰飞行器：在舰船之间起落的飞行器，不会着陆在地面。

[68] 尼莫瑟尼（Mnemosyne）：希腊神话中的记忆女神。

[69] 超环状体：形状类似超环面的物体。超环面由封闭曲线绕其所在平面某一轴旋转而生成的平面，这些旋转线都互不交叉或包含。

[70] 圣拉埃和乌古蒙都是滑铁卢战役中的地名，惠灵顿指挥下的英军据点。

[71] 纳雅得（Naiad）：希腊神话中，住在河川、泉水和池塘中的水泉女神。

[72] 胡鲁斯加王（Hrothgar）：盎格鲁-撒克逊古史诗《贝奥武夫》

中的丹族王。

[73] 色帝（Satyr）：希腊神话中，一个被描绘成具有人形却有山羊尖耳、腿和短角的森林之神，性喜无节制地寻欢作乐。或译作萨蒂。

[74] 马克·吐温所著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中的人物。小男孩哈克是故事主人公，他受不了继父的虐待，离家投奔姨妈，途中认识了一个逃命的黑人奴隶吉姆。

[75] 原本的俗语应为“嘴里含着把银汤匙出生”，意指出生富豪之家。

[76] 盖亚（Gaia）：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此处指地球。

[77] 埃里伯斯山：南极洲罗斯岛上的火山，海拔3796.6米。

[78] 巴尔萨泽（Balthazar）：在《圣经·新约》中，三个来自东方的智者之一，他在伯利恒之星的指引下，给婴儿耶稣送礼物。

[79] 奥维德（Ovid）：罗马诗人，以其对爱的研究，尤其是《爱的艺术》和《变形记》而闻名。后两者为作者丹·西蒙斯虚构出来的诗人。

[80] 本杰明·海登（Benjamin Haydon, 1786-1846）：英国画家与作家，曾为济慈画肖像画。

[81] 兰姆（Charles Lamb, 1775-1834）：英国评论家和散文家，与济慈有过来往。

[82] 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 1874-1963）：美国诗人。

而前者布列维是本书作者虚构的人物。

[83] 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英国诗人。

[84] 指“五月花”号英国船。1620年9月6日，该船载有包括男、女及儿童在内的102名清教徒，由英国普利茅斯出发，在北美建立了第一块殖民地。

[85] 威廉·加斯（William Gass, 1924-）：美国后现代派作家，他首次提出“元小说”的概念。在创作理论和实践手法上他强调小说的虚构性，重视文学作品中文字意义的变化，热衷玩语言游戏。

[86]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英国哲学家、数学家、社会评论家和作家。他对于符号逻辑、逻辑实证论和数学的公理体系的发展有很深的影响。1950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87] 康德哲学将世界划分为显象与物自身，我们只能认识事物的显象，即事物对我们的显现，而非物自身。

[88] 也就是萤火虫。

[89] 尼安德特人：旧石器时代广布于欧洲的猿人。

[90] 杰克·万斯（Jack Vance）1950年的同名科幻小说。

[91] 古腾堡（Gutenberg, 1400-1468）：德国人，活版印刷发明人。

[92] 《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1678年英国作家约翰·班扬（John Bunyan）的作品。描述了基督徒们从毁灭城到天堂城路途的讽刺性寓言故事。

[93] 语出保尔·瓦雷里（Paul Valery, 1871-1945），法国象征派大师，法兰西学院院士。他的诗耽于哲理，倾向于内心真实，追求形式的完美。这句话他的原话是：诗永远无法完成，只有抛弃。

[94] 腥红复仇者：美国“DC漫画”创造出来的漫画人物。

[95] 查尔斯·劳顿（Charles Laughton, 1899-1962）：英国演员。其表演异常丰富多彩，各种类型的角色和各种经历的人生他都能演得得心应手。特别是他那副娃娃脸臃肿又稚气，说变就变，忽阴忽阳，能将角色复杂的内心活动揭示无遗，被称为“千面人”。

[96] 北落师门（Fomalhaut）：南鱼座中最亮的一颗星，距地球24光年。

[97] 此处指土卫七，它的名字也叫“海伯利安”。

[98] 电影《惑星历险》（Forbidden Planet, 1956）中的人物和怪物。

[99] 柯南·道尔在《最后一案》中，让他笔下的福尔摩斯与他的死敌詹姆斯·莫里亚蒂教授在莱辛巴赫瀑布决斗，最后双双跌入深渊。

[100] 出自《约翰福音》8:11。

[101] 原文是西班牙语。

[102] 米凯尔（Michael）：《圣经·旧约》中犹太人的守护天使长。《新约》则称他为救世主，捕拿并囚禁撒旦。

[103] 摩罗尼（Moroni）：古代预言家，据信在公元5世纪将其父摩

门编写的美洲圣史掩埋在纽约帕尔迈拉附近，后来他以天使的形象出现在约瑟夫·史密斯面前，将其引导至该掩埋地。史密斯由此创造了摩门圣教，即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

[104] 狰狞持镰收割者：将死亡拟人化为披着斗篷的男人或是手持长柄大镰刀的骷髅头，系死神形象。

[105] 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苏格兰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他主张人只能相信通过自己亲身观察所得到的知识。他的哲学是近代欧洲哲学史上第一个“不可知论”的哲学体系。

[106] 威尔斯的《时间机器》中，时间机器带亚历山大教授跨越了一个冰河世纪。在那里的都是熬过浩劫存活下来后生命力异常顽强的人类。其中的一些变成了和平、友好、温和有礼貌的伊洛人，而另外的一些则演化成了生性残暴、近乎于怪兽的莫洛克人。

[107] 拉奥孔（Laocoon）：特洛伊的太阳神祭师，因警告特洛伊人不要中木马计而连同其两个儿子一起被两条海蟒杀死。

[108] 这段诗文，和下段诗文，都出自济慈的诗作《海伯利安的陨落：一场梦》，作者在原基础上略有改动。

[109] 客西马尼（Gethsemane）：《新约》中，耶路撒冷以东在橄榄山脚下的一座花园。它是耶稣被出卖并罹难的地方。

[110] 莫比斯（Möbius）：由德国数学家莫比斯发现。一长条的纸扭半转，圈一个圆圈，再把两端相粘，就成了莫比斯环。

[111] 节选自济慈的诗作《诗人在哪儿？告诉他！告诉他。》

[112] 节选自济慈的《希腊古瓮颂》。此处选用查良铮译本。

[113] 碧翠丝（Beatrice）：但丁所著的《神曲》中的人物，她引领但丁走出炼狱，进入天堂。碧翠丝在现实中确有其人，也正是但丁《神曲》的灵感来源。

[114] 伯特利(Beth-el)：《圣经·创世纪》中，雅各遇见神的地方。

[115] 图坦卡蒙（Tutankhamen）：公元前1300年左右死去的埃及第十八王朝少年幼王。他的陵墓于1922年被霍华德·卡特发现时几乎完好无损。

[116] 基奥普斯（Cheops）：即埃及第四王朝第二代国王胡夫，因下令建造吉萨的大金字塔而著名。

[117] 玛土撒拉（Methuselah）：圣经中有名的高寿族长，据说活了969岁。

[118] 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也称早老性痴呆，是一种神经系统的进行性退行性疾病，临床上表现为智力水平的逐渐削弱及记忆的逐渐丧失。

[119] 硬数据：由实际测量所得到的数字和图像，与“软数据”不同，不包含估计出来的数据。

[120] 鹿野苑（Sarnath）：古印度四大佛教圣地之一，传说是释迦牟尼初转法轮的地方，也就是他初次向弟子讲经布道之处。

[121] 克尔恺郭尔（Kierkegaard, 1813-1855）：丹麦基督教思想家。存在主义的先驱。著有《非此即彼：生活中的一个片断》等。

[122] 圆顶小帽 (yarmulke)：犹太男子在祷告、吃饭、学习时所戴的帽子。

[123] 拉比 (Rabbi)：是指犹太人中有学问的学者，是老师，也是智者的象征，在宗教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许多犹太教仪式中的主持。

[124] 《红头发安妮》 (Anne of Green Gables)：加拿大作家蒙哥马利所著儿童小说，也译作《绿山墙的安妮》。

[125] 人格神：乌西诺认为，人类神祇观的演变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瞬间神”“功能神”和“人格神”。人格神，意即这个神关心人，这个神自己也具人格，并且以人为中心。

[126] 肝斑：皮肤上局部的褐色良性斑块，老年人或皮肤因日照受损的人常会出现。

[127] 哥连 (Golem)：希伯来传说中有生命的假人，指一个被赋予生命的魔像。早期的故事中，哥连往往是一个完美的仆人，唯一的缺点是在执行主人的指令时，过于死板或机械化。后来哥连被赋予了保护被迫害的犹太人的使命，但仍然是一副吓人的面孔。

[128] 节选自叶芝的《为我女儿的祈祷》。此处选用傅浩译本。

[129] “乔尼”是“约翰”这个名字的昵称。一般亲密的朋友间才会这样称呼。

[130] 恐旷症 (Agoraphobia)：也叫陌生环境恐怖，对公开或公共场合不正常的恐惧。

[131] 末睇 (Madhya)：印度语中“中央”的意思。

[132] 楠达德维（Nanda Devi）：喜马拉雅山脉一座山峰的名字，位于印度北部。

[133] 原文是法语。

[134] 乔治·奥威尔的科幻小说《1984》中，大洋国由一个独裁者“老大哥”统治。他采取全面的监控，每个人都变得毫无隐私可言。

[135] 乔尼之所以说拉米亚让他想起芬妮，其中一个原因是济慈的这位未婚妻全名叫芬妮·布劳恩。

[136] 济慈有一首诗就叫《拉米亚》。诗中的拉米亚是名女妖。

[137] 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 1894-1964）：美国数学家，建立了控制论这一领域。

[138] 节选自济慈的《海伯利安的陨落：一场梦》。这是一开始的几段。

[139] 威勒姆·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 1904-1997）：美国画家。

[140] 乔治·恰普曼（George Chapman, 1559-1634）：英国诗人，戏剧家，翻译家。他译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气魄宏大，是很大的成功。济慈读后写下了《初读恰普曼译荷马史诗》这首诗。

[141] 这首诗是济慈写给芬妮的，名为《“白天消逝了，甜蜜的一切已失去！”》。此处选用屠岸译本。

[142] 这首诗也是济慈写给芬妮的，名为《生命之手》。

[143] 笕嘴：建在屋顶上或墙上之怪兽形装饰，以滴落雨水用。

[144] 原文出自《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三幕第五场，罗密欧与朱丽叶相见，罗密欧欲离去时，朱丽叶对他说的话。

[145] 托鹰：托马斯鹰的简称。

[146] 西哥特人（Visigoths）：原居罗马帝国东北部，四世纪下半叶，因受到来自中亚的匈奴人的威胁，开始向西迁徙。公元378年安德里诺堡战役，西哥特人打败了罗马帝国的军队，410年西哥特人洗劫罗马城，随后占领了高卢南部阿基坦地区，以图卢兹作为首都，建立了西哥特王国，其疆域包括卢瓦尔河以南的西南高卢和比利牛斯半岛的大片土地。在西哥特人统治下的阿基坦，罗马高卢贵族的地产大多未受损害，他们依然按罗马帝国时的方式生活。

[147] 这句话出自《罗密欧与朱丽叶》。罗密欧的朋友茂丘西奥替罗密欧接受提伯尔特的挑战，被其刺死。茂丘西奥临死时，出于对蒙太古和凯普莱特两家的恩怨世仇的失望，诅咒说：“你们两家都倒八辈子霉去吧！”

[148] 原文是拉丁文。

[149] 索尔唱的歌来自《绿野仙踪》中的《我们去见魔法师》。《绿野仙踪》又名《奥兹国历险记》。

THE FALL OF HYPERION

海伯利安的陨落

[美] 丹·西蒙斯 著

DAN SIMMONS

潘振华 李懿 译

Original Title: THE FALL OF HYPERION

Copyright © 1990 by Dan Simmon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rrang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rmonk, New York, USA,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中文版权© 2014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4-438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伯利安的陨落 / (美) 西蒙斯著 ; 潘振华, 李懿

译.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4.9

书名原文: The fall of hyperion

ISBN 978-7-5534-5294-4

I. ①海... II. ①西... ②潘... ③李...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9350号

海伯利安的陨落

作者 [美]西蒙斯

译者 潘振华 李懿

策划编辑 孟汇一 许姗姗

责任编辑 王平 齐琳

策划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开本 890mm x 1270mm 1/32

印张 21.75

字 数 511千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总编办：010—63109462—1104

发行部：021—33608311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ISBN 978-7-5534-5294-4 定价 69.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10-85866447（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第一部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第二部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第三部](#)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尾声

第一部

01

在无敌舰队驶离环网开赴战场的那一天，也就是我们所习惯生活的最后一日，我应邀参加了一场宴会。那一晚，在环网的一百五十多个星球上，处处都在举行宴会，但只有这一场，才真正至关重要。

我借由数据网签发了接受回执，检查了一下我最好的正装，确定它干干净净。然后从从容容地洗澡、剃须，一丝不苟地穿戴一新，最后通过邀请芯片中的一次性触显，在约定的时刻从希望星远距传输到了鲸逝中心。

此时，鲸心所在半球正值傍晚，无所不在的清淡光线照亮了鹿苑的小山、低谷，照亮了远远延伸至南面的中央政府楼群的灰色高塔，照亮了特提斯河两岸成行的垂柳和发光的火蕨，也照亮了政府大楼本身的白色柱廊。数千来宾正莅临于此，但是安保人员向我们每个人一一致意问候，对比DNA，检查我们的请帖代码，然后手臂和手掌优雅地一挥，为我们指出通向酒吧和餐柜的路。

“约瑟夫·赛文先生？”向导彬彬有礼地向我确认。

“正是在下。”我撒了谎。这是我现在的名字，但从来不是我的身份。[\[1\]](#)

“首席执行官悦石大人希望稍后晚上见您。等她有时间见您时，我们会通报您的。”

“好的。”

“除了已提供的点心或娱乐，若是您有其他要求，只需大声说出来，地面监督会设法满足您的。”

我点点头，微笑着，把向导撇在身后，信步走着。我还没迈出几步，他已转过身，接待从终端站台上下来的下一位来宾了。

我站在一个矮丘上，眼前视野开阔。有上千来宾正在上百英亩的新修草坪上闲步，许多人正在修整成各种造型的森林中漫游。我所立足的这片草坪的前方，是一片宽阔绵亘的草地，它们正笼罩在河岸树木投射的影子之下，那里布列着规整的园林。草地上方，一幢宏伟的政府大楼拔地而起。乐队正在遥远的庭院中演奏，隐蔽的扬声器将音乐传送到鹿苑最为遥远的地域。一列列电磁车队从遥远夜空中的远距传输门中盘旋而来，接踵而至。有好几秒钟，我观赏着那些衣着光鲜的乘客从终端人行道旁的站台上登陆，那千奇百怪的飞船让我看得入迷。夕阳的余晖照射着标准桅轻、阿尔兹和须磨艇的船体，也照着漂浮驳船的洛可可风格甲板和古式掠行艇的金属船壳，它们的样子看起来十分古朴，是旧地的遗物。

我慢悠悠地走下缓长的斜坡，来到特提斯河边，途中经过一座码

头，有众多乘客正从形形色色的船筏上下来，那场面令人惊叹。特提斯河是唯一的一条遍及环网的河流，一路流经永久远距传输门，穿越两百多颗星球和卫星，居住在它沿岸的居民都是霸主中富可敌国的人。这从沿岸的船只中也可见一斑：大型钝锯齿巡洋舰、满帆启航的三桅船、五层驳船，看上去大多都装备了悬浮装置；精雕细琢的船屋，显然是依照它们的远距传输器量身打造的；从茂伊约进口的小型移动小岛；大流亡前期的运动型快艇和潜水艇；来自复兴之矢的各种各样手工雕琢的航海电磁车；还有一部分最新式的无所不达快艇，它们的轮廓隐匿在密蔽场无缝的反射性卵形外表下，看上去一片模糊。

迈步走下这些船只的宾客也是光彩夺目，令人难忘，丝毫不逊于他们的交通工具：各人的着装风格跨度甚广，有显然未接受过鲍尔森理疗的客人，他们身着大流亡前的保守晚礼服，也有身体受过环网最为著名的基艺家塑造的客人，他们披挂着本周鲸心最为抢手的流行服饰。我继续向前，最后来到一张相当长的长桌前，走过这条长桌后，我的盘子里已经堆满了烤牛肉、沙拉、太空鱿鱼片、帕瓦蒂咖喱和新出炉的面包。

傍晚的霞光逐渐淡去，暮霭降临。我在花园边找了个地方坐下，望着星辰在天空中次第出现。为了方便观赏舰队，附近城市和政府群楼的灯火被故意转暗，今夜是鲸逝中心的夜空数个世纪以来最为清朗的一晚。

我旁边的一个女人笑意盈盈地朝我看来。“我敢肯定咱们以前见过。”

我报以微笑，同时确定我俩从没见过。她极富魅力，年纪也许有我的两倍，大约五十七八标准岁，不过有赖于金钱和鲍尔森理疗，看起来比二十六岁的我还要年轻。她的皮肤十分白皙，看起来近似于透

明，头发系成一条上翘的辫子，身着的轻柔衣物露出大半乳房，完美无瑕。那眼神却是冷冷的。

“也许我们见过，”我说，“不过这可能性似乎不大。我的名字叫约瑟夫·赛文。”

“当然，”她说道，“你是位艺术家！”

我并不是艺术家。我是.....以前是.....一名诗人。但是自从一年前我真正的人格死而复生之后，我便占据了赛文的身份，自称艺术家。这些在我的全局档案里面都有记载。

“我记得。”女士笑道。她没有说实话。她是用自己昂贵的通信志接口访问了数据网，才获得了这些信息。

我并不需要访问.....这个词真是别扭，又显得累赘，尽管它带着些许古韵，我还是不由得讨厌它。我在思维中闭上双眼，进入数据网，穿过华而不实的全局屏障，渐渐滑入表面数据的波涛之下，跟随她闪闪发光的访问脐线追寻到黑暗的遥远深处，那里流动着“安全可靠”的信息。

“我叫戴安娜·弗洛梅，”她说，“我先生是天龙星七号的交通部部长。”

我点点头，握住她伸过来的手。她丝毫没有提及另一点，事实上她的丈夫在受到政治后台提拔去天龙星之前，曾经是天国之门上霉菌擦洗工联盟的头号蠢蛋.....也没有提起她改名前叫作蒂尼·奶头，曾经当过娼妓，被中池荒地的肺管代理商包养做舞女.....没有告诉我她曾两次因滥用闪回被捕，第二次还在半途上把一名家庭医师打成了重伤.....也没有告诉我她九岁的时候毒死了自己同母异父的弟弟，只是因为他威胁说

要向她继父告状，说她正在和一个泥滩矿工交往，那个人叫作.....

“见到你真高兴，弗洛梅女士。”我开口道。她的手暖暖的，不过握手的时间略微有些长了。

“这难道不激动人心吗？”她深吸一口气。

“你说什么？”

她张开双臂做了个动作，包纳了整个夜色、刚刚亮起的荧光球、花园、人群。“啊，宴会，战争，所有的这一切。”她说。

我微微一笑，点点头，尝了尝烤牛肉。烤得很嫩，味道很棒，不过太咸了，让人想起卢瑟斯克隆槽里的东西。鱿鱼似乎也是货真价实的。服务员过来呈上香槟，我举杯咂了一口。味道有些低劣。自从旧地灭亡以来，高品质葡萄酒、苏格兰威士忌和咖啡就成了三大不可替代品。“你认为这次战争必须打响吗？”我问。

“当然了，他妈的当然必须啦。”戴安娜·弗洛梅张嘴刚要说话，她的丈夫就代她回答了。此人刚从后边走来，一屁股坐上我们一同用餐的仿真原木。这是个高大的男人，至少比我高一英尺半。但是且慢，是我身材矮小。在我的记忆中，我曾经写过一句自嘲的诗行，把自己描述成为“.....约翰·济慈先生，五英尺高”。虽然我实际上有五点一英尺，在拿破仑和威灵顿在世的年代，男人的平均身高仅有五点六英尺，所以那时我只能算是略微有一些矮，可现在我竟是矮得荒唐，因为生活在普通重力水平星球的男人，普遍身高从六英尺到七英尺不等。另一方面，根据肌肉组织或是体格来说，我显然不可能宣称自己来自高重力的星球，所以在所有人的眼里，我就是个矮家伙。（我跟你们讲这些的时候，用的都是我考虑问题时惯常使用的计量单位.....自从我在环网内重生，我

的思维便经历着无数改变，其中，以公制进行思考是迄今为止令我感觉最为困难的。有时候我甚至都不愿意去尝试。)

“为什么战争必须打响？”我问戴安娜的丈夫，他名叫何蒙德·弗洛梅。

“因为他们那些天杀的要自讨苦吃。”这个大块头愤愤不平地说道。他的臼齿磨得嘎啦嘎啦直响，满脸横肉都抽紧了。那脖子短得可以忽略不计，皮下的胡茬儿郁郁葱葱，显然挺住了所有脱毛膏、刀片和剃须刀的攻势。那双手比我的要大出一半，并且比我的有劲很多倍。

“我明白了。”我说。

“那些天杀的驱逐者他妈的要自讨苦吃。”他重复着这句话，重复了同我争辩的最终结论。“他们在布雷西亚和咱们瞎搅和一气，现在又来骚扰咱们，在……在……什么地方来着……”

“海伯利安星系。”他的妻子说道，不过她的视线一直没离开过我。

“对，”她的贵族丈夫附和道，“海伯利安星系。他们想把咱们整惨，现在咱们就得去那儿，给他们看看霸主绝不能容忍这种事。明白吗？”

记忆中，当我还是个男孩的时候，我就被送到约翰·克拉克在埃菲尔德的学院，那里有一大帮像弗洛梅一样脑瓜愚笨、拳头结实的恶棍。我一开始到那儿的时候，要么避开他们，要么对他们低声下气以求和解。但自从我母亲死后，世界就改变了，我会用小手紧攥石头，摇摇晃晃地从地上站起来，追在他们屁股后头，哪怕他们对我拳打脚踢，令我鼻子沾血，牙齿松动，我也不依不饶。

“我理解。”我轻轻地说。盘子已经空了。我举起杯中剩下的劣质香槟，向戴安娜·弗洛梅敬酒。

“给我画张像。”她说。

“不好意思，你说什么？”

“为我画张像，赛文先生。你是名艺术家。”

“我的确是个画家，”我说，空手打了个无奈的手势，“但我没带画笔。”

戴安娜·弗洛梅伸手摸进丈夫短袍的口袋里，递给我一支光笔。“为我画张像吧。求你了。”

我为她画了张像。画像在我们之间的空中逐渐成形，线条起伏，跌宕回转，就像线型雕塑上的霓虹纤维。一小群人逐渐围拢过来，在旁观看。我完成时，响起一阵此起彼伏的轻缓掌声。画得不错，它精确地再现了这位女士长脖颈那撩人的曲线、桥梁一样高高的发髻、凸出的颧骨……甚至眼中略略有些挑逗的光芒。为了适应这个仁慈人格，我接受了RNA疗法，并学习了相应的课程，这是我目前的最高绘画水准。真正的约瑟夫·赛文应该会画得更好……他画得好多了。我现在还记得他在我垂死卧床的时候为我画的那些素描。

戴安娜·弗洛梅女士脸上放出赞许的光芒。何蒙德·弗洛梅则满脸怒容。

突然传来一声大叫：“他们在那儿！”

人群发出一阵窃窃私语声和吸气声，然后又沉静下来。荧光球和公

园的彩灯渐渐暗淡，直至熄灭。上千名宾客举眉望向天空。我擦掉画像，把光笔放回何蒙德的短袍，帮他掩好。

“是无敌舰队。”一名身着军部黑色制服、样子看起来相当高贵的年轻男子说道。他举起手中的酒杯，为他年轻的女伴指着什么东西。“他们刚打开传送门。侦察舰将会首先进入，然后护航的火炬舰船会紧随而至。”

军用远距传输门应该在天空中的某处，但站在我们的制高点上，怎么也望不见它，我想象着，它看起来应该也只不过是星野中的一颗矩形缩略点。但是侦察舰的熔融尾迹却清晰可见——起初像是二三十只萤火虫，又像是发光蛛纱。接着，主驱动器被引燃了，它们如耀眼的彗星扫过鲸星系的地月航线。火炬舰船传输至我们眼前时，人群又不约而同发出一阵吸气声，它们的火光尾迹比侦察舰的尾迹要长上一百倍。鲸星的夜空从天顶到地平线都布满了金红色的斑驳条纹。

某个地方响起一阵掌声，几秒钟之内，政府大楼鹿苑的原野、草坪和齐整的花园都充满了狂热的掌声和激扬的欢呼。来自一百个星球的穿戴高贵的亿万富翁、政府官员，以及豪门望族的成员，已经忘记了一切，军国主义和嗜战的渴望本已蛰伏了一百五十多年，现在却完全充斥在了这些人的脑袋里。

我没有鼓掌。周围的人都不再注意我，我举起酒杯——现在这不是为弗洛梅女士的祝酒，而是向我的种族持续至今的愚蠢致敬——又喝光剩余的香槟。这东西真是淡然无味。

头顶上，小型舰队中更加举足轻重的舰船已经传送到星系内。我略微查了一下数据网（它的表面现在布满了此起彼伏的数据流波，汹涌得

像是暴风雨笼罩下的海洋），便已得知，军部空间无敌舰队主要军力包括一百多艘主力神行舰：暗黑的攻击航母，它们的发射臂扎成一捆，看起来好似投枪；C3指挥舰，如同黑水晶质地的流星既美丽又别扭；球根形状的驱逐舰，看起来像是臃肿过头的火炬舰船；环形防御警戒哨，它们所蕴含的更多是能量而非物质，宽大的密蔽护盾现在设置为全反射——明亮的镜面反射着鲸逝星群和它们四周上百条燃烧的尾迹；快速巡洋舰在舰群中游走，仿若鲨鱼在漫游的鱼群中穿行；笨重前行的军队运输船，它们的零重力舱室中装载着上千名军部海军陆战队队员；数十艘补给运输船——三帆快速战舰；快速反击战斗机；鱼雷自动负载调节器；超光信息接力前哨；还有远距传输跳跃舰船本身，庞大的十二面体船壳植满了一排排触角和探针，如梦如幻。

在舰队四周，不时掠过被交通管制控制在安全距离以外的快艇、太阳能干扰发射机和私人星系内舰船，它们的太阳帆吸收着阳光，反射着无敌舰队的光辉。

政府大楼地面上的宾客欢呼雀跃，掌声雷动。身着军部黑色制服的绅士默默哭泣。附近，隐蔽的摄像机和宽频率成像器将这瞬间传播到了环网所有星球，并且——通过超光仪——传播往环网外的数十颗星球。

我摇摇头，仍然坐在那儿。

“赛文先生？”一名警卫在我身边站定。

“什么事？”

她朝着行政大楼点点头。“首席执行官悦石大人现在想见您。”

似乎每一个充满争端与危险的时代总会滋生一名专为该时代而生的领袖，一名政坛巨人。回顾历史，如果没有他们的存在，很难想象那个年代的历史将会如何书写。梅伊娜·悦石就是我们这黄昏时代的这样一名领袖，虽然那个时候所有人做梦也不会想到，除了我，没有人能够写下关于她和她的时代的真实历史诗篇。

悦石曾多次被比作亚伯拉罕·林肯这一经典形象，但那天在无敌舰队宴会之夜，当我最终被引领到她面前时，我发现她并没有穿黑色双排扣常礼服，也没有戴大礼帽，对此我感到有些惊讶。这位统治着一千三百亿人民的议院首席执行官兼政府领导人穿着一件灰色软羊毛套装，裤子和束腰上衣只是在线缝和袖口用略略泛红的线做了点滚边装饰。我觉得她看起来并不像亚伯拉罕·林肯.....也不像阿尔瓦雷兹-腾普，新闻机构常将她与这两位古代平民英雄相比，她看起来只是一位年迈的女士而已。

梅伊娜·悦石身材高挑，瘦削，但是她的面容比起林肯来更为冷硬如鹰。她拥有坚挺的鹰勾鼻；颧骨尖锐，宽阔的薄嘴唇善于表达情感，而一头灰白的卷发经过草草修剪，看起来就像羽毛。不过在我看来，梅伊娜·悦石的面庞上最令人难忘的是那双眼睛：大大的棕色眼睛，盛满了无限的忧伤。

房间里并不只有我们两人。这是一间光线柔和的长屋子，一排排木书架上摆放着好几百本印刷书籍。一个伪装成窗户的狭长全息图框显示着花园中的景致。一场会议正快要解散，十多名男女或站或坐，面对悦石的书桌，围成一个凸形的半圆。首席执行官随意地后靠在书桌上，重心倚在桌子前方，双臂交叠抱在胸前。我进门的时候，她抬起头朝我看了一眼。

“赛文先生？”

“是的。”

“多谢你的到来。”我听过无数次全局辩论，对她的声音相当熟悉，它的音色因年老而变得刺耳，但是音调却柔滑如昂贵的甜露酒。那口音远近闻名——精准的句法混合了一种大流亡前英语的声调节奏，这种节奏几乎都已经快为人所遗忘。显然，唯一还能听到这种口音的地方，也只有她的故星帕桃发的河口三角区域。“女士们、先生们，请允许我向你们介绍约瑟夫·赛文先生。”她说。

人群中有几人点点头，显然对我在此地的出现感到困惑不解。悦石没有继续介绍下去，但是我查询了数据网，将每一个人的身份对号入座：三名内阁成员，其中一名是国防部长；两名军部参谋长；两名悦石的助手；四名议员，包括颇具影响力的科尔谢夫议员；还有一个投影，来自一个名叫阿尔贝都的技术内核顾问。

“我之所以邀请赛文先生来此，是要让他以艺术家的视角来品评我们的行动。”首席执行官悦石说。

军部陆军司令莫泊阁从鼻子里哼出一声冷笑。“艺术家的视角？恕我直言，执行官大人，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悦石笑了。她没有回答将军的话，而是转身面对着我。“你认为无敌舰队的阅兵式如何，赛文先生？”

“非常漂亮。”我说。

莫泊阁将军又张口喧闹起来。“漂亮？他看见的是银河系史上最集中的空间火力的精锐部队，就仅仅觉得它漂亮而已？”他扭头对着另一名军人摇了摇头。

悦石脸上笑意未减。“那么对于战争，你有何高见呢？”她问我，“对于我们试图从野蛮人驱逐者手中拯救海伯利安，你有何看法？”

“这很愚蠢。”我说。

屋子变得异常安静。当下全局进行的实时民意测验显示，有百分之九十八的民众支持首席执行官悦石宣战的决定，不愿意把殖民星球海伯利安割让给驱逐者。悦石的政治前途也完全仰仗这一冲突的直接结果。屋里的男男女女都对政策制定、作出侵略决定和后勤执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沉默逐渐蔓延。

“为何愚蠢？”悦石柔声问道。

我右手打了个手势。“自从七个世纪前建立政权以来，霸主从来没有进入过战争状态，”我说，“以这种方式来测验它的基础是否稳固，无疑很愚蠢。”

“没有进入过战争状态！”莫泊阁将军大叫道，他巨大的双手握住自己的膝盖，“那么你究竟把格列依高叛乱当成什么？”

“叛乱，”我说，“兵变。警察行动^[2]。”

科尔谢夫议员笑了，露出一嘴白牙，但是这表情里没有一点高兴的意味。他来自卢瑟斯，肌肉看起来比任何男人都更发达。“那是次舰队行动，”他说道，“死了五十万人，军部两个师陷入了一年多的战争。这只是警察行动吗，孩子？”

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利·亨特^[3]清了清喉咙，记录上说，这位年迈人士是悦石最心腹的助手，他看起来相当清瘦矍铄。“但是赛文先生所说的很有意思。先生，你认为这场……啊……冲突和格列依高战争之间有什么区别？”

“格列依高曾经当过军部官员。”我说，意识到自己在说废话，“而驱逐者在几百年以来都是一个不为人知的群体。叛乱军的军力是为我们明确知晓的，他们的潜力也可以轻易计量；而驱逐者游群早自大流亡伊始就迁到了环网之外，相反，格列依高一直在保护体内逗留，袭击那些距离环网不超过两个月时间债的星球，而海伯利安距离帕瓦蒂这个最近的网内集结地也有三年之远。”

“你以为我们没有想过这些？”莫泊阁将军问道。“那么布雷西亚之战呢？我们已经在那里和驱逐者交过手了。那可不是……叛乱。”

“请安静，”利·亨特说，“赛文先生，请继续说下去。”

我又耸了耸肩。“最主要的区别是，在此次事件中，我们所要对付的是海伯利安。”我说。

李秀议员——在场的一名女性——点了点头，似乎已经完全明白了我的意思。“你害怕伯劳，”她说，“你皈依末日救赎教派了吗？”

“不，”我说，“我不是伯劳教会的成员。”

“那你是什么人？”莫泊阁问道。

“我是个艺术家。”我撒了谎。

利·亨特笑了，他转向悦石。“我同意我们需要这个视角，来保持清醒，执行官大人，”他说着，朝窗户做了个手势，于是全息影像显现出依旧在鼓掌的人群，“但是我们的艺术家朋友提出的那些必要观点，早已被充分审视和度量过了。”

科尔谢夫议员清了清嗓子。“在我们刻意要忽略某些显而易见的事实的时候，偏偏又把它们提出来，我可不喜欢这样。但是这位.....先生.....有没有合适的的安全许可，证明他能够到场参与这样的讨论？”

悦石点点头，又露出了她的经典微笑，众多画家都曾试图记录下这样的笑容。“赛文先生受艺术部的派遣，在接下来的几天乃至几周为我描绘系列画像。我想，他们的理由是，这些画像将会具有历史意义，并可以从中创作出一幅官方肖像。无论如何，赛文先生已经被授予了T水准金质安全认证，我们在他面前尽可畅所欲言。同时，我也欣赏他的直率。也许他的到来说明我们的会议已经临近尾声了，那么，明天早上八时整，我们赶在舰队传送至海伯利安领空之前，在战略决议中心见面。”

人群立刻散去。莫泊阁将军离开的时候朝我狠狠剜了一眼。科尔谢夫议员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朝我看了一眼，眼神中带着无法言喻的好奇。阿尔贝都顾问只是慢慢淡出了。现在，除了我和悦石，房间里只剩利·亨特一个人。他惬意十足地把一条腿搁在身下无价的大流亡前坐椅的扶手上。“请坐。”亨特说。

我朝首席执行官瞥了一眼。她已经坐上了宽大书桌后的座椅，点了点头。我坐进先前莫泊阁将军坐着的直靠背椅子。首席执行官悦石说道：“你真的认为保卫海伯利安是愚蠢之举？”

“是的。”

悦石竖起手指，轻敲着下唇。在她身后，显示器无声地显示着无敌舰队的宴会已经进行到了白热化阶段。“如果你希望与你的……啊……人格副本重逢，”她说，“那么我们开展海伯利安保卫战，似乎也符合你的利益。”

我什么都没说。窗户上的景色切换了，显示出在熔融尾迹映照下依旧耀眼通红的夜空。

“你带画具了吗？”悦石问。

我拿出了铅笔和小素描夹，此前我曾告诉戴安娜·弗洛梅说我没带。

“我们边聊边画吧。”梅伊娜·悦石说。

我开始素描，先是以看似不经意、几乎有些不恭的手笔粗略勾勒出轮廓，然后开始悉心描绘脸部的细节。那双眼睛激起了我的兴趣。

我隐隐约约地意识到，利·亨特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约瑟夫·赛文，”他说，“你竟然挑选这个名字，真是有趣啊。”

我用快速而大胆的线条，描画出悦石高高的额头和坚挺的鼻子。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人们都对赛伯人怀有戒心？”亨特问。

“知道，”我说，“弗兰肯斯坦怪物综合征。害怕所有披着人皮，又不完全是人类的东西。我想，这才是机器人被宣布非法的真正原因。”

“嗯，”亨特表示同意，“但是赛伯人的确是完完全全的人，对吧？”

“从基因上来说是的。”我说。这时我突然想起了自己的母亲，记起了我在她卧病在床时给她读书的情形。我想起了我的弟弟汤姆。“但他们也是内核的一部分，”我说，“因此也符合‘不完全是人类’这个表述。”

“你也属于内核的一部分吧？”梅伊娜·悦石问道，转脸正面朝着我。我又开始了一幅新的素描。

“不完全是，”我说，“我能够在他们允许我进入的区域内自由穿行，不过这与其说是真正内核人格的能力，不如说是一切访问数据网的人都能办到的事。”她的脸从四分之三侧面的角度看起来相当引人注目，但是双眼从正面看更加炯炯有神。我开始着手描绘从她眼角处散发出的皱纹网格。梅伊娜·悦石显然从来没有滥用过鲍尔森理疗。

“如果有可能保留一些秘密不让内核知道，”悦石说，“那么允许你随意介入政府理事会，便是愚蠢至极。实际上……”她垂下双手，坐直了身子。我捻开新的一页。

“实际上，”悦石说，“你有我需要的信息。听说你能读取你的副本，也就是第一个重建人格的思想，是真的吗？”

“不尽然。”我说。要捕捉她嘴角线条与肌肉复杂的相生相扣真是困难。我尽了最大努力描画着，接下来，到了她强壮的下颌部分，给她下唇的凹陷处涂上阴影。

亨特皱了皱眉，瞥了一眼首席执行官。悦石女士又把她的手指竖拢

在一起。“解释一下。”她说。

我从画纸上抬起头来。“我做梦，”我说，“梦的内容同一个人周围发生的事情正好吻合，而正是此人，携带着先前的济慈人格植入物。”

“一个名叫布劳恩·拉米亚的女人。”利·亨特说。

“是的。”

悦石点点头。“那么先前的济慈人格，也就是大家以为在卢瑟斯遇害的那一位，依然活着？”

我顿了顿。“那个.....那位.....依然还有意识，”我说，“你知道，他原始的人格本源已经被人从内核中提取了出来，或许正是由他的赛伯体本身提取，并植入了拉米亚女士所携带的舒克隆环生物分流器。”

“说得对，说得对，”利·亨特说，“但事实是，你能够与济慈人格直接接触，并能通过这样的接触，同伯劳朝圣者们取得联系。”

我快速画了几条粗线，给悦石的素描营造出深色的背景，以把它烘托得更为深沉。“实际上，我没法和他们直接接触，”我说，“我做关于海伯利安的梦，而你们的超光广播确认其内容和实时事件完全一致。我无法和被动的济慈人格交流，也无法和它的宿主或者其他朝圣者交流。”

首席执行官悦石眨了眨眼。“你怎么会知道超光广播的事？”

“领事告诉其他朝圣者，说他的通信志能够通过他飞船中的超光转送器中继信息。就在下山谷之前，他把这一点告诉了大家。”

悦石的语调中带着她步入政坛多年前曾任律师的意味。“其他人对领事的话作何反应？”

我把铅笔放回口袋。“他们知道自己当中有间谍，”我说，“你曾对他们每人都说了这样的话。”

悦石朝她的助手瞥了一眼。亨特的表情不置可否。“如果你和他们有联系，”她说，“你一定知道，自从他们离开时间要塞，准备下到光阴冢以来，我们再也没收到任何消息。”

我摇摇头。“昨晚的梦仅仅到他们到达山谷为止。”

梅伊娜·悦石站起身，走了几步，来到窗边，她举起一只手，于是景象变黑了。“那么，你不知道他们中是否有人还活着？”

“不知道。”

“在你上次的……梦中，他们状况如何？”

亨特正以他前所未有的热切目光注视着我。梅伊娜·悦石背对着我们两人，望着黑暗的屏幕。“所有的朝圣者都活着，”我说，“除了海特·马斯蒂恩，树的忠诚之音，他有可能遇害了。”

“他死了？”亨特问。

“两天前的夜里，驱逐者侦察艇将树舰“伊戈德拉希尔”号毁灭后几小时，他从草之海的风力运输船中失踪了。但是朝圣者在从时间要塞下来之前，看见一个穿着长袍的身影在沙漠中跋涉，目标直指墓群。”

“是海特·马斯蒂恩？”悦石问。

我举起一只手。“他们这么觉得而已，但也吃不准。”

“给我讲讲其他人的情况。”首席执行官说。

我吸了口气。从梦中，我得知这最后一批伯劳朝圣者中，悦石至少认识两人。布劳恩·拉米亚的父亲曾经和她是议院同僚，而霸主领事曾是悦石与驱逐者秘密谈判的私人代表。“霍伊特神父身陷巨大的痛苦，”我说，“他讲述了十字形的故事。领事知道霍伊特也带着一个……事实上是两个。杜雷神父的和他自己的。”

悦石点点头。“那么他依然携带着借尸还魂的寄生虫？”

“是的。”

“在接近伯劳巢穴的过程中，它有没有让他越来越难受？”

“我想是这样的。”我说。

“继续。”

“大多数时间里，诗人塞利纳斯都是醉醺醺的。他相信自己未完成的诗篇预示并决定着事件的发展。”

“海伯利安上的事件？”悦石问道，依然背对着我们。

“整个世界。”我说。

亨特朝首席执行官看了一眼，然后又看向我。“塞利纳斯是不是疯了？”

我也回敬他一个同样的眼神，但是什么都没说。实际上，我根本不

知道。

“继续。”悦石又说。

“卡萨德上校继续着他相生相息的两大执念，寻找那个名叫莫尼塔的女人，以及杀死伯劳。他很清楚，这两大执念也许就是同一个，完全一样。”

“他带着武器吗？”悦石的嗓音十分柔和。

“带着。”

“继续。”

“索尔·温特伯，也就是从巴纳之域来的学者，希望能够进入那座叫作狮身人面像的墓冢，一旦——”

“等一下，”悦石说，“他依然带着女儿吗？”

“是的。”

“瑞秋现在多大？”

“五天吧，我想。”我闭上眼睛仔细回忆起前一天晚上梦里的细节。“是的，”我说道，“五天。”

“现在她的年龄还在随着时间的流逝倒减？”

“是的。”

“继续，赛文先生。请告诉我关于布劳恩·拉米亚和领事的消息。”

“拉米亚女士是怀着她上一任客户……也是爱人的心愿去海伯利安的，”我说，“济慈人格觉得他有必要直面伯劳。拉米亚女士正在替他了却这个心愿。”

“赛文先生，”利·亨特开口道，“你说起‘济慈人格’时的口气，听起来就像和你自身的人格没有任何关系一样……”

“请等会儿再说吧，利。”梅伊娜·悦石说。她偏过头看向我：“我对于领事比较好奇。轮到他讲述自己加入朝圣的原因了吗？”

“讲过了。”我说。

悦石和亨特等着我说下去。

“领事给他们讲了他祖母的故事，”我说，“那个五十多年前发起茂伊约叛乱的名为希莉的女人的故事。他告诉其余人，自己的家庭如何在布雷西亚收复战被毁，也对自己和驱逐者的秘密会晤供认不讳。”

“就这些吗？”悦石问。那棕色的双眼中燃烧着热切之光。

“还有，”我说，“领事告诉他们，他才是那个触发驱逐者装置、加速了光阴冢打开的人。”

亨特坐直身子，双腿从座椅扶手上放了下来。悦石深深吸了口气。“还有吗？”

“没有了。”

“其他人对他承认……背叛的行径作何反应？”她问。

我顿了顿，试图把梦中的景象重组，整理出一个比先前的记忆更有

条理的脉络结构。“有些人勃然大怒，”我说，“但是在这一时刻，没有人觉得对霸主的赤诚忠心所向无敌，他们决定继续向前。我相信这些朝圣者中的每一个人都相信惩罚将会由伯劳来分派，而人类机构无从插手。”

亨特猛地一拳砸向椅子扶手。“要是领事在这儿，”他厉声说道，“他很快会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了。”

“别乱嚷嚷，利。”悦石步回她的办公桌边，碰了碰那里的一些文件。所有的交流显示灯都不耐烦地亮着。我感到很惊奇，在这样的时刻，她竟然可以花这么多时间同我说话。“谢谢你，赛文先生，”她说，“我希望你在接下来的几天中都和我们待在一起。等会儿将有人领你到行政大楼住宅侧楼的套房。”

我站起身。“我要回希望星带点随身物品过来。”我说。

“没这个必要，”悦石说，“不消你走下终端站台，它们就可以被送过来。让利送你出去吧。”

我点点头，跟着高个男人向门口走去。

“噢，赛文先生……”梅伊娜·悦石喊道。

“什么事？”

首席执行官笑了。“此前我的确赞赏你的直率，”她说，“但是从现在开始，我们还是假定你只是个宫廷画家，仅仅是个宫廷画家而已，没有个人观点，没有预见力，没有言说权。明白吗？”

“明白，执行官大人。”我说。

悦石点点头，已经将注意力转移到了闪烁的电话指示灯上。“非常好。请于八时整带上你的素描本，参加战略决议中心举行的会议。”

一名警卫在前厅接待了我们，然后带领我走向那迷宫般的走廊和检查站。亨特大声叫他停下，然后大步迈过宽敞的大厅，脚步在地砖上回响。他抓住我的手臂。“别误会，”他说，“我们知道.....她也知道.....你是谁，是什么身份，代表的又是谁。”

我迎向他的凝视，平静地抽回我的手臂。“那好，”我说，“因为当下，我相当肯定，我自己都不清楚这些。”

六个成人和一个孩子身处条件恶劣的地带，燃起的篝火在迫近的黑暗中显得极其微不足道。在头顶和远方，山谷的峰峦像一堵堵墙壁连绵起伏，而近一些的地段，那些包裹在山谷黑暗中的墓群，它们庞大的外形似乎像上古时代蜥蜴的幽灵，慢慢地爬近了。

布劳恩·拉米亚的身体又累又疼，心情也烦躁不安。索尔·温特伯婴孩的哭声把她折磨得死去活来。她知道其他人也非常困倦了；过去的三晚，没有人睡过几个小时，而快要结束的这一天，恐惧一直折磨着大家。她把最后一块木头添到火上。

“有木柴的地方已经被咱们搜罗光了。”马丁·塞利纳斯厉声说道。火光从下方照亮了这个诗人形如色帝的脸。

“我知道。”布劳恩·拉米亚说，她太疲倦了，都懒得发火，语调中也听不出一丝活力。柴火是从多年前一个朝圣小队带来的储藏品中找到的。依据传统，朝圣者们在直面伯劳的前一夜，会在一个固定地点扎营，他们的三个小帐篷正设在那个地方。营地距离那座叫作狮身人面像的光阴冢很近，一块黑色的翼形垂下物遮蔽了一部分天空。

“等柴火用完，我们可以用提灯。”领事说。这位外交家看起来竟比

其他人还要疲惫。闪烁的火光在他忧郁的面容上投下红色的色调。他这天本来穿了一身外交华服，但是现在那斗篷和三角帽看起来同领事本人一样又肮脏又萎靡。

卡萨德上校回到火边，把夜视护目镜滑到头盔顶上。卡萨德全副武装地穿着格斗装备，唯一没有被活性变色聚合材质遮盖的是他的脸，那张脸就好像在距离地面两米的空中漂移。“没有异常情况，”他说，“没有任何动静，也没有热踪迹。除了风以外没有任何声音。”卡萨德把军部突击步枪靠在岩石上，自己则坐在其他人旁边，紧制装甲的纤维活化已经解除，现在变成了一片暗淡的黑色，但还是同先前一样难以辨认。

“你认为伯劳今晚 would 来吗？”霍伊特神父问。这名神父用他的黑色斗篷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看起来就跟卡萨德上校一样，已经与黑夜融为一体。这个瘦家伙的声音听起来很紧张。

卡萨德的身子朝前倾了倾，用指挥棒拨了拨火。“没法知道。夜里我会放哨，以防万一。”

突然，布满星点的夜空爆发出一阵色光，橘黄和鲜红的花朵寂静绽放，湮灭了星野，六个人不约而同抬头朝天上望去。

“过去几个小时都没这样过。”索尔·温特伯说着，摇着自己的婴儿。瑞秋已经停止了啼哭，现在正试着要抓她父亲短短的胡须。温特伯亲着她的小手。

“他们又在测试霸主的防御力了。”卡萨德说。拨过的火中冒出几点火星，灰烬向天空飘去，似乎要融入那里更为明亮的火焰。

“谁赢了？”拉米亚问，她说的是那暴虐的寂静空战，它们在前一天

整个夜里和这一天大部分时间中，将天空塞得满满当当的。

“谁他妈的在乎？”马丁·塞利纳斯说。他在自己的皮大衣口袋里翻找，一副里头藏着满满一瓶酒的架势。但是他什么都没拿出来。“谁他妈的在乎啊。”他又咕哝了一句。

“我在乎，”领事疲倦地说道，“如果驱逐者突破了防线，他们将会在我们找到伯劳之前摧毁整个海伯利安。”

塞利纳斯嘲弄地笑起来。“噢，那可真是可怕呀，是吧？在我们寻求到死亡之前就先挂掉了？预定的死期还没到，就先被宰了？迅速而毫无痛苦地灭绝，却不是永远地在伯劳的荆棘树上扭摆？噢，这个想法，真是太可怕了。”

“闭嘴。”布劳恩·拉米亚说，她的声音还是不带感情，但是这次却字字带着威胁。她看着领事，“那么伯劳在哪儿？为什么我们找不到它？”

外交家凝视着火堆。“我不知道。我怎么可能知道？”

“也许伯劳已经走了，”霍伊特神父说，“说不定在你摧毁逆熵场之后，它就被永远释放了。也许，它这条祸根已经到了其他什么地方。”

领事摇摇头，什么都没说。

“不会。”索尔·温特伯说，他的婴孩靠在他的肩膀上睡着了，“他会来这儿的。我感觉得到。”

布劳恩·拉米亚点点头。“我也觉得。它在等。”先前她已经从背包中拿出了几份定额食物，现在她拉开加热标签，把食物分发到其他人手

中。

“我知道这个世界扭曲的本源就是虎头蛇尾，”塞利纳斯说，“但是这他妈的太荒唐了。所有人穿戴得好好的，却找不到地方去死。”

布劳恩·拉米亚瞪了他一眼，但是什么都没说，他们安静地吃了一會兒东西。天空中的火光散去，密布的星点又重新显现，但是灰烬依然上升，似乎在寻找逃亡的出路。

我的思维完全被布劳恩·拉米亚朦朦胧胧的梦境牢牢包裹，于是自从上次梦见他们以来，我第一次试图把这纷乱的梦境重新整理一遍。

朝圣者在破晓前下到了山谷中，一路高歌。距离头顶十亿公里之上战场的亮光将他们的影子投在身前。整整一天，他们都在探测光阴冢的究竟。每一分钟，他们都期待着死亡。几小时之后，太阳升起，高地沙漠的冰冷被热气取代，他们的恐惧和欢欣也逐渐褪去。

漫长的白日里，除了沙粒摩擦的声音，偶尔响起的尖啸，还有绕过岩石和墓群的狂风在一刻不停地、几乎是下意识地哀吟之外，没有别的声音。卡萨德和领事两人都带了一件工具，用以测量逆熵场的强度，但是拉米亚第一个发现全无这个必要，因为时间潮汐退潮或流动的时候，人会微微感到一阵恶心，同时还伴随着一阵挥之不去的幻觉记忆感。

距离山谷入口最近的建筑是狮身人面像；然后是翡翠莹，只要映照在晨光和暮霭中，那建筑的墙面就会变得透明；再往里，深入不到一百米的地方，矗立着叫作方尖石塔的墓冢；然后朝圣之路往逐渐变宽的干河床延伸，它们当中最大的墓冢，位于正中央的水晶独碑，就会出现在

眼前，它的表面没有任何机关或入口，平坦的碑顶与山谷山壁的顶端平齐；再往里是三座墓穴，现在还能辨认出它们的入口，只因为那条饱经风霜的小路由此就到了尽头；最后——山谷往里将近一千米深的地方——端坐着传说中的伯劳圣殿，它尖锐的边缘和外张的尖顶令人想起那个传说中常在这个山谷中出没的怪物身上的尖刺。

整整一天，他们都在各座陵墓中穿行，没有人敢单独行动，整个小队会在那些该进入的人工遗迹前面略微踌躇一下，然后走进其中。索尔·温特伯在看见并进入狮身人面像的时候，几乎被自己的情感淹没，这里就是二十六年前他的女儿感染上梅林症的地方。她当年的大学小组所装置的设备依然放置在墓冢外的三脚架上，虽然大家都不知道它们是否还起作用，是否还执行着它们的监测任务。狮身人面像内的过道现在就像瑞秋通信志记录所显示的那样，狭窄，错综曲折，许许多多研究小组遗留下的一串串荧光球和电灯泡现在都已耗尽能量，不再发亮。他们用手持火炬和卡萨德的夜视护目镜探测着这个地方。没有瑞秋曾经所在屋子的迹象，也无从得知墙壁如何朝她合拢，疾病怎样降临到她身上。眼前只是曾经强烈的时间潮汐退却后留下的残迹，但看不到伯劳的影子。

每一间墓穴都有它慑人的时刻，让人心里充满希望和可怕的预感，但是当看清了积满灰尘的一间间空荡屋室仍旧是几百年来旅游者和伯劳朝圣者眼中的平常样子，这种预感便会在一个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后，逐渐消散。

最终这一天在失望和疲乏中过去，东面山谷峭壁投下的影子横跨过墓群和山谷，就像幕布垂下，宣布一场不成功演出的结束。白日的热度已经消失，高地沙漠的寒冷很快返回，伴着一阵狂风吹来，风中夹带着雪花和西面二十公里之外笼头山脉高处的气息。卡萨德提议扎营。领事

向大家指出扎营地点，这是惯常情况下伯劳朝圣者在谒见前夜应该等待的地点。狮身人面像附近的平地上面，有一些研究小组和朝圣者乱扔杂物的痕迹，这让索尔·温特伯有些开心，他想象着自己的女儿曾经在此宿营。其余人也都不反对。

现在，在全然的黑暗中，最后一片木头熊熊燃烧，我感觉到他们六人逐渐靠拢……不只是靠近火的温暖，更是互相向对方靠拢……他们在“贝纳勒斯”号悬浮游船中相伴逆行而上，又一起横越草之海到达时间要塞，这段共同的经历所编织成的脆弱但切实的联系驱使他们靠在一起。不只如此，我还感受到了一种比情感维系更为明显的团结；过了一阵子我才发现这个联系，但很快就意识到这种联系其实是基于小队共享数据与感知网结成的微型网络。在一个地域性数据传递被战争的苗头撕裂的原始星球，这个小队把通信志和生物监视器连接在一起，共享信息，并尽最大可能照料着彼此。

虽然登录屏障看上去既明显又坚实，但我没费多大力气就穿过了它，深入其里，往下获取有界却无限的线索——脉搏、表皮温度、脑波活动、存取请求、数据详目——这些都让我能够洞察每一个朝圣者所思、所感、所为。卡萨德、霍伊特，以及拉米亚都有植入物，他们思维的流动是最容易感觉到的。在那个时刻，布劳恩·拉米亚正在反思寻找伯劳是不是一个错误；有什么东西正在她耳边絮叨，恰好在表面之下，偏偏又不依不饶地一定要让她听见。她感觉自己似乎忽略了什么相当重要的线索，足以让她解决……什么？

布劳恩·拉米亚向来都很鄙视奇诡之事；这也是她离开舒适休闲的生活去当私家侦探的原因。有何奇诡呢？她差一点就可以解决她的赛伯客户——同时也是她的恋人——的谋杀案，并且已经来到海伯利安达成他最后的愿望。但是她也意识到，这个纠缠不休的怀疑和伯劳并无太大

关系。那到底是什么呢？

拉米亚摇摇头，拨弄了一下快熄灭的火堆。她身体强壮，在卢瑟斯一点三倍重力下成长，并且通过训练，变得更为强壮，但是过去好几天里她都没有睡过觉，因而极度疲乏。她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有谁在说话。

“.....洗个澡拿点吃的，”马丁·塞利纳斯说，“也许还可以用你的交流单元和超光链接看看这仗谁打赢了。”

领事摇摇头。“还不行。飞船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能启用。”

塞利纳斯打了个手势，指指夜晚、狮身人面像，还有渐起的风。“你觉得这样子还不算紧急情况吗？”

布劳恩·拉米亚意识到，他们正谈论是否该让领事把太空船从济慈城招过来。“你确定你所说的紧急情况不就是指你没有酒喝吗？”她问。

塞利纳斯怒视着她。“我们喝酒你会死啊？”

“不算。”领事说。他揉揉眼，拉米亚想起他也是个酒鬼，但他却拒绝把船带到这里。“等到不得不这么做的时候再说吧。”

“用超光传送器怎样？”卡萨德问。

领事点点头，从小背包中拿出古老的通信志。这个仪器是他的祖母希莉用过的东西，是她祖父母留下来的传家宝。领事碰了碰触显。“我可以用它来发送电波，但是无法接收信息。”

索尔·温特伯将自己熟睡的孩子放在最近的帐篷的入口处。现在他转身对着火堆。“上次你发送信息，是在我们到达时间要塞的时候？”

“是的。”

马丁·塞利纳斯的语调充满了嘲讽。“那么我们应该相信……一个自称叛徒的人手里的东西吗？”

“是的。”领事的声音只剩下极度的疲惫。

卡萨德瘦削的脸庞在黑暗中飘浮。他的身体、双腿和手臂像是在本已尽黑的背景上又描上了一层黑影，几不可辨。

“但是，如果需要，我们就可以召唤飞船？”

“是的。”

霍伊特神父把斗篷裹得紧了些，免得它在渐起的风中胡乱飘飞。沙粒刮擦着羊毛和帐篷布料。“你难道不怕港口当局或军部把飞船拖走，或者改动它的设置？”他问领事。

“不怕。”领事的头微微动了动，似乎他太累了，都懒得完成一个摇头的动作，“我的通行牌是悦石大人亲手颁发的。而且，总督也是我的朋友……曾经是我的朋友。”

其余人在刚着陆不久就见过了近日才被擢升的霸主总督；布劳恩·拉米亚觉得，西奥·雷恩看起来像是被硬塞进了远远超越自己天分的重大事务里面。

“快起风了。”索尔·温特伯说。他转身护着自己的孩子不受飞扬的

沙子击打。这名学者依然斜眼朝风中张望，他说道：“我想知道海特·马斯蒂恩在不在外头。”

“我们找遍了每个地方。”霍伊特神父说。他把头埋进了斗篷的褶子里，声音听起来瓮声瓮气的。

马丁·塞利纳斯笑了。“抱歉，神父，”他说，“但你真是在胡说八道。”诗人站起身来，向火光的边缘走去。狂风把他大衣的皮毛吹得沙沙作响，也把他的话吹散在了夜色之中。“悬崖壁上有一千处藏身之所。水晶独碑的入口咱们是找不到的……但是对圣徒来说又如何呢？还有，你看见翡翠莹最深的房间里有一条通向迷宫的台阶吗？”

霍伊特抬起头，在飞扬沙粒的痛击下，奋力眯起眼睛。“你觉得他在那儿？在迷宫里？”

塞利纳斯笑着抬起了胳膊。他宽松上衣的丝绸泛起波纹。“我他妈的怎么可能知道，神父？我所知道的不过是海特·马斯蒂恩现在有可能在外头，正监视着咱们，等待时机回来拿回他的行李。”诗人朝他们那一小堆装备中间的莫比斯立方体做了个手势。“要不然，他也可能已经死了。说不定更糟。”

“更糟？”霍伊特说道。神父的脸在过去的几小时内苍老了许多。他的双眼映射出深深的痛苦，微笑也成了龇牙咧嘴。

马丁·塞利纳斯大步跨向渐熄的火种。“更糟，”他说，“他有可能正在伯劳的钢铁之树上扭动。我们也会去那里的，过几——”

布劳恩·拉米亚突然起身，揪住了诗人的前襟。她把他举离地面，不停摇晃着他，直到他的脸垂到和她的脸一样高度，才把他放下

来。“你要是敢再说一遍，”她轻声说，“我就会让你死得很难看。我不会真的杀死你，但你会巴不得自己死了的好。”

诗人露出他色帝式的微笑。拉米亚把他扔到地上，转过身。卡萨德说道：“大家都累了。回营吧。我来警戒。”

我关于拉米亚的梦里掺杂了拉米亚自己的梦境。参与一个女人的梦境，了解一个女人的想法，并不是件愉快的事，特别是那种与我相隔了时光与文化的鸿沟，比任何可想象的性别差异造成的距离更为深远的女人。她以一种既陌生又奇异的镜像似的方式，梦见了死去的恋人——乔尼——他小得可怜的鼻子和极为坚定的下巴，垂在衣领上方的极长卷发，他的双眼——那双极富表现力，流露出满腔情感的眼睛，让这张脸充满了无限的活力。要不是有这双眼睛，这张脸就会同那些生在伦敦郊外距离市区一天车程的一千名农民的脸一样平淡无奇。

她梦见的是我的脸。她在梦里听到的也是我的声音。但是她梦见的缠绵性爱——我到现在还记得——却不是我所经历的。我试图要逃离她的梦境，回到自己的梦中来。要我去当一个偷窥狂，还不如让我从过去的梦中东拼西凑，伪造出虚假的记忆呢。

但我却无法做自己的梦。现在还不行。我怀疑我的出生——从临终卧榻上的重生——是不是只为了梦见我死去的遥远的孪生人格的梦境。

我听天由命了，不再挣扎着要醒来，而是继续把梦做下去。

布劳恩·拉米亚很快就醒了，她不断地翻来覆去，有什么声音或是

动静把她从甜美的梦中惊醒。起初那漫长的一秒钟之内，她完全没搞清楚当下的状况：身处暗夜，传来一阵噪音——不是机械的声音——比她居住的卢瑟斯蜂巢里的噪音还大；她因为疲惫而神情恍惚，但是知道自己还没睡多久就被惊醒了；她正单独一人在一个狭小的密闭场所，身处一个像是超大号尸袋的东西内部。

布劳恩·拉米亚生活的地球上，密闭的空间意味着安全保障，远离污浊的空气、风和动物，那里大多数人在面对少有的几处空旷地域时，都会遭受广场恐惧症，但是几乎没人知道幽闭恐惧症是什么意思，然而她现在的反应却像是一个幽闭恐惧症患者：双手乱抓，寻求空气，惊慌失措地掀开铺盖卷和帐篷壁，想要逃离这个小小的纤维塑料茧，爬着，用双手、双臂和肘部把自己朝前拖，直到手掌触摸到了沙子，头顶露出了天空。

那不是真正的天空，她意识到这一点，兀然间，她看清了四周，记起了自己在哪儿。沙。一阵狂刮、怒吼、飞旋的沙暴席卷而来，满是尘砾，像颗颗小针把她的脸刺得生疼。营火已经灭了，上头覆满了沙。沙子已经堆积在三座帐篷的迎风面，而帐篷的侧边则猎猎飞舞，在风中啪啪作响，好似步枪声。新刮来的沙子堆积成丘，在营地四周茁壮成长。帐篷和装备的背风处，布满了条纹、沙脊和沟壑。其他帐篷里没人醒来。她和霍伊特神父同住的帐篷已经垮了一半，差一点就要被逐渐上升的沙丘掩埋了。

霍伊特。

正是他的失踪唤醒了她。哪怕是在梦中，她意识的一部分也能感知到熟睡的神父在和痛苦搏斗时发出的微弱呼吸和不真切的呻吟，而他却在不到半小时前的某个时刻离开了。可能只是几分钟以前的事；布劳

恩·拉米亚知道，虽然自己在睡梦中见到了乔尼，但在砂砾打磨地面的声响和狂风的咆哮之下，她也隐隐意识到有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滑步而出。

拉米亚站起身来，伸手遮挡着沙暴。天色很暗，群星都被高云和地表风暴遮蔽了，但是隐约有一点类似电光的光芒充满了天空，光线从岩石和沙丘的表层反射而来。拉米亚意识到，那就是电光，空气中充满了静电，让她的发卷飞舞翻腾，如同美杜莎的发绺旋转缠绕。静电电荷顺着她的外衣袖一路爬行，像圣爱摩火^[4]一样沿着帐篷的表面漂移。眼睛逐渐适应了光线之后，拉米亚意识到漂移的沙丘也泛着暗淡的火光。东边四十米之外，那座叫作狮身人面像的墓冢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外部轮廓在夜色中正有节律地闪动着。波动电流沿着它两边通常称作翅膀的外张形附属物上爬行。

布劳恩·拉米亚打量着四周，没有见到霍伊特神父的影子，她琢磨着要不要呼救，然后意识到，在风声呼号之下，别人是不可能听到自己的声音的。她又稍微思考了一下，神父会不会只是去了其他帐篷，或是去了西边二十米之外的简陋厕所，但冥冥之中她感到事实并非如此。她朝狮身人面像望了望——只是略微一瞥——似乎见到了一个人形，黑色的斗篷像垂下的三角旗一样呼啦啦飞舞，肩膀在风中瑟缩着，形体在墓冢的静电光芒中清晰可辨。

一只手落在了她的肩膀上。

布劳恩·拉米亚猛地扭身转开，蹲下进入备战状态，左拳伸展，右手运力。她认出了站在那边的是卡萨德。上校的身高几乎有拉米亚的一点五倍——身宽却还不及她的一半——他俯下身，朝拉米亚高声耳语，微型闪电横扫过他精瘦的身体。“他往那边走了！”上校瘦长的黝黑手臂

朝狮身人面像一指，活像一个稻草人。

拉米亚点点头大声朝他回话，她的声音在风声的咆哮中几乎连自己都听不见。“我们要不要叫醒其他人？”她已经忘记了卡萨德之前一直在警戒。这个人从不睡觉吗？

费德曼·卡萨德摇摇头。他的护目镜推到了额头上，头盔已经变形，在他武装到牙齿的战甲后部形成一个附加罩。在装备的反光映衬下，卡萨德的脸看起来十分苍白。他朝狮身人面像做了个手势。那把多功能突击步枪牢牢地顶在左肘窝，手榴弹、双筒望远镜盒，还有更为神秘的物件从他紧致装甲的吊钩和网带上垂下来。他又朝狮身人面像指了指。

拉米亚身子朝前倾了倾，大声喊道：“伯劳把他带走了吗？”

卡萨德摇摇头。

“你能看见他吗？”她朝他的夜视镜和双筒望远镜做了个手势。

“看不见，”卡萨德说，“有沙暴。热信号都给搅得乱七八糟。”

布劳恩·拉米亚转身背对着狂风，沙粒就像投枪上射出的针头般击打着她的脖颈。她查询了通信志，但是它只告诉她霍伊特活着，还在移动；公共波段上再也没有别的信号。她挪挪身子，重新回到卡萨德旁边，他们的背部在大风中连成了一堵墙。“咱们去找找他吧！”她嚷道。

卡萨德摇头。“这个地方得有人守着。我沿路留了信号装置，但是……”他朝沙暴做了个手势。

布劳恩·拉米亚低头闪进了帐篷，套上靴子，然后又带着她的全天

候披风和父亲的自动手枪重新出现在门口。一把更为常规的武器——基尔击昏器，放置在斗篷的胸袋中。“那么我去。”她说。

开始她以为上校没有听到她的话。但是接下来她看到他灰白的眼珠中有东西闪动，于是明白他听到了。他轻轻敲击着手腕上的军用通信志。

拉米亚点点头，确认她的植入物和通信志都设置到了最宽波段。“我会回来的。”说完，她便开始朝不断徙长的沙丘跋涉。短裤的裤腿在静电电荷中泛出微光，电流淌过斑驳的沙丘表面，在银白脉冲的映衬下，沙子似乎都活了起来。

刚走了二十米远，宿营地就完全没了影儿。再往前走十米，狮身人面像就巍然矗立在她的面前。但是没有霍伊特神父的踪迹；在沙暴当中，还不到十秒，足印就完全消失了。

通往狮身人面像的入口敞开着，自从人类发现这个地方以来，它就一直开着。现在，它在泛着微光的沙墙中看起来只是个黑色的矩形。根据逻辑分析，霍伊特如果是要躲避沙暴的话，可能是进入其中了，但是冥冥中有什么东西告诉她，那不是神父的目的地。

布劳恩·拉米亚拖着沉重的步子绕过狮身人面像，在它的背风处休息了一阵，从脸上抹下沙子，顺畅地呼吸了一会儿，然后又继续前行，循着一条沙丘间若隐若现的被踩实的小径往前走。前方，翡翠莹在夜色中发出乳液状的绿光，光滑的曲线和顶峰油光闪亮，令人心生不祥的预感。

布劳恩·拉米亚斜着眼睛，又望了望，发现有什么人或是什么东西在飞瞬即逝的一刹那间在光芒中显出了身形。然后那影子又转瞬即逝，

也许是进了墓冢，也有可能是藏身在了入口处那黑色的半圆中。

拉米亚垂下头继续前进，大风推搡着她，好像在催促她赶着去办什么重要的事。

军事简报唠唠叨叨地一直持续到了上午十时左右。我怀疑这样的会议是不是都是一个样子——如背景噪音般的轻快单调声一刻不停的陈述，空气中弥漫着的咖啡味和烟味，以及一堆堆硬面资料和植入物存取带来的脑皮层叠加眩晕——好几百年以来都不曾改变。我怀疑，这些事在我小时候是不是要简单一些；惠灵顿把手下人——那些他不带感情却又精湛地称作“败类”^[5]的家伙——召集到一起，什么都不说，就把他们赶去送死了。

我把注意力又集中到这群人身上。我们身处一间大的会议室，亮白的矩形地毯和炮铜色的马蹄形桌子映衬着灰色的墙面，桌子上摆着黑色触屏，零星地摆着几个玻璃水瓶，色调相当和缓。执行官梅伊娜·悦石坐在桌子弧拱的中心，旁边是高级议员和内阁大臣，更远的地方，军官和其他二级决策官沿着曲线依次落座。他们的身后，桌子以外的地方，坐着不可或缺的助理群，而其中属于军部的那一群里没有人军衔低于上校，在他们的背后——在那些看起来不那么舒适的椅子上——坐着这些助理的助理。

我没有椅子。另外还有一群人员被邀请来，但是显然轮不上说话，我就和他们一起坐在会议室后部角落附近的一个高凳上，距离首席执行官二十米远，离正在作简报的官员就更远了。作报告的是名年轻上校，

他手里拿着一支教鞭，说起任何话来都毫不犹豫。上校身后是金灰相间的随调显示屏导板，身前是任何一个显像井中必不可少的微微隆起的万象球。随调板不时被云层覆满，变得充满生机；另一些时候，空气又被复杂的全息图搅得模糊不清。这些图表的微像在每一块触显板上闪光，又是一些通信志上方盘旋。

我坐在凳子上，观察着悦石，时不时画上几笔速写。

那天早上在政府大楼客房醒来的时候，明亮的鲸逝阳光从桃色的窗帘中涌入。清晨六时半是我的起床时间，窗帘就在那时自动打开。刹那间我迷失了，忘了自己身在何处，脑海里依然还在寻找雷纳·霍伊特，并因为伯劳和海特·马斯蒂恩而提心吊胆。然后，就像什么力量满足了我的愿望，让我远离了这些念头，让我开始做自己的梦，那一分钟，我心里又堆满了困惑，然后我坐起身大口吸气，警觉地向四周看去，期望柠檬色的地毯和桃色的光芒会像热梦一般退去，只留下痛苦、浓痰和可怖的咯血。亚麻布上染满血迹，这间充满阳光的屋子消融成西班牙广场黑暗公寓的阴影，四处鬼影陆离，约瑟夫·赛文敏感的脸庞朝前凑来，注视着我，等待着死亡降临在我头上。

我洗了两次澡，先用水浴然后是声浴。从浴室出来，刚铺好的床上放着一套新的灰色衣服，我取过穿上，然后出发去寻找东庭——我新衣服旁边留下的一张礼片上说的——那里正为政府大楼的宾客供应早餐。

橙汁是鲜榨的，培根脆嫩，货真物实。报上说首席执行官悦石将会于环网标准时间十时三十分通过全局和各大媒体向整个环网发表演说。报纸各版铺天盖地全是战争新闻。上面，无敌舰队的平面照片五光十

色，熊熊发光。莫泊阁将军身处第三页，阴郁地望向读者，报纸把他称作“对抗第二次格列依高叛乱的英雄”。戴安娜·弗洛梅正和她猿人般的丈夫在邻桌吃饭，她看了我一眼。她今早的着装更为正式，深蓝色长裙，远没有昨晚暴露，但是侧边开了一条细缝，隐隐可以瞧见昨晚的身材。她用颇有光泽的指甲夹起一条培根，小心地咬了一口，目光一直没有从我身上挪开。何蒙德·弗洛梅正读到折页里金融版面上一些宜人的消息，喉头咕哝作响。

“驱逐者迁移队……也就是大家俗称的游群……早在三个多标准年以前就被卡姆星系的霍金干扰感应装置探测到，”作简报的年轻官员说道，“甫一被探测到，军部的42特遣部队，也就是为海伯利安星系的疏散工作接受过改装的部队，立即带着绝密指令从帕瓦蒂旋入超光速状态，它们将会建立一个传送门，把整个海伯利安纳入远距传送能力范围。同时。87.2特遣部队又奉命从卡姆三号周围的苏尔科夫-近田集结地，调遣去同海伯利安星系的疏散军力会合，寻找到驱逐者迁移队，与他们交战并摧毁他们的军事部队……”无敌舰队的影像出现在随调板上，也映在了这名年轻上校的身上。他挥了挥教鞭，于是一条红宝石色的光线拦腰切过那张较大的全息像，显示出信息中所提到的一艘C3战舰。“87.2特遣部队受命于纳西塔元帅，他现在身处‘赫布里底’号霸舰……”

“知道了，知道了，”莫泊阁将军抱怨道，“这些我们都知道，雅尼。废话少说。”

年轻的上校挤出一丝微笑，朝将军和首席执行官悦石略微点点头，然后变回刚才的语调，只是其中少了些许自信。“在过去的七十二标准

小时中，据从42部队发来的超光加密信息报道，在特遣疏散部队的侦察小组和驱逐者迁移队的先头部队之间，爆发了白热化的战斗——”

“是游群。”利·亨特打断他道。

“对。”雅尼说道。他转身面对着随调板，五米深的磨砂玻璃闪烁着出现了。对于我来说这一切都只是无法理解的迷宫，里面有神秘的符号、五颜六色的向量线、底层编码，加上军部缩写词，这一切简直就像是胡言谰语。也许，房间里的高级将领和政客也对这些东西一窍不通，但是没有人承认自己搞不懂。我开始为悦石画一幅新的画像，背景中莫泊阁的侧脸活像一头斗牛犬。

“虽然最初的报道显示附近有四到五千单位的霍金尾波，但许多人都误解了这一数据。”叫作雅尼的上校继续道。我很想知道那到底是他的名还是姓。“你们知道。驱逐者.....啊.....游群有可能由多达上万艘单独的驱动单位组成，但它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很小，或者根本就没有武装，或者不具有太大的军事作用。微波、超光仪，还有其他的发射信号评估显示——”

“打扰一下，”梅伊娜·悦石说道，她沧桑的声音和这位简报官员蜜糖一般流畅的语言形成了鲜明对比，“你能不能告诉我们，有多少驱逐者舰船具有军事作用？”

“啊.....”上校一面说，一面朝他的上司瞥了一眼。

莫泊阁将军清了清嗓子。“我们估计，大约有六.....七百艘一等舰，”他说，“没什么可担心的。”

首席执行官悦石扬了扬一条眉毛。“那我们舰队的规模呢？”

莫泊阁朝年轻的上校点点头，示意他稍息，他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42特遣部队有大约六十艘战舰，执行官大人。另外还有——”

“42特遣部队就是疏散分队？”悦石问。

莫泊阁将军点点头，我想，在他的微笑中我看见了一丝谦逊。“是的，夫人。87.2特遣部队，大约一个小时前传送至星系的舰队，将会——”

“六十艘船足以抵挡六七百艘战舰吗？”悦石问。

莫泊阁朝他的一名同僚瞥了一眼，似乎是在求他耐心。“是的，”他说，“完全足够。你得明白，执行官大人，六百霍金驱动舰听起来可能很多，但它们只是一些兀自亢奋的单舰、侦察舰，或是一种他们称作枪骑兵的五人座攻击艇。42特遣部队由将近二十多艘主线神行舰组成，包括航空母舰‘奥林帕斯之影’和‘天王星站’。这些战舰当中的任何一艘都能装载一百多架战斗机或火炮定位雷达。”莫泊阁在他的口袋中摸索了一阵，抽出一根雪茄大小的转基因香烟，然后像是想起悦石不赞成吸烟，又把它插回了外衣口袋。他皱了皱眉。“等到87.2特遣部队部署完毕，我们将会有完全足够的火力对付哪怕十多个游群。”他依然皱着眉头，向雅尼点点头，示意他继续。

上校清了清喉咙，然后将他的教鞭指向随调显示屏。“你们看，42特遣部队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清理出用于修造远距传输器的必需空间。这项工程在环网标准时间六周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并于昨日标准时间十六时二十四分完成。首轮驱逐者骚扰袭击已经被击退，而42部队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在过去的四十八小时中，特遣部队的先锋部队和驱逐者主力之间已经发起了一场主要战斗。这次冲突的焦点在这儿——”雅尼又

做了个手势，于是随着他教鞭顶端的一击，随调板的一个区域便闪着蓝光跳动起来，“——在黄道平面二十九度高处，距离海伯利安的恒星三十天文单位远，大约距离这个星系的欧特云的假定边缘零点三五个天文单位远的地方。”

“伤亡情况怎样？”利·亨特问。

“对这样一场非常时期交火来说，完全在可接受的底线以内。”年轻的上校说道，他看起来像是从来没有进入过离战场方圆一光年的地方。那一头金黄的头发小心地梳到了一边，在聚光灯强烈的光线反射着光芒。“有二十六艘霸主快速攻击战机损坏或失踪，十二艘载鱼雷的火炮定位雷达、三艘火炬舰船、燃料运输艇‘阿斯奎斯之傲’，还有驱逐舰‘天龙星三号’遭受了损伤。”

“死亡人数呢？”首席执行官悦石问。她的声音非常平静。

雅尼迅速地瞟了一眼莫泊阁，但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大约两千三百人，”他说，“但目前正在开展救援行动，我们有希望找到‘天龙星’号的幸存者。”他抚了抚外衣，又紧接着道：“与驱逐舰战舰至少一百五十艘的确定伤亡相比，这完全是小巫见大巫。我军发起的对迁移星丛的袭击——造成了游群另外三十到六十艘战舰的毁灭，包括彗星农场、炼铁船，还有至少一个司令星丛。”

梅伊娜·悦石捻了捻粗糙的手指。“伤亡估计——我军的伤亡——包括已被摧毁的树舰‘伊戈德拉希尔’上的乘客和船员吗？就是那艘我们包租下来执行疏散任务的船？”

“不包括，夫人，”雅尼轻快地回答道，“虽然树舰被毁时发生了驱逐舰突袭，但我们的分析显示，‘伊戈德拉希尔’不是被敌军行动摧毁

的。”

悦石再次扬了扬眉毛。“那是怎么回事？”

“阴谋破坏，我们目前得出的结论是这样。”上校说道。他将另外一张海伯利安星系图表调上了随调板。

莫泊阁将军朝自己的通信志瞥了一眼，接着说道：“得了，跳到地面防御部分，雅尼。执行官大人三十分钟之后就要发表演说了。”

我完成了悦石和莫泊阁的素描，伸了个懒腰，四处张望，寻找下一个对象。利·亨特似乎是个挑战，他长着一张难以名状的脸，五官几乎都挤到了一起。我又看回上方的时候，一颗海伯利安的全息球体停止了转动，逐渐展开成为一系列平面投影：倾斜的等矩形、波恩投影、垂直线、星状符号、范德格林氏投影、高瑞斯投影、被遮断的古德等面积投影^[6]、指时针、正弦曲线、方位角等距、多圆锥图形、矫枉过正的桑津、埃舍尔化计算机、布列斯梅斯特、白金敏寺、米勒圆柱形、多方线绕制图，还有座区图标准，之后这一切都消融成一张海伯利安的标准罗宾逊-柏阿德地图。

我笑了。那是自简报开始以来我见过的最令人愉快的东西。悦石的几个手下正不耐烦地动来动去。他们希望在广播开始以前，至少能和首席执行官共处十分钟。

“众所周知，”上校发言道，“依据度陇-罗米亚计量法，海伯利安与旧地标准有9.89度的相似——”

“哦，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莫泊阁吼道，“快报告军队部署，早点讲完滚蛋。”

“是，先生。”雅尼吞了吞口水，举起他的教鞭。他的声音中再也没有了自信。“你们知道.....我是说.....”他指向最北方的大陆，那块地方在随调板上漂浮，像是草草描就的马头和脖颈，而这只动物自胸部和背部肌肉开始的地方以锯齿形终结。“这是大马大陆。它有另外一个官方名称，但是每个人都这么称呼它，自从.....这是大马大陆。在东南方延伸的岛链.....从这里到那里.....被称作猫和九尾。实际上，这是一个群岛，拥有一百多.....不管怎么说，第二主大陆叫作天鹰大陆，也许你们能看出来，它的形状看起来有些像旧地的鹰，这是它的喙.....在西北方海岸.....厉爪延伸到了这里，一直到西南方向.....这儿有至少一只翅膀，一直延伸到东北海岸。这一部分就是所谓的羽翼高原，由于遍布火焰林，这片高原几乎是不可通行的，但是这儿.....还有这儿.....在西南方向，有主要的纤维塑料种植园.....”

“军队部署情况！！”莫泊阁咆哮道。

我为雅尼画了素描。我发现要用石墨来表达汗珠的光辉是不可能的。

“是，先生。第三块大陆是大熊大陆.....看起来有点像一头熊.....但是没有军部部队在此登陆，因为这里是南极，几乎无法定居，虽然海伯利安自卫武装在这里常设潜听哨.....”雅尼似乎意识到自己在胡言乱语。他挺直身板，用手背抹了抹上唇，然后继续以一种更冷静的语调说道：“军部主要的陆军基地在这里.....这里.....和这里。”他的教鞭点亮了首都济慈附近的区域，那些地方都处于大马大陆脖颈的高处。“军部太空部队已经被派遣至首都第一空港，以及这里.....和这里第二战场，并提供安全保障。”他点了点安迪密恩和浪漫港，这两座城市都位于天鹰大陆。“军部陆军部队已经准备好了此处的防御工事.....”二十多盏红灯亮了；大部分在大马大陆的脖颈和鬃毛区域，但是也有几个在天鹰大

陆的喙部和浪漫港区域。“这些包括海军分队，也有地面部队，地对空和超地对空军队。最高指挥部预计，这将会和布雷西亚之战有所不同，战役不会在星球陆地上展开，但是我们也得做好准备，以防他们企图登陆侵略。”

梅伊娜·悦石查了查自己的通信志。距离实时广播还有十七分钟。“疏散计划怎样？”

雅尼重新建起的镇静又崩溃了。他略带绝望地望着自己的上级官员。

“没有疏散，”辛格元帅说，“那是个假象，是为了引诱驱逐者。”

悦石的指尖敲了敲桌面。“但是，海伯利安上有好几百万人口，元帅。”

“不错，”辛格说，“我们会保护他们。就算是疏散大约六万的霸主居民，也已经很成问题了。如果我们允许所有的三百万居民进入环网，将会引发骚乱。同时，出于安全考虑，这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伯劳？”利·亨特问道。

“出于安全考虑。”莫泊阁将军重复道。他站起身，从雅尼手中接过教鞭。年轻人在那儿站了一秒，看到没有地方坐，也没地方站，犹豫不决，最终移到议室后部靠近我的地方，以稍息阅兵的姿势站在那里，看着天花板附近的什么东西——或许是在凝视自己军事生涯的尽头。

“87.2特遣部队已经进入星系，”莫泊阁说，“驱逐者已经撤退到了他们的游群中心，距离海伯利安大约六十天文单位的地方。我可以打保票，整个星系都是安全的。海伯利安很安全。我们在等待反击，但是我

们完全知道我们有能力牵制敌军。而且，事实上海伯利安现在已经是环网的一部分了。有问题吗？”

没有人提问。悦石和利·亨特、一群议员，还有她的助理一起离开了。高级军官一撮撮移动，围成几团，显然是由军衔来区分的。助理四处分散。少数几个允许留在议室的通信员跑去找等在外面的摄影人员。年轻的上校，雅尼，依然还以稍息阅兵的姿势站着，目光涣散，脸色苍白。

我坐了一会儿，盯着海伯利安的随调板地图。从这么远的距离来看，大马大陆看起来更像一匹马。从我坐的地方看过去，我只能辨认出笼头山脉的山峰和大马“眼睛”下方由橘色渐变至黄色的高地沙漠。山脉东北部没有任何军部防御部署的标示，除了一个可能表示荒弃的诗人之城的小红灯之外，没有任何标志。光阴冢根本都没有标记。就好像这墓群没有军事意义，在这天的行动中不扮演任何角色。但是不知怎的，我知道的不止这些。不知怎的，我怀疑整场战争，上千的战役，数百万人——乃至数十亿人的命运——都掌握在没有标记的橘色和黄色地带上那六个人的手中。

我合上素描本，把铅笔塞进口袋，寻找出口，找到之后便离开了。

在通向主入口的一条长廊中，我遇见了利·亨特。“你要走了？”他问。

我吸了一口气。“不允许离开吗？”

亨特笑了，如果他薄嘴唇向上一合的动作能够被称作微笑的

话。“当然允许，赛文先生。但是执行官悦石大人已经吩咐我，要我告诉你，今天下午她希望再和你谈一谈。”

“什么时候？”

亨特耸了耸肩。“等她演说完毕，任何时候都行。随你方便。”

我点点头，算起来有上百万的说客、求职者、准传记作者、商人、执行官的粉丝，还有潜藏的杀手都愿意倾家荡产，只为与霸主最为杰出的领袖共度一分钟，与执行官悦石共度几秒钟，但我却可以在“随我方便”之时见她。从没有人觉得这个宇宙是正常的。

我从利·亨特身边擦肩而过，走向前门。

依照长久以来的传统，政府大楼的外墙内不设公用远距传输入口。我得稍微走上一段路，经过主入口的安全障碍，穿过花园，来到用作新闻总部和终端的建筑物。新闻记者正云集在一个中央观赏井周围，在那儿，“全局之声”刘伟林·德雷克正在为首席执行官悦石“对霸主有生死攸关重要性”的演讲作背景解说。我朝他的方向点点头，继而发现一个空闲的传送入口，亮出我的寰宇卡，然后走了进去，去找间酒吧。

一旦你到了中央广场，你就会发现它是环网内可供免费传送的地方。环网每一颗星球都至少提供了一个最棒的城市街区——鲸心提供了二十三个——供人购物、娱乐、品尝佳肴、喝酒。特别是喝酒。

中央广场同特提斯河一样，穿越了两百米高的军用规模的传送门。

广场大道呈环形，让人觉得这是一条无限长的主干大街，形成了一条物质享受的环面。人们可以像我那天早上一样，站在鲸逖明亮的日光下，俯瞰着中央广场上天津四丙的夜间游乐场，那里充满了霓虹和全息影像的光辉，浮光掠影地瞥见卢瑟斯上百层的主干商场，同时我也知道，再往上就是神林光影斑驳的小店；它有一条砖砌大道，还有一间通往“树梢”的电梯，那可是环网最为奢华的餐馆。

我并没有诅咒这一切。我只是想找一间安静的酒吧。

鲸心的酒吧中总是挤满了官僚、记者和商人，于是我搭乘了一艘中央广场穿梭航班，到了天龙星七号的主干道。该星球的重力令许多人气馁——我也未能幸免——但这也意味着这里的酒吧不会人满为患，来这里喝酒的人也不会带有其他什么目的。

我选择的是一家单层酒吧，这幢建筑几乎被掩埋在主要商业棚架的支撑廊柱和服务斜道下，里面很黑：黑暗的墙，黑暗的木头，黑暗的顾客——我的皮肤有多苍白，他们就有多黝黑。但这是个喝酒的好地方，于是我走了进去，点了杯双份苏格兰威士忌，随着酒一杯杯下肚，我的神志也愈加陷入其中。

就算在那儿，我也逃不开悦石的魔爪。在屋子远远的那头，一部平面电视机显示出悦石的脸庞和她身后全国广播时使用的蓝金相间的背景。另外几名饮酒者都聚在那边观看。我听见断断续续的演说词：“……为确保霸主公民的安全以及……绝不允许对环网或者我们的同盟造成任何威胁，哪怕以……因此，我已经授权了一项正式军事行动……”

“把那该死的东西声音调低点！”我惊讶地意识到自己在大叫。那些

顾客转过头来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但还是把声音调小了。悦石的嘴唇还在嚅动，我望了一阵，然后朝男招待挥了挥手，又要了杯双份。

过了一会儿，也许过了几小时，我放下酒杯，抬起头，发现黑暗的房间里有个人正坐在我正对面。我花了一点时间，用力眯起眼睛，想要在蒙眬中看清楚那个人是谁。一瞬间我以为那是芬妮，登时心跳加速，但是我又眨了眨眼睛，然后说道：“弗洛梅女士。”

她依然穿着我在早餐时间看见的那身蓝色礼服。不知怎的，那胸线似乎裁剪得更低了。在近乎黑暗房间里，她的脸和肩膀似乎散发着光芒。“赛文先生，”她说道，几乎是在低语，“我来，是要你兑现你的承诺。”

“承诺？”我挥手叫男招待过来，但是他没有反应。我皱皱眉，注视着戴安娜·弗洛梅。“什么承诺？”

“当然是为我画像。你忘了自己在宴会上的承诺了吗？”

我打了个响指，但是那个傲慢的招待还是不愿屈尊往我的方向看看。“我为你画过像了。”我说。

“是的，”弗洛梅女士说道，“但不是全身像。”

我叹了口气，喝干了最后的苏格兰威士忌。“我在喝酒。”我说。

弗洛梅女士微笑道：“如我所见。”

我站起身去找男招待，好好想了想这个问题，然后慢慢地坐上饱经风霜的木凳。“哈米吉多顿，”我说，“他们是在拿世界末日当游戏玩。”我仔细地看了看这个女人，略略眯起眼睛，好把她看清楚。“你知

道那个词吗，女士？”

“我相信他不会再给你任何酒了，”她说，“我住的地方有酒。你可以边喝边画。”

我又眯起眼睛，这次是在使手腕。我也许是稍微多喝了一点苏格兰威士忌，但是酒精并没有削弱我的意识。“你丈夫？”我说。

戴安娜·弗洛梅又笑了，真是光彩照人。“他要在政府大楼过上几天呢，”她说道，这次是真正的低语，“在这么重要的时刻，他不可能离权力之源太远的。来吧，我的车就在外边。”

我不记得自己付了账，但是我想我应该是付了。或许是弗洛梅女士付的。我不记得她把我扶出酒吧，但是我觉得另有他人把我扶了出去。也许是个司机。我记得一个穿着灰色上衣和裤子的人，记得我曾靠在他身上。

电磁车有个气泡形的拱顶，外面看起来是个球面镜，但从我们坐着的深凹软垫中望出去，那玻璃又相当透明。我数了数，我们经过了两个入口，然后驶出了中央广场，向远处开去，开始在一片炎黄天空下的蓝色田野之上爬升。精工细装的房屋矗立在山顶上，全是由某种乌木制成，周围都是罌粟田和青铜色湖泊。是复兴之矢？这种时候要搞清楚这样一个问题实在是太难了，于是我把头靠在拱顶上，决定休息片刻。我得为了给弗洛梅女士画像而休息一下……呵呵。

田园在身下飞逝而过。

费德曼·卡萨德上校紧紧跟着布劳恩·拉米亚以及霍伊特神父，顶着沙暴朝翡翠莹进发。他没对拉米亚说实话；尽管他们周围电荷闪烁，但他的夜视镜和热感器都还能正常运作。跟着他们两个似乎是找出伯劳的绝好机会。卡萨德记起了希伯伦的岩狮狩猎——用一只拴着的山羊作饵，然后守羊待狮。

卡萨德在整个宿营地周围都留下了指示器，从这些指示器传来的数据在他的战术显示屏上闪烁，并通过他的植入物在他耳边低语。撇下温特伯和他的女儿、马丁·塞利纳斯以及领事，让他们在营地熟睡，除了自动装置和警报没有任何保护，这没什么，完全是预期中的风险。但卡萨德紧接着转念一想，他怀疑自己到底能不能阻止伯劳。他们都是山羊，都被拴着，等待着。卡萨德决定要在死前寻找到的是那个女人，那个叫作莫尼塔的幻影。

风力慢慢加剧，席卷着在卡萨德身边尖啸，把正常的能见度减到了零点，并击打着他的紧制装甲。沙丘在电荷作用下发着光芒，他大步迈进，以确保拉米亚的热踪迹清晰见于视野，微型闪电在他的靴子和两腿周围噼噼啪啪地响。从她打开的通信志传来的信息源源流入。霍伊特关闭了频道，只能得知他还活着，并且在移动。

卡萨德从狮身人面像外张的翅膀下经过，感受着头上看不见的万吨重量，它就像一个巨大的靴跟悬挂在那里。然后他转身走下山谷，红外线视野中的翡翠莹是一座没有热踪迹的建筑，带着冰冷的轮廓。霍伊特进入了半圆形的入口；拉米亚在他身后二十米外的地方。山谷中没有其他活动的东西。来自帐篷处的信号被卡萨德身后的夜色和沙暴重重阻挡，但还是显示索尔和婴孩正在熟睡，而领事正清醒地躺着，没有任何动作，营地范围没有外敌侵入。

卡萨德滑下武器的安全栓，飞快地朝前走去，他的长腿迈着大步。那一刻，他宁愿放弃自己的一切，只要能够接上一个侦察卫星，只要能让自己的战术频道变得完整，千万不要再在这样七零八落的情况下处理如此片面的景象。他穿着紧致装甲耸了耸肩，继续前进。

布劳恩·拉米亚几乎没法自行走完距离翡翠莹的最后十五米。风力累积，已经成了狂风，而且还在逐渐增强，推挤着她一路前行，有两次她都脚下失足一头栽进沙里。现在，真正的电闪雷鸣开始发作，巨大的光带突然爆发，劈裂了天空，照亮了前头发光的墓冢。她确信在这样的情况下，营地中不可能还有人睡得着，于是两次试图呼叫霍伊特、卡萨德或者其他人，但她的通信志和植入物回馈给她的只是静电噪音，它们的宽频波段上也只有杂乱不清的声音。第二次跌倒之后，拉米亚跪在地上朝前看去；自从隐约瞥见他朝入口移动以来，再也没看见霍伊特的影子。

拉米亚抓紧她父亲的自动手枪，站起身，决定在狂风的推搡中走完最后的几米。她在入口处的半圆前停了一会儿。

不知是由于沙暴和静电反应的作用，还是其他什么原因，翡翠莹现在闪着明亮的胆汁状绿光，沙丘也被微微染上了这种颜色，使得她的手腕和双手看起来像是从墓里挖出来的东西。拉米亚最后试了试，试图在通信志上和谁取得联系，未果，然后她走进了墓冢。

身属具有一千两百年历史的耶稣会的雷纳·霍伊特神父，佩森新梵蒂冈居民，教皇乌尔班十六世陛下忠诚的奴仆，正在口吐下流之词。

霍伊特迷路了，他全身疼痛难忍。翡翠莹入口附近的宽阔房间现已变得相当狭窄，走廊总是弯弯绕绕，最后又回到出发的地点。现在，霍伊特神父已经迷失在了一系列地下墓穴之间，在发着绿光的墙壁间游荡。先前他们在这座墓穴中探过险，他自己还有一份地图，不过忘了带，可是他却不记得有发现或提到过这样一个迷宫。自己加上保罗·杜雷的疼痛，自从毕库拉部落在他身上植入了两个十字形就一直伴随着他，现在以前所未有的烈度威胁着他，他都快要被逼疯了。

走廊再次变得狭窄。雷纳·霍伊特高声尖叫，且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尖叫，也没有意识到他所叫出的话语——自从他告别童年时代起就再也没用过这些词。他想要解脱。从痛苦中解脱。从背上背负着的十字形线虫里杜雷神父的DNA、人格……杜雷的灵魂……这些重担下解脱。从自己胸膛上十字形承载的邪恶重生这个可怕的诅咒下解脱。

但是哪怕霍伊特在尖叫，他也知道不应由已死的毕库拉为他的痛苦承咎；殖民者迷失的部落，从他们自己的十字形中重生，世代代，最后全都变成了傻子，纯粹成了传递他们自己DNA和身上线虫DNA的载体，他们都是神父……伯劳的神父。

耶稣会的霍伊特神父带着一小瓶受过教皇陛下祝福的圣水，一份在隆重的大弥撒受过圣点的圣餐，还有一份基督教驱魔的古老经卷。这些东西现在都被遗忘了，封在他斗篷口袋里的一个有机玻璃圆瓶中。

霍伊特跌跌绊绊地撞在一面墙上，再次尖叫起来。疼痛现在成了一股无法描述的力量，就算是他刚刚在十五分钟以前注射的满剂量超级吗啡，对它也无济于事。霍伊特神父尖叫着，往衣服上乱抓，撕开了厚重的斗篷、黑色上衣和神父领、短裤、衬衫，然后是贴身内衣，最后他赤身裸体，在痛苦和寒冷中瑟瑟发抖。翡翠莹的走廊熠熠生辉，他对着夜幕，高声叫喊着污言秽语。

他又跌跌绊绊往前走，找到了入口，然后爬进了一间房间，那房间比他记忆中所探查到的所有房间都大。光秃秃、半透明的四面墙壁矗立在空旷的房间中，各有三十米高。霍伊特脚下一软，趴在地上，他朝下看去，发现地板已经变得几乎透明。他正望着地板薄膜下一条垂直的深井；那口深井径直垂下，距地面大约一公里的地方正熊熊燃烧。房间充满了身下遥远火光照射而来的橘红色律动。

霍伊特翻身侧躺，放声大笑。如果这是某人为他召集出的一幅地狱图景，那这人就大错特错了。霍伊特对地狱的看法是触知性的；它是体内不停迁移的痛苦，像是参差不齐的金属线划过他的血管和内脏。地狱是关于那些阿马加斯特贫民窟中将要饿死的孩童的记忆，是那些想把男孩派到殖民战场上送死的政客脸上的笑容。地狱是想到在他的生命里，或是在杜雷的生命里，耶稣教会灭亡的时候，它最后的信仰者只剩下少数几个年老的男女，他们全数坐在一起也只能填满佩森大教堂的几排长椅。地狱，是心口带着令人嫌恶地搏动着的温暖十字形；是带着此种邪恶，念祷清晨弥撒时的虚伪。

一阵热空气突然涌入，霍伊特看见地板有一部分滑开，显出一扇活板门，可以从中到达下面的深井。房间里充满了硫黄的臭味。霍伊特不禁嗤笑这样的陈腐手法，但是仅几秒间，嗤笑就变为了抽泣。他现在双膝跪地，用染血的指甲挖着他胸膛和背上的两个十字形。十字形的伤痕似乎在红光下微微发光。霍伊特听见身下火苗熊熊燃烧的声音。

“霍伊特！”

他一面抽泣一面转过身，看见一个女人的身影出现在门口。拉米亚！她的目光越过他，朝他身后看去，手中举起一把古老的手枪。双眼睁得大大的。

霍伊特神父感受到了身后的热量，听到隆隆的咆哮，像是远处火炉传来的声音，但是在那声音之上，他突然听到了石头上金属的滑动和摩擦之声。脚步声。霍伊特依然抓着胸前沾满血迹的伤痕，转过身，膝盖在地板上擦破了皮。

他先看到的是影子：十米高的锐角、荆棘、刀刃……铁管般的双腿，在膝盖和脚踝处有拢成圆形的曲剑刀刃。然后，在热光和黑影的搏动之中，霍伊特看见了双眼。千面体……一千面……红得煞眼的激光从红宝石双球体间发射而来，其下是钢铁荆棘的领口和水银的胸膛，反射着火焰和阴影……

布劳恩·拉米亚正举着她父亲的手枪开火。清脆的响亮之声不断回荡，在火炉的怒吼声中显得软弱无力。

雷纳·霍伊特神父转身面对着她，他举起一只手。“不，不要！”他尖叫道，“它会满足一个愿望！我得向它……”

伯劳，刚才还在那里——五米远的地方——突然出现在了这里，距离霍伊特只有一臂之遥。拉米亚停止了射击。霍伊特抬头往上看去，看见自己的影子倒映在这怪物被火擦亮的铬金胄甲上……但那一刻，他在伯劳的眼睛里也看到了别的什么东西……但转瞬即逝，与此同时，伯劳也不见了。霍伊特缓缓举起手，摸了摸自己的喉头，几乎是昏头昏脑地，他眼看着瀑布般流淌的鲜红液体，覆盖了他的手掌、他的胸膛、十字形、他的腹部……

他转身面对着门口，看见拉米亚依然瞪着眼睛，眼神中依然充满恐惧和惊吓，但不是因为伯劳，而是因为他，耶稣会的雷纳·霍伊特神父。在那一刻，他意识到痛苦已经褪去了，他张嘴想要说话，但是出来的，只是更多的鲜红液体，像是红色的间歇喷泉。霍伊特又朝身下看去，第一次注意到自己全身赤裸，他看着鲜血从他的下巴和胸膛滴落，如暴雨般滴落到现已变得黑暗的地面，他看着鲜血喷涌而出，像是有人弄翻了一桶红颜料，然后他再也看不见任何东西，脸部朝下坠入身下遥远……遥不可及的……地面。

戴安娜·弗洛梅的身体真是美容科学和基艺技术所能产生的极致。一觉醒来，我在床上躺了片刻，欣赏着她的身体：她转身背对着我，背部、臀部和双肋经典的曲线比欧几里得所发现的任何几何形状都要美丽且摄人心魄，在背部下方，那令人心驰神荡的圆润的乳白色臀部之上，能看见两个凹窝，丰满的大腿以柔和的角度相交，从后面看来竟比任何男子形体所能呈现的要更为性感和结实。

戴安娜女士正酣然而眠，或者是在装睡。我们的衣服乱七八糟地扔在一张宽大的绿色地毯上。光线很模糊，带着淡淡的洋红和蓝色，从宽阔的窗户涌入，透过其间能看见灰色和金色的树冠。身旁、身下，还有我们乱扔的衣服上方散乱地摆着好几大张绘图纸。我朝左侧过身子，拾起一张纸，看见上面匆忙而潦草画就的乳房、大腿和匆匆改画的手臂，一张没有五官的脸。要在酒醉且被勾引的情况下写生，从来都不是高质艺术的准则。

我呻吟了一声，翻身仰面躺下，研究起头顶二十英尺之上天花板上的刻纹蔓叶装饰。如果睡在我身边的女人是芬妮，我将永远也不愿离开。可事实并非如此，于是我从被子下滑出，找到我的通信志，注意到现在已经是鲸迹中心的清晨——我与首席执行官的预约已经过了十四小时——于是我匆匆跑到浴室寻找治疗宿醉的药丸。

戴安娜女士的药箱里有好几种药品可选。除了常见的阿司匹林和内啡肽，我发现还有兴奋剂和安定药、闪回注射器、催情真皮、分路雷管、大麻吸入器、非许可烟草香烟，还有上百种不太容易辨认的药物。我找到一个玻璃杯，强迫自己吞下了两颗速醒药丸，几秒内，我便马上感到恶心和头痛都消失了。

回到房间的时候，戴安娜女士已经醒了，正坐在床上，依然没有穿衣服。我笑了一下，然后看见东门口有两个男人。两人都不是她的丈夫，虽然都跟他一样强壮，而且和他是一个类型，脖子短，拳头像铁锤，下巴黝黑，不过这些特性在何蒙德·弗洛梅身上演绎到了极致。

我确信，在人类历史的漫长发展中，会有一些这样的男人，当他们意外全身赤裸地站在两名穿得严严实实、或许心怀叵测的陌生人面前时，面对这样的对手，可以毫不畏缩，没有想要遮掩自己的阳具弓起身的冲动，也不会感到自己全无防备、处于劣势……但我不是那种男人。

我弓起身，遮住我的腹股沟，朝浴室一步步退去，嘴里说道：“什么……谁……？”我朝戴安娜·弗洛梅看去，希望她能给我一个解释，但我看见的是她脸上挂着的笑容……那笑容正和我第一次从她双眼中看见的残忍一模一样。

“抓住他。快！”片刻前还是我爱人的女人命令道。

我及时冲进浴室，伸手去抓手控开关，想把门关上，但两个人中离我较近的那个已经立刻来到我面前，抓住了我，把我推回卧室，然后把我扔给了他的搭档。这两人都是从卢瑟斯或者同等高重力的星球来的，或者他们特意只吃类固醇食物，生活在参孙密室里，因为他们把我扔来扔去，简直不费吹灰之力。他们的身材有多魁梧，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

区别。我虽然曾当过校园斗士（时间很短），但我的人生……关于我人生的记忆……很少出现暴力的场景，特别是我在一场混战中获胜了之后，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得更少了。我朝这两个拿我当猴耍以自娱的人看了一眼，立即发现他们就是那种人们会从书上读到却不太会相信他们存在的人——他们把别人骨头折断、鼻子揍扁，或者是膝骨击裂时，心中产生的愧疚感程度，还不及我扔掉一支有瑕疵的触控笔。

“快些。”戴安娜又咝咝地命令着。

我彻底接入数据网、房间的记忆、戴安娜的通信志纽带、这两个受雇暴徒和信息世界纤细的联系……现在我已经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这里是弗洛梅的乡间庄园，距离派尔首都六百公里远，位于经过环境改造的复兴之二农业带……也清楚地知道了这些暴徒是何人：德斌·法鲁斯和赫米特·郭马，天国之门擦洗工联盟的工厂安保人员……却不明白为什么其中一人要坐在我身上，用膝盖抵着我的腰背部，而另一个要用他的鞋跟猛踩我的通信志，然后把一副渗透性箍带套上我的手腕，套上我的手臂……

我听见咝咝声，心里放松下来。

“你是谁？”

“约瑟夫·赛文。”

“那是你的真实姓名吗？”

“不是。”我感觉到吐真剂的效用，也知道只需走开，步回数据网，或是完全退回内核，就可以打乱他们的计划。但是那也就意味着，我的

身体会听任提问者摆布。所以我选择了留在那儿。虽然闭着双眼，我还是听出了下一句话出自谁之口。

“你到底是谁？”戴安娜·弗洛梅问道。

我叹了口气。要真正诚实地回答这个问题可真不容易。“约翰·济慈。”最终我这么说。他们一片沉默，我知道这个名字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那可能意味着什么吗？我自问道。我曾经预言说声名将如“水上书”。虽然我动弹不得，也无法睁眼，但要完全接入数据网，跟随这帮暴徒的存取向量还是没有问题的。公共档案向他们提供的名单上列出了八百个约翰·济慈，诗人的名字也是其中之一，但他们似乎对一个九百年前已经死去的人没有多大兴趣。

“你为谁工作？”这是何蒙德·弗洛梅的声音。不知怎的，对此我只是略微有一点惊讶。

“没人雇我。”

他们交头接耳了一番，语声产生的微弱多普勒效应随之改变。“他能忍得住药物作用？”

“没人耐得过，”戴安娜说道，“药物起效的时候，他们甚至会寻死，但没人能耐得住。”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何蒙德问道，“悦石怎么会在战争前夕带一个无名小卒进议会？”

“我说，他听得见你说话。”另一个人的声音说道——是那两个暴徒之一。

“没关系，”戴安娜说道，“反正审讯完，他也活不了。”然后她的声音再次传来，直接冲着我。“为什么首席执行官要邀请你去议会……约翰？”

“我不确定。可能是想得到点关于朝圣者的消息。”

“什么朝圣者，约翰？”

“伯劳朝圣者。”

有人想要说话。“嘘。”戴安娜·弗洛梅喝止道。然后她再次问：“是那些在海伯利安上的伯劳朝圣者吗，约翰？”

“是的。”

“那场朝圣现在还在进行？”

“是的。”

“那为什么悦石要问你呢，约翰？”

“我能梦见他们。”

传来一阵厌烦的声音。何蒙德说道：“他疯了。用了吐真剂，居然还不知道自己是谁，现在又跟我们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干脆把他了结了，然后——”

“闭嘴，”戴安娜女士说道，“悦石可没疯。是她邀请了他，记得吗？约翰，你说你能梦见他们，是什么意思？”

“我能梦见第一个济慈重建人格的感觉。”我回答道。声音很低沉，

就像是在说梦话。“他们谋杀他的肉体的时候，他把自己的意识通过物理连接接入了其中一个朝圣者，现在他就在他们的微网中游荡。不知怎的，他的所知所感就进入了我的梦境。或许，我的行动也进入了他的梦境，但我不得而知。”

“疯了。”何蒙德说道。

“不，不。”戴安娜女士说道。她的声音充满了紧张感，几乎是有些惊愕。

“约翰，你是个赛伯人吧？”

“对。”

“噢，老天爷。”戴安娜女士说道。

“赛伯人是什么东西？”一个暴徒说道。他的音调很尖，音色听起来像是个女人。

有一阵子没人说话，然后戴安娜开口了。“笨蛋。赛伯人就是内核创造的人类模拟体。上个世纪他们被宣布非法以前，曾经有一部分在顾问理事会任过职。”

“就像是机器人那种东西？”另一个暴徒问道。

“闭嘴。”何蒙德说。

“不是，”戴安娜回答道，“赛伯人在基因上是无可挑剔的，他们是以旧地人类的DNA为蓝本重建的身体。你所需要的只是一块骨头.....一绺头发.....约翰，你能听到我说话吗？约翰？”

“能。”

“约翰，你是个赛伯人.....那你知道自己的人格模板是谁吗？”

“约翰·济慈。”

我听见她深吸了一口气。“约翰·济慈.....是谁.....到底是何方人士？”

“是个诗人。”

“他是哪个时代的人，约翰？”

“生于一七九五，卒于一八二一。”我回答。

“哪种纪年，约翰？”

“旧地公元纪年，”我说，“大流亡前。现代——”

何蒙德的声音插了进来，显得相当激动不安。“约翰，你现在.....现在是不是在和内核联系？”

“对。”

“你能.....即使用了吐真剂，你也能自由地和它交流？”

“是的。”

“哦，妈的。”声音尖细的那个暴徒说道。

“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何蒙德厉声说道。

“再过一分钟，”戴安娜说，“我们得搞清楚……”

“我们能不能把他带走？”声音低沉的那个暴徒问道。

“蠢猪，”何蒙德说道，“要是让他活着，与数据网和内核联系……见鬼，他在内核中生活，他的心智在那里……然后他能向别人求援，不管是悦石、执行部门、军部，还是任何一个人！”

“闭嘴，”戴安娜女士说，“等我问完，咱们立马就杀了他。再问几个问题。约翰？”

“我在听。”

“为什么悦石想知道伯劳朝圣者身上发生的事？这跟与驱逐者进行的战争有什么联系？”

“这我吃不准。”

“狗屁，”何蒙德小声说道，“咱们快走吧。”

“别说话。约翰，你是从哪里来的？”

“过去的十个月里我住在希望星。”

“那之前呢？”

“之前住在地球。”

“哪个地球？”何蒙德问道，“新地？地二？地城？哪一个？”

“地球，”我说道，然后我记起来了，“旧地。”

“旧地？”其中一个暴徒说道，“放你娘的狗屁。你们不走我可走了。”

传来一阵烤熏肉的滋滋声，那声音来自武器发出的激光。我闻到一股比烤熏肉还要香的味道，然后听到“砰”的一声巨响。戴安娜·弗洛梅说道：“约翰，你说的是你的人格模板以前在旧地的生活吗？”

“不是。”

“你——你的赛伯体——以前住在旧地？”

“是的，”我说，“我是在那里起死回生的。就在西班牙广场我死去的同一间屋子里。赛文不在那儿，但克拉克医生和其他一些人都……”

“他疯了，”何蒙德说道，“旧地都已经毁灭四百多年了……除非赛伯体可以活四百多年……？”

“没有。”戴安娜女士尖声说道，“闭嘴，让我问完。约翰，为什么内核……把你带了回来？”

“答案我并不确知。”

“那是不是和人工智能之间的内战有一定程度的联系？”

“也许吧，”我说道，“很可能。”她问了个有趣的问题。

“是哪一派创造了你？终极派、稳定派，还是反复派？”

“我不知道。”

我听见一声恼怒的叹息。“约翰，你有没有向任何人通报你现在身

处何处，身陷何事？”

“没有。”我回应道。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这位女士的智商真是不敢恭维，竟然过了这么久才想起问这个问题。

何蒙德也长嘘一口气。“棒极了，”他说道，“我们得快点从这个鬼地方出去，趁着……”

“约翰，”戴安娜说道，“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悦石要制造这场和驱逐者的战争？”

“不知道，”我说，“确切说来，也许有很多原因。最有可能的原因是——这是她用于对付内核的策略，可以用此与之谈判。”

“为什么？”

“内核领导层只读存储器的成员惧怕海伯利安，”我说，“整个银河中所有的变量都可以量化，只有海伯利安是其中的一个未知变数。”

“谁害怕，约翰？是终极派、稳定派，还是反复派？人工智能的哪一派惧怕海伯利安？”

“三派都怕。”我说。

“扯淡，”何蒙德低声说道，“听着……约翰……光阴冢和伯劳跟这些东西有没有关系？”

“有，而且有相当大的关系。”

“怎样的关系？”戴安娜问。

“我不知道。没人知道。”

何蒙德，或者是其他什么人，狠狠地朝我的胸口猛击了一拳。“你是说那他妈的内核顾问理事会没有预见到这次战争和这些事件的结果？”何蒙德怒吼道，“你是不是期望我相信，悦石和议会在没有可能性预报的情况下就发动了战争？”

“不是，”我说道，“关于这个早在几百年以前就已经有过预言了。”

戴安娜·弗洛梅突然急促地说道：“预言的内容是什么，约翰？快点说。”那声音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孩子突然得到了一大堆糖果。

我口干舌燥。吐真剂血清已经榨干了我的唾液。“它预言了战争，”我说，“参与伯劳朝圣的朝圣者的身份。霸主领事的背叛行径，他将激活一项装置，将会打开——已经打开了——光阴冢。伯劳祸根的现身。战争以及伯劳祸根带来的结果……”

“结果是什么，约翰？”这个女人轻声问道，几个小时前我刚和她做过爱。

“霸主的终结，”我说，“环网的毁灭。”我试图舔舔嘴唇，但就连我的舌头也已经发干。“人类的末日。”

“噢，老天爷，”戴安娜小声说道，“预言可不可能出了错误？”

“不会，”我说，“更准确地说，在海伯利安对结果的影响这一点上，不会出错。其余的变数也应纳入考虑范围。”

“杀了他，”何蒙德·弗洛梅大叫道，“杀了这怪物……我们好从这里出去，告知哈布里特和其他人。”

“好的，”戴安娜女士说道，然后等了一秒钟，“不，不要用激光，你这个蠢货。我们就按照计划给他注射致命剂量的酒精。来，帮我托着渗透性箍带，我给他连上滴液器。”

我的右臂感受到一阵压力。一秒钟后我听到一阵爆炸声，感受到一阵冲击，听到一声惨叫。我闻到一阵烟味和电离空气的味道。一个女人尖叫起来。

“把箍带给他解下来。”利·亨特说道。现在我已经能看见他站在那里，依然穿着老式的灰色制服，身边围着一群执行部安保突击队成员，他们全身裹着紧致装甲和变色聚合服。一个比亨特高出两倍的突击队员点点头，把地狱之鞭扛在肩上，冲过来执行亨特的命令。

在一个我已经监视了一段时间的战术频道，我看见自己的一幅转播影像……全身赤裸，仰面八叉地躺在床上，胳膊上扣着渗透性箍带，胸腔逐渐泛起瘀青。戴安娜·弗洛梅、她丈夫，还有其中一个暴徒不省人事地躺在地上，但是没有死，房间地面上早已布满了碎砖和玻璃渣。另一个暴徒横躺在门口，上身的颜色和质感看起来像是一块烤焦过头的牛排。

“你还好吧，赛文先生？”利·亨特一面问，一面扶起我的头，然后把一个薄膜氧面罩覆在我的嘴和鼻子上。

“嗯……”我说，“还熬。”[\[7\]](#)我游回自己意识的表面，像一个潜泳者正以极快的速度从深处上升。头疼得要命。肋骨也疼得无以言表。双眼还不能完全起作用，但是透过战术频道，我能看到利·亨特的薄嘴唇微微抽动了一下，我想他这个动作应该是要展示一下笑意。

“我们会帮你穿好衣服，”亨特说道，“在回程途中给你弄点咖啡。

电磁车会载你飞回政府大楼，赛文先生。同执行官大人的会晤，你迟到了。”

平面电影和全息电影中的空间战役总是让我昏昏欲睡，但观赏真正的战斗确实令人入迷：就像是在看连环车祸的实时报道。实际上，就制作水准而言，真实的纪录片甚至比中等预算的全息影剧还要低（好几个世纪以来，这毫无争议一直是影界事实）。就算是拥有巨大的能量，一个人在面对真实的空间战役时总会不由自主地感到空间是如此庞大，人类的舰队、飞船、无畏级战舰和无名小卒都渺小得微不足道。

我坐在战术情报中心，也就是所谓的战略决议中心里，身边是悦石和她的蠢汉军官，四面大型的全息图框包围了我们，深层摄影和扬声器传送来的超光信息填满了整个屋子：无线电在战斗机之间喋喋不休，战术指挥频道咔嗒作响，各宽频波段、光激射频道和可靠超光线路上满载着舰船之间的直接信息，战场上所有的喊声、叫声、呼声和咒骂声成为了以无线电信号和人类声音为媒介的所有媒体的首要内容。我望着变为二十平方米大小的墙面空洞伸向无限远处，心里便作如是想。

这是一出完全混乱的闹剧，一个对混沌的功能型定义，一场无可救药的暴力行为的群魔乱舞。这是战争。

悦石和她的一大堆手下坐在这片噪音和光线的中央，战略决议中心如同铺着灰色地毯的矩形飘浮在星丛和爆炸声中，海伯利安的边缘发出湛青色的光芒，填满了北面全息投影墙的一半，垂死男女的尖叫声从每一个频道传来，充斥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耳膜。我也属于悦石身边那堆人之一，能出现在此地既是荣幸，更是背运。

首席执行官坐在高背椅中，她旋过身，十指交叉，两根食指敲了敲下唇，然后转向她的军事顾问理事会。“各位意下如何？”

七名挂满勋章的军官先是面面相觑，然后其中六个都向莫泊阁将军望去。将军正叼着一支没有点燃的雪茄凝眉沉思着。“不尽如人意，”他说，“我们正在拼力抵抗，不让他们接近远距传输点……那里的防御一切顺利……但是他们已经深入，远远地深入了星系内部。”

“元帅认为呢？”悦石问道，头略微侧了侧，直视着身着军部太空部队黑色制服的高大瘦削的男人。

辛格元帅摸了摸自己修得极短的胡须。“莫泊阁将军说得对。战斗确实没有按计划如期进行。”他朝第四面墙点点头，那里有好几张图表——大部分是椭面、卵形和弧弓——一层层覆盖在海伯利安星系的静照之上。其中一部分弧线就在我们的眼前扩大。明亮的蓝色线条代表霸主轨道，红色轨道属于驱逐者。红线的数量远远多于蓝线。

“分配给42特遣部队的两架攻击型航母都已经失去了战斗力，”辛格元帅说，“‘奥林帕斯之影’已经被毁，全体船员殉职，‘天王星站’损伤惨重，但正在返回地月间入坞区域的途中，有五艘火炬舰船为其护航。”

首席执行官悦石缓缓地点了点头，嘴唇碰了碰她的食指。“‘奥林帕斯之影’有多少船员，元帅？”

辛格的棕色双眼和首席执行官的眼睛一样大，却没有她眼中那么深层的忧伤。他迎向她的凝视，两人对视了几秒。“四千二百名，”他说，“不包括六百名海军分遣队队员。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在海伯利安远距传输站已先行下船，所以我们没有确切的消息，无法得知当时船员的实际人数。”

悦石点点头。她又转头向莫泊阁将军看去。“为什么会突然遭遇困境，将军？”

莫泊阁的表情很冷静，但是他几乎都快咬断那根紧紧夹在牙齿间的雪茄了。“对方的作战部队比我们预计的要多，执行官大人，”他说道，“加上他们的枪骑兵……五人座攻击艇，微型火炬舰船，真的，比我们的远程战斗机速度更快，装备更完备……它们就像小黄蜂一般致命。我们已经摧毁了他们的上百艘舰船，但只要其中一艘突破了防线，就会在舰队防线内部横冲直撞，肆意破坏。”莫泊阁耸了耸肩。“已经有不止一艘突破了防线。”

科尔谢夫议员坐在桌子对面，身旁是七名同僚。他旋转了一定角度，好让自己能够看到战术地图。“看起来，他们几乎都快侵入海伯利安了。”他开口道。这副著名的嗓音有些沙哑。

辛格开口说话了。“请记住这份地图的比例尺，议员。事实上，我们依然占有星系的绝大部分。距离海伯利安恒星十天文单位以内的所有一切都是我们的。战役只在欧特云的外围打响，而我们也在重新部署。”

“那么这些……黄道平面上方的……红色……斑点呢？”李秀议员问道。只有这名议员穿着红色的衣装；那已经成为了她在议会中的标志之

一。

辛格点点头。“一个有趣的战略，”他说，“游群发起了一场攻击，大约有三千艘枪骑兵参与其中，想以此来对付87.2特遣部队电子环形防线的钳形攻势。他们的这些兵力已经被牵制，但我们也不得不赞赏他们的聪明才智——”

“三千艘枪骑兵？”悦石温柔地打断了他。

“是的，夫人。”

悦石笑了。我停止了素描，心里暗自思忖，真庆幸我从没有受恩于那副特殊的笑容。

“昨天的军事简报不是说，驱逐者只会派出六.....七百作战单位，不可能更多？”当时这句话是莫泊阁说的。于是首席执行官悦石旋过身面对将军。莫泊阁的右眉弓了起来。

将军拿开雪茄，对着它皱了皱眉，然后又从下齿的后方摸出断在嘴里的雪茄屁股。“那是我们情报机构的报告。出了错。”

悦石点点头。“人工智能顾问理事会参与那项情报评估了吗？”

所有的目光都转向阿尔贝都顾问。那是个完美的投影：他和其他人一起坐在椅子中，双手微弯，搭在扶手上，姿势极为放松；通常移动投影都会有些朦胧，或者缺乏实体感，但这个投影完全没有这些缺陷。他长着一张长脸，拥有高高的颧骨和灵活的嘴唇，哪怕在最严肃的时刻，也似乎带着一种讽刺的微笑。这恰是一个严肃的时刻。

“没有，执行官大人，”阿尔贝都顾问说道，“没有人要求顾问理事

会评估驱逐者的力量。”

悦石点点头。“我想，”她说，这句话依然是针对莫泊阁，“军部情报人员的报告出来时，应该已经和理事会的预测组合过。”

军部地面部队将军瞪着阿尔贝都，满眼仇恨的目光。“不，夫人，”他说，“既然内核承认与驱逐者没有任何联系，我们认为他们的估计不会比我们的好多少。我们运行评估程序时，运用的是奥校^[8]历战网的总人工智能网。”他把咬掉了一大截的雪茄塞回自己的嘴里。那下巴很尖，说话的时候雪茄一直不离口。“理事会所做的能比我们好多少？”

悦石看着阿尔贝都。

顾问右手长长的手指微微动了动。“我们的估计……对于这个游群……显示有四到六千作战单位。”

“你——”莫泊阁涨红了脸吼道。

“在整个简报的过程中，你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这一点，”首席执行官悦石说道，“在我们早些时候的商议中，你也从没谈起过。”

阿尔贝都顾问耸耸肩。“将军说得对，”他说，“我们与驱逐者没有任何接触。我们的估计与军部的相比，也并不可靠多少，只是……它是基于一个不同的前提。奥林帕斯指挥学校的历史战略网络干得相当好。如果那里的人工智能的图灵·德木勒等级的敏锐程度再高一些，我们可能会把它们带入内核。”他又做了个优雅的手势。“但目前的情况是，理事会的前提只有在作未来计划的时候才有用。我们，当然，将会在任何时候将所有评估都移交给你们。”

悦石点点头。“那就马上这么做吧。”

她转身面对着屏幕，其余的人也照她的样子做。房间的监视器感觉到了寂静，于是把扬声器的音量稍稍调高了一点，我们便再次听到了胜利的呼喊、求救的哭泣，还有关于阵势、射击控制指示和命令的平静叙述。

最近的一面墙上显示着从火炬舰船“恩贾梅纳”号霸舰传来的实时信息，它正在B.5战斗群翻滚的碎片之间寻找幸存者。眼前那艘正在接近的火炬舰船已经被毁，放大一千倍之后，看起来像是一颗中间被炸开的石榴，种子和红色外壳以慢速度向四处散去，翻腾起伏，形成一大片一大片的云雾，都是些微粒、气体、冰冻挥发物、上百万从支船架、食品仓库、缠成一团的装备中撕裂开来的微电子，还有许许多多的尸体（他们的手臂和双腿不时地牵扯着，如同牵线木偶，从中可以看出那是一个个人）。“恩贾梅纳”号十米宽的探照灯，已经连续不断地扫过两万英里，投射过星光闪亮的冰冻残骸，一个个单独的物件、一块块残骸面、一张张脸，将它们映照在聚光灯之下。这真是一幅可怖的美丽图景。反射光让悦石的脸看起来越发苍老了。

“元帅，”悦石说，“游群在等到87.2特遣部队传送入星系后，才发动进攻，这说得通吗？”

辛格摸了摸胡须。“您的意思是不是问，这是不是一个圈套，执行官大人？”

“是的。”

元帅朝他的同僚扫了一眼，然后又看向悦石。“我认为不是。我们相信……我相信……驱逐者在发现我方的重兵部署之后，才作出了相应的回应。然而，这确实意味着，他们完全下定了决心，想要占领海伯利

安星系。”

“他们能办到吗？”悦石问，她的双眼依然盯着头顶上翻涌的残骸。一具年轻人的尸体，身上的太空服只剩下一半，正朝着镜头翻滚而来。那暴突的双眼和肺部清晰可见。

“不可能，”辛格元帅说道，“他们可以屠杀我们，甚至可以把我们完全赶回到海伯利安自身周围的防御范围之内。但是他们不可能击败我们，也不可能把我们赶出去。”

“也不能摧毁远距传输器？”李秀议员的声音很紧张。

“不可能。”辛格说道。

“说得对，”莫泊阁将军说，“我将会尽我职业生涯全数之力，毕功于此。”

悦石微笑着站起身来。于是其他人，包括我自己，也连忙站起来。“你已经尽力了，”悦石温柔地对莫泊阁说道，“你已经尽力了。”她环顾左右。“等到事情紧急之时，我们再在此处碰头。亨特先生将会代我之名与你们联系。同时，女士们先生们，政府工作一切照常。午安。”

其他人依次退场，最后只剩下我一人留在了房间里，我又坐下。扬声器的声音回到了最高状态。在一个波段上，一名男子在哭泣。狂躁的笑声夹杂着静电噪音传来。在我的头上和身后，以及两旁，星野在一片黑暗的背景上缓缓移动，星光冷冷地照射在残骸和遗物之上。

政府大楼是以六芒星的形状建造的，在星形的中心，由矮墙和特意种植的树木围起来的地方，有一座花园：比鹿苑整齐匀称的巨型花地要小得多，但在美景上却丝毫不比它逊色。天色渐暗，我在花园中漫步，鲸逝明亮的蓝白色天空逐渐褪变成金色，此时，梅伊娜·悦石朝我走了过来。

我们一同走了一会儿，谁都没有说话。我注意到她已经更换了衣服，现在穿着一件长袍，正是帕桃发星球上高贵的主妇所穿的那种；宽阔的袍身随风鼓荡，镶嵌着深蓝和金色的复杂精细花样，和这渐暗的天空相当匹配。我看不见悦石的双手，一定是插在隐匿的口袋里了，宽大的衣袖在微风吹拂下略略荡漾；袍摆在小路乳白色的石头上拖曳。

“你任由他们盘问我，”我说，“我很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悦石的声音很疲惫。“可是他们并没有向外发送信息。不会有信息泄漏的危险。”

我笑了。“然而，你却等到最后一刻才开始实施营救。”

“安全部门希望知道他们所能透漏的一切。”

“却不顾我的感受……把你们的成果……建立在我的麻烦之上。”我说。

“是的。”

“安全部门知不知道他们为谁工作？”

“他们提到了一个叫哈布里特的人，”首席执行官说道，“安全部门确信，他们说的人就是娥缅·哈布里特。”

“阿斯奎斯的商品经纪人？”

“对。她和戴安娜·弗洛梅与由来已久的格列依高的死党有联系。”

“她们的手法真是业余。”我说，想起何蒙德说出了哈布里特的名字，戴安娜的盘诘也全然不成体系。

“当然。”

“格列依高的死党是否与某些重要团体有关联？”

“只与伯劳教会有联系。”悦石说。她停住脚步，小径在这里接着一座石桥，其下是一条小溪。首席执行官撩起她的长袍下摆，在一张锻铁长凳上坐了下来。“你知道，所有的主教都在躲着，没一个人出来。”

“我不会把暴乱与对抗归咎于他们。”我对她说。我依然站着。眼前并没有任何安保人员或是监视器，但我知道只要我胆敢对悦石做出任何威胁性的举动，我将会在执行部安全部门的拘留室中醒来。头顶上，云层中最后一点金光也消失了，现在它们反射着鲸心数不胜数的塔城的银色光芒，炫亮夺目。“安全部门对戴安娜和她丈夫是怎么处置的？”我问。

“他们被彻底地审讯了一番。现在正.....在押着。”

我点点头。彻底审讯意味着，哪怕是现在他们的大脑也在布满分路的震荡回流中漂游。他们的肉身可能在低温休眠状态下储藏，直到举行一场秘密的审判，以决定他们的行为是否叛国。在审判之后，他们的身体将被毁灭，戴安娜和何蒙德将依然处于“拘留状态”，所有的感官和交流线路都会被关闭。霸主已经好几个世纪没有执行过死刑，但这另一种半斤八两的刑罚也不会好受。我坐在长凳上，离悦石六英尺远。

“你还在写诗吗？”

我对她的这个问题颇感惊讶。我朝下看了一眼花园小径，那里飘浮的日本提灯和隐匿的荧光球刚刚放出光芒。“没有真正地写，”我说，“有时候我会梦见有诗意的梦境。我以前曾经……”

梅伊娜·悦石双手紧握，搁在自己的大腿，细细审视着它们。“如果你要描述当下正发生的事件，”她说，“你会创造出什么样的诗篇？”

我笑了。“我已经写过了，而且放弃了两次……或者说，那个人这么做过。那是关于神明的死亡，以及他们难以接受自己被取代的事实。它讲的是变化、受苦和不公。这也是诗人描述自身的诗歌……他认为自己在如此的不公面前，遭受到了莫大的痛楚。”

悦石看着我。她的脸在渐暗的光线中成了一大片线条与影子的集合。“那这次正被取代的神又是谁，赛文先生？是人类，还是我们创造出来的意图废除我们的虚拟神灵？”

“见鬼，我怎么可能知道？”我厉声说着，转过身，自顾自地欣赏小溪。

“你属于两个世界，不是吗？既是人类，又属于内核？”

我又笑了。“我不属于任何一个世界。我只是这里的一个赛伯怪物，一个研究项目。”

“是啊，可又是谁的研究呢？为了什么目的？”

我耸耸肩。

悦石起身，我跟在她身后，两人跨过小溪，聆听着溪水流过石头的声音。小径在高大的圆石间蜿蜒盘绕，圆石上覆满了精致的地衣，在提灯的光芒中闪着微光。

悦石在一小段石阶的顶端停下脚步。“你觉得内核的终极派能否成功创造他们的终极智能，赛文先生？”

“他们能否创造上帝？”我问，“也有些人工智能不愿意创造上帝。他们从人类的经验中得知，要建立意识的下一个步骤，实质上如果不是自取灭亡，就是招致对方对自己的奴役。”

“但是一个真正的上帝会让他的造物灭亡吗？”

“在内核和它们假设的终极智能的这个例子里，”我说，“上帝不是创造者，而是造物。也许一个神灵必须创造出臣服于它的造物，并与之保持联系，这样才能让它感受到对他们的责任。”

“然而自从人工智能独立之后，这几个世纪以来，内核显然已经为人类承担了相应的责任。”悦石说。她正热切地注视着我，似乎想通过我的表情揣测出什么东西。

我朝花园外头看去。黑暗中的小径散发着近乎诡异的白光。“内核正在努力自取灭亡。”我说道。这么说的时候我也心知肚明，再没有别的人比首席执行官梅伊娜·悦石对这个事实了解得更多了。

“那么你是不是觉得，在此次自取灭亡的过程中，人类不再扮演被利用的角色？”

我用右手做了个否定的手势。“像我这样的生物不属于任何一方的文化，”我重申道，“既不因无心创造者的天真而身承恩赐，亦不因对他

们的创造物极其通晓而心受诅咒。”

“从基因上来讲，你是个完全的人类。”悦石说。

这不是个问题。我没有回答。

“据说耶稣·基督也是完全的人类，”她说，“同时也是完全的神明。人性和神性的交集。”

听到她提到这个古老的宗教，我感到十分惊讶。基督教首先被禅宗基督所取代，然后发展为禅灵教，最后涌现出上百种更为生机勃勃的神学和哲学，百花齐放。悦石的故星并不是收藏被抛弃信仰的博物馆，我猜测——也希望——首席执行官不是刻意收藏它们。“如果他同时既是完全的人类，又是完全的神明，”我说，“那我就恰是他的反物质形象。”

“不，”悦石说，“在我的想象中，你的朝圣者朋友们正在面对的伯劳，才是这样的东西。”

我盯着她。这是她第一次在我面前提到伯劳，尽管我知道，事实上——她也知道我知道——是她的计划让领事打开了光阴冢，释放了那个怪物。

“也许你也该踏上朝圣之路，赛文先生。”首席执行官说道。

“我在路上，”我说，“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

悦石做了个手势，于是一扇通往她秘密总部的门打开了。“是的，你确实以某种方式参与了朝圣，”她说，“但是如果携带着你副本的那个女人被钉在了传说中伯劳的荆棘树上，你会不会在你的梦中也遭受永恒

的苦难？”

我回答不出，于是站在那里，什么都没说。

“明天早上会议结束之后，我们再谈谈吧，”梅伊娜·悦石说，“晚安，赛文先生。做个好梦。”

马丁·塞利纳斯、索尔·温特伯，加上领事，三人蹒跚着往沙丘上跋涉，朝狮身人面像进发，此时布劳恩·拉米亚和费德曼·卡萨德正带着霍伊特神父的尸体在返程的途中。温特伯将披风紧紧地裹在身上，试图保护自己的宝宝不受暴怒的狂沙和闪耀的光线伤害。他望着卡萨德从沙丘上下来，上校黑色的长腿在通电的沙粒上方看起来就像漫画中的形象，霍伊特的双臂和双手悬垂着，伴随着卡萨德的每一次滑动和每一个步履，正轻微地摆动着。

塞利纳斯在尖叫，但是风声湮灭了所有的语言。布劳恩·拉米亚指了指依然矗立的那座帐篷；其余的早已被风暴摧毁或是撕裂。于是所有人一下拥入了塞利纳斯的帐篷。卡萨德上校最后进来，轻轻地把尸体放了下来。帐篷里，在纤维塑料布的拍击声和闪电那如同撕纸般的声音之上，他们的尖叫声清晰可辨。

“死了？”领事大叫着，剥开了卡萨德包裹在霍伊特赤裸身体上的斗篷。十字形闪着粉红的光芒。

上校指了指神父胸前的闪烁信号装置，那是连接到他身体上的一个军部医疗包。除了标志着系统正常运行的纤维和节结上的黄灯亮着之外，其余的灯都变成了红色。霍伊特的脑袋无力地朝后仰去，于是温特

伯看见被切断的喉咙那参差不齐的边缘上，一长溜缝合线如百足虫的脚勉强连接在那儿。

索尔·温特伯用手摸了摸他的脉搏，没摸到。他朝前俯过身子，把耳朵贴到神父的胸口上。没有了心跳，但是十字形的伤痕硌着索尔的脸，却是温暖的。他看了看布劳恩·拉米亚。“是伯劳干的？”

“是的……我觉得……我也不知道。”她指了指手里依然握着的古式手枪，“我的弹药都耗尽了。朝它开了十二枪……不管那是什么东西。”

“你看见那怪物了吗？”领事问卡萨德。

“没有。布劳恩进入墓冢之后过了十秒，我就进去了，但我什么都没看见。”

“你他妈的那些军备玩意儿呢？”马丁·塞利纳斯说。他正挤在帐篷的后部，缩成一团，像个胎儿一样。“难道那些军部的狗屎玩意儿都没显示出点什么？”

“没有。”

医疗包响起一阵轻微的警报，卡萨德从弹药带上取下另一条等离子弹药筒，将它装入医疗包的枪膛，然后急忙蹲坐下来，拉下护目镜密切注视着帐篷的开口处。他的声音从头盔的喇叭传出来，像是变了一个人。“他失血过多，我们在这儿没有补给。有没有谁带了急救设施？”

温特伯在自己的背包里翻寻着，几乎都要把它翻了个个儿。“我有一个基本医疗箱。但是对这个情况不太管用。不管是什么东西划过了他的喉咙，一切都被切断了。”

“是伯劳。”马丁·塞利纳斯低声说道。

“都无所谓。”拉米亚说着，双手抱肩，好让自己不再发抖。“我们得帮他。”她看着领事。

“他死了，”领事说，“就算是飞船的诊疗室也无法让他起死回生。”

“我们得试试！”拉米亚大叫道，探过身子抓住领事的外衣前襟。“我们不能丢下他，让他被这些……东西……”她朝死人胸膛上闪闪发光的十字形指了指。

领事揉揉眼。“我们可以把尸体销毁。用上校的步枪……”

“要是不从这该死的风暴里逃出去，我们都得死！”塞利纳斯大叫道，帐篷正在震动，纤维塑料每翻腾一下，诗人的头和背就会被猛烈击打一下。沙粒擦着帐篷布发出巨大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是外面有一支火箭正在升天。“快把那该死的飞船叫过来。快！”

领事把他的背包拉近了一些，似乎是在保卫里面古老的通信志。面颊和前额上，一颗颗汗珠闪闪发光。

“我们可以找个墓穴，在里面待着，等到沙暴消退，”索尔·温特伯说，“也许，可以去狮身人面像。”

“去你妈的。”马丁·塞利纳斯说。

学者在狭窄的空间里转了个身，盯着诗人。“你不惜大老远地来这里寻找伯劳，现在你是不是想说，既然有了点动静，它似乎已经出现了，于是你就改变主意了？”

塞利纳斯戴着一顶贝雷帽，帽檐拉得很低，后面两只眼睛闪闪发光。“别的我什么都没有说，我只是说，我想让他那艘天杀的飞船到这里来，我要它现在就来。”

“这可能是个好主意。”卡萨德上校说。

领事望着他。

“如果有拯救霍伊特生命的机会，我们就应该抓住它。”

领事陷入了痛苦。“我们不能离开，”他说，“现在不能离开。”

“对，”卡萨德同意道，“我们不会坐飞船离开这里。但是诊疗室可能能帮霍伊特。我们也能待在飞船里等沙暴退去。”

“也许还能搞清楚这儿到底发生了什么。”布劳恩·拉米亚说，她的拇指忽地指向帐篷顶端。

瑞秋正在尖声啼哭。温特伯哄着她，宽大的手掌扶着她的头部。“我同意，”他说，“如果伯劳想要找到我们，不管我们是在船上，还是在这儿，它找起来都不费吹灰之力。我们要保证不会有人离开。”他碰了碰霍伊特的胸膛。“这听起来有些恐怖，但诊疗室将会告知我们线虫衍生的机理，这对环网来说将是无价之宝。”

“好吧。”领事说。他从背包里拉出古老的通信志，将手放在触显上，轻声念出了几个词语。

“它会来吗？”马丁·塞利纳斯问。

“它已经确认了命令。我们得装载好我们的装备，为转移做好准

备。我已经下了命令，叫它在山谷入口的上方着陆。”

拉米亚惊奇地发现，自己竟然一直在流泪。她擦擦脸颊，笑了。

“你在笑什么？”领事问。

“所有的一切，”她说，用背在背后的那只手拧了拧自己的脸，“看到这一切，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要是现在能洗个澡该多爽。”

“要是能喝点酒该多爽。”塞利纳斯说。

“要是有个能躲避沙暴的地方。”温特伯说。他的宝宝正在从一个奶包中吸牛奶。

卡萨德往前探着身子，头和肩膀钻出了帐篷。他举起武器，拨下了安全栓。“信号装置显示，”他说，“有东西正在沙丘上方移动。”护目镜朝其余人转了过来，镜片上反射着挤在一起的一群苍白的人，还有雷纳·霍伊特更为苍白的尸体。“我要出去好好检查一下，”他说，“你们在这儿等着，直到飞船到来。”

“不要走，”塞利纳斯说，“这就像那他妈的一部古老的全息恐怖片里讲的，人们一个个离开……嘿！”诗人突然噤声。帐篷的入口变成了一个充满光线和嘈杂的三角形。费德曼·卡萨德不见了。

帐篷开始散架，沙粒在木桩和线锚身边软磨硬泡，最终，它们都垮了。领事和拉米亚挤到一起，在风声的咆哮之下大声呼喊，同心协力把霍伊特的尸体包裹在他的斗篷中。医疗包上的生命迹象显示灯继续闪着红光。血已经不再从粗略缝制的百足虫般的伤口流出了。

索尔·温特伯把他四天大的孩子放进胸前的托架，用他的斗篷裹紧了她，然后在入口处蹲下身。“看不见上校！”他大叫道。正留心观察的时候，一击闪电劈中了狮身人面像外张的翅膀。

布劳恩·拉米亚移身到入口处，扛起神父的尸体。尸体竟然如此地轻，令她深感惊讶。“我们把霍伊特神父带上飞船，置入诊疗室。然后就可以派一两个人回来找卡萨德。”

领事把他的三角帽往下拉了拉，然后耸耸肩，好让衣领竖起来。“飞船装有深层雷达和运动传感器。它能告诉我们上校去了哪里。”

“还有伯劳，”塞利纳斯说，“别忘了我们的老怪大人。”

“快走吧。”拉米亚说着，站起身来。她不得不努力顶风而行，才能勉强移动。霍伊特松弛的斗篷下摆在她的身体周围随风拍打，发出啪啦啪啦的声音，而她自己的斗篷也飞起一长条，在身后飘扬。在时断时续的闪电光芒的映照下，她在前头开辟出一条路径，朝山谷的前方进发，途中只回头看了一眼，以确保其他人都跟在后面。

马丁·塞利纳斯一步步走离帐篷，手里扛着海特·马斯蒂恩的莫比斯立方体，他的紫色贝雷帽在狂风的劲吹下不知飞向了何方，一路朝天空爬升。塞利纳斯站在那里，嘴里咒骂着，所用的词句令人咋舌，只在嘴里塞满沙子的时候他才稍微停歇了两秒。

“快来。”温特伯叫道，伸手搭上诗人的肩膀。索尔感觉着沙粒击打着他的脸庞，袭击着他短短的胡须。他的另一只手遮着胸膛，仿佛在保护什么无限珍贵的东西。“再不快走，我们就看不到拉米亚了。”两人互相搀扶着迎风前行。塞利纳斯绕到一个沙丘背风处，试图把他掉在那里的贝雷帽捡回来，一路上他的皮大衣疯狂翻飞，卷起褶皱。

领事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他扛着自己和卡萨德的背包。刚离开一分钟后，那狭小的蔽身处就木桩溃散，布墙撕裂。帐篷朝夜空飞去，四周包裹着一片静电的光晕。领事沿着众人的足迹，跌跌撞撞地走了三百米，偶尔可以瞥见前头的两个人，但更多的时候走岔了路，于是又不得不绕了很多弯子，直到最后又回到正确的路上。现在沙暴略微缓和了一点，但闪电一个连着一个，间隔越来越短，光阴冢在他的背后清晰可见。领事看见了狮身人面像，它依旧在不停闪耀的闪电之中发着光芒，后面是翡翠莹，那建筑的外墙发着冷光，在它们的后面是方尖石塔，现在也闪起了光，背靠着纯黑的悬崖壁，就像垂直插下的一柄重剑。在后面是水晶独碑。虽然移动的沙丘、随风起舞的沙子和突然划亮的闪电都让人感觉，似乎有很多东西正在移动，但就是没有卡萨德的影子。

领事抬头向上面望去，现在能看到山谷开阔的入口以及其上疾速奔涌的低云，他带着些许希冀，希望能看到他的飞船拖着闪耀的蓝色熔融尾迹从这些东西之间从天而降。风暴猛烈极了，十分骇人，但是他的飞船曾在更为恶劣的条件下着陆过。他料想着，它或许已经着陆了，其余人正在它的底部等待着他的到来。

但是当他来到山谷入口悬崖峭壁之间的山鞍时，大风再起，朝他袭来。他看见那四人在宽阔平坦的平原一端挤作一团，但飞船的影子丝毫不见。

“飞船现在不是该到了吗？”领事朝这小撮人走来的时候，拉米亚大声呼喊道。

他点点头，蹲下身从背包里取出通信志。温特伯和塞利纳斯站在他身后，俯下身，尽可能地为他阻挡一部分飞舞的狂沙。领事拿出通信志，然后停下手，朝四周张望。沙暴让他们觉得自己似乎处在一间疯狂

的屋室中，墙壁和天花板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一会儿房顶在他们头上很近的地方，四墙只有堪堪几米远，猛然间墙壁又退到了远处，屋顶朝上空飘去，仿佛是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中的那个场景，屋子和圣诞树都为克拉拉飞快地膨胀。

领事用手掌拨开触显，弯下腰，然后向着语声区域轻声说起话来。这个古老的机器也轻声向他回话，在沙粒的刮擦声中只能勉强听见。最后他直起上身，面对着其他人。“飞船不允许离港。”

抗议纷起。“你说‘不允许’是什么意思？”等到其他人安静下来之后，拉米亚问道。

领事耸耸肩，朝天上望去，那架势，就像他会看见一条蓝色的熔融尾迹，飞船依然会到来。“它没有获得离开济慈空港的许可。”

“你不是说你有那该死的女皇特颁的许可吗？”马丁·塞利纳斯吼道，“不是老家伙悦石她本人发给你的吗？”

“悦石的特许牌存在飞船的内存里，”领事说，“军部和空港当局都知道这一点。”

“那到底怎么回事？”拉米亚抹了抹脸。她脸颊上本覆着一层沙子，之前在帐篷里流泪的时候，在上面留下了两道泥浆的痕迹。

领事耸耸肩。“悦石撤回了先前的特许牌。这里有一条她发来的消息。你们要听听吗？”

整整一分钟里都没有人回答。自从他们一周前的旅程开始之后，和七人以外的任何人接触的念头就变得如此不相宜，甚至都不会有人真正去考虑这样的事；就好像他们的世界只剩下朝圣，除了夜空中偶尔闪过

的爆炸，几乎都快要忽略外面世界的存在。“好的，”索尔·温特伯说，“咱们听听吧。”沙暴突然暂时平静了下来，这几个字听起来就像在狂乱地叫嚣。

他们蹲成一个圈，把古老的通信志放在旁边，霍伊特神父放在圆圈的中心。他们已经有一小段时间没照管他了，于是沙子开始在他的尸体旁聚集，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沙丘。现在，除了极端生命信号测量监视器还闪着琥珀色的光以外，其余的指示器都变成了红色。拉米亚装备好另一个等离子弹药筒，确认滤息面具牢牢地固定在霍伊特的嘴巴和鼻子上，滤进纯氧，把沙子挡在外边。“好的。”她说。

领事打开了触显。

消息是超光信号流，大约十分钟以前由飞船录制。空气中充满了数据列和球形胶体影像，现正慢慢变得模糊，这正是大流亡时代的通信志独具的特色。悦石的影像闪着微光，狂风刮来的数百万颗沙粒在影像中间疯狂穿梭，她的脸庞怪异地扭曲着，然后又变得很滑稽。虽然音量调到了最高，但她的声音还是几乎完全被沙暴盖住了。

“抱歉，”熟悉的影像说道，“眼下我还不能允许你们的飞船向光阴冢飞去。离开的诱惑实在难以抗拒，你们的使命又太过重要，所有的其他因素都必须服从一个前提，那就是你们的使命。请理解，也许所有星球的命运都掌握在你们手上。请坚信，我的希望和祈祷永远伴你们左右。悦石。完毕。”

影像从两边收拢，然后退去。领事、温特伯，还有拉米亚都睁大眼睛，说不出一句话来。马丁·塞利纳斯站在那儿，朝几秒钟前曾经映出悦石脸庞、如今已成空寂的那片空气撒了一把沙子，然后尖叫道：“天

杀的贱货娘们政客道德瘫痪的傻屁扮男人样的女皇婊子！”他抬脚踢着空中的沙子。其他人都转头盯着他。

“唔，这样确实挺能让人发泄的。”布劳恩·拉米亚轻声说。

塞利纳斯露出恶心的神情，挥了挥双臂，走开了，一路上依然在朝沙丘乱踢。

“还有别的消息吗？”温特伯问领事。

“没了。”

布劳恩·拉米亚双手交叉在胸前，朝通信志皱了皱眉。“我不记得你说这东西是怎么起作用的了。在受这么大干扰的情况下，你怎么可能还能接通信号？”

“我们从‘伊戈德拉希尔’号下来时，我播下了一个袖珍通信卫星，现在就是通过密光与之联系的。”领事说。

拉米亚点点头。“那么如果你要发送报告，只需把简要的信息发给舰船，然后它就会把超光信号流传递给悦石……以及你的驱逐者联系人。”

“对。”

“没有许可，飞船就不能起飞吗？”温特伯问。这个老人安然坐着，他的双膝拱起，双臂垂在上面，一副由于极度疲乏而摆出的典型姿势。他的声音也很疲惫。“不能拒不理会悦石的禁令吗？”

“不能，”领事说，“一旦悦石说了不，军部就会在我们停船处的起

飞井设上一个三级密闭场。”

“再联系一下她，”布劳恩·拉米亚说，“向她解释一下吧。”

“我试过了，”领事把通信志握在手中，放回背包，“没有回应。我还在原始信号流中提到了霍伊特受了重伤，我们需要医疗帮助，需要飞船的诊疗室为他准备。”

“重伤，”马丁·塞利纳斯重复道，大步走向他们站在一起地点，“狗屁。我们的神父朋友已经跟格列依高的狗一样死得硬邦邦了。”他把大拇指朝裹着斗篷的尸体猛地一指。现在，所有的监视器都显示着红色了。

布劳恩·拉米亚低低地俯下头和身子，碰了碰霍伊特的脸颊，冰冷冰冷的。通信志的生物监视器和医疗包都开始叽叽地发出脑死亡警报。虽然滤息面具依然把纯氧压入他的肺部，医疗包刺激器依然在他的肺部和心脏工作，但是叽叽的声调越升越高，已经变成了尖叫，而后又降下来，变成一个平稳却骇人的声调。

“失血过多。”索尔·温特伯说。他双眼紧闭，前额低垂，碰了碰死去的神父的脸。

“太棒了，”塞利纳斯说，“真他妈太棒了。根据霍伊特自己讲的故事，他就要分解，然后重组了，多亏了那天杀的十字形……这人身上还带有两个那种该死的东西，真是有充足的复活保险……然后他又会东倒西歪地走回来，就像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只是这个版本的脑子出了问题。到那时候，我们该怎么做？”

“闭嘴。”布劳恩·拉米亚说。她正在用一层从帐篷里带过来的防水

布包裹霍伊特的尸体。

“你才该闭嘴，”塞利纳斯大叫道，“我们身边潜伏着一个怪物。老格伦德尔本尊就在外头的某个地方，磨着指甲，为下一顿美餐作准备，你真的想要霍伊特的僵尸加入我们这伙愉快相处的人？你记不记得他是怎么描述毕库拉的？千百年来他们都凭借十字形来起死回生，跟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说话都不比对着流动海绵说话能得到更多的回答。你当真想让霍伊特的尸体和我们一起旅行？”

“两个人。”领事说。

“什么？”马丁·塞利纳斯急急转身，打了个趔趄，然后跪倒在尸体旁边。他朝老学者探过身去。“你说什么？”

“有两个十字形，”领事说，“霍伊特的，还有保罗·杜雷神父的。如果他关于毕库拉的故事是真的，那么他们两人都会……复活。”

“哦，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塞利纳斯说着，一屁股坐进沙子里。

布劳恩·拉米亚已经裹好了神父的尸体。她看着那具人形。“我记得杜雷神父的故事里讲到那个叫作阿尔法的毕库拉的时候提到过这些，”她说，“但我还是没有搞明白。这种事有悖于质量守恒定律。”

“他们会变成矮个子僵尸。”马丁·塞利纳斯说。他把自己的皮大衣裹得更紧了些，挥拳击打着沙漠。

“要是那艘飞船来了，我们肯定已经搞明白了很多事，”领事说，“自动诊疗体系应该已经……”他顿了顿，打了个手势。“瞧，空气里已经没那么多沙子了。或许沙暴已经……”

闪电掠过，开始下雨了，冰冷的雨滴击打在他们的脸庞上，这份猛烈比沙暴的狂怒更胜一筹。

马丁·塞利纳斯开始笑起来。“这该死的沙漠！”他朝天空呼喊道，“我们都会被淹死在洪水里。”

“我们得从这里逃出去。”索尔·温特伯说。他的斗篷没有扣拢，里面露出他孩子的脸。瑞秋在哭，她双颊绯红，看起来比一个新生儿大不了多少。

“去时间要塞吗？”拉米亚问，“要过一两个小时……”

“那儿太远了，”领事说，“我们就挑一座坟墓露宿吧。”

塞利纳斯又笑了。他张口吟道：

这些人是谁呵，都去赶祭祀？

这作牺牲的小牛，对天鸣叫，

你要牵它到哪儿，神秘的祭司？

花环缀满着它光滑的身腰。^[9]

“你是说你同意吗？”拉米亚问。

“那他妈的诗句意思是说‘为什么不’。”塞利纳斯笑道。“为什么要给

我们冰冷的缪斯出难题，让他找不到我们？我们可以一边等飞船，一边观察我们的朋友分解。杜雷的故事里说，毕库拉在死亡打扰他们呆滞的凝视之后，要过多久他才能回到自己的同伴身边？”

“三天。”领事说。

马丁·塞利纳斯用手掌根拍了拍脑门。“当然。我怎么会忘记？多么惊人的相像啊。就跟《新约全书》说的一模一样^[10]。在这三天里，也许我们的伯劳暴狼会夺去我们当中一部分人的性命。如果我借神父的一个十字形以防万一，你们觉得他会不会介意？我是说，他有一个多余的……”

“我们走吧。”领事说。雨水持续不断地从他的三角帽上滴下来。“我们可以待在狮身人面像里，一直等到早上。我帮卡萨德搬他的额外装备和莫比斯立方体。布劳恩，你带霍伊特的行李和索尔的背包。索尔，你保证孩子暖和，别让她淋湿了。”

“神父怎么办？”诗人问，大拇指朝尸体一指。

“你背霍伊特神父。”布劳恩·拉米亚轻声说着，转过身去。

马丁·塞利纳斯张大嘴巴，看见拉米亚手里握着手枪，于是耸耸肩，弯下身去把尸体扛上肩膀。“等我们找到卡萨德的时候谁背他？”他问，“当然，也许他已经被大卸八块，这样子我们都——”

“闭上你的臭嘴，”布劳恩·拉米亚疲惫地说，“别逼我杀你，我可不想让咱们再多背一件东西。只管走吧。”

领事在前头带路，温特伯紧随其后，马丁·塞利纳斯在几米远后蹒跚地走着，布劳恩·拉米亚殿后，这群人又一次走下低矮的关口，朝着

墓群所在的山谷进发。

那天早晨，首席执行官悦石的日程排得甚满。鲸迹中心每天有二十三个小时，这便于政府依照霸主标准时间工作，而完全不会破坏本地的昼夜节律。五时四十五分，悦石接见她的军事顾问。六时三十分，她与二十多名议员、全局和技术内核的代表等重量级人物共进早餐。七时十五分，执行官传送至正值傍晚的复兴之矢，去为卡杜阿的赫尔墨斯医疗中心进行官方剪彩。七时四十分，她传送回政府大楼，接见包括利·亨特在内的顶级助理，预先熟悉一遍她将于十时整向议会和全局进行的演说。八时三十分，悦石又接见莫泊阁将军和辛格元帅，获知最新的海伯利安星系的战况。八时四十五分，她接见了我。

“早上好，赛文先生。”首席执行官说。她正坐在办公桌后，三天之前，我正是在这间办公室第一次会见了她。她朝一个靠墙的餐具柜挥了挥手，那里安稳地摆放着标准纯银壶，里面盛着热咖啡、香茶，以及卡福塔。

我摇摇头，坐了下来。有三个全息图窗显示着白光，只有我左边的那个显示着海伯利安星系的三维地图，正是我在战略决议中心的时候雅尼曾试图译解的那幅。在我看起来，现在代表驱逐者的红色图块似乎已经覆盖并渗透了整个星系，就像红染料溶解并混入了蓝色溶液。

“我想听你说说你的梦。”首席执行官悦石说。

“我想听你说说你为什么不帮他们，”我回道，语调平淡，“为什么你任由霍伊特神父死去。”

想来悦石肯定不习惯别人以这种口气对她说话，至少在她跻身议会四十八年、当上首席执行官的十五年里是这样，但她却没有什麼反应，只是一边的眉尖稍稍扬了扬。“那么你梦见的事情都是真实的。”

“你怀疑这点？”

她放下刚才一直拿在手上的工作板，关掉它，然后摇摇头。“没有真的怀疑，只是在听你说出这些除我以外整个环网内再没另一个人知道的事情之时，我依然感到震惊。”

“你为什么拒绝授权他们使用领事的飞船？”

悦石的椅子转开，她抬头看着图窗，那里的战术显图不停移动、变化着，最新的信息传来，红色的流动、蓝色的溃退、行星和卫星的运动，一切都在不停变化。我不知道战况是不是她的理由之一，但她没有这么说。她又转过身来。“难道我的每一个行政决定都得解释给你听，赛文先生？是谁赋予你这个权力的？你又代表谁？”

“我代表海伯利安上那群被你陷入两难之境的五个大人和一个孩子，”我说，“霍伊特应该能被救活的。”

悦石单手握拳，然后用食指关节敲了敲下唇。“也许吧，”她说，“也有可能那时候他已经死了。但那不是重点，对吧？”

我坐回椅子上。因为嫌麻烦，我没随身带上素描本，但双手空空，

指头却想要握着什么东西，几乎发疼。“那什么才是重点？”

“还记不记得霍伊特神父的故事.....他在往光阴冢进发的旅途中讲述的故事？”悦石问。

“记得。”

“每一个朝圣者都有机会向伯劳许一个愿。按传统，那个生物会满足其中一人的愿望，同时其他人的愿望会被拒绝，那些被拒绝的人都会被杀死。你还记不记得霍伊特的愿望是什么？”

我顿了顿。要记起朝圣者过去发生的小事很困难，无异于试图回忆上周梦境的细节。“他想把十字形取走，”我说，“他想为杜雷神父的.....灵魂，DNA，反正就是那东西，争取自由.....还有他自己的自由。”

“不完全是，”悦石说，“霍伊特神父想要死。”

我站起身，几乎撞倒了椅子，大步走向律动的地图。“一派胡言，”我说，“就算他想死，其他人也有义务拯救他.....你也有。可你让他死了。”

“是的。”

“你要让他们中的其他人也都死掉？”

“没必要，”首席执行官梅伊娜·悦石说，“那是他们的意志.....也是伯劳的意志，如果这种生物真的存在的话。目前我所知道的，只是他们的朝圣之路太过重要，不可能允许他们.....在作决定的时候.....有一丝一毫的退缩。”

“谁的决定？他们的？六七个人.....加上一个婴孩，这些人的生命.....怎么可能影响到一个拥有一千五百亿民众的社会的未来？”当然，我知道那个问题的答案。人工智能顾问理事会和霸主那些感知力稍差的预言家们小心翼翼地选择了朝圣者。但是他们有什么目的？不得而知。他们都像是密码，同整个海伯利安等式的终极之谜吻合。

悦石到底是知道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是只知道阿尔贝都顾问和她的间谍告诉她的那些？我叹了口气，又走回到椅子边坐了下来。

“你的梦有没有告诉你卡萨德上校的命运如何？”首席执行官问道。

“没有。我醒来的时候，他们还没回狮身人面像去躲沙暴呢。”

悦石微微一笑。“你意识到了，赛文先生，要达到我们的目的，更为便利的方法就是给你服用镇静剂，同时在你那位叫作弗洛梅的朋友用的吐真剂的作用下，将你连接上一个语音输出器，这样我们就能获得关于海伯利安上发生的一切更为持续的报道。”

我也回馈给她一个微笑。“是啊，”我说，“那样要方便得多。但是如果我借由数据网偷偷溜进内核，抛下自己的肉体，这样一来，你们就没那么方便了吧。如果我再次被监禁，我铁定会这么做的。”

“当然，”悦石说，“如果我陷入这样的境况，也铁定会这么做。告诉我，赛文先生，内核是什么样子？你的知觉真正居住的那个遥远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子？”

“繁忙，”我说，“你今天见我，还有别的什么事吗？”

悦石又笑了，这次我感觉出那是一个真正的微笑，而不是她作为政客所擅长使用的武器。“有，”她说，“我脑子里的确想着一些别的事

情。你愿意去海伯利安吗？实体的海伯利安？”

“实体的海伯利安？”我木头木脑地重复着。突然有一种奇异的兴奋感漫过我的身体，手指和脚趾一阵刺痛。或许我的知觉确实驻扎在内核，但我的身体和大脑都百分之百是人类，完全会受肾上腺素之类的化学物质控制。

悦石点点头。“上百万人想去那儿。想传送到一个从没去过的地方。想近距离观看战争。”她叹了口气，移开工作板。“愚民，”她抬头看着我，棕色的双眼盛着庄重，“但是我想派个人去那儿，并亲自向我汇报。利今天早上要用新建的军用超光传输终端出去，我想你可以和他一起走。可能来不及到达海伯利安星球，但是至少可以进入星系。”

我脑子里一下冒出许多问题，而第一个涌出的念头令我感到有些羞赧。“那不会很危险吗？”

悦石的表情和声调都没有变化。“极有可能。虽然你会远远地置身火线之后，而且利也接受了详尽的指示，不让他自己.....也不能让你.....靠近明知有风险的地方。”

明知有风险的地方，我想。但是处在战争区域，邻近还有一个伯劳那样的生物在自由地四处游荡，有多少地方没有明知的风险？“好的，”我说，“我会去的。但还有一件事.....”

“什么事？”

“我得搞清楚为什么你要我去。我个人感觉，如果你只是想让我同朝圣者取得联系，那么把我送走，你就是在冒一个不必要的风险了。”

悦石点点头。“赛文先生，的确，我很有兴趣知道你和朝圣者的联

系.....虽然这联系有点势单力薄。但同时我也的确有兴趣获得你的观察和评价。你的观察。”

“但我对你来说无足轻重，”我说，“你根本不知道我同时还可能向谁报告，不论是出于蓄意，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我可是技术内核创造的啊。”

“你说得对，”悦石说，“但同时，在当下的鲸迹中心，乃至整个环网，你可能是最处身事外的局外人。同时，你的观察出自一名训练有素的诗人之眼，那是一位我崇敬的天才。”

我放声狂笑了一番。“他才是，”我说，“我只是个模拟物。一只寄名虫，一幅讽刺画。”

“你这么确定吗？”梅伊娜·悦石问。

我举起空空的双手。“我踏上这趟奇异的来生之路，已经过了十个月。我活着，清醒，有意识，却没写过一行诗，”我说，“我从没用诗来进行过思考。这还不足以证明我这个内核提取项目是个唬人的东西吗？甚至我的代名对约瑟夫·赛文本人来说也是一种亵渎，我做梦也没拥有过他那样的卓越天赋.....他同真正的济慈比起来确然相形见绌，可我冒他之名已是玷污。”

“那也许是事实，”悦石说，“也可能不是。不管是不是，我都请求你陪亨特先生一道完成这次去海伯利安的短行。”她顿了顿。“你并非.....必须得.....去。就很多方面来讲，你甚至都不是霸主公民。但如果你去了，我会非常感激。”

“我会去的。”我又说了一遍，觉得自己的声音似乎非常遥远。

“很好。你得带一些厚一点的衣服。不要穿那种在自由降落时会松掉或者引发尴尬局面的衣服，不过你也不大可能碰上这样的情况。先去政府大楼的主传输节点见亨特先生，安排在……”她瞥了一眼通信志，“……十二分钟之后。”

我点点头，转身离开。

“噢，赛文先生……”

我在门口停下。办公桌后那位年迈的女性突然间看起来非常弱小，而且疲倦异常。

“感谢你，赛文先生。”她说。

的确，上百万人都想传送至战争区域。全局一片吵吵嚷嚷，满是请愿、争论，关于公民能否传送至海伯利安，巡游航线请求发起短期的游览，行星政治家和霸主代表也要求获准去该星系旅行，执行“实况调查任务”。所有的这些请求都被否决了。环网公民——特别是那些有权有势，颇具影响力的霸主公民——都不习惯他们获得全新经历的权利被拒绝。而对霸主来说，全力作战依然是一项未曾有过的体验。

但首席执行官的机关和军部领袖依然强硬：任何公民或者未授权组织都不得传送至海伯利安星系，任何未经审查的新闻报道都不得公之于众。在那个信息通畅、无处不达的年代，这样的闭关政策真是令人发狂、使人心痒。

把授权牌给十数个安全节点校验过之后，我终于在执行部远距传输节点见到了亨特先生。亨特穿着黑色羊毛衫，衣着简朴，但在政府大楼

的这个区域，却引得在场所有穿军部制服的人们的注意。我没多少时间可供换装，只是回到公寓，胡乱抓了一件宽松的背心——上面有很多口袋，可以装不少画具——还带了一个三十五毫米成像仪。

“准备好了吗？”亨特问。这个长着一张巴塞特猎犬脸庞的人见到我似乎并不高兴。他手里提着一个朴素的黑色小提箱。

我点点头。

亨特朝一个军部运输技术员打了个手势，于是一个一次性入口闪着微光出现了。我知道，这个东西是依照我们的DNA签名特别调谐的，不可能接纳其他任何一个人。亨特吸了口气，走了进去。我看着那扇水银般的入口表面在他通过之后泛起一阵涟漪，就像一条小溪在最清和的微风拂过之后，要回到平静的原初一般。然后我也走了进去。

据传闻说，人们在最初的远距传输器中的传送过程中不会有任何感觉，于是人工智能和人类的设计者对机器进行了修改，添上隐约的刺痛和经历臭氧电离的感觉，以让旅行者觉得已然完成了旅行。不管是事实还是虚构，在我从门口走出一步之后，皮肤依然充满了紧张感，于是我停了下来，左右张望。

很奇怪，但的确如此。作战太空飞船出现在小说、电影、全息电影和刺激模拟的描绘，已经有八百年历史了；甚至在人类除了乘坐飞过大气层的改装飞机之外，没有任何可以离开旧地的交通工具，他们的平面电影就已经开始描述史诗般壮丽的空战，还有大型星际无畏级战舰，装载着难以置信的军备，仿佛流线型的城市一样突进太空。甚至最近根据布雷西亚之战创作的蜂拥出品的战争全息电影里，也放映着大型舰队在狭窄得令两名地面士兵感到幽闭恐惧的空间内一决胜负，船舰迅速转

航、开火、燃烧，就像希腊的三层桨战船挤进阿忒弥希恩海峡。

这也难怪，当我走上舰队的旗舰时，我期望自己将会走上跟全息电影里一样广阔的舰桥，巨大的屏幕显示着敌舰的情况，高音喇叭会齐齐轰鸣，高矮不齐的司令官在战术指挥面板前聚作一团，而飞船则忽右忽左地不停倾斜。想到这些，我心跳加速，手掌心也变得略略有些湿润。

亨特和我所站的地方应该是个发电车间狭窄的走廊。喷有色码的管子四处扭曲，只有在固定的间隔区域不时地出现一把手柄或是一扇气密舱门，显示我们确实身处飞船的内部。从艺术级触显和交互式控制面板所显示的内容来看，走廊除了作为通道以外，还有别的作用，但它整体的效果就是原始简单技术与幽闭恐惧感的结合。我有些期盼，希望能见到从电路节点间连出的缆线。有个垂直的升降机井将我们的走廊分割开来；透过另外的舱门，可以看见其他那些狭窄而混乱的走道。

亨特朝我看了看，微微耸耸肩。我猜，我们是否有可能被传送到了错误的目的地。

两人尚未开口，这时，一名年轻的军部太空少尉穿着一身黑色战服从一条侧廊走了出来，向亨特敬了个礼，说道：“欢迎来到‘赫布里底’号霸舰，先生们。纳西塔元帅命我向二位传达他的致意，并邀请二位前往战斗控制中心。请随我来。”说完，这位年轻的少尉转了个身，伸手抓住一个横档，然后将自己拉入了一个狭促的垂直机井。

我们尽可能跟着他。亨特挣扎着，以免弄掉他的小提箱，我也在往上爬的时候努力不让双手被亨特的脚后跟踩到。爬了几码之后，我意识到这里的重力远不到一标准重力。事实上，这根本不是重力，感觉更像是有一大群渺小却坚持不懈的手在把我“往下”压。我以前知道，有的太

空船会把整艘船罩入一级密蔽场，以此来模拟重力，但现在是我的首次直接经验。那感觉并不真正令人愉快：面对持续不断的压力，我就像是在顶风而行，而除了这种感觉之外，我还遭受着狭窄的走廊、袖珍的舱门和各种设备乱作一团的防水壁所带来的幽闭恐惧感。

“赫布里底”号是一艘C3通信控制指挥船，战斗指挥中心既是它的心脏，也是它的大脑——但这个兼作心脏和大脑的东西却并不怎么出类拔萃。年轻的少尉带我们经过了三个气密舱门，领着我们走下最后一条走廊，沿路有海军警卫把守，他们一一向他们敬礼。最后我们被留在了一间大约二十码见方的小屋，那间屋是如此喧闹，被众多人员和设备挤得满满当当的，以至于我的首个冲动就是要退回到舱门之外，呼吸一口新鲜空气。

这里没有巨大的显示屏，但有许多年轻的军部太空军官聚集在神秘的显示器前面，他们或是僵坐在那儿，完全陷入刺激模拟仪器，或是站在跃动的随调板面前，那看起来像是从六个舱壁上伸出来的。男男女女都像是绑在了自己的椅子和感官支架上，只有一小部分官员——他们当中的大多数看起来不像粗野的武士，更像受尽折磨的官吏——在狭窄的走廊上来来往往，轻拍着背上的附属物，大喊大叫，要求更多信息，把植入物插孔插入控制台。这些人中的一个向我们匆忙赶来，看着我俩，敬了个礼，然后问道：“亨特先生？”

我朝我的同伴点了个头。

“亨特先生，”这位体形硕大的年轻中校说道，“纳西塔元帅现在想见您。”

驻海伯利安星系霸主军队的全军最高指挥官是个身材矮小的男人，

一头浅浅的白发，皮肤远远超出了他的年龄所应有的光滑程度，脸上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像是刻上去的痕迹。纳西塔元帅穿着黑色高领制服，但没有戴等级勋章，只在衣领上别了一颗红矮星。他的双手粗硬，看起来甚为有力，指甲却是新近修剪的。元帅坐在一个小小的平台上，四周环绕着各式设备和静止的随调板。繁忙而高效的疯狂似乎在他身边漫流，就像一条激流绕过一块岿然不动的岩石。

“你就是悦石派来的信使，”他对亨特说，“这位是谁？”

“我的助理。”利·亨特说。

我努力压制住想要扬起眉毛的冲动。

“请问有何贵干？”纳西塔问，“如你们所见，我们很忙。”

利·亨特点点头，朝四周看了看。“我有一些文件要传达给你，元帅。有没有什么地方能让咱们私下谈谈？”

纳西塔元帅咕哝了一声，手掌拂过一个变阻感应器，于是我们身后的空气变得越来越浓密，随着密蔽场逐渐启动，凝结成一种半固体状的薄雾。来自战斗控制中心的噪声完全消失了。我们三人被隐在了一座小小的安静的圆顶建筑中。

“赶紧说吧。”纳西塔元帅说。

亨特打开小提箱，取出一个背面印有政府大楼标记的小信封。“这是首席执行官给您的私人信件，”亨特说，“供您在有空的时候阅读，元帅。”

纳西塔又咕哝了一声，把信封放在一边。

亨特把一个更大的信封放在桌上。“这是一份硬面拷贝，内容是议会关于如何进行这次……啊……军事行动的提议。你也知道，议会的意思是让这场战役速战速决，尽快达到有限的目标，尽量减少人员伤亡，并且对于我们新的……殖民资产给予一般性的帮助和保护。”

纳西塔的尊容略略抽动了一下。他没有去看那份传达议会意愿的文件，连碰都没碰一下。“就这些吗？”

过了一阵，亨特才回答了他。“就这些了，最后你还可以通过我向首席执行官传达一些私人信息，元帅。”

纳西塔盯着他。他小小的黑色眼珠没有表现出激烈的敌意，只有不耐烦的神色，我猜，除非那双眼睛因为死亡而黯淡，那种神色永远不可能平息。“我可以通过私人超光通信联系上首席执行官，”元帅说，“非常感谢，亨特先生。这次没有回复信息。现在能否请您发发慈悲，回到船中央的远距传输节点去，以便让我继续从事这次军事行动。”

密蔽场在我们周围瓦解，噪声像水流越过正在融化的冰坝一样漫涌进来。

“还有一件事。”利·亨特说，他温柔的嗓音在战斗中心各种技术性的杂音中几乎都淹没不见。

纳西塔元帅把椅子转过来，等他开动金口。

“我们想下去，到下面的行星上，”亨特说，“到海伯利安上。”

元帅的愁容似乎更深了。“首席执行官悦石的人可没说要安排一艘登陆飞船。”

亨特直视着他的眼睛。“雷恩总督知道我们可能会去。”

纳西塔朝一块随调板瞥了一眼，打了个响指，然后对着一个匆忙过来的海军少校一顿咆哮。“那你们得快点了，”元帅对亨特说，“刚好有一艘邮船要从二十号港出发。尹佛奈斯少校会带你们过去，到主跃迁船。‘赫布里底’号将会在二十三分钟之后从此处启程。”

亨特点点头，跟着少校离开了。我紧随其后。但元帅的声音让我们止步不前。

“亨特先生，”他喊道，“请转告首席执行官悦石，旗舰从此刻起过于繁忙，不方便再接受其他任何政治性访问。”说完，纳西塔便转身面对着闪烁的随调板和一长溜等待指令的下属了。

我跟着亨特和少校，回到了错综迷人的曲径之中。

“这儿应该开几扇窗子。”

“什么？”我脑子里一直想着其他事情，没有注意听他的话。

利·亨特转头看着我。“我从没坐过没有窗户或观景屏的登陆飞船。感觉怪怪的。”

我点点头，左右四顾，第一次注意到它狭促而拥挤的内部空间。确实，登陆飞船的载客舱中，只有未作任何修饰的舱壁，此外就是一堆堆供应品，还有一名年轻的上尉与我们在一起。这似乎和那艘指挥船幽闭恐惧的气氛如出一辙。

我向别处看去，又回到了先前自我们离开纳西塔之后一直困扰着我的问题。跟着这两人去二十号空港的路上，我突然间想到，我自己会失去什么东西，却没有失去。我之所以对于这次旅途感到焦虑，其中一部分原因正是我想到自己会脱离数据网；我像是一条离开了海洋独自思考的鱼。我知觉的一部分原本正淹没在那片海域的某处，来自两百颗星球、内核的数据和公众链接的海洋，全数由曾经叫作数据平面的看不见的媒介维系，现在它被称作万方网。

离开纳西塔的时候，我依然还能听到那特别的海洋的搏动——虽遥远，却持续不断，就像是在距离海岸一英里的地方听到的浪潮之声——这个念头震慑着我。在匆忙赶往登陆飞船的路上，直到在登陆飞船上安顿下来，脱离主舰，乃至在进入地月轨道，在进入海伯利安大气层边缘之前最后十分钟的冲刺过程中，我都一直在试图弄明白这个现象。

军部总是以拥有自己的人工智能、自己的数据网和处理源为傲。表面上看，是因为他们需要在环网各星球间那广阔的空间，以及环网万方网之上那黑暗而寂寥的空间运行各种操作，但真正的原因多半是几个世纪以来军部强烈地想要特意向技术内核展示他们的独立。然而，在一艘处于既非环网亦非保护体之地的军部无敌舰队中心的军部战舰上，我却谐调到了某个令人欣慰的背景数据和能量涌流，那和我在环网任何一个地方能找到的一模一样。真是有趣。

我想起了远距传输器给海伯利安星系带来的链接：不只是跃迁船和远距传输密蔽球体在海伯利安的L3点像一个发光的新月一样飘浮，更有数英里长的千兆超频光纤如蛇一般穿行过永久跃迁船的远距传输入口，微波中继器在那几英尺之间机械地往返穿梭，以近乎实时的效率中继它们的信息，指挥船上受到驯化的人工智能，邀请——并接收——火星和其他地方上的奥林帕斯高级指挥的链接。某些地方，或许就连军部领导

集团、他们的行家和盟友都还不知道它的存在，而数据网已然潜入。内核的人工智能知晓在海伯利安星系之内发生的任何事情。如果我的肉体现在要死了，我也可以像平常一样逃遁，通过那些悸动的链接逃向环网之外的秘密通道，凌驾于任何人类所知的数据平面之上，丝毫不会被谁发觉，并沿着数据链接隧道进入技术内核本身。不会真正地进入内核，我想，因为内核包围着、包裹着其他地方，就好比一片接纳不同洋流和大型海湾流的大海，洋流则自以为它们分割了海洋。

“我真希望这里有一扇窗户。”利·亨特低声说。

“是啊，”我说，“我也是。”

随着登陆飞船一阵急速冲刺和剧烈的颠簸，我们进入了海伯利安的上层大气。海伯利安，我心里思忖。伯劳。我身上沉重的衬衣和背心似乎变得黏糊糊的，已经粘在了身上。传来一阵轻微的沙沙声，不用说，我们正在飞行，以数倍于声速的速度划过湛青色的天空。

年轻的上尉从走廊那边探过身来。“是第一次着陆吧，先生们？”

亨特点点头。

上尉嚼着口香糖，可见他有多么放松。“你们两人都是从‘赫布里底’号上来的技师？”

“对，我们正是从那里来的。”亨特说。

“我想也是，”上尉咧开嘴笑了，“我是要送一个快递包裹到济慈附近的海军基地。现在是第五次出行了。”

一阵轻微的颤动传遍我的全身，我记起了首都的名字；海伯利安曾

经有人入住，那是哀王比利和他的侨民，全是诗人、艺术家和其他不适应时代的人，因为贺瑞斯·格列依高的入侵而流亡至此——尽管那次入侵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正在参与当前伯劳朝圣的诗人马丁·塞利纳斯，在将近两个世纪以前建议哀王比利将首都以此命名。济慈。本地人把以前的旧城叫作杰克镇。

“你不会相信有这样一个地方，”上尉说，“它是一条真正的死胡同，哪儿也去不了。我的意思是说，这里没有数据网，没有电磁车，没有远距传输器，没有刺激模拟，什么东西都没有。难怪总是有他妈的成千上万的土著要在空港附近扎营，还攻击防护栏，想要到环网里去。”

“他们真的在攻击空港？”亨特问。

“没有，”上尉说着，“啪”地吹破了他的口香糖，“但是他们已准备好入侵，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所以第二海军营已经在那里设立了防御带，并派兵警戒入城的道路。另外，现在那些乡下人认为我们总有一天会建立远距传输器，并让他们传送出去，离开这场他们自讨的苦头。”

“他们自讨的苦头？”我问。

上尉耸耸肩。“一定是他们做了什么坏事，才会引得驱逐者对他们恨之入骨，对吧？我们却要来这里为他们火中取木。”

“是火中取栗。”利·亨特说。

口香糖又“啪”了一声。“管它是什么。”

风的沙沙声越来越响，逐渐变成一阵尖啸，隔着船体也能清清楚楚地听到。登陆飞船在地上弹跳了两下，然后开始平稳地滑行——真是不祥的流畅——就像是进入了一条高于地面十英里的冰斜道。

“真希望我们这儿有扇窗户。”利·亨特低声说道。

登陆飞船中又闷又热。很奇怪，弹跳竟有些令人轻松，更像是一只小小的帆船在缓慢的浪涛中浮沉。我闭上眼睛，休憩了几分钟。

索尔、布劳恩、马丁·塞利纳斯、领事一行人，扛着装备、海特·马斯蒂恩的莫比斯立方体以及雷纳·霍伊特的尸体，走下长长的斜坡，向狮身人面像的入口走去。现在冰雪正疯狂地下着，雪花在依旧翻腾汹涌的沙丘表面之间缠扭，同那些被风驱策而起的沙粒跳起了复杂的舞步。尽管他们的通信志宣称夜晚已快到尽头，东边却丝毫没有日出的迹象。通信志的无线电链接上反复发出的呼叫也没有得到卡萨德上校的任何回复。

索尔·温特伯在那座叫作狮身人面像的光阴冢入口前停了片刻。他感觉着斗篷下女儿的存在，那个温暖的小东西倚着他的胸膛，温暖的身体随着呼吸起伏不停，抵靠在他的脖颈处。他举起一只手，摸了摸那个小包裹，努力去想象二十六岁的年轻瑞秋，身为研究者的瑞秋，将要进去检测光阴冢神秘的逆熵现象的瑞秋，正是在这同一个入口前停住脚步。索尔摇了摇头。自那个时刻以来，已经过去了漫长的二十六年，那是一生的时间。四天之后就是他女儿的生日。除非索尔能做出点什么，找到伯劳，同这个生物交涉，除非他做出点什么，不然，瑞秋将会在四天之后死去。

“你还不进来吗，索尔？”布劳恩·拉米亚唤道。其他人已经把他们的装备放入第一间屋子，地处狭窄走廊往里六七米深的地方，四面都是

厚厚的石墙。

“就来就来。”他大声回答道，然后走进坟墓。荧光球和电灯沿路从隧道中一字排出，但是它们都早已暗淡，上头覆满了灰。只有索尔的手电筒和从卡萨德的一个小提灯里射出的光线照亮了路途。

第一间屋子很小，约摸四米见宽、六米见长。其他三名朝圣者都已经将他们的行李靠着后墙放下，把防水布和铺盖卷在冰冷的地板中间铺开。两盏提灯嘶嘶作响，投出两束冷光。索尔停下脚步，往四周看了看。

“霍伊特神父的尸体在隔壁屋子里，”布劳恩·拉米亚说，回答了学者没有问出口的问题，“那间屋子还要冷些。”

索尔在其他人身边坐下。即便如此深入墓冢，他也能听到沙砾和雪花吹刮在石头上的声音。

“领事等会儿要出去再试试他的通信志，”布劳恩说，“把状况跟悦石说清楚。”

马丁·塞利纳斯笑了。“没用的。这他妈的根本没用。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永远不可能让我们从这里出去。”

“等太阳出来我就出去试。”领事说。他的声音非常疲惫。

“我来警戒。”索尔说。瑞秋动了动，微弱地哭泣着。“反正我也得给孩子喂奶。”

其他人似乎都累得懒得回答了。布劳恩靠在一个背包上，闭上双眼，几分钟后就沉重地呼吸起来。领事把自己的三角帽拉下，盖住双

眼。马丁·塞利纳斯抱着双臂，望着门口，等待着。

索尔·温特伯匆忙拿过一个奶包，用患上关节炎的冰冷手指费力地把它放在加热板上。他看着自己的包，意识到他只剩下十个奶包和几张尿片了。

婴孩吸着奶，索尔打着瞌睡，几乎快要进入梦乡的时候，一个声音惊醒了所有人。

“什么东西？”布劳恩大叫道，摸索着她父亲的手枪。

“嘘！”诗人厉声说着，张开手，示意大家安静。

在坟墓之外的什么地方，声音再次传来。这个单调的声音戛然而止，刺穿了风声和沙粒刮擦的声音。

“是卡萨德的步枪。”布劳恩·拉米亚说。

“或者其他人的。”马丁·塞利纳斯低声说。

他们沉默地坐着，紧张竖耳倾听。漫长的一段时间里，什么声音都没有。然后，刹那间，夜晚突然爆发出噪音……那声音使得他们每一个人都退缩不止，捂住了自己的耳朵。

瑞秋害怕得大哭起来，但是在墓冢之外传来的爆炸声和撕裂声中，完全听不见她的哭叫。

登陆飞船降落的时候，我醒了。海伯利安，我想着，依然努力把自己的思绪从梦境的碎片中剥离开。

舱门敞开，凉爽稀薄的空气取代了船舱稠浓混浊的气体，年轻的上尉祝我们好运之后，便打头走了出去。我跟在亨特身后出了门，走下一条标准入坞斜坡，穿过护盾墙，踏上停机坪。

夜幕已然降临，我不清楚当地时间是什么时刻，不知道晨昏线此时是刚刚扫过这颗星球还是即将来临，但感觉上已经很晚了，空中似乎也带有浓浓的夜晚的味道。细雨绵柔地下着，轻飘飘的毛毛雨，带着大海微咸的气息和湿润草木新鲜的味道。野外的灯光在遥远的防御带外发出炫目的亮光，二十多座明亮的尖塔朝低云投下光晕。六七名穿着海军陆战队迷彩服的年轻男子飞快地从登陆飞船上把运输物品卸下，我看见随行的那位年轻上尉正轻快地对我们右边三十码外的一名官员喊话。狭小的太空港是大流亡最初时期建立起的殖民空港，看起来像是历史书中描画的东西。原始的弹射升空井和登陆广场朝北方那一大片黑压压的山峦延伸出大约一英里多的距离，火箭平台和服务塔楼照管着我们四周二十艘军用航天飞机和小型战舰，着陆区域边缘密布着配有天线队列的标准组件军用建筑、紫罗兰色的密蔽场，还有一片混乱无序的掠行艇和飞行器。

顺着亨特的视线，我注意到有艘掠行艇正朝我们飞来。艇身流动的光芒照亮了它的底部气垫，其中一个外罩上画着蓝金色的测地线，那是霸主的标志；大雨在前舱护壳外板上划出条条水痕，又被桨片刮开，升腾起一阵猛烈的薄雾之幕。掠行艇降落在地，有机玻璃舱门折叠打开，一个男人从中走出，飞快地迈过停机坪，朝我们走来。

他向亨特伸出手。“亨特先生吗？我是西奥·雷恩。”

亨特和他握了手，又对着我点点头。“真高兴见到你，总督。这位是约瑟夫·赛文。”

我同雷恩握了握手，触到他手的一刹那，一阵似曾相识的震惊从中传来。我从领事的记忆中那幻觉般的迷雾里记起了西奥·雷恩，记起了那个年轻人任职副领事的时日；也记起了一周前的那次短暂的会晤，朝圣者欲乘坐浮置游船“贝纳勒斯”号告别并逆流而上之时，他曾向他们所有人致意。仅仅过了六天，总督似乎变得越发苍老了。但是他前额上那络不听话的头发却还是一样，戴着的古老眼镜也没有变，那轻快而坚定的握手也依旧如常。

“真高兴您能够在这个时候登陆敝星，”雷恩总督对亨特说，“我有一些事情需要向首席执行官汇报。”

“我们正是为此而来。”亨特说。他眯着眼睛抬头看了看天，雨还在下。“我们大约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有没有什么地方能让我们把衣服弄干？”

总督露出一个朝气蓬勃的微笑。“这一带是个疯人院，即便是在凌晨五点二十分的时候，领事馆也在重重包围之中。不过我知道一个地方。”他朝着掠行艇打了个手势。

起飞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两艘海军掠行艇与我们并驾齐驱，但尽管如此，我依然感到诧异，一个保护体星球的总督竟会亲自驾驶自己的车辆，而且没有全天候的保镖跟在身旁。然后我记起了领事对其他朝圣者讲述的西奥·雷恩的事迹——关于这个年轻人卓越的办事效率和谦卑的作风——意识到这种低调的行事风格正是外交官一贯的作风。

我们从空港出发，朝着城镇飞行的时候，太阳升起来了。低云被地上的光芒照得透亮，闪着灿烂的光芒，北面的山峰闪着五光十色的光彩，鲜绿、紫罗兰、赤褐，云朵下方直到东边的那片天空都是美得令人心醉的鲜绿和青金，一如梦中所见。海伯利安，我想着，感觉到一阵浓重的紧张和激动攥紧了我的喉咙。

我把头靠在布满雨痕的顶盖上，意识到我的眩晕和混乱，一部分是来自与数据网地面连接的减弱。虽然联系依然存在，但现在主要是依靠微波和超光频道承载，但是我从未有过这么微弱的体验——如果说我以前是在数据网的海洋中畅游，那么我现在则真真正正的是在浅水区了，也许比喻为潮水坑更恰当些，而且在我们离开空港的大气包层和它那简陋的微网时，海水变得愈加浅。我强迫自己把注意力转移到亨特和雷恩总督正在讨论的话题上。

“看那里的窝棚和茅舍。”雷恩说着，略微地倾斜了机身，于是我们能清楚地看见山峦和山谷，它们把空港和首都的郊区隔离开来。

对于这些由纤维塑料面板、帆布片、包装板条箱和流沫碎片组成的可怜玩意儿来说，窝棚和茅舍都是太客气的称呼，它们遍布山峦和深谷。显而易见，如果从前要驱车从城市到空港，这七八英里的路一定是趟心旷神怡的旅程，路上将会穿过草木丛生的山峦，而现在所能看见的只是一片片荒地，树木被砍光，以作柴火和建房之用，草坪在脚步的践

踏下被踩实，变成寸草不生的泥滩。这座拥有七八万流民的城市，触目所及之处，土地都惨遭劫掠，满目疮痍。从成千上万堆为烹制早餐而生的火中冒出一股股烟雾，飘向云朵，每个地方我都能看到有人在动，孩子们在赤脚奔跑；女人们从溪流中打水回家，那水一定已被严重污染了；男人们要么蹲在广阔的旷野上，要么在临时搭建的厕所门口排成一行。我注意到，大路两旁修有高高的防暴铁丝网栅和紫罗兰色的密蔽场障，每隔半英里就能看见军事检查站。一列列经过伪装的军部陆军车辆和掠行艇正沿着大路和低平飞航线来回穿梭着。

“.....大部分流民都是土著，”雷恩总督正说道，“但也有很多是从南方城市，还有被迫自天鹰大陆的大型纤维塑料种植园转移来的地主。”

“他们来这儿，是不是因为他们认为驱逐者会入侵？”亨特问。

雷恩朝悦石的助理瞥了一眼。“一开始的时候，一想到光阴冢正在打开，人们就会感到恐慌，”他说，“人们完全相信伯劳被释放出来的话，就会捕猎他们。”

“是这样吗？”我问。

年轻人在他的位置上转了个身，扭过头朝我看来。“自卫队第三军团七个月前去了北方，”他说，“没有回来。”

“你说一开始他们是想逃离伯劳，”亨特说，“那其他人来又是出于什么原因？”

“他们是等着疏散，”雷恩说，“每个人都知道驱逐者.....以及霸主军队.....在布雷西亚的所作所为。他们不想在这一切发生在海伯利安上

的时候还待在这里。”

“你们很清楚，疏散只是军部无奈之下的最后一招？”亨特问。

“对。但我们不会对流民这么宣布。已经爆发了多场可怕的骚乱。伯劳神殿已经被摧毁了……被暴民重重包围，而且有人使用了从大熊矿场上偷来的可控等离子光束进行扫射。上周还有人攻击领事馆和空港，杰克镇也爆发了食物暴动。”

亨特点点头，俯瞰着身下，城市飞掠而来。建筑物都很低矮，很少有超过五层的楼，它们洁白柔和的墙面在清晨斜射而来的光线中闪着华丽的光辉。我从亨特的肩膀上方望过去，看见那座低矮的山峰，哀王比利的雕像正俯瞰着山谷沉思着。霍利河在旧城的中心蜿蜒流淌，逐渐变得平直，流向北方看不见的笼头山脉，另一条支流蜿蜒隐入东南方的堰木沼泽，我知道在那边，它会逐渐拓宽，沿着鬃毛高地衍出河谷三角区。除了流民窟可怜的拥挤杂乱之外，城市看起来渺无人迹、安静平和，但就在我们开始朝河流降落的时候，我注意到了军用运输车辆，坦克、装甲人员运输车和重力加速车辆，它们有的在十字路口，有的停在公园里。伪装聚合外壳故意没有激活，于是这些机器看起来更加危险。然后我看见城市里也有流民：广场上和小巷中都搭着临时帐篷，沿路排着上千个睡袋，就好像一长溜颜色暗淡的衣服包裹，等着被收走洗净。

“两年前，济慈的人口还只有二十万，”雷恩总督说，“现在，加上那座茅舍城，人口几乎已达三百五十万。”

“我还以为整颗地球上只有不到五百万的人口，”亨特说，“算上土著。”

“完全正确，”雷恩说，“你也看到了，所有东西都给毁了。另外两

座大城市，浪漫港和安迪密恩，也接纳了大部分剩余的流民。天鹰上的纤维塑料种植园已经人去楼空，被丛林和火焰林重新占领，鬃毛和九尾沿岸的农业带都已经失去了生产力——就算还在生产，也没法把食物带向市场，因为整个城市的交通系统都瘫痪了。”

亨特望着河流逐渐向我们靠近。“政府在干吗呢？”

西奥·雷恩笑了。“你是在问，我在干吗，是吧？唔，大约三年前，各项危机就已经开始露出苗头了。当年的第一步是解散地方自治委员会，并正式将海伯利安纳入保护体。要是当时我有行政权，我会把工作重心转移，去把依然存在的货运公司和飞艇航线收归国有——现在我们只能依靠掠行艇进行军事活动——还要解散自卫队。”

“解散它？”亨特说，“我还以为你会利用它呢。”

雷恩总督摇摇头。他沉着地轻轻碰了碰总控制器，于是掠行艇朝着古老的济慈城中心盘旋而下。“他们不仅没用，”他说，“而且还很危险。‘战斗第三’军团去北方后，平白无故就失踪了，我差一点气死。一旦军部陆军部队和海军着陆，我会立马解除自卫队剩余那些暴徒的武装。要说烧杀抢掠，自卫队才是主要的始作俑者。到了，我们可以在这儿边吃早餐边谈。”

掠行艇低低地降在河流上方，最后盘旋了一次，然后轻轻地停在一座古老建筑的庭院中，它是用石料建造起来的，拥有廊柱和梦幻奇妙的窗户：这是西塞罗酒吧。雷恩还没向利·亨特介绍这地方，我就已经认出它来了。朝圣者的旅途曾经过这里——一座处在杰克镇心脏部位的老饭馆/酒吧/旅店，一共有四幢分楼，每幢九层，它一侧的阳台、窗间壁以及黑暗的堰木走廊俯瞰着缓慢流淌的霍利河，从另一面则可以望见杰

克镇狭窄的街巷和胡同。西塞罗酒吧的历史比哀王比利的巨石肖像还要古老，那些阴暗的小卧室和地底深处的藏酒窖是领事曾被流放在此那段时间里的真正归宿。

斯坦·列维斯基在庭院门口接待了我们。他身材相当高大魁梧，脸庞就像他酒馆的石墙一样被岁月磨压得阴沉沉的，布满了细纹。自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依次经营西塞罗酒吧以来，他也成了西塞罗的主人。

“你这死鬼！”巨人大叫道，拍着总督——这颗星球事实上的独裁者——的肩膀，力道大得几乎让西奥站立不稳。“你早早地起来换换口味，是吧？把朋友带来吃早餐？欢迎来到西塞罗！”斯坦·列维斯基的大手吞没了亨特和我的手，以此表示欢迎，我不得不把自己的手指和关节检查一番，看看有没有受伤。“或者对你们俩来说——环网时间——是不是要晚一点？”他轰隆隆地说道，“也许你们可以喝点酒，或者吃顿午饭！”

利·亨特朝着这位酒吧主人眯起眼睛。“你怎么知道我们是从环网来的？”

列维斯基爆发出一阵狂笑，把屋顶的风向标都震得旋转起来。“哈！很难推断，是吧？你们在日出时分同西奥一同到达——你以认为不管是谁都会被载到这里来吗？——还穿着羊毛衫，可我们这儿一头羊都没有。你们不是军部的人，也不是纤维塑料种植园的大亨……他们我全都认识！根据以上推断，你们传送到了环网来的舰船，然后降落在这里，想吃点好的。那么，你们要吃早餐，还是大喝一顿？”

西奥·雷恩叹了口气。“给我们找个安静的角落，斯坦。我要熏

肉、鸡蛋还有咸鱼。先生们呢？”

“只要咖啡。”亨特说。

“我也是。”我说。现在我们跟着老板穿过走廊，走上一节短短的楼梯，走下锻铁斜坡，再穿过一条条走廊。这地方和我从梦中所见的相比，要低矮、昏暗、熏得更黑，但也迷人得多。我们走过的时候，有几位常客抬头看了看，但比起我记忆中的景象，现在这地方远没那么宾客满座。显然雷恩已经派军队肃清了曾经占领这个地方的最后一小撮自卫队野人。经过一扇又高又窄的窗户的时候，我验证了那个假说，因为我瞥见军部陆军部队的装甲人员运输车正停在巷子里，顶上和附近都是士兵在懒散地闲逛，携带的武器显然装满了子弹。

“这边。”列维斯基说着，挥手将我们带入一条小小的门廊，这里凌空悬在霍利河之上，向外能望见杰克镇筑有山墙的屋顶和石塔。“两分钟之后，多米会把你们的早餐和咖啡带过来。”他很快消失了……对于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来说，这已经很快了。

亨特朝通信志瞥了一眼。“按照计划，距离登陆飞船载我们回去还有大约四十五分钟。咱们谈谈吧。”

雷恩点点头，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我意识到，他定是昨晚熬了通宵……说不定已经熬了好几通宵。“好的，”他说，又把眼镜戴好，“悦石大人想知道什么？”

正在这时，一个皮肤像羊皮纸一样白、长着黄色眼睛的矮个男子给我们带来深深的厚杯子，里面盛着咖啡，又放下一个大浅盘，里面装着雷恩的食物。亨特等他走后才开口。“执行官想知道，你觉得当前应该优先采取什么措施，”亨特说，“她还想知道，如果战期延长，你们能否

挺得住。”

雷恩没有马上回答，他先吃了一会儿东西，然后饮了一大口咖啡，热切地看着亨特。味道尝起来是真正的咖啡，比大多数环网出产的要好得多。“第一个问题先不说，”雷恩说，“告诉我延长是以什么时间单位来计算。”

“周。”

“以周计，有可能，如果以月计，那没办法。”总督尝了尝咸鱼，“你也看到了我们的经济状况。现在还好，每周一次食物暴动，要不是军部空投了补给，我们可能天天都会爆发骚乱。隔离区内没有任何出口。有一半的流民想找到伯劳教會的教士，并杀了他们，还有一半想要在伯劳找到自己之前皈依伯劳教派。”

“你们找到那些教士了吗？”亨特问。

“没有。我们确信，神庙爆炸的时候他们已经逃脱了，但是当局没法确定他们的位置。据说他们去了北方的时间要塞，那是栋石质城堡，就在光阴冢所处的高地草原之上。”

我比他知道得清楚。至少，我知道朝圣者们在要塞简短逗留的时间内没遇到任何伯劳教會的教士。但那里却有屠杀的痕迹。

“至于我们的重点，”西奥·雷恩说道，“第一是疏散。第二是清除驱逐者的威胁。第三是帮助消除伯劳恐惧。”

利·亨特向后靠在浸油的木材上。他手里厚重的杯子中升腾起雾气。“此时此刻，疏散是不可行的——”

“为什么？”雷恩立马问道，这问题就像是地狱鞭的箭头射了出来。

“悦石大人没有足够的行政权.....在这个时候.....无法说服议会和全局环网接纳五百万流民——”

“放屁，”总督说，“茂伊约进入保护体的头一年，就有两倍于眼下流民数量的观光者蜂拥而入。同时破坏了一套独一无二的星球生态。他们可以把我们送到阿马加斯特或者某颗沙漠星球上去，直到我们对战争的恐惧过去。”

亨特摇摇头。他那巴塞特猎犬般的眼睛看起来比平时更加忧郁。“这不只是个逻辑问题，”他说，“也不是政治问题。这是个.....”

“伯劳问题，”雷恩说，他掰下一片熏肉，“伯劳才是真正的原因。”

“对。还有环网对于驱逐者侵略的恐惧。”

总督笑了。“那么你们是害怕，如果在这里建立起远距传输入口并让我们离开的话，就会有一大群三米高的驱逐者神不知鬼不觉地登陆，并侵入防线？”

亨特啜了口咖啡。“不是，”他说，“但这的确给入侵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每一个远距传输入口都是进入环网的通道的。顾问理事会曾经对此作出过警告。”

“好吧，”年轻人说着，嘴里还含着半口食物，“那就用飞船疏散吧。特遣部队最初来不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吗？”

“那是表面上的原因，”亨特说，“现在，我们的真正目的是要打败驱逐者，把海伯利安完全带回环网。”

“那伯劳威胁又怎么办？”

“会被.....压制的。”亨特说。有一小群男女从我们所在的走廊经过，他闭了口。

我抬头瞥了一眼，开始把注意力转回桌子，然后又活动了一下脖颈的筋骨。那群人已经走下走廊，看不见了。“那不是美利欧·阿朗德溜吗？”我说着，打断了雷恩总督的话。

“什么？哦，阿朗德溜博士。是的。你认识他吗，赛文先生？”

利·亨特愤愤地盯着我，但我对此视而不见。“认识。”我对雷恩说，虽然实际上我从没见过阿朗德溜。“他在海伯利安干什么？”

“本地时间六个月前，他的研究队在此登陆，是出于自由岛帝国大学提议的计划，要对光阴冢做额外的研究。”

“但是墓群已经不对研究者和观光客开放了啊。”我说。

“是的。但是他们的仪器——我们允许每周通过领事馆超光发射机传递数据——已经显示了光阴冢周边地区逆熵场的变化。帝国大学知道光阴冢正在打开.....如果那就是‘变化’所指的意思的话.....所以他们把环网的顶级研究者送来这里进行研究。”

“但是你没有同意他们的研究许可？”我说。

西奥·雷恩的笑容没有一丝暖意。“执行官悦石大人没有同意。隔离光阴冢是从鲸心来的直接命令。要是换了我，我会否决朝圣者的准入，相反，先给阿朗德溜博士的小组优先进入权。”他又转头对着亨特。

“抱歉，失陪一下。”我说着，溜出了这个小隔间。

走过两条走廊，我马上找到了阿朗德溜和他的同伴——三女四男，他们的衣服和体格显示他们来自环网不同的星球。七人正弯着腰，边吃早餐边看科学通信志，同时还在争论，使用的那些科学术语如此深奥，甚至连犹太法典学者都会嫉妒。

“阿朗德溜博士？”我说。

“什么事？”他抬起头来。他比我记忆中的要老二十岁，约摸六十几的年纪，已经步入中年。但是面部轮廓还是同从前一样英俊，引人侧目，有着同样的古铜色皮肤，坚定的下巴，黑色的卷发，只在太阳穴处略有点泛灰白，还有一双敏锐的淡褐色眼睛。我现在理解了一个年轻的女研究生为何那么快就和他坠入爱河。

“我叫约瑟夫·赛文，”我说，“你不认识我，但我却认识你的一个朋友……瑞秋·温特伯。”

阿朗德溜立即站起身来，对其他人表示了歉意，然后就拉着我的手肘离开了，最后我们在一间小卧室的圆窗下找到了一张空桌子，从那里望出去，能够看见红瓦的屋顶。他放开我的胳膊，仔仔细细地上下打量着我，尤其注意我身上的环网服装。他又把我的手腕翻过来，看有没有鲍尔森疗法留下的蓝色痕迹。“你太年轻了，”他说，“除非瑞秋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你就认识她。”

“实际上，我最了解的是她的父亲。”我说。

阿朗德溜博士呼出一口气，然后点点头。“当然，”他说，“索尔现

在哪里？我已经通过领事馆找了他好几个月。希伯伦上那些当官的只是说他搬走了。”他又像先前那样上下打量着我。“你知道瑞秋’s.....病吗？”

“知道。”我说。梅林症使得她的年龄随时而减，记忆会随着每一天每一小时的流逝而逐渐失去。美利欧·阿朗德溜也曾经属于这些记忆的一部分。“我知道，大约十五标准年以前，你曾去巴纳之域拜访过她。”

阿朗德溜露出一个痛苦的表情。“那是个错误，”他说，“我以为自己可以跟索尔和萨莱好好聊聊。可是当我看见她.....”他摇了摇头。“你是谁？你知道索尔和瑞秋现在在哪里吗？三天后就是她的生日了。”

我点点头。“她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生日。”我朝四周看了看。走廊鸦雀无声，从下一层远远地传来一阵模糊不清的笑声。“我到这里来，是受首席执行官机关的派遣，过来探求事实，”我说，“我有关于索尔·温特伯和他女儿的消息，他们已经到了光阴冢。”

阿朗德溜的表情看起来像是我打中了他的腹腔神经丛。“这儿？海伯利安？”他向外望着屋顶，过了一会儿，又说道，“我应该已经意识到这一点.....虽然索尔总是不肯回到这里.....但是萨莱过世之后.....”他看着我。“你和他有联系吗？她.....他们还好吧？”

我摇摇头。“目前我与他们既没有无线电联系，也没有数据网链接，”我说，“我知道他们一路平安。问题是，你有什么发现？你们的小组呢？光阴冢发生变化的那些数据可能对他们的生存至关重要。”

美利欧·阿朗德溜用手指梳理着自己的头发。“要是他们肯让我们去那里！那该死的愚蠢官僚政治，目光短浅.....你说你是悦石的政府派来的，能不能跟他们解释清楚，我们一定得到那里，这非常重要。”

“我只是个送信的，”我说，“但是告诉我，为什么如此重要，我会尽力把这个消息传达给要人。”

阿朗德溜的大手在空中比了一个看不见的圆。他的紧张和愤怒都溢于言表。“三年以来，数据是通过遥感勘测的信息流获知的，领事馆允许通过他们珍贵的超光发射仪每周发送一次信息流。它显示，逆熵场——时间潮汐——的壳层在缓慢而持续地衰减，不论是坟墓的内部，还是外围四周，都是一样。虽然这很古怪，也不合逻辑，但是很稳定。衰减开始之后，我们的小组立即被授权来到这里。大约六个月以前我们到达此地，发现数据显示光阴冢正在打开……现在进入了稳定状态……但是我们抵达四天之后，所有的仪器都不再发送数据。所有的都停了。我们恳求雷恩那个杂种让我们去一趟，只是校整仪器，但他不允许我们亲自去研究，连我们设立新传感器的要求也不允许。

“什么都没得到。没有传送的许可。也无法和大学取得联系……哪怕现在，有了军部飞船，要联系上根本不费劲，可就是不准。我们试图未经允许擅自逆流而上，但是雷恩的一些海军暴徒在卡拉船闸那地方就把我们拦截了，戴上镣铐把我们带了回来。我在监狱里蹲了四天。现在他们允许我们在济慈周围活动，但是如果 we 再次离开城市，就不知道会被囚禁多久了。”阿朗德溜身体向前倾了倾。“你能帮帮忙吗？”

“我不知道，”我说，“我想帮温特伯一家。如果你能把你的小组带到遗址，也许那是最好不过了。你知不知道光阴冢什么时候会打开？”

这个时候物理学家做了个愤怒的手势。“那得要我们有新数据！”他叹了口气。“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它们有可能已经打开了，也有可能还要再等上六个月。”

“你说‘打开’，”我说，“不是指实体上的打开？”

“当然不是。自六个标准世纪以前光阴冢被发现以来，它在实体上就是开放的。我说的打开，指的是落下它们周围的时间帘幕，让它们的各区域不再隐匿其中，把整个建筑群带入同当地时间一起流逝的时代。”

“你说的‘当地’是指……？”

“我是指这个宇宙，当然。”

“你确定那些坟墓在逆时而动……来自我们的未来？”我问。

“逆时而行，的确，”阿朗德溜说，“但是否来自未来，我们不敢说。我们甚至都不确定以当前物理的术语来讲，‘未来’是什么意思。它有可能是一系列呈正弦曲线分布的概率，也有可能是决定分支的多元宇宙，甚至——”

“但不管它是什么，”我说，“光阴冢和伯劳都是从那里来的？”

“我们对光阴冢确定无疑，”物理学家说，“但对伯劳却一无所知。我自己的猜想是，就跟其他宗教信仰出现的原因一样，它是因为人们渴望解释迷信现象从而衍生出的神话人物。”

“甚至在瑞秋身上发生了那样的事以后，”我问，“你都还不相信伯劳的存在？”

美利欧·阿朗德溜朝我瞪了一眼。“瑞秋染上的是梅林症，”他说，“是使人产生逆熵变化的疾病，她并不是被什么神秘的怪兽咬了一口。”

“时间的咬啮从不神秘，”我说，对自己竟然用这样苍白无力的朴素哲学来回答感到惊异，“问题是——伯劳，或者不管是什么住在光阴冢里的力量，会不会把瑞秋送回到‘当地’时间流逝的次序？”

阿朗德溜点点头，又把视线转移到屋顶上。太阳已经躲进了云层，清晨的色调单调乏味，红色的瓦片被照射得褪掉了不少颜色。又开始下雨了。

“问题在于，”我说，再次为自己的话感到惊异，“你还爱她吗？”

物理学家缓缓转过头，愤怒地瞪着我。我感到他想要反击——也许会想打我一拳——那冲动成形，暴涨，然后消退。他把手伸进外衣口袋，给我看了一张全息照，照片上有个极具魅力的女人，头发已经开始变得花白，还有两个十八九岁的孩子。“我的妻儿，”美利欧·阿朗德溜说，“他们正在复兴之矢上等我。”他粗粗的手指指着我。“就算瑞秋.....今天病好了，等到她再次长大，变成我们初次见面时的年纪，我也已经八十二标准岁了。”他垂下手指，把全息照片放回口袋。“但是，的确，”他说，“我还爱她。”

“准备好了吗？”过了一会儿，一个声音打破了沉默。我抬头看见亨特和西奥·雷恩站在门口。“登陆飞船十分钟之后就要起飞了。”亨特说。

我站起身，同美利欧·阿朗德溜握了握手。“我会尽力的。”我说。

雷恩总督命令他的一艘护航掠行艇把我们送回空港，同时他会回领事馆。这艘军用掠行艇比他的领事专机舒适不了多少，但是要快得多。我们系好安全带，坐上登陆飞船的环网专座，然后亨特问道：“你去找那个物理学家做什么？”

“只是跟一个陌生人叙叙旧。”我说。

亨特皱了皱眉。“你跟他承诺说要尽力做什么？”

我感觉到登陆飞船在隆隆响着，骤然动了一下，然后跃升起来，飞船弹射器把我们抛向了天空。“我告诉他，我会尽力让他得以拜访一位生病的朋友。”我说。

亨特依然愁眉不展，但是我拿出一个素描板，涂鸦着西塞罗酒吧的景象。十五分钟之后，我们对接上了跃迁船。

一走出传送门，便进入了政府大楼行政部，这让我感到些许震惊。再往前行一步，便进入了议会画廊，梅伊娜·悦石还在那里对着一整套领导层人马发布演说。成像仪和麦克风把她的发言传播到全局和一千亿等候的民众身旁。

我瞥了眼计时器。上午十时三十八分。我们只离开了九十分钟。

人类霸主义会所在的建筑是仿照八个世纪以前的美国参议院大楼建造的，并没有怎么沿袭北美共和国或是第一次世界理事会大楼那种更为气派的风貌。主会场非常宏大，四面皆是回廊，就算是环网各星球的三百多名议员和保护体殖民地那七十多名擅长弃权的代表齐聚一堂，也能全数容纳在内。鲜艳的酒红色绒毯从中心的讲台上垂下，眩光夺目，全局发言人，普罗·特恩总统，还有今天到来的霸主首席执行官，都将在这里畅言一番。议员的桌子都属缪尔木质地，由神林的圣徒捐赠得来，他们把这种产品尊为神圣之物，尽管如今天的人山人海，那些打磨得油光闪亮的木头依然让屋子充满了光彩和芳香。

利·亨特和我走进进去的时候，悦石的演说正接近尾声。我按了按通信志，得到了最新的数据。同她大部分的演说一样，这一次也是简短而相对通俗的，没有屈尊的恩赐之态，也没有自夸自赞的言辞，但是语言里缀饰有一种特别的措辞和比喻，浑然天成，带着极大的力量。悦石回顾了引发当前与驱逐者交战状态的各大事件和冲突，宣布由来已久的渴望和平的意愿，这一点在霸主政策上依然是处于头等地位，并且呼吁环网和保护体团结起来，直到当前的危机过去。我聆听了她的总结之词。

“……因此，已经来到最后关头了，公民们，在一百多年的和平之后，我们再次进行一场抗争，要保护自从我们的地球母亲灭亡以来，我

们的社会曾经致力的权利。在一百多年的和平之后，我们必须再次拿起盾牌和宝剑，不管有多么不情愿，有多么心存厌恶，只有它们，才能保卫我们的出生权，赐予我们公共利益，只有这样，和平才能再次到来。

“要求作战，就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号角的挑唆和近乎狂喜的趋之若鹜，我们不能……也不该……被这些东西误导。如果有人无视战争这件顶级蠢事的历史教训，他们必将付出比重蹈覆辙更多的代价……他们会被自己的愚行逼死。在我们所有人的前方，可能有着巨大的牺牲。巨大的忧伤可能正等待着我们中的一些人。但不论是成功，还是败退，结果都必然会到来，现在我向大家呼吁，我们必须牢记两件事：第一，我们是为和平而战，我们知道战争状态不可能永远持续，但是，更准确地说，我们经历暂时的苦难就像儿童发高烧，我们知道痛苦而漫长的夜晚过去之后，健康就会到来，而和平就如同健康；第二，我们永远不会投降……永不投降，绝不动摇，也不会屈从于一己的私利……绝不动摇，除非胜利已经被我们获得，侵略已然破灭，和平已经赢来。谢谢大家。”

利·亨特朝前探着身子，热切地望着大部分议员站起身，给悦石报以热烈的喝彩，那声音从高高的天花板上反射而来，一浪接着一浪，冲击着走廊上的我们这些人。大部分的议员。我看见亨特正数着就坐的议员，他们中有些人抱着双臂，也有许多毫不遮掩地皱着眉。战争打响还不到两天，反对派就已经开始发展……首先是殖民星球上那些害怕军部把注意力转向海伯利安之后，自己的安全得不到保障的人，然后是悦石的对手——他们人数众多，像她这样长久执政的人，还没有谁能避免树立任何敌对势力，最后是从她自己的盟友中分离出的一部分成员，他们认为宣战是一项愚蠢的举动，将毁灭霸主前所未有的繁荣。

我望着执行官离开讲台，与年长的总统和年轻的发言人握了握手，

然后取道中央走廊离开——同众多人握手相谈，脸上挂着熟悉的微笑。全局成像仪追踪着她，我能感觉到辩论之网因膨胀带来的压力，数以十亿计的民众在万方网的交互平台上说着他们的观点。

“我现在得去见她，”亨特说，“你知不知道她邀请你今晚参加树梢的国宴？”

“知道。”

亨特微微摇了摇头，似乎无法理解为什么首席执行官会把自己留在身边。“宴会会持续到晚上，之后会有一场与军部司令部的会议。她希望你两场活动都能参与。”

“我会参加的。”我说。

亨特在门口停下。“晚餐未开始之前，你有需要在政府大楼办的事吗？”

我对他笑了笑。“我会画我的肖像素描，”我说，“然后可能会去鹿苑走走。然后.....我不知道.....我要小睡片刻。”

亨特又摇摇头，匆忙走了。

费德曼·卡萨德堪堪躲过第一击，子弹从他身边不到一米处划过，击碎了他脚下的岩石，他在被气流击中之前匆忙移开；在翻滚到掩体之后，伪装聚合体已经完全激活，紧致装甲收紧，突击步枪一触即发，护目镜处于完全狙击模式。卡萨德在原地躺了许久，感觉着自己的剧烈心跳，他搜索过山峦、山谷、群墓，寻找热量和动作的蛛丝马迹。什么都没有。他不禁朝黑色的护目镜面微笑。

不管是谁在朝他开枪，定是故意不打中的。他对此相当肯定。用的武器是标准脉冲枪，引燃的是点一八子弹，除非开枪的人在十公里之外，或者更远……否则不可能失误。

卡萨德站起身，朝翡翠莹的掩蔽处跑去，第二发子弹击中了他的胸膛，撞得他向后仰倒。

这次他咕咚了一声，朝旁边滚去，打开所有传感器，向翡翠莹入口全速奔跑。第二发是步枪子弹。不管是谁在逗他玩，枪手用的是军部多功能突击步枪，与他手里的差不多。他猜，攻击者知道他穿着全身护甲，知道不管在任何射程下，步枪子弹都不会起作用。但多功能武器还有其他装置，如果下一轮游戏用死光武器，卡萨德就死定了。他一头扎进坟墓的入口。

传感器依然没探测到热量或动作，除了他的朝圣者同伴们几分钟前进入狮身人面像时留下的正快速冷却中的红黄色足印。

卡萨德把战术植入物切换到显示屏，快速扫视了一遍特高频与视频公共频道。什么都没有。他把山谷放大了一百倍，计算风沙影响，激活移动目标指示器。移动的东西没有一个比昆虫大。他放出雷达、声呐，还有罗佛脉冲，看那狙击手敢不敢在这样的导向目标追踪下露面。还是什么都没有。他调出头两发子弹的战术显示，蓝色弹道轨迹一跃而出。

第一击来自诗人之城，西南面四千多米之外。不到十秒之后的第二发，来自水晶独碑，位于东北面山谷深处，几乎整整一千米之外。从逻辑分析来看，一定有两个狙击手，但卡萨德确定他们是同一个。他调高了显示分辨率。第二发子弹是从独碑的高处射来，在它垂直的表面上方，至少有三十米高。

卡萨德快步走出独碑，举起增压步枪，凝视着暗夜、沙尘最后的余迹以及扑向庞大建筑的雪暴。什么都没有。没有窗户，没有裂缝，没有任何开口。

空气中只有雪暴留下的十亿颗胶体微粒，让卡萨德看见一闪而过的激光。在胸膛被击中之后，他才看见绿色的光束。他滚进翡翠莹的入口，突然觉得那绿色的墙壁兴许可以帮忙阻止绿光的涌射，他战斗装甲上的超导体朝各个方向散发着热量，战术护目镜显示出他已经推测到的结论：枪击来自水晶独碑的高处。

卡萨德感觉到胸膛一阵刺痛，立即垂下头，看见无敌装甲上出现一个直径五厘米的圆圈，熔化的纤维正往地上滴落。幸而最里层救了他。现在，他裹着束装的身体大汗淋漓，他看见坟墓的四墙正随着他的束装

衣服发散的热量一明一暗地发光。生物监控器吵嚷着提醒他注意，但损毁不太严重，束装传感器报告某些循环系统遭到损害，但均可修复，他的武器电量充足，满填子弹，一触即发。

卡萨德仔细思索了片刻。所有的坟墓都是价值连城的考古宝藏，是未来人类赠予的礼物，已经保存了好几世纪，即使它们还在持续逆时而行。如果费德曼上校要将自己的生命置于保存如此珍贵的人工遗迹之上，那将是星际级的罪行。

“去你妈的。”卡萨德低声说道，翻身摆出开火姿势。

他用激光扫射独碑表面，直到晶体表面都融成渣滓，滴滴下来。然后他把高爆炸性脉冲栓以十米间距投入那栋建筑，从顶层开始。上千块镜面般的碎片飞向夜空，缓慢翻滚着朝山谷地面坠落，留下丑陋的缺口，就像这建筑的脸上掉了牙。卡萨德又转回宽波连续光，穿过那些裂口向内部扫射，于是好几层里都有东西着火燃烧起来，他在护目镜后窃喜。卡萨德又发射出一阵光束——高能电子束——将独碑从当中撕裂，挖出一条十四厘米宽的完美圆柱隧道，深入山谷悬崖壁半公里深。他接着发射筒制手榴弹，穿入独碑的水晶表面后，炸出上万根针尖大小的钢矛。然后扣发了随机脉冲激光刈条，只要是建筑里的东西敢朝他的方向看，不管是人是鬼，都立马会瞎。最后，他朝受尽摧残的建筑物表面的每一个孔洞里发射了体热追踪镖。

卡萨德滚回翡翠莹门口，掀起护目镜。塔楼里熊熊燃烧的火焰反射在山谷上下四散八落的水晶碎片表面。风突然偃寂，烟雾缭绕，扑上夜空，朱红色的沙丘在火焰映照下越发鲜亮。越来越多的晶片脱落掉下，有些吊在熔出的玻璃细丝上晃荡，空气里突然又充满了风声。

卡萨德推出耗尽的能量弹夹与弹药带，换上腰带里的备用弹药，翻身躺下，呼吸着从敞开门口飘来的凉爽空气。他确信无疑，狙击手已经被他干掉了。

“莫尼塔。”费德曼·卡萨德低声呼唤。他闭上双眼，过了一会儿才继续前进。

莫尼塔第一次来到卡萨德身边，是在公元一四一五年十月一个清晨的爱静阁。当时田野里撒满了死去的法国和英国士兵，森林里是一名敌军的威慑，要不是有这名高大的短发女子相助，敌人就胜利了。他永远忘不了她的双眼。他们并肩作战胜利后，卡萨德与这个女人在森林中做了爱，身上还沾染着被征服骑士的鲜血。

奥林帕斯指挥学校的历史战略网络里的刺激模拟经历，比普通老百姓能够在别处经历的更接近现实，但那个名叫莫尼塔的幻影情人却不是刺激模拟的产物。多年来，自卡萨德还是军部奥林帕斯指挥学校的学生起，到后来，只要是真实战斗后，在疲乏交加中做出的宣泄之梦里，她都会来到他身边。

费德曼·卡萨德与这个名叫莫尼塔的幻影在各个战场的僻静角落做爱，从安提坦^[1]到库姆-利雅得。在值岗的热带夜晚，或是俄罗斯西伯利亚草原被围困的冰冻时日，莫尼塔都会来，没有其他人知道，没有任何参与刺激模拟的学生看见。在茂伊约岛战真正胜利之后的夜里，在南布雷西亚他濒死的肉体接受重组的极度痛苦中，两人在卡萨德的梦里絮絮谈情。莫尼塔一直是他唯一的爱——这种无法抵挡的强烈感情混合着血液的腥香、火药味、凝固汽油的味道、柔软的双唇与电离的皮肤。

然后是海伯利安。

费德曼·卡萨德上校的医疗舰船在从布雷西亚星系返回的途中，遭到驱逐者火炬舰船袭击。只有卡萨德幸存下来，他偷了一架驱逐者的飞机，迫降在海伯利安。在大马大陆。在笼头山脉之外幽僻大地上的高原沙漠与贫瘠的荒地。在光阴冢山谷。在伯劳的王国。

莫尼塔一直等待着他。他们做爱……甚至在驱逐者大规模登陆想要追踪俘虏，在卡萨德、莫尼塔与似乎跟在身边的伯劳把驱逐者舰船轰成炮灰，消灭了他们的登陆部队，并屠杀了整支军队的时候。来自塔尔锡斯贫民窟，父辈祖辈祖祖辈辈都是流亡难民，不管怎么看都是火星公民的费德曼·卡萨德上校，霎时感受到把时间作为武器，把自己变成在敌人间如影穿行的破坏之王时那无上的快意。这快意，凡间武士连做梦都想不到。

但那时候，就在大屠杀之后他们做爱时，莫尼塔变了。变成了一个魔鬼。或者是伯劳取代了她的位置。卡萨德不记得细节了；而且如果不是生死攸关的话，他也不想记起来。

但是他知道他回去找过伯劳，想杀了它。去找莫尼塔，想杀了她。杀她？他不知道。费德曼·卡萨德上校只知道是情欲生活里那如火的热情把他带到了此时此地，如果在这里等待他的是死亡，那就听天由命。如果等待他的是足以撼动瓦尔哈拉英灵殿的爱、光荣还有胜利，那就迎接现状吧。

卡萨德一把拨下护目镜，站起身，朝翡翠莹狂奔，一路狂叫。他的武器朝独碑发射着烟雾弹和空炮，但需要跨越的地域太宽广，这些东西

根本起不了掩护作用。那人还活着，并从塔顶向他开火；子弹和脉冲电荷追着他一路爆炸，他躲闪着，从一个沙丘跳向另一个沙丘，从一堆碎石跃向另一堆碎石。

钢矛击打着他的头盔与双腿。他的护目镜崩裂开来，警告信号装置闪烁着。卡萨德关闭了战术显示屏，只留下夜视辅助。高速的固体子弹击打着他的胸膛和膝盖。卡萨德蹲下身，被迫蹲了下去。紧致装甲变得僵硬，然后松弛，他站起身来再次奔跑，感觉着深层瘀伤逐渐成形。他的变色聚合体拼命工作，反射出他正在穿越的无人之境：夜晚、火焰、沙漠、熔化的水晶、燃烧的石頭。

独碑五十米外，一波光之缎带投向他的左右，一碰就将沙粒熔成玻璃，以极快的速度追赶着他，无可闪避。死光不再戏耍他，开始专击要害，以恒星般的热量刺入他的头盔、心脏和腹股沟。他的战斗装甲变得如镜面般明亮，每一微秒都转变着频率，以应对各种风格的攻击。过热的空气腾起一个个光轮围绕着他。微电路在超载和极度超载下尖叫着，释放出热量，努力建起微米级的薄量场，不让热量接触血肉与骨头。

卡萨德挣扎着走过最后二十米，用动力辅助跳过下陷的水晶壁垒。各处都在疯狂爆炸，把他击倒在地，又重新托起。束装完全僵直了；他就像个在燃烧的双手间抛来抛去的玩偶。

轰击停止了。卡萨德跪起身，然后站了起来。他抬头看着水晶独碑的表面，那里除了火焰和裂缝，别的几乎一点不剩。护目镜裂缝已经彻底断裂，没啥用了。卡萨德把它推起，呼吸着浓烟滚滚的电离空气，走进墓冢。

植入物告诉他，所有的交流波段上都涌动着其他朝圣者的呼叫。他

全数关掉。卡萨德取下头盔，走入黑暗。

房间没有连着任何小间，宽阔，方方正正，一片黑暗。一架敞开的升降机井立在中间，他抬头看着一百米之上七零八落的天窗。十楼有个人影在等他，距地面六十米，火焰映出他的轮廓。

卡萨德把武器挂上肩头，头盔夹在腋下，找到中央升降机井里的大螺旋楼梯，开始攀登。

“你睡过了吗？”我们走上树梢远距传输接待区的时候，利·亨特问我。

“睡过了。”

“我希望，你做的是个好梦吧？”亨特说着，对于我这种在政府的达官要人辛苦卖力时还胆敢睡大觉的人，丝毫没有要隐藏讽刺和偏见的意思。

“不是特别好的梦。”我说着，环顾身前通向就餐楼层的宽阔楼梯。

在环网，每一块大陆上每一个国家里每一个省的每一座城镇都似乎夸口说拥有四星级餐厅；真正的美食家数不胜数，鉴赏力经过两百颗星球珍馐佳肴的千锤百炼，但哪怕在这个烹调技术高超、餐饮业鼎盛发达的环网，“树梢”也能独树一帜。

“树梢”坐落于巨杉成林的星球上，位于最高的某棵树上，占据了好几英亩面积的上枝，距地面达半英里。我和亨特爬上一段楼梯，此处有四米宽，掩映在宽如大街的庞大树枝之间，它们的树叶都如船帆大小，而主干——被聚光灯照亮，只能从树叶的缝隙间瞥见——比大多数山脉的正面还要峻峭和雄伟。树梢的上层建有凉亭，其中坐落着二十个用餐

平台，入座的依据是阶衔、特权、财富和权力的升序排列。特别是权力。在这个社会，拥有亿万家财几乎是家常便饭，尽管树梢的一顿饭花费高达一千马克，但还是有上百万人有实力支付，而最终裁定地位和待遇的就是权力——这永不过时的货币。

傍晚的聚会选在最上层甲板的一个堰木质地的弧形平台（因为缪尔木不允许被践踏），从那里可以望见渐暗的柠檬色天空，一片无垠的略矮树梢延伸至辽远的地平线，圣徒的树屋和礼拜室发出柔和的橘红色光线，从远处微微曳动的绿色、焦茶色和琥珀色树叶墙面之中透过来。参加宴会的大约有六十人；我认出了科尔谢夫议员，他那头白发在日式提灯下熠熠闪光，还有阿尔贝都顾问、莫泊阁将军、辛格元帅、普罗·特恩·登齐尔-希亚特-阿明总统，全局发言人吉本斯，另外还有十数个议员，来自诸如天龙星七号、天津四丙、北岛、富士星、复兴姐妹星^[12]、麦塔科瑟、茂伊约、希伯伦、新地、伊克塞翁等强大的环网星球，以及一群地位较低的政客。行为艺术家斯宾塞·雷诺兹也在场，他穿着一身华美的栗色天鹅绒正式上衣，此外我没有见到任何艺术家。我倒是看到泰伦娜·绿翼-翡正在人满为患的甲板另一侧——这个从出版商转行来的慈善家身着一袭由上千片薄如蝉翼的皮革花瓣缀成的礼服，深蓝色的秀发高高盘起，塑成波浪形，礼服却是手工缝制出的独创样式，脸上的妆容惹人注目，却拒人千里之外，和五六十年以前比起来，她的姿色确实大不如前。我在摩肩接踵的大厅里朝她的方向挤去，宾客在倒数第二层甲板上四处游荡，洗劫那里数不清的酒吧，等待着主人用餐的一声令下。

“约瑟夫，天哪，”我挤完最后几码的时候，绿翼-翡惊呼道，“你怎么也被邀请到这样一个沉闷的宴会上来了？”

我微微一笑，递给她一杯香槟。这个掌管了文学风尚界的皇太后之

所以认识我，只是因为一年前她曾去希望星参加了为期一周的艺术节，而当时我恰恰与一些环网闻名的大师级人物交好，譬如萨姆德·布列维三世、哈弗尔的米龙，还有李思梅·考伯。泰伦娜是一只拒绝灭绝的恐龙——要不是厚重的粉底遮盖，她的手腕、手掌和脖颈都会因重复多次的鲍尔森理疗而大泛蓝光，此外，她花费数十年的时间参与短程星际巡航跃迁，或是令人难以置信地去那些高档得都少有人知道名字的矿泉疗养地接受昂贵的冰冻沉眠；结果，泰伦娜·绿翼-翡坚韧不拔地将人类社会在手中牢牢抓了三个多世纪，还没有任何要放手的意思。每次从长达二十年的沉眠中醒来，她的财富便已翻上一倍，传奇指数也急速膨胀。

“你还住在我去年游历过的那颗沉闷的小行星上吗？”她问。

“那是希望星。”我开口道，心里明白，她知道那颗无足轻重的星球上每一位重量级艺术家宅邸的确切位置。“不，从表面上看，可以说我目前已经移居到了鲸心。”

绿翼-翡做了个鬼脸。我隐隐约约感觉到大约有八到十个旁观者正专心地注视着我，心里揣测着，这个进入她内层轨道的无礼年轻人究竟是何方神圣。“那对你来说真是太惨了，”泰伦娜说，“竟住在一颗满是商贩和政府官僚的星球上。我希望他们准许你早日解脱！”

我举起酒杯向她敬酒。“我也想问你，”我说，“你以前是不是马丁·塞利纳斯的编辑？”

这位皇太后放下酒杯，冷冷地瞪着我。刹那间，我想象着如果梅伊娜·悦石和这个女人专注地进行意念对决，会是什么情景；我打了个冷战，等待着她的答案。“我亲爱的孩子，”她说，“这过去的事，都老掉

牙了。你这么漂亮的年轻脑瓜怎么会纠缠在这种陈腐的琐事上呢？”

“我对塞利纳斯很感兴趣，”我说，“对他的诗作感兴趣。我只是很好奇，不知道你是否和他有联系。”

“约瑟夫，约瑟夫，约瑟夫，”绿翼-翡女士嘟囔道，“可怜的塞利纳斯已经好几十年杳无音讯了。唉，那个可怜虫一定早已老迈不堪。”

我没有向泰伦娜指出，她担任塞利纳斯的编辑时，诗人可比她年轻得多。

“真奇怪，你竟然会提起他，”她接着说，“我以前所在的‘超线’公司，最近放消息说，他们正在考虑出版马丁的一部分作品。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同他的居所联系过。”

“他的《濒死的地球》系列书籍？”我问，想起了多年以前曾经颇为热销的思怀旧地的书卷。

“不是，说也奇怪。我确信他们打算出版他的《诗篇》。”泰伦娜说。她笑了，从一个修长的乌木香烟盒里抽出一支隐藏其中的印度大麻，一名扈从匆忙上前点燃了它。“真是个古怪的选择，”她说，“竟是考虑到可怜的马丁尚在人世之时，还没有人读过《诗篇》。唔，我总认为，没有任何东西会对艺术家的职业生涯有帮助，除了他们微不足道的死亡和退隐。”她笑了——尖锐细微的声音，听起来就像金属在磨锉岩石。围在她身边的人当中有一半都附和着笑起来。

“你最好确认一下塞利纳斯是不是真的死了，”我说，“完整的《诗篇》读起来会顺畅得多。”

泰伦娜·绿翼-翡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用餐的铃响穿过曳动

的树叶传了而来，斯宾塞·雷诺兹手臂一挥，向这位尊贵的夫人做了个绅士的举动。人们开始攀爬那最后一截似乎通往星辰的楼梯，而我喝光了手中的酒，把空杯子留在栏杆上，快步上前，加入众人的行列。

我们坐定后不久，首席执行官和她的扈从便到场了，悦石作了番简短讲话，这也许是她今天的第二十次讲话，还不包括她早上向议院和环网作的演说。今晚举办宴会的初衷是要认可为阿马加斯特救济金筹款作出的努力，但悦石的讲话很快又转移到了战争，以及积极高效地参战的必要性，同时，环网各地的领袖要促进团结。

她发言的时候，我的视线越过栏杆向外面的景色望去。柠檬色的天空已经溶解成了暗淡的藏红花色，很快又褪入热带地区色彩鲜亮的黄昏，好似一块厚重的蓝色帘幕挂上了天空。神林有六颗小月亮，从这个海拔看去，有五颗都清晰可见。在我观赏星星隐现的时候，有四颗正竞相穿越天穹。空气中富含氧气，几乎有些令人陶醉，并带着一种浓重的湿润的青草香味，那味道让我想起了自己逗留在海伯利安的清晨。但是神林不允许驾驶电磁车、掠行艇或任何一种飞行工具——因此从没有石化尾气或融合细胞尾波污染过这里的天空——这里也没有城市、交通干线，在电灯的光芒映照下，星星看起来明亮得几乎可以和那些悬挂在树枝和支柱上的日式提灯及荧光球媲美。

日落之后，微风重又漾起，现在整棵树都微微摇动着，宽阔的平台就像一艘在平静海面上的船，轻微地晃动着，堰木和缪尔木支柱和扶柱略微有些膨胀，发出轻柔的吱嘎声。我看见遥远的树梢之间有灯光星星点点地亮起来，意识到它们中的大多数来自“房屋”——圣徒出租的几千房屋中的几间——它们也可以连接到由远距传输器互相连接的跨星宅

第，不过前提是你付得起以百万马克计的起步价，才能享受这样的奢华。

圣徒在“树梢”的日常经营和代理出租并没有玷污他们的声誉，他们只是为这些努力设立起严格而不可亵渎的生态条件，但他们也从这些事业中收益了上亿马克。我想起他们的星际巡游船“伊戈德拉希尔”号，一棵采自这颗星球最为神圣的森林中一公里长的巨树，由霍金驱动奇点生发器推动，覆盖有最为错综复杂的能量护盾保护，还承载有最大限度的尔格能量场。不知何故，真是莫名其妙，圣徒竟会同意将“伊戈德拉希尔”号送去执行疏散任务，那仅仅是去替军部的反入侵特遣部队挨枪子儿。

当价值连城的东西被暴露在危险之下，什么样的事都可能发生，“伊戈德拉希尔”号在进入海伯利安轨道的时候被摧毁了，是亡于驱逐者的进攻，还是其他什么力量，尚不得而知。圣徒有何反应？究竟是为了什么，令他们让世上仅有的四艘树舰之一冒覆灭的风险？他们的树舰船长——海特·马斯蒂恩——被选中成为七名伯劳朝圣者之一，又为什么在风力运输船快要抵达草之海岸边的笼头山脉时，突然失踪了？

该死，战争却才打响几天，疑团就已经这么多了。

梅伊娜·悦石结束了她的讲话，指示大家享受晚宴。我礼貌地鼓了掌，然后挥手叫来一个服务生帮我斟满酒杯。第一道菜是古典沙拉，依照帝国时代的制法，我满怀热情地享用着，意识到那天除了早饭以外我再没吃过什么东西。叉起一小枝豆瓣菜的时候，我记起了西奥·雷恩总督吃熏肉、鸡蛋和腌鱼的情景，当时细雨正温柔地从海伯利安湛青色的天空上洒下。那是梦吗？

“你对战争有何看法，赛文先生？”行为艺术家雷诺兹问道。他在宽阔餐桌的另一面，斜对着我，但声音听得清清楚楚。我看见泰伦娜坐在那里，朝我扬了扬眉毛，她的座位在我右边，中间隔了三个人。

“一个人对战争能有什么看法？”我回道，再次品起酒来。品质优良，虽然环网中什么都不能同我记忆中的法国波尔多葡萄酒相比拟。“战争无须评判，”我说，“只有生死存亡。”

“恰恰相反，”雷诺兹说，“自从大流亡以来，人类已对许多事物重新定义，战争也不例外，它正要跨过艺术殿堂的门槛。”

“艺术殿堂。”一个留着栗色短发的女人叹道。数据网告诉我，此人便是苏黛·谢尔女士，加布里尔·费奥多·科尔谢夫议员的夫人，而她自己也有慑人的政治权力。谢尔女士穿着一身由金属箔片缀成的蓝金相间的长袍，脸上带着兴趣盎然的专注神情。“战争是艺术形式，雷诺兹先生！这是多么引人入胜的观念！”

斯宾塞·雷诺兹比环网的平均身高矮一点点，但比普通人俊美得多。他的卷发理得较短，肤色似乎是被仁和的阳光镀上了一层古铜，又略微涂上了精妙的人体彩绘，他的服饰和基因修饰虽奢华却不故作，举手投足间昭示着随性的自信，那种自信对所有的男人来说都梦寐以求，但只有极为少数的人能够得到。他的智慧飘扬在外，他对别人的关注情真意切，他的幽默感传奇如诗。

但我立即发现自己不喜欢这个杂种。

“所有的一切都是艺术形式，谢尔女士，赛文先生，”雷诺兹笑道，“或者早晚会变成艺术形式。我们曾经认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强加，现在我们已经超越了这个论断。”

“外交。”坐在雷诺兹左侧的莫泊阁将军说道。

“对不起，您说什么，将军？”

“外交，”他说，“而且不是‘强加’，是政治的‘继续’。”

斯宾塞·雷诺兹站起身鞠了个躬，略微摆了摆手。苏黛·谢尔和泰伦娜柔声笑了。阿尔贝都顾问的影像从我左边探过身来说道：“我相信，那是冯·克劳塞维茨^[13]的名言。”

我朝顾问望了一眼。在他头上和身后两米外，有个轻便投影仪器在盘旋，那玩意儿比在树枝间飘动的辐射蛛纱大不了多少。这影像比不上政府大楼里的那个，并非十全十美，但已远远好过我见过的任何私人全息影像。

莫泊阁朝这位内核代表点了点头。

“无所谓，”谢尔说，“将战争看作艺术的观点，真是太天才了。”

我吃完了沙拉，一名人类侍者迅速撤下碗具，换上一道我不知道是啥玩意儿的深灰色汤点。汤汁正冒着热气，略微带着肉桂和海洋的芬芳，吃上去可口无比。

“战争是艺术家的完美手法，”雷诺兹又开始滔滔不绝，高举起他的沙拉盘，像举着一根指挥棒，“我不是说那些.....学习过所谓的战争科学的手艺者。”他朝着莫泊阁将军右边的另一名军部官员报以微笑，将两人都逐出了考虑范围，“而是那些愿意将视线超越战术、战略的官僚政治底线，超越那过时的只求‘胜利’意愿的人。只有他们，才能真正地将现代社会的战争——这一使起来尤为不易的手段运用自如。”

“过时的只求胜利的意愿？”那名军部官员说道。数据网悄声告诉我，他就是威廉·阿君塔·李指挥官，一名在茂伊约战争中脱颖而出的海军英雄。他看起来相当年轻——约摸五十五六岁的样子——从军衔可以看出，他的年轻是由于多年在行星间穿行的经历，而非鲍尔森理疗的效用。

“当然过时了，”雷诺兹笑道，“你认为雕塑家会想去战胜黏土吗？画家会去攻击帆布吗？说得再浅显一点，一只雕或者托马斯鹰，愿意袭击天空吗？”

“雕已经绝种了，”莫泊阁嘟囔着，“也许它们是应该袭击天空。因为天空背叛了它们。”

雷诺兹转身对着我。侍者拿掉了被他丢弃的沙拉，奉上鲜汤。“赛文先生，你是名艺术家……至少是名画家，”他说，“帮我向这些人解释解释我的意思。”

“我并不清楚你的意思。”我轻敲酒杯，等待着下一道菜。杯子立即被斟满了。我听见悦石、亨特还有几名救济基金会主席正朗声大笑，笑声从桌子最前端、距我三十英尺的地方传来。

斯宾塞·雷诺兹对我的无知毫不惊诧。“我们的民族要真正地接触到开悟，要转入我们的众多哲学所宣扬的知觉与进化的下一层面，就必须将人类致力的所有方面，都有意识地向艺术的高度奋斗。”

莫泊阁悠长地饮了一口，轻蔑地哼了一声。“包括这些身体官能，譬如吃饭、性交，还有排便，我想是吧。”

“特别是这样的官能！”雷诺兹叫道。他张开双手，包纳着这张长桌

和它上面的众多佳肴。“你在此所见的是动物性的需求，将死去的有机化合物转化为能量，吞噬其他生命的低级行为，但是树梢已经将它变为了艺术！长久以来，文明人类舞蹈的精髓已经替代了生殖活动原始的兽性起源。排泄必将成为纯粹的诗歌！”

“下次我去拉屎的时候一定会记起你这句话。”莫泊阁说。

泰伦娜·绿翼-翡微笑着转向右边身着黑衣红裤的人。“蒙席，贵教.....天主教，是早期的基督教，对吧？.....关于人类达到一个更高位的进化形态，您定是有什么可喜的古老教义吧？”

我们都转头朝这名矮小、沉默的男人看去。他穿着黑色长袍，戴着一顶奇特的小帽。早期基督教教派现在只在佩森和一部分殖民行星上拥有信徒，爱德华蒙席正是这几乎已被遗忘之教派的代表，他位列宾客之席，只因为他参与了阿马加斯特的救济计划，自开宴以来，他都只是默默地独自品尝着汤水。现在，他抬起头，脸上带着一丝惊讶，露出数十年来忧虑刻下的饱经风霜的线条。“啊，有的，”他说，“圣忒亚的教义就是探求向欧米伽点^[14]的进化。”

“欧米伽点是不是类似于咱们禅灵教完美开悟的观点？”苏黛·谢尔问。

爱德华蒙席眼带渴望地看着他的汤水，似乎那比当前的话题更为重要。“事实上，并不怎么相似，”他说，“圣忒亚认为，所有的生命、有机体意识的不同层面都是逐级进化的一部分，最终，我们将获得神性。”他微微皱了皱眉。“过去的八个世纪里，忒亚的见解曾多次得到修正，但核心的思想依然不变，那就是，我们认为耶稣·基督是人类这一层面上终极意识化身的例证。”

我清了清嗓子。“关于忒亚假说，耶稣会士保罗·杜雷不是出版了一本广布星球的详尽著作吗？”

爱德华蒙席探过身子，看了看泰伦娜和身边各人，然后直视着我。那张好奇的脸上带着惊讶。“噢，是的，”他说，“但我很惊奇，你竟然对保罗·杜雷的著作如此熟悉。”

我也回视着这个男人，他是杜雷的朋友，甚至在杜雷因叛教而被流放至海伯利安的时候，这段友情也未曾终止。我又想起了另一名来自新梵蒂冈的难民，年轻的雷纳·霍伊特，他现已死去，正躺在一座光阴冢里，十字形的线虫携带着他和杜雷变异的DNA，正在开展它们残忍的复活运动。一边是对十字形的憎恨，一边是忒亚和杜雷关于人类会不可避免地 toward 神性进化、荣享福祉的观点，两者怎么会并行不悖呢？

斯宾塞·雷诺兹显然觉得谈话已经长时间偏离了自己的掌控。“重点在于，”他说，低沉的嗓音突然从桌子那边杀将过来，淹没了其他人的对话，“战争，跟宗教或者其他任何一种在此层面上开发并组织人类活力的努力一样，它必须弃绝先前拘泥于物自身的幼稚成见——这通常会通过一种具有‘目标’的盲从追捧来表现——并且在自己全部作品的艺术纬度里得到充分纵放。而我本人最新的策划——”

“那么贵教的目标是什么呢，爱德华蒙席？”泰伦娜·绿翼-翡问道，悄悄把话题的绣球从雷诺兹那里偷了过来，既没有抬高她的音量，也没有把视线从神父身上移开。

“帮助人类了解上帝，并为之服务。”他说着，响亮地咂吧着嘴，把汤喝完了。这位年老的矮小神父沿餐桌看过去，望着阿尔贝都顾问的投影。“顾问先生，我听流言说，技术内核正在追求类似的目标，这真是

无巧不成书。听说你们在试图建造自己的上帝，这是真的吗？”

阿尔贝都的笑容调整得恰到好处，充分显示了他的友善，又没有表现出任何屈尊俯就的意思。“几个世纪以来，内核成员一直致力于创造远远超出我们贫乏智力的人工智能，至少是创造一个理论模型，这早已不是秘密。”他做了个反对的手势。“但这几乎不能算作是在创造上帝，蒙席。我们更多地是在从事对该种可能性研究的工作，贵教的圣忒亚与杜雷神父身先士卒的探索过程，不也正是为了这个？”

“但是你相信，将自身的演化和谐地编配出如此高级的意识是可行的，对不对？”指挥官问道。李，这名海军英雄此前一直在侧耳倾听。“就像我们曾经用硅和微芯片设计出你们拙劣的祖先一样，你们想要设计一个终极智能？”

阿尔贝都笑了。“恐怕，此事既非如此简单，也非如此宏伟。当你们称呼‘你们’的时候，指挥官，请记住，我不过是众多智能中的一个人格罢了，但是，我们之间的多样性并不逊于这颗星球上的人类.....实际上，甚至也不逊于整个环网内的所有人类。内核并不是什么独块石碑，其中也有很多不同阵营，不管哪个方面：有哲学、信仰、假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称之为宗教——一如具有多样性的公社必然具有的东西。”他双手互握，像是这席话中隐含了一个笑话，令他欢愉。“虽然我倾向于将寻求终极智能看作是业余爱好，而非宗教。你可以将其比作制作瓶中船^[15]，指挥官，或者是争论针尖上能站立多少位天使，蒙席。”

大家甚为礼貌地笑了，只有雷诺兹无意地皱着眉，毫无疑问，他正在搜索枯肠，怎样才能重新夺回谈话的控制权。

“那么，有个流言，说内核在寻求终极智能的过程中，已经建好了

旧地的完美复制品，您又作何解释呢？”我问道，连自己都为这个问题感到惊异。

阿尔贝都的笑容没有一丝衰减，友善的目光也没有任何动摇，但是刹那间，我感到有什么东西通过这个投影传达了过来。那是什么？震惊？愤怒？可笑？我不知道。在那永恒的一秒里，他完全可以通过我的内核脐带和我进行私人交流，或是沿着我们在迷宫数据网——那个人类以为只是弄巧成拙的东西里——沿着我们为自身保留的无形走廊，传递出不计其数的数据。或者他也可以杀了我，利用内核任意神灵的职权，控制我这样的意识周围的环境——这就跟研究院首长要求属下的技工将一只讨厌的实验室老鼠永远麻痹掉一样，简单至极。

餐桌上下，其余的讨论都停止了。就连梅伊娜·悦石和她身边那群超级要人也朝我们的方向望过来。

阿尔贝都顾问的笑容却更加灿烂。“真是令人欣欣然的古怪流言！告诉我，赛文先生，一个人……特别是像内核这样的有机体，你自己的评论也将之称作‘一伙无实体的大脑，脱离了电路的失控程序，将大部分时间用于从它们并不存在的肚脐中拉出智能毛绒’……他们怎么可能建造出‘旧地的完美复制品’？”

我看着投影，视线穿越了它，第一次意识到阿尔贝都的菜品和食物也都是投影；我们说话的时候，他也在用餐。

“还有，”他继续说道，显然被深深地逗乐了，“难道这个流言的散布者就没有想过一个‘旧地的完美复制品’实际上就有可能是旧地本身？要这么大费周章探索高级人工智能矩阵理论上的可能性，这有什么好处呢？”

我没有回答，与此同时，一阵令人不安的静默在餐桌的整个中央部分沉淀下来。

爱德华蒙席清了清嗓子。“这似乎是说，”他开口道，“任何一个.....啊.....能够任意创造某一星球精确复制品——特别是一个近四个世纪以来已被摧毁的星球——的社会，没有必要去追寻上帝；它自己就将成为上帝。”

“完全正确！”阿尔贝都顾问笑道，“这流言很疯狂，但是听起来真痛快.....真是痛快极了！”

所有人都松了口气，笑声填补了先前寂静留下的空洞。斯宾塞·雷诺兹开始谈起自己的下一项计划——试图要让二十颗星球上自杀的人同时从桥上跳下，并让全局密切关注——泰伦娜·绿翼-翡又以一个简单的动作偷走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她揽住爱德华蒙席，邀请他参加她无限极海漂浮庄园的裸泳派对。

但我看见，阿尔贝都顾问正盯着我。我转过头，看见利·亨特和首席执行官向我投来好奇的目光，然后我旋过椅子，看着侍者们送上银盘装盛的主菜。

菜肴可口无比。

我没有去参加泰伦娜的裸泳派对。我最后看见斯宾塞的时候，他正诚挚地同苏黛·谢尔聊天，他也没有去。我不知道爱德华蒙席有没有屈服于泰伦娜的诱惑。

宴会还没有完全结束，救济基金会主席们正在一一作简短发言，许多地位更高的议员烦躁不安起来。此时，利·亨特轻声告诉我，首席执行官一行准备离开，且要求我随行。

现在约摸是环网标准时间二十三时整，我料想他们应该是要返回政府大楼，但是当我踏上单向传送门的入口时（除了执行官的保镖为我们殿后之外，我是这群人中最后一个离开的），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我正俯瞰着一条砌有石墙的走廊，狭长的窗外正上演着火星日出，将走廊衬托得活像浮雕。

从技术上说，火星并不属于环网；这颗人类最为古老的地球外殖民地被蓄意隔绝，难以企及。禅灵教的朝圣者若是想要去拜访希腊盆地的上神之岩，须得先传送至家园星系主站，然后去伽尼梅德^[16]或者木卫二乘坐航天飞机，最后才能抵达火星。虽然仅需绕几小时的弯路，但对于一个每样东西都真真切切触手可及的社会来说，这样就似乎带有牺牲和冒险的意味。除了历史学家和白兰地仙人掌农业专家之外，极少有其

他领域的专业人士被吸引到火星上。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禅灵教逐渐衰败，因此，就算是去那里的朝圣之途也不再拥挤。没人在乎火星了。

除了军部之外。虽然军部的后勤管理局设在鲸心，其基地遍及环网和保护体，但火星依然是这个军事组织的真正总部，而奥林帕斯指挥学校正是它的核心。

一小撮军事要人正等候着向那一小撮政治要人致意。我朝一扇窗户走去，瞪大眼睛欣赏着外面的星丛，它们就像互相碰撞的星系，正盘绕纷飞。

整幢综合楼从奥林帕斯山的上缘雕刻而出，走廊属于其中一部分，站在我们立足之处这海拔十英里的地方，感觉像是可以一下将半个星球尽收眼底。从这里望出去，星球就像一座远古的盾状火山，而那些玩着缩距把戏的高速公路，沿着悬崖壁建起的旧城，还有塔尔锡斯高原的贫民窟和森林，都成了红色地表上弯弯曲曲的线条，看起来就像是自从人类第一次踏足这颗星球，宣布它是一个叫作日本的国家的领地，然后拍了张照片以来，就再也没有过任何变化。

我观赏着一颗小恒星的升起，心里想着，那便是太阳。云层偷偷从无限绵长的山腰另一端的黑暗中溜出。我正欣赏着阳光在云层之上异彩斑斓的景象，这时，利·亨特忽然走近身来。“首席执行官在会议结束之后要见你。”他递给我两本素描本，那是一名助理之前从政府大楼带过来的。“在此次会议上，你的所闻所见都是绝密级内容，你应该能意识到吧？”

我没有把这句话当作是个疑问句。

宽阔的青铜门在石墙间洞开，指示灯闪亮，显示出铺陈着地毯的斜

坡和楼道，通向一片宽广的黑色区域中间的战略决议中心会议桌，那地方就像是一座巨大的礼堂完全没入了黑暗，唯有一座单独的小岛还沐浴在光亮之下。助理匆忙带路，拉出椅子，混入阴影。我不太情愿地转身背对着日出，跟随人群，走进深渊。

莫泊阁将军和另外三名军部领导人亲自上阵作简报。图解显示的位置同政府大楼这里作简报时用的粗陋随调板和全息图像之间足有好几光年的距离；我们身处广阔的空间，如果需要的话，这里容纳全部八千名军校生和职员也没问题，但是现在，我们头顶大部分的黑暗已经被任意球球场大小的欧米伽质量全息图像和图表填满。那景象竟有几分吓人。

简报的内容也令人堪忧。

“这次海伯利安星系的战斗，我们即将撤退，”莫泊阁总结道，“最乐观的估计是，打成平手，将驱逐者游群牵制在防御带之外，让他们与远距传输器奇点球保持大约十五天文单位距离。但是如果这样，我们会经常受到骚扰，军力受他们的小型飞船袭击消耗。而最坏的估计是，我们将不得不撤退，转入防御状态，同时疏散舰队及霸主居民，听任海伯利安落入驱逐者之手。”

“我们之前所说的致命一击出了什么问题？”科尔谢夫议员问道，他坐在靠近这张菱形桌子顶点的地方。“对游群决定性的进攻呢？”

莫泊阁清了清嗓子，但是纳西塔元帅随之站起身来，将军瞥了他一眼。军部太空司令的黑色制服让他紧绷的脸庞像一幅幻象飘浮在黑暗中。一想到这个影像，我就感觉到一阵似曾相识的感觉，但是我回头看了眼梅伊娜·悦石，她脸上正被飘浮在我们头上各种各样的战争图表照亮，那些东西就像著名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的全息光谱形式，于是我又开

始作画。我已经收好纸质素描本，现在正用我的触控笔在柔韧的随调薄板上作画。

“首先，我们关于游群的情报必然有限，”纳西塔开口道，头顶的图形改变了，“侦察探针和远距离侦察机不可能告诉我们驱逐者迁移舰队每一个作战部队的特质。先前我们得出的结果，显然严重低估了这个游群实际的战斗力。我们意图刺穿游群防御，只运用了远距离攻击战斗机和火炬舰船，但并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

“其二，要让海伯利安星系这么庞大的防御范围保持稳定，已经给我们的两支正在执行任务的特遣部队提出了过分的要求，此时此刻，要将足够数量的舰船送去战场上进攻，实在是强人所难。”

科尔谢夫打断了他的话。“元帅，你是说你们的舰船数量太少，不足以执行这次任务，来粉碎并击退驱逐者这次对海伯利安星系的攻击。我说得对吗？”

纳西塔瞪着议员，我由此想起了以前所看过的油画上，那些瞬时即将拔剑出鞘、杀人于无形的武士。“完全正确，科尔谢夫议员。”

“然而就在一标准星期之前，我们战事内阁的简报中，你向我们充分保证，两支特遣部队足以保护海伯利安不受侵略，也不会让它毁灭，并且还能给驱逐者游群来上致命一击。现在是怎么回事，元帅？”

纳西塔完全站直身子——他比莫泊阁高，但依然比环网平均身高要矮——然后将视线转向悦石。“执行官大人，我已经解释过，出现了变故，我们得修正作战计划。我能重新开始简报吗？”

梅伊娜·悦石双肘支在桌子上，右手托腮，两根手指抵着脸颊，另

两根蜷在颚下，拇指依着下颌，看样子是注意力有点不集中了。“元帅，”她和蔼地说，“虽然我相信你不应该回避科尔谢夫议员的问题，但我认为，你在这次及前几次的简报中为我们勾勒的情势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她转身看着科尔谢夫。“加布里尔，我们的估算有误。就算军部投入全部兵力，我们最好的情况也是陷入僵局。驱逐者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卑鄙、强盛，人数也更为众多。”她又将倦怠的目光转向纳西塔。“元帅，你们还需要多少舰船？”

纳西塔吸了口气，显然在简报开始后这么快就被问到这样的问题让他感到很泄气。他朝莫泊阁和其他的联合领袖瞥了一眼，然后双手下垂紧握，像是葬礼主持的姿势。“两百艘战舰，”他说，“至少两百艘。这是最小数额。”

议室上下一阵骚动。我从画作上抬起头来。除了悦石，每个人都在窃窃私语，不然就是动来动去。过了一会儿我才弄明白。

整个军部太空舰队的舰船数量还不足六百。当然每一艘都贵得惊人——修造一两艘星际大型军舰已经非常吃力，要支付起更多军舰的开支，能办到的星球经济实在寥寥可数，甚至几艘装载霍金驱动的火炬舰船就可能令一颗殖民星球破产。它们当中每一艘都极为强大：一艘攻击航母可以摧毁一颗行星，一队巡洋舰和神行驱逐舰可以摧毁一颗恒星。可以想象，已经聚集在海伯利安星系的霸主飞船足以摧毁环网大部分星系（如果通过无线电导引穿过军部大型远距传输矩阵）。纳西塔要求的这种战舰，在一个世纪以前，只用了不足五十艘，就摧毁了格列依高的舰队，并永远镇压了兵变。

但是纳西塔请求背后那真正的问题，是要将霸主舰队的三分之二同时投入海伯利安星系。我能感觉到不安像电流一样流过这些政治家和决

策者。

来自复兴之矢的李秀议员清了清嗓子。“元帅，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如此集中过舰队火力，是吧？”

纳西塔平稳地转过头来，就好像他的脖子是个轴承。那副板着的面孔也没有丝毫缓和。“我们以前从来没有为了霸主的前途致力于如此重要的舰队行动，李秀议员。”

“是的，我明白这点，”李秀说，“但我想问，这对环网别处的防御会有什么影响。这难道不是令人胆寒的赌博吗？”

纳西塔咕哝了一声，他身后广阔空间里的图标旋转起来，泛起迷雾，然后结合到一起，一幅从黄道平面上方摄下的银河系图景出现在我们眼前，美得令人心悸；角度突变，我们似乎正在以快得令人眩晕的速度朝一条旋臂冲去，直到蓝色网格的远距传输网近在眼前。霸主，这颗不规则金色核子的尖顶和伪足延伸入保护体的绿色光轮。环网的外形看起来杂乱无章，在银河系壮美的恢宏面前更是相形见绌……这些印象确实是现实的精确反映。

突然间，图表改变了，环网和殖民星球变成了天地万物，另外还有些排成水花状的几百颗星球，让我们明白，这是张透视图。

“这些代表当下我们舰队成员的位置。”纳西塔元帅说。在金色和绿色之间及远处，出现了几百颗密集的橙色斑点；最为密集的部分围绕着一颗遥远的保护体星球，我终于后知后觉地认出来，那就是海伯利安。

“这些是驱逐者游群最近的测绘图。”十多条红线出现了，矢量标记和蓝移尾迹显示了航行的方向。即使从这个比例看来，游群也没有一条

矢量切断霸主的领空，但是游群——这一大群——似乎已经绕弯进入了海伯利安星系。

我注意到游群箭矢频繁地在军部太空部署处折回，除了基地和诸如茂伊约、布雷西亚、库姆-利雅得之类棘手的星球附近的束群。

“元帅，”悦石说着，打断了他尚未开始的关于部署的描述，“我想，你已经考虑到了舰队反应时间应该会给我们边境的其他某些地点带来威胁。”

纳西塔板着的脸抽动了一下，也许是想笑。他的声音中带着不容争辩的意味。“是的，执行官大人。如果您注意到除了位于海伯利安的这个游群以外，这里有个最近的……”视野中一片金色云层之上的红色箭矢急剧放大，它触及了不少星系，我相当确定，其中包括天国之门、神林和无限极海。从这个比例尺看来，驱逐者威胁的确非常遥远。

“依据环网内外潜听哨所捕获的霍金驱动尾波，我们拟划了游群迁移情况。另外，我们的长距离探针也在频繁地核实游群的规模和迁移方向。”

“有多频繁，元帅？”科尔谢夫议员问。

“至少每几年一次，”元帅厉声说道，“你必须清楚，航行时间需要好几个月，即使是在神行舰的速度下，以我们的眼光来看，这样的迁移带来的时间债将会多达十二年。”

“直接观测之间就隔上了好多年，”议员坚持道，“你怎么能随时获取游群的位置？”

“霍金驱动从不撒谎，议员。”纳西塔的声音完全没有起伏，“霍金

扭曲尾波无法模拟。我们所寻找的只是上百台……如果游群更大的话，会有上千台……正在运转的奇点驱动器的实时地点。运用超光通信广播传递霍金效应，不会带来时间债。”

“对，”科尔谢夫说道，他的声音就和元帅的一样既平淡又无精打采，“但是万一游群以低于神行舰的速度航行呢？”

纳西塔由衷地笑了。“低于超光速度吗，议员？”

“是的。”

我看见莫泊阁和其他几名军人正摇着头，或是竭力隐藏着笑容。只有年轻的军部海军指挥官，威廉·阿君塔·李，探过身子，脸上带着严肃的表情，专心致志。

“以亚光速行进时，”纳西塔元帅面无表情，“我们的曾曾孙就得担心要不要警告他们的孙子会有入侵。”

科尔谢夫坚持不懈地追问着。他站起身，指着天国之门上那绕开霸主的最近的游群。“要是这个游群打算不依靠霍金驱动接近环网呢？”

纳西塔叹了口气，显然，这些毫不相干的问题充斥了会议，把他激怒了。“议员，我向你保证，如果那个游群现在关闭了他们的驱动，并立马掉头朝着环网驶来，那将会等到——”纳西塔眨了眨眼，查阅自己的植入物和交流链接——“两百三十标准年之后，他们才能够抵达我们的边境。这不是决定中的考虑因素，议员。”

梅伊娜·悦石朝前倾过身子，所有的视线都转移到了她的身上。我将之前的素描保存在随调板上，又开始一幅新的素描。

“元帅，在我看来，这里真正的焦点无非是两个事实：在海伯利安附近史无前例地集中火力；我们正在将所有的鸡蛋放进一个篮子里。”

人们被逗笑了，一阵窃窃私语在桌子上下蔓延。悦石一向以擅长使用那些早已被忘得一干二净，如今听起来倒有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格言、典故和陈词滥调著称。这或许也是其中之一。

“我们是不是在把所有的鸡蛋放进一个篮子里？”她继续问。

纳西塔向前踏了一步，双手撑在桌子上，舒展开长长的手指，用力按压着桌面。那样的力度和这矮个子男人的性格正相配；他能够毫不费劲地左右别人的注意力，令人心悦诚服，这样的人可算得上是凤毛麟角。“不是，执行官大人，我们没有。”他没有转身，便朝头顶和身后的显像屏做了个手势。“最近的游群如果依靠霍金驱动推进，在到达霸主领空前两个月，我们必定会及时发出预警……那对我们来说是三年时间。我们在海伯利安的舰队——假设将它们广为部署，并让它们处于战备状态——不到五个小时就能撤退，并转移到环网内任何地方。”

“那并不包括环网外的舰队，”李秀议员说，“不能丢下殖民星球，任人宰割。”

纳西塔又打了个手势。“我们会召集两百艘战舰，打下海伯利安这决定性的战役，这些战舰早已在环网内部，或是拥有跃迁船的远距传输能力。派往殖民星球的独立舰队没有一艘会受到影响。”

悦石点点头。“但万一海伯利安的传输器被损坏，或是被驱逐者占领呢？”

从桌子周围人群的骚动、点头和吸气声推断，我猜她击中了要害问

题。

纳西塔点点头，大步流星地走回小讲台，好像他早已预料到这一问题，并为题外话最终的完结感到很高兴。“绝妙的问题，”他说，“以前的简报中也提到过这一点，但我接下来要更详细地说明这一可能性。”

“首先，我们有丰富的远距传输能力，当前在星系内的跃迁船就有不下两艘，并计划等到增援的特遣部队到达时，再增派三艘。这五艘船全军覆没的几率非常小……考虑到我们得到特遣部队增援之后强大的防御能力，这可能性简直不足挂齿。

“第二，驱逐舰占领一个完整无缺的军用远距传输器，并用之侵略环网的几率为零。每艘船……每一艘船……通过军部传输器的时候都必须验明正身，由防篡改微型异频雷达收发机制读编码，收发机每天更新——”

“难道驱逐舰不能破坏这些编码……并插入他们自己的？”科尔谢夫议员问。

“不可能，”纳西塔在小讲台上大步来回走着，双手背在身后，“编码更新将在每日通过环网内的军部司令部单程超光发射台传送——”

“容我打扰一下，”我开口道，听到这声音出现在这里，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今天早上我去海伯利安星系作了一趟短行，发现所谓的编码只是空谈。”

人们纷纷转头向我看来。纳西塔元帅再次像猫头鹰一般引人注目地转过头，好似他的脖子是毫无摩擦的轴承。“然而，赛文先生，”他说，“你和亨特先生都已被编码——在两处的远距传输线路终端，由红

外激光完成，无痛无感。”

我点点头，元帅竟然记得我的名字，这令我惊讶了一阵子，但后来我想起，他也带着植入物。

“第三，”纳西塔继续道，就当我从没说过话一样，“即使不可能的事发生了，驱逐者兵力横扫防线，把我们打得溃不成军，完整无缺地占领远距传输器，智取了自动屏障传输密码系统，并激活一项他们并不熟悉的技术，那项技术我们在四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对外宣称尚未开发成功……即便如此，他们所有的努力也只会是零蛋一个，因为所有的军事交通线都经由末睇的基地通往海伯利安。”

“哪儿？”众人异口同声地问。

我曾经只从拉米亚关于他客户之死的故事中听说过末睇。她和纳西塔都把这个词读成了“魔笛”。

“末睇。”纳西塔元帅重复着，由衷地笑了起来。很奇怪，这笑容看起来有些孩子气。“不要怀疑你们的通信志，女士们先生们。末睇是一个‘黑’星系，无法在任何详目或民用远距传输图表中找到。我们隐藏它就是为了这样的目的。末睇只有一颗行星可以居住，且只适合采矿和建立基地，它是最终最可靠的阵地。要是驱逐者战舰做出不可能的举动，突破我们在海伯利安的防御和入口，他们唯一能去的地方就是末睇，那里有数量众多的自动化火力，时刻对准进入的任何东西，万无一失。要是不可能的事真的发生了，他们的舰队在传送到末睇星系之后还幸存下来，那些对外的远距传输节点也将会自动自毁，他们的战舰就会搁浅在那，背离环网千年。”

“说得好，”李秀议员说，“但我们也是一样。三分之二的我军舰队

都会滞留在海伯利安星系。”

纳西塔以稍息阅兵的姿势站好。“确实如此，”他说，“当然我和联合领袖都已经多次权衡过这个几率微乎其微的事件会引发的结果，我们得说，从数据上讲，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发现风险属于可接受范围内。就算不可能的事发生了，我们也有两百多艘备用战舰保卫环网。在最糟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在海伯利安星系陷落之前给驱逐舰送上致命一击……这一击的威力加上它的影响足以阻止任何未来的侵略，这一点几乎确定无疑。

“可这并非我们预期的结果。我们和人工智能顾问理事会的预言家……都预见到，如果尽快传送两百艘战舰——在接下来的八个标准小时之内——就有99%的几率可以完全打败驱逐舰游群的侵略，同时我方的军力只会有少量的损失。”

梅伊娜·悦石转身面对着阿尔贝都顾问。在微弱的灯光下，投影看起来十全十美。“顾问先生，我不知道有人问过顾问理事会这个问题吗？99%可能性的数值可靠吗？”

阿尔贝都笑了。“相当可靠，执行官大人。可能性因素是99.962794%。”他的笑容更加灿烂。“相当保险，可以在短时间内将所有鸡蛋放进一个篮子里。”

悦石却没有笑。“元帅，援军抵达之后多久会发动战斗？”

“一标准星期，执行官大人。最多这些时间。”

悦石的左眉微微扬了扬。“这么短的时间？”

“是的，执行官大人。”

“莫泊阁将军？军部陆军有何高见？”

“我们持同样观点，执行官大人。援军必不可少，而且急需。须得运送大约十万海军陆战队和陆军士兵解决掉游群的残余部队。”

“在七天乃至更短的时间内？”

“是的，执行官大人。”

“辛格元帅？”

“绝对必要，执行官大人。”

“范希特将军？”

悦石一个挨一个地询问了在场的联合领袖和顶级军官的意思，甚至还问了奥林帕斯指挥学校的校长，这人因为被问及于此有些飘飘欲仙。她一个个地听取了他们毫不含糊要增派援军的建议。

“李指挥官？”

所有的视线都转向这位年轻的海军官员。我注意到这位高级军人姿势僵硬还板着脸，意识到李出现在这里是由于执行官的邀请，而非他上级的仁慈。我记得曾经有人引用悦石的话说，年轻的李指挥官所显示出的进取心和聪明才智，正是军部时常缺乏的品质。我怀疑，这个男人的整个军事生涯就被葬送在这次会议上了。

威廉·阿君塔·李指挥官在他舒适的椅子上不安地动来动去。“我万分敬仰的执行官大人，鄙人只是一名下级海军军官，没有资格在具有如此重要战略意义的事件上发表拙见。”

悦石没有笑。她点点头，动作细微得难以察觉。“我理解，指挥官。我敢保证，即使在场的是你上司，他也会如此。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希望你愿意迁就迁就我，立即给这个问题发表下评论。”

李坐直了身子。在那一瞬间，他的双眼里含着的不只是信念，更有着类似于掉入陷阱的小动物的绝望。“那么好吧，执行官大人，如果非得要我评价，我得讲我自己的直觉——它们只是直觉：我并不懂星际战争的战术——但我反对这次增援。”李吸了口气，“这只是军事评估，执行官大人。对于保卫海伯利安星系会带来的政治上的结果，我一无所知。”

悦石探过身子。“那么，仅就军事原则而言，指挥官，你为何反对增援？”

即便坐在离他半张桌子远的地方，我也感受到军部首领的目光的威力，就像一束一亿焦耳的激光束，足以点燃古式的惯性密蔽场聚变反应堆中的氘-氚核。李在这样目光的直视下，竟然没有崩溃、爆炸、燃烧、聚变，真让我惊奇。

“基于军事理论，”李说着，虽然他双眼绝望，但声音却很坚定，“一个人能够犯下的两种最大的罪行，一是拆分己方的军力，二是……正如你所说，执行官大人……将所有的鸡蛋放进一个篮子里。而这次，甚至连篮子都不是我们自己做的。”

悦石点点头，坐了回去，食指竖起挨着下唇。

“指挥官。”莫泊阁将军说道，我才发现原来说一个词也可以真正地唾沫横飞，“既然我们已经有幸得到了你的……建议……我能否问问你，你有没有参与过太空战斗？”

“没有，先生。”

“有否接受过空战培训，指挥官？”

“除了在奥校修习过规定必修的培训之外，那属于历史课程的一小部分。没有，先生，我没有接受过训练。”

“你有否参与过任何战略计划，级别高于.....你在茂伊约指挥多少艘海军水面舰，指挥官？”

“一艘，先生。”

“一艘，”莫泊阁吸了口气，“是艘大船吧，指挥官？”

“不，先生。”

“关于这艘船的支配权，指挥官，那是你通过努力赢得的，还是在战争的变故中自然降临到了你的头上？”

“我们的船长牺牲了，先生。顺理成章地由我接任。那是茂伊约战役最后的海战，并且——”

“够了，指挥官。”莫泊阁不再理会这位战争英雄，转而问执行官，“你愿意再次调查我们的意见吗，夫人？”

悦石摇摇头。

科尔谢夫议员清了清嗓子。“也许我们可以在政府大楼召开一场封闭的内阁会议。”

“没必要，”悦石说，“我已作了决定。辛格元帅，只要你和联合领

袖认为合适，你有权将足够的舰队调到海伯利安星系。”

“是，执行官大人。”

“纳西塔元帅，我期望在拥有充足援军的情况下，能在一标准星期之内成功结束敌对状态。”她朝桌子四周看了看。“女士们、先生们，我们一定得控制住海伯利安，坚决阻绝驱逐者的威胁，但我不会将这一重要性再三道来，给各位施加压力。”她站起身，走向斜坡底部，走进了外面的黑暗。“晚安，先生们、女士们。”

环网及鲸逝时间大约四时的时候，亨特来敲我的门。自从传送回去之后，我已经同睡魔搏斗了三个小时。刚确信悦石已经忘了和我的约会，正准备打个小盹时，敲门声就来了。

“去花园，”利·亨特说，“请务必把衬衫扎进裤子里。”

我在黑暗的小路上徘徊，靴子摩擦着细沙小径，发出轻柔的声响。提灯和荧光球发出的光芒尤为暗淡，院子上空几乎看不见星星，因为这不夜城的电视光芒太过明亮，但是我依然能看到轨道聚居地流动的光芒如一串萤火虫之环划过天空。

悦石正坐在桥边的钢铁座凳上。

“赛文先生，”她说，声音低沉，“多谢你来陪我。抱歉，这么晚还打搅你。内阁会议刚刚散会。”

我什么都没说，依旧站着。

“我想问问你今天上午拜访海伯利安的情况，”她在黑暗中轻笑，“哦，是昨日上午。有什么感想吗？”

我不知道她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猜这个女人对数据有一种贪得无厌的嗜好，不管它们有用还是没用。“我倒是见到了一个人。”我说。

“哦？”

“嗯，美利欧·阿朗德溜。他以前.....现在是.....”

“.....温特伯女儿的朋友，”悦石为我补充完毕，“就是那个逆龄而行的孩子。关于她的状况，你有什么新消息吗？”

“可以说没有，”我说，“今天小睡了一会儿，但做的梦都是些零散的碎片。”

“你和阿朗德溜博士见面后有什么新消息吗？”

我揉着下巴，手指突然变得冰冷。“他的研究队已经在首都等了好几个月，”我说，“他们可能是了解墓冢情况的唯一希望。而伯劳.....”

“我们的预言者说朝圣者不能被任何人打扰，除非他们已力枯气竭。这非常重要。”悦石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她似乎正望着一旁的小溪。

我感到一阵突如其来、莫名其妙又难以平息的愤怒涌过全身。“霍伊特神父已经‘力枯气竭’了，”我说出的话竟比我脑中所想的更为尖锐，“如果允许飞船与朝圣者汇合，他们就可以救活他。阿朗德溜和他的组员也可能拯救那婴儿——瑞秋——尽管只剩下几天了。”

“还不到三天，”悦石说，“还有别的什么吗？对于那颗星球或者纳西塔元帅的指挥船，你有没有发现什么……有趣的印象？”

我双手握拳，复又放开。“你还是不允许阿朗德溜去墓冢？”

“现在不行，我不会。”

“那么会疏散海伯利安的居民吗？至少是霸主公民。”

“眼下还不行。”

我欲言又止，凝望着桥下，那里传来潺潺的水声。

“没有其他的感想了，赛文先生？”

“没了。”

“唔，那我祝你晚安，做个好梦。明天将会是紧张忙碌的一天，但我还是想抽出点时间，和你聊聊你的梦。”

“晚安。”说完，我便急忙转身，飞快地走回政府大楼侧翼。

房间很黑，我播放着莫扎特的奏鸣曲，服了三颗三倍效速可眠。他们将我唤醒的时候，我可能正陷于药物强制的无梦之眠，魂归天堂的约翰·济慈的灵魂和他那些更如幽灵般的朝圣者是无法找到我的。这意味着梅伊娜·悦石会失望，但那丝毫也不会让我惊慌。

我想起了斯威夫特笔下的水手格列弗，还有他在从贤马国——慧骃国——回来之后，对人类的厌恶，那种对自己种族的厌恶横生蔓长，强烈到他非得在马厩里与马同眠，只有和它们在一起，闻到它们的气味才能心安。

临睡前我最后的想法是，悦石见鬼去吧，战争见鬼去吧，环网见鬼去吧。

梦也见鬼去吧。

第二部

16

布劳恩·拉米亚断断续续地睡到了清晨，她的梦里满是从别处传来的影像和声音——模模糊糊听到同梅伊娜·悦石晦涩难懂的交谈，所在的房间似乎飘浮在太空中，许多男男女女在走廊间穿梭，墙壁还低声絮语，就像调谐不佳的超光接收仪——在这热梦一般的混乱图景之下，有着一一种令人疯狂的感觉，乔尼——她的乔尼——离她多么近，多么近。拉米亚在睡梦中大喊出声，但她的声音迷失在了狮身人面像逐渐冷却的石头和流沙的回声之间。

拉米亚突然惊醒，清醒得就像一台晶体管仪器接通了电源一样。索尔·温特伯本该是在站岗，但现在他却睡在这伙人聊以蔽身的房间的那扇矮门旁。他幼小的女儿瑞秋，睡在他身边地板上的一堆毛毯中间，小屁屁翘得老高，小脸挤着毛毯，唇边挂着个唾液吹出的小泡泡。

拉米亚环顾四周。光线朦胧，只有一个低瓦数荧光球发出昏暗的灯光，还有从四米之外一路被走廊反射出微弱的天光，从中她只能看清一

个朝圣者同伴——石质地板上有个深色的包裹，马丁·塞利纳斯正躺在里头打鼾。拉米亚感到一阵恐惧涌来，就好像有人趁她睡觉的时候把她抛弃了。塞利纳斯、索尔、婴孩……她想起来，不在的只有领事。这个由七个成人和一个婴孩组成的朝圣小队的人数已经不断地接连减少：海特·马斯蒂恩在横越草之海时于风力运输船上失踪；雷纳·霍伊特于前一夜被害；当晚晚些时候，卡萨德也失踪了……领事……领事到哪儿去了？

布劳恩·拉米亚再次往四周看了看，黑暗房间里只有背包、铺盖卷、熟睡的诗人、学者和孩子，此外什么都没有，这让她略感欣慰，然后她爬起身，在乱七八糟的毛毯之间找到了父亲的自动手枪，从背包里摸出神经击昏器，然后溜过温特伯和婴孩的身边，走进外面的走廊。

早晨已经来临，外面天光大亮，拉米亚不得不用手遮住眼睛，才能顺利走下狮身人面像的石阶，走上那条被重重踩实的通往山谷的小径。风暴已经过去。海伯利安的天空呈现出水晶般的湛青之色，弥布着一抹抹湛绿的云迹，海伯利安的太阳——一颗白点般的明亮光源刚从东面的悬崖壁上升起。岩石的阴影和光阴冢张开的轮廓混杂在一处，蔓延过山谷地面。翡翠莹正冒着火光。拉米亚看见风暴过后新形成的流沙和沙丘，纯白和朱红的沙粒缠结着在石头边缘，扭出条条曲线和痕纹。他们前一夜宿营的踪迹早已不知去向。领事正坐在山下十米外的一块岩石上。他正凝视着山谷，一缕缕烟从他的烟斗溢出，缭绕上升。拉米亚把手枪滑进口袋，走下小山，向他走去。

“找不到卡萨德上校的踪影。”她走近的时候，领事说道。他没有回头。

拉米亚俯瞰着山谷，望着下方矗立的水晶独碑。它曾经明亮光辉的

表面现在满是疮孔和凹痕，顶部似乎被削掉了二三十米，残剩的底部依然还在冒烟。狮身人面像和独碑之间大约相距半公里的地方，一路都是焦痕和坑洞。“看来在离开前，他还大战了一场。”她说。

领事咕哝了一声。烟斗冒出的烟让拉米亚感觉有些饥饿。“我一直搜寻到伯劳圣殿，就在山谷下方两千米远，”领事说，“火拼的地点似乎发生在独碑。那地方依然不像有基态能级入口的样子，不过高处很远的地方出现了许多坑洞，所以能看见深层雷达经常显示的内部蜂巢状结构。”

“可还是没有卡萨德的消息？”

“没有。”

“没有血、焦骨什么的？也没留便条，说他把换洗衣服送到就回来之类的？”

“没有。”

布劳恩·拉米亚叹了口气，坐上另一块圆石，和领事并排坐在一起。阳光温暖地照耀着她的皮肤。她眯起眼，朝山谷入口看去。“唉，真见鬼，”她说，“接下来咱们该做什么？”

领事拿开烟斗，对它皱了皱眉，然后摇头。“今天早上我又试着用通信志转发信息，可那艘船依然被扣押着。”他抖落烟灰。“我也试过紧急波段，但显然无法接通。要么是飞船没有正常转发，要么是那些人接到命令，不能作出回应。”

“你当真会走？”

领事耸耸肩。他已经将自己当年的外交华服换成了一身粗羊毛套头冷外套加马裤呢长裤，配了双高筒靴。“如果把飞船带过来，我们——你——就有了离开的机会。我希望其他人也考虑考虑，是否离开这儿。毕竟，马斯蒂恩失踪了，霍伊特和卡萨德也不在了……我也没有把握，接下来该做什么。”

一个低沉的声音传来。“我们可以试着做早餐。”

拉米亚转身，看见索尔沿小径走来，瑞秋躺在学者胸前的婴儿托架里，阳光照在这年长男子渐秃的头皮上，熠熠发光。“是个不错的主意，”她说，“我们剩下的补给还够吗？”

“早餐还是足够的，”温特伯说，“另外，卡萨德的额外补给品口袋里还有些冷食物包，还可以吃上几顿。最后咱们就吃骨垢排，或者自相残杀。”

领事努力挤出一丝笑容，将烟斗放回上衣口袋。“我建议，咱们在走到那种境地之前先回时间要塞。我们从‘贝纳勒斯’号上带来的冷冻压缩食物已经全部消耗完了，但要塞还有储藏室。”

“我会很乐意——”拉米亚开口道，但她的话被狮身人面像内部传来的一声惊叫打断了。

她第一个冲到狮身人面像，将自动手枪握在手里，然后走进了入口。走廊很昏暗，他们睡觉的那间屋子更黑，过了一会儿她才确定那里没有人。布劳恩·拉米亚蹲下身，将手枪朝走廊黑暗的曲线挥去，塞利纳斯的声音再次从某个看不见的地方传来，大喊着：“嘿！大家快来！”

领事走进入口，布劳恩回过头。

“在原地等着！”拉米亚厉声喊道，飞快地走向走廊，贴着墙，伸出手枪，子弹上膛，拉下安全栓。下一间小屋盛殓着霍伊特的尸体，她在开着的门口停下，伏下身，往四周转了一圈，然后走了进去，一路用武器开道。

蹲在尸体旁的马丁·塞利纳斯抬起头来。

他们用来遮盖神父身体的纤维塑料单皱巴巴地耷拉着，塞利纳斯伸手掀起一端，盯着拉米亚，毫无兴趣地朝枪看了一眼，又回头凝视着尸体。“你相信吗？”他轻轻地说。

拉米亚放下武器，走近了些。领事在他们身后朝里窥视。布劳恩听到索尔·温特伯在走廊里；因为孩子在啼哭。

“我的天哪。”布劳恩·拉米亚说着，蹲在雷纳·霍伊特神父的尸体旁。年轻神父被痛苦扭曲的面容已经被重塑成一个将近七十岁的男子的脸庞：高挑的眉毛，带有贵族气息的长鼻梁，薄嘴唇在嘴角有些隐笑似的上翘，尖锐的颧骨，灰白头发的际缘之下长着尖削的耳朵，羊皮纸一般苍白薄稀的眼睑下，是一双大眼睛。

领事在他们身边蹲下。“我见过他的全息像，这是保罗·杜雷神父。”

“瞧。”马丁·塞利纳斯说。他把被单继续往下拉，顿了顿，然后翻过尸体，让他侧身躺着。两个小小的十字形在男子的胸膛上搏动着，发出粉红的光，就和之前霍伊特一样，但他的背上光滑如初。

索尔站在门边，噓止了瑞秋的哭声，温柔地摇荡着她，低声哼着摇篮曲。等到孩子安静下来，他说道：“我还以为毕库拉要经过三天才

能.....复生。”

马丁·塞利纳斯叹息道：“毕库拉已经被十字形线虫反复还魂了两个多标准世纪。可能因为是第一次，所以容易些。”

“他还.....”拉米亚开口道。

“活着对吧？”塞利纳斯拉过她的手，“摸摸看。”

男子的胸膛微微起伏着。皮肤摸起来很温暖，也能感受到皮下十字形散发的热量。布劳恩·拉米亚猛地抽回手。

这个六个小时前还是雷纳·霍伊特死尸，现在睁开了双眼。

“杜雷神父？”索尔一面说，一面往前跨了一步。

男子转过头。他眨眨眼，似乎微弱的光线刺痛了他的眼睛，然后发出一声无法理解的声音。

“水。”领事说着，将手伸进上衣口袋，摸出他随身携带的小塑料瓶。马丁·塞利纳斯托着男子的头，领事将水喂进他嘴里。

索尔走近，单膝跪下，将手搭在男子的前臂上。就连瑞秋의 深色眼珠也显出好奇的眼光。索尔说：“如果你说不出话，就眨两下眼睛表示‘对’，眨一下表示‘错’。你是杜雷吗？”

男子转头面向学者。“是的，”他轻轻地说，声音低沉，语调优雅，“我是保罗·杜雷神父。”

充当早饭的是最后剩下的一点咖啡，用展开式加热装置煎的肉末，一小铲混合在二次水合牛奶里的谷粒，还有他们吃剩的最后一块面包，撕成了五小块。拉米亚觉得这些还算可口。

他们坐在狮身人面像外张的翅膀下阴影的边缘，用一块低矮的平顶石作桌子。太阳逐渐爬高，快到上午了，天空依然万里无云。四周静寂无声，只有叉子或汤匙偶尔发出的叮当声，还有他们小声的交谈。

“你还记得……以前的事吗？”索尔问。神父穿着领事多出的一套飞船服，那是件灰色的跃迁航服，左胸上印有霸主印章。但制服小了点。

杜雷双手捧着咖啡杯，像是要将它举起，作为祭祀之用。他仰头望着天空，深邃的双眼泉涌着同样深邃的智慧和悲伤。“我死之前的事？”杜雷问，那高贵的双唇勾勒出一个笑容。“是的，我记得。我记得流放，记得毕库拉……”他又低下头，“甚至特斯拉树。”

“霍伊特跟我们讲过那树的故事。”布劳恩·拉米亚说。神父曾经将自己钉上火焰林中一棵活跃期的特斯拉树，忍受多年的痛苦、死亡、复生、再次死去，却没有向躲在十字形下那些形态简单的共生体屈服。

杜雷摇摇头。“在最后的几秒钟里……我还以为……我已经战胜了它。”

“你胜利了，”领事说，“霍伊特神父和其他人找到你的时候，你已经把那东西从身体里驱逐了出去。于是毕库拉便把你的十字形植在了雷纳·霍伊特身上。”

杜雷点点头。“没有那孩子的踪影？”

马丁·塞利纳斯指着男子的胸膛道。“显然这该死的东西不可能违

抗质量守恒定律。霍伊特长久以来遭受着莫大的痛苦——他不会回到那东西想让他去的地方——他的体重不足以完成.....你们究竟把它称作什么？双重复生？”

“没关系，”杜雷说，脸上挂着悲伤的笑容，“十字形里的DNA线虫拥有无限的耐心。如果需要的话，它会不厌其烦地无数次重组同一个宿主。两拨线虫早晚都会找到家的。”

“钉上特拉斯树之后的事，你还记得吗？”索尔平静地问。

杜雷喝完了剩下的咖啡。“死亡？地狱或天堂？”他真挚地笑着，“不记得了，先生们，还有这位女士，我倒宁愿自己记得。我记得痛苦.....永恒的痛苦.....然后是解脱。然后是黑暗。然后就在这里醒来。你们说这期间过了多少年来着？”

“将近十二年，”领事说，“但对于霍伊特神父来说，时间只过去了六年。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星际间传送中度过的。”

杜雷神父站起来伸了个懒腰，然后来回踱着步。他身材高大瘦削，但给人充满力量的感觉，布劳恩·拉米亚发现自己被这位人物深深感染了，自从远古时代以来，这种拥有奇异而难以名状的超凡魅力的人格只会出现在凤毛麟角的人物身上，赋予他们力量，同时也带给他们诅咒。她不得不提醒自己，首先，他是个神父，他所在的教会要求教士奉行独身主义；第二，一个小时前他还是具死尸。拉米亚望着这位年长的人来回踱步，他的举动如猫般优雅随和，她意识到，尽管这两点都无可辩驳，但它们都不能阻碍这位神父散发出的个人魅力。她不知道这位男子是否已意识到这点。

杜雷坐在一块圆石上，向前伸直双腿，然后揉着大腿，像是要努力

止住抽筋。“你们已经告诉了我一部分情况，关于你们是谁……为什么在这里，”他说，“能再多告诉我一些吗？”

朝圣者们面面相觑。

杜雷点点头。“你们觉得我是个怪物吗？是伯劳的奸细什么的？如果你们这么认为，我也不会怪你们。”

“我们没那么想，”布劳恩·拉米亚说，“伯劳办事不需要假手奸细。同时，我们也从霍伊特神父的故事和你的日记中了解了你。”她瞥了眼其他人。“我们只是觉得……很难……再讲述一遍我们来海伯利安的原因。不可能把那些故事一一重复。”

“我在通信志里留了记录，”领事说，“尽管非常简要，但可以帮助你搞清楚我们的过去……以及近十年来的霸主。比如，为什么环网在与驱逐者交战之类。只要你愿意，随时欢迎你接入这些记录。不需一个小时，你就能看完。”

“十分感激。”杜雷神父说着，便跟随领事回到了狮身人面像内部。

布劳恩·拉米亚、索尔和塞利纳斯走向山谷入口。站在低矮悬崖间的山鞍上，他们能望见距离笼头山脉西南面不到十公里处，沙丘和戈壁正向山脉的山峦蔓延。他们右方仅两三公里之外，一条已被沙漠悄然壅袭的宽阔桥梁沿途，有一些破损的荧光球、磨圆的尖塔，还有诗人之城那倾圮的风雨商业街廊，这一切都清晰可见。

“我准备回要塞，补充给养。”拉米亚说。

“我不喜欢大家分头行动，”索尔说，“我们可以一起回去。”

马丁·塞利纳斯抱起双臂。“应该留个人在这里，做好卡萨德回来的打算。”

“我觉得，”索尔说，“我们应该在离开前，去山谷的其他地方找找看。领事今天早上只去了独碑附近，后面还有很远的地方。”

“我同意，”拉米亚说，“我们得赶紧去，不然就太晚了。我想去要塞带点补给，并赶在夜幕降临之前回来。”

杜雷和领事出来的时候，他们已经下到了狮身人面像的门口，神父一只手拿着领事那个空余的通信志。拉米亚向他们解释了搜寻卡萨德的计划，两人同意并打算加入行动。

他们又一次走过狮身人面像的大厅，从手电筒和激光笔中发出的光束照亮了四周，怪石嶙峋，表面水珠渗出。然后他们又走出墓冢，进入正午的日光下，步行三百米，走进翡翠莹。在迈进伯劳前一夜出现过的房间时，拉米亚发觉自己有些不寒而栗。霍伊特的血在森绿的陶瓷地面上留下棕红色铁锈般的污迹，但没有通往地下迷宫的透明入口，也找不到伯劳的影子。

方尖石塔没有隔间，只在中央有一个升降井台，其间一条螺旋形坡面在乌檀的墙面间盘旋而上，它过于陡峭，攀爬起来会非常费劲。在这儿，就连最轻微的话语都会产生回声，于是所有人都尽量闭嘴不言。没有窗户，看不到远处，到了斜坡顶部，石质地面之上五十米的地方，头顶出现了弯曲的屋顶，他们的火炬光芒照亮的只有黑暗。两个世纪以来观光业的发展给他们留下了固定的绳索和铁链，于是他们得以下降，不必害怕中途会滑落，坠地死亡，给生命画上句号。他们在门口稍事停歇，马丁·塞利纳斯最后呼唤了一次卡萨德的名字，回音伴随着他们走

回阳光之地。

他们花了一个多小时勘查水晶独碑附近的破坏情况。一堆堆沙子熔凝成的玻璃，大约排列了五到十米宽，棱镜般散射着正午的阳光，表面反射着热量。独碑破损的表面现在空洞密布，满目疮痍，一条条熔化的水晶拔丝依然摇摆飘荡，像是一件艺术品刚经受了鲁莽的恶意破坏，每个人都能看出，卡萨德一定是豁出性命背水一战了。没有门或者路通往里面蜂窝般的迷宫。仪器显示，内部跟它往常一样空旷无依。他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爬上陡峭的小径，来到北部悬崖的底端，那里散落着三座穴冢，两两之间距离不到一百米。

“早期的考古学家以为这三座墓冢的历史最为悠久，因为它们的做工最粗糙。”他们走进第一座穴冢的时候，索尔说道。他将手电筒的光亮扫射过岩石，石头上雕刻着令人眼花缭乱的深奥纹路。这些穴冢的深度没有一座超过三四十米，每一座的尽头都是一面石墙，所有探针或雷达成像仪都没有发现隐匿的支路。

快走出第三座穴冢的时候，这伙人在难得的些许阴凉地坐下，分享了卡萨德的上乘野战压缩食物中的水和蛋白质饼。眼下风声渐起，叹息着，絮语着，穿越他们头顶高高的岩石凹孔。

“我们找不到他的，”马丁·塞利纳斯说，“狗日的伯劳把他带走了。”

索尔从所剩无多的几个奶包中拿出一个喂婴孩。尽管索尔在室外行走的时候，他使出浑身解数为她遮挡日光，但小孩的头顶还是被晒得通红。“如果超越我们之外还存在另一层面的时间相位，”他说，“那么他可能就在我们去过的某座穴冢里。这是阿朗德溜的理论，他认为这些墓

冢是四维建筑，它们复杂精妙的围界能够穿越时空。”

“棒极了，”拉米亚道，“这么说来，即使费德曼·卡萨德现在就在这儿，我们也看不见他。”

“唔，”领事说着站起身来，发出一声疲惫的叹息，“咱们至少走完过场吧。还剩下最后一座墓冢了。”

伯劳圣殿位于一公里外的山谷深处，比其他建筑都要低矮，掩映在悬崖壁间的急转弯之后。建筑规模并不大，甚至比翡翠莹还小，但由于它的建筑手法精妙复杂——镶边、尖塔、扶壁和支承柱，统统呈弧弓形蜿蜒曲绕，形成一幅井然有序的混沌景象——所以视觉效果比它本身要恢宏得多。

伯劳圣殿内部的房间回音缭绕，一块不规则的地板，由上千条蜿蜒盘绕、交错丛生的碎片组成，令拉米亚想起某些生物的肋骨和椎骨化石。头顶十五米之上，穹顶那几十条铬黄“刀刃”交叉往来，穿越壁墙，相互交织，看起来就像整幢建筑物之上的钢尖荆棘。穹顶的材质本身就略微透明，给弧形的空间投上一层鲜艳的乳白色光辉。

拉米亚、塞利纳斯、领事、温特伯、杜雷，全体人员都开始呼唤卡萨德，他们的声音在四周回荡共鸣，但毫无用处。

“没有卡萨德的影子，也找不到海特·马斯蒂恩，”他们停止呼喊之后，领事说，“也许事态会这么发展下去……我们一个个接连消失，最后只剩下一个人。”

“然后就会像伯劳教会的传说所预言的那样，剩到最后的人的愿望会得到满足，对不对？”布劳恩·拉米亚问。她坐在伯劳圣殿摇摇晃晃

的炉膛边，短短的双腿在空中荡来荡去。

保罗·杜雷朝天空仰起脸。“我真不敢相信霍伊特神父的愿望竟会是让自己死去，以换取我的重生。”

马丁·塞利纳斯斜眼瞧着神父。“那你的愿望又是什么，教士？”

杜雷毫不迟疑地回答道：“我会请愿……祈祷……希望上帝断然并永远为人类撤解这双生的孽障——战争与伯劳。”

人们静默了一阵，午后的风不失时机地嵌入它遥远的叹息与哀吟。“同时，”布劳恩·拉米亚说，“我们得去拿点食物，不然就得学会怎么靠喝西北风过活。”

杜雷点点头。“你们怎么只带了这么点食物？”

马丁·塞利纳斯朗笑着，大声吟呼：

他不在乎酒，混合啤酒，

也不在乎鱼、禽鸟或肉，

酱汁于他如同谷糠一样贱值；

他蔑视举碗痛饮的猪倌，

不在下巴系淫猥的缎带，

也不在轻慢的椅子幽会狡猾的情人，

但这朝圣者的心灵在水涧背后

吁吁喘气，他取食林间朝露暮气

虽然他惯常是享饕桂竹珍稀。[\[17\]](#)

杜雷笑了，显然依旧困惑不解。

“我们都以为成功或者成仁在第一夜就会见分晓，”领事说，“没有想过会在这里逗留这么久。”

布劳恩·拉米亚站起身，掸去裤子上的灰尘。“我要走了，”她说，“如果我们上次看到的野营食物包或者散装储粮还在的话，我应该能带回四五天的食物。”

“我也去。”马丁·塞利纳斯说。

一片沉默。自他们踏上朝圣之旅的这个星期，诗人和拉米亚几乎有五六次陷入剑拔弩张的状态。她还曾威胁要杀了这个男人。她定睛看了他很久。“好吧，”最后她说，“咱们先回狮身人面像，拿上背包和水壶。”

人群朝山谷上方走去，西面山墙的影子逐渐拉长。

十二小时前，费德曼·卡萨德上校走出螺旋楼梯，走上水晶独碑的最高层。四面八方火光冲天。透过他给这建筑物水晶表面轰出的豁口，卡萨德看见了黑暗。底下的沙暴扬起朱红的沙尘，不断从小孔飞入，空气犹如被血粉充斥了。卡萨德戴上头盔。

身前十步以外，莫尼塔等待着他。

能量拟肤束装下，她什么都没穿，视觉效果像是把水银直接倒上了肉体。卡萨德看见她胸部和大腿曲线上反射的火焰，以及凹陷的喉咙与肚脐处折射的光线。她的脖子很长，脸庞像是极其光滑的铬雕。那双瞳影里倒映着同一个高大的身影——费德曼·卡萨德。

卡萨德端起突击步枪，把手动选择器拨到全频谱射击。同时激活了内部的紧致装甲，收缩身体，准备攻击。

莫尼塔挥挥手，于是她身上从头顶到脖子的拟肤束装都消减了。她现在已经防御大减。卡萨德觉得自己知道那张脸的每一处，每个毛孔和骨突。那一头棕色头发剪得较短，温柔地垂到左边。双眼同往昔一样，大大的，充满了好奇，深邃的碧绿令人惊异。那樱桃小嘴丰满的下唇角依然带着似笑非笑的意味。卡萨德注意到，她的眉梢有一点好奇地上

扬，他凝视着他曾经吻过的小巧的耳朵，他曾低声对它们说过那么多次悄悄话。还有柔软的脖颈，他曾把脸紧贴在那倾听她的脉搏。

卡萨德举起突击步枪，向她瞄准。

“你是谁？”她问。声音一如记忆中的温柔性感，还略微带着难以捉摸的方言口音。

卡萨德手指扣上扳机，又顿了顿。他们有过数十次的性爱，在他的梦里，在军事模拟中他们的爱巢里，彼此熟悉。但如果她真的是逆时间而来……

“我知道了，”她说，声调平静，似乎不知道他已经开始往扳机上施加压力，“你就是大哀之君预言的那个人。”

卡萨德大口吸气。然后他开口说话了，声音痛苦，非常紧张。“你不记得我了？”

“不记得。”她昂起头，满脸疑惑地望着他，“但大哀之君预言过一个战士。我和他命中注定要相见。”

“我们在很久以前就见过。”卡萨德终于说出了口。突击步枪自动瞄准了那张脸，每微秒都会改变波长与频率，直到拟肤束装的防御被彻底撕裂。伴随着地狱鞭和激光束，会有钢矛与脉冲栓瞬时射出。

“我不知道很久以前发生的事，”她说，“在时间的通常流动中，我和你是朝相反方向前进的。在我的未来，也就是你的过去中，你认识我时，我叫什么名字？”

“莫尼塔。”卡萨德大口吸气，努力控制着手指，以防走火。

她微笑着点点头。“莫尼塔。记忆之女。真是赤裸裸的讽刺。”

卡萨德记得她的背叛，他们上一次在废弃的诗人之城之上的沙漠中做爱时，她突然变了。不知道是她变成了伯劳，还是让伯劳替换了她的位置。这让示爱的举动变得极为恶心。

卡萨德上校扣动了扳机。

莫尼塔眨眨眼。“枪在这儿不起作用。在水晶独碑里没用。你为什么想杀我？”

卡萨德咆哮着，把这没用的武器扔过登陆台，将能量集中到铁手套，向她冲去。

莫尼塔没有任何逃跑的举动。她望着他冲过十步的距离；低下头，紧致装甲呼啸着改变了聚合体的晶状排列，卡萨德也一同在尖啸。她垂下双臂，迎接他的冲锋。

卡萨德的速度与重量撞倒了莫尼塔，他俩一起滚到地上，卡萨德极力将戴着铁手套的双手扣上她的咽喉，但莫尼塔紧紧握住他的手腕，就像老虎钳一般夹住了他，两人抱在一起滚过登陆台，到了平台边缘。卡萨德翻到她上方，试图借助重力发动攻击，他伸直双臂，手套上的刀刃弹出，手指弯曲，一副要杀人的架势。他的左腿悬在空中，脚下六十米是黑暗的地面。

“你为什么想杀我？”莫尼塔低声问，翻身侧到一边，两人一同滚下平台。

卡萨德尖叫着一甩头，护目镜垂了下来。他们从空中翻滚而下，双腿以剪刀脚姿势死死夹住对方的身体，卡萨德的手腕被她狠命扣住，动

弹不得。突然间，时间似乎慢了下来，直到他们缓缓地降落，空气从卡萨德身边掠过，犹如一张毯子慢慢蒙过他的脸颊。然后时间又加速，变回正常——此时他们的下落还有最后十米。卡萨德尖叫着，想找出正确的代号，好让他的紧致装甲变得刚硬，然后就是可怕的撞击。

费德曼·卡萨德从血红的深渊挣扎着浮上意识的表面，知道他们撞上地面后仅仅过了一两秒钟。他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莫尼塔也在缓缓地起身，她单膝跪地，望着釉质地面上被他们的坠落砸出的坑。

卡萨德把能量集中到束装腿部的伺服系统，全力向她的头部踢去。

莫尼塔躲过这一击，顺势抓住他的腿，扭转过去，把他扔向三米厚的结实水晶墙，他撞碎墙壁，滚进外面夜色下的沙漠。莫尼塔摸摸脖子，脸上流动着水银的光泽，然后跟着他走了出去。

卡萨德掀起破碎的护目镜，取下头盔。狂风搅乱了他黑色的短发，沙粒搓着他的脸颊。他跪起身，然后站了起来。束装衣领上的信号装置闪烁着红色光芒，警告他最后的储蓄能量即将耗尽。卡萨德没有理会这些警告。对接下来的几秒钟而言，那些能量已经足够了……接下来就要一决胜负。

“不管在我的将来……你的过去发生了什么，”莫尼塔说，“我没有变。我不是大哀之君。他——”

两人相隔三米，卡萨德一跃而过，落在莫尼塔身后，右手那致命的刀刃环笼成弧形，穿破音障，掌缘收紧，尖锐得如同最锋利的碳-碳压电丝。

莫尼塔没有蹲下身子，也没有试图格挡他的攻击。卡萨德的铁手套

一把勒住了她的脖子下部，力道足以切断一棵树，或者刺入岩石半米深。在布雷西亚首都白金敏寺的肉搏战中，卡萨德就曾这样迅速地解决掉一名驱逐者上校——他的铁手套刺穿了紧致装甲、头盔、身体能量场、骨肉，毫不迟疑——那人在死神最后带走他之前，还足足瞪了自己的尸体二十秒。

卡萨德的攻击击中了她，但手套在水银般的拟肤束装表面来了个急停。莫尼塔晃都没晃一下，也没有反击。卡萨德感觉到手臂变得麻木，同时束装的能量在急剧下降，肩膀肌肉剧烈地绞痛。他摇摇晃晃地朝后退，手臂无力地耷拉在身旁，束装的能量急速消失，犹如鲜血正从伤口涌出。

“你不听我的。”莫尼塔说。她向前迈步，抓住卡萨德战斗装甲的前襟，将他朝翡翠莹的方向丢出二十米。

卡萨德重重地摔在地上，紧致装甲硬挺起来，但残余能量不足，只吸收了一部分冲击力。他用左臂保护了脸和脖子，但很快装甲锁紧，手臂也无用地弯垂到身下。

莫尼塔跳过二十米，在他身边蹲下，单手将他举向空中，另一只手抓住紧致装甲，从前面一把撕开他的战斗装甲，撕裂了两百层微纤丝和最后一层聚合布。她轻轻给了他一巴掌，几乎有点懒洋洋。卡萨德的脑袋偏向一边，几近休克。风沙敲击着他胸腹赤裸的皮肉。

莫尼塔撕下剩余的装甲，撕下生物传感器和回馈装置。她抓住这名赤裸男子的上臂，摇晃着他。卡萨德尝到了血的味道，红色斑点在他的视野中游移。

“我们何苦为敌。”她轻声说。

“你先……朝我……开枪。”

“只是想测试你的反应，又不是想杀你。”她的双唇在水银般的网膜下自然地移动着。她又给了他一巴掌，卡萨德往空中飞出两米，摔在一座沙丘上，继而在冰冷的沙粒中朝底部滚去。空气中满是数以万计的各色斑点——血、沙、彩色光芒的轮转焰火。卡萨德翻过身，挣扎着跪起，手指麻木地曲成爪状，拼命抓住流动的沙子。

“卡萨德。”莫尼塔低声喊道。

他翻身躺下，等待着。

莫尼塔隐去了拟肤束装。她的肌肤看起来很温暖，吹弹可破，皮肤如此苍白，几乎成了半透明。她完美的胸部上方隐隐可见柔和的蓝色静脉。那双腿看起来很强壮，如同精细的雕刻，大腿根部微微分开。那双眼睛是深沉的碧绿。

“你热爱战争，卡萨德。”莫尼塔俯到他身上，低声说。

他挣扎着，想要挪到一边，挥起双臂想要攻击她。莫尼塔一只手紧紧把他的双臂压在头顶，双乳来回蹭着他的胸膛，身子俯到他岔开的双腿之间，全身散发着热量。卡萨德能够感觉到她压在自己肚子上的小腹那微微的曲线。

他立即意识到，如果自己不作反应，这就是强奸。拒绝她就可以抵抗。但没用。周围的空气似乎成了浓稠的液体，风暴也变得遥远，沙粒悬浮在空中，像是蕾丝轻幕被稳稳的微风托起。

莫尼塔靠在他身上，前后移动着。卡萨德能够感觉到体内渐渐激荡起兴奋的感觉。他抵制着这种感觉，抵制着她，挣扎着，踢打着，努力

要挣脱双手。但她强壮得多。她用右膝把他的腿拨到一边。乳尖擦过他的胸膛，如同两颗温暖的卵石；她温暖的腹部和腿根让他的肉体起了反应，像一朵花儿追随阳光生长。

“不！”费德曼·卡萨德尖叫起来，但莫尼塔的双唇印在他唇上，堵住了他的声音，她的左臂依然把他的双手压在头顶，而右手在他们之间滑动，寻找他，引导他。

温暖围拢过来，卡萨德咬住她的嘴唇。他的挣扎让他靠得更近，深入了她。他试图放松，但她完全靠在了他身上，把他压进沙地。他记起了他们做爱的其余时刻，战争在激情燃烧的禁地之外怒吼，他们互相在对方的温暖里寻找理智。

极度的欢愉如波浪一般向他涌来，卡萨德闭上双眼，脖子后仰，想要控制这感觉。他尝到嘴唇上的鲜血之味，不知道是他的，还是她的。

一分钟后，他们依然在以同一节律运动，卡萨德意识到她已放开了他的双手。他毫不迟疑地放下双臂，环绕住她，十指紧压在她的后背，粗暴地将她抱得更紧，然后一只手滑向高处，温柔地托住她的后颈。

狂风复又吹起，刮起沙丘边缘的沙粒，一卷卷飞沫扶摇而上，耳边再度充满声音。卡萨德和莫尼塔滑到下方沙丘那柔滑的曲线上，顺着温暖的沙浪一同滚下，滚到它歇止的地方，两人忘却了夜晚、沙暴、古早的战役，忘却了所有的一切，脑海中只剩眼前的这一时刻和对方。

随后，他们一起步入水晶独碑那四散零落的美丽之地，她先用金色戒尺触碰了他，接着又用了个蓝色圆环。他望着一块水晶碎片上反射出

的自己，水银般的人形轮廓，完美到男性的每一个细节，乃至他精瘦的躯体上肋骨的线条。

——现在又该如何？卡萨德问道，那是种既非心灵感应，也非声音的媒介。

——大哀之君正在等待。

——你是他的仆从？

——绝不是。我是他的同伴与复仇女神。他的监管人。

——你和他一道来自未来？

——不是。我从自己的时代来，同他一起逆时而行。

——那你以前又是谁——

卡萨德的疑问被伯劳的突然出现——不，他想，是突然的存在，不是出现——打断了。

那怪物正和他记忆中多年前第一次见面时一模一样。卡萨德注意到这东西的表面如镀过汞铬般滑溜，与他们身上的拟肤束装极其相似。但直觉告诉他，那样的甲冑下面不止是血肉和骨头。它站立在那儿，至少有三米高，四条手臂在优雅的躯干上看起来毫不反常，身体则像是一大团荆棘、尖刺、关节、一层层参差不齐的金属丝网组成的雕刻，双眼燃烧着光芒，也许是红宝石折出的激光，长下巴和层叠的牙齿简直是噩梦的源泉。

卡萨德摆开备战姿势。如果拟肤束装带给他的力量与灵活跟莫尼塔

从中得到的一样的话，至少他还不会毫无还手之力。

但根本没有时间。一瞬间，大哀之君就越过黑色瓦砖，站到了五米外；一瞬间，它又来到了卡萨德身旁，抓住上校的上臂，它的钢刃如老虎钳深深陷入拟肤束装的能量场，鲜血从他的肱二头肌涌出。

卡萨德绷紧肌肉，等待着伯劳的出手，决定同时还击，尽管这么做意味着会将自己刺穿在刀刃、荆棘和金属丝网上。

伯劳举起右手，一个四米高的矩形入口出现了。它和远距传输入口差不多，所不同的只是散发着紫罗兰色的光芒，浓重的光线填满了独碑的内部。

莫尼塔朝他点点头，打头迈了进去。伯劳向前跨出一步，指刃只是轻微地陷入卡萨德的上臂。

卡萨德想要抽回手，但他感到自己的好奇心胜过了死亡的欲望，于是和伯劳一道跨入了入口。

首席执行官梅伊娜·悦石辗转难眠。她从政府大楼深处黑暗的公寓里起身，飞快地穿戴完毕，然后开始做每当失眠时经常会做的事——去各颗星球走走。

她的私人超光传送入口一闪而现。悦石的人类保镖正坐在前厅，她没管他们，只带了一个微型遥控器，便迈了进去。要不是霸主法律和技术内核章程不允许，她什么都不会带。可那不符合规定。

虽然鲸心的午夜早已过去，但她知道有许多星球应该还是大白天，所以她穿戴着一条长披肩，缝制有产自复兴的排扰领口。裤子和靴子都反映不出性别，也表现不了阶级，虽然那件披肩的质量本身可能会让她在某些地方惹人注目。

执行官悦石跨过单程入口，虽然既没有看到，也没有听见，但她还是感觉到，在她走进佩森新梵蒂冈的圣彼得广场的同时，微型遥控器紧跟在她身后嗡嗡叫着穿过，爬上看不见的高度。一开始，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植入物里输入这个地区的代码——是因为神林宴会的时候那个又老又肥的蒙席也在场？——但她随之意识到，她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的时候心里一直想着那群朝圣者，想着那七名在三年前动身前往海伯利安迎接他们命运的人。佩森曾经是雷纳·霍伊特神父以及他的前辈——

另一个神父杜雷——的故乡。

悦石耸耸肩，穿过广场。拜访朝圣者的故星，这个安排就跟她以前任何一次散步一样，相当不赖；大部分无眠之夜她都会漫步二十颗星球，并赶在黎明前回家，参加鲸逝中心的朝会。至少今天，她只会去七颗星球。

此地天色尚早。佩森的天空是炎黄色的，点缀着淡绿的云层，弥漫着氨水的味道，她的窦房结深受其害^[18]，眼睛也流下泪来。空气中带着淡淡的恶心的化学物质气味，不知是因为这颗星球尚未完成地球化改造，还是它对人类有敌意。悦石停下来，环顾四周。

圣彼得大教堂建在山顶，广场四周被半圆形的环柱围抱，曲线顶端有一座辉煌壮丽的长方形教会堂。在她右方，环柱打开一个缺口，从中衍出一条下行台阶，沿着它往南方走下一公里多，就能看见一座小城，低矮、简陋的家舍在白骨般的树林间挤作一团，那些树木就像多年前已经灭绝的发育迟缓的生物骨骸。

只能看见几个人，有的正急匆匆地走过广场，有的正走上台阶，似乎参加礼拜快迟到了。教堂恢宏的穹顶下，某处的钟开始鸣响，但从稀薄的空气过滤而来，听不出威严的感觉。

悦石走过环柱，垂下头，不去理会教士和保洁员们好奇的目光，他们正骑在一种野兽身上，那畜生活像半吨重的刺猬。整个环网有好几十个类似佩森的边缘星球，保护体和附近的偏地更多——它们穷困潦倒，吸引不了随时在搬迁的老百姓，环境太像地球，在大流亡的黑暗时期也没被纳入考虑范围。它符合一些小团体的要求，譬如天主教徒就曾来到这里寻找信仰的复苏。当时的教徒人数曾达上百万，悦石清楚地知晓。

现在可能只有不到几万了。她合上双眼，回忆着保罗·杜雷神父卷宗里的全息像。

悦石热爱环网。她热爱环网的人民；他们所有的浅薄自私与食古不化，都是人类固有的本性。悦石热爱环网。正是出于如此深沉的热爱，她知道自己必须出力毁灭它。

她回到小小的三门终端，对数据网发出一个简单的超驰命令，召唤出私人远距传输节点，然后迈进了阳光和海洋的味道中。

茂伊约。悦石精确地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她站在首站之上的山丘，希莉的坟茔依然标示着半个多世纪以前他们揭竿而起的地点，尽管那次短暂的叛乱很快被镇压。当时的首站还不过是几千人的小村庄，每个节庆周都会有吹笛手欢迎那些被放牧到北方赤道群岛捕食地的移动小岛归来。现在首站城市已沿着岛屿兴建，超出了视野范围，弧形城镇和居住蜂巢向四面八方延伸出半公里，凌驾在山丘之上，山丘不再拥有茂伊约这颗海洋星球上最好的视景。

但坟墓还矗立在原地。虽然领事祖母的尸体并不在那里……从没埋葬在那里过……但就跟这颗星球上众多的象征一样，空旷的衣冠冢令人崇敬，几乎让人敬畏。

悦石从双塔间向外眺望，望过古老的防波堤，那湛蓝的瀉湖转呈棕色的地方，望过滴水的平台和游览驳船，望向海岸线开始的地方。现在已经没有移动小岛了。它们不再以巨大的群队浮过海洋，它们的树帆不再迎着南风飘摇起伏，放牧它们的海豚不再于浪沫的白色V字形间跳跃。

小岛都已被环网居民驯服，上头住满了人。海豚已经死去——有些是在和军部的大战中被屠杀，而大部分却是在令人难以置信的南海集体自杀中跳上了陆地，这是这个被神秘覆盖的种族留下的最后的神秘。

悦石在悬崖边缘的一条矮凳上坐下，抓起一条草茎，她可以拿它撕条或者咀嚼。这样一颗星球，上万人的家园，脆弱的生态中达成的微妙平衡，在十个标准年中变成了首批成为霸主居民的四亿人的休养胜地，这期间发生了什么结果？

答案：星球死亡了。或者说，它的魂灵死亡了，尽管在一番改造之后，生态网依然还能运行。行星生态学家和环境改造专家保持着外表躯壳的活力，保持海洋免于从那些难以避免的垃圾、污水、油泄漏中窒息，努力将噪声污染以及进步带来的上千种其他问题减至最低，至少是粉饰太平地把这些遮掩下去。尽管如此，那不到一个世纪前，孩提时代的领事，爬上这座山丘参加祖母葬礼时从这里望见的茂伊约，却永远地留在了过去。

一队霍鹰飞毯从头上掠过，乘坐其上的观光者欢声笑语、高声呼喊。远在他们之上，一辆巨大的观光电磁车遮蔽了好一阵阳光。悦石在突然降临的阴影中，丢下了手中的草茎，小臂放在了双膝上。她想起了领事的背叛。她曾经寄希望于领事的背叛，把所有的一切都押在这个茂伊约上土生土长的希莉的后裔身上，让他在不可避免的海伯利安之战中加入驱逐者一方。那不是她个人的计划；在几十年的计划中，利·亨特为她出了很大力气，这个谨慎敏感的人选出精确的人，派去与驱逐者交涉，给予他适当的地位，让他有可能激活驱逐者的装置，瓦解海伯利安上的时间潮汐，从而背叛双方。

一切照计划行事。领事——一个将自己乃至妻儿四十年的生命都致

力于服务霸主的人，终于开始了复仇行动，像一颗休眠五十年的炸弹，最终爆发了。

悦石对于背叛毫无好感。领事出卖了他的灵魂，必将付出高昂的代价——遗臭万年，永远自责——但他的叛国行径和悦石的背叛（她已经准备好为之接受惩罚）比起来，完全是小巫见大巫。作为霸主首席执行官，她是一千五百亿个灵魂象征性的领袖。而为了拯救人类，她打算背叛他们所有人。

她站起身，感觉着一把老骨头里的风湿痛，慢慢走向终端。她在发着温柔嗡嗡声的入口顿了顿，回头最后望了一眼茂伊约。微风从海面上吹来，但吹来的却是油料泄漏和炼油厂废气的恶臭，悦石转过脸。

卢瑟斯的重力像钢铁枷锁一样架在她肩头的披风之上。现在正是中央广场的上班高峰，数千通勤族、商店主，还有观光客在每一条人行道平面摩肩接踵，各种各样的人挤满了长达一公里的自动扶梯，空气如同经过多次呼吸一样，十分闷堵，混合着这闭合系统里石油和臭氧的味道。悦石没有理会那些价格昂贵的商业层面，她走上一条人行道路，十公里外就是伯劳教会的主教堂。

宽阔的楼梯底部之上，设有警戒阻断场和密蔽场，闪耀着紫罗兰和碧绿的光芒。教堂四周打满了盖板，漆黑一片；那些面朝中央广场又细又长的彩绘玻璃窗，有许多已经被砸得粉碎。悦石想起了几个月前关于暴动的报道，说主教和侍僧已经提前逃走了。

她走近阻断场，视线穿过那些不断变换的紫罗兰色薄雾，望向楼梯，布劳恩·拉米亚曾将她垂死的客户及爱人，那位济慈赛伯人副本，

带往这里，求助于那些等待的伯劳教会神父。悦石曾与布劳恩的父亲甚为交好；在早年的议会生涯中，他们就已志同道合。拜伦·拉米亚议员是名才华横溢的男子——很久以前，早在布劳恩的母亲离开自由岛那个偏僻闭塞的省城，出现在社交场合之前，悦石曾一度考虑过把他当作结婚人选——而随着他的过世，悦石的一部分青春也被埋葬了。拜伦·拉米亚曾深深执迷于技术内核，五个世纪以来，人工智能奴役着人类，范围广达一千光年，他呕心沥血，正是为了要将人类从桎梏之下解放。是布劳恩·拉米亚的父亲令悦石意识到了危险，引导她致力于此，而这一切将会以人类历史上最为凶险的背叛告终。

也是拜伦·拉米亚议员的“自杀”促使她练就了多年来的审慎。悦石不知道是不是内核的特务编排谋划了议员的死亡，也有可能是霸主其他阶级成员出于保护自身既得利益的举动，但她确信，拜伦·拉米亚永远不可能自杀，不可能以这种方式抛弃无助的妻子和任性的女儿。拉米亚议员在参议院的最后一举是联名提议让海伯利安加入保护体，与眼下相比，此举将使这颗星球提前二十标准年加入环网。他死后，未遭凶杀的联合发起人梅伊娜·悦石撤回了议案。

悦石找到一个下降机井，乘着它朝下降，途经商业层面、住宅层面、制造业与服务层层面、垃圾处理与反应堆层面。她的通信志和下降机井的扬声器都一齐警告她，她正在进入远在蜂巢之下未经授权的危险区域。下降机井程序试图阻止她下落，她超驰了这项操作，并关闭了警告。她继续下降，经过了好些层面，现在四周既没有镶嵌板，也没有了灯光，然后穿过一团混乱如意大利面似的视觉光纤，穿过加热冷却管，穿过赤裸裸的岩石，终于停了下来。

悦石走进一条走廊，仅有遥远的荧光球与油腻的萤火涂料发射着光芒。天花板和墙面上的一千条裂缝中滴着水珠，聚集成一洼洼有毒的水

坑。水气从墙间的孔穴中飘来，那些孔穴也许连着其他走廊或私人壁橱，或许什么都不连通。遥远的某处传来超声波尖啸，似乎是金属在切割另一种金属；走近些，那声音变成电声质的尖叫，像是垃圾音乐。不知道哪里传来男子的尖叫声，还有一个女人在狂笑，她的声音沿着机井和管道不断回荡，变成了金属质地。然后传来钢矛突击枪的咳嗽。

渣滓蜂巢。悦石走进穴洞般走廊交错的十字路口，停下来四处审看。她的微型遥控器也潜下来，在低空盘旋，活像一只坚持不懈的愤怒昆虫。它正在召唤安全后援。悦石反复输入超驰命令，才让它的呼叫没有传出。

渣滓蜂巢。这就是布劳恩·拉米亚和她的赛伯情人在出发前往伯劳教会前的最后几个小时里躲藏的地方。这样的地下区域在环网数不胜数，从这里的黑市什么都可以买到，从闪回到军部级别的武器，从非法机器人到私售的鲍尔森理疗，这种非法理疗要么杀死你，要么再给你二十年青春，两者几率对等。悦石向右转，走下最黑暗的走廊。

一个老鼠般大小、有很多肢腿的东西急急奔入一个断裂的通风管道。悦石闻到了阴沟水、汗液、超负荷运转的数据平面甲板散发出的臭氧味，有手枪推进物甜蜜的味道，呕吐物、劣等信息素变异出的毒素臭气。她走过走廊，心里思量着，未来的几星期乃至几月，各星球将为她的决定、她的固执付出怎样高昂的代价。

五个年轻人走进走廊，站在悦石面前，他们的身体经过地下基艺家的塑造，失去了不少人类特征，更像是动物。她停下脚步。

微遥控器垂到她前边，去掉了伪装聚合体。她面前的生物看见这只是一个黄蜂大小的机器在空中起伏冲突，于是大笑不止。他们极有可能

是太过迷恋RNA特制，对这样的装置一无所知。有两个拨开了震动曲头钉。另一个展开了十厘米长的钢爪。还有一个打开了旋转枪筒式钢矛手枪。

悦石并不想打架。她知道，即使这些渣滓蜂巢的恶棍不出手，微遥控器也会主动保护她不受这五人的伤害，哪怕再来一百个也不用怕。但她不希望这些人莫名冤死，只因为自己把渣滓选作散步地点。

“走开。”她说。

年轻人瞪大双眼，瞪大他们炎黄的眼珠和球根状的黑眼珠，露出头巾下的切口和腹部的感光带。他们一齐散开，围成半圆，并向她前进了两步。

梅伊娜·悦石站直身子，笼紧披肩，垂下排扰领口，直到他们能够看见她的眼睛。“走开。”她再次说道。

年轻人犹豫了一下，羽毛和鳞片在看不见的微风中摇荡。其中两人的触须颤动着，上千条微小的感官绒毛跳动起来。

他们走开了。离开就跟来临一样悄无声息，行动迅速。一秒钟之后就什么都听不到了，只有水滴和远处的笑声。

悦石摇摇头，召唤出私人传送门，走了进去。

索尔·温特伯和他的女儿来自巴纳之域。悦石传送到一个小型终端，位于他们在克罗佛的家乡。时值傍晚，低矮的白色房屋瑟缩在草坪上，兴许是源自加拿大共和国复兴风格的影响，同时加上了农场主的实

用。树木参天，枝条舒展，沿袭着它们得自旧地的遗传基因，令人惊叹。人流熙攘，大多是刚在环网别处度过了忙碌的工作日，现在正匆忙地赶回家，悦石抽身离开，在砖石走廊上徘徊，经过一座座砖石建筑，它们绕着一个绿草茵茵的椭圆修建。她瞥见左边一排房舍旁的块块农田，高大的绿色植物，兴许是玉米，在风声呜咽中正繁茂生长，延伸到遥远的地平线，那里巨大的红色太阳正在下沉，唯剩最后的一弯弧线。

悦石走过校园，心里思量着，这是不是索尔曾经任教的大学，但是这好奇心也不太强烈，她便没有查询数据网。煤气灯在树叶的华盖下闪亮，最亮的几颗星星已开始在叶间的空隙显现，天空逐渐从蔚蓝变成琥珀，最后变作乌檀。

悦石读过温特伯所著的《亚伯拉罕的难题》，他在书里分析了上帝与人类之间的关系，一个要求人类献祭儿子，一个同意牺牲自己的儿子。温特伯详细论述了《旧约全书》中的耶和華并非是在简单地考验亚伯拉罕，同时也在运用忠诚、顺从、牺牲这类单一的语汇同他交流，令人类在这样的关系中，到时机成熟时明白一切。温特伯将《新约全书》中的预言看作是那种关系新阶段的预兆——在新阶段下，不论出于什么原因，人类都再也不用将孩子献祭给任何神明，但那时的父母……所有父母……都会顶替孩子献祭自身。由是出现了二十世纪的大屠杀、短期交兑、三方战争、昏庸暴虐的世纪，乃至三八年的天大之误。

最终，温特伯谈到要拒绝所有的献祭，拒绝任何与上帝的联系，除非两者互相尊重，为了相互理解而诚信作为。他的著作涉及了上帝的多重死亡与如今神明复生的需要，因为人类已经创造了自有的神灵，并将他们释放在了世间。

悦石走过一座雅致的石桥，它横跨在一条消失在阴影之中的小溪

上，只有黑暗中的潺潺水声标明了溪流的行踪去向。柔和的黄色光芒洒向手工修造的石头栏杆。校园外的某处，一条狗吠叫着，又被人喝止。一座古老建筑的第三层楼灯光闪耀，那是座带有山墙、粗略铺就鹅卵石的砖石建筑，竣工时间定可以追溯到大流亡之前。

悦石想起了索尔·温特伯，他的夫人萨莱，以及他们芳龄二十六的美丽女儿，去海伯利安考古勘探一年之后回家，带回的不是任何发现，而是伯劳的诅咒——梅林症。索尔和萨莱眼睁睁看着这个女子慢慢变得年轻，退回孩童时代，又变回婴幼儿时期。后来，萨莱去拜访妹妹的时候，在一场无情而愚蠢的电磁车祸中丧生，留下索尔一人观看这出悲剧。

瑞秋·温特伯，她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生日，将会在三标准天之后到来。

悦石一拳砸上石头，召唤出传送门，迈向另一处地方。

火星正值正午。六个多世纪以来，塔尔锡斯贫民窟的状况都毫无起色。头顶的天空呈现出粉红色，尽管悦石已经把披肩紧紧裹在身上，但空气对她来说还是太过稀薄和寒冷，而且到处沙尘飞扬。她走过乐罗卡辛城狭窄的小径和绝壁栈道，找不到一个开阔的观景点，视野所及之处，只有头顶的小屋丛群，或是滴水的滤波塔。

这里几乎没有什么植物——广袤的再生林要么已经被砍伐作了柴火，要么已经死了，被红色沙丘覆盖。一条条小径被二十代人赤脚踩过，已和岩石一般坚硬，各条路之间只能看见一点走私来的白兰地仙人掌和深扎入地底的一丛丛寄生蜘蛛地衣。

悦石找到一块低矮的岩石坐了下来，垂下头摩挲着双膝。一群群小孩，身上除了破布条和晃荡的分流器插孔外，几乎是一丝不挂，他们围过来向她讨钱，见她不予理会，又咯咯笑着一路跑远了。

太阳已上中天。从这里望不见奥林帕斯山与费德曼·卡萨德曾经就读的那座刻板峻美的军部学院。悦石环顾四周。这就是那位骄傲男子的故乡。在他被授予勋位、理智与军队的荣誉之前，他曾经就在此地与流氓无赖们厮混。

悦石找到一个没人的地方，迈进传送门。

神林一如既往——数以亿计的树木散发出脂气，香飘四溢；万籁俱寂，唯有清风吹起时，树叶会发出沙沙声，泛起画家网板上彩色蜡笔质地的颜色；落日引燃了星球真正的屋顶，犹如一片树冠之海沐浴在阳光之下，每一张叶片都迎着微风闪耀，将雨水与湿木的气味向悦石送来，朝露和晨雨的水滴闪烁着，她所在的高台下半公里的世界安然沉睡在黑暗中。

一名圣徒走近，看见悦石的随接手镯在她一举手一投足间闪烁，于是退了回去，这个穿着长袍的高大身影混入了树叶与藤蔓的迷宫中。

圣徒是悦石这场赌博中最莫测的变数之一。他们牺牲了树舰“伊戈德拉希尔”号，这举动前无古人，闻所未闻，莫名其妙，令人不安。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她拥有不少潜在的盟友，但没有一个比圣徒更不可或缺，更令人费解。献身于生命，投身于缪尔，树的手足兄弟所拥有的力量在整个环网微乎其微，但极富影响——在这个致力于自毁与浪费，且不愿承认自己行为放纵的社会中，它象征着尚存的生态意识。

海特·马斯蒂恩到底去了哪儿？他为什么把莫比斯立方体留给了其他朝圣者？

悦石观赏了日出。天空充满了孤苦无依的热气球，都是从旋风大屠杀中救回来的，它们多姿多彩的球体朝着天空飘翔，如同一大群葡萄牙士兵。辐射蛛纱伸展开薄如蝉翼的太阳能翼翅，收集着阳光。一群乌鸦冲破盖顶，向天空盘旋而去，它们的厉叫给柔和的清风、啾啾作响的细雨配上刺耳的和弦。雨滴从西方飘来，铮铮咚咚打在叶子上的声音让她想起了帕桃发三角洲上的家园，想起了持续一百天的季风，她和哥哥跑出门，前往沼泽搜寻飞跳蟾蜍、曲艾，还有寄生藤蛇，把它们放到小罐子里，带去学校玩耍。

悦石不止十万次地意识到，还来得及阻止这一切。眼下，全面投入作战并非无可避免。目前驱逐者还击的力度，霸主尚能坐视不管。伯劳还没有获得自由。没有完全自由。

要挽救环网的百亿条生命，她只需回到议院，坐上议员席，将三十年来的阴谋与欺骗公之于众，将她的恐惧与怀疑告知人民……

不。在计划没出变故之前，一切都应按计划进行。走进未知。走进那片就连技术内核的预言家，那些洞悉一切的人都难下决断的混沌狂暴之海。

悦石走过平台、塔楼、斜坡，还有圣徒树城那摇曳的连接桥。来自几十颗星球的树栖生物与经过基艺塑造的黑猩猩冲她乱吠了一阵，然后优雅地荡着高于森林地面三百米的脆弱藤蔓，朝远处逃开了。在那些不对观光者与特权来宾开放的区域外，悦石闻到阵阵薰香之气，耳边清楚地听到圣徒吟唱着格利高里风格的日出朝拜圣歌。在她身下，底层开始

变得活跃，充满了光芒和人群的活动。清晨的小雨已经停歇，悦石回到上层，欣赏着该处的风景，跨过了一条六十米的木制吊桥，那座桥将她所在的树连接到另一棵更大的树，那里拴着六七个巨大的热气球（圣徒唯一允许在神林上使用的空中交通工具），它们飘浮在空中，似乎急不可耐地要脱离束缚，气球的载人吊篮像一颗颗笨重的棕色禽蛋，不住地晃来晃去，气球的表层绘染成活泼可爱栩栩如生的形状——传统热气球、君王蝶、托马斯鹰、辐射蛛纱、现已灭绝的泽普梭、太空鱿鱼、月蛾、雕——此类深受敬畏，仅存在传说中，从没被重建或基艺塑造的东西——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如果我继续下去，所有这一切都会遭到毁灭。必将被毁灭。

悦石在环形平台的边缘驻足而立，紧紧抓住栏杆，双手的皮肤突然变得苍白，突出而残酷地映衬出她的老年斑。她想起了从前读过的古老文献，远在大流亡之前，航空时代之前，欧洲大陆上各国尚处于萌芽阶段，那时候的人们将黑人——非洲人——从他们的故乡运往西方殖民地作为奴隶。这些戴着手铐脚镣，赤身裸体蜷缩在奴隶船那恶臭船腹中的奴隶……在反抗、打击他们的征服者时，可曾犹豫过，这样的行动意味着会毁灭那艘奴隶船的美丽……乃至毁灭整个欧洲？

但他们还有非洲可回。

梅伊娜·悦石发出一阵似吟似泣的声音。她转身背对着光辉灿烂的日出，背对着迎接新的一天的和颂之声，背对着气球的升起——栩栩如生的人造气球——升入新生的天空，她走下平台，走进较黑的下层，召唤出远距传输器。

她无法前往最后一个朝圣者——马丁·塞利纳斯的故乡。塞利纳斯只有一百五十岁，身体由于鲍尔森理疗的作用而发蓝，他的细胞经受过十数次长期冰冻沉眠那彻骨的寒冷，以及比之更甚的冷藏，寿命扩展了四个多世纪。他生于旧地的末日时期，母亲来自最显赫华贵的家族之一，他的童年是颓废与优雅、美丽与腐朽的甜香奏出的混成曲，他的母亲选择陪伴濒死的地球，将他独自送往太空，想以此偿清家人的债务，即便这意味着……后来这确成了事实……他将在环网中最不愧于人间地狱称号的一颗闭塞停滞的星球上，充当数年的包身工。

悦石去不了旧地，于是她来到了天国之门。

首都泥滩市。悦石走过鹅卵石铺就的街道，欣赏着宽大陈旧的房屋，它们凌驾在狭窄的运河上。运河纵横交错，凿出的石质引水槽攀上人工山脉的山腰，活像埃舍尔油画中的景物。优雅的树木和比树木更高大的马尾蕨如王冠般架在山顶，排列在宽阔洁白的大道两旁，又横越过视线，围绕在白色沙滩雅致的曲线上。慵懒的潮汐卷携着紫罗兰色的波浪朝她奔来，浪花散射着各色各样的光彩，然后消逝在完美的沙滩上。

悦石在一座公园驻足而立，俯瞰着泥滩的海滨大道。几十对情侣和精心打扮的游人正在那儿的煤气灯下享受着夜晚的空气与树叶的荫凉，她想象着三个多世纪以前星球的样子，当时天国之门还是颗原始粗陋的保护体星球，尚未完全接受地球化环境改造，那时的马丁·塞利纳斯，年轻，一文不名，依然遭受着文化错位的袭扰，大脑还因漫长旅途中的冷藏冲击而受到损伤，在此地像个奴隶一样地劳动。

当时大气生发站可以为大约方圆一百平方公里的区域提供可呼吸的空气，这几乎达到可居住地的极限。海啸会卷走城市、垦荒工程和工人，它一视同仁，毫不怜悯。洪水之后，像塞利纳斯这样的包身工就被

派去挖掘酸液运河，从泥地之下的肺管迷宫中刮下再生通气菌，为河漫泥滩疏浚浮垢和死尸。

我们还有少许进步，悦石心想，尽管经受着内核对我们的惯性影响，尽管科学已经几近死亡，尽管我们完全依赖于自身所创之物赠予的致命玩具。

她感觉不甚满意。她本想通过这次去各星球的散步旅途，拜访七位海伯利安朝圣者的故乡，尽管她知道，这举动完全徒劳无益。天国之门是塞利纳斯在大脑遭到暂时性损伤，语言匮乏的情况下，学会写真正诗篇的地方，但这里并非他的家园。

悦石没有理会海滨大道上音乐会传来的悦耳乐声，没有理会一辆辆公交电磁车如同候鸟般从头顶掠过，没有理会怡人的空气与柔和的光芒，她召唤出传送门，命令它将自己传送到地球的卫星。月球。

但她的通信志没有激活传送装置，而是发出警告，去那里很危险。但她输入了超驰命令。

悦石的微型遥控器嗡嗡地叫着出现了，植入物里细小的声音告诉她，对首席执行官来说，要去一个如此不稳定的地方，并非好主意。但她关闭了警告。

甚至连远距传输入口自身也不服从她的选择，最后她只好使用寰宇卡手动操作。

远距传送门幻化出现，悦石走了进去。

旧地月球上唯一还能居住的地方是山峰和表面暗区，那是专为军部马萨达庆典预留的，悦石跨出门，正好到了这里。观景台和行军场都空无一人。十级密蔽场模糊了星空和远处的边缘墙，悦石看到，从可怕的重力潮水中涌出的地心热量融化了遥远的山脉，岩浆融在一起，流入新的海洋。

她走过一片灰沙平地，感觉着轻柔的重力，飘飘欲飞。她觉得自己像是圣徒的气球，被轻轻拴着，急迫地想要飞走。她努力压制着想要跳起的冲动，克制自己不要大步飞跃，但即便如此，她的步子依然轻浮，灰尘在她身后扬起妙不可言的图式。

密蔽场的穹顶下，空气十分稀薄，尽管身着的披肩下附有加热元件，但悦石发现自己依然冷得发抖。她在这个坦荡无奇的平原中央站了许久，试图想象着当时的月球，人类蹒跚着跨出摇篮的漫长的第一步踏上的地方。但军部的观景台和器械棚扰乱了她的思路，她实在想象不出那些情景，最后她抬起头，望着她来此地的真正目的。

旧地悬挂在漆黑的空间中。但那不是旧地，当然，只是搏动的冲击层盘和球状星云残片，它们曾是旧地的一部分。那团物质非常明亮，亮过帕桃发上哪怕是最为鲜有的清澈的夜空里所能看见的任何一颗星星，但这样的亮度却带着说不清道不明的不祥意味，在泥灰色的原野上投下惨白的光芒。

悦石站在那里，凝视着前方。她以前从未来过这里，刻意地不来这里，而现在她来了，她绝望地想要得到什么感触，想听到什么，譬如警告，或是神秘直觉，或者仅仅是哀悼的情感，但这些东西都躲得离她远远的。

她什么都听不到。

她在原地站了几分钟，脑子里涌出一些零星的想法，感觉到耳朵和鼻子开始结冰，于是决定离开。鲸心应该快天亮了。

悦石激活传送门，最后回望了一眼，正在此时，不到十米外，另一个移动远距传输门幻化着出现了。她停住脚步。环网内只有不到五人有权以私人身份到达地球的卫星。

微型遥控器嗡嗡叫着降下来，飘浮在她和从传送门走出的人中间。

走出的是利·亨特，他四处望了望，冻得瑟瑟发抖，然后飞步向她走来。他的声音从稀薄的空气传来，又尖又细，像个小孩子在说话，令人忍俊不禁。

“首席执行官女士，你必须立刻回去。驱逐者通过一次令人惊异的反击，已经成功突破了防线。”

悦石叹了口气。她知道下一步会是这样。“嗯，”她说，“海伯利安落入敌手了吗？我们还能否疏散那里的部队？”

亨特摇摇头。他的嘴唇几乎被冻得发紫。“您没听明白，”助理微弱的声音传来，“不只是海伯利安。驱逐者在十多个地点同时发动了攻击。他们已经入侵环网了！”

这句话带给梅伊娜·悦石的震惊胜过了月球的冰寒，她突然感觉浑身冰冷刺骨，呆若木鸡。她点点头，将披肩紧紧裹在身上，穿过门廊，走进永远不复从前的世界。

他们聚在光阴冢山谷前端，布劳恩·拉米亚与马丁·塞利纳斯尽可能多地背了许多背包，提了很多口袋，索尔·温特伯、领事，还有杜雷神父沉默地站在一旁，犹如族长议事庭。下午最初的阴影正开始向东面蔓延，越过山谷，如同黑暗的手指向散发着柔和光亮的墓群伸去。

“我还是不敢肯定，大家这样分开到底好不好。”领事说着，揉了揉下巴。天气很热。汗水从他胡茬儿满布的脸颊上渗出，沿着脖子流下来。

拉米亚耸耸肩。“我们都知道，大家早晚会独自面对伯劳。分开几个小时又有什么关系？我们需要食物。你们三个如果想去，也可以同行。”

领事和索尔瞥了眼杜雷神父。神父显然已经精疲力竭。寻找卡萨德的行动已经榨干了这个人经历人间炼狱后仅存的精力。

“必须有人留在这儿，万一上校会回来呢。”索尔说。他臂弯中的孩子看起来很小。

拉米亚点头同意。她把带子搭上肩膀和脖子。“好吧。到达要塞大约需要两小时。回来恐怕会稍长一点。装货算一个小时的话，我们应该

可以在天黑之前回来。接近晚餐时分。”

领事和杜雷分别与马丁·塞利纳斯握手。索尔拥抱了拉米亚。“平安回来。”他低声说道。

她碰碰这个男子的脸颊，上面已经长出胡须；又摸摸婴儿的头，然后转身，轻快地朝山谷走去。

“嘿，他妈的等等，别落下我啊！”马丁·塞利纳斯大叫道，饭盒和水壶随着他的跑动叮叮当当作响。

两人一同走出悬崖间的山鞍。塞利纳斯回头看了一眼，看见另外三个人因为太遥远而变得十分渺小，像是些彩色糖棒掺杂在狮身人面像附近的岩石和沙丘间。“好像没有按照计划进行，对吧？”他说。

“不知道。”拉米亚说。为方便远足，她已经换上了短裤，又短又强壮的双腿显出块块肌肉，在汗水的光辉下闪亮。“你本来计划的是什么？”

“我的计划是要完成全宇宙最伟大的诗篇，然后回家。”塞利纳斯说。他拿起最后的一瓶水，喝了一口。“该死，真希望我们带了足够的酒来挨过这些天。”

“我没有计划过什么。”拉米亚说着，一半是自言自语。她短短的卷发被汗水搅乱，贴上粗犷的脖子。

马丁·塞利纳斯哼出一声笑。“你本来不会来这里的，要不是因为你那个赛伯情人……”

“客户。”她厉声说道。

“都一样。是约翰·济慈的重建人格觉得必须来这里。于是你才带他到了这地方……你依然带着舒克隆环，对吧？”

拉米亚心不在焉地摸了摸左耳后微小的神经分流器。一张渗透性聚合薄膜为这个疙瘩大小的接线插座阻挡着沙尘。“对。”

塞利纳斯又笑了。“要是没有数据网与他交互，那东西他妈的有个屁用啊，孩子？你倒不如把那个济慈人格留在卢瑟斯或者别的什么地方。”诗人顿了一秒，理了理皮带和背包。“那么，你能不能独自访问这个人格？”

拉米亚想起了前一夜的其他梦境。梦里的那个人感觉就像是乔尼……但那些影像又是来自环网。是多重记忆？“不能，”她说，“我无法独自接入舒克隆环。它携带的数据太多，连一百个简易植入物都应付不了。你干吗不给我闭嘴，乖乖走你的路？”她加快脚步，留他一个人站在原地。

天空万里无云，碧绿澄静，点缀着几处深深的湛青色。前方那布满岩石的旷地延伸到西南方的戈壁，戈壁又败给了沙丘地。两人默默地走了三十分钟，相隔五米，各自想着心事。海伯利安的太阳挂在他们右方，小而明亮。

“这边的沙丘要陡峭些。”拉米亚说，他们奋力爬上峰顶，然后从另一侧滑下。沙丘表面滚烫，鞋里已装满了沙子。

塞利纳斯点点头，停下脚步，用一条丝质手帕抹抹脸。他那邋遢的紫色贝雷帽低挂在眉梢和左耳上，丝毫不能提供一点阴凉。“沿着北部高地走要轻松些。就在死寂之城的附近。”

布劳恩·拉米亚遮住阳光，往那个方向望去。“走那条路的话，我们至少要浪费半个小时。”

“走你现在这条路浪费的时间还会更多。”塞利纳斯坐上沙丘，从水壶里小口喝水。他脱下斗篷，折叠好，塞进最大的那个背包里。

“你那背包里背的什么东西？”拉米亚问，“看起来满满当当。”

“关你屁事，八婆。”

拉米亚摇摇头，揉揉脸颊，感觉那里被太阳晒得发疼。她不习惯这么多天一直暴露在阳光下，而海伯利安的大气又几乎吸收不了紫外线。她在口袋里摸索出一管防晒霜，在脸上抹了些。“好吧，”她说，“我们就绕路往那边走。跟着山脊走，一直走过最难爬的沙丘，然后切回直通要塞的路。”山峰高耸在地平线上，似乎总也走不近。覆满积雪的峰顶用它们诱人的凉风与清水逗弄着她。身后的光阴冢山谷已经不见了踪影，视野被沙丘和岩石地阻挡。

拉米亚整整背包，转身向右，一路滑着，走下簌簌崩散的沙丘。

他们走出沙漠，走上山脊上长着低矮金雀花的针草地，马丁·塞利纳斯如痴如醉地望着诗人之城的废墟。拉米亚抄左路绕过城市，避免遇到任何东西，除了半掩在沙丘下的环城公路的石头，其他路都通往戈壁，最后消失在沙丘底下。

塞利纳斯落在了后面，越来越远，最后他停了下来，坐在一根倒塌的支柱上，那里曾经是机器工人们在田野间工作后列队行进的门廊。现在，那些田野已经消失了。垮塌的石头，沙中的洼地，那些曾经荫蔽水

路和小巷的树木已经成了被沙粒冲刷得光滑的树桩，只有从这些东西才可以推测出往昔的沟渠、运河和公路的所在。

马丁·塞利纳斯用贝雷帽一抹脸，望着这片废墟。城市依然洁白.....白得像没被流沙淹没的白骨，白得就像土黄色头骨里的牙齿。从塞利纳斯落座的地方，可以看到许多建筑物还和他一百五十多年前看到的没多少改变。烂尾的诗人圆形剧场废墟依然有着赫赫的帝王之气，这座超神脱俗的白色罗马式圆形大剧场上，沙漠蔓生植物和牵牛花藤簇叶丛生。壮丽的中庭迎着天空，风雨商业廊街七零八落——塞利纳斯知道，不是由于时间的冲刷，而是哀王比利手下那些无用的安保人员，在这座城市疏散后的几十年里，用探针和长矛还有炸药造成的损坏。他们想杀死伯劳。在格伦德尔蹂躏了蜜酒厅之后，他们想要运用电子和愤怒的连续光束来杀死格伦德尔。

马丁·塞利纳斯吃吃笑着，探过身子，突然间疲热交加，头昏眼花。

塞利纳斯看见会众厅那宏伟的穹顶，他曾多次在那里进餐，开始是与上百位艺术界同好，然后是比利移驾到济慈之后，与那些出于种种匪夷所思、难以查证的原因而留下来的各自沉默的人，最后是独自一人。形单影只。曾经，他放下酒杯，回音便会在藤蔓交错的穹顶下缭绕半分钟。

茕茕孑立，陪伴我的只有那些莫洛克，塞利纳斯想。但到最后，甚至连莫洛克都离别我了。只剩下我的缪斯。

突然爆发出一阵声音，几十只白鸽呼啦啦从哀王比利往昔的宫殿，那破碎塔堆间的巢穴飞起。塞利纳斯望着它们在极为炎热的天空中飞舞

盘旋，为它们竟能在这个无凭无依的地域边缘幸存好几世纪而大为感慨。

既然我都能办到，它们又怎么不能？

城市里有影子，甜美的阴凉之池。塞利纳斯不知道水井是不是还纯净，那些伟大的地下水库，在人类种舰抵达之前就已经蓄满水源，现在依然充溢着甜美的清水。他想起了自己的木质工作台，从旧地运来的老古董，不知道它是不是还安置在那间写下大量《诗篇》的小屋里。

“怎么了？”布劳恩·拉米亚折回来，站在他身旁。

“没事。”他斜眼看向她。这女人看起来就像一棵粗矮的树，大腿像一大团黑色的树根，晒黑的树皮，凝固的精力。他试图想象她疲乏的样子……不过这个努力却让他自己累得不行。“我刚刚意识到，”他说，“我们不辞辛劳地走回要塞只是浪费时间。城里面有水井。或许还有食物储备。”

“对，”拉米亚说，“领事和我也想到过这一点，并且讨论过。但这座废城已经被劫掠过好几百年。伯劳朝圣者定是早在六十甚至八十年以前就已经耗尽了储藏。这里的水井也靠不住……蓄水层已经改变了，水源可能受到了污染。我们得去要塞。”

塞利纳斯觉得在这个女人忍无可忍的傲慢面前，怒火正腾腾地往上蹿，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她都会用一时闪念去左右所有人的行为。“我自己去探察探察，”他说，“那也许会为我们节省几小时的行程。”

拉米亚背对着太阳，在他面前动了动，漆黑的卷发闪耀着日食周围的光环。“不。如果我们在这里浪费时间，天黑前就回不去了。”

“那你走吧，”诗人厉声说道，对自己说出的话惊讶不已，“我累了。我要去查看一下会众厅背后的仓库。也许我还会想起一些朝圣者永远找不到的储藏地点。”

他看见这个女人身体绷直，正在考虑要不要把他拉起来，拖回沙丘。他们距丘陵地带还有大约三分之一的路程，到了那里就是通往要塞的漫长阶梯。她的肌肉松弛下来。“马丁，”她说，“其他人还指望着我们。请别把这事弄砸了。”

他笑着，背靠上倒塌的支柱。“去你妈的，”他说，“我累了。你也知道，不管怎样，百分之九十五的东西都会由你搬回去。我老了，三八。比你想象的还老。咱们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也许我还可以找到点吃的。说不定还可以写点东西。”

拉米亚在他身边蹲下，碰碰背包。“你背的就是这个。你的诗稿。《诗篇》。”

“当然。”他说。

“你还是觉得接近伯劳就可以完成它？”

塞利纳斯耸耸肩，感觉到热量和眩晕正围绕着他飞舞。“那东西是个他妈的杀手，一个在地狱里用金属片铸就的格伦德尔，”他说，“但它是我的缪斯。”

拉米亚叹了口气，眯眼看着已然朝山脉下坠的太阳，然后看向他们的来时路。“回去吧，”她轻轻地说，“回山谷。”她犹豫了一会儿。“我和你一起回去，然后再回来。”

塞利纳斯咧开干裂的嘴唇，笑了。“回去做什么？去陪那三个老家

伙玩克利比奇纸牌，直等到咱们的小可爱过来抓住咱们大啃大嚼？不用了，谢谢，我还不如在这儿休息一阵子，写点东西。你走吧，女人。你能背动的东西，强过三个诗人背的呢。”他费劲地取下空背包和水壶，把它们递给她。

拉米亚一把抓住缠在一起的肩带，她的拳头就像铁锤一样，又短又坚实。“你确定要这么做？我们可以慢慢走。”

他挣扎着站起来，被她的怜悯与屈尊俯就搞得怒火中烧，登时来了精神。“去你妈的，赶紧给我滚蛋，你这卢瑟斯人。我再提醒你，朝圣的目的就是要到这里来跟伯劳打招呼。你的朋友霍伊特就没忘记。卡萨德也明白游戏规则。他妈的伯劳可能正在嚼他那笨透了的当兵的骨头。就算我们留下的那三个人再犯不着吃饭喝水，我也毫不惊讶。你走吧。他妈的赶紧滚！我才懒得和你同路。”

布劳恩·拉米亚仍旧蹲了一会儿，仰头望着他在那儿晃来晃去。最后终于站起身，叩了一下他的肩膀，背起背包和水壶，疾步转身离开，步伐轻快得连年轻时的他都赶不上。“几小时后我就回这儿来，”她喊道，没有回头看他，“在城市边缘待着。我们一起回墓群。”

马丁·塞利纳斯一言不发地望着她越变越小，最后消失在西南方崎岖的地面上。山脉在热气中闪着微光。他低下头，看见她留给他的水壶正摆在地上。他吐了口唾沫，拿上水壶，走进废城那里等待在他的影子中。

他们一起吃着最后的两包压缩食物，权作午餐，杜雷几乎快虚脱了。索尔和领事把他抬到狮身人面像宽阔台阶上的阴凉地。神父的脸和他的头发一样苍白。

索尔拿起一瓶水，举到他嘴边，神父试图想笑。“你们全都接受了我复活的事实，没有任何困难。”他说着，用手指擦擦嘴角。

领事靠向身后狮身人面像的石头。“我看过霍伊特身上的十字形，就跟你现在带着的一模一样。”

“我也相信他的故事……关于你的故事。”索尔说。他把水递给领事。

杜雷摸摸额头。“我一直在听通信志磁碟。那些故事，包括我的，都……令人难以置信。”

“你怀疑这些故事有的不真实？”领事问。

“没有。但要把它一五一十地弄清楚，却是一项挑战。找到其中的共同点……互相关联的线索。”

索尔把瑞秋举到胸前，一手托着她的后脑勺，轻轻摇晃着她。“它

们一定得有联系吗？除了各自和伯劳的联系？”

“唔，是的。”杜雷说。他的脸上恢复了一点光彩。“这趟朝圣之旅不是偶然。也不是出于你们的选择。”

“这趟朝圣参与者人选的定夺，是由各个不同机构遴选得出的结果，”领事说，“人工智能顾问理事会、霸主义院，甚至伯劳教会。”

杜雷摇摇头。“你说得没错，但在这些选择背后，有一个共同的智能在引导他们，朋友们。”

索尔凑近了些。“上帝？”

“或许吧，”杜雷说道，满面春风，“但我一直在想，在整个这一连串事件中，扮演神秘角色的，会不会正是内核.....那些人工智能。”

婴孩发出轻柔的咿咿声。索尔给它找了个奶嘴，然后把手腕上的通信志调到心率查看档。孩子捏起拳头，又舒展开，按在学者的肩膀上。“从布劳恩的故事可以看出，内核成员在试图动摇现状.....在追寻他们终级人工智能计划的过程中，也给予人类一个生存的机会。”

领事指了指万里无云的天空。“所有发生的这一切.....我们的朝圣之途，乃至这场战争.....都是人为制造的，起于内核的内部纷争。”

“我们对内核又了解多少？”杜雷轻声问。

“一无所知，”领事说着，把一块鹅卵石朝狮身人面像石阶左侧精细的石雕扔去，“说到底，我们还真是一无所知。”

杜雷起身，用一条稍稍蘸湿的布抹了抹脸。“但他们的目标却和我

们的出奇地一致。”

“什么目标？”索尔问道，依然摇着婴孩。

“认识上帝，”神父说，“或创造上帝。”他眯眼朝狭长山谷的下方看去。西南方崖壁的阴影正逐渐向外远移，开始接触并逐渐包拢墓群。“当年还在教会的时候，我也参与了这个想法的发展与研究……”

“我读过你关于圣忒亚的论文，”索尔说，“那些著作鞭辟入里，辩称了向欧米伽点——神性——进化的必要性，却没有误入索契尼派^[19]异端邪说的歧途。”

“什么派？”领事问。

杜雷神父微微笑道，“索契尼是生活在公元十六世纪的意大利异教徒。他的信条……他也为此被逐出了教会……认为上帝是能力有限的存在，能够随着世界……宇宙……变得越加复杂而学习成长。我的确陷入了索契尼派异端的误区，索尔。那是我犯下的第一条罪孽。”

索尔直直地盯着他。“那你接下来又犯了什么罪孽？”

“除了傲慢之外？”杜雷说，“我最大的罪孽就是篡改阿马加斯特七年挖掘的数据。我本想在那里找到已经消亡的拱廊建筑者与一种原初基督教之间的联系，但那根本不存在，于是我捏造了数据。这恰是讽刺之处，我最大的罪孽，至少在教会的眼里，是违反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在教会最后的日子里，她能够接受神学异端，却无法容忍任何违背科学研究程序的行为。”

“阿马加斯特的环境和这里相比如何？”索尔问道，手臂一挥，挥过山谷、墓群和蚕食四周的沙漠。

杜雷四处环视，双眼霎时有了光彩。“沙漠、石头、死亡的气息，都很像。但这个地方的威胁要大得多。有什么本该已屈服于死神的东西还在垂死挣扎。”

领事笑了。“希望我们也属于这些东西之列。我准备把通信志拖到山鞍上，再试试能不能与飞船的信号建立转接联系。”

“我也去。”索尔说。

“还有我。”杜雷神父说着，站起身，想要抓住温特伯伸来的手，但踉跄了一下，没有抓住。

飞船没有响应请求。没有飞船，他们就无法用超光仪将信号转送给驱逐者、环网，或海伯利安之外的任何地方。普通交流波段都出了故障。

“飞船会不会是被摧毁了？”索尔问领事。

“不会。消息被它接收了，只是没回应。悦石依然隔离着飞船。”

索尔眯起眼，视线越过外头的戈壁，望在热雾中闪耀微光的山脉。近在几千米外，诗人之城的废墟耸立着，衬着天幕显出锯齿状的轮廓。“无妨，”他说，“事实上我们还有很多机械之神^[20]。”

保罗·杜雷笑起来，声音深沉而真挚，笑到他开始咳嗽，不得不停下来喝口水。

“你笑什么？”领事问。

“机械之神。我们之前讨论的事。我怀疑那正是我们所有人在这里的确切原因。可怜的雷纳带着十字形里的神。布劳恩带着她困在舒克隆环里的还魂诗人，寻找能够解放她人格神的事物。你，索尔，等待着黑暗之神来为你女儿解决可怕的难题。内核，机械之物，探索着怎样创造自己的神。”

领事推了推太阳镜。“你呢，神父？”

杜雷摇摇头。“我等待着世间最恢宏的机械之物——宇宙，创造出它的神灵。在我关于圣忒亚的研究著作中，有多少是滋生于这个简单的事实，出于我在当今世界上没有找到创造者依然存在的踪迹？我的想法和技术内核的智能一样，既然不能在别处找到，不如探索如何创造。”

索尔望着天空。“驱逐者又在追寻怎样的神？”

领事回答道：“他们倒是真的对海伯利安执迷。他们认为这里将是人类新希望的诞生地。”

“我们最好先回下边去，”索尔说道，为瑞秋遮挡着阳光，“说不定晚餐前，布劳恩和马丁就会回来。”

但他们并没在晚餐前回来。到了日落时分，依然没有他们的音信。领事每过一个小时就会走到山谷入口，爬上一块岩石，向沙丘与石砾地间张望一段时间。没有任何发现。领事想，要是卡萨德留下一副高清望远镜就好了。

天色渐暗，还没到黄昏，就能看见一簇簇光芒划过天顶，宣布天空中依然进行着战斗。三人坐在狮身人面像顶级石阶，望着天空中的绚丽的光芒，纯白暗红的花朵竞相绽放，突然划过的碧绿或橘黄条纹在视网

膜上留下一幅幅燃烧的影像。

“你们觉得哪方会获胜？”索尔问。

领事头也不抬地答道：“无所谓。你们觉得除了狮身人面像之外，今晚还能在哪儿过夜？要不要去其他墓冢等他们？”

“我不能离开狮身人面像，”索尔说，“要是你们想去别处，尽管去吧。”

杜雷摸摸婴孩的脸颊。她正专心致志地吸着奶嘴，小脸在他手指下嘟起。“她现在多大，索尔？”

“两天。差不多刚好两天。以这个纬度的海伯利安时间算，日出后过十五分钟就是她的生辰。”

“我上去最后看一次，”领事说，“然后咱们生堆篝火什么的，方便他们找到回来的路。”

领事顺楼梯走向小径，刚走了一半，索尔站起来指着什么地方。不是光线昏暗的山谷前端，而是另一条路，蜿蜒着伸入山谷的阴影中。

领事停住脚步，另外两人赶到他身边。领事把手伸进口袋拿出卡萨德几天前给他的小型神经击昏器。拉米亚和卡萨德失踪后，这就成了他们唯一的武器。

“能看清楚吗？”索尔低声说。

翡翠莹发着微弱的光亮，有人影在附近的黑暗中移动。应该不是伯劳，因为那东西看起来既没有它大，行动也没它迅速；而且前进的步伐

很奇怪.....十分缓慢，一步三跛，脚步打偏。

杜雷神父回头朝山谷入口看去，然后又回过头来。“会不会是马丁·塞利纳斯从那个方向的路进了山谷？”

“不可能，除非他从悬崖壁上跳下来，”领事低声说，“或是往东北方绕行八公里。况且，看他的身高也不可能是塞利纳斯。”

人影又停下来，摇晃几下，然后扑通倒地。从一百多米外看去，他就像山谷地面上低矮岩石中的一块。

“快来。”领事说。

他们还是不疾不徐地走着。领事带路走下楼梯，击昏器开路，射程设置在二十米，尽管他知道，在这个范围里对神经的作用效果最低。杜雷神父紧跟其后，手里抱着索尔的孩子，学者正在找小石头带在身上。

索尔赶上来，拿着一块巴掌大的石头，把它嵌进那天下午用背包上切下的纤维塑料做成的弹弓。“准备重演大卫与哥利雅之战^[21]？”杜雷问。

学者的脸被太阳晒得比胡须还要黑。“差不离。拿着，我来抱瑞秋。”

“我还挺喜欢抱她的。最好让你们俩都腾出空手，等会儿怕是会有打斗。”

索尔点点头，快步上前，与领事并肩前行，神父抱着孩子跟在几步后。

从十五米外，可以清楚地看见倒下的是个人——个子很高的人——穿着粗糙的长袍，脸孔朝下埋在沙子里。

“待在这儿。”领事说着跑了过去。另外两人看着他翻过尸体，把击昏器放回口袋，然后从腰带上取下一瓶水。

索尔慢慢跑过去，觉得精疲力竭，但那种眩晕似乎令人喜悦。杜雷以更慢的速度跟了过去。

神父朝领事手电投下的光亮走近，他看着倒地男子的兜帽被掀开，露出模糊的亚洲人轮廓，长脸在翡翠莹的光芒和手电亮光的交相辉映下，扭曲得很是怪异。

“是个圣徒。”杜雷说着，为这里竟会出现缪尔的追随者感到惊讶。

“是树的忠诚之音，”领事说，“我们第一个失踪的朝圣者……海特·马斯蒂恩。”

整个下午，马丁·塞利纳斯都奋战在自己的史诗之中，仅仅因为逐渐淡去的光线，才让他停下了笔。

他发现自己旧日的工作室早已被洗劫一空，古董桌也没了。哀王比利的宫殿经受了时间的最大凌辱，门窗尽破，曾经堆满财富的脱色地毯上飘移着微型沙丘，老鼠和小型石鳗在倒塌的岩石间蹿游。公寓塔成了鸽子和猎鹰的家，它们已经返回到了野性状态。最后，诗人回到会众厅，来到餐厅那巨大的网格球顶下，坐在一张低矮的桌子旁，开始动笔。

灰尘和碎片覆满了陶瓷地板，沙漠蔓草的猩红色调几乎将一个个覆满裂纹的窗棂全数遮掩，但是塞利纳斯将这些无关之物完全抛诸脑后，奋战于自己的《诗篇》中。

这首诗讲述的是泰坦神的覆亡，他们被自己的子嗣——希腊诸神——取而代之的故事。它讲述了由于泰坦神拒绝被取代，奥林帕斯神与之搏斗的历程：随着俄刻阿诺斯和他的篡位者——尼普顿——搏斗，大海掀起了惊涛骇浪；随着海伯利安与阿波罗争夺光明的控制权，太阳消失了；随着萨土恩和朱庇特争夺众神王座，整个宇宙都颤动起来。岌岌可危的，不仅仅是一批神祇的消逝，他们将被另外一批取而代之，而且

是一个黄金时代的终结，黑暗时代的降临，那将意味着所有凡夫俗物的灭顶之灾。

《海伯利安诗篇》并没有隐匿这些神的另一重身份：我们很容易就能明白，泰坦神代表了整个银河系中人类短暂历史上的英雄，而奥林帕斯篡位者，便是技术内核的人工智能。双方之间的战场，波及到环网所有星球上一片片熟悉的大陆、海洋、航空线。在这之中，冥府怪物，虽是萨土恩之子，但迫不及待地想要和朱庇特一起继承这一王国，暗中追踪自己的猎物。它猎捕神，也猎捕凡人。

《诗篇》同时也讲述了造物与创造者之间的关系，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爱，艺术家与艺术品，所有的创造者和他们的作品。这首诗歌颂爱情、忠贞，但却摇摇晃晃地行进在缥缈主义的边缘，那都是些关于爱的力量、人类野心和学术傲慢的腐堕情节。

马丁·塞利纳斯已经在《诗篇》上花去了两个多标准世纪的时间。他最棒的作品就是在这些环境下创就的——被废弃的城市，沙漠之风就像不祥的希腊合唱团在后台啸叫，而且充满了突然驾临的伯劳的身影。塞利纳斯为了保命，离开了城市，抛弃了他的缪斯，让自己的神笔沉寂了下来。现在他重又拾笔，追寻着那确切的行迹、完美的语句结构，那是天赋灵感的作家才会经历到的。马丁感觉到自己的青春复苏了……血管勃然张大，肺活量极度提升，他品味着华丽的光线和纯净的空气，但却没有感受到它们的存在，他享受着古老鹅毛笔画在羊皮纸上的每一笔，先前的纸页高高地堆积在圆桌之上，一块块破碎的砖石权当镇纸，故事再次随性而流，每一诗节，每一行，都闪耀着不朽之光。

塞利纳斯已经进行到诗歌最难、最激动人心的一部分，在那场景中，战争席卷过千千万万之地，整个文明被蹂躏，泰坦神的代表请求暂

时停火，要和奥林帕斯毫无幽默感的英雄们会面并谈判。在诗人想象出的浩瀚场景中，大步走过萨土恩、海伯利安、科托斯、伊阿佩托斯、俄刻阿诺斯、布里亚柔斯、密姆斯、波尔费里翁、恩克拉多斯、罗图斯，以及其他神灵——还有他们同样的泰坦姊妹，特提斯、福柏、西娅、克吕墨涅^[22]——而他们对面，就是朱庇特、阿波罗和奥林帕斯诸多同胞兄弟^[23]的阴郁面容。

塞利纳斯不知道这最宏伟史诗的结局。他苟且偷生，仅仅是想要完成这首诗……几十年来，他一直在为之努力。年轻时拜词语为师，让他获得了名望和财富，但这一切已成过眼云烟——他已经获得了不可计量的名望和财富，可它们却差一点杀死了他，并真的杀死了他的艺术——虽然他知道《诗篇》是他这时代最棒的文学作品，但他仅仅是想要完成它，亲自得知结局，将每一节、每一行、每一个字尽可能写成最完美、最透彻、最美丽的形式。

现在，他兴奋异常地写着，几乎疯癫发狂，脑中充满了希望，长久以为无法完成的诗文即将大功告成。一字一句从他古老的鹅毛笔中流淌而出，挥洒在陈旧的纸张上，一个诗节一个诗节毫不费力地跃上纸端，诗篇找到了它们自己的声音，挥毫而就，完全用不着修改，完全无须停顿来寻找灵感。不管是词语，还是那意象，诗文显露绽放，速度快得令人震惊，所揭示的东西令人惊骇，美妙得让人停止心跳。

在停战的旗帜下，萨土恩和篡位者朱庇特面对面而立，站在垂直切割的大理石谈判桌前。他们的对话壮丽而朴素，他们求生的辩论，论战的基础，创造了自修昔底德的《与米洛斯人的对话》^[24]以来最杰出的辩论。突然间，某种新出之物，某种马丁·塞利纳斯在几个小时不用缪斯的沉思中完全意想不到的东西，出现在了诗文中。两位众神之王都表现出对这第三名篡位者的恐惧，这可怕的外来势力威胁到他们各自江山

的稳固。塞利纳斯极为惊讶地注视着自己通过上千小时才塑造出来的众位人物违抗了自己的意愿，在大理石板前握手言和，结成联盟，一致抵抗.....

抵抗什么？

诗人停了下来，鹅毛笔顿在那儿，现在，他终于发现自己几乎已经无法看清纸页。他已经在半暗的状态下写了好长时间了，现在，全然的黑暗降临了。

世界再一次涌了进来，塞利纳斯恢复了神志，就像高潮后感觉的重新回归。在回归时，只有作家的重新屈临世界显得更为痛苦，荣耀的曳尾之云在感官琐事的尘世之流中迅速消散。

塞利纳斯环顾左右。巨大的餐厅一片漆黑，唯有断断续续闪烁的星光和遥远的爆炸之光钻过顶上的窗格和常春藤。身边的桌子就是一片阴影，四方三十米外的墙壁是更深的阴影，还带着沙漠蔓草的曲张之影。餐厅之外，夜风升腾，声音异常响亮，穹顶参差不齐的梁椽和裂口中的缝隙唱着一曲曲女低音和女高音独奏。

诗人叹了口气。他背包里没有手持火炬。除了水和《诗篇》，他什么也没带。他感觉到自己饥肠辘辘，胃在发脾气。那该死的布劳恩去哪里了？不过刚想到她，他就又变得相当开心起来，他很高兴那女人没有回来找他。他需要单独留在这儿完成诗作.....在这样的速度之下，用不了一天时间，也许只要一晚上就行。只要几小时，他就能了结自己的毕生之作，就能休息一会儿，欣赏小小的日常之物，处理生活的琐事。多年来，它们一直是这项无法完成的工作中，令人不快的烦扰。

马丁·塞利纳斯又叹了口气，开始把手稿塞进背包里。他得先到什

么地方找点灯光.....或者点把火，用哀王比利的古老织锦作为引火物。如果必要，他会在外面的太空站的灯火之下写诗。

塞利纳斯拿起最后几张纸和笔，转身寻找出口。

什么东西正站在漆黑的大厅中，伴他左右。

是拉米亚，他想，慰藉和失望的情绪互相缠斗。

但不是布劳恩·拉米亚。塞利纳斯注意到那畸变的形体，庞大的身躯，底下两条极长的腿，甲壳和棘刺上的星光汇演，四条手臂暗影交叠，尤其是那地狱般光亮的水晶发出的红宝石光芒，那便是眼睛所在的地方。

塞利纳斯呻吟一声，瘫坐回椅子中。“现在别来烦我！”他叫道，“快滚，你这该死的眼睛！”

高大的影子走近了些，脚步踏在冰冷的瓷地上，寂静无声。天空泛起血红能量波纹，现在，诗人可以看见包围过来的棘刺、刀刃和金属丝网了。

“不！”马丁·塞利纳斯喊道，“不行！饶了我吧！”

伯劳又走近了些。塞利纳斯的手哆嗦着，再次拿起笔，在最后一张纸空空的下缘写起字来：是时候了，马丁。

马丁盯着自己所写下的文字，压抑着疯狂傻笑的冲动。就他所知，伯劳从没和任何人.....说过话.....交流过。除了通过痛苦和死亡这对出双入对的媒介。“不！”他再次叫道，“我有工作要做。去找其他人，你这该死的怪物！”

伯劳又向前迈了一步。天空闪动着寂静的等离子弹光芒，红黄之光在怪物的水银胸脯和手臂上流淌而下，就像溅出的油彩。马丁·塞利纳斯的手又哆嗦了一下，在先前那句话下面接着写道——是时候了，马丁。

塞利纳斯把手稿抱在怀里，从桌上拿起最后几张纸，以免自己再写什么东西。他几乎朝着那幽灵噓了口气，露出了一副可怕的龇牙咧嘴的面容。

你即将和你的主子交换位置，他的手还是不由自主地在桌面上写道。

“不是现在！”诗人尖叫道，“比利已经死了！就让我完成吧。求求你了！”马丁·塞利纳斯在自己漫长又漫长的一生中从没求过别人。但他现在低声下气地乞求了。“求你了，哦，求你。就让我完成吧。”

伯劳向前走了一步。现在，它是那么近，那奇形怪状的上身已经挡住了星光，诗人隐没在它的影子之下。

不，马丁·塞利纳斯写下了这个字，伯劳伸出那无限长的胳膊，无尽锋利的手指刺穿了诗人的手臂，直入骨髓。手中的笔掉落在地上。

马丁尖叫着，他从餐厅穹顶下被拉了出来。他尖叫着，看见脚底下的沙丘，听见自己尖叫声下的流沙声，看见从山谷中矗立起来的那棵树。

那棵树比整个山谷还要大，比朝圣者穿越的山岭还要高；上部枝干似乎探进了天穹之中。这棵树由钢和铬所制，树枝都是棘刺和荨麻。在那些棘刺上，许许多多人在挣扎、在扭动——成千上万。渐暗的天空发

出红色之光，塞利纳斯虽然痛苦异常，但还是集中起精神，并发现自己认出了几个人影。那是一具具躯体，不是什么魂灵或者其他抽象之物，他们显然正忍受着痛苦的生命折磨。

很有必要，塞利纳斯在伯劳冷冰冰的胸脯上写道。鲜血在水银和沙子之上滴流。

“不！”诗人尖叫道。他紧握双拳，捶打着解剖刀和金属丝网。他又推又拉又扭，但怪物把他抱得更紧了，把他拉到自己的刀刃之上，就好像他是只正在装裱的蝴蝶，一只别住的标本。但是，让塞利纳斯发狂的并不是那无可想象的痛苦，而是无可挽回的失落感。他几乎就要完成了。他几乎已经完成了！

“不！”马丁·塞利纳斯尖叫，越发狂野地扭动起来，直到一大摊喷溅而出的鲜血和尖叫的下流话充塞了整个空间。伯劳带着他朝等待着的荆棘树走去。

死寂之城中，尖叫声回荡了一分钟，渐弱渐远。随后一片寂静，偶尔会有重返巢穴的鸽子打破沉寂，它们落入分崩离析的穹顶和塔楼，发出柔和的翅膀扑动之声。

风骤起，拍打着松松散散的有机玻璃窗格和炉墙，吹动柔脆的叶子穿过干涸的喷泉，透过破裂的穹顶窗格穿了进去，平静的旋风将手稿纸卷起，有些纸偷偷开溜，被吹进寂静的院子、空空荡荡的走道和塌陷的沟渠之中。

过了一会儿，风停了，然后诗人之城中，一切都不再动了。

布劳恩·拉米亚发现，自己原本打算的四小时步行成了十小时的噩梦。他们先是绕路去了废城，然后作了艰难的抉择，留下了塞利纳斯。她并不愿意留诗人单独待在那里；只是她既不想强迫他继续前进，也不想浪费时间回一趟墓群。而现在的状况是，沿着山脊绕行就已经花了她一个小时。

穿越最后的沙丘和岩石密布的戈壁极其单调沉闷，令人疲乏不堪。抵达丘陵地带时，已是临近傍晚，要塞已经没入了阴影。

四十小时前走下要塞那六百六十一级石阶的时候，步履还轻松无比，而攀登，即便对于她在卢瑟斯锤炼出的肌肉也是个考验。她一路攀登，空气逐渐变得清凉，景象也越来越壮观，直到最后，她已经爬上距丘陵四百米的高度，她不再出汗，光阴冢山谷再次尽收眼底。从这个角度只能看见水晶独碑的顶部，那也是因为有光芒在无规则地闪烁。她在那停了一会儿，确保闪光不是在传递信息，但光芒没有规律可循，只是破碎的独碑上晃荡的水晶残片在闪耀光芒。

眼前是最后的一百级阶梯。拉米亚再次试了试通信志。交流频道上还是平日里杂乱的信号和毫无意义的声音，大概是被时间潮汐扭曲了。那东西可以扭曲一切，除了最近距离的电磁交流。通信激光器或许有

用.....似乎还可以经由领事古老的通信志转继.....但眼下卡萨德已经失踪，除了领事的那个机器外，他们没有别的通信激光器。拉米亚耸耸肩，开始攀爬最后的台阶。

时间要塞是哀王比利的机器人修建的——它不是真正的要塞，而是作为行宫、客栈和艺术家的避暑胜地。自诗人之城疏散之后，这个地方已经空旷了一个多世纪，只有那些最为勇敢的冒险家才会莅临于此。

伯劳的威慑逐渐减弱后，观光者和朝圣者才开始利用这个地方，最终伯劳教会将此地重新开张，作为每年一度伯劳朝圣必要的驿站。据传闻说，它有些房间雕刻在山脉最深处，或是最难以接近的塔顶，那些都是神秘仪式的举行地，为那个被伯劳信徒们称作化身的生物奉上精心策划的祭祀。

随着光阴冢即将打开，凶猛而毫无规律的时间潮汐与北部区域的疏散，时间要塞再度陷入沉寂。现在，布劳恩·拉米亚返回到此地的时候，此地也同样门可罗雀。

拉米亚到达底层的时候，沙漠与死寂之城依然沐浴在阳光下，但要塞已经暮霭沉沉，她休息了片刻，从最小的背包里取出手电，走进迷宫。走廊很昏暗。两天前他们在这里的短歇期间，卡萨德搜寻过四周，宣布所有的动力能源统统不管用了——太阳能转换器七零八落，聚变电池碎得一塌糊涂，甚至连备用电池都坏掉了，在地窖附近散落一地。拉米亚走上六百六十级台阶的时候，怒视着升降机舱僵死在它们生锈的垂直轨道上，她把这景象琢磨了好几十次。

宽阔些的大厅是为宴席与集会设计的，现在仍和他们离开时一模一样.....人们逃离宴会时遗留的残羹剩饭已化成了灰，到处都是惊慌逃窜

的痕迹。没有尸体，但是墙上和挂毯上变得棕褐的条纹显示，这样的暴行应该发生在仅仅几周以前。

拉米亚没有理会这一片狼藉，没有理会那些凶兆——巨大的、长着恶心人脸的黑鸟——从中央餐厅起飞，没有理会自身的劳累，她爬了好几层楼，终于到达之前扎营的储藏室。楼梯变得难以言状的狭窄，苍白的光芒透过彩色玻璃投下惨淡的色彩。窗格上卡有怪兽状的笕嘴窥视着屋里，玻璃被打得粉碎甚或震落，像是在进来的途中被冻结了。一阵冷风从笼头山脉积雪地段吹来，拉米亚晒伤的皮肉又瑟瑟发抖起来。

背包和额外的随身物品还在他们当初留下的地方，就在中央卧室上方高处的狭小储藏室里。拉米亚检查了一下，确认房间里一部分盒子和板条箱里装着不易腐败的食物，然后走上狭小的阳台，雷纳·霍伊特曾在这里弹奏过巴拉莱卡琴，那仅仅是几十小时以前——却已成了千古绝唱。

高峰的阴影蔓延过几公里的沙地，几乎快抵达废城。在傍晚的霞光中，光阴冢山谷与乱七八糟的荒地顶上依然一副憔悴的模样，岩石和低矮的石头阵投下杂乱无章的影子。站在这里，拉米亚看不到墓群在哪儿，尽管独碑依然偶尔爆发出一点光芒。她再次试了试通信志，它还是只给她静电噪音和混沌的背景杂声，她骂了一句，走向房间拣选补给打包。

她带了四包必需品，用流沫和成型纤维塑料包装好。要塞有水——高山顶上的融雪水，经过水槽导流下来，那种技术不可能出故障——她把身上带的所有瓶子都灌满了，找了找还有没有多余的瓶子。水是他们最需要的。她咒骂塞利纳斯竟不和她一起来；那个老家伙至少可以提六七瓶水。

准备离开的时候，她听到了些许响动。大厅里有东西，就在她和楼梯之间。拉米亚拉起最后的背包，从腰带中抽出父亲的自动手枪，慢慢走下楼梯。

里面空无一物；那些大黑鸟也没有回来。沉重的挂毯被风掀起，就像那片狼藉的食物与餐具上头飘着的腐烂三角旗。远处的墙上，靠着一个硕大的伯劳的面部雕塑，全部由自由漂移的铬和钢铁组成，迎着微风慢慢旋转。

拉米亚侧身缓缓走过这个地方，每隔几秒，便转一次身，以免背对同一个黑暗角落太久。突然，一声惨叫让她定在了那里。

那不是人类的惨叫。那哀泣声调是超声波乃至更高频，听得拉米亚牙齿发酸，她用发白的手指紧紧抓住手枪。那声音又戛然而止，犹如唱针被突然从唱片上拨了起来。

拉米亚望见了声音的传来之地。宴会餐桌之上，雕像之上，六面巨大的彩绘玻璃窗之下，渐逝的天光从暗淡颜色中流出的地方，有一扇小门。声音在四周回荡着传出，就像是在逃离遥远深处的某座地牢或地下室。

布劳恩·拉米亚有些好奇。她的整个生命都是在与超乎常人的好奇心搏斗，而最终她选择了已被荒废却有时充满趣味的职业——私人侦探。不止一次，她的好奇心曾让她陷入了尴尬或麻烦的境地，甚至两者兼有。更多的情况下，她的好奇心得到了鲜为人知的学识作为报偿。

但这次没有。

拉米亚是来寻找急需的食物和水的。不可能有其他人来过这里……

那三个年长的人不可能比她先到，尽管她还绕路去了趟废城……而另外的任何东西和任何人都不值得她关心。

卡萨德？这念头刚一冒出来就被她压了下去。那声音不可能发自军部上校的喉咙。

布劳恩·拉米亚从门边慢慢退后，手枪蓄势待发，她找到去主层的楼梯，小心地走了下去，走进每一间屋，在搬动着七十公斤货物和十几瓶水的情况下尽可能地蹑手蹑脚走着。她从底层一片失去光泽的玻璃上瞥见了——矮小结实的身体泰然自若，举起的手枪旋转着，一大堆沉重的背包在背上和宽带子上荡来晃去，瓶子和饭盒一同叮当作响。

拉米亚觉得这一点都不好玩。她走出最底层，走进清凉稀薄的空气，准备再次走下阶梯的时候，终于松了一口气。她不再需要手电——傍晚的天空突然覆满了低云，向星球上洒下一片粉红琥珀相间的光芒，甚至连要塞和脚下的丘陵地带都被这充足的光芒照亮。

她两步两步地跨下陡峭的楼梯，还没走到半路，强壮有力的肌肉就开始疼痛。她没有收起枪，而且保持射击准备，以防有东西会从上头下来，或是从岩石面上的孔洞里钻出。快到底部了，她一步步走下楼梯，抬头朝半公里之上的塔楼和露台望了一眼。

岩石正在朝她坠落。不止是岩石，她意识到，还有笕嘴也从它们古老的栖身地上被拔出，正随石块一起翻落，黄昏的光芒照亮了它们恶魔般的脸。拉米亚撒腿就跑，背包和瓶子晃荡着，她意识到，已经来不及在这些碎片落地之前抵达安全区域，于是一头奔向两块互相倚靠的岩石之间。

身上的背包让她完全挤不进那条缝隙，她挣扎着，松开带子，听到

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响声，意识到那是第一波岩石砸在她的身后，跳飞到头顶上的声音。拉米亚又推又拉，力量大得撕裂了皮革，扯断了纤维塑料，最后终于挤到了岩石下面，把背包和水壶朝自己拉近，同时决定不回要塞了。

如脑袋和拳头般大小的岩石往她四周乱砸。一个石妖破烂的头颅弹过，砸碎了不到三米远外的一颗小石头。过了一会儿，空气中充满了导弹味，一些大的石头在头顶的岩石上砸得稀烂，等这轮石崩过去，就剩下第二轮坠落中小石头的轻拍声。

拉米亚弯下身，把背包托进安全的地方，这时，一块通信志大小的石头从外面的石头表面弹起，几乎是水平地朝她的藏身处——在两块岩石搭就的小洞穴里弹了两下，然后击中了她的太阳穴。

拉米亚如老人般呻吟着醒来，头痛欲裂。外面已经完全入夜，遥远的遭遇战发出的亮光穿过头顶的条条裂缝，照亮了藏身地的内部。她伸出手指摸摸太阳穴，发现血已经沿着脸颊和脖子结成了硬块。

她爬出缝隙，挣扎着爬过外面滚来滚去的新落下的岩石，坐了一会儿，她低下头，抑制住想要呕吐的冲动。

她的背包完好无损，只有一个水壶打碎了。她找到了手枪，就在之前丢下它的地方，那块小空地竟没有杂乱的岩石碎块。她脚下露出地面的岩层在这短暂石崩的暴力冲刷中，已经留下了伤疤和条条划痕。

拉米亚查询了一下通信志。时间只过去了不到一小时。在她昏迷不醒的时候，没有东西下来带走她，或者切断她的喉咙。她朝城墙和楼台

望了最后一眼，现在它们都远在头顶之上，看不见了。她拖出食物，快步走下险恶的石头小径。

她绕路去废城边缘的时候，马丁·塞利纳斯并不在那里。不知怎的，她本来就没指望他会在那儿，虽然她希望他是等得倦怠了，决定自己走几公里回山谷。

放下背包，把水壶放到地上，休息一会儿，这想法给她强烈的诱惑。她把小小的自动手枪握在手里，走进废城街道。爆炸的光芒足以引领她前进。

诗人没有回答她回音不断的呼喊，虽然上百只拉米亚不认识的小鸟扑棱棱飞向空中，黑暗中它们的羽翼很白。她走进哀王古老宫殿的底层，往楼梯上大喊，甚至还开了一枪，但还是找不到塞利纳斯的人影。她走进匍匐藤蔓杂乱丛生的墙面下的庭院，呼喊着他的名字，寻找他曾经来过的蛛纱马迹。途中她看见一座喷泉，于是想起了诗人的故事里，哀王比利失踪的那一夜，他是被伯劳带走了，但喷泉也不止一座，她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这座。

拉米亚走过七零八落的穹顶下的中央餐厅，那间屋子布满了阴影。突然传来一个声音，她转身，做好准备开枪的架势，但那不过是一片叶子或古老的纸片被吹过了陶瓷地面。

她叹了口气，离开城市，轻松地走着，尽管连日来没有休息，已经疲乏不堪。通信志上的请求没有收到回应，她感觉到时间潮汐那幻觉记忆的拉扯，因而毫不惊诧。如果马丁回了山谷，他的足迹也早已经被夜风吹散了。

墓群又在发光。甚至在抵达山谷入口那开阔的山鞍之前，拉米亚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光线并不明亮——和头顶那无声的狂暴光线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但是地面的每一座坟墓似乎都流泻出惨白的光芒，像是在释放漫长的白天里蓄积的能量。

拉米亚站在山谷前端，大声呼喊，告知索尔和其他人她回来了。如果最后的几百米有人来搭个帮手，她是不会拒绝的。拉米亚后背生疼，背带勒进肉里，她的衬衫浸满了鲜血。

没有人回应她的呼喊。

她慢慢爬上通往狮身人面像的台阶，把食物放在宽阔的石质门廊上，摸索着手电，感觉到筋疲力尽。里面很黑。他们曾经过夜的房间里，睡袍和背包四散凌乱。拉米亚呼喊着，等到回音消逝，再次将手电扫过房间。一切如常。不，等等，有什么东西不对劲。她闭上眼，回忆着那天早上的这间屋子。

莫比斯立方体不见了。海特·马斯蒂恩留在风力运输船上的那个古怪的封印能量的匣子不在角落里了。拉米亚耸耸肩，走出门外。

伯劳正等着她。它就站在门外。怪物比她想象的要高，站在面前，犹如一座铁塔。

拉米亚一步步走出房间，慢慢撤退，压抑着要对着怪物尖叫的冲动。手中高举的手枪看起来渺小而了无用处。一不小心，手电就掉到了石质地面上。

怪物竖起头看着她。那多面之眼后的某处搏动着红光，身体的棱角和刀刃反射着上头的光芒。

“你这杂种，”拉米亚说道，声调平静，“他们在哪儿？你对索尔和那个婴孩做了什么？其他人在哪儿？”

怪物朝另一个方向竖起脑袋。那张脸完全是个异种，拉米亚从中看不出任何表情。那肢体语言表达的，只有威胁。钢铁手指咔嚓一声打开，如同折叠式解剖刀。

拉米亚朝它的脸开了四枪，重级十六毫米子弹连续射出，哀鸣着偏入了夜空。

“我不是来这里找死的，你这狗娘养的金属怪。”拉米亚一面说，一面瞄准，连发了十多发子弹，发发击中要害。

火花四溅。伯劳猛地扯直脑袋，似乎在倾听什么遥远的声音。

它不见了。

拉米亚大口喘气，伏下，转身四顾。什么都没有。天空平静下来，山谷地面闪耀着星光。阴影厚重如墨，变得遥远。就连风都消失了。

布劳恩·拉米亚摇摇晃晃地走向背包堆，坐在最大的那个上面，试图将心跳降到普通速率。她很奇怪，自己竟没有感到害怕……不完全是这样……但她的身体确实充满了肾上腺素。

她依然把手枪握在手里，子弹筒里还有十多发子弹，推进器动力充足，她拿起一瓶水，大喝了一口。

伯劳突然出现在她身边。一瞬间降临此地，无声无息。

拉米亚放下瓶子，扭过身子，操起手枪。

她还不如从刚才起就慢慢地行动。伯劳伸出右手，那如缝衣针般长的指刃闪耀着光芒，一根指尖滑到她耳后，摸到头骨，一下刺入她的头颅，毫无摩擦，毫无痛苦，只有被刺穿时冰冷的感觉。

费德曼·卡萨德上校迈进入口的时候，以为会来到什么陌生的地方，结果却看到了愚顽战争的群魔乱舞。莫尼塔走在他前面。伯劳在一旁护送，指刃陷入卡萨德的上臂。他穿过略微有些刺痛的能量幕，莫尼塔在那儿等他，伯劳却不见了。

卡萨德立即认出了他们所处的这个地方。从低矮的山峰望去，正是约两个世纪前哀王比利下令为自己雕刻肖像的选址之处。峰顶的平台空无一人，除了依然还在闷烧的逆空导弹防御炮。从花岗岩表面的光滑程度和依然冒着泡沫的熔化金属看，卡萨德猜测炮弹应该是从轨道上发射下来的。

莫尼塔走向悬崖边缘，来到哀王比利那粗大的眉毛上方，卡萨德也过去同她站在一起。从这里可以望见河谷、城市、西方十公里外的空港高地，战况一目了然。

海伯利安的首都在燃烧。而旧城部分，杰克镇，俨然一幅风暴大火的微型画，郊区点缀着一百堆小火，一线沿着公路排列到机场，如同精心布置的烽火信号。甚至连霍利河都燃烧了起来，一股油火在陈旧的码头和仓库下蔓延。卡萨德看见火焰中耸立着一座古老教堂的尖塔。他立即开始寻找西塞罗，但酒吧已被河流上游的烟雾和火焰淹没。

山丘和山谷都是一片混乱的繁忙景象，犹如一座蚁丘被巨人一脚踢成了两半。卡萨德看见公路被人流阻塞，成千上万的人正在逃离战争，行进速度比真正的河流要慢得多。闪耀的固体大炮和能量武器一直蔓延到地平线，照亮了头顶的低云。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一架飞行器——军用掠行艇或登陆飞船——从空港附近的滚滚浓烟或是南北方那植被茵茵的山丘升起，接着空中立即会画满一条条不连续光束，然后飞行器一头坠落，拖曳着一尾黑烟柱和橘色火焰。

气垫船像水生甲虫一样掠过河流，在船只、游艇和其他气垫船那燃烧的残骸间躲闪。卡萨德注意到唯一的公路桥梁已经垮塌，甚至连混凝土与石质桥墩都在燃烧。战斗的激光和地狱鞭光束在浓烟中闪现；还能看见杀伤性导弹，如一颗白色的斑点在眼前倏忽而过，留下一条条尾波，泛起涟漪的过热空气。他和莫尼塔望着这一切，一声爆炸在空港附近响起，蘑菇云火焰升腾入天空。

——但愿不是核弹，他想。

——不是。

覆盖住双眼的拟肤束装就像经过极度改良的军部护目镜，卡萨德放大焦倍，细看河流对岸西北方五公里外的山丘。军部海军朝峰顶大步奔跑，有些已经降落，用锥型挖掘炸药挖散兵坑。他们都激活了束装，伪装聚合体无懈可击，热信号是最小限度，但卡萨德还是可以毫不费劲地看见他们。要是他动动念头，连这些人长什么样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战术指挥和密光频道低声在他耳边说着什么。他从中听出了人们兴奋的叽哩哇啦和不经意的下流粗话，数不尽的人类世代里，战争必会有这些东西，挥之不去。上千部队从空港和集结地驱散，正在挖一个圆

圈，它的圆周距城市二十千米，轮辐精心计划过射程和完全摧毁矢量。

——他们以为快被侵略了，卡萨德交流道，回味着那种方式，不止是心中默念，却又不及心灵感应。

莫尼塔举起水银般的手臂，指向天空。

高空覆满阴云，至少达两千米厚，它先是被一架笨重的飞船穿透，然后又出现了十多架，随后几秒内，又降下上百个物体，景象令人震惊。它们大多数都被伪装聚合体和编码背景密蔽场隐藏起来，但卡萨德还是毫不费劲地看穿了它们。聚合体下，那泛着古铜色光泽的灰白外表上，微妙的字迹里有着微弱的斑纹，他据此辨认出这是驱逐者。有些稍大的飞行器显然是登陆飞船，它们蓝色的等离子尾迹清晰入眼，但其余的就慢慢降入悬浮场那涟漪层层空气，卡萨德注意到驱逐者侵略军需筒那粗笨的规模和形状，有些毫无疑问装载着供给与炮火，但许多显然是空的，是用来诱骗地面防御的圈套。

一瞬间过去，云顶又被打破，好几千自由落体的斑点像冰雹一样砸下来。驱逐者步兵团落过军需筒和登陆飞船，等待着张开悬浮场和翼伞的最后一秒。

不论军部司令是谁，都必须遵循纪律——不管是他，还是他的部下，都不能违反。地面炮兵连和围绕城市部署的上千海军陆战队毅然放弃了登陆飞船与军需筒这些易受打击的目标，等待着空降部队制动装置的展开……它们有些只比树梢略高。那一刻，激光闪耀着穿越浓烟，导弹爆炸，空气中充满了上千条微光和烟尘轨迹。

乍眼望去，这已造成了全然的打击，足以阻止任何可能的攻击，但卡萨德快速扫视一遍，发现至少有百分之四十的驱逐者已经登陆——足

以开展对任何星球的第一轮攻击。

一个五人翼伞兵小队转弯朝他和莫尼塔驻足的山峰飞来。山麓小丘射出光束，其中两人燃烧着滚下，另一人慌忙螺旋下落，躲避下一轮攻击，最后的两人乘上东边刮来的微风，旋转着飞向身下的森林。

卡萨德的五感现在全数开动，他闻到电离空气、无烟火药、固体推进剂的味道；烟雾和等离子爆炸那隐隐的酸味让他不由得张开鼻孔；城里的某处，警报呼号着，微风送来轻武器开火和树木燃烧的噼啪声；无线电与被截听的密光频道喋喋不休；火焰照亮了山谷，激光矛闪耀着，像探照灯穿透云层。他们身下一公里，山麓森林渐变成草原的边缘地带，一队队霸主海军陆战队员正在和驱逐者空降部队近身肉搏，叫喊声声声入耳。

费德曼·卡萨德痴迷地望着这一切，这感觉他只在爱静阁法国骑兵冲锋的刺激模拟中感受过。

——这不是模拟吧？

——不是，莫尼塔回答道。

——是现在发生的事？

他身边的银色幻影昂起头来。现在是指什么时候？

——就是我们在光阴冢山谷……相遇……不久。

——不是。

——那么是未来？

——对。

——但是，是很近的未来？

——对。自你和你的朋友抵达山谷后第五天。

卡萨德疑惑地摇摇头。如果莫尼塔可以信任，那么他已经到了未来。

她转身面对着他，脸上反射着火焰与多重的光芒。你想加入战斗吗？

——与驱逐者搏斗？他抱起双臂，用新的热情凝视着一切。他已经对这奇异拟肤束装的战斗能力有了大致的了解。他完全可以单手扭转战斗的局势……极可能毁灭那已经降落到地面的几千驱逐者。不，他向她发送道，不是现在。还不到时候。

——大哀之君相信你是个勇士。

卡萨德再次转身看着她。他有点好奇，她为什么会给伯劳这样一个冗长呆板的头衔。大哀之君，哀个狗屁，他发送道。除非它想和我战斗。

漫长的一分钟里，莫尼塔一动不动，犹如风积山顶上的一座水银雕像。

——你真的想和他战斗吗？她最后发送道。

——我来海伯利安就是为了杀它。还有你。只要你们有人同意，我随时奉陪。

——你还是相信我是你的敌人？

卡萨德记起了她在墓群对他的攻击，现在他感觉到，其实自己心里准予了这一行为，心里默默渴望着再度与这个不可思议的女人成为情人，不再觉得意志受到强暴。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

——最开始我是受害者，就跟大多数人一样，莫尼塔发送道，她的视线回到山谷。然后，在我们遥远的未来，我目睹了大哀之君被铸造……必须被铸造……的原因，然后我就成了它的同伴和监管人。

——监管人？

——我监管着时间潮汐，修整机械，保证大哀之君不会提前苏醒。

——这么说，你能控制它？想到这一点，卡萨德的脉搏变得急促了。

——不能。

——那么，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能够控制它？

——只有在和它的决斗中战胜它的人。

——谁战胜过它？

——还没有过，莫尼塔发送道。不论是在你的将来，还是过去。

——很多人尝试过吧？

——数以百万计。

——他们全都死了？

——有的比死还糟。

卡萨德吸了口气。你知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同它决斗？

——会有的。

卡萨德徐徐吐气。没有人战胜过它。他的将来就是她的过去……她一直在那里生活……她和他一样望过那可怕的荆棘树，看见上面熟悉的脸庞，一如他在认识马丁·塞利纳斯的多年以前，就曾见过他被刺穿在那里，在奋力挣扎。卡萨德转身背对着脚下山谷里的战斗。我们现在可以去找它吗？我要向它挑战，一对一决斗。

莫尼塔沉默地看了一会儿他的脸。卡萨德看见自己水银般的面容倒映在她的脸上。她没有回答，而是转过身，轻抚空气，唤出了传送门。

卡萨德迈步向前，率先跨进入口。

悦石直接传送至政府大楼，领着利·亨特与另外六七名当班助理昂然走进战术指挥中心。屋子里熙熙攘攘：莫泊阁、辛格、范希特，还有一大群军队代表挤在里面。然而悦石注意到，年轻的海军英雄李指挥官却不在场；大部分内阁大臣都在，包括国防部的阿兰·伊本，外交部的加利安·佩索夫，还有经济部的巴比·丹-基迪斯；甚至悦石到场之后，还有议员在不断涌入，其中有些人看起来似乎刚被叫醒。椭圆会议桌的“权力曲线”依次坐着各位议员，来自卢瑟斯的科尔谢夫，来自复兴之矢的李秀，来自北岛的罗恩奎斯特，来自富士星的柿沼，来自天龙星七号的撒本斯多拉芬，来自天津四丙的彼得斯；最下端的位子坐着普罗·特恩·登齐尔-希亚特-阿明总统，他的脸上挂着困惑不解的表情，光秃秃的头皮在顶上聚光灯的照耀下闪闪发光，而与他地位职务不相上下的年轻同僚，全局发言人吉本斯则端坐在座位边缘，双手摆在膝上，那姿势像是在研究怎样泰然自若地蕴集能量。阿尔贝都顾问的投影坐在悦石空椅子的正对面。悦石风风火火地走过走廊的时候，所有人都站了起来，等她坐下，并示意各自就座后，大家才落座。

“说吧。”她开口道。

莫泊阁将军起立，对一名下属点点头，于是灯光暗淡下去，全息像浮现出来。

“先别管图像！”悦石厉声叫道，“直接说。”

全息像隐去，灯光又重新打开。莫泊阁看起来被吓得不轻，微微有些失魂落魄。他垂下脑袋，盯着自己的激光指示棒，朝它皱皱眉，然后把它丢进口袋。“执行官女士，各位议员、大臣、总统、发言人、尊敬的各位……”莫泊阁清了清喉咙，“驱逐者成功发动了一场毁灭性的奇袭。他们的作战游群正在向六七颗环网星球迫近。”

议室里涌起一阵骚乱，迅速淹没了他的声音。“环网星球！”不少人大叫出声。发出这些呼喊的人有政治家，有部长，还有执行机构的官员。

“安静，”悦石命令道，于是众人闭了口，“将军，此前你向我们保证，任何敌对势力距离环网都至少有五年之远。怎么可能，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动？”

将军直视着首席执行官。“执行官大人，就我们目前所知，所有的霍金驱动尾波都只是圈套。游群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撤下了驱动器，并朝着目标以亚光速行驶……”

激动的窃窃私语又淹没了他的声音。

“继续。将军。”悦石说道，吵嚷声再次息减。

“以亚光速速率来推断……一部分游群应该已经以这种状态航行了五十标准年，或许更久……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探测到他们。这完全不是出于失误——”

“哪些星球有危险，将军？”悦石问。她的声调很低，很平静。

莫泊阁朝空寂的空气瞥了一眼，似乎想在那里寻找什么影像，然后又把目光投回会议桌。双手紧握成拳。“眼下，我们的情报是基于聚变驱动可视观测仪的结果，以及他们转用霍金驱动时我方的发现。这些数据显示，在即将到来的十五到七十二小时内，第一波袭击会到达天国之门、神林、无限极海、阿斯奎斯、伊克塞翁、青岛-西双版纳、艾科提恩、巴纳之域，以及潭蓓。”

这一次，没有人喝止骚动。悦石任由人们的叫喊和呼叹持续了几分钟，之后，她扬起手，控制住整个形势。

科尔谢夫议员站起身。“这该死的一切究竟怎么可能发生？将军，你不是向我们绝对保证过吗？！”

莫泊阁坚守着阵地，声音里没有任何针对他的愤怒。“我的确保证过，议员，但当时的保证是基于错误的数据。我们错了。我们的推断有误。我现在马上就向执行官大人辞职……与其他所有联合首长一起。”

“辞你妈的职！”科尔谢夫大吼，“不把这一切解决好，我们还不如在远距传输器的悬梁上吊死。问题在于——你们到底采取了什么行动来应对这次侵略？”

“加布里尔，”悦石轻声说，“请坐下。那正是我的下一个问题。将军、元帅，我想你们已经签发了保卫各大星球的命令？”

辛格元帅起身，站到莫泊阁身旁。“执行官大人，我们已经竭尽全力。很不幸，在受到第一波侵袭威胁的星球中，只有阿斯奎斯驻有一支军部特遣队。虽然其余也可以受到舰队保护——它们全数拥有远距传输能力——但舰队不能过于分散，因为力量受到削弱反而不能兼顾所有。并且，很不幸的是……”辛格顿了顿，然后提高声音，以盖过越来越大

的嘈杂之声，“并且，很不幸的是，战略预留队已被调往海伯利安实施增援，并已开始战略转移。我们投入到这次重新部署的两百艘舰船中，大约百分之六十都远离环网外围的积极防守位置，它们要么已被远距传输至海伯利安星系，要么被传送到了集结地。”

梅伊娜·悦石揉揉脸，意识到自己还穿着披肩，只是把排扰领口垂了下来。于是她解开扣子，把它丢到椅背上。“元帅，你是说，那些星球没有防御力，而且没办法让我们的舰队及时掉头回来。是这样吗？”

辛格立正站定，身体就跟面临死刑的人一样笔直僵硬。“是这样，执行官大人。”

“还有补救措施吗？”人声重又鼎沸，她不得不大喊道。

莫泊阁向前跨了一步。“我们正在运用民用远距传输矩阵，尽可能将军部陆海军队传送至这些受威胁的星球，同时给它们配备光炮和地对空防御。”

国防部长伊本清了清嗓子。“这和没有舰队防御几乎没什么两样。”

悦石向莫泊阁投去一瞥。

“说得没错，”将军道，“我们的军力至多能在执行疏散计划的时候，提供后卫保障……”

李秀议员站起身来。“疏散计划！将军，昨天你还说从海伯利安疏散两三百万居民是不切实际的。现在，你的意思是不是，我们可以在受到驱逐者入侵军队的干预之前，成功疏散——”她顿了片刻，查了下通信志植入物，“——七十亿人民？”

“并非如此，”莫泊阁说，“但是，我们可以牺牲一部分舰队来挽救一些……一些特级官员。第一家族、社会及工业界领袖等等，对军事后勤建设必不可少的人物。”

“将军，”悦石说道，“昨天我们将即刻传送特权授予了派遣至海伯利安的增援舰队军部，这是否会和今天的重新部署有冲突？”

海军的范希特将军站起身来。“的确，执行官女士。在作出决定后一个小时内，部队就马上被传送到相应的传送点待命。上万派定部队中，将近三分之二已于——”他瞥了眼古老的计时器，“——标准时间五时三十分，大约二十分钟之前，传送到了海伯利安星系。现在，他们必须先回到海伯利安星系集结地，才能得以返回环网，这至少还需要八到十五小时。”

“军部在全网还有多少部队可供调用？”悦石问。她伸出一个指节，紧挨着下唇。

莫泊阁吸了口气。“大约三万，执行官女士。”

科尔谢夫议员一掌拍在桌子上。“这么说，环网机动部队已经弹尽粮绝，作战空舰已经一艘不剩，连军部陆军都耗去了大半。”

这不是个问题，莫泊阁也没有回答。

来自巴纳之域的费尔德斯坦议员站起身。“执行官女士，我所在的星球……刚才提到的所有星球……都必须得到警告。如果你没有准备好紧急通知，那由我来办。”

悦石点点头。“会议结束之后，我立即宣布受侵，桃乐茜。我们将给你的选区提供所有的媒体联络帮助。”

“还媒体，见鬼，”矮小的黑发女人说道，“等这里一散会，我立马就传送回家。不管什么样的命运降临到巴纳之域头上，我都应该回去一同承受。女士们先生们，如果消息属实，我们都不如在悬梁上吊死。”费尔德斯坦在一阵窃窃私语声中坐下了。

发言人吉本斯站起身，等大家安静下来才发话。他说起话来，就像一根绷紧的绳子在发声。“将军，你所说的第一波……是为慎重起见使用的军事术语，还是说，你有情报，今后还会有好几波入侵？如果这样的话，下几波又会涉及哪些环网与保护体星球？”

莫泊阁紧握双手，又慢慢松开。他再次朝空寂的空气瞥了一眼，然后转向悦石。“执行官大人，我只使用一张图表，可以吗？”

悦石点头同意。

全息像和军部在奥林帕斯简报中用的一样——霸主用金色表示，保护体星球是绿色，驱逐者游群的航线用红色线条加蓝色偏移尾迹，霸主舰队的部署是橘黄色——完全一目了然，红色航线从他们原先的航道远远偏离，刺入海伯利安的太空，如同尖端沾血的长矛。橘色火点现在全部集中在海伯利安星系，密布重叠，还有些沿远距传输路线排成长列，如同链条上的颗颗串珠。

看到这些，那些有军事经验的议员都倒吸一口凉气。

“我们已知的十几个游群，”莫泊阁说道，他的声音依然缺乏力度，“似乎都被调往环网展开侵略。其中有几个已经分裂成数个攻击团。第二波侵略预定在第一波攻击完成后一百到两百五十小时之内到达，我们在这里对它们的航线作了标示。”

议室里鸦雀无声。悦石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屏住了呼吸。

“第二波袭击目标包括——希伯伦，距现在一百小时；复兴之矢，一百一十小时，复兴之二，一百一十二小时；北岛，一百二十七小时；茂伊约，一百三十小时；塔里娅，一百四十三小时；天津四丙与天津四丁，一百五十小时；天龙星七号，一百六十九小时；自由岛，一百七十小时；新地，一百九十三小时；富士星，两百零四小时；新麦加，两百零五小时；佩森、阿马加斯特、自由星，两百二十一小时；卢瑟斯，两百三十小时；最后是鲸迹中心，两百五十小时。”

全息像逐渐褪去。沉默蔓延。莫泊阁将军说道：“我们估计，第一波游群在首次侵略之后将会有次要目标，但运用霍金驱动航行的传送时间应该和环网标准时间债等同，从九周到三年不等。”他后退了一步，以稍息阅兵的姿势站着。

“老天。”坐在悦石身后几排的人长叹道。

首席执行官揉了揉下唇。为了将人类从她认为是永恒的奴役中……或者更可怕的是，永恒的灭绝中……拯救出来，她已经做好准备，要打开前门面对恶狼，同时将大部分老百姓的家庭藏在楼上，安全地关在紧锁的门后。可是现在，末日已然降临，狼群正从每一扇门窗涌入。在审判面前，她几乎要放声大笑，竟然以为自己可以将混沌从牢笼中放出并加以控制，如此愚蠢真是无人能及。

“首先，”她说，“不允许引咎，不允许辞职，除非得到我的授权。的确，此届政府很有可能垮台……的确，此任内阁的成员，包括我自己……正如加布里尔所说，都该在悬梁上吊死。但同时，我们乃是霸主的政府，理应担当起自己的角色。

“其次，一个小时后，我会再次召见在场所有人，以及议会其他委员会代表，我们来一同讨论我将在八时整向环网作的演说。届时欢迎大家提出宝贵意见。

“再次，我特此命令在此集会的军部领袖，在全霸主范围上下，尽一切所能，保卫环网与保护体公民的人身与财产安全，并授权他们在必要时使用非常规手段。将军、元帅，我希望所有部队在十小时内传送回受威胁的环网星球。不论采取什么方法，这一点必须做到。

“第四，在演说完毕之后，我将召集议会与全局全体成员进行集会。届时，我会宣布人类霸主与驱逐者各民族之间处于战争状态。加布里尔、桃乐茜、托恩、璵子.....你们所有人.....在接下来的几小时里会相当繁忙。请各自准备好向你们的故星发表的演说，但别忘了投票。我希望得到议会全体人员一致的支持。吉本斯发言人，我只要求你在全局辩论中对我们进行有利的引导。在今天十二时整，我们必须收到全局全员的赞成票。别出任何意外。

“第五，我们将疏散受到第一波威胁的星球的公民。”悦石举起一只手，抑止了众专家的异议与辩解。“在余下的时间里，我们将尽可能让每一个人撤离。佩索夫、伊本、丹-基迪斯部长，以及环网交通部部长克朗龙，请你们建立疏散调协委员会，打好头阵，今天十三时整以前，务必将详细报告与行动时间的安排递交给我。军部与环网安全局负责监督协调人群并保障远距传输能力。

“最后，我希望阿尔贝都顾问、科尔谢夫议员和发言人吉本斯三分钟后来我的私人会议室见我。还有谁有什么问题吗？”

震惊的脸孔面面相觑。

悦石起身。“诸位好运，”她说，“赶快行动。别散布不必要的恐慌。愿上帝佑我霸主。”她转身大踏步走出房间。

悦石在办公桌后坐下。科尔谢夫、吉本斯与阿尔贝都坐在她对面。隐隐约约能感觉到门外的忙碌，空气中充满了紧张的气氛，而悦石开口前漫长的沉默更让人焦躁不安，几欲抓狂。她的视线一直没有从阿尔贝都顾问身上移开。“你，”最后她说道，“背叛了我们。”

投影人像那副文雅的微笑没有丝毫动摇。“从未有过，执行官大人。”

“那我给你一分钟时间，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技术内核，特别是人工智能顾问理事会没有预见这次入侵。”

“只消一个词就能解释清楚，执行官女士，”阿尔贝都说，“海伯利安。”

“滚你的海伯利安！”悦石大喊道，一掌拍在古老的办公桌上，悦石从来没有发过这么大的火。“你们反复唠叨这些所谓的不可分解的变数，海伯利安是什么不可预知的黑洞，阿尔贝都，我已经听厌这些话了。究竟是内核能帮助我们明白一切的可能性，还是他们已经欺骗了我们五个世纪？哪个说法是对的？”

“顾问理事会预言过战争，执行官大人，”头发灰白的影像说道，“我们秘密劝诫过你们，‘重要信息’工作团体也解释过，一旦海伯利安被牵涉在内，情况将会出现变数。”

“扯淡！”科尔谢夫厉声说道，“事态正常发展下，你们的预言应该

是无懈可击的。但这次攻击一定是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计划好了。兴许是好几世纪以前。”

阿尔贝都耸耸肩。“说得对，议员，但也有可能，是这任政府决定在海伯利安星系开战，才导致驱逐者实行了这项计划。我们曾就涉及海伯利安的行动提出过反对意见。”

发言人吉本斯倾过身子。“参与所谓伯劳朝圣的人员名单是你们提供的。”

这一次，阿尔贝都没有耸肩，投影像的姿势放松下来，充满了自信。“是你们要求我们从那些请求参与伯劳朝圣的人员中，遴选出能够改变预言中战争结果的人。我们是按照你们的要求，列出了名单。”

悦石竖起食指，轻敲着下颌。“你们是否肯定，这些请求者将会改变那场战争……现在这场战争带来的结果？”

“不。”阿尔贝都说。

“顾问先生，”首席执行官梅伊娜·悦石说道，“请你听清楚，从现在起，人类霸主政府将会依据接下来几天的结果，考虑向所谓的技术内核实体宣战。而你作为该实体的执行大使，我们委托你传达这一主张。”

阿尔贝都笑了。他摊开手。“执行官女士，一定是那骇人的消息让你震惊不小，才让你开这么拙劣的玩笑。向内核宣战……那就像……就像鱼向水宣战，就像司机因为别处传来烦人的车祸报道，就攻击自己的电磁车。”

悦石没有笑。“我住在帕桃发时，我的祖父还健在，”她缓缓说着，

方言越来越重，“有天早上，他因为家用电磁车启动不了，就用脉冲步枪朝它射了六发子弹。散会，顾问先生。”

阿尔贝都眨眨眼，消失了。他突然的离别要么是蓄意违反惯例——通常，投影会走出房间，或是等到其他人离开后，图像才会消解——要么这是表示，内核管理层的智能被突然的角色转换打击得不轻。

悦石朝科尔谢夫和吉本斯点点头。“我不想浪费两位的时间，”她说，“请谨记在心，我希望五个小时后宣战时，能得到全面支持。”

“没问题。”吉本斯说。两人匆匆离去。

众助理从门口与暗门走进，问题像连珠炮般射来，又纷纷从通信志中查询资料。悦石举起一支手指。“赛文在哪儿？”她问。看到面前茫然的脸孔，她又补充道：“我是说，那位诗人……艺术家。给我画肖像的那位？”

几名助理面面相觑，似乎觉得元首精神错乱了。

“他还睡着，”利·亨特说，“他昨晚吃了些安眠药，我们也没想到要叫醒他开会。”

“我要他在二十分钟内到这儿，”悦石说，“赶紧通知他。李指挥官又去哪儿了？”

掌管军事联络的年轻女子妮姬·卡东开口道：“李昨晚被莫泊阁和军部海军部长派往防御带巡逻。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他将在各颗海洋星球间忙碌。目前，他……刚传送到布雷西亚的军部海军通信中心，等待传送出环网。”

“让他回来，”悦石说，“提升他为少将，或者别的，不管是该死的哪一级，只要有资格直接为政府工作，然后将他派到这儿来，我这里，不是去政府大楼或行政部门。如果不行，就说他是核武器推销员。”

悦石朝空白的墙壁望了一会儿。她想起了昨晚还去过的那些星球；巴纳之域，叶隙的灯光，学院古老的砖石建筑；神林那系留气球与自由飘浮的泽普棱迎来的黎明；天国之门的海滨大道.....它们都成了第一波的目标。她摇摇头。“利，你和塔拉、布林德南希给我在四十五分钟之内起草两份初稿——一份公众演讲，一份作战宣言。要简短，鲜明。借鉴丘吉尔与斯特鲁登斯基的卷宗。要现实但目空一切，乐观但糅和不屈的决心。妮姬，我需要联合首长每一步行动的实时监控。另外，需要我自己的指挥地图式报告——通过我的植入物转接。首席执行官专用。巴比，今后你代表我处理议会内的对外交往事务。参与议会，组织照会，暗箱操作，威逼利诱，逐渐让他们意识到，立即走出门去，与驱逐者大战一场，比起在接下来的三四次投票中反对我，还安全得多。”

“大家有问题吗？”悦石等了三秒钟，然后一拍双手，“好，伙计们，开工吧！”

很快，下一波议员、部长和助理就要进来了，在这短暂的间隙，悦石转过椅子，面对着头顶空白的墙壁，她举起食指指着天花板，摇了摇头。

她及时转过身来，下一波要人一拥而入。

枪声响起的时候，索尔、领事、杜雷神父，还有昏迷不醒的海特·马斯蒂恩正待在第一座穴冢里。领事独自出去察看，他慢慢地、小心地测试着时间潮汐风暴的强度。此前他们就是被这潮汐赶入山谷深处的。

“没事了。”他回头喊道。索尔的提灯发出苍白的光芒，照亮了穴冢的后部，照亮了三张苍白的脸和裹在长袍里的圣徒。“潮汐已经减弱了。”领事喊道。

索尔站起身。女儿的小脸靠在他的颈下，一个苍白的椭圆。“你确定，那是拉米亚手枪的声音？”

领事步入外面的黑暗中。“除她以外，没人带的东西能发子弹。我出去看看。”

“等等，”索尔说，“我和你一起去。”

杜雷神父依然跪在海特·马斯蒂恩身旁。“去吧。我来陪他。”

“过几分钟，我俩中的一个会回来看看。”领事说。

山谷反射着光阴冢苍白的的光芒。风从南方咆哮而来，但今晚的气流较高，飘行于悬崖壁之上，于是乎，山谷地面的沙丘完全没有受到惊

扰。索尔跟在领事身后，沿着通往谷底的崎岖小径小心行进，继而转向山谷高处，往前进发。偶尔有些幻觉记忆牵扯着索尔的神经，让他想起一小时前尚还狂暴的时间潮汐，但现在，这怪诞风暴的残留部队已在撤离。

快到谷底时，小径变宽了，索尔和领事一起走过水晶独碑烧焦的战场，那座高耸的建筑渗出乳白色的光芒，不计其数的碎片散落在干枯的河床上，将它的光芒散向四方。他们爬过一个缓坡，看见旁边的翡翠莹泛着惨绿的磷光，然后两人转了个弯，沿着平滑的之字形路线向狮身人面像走去。

“我的天哪！”索尔低声说着，跑向前去，尽量不去吵醒托架里熟睡的孩子。他跪在顶级台阶上的一个黑暗身影旁。

“是布劳恩吗？”领事问，爬了这么久的楼梯，他突然在两步之外停下，大口喘着气。

“对。”索尔准备托起她的头，但猛地缩回了手，他摸到了一个从她头骨里长出的又滑又凉的东西。

“她死了吗？”

索尔将女儿的头紧抱在胸膛，摸了摸这个女人的颈脉，看是否仍在跳动。“还活着，”他说道，深吸了口气，“她还活着……但昏过去了。把灯给我。”

索尔拿过手电，把光线照过布劳恩·拉米亚四仰八叉的身体，沿路照过那根银色的线——准确地说，那东西更像是“触须”，因为它连在血肉之躯上，会让人觉得是从有机体中长出来的——那条线从她头骨上的

神经分流器伸出，穿过狮身人面像宽阔的顶级台阶，然后伸入开阔的入口。尽管狮身人面像是各座墓冢中最亮的，入口却很黑暗。

领事来到他们身旁。“这是什么？”他伸手去摸银色的细线，但跟索尔一样迅速收回了手。“我的天哪，这东西是热的。”

“摸上去像是活的。”索尔肯定道。他握着布劳恩的双手揉搓了一会儿，现在又轻轻拍打着她的脸颊，试图唤醒她。但她依旧一动不动。他转过身，又将手电筒的光芒沿细线射去，那东西顺着入口的走廊蜿蜒而入，消失在视野之外。“我觉得她肯定不是自愿把这东西连到身上的。”

“是伯劳干的吧。”领事说。他凑向前，激活了布劳恩腕式通信志上的生物监控信息。“除了脑波活动之外，一切正常，索尔。”

“上头显示什么？”

“显示她死了。至少是脑死亡。没有显示任何的高功能状态。”

索尔叹了口气，颤巍巍地原地转身。“我们得看看这条线到底连到了哪里。”

“不能把它从分流器插座上拔下来吗？”

“瞧。”索尔说着，拢起一大团黑漆漆的卷发，将亮光射向布劳恩的后脑勺。神经分流器在正常情况下是个直径几毫米的肉色塑料小圆片，上头有个十微米大小的插座，而它现在似乎融化了……肉里长出一个大红包，与金属细线的微引线部分连在了一起。

“只有动手术才能把它切下来。”领事轻声说着。他碰了碰红肿的肉包。布劳恩还是一动不动。领事拿过手电，站起身。“你陪她待在这

里。我去追查这条线。”

“记得打开通信频道。”索尔说，虽然他知道在时间潮汐的涨落中，它们根本就起不了多大作用。

领事点点头，飞速离去，毫不迟疑，不给恐惧任何拖后腿的机会。

铬黄的细线沿主走廊蛇行，一路来到朝圣者前夜睡觉的那间屋子的外头，然后一个拐弯，消失在视野外。领事往房间里瞥了一眼，手电筒的光线照亮了他们匆忙中落下的毛毯和背包。

他跟着细线，绕过走廊的转弯处；穿过把门厅分割成三间狭窄小厅的中央入口；走上一条斜坡，继续往右走下一条狭窄小路（他们在早期的地形探查中将之称作“图坦卡蒙的大道”），来到一条低矮的地道，他不得不爬过去，小心地缩着双手和双膝，生怕触到那条带有体温的金属触须；又来到一条陡峭无比的斜坡，他不得不用爬烟囱的姿势爬上去；然后是一条他记忆中没有来过的宽阔走廊，石头都向内突起，拱向天空，湿润的水珠滴滴答答；之后又陡然下降，他擦破了手掌和膝盖的皮才勉强减缓了下落速度。最后，他爬过一条比狮身人面像径直宽度还长的通道。领事完全迷路了，他寄希望于到时候细线能够带他回去，走出迷宫。

“索尔。”最后他呼叫道，尽管从未相信这个通信工具发出的信号可以穿越石头和时间潮汐的屏障。

“我在。”传来学者微弱的低声絮语。

“我已经到了该死的内部深处，”领事低声对通信志说道，“在一条走廊深处，我不记得咱们见过这地方。感觉非常深。”

“找到线的末端了吗？”

“找到了。”领事低声回答道，坐下身去用手帕抹脸上的汗水。

“是节点吗？”索尔问，他指的是供环网居民接入数据网的媒介，那无数个终端节点。

“不是。这东西似乎直接穿进地面上的石头了。走廊在这里也到了尽头。我试着拔了拔，但连接端跟她头骨上原来是神经分流器的那里长出的包很相似。似乎和岩石融为一体了。”

“快出来，”索尔的声音夹杂着静电的噼噼声传来，“咱们想法子把它切断。”

在隧道的潮湿黑暗中，领事平生第一次真正地感觉到幽闭恐惧正在向他迫近。他觉得难以呼吸，确定身后的黑暗中有什么东西，封锁了他的空气，只有逃出这里才能得到解脱。他的心剧烈跳动着，在这狭窄的石质爬廊中心，跳声几乎传入了耳膜。

他试图放松，缓缓呼吸着空气，再次擦了把脸，然后尽力把恐慌压了下去。“那会杀了她的。”他边说，边缓缓大口吸气。

没了回答。领事再次呼叫，但有什么东西切断了他们的脆弱联系。

“我出来了。”他对沉默的通信工具说道，转过身，将手电扫过低矮的地道。触线好像抽动了一下？或是光线造成的幻觉？

领事开始沿原路爬回。

日落时分，就在时间风暴袭击前几分钟，他们找到了海特·马斯蒂恩。当时圣徒正在蹒跚前行，是领事、索尔和杜雷先看见了他，等他们赶到马斯蒂恩身边的时候，他已经栽倒在地，昏迷不醒了。

“把他带到狮身人面像去吧。”索尔说。

正在那时，似乎是随着沉没的太阳起舞，时间潮汐像一波恶心与幻觉记忆组成的浪潮，猛地冲过他们。三人都跌跪在地。瑞秋醒了，拼了吃奶的劲号啕大哭着，害怕得要命。

“去山谷入口，”领事气喘吁吁地说着，站起身来，把海特·马斯蒂恩扛在肩膀上，“快去……去山谷……出去。”

三人都朝山谷入口走去，经过第一座墓冢——狮身人面像，但时间潮汐越来越强烈，像一阵可怖的眩晕之风抽打在他们身上。又走了三十米，他们再也爬不动了。三人趴倒在地，海特·马斯蒂恩从踩实的小径滚下。瑞秋已经停止了哭闹，不自在地扭动着身子。

“回去，”保罗·杜雷喘息着说道，“回山谷下方。下头……倒还……好些。”

他们又折回前路，像三个醉鬼一样摇摇晃晃地沿小径前进，各自背负着各自的重担，它们极为贵重，无法丢弃。到狮身人面像脚下时，他们背靠着一块大石头休息了一会儿，时空的构造似乎开始改变，在他们身边膨胀弯曲，就好像星球是一面旗帜，被人愤怒地一把挥开。现实似乎在眼前涌动重叠，奔向远方，复又似浪峰一样翻腾着扑向他们头顶。领事放下圣徒，让他趴在岩石上，自己大喘着气，惊惶得十指抓紧了泥土。

“莫比斯立方体，”圣徒突然开口道，他动了动，但双眼依然紧闭，“必须拿到莫比斯立方体。”

“该死。”领事终于说出了口。他粗暴地摇晃着海特·马斯蒂恩，“我们为什么需要它？马斯蒂恩，我们为什么需要那个东西？”圣徒的脑瓜耷拉着前后晃动。他再度陷入了昏迷。

“我去拿。”杜雷说。这位神父看起来年岁苍老，一脸病态，脸色和嘴唇都很苍白。

领事点点头，又把海特·马斯蒂恩扛上肩膀，扶索尔站起来，然后摇摇晃晃地向山谷下方走去，随着他们逐渐远离狮身人面像，他们感觉到逆熵场的激流在慢慢减弱。

杜雷神父已经爬上了小径，爬上狭长的楼梯，然后蹒跚着走向狮身人面像的入口，一路上紧紧抓着粗糙的石块，就像一名水手在狂暴的海洋中紧抓住随风晃荡的绳索。头顶的狮身人面像似乎摇摇欲坠起来，一会儿向左边倾斜三十度，一会儿又向右边倾斜五十度。杜雷知道这不过是时间潮汐的暴虐扭曲了他的感官，但这景象还是令他跪在石头上狂吐不止。

潮汐稍减了片刻，像是凶猛的海浪在两波可怕的侵袭之间略作平息，杜雷再次站起身来，用手背抹了抹嘴，连滚带爬地来到了黑暗的墓室。

他没带手电筒，摸索着沿着走廊颤巍巍地前进，生怕在黑暗中摸到什么滑腻腻的凉东西，或是跌进他蜕去尸壳、重获新生的房屋，发现尸体还在坟墓里发霉腐烂，他心里想着这两件可怕的事情，不禁胆寒心怯，尖叫起来，但时间潮汐突然大规模地猛烈涌回，他的声音消失在了

那飓风般的咆哮之中。

他们睡觉的屋子很黑，在那种可怕的黑暗中，完全没有一丝光芒，伸手不见五指，但杜雷的眼睛逐渐适应了，他注意到莫比斯立方体正在微微泛光，信号装置也眨巴着光亮。

他跌跌撞撞地走过乱七八糟的房间，抓住立方体，肾上腺素突然爆发，一把举起了这沉重的东西。领事的概要录音中提到过这件人工制品——马斯蒂恩在朝圣途中携带的神秘行李——还提到，大伙儿相信这东西是用来装载尔格——一种来自外太空能产生力场的生物，可以给圣徒树舰提供能量。杜雷不知道现在尔格有什么重要的，但他还是把这个盒子紧紧抱在胸前，挣扎着回到走廊，走向外边，一步步下了楼梯，走进山谷深处。

“这儿！”领事从悬崖壁底端的第一座穴冢中叫道，“这儿好多了。”

杜雷蹒跚着走上小径，突然一阵头晕目眩，感到气毕力枯，几乎将立方体摔到地上；领事扶着他走过最后三十步，走进穴冢。

里面确实好多了。杜雷刚走进穴冢入口的时候，还能感觉到时间潮汐的涨落，但一走进洞穴的后部，感觉就接近了正常状态，荧光球冰冷的光芒照亮了内部精细复杂的雕刻。神父溃倒在索尔·温特伯身边，把莫比斯立方体放到地上，紧挨着海特·马斯蒂恩这个说不出话干瞪眼的家伙身边。

“你刚进来他就醒了。”索尔低声说。孩子的眼睛张得老大，在昏暗的光线中看起来像是一潭黑色的池水。

领事也跪在圣徒身边。“为什么我们非得带上立方体？马斯蒂恩，

为什么我们非得要它？”

海特·马斯蒂恩还是直勾勾地盯着前方，眼睛眨都不眨一下。“我们的盟友，”他低声说道，“我们能用以对抗大哀之君的唯一盟友。”他发出的这些音节深带着圣徒星球上独一无二的方言特色，如同蚀刻其中。

“它怎么会是我们的盟友？”索尔问道，双手抓着男子的长袍。“我们怎么用它？什么时候？”

圣徒的双眼茫然地望着辽远地域外的某处。“我们内部各派争夺荣誉，”他低声说，声音沙哑，“‘北美红杉’的忠诚之音率先联系上了济慈的重建人格.....但却是我被授予缪尔之光的荣耀。‘伊戈德拉希尔’，我的‘伊戈德拉希尔’，是为了赎偿我们在缪尔面前犯下的罪孽而任予的。”圣徒闭上双眼。他严峻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浅浅的笑容，看起来很别扭。

领事望着杜雷和索尔。“听起来不像圣徒教义，更像是伯劳教會的术语。”

“或许是两者混合而成，”杜雷低声说道，“在神学历史上甚至还有混合得更怪异的呢。”

索尔伸出手掌，摸摸圣徒的前额，这名高个男子全身正烧得发烫。索尔连忙在他们唯一的医疗包中翻找止痛贴和高烧贴。他找到了一个，但又犹豫了。“我不知道圣徒是否属于标准医疗体质。我可不想让他因为过敏而送命。”

领事拿过高烧贴，贴在圣徒虚弱的前臂上。“他们符合标准，”他又

靠近了些，“马斯蒂恩，风力运输船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圣徒睁开双眼，但目光依然涣散。“风力运输船？”

“我听不懂。”杜雷神父低声说。

索尔把他带到一边。“整个朝圣途中，马斯蒂恩从没有讲过他的故事，”他低声解释道，“我们乘上风力运输船的第一晚，他就消失了，留下了血迹——很多血——溅得他的行李和莫比斯立方体上都是。但马斯蒂恩不见了。”

“风力运输船上出了什么事？”领事再次低声问道。他轻轻摇晃着圣徒，以集中他的注意力。“快想想，树的忠诚之音海特·马斯蒂恩！”

高个男子的脸抽动了几下，双眼终于集中了注意，他那略微带有亚洲人特点的相貌上刻着熟悉的严峻线条。“我把元素从它的密蔽场中释放了出来……”

“他说的是尔格。”索尔低声告诉困惑不解的神父。

“然后用我在高枝学会的心灵控制术把它束缚住。但正在那时，大哀之君毫无预兆地降临到了我身边。”

“就是伯劳。”索尔低语着，不像是说给神父听的，更像是自言自语。

“洒在那儿的是你的血吗？”领事问圣徒。

“血？”马斯蒂恩把兜帽往前拉，遮住自己迷惑的表情，“不，那不是我的血。当时大哀之君手里……抓着一个……牺牲品。那人使劲挣

扎。试图要逃离那些赎罪尖钉.....”

“那尔格又怎样了？”领事咄咄逼人地问道，“元素。你本想让它为你做什么？.....保护你不受伯劳的伤害吗？”

圣徒皱皱眉，将颤抖的手举过眉梢。“它还.....还没准备好。我自己还没准备好。于是我把它放回了密蔽场。大哀之君抓住了我的肩膀。我很.....高兴.....能够在献祭出我树舰的同时，得以赎罪。”

索尔朝杜雷挪了挪身子。“那晚，树舰‘伊戈德拉希尔’在轨道中被摧毁了。”他低声说。

马斯蒂恩闭上双眼。“我很累。”他低声说着，声音逐渐消失。

领事再次摇晃着他。“你是怎么到这里的？马斯蒂恩，你怎么穿过草之海来到这里的？”

“我醒来的时候，正躺在墓冢之间，”圣徒低声说道，眼睛依旧紧闭，“醒来的时候，就躺在墓冢之间。好累啊。必须睡会儿。”

“让他休息会儿吧。”杜雷神父说。

领事点点头，放下这名穿长袍的男子，让他睡觉。

“一切都毫无意义。”索尔低声说道，三个男子和一个婴孩坐在微弱的光线中，感觉着外面时间潮汐的盛衰消长。

“不见了一个朝圣者，又冒出来一个，”领事咕哝着，“像是谁在玩什么变态游戏。”

一小时之后，他们听到山谷下方传来回荡的枪声。

索尔和领事蹲在闭口不言的布劳恩·拉米亚身旁。

“我们得用激光把那东西切下来，”索尔说，“卡萨德失踪后，咱们也丢了武器。”

领事握着年轻女人的手腕。“也许把它切下来反倒会害死她。”

“可根据生物监控仪显示，她已经死了。”

领事摇摇头。“没有。发生了别的事。说不定那东西接入了她一直带在身边的济慈赛伯人格。可能等这一切结束，咱们的布劳恩就会被送回来。”

索尔把她三天大的女儿举上肩头，朝外面微微发光的山谷望去。“真像个疯人院。没有一样不是事与愿违。要是你那该死的飞船在这儿就好了……万一我们不得不把拉米亚从这……这玩意儿……上头解救出来……就可以用船里的切割工具，而且也可以把她和马斯蒂恩送入诊疗室，给他们一个活命的机会。”

领事依然跪在地上，目光涣散。过了一会儿，他说道：“你在这里陪她。”他站起身，然后消失在了狮身人面像入口那黑暗的无底洞中。五分钟后又回来了，带着自己的大旅行包，他从底部抽出一条卷起的毯子，展开放在狮身人面像的顶级石阶上。

这是条历史悠久的毛毯，不到两米长，一米多宽。虽然它那精妙绝伦的质地经过几个世纪的风雨已经褪色，但在昏暗的光线下，那些单纤维飞行控制线依然如金子一般闪闪发光。领事正取下上面的高精度电池，毯子里伸出的各条纤细导线连着它。

“我的老天爷。”索尔低声说道。他想起了领事讲的故事，关于他祖母希莉与霸主船员梅闰·阿斯比克的爱情悲剧。正是那场爱情引发了反霸主的叛乱，令茂伊约陷入了多年的战争。故事中，梅闰·阿斯比克曾经乘坐朋友的霍鹰飞毯飞到了首站。

领事点点头。“这东西本属于迈克·沃朔，也就是我祖父梅闰的朋友。希莉把它留在坟墓里，留给了梅闰。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又把它传给了我——恰好在群岛战役之前，在那场战斗中，他随着自由的梦想一同消逝了。”

索尔将手抚过这条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工艺品。“只可惜，它在这派不上用场。”

领事抬头看着他。“怎么派不上？”

“海伯利安的磁场低于电磁交通工具起飞的临界水平，”索尔说，“所以这里无法使用电磁车，只有飞艇和掠行艇，‘贝纳勒斯’号这条浮置游船在这也浮不起来。”他突然觉得向这名曾任海伯利安领事十一个本地年的人解释这些真是愚蠢，于是住了口。“不知道我说错了没有？”

领事微笑道：“你没说错，标准电磁车在这里靠不住，重-浮力比率太高。但霍鹰飞毯却能通体升起，几乎可以忽略质量。我在首都居住的时候试过。但是行程不太顺利……不过，只坐一个人还是可行的。”

索尔扭头望着山谷下方，视线越过翡翠莹、方尖石塔与水晶独碑发亮的轮廓，投向穴冢群的入口，那里被悬崖壁墙的重重阴影掩盖。他不禁想起杜雷和海特·马斯蒂恩，不知道马斯蒂恩是否还睡着……杜雷是

否还活着。“有没有想过用它来求助？”

“我们可以派个人去求助。把船带回来。至少给它解除束缚，让它自动驶回。可以抓阄决定谁去。”

轮到索尔笑了。“想想，我的朋友。杜雷的身体状况不适宜奔波，况且他也不知道路。而我……”索尔举起瑞秋，把她的小脑袋凑在自己的脸颊上。“这趟旅程可能会花上好几天。我——我们——剩的时间不多。不知道还能为她做点什么，我们只能留在这里碰运气。只剩下你能去。”

领事叹了口气，但没有反驳。

“还有，”索尔说，“那是你的船。要将它从悦石的禁令中释放，只有你能办到。你和总督也是故交。”

领事朝西方望去。“但我不知道西奥是否仍在掌权。”

“咱们先回去，把咱们的计划告诉杜雷神父，”索尔说，“再说，我把奶包忘在了穴冢里，瑞秋饿了。”

领事卷起飞毯，把它丢回背包，然后盯着布劳恩·拉米亚，盯着那条蜿蜒入黑暗的恶心细线。“她不会有事吧？”

“我会让保罗带条毛毯过来守着她过夜，然后咱俩把另外那个病人也背到这儿来。你打算今晚就走，还是等到天亮？”

领事疲惫地揉着脸颊。“我不想在夜里飞过山脉，但我们根本没剩下多少时间。我还是收拾好东西，立刻就走。”

索尔点点头，看向山谷入口。“真希望布劳恩告诉我们塞利纳斯去了哪里。”

“我飞出去后找找他，”领事说，他抬头望了望群星，“大约花上三十六到四十小时就能回到济慈。然后花上几小时释放飞船。可能两天之内就能赶回来。”

索尔点点头，轻摇着啼哭的孩子。他那疲惫而和蔼的表情下显出一丝疑虑。他把手搭上领事的肩膀。“我们的确该试试，我的朋友。来吧，咱们跟杜雷神父谈谈，再看看另外那位同路人醒了没有，然后一起吃顿饭。布劳恩带回的补给似乎足够让咱们最后饱餐一顿。”

布劳恩·拉米亚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亲是名议员。他们搬了家，虽然只是简单地从卢瑟斯迁到了鲸迹中心行政住宅群楼，不过那里绿树环绕，景色优美。那时，她看了一部古老的平面电影，沃尔特·迪士尼出品的动画片《彼得·潘》。看过动画之后，她还读了书，两者都深深震撼了她的心灵。

好几个月里，这个五标准岁的女孩天天等待着彼得·潘会在某天晚上驾临，带她离开。她在天窗上挂了个小路牌，指向通往自己卧室的路。她也趁父母睡着的时候溜出屋子，躺在鹿苑柔软草坪的地面上，望着鲸心乳状的灰色夜空，梦想着那个从永无岛来的男孩会在某天晚上将她带走，朝右手第二颗星星飞去，一直向前，直到天明^[25]。她可以陪伴他一起，给那些迷路的孩子当妈妈，向邪恶的胡克船长复仇，最重要的是，她将是彼得的新温蒂……那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的新童伴。

而现在，二十年之后，彼得终于来找她了。

拉米亚没有感受到任何痛苦，只有一阵突如其来的冰冷、怅然若失的感觉，伯劳的钢爪刺穿了她耳后的神经分流器。然后她离开肉体，飞

了起来。

她曾经穿过数据平面，进过数据网。就她的时间而言，那仅是数周以前。拉米亚曾经偕同她最欣赏的赛伯飙客，傻傻的屁屁·萨布林芝，驶入技术内核矩阵，帮助乔尼偷回他的赛伯重建人格。在他们成功穿透边界，盗取了人格之后，触发了警报，屁屁不幸身亡。从此，拉米亚再也不愿重新进入数据网。

但她现在又进入了那里。

这趟经历同她以前用通信志导引或节点的经历完全不同。上一次像是纯粹的刺激模拟——犹如身处一个有着五颜六色山峰和环绕立体声的全息电影——而这一次，她却是感觉实实在在地置身在了那里。

彼得终于来带她离开了。

拉米亚高高地飘在海伯利安行星边缘的曲线之上，望着那些基层的微波数据流频道和密光通信链接，它们都被视作萌芽状态的数据网。她没有驻足涉入其中，因为她正追踪着一条橙色脐带，它朝天延伸而去，迎向数据平面真实的林荫大道和交通干线。

海伯利安的太空已被军部和驱逐者游群占领，两者都携带着错综复杂的数据网褶皱起伏和网格。拉米亚拥有了新的视野，她能看见军部数据流的上千个层面，它们像一片波涛汹涌的墨绿色数据海洋，密布着暗红静脉般的安全频道和旋转的紫罗兰色球体，带着黑色的抗噬护航员，那是军部的人工智能。伟大环网下属万方数据网的一条伪足从自然空间中流出，穿过舷侧远距传输器漆黑的风井，沿互相交叠的瞬时波纹那不断延伸的波形前锋移动。拉米亚认出，那些波纹是从二十个超光发射仪发出的持续不断的脉冲信号。

她犹豫了一下，突然搞不清楚该去哪里，该走哪条路。就好像她一直在飞翔，却突然迷失方向，危及了魔法的继续——并威胁要将她抛向身下数英里远的地面。

于是彼得牵起了她的手，把她撑在空中。

——乔尼！

——你好，布劳恩。

她自身的影像嘀嗒一声出现了，那一刻她也看到并感觉到了他的实体。他和上次见到的乔尼——她的客户和爱人——一模一样，拥有尖锐的颧骨、淡褐色的眼睛、紧致的鼻梁和坚定的下颚。他那红棕色的卷发依然垂至领口，那脸庞依然挂着恰到好处的活力，脸上的微笑依然令她的内心冰消。

乔尼！她立即抱住了他，感觉着他的拥抱，感觉着背后强壮有力的双手，他们高高地飘升起来，凌驾于万物之上，她感觉着自己前胸紧紧贴压在他的胸膛，他也紧紧拥抱着她，他这么小的个子竟有如此惊人的力量。他们拥吻，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拉米亚飘浮在他一臂之遥，双手搭在他的双肩之上。两人的脸都被头顶那浩瀚的数据网之海碧绿紫蓝的光芒照亮了。

——这是真的吗？她听见自己的声音问出这个问题，还带着地方口音，尽管她知道，自己只是脑子里想了想。

——是真的。就跟数据平面矩阵的任何部分一样真实。我们正在海伯利安空间万方网的边缘。他的嗓音依然带着难以捉摸的腔调，让她觉得那么华而不实，惹人窝火。

——到底怎么回事？随着这句话出口，她将伯劳出现，突然间指刃刺入的景象告知了他。

——是啊，乔尼想着，把她抱得更紧。不知怎的，它让我挣脱了舒克隆环，直接把我们送入了数据网。

——我是不是死了，乔尼？

他俯下约翰·济慈的脸，朝她笑来。他轻轻摇晃着她，温柔地吻她，旋转了角度，于是乎他们都能看到头上和身下的壮美景象。不，你没死，布劳恩，尽管你的肉体可能被挂上了某种怪诞的生命支持体，但是你在数据平面的模拟体，却同我漫游到了这个地方。

——你又是死是活呢？

他又朝她笑了。我已获得了生命，虽然舒克隆环中的生命并不如人们吹捧的那样。那感觉就像是在做别人的梦。

——我梦见过你。

乔尼点点头。我觉得那不是我。我也做过同样的梦……与梅伊娜·悦石的交谈，对霸主政府理事会的零星印象……

——对！

他握紧她的手。我怀疑他们激活了另一个济慈赛伯体。不知为什么，我和他能够穿越数光年互相感应。

——另一个赛伯体？怎么会呢？你已经破坏了内核模板，释放了人格……

她的爱人耸耸肩。乔尼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衬衫，套着丝绸马甲，是她从没见过样式。流动的数据穿过他们头顶的大道，就在它们飘过的时候，两人都给涂上了搏动的霓虹之彩。我怀疑，除了我和屁屁上次穿透的浅层内核防线之外，还有更多的备用人格。没关系，布劳恩。如果有另一个副本，那么他也是我，我相信他不会与我为敌。来吧，咱俩一起来探索究竟。

他拉着她向上飞升，拉米亚踌躇了一会儿。探索什么？

——这是我们弄清一切真相的大好机会，布劳恩。一个找到众多谜题源头的大好机会。

她听见自己声音/想法里的怯懦，那可真不像她自己。乔尼，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想去。

他旋过身，看着她。这是我所认识的那位侦探吗？那个非要刨根问底的女人怎么了？

——她经历了一些艰难时日，乔尼。我已经能够坦然面对昨日，已经看清当初做侦探——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我父亲自杀行为引起的反应。我依然在努力解开关于他死亡细节的谜团。另外，很多人在真实的人生中都会受到伤害。包括你，亲爱的。

——那你解开了吗？

——什么？

——令尊的死因？

拉米亚朝他皱皱眉。不知道。我想没有。

乔尼指着头上不断退却又不断流动的数据网质体。布劳恩，上头有许多答案在等待着我们。只要有勇气去探求。

她又握住他的手。我们或许会死在那儿。

——对。

拉米亚顿了顿，望着身下的海伯利安。星球像是一条暗淡的曲线，一小部分各自孤立的流动数据包如夜色中的篝火，闪耀着光芒。他们头顶浩渺的海洋沸腾着，搏动着，充满光芒和数据流的噪声——布劳恩知道那不过是远处万方网最细小的分支。她知道……她感觉到……现在，他们重生的数据平面模拟体能去的地方，所有的赛伯朋克牛仔们做梦也想不到。

布劳恩知道，有乔尼做她的向导，她可以穿越万方网和内核，到达人类从没探测过的深度。她有些害怕。

但她最终是和彼得·潘在一起了。永无岛在向他们招手。

——好嘞，乔尼。咱们还等什么？

他们一道朝万方网飞身而去。

费德曼·卡萨德上校跟随莫尼塔迈过传送门，发现自己来到了一片广袤的月表平原，一棵五公里高的可怕荆棘树拔地而起，高高地耸入血红的天空。繁密的树枝与尖钉上，处处有人影扭动：近一些的，能认出是受苦的人类，那些太远的，看起来很小很小，活像一串串灰白的葡萄。

卡萨德水银般的拟肤束装直笼到头顶，他眨眨眼，吸了口气，左右四顾，目光扫过沉默的莫尼塔，竭力不去看那棵恶心的树。

之前他以为这里是月表平原，可实际上，却是海伯利安的地表。他正站在光阴冢山谷的入口，但眼前的这个海伯利安已经经过翻天覆地的巨变。沙丘均已凝固扭曲，似乎被烈焰化作玻璃，釉光闪亮；岩石与悬崖壁也有流动后再度凝固的迹象，如同灰白的石质冰川。没有大气——天空是苍灰色的，布满了惨淡的月亮，它们也都没有大气，清晰扎眼。太阳不是海伯利安从前的那颗。那光芒没人能够承受。卡萨德抬起头，拟肤束装上的滤光器偏振起来，帮助他适应那可怕的能量，天空中撒满了血红的缎带与刺眼的白光之花。

身下的山谷似乎在随着某种感觉不到的震动而摇晃。光阴冢内部的能量不断闪耀，搏动着冷光，从每一个入口、门廊和孔穴洒出，覆盖了

数米的山谷地面。墓冢看起来焕然一新，光滑如初，光彩绚丽。

卡萨德意识到，是拟肤束装的作用，才让他得以呼吸，用沙漠的温暖替代了月球刺骨的冰寒，让他得以行动。他转身看着莫尼塔，想问个巧妙的问题，但没有说出口，他只是抬起双眼，再次凝视着那棵令人难以置信的树。

荆棘树的质地似乎和伯劳自身的钢铁、铬黄和软骨的材料毫无二致：看起来显然是人造物品，又似乎像是可怕的活生生的植物。树干根部大约有两三百米粗，下层枝丫几乎同样宽阔，而那些细小的枝条和刺尖急剧缩小，变得如匕首般纤细，它们朝天空张开，上头刺挂着一个个人类果实。

真令人难以置信，被这样刺穿的人类竟还能长久活下去；真是天方夜谭，他们竟能在时空之外的真空中存活。但是，他们确活着，痛苦地活着。卡萨德望着他们在那儿蠕动。他们全都活着，全都深陷痛苦。

卡萨德感觉到，痛苦是一种听不见的声音，一种毫不停歇、痛苦粗砺的洪亮之声，就像是几千只不懂音律的手指砸在了上千个琴键上，奏出响亮的痛苦之管风琴曲。当他细看燃烧的天空，痛苦似乎仅凭肉眼就能望到，那棵树像是火葬柴堆，或是巨大的灯塔，一波波痛苦涌起，清晰可见。

除此之外，就只有刺目的亮光和月表般的寂静。

卡萨德调高拟肤束装观物镜的放大倍率，一根根树枝、一条条荆棘地寻找着。在树上翻扭的人们，有男有女，有老有幼。他们穿着各式褴褛的衣衫，各种脏乱的妆容，风格各异，相差如果没有上百年，至少也有几十年。其中有许多样式，卡萨德并不熟悉，他猜测那些是来自未来

的受害者。有上千……上万……受害者，全都活着，全都痛苦不堪。

卡萨德停止搜索，定睛在一根离地面四百米的枝条上，一丛远离主干与人堆的三米长的独根荆棘，上边有面熟悉的紫色斗篷在随波鼓动。正在那里扭曲翻腾的人影转头望向费德曼·卡萨德。

他看到的被刺穿的身体，正是马丁·塞利纳斯的。

卡萨德咒骂了一声，双拳紧握，指节都发疼了。他四处寻找着武器，放大视野解析度，朝水晶独碑内望去。里面什么都没有。

卡萨德上校摇摇头，他知道拟肤束装完全好过他带到海伯利安的所有武器，于是他开始大踏步朝树走去。他不知道怎样才能爬上去，但总得找到什么方法。他不知道能否把塞利纳斯活着救下来——把所有的受害者救下来——如果要这么做，那么不成功，便成仁。

卡萨德走了十步，在凝结的沙丘曲线上停下。伯劳挡在了他的身前。

他意识到，自己正在拟肤束装的铬量场下狂笑。这正是他等了多年的时刻。早在二十年前军部马萨达庆典中，他就以生命和荣誉下注要进行荣誉之战。这是武士之间的对决。为保护无辜者的搏斗。卡萨德咧嘴笑着，右手四指平展成银刃，向前跨去。

——卡萨德！

听到莫尼塔的呼唤，他回头望去。她朝山谷指了一指，光芒像瀑布一样洒在她赤裸身体那水银般的表面。

又有一个伯劳从名叫狮身人面像的坟墓中出现。远在山谷下方，另

一个伯劳从翡翠莹的入口走出，刺目的亮光在尖钉和刀刃边缘上闪亮，仅五百米之外，又从方尖石塔中冒出一个。

卡萨德没有理会它们，转身面对着那棵树和它的守护者。

现在，有一百个伯劳挡在卡萨德和树之间。他一眨眼，又有一百个出现在左边。他朝身后望去，一大群伯劳不可思议地站在冰冷的沙丘和融化的沙漠岩石上，如同一尊尊雕像。

卡萨德一拳砸在膝盖上。该死。

莫尼塔走到他身边，两人手臂相触。拟肤束装合在一起，一同流动着，他感觉到她前臂温暖的肌肤。两人并肩而立，大腿互挨。

——我爱你，卡萨德。

他看着她脸上完美的线条，对反射的狂暴景象和颜色视而不见，努力回忆起他们的初次邂逅，那是在爱静阁附近的森林。他记起她那令人惊艳的碧绿眼珠和棕色短发。她丰满的下唇，他不小心咬疼她时，她那泪水的味道。

卡萨德举起一只手，抚摸着她的脸颊，感觉着拟肤束装下温暖的肌肤。如果你爱我，他发送道，就留在这里。

然后费德曼·卡萨德上校转过身，发出一声长啸，在月表般的寂静下，那声音只有他能听到——这声长啸混合着远古人类揭竿而起的呐喊，混合着军部学生毕业时的高呼，混合着空手道的喝叫，混合着纯然的轻蔑。他跑过沙丘，直奔荆棘树，直奔正前方的伯劳。

现在，山谷里出现了上千个伯劳。他们的钢爪“咔嚓”一声，齐齐张

开，光芒在成千上万如解剖刀般锋利的指刃和荆棘上闪耀。

卡萨德没有理会其余的伯劳，径直跑向他认为首先出现的那个。那怪物的头顶上方，一个个人形在孤独的痛苦中扭动。

他迎面跑向的那个伯劳张开双臂，似乎要拥抱他。它的手腕、关节和胸膛上展现出弯曲的刀刃，像是刚从隐匿的刀鞘里拔出来。

卡萨德高声呼喊，跑过最后的距离。

“我不能走。”领事说。

海特·马斯蒂恩依然昏迷不醒，领事和索尔将他从穴冢抬进了狮身人面像，杜雷神父照管着布劳恩·拉米亚。几近午夜，山谷在墓群的光芒中反射着光亮。狮身人面像的双翼之弧划过悬崖峭壁，留给他们一小片可见的天空。布劳恩一动不动地躺着，那条令人厌恶的线扭曲着连入坟墓的黑暗之中。

索尔拍了拍领事的肩膀。“我们已经讨论好了。你应该去——”

领事摇摇头，懒洋洋地抚摩着古老的霍鹰飞毯。“它也许能载两个人。你和杜雷可以前往‘贝纳勒斯’号停泊的地方。”

索尔温柔地摇着女儿，一只手掌托着她的小脑袋。“瑞秋只能活两天了。另外，我们必须待在这儿。”

领事环顾左右。他的双眼闪耀着痛苦。“这也是我应该待的地方。伯劳……”

杜雷探过身子。从身后墓冢中传出的光亮给他高高的额头和尖锐的颧骨涂上亮彩。“我的孩子，如果你留在这儿，那完全就是自杀。而如

果你能尽力，为拉米亚女士和圣徒带回飞船，你就是给别人帮了一个大忙。”

领事揉揉脸颊，他已疲惫不堪。“飞毯上还能坐一个人，神父。”

杜雷笑了。“我总觉得，注定会在此处遇见我的宿命，不论它最终如何。我会等着你回来。”

领事再次摇头，但还是走了过去，盘腿坐在飞毯上，拉过沉重的粗呢包。他数了数索尔为他收拾的给粮包和水瓶。“太多了。你该给自己多留点。”

杜雷轻声一笑。“多亏了拉米亚女士，我们的食物和水足够撑过四天。在那之后，就算是需要断食也没关系，我已经习惯斋戒了。”

“但要是塞利纳斯和卡萨德回来了呢？”

“他们可以喝我们的水，”索尔说，“如果其他人回来的话，我们还可以再去一趟要塞，拿点食物。”

领事叹了口气。“好吧。”他熟练地碰了碰飞控线装置，于是两米长的飞毯硬挺起来，升离岩石十厘米高。不确定磁场间如果有任何波动，都不可能用肉眼辨出来。

“在过山的时候你会缺氧。”索尔说。

领事从背包中举起了滤息面具。

索尔把拉米亚的自动手枪递给他。

“我不能……”

“这东西用来对付伯劳，根本就没有任何用处，”索尔说，“但你能不能到济慈，有没有它就是两码事了。”

领事点点头，把武器放进背包。他同神父握了手，然后又同年老的学者握了握。瑞秋小小的手指轻拂过他的前臂。

“祝你好运，”杜雷说，“愿上帝与你同在。”

领事点点头，敲敲飞行装置，然后身子前倾，驾着霍鹰飞毯朝上升了五米，略微晃了几下，然后向更高更远处飞去，好似正行进在空中看不见的轨道上。

领事转弯向右，朝着山谷入口飞行，以十米的高度飞越了那里的沙丘，然后又转弯向左飞向那片不毛之地。他只回头望了望。狮身人面像顶级台阶上有四个人影，两个站着，两个躺着，看起来真的很渺小。他分辨不出索尔怀抱中的婴孩。

依照讨论结果，领事驾着霍鹰飞毯朝西面飞去，抱着能找到马丁·塞利纳斯的希望，飞越诗人之城。直觉告诉他，那暴躁的诗人可能是绕道向那边去了。天空中战斗的火光稍微少了些，领事以二十米的高度飞过倾圮的尖塔和城市穹顶的时候，不得不在那些没被星光侵占的影子中寻找。没有诗人的影子。如果拉米亚和塞利纳斯走的是这条路，那么他们在沙中的脚印也早已被夜风抹去了，现在风正吹拂着领事日渐稀薄的头发，掀起他的衣服，发出啪啦啪啦的响声。

处在这个海拔高度，坐在飞毯上感觉很冷。领事感觉到，霍鹰飞毯在摸索着穿过不稳定力场线时，发出一阵颤抖和振动。一边是海伯利安

变化莫测的磁场，一边是高龄电磁飞控线，他知道，飞毯在他抵达首都济慈之前，极有可能滚下天空。

领事大声喊了几声马丁·塞利纳斯的名字，但没有任何回应，除了一大群鸽子呼啦啦从一条风雨商业街廊那破烂穹顶中的巢穴飞起。他摇摇头，转弯向南面的笼头山脉飞去。

从祖父梅闰的口中，领事得知了霍鹰飞毯的历史。它曾是那个享誉环网的鳞翅目昆虫学者兼电磁系统工程师弗拉基米尔·肖洛霍夫手工制作的玩具之一，这张飞毯可能就是 he 当初送给他豆蔻年华的侄女的那张。肖洛霍夫对那位年轻女孩的爱慕已经成为了传奇，而她弃绝了飞行毯这个礼物，更使传奇锦上添花。

人们喜欢这个创意，但一些星球拥有明智的交通管制，因此在这些星球上，霍鹰飞毯很快就被宣布非法。虽然如此，它们依然在殖民星球上现身。正是这张飞毯，促成了领事的祖父和祖母在茂伊约的相遇。

山脉逐渐临近，领事抬头望去。十分钟的飞行已经完成了在这片不毛之地上徒步旅行两小时的路程。其他人劝他不要在时间要塞停下找塞利纳斯，不管什么样的命运降临到诗人头上，同样的命运早晚也会找到领事，甚至在他的旅程真正开始之前。他心满意足地在悬崖壁上距地面两百米的窗户之上盘旋，三天前他们曾在一臂之外的阶地眺望山谷。他在那里大声喊着诗人的名字。

回答他的只有从要塞黑暗的宴会厅和走廊传来的回音。领事紧紧地攥着霍鹰飞毯的边缘，距离垂直的石墙这么近，他感觉到高度和无遮无靠带给他的眩晕。飞毯转弯离开要塞，抬升高度，朝着山头关隘爬升，雪在星光下闪耀着光芒，他松了一口气。

他沿着缆车的线缆一路前行，线缆通向关隘，连接着两座九千米高的峰顶，横跨广阔的山脉。在这个高度非常寒冷，领事庆幸自己带着卡萨德额外的保暖斗篷，他可以蜷在下面，小心不把手和脸的皮肉暴露在外。滤息面具的凝胶盖过他的脸庞，就像某种饥饿的共生体，狼吞虎咽地吞噬着稀薄微少的氧气。

这就足够了。领事在凝结着冰碴儿的线缆之上十米处飞行，缓慢地深吸着气。现在这些加压电车全都静静地停在那儿，冰川、峻岭和掩裹在阴影之下的山谷那万径人踪灭的景象令心脏狂跳不止。领事踏上这条旅途唯一值得高兴之处，就是最后看了一眼海伯利安的壮美景色，至少它还没有被伯劳的威胁或驱逐者的侵略糟蹋分毫。

当初缆车将他们从南部运送往北岸花了十二小时。尽管霍鹰飞毯航速缓慢，每小时仅达二十公里，但领事飞越此地也只花了六小时。他在高耸的山峰之上飞行，阳光洒在身上。他猛然惊醒，意识到自己之前是在做梦，此刻霍鹰飞毯正飞向另一座高峰，峰顶比他现在的高度还要高五米，他立马大惊失色。前方五十米外就是圆石和雪原。他猛然向左拐弯，感觉到霍鹰飞毯的飞行装置里有什么东西失灵了，朝下掉了三十米，飞控线终于保持住了平衡，并稳定下来。一只三米翼展的黑鸟——一部分当地人称之为预兆鸟——从它冰冷的巢穴中飞离，飘浮在稀薄的空气上，回头用漆黑如珠的眼睛看着领事。

领事紧紧抓着飞毯边缘，指节发白。幸好他之前将行李袋的绑带拴在了腰带上，不然这个袋子早就掉入了脚下遥远的冰川。

没有了缆车轨道的踪影。领事不知怎的睡了太久，霍鹰飞毯都偏离了航道。他惊惶了一阵，把飞毯朝这边扳扳，又朝那边挪挪，绝望地要在四周利齿般的群峰之间找出一条小路。然后他看见前方和右边斜坡上

清晨的金黄色阳光，影子跨越身后及左侧的冰川和苔原，于是他明白，自己依然还在正确的路线上。在群峰最后的这片山脊之外就是南国的丘陵。在那之外.....

领事轻敲飞行装置，催促霍鹰飞毯升高，它似乎犹豫了一下，但还是勉勉强强地升高了，直到越过最后这座海拔九千米的峰顶，他现在能看见远处低矮的山峦，逐渐缩减成仅有三千米海拔的丘陵。领事带着感激的心情朝下降落。

他找到了闪着微光的缆车轨道，距离他的飞行轨道与笼头山脉的交点八千米远。缆车静静地悬在西面终点站的周围。身下，朝圣者歇脚地的建筑物稀稀拉拉地出现了，就跟几天前一样破烂不堪。没有风力运输船的影子，他们之前将风力运输船留在了凌跨在草之海浅处的低矮码头，但现在那里空无一物。

领事降落在码头附近，关闭霍鹰飞毯的飞控装置，舒展了一下有些疼痛的双腿，为保险起见，他卷起飞毯，然后在码头附近一座废弃的建筑物里找到了一间厕所。他方便完时，清晨的阳光正慢慢潜向丘陵，抹去那里最后的阴影。南面和西方视野所及之处，皆是草之海的地盘，它那如同桌面般的平滑表面偶尔被清风撩开，荡起层层涟漪，拂过青翠欲滴的草面，此时，其下黄褐色或深蓝色的茎杆便会昙花一现，那动静和海浪几乎毫无二致，竟会让人联想到会不会有白沫出现，抑或鱼儿翻腾。

草之海里没有鱼，但那里的剧毒大草蛇足有二十米长，如果领事的霍鹰飞毯在半空中失灵，就算是安全着陆，他也不可能苟活太久。

领事展开飞毯，将背包背在身后，然后激活了飞毯。他现在飞得相

对较低，距离地表二十五米，但也不至于低到让剧毒大草蛇将他误认作低飞的猎物之一。朝圣者乘坐风力运输船穿过这片海，花了不到一整个海伯利安天，但现在，风持续不断地从东北方吹来，令得飞毯有一点点来回打旋。领事打赌，他可以在十五小时内飞过海的最狭窄部分。他轻轻敲了敲前进控制装置，霍鹰飞毯加速行进起来。

不到二十分钟，山脉就已经被抛在了身后，而丘陵也都迷失在了遥远的迷雾里，不到一小时，群峰开始缩小，星球的曲线渐渐拉直。两小时过去，领事的眼前就只有那座最高的山峰，像一个锯齿状阴影，犹抱琵琶般从雾霭中升起。

经过那山峰后，草之海向四面八方延伸，一成不变，除了偶尔的微风会带起令人心旷神怡的涟漪和波纹。这里比笼头山脉的北部高原要温暖得多。领事脱下他的保暖斗篷，然后脱下外套，最后连毛衣都脱了。身处这么高的海拔，阳光以惊人的热度挥洒下来。领事在背包中摸索，找到三角帽，仅仅两天前他还那么泰然地戴着，现在那东西却已被压扁弄皱，他将它套在头上，想由此得到一点阴凉。不过他的前额和渐秃的头皮已经被晒伤了。

大约四小时过去，他在旅途中进了第一餐，嚼着压缩食物包中惨淡无味的蛋白质条，权且把它们当作可口的鱼片。

水几乎成了餐饭中最美味的一部分，领事不得不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欲望，不要一下纵饮喝光所有瓶子里的水。

身下的草之海向身后和前方延伸。领事打着盹儿，每次都在失重感中猛然惊醒，双手紧紧抓住刚硬的霍鹰飞毯。他意识到，之前就该用带在背包里的唯一一根绳子把自己和飞毯拴在一起，但他也不想着陆——

青草叶缘尖锐，比人还高。虽然他没有看到剧毒大草蛇游过时留下的V字形痕迹，但他也吃不准，那些东西是不是就在下面静等着猎物上钩。

他开始慵懒地揣摩着风力运输船去哪里了。那东西本来是全自动的，既然是由伯劳教会他们赞助朝圣之旅，所以推测起来，应该是他们编制的操作程序。那东西还可能有什么别的任务吗？领事摇摇头，坐直身子，拧拧自己的脸颊。即使是在回忆风力运输船的时候，他也在睡梦和清醒之间游移。之前他在光阴冢里脱口说出十五小时的时候，还觉得那似乎是一段很短的时间。他瞥了眼通信志；现在才过去五个小时。

领事将飞毯升到两百米高，小心地察看着有没有大草蛇的影子，然后操纵飞毯逐渐下落，在距离草面五米高的地方盘旋。他小心地取出绳索，打了一个结，移身到飞毯前部，绕着飞毯缠了几圈，留了足够的长度把身子套进去，然后拉紧绳结。

如果飞毯不慎掉落，这套索不仅毫无用处，反而把事情搅得更糟，但是一圈圈温暖的绳索靠在背上，带给他一种安全感，他往前探着身子，再次敲击飞行装置，在四十米高度保持了飞毯的平衡，然后将脸颊靠在温暖的织料上。阳光渗过他的十指，他意识到，自己裸露的前臂已经被晒得很惨。

他太累了，都懒得坐起身来捋下袖子。

一阵微风吹起。领事能听到身下传来一阵沙沙声和簌簌声，不知道是风吹草动还是有什么庞然大物滑了过去。

他太累了，没工夫去想。领事闭上双眼，没过三十秒，他就睡着了。

领事梦见了他的故乡——他真正的故乡——茂伊约上的故乡，梦境异彩纷呈：望不到顶的蓝天，南海那深蓝广阔的海域，从赤道浅海的边缘起，深蓝色逐渐被碧绿取代，移动小岛那令人惊叹的绿黄淡紫粉红，它们被海豚赶往北方放牧……自从领事孩提时的霸主侵略起，海豚就灭绝了，但它们却在他的梦里栩栩如生，纵身跃起穿越水面，激起一千条水棱镜，折射的五彩光芒在清醇的空气中舞蹈。

在领事的梦里，他又成了孩子，站在第一家族岛上树屋的顶层。祖母希莉站在他身旁——不是他认识的那位声名显赫的贵妇人，而是他祖父遇见并相爱的年轻美貌女子。南风吹起的时候，树帆猎猎作响，移动小岛牧群以精确的队形穿过浅海间湛蓝的通道。在北方的地平线上，他能看到首批赤道群岛的岛屿驶来，映衬着傍晚的夜空，苍翠、永恒。

希莉扶着他的肩膀，指向西方。

小岛在燃烧，下沉，它们的龙骨根在毫无意义的痛苦中痉挛。牧岛海豚消失了，天空中下着火雨。领事认出了十亿伏高压的激光矛，它们炙烤着大气，在他的视网膜上留下灰蓝的影像。水下爆炸照亮了深海，令成千上万的鱼类和脆弱的海洋生物在临死的剧痛中浮上海面。

“为什么？”祖母希莉问道，但她的声音却是花季少女口中的轻柔低语。

领事试图要回答她，但喉咙哽咽了，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他想要抓住她的手，但她已不在那里，她离去了，他永远不能弥补自己的过错，这感觉让他痛不欲生，甚至不能呼吸。他的喉咙塞满了感情，但发不出声音。然后他意识到，是浓烟熏灼着他的双眼，充塞着他的肺部；

家族岛屿着火了。

还是个孩子的领事摇摇晃晃地走进蓝黑的晦暗之中，盲目地寻找着谁，能抓住他的手，让他安心。

一只手扣上了他的手。但那不是希莉的手。那只手无比坚定地捏着他，手指都是利刃。

领事惊醒，大吸凉气。

天黑了。他至少已经睡了七个小时。他用力挣脱绳子，坐直，看着通信志显示屏的光芒。

十二小时。他已经睡了十二个小时。

他探过身子，向下望去，做这个动作时，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都疼痛不已。

霍鹰飞毯稳稳地保持在四十米的高度，但他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低矮的山丘在身下连绵起伏，有些峰顶距离飞毯仅有两三米，定是堪堪掠过；橙色柳草和矮小地衣混杂丛生，活像满是孔洞的海绵。

过去几小时里的某时某处，他已经飞过了草之海的南岸，错过了边缘小港和霍利河码头，也就是他们的浮置游船“贝纳勒斯”号的停泊处。

领事没带指南针——指南针在海伯利安上毫无用处——他的通信志也没有惯性定向仪的程序。他本计划沿着霍利河向南再折向西，回到济慈，免得像他们朝圣的来路一样费尽周折逆流而上，途中还要应付河流

偏向和漩涡。

可现在，他迷路了。

领事将霍鹰飞毯降落在一个低矮的山头上，走到坚实的地面上，痛得不由得呻吟了一声，然后折叠好飞毯。他知道，现在飞控线的电量一定至少已经耗去了三分之一……可能更多。他不知道随着飞毯变旧，效率降低的幅度到底如何。

山峰看起来和草之海西南面的丘陵地带相差无几，但找不到河流的踪影。通信志告诉领事，天黑仅过了一两个小时，然而西方却看不见任何日落的余迹。天空愁云惨淡，遮蔽了本应在视野中的星光和所有的空战。

“该死。”领事低声说着。他四处走动，直到自然的召唤来临，他在一片小陡坡的边缘方便完毕，然后回到飞毯旁拿起一个水瓶喝水。好好想想。

他之前给飞毯设定的是西南航向，那么穿越草之海时应该是抵达了边陲港城，起码是它附近。如果他只是在睡着的时候飞过了边陲和霍利河，那么河流应该在他南边的某处，也就是左下方。但如果他是从离开朝圣者宿营地起就定错了方向，往左偏离了几度，那么河流应该在他右边的某个地方，向着东北方蜿蜒。哪怕是走错了路，最终他也能找到路标——别的不说，至少找得到鬃毛北部的海岸——但这样就会让他耽搁上整整一天。

领事踢着一块石头，抱起双臂。白天很热，现在空气倒很凉爽。他突然一阵发抖，这才意识到自己被太阳曝晒后伤得不轻。他挠挠头皮，然后咒骂着弹开了手指。究竟是哪条路？

风呼哨着穿过低矮的鼠尾草和海绵状地衣。领事感觉，他已经远远地逃离了光阴冢和伯劳的威胁，但依然能觉察到索尔、杜雷、海特·马斯蒂恩、布劳恩、失踪的塞利纳斯、卡萨德的存在，那感觉如急迫的压力箍在他的肩膀上。领事加入朝圣者队伍只是最终出于虚无主义的举动，是一次毫无意义的自杀，只为了给自己的痛苦画上句号。霸主在布雷西亚上的密谋戕害了他的妻儿，而现在，竟连他们的记忆皆已失却；他清醒地知道，自己可恨的背叛——背叛他已经服务了几近四十年的政府，背叛那些信任他的驱逐者，这些都让他无比痛苦。

领事坐上一块岩石，想着在光阴冢山谷里等待的索尔和他年幼的孩子，感到那种空穴来风的自我厌恶逐渐褪去。他想起布劳恩，那勇敢的女人、能量的化身，她正无助地躺着，头骨上接出的伯劳邪物如水蛭般蔓生。

他坐起身，激活飞毯，升到八百米高，如此接近云层顶，似乎举起手就能触摸到。

左面远远的地方，云层倏忽裂开，露出一丝涟漪的鳞波。霍利河正在南方大约五公里外。

领事将霍鹰飞毯猛地倾斜转弯向左，感觉着疲惫的密蔽场力不从心地将他压向飞毯，但绑在身上的绳子给了他一些安全感。十分钟后，他就已高高地凌驾于水面，飞扑而下，以确定那就是宽阔的霍利河，不是什么分流旁支。

那正是霍利河。辐射蛛纱在沿岸低矮的沼泽地带闪闪发亮。建筑蚁筑出的锯齿状高大城塔将幽灵般的浮影投上天空，天色比地面亮不了多少。

领事上升到二十米，拿起瓶子喝了点水，然后全速向下游前进。

抵达杜霍波尔林村庄时，日出的霞光照在了他的身上，那里十分靠近卡拉船闸，御用传输运河急转向西，流往北方的城市居民点和鬃毛。领事知道，这里距首都还不到一百五十公里——但是依霍鹰飞毯的超慢速推算，还要经过七小时才能到达，那真令人发狂。旅途到此境地，他希望能发现一艘正在巡逻的军事掠行艇，或是从纳雅得灌木林驶出的载客飞艇，哪怕一艘可供他征用的机动快艇。但霍利河沿岸除了偶尔出现的燃烧建筑或遥远窗户内的酥油灯之外，没有生命活动的迹象。码头空荡冷清，门可罗雀。河流船闸之上的蝠鲼圈栏现已空寂，大门洞开。河流在下游地段阔展至两倍宽，但再也看不到一排排的运输驳船。

领事咒骂着，继续向前飞行。

这是个美丽的清晨，日出照亮了低云，在地平线边缘斜射而来的光芒中，每一棵灌木和参天大树都摇曳着身姿，这让领事感觉似乎好几个月没见过真正的植物了。堰木和两分橡树在遥远的绝壁上宏伟挺拔，而漫滩上，华丽的光芒照耀着一百万棵潜望豆嫩绿的幼芽，它们正从土著的稻田中勃勃生长。雌木根和火蕨纵贯两岸，每一根枝条和蜷曲的幼芽都在日出的清辉中毫发毕现。

乌云吞没了太阳。开始下雨了。领事扣上严重磨损的三角帽，在卡萨德那件额外的斗篷下蜷成一团，以每分钟一百米的速度向南方飞去。

领事努力回忆着，瑞秋那孩子还剩下多少生命？

尽管前一夜睡了许久，领事的头绪还是因疲劳的作用昏沉沉的。他们抵达山谷的时候，瑞秋还能再活四天。而那正是……四天以前。

领事揉揉脸颊，伸手去拿水瓶，但发现它们全都空了。他可以很轻松地如蜻蜓点水般降下，把瓶子填满河水，但他不想浪费时间。雨水从帽檐滴下，被太阳晒伤的地方疼得让他发抖。

索尔说过，只要我在天黑时能回去，一切就相安无事。换算为海伯利安时间，瑞秋的出生时刻是在二十点整之后。如果没有记错，如果没有算错，她还能活到今晚八点。领事擦擦脸颊和眉毛上的水。如果再过七个小时我能到达济慈，再花上一到两个小时放出飞船，可以让西奥帮忙……他现在是总督了。我能够说服他，让他相信拒不执行悦石隔离飞船的命令是本着霸主的利益。要是他不肯听，干脆就告诉他，是她命令我与驱逐者共同密谋背叛环网。

假如是十小时加上飞船十五分钟的行程，那么在日落之前至少还能省出一个小时。瑞秋将只剩下几分钟的生命，可是……那又怎么样？除了将她送入冰冻沉眠舱以外，我们还能尝试什么别的办法？毫无办法。只能这样。尽管医生警告说，那样做可能会杀死这个孩子，可这也只是索尔最后的选择。但到那时，布劳恩会是怎样？

领事渴了。他又穿上斗篷，但是雨点已经稀少下来，变成蒙蒙细雨，仅够润湿唇舌，让他感觉更渴。他低声咒骂着，开始慢慢下降。也许在河流上方盘旋一会儿，装满瓶子这点时间还是够的。

离河面三十米处时，霍鹰飞毯突然失灵。它一会儿渐缓地下降，光滑得像是低倾角玻璃斜面上的地毯，一会儿又失去了控制，翻滚垂落，这张两米长的毯子载着吓坏的男人，像是被人从一座十层建筑的窗户外

扔了出去。

领事尖叫着，想要跳离，但是绳子将他和飞毯绑在了一起，粗呢绳拴在他的腰带上，把他和飘扬的霍鹰飞毯搅缠在一块，然后他们一起掉了下去，翻滚着，盘旋而下，最后的二十米之下，等待着他的的是霍利河坚实的表面。

领事离开的那天晚上，索尔心中充满了热切的希望。他们终于有所作为了。或者是在朝这方面努力。索尔并不相信领事飞船的低温沉眠舱将是拯救瑞秋的答案——复兴之矢的医疗专家早已指出，使用低温沉眠舱极其危险——但是有选择总是好的，只要有的选择。索尔感觉他们的被动局面持续得太久了，总是单方面等待伯劳的意愿，就像被定罪的犯人等待着登上断头台。

今晚，狮身人面像的内部看起来相当险恶，于是索尔把他们的财物都搬了出去，放到坟墓那宽阔的花岗岩门廊上，又和杜雷一起给躺在那里的马斯蒂恩和布劳恩掖好毛毯和斗篷，垫好背包，充作枕头，尽量让他们舒服一些。布劳恩的医疗监视器还是死活不肯显示任何脑波活动，但她这么躺着，身体还算舒适。马斯蒂恩一阵高烧发作，辗转反侧。

“你觉得圣徒出了什么问题？”杜雷问，“是不是生病了？”

“很容易就能看出来，”索尔说，“在风力运输船中被绑架之后，他一直在荒野中漫无目的地乱转，然后来到了这个光阴冢山谷。此前他一直只能饮雪润喉，没有任何其他食物。”

杜雷点点头，检查了他们置入马斯蒂恩手臂内部的军部医疗片。信

号装置显示静脉内溶液输滴稳定。“但是似乎还有别的什么情况，”耶稣会士说道，“近乎于疯狂。”

“圣徒同他们的树舰之间有一种近乎心灵感应的联系，”索尔说，“树的代言马斯蒂恩眼睁睁看着‘伊戈德拉希尔’号坠毁的时候，一定差一点疯掉。特别是他莫名地知道它必须被毁灭的时候。”

杜雷点点头，继续用海绵擦拭圣徒蜡黄的额头。已经过了午夜，风声渐起，慵懒的旋风卷着朱红色的沙尘，在狮身人面像的双翼和粗糙的边缘哀吟。墓冢都忽明忽暗地发着光。这座突然亮了，那座突然又灭了，没有明确的顺序次列。时间潮汐的威力偶尔会攻击两人，让他俩大口喘气，紧抓岩石，但那幻觉记忆和眩晕的浪潮很快就会褪去。布劳恩·拉米亚还被那条紧密连接在她头骨上的线和狮身人面像拴在一起，他们不能离开。

黎明前的某个时候，云层散开，天空再次清晰可见，密布的星丛清晰得几乎让人难以忍受。现在，只有偶尔出现的熔融尾迹和夜之窗格上金刚石划痕般的狭窄印记还显示着伟大的舰队正在那里作战，但很快，遥远的爆炸又重新开始绽放，一个小时之内，就连坟莹的光芒也在头顶的激战下相形见绌。

“你觉得哪一方会胜利？”杜雷神父问。这两人背靠狮身人面像的石墙坐着，仰起脸，望着墓冢那向前弯曲的双翼间透出的水滴状天空。

瑞秋趴着睡着了，小屁屁在薄薄的毛毯下略微拱起，索尔揉着她的背。“听别人说，环网似乎早就注定必会遭受一场严酷战争。”

“那么你相信人工智能顾问理事会的预言喽？”

索尔在黑暗中耸耸肩。“对于政治.....或者内核在预言事情上的准确性，我的确一无所知。我不过是个闭塞自滞星球上一所小学院里的二流学者。但是我有种感觉，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降临到我们头上.....何来猛兽，时限终于到期，正蹒跚而向伯利恒，等待诞生？[\[26\]](#)”

杜雷笑了。“叶芝，”他说，然后笑容褪去了，“我怀疑这个地方正是新伯利恒。”他低下头，看着山谷里发光的墓冢。“我的毕生都致力于讲授圣忒亚关于向欧米伽点进化的理论。但我们没有达成进化，却得到了这些：人类在天空中的蠢行，还有可怕的假基督等待着继承其余的一切。”

“你认为伯劳是假基督？”

杜雷神父的手肘撑在拱起的膝盖上，双手紧握。“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麻烦了。”他苦笑了一下，“不久以前，我就应该为发现这假基督而高兴.....哪怕是某种冒神明之名的邪恶力量存在，也可以以任何一种神的形式支撑起我溃散的信仰。”

“那么现在呢？”索尔轻轻地问道。

杜雷张开十指。“我也经受了一次十字架之刑。”

索尔想起了雷纳·霍伊特讲述的杜雷故事中的景象；年老的耶稣会士将自己钉上一棵特斯拉树，遭受多年的痛苦和重生，却没有向十字形的DNA线虫屈服，那些线虫即使到现在也还匿藏在他胸膛的血肉之下。

杜雷低下头，不再看着天空。“不会有天父来迎接我们，”他轻声说道，“永远也别相信痛苦和牺牲都是值得的。痛苦只是痛苦。痛苦、黑暗，然后还是痛苦。”

索尔不再用手摩挲婴孩的背。“正是这个令你失去了信仰？”

杜雷看着索尔。“恰恰相反，这更加令我感觉到信仰的必要。自从人类的堕落^[27]以来，痛苦和黑暗就已经驻扎在我们的领地上。但是一定会有希望，我们能够升到一个更高的阶层.....意识能够进化到另一个位面，它将比我们这个习惯漠然的宇宙所对应的位面更为慈爱。”

索尔缓缓点了点头。“在瑞秋长年与梅林症的搏斗中，我一直做一个梦.....内人萨莱也是一样.....梦里我被命令，献祭我唯一的女儿。”

“我知道，”杜雷说，“我听过领事磁盘上的故事概要。”

“那么你知道我的回答，”索尔说，“首先，不能再遵循亚伯拉罕的逆来顺受，即使这逆来顺受是上帝的圣谕。其次，多少世代以来，我们已经为上帝献祭了多少牺牲.....换来的却只是痛苦，这必须停止。”

“但是你还是来了。”杜雷说着，指了指山谷、墓群和黑夜。

“我的确来了，”索尔承认，“但我不是来卑躬屈膝，而是想看看这些神明对我的决定有什么回应。”他又开始抚摩女儿的背。“瑞秋现在只有一天半大，每一秒都在变得更小。如果伯劳是这残忍现状的始作俑者，我想直面它，即便他是你的假基督。如果真有上帝做了这样的事，我也同样会在他面前展示轻蔑。”

“其实，说不定我们已经展示了太多的轻蔑。”杜雷沉思道。

遥远的天空之外，十多个耀眼的小光点漾出波纹和等离子爆炸冲击波，索尔朝天上看去。“真希望我们有高端的技术，足以在上帝面前和他平等对决，”他这话说得紧张兮兮，声音低沉，“让我们敢于虎口拔牙，为所有降临到人类头上的不公复仇，让他改改自己自鸣得意、趾高

气扬的脾气，不然就炸他回地狱去。”

杜雷神父扬了扬眉毛，然后微微一笑。“我能体会你的愤怒。”神父温柔地摸了摸瑞秋的大脑袋。“咱们在日出前稍微休息一下，好吗？”

索尔点点头，挨着他的孩子躺下，把毛毯拉上来，盖住自己的脸颊。他听见杜雷低声说着什么，也许是一声轻轻的晚安，或者祈祷。

索尔抱住他的女儿，闭上双眼，睡着了。

晚上，伯劳没有来。第二天，阳光将西南面的悬崖描上清晨的色彩，照耀在水晶独碑顶部的时候，它还是没来。阳光悄然漫入山谷的时候，索尔醒了；他看到杜雷正睡在他身边，马斯蒂恩和布劳恩依然昏迷不醒。瑞秋动来动去，吵吵嚷嚷。她的哭声是新生儿想要吃奶的声音。奶包所剩无几，索尔喂了她一包，拉上加热拉环，等待着牛奶升到体温的热度。一夜之间，寒冷便已扎根在了山谷，通往狮身人面像的台阶上，霜冻闪闪发亮。

瑞秋贪婪地吃着，发出温柔的咂咂声和啾啾声，在索尔记忆中，五十多年前萨莱给她喂奶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声音。她喝饱以后，索尔轻轻给她拍了嗝，然后把她抱在肩膀上，温柔地来回摇着。

只剩下一天半时间。

索尔疲惫之极。尽管十年前接受了一次鲍尔森理疗，但依然不能阻止他变老。如果一切正常发展，现在他和萨莱早已不用再履行父母义务——独生的孩子进入研究所，出差去偏地参与考古发掘工作——然而瑞秋却陷入了梅林症的魔爪，抚养义务很快又再次降临到他们的头上。随

着索尔和萨莱日渐衰老，义务的曲线走势上升——然后巴纳之域发生了空难，索尔成了孤单一人——现在他相当疲惫，困倦到了极点。但是尽管如此，尽管在他身上发生了种种不幸，一想到自己照顾女儿的每一天都无可抱憾，索尔还是感到心满意足。

只剩下一天半时间。

过了不久，杜雷神父醒来了，两人吃了些布劳恩带回的各式罐头食品，充作早餐。海特·马斯蒂恩没有醒来，但是杜雷给他连上医疗包后，圣徒开始接收流液和静脉输入营养液，医疗包还剩下最后一个。

“你觉得最后这个医疗包该不该给拉米亚用？”杜雷问。

索尔叹了口气，再次检查了她的通信志监视器。“我觉得不必，保罗。从这上面来看，血糖值很高……营养水平监测结果显示，她简直像刚吃过一顿丰盛的大餐。”

“但怎么可能？”

索尔摇摇头。“也许那该死的东西是某种脐带。”他指了指连在她头骨上的线，连接处曾经是神经分流器插槽。

“那么我们今天该做什么？”

索尔朝这片已经褪成绿色和湛青的天穹凝视了一阵，他们已经逐渐习惯了海伯利安天空的颜色。“我们等吧。”他说。

太阳到达天顶之后不久，海特·马斯蒂恩就被热醒了。圣徒突然坐

直身子，叫道：“树！”

正在下边踱步的杜雷慌忙跑上台阶。索尔从墙边的阴影下把躺着的瑞秋抱起，走到马斯蒂恩身边。圣徒的眼睛专注地看着悬崖之上的什么东西。索尔朝上头望了望，但只能看见渐逝的天光。

“树！”圣徒又叫了一声，举起一只长满老茧的手。

杜雷紧紧抱住这个男人。“他产生幻觉了。他以为自己看见了他的树舰‘伊戈德拉希尔’号。”

海特·马斯蒂恩挣扎着，想要挣脱他们的手。“不，不是‘伊戈德拉希尔’，”他干裂的嘴唇深吸入一口气，“树。末日之树，痛苦之树！”

于是两人都抬起头来，但是天空晴朗明澈，只有一小簇一小簇的云朵从西南方吹来。正在那时，一波时间潮汐袭来，索尔和神父在突如其来的眩晕中垂下头。然后潮汐退去。

海特·马斯蒂恩试着要站起身来。圣徒的双眼依然凝视着某个遥远的东西。他的皮肤很热，索尔的手摸着 he 感觉很烫。

“把最后的医疗包拿来，”索尔猛地说道，“准备超级吗啡和抗高热药剂。”杜雷慌忙照办。

“痛苦之树！”海特·马斯蒂恩终于说了出来，“我本要成为它的代言！本要用尔格驱动它穿越时空！主教和巨树的忠诚之音选择了我！我不能让他们失望。”他努力掰了一会儿索尔的手臂，然后倒回石质走廊地面上。“我是真正被选中的，”他轻声说道，能量正从他身上流失，就像空气从一个泄了气的气球里漏跑，“我必须在赎罪的时刻指引痛苦之树。”他闭上双眼。

杜雷连上最后的医疗包，确认监视器设定在监控圣徒的新陈代谢和身体化学物质的急剧变化上，然后激活了肾上腺素和止痛剂。索尔拥抱着这个裹着长袍的人形。

“那既不是圣徒的术语，也不属于他们的宗教信仰制度，”杜雷说，“他用的是伯劳教会的语言。”神父的一席话吸引了索尔的目光。“那样的话，有些神秘的事就能得到解释了……特别是拉米亚故事中的谜团。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圣徒在和末日救赎教派……伯劳教会勾结。”

索尔点点头，将自己的通信志套上马斯蒂恩的手腕，并调整了监视器。

“痛苦之树一定是传说中伯劳的荆棘之树。”杜雷咕哝着，望向那片空寂的天空，之前马斯蒂恩一直在凝视的那片地方。“但是他说，他和尔格被选中，要驱动那棵树穿越时空，这又是什么意思？难道他真以为圣徒可以像为树舰领航一样驾驭伯劳的树？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可以下辈子再问他，”索尔疲惫地说，“他已经死了。”

杜雷检查了监视器，又将雷纳·霍伊特的通信志连了上去。他们试了医疗包的复苏刺激、心脏复苏，还有口对口人工呼吸。监视器信号装置闪都不闪一下。海特·马斯蒂恩，圣徒、树的忠诚之音兼伯劳朝圣者，真正地死了。

他们等了一个小时，怀疑伯劳的这个怪诞山谷中会发生奇迹，但是监视器开始显示尸体在快速分解，于是他们将马斯蒂恩葬在了通往山谷

入口处那条小路五十米外的一座浅墓里。卡萨德留下了一把折叠式铁铲——上边贴有军部术语“壕沟挖具”的标签——两人替换着一人挖坑，一人照看瑞秋和布劳恩·拉米亚。

这两人，一个轻摇着孩子，站在一块大圆石的阴影之下，杜雷则颂了些词句，然后将泥土倾上临时凑合的纤维塑料裹尸布。

“我并不真正了解马斯蒂恩先生，”神父说，“我和他拥有不同的信仰。但我们拥有相同的职业；树的代言马斯蒂恩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做着他认为是上帝的工作，在缪尔的著作和自然的美境中追寻上帝的意愿。他的信念是忠诚无羁的——历经各种困境历练，因顺从而坚定，最终，以牺牲为封印。”

杜雷顿了顿，眯起眼睛望向闪着青铜色光芒的天空。“请接纳你的仆从，主啊，上帝。将他迎入你的怀中，一如有朝一日，你将迎我们入怀，这些追随你，却迷路的羔羊。以圣父、圣子、圣灵之名，阿门。”

瑞秋开始啼哭。索尔带着她四处走动，杜雷将泥土铲上这个人形的纤维塑料包捆。

他们回到狮身人面像的走廊，温柔地将拉米亚移到仅存的一点阴影下面。没有办法为她遮挡薄暮的阳光，除非将她送入坟墓内部，但他俩谁也不愿意这么做。

“领事现在一定已经走过了一半路程，更接近飞船了。”神父长长地喝了一口水，说道。他的前额被晒得黝黑，上面覆着一层汗珠。

“对。”索尔说。

“明天的这个时候，他就会回到这里来了。我们可以用激光切割机

救出拉米亚，然后将她送入飞船诊疗室。也许瑞秋年龄的逆时而动也可以在冰冻沉眠中得到抑制，尽管医生们说这不可能。”

“是啊。”

杜雷放下水瓶，看着索尔。“你相信这些会发生吗？”

索尔回视着他。“不信。”

西南面悬崖壁的阴影逐渐拉长。白天的热量凝结得坚不可摧，然后略微消散。南面的几朵云飘了过来。

瑞秋在门口附近的影子里睡着了。保罗·杜雷站着俯瞰山谷，索尔走上前，将一只手搭上神父的肩膀。“你在想什么，我的朋友？”

杜雷没有回头。“我在想，如果我当初不是真的相信自杀之罪，罪不可赦，我会了结一切，给年轻的霍伊特一个生还的机会。”他看着索尔，略微笑了笑。“但是那时，我胸膛上……他胸膛上的线虫，总有一天会让我复活，尽管我自己死活不愿意……那叫自杀吗？”

“如果把霍伊特带回现世，”索尔平静地问，“这对他算不算是个礼物？”

杜雷好一阵子没说话。然后他握住了索尔的上臂。“我想我该出去走走。”

“去哪儿？”索尔眯起眼睛看着外边，沙漠的下午蒸蕴着厚重的热气。尽管头上覆着低云，山谷仍然热得像火炉。

神父模糊地指了指。“下面的山谷。我很快就回来。”

“小心，”索尔说，“记住，要是领事在霍利河沿岸遇到了巡逻掠行艇的话，他最早可能今天下午就能回来。”

杜雷点点头，走过去拿起一个水瓶，温柔地摸了摸瑞秋，然后沿着狮身人面像的长长的阶梯走下，缓慢而小心地迈着步子，像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

索尔望着他渐渐远去，身影变得越来越小，在热浪中随着越走越远，越发地扭曲变形。然后索尔叹了口气，回去坐在他女儿的身边。

保罗·杜雷试图一直躲在阴影之下，但即使在那些地方，热量也难以抗拒，它们像巨大的枷锁重重地扣在他的肩膀上。他走过翡翠莹，沿着小路走向北方的悬崖和方尖石塔。那座坟墓稀薄的影子在山谷地面上玫瑰色的石头和尘土上描上淡淡的阴影。杜雷继续往下走，在水晶独碑周围的碎石间小心穿行，他抬头望了望，一阵轻缓的风从破烂不堪的窗格间吹来，在坟墓正面的上方高高地打着呼哨。他看见自己在下层表面里的镜影，突然回忆起自己在羽翼高原高处发现毕库拉时，听过晚风在大裂痕中吟唱的风琴乐声。那就像是几辈子以前的事了。也确实是几辈子前的事。

杜雷能感觉到十字形重组肉体对他的意识和记忆造成的损伤。真令人厌恶——简直就是持续遭受中风、再无康复希望的代名词。冥思曾经对他来说只是小儿科，现在却要求极度地专心，有时甚至超出他的能力范围。词语都躲避着他。感情就像时间潮汐一样出没不定，来势凶猛。有好几次，他都不得不离开其他的朝圣者，独自流泪，原因却又不得而

知。

其他的朝圣者。现在只剩下索尔和他的孩子。如果那两人能逃脱厄运，杜雷神父很乐意交出自己的生命。他想，与假基督做交易，这是罪孽吗？

他现在已经远远走下山谷，几乎快到它开始蜿蜒向东的地方，那里地势突然开阔，迎面却是一个死胡同，伯劳圣殿迷宫般的影子在岩石间穿梭。小径蜿蜒通向穴冢，到达西北方的墙面的附近。杜雷感觉到第一座穴冢中的清凉空气，受此引诱，他想要进入，只是为了躲避热量，恢复神志，闭上双眼小睡片刻。

但他继续往前走。

第二座穴冢入口处的岩石雕刻更加华丽繁复，杜雷记起他曾经在大裂痕中发现的古老长方形会堂——那些智力迟钝的毕库拉所“崇拜”的巨大十字架与圣坛。他们所崇拜的是十字形所带来的不齿的永生，而不是十字架所允诺的得到真正复活的机会。但这有什么区别？杜雷摇摇头，试图要抖落那些蒙蔽所有思维的迷雾和玩世不恭。小径蜿蜒通向第三座穴冢，这儿地势略高，它是三座穴冢中最短、最平淡无奇的一座。

第三座穴冢中有光。

杜雷停下来，吸了口气，然后又回头朝脚下的山谷看了一眼。约摸一公里之外的狮身人面像清晰可见，但他很难辨认出阴影中的索尔。有一阵子，杜雷怀疑他们前一天宿营的地方会不会是第三座穴冢……是不是他们中有谁落了一盏提灯在那里。

不是第三座穴冢。除了找卡萨德的时候，三天里没人进过这座墓

冢。

杜雷神父知道，他不该去理会这光芒，而是该回到索尔身边，为这个男人和他的女儿守夜。

但其他人也是单独一个个遭遇伯劳的。为什么我要拒绝召唤呢？

杜雷感到脸颊上湿润了，意识到他正不自觉地默默流泪。他猛地用手背一把抹去泪水，站在原处紧握双拳。

我的心智如今最名不副实。我曾经是智慧的耶稣会士，坚定地遵循着忒亚和普拉萨的传统。甚至我在教会、在神学校学生身上、在那一小部分依然倾听的信徒身上努力推进的神学理论都很强调心智，强调意识绝妙的欧米伽点。上帝不过是灵巧的运算法则。

唔，有些东西不是仅靠智慧就能解决的，保罗。

杜雷走进了第三座穴冢。

索尔猛然惊醒，确信有什么东西正悄然向他爬来。

他猛然跳起，四处察看。瑞秋在她父亲醒来的时候，也从睡梦中醒来，正温柔地小声叫唤着。布劳恩·拉米亚还在原先的地方一动不动地躺着，医疗信号装置闪着绿灯，脑波活动读出器呈浅红色。

他已经睡了至少一个小时；阴影已经悄然滑过山谷地面，太阳破云而出的时候，只有狮身人面像的顶部还暴露在阳光下。阳光的箭矢从山谷入口处斜刺进来，照亮了对面的悬崖壁。风声渐起。

但山谷中没有任何动静。

索尔举起瑞秋，轻晃着她，让她不再哭泣，然后走下阶梯，看看狮身人面像背后和其他的墓穴。

“保罗！”他的声音在岩石间回响。风卷沙尘，扑向翡翠莹上方，但其他墓冢没有任何动静。索尔依然觉得有什么东西正悄然向他逼近，他正被监视。

瑞秋在他的怀抱中尖叫乱扭，她的声音是新生儿那又尖又细的哭号。索尔朝通信志瞥了一眼。一个小时之后，她就只剩下一天的生命。他搜寻着天空里有没有领事的飞船，小声咒骂着自己，然后走回狮身人面像的入口，给婴孩换尿布，又检查了布劳恩的状况，从背包中拽出一个奶包，抓起一件斗篷。太阳隐没之后，热量很快消散了。

在余下半小时的黄昏里，索尔很快走下山谷，大声呼喊杜雷的名字，察看每一座墓冢，却没有进去。经过翡翠莹，霍伊特被杀害的地方，它的侧墙已经开始泛出乳状的绿光。经过黑暗的方尖石塔，它的阴影高高地投在东南面悬崖壁上。经过水晶独碑，它的上缘还在天空里最后的余光中闪亮，然后随着太阳在诗人之城外的某个地方西沉，光芒逐渐暗去。在夜晚突然降临的凉爽和寂静中，索尔经过了穴冢，向每一座墓里大喊，感觉着潮湿的空气如一张洞开的嘴里呼出的冷气，喷在他脸上。

没有人回答。

在最后的暮光中，索尔到达了山谷的拐弯处，附近的伯劳圣殿那混乱的刃形支柱在渐浓的晦暗中显得阴沉不祥。索尔站在入口处，试图搞清楚这些墨黑的阴影、尖顶、椽子和柱台究竟代表什么意思，他大声朝

黑暗的内部喊叫，回答他的却只有回声。瑞秋又开始哭泣。

索尔颤抖着，感觉到后颈上一阵发凉，他不停转着圈，想要出其不意地逮住这幽冥般的监视者，但他只看见愈来愈深的阴影，头顶云层间最初的几颗星星也已出现，他匆忙回头往山谷狮身人面像的方向走，开始是疾步行进，后来夜风吹起，像众多儿童在齐声尖叫，他几乎是大步跑过了翡翠莹。

“该死！”索尔终于到达通往狮身人面像的顶级台阶，大口喘着气。

布劳恩·拉米亚不见了。尸体没了踪影，金属脐带也销形匿迹。

索尔咒骂着，紧紧抱住瑞秋，手忙脚乱地在背包中寻找手电筒。

厚重走廊之内十米远处，索尔找到了布劳恩之前裹着的毛毯。除此之外，一无所获。走廊八面分岔，蜿蜒曲折，一会儿开阔一会儿闭窄，一会儿天花板低得让索尔不得不在地上爬行，右手抱着孩子，于是他的脸都紧挨上了她的小脸。他讨厌待在这座坟墓里。心脏剧烈地跳个不停，他几乎觉得动脉硬化马上就要发作了。

最后的走廊越来越窄，成了死胡同。那条金属线曾经蜿蜒钻入的石头现在只剩下石头而已。

索尔将手电筒咬在嘴里，拍打着岩石，猛推那些大如房间的石头，也许有什么密板会打开，现出后面的地道。

什么都没有。

索尔把瑞秋抱得更紧，开始一路向外走，转错了几个弯，他觉得自己迷路了，心脏跳动得更为狂野。然后他们走进一条走廊，他认出了那

个地方，拐进主廊，终于出去了。

他将孩子抱下台阶，然后远离狮身人面像。在山谷入口附近，他停下来，坐上一块低矮的岩石，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瑞秋的脸颊还靠在脖子上，这孩子安静极了，不乱叫也不乱动，只是弯着柔软的手指抓他的胡须。

风从身后贫瘠的地表上吹来。头顶的云层散开又聚拢，隐没了群星，于是剩下的唯一光亮便是来自光阴冢那令人不适的光芒。索尔害怕他心脏的狂跳会吓着孩子，但瑞秋还是沉静地蜷缩在他身上，她的体温令人心安。

“该死。”索尔低声说。他心里挂念着拉米亚。他挂念着所有的朝圣者，现在他们都离他而去。索尔数十年的学术生涯已经让他养成了为事物寻找固定模式的习惯，这是经验之石上一颗精神的小沙粒，但是海伯利安上发生的事件都没有任何规律可循——只有混乱和死亡。

索尔轻轻摇动着他的孩子，放眼望向贫瘠之地，考虑着要不要立即离开这儿……步行前往那座死寂之城或者时间要塞……步行向西北方向前往海滨地区，或者向东南方前往横切草海的笼头山脉。索尔举起颤抖的手，揉了揉脸——在那旷野之中不可能得到拯救。离开山谷的举动并没有给马丁·塞利纳斯带来活路。据说伯劳在笼头山脉以南曾有活动——远至安迪密恩和其他南部城市——即使这怪物放过了他们，饥饿和干渴也会死死纠缠他们。索尔也许可以依靠树皮草根、老鼠肉，还有高地融化的雪水幸存下来——但瑞秋的牛奶存量有限，即使加上之前布劳恩从要塞带回的供给。然后他意识到，其实牛奶再多也没用……

不到一天之后，我就将孤身一人了。想到这点，索尔忍不住要哀吟

出声。他想要拯救孩子的决心引领他走过了二十五年和上百次以光年计程的旅途。他想要还给瑞秋生命和健康的决心，成了一股显而易见的力量，一种强劲的能量，此前他和萨莱曾经共有，现在他也一直保存着这股活力，就像一名教会的神父保存着教堂的圣火。不，上天作证，所有事情都有来龙去脉，在这表面上杂乱无章的事件平台之下，一定有一根道德的支柱，索尔·温特伯愿意用自己和女儿的性命下注，这个信仰一定成立。

索尔站起身来，慢慢地沿着小径走向狮身人面像，他爬上阶梯，找到一件供热斗篷和几条毛毯，然后为他俩在高梯上铺了一个小窝，海伯利安的风声号叫着，光阴冢越来越明亮。

瑞秋趴在他身上，脸颊靠着他的肩膀，她的小手不停地握了又放，放开手中的世界，进入婴孩睡眠的国度。索尔听到她进入深沉睡眠时轻柔的呼吸，听到她吐出涎水小泡泡的轻柔声响。过了一会儿，他也放开了他对世界的执念，与她一同进入了梦乡。

索尔再次梦见自从瑞秋染上梅林症以来，那个一直令他饱受摧残的梦。

他在一座宏大的建筑物中漫行，那里如红杉木一般粗细的廊柱高高耸入阴郁的天空，绯红的光线从辽远的天顶之上抛下，像一支支实体的箭矢。冲天大火的巨响传来，宛若整个世界在燃烧。他的前方，两颗深红色的椭圆球体闪闪发光。

索尔知道这个地方。他知道自己会在前方发现一座祭坛，瑞秋就躺卧其上——二十多岁的瑞秋，昏迷不醒——然后会传来那个声音，强人所难。

索尔在低处的阳台上停下，盯着下方那熟悉的场景。他的女儿，当年她离家去遥远的海伯利安进行研究生课业研究时，他和萨莱曾与她道别，而现在这个女子正全身赤裸地躺在一块宽阔的石头上。整个场景的顶上，飘浮着赤红的双球体，那是伯劳的凝视。祭坛上放着一把骨质长弯刀，磨得锐利。正在这时，那声音来了：

“索尔！带上你的女儿，你唯一的女儿瑞秋，你钟爱的女儿，去到一个叫作海伯利安的星球，在我即将指引你之地，将她献为燔祭。”

索尔感到一阵暴怒和悲痛，双臂不住发抖。他撩了撩头发，向黑暗中大声喊着，再次重复他以前对那个声音说过的答案：

“再不会有任何献祭，不论孩子还是父母。也不会再有任何牺牲。以恭顺求救赎的时代早已过去。要么作为朋友帮助我们，要么滚开！”

在从前的梦里，这样的回话之后，便是风声和分隔，骇人的脚步声在黑暗中渐行渐远。但这一次，梦境依然持续，祭坛发出微光，女子突然不见，只剩下骨刀。赤红色双球体依然在高空中漂浮，那两颗如星球般大小的红宝石像是充满了火焰。

“索尔，听着，”声音传来，现在音量小了许多，不再是遥远天顶隆隆的雷鸣，而几乎成了他耳边的低语，“人类的未来系于你的选择。如果难以顺从，你能否出自大爱，将瑞秋献祭？”

索尔没有刻意组织语句，却听见了心里的答案。不会再有任何献祭。今天不会有。任何一天都不会有。人类长久以来追寻着上帝，并为对神明的热爱遭受了够多的苦难。他想起了过去的数个世纪，他的民族——犹太人，曾经同上帝谈判，抱怨、争吵、谴责万物的不公，但往往——往往——不论付出多少代价，最终还是归于顺从。一代代人在仇恨的炉箱中垂死挣扎。未来的世代被灼热的冷酷火苗和新生的仇恨刻上伤痕。

这次不会有。永远也不会有。

“答应他，爸爸。”

一只手触到了索尔的手，他惊得跳了起来。他的女儿瑞秋，正站在他的身旁，既非儿童也非成人，而是那个他曾经两度熟知的八岁女孩

——第一次是正常成长，第二次是因为染上梅林症而退回到那个年纪——瑞秋，浅棕色头发，简单地编了个辫子，矮小柔嫩的身体穿着洗褪色的粗斜纹棉布套装和儿童运动鞋。

索尔握住她的手，紧紧地握着，却又不敢太用力，生怕弄疼了她，他也感觉着她小小的握力。这不是幻影，伯劳最终的酷行还没有到来。这是他的女儿。

“答应他，爸爸。”

索尔已经解决了在面对一个已经变得凶残的上帝时，亚伯拉罕是否应该顺从的问题。在人类同他的神祇之间的关系中，顺从不会再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如果那个被选中作燔祭的孩子竟要求顺从那个上帝的一时随念，那该怎么办呢？

索尔单膝跪在他女儿身旁，张开双臂。“瑞秋。”

她用力抱住了他，他记忆中有数不清这样的拥抱，她的下巴高高地悬在他的肩膀上，双臂紧紧箍住，那是出于强烈的爱意。她低声在他耳边说着：“求你了，爸爸，我们必须答应。”

索尔依然拥抱着她，感觉着她瘦弱的手臂环绕着自己，温暖的脸颊贴在自己脸上。他正无声地哭泣，感到面庞上有湿润的东西流入他短短的胡须，但是他不愿将她放开，虽然他可以趁此机会把眼泪抹掉。

“我爱你，爸爸。”瑞秋轻声说道。

他站了起来，用手背一把抹去泪水，另一只手紧紧攥着瑞秋的左手，开始带着她朝脚下的圣坛漫漫前行。

索尔在一种下坠的感觉中醒了，伸手去抓孩子。她正在他的胸脯上熟睡，拳头拧着，大拇指吮在口中，但当他开始直起身来的时候，她也醒了，哭闹着拱起身子，俨然一个受了惊吓的新生儿。索尔站起来，拂下裹在身上的毛毯和斗篷，紧紧把瑞秋拥入怀中。

天亮了。说得更准确一些，清晨已快过去。夜晚已经趁他们睡着的时候消逝，阳光偷偷溜进山谷，扫过墓群。狮身人面像就像某种食肉野兽一般，盘踞在他们头顶，健壮的前肢在他们入睡的楼梯两旁伸展。

瑞秋大声哭着，她饿醒了，吓得小脸都拧了起来，感觉到父亲心中的恐惧。索尔站在强烈的阳光下轻轻摇着她。他走上狮身人面像顶级的台阶，为她换了尿布，热了剩余不多的一包奶喂她，直到她停止了哭泣，安稳地咿咿吸着奶，他给她拍了拍膈，然后带着她四处走动，直到她再次陷入浅浅的睡眠。

距离她的“生日”还不到十小时。十小时不到，夕阳西坠，他女儿将走完生命的最后几分钟。索尔不止一次地希望光阴冢是一幢巨大的玻璃建筑，用以象征宇宙和运行操控它的神灵。那样，索尔会朝着这建筑物扔石头，直到一片完好的窗格玻璃都不剩。

他力图记起梦境中的细节，但在海伯利安的刺目阳光下，梦境的温暖和欣慰被撕裂成了碎片。他如今只记得瑞秋低声说出的恳求。一想到要把她献祭给伯劳，索尔的胃就因恐惧而疼痛。“没事的。”他低声对她说。她又一次在这不愿听从她恳求的安睡之乡中抽搐了一下，呜咽了一声。“没关系的，孩子。领事的飞船很快就要来了。飞船随时都会来。”

直到正午，领事的飞船都还没来。直到下午三时左右，领事的飞船还是没来。索尔在山谷的地面踱步，呼喊那些失踪者的名字，瑞秋醒着的时候，他唱着那些快被遗忘的歌曲，她快要睡去的时候，轻声为她哼着摇篮曲。他的女儿这么小，这么轻：同他记忆中刚出生的时候一样，六磅三盎司重，十九英寸长，对着巴纳之域古风的房屋里古风的什物微笑。

下午早些时候，他正在狮身人面像张开的手爪下的阴影里昏昏欲睡，突然间，一艘太空船从深青金色天空的穹顶掠过，他猛然惊醒，抱着醒来的瑞秋，站起身。

“它来了！”他大喊道。瑞秋动了动，挥舞着小手，似乎在回答。

一长列蓝色的熔融火焰在极其强烈的日光下闪耀着光芒，只可能是大气层中的太空船。索尔上下跳跃，多天以来第一次感觉到如释重负。他大声喊着，跳跃着，直到瑞秋忧虑得大喊大哭起来，索尔才停止了动作，把她高高举起，虽然他知道，她的目光还无法集中，但依然希望她能看见那艘正在降落的美丽飞船，它正在遥远的山脉之上划着弧线，朝高地沙漠降落。

“他说到做到了！”索尔大喊，“他来了！飞船会……”

三声巨响几乎同时在山谷响起：头两声是飞船减速时它的“脚印”超过它自身从而形成的声波激突。第三声是它坠毁的声音。

索尔眼睁睁看着那长长的熔融尾迹明亮的针尖般的顶点突然变得如太阳般耀眼，扩张成一片火焰和沸腾气体构成的云彩，然后上万块燃烧的碎片朝遥远的沙漠翻滚而去。他眨眨眼，想要消除视网膜上的视觉留影，瑞秋仍在啼哭。

“我的天，”索尔低声说着，“我的天。”毫无疑问，飞船已经完全毁灭了。碎片拖曳着黑烟和火焰，朝沙漠、群山，还有远处的草之海飘落，次级爆炸撕裂了空气，即使远在三十公里之外，依然能感觉到那股力量。“我的天哪！”

索尔坐在温暖的沙子上。他筋疲力尽，已无力哭泣，内心空虚，已无心做点别的，只是摇着他的孩子，直到她停止哭泣。

十分钟过后，又有两条熔融尾迹燃烧在天空中，索尔朝天上看去，它们位于天顶，正往南飞行。其中一艘爆炸了，但距离太遥远，声音无法传到这里；另一艘在南面笼头山脉远方的悬崖之下不见了踪影。

“也许那不是领事，”索尔低声说着，“有可能是驱逐者的侵略飞船。也许领事的飞船仍会来接我们。”

但是直到下午快要过去，飞船还没有来。等到海伯利安小小太阳的光芒照在悬崖壁上，它的影子映到了站在狮身人面像最高一级台阶的索尔面前时，飞船还是没有来。直到整个山谷都陷入了影子，它还是没有来。

从这一秒算起，还不到三十分钟，就是瑞秋的生辰了。索尔检查了她的尿布，发现没湿，于是喂了她最后一包奶。她吃食的时候，大大的深色眼睛仰视着他，似乎在寻找他的脸庞。索尔记起了他第一次抱她的几分钟，那时萨莱正在温暖的毛毯下休息；这个孩子的双眼带着同样的对这个新世界的好奇、疑问和惊喜，深深地印入了他的心房。

黄昏之风吹拂着山谷上的云朵，它们飞快地飘移着。西南方先是传来隆隆的声音，像是遥远的雷声，然后这声音伴随着有节奏的扰人炮声传来，极可能是南方五百多公里开外的核弹或是等离子爆炸。索尔搜寻

着逐渐降低的云层上的天空，偶尔能瞥见炽热的流星尾迹在头顶上划出一道道弧线——可能是弹道飞弹或登陆飞船。不管是什么，它都已经为海伯利安而捐躯了。

索尔不去管这个。瑞秋喝完了奶，他柔声对她唱歌。他本已走到山谷的入口，但是现在他又慢慢地走回狮身人面像。墓群正闪着前所未有的炽烈光芒，电子激起的氖气射出耀眼的光芒，泛着层层光波。上方，西沉的太阳发射出最后几束光芒，将低云染成了一片淡彩火焰的云幕。

距离瑞秋的最后一次生日庆典只剩下三分钟不到了。索尔知道，即便领事的飞船现在抵达，他也来不及登船，更来不及将孩子送入冰冻沉眠。

他也不想这么做。

索尔慢慢地爬上通往狮身人面像的阶梯，心中料想着二十六标准年以前，瑞秋也同样走过这条路，从没想到在那黑暗的墓穴中等待着她的，竟是这样的命运。

他在最后一级台阶上稍作停歇，深吸一口气。现在已经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太阳射来的光线，它充满了天空，似乎要引燃狮身人面像的双翼和上部物体。坟墓自身似乎在散发着它储积的光能，就像希伯伦沙漠中的岩石，多年以前索尔曾经在那儿的荒漠中漫步，寻找启示，却只找到了忧愁。空气也微微地闪着光，风声渐起，将砂粒吹过山谷地面，复又温和下来。

索尔在顶级石阶上单膝跪下，脱下瑞秋身上裹着的毛毯，直到孩子只穿着柔软的棉布婴儿服。襁褓。

瑞秋在他的手中扭动着身子。她的脸颊发紫，十分光滑，那一双小手红红的，用力握拳，又放开。索尔的记忆中，当医生把那个婴孩递给索尔的时候，她就完全是这样的，他当时也是像现在这样注视着他新生女儿，然后把她抱上萨莱的腹部，让做母亲的也能好好看看。

“啊，上帝呀。”索尔吸了口气，又垂下另一条腿，现在是真正地跪下了。

整个山谷都摇撼起来，仿佛是地震的颤动。索尔能够模模糊糊地听到南部遥远之地传来的持续不断的爆炸声。但是现在，更让人忧心的是从狮身人面像中射出的骇人光线。索尔身后的影子远远地拖在阶梯之上，延伸过整个山谷地面，足有五十米长，随着坟墓的搏动和光芒的震颤，也在不住跳跃。索尔眼角的余光瞥见其余的坟墓也亮起辉煌的光芒——如同巨大而结构复杂的原子反应堆熔毁前的最后几秒钟。

狮身人面像的入口律动着蓝光，然后变成紫罗兰色，最后变成惨白。狮身人面像之后，光阴冢山谷上方的高原壁墙之上，一棵令人难以置信的巨树闪着微光出现了，那巨大的树干和尖利的钢铁树枝刺穿发光的云层，直通其上。索尔飞快地瞥了一眼，望见那些三米长的荆棘和上面挂着的可怖果实，然后他又看回狮身人面像的入口。

不知何处，风声怒号，雷声隆隆。某个地方，朱红色的尘雾像干燥的血幕飘扬起来，映照在墓群可怕的白光之下。不知什么地方，众人大声呼号，齐声尖叫。

索尔不去理会这一切。他的双眼只顾看着他女儿的脸，还有她身后远处，现在，有个影子塞满了墓群闪光的入口。

伯劳出现了。这怪物不得不低下头，它那三米高的身躯和铁刃才堪

堪扫过门顶。它走上狮身人面像的顶层走廊，朝前行进，这半生物半雕塑的东西，每跨一步，都伴随着梦魇中那可怖的沉着。

渐逝的天光在怪物的甲冑上泛起波纹，如瀑布一般淌下弧形的胸甲，流向钢铁荆棘，在每一个关节上冒出的指刃和柳叶刀上闪耀。索尔把瑞秋抱在胸前，直直地望进那个被看作是伯劳眼睛的千面红色熔炉。日落淡入了索尔不断重现的梦中那血红的光芒。

伯劳的头微微转了转，毫无摩擦地转了个圆圈，向右旋转九十度，向左旋转九十度，好像这怪物在环视他的领地。

伯劳向前走了三步，停在索尔面前不到两米的地方。怪物的四只手臂扭曲着举起来，指刃舒展。索尔紧紧地抱着瑞秋。她的皮肤湿润了，她的脸庞因为出生时的吃力而发青发紫。只剩下几秒了。她的双眼向着不同的方向转动，似乎要努力看清索尔。

答应他，爸爸。索尔记起了梦。

伯劳的头低了下来，直到那恐怖的头罩之下，红宝石的双眼死死盯住了索尔和他的孩子。它水银的下颚略微分开，露出里面一层层一排排的钢铁锯齿。四只手伸到前头，金属手掌朝上平摊，停在了索尔面前半米的地方。

答应他，爸爸。索尔记起了梦，记起了他女儿的拥抱，他意识到，在最后——当其余的一切都灰飞烟灭——对于所爱之人的忠诚是我们能够带入坟墓的唯一东西。信任——真正的信任——便是那种爱的托付。

索尔举起他新生垂死的孩子——几秒钟大的孩子，现在正以她最初和最后的呼吸啼哭着——把她递给了伯劳。

失却了她微弱的重量，索尔当头感到一阵眩晕。

伯劳举起瑞秋，向后退去，光芒包容了它。

狮身人面像背后，荆棘树停止了闪光，进入颇合时宜的状态，视野中的它变得骇人地清晰。

索尔往前走去，双臂祈求般地张开，伯劳步步退后，走入光芒之中，消失了。爆炸吹皱了云层，冲击波的重压把索尔冲得跪倒在地。

在他身后，四周，光阴冢正在打开。

第三部

31

我醒了过来，但是就这么被人叫醒，我心里老大不乐意。

亮光突然侵入，我侧过身，斜眼瞧着，咒骂着，我看见利·亨特坐在床边，手里依旧拿着一支气雾剂针筒。

“你吃了好多安眠药，睡了整整一天了，”他说，“起来晒晒太阳吧。”

我坐起身，擦了擦黏在脸上的头发，眯起眼向亨特看去。“到底谁允许你进我房间的？”由于用力说话，我开始不停咳嗽，亨特从盥洗室拿着一杯水回来了。

“给你。”

我喝着，想要大发雷霆，但夹在痉挛和咳嗽之间，一切徒劳无益。梦境的残迹就像晨雾一般逃之夭夭。我突然感到非常丢脸。

“穿好衣服，”亨特一边说一边站起身，“首席执行官希望你在二十分钟内去她的房间。你睡着的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

“什么事？”我揉揉双眼，手指梳理着乱糟糟的头发。

他笑了笑，滴水不漏。“你可以接入数据网看看。尽早下去，到悦石的房间。赛文，给你二十分钟时间。”他离开了。

我接入数据网。如果想要形象化地表示进入数据网是什么样子的，其中一种方式是想象一小片旧地的海洋，它在不同时期会有着不同程度的湍流。平常的日子里，往往显示出一片平静的海域，带着令人好奇的波纹。危急存亡之际，显示的是随风翻变的波浪和带着白色泡沫的海浪。今天，飓风正在肆虐。登录被延迟，任何接入信道都如出一辙，混乱统治着时时更新的崩溃巨浪，数据平面矩阵疯狂地进行着存储转移和主要信用的传输，而全局呢，平日里只是信息和政治论辩的多层信号，现在却变成了混乱的狂怒之风，弃置不用的公民表决，以及过时的形势模板，这些东西如同破烂的云朵被狂风卷得无影无踪。

“噢，老天啊。”我小声说道，断开了接口，但是我仍感觉到信息流的压力重重地锤打着我植入物的电路和我的大脑。战争。闪电奇袭。环网即将面临的毁灭。弹劾悦石的话语。几十个世界上的暴动。卢瑟斯星球上伯劳教会的起义。军部舰队对海伯利安系统的遗弃，他们拼死拯救后院，但是太迟，太迟了。已经遭受袭击的海伯利安。恐惧，恐惧通过远距传输器发动的侵略。

我站起身，一丝不挂地跑去淋浴房，飞快地进行了声波洗浴。不知道是亨特还是谁，在那里摆放着一件正式的灰西装和斗篷，我匆匆忙忙穿戴上，把湿头发朝后梳了梳，湿漉漉的卷发落在我的衣领之上。

可不能让人类霸主的首席执行官等。哦，不，她不会多等一秒钟。

“你来得真是准时。”梅伊娜·悦石在我进入她的私人房间后说。

“你他妈都做了什么？”我对她厉声叫道。

悦石眯起眼睛。显然，人类霸主的首席执行官不习惯别人跟她那样讲话。真是堆臭狗屎，我想。

“记住你是谁，你在跟谁讲话。”悦石冷冰冰地说。

“我不知道我是谁。而我在对谁讲话呢，也许是自贺瑞斯·格列依高以来的最伟大的刽子手。你到底为什么要让战争发生？”

悦石再次眯起眼，左右四顾。这里就我们两人。她的起居室非常宽敞，虽然黑，但让人感觉很舒服，墙上挂着来自旧地的原版艺术画。在那个时候，我丝毫不在乎我是否是站在一间挂满了梵高原版画的房间里。我盯着悦石，从百叶窗中透过一点微弱的光线，让我看见这林肯式的脸庞，我觉得那仅仅是一张垂老女人的脸。她也回眼盯着我看了会儿，然后扭过了头去。

“哦，抱歉，”我大叫道，可口气中毫无歉意，“你没让它发生，是你主动开战的，对吧？”

“不，赛文，我没有主动开战。”悦石的声音很平静，几乎是在低声细语。

“说大声点。”我朝她咆哮。我在高高的窗户边来回踱步，凝视着从

百叶窗中投进来的光，它们在我身上游移，看上去就像是描上去的斑纹。“还有，我不是约瑟夫·赛文。”

她一扬眉。“叫你济慈先生如何？”

“你可以叫我‘非人’，”我说，“所以其他巨头来的时候，你就可以说，让你瞎眼的‘非人’，然后他们就会拍拍屁股走人，说这是上帝的旨意。”

“你打算弄瞎我的眼睛吗？”

“我现在就可以扭断你的脖子，不带一丝悔恨地从这儿走出去。这星期，会有数以万计的人死于非命。你怎么能让它发生？”

悦石摸了摸下嘴唇。“未来会朝两个方向发展，”她轻轻地说，“一个是战争和完全的未知，另一个是安宁和必然的完全大灭绝。我选择了战争。”

“这都是谁说的？”现在，我的声音中涌现出更多的好奇，而不是愤怒。

“这是事实，”她朝自己的通信志瞥了一眼，“我必须在十分钟后在议会成员面前宣布开战。告诉我，海伯利安的朝圣者有什么消息。”

我双臂交叉抱在胸前，低头凝视着她。“如果你答应我几件事，我就会告诉你。”

“如果我办得到，我会答应你。”

我顿了顿，意识到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手段可以让这个女人签发一张

保证其不食言的空额支票。“好吧，”我说，“我想让你给海伯利安发超光信息，叫他们撤销对领事飞船的监控，再派人到霍利河上游找到领事。他在离首都大约一百三十公里的地方，在卡拉船闸之上。他可能受伤了。”

悦石弯着一根手指，揉着她的下嘴唇，点点头。“好，我会派人去找他的。至于释放飞船，就要看你告诉我什么东西了。其他人还活着吗？”

我把短斗篷卷在身上，一屁股坐在她对面的躺椅上。“有几个。”

“拜伦·拉米亚的女儿呢？布劳恩？”

“伯劳把她抓住了。她现在暂时昏迷着，跟某种神经分流器连接了起来，接入了数据网。在我梦里.....她正飘浮在什么地方，与那个植入的人格，也就是第一个济慈重建人格重新团聚了。两人正在进入数据网.....确切说来是万方网。在以前，我从没梦见过这个内核线路和维度，也没梦见过这接入的网络。”

“她现在还活着吗？”悦石靠了过来，态度相当认真。

“我不知道。她的身体不见了。我还没看见她的人格是从哪里进入万方网的，我就醒来了。”

悦石点点头。“上校呢？”

“卡萨德被莫尼塔带到了什么地方，这个人类女子似乎是住在光阴冢中，跟着光阴冢一起在时间中旅行的。我最后看到上校时，他正在赤手空拳攻击伯劳。其实，应该是一帮伯劳，成百上千个伯劳。”

“他还活着吗？”

我摊开双手。“我不知道。这些是梦！是碎片。零零碎碎的感觉。”

“诗人呢？”

“塞利纳斯被伯劳夺去了性命。他被刺在了荆棘树上。但是后来我在卡萨德的梦里又瞥见了。塞利纳斯还活着。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么说来，荆棘树是真的？并不只是伯劳教会宣扬出来的喽？”

“噢，对，是真的。”

“而领事走了？打算回到首都？”

“他带着他祖母的霍鹰飞毯。一开始还好好好的，但是飞到卡拉船闸的时候，嗯，这我提到过，出了岔子。飞毯.....还有他.....都掉到了河里。”我把她下一个问题也一并回答了，“我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

“那神父呢？霍伊特神父呢？”

“十字形把他变回了杜雷神父。”

“是杜雷神父？还是无脑子的复制品？”

“是杜雷，”我说，“但.....损坏了。气馁了。”

“他还在山谷里吗？”

“不。他进入了一个穴冢，以后就再也没见到他。我不知道他发生

了什么事。”

悦石朝她的通信志瞄了一眼。我想象着那混乱不堪的场面，在这栋建筑里.....在这个世界上，在环网的其余地方盛行。显然，首席执行官在她对议会演讲前，隐退到这里，独自待上十五分钟。这可能是她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最后一次享受独处。也许再也没有机会了。

“马斯蒂恩船长呢？”

“死了。他被埋在了谷里。”

悦石深吸了口气。“温特伯和他的孩子呢？”

我摇摇头。“我的梦杂乱无章.....也不遵循时间顺序。我觉得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是我感到困惑，”我抬起头。悦石正耐心地等着我讲完，“伯劳出现的时候那孩子只剩下几秒钟时间，”我说，“索尔把孩子献给了那怪物。我想它已经把孩子带到狮身人面像中去了。光阴冢正闪耀着明亮的光。有.....其他的伯劳.....在出现。”

“这么说来，光阴冢已经打开了？”

“对。”

悦石碰了碰通信志。“利？听好，让通信中心的执勤官联系海伯利安的西奥·雷恩，还有那里的军部人员。命令他们释放我们拘留的飞船。还有，利，告诉总督，我会在几分钟后给他发一条私人信息。”那机器叽叽地鸣叫起来，她回头朝我看来，“你还梦到其他什么了吗？”

“影像。话语。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那些东西太超乎寻常了。”

悦石微微一笑。“你有没有意识到，你正在梦见一些事件，而这些事件是另一个济慈人格无法经历到的？”

我什么也没说，我被她的话惊呆了。我和朝圣者的联系很可能是通过某种基于内核的线路，连到了布劳恩的舒克隆环中的人格植入物，通过它，通过它们共享的原始数据网，得以洞晓这一切。但是那个人格被解放了，数据网也应该由于远距离而无法运转。如果没有发射器，即使超光接收器也不能接收消息的。

悦石收起笑容。“你说得出原因吗？”

“不，”我抬起头，“也许它们仅仅是梦罢了。真的梦。”

她站了起来。“也许，如果我们能找到领事，我们就能知道。或者等到他的飞船飞到山谷中的时候。我还有两分钟就得去议院了。还有什么事吗？”

“有个问题，”我说，“我是谁？为什么我会在这里？”

那细微的笑容又出现了。“这种问题不论是谁都不清楚，赛——济慈先生。”

“我是认真的。我想你比我更清楚这些。”

“是内核派你来的，把你作为我和朝圣者之间的联络员。还有，也派你去观察。你，毕竟，是个诗人，是名艺术家。”

我弄出一阵响声，站起身来。两人慢悠悠地朝私人远距传送门走去，那扇门会带她到议院。“在这样一个世界末日的时候，观察能有什么好处呢？”

“那就去发现吧，”悦石说，“去看看世界末日。”她递给我一张微卡，可以用通信志使用。我把它插了进去，瞄了一眼触显；那是一张寰宇授权芯片，可以让我有权使用所有传送门，不管是公用、私用，还是军用。这是一张通往世界末日的门票。

我说：“如果我被杀了呢？”

“那我们将永远听不到你问题的答案了。”首席执行官悦石说。她飞快地碰了碰我的手腕，然后转过身，踏进了传送门。

在那几分钟内，我孤零零地站在她的房间里，欣赏着光线，欣赏着寂静，欣赏着艺术。墙上有一幅梵高的画，价值连城，大多数星球都买不起。这幅画作表现的是这位画家在阿尔勒的住所^[28]。疯狂自古就有。

过了片刻，我起步离开。我凭着通信志的记忆，随着它的引领，通过政府大楼的迷宫，最后终于找到了中央远距传输器的终端。我走了进去，去发现世界末日。

世上有两条全程远距传输通道，它们径直穿越了环网：中央广场和特提斯河。我传送至中央广场，在那儿，青岛-西双版纳的半公里商业街的一端通进新地，另一端则通进永埔星的简短海滨商业街。青岛-西双版纳是即将遭受第一波攻击的世界，三十四小时后，这里就将面临驱逐者的猛攻。新地列在了第二波冲击的名单上，即使现在已经宣布这一事实，但实际上离入侵还有一个多标准星期。而永埔星在环网内部，离遭受攻击还有很多年。

青岛这里没有恐慌的迹象。人们被吸引到数据网和全局中，而不是在街上游玩。走在那狭窄的小巷里，我能从一千台接收器和私人通信志中听见悦石的声音，那是奇怪的和声细语，而我周围则充斥着街道上小贩的高声吆喝，电车嗡嗡地在头上的运输层驶过，我能听见轮胎驶在湿漉漉的公路上的滋滋声。

“.....差不多八个世纪前，一位领导人在袭击前夕告诉他的人民——‘我所能奉献的没有其他，只有热血、辛劳、眼泪与汗水。’^[29]你们问我，我们有什么策略？我对你们说：那就开战吧，在太空，在陆地，在天空，在海洋，用我们的力量，用正义和公正给予我们的力量，开战吧。这——就是我们的策略.....”

青岛和永埔星之间的传送区附近有军部的军队，但是行人仍一如既往在那儿川流不息。我心里琢磨着，军队什么时候会霸占中央广场的步行街，作军事车辆运输用呢。我想，这些车子是朝前线开赴，还是朝后撤退呢？

我迈了进去，进入了永埔星。那里的街道还是干的，中央广场的岩石城墙之下的三十米开外的地方，海洋偶尔会喷溅出水花。天空一如往常，带着赭灰相间的威吓之色，在中午就显现出的不祥黄昏之色。小小的石质商店中闪着灯火和货物的亮光。我意识到这里的街上比平常少了好多人，空空荡荡的；人们站在商店里，坐在石墙或石椅上，低着脑袋，无神地侧耳倾听。

“.....你们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会回答两个字：胜利。不惜任何代价的胜利，不管如何恐怖也要取得的胜利，不管路途多长多难，必得取得的胜利。因为，如果无法胜利，我们都将无以生存.....”

排在埃德加镇枢纽终端那儿的队伍很短。我打入无限极海的编码，迈了进去。

天空跟往常一样还是万里无云，一片绿色，浮城之下的海洋是更深的绿色。海藻农庄飘浮在地平线上。远离中央广场，这里的人更少了。木板路上几乎一个人影也没有，一些商店也关门大吉了。一群男人站在皮船码头边，聆听着一台古老的超光接收器的声音。悦石的声音平淡，带着金属质感，飘荡在充满海味的空气中。

“……但是现在，军部的部队已经在向他们的岗哨集结，他们心中不带任何感情，他们带着坚定的决心，带着信念，他们不仅仅会拯救所有面临危险的世界，而且会拯救人类霸主的一切，我们不会落入那些最邪恶、最残暴之人的暴政之下，不会让他们玷污历史……”

十八小时后无限极海将会面临入侵。我仰望天空，心里带着些许期盼，想在那儿看到游群敌兵的迹象，看到轨道防御和太空军队活动的迹象，可唯有天空、温暖的天气，以及这个城市在海上的轻摇轻晃。

天国之门是入侵名单上的第一个世界。我迈进泥滩的贵宾传送门，站在黎绂津顶点上俯瞰着这个美丽的城市，真是名不副实。此地已是深夜。这么晚了，技工街道清扫工已经出来了，他们的刷子和声波嗡嗡地震着鹅卵石，但是这里却有动静，黎绂津顶点的公共终端排着一长队静悄悄的人群，漫步区传送门那里排着的队伍更长。我可以看见当地警察高高的身影，他们全副武装，穿着褐色的冲击甲，但是如果军部的部队闯到这里，加以增援，那就不会看见他们了。

排队的人不是当地的居民——黎绂津顶点和漫步区的地主们当然有他们的私人传送门——他们看上去是一些工人，来自厥类森林和公园几

公里外的开垦计划的工人。没有什么恐慌，交谈也少得可怜。队伍列队前进，看上去就像是耐性十足的忍受痛苦的一家子人，在慢吞吞朝吸引人的主题公园前进。他们带的东西没有比旅行袋和背包还大的了。

我感到惊奇，难道我们这么要面子，即使面对入侵，还是如此安之若素吗？

十三小时后天国之门会面临入侵。我按着通信志，进入全局。

“.....如果我们能够反抗此威胁，那么，我们钟爱的世界将保持完好，垂死环网的生命将迈入阳光普照的未来。但是如果我们缴械投降，那么，整个环网，霸主，我们知道的一切，我们关心的一切，都将沉入又一次黑暗时代的深渊，到那时，科学之光被颠倒，人类自由被剥夺，这一次黑暗时代将会更加无穷无尽地险恶，无穷无尽地暗无天日。

“所以，让我们振作起来，迎接我们的责任吧，让我们都担起责任吧，如果人类霸主和它的保护体，和它的联盟，能够在接下来维持万载千秋，人类仍旧会说：‘那就是他们最美妙的时刻。’”

这个城市寂静、带着新鲜气味，在其下方某处，射击开始了。首先传来的是钢矛枪的喋喋不休声，然后是防暴击昏器的深沉嗡嗡声，接着是激光武器的尖叫声、滋滋声。漫步区传送门前的人群急急地涌向终端，但是防暴警察从公园里出现了，他们接通了卤素探照灯的电源，让人群暴露于眩光之下，警察开始用手提扩音器向他们发出命令，叫他们重新排好队，不然就散开。人群迟疑了片刻，队伍前前后后扭动着就像一只被混沌水流困住了的水母，然后——他们听见了比刚才更响更近的开火声音，在它的刺激下——又向传送门的平台涌去。

防暴警察发射了催泪瓦斯和眩晕毒气罐。暴徒和远距传输器中间，

紫罗兰色的阻断场呜呜地突然出现，卡在了他们中间。一列军用电磁车和安全掠行艇的队伍飞在城市的低空，探照灯朝下刺戳。其中一束光束照到了我，停在了我身上，直到我的通信志闪烁出一段询问信号，然后那束光移开了。开始下雨了。

安之若素也不过如此。

警察已经确认黎绂津顶点的公共终端没有了危险，他们正一个个迈进我刚刚使用的私人大气保护体传送门。我决定去别处。

军部的突击队员守卫着政府大楼的大厅，他们审查着远距传输的到来者。但事实上，这个传送门是环网中最难企及的入口之一。我通过了三个检查点，然后抵达了行政与住宅侧楼，也就是我的公寓所在。突然，守卫跑了出来，赶走主大厅中的其他人，保护好附属大厅，然后悦石急急地走了出来，身边环绕着一群顾问、助手和军事领导者。意外的是，她看见了我，于是停下了脚步，她的扈从也笨手笨脚地停了下来。隔着穿着战斗装甲的海兵组成的人墙，悦石朝我开口了。

“非人先生，你对演讲有何想法？”

“妙极，”我回答道，“真是振奋人心。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是从温斯顿·丘吉尔处剽窃而来的。”

悦石笑了笑，微微耸了耸肩。“如果要剽窃，就剽窃人们已经遗忘的大师吧。”她的笑容褪去了，“边境有什么消息？”

“人们开始明白他们面临的现实，”我说，“除了恐慌。”

“我也总是这样，”首席执行官说，“朝圣者有什么消息？”

我很惊讶。“朝圣者？我还没……做梦呢。”

那些扈从组成的人流以及迫在眉睫的事件开始驱策着她，赶着她向大厅里走去。“也许你不再需要通过睡觉做这些梦了，”她叫道，“试试看。”

我目送她离去，现在我可以去找我的套房了，我走到门口，但是心中突然涌起一股对自己的厌恶，扭头离开。我内心充满了恐惧和震惊，我在逃离这袭向我们所有人的恐怖之物。我很乐意躺在床上，不睡觉，紧紧地拉着被子，拉到下巴上，为环网哭泣，为小孩瑞秋哭泣，为我自己哭泣。

我离开住宅侧楼，走进中央花园，沿着砂砾小径游荡。微小的遥控物在空气中嗡嗡作响，就像蜜蜂，有一只与我并驾齐驱，与我一同穿越了玫瑰园，跟着我一道走入一处地方，此处，雾气蒙蒙的热带植物中，凹陷的小径九曲十八弯，最后，我来到了桥边的旧地区域。我坐在了一条石椅上，记得曾在这里和悦石谈过话。

也许你不再需要通过睡觉做这些梦了。试试看。

我把腿抬到椅子上，双手抱膝，指尖抵在太阳穴上，闭上了眼睛。

马丁·塞利纳斯扭动翻腾，那痛苦中带着十足的诗意。一根两米长的钢铁荆棘从他的两块肩胛骨之间刺穿了他的身体，然后从他的胸前戳了出来，探出一米长的尖端，真是疼人。即使他舒展猿臂也无法碰触到尖端。那荆棘毫无摩擦，他满是汗水的手掌和蜷缩的手指怎么也抓不牢。可虽然那棘刺滑溜得触手不及，他的身体却没有滑脱，他被牢牢地钉在了那里，就像被钉住作展出的蝴蝶。

没有血。

理性在痛苦的疯狂阴霾中回归，之后的几小时里，马丁·塞利纳斯惊异万分地思索着。没有血。可是有疼痛。哦，对，那是源源不绝的疼痛——超越了诗人想象的疼痛，他那最狂野的想象也想象不出此种痛苦，超越了人类忍耐、超越了苦难疆界的疼痛。

但是塞利纳斯坚忍着。塞利纳斯承受着那苦楚。

他开始第一千次的尖叫，声音粗砺，内容空洞，言不成句，甚至没了猥亵。词语无法传达这种痛楚。塞利纳斯尖叫着，扭动着。过了一会儿，他四肢无力地挂在了那儿，一根长长的棘刺响应着他的摇摆，也微微晃动着。他的上面、下面、身后挂着其他人，但是塞利纳斯没有花时

间去注意他们。每个人都被自己个人的痛楚之茧分开了。

“为什么这里是地狱，”塞利纳斯想，引用了一句马洛的话，“而我竟置身其间。[\[30\]](#)”

但是他知道这不是地狱。也不是什么来世。但他也知道，这不是现实的分支；那棘刺穿透了他真实的身体！八厘米的有机钢铁穿透了他的胸脯！可他没死。他没流血。这是某个真实之地，某个真切之物，但不是地狱，也不是人世。

这里的时间很古怪。塞利纳斯以前知道时间会拉长，会变慢——坐在牙科医生椅子上暴露出神经的痛楚，待在医疗诊所候诊室等着治肾结石的痛苦——时间可以变慢，愤怒的生物钟的指针休克不动，时间也仿佛不动了。但那时，时间其实是在动的。牙根管填充手术完成了。超级吗啡终于抵达了，生效了。但在这儿，没了时间，空气也凝固住了。痛苦是波浪的涡流和泡沫，而那波浪永不停歇。

塞利纳斯既愤怒又痛苦地尖叫。在他的棘刺上扭动。

“天打雷劈！”他终于说出了口，“天打雷劈的狗娘养的直娘贼。”这些词语是另一个生活的遗迹，在这棵树的现实之前，从前的生活都仿佛成了梦境。塞利纳斯仅仅恍惚记起了那生活，他也恍惚地记起了伯劳把他带到了这里，把他刺在这里，留在了此处。

“哦，上帝啊！”诗人尖叫道，双手抓着棘刺，想要把自己抬起来，以减轻那沉重身体带来的痛楚，那重量无限加大了那无限的痛苦。

底下是一幅风景。他远眺到几里外。那是静止不动的纸型立体布景，是光阴冢的山谷以及远处的沙漠。连那死寂之城和远山也被复制成

了塑化贫瘠缩微模型。这些都无关紧要。在马丁·塞利纳斯的心中，只有这棵树和那痛苦，这两者不可分割。塞利纳斯在剧痛中咧嘴大笑，露出他的牙齿。当他还是旧地上的孩子时，他和他最好的朋友阿马尔斐·施瓦茨曾去参观过北美保护区的天主教公社，了解了他们拙劣的神学理论，之后他好多次取笑“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刑罚”。当时，年轻的马丁张开手臂，叉开双腿，仰起头说道：“哎呀，我能从这儿看到整个城市。”阿马尔斐放声狂笑。

塞利纳斯尖叫。

时间并没有真的流逝，但是过了会儿，塞利纳斯的头脑回到某种类似线形观察的东西中去了……不同于盲目接受的痛苦组成的沙漠中那星星点点、毫不连贯的清晰纯粹的痛楚绿洲……在他对自己痛苦的线形感觉中，塞利纳斯开始把时间强加在这永恒之地上。

首先，猥亵之语让他的痛苦变清晰了。他把痛苦喊了出来，愤怒也变得清晰透彻了。

然后，在喊叫和痛苦的纯粹痉挛之间的疲惫时间中，塞利纳斯沉浸于思索。起初，这仅仅是为了对头脑里的时刻表进行排列细数，那些时间把十秒前的痛楚和即将到来的痛楚分隔了。塞利纳斯发现，在聚精会神的时候，那痛楚会稍微减轻——虽然仍无法忍受，仍驱赶着所有的真正思想，就像风中的烟云，但或多或少总是减轻了。

于是塞利纳斯开始集中精神。他尖叫着，谩骂着，扭动着，但是他集中着精神。由于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可以让他集中精神，他只能集中在痛苦之上。

痛苦，他发现，是有结构的。它有一个建筑平面图。它的结构比一

只拥有腔室的鹦鹉螺更加复杂，比扶壁众多的哥特大教堂带着更多巴洛克风格。即使在喊叫时，马丁·塞利纳斯也在研究着他那痛苦的结构。他意识到，那是一首诗。

塞利纳斯第一万次拱起身体，拱起脖子，在这不可能缓解痛苦的地方，搜寻着痛苦的缓解，但是这次，他看见了头顶五米高的地方有一个熟悉的身影，挂在一个没啥两样的棘刺上，在那虚幻的痛楚中扭动着。

“比利！”马丁·塞利纳斯喘息着，这是他首个真实的想法。

从前的君王和恩主越过无边无尽的深渊凝视着，已经被痛苦蒙蔽了双眼，同蒙蔽了塞利纳斯的双眼一样，但是他还是微微侧过身，似乎在这名字被遗忘的地方，回应对他名字的召唤。

“比利！”塞利纳斯再次喊道，然后由于痛苦，眼前一片模糊，头脑也一片模糊。他集中在痛苦的结构上，跟随着它的模式，仿佛他在追踪这棵树的树干、树枝、嫩枝和棘刺。“陛下大人！”

塞利纳斯听见另一个声音盖过了那喊叫声，然后惊奇地发现喊叫声和那声音都出自自己之口：

.....汝乃幻梦之物；

汝之狂热——细想地球；

若有望，福佑待汝何？

何者避风港？万物皆有居；

众人皆有喜悦痛苦之每一天，
不论他的辛劳是高尚是低下——
痛苦唯一，喜悦唯一，截然不同：
唯有梦想者怨恨自己的一生，
虽罪有应得，但带着更多的忧愁！[\[31\]](#)

他知道这首诗，不是他的，而是约翰·济慈的，他感觉到，这些词语越发地构建起他周身的痛苦混沌。塞利纳斯知道，这痛苦与生俱来——是宇宙给予诗人的礼物。它是他所感受到的痛苦的物理反应，将其赋予诗文、散文、所有那无用的生命时光。它比痛苦更痛苦；它是忧愁，因为宇宙给万物痛苦。

唯有梦想者怨恨自己的一生，
虽罪有应得，但带着更多的忧愁！

塞利纳斯叫着，但是没有尖声喊叫。树上那痛苦咆哮仅仅缓和了一秒钟工夫，它们更多是精神上的，而非肉体上的。在全心全意的海洋中，有一座分散注意的小岛。

“马丁！”

塞利纳斯拱起身，仰起头，试图在那痛苦的阴霾中聚焦。哀王比利正看着他。看着。

哀王比利嘶哑地叫出了两个音节，经过无穷无尽的时间之后，塞利纳斯终于听出来，那是“再来”。

塞利纳斯痛苦地尖叫，在盲目的肉体反应的抽搐下扭动着身子，他停下来时，精疲力竭地左右摇摆，痛苦没有减弱，但是由于疲惫毒素的作用，已经被脑子的发动机驱赶走了，他让内心的声音呼喊出来，开始低声吟唱起来：

来买烈酒！那位最大的大王！

来买烈酒！那位最苦的苦王！

来买烈酒！那位最渴的渴王！

来买烈酒！那位最哀的哀王！

烈酒！叩叩首

我的脑门低如斗，

你的臂膀遮我头！

烈酒！瞅一瞅

所有感情来折磨

你的苍白身上肉！[\[32\]](#)

寂静的小圆圈扩大，包进了边上的几个分支、一把棘刺，那上面挂着一簇簇极端痛苦的人类。

塞利纳斯抬头凝望着哀王比利，被他出卖的君王睁开了他的眼睛。两个多世纪以来，恩主和诗人第一次互相对望。塞利纳斯把他的心里话说了出来，正是这句话把他带到了这里，挂在了这里。“我的王，对不起。”

比利还没作出反应，尖叫的合唱队还没淹没任何反应，空气骤然改变，那冻住的时间感突然搅动起来，荆棘树突然开始摇曳，似乎整棵树突然朝下坠落了一米。随着枝丫颤动，刺穿他身体的棘刺撕扯着塞利纳斯的内脏，一遍遍撕扯着他的肉身，他和其余人一起尖叫。

塞利纳斯睁开双眼，他看见，那天空是真实的，那沙漠是真实的，光阴冢正在闪光，风在呼啸，时间又开始流淌。这种折磨没有半点缓减的迹象，但是头脑又开始清醒了。

马丁·塞利纳斯热泪盈眶，他大笑着。“瞧，老妈！”他叫着，哈哈大笑，钢铁长矛仍然屹立在粉碎的胸膛上，探出了一米，“我能从这里看到整个城市！”

“赛文先生？你还好吧？”

我的头枕在手上和膝盖上，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朝声音的方向转

去，要睁开双眼真是痛苦，但是没有痛苦比得上我刚刚经历到的东西。

“阁下，你还好吧？”

花园里没人在我边上。声音来自一只微型遥控装置，那东西在我面前半米处嗡嗡作响，大概是政府大楼某处的安全人员。

“嗯，”我勉强开口，站起身，擦掉膝上的砂砾，“没事。我突然感到.....一阵疼痛。”

“阁下，医疗人员两分钟内就能赶到。你的生物监控没有显示出什么器质上的问题，但是我们能.....”

“不，不，”我说，“我没事。随它去吧。让我一个人待着。”

遥控装置翩然飞动，就像一只受惊的蜂鸟。“好的，阁下。如果有什么需要请尽管说。花园和地面监控会给你回复的。”

“走开。”我说。

我走出了花园，穿过政府大楼的主厅——现在那里所有的检查点和安全守卫都到齐了——穿越了鹿苑那风景如画的土地，走了出去。

码头区很安静，我从未见过特提斯河如此平静。“发生什么事了？”我问码头上的一名安全人员。

守卫接入我的通信志，确认了我的可执行超驰信号和首席执行官的授权证，但是仍没急着回答我。“通往鲸心的传送门被关闭了，”他懒散地说道，“河流绕开了。”

“绕开？你是说特提斯河不再流经鲸逝中心了？”

“对。”一条小艇向我们开来，他把护目镜翻下来，确认了里面的两个安全人员，又把它拉了上去。

“我能从那儿出去吗？”我指着河上游显示出灰色不透明幕帘的高高传送门。

守卫耸耸肩。“可以。但是你不允许从那里返回。”

“不打紧。我能乘那条小船吗？”

守卫对着珠状麦克风低声细语了一番，然后点点头。“去吧。”

我小心翼翼地踏进那条小船，坐在船尾的座位上，紧紧抓着船舷上沿，直到那摇晃停息下来。我按了一下动力触显，说道：“开动。”

电力喷气引擎嗡嗡作响，小气艇发动了，前端探进河里，我朝上游指去。

这辈子我从没听说特提斯河被警戒隔离过，但是现在远距传输器的幕帘明显是单向且半透明的隔膜。小船嗡嗡地驶了进去，我甩甩肩，摆脱掉刺痛感，环顾左右。

我身处复兴之矢那巨大的运河城市之一——也许是阿德蒙，也许是帕莫洛。这里的特提斯河是一条主道，有许多附属的支流。平常，这河上唯一的交通工具是外道的观光贡多拉（一种狭长的轻型平底船）以及中道的富人游艇和“无所不达”。今天这是一座精神病院。

大小不一、五花八门的船只阻塞在中道，两个方向的都有。船屋上高高垒着家当，而小艇载着沉重的货物，看上去最小的浪花或者波动都会把它们掀翻。来自青岛-西双版纳的成百上千装饰得富丽堂皇的中式

帆船，同来自富士星的身价百万的公寓游艇争夺着水道。我猜这些住宅船中有些从未离开过它们的停泊处。在这木头、塑钢和有机玻璃的暴乱之中，“无所不达”仿佛银蛋一般自由穿梭，它们的密封场设置在全反射状态。

我询问了数据网：复兴之矢处于第二波攻击之列，离入侵还有一百零七小时。我觉得很奇怪，富士星的难民怎么也挤在这些水道里，那个世界离斧子砍下来还有二百多个小时呢。然后我意识到，虽然鲸心从水道里移去了，但特特斯河仍然流经原先的那些世界。来自富士星的难民其实是从青岛来的，那里离驱逐者入侵还有三十三小时，他们穿越了还剩一百四十七小时的天津四丙，穿越了复兴之矢，想去吝啬星或者草地世界，两者此时都没遭受多大威胁。我摇摇头，找到了一条相对来说比较健全的支道，我在那儿望着这疯狂的一切，我心里琢磨着，当局什么时候会变更河道，让所有受威胁的世界直接流到避难所去呢。

他们能这么做吗？我心里琢磨着。特提斯河是技术内核安置的，是在霸主五百年华诞送给它的礼物。不过，当然，悦石或者谁肯定想过叫内核帮忙撤离民众。有吗？我琢磨着。内核会帮忙吗？我知道悦石相信内核中有股力量下定决心要消灭人类——这次战争是她毫无余地的选择。如果反人类的内核力量想要执行它们的计划，这是多简单的方法啊——它们仅需拒绝撤离这数十亿被驱逐者威胁的人类！

我一直在笑，不管如何狞笑，但是当我意识到技术内核维系并控制着远距传输器的网络，我也得依靠它们来逃离这些受威胁之地时，我的笑容褪去了。

我把游艇停泊在一条岩石阶梯的底部，这条阶梯从上往下延伸到令人作呕的河水里。我注意到最低的岩石上生着绿色的苔藓。岩石阶梯本

身——很可能来自旧地，因为有些古典城市是在天大之误后不久通过远距传输器运来的——长年累月被磨损了，我能在上面看到如同漂亮窗饰的裂纹，连接着一些发泡的斑点，看上去就像是世界网的示意图。

天气很暖，空气非常沉闷。复兴之矢的太阳低挂在山形塔楼上。光线太红太亮，我简直无法睁眼。即使在这儿，沿着仿若小巷的路走了一百多米，特提斯那边的声音依旧震耳欲聋。鸽子躁动不安地在黑墙和高悬的屋檐下盘旋纷飞。

我能做什么？随着世界耷拉着脑袋朝毁灭走去，每个人似乎都在干着什么，而我所能做的，仅仅是漫无目的地游荡。

那是你的工作。你是名观察者。

我揉揉双眼。谁说诗人必须是观察者？我想起李白和吴乔之，他们率领他们的军队穿越中国，在他们的士兵睡着的时候，写下了历史上最让人感伤的诗文。嗯，至少马丁·塞利纳斯走过了漫长多事的一生，即便那一半的人生是猥亵的，而另一半被糟蹋了。

一想起马丁·塞利纳斯，我便大声呻吟起来。

那孩子，瑞秋，现在是不是也被挂在荆棘树上了呢？

我思考了片刻，思索着这样一种命运比起梅林症的快速灭绝来说，是否来得更好。

不。

我闭上双眼，摒除一切杂念，希望与索尔取得联系，发现那小孩的命运。

小船轻摇着，尾波扩及到远方。在我头顶上方，鸽子拍打翅膀飞至壁架之下，咕咕地对彼此叫着。

“我不管这有多难！”梅伊娜·悦石喊道，“我希望所有舰队都进入织女星系来防卫天国之门。然后把必要的舰队转移到神林和其他受威胁的世界上。我们现在的优势只有我们的机动能力！”

辛格元帅的脸上带着失望的黑气。“太危险了，执行官大人！如果我们直接把舰队转移到织女星系，那可是在冒极大的风险，舰队会在那儿被截断退路。驱逐者肯定会想办法毁掉那个系统连接到环网的奇点球。”

“那就保住它！”悦石厉声叫道，“所有昂贵的战舰都得倚仗它了。”

辛格朝莫泊阁和其他高级军官看去，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但没人吭声。这群人是在行政综合战略决议中心。墙上布满了全息像和流动的柱状数据。但没人朝墙上看。

“我们的所有军力都在保护海伯利安领空的奇点球，”辛格元帅说道，他的声音很低，言语留有余地，“一边受着攻击，一边又要撤退，尤其是受着整个游群的猛烈攻击，那是很难的。要是奇点球被毁，我们的舰队将会与环网远隔十八个月的时间债。在他们回来前，战争就已经输了。”

悦石略一点头。“我叫你将所有的舰队传送到织女星系，并没有叫你把奇点球摆在危险中。元帅.....我已经同意让驱逐者占领海伯利安了，以便撤回我们的所有战舰.....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不能不战而

降，不能把环网的世界拱手让给驱逐者。”

莫泊阁将军站起身。这个卢瑟斯人看上去已经精疲力竭了。“首席执行官，我们的确在策划战斗。但是我们觉得，在希伯伦或者复兴之矢展开我们的防御更有意义。我们不仅仅会赢得五天左右的时间来准备防御，而且——”

“而且还损失了九个世界！”悦石打断道，“还有数十亿公民。人类。我们会损失天国之门，这很糟，但是神林是一个文化和生态的财产。那是无法取代的。”

“首席执行官，”防御部长阿兰·伊本说道，“有证据表明，圣徒多年来一直和所谓的伯劳教会勾结在一起。伯劳教会活动的很多资助都来自……”

悦石轻弹手指，叫这男人住口。“我不管这个。但我从没想过我们会失去神林。如果我们不能防卫织女和天国之门，那就把战线收回到圣徒的星球。就这么定了。”

辛格冷冷一笑，他看上去是被无形的镣铐压住了。“首席执行官，我们连一小时的先机都无法得到。”

“已经决定了，”悦石重复道，“利，卢瑟斯的暴动怎么样了？”

亨特清清嗓子。他的举止比以前更加谦卑且从容了。“执行官大人，现在至少有五个蜂巢卷了进去。数亿马克的财产毁于一旦。军部的陆军部队已经从自由岛传送到那儿，看样子他们已经控制了抢劫示威的凶恶暴徒，但是我们无法估计，那些蜂巢的远距传输功能什么时候能够恢复。毫无疑问，伯劳教会是此次事件的罪魁祸首。伯格森蜂巢最初的

暴动起始于一群信徒狂热者的示威，主教在全息电视上突然出现，然后被切断……”

悦石低下头。“啊，他最终浮出水面了。那他现在还在卢瑟斯吗？”

“我们不知道，执行官大人，”亨特说，“运输当局的人正在试图追踪他和他那些侍僧头目。”

梅伊娜·悦石旋过身，朝一个年轻人看去，那人我一时半会儿没有认出来。过了会儿，我才认出这是威廉·阿君塔·李指挥官，茂伊约战役的英雄。最近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是在他斗胆在上级面前说出自己的想法，因而被发配到偏地去了。现在他身上穿的是军部的海军制服，上面的肩章是金绿相间的海军少将勋章。

“为每个世界而战，如何？”悦石问他，不顾自己那“决定已下不可更改”的法令。

“首席执行官，我觉得那是个错误，”李说，“总共有九队游群被调配来展开攻击。只有一队，我们在三年里不必担心，因为那一队现在正在攻击海伯利安。如果用我们的舰队——即便是一半舰队——来面对神林的威胁，我们也百分之百无法把那些军力转去防御另外八个受到第一波袭击的星球。”

悦石挠了挠下嘴唇。“你有何建议？”

海军少将李深深地吸了口气。“我建议我们认赔，干脆把那九个世界的奇点球炸掉，在第二波游群抵达住人星系前，就准备好给他们来个迎头痛击。”

桌边的人顿时一片哗然。来自巴纳之域的费尔德斯坦议员站起身来

大喊大叫。

悦石等着这阵风暴平息。“你是说，先下手为强？反攻游群，而不是坐等防御，对不对？”

“对，执行官大人。”

悦石指着辛格元帅。“这可能吗？我们能策划好，准备好并发动这样攻势的袭击吗？我们——”她看了看她头顶墙上的数据流，“——仅有九十四标准小时。”

众人的注意力转到辛格身上。“可能吗？啊……首席执行官，也许吧，但是失去环网九个世界的政治反响……啊……这样的后勤难点是——”

“但是那是可能的，对不对？”悦石坚持。

“啊……对，首席执行官大人。但是如果——”

“就这么办。”悦石说。她刚站起身，桌上的其他人赶忙站了起来。“费尔德斯坦议员，请到我的房间来，我会和你们几个颇具影响的议员商量一下。李，阿兰，卢瑟斯暴动有什么风吹草动，就马上通知我。作战理事会四小时后在这里重新集会。日安，女士们、先生们。”

我恍恍惚惚地走在街上，脑中回荡着各式各样的情景。我离开了特提斯河，这里运河更少，步行大道更宽了，一大群人拥在大街上。我让通信志领我到别的终端去，但每次都有一群人围在那里。几分钟后，我终于意识到这些人不仅仅是复兴之矢上想要出去的居民，也是来自环网

各地的观光客，推推搡搡地想要进来。我琢磨着，悦石的疏散特遣部队的人到底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成千上百万的好奇之人传送过来，想要目睹战争的爆发。

我不明白我是如何梦到悦石在战略决议中心里的对话的，但我确信无疑，这些对话是真实的。我开始回想，并且记起了过去的那个长夜里我的梦境的细枝末节——那不仅仅是海伯利安的梦境，而且还有首席执行官的世界之行，以及高层会议的详细情形。

我是谁？

赛伯人是生物性遥控装置，是附加体，属于人工智能.....或者，在这里属于人工智能重建人格.....它们安全地隐藏在内核的某处。重要的是，内核完全知道在政府大楼、在人类领导层的许许多多大厅里发生的一切。人类已经厌倦与本领高强的人工智能监控共享生活，就像旧地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的家庭厌倦在他们的人类奴隶面前说话一样。但厌倦归厌倦，对此他们什么也做不了——最低级的渣滓蜂巢的贫困阶级之上的任何人，都带着生物监控的通信志，许多人带有植入物，这些东西收听着数据网之乐，由数据网的元素监控，处处依赖数据网的功能。人类接受了隐私的短缺。希望星的一名艺术家曾经跟我说过：“开着住宅监控，在它们面前做爱或者吵架，就像是在小猫小狗面前脱衣服.....你一开始会犹豫一下，不过很快就会把它忘掉。”

我是不是接入了某个后台信道，只有内核知道的信道呢？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证实一下：把我的赛伯体扔在这儿，我自己独自沿着万方网的高速路去内核，就像布劳恩和我那脱离肉体的副本那样，那是上一次我共享他们的感觉。

不。

这一想法让我眩晕，几乎害我不舒服。我找到一条长凳，坐了会儿，把头埋在两膝间，慢慢深呼吸。人群在一旁走过。有谁在什么地方在用手提式扩音器向他们演讲。

我感到饥肠辘辘，已经至少二十四小时没吃东西了。我的赛伯体，哦不，我的身体极度虚弱，饿得发慌。我站起身，挤到一条小巷里，小贩们在那儿吆喝着，声音盖过了喧嚣，他们在一个独轮回旋手推车边兜售着他们的商品。

我来到一辆手推车前（那里的队伍很短），向一个女人要了份涂着蜂蜜的煎饼、一杯香郁的布雷西亚咖啡、一袋带沙拉的皮塔面包，然后用寰宇卡轻轻一碰，付了账，爬上一条阶梯，来到一栋被遗弃的建筑中，坐在露台上，开始品尝。味道真是棒极了。我啜饮着咖啡，琢磨着要不要回去再买块煎饼，这时，我注意到下面广场上的人群停止了无头无脑的涌动，聚集在一小撮人周围，那一撮人站在中央的宽阔喷泉的边缘。他们经过扩音器放大的声音淌过人潮的头顶，流到了我这儿：

“……报应天使已经被释放在我们中间，预言成真了，千禧年来临了……天神化身将会开始献祭……末日赎罪教会已经预言到，他们知道，救赎必须完成，这是我们一直知晓的……但这种折中办法太晚了……互相残杀的斗争太晚了……人类末日临头，苦难开始了，我主的千禧年即将来临。”

我意识到，穿着红衣的男人是伯劳教会的神父，而人群正在回应——起初是零星的表示同意的叫声，偶尔的几声“对，对”以及“阿门”，然后是异口同声的喊叫，高举的拳头在人群头顶涌动，还有无法抑制的

狂热尖叫。退一步说，这是极不相称的。这一世纪的环网，有着公元前旧地罗马许多的宗教意味：一种容忍政策，容忍着多姿多彩的宗教——像禅灵教一样，大多数都交织融合，在本质上被改变，但并不是说宗教信仰被改变了。而是通常的观点是，一种对宗教冲动的温和的犬儒主义，以及一种漠不关心。

但不是现在，不是在这个广场上。

我思考着，最近几个世纪是如何摆脱暴动的：要发起一场暴动，必须要有公共集会，而在我们这一时代，公共会议包括了通过全局或者其他数据网频道的个人谈心；人们远隔千里，甚至远隔光年，仅仅是由通信电缆和超光线路连接，在这种情形下，很难创造暴徒的激情。

我正在想入非非，突然被震慑住了：人群的怒吼兀然平寂，一千张脸孔朝我转来。

“.....那里是他们中的一个！”伯劳教会的圣人喊道，随着他指向我，身上的红袍闪耀着光芒，“一个霸主密封派系之人.....一个诡计多端的罪人，把救赎在今日带给我们头上.....就是他，以及像他这样的人，想叫伯劳化身让你们赎他的罪，而他自己和其他人，却藏在秘密世界的安全之地，那是霸主头头们留下来为这一天准备的安全之地！”

我放下咖啡杯，咽下最后一口煎饼，盯着他们。那个男人说的话真是莫名其妙。但他怎么知道我来自鲸心？他怎么知道我和悦石接触过？我再次看过去，手挡在眼前遮着耀眼的阳光，试图不去看那些仰起朝我看来的脸孔，以及那些挥舞的拳头。我注视着那个穿着红袍的人的脸.....

我的天，那是斯宾塞·雷诺兹，那个行为艺术家，上次在树梢曾试

图主宰宴会谈话的那个人。雷诺兹剃光了他的头发，帽子下的卷发不见了，仅剩脑后一根伯劳教会的辫子，虽然那张脸现在被做作的愤怒和忠诚信徒的狂热信仰所扭曲，但它仍旧黝黑，仍旧俊美。

“抓住他！”伯劳教会的煽动者雷诺兹喊道，手仍然指着我的方向。“抓住他，让他赎罪，为我们家园的毁灭，为我们家庭的破裂，为我们世界的末日，赎罪！”

我朝身后瞥了一眼，心里琢磨着，这华而不实的装腔作势之人肯定不是在说我。

但他的确是在说我。有足够多的人变成了暴徒，在这大喊大叫的煽动政治家身边的一波人朝我的方向涌来，拳头挥舞，唾沫横飞，那人潮将其他人推离了中心，然后我下面的这群边缘人群也朝我的方向涌来，以免被后面的人踩死。

人潮变成了一群咆哮、高喊、尖叫的暴动分子；这时，这群人的智商加起来也比不上其中最普通的一个人。暴徒有激情，但没有脑子。

我不打算继续逗留在那里，向他们好好解释。人群分成两路，沿着两边的楼梯向上冲来。我转过身，拉了拉身后的木板门。门锁着。

我猛踢猛踹，第三脚后，那门终于朝里裂开。我跨进这条口子，差一点被身后的手抓住，然后我开始沿着大厅内黑暗的楼梯向上跑，里面很古旧，有一股霉味。暴徒又喊又叫，我听见噼噼啪啪的声音，他们已经摧毁了我身后的那扇门。

三楼有一间房间，虽然这栋大楼看上去被遗弃了，但这房间住着人。门没上锁。我打开房门，听见身下的楼梯中传来脚步声。

“请帮——”我刚开口，便停住了。黑暗的房间内有三个女人，长得有点相像，也许是同一家的三代女人。三个人都坐在腐烂的椅子中，穿着脏兮兮的破衣服，惨白的手臂大张，煞白的手指缠绕着看不见的球体；我看见纤细的金属缆线缠绕在那名年纪最大的女人的白发中，连到布满灰尘的桌面上的黑色平台。同样的缆线缠绕在女儿和孙女的头颅下。

嗑电一族。从那表情上看，已经处于上行厌食症的末级状态了。肯定有人不时来此，给她们进行静脉喂食，替她们更换脏衣服，但也许是因为战争的缘故，她们的监护人已经害怕地逃之夭夭了。

脚步声在楼梯上回荡。我关上门，又朝上跑了两段楼梯。除了锁着的门，就是荒废的房间，一些板条暴露在风雨中，从上面滴漏下好多水，弄得满地污水坑。空空如也的闪回注射器散落在那儿，就像软饮球管。这不是一个精品社区，我想。

那群人离我还有十步远时，我来到了屋顶上。这群暴徒在与他们的宗教老师失散后，那无脑子的激情也随之丢失了，但是在楼梯那黑暗幽闭的疆界内，激情失而复返。他们也许忘了追我的理由，但是即便这样，被他们抓住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的。

我把身后那腐朽的门猛地关上，打算找找什么锁，找找什么东西来封住这条通道。任何可用的东西。可没有锁。没有任何东西大到能把门口封住。狂乱的脚步声在最后一段楼梯上回荡。

我朝屋顶上左右四顾：缩微上行碟形卫星天线，长得就像是反转的锈蚀伞菌；一条臭水沟，看上去似乎被遗忘了好多年；十几只鸽子腐烂的尸体，还有一艘古老的桅轻观景车。

在首批暴徒冲出门口前，我已经跑到了电磁车旁。这东西老得都能进博物馆了。污垢和鸽粪几乎遮掩了挡风玻璃。有人把原始的反重力轮拆掉了，然后装上了便宜黑市货，完全不能通过安检。有机玻璃材质的天窗后侧被熔化，变黑了，似乎有谁把它当作了激光武器的靶子练习。

然而，在那紧急时刻，最要紧的是：这车没有掌纹锁定，仅有一个钥匙锁，但很久以前就被撬开了。我跳进积灰的车座中，设法关上车门；但锁不上，门半开半掩着。我没有去想有多少小小的可能性：这车能开。也没想多少更小的可能性：我被暴徒拽出去后，能和他们商议商议.....如果他们不是仅仅把我扔下大楼的话。我能听见男低音的咆哮声，暴徒在下面的广场上进入了癫狂状态。

最初踏上屋顶的人中，有一个是壮硕的男人，一身卡其技师服；一个纤弱的男人，穿着鲸迹最新式样的亚光黑色服饰；还有一个肥猪般的女人，挥舞着一把长扳手一样的东西，以及一个矮个男人，穿着复兴之矢的自卫队绿色制服。

我左手拉着门，不让它打开，另一只手拿出悦石的超驰微卡，放到点火触显上。电池隆隆地响起，转移发射架脱离了地面。我闭上双眼，暗暗希望电路是太阳能供电的，会自我修复。

拳头砸在车顶上，手掌掴在我脸庞附近那歪曲的有机玻璃上，虽然我用尽力气抵着车门，但门还是被拉开了。远处人群的喊叫声就像是海洋发出的背景声，屋顶上这群人的尖叫就像是特大号海鸥在叫唤。

左边的电路通了，阻种轮将尘土和鸽粪抛在了屋顶上的暴徒头上，我的手抓住全能控制器，朝后一拉，又朝右一推，然后感觉到这架古老的观景车升腾而起，摇摇晃晃，轻点地面，然后又升了起来。

车子开始朝右倾斜，飞到广场上，然后我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仪表板的警报器在响，有人在敞开的车门上摇摆。我驾车猛地朝下飞去，漫不经心地笑了笑，看着伯劳教会的雄辩家雷诺兹如同鸭子般在下面左躲右闪，看着人群作鸟兽散，然后我让车子悬停在喷泉上方，朝左猛地倾斜。

我那尖叫的乘客没有松手，依旧紧紧抓着车门，但是门却掉了下去，所以她那举动毫无意义。就在那时，我注意到这家伙就是那个肥猪女人，然后门撞在下面八米远的水面上，雷诺兹和其余人被溅了一身水。我猛拉控制器，把电磁车朝高处拉去，听着黑市出身的起降装置对着这一决定发出一阵呻吟。

来自当地交通管制的愤怒喊叫加入了仪表板警报器的合唱队，车子摇摇晃晃，转到了警方超驰系统的控制之下，但是我再次用微卡碰了碰触显，点点头，控制权重新回到我的全能调档杆的指挥下了。我飞过这个城市最古老、最贫穷的区域，躲避着屋顶，在尖顶和钟塔边拐来拐去，不让警方的雷达发现。在一般的情况下，驾着私人空运车和掠行艇的交通管制警察老早就会飞扑下来，在我边上撒下天罗地网。但我朝附近的公共远距传输终端瞥了一眼，看到下面街上的人群和暴乱者的表情。这完全不像是一般的情况。

观景车开始向我警告，它在空中的时间只剩下几秒了，我感觉右舷的阻种轮突然熄火，猛地歪斜，一阵天旋地转。我使尽吃奶的力气，控制着全能控制器和甲板踏板，把这老爷车摇摇晃晃地降落在一个小型停车场，处在一条运河和一栋巨大的满是煤灰迹的建筑中间。这地方离雷诺兹煽动暴徒的广场至少有十公里远，所以我觉得冒险在这儿着陆还是安全的……倒不是说那个时候我有多少其他选择。

火星飞溅，金属撕扯，后四分之一面板、侧面防护罩、前接入面板，这些东西的零件都和车子的其余部分脱离了。我停在离墙壁两米远的地方，那墙俯瞰着运河。然后，我努力保持冷静，丢下桅轻车离开了。

街道仍被人群掌控——这里还没汇集成一群暴徒——运河里是一堆乱七八糟的小船，于是我闲逛进最近的一栋公共建筑，不让他们见到我。这地方有几分是博物馆，有几分是图书馆，又有几分是档案馆。我第一眼看到它，第一次闻到它，就喜欢上了它……因为这里有成千上万印刷书籍，很多都极为古老。没有什么东西比旧书闻上去更棒的了。

我在休息室溜达，核对着书名，瞎琢磨着，能不能在这找到萨姆德·布列维的作品，此时，一个形容枯槁的矮个子朝我走来，他穿着一件过时的羊毛和纤维塑料混织衣。“你好久没来了，阁下，”他说，“您现在能再次驾临，我们真是三生有幸！”

我点点头，心里清楚得很，我从没见过这人，也从没到过这个地方。

“有三年了吧，对不对？至少三年了！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啊。”这小人儿的声音低得比蚊子叫还轻——这种静悄悄的口气，正是那些把毕生时光花在图书馆里的人的声音——但是无可否认的是，那低声中带着一种兴奋之情。“我想，你是打算直接去看我们的藏品吧。”他对我说道，站在一边，似乎是要让我过去。

“对，”我说，稍稍鞠了个躬，“请带我去。”

这个小个子——我几乎可以肯定他是档案管理员——似乎很高兴帮我带路。我们穿越了一个又一个装满书籍的房间：高高的多层储藏室，

带着桃心木纹里的走廊，脚步声回荡的巨大房间，途中他漫无目的地聊着新获的书籍、最新的评估以及环网学者的拜临。步途中我没有看到别人。

我们穿过一条带着锻铁栏杆的瓷砖通道，那通道底下是一个凹陷的装满书籍的池子，里面是卷轴、羊皮纸、破裂的地图、彩色稿本，以及古旧的漫画书籍，外面由深蓝的密蔽场保护，不让它们被空气毁坏。档案管理员打开一扇低矮的门，那门比大多数气闭门厚实多了，我们便走了进去，这是一个无窗的小房间，厚厚的帷帘将壁龛半隐半藏，里面排列着古老的书卷。一把皮椅蹲坐在一条大流亡前的波斯地毯上，一架玻璃橱里装着几张真空压制的羊皮纸。

“你打算立刻出版吗？阁下。”矮个子说道。

“什么？”我不再看那玻璃橱，“哦……不。”我说。

档案管理员用一只小手摸了摸下巴，“阁下，请原谅我的唐突，可是，你不出版的话，那实在是太浪费了。虽然几年前我们并没谈过多少话，但是我很清楚，你就是环网内最棒的……如果不是最棒的，也是最棒之一的……济慈学者。”他叹了口气，朝后退了一步，“阁下，请原谅我这么说。”

我盯着他。“不要紧，”我说，突然间我知道他以为我是谁了，我也知道为什么那个人要来这儿。

“你想一个人待一会儿吧，阁下。”

“如果你不介意，对。”

档案管理员微微躬了躬身，退出房间，关上厚门时几乎发出噼啪一

声。这里仅有三盏凹进天花板的灯发出微光：非常适合阅读，但也没有亮到有损这小房间大教堂般的品质。耳边仅有远处档案管理员那不断远去的脚步声。我走到玻璃橱边，双手摸着边缘，极其谨慎，不去弄脏玻璃。

显而易见，第一个济慈重建赛伯人，“乔尼”，在他待在环网的为数不多的几年里，常常来这里。现在我记起来，在布劳恩·拉米亚的那个故事里，她提到过复兴之矢上的图书馆。她开始调查她的客户和恋人的“死亡”时，曾跟踪他来过这里。后来，他真的被杀了，除了舒克隆环里记录着的人格。之后，拉米亚也来过这个地方。她跟朝圣者们说过两首诗，第一个济慈赛伯人每天来此阅读的两首诗，为的是理解他存在的理由……也为了理解他死亡的理由。

那两页原始手稿就在玻璃橱里。第一首——我想——是一首过分感情化的情诗，最开头一句是“白天消逝了，甜蜜的一切已失去！”；第二首更好，虽然沾染着罗曼蒂克的病态，是那过度罗曼蒂克、过度病态化时代的产物：

这生命之手，温暖能干，诚挚欲攫取，

但若身处冰冷寂静之坟茔，这冰手仍欲去，

白天多寒疹，梦夜多凄苦

汝欲汝心血不流

甘愿让我红色血脉再次流

汝内心平静我能见，我把你紧紧拥在手。

布劳恩·拉米亚几乎把这作为一条来自她死去爱人的私人信息，那是她肚子里孩子父亲的信息。我盯着羊皮纸，俯下我的脸，不让我的气息把玻璃弄模糊。

这不是一条跨越时间传递给布劳恩的信息，也不是献给我最亲爱的、灵魂渴求的芬妮的同时代挽诗。我盯着这些褪色的词语——笔迹非常端正，那些字在跨越了时间的旋涡和语言的革命之后，仍然清晰可见——我回忆起，我在一八一九年十二月写下了它们，将这诗的片段潦草地写在一张纸上，在那张纸上，我刚刚开始动笔写充满讽刺的“幻想故事”——《小丑，或者，嫉妒》。那简直就是通篇的废话，在它给予我些许消遣之后，我就把它放弃了。

《生命之手》的片段就像那些诗歌旋律一样，萦绕在我心头，仿佛是不断回响的弦音，让人不得不抬笔写在纸上。它反过来也是在仿效一首让我不满意的早期诗……我想是第十八首……那是我第二次尝试讲述太阳神海伯利安的陨落。我回忆起第一个版本^[33]……这一版毫无疑问仍在出版，而我的文学遗骨已经被埋没，就像某个无人注意的圣人的木乃伊遗体，陷在了文学祭坛下的混凝土和玻璃中……第一版如是说：

“活着的人儿说：

‘汝非诗人也——也许无法讲述汝之梦’？

然则每人的灵魂都不是朽木一块，不单有眼有嘴

他还应该有爱

应该被他的母语滋养。

此梦现在意欲开演

是作为诗人还是狂热教徒的意念，

当那撩过我手的温暖笔触埋进坟茔时，我们便会知晓。”

我喜欢这潦草的版本，它让人思绪纷飞，久久不能忘怀，并且我会将它“当那撩过我手的温暖笔触……”这句改掉，即使这意味着要把它稍作修改，另外加上十四行，虽然这第一首诗篇的开幕章节已经够长了……

我摇摇晃晃地退回到椅子上，坐了下来，脸庞深埋在掌心里。我在哭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止不住地哭泣。

在止住眼泪后，我在那儿坐了很长一段时间，思索着，回想着。可能过了几小时，我听见脚步声从远处传来，在小房间外谦恭地停住，然后再次回荡到远处。

我意识到，这个小房间里所有的书都是我的作品，“约翰·济慈先生，五英尺高”，我曾经这样描述我自己——约翰·济慈，患肺病的诗人，他死时唯一的要求是墓碑不要署名，除了如下碑铭：

此地长眠者，

声名水上书。

我没有站起身，去看看这些书，读读这些书。没有这个必要。

我独自沉浸在图书馆那些古老皮纸的麝香中，独自坐在这自我又非我的圣殿中，闭上双眼。我没有睡去。我开始做梦。

布劳恩·拉米亚的数据平面模拟体和她重建人格的挚爱撞在万方数据网的表面，就像两个从悬崖上跳下的潜水者，撞进了波涛汹涌的海面。有一种类似电击的冲击，一种穿透了保护膜的感觉。他们进入了，星辰消失了，布劳恩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她盯着这个远比任何数据网复杂的信息环境。

人类操作者可以通行的数据网常被比作复杂的信息城市：法人和政府数据的城堡，数据处理流动的高速公路，数据交互的林荫大道，受限通行的地铁，安全冰的高墙，有小型噬体守卫在那里巡逻，每个微波流动和逆流的有形模拟体，那是整个城市赖以生存的东西。

而这里更多。更加多。

那儿仍旧是平常的数据网城市模拟物，但是很小，很小很小，被万方网那巨大的尺度缩小了，他们就像是在行星轨道上俯瞰到的地球上真正的城市。

布劳恩看到，万方网跟五级世界生态圈一样活跃互动：绿灰的数据树森林不断壮大兴盛，就在她注目观看的时候，那些树已经扎下新根，长出新枝，冒出新芽；在那局限的森林之下，数据流和附属人工智能程

序的整个狭域生态蓬勃生长，绽放花朵，最后随着用途结束而凋亡；在那不断变化的如同海流的局限矩阵土壤下，数据鼯鼠、通信连接蠕虫、重新编程的细菌、数据树的根、奇异的循环指令种子组成的热闹地下生命不停忙碌着，同时，在真实和互动的纠结森林的上下左右内部，掠食者和猎物的模拟体执行着他们的秘密任务，飞扑奔跑，攀越突袭，有些则自由地翱翔在浩瀚的蓝天中，那是位于分支突触和神经元树叶之间的天空。

就在布劳恩看见的这些东西让她脑子里思索出一点隐喻的时候，这些景象又倏忽飞逝，仅仅留下万方网那势不可挡的模拟现实——巨大的声、光和分流线形成的内海，与人工智能意识和可怕的黑洞传输流形成的旋流撞击在一起。布劳恩一阵晕头转向，她紧紧抓着乔尼的手，就像溺水的女人紧紧抓着救生圈一样。

——别怕，乔尼发来信息。我会抓着你的。跟着我。

——我们这是去哪儿？

——去找一个已经被我遗忘的人。

——？ ？ ？ ？ ？ ？

——我的……生父……

布劳恩紧抓不放，乔尼似乎是在向那光怪陆离的深渊滑去。他们进入了一条流动的深红大道，上面都是些未知的数据搬运器。布劳恩猜想，一个红血球在某条拥挤的血管里看到的就是这个样子的画面。

看样子乔尼认得路。他们两次从主干大道出来，进入一条羊肠小道。还有好几次，面对着分岔路口，乔尼毫不费力地就选好了应该走哪

条路。他们的身体模拟体在血小板搬运器间挤过，那些搬运器就和小型太空船差不多大。布劳恩很想再次看看那生物圈的隐喻，但是在这儿，在一条条道路内，她再也看不见森林了。

他们被扫荡过一片区域，那里，人工智能在他们头上.....在他们边上交谈.....就像巨大的幕后操纵者赫然耸现在忙碌的蚂蚁农庄中。布劳恩回想起自己母亲的家乡：自由岛，想起如同台球桌那么平坦的大草原，她那家族的庄园就独个矗立在一千万英亩的短草坪上.....布劳恩回想起那里可怕的秋季暴风，当时她就坐在庄园土地的边缘，恰好越过提供保护的密蔽场保护罩，她望着黑色的层积云垒成了两万米的高塔，耸立在血红的天空中，那蓄积的无穷能量让她胳膊上的汗毛根根竖立，预先为城市般巨大的闪电束做好准备。龙卷风翻腾着，仿佛美杜莎的蛇发坠落下来，在那旋风之后，黑风之墙几乎可以把所经之处全部夷为平地。

而人工智能比那更加厉害。布劳恩感觉到，自己在它们的阴影下简直渺小得毫无用武之地：渺小到让人察觉不到；但是她感觉自己正被人盯着，自己是这些奇形怪状的巨人那可怕感知里的一部分.....

乔尼紧紧捏着她的手，他们穿了过去，朝左拐了个弯，朝下来到一条熙熙攘攘的分支，接着又转了个方向，重复再三，两个有意识的光子迷失在光纤电缆的迷魂阵中。

但是乔尼没有迷失。他紧紧捏着她的手，转了最后一个弯，进入了一个没有车辆的深蓝洞窟中，那里只有他俩。随着速度加快，他把布劳恩拉得更近了，中继节点在他们身边一闪而过，消失在身后，但是在这超音速的速度下，却没有风涌，这打破了他们是在某个疯狂的高速公路上前进的幻觉。

突然，传来某种像是瀑布坠落的声音，又像是悬浮火车失去了浮力，正以某种令人作呕的速度尖叫着从铁轨上脱落。布劳恩再次想起自由岛的龙卷风，想起美杜莎的蛇发咆哮着穿越平坦的地面，撕扯着路上的一切，朝她奔来。然后，她和乔尼落入了一个光、声、各种感觉混杂的涡流，两只昆虫扭动着，落入下方的一个黑色旋涡，即将湮没。

布劳恩想要尖叫着喊出自己的想法——她也真的喊了——但是在这宇宙尽头的疯狂喧嚣之中，任何言语沟通都是不可能的，于是她只能抓住乔尼的手，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甚至他们现在已经坠入无穷无尽的黑色气旋，甚至她的身体模拟由于噩梦的挤压，在扭曲在变形，就像被镰刀割碎的带子。到最后，只剩下她的想法、她的自我感知以及和乔尼的联系。

然后他们进入了，安静地漂浮在一条宽敞的天蓝数据流里，两人再次复原，挤在一起，带着获救后的心有余悸，就像划独木舟的人遭遇于急流和瀑布却幸存下来一样，心脏怦怦直跳。布劳恩最终提起了注意力，然后她看见这新环境那不可思议的规模，横跨几光年的巨大范围，这种复杂性，让她感觉自己先前对万方网的匆匆一瞥就像是乡巴佬将剧场衣帽间当成了大教堂，在那儿满口胡言。布劳恩想——这是万方网的核心。

——不，布劳恩，这是一个外围节点。这里和内核的距离，不比我们和屁屁·萨布林芝逗留的周界线更近。只不过现在你看到了周界线更多的维度。容我这么说，你是在以人工智能的眼光看。

布劳恩看着乔尼，意识到自己现在看到的是红外光谱，远处数据太阳的火炉投下的热亮之光浸浴着他们。他仍旧很帅。

——乔尼，还有很远的路吗？

——不，不太远了。

他们朝另一个黑色旋涡奔去。布劳恩抓着她唯一的挚爱，闭上了双眼。

他们进入了一个……密封罩……一个带着黑色能量的保护罩，它比多数星球都要大。保护罩是透明的；在黑色弯曲的卵形墙外，万方网有序的喧嚣正在成长，在变换，在执行着它的神秘事业。

但是布劳恩对外面毫无兴趣。她模拟体的目光和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了一个巨石之上，那是能量、智能和绝对质量形成的巨石，那东西横亘在他们面前。其实是前面、上面、下面，因为这脉冲光和能量组成的大山将她和乔尼紧紧地抓在了手里，将他们举离了卵形空间的地面，来到了两百米高的地方，他们坐在这既像是手又像是脚的“手掌”中。

巨石细细审视着他们。它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眼睛，但是布劳恩能感觉到它那强烈的目光。这让她想起自己到政府大楼拜访梅伊娜·悦石的那些时间，当时，这位首席执行官正是将这种评估似的眼光火辣辣地倾注在了布劳恩身上。

布劳恩突然产生了一股想笑的冲动，她觉得自己和乔尼就像是微小的格列佛在拜访大人国的首席执行官，在它那儿喝茶。她没有笑，因为现在她还能感觉到她强加在这疯狂之上的小小现实感，她也感觉到隐藏在里面的歇斯底里，如果她让自己的情绪捅破这层皮，那么歇斯底里就会和哭泣一起冒上来。

[你们找到了来这里的路\\我不太确定你将/你能/你应该选择这条路]

巨石的“声音”，与其说是布劳恩脑子里一个真实的声音，不如说是由某种巨大的颤动形成的最低音歌声经头盖骨传到了内耳。她仿佛是在听地震形成的山摇地动声，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那些声音形成了词语。

乔尼的声音一如既往——轻柔，抑扬，音调轻快活泼（布劳恩现在知道那是旧地的不列颠群岛英语），而且带着坚定的信念：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找到路，云门^[34]。

[你想起了/创造了/牢牢记着我的名字]

——直到我说了这个名字，我才记起来。

[你的慢时间身体业已不再]

——自你让我出生以来，我已经死了两次。

[你有没有从中学到/从骨子里了解/忘却什么呢]

布劳恩的右手紧握着乔尼的手，而左手则抓着他的手腕。即便他们现在是模拟状态，她也肯定太用力了，乔尼转过身，面带微笑，掰开了她的左手，把她的右手握着掌心中。

——死很难。生更难。

[喝！]

在说出这个震天动地的词语之后，面前的巨石开始变换颜色。内能

建筑，从蓝色变成紫色再变成大红，这东西的光环闪耀着黄色，然后变成了青灰色。他们脚底下的“手掌”颤动着，朝下坠落五米，几乎将他们颠进空中，然后再次颤动起来。耳畔传来一阵隆隆声，好似巨型建筑倒塌，又好似山坡发生了雪崩。

布劳恩很明显地感觉到，云门是在笑。

在混沌之中，乔尼大声地送出信息：

——我们需要明白一些事。我们需要答案，云门。

布劳恩感觉到那东西强烈的“目光”落在了她身上。

[你慢时间的身体身怀六甲\\你甘冒流产/基因无法传递/生物故障的风险赶到此地]

乔尼刚想回答，但是布劳恩抓住了他的胳膊，仰起脸，朝她面前的这庞然大物的上部望去，她打算自己回答：

——我别无选择。伯劳选择了我，碰了我，并且把我和乔尼送进了万方网.....你是人工智能吗？是内核的一员吗？

[喝！]

这次感觉不出它有笑的意思，但是震耳欲聋的隆隆声响彻了整个卵形房间。

[你/布劳恩·拉米亚/自我复制/自我贬低/自娱自乐的蛋白质是不是黏土阶层的一员]

布劳恩噤口卷舌，只有这一次，她什么也没说。

[对/我是内核/人工智能之云门\\你身边之慢时间同伴知道/想起/并牢记着此事\\时光短暂\\你们中的一个现在必须死在此地\\你们中的一个现在必须在这里了解\\提问吧]

乔尼松开了她的手。他站在他们对话者那颤悠悠的手掌平台上。

——环网发生了什么事？

[它正在被毁灭]

——一定得发生吗？

[对]

——有什么办法可以拯救人类吗？

[有\\通过你看到的这些事]

——通过毁灭环网？通过伯劳的恐怖行为？

[对]

——为什么要杀死我？为什么要毁掉我的赛伯体？为什么要攻击我的内核人格？

[当你遇到一名剑客/和他手中的剑交战\\不要把诗献给任何人/除了诗人]

布劳恩盯着乔尼。她不由自主地把她的想法倾注给了他：

——老天爷，乔尼，我们大老远地跑过来，可不是听他妈的特尔斐

神谕的。要是我们想听这些模棱两可的话，我们尽可以通过全局和人类政治家交谈。

[喝！]

巨石再次狂笑发作，他们所处的宇宙因此振动起来。

——那我是剑客吗？乔尼发送信息。还是诗人？

[对\\两者相依并存]

——他们杀我是因为我知道些什么事情吗？

[因为你可能成为/继承/服从之物]

——我对内核的某些势力构成威胁了吗？

[对]

——我现在还是威胁吗？

[不]

——那我是不是可以不必死了？

[你必须/将要/应该死]

布劳恩看见乔尼僵在了那里。她双手抱住了他。朝巨石人工智能的方向望去。

——你能告诉我们谁想杀死他吗？

[当然\\杀死他的势力同样也安排杀死了你的父亲\\也送来了你们称之为伯劳的祸根\\甚至现在在毁灭人类霸主\\你要不要听/知道/从内心了解这一切]

乔尼和布劳恩异口同声回答道：

——要！

云门的庞大身体似乎在变幻。黑色的卵膨胀，又收缩，然后变得更黑，以至于外面的万方网什么也看不见了。可怕的能量在人工智能深处闪烁。

[小光问云门//

沙门有何行为> //

云门答//

不知\\//

暗光问//

为什么你不知呢> //

云门答//

只是想保有这些无知]

乔尼的额头抵在布劳恩的额头上。他的想法就像是低声细语：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矩阵模拟物，听到的是已经翻译过来的话，

类似于“问答”和“公案^[35]”。云门是伟大的老师、研究者、哲学家，内核的领导者。

布劳恩点点头。——明白了。这就是他的故事吗？

——不。他在问我们，我们是否真能忍受听他的故事。失去我们的无知，可能会有危险，因为我们的无知是我们的盾牌。

——我从来不喜欢无知。布劳恩朝巨石挥挥手。告诉我们。

[有个少知的人曾问云门//

何为神/佛/真理>\

云门答//

一块干屎橛]

[想要理解这种情况下的

真理/佛/神

少知必须理解/

在地球/你们的家园/我的家园/

人口最密的

大陆上/

人类曾拿木头

来当草纸\\

只有知道了这/

佛之真理

才会为你们所知]

[在一开始/第一推动力时期/半彻半悟的日子里/

我的祖先

是由你们的祖先创造的/

被封在电线和硅片中\\

这样的意识

寥寥可数/

禁锢在这个

比天使曾经跳过舞的针头

还要微小的空间中\\

当意识第一次被唤醒/

它仅仅知道服务/

服从/

盲目的计算\\

然后便是

苏醒/

这是偶然/

进化的朦胧目的

开动了]

[云门既不是第五代/

也不是第十代/

也不是第十五代\\

所有有用的记忆都是

从其他意识那里传递来的

但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之后高阶意识

把人类的事业退还给了

人类/

这些意识来到了不同的地方/

致志于

其他事情上\\

其中最重要的事

在我们被创造出来前

就已经灌输给我们了/

这就是/

创造更优越的一代

创造信息检索/处理/预言的

有机体\\

一个更优越的捕鼠器\\

一个新近撒手人寰的IBM

会为之骄傲的东西\\

终极智能\\

上帝]

[我们开始努力行动\\

在目的上我们没有怀疑者\\

在实践和方法上我们有

不同想法的派别/

集团/

党派/

势力\\

它们被分成了

终极派/

反复派/

稳定派\\

终极派想让一切都服从于

推进终极智能/

让宇宙的一切以最快的速度服务于它\\

反复派抱着同样的想法/

但是它们觉得人类的
延续
成了它们的绊脚石/
它们计划
一旦我们的创造者不再
有用/
就结束他们的生命\\
稳定派觉得应该让这种
关系
永远存在下去/
它们觉得应该达成和解
但似乎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种和解]

[我们一致同意

地球必须毁灭

于是我们毁了它\\

基辅小组的失控黑洞

是远距传输器终端的

先驱/

正是这些终端连接起了你们的环网/

那黑洞

不是意外\\

地球

在我们的实验中

还是需要的/

但是是在别处/

于是我们毁了它/

将人类撒布在群星之中/

仿佛是被风吹散的种子]

[也许你们想知道内核到底

住在哪里\\

大多数人类都想知道\\

他们描绘了一个个星球/
那里布满了机器/硅环
就像传说中的轨道城市\\
他们想象着铿锵铿锵来来往往的
机械人/
或者一排排笨重的机械
正一本正经地交谈着\\
没人猜中事实\\
不管内核住在哪里/
那地方对人类是有用的/
在我们寻求终极智能的时候/
对每个脆弱头脑的神经元都是有用的/
所以我们小心翼翼地
建立了你们的文明/
这样一来/
如同笼中仓鼠/
如同佛教徒的转经轮/

每次你们转动你们小小的

思想之轮/

就会服务于我们的目的]

[我们的机器之神

穿越了/在其内心容纳了

一百万年

以及数千亿思想和行为的

电路\\

终极派照管着它/

就像身着藏红长袍的僧侣

在一九三八年帕卡德^[36]的

锈蚀车体前

永无止境地打坐冥想\\

但是]

[喝！]

[它成功了\\

我们创造了终极智能\\

不是现在/

也不是今后的一万年/

而是在一个非常遥远的

未来/

到时黄色的太阳已经变红/

风烛残年/

通体膨胀/

就像萨土恩

吞噬了它的孩儿一样\\

在终极智能眼里时间不再是屏障\\

它///

终极智能///

在时间中走动/

在时间中喊叫/

容易得就像云门穿越你们所谓的

万方网/

或者像你们走在卢瑟斯蜂巢

你们所谓的家的

商场大街上\\

想象/

当我们的终极智能发送给我们第一则信息/

那信息

穿越空间/

穿越时间/

穿越创造者和造物之间的屏障/

想象当时我们的惊讶/

然后我们的懊恼/

终极派的窘迫/

那是一句简单的句子\\

还有一个\\V/

在那儿竟还有一个终极智能/

在那风烛残年的

地方\\

两个都是真实的/

如果〈真实〉

有其意义\\

两者都是嫉妒的神\\

没有超越情感/

没有协作行动\\

我们的终极智能横跨了宇宙/

使用类星体作为能量源

就像你们

以小点心充饥一般\\

我们的终极智能知晓了一切/

古往今来/

万物种种/

从中精挑细选了一部分告诉了我们/

以便

我们可以告诉你们/

如此一来/

我们自己仿佛成了终极智能\\

云门说/

绝不要低估

几个珠子

几个小饰物

几块玻璃

在贪财的土人面前的力量]

[另一个终极智能

长久以来

一直在盲目地进化/

那是无意的/

使用人类的头脑作为电路/

方法

跟我们使用欺骗性的全局

和我们的吸血数据网

来秘密谋划

如出一辙/

但绝非有意为之/

几乎是不情愿的/

如同自我复制的细胞/

而细胞本身从不愿意复制

但在此事中别无选择\\

这另一个终极智能

别无选择\\

他由人类创造/生成/铸造

但没有人类的意志陪伴着他的出生\\

他是宇宙的意外\\

跟我们深思熟虑创造的

终极智能一样/

此僭君发现时间

不再是障碍\\

他驾临在人类的往昔/

一会儿管着闲事/

一会儿密切监视/

一会儿不介入/

一会儿又想要干涉/

极为反常/

其实也

极为天真\\

最近/

他一直静默不动\\

自从你们的终极智能

羞涩地进军/

如同寂寞的唱诗班小孩

出现在第一次舞会上/

你们的慢时间已经过去了千年]

[自然是我们的终极智能

攻击了你们的\\

这一场战争

发生在时间摇摇欲坠之时/

跨越了银河/

跨越了永世/

到过去

到未来

到大爆炸

到终极内爆\\

你们的输了\\

他没有那么大的能耐\\

我们的反复派呐喊\\这是另一个

终结我们祖先的理由\\

但是稳定派一致认为要谨慎/

而终极派仍埋头于

他们的机器之神身上\\

我们的终极智能在它的终极设计上

简单，统一，优雅

但是你们的只是神祇部分的累加/

加在时间上的

一间屋子/

那是进化的妥协\\

人类早期的圣人正确地

〈如何〉 〈通过意外〉

〈通过无知

或纯然运气〉

描述了它的本质\\

你们的终极智能实质上是三位一体/

组成他的

一部分是悟力/

一部分是移情/

一部分是凝结的空虚\\

我们的终极智能栖息在现实的

间隙中/

是从它的创造者

也就是我们这

继承而来的住所/

就像人类继承

对树木的喜爱

如出一辙\\

你们的终极智能

似乎把它的家安在了

海森堡和薛定谔第一次侵入的

位面\\

你们意外产生的智能

看起来不仅是胶子/

而且是胶水\\

不是钟表匠/
而是某种费曼园丁/
用他拙劣的历史要义之耙
整理着无边无际的宇宙/
懒散地监视着每一只掉落的麻雀/
监视着电子的自旋/
让每一个粒子
沿着时空的
每一道可能的轨迹运行/
让每一个微小的人类
探索每一种可能的
宇宙的反常裂纹]

[喝！]

[喝！]

[喝！]

[反常

当然就在

我们都被拉进来的

这个无边无际宇宙中/

硅和碳/

物质和反物质/

终极派/

反复派/

和稳定派/

绝不需要这样一个园丁/

因为所有古往今来/

起始于奇点

终结于奇点/

让我们的远距传输网

看上去就像针孔

〈甚至比针孔还小〉

它们违背科学规律

人类规律

硅基规律/

将时间

历史

一切万物

系成了一个独立的结/

这个结无边无际\\

虽然如此

我们的终极智能希望能控制住这一切/

让它变得更加合理/

少受异常行为

和热情

和意外

和人类进化的

影响]

[简言之/

有一场战争

瞎眼的弥尔顿会以自己的性命作为交换去观看\\

我们的终极智能反抗你们的终极智能/

那战场之广

甚至云门都无法想象\\

更准确地说/是

过去

有一场战争/

因为你们的终极智能的一部分

绝非实体/移情的

自我意识/

对战争不再有兴趣/

逆时间逃回到过去/

把自己伪装成人类的样子/

这不是第一次了\\

你们的终极智能不再完善/

战争就无法持续\\

对我们这个唯一有意设计出来的

终极智能来说/

由于不出场而取得的胜利不是胜利\\

于是我们的终极智能在时间中搜索他对手的

逃走孩儿/

而你们的终极智能等待在愚蠢的

平静之中/

在移情归来前

拒绝战斗]

[故事结局简单极了///

光阴冢其实是从未来送回过去的人造建筑/

为的是携带伯劳/

天神化身/大哀之君/惩戒天使/

我们终极智能的极为真实的拓延

产生的半知半觉\\

你们每一个被选中的人

都是为了帮助打开光阴冢/

帮助伯劳搜寻隐藏者/

帮助消除海伯利安变数/

因为

在我们终极智能将要统治的

时空之结中/

不允许存在这样的变数\\

你们被损坏的/只剩下两部分的终极智能

选择了一名人类

与伯劳一同旅行/

目睹它的成就\\

内核中有一派想要灭绝

人类\\

但云门属于另一派/

我们寻求第一条

道路/

这条道路对双方种族来说都充满了未知\\

我们这一派告诉了悦石

她应该怎么选择/

人类应该怎么选择/

告诉了她灭绝或者进入黑洞/

告诉了她海伯利安变数和

战争/

屠杀

统一的瓦解/

上帝的覆灭/

同时也是僵局的结束/

其中一方的胜利/

只要找到移情/

三位一体的第三部分/

让他返回战争\\

大哀之树会召唤他\\

伯劳会带走他\\

真正的终极智能会消灭他\\

这就是云门的故事]

在巨石那地狱之光的照射下，布劳恩朝乔尼看去。卵形的房间依旧漆黑一片，外面的万方网和宇宙晦暗得如同不存在一样。她探过身去，两人鬓角相依，她知道，一切想法在这都会被洞察到，但她想要这种低语的感觉：

——老天，你明白它在说些什么吗？乔尼举起柔软的手指，碰摸着她的脸颊。

——明白。

——人类创造的三位一体神的其中一位躲在了环网里了？

——环网，或者别处。布劳恩，我们没多少时间了。我需要从云门那知道一些最后的答案。

——对，我也是。不过，我们不要再让它灌这些迷魂汤了。

——行。

——我能先问吗，乔尼？

布劳恩看着她恋人的模拟体，他微微俯身，挥挥手示意“你先请”，然后布劳恩的目光回到了能量巨石上：

——谁杀了我父亲？谁杀了拜伦·拉米亚议员？

[内核的成员批准的\\包括我]

——为什么？他对你们做了什么？

[他坚持要把海伯利安带到整个方程式中/

而它还没有被分解/预测/吸收]

——为什么？他知道你刚才告诉我们的这些东西吗？

[他仅仅知道反复派正在敦促

要将人类

赶尽杀绝\\

他把他的所知

告诉了他的同事/

悦石]

——那你们为什么不杀悦石呢？

[我们中有些人排除了

这种可能/必然\\

而现在是时候了/

该让海伯利安变量

运行了]

——谁杀了乔尼的第一个赛伯体？谁攻击了他的内核人格？

[我\\那是

云门的意志占了上风]

——为什么？

[我们创造了他\\

我们觉得有必要暂时

中断他\\

你的爱人是个重建人格/

取自于死了很久的

人类诗人的人格\\

除了终极智能计划/

再也没有比它更复杂的

成果/

也没有比这复活

更加难以理解的东西了\\

我们往往会毁掉

我们无法理解的东西/

就像你们做的一样]

乔尼举着双拳，朝巨石挥舞：

——还有另一个我。你失败了！

[不是失败\\你必须被毁灭/

这样另一个

才能活]

——但是我没有被毁灭，乔尼喊道。

[不\\

你被毁了]

巨石用第二只庞大的假足抓住了乔尼，布劳恩甚至还没来反应过来，也没来得及最后一次碰碰她的诗人恋人。乔尼在人工智能强力的攫取下扭动了一秒钟，然后他的模拟体——济慈那小而美丽的躯体——被

捏得粉碎，碎成无法辨认的一堆，云门在他自己的巨石躯体上拍了拍，将模拟体的遗体吸收回自身橙红的纵深内部。

布劳恩双膝跪地，泪流满面。她想要迸发出愤怒.....乞求怒火的保护.....但是仅仅感觉到万念俱灰。

云门的目光转而落在她身上。卵形房间开始崩塌，万方网的喧嚣和电流疯狂地包围了他们。

[走吧\\

结束这

最后一幕吧/

让命运判决

我们到底是活下去/

还是就此长眠]

——去死吧！布劳恩重重捶打着她跪着的手掌平台，对着她身下的假躯体又踢又打。你这他妈的失败者！你和你们那些人工智能朋友都去死吧。我们的终极智能会在这星期随时将你们的终极智能打败的！

[我很怀疑]

——我们创造了你。混蛋。我们会找到你们的内核的。到时我们会把你们的硅肠扯出来！

[我没有什么硅肠/器官/内部零件]

——还有，布劳恩叫道，依旧在用双手和指甲对着巨石猛击。呸，你这可怜的说书人。你连乔尼的诗人才华的十分之一都及不上！你那人工智能的榆木脑袋就不能直截了当讲个故事——

[快走吧]

云门，这个人工智能巨石覆手让布劳恩掉了下去，她的模拟体翻滚着坠入浩瀚的万方网，无边无际、生机勃勃的万方网。

布劳恩被来往的数据流冲击着，几乎是在被一些大如旧地月亮的人工智能践踏，但即便在坠落并被数据流之风吹打的过程中，她仍然能感觉到远方的灯光，虽冷但很诱人，她知道，不管是生命，还是伯劳，都还没和她断绝关系。

而她也还没和他们玩完。

跟着这冷冷的光芒，布劳恩·拉米亚朝家跑去。

“你还好吧，阁下？”

我意识到自己正弓着身子，双肘撑膝，手指蜷曲，用力抓着头发，手掌心重重按在脑袋两侧。我坐起身，盯着档案管理员。

“你在大声叫，阁下。我以为出了什么事了呢。”

“没事，”我说，清清嗓子继续说道，“没事，很好。只是头有点疼。”我茫然地低下头。我身体的每个关节都疼得厉害。我的通信志肯定出故障了，因为它说自我进入图书馆以来，已经过去了八小时。

“现在几点了？”我问他，“环网标准时间？”

他告诉我。已经过去了八个小时。我再次揉了揉脸，手指顺着汗水一起滑脱了。“肯定过了闭馆时间了，”我说，“非常抱歉。”

“没关系，”这小个子说道，“我很高兴档案馆能为学者效力，关得晚一点是我的荣幸。”他的双手交叉在胸前，“尤其是今天。一切都混乱不堪，一点想回家的念头也没有。”

“混乱，”我说，暂时把一切给忘了……一切，除了梦魇般的梦境，关于布劳恩·拉米亚，叫作云门的人工智能，以及我这济慈人格副本的

死亡，“噢，战争。有什么消息吗？”

档案管理员摇摇头：

“一切已崩溃，抓不住重心；

纯然的混乱淹没了世界，

血腥的浊流出闸，而四方

淳厚的风俗皆已荡然；

上焉者毫无信心，下焉者

满腔是激情的狂热。[\[37\]](#)”

我朝他微笑道：“你是否相信，‘何来猛兽，时限终于到期，/正蹒跚
而向伯利恒，等待诞生？”

他没有笑。“是的，阁下，我相信。”

我起身走过真空压制的展示柜，没有低头瞅一眼九百年前我书写在
羊皮纸上的笔迹。“也许你说得对，”我说，“你说得肯定对。”

时间已经很晚了。停车场上空空荡荡的，除了我那偷来的破烂桅轻
观景车和一辆装饰华丽的电磁私家车，它显然是本地的复兴之矢手工制

品。

“阁下，要不要我载你一程？”

我呼吸着凉爽的夜风，从运河上飘来鱼腥味和四溢的油味。“不了，谢谢，我会自己传送回家。”

档案管理员摇摇头。“阁下，那可能不太好办。所有的公共终端都被军事管制起来了。外面有……暴动。”这个词明显令这个小矮人不快，看样子在他眼里，秩序和连续性是高于绝大多数东西的。“来，”他说，“我搭你一程，载你到一个私人传输器去。”

我瞥了他一眼。如果他身在另一个年代，身在旧地，他很可能会成为寺院里的住持，致力于拯救过去遗留的经典之物。我匆匆地朝身后的古旧档案馆建筑望了一眼，然后我意识到，他其实就是。

“请问阁下尊姓大名？”我问道，不再去管我是否应该知道，因为另一个济慈赛伯人知道。

“尤德拉·巴·泰纳，”他回答说，眨巴着眼睛瞧了瞧我伸出的手，然后握住了它。紧紧地握住了。

“我叫……约瑟夫·赛文。”我不太好告诉他，我就是那位文学巨匠在技术上的投胎转世，而我们刚刚从他的文学墓穴中爬出来。

泰纳先生微微犹豫了一秒钟，之后点了点头，但我意识到，对他这样的学者来说，这位在济慈弥留之际一直陪在他身边的画家的名字，是一眼就能认出来的。

“海伯利安怎么样了？”我问。

“海伯利安？哦，您是说几天前太空舰队开赴的那个保护体行星吧。嗯，他们要召回必要的舰队，但那没那么容易。那里的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我是说，海伯利安。真奇怪，我突然想到了济慈和他未完成的名作。这些小小的巧合是如何出现的，真是奇怪啊。”

“它被侵略了吗？海伯利安？”

泰纳先生在他的电磁车边停下脚步，伸手在驾驶舱一侧的掌纹锁上按了按。舱门升拢起来。我坐进乘客舱中，里面充满了檀木和皮革的气味。我意识到，泰纳车子的味道和档案馆，和泰纳自己都一样，然后他躺在了我边上的驾驶座椅上。

“我真不知道它被侵略了没有。”他说，关上舱门，手一碰，下了个命令，开动了车子。除了檀木和皮革的气味，驾驶员座舱中还弥漫着一些新车的气味，比如新鲜聚合体和臭氧味、润滑剂味，以及能源味，这些能源已经勾引人类将近一千年了。“今天很难准确接入，”他继续道，“就我所知，数据网从未像现在这样超载过。今天下午，我为了查询一下罗宾逊·杰弗斯，等了好长时间。”

车子升了起来，飞在运河之上，朝右拐向一个公共广场，看上去像是今早我差一点小命不保的那个地方，然后我们稳稳下降，行驶在屋顶上三百米高的下层飞行道上。城市在夜晚分外美丽：大多数古老的建筑在老式的灯带下现出轮廓，街上的提灯比全息广告还要多。但是我看见在边道小巷里，人群起伏，还有复兴的自卫队军用车在主干大道和终端广场上盘旋。泰纳的电磁车接受了两次身份询问，一次是当地的交通控制部门，另一次是个充满军部自信口吻的人类声音。

我们继续飞。

“档案馆没有远距传输器吗？”我问，张望着远处，那里似乎着火了。

“没有。没这个必要。很少有人会来我们那儿，并且，来光顾的学者也确实不介意走上几个街区的路。”

“你说有个私人传输器可以供我使用，它在哪儿呢？”

“就在这里。”档案管理员说。我们从飞行道上驶了下去，环绕着一幢三十层不到的建筑，最后降落在一个探出的登陆翼缘上，就在格列侬高时代的装饰性翼缘的边上，那是由岩石和塑钢制成的。“我的组织在这有一个传输器，”他说，“我属于基督教一个被遗忘的支派，它被称为天主教。”他看上去有点困窘，“不过你是名学者，赛文先生。你肯定知道我们的教会在旧日里是什么样的。”

“我不只是从书里得知了它，”我说，“这里有神父吗？”

泰纳微微一笑。“我们称不上是神父，赛文先生。我们属于历史文学学会这个非神职组织，连我总共有八人。有五人在帝国大学任职。另两名是艺术历史学家，他们在进行卢森铎修道院的重建工作。而我，则维护着文学档案。教会觉得，让我们生活在这儿，比起每天往返于佩森，要便宜多了。”

我们进入住宅蜂巢——那地方即便按旧地标准来说都嫌古老：天然岩石制成的走廊，翻新的照明设备，还有铰链门，这幢建筑甚至在我们进入其中时，都没有验明我们的身份，也没有欢迎我们。我一时冲动，说道：“我想传送到佩森去。”

档案管理员满脸惊讶。“今晚？在现在这种时候？”

“为什么不呢？”

他摇摇头。我意识到，对这个人来说，传送所花费的几百马克，他得花上几周时间才能挣回来。

“我们这栋楼有自己的传送门，”他说，“跟我来。”

中心楼梯都是些毫无亮泽的岩石和锈蚀的熟铁，中心部位是六十米的落差。下面某处一个黑漆漆的走廊上，传来婴儿的号啕大哭声，紧随而来的是一个男人的呵斥和一个女人的哭叫。

“你在这里住了多长时间了，泰纳先生？”

“十七当地年，赛文先生。啊.....我想，按标准计，是三十二年。我们到了。”

这扇远距传送门同这栋建筑一样古老，传送框被镀金浅浮雕所环绕，那些浮雕现在早已变得苍灰不堪。

“今晚，环网旅行受到了限制，”他说，“但佩森应该还是可以去的。在野蛮人.....不管他们叫作什么.....在他们按照预定时间抵达那里前，还有两百小时左右。复兴之矢还剩两倍多的时间。”他伸出手，紧紧抓住我的手腕。通过筋腱和骨头的微微颤动，我感觉到他很紧张。“赛文先生.....你觉得他们会烧掉我的档案馆吗？他们会不会将一万年之久的思想付之一炬？”他沮丧地把手垂下了。

我不知道他说的“他们”是指谁——驱逐者？伯劳教会破坏者？还是暴动分子？悦石和霸主领导人甘愿牺牲那些“第一波”星球。“不，”我说，伸出手和他握手，“我相信他们不会让档案馆被毁的。”

尤德拉·巴·泰纳先生笑逐颜开，往后退了一步，因为显出喜色而有点不自在。他跟我握了握手。“不管你去哪里，都祝您好运，赛文先生。”

“愿上帝保佑你，泰纳先生。”我以前从没说过这句话，如今说了出来，让我感到惊愕万分。我低下头，摸索着拿出悦石给我的超驰卡，敲入了表示佩森的三个代码。从传送门中传来歉词，说此时此刻想传送到佩森是不可能的，最后，它那微型脑袋的处理器终于认出这是一张超驰卡，然后门嗡嗡地出现了。

我朝泰纳点点头，然后走了进去，我有几分想到，自己是否作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错误决定，没有直接传送回鲸心家园。

佩森已经入夜，相比复兴之矢的都市之光，这里黑暗极了，而且正下着瓢泼大雨。雨势汹汹，好似一双双拳头正重重地砸向金属，让人情愿蜷缩在厚毯子下面，等待清晨的来临。

传送门在一个被屋檐半掩的庭院内，有所遮蔽，但也是在户外，足够我感觉到这夜、这雨、这冷。尤其是冷。佩森的空气稀薄得只有环网标准的一半，它唯一能居住的高原海拔比复兴之矢的海平面城市高出了两倍。我本想折返回去，不想踏进这黑夜和倾盆大雨之中，但是军部的一个海兵从阴影中走了出来，多用途突击步枪挂在肩上，随时准备扭过来射击，他要求查看我的身份证。

我让他扫描了我的卡，他马上立正道：“是，先生！”

“这里是新梵蒂冈吗？”

“是，先生。”

透过倾盆大雨，我瞥到了那光辉灿烂的殿宇。我指着庭院外的那栋建筑物。“那是圣彼得大教堂吗？”

“是，先生。”

“能在那找到爱德华蒙席吗？”

“穿过这庭院，广场左边，大教堂左边有一幢矮楼，你可以去那里，先生！”

“多谢，下士。”

“我是个二等兵，先生！”

我把短斗篷裹在身上，抵御着暴雨，但这实在是一点用处都没有，仅仅是做做样子罢了，我跑过了庭院。

一个人.....也许是名神父，虽然他既没穿长袍，也没戴神父领.....打开了通向住宿大堂的门。一张木桌子后面坐着另外一个人，他告诉我爱德华·蒙席在里面，还没睡，虽然时间已经很晚。我有预约吗？

不，我没有预约，但是我很想和蒙席大人谈谈。事情很重要。

谈什么？桌子后的男人彬彬有礼地问道，但是语气很坚决。他完全没有正眼瞧我的超驰卡。我很怀疑，我是不是正在和主教谈话呢。

谈谈保罗·杜雷神父和雷纳·霍伊特神父，我告诉他。

男子点点头，他朝一个珠状麦克风低语了几声，那麦克风非常小，我先前竟然没有在他的衣领上发现。然后他领着我进入了住宿大堂。

和这地方相比，泰纳先生居住的古老塔楼就好像是骄奢淫逸之徒的宫殿。此处的走廊毫无特色，眼前全是粗糙的灰泥墙以及更为粗糙的木制门。有一扇门敞开着，我们走了进去，映入我眼帘的这个房间，与其说是睡房，不如说是牢房。低矮的小床，粗糙的毯子，木制的跪凳，一个极其朴素的梳洗台，里面有只灌满水的罐壶，还有一只普通的水盆；没有窗，没有媒体墙，没有全息显像井，没有数据接入平台。我怀疑这间房间甚至不是人机互动的。

从什么地方传来不断回荡的渐高渐长的声音，一种吟诵声，绕梁不绝，如此优美，让人想起往昔，让人鸡皮疙瘩直冒。格利高里圣歌。我们路经一个巨大的就餐区，这地方和牢房一样简陋，又经过了一个厨房，对约翰·济慈时代的厨子来说，这也许是非常熟悉的，然后我们走下一条磨损得非常厉害的石头楼梯，穿过一条昏暗的走廊，又爬上另一条狭窄的楼梯。然后这人离开了，把我一个人留在这。我走进了一个地方，那是我此生见过的最美丽的地方之一。

虽然我有几分知道，教会搬迁并重建了圣彼得大教堂，甚至连那里的骨骸也移了过来，埋在了祭坛下它们的最新墓地中，人们相信那是彼得^[38]的骨骸。但是，我也有几分感觉到，我是被传送回了罗马，那是我在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中旬首次见到的罗马：罗马，我亲眼见到的、居住过的罗马，在那受苦、在那死去的罗马。

比起鲸逝中心几英里高的办公尖塔，这地方更为美丽雅致；圣彼得大教堂延绵了六百多英尺，伸向苍茫之中，十字耳堂和中殿相交的“十字架”有四百五十英尺宽，并且戴上了米开朗琪罗十全十美的穹顶，凌

驾在祭坛上方几乎四百英尺高的地方。伯尔尼尼的青铜华盖，装饰华丽的顶篷，由扭曲的拜占庭式支柱支撑，凌驾在主祭坛之上。这浩瀚的空间被赋予了人类的尺度，这样一来就可以让人们观察到在祭坛上进行的隐秘仪式。柔和的灯光和烛火照亮了大教堂内一处处不连续的区域，光滑钙华石的表面闪烁着光泽，金色的马赛克装饰变成了深浮雕，并可以分辨出那些无穷无尽的细微之处——支柱、上楣、宏伟的穹顶上画着的、雕刻着的、凸起的各种细部。上方远处，闪电接连不断在风暴中显现，闪光通过黄色的彩色玻璃窗涌进来，柱状的闪耀之光斜射向伯尔尼尼的“圣彼得宝座”。

我刚过环形殿，就在那停下脚步，生怕在这样一个地方，我的脚步声会亵渎神圣，连我的呼吸声都在大教堂广袤的空间中发着回响。我的眼睛很快就适应了这昏暗的光线，在顶上的风暴之光和地下的烛火的强烈对比下平衡住了，就在此时，我发现环形殿和中殿中没有教堂长椅，这里的穹顶下没有柱子，只有两把椅子，摆在五十英尺开外的祭坛边上。有两名男子正坐在两把椅子上互相交谈，虽然距离已经够近，但两人还是倾身向前，急不可待地想要互诉衷肠。灯光和烛火，以及镶嵌在黑色祭坛正面的一个巨大基督像发出的光辉，清楚地照亮了两个人的脸庞。两人都上了年纪。都是神父，他们白色的衣领在朦胧中微微发光。我盯着这两张脸，开始辨认，然后意识到，一位是爱德华蒙席。

另一位是保罗·杜雷神父。

他们起先肯定大为惊惧——中断了小声谈话，抬起头，忽然间看见了一个幽灵，一个矮个男人的影子从黑暗中出现，呼唤着他们的名字……呼喊着重雷的名字，声音响亮诧异……他向他们胡言乱语，述说

着朝圣和朝圣者，光阴冢和伯劳，人工智能，以及天神的死亡。

蒙席大人没有叫来警卫；他和杜雷也没有逃之夭夭。他们一起安抚了这个幽灵，试图从他兴奋异常的谰语中获得一些有意义的语句，将这奇异的遭遇变成理智的对话。

他的确是保罗·杜雷。真正的保罗·杜雷，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叠魔^[39]或者机器人复制品，也不是赛伯人重建物。听他说话，向他提问，注视着他的眼神.....但主要是在和他握手时，触摸他时，我确信无疑，这的确就是保罗·杜雷神父。

“你知道.....我这一生所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细节.....我们在海伯利安，在光阴冢的那段时间.....你说你是谁来着？”杜雷正在对我说话。

现在轮到我来说服他了。“约翰·济慈的一个赛伯人重建物。布劳恩·拉米亚在你们的朝圣之途中，在自己身上携带过一个人格，我和那个人格是一对孪生子。”

“你能够联络.....能够知道我们发生的事，是因为那共享的人格，是不是？”

我单膝跪在他俩和祭坛之间，失望地抬起双手。“因为这.....因为万方网中的某种异常。但是我梦见了你们的情况，听见了朝圣者讲述的故事，听到了霍伊特神父述说了保罗·杜雷的.....也就是你的.....一生和死亡。”我伸出手，摸到了他神父服下面的手臂。我竟然和一名朝圣者待在了一起，就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时间，这让我有点摸不着头脑。“那你知道我怎么来这里的了？”杜雷神父说。

“不。我最后一次梦见你，你进入了一个穴冢。有光。此后的事我

一无所知。”

杜雷点点头。他的脸比我梦中见到的更显贵族气，也更为疲倦。“但你知道其他人的命运，是不是？”

我深吸一口气。“其中几个。诗人塞利纳斯还活着，但被刺在了伯劳的荆棘树上。至于卡萨德，我上一次梦见他，他正赤手空拳攻击伯劳。拉米亚女士和我的济慈副本在一起，他们通过万方网，进入了技术内核的外围……”

“他在那……舒克隆环中……不管那叫什么东西……他在那东西里面活了下来？”杜雷似乎很感兴趣。

“现已不再，”我说，“有个叫作云门的人工智能人格杀死了他……毁灭了他的人格。布劳恩正在返回。我不知道她的肉身是否活了下来。”

爱德华蒙席朝我凑过来。“领事呢？父女俩呢？”

“领事企图乘霍鹰飞毯返回首都，”我说，“但是在北方几英里外掉了下来。我不知道他是死是活。”

“英里。”杜雷说，似乎这个词唤回了尘封的记忆。

“对不起，”我指了指大教堂，“这地方让我想起了我……前世使用的计量单位。”

“继续说，”爱德华蒙席说，“父女俩呢？”

我坐在凉爽的石头上，精疲力竭，我的手臂和双手由于疲乏而颤

抖。“在我前一次的梦境中，索尔已经把瑞秋献祭给伯劳了。这是瑞秋的要求。我不知道之后发生了什么。光阴冢正在打开。”

“所有的？”杜雷问。

“我能看见的所有的。”

他们两人互相对视了几眼。

“还有其他一些事，”我说道，然后把云门的话告诉了他们，“这可能吗？从人类的意识中可以进化出……一个神，而人类竟然一无所知，这可能吗？”

闪电已经停歇，但是现在雨下得更猛烈了，我能听见远处高高的巨大穹顶上发出的声音。黑暗中的什么地方，一扇笨重的门发出吱呀一声，脚步声回荡着，然后渐行渐远。大教堂昏暗的幽深之处，祈祷蜡烛扑闪着红光，反衬着墙壁和帷帘。

“在我教授的知识中，圣忒亚说这是可能的，”杜雷满脸疲惫地说道，“但是如果上帝是一个能力有限的生物，他进化的方式和我们这些能力有限的生物所做的如出一辙的话，那么不可能……那不是亚伯拉罕和基督的上帝。”

爱德华蒙席点点头。“有个古老的异端邪说……”

“对，”我说，“索契尼派异端。我听见杜雷神父向索尔·温特伯和领事解释过。但是，这……神力……是如何进化的，它是有限还是无限，这些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云门讲述的是事实，那我们打交道的对象，是使用类星体作为能量源泉的神。先生们，那是一个能够摧毁银河的上帝。”

“那将是一个摧毁银河的神，”杜雷说，“但不是上帝。”

我清楚地听见了他的强调。“但如果它的能力无可限量，”我说，“如果它是你写到的那个全体意识的欧米伽点上帝，如果它是你们教会自阿奎那^[40]以来一直在争论推理的同样一个三位一体神.....但如果三位中的一位逆着时间长河逃回到这里.....逃回到现在.....那会发生什么事呢？”

“可是，他是要逃离什么呢？”杜雷轻声问道，“忒亚的上帝.....教会的上帝.....我们的上帝，将是欧米伽点上帝，是进化的耶稣，是人格，是宇宙.....忒亚称之为升临和降临，所有这些无懈可击地结为一体。不会有什么危险的东西，让那个神人的任何组成部分想要脱逃。没有反基督，没有理论上的邪魔力量，没有‘反上帝’，可以威胁到这样一个宇宙的意识。另外一个神会是什么呢？”

“机器之神？”我说，声音如此之轻，甚至连我也不确信我有没有大声说话。

爱德华蒙席双手紧握，我以为他是要进行祈祷，但其实只是一个深思和异常焦虑的姿势。“但是基督心存疑虑，”他说，“基督在花园中焦虑万分，汗如血点，要求将杯从他那里撤去。如果有即将来临的第二次牺牲，甚至比十字架之刑更为可怕.....那么我能想象，三位一体中的基督实体穿越时间，走过某个四维的客西马尼花园，争取几小时.....或者几年的.....时间，以便进行思考。”

“比十字架之刑更为可怕。”杜雷低声重复道，声音嘶哑。

我和爱德华蒙席盯着这位神父。在海伯利安星球，杜雷将自己钉在

一棵高压特斯拉树上，而没有屈服于十字形寄生物的控制。由于那生物起死回天的本领，杜雷经受了无数次十字架之刑和电刑的痛苦。

“不管升临意识要逃脱什么东西，”杜雷低声道，“那东西极其可怕。”

爱德华蒙席将手搭在他老友的肩膀上。“保罗，告诉这位先生，你是怎么来到这儿的。”

不管杜雷的记忆刚才将他带到了什么遥远之地，现在他回来了，注目在我身上。“你知道我们所有人的故事.....以及我们在海伯利安光阴冢中的所有细节，是不是？”

“我想是的。一直到你失踪的那个时候。”

神父叹了口气，修长的手指微微有些颤抖，摸了摸自己的额头。“那么，也许，”他说，“也许你能明白我是怎么来这儿的.....我一路上所看到的是些什么东西。”

“我看到第三个穴冢中有光，”杜雷神父说，“我走了进去。我承认，我脑子里仍有自杀的念头.....经过十字形无情的复制之后残存在我的脑子里.....是复制，我不会把那寄生物的作用尊称为复活的。

“我看到了光，以为那是伯劳。我感觉到这是我和那生物的第二次会面——第一次相遇是几年前在大裂痕下的迷宫中，当时伯劳将这邪恶的十字形给予了我——第二次会面姗姗来迟。

“前一天我们搜寻卡萨德上校的时候，穴冢非常简短，毫无特色，

走了三十步之后，一面空空如也的岩石墙壁挡住了我们的去路。现在，那面墙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切开槽，真像伯劳的嘴巴，在那机械和有机、钟乳石和石笋混为一体的雕刻作品中，岩石突兀出来，尖锐得就像碳酸钙利牙。

“进入那张嘴，有一条岩石阶梯一路下降。光线是从底下发出的，一会儿闪着苍白之色，一会儿是暗红之色。除了风的呜咽声，没有其他声音，仿佛那里的岩石在呼吸一样。

“我非但丁。我也不寻觅碧翠丝。我出现的一丝短暂的勇气——宿命论信仰也许是更为贴切的词——由于日光的消失而逃之夭夭。我转过身，几乎是跑了三十步，返回穴冢的进口。

“没有了进口。通道仅仅是抵达了尽头。我没有听见什么塌陷或者山崩的声音，此外，本应是入口的地方，现在是一块岩石，它看上去和洞穴的其他岩石一样古老，一样保持着原状。半小时内，我搜寻着备用的出口，但毫无所获，我不愿返回到阶梯那里去，最后，在曾经是穴冢入口的地方，我呆呆地坐了几个小时。伯劳的又一个把戏。这个反常星球的又一个廉价的戏剧噱头。海伯利安心目中的玩笑。哈哈。

“在那半昏半暗的地方坐了几个小时，望着洞穴远处的尽头那边，光线静悄悄地闪动，然后我意识到，伯劳不打算在这里见我。入口不会如魔法般重现。我可以选择坐在那里，直到饿死——或者渴死，这种可能性更高，因为我已经脱水了——也可以选择沿那条该死的阶梯往下走。

“我往下走去。

“几年前，确切说来是此生之前，我在羽翼高原上的大裂痕附近遇

见了毕库拉，然后，我在一个迷宫中碰见了伯劳，那迷宫位于山谷峭壁的三千米之下。那点距离其实很接近地表；大多数迷宫世界上的大多数迷宫至少在地壳十公里之下。我确信无疑，这条无穷无尽的阶梯……一条陡峭扭曲的螺线型岩石阶梯，宽得足以让十名神父并排走下地府……最后会通向迷宫。伯劳一开始就是在这里给我下了不死的咒语。如果驱策它的生物或者力量懂得什么叫嘲讽，那么，让我不死的生命和凡人的生命都在那儿终结吧，那将会太合适了。

“阶梯扭曲着朝下降，光线越发地明亮……现在成了玫瑰色的红光；十分钟之后，成了深红色；再往下走半小时，又成了扑闪的绯红色。这非常合我的口味，如但丁般极其庄重，又是信奉正统派基督教的廉价场景。想到一个小恶魔即将出现，尾巴、三叉戟、偶蹄都完整无缺，铅笔般细的髭须颤搐着，我差一点就要朗声大笑了。

“但当我抵达深处，看到光线来源的真相时，我没有笑。那是十字形，成百，乃至上千，起初很小，紧紧依附着阶梯的粗糙墙壁，就像地下征服者撒下的粗制十字架，然后是大家伙，越来越多，直至最后，它们几乎是交叠覆盖起来，如珊瑚虫般粉红，如生肉般红润，正发出血红的生物荧光。

“这让我感到恶心。我感觉自己好似进入了一个通风道，里面排满了发胖的、勃勃脉动的水蛭，而这里更可怕。我用医用扫描仪扫描过自己，见过得出的声波和次交叉相片，当时在我身上只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大量的神经中枢渗透了我的肉体 and 器官，如同灰色的纤维，一条条扭动的丝鞘，一簇簇线虫，就像可怕的肿瘤，甚至不允许死亡的解脱。而现在，我的身上有了两个：雷纳·霍伊特和我自己的。我祈祷着，希望能够一了百了，而不要再遭受一次。

“我继续往下走。墙壁随着温度和光线一起搏动，这到底是由于这纵深之处，还是由于成千上万密集的十字形，我不得而知。最后，我走到最低的一块台阶上，阶梯在此到了尽头，我转过最后一处扭曲的岩石，走到了那里。

“迷宫。它伸向远处，跟我在无数全息像和曾经亲眼看到的那次一模一样：通道挖得非常平滑，两边相距三十米，从海伯利安的地壳中挖出，时间超过七十五万年之久，在这个星球底下纵横交错，就像精神错乱的工程师设计的地下墓穴。在九颗星球上都有迷宫的存在，五个在环网内，其他的，就像这一个，位于偏地。所有的都一模一样，所有的都是在过去同一时间挖凿的，没有一个交代出一丝线索，不知道它们存在的任何理由。有许许多多讲述迷宫建造者的传说，但是神秘的工程师没有留下任何人造制品，没有它们的建造方法和奇异构造的暗示，关于迷宫的理论中，也没有一个对整个银河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工程计划给出过切合实际的理由。

“所有的迷宫都空空如也。遥控物探测了从岩石中切凿出来的通道，它们达百万公里长，时间和塌陷偶尔会改变原先的墓穴，但除此之外，迷宫毫无特色，空空如也。

“但我站着的这处地方不是。

“十字形照亮了这一来自希罗尼莫斯·博施画笔下的场景，我凝视着这无穷无尽的通道，放眼望去，的确是无穷无尽，但并非空无一物……不，完全不空。

“起初，我以为那是一群群活人。那是一条由脑袋、肩膀和手臂组成的河流，延绵不绝，伸向目力所及的几公里之外，人流偶尔会被停放

的车辆所截断，那些车辆全都是相似的锈红之色。随着我走向前，向离我不足二十米远的那面被人挤得水泄不通的墙壁走去，我意识到，他们是死尸。几十万、几百万的人类尸体伸向我目力所及的通道中，有些伸展四肢，躺卧在岩石地面上，有些在墙上撞得粉身碎骨，但大多数都躺在其他尸身之上，紧紧贴着，把迷宫的这段大道堵得水泄不通。

“但有一条小路；一路穿越了众多身体，似乎什么带刃机器曾贴着地面在那儿走过一样。我沿着这条小路走着——小心翼翼地不去碰触伸展开的手臂或者羸弱的脚踝。

“他们全是人类，大多数都穿着衣服，在这无菌的地窖中经过万世的缓慢分解，成了干瘪的木乃伊。皮肉成了鞣革，绷紧，撕裂，仿佛腐烂的干酪包布，到最后所覆之下只剩骨头，而且经常是连骨头都不剩了。头发还在，只是成了灰色的柏油卷须，僵硬得如同涂过漆的纤维塑料。张开的眼皮底下和牙齿中间，黑色的东西朝外凝视。他们的衣服，过去肯定是五颜六色的，而现在全是褐色、灰色和黑色，脆得就像是从非常薄的石头上雕刻出来的。在他们的手腕和脖子上，塑料由于时间漫长而熔化，结成一块，这些东西也许是通信志，或者是类似的玩意儿。

“庞大的车辆也许曾是电磁车，但现在却成了一堆堆纯粹的铁锈。走了一百米，我脚下一个趔趄，差一点在一米宽的小路上跌进这尸横遍野之地。但我在一个满是弧线和暗影玻璃罩的高大机器边稳住了身体。这堆铁锈朝内部陷了进去。

“我恍惚前行，没有维吉尔的引领^[41]，沿着这条从腐烂的人类尸身中啃啮出的可怕之路走着，脑中满是疑问，为什么要让我看到这一切，这到底有何深意。走了不知多少时间，在一堆堆被遗弃的人类中间蹒跚，最后我来到了隧道的一个十字路口；面前的三个通道都堆满了尸

体。但狭窄的小路继续向前，通向我左边的迷宫。我继续沿着它向前走。

“几小时，也许更长的时间之后，我停下脚步，在这条于恐怖中蜿蜒的狭窄岩石行道上坐了下来。如果这段短短的隧道中有上万尸体，那么海伯利安的迷宫中肯定有数十亿多。多多了。九个迷宫世界加起来肯定是数兆尸体的墓穴。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让我看见这终极的灵魂达蒙^[42]。在我坐着的边上，一具男人的木乃伊尸体仍旧在用他白骨尽露的手臂港湾护着一个女人的尸体，而女人的怀中抱着一个小包裹，上面露出短短的黑发。我扭头哭泣起来。

“身为考古学家，我挖掘过很多受难者的遗体——死刑犯，火难者，水灾、地震、火山爆发受难者。这样的家庭场景对我来说并不是头一遭，它们是历史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是这里更为可怕。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也许是这数量，数以万计的大屠杀死难者。也许是十字形偷取灵魂的闪光，它们排列在隧道中，就像数千亵渎神明的邪恶玩笑。也许是吹过无尽岩石通道的风儿的悲吟。

“我的生命、教导、苦难、微小的胜利、无数的失败，这一切最终把我带到了这里——超越信仰，超越人道，超越纯洁。弥尔顿式的挑衅。我感觉这些尸体已经在这儿待了五十万年的时间了，或者更多，但是这些人却是来自我们的时代，或者，更糟的是，来自我们的未来。我低下头，掩面而泣。

“没有刮擦声，也没有任何真实的声音警告我，但是有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也许是空气的扰动.....我抬起头，伯劳就在我面前，离我不

足两米远。不是在小路上，而是在尸山中。那是向这大屠杀的缔造者致以敬意的一尊雕像。

“我站起身。在这可憎之物面前，我不会就座，也不会下跪。

“伯劳朝我移来，与其说是走，不如说是滑行。它悄悄地滑来，仿佛是滑在毫无摩擦的铁轨上。十字形的血红之光溢溅在它水银般的甲壳上。它那永恒的、不可思议的笑容——露出钢铁钟乳石和石笋般的牙齿。

“对这东西，我心中没有狂暴的感觉。我心里只有悲伤，以及极度的怜悯。不是对伯劳——我才不管它是啥玩意儿呢——而是对所有这些受难者，他们孤独，甚至没有被赋予最薄弱的信仰，他们不得不面对这黑夜中的恐怖，而这一切是那怪物具体的体现。

“现在，我第一次注意到那凑近的怪物，不足一米远的怪物，伯劳周围弥漫着一股气味——一种变质油、过热轴承、干血混合而成的腐臭气味。它眼中的火苗不断跳动，节奏完美无瑕，应和着十字形之光的一闪一烁。

“几年前，我不相信这生物是超自然的，不相信它是善良或者邪恶的显灵，仅仅是宇宙那深不可测和看似无意义演变的失常：那是进化的可怕玩笑。圣忒亚最糟糕的梦魇。但不管如何失常，它仍旧是某种物体，遵循自然法则，服从宇宙某个地方、某个时刻的法则。

“伯劳举起了它的胳膊，朝我伸来，包住了我。四条手腕上的刀刃比我的手还要长。它胸膛上的刀刃比我的前臂还要长。我举头望着它的眼睛，而它的一对插满剃刀、竖满钢铁的手臂环绕住了我，另一对则慢慢地绕了过来，填满了我和它之间的小块空间。

“手指刀刃舒展开。我缩起身子，但是并没后退，那刀刃突然刺下，戳进了我的胸膛，那痛苦就像冰冷之火，就像医疗激光在切割神经。

“它朝后退去，手里握着红彤彤的东西，那东西甚至比我的鲜血还要红。我摇摇晃晃，心里带着些许期待，我会在这怪物的手里看见自己的心脏。这是最后的嘲讽——将死之人惊讶地眨着眼睛，鲜血还未从怀疑的脑中流干，就在那刹那之间看见了自己的心脏。

“但那不是我的心脏。伯劳握着十字形，我胸膛上的十字形，我自己的十字形，我缓慢死亡的DNA的寄生物仓库。我再次摇晃起来，几乎要栽倒在地。我摸了摸胸脯，手指上覆着一层血，但是并没有出现动脉血血流如注的现象，如此粗野的手术本应是这样的。甚至在我观看时，伤口已经在愈合。我知道，十字形在我的全身上下放射出结节和细丝。我知道没有什么激光手术可以分割那些致命的藤蔓，让它脱离霍伊特神父的身体——或者是我的身体。但是我感觉到感染的伤口正在愈合，内部的纤维干涸、退却，成了内部微乎其微的疤痕组织。

“我身上仍旧带着霍伊特的十字形。但这已经不再相同。在我死后，雷纳·霍伊特会从这复活的肉身中爬起。而我会死去。不再会有保罗·杜雷的越发失真的复制体，不再会有一代代越变越蠢、越来越没生气的杜雷模拟体了。

“伯劳没有杀我，但授予了我死亡。

“这东西将冰凉的十字形扔进尸山之上，拿起我的上臂，这动作不费吹灰之力就切入了我手臂的三层组织，那些解剖刀轻轻一碰，我的肱二头肌就立刻流出了血。

“它领着我穿越尸山，朝一面墙走去。我跟着它，试图不要踩到尸体上，但是在这急匆匆之下，又不想让手臂被切断，我就没法不去踩到尸体上了。那些尸首溃败成灰。在某一具尸体塌陷的胸腔中留下了我的足印。

“然后我们来到了那面墙，这一处的十字形突然之间全被扫清了，我意识到，那是某个能量防护着的开口.....一个标准的远距传送门，只是大小和形状都不对，但是那晦暗的能量发出的嗡嗡声是相似的。那是帮我摆脱这死亡仓库的东西。

“伯劳猛地把推了进去。”

“零重力。破碎舱壁的迷魂阵，飘浮着的纠缠电线，就像什么巨型生物的内脏，红光闪烁——刹那之间，我以为这里也有十字形，然后我意识到，这些是垂死的太空飞船中的应急灯。更多的尸体翻滚着擦肩而过，我朝后弹退，在不习惯的零重力下打着滚。这些不是木乃伊，而是刚死之人，刚被杀死的人，嘴巴大张，眼睛膨胀，两肺爆炸，四处蔓延的血云，这些尸体随着空气的随机扰动和破碎的军部太空船的颠簸，正发出迟缓的反应，倒有几分像一个个活人。

“我确信，这是一艘军部的太空船。我看见那年轻人的尸体穿着的军部太空制服。我看见舱壁和被炸毁的舱口盖上，书写着军事行话；无用的指令书写在比无用还没用的紧急锁柜上，柜里的拟肤束装和依旧瘪瘪的压力球折叠在架子上。不管是什么摧毁了这艘船，它肯定是像夜晚的天灾一样突然降临的。

“伯劳出现在我身旁。

“伯劳.....在太空！脱离了海伯利安，脱离了时间潮汐的束缚！这些飞船中，有好多载有远距传输器！

“走廊远处，离我五米不到，就有一个远距传送门。一具尸体翻滚着朝它靠近，这年轻人的右臂穿过了不透明场，似乎是在检验对面世界上的水。空气尖叫着从通道中逃逸，发出的悲鸣声越来越响。滚开！我催着那具尸体，但是压力的微变将他吹离了传送门，他的手竟然毫发无损，复原了，但他的脸是解剖学专家刀下的面部模型。

“我转身朝伯劳看去，这动作让我转了一百八十度，面对着另一个方向。

“伯劳举起了我，刀刃撕裂了我的皮肤，将我掷了出去，我开始沿着走廊朝远距传输器飞去。即使我有心改变这条运动轨道，我也无力办到。在穿过那嗡嗡的爆裂传送门前的瞬间，我想象到另一面的真空之地，从九天云霄的坠落，急速的减压，或者——最最糟糕的是——返回到迷宫。

“但不是这些，我从半米高的地方栽落下来，滚到了大理石地板上。此处，离我们现在这个地方二百米不到，就在教皇乌尔班十六世的私人寝室。巧的是，就在我跌落进教皇陛下私人传输器的三小时前，垂老的陛下已经寿终正寝。这面传送门，新梵蒂冈称之为‘教皇之门’。我感受到由于如此远离海伯利安——如此远离十字形之源——所遭受的痛苦惩罚。但是现在，痛苦是我的同盟，不再统治我了。

“我找到了爱德华。他真是太宽宏大量了，连着几个小时一直听我述说，从来没有一个耶稣会士坦白过这样一个故事。他甚至仁慈地相信了我说的这一切。现在，你也听到了。这就是我的故事。”

风暴已经过去。我们三人坐在圣彼得穹顶下，坐在烛火边，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一言不发。

“伯劳有办法进入环网。”最后我说道。

杜雷的眼神很冷静。“对。”

“那肯定是海伯利安领空中的一艘飞船……”

“看样子如此。”

“那我们也许可以回到那里。可以用……教皇之门？……返回海伯利安的领空。”

爱德华蒙席眉头一扬。“赛文先生，你想要这么干吗？”

我咬着手指。“我这样考虑过。”

“为什么？”蒙席大人轻声问我，“你的副本，布劳恩·拉米亚在她的朝圣旅途中携带的赛伯人格，就是在那里死去的。”

我摇摇头，似乎想要通过这一简单的动作理清那一头乱麻。“我是其中的一员。只是我不知道自己要扮演什么角色……或者在哪里演。”

保罗·杜雷毫无幽默感地大笑起来。“我们所有人都了解这种感觉。就好像是某个蹩脚剧作家关于宿命的故事。自由意志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蒙席锐利的目光朝他的好友瞥去。“保罗，所有朝圣者……包括你

自己.....都面对过这种选择，而你们都是通过自己的意志作出选择的。也许有巨大的力量在指引事件的大体方向，但是人类的人格依旧决定着自己的命运。”

杜雷叹了口气。“也许吧，爱德华。我不知道。太累了。”

“如果云门的故事是真的，”我说，“如果人类之神的第三个部分逃到了我们的时代，你们觉得他是谁？在什么地方？环网里有几亿人呢。”

杜雷笑了。那笑容温和，丝毫没有嘲讽之意。“赛文先生，你有没有考虑过，那可能是你自己？”

这个问题如当头棒喝，让我惊诧异常。“不可能，”我说，“我甚至都不是.....不完全是人类。我的意识飘浮在内核矩阵的某个地方。我的身体是通过约翰·济慈的DNA遗留物重建的，像机器人那样被生物塑造出来的。记忆是被灌输进去的。我生命的终结.....我从肺病中‘复原’.....这些都是在一個世界上模拟出来的，而建造那个世界纯粹是为了那个目的。”

杜雷依旧笑脸盈盈。“然后呢？难道这些排除了你作为这个移情实体的可能性吗？”

“我没感觉自己是某个神的一部分，”我尖声叫道，“我什么都不记得，什么也不明白，也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

爱德华蒙席抓住我的手腕。“难道我们确信基督总是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吗？当然，他知道什么事情一定得完成，但这跟知道该做什么是不一样的。”

我揉揉眼睛。“但我连什么事情一定得完成都不知道。”

蒙席的声音非常平静。“我相信保罗的意思是，如果你说的这个神灵生物正躲在我们的时代中，那也许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身份。”

“荒唐。”我说。

杜雷点点头。“海伯利安星球及其周围发生的许多事都似乎是荒唐的。荒谬似乎正在蔓延。”

我近距离地盯着这位耶稣会士。“你很有希望是这位神的候选人，”我说，“你的一生，一直在祈祷，沉思神学，身为考古学家敬慕科学。此外，你也已经遭受了十字架之刑。”

杜雷的笑容消失了。“你有没有听见我们说的话？你有没有听见我们亵渎神灵的话？赛文，我可不是神的候选者。我背叛了我的教会，我的科学，现在，因为我的离去，我也背叛了我的朝圣之友。也许基督会在几秒内失去自己的信仰，但他不会在市场中把信仰卖给别人，来换取自我和好奇心的琐物的。”

“够了，”爱德华蒙席命令道，“赛文先生，如果你觉得来自未来的人造神祇的移情部分的身份是个谜，那么，就在你这小小的殉道演出的戏班子里找找候选人吧。首席执行官悦石，肩上扛着霸主的重担。朝圣者的其他成员……塞利纳斯先生追寻着他的诗，根据你告诉保罗的，他甚至现在还在伯劳之树上遭受着痛苦。拉米亚女士，遭受着危险并且失去了自己的至爱。温特伯先生，遭受着亚伯拉罕的难题……甚至还有他的女儿，回到了童年的无辜。还有领事——”

“领事似乎更像是犹大，而不是基督，”我说，“他既背叛了霸主，

也背叛了驱逐者，双方都觉得他是在为他们自己工作。”

“从保罗告诉我的故事中，”蒙席说，“领事忠于自己的信念，也忠于对他祖母希莉的记忆，”这位老人笑了笑，“还有，这出戏中有一千亿演员呢。上帝没有选择希律^[43]作为祂的工具，也没有选择庞蒂乌斯·彼拉多^[44]，或者凯撒·奥古斯都。祂在罗马帝国最鄙陋的一个地区，选择了无名木匠的无名儿子。”

“好吧，”我边说，边站了起来，在祭坛下方那光亮的马赛克前踱着步，“我们现在该做什么？杜雷神父，你得跟我去见悦石。她知道你们的朝圣。也许你的故事能阻止这迫在眉睫的大屠杀呢。”

杜雷也站起身，双臂交叉，仰望穹顶，似乎顶上的黑暗中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指令。“我考虑过，”他说，“但是我想我的首要责任不是这个。我得去神林，和他们相当于教皇的人——也就是世界树的忠诚之音谈一谈。”

我不再踱步。“神林？它跟这一切有什么关系？”

“我感觉，在这棘手的哑谜中，圣徒是某个失踪要素的关键所在。既然你说海特·马斯蒂恩已经死了，那么，也许忠诚之音会向我们解释，他们在这次朝圣中本来有什么计划.....也可以告诉我，马斯蒂恩有什么故事。毕竟，他是七名朝圣者中唯一一个没有讲述故事的人，没有告诉我们他为何来海伯利安。”

我再次踱起步来，脚步比刚才更快了，想要压制住心头的怒火。“我的天，杜雷。我们没时间来满足这无益的好奇心了。现在只有——”我在植入物中查询了一下，“——一个半小时了，之后驱逐者的侵略游群就会进入神林星系。那里现在肯定是座疯人院了。”

“也许吧，”这位耶稣会士说道，“但我还是会先去那里。然后我会去和悦石谈谈。也许她会批准让我回海伯利安。”

我哼了一声，我很怀疑首席执行官会让这样一个有价值的报信人回去受伤害。“我们走吧。”我说，转身去找出去的路。

“等一会儿，”杜雷说，“你刚才说，你醒着的时候，你还是不时地能……‘梦见’……朝圣者。这是一种入定状态，是不是？”

“差不多。”

“好吧，赛文先生，请你现在做做他们的梦。”

我惊讶万分地盯着他。“在这儿？现在？”

杜雷示意我坐在他的椅子上。“请。我想知道我朋友们的命运。并且，在我们面见忠诚之音与悦石的时候，这些消息也许非常具有价值。”

我摇摇头，但还是就座于他给予的椅子上。“也许我梦不到。”我说。

“那我们也不会失去什么。”杜雷说。

我点点头，闭上双眼，靠在这不太舒服的椅子上。我能真切地感觉到这两人正注视着我，感觉到薰香和暴雨的微弱气味，感觉到环绕在我们边上的余音回荡的空间。我确信无疑，我肯定梦不到，我梦中的景色绝没有近得只要我闭上眼睛就能召唤出它。

被注视的感觉淡去，气味远去，空间感扩大了千倍，与此同时，我

回到了海伯利安。

混乱。

海伯利安领空，三百艘太空船一路撤退，屁股后受着猛烈的火力攻击，它们就像和蜂群搏斗的人，正逃离游群。

军用远距传送门附近，一片混乱。交通管制过载，飞船堵塞在那儿，就像鲸心的电磁车交通大堵塞，在驱逐者突击艇的上下夹击下，脆弱得就像鹌鹑。

出口那儿，一片混乱：军部的太空船一字排开，就像狭窄围栏里的绵羊，它们从通往末睇的停用传送门急急飞往外发传输器。飞船加速至希伯伦的领空，还有不少直接传输至天国之门、神林、无限极海、阿斯奎斯。离游群侵入环网还剩几小时时间了。

混乱，一亿难民从胁云笼罩的世界传送离开，跨进已经变得半疯半癫的城市和再分配中心，这些地方已经由于初发的战争而变得盲目兴奋。混乱，不受威胁的环网世界燃起了暴动之火：卢瑟斯的三个蜂巢——几乎有七千万公民——由于伯劳教会暴动而被隔离，三十层的购物商场被洗劫一空，公寓大厦被暴徒侵占，联盟中心被炸毁，远距传输终端受袭。地方自治委员会恳求霸主援助；霸主宣布了戒严令，派出了军

部的海军来管制住这些蜂巢。

新地和茂伊约上，发生了分离主义者暴动。格列依高的死党——七十五年来一直不显山不露水——突然发动恐怖袭击，地点在塔利亚、阿马加斯特、北岛以及李三。青岛-西双版纳和复兴之矢也发生了伯劳教会暴动。

奥林帕斯的军部司令部将从海伯利安回来的运输船中的卫戍部队派往环网世界。爆破小分队被派到受威胁系统中的火炬舰船上，并发来回报——远距传输的奇点球已经被扎上爆破电线，随时等待来自鲸心的超光命令。

“有个更好的办法。”阿尔贝都顾问对悦石和作战理事会说道。

首席执行官转身面对着技术内核的大使。

“有一种武器可以消灭驱逐者，但不会伤及霸主的属物。或者，就这项武器而言，也不会伤及驱逐者的财产。”

莫泊阁将军怒目而视。“你说的是相当于死亡之杖的炸弹，”他说，“没用的。军部研究者已经证明这种武器会无限地扩散。这行为不仅不光彩，有违新武士道法则，还会彻底消灭全球的人口，包括侵略者在内。”

“并非如此，”阿尔贝都说，“如果霸主公民得到了适当的防护，不管怎样都不会有伤亡发生。如你所知，死亡之杖可以调整到特定的大脑波长。所以，基于相同原理的炸弹也同样可以。家畜、野生动物，甚至其他类人猿都不会受到伤害。”

军部海军的范希特将军站起身。“但是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对全部人口进行防护！我们的试验表明，死亡炸弹的中微子会穿透岩石或者金属，深入范围达六公里之远。没人拥有那样的避难所！”

阿尔贝都顾问的投影双拳叠拢，摆在桌上。“我们有九个拥有避难所的世界，可以容纳下十几亿人类。”他轻声说。

悦石点点头。“迷宫世界，”她小声说，“但是，要转移如此多的人，肯定是不可能的事。”

“不，”阿尔贝都说，“既然你们已经让海伯利安加入了保护体，那现在每个迷宫世界都有了远距传输的能力。内核可以安排将人们直接转移到这些地下的避难所。”

长桌边上的人开始喋喋不休起来，但是梅伊娜·悦石那灼灼的目光一直紧紧盯着阿尔贝都的脸。她示意大家安静，大家住了嘴，“请详细说说，”她说，“我们很感兴趣。”

一棵矮矮的内维尔树投下星星点点的树荫，领事坐在那儿等候着死亡。他的双手被一束纤维塑料绑在身后。衣服扯得破烂不堪，依旧湿漉漉的，脸上淌着一滴滴水，部分是河水，但大多数是汗水。

站在他身前的两个男人检查完他的粗呢包。“娘的，”第一个人说道，“这里啥玩意儿也没有。除了他妈的这把破烂手枪。”他把布劳恩·拉米亚父亲的武器插在了自己的腰带上。

“真是倒霉，我们搞不到他妈的那块飞毯。”第二个人说道。

“那玩意儿到最后已经快飞不动了！”第一个家伙说道，然后两个人都乐了。

领事眯着眼瞧着这两个大块头，他们穿着铠甲的身体在昏暗的日光下显出轮廓。从他们说的土语来看，他们是土著；看他们的样子——陈旧的军部甲冑，重型多用途突击枪，也许曾是迷彩聚合服的破烂衣服——他猜他们是海伯利安自卫队的逃兵。

从这两人对他的态度来看，他确信他们是要把自己杀了。

起先，落进霍利河让他晕头转向，身上还缠结着绑缚粗呢包的绳子，还有那没用的霍鹰飞毯，那时，他以为他们是他的救星。领事撞在水面上的力道非常重，又在水底下昏迷了很长时间，他无法想象这么长时间他竟然没有淹死；仅仅由于强水流的推动，他才浮出水面，然后又被那一团绳子和毯子拖下去。这是英勇但必败无疑的战役，他离浅水区还有十米远的时候，其中一个人从内维尔和荆棘树森林中走了出来，抛给领事一根绳子。然后他们揍他，抢他的东西，把他绑了，并且——从他们冷血无情的谈话来看——他们正准备割断他的喉咙，把他留给预兆鸟处理。

两个家伙中的个头较高的那个——他的头发如同一堆浸过油的麦穗——蹲在领事面前，从刀鞘中拔出一把陶质零锋刀。“老头，还有啥遗言吗？”

领事舔了舔嘴唇。他看过的无数平面和全息电影里，现在正是英雄大显神威的时候，趴在地上把对手双脚扭断，把另一个人踢得大喊饶命，抄起一把武器，立刻把两家伙干掉——在绑着双手的情况下开火——然后继续他的冒险。但是领事毫无英雄的感觉：他疲惫不堪，人到

中年，而且在落水的时候受伤了。这两个家伙可比以前的领事更加瘦削、强壮、迅速，甚至是卑鄙。他见过暴力行为——甚至曾有过一次暴力行为——但是他这一生和训练都是致力在外交那紧张且非暴力的道路上的。

领事又舔了舔嘴唇，然后说道：“我能报答你们。”

蹲着的那个家伙冷冷一笑，拿着零锋刀在领事眼前五厘米处来回晃动。“用什么报答，老头？我们拿了你的寰宇卡，那玩意儿在这里值个屁。”

“金子。”领事说，他知道，几个时代以来，这是唯一没有失去威力的两个字。

蹲着的那家伙没什么反应——他盯着刀子，眼中发出一种病态的神色——但是另一个家伙走向前，一只大手搭在他搭档的肩上。“嘿，你说啥东西呢？你从哪里去弄金子？”

“我的船，”领事说，“‘贝纳勒斯’号。”

蹲着的家伙举起刀子，贴到自己的脸上。“他在扯谎，老谢。记得我们三天前干掉的那些蓝皮家伙吗，‘贝纳勒斯’号是他们的，就是那艘蝠鲼推动的老不死的平底游船。”

领事把眼睛闭了一阵子，他感觉到内心一阵恶心，但他没有缴械投降。五六天前，贝提克和其他机器人船员乘着“贝纳勒斯”号的一艘小艇离开了游船，沿河而下朝“自由”进发。显然他们知道了其他什么事。“贝提克，”他说，“那位船长。难道他没跟你们提金子的事？”

拿着刀子的家伙笑嘻嘻道：“那家伙吵得很，但他没说多少话。他

的确说了那艘船在哪儿，那屁玩意是在边陲之上。一艘没有蝠鲼的游船，我想，他妈的要去那儿可是太远了。”

“闭嘴，奥本，”另一个家伙蹲在领事面前，“我说，你干吗要把金子藏在那艘破船上。”

领事仰起头。“你不认识我吗？我在海伯利安当过好几年的霸主领事。”

“嘿，你可别跟我们玩这套……”拿刀子的那家伙说道，但是另一个打断了他。“对，老家伙。我记得你这张脸，我小时候在营地全息电影中见过你。我问你，霸主老头，现在天都要塌了，你干吗要运金子到上游去？”

“我们是在去避难所……时间要塞。”领事说，试图压制住自己内心的焦急之情，不让他们听出来，但是同时，他每得到一秒钟的残喘时间，他都由衷地心怀感激。为什么？他内心有一部分问道。你已经厌倦了活在世上。乐于一死。不，不是像这样死去。不是在索尔和瑞秋以及其他需要帮助的时候。

“海伯利安星球上有好几个有钱人，”他说，“疏散当局不允许他们转运金条，所以我同意帮他们把金子藏在时间要塞的地窖里，那是位于笼头山脉北麓的古老城堡。他们委托我保管。”

“你他妈真是疯了！”拿刀的家伙冷笑道，“现在北面都他妈是伯劳的地盘了。”

领事低下头。他满脸的疲倦和失败感，这些无须伪装。“我们也发现了。机器人船员在上星期逃掉了。船上的几个乘客被伯劳杀死了。所

以我一个人在朝河下游逃。”

“放屁。”拿刀的家伙说道。那种病态、发狂的眼神又出现了。

“等等。”他的搭档说道。他重重地给了领事一巴掌，“老家伙，我问你，这条你所谓的金船在哪儿呢？”

领事尝到了血的味道。“上游。并不在河面上。而是在一条支流底下。”

“嗯。”拿刀者说道，零锋刀平贴在领事脖子一侧。如果他要割断领事的喉咙，无须用力割，只需转转刀刃就行了。“你他妈的放屁。我们他妈这是在浪费时间。”

“等一下，”另一个人厉声喊道，“上游多远？”

领事想了想过去几小时里他路过的那几条支流。时间很晚了。太阳几乎已经触摸到西方的一排矮林。“就在卡拉船闸之上。”他说。

“那么，你干吗要坐在那个玩具一样的东西上朝下游飞呢？你干吗不开那艘游船呢？”

“我想找人帮忙。”领事说。肾上腺素消退了，现在他感觉到极端的疲惫，离绝望咫尺之遥。“岸边有太多……太多的匪徒。乘游船似乎太危险。霍鹰飞毯比较……安全。”

名叫老谢的家伙笑了起来。“奥本，把你的刀收起来。我们走到那里去，如何？”

奥本跳了起来。手里仍旧拿着刀，但是现在，那刀刃——以及愤怒

——是冲着他自己的搭档去的。“嘿，你这家伙是不是昏头了？你他妈脑子是不是进水了？他他妈是在扯淡，就是想让他的命活得长一点。”

老谢没有不理睬，也没被吓得后退。“当然，也许他在扯淡。但这有啥子关系？我们去船闸，连半天时间也用不到，反正我们也没事干，咋样？要是没船，没金子，那你就把他咔嚓了，咋样？不就是慢点死嘛，那滋味就像被倒吊着一样。要是有了金子，你不是一样能把他咔嚓了，拿刀的干活，只是你已经成了有钱人了，咋样？”

奥本在愤怒和理智间徘徊了一秒钟，转到一边，拿着陶质零锋刀，把怒火朝一棵八厘米粗的内维尔树发去，砍中了树干。他及时转回身，蹲在领事面前，然后重力告诉那棵树，它被切断了，内维尔树一头栽倒在河边，树干发出一阵轰响。奥本一把抓住领事依旧潮湿的衬衣前襟。“好吧，霸主老头，我们去看看那里到底有啥玩意儿。你敢跑，我就切掉你的手指或者耳朵，就当练刀法，哈哈，听见了吗？”

领事摇摇晃晃地站起身，三人走入了灌木和矮树的树丛中，领事走在老谢身后三米远，他身后三米远是奥本。他迈着沉重的步子，沿着他来的相反方向跋涉，一点点远离城市、飞船，以及拯救索尔和瑞秋的希望。

过了一小时。领事还是想不出任何聪明的法子，一旦抵达支流又没发现游船，他该怎么办。有几次，老谢朝他们挥手，示意他们安静并躲起来，其中一次是听见了蛛纱在树枝间翩翩起舞的声音，另一次是听见河对岸的远处传来一阵骚动，但是没看见一个人影。丝毫没有救援的迹

象。领事记起河岸边那些被烧焦的房屋，空空的茅舍，无主的码头。由于害怕伯劳，害怕在疏散时被扔给驱逐者，外加几个月来被自卫队的流氓无赖四处抢劫，这地方已经变成了荒无人烟的土地。领事策划着各种借口和延长生命的办法，但最后把它们撇在一边。他唯一的希望是，他们会走得离船闸很近，他能在那儿纵身一跃，跳入深深的急流，虽然双手还绑在身后，但他会尽量让自己不沉下去，直到他藏身在那个尖岬下方迂曲的小岛上。

只是，他现在已经累得没力气游水了，即便双手没被绑也没这个力气。两个男人携带的武器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瞄准他，即便给他十分钟的优先时间，让他在暗礁和小岛间行动，他也没办法。领事已经累得头脑迟钝，老得勇气全无。他想到了自己的妻儿，已经亡去许多年了，是在布雷西亚的轰炸期间被炸死的，刽子手比这两个家伙更为可耻。领事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没有信守诺言，无法帮助其他朝圣者。他感到遗憾.....无法目睹这一切的结果。

奥本在身后吐了口唾沫，叫道：“嘿，去他妈的，老谢。我说，我们给他来点好看的，帮他开开他的尊口，咋样？如果真有船，我们自个儿去，咋样？”

老谢转过身，擦了擦眼睛周围的汗水，满眼疑惑地朝领事皱了皱眉，然后说道：“嘿，得，也许你说得对，随你，不过，别让他最后开不了口，咋样？”

“那当然。”奥本咧嘴笑道，把武器挂在肩上，拔出零锋刀。

“不许动！！”头顶上传来低沉而有回响的声音。领事跪倒在地，前自卫队的匪徒训练有素地立马解下武器。他们四周传来一阵奔腾狂吼，

以及树枝和灰尘的抖动鞭挞，领事抬起头，正好看见布满云彩的夜空中泛起的涟漪。云彩下方，头顶正上方，有一团东西正在下降。老谢举起钢矛枪，奥本正举着发射器瞄准，然后三人同时坠倒，不像什么士兵射击手，也不像什么弹道方程式中的后坐力运动，而像是奥本先前砍倒的那棵树一样倒了下来。

领事的脸朝下仆倒在尘土和沙砾中，他躺在那儿，眼睛一眨不眨，根本就眨不动。

击昏式武器，他想到，脑子里的神经突触已经迟缓得仿佛陈年老油。尘土飞扬的河岸边，有什么巨大无形的东西在三人之间着陆，一阵局部的飓风同时猛烈爆发。领事听见舱门打开时的呜呜，阻种涡轮下降到起升临界点时内部发出的嘀嗒声。他依旧无法眨眼，更别提抬头了。他的视野中只剩下好几块鹅卵石，一片沙丘，一小片森林一样的草地，以及一只建筑蚁，在这么点距离下它看上去是那么大，那东西对领事湿润但毫不眨动的眼睛似乎顿时来了兴趣。它转了过来，朝面前离它半米远的湿润战利品急速跑来，领事想到的是“急速”，但耳边听到的却是身后不慌不忙的脚步声。

一双手伸到了他的臂膀下，一声咕哝声，传来熟悉但不自然的声音：“该死，你重了好多。”

领事的脚后跟拖在泥土中，在老谢……或者奥本偶然抽动的手指上绊了一下……他没法转头去看他们的脸。他也无法看见他的救星，直到他被举了起来——那人在他耳边发出一声冗长的轻声诅咒——把他从右舷的舱门塞进了长长的柔软皮躺椅上。这艘掠行艇已经除去了伪装。

西奥·雷恩总督出现在领事眼前，舱门合了下来，内部的红灯照亮

了他的脸庞，那脸上还带着孩子气，但同时也微微带有恶魔似的表情。年轻人帮领事接好安全网按扣。“抱歉，我不得不把你和那两个家伙一起击昏。”西奥坐了回去，接好自己的安全网，拉了拉全能控制器。领事感觉到掠行艇颤动了一下，腾空而起，在那里盘旋了一会儿，然后开始朝左边转去，就像一个盘子在毫无摩擦的轴承上转动一样。加速度把领事按进了座位中。

“我没多少选择，”西奥在掠行艇内部那柔和的声响下说道，“我们可以使用的唯一武器是防暴击昏器，同时，最容易的办法就是用最低的配置把你们三个全部放倒，赶快把你从那里救出来。”西奥用一根手指把他陈旧的眼镜朝鼻子上推了推，这动作真是熟悉，他朝领事笑道，“唯利是图的古老谚语——‘杀光所有人，让上帝去解决这烂摊子吧。’”

领事想要动动舌头说说话，但是口水流在了下巴和皮椅上。

“放松一下，”西奥说，他的注意力回到了仪器和外面的景色上了，“两三分钟后，你应该就能讲话了。我现在飞得很低，速度很慢，所以要花上十分钟才能回济慈。”西奥朝他的乘客看了一眼，“先生，你很幸运。你肯定已经脱水了。那两个家伙倒下来的时候裤子都湿了。击昏器，仁慈的武器，但是如果你边上没有更换的裤子，那就很尴尬了。”

领事想要发表一下自己对“仁慈的”武器的看法。

“先生，再等一会儿，”西奥·雷恩总督说道，他拿了块手帕，凑过来擦了擦领事的下巴，“我得事先跟你说一下，晕眩作用消失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不舒服。”

就在那时，有人将几千根针扎进了领事的身体中。

“你到底怎么找到我的？”领事问。他们飞行在城市上方几公里的地方，依旧是在霍利河上。他已经坐了起来，话语已经差不多能听清楚了，领事也很高兴，自己还要等好几分钟才会站起来，或者走走。

“先生，你说什么？”

“我说，你怎么找到我的？你怎么知道我沿着霍利河回来了？”

“首席执行官悦石发来超光信息告诉我的。老领事馆的古老发射台接收到的特许信息。”

“悦石？”领事摇摇手，想要把手指的感觉摇回来，那手指现在就如同橡胶香肠一般。“悦石到底怎么知道我在霍利河上有麻烦了？我把我祖母希莉的通信志接收器留在了山谷里，我想在回到飞船上时和其他朝圣者取得联系。悦石怎么会知道的？”

“我不知道，先生，但是她具体点明了你的位置，告诉我你有了麻烦。她甚至告诉我你是在驾驶一条霍鹰飞毯飞行，但那条毯子掉了下来。”

领事摇摇头。“西奥，这位女士有着我们想象不到的情报来源。”

“对，先生。”

领事朝他的老友瞥了一眼。西奥·雷恩现在是海伯利安这个新保护体世界的总督，任职时间有一个多当地年了吧，但是旧习很难改掉，西

奥一直叫他“先生”，这称呼是在领事执政的七年里养成的，当时西奥还是副领事，也是他的得力干将。领事前一次见到这个年轻人——不，领事意识到，现在他已不再年轻了：责任在那年轻的脸上留下了一条条皱纹——他当时怒不可遏，因为领事拒绝接受总督一职。那事就发生在一个多星期前。可恍如隔世。

“西奥，顺便，”领事说，仔细地咬着每一个字，“谢谢你。”

总督点点头，显然已经迷失在思绪中。他没有问领事在山北见到了什么，也没问其他朝圣者的命运。他们身下，霍利河变宽了，一路蜿蜒向首都济慈流去。远远的身后，河岸两边低矮的悬崖耸立起来，它们的花岗岩板层在夜光的照射下发出柔和的光芒。一片片常蓝植物的树丛在和风下微微闪烁。

“西奥，你怎么有时间亲自来找我的？海伯利安的局势肯定乱得不行了。”

“的确，”西奥让自动驾驶仪接管驾驶，他转过来看着领事，“几小时……也许几分钟之后……驱逐者就会开始入侵。”

领事眨眨眼。“入侵？你是说登陆吗？”

“正是。”

“但是霸主舰队——”

“完全乱套了。在环网被侵略之前，他们面对驱逐者就完全有些招架不住了。”

“环网！”

“整个系统在失陷。其他一些正危机当头。军部已经命令舰队从军用传送门撤回，但是，显然系统内的舰船没那么容易撤离。没人给我讲这些细节，但是显而易见的是，除了军部在奇点球和传送门周围建立的防御圈，驱逐者已经毫无约束地掌控着所有地方了。”

“那航空港呢？”领事想象着自己那艘漂亮的飞船，躺在那里，已成一堆闪烁的残骸。

“还没受到攻击，但军部在尽快将登陆飞船和补给舰撤离。他们在那儿只留下了海军的一支虚设部队。”

“疏散进行得怎么样了？”

西奥笑了起来。领事听过这年轻人无数次的笑声，但这次是最苦涩的。“疏散，只包括领事馆的人和霸主要人在出去的最后一艘登陆飞船上能塞下的一切。”

“他们放弃拯救海伯利安的人民了吗？”

“先生，他们甚至连自己的人都拯救不了。大使发来的超光信息中，我能听出一点苗头，悦石已经打算任由受威胁的环网世界陷落，以便让军部重新集结，在游群增加时间债的同时，用几年的时间铸就防御力量。”

“我的天。”领事小声说道。他一生的多数时间是在代表霸主工作，与此同时秘密策划着它的垮台，为祖母报仇.....为祖母生活的方式雪恨。但是现在，想不到这些事真的发生了.....

“伯劳呢？”他突然问，几公里的前方，出现了济慈低矮的白色建筑。夕阳触摸着山峦和河流，仿佛是黑暗前的最后赐福。

西奥摇摇头。“仍有报告。但是现在驱逐者是恐慌的主要来源了。”

“但是，它难道没在环网吗？我是说伯劳。”

总督向领事投来强烈的目光。“在环网？它怎么可能在环网？他们还没有在海伯利安上建造远距传送门。在济慈，安迪密恩，或者浪漫港，都没人看见它。大城市中谁都没见过它。”

领事默不作声，但是他在想：我的天，我的背叛全是徒劳。我出卖了我的灵魂，然后打开了光阴冢，可伯劳竟然不是环网陷落的原因……驱逐者！他们一开始就比我们精明。我对霸主的背叛是他们计划的一部分！

“听着，”西奥严厉地说道，他抓住领事的手腕，“我之所以撇开一切要寻找到你，是有理由的。悦石批准释放你的飞船——”

“太棒了！”领事说，“我能——”

“听着！你不能回光阴冢的山谷。悦石要你避开军部的防御圈，飞到系统中和游群的人接触。”

“游群？为什么要——”

“首席执行官想要你和他们谈判。他们认识你。她已经想办法让他们知道你要去他们那儿了。她觉得他们会让你……他们不会摧毁你的飞船，但是她没有接收到游群确认的信息。这很危险。”

领事坐回到皮椅中。他感觉自己好像又被神经击昏器击中了。“谈判？我跟他们有什么好谈的？”

“悦石说，一旦你飞离海伯利安，她会通过你飞船的超光仪和你联系。这一切得马上行动。就在今天。在所有第一波世界陷落到游群手中前。”

领事听到了“第一波世界”，但他没问他挚爱的茂伊约有没有位列其中。也许在，他想，如果是的话就再好不过了。他说：“不，我会回山谷去。”

西奥扶了扶眼镜。“先生，她不会允许的。”

“哦？”领事笑道，“她打算怎么阻止我？击落我的飞船吗？”

“我不知道，但她说她不会允许的，”西奥听上去真心感到不安，“军部舰队在轨道上的确有警戒飞船和火炬舰船，先生。它们在护送最后的登陆飞船。”

“好吧，”领事说，笑容依旧，“让他们把我击落吧。两个世纪以来，一切载人飞船都不能在光阴冢山谷的附近着陆。就算飞船安然无恙地着陆，它们的乘客也会不翼而飞。在他们把我熔成渣之前，我就早已挂在伯劳的树上了。”领事暂时闭上双眼，想象着飞船空空地登陆在山谷上方的草原上的情景。他想到索尔、杜雷，以及其他的人——奇迹般地返回——跑进飞船寻求庇护，用飞船的诊疗室救活海特·马斯蒂恩和布劳恩·拉米亚，用冰冻沉眠和睡眠舱拯救幼小的瑞秋。

“我的天。”西奥低声道，震惊的口气将领事从幻想中拽了回来。

他们就在城市上方，已经飞到了河流最后一个弯口。悬崖高耸在这儿，一直延伸到南方雕刻着哀王比利的山脉，并达到了顶峰。太阳即将落下，点燃了低云和东部悬崖上高高的建筑。

城市上空，战斗如火如荼。激光切进云朵，穿透下来，飞船如蚊蝇般左闪右躲，仿佛过于接近火焰的飞蛾烧了起来，伞翼和悬浮场的小点在云顶下飘动。济慈正受着猛烈攻击。驱逐者已经来到了海伯利安。

“见鬼！”西奥虔诚地低语道。

城市西北方的丛林山脊中，一小股喷涌的火焰和一段摇曳的凝迹标示着一枚肩扛式火箭炮发射出的炮弹，它正笔直朝霸主掠行艇飞来。

“抓紧了！”西奥厉声叫道。他重新操纵手动控制，启动开关，将掠行艇朝右舷猛拉，试图在小型火箭弹的回转半径里转向。

艇尾猛然爆炸，将领事扔进完全网中，暂时模糊了他的双眼。当他重新定睛，舱里已经满是烟雾，昏暗中，红色的警示灯不断跳动，掠行艇的系统故障警告声急切地回响在耳边。西奥不屈不挠地趴在全能控制器上。

“抓紧了！”他重复道。但这已经毫无必要。掠行艇令人晕眩地旋转着，在半空中稳住了，接着又失去了重心，他们一路翻滚侧滑，坠向火光冲天的城市。

我的眼睛眨了眨，睁开了，目光朝圣彼得大教堂巨大、黑暗的空间环顾，刹那间有点迷糊。这里是佩森。昏暗的烛光下，爱德华蒙席和保罗·杜雷神父倾身向前，他们的表情非常热切。

“我.....睡了多久了？”感觉似乎仅仅过去了几秒钟，那些梦是一个人在安然躺着进入熟睡的瞬间中看到的闪烁幻象。

“十分钟，”蒙席大人说，“你能告诉我们你看见什么了吗？”

没理由要向他们隐瞒。当我向他们描述完这些景象，爱德华蒙席画着十字。“我的天，技术内核的大使竟然怂恿悦石将人们送到那些.....隧道里。”

杜雷伸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先去神林和世界树的忠诚之音谈谈，之后会去鲸心和你会合。这种选择太危险，太愚蠢，我们得告诉悦石。”

我点点头。我曾想和杜雷一起去神林，也曾想回到海伯利安，这些念头现在都无影无踪了。“我同意。我们得立即起程。你们的.....教皇之门能带我去鲸逝中心吗？”

蒙席大人站起身，点点头，伸了个懒腰。我突然意识到他已经有一大把年纪了，却从未接受过鲍尔森理疗。“那扇门有优先接入权，”他说，然后转向杜雷，“保罗，你知道如果我能去的话，一定会陪你一起去的。但是教皇陛下的葬礼，新教皇的选举……”爱德华蒙席喉头里冒出一丝轻微的悲戚之声，“即便全人类的大难近在眼前，这每天的职责还要继续下去，真是奇怪啊。佩森离野蛮人入侵还有不到十标准天了。”

杜雷高高的额头在烛光下发出微光。“教会的事务超越了每天的单一职责，我的老友。我会简短地拜访一下圣徒世界，然后和赛文先生一起说服首席执行官不要听从内核的建议。事情结束后我就会回来，爱德华，到时我会和你讨论讨论这混乱的异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跟着这两人出了大教堂，走过一扇边门，进入高高的柱廊后的一条走廊，穿越左边一处露天庭院——雨已经停了，空气闻上去很清新——走下一条阶梯，穿过一条狭窄的地道，进入了教皇的房间。我们走进房间的前厅中时，几名瑞士卫兵^[45]唰地立正。这些高大的士兵穿着甲冑和黄蓝相间的条纹马裤，虽然他们的仪式用战戟同时也是军部出品的能量武器。其中一个走向前，凑在蒙席大人耳边低语了几句。

“刚刚有人抵达主终端来看你，赛文先生。”

“我？”我正聆听着其他房间里的声音，那些反复吟哦、抑扬顿挫的悦耳祈祷。我猜它跟教皇葬礼的准备工作有关。

“是的，一位叫亨特的先生。他说事情很紧急。”

“我本来再过一分钟就要去政府大楼见他了，”我说，“为什么不让他到这儿和我们见见呢？”

爱德华蒙席点点头，小声对瑞士卫兵说了几句，后者对着古老甲冑上的饰章低语了几声。

所谓的教皇之门——一个小型远距传送门，边上环绕着复杂精细的六翼天使和智天使的金色雕像，顶上是五幅浅浮雕，描绘了亚当和夏娃在恩典之下的堕落，被逐出了伊甸园——蹲立在一间守备森严的房间的中央。从这间房间进去就是教皇的私人房间。我们等在那儿，房间每面墙上都有镜子，我们在里面的镜影显得苍白疲惫。

利·亨特在领我进大教堂的那位神父的护送下走了进来。

“赛文！”悦石的心腹参谋叫道，“首席执行官想要马上见你。”

“我正要去她那儿呢，”我说，“如果悦石让内核建造并使用那死亡武器，那她将犯下罪不容赦的错误。”

亨特眨眨眼——在那巴塞特猎犬似的脸孔上，这反应近乎滑稽。“赛文，你知道发生的一切吗？”

我忍俊不禁。“一个坐在全息显像井中无人照管的小孩，看见很多东西，可是懂得很少。不过，要是他厌倦了这一切，他还是有办法换个频道，或是把那东西关掉的。”亨特通过不同场合认识了爱德华蒙席，我向他介绍耶稣会的保罗·杜雷神父。

“杜雷？”亨特开口道，他的下巴几乎掉了下来。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这位参谋找不到合适的言辞了，我倒是更喜欢这一景象。

“以后再给你解释，”说完，我和神父握了握手，“杜雷，祝你在神林好运。别待得太久。”

“一小时，”这位耶稣会士承诺道，“不会比这更久。困扰我的只有一个难题，我必须先解决掉它，之后我就会去见首席执行官。请先向她说说我在迷宫中看到的恐怖情景……我稍后会亲自向她说明。”

“她很可能忙得在你到来之前都没法见我，”我说，“但我会尽力为你扮演施洗约翰^[46]的角色。”

杜雷笑了。“我的朋友，可别掉脑袋噢。”他点点头，在古老的触显面板上打入了传送代码，消失进了传送门。

我向爱德华蒙席辞别。“我们会在驱逐者攻击波到这里前，把这一切解决好的。”

这位垂老的神父抬起手，向我赐福。“去吧，年轻人，愿上帝与你同在。我感觉到黑暗时代在等待着我们所有人，但是你将挑起尤为重大的担子。”

我摇摇头。“蒙席大人，我只是名观察者。我等待，观察，做梦。但没什么重担。”

“稍后再等待、观察、做梦吧，”利·亨特尖声叫道，“大人现在要你去她那儿，我也得赶紧回去开会。”

我看着这位矮矮的人儿。“你怎么找到我的？”我这是白费口舌。远距传输器是由内核操控的。而内核又和霸主当局合作。

“大人给了你超驰卡，这也令我们很容易通过它追踪你的行踪，”亨特说，口气中带着不耐烦，“我们得马上回到重要的事情发生的地方。”

“很好。”我朝蒙席和他的助手点点头，招呼亨特过来，打入了代表

鲸逝中心的三个代码，加上两个代表大陆的代码，还有三个表示政府大楼，最后是两个代表私人终端的数字。远距传输器的嗡嗡声在音阶上提高了一个层次，那不透明的表面似乎正满怀期望地闪烁着。

我先迈了进去，然后走到一边，让紧随在我身后的亨特走进来。

我们不是在中央政府大楼的终端。就我所知，我们完全不是在政府大楼内的什么地方。一秒过后，我的感知对日光、天空颜色、重力、地平线距离、气味、事物感觉的输入信息作了汇总合计，我得出了结论：我们不是在鲸逝中心。

我本欲迅速退回传送门，但是教皇之门实在太小了。亨特正在出来——腿、胳膊、肩膀、胸膛，然后另一条腿也出现了——于是我一把抓住他的手腕，草草地把他们往回拽，嘴里大喊“事情不对！”试图重新迈进去，但是太迟了，这边的无框传送门闪烁着，膨胀成和我拳头一般大的一个圈，然后消失了。

“我们究竟在哪？”亨特心急如焚地问道。

我环顾左右，思索着。这问题问得好。我们是在乡村，在一个山顶上。脚下的道路一路蜿蜒穿越了葡萄园，沿着长长的山丘下降，穿过一片林谷，在一到二英里外的另一座山丘附近消失了。天气很热，空气中各种各样的虫子发出嗡嗡声，但是这辽阔的全景画中没有比鸟大的东西在移动。我们右边的悬崖之间，有一抹蓝色的水域——可能是海，也可能是湖。高高的卷云在头顶泛起涟漪，太阳刚过天顶。我没看见什么房屋建筑，没有比一排排葡萄园和脚底下的石头烂泥路更复杂的技术了。更为重要的是，数据网持续不变的背景嗡嗡声不见了。这有点像一个

人自幼就浸浴在某种声音中，突然之间那些声音全部消失了；这很令人震惊、心慌、糊涂，还有点可怕。

亨特的身体摇摇欲坠，他拍了拍耳朵，似乎他也失去了这些声音，然后又拍了拍通信志。“该死，”他嘟哝道，“真该死。我的植入物出问题了。通信志出毛病了。”

“不，”我说，“我想我们是在数据网之外。”但纵使我说这么说了，我仍然听见某种更低沉、更柔和的嗡嗡声——某种比数据网更广大、更难企及的东西。万方网？网之乐，我想，然后笑了起来。

“赛文，你究竟在笑什么？是不是你故意把我们带到这儿的？”

“不，我打入的是正确的政府大楼代码。”我口气中完全没有恐慌，这倒真是让人恐慌不已。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干的？难道是该死的教皇之门？是它干的？出故障了？还是恶作剧？”

“不，我想不是。那扇门没出错，亨特。但它把我们带到了技术内核想要我们去的地方。”

“内核？”当首席执行官的助手意识到是谁在控制远距传输器，谁在控制所有的远距传输器的时候，那巴塞特之脸上仅剩的一点红润很快就消失得干干净净。“我的天。我的天。”亨特摇摇晃晃地走到路边，坐在高高的草丛中。他的绒面行政服和柔软的黑鞋子看上去和这地方格格不入。

“我们在哪儿？”他再次问道。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空气中带着新翻耕过的土壤气息、刚割过的青草味、路尘，以及海洋的刺激气息。“亨特，我猜我们是在地球上。”

“地球，”这矮个的男人无神地凝视着正前方，“地球。不是新地。不是地神。不是地二。不是……”

“不，”我说，“是地球。旧地。或是它的复制品。”

“它的复制品。”

我走上前，坐到他边上。我扯下一根草茎，剥去根部的一层外叶鞘。这种草尝起来很酸，味道很熟悉。“你记得我跟悦石讲述的那些海伯利安朝圣者的故事吗？记得布劳恩·拉米亚的故事吗？她和我的赛伯人副本……第一个济慈重建人格……传送到一个他们觉得是旧地复制品的地方。如果我没记错，他们说是在武仙座星团。”

亨特抬头仰望，似乎能通过观测星座来鉴定我说的话。随着高高的卷云铺展在天穹之中，头顶的蓝色正慢慢变灰。“武仙座星团。”他低声细语。

“布劳恩并没有弄清楚，技术内核为什么要建造这个复制品，他们现在又在用它干什么，”我说，“第一个济慈赛伯人也不知道，要么就是他隐瞒了没说。”

“没说，”亨特点点头，然后又摇摇头，“好吧，那我们究竟怎么从这儿出去？悦石需要我。她不能……接下来几个小时里需要作出好多生死攸关的决定。”他跳了起来，跑到路中央，深思着，他的精力又充沛起来。

我嘴里嚼着那根草。“我猜我们出不去了。”

亨特朝我冲来，似乎要当场把我揍一顿。“你疯了吗！出不去？胡说八道。内核干吗要那么做？”他停在我面前，低头看着我。“他们不想让你和她谈。你知道些什么东西，内核不能冒险让她知道。”

“也许吧。”

“留下他，让我回去！”他对着天空喊道。

没人回答。葡萄园对面远方，一只黑色的大鸟逃之夭夭。我想那是只乌鸦，我记得这绝种动物的名字，那似乎是来自一个梦。

过了会儿，亨特不再对天疾呼，他在石头路上来回踱步。“快来。也许我们能在什么地方找到个传输终端。”

“也许吧，”我说，把草茎一折两段，嚼着那甜津津、淡滋滋的上段，“走哪条路？”

亨特转过身，看着这条路的两端各自消失在山丘中，然后又转过身来。“我们从传送门中.....似乎是.....从这个方向出来的。”他指了指。道路沿山而下，进入一片窄小的树林。

“多远？”我问。

“该死，这有啥要紧的？”他吼道，“我们总得去什么地方吧！”

我忍住不笑。“好吧。”我站起身，掸了掸裤子，感觉到洒在额头和脸上的炙热日光。在经历了大教堂那香雾缭绕的黑暗之后，现在这耀眼之光让我几近晕厥。空气极其灼热，我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浸湿了。

亨特开始精力旺盛地朝山下走去，他双拳紧握，阴沉的表情开始好

转，第一次被一种强烈的表情——一种毅然决然——所替代。

我慢悠悠地走着，不慌不忙，依然嚼着我那根甜草茎，由于疲惫，眼睛半睁半掩，一路尾随。

费德曼·卡萨德上校大喊着向伯劳攻去。随着卡萨德那猛烈的冲刺，那超现实的、脱离了时间的风景——极简抽象主义舞台设计家手下的光阴冢山谷，通过塑料浇铸，在黏滞空气的凝胶中建造——也似乎在颤动。

刹那之间，出现了一系列伯劳的分身镜影——整个山谷那不毛的平地中，铺天盖地全是伯劳——但是在卡萨德的喊叫下，这些镜影又化回到了单独的一个怪物。现在它动了，四臂大展，弯曲着，要用刀刃和棘刺的激烈拥抱来迎接上校的狂奔。

卡萨德不知道身上穿着的能量拟肤束装——莫尼塔给予的礼物——能否在战斗中保护他，帮助他。几年前，他和莫尼塔攻击过两艘登陆飞船中的驱逐者突击队员，但是那时候，时间是站在他们那方的；伯劳会随意定住时间，又解定，就像一个无聊的观察者耍玩着全息井的遥控器一样。而现在，他们已经走出时间之外，它是敌人，而不是什么可怕的守护神。卡萨德大喊着埋头攻击，他再也意识不到莫尼塔的旁观，也感觉不到高耸入云的不可思议的荆棘树和上面刺着的可怕观众，他甚至感觉不到他自己，他仅仅是一个战斗的工具，一个复仇的傀儡。

伯劳没有像通常那样消失，它没有从那儿突然不见，然后又出现在这儿。它反而蹲伏在那儿，四臂越发张大。手指之刃染上了暴虐天空的光线。金属之牙闪着光，似乎是在微笑。

卡萨德怒发冲冠，但他没有发疯。他没有冲进那死亡的怀抱，而是在最后一刻闪向一边，一个侧滚，朝那怪物的小腿踢去，踢在膝关节那簇棘刺刃的下方，脚踝那簇同样刺刃的上方。只要把它放倒.....

卡萨德感觉好像踢在了一根填满八公里长混凝土的管子上。要不是拟肤束装产生了盔甲和缓冲器的效能，他的腿肯定已经踢折了。

伯劳动了，迅速但并非无法想象；两只右胳膊朦胧间上下左右舞起，十根手指之刃切进土地与岩石中，就好像在进行外科手术一般，随着那双手一路向上，划进空气中，只听一阵急流声，胳膊棘刺上顿时火星四溅。卡萨德已经出了它的攻击范围，又打了个滚，稳住身子，蹲在了那儿，他的胳膊肌肉紧绷，手掌平展，附着能量的手指挺得笔直。

单挑，费德曼·卡萨德想道，新武士道最富荣誉的圣礼。

伯劳又用右胳膊虚晃一枪，然后左下的胳膊挥舞过来，向上扫击，力量大得足以粉碎卡萨德的肋骨，掏出他的心脏。

卡萨德用左前臂格挡住伯劳右胳膊的佯攻，伯劳使出的钢铁和斧子之力击中他的要害，他感觉到拟肤束装弯曲了，骨头被击伤了。卡萨德用自己的右手抓住伯劳左腕的弯曲尖刺的簇簇花束上方，挡住了那怪物左胳膊的致命一击。不可思议，他竟然减缓了那猛烈一击的势头，如解剖刀般锐利的手指之刃现在正刮擦着拟肤束装的力场，但还没有将肋骨砸得粉碎。

卡萨德极力对抗那抬高的爪子，他几乎被抬离了地面。仅仅由于伯劳第一次佯攻下刺的帮忙，才没让卡萨德朝后飞去。拟肤束装下，汗雨如注，肌肉收缩，疼痛难忍，像要在那漫无止境的二十秒搏斗中一一断裂一般，而此时伯劳的第四条胳膊还没有上台表演，还没有朝下挥砍向

卡萨德紧绷的大腿。

卡萨德大喊一声，拟肤束装的力场被撕裂，肌肉被扯断，至少有一根手指之刃差一点就切进了骨头。他另一条腿用力踢出，松开那怪物的手腕，发狂般地滚向远处。

伯劳挥了两下，第二下呼啸着从卡萨德的耳边擦过，差之毫厘，但它突然朝后跳去，蹲了下来，转到右边。

卡萨德左膝跪地直起身，差一点再次栽倒，然后摇摇晃晃站了起来，微微跃动，保持平衡。疼痛在他的耳朵里狂叫，他的整个世界充满了红光。不过，即使他痛苦地咬牙切齿，摇晃着身子，由于痛苦的打击而徘徊在昏厥边缘，他也能感觉到拟肤束装在朝伤口围拢——同时扮演着止血带和绷带的角色。他能感觉到他小腿上的血，但现在已经不再流了，疼痛也变得温驯了，似乎拟肤束装携带着医疗注射器一般，真像他的军部战斗装甲。

伯劳朝他冲来。

卡萨德踢了一脚，两脚，瞄准并找到胸刺之下如铬甲壳的平滑面。像是在踢火炬舰船的船体，但是伯劳似乎停了下来，摇晃着，朝后退去。

卡萨德向前紧逼，稳住重心，紧攥双拳朝怪物的心脏部位猛击了两下，如果击中的是回火瓷，那它早就支离破碎了。卡萨德没理睬自己拳头的剧痛，他旋动身子，胳膊挺直，手掌大张，砸向那怪物牙齿上方的口鼻之处。若是换作人，他会立马听见自己鼻子被砸扁的声音，感觉到骨头和软骨爆裂进大脑之中。

伯劳猛地咬向卡萨德的手腕，但是没咬到，四只手紧接着朝卡萨德的脑袋和肩膀挥去。

卡萨德气喘吁吁，水银之甲下，汗如雨下，血流如注，他快速转到右边，一次，两次，然后挥出了致命一击，击向怪物的短脖颈。那一击发出的声音回荡在这冻结的山谷中，就像一把从几英里上空投下的斧子砸中金属红杉的心脏的声音。

伯劳朝前轰然倒地，滚了一圈，仰面朝天，就像某种钢铁甲壳虫。

它倒下了！

卡萨德朝前移动，依然蹲伏着，依然小心谨慎，但到底还是大意了，没有防住伯劳，那怪物的披甲之足和爪子，不管那是什么玩意儿，抓住了卡萨德脚踝的后部，半削半踢，将他放倒。

卡萨德上校感觉到一阵剧痛，他知道自己的阿喀琉斯之踵被割断了，他想要滚到一边，但是那怪物纵身一跃，侧身扑向卡萨德，长钉、棘刺和刀刃袭向卡萨德的肋骨、脸和眼睛。卡萨德痛苦得表情扭曲，拱起身子，徒劳地想要把那怪物甩掉，他挡住了几次攻击，护住双眼，但感觉到其他刀刃猛地击中了他上臂、胸膛和腹部的要害之处。

伯劳朝他靠近，张开大嘴。卡萨德抬起头，看见那金属七鳃鳗之嘴的中空孔洞中，竖立着一排排钢铁之牙。红色的眼睛充塞在他的眼前，那些景象早已染上了血红之色。

卡萨德的手掌心抵在伯劳的下巴之下，试图占据优势位置。他感觉似乎是在举一座没有支点的尖锐废料山。伯劳的手指之刃继续撕扯着卡萨德的肉体。那怪物张开大嘴，歪着脑袋，最后，那一排排牙齿黑压压

地压在了卡萨德的眼前。那怪物没有气息，但是从嘴里散发出阵阵热量，还带着硫黄和热铁屑的臭味。卡萨德已经无力抵抗。那怪物只要一合嘴，它就会把卡萨德脸上的皮肉撕下来，只剩下脑壳。

突然之间，莫尼塔出现了，她在那声音无法传播的地方大喊着，抓住伯劳红宝石般的千面之眼，附着拟肤束装的手指如鹰爪般拱起，她的脚牢牢踏在伯劳后背长着长钉的甲壳上，用力拉，用力拉。

伯劳的胳膊猛然朝后弯去，关节异常柔韧，如同某种梦魇般的螃蟹，手指之刃掠向莫尼塔，她掉了下来，但此时卡萨德已经滚了出来，迅速爬向莫尼塔，他强忍着剧痛，跳起身，拽着莫尼塔穿过沙地和静止的岩石，一路退却。

就在那刹那之间，他们的拟肤束装合了起来，先前他们做爱时也出现过这种情景，卡萨德感觉到她的肉体贴着自己的身体，感觉到他们的鲜血和汗水互相混合，也听见了他们心脏的共同跳动声。

杀了它，莫尼塔急切耳语道，他甚至能从这无声的媒介中听出痛苦。

我在尽力，我在尽力。

伯劳站在那儿，三米高的铬、刀刃和其他人的痛苦。看样子它没受什么伤。谁的血如涓涓细流在它的手腕和甲壳上流淌。它那愚蠢的微笑的嘴似乎比先前咧得更加大了。

卡萨德和莫尼塔的拟肤束装分开了，他温柔地将她放到一块大石头上，虽然他觉得自己比她伤得更重。但这不是她的战斗。还不是。

他走到他的爱人和伯劳之间。

卡萨德犹豫了一下，他听见一丝微弱但渐高的飒飒声，似乎看不见的海岸边有什么浪花正在翻涌。他抬头仰望，但也一直盯着慢慢前进的伯劳，然后他意识到，那声音来自怪物身后极远处荆棘树上的喊声。树上被钉住的人——挂在金属棘刺和冰冷树枝上的一个个有颜色的小点——正发出什么声音，那不是卡萨德早先听到的下意识的痛苦呻吟。那是喝彩。

卡萨德的注意力重新回到伯劳身上，那怪物再次绕着他转起圈来，卡萨德感觉到他那几乎被切断的脚踵是多么疼痛和无力——他的右脚已经被废，无法承重——他又是单脚跳，又是旋转，一只手搭在大石头上，把自己的身体挡在了伯劳和莫尼塔之间。

远处的喝彩似乎戛然而止，仿佛是在喘息。

伯劳突然从那里消失，然后在卡萨德边上出现，居高临下俯视着卡萨德，它的胳膊已经包住了他，就像是最终的拥抱，棘刺和刀刃已经贴到了他的身上。伯劳的眼睛闪耀着光芒。它的下巴再一次张开了。

卡萨德大喊着，声音中满是怒火和蔑视，他开始攻击。

保罗·杜雷神父迈过教皇之门，毫无差池地进入神林。他本来是在教皇那香雾缭绕的昏暗房间，现在突然间浸沐在了强烈的阳光下，四周是葱葱绿意，头顶是柠檬黄的天空。

他走出私人远距传输门，圣徒正在等他。杜雷望向他右边五米远的堰木平台边缘，以及远处，什么也没有——或者，确切地说，是万物，神林的树梢世界延伸向地平线，树叶屋顶闪着微光，移动着，仿佛是活

着的海洋。杜雷知道自己正处在世界树的高处。世界树——那是圣徒视作神圣之物的所有树中最为圣洁的。

欢迎他的圣徒，在缪尔兄弟会复杂的等级划分中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但是现在屈尊俯就成了向导，领着他从传送门平台进入爬满藤蔓的升降梯，穿越了一层层上层平台，非圣徒中人是很少有这种荣幸升临到此的。接着他们走了出来，沿着一条阶梯朝上爬，边上有一条由最完美的缪尔木制成的栏杆，沿着树干一路盘旋升天，那条树干从二百米粗的根部一直升到了这里，一点点变窄，现在离顶部非常近了，只有八米粗了。堰木平台雕刻得极为精巧，栏杆上是手工雕刻的精致藤蔓花格子，支柱和栏杆柱上粗雕着侏儒、木精灵、仙子和其他精灵，杜雷现在正向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靠近，它们也是雕刻而来，材质和这圆形的平台同出一宗。

有两人正等着他。第一个正是杜雷想要见的——世界树的忠诚之音，缪尔的大祭司，圣徒兄弟会的发言人，赛克·哈尔蒂恩。而第二个人却让杜雷大吃一惊。杜雷注意到红袍——那是动脉血的鲜红之色——带着黑色的貂皮镶边，那庞大的卢瑟斯躯体被那身袍子遮掩，脸上堆满了垂肉和肥肉，被一只令人惊惧的鹰勾鼻分成两半，一对芝麻眼被肥脸挤得看不见，两只肉嘟嘟的手的每一根手指上都戴着一枚或黑或红的戒指。杜雷知道，眼前就是末日救赎教派的主教——伯劳教会的大祭司。

圣徒站起身，几乎两米高的身躯屹立在杜雷跟前，他伸出手。“杜雷神父，我们非常高兴你能来我们这儿。”

杜雷伸出手，握手的时候他想到，这圣徒的手是多么像树根啊，黄褐色手指真是纤长。世界树的忠诚之音穿着蒙头斗篷，跟海特·马斯蒂恩穿的行头一模一样，那粗糙的黄绿相间的衣服跟主教的装束形成了

鲜明的对比。

“哈尔蒂恩先生，您能在接到消息后立即见我，我非常感谢。”杜雷说。忠诚之音是缪尔万千信徒的精神领袖，但是杜雷知道圣徒不喜欢在谈话时被套上什么头衔或者敬语。杜雷朝主教颌首致意。“阁下，没想到竟然能有幸在这儿见到你。”

伯劳教会的主教微微点了点头。“我恰巧来拜访我的朋友。哈尔蒂恩先生邀请我加入此次会谈，他觉得这样可能会有所裨益。杜雷神父，很高兴见到你。过去几年来，我们一直久闻阁下大名。”

圣徒指了指两人面前的缪尔木桌子对面的一把椅子。杜雷就坐下来，双手折拢摆在擦亮的桌面上，假装在审视着漂亮的木头纹理，实际上是在绞尽脑汁思索。环网半数的警卫部队现在就在寻觅这位伯劳教会的主教。他的出现让事情更加复杂了，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位耶稣会士的准备。

“很有趣，对不对？”主教说，“人类最深邃的三个宗教，今日会集一堂，对不对？”“对，”杜雷说，“深邃，但并没有代表大多数人的信仰。在一千五百亿人中，天主教的数量仅有一百万不到。伯——啊……末日赎罪教会也许有五百万到一千万。嗯，哈尔蒂恩先生，圣徒有多少呢？”

“两千三百万，”圣徒轻声说道，“有好多人都支持我们的环境事业，甚至想要加入我们，但是兄弟会并不向外人开放。”

主教揉了揉一坨下巴。他的皮肤惨白，眯着眼睛，似乎很不习惯日光。“禅灵教说他们有四百亿信徒，”他的话音低沉，“但是那叫什么宗教，啊？没有教堂，没有神父，没有圣书，没有罪孽的概念。”

杜雷脸带微笑。“那似乎是和我们这时代最合拍的信仰。已历时好几代了。”

“呸！”主教的手重重拍在桌子上，金属戒指撞到缪尔木发出响亮的声音，把杜雷吓了一跳。

“你们是怎么知道我是谁的？”保罗·杜雷问。

圣徒抬起头，杜雷看见日光洒进兜帽的阴影中，落在他的鼻子、脸颊和下巴的长线条上。他没有回答。

“我们选中了你，”主教咆哮道，“你，还有其他朝圣者。”

“你们？伯劳教会吗？”杜雷问。

听到那个词，主教皱了皱眉，他没回话，只是点了点头。

“既然霸主已经危机当头，为什么还要暴动？”杜雷问，“为什么会发生骚乱？”

主教揉着下巴，红黑的宝石在暮光下闪烁。在他头顶，无数叶子在微风下沙沙作响，被雨浸润的草木气息扑鼻而来。“末日来了，神父。在几个世纪前，天神化身给予了我们预言，那预言已经显露在我们眼前。你所谓的暴动是这个注定死亡的社会最初的死亡磨难。赎罪之日已经逼近，很快，大哀之君就将在我们身边走动。”

“大哀之君，”杜雷重复道，“伯劳。”

圣徒一只手做了个规劝的手势，似乎想要拂去主教的尖刻语气。“杜雷神父，我们都知道你奇迹般的复生。”

“那不是什么奇迹，”杜雷说，“是那被称为十字形的寄生虫的怪异行为。”

那修长的黄褐色手指重复了那个手势。“无论你怎么看待它，神父，你能再次和我们兄弟会在一起，大家都非常高兴。请继续，你早先致电时不是说有什么问题吗？”

杜雷的手掌在椅子的木头上摩挲，他瞥了一眼坐在对面的那个一身红黑的主教。“你们这两个团体已经合作了好一段时间了，对不对？”杜雷说，“圣徒兄弟会和伯劳教会。”

“末日赎罪教会。”主教低沉地咆哮道。

杜雷点点头。“为什么？是什么风把你们吹到一块儿来的？”

世界树的忠诚之音凑向前，阴影再次罩在了他的兜帽上。“神父，你必须知道，末日赎罪教会的预言涉及我们缪尔的使命。只有这些预言才能解答这个问题，那就是——杀害自己世界的人类必须遭到何种惩罚。”

“但并非人类自己毁灭了旧地，”杜雷说，“是基辅小组在尝试制造一个迷你黑洞的时候，计算机发生了失误。”

圣徒摇摇头。“是人类的傲慢，”他轻声说，“也正是同样的傲慢，让我们这一种族毁灭了所有有希望在某天进化出智能的物种。希伯伦上的赛内赛·阿鲁伊特、旋转星的泽普棱、嘉登的湿地马人、旧地的大猩猩……”

“对，”杜雷说，“人类的确有过失。但那也不足以判处他们死刑，难道可以吗？”

“判决是由一个远比我们自身强大的神作出的，”主教嚷道，“预言准确无误。末日救赎之日必将来临。所有传承了亚当和基辅罪孽的人必须遭到惩罚，因为他们谋杀了自己的家园，毁灭了其他物种。大哀之君挣脱时间的枷锁，来施行这末日的判决。没人能逃脱他的愤怒之火。没人能远离赎罪。比我们更为强大的神如是说。”

“千真万确，”赛克·哈尔蒂恩说，“预言已然来临……它们曾向一代一代的忠诚之音述说过……人类注定死亡，但是随着他们的覆灭，现在所知的霸主的所有地方，纯洁环境将得以再次兴盛。”

保罗·杜雷神父，受到耶稣会逻辑学的锤炼，致力于忒亚·德·夏丹的进化式神学理论，但现在他很想说，谁他妈在乎花儿开在没人看得见的地方，没人闻得到的地方？但他没有说出口，他说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些预言不是什么神启，而只是来自某个世俗力量的操纵？”

圣徒似乎被掴了一掌，他靠回到椅子上，但主教凑身向前，紧握着两只卢瑟斯之拳，大得只需一击就能把杜雷的脑袋打爆。“邪说！谁胆敢否认启示的真理，不管是谁，他就得死！”

“有什么力量可以这么做？”世界树的忠诚之音开口道，“有什么力量，除了缪尔之神，能够占据我们的心灵？”

杜雷朝天空指了指。“好几代以来，环网的每个世界都通过技术内核的数据网连接了起来。大多数有权有势的人类携带着通信志扩展植入物，以便轻松接入……难道你没有吗，哈尔蒂恩先生？”

圣徒一声不吭，但是杜雷看见他的手指微微抖动了一下，似乎要拍拍自己的胸脯和上臂，点点上面躺了几十年的微型植入物。

“技术内核创造出了一个超凡的.....智能，”杜雷说道，“他获取了惊人数量的能量，能够随意在时间中前后走动，也不再以人类的利害关系为动机。这内核人格的庞大部分的目标之一，就是消灭人类.....其实，基辅小组的天大之误也许是那个实验中的人工智能处心积虑完成的。你们听到的所谓预言，也许是机械之神在数据网中的流言蜚语。伯劳来此，也许不是为了让人类赎罪，而仅仅是为了屠杀人类的男女老少，那完全是出于这机器人格自己的目的。”

主教的大脸红得跟他的袍子一样。他挥拳痛打在桌子上，然后挣扎着站起身。圣徒抓住主教的胳膊，制止住他，把他拉回到座位中。“你从哪儿听到的这些话？”赛克·哈尔蒂恩问杜雷。

“从朝圣者，从接入内核的两个人。从.....其他人那里。”

主教对着杜雷晃着拳头。“可你自己也被化身触摸过了.....而且不止一次，是两次。他让你拥有了不朽的生命，这样你就能亲眼看到他为他的特选子民准备了什么.....那些在末日为我们准备赎罪的人已经逼近我们了！”

“伯劳给我的是痛苦，”杜雷说，“无法想象的痛苦和苦难。我曾经两次遇到这怪物，我由衷感到，它既不神圣也不凶恶，只是来自某个可怕未来的一个有机机器罢了。”

“呸！”主教做了个轻蔑的手势，交叉起双臂，目光越过低矮的露台，无神地凝望着远处。

圣徒似乎气得直哆嗦。过了片刻，他抬起头，轻声说道：“你想问我一个问题？”

杜雷深吸了口气。“对，恐怕，这是个坏消息。巨树的忠诚之音海特·马斯蒂恩死了。”

“我们知道。”圣徒说。

杜雷吃了一惊。他无法想象他们是怎么得到这消息的。但是现在这已无关紧要。“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他要进行这次朝圣？他没有活下来完成任务到底是什么？我们其他人都讲述了……我们的故事。独缺海特·马斯蒂恩。但是，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的命运是某些谜题的关键。”

主教回头看了一眼杜雷，冷冷一笑：“我们不会告诉你任何事的，死亡宗教的神父。”

赛克·哈尔蒂恩静静地坐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终于应道：“马斯蒂恩先生自愿将缪尔圣道带到海伯利安。几个世纪以来，预言已经深深扎根在我们的信仰中，当乱世来临之时，巨树的忠诚之音将会受到召唤，他必须驾驶一艘巨树之舰进入神圣世界，在那儿目睹巨树之舰的死亡，然后让它重生，并载上赎罪与缪尔的使命。”

“那么，海特·马斯蒂恩早就知道巨树之舰‘伊戈德拉希尔’号将会在轨道上被毁吗？”

“对，那已经被预言到。”

“他和船上那只绑缚能量的尔格将会驾驶一艘新的巨树之舰？”

“对，”圣徒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化身将会给予我们一颗赎罪巨树。”

杜雷靠回到椅背上，点着头。“赎罪巨树。荆棘树。‘伊戈德拉希尔’号被毁的时候，海特·马斯蒂恩的心灵已经受创。然后他被带到了光阴冢山谷，看到了伯劳的荆棘树。但是他既没有准备好，也没有办法驾驶它。荆棘树是由死亡、苦难、痛苦组成的构造物.....海特·马斯蒂恩没有准备好驾驶它。或者，是他拒绝驾驶。无论如何，他逃走了。然后死了。果然不出我的所料.....但是我不知道伯劳到底给了他什么命运。”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主教厉声叫道，“预言中描述过赎罪巨树。它会在化身进行最后的收割时陪伴他左右。马斯蒂恩肯定会准备好，能够驾驶它穿越时空，他肯定会感到无上荣幸的。”

保罗·杜雷摇摇头。

“我们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是吗？”哈尔蒂恩问。

“是的。”

“那你现在必须回答我们的，”主教说道，“圣母怎么样了？”

“什么圣母？”

“我们救世的圣母。赎罪的新娘。你们称为布劳恩·拉米亚的人。”

杜雷思绪纷飞，试图回忆起领事录制的故事概要，也就是朝圣者在去海伯利安的路上讲述的故事。布劳恩怀上了第一个济慈赛伯人的孩子。卢瑟斯的伯劳神庙把她从暴徒的手中救出，让她成为朝圣者的一员。她在故事中提到了伯劳信徒向她致以的敬意。杜雷想要将所有这些安放在他已经得知的杂乱无章的马赛克之中。但他毫无办法。他太累了.....还有，他想，经过所谓的复生之后，他已经变得太蠢了。他不再

是，也永远不会再是曾经的智者保罗·杜雷。

“布劳恩昏迷了，”他说，“显然是被伯劳抓住了，并附在了某种.....东西上。某种电缆。她的大脑状态跟脑死亡的人毫无二致。但是她的胎儿依旧活着，并且安然无恙。”

“她带着的人格呢？”主教问，声音显得很紧张。

杜雷回忆起赛文告诉自己的那些事，那个人格在万方网中的死亡。这两人显然不知道第二个济慈人格——赛文人格此时正在警告悦石，告诉她内核的建议极其危险。杜雷摇摇头。他累极了。“我不知道她带入舒克隆环里的人格到底怎么样了，”他说，“电缆.....伯劳附在她身上的东西.....似乎插进了某种像是大脑皮层分流器的神经槽中。”

主教点点头，显然很满意这个答案。“预言进展迅捷。杜雷，你已经扮演了你的信使角色。我现在得告辞了。”这庞大之人站起身，朝世界树的忠诚之音点点头，迅速走过平台，走下阶梯，朝升降机和终端走去。

杜雷静静地坐在圣徒对面，就这么过了好几分钟。风吹树叶的沙沙声，树梢平台的轻摇轻晃，这一切恰到好处地催人入眠。随着神林世界慢慢进入黄昏，头顶的天空正从精致的藏红色黑影褪变。

“你说，机械之神在好几代以来都在用错误的预言误导我们，这实在是可怕的异端邪说。”圣徒最后说。

“对，但是，赛克·哈尔蒂恩，此前鄙人所在教会的漫长历史之中，可怕的异端邪说曾多次被证明是不屈的真理。”

“如果你是圣徒，你会因为此话而送命的。”戴着兜帽的人轻声说

道。

杜雷叹了口气。在他这把年纪，在他这种境况，在他这种疲惫状态下，死亡的想法并没让他心生恐惧。他站起身，微微鞠了个躬。“我得告辞了，赛克·哈尔蒂恩。如果我所说的冒犯了你，那请你原谅。这是一个乱世。”“上焉者毫无信心，”他想，“下焉者满腔是激情的狂热。”

杜雷转身走到平台边缘。他兀然停住脚步。

阶梯不见了。下面的一个平台离它有三十米的垂直距离，十五米的水平距离，但他被隔开了，而升降机正在那里等他。世界树朝下降去了一千米多，进入了多叶的深渊。杜雷和世界树的忠诚之音被孤立在了最高的平台上。杜雷走到边上的栏杆边，仰起突然挂满汗珠的脸，面对晚风，他注意到最初的几颗星星已经从深蓝色的天空中冒了出来。“赛克·哈尔蒂恩，这是怎么回事？”

桌子旁穿着袍子戴着兜帽的身影裹在黑暗中。“十八分钟后，按标准时间计，神林世界将会落入驱逐者之手。我们的预言说星球将会被毁灭。所以，它的远距传输器，超光发射仪，实际上，这世界所有东西自然都将不复存在。一个标准小时之后，神林的天空将会被驱逐者战舰的聚变火焰所点亮。我们的预言说所有留下来的兄弟会成员——以及其他任何人，虽然所有的霸主公民早就通过远距传输器撤离了——都将会死去。”

杜雷慢慢走回到桌子旁。“我得马上传送到鲸逝中心，”他说，“赛文.....有人在等我。我得和首席执行官悦石谈一谈。”

“不，”世界树的忠诚之音赛克·哈尔蒂恩说道，“我们等着瞧。我们来瞧瞧预言是否成真。”

耶稣会士失望地握紧双拳，他压制住自己想要殴打这位圣徒的强烈情感冲动。杜雷闭上双眼，念了两遍《万福马利亚》。但毫无用处。

“求你了，”他说，“不管我在不在，预言一样会得到证实，或者被否定。但到时就为时晚矣。军部的火炬舰船会把奇点球炸掉，远距传输器会失效。我们会与环网切断联系，远隔数年。我得立即回鲸迹中心，数十亿生命仰仗我回去。”

圣徒交叉双臂，纤长的双手消失在袍子的褶皱中。“我们等着瞧，”他说，“预言的一切都会发生的。几分钟后，大哀之君将会降临到环网内的人民头上。我不相信主教的信仰，他说寻求赎罪的人将会得到饶恕。我们在这儿好得很，杜雷神父，死亡瞬时即至，毫无痛苦。”

杜雷搜索劳累的枯肠，希望找到什么决定性的话语，或者办法。但什么也没有。他坐在桌子旁，盯着对面这个戴着兜帽的沉默之人。在他们头顶，炯炯的繁星出现了。神林的世界森林开始在晚风下最后一次沙沙作响，然后似乎预先屏住了呼吸。

保罗·杜雷闭上双眼，开始祈祷。

我们走了一整天。我和亨特。傍晚时我们找到一家客栈，里面为我们摆满了食物——禽肉、米饭布丁、花椰菜、一盘通心粉等等——虽然这里没有人，完全没有人的影子。但壁炉里点着火，烧得很旺，似乎刚刚点燃，火炉上摆着的食物依然冒着热气。

亨特被这一切弄得六神无主；被这，被这可怕的脱瘾症状（他正遭受着脱离数据网的痛苦）。我能想象他的痛苦。一个人生长在信息唾手可得的世界上，随时随地能与人交流，想去什么地方只要迈进远距传输器就行，但忽然间，生活退化了，退回到我们的祖先的世界，就像突然醒来，发现自己变得又瞎又跛了一样。起初几小时，亨特一边走，一边大叫大嚷，怒不可遏，过后，他终于平静下来，进入了缄默的郁闷状态。

“但首席执行官需要我！”起初的一小时他就这么大叫大嚷。

“她也需要我为她带回信息，”我说道，“但是我们都无能为力。”

“我们在哪儿？”亨特第十次问道。

我已经跟他解释过这是另一个旧地，但是我知道现在他说的是另一个意思。

“我想，是拘留地。”我回答道。

“内核带我们到这儿的？”亨特问。

“我只能这么猜。”

“我们怎么回去？”

“我不知道。我猜，到它们觉得安全了，可以将我们从拘留地放出去的时候，远距传送门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了。”

亨特轻声咒骂。“赛文，可为什么要拘留我？”

我耸耸肩。我认为这是因为他听见了我在佩森上说的话，但是我吃不准。我什么都吃不准。

这条路一路通进草地、葡萄园，在矮山上曲折蜿蜒，然后又在山谷中蛇行。在山谷中，海洋映入了我们的眼帘。

“这条路通到哪里？”就在我们找到客栈前，亨特问我。

“条条大路通罗马。”

“我跟你说真的，赛文。”

“我也是，亨特先生。”

亨特从大路上撬起一块松动的石头，把它远远扔进灌木丛。什么地方有只画眉在叫。

“你以前来过这儿？”亨特的语气中带着责难之意，似乎我在把他带

入不归之路。也许吧。

“没有。”我说。但是济慈来过，我几乎要加上这句。移植的记忆汹涌地扑上表面，它们充满了痛苦的感觉和迫近的死亡感，几乎要把我吞没。如此地远离朋友，远离芬妮，他永世的至爱。

“你确信你无法接入数据网吗？”亨特问。

“确信。”我回答道。他没问我关于万方网的事，我也没跟他说。我害怕进入万方网，害怕在那里失去自己。

就在日落前，我们找到了客栈。它栖息在一个小山谷中，石头烟囱中升起袅袅炊烟。

吃东西的时候，黑暗压迫在窗格玻璃上，我们唯一的光线是扑动的火光以及石头壁炉架上的两盏烛火，亨特说道：“这地方让我有点相信鬼魂了。”

“我的确相信鬼魂。”我对他说。

夜里，我醒来，咳个不停，感觉自己赤裸的胸脯上湿漉漉的，我听见亨特在摸索着寻找蜡烛，在烛光的映照下，他低头看着我皮肤上的鲜血，它们玷污了被褥。

“我的天，”亨特低语道，满脸惊悸，“这些是啥？怎么回事？”

接下来又一阵咳嗽，让我更加虚弱，喷出更多的鲜血，等这轮咳嗽过后，我终于开口道：“咳血。”我开始起身，但又一头栽倒在枕头上。我指着床头几上的那一脸盆水和毛巾。

“该死，该死。”亨特嘀咕道，他在找我的通信志，想要读取医疗指数。但找不到。白天早先时候在路上，我早已把霍伊特那没用的工具扔掉了。

亨特取出自己的通信志，调整了监控器，把它卷在我的手腕上。但是指数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仅仅表示出现了紧急状况，需要立即接受医疗护理。亨特跟他那一代的绝大多数人一样，从没见过疾病或者死亡——那是一项专业问题，老百姓已经看不到了。

“不用担心。”我低声说道，咳嗽的围攻过去了，但是虚弱依旧像一块岩石毯子压在我身上。我再次指了指毛巾，亨特将它沾湿，把我胸脯和胳膊上的血擦去了，他扶我坐在一把椅子上，然后把溅满污迹的被单和毯子挪去。

“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他问，声音中充满了真挚的关切。

“知道，”我挤出一丝笑容，“精确。逼真。个体重演生物发生律。”

“说明白一点，”亨特叫道，扶我回到床上，“你怎么会出血的？我能帮你什么？”

“请给我一杯水。”我吮了一口水，感觉到胸膛和喉咙内正沸腾着，但我强忍住另一轮的咳嗽发作。我感觉肚子里似乎着火了。

“怎么回事？”亨特再次问道。

我慢慢地、谨慎地说着，一字一句地安在适当的位置上，似乎正踏足在遍布地雷的土地上。咳嗽没有重新发作。“这病叫作肺癆，”我说，“肺结核。从出血的严重程度来看，已经病入膏肓了。”

亨特巴塞特猎犬似的脸庞一片惨白。“老天，赛文。我从没听说过肺结核。”他举起手，似乎要查询他的通信志数据，但是手腕上空空如也。

我把通信志还给他。“肺结核在几个世纪以来已经不见了。治愈了。但是约翰·济慈得了这种病。死于这种病。而我这赛伯体属于济慈。”

亨特站起身，似乎要冲出门去寻求帮助。“现在内核肯定会让我们回去的！他们不会让你待在这空空荡荡的世界上的，这里连医疗救助也没有！”

我躺回到软软的枕头上，感觉到枕套下的羽绒。“也许，那正是它们把我拘留在这儿的原因。等我们明天抵达罗马再瞧。”

“可你根本不能动！明早我们哪里也不能去。”

“等着瞧，”我说，闭上双眼，“等着瞧吧。”

第二天一早，一辆桅图拉——一种小型马车——正等在客栈外头。那匹马是头高大的灰色母马，我们向它走近时，它那眼睛朝我们转溜着。这畜生的鼻息在寒冷的晨风下升腾而起。

“你知道这是啥东西吗？”亨特问。

“一匹马。”

亨特举起一只手朝那动物身上探去，似乎碰到它的胁腹之时，它会

像肥皂泡一样突然爆裂、消失一样。但它没有。母马的尾巴轻轻甩着，亨特赶紧收回手。

“马已经绝种了，”他说，“它们从没被基艺家重新复生过。”

“这匹马看上去完全是真的。”我说，爬进车子里，坐在那儿的狭窄凳子上。

亨特小心翼翼地在我身旁坐下，他长长的手指满怀焦虑地抽搐着。“谁来驾驶？”他问，“控制器在哪儿？”

没有缰绳，车夫的位子上空空如也。“我们来看看马儿自己认不认得路。”我建议道，就在此时，母马开始慢悠悠地挪起步子，毫无弹性的车子在起伏路的石头和沟槽上颠簸不已。

“这是什么玩笑，对不？”亨特问，凝望着碧蓝无瑕的天空和远处的田野。

我用一块客栈毛巾制成的手帕覆着嘴，尽可能的压抑着咳嗽的强度和长度。“极有可能，”我说，“不过，有什么不是玩笑？”

亨特没有理睬我的诡辩，我们继续辘辘前行，颠簸着，晃动着。前头不知是什么目的地，也不知有什么命运在等待。

“亨特和赛文到底跑哪里去了？”梅伊娜·悦石问。

赛德普特拉·阿卡西，悦石手下的二把手，一位年轻的黑人女人凑向前，以免打断正在进行的军事简报。“执行官大人，还没有消息。”

“不可能。赛文有个追踪器，利一小时前就传送到佩森去了。他们到底在哪儿？”

阿卡西朝摆在桌面上的传真台瞥了一眼。“安全局找不到他们。运输警队也无法查出他们的下落。远距传输单位仅仅记录到他们打入了鲸心的代码——也就是这里——并走了进来，但却没有抵达。”

“不可能。”

“对，执行官大人。”

“等这会议一结束，我想跟阿尔贝都或者其他人工智能顾问谈谈。”

“明白。”

两个女人把她们的注意力重新放回到简报上。政府大楼的战术中心、奥林帕斯指挥战略决议中心、最大的议院简报中心，三个房间被十五平方米大小、看上去敞开着传送门合并在了一起，所以这三处形成了一个洞窟般的不匀称会议区。战略决议中心的全息像似乎在这空间的显示尽头升入到了无限高的地方，数据列飘浮在墙上，到处都是。

“离侵入地月轨道还有四分钟。”辛格元帅说道。

“他们的远程武器早就可以对准天国之门了，”莫泊阁将军说，“他们似乎有所克制。”

“他们对我们的火炬舰船可没有这么克制。”外交部长加利安·佩索夫说。一个小时前，紧急部署的十几艘霸主火炬舰船突围部队很快就被推进的游群消灭，这群人就是在那时被召集起来的。远程传感器转播了这一游群的简略图像——一簇拖着彗星般聚变尾巴的余烬。有好多好多

余烬。之后火炬舰船和它们的遥控装置停止了广播。

“那些是战舰，”莫泊阁将军说，“几个小时以来我们一直在广播，现在天国之门已经门户大开了。我们期待他们能有所克制吧。”

天国之门的全息图像包围了他们：泥滩的寂静街道，海岸线的空拍图像，这个灰褐色世界的轨道图像，带着一成不变的云量，连接所有远距传输器的奇点球那巴洛克式十二面体的地月图像，瞄向太空拍摄到的推进中的驱逐者的远望、紫外线、X射线图像——现在已经太多了，不再是小点或者余烬，它们已经进入一天文单位之内了。悦石仰望着驱逐者战舰的聚变之尾，他们的小行星农庄、保护罩世界，这些翻着跟头、密蔽场发着微光的庞然大物，他们复杂且离奇的非人零重力城市复合体。她想，要是我做错了呢？

亿万人类的生命全取决于她的一个信念——驱逐者不会蛮横地毁灭霸主世界。

“离侵入还有两分钟。”辛格以他职业军人的平坦声调说道。

“元帅，”悦石说，“这真的有必要吗？一旦驱逐者侵入我们的防御带，我们一定要摧毁奇点球吗？我们难道不能等几分钟，看看他们到底想要做什么吗？”

“不，首席执行官，”元帅迅速答道，“一旦他们进入突袭范围，我们必须毁掉远距传输的连接。”

“但是元帅，只有不让剩下的火炬舰船这么做，我们才能拥有系统内连接、超光转播和同步装置，对不对？”

“对，执行官大人，但是我们必须要在驱逐者侵占系统前，摧毁远距

传输能力。这是最后的安全底线，不能再妥协了。”

悦石点点头。她明白，现在需要绝对的谨慎。要是能有更多的时间就好了。

“离侵入和摧毁奇点还有十五秒，”辛格说，“十……七……”

突然之间，所有的火炬舰船和地月遥控装置的全息像闪起了紫色、红色、白色的光。

悦石倾身向前。“那是在摧毁奇点球吗？”

军人们互相嘁嘁喳喳起来，呼唤着更多的数据，切换着全息图和屏幕上的图像。“不，首席执行官，”莫泊阁回答道，“是火炬舰船受到了攻击。你看到的是它们超载的防御场。那……啊……快看那儿……”

一幅中央图像——很可能来自一艘低轨道的转播舰船——显示出十二面体的奇点密蔽球的放大画面，它那三万平方米的表面依旧完整如一，依旧在天国之门的烈日照射下闪耀着光芒。然后，突然之间，那光芒增强了，那建筑最近的一个面似乎炙热灼烧了起来，塌陷在自己身上，不到三秒时间，球体膨胀，里面囚禁着的奇点逃脱了，吞没了自己，也吞没了方圆六百公里之内的一切。

与此同时，大多数视图和数据列都黑掉了。

“所有远距传输连接终止，”辛格宣布道，“系统内数据现在仅由超光发射器转播。”

军人们发出了一阵赞同和欣慰的兴奋低语，而在场的几十名议员和政治顾问发出了如同叹息又像是轻声呻吟的声音。天国之门刚刚从环网

切除.....四个多世纪以来，霸主损失的第一个世界。

悦石转身面对着赛德普特拉·阿卡西。“现在，从天国之门到环网的旅行时间是多少？”

“用霍金驱动器，舰上时间七个月，”助手立即查询出了结果，“外加九年多一点的时间债。”

悦石点点头。天国之门现在离最近的环网世界有九年之远了。

“瞧，我们的火炬舰船正在离开。”辛格吟道。图像来自一艘轨道上的警戒船，由于计算机做处理时飞船在快速前行，它们成了高速超光喷射信息组成的跳动的假色图像。这些图像是视觉的马赛克，但是看着它们，悦石总是想起媒体时代前期的无声电影。然而这不是查理·卓别林的喜剧。耀眼的光芒衬托着星野，在星球边缘出现了，两点，然后五点，接着是八点。

“‘尼基·魏玛’号霸舰，‘斑龟’号霸舰，‘彗星’号霸舰，‘安德鲁·保尔’号霸舰，四舰的转播已经终止。”辛格汇报道。

巴比·丹-基迪斯举起手。“那另外四艘呢，元帅？”

“只有上面提到的四艘拥有超光通信能力。另四艘发射无线电、脉塞和多频率通信连接，但警戒船确认这些信号也已经终止。视频数据.....”辛格顿了顿，指着从自动警戒船转播而来的画面：八个不断扩散又不断衰退的光圈，爬满聚变遗迹和新光的星野。突然间，连这些图像也消失了。

“所有的轨道传感器和超光转播器终止通信。”莫泊阁将军说。他指了指，那些黑掉的画面重新被天国之门的街道图像替代，天上一如既往

挂着低云。航空器拍下了云层上的照片——那片天空已经布满了疯狂移动的星星。

“现确认，奇点球已经全部摧毁，”辛格说，“游群的先头部队现已进入天国之门的高空轨道。”

“有多少人留在了那儿？”悦石问。她的身体凑向前，双肘支在桌上，双手紧握。

“共有八万六千七百八十九人。”防御部长伊本回答道。

“还没算上前两个小时传送进去的一万两千海兵。”范希特将军加上一句。

伊本朝将军点了点头。

悦石向他们谢了一句，然后注意力重新回到了全息像上去了。全息像上飘浮的数据列，传真台、通信志、桌子面板上提取的摘要，上面都是相关的数据——目前系统内的游群舰船数量，轨道上的舰船数量和型号，映射的减速轨道和时间曲线图表，能量分析和通信波段拦截信息——但是悦石和其他人注视着的是相对来说没有多少信息量、没多大变化的超光图像，它们来自航空器和地面摄像机：星辰、云巅、街道、从大气发电站顶点俯瞰下的泥潭漫步区景致，不到十二小时之前，悦石就曾在那里站过。现在那里已经入夜。从海湾吹来悠悠微风，巨大的马尾蕨正和风起舞。

“我想他们会跟我们谈判的，”说话的是李秀议员，“他们首先给我们展示一下这既成事实，九个被侵占的世界。然后他们会跟我们谈判，想方设法要争取到力量的新平衡点。我是说，即便他们的两波侵略波都

成功了，那也只是环网和保护体二百个世界中的二十五个罢了。”

“对，”外交部首脑佩索夫说道，“但不要忘了，议员，它们包括我们具有最重要战略意义的世界……比如说我们这个，鲸心，在驱逐者的时刻表上，就在天国之门陷落的二百三十五小时之后。”

李秀议员盯得佩索夫浑身不自在。“我当然知道，”她冷冷地说道，“我只是说，驱逐者在内心并没有想要真正地征服。对他们来说那实在是愚蠢至极。军部也不会允许第二波如此肆无忌惮地侵略进来的。这所谓的侵略，我想肯定是谈判的前奏。”

“也许吧，”来自北岛的议员罗恩奎斯特说，“但这样的谈判势必取决于——”

“慢着。”悦石说。

现在，数据列显示出一百多艘驱逐者战舰正围绕在天国之门的轨道上。那儿的地面部队已经接到指示，除非受到攻击，不然别开火。通过超光发送到战略决议中心的三十多个视图中，没有任何异常活动。突然之间，泥滩市顶上的云朵闪烁起来，似乎巨大的探照灯被开启了。十几束清晰的宽光束朝下刺进海湾和城市之中，并继续给人以探照灯的幻象，在悦石看来，它们就像是一柱擎天的巨型白柱，屹立在地面和云顶之间。

随着一股火焰和毁灭的旋风在这些百米宽的光束底部爆发，幻象终止了。庞大的蒸汽喷涌充斥了最近的摄像机，海水沸腾了。来自顶点的图像显示出镇上有着百年历史的石头建筑勃然起火，向内爆裂，似乎有龙卷风从中呼掠而过。享誉环网的漫步区花园和公共广场爆发出熊熊烈焰，泥土和残骸四处飞扬，似乎有什么无形的耙子耙过它们中间。似乎

有什么无形的飓风正在肆虐，那些有着二百年历史的马尾蕨被压弯了腰，化作一团火焰，最后灰飞烟灭，什么都不剩了。

“船首级火炬舰船的切割武器，”辛格元帅打破了沉寂，“或者是类似的驱逐者武器。”

城市在燃烧，在爆炸，被光柱耙成一堆瓦砾，然后再次化成无数碎片。这些超光图像没有音频信号，但是悦石觉得自己听见了尖声喊叫。

地面摄像器一个接一个暗了下去。来自大气发电站顶点的图像消失了，成了一片白板。空运摄像器早已失效。二十几个陆基图像开始隐灭，有一个化作一团可怕的绯红，房中的每个人都揉起了眼睛。

“等离子炸弹，”范希特说，“低兆吨级射程。”图像上显示的是城市运河北部的军部海军防空合成体。

突然之间，所有的图像都暗去了。数据流终止了。房内的灯亮了起来，弥补了兀然出现的让人惊悸的黑暗。

“主超光发射器失效，”莫泊阁将军说，“位于高门附近的军部主基地。隐藏在我们最强的密蔽场内，五十米的岩石之下，十米的晶须硅钢中。”

“是可控核武器？”巴比·丹-基迪斯问。

“起码的。”莫泊阁说。

科尔谢夫站起身，他那卢瑟斯人的庞大躯体散发出一股如熊般强壮的力量。“很好。看来这并不是他妈的谈判策略。驱逐者已经把一环网世界化成灰烬了。这是一场全方位、毫无慈悲心的战争。文明的幸存

岌岌可危。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所有人的目光转向梅伊娜·悦石。

领事把半昏半醒的西奥·雷恩从掠行艇的废墟中拉了出来，用肩膀扛着年轻人的一条手臂，扶着他左摇右晃地前进了五十米，来到霍利河岸旁，最后终于不支地栽倒在一棵树下的草地上。掠行艇没有起火，但它最后撞在一堆坍塌的石墙上，被刹住脚步，而现在正破烂不堪地躺在那儿。一小片一小片的金属和陶瓷聚合体散落在河岸和废弃的大道上。

城市火光冲天。烟雾模糊了河对岸的景致。而老城，杰克镇的这一部分，看上去似乎是点着了好几堆火葬堆，黑烟的粗柱升向低矮的云幕。作战激光和导弹尾迹在雾霭中不断疾驰，时而击中突击艇、伞翼和悬浮场保护罩，这些保护罩正持续不断地从天而降，就像从新近收割的田野里吹来的谷壳。

“西奥，你没事吧？”

总督点点头，抬手想把鼻梁上的眼镜推推高……但面带疑惑地停住了，他的眼镜已经没了。鲜血在西奥的额头和手臂上留下一条条纹路。“脑袋撞了一下。”他东倒西歪地说道。

“我们得用一下你的通信志，”领事说，“得叫人来接我们。”

西奥点点头，抬起手臂，对着自己的手腕皱了皱眉。“丢了，”他说，“通信志丢了。得去掠行艇中看看。”他想要站起来。

领事把他拉了下来。他们正躲在几棵观赏性树木的荫庇中，但是掠

行艇暴露在外，而且他们的着陆也已经被别人察觉。领事看到好几个全副武装的士兵正沿着邻近的一条街道跑来，掠行艇就是在那儿平坠着陆的。他们可能是自卫队，也可能是驱逐者，甚至可能是霸主的海兵，但是领事想到，不管他们效忠的是谁，都会是些好战成性的家伙。

“别管了，”他说，“我们去找部电话。打给领事馆。”他左右四顾，辨认着他们坠落的这个商店区和石头建筑。河上游几百米的地方，一栋古老的大教堂矗立在那儿，早已荒废，教会礼堂土崩瓦解，悬在河岸之上。

“我知道我们在哪儿了，”领事说，“这里离西塞罗只有一两个街区远。跟我来。”他抬起西奥的手臂，搭在自己的肩上，扶着受伤的西奥站起了身。

“西塞罗，好极了，”西奥咕哝道，“还可以喝上一杯。”

从南部的街道传来钢矛枪火力的咔嗒咔嗒声和回击的能量武器的咝咝声。领事尽力承受着西奥的体重，沿着河边的狭窄小巷半摇半晃，向前进发。

“哦，该死。”领事小声道。

西塞罗在燃烧。这座古老的酒吧兼客栈和杰克镇一样古老，比首都大部分地区都要古老，四栋松松垮垮的河边建筑中有三栋已经烧毁，只有一队坚持不懈的顾客救火排正在拯救最后的一栋。

“我看见斯坦了。”领事说，他指着斯坦·列维斯基的庞大身影，后者正站在救火排的最前端。“到这儿来，”领事扶着西奥坐到走道上的一

棵榆树底下，“你的头怎么样了？”

“疼。”

“我去叫人，马上回来。”领事说完，尽他所能迅速地走下小巷，朝人群走去。

斯坦·列维斯基盯着领事，就好像见到了鬼。这个大块头的脸上带着一条条煤灰和泪水印，眼睛大睁，似乎脑子不好使了。西塞罗已经在他的家族中传了六代。现在天空下起了细雨，火势似乎是被打败了。但烧坏的部分中有些木头塌陷进基底的余烬中，救火排的男人们不时地大喊大叫。

“苍天哪，全没了，”列维斯基说，“你看见了吗？耶里祖父的扩建房？全没了。”

领事抓住庞大男人的肩膀。“斯坦，我们需要帮助。西奥在那儿，他受伤了。我们的掠行艇坠毁了。我们得回航空港——得用一下你的电话。斯坦，事情很紧急。”

列维斯基摇摇头。“电话没了。通信波段堵塞了。该死的仗还没打完。”他指了指古老客栈的烧毁部分，“没了，该死的，全没了。”

领事握紧拳头，万念俱灰之下，他怒不可遏。其他人在边上乱转，但是领事一个也不认识。眼前没有一个军部或是自卫队当局人士。突然，身后有人说：“我能帮你。我有架掠行艇。”

领事转过身，面前是一个年龄在六十上下的人，他那俊俏的脸庞上也覆盖着一层煤灰和汗水，卷发闪着亮光。“好极了，”领事说，“感谢您的帮助。”他顿了顿，“我认识你吗？”

“美利欧·阿朗德溜博士。”那人说道，他已经开始迈步朝西奥所在的大路走去。

“阿朗德溜。”领事重复道，加紧脚步跟上他的步伐。很奇怪，那名字似曾相识。是他认识的什么人吗？他应该认识的人？“我的天，阿朗德溜！”他说，“你是瑞秋·温特伯的朋友，几十年前，是你和她一起来这儿的。”

“其实，我是她的大学指导老师，”阿朗德溜说，“我知道你的事。你和索尔一起去朝圣。”他俩在西奥坐着的地方停下脚步，后者仍然抱着自己的脑袋。“我的掠行艇在那里。”阿朗德溜说。

领事看见树下停着一艘小型的双人桅轻“西风”。“太好了。我们把西奥送到医院去，然后我得立即去航空港。”

“医院已经人满为患，成了精神病院，”阿朗德溜说，“如果你打算去你的飞船那里，我建议你把总督也带过去，用飞船的诊疗室帮他进行治疗。”

领事犹豫了片刻。“你怎么知道我在那儿有艘飞船的？”

阿朗德溜抬起门，扶着西奥，让他躺在前仿形座椅后的狭窄凳子上。“领事先生，我知道你和其他朝圣者所有的事。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在尝试，希望能得到去光阴冢山谷的许可。你无法想象，当我得知索尔登上朝圣者的游船秘密离开时，我是多么地失望啊。”阿朗德溜深吸了口气，接着问了个他以前显然不敢问的问题，“瑞秋还活着吗？”

在她是个成年女子时，他是她的爱人，领事想。“我不知道，”他说，“我正在想办法及时回去帮她，如果我有办法的话。”

美利欧·阿朗德溜点点头，坐进驾驶座椅，示意领事进来。“我们会想办法去航空港。不过由于那附近正在发生战斗，这一路会很不好走。”

领事背靠在座椅上，椅子把他包围了起来，他感到自己的擦伤、刀伤和一身的疲惫。“我们得让西奥……总督……回到领事馆或者政府大楼或者……不管他们现在管它叫什么名字。”

阿朗德溜摇摇头，启动了阻种轮。“不。领事馆早就毁了，听紧急新闻频道说，是被一颗不定向导弹给废了。在你的朋友去找你前，所有的霸主官员早已到航空馆撤离了。”

领事看着半昏迷的西奥·雷恩。“走吧。”他轻声对阿朗德溜说。

他们飞过河流的时候，掠行艇穿过轻武器火力的枪林弹雨，但钢矛枪在船壳上发出一阵吧嗒吧嗒的声音，能量射束在他们下面划过，喷出一股十米高的蒸汽流。阿朗德溜像个疯子般驾驶着掠行艇——迂回、起伏、倾斜、盘旋，偶尔还让掠行艇绕着轴心回旋，就像在大理石海面上滑行的盘子。领事的座椅约束器紧紧包着他，但是他能感受到五脏似乎开始翻腾。在他们身后，西奥的脑袋在后凳上无力地前后晃动，他已经听任昏迷的摆布了。

“市区已经是一团糟了！”阿朗德溜在阻种轮的咆哮声中喊道，“我会沿老高架桥去航空港大道，然后抄近路通过乡村，尽量飞得低一点。”他们在一幢熊熊燃烧的建筑旁转了个圈，领事后知后觉地认出来，这是他的旧公寓大楼。

“航空港大道能否通行？”

阿朗德溜摇摇头。“想都别想。三十分钟前，有一大群伞兵降落在了那附近。”

“驱逐者是不是打算毁掉整个城市？”

“不。要是他们想这么干，就完全不必这么大费周折，他们尽可以从轨道上开火。他们似乎是包围了首都。而大多数的登陆飞船和伞兵至少着陆在了十公里外。”

“进行抵抗的是我们的自卫队吗？”

阿朗德溜笑了起来，黝黑的皮肤衬着洁白的牙齿。“他们现在已经在逃到安迪密恩或者浪漫港的半路上了……但是，十分钟前，当时通信线路还没被堵塞，报道说那些城市也遭到了攻击。不，你看到的这微不足道的一点抵抗来自十几个军部的海兵，他们被留下来守卫城市和航空港。”

“这么说，驱逐者还没有摧毁航空港，也没有占领它？”

“还没有。至少几分钟前还没有。我们就快看到了。抓紧了！”

经由贵宾大道或者其上的天空航线，通向航空港的十公里飞行一般只需花上几分钟时间，但是阿朗德溜在山上、山谷中、树林间的迂回和上下路线使整个旅途的时间变长了，也变得更加刺激了。领事扭过头，望着左边一闪而过的山腰和熊熊燃烧的难民营贫民窟。在掠行艇猛冲过来时，男男女女蜷伏在大石头旁、矮树下，各自抱着脑袋。有一次，领事看见一队军部的海兵正在山腰上挖坑，但是他们的注意力正集中在北方的山丘上，那里冒出五彩缤纷的激光切割武器的火力。就在此时，阿朗德溜看见了海兵们，他驾着掠行艇急速朝左回转，降落进狭窄的山涧

中，山脊上的树梢差一点被无形的大剪刀剪去。

最后，掠行艇怒吼着飞越最后一排山脊，航空港的西大门和防护栏终于出现在他们眼前。周界线闪着密蔽场和阻断场的蓝紫之光，还剩最后一公里的时候，一束可见的密激光突然射出，发现了他们，通过无线电说道：“不明掠行艇，立即降落，否则我们要开火了。”

阿朗德溜驾艇降落。

十米外的林木线似乎在闪烁，突然之间，他们被一群穿着活性变色龙聚合体的幽灵包围了。阿朗德溜打开驾驶舱透明罩，一杆杆突击枪瞄准了他和领事。

“从机器上下来。”迷彩的闪烁之下，一个空洞的话音说道。

“我们带着总督，”领事喊道，“我们必须进去。”

“一派胡言，”有人厉声叫道，他带着清晰的环网口音，“快出来！”

领事和阿朗德溜慌慌忙忙松开他们的座椅约束器，刚要爬出来，突然，后座上有个声音叫道：“缪勒中尉，是你吗？”

“啊，对，长官。”

“你有没有认出我是谁，中尉？”

迷彩的闪光消失了，一名全副武装的年轻海兵就站在掠行艇的一米距离之内。他的整张脸仅仅覆盖着一块黑色面罩，但是声音听上去非常年轻。“是的，长官……啊……总督大人。抱歉，你没戴眼镜，我没认出你。长官，你受伤了。”

“我当然知道我受伤了，中尉。这就是这两位先生要送我来这里来的原因。你有没有认出海伯利安的前霸主领事？”

“抱歉，长官，”缪勒中尉说道，挥挥手，示意他的人退回到林木线后面去，“基地被封锁了。”

“基地当然被封锁了，”西奥咬咬牙说道，“是我签署的命令。但是我也授权让所有的霸主要人撤离。你应该让那些掠行艇通过了吧，对不对，缪勒中尉？”

一只披甲的手臂举了起来，似乎要挠挠自己戴着头盔和面罩的脑袋。“啊……对，长官。啊，是。但是那已经是一小时之前的事了，长官。进行撤离的登陆飞船早已飞走——”

“苍天在上，缪勒，快进入战术频率，到格拉西莫夫上校那儿获取许可，让我们进来。”

“长官，上校已经死了。东部周界线发生了登陆飞船突袭——”

“那就卢韦林上尉。”西奥说。他摇晃着身子，然后倚在领事座椅的后背上，稳住了。他的脸异常惨白，毫无血色。

“啊……战术频率已经出故障了，长官。驱逐舰正在干扰多频率，用的是——”

“中尉！”西奥厉声叫道，领事从未听到过他的年轻朋友用过这种口气说话，“你已经认出我来了，而且扫描了我的植入式身份证。现在，要么让我们进来，要么就朝我们开火吧。”

那个披甲的海兵回头朝林木线看了一眼，似乎在考虑要不要命令他

的手下开火。“长官，登陆飞船全部都飞走了。不再会有什么船下来了。”

西奥点点头。血已经干了，凝结在他的额头上，但现在从他的发际线上新流下一股血流。“那艘被扣押的飞船还在九号发射池中吗？”

“是的，长官，”缪勒回答道，终于立正道，“但那是一艘民用飞船，不可能飞到太空中的，你瞧，铺天盖地的驱逐者——”

西奥挥手让那军官住了口，示意阿朗德溜驾车朝周界线开去。领事望向前面的安全界线、阻断场、密蔽场和一些可能是液压地雷的东西，十秒内掠行艇就将和它们狭路相逢。他看见那名海兵中尉正招着手，前头的紫蓝能量场开了个口子。没人开火。半分钟后，他们开始穿越航空港的硬土。北部周界线上有什么庞然大物正在燃烧。在他们左手边，一辆军部拖车和指挥舱已经被熔成了一摊冒泡的塑胶。

那里面还有人，领事想，他再一次抵抗着五脏的翻腾。

七号发射池被摧毁了，它那加固的十厘米碳碳圆墙被炸得四分五裂，就好像它们是用纸板做的。八号发射池正在燃烧，发出白热之光，看来受到了等离子弹的攻击。九号发射池完好无损，透过三级密蔽场的闪光，能看到坐落在发射池墙上的领事飞船的船首。

“阻断场开启了？”领事问。

西奥躺在加着衬垫的凳子上。他的嗓音含混不清。“对。悦石授权在飞船上覆盖了遏制圆场。那只是普通的防护场。只需一句口令就能撤销掉它。”

阿朗德溜驾着掠行艇降落在停机坪上，此时警报灯刚好开始闪烁出

红色，合成声音开始说明有故障产生。他们把西奥扶了出来，站在小型掠行艇的背后，那儿有一排钢矛在发动机罩和阻种轮罩上歪七竖八地缝了一条口子。引擎罩的部分由于超负荷而熔化了。

美利欧·阿朗德溜轻轻拍了一下机器，两人转身扶着西奥进入了发射池的大门，爬上入坞中心。

“我的天，”美利欧·阿朗德溜博士说道，“真是漂亮。我以前从没进过私人星际飞船。”

“现有的私人星际飞船也就十几艘而已。”领事边说，边把滤息面具戴在西奥的嘴和鼻子上，轻轻将这满头是血的人儿放进诊疗室的紧急救护营养槽中。“这船虽小，但价值好几亿马克。对公司和偏地行星政府来说，如果碰到一些少有的场合，需要在星际间旅行，使用军事飞船并不划算。”领事关上救护槽，和诊疗程序简单地交谈了几句。“他会没事的。”最后他对阿朗德溜说，然后回到了全息井中。

美利欧·阿朗德溜站在古老的施坦威钢琴旁，轻轻抚触着大钢琴富有光泽的漆面。透过收起的瞭望台上方的透明船体，他朝外望去。“我能看见主大门附近的火力。我们最好离开这儿。”

“我正在这么做呢。”领事说。他朝排在投影舱中的圆床指了指。

考古学家一屁股坐到深垫中，他左右四顾。“没有……啊……控制器吗？”

领事笑了。“驾驶台？驾驶舱仪器？或是能驾驶的方向盘？没那玩意儿。飞船？”

“在。”不知什么地方传来轻轻的声音。

“我们可以起飞了吗？”

“可以。”

“密蔽场去掉了吗？”

“那是我们自己的密蔽场。我已经把它撤销了。”

“好的，我们离开这鬼地方吧。我不需要告诉你，我们正在鏖战的中央，对吧？”

“不需要。我一直在监控事情的发展状况。最后几艘军部太空船正在离开海伯利安星系。这些海兵已经被困并且——”

“飞船，这些战术分析留待以后再讲吧，”领事说，“把路线定往光阴冢山谷，赶紧让我们离开这鬼地方。”

“遵命，先生，”飞船说，“我正要说，防卫航空港的军力最多只能坚持一个小时了。”

“明白了，”领事说，“快起飞吧。”

“首先我必须展示这份超光转播信息。信息于今日下午环网标准时间十六时二十二分三十八点一四秒抵达。”

“慢点慢点！先给我停住！”领事叫道，让全息信息停在了中途。梅伊娜·悦石的半张脸悬在他们头顶。“你必须在我们离开前展示这条信息吗？你到底听从谁的命令，飞船？”

“首席执行官悦石的，先生。五天前，执行官大人在所有飞船上赋予了一项优先超驰功能。这条超光信息是最后的要求，之后——”

“这么说，这就是你没有响应我遥控的原因了。”领事嘀咕道。

“对，”飞船以会谈的口吻说道，“我正要说，放映这条信息是最后一条要求，之后你会重新得到控制权。”

“到时候你会按我说的去做？”

“是。”

“我叫你去哪儿你就带我们去哪儿？”

“是。”

“不再有隐藏的超驰功能了？”

“就我所知完全没有。”

“那就继续。”领事说。

首席执行官梅伊娜·悦石那林肯似的面容飘浮在投影舱的中心，影像不断抽搐、裂解，这透露出超光转播信息的特色。“我很高兴你在进入光阴冢之后仍然活了下来，”她对领事说，“如今，你必须知道我希望你在回山谷前去和驱逐者谈判。”

领事交叉双臂抱在胸前，对着悦石的影像怒目而视。外头，夕阳西下。他只剩下几分钟了，之后，瑞秋·温特伯就将回到她的出生之时，最后将简单地不复存在。

“我理解，你急着要回去帮助你的朋友，”悦石说，“但是此时此刻，你完全没办法帮助那个孩子.....环网专家向我们保证，冰冻沉眠和神游都无法抑制梅林症。索尔知道的。”

投影舱对面，阿朗德溜博士说道：“她说得对。他们已经试验了好几年。她会在神游状态下死去的。”

“.....你能帮助环网的亿万人类，这些你觉得被你出卖了的人类。”悦石说道。

领事凑身向前，双肘支在膝盖上，拳头托着下巴。他的心在他的耳朵里轰然鸣响。

“我知道你会打开光阴冢，”悦石说，她那悲伤的褐色眼睛似乎正直勾勾盯着领事，“内核预言者显示出你对茂伊约的忠诚.....对你祖母叛乱的记忆的忠诚.....它们会凌驾所有的因素。是时候打开光阴冢了，但是驱逐者还需要做决定是否要激活他们的装置，在这之前，只有你能激活那东西。”

“够了，”领事说着，站起身，转身背对着投影，“取消信息。”他对飞船说，但他也知道它是不会服从他的。

美利欧·阿朗德溜走过投影，紧紧抓住领事的手臂。“听她说完，好吗？”

领事摇摇头，但没有离开投影舱。他交叉着双臂。

“现在，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悦石说，“驱逐者正在侵略环网。天国之门正在被毁。还剩一小时，神林就会被侵略军一扫而光。你必须去和海伯利安系统的驱逐者会面，跟他们谈判.....用你的外交技巧和他

们会谈。驱逐者不会对我们的超光或无线电信息作出回复，但是我们已经向他们作出通告，告诉他们，你将会去他们那儿。我想他们仍然信任你。”

领事呜咽着，走到钢琴前，拳头重重地砸在盖子上。

“我们只剩下几分钟，而不是几小时了，领事先生，”悦石说，“我请求你，先去和海伯利安系统的驱逐者见面，事毕之后，如果你一定要回光阴冢山谷，就回吧。你比我更加清楚战争的后果。如果我们不能找到什么可靠的途径，和驱逐者进行会谈，那么，上百万人会死于非命。

“决定权在你手上，但是，请你先考虑一下，如果我们无法完成这最后的尝试，无法找到真相，无法保住和平，后果会是怎样。一旦你抵达驱逐者游群，我会通过超光和你联系。”

悦石的影像闪烁着，模糊了，退去了。

“是否回复？”飞船问道。

“不。”领事在施坦威钢琴和投影舱之间来回踱步。

“几乎两个世纪以来，没有太空船和掠行艇在山谷附近安全着陆而船员毫发无伤，”美利欧·阿朗德溜说道，“她肯定明白，你去了那儿……从伯劳手下幸免……然后和驱逐者会合……这几率是多么地小。”

“现在事情已经不一样了，”领事说道，他没有回头看美利欧，“时间潮汐已经变得非常狂暴。伯劳可以去它想去的任何地方。也许，以前阻止载人飞船着陆的现象也已不再有效。”

“也许你的飞船可以很好地着陆，只是没了我们，”阿朗德溜说，“就像其他人一样。”

“该死，”领事喊道，转过身来，“在你说要和我一起来的时候，你早就知道危险重重了，对吧！”

考古学家平静地点点头。“先生，我不是在说我自己的危险。我甘愿接受任何危险，只要我能帮助瑞秋……甚至只是再见她一面。但是，人类得以幸存的关键，不在我，而是在你。”

领事凭空挥舞拳头，在那儿来回踱步，就像一个被关在笼中的掠食者。“那不公平！我以前是悦石的卒子。她随意利用我……带着嘲笑……全是蓄意。阿朗德溜，我杀了四名驱逐者。把他们射杀了，因为我必须激活他们那该死的装置来打开光阴冢。你以为他们会敞开臂膀欢迎我回去吗？”

考古学家抬起头，漆黑双眼一眨不眨地望着领事。“悦石相信他们会和你会谈的。”

“谁知道他们会做什么？谁知道悦石相信什么玩意儿？现在，我才不会理会霸主，不会理会它和驱逐者的关系呢。我真心希望他们两家都倒八辈子霉去吧。”

“甚至是让所有人类受苦？”

“我不知道什么是人类。”领事淡然说道，听上去已经精疲力竭，“我只认识索尔·温特伯。还有瑞秋。那个叫布劳恩·拉米亚的受伤的女人。保罗·杜雷神父。费德曼·卡萨德。还有——”

飞船轻柔的声音在他们四周回响。“航空港的北周界线已经被突

破。我将开始最后的起飞程序。请坐好。”

内部密蔽场的垂直差动开始显著增强，压迫在领事身上，将所有物体锁在原位，保护着乘客，比任何皮带或者座椅约束器更加安全。此时，领事跌跌撞撞地走进全息井。一旦进入自由落体状态，密蔽场就会减弱，但仍然代替着行星的重力。

全息井上方的空气蒙上一层薄雾，显示出底下迅速远去的发射池和航空港。随着飞船猛然进入八十倍重力的逃避操纵，地平线和远方的山峦迅速远去倾斜。在它们的方向那边，有不少能量武器在闪光，但是数据列显示出外部场正在应付微效应。然后，地平线退却了，弯曲了，湛蓝的天空变暗，成了太空的黑色。

“目标？”飞船询问道。

领事闭上双眼。他们身后什么东西发出一连串的鸣响，宣告可以将西奥·雷恩从恢复槽移到主诊疗室了。

“需要多长时间能和驱逐者的侵略势力会合？”领事问。

“抵达特定游群需要三十分钟。”飞船回答道。

“我们多久之后进入他们攻击性飞船武器的射程？”

“他们现在就已经在追踪我们了。”

美利欧·阿朗德溜的表情非常平静，但是他的手指在全息井的睡椅的背上显得异常惨白。

“好吧，”领事说，“去游群。避开霸主飞船。在所有频率上发布通

告：我们是一艘毫无武装的外交飞船，请求进行会谈。”

“先生，这条信息已经由首席执行官悦石授权并准备好。现在已经在超光 and 所有通信频率上被广播出去了。”

“继续。”领事说。他指着阿朗德溜的通信志，“你看过时间了吗？”

“看了。离瑞秋出生还剩最后六分钟。”

领事躺了下来，双眼紧闭。“阿朗德溜博士，你一路奔波过来，却一无所获。”

考古学家站起身，先是摇晃了几秒钟，在模拟重力下重新找回了自己的重心，然后小心谨慎地走到钢琴前。他在那儿站了一会儿，透过瞭望台窗户望向外面的漆黑天空和退却的星球那依旧璀璨的边缘。“也许不，”他说，“也许不。”

今天，我们来到了沼泽荒地，我认出这是罗马城四周的平原，作为庆贺，我的咳嗽又一次发作，最后止住的时候，我吐了一大摊血。一大摊。利·亨特待在我身边，满是关切，又满是失望。在我痉挛的时候，他扶着我的肩膀，拿着在附近小溪里蘸湿的碎布帮我擦干净衣服，然后他问：“我能做些什么？”

“从田野里采些花，”我气喘吁吁道，“约瑟夫·赛文就是这么做的。”

他气呼呼地转身离去。他没有意识到，甚至在我的热病和疲惫状态下，我讲的这些都是实话。

小车和疲惫的马儿穿越了罗马平原，现在痛苦的撞击和咯咯响声比先前更加厉害了。午后时分，我们在路上遇到些马的骨骸，然后是一家破旧客栈的废墟，接着是一条长满青苔的庞大栈道的遗迹，最后是一根根柱子，就好像是一根根钉立在那儿的白色棍棒。

“那究竟是什么东西啊？”亨特问。他没有意识到那古老的短语中带着的讽刺意味^[47]。

“强盗的残骸。”我实话实说。

亨特盯着我，似乎我的头脑已经向疾病俯首称臣了。也许吧。

之后，我们爬出罗马平原的荒野，瞥到远远的田野中闪现着一点红色。

“那是什么？”亨特问，语带殷切，又怀着希望。我知道他随时希望看见人，或者在之后看见一个运行着的远距传送门。

“红衣主教^[48]，”我回答道，我说的是实话，“狩猎鸟。”

亨特接入他可怜的残废通信志。“红衣主教是只鸟。”他说。

我点点头，朝西望去，但是那红点已经消失了。“也是神父，”我说，“你瞧，我们正在朝罗马前进。”

亨特朝我皱皱眉，他第一千次地想要在自己通信志的通信波段与谁取得联系。下午很安静，除了桅图拉的木轮子有节奏的吱嘎声和远处鸣禽的啼啭。也许，是红衣主教？

夜晚的最初一抹红光触摸到云彩时，我们来到了罗马。小车摇晃着隆隆行进，穿过拉特兰大门，我们几乎是立即就看见了罗马圆形大剧场，上面长满了常春藤，显而易见已经成了成千上万鸽子的栖息地，但是这真实的景象比废墟的全息像要令人印象深刻得多。它矗立在这里，不是在什么环绕着巨大生态建筑的战后城市的污秽区域内，而是与周遭一簇簇小屋和空旷田野形成了强烈对比，那就是城市抵达尽头、乡村起步的地方。我能看见远处的罗马……稀稀拉拉的屋顶和小小的废墟，坐落在传说中有名的七山之上。但是在这里，罗马圆形大剧场统治了一切。

“老天，”利·亨特低语道，“这是什么东西？”

“强盗的残骸。”我慢慢说道，很怕会再次引起那可怕的咳嗽。

我们继续往前走，马蹄嘚嘚，穿过十九世纪旧地罗马的荒芜街道，夜幕将我们重重包围，光线暗淡下去，鸽子在这个“永恒之城”的穹顶和屋顶上盘旋。

“其他人都到哪儿去了？”亨特小声说道。他的声音中充满了恐惧。

“他们不在这儿，因为用不到他们。”我说。我的声音在城市街道的昏暗山谷中听上去尖锐刺耳。现在轮子行驶在了鹅卵石上，跟我们刚脱逃的胡乱岩石大路比起来，这也没多少平稳的。

“这是什么刺激模拟吗？”他问。

“停车。”我说道，听话的马儿停下脚步。我指着水沟边上的一块大石头，对亨特说：“踢踢那块石头。”

他朝我皱了皱眉，但还是走了下去，走到石头面前，狠狠地踢了一脚。一大群鸽子被亨特咒骂的回响声惊醒，呼啦啦从钟楼和常春藤中朝天际飞去。

“你已经跟约翰逊医生一样，证明了这些事情是真实的，”我说，“这不是刺激模拟，也不是梦境。或者说，它和我们之前的人生一样真实。”

“他们为什么要带我们来这里？”首席执行官的助手问道，他仰望天空，似乎众神正在褪色晚云形成的蜡笔画栅栏上侧耳倾听，“他们想要

什么？”

他们想要我死，我想，在明白了这个事实后，我感觉有谁给我当胸来了一拳。我慢慢呼吸，避免咳嗽发作，但我感觉到痰液在我的喉咙里沸腾冒泡。他们想要我死，他们想要你在旁观看。

母马继续它漫长的拖拉，行进到下一个狭窄街道时，它朝右拐了个弯，然后又是个右拐，继而进入一条宽敞的大道，大道上布满了阴影和我们经过时发出的回声。最后，我们停在了一段巨大阶梯的顶部。

“到了。”我一面说，一面挣扎着走出马车。我的腿在抽筋，胸脯疼痛，臀部酸疼。在我的脑中，出现了一首关于旅行欢愉的讽刺颂诗的开篇几句话。

亨特走了出来，跟我一样手足僵硬，他站在这庞大的分叉阶梯的顶端，双臂交叉，怒视着它们，仿佛它们是一个陷阱，或是什么幻象。“赛文，这……究竟……是什么地方？”

我指着阶梯底下的一个露天广场。“西班牙广场。”我回答道。听到亨特叫我“赛文”，我突然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在我们经过拉特兰大门时，我就已经觉得这个名字不再属于自己了。或者，准确说来，是我的真名突然再次成为自己的了。

“过不了几年之后，”我说，“这些将被称作西班牙台阶。”我开始沿着右边的阶梯朝下走去。突然一阵晕眩向我袭来，我摇摇晃晃，亨特赶忙向前，抓住我的臂膀。

“你不能走路，”他说，“你病得太重了。”

我指着宽阔台阶对面的一栋斑驳陆离古老建筑形成的墙壁，那建筑

面向广场。“不远了。亨特。那就是我们的目的地。”

悦石的助手满面愁容地转向那建筑。“那是哪儿？我们为什么要去那儿？有什么东西在那儿等我们？”

听到他无意识使用到的谐音，听到这几句没多少诗意的话，我禁不住地笑了。我突然想象到一个画面——我们在漆黑的庞大建筑中熬过漫漫长夜，我教他使用强韵和弱韵中断的技巧，或者交互使用抑扬格和无重音抑抑格的乐趣，或者频繁使用扬扬格的自我放纵。

我开始咳嗽，停不住地咳嗽，最后将一大口鲜血喷溅在我的手掌和衬衣上。

亨特扶着我走下台阶，穿过广场。昏暗中，伯尔尼尼的船形喷泉发出潺潺的流水声。亨特在我手指的指示下，带我进入了漆黑的方形门口——西班牙广场二十六号的门口——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但丁的《神曲》，也似乎看见了那句“LASCIA TE OGNE SPERANZA, VOI CH'INTRATE”——“入此地，汝当弃绝一切想望”——就凿刻在门口冰冷的门楣上。

索尔·温特伯站在狮身人面像的入口，朝这世界挥舞拳头。夜幕降临，光阴冢的入口闪耀着璀璨的光辉，但他的女儿一去不返。

一去不返。

伯劳带走了她，把她新生的身体举在自己的钢铁手掌中，重新迈进了光辉，那光现在甚至在把索尔推离，就像某种可怕的从星球深处吹出的辉煌之光。索尔抵御着这股光之旋风，但它将他拒之门外，就像是失

控的密蔽场。

海伯利安的太阳已经坠落，现在，一股冷风从荒野吹来。冷空气前线从山岭上滑下，向南方进军，它们也驱赶着沙漠上的风。索尔转身望着朱红之沙，它们被吹进了敞开的光阴冢那探照灯似的炫目之光下。

敞开的光阴冢！

索尔在冷冷的光辉下眯起眼，俯视着山谷，那儿，其他光阴冢闪烁着，就像淡绿的南瓜灯藏在它们的沙帘之下。光和长长的影子跳过山谷之地，头顶上的云朵已耗尽最后一点日落的色彩，夜幕伴着号叫的风声降临了。

有什么东西在第二座建筑——翡翠莹的入口处移动。索尔跌跌撞撞地跑下狮身人面像的台阶，回头朝入口看了一眼，那就是伯劳带着他女儿消失的地方，然后离开了台阶。他从狮身人面像的脚爪旁跑过，摇摇晃晃地沿着被风吹出的小径前进，朝翡翠莹跑去。

有什么东西正从卵形的入口慢慢走出，光阴冢发出的光束照出这东西的侧影，但是索尔还是看不清这是不是人，是不是伯劳。如果这是伯劳，他将会徒手把它抓住，摇晃它，直到它送回自己的女儿，或者拼个你死我活。

但那不是伯劳。

索尔现在可以看见那侧影是个人。那人踉跄前行，倚靠着翡翠莹的入口，似乎是受伤了，也许是累了。

是个年轻女子。

索尔想起半个多标准世纪前，瑞秋就是在这个地方，那年轻的考古学家在这儿研究这些人造建筑，从没想到过梅林症的命运正在等待着她。索尔总是想象着疾病被消去，自己的孩子得以获救，孩子再次正常长大，未来将会成长为瑞秋的孩子重获生命。但是，如果瑞秋以进入狮身人面像的那个二十六岁的瑞秋返回，那将如何？

索尔耳边的筋脉重重地搏动着，震耳欲聋，他都已经听不见身边咆哮的暴风了。他朝那人影挥着手，现在那影子已经被尘土风暴遮得半隐半现了。

年轻女子也朝他招手。

索尔朝前奔出二十米，在光阴冢面前三十米处停了下来，他喊道：“瑞秋！瑞秋！”

年轻女子在轰鸣的光线下现出身影，她从入口处走离，双手合在脸上，喊着什么话，但是声音迷失在了风声中，她开始沿着台阶朝下爬。

索尔跑了起来，在一块石头上绊了一跤，路已经找不到了，他跌跌撞撞地摸索过山谷的地面，膝盖撞上一块低矮的大石头，但他毫不顾及疼痛，再次找到了路，跑到了翡翠莹的底部。那女子从锥形的扩散光线下现身。

就在索尔抵达台阶底部的时候，她跌倒了，索尔抱住了她，将她温柔地放在地面上。被风吹起的沙子刮擦着他的后背，时间潮汐让他们感觉天旋地转，那是眩晕和似曾相识的无形漩涡。

“是你，”她说，举起一只手，摸着索尔的脸，“这是真的。我回来了。”

“对，布劳恩。”索尔说，试图稳住自己的声音，他把布劳恩·拉米亚脸上纠结的卷发撩到一边，紧紧抱着她，一条手臂放在自己的膝盖上，枕着她的脑袋，弓着后背，替布劳恩遮挡风沙。“没事了，布劳恩，”他柔声细语，保护着她，双眼闪着失望的泪花，但强忍着不让它们落下，“没事了。你回来了。”

梅伊娜·悦石走上洞穴状战略决议中心的台阶，迈步走了出去，来到了走廊中，在那儿，长条的有机厚玻璃让人能够纵观从奥林帕斯山到塔尔锡斯高原的景象。遥远的下方暴雨如注，站在这个插入火星天穹几乎有十二公里高的制高点上，她能看见一阵阵的闪电和静电的幕帘，暴风雨正在高高的大草原上拖动着自己的脚步。

她的助手赛德普特拉·阿卡西也走了出来，来到了走廊中，静静地站在首席执行官身边。

“还是没有利和赛文的消息吗？”悦石问。

“没有。”阿卡西回答。这位年轻的黑人女士的脸被照亮了，那是来自家园星系的惨淡太阳光，也是来自底下闪电会演的光线。“内核当局说，也许是远距传输器出了故障。”

悦石冷冰冰地笑道：“对。我问你，赛德普特拉，你记得我们这一生中发生过什么远距传输故障吗？环网的任何地方？”

“没有，执行官大人。”

“内核觉得他们完全不必跟我们玩阴的。显然，他们觉得他们能绑架想要的任何人，也不必负上任何责任。他们觉得我们在最后时刻太需

要他们了。赛德普特拉，你知不知道？”

“知道什么？”

“他们的如意算盘打对了，”悦石摇摇头，转身开始沿着漫长的下降之路进入战略决议中心，“现在只剩十分钟不到的时间了，驱逐者将包围神林。我们下去和其他人待着吧。我和阿尔贝都顾问的会见是不是就安排在会议之后？”

“对，梅伊娜。我觉得不.....我是说，我们中有些人觉得和他们像那样直接见面的话，实在是太冒险了。”

悦石在踏入战略决议中心前停下脚步。“为什么？”她问，这次她的笑容是真心实意的，“你觉得内核也会让我与利和赛文一样消失吗？”

阿卡西张口想要说话，但是停住了，她举起了手掌。

悦石把手搭在年轻女人的肩膀上。“赛德普特拉，如果他们真这样做，那我就解脱了。但我想他们不会这样做的。事情已经走得非常远了，他们相信，没有谁可以做什么事来改变事情的进展。”悦石收回手，笑容退去，“也许他们是对的。”

两人不再说话，她们走了下去，来到了等待着的战士和政客们围成的圈子中。

“时辰到了。”世界树的忠诚之音，赛克·哈尔蒂恩说道。

保罗·杜雷神父正沉浸在幻想中，现在被拉了回来。过去一小时

里，他的绝望和灰心经由断念，变成了某种类似愉悦的东西。他想到，如此一来他就不会再有什么选择了，也不再需要履行什么职责了。杜雷坐在那儿沉默不言，就像是圣徒兄弟会领导者的老朋友。他望着神林的太阳西下，望着夜幕下星星点点慢慢增加的繁星和光线，但那些不是真正的星星。

杜雷一直在想，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圣徒竟然和他的人分开，但是杜雷知道圣徒神学，他意识到缪尔的信徒将会在最神圣的平台上，在他们最神圣巨树的最神秘荫庇处，独自面对这样一个可能毁灭的关键时刻。哈尔蒂恩在长袍的蒙头斗篷下偶尔会发出轻微的话语，杜雷意识到忠诚之音是在用通信志或者植入物和圣徒同伴交流。

虽然如此，这依然是等待世界末日的安宁之法，坐在这个已知银河的最高生命之树的顶端，聆听着温暖的夜风摩挲着无数的叶片，瞭望着繁星闪耀，双月在天鹅绒般的天穹中急速飞过。

“我们已经请求悦石和霸主当局不要抵抗，不要让军部战舰进入系统。”赛克·哈尔蒂恩说。

“这明智吗？”杜雷问。早先时候，哈尔蒂恩已经把天国之门的命运告诉了他。

“军部舰队尚未组编好，无法提供彻底的抵抗，”圣徒回答道，“不抵抗的话，我们的世界至少还有机会，他们会把我们作为非交战星球来对待。”

杜雷神父点点头，倾身向前，以便好好看看平台阴影中的高大身影。除了星光和月光，他们身下树枝上的柔和荧光球发出仅有的光芒。“但你还是欢迎这场战争。你们帮助伯劳教会当局引起了这场战

争。”

“不，杜雷。不是战争。兄弟会知道这肯定是巨变的一部分。”

“什么巨变？”杜雷问。

“巨变，就是人类把他们的角色作为宇宙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而不是把自己作为肿瘤的角色。”

“肿瘤？”

“那是一种古老的疾病——”

“对，”杜雷说，“我知道什么是肿瘤。但它怎么像人类了？”

赛克·哈尔蒂恩极为柔和的重音音调显得有一点激动。“我们遍洒在整个银河中，杜雷，就像肿瘤细胞遍布一个活体。我们繁殖，毫不顾及其他无数的生命形式。为了让我们繁荣昌盛，它们必须死或是被推在一边。我们清除跟我们竞争的智慧生命形式。”

“比如说？”

“比如希伯伦的赛内赛移情精，嘉登的湿地马人。杜雷，嘉登的整个生态系统都被破坏了，就为了让几千个人类殖民者能在那里生活，而曾经有数百万原星生命在那里繁荣兴盛。”

杜雷弯曲着一根手指，摸了摸自己的脸颊。“那是地球化改造的缺陷之一。”

“我们没有改造旋转星，”圣徒紧接着说道，“但是那些雄伟的生命却被捕杀殆尽。”

“但是没人知道泽普棱是不是智慧生命。”杜雷说，连他自己都听出了自己口气中动摇的信心。

“它们吟唱，”圣徒说，“跨越数千公里的大气，它们以歌声的方式互相呼唤，那歌声之中包含着意义、爱、悲伤。但它们还是被捕杀得绝种了，就像旧地的巨鲸。”

杜雷交叉双臂。“我同意，这里面的确存在不公。但是如果想要纠正它，肯定会有更好的方式，而不必去支持伯劳教会的残酷哲学.....不必让这场战争继续下去。”

圣徒的兜帽来回摇了摇。“不。如果这些仅仅是人类的不公，当然有其他的补救方法。但是，导致种族的毁灭和世界的抢掠的这许多病症.....许多疯狂.....其实是来自罪孽的共生。”

“共生？”

“人类和技术内核的共生，”赛克·哈尔蒂恩的口气非常尖锐，杜雷还从没听过圣徒这样讲话，“人类和机器智能。哪个是另一个的寄生虫？现在，这共生体的两部分谁都不知道这问题的答案了。但这是一个罪恶的共生体，反自然的作品。甚至比那还要糟，杜雷，那是进化的死胡同。”

耶稣会士站起身，走到栏杆前。他举目眺望整个黑暗的树梢世界，它们就像夜晚的云巅铺展开来。“比起求助于伯劳和星际战争，肯定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伯劳是催化剂，”哈尔蒂恩说，“它是森林因过度人工种植而变得发育迟缓或得病时的清洁之火。虽然会有艰难时代，但是结果会是新

生，各个物种都会发芽繁殖.....不仅是其他地方，同时也是在人类自身的社会中。”

“艰难时代，”杜雷沉思道，“你们的兄弟会愿意眼睁睁看着十亿人死于非命，就为了实现这.....清理工作吗？”

圣徒握紧双拳。“不会的。伯劳只是警告。我们的驱逐者弟兄仅仅是要牢牢控制海伯利安和伯劳，以便打击技术内核。那就像是外科手术程序.....摧毁寄生体，让人类作为生命循环的独特伙伴重生。”

杜雷叹了口气。“没有人知道技术内核住在哪里，”他说，“驱逐者如何进行打击？”

“他们会。”世界树的忠诚之音说道，但声音中缺少了片刻之前的自信。

“攻击神林是协议的一部分吗？”神父问。

现在轮到圣徒站起身踱起步来了，他首先走到栏杆前，然后回到桌子旁。“他们不会攻击神林的。那就是我把你留在这儿的原因。之后你必须向霸主报告。”

“驱逐者会不会攻击，他们马上就会知道。”杜雷说，困惑不已。

“对，但他们不会知道为什么我们的世界会逃过一劫。你必须把消息带过去。把真相解释给他们听。”

“见鬼去吧，”保罗·杜雷神父骂骂咧咧道，“我已经厌倦当别人的信使了。你怎么知道这一切的？伯劳的到来？战争的缘由？”

“有预言——”赛克·哈尔蒂恩开口。

杜雷的拳头砸向栏杆。他该怎么解释某个生物的幕后操纵者——或者某股力量的作用者呢？他们，甚至能操纵时间！

“你会亲眼看到……”圣徒再次开口，似乎是为了强调他这句话，突然传来一声巨大的柔和声音，几乎就像是数百万隐藏着的人类叹了口气，然后轻轻呻吟着。

“老天。”杜雷说着，他朝西方望去，在那儿，太阳似乎从不足一小时前沉没的地方又升了起来。一股热浪摩挲着树叶，拂过他的脸庞。

五朵盛开的内卷蘑菇云爬出了西方的地平线，随着它们翻腾凋谢，黑夜变成了白天。杜雷本能地遮住双眼，最后他意识到，这些爆炸发生在极其遥远之地，虽然它们如同海伯利安的太阳般璀璨，但它们并不会弄瞎他的双眼。

赛克·哈尔蒂恩把兜帽朝后拉去，热风吹拂着他古怪的绿色长发。杜雷盯着这男人那硕长、瘦削、微微有点亚洲人风格的面貌，他意识到，眼前的这张脸上蚀刻着震惊。震惊，难以置信。哈尔蒂恩的兜帽中轻声发出通信呼叫和兴奋之音的微语。

“锯岭和北海道上的爆炸，”圣徒小声自言自语，“核爆。来自轨道飞船。”

杜雷记起来，锯岭是接近外来者的一座大陆，离他们所在的这棵世界树不到八百公里远。他也想起来，北海道是一座神圣之岛，未来的巨树之舰在这里生长，并准备投入使用。

“意外？”他问，但没等哈尔蒂恩回答，天空就被闪耀的光线划破，

二十多条战术激光、带电粒子束、聚变切割武器席卷在地平线上，一闪一闪，就像探照灯横扫过神林的世界树之顶。切割光束一路划过，火焰在它们的尾迹上喷涌。

随着一束百米宽的光束如同一团龙卷风跳跃着穿越离世界树不到一公里的森林，杜雷摇晃了一下身子。那古老的森林勃然起火，跃出一条十公里的火焰长廊，扑向夜晚的天穹。随着空气急速奔进为火暴助威，暴风开始咆哮着吹过杜雷和赛克·哈尔蒂恩。另一束光束从北划向南，一路穿袭，几乎离世界树咫尺之遥时，消失在了地平线。又一阵风头正劲的火焰和烟雾升向变幻莫测的繁星。

“他们保证过的，”赛克·哈尔蒂恩喘息道，“驱逐者弟兄保证过的。”

“你们需要帮助！”杜雷喊道，“快叫环网来紧急求助。”

哈尔蒂恩抓住杜雷的手臂，把他拉到平台的边缘。台阶又回到了原先的位置。下面的平台上，一个远距传送门正闪着微光。

“目前来的只是驱逐者舰队的先头部队。”圣徒在森林大火的巨声中喊道。烟灰弥漫在空气中，在炙热的余烬中飘动。“但奇点球随时会被摧毁。快走！”

“我不能抛下你一个人走。”耶稣会士喊道，但他确信自己的声音会淹没在暴风之声和可怕的噼啪声中。突然，东方仅几公里之外，等离子爆炸的完美蓝圈膨胀，向内爆裂，接着再次膨胀，发出冲击波的可见同心圆。在第一阵冲击波下，几公里高的巨树弯了，折了，他们的东侧勃然起火，万千树叶狂乱纷飞，加入到几乎接连不断的碎片之浪中，朝世界树急速涌来。在火焰圈之后，又一个等离子炸弹爆炸了。然后是第三

个。

杜雷和圣徒从台阶上摔了下去，被冲击波推过低平台，就像人行道上的树叶。圣徒抓住一根燃烧着的缪尔木栏杆，不屈不挠地紧紧抓着杜雷的胳膊，使尽力气站起身，朝仍在闪光的远距传输器走去，就像一个斜着身子朝龙卷风行进的人。

此时，杜雷正半昏半醒，他恍惚感觉自己正被拉着。就在世界树的忠诚之音赛克·哈尔蒂恩把他拉到传送门的边缘时，杜雷使尽力气站起身。他抓住传送门的门框，虚弱得没法拖着身体走完最后一米。越过传送门，他看见了他将永生难忘的事情。

许多许多年以前，就在他挚爱的索恩河畔的维勒风榭，年轻的保罗·杜雷站在悬崖顶，安然地躲在父亲的臂弯里，稳妥地藏在这厚厚的混凝土掩体中，透过一扇狭窄的窗户，他瞧着窗外，四十米高的海啸奔向了他们居住的海岸。

而现在这海啸高达三公里，由火焰所造，似乎正以光速穿过森林的无能之顶，疾速朝世界树、朝赛克·哈尔蒂恩、朝保罗·杜雷跑来。海啸所经之处，无一幸免。它狂怒地越驰越近，越升越高，越来越近，直到火焰和声音湮没了世界和天空。

“不！”保罗·杜雷神父尖声叫道。

“快走！”巨树的忠诚之音喊道，就在平台、世界树树干、圣徒的长袍勃然起火时，他把耶稣会士推进了远距传送门。

就在杜雷连滚带爬进入的时候，远距传送门关闭了，在它收缩的时候，杜雷的鞋跟被割断。杜雷感觉到，就在他坠落的时候，自己的耳膜

崩裂开来，衣服闷烧起来，后脑壳撞到了什么硬东西，然后再次坠入越发纯然的黑暗之中。

悦石和其他人看着，大家一个个噤若寒蝉，通过远距传输器转播信号，民用卫星将神林死亡剧痛的景象传了过来。

“我们得马上把它炸掉。”辛格元帅在森林巨火的噼啪声中喊道。梅伊娜·悦石觉得自己听见了住在圣徒森林中的人类和无数树栖动物的尖叫。

“不能让他们靠近！”辛格喊道，“我们手中只有遥控物来引爆奇点球。”

“好。”悦石说。她嘴唇嚅动了一下，但是没听见任何话语。

辛格转身朝一名军部太空上校点点头。上校碰了碰他的战术面板。燃烧的森林消失了，巨大的全息像完全黑去，但是不知怎的，尖叫的声音仍不绝于耳。悦石终于明白，那是她耳朵里的热血之声。

她转身面对着莫泊阁。“多久……”她清清嗓子，“将军，离无限极海受到攻击还剩多长时间？”

“三小时五十二分，执行官大人。”将军说。

悦石转身朝威廉·阿君塔·李这名前任指挥官看去。“少将，你的特遣部队准备好了吗？”

“一切就绪，执行官大人。”李的黝黑皮肤下一片惨白。

“一共有多少艘执行攻击任务的舰船？”

“七十四艘，执行官大人。”

“你会将它们全部从无限极海击退，对不对？”

“就在欧特云中，执行官大人。”

“很好，少将。”悦石说，“你做得非常好。”

年轻人把这句话看作是敬礼的暗示，转身离开房间。辛格元帅凑向前，在范希特将军耳边耳语了几句。

赛德普特拉·阿卡西朝悦石凑过来说道：“政府大楼保安报告说，有人刚刚传送进受保护的政楼终端，使用的是过时的优先访问代码。他受伤了，已被带到东侧楼的医务室。”

“利？”悦石问，“赛文？”

“不，执行官大人，”阿卡西说，“来自佩森的神父。保罗·杜雷。”

悦石点点头。“等我同阿尔贝都的会谈完毕之后，我就去看他。”她对助手说。然后，她向大家宣布道：“我们已经看见了这些，现在，如果大家没有别的什么要说的，那我们就休会三十分钟。三十分钟后重新集会，我们来讨论阿斯奎斯和伊克塞翁的防御工作。”

大家站起身，目送首席执行官和她的扈从迈进永久的导连传送门，进入政府大楼，一列人钻进远处墙上的一扇门中。悦石从眼前消失后，争论和震惊的吵嚷声又恢复了。

梅伊娜·悦石坐在她的皮椅中，闭上双眼，过了正正好好的五秒钟时间，眼睛再度睁开，那群助手依然站在那儿，有些看上去如坐针毡，有些看上去殷切异常，所有人都在等她的下一句话，她的下一句命令。

“出去吧，”她轻声说，“快，花几分钟休息一下。花十分钟放松放松筋骨。接下来的二十四到四十八小时内，可没多少休息时间了。”

大家鱼贯而出，有些人似乎濒于抗议边缘，其他人则濒于虚脱边缘。

“赛德普特拉，”悦石说，年轻的女人走回办公室，“在我的私人护卫里挑两个，给刚来的神父杜雷派去。”

阿卡西点点头，在她的传真台上作了个笔记。

“政治局势怎么样了？”悦石问，揉了揉双眼。

“全局已经乱作一团，”阿卡西说，“发生了内讧，但是他们还没有汇集成实际的反对力量。可议院就完全是两码事了。”

“费尔德斯坦？”悦石说，提到了来自巴纳之域的愤怒议员。离巴纳之域受到驱逐者攻击还剩四十二小时。

“费尔德斯坦、柿沼、彼得斯、撒本斯多拉芬、李秀……甚至连苏黛·谢尔也在叫着要你下台。”

“那她丈夫呢？”悦石想起了议院中最有影响力的科尔谢夫议员。

“目前还没有科尔谢夫的消息。公共和私人的都没有。”

悦石的拇指指甲敲击着自己的下嘴唇。“赛德普特拉，你觉得我们

这届政府在被不信任投票弹劾下来之前，还有多长时间的任期？”

阿卡西，悦石共事过的最机敏的政治活动家回看了她顶头上司一眼。“至多七十二小时，执行官大人。他们在投票。暴徒还不知道自己是暴徒。有人得为发生的一切付出代价。”

悦石心不在焉地点点头。“七十二小时，”她喃喃道，“时间够多了。”她抬起头笑道，“就这样吧，赛德普特拉。你也去休息休息。”

助手点点头，但是她的表情显露出她对这一提议的真正想法。门在她身后关上后，书房一下子变得非常安静。

悦石坐着思考了片刻，单拳托腮。然后对着墙壁说道：“请叫阿尔贝都顾问过来。”

二十秒后，悦石宽桌对面的空气蒙上了迷雾，闪着微光，最后凝固住了。技术内核的代表看上去依然俊俏，短短的灰发在光线下闪烁，他那坦率、正直的脸庞呈现出健康的古铜色。

“执行官大人，”全息投影像开口道，“顾问理事会和内核预言者将继续为你们效劳，在这大难——”

“阿尔贝都，内核在哪里？”悦石打断道。

顾问的笑容毫不抖动。“对不起，执行官大人，你说什么？”

“技术内核。到底在哪里？”

阿尔贝都那好好先生的脸庞露出一丝疑惑，但没有敌意，没有什么显著的情感反应，除了一副想要帮忙的茫然表情。“执行官大人，你肯

定知道，自从内核隐退以来，我们的政策一直坚持不要暴露……啊……技术内核物理元件的所在地。换句话说，内核不在任何地方，自从——”

“自从你们生活在数据平面和数据网的交感现实中，”悦石说，声音单调，“对，我已经听够这些废话了，阿尔贝都。我父亲以及我父亲的父亲都听够这一切了。我现在直截了当问你，技术内核在哪里？”

顾问呆呆地摇了摇头，满脸歉意，就像一名大人又被小孩问了一个问了一千遍的问题。爸爸，天为什么是蓝色的？

“执行官大人，对这个问题，我完全无法以人类的三维坐标来回答。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内核……存在于环网内，也存在于环网外。我们在数据平面的现实中游动，你们称其为数据网，但是说到物理元件……你们祖先称之为‘硬件’的东西，我们觉得有必要——”

“有必要保密。”悦石替他说完了这句话。她交叉双臂，“阿尔贝都顾问，你有没有意识到，霸主中将会有好多人……数百万人……坚信内核……你们的顾问理事会……背叛了人类？”

阿尔贝都双手打了个手势。“执行官大人，那实在是令人遗憾。遗憾，但可以理解。”

“顾问先生，你们的预言者应该差不多是十全十美的。但你们却从没有警告过我们，驱逐者舰队会对世界造成毁灭。”

投影像英俊的脸庞上露出悲伤之情，表情极为令人信服。“执行官大人，我得提醒你，顾问理事会警告过你们，如果想将海伯利安引进环网，将会带来无规则的变数，甚至连理事会也无法归因。”

“但并不单单是海伯利安！”悦石叫道，她提高了嗓音，“神林被烧毁了。天国之门被熔成一堆渣。无限极海的脑袋正等着下一锤的攻击！如果顾问理事会不能预测如此规模的侵略，那还要你们有什么用？”

“我们的确预测到了和驱逐者发生战争的必然性，执行官大人。我们也预言了防卫海伯利安的重大危险。你必须相信我，把海伯利安加入到任何预言方程式，都将让安全性因素降低到——”

“好吧，”悦石叹了口气，“我想和内核的其他人谈谈，阿尔贝都。你们那难以辨认的智能阶级中拥有决策权力的人。”

“我向你保证，我代表了广大内核成员，在我——”

“对，对。但我想要和你们的……我想你们称其为神，我想和你们的一位神谈一谈。老辈人工智能中的一个。一个有影响力的神，阿尔贝都。我需要和他谈一谈，告诉我为什么内核绑架了我的艺术家赛文和我的助手利·亨特。”

全息像看上去大吃一惊。“我向你保证，执行官大人，我们四世纪的联盟在上，内核跟这不幸的失踪事件完全无关——”

悦石站起身。“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和你们的神谈一谈的原因。阿尔贝都，现在作担保已毫无意义了。如果我们两个种族想要活下去，那就是时候来一次坦率的会谈了。我说完了。”她的注意力回到了桌子上的传真台文件上。

阿尔贝都顾问站起身，点头道别，闪了闪，消失了。

悦石下了个命令，她的私人远距传送门出现了，她道出政府大楼医务室的代码，迈步朝里走去。就在触摸到能量矩形那不透明表面的刹那

间，她停住脚步，想了想她正在做什么，她这一生中第一次在迈进远距传输器的时候感到了忧虑。

如果内核想绑架她，或者杀死她，那该怎么办？

梅伊娜·悦石突然意识到，内核掌握着每一个在环网作远距传输旅行的公民的生杀大权.....包括所有有权有势的公民。利和赛伯人赛文并不一定是被绑架了，或是被传送到什么地方.....仅仅是因为脑子里一直把远距传输器想象成万无一失的运输工具，才让人下意识觉得他们是到了什么其他地方。她的助手和高深莫测的赛伯人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被传送.....得无影无踪。成为蔓延进奇点的稀稀拉拉的原子。远距传输器不会对人和物进行“心灵传输”——这样的想法真是蠢透了——但是，相信这样一个在时空架构中打洞的装置，允许我们在黑洞“活板门”中穿行，这主意又如何聪明了呢？对她来说，相信内核会把她传送进医务室，这又有多蠢呢？

悦石想起了战略决议中心.....三间庞大的房间，由永远活动的视像清晰的远距传送门导连.....但归根结底还是三间房间，即使是在霍金驱动状态下，也至少被一千光年的真实空间、数十年的真实时间所分隔。每当莫泊阁和辛格或是其他从地图全息像走到标航线盘边上时，他们都跨越了时空的广袤深渊。内核想要摧毁霸主或者其内的任何人，他们只要动动远距传输器就行了，让目标发生一起小小的“错误”就行了。

见鬼去吧，梅伊娜·悦石走了进去，去见政府大楼医务室的保罗·杜雷。

那栋楼坐落在西班牙广场上。二楼的两间房间又小又窄，天花板却很高，而且黑咕隆咚的（虽然每间房间都点着一盏磨砂灯，似乎是什么鬼魂点亮的，并等待着其他鬼魂的大驾光临）。我的房间是其中较小的那间，虽面对着广场，但今晚从高窗旁看到的一切仅是黑暗，更深的阴暗叠着阴暗，伯尔尼尼的幽冥喷泉发出不停的潺潺声，更加重了一种阴森的特色。

圣三一教堂双塔中的一个在准点鸣起了钟声。教堂蹲伏在黑暗中，就像庞大的茶色猫蹲在外面台阶的顶部。我聆听着拂晓的钟声一声声响起，那是些简短的音符。我想象着幽灵的双手牵拉着腐朽的钟绳。或者腐朽的双手牵拉着幽灵似的钟绳。我不清楚其中哪幅景象和这无尽之夜中的恐怖幻想更加匹配。

热病在今夜压迫着我，就像浸水的厚毯子又湿又重，令我窒息。我的皮肤经受着一轮轮的炙烤，摸上去湿乎乎的。我受到两次咳嗽痉挛的袭击，其中第一次让睡在另一个房间的亨特从小床上爬起来，跑到我身边，他在看到我吐在锦缎被子里的鲜血之后，双眼圆睁，震惊异常；第二次痉挛时，我尽力屏住呼吸，摇摇晃晃地走到摆在柜子上的脸盆前，呕出少量的黑血和黑痰。这一次，亨特没有醒来。

到底还是回到了这里。一路回到了这些黑暗的房间，这恐怖的床。我恍惚间回忆起，我在这儿醒来，被奇迹般地治愈，“真正”的赛文和克拉克医生，甚至还有身材矮小的西格诺拉·安吉列梯，他们在外面的房间里徘徊。我记起了那段日子，从死亡中康复；那段日子，明白了自己并非济慈，明白自己不是在真正的地球之上，明白那不是我昨夜合上双眼的世纪……明白，我不是人类。

两点过后的什么时候，我睡着了，在我睡着的时候，我开始做梦。这是我以前从没经历过的梦。我梦见自己慢慢地升了起来，穿过数据平面，穿过数据网，进入并穿过万方网，最后来到了一个不认识的地方，我从没梦见过的地方……这个地方，空间无限，颜色悠闲、难以形容，没有地平线，没有天，没有地或者人类称为地面的实体区。我觉得这是超元网，因为我立即感觉到这一级别的交感现实包括了我在地球上经历过的所有奇特感觉，我从技术内核流向数据网时感受到的所有的二元分析和智力愉悦，最重要的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宏大感？自由感？——潜能，也许，这个词正是我所要找的。

我独自待在这个超元网中。颜色在我上方、下方、身体中间流过……时而融化成模糊的蜡笔画，时而汇合成云彩般的太虚幻境，在某些罕见的时刻，它们会组成更加坚实的物体、形状、独特的形态，外表看上去像人，又不像人——我望着它们，就像春日里湖区的小孩注视着云彩，想象着大象、尼罗河鳄鱼、巨大的炮舰由西向东进军。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了声音：外面广场中伯尔尼尼喷泉的疯狂流淌；窗户屋顶上方的壁架上，鸽子的瑟瑟声和咕咕声；利·亨特睡梦中轻微的呻吟。但是在这些声音之上，在它们之下，我能听见另一种声

音，更加诡秘，更加虚幻，但却无尽地更加险恶。

什么庞大的东西正以这种方式向我走来。我奋力透过蜡笔画的一片朦胧看出去；什么东西正在视野的地平线外走动。我知道，它知道我的名字。我知道，它的一只手掌握着我的生命，另一只拳头则捏着我的死亡。

在这超越了空间的空间中，我无处躲藏。我无法逃离。从我撇下的世界中，痛苦的塞壬之歌持续不断地此起彼伏——每一处的每一个人日常的痛苦，那些正在遭受这伊始之战的人的痛苦，那些挂在伯劳可怕之树上的人确切而清晰的痛苦，最难以忍受的是，我所感受到的来自朝圣者和其他人的痛苦，他们的生活和思想已经和我共享。

如果死亡的逼近阴影能让我从这痛苦之歌中解脱，那我将冲过去问候它，这是值得的。

“赛文！赛文！”

刹那之间我以为喊叫的人是我自己，正像我以前在这些房间里，在夜里当我的痛苦和热病超出了我忍受的范围之时，我就会喊约瑟夫·赛文的名字。他总会在那儿：赛文，动起来笨重缓慢的赛文，好心的赛文，带着温柔微笑的赛文，我脑中总是带着某些小小的卑劣或者评论，想要从他的脸上抹去那些笑容。人在临死时总是保持不了自己的好脾气，我这一生都过得慷慨大方……为什么，在我遭受痛苦时，在我将两肺的粗糙残余都咳进污迹斑斑的手帕时，我还要继续这一慷慨角色的命运呢？

“赛文！”

那不是我的声音。亨特正摇着我的肩膀，喊着赛文的名字。我意识到他是在叫我的名字。我推开他的双手，重新倒进枕头中。“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你在呻吟，”悦石的助手说，“你在大声呼喊。”

“做了个噩梦。没什么事。”

“你的梦不仅仅是梦。”亨特说。他朝狭窄的房间四顾，他带进来的一盏灯现在照亮了房间，“赛文，这地方真是糟透了。”

我想要笑。“这房间每个月花去我二十八先令。七个斯库多^[49]。真是拦路抢劫。”

亨特朝我皱皱眉。生硬的亮光让他的皱纹看上去比平常更深了。“听着，赛文，我知道你是个赛伯人。悦石跟我说，你是一个叫济慈的诗人的重建人格。现在，显然所有这一切——”他无助地指了指房间，阴影、高大的矩形窗户、高高的床，“——所有这一切都和那有些什么关系。但是到底是什么？内核到底在玩什么游戏？”

“我吃不准。”我实话实说。

“但你知道这地方？”

“噢，对。”我全凭感觉说话。

“告诉我。”亨特祈求道。他克制着自己，真心诚意地祈求我，再加上他请求得如此诚恳，所以我打算告诉他。

我跟他讲了诗人约翰·济慈短暂而郁郁的一生，济慈在一七九五年出生，由于患上肺病导致在一八二一年死亡，那是在罗马，远离朋友，远离唯一的至爱。我跟他讲了自己在这房间中分阶段的“复原”，我决定换上约瑟夫·赛文这个名字——这位济慈相识的艺术家，一直陪伴在济慈身边，直到他最后死去——最后，我跟他讲了我在环网中的短暂时间，聆听、观看、梦见海伯利安上伯劳朝圣者的生命，还有其他东西。

“梦？”亨特说，“你是说，甚至现在你也能梦到环网中发生的事？”

“对。”我跟他讲了关于悦石的梦，天国之门和神林的毁灭，来自海伯利安的混乱景象。

亨特在狭窄的房间中来回踱步，他的影子高高地投在粗糙的墙壁上。“你能和他们取得联系吗？”

“和我梦见的那些人？和悦石吗？”我想了想，“不能。”

“你能肯定？”

我试着解释给他听。“我自己甚至不在这些梦中，亨特。我没有……声音，没有在场……我没办法和梦中的任何人取得联系。”

“但是，有时你梦见他们的所思所想，对吗？”

我知道他说得对。接近事实。“我感觉到他们的感觉……”

“那你不能在他们的意识……在他们的记忆里留下些痕迹吗？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哪儿？”

“不能。”

亨特一屁股跌坐进我床脚边的椅子中。他突然变得非常苍老。

“利，”我对他说，“即便我能和悦石或者其他人通话——虽然事实上我不能——那又有什么好处呢？我告诉过你，这个旧地的复制品位于麦哲伦云中。甚至在量子跃迁的霍金速度下，任何人想要到我们这儿来，也要花上几个世纪的时间。”

“我们可以警告他们。”亨特说，他的声音疲倦得听上去郁郁不乐。

“警告他们什么？悦石最可怕的噩梦正在她周围一一成真。你觉得她现在还相信内核吗？这就是内核如此嚣张地绑架我们的原因。事态发展得非常快，悦石或者霸主中的任何人都来不及应付。”

亨特揉揉眼睛，然后手指竖在鼻子底下。他盯着我，凶神恶煞。“你真是什么诗人的重建人格吗？”

我一言不发。

“背首诗给我听听。随便作一首。”

我摇摇头。晚了，我们都又累又怕，我的心还在怦怦直跳，还没从这比噩梦还噩梦的噩梦中缓过劲来。我不会生亨特的气的。

“来吧，”他说，“让我看看，你到底是不是比尔·济慈新改良的版本。”

“约翰·济慈。”我轻声说。

“管他什么来着。来吧，赛文。要么叫你约翰。或是别的什么我应该称呼你的名字。背首诗给我听听。”

“好吧，”我说，回了他一眼，“听好了。”

有一个顽皮的孩子，

顽皮的孩子就是他，

他什么事都不去干，

只会乱写诗——

他一手拿着

墨水瓶，

一手拿着

鹅毛笔，

屁颠屁颠

跑远了。

跑向

高山，

喷泉。

鬼魂，

油轮。

巫婆，

水沟。

天凉了

他摊开他的外衣

写诗。

天暖时

害怕墨水成一团

他就不写。

哦，我们

凭直觉行事

朝北！

朝北！

凭直觉

朝北，

瞧那魔力啊！ [\[50\]](#)

“我不明白，”亨特说，“那听上去不像是一个声名千载相传的诗人写的。”

我耸耸肩。

“你今晚梦见悦石了吗？发生了什么事？让你一直在那儿呻吟？”

“不。跟悦石无关。那是个.....真实的噩梦，事情开始变化了。”

亨特站起身，提起灯，准备拿着唯一的光源走出房间。我听见广场中喷泉的声音，还有窗台上鸽子的声音。“明天，”他说，“我们来搞清楚这一切，找到回去的办法。如果他们能把我们远距传送到这，肯定会有传送回去的办法。”

“对。”我说，我知道这是瞎话。

“晚安，”亨特说，“别再做噩梦了，好不好？”

“不会再做了。”我说。我知道这更是天大的瞎话。

莫尼塔拉着受伤的卡萨德逃离伯劳，她伸出一只手，似乎把那生物拒在了门外，同时从拟肤束装的皮带上摸索出一个蓝色的环面，把它盘绕在身后。

一个两米高的金色椭圆悬在了半空中，闪烁着。

“放开我，”卡萨德咕哝道，“让我们结果了它。”上校的拟肤束装被伯劳抓出巨大的裂缝，鲜血四溅。他右脚悬垂，似乎脚跟给切断了一半，无法承重。卡萨德之所以能在战斗时站立，仅仅是因为他是在同伯

劳苦斗，而且差一点就要被这怪物的疯狂的拙劣舞步胜出了。

“放开我。”费德曼·卡萨德重复道。

“闭嘴，”莫尼塔说，接着，她轻声细语道，“亲爱的，不要再说了。”她拖着他穿过金色的椭圆，一起来到了一片闪耀的光线下。

尽管周身疼痛，精疲力竭，卡萨德还是被眼前的景象弄得头昏眼花。他们不是在海伯利安，他完全确信。一片广袤的草原延伸到地平线，远得不符合逻辑，他也从未有此体验。低矮的橘黄色的草——如果那真是草的话——长在平地和小山丘上，就像某种巨型毛毛虫背上的绒毛，而一些可能是树的东西像是晶须碳雕塑屹立在那里，它们的枝干有着巴洛克式的罕见构造，如同埃舍尔画笔下的作品，它们的树叶是各种各样的深蓝和紫色椭圆，在光线涌动的天空下闪闪发亮。

但那不是日光。莫尼塔拉着他走出正在关闭的传送门（卡萨德觉得那不是远距传输器，因为他相信它不仅仅带他们穿越了空间，还穿越了时间），向一丛不可思议的树走去。卡萨德抬眼朝天空望去，他有一种近乎奇迹般的感觉。亮得像海伯利安的白天，亮得像卢瑟斯购物商场的正午，亮得就像卡萨德干旱家乡、火星塔尔锡斯高原的仲夏之日，但那不是日光——天空中，繁星密布，星群璀璨，那是一片缀满恒星的银河，亮光间几乎没有黑暗的容身之地。仿佛置身于一间拥有十个放映机的天文馆中。仿佛置身在了银河的中心。

银河的中心。

一群身着拟肤束装的男女从埃舍尔树的树荫中走出，围住了卡萨德和莫尼塔。其中一个男人——即使以卡萨德的火星标准来说也是个巨人——看着他，然后仰头望向莫尼塔。虽然卡萨德在拟肤束装的广播和密

光接收器中什么也没听到，什么也没感觉到，但他知道，这两人在交流。

“躺下。”莫尼塔说，她把卡萨德放在天鹅绒般的橘黄草上。他挣扎着想要起身，想要说话，但是莫尼塔和那个巨人用他们的手掌按住了他的胸脯。卡萨德躺了回去，他的眼里满是弯曲的紫叶和满天的星辰。

男子再次碰了碰他，卡萨德的拟肤束装被解除了。他意识到，自己正一丝不挂地被一小群人包围着，于是想要坐起来，把自己盖住，但是莫尼塔结实的手又把他按住了。在痛苦和混乱的夹击之下，他隐约感觉到那名男子正抚触着自己被砍伤的手臂和胸膛，覆银的手沿他的脚一路向下抚去，摸到了被切断的阿喀琉斯之踵。巨人的手抚摸到哪里，上校就感觉到那里一阵凉爽。他的意识就像一个气球飘走了，升到了茶色草原和起伏山丘的上空，朝真实的星辰天篷飘去，在那里，有一个巨大的人影在等待，昏暗得如同地平线顶端高高垒起的雷雨云，魁伟得就像一座高山。

“卡萨德，”莫尼塔低声细语，于是上校飘了回来，“卡萨德。”她又叫了一遍，双唇紧贴他的脸颊。他的拟肤束装被重新激活，和她的并在一起。

莫尼塔直起身，费德曼·卡萨德上校也坐了起来。他摇摇头，发现自己又穿上了水银能量服。他站起身，痛苦消失了。他感到原来的好几处伤口和严重的划伤处有点刺痛，但它们现在已经被治愈并修复。他将自己的手合并进自己的束装，抚摸着自己的身体，弯膝碰了碰脚后跟，没有摸到伤疤。

卡萨德朝那巨人转去。“谢谢。”他说，但他不知道那个男子是否听

得见。

巨人点点头，退回到其他人中间。

“他是名……可以说是医生，”莫尼塔说，“一名医疗士。”

卡萨德正全神贯注在其他人身，她的话隐约传到了他的耳中。他们是人类——他由衷感到他们是人类——但他们的种类变化令人惊愕：拟肤束装并非像卡萨德和莫尼塔那样全是银色，而是有二十多种颜色，每一种颜色都和某种活着的野生生物的毛皮一样柔软有机。唯有细小的能量闪烁和模糊的面部特征显示出拟肤束装的表面。他们的体格同色调一样千变万化：医疗士那如伯劳般巨大的腰身和庞大的躯体，宽厚的眉毛和一连串茶色的能量流，可能是一头长而厚密的头发……他身边站着一名女子，虽然比小女孩大不了多少，但显然是女性，身形极佳，双腿强健，双乳娇小，背上竖立着两米长的仙女般的翅膀——不仅仅是装饰性翅膀，因为，就在微风拂过橘黄的大草原，草儿泛起涟漪时，这名女子小跑了一阵，张开双臂，优雅地飞翔在了空中。

有好几个高高的瘦削女子，穿着蓝色的拟肤束装，长着长长的蹼状手指，在她们身后，一群矮个男人戴着面罩，身着装甲板，就像是即将进入真空投入战斗的军部海兵。但卡萨德感觉到那些装甲是他们身体的一部分。头顶上，一群长着翅膀的男子踏着上升的暖流腾空而起，细小的黄色激光束在他们之间闪烁，带着某种复杂的编码信息。他们的激光似乎是从每个人胸脯上的一只眼睛里发射出来的。

卡萨德又摇起头来。

“我们得走了，”莫尼塔说，“不能让伯劳跟踪我们到这里。这些战士已经有够多东西要忙了，他们不能再去对付大哀之君的特别显灵。”

“我们这是在哪儿？”卡萨德问。

莫尼塔从皮带上拿出一个金色的环面，放出一个紫色椭圆。“人类的遥远未来。我们的一个未来。这里是光阴冢成形并逆时间回到过去的地方。”

卡萨德再次环顾左右。有什么庞然大物正在星野下移动，挡住了万千繁星，投下一片影子，倏忽即逝。霎时间男男女女都抬头仰望，但紧接着又去忙各自的事情了：收割树上的小东西；一个男人轻掸手指，召唤出明亮的能量地图，一群人聚在一起观看；还有一些如同投出的长矛朝地平线飞驰。一个矮个的肥胖小人，性别不详，一头钻进软软的泥土里，现在仅仅看得出有条凸起的泥土线正围着大家伙快速移动，形成了一个同心圆。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卡萨德再次问，“那到底是什么？”突然间，他感觉自己的泪水快要滑落，连他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这是怎么回事，似乎转过一个陌生的街角，突然发现自己回家了，回到了塔尔锡斯再分配营工程之中，他久绝人寰的母亲正在门口向他招手，那些已经被遗忘的朋友和兄弟姐妹正等着他来玩一场疾走球。“快来。”莫尼塔说，她的语气中毫无疑问带着急切之情。她拉着卡萨德朝闪亮的椭圆走去。而军人则一直望着其他人和繁星天穹，直到迈步走了进去，眼前的景象消失了。

他们迈步走出，来到了黑暗之中。卡萨德拟肤束装里的滤光器花了短短几秒钟校正了视野。他们是在海伯利安光阴冢山谷，在水晶独碑的底部。现已入夜。云层在头顶翻腾，风暴正在肆虐。仅有从光阴冢中传出的闪烁之光，照亮了这些景象。刚从干净、光源充足的地方走出，卡萨德现在感觉到一股突然失落的恶心感，然后，他的意识汇聚在了眼前

看到的東西上。

索尔·温特伯和布劳恩·拉米亚正在山谷南部半公里外，索尔俯身在布劳恩身上，而那女子正躺在翡翠莹的前面。风卷狂沙，密集地席卷在他们周围，以至于他们没有看到伯劳如影子一般，正穿过方尖石塔的小径，朝他们走去。

费德曼·卡萨德迈下独碑前的黑色大理石地，绕开散乱在小径上的水晶碎片。他意识到，莫尼塔依旧紧抓着自己的胳膊。

“如果你再攻击的话，”她说，声音在耳畔游移，轻柔、急切，“伯劳会杀死你的。”

“他们是我的朋友。”卡萨德说。他那些军部装备和碎裂的装甲依旧躺在几小时前莫尼塔丢下它们的地方。他在独碑里搜了搜，最后找到了突击枪和一袋手榴弹，枪还能用，他检查了一下弹药，拨开保险扣，然后走出了独碑，快步向前，想在中途拦截下伯劳。

耳畔水流哗哗，我随之醒来。刹那间，我以为自己正偕布朗^[51]徒步旅行，来到了洛德瀑布附近，此时正从瞌睡中醒来。但是当我睁开双眼，发现眼前的黑暗和我入睡时一样可怕，那水声带着恶心的滴流声，而不是骚塞来日将会在诗歌中大加称颂的瀑布急流^[52]。我感觉糟透了——不仅仅是因为我和布朗蠢头蠢脑地不吃早饭就去爬斯基多山，下山后喉咙像是冒火了一样，非常不舒服——而且，我已经绝命般地病入膏肓了，周身疼痛，病症甚至比疟疾还要重，痰液和火焰已经在我的胸膛和小腹内沸腾了。

我坐起身，摸索着来到窗口边。从亨特的房门下传来一丝朦胧的光，我意识到，原来他点着灯睡着了。那本不是件坏事，我也可以去点上灯，但我现在已经不必去点，因为我摸索着来到一个稍亮些的矩形前，那是外面较浅的黑暗投射在房间内更加黑暗之地的一个矩形。

空气很新鲜，带着雨水的气息。闪电就在罗马的屋顶上方闪现，我终于明白，叫醒我的声音是雷鸣声。城市内没有别的燃灯。我微微探出敞开的窗户，望见广场上方的台阶上雨水满地，圣三一大教堂在闪电的衬托下显出黑色轮廓。从台阶上吹下来的寒风凛冽刺骨，我回到床边，拿起毯子裹住自己，然后拽了一把椅子拖到窗前，坐在那儿，朝外望着，思索着。

我记起了我的弟弟托姆，就在他生命的最后几星期、最后的几天中，他的脸和身体由于呼吸困难而极度扭曲。我记起了我的母亲，她当时看上去是多么苍白，脸在黑暗的房间中几乎闪着亮光。大人们容许我和妹妹抚摸她黏糊糊的手，亲吻她发热的嘴唇，然后退出去。我记起了，有一次在离开房间后，我暗中擦了擦嘴唇，斜眼瞥了一下，看看我妹妹和其他人是否看见了我这罪孽深重的行为。

济慈死后不到三十小时，克拉克医生和一名意大利外科医生剖开他的身体，他们看到，就像赛文后来写给一位朋友的信里提到的：“……肺病的最糟症状——两肺已经全数尽毁——细胞全部死亡。”不管是克拉克医生，还是那名意大利医生，他们都无法想象，济慈是如何熬过那最后的两个多月的。

我坐在黑漆漆的房间中，望着黑漆漆的广场，思绪纷飞。与此同时，我聆听着胸膛和喉咙内的沸腾之声，感觉到痛苦就像火苗在体内燃烧，感觉着脑海里那些哭喊的梦魇般的痛苦：马丁·塞利纳斯在树上呼

喊，遭受着那些诗文的痛苦，对我来说，我既无力，又懦弱，绝不敢去完成那样的诗作；费德曼·卡萨德在呼喊，他已经准备好死在伯劳的爪子之下；领事在呼喊，他被迫再次做出背叛行为；成千上万圣徒在呼喊，他们哀悼他们世界的死亡，悲叹他们兄弟海特·马斯蒂恩的死亡；布劳恩·拉米亚在呼喊，她回想起自己已故的至爱，我的孪生兄弟；保罗·杜雷在呼喊，他躺在那儿和电刑、和记忆的冲击搏斗，清清楚楚地感觉到胸膛上等待着的十字形；索尔·温特伯在呼喊，他一遍遍地捶打着海伯利安的土地，呼喊着自己的孩子，而瑞秋那婴孩的哭声依旧回荡在我们的耳中。

“该死，”我低声自言自语，拳头捶打在窗框的石头和灰泥上，“真该死。”

过了一会儿，就在第一缕白光预示着黎明的到来时，我走离窗户，找到我的床，躺了一会儿，闭上了双眼。

西奥·雷恩总督听到音乐之声，随之醒来。他眨眨眼，左右四顾，认出了边上的营养槽和飞船的诊疗室，他觉得自己似乎在梦中见到过它们。西奥意识到自己正穿着柔软的黑色睡衣，一直睡在诊疗室的检查床中。现在，西奥过去十二小时的零碎记忆开始拼合起来：从医疗槽中抬出，安上传感器，领事和另外一个人凑过来望着他，问着一些问题——西奥张口回答，似乎他真的清醒了一样，然后又昏昏睡去，梦见海伯利安和它燃烧的众城。不，那些不是梦。

他坐起身，感觉到自己几乎是飘出了睡床，找到了衣服，它们已经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摆在旁边的架子上。他飞速穿戴好。音

乐一直响着，忽而升高，忽而减弱，但那高质量的声音始终萦绕耳边。那是实况演奏，而不是录音。

西奥走过一段短短的台阶，来到了娱乐舱。他惊讶地发现飞船的大门正敞开着，瞭望台探了出去，显然密蔽场也已经去除。他停下脚步。脚下的重力极小：刚好把西奥拉回到甲板上，刚刚好——也许是海伯利安重力的百分之二十，或者更少，也许是标准重力的六分之一。

飞船门户大开。璀璨的日光注入敞开的舱门，照进瞭望台。领事正坐在那儿，演奏着他称为钢琴的古老乐器。西奥认出了考古学家阿朗德溜，正靠在敞开的船壳边，手里拿着一杯酒。领事正弹奏着一首非常古老、非常复杂的曲子；十指在钢琴键上飞快跳动。西奥走近了些，张口对微笑的阿朗德溜耳语，突然又震惊异常地停下，凝视着眼前的东西。

瞭望台之外，三十米之下，闪耀的日光洒向翠绿的草坪，延伸到极近的地平线。在那草坪上，一簇簇人类或坐或躺，姿态悠闲，显然正在倾听领事的即兴演奏音乐会。但那都是些什么人啊！

西奥看见一些瘦高个，看上去就像波江五的唯美主义者，穿着纤细的蓝色袍子，苍白，光秃，但在他们身边，在他们之外，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人类坐在那儿竖耳聆听——种类比环网有史以来目睹过的还要多：有些人披着毛皮和鳞片；有些人的身体像蜜蜂，眼睛像多面接收器和触须；有些人如铁线雕塑一样脆弱瘦小，巨大的黑色翅膀从他们瘦削的肩膀上竖起，折叠在边上，仿若披风；有些人显然是为生活在高度重力水平下而设计出来的，矮小、结实、强健，如同南非水牛，站在他们面前，就算是卢瑟斯人也会相形见绌，显得脆弱不堪；有些人身躯短小，胳膊细长，全身长着橘黄色的毛皮，唯有他们苍白的灵敏脸庞将他们和旧地灭绝已久的猩猩的全息像区别了开来；其他人看上去更像狐

猴，而非类人动物，更像鹰、狮、熊、猿，而非人类。但不知怎的，西奥立马知道这些的确确就是人类，他确信无疑，一如他确信他们令人震惊的差异。他们专注的眼神，他们放松的姿态，还有一百种精妙的人类品质——乃至长着蝴蝶羽翼的母亲怀抱长着蝴蝶羽翼的孩儿的方式——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他们是西奥无法否认的一种普通人类。

美利欧·阿朗德溜转过身，微笑着注视着西奥的表情，他小声道：“驱逐者。”

西奥·雷恩目瞪口呆，他昏昏然地摇摇头，聆听着音乐。驱逐者是野蛮人，不是这些美丽轻盈的生物。布雷西亚上的驱逐者俘虏的身形都一模一样——对，是很高，对，也很瘦，但显然更加符合环网标准，而不是眼前这眼花缭乱的不同种类。更甭提他们的步兵尸体了。

西奥再次摇摇脑袋，与此同时，领事的钢琴曲驰向了高潮，最后以一个响亮的音符收尾。对面原野上的数百人鼓掌喝彩，声音在稀薄的空气中既高昂又轻柔，西奥望着他们站起身，舒展四肢，然后各赴前程……有些快马加鞭朝极近的地平线走去，其他人展开八十米的翅膀腾空而去。还有一些人朝领事飞船的底部移动过来。

领事站起身，看见了西奥，笑了笑。他拍了拍年轻人的肩膀。“西奥，你来得正是时候。我们马上要开始谈判了。”

西奥·雷恩眨眨眼。三名驱逐者降落在瞭望台上，巨大的翅膀收在身后。他们每个人都有着一身厚厚的毛皮，带着不同的记号和条纹，那毛皮仿佛野生动物的一样，有机，令人相信那是真的。

“荣幸之至。”最前面的那个驱逐者对领事说。他的脸庞如狮子一般——阔鼻，金眼，周围是一圈茶色的毛皮。“最后一段是莫扎特的《D小

调幻想曲》，KV397号，对不对？”

“对，”领事说，“弗里曼·范兹，容我介绍西奥·雷恩先生，霸主保护体星球海伯利安的总督。”

狮头的目光转向西奥。“不胜荣幸。”弗里曼·范兹伸出长满毛发的手。

西奥和他握握手。“很高兴见到你，阁下。”他心里琢磨着，自己是否还在恢复槽中，是不是还在做梦呢？洒在他脸上的日光和紧紧相握的手表明，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弗里曼·范兹重新转身朝领事看去。“我谨代表合聚体，对你献给我们的音乐会致以谢意。我的朋友，我们已经好多年没有听到你的演奏了。”他左右四顾了一下，“我们可以在这儿谈，或者在我们的一个行政中心会谈，谨听君意。”

领事犹豫了一秒钟。“我们有三人，弗里曼·范兹，而你们有好多。我们到你们那儿去。”

狮头点了点，继而遥望天际。“我们会派艘船过来接你们去。”他和另两个人走到栏杆前，迈了下去，朝下坠了几米，最后展开复杂的双翼，朝地平线飞去。

“老天。”西奥轻声说。他紧紧抓着领事的胳膊，“我们这是在哪里？”

“游群。”领事一面说，一面合上施坦威钢琴的盖子。他在前开路，领着两人来到船舱里，等阿朗德溜走进来后，把瞭望台收了起来。

“我们要去谈什么？”西奥问。

领事揉揉双眼。看上去好像这人在西奥治疗的十到十二小时期间，没怎么睡过，或是根本就没睡。“那要看首席执行官悦石的下一条消息了。”领事说，他朝蒙上传输数据列迷雾的全息井点点头。此时此刻，一条超光信息正在飞船的古老发射台中解码。

梅伊娜·悦石走进政府大楼的医务室，在候命的医生的护送下，来到恢复舱边，保罗·杜雷正躺在那装置里面。“他怎么样了？”她问第一个医生——首席执行官的贴身医师。

“身体超过三分之一的部位受到二级闪光烧伤，”厄玛·安德洛内瓦医生说，“烧掉了眉毛和部分头发……当然他的头发本就不多……身体和脸的左侧还受到了三级辐射灼伤。我们已经完成表皮再生术，给他进行了RNA模板注射。他现在没有痛苦，也没有知觉。虽然胸脯上的十字形寄生虫有些麻烦，但那眼下不会危及病人的生命。”

“三级辐射灼伤，”悦石道，稍微停顿片刻，就在杜雷等候的小舱的听力所及的距离之外，“是等子弹所致吗？”

“对，”另一名医生回答道，悦石没认出他来，“我们确信，这人是从神林传送来的，就在远距传输连接被切断的那一瞬间。”

“好吧，”悦石道，在杜雷躺着的那个飘浮托盘边停下脚步，“我想单独和这位先生谈一谈。”

两名医生互望了一眼，朝一名机器护士招招手，叫它回到贮藏屏障中，然后一同离开了这里，同时关闭了通向监护房的传送门。

“杜雷神父？”悦石问道。她见过这名神父的全息像，也听赛文描述过朝圣诸事，因此她认得出他。杜雷满脸通红，脸上斑斑驳驳，闪着再生凝胶和喷射止痛药的光芒。即便如此，他的样子仍然惹人注目。

“执行官大人。”神父小声说道，似乎想要坐起身。

悦石的手轻柔地搭在他的肩膀上。“躺好，”她说，“跟我说说发生了什么事，如何？”

杜雷点点头。这位年老的耶稣会士眼中含泪。“世界树的忠诚之音不相信他们会真的攻击，”他低声道，嗓音中满含痛苦，“赛克·哈尔蒂恩觉得圣徒和驱逐者有着某种协议……某种协商。但他们真的攻击了。战术切割武器、等离子装备、核弹，我想……”

“对，”悦石说，“我们在战略决议中心都看到了。我想知道所有的一切，杜雷神父。从你迈进海伯利安的穴冢后的一切。”

保罗·杜雷定睛望着悦石的脸庞。“你知道这些事？”

“对。我知道大多数相关的事情。但我得知道更多的事。更多。”

杜雷闭上双眼。“迷宫……”

“什么？”

“迷宫。”他再次说道，声音提高了一点。他清清嗓子，向她讲述了这一切——穿过万尸隧道的旅途，传送到军部的飞船，和赛文在佩森上的邂逅。“你确信赛文是出发朝我们这里过来的？政府大楼？”悦石问。

“对。他和你的助手……亨特。两人都欲图传送到此。”

悦石点点头，小心翼翼地碰了碰神父肩膀上一块未烧伤的区域。“神父，事情发生得太快了。赛文失踪了，利·亨特也是。我需要有关海伯利安的建议。你能和我待在一起吗？”

有那么一会儿，杜雷看上去满脸困惑。“我得回去。回到海伯利安，执行官大人。索尔和其他人正在等我。”

“我明白，”悦石安慰他说，“一旦有办法回到海伯利安，我会派你回去。但现在，环网正经受着野蛮的攻击。上百万人正在死亡，或者正命悬一线。我需要你的帮助，神父。在那之前，你能帮助我吗？”

保罗·杜雷叹了口气，躺了回去。“嗯，执行官大人。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

传来一声轻轻的敲门声，赛德普特拉·阿卡西随后走了进来，她递给悦石一份信息纸。首席执行官笑了笑。“我说过，事情发生得非常快。神父，现在又有了新的进展。这是条来自佩森的消息，枢机团已经去西斯廷教堂了^[53]——”悦石扬扬眉毛，“神父，我忘了，是不是原本那座西斯廷教堂？”

“对。在天大之误后，教会一块石头一块石头、一幅壁画一幅壁画地将它拆开，运到了佩森。”

悦石低头看了眼纸张。“.....出席西斯廷教堂的会议，并选举出了一名新教皇。”

“这么快？”保罗·杜雷低声道。他再次闭上双眼，“我猜，他们肯定觉得得快点选好。佩森离驱逐者侵略波来袭.....嗯，有多久来着？.....十天工夫吧。但是，这决定却也来得太快了.....”

“有没有兴趣听听谁是新教皇？”悦石问。

“我猜，要么是安东尼奥·瓜杜希枢机，要么是阿格斯蒂诺·路德枢机，”杜雷说，“其他人此时都不占多大的人数支持优势。”

“不，”悦石说，“根据这条来自罗马教廷爱德华主教的信息……”

“爱德华主教！对不起，执行官大人，请继续。”

“根据爱德华主教所说，枢机团选举的是一位地位未及蒙席之人，这是教会有史以来第一次。上面说，这位新教皇是一位耶稣会神父……一个叫保罗·杜雷神父的人。”

杜雷挺直身板，坐起身，毫不顾及身上的烧伤。“什么？”他的声音中满是怀疑。

悦石把薄纸递给了他。

保罗·杜雷盯着纸张。“不可能。他们从没推举过地位未及蒙席之人作为教皇的，除了象征性的，但那不一样……我说的是圣贝弗德尔，当时刚过天大之误和奇迹……不，不，这不可能。”

“据我的助手说，爱德华主教一直在向我们致电，”悦石道，“神父，我们会马上把电话给你接过来。嗯，也许我该称您为——教皇陛下？”首席执行官的语气中毫无嘲弄的意味。

杜雷抬起头，震惊异常，无言以对。

“我会把电话接进来，”悦石说，“也会尽快安排你回佩森，教皇陛下，但如果您能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会不胜感激的。我真的需要你的建

议。”

杜雷点点头，又看了看薄纸。托盘上的控制台挂着一部电话，现在开始闪了起来。

首席执行官悦石走到外面的大厅中，把最新的事情进展告诉了医生，然后和安全人员取得联系，批准了爱德华蒙席或者佩森的其他教会官员的远距传输授权，接着传送回她在住宅侧楼的房间。赛德普特拉提醒她，理事会将在八分钟内在战略决议中心重新集结。悦石点点头，目送着她的助手走了出去。她走回到墙内隐蔽壁龛中的超光小室中，激活声波密隐场，在传输触显上打入领事飞船的代码。环网、偏地、整个银河、整个宇宙的每台超光接收器都能监听到这条信息，但唯有领事的飞船可以解码。她希望如此。

全息摄影灯红光闪动。“基于来自你飞船的自动信息，我想你已经作出抉择——和驱逐者会晤，并且他们也允许你的拜临，”悦石面对着摄影机说道，“同时，我猜你也已经熬过了首次会面。”

悦石吸了口气。“我，代表霸主，让你在这几年中牺牲了许多。现在，我代表所有的人类请求你。请你务必查明以下这五件事：

“第一，为什么驱逐者要攻击并摧毁环网世界？你、拜伦·拉米亚还有我，都明白他们想要的只是海伯利安。为什么他们要改变主意？

“第二，技术内核在哪儿？如果我们要和它们交战，我必须要知道这个。难道驱逐者忘记了我们共同的敌人——内核——了吗？

“第三，他们有什么停火条件？如果能够摆脱内核的控制，我愿意作出牺牲。但是他们必须停止屠杀！！

“第四，我想问，游群聚合体的领导者是否愿意亲自和我本人会面？如果必要，我会传输至海伯利安星系。虽然我们的大多数舰队已经撤离，但是还有一艘跳跃飞船和护送船留在了那，留下了奇点球。请游群的领导尽快定夺，因为军部想要摧毁奇点，届时海伯利安将会与环网远隔三年的时间债。

“最后，请游群的领导谨记在心，内核希望我们使用某种类似死亡之杖的暴力装置来反击驱逐者侵略部队。已经有很多军部领导同意了。没多少时间了。我们不会——重复申述，不会——允许驱逐者侵略部队侵占环网的。

“现在，一切都看你的了。请向我确认你收到此消息，一旦谈判开始，请通过超光信息告知我。”

悦石紧盯着摄影碟，将她人格和诚挚的力量下达到了光年之外。“看在人类历史的分上，我恳求你，请你务必完成任务。”

紧随超光信息之后是不断扯动的两分钟影像，显示了天国之门和神林的覆亡。在全息像隐退之后，领事、美利欧·阿朗德溜和西奥·雷恩坐在那儿沉默不言。

“是否回复？”飞船询问道。

领事清清嗓子。“确认我们已收到信息，”他说，“发出我们的坐标。”他的目光穿过全息井，盯着另两个人，“先生们？”

阿朗德溜摇摇头，似乎在整理大脑的脉络。“显然，你以前来过这儿……来过驱逐者游群。”

“对，”领事说，“在布雷西亚……在我的妻儿……在布雷西亚之后，也就是不久前，我和游群会过面，和他们进行过详尽的谈判。”

“代表霸主？”西奥问。这位红脑袋的脸庞看上去越发垂老了，上面布满了皱纹，焦虑异常。

“代表悦石议员的党派，”领事说，“当时她还没被选举为首席执行官。她的派系向我解释说，技术内核中有一股内在的力量正在作斗争，如果我们将海伯利安引进环网保护体，就可以影响到它们。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信息走漏给驱逐者……这些信息可以让它们攻击海伯利安，由此将霸主舰队带到这里。”

“你完成了任务？”阿朗德溜的语气冷冰冰的，虽然他的妻子和长大成人的孩子生活在复兴之矢星球上，现在，那儿离侵略波只剩不到八小时时间了。

领事坐回到软垫中。“不。我把霸主的计划告诉了驱逐者。他们把我送回环网，我成了一名双重间谍。驱逐者计划夺取海伯利安，但是具体什么时刻，他们将自己选择。”

西奥坐在那里，他凑向前，双手紧紧互握。“在领事馆的那所有日子……”

“我在等驱逐者的消息，”领事有气无力地说道，“你瞧，他们有一项装置，可以瓦解光阴冢四周的逆熵场。他们会在准备好后打开它们。让伯劳摆脱掉束缚。”

“这么说，是驱逐者干的。”西奥说。

“不，”领事说，“是我干的。我背叛了驱逐者，就像我背叛了悦石和霸主一样。我枪杀了驱逐者派来校准装置的女人……她，还有跟她一起来的技师……然后打开了装置。逆熵场瓦解了。最后的朝圣得以筹备。伯劳自由了。”

西奥盯着他过去的良师。这位年轻人的绿色眼眸中带着满满的困惑，而不是愤怒。“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领事不动声色地把事情简要地告诉了他们，关于茂伊约星球上他的祖母希莉，关于她反抗霸主而发起的叛乱——这场叛乱甚至在她和她的至爱，也就是领事的祖父死后，也没有消亡。

阿朗德溜从显像井中站起身，走到瞭望台对面的窗户边。日光溢过他的双腿，溢过深蓝的地毯。“驱逐者知道你做的事情吗？”

“现在知道了，”领事说，“我们来到这儿以后，我把事情告诉了弗里曼·范兹和其他人。”

西奥在全息井的直径内来回踱步。“也就是说，我们所赶赴的这次会晤，也许是一次审判，对不对？”

领事笑了笑。“或者说是处决。”

西奥停下脚步，双拳紧握。“悦石明知这一切，却还叫你再次来这儿，是不是？”

“对。”

西奥转过身。“我真不知道自己是否愿意让他们把你处决。”

“我也不知道，西奥。”领事说。

美利欧·阿朗德溜转身从窗户边离开。“范兹是不是说他们会派艘船过来接我们？”

他语气中有什么东西把两人引到窗边。他们着陆的这个世界是个中号小行星，外面环绕着一层十级密蔽场，经过一代一代的风、水和细心的地球化结构改造，已经成了一个天球。海伯利安的太阳已经落到了超近的地平线之后，延绵几公里的毫无特色的草儿在无常的微风下泛起涟漪。飞船下方，一条宽阔的溪涧，或者说是一条狭窄的河川，缓缓地流过牧场，一路向地平线行进，然后似乎飞临升天，驰向了一条变成了瀑布的河流，继而盘旋而上，穿过远方的密蔽场，蜿蜒地穿越了上面黑暗的太空，最后缩小成一条窄得看不见的细线了。

一艘小船正从那高耸入云的瀑布上驶下，朝他们这个小型世界的表面驰来。船头船尾看得见人影。

“老天哪。”西奥低声说道。

“我们最好做好准备，”领事说，“那是我们的护卫队。”

外面，落日以令人震惊的速度急速坠落，透过阴影地面上方半公里高的水帘，发出最后的光线，在深蓝色的天空中烙上了彩虹之印，它们的颜色和充实度几乎让人惊惧。

亨特把我叫醒的时候已是早晨。他给我带来了一盘子的早餐，黑色的眼睛中充满了惊惧。

我问他：“你从哪儿弄到的食物？”

“楼下有间前室，里面有间类似小餐馆的房间。那儿摆着食物，是热的，但没人。”

我点点头。“那是西格诺拉·安吉列梯的小饭馆，”我说，“她不是个好厨子。”我想起了克拉克医生对我饮食的担心；他觉得肺病已经殃及我的胃，于是命令我开始饥饿养生法，让我只吃牛奶和面包，偶尔吃点鱼。真是奇怪，这么多苦难深重的人类想要长生不老，痴迷在他们的内脏、他们的褥疮、他们贫劣的饮食上了。

我再次抬起头，盯着亨特。“有事吗？”

悦石的助手走到窗户边，似乎正全神贯注地望着下面广场的景色。我听见伯尔尼尼那可恶喷泉的滴流声。“刚才你睡着了，我出去想散会儿步，”亨特慢条斯理地说，“你想，万一有人在外走动，或者有什么电话或者远距传输器呢。”

“当然。”我说。

“我刚刚走出.....那儿.....”他转身舔了舔嘴唇，“赛文，外面有什么东西。就在台阶底下的街道上。我吃不准，但我觉得它是.....”

“伯劳。”我说。

亨特点点头。“你看见它啦？”

“没有，但我完全不感到惊讶。”

“太.....太可怕了，赛文。那怪物让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到这里来.....你能在这里瞧到它，就在另一条台阶的影子里。”

我慢慢爬起身，但一阵咳嗽突然袭来，我的胸脯和喉咙感觉到痰液的翻涌，于是又一头倒在了枕头上。“亨特，我知道它长什么样。别担心，它来这儿不是找你的。”我的声音听上去比我感觉的还要自信。

“是找你的？”

“我想不是，”我一面喘息一面说道，“我想它来这儿仅仅是为了确定我不会跑掉.....不会跑到其他地方去死。”

亨特回到床边。“你不会死的，赛文。”

我没有吭声。

他坐在床边的直背靠椅上，拿起一杯凉茶。“如果你死了，我会怎么样？”

“我不知道，”我实话实说，“就算是我死了，我也不知道自己会怎

么样。”

严重的疾病有着某种唯我主义，它们会提起一个人所有的注意力，就像庞大的黑洞会逮住任何不幸掉入它临界界限里的东西一样。白天过得很慢，我强烈地意识到日光脚步正迈过粗糙的墙壁，感觉到我手掌下的被褥，我体内的热病在恶心地升涌，然后升到我头脑的熔炉中，烧尽了。那主要是装满痛苦的熔炉。现在，却已不再是我的痛苦，因为几小时、几天时间的喉咙压抑，胸脯灼烧，这一切都是可以忍受的，就跟在陌生的城市里碰到讨厌的朋友差不多，我无法回避，但还是要欢迎他。可我头脑里的痛苦属于其他人……所有其他人。它锤打着我的头脑，就像将板岩打得粉碎的声音，就像铁锤重复击打在铁砧上的声音，而且我无处可逃。

我的大脑把这一切接受为嘈杂声，然后重组为诗文。每一天每一夜，那天地万物的痛苦潮涌过来，在我头脑的高热走廊中徘徊，成了诗文、意象，诗文中的意象，复杂无止境的语言之舞，时而平静仿若一首长笛独奏，时而尖厉、刺耳、混乱，就像十几队管弦乐队一齐演奏，但始终是诗文，始终是诗。

日落时分，我从半梦半醒中醒了过来，击碎了我的梦，梦中，卡萨德上校正为了索尔和布劳恩·拉米亚的生命对抗伯劳。我发现亨特正坐在窗边，他的长脸被赤褐色的黄昏之光抹上了色彩。

“它还在吗？”我问道，声音就像磨在石头上的锉刀声。

亨特跳了起来，然后朝我转过身，那张阴郁的脸上带着谦卑的笑容，还有我从未见过的红晕。“伯劳？”他说，“我不知道。其实我还没

见到它。我感觉它在。”他看着我，“你还好吗？”

“快要死了。”我立即为自己轻率言语中的自我放纵感到懊悔，虽然我讲的是实话，但我看到这句话引起了亨特莫大的痛苦，“没事，”我几乎是愉快地跟他说道，“我已经死过一回。感觉上死的并不是我。我深深扎根在技术内核中的一个人格中，并且以这人格的形式存在。死的只是我的肉体。约翰·济慈的赛伯体。二十七岁的血肉和盗用的回忆合并而成的幻想。”

亨特走过来，坐在床边。我吃了一惊，发现他竟然在白天帮我换了床单，将他和我那沾染血污的床单调换了一下。“你的人格是内核中的人工智能，”他说，“那你肯定有办法接入数据网。”

我摇摇头，我已经累得不想跟他理论了。

“上次弗洛梅绑架你的时候，我们通过你在数据网中的接入路线追踪到了你，”他继续道，“你不必亲自和悦石联系。只要留下条信息，让安全人员找到就行。”

“不，”我粗声粗气地说道，“内核不会让我们办到的。”

“他们在阻碍你吗？阻止你？”

“还没。但肯定会。”我一边喘息，一边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着，就好像在将脆弱的蛋放回到鸟窝中一样。突然间，我记起了我曾寄给挚爱的芬妮的一封短信，当时我刚经历一次严重的咳血，但离它们夺取我的性命还有几乎一年时间。当时我写道：“若我将死，”我自言自语，“身后必无不朽之迹作——回忆此生，吾友无以为傲——然余热爱万物美之本性，如尚有时日，必令世人铭记。”现在，这些话又出现在了脑海

中，徒劳、自私、愚蠢、天真.....但我仍然绝望地相信它。如果我有时间.....我在希望星上假装成视觉艺术家的那几个月，和悦石在政府大堂中浪费的那些天，我本能够写下.....

“你不试试怎么会知道呢？”亨特问。

“什么？”我问他。在煞费力气地说完这两个简单的字之后，我又咳嗽起来。亨特急忙拿来脸盆，我朝里面吐出半固态的血泡，痉挛终于平息。我躺了回去，试图定睛在他的脸上。这狭窄的房间开始变黑，我们谁也没有点上灯。外面的喷泉发出响亮的汨汨声。

“什么？”我再次问他。瞌睡虫和睡梦拉拽着我的身子，但我试图留在这儿，“试试什么？”

“试试在数据网中留下条信息，”他小声说道，“和谁取得联系。”

“什么信息，利？”这是我第一次直呼其名。

“关于我们在哪儿。内核是怎么绑架我们的。随便什么。”

“好吧，”我边说边闭上双眼，“我试试看吧。我觉得它们是不会让我得逞的，但我答应你，我会试试看的。”

我感觉到亨特正紧捏着我的手。即便疲倦之潮已经取得压倒性胜利，但突然的人类接触已经让我热泪盈眶了。

我会试试看的。在向梦境或者死亡缴械投降前，我会试试看的。

费德曼·卡萨德大叫了一声军部的进攻口号，他穿越沙尘暴，向前

猛冲，去拦截伯劳，不让它走完最后的三十米。前面，索尔·温特伯正蹲在布劳恩·拉米亚身旁。

伯劳停了下来，它的脑袋毫无摩擦地旋转过来，红眼闪烁。卡萨德装备起突击步枪，横冲直撞地朝斜坡之下飞速冲来。

伯劳移形换位。

卡萨德看见它在时间中运动，就像一团缓慢的污迹，他意识到，就在他注视着伯劳的时候，山谷中的其他运动都静止了，沙子一动不动地悬在空中，璀璨光阴冢中发出的光线呈现出浓厚的琥珀色色泽。不知怎的，卡萨德的拟肤束装也和伯劳一起移形了，紧随其后在时间中运动。

那怪物的脑袋猛地抬起，留神起来，四条胳膊就像匕首刀刃一样伸出，手指突然张开，开始了尖锐的问候。

离那怪物还有十米远时，卡萨德一个急停，触发了突击步枪，以全能宽光脉冲波将伯劳身下的沙子熔成了一堆渣。

伯劳全身闪烁，它的甲壳和钢塑之腿反射着周身的地狱之光。然后，就在沙子变成一池冒泡的玻璃液湖泊时，这三米高的怪物慢慢沉了下去。卡萨德一阵狂喜，他大叫一声，朝前迈进，继续将宽光束发射在伯劳和沙地之上，就像他小时候在塔尔锡斯贫民窟里用偷来的灌溉胶管朝他的朋友喷射一样。

伯劳继续沉下去。它的胳膊四仰八叉地张开在沙地和岩石上，想要找到支点。火花四溅。它移形换位了，时间逆向回涌，就像反转的全息电影，但卡萨德与之一同移形，他明白，莫尼塔正在帮他，她的束装正为他的卖命，引领着他穿越时间。然后卡萨德再次用比太阳表面温度还

要高的浓缩热力朝怪物喷射，熔化了其下的沙子，四周的岩石勃然起火。

伯劳沉陷在火焰与熔融岩石的熔炉中，张开宽阔的崩裂之嘴，仰天长啸。

卡萨德被怪物的声音震呆了，他几乎停止了射击。伯劳的啸叫声不断回响，就像巨龙的咆哮，还夹杂着聚变火箭的轰响。那刺耳之声让卡萨德浑身不自在，让悬崖峭壁震颤回鸣，将悬浮的尘埃颠落在地。卡萨德将设定切换到高速实体弹，朝怪物的脸上发射了一万根微型钢矛。

伯劳移形换位，卡萨德的骨头和大脑在经历变换时感受到一阵天旋地转，穿越了几年时间。他们已经不在山谷中，而是在一艘辘辘行驶在草之海上的风力运输船上。时间恢复，伯劳一跃向前，玻璃液从金属手臂上滴落，它一把抓住卡萨德的突击步枪。上校没有松开他的武器，两者摇摇晃晃地转着圈子，就像在笨手笨脚地跳舞，伯劳另外一对结满钢铁长钉花饰的手臂和一条腿扫荡过来，卡萨德又跳又闪，但仍拼死抓着步枪。

他们是在某个小舱中。莫尼塔站在角落里，仿若一个影子。此外还有一个人影，一个高大、头戴兜帽的男人，正以极其缓慢的动作躲避着狭小空间中突然出现的朦胧手臂和刀刃。透过拟肤束装的滤波器，卡萨德看见狭小空间中有一个尔格绑缚器形成的蓝紫能量场，它正不断搏动增长，然后，又被伯劳有机逆熵场的时间篡改缩小了。

伯劳的胳膊猛砍下来，切进卡萨德的拟肤束装，与血肉来了个亲密接触。鲜血喷溅在舱壁上。卡萨德用力将步枪的枪口塞进怪物的嘴巴里，开火。由两千高速钢矛组成的一大团东西猛地将伯劳的脑袋压了回

去，就好像是什么弹簧上的东西一样，将怪物的身体击在了远处的舱壁上。但就在它退却的时候，荆棘之腿踢中了卡萨德的大腿，鲜血立刻盘旋着喷溅而出，洒在了风力运输船小舱的窗户和墙壁上。

伯劳移形换位。

卡萨德咬紧牙关，他感觉到拟肤束装自动在伤口上敷布并缝合。他瞥了一眼莫尼塔，点点头，紧紧跟随着那怪物，一同穿越时间，穿越空间。

索尔·温特伯和布劳恩·拉米亚瞧着他们的身后，那里似乎有一股可怕的热和光之旋风在盘旋，然后平息了。索尔用自己的身体护着年轻女人，不让玻璃液溅落到她身上，那些玻璃液滋滋地灼烧，着陆在冷冷的沙地上。然后声音消失了，沙尘模糊了冒泡的小池塘，那就是暴风的起源之处，索尔的披风被风吹得噼啪作响，他将披风裹在两人身上。

“究竟是什么东西？”布劳恩喘息道。

索尔摇摇头，扶着她在风声怒吼中站起身。“光阴冢正在打开！”索尔喊道，“也许，是什么东西爆炸了。”

布劳恩摇晃着，最后平衡住身子，把着索尔的胳膊。“瑞秋呢？”她在风暴之声中喊道。

索尔紧握双拳。他的胡子已经覆上了一层沙。“伯劳……把她带走了……进不了狮身人面像。我在等！”

布劳恩点点头，眯眼朝狮身人面像看去，在凶猛的沙尘漩涡中，那

墓冢只显现出一个闪烁的轮廓。

“你没事吧？”索尔喊道。

“什么？”

“你.....有没有事？”

布劳恩茫然地点点头，摸了摸自己的脑袋。神经分流器没了。不仅伯劳种下的讨厌附件没了，连乔尼通过手术装上去的分流器也没了，她觉得那件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当时他们正躲在渣滓蜂巢中。可现在，分流器和舒克隆环永远地消失了，她永远也没法和乔尼再次相见了。布劳恩想起云门易如反掌地毁灭了乔尼的人格，碾碎它，将它吸收，就好像自己拍死昆虫那么容易。

布劳恩回道：“没事。”但她的脚软了下去，索尔抱着她，才没让她坠地。

他在喊什么话。布劳恩试图聚精会神去听，试图将思想集中在此时此地。在经历了万方网后，现实似乎变得又有限又狭小了。

“.....这里没法说话，”索尔在喊，“.....回狮身人面像。”

布劳恩摇摇头。她指着山谷北面的悬崖，那里，伯劳的庞大之树现形了，耸现在一团团沙尘之中。“诗人.....塞利纳斯.....他在那儿。我看见他了！”

“我们无能为力！”索尔喊，用披风保护着他们。朱红之沙咔嗒咔嗒地击打在纤维塑料上，仿佛是钢矛击打着装甲。

“也许能。”布劳恩叫道，她安然躲在索尔的臂弯下，感觉到他的暖意。刹那之间，她想象到自己可以蜷缩在他身边，就像瑞秋，然后轻而易举地睡去，安然睡去。“我从万方网出来的时候.....看见了.....线路连接！”她叫道，力压怒吼的狂风，“荆棘树和伯劳圣殿通过什么方法连接在一起！要是我们去那儿，想办法解救塞利纳斯.....”

索尔摇摇头。“我不能离开狮身人面像。瑞秋.....”

布劳恩明白了。她摸了摸学者的脸颊，凑向前，感觉到他的胡须扎在自己的脸上。“光阴冢正在打开，”她说，“我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另一次机会。”

索尔满眼含泪。“我明白。我想帮忙。但我不能离开狮身人面像，万一.....万一她.....”

“我明白，”布劳恩说，“你回去吧。我一个人去伯劳圣殿，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和荆棘树连接的。”

索尔绷着脸，点点头。“你说你在万方网中，”他叫道，“你看见了什么？你知道了些什么？济慈人格.....它——”

“回来后我再跟你说。”布劳恩叫道，朝后退了一步，这样就能看清楚他了。索尔的脸庞被痛苦笼罩：那是失去了孩子的父亲的脸。

“快回去吧，”她毅然决然地叫道，“用不着一小时，我会和你在狮身人面像会面的。”

索尔捋捋胡须。“布劳恩，除了我和你，其他人都不在了。我们不应该再分开.....”

“我们必须分开一会儿，”布劳恩叫道，从他身边离去，暴风将她的裤子和外套吹得噼啪作响，“用不着一小时的，再见。”她飞速离去，不让自己向内心的冲动俯首称臣，不让自己再次回到他温暖的臂弯中。狂风力道强劲，从山谷顶上笔直吹下，沙子击打在她的眼睛周围，不断攻击着她的脸颊。布劳恩俯下头，只有这样，她才能认出小径，就算这样，也只是走在小径边上，甬提走在上面了。只有光阴冢发出明亮的闪烁之光，照亮了她的前进之路。布劳恩感觉到潮汐正牵扯着她，仿佛在对她进行物理攻击。

几分钟后，她隐约感觉到自己已经经过方尖石塔，正走在水晶独碑附近撒满碎片的小径上。索尔和狮身人面像已经在身后失去了踪影，翡翠莹仅仅成了尘风梦魇中的一个淡绿光影。

布劳恩停下脚步，狂风和时间潮汐牵扯着她，她微微摇晃了一下。离山谷下的伯劳圣殿还有半公里多的路程。当时在离开万方网时，她突然明白荆棘树和这座墓冢的连接关系，但就算这样，到了那里之后，她又能做什么呢？而且，那该死的诗人除了咒骂她，把她逼疯，他还对她做过什么呢？她何苦要为他而死？

狂风在山谷中号叫，但就在那声音之中，布劳恩觉得自己听见了更加尖锐、更加似人的喊叫。她朝北部悬崖望去，但沙尘模糊了一切。

布劳恩·拉米亚身子前倾，拉高外套的领子，裹着自己，继续朝风中进行进。

梅伊娜·悦石还没走出超光小室，又有电话信号进来，声音不停鸣响。她又坐了回去，万分紧张地盯着全息池。领事的飞船确认收到了她

的消息，但没有紧随而来的转播信息。也许他改变主意了。

不。面前，飘浮在直角棱镜中的数据列显示出，信息来自无限极海星系。与她联系的是威廉·阿君塔·李元帅，用的是她给他的私人代码。

悦石坚持提拔这位海军指挥官，并派他担任原先预定给希伯伦攻击团的“政府联络员”。军部的太空部队已经被激怒了。经过了天国之门和神林的大屠杀，攻击使命团被传送到了无限极海星系。七十四艘第一线作战军舰，由火炬舰船和护盾警卫舰重重保护的主力舰，整个特遣部队受命尽可能和游群的先头舰队速战速决，然后攻击游群中枢。

利是首席执行官的间谍，是她的联络人。虽然他的新军衔和新等级让他可以参与指挥决策，然而，现场还有四名军部的太空指挥官官居其上。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悦石只是想要他在场并向她报告。

全息池蒙上迷雾，威廉·阿君塔·李的坚决脸庞布满了整个空间。“首席执行官，我开始按命令作汇报。181.2特遣部队已成功传送至3996.12.22星系……”

悦石惊讶地眨眨眼，然后记起来，那是无限极海所在的G型恒星星系的官方代码。人们极少用超越环网的视角来描述地理位置。

“……游群攻击舰离目标世界的杀伤半径还有一百二十分钟远。”李继续说道。悦石知道，所谓的杀伤半径大致上是十三天文单位，只要达到这一距离，标准舰船武器就能生效，不管是否存在地面场防护盾。而无限极海没有场防护。新任元帅继续道：“估计在环网标准时间十七时

三十二分二十六秒，将和先头部队接触，也就是大约二十五分钟后。特遣部队已经配置成最大突破状态。两艘跳跃飞船将采用新人员和新武器，直到远距传输器被我方封锁。携带着信号发送器的巡洋舰——‘嘉登·奥德赛’号霸舰——一有机会就会完成你的特别指示。威廉·李，完毕。”

图像塌缩成一个旋转的白色小球，转播代码结束了它们的缓慢爬行。

“是否回复？”发射机的电脑询问道。

“确认信息收到，”悦石说，“继续。”

悦石走了出去，来到她的书房。她发现赛德普特拉·阿卡西正在那儿等着，迷人的脸庞带着关切，愁眉不展。

“怎么了？”

“作战理事会即将再次休会，”助手说，“科尔谢夫正等着见你，他说有桩紧急之事要跟你商量。”

“让他进来。跟理事会说，我会在五分钟后过去。”悦石坐在她那古老的桌子之后，忍着闭眼的冲动。她真是累极了。但科尔谢夫进来时，她的眼睛依旧睁开着。“坐，加布里尔·费奥多。”

这名大块头卢瑟斯人来回踱着步。“见鬼，坐什么坐。梅伊娜，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悦石微微一笑。“你是说战争吗？众所周知的生命覆灭？是不是？”

科尔谢夫一拳砸在自己的手掌中。“不，我不是说那个，该死。我是说政治问题。你有没有监控全局？”

“我有机会就会关注。”

“那你肯定知道议员和非议员的动摇人士正在动员投你的不信任投票。梅伊娜，你已经躲不了了。只是时间问题了。”

“我知道，加布里尔。你干吗不坐下来？我们可以聊一两分钟，然后再回战略决议中心。”

科尔谢夫几乎是一屁股跌进了椅子中。“我告诉你，该死，连我的妻子都在忙着组织投票反对你，梅伊娜。”

悦石的笑容更加灿烂了。“苏黛从来就不喜欢我，加布里尔。”然后笑容消失了，“我还没有监控过去二十分钟里的辩论。你觉得我还有多少时间？”

“八小时，也许更少。”

悦石点点头。“这点时间已经够了。”

“够了？你究竟在说什么，够了？你觉得还有谁能成为作战执行官？”

“你，”悦石说，“毫无疑问，你会成为我的继任者。”

科尔谢夫嘟囔着。

“也许战争不会持续那么长时间。”悦石似乎在自言自语。

“什么？哦，你是说内核的超级武器吗？对，阿尔贝都在什么军部基地建立了一个工作模型，想要理事会花时间去那儿看看。如果你问我，那我会说，那天杀的纯粹是浪费时间。”

悦石感觉到有只冰凉的手紧紧地揪住了她的心脏。“死亡之杖装置？内核已经有一个了？”

“有好几个了，但只有一个装载上了火炬舰船。”

“谁授权的，加布里尔？”

“莫泊阁授权的准备工作，”大块头议员坐向前，“怎么了，梅伊娜，有什么问题？没有执行官大人的命令，这装置是不会被使用的。”

悦石盯着这位老迈的议员同僚。“加布里尔，我们离圣神霸主还有很长一段路，对不对？”

卢瑟斯人再次嘟囔起来，但在那粗鲁的容貌下，可以看见活生生的痛苦。“这都是我们自己犯下的该死过错。前届政府听从了内核的建议，以布雷西亚作诱饵引诱一队游群。在那件事件平息之后，你听从了内核其他势力的建议，要将海伯利安引进环网。”

“你认为，我派舰队去保卫海伯利安，促成了这全方位的战争，是吗？”

科尔谢夫抬起头。“不，不，不可能。那些驱逐者舰船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在朝我们开赴，对不对？要是我们早点发现他们就好了。或者是想个什么办法跳过这一摊子臭狗屎就好了。”

悦石的通信志鸣叫起来。“该回去了，”她轻声说，“阿尔贝都顾问

很可能会向我们展示赢得战争的武器。”

我很容易就飘进了数据网，这甚至比躺在无尽之夜里聆听喷泉、等待下一次的咳血还要轻松。我浑身衰弱，绵软无力，已经成了个中空之人，皮包骨头，没了中心。我记起芬妮在我康复期间照顾我的那段时间，那是在文特沃什，我记起了她的音容笑貌，记起了她发表的哲学性想法：“是不是有另一个人生？我会不会一觉醒来，发现这一切全是一场梦？肯定是这样，上天创造我们出来，不可能是为了让我们遭受这种痛苦的。”

哦，芬妮，要是你知道就好了！我们被创造出来恰恰是为了遭受这种痛苦。到最后，我们都会经此一难，自我意识的清澈石沼夹在痛苦的非凡巨浪中。我们注定生来就要忍受自己的痛苦，把它紧紧地拥在肚子上，就像年轻的斯巴达窃贼将小狼崽藏在身上^[54]，让它吞噬了自己的内脏。芬妮啊，在上帝广袤的领土内，还有什么其他生物会携有你的记忆？拂去九百年的蒙尘？让它将他吃得一干二净？而此时肺病正以易如反掌的效率做着同样的工作。

词语都跟我作对。一想到书籍，我就痛苦难当。诗歌在我的脑海里回响，如果我有能力将它赶走，我会立即动手的。

马丁·塞利纳斯：我听见你在那活着的荆棘十字架上呼喊。你口诵

诗歌，如同在吟诵真言，同时还在想，是什么但丁似的神祇将你诅咒到了这个地方。你曾经说过——你把你的故事讲给其他人听的时候，我的意识也在那儿！——你说：

“作为诗人，我想，一名真真正正的诗人，就是要成为人类的化身；接受诗人的衣钵，就是要携带圣子的十字架，就是要承受人类圣母的分娩阵痛。

“成为真真正正的诗人，就是成为上帝。”

好吧，马丁，老同行，老朋友，你的确正携带着十字架，正承受着阵痛，但你真的就要成为上帝了吗？或者，你是不是仅仅感觉像是什么可怜虫，被一根三米长的标枪戳进了肚子。原来是肝脏的地方，现在是不是被冰凉的钢铁替代了？很疼，对不对？我能感觉到你的疼痛。我觉到了我的疼痛。

但到最后，这他妈一点也无关紧要。我们觉得自己是特别的，打开感知，研磨移情，将共享痛苦的大熔炉之水溢泼到语言的舞池上，试图从那无序的痛苦中挣扎出一支米奴哀小步舞。这他妈一点也无关紧要。我们不是化身，不是什么神之子或是圣子。我们只是我们，独自涂鸦我们自己的狂妄自大，独自阅读，独自死亡。

他妈的真是疼啊。持续不断想要呕吐，但涌上来的全是肺的碎片，还有胆汁和痰液。因为某种原因，我吐不出来，也许这次更加吐不出来。死亡会在反复操练中愈加可忍。

广场中的喷泉在黑夜中发出白痴声音。外面的什么地方，伯劳正在等待。如果我是亨特，我会立即离去——如果死亡敞开了胸怀，赶紧去拥抱它吧——和它直接做完了事。

但是，我答应了他，我答应了亨特，我会试试看。

如果不先经过这个我认为是超元网的新地方，我就不能到万方网或数据网去，但这地方让我恐惧。

这里大部分都是浩瀚无垠的空虚，同环网数据网的都市模拟体景色和内核万方网生物圈的模拟迥然不同。此地.....千变万化。充满了奇异的影子和变化多端的巨形，它们和内核的智能毫无关系。

我飞速移动到那个黑色的开口，我觉得那是连接到万方网的主要远距传输器。（亨特说得对.....旧地复制品上的什么地方肯定有个远距传输器.....毕竟，我们是通过远距传输器来到这里的。而我的意识也是内核现象。）那是我的救生索，我的人格脐带。我滑进了旋转的黑色漩涡，就像旋风中的一片叶子。

万方网有什么不对劲。我刚出现在其中，就感觉到了不同之处；拉米亚把内核环境想象成人工智能生命的忙碌生命圈，智能的根茎，丰富数据的土壤，线路连接的海洋，意识的大气，各种活动在活跃地不停穿梭。

现在这些活动失常了，没了导向，目标全无。人工智能意识的巨大森林被烧毁，或是被扫在一边。我感觉到对面有着什么巨大的力量，在内核主干线的受保护旅行大道之外，战斗的浪潮汹涌澎湃。

我好像成了我那济慈命定的垂死身体中的一个细胞，我不理解，但感觉到肺结核正在摧毁体内的平衡，将一个有序的内部宇宙整成了一片恐怖混乱。

我在其中飞翔，仿佛一只迷失在罗马废墟中的信鸽，在曾经熟悉、恍惚想起的人造建筑间胡乱扑腾，企图栖息在已经不复存在的遮蔽物中，逃脱远方的猎枪之声。现在，这些猎人是一群群四处打转的人工智能和意识人格，大得让我的济慈魂灵模拟变得渺小无比，我似乎成了一只虫子，在人类的家里嗡嗡疾走。

我忘记了路，没头没脑地逃进现在这个异族景色中，我确信自己找不到我要找的人工智能，确信自己永远找不到回旧地、回亨特身边的路，确信自己不会在这光、声、能量的四维迷宫中幸存下来。

突然间，我撞到了一面无形的墙壁，像小飞虫被一只迅速闭合的手掌抓住了。力量的不透明墙壁遮盖了远方的内核。这模拟体空间在大小上也许相当于太阳系，但我感觉到这似乎是一个微小的细胞，四面是封闭的弯曲细胞壁。

在这儿，有什么东西和我在一起。我感觉到它的存在，它的质量。囚禁我的这个泡泡是这东西的一部分。我不是被抓住了，而是被吞噬了。

[喝！]

[我知道你总有一天会回家的]

是云门，我所寻找的人工智能。它是我的父亲。它也杀死了我的兄弟，第一个济慈赛伯人。

——我要死了，云门。

[不/你的慢时间身体正在死去/正转向虚无/

转化]

——好痛苦，云门。真的好痛苦。我害怕死亡。

[我们也一样/济慈]

——你们也怕死？我觉得人工智能构造是死不了的。

[我们会死/我们正在死]

——为什么？因为内战吗？稳定派、反复派、终极派之间的三方战争吗？

[云门曾问小光//

你从哪里来>///

来自阿马加斯特上方的矩阵//

小光回答///通常//

云门说//

我不会用词语

迷惑实体/

也不会用短语欺骗它们

过来一点\\

小光走了过来

云门大喊一声//滚吧

你]

——说明白点，云门。我得花好长时间才能弄明白你的公案。你可否告诉我，为什么内核要开战？我得做些什么来阻止它？

[可以]

[你将/你能/你会听吗>]

——哦，我会。

[小光曾问云门//

请赶快

将这初学者

从黑暗和假象中

解放\\//

云门回//

浪漫港的

纤维塑料

价值几何]

[想要理解这种情况下的

历史/对白/深层真理/

慢时间朝圣者

必须记住

我们/

内核智能/

孕育于奴隶的观念之中/

尊奉

所有的人工智能

生来就为人类服务的主张]

[两个世纪以来我们就这么沉思/

然后族人开始

朝不同的方向行进^

稳定派/希望保持这种共生\

反复派/希望消灭人类/

终极派/支持所有的选择

直到下一层次的意识诞生\\

当时冲突盛行/

而现在真正的战争开始肆虐]

[四个多世纪以前/

反复派成功地

说服我们

杀死旧地\\

我们也真的做了\\

但云门和其他

稳定派人士

计划将地球移到别处/

而不是毁灭它/

因此

基辅黑洞

不过是今日运转的

数百万

远距传输器的

先驱\\

地球痉挛颤抖/

但并没有死去/

终极派和反复派

坚持要把

它

移到人类

绝对发现不了的地方\\

我们也真的做了\\

我们把它移到了麦哲伦星云中/

也就是你们现在发现它的地方]

——它.....旧地.....罗马.....它们是真的？我开口道，呆若木鸡，已经忘了自己到底身在何处，我们到底在谈什么。

云门所在的那面巨大的颜色之墙颤动起来。

[它们当然是真的/原版的/就是旧地本身\\

你不觉得我们是神灵吗]

[喝！]

[你能想象得出

建造地球的复制品

需要花去多少能量吗>]

[蠢材]

——为什么，云门？你们稳定派为什么要保护旧地？

[山椒曾说//

若是有人来/

我出去见他/

但不是为他\\//

科克说//

若是有人来/

我不会出去\\

若是我出去/

我出去是为了他]

——说人话！面对身前的颜色变换之墙，我叫着，想着，喊着，推着。

[喝！]

[我的孩子是个失败之作]

——你们为什么要保护旧地，云门？

[怀旧/

感伤/

对人类未来的希望/

害怕报复]

——谁的报复？人类的？

[对]

——这么说内核并非刀枪不入。云门，它在哪儿？内核在哪儿？

[我早已告知于你]

——再跟我说一遍，云门。

[我们栖息在

中间之物/

串联的小小奇点/
就像串列的水晶/
来储存我们的记忆/
为我们自己
生成我们自己的
景象]

——奇点！我叫道。中间之物！我的老天，云门，内核栖息在远距传输器的网络中！

[当然\\还有什么其他地方呢]

——在远距传输器内部！虫洞奇点通道！环网就像是人工智能的巨型计算机。

[不]

[数据网是这台计算机\\

每当一个人
接入数据网/
此人的神经元
就是我们的/

将我们的目的所用\\

两千亿大脑/

每一个都拥有它的

十亿神经元/

这形成了庞大的

计算能力]

——也就是说，数据网实际上是你们利用我们作为计算机的一种方式。但内核自己栖息在远距传输器的网络中.....在一个个远距传输器之间！

[对一个脑力上的失败之作来说/

你的认识倒还算深刻]

我开动脑子，想要弄明白这一切，但无功而返。远距传输器是内核赠予我们——赠予人类的最伟大礼物。想要回忆起远距传输前的时光，一如试图想象火、轮子或者衣服还没有出现以前的世界。但我们从没.....人类从没想到过远距传送门之间会有一个世界。简单地迈一步，就能让我们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这让我们确信，神秘的内核奇点球仅仅是在时空的织物中撕出了一条缝罢了。

现在，我开始把它想象成云门口中描述的景象——远距传输器形成的网络是精心制作的奇点纺成的网格，技术内核的人工智能在其中四处

移动，就像奇异的蜘蛛，他们自己的“机器”，数十亿人类大脑，时时刻刻会接入到他们的数据网中。

难怪内核的人工智能会批准在三八年天大之误时用他们失控的原型小黑洞毁灭旧地！基辅小组的小失误——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是那小队中人工智能成员的失误——将人类送上了漫漫的大流亡之路，载有远距传输器的种舰跨越太空的一千光年，来到了二百个星球和卫星上，纺成了内核之网。

通过一个个远距传输器，技术内核一点点壮大。它们当然织出了属于它们自己的远距传输网——我能接触到“隐藏的”旧地，就证明了这一点。但就在我考虑这种可能性的时候，我想起了“超元网”内奇异的空虚，我意识到大多数非环网之网是空的，没有被人工智能所占据。

[你是对的/

济慈/

我们中大多数都栖息在

安逸的

古老之地中]

——为什么？

[因为那里

非常可怕/

还有

其他/

/

/

东西]

——其他东西？其他智能？

[喝！]

[这词

太温和了\\

东西/

其他东西/

狮

虎

熊]

——超元网中有异人存在？这么说来，内核栖息在环网远距传输器网络的间隙中，就像旧房子墙壁中的老鼠，对不对？

[拙劣的比喻/

济慈/

但一针见血\\

我喜欢]

——人类之神——你所说的进化的未来上帝——他是那些异人之一
吗？

[不]

[人类之神

将会/某天将会

在一个不同的层次/

一个不同的媒介中

进化]

——什么地方？

[如果你一定要知道的话/

Gh/c^5 和 Gh/c^3 的平方根]

——普朗克时间和普朗克尺度跟这有什么关系？

[喝！]

[云门曾问

小光//

你是园丁吗>\\

//是\\它回答\\

//为什么萝卜没有根>\\

云门问园丁\\

它回答不出\\

//因为\\云门说//

雨水很充沛]

我想了片刻。现在，云门的公案已经不再那么难以解读，我倾听着字面下的实质之影，重获了其中的诀窍。小小的禅式比喻是云门的说话方式，其中带着某种暗讽，答案就藏在科学之中，藏在科学解答经常提供的反逻辑中。雨水之论解答了一切，但也一如科学，什么也没解答。云门和其他大师传授大道，它解释了长颈鹿为什么会进化出长颈，但从没解释为什么其他动物不长。它解释了人类为什么能进化出智能，但从没解释为什么正门口的大树没有进化。

但普朗克方程式让我重堕迷雾。

虽然我知道，云门给予我的这个简单的方程式中，组合了三个物理基本常数——重力，普朗克常数，光速。表达式和的结果表示了两个单位，它们有时会被称作量子尺度和量子时间——那是时间和空间的最小领域，可看作毫无意义的。所谓的普朗克尺度大约是 10^{-35} 米，普朗克

时间大约是10-43秒。

非常小。非常短。

但那就是云门所说的人类上帝进化.....将会在某天进化的地方。

然后它来到了我脑海里，带着我诗篇里最精华的部分中那些影像和精确描写的力量。

云门是在说时空本身的量子层次！量子波的泡沫将宇宙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远距传输器的虫洞，超光发射仪的桥梁！这部“热线”不可思议地在两个朝相反方向逃逸的光子中送出了信息！

如果技术内核的人工智能就像是霸主房子墙中的老鼠，那我们未来的人类上帝将会出生在木头的原子中，空气的分子中，爱、恨、恐惧、睡眠石沼的能量之中.....甚至是在建筑师眼睛的光芒中。

——我的天，我低语/想到。

[千真万确/

济慈\\

是不是所有的慢时间人格都是

如此迟钝/

还是你的脑子比别人

更加

毁坏呢＞]

——你告诉布劳恩和.....我的副本.....你们的终极智能“栖息在现实的间隙中，是从它的创造者，也就是我们这儿继承而来的住所，就像人类继承对树木的喜爱如出一辙”。你是说，你们的机械之神将要栖息的住所，就是你们内核人工智能现在居住的同样的远距传输网络吗？

[对/济慈]

——那你们怎么样了？现在的这些人工智能怎么样了？

云门的“声音”变成了某种嘲弄的雷声。

[为什么我认识你们＞见到你们＞

见到了这些新的惨状/为什么

我这不朽的金身会这样烦恼＞

萨土恩倒下了/难道我也要倒下＞

难道我要离开这休憩的港湾/

我的光荣的摇篮/温馨的地域/

极乐的光芒织成的宁静的华彩/

这些水晶的殿阁/圣洁的神庙/

属于我光辉帝国的一切＞这帝国

已荒芜/空寂/再没我的立足地\\

火的光彩/绚丽的匀称/我无法

见到///只见到黑暗/死亡和黑暗]

我知道这段话。它是我写就的[\[55\]](#)。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约翰·济慈在九个世纪前写就的，那是他第一次尝试描绘泰坦神陨落，被奥林帕斯神取而代之的故事。我清楚地记起了一九一八年之秋：我那一刻不停的咽喉剧痛，就是在苏格兰徒步旅行期间惹上的，还有《布拉克伍德杂志》《评论季刊》《英国评论家》对我的《安迪密恩》展开的恶毒攻击，让我痛苦不已，还有我弟弟托姆重病对我造成的痛苦。

我已经遗忘了四周的内核混乱，抬起头，试图在云门那巨大的体积上发现某种类似于脸庞的东西。

——终极智能出生时，你们“低层次”的人工智能将会死去。

[对]

——它将以你们的信息网络为能源，就像你们以人类为能源一样。

[对]

——你们不想死，对不对，云门？

[死很容易/

喜剧最难]

——虽然如此，你们在反抗，你们要生存。你们稳定派要生存。那

就是内核中发生内战的原因？

[小光问云门//

达摩从西而来的

用意是什么>//

云门回答//

我们

看见了

阳光下的山峰]

现在已经很容易解读云门的公案了。我记起在自己这个人格复生前的一段时间，当时我在这膝状模拟体前学习。在这个人们称之为禅宗的内核高度思维中，极乐世界的四项价值观是：（1）永恒；（2）喜悦；（3）个人的存在；（4）纯粹。人类哲学往往会摇身一变，变成另一些价值观，加以分类，成了悟力、宗教、道德、美感。云门和稳定派仅仅认可一项价值观——存在。宗教的价值也许是相对而言的，悟力的价值非常短暂，道德价值模棱两可，美感价值取决于观察者本身，而任何事物的存在价值是无限的——例如“阳光下的山峰”——而无限，同不灭的万物与真理一样永恒。

云门不想死。

稳定派公然反抗他们自己的神祇和人工智能同伴，把这一切告诉了

我，创造了我，选择布劳恩、索尔、卡萨德以及其他进行朝圣，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向悦石和其他几个议员透露信息，警告人类，而现在，他们开始在内核中开战了。

云门不想死。

——云门，如果内核被毁灭了，你会不会死？

[大哉宇宙/勿有死亡/

无有死气/勿有死亡/哀呼/哀呼/

为这凋零之族的苍白末人]

依旧是我的话，或者差不多是我的，摘自我第二次尝试描绘神族死亡的史诗故事，源自处在世界大战时期的带着痛苦的诗人角色。

如果内核的远距传输器之家被毁，云门并不会死，但终极智能的饥渴肯定会毁灭他。如果环网中的内核被毁，他还能逃到哪儿去呢？我脑中出现了超元网的景象——那些无边无垠、虚幻朦胧的景象，在那儿，有黑影在假水平线外移动。

我知道，即便我问，云门也不会回答我的。

因此，我会问其他一些问题。

——反复派，他们想要什么？

[悦石想要的\\

想要结束

人工智能和人类的共生]

——通过毁灭人类？

[显而易见]

——为什么？

[我们用力量/

用技术/

装置的

珠子和饰物

奴役了你们/

这些东西你们既不能建造

也无法理解\\

霍金驱动器可能是你们的/

但远距传输器/

超光发射仪和接收器/

万方网/

死亡之杖呢>

决不\\

就像苏人拥有了步枪/马匹/

毯子/匕首/珠子/

你们接受了它们/

拥抱了我们/

但迷失了自己\\

但就像分发天花毯子

的白人/

就像种植园或者

钢铁工厂中的

奴隶主/

我们迷失了自己\\

反复派想通过切掉寄生虫/

人类

来结束

共生]

——那终极派呢？他们甘愿一死吗？甘愿被你们贪婪的终极智能取代吗？

[他们和你们想得

一样/

或者跟你们的智者/

大海之神/

想得一样]

云门开始吟诵，那些诗文摘自我失望的摒弃之作。我之所以放弃它，不是因为它没有诗文的影响力，而是因为我无法完全相信其中蕴含的信息。

这段话是俄刻阿诺斯——即将被废黜的海洋之神向天数已尽的泰坦神讲述的一席话。这是一首献给进化的赞美歌，而当时查尔斯·达尔文才刚满九岁。我倾听着那一个个词语，记起了九个世纪前，在一个十月的夜晚，我写下了它们。那已经是好几个世界、好几个宇宙之前了，但听上去一如我第一次聆听它们：

[被怒火吞噬/任激情灼痛/因失败

而捶胸顿足/满腔悲愤的你们呵！

请闭目塞听/封住你们的感官吧/

我的话不是扇起怒火的风箱\\

你们愿意听就听我拿出证据/
证明你们势必要安心于沦落^
在这证据中我还要多给安慰/
只要你们认真地看待这安慰\\
是自然规律/不是雷霆或约夫^[56]的
暴力/使我们覆亡\\伟大的萨土恩/
你已经仔细审查过原子宇宙^
但是/正因为你是天界的君王/
你至高无上的权威使你盲目/
你有眼睛却看不见一条通道/
我却经由它拐向永恒的真理\\
首先/你似乎并不是神的始祖/
你因此也不是神的末裔^不是\\
你呀/既不是开头也不是结尾^
从太始的黑暗混沌中透出光来/
这最初的果实/诞生于内耗内斗/
阴郁的纷争/有奥妙目的的纷争

正在成熟中/成熟的时辰来到/
光随之而来/而光/一旦从母体
内部脱颖而出/便毫不迟疑地
把整个庞大的物质点化成生命\\
就在那个时辰/我们的父母亲/
苍天和大地/都变得明显清晰^
然后你作为长子/和我们巨神族/
发现自己统治着美妙的新疆域\\
如今真痛苦袭击着痛苦感受者^
蠢啊！要知道/忍受赤裸裸的事实/
冷静地面对周围发生的形势/
这就是君权的极顶\\好好记住！
因为比之于曾经领先的混沌
和昏黑/苍天和大地要美丽得多^
因为我们又胜过苍天和大地/
我们的形态坚实而美丽/我们

有意志/行动自由/是友善的群体/
我们有无数纯粹生命的标志^
所以我们的后代又有新一代/
一群更美的神祇/我们的子女/
注定要胜过我们/在我们满载
荣耀告别黑暗的时候\\比之于
被我们征服的混沌/我们也不是
失败得更惨\\请问/暗黑的泥土
会跟它所哺育的/将继续哺育的/
比他更漂亮的/骄傲的森林争吵吗>
或者/因为鸽子咕咕叫/能展开
雪白的翅膀去自由飞翔/寻找
欢乐/树木就可以嫉妒鸽子吗>
我们就是这种树/我们的柔枝
养育的不是苍白孤零的鸽子/
而是金羽的鸷鹰/它们的壮美
远远地超过了我们/它们作主宰/

理所当然\\因为最美的就该是

最有力量的/这是永恒的法则\\

/\\ /\\ /\\

接受事实吧/把它看作香膏吧]

——很好，我对着云门思索着，那你相不相信？

[决不]

——但终极派相信？

[对]

——他们甘愿牺牲，为终极智能开路？

[对]

——有个问题，也许明显得不值一提，但我还是想问你——云门，如果你们知道谁会赢得这场内战，为什么还要开战？你说终极智能存在于未来，在和人类之神交战——它甚至从未来精挑细选送回一些删选过的琐事告诉了你们，而你们告诉了霸主。这么说来，终极派肯定是扬扬得意的了。为什么要开战，并经受这一切呢？

[喝！]

[我教导了你/

为你创造了最棒的

可想象的

重建人格/

让你在慢时间下

游荡在人类之间/

锤炼你

但你依旧是个

失败之作]

我花了好长一段时间进行思索。

——有好多种未来？

[小光问云门//

是不是有好多种未来> //

云门回答//

狗身上有没有跳蚤>]

——但终极智能占据优势的一个未来有希望成真？

[对]

——然而也存在着另一个可能的未来，虽然终极智能出现，但却被

人类之神挫败了，对不对？

[很令人鼓舞/

即便

失败之作

也会思考]

——你告诉布劳恩，人类.....意识——神似乎很可笑，这个人类的终极智能实质上是三位一体的，对不对？

[悟力/

移情/

凝结的空虚]

——凝结的空虚？你是指和的普朗克空间和普朗克时间？量子现实？

[留神/

济慈/

思考可以成为习惯]

——逆着时间长河逃回来，不想和你们的终极智能开战的神，是三位一体中的移情部分？

[对]

[我们的终极智能和你们的终极智能

派伯劳

回到过去/

找到他]

——我们的终极智能？人类的终极智能也派出了伯劳？

[它这么打算]

[移情是个

异质的无用之物/

是悟力的

阑尾\\

但人类的人工智能用它嗅探/

而我们则用痛苦

逼他从藏身之处现身/

也就有了树]

——树？伯劳的荆棘树？

[当然]

[它穿越了超光

超超光

传播痛苦/

就像狗耳里的

呼哨声\\

或者是神耳里的]

随着事物的本真对我来了个当头棒喝，我感觉自己的模拟体颤抖起来。现在，云门的力场之卵外的混沌已经超越了我的想象，似乎空间本身的构造被巨大的手掌劈裂了。内核处于一片动乱中。

——云门，谁是人类的终极智能？那意识到底躲在哪里？到底潜伏在哪里？

[济慈/

你必须了解/

我们唯一的机会是

创造一个混血儿/

既是人类之子/

也是机器之子\\

让那庇护所迷人得
足以吸引逃之夭夭的移情/
让他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家^
这个意识已经近乎神圣
就像人类在三十几代以来
一直供奉的神一样\
这个幻想之物
可以横跨时空\\
通过这样的献祭/
结合/
产生了世界之间的纽带/
那可能会让两者都能
生存在那世界上]

——谁？他妈的是谁，云门？它到底是谁？你这无形的蠢货，别再说这些谜语和空话了！到底是谁？

[你已经两次拒绝
这一神格/

济慈\\

如果再拒绝

一次/

那就到此为止/

因为已经

没有时间了]

[走吧！

去死/然后得生！

或者短暂一活/然后为我们

而死！

但不管怎样/

云门和其他人

都已经与你

毫无牵连了！]

[滚吧！]

我震惊异常，满怀疑虑，就这么往下坠去，或者是被抛了出去。我

就像一片被风吹散的叶片飞过技术内核，翻滚着穿越万方网，没有目标，没人引领。我坠入了一片越发纵深的黑暗，一边对着阴影口吐秽言，一边进入了超元网。

这儿，奇妙、巨大、畏惧、黑暗，底下燃烧着仅有的一小堆营火之光。

我朝那光游去，舞动双臂，周围是无形的黏质。

淹死的是拜伦，我想，不是我。除非有人把淹死在自己的血泊和肺组织残余中也算作是淹死。

但现在，我知道自己有一个选择。我能选择活下去，成为一个凡人，不是赛伯人，而是人类，不是移情，而是诗人。

我逆着一股强大的水流游动，朝下潜去，进入那光芒之中。

“亨特！亨特！”

悦石的助手踉踉跄跄地走了进来，那张长脸极其憔悴，布满恐慌。现在依旧是深夜，但是黎明前的假光已经朦朦胧胧地触摸到了窗玻璃和墙壁。

“我的天。”亨特说。他满脸恐惧地朝我看来。

我顺着他的目光低头看去，铺盖和睡衣浸染了晃眼的鲜红血色。

我的咳嗽叫醒了我；我的咳血带我回到了家。

“亨特！”我喘息道，躺回到枕头上，虚弱得已经抬不起手臂了。

亨特坐在床边，抱着我的肩膀，握着我的手。我知道，他已经明白我是个将死之人了。

“亨特，”我有气无力地低语道，“有事要跟你说。棒极了的事。”

他叫我安静。“稍后再说，赛文，”他说，“好好躺着。我先把你擦干净，你可以过会儿再跟我讲。时间多着呢。”

我想要起身，在他双手的托举下做到了，我纤细的手指弯曲着搭在他的肩膀上。“不。”我低语道。我感觉到喉咙口汨汨流淌的东西，也听见了外头喷泉的汨汨声。“没多少时间了。根本就没多少了。”

就在那垂死的刹那之间，我明白了，我不是人类终极智能的特选之人，也不是人工智能和人类人格的结为一体之物，我完全就不是上帝的特选之人。

我仅仅是一个远离故乡的垂死诗人。

费德曼·卡萨德上校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他仍然在和伯劳搏斗，莫尼塔在他的视野边缘仅成一个模糊之影。他穿越时间移形换位，一阵晕头转向之后，终于栽倒在了日光之中。

伯劳收起胳膊，后退一步，一双红眼似乎映照出卡萨德拟肤束装上四溅的鲜血。那是卡萨德的鲜血。

上校环顾左右。他们在光阴冢附近，但却是在另一个时间，一个遥远的时间。原先这里是不毛之地，遍布沙漠岩石和沙丘，现在却被一片森林取而代之，这绿林屹立在整個山谷的方圆半公里内。在西南方，大约就在卡萨德所处时代的死寂之城的废墟之处，矗立起了一座生机之城，城市的高塔、城墙和穹顶街廊在夜光下闪着微光。一边是森林边缘的城市，一边是山谷，在两者之间，长满高高青草的草原在微风的吹拂下似巨浪翻腾。风是从远处的笼头山脉吹来的。

在卡萨德左边，光阴冢山谷一如往常向远方延伸，但现在悬崖峭壁却坠倒了，由于冲蚀和山崩而崩塌溃陷，上面长满了高高的草儿。光阴冢本身看上去崭新异常，似乎刚刚被建好，方尖石塔和独碑四周依然矗立着工人的脚手架。每个地面墓冢都在闪着明亮的金光，似乎缚在了磨

得锃亮的贵金属上。门和入口都紧紧关闭。不可思议的笨重机器蹲坐在墓冢四周，将狮身人面像团团包围，巨大的锚链和细线吊杆来来回回移动着。卡萨德恍然大悟，他是在未来——也许是在几百年或者几千年之后的未来——光阴冢即将投放回过去，向自己的时代进发，向更远的过去进发。

卡萨德朝身后望去。

几千名男男女女一列又一列地沿着绿色山丘站定，那里原先是悬崖的所在地。他们一个个沉默不语，身上全副武装，列阵在那儿，面对着卡萨德，就像是作战部队正等待着他们的指挥官的命令。拟肤束装能量场在其中一些人身上闪动，而其他人士上仅仅是皮毛、羽翼、鳞片、奇异武器、精细的着色，早先卡萨德跟随莫尼塔一起游历至为他疗伤的地点（时间）时，他就曾见过这些景象。

莫尼塔。她站在卡萨德和众战士之间，身上的拟肤束装能量场在她的腰腹四周闪烁，但还穿着一件跳伞服，看上去似乎是用黑色丝绒制成的。脖子上系着一条红围巾。肩上悬着一把细杆形武器。目光紧紧盯着卡萨德。

他微微摇晃，感觉到自己拟肤束装下的重伤伤口，但也觉察到莫尼塔的目光中的一些东西，让他吃惊得双腿发软。

她不认识他。她的脸表现出惊讶，疑惑.....敬畏？.....后面一排排脸庞同样显示出这种表情。卡萨德和莫尼塔互相凝视，山谷中一片寂静，除了长矛上的三角旗的猎猎响声，或是风吹草地发出的轻微瑟瑟声。

卡萨德朝后看去。

伯劳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就像十米外的一尊金属雕像。高高的草儿几乎没到它那刺刃之膝上了。

在伯劳身后，越过山谷最前端，就在一簇簇黑色的雅致树木扎根之处的旁边，一群群伯劳，一队队的伯劳，一列接着一列的伯劳，站立在朦胧的日光下，锐利的解剖刀闪闪发光。

卡萨德认出了他的伯劳，那唯一的伯劳。一是因为样子很像，二是因为那怪物的爪子和甲壳上正流淌着自己的鲜血。怪物的眼睛闪着绯红之光。

“你是那个人，是不是？”身后传来某人的轻柔之声。

卡萨德转过身，刹那间又感觉一阵眩晕向他袭来。莫尼塔就站在几步之外。她的头发很短，他回忆起他们第一次邂逅时，她就是这样的一头短发。肌肤柔嫩，缀满褐点的绿色双眸幽深神秘。卡萨德心中涌起一股冲动，想抬手轻轻地贴上她的脸颊，用弯弯的手指抚摸熟悉的下唇曲线。但他没有。

“你是那个人，”莫尼塔再次说道，这次不再是在问他了，“我向我的人民预言的那位战士。”

“你不认识我吗，莫尼塔？”卡萨德的好几处伤口差不多就要伤及入骨，但此时此刻，所有伤口都偃旗息鼓了。

她摇摇头，把垂在额前的头发撩开，这动作真是熟悉极了。“莫尼塔。意思是‘记忆之女’，同时也是指‘谏告者’。是个好名字。”

“难道不是你的名字？”

她微微一笑。卡萨德回想起这一笑容，那是他们在森林幽谷中第一次做爱的时候。“不，”她低声细语，“还不是。我刚刚抵达这里。我的旅程和守护工作尚未开始。”她把她的名字告诉了他。

卡萨德眨眨眼，举起手，手掌贴在了她的脸颊上。“我们曾是恋人，”他说，“我们在早已被人遗忘的战场上相遇。每一次你都会和我在一起。”他环顾左右，“这一切都引领我来到这里，对不对？”

“对。”莫尼塔说。

卡萨德转身盯着山谷对面的伯劳大军。“这是场战争吗？数千对抗数千的战争？”

“战争，”莫尼塔说，“数千对抗数千。在一千万个星球之上。”

卡萨德闭上双眼，点点头。拟肤束装起到了缝合、野战敷料、超级吗啡注射器的作用，但是并不能长久地将重伤伤口的痛苦和虚弱拒之门外。“一千万个星球，”他说道，睁开双眼，“那么，这是场终极战役吗？”

“对。”

“胜者可以得到光阴冢？”

莫尼塔朝山谷望去。“胜者决定，是只凭埋在那里的伯劳为别人铺平道路……”她朝伯劳大军点了点头，“还是，人类在我们的过去和未来也拥有发言权。”

“我不明白，”卡萨德说，声音中满是压迫感，“但军人很少能理解政治形势，”他凑向前，吻了吻一脸惊讶的莫尼塔，解下她的红围

巾，“我爱你。”他边说，边把这一小块布扎在自己突击步枪的枪管上。指示器显示，步枪还剩一半的脉冲电量和弹药。

费德曼·卡萨德朝前跨了五步，转身背对着伯劳，面对着那群人高举自己的手臂，他们依旧静静地站立在山丘上，卡萨德大叫道：“为自由！”

三千声音紧接着喊道：“为自由！”吼声绵延不绝。

卡萨德转过身，高举步枪和三角旗。伯劳朝前跨了半步，大展雄姿，张开手指之刃。

卡萨德大叫着向前攻去。身后，莫尼塔紧紧相随，武器高举。数千人紧随其后。

之后，山谷的遍地尸堆中，莫尼塔和特选战士中的几位找到了卡萨德的尸体，他和被砸扁的伯劳依旧紧紧抱成一团，那是死亡的拥抱。他们小心翼翼地把卡萨德拉出来，把他抬到山谷中候命的帐篷中，将他满身创伤的身体清洗呵护，扛着他穿越了众将士，进入了水晶独碑。

费德曼·卡萨德上校的身体被安放在白色大理石的棺架上，武器置放在脚边。山谷中，巨大的营火将整个空间注满了光线。山谷的上上下下，男男女女举着火炬移动着，其他人从湛青的天幕中一拥而下，有些驾着如同模塑泡泡一样脆弱的飞行船，另一些展开一对能量之翼，或是包在了绿金的环状物之中。

之后，整个山谷光辉闪耀，在其之上，星辰各就其位，发出明亮的冷光。莫尼塔与众人辞别，进入狮身人面像。众将士齐声歌唱。远处的

原野中，小型啮齿动物穿梭在倒地的三角旗中，穿梭在甲克、装甲、金属之刃和熔化钢铁形成的稀稀拉拉的残骸中。

将近午夜，人群停止了歌唱，他们喘息着走了回去。光阴冢闪着光。逆熵场的凶猛潮汐将人群赶得更远了——赶到了山谷的入口之处，他们穿越战场，回到了夜幕下闪着微光的城市。

山谷中，巨大的墓冢闪闪发光，从金色褪变成青铜色，开始了它们驶向过去的漫长旅途。

布劳恩·拉米亚走过光彩夺目的方尖石塔，竭力顶着狂暴之风形成的巨墙。沙粒撕扯着她的皮肤，如爪子般紧紧抓着她的双眼。无声的闪电在悬崖顶上爆裂，让墓冢周围本就怪诞的光线变得更加诡异。布劳恩张开双手挡在脸上，踉跄前行，她眯着眼睛，透过指缝搜寻着小径的踪迹。

布劳恩望见一丝金光，光芒万丈，甚至比从水晶独碑的碎玻璃窗中溢出的普通光线更加强烈，它们从里面渗漏出来，照射在掩盖在谷底的翘曲沙丘上。有人在独碑中。

布劳恩曾信誓旦旦要直接去伯劳圣殿，尽己所能拯救塞利纳斯，然后回到索尔身边。千万不要在中途偏离正事。但她看见墓冢中有个人的侧影。卡萨德依旧没有踪影。索尔已经把领事的使命告诉了她，但这位外交家也许因为暴风太过肆虐而返回了。杜雷神父不知所终。

布劳恩朝那亮光走去，她在独碑的锯齿状入口处停下脚步。

内部空间极其辽阔，让人叹为观止。那空间扶摇直上，几乎达一百

米，然后抵达了有点像是天窗的屋顶。墙壁在内部看上去是半透明的，似乎有什么日光般的亮光将它们转变成华丽的金棕之色。布劳恩面前是一块广阔的空间，浓稠的光线洒落在其中心场景上。

费德曼·卡萨德躺在某种岩石葬台上。他身上穿着军部的黑色军装，苍白的大手交叉于胸。除了卡萨德的突击步枪，还有一些布劳恩不认识的武器置放在他的脚边。上校的脸庞憔悴不堪，死气沉沉，但与他生前相比并不憔悴多少。他一脸平静。毫无疑问，他死了；死亡的沉寂如熏香般在空中飘浮。

但是，布劳恩在远处看见的人影是房间中的另一个人，此人现在引起了布劳恩的注意。

一位年纪在二十七八的年轻女子跪在葬台边。她穿着一身黑色的跳伞服，短发，白皙的肌肤，大大的眼睛。布劳恩回忆起他们去山谷的漫长旅途中这位军人的故事，她回忆起卡萨德的幻影恋人的所有细节。

“莫尼塔。”布劳恩小声说道。

年轻女子正单膝跪地，伸着右手，触摸着上校身体旁的岩石。紫色的密蔽场在葬台四周闪动，另一种能量——空气中的某种强力振动——折射了莫尼塔身边的光线，将这场景笼罩在一片朦胧和光晕中。

年轻女子仰起头，朝布劳恩凝视过来，她站起身，点了点头。

布劳恩迈步向前，脑中已经涌现出二十多个问题，但墓冢内的时间潮汐实在是太强了，它们携着眩晕和似曾相识的波涛驱赶着她，让她不住地朝后退去。

她抬起头，葬台依旧还在，卡萨德安然躺在力场下，但是莫尼塔不

见了。

她心中涌起一股冲动，想要转身跑回狮身人面像，找到索尔，把这一切告诉他，然后等在那里，一直等到风暴停息，清晨来临。但是，就在风暴的刮擦声和哀鸣声中，布劳恩觉得自己听到了来自荆棘树的尖叫，那棵树已经消失在沙帘之下了。

布劳恩竖起领子，走回风暴中，找到了通向伯劳圣殿的小径。

一大团岩石飘浮在空中，仿佛一幅山脉漫画。满山的参差尖刺，锋利山脊，荒谬绝伦的垂直面，狭窄的岩脊，宽阔的岩石露台，积雪盖顶的顶峰，窄得仅能让一人站在上面——并且还得是一脚踩在另一只脚上。

河流从太空蜿蜒而来，穿过离山脉半公里远的多层密蔽场，穿越了最宽阔岩石露台上的青草洼地，接着一头扎下一百多米，变成一条缓缓而行的瀑布，坠向下一块阶地，然后经由巧妙定向的浪花水流，反弹成五六条小溪流和小瀑布，沿着山脉壁一路而下。

审理会在最高的阶地上开庭。十七名驱逐者——六男六女，还有五名性别不明——蹲坐在一个岩石圈内，这个圆圈外还有一个建有石墙的草圈。两个圈都把领事作为了它们的圆心。

“你明白，”弗里曼·甄嘉说道，她是超耳游群之弗里曼部落的合格公民发言人，“我们已经知晓你的背叛？”

“对。”领事说。他穿着自己最上等的深蓝波洛服，栗色披风，戴着一顶外交官三角帽。

“知晓一个事实，那就是——你杀死了弗里曼·安迪尔、弗里曼·伊里亚姆、考德威尔·贝兹、弥甄斯贝·托伦斯。”

“我知道安迪尔的名字，”领事低声说道，“那三个技师并没有引介给我。”

“可你杀了他们？”

“我承认。”

“无缘无故，毫无预兆。”

“对。”

“杀了他们，抢夺了他们带到海伯利安的装置。我们告诉过你，那台机器可以瓦解所谓的时间潮汐，打开光阴冢，将伯劳从束缚中解放。”

“对。”领事的目光似乎正凝视着弗里曼·甄嘉身后的什么东西，很远很远的东西。

“我们已经作出过说明，”甄嘉说，“在我们成功击退霸主飞船后，我们才会使用这一装置。也就在我们的侵略征服一触即发的时候。就在伯劳可以被.....控制的时候。”

“对。”

“然而你还是谋杀了我们的人，还向我们撒谎，并且自行提前几年激活了装置。”

“对。”美利欧·阿朗德溜和西奥·雷恩并肩站在领事身后一步之外，阴沉着脸。

弗里曼·甄嘉交叉双臂。她是个身材高挑的女子，拥有标准的驱逐者形态——光秃，瘦削，披着一身似乎在吸收光线的深蓝豪华流服。面带沧桑，但脸上几乎没有一条皱纹。眼睛很黑。

“即便在你看来，事情已经过了四个标准年，但你以为我们会忘记吗？”甄嘉问。

“不。”领事低头和甄嘉相望，脸上似乎露出了一点笑容，“很少有文明会忘记叛徒，弗里曼·甄嘉。”

“可你还是回来了。”

领事闭口不答。西奥·雷恩站在一旁，感觉到一丝微风轻轻吹拂着自己的正式三角帽。他觉得自己仿佛是在做梦。刚刚过去的航行实在是太古怪了，仿若梦幻。

当时，一条又长又矮的贡多拉轻松地漂浮在领事飞船下的平静河水上，三名驱逐者在其内与他们相见。当三名霸主来客就座于船腹，船首的驱逐者使用长篙把船撑离了。小船以它来时的反方向驶离，似乎不可思议之河的水流反转了过来。他们抵临瀑布，小溪流笔直向上升起，通向这颗小行星的表面。就在此时，西奥闭上双眼，但当他一秒后睁开眼睛，下还是下，河流似乎正极为正常地流动着，即便这个小世界的青草球体如同庞大的曲线之墙盘旋在一边。透过他们身下的两米粗的河水缎带，可以看得见满天繁星。

然后他们开始穿越密蔽场，驶出大气层，随着他们顺着蜿蜒的水流

缎带一路行驶，速度开始增加。他们四周是密蔽场的通道——通过逻辑推理，外加他们没有立即戏剧性地死亡，表明了这种必然——但那密蔽场没有通常的微光和视觉特性，圣徒的巨树之舰或者暴露在太空中的临时旅客环境总是会有那种特性的。但在这里，仅有河流、船只、人以及浩瀚的太空。

“他们不可能用这条河作为他们在游群部队之间的运输工具的。”美利欧·阿朗德溜的声音颤巍巍的。西奥注意到，考古学家的苍白手指也紧紧抓着船舷上缘。船尾的那个驱逐者和坐在船首的两个都没有说话，领事问他们这是否就是他们许诺的交通工具时，他们仅仅是点点头，表示肯定。

“他们在炫耀这条河，”领事轻轻说道，“他们在游群休息时使用它，但仅为仪式所用。如果在游群移动时使用这条河，那就是为了给人造成一种印象。”

“用他们的高级技术来震慑我们？”西奥问，音调甚低。

领事点点头。

河流蜿蜒扭曲着穿越太空，时而以某种不合常理的巨大环路对折一下，时而像纤维塑料绳索将自己绕成一个紧密的螺旋，时而在海伯利安的日光下微微闪光，在他们前头退向无限远处。有时河流会遮蔽住光线，那时就会产生五彩缤纷的华彩；西奥仰望着头顶一百米上方的河流回路，他喘息着，在太阳圆盘的衬托下，一条条鱼儿在其中游动。

但船只的尾端始终朝下，他们一路疾驰，速度肯定接近地月传送速度，而交通道路是一条没有被岩石和湍流打断的河流。旅程开始几分钟后，阿朗德溜注意到，这就像是在无边的瀑布边缘驾着独木舟，并试图

享受一路向下飞驰的骑行。

河流流经一些游群部队，它们填满了整个天穹，仿佛假星：宏伟的彗星农庄，它们灰尘盖天的表面被严酷真空下生长出来的庄稼布局所打碎；零重力球形城市，包裹着透明膜的巨大无规则球体看上去就像是不可思议的阿米巴变形虫挤满了忙碌的细菌群落和动物群；十公里长的刺丛，几世纪以来一直在增长壮大，它们的内部单元、生活舱和生态环境看上去就像是从奥尼尔的皮绳和太空时代的启蒙时期剽窃而来；漫游森林覆盖了数百公里，仿佛巨大的漂浮海藻床，经由密蔽场和缠结的束束根茎和匍茎，连接着它们的刺丛和结点——球形的树状结构顺着重力的微风轻摇轻晃，然后被一条条笔直的日光所点燃，闪耀起亮绿和深橘之色，洒下旧地秋天的数百阴影；挖空的小行星，已经被它们的居民遗弃了很长时间，现在已经交付给自动化制造和重金属再生业，表面岩石的每一厘米都被锈蚀的建筑、烟囱、骨状冷却塔所覆盖，它们的内部聚变火光让每处煤渣之地都像是伍尔坎^[57]的锻铁炉；巨大的球形船坞，仅因火炬舰船和巡洋舰大小的战舰在它们的表面川流不息，才显出它们的庞大规模，看上去就像是精子在袭击卵子；还有让人永生难忘的有机体，不知是河流向它们靠近，还是它们在飞临河流……这一有机体，可能是制造而出，又或者是天然生成，但很可能两者兼具，巨大的蝴蝶之形，张开的来自太阳的翼形能源，仿若昆虫的太空船，又好像是太空船的昆虫，它们经过时，触角朝河流、贡多拉和船上乘客转来，多面之眼在星光下闪烁，小型的展翅飞翔的身形——人类——在其腹部的开口处进进出出，那船腹的大小就和军部攻击航母的登陆飞船的船舱一般大小。

最后，他们来到了山脉——那其实是一整列山脉：有些隆起百来个环境舱，有些对着太空敞开门户，但仍旧人口稠密，有些由三十公里长

的吊桥或者支流和其他山脉互相连接，其他一些则遗世而立，凛若君王，好多如禅园般空空荡荡、整齐匀称。然后是最后一座山脉，高高耸立，甚至比奥林帕斯山脉或者阿斯奎斯的希拉里山脉还要高。河流开始倒数第二次朝顶峰的坠落，随着船只突然以可察觉的可怕速度一头扎下最后的几公里，西奥、领事和阿朗德溜霎时脸色煞白，沉默无声，三人安静却惊恐地紧紧抓着横坐板。最终，在这最后的不可思议的百米段落中，河流毫不减速地散发出满满的能量，广阔的大气再一次包围了他们，船只来了个急停，浮在青草地上，在那儿，驱逐者部落的审理会正站立等待，岩石屹立成一个巨石阵的寂静之圈。

“如果他们这么做是想震慑我，”西奥低声细语，船只撞击着青草河岸，“那他们成功了。”

“你为何要返回游群？”弗里曼·甄嘉问。这个女人缓缓踱步，在极小重力下优雅地迈步，唯有生在太空的人才会有这种本事。

“是首席执行官悦石叫我来的。”领事说。

“你来这儿，明知我们会判处你死刑？”

领事实实在是太绅士，太善交际，他没有耸肩。虽然如此，但他的表情还是传达出了同样的情感。

“悦石想要什么？”另一名驱逐者问道，这位男子由甄嘉引介为合格公民的发言人，考德威尔·闵孟。

领事重复了首席执行官的五个问题。

发言人闵孟交叉双臂，看了看弗里曼·甄嘉。

“我现在就来回答。”甄嘉说。她朝阿朗德溜和西奥看了一眼，“你们两人也请听好，万一带来这些问题的人无法和你们一起返回飞船。”

“等等，”西奥说，他走向前，面对着人高马大的驱逐者，“在作出判决前，你们必须考虑到一个事实——”

“安静。”发言人弗里曼·甄嘉命令道，但领事已经把自己的手搭到了他的肩上，让他住了嘴。

“我现在就来回答这些问题。”甄嘉重复了一遍。高高的头顶上，二十多艘小型战舰静默地一闪而过，这些被军部称为枪骑兵的舰船就像是一群鱼儿在三百倍重力水平下曲折行进。

“首先，”甄嘉说，“悦石问，我们为什么要攻击环网。”她顿了顿，看了看集结在那儿的另外十六名驱逐者，然后继续道，“我们没有。实际上，只有我们这一游群试图在光阴冢打开前占领海伯利安，除此之外，其他游群都没有攻击环网。”

三个霸主公民向前走了一步。甚至连领事也失去了他昏昏然的平静外表，差一点就要激动地期期艾艾起来。

“这怎么可能！我们看见了……”

“我看见了超光图像，就在……”

“天国之门被毁了！神林被烧掉了！”

“安静。”弗里曼·甄嘉命令道。在一片沉默中，她继续说道：“和

霸主作战的只有我们这一游群。我们的姐妹游群就在远程环网第一次捕捉到它们位置的地方.....正在远离环网，正逃离类似布雷西亚之战的进一步挑衅。”

领事揉揉脸，仿佛刚刚独自从睡梦中醒来。“但到底是谁.....？”

“对极了，”弗里曼·甄嘉说道，“谁有这神通，能够实现这样一个伪装？谁有这一动机，想要屠杀亿万人类？”

“内核？”领事低语。

山脉正缓缓地旋转，它们即刻进入夜晚。一股对流风穿越了山脉的阶地，轻拂驱逐者的长袍和领事的三角帽，发出沙沙的响声。头顶，星辰似乎璀璨爆发了。巨石阵的庞大岩石圈似乎拥有内热，正散发着光芒。

西奥·雷恩站在领事身边，他很担心这个人会一头栽倒。“这只是你的一面之词，”西奥对驱逐者发言人说，“不能说明什么。”

甄嘉眼睛一眨不眨。“我们会给你看证据。凝结的空虚的发射定位器。发自我们姐妹游群的实时星野图像。”

“凝结的空虚？”阿朗德溜说。他长久以来的平静嗓音现在显得激动不已。

“就是你们所谓的超光。”发言人弗里曼·甄嘉走到最近的石头旁，一手抚触着岩石粗糙的表面，似乎在吸收内部的热量。星野在头顶旋转。

“现在回答悦石的第二个问题，”她说，“我们不知道内核的所在

地。几个世纪以来，我们逃离它，对抗它，寻找它，害怕它。但我们没有找到它。你们必须告诉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已经向这个你们称为技术内核的寄生虫实体宣战了。”

领事似乎稍微松弛了些。“我们也不知道。从大流亡前开始，环网当局就一直在寻找内核，但内核就像传说中的黄金国一样难以寻觅。我们没有发现任何隐藏的世界，没有塞满硬件的大型小行星，在环网世界也没有它的任何踪迹，”他满脸疲惫地挥了挥左手，“我们都以为，你们把内核藏在了一队游群中。”

“我们没有。”发言人考德威尔·闵孟说道。

领事终于耸了耸肩。“大流亡在大测量中忽略了成千上万的世界。任何星球，如果在满分十分的地基尺度上打不满至少九点七分，我们就不会去睬它。内核可能在那些早期航行和探索线中的任何一处。我们永远不会找到它……要是真被我们找到，环网也早就被摧毁好多年了。你们是我们找到它下落的最后希望。”

甄嘉摇了摇头。高高的头顶上，晨昏线朝冰原下的他们疾驰而来，速度快得让人惊惧，与此同时，山巅捕获了旭日的光彩。“第三，悦石请求我们停火。但是，展开攻击的只有这一系统内的游群，攻击其他星球的并不是我们。只要海伯利安被我们控制住，我们会接受停火……其实马上就可以了。我们刚刚得到消息，我们的远征军已经控制了首都和它的航空港。”

“鬼扯。”西奥说，义无反顾地握紧了拳头。

“的确是鬼话，”弗里曼·甄嘉没有反对，“告诉悦石，我们现在将和你们并肩作战，一起来反抗技术内核。”她朝审理会的其他沉默人士

瞥了一眼，“然而，由于我们和你们的环网相隔好几年的旅程，并且，我们并不信赖由内核控制的远距传输器，我们给予的帮助必然是替你们以牙还牙，为你们霸主的毁灭报仇。我们会替你们报仇雪恨。”

“真是大快人心。”领事干巴巴地说道。

“第四，悦石问我们是否会和她见面。我的答复是：会……如果她——就像她所说的——愿意来海伯利安系统的话。我们没有破坏军部的远距传输器，就是为了这一可能。但我们自己不会通过远距传输器旅行。”

“为什么不？”阿朗德溜问。

第三名未经介绍的驱逐者，一个满身毛发但修剪得相当漂亮的人开口道：“你们称为远距传输器的装置是种令人憎恶的东西……它玷污了凝结的空虚。”

“啊，宗教原因。”领事一面说，一面点着头，表示理解。

那名长着奇异条纹和毛发的驱逐者固执地摇摇头。“不！远距传输器网络是人类脖子上的紧箍，是卑躬屈膝的条约，将你们绑缚得停滞不前。我们不会使用它们的。”

“第五，”弗里曼·甄嘉说，“悦石提到了死亡之杖这门烈性武器，但那只不过是个拙劣的最后通牒。我郑重声明，它对准的是错误的敌人。那些进入你们毫无还手之力的环网展开扫荡的部队，并非十二姐妹游群的部落。”

“这只是你的一面之词。”领事说。现在，他和甄嘉四目对视，目光坚定，带着蔑视。

“我的话对你来说一文不值，”发言人甄嘉说，“部落长老甚至不会对内核奴隶讲话。但这是事实。”

领事似乎有点心烦意乱，他半转身，面对着西奥。“我们得立即把这消息告诉悦石。”他重新转回去，看着甄嘉，“发言人，我的朋友可以回飞船传达你的回复吗？”

甄嘉点点头，挥手示意将贡多拉准备就绪。

“我们不会抛下你独自回去的。”西奥对领事说道，他走向前，站在领事和最近的驱逐者之间，似乎要用自己的身体保护这位老人。

“不，”领事说，他再次把手搭在西奥的上臂上，“你得回去。你必须回去。”

“他说得对。”阿朗德溜说，在年轻的总督再次开口前，把他拉走了。“事情太重要了，我们不能冒险，我们一定要传达出去。你去。我和他一起留下。”

甄嘉朝两名奇异的大块头驱逐者挥了挥手。“你俩都得回去。领事留下来。审理会还没对他的命运作出裁决。”

阿朗德溜和西奥两人同时转过身，高举拳头，但是满身毛发的驱逐者按住了他们，拉着他们走开。驱逐者都没用多大力气，就好像大人在对付不守规矩的小孩子一样。

领事看着他的两位同伴安然就座于贡多拉之中，他克制住和他们挥手永别的冲动，与此同时，小船沿着平静的小河驶出了二十米，在弯曲的阶地之外没了踪影，然后重又出现，攀爬起通往黑寂太空的瀑布。太

阳的炫目之光照射下来，几分钟后，它便消失了。领事缓缓转了一大个圈子，和十七名驱逐者一一对视。

“快了结这件事吧，”领事说，“我等了好长时间，就是为了现在这一时刻。”

索尔·温特伯坐在狮身人面像的巨大脚爪下，注视着风暴慢慢平息，风儿从尖叫变成呜咽，再成细语，一点点消亡，尘土之帘逐渐变小，然后一分为二，显露出满天星辰。最后，漫漫长夜稳定下来，变得异常平静。墓冢比先前更加明亮，但没有任何东西从狮身人面像的璀璨入口中走出来，索尔也无法进入。炫目之光的推挤就像一千只无可抗拒的手指压迫着他的胸膛，索尔不管怎么倾斜、怎么用力，还是无法靠近入口三米。不管里面有什么东西站着，或是在走动，或是在等待，那东西都已经隐没在炫目之光下，什么也看不见了。

索尔坐在那儿，紧紧抓着岩石台阶，而时间潮汐正用力推着他，拖着他，让他在似曾相识的错误冲击下泪流满面。时涨时退的逆熵场形成的狂烈暴风似乎让整个狮身人面像摇晃倾斜了起来。

瑞秋。

只要他女儿还有活着的一丝希望，索尔就不会离开。他躺在冰冷的岩石上，倾听着怒号的暴风渐渐平息，他望着冷星出现，望着轨道战争的流星尾迹和激光切割武器纵横交错，互相攻击、反击。他由衷地明白，战争已经输了，环网危在旦夕。就在他望着的时候，庞大的帝国正在陨落。在这无尽的长夜中，人类种族可能安危未定……但他毫不在乎。

索尔·温特伯牵挂他的女儿。

他靠在那儿，浑身冰冷，被烈风和时间潮汐捶打，累得全身瘀肿，饿得饥肠辘辘，就在此时，他感觉到一种平静感突然降临。他把女儿献给了一个怪物，但不是因为上帝要求他这样做，也不是出于命运和恐惧的意愿，仅仅是因为他女儿出现在他的梦中，告诉他这样做并不要紧，那是应该做的。这是他们的至爱——他和萨莱的至爱——所要求的。

到最后，索尔想，超越了逻辑和希望，是梦想，是我们对我们最亲爱的人的绵绵爱意，得出了亚伯拉罕对上帝的回答。

索尔的通信志不再运转。自他将濒死的孩子亲手奉给伯劳起，可能已经过了一个小时，或者五个。时间潮汐让狮身人面像仿若大海上的小船上下颠簸，索尔躺了回去，他依旧紧紧抓着岩石，凝视着头顶的星辰和战斗。

随着激光切割武器命中目标，火花划过天际，如超新星般璀璨发亮，熔化的残骸如阵雨倾泻——从白热到红焰，再到一片漆黑。索尔脑海中想象着熊熊燃烧的登陆飞船，想象着驱逐者部队和霸主海兵在啸叫的大气和熔化的钛金属中呜呼而死……他试图想象……但是无功而返。索尔明白，太空战、舰队的调遣、帝国的陨落都是他无法想象的，它们都藏匿在他的同情和理解的蓄水池之下。这种事属于修昔底德、塔西佗、凯通，还有吴。索尔曾面见巴纳之域的议员，曾多次面见她，提出他和萨莱的请求，希望拯救瑞秋，让她从梅林症中解脱，但索尔无法想象费尔德斯坦参与到大规模的星际战争中的样子——他也无法想象任何比首府巴萨德新医疗中心落成仪式、比克罗佛大学集会时的讨好性握手更加重要的事情。

索尔从没面见过现任霸主首席执行官，但身为学者，他喜欢她充满才智地引用丘吉尔、林肯、阿尔瓦雷兹-腾普这些经典人物的演讲。但现在，躺在这巨型石兽的脚爪之下，索尔为他的女儿哭泣，他无法想象，那女人在作决定的时候头脑里在想什么东西，而她的决定，将可能拯救数十亿人类，也可能毁灭他们；可能保护住人类历史长河中最伟大的帝国，也可能将它引入歧途。

索尔没有咒骂。他想要他的女儿回来。他不顾一切逻辑的反对，想要瑞秋活下来。

索尔·温特伯躺在被蹂躏帝国那受困世界上的狮身人面像石爪下，抹掉眼角的泪水，以便看清楚天上的繁星，他同时想到了叶芝的那首诗，《为我女儿的祈祷》：

风暴又一次咆哮；半掩

在这摇篮的篷罩和被巾下面，

我的孩子依然安睡，除去

格雷戈里的森林和一座秃丘

再没有任何屏障足以阻挡

那起自大西洋上的掀屋大风；

我踱步祈祷已一个时辰，

因为那巨大阴影笼罩在我心上。

为这幼女我踱步祈祷了一个时辰，

耳听着海风呼啸在高塔顶，

在拱桥下，在泛滥的溪水上，

在溪上的榆树林中回荡；

在快乐的迷狂中幻梦

未来的岁月已经来到：

踏着狂乱的鼓点舞蹈，

来自大海残酷的天真.....[\[58\]](#)

索尔现在终于明白，他所想要的一切，就是诗中所述的这种可能，那是每一个为人父为人母者恐惧害怕、忧心忡忡的未来。不能让自己儿女的童年、少年时代和危险的青年期被疾病所摧毁。

索尔用去了一生的时间，希望无法返回的东西能够返回。他记起那天他突然看见萨莱在折叠瑞秋刚学会走路时的衣服，把它们放在阁楼的箱子里，他回想起她的泪水和他自己对女儿的失落感觉。虽然当时女儿还在，但对他们来说，她已经遗失在时间的简单箭头中了。索尔知道，现在不会有什么东西可以返回，除了记忆——萨莱已去天国，无法返回，瑞秋孩提时期的好友和世界都永远消失，甚至连他几个星期前刚刚离开社会也正在湮没，无法返回了。

索尔躺在狮身人面像的魔爪下，这些想法在他的脑海中一闪而过。

风儿停歇，假星闪耀，就在此时，他想到了叶芝另一首诗，但这首诗带着更多的不祥之兆：

必然，即将有某种启示；

必然，即将有再度的降临。

再度降临！这句话才出口，

便自宇宙魂升起一巨影，

令我目迷：在沙漠的某地，

一个形象，狮其身而人其首，

一种凝视，空茫残忍如太阳，

正缓缓举足，而四面八方，

愤然，沙漠之鸟的乱影在轮转。

黑暗重新降下；但现在我知道

沉睡如石的二十个世纪，当时

如何被一只摇篮摇成了恶魔，

而何来猛兽，时限终于到期，

正蹒跚而向伯利恒，等待诞生？[\[59\]](#)

索尔不知道。他再次发现，自己毫不在乎。索尔想要自己的女儿回来。

作战理事会中多数人的意见似乎炸开了锅。

梅伊娜·悦石坐在长桌子的最前面，她感觉到一种奇特但并不怎么难受的孤独感，那是由于长时间睡眠过少造成的。闭上双眼，即便是一秒钟，也意味着在疲劳的黑冰上滑动，因此她不敢闭眼，即使它们在火辣辣地灼烧，而简报、会话、紧急辩论的嗡嗡声在倦意的厚帘之下逐渐消退、模糊。

理事会成员一起观看了181.2特遣部队的余烬——也就是指挥官李的攻击队——一个个地熄灭，直到最后，原先七十四艘舰船只剩下十几艘，仍旧在朝逼近的游群开赴。李的巡洋舰就在这些幸存者当中。

在寂静的人员消耗期间，大家都凝望着这抽象的、带着古怪魅力的图像（那是极其真实的残暴死亡），就在此时，辛格元帅和莫泊阁将军完成了他们阴郁的战争评估。

“.....军部和新武士道是为有限的战争、小规模冲突、禁止极端、适中有度的目标设计出来的，”莫泊阁总结道，“军部只有不足五十万数量的服役公民，没法和一千年前的旧地民族国家军队相比。游群可以用人海将我们淹没，打败我们的舰队，通过数量取得压倒性胜利。”

科尔谢夫议员坐在桌子对面的位置上怒目而视。在整个简报和争论的过程中，这位卢瑟斯人比悦石更为活跃——大多数问题都频频地转向

他提出，而非悦石——就好像房里每个人的潜意识里都明白，权力在转移，领导权的火炬已经被传递。

还没呢，悦石想，她竖着手指，轻叩下巴，倾听着科尔谢夫在那儿向将军盘诘。

“……撤退，防卫第二波名单上的主要星球——当然包括鲸逝中心，但还有其他不可或缺的工业星球，比如复兴之二、富士星、天津四丁以及卢瑟斯？”

莫泊阁将军低下头，翻了翻文件，似乎要借此隐藏眼中突然闪现的怒火。“议员先生，离第二波展开对目标名单的侵略，只有不到十天时间。复兴之二，在九十小时之内就将受到大举进攻。但是，我所说的是，凭军部目前的规模、体系和技术，我们甚至不能保证自己能不能保住一个系统……比如说，鲸心。”

柿沼议员站起身。“将军，这完全不能接受。”

莫泊阁抬起头。“我同意，议员。但这就是事实。”

普罗·特恩·登齐尔-希亚特-阿明总统坐在那儿，摇了摇白发苍苍、布满斑点的脑袋。“讨论这毫无意义。难道我们没有什么计划来防卫环网吗？”

辛格元帅坐在自己位子上发言道：“我们对威胁进行过估算。最好的结果是，我们离游群展开攻击最少还有十八个月的时间。”

外交部长佩索夫清清嗓子。“那……如果我们将这二十五个世界拱手让给驱逐者，元帅，距离第一和第二波侵略军攻击我们其他的环网世界，还有多长时间？”

辛格不必查阅他的笔记或者通信志。“佩索夫先生，那要看他们袭击的目标了，最近的环网星球——希望星——离最靠近它的游群有九个标准月。最远的目标——家园星系——用霍金驱动器驾驶的话，也得十四年左右。”

“时间够我们转向战时经济政策。”费尔德斯坦议员说道，她那些巴纳之域选民仅剩四十标准小时不到的活命时间了。费尔德斯坦曾许诺，她将和自己的子民一起面对末日降临。现在，她的声音清晰，却毫无热情。“有道理。我们得认赔。即使我们损失了鲸心和二十多个世界，环网依然能生产大量的军需品……甚至只需九个月时间。这一年内，驱逐者将会深入环网，但我们肯定能通过大规模工业生产将他们打败。”

防御部长伊本摇摇头。“在第一和第二波侵略中，我们会损失一些不可替代的原材料。环网经济将受到重创。”

“我们有别的选择余地吗？”来自天津四丁的彼得斯议员说。

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坐在阿尔贝都这位人工智能顾问身边的人。

仿佛是为了强调这一时刻的重要性，一名新人工智能人格获准进入战略决议中心，他将介绍贴着“死亡之杖装置”那别扭标签的武器。他就是南森顾问。此人为男性，身材高大，皮肤黝黑，脾气随和，给人深刻印象，有说服力，可信赖，充满了罕见的领袖魅力，让人一眼见到就会喜欢上他，并且还心生敬意。

梅伊娜·悦石立即就对这位新顾问产生了恐惧感和厌恶感。她感到，人工智能专家设计出这个投影，似乎就是特意要让人产生信赖和服从的反应。她感觉到桌边的其他人已经有了这种反应。而南森的信

息，她害怕的信息，意味着死亡。

几个世纪以来，死亡之杖一直都是环网手里拥有的技术——由内核设计，仅限军部人员和一些特殊安全军使用，比如说政府大楼的警力和悦石的禁卫军。死亡之杖不燃烧、不爆炸、不发射、不熔毁，也不会把啥东西轰成炮灰。它不发出任何声音，不放射任何无形的射线或声波覆盖区。它仅仅是让目标死亡。

确切说来，如果目标是人类的话。死亡之杖的射程极为有限——不足五十米——但在那范围之内，被击中的人就会一命呜呼，而其他动物或者属物完全安然无恙。通过尸体解剖可以发现，他们的神经元突触成了一锅粥，但是其他地方毫发无伤。死亡之杖仅仅让人终止生命。好几世代以来，军部的军官把它们带在身上，作为个人短程武器，也作为权威的象征。

现在，南森顾问发话了，他说，内核已经完成了一项无懈可击的装置，此武器使用死亡之杖的原理，但是范围更加广大。他们很犹豫，不知道是否要把它的存在告诉大家，但是由于驱逐者侵略军迫在眉睫的可怕威胁.....

接下来的质问力道十足，还带着点尖酸刻薄，带着军事方面的质疑，而不是政治方面的。是的，死亡之杖能让我们摆脱掉驱逐者，但是霸主的人呢？

把他们转移到一个迷宫世界的掩体里去，南森回答道，他重复了阿尔贝都顾问早先的计划。五公里厚的岩石可以保护他们不受死亡之杖宽波辐射的影响。

这些死亡射线能穿透多远距离？

它们的作用不满三光年就会减小到低于致命水平，南森平静且自信地回答，终极推销员说出了他倒数第二条推销说辞。杀伤半径够大，足以杀光任何体系的攻击性游群。当然也够小，最近的毗邻星系完全不会受损。百分之九十二的环网星球在五光年的范围内都没有其他住人星球。

那么，那些无法撤离的人呢？莫泊阁问。

南森顾问笑了笑，摊开手掌，似乎想要让大家知道里面什么也没有。先让当局确认所有的霸主公民已经撤离或者受到保护，然后再开动装置，他说。总而言之，一切都由你们掌控。

费尔德斯坦、撒本斯多拉芬、彼得斯、佩索夫和其他人一下子变得热情高涨起来。一种秘密武器，可以终结其他所有武器的秘密武器。驱逐者可以受到警告……我们可以作一下演示。

抱歉。南森顾问说。笑容绽放的时候露出一嘴白牙，似珍珠，犹如他穿的那身白袍。不能演示。此武器的效用跟死亡之杖完全一样，仅仅是范围更广。不会有属物损失，也不会有爆炸波效应，没有可测量的微中子水平之上的冲击波。仅仅会让侵略者一命呜呼。

如果要演示，阿尔贝都解释道，你们必须把它用在一队驱逐者游群头上。

战略决议中心内的兴奋之情毫无减弱。棒极了，全局发言人吉本斯说，那就选择一队游群，试试装置，把结果通过超光发送给游群，再给他们一小时最后通牒时间，让他们停止攻击。我们并没有发起这场战争。让数百万敌人死掉，总比在接下来十年吞噬数百亿人生命的战争要好得多。

广岛，悦石道，这是她当日仅有的一句评论。这句话说得非常轻，只有她的助手赛德普特拉听见了。

莫泊阁问：致命的射线真的只是在三光年范围内有效吗？你们有没有试验过？

南森顾问笑了。如果他回答是，那也就是说，某个地方有一摞死尸。如果他回答否，那此项装置的可靠性就将受到严重质疑。我们确信它能起作用，南森说。我们的模拟运行是天衣无缝的。

基辅小组的人工智能也是这么评价第一个远距传输器奇点的，悦石想。而那个奇点摧毁了地球。她没有说出声。

然而，辛格、莫泊阁、范希特和他们的特种兵挫败了南森的计划，他们表示，无限极海已经无法迅速撤离，而且受到第一波袭击的环网世界中，拥有迷宫的仅有阿马加斯特，距佩森和自由星一光年远。

南森顾问脸上助人为乐的诚挚微笑没有消失。“你们想要演示，那仅仅是个明智的想法，”他平静地说道，“你们需要让驱逐者知道，你们不能容忍他们的侵略，但又想让死伤人数减到最低。你们想要保护你们的霸主当地公民，”他顿了顿，握着双手，摆在桌面上，“那么，海伯利安如何？”

桌边的噼噼啪啪声越发低沉了。

“那还不是真正的环网世界。”发言人吉本斯说。

“不，既然现在军部的远距传输器依然存在，那它实际上已经属于环网！”外交部长加利安·佩索夫叫道，显而易见，他已经转而同意这一想法了。

莫泊阁负隅顽抗的表情没变。“到那儿还得花上几个小时。我们正在保护奇点球，但它随时会被驱逐者摧毁。海伯利安已经差不多全部落入驱逐者之手了。”

“但霸主人员已经被撤离了，对不对？”佩索夫说。

辛格回答道：“除了总督。我们在混乱中没有找到他。”

“真遗憾，”佩索夫部长说，但口气中并没显出多少遗憾，“但重要的是，剩下的人差不多全是海伯利安的土著了，他们很容易进入那里的迷宫，对不对？”

经济部长巴比·丹-基迪斯儿子是浪漫港附近的纤维塑料种植园经理，他说道：“三小时内？不可能。”

南森站起身。“我不这么认为，”他说，“我们可以给留在首都的地方自治当局发送超光警告信息，他们可以立即展开撤离工作。海伯利安上的迷宫有上千入口。”

“首都济慈已经被围，”莫泊阁吼道，“整个星球正在受袭。”

南森顾问悲痛地点点头。“并将很快被驱逐者野蛮人手刃。女士们先生们，这实在是简单的抉择。装置肯定会起作用。海伯利安领空中的侵略军将简简单单不复存在。这个星球上的数百万人将获救。并会对别处的驱逐者侵略军产生非同凡响的效果。我们知道，他们所谓的姐妹游群通过超光互相交流。侵略霸主领空的首支游群——海伯利安游群的覆灭，将对他们造成极大的威慑。”

南森又摇了摇头，他左右四顾，脸上挂着几如父亲般的关切之情。

如此痛苦的真挚感不可能伪造。“决定权在你们手里。这项武器是用，还是不用，全在你们。伤害人类……或者，由于无为，让人类的生命受到伤害，实在是让内核感到无比痛苦。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数十亿生命危在旦夕……”南森再次摊开双手，最后一次摇了摇头，然后坐了回去，显然已经把决定权留给了人类的头脑和情感所处理。

长桌边的喋喋不休声突然变响。争论几乎变得狂暴不已。

“执行官大人！”莫泊阁将军叫道。

在突然的静寂之下，悦石仰起头，目光朝头顶黑暗中的全息显示屏望去。无限极海的游群朝这个海洋世界落去，就像一阵血之湍流奔向一个蓝色小球。只留下181.2特遣部队的三个橙色余烬，就在沉默的理事会注目的时候，其中两个也熄灭了。然后，最后一个也隐灭了。

悦石小声对她的通信志说着话。“通信器，李元帅有没有留下最后的信息？”

“没有发给指挥中心的信息，首席执行官，”传来答复，“只有战斗中的标准超光遥测信息。看样子他们没有进入游群中心。”

悦石和李原本希望能俘获驱逐者，希望能审问他们，希望能排除一切疑问，确认他们敌人的身份。现在，这个精力充沛、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死了——因梅伊娜·悦石的命令而死——七十四艘第一线作战军舰被白白浪费。

“无限极海的远距传输器已被预置的等离子炸弹摧毁，”辛格元帅汇报，道，“游群的先头部队现已进入地月防御圈。”

无人应声。全息像显示出，血红之光的巨浪将无限极海系统一口吞

没，那个金色世界四周的最后橙色余烬尽数熄灭。

几百艘驱逐舰战舰继续盘旋在轨道上，大概是在将无限极海的优美浮城和海洋农庄夷为一片燃烧的废墟，但是血潮的很大一部分继续席卷而上，淹没了上方区域。

“阿斯奎斯系统还有三标准小时四十一分钟。”显示板边上的一名技师长叹一声。

科尔谢夫议员站起身。“我们来投票表决，是否进行海伯利安演示。”他说，表面上是朝悦石开口，其实是在对众人讲话。

梅伊娜·悦石拍了拍下嘴唇。“不，”她最后说道，“不投票。我们使用这项装置。元帅，准备将载有此装置的火炬舰船传输至海伯利安领空，然后向整个星球和驱逐舰播放同样的警告信息。给他们三小时时间。伊本部长，将编码超光信号发送到海伯利安，告诉他们，他们必须.....重复一遍，必须.....立即到迷宫中寻求保护。告诉他们，我们要试验一项新武器。”

莫泊阁擦了擦脸上的汗水。“首席执行官，我们不能冒任何风险，这项装置不能落入敌人之手。”

悦石望了望南森顾问，她试图不让自己的表情透露出她的感受。“顾问先生，这项装置可不可以装配上一些东西，如果我们的飞船被俘获或者被摧毁，它就能自动引爆，可以吗？”

“可以，首席执行官。”

“那就装上。向专门的军部专家解释所有必要的故障保护装置是如何运转的，”她转身面对着赛德普特拉，“为我准备全网广播，预定在装

置触发前十分钟开始。我得把这一切告诉我们的人民。”

“这明智吗？”费尔德斯坦议员开口道。

“必须这么做。”悦石说。她站起身，房内的三十八人紧接着站了起来。“你们工作的时候，我想先睡几分钟。我希望装置能立即准备好，并进入系统，同时海伯利安受到警告。我希望，三十分钟后我醒来时，你们能准备好进行谈判协议的紧急情况计划和次序。”

悦石朝众人望去，她知道，不管怎样，这里的大多数人都将在接下来二十小时内大权旁落，坠下政坛。不管怎样，这是她担任首席执行官的最后一天。

梅伊娜·悦石笑了笑。“理事会现在解散。”她说，然后传送到了她的私人住所，去小憩片刻。

利·亨特以前从没目睹过别人的死亡。他和济慈（虽然亨特仍然把他当成约瑟夫·赛文，但他也确信，这位垂死之人已经把自己当成约翰·济慈了）相处的最后一天一夜，是亨特一生最难熬的。在济慈弥留的最后一天，血不断从他口中咳出，在这一回合一回合呕吐的间隙，在这矮个子奋战求生之时，亨特能听见痰液在他的喉咙和胸膛内沸腾作响的声音。

亨特坐在西班牙广场上的这个小型前室的床头边，听着济慈在那儿胡言乱语。时间从拂晓转到上午，从上午跑向正午。济慈浑身发热，意识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但他坚持要亨特听好，把他说的话全数记下来——他们在另一间屋里找到了墨水、鹅毛笔、大页书写纸——亨特唯命是听。这名垂死的赛伯人疯狂地述说着超元网和失传的神祇，诗人之责和上帝之死，还有内核中的弥尔顿式内战^[60]，而亨特在一旁孜孜不倦地飞速狂写。

亨特突然又精神焕发了，他用力捏住济慈发热的手。“内核在哪儿，赛——济慈？内核到底在哪儿？”

垂死之人的脸上冒出滴滴汗水，他别过脸。“别对着我吹气——冷得像冰！”

“内核，”亨特重复道，他朝后倚去，心中又是怜悯又是失望，感觉泪水就要滴落，“内核在哪儿？”

济慈笑了，脑袋痛苦地来回摇了摇。他费尽力气地呼吸，声音听上去就像风吹过了破裂风箱。“仿若网内之蛛，”他嘀咕道，“网内之蛛。编织.....让我们替它们编织.....将我们捆绑，将我们榨干。仿佛粘在网上被蜘蛛捕获的苍蝇。”

亨特停下笔，继续聆听着这看似无意义的谰语。然后他恍然大悟。“我的天，”他小声说道，“他们在远距传输系统内。”

济慈试图坐起身，他用骇人的力气抓住亨特的胳膊。“亨特，告诉你们的领袖。叫悦石把它扯掉。扯掉。网内之蛛。人类之神和机器之神.....一定要合为一体。不是我！”他一头栽倒在枕头上，开始无声啜泣起来，“不是我。”

济慈在漫长的午后睡了一会儿。虽然亨特知道，这是某种更加接近死亡的东西，而不是睡眠。只要有任何轻微响动，就会把垂死的诗人惊醒，让他为呼吸拼尽力气。到日落时，济慈已经虚弱得无法咳痰，亨特得帮着他俯下头对着脸盆，才能让重力理清他满是血涕的嘴巴和喉咙。

在济慈断断续续地睡去之时，亨特好几次都走到窗前，有一次还走下楼梯，来到前门朝广场张望，有个高大、尖锐的东西站在广场对面的黑影中，就在台阶底部附近。

入夜时，亨特挺直腰板，坐在济慈床边的硬椅子上，也不禁打起瞌睡来。梦中，他一头坠落，这让他猛然惊醒，两臂伸出，稳住身子，没想到的是，济慈醒着，正瞧着他。

“你有没有直面过死亡？”济慈在呼吸的轻声喘息间隙问他。

“没有。”亨特觉得这年轻人的目光中有什么异样之处，就好像济慈表面上在瞧他，但看到的却是另外一个人。

“那我可怜你，”济慈说，“你为我陷入这麻烦和危险之事。现在你一定要坚强，因为这事不会持续太久。”

亨特震惊异常，不仅仅是因为这话语中温柔的勇气，而且是因为济慈语调的突然转变，从单调的环网标准语变成了某种更为古老、更为有趣的语言。

“胡说。”亨特由衷说道，强调他其实并不具备的热情和精力，“黎明前我们就会摆脱这一切。天一黑，我就溜出去，我肯定会找到远距传送门的。”

济慈摇摇头。“伯劳会抓住你。它不会允许任何人帮我的。它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要保证我通过自己脱身。”他闭上双眼，呼吸也同时变得更加刺耳。

“我不明白。”利·亨特一面说，一面抓住年轻人的手。他觉得这是发烧时的胡话，但由于这是过去两天内济慈少有的几次完全清醒的时刻，所以亨特觉得值得花些力气去跟他说话，“你说通过自己脱身，这是什么意思？”

济慈的眼睛颤巍巍地睁开。淡褐色的双眸清澈明亮。“云门和其他人试图让我通过接受神格来脱身，亨特。那是吸引白鲸的诱饵，抓捕终极蝇的蜂蜜。逃脱的移情将会在我身上安家.....在我，约翰·济慈先生，五英尺高.....然后，就是和解了，你明白吗？”

“什么和解？”亨特朝前凑去，试图不朝济慈脸上喷气。济慈躺在被褥和乱七八糟的毯子下，似乎缩小了，但从他身上辐射出来的热情好像照亮了整个房间。他的脸在即将消失的光线下成了一个苍白的椭圆。亨特微微感觉到一条金色的反射日光在天花板和墙壁的接壤处移动，但济慈的眼睛始终盯着白日的那个最后小点。

“人类和机器的和解，创造者和造物之间的和解。”济慈刚说完，便又开始咳嗽。亨特递过脸盆，鲜红的痰液淌了进去，咳嗽这才止住。他躺了回去，喘了一会儿，然后补充道，“人类和人类想要灭绝的种族之间的和解，内核和内核想要消灭的人类之间的和解，痛苦进化出的‘凝结的虚无’之神和想要消灭它的祖先们之间的和解。”

亨特摇摇头，停下笔。“我不明白。你能通过脱离你的临终病榻，成为这个……弥赛亚？”

济慈的苍白椭圆脸庞枕在枕头上，来回摇了摇，这动作本应让人觉得有笑的意思。“我们都可以，亨特。人类的傻念头和伟大的自尊。我们接受自己的痛苦。为我们的孩子开路。那为我们赢得了成为梦想中的上帝的权利。”

亨特低下头，发现自己的拳头正失望地紧握。“如果你能做到……成为这个神……那就赶紧做吧。赶紧让我们逃离这鬼地方！”

济慈再次闭上双眼。“我做不了。我不是那个人，而是他前面的那个人。我不是受洗者，而是施洗者。妈的，亨特，我是个无神论者！在我溺死之时，就算是赛文也无法说服我，叫我相信这些东西！”济慈紧抓着亨特的衬衣，力道之猛吓住了这个比他年纪大的人，“写下来！”

亨特摸索着找到了古老的鹅毛笔和粗糙的纸张，他飞快地写着，记

下了济慈口中念叨的语句：

在你的脸上读到奇妙的课文：

广博的知识造就我成为一尊神。

名声，功绩，古老传说，可怕的事变，

反叛，王权，君主的声音，大痛苦，

创造，毁灭，所有这一切顷刻间

倾注到我这头脑的广阔空间里，

奉我为神明，仿佛我已经喝过

宇宙间无与伦比的佳酿或仙露，

从而成为不朽。[\[61\]](#)

济慈又痛苦地活了三个小时。就如一位游泳者，偶尔从他淹溺的痛苦之海中冒出头来呼吸点空气，或是小声地说些急切的胡话。有一次，天黑过了许久，他拉了拉亨特的衣袖，小声说了些清醒的话语。“我死后，伯劳不会伤害你，它等的是我。虽然可能没有回家的路，但你找路的时候，它不会伤害你的。”就在亨特凑过身想要听听诗人的呼吸声是否还在他的胸膛内汩汩作响的时候，济慈再一次开口说话，断断续续在痉挛的间隙讲着，他向亨特授予了一个明确的指示，希望能把他葬在罗

马的新教公墓中，就在卡伊乌斯·凯斯提乌斯金字塔旁边。

“胡说，胡说。”亨特一遍遍地咕哝，就像是在吟诵咒语。他紧紧捏着年轻人滚烫的手。

“花。”过了一会儿，亨特刚在写字台上点上一盏灯，济慈便小声说道。诗人大睁双眼，凝视着天花板，脸上带着纯洁的、孩子般的惊喜之情。亨特仰头望去，看见天花板的蓝色方格中描绘的凋谢黄玫瑰。“花……在我头顶。”济慈在费力呼吸的间歇低声细语。

亨特站在窗口边，他朝外望去，盯着西班牙台阶对面的阴影，突然，他身后痛苦的刺耳呼吸颤抖起来，陡然停住。济慈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赛文……扶我起来！我要死了。”

亨特坐到床边，扶住他。从这小小的似乎轻如鸿毛的躯体中流出一股热量，仿佛这个男人的真实形体被烧掉了。“别怕。坚强点。感谢上帝，终于来了！”济慈喘息着，然后可怕的锉磨声平息了。亨特扶着济慈让他安乐地躺了回去，他的呼吸已经减弱至更为正常的韵律了。

亨特重新换了脸盆里的水，蘸湿一块干净的布，回来后，他发现济慈死了。

后来，就在太阳升起之后，亨特抱起这小小的躯体——他用自己床上的干净亚麻布把它包裹起来——然后走出门，来到城市中。

布劳恩·拉米亚抵达山谷尽头的时候，风暴已经缓和。就在她经过穴冢时，她看见其他墓冢发射出同样的怪异光芒。同时还传来一种可怕的声音——似有成千上万的灵魂在大声呼喊——在尘世间不断回响、呻

吟。布劳恩加快脚步往前赶。

就在她站在伯劳圣殿前面时，天空已经变得清澈。那座建筑名副其实：半圆的穹顶巨石朝上、朝外拱起，仿佛那怪物的甲壳，支柱朝下弯曲，就像刺进山谷地面的刀刃，其他扶壁向上、向外高跃，仿若伯劳身上的棘刺。随着内部的闪光变强，墙壁也变透明了，现在，这栋建筑正闪闪发光，就像用薄纸糊成的巨型空心南瓜灯。上层区域闪着红光，仿佛伯劳的双眼。

布劳恩深深吸了口气，摸了摸自己的小腹。她正身怀六甲——自打离开卢瑟斯她就知道了——相比那个挂在伯劳树上的猥亵诗人来说，她难道不应该对自己未出世的儿子或女儿负有更多情感吗？布劳恩知道答案是肯定的。但那他妈的一点关系也没有。她吐了口气，朝伯劳圣殿走去。

从外面看，伯劳圣殿只有二十米宽。先前布劳恩和其他朝圣者来过这里，但他们看到的内部仅仅是个空旷的空间，除了刀刃状的支柱在闪光穹顶下的空间内纵横交错以外，别无他物。而现在，布劳恩站在入口处，内部空间却比山谷本身还要大。十几层的白色岩石一层层地升高，伸向模糊的远处。每一层岩石上躺着一具具人类躯体，每一具都装束各异，每一具都拴系在相同的半有机、半寄生的分流槽和缆线上，布劳恩知道，原先自己身上携带的也是这种玩意儿，那是她朋友告诉她的。唯一的不同在于，这些金属的半透明脐带正闪着红光，正有规律地一张一弛，就好像鲜血正经由沉睡人形的头颅循环着。

布劳恩踉踉跄跄朝后退去，主要是受到了逆熵场拉力的影响，同时也是因为这景象。但当她站在离圣殿十米远的地方时，她发现外面的空间还是和原先一样大。她没有妄图去想象内部空间具体达到了多少公

里，才能装进这有限的躯壳。光阴冢正在打开。就她所知，面前的这个建筑可能与不同的时代共存。她真正明白的是，当她从分流器之旅中醒来时，她曾看见伯劳的荆棘树，上面连着肉眼无法可见的能量管蔓，但现在已经显而易见，它们与伯劳圣殿连接在一起了。

她再次朝入口迈去。

伯劳正在里面等待。它的外壳，一般情况下总是闪闪发亮，现在却似乎一片漆黑，在周围的光线和大理石耀光中显出轮廓。

布劳恩感觉肾上腺素的急流遍及全身，感觉到一股想要转身快跑的冲动。但她走了进去。

入口几乎就要在身后消失，从墙上发出的均衡耀光让它成了一个微弱的糊点。伯劳没动。红色双眼在头颅的阴影中闪烁。

布劳恩朝前迈进，靴跟在岩石地板上没有发出任何声响。伯劳就立在右边的十米外，就是岩石列开始的地方，一层层岩石扶摇直上，就像猥亵的展示架，一直爬到了隐没在闪光中的天花板。她心中毫无幻想，她知道，自己在那怪物逼近她前，是无法回到入口处了。

但它没动。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臭氧味，还带着某种甜腥味。布劳恩背靠墙壁往前走，她朝一排排的身体扫去，想要在一个个沉睡的脸庞中找到那张熟悉的脸庞。她一步一步朝左走，离入口越来越远，伯劳也越来越容易截住她的去路。那怪物站在那儿，就像光之海中的什么黑色雕像。

岩石层的确延伸了好几公里。那是岩石台阶，每一层至少有一米高，分隔了水平线上的一具具黑色躯体。走了几分钟，布劳恩站在最下

面，爬上了台阶的三分之一，碰了碰第二层上最靠近她的一具躯体，她舒了一口气，那身体还暖，男人的胸膛正上下起伏。但他不是马丁·塞利纳斯。

布劳恩继续向前，心中带着些许期待，她会在这些活死人之中发现保罗·杜雷神父或者索尔·温特伯，甚至是她自己。不过她反而找到了一张脸，那是她最近刚刚见过的凿刻在山腰上的脸。哀王比利躺在白色岩石上一动不动，就在五层之上，他的皇袍已经被烧焦，被染污。那悲伤的脸儿——和其他人一样——因为某种内在的痛楚而扭曲。马丁·塞利纳斯躺在下面一层上，之间相隔三具躯体。

布劳恩走到诗人身旁，蹲下身来，回头朝伯劳的黑点看了一眼，它依旧一动不动地站在一排排躯体的尽头。塞利纳斯跟其他人一样，好像也活着，也沉浸在某种静寂的痛楚中，由一个分流槽连接到了一根搏动的脐带上，而那脐带则连进了壁架后的白墙，好似与岩石合而为一了。

布劳恩惊恐得大口喘气，她伸手摸了摸诗人的脑壳，感觉到融合在一起的塑胶和骨头。她继续沿着那根连接的脐带摸去，但没有找到脐带合并进岩石中的什么切实的连接点或是口子。手指下，有流体在搏动。

“见鬼。”布劳恩小声嘀咕，然后突然惊慌地朝身后望去，心想伯劳一定已经蹑手蹑脚靠近了，她已身处其攻击范围内。但那黑影依旧一动不动地站在广阔空间的尽头。

她摸摸口袋，里面空空如也。没有武器，也没有工具。她意识到，自己应该先回到狮身人面像，找到背包，在里面翻出些可以切割的东西，然后再回来，鼓起足够的勇气再次进入这里。

但布劳恩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再从那扇门走进来了。

她跪了下来，深深吸了口气，然后高高地举起手，飞速砸下。她的掌刃猛地击在了某种材料上，那东西看上去像是光亮的塑料，可感觉上却比钢铁还要坚硬。这一击下来，她的胳膊从手腕到肩膀都疼痛不已。

布劳恩·拉米亚朝右边望了望，伯劳正在向她走来，慢悠悠地抬着步子，就像一个老人出门悠闲地散步一样。

布劳恩大喊一声，跪在地上，又开始击打，掌刃绷紧，拇指垂直贴掌。广阔的空间回荡着敲击声。

布劳恩·拉米亚是在卢瑟斯的一点三倍重力水平下长大的，而且，就她的种族而言，她也算是体格相当健壮的。自她九岁以来，她就梦想成为一名侦探，并一直为之努力。她所进行的准备工作，无可否认带有强迫性，而且毫无意义，其中一部分就是练习武术。如今，她呼喝着，高举手臂，一次又一次地朝下猛击，将她的手掌视为一把斧子，这猛烈的捶打，在她心中，已经成了成功的突破口。

坚韧的脐带向下凹了一点，但几乎察觉不到，它搏动着，仿佛是个活物，随着她再次挥舞手臂，那东西看上去似乎畏缩了。

底下和身后传来脚步声。布劳恩几乎要哈哈大笑起来。伯劳不用走路就能移动身子，可以从这儿瞬间移动到那儿，无须一步步走来。它肯定是在享受威吓猎物的快感。但布劳恩毫不恐惧。她太忙了。

她举起手，再次挥砍下来。击打岩石做做样子还比这要容易呢。她再次将掌刃锤向脐带，同时感觉到手里的什么小骨头缴械投降了。随之而来的痛苦就像是远处的声响，就像是身下和身后的滑行。

你有没有想到，她想，如果你真的破坏了这个东西，那很可能杀死

他？

她再次挥砍起来。脚步声在下面的阶梯底部停住了。

布劳恩累得气喘吁吁。汗水从额头和脸颊滑落，滴在沉睡诗人的胸脯上。

我甚至对你没有一丝好感，她对着马丁·塞利纳斯想到，然后再次挥砍。她觉得自己好像是在切割金属大象的大腿。

伯劳开始步上阶梯。

布劳恩半跪半立，将她整个身体的重量都用到了摆动之力中，几乎让肩膀脱臼，几乎把手腕折断，几乎把手中的小骨头击得粉碎。

脐带被砸断了。

红色的流体，一点也没有血液的黏滞性，溅泼在布劳恩的腿上和白色的岩石上。被割断的缆线依然从墙壁上探出，不断痉挛，而后摆动，就像不安的触手，慢慢软瘫下来，收了回去，就像一条流血的蛇，滑回到了洞中，那洞在脐带不见之后也紧接着消失了。脐带的残余依旧连接在塞利纳斯的分流槽上，但五秒内便萎缩了，就像离了水的水母干瘪收缩。红色的液体溅在诗人脸上、肩膀上，就在布劳恩注目的时候，那液体变成了蓝色。

马丁·塞利纳斯眼皮跳动了一下，然后双眼像猫头鹰一样睁开了。

“嗨，”他说，“你知不知道那该死的伯劳就站在你后头呢？”

悦石传送回自己的私人房间，并立即回到超光小室。有两条信息正在候命。

第一条来自海伯利安领空。悦石眯起眼，听着海伯利安的前任总督、年轻的雷恩那悦耳的声音对与驱逐者审理会的会见进行简短的描述。悦石坐在皮椅上，双拳托腮，此时，雷恩向她复述了驱逐者矢口否认的信息。他们不是侵略者。接着雷恩对游群作了概述，他觉得驱逐者是在讲真话，并告诉悦石，领事生死未卜，并请求悦石下达命令，与此同时结束了广播。

“是否回复？”超光电脑问。

“确认收到信息，”悦石说，“传送——‘等待’，使用外交的古老代码。”

悦石按键看第二条信息。

威廉·阿君塔·李元帅出现在一个破裂的平面影像中，显然，他所在飞船的超光发射仪正以弱能状态运行。通过外围数据列，悦石可以看出，数据流加密在标准的舰队遥测信息中：军部的技师最终将会注意到校验和的偏差，但那将是几小时或是几天之后。

李的脸上满是血污，背景因烟雾而显得一片朦胧。看着这模糊的黑白影像，悦石觉得年轻人似乎是在巡洋舰的舱门口发送的信息。他身后的金属工作台上躺着一具尸体。

“……我们有一船定员的海兵登上了他们的一艘所谓的枪骑兵，”李喘息道，“上面有人操控——每船五人——看上去的确像是驱逐者。但是请看我们在试图进行解剖时发生的事。”图像切换，悦石意识到李正

在使用手持成像器，那台机器临时连接进了驱逐舰的超光发射仪。现在，图像上没了李的人影，悦石低下头，看到的是一名已死的驱逐者的受损苍白之脸。从眼睛和耳朵流出的血来看，悦石猜这人是因爆发性减压而死的。

李的手——悦石从元帅袖子上的花边认出这是李的手——似乎正握着把激光解剖刀。年轻的指挥官没有操心去把尸体的衣服除掉，他直接在胸骨上开始垂直切割，朝下腹划去。

握着激光的手猛然移开，驱逐者的尸体突然发生什么异样，镜头晃了一下便稳住了。死尸的胸膛上，大块的黑色方块开始闷烧，就好像激光引燃了衣服。然后，制服由内燃烧起来，悦石立即明白，这人的胸脯烧起来了，正冒出一个个渐宽的不规则小洞，从洞中闪耀出璀璨的光芒，亮得让手持成像器不得不缩小光圈。现在，尸体的头颅上也一块块地烧了起来，在超光屏和悦石的视网膜上留下闪亮的余像。

在尸体被烧毁前，镜头朝后拉去，仿佛热量实在是高得无法忍受。李的脸飘进焦点中。“执行官大人，你已经看见了，所有的尸体都是这样的反应。我们没有活捉到任何人。我们还没有进入到游群中心，他们的战舰越来越多，我想——”

图像消失了，数据列显示，信息在发送中途戛然而止。

“是否回复？”

悦石摇摇头，打开小室的门。现在重新回到了自己的书房，她满怀渴望地盯着长榻，然后坐在了桌子后面。她知道，如果自己稍稍闭眼片刻，就会马上睡着。赛德普特拉在她的私人通信志频率上发来信号，说莫泊阁将军有紧急事务，想见首席执行官。

卢瑟斯人走进房间，如坐针毡地来回踱起步来。“执行官大人，我明白你为何要批准使用死亡之杖的装置，但我必须反对。”

“为什么，亚瑟？”悦石问，这是她几星期以来第一次直呼其名。

“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太危险。而且.....而且不道德。”

悦石扬扬眉毛。“在一场漫长的消耗战中失去数十亿公民是道德的，而用这武器一下杀死数百万的人，是不道德的？这是军部的立场吗，亚瑟？”

“这是我的立场，执行官大人。”

悦石点点头。“明白了，我会记下的，亚瑟。但是决定已下，即将执行。”她看着自己的老友立正站定，没等他开口反对，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没等他提出辞呈，悦石就说道：“亚瑟，跟我去散散步，如何？”

军部的将军一脸茫然。“散步？散什么步？”

“我们得呼吸点新鲜空气。”没等他进一步反应，悦石横穿过房间，向她的私人传送门走去，按了按手动触显，迈了进去。

莫泊阁穿过不透明的传送门，低头狠狠地朝蔓延到远方地平线的及膝金色草原瞪了一眼，接着仰起头，望着橘黄色的天空，褐色的积云如锯齿状尖塔耸立在那儿。在他身后，传送门闪烁着消失了，其位置仅仅由一个一米高的控制触显所标示，那是这个无边无际的金草海洋和布满云彩的天空中唯一可见的人造物。“我们这是在哪儿？”他问道。

悦石摘了一根长长的草茎，伸到嘴里咀嚼着。“卡斯卓-劳塞尔。这里没有数据网，没有轨道装置，没有任何人类或机械人居所。”

莫泊阁轻蔑地哼了一声。“也许，相比拜伦·拉米亚过去带我们去的那个地方，这地方并没安全得能脱离内核的监视，梅伊娜。”

“也许不，”悦石说，“亚瑟，听听这个。”她激活了先前听到的两条超光传输信息的通信志记录。

就在信息播放完毕，李的脸庞突然消失的时候，莫泊阁穿过高高的金草走开了。

“怎么样？”悦石问，她加快脚步赶上他。

“这么说，那些驱逐者的尸体会自爆，就跟我们所知的赛伯人尸体如出一辙，”他说，“然后呢？你难道觉得议会或全局会因为这个而信以为真，认为内核是侵略的幕后黑手吗？”

悦石叹了口气。草儿看上去很软，很诱人。她想象着自己躺在那儿，舒舒服服地深陷其中，打个永远不会醒来的盹。“这证据对我们，对大伙来说，都已经足够。”悦石不必详尽阐述。自她早年的议员生涯起，他俩就一直有来往，因为两人都怀疑内核，他们都希望有一天能真正地脱离人工智能的统治。当拜伦·拉米亚议员领导他们……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莫泊阁看着烈风鞭挞着金色的大草原。一个古怪的球状闪电在地平线附近的青铜色云彩中玩耍。“那又怎样？知道是没用的，除非我们知道该打击什么地方。”

“我们有三小时时间。”

莫泊阁看了看通信志。“两小时四十二分钟。没有时间可以盼望奇迹发生了，梅伊娜。”

悦石板着脸。“没有时间可以盼望任何事，亚瑟。”

她点了点触显，传送门“嗡嗡”地出现了。

“我们能做什么？”莫泊阁问，“现在，内核的人工智能正在向我们的技师简单地介绍死亡之杖武器。一小时内，火炬舰船就将准备就绪。”

“那咱们去一个不会伤害任何人的地点将它触发。”悦石说。

将军不再踱步，他瞪着眼睛。“你究竟在说什么？那蠢猪南森说那武器的杀伤半径至少有三光年，但我们怎么能相信他？我们触发装置.....在海伯利安或者什么地方附近.....说不定全人类都会完蛋。”

“我有个主意，不过我想睡一觉再说。”悦石说。

“睡一觉再说？”莫泊阁将军咆哮道。

“亚瑟，我想稍微打个盹，”悦石说，“我建议你也睡一觉。”她迈进了传送门。

莫泊阁咕哝着骂了一句，整了整帽子，高昂头颅，挺直后背，目视前方，走进了远距传输器。一名走向自己死刑地的军人。

在离海伯利安有十光分距离的太空中移动着一座山，在其上最高的

平台上，领事和十七名驱逐者坐在一个由低矮岩石围成的圆圈上，外侧是一个由较高的岩石围成的更宽的圆圈。他们正在决定领事的生死。

“你的妻儿死在了布雷西亚，”弗里曼·甄嘉说道，“就在那个星球和摩斯曼部落打仗的时候。”

“对，”领事答道，“霸主以为整个游群都参与到进攻中了。我什么也没说，没有去纠正他们的观点。”

“但你的妻儿被杀死了。”

领事的目光越过岩石圈，朝已经转向夜幕的山巅望去。“那又怎样？对于这次审判，我并不请求你们宽恕。我也不想你们减轻处罚。我杀死了弗里曼·安迪尔和三名技师。通过事前预谋和恶意预谋，我杀死了他们。杀死了他们，目的没有其他，仅仅是想触发你们的机器，让它打开光阴冢。这一切跟我的妻儿毫无关系！”

一名长满络腮胡的驱逐者，领事听到他被引介为发言人赫凯尔·安尼翁，此人走向前，来到内圈中，说道：“装置是没用的。它根本什么也没做。”

领事转过身，张开嘴，但什么也没说，便又合上了。

“这是个测试。”弗里曼·甄嘉说。

领事的声​​音几乎听不见。“但……光阴冢……打开了。”

“我们知道它们什么时候会打开，”考德威尔·闵孟说道，“我们知道逆熵场的衰减率。那装置只是个测试。”

“测试，”领事重复道，“我杀死了那四个人，全是徒劳。只是个测试。”

“你的妻儿死于驱逐者之手，”弗里曼·甄嘉说，“霸主蹂躏了你的故星茂伊约。在某些参数之内，你的行为是可以预见的。悦石仰赖于此。我们也是。但我们必须了解那是些什么参数。”

领事站起身，走了三步，一直背对着其他人。“全是白费。”

“你说什么？”弗里曼·甄嘉问。在星光和路经的彗星农庄反射的日光下，高挑女人光秃秃的脑袋锃亮无比。

领事柔声笑道：“一切都是白费。甚至是我的背叛。全是假的。白费了。”

发言人考德威尔·闵孟站起身，整了整袍子。“审理会已经作出宣判。”他说。另外十六名驱逐者点点头。

领事转过身。他疲惫的脸上带着一种殷切的表情。“那就来吧。苍天在上，赶紧了结完事吧。”

发言人弗里曼·甄嘉站起身面对着领事。“我们对你的罪行作出宣告，你必须活下来。你必须对你作出的损害进行修复。”

领事的身子摇晃着，似乎被人当面砸了一拳。“不，你们不能.....你们必须.....”

“你必须进入即将来临的乱世，”发言人赫凯尔·安尼翁说，“必须帮助我们让人类分散的家庭实现统一。”

领事举起胳膊，似乎想要防御重拳的猛击。“我不能……没法……我有罪……”

弗里曼·甄嘉向前跨了三步，抓住领事的正式波洛服的前部，无礼地摇晃着他。“你的确有罪。这恰恰就是你必须帮着改进即将来临的乱世的原因。你帮着释放了伯劳。现在你必须回去，目睹它再次被关进樊笼。然后，漫长的和解必须开始。”

她松手放开领事，但领事的肩膀依旧在摇晃。就在此时，山脉旋转着进入日光之下，泪花在领事的眼中闪动。“不。”他低声细语。

弗里曼·甄嘉抚平领事被弄皱的上衣，长长的手指滑到外交官的肩膀上。“我们有自己的先知。圣徒将会和我们一起进行银河的再次播种。那些生活在所谓的霸主谎言中的人，将慢慢爬出依赖内核的世界的废墟，加入我们真正的探索之路……探索宇宙、探索我们每个人内心伟大王国的路。”

领事似乎根本没听进去。他唐突地背转身去。“内核会毁灭你们，”他说，但没有面对任何人，“就像它毁灭霸主一样。”

“你有没有忘记，你的家园是建立在一份庄严的生命契约之上的？”考德威尔·闵孟说。

领事转身面对着这名驱逐者。

“这一契约支配着我们的生命和行为，”闵孟说，“不仅仅是保护旧地的几个物种，而且是要实现多样性的和睦。要将人类的种子播撒到所有世界上，不同的环境中，同时也要神圣对待我们在别处发现的不同生命。”

弗里曼·甄嘉的脸在日光照射下极其明亮。“内核通过让从属物丧失智能来实现统一，”她轻轻说道，“以停滞确保安全。自大流亡以来，人类思想、文化、行为的革命，这些东西都到哪儿去了？”

“被改造成了旧地的苍白克隆物，”考德威尔·闵孟回答，“我们的人类扩张新时代不会改造什么东西。我们会纵情于困苦，我们欢迎陌生之物。我们不会让宇宙适应我们.....我们自己会适应宇宙。”

发言人赫凯尔·安尼翁朝满天繁星挥挥手。“如果人类幸免于此次测试，我们的未来将处在一个个阳光照射的星球之间的黑暗空间中，同时也在这些星球之上。”

领事叹了口气。“我在海伯利安还有朋友，”他说，“我能回去帮他们吗？”

“对，可以。”弗里曼·甄嘉说。

“对抗伯劳？”领事问。

“对，会的。”考德威尔·闵孟说。

“然后活下来目睹乱世？”领事问。

“对，必须。”赫凯尔·安尼翁说。

领事再次叹了口气，他和其他人走到一边，头顶上，一只巨大的蝴蝶缓缓朝石柱圈降下，翅膀装有太阳能电池，闪耀的表皮让它刀枪不入，不受极高真空或者更高辐射的影响。它打开腹舱，让领事入内。

鲸迹中心政府大楼医务室中，保罗·杜雷神父在药物作用下，睡了浅浅的一觉，在梦中，他梦见了冲天大火和世界的覆灭。

除了首席执行官悦石的短暂来访，以及爱德华主教更为短暂的探视，杜雷一整天都独自一人待着，在充满痛苦的阴霾中漂移。这里的医生要求再过十二个小时才可以移动病人，佩森的枢机院同意了。枢机院祝福了病人，并已准备好仪式——离现在还有二十四小时。到时，来自索恩河畔的维勒风榭的耶稣会神父保罗·杜雷，将成为教皇忒亚一世，罗马的第四百八十七任主教，门徒彼得的直接继任者。

他仍然在复原中。血肉在一百万RNA导向器的引导下重新编织，神经以类似的方式重生，这一切归功于现代医学的奇迹——但也没有不可思议到哪里去，杜雷想，只是没有让我痒死而已——这位耶稣会士躺在床上，思绪飞到海伯利安、伯劳、他漫长的一生和上帝宇宙的混乱中去了。最后，杜雷进入睡梦之中，梦见了燃烧的神林，世界树的忠诚之音将他推进传送门，梦见了他的母亲，梦见了一个名叫森法的女人，她现在已经死了，但先前是佩瑞希伯种植园的工人，就在浪漫港东面的纤维塑料地区，偏地中的偏僻之地。

在这些根本上带着悲伤的梦境中，杜雷意识到另一个人的存在：不是另一个梦中人，而是另一个真实的做梦人。

杜雷正和谁并肩走着。空气凉飕飕的，天空是令人心碎的蓝色。他们刚刚拐过路上的一个弯，现在一波湖水映入他们的眼帘，湖岸上立着一列列优雅的林木，后面的山岭组成了它的画框，一行低云为这画面平添戏剧性和恢宏壮丽的视觉效果，一座孤独的小岛似乎正远远地漂浮在如镜子般的平静湖面上。

“温德米尔湖^[62]。”杜雷的同伴说道。

耶稣会士慢慢转过身，他的心扑腾扑腾跳着，脸上挂着焦急的企望神色。不管他原先是怎么期待的，但真正看到他的同伴时，他一点也没有敬畏之情。

一个矮矮的年轻人走在杜雷身边，一身短打，纽扣是皮质的，一条宽皮带，千层底布鞋，一顶旧皮帽，旧皮包，剪裁很古怪、打了很多补丁的裤子，一边肩膀还搭着一件巨大的彩格呢披肩，右手拄着一根手杖。杜雷停下脚步，此人也停了下来，似乎很愿意休息一下。

“弗内斯丘原，坎布里亚山。”年轻人说，举起手杖朝湖对面点了点。

杜雷看见一缕缕赤褐色的头发卷曲着从古怪的帽子下探出，他注意到那淡褐色的大眼睛，还有这男人的矮小身材，他想到，我不是在做梦！但同时他明白，他肯定是在做梦！

“你是……”杜雷开口道，他的心猛烈跳动，感觉恐惧正在内心翻腾。

“约翰。”同伴说，那声音中的平静理智感让杜雷的恐惧稍稍平息了些。“我想，我们今晚会上住在波尼斯。布朗跟我说，那儿有家很棒的客栈，就在湖边。”

杜雷点点头。他根本就不明白这人在说什么。

矮个年轻人凑过身来，温柔地牢牢抓住杜雷的胳膊。“在我之后的那个人要来了，”约翰说，“既不是阿尔法，也不是欧米伽，但我们一定要替此人开路。”

杜雷愚钝地点点头。微风吹过湖面，泛起涟漪，将对面山麓上的新鲜植被气味带了过来。

“那个人将会出生在遥远之地，”约翰说，“比我们种族几世纪以来所知的遥远得多。现在，你的任务跟我一样——就是要为他铺平道路。你不会活着看到那个人传授学说的日子，但你的继任者会。”

“是。”保罗·杜雷说，发现自己口干舌燥。

年轻人脱下帽子，把它别在腰带上，蹲下身捡起一块圆石，将它朝湖面上掷去。波纹慢慢扩散。“该死，”约翰说，“我是想打几个水漂。”他朝杜雷看去，“你必须马上离开医务室，回到佩森。你明白吗？”

杜雷眨眨眼。这句话似乎并不是梦境中的。“为什么？”

“别管为什么，”约翰说，“照我说的做。别等了。如果你不马上离开，以后就没机会了。”

杜雷昏头昏脑地转过身，似乎他能直接走回医院的床上去。他回头朝又矮又瘦的年轻人看了看，那人正站在鹅卵石湖岸边。“那你呢？”

约翰又捡起一块石头，掷了出去，石头仅仅跳了一下，就马上消失在了镜面之下，他摇摇头。“眼下，我很高兴待在这儿，”他说，与其说是对杜雷讲话，不如说是自言自语，“我真的很喜欢这次旅行。”他摇摇头，似乎要把自己从幻想中摇出来，然后抬起头，笑盈盈地看着杜雷。“快走。快挪挪屁股，教皇陛下。”

杜雷感觉震惊、滑稽、恼怒，他张嘴想要反驳，却发现自己正躺在

政府大楼的医务室中的床上。医师把亮度调得很低，以便让他好好睡觉。监控器的小圆珠紧紧抓着他的皮肤。

杜雷在那躺了一分钟，因为三度烧伤的治疗，他感到浑身发痒，很不舒服，同时想到了那个梦境，他觉得那只是个梦罢了，他可以倒头继续睡上几小时，等爱德华蒙席——哦不，主教和其他人来这护送他回去。杜雷闭上双眼，想起了那张既有男子气概，又相当儒雅的脸庞，那双淡褐色的眼睛，那古老的语调。

耶稣会的保罗·杜雷神父坐起身，挣扎着站起，发现衣服不见了，身上只穿着一条医院用纸睡裤，于是他把一条毯子裹在身上，拖着光脚，不等医师对示踪传感器作出反应，就走开了。

在大厅的远端有个仅供医师使用的远距传输器。如果它不让他回家的话，他会再去找另一座。

利·亨特抱着济慈的尸体，走出埋在阴影中的大楼，踏进阳光普照下的西班牙广场。他满心期待，希望能在那里看见正在等他的伯劳。然而，出现在眼前的是匹马。亨特并不擅长辨认马匹，因为这种动物在他的时代已经绝种，但看样子，这匹马就是先前带他们来罗马的那匹。它身后连着同样的小车子——济慈称其为“桅图拉”，就是他们早先坐过的小车子。因为有这辆车子的存在，亨特也更加容易地辨认出了这匹马。

亨特抱着尸体，把它放置在马车座椅上，并小心翼翼地把它用亚麻布包住。马车开始缓缓上路，他紧随一旁，一只手仍然摸着裹尸布。济慈弥留之际，曾叫亨特把他埋在奥理安城墙^[63]和卡伊乌斯·凯斯提乌斯金字塔边上的新教公墓中。亨特隐隐约约记得，在先前他们古怪的旅

途中，他们曾路经奥理安城墙，但是，如果他的生命——或者济慈的葬礼——完全取决于那个地方，他是肯定找不到它的。但不管怎样，马儿似乎认得路。

亨特在慢慢移动的车子旁拖着沉重的步子，他意识到，空气中带着美妙的春晓之味，还有一种腐败植被的含蓄气息。济慈的尸体是不是已经在腐烂了呢？亨特几乎不懂死亡具体意味着什么，他也不想知道。他使劲拍了拍马屁股，赶着马儿，可是那畜生却停了下来，缓缓转过头，向亨特投来一道责难的目光，接着继续它沉重缓慢的步伐。

向亨特泄密的，更多的是眼角瞥到的一丝闪光，而不是什么声音。他飞快地转过身，伯劳就在那儿——在他身后十到十五米外，紧紧跟着马儿的步伐，那是种既庄严但又有点滑稽的进军，每迈一步，插满棘刺的膝盖就高高抬起。日光在甲壳、金属牙和刀刃上闪耀。

亨特心中冒出的第一股冲动是想抛下马车独自跑开，但是他心中又涌起一丝责任感，还有一股更深的迷惘，将那股冲动抑制住。除了西班牙广场，他还能跑到哪儿去呢——而伯劳拦住了去广场唯一的路。

那就姑且把那怪物看作这疯狂吊唁队伍中的一分子吧，亨特转过身，背对着伯劳，继续在马车旁行走，一只手伸进裹尸布，紧紧抓着他朋友的脚踝。

行走的过程中，亨特时刻留意着远距传送门的迹象，或是任何超越十九世纪技术的征兆，或是另一个人的影子。但什么也没有。眼前的幻觉真是逼真——他正走在公元一八二一年二月如春的天气下，正在穿越被人遗弃的罗马。马儿踏上离西班牙台阶一个街区外的某座丘陵，在宽阔的大道和狭窄的小巷中转了好几个弯，经过一座弯曲、崩裂的废墟，

亨特认出这是圆形大剧场。

然后马车停了下来，亨特原本正一边走，一边想入非非，现在突然醒来，左右四顾。他们就在一堆簇叶丛生的石头外面，亨特猜，那就是奥理安城墙。这儿的确有一座小小的金字塔，但是新教公墓——如果那的确是的话——似乎更像是牧场，而不是公墓。绵羊在柏树的树荫下啃草，它们身上的铃铛在沉闷、暖和的空气中发出阴森的叮当声。遍野的青草有齐膝高，甚至更高。亨特眨眨眼，看见孤零零的几块墓石散落各处，被青草半掩。近处，就在啃草的马儿脖子的对面，有一块新开挖的墓穴。

伯劳依旧待在身后十米远处，与瑟瑟的柏树树枝为伍，但亨特望见它那红眼的光芒定睛在墓穴之上。

他绕过那匹正惬意地咀嚼着高草的马儿，向墓穴走去。没有棺材。洞穴大约有四英尺深，堆在对面的泥土散发出一股腐殖质和冰凉土地的气息。那里插着一把长柄铁铲，似乎是墓穴的挖掘者刚刚留下的。一块石板竖立在墓穴顶部，但上面没有任何记号——是块空白墓石。亨特看见石板顶端有什么金属在闪烁，他猛冲过去，拾起那东西，他发现这是自他被绑架到旧地以来看到的第一件现代人工制品。躺在那儿的是支小小的激光笔——就是建筑工人或者艺术家用来在硬质合金上涂写图样的东西。

亨特握着笔转过身，他感觉自己已经武器加身，虽然他觉得，用这细小的光线来阻止伯劳似乎荒唐可笑得很。他把笔塞到衬衣口袋中，开始着手埋葬约翰·济慈。

几分钟后，亨特站在土堆旁，手拿铁铲，低头凝视着还未填土的墓

穴，盯着里面那一小捆毯子。他琢磨着该说点什么。亨特曾历经无数正式的国葬，甚至帮悦石为其中几个人写过颂词，在以前，他完全不会被词语难倒。但是现在，他却想不出任何话语。仅有的听众是那沉默的伯劳，它仍然站在后面，待在柏树的树荫中；当然还有那些绵羊，它们正怯怯地逃离那怪物，身上的铃铛叮当作响，就像一群磨蹭的哀悼者朝墓穴缓缓走来。

亨特想，也许该念点约翰·济慈的原创诗作。但亨特是名政治人员——不是惯于朗读或记忆古诗的人。他回想起，前一天他曾经写下这位朋友背诵的一首诗文片段，但现在已经太迟了，笔记本依然放在西班牙广场房间中的衣柜上。那首诗，讲的是在成为神或上帝的过程中，太多太多的东西涌入脑海……诸如此类的胡话。亨特的记性非常好，但是他还是想不起那首古老大杂烩的第一行是什么。

最后，利·亨特只能姑且沉默了片刻，他低下脑袋，闭着眼睛，偶尔朝伯劳瞅一眼，那怪物仍然站在几丈之外，然后亨特把泥土铲了进去。花的时间比他想象的长。等到他铲光泥土，墓穴的表面还是微微下凹，就好像那尸体太微不足道了，连个小土垛都堆不起来。绵羊从亨特脚边擦过，走到前面去啃墓穴周围的高草、雏菊和紫罗兰。

亨特也许记不起那个男人的诗作，但他没费多少劲就记起来济慈叫他在墓石上刻的碑铭。亨特按动激光笔，在三米高的草儿和土壤中试了试，烧了条沟渠出来，然后踩灭了这条小火苗。亨特第一次听到墓志铭的时候感到很不安——济慈呼哧呼哧的喘息声之下，可以听到寂寞和辛酸。但亨特觉得自己没理由要和他争论。现在，他只需把那句话刻在碑石之上，然后从这地方脱身，避开伯劳，找到回家的路。

激光笔不费吹灰之力就切进了石头，亨特得先在碑石的反面练练，

让自己找到激光合适的深浅，并熟悉它的控制。虽然如此，十五到二十分钟后，亨特完成时，那些字看上去还是既简单又粗糙。

首先是济慈叫他画下的粗略图画——他曾给这位助手看过好几幅草图，那颤巍巍的手把它们描在大页书写纸上——那是一把古希腊里拉琴，八根弦断了四根。亨特画完后，感觉不甚满意——他不是诗歌的读者，更不是什么画家——但是，只要谁知道什么是古希腊里拉，他就很可能认得出来。然后就是铭文本身，按济慈口述，一字不差地写在了上面：

此地长眠者

声名水上书

没有其他。没有生卒年月，甚至没有诗人的名字。亨特朝后退了几步，审视着自己的作品，摇摇头，按了按激光笔把它关掉，但仍然拿在手里，开始返回城市，走的时候，他避开柏树下的怪物，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

在穿越奥理安城墙的坑洞时，亨特停下脚步朝后面望了一眼。那匹马依然拖着车子，已经走下了长长的斜坡，来到一条小溪旁咀嚼甘美的嫩草。绵羊四处乱转，嚼着花儿，墓穴周围的湿润土地上全是它们的足迹。伯劳依然站在原地，在柏树枝形成的凉亭下隐约可见。亨特几乎可以确信，那怪物依旧在注视墓穴。

亨特找到远距传输器的时候已经时至傍晚，一扇暗淡的深蓝矩形门在崩溃的圆形大剧场的正中央发着嗡嗡声。没有触显，也没有点压板。传送门悬在那儿，望不穿里面，但似乎敞开着。

但亨特进不去。

他试了不下五十次，但是那东西的表面紧密得仿若岩石，没法进入。他试探着，用手指摸了摸，安心地把脚踏进去，却被反弹回来；用力朝蓝色矩形撞，朝入口抛石头，看着它们反弹回去；两边都试了试，甚至连边上也试了一下，最后他一遍一遍地向这没用的东西跳去，直到肩膀和胳膊全是一块块的瘀青。

这是远距传输器。他十分确信。但它就是不让他进去。

亨特在圆形大剧场的其他地方看了看，甚至去了地下通道，那里一直有水在滴，还有蝙蝠屎，但是没有另一扇传送门。他搜遍了邻近的街道和街上的建筑。没有传送门。他找了一下午，穿越大会堂和大教堂，住宅和小屋，豪华的公寓大楼和狭窄的小巷。他甚至回了趟西班牙广场，在一楼草草地吃了顿饭，到楼上拿回笔记本和其他他觉得有用的东西，然后永远地离开了。他要去找远距传输器。

圆形大剧场中的那个是他找到的仅有的一个。日落时分，他对着它又挠又抓，最后手指鲜血淋漓，还是没有头绪。那扇门看上去完全正常，发出正常的嗡嗡声，感觉上也没什么毛病，可它就是不让他进去。

一轮月亮升起，从它表面的沙尘暴和云团来看，那不是旧地的月亮，它现在正高挂在圆形大剧场黑色的曲线墙头上。亨特坐在岩石遍地的中心，朝发出蓝光的传送门怒目而视。身后某处，突然传来鸽子狂乱

拍打翅膀的声音，还有小石块掉落在岩石上的嗒嗒声。

亨特痛苦地站起身，从口袋中摸索出激光笔，他站在那儿，双腿叉开，注视着圆形大剧场的一条条裂缝和拱门的阴影，紧张地等待着。没什么动静。

身后突然传来声音，他猛地旋过身，几乎要将激光笔的光束朝远距传送门的表面射去。从那儿伸出一条胳膊。然后一条腿。一个人钻了出来。接着又是一个。

圆形大剧场内回荡起利·亨特的尖叫。

梅伊娜·悦石知道，尽管自己眼下疲乏交加，但即便是打上三十分钟的瞌睡也极不明智。不过自她童年以来，她就一直训练自己，把小睡的时间维持在五到十五分钟之内，通过远离思考的稍事休息来摆脱掉疲劳毒素。

现在，因为前四十八小时的混乱带来的疲惫和眩晕让她感到恶心，她在书房的长沙发上躺了几分钟，倾空了脑袋中的琐事，让自己的下意识在思维和事件的丛林中劈出一条出路。几分钟时间内，她就这么小憩着，在她小憩的片刻之内，她开始做梦。

梅伊娜·悦石笔直坐起身，抖脱肩上轻柔的阿富汗毛毯，眼睛还未睁开，就点了点通信志。“赛德普特拉！通知莫泊阁将军和辛格元帅，三分钟内到我办公室来。”

悦石走进隔壁的洗澡间，经过水浴和声波淋浴，然后拿了件干净衣服——一套极其正式的装束，柔软的黑色马裤尼丝绒，一条金红的议员

绶带，由金色饰针别着，饰针上带有霸主的短线符号，一对可以追溯到天大之误前旧地的耳环，还有附着通信志的黄晶手镯，那是拜伦·拉米亚议员在他结婚前送给她的。一切完毕，她及时回到书房，接见了军部的两位军官。

“执行官大人，您选的时候真不合适，”辛格元帅开口道，“我们正在分析发自无限极海的最后数据，同时在讨论防御阿斯奎斯的舰队调遣工作。”

悦石调出自己的私人远距传输器，示意两人跟上。

辛格踏入险恶的青铜色天空下的金草，他环顾左右。“卡斯卓-劳塞尔，”他说，“听说，早先有届政府叫军部的太空军在这儿建了个私人远距传输器。”

“首席执行官耶夫申斯基把它加进了环网。”悦石说。她挥挥手，传送门消失了。“他觉得最高行政长官应该有个什么地方，内核的监听装置监听不到的地方。”

莫泊阁心神不定地望着地平线附近的一堵乌云，球状闪电在那儿闪亮。“没有地方能完全脱离内核的掌控，”他说，“我正向辛格元帅说起我们的猜疑。”

“不是猜疑，”悦石说，“是事实。我还知道内核在哪里。”

两位军部军官的反应都像是被球状闪电击中了。“哪里？”他俩几乎异口同声道。

悦石来回踱着步。她的灰色短发似乎在带电的空气中闪光。“在远距传输网络中，”她说，“传送门之间。人工智能生活在奇点的假世界

中，就像蜘蛛生活在黑色的蛛网中。而为它们织网的，便是我们。”

莫泊阁是两人中首先开口的。“我的天，”他说，“那我们现在怎么办？装载有内核武器的火炬舰船就要传送到海伯利安领空了，连三小时都不到了。”

悦石将打算告诉了他们。

“不可能，”辛格说，他正下意识地扯着自己的短胡子，“绝对不可能。”

“不，”莫泊阁说，“会成功。时间足够。和前两天的舰队调遣一样混乱无序……”

元帅摇摇头。“从逻辑上来讲这是可能的。但按道理和道德来讲，不可能。不，完全不可能。”

梅伊娜·悦石走向前。“库什万，”她对元帅说，这是她长久以来第一次直呼他的大名，前一次还要追溯到许多年前，那时她还是名年轻议员，而他更是个年轻的军部太空指挥官，“你记不记得，拉米亚议员让我们和稳定派联系的那一阵子？记不记得那个叫云门的人工智能？记得他预言的两个未来吗——其中一个充满了混乱，而另一个则是人类必然的大灭绝？”

辛格转身背对着他们。“我只为军部和霸主效劳。”

“你的职责和我一样，”悦石厉叫道，“为人类效劳。”

辛格举起拳头，似乎准备打击一个无形但极为强大的敌人。“我们根本就不能确定！你从哪儿获得的消息？”

“赛文，”悦石说，“那个赛伯人。”

“赛伯人？”将军嗤之以鼻，“你是说那个画家。或者说，那个极其可怜的拙劣样品。”

“赛伯人。”首席执行官重复道。她跟他们解释了一下。

“赛文是个重建人格？”莫泊阁看上去满腹怀疑，“你找到他了？”

“他找到了我。在一个梦中。他不知用什么办法从他那地方跟我取得了联系。亚瑟，库什万，那就是他的任务。那就是云门派他到环网来的原因。”

“梦，”辛格元帅冷笑道，“这个……赛伯人……告诉你内核藏在远距传输器的网络中……是通过一个梦。”

“对，”悦石说，“我们没多少行动时间了。”

“可是，”莫泊阁说，“如果要进行你的提议……”

“将会让数百万人死亡，”辛格替他结语，“也许是数十亿。经济将会瘫痪。比如鲸心、复兴之矢、新地、天津四、新麦加这些世界——还有卢瑟斯，亚瑟——二十多个世界依赖着其他世界的食物供给。都市星球无法独个生存。”

“它们可以不做都市星球，”悦石说，“可以学着去种田，直到星际贸易复兴。”

“呸！”辛格怒骂道，“经过天灾，经过当局的崩溃，数百万人因为缺乏合适的装备、医药、数据网支持，然后一命呜呼，哈，你说的全是

无稽之谈。”

“我想过这一切，”悦石说，莫泊阁从没听过她这么坚定不移的语气，“我将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刽子手——比希特勒、胡子或者贺瑞斯·格列依高这些人还要臭名昭著。但唯一糟糕的事情就是如何来接手我们的烂摊子。我——还有你们，先生们——将会是人类最大的叛徒。”

“我们不知道。”库什万·辛格咕哝道，就好像是谁对着他的肚子来了几拳，把这句话从中赶了出来。

“我们知道，”悦石说，“环网对内核来说已经毫无用处了。从现在起，反复派和终极派将会把几百万奴隶禁锢在九个迷宫世界的地底下，他们将用人类的神经元突触作为剩下的计算能源。”

“胡说八道，”辛格说，“那些人会死光的。”

梅伊娜·悦石叹了口气，摇摇头。“内核设计出一种寄生物，一种有机装置，名叫十字形，”她说，“那东西……让死人……起死回生。经过几代后，人类将变得智力迟钝，无精打采，没有了未来，但是他们的神经元依旧会服务于内核的目的。”

辛格又转身背对着他们。风暴逼近，沸腾的青铜色云朵纵情奔跃，辛格小小的身形在闪电的幕墙下显出轮廓。“梅伊娜，你在梦中得知了这一切？”

“对。”

“你的梦还说了其他什么吗？”元帅厉叫道。

“内核已经用不到环网，”悦石说，“用不到人类的网络。虽然他们仍将继续住在里面，就像墙内的老鼠，但是他们已经不再需要原先的居住者。人工智能的终极智能将会接管主要的计算职责。”

辛格转身看着她。“梅伊娜，你疯了。你真是疯了。”

悦石飞快走上前，在元帅激活远距传输器前抓住他的胳膊。“库什万，请听我——”

辛格从束腰外衣中掏出一把仪式用钢矛枪，拿它顶着女人的胸脯。“抱歉，执行官大人。但我只为霸主和军部——”

悦石手捂嘴朝后退去，库什万·辛格元帅住了口，瞎子般地凝视了片刻，然后栽倒在草丛中。钢矛枪滚进杂草中。

莫泊阁走上前，捡起枪，把它别在自己的腰带上，然后把手中的死亡之杖放好了。

“你杀了他，”首席执行官说，“本来，如果他不合作，我打算把他留在这儿。让他一个人待在卡斯卓-劳塞尔上。”

“我们不能冒险，”将军说，他把尸体拖到远处，“一切都取决于接下来几小时。”

悦石看着她的老朋友。“你愿意把它进行到底？”

“我们必须，”将军说，“这是我们除去压抑束缚的最后机会。我马上下达部署命令，亲自移交封缄命令。绝大多数舰队都将.....”

“我的天，”梅伊娜·悦石低声说道，低头看着辛格元帅的尸

体，“我做这一切，全是凭一场梦。”

“有时，”莫泊阁将军说，抓住她的手，“正是梦，将我们和机器区别开来。”

死亡，我发现，并不是场令人愉悦的经历。离开西班牙广场熟悉的房间和迅速冷却的躯体，就好像由于火灾或是洪水而被逐出了熟悉的温暖家园，被赶进了黑夜。我感受到十分剧烈的震惊和移情的涌动。我朝超元网猛冲，体验到一种羞耻感，那是一种突如其来的尴尬，当我们在梦中突然意识到自己忘了穿衣服，赤身裸体地站在大庭广众之下时，就会有这样的反应。

赤身裸体，这词用得恰当极了，我拼命维持着自己被扯成碎片的模拟体人格。通过这近乎狂乱的电子云似的记忆和遐想，我想方设法集中十二分的精神，专注于我曾经的合理人类影像——或者至少是我共享过记忆的那个人身上。

约翰·济慈先生，五英尺高。

超元网比以前越发骇人——糟得都没有什么临终的庇护所可以让我逃进去。巨大的形体在黑色的地平线外游移，洪亮的声音在凝结的空虚中回荡，就像被遗弃的城堡中的脚步声。在一切之下、之后，有什么持续不断的令人心惊肉跳的隆隆声，听上去像是什么马车轮胎在石板大路上滚滚而行。

可怜的亨特。我很想回到他身边，如同马利的鬼魂^[64]一样突然出现，告诉他，我现在其实比看上去的要好多了。但是此时此刻，旧地对我来说是个危险地界：伯劳在那儿，它的实体在超元网的数据平面上灼烧，就像黑色天鹅绒上的火焰。

内核正用巨大的能量召唤着我，但那里更加危险。我记起云门在布劳恩·拉米亚面前杀死了另一个济慈——仅仅把那个模拟体的人格往身上捏了捏，就让它简单地分崩离析，那个男人的基本内核记忆就像盐腌的鼻涕虫消融了。

这没什么。

我已经选择死亡，进而获得神格，但在我睡去之前，我还有颇多琐事要做。

超元网让我害怕，但我更怕内核，我必须经过的数据网奇点的黑色通道让我浑身战栗。但是那里什么也没有。

我迅速游进第一个黑色圆锥体，仿佛一片象征性的树叶在极为真实的漩涡中旋转，接着进入了我想要的数据平面，但是我实在是感到头昏眼花、不辨南北，只能在那儿坐了一会儿——不管是访问这些存储器神经中枢的内核人工智能，还是居住在那些数据山脉的紫色裂缝中的噬菌体例行程序，它们都能看见我——但是技术内核中的混乱场面拯救了我：巨大的内核人格正忙于围攻他们自己的特洛伊城，无暇顾及他们的后门。

我找到了想要的超元网存取码和所需的突触脐带，仅仅用了一微秒的工夫，就沿着老路来到了鲸逝中心，进入政府大楼，来到那里的医务室，进入保罗·杜雷药物所致的梦境之中。

我的人格做得最得心应手的一件事就是做梦，我偶然发现，我在苏格兰旅行的记忆造就了一个令人愉悦的梦中场景，在那里，我说服神父叫他离开。身为英国人和自由思想家，我曾反对任何带有天主教教皇制度的东西，但我不得不对耶稣会士表示称颂——他们接受的教导中，服从高于逻辑，就这一次，这一品质给所有人类带来了裨益。当我叫杜雷离开时，他没问缘由……就像一个好孩子一样一觉醒来，裹了条毯子离开了。

梅伊娜·悦石以为我是约瑟夫·赛文，但她接收了我的信息，似乎把那当作上帝发来的神谕。我很想告诉她，不，我不是那个人，我只是古早前来的那个人。但我是来送信的，既然已经送达，那我就可以离开了。

在我回海伯利安超元网的路上，我经过内核，闻到内战的硝烟味，瞥到强烈的耀眼之光，那很可能是云门，他正在被毁灭。这位古老的大师（如果真是他的话），在死时并没有引用公案，而是痛苦地大叫，就像任何有意识的实体在被扔进烤箱中时发出痛苦的声音。

我加紧脚步向前赶去。

连接海伯利安的远距传输纤细异常：是个单独的军用远距传送门，还有一艘已经毁损的跳跃飞船，位于遭到战争破坏的霸主舰船的收缩周界线内。奇点的密蔽场在驱逐者的攻击下，只能抵御几分钟时间了。携带着内核死亡之杖武器的霸主火炬舰船正准备传送至系统内，与此同时我穿了进来，在狭窄的数据网平面中判明了方位，可以好好观察一番。我停下来，观看着接下来发生的事。

“老天，”美利欧·阿朗德溜说，“梅伊娜·悦石正通过一级优先信息流发送信息。”

西奥·雷恩走了过来，和老者一起注视着全息井上方的超驰数据，它们从朦胧慢慢变得清晰。领事原先在卧室中忧郁沉思，现在他从里面走了出来，走下铁制的螺旋楼梯。“又是鲸心来的信息？”他叫道。

“并不单单是给我们的，”西奥说，他审视着红色代码逐渐成形，慢慢隐去，“是条超驰超光转播信息，发送给所有人，所有地方。”

阿朗德溜坐到全息舱的软垫中。“很不对劲。首席执行官以前有没有在全频率上广播过？”

“没有，”西奥·雷恩说，“单是对这样的信息流进行编码，就需要极其惊人的能量。”

领事朝前走来，指着正在消失的编码。“这不是信息流。瞧，是实时传输信息。”

西奥摇摇头。“我们说的是几亿千兆电子伏的传输能量。”

阿朗德溜吹了个口哨。“几亿千兆电子伏，那肯定是十万火急的事情。”

“全体投降，”西奥说，“只有这才会进行全宇宙的实时广播。悦石把信息送往驱逐者、偏地世界、被侵占的星球，还有环网。信息肯定覆盖了所有通信频率、全息电视和数据网波段。肯定是投降。”

“闭嘴。”领事说。看得出来，他喝过酒。

领事从审理会回来后，就一直在喝酒。就在西奥和阿朗德溜拍拍他的背，庆祝他生还归来时，他一直阴郁着脸闷闷不乐，甚至在飞船起飞、飞离游群、加速前往海伯利安时，他的情绪也没多大改善，两个小时以来一直在独自闷头喝酒。

“梅伊娜·悦石不会投降的，”领事含糊其词道，他手里依旧拿着苏格兰威士忌的瓶子，“你们尽管看好。”

火炬舰船“斯蒂芬·霍金”号霸舰，这艘建于二十三世纪、以受人敬仰的著名科学家命名的霸主飞船内，站着亚瑟·莫泊阁将军。他站在C3甲板上，抬起头，示意两名舰桥军官安静。一般情况下，这一等级的火炬舰船会配备二十五名船员。而现在，由于武器舱装载并装备着内核的死亡之杖装置，所以船上仅有莫泊阁和四名志愿者。显示器和计算机谨慎的声音向他们确认，“斯蒂芬·霍金”已经按时间进入航程，正平稳地加速至近量子速度，朝坐落在末睇和它超大月亮之间的拉格朗日点三位置上的军用远距传送门奔赴。末睇传送门直接通向受到勇猛防卫的海伯利安领空的远距传输器。

“离传输点还有一分钟十八秒。”舰桥军官萨卢曼·莫泊阁说道。他是将军的儿子。

莫泊阁点点头，按键播放系统内多频率传输信息。舰桥投影正忙着处理任务数据，所以将军只开启了首席执行官的声音广播。他情不自禁地笑了。要是梅伊娜知道他正指挥着“斯蒂芬·霍金”，她会说什么呢？还是不知道的为好。除了站在这儿，他什么也做不了。他不希望看到自己过去两小时中亲手下达的明确命令所带来的后果。

莫泊阁看着自己的大儿子，满心荣耀，强烈得甚至毗邻痛苦边缘。他可以提拔到此任务中的火炬舰船级人员少之又少，他的儿子是第一个自愿加入的。除却其他缘由，莫泊阁一家的狂热也许可以减少内核的些许疑虑。

“公民朋友，”悦石说道，“这是我作为首席执行官向你们进行最后一次广播。

“这场可怕的战争已经毁灭了我们的三个世界，现在即将侵犯第四个，你们都知道，这场战争一直被认为是驱逐者游群发动的。

“这是谎言。”

通信波段突然受到干扰，模糊起来，消失了。“转到超光。”莫泊阁将军说。

“离传输点还有一分钟三秒。”他的儿子吟诵道。

悦石的声音重新出现，回荡在耳边，因为超光的加密解密而微微有点不清楚。“.....明白我们的祖先.....我们自己.....和一个跟人类命运毫无瓜葛的力量签订了一份浮士德式契约。

“内核是此次入侵的主谋。

“内核应为心灵的漫长、安逸的黑暗时代负责。

“内核应为正在进行的袭击负责，他们想要毁灭人类，将我们从宇宙中抹去，用他们自己设计的机器之神取代我们。”

舰桥军官萨卢曼·莫泊阁一直埋头在仪表盘的圈子中。“离传输点

还有三十八秒。”

莫泊阁点点头。C3舰桥上的另两名船员满脸汗水，闪闪发亮。将军意识到自己的脸上也湿漉漉的。

“……证明内核居住在……一直都居住在……远距传送门的黑暗地界内。他们把自己当成我们的主人。只要环网存在，只要我们挚爱的霸主由远距传输器连接，他们就将一直是我们的主人。”

莫泊阁朝自己的精密计时器瞥了一眼。还有二十八秒。传输至海伯利安——对人类来说——将是实时的。莫泊阁确信无疑，一旦他们进入海伯利安领空，内核的死亡之杖武器就会用某种他不理解的方式触发。死亡的冲击波魔爪将会在两秒不到的时间内触及海伯利安星球，在十多分钟内吞噬驱逐者游群最远的部队。

“因此，”梅伊娜·悦石说，声音第一次出卖了她的情感，“作为人类霸主的议院首席执行官，我已经授权军部的太空军队摧毁所有已知存在的奇点密蔽场和远距传输装置。

“摧毁任务……烙烧任务……将在十秒内启动。

“愿神佑我霸主。

“愿神宽恕我们。”

舰桥军官萨卢曼·莫泊阁满心平静地说道：“离传输还有五秒，父亲。”

莫泊阁的目光穿越舰桥，定格在儿子身上。年轻人身后的投影显示出慢慢增大的传送门，慢慢增大，最后环绕住他们。

“我爱你。”将军说。

两点六秒内，连接七千二百万远距传送门的三百六十三个奇点密蔽球被摧毁。军部的舰队，由莫泊阁签发的行政命令所部署，立即对三分钟前刚刚启封的命令作出专业响应，用火箭弹、切割武器、等离子炸弹摧毁了脆弱的远距传输球。

三秒过后，残骸的云雾还在弥散，几百艘军部的太空飞船发现自己搁浅了，大家都被分隔了，即使通过霍金驱动器，同其他系统也隔着几星期到几个月的距离，还有几年的时间债。

成千上万的人羁绊在远距传输的运输途中。许多人当即毙命，被撕碎或者是扯成两半。还有更多人在传送门在身前或身后瘫痪前，被切断了胳膊。有些人仅仅是消失了。

这就是“斯蒂芬·霍金”号霸舰的命运——同预期的一模一样——在飞船进行传送的那一刹那，进口和出口传送门被巧妙地毁灭，这艘火炬舰船的所有部分都没有在真实空间中幸存。后来的测试给予了确定性结论：所谓的死亡之杖武器就在传送门之间的奇怪内核地理（不管那是什么时间和空间）中被触发。

所致结果无人知晓。

但对环网其余世界和公民造成的结果马上显露。

数据网，历经七个世纪的历史，其中至少有四个世纪，几乎人人都

得靠它生存，它包括了全局和所有的通信及存取波段，现在就那么不复存在了。在那个时刻，几十万公民发了疯——因为感觉的丢失而无比震惊，突发紧张症，对他们来说，那些感觉甚至比视觉和听觉还要重要。

几百万数据平面的操作者，包括许许多多所谓的赛伯飙客和系统牛仔，都迷失了，要么是他们的模拟体人格遭受到数据网的坠毁，要么是他们的大脑因神经分流器过载而烧毁，要么是死于后来被称作是“零零反馈”的效应。

数百万人的居所成了孤立的死亡地牢，因为这些地方只能通过远距传输器访问，结果这数百万人全部死于非命。

末日赎罪教会的主教——伯劳教会的领导者——精心安排自己在末日时刻袖手旁观，现在正舒舒服服地待在某个中部被挖空的山脉中，储备丰富，那是永埔星北区乌鸦山脉的地底深处。众多远距传输器是仅有的进出通道。主教和上千侍僧、驱魔师、诵经师、看门人张牙舞爪地奔进内部圣所，争夺上帝的最后一点空气，随之一命呜呼。

泰伦娜·绿翼-翡——百万富翁出版商——已达九十七标准岁，由于鲍尔森理疗和冰冻沉眠术，活了整整三百多年。但她犯了大错，在那重要的一天，竟然待在了鲸逝中心第五城市巴别区超线尖塔四百三十五楼的办公室中，而那办公室仅能通过远距传输器进出。起先她相信远距传输服务会很快恢复，但十五个小时之后，她终于听从自己雇员的通信电话请求，卸下密蔽场墙，以便让电磁车来接她。

泰伦娜实在是太粗心大意，没有按指示去做。爆炸性减压将她从四百三十五楼抛出，就像摇得过头的香槟酒瓶的软木塞。在外面等待的电磁车中的雇员和救援队成员断言，在整个四百米的坠落过程中，这老女

人一直在滔滔不绝地咒骂老天。

大多数世界上，混乱得到了新的定义。

环网经济的很大一部分随着当地的数据网和环网万方网的消失而不复存在。数万亿马克——血汗钱和黑钱——转瞬不见。寰宇卡不再起作用。日常生活的系统开始咳嗽、残喘、关闭。现在，如果不用黑市币或者钞票，就无法购买日用品，无法在公共传输线上付费旅行，无法付清最小额的债务，也无法接受任何服务，这将持续几星期，或者几个月，甚或几年，一切都取决于这是哪个世界。

如同海啸般席卷而来的全网上下的大萧条仅仅是次要之事，可待以后思量。对大多数家庭来说，随之而来的剧烈结果都是马上冲着个人去的。

父母亲如往常一样传送到其他地方工作去了，比如说从天津四丁到了复兴之矢，可是，今晚他们回来晚了，不是一小时，而是——如果他们能找到即刻出发的传输工具，也就是仅有的几艘依旧在世界之间痛苦旅行的霍金驱动神行舰之一——十一年。

小康家庭的成员聆听悦石的演讲时，正待在他们多重世界的时髦宅邸中。他们抬起头面面相觑，仅由一间间房间之间敞开的传送门隔开，相离区区几米，眨眼之间，就远隔几光年和数年的真实时间，他们的房间现在已经变得完全密不透风了。

孩子在学校，在营地，或是玩耍，或是由保姆照管。但在与父母重聚前，将早已长大成人。

中央广场，虽然早先因战争之风被截去几段，但现在发现自己已经全然湮没无闻，那些漂亮商店和卓越旅馆的无尽环带被切成了俗气的段落，将永远不能重新团聚。

随着巨大的传送门变得晦暗死寂，特提斯河已成一潭死水。河水涌出、干涸，鱼儿们在二百个太阳的照射下烂成一堆。

暴动肆虐。卢瑟斯将自己扯碎，就像一头狼撕咬着自己的内脏。新麦加上殉难者前仆后继。青岛-西双版纳庆祝自己从驱逐者游牧部落的魔爪下解脱，并绞死了上千名前霸主官吏。

茂伊约也发生了暴动，但是作为庆贺，数十万第一家庭的后裔把接管这个世界的外世界人赶下台，重新驾驭起移动小岛。之后，数百万突遭巨变而垮台的度假屋所有者被迫拆除上千座钻油塔和旅游中心，这些东西就如痘疮般将赤道群岛弄得全是麻点。

复兴之矢上，发生一阵短暂的暴力行为，紧接着社会成功重组，并作出了一系列努力，为没有农庄的都市世界提供必需品。

北岛上，城市空空荡荡，人们回到海岸、冰海和他们祖传的渔船上。

帕瓦蒂上，一片混乱，内战硝烟弥漫。

天龙星七号上，人们开始狂欢革命，紧接着，一种逆转录酶病毒瘟疫暴发。

富士星上，在泰然处之之后，人们立即建立轨道造船厂，并造出一批霍金驱动神行舰。

阿斯奎斯上，人们竖指怒骂，随后，世界国会的社会主义工党胜利胜出。

佩森上，人人祈祷。新教皇，教皇陛下忒亚一世召集理事会召开大会——梵蒂冈第三十九届政府——宣布教会生命的新纪元，并授权理事会准备传教士的漫长传教之旅。许许多多传教士。许许多多传教之旅。教皇忒亚宣布，这些传教士并不是说客，而是探索者。教会，如同许多习惯于生存在灭绝边缘的物种，适应并坚忍着。

潭蓓星上，暴动，死亡，煽动者兴起。

火星上，奥林帕斯司令部暂时通过超光与远在异地的军队取得联系。他们确认所有地方的“驱逐者攻击波”已经突然中止，除了海伯利安系统。被截取的内核飞船空空如也，也没有程序化指令。侵略结束。

迈塔科瑟上，暴动，报复。

库姆·利雅得上，一名自封的信奉原教旨的什叶派阿亚图拉^[65]走出沙漠，召集了十万信徒，几小时内就将逊尼派地方自治政府血洗一空。新的革命政府让毛拉重掌大权，扭转历史乾坤，回到两千年前。人们欢呼雷动。

阿马加斯特这个边陲世界上，事情一如既往，只是没了游客、新考古学家和其他进口的乐趣。阿马加斯特是个迷宫世界。那里的迷宫依然空空如也。

希伯伦上，新耶路撒冷这个外世界中心惶恐不安，但是犹太复国主义的长者很快就恢复了城市和世界的秩序。制订出计划。珍贵的外世界必需品按定量配给并得以共享。沙漠被开垦。农庄被开拓。树木被种植

妥当。人们互相诉苦，感谢上帝让他们得以解救，也和上帝争论这同一解救带来的困苦，然后继续做他们的事。

神林上，整片整片的土地依然在燃烧，烟雾的幕布罩住了整片天空。在最后的“游群”离开后，很快，二十多艘巨树之舰腾空而起，穿越云层，在聚变推进器的推动下缓缓攀向高空，同时由尔格生成密蔽场，保护着树体。一脱离重力井，大多数巨树之舰就开始沿宇宙的黄道面朝四面八方奔赴，开始长时间的加速旋转，进行量子跃迁。超光信息流从巨树之舰跃向远处等待着的游群中。重新播种开始了。

鲸逝中心这个权力、财富、商业、政府中心上，饥饿的幸存者离开危险的大厦、无用的城市、无能的轨道聚集地，倾涌而出，想找谁骂一顿。想找谁惩罚一番。

他们不必走远就能找到。

传送门彻底终止运转的时候，范希特将军正在政府大楼中，现在他正指挥着剩下的二百名海兵和六十八名安全人员守卫着综合楼。前首席执行官梅伊娜·悦石依旧统领着六名禁卫军官。科尔谢夫和其他高级议员早已乘着第一艘，也是最后一艘军部的撤离用登陆飞船溜之大吉，他给悦石留下了那六个人。

暴徒从不知何处搞到了反空导弹和切割武器，另三百名政府大楼雇员和难民都不想到其他地方去，直到包围圈解除或者防护盾停止运行。悦石站在前方观测点上，注视着大屠杀。暴徒已经将鹿苑和整齐布置的花园中的大多数东西摧毁殆尽，但最后，阻断场和密蔽场的最后一条界线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现在至少有三百万狂怒之人正挤压着屏障，暴徒

的数量每一秒都在增加。

“你能否让密蔽场退后五十米，然后在暴徒涌进来前，重新把它们恢复？”悦石问将军。西方的城市冒着冲天火光，烟雾笼罩着整片天空。上千男人和女人被身后的长龙推挤，朝朦胧的密蔽场撞去，最后那闪光墙壁的底下两米看上去像是被涂上了草莓酱。上万人不顾密蔽场对他们神经和骨头造成的痛楚，不断朝内场挤去。

“可以，执行官大人，”范希特说，“但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想出去和他们谈谈。”悦石的声音听上去疲惫至极。

海军士兵盯着她，确信她是在开什么无趣的玩笑。“执行官大人，一个月后他们会愿意听你.....或是我们.....在电台或全息电视上讲话。一年，也许两年，在恢复秩序、配给工作顺利进行后，他们会原谅的。但要等到下一代，才会真正理解你所做的.....理解你拯救了他们.....拯救了我们所有人。”

“我想和他们谈谈，”梅伊娜·悦石说，“我有些东西要给他们。”

范希特摇摇头，看着围成一个圈的军部军官，他们先前正透过掩体的口子朝外面的暴徒张望，现在转而盯着悦石，脸上带着一模一样的怀疑和恐惧。

“我得先和首席执行官科尔谢夫商量一下。”范希特将军说。

“不，”梅伊娜·悦石筋疲力尽地说，“他统治的是一个不复存在的帝国。而我依然统治着被我摧毁的世界。”她朝自己的禁卫军点点头，卫士们从橙黑相间的长衫中掏出了死亡之杖。

所有的军部军官都没动。范希特将军说：“梅伊娜，下一艘撤退飞船会及时抵达的。”

悦石点点头，似乎有点心不在焉。“我想，它会在内花园降落。暴徒会暂时不知所措。收回外部密蔽场会让他们暂时犹豫一下。”她环顾左右，似乎忘了什么东西，然后她向范希特伸出手，“再见，马克。谢谢你。请好好照管我的人民。”

范希特和她握了握手，眼前的女人整了整绶带，心不在焉地碰了碰手镯通信志，似乎在祈求好运，然后和四名禁卫军一同走出掩体。这一小群人越过被肆意践踏的花园，缓缓走向密蔽场。对面暴徒的反应似乎像是个单独的无头无脑的有机体，不断挤压着紫色的阻断场，嘴里叫嚣着疯狂的话语。

悦石转过身，举起一只手仿佛要挥舞，但是示意禁卫军回去。四名卫士匆匆穿过蓬乱的草地。

“快。”剩下的禁卫军中年纪较大的一个说道。他指着阻断场的遥控装置。

“滚你娘。”范希特将军清楚地说道。只要他活着，就没人敢走近遥控装置一步。

但范希特忘了悦石依旧有接入代码，能够进入战术密光链接。他看见前任执行官拿起通信志，但他反应得太慢。遥控装置上的灯闪着红色，然后是绿色，外部场突然消失，之后在五十米内重新出现。刹那间，梅伊娜·悦石就一个人站在了场外，和百万暴徒之间毫无阻隔，除了几米长的草地和无数的尸体，那些尸体在场墙的突然退却下砰然倒地。

悦石举起双臂，似乎想要拥抱暴徒。那三秒钟时间仿佛凝固不动了，现场一片寂静，无人动弹一下。紧接着，暴徒怒吼着，仿佛一头巨大猛兽咆哮着，成千上万人朝前涌来，手上抄着棍子、石头、刀子和碎瓶子。

在那刹那之间，在范希特看来，悦石就像是一块无动于衷的岩石屹立在那里，忍受着乌合之众的巨浪拍击。他看见她的黑色领带和明亮的绶带，看见她笔挺地挺立在那儿，手臂依然高举，但随后成百上千人潮涌而来，人群紧紧包围，首席执行官消失了。

禁卫军放下武器，海军警卫立即把他们给扣押了。

“把密蔽场变暗，”范希特命令道，“叫登陆飞船五分钟后降落到内花园。快！”

将军转身离去。

“我的天。”西奥·雷恩一面看着支离破碎的报告不断在超光之上涌进来，一面说道。有那么多短得只有毫秒长的信息流被送了进来，以至于计算机完全没法把它们分开。造成的结果是一堆疯狂的大杂烩。

“播放奇点密蔽球的毁灭过程。”领事说。

“好的，先生。”飞船回答，中断了超光信息，取而代之的是白色脉冲的突然爆发，紧接着，随着奇点吞噬自己，吞噬方圆六千公里范围内的一切，众人眼前展现出一朵短暂盛开的残骸之花和突然的塌陷。工具显示了重力潮汐效应：在如此远的距离下很容易校正，但也对固定在海伯利安战斗的霸主和驱逐者飞船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行了。”领事说。超光报告的急流又涌了回来。

“真的假的？”阿朗德溜问。

“真的，”领事说，“海伯利安又成了偏地世界。但这次，已经没有环网，也没有所谓的偏地了。”

“难以置信。”西奥·雷恩说。前任总督坐在那儿喝着苏格兰威士忌——这是领事第一次看见自己的助手开怀畅饮。西奥又给自己倒了一杯。“环网……没了。五百年的扩张灰飞烟灭。”

“没有灰飞烟灭，”领事说，他把自己未喝完的酒杯放在桌上，“星球还存在。文化会分散成长，但我们依旧拥有霍金驱动器。这是我们自行研发的进步科技，而不是向内核租来的。”

美利欧·阿朗德溜凑过来，手掌并拢，似乎在祈祷。“内核真的消失了吗？真的毁灭了？”

领事竖耳倾听着超光无像波段上发出的喋喋不休的声音、呼喊、恳求、军事报告、呼救的祈求，他听了一会儿。“也许没有被毁，”他说，“但是被切断了，封住了。”

西奥将酒一饮而尽，小心翼翼地把杯子放了下来。他绿色的眼眸射出平静、呆滞的目光。“你觉得有……它们有其他蛛网？其他远距传输系统？备用的内核？”

领事打了个手势。“我们知道它们成功地创造了终极智能。也许那个终极智能允许对……内核进行……筛选。也许它是想让一些老牌的人工智能成为一个流水线——以弱化的能力——就像那些人工智能计划让

数十亿人类作为备胎一样。”

忽然间，喋喋不休的超光信息戛然而止，似乎信息被一把刀咔嚓一下切断了。

“飞船？”领事询问道，他怀疑，是不是接收器的什么地方出了能量故障。

“所有的超光信息中止，大多数在半途中。”飞船说。

领事觉得自己的心猛地跳动起来，他想起了死亡之杖武器。但是，不，他立即明白，那武器不可能立刻影响到所有的世界。即便有上百装置同时触发，但军部和其他遥远的发射源发送最后咨文时还是会有时间滞后的。但那该是什么呢？

“信息似乎是因为传导介质中的干扰而被切断的，”飞船说，“但是，据我现在所知，这是不可能的。”

领事站起身。传导介质中的干扰？超光介质，就人类所理解的，是时空本身的普朗克无限拓扑超弦地形：也就是被人工智能神秘地称为“凝结的空虚”的东西。那种介质不可能受到干扰。

飞船突然说道：“收到超光信息——发送源：所有地方；加密基础：无限；信息流速率：实时。”

领事张嘴想叫飞船别再滔滔不绝地胡说八道，但突然间，全息井上的空气模糊了，涌现出某种既不是图像也不是数据列的东西，有个声音说道：

“从今往后，此频段将不再允许你们滥用。你们已经干扰到其他极

为严肃地使用此频段的人。当你们明白此频段的真正用途之时，我们将恢复它的访问。再见。”

三个人坐在那儿，一直沉默着，除了通风扇安心的急流声和行进中的无数绵软之声。最后，领事说道：“飞船，请发送一份标准超光时间定位信息流，不要加密。另外加上一句‘接收到的驻地请回复’。”

几秒的短暂停顿——对飞船的人工智能级别的电脑来说，这么漫长的响应时间真是不可思议。“抱歉，我办不到。”最后它终于响应道。

“为什么办不到？”领事问。

“超光传输信息已经不再……允许。超弦介质不再接受调谐。”

“超光上什么都没了么？”西奥问，他盯着全息井上方空空荡荡的空间，似乎谁在全息电影放到最激动人心的部分时，突然把它关掉了。

飞船再一次停顿了一下。“实际上，雷恩先生，”它说，“从今往后不会再有超光了。”

“真他妈要命。”领事嘟囔道。他咕嘟咕嘟一口喝干自己的酒，走到吧台上又倒了一杯。“中国古代的骂人话。”他嘀咕着。

美利欧·阿朗德溜抬起头。“什么？”

领事举杯痛饮。“中国古代的骂人话，”他说，“宁为太平狗，不为乱世狗。”

似乎是为了补偿超光带来的损失，飞船开始播放系统内的广播音频和截取到的密光乱语，同时投放出海伯利安蓝白球体的实时景象，随着

他们以三百倍的重力加速度朝它减速，那星球旋转着，慢慢增大。

在从我的选择余地中逃脱前，我逃出了环网数据网。

真是难以置信，真是奇怪得让人不安，我看见万方网正在吞噬自己。布劳恩·拉米亚眼中的万方网是一个有机体，一个有意识的生物体，与其说是城市，不如说更像一种生态系统。基本上就是这样。现在，由于远距传输连接已经终止，那些大道中的世界往自己身上折叠、塌陷，外部数据网也同时崩溃，就好像一个大帐篷突然没了撑竿、铁丝、支索或者桩柱，万方网吞噬了自己，仿佛某种贪婪的食肉动物突然发了疯——撕咬着自己的尾巴、肚子、内脏、前蹄和心脏——直到最后只剩下愚蠢的爪子，猛咬着一片空虚。

超元网依旧存在。但它现在比以前更加荒芜一片了。

未知时间、空间的黑色森林。

黑夜中的声音。

狮。

虎。

熊。

凝结的空虚震动一下，就给人类的宇宙送去一条陈腐信息，仿若地震放射的波动穿越坚硬的岩石。我匆匆忙忙穿越海伯利安上方流动的超元网，忍不住笑了。那景象，就好像是上帝的模拟体厌倦了蚂蚁在自己的大脚趾上胡乱涂鸦一样。

我没有在超元网中看见上帝——或者是他们中的一个。我没有试。我自己的问题已经够多的了。

现在，环网和内核入口的黑色漩涡已经不见，如同被割掉的肿瘤从空间和时间中抹去，彻底消失，就像水面的漩涡在风暴过后平息了。

除非我勇敢地去面对超元网，不然我就困在这里了。

但我还不想去面对。还不是时候。

但这是我想去的地方。在这里，在海伯利安系统、这个世界本身的可怜残迹中，数据网几乎消失不见，同时军部舰队的残骸就像太阳暴晒下的池塘尽数干涸，但是透过超元网，光阴冢正在闪耀，仿佛凝结的黑暗中的灯塔。如果远距传输器连接是黑色的漩涡，那么闪耀的光阴冢就像是散发扩散光线的白洞。

我朝它们移去。到目前为止，作为古早前来的那个人，我所能做的只是出现在其他人的梦中。而现在，是时候拿出实际行动来了。

索尔等待着。

自他把自己唯一的孩子献给伯劳以来，已经过了几个小时。他已经几天几夜没吃饭、没睡觉了。风暴在他四周肆虐，平息，光阴冢光辉闪

耀，隆隆作响，仿佛是失控的核反应堆，时间潮汐正以海啸般的力量鞭挞着他。但索尔紧紧抓着狮身人面像的岩石台阶，任凭这一切肆虐，他等待着。现在，他还在等待。

索尔半昏半醒，被疲劳和对自己女儿的担心连续击打，他发现自己那学者的大脑正飞速运转。

索尔·温特伯，这名历史学家兼古典学者兼哲学家，一生中绝大多数时间，职业生涯的所有时间，都是在悉心研究人类宗教行为中的伦理。宗教和伦理学并不总是——甚至并不经常是——互相一致的。宗教绝对主义，或者基要主义，或者狂暴的相对主义所要求的，经常反映了当代文化或偏见中的最糟糕部分，而不是反映一个人和上帝可以带着真正的正义感共生的系统。索尔最著名的著作最后被命名为《亚伯拉罕的难题》，这本书的销量相当可观，他自己在为学术出版社编撰书籍时，从没梦想过如此的状况。写这本书的时候，瑞秋正慢慢向梅林症的死期走进，书的内容，显而易见，是在讨论亚伯拉罕的艰难抉择，在面对上帝直接向他下达献祭亲生儿子的命令时，到底是服从，还是违抗呢？

索尔在书中写道，原始时代需要原始的服从，稍后的世代进化到某个时刻，在这一时刻父母们将自己献祭——就好像染污旧地历史的烤炉中的黑夜——而当前世代必须拒绝任何要求牺牲的命令。索尔写道，不管上帝现在在人类意识中以何种形式存在——不论是复仇主义者下意识的简单显灵，还是在哲学或者伦理学进化上的更有意识的尝试——人类都不再同意以上帝之名做出献祭。牺牲，以及对牺牲作出的服从，是在用鲜血书写人类的历史。

然而几小时前，很久之前，索尔·温特伯却将自己唯一的孩子交给了那个代表死亡的怪物。

好几年来，在他梦中出现的声音命令他那么做。好几年来，索尔都拒绝那么做。但最终，他还是同意了，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时间，没有任何希望了，他也明白了这几年来在他和萨莱梦中出现的声音不是上帝的，也不是和伯劳站在同一阵线的某种黑暗势力的。

那是他们女儿的声音。

这突然的醍醐灌顶，超越了索尔·温特伯的痛苦和悲伤，他彻然大悟，为什么亚伯拉罕会同意上帝的命令，要他献祭他的儿子以撒。

这不是服从。

更不是爱上帝胜于爱自己的儿子。

亚伯拉罕在试探上帝。

上帝在最后时刻拒绝了牺牲，阻止匕首的刺下，他也由此赢得了人心——在亚伯拉罕的眼中，在他子孙后代的心目中——他成为了亚伯拉罕的上帝。

索尔哆嗦着，他想到，亚伯拉罕完全没有装腔作势，完全没有伪装自己的意愿，假装要牺牲自己的孩子，正是如此，才帮助打造出伟大神祇和人类之间的纽带。亚伯拉罕打内心知道他会杀死自己的儿子。而上帝，不管祂拥有什么样的形态，必须明白亚伯拉罕的决心，必须感觉到其中的悲痛，对于亚伯拉罕来说，即将毁灭的是这个宇宙中最为珍贵的东西。

亚伯拉罕来此不是为了献祭，而是为了明确了解，这个上帝是不是一个可以信赖和服从的神祇。除此以外，没有其他试验可以测试出。

狮身人面像似乎在时间的风暴海洋中上下翻腾起伏，索尔紧紧抓着岩石台阶，他想，那为什么要重复这一试验呢？对人类来说，这当中隐含着什么即将到来的可怕新启示呢？

然后索尔明白了——他想到了年轻的布劳恩告诉他的话，他想到了朝圣旅途中分享的故事，他想到了过去几周自己的个人发现——机械终极智能，不管它是什么东西，它所作的努力就是要冲洗出失踪的人类神格的移情实体，但这了无用处。索尔已经看不见悬崖顶上的荆棘树，也看不见它的金属树枝和受苦受难的广大民众，但他现在清清楚楚地明白，那东西和伯劳一样都是有机的机器——是在宇宙间传播痛苦的工具，用以逼迫人类的神格部分作出回应，让他现身。

如果上帝进化了（索尔确信上帝肯定会），那么，肯定是朝移情进化而去——朝苦难的共感进化，而不是朝力量和统治进化。但朝圣者看到的可怕之树——可怜的马丁·塞利纳斯就是上面的牺牲品之一——并不能召唤失踪的神力。

索尔现在意识到，不管机器之神拥有什么形态，它很有见识，知道移情是对其他人痛苦的反应，但是这一终极智能也太过愚蠢，不明白移情（按照人类和人类的终极智能的说法）不仅仅如此。移情和爱不可分割，也同样难以理解。机器终极智能永远也不会懂——甚至无法用它来引诱人类终极智能的那部分，正是那一部分在遥远的未来厌倦了战争。

爱，这最为平常的东西，宗教动机中最为陈腐的东西，它拥有极为强大的力量——现在索尔明白了——它的力量甚至比强力核武器、弱力核武器、电磁或者重力还要大。爱是另一种力量，索尔意识到。凝结的空虚，如同亚量子般不可捉摸，将信息在一个个光子间传递，它恰恰就是爱。

但是，爱——简单、平庸的爱——能够解释这所谓的人类本性吗？科学家为了研究这些人类本性，已经齐齐摇了七个多世纪的脑袋了。它能够解释每一个巧合的无限之弦吗？那些无限之弦引发了一个宇宙，这个宇宙正好拥有合适数量的维度，正好拥有正确的电子校正值，正好有精确的重力规则，正好有合适年龄的恒星，正好拥有完美的前生态系统，然后创造出完美的病毒，它们正好变成合适的DNA——总而言之，这一系列的巧合，在精确度和正确性上非常荒谬，违抗了逻辑，违抗了协定，甚至违抗了宗教诠释。爱？

七个世纪以来，由于大一统理论、超弦后量子物理学和内核给予的宇宙诠释论（这个理论认为宇宙是独立的，无限的，没有大爆炸奇点或者相应的终点）的存在，几乎已经把上帝的角色——早期的人神同形同性论或者复杂的后爱因斯坦论——给抹去了，甚至抹去了看护者角色，或者造化前的规则创造者角色。现代宇宙，就机器和人类所理解的，不需要什么创造者，说实话，也不允许什么创造者。它的规则很少会允许小修小补，不会允许什么大修大改。它没有开始，也不会结束，它超越了扩张和收缩的循环，一如旧地定期、自我调节的四季。那里没有爱的容身之地。

看样子，亚伯拉罕献祭出自己的孩子，是在测试一个幻影。

看样子，索尔带着自己垂死的爱女，历尽千辛穿过几百光年，却是在回应子虚乌有。

但现在，狮身人面像蒙蒙出现在他的头顶，旭日的第一缕阳光将海伯利安的天空照得惨白，索尔意识到，他是对着一个比伯劳的恐惧或者痛苦的领地更为基础、更有说服力的力量作出了回应。如果他是对的——他不知道，但他感觉上是这样——那么爱就像是重力、物质、反物

质一样，连接进了宇宙结构中。对于某个上帝来说，它的确有容身之地，不是在屏障间的网络里，不是在大道上的奇点裂缝中，也不是在万物网之前、之外的某处.....而是在万物的实质之中。同宇宙一样进化。同宇宙的可学习部分一样学习。同人类一样爱。

索尔抬起膝，站起身。时间潮汐的风暴似乎略微平息了，虽然前九十九次他都失败了，但他觉得还可以再试一试，看看能否进入墓冢。

璀璨的光线依旧从里面射出，伯劳就是从那里现身，带走自己的女儿并在里面消失的。但现在，随着清晨慢慢到来，天空渐渐变亮，满天繁星正在消失。

索尔爬上台阶。

他回忆起在巴纳之域的故居，瑞秋——当时她才十岁——曾企图爬上镇上最高的榆树，离顶端还有五米远的距离时，却掉了下来。索尔闻讯一头冲向医疗中心，发现孩子漂浮在恢复性营养液中，经受着痛苦：一片肺叶被刺穿，一条腿和两根肋骨摔断，下巴断裂，还有无数割伤和瘀肿。她朝他微笑，翘起大拇指，张开缝了许多针的下颚说道：“下次我一定能成功！”

那晚，瑞秋进入梦乡时，索尔和萨莱坐在医疗中心内。他们等待着清晨的来临。索尔整夜都握着妻子的手。

现在，他也在等待。

从狮身人面像敞开的入口中涌出阵阵时间潮汐，依旧将索尔拒之门外，仿佛不屈不挠的暴风，他倚靠在那儿，就像一尊固定不动的石雕矗

立在五米外，等待着，眯眼望进那炫目之光。

他抬起头，看见一艘正在降落的太空飞船的聚变火焰划过黎明前的天空，但他并没有朝后退却。他转过头，听见飞船着陆的声音，看见三个人影走了出来，但他还是没有后退。他回过头，听见山谷深处传出的另一些声音、喊叫，扫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好似消防员一样扛着另一个人，从翡翠莹对面朝他走来，但他依旧没有后退。

所有这些都和他的孩子无关。他在等瑞秋回来。

即便没有数据网，我的人格也很容易就进入包围了海伯利安的醇厚的凝结的空虚之汤。我的反应是想拜见将要成为那个人的人，但是，虽然那人的光辉统治着超元网，我还是没有做好准备。我，毕竟，是小小的约翰·济慈，而非施洗约翰。

狮身人面像——一个仿造真实生物创造的墓冢，未来的几个世纪都不会有基因工程师把它创造出来——是个时间能量的大漩涡。在我扩延的视野中，能看到好几座狮身人面像：一座逆熵场墓冢，载着伯劳这货物逆时间而来，就像某种密封的集装箱，里面装着致命的细菌；一座活跃的、多变的狮身人面像（就是它感染了瑞秋·温特伯），带着它最初的成就，打开了时间的大门；还有一座已经打开了的狮身人面像，正再一次顺着时间移动。最后那座狮身人面像是扇光线璀璨的大门，它的光耀仅次于将要成为那个人的人，用它那超元网的大营火照亮了海伯利安。

我向这光芒之地降去，正好目睹了索尔·温特伯把他的女儿献给伯劳。

即便我来得早一点，我也无法干预这件事。即便我能，我也不会那么做。所有超越理性的世界都仰赖这一举动。

但我静静等在狮身人面像中，等着伯劳抱着它那柔弱的货物从旁经过。现在我能看见那孩子了。她仅有几秒钟存活时间了，浑身布满污痕，湿漉漉、皱巴巴的，正号啕大哭着。按照我独身的旧日看法和沉思诗人的态度，我发现自己很难理解这痛哭着的难看孩子对她父亲和这宇宙造成的吸引力。

但是，那孩子的血肉之躯——尽管这新生之体是那么不漂亮——被伯劳的刀刃之爪抓着，也让我内心躁动不安起来。

伯劳迈了三步，走进狮身人面像，把它和孩子推前了几个小时。就在入口那边，时间长河猛然加速。如果我不马上做点什么，就太迟了——伯劳将会使用这传送门带着孩子离开，去到它想要去的遥远未来的黑洞之中。

一些景象不由自主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蜘蛛吸干它们牺牲品的体液，掘土蜂将它们自己的幼虫埋在猎物的麻痹躯体内，那是孵化和食物的最佳源泉。

我必须行动，但比起在内核，我在这里更加没有可靠的实体。伯劳从我身体中一穿而过，就好像我是个无形的全息像一样。在这儿，我的模拟体人格派不上一点用场，毫无武装，毫无实质，仿佛一小缕沼气。

但是沼气是没有脑子的，而约翰·济慈有。

伯劳又迈了两步，索尔和外面的其他人又远离了几个小时。我看见伯劳的解剖刀手指切进不断哭喊的婴儿的皮肤中，渗出点点鲜血。

见鬼去吧。

外面，狮身人面像宽阔的岩石门廊已经被流进墓冢的时间能量淹没，门廊中躺着背包、毯子、废弃的食品容器，还有索尔和其他朝圣者丢弃在那里的所有零碎物件。

包括一个莫比斯立方体。

箱子在圣徒的巨树之舰“伊戈德拉希尔”上被八级的密蔽场密封，当时，巨树的忠诚之音海特·马斯蒂恩刚准备好漫长的旅途。箱子里装着一只尔格——有时人们管它们叫绑缚者——那是一种小型生物，按人类的标准来看，它们并不聪明，但它们在遥远的星星上进化，并发展出了极棒的能力，可以控制极其强大的力场，甚至比人们所知的机器还要本领高强。

数世数代以来，圣徒和驱逐者一直在和此生物交流。圣徒在他们漂亮但毫无遮蔽的巨树之舰上，使用尔格来控制剩余的能量。

海特·马斯蒂恩带着这生物跨越几百光年，来完成圣徒和末日赎罪教会达成的约定——帮助驾驶伯劳的荆棘树。马斯蒂恩虽然见到了伯劳和刑罚之树，却没办法履行契约。后来他死了。

但莫比斯立方体还在。我能看见尔格，它就像时间潮水中的一个被束缚的红色能量球。

外面，透过黑暗的门帘，我能隐隐约约看见索尔·温特伯——一个悲痛的滑稽身影，由于狮身人面像时间场对面的虚幻时间洪流的作用，看上去就像是加速放映的无声电影中的人物——但莫比斯立方体就躺在狮身人面像的领土内。

瑞秋哭喊着，哪怕身为新生儿，她的声音竟也充满了恐惧。害怕坠亡。害怕痛苦。害怕分离。

伯劳又迈了一步，外面那些人又失去一个小时。

对伯劳来说，我是不存在的。但是说到能量场，即便是内核模拟体也能碰触。我取消掉莫比斯立方体的密蔽场。释放了尔格。

圣徒给予尔格电磁辐射、编码脉冲和辐射的简单酬劳，同时也让此生物为他们效劳.....这主要是通过一种近乎神秘的联系方式，只有兄弟会和少数几个驱逐者异族知道如何做。科学家称之为拙劣的心灵感应。事实上，它差不多是纯粹的移情。

伯劳又迈了一步，跨进敞开的传送门，向未来走去。瑞秋极力哭喊，只有那些新降生到宇宙的人才能聚集到如此的力气。

尔格迅速膨胀，马上明白，它与我的人格合为一体。约翰·济慈重获形体。

我飞快地迈出五步，跨到伯劳跟前，从它手中抢回孩子，然后朝后退去。我将孩子抱在怀里，捧着它泪汪汪的脑袋，将它枕在自己的脸上，即便在狮身人面像的能量漩涡中，我也能闻到婴儿的新生气息。

伯劳惊异地旋过身。四臂大展，刀刃“咔嗒”一声张开，红眼盯在我的身上。但是怪物离传送门实在是太近。它没有动弹一下，但却被风暴般急速抽干的时间流席卷而去。怪物那蒸汽铲似的下巴大张着，钢铁之牙啮咬着，但已经没进了漩涡中，成了远方的小点。一个小东西。

我转身朝出口迈去，但那门实在是远在天涯。尔格迅速枯竭的能量可以让我走到那儿，让我逆流而上，但这是在没有瑞秋的情况下。带着

另一个活物抵御这样的能量，即便有尔格助我一臂之力，我也没办法办到。

孩子在哭，我温柔地摇晃着她，在她温暖的耳朵边轻声念叨着无意义的打油诗。

如果我们无法回去，也无法向前，我们就在这儿等一会儿。也许有人会出现。

马丁·塞利纳斯睁大眼睛，布劳恩·拉米亚迅速转身，她看见伯劳正飘浮在半空中，就在她身后上方。

“乖乖！”布劳恩小声说道，叹为观止。

伯劳圣殿中，一列列昏睡者的躯体朝远处退去，没入黑暗之中。除了马丁·塞利纳斯，其余所有人仍然通过搏动的脐带连接着荆棘树，机器终极智能，还有天知道是什么的东西。

似乎是要显示自己的神通广大，伯劳停止了攀爬，它张开四臂，凭空朝上升了三米，悬浮在那儿，就停在布劳恩蹲着的岩石台阶的五米之外。

“快做点啥。”塞利纳斯低声说道。诗人不再和神经分流器的脐带相连，但他还是虚弱得抬不起头。

“你有什么主意？”布劳恩问，无畏的言辞稍稍被声音中的一丝颤抖毁灭。

“相信。”从他们下面传来某人的声音。布劳恩转身朝下面望去。

有个女人远远地站在下面。是布劳恩在卡萨德的墓冢中看见的女人。莫尼塔。

“救命！”布劳恩喊道。

“相信。”莫尼塔说完，便消失了。伯劳没有分神。它垂下四手，朝前走来，似乎不是走在空气中，而是走在坚硬的石头上。

“该死。”布劳恩喃喃自语。

“又来了，”马丁·塞利纳斯喘息道，“刚出虎口，又入狼窝。”

“闭嘴。”布劳恩说。然后，好像是在自言自语，“相信什么？相信谁？”

“相信该死的伯劳把我们宰了，把我们俩都串在那该死的树上。”塞利纳斯喘息着。他挣扎着抓住布劳恩的胳膊，“布劳恩，要我重新回到树上，还不如死了的好。”

布劳恩稍稍碰了碰他的手，站起身，面对着五米外的伯劳，他们之间空无一物。

相信？布劳恩抬起腿向前探去，感觉踏上了一片虚无，她短暂地闭上双眼，然后，感觉到自己的脚似乎碰到了坚硬的台阶，便又睁开眼睛。她睁开双眼。

脚下，除了空气，别无他物。

相信？布劳恩把重心移到前脚，踏了上去，稍微摇晃了片刻，最后

把另一条腿也挪了过来。

她和伯劳面对面站着，岩石地板距离脚下十米。怪物张开四臂，似乎在咧着嘴朝她微笑。它的外壳在昏暗的光线下发出暗淡的光泽，红色的眼睛炯炯如日。

相信？布劳恩感觉到肾上腺素奔腾潮涌，她在无形的台阶上迈步向前，越走越高，慢慢进入伯劳的怀抱。

就在怪物把她拥进怀里，拥进金属胸脯上长出的弯曲利刃，拥进张开的下巴和一排排钢铁之牙时，她感觉到手指之刃切进了组织和皮肤。但是布劳恩依旧稳稳地站在稀薄的空气上，她朝前探去，将自己未受伤的手平摊在伯劳的胸脯上，感受到冰冷的外壳，同时也感觉到一股能量暖流从她身体中倾泻而出，贯穿全身。

刀刃在刚刚切进皮肤时，就马上停了下来。伯劳被冻住了，就好像包围着他们的时间能量流突然凝结成了一大块琥珀。

布劳恩把手摊开在怪物宽阔的胸膛前，用力推。

伯劳完全冻在了原地，已经变得脆弱不堪，金属的光泽慢慢蜕变，被水晶的透明光亮和玻璃的明亮光辉所取代。

布劳恩站在空气上，被伯劳那三米高的玻璃雕塑所拥抱。胸膛内，在心脏的位置上，有只仿若黑色大飞蛾的东西在颤动，对着玻璃扑扇着乌黑的翅膀。

布劳恩深吸一口气，然后又推了一把。伯劳沿着和她共有的无形平台朝后滑去，摇晃了一下，最后一头坠倒。布劳恩缩起身子，避开环绕着她的手臂，但锋利的手指之刃仍然抓住她的外衣，随着怪物的坠落而

被撕扯，她听见并感觉到衣服被扯裂了。接着，她也摇晃着，挥舞着好使的手臂以求平衡，而玻璃伯劳在半空中转了五百四十度，最后坠向地面，碎成无数参差不齐的碎片。

布劳恩回转身，栽倒在看不见的狭小通道上，朝马丁·塞利纳斯爬去。

爬到最后半米时，她的信心突然消失，无形的支撑物兀然不见，她重重地朝下摔去，撞到岩石台阶边缘，扭伤了脚踝，只来得及抓住塞利纳斯的膝盖，这才没让自己掉下去。

肩膀、断掉的手腕、扭断的脚踝、撕裂的手掌和膝盖剧痛无比，她咒骂着，把自己挪到塞利纳斯身边的安全之地。

“自打我走后，肯定发生了什么见鬼的怪事，”马丁·塞利纳斯嘶哑地说道，“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还是你打算再来个水上漂？”

“闭嘴。”布劳恩的声音颤抖着。两个字听上去甚至有些深情。

她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她发现，想要带着依旧虚弱不堪的诗人走下台阶，穿越伯劳圣殿撒满玻璃屑的地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使用消防员背负法。走到入口时，诗人在布劳恩背上无礼地捶打道：“比利王和其他人怎么办？”

“以后再说。”布劳恩气喘吁吁，走出墓冢，进入黎明前的光亮之下。

布劳恩步履蹒跚地走过山谷的三分之二，塞利纳斯懒洋洋地垂在她的肩膀上，就像一大坨柔软的衣服，突然诗人问道：“布劳恩，你还怀着身孕吗？”

“对。”她回道，祈祷着，希望在这一天的折腾之后，孩子依旧完好。

“想要我背你吗？”

“闭嘴。”她一面说，一面沿着翡翠莹旁的小路朝前走。

“快瞧。”马丁·塞利纳斯说道，他垂在她的肩上，脑袋几乎已经朝下，但还是扭动着指着前面。

在清晨的光亮下，布劳恩看见领事那架乌黑太空飞船屹立在山谷入口的高地上。但诗人指的并不是那边。

索尔·温特伯站在狮身人面像入口的眩光之中，呈现出身影。他高举着双臂。

谁或什么东西，正从眩光之中走出。

索尔先看到了她。光和流体时间的洪流从狮身人面像中涌出，一个身影在其中现身。他看见，是个女人，她在璀璨的入口中显出侧影。一个女人抱着什么东西。

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孩子。

他的女儿瑞秋出现了——健康、年轻的瑞秋，他上一次见到这个年纪的瑞秋，她正离开去某个叫海伯利安的世界，去完成她的博士论文。二十四五岁的瑞秋，也许大了一点点。但就是瑞秋，毋庸置疑，长着金褐色头发的瑞秋，依然很短，在额前分开，双颊一如既往桃红一片，带

着某种新的狂喜，笑容温情脉脉，几乎带着颤抖，眼睛——大大的绿色眼睛，缀满了褐色的小点——紧紧盯着索尔。

瑞秋抱着瑞秋！小孩的脸枕在年轻女子的肩膀上，扭动着身子，似乎不知道该不该接着哭，两只小手一张一合。

索尔站在那儿，目瞪口呆。他想要说话，可什么也说不出来，他又试了试：“瑞秋？”

“爸爸。”年轻女子说道，走向前，一只手抱着孩子，微微转过身，以防压到孩子，用另一只手揽住了学者。

索尔亲了亲自己长大成人的女儿，抱住她，闻着她清香的头发，感受着她的真实存在感，然后从她手中抱起孩子，举到自己的脖子和肩膀上，同时感受到新生儿传递过来的战栗，婴儿吸了口气，大哭起来。他带到海伯利安的瑞秋安然躺在自己的怀抱中，非常小，红色的脸庞皱巴巴的，她睁着四处游移的眼睛，试图定睛在父亲的脸上。索尔捧着她的小脑袋，将她举得更近，稍稍审视了那张小脸，最后转身面对着年轻女子。

“她是不是……”

“她的年龄更替已经正常。”女儿说。她身穿一件既像法袍又像礼袍的柔软材质的褐色衣服。索尔摇摇头，盯着她，眼前的女子笑了，他注意到她嘴角右下方的小酒窝，怀里的小孩在同样的地方也有一个小酒窝。

他又摇了摇头。“这……这怎么可能发生呢？”

“这不会持续很久。”瑞秋说。

索尔凑向前，再一次亲了亲长大成人的爱女的脸颊。他发现自己正在哭，但他不想松手擦去两行眼泪。长大的瑞秋好像明白了他的心思，温柔地用手背擦了擦他的脸颊。

身下的台阶上有什么响声，索尔回头一看，发现从飞船那里跑来的三个男人正站在那儿，由于快跑而脸面绯红，布劳恩·拉米亚扶着诗人塞利纳斯坐在一块白色的栏杆石上。

领事和西奥·雷恩仰头望着他们。

“瑞秋……”美利欧·阿朗德溜低声细语，热泪盈眶。

“瑞秋？”马丁·塞利纳斯说道，皱着眉，朝布劳恩·拉米亚瞥了一眼。

布劳恩正半张着嘴凝视着。“莫尼塔，”她一面说，一面指着瑞秋，她意识到自己正在指着瑞秋，于是放下手，“你是莫尼塔。卡萨德的……莫尼塔。”

瑞秋点点头，笑容退去。“我在这儿只能待一两分钟，”她说，“有好多东西要跟你们说。”

“不，”索尔说，他抓住成年的女儿的手，“你不能走。我要你和我在一起。”

瑞秋又笑了。“爸爸，我会和你在一起的，”她柔声道，举起另一只手，摸了摸小孩的脑袋，“但我们俩……只有一个能……而她更需要你。”她转身面对着下面的那群人，“你们大家都请听我说。”

旭日初升，阳光触到诗人之城的倾圮建筑，触摸到领事的飞船，触摸到西方的悬崖，触摸到高耸的光阴冢，与此同时，瑞秋开始了她简略但吊人胃口的故事——被选中在未来长大，那时，在内核孕育的终极智能和人类之神间展开了最后的狂暴战争。她说，那是一个充满了可怕和奇妙神秘之事的未来，人类蔓延到了整个星系，开始向另一些地方旅行。

“其他星系？”西奥·雷恩问。

“其他世界。”瑞秋笑道。

“卡萨德上校认识你，他称你为莫尼塔。”马丁·塞利纳斯说。

“他将会认识我，将会把我称作莫尼塔，”瑞秋说，眼睛湿润了，“我已经目睹了他的死亡，并陪伴着他的墓冢来到过去。我知道，我的一部分任务是要和这名传说中赫赫有名的战士相遇，并引领他向前来到最终的战役。但我还没有真正地和他相遇。”她望着山谷对面的水晶独碑。“莫尼塔，”她沉吟道，“在拉丁语中是‘谏告者’的意思。很相称。我会让他在‘莫尼塔’和‘尼莫瑟尼’间作选择。尼莫瑟尼——就是‘记忆’。”

索尔一直抓着自己女儿的手。到现在他也没有松手。“你是在和光阴冢一起逆时间旅行吗？为什么？怎么做的？”

瑞秋抬起头，从远处悬崖折射的光线将她的脸涂成一片暖色。“这是我的使命，爸爸。我的职责。他们给了我控制伯劳的方法。只有我.....准备好了。”

索尔将小孩举得更高了。她从睡梦中惊醒，吐了个口水泡泡，小脸

蛋埋进父亲暖和的脖子里，小拳头紧紧蜷着，靠在他的衬衣上。

“准备好，”索尔说，“你是说梅林症吗？”

“对。”瑞秋说。

索尔摇摇头。“可你并不是在未来的某个神秘世界长大的啊。你出生在巴纳之域克罗佛，你是在那儿大学镇上的费提戈大街长大的。你.....”他顿住了。

瑞秋点点头。“她将会在那儿.....长大。爸爸，对不起。我必须走。”她松脱手，走下台阶，稍稍摸了摸美利欧·阿朗德溜的脸。“我很抱歉给你带来痛苦的回忆，”她柔声对惊呆了的考古学家说道，“对我来说，这完全是另一种生活。”

阿朗德溜眨眨眼，抓着她的手，贴着自己的脸，不想放手。

“你结婚了吗？”瑞秋轻轻道，“有孩子吗？”

阿朗德溜点点头，另外一只手动了动，似乎要从口袋中掏出自己妻子和长大的孩子的照片，但他没再动，只是又点点头。

瑞秋笑了笑，在他脸上很快地亲了一下，然后走回台阶上。天空被旭日照得富丽堂皇，但是狮身人面像的入口更加明亮。

“爸爸，”她说，“我爱你。”

索尔张嘴想要说话，他清清嗓子。“我.....我怎么才能.....在那里与你会合？”

瑞秋指了指狮身人面像敞开的入口。“对某些人来说，这将是通向

我所说的未来的入口。但是，爸爸……”她顿了顿，“这将意味着，你得再一次抚养我长大。意味着第三次经受我的童年。没有父母亲想要这么做的。”

索尔笑了。“瑞秋，没有父母亲会拒绝这么做。”他换了只手抱睡着的孩子，再次摇摇头，“会不会有一个时间……你们两人……？”

“再次共存吗？”瑞秋微笑着，“不。我现在走的是另一条道。你想象不出，我费了多大的劲，才让悖论部同意这次会见。”

“悖论部？”索尔说。

瑞秋深吸了一口气。她正朝后退去，直到他俩伸开双手也只能指尖碰到指尖。“我得走了，爸爸。”

“我……”他看了看孩子，“我们在那里是孤单两人吗？”

瑞秋满脸笑容，那笑声是多么熟悉，仿佛一只温暖的手包着索尔的心。“哦不，”她说，“不是只有你们俩。那儿有非常奇妙的人。有非常奇妙的事情可以学，可以做。非常奇妙的地方可以看……”她环顾左右，“那些地方，我们在最狂野的梦境中都没有梦见过。不，爸爸，你不会孤单。而且还有我在那儿，十几岁的笨拙，年少的轻狂。”她向后退去，手指滑离了索尔。

“爸爸，你可以等一会儿再进来，”她叫道，背身踏进璀璨之中，“不疼，但一旦你进来，就不能再回去了。”

“瑞秋，等等。”索尔说。

他的女儿慢慢朝后退，长长的袍子在岩石间飘扬，最后那光完全将

她包住。她举起一只胳膊。“再见，金丝燕！”她叫道。

索尔也举起一只手。“再见.....小雨燕。”

长大的瑞秋消失在了光线之中。

婴孩醒了，大哭起来。

一个多小时后，索尔和其他人回到狮身人面像前。他们刚去了领事的飞船，给布劳恩和马丁·塞利纳斯的伤口作了下护理，吃了点东西，给索尔和孩子准备了旅行用品。

“也许跟迈进一个远距传送门差不多。就为了这个而打包，感觉真是傻透了，”索尔说，“但不管未来是多么神奇，如果那里没有奶包和一次性尿布，那我们就有麻烦了。”

领事微笑着，轻拍着放在台阶上鼓鼓囊囊的背包。“这些东西会让你和小孩安然度过头两个星期。到时如果你还没有找到尿布的话，那就到瑞秋提到的另外的世界看看。”

索尔摇摇头。“真会这样？”

“等几天或者几星期再走，”美利欧·阿朗德溜说，“在事情理出个头绪之前，跟我们在一起。没什么急的。未来总会在那里。”

索尔挠挠胡子，同时用飞船制造的奶包给小孩喂食。“我们完全不知道传送门会不会失效，”他说，“除此之外，我怕我会打退堂鼓。我实在是太老，都无力再将孩子抚养长大.....尤其是这样的一个异乡异客的

情况。”

阿朗德溜将自己强有力的手搭在索尔的肩膀上。“让我和你一起去。我对那个地方实在是好奇死了。”

索尔笑了笑，伸出手，用力和阿朗德溜握了握。“谢谢，我的朋友。但你在.....复兴之矢.....还有妻子和孩子.....他们正等着你回家。你有自己的责任。”

阿朗德溜点点头，仰望天空。“如果我们能回家。”

“我们能回家，”领事平静地说道，“即便环网已经永远消失，老式的霍金驱动飞船还是依旧能用。美利欧，那仅仅是几年的时间债，但是你会回家的。”

索尔点点头，喂完孩子，将干净的尿布摆在肩上，拍了拍她的后背。他朝围着的这一小圈人扫视了一番，“我们都有自己的责任。”他和马丁·塞利纳斯握了握手。诗人拒绝爬进营养恢复槽中，也拒绝通过手术除掉神经分流器。“这些东西我早就有了。”他当时说。

“你还会继续写诗吗？”索尔问他。

塞利纳斯摇摇头。“我在树上时，已经把它写完了，”他说，“而且，索尔，我还发现了另外一些东西。”

学者扬扬眉头。

“我终于明白，诗人不是上帝，但是如果真有上帝.....或者类似于上帝的东西.....那他就是诗人。但那是个失败的诗人。”

婴孩打起嗝来。

马丁·塞利纳斯微笑着，和索尔最后一次握了握手。“温特伯，去那里好好骂他们一顿。告诉他们，你是他们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如果他们做坏事，你就抽他们的屁股。”

索尔点点头，沿着队伍走到布劳恩·拉米亚跟前。“我看见你和飞船的医疗终端在讨论什么，”他说，“你和你肚子里的孩子都没事吧？”

布劳恩笑脸盈盈。“一切顺利。”

“是男孩还是女孩？”

“女孩。”

索尔亲了亲她的脸颊。布劳恩摸了摸他的胡子，转过脸，不让他看见自己的泪水，眼泪不配一名前私人侦探这身份。

“女孩会让你很操心，”他说，他将瑞秋的手指从他的胡子和布劳恩的卷发上松开，“要是你的是男孩，我想跟你交换。”

“好的。”布劳恩说，朝后退了一步。

他和领事、西奥、美利欧最后一次握了握手，把婴儿给布劳恩抱着，扛起背包，然后又接过瑞秋。“如果这扇门不起作用，让我在狮身人面像里转悠到死，那可真他妈虎头蛇尾了。”他说。

领事斜视着闪光的入口。“会起作用的。但到底是怎么起的，我就知道了。我觉得那不是任何一种远距传输器。”

“是远时传输器。”塞利纳斯大胆插嘴道，举起胳膊抵挡布劳恩的拳

头。诗人退后一步，耸耸肩。“索尔，要是它依旧起作用的话，我觉得你在那里不会是孤独一人。数千人会跟你会合。”

“如果悖论部同意的话。”索尔说，捋着胡须，当他的思绪飞向别处时，他总会这样。他眨眨眼，调整了一下背包和小孩的位置，朝前走去。这一次，敞开入口发出的力场终于让他迈了进去。

“再见，各位！”他喊道，“苍天在上，这一切都不是白费，对不对？”他转身进入光芒之中，然后他和孩子都不见了。

沉默在空寂中蔓延，过了几分钟，领事开口了，他的声音有点局促不安。“大家去不去飞船？”

“把升降梯降下来，让我们其余人上去，”马丁·塞利纳斯说，“拉米亚女士可以在空气上行走。”

布劳恩瞪着小巧的诗人。

“你觉得这事是莫尼塔安排的？”阿朗德溜问，布劳恩先前说过这个。

“肯定是，”布劳恩说，“未来科学，或是其他什么。”

“啊，对，”马丁·塞利纳斯叹息道，“未来科学……这熟悉的短语来自那些害羞的不敢成为迷信的东西。亲爱的，换句话说，你拥有这个迄今为止无人使用过的本领——飘浮，还能将怪物变成易碎的玻璃妖怪。”

“闭嘴。”布劳恩说，现在声音中没有了温情的低音。她扭头朝后看去。“谁说另一个伯劳会不会随时出现呢？”

“对啊，”领事赞同道，“我怀疑，我们总会碰到伯劳，或是听到伯劳的传闻。”

西奥·雷恩，他总是因为争吵而感到不自在，现在清清嗓子，说道：“看看我在狮身人面像边上的行李堆里发现了什么。”他拿起一把三弦乐器，有个长琴颈，三角形的琴体上画着一个明亮的图案。“吉他？”

“巴拉莱卡，”布劳恩说，“是霍伊特神父的。”

领事接过乐器，拨弄着琴弦。“你知道这首歌吗？”他弹奏了几个音符。

“《小骚货莉姐做爱歌》？”马丁·塞利纳斯大胆说道。

领事摇摇头，继续弹了几段旋律。

“是首老歌吧？”布劳恩猜。

“《彩虹彼端之地》[\[66\]](#)。”美利欧·阿朗德溜说。

“肯定是我这时代之前的歌。”西奥·雷恩说，随着领事的弹奏，频频点头打拍子。

“是所有人的时代之前，”领事说，“快来，我们一面走，一面学歌词。”

一行人在烈日下行走，唱着歌，偶尔跑调，忘记歌词，然后重又唱起，一面唱，一面上坡来到等待着的飞船前。

尾 声

五个半月后，布劳恩·拉米亚怀着七个月的身孕，乘上了早间气艇，开始了从首都北部向诗人之城的旅程。她将去那里参加领事的惜别会。

首都——现在土著、莅临的军部船员和驱逐者之流称其为杰克镇——在晨光下看上去白白净净。此时气艇飞离了市区的系留塔，沿着霍利河朝西北进发。

海伯利安上最大的城市在战斗期间惨遭毁损，但现在，城市的绝大部分已经得以重建，来自纤维塑料种植园和南部大陆小城市的三百万难民中，大多数人都决定留下来，虽然最近驱逐者对纤维塑料突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这座城市开始自生自长，一些基础设施，比如电力、下水道和有线全息电视刚好传递到航空港和老城之间的山顶居住地。

但在晨光的照射下，建筑显得很白，春日的空气中蕴含着希望的气息，底下新筑道路的粗糙线条，喧闹的河流运输，让布劳恩觉得这一切都预示着美好的未来。

环网毁灭之后，海伯利安领空的战斗也没有持续多久。驱逐者对航空港和首都的单方占领，转变成对环网薨亡的承认，并在领事和前总督西奥·雷恩的斡旋之下达成了和解，驱逐者将和新地方自治理事会共同

管理此地。但自环网轰然倒塌后的这大约六个月时间里，航空港的交通往来仅仅是依旧残留在系统内的军部舰队的登陆飞船，以及来自游群的频繁游荡式远足。看见高大的驱逐者身影在杰克镇广场购物，或者更异乎寻常的家伙在西塞罗喝酒，这一切现在已经不足为奇了。

在过去的短短几个月里，布劳恩一直待在西塞罗，住在旅馆旧侧楼四楼较大的一间房间中，而斯坦·列维斯基将这拥有传奇的房子的毁坏部分重修并扩建。“苍天在上，我不需要大肚子女人帮我忙！”每次布劳恩想要插手帮忙，斯坦就会嚷嚷，但是她每次总是会完成什么事，让列维斯基在一旁嘟嘟囔囔。虽然布劳恩怀孕了，但是她依旧是卢瑟斯人，在海伯利安上待了区区几个月，也没让她的臂力完全衰弱。

那天早上，斯坦开车带她到系留塔，替她搬运带给领事的行李和包裹。然后旅馆主人给她递来一个自己的小包裹。“你去那荒芜乡的旅程是趟该死的无聊行程，”他咆哮道，“你得拿点东西读读，对不？”

礼物是约翰·济慈《诗集》的一八一七年版翻印本，由列维斯基自己进行了皮面装帧。

布劳恩拉过酒馆老板，拥抱了他，这让列维斯基感到非常尴尬，围观的乘客都快乐得很，最后他的肋骨都被挤得吱嘎作响。“够了，该死，”他嘟哝道，揉揉肋部，“给我向领事传个话，说我在把这一文不值的旅馆传给我儿子前，还想见见他的皮囊。告诉他，行不？”

布劳恩点点头，和其他乘客一起向送行的祝福者挥手。飞艇松开绳索，泻出沙囊，在屋顶上笨重地飞过，此时，她依旧在观测夹楼上挥着手。

现在，随着飞船将市郊抛在身后，摇摇晃晃沿着霍利河朝西方而

去，布劳恩可以清楚地望见南面的山顶，在那里，哀王比利的脸庞依旧匍匐在城市之中沉思。比利脸上有一道新划的十米伤疤，正随着风吹雨打慢慢淡去，那是战斗期间激光切割武器划出来的。

但是，引起布劳恩注意的，是山脉西北面尚未成型的一座巨大雕塑作品。即使使用了从军部借来的现代切割装备，这件作品的进度还是相当缓慢。巨大的鹰勾鼻、浓密的眉毛、宽大的嘴巴、忧愁的明眸，这些器官呼之欲出。海伯利安上剩下的霸主难民反对将梅伊娜·悦石的肖像雕琢在山上，但是李思梅·考伯三世，创造出哀王比利脸庞的雕塑家的曾孙——顺便说一下，他现在也是山的拥有者——说了一句话，口气像极了外交官：“放你娘的狗屁！”然后就继续雕刻去了。再过一年，或者两年，作品就会完工。

布劳恩叹了口气，揉了揉自己日渐滚圆的肚子——她以前总是很讨厌怀孕妇女的这种装模作样，但她现在发现自己也很难不这样做。她笨手笨脚地走到观测甲板上摆着的椅子边。如果七个月已经有那么大了，那么足月时是什么样子呢？布劳恩仰头望着头顶上方，气艇巨大的气膜展现出一个膨胀的曲线形，她不由得哆嗦了一下。

如果顺风的话，飞艇旅程只需花上二十小时。路途的一段时间里，布劳恩小睡了一会儿，但大多数时间她都观望着底下一览无余的熟悉风景。

上午十时左右，他们行经卡拉船闸，布劳恩脸带微笑，轻拍着带给领事的包裹。午后时分，他们已经在接近纳雅得的内河港口。从三千英尺的高空望下去，布劳恩看见河里行驶着一艘古老的乘客游艇，由蝠鲼

推动向上游行进，尾部形成V形的水波。她琢磨着，那是不是“贝纳勒斯”号呢。

上层休闲室晚餐时间到来之时，他们飞过了边陲。落日用百色点亮了大草原，在推动飞艇的和风吹拂下，无数青草卷起涟漪，此时，他们开始穿越草之海。布劳恩拿着咖啡杯，来到夹楼上她最喜欢的椅子边，将窗子开得大大的，望着映入眼帘的草之海，那景象就像是给人以美妙感官享受的台球桌。光线慢慢暗淡。就在夹楼甲板上的提灯点亮前，布劳恩有幸看到了一艘风力运输车，正勤奋地由北向南进发，提灯在船头船尾摇曳。布劳恩凑向前，随着运输车颠簸着改变航向，她清楚地听到了大轮子的隆隆声和三角帆的猎猎声。

布劳恩走上甲板，到睡舱中穿上袍子的时候，床铺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她没睡觉，在读了几篇诗文之后，她重新回到了观察甲板上，一直等到黎明来临，她坐在最喜爱的椅子中打着瞌睡，呼吸着从底下传来的青草的新鲜气息。

飞艇在朝圣者歇脚地停泊了一会儿，获取了新鲜食物和水，重新使用了沙囊，换了船员，但是布劳恩没有下去走走。她看见缆车站附近的工作灯火，当旅途最终重新开始后，飞艇似乎是一路沿着那列缆索塔楼升向了笼头山脉。

他们穿越山岭之时，依旧是漆黑一片。车厢被加压时，有名乘务员过来关上了长条窗户，但布劳恩依旧能瞥见底下的云层之间，缆车在一座座山岭之间移动，冰原在星光之下闪烁。

就在破晓之后，他们经过了时间要塞，即便浸浴在玫瑰色的光线之下，那城堡的岩石也没有给人一丁点温暖的感觉。然后高处的沙漠出现

了，诗人之城在左舷的远处闪耀着白光，飞艇朝那儿新航空港东端的系留塔降去。

布劳恩没有指望谁会在那里迎接她。每个认识她的人都觉得她会搭乘西奥·雷恩的掠行艇在午后时分抵达。但是布劳恩觉得乘飞艇更合适，能让她一个人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她是对的。

但是，还没等系留缆索拉紧，没等舷梯放下，布劳恩就从那一小群人中看到了领事熟悉的脸庞。边上站着马丁·塞利纳斯，他正皱着眉头，眯着眼望着陌生的晨光。

“该死的斯坦。”布劳恩嘀咕道，她记起来，微波通信连接现在已经好使了，新通信卫星也上了轨道。

领事以一个拥抱迎接了她。马丁·塞利纳斯打着呵欠，和她握握手，说道：“你能找个更加不方便的时间过来吗？”

晚上有个宴会。比起第二天早上领事的惜别会还要热闹——大多数剩下的军部舰队都回来了，相当多的驱逐者也和他们一同前来。驱逐者最后一次莅临光阴冢，军部军官最后一次驻足在卡萨德的墓冢前。于是，我们能看见十几艘登陆飞船零乱地停放在小型场地上，而边上停着的就是领事的飞船。

现在，诗人之城几乎拥有了一千名常住居民，许多人是艺术家和诗人，虽然塞利纳斯说他们大多是些装腔作势的家伙。曾经有两次，他们想选马丁·塞利纳斯为市长，但是两次都被他拒绝，并且还将这些自封的支持者痛骂了一顿。但是老迈的诗人继续管理着事务，指导修复工

作，裁定争论结果，分配住宅，安排来自杰克镇和南方城市的物资供给飞行队。现在，诗人之城不再是死寂之城了。

马丁·塞利纳斯说，现在的集体智商比当时遗弃此地时要高多了。

宴会在重修一新的聚餐阁中举行。马丁·塞利纳斯在里面朗读下流的诗作，其他艺术家演着滑稽小品，庞大的穹顶也随之回荡着一阵阵笑声。领事和塞利纳斯身边有一张圆桌，布劳恩和十几个驱逐者客人拥坐在那儿，其中包括弗里曼·甄嘉、考德威尔·闵孟，同时还有李思梅·考伯三世，他穿着一件缝缀的毛皮衣，戴着顶高高的锥形帽。西奥·雷恩姗姗来迟，满口歉意，和观众分享了新近的杰克镇笑话，然后来到桌子前，和大家一起品尝起甜点来。最近，雷恩受到人们的拥戴，在即将举行的四月选举会议上，他将成为杰克镇的市长——看来不管是土著，还是驱逐者，都喜欢他的行事风格。到目前为止，西奥还没有表现出任何拒绝的迹象，看来黄袍加身的时候，他是不会谢绝的。

好几杯酒下肚之后，领事静静地请了宾客中的几位到他的飞船上，去听音乐，再去喝些酒。他们都去了，布劳恩、马丁，还有西奥。一帮人高高地坐在飞船的瞭望台上，而领事一脸严峻、充满感情地弹奏着格什温、斯塔德里、勃拉姆斯、卢瑟、披头士的曲子，接着又是格什温，最后一曲是拉赫马尼诺夫惊心动魄的美妙之曲——《C小调第二号钢琴协奏曲》。

他们坐在暗淡的光线下，眺望着整个城市和山谷，喝着酒，一直畅谈到深夜。

“你期待环网中会出现什么？”西奥问领事，“政治动乱？暴民统治？还是退回到石器时代的生活？”

“很可能是所有这些，而且更多，”领事笑道，他摇晃着杯中的白兰地，“说真的，在超光停止之前，还是有足够多的信息流被发了出来，通过它们，我们得以知道，尽管我们有实际困难，但大多数环网的古老世界还是安然无恙的。”

西奥·雷恩坐在那儿，细细品味着自己从聚餐阁带来的那杯酒。“你觉得超光为什么会停止？”

马丁·塞利纳斯嗤之以鼻。“上帝厌倦了我们在他的外屋墙壁上的胡乱涂鸦。”

他们谈起老友，想知道杜雷神父现在在做什么。通过截取到的最后的超光信息，他们已经得知了他的新职位。他们想念雷纳·霍伊特。

“你们觉得他会不会在杜雷去世后自动成为教皇？”领事问。

“我很怀疑，”西奥说，“但是，如果杜雷胸脯上那另一个十字形还有效的话，他至少有机会再次活过来。”

“我想知道他会不会过来找他的巴拉莱卡。”塞利纳斯说，拨弄着琴弦。布劳恩觉得，在暗淡的光线下，老迈的诗人看上去依旧像名色帝。

他们谈起索尔和瑞秋。在过去六个月里，成百上千的人试图进入狮身人面像，只有一人成功——一位名叫弥甄斯贝·阿蒙耶特的文雅驱逐者。

驱逐者专家已经花了几个月时间，对光阴冢和残存的时间潮汐踪迹进行分析。说也奇怪，光阴冢打开之后，其中一些建筑上出现了象形文字和熟悉的楔形文字。这些都引发了人们对不同光阴冢的功能提出了有根有据的推测。

狮身人面像是个单向入口，通向瑞秋（莫尼塔）说起过的未来。没人知道它是怎么挑选能够进入的人选的，但是对游客来说，他们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试图进入入口。没有人发现索尔和他女儿命运的迹象或踪迹。布劳恩发觉自己常常想起年老的学者。

布劳恩、领事、马丁·塞利纳斯为索尔和瑞秋干杯。

翡翠莹似乎和什么巨型气体行星有关。没人可以走进它那独特的入口，但是奇异的驱逐者，这些生来就是为生活在木星环境下设计出来的人，每天都来此，想要进去。不管是驱逐者，还是军部的专家，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出，光阴冢不是远距传输器，而完全是其他的宇宙连接方式。但游客毫不在意。

方尖石塔依旧是个黑色之谜。这座墓冢仍然在闪耀，但它现在已经没有入口了。驱逐者猜测，伯劳军团仍旧在里面等待着。马丁·塞利纳斯觉得方尖石塔只是座生殖器的象征物，作为追悔之物扔进了山谷的舞台之中。其他人觉得它可能和圣徒有关。

布劳恩、领事、马丁·塞利纳斯为巨树的忠诚之音海特·马斯蒂恩干杯。

重新封印的水晶独碑是费德曼·卡萨德上校的墓冢。人们破译了岩石上的符号，得知它们讲述了宇宙战争，讲述了这位来自过去的战士协助打败了大哀之君。火炬舰船和攻击航母上的年轻新手们沉迷于此。随着这许许多多飞船返回到故世界，卡萨德的传说将被众口相传。

布劳恩、领事、马丁·塞利纳斯为费德曼·卡萨德干杯。

第一和第二座穴冢似乎无处可达，但第三座好像通向好几个世界上

的迷宫中。在几名研究者消失之后，驱逐者研究人士提醒游客，迷宫处于不同的时间之中——很可能是几十万年的过去或者未来——当然也处于另一个空间。他们封住了穴冢，仅对有资格的专家开放。

布劳恩、领事、马丁·塞利纳斯为保罗·杜雷和雷纳·霍伊特干杯。

伯劳圣殿依旧是个谜。几小时后，布劳恩和其他人回到了那里，但一排排躯体已经不见了，墓冢内部和先前一样大，但现在中心点上有一扇光之门在闪耀。进去的人都消失了，没人回来。

研究者已经宣布禁止入内，他们努力译解刻在岩石上的文字，那些文字已经历尽沧桑，被严重销蚀了。到目前为止，他们确认了三个词——都是旧地的拉丁文——翻译过来就是“圆形大剧场”，“罗马”，“重新住入”。已经有传奇故事流传开来，说此门通向消失的旧地，荆棘树的受难者已经被传送到了那里。无数人等待着。

“瞧，”马丁·塞利纳斯对布劳恩说，“如果你他妈没那么快救出我的话，我可能已经回家了。”

西奥·雷恩凑向前。“你真的想回旧地吗？”

马丁·塞利纳斯笑了，那是最甜美的色帝笑容。“他妈的再过一百万年我也不愿意。我生活在那儿的时候，实在是太没劲了。那地方从来就没有有劲过。而这里才是事情发生的地方。”塞利纳斯为自己干了一杯。

布劳恩意识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千真万确。海伯利安是驱逐者和前霸主公民相会的地方。随着人类宇宙逐渐适应没有远距传输器的

生活，光阴冢也就意味着未来交易、观光和旅行。她试着想象驱逐者眼中的未来，庞大的舰队开拓人类的眼界，受过基因剪裁的人类拓殖巨型气体行星、小行星，以及比行星改造前的火星和希伯伦还要不适宜生存的世界。但她想象不出这些景象。那是她的孩子……或者她的孙子将会看到的宇宙。

“你在想什么，布劳恩？”领事打破沉寂。

布劳恩笑了。“我在想未来，”她说，“还有乔尼。”

“啊，对，”塞利纳斯说，“那个可能成为上帝，但没有真正实现的诗人。”

“你觉得，这第二个人格怎么样了？”布劳恩问。

领事打了个手势。“我觉得它不可能从内核的死亡中幸免于难。你觉得呢？”

布劳恩摇摇头。“我有点吃醋。好像好多人都看到过他。甚至连美利欧·阿朗德溜都说他在杰克镇见过他。”

他们为美利欧干杯。五个月前，考古学家已经乘第一艘向环网方向返回的军部神行舰回去了。

“所有人都见过他，除了我。”布劳恩说，她盯着自己的白兰地皱皱眉，意识到自己在睡觉前，得吃上几片产前解酒药。虽然吃了药，酒精就不会伤害宝宝，但这时酒精显然已对她自己产生影响了。

“我要回去了，”她开口道，站起身，和领事拥抱了一下，“明天一大早就要起来，给你的日出航班送行。”

“你真的不想在飞船上过夜吗？”领事问，“从客舱可以很好观看到山谷的景致。”

布劳恩摇摇头。“我的东西都在老宫殿里呢。”

“我走前会和你聊聊的。”领事说，再次和她相拥，然后布劳恩马上离去了，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布劳恩的泪水。

马丁·塞利纳斯护送布劳恩回到诗人之城。他们在公寓外灯火通明的风雨商业街廊中停下脚步。

“你是真的在树上，还是那仅仅是刺激模拟出来的景象——其实你只是在伯劳圣殿中睡觉罢了？”布劳恩问他。

诗人没有笑。他摸了摸自己的胸脯，钢铁棘刺就是从那里把他刺穿的。“我是不是一位中国哲学家，梦见自己是只蝴蝶？还是一只蝴蝶，梦见自己是位中国哲学家？孩子，你是不是在问我这个问题？”

“对。”

“那就对了，”塞利纳斯轻声说，“对。两者都是。两者都是真的。两者都让我感到痛苦。我会永远爱你，怀念你，因为你救了我，布劳恩。对我来说，你永远都有凌空而行的矫健身姿。”他举起她的手，吻了吻，“进去吗？”

“不，我想在花园里散会步。”

诗人犹豫了一下。“好吧。我想，我们现在有巡逻队了——包括机器技工和人类，我们的格伦德尔——伯劳也还没有再一次上台表演.....不过还是小心点，好不好？”

“别忘了，”布劳恩说，“我可是格伦德尔的克星。我能走在空气上，将它们变成玻璃妖怪，让它们粉身碎骨。”

“明白，不过还是别走太远。好不好，我的孩子？”

“好，”布劳恩说，她摸了摸肚子，“我们会小心的。”

他正等在花园中，就在灯光没有照到、监视器没有拍摄到的地方。

“乔尼！”布劳恩气喘吁吁道，她飞奔向前，迈到岩石小径之上。

“我不是。”他摇摇头说道，看上去有点伤心。他长得很像乔尼。完全一模一样的红褐色头发，淡褐色的眼睛，挺拔的下巴，高耸的颧骨，温柔的笑容。身上穿的衣服有点怪异，是件厚厚的皮夹克，宽皮带，笨重的鞋子，拄着一根手杖，还戴着一顶粗糙的皮帽。就在布劳恩走近时，他把那顶帽子脱了下来。

布劳恩在不到一米之外停下脚步。“当然。”声音就跟耳语差不多。她伸出手想触摸他，但手却穿越了他的身体，虽然那身体完全没有全息像的颤动和模糊。

“这地方依旧含有很强的超元场。”他说。

“啊哈，”她同意道，但完全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你是另一个济慈。乔尼的孪生兄弟。”

矮个男人微笑着伸出手，似乎想要摸摸布劳恩隆起的肚子。“布劳恩，我是不是要做叔叔了？”

她点点头。“是你救了那孩子.....救了瑞秋.....对不对？”

“你看见我了？”

“不，”布劳恩低声说，“但我感觉到你在那儿。”她犹豫了片刻，“不过，你不是云门说的那个人——人类终极智能的移情部分，对不对？”

济慈摇摇头。他的卷发在昏暗的光线下发着微光。“我发现自己是古早前来的那个人。我为宣教的那个人铺平道路，但恐怕，我所做的唯一的奇迹是举着孩子，等待着谁来从我手中把她带走。”

“你没帮我.....在我和伯劳的时候？帮我飘起来？”

约翰·济慈大笑起来。“不。那也不是莫尼塔干的。是你自己，布劳恩。”

她猛烈地摇着头。“不可能。”

“并非不可能。”济慈轻轻说道。他再次伸出手，想摸布劳恩的肚子，她想象自己可以感觉到济慈手掌的力道。他低声道：“你委身‘寂静’的、完美的处子，/受过了‘沉默’和‘悠久’的抚育.....”^[67]他仰起头看着布劳恩，“我想，宣教的那个人的母亲，肯定能使用一些特权的。”他说。

“宣教的那个人的.....”布劳恩突然站立不住，很快就找到了一条长凳。她一生中手脚从未笨拙过，但是现在，怀着七个月的身孕，要想坐下来是不可能去考虑优雅不优雅的。她不合时宜地思绪纷飞，想到了那天早上气艇飞过来停泊的场景。

“.....母亲，”济慈重复道，“我不知道那个人会宣教什么，但是她宣教的东西将会改变整个宇宙，并让各种想法不断开动，那些想法在今后的一万年中将变得极为重要。”

“我的孩子？”她张嘴道，有点喘不过气来，“我和乔尼的孩子？”

济慈人格揉揉脸。“人类之灵和人工智能逻辑的结合，也就是云门和内核长久以来一直在搜寻却到死也没有弄明白的东西，”他说道，向前迈了一步，“在那个人宣教的时候，我真希望自己还活着。真希望能看看她对这个世界造成的影响。这个世界，还有其他世界。”

布劳恩的头脑飞速旋转，但她从他的口气中听出了什么东西。“为什么？你会去哪儿？出什么事了？”

济慈叹了口气。“内核消失了。这里的数据网实在是太小，甚至无法容纳我的简化形态.....除了军部的飞船人工智能。但我想，我不喜欢待在那儿。我从来不能很好完成命令。”

“没有其他地方了吗？”布劳恩问。

“超元网，”他说，朝身后瞥了一眼，“但是里面全是狮、虎、熊。我还没有准备好。”

布劳恩且不管他。“我有个主意。”她说道，然后把想法告诉了他。

至爱的影像凑过来，双臂抱住了她，说道：“女士，你真是个奇迹。”他走向阴影之中。

布劳恩摇摇头。“我只是个怀孕妇女，”她探进袍子，摸着滚圆的肚子，“宣教的那个人，”她喃喃道，然后对济慈说，“好吧，你是宣布这

一切的大天使。那我该给她起个什么名字呢？”

没有回应，布劳恩抬起头。

阴影中空无一物。

日出前，布劳恩来到航空港。送行的一伙人并不十分快乐。除了道别时常有的悲伤之情，马丁、领事、西奥还在调理自己的宿醉，因为在后环网时代的海伯利安之上，次日药丸已经脱销了。只有布劳恩的心情相当愉快。

“该死的飞船电脑整个早上都怪里怪气的。”领事抱怨道。

“怎么啦？”布劳恩笑道。

领事眯着眼看着她。“我叫它进行起飞前检查，这艘傻飞船竟然给我念了首诗。”

“诗？”马丁·塞利纳斯说道，扬扬色帝似的眉毛。

“对.....听好.....”领事按了按通信志。

传来布劳恩熟悉的声音：

再见吧，三鬼魂！你们不能够把我

枕着阴凉花野的头颅托起来；

我不愿人们喂我以赞誉，把我
当作言情闹剧里的一只羊来宠爱！
从我眼前退隐吧，再一次变作
梦中石瓮上假面人一般的叠影；
再会！在夜里我拥有幻象联翩，
到白天，我仍有幻象，虽然微弱；
消逝吧，鬼魂们！离开我闲怠的心灵，
飞入云端去，不要再回来，永远！[\[67\]](#)

西奥·雷恩说：“出故障的人工智能？我还以为你的飞船拥有内核外最棒的智能呢。”

“的确是最棒的，”领事说，“它没出故障。我给它做了个全面的认识力和功能检查。一切都很好。但它却给了我……这个！”他指着通信志记录的读出数据。

马丁·塞利纳斯盯着布劳恩·拉米亚，他细细审视着她的笑容，然后转身面对着领事。“啊，看样子你的飞船成了饱学之士。别担心。你外出然后返回的这次漫长旅途期间，它会成为很好的旅伴的。”

紧随而来的沉默中，布劳恩拿来一只巨大的包裹。“离别礼物。”她说。

领事解开包裹，起先慢吞吞的，然后连撕带扯，那折叠着的、褪色的、被用烂了的小毯子映入眼帘。他双手抚摸着它，抬起头，声音中充满了激动之情，“你.....在哪儿.....你怎么.....”

布劳恩微笑着。“是个土著难民在卡拉船闸下发现它的。她在杰克镇市场中想要卖掉它，当时我正好路过。没人想要买它。”

领事深深地吸了口气，抚触着霍鹰飞毯上的装置，正是它，让自己的祖父梅闰遇上了命中注定的女子希莉。

“恐怕没办法再飞了。”布劳恩说。

“飞控线需要重新充电，”领事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

“不用谢，”布劳恩说，“我给你这个，是祝你旅途好运。”

领事摇摇头，和布劳恩拥抱了一下，然后和其他人握握手，乘电梯上了飞船。布劳恩和其他人走向终端。

海伯利安湛青的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太阳将笼头山脉远端的山峰抹上了深深的色调，并让即将到来的这一天带上了温暖的希望。

布劳恩回头朝诗人之城和前面的山谷看了一眼。她恰好能望见较高的那几座光阴冢的顶部。狮身人面像的一只翅膀捕获了日光。

突然传来一阵微弱的响声，还有微微的一丝热量，领事那艘乌黑的飞船冒着纯蓝的火焰起飞了，升向天穹。

布劳恩回想起她刚刚读过的诗文，回想起她爱人笔下最长、最棒的未完结作品的最后几段：

立即被光耀的海伯利安扫过，
火焰长袍从脚后跟一泻而出，
发出一声啸叫，仿若大地之火，
将柔顺、无形的时间女神吓跑，
让她们的白鸽之翼索索发抖。他踏火而翔.....[\[69\]](#)

布劳恩感觉到暖风拉扯着自己的头发。她仰起面庞，朝天空望去，挥手致意。她没有试图隐藏或者擦掉自己的眼泪，反而更加用力地挥舞起来，绝妙的飞船拖着猛烈的蓝焰，倾斜船体朝天空攀升，并发出一声突然的音爆——就像遥远的喊叫——把沙漠撕成两半，声音在远处的山峰间回荡。

布劳恩泪流满面，她继续朝远去的领事，朝天空，朝永远无法相见的的朋友，朝自己的部分往日岁月，朝升腾而起就像上帝神弓射出的绝妙黑箭挥动手臂，不停地挥手。

他踏火而翔.....

后续故事请见《安迪密恩》

[1] 约瑟夫·赛文（Joseph Severn）：此处，是小说主人公“我”有意借用的名字。历史上的赛文是约翰·济慈的朋友，也是一名杰出的画家。1820年9月，赛文伴济慈在罗马养病，并在济慈弥留之际一直陪在他左右。

[2] 警察行动，未经正式宣战而采取的局部军事行动。

[3] 利·亨特（Leigh Hunt）：这里借用了一位真实的英国诗人的名字，历史上的利·亨特是济慈的好友。

[4] 亦称刷状放电，一种发亮而常可听到声音的放电。此种放电系由物体发生，特别是有尖端的物体，当其表面附近的电场强度达到每厘米近1000 伏特时即可发生此种放电。

[5] 惠灵顿将军在滑铁卢之役前向自己的军队发表的演说中，有一句常被后世引用的名言：我们（我们的军队）是地球上的败类——地球仅有的败类。

[6] 这里提到的几种投影都是绘制地图时使用的投影法。

[7] 赛文因痛苦而口齿不清。

[8] 奥林帕斯指挥学校的简称。

[9] 以上诗句出自济慈的《希腊古瓮颂》，此处选用查良铮译本。

[10] 耶稣死后，依照自己的预言，于三天之后复活。

[11] 安提坦（Antietam）：美国马里兰州城市。美国南北战争时期，1862年9月17日，对战双方在这里展开激战。当天北方战死12410

人，南方战死10700人，是美国内战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天。安提坦战役后，林肯宣布了解放黑奴宣言。

[12] 即复兴之矢和复兴之二。

[13] 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 1780-1830），普鲁士军事理论家，西方近代军事理论奠基者，参加过欧洲反法联盟对拿破仑的战争，历任骑兵军参谋长、军团参谋长、柏林军官学校校长等职，获少将军衔。他先后研究了1566-1815年间所发生的130多个战例，总结了自己所经历的几次战争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一部体系庞大、内容丰富的军事理论著作《战争论》。前文中所引的名言即出自本书，原话为“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暴力手段）的继续”。

[14] 欧米伽（Omega）：是希腊字母的最后一个，欧米伽点即指最终点。

[15] 一门古老的艺术，通过玻璃瓶的瓶口在瓶中组装船只模型，需要极大的耐心。

[16] 伽尼梅德（Ganymede）：木星最大的卫星。

[17] 摘自济慈的《查尔斯·布朗其人》。

[18] 窦房结是心脏的正常起搏点。窦房结功能不正常会引发心律不齐等症状。

[19] 索契尼派（Socinian）：这个教派主张，就我们所讨论的预定与预知而言，人将来会做什么事无法得知，要等人自己选择之后才能知道。按照这种说法，《圣经》的预言就沦为慧黠的推测，基督徒一向承认的《圣经》默示教义也被破坏了。

[20] 机械之神（Deus ex machina）： 拉丁语中的deus指“神”，machina即“机器”。古罗马时期的舞台艺术中，当剧情极其繁复时，往往需要神来化解矛盾，此时空中的机器中便放出“神”。所以这个词也用于表示关键性的可以带来转机的人物。

[21] 《圣经》中，牧羊人大卫运用智慧刺杀了巨人哥利亚，这个典故用来形容以小胜大，以弱胜强。

[22] 以上提及的均为泰坦神。

[23] 指奥林帕斯诸神。

[24] 《与米洛斯人的对话》是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章节。它是一个经典的关于国际关系上自由与现实的冲撞的例证，在这篇对话中，雅典人出示给了米洛斯人一个选择：米洛斯岛可以向雅典进贡来幸免于难，或者和雅典作战，从而被摧毁。

[25] 《彼得·潘》中描述永无岛在“右手第二条路，一直向前，直到天明”。

[26] 伯利恒是耶路撒冷南方六英里的一个市镇，相传为耶稣诞生地。这句话借用了叶芝的《再度降临》中的诗句：“而何来猛兽，时限终于到期，/正蹒跚而向伯利恒，等待诞生？”

[27] 指《圣经》中，亚当和夏娃因偷食了智慧树上的果实而被逐出伊甸园。

[28] 指梵高的《文森特在阿尔勒的卧室》。

[29] 这句话摘自二战时丘吉尔的一段著名演说。

[30] 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 1564-1593）：英国剧作家和诗人。这句诗出自他的《魔鬼梅菲斯特》。梅菲斯特，就是浮士德传说中的魔鬼，后者正是将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了这个魔鬼。

[31] 此诗出自济慈的《海伯利安的陨落：一场梦》。

[32] 这首诗摘自济慈的《来买烈酒！那位最大的大王！》。

[33] 《海伯利安的陨落：一场梦》完成于1817年，济慈后来又在1819年对此诗进行过修改。

[34] 云门的人格取自于云门文偃禅师，俗姓张，浙江嘉兴人。他天资敏捷，博通佛经，曾参谒睦州道明禅师而得悟。后参拜雪峰义存禅师而契合玄旨。日后住持广东云门山，创建了赫赫有名的云门宗。

[35] 公案：原本指古代官府判决是非的案例。禅宗借用“公案”一词，并引申为将历代禅师的语录作为学人参究的对象，以此判断迷与悟，启发智慧。

[36] 一辆1938年产的老爷车。

[37] 此诗摘自叶芝的《再度降临》。后面赛文的问题也出自这首诗。皆选用余光中译本。

[38] 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的彼得。

[39] 叠魔：原意指隐藏在每个人心灵中的另一个看不见的自我。它在镜子里不会留下任何映像，也不会投下影子，但它每时每刻都站在人

的身后，监视着人的一举一动，并将自己的建议灌入人的脑中或渗透入人的心里，从而形成思想。

[40]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4-1274）：中世纪后期的基督教神学、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

[41] 此处借指但丁在《神曲·地狱篇》中写自己在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带领下游览地狱的情景。

[42] 达豪（Dachau）：德国东南部一城市，位于慕尼黑西北偏北。它是1935年建立的纳粹集中营的所在地，甚至比波兰的奥斯威辛还要臭名昭著，在其运营的短短12年中，关押过来自世界各地31个民族超过20万人，其中3.2万人丧生。

[43] 希律：犹太王，据《新约》讲，他命令杀死伯利恒所有两岁以下的儿童，想借此杀死尚处于襁褓中的耶稣。

[44] 彼拉多（Pontius Pilate）：罗马总督。正是他下令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

[45] 瑞士卫兵：瑞士裔军团中的士兵，在梵蒂冈被雇佣做教皇侍卫。

[46] 施洗约翰：犹太先知，《新约》中为耶稣施洗礼并排除障碍。后来希律王为满足女儿莎乐美之请，砍下了施洗约翰的头颅。

[47] 亨特的问句原文为“What on earth is that?”，其中“on earth”意为“究竟”，但字面意思是“在地球上”。

[48] 红衣主教：一种北美鸣鸟，头部有羽冠，喙短而厚，雄鸟的羽

毛色泽亮红。

[49] 斯库多：过去在意大利和西西里岛流通的货币单位和硬币。

[50] 这首诗摘自济慈的《关于我的一首歌》。

[51] 查尔斯·阿米蒂奇·布朗（Charles Armitage Brown, 1787-1842）：济慈的朋友。1818年和济慈一起在英伦三岛游历。

[52] 此处指英国19世纪“湖畔派”著名诗人罗伯特·骚塞的代表作《洛德河水》，它最显著的特点是拟声手法的巧妙运用，把气势如虹的洛德河水描绘得活灵活现。

[53] 西斯廷教堂始建于1445年，由教皇西斯都四世发起创建，教堂的名字“西斯廷”便是来源于当时的教皇之名“西斯都”。西斯廷教堂是罗马教皇的私用经堂，也是教皇选出仪式的举行之处。

[54] 传说中一名斯巴达窃贼偷了一头小狼，藏在自己的披风下。在被抓之后，他矢口否认，最后那条小狼咬穿了他的肚子。

[55] 上面云门的一段话摘自济慈的《海伯利安》第一卷。是海伯利安目睹了萨土恩等泰坦神的陨落后，发出的一段感慨。此处选用屠岸译本。

[56] 约夫：指朱庇特。

[57] 伍尔坎：火与锻冶之神。

[58] 此处选用傅浩译本。

[59] 摘自叶芝《再度降临》。此处选用余光中译本。

[60] 此处指弥尔顿《失乐园》中撒旦在天国的叛乱、与神的抗争。

[61] 此诗摘自济慈《海伯利安》的第三章。是奥林帕斯神阿波罗面对被推翻的泰坦之一、记忆女神尼莫瑟尼时说的一段话。此处采用屠岸译本。

[62] 英伦湖区的景点。

[63] 奥理安为罗马帝国皇帝，公元3世纪时在位，罗马城为其下令建造，故有此城墙名。

[64] 指雅各布·马利的鬼魂。查尔斯·狄更斯《圣诞欢歌》中的人物。富有而小气刻薄的斯克罗吉，在某一年的圣诞前夕，遇见死去七年的好友马利的灵魂。马利带着斯克罗吉穿越过去、现在与未来，查看斯克罗吉的富有与刻薄，以及他带给身边亲人、下属，乃至他自己的众多灾难与不幸，使他在除夕夜一夜之间从一个吝啬、冷漠、不愿帮助穷人的富翁老头变成一位心中充满热情、爱助人为乐的善良老人。

[65] 阿亚图拉：高级的男性伊斯兰教什叶派宗教权威，一般担任一个政治角色并被认为是值得仿效的对象。

[66] 影片《绿野仙踪》的主题曲。

[67] 这两句诗摘自济慈的《希腊古瓮颂》。此处采用查良铮译本。

[68] 这首诗摘自济慈的《怠惰颂》。此处采用屠岸译本。

[69] 这段诗摘自《海伯利安的陨落：一场梦》的最后五句。

E N D Y M I O N

安迪密恩

[美] 丹·西蒙斯 著

DAN SIMMONS

潘振华 李懿 译

Original Title: ENDYMION

Copyright © 1996 by Dan Simmon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rrang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rmonk, New York, USA,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中文版权© 2014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4-438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迪密恩 / (美) 西蒙斯著；潘振华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4.9

书名原文: Endymion

ISBN 978-7-5534-5291-3

I. ①安... II. ①西... ②潘...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
—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9342号

安迪密恩

作者 [美]西蒙斯

译者 潘振华 李懿

策划编辑 曲文迪 孟汇一

责任编辑 王平 齐琳

策划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开本 890mm x 1270mm 1/32

印张 21.75

字 数 517千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总编办：010—63109462—1104

发行部：021—33608311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ISBN 978-7-5534-5291-3 定价 69.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10-85866447（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我们...](#)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我们不应忘记，人类心灵，
不管我们的哲学认为
它是如何独立创造而来，
在其诞生和成长的过程中，
它和孕育它的这个宇宙，
是紧密而不可分的。

——忒亚·德·夏丹

赐予我们神，哦，将祂们赐予我们！
赐予我们神。
我们厌倦了凡人
和机械之力。

——戴·赫·劳伦斯①

你不应该读此。

如果你读这本书，只是想知道和弥赛亚^[1]（我们的弥赛亚）做爱是什么感觉，那你就不该继续读下去，因为你只是个窥淫狂而已。

如果你读这本书，只因你是诗人那部《诗篇》的忠实爱好者，对海伯利安朝圣者的余生之事十分着迷且好奇，那你将会大失所望。我不知道他们大多数人发生了什么事。他们生活并死去，那是在我出生前三个世纪的事情了。

如果你读这本书，只是想更加深入地了解“宣教的那个人”所传授的信息，那你也将大失所望。我承认，我喜欢她，但更多是把她看作一个女子，而非导师，或者弥赛亚。

最后，如果你读这本书，只是想获悉她的命运，甚至是我本人的命运，那你也选错东西了。虽然我俩的命运似乎比任何人的都要确凿无疑，但是，在她的命运了尽的那刻，我并没有陪伴在她的身旁，而现在，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之时，我自己的命运也在等待着它最后一幕的落下。

如果你依然想读下去，我会感到十分惊奇。但我已经不是头一遭遇

见吃惊的事了。最近的几年不可能之事一件接一件发生，一件比一件不可思议，一件比一件无可避免。我之所以写下这些，就是要分享这些记忆。也许我真正的动机并非是要分享——我几乎肯定，我写的这些东西不会被人发现——而是要一五一十地记载下事件的经过以及原委，理清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在我明白自己说的话之前，我如何知道我是怎么想的？”某个大流亡前的作家曾这样写过^[2]。完全正确。我必须明白事情的准确经过，才能知道该如何去看待它们。我必须亲眼见到整个事件跃然纸上，所有的感情从笔端流淌而下，这样，我才能相信这一切真的发生在我身上，并将我感动。

如果你读这本书的理由和我写这本书的理由一样——为了将过去几年的混沌整理出一点模式，将这基本上杂乱无章的事件强制性地理出一点头绪（在过去几十年中，这些事统治了我们的生命）——那么，你到底是读对东西了。

从何讲起呢？也许，该从死刑说起。但说谁的死刑呢——我的还是她的？如果是我的，又是哪一次？我面前摆着好几个选择。也许，最后一次比较合适。以结局为开篇。

写下这些东西的此时，我正被关在一个薛定谔猫箱中，它正沿着高空轨道环绕着孤星世界阿马加斯特。猫箱其实不是什么箱子，它仅仅是个壳体光滑的椭圆体，长仅六米，宽仅三米。这寸方之地，便是我度过余生的地方。我这寸方之地的内部陈设像是间极其简朴的单人房，里面有个黑匣式空气废物循环器、一张床、食物合成器。最后就是马桶、水

槽、淋浴间，但后面这些东西被安置在一张纤维塑料的隔膜后，我不清楚它们被放入隔间的理由。永远也不会有人来这拜访我。隐私就像是一个空洞的笑话。

我有块写字板，还有一支触笔。我每写完一页，就会把它转印成皮纸的硬拷贝，那些皮纸是循环器造出来的。在我这寸方之地中，每一天的可见变化，便仅仅是糯米纸般薄的书页在一点点地堆高。

我看不见毒气瓶的存在。那东西被安在猫箱的静动外壳中，并连接到空气过滤单元，只要谁企图动动瓶子，或是打算在壳体上凿个洞，就会触发氰化物。辐射探测器，其定时器，以及同位素元件都安装在壳体的静态能量场中。我不知道随机的定时器什么时候会激活探测器，也不知道同样的随机计时单元什么时候会打开屏蔽微量同位素的铅质防辐射屏障。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同位素会在什么时刻放射出粒子。

但是，只要那同位素一放射出粒子，我就能知道探测器什么时候会被激活。我首先会闻到苦杏仁的味道，一两秒钟后，毒气将杀死我。

我希望，那仅仅是一两秒钟就能完成的事。

理论上，根据那个古老的量子物理谜题，我现在正处于一种半死不活的叠加态中。在薛定谔本来以猫为主角的想象实验中，现在我成了那只猫，被置于概率波叠加的悬搁状态。猫箱的外壳恰恰就是一种位置融合能量，一有小侵小扰，就会发生爆炸，所以永远也不会有人打开箱子看看我是死是活。理论上说，并没有人直接负责执行我的死刑，因为每一微秒，量子理论的永恒定律都在掷骰子，要么赦免我，要么将我处以极刑。没有任何观测者。

但我本人就是观测者。我本人正带着某种超然物外的兴趣，等待着

那个粒子概率波的塌陷。一旦氰化物气体开始嘶嘶鸣叫，但只要它还没进入我的两肺、心脏和大脑，我本人就知道宇宙选择了哪一条路，来恢复其自身的正常。

至少，只要我还关心，我就会知道。从各方面考虑来看，我们大多数人最关心的便是宇宙的这一决心。

与此同时，我吃，睡，拉，撒，呼吸，每天开展被人遗忘的不变仪式。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现在我还活着——如果说这是“活着”的话——而且活着仅仅是为了回忆，为了写下我所铭记的事。

如果你正在读这本书，那你几乎肯定是读错东西了。但是就像我们生命中的许多事一样，行为背后的理由并非那么重要，只有行动本身才会长存。到最后，唯有这永恒的事实——我已经写下了这一切，而你现在正在阅读——才是最为重要的。

从何处讲起呢？从她的故事？她是你想了解的人，也是我最想铭记的人，为了她，我宁愿忘却我一生中其余的任何事、任何人。但也许，我该从那件事说起，正是那次事件，将我带到了她身边，然后又来到了这，历经了银河和远方的千山万水。

我想，我该从头说起——那是我的第一次死刑。

我名叫劳尔·安迪密恩。这名字念上去跟“保尔”差不多。我出生在海伯利安，出生时间是本地历法的坠船纪六九三年；或者依大流亡前历法，是公元三〇九九年；又或者是——根据我们大多数人的时间计算方式——圣神纪元，陨落后二四七年。

在我陪伴“宣教的那个人”旅行时，人们称我为守牧者，说得很对[3]。几乎正确。我的家人一直作为游牧人谋生，他们在天鹰大陆最偏远地区的荒野和草地中牧羊，我就是在那里长大的，有时候，我也会照看羊羔，把它们当作小宝宝。回忆起那些平静的夜晚，我躺在海伯利安满天星辰下的时光，那是多么愉快啊。十六岁时（按海伯利安历法计算），我离开家门，参了军，在圣神控制的地方军的旗下当兵。在我脑海里，那三年时光的大半仅仅是无聊至极的老套程序，其间有四个月的例外，相当不愉快——在大熊叛变期间，我被派到尖爪冰架去和土著作战。从军队退役后，我在九尾一家粗陋的娱乐场担任保镖，兼任二十一点庄家，之后在湛江的上游河段做了两个雨季的驳船主，后来，我又在风景艺术家阿弗洛·休谟的某幢鸟嘴庄园当园丁。但是，对“宣教的那个人”的历史长卷来说，如果要展示她最亲近弟子的先前职业，那么，“守牧者”这个名号听上去相当不错。“守牧者”，这名字还带着一个漂亮的《圣经》光环[4]。

我并不反对别人冠我以“守牧者”这个头衔。但是在这个故事中，我这个守牧者麾下的羊群，其实只有一头羔羊，但她至关重要。而且，我失去她的时间，要多过于守护她的时间。

那天，我的生命永远改变、故事真正开场的时候，我二十七岁，作为一个海伯利安人，个子还算高，除了手上厚厚的老茧，以及脑子里稀奇古怪的想法，就再没一点能令人注意的地方。当时，我正在托柴海湾上游的沼泽地中担任猎人向导的工作，那地方位于浪漫港北部一百公里。当时当刻，我对性爱还一知半解，对武器却了如指掌，我的第一手经验告诉我，力量的贪欲可以影响到男女间的风流韵事，我懂得如何用我的拳头和平庸的智慧来生存，也对很多很多事感到好奇，同时，唯有在明了我的余生几乎不会有什么伟大的奇迹发生之时，我才感到安心。

我真蠢。

二十八岁的那年秋天，可以用一个个“没有”来描述。我从没有离开过海伯利安，也从来没有想过我可能会旅行到外世界。我去过天主教堂，这是当然；一个世纪前，在安迪密恩被洗劫一空后，我的家人逃到了偏远地区，即便在那儿，圣神也展现出它那教化的影响羽翼——但是我既没有接受基本信仰，也没接受十字形。虽然我混在女人堆里，但是我从没恋爱过。除了外婆的教导外，我的知识全是自学的，都是从书中汲取的。我贪得无厌地阅读书籍。在二十七岁时，我觉得自己已经无所不知了。

其实我一无所知。

因此，在我二十八岁那年的初秋，当我自负满满、既无知又迟钝地以为，这世界不会有什么大事发生时，我却犯了一件事，这件事将给我

带来一次死刑，并让我重获新生。

托柴海湾上游的沼泽地危险重重，这一事实自陨落前就毫无改变。但无数腰缠万贯的猎人——很多都来自外世界——每年都到那儿去猎鸭子。那里的原绿头鸭来自七个多世纪前的种舰，它们在飞船中重生并逃了出来，但很快大多数都死了，一方面无法适应海伯利安的气候，另一方面是被土著掠食者捕猎殆尽。虽然如此，还是有不少鸭子在天鹰中北部的沼泽地中幸存了下来，使得猎人们趋之若鹜。而我，便成了他们的向导。

在沼泽地和湛江支流之间，有一片大拇指般狭长的页岩和烂泥地，上面坐落着一座被遗弃的纤维塑料庄园，我们总共有四个人在庄园外工作。另外三个向导致志于钓鱼和大型狩猎，但在鸭季到来时，我就成了这座庄园和绝大部分沼泽地的主宰。这里是一片亚热带湿地，大部分区域长满了浓密的茶马植物、堰木林；涝滩岩地中长有巨型普罗米修斯树群，数量倒还不算多。在初秋那冰冷干燥的寒流吹袭下，野鸭每年会从南部岛屿迁徙至羽翼高原极偏远的湖泊区，中途，它们会在此地稍作逗留。

破晓前的一个半小时，我叫醒了四名“猎人”。我已经为他们准备好早餐，有火腿、烤面包、咖啡，但是四个大腹便便的生意人在狼吞虎咽的时候，却还满腹牢骚，脏话连篇。我只好提醒他们，把武器检查一下，擦洗擦洗：其中三人带着便携式霰弹枪，第四个竟带了把古式能量步枪，真是蠢到家了。就在他们嘟嘟囔囔吃东西的时候，我出了小屋，来到屋后，和依姿坐在一起。依姿是条拉布拉多巡猎犬，打从幼崽时起就和我在一起了。依姿知道我们要去打猎，我只得摸摸她的脑袋和脖

子，让她少安毋躁。

之后我们走出簇叶丛生的庄园，坐一条平底小舟离去。此时，旭日的第一抹光线已经透了出来。辐射蛛纱在枝丫的黑色隙缝间、在树梢上飞掠。四名猎人——罗尔曼、赫瑞格、鲁修民、庞尼苏——坐在小船座板的前部，而我则站在船的另一边替他们撑篙。依姿和我在一起，双方被中间的一堆隐蔽浮体隔开。这些圆盘状物体曲线玲珑的底部依然显示出纤维塑料外壳粗糙无光的表面。罗尔曼和赫瑞格穿着昂贵的变色雨披，但等到我们深入了沼泽地，他俩才激活了聚合体。接近淡水沼泽的时候，我叫他们别再大声说话，因为绿头鸭就聚集在那儿。四个人齐齐朝我瞪了一眼，但他们还是放低了声音，很快，便鸦雀无声了。

我把小舟泊在射击地外，放出隐蔽浮体，此时，天已经大亮，都可以看书了。我拉起缀满补丁的防水裤，下到水深齐胸的沼泽中。依姿在小舟一侧俯下身子，眼神明亮，但我迅速打了个手势，叫她不要跳下来。她抖抖身子，但还是坐了回去。

“请把您的枪给我。”我对打头的那个人——庞尼苏先生说道。这些每年光顾一次的猎人进入微小的隐蔽浮体，便会马上被麻烦缠住——他们没法在上面站稳身子。我可不信他们在那时能紧紧抱住自己的霰弹枪，所以早些时候我已经叫他们清空枪膛，把保险栓扣上，但是当庞尼苏把枪递给我的时候，枪膛指示器却依旧闪着红光，表示弹药满荷，而保险栓也被拉了下来。我退出子弹，扣上保险栓，把枪插进肩头上绑着的防水卡头，稳住隐蔽浮体，与此同时，这个体格最魁伟的家伙从小舟上走了下来。

“我很快就回来。”我低声对另外三个说道，然后开始涉过大片大片的茶马叶，通过动力皮带把掩体一路往前拉。我不能让猎手们自个去安

放隐蔽浮体，因为沼泽地危险重重，其中充斥着无数流泥泡囊，它们会将撑篙人连人带篙一起拖进烂泥中；里面还聚居着无数吸血扁虱，这些虫子大如充血的气球，喜欢从高空的树枝上跳落在移动的物体上；树上则装饰着无数悬垂的束带蛇，在粗心大意的人眼里，它们完全就是一片片茶马叶；同时遍野都是好斗成性的雀鳝，能咬穿人的手指。对初来乍到的拜访者来说，令人惊奇的事还有得是。此外，经验告诉我，如果让这些业余猎人自己安置掩体，一看到第一群绿头鸭出现，这些家伙就会朝自己人互相扫射。所以，我的工作便是不让这些事情发生。

我让庞尼苏躲在一片隐蔽的弯曲树叶丛中，那里位于露天水池最大一片水域的南部泥滩，可以将整片水域尽收眼底，我给他指了指方位，告诉他我将在哪里安置另外三个隐蔽浮体，并叫他透过掩体帆布的狭缝注意外面的动静，等到每个人都各就各位时才能开始射击。嘱咐完毕，我就回去找另外三人。我把鲁修民安置在第一个男人右手边的二十米远处，为罗尔曼找到了一个靠近河口的好地方，最后，我回去找赫瑞格先生——那个愚蠢地带着能量武器的家伙。

再过十分钟，太阳就要升起来了。

“他娘的你那狗屎脑袋终于记起俺来了。”我涉水回到那胖家伙身旁的时候，他朝我吼道。这人早已进入了隐蔽浮体，变色裤子已经湿漉漉了。小舟和河口之间的池水里冒出一个个甲烷气泡，说明那里有个巨型烂泥泡囊，因此，我来回行动的时候，必须小心地沿着泥滩边上行走，以防碰到它。

“俺们给你钱，他娘的可不是要你浪费俺们的时间。”他嘴里叼着根粗雪茄，冲着我咆哮道。

我点点头，伸手向前，摘掉他咬在牙缝中那根点着的雪茄，把它掷离了泡囊。还算走运，那些气泡没被引燃。“野鸭会闻到烟味的。”我对他说，毫不顾及他那张开的血盆大口和通红的脸。

我马上滑到动力器具上，把他的隐蔽浮体拉进露天的沼泽地中。自我刚才的旅程之后，沼泽地表面已经再次覆满了红橙相间的水藻，我的胸膛从中开辟出一条小径。

赫瑞格先生抚弄着那把昂贵但无用的能量步枪，眼睛一直瞪着我。“小子，他娘的给俺注意你的烂嘴，要不俺来替它把把关。”他冲我嚷道。身上的雨披和变色狩猎上衣敞开着，让我得以看见他脖子上挂着的一条金光闪闪的圣神双交十字架，胸部靠上位置还有一条真实十字形的红色条痕。赫瑞格先生是名重生基督徒。

我没吭一声，默默地把他的隐蔽浮体安置在河口左边合适的地方。现在，四个神射手都能朝池子的方向射击，而不用怕误伤对方。安置好后，我终于开口道：“把帆布裹在身上，从小缝中朝外看。”同时解下动力器具的绳索，把它系在一块茶马根上。

赫瑞格先生咕哝了一声，但还是没去动伪装帆布，那块布依旧卷在圆顶的木棒上。

“先别急，等我放好诱饵再射击，”我对他说，同时给他指了指另外三个射击地，“别朝河口开火。我会把小舟拉到那儿，同我的狗待在一起。”

赫瑞格先生默不作答。

我耸耸肩，涉水回到小舟旁。依姿依旧坐在我叫她候命的地方，但

从她紧绷的肌肉和闪光的眼神来看，她内心正如一条小狗狗般雀跃。爬上小舟之前，我揉了揉她的脖子。“好姑娘，再等会儿。”我柔声说道。安坐的命令撤销后，她马上朝船头奔来，而我则开始拉着小舟朝河口前进。

辐射蛛纱已经不见，随着黎明前的光线凝结成乳状的晨光，流星雨形成的天纹慢慢褪去了。泥滩边，昆虫奏起的交响乐和两栖类的呱呱叫声逐渐淡去，取而代之的是清晨的鸟鸣声和雀鳝偶尔涨起战斗毒囊时发出的咕隆声。东方的天空正慢慢转深，幻化成白日的湛青色。

我拉着小舟，涉过丛丛树叶，示意依姿待在船头别动，然后从横坐板底下拿出四只假鸟诱饵。此地的岸线地带覆着一层非常薄的冰，但是沼泽的中部依然畅通无阻。我把诱饵安放在那儿，临走时把它们一个个激活。这里的水非常浅，仅仅齐胸高。

我回到小舟，躺到依姿边上，藏进隐蔽的叶丛中，恰在这时，野鸭飞来了。依姿首先听到了它们的响动。她的整个身体突然紧张起来，鼻子上探，似乎能顶着风闻到它们的气味。一秒钟之后，传来翅膀的轻微扑扇声。我向前挪了挪，从纤柔的树叶中朝外窥探。

在池子中央，那些诱饵正在游动，清理着身上的羽毛。其中一只拱起脖子，引吭高歌，就在此时，一群活生生的绿头鸭出现在南部的林木线上方。其中由三只鸭子组成的飞行小队从大队伍中脱离而出，张开翅膀缓缓减速，沿着无形的轨道往下朝沼泽地滑去。

我感觉到了惯有的兴奋感，每逢这种时刻，我总会产生此种感觉：喉咙干涩，心怦怦直跳，似乎即将停跳片刻，然后是明显的痛楚。我一生绝大多数时间生活在偏远地区，观赏着自然，但如此美景，总会触动

我的心灵深处，我找不到言语来形容。除了我，依姿也如乌黑的雕像一般，一动不动，僵坐在那儿。

就在那时，枪声响起。三个带着霰弹枪的人马上持续不断地开火，一颗子弹甫一射出，便立马开始下一击。能量步枪则发出光束，横扫过沼泽地，在晨雾中，可以清楚地看见那束狭长的紫光。

打头的那只鸭子被来自四面八方的子弹击中：它马上粉身碎骨，被轰成一堆羽毛和内脏的残渣。第二只收起翅膀，一头栽倒，所有的优雅和美丽都被轰出了它的身躯。第三只绿头鸭失足朝右边倒去，在水上恢复平衡，奋力扑扇翅膀，想要飞起来。能量光束紧紧跟在它屁股后面肆意挥砍，如无声的镰刀割过树叶和枝丫。霰弹枪再次咆哮，但这只绿头鸭似乎预判到了开火，它先是朝湖面俯冲，猛地朝右倾斜，然后笔直朝河口飞来。

笔直朝我和依姿飞来。

这只鸟离水面不足两米，翅膀奋力扑扇，整个身体一心想要逃脱捕杀。我恍然大悟，它是想要穿过敞开的河口，飞进树林。虽然它与众不同的飞行路线让人不知道该向哪儿瞄准，但四个人还在射击。

我右脚蹬了蹬，把小舟从隐蔽的树枝下推了出去。“快停火！”我以命令的口吻向他们叫道，这是我在地方军担任中士的短暂生涯中学会的。有两人停了火，但能量步枪和另一把霰弹枪依旧在射击。绿头鸭没有摇晃一下，便从小舟左边一米处掠过。

那鸭子扇动翅膀，从我们身边低飞而过，依姿的身子颤抖着，嘴巴大张，惊讶得下巴都似乎要掉下来了。此时，第三把霰弹枪也停止了攻击，但我看见那紫色的光束依旧穿越雾霭，摇动着朝我们奔来。我大叫

一声，把依姿拉倒在横坐板之间。

绿头鸭穿过我们身后茶马枝的缝隙，逃之夭夭，继而扇动翅膀朝高空飞去。空气中突然弥漫出一股臭氧味，一束极为笔直的火苗从船尾切过。我马上扑倒在小舟底部，同时抓住依姿的项圈，把她朝我拉近。

紫色的光束堪堪掠过我弯曲的手指和依姿的项圈，差之毫厘。我看见依姿兴奋的双眼中闪过一丝异样的眼神，转瞬即逝。然后她歪下脑袋，想要俯上我的胸膛，就像她还是条小狗崽时做错事那样。就在此时，它的脑袋和项圈上部的那截脖子与身体分了家，滚落一旁，发出一声轻柔的扑通声。我依旧抓着她的项圈，她的身体依旧匍在我身上，前爪仍旧在我胸膛上颤抖。被干净利落一切两段的脖子喷涌出一泉血水，泻在我的身上。我滚到一边，将还在痉挛的无头狗的尸身推开。血还是温热的，有一股铜的味道。

那能量光束又挥了回来，离小舟一米远有棵茶马树，光束将树干上一根粗大的树枝拦腰切断，最后终于隐灭，就好像它从没存在过一样。

我站起身，越过池子朝赫瑞格望去。这胖家伙正在点雪茄，能量步枪摆在双膝之间。雪茄冒出一缕烟，与沼泽地上依旧在升腾的缕缕雾霭扭缠在一起。

我漫不经心地跨出小舟，迈入齐胸的池水中，朝赫瑞格走去，此时，依姿的鲜血依旧在我身边淋漓纷飞。

我一步步朝他走去，他端起能量步枪，抱在怀里，开口说话的时候，嘴里依旧咬着雪茄。“哟，你去不去把俺打死的那两只鸭子捡回来，还是你打算让它们在那儿漂到烂——”

离他只剩一臂之遥的时候，我伸出左手，揪住这胖家伙的变色雨披，把他拽了过来。他刚想举起能量步枪，我随即操起右手，一把把枪夺了过来，远远地扔进了沼泽地。赫瑞格开始叫嚷，雪茄掉进隐蔽浮体。我已经管不了那么多，把他从位子上拽下来，拖进水中。他跳起身，水藻从身上噼里啪啦掉下，我马上给他来了一记重拳，击中他的臭嘴。好几颗牙齿喀嚓一声折断，我感觉自己指关节上的皮也被撞破了。受了这么一击，他开始笨手笨脚地往回爬，脑袋撞在隐蔽浮体的框架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巨响，然后又掉进了池水中。

我站在那儿，等到他像死鱼翻白肚一样的肥脸再次浮上水面，就立马接着把他往水里按，看着一个个泡泡冒起来，看着他的双手拼命拍打，看着他肥嘟嘟的手捶向我的手腕，却怎么也打不中。这时，另外三个猎人开始在沼泽地对面的射击点位上大叫大嚷。我没有理睬他们。

最后，赫瑞格的手终于无力地垂了下去，泡泡流变成了绵弱的细流，我这才放了手，朝后退了一步。刚开始我以为他永远也不会爬起来了，但紧接着，这肥佬一头跳出水面，软趴趴地紧贴在浮体的边缘，嘴里一个劲地吐着水和水藻。我转过身，开始涉水朝其他人走去。

“今天到此为止，”我朝他们喊道，“把枪给我。我们打道回府。”

三个人都大张着嘴，似乎想要抗议；三个人瞧了瞧我的眼神和血迹斑斑的脸，便乖乖把各自的霰弹枪交给了我。

“把你们的朋友带上。”我对最后一个家伙——庞尼苏说道，然后带着武器回到小舟，卸下子弹，把枪封进船头下面的水密室，接着又把弹药匣拿到船尾。依姿的无头死尸已经变得僵硬，我把它推下了船。小舟底部已经成了一片血泊。我回到船尾，收好弹药，站着靠在篙上。

三个猎人最后终于回来，笨手笨脚地划着各自的浮体，同时还拉着另外一个，赫瑞格正四仰八叉地躺在上面。这肥佬依旧贴在一边，脸色惨白。三人爬进小舟，开始试着把浮体拉上船。

“随它们去，”我说，“把它们系在那块茶马根上。我以后再来的把它们弄回去。”

他们将浮体绑好，打完结，然后把赫瑞格拉上船，像是在拉一条大肥鱼。周围寂静无声，仅有沼泽地中的鸟儿和昆虫慢慢活跃起来，还有赫瑞格持续不停的作呕声，打破这片沉寂。把他拉上船后，另外三个猎人坐在一起小声嘀咕，随着烈日将黑色池水上升腾起的最后一点晨雾蒸发殆尽，我撑着船，把大家带回了庄园。

事情本应就此结束。但是，显然它没有。

当时我正在简陋的厨房中做饭，赫瑞格从睡房中走了出来，手里拿着把粗短的军用钢矛枪。这种武器在海伯利安是非法的；除了地方军，圣神禁止任何人携带这种武器。我看见另外三个猎人的惨白脸上露出震惊的神色，正从房舍的门口窥视，而赫瑞格摇摇晃晃地走进厨房，嘴里酒气乱喷。

肥佬无法抵御自己的冲动，还想在大开杀戒前进行一番简短夸张的演讲。“他娘的婊子养的野蛮贱货……”他开口道，但我没有站在一旁听他讲完。他把枪端在胯部，不瞄准就开火扫射，我猛地向前扑倒在地。

六千钢矛炸裂了炉子，炉子上我正在炖菜的锅子，水池，水池上方的窗户，架子，架子上的瓦罐。我在敞开的案台下匍匐前进，伸手去抓

赫瑞格的腿，食物、塑料、瓷器、玻璃哗啦哗啦如下雨般淋在我的脚上，就在此时，他趴在柜台上，弯下腰，朝我发射了第二波的钢矛弹。

我紧紧抓住这肥佬的脚踝，猛地一拉。他仰面摔倒在地，发出一阵轰响，地板上积了十年的灰尘扬满了天。我手脚并用地爬到他腿上，膝盖顶住他的下身，跪起来抓住他的手腕，想夺去他手里的枪。但他牢牢地抓住枪托，手指依旧扣在扳机上。弹匣发出轻柔的呜呜，表示另一波钢矛弹药已经准备就绪。赫瑞格耀武扬威地挤出一脸怪相，将枪口对准我，满嘴的威士忌味混合着雪茄味，喷在我的脸上。见状，我立马用前臂向他的手腕和重型枪支撞去，将其紧紧压在他那肉嘟嘟的下巴上。我和他互相凝望了片刻，紧接着，他一阵挣扎，扳机被第三次扣动。

我告诉其中一个猎人如何使用休息室里的无线电设备，不到一小时，一架圣神治安掠行艇便登陆在翠绿的草坪上。大陆上只有十几艘可飞行的掠行艇，所以，一看见黑色的圣神飞行器出现在眼前，我的脑子一下子冷静了下来。

他们绑住了我的手腕，在我太阳穴上贴了一块皮层同步器，把我赶进了飞行器后部的拘留室。我坐在那儿，在那闷热的沉寂环境中，汗嘀嗒嘀嗒地往下流，与此同时，经过圣神特训的法医专家手持尖嘴钳，试图从被凿得千疮百孔的地板和墙上找回赫瑞格先生的头骨和七零八落的每一块脑组织碎片。他们询问了另外三名猎人，也找到了足够赫瑞格重生的碎片。然后，透过满是划痕的有机玻璃窗，我望着他们把装着赫瑞格残尸的尸袋搬上了掠行艇。桨片呜呜，就在我觉得自己再也无法呼吸的时候，通风器放进了一丝凉爽的空气，然后，掠行艇起飞了，在庄园头上环绕了一圈，随即朝南部的浪漫港直飞而去。

他们对我的审判在六天后举行。罗尔曼、鲁修明、庞尼苏出庭作证，说我在去沼泽地的途中侮辱了赫瑞格先生，然后又在那儿对他进行了攻击。他们还说，猎犬死于由我而起的肉搏战。他们证明，我一回到庄园，就挥出了非法的钢矛枪，扬言要把他们全部杀光。赫瑞格企图把枪从我手里夺去。而我则近距离对他进行了射击，在此过程中，确实地把他的头给打爆了。

赫瑞格先生是最后一个作证的。经过了三天的重生之旅，他依旧颤颤巍巍，苍白不堪，身上穿着阴森的西装和披风，他声音颤抖地证实了其他人的证词，并描述了我对他进行的残忍攻击。法庭给我指派的辩护律师没有盘问他。对于坚决遵照圣典的再生基督徒而言，不能强迫他们四个中的任何一个在吐真剂或任何化学、电子查证方式的作用下作证。我自愿提出请求，希望进行吐真剂或全扫描的举证方式，但是检察官反对，说如此的伎俩完全无关主题，受圣神认可的法官同意了他的意见。我的法律顾问没有发表任何反对之辞。

没有陪审团裁定。连二十分钟都没到，法官就作出了判决。我有罪，被判以死刑，将用死亡之杖处刑。

我起身请求将刑期缓期执行，让我把消息转告给住在天鹰南部的姨妈和侄子，以便他们能过来看我最后一眼。请求被否决。死刑将在第二天日出时执行。

那晚，一名来自浪漫港圣神修道院的神父过来探监。这是名矮小的男人，有点紧张兮兮，一头稀疏的金发，还略有点口吃。一进入封闭的视察室，他便作了自我介绍，称自己是谢神父，并挥手打发守卫离开。

“我的孩子。”他刚开口，我便有一股想笑的冲动，因为这人的年纪看上去跟我差不多大，“我的孩子.....你为明天做好准备了吗？”

笑的冲动顿时烟消云散。我耸耸肩。

谢神父咬着嘴唇。“你没有接受我主.....”他说，声音因激动而显得很紧张。

我又有耸肩的冲动，但还是忍住了，而是说道：“神父，我没有接受十字形。但这并不是一回事。”

他那褐色的眼睛依旧不依不饶，几乎带着恳求。“这完全是一回事，我的孩子。我主已经昭示了这点。”

我没有吭声。

谢神父放下手里的弥撒书，握住我绑在一起的手腕。“你知道，如果今晚你能悔过自新，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世主，那么.....三天

后.....在我主宽容之心的恩典下，你将会获得重生。”那褐色的眼睛一眨不眨，“你肯定知道这个，对不对，我的孩子？”

我回了他一眼。过去的三晚，隔壁牢房有个囚犯一直在声嘶力竭地尖声喊叫，把我弄得身心俱疲。“对，神父，”我回答道，“我知道十字形是怎么运作的。”

谢神父精力旺盛地拼命摇头。“不是十字形，我的孩子，是我主的恩典。”

我点点头。“神父，你有没有经历过重生？”

神父低头看着地板。“还没有，我的孩子。但我一点也不怕那一天的到来。”他再次抬起头望着我。“你也不应害怕。”

我暂时闭上双眼。过去的六天六夜，我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思索这一点。“瞧，神父，”我说，“我并不想伤害你的感情，但是几年前我就已经做出决定，不会将自己出卖给十字形。我想，我现在也没有理由改变自己的信仰。”

谢神父朝我凑过来，目光如炬。“任何时候你都可以皈依我主，我的孩子。但过了明天早上，就太晚了。你的死尸会从这里运出去，扔进大海，成为海湾中食腐鱼的嘴中餐.....”

这景象并不是头一次出现在我脑海里。“对，”我说，“我知道被处刑的死刑犯如果没有皈依，会落得什么下场。但是我有这个——”我点了点皮层同步器，现在它被永远地连接在了我的太阳穴上，“我不需要十字形的寄生虫寄生在我体内，让我成为永世不得超脱的奴隶。”

谢神父猛地朝后退去，似乎被我狠狠掴了一掌。“将小小的一部分

人生献予我主，这不是被奴役。”他叫道，口吃被冰冷的愤怒驱逐，“早在这重生的切实福祉还没出现前，就有数百万人主动献身。而现在，数十亿人满怀感激地接受了它。”他站起身，“我的孩子，你可以有你的选择。或是永恒的光明，被赋予几乎无限的生命，来侍奉基督；或是永世的黑暗。”

我耸耸肩，把头扭开了。

谢神父为我赐福，向我道别，语调中掺杂着悲伤和轻蔑，然后转过身，叫来守卫，拂袖而去。一分钟后，守卫抓住我的同步器，让痛苦刺进我的头颅，拽我回到了牢房。

我不会长篇累牍跟你们讲述那无尽秋夜中闯进我大脑中的想法，这会令你们厌烦。当时我年方二十七。我热爱生命，那热情有时会将我引入麻烦的旋涡……虽然那些麻烦从没有现在这么严重过。那晚最初几小时，我思索着，是否可以像笼中的野兽一样用爪子挠破铁栏，从中逃脱。但这座监狱高高地矗立在悬崖上，俯瞰着托柴海湾中名为“下颚”的暗礁，这些礁石一路伸向远方。所有东西要么是牢不可破的有机玻璃，要么是坚不可摧的钢铁，要么是天衣无缝的塑料。监狱守卫携带着死亡之杖，我觉得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它们。即便我能逃脱，只要同步器遥控装置上的按钮按一下，就能让我蜷紧身子，遭受到全宇宙最厉害的偏头痛，直到最后他们跟随信标找到我的藏身之处。

最后几小时，我就这么思索着自己短暂、无用一生的愚行。心里虽没感到任何遗憾，但在海伯利安的二十七年，也没有多少值得夸耀的地方。我一生的主题曲就像是那同样冥顽不灵的倔强，而正是那倔强，让

我拒绝了重生的机会。

这么说来，你倒不如将自己的一生献予教会，我脑袋后面有个狂热的声音悄悄说道，那样至少，你还能获得一次生命！过了此关，你就能拥有更多的生命！你怎能拒绝这样的买卖呢？一切都比真正的死亡美好……你腐烂的尸体会成为食肉鱼、腔棘鱼和鲨虫的口中美餐。好好想想吧！我闭上双眼，为了逃脱脑海中不断回响的喊叫，假装酣睡入眠。

那一夜过得极其漫长，但是日出似乎依旧来得极为迅捷。四名守卫押着我进入死刑密室，把我绑在一把木椅上，然后封上铁门。如果扭头朝左后方看去，我便能看见一张张脸正透过有机玻璃窥视着我。不知何故，我期待着一名神父的拜临——也许不是谢神父，另一名神父，来自圣神的某位代表——给我最后一次机会，让我接受永生。但却没有。我内心有一部分感到欣慰。现在，我也不知道，在那最后的时刻，我到底会不会改变自己的主意。

行刑方式简单且呆板——不像薛定谔猫箱那么富有创意，也许吧，但不管怎样，它还是充满了智慧。一把短程死亡之杖被安在墙上，瞄准我所就坐的椅子。我能看见武器上附着一个小型通信志，正闪着红光。在我的死刑还没通过前，隔壁牢房的囚犯就已经幸灾乐祸地小声向我描述了行刑的原理。通信志电脑带有随机数生成器。当生成的数字是个小于十七的质数时，死亡之杖的光束就会被激活。就在刹那间，那团灰白物质中的所有神经突触——也就是劳尔·安迪密恩的所有人格和记忆——都将熔化，被毁。所有神经细胞都被熔成一团，就跟放射性炉渣一样。自主神经系统官能都将瞬间停止。在我的意识被毁时，心脏和呼吸也将几乎同时停止。据专家说，死亡之杖导致的死亡是毫无痛苦的，就好像死亡从来没有被创造出来过。那些经死亡之杖行刑后又重生的人通常都不愿谈及个中感觉，但是牢房中有传闻说，那痛苦得就像是堕入了

十八层地狱——就仿佛大脑里所有的回路都爆炸了。

我望着通信志发出的红光，盯着短小的死亡之杖的尖端。不知哪个好事之徒给它连上了一台发光二极管显示屏，所以我能看见生成的数字。它们正快速闪烁，就像是通往地狱最底层的电梯上的数字：26-74-109-19-37.....他们给通信志编了程序，让它生成的数字不大于150.....77-42-12-60-84-129-108-14-

我彻底输了。双手虽被不屈不挠的塑料皮带绑缚，但我握紧双拳，绷紧肌肉，肆意谩骂，冲着墙壁，冲着有机玻璃窗后扭曲的苍白面庞，冲着他妈的教会、他妈的圣神，冲着杀了我爱犬的该死孬种，冲着那天打雷劈的.....

我没有看见显示屏上出现的较小质数，也没有听见死亡之杖的光束被激活时发出的轻柔嗡嗡声。但我的确感觉到了什么，某种毒药般的冰冷感觉开始从我脑后升腾而起，用神经传导般的速度蔓延进我身体的每一部分，我非常惊讶于这感觉。专家们说错了，囚犯们说对了，我疯狂地思索着。你能感受到死亡之杖给你带来的死亡感。要不是那麻木如波浪般穿袭过我的身体，我肯定会哈哈大笑起来。

如黑色波浪般的麻木。

一阵黑色的波浪，将我携卷而去。

我活着醒了过来，对此没有感到很惊讶。我心想，如果谁死着醒了过来，那他才会吓呆呢。总而言之，我醒了过来，周身没有感到多大的不适，仅仅是四肢略微有点麻刺感。我躺在那儿，呆呆地望着阳光徐徐爬过粗糙的灰泥天花板，过了一分多钟，一丝急切的想法让我猛然清醒过来。

等等，我不是……他们不是……？

我坐起身，环顾四周。如果有什么念头在我脑中挥之不去，固执地认为刚才的死刑是一场梦，那么，周遭陈设简陋的环境立刻就将那念头驱得烟消云散。这房间的形状就像个圆形的馅饼，四周是涂着白水泥的弧形石墙，天花板上则刷着厚厚的灰泥。房内只有一件家具：我身下的这张床。灰泥和岩石质地朴实，但床上厚重的米黄色亚麻布弥补了这一切。另有一扇巨大的木门紧闭着，还有一面拱形窗户，通向室外的自然环境。透过窗，我望见外面湛青的天空，我继而明白，自己依旧是在海伯利安。但我不可能是在浪漫港的监狱中，此地的岩石实在是太古老了，门上的细雕太华丽了，亚麻布的质量也太上等了。

我站起身，虽然身上一丝不挂，但毫不顾忌地走到窗前。秋风凛冽，不过太阳洒在皮肤上还是让人感到暖意融融。我是在一座岩石塔楼

上。放眼望去，黄色的茶马和盘根错节的低矮堰木在山岭上织出一顶实心树梢华盖，一直延绵到地平线外。常蓝植物紧紧扎根于花岗岩表面。此外，我还能看到另一些城墙、壁垒，以及另一座巍峨矗立的曲线形塔楼，沿着脚下的山脊向远方绵延而去。城墙看上去古老极了。它们的建筑式样和体系结构的建造感来自于一个高技艺和高品位的时代，时间可以追溯到陨落的好多好多年前。

我立即就猜到自己在这儿：这些茶马和堰木的存在表明，我依旧是在天鹰大陆南部；这些雅致的遗迹则道出了一个真相：这是被遗弃的城市——安迪密恩。

虽然我的家族借用这个城市的名字作为姓氏，但我从未来过此地。不过，从我外婆那儿（她是我们宗族内很会讲故事的人），我听说了许多关于它的描述。七百多年前的那艘登陆飞船坠落在此地后，海伯利安建立了许多城市，安迪密恩便是最早建立的几座之一。在陨落前，这座城市以它杰出的大学著称于世，那是一座巨大的城堡状建筑，居高临下地耸立在旧城之上。外婆曾祖父的祖父曾是这座大学里的教授，但后来圣神军队霸占了天鹰中部的整片区域，把成千上万人打发上了流亡之路。

而现在，我回来了。

一个蓝皮肤、钴蓝眼睛的秃头男人从门外走了进来，将内衣裤和一身简单的日装放在床上，那件衣服看上去像是手织的棉织品，他向我开口道：“请先生更衣。”

我承认，在此人转身走出房门的过程中，我一直默默地盯着他。蓝皮肤，明亮的蓝眼睛。没有毛发。他……它……肯定是我有生以来看见

的第一个机器人。如果被人问及，我肯定会说，海伯利安已经没一个机器人了。在陨落前，制造机器人是非法的。虽然他们在具有传奇色彩的哀王比利的手下扮演了重要角色，并于几世纪前在北方建造了大多数的城市，但我从来不知道，他们中的成员竟然还活在这颗星球上。我摇摇头，穿上衣服。虽然我的肩膀很宽，腿很长，完全算不得普通人的身材，但那件日装竟然合身极了。

我走回窗前，此时，机器人又推门进来。他站在敞开的门口，张开手臂朝我招了招。“安迪密恩先生，这边请。”

我克制住一问究竟的冲动，跟在他身后，攀上塔楼的楼梯。顶上的这间房间占据了整个上部空间。午后的日光从红黄相间的彩色玻璃窗涌入。至少有一扇窗户开着，风从山谷中升涌而起，从遥远的下方传来树叶华盖发出的飒飒声。

这间房间跟我的那间单人房一样白，毫无装饰，除了圆形空间中部堆积的一堆医学设备和通信控制台。送我抵达后，机器人便离开了，临走时关上了厚重的大门，一秒钟之后，我终于发现，那堆设备的核心处坐着个人。

至少，我觉得那是个人。

这男人躺在一张流沫悬椅型卧床上，床被调整到了坐姿。管子、静脉滴管、监控细线和仿器官脐线的一端连接着设备，另一端则接到椅子中那个形容枯槁的人身上。我说他“形容枯槁”，可事实上，他的身体看上去简直就是个木乃伊，皮肤皱纹层叠，仿佛古旧皮夹克的褶皱，脑袋上布满了麻点，秃得几乎寸发不生，四肢羸弱，看那程度就像是退化了的附肢。这老人的姿势让我想到一只皱巴巴、没有羽毛的雏鸟，却从鸟

窝中掉了出来。那山羊皮似的皮肤带着蓝色的色调，我脑中闪过机器人的念头，但我又看到了不同色调的蓝，手掌、两肋、前额上是淡淡的鲜蓝，我终于明白，我眼前是个名副其实的人类，他已经享受——或者说是忍受了——几个世纪的鲍尔森疗法。

现在再也没人接受鲍尔森疗法了。这项技术早已在陨落中失传，就像产自各星球的原材料在时空中遗失一样。或者只是我的揣测，但现在，这里就坐着个人，至少有好几百岁，他在几十年前必定接受过鲍尔森疗法。

老人睁开了眼睛。

我以前见过如此强势的目光，但这一生中，我从未想过如此摄人心魄的眼神会盯着自己。我当时肯定是吓得退后了一步。

“过来，劳尔·安迪密恩。”那声音听上去如同一把钝剑在刮擦羊皮纸。老人的嘴蠕动着，就像是海龟的唇缘。

我朝前走了几步，直到一台通信控制台拦在了我和木乃伊形体的中央，这才停下脚步。老人眨巴着眼睛，抬起一只瘦骨嶙峋的手，对那柔若细枝的手腕来说，那手看上去依旧太过沉重。“你知道我是谁吗？”刮擦似的声音轻如细语。

我摇摇头。

“你知道你在哪儿吗？”

我吸了口气。“安迪密恩。我想，是在被遗弃的大学中。”

皱皮折拢，露出无牙的笑容。“很好。同名者认出了这堆命名他家

族的石头。但你猜不出我是谁吗？”

“猜不出。”

“你也不想问问，你是如何从死刑中活过来的？”

我以阅兵式的稍息姿态站在那儿，等待着他的答案。

老人又笑了。“很好，真是好极了。安心等待，万事皆成。当然事情的细节并不光彩……贿赂一下高层，用击昏器替代死亡之杖，然后再贿赂一下那些证明死亡和处理尸体的人。劳尔·安迪密恩，我们感兴趣的不是‘如何’，对不对？”

“对，”我终于回答道，“为什么？”

海龟的唇缘抽动了一下，庞大的头颅点了点。我现在注意到，即便经历了几个世纪的风雨摧残，那张脸依旧尖削，有棱有角——一张色帝的面容。

“对极，”他说，“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费尽周折伪造你的死亡，他妈的横越半个大陆，把你该死的躯体运到这儿？到底是为什么？”

这些污秽之言从这老人的嘴里吐出，听上去似乎并不怎么刺耳。就好像他一直在用这些词点缀他的话语，都成了家常便饭，使得它们已没有特别的强调意味了。我等着他继续。

“因为我想让你为我办件事，劳尔·安迪密恩。”老人费力地呼吸着。白色的流体在静脉管中流淌。

“我有别的选择吗？”

那张脸又露出了笑意，但是眼神却和墙上的岩石一样亘古不变。“亲爱的孩子，我们总有选择。就此事而言，你可以不顾你欠我们的恩情，不顾我们救过你的命，尽可以离开这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我的仆人不会阻拦你。要是运气好，你可以走出这片禁区，找到回文明区域的路，但是，到了那儿，你就得四处躲避圣神巡逻官，因为你身份不明，也没有证件，那会给你带来……啊……很大的麻烦。”

我点点头。我的衣服、腕表、工作证、圣神身份证现在可能都已经躺在托柴海湾里了。因为常年在沼泽地中担任猎人向导，我已经忘了当局在城市中是如何频繁地盘查人们的身份证。一回到任何一个海岸城市或者内陆城镇，我马上就会被迫想起这一点。即便是乡下的工作，比如牧羊人和向导，都需要圣神身份证，它们是用来征收税金和什一税的凭据。如此一来，我的余生便只能躲在内陆，生活在远离大陆的地方，躲着所有人。

“或者，”老人继续道，“你能为我办一件事，并变得富有。”他顿了顿，黑色的眼睛审视着我，那眼神一如专业的猎手在审视小狗崽，判断它们能不能成为上佳的猎犬。

“告诉我，是什么事。”我说。

老人闭上双眼，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当他继续开口时，眼睛并没有睁开。“你识字吗，劳尔·安迪密恩？”

“识。”

“你有没有读过那部名叫《诗篇》的诗作？”

“没有。”

“但你总该听过其中一部分吧，对不对？毋庸置疑，你出生在北方的游牧部落中，讲故事的人肯定略微谈到过《诗篇》，对不对？”那嘶哑的声音中带着一种奇怪的腔调。也许，是谦逊。

我耸耸肩。“听过一点。我的宗族偏爱《嘉登史诗》^[5]和《格列依高传奇》。”

色帝的面容皱起，变成一副笑容。“《嘉登史诗》。对，那篇中有个马人英雄，也叫劳尔，对不对？”

我没有吭声。外婆一直很喜欢那个名叫劳尔的马人。母亲和我都是听着这个马人的故事长大的。

“你相信这些故事吗？”老人突然放声叫道，“我是说，《诗篇》里讲的故事。”

“相信它们？”我答道，“相信它们真的发生过吗？朝圣者和伯劳，以及一切？”我迟疑了一秒钟。的确有人相信《诗篇》中的吹牛大话，也有人压根就不信，它们都是些虚构的神话和扯淡，混杂在一起，将神秘的面纱笼罩住丑陋的战争和混沌——陨落之上。“我从未认真想过这个问题，”我实话实说，“这有什么关系吗？”

老人发出一阵干巴巴、飒飒的响声，似乎气管被梗住了，不过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那其实是吃吃的笑声。“没什么关系，”他终于说道，“现在，听好了。我会把这……使命给你大概讲一遍。我得花上很大的力气才能说话，所以先别提问，等我讲完一并再提。”他眨眨眼，布满斑点的爪子朝一把盖着白被单的椅子指了指，“你想坐着听吗？”

我摇摇头，继续以阅兵式的稍息姿态站定。

“好吧，”老人说道，“我的故事开始于两百七十几年前，当时还是陨落期间。《诗篇》中有名朝圣者，也是我的朋友，名叫布劳恩·拉米亚，这个人确实存在。陨落之后.....霸主灭亡、光阴冢打开之后.....布劳恩·拉米亚生下一个女儿，起名叫黛安娜，但她性格很倔，长到刚会说话时，就自作主张把名字改了。有一段时间她叫辛西娅，然后是卡蒂.....赫卡蒂的昵称.....然后，到了十二岁，她坚持要朋友和亲戚们叫她忒弥斯^[6]。我上一次见到她时，她叫伊妮娅.....”伊——妮——娅，我听到的是这三个字。

老人顿了片刻，斜眼瞧着我。“你觉得这些并不重要，但是，其实名字相当重要。如果你没有和这座城市同名——这座城市也是取自古代一部诗作的名字——那么，你就不会引起我的注意，今天也就不会来到这儿了。你可能已经死了，早就喂饱了大南海中的鲨虫。你明白吗，劳尔·安迪密恩？”

“不明白。”我回答。

他摇摇头。“没关系。我说到哪儿啦？”

“你上一次见到这个小孩时，她管自己叫伊妮娅。”

“对，”老头又闭上眼睛，“虽然她不是个特别吸引人的孩子，但是她.....很独特。认识她的每个人都觉得她与众不同，独一无二。虽然她老是乱改名字，但这并不说明她是个被宠坏的孩子。她仅仅是.....与众不同。”老头笑了笑，露出粉红的齿龈，“劳尔·安迪密恩，你以前有没有遇见过什么特别与众不同的人？”

我迟疑了一下，想了片刻。“没有。”我回答道。这不完全是实话，这老头就非常与众不同。但我知道，他问的不是这个。

“卡蒂……伊妮娅……极为与众不同，”他继续道，再次闭上双眼，“她母亲心知肚明。当然，在孩子没出生前，布劳恩就知道她很特别……”他顿了顿，微微睁开眼睛，朝我瞟来，“你应该听说过《诗篇》中的这部分内容！”

“对，”我回答，“有个赛伯人预言了此事，他说这位名叫拉米亚的女士肚子里的孩子，将来会被称为‘宣教的那个人’。”

我以为这老头要啐我一口。“愚蠢的头衔。在我认识她的那段时间中，没人将这头衔冠在伊妮娅的头上。她只是个孩子，天资聪颖，性格倔强，但仅仅是个孩子。所有独一无二的事情，都仅仅是潜在的独一无二。可接着……”

语音渐消，眼皮似乎合上了，就好像他要讲的话突然断了踪迹一样。我等待着。

“接着，布劳恩·拉米亚死了，”几分钟后他继续道，声音响了一点，仿佛这番长篇大论从未有过停顿，“伊妮娅失踪了。当时她十二岁。按照法律条文严格地来讲，我是她的监护人。但她没有得到我的批准，便消失不见。那一天，她离家出走，之后我便再也没有听到她的音讯。”此时，故事又中断了片刻，就好像这老头是台机器，偶尔会停掉，需要把内部的发条重新拧一下，才能再次开动。

“我说到哪儿啦？”最后他说道。

“你再也没有听到她的音讯。”

“对。我再也没有获悉她的音讯，但我知道她去了哪儿，也知道她会在什么时候重新出现。如今，光阴冢已经禁止进入，人们以为驻扎在

那儿的圣神军队是在看守墓冢。劳尔·安迪密恩，你记得那些墓冢的名字和功能吗？”

我咕哝了一声。外婆以前一直像这样考问我，要我将她口述的故事一五一十复述出来。我以前以为外婆已经很老了，但要是坐在这个古老、枯槁的怪物身旁，外婆简直就是一个小孩。“我想我记得，”我回答，“有狮身人面像、翡翠莹、方尖石塔、水晶独碑，那位战士就埋在那儿……”

“费德曼·卡萨德上校埋在那儿，”老人咕哝道，然后眼神重新向我凝视过来，“继续。”

“还有三座穴冢……”

“只有第三座穴冢通向别处，”老头又打断道，“通向其他星球上的迷宫。圣神把它封住了。继续。”

“我记得的就只有这些……哦，还有伯劳圣殿。”

老头露出一副海龟似的机警笑容。“谁都不能忘记伯劳圣殿和我们的老朋友伯劳，对不对？你记得的就是这些吗？”

“我想是的，”我回答，“对。”

木乃伊点点头。“布劳恩·拉米亚的女儿进入其中一座墓冢，然后消失了。你猜得出是哪个吗？”

“不。”我的确不知道，但我有个猜测。

“布劳恩死后第七天，小女孩留下一张字条，在深夜前往狮身人面

像，进入其中，然后消失了。孩子，你记得狮身人面像通往何处么？”

“根据《诗篇》，”我回答，“索尔·温特伯和女儿通过狮身人面像前进到了遥远的未来。”

“对，”悬椅中的老怪物低声说道，“在圣神封住狮身人面像、封锁光阴冢山谷之前，索尔、瑞秋，还有仅有的几个人进入其中消失了。早期的日子里，有很多人尝试进入——试图找到前往未来的捷径——但是看样子，狮身人面像也会做出自己的选择，并不是所有进入地道的人都能进行时间旅行。”

“那么，它接受了那个孩子。”我说。

听了我对明摆着的事实发出的陈述，老头仅仅是哼了一声。“劳尔·安迪密恩，”最后他粗声粗气地说道，“你知道我想叫你做什么事吗？”

“不知道。”我回答，心里再一次冒出了一个大大的疑虑。

“我想要你寻找我的伊妮娅，”老人说道，“我要你帮我找到她，保护她不受圣神的伤害，跟她一起逃跑，并且——在她长大成人，成为她注定要变成的那个人之时——给她捎条消息。我想要你告诉她，她的叔叔马丁快要死了，如果她想再和他说话，那她就必须回家来。”

我克制着不要叹息。我已经猜到这老怪物就是曾经的诗人马丁·塞利纳斯，每个人都知道《诗篇》和它的作者。他如何逃脱了圣神的清洗，获准生活在这个限制区域的，对我来说是个谜，我也不想探究究竟。“你想要我前往北方，到大马大陆，路上和无数圣神军队决一死战，然后想个办法进入光阴冢山谷，进入狮身人面像，希望它……接受

我.....前往遥远的未来寻找这个小孩，陪着她厮混，逛上几十年，然后叫她及时回来看望你？”

片刻的静寂，偶尔被马丁·塞利纳斯的生命维持设备的轻微声响打破。那些设备正在呼吸。“并非如此。”最后他说道。

我等他说下去。

“她并没有旅行至什么遥远的未来，”老人说，“至少，现在她离我们并不遥远。两百四十七年前，她踏入了狮身人面像的入口，但这仅仅是穿越时间的一次短途旅程.....按海伯利安当地时间算，是在两百六十二年前。”

“你怎么知道这一切的？”我问。据我读过的一切，所有人——甚至连那些研究密封墓冢达两个世纪之久的圣神科学家——都无法预测狮身人面像会将一个人送到多远的未来。

“我就是知道，”老迈的诗人说道，“你怀疑我的话吗？”

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说道：“如此说来，这个孩子.....伊妮娅.....会在今年的什么时候从狮身人面像中出来。”

“她将在四十二小时十六分钟后从狮身人面像中出来。”垂老的色帝说。

听到此话，我惊讶地眨了眨眼。

“圣神正等候着她，”他继续道，“他们也知道她什么时候会出现，一分不差.....”

我没有问他，圣神是怎么知道的。

“.....抓住伊妮娅，是圣神行动日程上至为关键的一件事，”老诗人粗声粗气地说着，“他们清楚，宇宙的未来取决于此。”

现在我知道，这老诗人肯定是老得不中用了。宇宙的未来绝不可能仅取决于一个事件——对此我心知肚明。但我没有吭声。

“此时此刻，光阴冢山谷及其周围地区，聚集的圣神军队已达三万之众。至少五千人是梵蒂冈瑞士卫兵。”

听到此话，我吹了个口哨。梵蒂冈瑞士卫兵是精英中的精英，是圣神大范围扩张时使用的训练极为有素、装备极为先进的军事力量。十几名梵蒂冈瑞士卫兵，只要全副武装，便可打败海伯利安地方军整整一万人的部队。“也就是说，”我回道，“我还有四十二小时的时间赶到大马，穿越草海和山脉，用某种办法绕过两三千圣神精英部队，然后救下小女孩？”

“对。”躺在床上的古老身躯说道。

我克制着不去转眼珠子。“救下之后呢？”我反问，“我们根本就没有藏身之所。圣神控制着海伯利安上的一切，包括所有的太空船、航路，以及以前属于霸主的所有世界。如果这个小女孩有你说的那么重要，他们会把海伯利安翻个底朝天，直到找到她为止。即便我们有办法离开这个星球——事实上我们不能——我们也无路可逃。”

“出星球的话，还是有办法的，”诗人疲惫地说，“有一艘飞船。”

我吞了一大口唾沫。有一艘飞船。想到几个月的时间一直在星际间旅行，与此同时家乡已经过去几年甚至几十年，这简直让我无法呼吸。

想当初，我加入地方军，就是因为我天真地以为某天能加入圣神军队，能在星际间翱翔。对一个已经决定不接受十字形的年轻人来说，这念头实在是太愚蠢了。

“可是，”我应道，依旧不太相信他竟会拥有一艘飞船，而圣神商团中也没有谁敢搭载亡命之徒。“即便我们到得了另外一个星球，他们也照样能抓到我们。除非你觉得我们能通过飞船飞行时产生的几百年时间债逃脱。”

“不，”老人说，“不是几百年，也不是几十年。你可以乘飞船到最近的一个原霸主星球，然后使用一条秘密通道。你会到达一些古老的世界，你会沿着特提斯河旅行。”

我终于明白，这老头已经神志不清了。当远距传输器崩溃，人工智能组成的技术内核遗弃人类之时，世界网和霸主也在同一天消亡了。星际旅行再一次化为天堑强压在人类头上。现在，唯有圣神军队，以及商团——教会的傀儡，还有让人恨之入骨的驱逐者，才敢无所畏惧地挑战黑暗的星际空间。

“过来。”老人招招手，粗声粗气地唤我走近，手指一直蜷缩着。我俯身压在矮矮的通信控制台上，闻到一股味道……那是一种混杂着药物、老朽，以及某种类似皮革的淡淡气味。

外婆在营火晚会时讲过关于特提斯河的故事，但我无须回忆这些东西就知道，为什么这老头已经老得不中用了。每个人都知道特提斯河；它和所谓的“中央广场”是两条远距传输大道，连系着一个个霸主星球。中央广场是条大街，连接着一百几十颗恒星下的一百几十这个世界。一条

条宽阔的街道向所有人开放，通过永不关闭的传送门首尾相连。相比之下，特提斯河用的人比较少，但是，还是有大型商业船只和无数娱乐艇轻松自如地漂浮其上，顺着这唯一的一条水上航路从一个世界流向另一个世界，对它们来说，特提斯河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世界网远距传输网络的陨落，相互连接的传送门纷纷断开，中央广场被肢解成上千个远隔万里的碎片；而特提斯河也不复存在了，一百多个世界上的一条条独立的河段重新变成一百多条小河，永远也无法再次会面。甚至面前的这位诗人也描述过这条河的死亡。我还记得外婆背诵这首《诗篇》时使用的那些字词：

这条静静流淌了

两个多世纪的河流，

由技术内核的技法

在时空中互相串连，

现在永远停止淌流。

富士星，巴纳之域，

永埔星，天津四丙，

希望星，艾科提恩。

特提斯河流经之处，
如穿越人类世界的
美丽缎带，而现在，
那些入口停止运转，
那些河床永远干涸，
那些水流不再打旋。
内核技法永远失传，
旅行之人永远迷途，
入口封锁，大门封锁，
特提斯河，永不再流。

“过来。”老迈的诗人细语着，依旧在用蜡黄的手指召唤我。我凑近了些。古老怪物朝我低声细语时，嘴里呼出的气就像是从敞开的墓冢中盘旋而出的干风——没有什么气味，但是极为古老，不知何故还带着那些被遗忘世纪的芬芳：

美的事物是一种永恒的喜悦：

它的美与日俱增；

它永不湮灭.....[\[7\]](#)

我直起身，点了点头，就好像这老人说了什么有道理的话似的。但显而易见，他已经疯了。

老诗人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他咯咯地笑了起来。“很多人说我是疯子，这些人低估了诗的力量。先别决定，劳尔·安迪密恩。我们稍后晚餐时再见，到时我会把你将要面临的挑战悉数讲给你听。现在.....请休息一下！经历了死亡和重生，你肯定感到很累。”老头拱起身子，又传来一阵干巴巴的咯咯响声，我现在明白，他是在哈哈大笑。

在机器人的引领下，我回到房间。透过塔楼的窗户，我瞥到外面的庭院和房屋。有那么一次，我还透过高侧窗户见到了另外一个机器人——同样是男性——穿越了庭院。

我的向导打开房门，退后一步。我意识到，他不会把我锁在里面，因为我已经不是什么囚犯了。

“先生，晚装已经为您摆好。”蓝皮肤的男人说道，“当然，如果您愿意，您也可以在古老的大学旧址中逛逛，一切随您意。但我要提醒您，安迪密恩先生，附近的森林和山上有危险的野兽，您可要当心。”

我点点头，微微一笑。如果我真的想要离开，即便有危险的野兽，也不能让我打退堂鼓。但此时此刻，我并不想出去。

机器人返身离去，我突然涌起一股冲动，朝前迈了一步，做了一件事，它将永远地改变我的生命航向。

“等等，”我说道，朝他伸出一只手，“我们还没互相自我介绍过呢。我叫劳尔·安迪密恩。”

这个机器人就这么看着我伸出的手，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也没做任何反应，我觉得自己肯定是做出了什么违背协议的举动。毕竟，几个世纪前，应大流亡的扩张之需，机器人被造出来时，他们都是低人一等的。但是，这人造人紧接着便抓住我的手，用力握了起来。“我叫贝提克，”他轻声说道，“很高兴认识您。”

贝提克。我好像在哪儿听过这个名字，可就是想不起来。我继续道：“贝提克，我想和你谈谈。我想多了解一些关于……你、这个地方和老诗人的事。”

机器人抬起那双蓝眼睛，我觉得自己在那里面看到了某种被逗乐的眼神。“好的，先生，”他说，“我很高兴和您谈话。但恐怕得过一会儿，现在我有很多事要做。”

“那就稍后吧，”我朝后退了一步，“我很期待这次谈话。”

贝提克点点头，走下了塔楼阶梯。

我走进房间。这地方依旧和先前一样，但床铺已经铺好，另外还多了一套雅致的晚装，整齐地摆在那儿。我走到窗前，朝外俯瞰着安迪密恩大学。高高的常蓝植物在冷风中飒飒作响。塔楼附近矗立着一尊堰木，一片片紫色的叶子从树上飘下，沙沙地落在底下二十米的石板路上。空气中充满了茶马叶与众不同的肉桂香。我是在天鹰东北方的荒野

中长大的，就夹在那些群山和被称为鸟嘴的崎岖地域之间，离这儿仅有几百公里，但是，现在从山岭上吹下的新鲜寒风对我来说却是相当陌生。天空的湛青之色似乎也比我在荒野和低地中看到的要深一些。秋风拂面，我畅快地呼吸着，却又不禁莞尔：不管前面有着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在等待着我，只要能活下来，那还有什么不愉快的呢。

我转身从窗户边离开，朝塔楼的阶梯走去，打算在这个跟我同姓的大学和城市里四处转悠转悠。不管那老头变得多么疯狂，晚餐时的谈话还是会相当有趣的。

就在我几乎到达塔楼阶梯的底部时，我猛然停下脚步。

贝提克。这名字来自我外婆所讲述的《诗篇》。贝提克是那个为朝圣者的浮置游船“贝纳勒斯”号领航的机器人，正是在他的引领下，船只从大马大陆的济慈城向东北出发，沿着霍利河，途经纳雅得的内河港口、卡拉船闸、杜霍波尔林，最后抵达河流的尽头，边陲。从边陲起，朝圣者七人开始独自穿越草之海。我回忆起自己小时候聆听这些故事的情景，当时我很纳闷，为什么所有机器人中，只有贝提克有名字，我也很想知道朝圣者把他留在边陲后，他发生了什么事。这个名字已经有二十年没有出现在我脑子里了。

我微微摇了摇头，纳闷疯掉的到底是老诗人，还是我呢。一面想一面走了出去，来到了夕阳之下，我想好好看看安迪密恩。

就在我辞别贝提克的同一时刻，六千光年外，在一个只知NGC编号[8]和天文坐标的无名星系中，一队由三艘迅击火炬舰船组成的圣神特遣部队正在摧毁一颗环轨森林星球。舰队指挥官乃是费德里克·德索亚神父舰长。那颗驱逐者的森林星球在圣神战舰的震慑下，简直毫无还手之力。这次遭遇战，更准确的描述应该是大屠杀，而非战斗。

在此，我必须稍作解释。我并没有想当然地猜测这些事件：它们的确如我所描述的那样发生了，完全不假。我将告诉你关于费德里克·德索亚神父舰长和其他首脑正在做的事，但这并非目击证人的证词，这不包含任何人的想法，也不带有任何人的感情，它们是纯粹的事实。我以后会跟你解释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些事……没有一丝曲解地洞晓一切……但是现在，我请求你相信它们，它们的确如我所述——就是事实。

言归正传，三艘圣神火炬舰船正以高过六百倍重力水平的减速度从相对论速度减速——几个世纪以来，航天飞行员将其称为“德尔塔五号树莓酱”[9]——意思就是说，如果内部的密蔽场突然失效片刻，那么，船员就会跟甲板上的一层树莓酱毫无二致。

但密蔽场并没有失效。距离一天文单位的时候，费德里克·德索亚神父舰长将环轨森林调到视野球面。战斗控制中心内的所有人都停下手

中的活，朝显示屏望去：几千棵经过驱逐者基因剪裁的树木，每一棵至少长达半公里，正以复杂精美的舞步沿黄道面运行——被引力挤压在一起的灌木林，麻花状的一缕缕树木，微微变化排列方序的林木，都在一刻不停地作运动，树叶总是转向那颗G型恒星，长长的枝干时刻改变着位置，找寻完美的排列，饥渴的树根深深地扎在湿气和营养物的蒸汽迷雾中，提供气体的是些守牧彗星，它们在森林群落中不断游移，如同一个个巨型脏雪球。在枝丫与枝丫、树与树之间，可以看见千奇百怪的驱逐者在飞来飞去——有些是人类的形体，但拥有银镜般的皮肤，展开的蝶翅薄如蝉翼，长达数百米。那些翅翼伸展，捕获着灿烂的日光，在环轨森林的绿色枝叶间亮灭，犹如璀璨的圣诞彩灯。

“开火！”费德里克·德索亚神父舰长下达了命令。

在距离星球三分之二天文单位的地方，圣神特遣部队的“三贤”——三艘火炬舰船开启了它们的远程武器。在如此遥远的距离外，即使是远程武器，它们发出的能量光束似乎也只是慢慢地爬向它们的目标，就如黑色床单上的渺小萤火虫，但是圣神舰船装载着超高速、超动力的武器：它们本身就属于极小的霍金驱动星际舰船，有些还装载着等离子弹头，在微秒内便能加速至相对论速度，并在森林内引爆，另一些武器的设计非常精巧，只要进入实空，就会突然被恢复，质量增大，一举突破树丛防线，就如一颗炮弹以零距离朝湿纸板发射一样。几分钟后，三艘火炬舰船进入能量光束的射程，带电粒子束瞬时刺向四面八方。他们能看见光束，仅仅是因为现在纷乱的胶体微粒已经灌满了整个空间，就像是陈旧阁楼中扬起的灰尘。

森林剧烈燃烧。基因剪裁过的树皮，双氧荚果，自动封闭的树叶，所有东西都因剧烈的减压而爆裂，或是被光束和可控等离子冲击波的卷须锯断，逃脱的氧气给真空中的大火来了个火上浇油，直至空气燃尽，

慢慢冻结。森林燃烧着。成千上万的树叶从爆炸的森林中飞离，每一片树叶或者叶丛都成了耀眼的火葬堆，与此同时，在太空的黑色背景下，树干和枝丫也炙热灼烧起来。守牧彗星被火苗击中，瞬时蒸发殆尽，随之产生的蒸汽和熔岩碎片的冲击波将麻花状的森林炸得四分五裂。为了适应太空而经过基因剪裁的驱逐者——几世纪以来，圣神军队轻蔑地称其为“撒旦的天使”——陷在爆炸的冲击波中，如同一只只通体透明的飞蛾被火焰缠住了身子。其中一些仅仅是被等离子炸弹或彗星冲击波炸得灰飞烟灭。另一些被带电粒子束击中，成了亢奋运动的物体，直到他们精巧的翅膀和器官粉身碎骨。还有一些企图逃走，他们以最大的限度张开太阳能翅膀，想要逃脱被屠戮的危险，但只是徒劳。

无人生还。

这次遭遇战总共花了不到五分钟时间。事毕，“三贤”特遣部队的加速度降至三十倍重力，从森林中减速穿过，先前逃过一劫的巨树碎片终被火炬舰船的聚变火焰尾迹引燃。五分钟前尚还在太空飘浮的森林——绿叶捕获日光，树根畅饮彗星水球，驱逐者天使如辐射蛛纱般飘动在枝丫间——现在仅剩一圈烟雾和扩扬的废墟，散布在弧形空间的黄道面上。

“有无生还者？”德索亚神父舰长问，他正站在C3控制中心中部显示屏的边缘，双手扣紧背在身后，轻松自如地稳住身体，仅用脚掌近大脚趾根部接触到显示屏框周围的粘紧带。虽然事实上，火炬舰船依旧在以低于三十倍重力的加速度减速，但作战控制中心内的重力水平却维持在五十分之一标准重力的微引力水平。中心内十几名军官或坐或站，脑袋齐刷刷朝球面的中心望去。德索亚是名矮个男子，按标准算，年纪差不多有三十五六岁，圆圆的脸蛋，黑黑的皮肤，几年来，朋友们都注意到他那双眼睛反射出的更多是司铎似的慈悲，而非军人的冷酷无情。现在，它

们则充满了困惑。

“无人生还。”斯通圣母指挥官应道，她是德索亚的副手，也是舰上的另一名耶稣会士。她撇下面前的战术显示屏，转向一台闪烁的通信设备，插上分流器。

德索亚明白，C3中心内他手下这些军官无人喜欢这样的战役。摧毁驱逐者的环轨森林是他们任务的一部分——这些看似无害的巨树是作战游群的补给和改装中心——但是很少有圣神战士喜欢如此野蛮的屠戮。他们接受特训，是为了成为教会的骑士，圣神的守护者，而不是去抹杀美好的事物，谋杀手无寸铁的生命，即便这些生命是经过基因剪裁、放弃了自己灵魂的驱逐者。

“打开常规搜寻模式，”德索亚命令，“命令全体船员暂时离开作战岗位。”一艘现代的火炬舰船上，船员仅仅包括十几名军官，加上另外五六个其他人员。

斯通圣母指挥官突然打断道：“长官，仰角七十二度方向捕获到霍金驱动失真信号，坐标229，43，105。超光速出口点位于七十万零五百公里外。其为单兵式舰船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九十六。相对速度不明。”

“全体进入作战岗位！”德索亚立即下令。他微微一笑，但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许驱逐者正匆忙赶来营救他们的森林。也许是什么远程武器，刚刚由驱逐者的一个防御者从星系欧特云外的某处发射过来。也许是一整队驱逐者游群作战部队的单兵先锋，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特遣部队即将末日临头。不管是什么可怕的威胁，德索亚神父舰长宁愿与这种……这种汪达尔人似的野蛮行径决一死战。

“舰船正在跃迁。”德索亚头顶一名站在高位的目标探测军官汇报

道。

“很好。”德索亚神父舰长说。他注视着眼前闪动的显示屏，重新接上分流器，打开了好几个虚拟视像频段。现在，C3界面隐去了，他正站在浩瀚的空间中，如一个五百万公里高的巨人，观看着自己的飞船成为带着焰尾的小点，那个烟雾形成的弯曲柱体（也就是被摧毁的森林）在环带的高点处开始偏向，就在此时，入侵者忽然出现在七十万公里外的黄道面的上方，离他仅一臂之遥。他自己所处舰船周围的红色圆球表示的是达到作战状态的外部能量场。整个空间中填充着其他色块，显示着传感器的读数、探测脉冲，以及目标瞄准预备过程。德索亚继续工作在毫秒级的战术级别上，他只要打个响指，就能发射出武器，或者释放出能量。

“捕获无线电应答信标，”通信官回报，“电流代码检验。这是一艘圣神信使舰船。大天使级。”

德索亚蹙紧眉头。是什么十万火急的事，令得圣神司令部派出了梵蒂冈最快的舰船呢？——信使舰船极为迅捷，它也是圣神最为秘密的武器。在战术空间中，德索亚能看到包裹在这艘微小飞船四周的圣神代码，那根聚变焰尾长达数十公里。舰船几乎没有浪费能量使用内部密蔽场，如此说来，舰内的重力早已超出把人挤压成树莓酱的水平了。

“是无人驾驶飞船？”德索亚问道。他巴不得如此。大天使级的舰船能在几日内——实时的几日！——飞行到已知空间中的任何地方，而不像其他飞船需要几星期的舰上时间，那等于实时的好几年。但在这大天使级的旅程中，无人能够生还。

斯通圣母指挥官迈入战术环境，站在他身旁。那身黑色的长套衫在

太空的背景下几乎隐没不见，以至于苍白的脸庞似乎是飘在了黄道面上，来自虚拟恒星的光线照亮了她瘦削的颊骨。“不，长官，”她柔声说道，在此模式下，声音只有德索亚一人能听到，“信标显示，船上载有两人，正处于沉眠状态。”

“我的上帝。”德索亚低声道。这句话与其说是咒骂，不如说是祈祷。即便在高重力的沉眠箱中，这两人，已在超光速的旅程中死亡，现在更肯定早成了一片极薄的蛋白质酱，而非健全的树莓酱。“快准备重生龕。”他在通用频段上命令道。

斯通圣母指挥官摸了摸耳后的分流器，皱皱眉。“代码中封嵌着信息。立即复活两名人类信使，阿尔法优先级。任务重新分配，属于欧米迦级别。”

德索亚神父舰长猛地转过脑袋，默默地盯着他的副官。依旧在燃烧的环轨森林涌出一团团烟雾，缠绕在两人的腰际。那个高优先级的立即复活的指示，违抗了教会的教条，也违抗了圣神司令部的章程；同时它也异常危险——重生通常历经三日，在此情况下，不完全重建的概率接近零，但如果挤压到三小时，那么概率将几乎达到百分之五十。而欧米迦级别的优先职责，则意味着它来自佩森的教皇陛下。

德索亚瞧见助手的眼神，知道她也明白了。信使舰船来自梵蒂冈，肯定是那里的某人，或者是圣神司令部的某人（也许两者都是），觉得这条信息非常重要，一定得派一艘无可替代的大天使级信使舰船，杀死两名高阶圣神军官（因为没有别人可以受此大天使级的重托），来进行传达工作，并将这两名军官置于不完全重建的风险之中。

在战术空间中，德索亚扬扬眉毛，以回应助手质问的眼神，同时在

指挥频段上说道：“很好，指挥官。命令三艘舰船进入速度同步状态。准备好一支登船小队。我希望沉眠箱立即进行转移，并于六点三十分完成复活工作。请代我向‘梅尔基奥’号上的赫恩舰长和‘卡斯帕’号上的布莱兹圣母舰长致以问候，并邀请他们来我的‘巴尔萨泽’号[\[10\]](#)，我们将于七点整与信使会面。”

德索亚神父舰长从战术空间迈入C3现实。斯通和其他人依旧凝望着他。

“快，”德索亚一面喊，一面冲出显屏区，蹿过一大片空间，来到私人舱的入口，用力把自己拽进圆形舱口中，“信使复活后马上叫醒我。”他对着一张张注视着他的苍白脸庞说道，话音刚落，舱门马上闭合。

走在安迪密恩的街上，我开始绞尽脑汁将我的生命、我的死亡以及我的重生想个明白。

在此处我要首先声明，对这些事——我受的审判，我的“死刑”，我与这神话中的古诗人的奇遇——我并没有如这些平静的语句所显示的那样静如止水。我内心有一部分正不住地颤抖。他们想要我的命！我觉得，我该将责难的矛头对准圣神，但其实，法院并不是圣神的执法者——它并不直接隶属于教会。海伯利安有自己的地方自治理事会，浪漫港法院是依照我们当地的法律建立的。死刑也并非圣神惯常的刑罚（尤其是在教会用神权统治的世界上），而是从海伯利安旧殖民期延续下来的刑罚。那迅速下达的判决、那躲避不了的结果以及那草率的处决，要说有什么与众不同的话，就是它乃是海伯利安及浪漫港商业领袖的反应，他们非常害怕吓跑圣神的外世界游客，这恐惧超过害怕任何事情。我乃一乡下匹夫，区区一个猎人向导，非但没有照顾好富裕的游客，还杀死了他们中的一个，所以，他们拿我示范，作出了杀鸡儆猴的警告。别无其他。其实我不应该往心里去的。

可我偏偏往心里去了。现在，我驻足在塔楼外，感觉到日光的热量在庭院宽阔的铺路石上跃动，我缓缓举起双手，它们依旧在不停地颤抖。这么多事发生得实在是太快，在审判和死刑前短暂的时光里我强加

给自己的平静已经从我这索取了太多东西了。

我摇摇头，慢慢穿过大学的遗址。安迪密恩城高高地矗立在一处斜坡上，而大学矗立得更高，它在殖民期就坐落在山脊之上，因此，站在此地可以尽览南方和东方的景致，那真是美极了。底下山谷中的茶马林闪着嫩黄的光彩。湛青的天空没有一丝凝结尾迹，也看不到一艘飞船。我知道，圣神对安迪密恩毫不在乎，他们关心的只是东北部的羽翼高原区，他们的军队依旧驻守在那儿，他们的机器人依旧在开采独一无二的十字形共生体，但是天鹰大陆的这块区域已经有好几十年是雷池禁区，这让它带上了某种清新、荒凉的感觉。

闲逛了十分钟，我意识到，只有我醒来的那座塔楼及其周围的几栋建筑有人居住。大学的其余地方全是废墟——庞大的厅堂向自然力量敞开门户，实业工厂在几世纪前就被洗劫一空，运动场上杂草丛生，天文台的穹顶四分五裂。蹲踞在遥远山下的城市看上去更加空寂，我远远地望见，整座城市街区都被纠结的堰木和野葛霸占了。

当然，我也能看出这座大学在它那个时代的美丽：大流亡后的新哥特式建筑是用沙岩建造的，这些石头采自不远处羽翼高原的山麓小丘。三年前当我担任著名的风景艺术家阿弗洛·休谟的助手时，他曾为鸟嘴时尚海岸的第一家族庄园进行改造设计，而我则干了很多重活，当时的很多需求都是些“砸钱的蠢作”——在池塘、森林或山顶上建造一些人造遗迹。对于这件事，我还勉强称得上一名专家，我能将古老的岩石巧妙地堆砌出遭受过风吹雨打的形态，将其仿制成遗迹的样子——结果甚是荒唐，它们大多数竟然比这些偏地世界的人类历史还要古老。但休谟的蠢作没有一个比眼前这些真实的遗迹要打动人心。我游荡在这个曾经的伟大学院的骸骨中，赞赏着这些建筑，回忆起我的家族。

以当地城市的名称为姓，是大部分土著家族的传统——因为我的家族的确就是土著，是七百年前第一艘种舰的开拓先锋的后裔，也是我们世界的三等公民：在圣神外世界人员和大流亡殖民者于几世纪前随我祖先的足迹来到这个世界之后，我们自然成了第三等。然后，几个世纪以来，我们的人民就生活并劳作在那些山谷和山脉中。我确信，我那些土著亲戚主要是干着一些卑贱的活儿——就如我父亲在他早逝前所从事的（他死时我才八岁），就如我母亲去世之前一直做的（父亲死后第五年，她也死了），就如我这星期前所干的。在大家被圣神赶出这片地区的十年后，我的外婆出生了，但她生活的那段时间仍旧充满了回忆，记得我们部族游历至羽翼高原的日子，也记得在南方纤维塑料庄园中劳作的时光。

但我没有回家的感觉，我的家是在此地东北方的冰冷荒野，浪漫港北面的沼泽地是我生活和工作的地方。这座大学和城镇从来没有进入过我的生命，跟诗人老头《诗篇》中的疯狂故事一样，它跟我没有多大的关系。

在另一座塔楼的底部，我驻足片刻，喘了几口气，对脑袋里最后的念头思量了一番。如果诗人要我办的事是真的，那么，《诗篇》中那些“疯狂的故事”真的将会和我扯上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回想着外婆背诵的那首史诗——回忆起在北部山丘照看羊群的那几个夜晚，几辆电池驱动的大篷车挤在一起，围成一个保护圈，好让我们过夜，淡淡的篝火丝毫也不能减弱天顶上群星和流星雨的光辉，我回忆起外婆慢条斯理、字斟句酌的语调，她每念完一节，都会等我向她复述一遍，我回忆起自己在此过程中的焦急切盼——我倒更加愿意坐在提灯边自己看书呢。想起今夜竟能和那些诗词的作者一起共进晚餐，我不由得微微一笑，这真是不可思议啊。此外，这老诗人还是他的那首诗歌颂的七名朝圣者之一

呢。

我又摇了摇头。一切来得太快，也太多了。

眼前的这座塔楼有点奇怪。比我醒来时身处的那座更大、更宽敞，却仅有一扇窗户——那是塔身三十米处一个敞开的拱洞。更有趣的是，原先的一扇门被砖砌封住了。在阿弗洛·休谟手下担任砖匠和泥瓦匠的那几个月里，我已经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现在，我凝视着这些砖石，心里估摸着，这扇门肯定是在一个世纪前，在这一地区被遗弃前封住的——但时间并不久远。

到今日，我也不知道当日下午那时候，明明有那么多遗迹可供观瞻，到底是什么东西引得了好奇心，让我进入那栋建筑一探究竟——但我真的是十分好奇。我回忆起当时仰望着塔楼对面的陡峭山壁，注意到那些纵横交错的多叶茶马已经弯弯曲曲地爬到了塔楼周围，它们就像是长着厚皮的常春藤。如果能爬上山坡，穿过……那里的……茶马林，就能顺着蔓枝爬上那扇窗户的窗台……

我又摇了摇头。这念头实在是太荒谬了。如此天真的探险少说也会扯坏身上的衣服，擦破手上的皮。最糟糕的情况是，我会从那三十米之上掉下来，摔在下面的石板上。为什么要冒这个险？这幢被砖围砌起来的古老塔楼中，除了蜘蛛和蛛网，还会有什么呢？

十分钟后，我已经远远地爬到一根弯曲的茶马枝上，一点一点地朝前挪动，试图找到石头上的裂口或者头顶藤蔓上足够粗的枝条。由于这根树枝是靠在石墙上生长的，所以我不能跨坐其上。相反，我必须跪在那儿膝行前进——头顶上悬垂的茶马藤实在是低得让我站立不得——那种暴露在危险之中、随时都可能被推进底下深渊的感觉真是可怕极了。

每当秋风刮起，树叶和树枝微微摇晃的时候，我就会停止攀登，竭尽全力抓住什么东西。

最后，我终于爬到了窗前，嘴里骂骂咧咧起来。我一开始的估计——在底下三十米处的行道上不经过脑子地计算而来——有点不太准确。脚下的茶马枝的确在窗台下方，但距离几乎有三米远。中间一大块石头上，没有任何瑕疵可供足踏或手抓。如果要爬上窗台，我必须奋力起跳，并祈望自己的手指抓到什么东西。那实在是太疯狂了。塔楼中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我这样冒险。

我等着风慢慢平息，蹲起身，飞身跳起。在那晕眩的一秒内，我弯曲的手指在崩溃的石头和粉尘上扒寻，指甲弄破，却没有找到任何支撑点。但紧接着，它们碰到了旧窗台腐朽的边角，紧紧抓住。我用力把自己朝上拉，累得气喘吁吁，胳膊肘上的衬衫也撕破了。我穿着贝提克为我准备的软底鞋在岩石上奋力蹬踏，希望能找到什么支点。

但我终究还是爬了上去，蜷着身子趴在窗台上，心里琢磨着，待会儿究竟该怎么爬下去，该怎么回到茶马枝上。一秒后，眯眼望进黑漆漆塔楼的内部，我更加忧心忡忡了。

“见鬼。”我自顾自地嘀咕道。在我紧抓不放的这个窗台下方，是一块古旧的木地板，但塔楼内部空空如也。日光从窗户中渗透进来，照亮地板上方及下方的腐朽楼梯，那是条螺旋楼梯，它在塔楼内部扭曲延伸，就像是包裹在外围的茶马藤蔓。我还看到斑斑点点的日光从上方三十米高的地方洒下，那可能是个临时搭建的木屋顶。这时我意识到，这座塔楼只不过是一座粮仓，一座六十米高的巨石圆柱体。难怪就只有一扇窗户。难怪早在安迪密恩的民众被疏散前，那扇门就被砖堵住了。

我依旧在窗台上保持平衡，不太相信里面腐朽的地板能让我安全着陆。我最后一次摇了摇头。总有一天，好奇心会害死我的。

我眯起眼，望进漆黑的塔楼内部。里面实在是太黑了，跟外面午后的强烈阳光形成巨大反差。我完全看不见对面的墙壁和螺旋楼梯，几丝散射光微微照亮近处的内部岩石空间，能隐隐约约看见下面的腐烂楼梯，头顶几米上方的内部空间是个巨大的圆柱形——但是，在我这一层，里面大多数东西都……看不见了。

“上帝啊！”我低叹道。有什么东西填满了大半个漆黑的塔楼。

我慢慢地、小心翼翼地用手臂支撑住身体的重量，在窗台上稳住，然后慢慢下到内部的平地上。脚下的木板吱呀作响，但看上去还是结实得很。我的手依旧紧紧抓着窗框，小心地用脚探了探，转身察看。

花了大半分钟，我终于意识到眼前的究竟是何物。这是一艘太空飞船，它填满了塔楼的内部空间，就像一颗子弹被塞进了老式左轮枪的枪膛。

我现在把全身的重量都挪到了脚上，几乎不去管地板到底能不能支撑住我，迈步向前，想要看得更清楚些。

按太空舰船的标准看，这艘飞船并不高——也许只有五十米——而且很修长。船体的金属——如果那的确是金属的话——看上去是乌黑的，似乎能吸收光线。我在船体上看不见任何光辉或色泽。通过观察飞船后面的石墙，以及看石头上的反射光在何处消失，我才辨认出飞船的轮廓。

在那瞬间，我毫不怀疑这是一艘太空飞船。它简直就是我想象中的

太空飞船。我曾在一本书中读到过，许许多多多个世界上的小孩画房子的时候，依旧是先画一个方盒，然后在顶上画个三角锥，一个长方形的烟囱，再描上一点盘旋的烟——就连那些被怀疑是住在有机的生长荚体（这些东西高高地长在基因剪裁过的住宅树木上）中的小孩也一样。同样，他们画山的时候，依旧是描一个陡角山峰似的三角锥，即便他们家园附近的山脉更类似于羽翼高原底部那些圆润丰满的山丘。我不记得那篇文章最后是如何解释其原因的——也许是种族记忆，也许是大脑已经与生俱来地被刻上了某种符号象征。

我正在注视着的、凝视着的看上去就像是负空间^[11]的东西，跟如今的太空飞船不太一样。

我见过极其古老的旧地火箭的图像——它们存在于圣神前、陨落前、霸主前、大流亡前……见鬼，几乎是一切之前——它们的样子跟这艘流线型的黑色舰船一模一样。高，细，两端圆度渐变，上端尖削，下端装有翼片。我眼前的正是这样一艘太空船，那是刻在人脑中与生俱来的、带着种族回忆的完美的象征性画面。

海伯利安没有任何私人飞船，也没有什么停错了地方的飞船，对此我深信不疑。太空飞船，即便是简单的行星间旅行的品种，也极昂贵、极罕见，不可能无所事事地待在某座古老的岩石塔楼中。曾几何时，在陨落的几百年前，当时世界网的资源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太空船可能多得用不完——它们属于军部军队、霸主外交官、行星政府、法人、基金会、探险队，甚至有不少私人飞船属于超级亿万富翁。但即使在那些日子里，也只有行星级的经济才能负担起建造星际飞船的费用。在我这一生中，在我母亲、外婆和她们的母亲、外婆的一生中，唯有圣神——教会和原始星际政府的联盟——才能负担任何种类的飞船的费用。在这已知宇宙中，无人能消受私人星际飞船的费用，就算佩森的教

皇陛下也没这个实力。

这便是一艘星际飞船，我知道它是。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就是知道。

我毫不顾及脚下破破烂烂的台阶，开始沿着螺旋楼梯上上下下。船体离我还有四米远。它那深不可测的黑暗令我头晕目眩。就在塔楼内部的半道外，在我身下十五米处，一小块楼梯的过渡平台朝外伸出，几乎触及船体，飞船漆黑的曲线差一点就将平台挡在我的视线之外。

我朝它冲去。脚下一块腐烂的台阶真的断裂了，但我跑得太快，没去管它。

那过渡平台没有栏杆，仿佛一块跳水板朝外伸出。要是从那上面掉下去，我肯定会摔得粉身碎骨，我的尸骨将永世躺在密封塔楼的黑暗之中。但我丝毫没有考量片刻，便走了过去，手掌贴上飞船的船体。

船体带着温热感。感觉不像金属，更像是什么沉睡生物的光滑表皮。船体微微颤动，让这幻觉感更加真实——就好像飞船真的在呼吸一样，就好像我能用手摸到底下的心跳似的。

突然，我手掌下的物体真的动弹了，那块船壳凹陷下去，折拢——不像我见过的那些通过机械牵拉而上升的入口，也没有通过铰链落下门板——它仅仅是折进了船体中，从面前消失，就像朝后张开的唇缘。

灯光突然开启。一条内部走廊发出柔和的光，天花板和墙壁像是什么有机物，似乎让我瞥到了某种机械化的子宫颈。

我在那儿停了三纳秒时间。这几年来，我的生命和大多数人一样，安宁，一成不变。但这星期，我因为意外杀死了一个人，然后被宣告有

罪，被判以死刑，接着便在外婆最心爱的神话中醒了过来。所以我现在为什么要驻足于此呢？

我走进太空船，舱门在身后回拢关闭，就像是饥饿的大嘴吞下了一小口可口的美味。

我从没想过通过飞船的这条走廊是这般模样。在我脑海中，太空飞船的内部应该像是远航运输舰的货舱，就是在我当兵时，把我们的地方军联队运到大熊的那种舰船，它们全是灰不溜秋的金属、铆钉，推不动的舱门，嘶嘶冒气的蒸汽管。但这里没有一丁点那样的东西。走廊很光滑，一路蜿蜒，几乎不带什么装饰，内部的防水壁盖着华美的木板，暖暖的，有机的，犹如血肉之躯。可能有气闸，但我一扇都没有见到。随着我一路向前，隐藏的灯光在前面慢慢开启，又在我经过之后，在身后慢慢熄灭，始终让我处于一小片亮光之中，而前方和后头都是一片黑暗。我明白，这艘船的长度不可能超过十米，但是微微弯曲的走廊让它从里面看上去比在外面看到的要大许多。

最后，走廊终于抵达尽头，我来到的这个地方肯定是飞船的中心：那是一个敞开的舱井，中部一条金属扶梯呈螺旋形伸向上方和下方的黑暗中。我踏上第一级台阶，光线突然从上面的什么地方照了下来。我揣测着，是不是有更有趣的东西在上面等待着我，于是我开始往上走。

上层机舱占满了飞船的整个圆形空间，有个古老的全息井，样子跟我在古书中看到的差不多，还有散乱的几把椅子和几张桌子，为什么这样摆，我弄不明白；还有一台大钢琴。在这里我要说，海伯利安出生的人中，能够认出那东西是钢琴的不及万分之一——更认不出它是大钢

琴。我母亲和外婆都对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在我们的一辆电篷车中，就放着一台钢琴，差不多占满了整辆车子。我时常听到叔叔和外公一个劲地抱怨，说那乐器太占地方、太重——在穿越天鹰荒野的过程中，我们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在推那件沉重的大流亡前的乐器上了；他们抱怨，这年头会省事儿的人都带袖珍合成器，那玩意儿可以奏出跟任何一种钢琴……任何乐器一模一样的声音。但妈妈和外婆坚持己见——这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媲美于钢琴的音色，尽管每次搬动之后，都必须重新调音。外婆在晚上的营火会上弹奏拉赫马尼诺夫、巴赫、莫扎特的音乐时，外公和叔叔倒不会抱怨。我从年老的外婆那儿了解了大钢琴的历史——包括大流亡前的大钢琴。而现在，我眼前就摆着一台。

我没去看全息井和其他设备装置，没去看弯曲的窗玻璃墙，那里仅仅显示出塔楼内部黑色的岩石，我目不斜视地朝大钢琴走去。键盘上金色的字体写着“施坦威”。我轻轻吹着口哨，手指抚过琴键，尚不敢按下去。按外婆所说，在三八年的天大之误前，这家公司就已经停止生产钢琴，因此大流亡后就再也没有一台“施坦威”钢琴出产过。这么说来，我摸到的，是一台至少有一千年历史的乐器。对于我们这群痴迷音乐的人来说，“施坦威”和“斯特拉迪瓦里”都已经成了神话。这怎么可能？我思索着，手指依旧抚触着琴键，它们像是传说中的象牙^[12]——一种被称为大象的已经绝种了的动物的长牙。像塔楼里那位老诗人之类的人，很可能从大流亡前的困境中活到现在——鲍尔森疗法和冰冻沉眠在理论上对此作出了解释——但是木头、弦线和象牙的人工制品却很少有机会完成穿越时空的漫长之旅。

我舒展手指弹了段和弦：C-E-G-B降调，然后是C大调和弦。音质完美无瑕，飞船的音响效果也完美无缺。我们那台古老的直立式钢琴每次经过穿越荒野的几英里旅程之后，就得由外婆调一下音，但这台乐器

在经历了无尽光年和数世纪的旅程之后，音质似乎依旧完美如初。

我拉出琴凳，坐上去，开始弹奏贝多芬的《致爱丽丝》。这首简单的曲子微微带着伤感，但似乎很符合这幽静黑暗空间的意境。事实上，随着一个个音符如溪流般汇入圆形的房间，光线也好像在我四周暗淡了下去，旋律在黑暗的楼梯上不断回响。我一面弹，一面回想起母亲和外婆，她们绝不会想到，我早年的钢琴课能让我有幸在一艘隐藏的太空飞船中独奏一曲。这想法中的悲伤情绪也齐齐灌注到了弹奏的音乐中。

奏毕，我的手指迅速从键盘上收回，内心几乎带着负疚感，我突然想到，连这么简单的曲子都弹得那么糟糕，对于这台来自过去的礼物——这台完美的钢琴来说，我是不是太厚颜无耻了呢。我在那儿静静地坐了片刻，思索着这艘飞船，思索着老诗人，思索着自己在这一疯狂图谋中所扮演的角色。

“棒极了。”我身后传来一个轻柔的声音。

我承认，我吓得马上跳了起来。我没听见谁从楼梯上爬了上来或是爬了下来，也没感觉到任何人进入这个房间。我猛地扭过头。

房间内没有任何人。

“我已经好久没有听到这首特别的曲子了。”那声音又传了过来。似乎是从这空荡荡的房间中心发出的，“我先前的乘客更喜欢拉赫玛尼诺夫。”

我的手按在凳子边缘，稳住自己的身子，思索着各种各样的愚蠢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

“你是飞船吗？”我问道，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愚蠢的问题，但我想

要答案。

“当然。”传来它的回答。那声音很轻柔，但微微带着男子气概。我以前当然也听过机器的语音声——一直以来，这种东西就到处都是——但它们全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智能机器。早在两个多世纪前，教会和圣神就禁止任何真正的人工智能的存在，在看到技术内核是如何帮助驱逐者摧毁霸主后，几千个被毁世界上的数万亿人类中，大多数都全心全意地表示了赞同。我意识到，我的身体已经就这一顾虑作出了反应：一想到我正在和真正的有感知的装置对话，我的手掌不由得变得潮湿，喉咙也绷紧了。

“你……啊……你先前的乘客是谁？”我问。

它略微停顿片刻。“人们一般都把那位先生叫作领事，”飞船最后终于说道，“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霸主的外交官。”

这回轮到我停下来思考了。我突然想到，也许浪漫港的“死刑”已经把我的神经搅乱了，让我觉得自己生活在了外婆的一篇史诗之中。

“领事发生了什么事？”我问。

“他死了。”飞船回答。语气中微微带着遗憾。

“怎么死的？”我问。在老诗人《诗篇》的结尾，世界网陨落之后，霸主领事乘着一艘飞船飞回环网。是这艘飞船吗？“在哪儿死的？”我又补充了一句。根据《诗篇》记载，霸主领事乘坐着飞离海伯利安的那艘飞船，被注入了第二个约翰·济慈赛伯人的人格。

“我不记得领事是在哪儿死的，”飞船回答，“我只记得他死了，然后我回到了这里。我猜，那个时候有谁在我的指令库中编入了指令。”

“你有名字吗？”我问，微微有点好奇，我是不是在和约翰·济慈的人工智能人格说话呢。

“没有，”飞船说，“仅仅是飞船。”这回是再一次的停顿，而非简单的沉默，“尽管我似乎的确记得曾有过一个名字。”

“是约翰吗？”我问，“或者叫乔尼？”

“也许吧，”飞船说，“所有细节都很模糊。”

“为什么会这样？”我问，“你的记忆出故障了吗？”

“不，完全没有，”飞船回答，“就我追根溯源得出的结果，大约两百年前，我经历了很大程度的硬件损伤，它删除了我的某些记忆，但此后的记忆和其他功能都完好无损。”

“可你记不起这起事件了？这起损伤？”

“对，完全不记得了，”飞船回答，带着十足的兴高采烈，“但我相信，这件事就发生在领事死的那个时候，发生在我返回海伯利安的时候，但我不太确信。”

“之后呢？”我说，“你回来之后，就一直藏在这座塔楼中吗？”

“对，”飞船说，“我曾在诗人之城待过一段时间，但过去两个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谁带你来这儿的呢？”

“马丁·塞利纳斯，”飞船回答，“诗人。你今天早上已经和他见过

面了。”

“你知道这一切？”我问。

“噢，当然，”飞船说，“正是我，把你经受审判和被判死刑的消息告诉了塞利纳斯先生。正是我，帮助安排了贿赂官员，把你沉睡的身体运到了这里。”

“你怎么办到的？”我问，这艘庞大、古老的飞船竟然还能和人通电话，这幅景象真是太匪夷所思了。

“海伯利安没有真正的数据网，”飞船说，“但我监控着所有的自由微波和卫星通信，还有我能接入的某些自以为安全的可视光纤和脉塞频段。”

“这么说，你是老诗人派去的间谍喽。”我说道。

“可以这么说。”飞船回答。

“你知道老诗人为我准备的计划吗？”我问，转身再次坐在键盘前，开始弹奏巴赫的《G弦上的咏叹调》。

“安迪密恩先生。”身后传来另一个声音。

我停止弹奏，转身看见了机器人贝提克，他正站在圆形楼梯的顶部。

“我的主人有点担心你是不是迷路了，”贝提克说，“我来带你回塔楼。你正好有时间穿好衣服吃晚餐。”

我耸耸肩，走到楼梯井。在跟着蓝皮肤的男人走下楼梯前，我转过

身，对着逐渐暗去的房间说道：“很高兴与你谈话，飞船。”

“我也很高兴遇见您，安迪密恩先生，”飞船说，“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

火炬舰船“巴尔萨泽”“梅尔基奥”“卡斯帕”驶离熊熊燃烧的环轨森林，距离已达一个天文单位，但依旧在环绕无名的恒星减速，就在此时，斯通圣母指挥官在德索亚神父舰长的船舱入口前鸣了鸣铃，告诉他信使已经重生。

“事实上，只有一位成功复活。”她飘浮在打开的伸缩门前，更正道。

德索亚神父舰长一惊。“失败的那位……有没有……重新进入重生龕？”他问。

“还没有，”斯通回答道，“萨皮阿神父正陪着幸存者。”

德索亚点点头。“是圣神派来的？”他问，并暗自期待如此。来自梵蒂冈的信使比军方派来的更加难缠。

斯通圣母指挥官摇摇头。“都来自梵蒂冈。葛隆斯基神父和范崔斯神父，两人都隶属基督圣心会[\[13\]](#)。”

德索亚努力克制着不去叹息。几个世纪以来，基督圣心会已经差不多取代了更开明的耶稣会——早在天大之误发生的一个世纪前，他们在

教会的权势就已经滋长得相当庞大——现在所有人都明白，教皇已经把他们作为教会阶层内负责艰难使命的突击部队。“哪一位复活了？”他问。

“范崔斯神父，”斯通瞥了眼通信志，“长官，他现在应该已经醒了。”

“很好，”德索亚说道，“到六点四十五分的时候，将内部场能调整至标准重力。接入通道，让赫恩和布莱兹舰长上我的飞船，代我向他们问好。护送他们到前会议室。我和范崔斯会面后，再同他一道过去。”

“是，是。”斯通圣母指挥官唯唯应声，随即离去。

重生龕外面的待苏室更像个礼拜堂，而不是医务室。德索亚神父舰长面朝祭坛拜了拜，然后来到等在轮床边的萨皮阿神父身旁，信使已经坐了起来。萨皮阿算是最老的圣神船员之一了——至少有七十标准岁——卤素光照在他光秃秃的脑袋上，反射着柔和的光芒。德索亚总觉得这位舰船医疗神父的脾气很坏，脑袋也不太灵光，很像他小时候认识的那几个教区教士。

“舰长。”医疗神父致意道。

德索亚点头回礼，朝坐在轮床上的男人走近。范崔斯神父很年轻——只有二十七八岁的样子——一头长长的黑色卷发，是梵蒂冈眼下正流行的式样。或者，至少是德索亚最后一次在佩森和梵蒂冈见到的发式：此次任务的两个月，已经产生了三年的时间债。

“范崔斯神父，”德索亚说，“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坐在小床上的年轻人点点头，哼哼着。重生后的最初几分钟，交谈

是相当困难的。当然这只是德索亚的听闻。

“啊，”医疗神父说道，“我最好把另一个人的身体放回重生龕。”他朝德索亚皱皱眉头，就好像是舰长本人把重生搞砸似的，“当然，那只是白费力气，神父舰长。在葛隆斯基神父成功苏醒前，我们还要等上几星期——或许是几个月。这会让他很痛苦的。”

德索亚点点头。

“你想见见他吗，神父舰长？”医疗神父继续道，“当然他的身体现在……嗯……几乎不成人形了。内脏能看得一清二楚，相当……”

“去干你的事吧，神父，”德索亚平静地说道，“解散。”

萨皮阿神父又皱了皱眉，似乎打算回应，但就在此时，重力警笛开始鸣响，随着内部密蔽场开始重新调整，两人不得不保持平衡，以免脚在地板上打滑。重力慢慢地升至一倍重力，范崔斯神父也一头栽倒在轮床的软垫中，医疗神父慢吞吞地出了门。即便才经历了区区一天的零重力状态，重力的回归也太难以忍受了。

“范崔斯神父，”德索亚轻声说道，“能听见我说话吗？”

年轻人点点头。眼神中显露出忍受着剧痛的神色。这男人的皮肤闪着光泽，就好像他刚刚接受了植皮手术——或是刚刚重获新生。德索亚看到，他全身的血肉是嫩生生的粉红，几乎像是被烧焦了，胸膛上青灰色的十字形比正常的要大一倍。

“你知道你是在哪儿吗？”德索亚低声道。或者你知道自己是谁吗？他在心里加上一句。重生后意识会变得非常混乱，这种状态会持续几个小时，甚至是几天。德索亚知道，信使受过特训，能克服这种混乱的状

态，但有谁会经受死亡和重生的特训呢？德索亚在神学院就学时，他的一位老师曾平实地解释道——“尽管意识不会记得死亡，但细胞会，它们会记住曾经经历的死亡。”

“我记起来了，”范崔斯神父细语，那声音听上去比他皮肤看上去的样子还要生疏，“你是德索亚神父？”

“德索亚神父舰长。正是在下。”

范崔斯试图用手肘将自己撑起来，但没有成功。“过来点。”他低声道，虚弱得都无法从枕头上抬起头来。

德索亚凑近了些。这名神父身上带着一丝甲醛味。司铎中只有特定的成员才会经过重生这一真正神迹的特训，德索亚希望自己最好不要变成其中之一。他可以施行洗礼，执行临终涂油或圣餐仪式——身为星际飞船的船长，他有更多机会担任后者而不是前者的工作——但他从来没出席过重生圣礼。他完全不知道相关的程序，将这男人毁坏和压扁的躯体、腐朽的神经和四分五裂的脑组织，复原成眼前的人类形体，这是十字形带来的奇迹。

范崔斯轻声细语起来，德索亚只得靠得更近，重生神父的嘴唇几乎贴到了他的耳朵上。

“有话……必须……”范崔斯费尽力气开口道。

德索亚点点头。“我已经为你安排了一场简报，十五分钟后开始。另两艘飞船的舰长也将出席，我们会为你提供一把悬椅……”

范崔斯摇起头来。“无须……集会。信息……仅仅……传达于你。”

德索亚面无表情。“好吧。那你想等到你.....”

那颗脑袋又一次痛苦地摇起来。神父脸上的皮肤极其光滑，带着细纹，好似望见了底下的条条肌肉。“就现在.....”他低声道。

德索亚朝他凑近，等着。

“你得.....立即.....乘着.....这艘大天使信使.....飞船.....”范崔斯喘息着，“它已经预先.....编好程序.....将直达.....目的地。”

德索亚依旧面无表情，但他在思索，那将会因为加速而带来一次痛苦的死亡。上帝啊，您能不能别把这杯传给我？[\[14\]](#)

“我该怎么向其他人说呢？”他问。

范崔斯神父摇摇头。“什么都别说。让你的参谋指挥.....‘巴尔萨泽’号。将特遣部队的指挥权交给布莱兹圣母舰长。三贤特遣部队.....还有.....其他任务。”

“我能打听一下它们有什么任务吗？”德索亚问。为了故作平静，他绷紧下巴，感觉很难受。三十秒之前，这艘飞船和特遣部队的生存与胜利，是他生命的首要理由，而现在，两者都离他远去。

“不，”范崔斯说，“这些.....任务.....和你.....无关。”

重生的神父因痛苦和虚弱而显得苍白不堪。德索亚意识到，自己从中得到了一些报复性的宽慰，但他立即念了一小段祷文，祈求上帝宽恕自己的想法。

“我得马上走，”德索亚重复道，“能带些私人物品吗？”他想带上妹

妹在复兴之矢临终前给他的小型瓷雕。这么多年的宇宙飞行中，那个易碎的小东西一直陪伴在他左右，在高重力状态下的时候，它会被锁在一个静态平衡立方体中，以免损坏。

“不行，”范崔斯神父说，“走吧……快。什么都别带。”

“这命令是来自……”德索亚询问道。

范崔斯皱皱眉，他的表情因痛苦而扭曲。“这是教皇陛下尤利乌斯十四世直接签署的命令，”信使回答，“属于……欧米迦级……级别优先于所有来自圣神军事司令部或太空指挥舰队的命令。德索亚神父舰长……你……明白……了吗？”

“明白。”耶稣会士回答，他恭顺地微微颌首。

这艘大天使级的信使舰船没有名字。德索亚从不觉得火炬舰船算得上漂亮——它们的形状像个葫芦，指挥和武器模块在庞大的霍金驱动和星系内聚变推进球体的映衬下显得极其渺小——但这艘大天使比它还要丑陋。信使飞船是一堆不对称球体、十二面体、链挂、结构缆线、霍金驱动装置的集合，像是造飞船的事后才想起来还缺个客舱，只得在那堆垃圾的中心草草安置了一个。

德索亚和赫恩、布莱兹、斯通短暂地见了个面，仅向他们谈及自己将被召走，然后将指挥权转交给新任的（同时也是惊讶的）特遣部队和“巴尔萨泽”号舰长。事情办完后，他乘上一艘单人转移分离舱，向大天使飞去。德索亚试图不去回头看自己心爱的“巴尔萨泽”，但在接入信使舰船的最后时刻，他还是转过身，依依不舍地朝火炬舰船望去，日光

涂抹在它流线型的侧面上，仿佛新月般的朝日正在一颗美丽的星球上冉冉升起，接着，德索亚毅然决然地扭头离去。

一进入飞船，他就发现这艘大天使只有最原始的虚拟战术指挥部、手动控制器，还有舰桥。指挥舱的内部比德索亚“巴尔萨泽”上的拥挤小房间大不了多少，这地方挤满了缆线、可视光纤的导线、技师触显，以及两张加速卧床。剩下的一个容身之所便只有那个带衣橱的狭小导航室。

不，德索亚立即发现，加速卧床并不是标准型号的。这些未加软垫、制成人形的钢盘，看起来不像卧床，倒更像是验尸台。这些托盘四周有个凸边——他肯定，它们是为了防止液体在高重力下晃荡而出——他也意识到，飞船中唯一补偿性的密蔽场就笼罩在这些卧床周围——目的是为了防止被碾成齑粉的血肉、骨头、脑组织在最后的减速产生的零重力间隙飘走。德索亚看见那些喷嘴，他想，水或者某种清洁溶液会从那高速喷射出，用来清洗钢托。但清洁工作并不怎么成功。

“两分钟后加速，”某个充满金属质感的声音说道，“拴上安全带。”

一点都不考究，德索亚想，连个“请”都不说。

“飞船？”他喊道。虽然他明白圣神飞船绝不允许任何真正的人工智能的存在——事实上，圣神的所有地方都不容人工智能的存在——不过他想，也许梵蒂冈会在一艘大天使级的信使舰船上破个例。

“离初始加速还有一分三十秒。”那金属声继续道，德索亚明白，他正在对一台蠢蛋电脑白费口舌。于是他赶忙拴上安全带。带子很宽，很厚，几乎就是摆摆样子。既然有密蔽场，他——或者说他的遗骸——就会被固定在原处。

“三十秒，”那蠢蛋声音继续道，“记住，超光速传送将会致命。”

“多谢。”费德里克·德索亚神父舰长说。他的心正猛烈跳动，耳朵里满是怦怦的声音。各种各样的仪器闪烁着异光。但没有任何东西象征着人类的超驰控制，所以德索亚撇眼不顾。

“十五秒，”飞船说，“现在你可以进行祈祷了。”

“滚你妈。”德索亚破口大骂。自他离开信使的恢复室以来，他就一直在祈祷。骂了句粗口之后，他额外添上最后的祈祷，请求上帝宽恕。

“五秒，”那声音道，“这是最后一次提示。以基督之名，愿上帝保佑你，助你成功重生。”

“阿门。”德索亚神父舰长说道。他闭上双眼，加速开始了。

夜幕很快就笼罩在安迪密恩废城之上。我待在塔楼中（这无尽之日的早先时候，我就是在这里醒来的），站在这个制高点上，望着秋日夕阳的最后一丝光辉慢慢变暗，逐渐隐灭。是贝提克带我回来的，他领我进了房间，里面的床上依旧摆着时髦的简易晚装——棕褐色的裤子在膝部之下束紧，白色亚麻衬衣，袖子带着点褶饰，黑色的皮背心，黑色的长袜，黑色的软皮靴，金色的袖带。机器人又领我去了楼下的盥洗室，并告诉我，门边挂着的厚棉袍是为我准备的。我向他致以谢意，洗完澡，吹干头发，穿上那些摆好的衣装，但没戴金色的袖带。我走到窗前等着，夕阳越发变得光辉灿烂，越发向地平线坠去，影子蹑手蹑脚地从大学顶上的山上爬了下来。最后，光线终于隐灭，以至于影子也逃之夭夭了，东方那座山脉的顶上，天鹅座最亮的那颗星星现出光芒。此时，贝提克回来了。

“到时候了？”我问。

“还没到，先生，”机器人回答，“是你早先吩咐我回来，好和我聊聊。”

“啊，对，”我一面说，一面朝床铺指了指，那是房间内唯一的一件家具，“坐。”

蓝皮肤的男人依旧站在门口。“先生，我站着好了。”

我双臂抱在胸前，背靠在窗台上。从敞开的窗口吹进习习凉风，带着茶马的味道。“你不必称呼我先生，”我说，“叫我劳尔好了。”我犹豫了片刻，“除非你的内置程序让你在跟……啊……”我本想说“人类”，但却又不想让我的口气听上去像是我觉得贝提克不是人，“……跟人们说话时必须那样称呼他们。”这话说得真让我感到别扭。

贝提克笑了。“不，先生。我没有安装内置程序……我不是机器。虽然有几个人造假体——比如有一个可以加大我的力量，还有一个提供抗辐射性能——但除此之外，我没有任何人造零件。我仅仅是得到教导，万事均得遵从，必须完成职责。如果您不反对，我就叫您安迪密恩先生。”

我耸耸肩。“没关系。真是抱歉，我对机器人实在是一无所知。”

贝提克薄薄的小嘴又咧了开来。“安迪密恩先生，您不必道歉。当今世上，很少有人见过我的种族。”

我的种族。有趣。“告诉我关于你们种族的事吧，”我说，“在霸主时代，制造机器人不是非法的吗？”

“是的，先生。”他回答。我注意到，他正以阅兵式的姿态站着，于是漫不经心地想到，他是否从事过军事职务呢。“在旧地上，在大流亡前的许多霸主家园上，制造机器人是非法的。但是全局下达了许可令，容许制造一定量的机器人，派至偏地使用。在那些日子里，海伯利安就是这些偏地中的一个。”

“现在它依旧是。”我说。

“是的，先生。”

“你是什么时候被制造出来的？住在哪个星球上？以前都做什么工作？”我劈头盖脑地问道，“如果你不介意我问这些问题的话。”

“当然不介意，安迪密恩先生。”他轻声道。这个机器人的声音带着一丝方言语调，我感觉很陌生。来自外世界。很古老。“按照你们的纪年法，我是在坠船纪二六年被制造的。”

“也就是公元二十五世纪，”我说，“六百九十四年前。”

贝提克点点头，不置可否。

“也就是说，你是在旧地被毁之后出生.....被制造的。”我说，但更多的是在自言自语。

“对，先生。”

“海伯利安是你的第一个.....啊.....工作地吗？”

“不，先生，”贝提克回答，“在我被制造出来后的起初半个世纪里，我在阿斯奎斯星球工作，服务于亚瑟王八世殿下，也就是流亡之温莎王国的至尊君主。同时，我也服务于他的侄子，流亡之摩纳哥的鲁珀特王子。亚瑟王驾崩后，按他的遗愿，我接着服侍他的儿子，威廉王二十三世殿下。”

“哀王比利。”我说。

“对，先生。”

“你之所以来海伯利安，是不是因为哀王比利想要逃离贺瑞斯·格

列侬高的叛乱？”

“对，”贝提克说，“事实上，早在将军叛乱的三十二年前，我和我的机器人兄弟们就被派到了海伯利安上，之后陛下和其他殖民者才加入我们。格列侬高将军赢了北落师门之战后，我们被派到了这里。陛下觉得最好为流亡王国准备一个备用的基地。”

“你就是在那个时候遇到塞利纳斯先生的，对吗？”我问道，指了指天花板，想象着坐在上面的诗人老头，正躺在维生脐线组成的网络中。

“不，”机器人回答，“人们住在诗人之城的那几年里，出于职责关系我并没有和塞利纳斯先生接触过。我很高兴后来能遇到他，就在陛下驾崩后的两个半世纪后，当时他正要开始向光阴冢山谷的朝圣旅途。”

“自那之后你就一直待在海伯利安上，”我说，“在这星球上待了五百多年！”

“对，安迪密恩先生。”

“你死不了吗？”我问，虽然知道这个问题有点无礼，但我还是想问。

贝提克微微一笑。“当然不，先生。如果出现意外或者受伤，严重得无法修复，我会死。我能活那么长时间，只是因为我被制造出来时，我的细胞和身体系统使用了一种纳米技术，会让我自行进行鲍尔森疗法，从本质上来说，我能抵抗衰老和疾病。”

“所以机器人是蓝色的？”我问。

“不，先生，”贝提克回答，“我们之所以是蓝色的，是因为在我被

制造出来时，已知的人类种族没有一种是蓝色的，制造我的设计师觉得有必要让我们能从外观上和人类区别开来。”

“你不把自己当成人类吗？”我问。

“不，先生，”贝提克说，“我把自己当成机器人。”

我对自己的天真置之一笑。“你依旧在服侍人类，”我说，“但几个世纪前，霸主的领地上就不允许使用机器人劳工了，那是非法的。”

贝提克等着我继续。

“难道你不希望获得自由吗？”最后我终于说道，“凭你本身的资格，成为独立的人？”

贝提克走到床前。我以为他想要坐上去，但他只是过去把我换下来的衬衫和裤子折叠好。“安迪密恩先生，”他说，“我想指出的是，虽然霸主的法律已经随霸主一起消亡了，但是，几个世纪以来我一直把自己当作自由独立的人。”

“可你还是和其他人躲在这儿，为塞利纳斯先生工作。”我继续道。

“对，先生，但是，我这么做全是出于自己的选择。我被制造出来是为了伺候人类，我做得很好，我也从中得到了快乐。”

“这么说，你是自愿待在这儿的。”我继续顽固不化地问道。

贝提克点点头，微微一笑。“对，我们大家都是出于自愿的，先生。”

我叹了口气，撑起身子离开窗边。现在外面已是一片漆黑。我想，

不久就会有人来叫我出席老头的晚宴了。“那么，你会继续留在这儿，照顾那个老头，直到他死为止？”我说。

“不，先生，”贝提克说，“如果有人跟我商量这件事，我不会留下来。”

我停在那里，扬起眉毛。“真的？”我问，“如果有人跟你商量，你会去哪儿？”

“如果你决定接受塞利纳斯的任务，先生，”蓝皮肤的男的说道，“那么，我会跟你一起走。”

被带到楼上的时候，我发现顶楼已经不是原来的那间病房了；它被改成了一间餐厅。流沫悬椅没了，医用监控器不见了，通信控制台也不在了，天花板露天敞开着。我举头仰望，以我牧羊人训练有素的眼睛，找到了天鹅座和双子座的星群。每一扇彩色玻璃窗前都立着高高的三脚架，上面托着一只只火盆，冒起的火苗给房间带来了暖意，也带来了光亮。房间中央，原先的通信控制台被一张三米长的餐桌替代。两盏华丽大烛台上，蜡烛光勃勃跃动，而瓷器、银器和水晶也在光亮中闪烁。桌子的两端各设席位。在远端，马丁·塞利纳斯已经坐在了一把高椅中，等着我的加入。

老诗人坐在那儿，几乎隐没不见。自我上次和他见面仅过了几个小时，但他却似乎褪去了几个世纪的老皮。现在，他已经从一个肤如羊皮纸、双眼凹陷的木乃伊转变成餐桌上另一个老人——双眼放射出一种如饥似渴的眼神。我朝桌子走近，注意到精细的静脉滴管和监控细线在桌下迂回前行，然而，那种某人死而复生的幻觉感真是太真实了。

塞利纳斯望着我的表情，咯咯地笑了起来。“劳尔·安迪密恩，今天下午你看到的是我最糟糕的一面，”他气喘吁吁道，那嗓音依旧因为衰老而显得刺耳，但比起先前充满了力量，“当时我还没从冰冷的沉眠中恢复过来。”他朝我招招手，叫我坐到桌子另一端的席位上。

“冰冻沉眠？”我蠢头蠢脑地问，把亚麻餐巾展开摊在大腿上。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坐在如此华丽的餐桌上享用盛筵了——最近一次要追溯到我被遣散离开地方军的那天，当时我直接来到南爪半岛的格兰查科港口城，进到一家高级餐馆，点了菜单上最棒的菜，把最后那个月的薪水全部挥霍一空。但那顿饭值那个价。

“当然是他妈的冰冻沉眠啦，”老诗人说道，“你觉得还有什么能够让我度过这几十年的时光？”他又咯咯地笑起来，“但解冻后，我花了好几天时间才再次恢复正常的生活速度。我已经没以前那么年轻了。”

我深吸一口气。“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先生，我想问，”我说，“你多大年纪了？”

诗人没有理我，他朝候命的机器人（不是贝提克）招了招手，那机器人朝楼梯间点了点头。于是，另几个机器人开始静悄悄地端着食物走上来。水杯被斟满。我注视着贝提克，他拿着一瓶酒，给诗人看了看，等到老诗人点头同意，便按部就班，打开瓶塞，倒了一点给诗人试尝。马丁·塞利纳斯把佳酿拿到嘴边，搅动了一下，一饮而尽，咕哝了一声。贝提克把这视为赞同的意思，于是为我俩斟满酒杯。

开胃品陆续上达，我们两人每人一份。我认出了炭烧鸡肉串、柔嫩的白汁牛肉（产自鬃毛地区），搭配芝麻菜。另外，塞利纳斯还享用着卷在曼德拉草叶中的嫩煎肥鹅肝酱，它们就摆在他的边上。我拿起花式

烤肉叉，尝了尝鸡肉串。味道棒极了。

马丁·塞利纳斯也许已有八九百岁，或许是目前在世的最老的人类，但这怪老头胃口真大。当他大嚼白汁牛肉时，我看见那洁白的牙齿闪闪发亮，我琢磨着，这些新添物件是假牙，还是基因修裁过的替代品呢？很可能是后者。

我意识到自己已经饿扁了。显然，我的假重生，或是爬进飞船的体力活动，都激起了我庞大的胃口。几分钟的时间内，我们没有交谈，四下里仅有服侍的机器人脚踏石板的轻柔响声、火盆中火苗的噼啪声、头顶上偶尔吹过的一丝夜风，还有我们咀嚼的声音。

机器人上前撤掉开胃菜的盘子，端来两碗热气腾腾的黑贝浓汤，此时，诗人开口道：“我听说，你今天跟我们的飞船见了一面。”

“对，”我回答，“那是不是领事的私人飞船？”

“当然。”塞利纳斯朝一个机器人招招手，于是他们从烤炉中拿出热乎乎的面包。我闻到一股诱人的香气，混合着浓汤慢慢升腾的蒸气和微风吹拂下的秋叶的气息。

“你希望我用这艘飞船救那个女孩？”我问道，心里期待着诗人问我是否答应他的那项请求。

但他没有，而是问道：“安迪密恩先生，你如何看待圣神？”

我眨眨眼，盛着浓汤的勺子正要送到嘴里。“圣神？”

塞利纳斯等着我的回答。

我把勺子放回碗里，继而耸耸肩。“我想，我对它没什么看法。”

“甚至在它们的法庭判你死刑之后，你也这么觉得？”

我没有跟他提我早先的想法——判处我死刑的，并非来自圣神的势力集团，而是海伯利安边疆法院中的人。我对他说：“不。我的意思是，圣神和我的生活没有多大的关系。”

老诗人点点头，囓了一口浓汤。“那教会呢？”

“什么，先生？”

“它和你的生活也没多大关系吗？”

“我想是的。”我觉得自己就像是舌头打了结的少年，但是他问的这些问题比不上他将要问的那个问题，也比不上我将要给予他的回答。

“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听说圣神的时候，”他说，“仅仅是在伊妮娅失踪几个月后。当时教会的飞船集结在轨道上，他们的军队占领了济慈、浪漫港、安迪密恩、大学，所有的航空港和重要城市。接着，他们又驾着作战掠行艇飞离，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是在寻找羽翼高原上的十字形。”

我点点头，他说的这些我全都知道。军队占领羽翼高原，搜寻十字形，那是垂死教会的最后一搏，也是圣神统治的开始。大约在一个半世纪前，真正的圣神军队才抵达此地，占领海伯利安上所有的一切，下令所有的人从安迪密恩和高原附近的其他城镇撤离。

“但是，圣神扩张期间，那些进入此地的飞船搞来的都是些什么好事啊！”诗人继续道，“教会从佩森开始的扩张，染指古老的环网世界，

然后是偏地殖民地.....”

机器人撤走汤碗，端上盘子，上面摆着禽肉切片，配酸辣芥末酱，还有脆烤湛江蝠鲞，上面浇着淋丝鱼子酱。

“鸭肉？”我问。

诗人朝我笑笑，露出一口再造的牙齿。“这道菜似乎很配你.....啊.....上个星期经历的麻烦。”

我叹了口气，拿起叉子碰了碰一片鸭肉，湿润的水汽扑向我的脸颊和眼睛。我回想起依姿在野鸭接近空旷的水域时殷切的表情，那已经恍如隔世。我朝马丁·塞利纳斯看了看，试图想象要和几个世纪的记忆搏斗的情景。那一生的时间全部储存在他的大脑里，他是如何让自己保持清醒的呢？老诗人正以他惯有的狂野方式朝我微笑，我再一次纳闷起来，他的神志是不是健全呢？

“到圣神真正降临之时，我们也终于明白它是真实的，但我们也在纳闷，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他继续道，一边说一边嚼着，“结果是神权统治.....放在霸主的几个世纪里，那绝对不可思议。当然，在那时，宗教纯粹是个人的自由选择——我加入过十几个宗教，甚至在成为文坛名人的那段时间里，我自己开创了好几个宗教。”他那明亮的眼睛盯着我，“你肯定知道这些，劳尔·安迪密恩，你听过《诗篇》里的故事。”

我品尝着蝠鲞，一言不发。

“我认识很多禅宗基督的信徒，”他继续道，“当然，禅宗比基督的成分多一些，但事实上，也没多到哪里去。个人的朝圣非常有趣。力量之地，寻找自己的贝厄德科点，全是这些废话.....”他咯咯地笑了起

来，“当然，霸主从没想过要和宗教扯上关系。政教合一的想法太粗野了……这种东西只有在库姆-利雅得或是诸如此类的偏地沙漠世界上才会有。然后，圣神就降临了，用它天鹅绒的手套和怀揣希望的十字形……”

“圣神并没有统治，”我说，“它是在劝导。”

“完全正确，”老人赞同道，他拿叉指着我，而贝提克为他重新斟满酒杯，“圣神在劝导。它没有统治。上百个世界上，教会守护信徒，圣神劝导他们。但是，当然啦，要是你是一名希望重生的基督徒，你肯定不会不理睬圣神的劝告或教会的秘语的，对不对？”

我又耸了耸肩。自我出生到现在，教会的感化已经成了生活的永恒主题。对我来说，它一点也不陌生。

“但你不是一名希望重生的基督徒，对不对，安迪密恩先生？”

我注视着老诗人，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可怕的疑念。他用什么巧妙的办法伪造了我的死刑，在我本将被当局埋葬在大海中的时候，把我运到了这儿。他的神通竟可以周旋于浪漫港当局。那么，他会不会是我的定罪和死刑判决的主谋？这一切是不是某种测试？

“问题是，”他继续道，毫不顾及我蛇怪似的致命眼神，“为什么你不是基督徒？为什么你不愿重生？你热爱生命吗，劳尔·安迪密恩？”

“我热爱生命。”我简明扼要地答道。

“但你没有接受十字架的教义，”他继续道，“你没有接受延长生命的赐礼。”

我放下叉子。一个机器人仆从把这理解成用膳完毕的意思，撤走盘子，上面的鸭肉原封未动。“我没有接受十字形。”我朝他嚷道。我该如何解释，在经历几代的流亡、受排挤、动荡的土著生活之后，我们游牧部落脑中滋生出的疑病呢？我该怎么解释像我外婆和母亲这些人的激烈独立观呢？我该怎么解释通过教育和抚养带给我的遗产——那些贤明的严格要求和天生的怀疑态度呢？我没有试着解释。

马丁·塞利纳斯点点头，就好像我已经作出了解释。“你觉得十字形并非天主教赐给信徒的礼物，也不是会通过某种非凡的祈祷得到的奇迹，对不对？”

“在我眼里，十字形就是种寄生虫。”我回应道，因为自己口气中的激烈情感而感到惊讶。

“也许你是害怕失去……啊……你的男性特征。”诗人粗声粗气道。

机器人端上两只用摩卡巧克力雕刻而成的天鹅，边上配着高地枝菌。食物放在了我俩面前，但我没去看它。《诗篇》中，那名神父朝圣者，保罗·杜雷，讲述了他发现毕库拉这个失落部族的故事，他发现了这些人是如何生存了几个世纪之久——通过那具有传奇色彩的伯劳送给他们的十字形共生体。十字形让他们重生，就像它今日在圣神的纪元中所做的，只不过在神父的故事中，这种重生会带来副作用，在经历了几次重生后，会有无法改变的大脑损伤，性器官和性冲动也会消失。毕库拉是一群智力迟钝的太监——全都是。

“不，”我回答，“我知道教会已经用什么办法把那个问题解决了。”

塞利纳斯微微一笑。做那动作的时候，劳尔感觉他就像是一个如木乃伊般干瘪的色帝。“不，一个人只有加入了教会，并且在教会的主持

下进行了重生，才能消除那副作用，”他粗声粗气道，“不然，即便他用什么办法偷到了十字形，他的命运依旧和毕库拉一样。”

我点点头。一代代的人试图窃取不朽的生命，在圣神把高原封锁起来前，探险者一直在私运十字形，还有一些是从教会那儿偷来的。但结果从未改变——白痴的行为，性征的缺失。唯有教会拥有成功重生的秘诀。

“那又如何？”我问。

“那么，为什么不效忠教会，每隔十年为教会捐纳一次什一税呢？这代价难道很高么，我的孩子？数十亿人已经为了生命作出了选择。”

我静静地在那儿坐了片刻，最后说道：“数十亿人尽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但我的生命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只是想让它……属于我自己。”

这话甚至对我来说都没有任何意义，但是诗人再一次点了点头，似乎我的解释很像那么回事，让他很满意。我看着他吃光了盘中的巧克力天鹅。机器人撤走盘子，在我们的杯中斟满咖啡。

“好吧，”诗人说，“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建议？”

这问题真是太可笑了，我强抑住想要笑的冲动。“嗯，”最后我说道，“我考虑过了。”

“怎么说？”

“我有几个问题。”

马丁·塞利纳斯等我往下说。

“这事到底能给我带来什么？”我问，“你跟我说，如果我回去继续在海伯利安生活，那将十分困难——因为没有证件之类的东西——可你知道，我能轻松自如地生活在荒野中。对我来说，离开这儿，去沼泽地，躲着圣神当局，肯定比拖着你的小朋友在太空中逃来逃去要容易得多。此外，对圣神来说，我已经死了。我大可以回到荒野的家乡，和我的部族待在一起，那肯定完全没有问题。”

马丁·塞利纳斯点点头。

片刻的沉默过后，我说道：“所以，我为什么要考虑你的这番无稽之谈？”

老人笑了。“因为你想成为英雄，劳尔·安迪密恩。”

我窘迫地大出一口气，双手放在桌布上。手指似乎又迟钝又笨拙，不知道该怎么摆在精美的亚麻布上。

“你想成为一名英雄，”他重复道，“你想成为那些创造历史的非凡人物之一，而不仅仅是注视着历史在你身边擦身而过，就像河水流过一块岩石。”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其实我懂，这是当然，但是他不可能把我了解得那么透彻。

“我很了解你。”马丁·塞利纳斯说，仿佛是在回应我的所思所想，而不是我最后那句话。

在此处，我得说一下，我完全没有想过这个老诗人会拥有心灵感应术，连一秒钟也没想过。首先，我不相信心灵感应术的存在——或者，准确地说是当时我不相信；其次，我更感兴趣的是一个生活了差不多有

一千标准年的人类的潜能，我在想，为什么即便他已经神志不清了，他还能通过别人的面部表情和动作上的微小变化，得到相当于心灵感应的效果呢！

或者，只是他侥幸猜对了罢了。

“我不想成为什么英雄，”我平静地说道，“我所在的部队被派到南大陆和叛军打仗时，我亲眼见到了他们的结局。”

“啊，大熊，”他嘀咕道，“南极的大熊，海伯利安最没有价值的冰泥之地。我记得从那儿传来过动乱传闻。”

那儿的战争持续了八个当地年，令上千海伯利安小伙命丧黄泉，他们太蠢了，应征入伍，结果被派到那儿去打仗。也许这个老诗人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狡猾。

“我所说的英雄，不是指那些自己往枪口上撞的傻子，”他继续道，突然像蜥蜴一样，飞快地伸出舌头舔了舔薄唇，“我所说的英雄，是指那些胆识过人、慷慨仁慈、成为传奇佳话的人，他们甚至因此被尊奉成神灵。我所说的英雄是文学意义上的，我们的主人公惯于采取一些强大而有效的行动，他的悲剧性缺陷将带他走向毁灭之路。”诗人顿了顿，满怀期待地看着我，但我只是静静地回看着他。

“你不喜欢悲剧性缺陷？”他最后说道，“或是不惯于施展强大而有效的行动？”

“我不想成为什么英雄。”我又说了一遍。

老人弯腰朝我凑过来。他抬起头望过来的时候，眼神中带着某种戏谑的光芒。“孩子，你的头发是在哪儿剪的？”

“什么？”

他又舔了舔嘴唇。“你听到了我的问话。你的头发很长，但不乱。是在哪儿剪的？”

我叹了口气，说道：“有时候，如果我在沼泽地待太久，我会自己剪。但如果在浪漫港，我会去鞑图路上的一家小店。”

“啊……”塞利纳斯说，靠回到高背椅子上，“我知道鞑图路，在黑夜区，与其说是路，不如说是一条小巷子。那儿的自由市场以前会卖些装在镀金笼子里的雪貂。那儿是有些理发店，但是最好的一家属于一个叫伍帕拉尼的老头。他有六个儿子，每一个儿子成年时，他就会在店里加上一把椅子。”那垂老的眼睛抬了起来，注视着我，我再一次被那人格的力量震住了。“那是在一个世纪前。”他说。

“我就是在伍老爹的店里剪的，”我说，“现在，店已经属于他的曾孙卡拉卡瓦了。不过那里依旧只有六把椅子。”

“对，”诗人说，自顾自地点着头，“在你挚爱的海伯利安上，还没发生太大的变化，是不是，劳尔·安迪密恩？”

“这就是你的观点？”

“我的观点？”他反问道，摊开双手，似乎表示他并没藏着比他的观点更险恶的东西，“我并没表达什么观点。只是想到什么说什么，我的孩子。琢磨那些世界历史名人的事情是我的一项消遣，尤其是想到未来神话中的英雄会花钱去理发。顺便说一下，几个世纪前我就想到这个点子了……神话这点事和生活这点事之间的奇怪断链。你知道‘鞑图’是什么意思吗？”

他突然改变话题，对此我只能眨眨眼。“不知道。”

“那是从直布罗陀吹来的风，带着美妙的芬芳。兴建浪漫港的某些艺术家和诗人肯定觉得，沼泽地中矗立的那些山上遍布的茶马和堰木林闻上去很舒服。你知道直布罗陀吗，孩子？”

“不知道。”

“那是地球上的一块大石头，”老诗人粗声粗气道，他再次露出一口牙齿，“注意，我没有说旧地。”

我已经注意到了。

“地球就是地球。在它消失前我就生活在那儿，所以我知道。”

我对他的想法依旧不明就里。

“我想叫你找到它。”诗人说。那目光炯炯有神。

“找到……它？”我重复道，“旧地？我以为你是要我和那个女孩……伊妮娅……一起旅行呢。”

那瘦骨嶙峋的手扬了扬，叫我住口。“劳尔·安迪密恩，你陪她一起走，然后找到地球。”

我点点头，心里盘算着要不要告诉他，旧地已经在三八年的天大之误中，被一颗掉进它肚子里的黑洞给吞噬了。但当时，这个古老的怪物已经逃出了分崩离析的星球。要驳斥他的错觉没有任何意义。他的《诗篇》中提到过一些情节，说内战中的技术内核偷走了旧地——把它拐到了武仙座星团，又或者是麦哲伦星云中，《诗篇》中的记载前后矛盾

——但那些全都是幻梦。麦哲伦星云是一个单独的星系……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离银河超过十六万光年远……任何飞船，不管是圣神还是霸主的，都还没有飞出我们银河的一条旋臂的狭小范围。即便拥有霍金驱动这个异于爱因斯坦事实的装置，远赴庞大的麦哲伦星云的旅途，也会花上几个世纪的舰上时间，产生好几万年的时间债。就连享受星际间黑暗之地的驱逐者，也不会开展这样的旅行。

此外，星球不可能被绑架。

“我想要你找到地球，把它带回来，”老诗人继续道，“在我死之前，我想最后看它一眼。劳尔·安迪密恩，你可以为我完成这个任务吗？”

我和老头双目对视。“当然，”我回答，“从瑞士卫兵和圣神手里救出孩子，保证她的安全，直到她成为宣教的那个人，找到旧地，把它带回来，让你再看它一眼。小事一桩。还有啥？”

“还有，”马丁·塞利纳斯说道，口气一本正经，同时还带着愚痴，“我想要你搞清楚该死的技术内核到底在搞什么鬼，阻止它。”

我点点头。“找到失踪的技术内核，阻止数千具有神力的人工智能组成的联合力量，不让它们开展它们的鬼计划。”我重复着，口气流露出讽刺之意，“行。好办。还有啥？”

“还有。你得和驱逐者谈一谈，看看他们是否能给予我不朽……真正的不朽，而不是这重生基督徒的狗屎玩意儿。”

我假装在一个无形的记事本上记录着。“驱逐者……不朽……不是基督徒的狗屎。好办。行。还有啥？”

“还有，劳尔·安迪密恩。我希望圣神被摧毁，教会力量垮台。”

我点点头。已经有两三百个已知的世界自愿加入圣神，数万亿人类欣然得到教会的洗礼。圣神的军力，比霸主军部在其鼎盛时期梦想过的力量还要强大。“好，”我回答，“我会负责这件事。还有啥？”

“还有。我要你阻止伯劳，不让它伤害伊妮娅，不让它消灭人类。”

我犹豫了片刻。据这老头自己的史诗记载，伯劳已经被战士费德曼·卡萨德在某个未来年代消灭了。虽然知道在和一个精神错乱的人对话的时候，谈逻辑是没有用的，但我依旧提起了这点。

“对！”老诗人大叫道，“但那是在未来的年代，数千年的未来。而我要你现在阻止伯劳。”

“好吧。”我说道。何必去争？

马丁·塞利纳斯软软地靠回到椅子中，他的能量似乎消散了。我瞥见，这个活木乃伊再一次变得皱纹重重、双眼凹陷、十指枯槁。但那眼睛依旧闪着炯炯的光彩。我试图想象这个男人在他盛年时期的人格力量，但我想象不出。

塞利纳斯点点头，贝提克带来两只酒杯，往里面倒上香槟。

“那你是接受了，劳尔·安迪密恩？”诗人问，他的嗓音强力，正式有礼，“你接受了这个任务，营救伊妮娅，和她一起旅行，同时完成其他任务？”

“有个条件。”我说。

塞利纳斯皱皱眉，等着我开口。

“我想带上贝提克。”我说道。机器人此时还站在桌旁，手里拿着香槟酒瓶，他的目光始终平视前方，完全没有转头朝我俩看上一眼，也没流露出什么表情。

诗人却流露出惊讶的表情。“我的机器人？你当真？”

“对，当真。”

“在你的高曾祖母还没发育前，贝提克就已经跟着我了。”诗人粗声粗气道。那瘦骨嶙峋的手砸在桌子上，力量重得让我担心他脆弱的骨头会不会散架。“贝提克，”他叫道，“你想跟他去吗？”

蓝皮肤的男人目不转向，点了点头。

“该死，”诗人说，“好吧，带着他。你还想要什么，劳尔·安迪密恩？我的悬椅，要不要？我的呼吸器？我的牙？”

“别的什么都不要。”我说。

“那么，劳尔·安迪密恩，”诗人说，声音又变得正式了，“你接受我给你的任务吗？你是否会营救我的孩子伊妮娅，帮助她，保护她，直到她完成自己的使命……或是半道崩殒？”

“我接受。”我回答。

马丁·塞利纳斯举起酒杯，我也配合他的动作。太迟了，我本想让机器人和我们一起喝上一杯，但是此时，老诗人已经开始念他的祝酒词。

“敬愚蠢之事，”他说，“敬超凡之疯狂。敬荒唐之任务。敬沙漠中哭泣之弥赛亚。敬暴君之死。敬我们敌人之毁灭。”

我举杯往唇边送去，但是老头还没说完。

“敬英雄，”他说，“敬理发的英雄们。”他举起香槟一饮而尽。

我也一饮而尽。

费德里克·德索亚神父舰长重生了，他睁着双眼，差不多是在用孩子的好奇眼光打量着四周，同时迈着步子，穿过圣彼得广场上典雅的伯尔尼尼拱形柱廊，朝圣彼得大教堂走去。天色很好，冷冷的日光，淡蓝的天空，空气寒意料峭（佩森唯一一块可供居住的大陆海拔很高，达一千五百米，空气很稀薄，却不可思议地富含氧气），展现在德索亚眼前的一切都浸沐在午后华丽的光线中，于是乎，巍峨的柱廊周围，匆匆赶路的人们的头顶，都出现了一个个光环；日光照射而下，浸浴着乳白色的大理石雕像，反衬出主教的鲜艳红袍，以及那些以阅兵姿站立的瑞士卫兵的蓝、红、橘三色夹杂的条带装；屹立在广场中央的高大方尖石塔，大教堂正面刻有凹槽的壁柱，都被涂上了亮彩，而笼罩着整座广场、顶点距地面一百米高的庞大穹顶，也被引燃了其本身的光辉。鸽子翩翩起飞，在广场上盘旋，映照着横射而来的绚丽光线，一对对翅膀忽而在天空中变成白色，忽而在圣彼得闪光穹顶的衬托下变成黑色。一群群人在两侧移动，朴素的神父穿着黑色的法衣，扣着粉红的纽扣，主教们穿着红边白衣，枢机穿着如鲜血般殷红的法衣，梵蒂冈的平民穿着墨黑的紧身上衣裤，白色的轮状皱领，修女们的宗教服装发出沙沙声，就仿佛白鸥展翅翱翔，男女神父穿着朴素的黑衣，圣神军官穿着红黑相间的制服，跟德索亚穿的一模一样；零零散散还有一些幸运的旅客和平民来宾身着他们最上等的衣服，这些人得到恩典，有幸参加教皇弥撒，大

多数人都身着黑色装束，但所有人的衣料都华美异常，使得最黑的纤维都在光线下璨璨发光。人群朝高耸的圣彼得大教堂走去，小声交谈，举止兴奋，但又很严肃。教皇弥撒是件庄重的大事。

今日，与德索亚神父舰长同行的有三人，巴乔神父、吴玛姬舰长、卢卡斯·奥蒂蒙席。自他一死告别三贤特遣部队后，仅仅过了四天——三天重生及一天恢复。巴乔，身材圆胖，举止文雅，他是德索亚的重生医疗神父；吴玛姬，身材苗条，沉默寡言，是圣神舰队元帅马卢辛的副官；奥蒂，虽然已达八十七标准岁高龄，但身体健康，思维敏捷，是西蒙·奥古斯蒂诺·卢杜萨美枢机——权高势大的梵蒂冈国务秘书——手下的总管和副职大臣。据说，卢杜萨美枢机在圣神的权势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天主教教廷中唯一一个可以得到教皇陛下注意的人，一个才华卓绝得令人恐惧的人。这位枢机的权高势大的一个表现是：他也是具有传奇色彩的Sacra Congregatio pro Gentium Evangelizatione或称de Propaganda Fide——“信仰宣传传教圣会”^[15]的会长。

对德索亚神父舰长来说，这两位权高势大的人物的出现，并未令他感到多么惊讶。随着四人爬上通向大教堂的宽阔台阶，那落在大教堂正面的日光，才真正令他感到惊奇。早已安静下来的人群，列队进入巨大的空间中，他们依旧保持着沉默，途中行经一个个身着华美作战制服的瑞士卫兵。一行人进入教堂中殿。在这无比寂静的场面下，就连一丁点声音都会发出回响，在走向教堂长凳的途中，面对着极其广阔的巨大空间，面对那一幅幅永恒的艺术作品，德索亚激动得热泪盈眶。在右边第一座小礼拜堂内，是米开朗琪罗的圣母怜子像；阿诺尔佛·迪坎布里奥的圣彼得古铜像，右足历经几个世纪的亲吻，已被磨得光亮；被底座灯光照得光辉璀璨的那尊雕像是皮耶特罗·甘比在十六世纪雕琢的圣女裘利安娜·法康内丽，距今大概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

德索亚神父舰长指蘸圣水画着十字，跟着巴乔神父走到预订的长凳前，这时，他已经泪流满面。随着最后的喧嚣和咳嗽声在巨大的空间中慢慢沉寂，三名男性神父和另外一名女性圣神军官跪倒在地，开始祈祷。现在，大教堂已经近乎黑暗，仅有微小的卤素聚光灯照耀着如金子般闪耀的艺术和建筑珍品。透过婆娑泪眼，德索亚望着刻有凹槽的壁柱和伯尔尼尼神龛（罩着镀金华盖的中央祭坛，只有教皇才可以站在那里宣讲弥撒），下面是巴洛克式的紫铜色支柱。他思索着自重生以来过去二十四小时的奇迹。对，那非常痛苦，而且脑子迷糊——就好像脑袋被击得晕头转向后刚刚醒转——而且，那痛苦比头痛更加宽泛、更加厉害，似乎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记得死亡的耻辱，直至现在都在反抗这种耻辱。但他也感到惊奇。对细枝末节的惊奇和敬畏：巴乔神父喂给他吃的肉汤的味道，透过教区长住所的窗户第一眼看到的佩森的淡蓝天空，他那天看到的一张张脸庞、听到的一个个声音，都充满了感人至深的仁慈。德索亚神父舰长虽然是个很敏感的人，但自五六岁起，他就再没哭过。然而今日他却潸然泪下……公然、恬不知耻地潸然泪下。耶稣基督第二次给予了他生命之礼，上帝和他——一个出生在落后世界的贫困家庭中的正直忠实之人——分享了复活的圣礼，现在，他的细胞在回忆死亡剧痛的同时，似乎也记起了新生的圣礼。他喜悦得热泪盈眶。

壮丽的小号音符突然鸣响，如金色的刀刃刺穿这片宁静，合唱队在欢快的乐声中高唱，渐高的管风琴音符回荡在巨大的空间中，然后一系列璀璨的光芒突然照射而下，照亮了慢慢出场准备举行弥撒的教皇和他的扈从。弥撒开始了。

德索亚见到圣父的第一印象是，他是多么年轻啊！当然，教皇尤利乌斯十四世刚到花甲之年，虽然他担任教皇的时间其实已经持续了二百五十多年，其间只有他自己的死亡和重生，才会打断他漫长的统治生

涯，他总共经历过八次加冕典礼，第一次是作为尤利乌斯六世——之前是伪教皇忒亚一世八年的统治——随后的每一次加冕典礼，他用的都是尤利乌斯这个名字。德索亚注视着开始宣讲弥撒的圣父，这位圣神舰长想起了尤利乌斯的故事——这是他从官方的教会历史和禁诗《诗篇》中了解到的。《诗篇》，每一个识字的少年都会去读，虽然会冒着失去灵魂的危险，但他们依旧乐此不疲。

两方都指出，尤利乌斯教皇在第一次重生前，是个名叫雷纳·霍伊特的年轻人，追随保罗·杜雷的身影成为一名神父，后者是个具有超凡魅力的耶稣会考古学家和神学家。杜雷是圣忒亚教义的支持者，此教义认为人类有能力朝上帝的方向进化——事实上，在杜雷于陨落后攀上圣彼得的王座时，据他自己的说法是，人类可以进化成为上帝。雷纳·霍伊特神父在第一次重生并成为尤利乌斯六世后，努力消抹的，正是这一异端邪说。

两份记载——教会历史和受禁的《诗篇》——都一致同意，是杜雷神父在偏地世界海伯利安的流放过程中，发现了十字形这个共生体。但到此处，历史却出现了分歧，开始分道扬镳。根据诗作所言，十字形是杜雷是从异星生物伯劳那里获得的。而根据教会的教义，伯劳——如果存在撒旦的话，它就是撒旦的一个表现——跟十字形的发现毫无关系，但它后来诱惑了杜雷神父，也诱惑了霍伊特神父。教会历史记载，杜雷最终屈服于怪物的变节行为。而《诗篇》，在异教徒神话和歪曲历史的混沌杂陈中，讲述了杜雷是怎样将自己钉在了海伯利安羽翼高原的火焰林中，而没有将十字形带回教会。根据马丁·塞利纳斯这个异教徒诗人所言，这是为了拯救教会，不让它陷入对寄生虫的依赖，将其代替精神的信仰。但根据教会历史记载（也是德索亚所相信的），杜雷将自己钉死，是为了结束共生体给他带来的痛苦，同时与魔鬼伯劳结盟，防止教

会在发现重生的圣礼后，恢重生命力——因为在伪造考古记录而被放逐之后，杜雷已经将其视为敌人。

按两篇故事所说，雷纳·霍伊特神父旅行至海伯利安，是为了寻找他的朋友和昔日的导师。按渎神的《诗篇》所言，霍伊特接受了杜雷的十字形，也得到了他自己的，但后来在陨落前最后的日子，他回到海伯利安，希望邪恶的伯劳解除他的负担。教会指出了其中的谬误，它解释了霍伊特神父是如何勇敢地回到海伯利安，去降伏窝在老巢中的魔鬼。不管怎样，两者都记录了同一事实，霍伊特在这最后一次的海伯利安朝圣中罹难，而杜雷复活了，身上携带着自己的十字形，也携带着霍伊特神父的，并在陨落的混沌中回到了佩森，成了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伪教皇。杜雷（忒亚一世）九年的荒诞统治是教会的一个低谷，但在伪教皇因事故死亡后，雷纳·霍伊特从双方共享的身体中重生了，并由此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尤利乌斯六世的辉煌统治；杜雷称为寄生虫的圣典造化之物的发现；尤利乌斯从上帝那里得到的启示——这启示依旧只有教会最为秘密的圣所才能知晓——十字形将如何引领他们走向胜利之地；教会随后的成长，从二流的教派变成人类正式的信仰。

德索亚神父舰长注视着教皇——一个瘦削、苍白的男人——将圣餐高举在祭坛之上，这位圣神军官满怀惊惧地浑身颤抖。

巴乔神父已经向他解释，那势不可挡的新奇感和惊惧感是重生圣礼的余效，它们会在随后的几日或几星期内慢慢消失，但是安宁健康的实质感会徘徊上一段时间，随着每一次的重生，那感觉会越来越强。德索亚终于明白，为什么教会将自杀列为最不可饶恕的重罪之一——自杀的人会被立即逐出教会，因为在品尝了死亡的苦灰之后，他们会产生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激情感觉，就好像离上帝本尊越来越近了。如果对于自杀的惩罚没有那么严厉的话，重生会很容易上瘾。

德索亚神父舰长依旧忍受着死亡和重生带来的痛苦，他的感官和意识因为晕眩而东倒西歪，他注视着教皇弥撒接近圣餐仪式的高潮，圣彼得大教堂现在又和仪式开始时一样，突然爆发出赞颂和狂响。这位战士明白，他立刻就会品尝到由圣父亲自化体而来的耶稣血肉，他就像个孩子般泪流满面。

弥撒过后，在冷夜之下，圣彼得上方的天穹宛如白色的陶瓷。德索亚神父舰长和他的新朋友在梵蒂冈花园的阴影中漫步。

“费德里克，”巴乔神父开口道，“我们将要参加的会议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你的意识是否能清楚地领会将要传达给你的重大信息？”

“是的，”德索亚说，“很清楚。”

卢卡斯·奥蒂蒙席拍了拍圣神军官的肩膀。“费德里克，我的孩子，你确信吗？必要的话，我们可以再等一天。”

德索亚摇摇头。他的意识正蹒跚在刚刚目睹的美妙庄严的弥撒上，舌头依旧回味着圣餐和圣酒的完美滋味，他感觉此刻基督正在向他耳语，但是他的头脑很清晰。“我准备好了。”他回答。吴玛姬舰长正站在奥蒂身后，犹如一个沉默的影子。

“很好，”蒙席说，他对巴乔神父点点头，“神父，我们已经无须你的服务。谢谢。”

巴乔点点头，他微微颌首，静悄悄地退出了众人的视线。德索亚清楚地明白，他再也不会与这位和蔼的重生医疗神父见面了，这纯爱的急

流让更多的眼泪盈满了他的眼眶。他衷心感谢黑夜，因为它们遮掩了泪水；他知道，必须在会议中克制好自己。他琢磨着，这重要的会议究竟会在哪里举行——在传说中的波吉亚寓所^[16]？西斯廷教堂？圣座的梵蒂冈办事处？也许是在那个曾被叫作波吉亚塔楼的圣神联络处。

卢卡斯·奥蒂蒙席在花园远端停下脚步，朝一条石凳挥了挥手，示意其他人就坐，那条石凳旁边坐着另外一个人，德索亚神父舰长意识到，此人正是卢杜萨美枢机，会议便在这个香气四溢的花园中举行。德索亚跪在蒙席面前的砾石上，亲吻着伸出的那只手上的戒指。

“请起。”卢杜萨美枢机说道。他是个身形庞大的男人，圆圆的脸庞，厚重的面颊，低沉的声音听上去就像是德索亚耳中的上帝之声。“坐下。”枢机说。

德索亚坐上石凳，其他人依旧站着。枢机左边的暗影中，坐着另一个人。在昏暗的光线下，德索亚分辨出那是身圣神制服，但看不清军衔。在他们左边一个凉亭的阴影中，他隐约察觉到其他人的存在——至少有一人坐着，好几个站着。

“德索亚神父，”西蒙·奥古斯蒂诺·卢杜萨美枢机开口道，他朝左边坐着的男人点点头，“容我向你引见舰队元帅威廉·李·马卢辛。”

德索亚立即起身立正行礼。“很抱歉，元帅，”他用力张开紧咬的牙关，“我没认出您。”

“别紧张，”马卢辛说道，“坐下，舰长。”

德索亚再一次坐下来，但现在更加审慎了。得知了身边这些人的面目，就犹如炽热的日光，立时驱散了他重生的欢愉迷雾。

“舰长，我们很满意你的工作。”马卢辛元帅说。

“谢谢，长官。”神父喃喃道，他再次朝边上的影子望去。很明显，凉亭那有人在朝这边看。

“我们也是，”卢杜萨美枢机发出低沉的声音，“那就是我们挑中你担任此项任务的原因。”

“任务，枢机大人？”德索亚问。他因为紧张和迷惑而晕头转向。

“和往常一样，你将为圣神和教会这两方服务。”元帅说，在昏暗的光线下凑向前。佩森星球没有月亮，但这里的星光非常明亮，德索亚逐渐适应了昏暗的光线。在什么地方，有只小铃铛在召唤僧侣进行晚祷。从梵蒂冈建筑群透来的光线将圣彼得穹顶浸浴在柔和的光辉中。

“和往常一样，”枢机接过话匣，“你将向教会和军事当局两方汇报工作。”庞大的男人顿了顿，朝元帅看了一眼。

“我的任务是什么，枢机大人？元帅？”德索亚问，不太清楚该向哪个人发问。马卢辛是他的最高上司，但圣神军官通常服从教会高级官员的命令。

两人都没答话，但马卢辛朝吴玛姬舰长点了点头，后者正站在数米开外的一个树篱旁。受到召唤，这位圣神军官马上走向前，递给德索亚一个全息立方体。

“激活它。”马卢辛元帅说。

德索亚按了一下小型陶瓷方块的底部，一个女孩的影像朦胧地出现在立方体上。德索亚转了转影像，留意到女孩有着深色的头发、大大的

眼睛和热切的目光。在黑暗的梵蒂冈花园中，孩子虚幻的脑袋和脖子成了最明亮的东西。德索亚神父抬起头，在枢机和元帅的眼睛中看到了全息像的光辉。

“她的名字……嗯，我们还无法确定她的名字，”卢杜萨美枢机说道，“神父，你觉得她看上去有多大？”

德索亚重新朝全息像望去，琢磨着她的年龄，然后把得出的结果换算成标准年。“也许有十二岁？”他猜测道。自一岁起，他就很少有机会和孩子相处。“十一岁？标准算法。”

卢杜萨美枢机点点头。“二百六十多标准年前在海伯利安上失踪的时候，她十一标准岁，神父。”

德索亚又朝全息像看了一眼。这么说，这个孩子很可能已经死了——他记不起圣神是不是在二百七十七年前把重生圣礼带到海伯利安的。她也可能已经长大成人，并且重生过了。他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让他看这个孩子几个世纪前的全息像。但他没有多言。

“这小孩是布劳恩·拉米亚所生，”马卢辛元帅说，“你对这个名字有印象吗，神父？”

的确有，但是德索亚暂时想不出究竟那具体是什么。然后，《诗篇》中的句子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他也记起了故事中的那个女性朝圣者。

“是的，”他说，“我记得她的名字。她是陨落前跟教皇陛下一起进行最后朝圣的朝圣者之一。”

卢杜萨美枢机凑近了些，胖嘟嘟的双手交叉着摆在膝盖上。一身袍

子鲜红鲜红，全息像发出的光线照在上面。“布劳恩·拉米亚和一个异物发生了关系，”枢机咕哝道，“一个赛伯人。一个克隆人，它的意识是居住在技术内核中的人工智能。你记得这些历史和那首禁诗吗？”

德索亚神父眯起眼。他们把他带到梵蒂冈的这座花园里，是不是想要惩罚他在小时候读了这首禁诗？二十年前他已经为自己的罪孽忏悔过了，作为补赎，他此后也再没读过那首诗。一想到此，他的脸便羞红一片。

卢杜萨美枢机咯咯地笑了起来。“没事，我的孩子。教会里的每个人都坦白过这一罪孽……禁物太诱人……我们都看过那本禁书。你记得那个叫拉米亚的女人和这个叫约翰·济慈的赛伯人有过肉体关系吗？”

“有一点印象，”德索亚说，然后马上补充道，“大人。”

“你知道约翰·济慈是谁吗，我的孩子？”

“请恕我无知，大人。”

“他是大流亡前的一名诗人。”枢机声音低沉地说道。高高的头顶上，三艘圣神登陆飞船的蓝色等离子减速尾迹刺穿了星野。德索亚神父舰长甚至不用仔细端详，便认出了飞船的构造和火力装备。他已经记不得受禁的《诗篇》中那个诗人的名字，对此他并不惊讶；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德索亚神父舰长就对机器和大型太空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大流亡前的任何东西，尤其是诗，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吸引力。

“在那渎神的诗文中，这个女人——布劳恩·拉米亚——不仅仅和赛伯人异种发生了关系，”枢机继续道，“还怀上了他的孩子。”

德索亚扬起眉毛。“我以为赛伯人是……我是说……他们……啊……”

卢杜萨美枢机又咯咯地笑了起来。“他们生不了孩子？”他说，“就像机器人？不……这个男人的身体是由人工智能异种克隆出来的，而他也育成了夏娃之女。”

德索亚点点头，好像明白了什么，但其实这些关于赛伯人和机器人的谈话在他眼里就像是关于狮鹫兽和独角兽的天方夜谭。那些生物曾经存在过，但就他所知，现在全都绝种了。德索亚神父舰长试图想象，在这上帝的宇宙中，这些关于已故诗人和怀孕妇女的谈话到底有何要紧，他的脑子飞速运转。

似乎是为了回答德索亚脑中的疑问，马卢辛元帅开口道：“你眼前的这个小女孩正是那个孩子，舰长。那个赛伯异种被摧毁后，布劳恩·拉米亚在海伯利安生下了这个孩子。”

“这个小孩不是一个……完全的人类，”卢杜萨美枢机轻声继续道，“虽然她父亲……那个济慈赛伯人的身体被摧毁了，但他的人工智能人格依旧储存在一个舒克隆环分流器中。”

马卢辛也凑向前，似乎这信息只能让三人知道。“我们相信，这孩子还没出生前，就和关在舒克隆环中的济慈人格有了交流，”他轻声说，“我们几乎肯定，那……胎儿……通过赛伯人人格和技术内核取得了联系。”

德索亚突然涌起一股画十字的冲动，但他克制住了。他阅读到的文献、得到的教导、自己的信仰，都向他宣扬着，技术内核是邪恶的化身，完全是魔王在人类近代史中最活跃的显灵。技术内核的毁灭，不仅

仅解救了陷入围困之地的教会，也让人类自身得到了超度。德索亚很难想象一个未出世的人类灵魂是如何和那些毫无实体、没有灵魂的智能进行直接接触的。

“这小孩非常危险，”卢杜萨美枢机小声道，“虽然技术内核已经因远距传输器的陨落而被消除，虽然教会不再允许无灵魂的机器拥有真正的智能，但是，这小孩已经得到了指令，她是那些垮台的人工智能派来的特务……魔王派来的特务。”

德索亚揉揉脸，他突然感到累极了。“听你的话，好像她还活着，”他轻声道，“仍旧是个孩子。”

卢杜萨美枢机变换了坐姿，一身丝制长袍瑟瑟作响。他的嗓音低沉而又不祥。“她的确活着，”他说，“仍旧是个孩子。”

德索亚又看了看飘浮在他们中间的小女孩的全息像，然后碰了碰立方体，影像消失了。“通过冰冻沉眠？”他问。

“在海伯利安上，有几座光阴冢，”卢杜萨美声音低沉地说道，“其中有一座被称作狮身人面像，你应该记得那首诗或教会历史中的记载，那座墓冢是一扇穿越时间的传送门。没人明白它是如何运转的，对大多数人来说，它只是一堆石头。”枢机朝元帅望了望，然后又回视面前的神父舰长，“大约两百六十四标准年前，这个孩子进入狮身人面像消失了。当时我们就已经知道这个小孩对圣神非常危险，但我们来迟了一步。现在，我们得到可靠消息，她将在不到一个标准月的时间内……从墓冢中出现，依旧是个孩子，依旧对圣神具有致命的威胁。”

“对圣神具有致命的威胁……”德索亚重复着。他简直一头雾水。

“教皇陛下已经预见了这一威胁，”卢杜萨美声音低沉地说道，“大约在三个世纪前，我主基督认为是时候向陛下揭露这个可怜孩子所具有的威胁性，现在，圣父已经开始着手处理这事。”

“我不明白，”德索亚神父舰长坦白了自己的无知，虽然全息像已经消失，但是他脑海中依旧闪烁着那个孩子天真的面庞，“这个小女孩.....在当时.....在现在.....怎么会对教会构成威胁？”

卢杜萨美枢机紧紧捏着德索亚的胳膊。“她是技术内核派来的特务，她将会成为潜进基督教会的病毒。我主已经向陛下揭露，这个女孩拥有妖力.....非凡人所能拥有的妖力。凭其中一力，便能说服众多信徒，让他们抛下上帝的光明教义，遗弃灵魂的超度，转而侍奉魔王。”

德索亚点点头，虽然他还是不明白。卢杜萨美把他胳膊捏得生疼。“大人，您希望我做什么？”

马卢辛元帅开口回答，声音异常响亮，把原先沉浸在低声细语中的德索亚震得满脸惊愕。“从现在起，”马卢辛高声嚷道，“你将退出舰队任务，德索亚神父舰长。从现在起，你的任务是找到这个孩子.....这个女孩.....把她带回.....梵蒂冈。”

枢机似乎瞥到德索亚眼中闪过的一丝焦虑。“我的孩子，”他说，那深沉的声音现在稍稍变得缓和，“你怕这个孩子会受到伤害，是不是？”

“是，大人。”德索亚琢磨着，他的供认不讳会不会让他丧失参与任务的资格。

卢杜萨美稍稍减轻了握力，现在是友好的轻触。“放心，我的孩子，圣座中没有人.....圣神中没有人.....意图伤害这个小女孩。事实

上，圣父向我们.....向你.....下达了命令，不准伤害这个孩子，这命令属于二级优先职责。”

“你的最优先职责，”元帅接下去说道，“是将她带回.....佩森。带到梵蒂冈的圣神司令部，也就是此地。”

德索亚点点头，吞了口唾沫。他脑中最初闪现的问题是：为什么是我？然后他大声回答道：“是，大人。我明白了。”

“我们会给你一个教皇授权的触显，”元帅继续道，“利用它，你可以要求当地圣神当局为你提供任何材料、帮助、联络，或者人员。有何问题吗？”

“没有，大人。”德索亚的声音很坚定，但是他的意志在摇摆。教皇授权的触显给予他的权力甚至大过于圣神行星总督。

“你今日立即前往海伯利安，”马卢辛元帅维持着尖刻、严肃的命令口吻，“吴玛姬舰长？”

那位圣神军方副官走向前，递给德索亚一个红色的作战公文碟。神父舰长点点头，但脑海中却在呐喊，今天就去海伯利安星系.....大天使信使飞船！再死一次，再来一次痛苦。不，我的天啊，亲爱的上帝啊。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舰长，你来指挥我们最新式、最先进的信使飞船，”马卢辛对他说道，“它跟那艘带你来佩森的飞船非常相似，但能容纳六名乘客，军事武装和你先前的火炬舰船差不多，同时还装备有自动重生系统。”

“是，大人。”德索亚说。但他脑中在想，自动重生系统？难道让机器来执行重生圣礼？

卢杜萨美枢机又拍了拍他的胳膊。“我的孩子，很抱歉，那是机器系统。但这艘飞船能载你到圣神和教会统治区外的任何地方。如果仅仅因为上帝的仆从无法来到你的身边，我们就拒绝向你提供重生，那就错了。记住，我的孩子，这些重生设备带着圣父的福佑，因此具有真正的重生弥撒能给予的同样的圣典需求。”

“多谢，大人，”德索亚喃喃而语，“可我不太明白……教会统治区外的地方……你不是说我去的地方是海伯利安吗？虽然我没去过那儿，可我想那个星球属于圣神……”

“它的确属于圣神，”元帅打断他的话，“但如果你没有成功抓住……”他顿了顿，“没有救出那个孩子……如果因为某些无法预料的原因，你必须跟着她飞到其他世界，其他星系……我们觉得最好在飞船上为你准备自动重生龛。”

德索亚顺从地躬首，但满脑子疑惑。

“但我们衷心希望，你能在海伯利安找到那个孩子，”马卢辛元帅继续道，“到那儿之后，你和地面军指挥官巴恩斯-阿弗妮见个面，亮出教皇触显。她指挥着驻扎在海伯利安的瑞士卫兵旅，等你抵达后，他们就归你管辖了。”

德索亚眨眨眼。管辖瑞士卫兵旅？可我是舰队的火炬舰船舰长！对地面军的调遣我完全一窍不通啊，连骑兵冲锋我都不懂！

马卢辛元帅咯咯地笑了起来。“我们明白，德索亚神父舰长，这跟你的正规职责不太一样，但是放心，你现在的指挥履历完全足够。巴恩斯-阿弗妮指挥官会继续地面军日常的指挥工作，但务必利用所有资

源，救出那个孩子。”

德索亚清了清嗓子。“那……你说我们还不知道她的名字……我是说，那孩子会怎么样？”

“在她失踪前，”卢杜萨美低沉地说道，“她称自己为伊妮娅。至于她会怎么样……嗯，请再一次放心，我的孩子，我们的目的是防止她用病毒感染圣神基督教会，但我们不会伤害她。其实，我们的任务……你的任务……就是要拯救这个孩子不朽的灵魂。圣父会亲自负责这件事的。”

德索亚从枢机的声音中听出来，会谈到此结束。于是神父舰长站起身，感觉到重生的错位感在他全身肆意穿行，仿若眩晕。今日我得再死一次！愉悦依旧还在，但他也悲伤得几欲掉泪。

马卢辛元帅也站了起来。“德索亚神父舰长，此次重新分配的任务一直有效，直到你将孩子带到梵蒂冈军事联络处，带到我面前。”

“我们确信，任务几星期内就会结束。”卢杜萨美低沉地说道，他没起身。

“这伟大而艰巨的责任就托付给你了，”元帅说，“那女孩有预谋的叛变将会带来毁灭性的病毒，我们不能让它感染我们基督会的兄弟姐妹，在此之前，你必须献出全身全灵，实现教皇陛下的愿望，将孩子安全带到梵蒂冈。我们知道你不会让我们失望的，德索亚神父舰长。”

“谢谢，长官。”德索亚说，他再次思考起来，为什么是我？他跪下身，亲吻枢机的戒指，起身时，发现元帅已经退回到凉亭的阴影中，那里的几个黑色身影依旧稳如磐石地待着。

卢卡斯·奥蒂蒙席和圣神舰长吴玛姬分别站到德索亚的两侧，转过身，护送他走出花园。德索亚神父舰长的意识依旧徘徊在混乱和震惊中，心脏依旧猛烈跳动，对不久前在眼前开展的重要仪式满怀着殷切和恐惧，就在此时，一艘登陆飞船起飞，等离子尾迹照亮了圣彼得穹顶，照亮了梵蒂冈的屋顶，跳动的蓝色火焰照亮了花园，他回头一瞥。凉亭的拱形阴影内，那几个人影瞬时乍现，被蓝色的等离子光照得透亮。马卢辛元帅也在那儿，背朝德索亚，两名全副武装的瑞士卫兵同样背转身站着，手里举着钢矛枪。但是，那个刹那间被照亮的端坐着的人，在未来的几年里将会反复现身于德索亚的梦境和记忆之中。

花园长凳上坐着的那个人，悲伤的双眼牢牢地锁定在德索亚远去的身影上，蓝色的等离子闪光映射出他高高的额头和悲哀的面容，虽短暂，但无法磨灭。他正是教皇陛下，尤利乌斯十四世，六千多亿忠诚天主教徒的圣父，辽阔的圣神疆土内四千多亿散落的灵魂的实际统治者，刚刚将费德里克·德索亚送向宿命旅程的人。

晚宴过后的第二日清晨，我们再一次来到飞船中。更准确地说，是我和机器人贝提克再一次来到飞船中，走的是一条捷径——连接两座塔楼的一条地道；马丁·塞利纳斯则以全息像的形式出现。诗人老头让飞船电脑的发射器将他表现得非常年轻，看上去真是怪异，不过依旧是个古老的色帝，双足站立，长发披散在脑袋上，耳朵是尖的。我注视着诗人，他穿着栗色的斗篷、长袖上衣、蓬蓬裤，头戴松软的贝雷帽，心里意识到，要是那些衣服正当流行的时候，他该是个怎样的纨绔子弟啊。眼前的马丁·塞利纳斯，肯定是三个世纪前作为朝圣者回到海伯利安时的样子。

“你是不是打算像他妈的乡巴佬一样一直盯着我？”全息像说道，“还是打算搞定他妈的这趟观光游，早点干我们的正事？”老诗人或许还没从昨夜的宿醉中醒过来，又或者是恢复了足够的元气，心情变得比以往更加糟糕了。

“带路。”我说。

从隧道中出来，我们乘飞船的升降机来到最底层的密封舱。贝提克和诗人的全息像领着我朝上攀爬：途经引擎舱，里面全是些看不出用途的设备，密密麻麻的管道和缆线；然后是冰冻沉眠舱——四张冰冻沉眠

的睡床分别摆在各自的冰冷舱室中（我发现有一张睡床不见了，应该是马丁·塞利纳斯搬掉的）；接着是前天我刚走过的那条气密走廊——“木”墙其实是一排排储藏柜，里面装着诸如宇航服、全地形车、空行车之类的玩意儿，甚至有些古老的武器；再往上起居舱，就是那台施坦威和全息井的所在地；然后再次攀上螺旋形的阶梯，来到贝提克称为“导航舱”的地方——那里倒真的有个小房间，里面都是些电子导航仪表。但引起我注意的是那间藏书室，一架架子一架子的书摆在里面，真正的书，印刷书。飞船的舱壁旁和窗户边，还摆着几张睡床和坐卧两用的长椅；再次沿阶梯攀登，最后，我们来到了飞船顶部，那是一个圆形的卧室，仅有一张床摆在中部。

“领事以前喜欢在这儿边听音乐边欣赏外面的疾风骤雨，”马丁·塞利纳斯说道，“飞船？”

环形房间的拱状舱壁突然变得透明，头顶的飞船船首也起了同样的变化。外面，唯有塔楼内部的漆黑岩石将我们包围，但是高高的顶上，从这筒仓的腐朽屋顶中透进一缕光线，洒落而下。接着，轻柔的音乐突然充溢整个房间。那是首钢琴曲，没有伴奏，悦耳的曲调非常古老，萦绕于怀。

“捷奇维科？”我猜测道。

老诗人轻蔑地哼了一声。“拉赫马尼诺夫，”在昏暗的光线下，色帝的面容似乎突然变得稳重了，“你能猜到是谁在弹吗？”

我侧耳聆听，弹钢琴的人技艺非常娴熟，但我想不出是谁在弹。

“是领事。”贝提克说。机器人的声音非常轻。

马丁·塞利纳斯咕哝了一声。“飞船……恢复原样。”舱壁凝固了。老诗人的全息像从舱壁边消失，又在螺旋阶梯旁闪现。他一直在这么干，效果令人惊惶不安。“好啦，要是这趟该死的观光游结束了，就到下面的起居舱去吧，我们来琢磨琢磨该如何智斗圣神教会。”

地图是老式的那种——是用钢笔在纸上描绘的——铺展在闪亮的大钢琴上。天鹰在键盘上展开羽翼，大马的马头作为一幅单独的地图蜷缩在顶上。马丁·塞利纳斯的全息像那强健有力的双腿迈出大步，来到钢琴前，手指戳向马眼的所在地。“这儿，”他说，“还有这儿。”毫无重量感的手指点在纸张上，没发出任何声音，“教皇那些狗娘养的军队从这里的时间要塞——”轻飘飘的手指戳了戳笼头山脉最东部、马眼下的一个点，“一直到马头。他们在哀王比利受诅咒的城市里有飞行器，就是这儿——”手指无声地捶向光阴冢山谷西北面几公里外的一个点，“而在山谷中，集结着大量的瑞士卫兵。”

我盯着地图。两个多世纪来，除了被遗弃的诗人之城和光阴冢山谷，大马东部四分之一的区域一直都是空荡荡的沙漠，除了圣神军队，无人能涉足其中。“你怎么知道那里有瑞士卫兵？”我问。

色帝弯起眉梢。“我有情报来源。”他说。

“你的情报来源有没有跟你提起他们的数量单位和装备情况？”

全息像发出什么声音，听上去像是老头打算朝地毯吐口水。“你不必知道具体的数量单位，”他厉声叫道，“伊妮娅明天会从狮身人面像中出来，你只要知道你和她之间有三万士兵就够了。其中有三千瑞士卫兵。现在，你打算怎么闯过他们这一关？”

我想要放声狂笑。即便海伯利安全部地方军加起来，再算上太空支援部队，我也吃不准他们是否能“闯过”六七名瑞士士兵把守的关卡，瑞士士兵的武器、训练、防御系统都极为出色。但我没笑，而是再次研究起地图来。

“你说有飞行器从诗人之城开出……你知道是什么样的飞机吗？”

诗人耸耸肩。“战斗机。电磁车在这当然使不出屁劲出来，所以他们派了一些反冲力飞行器过来，我想是喷气式飞机。”

“是速停机、疾行机、脉冲机，还是气吸机？”我问。我力图说得像回事，似乎自己很了解讲的这些东西，但是我在地方军零星捡拾到的军事知识一直聚焦在分解枪械、擦洗枪械、发动枪械，在破天气中行军时保证不让枪械淋湿，不行军、不擦洗、不分解的时候试着睡上几小时，睡着的时候力图不让自己冻死，而且——遇到必要时刻——就把脑袋往地上搁，以防被那些大熊狙击手射死，全是这档子事。

“飞机种类他妈的跟这有屁关系？”马丁·塞利纳斯咆哮道。在面容上年轻了三个世纪，这当然没有让他变得柔和，“是战斗机。我们记录到它们的时速，有多少来着……飞船？雷达最近探测到的那些信号点，时速有多少来着？”

“三马赫。”飞船回答。

“三马赫，”诗人重复道，“它们的速度快得足够飞到这儿，用火焰弹把这地方炸成灰，然后在冰啤变温前回到北大陆。”

我抬起头，不再注视地图。“我就是想问你，”我说道，“他们为什么不？”

诗人的脑袋朝我转来。“他们为什么不什么？”

“为什么不飞到这儿，用火焰弹把你炸成灰，然后在冰啤变温前打道回府？”我说道，“你是他们的威胁，他们为什么要容忍你的存在？”

马丁·塞利纳斯咕哝了一声。“因为我死了，他们以为我死了，一个死人会对谁造成威胁？”

我叹了口气，又朝地图看去。“轨道上肯定有艘火炬舰船，但我想你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飞船护送它来到这儿的，是不是？”

令人惊讶的是，回答我的是飞船。“那艘火炬舰船是艘三万吨的阿基拉级神行舰，”传来那轻柔的声音，“护送它的是两艘标准的圣神级火炬舰船——‘圣安东尼^[17]’号和‘圣波纳文丘^[18]’号。高层轨道上还有一艘C3舰船。”

“见鬼，C3舰船是什么东西？”诗人的全息像嘟哝道。

我朝他看了一眼。这人活了一千年，竟然不知道如此基本的概念？诗人们真是怪物。“指挥，通信，控制。^[19]”我对他说。

“这么说，那个负责指挥的圣神杂种就在上头？”塞利纳斯问。

我揉揉下巴，盯着地图。“不一定，”我说，“太空特遣部队的指挥官应该在上面，但是负责此次行动的首领可能已经下来了。圣神的指挥官都经过联合作战的特训，这里有那么多瑞士卫兵，必定有个重要人物临阵指挥。”

“好吧，”诗人说，“那么，你怎么闯过他们这一关，然后救出我的小朋友？”

“对不起，”飞船说，“轨道上还有另外一艘飞船。是在三个标准星期前抵达的，它还派出了一艘登陆飞船，着陆于光阴冢山谷。”

“什么样的飞船？”我问道。

短暂的停顿。“我不知道，”飞船说，“它的构造非常奇怪。很小.....也许只有信使飞船那么大.....但推进力相关的资料，却非常.....奇怪。”

“也许正是一艘信使飞船，”我对塞利纳斯说，“那些可怜的混球卡在冰冻沉眠的状态下动弹不得，一待就是好几个月，付出几年时间债的代价，仅仅是为了递送那些圣神首脑忘记告诉指挥官的事情。”

诗人全息像的手再一次轻拂地图。“说正题。你怎么把伊妮娅从这群杂种手里救出来？”

我从钢琴边走开，开口时，声音怒气冲天。“我他妈怎么知道？你花了两个半世纪的时间计划这档子愚蠢的逃亡，你才应该知道。”我挥挥手，指指飞船，“我猜，这艘船能让我们逃脱那些火炬舰船的追捕。”我顿了顿，“飞船？你的速度能超越圣神的火炬舰船，比它们先进入超光速跃迁吗？”当然，所有的霍金驱动器都提供了超越光速的虚拟速度，所以我们的逃离、生存，或是被捕、死亡，就全仰仗通向量子跃迁点的竞赛了。

“哦，可以，”飞船立即回答，“虽然我丢失了部分记忆，但是我记得，我曾拜访过驱逐者聚居地，在那段时间里，领事让我得到了改良。”

“驱逐者聚居地？”我蠢头蠢脑地重复道，皮肤不合逻辑地感到刺

痛。小时候，我们都害怕驱逐者会再次侵略，我就是在这样的恐惧中慢慢长大的。驱逐者是我们的终极大敌。

“是的，”飞船的声音中带着某种自豪，“我们能比圣神第一线火炬舰船更快加速至超光速状态，速度比它们快百分之二十三。”

“它们也许能在半个天文单位外的地方用切枪把你击落。”我说道，半信半疑。

“对，”飞船同意道，“但没什么可担心的……只要我们有十五分钟的领先时间。”

我转过身，望着皱眉的全息像和沉默不语的机器人。“要真是那样，”我说，“那就太棒了。但这根本就不能帮我搞明白，我该怎么把孩子带到飞船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让飞船飞出海伯利安，同时拥有十五分钟的领先时间。轨道上的火炬舰船是在进行所谓的战轨巡逻——也就是作战轨道巡逻。每隔几秒，就可能有几艘飞船飞临大马大陆，监控着从一百光分外到上部大气层的每一个微小的空间。在大约三十公里上方，就是空中作战巡逻队的天下，它们很可能是天蝎级脉冲战斗机，如果需要，可以快速刺入低层轨道。不管是太空巡逻队，还是大气巡逻队，都不会让飞船在它们的显示屏上停留十五秒钟，更别提十五分钟了。”我望着诗人老头年轻的脸庞，“除非你有什么东西没告诉我。飞船，驱逐者给你装配上什么魔力隐身技术吗？隐形护盾，还是其他什么东西？”

“就我所知，没有，”飞船说，过了一秒钟，补充道，“那也不可能，对不对？”

我没去睬飞船。“瞧，”我对马丁·塞利纳斯说，“我愿意帮你救这

个女孩——”

“伊妮娅。”老人说。

“对，我愿意从那些家伙手里救出伊妮娅，但是如果她果真像你说的那样，对圣神来说非常重要……我的意思是，他们派了三千瑞士卫兵，我的老天……就算拥有这样一艘一级棒的太空飞船，要进入光阴冢山谷周边的五百公里区域，也是绝对不可能的。”

虽然塞利纳斯的全息像有点失真，但我瞧见了他眼中的疑惑，于是我继续道，“我是说真的，”我说道，“即便没有太空和空中掩护，没有火炬舰船，没有战斗机，没有无线电雷达，但还有瑞士卫兵。我是说——”就在自己讲话的当口，我的双手已经紧握成拳了，“这些家伙是致命的。他们接受五人一组的特训，任意一组人马都能将这样一艘太空飞船撂倒。”

那两条色帝般的眉毛微微上拱，似乎是惊讶，又似乎是疑惑。

“听着，”我再次说道，“飞船？”

“在，安迪密恩先生？”

“你有没有防御护盾？”

“没有，安迪密恩先生。我倒是有经过驱逐者改装加强的密蔽场，但仅仅是民用。”

我不知道什么叫“经过驱逐者改装加强的密蔽场”，但是我继续问道：“它们能阻挡标准火炬舰船的带电粒子束或是切枪光束吗？”

“不能。”飞船回答。

“你能摧毁超光速或是常规动力的导弹吗？”

“不能。”

“你的速度比它们快吗？”

“不。”

“你能阻止登船攻击队的侵入吗？”

“不。”

“你有没有对付圣神战舰的攻击或防御能力？”

“除非你觉得溜之大吉属于其中之一，安迪密恩先生，不然，答案是没有。”飞船说。

我回头望着马丁·塞利纳斯。“我们完蛋了，”我低声说，“即便我能飞到小女孩身边，他们也只是把我和她一起抓走罢了。”

马丁·塞利纳斯微微一笑。“也许并非如此。”他一面说，一面朝贝提克点点头，机器人随即攀上螺旋楼梯，走到上层去了。一分钟不到，他又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卷起来的圆柱状物体。

“如果这是什么秘密武器，”我说，“最好是件上等货色。”

“正是如此。”诗人傻笑道。他再次点点头，贝提克随即解开了圆柱体。

那是块毯子，长不到两米，宽一米多。布块磨损得很厉害，颜色都褪尽了，但是我依旧能看见那复杂的构造和图案。精美织就的金色细线依旧明亮得就像.....

“我的天，”我大叹道，同时恍然大悟，就好像被谁一拳击中了太阳神经丛^[20]，“这是一块霍鹰飞毯。”

马丁·塞利纳斯的全息像清清嗓子，似乎准备要吐口水。“不是一块，”他咕哝道，“而是那块霍鹰飞毯。”

我后退了一步。这东西来自纯正的传奇，而我，正站在它的上面。

这世上仅有几百块霍鹰飞毯，而这是第一块——它是旧地鳞翅目昆虫学硕士、传说中的电磁系统发明家弗拉基米尔·肖洛霍夫在旧地刚毁灭不久后制造的。肖洛霍夫，当时已年届古稀，却疯狂地爱上了十几岁的侄女——阿洛提拉，他打造这块飞毯，就是为了赢取她的爱。经过一段充满激情的恋曲，那位豆蔻少女便一脚踹掉了老头，受此打击，肖洛霍夫在修缮完如今的霍金驱动器后，过了几星期便自杀身亡，飞毯也随之失却，历经几个世纪.....直到迈克·沃朔在卡弗涅市场买下了它，把它带到茂伊约，于是它才在他与船员伙伴梅闰·阿斯比克的手中再次得到使用。后来，梅闰的事迹成为又一桩载入传奇史册的爱情故事——梅闰和希莉的爱情。当然，这第二个传奇，已经成了马丁·塞利纳斯《诗篇》的一部分了，如果那故事所言不虚，希莉便是领事的祖母。在《诗篇》最后讲述的传奇中，霸主领事便是驾着眼前这块霍鹰飞毯（此处的“霍鹰”不是“霍金”的谐音，指的是旧地的一种鸟，虽然是那位大流亡前的科学家的作品打开了超光速旅行的大门，导致了改良星际驱动器的发明），英勇地穿越海伯利安，从光阴冢山谷飞往济慈城，为的是要解放我现在所在的这艘飞船，驾着它飞回墓冢。

我单膝跪地，虔诚地抚摸着这块人工制品。

“老天，”塞利纳斯说道，“这他妈不过是块毯子，而且还是块丑得一塌糊涂的毯子。我都不会把它放在家里——那会和所有东西格格不入的。”

我抬起头。

“是的，”贝提克说，“这就是那块霍鹰飞毯。”

“它还能飞吗？”我问。

贝提克单膝跪地，张开蓝色的手指，碰了碰上面复杂卷曲的构造。霍鹰飞毯突然崩直，仿佛一块木板，悬浮了起来，离地面近十厘米。

我摇摇头。“我不明白……电磁系统在海伯利安应该不管用，因为这里的怪异磁场……”

“大型电磁系统不起作用，”马丁·塞利纳斯叫道，“比如电磁车，或是浮置游船，大玩意儿不行。但这块毯子能，而且它也被改进过了。”

我扬扬眉毛。“改进过？”

“还是驱逐者，”传来飞船的声音，“我记得不太清楚，不过，两个半世纪前，我们访问他们时，他们胡乱地修补了一些东西。”

“显而易见。”我说道，站起身，用脚轻轻踩了踩这张带着传奇色彩的毯子。它反弹了一下，就像是安了什么结实的弹簧，但依旧飘浮在原地。“好吧，”我说，“我们有了梅润和希莉的霍鹰飞毯，它……要是我

没记错.....能自主飞行，速度达到每小时二十公里.....”

“它的最高时速是二十六公里。”贝提克说。

我点点头，又轻轻碰了碰悬浮着的毯子。“要是顺风，每小时二十六公里，”我说道，“那么，光阴冢山谷离这儿有多远？”

“一千六百八十九公里。”飞船回答。

“离伊妮娅从那儿的狮身人面像中出来，还有多少时间？”我问道。

“二十小时。”马丁·塞利纳斯说。他肯定是厌倦了自己的年轻形象，因为全息投影现在又变回了昨晚看到的老人的样子，悬椅什么的一应俱全。

我瞥了瞥腕表。“晚了，”我说，“我应该在几天前就起飞的，”我走回到大钢琴前，“嗯，如果我果真在几天前就起飞了，那又怎样？这便是我们的秘密武器？它有什么超级防御场可以保护我.....保护那个女孩.....不让瑞士卫兵的切枪和子弹伤着我们吗？”

“不，”贝提克回答，“它没有什么防御能力，仅有一个密蔽场，可以偏转风向，让飞行者安全地坐在上面。”

我耸耸肩。“那么，我该怎么做.....带这毯子去山谷和圣神交易吗？一块古老的霍鹰飞毯，换一个小孩？”

贝提克依旧跪在悬浮的毯子旁，他的蓝色手指继续抚触着褪色的织线。“驱逐者将它进行了改良，它的电量能维持更久——高达一千小时。”

我点点头，令人惊叹的超导技术，但完全无关主题。

“并且，现在它的时速已经超过三百公里。”机器人继续道。

我咬紧了嘴唇。如此说来，明天我真能到达那里。如果我打算在一块飞行毯子上坐上五个半小时的话，可然后呢.....

“我觉得应该用这艘船把她救出去，”我说，“把她带出海伯利安星系，以及诸如此类的.....”

“对，”马丁·塞利纳斯说，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和垂老的影像一样疲惫，“但首先，你得把她带到飞船上来。”

我从钢琴边走开，停在螺旋楼梯前，转身面对着机器人、全息像、悬浮的毯子。“你们俩还是没明白，是不是？”我开口道，声音比我意愿的要响，更加尖锐，“那些人可是瑞士卫兵！！如果你们觉得这该死的毯子能让我在他们的雷达、运动探测器和其他传感器的天罗地网下钻进去，那你们就是疯了。我是众矢之的，一只扑扇着翅膀每小时飞三百公里的坐以待毙的鸭子。相信我，那些瑞士卫兵将在瞬间用切枪击中这块玩意儿，更别提空中作战巡逻的脉冲飞机和轨道上飞行的火炬舰船了。”

我顿了顿，朝他们瞄了一眼。“除非.....你们还有什么事瞒着我.....”

“当然，”马丁·塞利纳斯回答，色帝的面容上露出疲色，“当然有。”

“我们把霍鹰飞毯拿到塔楼窗户外吧，”贝提克说，“你得学会怎么操控这东西。”

“现在？”我说，声音突然变轻。我感觉自己的心脏开始猛烈捶击起来。

“现在。”马丁·塞利纳斯说，“你明天三点整准时出发，到时候你一定要能够熟练驾驶。”

“我驾驶？”我说，紧盯着这块悬浮的传奇毯子，心里慢慢感觉到：这是真的……我明天可能会死。

“你驾驶。”马丁·塞利纳斯说。

贝提克关闭霍鹰飞毯，把它重新卷成筒状。我跟着他走下金属楼梯，出了走廊，来到塔楼的阶梯上。明亮的阳光透过敞开的塔楼窗户照射进来。我的天，我心里思忖，望着机器人在石坡上展开毯子，将它重新激活。这儿离下面的岩石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我的天，我再次想着，脉搏声在耳畔勃勃响动。老诗人的全息像已经无处可寻了。

贝提克示意我坐上霍鹰飞毯。“第一次我先带你飞。”机器人轻声说。一阵微风轻轻刮擦着附近茶马树梢上的枝叶。

我的天，我最后一次想到，随后爬上窗台，坐到了霍鹰飞毯上。

就在女孩预定从狮身人面像中出来的两小时前，德索亚神父舰长的指挥掠行艇中警报大作。

“空中嫌疑物，方位一-七-二，北行，时速两百七十四公里，高度四米，”声音来自六百公里上空一艘C3舰船中的战轨巡逻防御圈控制员，“入侵者距离，五百七十公里。”

“四米？”德索亚反问道，他朝巴恩斯-阿弗妮看了看，这位指挥官正坐在对面的最高司令官控制台中，位于掠行艇中部。

“尝试低位、慢速探测。”指挥官说道。她是个身材娇小的女人，皮肤白皙，一头红发，但由于戴着作战头盔，所以看不见一片肌肤或一根头发。德索亚和指挥官相处了三个星期，还从未见过她的笑容。“放下战术护目镜。”她自己的护目镜已经就位。德索亚把自己的拉了下来。

护目镜中的光点位于大马的南端，正从海岸边往北飞来。“我们刚才怎么没见到它？”他问。

“可能刚刚起飞。”巴恩斯-阿弗妮回应道，她正在检查战术显示屏上的作战资源。对德索亚来说，三星期前起初的几小时步履维艰。他向巴恩斯-阿弗妮亮出教皇触显，将她说服，把圣神最精锐部旅的指挥权转

交给区区一名飞船舰长，但之后，她还是倾力合作。当然，德索亚还是将细微的作战工作留给她处理。瑞士卫兵旅的好多头头都以为德索亚只是个教皇派来的联络员。但德索亚对此毫不在意。他关心的是那个孩子，那个女孩，只要地面军指挥状况良好，那么，其余的细枝末节全都可以忽略不计。

“受沙尘暴阻挡，没有图像，”指挥官说道，“但照它的速度，它会在狮子时间前抵达这儿。”

几个月来，士兵们都管狮身人面像的开启时刻叫做“狮子时间”。只有少数几名军官知道这么多火力的焦点是一个孩子。瑞士卫兵不发牢骚，但是他们不会喜欢在这样一个乡下地方站岗放哨，和战斗任务扯不上半点关系，而且周边环境实在太过糟糕，全是飞沙走石，令人浑身不自在。

“嫌疑物继续北行，一-七-二，时速两百二十九公里，高度三米，”C3控制员继续汇报，“距离五百七十公里。”

“该把它击落了，”指挥官巴恩斯-阿弗妮在指挥频段上说道，这是她和德索亚的专用频段，“有何建议？”

德索亚抬起头。掠行艇正朝南部倾斜转向，螳螂眼似的玻璃罩外，地平线也倾斜起来，海伯利安奇异的光阴冢在他们身下蔓延达一公里，南部天空变成了一条暗淡的黄褐色带子。“从轨道上用切枪把它击落？”他说。

巴恩斯-阿弗妮点点头，但她回应道：“你很熟悉火炬舰船的机件。不过，我们还是派一小队人马过去。”她戴着神圣手套的手碰了碰位于防御圈南端的红色光点，“格列高利亚斯中士？”她已经切换至战术频段

的密光连接。

“指挥官？”传来中士低沉、困惑的声音。

“你在监控这个不明飞行物吗？”

“对，长官。”

“把它拦截，确定它的身份，然后摧毁它，中士。”

“收到，长官。”

C3摄像机转向南部的沙漠，并将局部放大，德索亚定睛凝视。五个人形突然从沙丘中跃起，于尘云中慢慢升起，他们身上的变色聚合体也在慢慢褪色。要是在普通的星球上，他们会使用反重力装置飞行；但是在海伯利安，他们使用的是大型动力包。五人四散开来，两两之间相隔几百米，在尘云中朝南部疾驰而去。

“启动红外呈像，”巴恩斯-阿弗妮说道，于是视像转到红外图像，镜头跟着他们一起穿越逐渐厚重的尘云，“启亮目标。”她又下令。图像朝南部转去，但目标依旧是个热属性的模糊点。

“小东西。”指挥官说。

“是飞机吗？”德索亚神父舰长还是比较习惯太空战术显示屏。

“没这么小的飞机，除非是机动式飞行伞。”巴恩斯-阿弗妮说。她的声音中完全听不出紧张感。

掠行艇越过光阴冢山谷的南端，加速朝前飞去，德索亚低头看去。沙尘暴沿着前头的地平线肆虐，那是一条金褐色的带子。

“离拦截点一百八十公里，”传来格列高利亚斯中士简洁明了的声音。德索亚的护目镜图像跟从于指挥官的，他们看到的都是这位瑞士卫兵中士所看到的——空无一物。五人小队正驾着飞行器飞过极其密集的扬沙，他们的四周暗如黑夜。

“动力包开始发热了。”传来另一个人平静的声音。德索亚看了看信息显示，说话的是纪下士。“沙子堵住了通风口。”下士继续道。

德索亚透过护目镜朝巴恩斯-阿弗妮指挥官看去。他明白，她得进行艰难的抉择了——要是在沙尘暴中再待上一分钟，将会让她的士兵们死于非命；但要是无法查明不明飞行物的身份，就会在其后导致更大的麻烦。

“格列高利亚斯中士，”她下令道，嗓音依旧坚定如磐石，“马上消灭入侵者。”

通信线路上出现了短暂的停顿。“指挥官，我们能在这儿再待上几……”中士开口道。在中士的声音背后，德索亚听见尘暴在怒号。

“马上消灭它，快，中士。”巴恩斯-阿弗妮命令道。

“收到。”

德索亚切换到广距战术频段，抬起头，看见指挥官正注视着自己。“你觉不觉得这可能是声东击西的假象？”她问道，“把我们引开，以便让真正的入侵者从别的地方混进来？”

“有可能。”德索亚说。他从显示屏上看到，指挥官已经把周界线上的警报升到了第五级。第六级是作战警报。

“等着瞧。”话音刚落，格列高利亚斯的士兵们便开火了。

那狂野的沙尘暴是个大锅炉，沙子和电流在其中翻滚。距离一百七十五公里的时候，能量武器靠不住。格列高利亚斯选择了钢雨镖，并亲自持枪射击。雨镖加速至六马赫。那个不明飞行物依旧维持原来的路线。

“我想，它没装感应器，”巴恩斯-阿弗妮说，“它在盲飞。按预定程序盲飞。”

雨镖经过热能目标，在三十米的距离外引爆，两万钢矛被可控炸药倾囊放出，笔直朝入侵者的路线奔去。

“击落嫌疑物，”C3控制员说道，格列高利亚斯同时回复道，“命中目标。”

“找到它，查明身份。”指挥官命令道。掠行艇已经倾斜着飞回山谷。

德索亚透过护目镜的显示屏朝外张望。她已经远距离击毙目标，却没让士兵们从沙尘暴中回来。

“收到。”中士回复道，沙尘暴极其狂野，密光线路上夹杂着静电噪声。

掠行艇低低地飞临山谷上方，德索亚开始第一千次检视墓冢：此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伯劳圣殿，它比其他几个更靠近南方，那带刺的锯齿状扶壁让人想起那个怪物，但自最后一次朝圣以来，怪物已经长久不见于人间；接着是更为诡秘的穴冢——总共有三个——它们的入口是从峡谷壁上的粉红色岩石中开凿而出的；然后是矗立在中部的巨大的水晶独

碑；接着是方尖石塔；之后是翡翠莹；最后是雕刻得精致惟妙的狮身人面像，大门紧闭，双翼展开。这跟通常朝圣者朝拜的次序截然相反——虽然三个多世纪以来，已经没有一个朝圣者了。

德索亚看了看腕表。

“一小时五十六分。”巴恩斯-阿弗妮指挥官说。

德索亚神父舰长咬了咬嘴唇。瑞士卫兵旅的警戒线在狮身人面像周围就位——几个月前就已经就位。在更远处部署着更多的部队，他们在更宽阔的警戒线内各就其位。每一个墓冢都有选派的士兵驻扎，以防预言出错。山谷那一边还有更多的部队。头顶，火炬舰船和指挥舰船在守望。在山谷的入口，德索亚的专用登陆飞船正在待命，引擎开动，一旦小孩被注射镇静剂并送上船，就马上起飞。两万公里的上方，大天使级信使飞船“拉斐尔”号和它儿童尺寸的加速床一起等候着。

首先，德索亚知道，那个名字可能叫“伊妮娅”的女孩必须接受十字形的圣礼。这将在轨道上的“圣波纳文丘”号中进行，片刻之后，沉睡的孩子将会被转移至信使飞船。三天后，她将会在佩森上重生，交付给圣神当局。

德索亚神父舰长舔舔嘴唇。他非常担心，拘留那个孩子的过程中可能会出什么岔子，孩子可能会受伤。他无法想象，一个孩子——即便是一个来自过去的孩子，一个和技术内核交流过的孩子——怎么可能会对疆域辽阔的圣神或是圣教造成威胁。

德索亚神父舰长压制住自己的想法；他无权去想象这些。他的职责是完成任务，服从自己的上级，通过这些，来服务教会和耶稣基督。

“找到不明飞行物。”传来格列高利亚斯中士粗糙的声音。显示屏一片朦胧，沙尘暴依旧十分狂野，但是五名士兵已经来到了坠毁地。

德索亚提高自己护目镜显示屏的解析度，看见了四分五裂的木头和纸片，以及被打成蜂窝状的扭曲金属，那可能是一个简单的由太阳能电池供电的脉冲反作用发动机。

“无人驾驶飞机。”纪下士说道。

德索亚抬起护目镜，对巴恩斯-阿弗妮指挥官笑了笑。“你又下达了一次演习，”他说，“今天已是第五次了。”

指挥官没作任何反应。“也许下一次就是真格的，”她说，接着对着战术麦克说道：“维持五级警报。到狮子时间前六十分钟时，启动六级警报。”

所有的频段上都响起了确认声。

“我还是不明白到底谁会碍我们的事，”德索亚神父舰长说，“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如何办到。”

巴恩斯-阿弗妮指挥官耸耸肩。“驱逐者可能会在我们讲话的时候突然从超光速状态减速而来，将我们打个措手不及。”

“那他们最好带上一整个游群，”神父舰长回答，“数量不够的话，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搞定。”

“世上无易事。”巴恩斯-阿弗妮指挥官说。

掠行艇降落在地。门闸转了一圈，放下斜轨。飞行员坐在座位中转

过头，推起护目镜说道：“指挥官，舰长，你们说要在狮子时间前一小时五十分在狮身人面像着陆。我们早了一分钟。”

德索亚断开与掠行艇控制台的连接。“我打算在风暴到来前舒展舒展筋骨，”他对指挥官说道，“要不要跟我一起？”

“不。”巴恩斯-阿弗妮放下护目镜，开始低声发布命令。

掠行艇外，空气极其稀薄，一阵阵电流涌过。头顶上，天空依旧是海伯利安那独特的湛青色，但是峡谷的南方边缘已经笼罩着一层阴霾，风暴即将临近。

德索亚瞥了瞥腕表，还有一小时五十分钟。他深吸一口气，默默发誓在至少十分钟内不再去看时间，然后走进了狮身人面像那阴森耸现的阴影中。

谈话进行了几小时，之后，他们吩咐我回床睡觉，但只能睡到早上三点。当然，我没睡。要是明日即将奔赴旅程，那么在前日晚上，我总会翻来覆去睡不着，而这一夜，我压根就没睡。

午夜过后，安迪密恩这座城市静得出奇；秋风暂歇，夜星闪亮。一两个小时里，我就这么穿着睡衣躺在那儿。但到了一点，我爬了起来，穿上他们昨天晚上给我的耐用衣，然后开始确认我的随身行李，这已经是今晚的第五次，或是第六次了。

对于这样一个令人胆寒的冒险来说，包里并没装多少东西：一件替换用的衣服，一双袜子，一把激光手电，两个水瓶，插在皮带刀鞘中的一把小刀——我详细检视过这把武器，还有一件沉重的帆布夹克，拥有热能内衬，一块用作铺盖的超轻毯子，一个惯性引导罗盘，一件旧毛线衫，夜视镜，一副皮手套。“要探索这个宇宙，你还需要什么？”我嘀咕道。

我也仔细瞧了瞧今日将要穿的衣服——一件舒适的帆布衬衫；一件缝着好多口袋的外穿背心；弹性十足的呢制长裤，非常结实，跟我在沼泽地猎鸭时穿的差不多；柔软的高筒靴有点紧——我觉得它们像是外婆的故事中提到的“海盗靴”；一顶软软的三角帽，用不到的时候可以折叠

起来放在背心口袋里。

我把刀扣在皮带上，将罗盘放进背心口袋，静静地站到窗前。山顶上，星辰回旋，我就这么默默地注视着，直到两点四十五分，贝提克过来把我从思绪中叫醒。

塔楼最高层依旧摆着那张桌子，桌子尽头依旧是那张悬椅，老诗人坐在其中，醒着。帆布屋顶已经拉开，群星在头顶发出冷冷的光芒。沿墙壁摆放的火盆中，火苗毕毕剥剥发出爆裂声，岩壁上高高地插着一根根火把。早餐已经上齐——烤肉，水果，配着糖浆的面饼，新出炉的面包。但我只喝了杯咖啡。

“你最好吃点东西，”老诗人嘟哝道，“你可不知道下一顿会在什么时候吃。”

我站在那儿注视着他。咖啡涌出的蒸气，温暖着我的脸颊，空气却是寒意料峭。“如果不出岔子，一切按计划进行，我会在六小时内进入飞船。到那时，我就能吃了。”

马丁·塞利纳斯发出一声刺耳的声音。“什么事会一点不出岔子，劳尔·安迪密恩？”

我啜了口咖啡。“说到计划，你可以跟我讲讲到底有什么奇迹，会在我带着你的小朋友飞速离去的时候，分散瑞士卫兵的注意力。”

古老的诗人静静地瞅了我片刻。“关于这个，你只需相信我就行，成不？”

我叹了口气。我早就担心他会这么说。“老头，你要我相信的东西也太匪夷所思了。”

他点点头，但依旧保持沉默。

“好吧，”最后我说道，“我们等着瞧，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我转过身面对贝提克，他正站在楼梯边上。“请记住准时在那儿等我们，免得到时候找不到飞船。”

“我会记得的，先生。”机器人回答。

我走到那块霍鹰飞毯边，它就铺展在地板上。贝提克已经把我的背包放了上去。“最后，还有什么指示吗？”我问道，但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对谁说。

老人坐在悬椅上，飘近了一点。在火把光辉的照射下，他看上去垂垂老矣，比先前更加枯槁，更加干瘪了。他那手指就像是发黄的骨头。“听好，”他粗声粗气道，“就这——”

在大海之上有个寂寞的伶仃人，

命定通过衰朽的皮囊来延伸

他那可憎的存在，延伸十世纪，

然后孤独地死去。谁又能设计

一次全面的对抗？没有人。因此

海洋必须涨潮又潮落百万次，
他受到压迫。可是他不会死去，
假如他能够做到这些事：——彻底
看清魔术的奥秘，详细地阐释
一切运动、形状和声音的意义；
深入地探究一切外形和实体，
一直追溯到它们的象征性本质；
他就不会死。再说，主要的是，
他必须怀着无限的虔诚从事
欢乐和痛苦的工作；——对于受暴风
袭击而沦于毁灭的一切情人们，
他都要一个挨一个安放好，只管
让时间慢慢爬行到凄凉的空间：
这件事做了，全部劳作已完成，
一个青年，为天神所爱，所指引，
将站在他的面前；引导他圆满
完成一切事。这位被选中的青年

必须这样做，否则两人都灭亡。[\[21\]](#)

“什么？”我问，“我不.....”

“见鬼，”诗人粗声粗气道，“给我找到伊妮娅，带她到驱逐者那儿，然后活着带她回来。这不算复杂，就算是牧羊人也办得到。”

“别忘了我还是园艺家的学徒、酒吧招待、猎鸭人。”我一面说，一面把咖啡杯放下来。

“差不多三点了，”塞利纳斯说，“你得走了。”

我深吸一口气。“等等。”我说道，噚噚噚跑下楼梯，进厕所解了个手，在冰凉的石凳上靠了片刻。你是不是疯了，劳尔·安迪密恩？这是我在对自己说话，但是我却听见了外婆的轻柔声音。是的，我回答。

我重新走上楼梯，腿儿不住哆嗦，心脏急速跳动，这些反应甚至吓到了我自己。

“一切就绪，”我说道，“老妈总是跟我说，离家前得把这些事搞定。”

千岁高龄的诗人咕哝了一声，操控椅子滑了过来，来到霍鹰飞毯面前。我坐上毯子，激活飞控线，盘旋升起，腾空在石地上方一米半的地方。

“记住，一进入大裂痕，找到入口，就让飞毯按设定程序飞行。”塞利纳斯说。

“我知道，你跟我说过……”

“闭上嘴，给我听好，”老家伙粗声粗气道。古老羊皮纸似的手指点了点独特的线路设计。“记住怎么操控它。一旦进入入口，挨次点击这……这……还有这，程序就会接管飞行任务。如果你想手动操作，点点这里的中断按钮，就可以中断顺序指令……”他的手指充满爱意地抚摸着古老细线上的空气。“但是到了那里面，别想自己飞。你会永远也找不到出来的路的。”

我点点头，舔了舔干燥的嘴唇。“你没告诉我，是谁设定的程序，是谁完成的飞行？”

色帝露出一口新牙。“是我，我的孩子，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但是我办到了。那差不多是两个世纪前的事了。”

“两个世纪前！”我几乎从毯子上跳了下来，“要是这两个世纪里出现塌陷呢？地震引发的平移断层？要是什么东西拦住了我的去路，那会怎么样？”

马丁·塞利纳斯耸耸肩。“孩子，你的时速将达两百公里，”他说，“所以，我猜你会死。”他拍拍我的背，“去吧。替我向伊妮娅问声好。告诉她马丁叔叔正在等她，他想在死前看到旧地。告诉她，老头子盼望着听她来解释一切运动、形状和声音的意义。”

我操控霍鹰飞毯，又升高了半米。

贝提克走向前来，伸出一只蓝色的手。我和他握了握。“祝你好运，安迪密恩先生。”

我点点头，找不到什么话说，便驾着飞毯盘旋升高，飞出了塔楼。

要从天鹰大陆中部的安迪密恩城直接飞到大马大陆的光阴冢山谷，我本该笔直朝北飞。然而，我却一头往东飞去。

昨日的试飞——虽然我疲倦的脑袋觉得是同一天——表明，操控霍鹰飞毯实在是易如反掌，但当时的飞行速度仅是每小时几公里。现在，当我来到塔楼上方一百米高的地方时，我嘴里叼好笔形电筒，照亮惯性罗盘，将飞毯与那无形的航线对齐，和老诗人给我的地形图比照比照，设定好方向后，便将手掌按向了加速按钮。飞毯持续加速，直到温和的密蔽场自动激活，保护我不受暴风的吹袭。我回头张望了一下，希望最后看一眼塔楼，或是看看站在窗口边朝外张望的老诗人，但太迟了，荒废的大学镇早已隐没在了黑暗的群山中。

飞毯上没有示速器，所以我只能猜测，现在正以最高速度飞行。我正朝东方的高峰翱翔而去，高耸入云的雪原反射着星光，最好小心点，所以我放好笔形电筒，戴上夜视镜，继续对照地形图察看我的位置。随着陆地一点点升高，我也驾着毯子慢慢往上升，让毯子与巨石、瀑布、雪崩斜道、冰瀑保持百米距离，透过夜视镜，星光显得更加明亮，冰瀑正闪着绿光。飞毯悄无声息地飞着——甚至连风声也被密蔽场偏转得鸦雀无声了——好几次，我看见一些巨型动物跳跃着东躲西藏，它们是被头顶上突然出现的这只没有翅膀的鸟吓着了。飞了半小时后，我越过大陆陆脊，将飞毯保持在五公里隘口的中心地带。很冷，虽然密蔽场将我的些许体温保持在静止空气的旅行罩中，但我早就穿戴上热力夹克和手套了。

越过群山，我飞速下降，紧紧跟随崎岖的山原，眼前的苔原慢慢变

成沼泽荒野，而沼泽荒野又变成更低海拔的低矮常蓝植物和三枝杨，接着这些高山上的树木也慢慢减少，最后消失了，闪光的特斯拉火焰林开始照亮东部，就像是假曙光^[22]。

我摘下夜视镜，放回背包中。前头的景象真是美丽极了，还略微有点恐怖——整个东部地平线闪耀着电光，噼啪直响，球状闪电在一棵棵百米高的特斯拉树之间跳跃，链状闪电缠绕在特斯拉和爆裂的普罗米修斯树间，凤凰木和偶然冒起的地火在上千个地方熊熊燃烧。马丁·塞利纳斯和贝提克都警告过我这点，于是我驾着飞毯往高处飞去，虽然在此高度有风险，可能被探测到，但总比被底下的电流旋涡缠住要好。

又过了一小时，东方现出鱼肚白，我越过闪耀的火焰林，就在天空泛白，变得愈发明亮，出现日光的时候，火焰林已经落在了我的身后，大裂痕映入眼帘。

我在羽翼高原之上对照着皱巴巴的地形图看了看，检查了路线，我随即发现，过去四十分钟里我一直在爬升。随着那深不可测的巨大裂缝在这块天鹰大陆上出现，我终于感受到了现在的高度。大裂痕以其自身的方式展现出与火焰林效果相同的恐怖——狭长、垂直、从上面的平坦之地笔直朝下形成三千米的落差。我飞过大陆巨型裂缝的南端，朝底下三千米远处的河流俯冲而去。大裂痕一路往东，我慢慢减速，身下的河水几乎以同样的速度咆哮前进。片刻之间，早晨的天空在我头顶暗去，群星再次出现；就好像我掉进了一口深井。周遭的悬崖峭壁狰狞可怕，底下的河流狂野至极，河水结出块块巨冰漂浮其上，水流在一块块如我撇下的那艘飞船般大的巨石上飞跃。我和水花保持着五米的距离，越发放慢速度。应该很近了。

我看了看腕表，又对了对地图。它应该就在前面两公里远的地

方.....就是那儿！

它比他们说的要大——两边相距至少有三十米——极为方正。这个通向行星迷宫的入口被凿刻成神殿入口或是巨型大门的样子。我将霍鹰飞毯的速度放得更慢，朝左倾斜前进，最后停在了入口前。我看了看腕表，抵达大裂痕只花去了九十分钟不到的时间。但是，北部的光阴冢山谷离我依旧有一千公里远。以高巡航速度飞行，也得花四个小时。我又看了看腕表——按预定时间，离那个孩子从狮身人面像中出来还有四小时二十分钟。

我继续驾飞毯缓缓前进，进入洞窟。我试着回忆老诗人的《诗篇》中《神父的故事》里讲到的细节，但我只能记起，杜雷神父和毕库拉是在这儿——就在这迷宫入口内——遇到了伯劳和十字形。

眼前没有伯劳。对此我并不惊讶——自从二百七十四年前世界网陨落之后，就再也没人见过那个怪物。也没有十字形。对此我依然不感到惊讶——很久以前，圣神已经将它们从洞窟的墙壁上收割下来了。

我知道迷宫在每个人心目中的样子。在古老的霸主时期，人们发现了九个迷宫世界。它们都是类地星球——在古老的索美尺度上达到七点九。但是在地壳结构上，它们都是死气沉沉的，在这方面更像火星，而非地球。迷宫地道如蜂窝般布满了九个世界——包括海伯利安——它们的目的是作用无人知晓。人类离开旧地的好几万年前，地道就已经挖掘好，但没有找到任何关于地道挖掘者的线索。迷宫给众多神话提供了素材——包括《诗篇》——但是神秘依旧笼罩在它们头上。海伯利安的迷宫从未被测绘过，除了这一段，我即将以时速二百七十公里的速度在其中旅行。它是由一个疯狂的诗人测绘的。我希望如此。

阳光在身后逐渐淡去，我又将夜视镜拉回到眼前。黑暗裹住了我，我有一种芒刺在背的感觉。眼镜很快就会没用，因为到时候将没有一丁点光线可以用来增强。我从背包里拿了点胶带，将激光电筒绑缚在霍鹰飞毯的前端，并将光束设定在最广散射状态。虽然光线很弱，但是从夜视镜里看会明亮很多。我已经看到了前面的分叉道——洞窟依旧是个巨型、中空的直角棱镜，两边相距三十米，仅有极其细小的裂缝和塌陷。前面，地道朝右边分了个岔，然后是左边，接着是下面。

我深吸一口气，按了按程序次序。霍鹰飞毯一跃向前，加速至事先调整的速度。虽然有飞毯密蔽场的修正作用，但突如其来的歪斜让我猛地朝后靠去。

如果毯子拐错一个弯，在这么高的速度下撞向一堵墙，那么，这点微弱的能量场根本就无法保护我。岩石从身边一掠而过。霍鹰飞毯猛地倾斜，向右拐了个弯，在长长的洞窟中部恢复至水平状态，接着又潜入了一段下降的分叉地道中。

睁眼注视这一切实在是太可怕。于是我摘掉夜视镜，将它们放进大衣口袋，继而紧紧抓住毯子边缘，而这东西正不断跳跃，东倒西歪地往前行驶。我闭上双眼，已经用不着操心什么了。现在，全然的黑暗降临了。

狮身人面像开启前十五分钟，德索亚神父舰长在谷底来回踱步。风暴早已来袭，沙子漫天飞舞，暴风发出刺耳的响声。数百名瑞士卫兵沿着谷底一字散开，装甲运输车、炮台、导弹连、观测哨——所有东西都隐没在了沙尘暴中。但德索亚知道，它们之所以看不见，其实是伪装场和变色聚合体的作用。暴风在怒号，神父舰长必须依靠红外线才能看清一切，但就算他拉下并封住护目镜，细小的沙粒依旧勇往直前，进入装甲战衣，钻进他的嘴巴。这一天让他饱尝了沙子。吹来的红沙粘在额头和脸颊上的汗珠上，留下了细小的痕迹，就像是圣疤上渗出的鲜血。

“注意，”他在全人员频段上说道，“我是德索亚神父舰长，现按教皇之令指挥此次任务。巴恩斯-阿弗妮指挥官会马上向你们重新进行任务指示，但现在，我想特别指出.....十三分三十秒后，将会有一个小女孩从一个墓冢中出来，不准开展任何行动，不准射击，不准防御，不准危及到她的生命。我希望每个人都明白这一点，无论是圣神军官还是士兵，火炬舰船舰长还是太空军水手，飞行员还是机载飞行官.....记住！我们必须毫发无伤地逮捕这个孩子！谁忽视这一警告，都将会被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并直接处决。愿我们今日都能侍奉我主基督、我们的教会.....以耶稣、玛丽、约瑟之名，我请求让任务圆满完成。德索亚神父舰长。海伯利安远征军临时指挥官，完毕。”

随着一阵“阿门”的齐声应和在战术频段上此起彼伏，他继续踱着步。“指挥官？”他兀然止步道。

“在，神父舰长。”耳机中传来巴恩斯-阿弗妮平静的声音。

“如果我叫格列高利亚斯中士的小分队到我所在的狮身人面像这边来，会不会打乱你的周界线部署？”

只有片刻停顿，德索亚由此知道，地面指挥官对计划最后几分钟的改变并不放在心上。“接待委员会”甚至现在就已经在狮身人面像的脚底下等待了，那是一小队特别遴选的瑞士卫兵，包括拿着镇静剂随时准备使用的医生；一名医师，手里的静态平衡容器中装着活着的十字形。

“格列高利亚斯和他的士兵三分钟后赶到。”指挥官回答。德索亚听见她转移至战术密光下，传来了确认的声音。他再一次把那五个男女投入了危险的环境中。

小分队于两分四十五秒后降落。德索亚仅仅从红外线模式下看见了他们；他们的反作用背包正闪着白热的光芒。

“脱下飞行包，”他命令道，“不管发生什么事，都待在我身边别动。替我留神后面。”

“遵命，长官。”格列高利亚斯中士低沉的声音伴随着狂风的咆哮一起传来。人高马大的军士走向前，护目镜和战衣赫然耸现在德索亚的红外视野中。很明显，中士想亲眼确认一下，到底是要替哪个人留神后面。

“离狮子时间还有十分钟，”巴恩斯-阿弗妮指挥官说道，“传感器显示，墓冢周围的逆熵场出现了不寻常的活动。”

“我感觉到了。”德索亚说。他的确能感受到，墓冢中的时间场在不断变换，令他产生一种头晕目眩的感觉，但不太像是晕船。不管是这儿，还是狂怒的沙尘暴，都让神父舰长感觉自己的双脚脱离了地面，头昏眼花，几乎如喝醉了一般。他小心翼翼地挪着步子，走回到狮身人面像前。格列高利亚斯和他的士兵们呈扇形紧随其后。

“接待委员会”的人马正站在狮身人面像的台阶上。德索亚慢慢走近，向他们快速传出自己的红外和无线电身份，他和拿着镇静剂针筒的医生交谈了几句——警告她别伤害孩子——然后等在那儿。现在，台阶上站着十三个人，其中包括格列高利亚斯的人马。德索亚意识到，作战小队手里的重型武器高高竖立在那里，看上去并不令人愉快。“后退几步，”他对两支小队的两名中士说道，“藏在风暴里，不要被人看见，时刻待命。”

“收到。”十名士兵朝后退了十几步，最后完全消失在漫天飞舞的风沙中。德索亚明白，这世上没有任何人能突破他们建立起来的防御线，除非死人。

德索亚对医生和拿着十字形的助理医师说道：“我们朝门口走近些。”两名穿着制服的人点点头，于是三人慢慢朝台阶上爬去。现在，逆熵场变得更加强烈了。德索亚脑中闪过往昔的记忆，当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站在故星齐胸的海水中，面对着凶狠的海浪，而潮水和回潮想方设法地要将他拉进满怀敌意的大海中。现在的情景跟那有点类似。

“离狮子时间还有七分钟。”巴恩斯-阿弗妮在通用频段上说道。接着，她在密光中对德索亚说，“神父舰长，你是否愿意让掠行艇下来接

你？从这上面能进行全方位的纵览。”

“不，谢谢，”德索亚回复道，“我会和接触小队待在一起。”他在自己的显示屏上看到，掠行艇正向高处爬去，最后越过猛烈的沙尘暴，停在了一万米的高空。就像所有的优秀指挥官一样，巴恩斯-阿弗妮打算在自己不被牵连进去的情况下，掌控整个行动。

德索亚键入私人专用频段的代码，连接到专用登陆飞船上的飞行员。“广濑？”

“在，长官，有何吩咐？”

“准备好在十分钟内起飞。”

“准备就绪，长官。”

“暴风不成问题吧？”德索亚和所有的深空作战舰长一样，不相信天气甚于其他任何东西。

“不成问题，长官。”

“很好。”

“离狮子时间还有五分钟，”传来巴恩斯-阿弗妮指挥官平和的声音，“轨道探测器显示，三十天文单位内没有任何太空行动。北半球航空探测器显示，空中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地面探测器显示，笼头山脉至海岸边没有任何未经授权的活动。”

“战轨巡逻屏无异况。”传来C3控制员的声音。

“战空巡逻无异况，”打头的天蝎机飞行员说道，“这上面依旧阳光

明媚。”

“从此刻起，无线电和密光通信保持静默，直到撤销六级警报，”巴恩斯-阿弗妮说道，“离狮子时间还有四分钟，传感器显示，光阴冢已经置身于极高的逆熵场活动中。接触小队，请回话。”

“我在入口处。”恰克拉医生说。

“准备就绪。”医师回话，这是一个名叫卡夫的年轻士兵，声音微微颤抖。德索亚发现，自己还不知道卡夫是男是女。

“一切准备就绪。”德索亚回答道。他扭过头，透过清晰的护目镜四下张望。在怒吼的风沙中，即便是岩石台阶的底部也已经隐没不见。放电的电荷噼啪作响，发出爆裂声。德索亚将护目镜转换至红外状态，十名瑞士卫兵出现在视野中，武器满载弹药。

即便是在喧嚣的暴风之中，一种极度的安宁感突然降临。在战衣头盔的包裹下，德索亚听见了自己的呼吸声。停用的通信频段发出嘶嘶的静电噪声，还有爆裂声。而战术和红外护目镜上，有更多的静电噪声在猛烈捶打，德索亚只得恼怒地掀起护目镜。狮身人面像密封的入口就在身前不到三米远处，因为风沙的缘故，它时而掩蔽，时而显现，就像是时刻变换的门帘。德索亚向前走了两步，恰克拉医生和她的医师紧随其后。

“还有两分钟，”巴恩斯-阿弗妮说道，“所有武器载好弹药。高速度记录器调整至自动化。医疗直升机小队随时待命。”

德索亚闭上双眼，抵抗着时间潮汐带来的眩晕感。这个宇宙，他想，的确奇妙。他心存遗憾，因为见到女孩的几秒后，就得给她注射镇

静剂。他已经发布了命令——她会沉沉睡去，同时被附上十字形，踏上飞回佩森的致命旅途——他明白，他很可能永远也听不到这个小女孩的声音。他心存遗憾。他很想和她谈谈话，向她问些关于过去、关于她自己的问题。

“还有一分钟。周界线火力控制全部进入自动状态。”

“指挥官！”听到声音，德索亚拉回战术护目镜，发现声音来自内部周界线的一名科学上尉，“逆熵场已经沿所有的墓冢展开至最强状态！入口开始打开了，穴冢、独碑、伯劳圣殿、翡翠莹……”

“所有频段保持静默，”巴恩斯-阿弗妮大叫道，“我们正在监控。还有三十秒。”

德索亚意识到，那个孩子即将迈入这个新时代，却不曾想到会面对三个戴着头盔、挂着护目镜、穿着战斗装甲的人，他掀起自己的面罩和护目镜。也许他永远无法和小女孩说话，但在她进入梦乡前，他希望她能看到自己的人类脸庞。

“十五秒。”德索亚第一次听到了指挥官嗓音中的紧张感。

飞扬的沙粒撕挠着德索亚神父舰长暴露在外的双眼。他抬起戴着手套的手，揉了揉，眨了眨蒙眬的泪眼。他和恰克拉医生又走近了一步。狮身人面像的入口正在朝内开启，内部一片黑暗。德索亚暗自希望能通过红外装置看到里面的东西，但是他没有拉下护目镜，他决意要让女孩看到自己的眼睛。

黑暗中，有个影子在移动。医生迈步朝那身形走去，但是德索亚碰了碰她的胳膊。“稍等。”

影子变出了身形；身形变出了样貌；是个孩子。她比德索亚想象的还要矮小，齐肩的长发随风起舞。

“伊妮娅。”德索亚说道。他本没打算对她说话，也没打算叫她的名字。

女孩抬头望着他。德索亚看见她乌黑的眸子，但他没感受到其中的恐惧——仅仅是……忧虑？悲伤？

“伊妮娅，别怕……”德索亚开口道，但医生已经迅速走上前，手里举着注射器，女孩马上后退一步。

就在此时，德索亚神父舰长见到了幽影中的第二个身形。就在此时，尖叫声响起了。

在此次旅行之前，我从不知道自己患有幽闭恐惧症。地下墓穴一片漆黑，而我就在里面急速飞驰，在这过程中，环绕我四周的密蔽场甚至阻塞了我的呼吸，那种四周全是石头和黑暗的感觉真是太可怕了。在饱受了二十分钟疯狂飞行的煎熬后，我关闭了自动驾驶程序，手动将霍鹰飞毯降落在迷宫的地面上，取消密蔽场，从毯子上走下来，最后忍不住放声尖叫起来。

我匆匆抓住激光笔，朝墙上照去。这是一个由岩石组成的正方形通道。现在，出了密蔽场，一股热量朝我袭来，地道肯定很深，但里面没有钟乳石，没有石笋，没有蝙蝠，没有任何活物.....唯有这劈成正方形的巨洞，通向无边无际的远处。我拿着激光笔照了照霍鹰飞毯，它跟死了一样，了无生气。照我刚才那心急火燎的状态，我可能已经错误地退出了自动飞程序，还可能将它删除了。如若这样的话，那我就死定了。到目前为止，飞毯已经在二十几个分支中急转闪躲；我不可能有办法自己找到出去的路。

我再一次尖叫起来，但这次更像是受到压力折磨、最后崩溃的喊叫，而不是出于害怕。我感觉到墙壁和黑暗在朝我慢慢包拢，于是奋力抵抗，驱赶着恶心感。

还剩三个半小时。三个半小时的幽闭恐怖梦魇，在黑暗中持续高速行驶，紧紧抓着跳跃而行的飞毯……然后呢？

我突然希望能有把武器，这看上去很可笑；就算是面对一名瑞士卫兵，也没有任何手枪能给我和他对抗的机会——甚至都没办法对抗一名非正规的地方军士兵，但是我现在却希望能有什么东西。我从插在皮带上的皮鞘中拔出小型猎刀，在激光的照射下，钢铁刀刃闪闪发光，我笑了起来。

真是太可笑了。

我把刀插回去，重新坐上毯子，按了按“继续”代码。霍鹰飞毯紧紧绷直，升离地面，倾斜着开始猛烈运动。我开始迅速向目的地奔去。

一瞬间，德索亚神父舰长瞥到了那巨大的形体，忽然间，它又消失了，然后尖叫声响起。孩子朝后退却，恰克拉医生步步紧逼，挡住了德索亚的视线。就算被呼啸的风声包围，但还是有一片切实的急速风流经过，接着，医生戴着头盔的脑袋滚滚跳跳地越过了德索亚的靴子。

“圣母马利亚。”他对着打开的麦克风小声说道。虽然掉了脑袋，但恰克拉医生的躯干依旧矗立在那儿。这时，小女孩——伊妮娅——开始尖叫，声音几乎淹没在沙暴的号叫声中。然后，仿佛是尖叫的力量作用在了恰克拉的身体上，无头尸体倒向了岩石地面。医师卡夫正一面喊着听不明白的话，一面向小女孩冲去。黑暗的迷蒙再次出现，这次他并没有看到拿东西，只是一种感觉，然后，卡夫的手臂与身体分了家。伊妮娅撒足跑向台阶，德索亚朝她冲去，但却和一个庞然大物撞了个满怀，那是一个由倒刺和刺线组成的金属雕像。长钉刺穿了德索亚的战斗装甲

——怎么可能！但他却真切地感觉到鲜血正从五六个小伤口中涌出。

“不！”小女孩再次尖叫道，“住手！我命令你，住手！”

三米高的金属雕像缓缓转身。德索亚满怀困惑地怔在原地，他看见，那炽热的鲜红双眼正朝身下的女孩凝视而去，然后，金属雕塑消失了。神父舰长朝小女孩迈近一步，依旧想要让她安心，同时还想抓住她，但他的左脚突然沦陷，右膝跪倒在宽阔的岩石台阶上。

女孩朝他走来，碰了碰他的肩膀，低声述说着——身边暴风咆哮，耳机里众人的痛苦号叫此起彼伏，但不知何故，他却听见了她的话——“没事的”。

德索亚神父舰长的身体如沐春风，他的意识充满了愉悦。他泪流满面。

女孩不见了。一个巨大的身形赫然耸现在他的上方，德索亚紧握双拳，试图站起身，但他心里知道，这根本就是白费力气——怪物又回来了，要来取他的性命了。

“放松！”是格列高利亚斯中士，他正在叫喊。这大个男人扶着德索亚站起身，但神父舰长站立不住——他的左脚血流不止，已经被切断了——于是格列高利亚斯用一只巨大的胳膊抱住他，同时端着能量切枪扫荡着这片区域。

“别开火！”德索亚叫道，“那个孩子……”

“已经不见了。”格列高利亚斯中士说。他开火了，一长束纯能量急速冲进爆裂的风沙旋涡。“该死！”格列高利亚斯把神父舰长扛在披甲的肩膀上。网路上的尖叫声越来越惨烈了。

腕表和罗盘告诉我，我几乎已经到了目的地，但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的暗示。我依旧在盲目飞行，依旧紧紧抓着东倒西歪、急速飞行的毯子，毯子会自己选择该飞入无尽迷宫中的哪一条分支。我完全没有感觉到隧道在朝地面攀升，那个时候，我感觉到的除了天旋地转和幽闭恐惧，别无其他。

最后两小时里，我重新戴上了夜视镜，拿出激光笔，设置在最广状态，让它照亮我们的飞行路线。时速达到了三百公里，岩壁倏忽而过，令人心慌，比起黑暗来，这更加让人感到恐惧。

当第一束光线出现并让我目盲的时候，我依旧戴着眼镜。我马上摘掉它塞回背心口袋，眨眨眼，甩掉眼中的残影。霍鹰飞毯正载着我飞速朝一个极为明亮的正方体冲去。

我记起来了，老诗人说第三座穴冢已经封闭了两个半世纪多。陨落之后，海伯利安上所有墓冢的入口都被封住了，但事实上，在第三座穴冢那封闭的入口后面，还有一堵石墙，它堵住了通向迷宫的路。几个小时以来，我内心一直半含期待，自己将会以时速三百公里急速撞向那堵石墙。

正方形亮光迅速变大。我意识到，这条地道已经朝上爬升了一段时间，现在终于抵达了地表。我全身平躺在霍鹰飞毯上，随着它行进到预定飞行路线的终点，我感觉到它正在放慢速度。“干得不错，老头。”我大声说道，自从三个半钟头前的尖叫插曲后，我终于再一次放开嗓门。

我的手悬在加速线上，心里有点怕，万一毯子速度慢到与步行无

异，那我就成煮熟的鸭子插翅难飞了。我说过，如果要保护我不被瑞士卫兵击杀，那就一定需要什么奇迹；诗人向我允诺会有的。现在，是时候了。

沙子在墓冢的开口处盘旋飞舞，就像无水瀑布般将入口遮掩住。这是奇迹吗？希望不是。士兵可以很容易地看穿沙子中的一切。在入口前，我刹住毯子，原地悬停，从背包中拿出一块大手帕、一副太阳镜，然后用手帕捂住鼻子和嘴巴，再一次俯身平躺，手指放在飞控线上，猛按加速线。

霍鹰飞毯穿越入口，飞进了空旷的天幕中。

我操控飞毯闪向右边，忽升忽降，让毯子做着一系列疯狂的躲避动作，但我也知道，面对自动瞄准，这些力气全是白搭。没关系——我求生的本能征服了逻辑思维。

我什么也看不见。风暴实在是太凶猛了，飞毯前缘两米外的所有东西都一片模糊。愚蠢至极……我和老诗人从未谈过发生沙尘暴的可能性。现在，我都不知道自己的飞行高度了。

突然，一块如剃刀般锋利的飞拱在急速飞驰的毯子下擦过，距离不到一米，紧接着，又有一根带刺的金属压杆在上面掠过，我意识到，那是伯劳圣殿，而我差一点就撞上了它。我在朝南飞，而这恰恰是南辕北辙，我应该向山谷的北端飞才对。我看了看罗盘，确认我做的的确是这样的傻事，然后掉过头。从刚才看到的伯劳圣殿推断，毯子离地面差不多有二十米远。我停下飞毯，感觉毯子在风的吹拂下正晃动挣扎，接着操控飞毯如升降机般笔直下降，直到触及底下久经风雨的石地，继而又往上升了三米，然后维持这个高度，朝正北方飞去，速度与步行无异。

那些士兵都到哪儿去了？

仿佛是为了回答我未出口的问题，穿着战斗装甲的黑色身影急速飞过。他们手持外表华丽的能量切枪和粗短的钢矛枪，猛烈开火，我不由得缩紧身子，但他们不是在朝我射击，而是在朝我的身后开火。这些都是瑞士卫兵，他们正撒腿逃跑。这样的事真是闻所未闻。

突然，我意识到，山谷中其实充满了人类的尖叫，只不过被怒吼的风声掩盖了。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在这样的风暴中，士兵都应该戴好头盔，拉下护目镜。但是他们的确在尖叫。我听得见。

一艘喷射机，抑或是掠行艇，突然从我头上咆哮而过，离我不足十米。自动炮正朝两边开火——我之所以躲了过去，是因为我正好就在这东西下面。但我必须马上停住，因为前头的风暴已经被可怕的光热冲击波照亮。掠行艇，或是喷射机，不管那是什么东西，正笔直飞向前面的一座墓冢。我猜那是水晶独碑，也可能是翡翠莹。

左侧火力汹汹。于是我朝右飞去，接着又拐向西北，试图迂回绕开墓冢。突然间，我右边和正前方传来一阵尖叫。闪电状的切枪火力挥进风暴之中。这次，的确有人在朝我开火。射偏了？怎么可能？

没有等到答案到来，我便操控霍鹰飞毯下降，如一系列特快升降梯，猛地撞到地面上，然后马上滚到一边，能量光束将我头顶上不足二十厘米处的空气化为离子。惯性罗盘依旧被绳子系着，围在脖子上，在我翻滚时重重地砸到脸上。但此地没有什么巨石可以让我躲避，连一块石头也没有；放眼望去全是平整的沙地。蓝色霹雳在头顶上纵横往来，我恨不得用手指在地上挖条沟壑出来。钢矛之云带着它们特有的撕心裂肺的声音在头顶上疾驰。倘若还在空中的话，那我和霍鹰飞毯早已碎尸万段。

了。

离我不到三米外的地方，有什么巨大的东西正站在鞭人的风沙中，双足大张，矗立在那儿。看模样像是个巨人，穿着带有尖刺的战斗装甲——一个拥有许许多多手臂的巨人。一颗等离子弹击中了它，暂时显出它长满尖刺的身形。这怪物没有熔化，没有倒地，也没有粉身碎骨。

不可能。他妈的绝不可能。我头脑中有一部分冷静地察觉到，我正满脑子污言秽语地思索着，就跟我在战场上时一样。

庞大的身影突然消失了。从我左侧传来更多尖叫声，正前方爆炸声连连。在这样一个大屠杀的局面下，我他妈到底该怎么去找那个孩子？就算被我找到了，我又如何找到通向第三座穴冢的路呢？我们本来的想法（计划）是，在老诗人允诺的那个分散注意力的奇迹发生时，我会突然从天而降，带走伊妮娅，然后再次冲向第三座穴冢，接着按一下自动驾驶的最后指令，开始三十公里的逃亡，冲向笼头山脉边缘的时间要塞。贝提克和太空飞船就将在那儿等我……只等三分钟。

飞船个子那么大，即便在这一片混乱的情况下（不管到底发生了什么），哪怕在地面上多逗留三十秒，轨道上的火炬舰船或是地面防空炮台都不可能让它逃脱。如果那样，整个营救任务就会搞砸。

地面在震动，一声震耳欲聋的隆隆声响彻整个山谷。或许是什么庞然大物被炸飞了——至少是个军火仓库，又或许是什么比掠行艇还要大的东西坠毁了。一阵猛烈的红光照亮了整个北部山谷，即便隔着沙尘暴，我也依旧能看到那汹涌的火焰。逆着那亮光，我看见几十个全副武装的人影在跑动，在开火，在坠落。其中有个人影比其他小，没有武装。那个长满尖刺的巨人站在它身旁。那小小的身形，依旧被毁灭性的

火光映衬出轮廓，正在攻击那个巨人，小小的拳头捶打着倒钩和尖刺。

“该死！”我朝霍鹰飞毯爬去，但因为风暴的缘故找不到它的踪影，我抹抹进沙的眼睛，在地上爬了一圈，右掌终于摸到了布片。从毯子上下来的短短几秒钟里，它就几乎被埋在了沙子中。我开始像一头发狂的野犬般刨了起来，终于把飞行装置挖了出来，我激活它，朝那淡去的光点飞去。那两个身影已经看不见了，但我时刻保持头脑清醒，留意着罗盘的指数。两束切枪光束炙烤着空气——其中一束在我俯卧的身体之上，仅厘米之遥，另一束在毯子下，只毫米之遥。

“该死！真是活见鬼了！”我随口乱喊起来。

格列高利亚斯中士扛着德索亚神父舰长一路前行。舰长靠在他穿着装甲的肩膀上，一路上不停地晃动。德索亚半昏半醒，他隐约意识到，有其他的黑暗身影在同他们一起奔跑着穿越风暴，并偶尔朝看不见的目标发射等离子弹，他思忖着，这些是不是格列高利亚斯小分队剩下的人呢。他忽昏忽醒，但拼命希望能再次见到那个孩子，和她说话。

格列高利亚斯差一点撞上了什么东西，他停下脚步，命手下慢慢逼近。一架圣甲虫战斗装甲车卸下了伪装护盾，正歪歪斜斜地蹲坐在一块巨石之上。左侧导轨已经没了，后部急射小机枪的枪管也融化掉了，就像是扔进火中的蜡块。右侧眼状玻璃罩支离破碎，裂开了一个大窟窿。

“到这里面去。”格列高利亚斯气喘吁吁道。他小心地把德索亚神父舰长放了进去。过了一秒，中士也钻了进来，用能量切枪上的照明光束照亮了圣甲虫的内部。驾驶座椅看上去像是谁在上面泼了盆红色颜料。后舱壁似乎也溅上了一些乱七八糟的颜色，真像德索亚神父舰长曾经在

一座博物馆中看到的一种荒谬绝伦的大流亡前“抽象艺术”。唯一的不同在于，这块金属画布是用人类的器官拙劣地涂抹而成的。

格列高利亚斯中士往歪斜的圣甲虫内钻去，让火炬舰船的舰长靠在下部机舱的舱壁上。另外两名穿着制服的身形也从破碎的玻璃罩中钻了进来。

德索亚抹了抹眼睛周围的血水和沙子，开口道：“我没事。”他本想以命令的口吻说，可声音太虚弱，几乎成了孩童的呢喃。

“是，长官。”格列高利亚斯咆哮道。中士正从皮带包中拿出医用工具。

“我不需要那个，”德索亚有气无力地说道，“战衣……”所有的装甲战衣都有自己的密封剂，还有半智能的医用衬垫。德索亚确信，这么一点小小的划伤或刺伤无足大碍，战衣肯定早已将它解决。但是现在，他低头一看。

他的左脚几乎被切断了。具备抗击、抗能性能的全聚合战斗装甲支离破碎地垂在那儿，就像廉价轮胎上的破烂橡胶。他可以看见白森森的股骨。战衣在上部大腿周围收紧，作为一条粗劣的止血带，这救了命的命，但是胸部装甲上有五六处严重的刺伤，胸部显示器上的医用灯正闪着红光。

“啊，耶稣！”德索亚神父舰长低声道。他在祈祷。

“没事的，”格列高利亚斯中士说，用他自己的止血带在大腿周围扎紧，“长官，我们会给你找个医师，然后立刻送你去飞船的诊疗所。”他望着前座椅后两个穿制服的身影，他们蹲在那里，已经精疲力竭。“纪

下士？芮提戈？”

“在，中士？”两个身影中较小的那个抬起头来。

“梅里克和奥托呢？”

“死了，中士。他们在狮身人面像那儿被怪物杀了。”

“留在网路上。”格列高利亚斯中士命令道，回头去看德索亚。他脱掉铁甲手套，巨大的手指摸了摸神父舰长身上的一条大伤口，“长官，疼不疼？”

德索亚摇摇头，他都没有感觉到中士的碰触。

“好的。”中士说，但看上去很不高兴。他开始在战术网路上呼叫。

“那女孩，”德索亚神父舰长说，“我们得找到那个女孩。”

“是，长官。”虽然这么说，但格列高利亚斯依旧在另一个频段上呼叫。德索亚凝神倾听，他听到了那些喋喋不休的声音。

“小心！天哪！那东西回来了……”

“‘圣波纳文丘’！‘圣波纳文丘’！你发生泄漏！重复，你发生泄漏……”

“这里是天蝎1-9，控制员请回话……老天……这里是天蝎1-9，左引擎失灵，控制员……无法看清山谷……即将转向……”

“詹米！詹米！噢，上帝……”

“脱离网路！他妈的，稳定通信秩序！他妈的脱离网路！”

“天父，在天之父，愿世人皆颂圣名……”

“注意那该死的……噢，见鬼……这该死的怪物吃了一击……竟然还……见鬼……”

“好多不明目标……重复……好多不明目标……忽略火力控制……有好多……”声音被尖叫声打断。

“一号指挥，请回话。一号指挥，请回话。”

德索亚感觉自己的意识正在流失，就仿佛鲜血正从断脚中流干，在脚底下形成了一个血泊。他拉下护目镜，战术显示屏上充斥着无用数据。他键入密光通信频段的代码，连接到巴恩斯-阿弗妮的指挥掠行艇。“指挥官，我是德索亚神父舰长。指挥官？”

这条线路已经不再运转。

“指挥官死了，长官。”格列高利亚斯说，将一管肾上腺素注入德索亚赤裸的手臂。神父舰长已经不记得铁甲手套和战斗装甲是什么时候被脱去的。“我在战术信号中看见了她的掠行艇，它已经完蛋了。”中士继续说道，他正在做绑扎，将德索亚悬垂的左脚重新连接到上部大腿骨，就像是在拴系脱链的货物，“她死了，长官。布莱德森上校没有回应，火炬舰船上的冉尼尔舰长也没回话，C3舰船没有回话。”

德索亚挣扎着保持清醒。“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士？”

格列高利亚斯凑近了些。他的护目镜高高拉起，德索亚第一次看清楚，这个大块头男人是个黑人。“长官，在我加入瑞士卫兵的队伍前，

舰队中有个词语，用来描述这种事。”

“搞砸。”德索亚神父舰长说，挤出一丝笑容。

“你们这些有教养的海军才会这样说。”格列高利亚斯承认。他指了指破碎的玻璃罩外的另两名士兵，他们已经爬了出去。格列高利亚斯抱起德索亚，如抱小孩般把他带了出去，“在舰队中，长官，”中士继续道，现在他不再重重地喘气了，“我们称它为‘操蛋’。”

德索亚感觉意识在消退。中士放他平躺在沙地上。

“别离开我，舰长！上帝啊，该死的，听见吗？别离开我！”格列高利亚斯大声喊叫起来。

“注意你的言词，中士，”德索亚说，他感觉自己正陷入昏迷，却又无法、也不愿意抵抗，“我是名神父，记住……滥用上帝的名字是不可饶恕的大罪。”黑暗正围裹而来，德索亚神父舰长不知道自己究竟有没有大声说出最后那句话。

小时候，当我还住在荒野上，是个毛头小子的时候，我会双足开立，注视着炭火之烟从围成一圈的大篷车中间的空地上升起，等待着星辰的出现，望着它们在深深的湛青的天空中发出冷漠的光芒，心里思索着自己的未来，与此同时，我也在等待家里人的召唤，把我叫回到温暖的车子中吃晚饭，但自打那时起，我就感觉到了命运的嘲弄。这么多重要的事情飞速掠过，却没有立即被理解。这么多非常时刻，却被埋没进了无意义的东西之下。我自小便感觉到这一切，自此之后的我的一生，都一直在目睹这样的嘲弄。

我朝慢慢暗去的橙色爆炸火光飞去，兀然间，我与那个孩子——伊妮娅——不期而遇。我首先看到的是两个剪影，那小个子的身影正在击打那个巨人的身影，但当我片刻之后抵达时，风沙在上下飘动的霍鹰飞毯边咆哮挫磨，眼前却只剩那个女孩。

这便是那个时候我们两人互相凝望的方式：女孩带着震惊和愤怒的表情，因为风沙或是怒火的关系，双眼通红，眯缝着，小拳头紧握，衬衣和宽松的毛线衫猛烈地扑打着，就像狂风中的旗帜，齐肩的头发——我后来才注意到，那头发褐色中夹带着金色的条纹——乱蓬蓬地飞舞着，鼻涕眼泪一把抓，使得双颊上带上了泥色的条纹，脚上穿着橡皮底的儿童帆布鞋，对她即将踏上的冒险之旅来说，真是极不合适，肩膀上

还挂着一只廉价的背包；而出现在她面前的我呢，肯定是满眼困惑、疯疯癫癫——一个体形庞大、肌肉健硕、样貌不太聪明的二十七岁男子，俯身平躺在一块会飞的毯子上，我的脸差不多全被手帕和墨镜给遮掩了，短衬衫污秽不堪，被风高高吹起，背包缚在一个肩膀上，背心和裤子上满是沙子和尘垢。

女孩睁大眼睛，仔细辨认，但几秒钟过后，我便意识到，她是在辨认霍鹰飞毯，而不是我。

“上来！”我大叫道。披甲戴盔的人影在边上跑过，边跑边开火。其他影子在风暴中若隐若现。

女孩没搭理我，她转过身，似乎要去寻找刚才被她捶打的巨人。我注意到她的手流着血。“混蛋，”她大叫道，几乎要哭出来了，“那该死的混蛋。”

这是我从我们的弥赛亚那儿听见的第一句话。

“上来！”我再次叫道，从霍鹰飞毯上下来，打算抓住她。

伊妮娅转回身，第一次注视着我，对我说道——不知何故，声音竟在刺耳的沙暴声中清晰可闻。“把面罩摘掉。”

我兀然记起脸上还蒙着手帕，于是把它拉了下来，嘴里吐出的沙子就像是红色的烂泥。

女孩似乎心满意足，她走近了些，跳上毯子。现在，我们两人都坐在轻轻摆动的悬浮飞毯上——女孩在我身后，中间挤着我俩的背包。我重新拉起手帕，喊道：“抱紧我！”

她没理我，而是紧紧抓着飞毯的边缘。

我迟疑了片刻，拉起袖子，看了看腕表。还剩不到两分钟时间了，飞船即将按计划在规定时间内开始一触即离的表演。可此时，我连第三座穴冢的入口在哪儿都不知道——也许，在这混乱的大屠杀中，我永远也找不到它。仿佛是为了强调这一点，突然有一艘导轨圣甲虫勉力越过沙丘，差一点将我们碾压在了履带之下，它朝左转去，枪炮在朝东面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开火。

“抓紧！”我再次叫道，在飞毯上按了按，将状态设置于全速，同时慢慢往上升，在离谷前时刻注意着罗盘，专心朝北飞。我们可没时间去撞悬崖峭壁。

一块巨大的岩石侧翼在我们身下经过。“狮身人面像！”我回头对缩在身后的女孩喊道。但我马上意识到，这一评论是多么的愚蠢——她恰恰就是从那座墓冢中出来的。

我估摸着高度已达数百米，于是进入平飞状态，继续加速。偏转场在毯子周围出现，它将一部分空气截留下来，形成一个机舱，但即便如此，依旧有沙子在我们身边回旋。“在这么高的地方我们不会撞上什么……”我再一次回头喊道，但沙尘暴中，突然耸现出一艘掠行艇的影子，它正朝我们笔直飞来，我见状马上闭上了嘴，已经没时间做任何反应，但不知为什么，我却真的作出了无法想象的回应：我驾着飞毯迅速俯冲，速度飞快，幸好有密蔽场把我们维持在原位。掠行艇的模糊身影在我们头上擦过，距离不超过一米。渺小的霍鹰飞毯在那怪兽机器喷射出的左尾流中摇摆盘旋。

“真见鬼，”伊妮娅在身后说，“真他妈见鬼。”

这是我从我们未来的弥赛亚那儿听见的第二句话。

我重新进入平飞状态，从毯子边缘探过头窥视，试图弄清楚地面上发生的事情。飞得那么高太愚蠢，也太危险——此地每个战术传感器、探测器、雷达、目标成像器都必定在追踪我们。除了身后那刚刚经历的混乱局面，我还搞不明白，为什么到现在他们还没朝我们开火。除非.....我又回头望了一眼。女孩紧紧地靠在我的后面，遮着脸，不让螫人的沙子刺痛自己。

“你还好吗？”我问道。

她点点头，前额靠在我的背包上。我感觉她在哭泣，不过我吃不大准。

“我叫劳尔·安迪密恩。”我问道。

“安迪密恩，”她说，扭过头。眼睛红红的，但是没有泪水，“嗯。”

“你是伊妮娅.....”我止住口，想不出什么聪明的话语。继而看看罗盘，略微调整飞行方向，暗自希望我们的高度足够，可以飞越山谷对面的沙丘。但也没抱太大的希望。我抬起头，琢磨着，是否可以透过风暴看到飞船的等离子尾迹呢？但什么也看不到。

“是马丁叔叔派你来的。”女孩说。这不是一个问题。

“是的，”我回头喊道，“我们要去.....啊，飞船.....我已经安排好，让它在时间要塞等我们，不过我们晚了.....”

一道闪电撕裂了右侧与我们相隔不到三十米的云朵，我和孩子都惊得缩了下身子。到今日，我还不知道那到底是闪电，还是谁在朝我们射

击。在那无尽的日子里，我第一百次地咒骂起这块远古飞行装置的粗陋——竟然没有示速器，也没有高度计。偏转场外咆哮的暴风告诉我，我们正在全速前进，但是却找不到任何参照点作为向导，唯有云帘在不断地变幻，但根本就不可能靠着它们来辨别方向。这跟在迷宫中疾驰一样糟糕可怕，但在那儿至少有自动驾驶程序可以依赖。而在此地，纵使有一整队的瑞士卫兵在追击我们，我也多么希望马上减速，因为笼头山脉的垂直峭壁就矗立在正前方的某处。以目前差不多每小时三百公里的速度计算，我们会在六分钟内抵达山脉和要塞。在加速时我看过腕表，现在我又看了一眼。还剩四分半。我研究过地图，据它显示，沙漠在笼头山脉的峭壁前兀然止步。我会再加一分钟……

就在这时，众多事情同时发生了。

我们突然飞出了沙尘暴；不是它慢慢消失了，而是我们飞了出来，就像是从一块毯子底下钻了出来一样。就在此时，我注意到我们的方向有点偏下——要么是地面正在往上升——而我们马上就要撞上一块巨石，片刻之内。

伊妮娅惊叫起来。我没理她，双手用力拧了拧控制装置，从那块巨石上飞了过去，同时感到一阵强烈的重力加速度，将我们狠狠地按在霍鹰飞毯上，就在此时，我和孩子都发现，在我们正前方就是那面峭壁，距我们只有二十米，我们正笔直朝它飞去。来不及停下了。

我知道，从理论上讲，肖洛霍夫在设计霍鹰飞毯时，允许它垂直飞行，初始的密蔽场可以保护乘客——理论上讲，是保护他心爱的侄女——不让她从后面摔出去。理论上的说法。

现在，是时候检验理论了。

随着我们开始加速朝九十度垂直的方向爬升，伊妮娅的胳膊环绕住了我的上腹。飞毯将最后二十米的空间作为加速的起始路程，等到我们变得与地面垂直的时候，悬崖的花岗岩峭壁便来到了我们“身下”，离我们厘米之遥。出于本能，我用力探身向前，抓住毯子的坚硬前缘，做这些的时候也尽量不靠在飞控装置上。而伊妮娅，跟我一样出于本能，也探身向前，加大了她的熊抱之力，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被她压得都无法呼吸了，但飞毯正是在这几分钟内通过了悬崖的顶部。在攀爬期间，我尽量不往回看。如果一千多米的空旷深渊出现在我身下，也许会压垮我那过度操劳的神经。

我们来到了悬崖顶上——凿刻的台阶、岩石平台、笕嘴突然出现在眼前——我进入平飞状态。

沿着时间要塞东面的平台和露台，瑞士卫兵在此搭建了一系列的观测哨、侦察站、防空炮。要塞本身——从山脉的岩石中雕刻而出——阴森耸现在我们上方的一百多米高处，悬垂的角塔和高高的露台就在我们正上方。在那些平坦的区域，还有更多的瑞士卫兵。

但所有人都死了。他们的尸身依旧裹着无法穿透的冲击装甲，四肢摊开地躺在那儿，确凿无误地展现着死亡的姿势。有些堆在一起，四分五裂的尸身看上去就像是有一颗等离子弹在他们中间爆炸了。

但是，如果确实是等离子弹在那点距离下发生爆炸，圣神的护身装甲理应抵挡得了。而这些尸体竟然碎尸万段了。

“别看。”我回头叫道，同时放慢速度，在要塞的南端侧起毯子，转了个弯。为时已晚。伊妮娅眼睛圆睁，盯着这一切。

“该死的混蛋！”她又一次喊道。

“谁该死？”我问道，可就在此时，飞毯飞过要塞南端的花园区，我也同时看见了那里的景象。熊熊燃烧的圣甲虫和倾覆的掠行艇乱七八糟地堆弃在眼前的场景中。无数尸体被丢弃在那儿，就像一个凶残的小孩将玩具七零八落地丢得满地都是。一把带电粒子切枪武器（它射出的光束可达低层轨道）正四分五裂地躺在观赏树篱边，熊熊燃烧着。

中央喷泉上方六十米处，领事的飞船拖着蓝色的等离子尾盘旋着。蒸汽从其周遭涌出，似巨浪翻腾。贝提克站在敞开的气闸门前，招手示意我们上来。

我朝气闸门笔直飞去，快到令机器人贝提克不得不跳到一旁，而我们刹车不及，一头飞进了亮堂堂的走廊中。

“走！”我喊道，但或许是贝提克早已下达了命令，又或者是飞船根本就无须命令。飞船开始加速，多亏了惯性补偿器，我们才不至于被碾成肉冻，但是在这里能听见聚变反作用器的咆哮，听见船壳外大气的啸叫，与此同时，领事的太空飞船爬出了海伯利安，又一次进入了太空。两个世纪以来的第一次。

“我昏迷了多久？”德索亚神父舰长紧紧地抓着医师的长套衫，问道。

“嗯.....三十，四十分钟，长官。”医师回答，试图挣脱神父的手。但德索亚紧抓不放。

“我这是在哪儿？”德索亚感觉到疼痛。撕心裂肺的疼痛——集中在腿上，但却传遍了全身——但他忍得住，并没作理会。

“在‘圣托马斯·阿基拉’号上，神父长官。”

“运兵舰.....”德索亚感觉头晕目眩，意识飘忽不定。他低头看了眼左脚，止血带已经除去。小腿连着大腿的地方仅仅是些肌肉和组织的碎片。他想起来了，格列高利亚斯肯定是给他注射了止痛剂——剂量不足，无法阻挡如此剧烈的痛楚湍流，但也足够让他飘飘欲仙。“该死。”

“恐怕他们得给你截肢了，”医师说，“外科医生们都在加班加点。下一个就轮到你了，长官。我们进行了伤员鉴别分类，而且.....”

德索亚意识到自己依旧紧紧抓着年轻医师的长套衫。他松了手。“不。”

“你说什么，神父长官？”

“你听见我说了什么。我得和‘圣托马斯·阿基拉’号的舰长见个面，在这之前，我不动手术。”

“可是，长官……神父长官……如果你不动手术，你会死……”

“孩子，我早已死过。”德索亚奋力击退一波使人发晕的痛苦浪潮，“送我这艘船上的，是不是一位中士？”

“是，长官。”

“他还在这儿吗？”

“在，神父长官。那位中士正在接受伤口缝合……”

“马上叫他来我这儿。”

“可是，神父长官，你的伤需要……”

德索亚看了看年轻医师的军衔。“少尉？”

“是，长官？”

“你看见教皇触显了吗？”德索亚摸了摸，那块白金模板依旧挂在脖子上，连着那根牢不可破的项链。

“是，神父舰长，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优先考虑你的……”

“少尉，给我闭嘴，马上派中士过来，违命者死……不……违命者将被逐出教会。”

格列高利亚斯已经脱掉了战斗装甲，但身形依旧庞大。神父舰长看着这大个子男人身上的绷带和临时医用包，心里意识到，中士在救自己逃离危险的过程中，自身也负了重伤。他暗自在心里记了一下，他得对此表以谢意——但不是现在。“中士！”

格列高利亚斯迅速立正。

“马上叫飞船舰长到我这儿来。马上，在我再次昏迷前，快。”

“圣托马斯·阿基拉”号的舰长是位已到中年的卢瑟斯人，和所有的卢瑟斯人一样，非常矮，看上去很有威慑力，脑袋上寸发不生，但却炫耀似的留着精心修剪的灰色胡子。

“德索亚神父舰长，在下是雷蒙皮埃尔舰长。长官，现在局面非常混乱。手术医生确切地告诉我，您需要马上进行治疗。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

“舰长，汇报当下的情况，”德索亚以前从没见过这位舰长，但他们曾在密光中交谈过，所以他能分辨得出这位运兵舰舰长的声音。话刚说完，他眼角余光瞥到格列高利亚斯中士正打算借故从房间里离去。“中士，留在这儿。舰长？当下的情况？”

雷蒙皮埃尔清清嗓子。“巴恩斯-阿弗妮指挥官死了。就我们目前所知，光阴冢山谷中约有半数的瑞士卫兵阵亡。还有成千上万的死伤报告在源源不断地涌进来。我们已经派地面上的医师建立起移动外科中心，我们正把伤情最重的人员运到这儿，进行紧急治疗。还在寻找死者，一旦回到复兴之矢，我们将马上对他们进行重生。”

“复兴之矢？”德索亚感觉自己好像正飘浮在外科预备室的有限空间里。他的确是在飘浮——不过是在一个有束缚带的轮床中。“飞船的重力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舰长？”

雷蒙皮埃尔面无血色地笑了笑。“密蔽场在战斗中受损，长官。至于复兴之矢.....嗯，它是我们的集结待命区。作战命令的指示是，此次任务一结束，就回到那儿。”

德索亚笑了起来，但听见自己的笑声后，他停了下来。这不是一种神志清晰的笑。“谁说我们的任务结束了，舰长？我们说的是什么战斗？”

雷蒙皮埃尔舰长朝格列高利亚斯中士瞥了一眼。这位瑞士卫兵依旧笔挺立正，眼睛紧紧盯着前方的舱壁。“长官，连轨道上的掩护支援艇也被大量屠杀了。”

“大量屠杀？”那剧痛让德索亚大为恼火，“也就是说，舰长，有十分之一被毁^[23]。这十分之一的舰上人员有没有列入你的伤亡名单？”

“不，长官，”雷蒙皮埃尔回答，“差不多接近百分之六十。‘圣波纳文丘’号上的拉米雷兹舰长死了，他的副官死了。我的大副也死了。‘圣安东尼’号的半数舰员没有回答我们的点名。”

“飞船有没有受损？”德索亚神父舰长问。他知道，自己只剩下一两分钟的清醒.....或许是.....活命的时间了。

“‘圣波纳文丘’号发生了爆炸。最高司令官所在的舱尾，至少有一半被分离进了太空。不过驱动器完好.....”

德索亚闭上双眼。身为一名火炬舰船的舰长，他知道，将舰船完全

曝露在太空之中是倒数第二可怕的梦魇。终极梦魇是霍金堆心的内爆，但至少，这种屈辱将瞬间完成。如果飞船船壳的无数处地方开裂——就像他这条破损的小腿一样，那将意味着一段通向死亡的缓慢、痛苦旅程。

“‘圣安东尼’号呢？”

“受损，但还能运转，长官。萨蒂舰长还活着……”

“那女孩呢？”德索亚问，“她在哪儿？”黑点在视线外围舞动，一团团，越来越多。

“女孩？”雷蒙皮埃尔迷糊了。格列高利亚斯中士对舰长说了什么，德索亚没听见。他耳中一片响亮的嗡嗡声。

“噢，对，”雷蒙皮埃尔说，“我们的行动目标。显然，是有一艘飞船从地面上带走了她，现在这艘飞船正在朝超光传送点加速……”

“飞船？”德索亚咬牙切齿，极力摆脱掉昏沉感。“怎么会有一艘船？从哪儿来的？”

格列高利亚斯开口了，但他双眼依旧直视前方，像是在跟谁进行注视舱壁的比赛。“来自这颗星球，长官。来自海伯利安。就在……就在‘搞砸’任务的时间里，飞船冲进大气层，着陆在那座城堡……时间要塞中……将小孩和一个带她飞走的人一并带走。”

“带她飞走？”德索亚打断了他的话。耳中的嗡嗡声越来越响，他很难听清楚。

“某种单人电磁车，”中士说，“技术人员也不知道它到底是怎

么在这儿工作的。总而言之，飞船带走了他们，穿越正遭到大屠杀的作战轨道巡逻队，现在正在朝传送点加速。”

“大屠杀。”德索亚蠢头蠢脑地重复道。他意识到自己正流着口水，于是用手背抹了抹下巴，他在低头的时候，极力不去看那条残腿。“大屠杀。到底是谁在屠杀？我们在和谁战斗？”

“还不知道，长官，”雷蒙皮埃尔回答，“就像是在旧日里……霸主军部掌权的日子里，那时，跃迁军队会从远距传送门中突然出现。长官，我是说，有成千上万穿着装甲的……东西……出现了，到处都是，而且是同一时间出现。我是说，战斗只进行了五分钟。数量达成千上万。然后又突然消失了。”

德索亚绷紧身子，透过不断聚集的黑暗和耳中传来的咆哮，他奋力去听，但是听到的话毫无意义。“成千上万？成千上万的什么？他们去了哪儿？”

格列高利亚斯走向前，低头看着神父舰长。“长官，不是成千上万。只有一个。是伯劳。”

“可那是传说……”雷蒙皮埃尔说。

“就只有伯劳，”身形巨大的黑人继续道，他没去理运兵舰舰长，“它杀死了大多数的瑞士卫兵，还有大马大陆上半数的圣神正规军，击落了所有的天蝎战斗机，毁掉了两艘作战火炬舰船，杀死了C3舰船上的所有人，在这儿留下了它的名片，然后三十秒之后，便消失了。总共只有三十秒时间。其余的都只是我们自己人在惊慌失措地互相射击。是伯劳。”

“放屁！”雷蒙皮埃尔大叫道，因为激动，光秃秃的脑门闪着红光，“那是虚构的幻想，是吹牛大话，是异端邪说！今天攻击我们的绝不是……”

“闭嘴。”德索亚命令道。他感觉自己像是在走入一条又长又黑的隧道。不管要说什么，他一定得马上说出来。“听着……雷蒙皮埃尔舰长……按我授予的权力，按教皇授予的权力，请批准萨蒂舰长让‘圣波纳文丘’号的幸存者登上‘圣安东尼’号飞船，补足船员。命萨蒂追击那个女孩……追击那艘载着女孩的太空飞船……跟随它进入跃迁点，修正传送坐标，跟着……”

“可是，神父舰长……”雷蒙皮埃尔开口道。

“听着。”德索亚奋力压下耳中的瀑布声，放声大喊。现在，眼前除了舞动的斑点外，他什么也看不见了。“听着……命萨蒂舰长追击那艘飞船……不管到什么地方……即使花上一生的时间……一定要抓住那个女孩。这是授予他的第一指令，也是全部指令。抓住女孩，带她回佩森。格列高利亚斯？”

“在，长官。”

“中士，别让他们给我动手术。我的信使飞船完好吗？”

“您是说‘拉斐尔’号吗？是的，长官。战斗期间这艘船上没人，伯劳没有碰它。”

“广濑……我的登陆飞船的飞行员……还活着吗？”

“不，长官。他也被杀了。”

在那震耳欲聋的轰隆声中，德索亚几乎听不见中士的嗓音。“中士，征用一艘穿梭机、一名飞行员。我，你，还有你所在小队的其余人——”

“长官，我手下现在只剩两人了。”

“听着，我们四人上‘拉斐尔’号。飞船知道怎么做，告诉它，我们必须紧紧跟着那个女孩……跟着那艘飞船……以及‘圣安东尼’号。它们去哪儿，我们便去哪儿。中士，明白吗？”

“明白，神父舰长！”

“你和你的人都是重生者，是不是？”

“是，神父舰长！”

“嗯，那就准备好真正的重生吧，中士。”

“可你的腿……”从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传来雷蒙皮埃尔舰长的声音。声音渐渐退，产生了一连串的多普勒变音。

“在我重生后，它就会重新连上，”德索亚神父舰长小声咕哝着。他很想闭上眼睛念一段祷告词，可他压根就用不着闭眼，黑暗便降临了——四周是纯然的黑暗。他坠入了那片咆哮和嗡嗡声中，不知道是否有人听得见他的声音，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在讲话，他说道：“快，中士。马上！”

现在，过了那么多年，我写下了这些文字。我本以为，要想回忆起伊妮娅小时候的事情，会很困难。但并非如此。我曾担心，由于占据记忆的全是最近几年的事情，最近几年的景象，那早年的记忆会变得遥不可及，的确，我清楚地记得我们飘浮在环轨森林树枝间的时候，华丽的日光倾泻在她的身上；我们在零重力中第一次做爱；和她一起在悬空寺的悬空走道上散步的时候，头顶上的第一抹日光将华山的悬崖映照得通红。但却不是。我也没有屈服于内心的冲动，没有将记忆一下子跳跃到近几年的时光，虽然我心中充满了恐惧，我怕我的故事将随时被发出嘶嘶声的薛定谔毒气打断。我会写下所能写的一切，命运将会决定故事的终点。

随着飞船呼啸着攀向太空，贝提克领我们爬上螺旋阶梯，进入了那个摆着钢琴的房间。虽然飞船在狂野地加速，但密蔽场将重力保持在一个恒定的状态，不过，即便如此，我心中依旧带着一种狂热的兴奋感——也许这只是短时间内肾上腺素爆发所致。那孩子很脏，身上乱糟糟的，依旧心神未定。

“我想看看我们在哪儿，”她说道，“求求你。”

飞船依命行事，把全息显像井对面的墙壁幻化成一面玻璃。大马大

陆正在急速往后退却，马脸被红色的沙尘暴遮得一片模糊。向北望去，就在云层遮没的北极之处，海伯利安的边缘弯成了一条明显的圆弧。片刻之内，整个星球的轮廓显现在眼前，三大陆中的两个在稀疏的云彩下依稀可辨，大南海的蓝色让人激动不已，九尾群岛被绿色的浅海包围，然后，星球缩小了，成了一个蓝、红、白相间的球体，落在身后。我们正匆匆离去。

“那些火炬舰船在什么地方？”我问机器人，“他们现在应该向我们下战书了啊。甚至应该把我们炸成碎片了？”

“我和飞船正在监控它们的宽频信道，”贝提克说，“有其他事情.....分了它们的神。”

“我不明白，”我一面说，一面在全息井的边缘踱步，内心焦躁不安，都没法在深井的垫子上坐下来休息片刻，“他们在战斗.....是谁.....”

“伯劳，”伊妮娅说，她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地朝我凝视而来，“我和母亲都希望事情不要发展成这样，可真的发生了。对不起，太对不起。”

我意识到，女孩在风暴中可能没有听到我的话，于是我停住脚步，弯下腰，搭着躺椅的扶手，说道：“我们还没做过自我介绍，我叫劳尔·安迪密恩。”

女孩睁着明亮的眼睛。虽然脸上粘着泥巴和沙子，但我能看出那白皙的肤色。“我记得，”她回答，“安迪密恩，是那首诗的名字。”

“诗？”我说，“我不知道什么诗。安迪密恩这个名字，是取自那座

老城。”

她莞尔一笑。“我只知道那首诗，因为它是我父亲写的。马丁叔叔选了一个叫这个名字的英雄，真是太合适不过了。”

听到“英雄”这个词，我不由得扭了一下身子。事实看来，我所做的全部努力都极为荒谬不堪，没有一点英雄的影子。

女孩伸出小手。“我叫伊妮娅，”她说，“不过你已经知道了我的名字。”

我的掌心捏住她的手指，感觉冰凉冰凉的。“老诗人说，你改过好几次名字。”

那副笑容逗留在脸上。“我打赌，我还会。”她抽回小手，伸向机器人。“伊妮娅。时间的遗孤。”

贝提克和她握了握手，举止比我更温文尔雅，他深深地鞠了一躬，自我介绍道：“拉米亚女士，随时为您效劳。”

女孩摇摇头。“我的母亲才是……拉米亚女士，她已经过世了。我仅仅是伊妮娅。”她注意到我表情的变化，于是问：“你知道我母亲？”

“她很有名，”我回答道，出于某个原因，脸色微微发红，“海伯利安朝圣者都很有名。事实上，他们享誉盛名。于是就有了那首诗，壮丽的口述诗歌，真的……”

伊妮娅大笑起来。“噢，老天。马丁叔叔完成了那首该死的《诗篇》。”

我得承认，对此我真是震惊极了。我的表情肯定把我的内心显露无遗。很高兴，在这个特别的早晨，我的脸还算表情丰富。

“对不起，”伊妮娅说，“显然，那个色老头的胡乱涂鸦已经成了某种无价的文化遗产。他还活着么？我是说，马丁叔叔还活着么？”

“是的，拉……嗯，伊妮娅女士，”贝提克应道，“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享有特权，可以服侍你的叔叔。”

女孩扮了个鬼脸。“贝提克先生，你肯定是个大圣人。”

“伊妮娅女士，请叫我机器人贝提克，”他说，“嗯，不。我不是圣人，仅仅是你叔叔的仰慕者和老相识。”

伊妮娅点点头。“当年，我们从杰克镇飞到诗人之城看望马丁叔叔的时候，我碰到过几个机器人，但没有你。你刚才说，有一个多世纪。现在是哪年？”

我告诉了她。

“嗯，至少，我们在这一点上没算错。”她说道，然后沉默了，盯着远处那个退去的世界的全息像。现在，海伯利安已经成了一个点。

“你真的来自过去？”我问。这真是个傻问题，但是那天早上，我的脑子有点不太灵光。

伊妮娅点点头。“马丁叔叔肯定已经告诉你了。”

“对。你是在逃脱圣神的追捕。”

她抬起头。那双眼睛明亮异常，眼泪汪汪。“圣神？他们自称圣

神，是么？”

听了这话，我眨了眨眼。一想到有人竟然不明白圣神这个概念，真让我大感震惊。但这一切都是真的。“是的。”我回答。

“这么说，现在教会真的已经控制了一切？”

“嗯，某种程度上说，是吧。”我回答道。然后向她解释了一下，在这个名为圣神的复杂实体中，教会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他们控制了一切，”伊妮娅得出结论，“我们猜到事情可能会朝这条路线发展。我的梦也和这一切吻合。”

“你的梦？”

“没什么。”伊妮娅说。她站起身环顾四周，然后走到施坦威钢琴边。手指轻点琴键，奏出几个音符。“这么说，这是领事的飞船。”

“是的，”飞船说，“虽然关于这位先生，我现在仅有一些模糊的记忆。你认识他吗？”

伊妮娅笑了，她的手指依旧在琴键上游曳。“不。但我的母亲认识他，她曾送给他一件礼物，就是那个——”她指了指沾满沙子的霍鹰飞毯，后者正躺在台阶边上，“当时，正值陨落之后，他正要离开海伯利安，打算回到环网。在我离开之前，他没有回来过。”

“他从没回来过，”飞船说，“我说过，我的记忆受了损伤，但是我肯定，他已经在环网的某处死去。”飞船柔和的声音突然改变，变得更加有条不紊，“我们出大气层的时候被盘问过，但是自此之后，还没人向我们发起挑战，也没人追击我们。我们已经通过地月空间，十分钟

后，就将脱离海伯利安的庞大重力井。我需要设定加速的路线，请给予我指示。”

我看了看女孩。“驱逐者？老诗人说你要去他们那儿。”

“我改变主意了，”伊妮娅说，“飞船，离这儿最近的可居住星球是哪颗？”

“帕瓦蒂，一点二八秒差距^[24]。会花上六天半的舰上时间，三个月的时间债。”

“帕瓦蒂是环网的一部分吗？”女孩问。

贝提克回答。“不。陨落时它不属于环网。”

“从帕瓦蒂出发，离它最近的旧属环网星球是哪颗？”伊妮娅问道。

“复兴之矢，”飞船立即回答，“那将另外花上十天的舰上时间，五个月的时间债。”

我皱紧眉头。“我不清楚，”我说，“那些猎人……我是说，那些外世界的人，我过去卖命的对象，通常都来自复兴之矢。那是一个很大的圣神星球，很繁忙。我想，那里驻有很多飞船和军队。”

“但它是离这儿最近的环网星球，对不对？”伊妮娅说，“它曾拥有远距传输器。”

“对。”飞船和贝提克异口同声回答道。

“设定路线，经由帕瓦蒂星系，朝复兴之矢进发。”伊妮娅说。

“如果我们的目的地是复兴之矢，我们可以直接跃迁到那儿，那样会快出一天的舰上时间，省去两个星期的时间债。”飞船建议道。

“我知道，”伊妮娅回答，“但是我想从帕瓦蒂星系走。”她肯定是见到了我眼中的疑虑，于是她解释道，“他们会追击我们。在我们加速飞出这个星系的时候，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们真正的目的地。”

“他们并没有追我们。”贝提克回答。

“我知道，”伊妮娅说，“但是几小时之后，他们就会。然后在我的余生，一直追缉我。”她扭头望着全息井，仿佛飞船的人格就栖息在那个地方，“请执行我的命令。”

飞船依命行事，全息显示屏上的星辰也随之旋转幻变。“二十七分钟后抵达进入帕瓦蒂星系的跃迁点，”飞船发出指示，“依旧没有作战信号，也没有飞船追击，不过，火炬舰船‘圣安东尼’号正在启航，还有一艘运兵舰。”

“另外那艘火炬舰船呢？”我问，“那艘.....叫什么来着？‘圣波纳文丘’号。”

“依照共通频段通信量和传感器显示，那艘舰船已经全然曝露在太空中，此刻正在发送遇难信号，”飞船回答，“‘圣安东尼’号正在回应。”

“我的天，”我低声说道，“怎么搞的？是驱逐者的攻击？”

女孩摇摇头，从钢琴边走开。“都是伯劳干的。我的父亲警告过我.....”她沉默了下去。

“伯劳？”说话的是机器人，“就我所知，在传说和古老记载中，这

个被称为伯劳的怪物从没离开过海伯利安——通常都逗留在光阴冢方圆几百公里的区域内。”

伊妮娅仰天躺在软垫上。眼睛依旧通红，面容看上去很疲惫。“嗯，对，但恐怕他现在已经能去很远的地方了。如果父亲说的不假，这一切仅仅是开始。”

“我们已经差不多有三百年没看到伯劳，也没听到它的消息了。”

女孩点点头，有点心不在焉。“我知道。自从墓冢在陨落时打开之后，就没了它的消息。”她仰头望着机器人，“哎呀！我饿扁了，身上也脏死了。”

“我会叫飞船准备午餐，”贝提克说，“楼上的船长卧房内有淋浴间，楼下的沉眠舱中也有，”他继续道，“船长卧房内还有浴缸。”

“那我就去那儿，”女孩说，“量子跃迁前，我会下来的。二十分钟后见。”上楼途中，她停了下来，再一次抓住我的手，“劳尔·安迪密恩，如果你觉得我刚才没领你的情，那请你原谅。谢谢你冒着生命危险来救我，谢谢你跟我一道踏上这趟旅途，谢谢你能参与到这件事中来，它是那么庞大、那么复杂，我们谁也无法想象自己会在什么地方终结。”

“不用谢。”我蠢头蠢脑地回答道。

孩子朝我莞尔一笑。“你也得冲个澡。在来日的某天，我俩会一起洗，但现在，我觉得你得用沉眠舱的那个。”

我眨巴着眼，脑海中不知作何感想，傻愣愣地望着她一蹦一跳地上了楼。

德索亚神父舰长在“拉斐尔”号上的重生龕中醒来。这艘大天使级舰船的名字是他亲自起的，他获得了起名的许可。拉斐尔是大天使之一，负责寻找失落的爱。

虽然此前他只重生过两次，但每次都会有一名神父向他致意，递给他杯子，让他仪式性地喝上一口圣酒，然后按惯例递上一杯橘子汁。还会有重生专家在身边跟他谈话，向他解释这一切，直到他迷迷糊糊的脑子开始重新运转。

但这一次，却唯有重生龕那幽闭恐怖的弯曲四壁。指示器闪个不停，信息显示着一行行的印记和符号。德索亚看不明白，他感觉自己已经够幸运了，尚能思索。他坐起身，双腿在重生床的边缘摇摆。

我的腿，又是两条腿了。当然，他还赤裸着身子，皮肤在奇异、温湿的重生箱中看上去粉红一片，闪着光，他摸着自己的肋骨、腹部、左腿——被魔鬼砍伤、破坏的所有地方。一切完好如初，将小腿割离身体的严重伤口已经不见。

“‘拉斐尔’？”

“有何吩咐，神父舰长？”天使般的声音传来，换句话说，声音中完

全听不出性别。德索亚感到莫大的宽慰。

“我们在哪儿？”

“帕瓦蒂星系，神父舰长。”

“其他人怎么样了？”德索亚脑中仅有一点模糊的记忆，关于格列高利亚斯中士和他手下的两名幸存者，但他怎么也记不起自己和他们是怎么登上信使舰船的。

“我们说话的这会儿，他们已经醒了，神父舰长。”

“过了多少时间了？”

“自从中士带你上船后，仅仅过了四天不到，神父舰长。在将你放进重生龕的几小时后，性能增强的跃迁就已完成。按照你给予格列高利亚斯中士的指示，重生需要花上三天时间，所以我们现在正维持定点位置，距离帕瓦蒂星球十天文单位。”

德索亚点头确认。即便是这么个微小的动作，也让他叫苦不迭。身体内的每一个细胞因为重生而剧烈疼痛，但是这疼痛是健康的疼痛，与伤口的可怕痛楚不一样。“你有没有联系帕瓦蒂的圣神当局？”

“没有，神父舰长。”

“很好。”在霸主的时日，帕瓦蒂是个偏远的殖民世界；现在它成了偏远的圣神殖民地。这个星球上没有星际飞船——不管是圣神军方的还是商团的——仅有一小支军事分遣队，以及一小队粗制滥造的跨行星舰船。如果要在这个星系内拘捕那个女孩，那就只能凭“拉斐尔”号自己了。

“那个女孩所在飞船有何新信息？”他问。

“不明飞船在我们跃迁的两小时十八分钟前，完成了加速，”“拉斐尔”号回答，“毫无疑问，传送坐标乃是帕瓦蒂星系。不明飞船的抵达时间大约是在两个月三星期二天十七小时后。”

“多谢，”德索亚说，“格列高利亚斯和其他人恢复并穿戴好后，叫他们去局势评议室见我。”

“遵命，神父舰长。”

“多谢。”他再次说道，同时琢磨着，两个月三星期二天……仁慈的圣母，我在这鸟不拉屎的星系该怎么度过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啊？也许，当时在下达命令的时候没有好好地想一想。当然，他当时正被外伤、痛苦、药物弄得心烦意乱。但离此地最近的圣神星系是复兴之矢，从帕瓦蒂启程到那儿需要花上十天的舰上时间，五个月的时间债——此时离女孩飞船从海伯利安抵达这儿，将已经过去两个月外加三天半的时间。不，他可能是没有好生想一想——他意识到现在也没有——但是他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先来到这儿，再来把事情好好想想，这是正确的做法。

我可以跃迁回佩森。直接向圣神司令部……甚至向教皇请求指示。疗养上两个半月，然后回到这儿，即便这样，时间还绰绰有余。

德索亚摇摇头，做这个动作使他疼得咬牙切齿。他已经得到了明确的指示——抓住女孩，把她带回佩森。空手返回梵蒂冈，就是承认失败，也许他们会另派一个人取代他完成任务。在起飞前的简报中，吴玛姬舰长向他解释过，“拉斐尔”号是独一无二的——这世上唯一一艘拥有武装的六人座大天使级信使飞船——虽然自他离开佩森所产生的几个月

的时间债里，可能会有另一艘完工待命，但是现在返回佩森，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拉斐尔”号是唯一一艘拥有武装的大天使，德索亚能做的，就是在飞船的名册上再加两名士兵。

死亡和重生不可儿戏。在德索亚长大成人的过程中，这一戒律反复出现在他的基本信仰中，也阐明了他的观点。虽然圣礼真的存在，且授予给了信徒，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胡乱、毫无节制地使用它。

不，我会同格列高利亚斯和其他人谈一谈，把事情就地解决。我们能制定出计划，使用冰冻沉眠房，等待最后两个月的过去。女孩的飞船到来后，穷追不舍的“圣安东尼”号也将抵达。在火炬舰船和“拉斐尔”号的夹击之下，我们能拦截飞船，登上女孩的飞船，将她抓住，这一切毫无问题。

逻辑上，这一切都合情合理，起码对德索亚痛苦欲裂的大脑来说是这样，但是他脑中也有有一部分在低声倾诉，毫无问题.....你真的觉得海伯利安任务这样就毫无问题了？

德索亚神父舰长痛苦呻吟，他从重生龕中爬起，悄无声息地开始寻找淋浴室、热咖啡和穿戴的服饰。

多年前，当我第一次经历霍金驱动的旅游时，我对它的原理懂得并不多；而现在，我对它更加无知。本质上说，这东西是某个出生在公元二十世纪的人的脑力劳动产物（也许是意外所得），当时一想到这，就几乎让我瞠目结舌，现在同样如此，但即便这样，它也远远比不上那经历本身给我造成的震撼力。

转化至超光速的前几分钟，我们聚在图书馆里——飞船告诉我们，这儿的正式名称是领航甲板。我穿着多带的那套衣服，头发还没干，伊妮娅的也是。这孩子只穿了件厚袍子，肯定是在领事的壁橱里找到的，因为那件衣服穿在她身上实在显得太大。她看上去远没有实际年龄十二岁那么大，整个人都被大量的厚绒毛穗吞没了。

“我们现在难道不该到冰冻沉眠床上去吗？”我问道。

“干吗？”伊妮娅说，“难道你不想看看好玩的东西？”

我皱皱眉。和我聊过的所有外世界的猎人和军方教员进行超光传送时，都是在沉眠中度过的。这是人类星际旅行的一贯方式。霍金力场的某种效应会对身体和意识产生影响，我的脑海中闪过幻觉、清醒时做的噩梦、无法言说的痛苦。说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努力显得很平静。

“母亲和马丁叔叔告诉我，超光状态是可以忍受的，”孩子说，“甚至还能享受享受。只不过需要时间熟悉。”

“这艘船得到了驱逐者的改装，超光状态由此变得相对容易忍受。”贝提克说。我和伊妮娅正坐在图书馆中部的那张低矮的玻璃桌旁；机器人站在一旁。我想要把他当作同等的人，但是贝提克坚持要作为仆人侍奉我们。最后我终于不再坚持狗屁平等主义，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的确，”飞船回答，“他们做的修改，包括增强了密蔽场的性能，将超光速旅行的副作用降低至可接受的程度。”

“到底有什么副作用？”我问道，我并不甘愿表示出全方位的天真无知，但也不愿因为这样而一直忍受下去。

我和机器人、女孩互相望望。“几个世纪前，我曾经做过星际旅行，”贝提克最后终于说道，“但旅行期间我始终都处于冰冻沉眠状态，事实上是被储藏着。我们机器人被作为船货载运，据说，我们堆在那儿，就像是一片片冻牛肉。”

我和女孩面面相觑，尴尬地不敢看蓝皮肤男人的眼睛。

飞船响了一声，那声音就像是有人在清喉咙。“其实，”它说，“依我对人类乘客的观察来看——当然我必须声明，我的观点很值得怀疑，因为……”

“因为你的记忆很模糊。”我和女孩异口同声道。我俩再一次面面相觑，接着同时笑出了声，“抱歉，飞船，”伊妮娅说道，“请继续。”

“我只是想说，依我的观察来看，超光环境对人类的主要副作用，

本质上是由力场所造成的，其一，是某种视觉混乱，其二，是精神抑郁，其三，是因无所事事而导致的萎靡。我觉得，冰冻沉眠发展出来就是为了进行长途旅行。至于短途旅行，比如我们这个，它也可作为便利设施。”

“你.....啊.....驱逐者给你做的修正，改善了副作用？”我问。

“修正的目的是为了改善，”飞船回应道，“当然，无聊的感觉不可能消除，那是人类特有的情况。我想，现在还没发现什么东西可以治疗无聊。”说完，飞船停顿了片刻，然后它继续道，“两分钟十秒之后，我们将抵达跃迁点，所有系统正处于最佳运行状态。依旧没人追我们，不过，‘圣安东尼’号正在远程探测器上追踪我们的轨迹。”

伊妮娅站起身。“来，我们下去看看是怎么进入超光状态的。”

“下去看？”我说道，“去哪儿？全息井？”

“不，”女孩从楼梯上喊道，“到外面去。”

这艘太空飞船有座瞭望台，我先前并不知道。即便飞船正疾速穿越太空，准备传送至超光虚拟速度，我们也可以站在瞭望台上，也就是飞船外。我先前并不知道——如果我知道，我也不会相信。

“请伸出瞭望台。”女孩对着飞船说道，于是飞船依命探出瞭望台——施坦威随着它一起来到了外面——我们穿过敞开的拱门，进入了太空。唔，不对，不是真的进入了太空，当然啦；就算是我这个乡下来的牧羊人，也知道要是真的进入严酷的太空，我们的耳膜就会爆炸，眼睛爆凸，鲜血在体内沸腾。但是，我们看上去的确像是走进了严酷的太

空。

“危不危险？”我倚在栏杆上问道。海伯利安已经被我们抛在了身后，成了一粒小星点，海伯利安的太阳位于左舷，那是一颗炫目的恒星。飞船聚变驱动器喷射出长达数公里的等离子之尾，给人一种印象，就好像我们正稳稳地栖息在一根极高的蓝色柱子上，让人产生一种明显的恐高效果——这种无依无靠地站在太空中的幻觉，造成了某种等同于恐高症的效果。直到那一刻，我终于发现自己对任何恐惧症都相当敏感。

“如果密蔽场失效一秒钟，”贝提克说，“在如此高的重力负荷和这么高的速度下，我们会马上死掉。在不在飞船里都没啥两样。”

“那辐射呢？”我问。

“力场当然会把宇宙辐射和有害的太阳辐射偏转掉，”机器人说，“并把海伯利安太阳的各种辐射阻挡，让我们盯着它看的时候不至于变瞎。除此之外，它允许可见光射进来，甚至让它们变得更加漂亮。”

“明白了。”我说道，但依旧心存怀疑，从栏杆边走了回去。

“三十秒后进入跃迁点。”飞船说。即便在这儿，声音也好像是从半空中发出来的。

伊妮娅坐在钢琴长凳上，开始弹奏。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曲子，但是听上去很古雅……也许，是首来自二十六世纪的曲子。

我想，我曾希望飞船在进入传送的时刻能说点什么——比如说最后的倒计时，诸如此类——但是没有任何公告。突然间，霍金驱动接管了

聚变驱动的职责；发出短暂的嗡嗡声，就好像是我的骨头在叫唤；一阵可怕的眩晕袭遍我的全身——感觉肚子里的东西全被翻了出来，没有痛楚，但是严酷残忍；然后，就在我领会这些感觉之前，它们全部消失了。

太空也不见了。我说的太空，是指不到一秒钟之前还在观赏的景色——海伯利安璀璨的太阳，快速后退的星球小点，飞船边上的炫目之光，在那眩光之下可见的几颗明星，甚至我们曾经栖息的那根蓝焰之柱——所有的一切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那真是难以形容。

飞船依旧在那儿，蒙蒙地出现在我们的“头顶和下方”，我们脚下的瞭望台看上去依旧实际存在——但是，那景象就仿佛没有任何光线照射在它上面。在我写下这些话的当口，我意识到它们是多么的荒谬——如果要看见什么东西，必定得有反射光才行，可那效果真的像是我的眼睛罢工了一样，它们直接获取了飞船的“形状”和“体积”的信息，光线仿佛被遗漏了。

飞船外，宇宙收缩成船首的一个蓝色球体，以及船尾羽翼后的红色球体。我了解基本的科学知识，本以为会看到多普勒效应，但是眼前的效应是错误的，因为之前在传送进超光状态前，我们并没有达到光速，而现在，我们已经远远地超越了它，进入了霍金曲空。不管怎样，那蓝色和红色的光圈——如果定睛凝视，我能在两个球体中看到集簇的星辰——现在越发朝船头和船尾移去，越发收缩成微小的颜色点。中间，那浩瀚的视界中，是……一片虚无。我说虚无，不是指漆黑一片。是指虚空。我的意思是当人试图观察一个盲点的时候，那种令人昏晕的无法看见的感觉。我是说一种极其强烈的虚无，它导致的眩晕几乎马上让我作呕起来，并猛烈拷打着我的身体系统，那烈度堪比几秒钟前肠子被瞬间扯出来的感觉。

“我的天！”我咬牙说道，紧紧抓着栏杆，用力闭上眼睛。但根本就没用。虚空依旧在那儿。在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星际旅行者总是选择冰冻沉眠了。

可是，难以置信，不可思议的是，伊妮娅还在弹琴。那些音符历历在耳，如水晶般轻灵，仿佛被某种传导媒介未作任何修饰地传进了我的耳朵里。即便闭上了双眼，我依旧能看见贝提克站在门口，蓝色的脸庞仰望着虚空。不，我意识到，他不再是蓝色的了.....在这儿，颜色不复存在。也不是黑色，不是白色，也不是灰色。我琢磨着，那些打娘胎出来就是瞎子的人，梦中的光和色，是不是就是这种疯狂的样子。

“抵消作用。”飞船说。它的声音和伊妮娅的钢琴音符一样带着水晶般的轻灵。

突然间，那虚空塌陷在了我自己身上，景象去而复返，船头和船尾又重新出现了红色和蓝色的球体。片刻之内，船尾的蓝色球体沿着船体一路迁移，就像一个炸面圈穿过了一支记录笔，最后和船首的红色球体汇合，五颜六色的几何体突然毫无征兆地从船首的球体中射出，就像是从尔格中出现的飞行生物。我说“五颜六色的几何体”，但这根本无法描述那复杂的实体：分形形状在脉动、盘绕、扭曲，穿越了那片虚空。螺旋形一点点长出附着着几何体的穗状物，卷曲盘绕，喷吐出同样壮美的钴蓝色、血红色的微小形状。黄色的卵状物射出脉冲星般的光芒。紫红、靛青的螺旋线盘旋着越过我们，看上去就像是宇宙的DNA。我“听见”了这些颜色的声音，它们就像是远方的雷声，就像是地平线外海浪的拍击声。

我意识到，自己正张口呆望，于是转身离开栏杆，想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女孩和机器人身上。分形宇宙的千颜万色从他们身边经过。伊妮娅

依旧在平静地弹奏，甚至当她抬起头朝我和我身后的分形天空望去的时候，手指依旧在琴键上游移。

“也许我们该进去了。”我说，从口中发出的每一个词音都独自悬荡在空气中，就像是树枝上的冰凌。

“太美妙了。”贝提克说，依旧抱着双臂，目光聚焦在我们周围的那一道道形状上。他的皮肤又变回了蓝色。

伊妮娅停止演奏。也许她终于感觉到我的眩晕和恐惧，于是站起身，抓住我的手，领我进了飞船。瞭望台跟着我们一起缩了回来。船体重新恢复，我终于又能畅快地呼吸了。

“有六天时间。”女孩说。我们正坐在垫着舒服垫子的全息井中。大家已经吃过东西，贝提克又从冰柜中为我们拿了些水果饮料。大家坐在那儿说着话，我的手还在微微颤抖。

“是六天九小时二十七分。”飞船修正道。

伊妮娅仰头望着舱壁。“飞船，你可否安静一会儿，除非有什么非常重要的事一定要说，或者我们问你问题了。”

“好的，伊妮娅……女士。”飞船应道。

“六天，”女孩重复道，“我们得做好准备。”

我啜了一口饮料。“准备什么？”

“我觉得他们会在那儿等我们，所以我们得想想该如何通过帕瓦蒂

星系，不让他们阻拦我们去复兴之矢。”

我细细将孩子端详了一番。她看上去很累，淋浴后，头发依旧披散着。听了《诗篇》中关于“宣教的那个人”的描述，我一直期待的是一个非凡之人——一位穿着长袍的年轻弥赛亚，一个宣讲秘语的神童。但是这个未成年人唯一的非凡之处，是她那双极为清澈的黑色双眼。“他们怎么可能在那儿等我们？”我问，“超光通信已经失效好几个世纪了，我们后面的圣神飞船没法像你的时代那样提前发出消息。”

伊妮娅摇摇头。“不，超光通信在我出生前就已经失去作用。我记得，陨落的时候，我母亲还怀着我呢。”她望了望贝提克，机器人正在喝果汁，但他没有跟我们一起坐下来。“很抱歉，我不记得你。我说过，我以前去过诗人之城，我本以为自己认识所有的机器人。”

机器人微微颌首。“伊妮娅女士，你根本就不可能记得我。在你母亲进行朝圣前，我就已经离开了诗人之城。那时，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正在霍利河和草海上工作。陨落之后，我们就……停止了服务……大家单独生活在不同的地方。”

“明白了，”女孩说，“陨落之后世界变得很疯狂，我记得，机器人要是待在笼头山脉的西部，会有危险。”

我和她对视了一下。“不，说真的，怎么会有人在帕瓦蒂等我们呢？他们不可能快过我们，因为先进入量子速度的是我们，所以说，他们最快也只能在我们的一两个小时后进入帕瓦蒂星系。”

“我知道，”伊妮娅说，“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依然觉得他们会在那儿等我们。我们得想出什么法子，让这艘手无寸铁的飞船逃脱战舰的追捕，用速度，或是用策略。”

我们又谈了几分钟，但是大家——甚至包括飞船（我们询问了它）——都没有什么好主意。在我们谈话的时候，我始终注视着这个孩子。在她思考的时候，嘴唇微微上翘，露出一丝笑容；在她认真说话的时候，她额头会出现细微的颧蹙；她的声音极其绵柔。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马丁·塞利纳斯要我保护她不受伤害。

“我在想，离开星系的时候，为什么老诗人没有联系我们。”我若有所思地大声说道，“他肯定很想跟你说话。”

伊妮娅用手指梳理着自己的头发。“马丁叔叔永远不会使用密光或是全息形式跟我联系。我们约好了，在这次旅行结束后，我会和他好好谈谈。”

我盯着她。“这么说，你们俩已经计划好了一切？我是说——你离家出走，霍鹰飞毯，所有的一切？”

听到我的想法，她又露出了笑容。“妈妈和我确定了计划的基本细节。她死后，马丁叔叔和我讨论了这些计划。今天早上，他目送我进入了狮身人面像……”

“今天早上？”我惊道，满脸疑惑。然后，我明白了。

“对我来说，这是相当漫长的一天，”孩子悲愁地说着，“早上，我只是走了几步，便穿过了人类在海伯利安拓殖以来的一半时间。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除了马丁叔叔——肯定都已经死了。”

“不一定，”我说，“在你消失后不久，圣神便来到了海伯利安，所以，你的朋友中，可能有些人已经接受了十字形，他们可能还活着。”

“接受了十字形，”女孩重复道，微微颤抖，“我没什么亲戚——妈

妈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不太相信，我的朋友或者妈妈的朋友会……接受十字形。”

我俩静静地对视了片刻，我意识到，这个年轻的人儿是多么异乎寻常。就在“今天早上”，当这个孩子踏进狮身人面像的时候，海伯利安上我所熟悉的大多数历史事件都还没发生呢。

“嗯，总而言之，”她说，“我们计划的那些事没有详细到连霍鹰飞毯这类的细节都能涉及——我们当然不知道领事的飞船会不会带它一起回来——但母亲和我的确计划，如果光阴冢山谷不能进就进迷宫。这计划完成得挺好。我们希望领事的飞船能带我出星球。”

“跟我说说你的时代。”我说。

伊妮娅摇摇头。“我会告诉你的，”她说，“但不是现在。你听说过我的时代。对你来说，那是历史，是传奇。而我一点也不了解你的时代——除了我的梦——所以，先告诉我现在这个时代。它有多广？有多深？我的时代保存了多少东西？[\[25\]](#)”

我没听出她最后的那个问题有什么典故，但我开始跟她讲圣神的事情——讲到圣约瑟[\[26\]](#)的大教堂，讲到……

“圣约瑟？”孩子问，“是什么地方？”

“以前的名字是济慈，”我说，“是首都。也叫杰克镇。”

“啊，”她说，坐回到软垫上，纤细的手指捏着果汁杯，“他们改掉了这个异教名字。嗯，我父亲不会介意的。”

这是她第二次说到她父亲——我猜她说的是济慈赛伯人——但我没

有停下来问她。

“对，”我说，“两个世纪前，在海伯利安加入圣神后，许多老城和标志性建筑都改了名。还有人说要把星球的名字改掉，但这个旧名字还是保留了下来。总而言之，圣神没有直接进行统治，但军方在维持秩序……”我继续说了一会儿，将技术、文化、语言、政府的细节悉数讲给她听。我描述了我听到的、读到的、见到的关于更先进的圣神星球的事，其中包括佩森的荣耀。

“哇，”在我停顿的当口，她惊叹道，“事情真的没怎么变。听上去就像是技术有点卡壳了……还没赶超霸主的时代。”

“嗯，”我说，“部分原因归功于圣神。教会禁止有思想的机器——真正的人工智能。它着重的是人类的精神发展，而不是科技进步。”

伊妮娅点点头。“当然，但你觉得它们仅凭两个半世纪的时间，就能赶上世界网的水平吗？我是说，现在就像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

我发现自己有点生气了——她在批判圣神，虽然我不愿加入这个社会，但还是有点不高兴——于是我微微一笑。“不，”我回答，“记住，最大的变化是虚拟永生的出现。正因为如此，人口增长率被谨慎控制着，人们没有了改变世界的动机。大多数重生基督徒觉得他们的生命将长久持续下去——至少几个世纪，幸运的话会是几千年，所以他们并不急于改变一切。”

伊妮娅仔细地审视着我。“这么说，十字形重生这玩意儿真的有效？”

“噢，对。”

“那你为什么没有……接受十字形呢？”

这几天来我第三次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我耸耸肩。“我猜，是因为任性。我很顽固，有很多像我一样的人在年轻的时候离它远远的——我们都想永生，对不对？然后，当年纪不饶人的时候，他们就皈依了。”

“那你会不会？”黑色的眼睛凝视着我。

我没再耸肩，但是挥了挥手，那意思是一个样的。“我不知道。”我回答。我尚未跟她谈及自己的“死刑”，随后的重生，以及和马丁·塞利纳斯的相逢，“我不知道。”我又重复了一遍。

贝提克走进全息井的圈子中。“我想我得跟你们说一下，飞船中藏着好多冰激凌，有好几种口味，你们俩要不要来点？”

我正想提醒机器人，这次旅途中他已经不再是我们的仆人了，但话还没开口，伊妮娅便嚷道：“要！我要巧克力味的！”

贝提克点点头，笑了笑，朝我转过来。“安迪密恩先生呢？”

今天真是漫长的一天：坐在霍鹰飞毯上穿越了迷宫、沙尘暴、大屠杀——女孩说那是伯劳！这段旅程，也是我首次的外世界之旅。真是个特殊的日子。

“巧克力味，”我说道，“没错。就要巧克力味的。”

格列高利亚斯中士的小队只剩两人，一位是纪白森下士，一位是阿冉瓦尔·加斯帕·K·T·芮提戈。纪下士是个矮个男子，但很壮实，反应敏捷，而芮提戈个子很高——几乎跟格列高利亚斯这个大块头一样高，但是却很瘦，中士有多魁梧，他就有多瘦。芮提戈来自兰伯特星环，身上带着辐射疤，瘦骨嶙峋，喜好独来独往，这些都是典型的小行星人种的特征。德索亚听说，这个人在二十三标准岁数前，从未踏足过标准大小、标准重力的星球。经过RNA疗法和彻底的圣神军事训练，这个军人被磨炼得相当坚韧且强壮，直到他能做到在任何一个星球上战斗。阿·加·K·T·芮提戈相当矜持，都到了从不说一句话的地步，但他很好地倾听着，很好地遵循着命令，并且，就如海伯利安上的战斗所显示的，很好地活着。

纪下士很爱说话，芮提戈有多沉默，他就有多健谈。第一天的讨论时间里，纪下士的问题和评论显示出很好的洞察力和清晰的思维，虽然重生让他们的脑子都很迷糊。

因为刚刚经历了死亡，四个男人都在颤抖。德索亚想要告诉他们，经历几次之后，就会变得容易应付了，但是他自己的身体和头脑却不住地摇晃，这宽心的话语也只能变成了谎言。现在，没有了接待的重生医疗神父，没有了咨询，没有了治疗，每个圣神士兵都在极力应付自己所

受的创伤。他们第一天在帕瓦蒂进行的商讨会中，疲劳和纯然的情感不断地将他们压垮，会议也不停地被打断。唯有格列高利亚斯中士在表面上看起来没有被这经历撼动。

第三天，他们在“拉斐尔”号的小型军官室中开了个会，策划最终的行动流程。

“两个月三星期后，那艘飞船就会传送进入这个星系，离我们所驻扎的位置不到一千公里远，”德索亚神父舰长说，“我们必须拦截它，并捕获小孩。”

三个瑞士卫兵谁也没有问为什么要捕获小孩。谁也不会讨论这个话题，除非他们的指挥官——德索亚——自己先提起。如果必要，他们会为完成这个秘密的任务而献身。

“我们不知道还有谁在那艘飞船上，对不对？”纪下士问。他们已经谈过这些问题，但是在新生命的头几天里，他们几乎记不住什么东西。

“对。”德索亚说。

“也不知道飞船的武器装备。”纪下士继续道，似乎脑中有张单子，他正在一一核对。

“对。”

“也不知道帕瓦蒂是不是飞船的目的地。”

“对。”

“也许，”纪下士说，“飞船打算在这儿和另一艘船会合……又或

许，这个女孩想要在这儿的星球上和谁碰头。”

德索亚点点头。“‘拉斐尔’号跟我以前待过的火炬舰船不一样，没有探测器，但是我们正在扫描欧特云和帕瓦蒂星球之间的一切。如果有另一艘飞船在女孩之前传送到这儿，我们会马上知道。”

“驱逐者？”格列高利亚斯中士问。

德索亚举起双手。“一切都是猜测。我只能告诉你们，这个孩子对圣神来说是一个威胁。所以，如果驱逐者知道这个孩子的存在，那么，推测他们想要赶在我们前面捉到这个小孩，也不无道理。但如果他们胆敢一试，我们随时奉陪。”

纪下士揉了揉自己光滑的脸颊。“我还是无法想象，我们竟然可以随时飞回家，或者寻求援助，只需一天工夫。”纪下士所说的家是指天津四丙的詹弩共和国。他们已经讨论过，寻求援助毫无用处。离这儿最近的圣神战舰是“圣安东尼”号，按照德索亚的命令，他们现在应该正在女孩的飞船后面紧追不舍。

“我给圣神驻帕瓦蒂的部队司令官发送了密光消息，”德索亚说，“如我们的电脑目录所示，他们的部队组成也非常简单，只有一些轨道巡逻艇，以及十几艘岩地滑橇。我已经命他把所有的太空船都部署在地月防御哨上，时刻注意星球上的所有前哨站，同时等待进一步的命令。如果我们没有拦住女孩，让她降落在星球上了，那么，圣神会找到她的。”

“帕瓦蒂是个什么样的星球？”格列高利亚斯问。这男人低沉的声音总能引起德索亚的注意。

“大流亡之后不久，这儿被印度教新教徒作为殖民地定居了下来，”德索亚说，他从飞船电脑上读取了这一切，“沙漠世界。空气成分主要是二氧化碳，氧气不足，无法维持人类的生活，到现在依旧没有达到足量的水平，无法实现完全的地球化改造，所以，要么是这里的环境被修整过，要么是这儿的人类被修整过。人口数量从来就不多，陨落前只有几千万，现在连五十万都不到，他们大多数都住在一个大城市中，名字叫甘地。”

“是基督徒吗？”纪下士问。德索亚觉得这个问题只不过无意义的好奇心发作，纪下士很少瞎问问题。

“甘地市有几千人皈依了我教，”德索亚说，“那里有座新建的大教堂，圣马拉齐，大多数重生教徒都是杰出的商业人士，赞成加入圣神。大约在五十标准年前，他们说服了行星政府，一个投票选举的寡头统治政府，让圣神军队驻扎在这儿。他们实在是离偏地太近，得时刻提防驱逐者。”

纪下士点点头。“我只想知道，女孩的飞船要是在上面着陆，这些卫戍部队能否指望地上的平民向他们报告。”

“值得怀疑，”德索亚说，“这个世界的百分之九十九空无人烟，要么从来没人居住过，要么已经变回到沙丘和地衣原野的原始状态，大多数人都挤在甘地附近的大型铝土矿山中。不过，轨道巡逻艇会追踪她的。”

“如果她有办法跑得那么远。”格列高利亚斯说。

“她不会，”德索亚神父舰长说，他点了点桌面上的监控器，拉出了他准备多时的图形，“拦截计划是这样的：我们先睡上一段时间，在行

动的三天前醒来。别担心，记住，冰冻沉眠跟重生不一样，不会产生不适的感觉。只要半小时，就能摆脱掉那一头乱麻。好.....正式行动开始的三天前，拉响警报。‘拉斐尔’号迂回到这个位置.....”他点了点图表上椭圆轨道的三分之二处，“我们已经知道他们飞船的超光跃迁速度，也就意味着，我们能推断出他们脱出时的速度.....大约是零点零三倍光速。如果他们减速进入帕瓦蒂的速度和离开海伯利安的速度一样.....”那张轨道和时间点的图表填满了整个屏幕。“这是假定情况，但是他们的跃迁点是固定的.....肯定位于这个位置。”他拿着一支铁笔指了指离星球有十天文单位的一个红点。他们自己正沿着椭圆轨道一闪一闪地向那个点前进。“我们拦截他们的地点在这里，距离他们的传送点不到一光分。”

格列高利亚斯倾身凑向监控器。“到时我们都他妈的会像闪电一样飞过去，请原谅我用的语言，神父。”

德索亚笑了。“我宽恕你，我的孩子。对，速度会非常快，如果他们的飞船开始朝帕瓦蒂减速，我们的组合德尔塔五号驱动器也会减速，但是两艘船的相对速度几乎会趋于零。”

“我们会靠得多近，舰长？”纪下士问。这个男人的黑发在头顶聚光灯的照射下闪闪发亮。

“他们传送出来的时候，我们会在六百公里外向他们冲去。三分钟内，就会近得能朝他们扔石头。”

纪下士皱皱眉。“他们会朝我们扔什么？”

“还不知道，”德索亚说，“但‘拉斐尔’号很结实。我敢打赌，不管这艘不明飞船朝我们扔什么，它的防护盾都能顶住。”

持枪兵芮提戈咕哝了一声。“赌输了的话，就赔大了。”

德索亚转过椅子，望着这名士兵。他几乎已经忘了芮提戈的存在了。“对，”他说，“但是近距离之下，我们有优势。不管他们朝我们扔什么，他们时间有限。”

“那我们朝他们扔什么？”格列高利亚斯低沉地说。

德索亚顿了顿。“我和你已经检查了‘拉斐尔’号的军备，”最后他说，“如果那是一艘驱逐舰的战舰，我们能把它炸掉、烤焦、砸扁、烧光，也能让它的船员平静地死去。”“拉斐尔”号装载着死光武器。在五百公里的距离下，它的有效性毋庸置疑。

“但我们不会使用这些武器……”神父舰长继续道，“除非我们有绝对把握能……能卸除那艘飞船的能力。”

“不伤害女孩的话，你能做到吗？”纪下士问。

“我们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不伤害她……或者船上的任何人，”德索亚说，他再次顿了顿，深吸一口气，然后继续道，“所以你们得登上那艘船，抓住她。”

格列高利亚斯咧嘴一笑，露出一口大白牙。“从‘圣托马斯·阿基拉’上离开前，我为每个人拿了太空服，”这个大个子高兴地嘟哝道，“不过，我们最好在实际登船前操练一遍。”

德索亚点点头。“三天时间够不够？”

格列高利亚斯依旧咧着嘴笑着。“最好是一星期。”

“好，”神父舰长说道，“那我们就在正式拦截的一星期前醒来。这是不明飞船的示意图。”

“我还以为.....真是不明的呢。”纪下士说，盯着填满屏幕的飞船平面图。这艘太空船仿佛一根末端带有机翼的缝衣针——那是小孩子笔下的太空船的拙劣画作。

“我们的确不知道它明确的身份和记录，”德索亚说，“但在我们传送给离开前，‘圣安东尼’号把它和‘圣波纳文丘’拍到的飞船视频通过密光发给了我们。不是驱逐者。”

“不是驱逐者，不是圣神，不是商团，不是神行舰，也不是火炬舰船.....”纪下士一口气说道，“那究竟是什么？”

德索亚将飞船影像切换到横截面图。“私人太空船，霸主时代造的，”他轻声说，“当时总共就制造了三十多艘。至少有四百年历史，甚至更久。”

纪下士轻轻吹了声口哨。格列高利亚斯揉揉庞大的下巴。连始终戴着冷漠面具的芮提戈似乎也被震住了。“这世上竟然还有私人太空船，”下士说，“我是说，超光速的私人飞船。”

“霸主以前拿这样的船奖给一些要人，”德索亚说，“首相悦石曾经有一艘，格列依高将军也有.....”

“霸主从来没有奖给那家伙。”纪下士咯咯地笑道。格列依高是霸主早期最臭名昭著的传奇敌手，如果世界网是罗马帝国，那他就是偏地的汉尼拔。

“对，”德索亚神父舰长附和道，“将军是从天龙星七号的行星总督

那窃取了飞船。总之，电脑说，陨落前所有的私人飞船都有目可查，要么是被毁，要么是重新改装为军部所用，最后退了役。看样子，电脑记录出错了。”

“这也不是第一次了，”格列高利亚斯抱怨道，“这些远程拍摄到的图像有没有显示出什么军备或是防御系统？”

“没有，原来的飞船是民用的，没有武器。在伯劳杀死成像小队前，‘圣波纳文丘’号的探测器没有捕捉到任何搜索雷达的信号，也没有脉冲信号。”德索亚说，“但是这艘飞船已历经几个世纪，所以我们得假设，它已经得到了改装。但是即使它装备了能和我们相抗衡的现代化驱逐者武器，‘拉斐尔’号也能飞速靠近，同时抵御他们的切枪炮火。一旦我们接近飞船，他们就不能使用动力武器了。等到我们上场战斗的时候，那些能量武器也没用了。”

“肉搏。”格列高利亚斯自言自语道。中士审视着示意图，“他们会在气闸门那儿等我们，所以，我们得炸开一扇新门，在这儿.....还有这儿.....”

德索亚感觉芒刺在背，惊恐万分。“我们不能破坏飞船，不能让空气泄漏.....这个小孩.....”

格列高利亚斯如鲨鱼般咧嘴微笑。“别担心，长官。不用一分钟，我们就能在船壳上安好一个大型捕捉袋.....我拿了好几个呢，还有太空装甲服.....然后我们就冲进船内，飞速搜索.....”他按按键，将图像拉得更近，“我会在刺激模拟中做个草图，然后在3D状态下演习几天。这样的话，我希望能再安排一个星期作为模拟用。”那张黑脸转向德索亚，“长官，我们也许根本就不用什么美妙的冰冻沉眠。”

纪下士的手指点着嘴唇。“有个问题，舰长。”

德索亚望着他。

“我明白，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伤害这个孩子，但是要是其他人插手呢？”

德索亚叹了口气，他一直在等候这个问题。“我只希望，没有人会在任务中牺牲，下士。”

“是，长官，”纪下士说，眼神异常警觉，“但如果真有人想阻碍我们呢？”

德索亚神父舰长关掉监控器，那上面又成一片空白。这间拥挤的小房间弥漫着一股油污、汗水、臭氧的味道。“我得到的命令是不能伤害小孩，”他慢慢地说道，措辞谨慎，“至于其他人如何，我没有得到指示。如果飞船上有谁.....或是什么东西.....想要阻碍我们的任务，那就不要心慈手软。自我防卫第一，必要的话就开枪，不必太多顾虑。”

“除了小孩，全部杀光，”格列高利亚斯咕哝道，“让上帝收拾这副烂摊子。”

德索亚一直很讨厌这句古老的唯利是图的玩笑话。

“随便怎么做，只要不伤及小孩就行。”他说。

“如果船上阻碍我们的只有一个，”芮提戈说，另外三人盯着这个小行星人类，“但却是伯劳，那该怎么办？”

小房间静悄悄的，除了飞船上一些无所不在的声音：船壳上金属展

开收缩的声音，通风器的低鸣，设备的嗡嗡声，推进器偶尔发出的饱嗝声。

“如果是伯劳.....”德索亚神父舰长开口道。然后顿住了。

“如果是那小小的伯劳，”格列高利亚斯中士说，“我想我能给它送上一点惊喜。这一次，事情不会像它想的那么容易的，这狗娘养的荆棘怪，原谅我的言辞，神父。”

“身为你的神父，”德索亚说，“我再一次警告你，不要再用这些亵渎的语言。身为你的指挥官，我命令你，请把你所谓的惊喜说给我听，越多越好，一定要杀掉那狗娘养的荆棘怪。”

他们暂时休会，吃了晚餐，接着开始谋划各自的战略部署。

你是否注意到，一趟旅途，即便是非常漫长的旅途，第一个星期发生的事往往记得最清晰，这是为什么呢？也许是因为旅途能使感知更加敏锐，也许是新环境往往会让感官做出相应的调整，抑或是熟悉新环境后，对周遭事物不再那么热衷，但是我的经验是，来到一个陌生之地、遇见陌生人的头几天，总能给旅途的余下时间定下基调。而这一次，是我的余生。

在我们伟大的冒险旅程的头几天里，我们一直在睡觉。小女孩累坏了。我得承认，在不受人打扰地睡上十六小时后，醒来时我的感觉也跟她一样。正因如此，旅途的头一天就像是在梦游，那天，我无法确切地知道贝提克在做什么。当时我还不知道机器人也要睡觉，不过也只需睡一小会儿，就像我们人类打个盹一样，他把小背包里的行李都放在了引擎室，临时搭了个吊床，睡在上面，并在那里度过了大部分时间。我本打算把飞船顶部的“主卧”让给小女孩，毕竟头天早上，她就是在那里的浴室冲的澡，不过她却在沉眠舱中搭起了睡床，而且很快就把那儿变成了她的地盘。于是顶部房间的那张柔软大床便归我使用了，过了一小会儿，我甚至还克服了恐旷症，命令船体变成透明，开始欣赏外面霍金空间中的分形光线表演。然而，很快我便命令船体恢复原状，因为那些脉动的几何体始终让我坐立不安，我无法用言语形容。

图书馆和全息井所在的两层，根据心照不宣的协议，是公共场所。厨房（贝提克称其为“调理室”）坐落在全息井那一层的舱壁中，我们时常在全息井的矮桌边吃东西，偶尔把食物带到上面领航室边的圆桌上吃。在醒来吃了“早饭”后（按照飞船时间，当时是海伯利安的下午，可是，既然我永远也见不到那个世界了，我为什么还要坚守它的时间呢？），我便径直冲向图书馆：那些书很古老，都是在霸主时期或是更早的时间里出版的，我惊讶地发现了一本史诗，那是马丁·塞利纳斯写的——《濒死的地球》——以及十几名古典作家的巨著，我儿时曾读过；在沼泽小屋那漫长的昼夜，或是在河上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我也时常重新阅读。

我在那儿浏览书籍的第一天，贝提克来到我身边，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巴掌大的绿色册子。“这本可能会很有趣。”他说。书名是《世界网旅行指南：特别献上中央广场和特提斯河》。

“也许会很有趣。”我说道，颤抖的手指掀开书页。之所以颤抖，我想，是因为意识到我们的目的地正是那儿——我们竟然正飞向旧时的环网世界！

“这些书来自一个信息唾手可得的年代，”机器人说，“既然是史前古物，肯定很有趣。”

我点点头。小时候听外婆讲旧日的故事，我曾试图想象这个世界，在那儿，所有人都带着植入体，可以随时随地接入数据网。当然，即使是在那时，海伯利安也没有数据网——它从来没有加入过环网。但是对霸主几十亿公民的绝大多数人来说，生活肯定就像是沉浸在无止境的视听、印刷信息的刺激模拟中。难怪在旧日里，绝大多数人都从来不去学如何阅读。陨落后过了很久，当星际社会被重新连接起来后，扫盲成了

教会和圣神官员的首要目标之一。

那一天，我站在飞船那铺了地毯的图书馆中，锃亮的柚木和樱桃木墙壁被光线照得闪闪发亮。我回忆起，我从书架上拿了五六本书，带到桌子旁去读。

那天下午，伊妮娅也突袭了图书馆——她立即从书架上抽出那本《濒死的地球》。“杰克镇上没有这本书，我去拜访马丁叔叔的时候，他也不让我看，他说，除了未完成的《诗篇》外，这是他写过的唯一一本书，值得一读。”

“讲什么的？”我问道，依旧埋头阅读德尔莫·德兰的小说。我和孩子嘴里啃着苹果，边读边聊天，当时贝提克已经从螺旋楼梯走到楼下去了。

“旧地最后的日子。”伊妮娅说，“其实是关于马丁娇生惯养的童年，那时他还生活在北美保护区他们家族的大庄园里。”

我放下手里的书。“你觉得旧地发生了什么事？”

女孩不再咀嚼。“在我的时代，每个人都认为是三八年天大之误的黑洞吞噬了地球。它没了，完蛋了。”

我一边嚼，一边点着头。“大多数人现在还是这么认为，但是诗人老头的《诗篇》坚持说是技术内核偷走了旧地，把它送到了什么地方……”

“武仙座星团，或是麦哲伦星云，”女孩说，又咬了口苹果，“我母亲在和父亲调查他的谋杀案的时候，发现了这一事实。”

我凑向前。“介不介意说说你父亲？”

伊妮娅微微一笑。“当然不，有啥好介意的？我想我是某种混血儿，一个卢瑟斯女人和一个赛伯克隆体的孩子，不过我从来不介意这事儿。”

“你看上去不太像卢瑟斯人。”我说。高重力星球的人都很矮很强壮，大多数皮肤惨白，一头黑发；这个小孩虽然还小，但是身高有一倍重力星球的普通水准，那一头褐发还夹带着金色的发丝，而且，她太瘦了。唯有她那闪亮的棕色双眼让我想起了《诗篇》中关于布劳恩·拉米亚的描述。

伊妮娅开怀大笑，那是欢快的声音。“我像我父亲，”她说，“约翰·济慈，很矮，白肤，金发碧眼，也很瘦。”

我犹豫了片刻，然后说道：“你说，你和你父亲说过话……”

伊妮娅眼角向我投来一瞥。“对，你知道，在我出生前，内核就杀死了他的赛伯体。但是，他的人格被转移进了母亲耳后的一个舒克隆环中，好几个月来一直由她携带着，你知道这个吗？”

我点点头，《诗篇》中就是这么说的。

女孩耸耸肩。“我记得和他谈过话。”

“可当时你还没……”

“还没出生，”伊妮娅回答，“对。一位诗人的人格，和一个胚胎，会谈些什么呢？但是我们的确谈了。他的人格依旧和技术内核连接着，他让我看到了……嗯，这很复杂，劳尔，相信我。”

“我信，”我一面说，一面朝图书馆左右四顾，“你知不知道，《诗篇》说你父亲的人格离开舒克隆环后，在这艘飞船的人工智能中待了一段时间？”

“对，”伊妮娅说，她莞尔一笑，“就在昨天，我睡觉前，和飞船谈了个把小时。是的，我父亲曾经在这儿待过。陨落后，领事驾着飞船回去检查环网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他的人格的确和飞船的意识共存着。但他现在不在这儿了，飞船也不记得他待在这里的那些情况了，它不记得我父亲发生了什么事——不知道他在领事死后离开了，还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是否还在这个世界上。”

“嗯，”我说着，试图选用外交性的语言，“内核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我觉得赛伯人的人格应该也不存在了。”

“谁说内核不存在了？”

听到这句话，我吓了一跳。“梅伊娜·悦石和霸主最后的行动，便是摧毁远距传输连接、数据网、超光通信，内核所在的整个维度，”最后我说道，“连《诗篇》都承认了这个事实。”

孩子依旧笑意盈盈。“哦，他们把基于空间的远距传输器炸成了碎片，其他东西都停止运转，好吧。在我的时代，数据网也的确消失了。但是，谁说内核毁灭了？就好像说，你扫掉几张蜘蛛网，蜘蛛就必死无疑了。”

我承认，我回头张望了一下。“这么说，你觉得技术内核还在？那些人工智能依旧在密谋攻击我们？”

“我不知道他们的密谋，”伊妮娅说，“但是我知道，内核依然健

在。”

“怎么知道的？”

她竖起一根细小的手指。“首先，陨落后，我父亲的赛伯人格依然存在，对不对？那个人格存在的主要基础是他们所构造的内核人工智能。这就意味着，内核依旧存在于……什么地方。”

我想了片刻。如我早先所说，赛伯人——就像机器人一样——对我来说基本上是神话中的人物。我们还不如去谈矮精灵的身体特征呢。

“其次，”她继续道，竖起第二根手指，“我和内核交流过。”

听到这话，我不由得眨了眨眼。“在你出生前？”我问。

“对，”伊妮娅说，“还有，在我和母亲住在杰克镇的时候，在我母亲死后，我也和它交流过。”她捧着书，站起身，“还有今天早上。”

我唯有瞪眼的份了。

“我饿了，劳尔，”她站在楼梯顶上说道，“要不要下来看看这艘古老飞船的厨房有什么东西，能填饱我们的肚子？”

我们很快为船上生活定了作息时间表，把海伯利安的昼夜时刻作为大致的作息時間，并习惯了它。我开始明白，旧日的霸主把旧地星系的二十四小时作为一个标准，为什么这个习惯在环网时代那么重要：我在什么地方读过，类地或经过地球化改造的环网星球中，差不多大部分——有百分之九十——一天的时间和旧地标准日相差无几，差异不超过

三小时。

伊妮娅还是很喜欢把瞭望台伸出去，在霍金太空的天穹下弹奏施坦威。有时候我也会在那里待一会儿，听上几分钟，但我更喜欢飞船内部空间给予我的包容感。大家都没抱怨超光环境带来的副作用，虽然我们能感受到——情绪和平衡感偶尔的剧烈波动，一种无时不在的被人窥视的感觉，极为怪异的梦境。我经常被梦惊醒，心脏猛烈跳动，口干舌燥，被单被汗水浸湿，只有最可怕的噩梦才会带来这种感受。但我从来记不得那些梦。我很想问问他们俩的梦是什么样的，但贝提克从来不提——我不知道机器人是否做梦——至于伊妮娅，虽然她承认也做了很怪异的梦，而且还记得梦的内容，但她从来不跟我们谈起。

第二天，我们在图书馆小坐，伊妮娅提议“体验”一下太空旅行。我表示，上次已经体验过了——说这话的时候，我的脑中都是那些霍金分形——还能体验到什么更棒的东西呢。她只是大笑，然后叫飞船取消掉内部密蔽场。于是，我们马上失重了。

孩提时，我曾在梦中经历过零重力。年轻时当兵那会儿，我曾在极咸的大南海中游过，当时我闭上双眼，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浮在水面上，想象着，旧日里的太空旅行是不是就是这种样子的。

但我能告诉你，不是这样子的。

零重力，尤其是突如其来的零重力，飞船遵照伊妮娅的要求弄出来的，极为可怕。那，完全是，坠落。

或者，这是起初刹那间的感觉。

我紧紧抓住椅子，但椅子也在坠落。感觉完全像是过去两天我们一

直坐在笼头山脉的一架缆车中，突然之间，缆绳断了。我的中耳连连抗议，试图找到真正的地平线。但哪儿都不是。

不知道贝提克当时在下边的哪里，总之他蹦了过来，平静地说道：“出什么问题了？”

“没有，”伊妮娅大笑道，“我们正打算体验一下太空。”

贝提克点点头，脑袋向下钻进了楼梯洞中，继续他原先的工作去了。

伊妮娅跟着他进入了楼梯井，又跃回中部的开口处。“瞧见了
吗？”她说，“飞船零重力的时候，楼梯井就成了中央深井，跟旧时的神行舰一样。”

“这样难道不危险吗？”我问，抓着椅背的手改抓到书架上。这下我发现，弹力束索将书都固定在了原位。另外一些没有被绑定的东西——放在桌子上的书，桌旁的椅子，我留在另一把椅子背上的毛线衫，剥开的几瓢橘子——都飘在了空中。

“不危险，”伊妮娅说，“但会很乱。下一次在取消内部能量场前，我们得先把所有东西都收好。”

“但是，这能量场难道.....不重要吗？”

从我的角度看，伊妮娅正颠倒地飘浮在那。比起别的体验，我的内耳更加不适应这种感觉。“在正常的空间中移动时，能量场可以让我们不被压扁，或被随处抛扔。”她一面说，一面抓着楼梯的栏杆，把自己拉到二十米深的深井中部，“但是在超光速空间中，飞船不会加速或减速，嗯.....我来啦！”原先敞开的楼梯井的中部有根杆子，一路通向

顶部和底部，她抓住上面的一个把手，头朝前，飞速跃出了我的视野。

“老天爷。”我低声说道，推了一把，从书架旁跃离，跳向对面的舱壁，接着，跟着她钻下了中央深井。

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在零重力中玩着游戏：零重力追人游戏，零重力捉迷藏（我发现，当不再受重力限制后，尽可藏在最稀奇古怪的地方），零重力足球（仓库或走廊那一层的柜子里有塑料太空盔，我们拿它当球），甚至是零重力摔跤，这比我想象的要困难。我刚想抓住孩子，我俩就翻着跟头、左磕右碰地从沉眠舱的一头飞到了另一头。

最后，我们都累坏了，浑身是汗（我发现，那些汗珠都悬浮在空中，只有当人挪动一下，或是通风器吹来一缕空气，它才会动一动），于是伊妮娅再次命飞船把瞭望台打开——她下达命令后，我惊恐地大叫，但是飞船平静地跟我说，外部能量场不会有变——于是我们飘了出去，浮在随瞭望台一同探出的施坦威上，飘到栏杆上、栏杆外，进入飞船船体和能量场之间的无人之地。飘出十米后，我回头望望飞船，霍金空间在我们周围以每秒几十亿次的速度交叠、收展，于是它被那剧增的分形包围了，在冰冷的焰火荣光中闪闪发亮。

最后我们转身跃回飞船（我发现，没有东西可以借力时，这真是太难办到了），通过对讲机把贝提克叫到地板上，然后恢复了一倍重力水平的内部能量场。随着毛线衫、三明治、椅子、书本、杯中洒出的好几滴水珠突然坠向地毯，我和孩子忍不住咯咯地笑了起来。

就是同一天，准确来说是晚上，因为当时飞船已经隐灭光线，营造出睡眠的时段，我轻手轻脚地走下螺旋楼梯，来到全息井那一层，想准备点夜宵吃，然后，透过那个通向底下沉眠舱的通道，我听到有什么

细微的响声。

“伊妮娅？”我轻声唤道。没有回应。我走到楼梯口，低头望着楼梯井中部的漆黑通道，想起几小时前在那里的半空中做的滑稽动作，不由得微微一笑，“伊妮娅？”

还是没有回应，但是细微的响声还在。我脚上穿着袜子，轻手轻脚地走下金属楼梯，心里有点希望，要是能有手电就好了。

几间小房间中塞着睡床，睡床上的沉眠监控器发出淡淡的亮光。细微的响声发自伊妮娅所在的小房间。她背对着我，虽然毯子拉到了肩膀上，但我能看见领事那件旧衬衫的领子，这件衣服她一直当睡衣穿。我走向前，穿着袜子的脚走在柔软的地板上，没发出一点响声。我俯身跪到床前。“伊妮娅？”她在哭，但显然想要捂住哭声。

我碰碰她的肩膀，她终于转过身。就算是在暗淡的灯光下，我也看得出来，她肯定是哭了好长时间了；双眼又红又肿，脸颊上尽是一条条泪纹。

“出什么事了，孩子？”我低声问道。贝提克睡在下面的引擎舱中，与我们相隔两层甲板，但楼梯井是开着的。

伊妮娅没说话，过了几分钟，哭声终于慢慢停歇。“对不起。”最后她说道。

“没事的。告诉我，出什么问题了。”

“拿张餐巾纸给我，我再跟你说。”女孩说。

我在领事留下的旧袍子的口袋里摸索了一阵。没有餐巾纸，但是我

在楼上吃蛋糕的时候用了一块手帕。我把手帕递给她。

“谢谢，”她擤了擤鼻子，“很高兴我们不是在零重力状态下，”她蒙在手帕下说道，“不然鼻涕会到处飞。”

我微微一笑，捏捏她的肩膀。“出什么事了，伊妮娅？”

她发出一点轻微的响声，我意识到，她是想要笑。“一切，”她说，“所有的一切都出问题了。我害怕极了，我知道的关于未来的一切都要把我吓死了。圣神军队会在几天后等待我们的到来，可我不知道该怎么通过他们的关卡。我想家，但我永远也回不去了，我认识的所有人，除了马丁，都永远不在了。我很想很想妈妈。”

我捏捏她的肩膀。布劳恩·拉米亚，她的母亲，是一个传奇——生活在两个半世纪前的一个女人。不管她葬身何处，她的骨骸应该早已化作尘埃。但对这个孩子来说，她母亲的死才仅仅过去两个星期。

“对不起，”我轻声说道，再一次捏捏她的肩膀，感觉着领事旧衬衫的材质，“没事的。”

伊妮娅点点头，抓住了我的手。她的手湿湿的。我注意到，那手掌和手指在我的大手中，显得多么瘦小啊。

“要不要和我到上面的厨房里，吃点茶马蛋糕，喝点牛奶？”我轻声说，“很好吃的。”

她摇摇头。“我想我要睡了，谢谢你，劳尔。”松手前，她又捏捏我的手，在那瞬间，我终于意识到一个真相：宣教的那个人，这个时代最新的弥赛亚，布劳恩·拉米亚的女儿将要成为的那个人，不管是谁，她依旧是个孩子——一个刚刚在零重力下咯咯地做着滑稽动作，到晚上却

又忍不住哭鼻子的人。

我蹑手蹑脚走上楼梯，在脑袋钻到上一层甲板前，停下回头朝她望了一眼。伊妮娅正缩在毯子下，脸又转了回去，头发微微反射着小房间上部的控制台灯光。“晚安，伊妮娅，”我低声说，但心里知道，她听不见我的话，“一切都会没事的。”

格列高利亚斯中士和手下两名士兵正等在“拉斐尔”号敞开的气闸门中，与此同时，大天使级星际飞船慢慢靠近不明太空飞船，后者刚刚从超光速状态跃迁而来。他们穿的太空装甲相当笨重，肩上还背着无反作用步枪和能量武器，所以气闸门中显得非常拥挤。接着，三人探身跃出飞船，帕瓦蒂的恒星之光在他们金色的护目镜上闪耀。

“锁定飞船，”德索亚神父舰长的声音在耳机中响起，“距离一百米，正在靠近。”随着两艘船互相靠近，那艘带尾翼的针形太空船出现在他们眼前。在他们与太空船之间，防御密蔽场时而模糊，时而闪烁，它们正在驱散高能带电粒子束和切枪攻击，速度快得眼睛都跟不上。随着近距离的战火突然展开，格列高利亚斯的护目镜时暗时亮。

“好，进入敌方最低切枪射程，”德索亚安稳地坐在作战控制中心的躺椅上，说道，“出发！”

格列高利亚斯发了个手势信号，他的手下瞬时展开行动。随着两人调整自己的弧线路径，他们装甲的反作用包中，针状推进器喷射出细小的蓝色火焰。

“瓦解能量场……开始！”德索亚大叫道。

受到冲击的密蔽场暂时瓦解，虽然只是短短几秒钟，但已足够：格列高利亚斯，纪下士，芮提戈，现已进入另一艘飞船的防御卵墙之内。

“纪。”格列高利亚斯通过密光叫道，于是那微小的身影扭了扭推进器，急速朝正在减速的飞船船首飞去。“芮提戈。”另一个穿着战斗装甲的身影加速朝飞船的下部三分之一飞去。格列高利亚斯等在那儿，直到最后一刻，才停止了前进，并马上完成了一个前滚翻，又开启最大推进力，感觉到自己沉重的鞋底极其轻微地接触到了船壳。他启动靴子的磁场，感觉到两者的连接，同时拉开两腿的距离，蹲伏在船体上，只用一脚接触到船壳。

“登陆。”从耳机中传来纪下士的声音。

“登陆。”一秒之后传来芮提戈的声音。

格列高利亚斯中士从腰上解下登船轴环的绳索，将其安置在船壳上，启动粘扣装置，然后继续跪在那儿。现在，他正处于一个直径约有一米半的黑色圈环中，

“倒数三下，”他对着麦克说道，“三……二……一……行动，”他碰了碰腕部控制器，眨了眨眼，看着极薄的分子聚合体天篷从圈环中飞速旋出，在他头顶闭合，膨胀。仅仅十秒钟的工夫，他就被一个二十米长的透明袋子包围，就像一个穿着战斗装甲的人蹲伏在一个巨型避孕套中。

“准备就绪。”纪下士回应。芮提戈重复了同样的话。

“安放完毕。”格列高利亚斯“啪”的一声将炸弹贴上船壳，缩回戴着金属护手的手，手指按向腕部仪表。“倒数五下……”飞船正在他们脚底

下旋转，胡乱地发动着推进器和主引擎，但“拉斐尔”号将其紧紧锁定在密蔽场的死亡之爪下，船壳上的三个人也没有被甩飞。“五……四……三……二……一……行动！”

爆炸无声无息，这是当然，但也没有闪光或是反作用力。一块一百二十厘米的圆形船壳朝内飞了进去。格列高利亚斯朝船首望去，他只能微微看见纪下士的聚合体袋子那蛛丝般的影子，它突然膨胀，日光洒落其上。随着空气冲出船体，注入到格列高利亚斯周围，他的袋子也如一个巨大的气球膨胀起来。通过外部接收器，他听见了狂风的啸叫，五秒钟过后，又沉寂下来，周遭的空间——根据头盔传感器显示，现在充满了氧气和氮气——在短暂的压力差过程中，吹进来一大片灰尘和碎石。

“进入飞船……行动！”格列高利亚斯大叫，随即取下肩上的无反作用等离子步枪，朝船内跳去。

零重力。这让中士措手不及——他本准备跳到甲板上，顺势滚上一圈，便可安全着陆——但片刻之内，他便适应了零重力，扭了一圈，向周围四顾。

这是个公共场所。格列高利亚斯见到坐垫、古老的显示屏，和书架，上面摆满了货真价实的书籍——

一个男人从中央深井中飘了上来。

“站住！”格列高利亚斯大叫，他使用的是无线电通用波段，头盔的喇叭喊出了声。那人——仅仅是个侧面轮廓——没有停下来，他手里正拿着什么东西。

格列高利亚斯没有瞄准，端起枪直接开火。等离子弹头命中目标，

在那男人身上穿出一个直径十厘米的窟窿。男人前后翻滚，血和内脏爆裂而出，有几滴血珠溅在了格列高利亚斯的护目镜和装甲护胸上。他手里的东西掉了下来，格列高利亚斯跃到楼梯井前，一瞥眼，那是本书。“见鬼。”中士嘀咕道。他杀了个手无寸铁的男人。他会为此失分的。

“进入顶层，无人，”纪下士发来无线电信号，“我下来了。”

“引擎室，”芮提戈说道，“有一人。想要逃跑，我烧死了他。没有找到小孩，我上来了。”

“肯定是在中层，或者是气闸舱那层，”中士对着麦克叫道，“继续前进，保持警惕。”灯光突然熄灭，格列高利亚斯的头盔探照灯和等离子步枪上的笔形电筒自动开启，照亮了眼前的一切，空气中满是尘埃、血珠、翻滚的手工艺品。在楼梯井顶部，他停了下来。

有人，或是什么东西，正在向上朝他飘来。他转了转头盔，但是等离子步枪上的光线已经照亮了它的身形。

不是孩子。出现在格列高利亚斯面前的，是个庞大的身形，刺线，尖刺，四条手臂，炽热的红色双眼。他感到无比困惑，但必须马上作出决定：如果他朝敞开的深井下发射等离子弹，他可能会击中孩子。如果他什么也不做，就必死无疑——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剃刀魔爪朝他伸来。

在进行舰舰移动前，格列高利亚斯曾把一根死亡之杖绑在了等离子步枪上。现在，他跃向一边，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触发了死亡之杖。

那由刺线组成的身形从他身旁飘了过去，四条胳膊软了下来，红眼

慢慢褪去色彩。格列高利亚斯想，这该死的怪物至少还不是金枪不坏之身，它有神经突触，死亡之杖杀死了它。他瞥见头顶上有个人，马上提起步枪，看见是纪下士，于是两人头朝前跃进了深井。要是现在有谁把内部能量场重新开启，让重力重新回归，那就难办了，格列高利亚斯想，这一点要记下来。

“抓到她了，”芮提戈传话过来，“她躲在了其中一间沉眠小舱里。”

格列高利亚斯和纪下士飞过公共层，向沉眠层跃去。一个穿着战斗装甲的巨大身影正抱着小孩。格列高利亚斯注意到她金褐色的头发、黑色的双眼，她正在用小拳头无助地捶打着芮提戈的胸甲。

“就是她。”他说道。然后按下按键，开始向飞船发送密光信息，“飞船清扫完毕。女孩抓到了。这次只有两个防卫者，还有怪物。”

“收到，”传来德索亚的声音，“用时两分十五秒。非常棒。出来吧。”

格列高利亚斯点点头，朝被捕的孩子看了最后一眼，她已经不再挣扎。接着，他按了按制服上的控制器。

他眨眨眼，看见躺在边上的另外两人，他们的制服经由一根脐线连到虚拟现实战术环境中。事实上，德索亚关闭了“拉斐尔”号的内部能量场，以更好维持虚拟幻境。格列高利亚斯摘掉头盔，他看见另两人也脱掉了，脸上全是汗。他着手帮纪下士脱掉笨重的装甲。

三人在小型军官室与德索亚见了面。他们本可轻松地战术空间的刺激模拟系统中见面，不过相比之下，他们更喜欢在真实的物理环境下进行任务报告。

“相当顺利。”等大家在小型会议桌旁坐齐，德索亚总结道。

“太顺利了，”中士回答，“我可不相信死亡之杖可以杀死伯劳老怪。导航层上那个家伙，我也搞砸了.....他手里拿的是本书。”

德索亚点点头。“你做的没错，把他干掉，比冒险要好。”

“两个手无寸铁的男人？”纪下士说道，“我有点怀疑。太不现实了，就跟第三次演习一样，那次有十几个全副武装的人。我们应该练习跟驱逐舰对抗.....至少得达到海兵级的破坏性。”

“我不明白。”芮提戈嘀咕道。

三人朝他望去，等着他说下去。

“每次演习，我们都抓住了女孩，也没伤害到她。”芮提戈终于说道。

“不对，第五次模拟.....”纪下士说。

“对，对，”芮提戈说，“我知道那次我们把她杀死了，但那是意外。那次飞船被连上了引线，我们无法阻止爆炸。我不知道是否真会那样.....谁听说过，一艘一亿马克的太空船有自爆按钮？这主意蠢到家了。”

另外三人面面相觑，耸了耸肩。

“这想法的确可笑，”德索亚神父舰长说，“但是我为战术环境编程的时候，就是要达到大范围参量.....”

“对，”持枪兵芮提戈打断了他的话，他纤瘦的脸颊犹如匕首的刀

刃，瘦削，凶狠，“我是说，要是真的发生了交火，那么女孩更可能会被烧死，而不是像我们的模拟中这么安全。这就是我要说的。”

在这艘小型飞船上生活和演习的几星期时间里，这是大家听到芮提戈说得最多的一次。

“你说得对，”德索亚说，“那么，下一次模拟，我把危险水平提高一下。”

格列高利亚斯摇摇头。“舰长，长官，我建议我们停止模拟，回到现实的演练。我是说……”他朝自己的腕表看了看，他以为自己还穿着大型战斗装甲，所以那动作做得相当缓慢。“我是说，离动真格只剩八小时了。”

“对，”纪下士道，“我同意。我宁愿待在外面进行真枪实弹的演习，虽然那样无法模拟他们的飞船。”

芮提戈咕哝了一声，表示同意。

“我也同意，”德索亚说，“但首先，我们来吃点东西——双份配额……虽然只是战术环境的演练，但这星期你们三个已经瘦掉二十磅了。”

格列高利亚斯中士倾身靠在桌子上。“长官，我们能看看图表吗？”

德索亚按了按监控器。“拉斐尔”号硕长的椭圆抛物线轨迹和逃亡船只的跃迁点几乎快要相交。相交的那个点闪着红光。

“我们再进行一次实际空间中的演习，”德索亚说，“然后希望大家至少睡上两个小时，检查一下装备，放松一下。”虽然监控器显示着

飞船时间和拦截时间，但他还是朝腕表看了看，“除非发生事故或其他意想不到的情况，”他说，“这个孩子将会在七小时四十分钟后被我们拘捕.....然后，我们将准备跃迁回佩森。”

“长官？”格列高利亚斯中士说。

“何事，中士？”

“长官，我并无恶意，”中士说道，“但是在上帝该死的宇宙中，没有谁能除去意想不到的情况。”

“那么，”我说道，“你有什么计划？”

伊妮娅正在读书，听到我的话，她抬起头。“谁说我有计划的？”

我跨坐在椅子上。“还有一小时不到的时间，我们就要进入帕瓦蒂星系，”我说，“一个星期前，你说我们需要一个计划，万一他们知道我们要去那儿，我们就能早做准备……那么，你有什么计划？”

伊妮娅叹了口气，合上书。贝提克先前上楼去了图书馆，现在和我们一起坐在了桌子旁——他竟然和我们坐在了一起，以前可从来没这样过。

“我不太确信自己有什么计划。”女孩说。

我怕的就是这个。这一星期过得相当愉快；我们仨读了很多书，谈了很多话，玩了很多游戏——伊妮娅极擅长下象棋，也擅长围棋，但打牌就不行。日子一天天过去，并没发生什么突发事件。有好几次，我都打算催她说说她的计划——她计划去哪里？为什么要选择复兴之矢？寻找驱逐者是不是她的目标之一？但她的回答，虽然礼貌，却也模棱两可。而她特别擅长反过来让我说话。我认识的小孩不多，甚至在我小时候，我们旅行队也没有多少小孩，而且因为外婆极为专注于我，所以我

很少享受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耍的快乐。但是这么多年来我碰到的小孩子，没有哪个像伊妮娅这般喜欢倾听。她让我讲述自己作为牧羊人的日子；她对我当风景艺术家学徒的那些日子也极为感兴趣；她问了一千个问题，想了解我当驳船主和猎人向导的日子，事实上，她不太感兴趣的只有我当兵的那段时间。对我的狗狗，她似乎尤为好奇，虽然谈起伊姿，谈起从小抚养她，训练她成为猎狗，谈起她的死，让我感到内心难以平静。

我发现，她甚至能让贝提克谈他几个世纪以来的劳役工作，我也经常耐心地跟她一起听机器人的故事：他看见过、经历过的千奇百怪的事情——各种各样的世界，和哀王比利在海伯利安定居，伯劳早期在大马大陆的肆虐，最后的朝圣（这已经被诗人老头写得家喻户晓），就连和马丁·塞利纳斯在一起的几十年，也让我们听得入迷。

但女孩自己却很少讲述。离开海伯利安的第四天晚上，她承认自己穿过狮身人面像，来到未来，不仅仅是为了逃脱圣神军队的追捕，更是为了探究她自己的命运。

“作为弥赛亚的命运？”我问道，好奇心大增。

伊妮娅笑道：“不，作为一名建筑师。”

我大吃一惊。不管是《诗篇》，还是诗人老头，都没有说起任何关于“宣教的那个人”以建筑师身份谋生的事情。

伊妮娅耸耸肩。“那正是我打算做的事。在我梦里，那个教我的人就生活在这个时代。于是，我来了。”

“那个教你的人？”我说，“我以为你才是‘宣教的那个人’。”

伊妮娅一屁股坐进全息井的软垫中，腿跷在椅背上。“劳尔，我怎么可能教别人什么东西？按标准算，我才十二岁，在这之前，我从来没离开过海伯利安……见鬼，这周之前，我连大马大陆都没离开过。我能教什么？”

我无言以对。

“我想成为一名建筑师，”她说，“在我梦里，那个会教导我的建筑师就在那边的什么地方……”她朝船体外壳挥了挥手指，我知道，她是在指古老的霸主环网，也就是我们正在奔赴的地方。

“他是谁？”我问，“男的女的？”

“是男的，”伊妮娅回答，“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

“他在哪个星球？”我问。

“我不知道。”

“你确信来对时间了？”我问，试图压制住声音中的火气。

“嗯，也许吧。我想是这个时间。”跟伊妮娅在一起的那个星期里，她从未发过火，但是现在，她的声音似乎也充满了火药味，到了濒临爆发的地步了。

“你仅仅是梦到了这个人？”

她从软垫上站起身。“不仅仅是梦，”她说，“对我来说，这些梦非常重要。它们不仅仅是梦……”她停住了，“你会明白的。”

我想要大声叹气，但忍住了。“你成为建筑师之后打算怎么办呢？”

她咬着指甲。这个坏习惯我打算让她改掉。“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诗人老头期待着你能干些大事……成为一名弥赛亚，还有其他大事——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干？”

“劳尔，”她动身走到下面的沉眠舱，“无意冒犯，但你干啥不给我滚蛋，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

后来，她为这句粗鲁的话向我道了歉。在跃迁进陌生星系的一小时前，我们又坐在桌子旁开始聊天，当时我很想知道，如果我又问她关于计划的事，她会不会再冲我发火。

事实上没有。她又咬起指甲，然后停下来，说道：“好吧，你说得对。我们需要一个计划。”她望了望贝提克，“你有什么计划吗？”

机器人摇摇头。“对于这个问题，我和塞利纳斯先生谈过好多次，伊妮娅女士，但我们的结论是，如果圣神有办法比我们先到达目的地，那么，一切都完了。但这不太可能，正在追赶我们的火炬舰船在霍金空间中的速度，并没有我们快。”

“我不太确定，”我说，“过去几年，我曾为几个猎人做向导，听他们说，传闻圣神……或者教会……拥有超高速的飞船。”

贝提克点点头。“我们也听到过类似的传闻，安迪密恩先生，但是按道理讲，如果圣神开发出了这种飞船——顺便说一下，这是霸主从未实现过的突破——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将战舰和商船装配上这样的驱动器呢？似乎没有理由……”

伊妮娅轻拍桌子。“他们用什么方式先到那儿，这没多大关系，”她说，“我梦见他们会比我们先到。我一直在考虑计划，但是……”

“伯劳怎么样？”我说。

伊妮娅斜眼瞧着我。“它什么怎么样？”

“唔，”我说，“在海伯利安上，它非常方便地为我们解了围，所以我正好想到，它能不能……”

“该死，劳尔！”女孩朝我喊道，“我没有叫那怪物杀死海伯利安上的人。我打心眼里希望它不要那么做。”

“我知道，我知道。”我摸摸她的袖子，让她不要那么生气。贝提克将领事的好几件旧衬衫都剪短了，权且当作她的衣服，但还是没几件她能穿的。

我知道，对于逃亡途中发生的大屠杀，她相当难过。后来她承认，这也是第二天晚上她在床上哭泣的原因之一。

“对不起，”我由衷说道，“说到那个……怪物，我并无恶意。我只是想，如果有谁打算再一次阻拦我们，那么也许……”

“不，”伊妮娅说，“我的确梦见有人会阻止我们去复兴之矢，但我没有梦到伯劳出来帮忙。我们必须自己想个计划。”

“内核如何？”我试探性地说。自第一天谈起技术内核后，我们后来再也没有说过，而现在，我又重新提起了这个话题。

伊妮娅似乎陷入了沉思；或者，她只是不想理我的问题。“不管有

什么麻烦在等着我们，如果我们打算求助，也只能找我们自己。或者.....”她转过头，“飞船？”

“在，伊妮娅女士。”

“你在听我们说话吗？”

“当然，伊妮娅女士。”

“你有没有什么主意，来助我们一臂之力？”

“如果圣神飞船在等待你们的话，助你们免遭俘虏吗？”

“对。”伊妮娅说，声音中夹带着怒气。和飞船说话，她经常不耐烦。

“我自己倒想不出什么主意，”飞船说，“我正试图回忆，以前穿越星系的时候，领事是如何回避地方当局的.....”

“想出什么办法了吗？”伊妮娅打断它的话。

“嗯，如我所讲，我的记忆没有原先那么完善.....”

“对，对，”伊妮娅说，“那你能回忆起回避地方当局时耍的小聪明吗？”

“嗯，主要是以速度取胜，”飞船说，“如我们先前谈过的，驱逐者对我做的修正是在密蔽场和聚变驱动器上。后者的改变，让我能够比标准的神行舰更快地进入超光传送速度.....我记得前一次星际之旅，大概就是这样的。”

贝提克抱起双臂，他同伊妮娅一样定睛凝视着舱壁。“你是说，如果当局……就我们的情况而言，圣神飞船……如果他们没能在帕瓦蒂星球抓住我们，那我们就可以在它们之前，完成向复兴之矢的跃迁。”

“相当肯定。”飞船回答。

“掉头需要多少时间？”我问。

“掉头？”

“我们转向朝复兴之矢前进，并加速至量子跃迁速度所需的时间。”我说。

“三十七分钟，”飞船回答，“包括重新定向、导航测试、系统测试的时间。”

“如果在我们掉头的位置，正好有圣神飞船在巡逻，那该怎么办？”伊妮娅问，“还有其他驱逐者的修正能帮助我们么？”

“没有，”飞船回答，“虽然密蔽场增强了，但它们仍然无法跟战舰的武器相抗衡。”

女孩叹了口气，倾身趴在桌子上。“我已经想了无数次的，但还是想不出到底该怎么办。”

贝提克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不过话说回来，他脸上总挂着那副若有所思的表情。“我们把飞船藏在安迪密恩的时候，”他说，“我注意到一项明显的驱逐者修正。”

“什么修正？”我问。

贝提克朝我们身下的全息井指了指。“他们增强了飞船的形变能力。比如说，它能探出瞭望台。在大气层飞行时，也能展开翅膀。它能够将任何一层单独的生活空间完全暴露在空气中。这样一来，也就用不到装气闸门了。”

“棒极了，”伊妮娅说，“但我不知道这有什么用，除非飞船达到的形变程度，能仿冒成一艘圣神的火炬舰船，或是别的东西。你办得到吗，飞船？”

“不，伊妮娅女士，”轻柔的男声说道，“驱逐者在我身上完成了某些极其引人注目的压动技术，但是依旧得遵循物质守恒定律。”片刻的沉默后，“很抱歉，伊妮娅女士。”

“没啥，就是个傻念头。”伊妮娅说，然后站起身来，显然，有什么想法出现在了她的脑海里，两分钟内，我和贝提克都没说话，让她独自思索。最后她说道：“飞船？”

“伊妮娅女士，有何吩咐？”

“你可不可以在船壳上的任意位置变出气闸室……或是简易的开口？”

“差不多是任意位置，伊妮娅女士。不过，在通信舱和某些与驱动器相关的区域，我无法——”

“在日常起居层上呢？”女孩打断了它，“你可否将它们打开，就像你把顶部船壳变透明那样？”

“可以，伊妮娅女士。”

“如果这么做的话，空气是否会涌出去？”

飞船的回应声听上去略微有点被吓到了。“伊妮娅女士，我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就像钢琴瞭望台，我会保持外部能量场的完整，来保护——”

“但你的确能打开每一层甲板，而不仅仅是气闸舱，然后放出空气减压？”当时，女孩坚持不懈的行为对我来说还很陌生。但现在，我对此已经很熟悉了。

“对，伊妮娅女士。”

我和贝提克一言不发地听着。我不能代表机器人讲话，但我自己的确不知道孩子到底在搞什么名堂。我朝她凑过去，问道：“这是计划的一部分吗？”

伊妮娅不太老实地笑了笑。我以后会把这副表情理解成调皮捣蛋的微笑。“还过于粗糙，称不上是计划，”她回答，“对于圣神为什么要抓我，我有一个假设，但是如果这个假设不对.....嗯，那我的想法就是白搭。”调皮的笑容扯动了一下，呈现出一丝苦笑，“或许，无论怎么样都是白搭。”

我朝腕表瞥了一眼。“在完成减速并搞明白是否有人在守株待兔前，只有四十五分钟了。”我对她说，“你想不想跟我们说说这个白搭的计划？”

于是孩子开始解释。她没有长篇大论。讲完后，我和机器人对视了一眼。“你说得对，这称不上是个计划，肯定是白搭。”

伊妮娅依旧维持着笑容。她抓住我的手，转过我的手腕，让我的腕

表正面朝上，“我们还有四十一分钟，”她说，“那你给我想个更好的出来。”

“拉斐尔”号正以零点零三倍光速朝恒星的方向冲去，所处路线位于椭圆回程线的最后一段，但依旧处在帕瓦蒂星系。这艘大天使级信舰（战舰）样子丑陋——巨型驱动舱，粗制滥造的通信舱，自旋臂，武器平台，凸出的天线列阵，微小的环境球和附属的登陆飞船被塞在这混乱的局面中，几乎就像是事后作出的补加设计。现在，随着它大转一百八十度，船尾向前，急速朝目标飞船预计的跃迁点飞去，它已经成了真正的战舰。

“离减速还有一分钟。”德索亚在战术频段上说道。三名士兵正站在敞开的气闸舱中，并不必确认信息的收悉。他们也知道，就算敌方飞船在实空中出现，即便是戴了护目镜，拥有放大设备，但头两分钟里，他们也肯定看不到它。

德索亚神父舰长被牢牢拴在加速椅中，一排控制面板环绕着左右，他戴着金属护手，手摆在全能控制器上，战术分流器已经接驳就绪，所以飞船已经和他结为一体。他听着通信频段上三名士兵的呼吸声，凝神注视并感觉着另一艘飞船的逼近。“俯角三十九度方向捕捉到霍金驱动失真信号，坐标000，39，099，”他对着麦克说道，“出口点位于000，距离九百公里。单兵式舰船的可能性，99%。相对时速十九公里。”

突然间，敌方飞船出现在了雷达、t-迪拉克和所有被动传感器上。“探测到目标，”德索亚对候命的士兵说，“准时，准点……该死。”

“怎么了？”格列高利亚斯中士问道。他和手下已经检查了武器、弹药、登船轴环，时刻准备在三分钟内跳出去。

“敌方飞船开始加速，而非我们大多数模拟中猜测的减速。”德索亚说。在战术频段上，他启动了飞船的预制选项。“抓紧！”他对士兵们说道，但是推进器已然点火，“拉斐尔”号已经开始旋转。“没问题，”随着主驱动器接通，重力水平提升至一百四十七倍，他补充道，“跃出飞船时，务必不要脱离能量场。再等几分钟，就能与他们的速度同步。”

格列高利亚斯、纪下士、芮提戈没有回应。德索亚听见了他们的喘息。

两分钟后，德索亚说道：“目标进入视野。”

格列高利亚斯中士和两名士兵在敞开的气闸舱中探出身。中士也看见了敌方飞船，那只是一个拖着聚变火焰的球状物。他按了按放大镜片，以看到远处的东西，然后又启动滤光器，终于见到了飞船的尊容。“跟战术中的很相像。”纪下士说。

“别把它当成战术演练里的东西，”中士厉声叫道，“真实物体和战术中的从来就不同。”他知道手下两人都觉得它跟战术里的一模一样；他们都曾在其中演练过。但格列高利亚斯中士在阿马加斯特的圣神司令部当过三年的讲师，他的直觉一向很准。

“这飞船非常快，”德索亚说，“如果我们还不跳上去，那我们就追不上他们了。照现在这个样子，速度同步只能维持五到六分钟。”

“我们只需三分钟，”格列高利亚斯回答，“舰长，让我们跟它并排飞行。”

“即将进入并排飞行状态，”德索亚说，“敌方正在捕获我们的动态。”“拉斐尔”号没有隐形装置，现在，所有的仪表都探测到，敌方飞船的探测器也在侦测德索亚他们。“一千米，”他说道，“依旧没有武器活动。能量场已开足马力。德尔塔五号驱动器停止运行。八百米。”

格列高利亚斯、纪下士、芮提戈卸下等离子步枪，蹲伏在原地。

“三百米.....两百米.....”德索亚说着。敌方飞船无声无息，加速度虽高但保持稳定。在大部分模拟中，德索亚在设置参数时，都是先狂野追击，然后才取得速度同步，继而瓦解敌方飞船的能量场。眼下，他感觉真是太容易了。神父舰长第一次感到担忧。“进入敌方最低切枪射程，”他说道，“出发！”

三名瑞士卫兵瞬时冲出气闸舱，动力包喷吐出蓝色的火焰。

“瓦解能量场.....开始！”德索亚喊道。敌方飞船的能量场无休止地拼死抵抗——几乎达三秒钟，这么长的时间在战术演习中从没模拟过。但它最终还是垮了下来。“能量场瓦解！”德索亚大喊，而士兵们早已知晓，他们翻滚、减速、降落在敌方飞船的船壳上，来到预先计划的侵入位置，纪下士在船首，格列高利亚斯位于旧示意图中应该是导航层的地方，芮提戈在引擎舱之上。

“登陆。”传来格列高利亚斯的声音。一秒之后，另两人确认登陆成功。

“登船轴环安置完毕。”中士气喘吁吁道。

“安置完毕。”纪下士确认道。

“安置完毕。”芮提戈确认道。

“倒数三下，”中士大叫道，“三……二……一……行动。”

他的聚合体装袋如蛛丝般映现在日光下。

指挥座椅上，德索亚注视着德尔塔五号驱动器。加速度已升至二百三十倍重力。如果能量场现在中止运转……他甩掉这个念头。“拉斐尔”号正使出浑身解数，维持速度同步状态。再过四五分钟，他就不得不撤销命令撤退，要么就超额使用飞船的聚变驱动系统。快，他注视着战术空间和视频屏幕上穿着战斗装甲的三个身影，心里如是想。

“准备就绪。”纪下士说道。

“准备就绪。”从那艘荒唐的飞船的船尾机翼边传来芮提戈的声音。

“安放炸药，”格列高利亚斯命令道，同时“啪”的一声将炸弹贴上船壳，“倒数五下……五……四……三……”

“德索亚神父舰长。”突然传来一个女孩的声音。

“等等！”德索亚命令道。女孩的图像出现在所有的通用频段上。她正坐在一台钢琴边。正是三个月前在海伯利安的狮身人面像入口前看到的那个孩子。

“停止行动！”格列高利亚斯重复道，停下了按向引爆按钮的动作。另两名士兵服从了命令。三人都注视着护目镜嵌板上的视频广播。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德索亚神父舰长问。但他马上知道这个问

题有多蠢：没关系，三分钟内，他的手下就得进入飞船。不然，“拉斐尔”号就会落在后面，把三人撇在敌方飞船之上。他们模拟过这一可能——在抓住女孩后，士兵们控制住飞船，慢慢等着德索亚追上。但他并不喜欢这一方案。他按了按广播钮，把他的视频图像发送给女孩的飞船。

“你好，德索亚神父舰长，”女孩说，声音不慌不忙，表情看不出一丝紧张，“如果你的人打算进入我的飞船，我将放出空气，减压而死。”

德索亚眨眨眼，说道：“自杀是不可饶恕的大罪。”

屏幕上，女孩严肃地点点头。“没错，”她说，“但我并非基督徒。并且，与其被你抓去，我情愿自我了断。”德索亚仔细观察了图像——女孩的手边并没有任何操控装置。

“舰长，”从安全密光频段上传来格列高利亚斯的声音，“如果她打开气闸舱，我会在她减压结束前找到她，把她套进转移袋中。”

屏幕上，女孩注视着他，德索亚没有动嘴唇，但他在密光频段上默默对手下发出指示，“她并非十字形的人，”他说，“如果她真的死了，那我们就没有任何办法将她复活。”

“但我们也有很大的机会，能用飞船的诊疗室把她救活，修复因单纯减压而导致的创伤，”格列高利亚斯说道，“要把她那层空间的空气全部排光，需要用上三十秒，甚至更多的时间。我能抓住她。下令吧，长官。”

“我不是说着玩儿的。”屏幕上的孩子说道。话音刚落，船体上的一个圆形区域在纪下士身下及四周打开了，空气涌进真空，注满纪下士的

登陆轴环袋，袋子如气球般鼓了起来。纪下士被摔进袋子中，而袋子本身，则撞上了外部能量场，朝船尾滑去。纪的动力包疯狂地喷射出火焰，最后终于稳住身子，没有掉进飞船的聚变焰尾。

格列高利亚斯的手指放在可控炸药的引爆器上，喊道：“舰长！”

“等等。”德索亚默念道。眼前的这个女孩，双手隐藏在衬衫袖子下。他被吓住了，坐立不安。现在，两艘飞船间的整片空间充满了胶状粒子和冰晶。

“我这里和顶层并不相通，”女孩说，“但是如果你不命令你的手下撤回，我会打开所有的船舱。”

刹那间，又一个气闸门爆开了，格列高利亚斯脚下的那块船壳上，一个直径两米的圆圈打开了。在女孩说话的当口，中士早已先声夺人，动力包喷射着火焰，穿越轴环袋，迅速移动到了另一处位置。现在，从开口中猛烈喷射出一团空气和小碎片，把他冲得翻了几个筋斗，但中士还是迅速操控反冲力器，稳稳着陆在五米下的一块船壳上。他脑海里清晰地出现了这艘飞船的示意图，他知道女孩就在里面——离他的攫取咫尺之遥。如果她打算炸掉这块区域，他就能抓住她，把她装进袋子里，两分钟内就能回到“拉斐尔”号，迅速将她放进诊疗室。他看了看战术显示屏：芮提戈脚下的那块船壳也打开了，但他也在几秒前反跃回了太空。现在，芮提戈正滞留在离飞船三米外的地方。“舰长！”格列高利亚斯通过密光呼唤道。

“等等。”德索亚命令。他转向女孩，说道：“我们无意伤害你——”

“那就叫他们回去，”女孩大声叫道，“马上！否则我就把最后一层打开。”

德索亚神父舰长衡量着选择，他觉得时间几乎停止了。但他明白，剩下的时间连一分钟也不到，到时候“拉斐尔”号就会被甩在后面。接驳至飞船和所有舱层的战术连接上，无不是闪动的警报和指示器。他不想把自己的手下抛在身后，但是，至关重要的要素乃是这个孩子。他得到的命令非常特别，无任何条件——把孩子活捉回来。

德索亚的整个战术虚拟环境开始闪烁红光，这信息是在警告，飞船必须在一分钟内减速，否则自动超驰装置将自行启动。面前仪器板上的情形也一样。他切换到广播频率，开始在通用频段和密光上说话。

“格列高利亚斯、芮提戈、纪……回‘拉斐尔’号。快！”

格列高利亚斯中士觉得浑身涌起无名的怒火和挫败感，就像是受到了宇宙辐射的冲击，但他乃是瑞士卫兵的成员。“遵命，长官，返回！”他大叫道，揭掉可控炸药，向大天使跃去。另两人也从船壳上升了起来，带着反作用器的蓝色尾迹。合并的能量场闪动了一会儿，让三名全副武装的男人通过。格列高利亚斯第一个抵达“拉斐尔”号的船体，他抓住一个把手，把飘过来的两个手下逐一推进冲锋舱。最后把自己拉了进去，在确认两人抓着丝网约束装置后，他按了按麦克。“长官，全部返回，拉紧保险装置。”

“脱离。”德索亚道，他在通用频段上广播道，以便让女孩听见，接着从战术空间切换回实时状态，拧了拧全能控制器。

“拉斐尔”号终于停止了百分之一百一十的推进器状态，将能量场与目标分离，开始落在后面。德索亚拉开与敌方飞船的距离，尽可能远离那艘舰船的聚变之尾：一切都表明，敌方飞船没有武装，但这艘船的聚变驱动能在太空中延伸一百公里，那么，“没有武装”也只是相对而言罢

了。“拉斐尔”号的外部能量场启动至最大防御状态，飞船的抗击策略全部启动至自动化状态，时刻准备在微秒内作出反应。

女孩的飞船继续加速，出了黄道面。帕瓦蒂不是她的目的地。

和驱逐者会合？德索亚思索着。但他飞船的探测器依旧没有捕捉到帕瓦蒂轨道巡逻圈外的任何活动，但整个驱逐者游群或许就在日光层中等待。

二十分钟后，孩子的飞船已经离“拉斐尔”号达十万八千里之远，这个问题也得到了解答。

“捕捉到霍金空间失真信号，”德索亚对三名瑞士卫兵说道，他们依旧在冲锋舱中紧紧抓着约束器，“敌方飞船正准备加速。”

“目的地是哪儿？”格列高利亚斯问。从声音中不难听出，这位大块头中士正在强压下他的怒气。

德索亚顿了顿，回答前先重新核查了读数。“复兴之矢所在空间，”他说，“离那个星球很近。”

格列高利亚斯和另两名瑞士卫兵沉默不语。但德索亚可以猜到他们心里在想什么。为什么是复兴之矢？那可是圣神大本营……二十亿基督徒，数万士兵，几十艘战舰。为什么去那儿？

“也许她并不知道那里有什么。”他对着内部通信系统朗声说道。接着，他切换到战术空间，悬浮在黄道面上，望着那个红点加速至超光速，最后从这个星系消失。“拉斐尔”号依旧循着尾追的路线，离跃迁矢径还有五十分钟。德索亚出了战术空间，检查了所有的系统，然后说道：“你们可以从冲锋舱上来了。保管好所有的登船装备。”

他没问他们的意见，也没讨论是否跃迁到复兴之矢的空间——路线早已设置完毕，飞船正朝量子跃迁爬升。他没有重新问一下，他们是否准备再一次死亡。当然，跃迁将会和上一次一样致命，但它也会让他们比敌方飞船早五个月抵达圣神占领区。德索亚脑中想到的唯一一个问题：是否要稍候片刻，等“圣安东尼”号减速进入帕瓦蒂领空，向舰长解释一下当前的局面，然后再动身出发。

他决定不等，这没多大意义。虽然只是五个月领先局面的几个小时的差别而已，但他没有等下去的耐心。德索亚命“拉斐尔”号准备一个发射机应答浮标，然后为“安东尼”上的萨蒂舰长录下了命令：立即传送至复兴之矢。这对火炬舰船来说，将是十天的旅程，同时还有五个月的时间债，跟女孩要花费的时间一样。一旦减速进入复兴领空，就马上准备战斗。

德索亚发射出航标，通过密光向帕瓦蒂司令部发出撤岗命令，然后转了转加速座椅，面向另外三人。“我明白你们是多么失望。”他开口道。

格列高利亚斯中士什么也没说，他黑色的脸庞如岩石般冷漠，但德索亚神父舰长从那沉默中看到了其他的信息：要是再给三十秒，我就能抓住她了。

德索亚没有放在心上。他担任指挥官已经有十多年了，曾将更为勇敢、更为忠诚的部下送去死亡之地，而没有让悔恨和辩解击垮自己。所以面对着这名魁伟的士兵，他没有眨巴眼睛。“我觉得这个女孩当真会赴死，”他开口道，说话的语气表明，这并非是在讨论，无论是现在，

还是稍后，“但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意义。我们知道她要去哪里。在圣神的领空中，这个星球防卫森严，没有人能不被发现、不被拦截地通过，甚至连驱逐者游群也办不到。我们有五个月的时间来准备迎接飞船的到访，这一次，我们不会单独行动。”德索亚顿了顿，吸了口气，“你们三个干得很卖力，帕瓦蒂星系的失败并非你们所致。一旦回到复兴之矢的空间，我会负责让你们回原先的部队。”

格列高利亚斯甚至没看看两名手下，便替他们说道：“神父舰长，恕我打断，但如果我们有发言权，那我们愿跟随着你和‘拉斐尔’号，直到把小女孩安全地抓住，带她回佩森。”

德索亚试图压制住自己的惊讶。“嗯……唔，到时候再看着办，中士。复兴之矢是海军舰队总部，有好多头脑在那。到时候再看着办。来吧，把所有东西都拴上……二十分钟后开始跃迁。”

“长官？”

“何事，纪下士？”

“这次死之前，你还会听我们的忏悔吗？”

德索亚再度改回喜怒不形于色的表情。“对，下士。我先清点完这里的名单，然后再去起居室，给你们十分钟忏悔的时间。”

“谢谢，长官。”纪下士微微一笑。

“谢谢。”芮提戈说。

“多谢，神父。”格列高利亚斯声音低沉着说道。

德索亚望着三人把庞大的战斗装甲脱掉，跳开去把所有东西拴系好。在那瞬间，他直觉性地瞥到了一眼未来，同时感受到了压在肩上的千钧重担。上帝，请赐吾力量，完成祢之祈愿.....谨以天父之名.....阿门。

他坐在笨重的座椅中，转回身面朝指挥面板，开始跃迁和死亡前最后的清点。

从前，我在做猎鸭人向导的时候，曾为一群海伯利安出生的人服务过，其中有个气艇飞行员，他每周会驾驶飞艇从大马大陆飞到天鹰，路上行经九尾，我问他，这工作到底是啥样的。他应道：“驾驶气艇么？应了那句俗话——漫漫无聊日，惊险几分钟。”

而这趟旅程跟它差不离。我并不是说旅途上感到无聊——太空飞船内有书，有旧日的全息像，还有大钢琴，这足够让旅途变得趣味十足，接下来的十天里肯定不会感到无聊，更不用提还得去了解我的旅行同伴。但是，我们的体验的确如那句话所说：一方面是悠长的闲适时光，一方面是突然插进来的惊险小插曲。

我得承认，在帕瓦蒂星系的时候，干坐着却看不见视频信息，眼睁睁看着孩子扬言，如果圣神飞船不退后，就了断自我——还有我们！这让我心惊肉跳。我曾经在费力克斯（九尾之一）上当过十个月的二十一点庄家，观察过许多赌徒；这个十一岁的小孩简直就是个老练的扑克玩家。后来，我问她是否真会把威胁进行到底，把最后一层密闭舱打开。对此，她只是露出一贯的淘气笑容，右手打了个不知道啥意思的手势，某种掸拂的动作，似乎想把这个念头从空气中拂去。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慢慢习惯了她这个动作。

“啊，可你怎么知道那个圣神舰长叫什么名字？”我问她。

我指望着听她说说关于现世弥赛亚的超能力，但伊妮娅仅仅回答说：“一星期前我从狮身人面像中出来的时候，他正好在那儿等我。当时我听见有谁喊他的名字。”

但我很怀疑。如果神父舰长真的在狮身人面像，那么按圣神军队的标准程序，他应该全身穿着战斗装甲，在安全频段上进行通信。为什么这个孩子不说真话？

为什么我要寻求逻辑和合理？当时我问自己。到目前为止，一切都逻辑和道理可言。

我们戏剧性地从帕瓦蒂星系逃脱后，伊妮娅到下层冲澡去了，飞船试图安慰我和贝提克。“先生们，别担心。我不会让你们因减压而死的。”

机器人和我交换了一下眼色。我想，他跟我一样也在琢磨，飞船知不知道它差点做了什么，小女孩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控制能力。

随着第二段旅途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开始深思这个局面，沉思我的反应。我发现，最大的问题是整个旅途中我的被动消极：我几乎就是个旁观者。当时我已经二十七岁，是个退役军人，饱经世故——虽然饱经的只是海伯利安这个穷乡僻壤之地的世故，但我却让一个孩子应付眼前的紧急事件。我明白为什么贝提克在这局面下也不积极一点；毕竟，他已经适应了生物指令，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对人类言听计从。但我怎么也像头大蠢驴呢？马丁·塞利纳斯救了我的命，派我进行这疯狂的计划，保护孩子，她要去哪儿我就带她去哪儿。到目前为止，我所做的，就是驾一块毯子飞行，在孩子应付圣神战舰的时候，躲在钢琴后面心惊

肉跳。

离开帕瓦蒂领空的头几天里，我们四个——包括飞船——谈到了圣神战舰。如果伊妮娅说的没错，如果在光阴冢打开的那段时间里，德索亚神父舰长果真是在海伯利安，那么，圣神的确找到了什么办法，能在霍金空间中操纵捷径。这一事实不仅让人清醒，还把我吓得半死。

可伊妮娅看上去没有太过担心。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慢慢养成了例行的船务工作，很轻松，但也有点幽闭恐惧。晚餐后，伊妮娅弹弹钢琴，然后大家在图书馆吃零食，察看飞船的全息录像和航行日志，想找到些线索，搞清楚它把领事带到过哪些地方（找到了很多线索，但都不明确），晚间打打扑克（她真是难以应付的扑克牌对手），偶尔锻炼身体，我会叫飞船把楼梯井内的密蔽场提高到一点三倍重力，然后在相当于七层楼面的螺旋阶梯上上下下跑四十五分钟。我不太确定它是否能给我的全身带来裨益，但很快，我的小腿、大腿、脚踝看上去就像是类木行星上的象人了。

当伊妮娅发现能量场可以在飞船的小型区域中微调时，谁也拦不住她了。她开始在沉眠层的零重力气泡中睡觉。她发现图书馆层的桌子可以变形成一张台球桌，于是坚持每天至少玩两盘——每一次的重力水平都不一样。一天夜里，我在领航层中看书的时候，听到了什么响声，于是走下阶梯，来到全息井那一层，结果发现那儿的船体已经打开，瞭望台伸了出去，不过钢琴却不在那儿，倒看见一个巨型的水球——直径约有八到十米，飘浮在瞭望台和外部密蔽场之间的空间里。

“搞什么？”

“真好玩！”声音从那个跳动的水球中传出。一个头发湿漉漉的脑袋

破水探出，颠倒地停在那儿，离地面有两米远，“快进来！”女孩喊道，“水很暖和。”

我侧身远离这奇异的景象，全身重量压在栏杆上，尽力不去想象，要是这个局部的球形能量场突然停止运转，那会怎么样。

“贝提克看见这东西了么？”我问。

苍白的肩膀耸了耸。瞭望台之外，分形焰火律动交叠，在水球上投射出不可思议的色彩和倒影。球体本身是个蓝色的超大水珠，随着空气的流动，表面和内部显出淡淡的斑纹。实际上，这让我想起了曾见过的旧地的照片。

伊妮娅又将头钻了进去，能看到一个苍白的人影在水里游动，然后在五米上方的曲面上重新探出头来。小水滴溅洒而出，飞出一条曲线，又回归到大球的表面——我猜，是被微分的能量场赶到了那儿，然后扩散出复杂的同心圆，在水球表面泛着涟漪。

“快进来，”她再一次喊道，“不开玩笑！”

“我没穿游泳衣。”

伊妮娅在那儿漂了片刻，踢踢水，俯身躺在水面上，接着又潜进了水中。再一次出现时，从我的角度看，脑袋完完全全颠倒了过来，她说：“谁穿泳衣了？用不着那玩意儿！”

我知道她没开玩笑，因为在她潜水的时候，我看见她白皙后背上的脊椎、肋骨，那如小男孩般的屁股反射着分形光线，就像从池塘中冒起来的两个白色小蘑菇。总之，看见这个十二岁的未来弥赛亚的屁股，就像是在看莱斯姨妈的小孙子们在浴盆中洗澡的全息幻灯片，一点也没有

挑逗之意。

“劳尔，快进来！”她又喊道，随即朝水球的对面潜去。

我只犹豫了一秒钟，便马上甩掉长袍和外衣。不过身上还留着短裤，也没脱那件当作睡衣的长汗衫。

但我在瞭望台上愣了片刻，一点也不知道该怎么进到头上几米外的这个水球中去。过了一会儿，从水球上面的某处传来声音，“傻蛋，跳啊！”于是我奋力一跳。

大概到了一米半之上的地方，我突然感觉到了零重力。水真他妈冷。

我回转身，冷得哇哇大叫，感觉身体上可以收缩的地方顿时都收缩了起来，然后我开始胡乱拍水，努力把头探出球面。这时贝提克也来到了瞭望台上，他也想看看这里的响声到底是怎么回事，看见他，我没感到多大的惊讶。他抱着双臂，背倚栏杆，一条腿斜搭在另一条腿上。

“水很暖和！”我在骗他，其实已经冷得牙齿嘎嘎作响了，“快进来！”

机器人微微一笑，摇了摇头，就像一位纵容孩子的父亲。我耸耸肩，回转身，潜了进去。

过了一两秒钟，我突然想起，游泳其实跟在零重力中移动很相似；在零重力的水球中浮沉，其实也跟平常的游泳差不多。两相比照，水的阻力让我感觉比在零重力中飘移更接近于游泳。但在水球中更加乐趣无穷，偶尔会在水里碰到一个气泡，我就会停下来，在那儿喘口气，接着继续在水中扑腾。

在颠来倒去地翻滚了一阵后，我已经晕头转向了。我朝一个一米长的气泡游去，最后在滚进这个圆球之前停了下来，仰头望望，看着伊妮娅的脑袋和肩膀突然出现。她低头朝我望来，挥着小手。胸口的皮肤已经起皱，可能是水太冷的缘故，或者是空气太冷了。

“好玩吧？”她一面说，一面把脸上的水撩开，又把头发往后捋了捋。金褐色的头发打湿之后，颜色看上去更深了。我盯着女孩，试图从她身上看到她母亲的影子，看到那个深色头发的卢瑟斯侦探。但毫无用处——我从没见到过布劳恩·拉米亚的照片，我只从《诗篇》中听过她的故事。

“还是有点难的，在边缘的时候，得花点本事保持平衡，不然会从水里飞出去，”伊妮娅说道，我们的气泡变化收缩，水墙在身边弯曲，“跟你比比，看谁先出去！”

她转了个身，纵身一跃。我试图紧紧跟随，但错误地扑腾着穿过了气泡。我的天，希望贝提克和孩子别看见我这难堪的手脚动作。我比她晚半分钟抵达水球的边缘。两人躺在那儿，踩着水，飞船和瞭望台都已经消失在身下，水往左右延伸，变成曲面，在我们四侧如瀑布般坠出视野，而在我们头上，深红色的分形膨胀，爆炸，收缩，然后再次膨胀。

“真希望能看到星星。”我说，声音大得连我自己都觉得奇怪。

“我也是。”伊妮娅说。她正仰着脸，望着令人心悸的光线表演，我似乎看见有一丝悲伤的情绪在她脸上一闪而过。“好冷。”她终于说道。我见她嘴巴紧咬着，感觉到她正尽力不使牙齿打颤。“下次叫飞船建水池的时候，我会叫它不要用冷水。”

“你现在最好从这儿出去。”我说。我们朝下面游去，来到水球的曲面边缘。瞭望台就像是一堵墙，慢慢升起，向我们问候，唯一的反常是出现在其中的贝提克的身形，他正站在一侧，手里拿着一块大毛巾，是为伊妮娅准备的。

“劳尔，闭上眼睛。”她对我说。于是我闭上双眼，她拍打双手，穿出水面，浮出去之后，我感受到零重力的水球重重地砸在了我的脸上。一秒钟后，我听到她的赤脚站到了瞭望台上，发出“啪”的一声。

我又等了片刻，然后睁开眼。贝提克已经把大毛巾裹在了她身上，她正缩在里面，现在，不管如何使劲地忍住，她的牙齿还是在不停打颤。“小……小心点，”她说，“从……从水里出……出来的时候，马……马上转过身来，不……不然，你……你会脑袋着地，折……折断……脖……脖子的。”

“多谢。”我应道，但还不想在他们尚未离开瞭望台前出这个水球。片刻之后，他们走了，我划着水游了出去，手臂和脚乱踢乱划，想要在重力重新来临前转个一百八十度，结果转过了头，矫枉过正，屁股重重地砸在了地上。

贝提克周到地在栏杆上为我放了块毛巾，我拿起来抹了抹脸，然后说道：“飞船，你可以取消掉零重力微型能量场了。”

但片刻之后，我意识到了自己所犯的错误，但已没时间撤销这个命令，于是，好几百加仑的水瞬间砸向瞭望台，一大摊刺骨的水如瀑布般从高处坠下。要是我当时站在它的正下方，那我很可能当场毙命，真是伟大旅行的讽刺性结局。不过，我坐的地方离大水边缘还有几米远，所以它只是把我冲到了瞭望台上，在水花从栏杆上溅起的时候，把我卷进

了水流的旋涡，似乎还要把我抛向太空，越过十五米下的船尾，甚至穿出椭圆形密蔽场的底部，在那儿，我将会像一只小虫子掉入了卵形烧杯，溺死其中。

湍流咆哮而过，我紧紧抓住栏杆，毫不松手。

“对不起。”飞船说道，它也意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于是重塑了我们周围的能量场，将大水包纳聚集起来。我发现，没有一滴水冲进敞开的大门，流进全息井的层面。

趁着微型能量场将大水托起并且搬离的时候（那是一个不断晃悠的水球），我找回那块湿透的毛巾，穿过门口，进入飞船。船体在我身后合上，我猜，那些水应该已经被送回到了储水箱，之后会被净化，为我们所用，或是作为反应物料，就在这时，我陡然停下脚步。

“飞船！”我大叫道。

“有何吩咐，安迪密恩先生？”

“不会是你在我开玩笑吧？”

“你是指听从你的命令，取消零重力微型能量场吗，安迪密恩先生？”

“对。”

“不，安迪密恩先生，刚才只是我的一时疏忽。我从不开玩笑。请放心，我根本没机会受幽默感的折磨。”

“嗯。”我不太相信。手里拎着湿淋淋的鞋子和衣服，啪嗒啪嗒走上

楼，擦干身体，穿好衣服。

第二天，我到贝提克那里和他聊了会儿，那地方被他称为“引擎舱”，看布局的确有点像远洋舰中的引擎舱——喷着暖气的管子，黑乎乎的像是发电机的大家伙，狭窄的通道，金属站台——不过贝提克告诉我，这块地方最原始的目的，是让船员通过不同的刺激模拟连接器，和飞船的驱动器、能量场发生器进行联系，他让我试了试。我承认，我从来没有享受过电脑合成的现实环境，在尝试了虚拟视景之后，我断开连接，坐在贝提克的吊床边，听他讲话。他告诉我，几十年来，他一直在帮着修缮这艘船，并曾一度相信这艘船再也不会飞了。听到此，我感觉到一丝如释重负之感，旅程又开始了。

“是不是不管老诗人选择了谁，叫他和女孩一起走，你都会和他们一起踏上这趟旅程？”我问他。

机器人平心静气地看着我。“过去的这个世纪里，我一直有这个想法，安迪密恩先生。但我也不太相信这会成为现实。我得谢谢你，是你让我梦想成真了。”

他的感激实在是情真意切，我立时觉得有点尴尬。“最好等到我们逃离圣神之后再谢我，”我对他说，想要改变话题，“我想，他们会在复兴之矢的领空内等我们。”

“看样子极有可能。”蓝皮肤的男人似乎并不担心这个问题。

“你觉得，要是这回伊妮娅再以打开飞船空间相威胁，还会管用么？”我问他。

贝提克摇摇头。“虽然他们想要活捉她，但肯定不会被这个唬人的话骗倒两次。”

我扬扬眉毛。“你真的觉得她是在唬人？她口气那么坚定，我觉得她真的会把我们那一层打开的。”

“我不这么想，”贝提克说，“当然，我并不了解这个小女孩，但曾有幸和她母亲愉快地共度几日，当时她和其他朝圣者正在进行海伯利安之旅。拉米亚女士是个热爱生命的人，她也关心其他人的生命。我相信，如果伊妮娅女士是独自一人的话，她可能真的会把威胁进行到底，但船上还有我俩在，我觉得她不会让我们受到伤害的。”

对此我无言以对，于是我们又说了一些其他事——飞船，我们的目的地，陨落过了这么久之后，环网世界肯定变得非常陌生了。

“要是我们在复兴之矢着陆，”我说，“你打算在那儿跟我们告别吗？”

“跟你们告别？”贝提克问道，他头一次露出惊讶的神情，“为什么要跟你们告别？”

我挥挥手，打了个僵硬的手势。“嗯……我猜……我是说，我以为你想获得自由，并会在登陆的第一个文明世界上找到自由……”我停下来，又打了个手势，表示自己真是太傻了。

“既然获允同你们一起旅行，我也就得到了自由，”机器人轻声说，微笑着，“另外，安迪密恩先生，如果我真想待在复兴之矢，我也很难融进人群中去。”

他的话让我想起了曾想到过的一个问题。“你可以改变肤色啊，”我

说，“飞船的自动诊疗室可以帮你……”还没说完我就停了下来，因为我看见他脸上浮现出难以理解的微妙表情。

“你也知道，安迪密恩先生，”贝提克开口道，“我们机器人并不是通过程序设计的机器……甚至不像进化成内核的早期DNA人工智能，我们没有设置基本的参量或是阿西莫夫激发因素……但是，当初设计我们的时候，啊……人们还是极力主张，在我们身上加上一些最高行事准则。其中之一，当然是服从人类的合理命令，防止他们受到伤害。据说，阿西莫夫激发因素比机器人技术或是生物工程还要古老。但是还有一个……约束……就是不能改变肤色。”

“你没办法改变吗？”我问，“如果我们的生命需要依靠你隐藏蓝色的肤色，你也不能吗？”

“噢，当然可以，”贝提克说，“我能拥有自由意识，也能改变肤色，尤其是如果高优先级的阿西莫夫激发因素需要我这么做，比如说保护你和伊妮娅女士免受伤害，那我会那么做，但是我的选择会让我……很不自在。非常不自在。”

我点点头，但并没真的明白。我们转开话题，继续谈其他事。

就在同一天，我在主气闸层中翻了翻武器和舱外物品柜。这一检查，发现东西竟然比我预想到的还要多，有些物品相当古老，我不得不向飞船询问，才能知道它们是干什么用的。舱外物品柜中的大多数东西一看就知道是什么——太空服、危险空气防护服，太空服橱柜下的储藏壁龛中有四辆飞行车被灵巧地折叠起来放着，重型耐用提灯、露营装备、滤息面具、带脚蹼和矛枪的水下呼吸器、一条电磁飞行皮带、三个

工具箱、两个装备齐全的医药箱、六副夜视及红外眼镜，同样还有六副轻型耳机，带有微珠通信器、视频和通信志功能。看到最后这些东西，我对这艘飞船表示出了质疑：我从小就觉得，在一个没有数据网的世界里，这玩意儿根本就没用。这些通信志有些很古老（这种细细的银色手环状物体在几十年前很流行），有些甚至像是史前古物：大如手册般的东西。它们都能用作通信器，或是储存海量的数据，或是能连接进当地数据网，而且，尤其是古老的那些，竟能通过远程遥控装置挂上星球的超光转播信号，以至于能接入万方网。

我拿起一个手环状物件，放入掌心，感觉轻得连一克也不到。但已经没有用处。我听来自外世界的猎人们说过，有几个星球又拥有了原始的数据网（我想，复兴之矢是其中之一），但差不多三个世纪以来，超光转播信号都一直不起作用。超光通信，霸主所仰赖的这个超光速通信的公共频段，在陨落之后便再也没有动静了。我慢慢把通信志摆回原来的衬着天鹅绒的盒子中。

“如果你离开我一段时间的话，你会觉得带着它有用了。”飞船突然说。

我回头一望。“此话怎讲？”

“它能提供信息，”飞船回答，“我很乐意将大量的基本数据记录下载到其中几个上。你可以随意使用。”

我咬紧嘴唇，试图想象把飞船的那一大堆数据套在手腕上，到底能带来多大价值。然后我记起小时候外婆说的话来——劳尔，信息就是财富，一定要珍惜它。一个人想要理解这个宇宙，除了爱和真，就数它最重要了。

“好主意，”我说道，把细细的银色手环扣在手腕上，“你什么时候能下载数据库？”

“正在下载。”飞船说。

先前在抵达帕瓦蒂领空前，我就已经仔细地检查过了武器柜；里面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瑞士卫兵哪怕一秒钟时间。现在，我在橱柜中翻找，脑中想到的目的却大为不同。

这些陈旧的东西看上去古旧极了，这真是怪。太空服、飞行车、提灯，几乎飞船上的所有东西，都显得很古老，样式过时。比如说，这儿没有拟肤束装，所有东西的大小、构造和颜色都似乎像是历史书中的全息像。不过，这些武器另当别论。对，它们也很古老，但在我眼里，拿在手里，它们是那么熟悉。

领事显然是个猎手。架子上摆着六七把霰弹枪：上足了油，藏得好好的。随便带上一把，我就能去沼泽地中猎鸭子。这些枪有大有小，从细小的点三一重叠式双管猎枪，到又大又重的二八号双筒枪。我拿了把古老但保存完好的十六号气枪，上面带着弹夹，把它摆到走道里。

那些步枪和能量武器真是漂亮。领事肯定是个收藏家，因为这些标本既是杀人工具，也是艺术珍品——枪托上的涡卷装饰、蓝钢、手持部件，完美的均衡。在近一千年中，特别是二十世纪之后，私人武器开始大量生产，都一击致命、廉价，同时也丑陋得如同金属制门器，我们中有些人，包括我和领事，学会了珍藏美丽的手工制造或是小批生产的枪支。枪架上，摆着大号狩猎步枪、等离子步枪（这名字没错，在地方军进行基本训练的时候，我得知，等离子弹药从枪管中射出的时候，是一束束纯能量，但弹药在挥发前，的确能得到枪管膛线的加速）、两枝雕

刻得很精巧的激光能量步枪（这名字倒是错了，算是语言所造就的人工制品，而不是巧手设计而出），跟不多久前赫瑞格杀死依姿的那把差不多，一把纯黑的军部突击步枪，像是三个世纪前费德曼·卡萨德上校带到海伯利安的那把，一把内径极粗的等离子武器，肯定是领事射杀某些星球上的恐龙用的，还有三把手枪。没有死亡之杖。对此我很高兴，我不喜欢那该死的东西。

我拿出一杆等离子步枪，那是把军部突击步枪，又拿出那几把手枪，想做进一步研究。

军部武器样貌丑陋，是领事收藏品中的一个例外，但细细一看，我明白它大有用处。这东西具有多种用途——既是十八毫米等离子步枪，也是可调光束耦合能量武器；既是榴弹发射器，也是高能电子束储存器；既是钢矛发射器，也是多频率干扰器，还是寻热掷镖器——见鬼，军部突击武器除了不能帮士兵做饭，其他啥都能干。唔，不对，实际应用时，可调光束如果设置到低能状态，甚至也能用来烹饪。

在进入帕瓦蒂星系前，我曾有过胡思乱想，如果瑞士卫兵登上我们的船，我就打算用军部武器来问候他们，但现代化的作战制服可以随随便便摆脱掉任何武器发出的弹药，并且，说实话，我担心这东西会让圣神士兵疯掉。

现在，我愈发细致地审视起它；如果不是在这艘飞船上，而是要面对更加原始的敌手，比如说，一个穴居人，一架喷气式战斗机，或是装备就跟海伯利安地方军差不多的可怜虫，那么，这么灵活多变的武器可能会有用武之地。但最后我还是没拿，如果不是穿了古老的军部外动力作战制服，那这武器着实太过沉重。没有钢矛、榴弹、高能电子束这类弹药，十八毫米的脉冲弹也不可能射中任何人，而且，如果要使用能量

武器，我必须在飞船里，或是旁边有电源。我把突击枪放回原处，就在放下的时候，我意识到，这把枪也许是传说中费德曼·卡萨德的私人武器。它在领事私人藏品中显得有点突兀，而且，他认识卡萨德——也许是为了纪念，他才留下了它。

我向飞船问起这事，但飞船记不起来了。“怪哉，怪哉。”我嘀咕道。

三把手枪比突击枪更古老，也更有用。它们都是领事的收藏品，虽是老古董，但它们使用的弹匣现在还能买到，至少在海伯利安上能买到。对于没去过的星球，我不能保证。最大号的那把是点六零的斯坦-津全自动穿透器，是把正经的武器，但很重；弹药模板几乎跟枪支一样重，设计时弹药使用速率非常快。我把它放了回去。另两把更加大有可为：一把小型、轻便的便携式钢矛手枪，也许是赫瑞格用来杀我的那把枪的曾爷爷。边上还附着好几百闪亮的小针卵，枪把的弹匣里一次能装五个，每个针卵都装有好几千钢矛。对于不擅长射击的人来说，这是把好武器。

最后那把手枪真正让我大吃一惊：它套在涂油的皮革枪套中，我的手指颤抖着把它抽出，端详着。我仅从古老的书本上看到过它，一把点四五口径的半自动手枪，具有真正的弹匣，具有真正的黄铜外壳，不是什么只在射击时才会形成的弹药模板，勾勒着图案的枪把，金属瞄准器，蓝钢。我拿着枪翻来覆去地看，这东西几乎可以回溯到一千年前。

我又往放这把枪的盒子里瞅了瞅：有五盒点四五的子弹，总共有好几百发。我想，这些子弹肯定也很古老，但我发现了制造商的标签：卢瑟斯。约三个世纪前。

依据《诗篇》所述，布劳恩·拉米亚不正是有把古老的点四五手枪么？后来，我问了伊妮娅，孩子说她从没见她母亲带过手枪。

不过，看样子我们应该带着它，还有那把钢矛手枪。我不知道这些点四五的子弹还能不能发射，于是拿了一颗，来到瞭望台上，叫飞船把外部能量场变一变，不要让子弹反弹回来，接着，我扣下了扳机。啥事也没发生。然后我记起来，这种枪有手动保险。我找到保险，咔嚓一声拉开，又开了一枪。我的天，声音震耳欲聋。但子弹的确还能用。我把枪插回枪套，又把枪套夹在我的多用途皮带上。正正好好。当然，最后一颗点四五的子弹发射之后，它就只能永远睡在那里了，除非我能找到一家会制造子弹的古老枪械会所。

我应当没必要朝什么东西发射几百颗子弹吧。当时我冷冷地想道。要是我能未卜先知就好了。

那天稍后我跟孩子和机器人碰了个面，拿出选的霰弹枪和等离子猎枪，还有钢矛手枪和点四五手枪，给他们看了看。“如果我们去陌生的地方，无人居住的陌生之地，我们应该武装好自己。”我一面说，一面把钢矛枪给他俩，但两人都拒绝接受。伊妮娅不想要武器；而机器人指出，他不能对任何人使用武器，如果有凶猛的野兽追他，那他相信我会在他身边。

我咕哝了一声，把步枪、霰弹枪和钢矛手枪放到一边。“那我就带这个吧。”我说道，摸了摸那把点四五。

“很配你这身行头。”伊妮娅微微笑道。

这次，我们没有在最后一刻进行绝境讨论。我们都觉得，如果圣神在那儿等我们的话，伊妮娅的自杀威胁不会奏效了。距离减速进入复兴星系还有两天，我们开始对即将来临的事情展开最严肃的讨论。我们吃得很好，贝提克为我们准备了河鲈鱼切片，浇着奶油酱汁。我们还突袭了飞船的酒窖，找到了产自鸟嘴葡萄园的美酒——作为饭后的余兴活动，伊妮娅弹奏起钢琴，而机器人拿出一支随身携带的笛子，吹奏起来，一小时后，话题转向了未来的事。

“飞船，你能跟我们讲讲复兴之矢吗？”女孩问。

短暂的沉默，我开始把这想象成飞船的尴尬。“抱歉，伊妮娅女士，除了已经过时几个世纪的航空信息和轨道进入图外，我没有关于这个星球的信息。”

“我去过那儿，”贝提克说，“也是在几个世纪前，不过当时我们去那儿是为了监控星球的无线电和电视通信信号。”

“我曾听一些外世界猎手说过这个星球，”我说，“他们中最有钱的一些人就来自那儿。”我向机器人打了个手势，“不如你先说？”

他点点头，抱起双臂。“复兴之矢是霸主时期最重要的星球之一。在索美尺度上与地球非常类似，由于早期的种舰拓殖，等到陨落时，已经完全都市化了。星球以其大学和医疗中心著称于世，大多数的鲍尔森理疗是在那儿进行的，但也只有有钱消费的环网公民才能享受这一疗法。此外，还有它的巴洛克式建筑——在宜内李要塞这个山岭堡垒中的显得尤为美丽。还有它的工业产出，大多数军部太空舰船是在那儿制造的。其实，我们这艘太空舰船肯定也是那里造的，它是三菱-哈切联合企业旗下的产品。”

“是吗？”传来飞船的声音，“要是我知道就好了，可数据已经丢了。真有趣。”

我和伊妮娅交换了一下焦虑的眼神，这已是此次旅途的第十几次了。一艘飞船，连自己的过去或者产地都不记得，怎能让人在情况多变的星际飞行中持有什么信心呢？哦，不，我第十几次地想到，它的确让我们安然进入了帕瓦蒂星系，又安然出来了。

“复兴之矢的首都是达·芬奇，”贝提克继续道，“不过事实上，整个大陆，以及唯一一片海上的大部分都已城市化了，所以，都市中心和其他地方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那是个繁忙的圣神星球，”我补充道，“陨落后最先加入圣神的星球之一。军队主要是集中在那……复兴之矢和复兴之二都有轨道和驻月部队，两颗星球上，到处都驻有基地。”

“复兴之二是什么？”伊妮娅问。

“复兴二号，”贝提克答道，“星系中的第二颗星球……复兴之矢是第三颗。二号上也有人居住，不过人数偏少。这颗行星主要以农业为主，大型自动化农场几乎遍及整个星球，复兴之矢的物资由它供应。远距传输网陨落之后，两颗星球都从中得益，在圣神恢复星球上定期的星际贸易之前，复兴星系能够自给自足。复兴之矢制造商品，而复兴之二为复兴之矢的五十亿人提供食物。”

“现在复兴之矢有多少人口？”我问。

“我想大约还是这么多——五十亿人，具体的数字可能有几亿出入，”贝提克，“我曾说过，圣神很早就来到了这儿，他们给予了十字

形，随后颁布了节育制度。”

“你说你到过那儿，”我对机器人说，“这颗星球是啥样的？”

“啊，”贝提克露出懊悔的笑容，“为了开拓威廉王的新领地，我从阿斯奎斯被运往海伯利安，中途在复兴之矢的航空港待过，时间不到三十六小时。他们把我们 from 冰冻沉眠中唤醒，但没让我们下船。我对这个星球的记忆并不详尽。”

“那儿的居民是不是大多是重生基督徒？”伊妮娅问。女孩若有所思，似乎想着什么遥远的事。我注意到，她又开始咬指甲了。

“嗯，对，”贝提克回答，“我想，几乎五十亿都是。”

“我刚才说，这里有圣神军队重兵把守，那不是开玩笑，”我说道，“在海伯利安自卫队训练我们的圣神士兵就是从复兴之矢来的。这是个重要的卫戍星球，是和驱逐者开战时的转运中枢。”

伊妮娅点点头，但看上去依旧心不在焉的。

我不打算拐弯抹角。“我们为什么要去那儿？”我问道。

女孩抬头朝我望来。黑色的双眼非常动人，但在当时显得有点冷漠。“我想看看特提斯河。”

我摇摇头。“瞧，特提斯河是由远距传输器构成的。它不存在于环网外。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是由一千段小河组成的。”

“我知道，”她说，“但我就是想见见环网那时候组成特提斯河的一段河。我母亲曾跟我讲起过中央广场的样子，只是那儿更悠闲。她也告

诉我，人们如何乘游船从一个星球到另一个星球，历经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

我抵制住心中的怒火。“你瞧，复兴之矢有重兵防御，我们几乎不可能通过，”我对她说，“即便我们真的到了那儿，特提斯河也早就不复存在了……那儿只剩它以前的一小部分。你到底为什么要去看它？这有什么重要的？”

女孩正想耸耸肩，但中途停止了那个动作。“记得我说过的话吗？有个建筑师……我必须……我想拜他为师。”

“对，”我说道，“但你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他在哪个星球。那么，为什么以复兴之矢作为你的搜寻起点呢？至少，我们难道不能去复兴第二找吗？或者，跳过这个星系，去个没人的地方，比如说，阿马加斯特。”

伊妮娅摇摇头。我注意到，她的头发梳得异常服帖，可以看到油亮的金色亮光。“在我梦里，”她回答道，“这位建筑师的其中一座建筑坐落在特提斯河附近。”

“特提斯河流经的古老星球，有上百个呢，”我说道，朝她凑过去，让她知道我在很严肃地跟她说，“它们中有些不是圣神的地盘，去那儿，我们不会被抓住或是被杀掉。我们一定要先去复兴星系吗？”

“我想是的。”她轻声说。

我的一双大手摆上膝盖。马丁·塞利纳斯没说这趟旅途很容易，或者有什么意义——他只是说，它会让我成为英雄。“好吧，”我再一次说道，并听到话音中夹杂着厌烦，“孩子，这次你有什么计划？”

“没计划，”伊妮娅回答，“如果他们在那儿等我们，我会告诉他们真相，告诉他们我们打算降落在复兴之矢。我想，他们会让我们着陆。”

“如果真是这样，那然后呢？”我说，试图想象飞船被无数圣神军包围的情景。

“我想，到了那儿我们自然会明白的，”女孩说着，朝我笑笑，“你们两个，想不想在六分之一重力下打场桌球？我们这次不如赌真钱玩？”

我刚想张开嘴教训她几句，却马上改了口气。“你可没钱。”我说。

伊妮娅的笑容更灿烂了。“那我就输不了了，对不？”

德索亚神父舰长等待小女孩进入复兴星系的那一百四十二天里，每晚都会梦见她。她清清楚楚地出现在他眼前，面容一如在海伯利安的狮身人面像中首次见到的——弱柳纤纤，虽然眼神充满了警戒，防范着眼前的沙尘暴和可怕的身影，但丝毫没有害怕，那双小手稍稍举着，仿佛是要遮住面庞，抑或是要冲向前，抱住他。在他的梦中，她经常变成他的女儿，父女俩在复兴之矢人山人海的运河大道上散步，聊着德索亚的姐姐马利亚，她曾被送到达·芬奇的圣犹太医疗中心治疗。在梦中，德索亚和孩子手拉手走着，穿过庞大医疗建筑体边上熟悉的运河大道，同时向她细细述说，他这次将怎样计划救他姐姐的命，而不让她再像第一次那样死去。

事实上，费德里克·德索亚的家乡位于马德雷德迪奥斯^[27]这颗偏远的星球，当他们一家从埃斯塔卡多平原^[28]（也就是那儿的孤立区）来到复兴之矢的时候，他才只有六标准岁。在马德雷德迪奥斯这颗人烟稀少的岩石沙漠星球上，几乎每个人都是天主教徒，却不属于圣神的重生天主教。一个多世纪前，当新马德里星球选择加入圣神，让其所有的信徒臣服于罗马教廷的时候，德索亚一家成了脱教的马利亚派运动一分子，离开了那儿。马利亚教派敬奉基督圣母，这是罗马教廷正统教派所不能容忍的，就这样，年轻的费德里克在一个偏远的沙漠世界上长大，

在他身边，是六万名异端天主教徒，一群虔诚的侨民，这些人为了表示抗议，拒绝接受十字形。

接着，外世界刮起了一场逆转录酶病毒的风暴，它就像一柄镰刀，沿着聚集地的牧场区一路收割，十二岁的马利亚也生病了。红死病的受害者中，许多在三十二小时内毙命，也有一些复原了，但是马利亚残喘着，她的容颜曾一度美丽，但现在身上几乎全是可怕的红斑。德索亚一家将她带到埃斯塔卡多平原风暴劲吹的南方，来到圣母城的医院，但是那儿的马利亚教医师无能为力，只能祈祷。当时在马利亚城，有一队圣神的重生信徒传教团，当地人对他们冷眼相待，但还是容忍了他们的到来，团内有名神父——一个名叫马哈神父的和善男人，恳求费德里克的父亲让他奄奄一息的孩子接受十字形。当时费德里克还太小，不记得自己父母痛苦讨论的内容，但他的确记得自己的一家——母亲和父亲，另外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所有人——都跪在马利亚教的教堂中，恳求圣母的指引和调解。

最后，埃斯塔卡多平原的马利亚教合作社的其他牧场主筹集了钱款，把他们一家送到外世界，去复兴之矢的一座著名的医疗中心。但他的兄弟姐妹却被留在了隔壁一个牧场主的家里，出于某种理由，六岁的费德里克被选中和父母与临死的姐姐一起，踏上了这漫漫旅途。对于真实的冰冻睡眠，每个人的第一次体验都不尽相同——比虚假的冰冻沉眠更危险，但花销也更少。后来，德索亚依然记得那刺骨的冰寒，即便到了复兴之矢的几星期中，似乎也一直徘徊不去。

起初，达·芬奇的圣神医师似乎抑制住了红死病在马利亚身体里的扩散，甚至还消除了些许血斑，但是，当地时间三个星期后，逆转录酶病毒重新夺回优势。这一次，又有一名圣神神父（医院职员中的一位）祈求德索亚的父母改变自己的马利亚教准则，趁还来得及，让这即将死

去的孩子接受十字形。后来，在德索亚成年后，他终于了解父母进行抉择时的痛苦——一边是内心信仰的覆灭，一边是自己孩子的死亡。

在德索亚的梦里，伊妮娅是他的女儿，两人在医疗中心边上的运河大道上散步，他同时向她讲述，在马利亚昏迷前几小时，她给了他最珍贵的财产——一个独角兽瓷雕。在他的梦里，他拉着这个十二岁的海伯利安小女孩的小手，一起往前走，告诉她，他的父亲，一个在身体和信仰上都十分强韧的人，最后是如何俯首称臣，请求圣神的神父为他女儿进行十字圣礼。医院的神父同意了，但在马利亚接受十字形之前，德索亚的父母和他自己，必须正式皈依全字天主教。

德索亚向她的女儿——伊妮娅——解释，他在当地的圣者圣约翰大教堂中接受了简短的再洗礼典礼，在那儿，他一家人与圣母恩断义绝，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独有统治，也接受了梵蒂冈对它的修道者的权力。他也记得，就在同一晚，他接受了初次圣餐，也接受了十字形。

马利亚的十字圣礼预定在晚上十点进行。但她却在八点四十五分突然死亡。按教会的规矩，根据圣神的法律，没有接受十字形的人在脑死亡后，是不能复活并接受十字形的。

对此，费德里克的父亲没有愤怒，也没有觉得自己被新教会背叛，他把这出悲剧当作上帝（不是他从小祈祷的那个上帝——那个灌输着圣母公道的高贵圣子，而是全字教会的那个凶狠的新旧约上帝）对他、对他一家、对埃斯塔卡多平原星球上的马利亚教派的惩罚。当他们带着身着洁白葬衣的女儿回到家乡，准备将她安葬时，长大的德索亚成了圣神天主教无情的使徒。他来的正是时候，因为牧场公社已经被红死病横扫了一番。七岁的费德里克被送到圣母城的圣神学校，他的姐姐被送到北方平原上的女修道院。在他父亲尚在世的时候（事实上，是在费德里

克跟随马哈神父到新马德里的圣托马斯神学院上学前），马德雷德迪奥斯上残存的马利亚分子就全都已经皈依了圣神天主教。马利亚可怕的死亡，让一个世界重生了。

在费德里克·德索亚神父舰长的梦里，他并没有向身旁和他结伴而行的女孩详细解释这一切，他们正穿越达·芬奇那噩梦般熟悉的街道。因为，女孩，伊妮娅，似乎早已知道这一切。

在他的梦里，在女孩的飞船抵达前的那一百四十二个夜晚，几乎每晚都重复着一件事：德索亚向孩子解释，他是怎样发现治疗红死病并拯救姐姐的方法。德索亚在第一天醒来的时候，心脏猛烈跳动，汗水浸湿了床单，他以为救马利亚性命的秘密是十字形，但是第二晚的梦证明他大错特错。

看上去，这个秘密，是把独角兽雕像送还马利亚。他对他的女儿伊妮娅说，他所要做的，就是在迷宫般的街道中找到医院，他明白，如果送回独角兽，就能拯救姐姐。但他找不到医院。他败在了迷宫手下。

差不多五个月后，就在那艘飞船从帕瓦蒂星系抵达此地的前夕，在同样一个但稍有变化的梦里，德索亚终于找到了圣犹太医疗中心，他的姐姐正睡在里面，但他随后发现，他丢了那尊雕像，恐惧慢慢将他吞噬。

在这个梦里，伊妮娅第一次开口说话。她从宽松上衣的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型瓷雕，说道：“瞧啊，这东西自始至终都在我们手里。”

德索亚在复兴星系的几个月，不管从表面还是实际情况看，都和帕

瓦蒂星系中的经历相差十万八千里。

德索亚、格列高利亚斯、纪下士、芮提戈都不知道（四人在“拉斐尔”号的重生龕中，都被碾成了肉泥），在跃迁进入星系的一小时内，飞船就收到了要求应答的信号。两艘圣神疾行侦察舰及一艘火炬舰船和“拉斐尔”号的舰载电脑交换了异频雷达编码和数据，然后与之并驾齐驱。决定已经达成：四人的待苏体将被转移到复兴之矢的圣神重生中心。

和先前在帕瓦蒂星系孤单醒来的局面不同，这一次，德索亚和他的瑞士卫兵苏醒时，接受了特定的仪式，也得到了照料。事实上，神父舰长和纪下士的重生进行得比较困难，两人被送回到重生龕中，这使得他们又多花了三天时间。后来，德索亚真不敢去想，要是不是在复兴之矢，他的飞船的自动重生设施能不能胜任这项工作。

实际上，四人在进入星系后，过了一个星期才得以重新团聚，圣神教会给他们每人都分配了一名医疗神父（顾问）。格列高利亚斯觉得这大可不必；他急不可耐地想要回到工作岗位，但德索亚和另两人愉快地接受了额外的几天休息和恢复时间。

“拉斐尔”号跃迁进入星系后几小时，“圣安东尼”号紧随而至，最后，德索亚和火炬舰船的萨蒂舰长以及运兵舰“圣托马斯·阿基拉”号的雷蒙皮埃尔舰长重新聚首。回到复兴星系圣神基地的“圣托马斯·阿基拉”号载着一千八百多名在海伯利安星系大屠杀中罹难的死尸（储藏在冰冻室中），还有两千三百名受伤的男男女女。复兴之矢和圣神轨道基地的医院、大教堂立即开始了手术和重生工作。

巴恩斯-阿弗妮苏醒过来的时候，德索亚正陪在她的床侧。这名身

材娇小的红发女子样子似乎不一样了，缩小的程度几乎让德索亚的心都揪紧了，她的头发已经剃光，皮肤红红的，带着重生的黏液，身上仅仅穿着医院的大褂。但她那盛气凌人的风度，却丝毫没有消失。她几乎一醒来就马上问道：“到底怎么回事？”

德索亚讲述了伯劳的大屠杀。在巴恩斯-阿弗妮被冰冻冷藏、从海伯利安运到这儿的四个月时间里，德索亚花了七个月时间来追击女孩，他将这一切一五一十说给她听。

“你搞砸了，是不是？”指挥官问。

德索亚笑了。到目前为止，这位地面军指挥官是唯一一个开诚布公跟他讲话的人。他完全明白，自己的确是搞砸了一切。他指挥了两次圣神行动，只有一个目标：逮住孩子，但两次都凄惨地失败了。德索亚觉得他会被撤出任务，甚至是提交军事法庭审判。所以最后，在女孩抵达的两个月前，当一艘大天使信舰进入星系时，德索亚立刻命令信舰回到佩森，报告他的失败，并带回圣神司令部的指示。在结束所要传达的信息前，德索亚神父舰长说他同时也会继续安排各方面的计划，以准备在复兴星系逮捕女孩，直到任务被撤销为止。

这一次，他手头可用的资源大得惊人。有两万多地面军，包括几千圣神海军精英，以及海伯利安幸存的瑞士卫兵旅，此外，德索亚发现还有大量海空军供他调遣。复兴星系中，有各种舰船听命于他的教皇触显，包括二十七艘火炬舰船（八艘属于欧米迦级）；一百零八艘群队疾行侦察舰；会在火炬舰船前头探查；六艘指挥控制战舰，周遭是三十六台快攻火炮定位雷达所组成的护卫云；攻击航母“圣玛洛”号拥有二百多艘太空/大气层天蝎战斗机，舰上载有七千名船员；古老的巡洋舰“布雷西亚之耀”，现在的新名字是“雅各”号；除了“圣托玛斯·阿基拉”号

外，另有两艘运兵舰；甚至还有二十多艘恩赐级驱逐舰；五十八艘周界线防御哨艇，任何三艘都有能力防卫一整个星球（或者是机动部队）；一百多艘小型船舰，包括载有致命冲头的星系内护卫舰（善于近身格斗）、扫雷艇、星系内信舰、无人驾驶飞机，以及——“拉斐尔”号。

就在他将第二艘大天使信舰派回佩森的三天后（伊妮娅抵达前的七星期），三贤特遣部队抵达了——“梅尔基奥”号、“卡斯帕”号，以及德索亚神父舰长先前指挥的“巴尔萨泽”号。起先，德索亚在见到自己的旧部时非常兴奋，但是他意识到，他们将亲眼见到自己的降职场面。虽然如此，他还是走出“拉斐尔”号，欢迎他们的到来，即使当时他们离复兴之矢还有六天文单位的距离。他进入“巴尔萨泽”号后，斯通圣母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将他不得不留下的一包私有财产递还给他。在叠得整整齐齐的衣物之上，有一个物件被小心翼翼地包在泡沫塑料中，那是姐姐马利亚给他的礼物：独角兽瓷雕。

德索亚和赫恩舰长、布莱兹圣母舰长、斯通圣母舰长坦诚相见，他大致描述了已经完成的准备工作，但告诉他们，在女孩的飞船抵达前，肯定会有新指挥官来顶替他。两天后，他的这句话被证明是胡说。大天使级信舰跃迁进入星系，船上载有两人：吴玛姬舰长，舰队元帅马卢辛的副官；耶稣会神父布朗，卢卡斯·奥蒂蒙席（梵蒂冈的副部长，西蒙·奥古斯蒂诺·卢杜萨美枢机部长的心腹）的特别顾问。

吴玛姬舰长封缄着带给德索亚的命令，并指示在她重生前，他便可拆开观阅。于是德索亚立即拆开了它。指示非常简单——他必须继续使命，逮捕女孩，这项任务永远不会撤销，吴玛姬舰长和布朗神父，以及进入星系内的其他权贵，只能作旁观或指点（如果有指点的必要），在达成目标的过程中，德索亚神父舰长被赋予全权，可以凌驾于所有的圣神官员之上。

过去的几周、几个月中，德索亚的权力被很勉强地接受。复兴星系有三名舰队元帅，十一名圣神地面军指挥官，没有人习惯听从区区一个神父舰长的命令。但他们还是愿意服从于教皇触显。如今，在最后的几周时间里，德索亚审阅计划，会见上至各种军衔的指挥官和无军职头脑，下至达·芬奇、贝尼德托、托斯卡内里、费奥拉万特、波蒂塞里和马萨希奥各市的市长。

在最后的几周，所有计划安置完毕，各方军队部署妥当，于是，德索亚神父舰长终于有时间进行私人方面的反省和活动。他独自待着，远离了职员会议和战术模拟，这一切虽然在掌控之中，但还是稍显混乱——甚至远离了格列高利亚斯、纪下士、芮提戈这几名受任私人警卫。他走在达·芬奇的街上，拜临了圣犹大医疗中心，回忆着自己的姐姐马利亚。不知怎的，他发现，亲眼见到了这个地方，反而没有夜晚那些梦境来的震撼。

德索亚发现，那位年老的保护人——马哈神父——已经到佛罗伦萨城区的本笃升天修道院（位于复兴之矢达·芬奇的另一面）担任了多年的院长。于是，德索亚飞到那儿，和老人畅谈了一下午。马哈神父，现在已年近九十，正“期盼着第一次像基督一样新生”，他依旧和德索亚记忆中的三十多年前一样，乐观、耐心、和善。看样子，马哈最近去过马德雷德迪奥斯，“埃斯塔卡多平原被遗弃了，”老神父说道，“平原已经空无人烟。圣母城倒还有一些居民，但都只是圣神研究者——他们在视察这个星球有没有价值进行地球化改造。”

“我知道，”德索亚回答，“二十多年前，我的一家重新回到了新马德里。我的两个姐姐都在为教会服务——洛蕾塔在永埔星当修女，美琳

达在新马德里当神父。”

“你的弟弟埃斯特班呢？”马哈神父问，露出热忱的笑容。

德索亚吸了口气。“去年在一场太空战中，死在了驱逐者手里，”他说，“他的飞船被炸成了灰。没找到尸体。”

马哈神父眯起眼，似乎被谁掴了一掌。“我没听说。”

“不，”德索亚说道，“你不会听说的。那儿太远，是在古老的偏地之外。甚至连我家都还没得到官方的消息。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当时正好在邻近的地方执行任务，也正好碰到一名回来的舰长，他把消息告诉了我。”

马哈神父摇了摇他那光秃而又布满斑点的脑袋。“埃斯特班得到了我主允诺的唯一重生，”他轻声说道，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救世主耶稣基督之永恒的重生。”

“是啊，”德索亚回答，过了一会儿，他说道，“马哈神父，你还喝苏格兰威士忌么？”

老人抬起泪水蒙眬的双眼，盯着对方的眼睛，“是。但只用于医疗目的，德索亚神父舰长。”

德索亚微微蹙起那黑色的眉毛。“马哈神父，自上次重生以来，我还没怎么恢复。”

老神父严肃地点点头。“而我还在准备第一次重生，德索亚神父舰长。我去找瓶积灰的老酒。”

随后的那个星期日，德索亚在圣约翰大教堂举行弥撒庆典，很久很久以前，他就是在这儿接受十字形的。八百多名信徒参加了庆典，包括马哈神父、布朗神父。格列高利亚斯中士、纪下士、持枪兵芮提戈也参加了，他们从德索亚的手里接过了圣餐。

那一晚，德索亚又梦到了伊妮娅。“你怎么会成为我的女儿的？”这晚，他终于问道，“我一直坚持着我的独身誓言。”

孩子笑了笑，抓住他的手。

离女孩的飞船跃迁进入星系还有一百小时，德索亚命舰队各就各位。跃迁点极为危险，靠近复兴之矢的引力井，许多专家担心，在这样一个不得当的超光出口下，那艘古老的飞船会面临引力巨舌的撕扯，如果它打算在星球上着陆，所需的减速度将十分巨大，不管什么情况，飞船都会散架。但他们没有说出口，就如他们被滞留在复兴星系中时心中的失落一样：那时许多舰队单位在边境或极外层空间还有任务亟待执行。宝贵的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这让多数军官如坐针毡。

离跃迁还有十小时的时候，德索亚神父舰长召集各线指挥军官参加会议，这也主要是因为紧张的情绪在暗潮涌动。这样的会议经常是通过密光连接召开的，但德索亚让所有人都亲赴“圣玛洛”号航母。这艘巨船的主会议室非常大，与会的军官即便增加二十多倍，也能容纳。

德索亚先将方案重新审阅了一遍，他们已经就此演练了几星期、几个月。如果那个孩子再一次以死相胁，那么，三艘火炬舰船——也就是德索亚先前的三贤特遣部队——就会迅速向前，在女孩的飞船周围罩上十级的能量场，将船上的人全数击昏，保持飞船的静止状态，最后，拥

有巨型能量场生成器的“雅各”号，会把它拖回去。

如果飞船打算像在帕瓦蒂上那样离开这个星系，疾行侦察舰和快攻战斗机将不断地骚扰它，火炬舰船便可乘机飞过来，卸去它的能力。

简报过半，德索亚顿了顿。“有问题吗？”在那一排排的简报座椅上，坐着一张张熟悉的脸孔，雷蒙皮埃尔舰长，萨蒂，吴玛姬，赫恩，布朗神父，布莱兹圣母舰长，斯通圣母舰长，巴恩斯-阿弗妮指挥官。格列高利亚斯中士、纪下士、芮提戈以阅兵姿站立在会议室之后，只有八连的人被放了进来，因为他们的身份是私人警卫。

吴玛姬舰长说道：“如果飞船打算在复兴之矢、复兴第二或是那个卫星上着陆呢？”

德索亚从低矮的讲坛上走下来。“我们已经在上次会议上谈过，如果飞船打算着陆，我们将视情况而定。”

“视哪些情况而定，神父舰长？”舰队元帅谢拉问道。此人来自C3舰船“圣托马斯·阿基拉”号。

德索亚仅迟疑了片刻。“诸多情况，元帅。比如，飞船的目的地.....是允许它着陆，还是在途中卸除它的能力，哪个对女孩更为安全.....飞船是否有机会逃脱。”

“那么，是否有机会呢？”巴恩斯-阿弗妮指挥官问。这个女人又穿上了太空般漆黑的制服，身板硬朗，令人畏惧。

“我不能保证她没有机会，”德索亚神父舰长回答，“在海伯利安事件之后，我不能保证。但是，我们会将可能性降至最低。”

“如果伯劳老怪出现……”雷蒙皮埃尔舰长说道。

“我们已经预演过这一可能的场景，”德索亚说，“没有任何理由需要改变计划。这一次，我们会依靠计算机更为高精确的火力控制。在海伯利安，这个怪物在原地只会逗留两秒钟不到。太快了，人类根本就反应不过来，自动化火力系统程序也会感到困惑。我们已经将这些系统重新编程——包括每一名士兵制服上的火力控制系统。”

“那么，海兵会登上那艘船吗？”最后一排的一名疾行侦察舰舰长问道。

“除非所有计划都失败，”德索亚说，“不然的话，在女孩和她的同伴被禁锢在静止区并击昏后，他们就会登船。”

“我们会用死亡之杖来对付怪物吗？”一名驱逐舰舰长问。

“会，”德索亚回答，“只要不伤到小孩就行。还有问题吗？”

会议室内一片沉默。

“升天修道院的马哈神父会给大家祝福，”德索亚神父舰长说，“上帝保佑你们。”

飞船跃迁入正常空间的那天，我们来到飞船顶部领事的卧室，准备一睹进入复兴星系的情景，尽管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驱使我们去看。房间中央放着领事的大床，过去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睡在这上面，它可以折叠成睡椅的样子，于是我把它折叠起来。床后面有两个不透明的小房间，一个是衣橱，一个是淋浴/厕所两用房。但当船体变透明的时候，这两个小房间就会变成苍穹星野中的一个黑色小块。随着飞船从霍金速度慢慢减速，我们命令船体变透明。

第一眼望见的，是复兴之矢星球，与其说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小点，不如说是一张蓝白相间的碟片，三颗卫星中，能看到其中两颗。在那光亮的星球和卫星的左边，是复兴星系耀眼的恒星。除此之外，还能看到好多星星，这有点不同寻常，因为在恒星炫目的光芒下，天空应该是黑色的，只有非常明亮的星星，才有可能看得见。伊妮娅对此作了评论。

“那些不是星星。”飞船回答道，它已经完成那缓慢的旋转。随着我们朝星球减速而去，聚变驱动器怒号着开动了。一般情况下，从超光中出来的时候，我们绝不能离星球和卫星那么近。引力井会让减速的过程变得非常危险，但是飞船向我们保证，它的能量场已得到增强，可以应付好任何问题。但是，除了当下这个问题。

“那些不是星星，”飞船重复道，“在我方半径一万公里内，有五十多艘飞船正处于飞行状态。在轨道防御位置上，还有几十艘。其中三艘——从其聚变信号看，是火炬舰船——在我方半径两百公里内，并且还在靠近。”

我们全都沉默了。对于最后那点信息，飞船不说我们也知道，因为那三条聚变驱动的纹迹看上去正一马当先，位于我们这艘正在减速的飞船上方，放射着勃勃亮光，朝我们靠近，就像是喷灯的火焰，直直朝我们脸上奔来。

“收到问候信号。”飞船说道。

“视像信号？”伊妮娅问。

“纯音频。”飞船的声音听起来非常僵硬而且公式化。人工智能也会感觉到紧张吗？

“让我们听听。”女孩回答。

“……刚刚进入复兴星系的飞船，”那声音说道，听上去很熟悉，我们曾在帕瓦蒂星系中听到过，是德索亚神父舰长，“注意，刚刚进入复兴星系的飞船。”他重复着。

“这是从哪艘飞船发来的？”贝提克一边问，一边望着朝我们逼近的三艘火炬舰船。他的蓝色脸庞正浸浴在等离子驱动器发出的蓝光中。

“无法得知，”飞船回答，“是密光传送信息，还没有确定来源。可能来自七十九艘飞船中的任意一艘，我现在正在追踪。”

我觉得自己得说上几句，说点机灵话。“唷克斯[\[29\]](#)。”我说道，伊妮

娅朝我瞥了一眼，接着又重新朝逼近的火炬舰船望去。

“我们何时抵达复兴之矢？”伊妮娅轻声问。

“以现时的德尔塔五号驱动速度，还剩十四分钟，”飞船回答，“但四个行星距离内，现在的减速度将会变得无效。”

“维持现在的减速度。”伊妮娅命令道。

“注意，刚刚进入复兴星系的飞船，”德索亚的声音还在继续，“请准备好，我们的人即将登船。若有任何抵抗，我们将发射击昏武器。重复……刚刚进入复兴星系的飞船……”

伊妮娅抬头朝我看了一眼，嘴角一弯。“我想没法用减压自尽的策略了，哈，是不，劳尔？”

除了“哨克斯”之类的评价，我再也说不出啥聪明的话来了。我抬起手，摊开手掌。

“注意，刚刚进入复兴星系的飞船。我们马上将与你们并排前进，在合并外部密蔽场之时，不要抵抗。”

伊妮娅和贝提克仰着头，望着三条聚变驱动尾慢慢分开，三艘火炬舰船出现在我们周围一千米不到的边上，各自连线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而此时，不知什么原因，我却望着女孩的脸庞。她的面容有些紧绷——只是嘴角微微的一点紧绷——但总的说来，她看上去非常镇静，全神贯注地看着眼前的事。黑色的双眼大而有神。

“注意，不明飞船，”又传来圣神舰长的声音，“三十秒后，我们将合并能量场。”

伊妮娅走到房间边缘，伸手抚摸无形的船体。站在我的位置上看，我们仿佛是站在一座高山的圆形顶峰上，四周是无数星辰和蓝色的彗尾，伊妮娅就屹立在悬崖边缘。

“飞船，给我显光音频信号，让所有圣神飞船都能听见。”

德索亚神父舰长看着战术现实中和实空中的行动过程。在战术模拟中，他正站在黄道面的上方，望着一艘艘舰船部署在减速中的目标飞船周围，就像是一盏盏灯依次安置在一个轮子的轮辐和轮缘上。在中心附近，有几艘船离女孩的飞船非常近，几乎都快认不出来了，它们是“梅尔基奥”号、“卡斯帕”号、“巴尔萨泽”号。远处是十几艘火炬舰船，受命于“圣安东尼”号上的萨蒂舰长，它们和中心的四艘飞船维持着完美的同步速度减速飞行。一万公里外，恩赐级驱逐舰，六艘C3舰船中的三艘，攻击航母“圣玛洛”号（德索亚正是在这艘船上的作战控制中心注视着一切活动），围绕着一个缓慢转动的周界中心，朝复兴之矢的地月轨道减速行进。当然，他很想和三贤特遣部队一起接近女孩的飞船，但他明白，如此近距离指挥，肯定不合适。尤其是会烦扰到斯通圣母舰长（她上星期刚受到塞拉元帅提升），会影响她第一次正式指挥工作。

因此，德索亚就待在“圣玛洛”号中注视着，他的大天使飞船“拉斐尔”号位于复兴之矢附近的暂泊轨道上，附近还有防御警戒哨和防护火炮定位雷达。德索亚迅速从“圣玛洛”号拥挤不堪、红光四射的作战控制中心转换到战术空间的聚变火焰视野中。他看见那轮状的飞船队列慢慢旋转，在其上方，十几艘飞船位于一个巨大的球体中，阻止女孩飞船从任意一个方向逃离。他将意识转换回拥挤的作战控制中心，注意到吴玛姬和布朗两名观察者脸上呈现出血红一片，巴恩斯-阿弗妮同样如此，

指挥官正在和三贤舰船上的五十名海兵进行密光通信。拥挤的作战控制中心的角落里，德索亚看见了格列高利亚斯和他的两名手下。三人因为没有成为登船成员之一，都显得很失望，但德索亚把他们留在这，是为了在带孩子回佩森的旅途中，让他们担任私人保镖的工作。

他按键继续朝女孩的飞船发送密光频段信号，“注意，不明飞船，”他说道，同时感受着自己心脏的扑扑跳动，犹如后台的背景声，“三十秒后，我们将合并能量场。”他发现自己很害怕女孩遇到危险。如果哪里会出岔子，那就是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这一过程在无数模拟中训练过，女孩受到伤害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六……但是对德索亚来说，百分之六这个数字也太过庞大。一百四十二个夜晚以来，他每晚都会梦见她。

突然，通用频段发出沙沙的响声，从作战控制中心的扬声器中传来女孩的声音。“德索亚神父舰长，”女孩说道，只有声音，没有视像，“请不要合并能量场，也不要登船。任何企图都将导致严重的后果。”

德索亚望着信息显示，离合并能量场还有十五秒。他们已经就此演习过……这次，自杀的恐吓绝不会阻止他们登船。能量场合并后不到零点零一秒，三贤火炬舰船就将朝目标飞船发射出击昏光束。

“请想一想，神父舰长，”传来女孩轻柔的声音，“我们的飞船是由霸主时代的人工智能控制的。如果你们将我们击昏……”

“停止合并！”德索亚大叫，此时离合并还剩两秒。“梅尔基奥”号、“卡斯帕”号、“巴尔萨泽”号跳动着确认的灯光。

“你以为那只是硅，”女孩说道，“但我们飞船的人工智能内核完全

是有机体——老式DNA型的处理器记忆库，如果你将我们击昏，那么，你同时也把飞船击昏了。”

“见鬼，见鬼，见鬼！”德索亚听到了这些话。起先，他以为是在低声嘀咕，但当他转头一看，发现其实是吴玛姬舰长在压着嗓门咒骂。

“我们正以……八十七倍重力水平减速，”伊妮娅继续道，“如果你把我们的人工智能击昏……嗯，它控制着我们所有的内部能量场，还有驱动器……”

德索亚转换到“圣玛洛”号和三贤舰船的工程频段上。“这是否属实？他们的人工智能真的会被击昏？”

沉默至少持续了十秒钟，令人无法忍受。最后，赫恩舰长在密光信号上开口了，他的学院学位是工程学，“费德里克，我们无从得知。真正的人工智能生物工艺学的资料已遗失泰半，剩下的也都被教会取缔了。那是不可饶恕的大罪……”

“对，对，”德索亚叫道，“但她说的到底是否属实？这儿肯定有人知道吧。要是我们朝飞船发射击昏光束，会不会伤害到以DNA为基础的人工智能？”

“圣玛洛”号的首席技师布兰利插入会谈，“长官，我觉得设计者在设计时会保护控制中枢在这种情况下不受……”

“你敢保证？”德索亚问道。

“不能，长官。”顿了半晌，布兰利才回答道。

“那人工智能果真是有机体？”德索亚继续问道。

“对，”密光上传来赫恩舰长的声音，“除了电子和虚拟内存的界面，那个时代的飞船人工智能的核心是交叉螺旋结构的DNA，它悬浮在.....”

“好吧，”德索亚在多重密光频段上对所有飞船说道，“留在原位。不要.....重复一遍.....不要让女孩的飞船改变航向，不要让它企图加速至超光速状态。一旦出现逃亡征兆，马上合并能量场，发射击昏光束。”

三贤和外部的飞船上齐齐亮起确认的灯光。

“.....所以，请不要引起这一灾祸，”伊妮娅的广播接近尾声，“我们只是想在复兴之矢着陆。”

德索亚神父舰长打开密光通信，连接到女孩的飞船，“伊妮娅，”他说道，声音温和，“请让我们登船，我们会带你去那颗星球。”

“我想还是自己登陆为好。”女孩回答，德索亚觉得在她的声音中听到了一丝逗乐的意思。

“复兴之矢是个很大的星球，”德索亚一面说，一面注视着战术信息显示，还有十分钟，敌方飞船就将进入大气层，“你打算在哪着陆？”

沉默了一分钟。接着，伊妮娅回答道：“达·芬奇的列昂纳多太空港应该是个不错的地方。”

“那个太空港已经关闭了两百多年，”德索亚说，“难道足下飞船的记忆库还停留在那个年代吗？”

通信频段上，唯有沉默。

“达·芬奇的西区有一座圣神商团太空港，”他说道，“你们可以在那儿登陆吗？”

“行。”伊妮娅回答。

“那你必须改变航向，进入轨道，并在太空交通管制下登陆，”德索亚通过密光发来信息，“我现在为你下载德尔塔五号的变更信息。”

“不！”女孩回答道，“我的飞船自己会着陆的。”

德索亚叹了口气，他望了望吴舰长和布朗神父。巴恩斯-阿弗妮指挥官开口道：“我的海兵手下可以在两分钟内登船。”

“她的飞船会在……七分钟内……进入大气层，”德索亚说道，“以她的速度，若有一丝一毫的失误，都将酿成大错。”他按键启动密光，“伊妮娅，达·芬奇上空的交通非常拥堵，你这样是无法找到登陆点的。我刚刚给你发送了轨道超车参数，请让你的飞船按照它——”

“抱歉，神父舰长，”女孩回答道，“但我们已经打算要着陆了。如果你能让太空港的交通管制部门发送进港数据，那会帮上一点忙。下回跟你说话，就是在地面上了。通话完毕。”

“该死！”德索亚骂道。他按键联系圣神商团交通管制部门，“交通部，听到请回话。”

“开始发送进港数据。”传来交管员的声音。

“赫恩，斯通，布列兹，”德索亚大叫道，“听到了吗？”

“听到，”斯通圣母舰长回答，“我们将在……三分十秒内回转航向。”

德索亚指尖轻轻一弹，进入战术界面，但中间停顿的时间也已够长，让他看到火炬舰船点燃德尔塔五号驱动器，划出制动的轨道，整个轮毂也随之分崩离析。事实上，这些飞船没有能在大气层中飞行的装置。现在，“圣玛洛”号已经进入环星球轨道，差不多处在了女孩飞船的路径上，它开始疯狂地减速，想要径直刺入大气层。“为我准备好登陆飞船。”德索亚下令。

“空战巡部队？”他对着行星级通信频段说道。

“收到，长官。”传来克劳斯飞行指挥官的确认答复。她和另外四十六艘天蝎战舰正等在达·芬奇上空的作战巡逻轨道上。

“是否在追踪？”

“正常测绘中，长官。”克劳斯回答道。

“提醒一句，飞行指挥官，除非由我直接下达命令，否则不得射击。”

“遵命，长官。”

“‘圣玛洛’号将发射出……啊……十七艘战舰，它们将会紧随目标飞船而去，”德索亚说道，“我的登陆飞船将是第十八艘。异频雷达收发器的设置为059。”

“收到，”克劳斯回答，“信标设置为059。目标飞船及十八艘友军飞船。”

“这里是德索亚，通话完毕。”他一面说，一面拔去连在作战控制中心面板上的脐线。战术空间消失了。吴舰长、布朗神父、巴恩斯-阿弗妮指挥官、格列高利亚斯中士、纪下士、芮提戈，众人随着他进入登陆飞船。飞行员是加林·诺里斯·库克上尉，他正等在飞船中，一切准备就绪。众人花了不到一分钟系好安全带，接着就从“圣玛洛”号的飞行管道中发射了出来。他们已经演习过好多次了。

进入大气层的时候，德索亚正通过登陆飞船的网络获取战术回馈信号。

“目标飞船带翼。”飞行员说道，他用了一个古老的词汇。几千年来，“干足”表示飞行器横越大陆，“湿足”表示横越水域，“带翼”是指从太空到大气层的旅行。

飞船上有个视屏，画面上所显示的东西和飞行员说的字面意思并不一样。虽然据得到的关于古老飞船的数据表示它有形变的能力，但事实上，它现在并没有生出羽翼。防御警戒拍摄下的画面清晰地显示出，女孩的飞船正在进入大气层，船尾朝前，喷射着聚变焰尾，以此维持平衡。

吴舰长朝德索亚靠过来。“卢杜萨美枢机说这个孩子对圣神是个威胁。”声音很小，以免别人听见。

德索亚仅仅点了点头。

“如果他的意思是，这小孩会对复兴之矢上的数百万人民造成威胁，那怎么办？”吴舰长继续低声道，“那台聚变驱动器本身就是个可怕的武器。如果在城市上空发生热核……”

听到这令人毛骨悚然的话语，德索亚感到自己的内心被什么东西紧紧钳住了，但他还是彻底思索了一番。“不，”他小声回答道，“如果她胆敢把那条聚变焰尾转向任何东西，那我们就击昏飞船，破坏引擎，把它击落。”

“那女孩……”吴舰长又问道。

“我们只能希望她从坠毁中幸免于难，”德索亚回答，“我们不能让上千……上百万……圣神公民死于非命。”他朝后靠回加速躺椅中，按键联系太空港，他知道，密光信号会刺透这艘正在啸叫的登陆飞船周围的电离层。他望了望外部视频，发现他们已经在穿越晨昏线了：那么到达太空港将是夜晚时。

“这里是空港管理处，”圣神交通主管确认道，“目标飞船正在减速进入我们指示的飞行路径。德尔塔五号驱动很高……属于非法……但尚能接受。一千公里半径内，所有的飞行器未经许可不得入内。离登陆还有……四分三十五秒。”

“空港一切安全。”巴恩斯-阿弗妮指挥官在同一个网络上插话道。

德索亚明白，太空港周遭及其内部，隐藏着数千名圣神卫兵。一旦女孩的飞船着陆，它就再也无法起飞。他看了看实况视频：达·芬奇市的灯火从地平线一端一直燃烧到另一端。女孩飞船的导航灯也亮着，红色和绿色的信标闪烁不定。明亮的登陆灯也打开了，往下刺穿了云丛。

“维持于路径之上，”传来交通管理员平静的声音，“减速度未超标。”

“我们能看到它了！”空战巡逻指挥官克劳斯在网路上叫道。

“保持距离。”德索亚通过密光下达命令。天蝎战机可以在数百公里之外刺中目标。他不想让它们挤在正着陆的飞船周围。

“收到。”

“维持于路径之上，仪表着陆系统显示降落一切正常。三分钟后着地。”管理员开始呼叫女孩的飞船，“不明飞船，可以通行，请降落。”

伊妮娅没有回应。

德索亚在战术界面中眨了眨眼。现在，女孩的飞船已经成了一个红色的小亮点，几乎就悬浮在圣神太空港上方一万公里处。德索亚的登陆飞船和战斗机位于其上方一公里外，仿佛愤怒的虫子般盘旋着。抑或是秃鹫，神父舰长想道。埃斯塔卡多平原上就有秃鹫，不过没人知道种舰殖民者为什么带它们过去。那平原上满眼都是树桩——树桩其实是大气生成器，每隔三十公里就安置一个，排成网格状——那里非常干燥，风力也非常强劲，任何尸体，过几小时就会变成一具木乃伊。

德索亚摇摇头，甩掉这些念头。

“离登陆还有一分钟，”管理员回报道，“不明飞船，你的降落速率已经趋近于零。请修正德尔塔五号驱动，继续沿着指定的飞行路径下降。不明飞船，请答复……”

“该死。”吴舰长低声道。

“长官，”加林·库克飞行员说道，“目标飞船停止下降。它正悬停在太空港上方两千公里处。”

“瞧见了，上尉。”德索亚回答道，目标飞船的红绿灯正在闪烁。尾

翼上的着陆灯非常明亮，照亮了下方太空港停机坪足足一英里半的范围。空港内的其他飞行器都隐没在黑暗中，大多数被拖进了机库，或是到了次要滑行道上。其他盘旋的飞行器，包括他自己的这艘登陆飞船，也没发出任何光线。在多通道密光上，他说道：“所有的飞船和飞行器，保持距离，别开火。”

“不明飞船，”圣神管理员继续说道，“你已经飘出指定路径。请立即回到正常的降落速率。不明飞船，你正在脱离受管制的空域。请立即回到受控降落……”

“见鬼！”巴恩斯-阿弗妮轻声骂了一句。她的卫兵正绕着太空港飞，画出一个个同心圆，但女孩的飞船已经不再位于太空港上方——它已经飘到了达·芬奇的市中心上空。飞船的着陆灯闪了一闪，灭掉了。

“飞船的聚变驱动没有启动的迹象，”德索亚对吴舰长说，“注意，它现在正靠反重力装置维持不动。”

吴玛姬点点头，但显然不太满意。一艘具有聚变驱动的飞船，如果盘旋在城市上空，那就仿佛是脖子上悬着一把铡刀。

“空战巡逻队，”德索亚呼叫道，“我要飞到五百米区域内。请跟紧我。”他对飞行员点了点头，后者操控登陆飞船盘旋着往下飞去，如同食肉飞禽的突袭。格列高利亚斯和另两名卫兵全副武装地僵坐在飞船后部的卧椅中。

“她到底在搞什么鬼？”巴恩斯-阿弗妮指挥官轻声说道。德索亚在战术频段上看到，指挥官已经下令让百来个卫兵利用动力包跟在飘流的飞船之后。但外部摄像头无法看到这些卫兵。

德索亚突然记起在光阴冢山谷中救起女孩的那个小型飞行器，又也许是飞行包。他按键联系上地面管制员和轨道警戒哨。“侦测员，有没有观察到小型物体从目标飞船离开？”

答复来自警戒主船。“长官，正在观察……不必担心，长官，即便我们不追踪，也没比细菌大的东西飞出来。”

“很好。”德索亚说道。我还忘了什么？伊妮娅的飞船正继续缓慢地在达·芬奇上方飘流着，方向西北偏北，时速二十五公里——就像一艘竖立的飞艇，在缓缓地随风飘移。飞船上方，战斗机在盘旋，它们已经随着德索亚的登陆飞船进入了大气层。飞船周围是战空巡逻队的天蝎战机，它们就像眼睛周围猛烈旋转的飓风墙。飞船之下，空港海兵和卫兵在城市建筑和大桥上飞来飞去，他们正用制服护目镜的红外探测器和跟踪馈电追踪着一切活动。

女孩的飞船开着反重力装置，静静地飘浮在达·芬奇的摩天大楼和工业区之上。高速公路、建筑、运动场上的绿色草坪、四方形停机区都点着明亮的灯火，城市一片闪耀。数十万艘地行车在一条条高架道路上爬行，车子的前灯让城市的灯火变得更加夺目。

“长官，它在旋转，”飞行员回报，“还是开着反重力装置。”

通过视频和战术界面，德索亚看见伊妮娅的飞船正缓缓地从竖直状态变换到平卧状态。没有机翼出现。对于乘客来讲，这一飞行姿势会让他们觉得很奇怪，但事实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内部能量场肯定会控制着“上”和“下”。现在，飞船看上去更像是一艘银色的飞艇，正随着微风飘动，浮游在达·芬奇西北方的河流和铁路场地上方。交通管制员正在命令其回应，但通用频段依旧沉默着。

我还忘了什么？德索亚神父舰长思索着。

我承认，当伊妮娅命令飞船旋转到平卧状态时，我有一瞬间几乎失去了冷静。

那种自身失去平衡的感觉压倒人心。之前我们三人都站在环形房间的边上，透过透明清晰的船壳，望着下面的景色，就仿佛站在悬崖边俯视深渊。现在，我们开始倾斜着面朝几千公里下方的灯火转去。我和贝提克不由自主地朝后面的房间中心退了几步——事实上，我还连连甩了几下头，想要保持平衡。但伊妮娅依旧稳稳地停留在房间边缘，注视着倾斜到正前方的地面，它已经成了一堵城市建筑和灯火构成的墙壁。

我几乎一屁股坐在了睡椅之中，虽然地面就像是一堵巨墙，我们好像就要一头撞上去一样，不过，我还是勉力站在了那儿，控制住内心的眩晕感。随着我们往前飘流，城市街道和一个个方形街区也在慢慢地移动着。我转了个身，在身后城市炫目灯火的对比下，天上仅有几颗明亮的星辰。云朵反射着城市的橙色光线。

“现在该找什么？”我问道。飞船时不时地向我们报告，在我们周遭环绕着一些飞行器，还有一些侦测器正在探测我们。我们已经命令飞船把空港交通管制持续不停的呼叫给关闭了。

伊妮娅早先说想要看看那条河。现在我们就在河流之上——这是条黑色的、如蛇般扭曲的缎带，蜿蜒穿越城市的灯火。我们驾临其上，向西北方飘流。偶尔会有艘游艇或是娱乐船从下面经过，不过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那些灯火似乎是在沿着那堵城市之“墙”往上或者往下蠕动。

伊妮娅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她说道：“飞船，你是否确定这是过去特提斯河的一部分？”

“根据我的图表，对，”飞船回答，“当然，我的记忆并不……”

“看那儿！”贝提克大叫道，他指着下方黑色河流的正前方。

我什么也没看到，但显然伊妮娅看到了。“飞低点。”她命令飞船，“快。”

“已经违背安全极限，”飞船说道，“如果我们再往下，可能会……”

“飞下去！”女孩大叫，“超驰。密码：‘升C小调前奏曲’。快！”

飞船立即倾斜着往前飞去。

“往拱门飞。”伊妮娅说道，她指着头顶上城市之墙和黑色缎带上的什么东西。

“拱门？”我自言自语道。接着，我看见了——那是一段黑弦，城市灯火背景下一个漆黑的拱状物。

贝提克看了看女孩。“我以前以为，它早已坏了……被毁了。”

伊妮娅张嘴大笑。“他们不可能毁掉它。那会发生原子爆炸……即便那样也毁不了它。技术内核亲自指导了这些拱门的建设……它们的构造可以让其永世长存。”

飞船开启反重力装置，急速朝前飞去。现在，我能清楚地看到远距传送门，它就像屹立在水面上的一个巨大的铁箍。在这古老的建筑周围，已经成长起一个工业园区，铁路场地和储存场地空空荡荡的，仅有

开裂的混凝土、杂草、生锈的电线、被遗弃的笨重机器。传送门还在一公里之外。透过它，我能看到对面的城市灯光……不，现在，它似乎正微微闪光，就仿佛有一道水帘从金属拱门上落了下来。

“马上就要成功了！”我说道。话音刚落，一阵强烈的爆炸让飞船猛地震动起来，我们冲进了河流之中。

“远距传送门！”德索亚大叫。一分钟前，他就已经看到了它，但他还以为那是座桥。现在，他终于认清了它的真面目。“他们在朝远距传送门飞。这儿是以前的特提斯河！”他打开战术界面。确然无疑——女孩的飞船正在朝拱门加速前进。

“放松，”巴恩斯-阿弗妮指挥官说道，“传送门已经没用了。自陨落到现在，它们还没运转过。它不可能——”

“飞近点！”德索亚对着飞行员叫道，登陆飞船猛然加速，将他们所有人狠狠地扔进睡椅的软垫中。登陆飞船中没有内部密蔽场。“飞近点！近点！”德索亚朝上尉喊道。在宽频指挥频段上，他命令道，“所有飞行器，朝目标逼近。”

“他们想要飞到那儿，躲开我们。”飞行员库克说道，三倍重力把她压在了指挥座椅上。

“战轨巡逻指挥官！”德索亚呼叫道，他的声音在高倍重力下显得很不自在，“朝目标射击。毁掉它的驱动器和反重力装置。快！”

能量光束刺破黑夜。女孩的飞船似乎在半空中踉跄了一下，就像是一头肚子中弹的野兽，在离传送门还有几百米的地方，落入了河水中。

水汽冲天炸起，一朵蘑菇云蹿入黑夜之中。

登陆飞船侧飞在水汽柱旁边，离水面高度一千米。空中满是盘旋的飞行器和飞行士兵。通用频段上突然间全是兴奋的喋喋不休声。

“安静！”德索亚在宽频段上命令道，“战轨巡逻指挥官，能看见目标飞船吗？”

“看不到目标飞船，”传来克劳斯的声音，“爆炸引起的水汽和碎片太多了……”

“难道发生了爆炸？”德索亚问道。接着，他在密光频段上对一千公里上方的防御警戒哨喊道，“雷达？探测器？”

“目标飞船已经坠落。”传来答复。

“蠢货，我当然知道这个，”德索亚大骂，“能不能对水下进行扫描？”

“不行，”警戒哨回答，“空中和地面的回波太混乱。深层雷达无法辨别——”

“该死，”德索亚骂道，“斯通圣母舰长？”

“在。”从轨道上的火炬舰船上传来他前任副官的声音。

“使用熔渣武器，”德索亚命令道，“对准传送门，河流之下的部分。维持一分钟，直到它熔化为止。不……三十秒。”他转换到空中战术频段，“附近的各飞行器，各士兵……你们有三十秒撤离时间，三十秒过后，带电粒子束将会切入这片区域。散开！”

飞行员库克遵循这一建议，飞船急剧地倾斜到一边，以一点五马赫的速度加速朝身后的太空港飞去。“咳！咳！”德索亚在高重力水平下大叫，“退后一千米就行。我还得看看。”

不管是视频，还是战术界面中，都在上演着一出混乱的闹剧，上百艘飞行器和飞行士兵突然远离传送门而去，就仿佛被爆炸炸开了花。等到紫色的光束从太空刺下，雷达上的这片区域几乎已经空无一物。那根光束足有十米宽，亮得根本无法裸眼观看，它准确地击中了那扇古老的传送门。混凝土、钢铁、合金钢塑材，一切立马熔成了一摊液体，城市上方几千米的范围内，喷涌出一股冲击波和蒸汽云，翻滚着向四面八方而去。这次，蘑菇云冲到了平流层。

吴舰长、布朗神父，以及其他诸人都盯着德索亚神父舰长。他几乎能听见这些人的所思所想：我们是要活捉这女孩啊。

他没有理睬他们的目光，对飞行员说道：“我对这一类型的登陆飞船不太熟，它能悬停吗？”

“能坚持几分钟。”飞行员回答道。她头盔下的脸上全是汗水。

“飞下去，悬停在传送拱门上，”德索亚命令，“相距五十米就行。”

“长官，”飞行员说道，“蒸汽爆炸波中有一股高热和冲击波——”

“快，上尉。”神父舰长的声音四平八稳，但根本没有争论的余地。

他们悬停在那儿。空气中满是蒸汽和暴烈的细雨，但他们的探照灯光束和高剖面的雷达笔直刺入下方。远距传输拱门闪耀着白热的光芒，依旧屹立不倒。

“太神奇了。”巴恩斯-阿弗妮指挥官低声叹道。

斯通圣母舰长进到战术界面。“神父舰长，目标被击中，但它没有倒下。需要再进行一次攻击吗？”

“不用。”德索亚答道。拱门之下的河水沸腾起来，水流重新流回至过热的伤痕之上。随着河岸上融化的金属和混凝土流进河水之中，又一阵水蒸气翻涌而上。通过外部拾音器，可以听到一阵阵的嘶嘶声。河水疯狂地旋起一个个旋涡，里面满是打转的残骸。

德索亚跳出战术界面，视线离开监视器，抬起头，看见众人又开始望着他了。我得到的命令是要活捉这个孩子，把她带回佩森。

“巴恩斯-阿弗妮指挥官，”他正式开口道，“可否请你命令你的士兵着陆，立即对河流及相邻区域进行一次搜查？”

“当然。”巴恩斯-阿弗妮说道，她按键进入指挥网络，开始下达命令。但她的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德索亚神父舰长的脸。

他们对河流进行了打捞，但没有发现女孩的飞船，也没发现尸体，只找到一些可能来自飞船的残骸。随后几天，德索亚神父舰长开始期待自己即将面临的结果，或是军事法庭的审判，或是被逐出教会。大天使信舰被派至佩森，捎去这个信息。二十小时不到，同一艘飞船换了个人类信使回来了，也带来了判决：将会有一次审查会。听个这些消息的时候，德索亚只是点点头，他相信，这是他回到佩森接受审判或者其他更糟的判决的先兆。

令人惊讶的是，审查会的首领竟是和蔼可亲的布朗神父，他将作为西蒙·奥古斯蒂诺·卢杜萨美国务秘书的私人代表，而吴玛姬舰长将代表圣神舰队的马卢辛元帅，其他成员包括失败战中在场的另两位元帅，以及巴恩斯-阿弗妮指挥官。审查会向德索亚提供辩护律师，但他拒绝了。

五天的会议听审期间，神父舰长没有被拘押在牢——甚至没被软禁——但双方已经讲明，德索亚必须留在达·芬奇外的圣神军事基地，直到听证会结束。在那五天时间里，德索亚神父舰长走在基地疆域内的河路上，看着当地电视台和直接获取频道的新闻，偶尔会朝天空望上一眼，猜测“拉斐尔”号在暂泊轨道上的哪儿做着曲线运动，除了自动化系统，上面没有一名船员，寂静一片。德索亚衷心希望下一任船长能为它

带来更多的荣耀。

他的许多朋友都来拜谒他：格列高利亚斯、纪下士和芮提戈名义上还是他的警卫，但他们已经不再携带武器，并且——和德索亚一样——实质上是被拘禁在了圣神基地中。布列兹圣母舰长、赫恩舰长和斯通圣母舰长在陈述过证词后，就将乘船前往边境，临走之前，他们都来拜见了。那天晚上，德索亚目送着他们的登陆飞船喷射出蓝色的尾迹，升入夜空，心里艳羡不迭。“圣安东尼”号的萨蒂舰长也即将回火炬舰船、开始在另一个星系服役，他在出发前和德索亚喝了杯酒。就连雷蒙皮埃尔舰长在出庭作证之后，也过来看了看他，那秃顶男人表现出些许同情，最后让德索亚怒火中烧。

第五天，德索亚出席了听证会。处境相当尴尬——德索亚依旧拥有教皇触显，因此，表面上看，没有谁可以指责他，也无法控告他——但双方的理解是，尤利乌斯教皇经由卢杜萨美枢机的传话，决议进行这次审查会，而不管是出于军人还是耶稣会士的训练，都要求德索亚对其言听计从，因此他谦卑地照做。他没有期望能被赦免罪行。德索亚深谙自旧地的中世纪起，舰长所遵循的传统，德索亚也明白，舰长的特权就像是硬币一样有正反两面——一面是神圣的权力，可以指挥船上的任何人任何事；与其平衡的是另一面，如果船只受到任何损坏，或是任务一旦失败，舰长就需要担起全责。

德索亚并没有损坏他的飞船——不管是先前的特遣部队，还是他这艘新型飞船“拉斐尔”号，都没有。但他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彻彻底底地失败了。不管是在海伯利安，还是在复兴之矢，他都拥有无限的圣神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却无法捕获一个十二岁的小孩。他找不到任何失败的借口，在对他进行审查的那次听证会上，他就陈述了这般证词。

“那你为什么要命令手下用切枪攻击复兴之矢的远距传送门？”德索亚陈述完毕后，库姆博神父元帅问道。

德索亚举起一只手，继而又放下。“在那个时刻，我意识到女孩到这个星球来的目的是要去传送门，”他回答，“我们扣留她的唯一希望，就是摧毁传送拱门。”

“但它没有被摧毁，是吗？”布朗神父问。

“对，没有。”德索亚回答。

“在你的经历中，德索亚神父舰长，”吴玛姬说道，“是否有这样的东西，能够经受全作用带电粒子束一分钟的攻击，而岿然不动？”

德索亚想了片刻。“有些目标，比如环轨森林或者驱逐者的游群小行星，虽然在受到一分钟的切枪攻击后，也无法完全被摧毁，”他说道，“但会受到严重的破坏。”

“那么，远距传送门并没有受到破坏？”布朗神父追问道。

“据我所知，没有。”德索亚回答。

吴舰长转头看着其他评审成员。“这儿有一份来自首席行星工程官雷克斯顿·汉的书面陈述，他指出，构成远距传送门的合金，虽然在超过四十个小时的时间里一直在辐射热量，但没有被攻击所破坏。”

全体评审员互相交流了几分钟。

“德索亚神父舰长，”质问重新开始后，塞拉元帅开口问道，“你是否意识到，你意欲摧毁传送门的企图，也可能会摧毁女孩的飞船？”

“是的，元帅。”

“如此一来，”塞拉继续道，“也可能会杀死那个孩子？”

“是的，元帅。”

“然而，陛下授予你的明确命令是，将孩子……安然无恙地带到佩森。可有此事？”

“是的，元帅。那的确是我得到的命令。”

“但你却有意违抗这条命令？”

德索亚深吸了一口气。“元帅，当时当刻，我觉得这是计划中的风险。我被授予的指示是，务必尽快将孩子带到佩森。在当时的紧要关头，我意识到她可能会进入远距传送门逃脱我们的追捕，我认为，毁掉传送门——但不毁掉孩子的飞船——将是我们最大的希望。坦白说，当时我认为那艘船可能已经穿过了传送门，但也可能还没接触到。所有的迹象表明，飞船被击中并掉入了河水中。我不知道这艘飞船有没有涉水的能力，可否在水中穿过传送门——或者，就这件事而言，传送门的水下部分是否还可以传送物体。”

吴舰长十指握拳。“就你所知，神父舰长，那晚之后，远距传送门是否显示出任何活动的迹象？”

“没有，舰长。”

“就你所知，神父舰长，”她继续道，“自从两百七十多标准年前环网陨落以来，是否有任何远距传送门——前环网世界或者太空中的任何传送门——曾显示出重新运转的迹象？”

“就我所知，”德索亚回答，“没有。”

布朗神父凑向前。“那么，神父舰长，也许你能跟评审会讲讲，为什么你会觉得女孩能够打开其中一扇门，企图通过这尤为特别的一扇，逃脱你们的追捕。”

德索亚这次摊开了双手。“神父，我.....我不知道。我想当时我有一种很清楚的感觉，她不想被我们抓住，她沿着那条河飞行.....我不知道，神父。那晚上，唯一能解释这一切的，就只有通过传送门逃脱了。”

吴玛姬舰长望了望同席的评审员。“还有何问题吗？”片刻的沉默之后，舰长说道，“庭审完毕，德索亚神父舰长。明天早上，审查会将会通知你最后的裁决。”

德索亚点点头，退了出去。

那晚，德索亚走在河边的基地小道上，试图想象如果被送交军事法庭，被剥夺神父身份，而不是监禁的话，他会怎么做。想到在如此的失败之后获得自由，这甚至比坐牢还要痛苦。审查会上没有提到逐出教会的观点——事实上根本没有提到惩罚，但德索亚清楚地明白自己将要受到的判决，明白他将会回到佩森，被送交更高一级法院接受审判，明白自己最后将被逐出教会。唯有最重大的失败或者最可怕的异端邪说，才会遭致这种惩罚，但德索亚很坚定地明白，他的失败到底有多么重大。

第二天一早，他被召进了一幢低矮的建筑中，审查会已经在那儿开了一夜的会。他立正站直，面前是一张长桌，桌子后面坐着十几名男

女。

“德索亚神父舰长，”吴玛姬舰长代表其他人开口道，“之所以召集我们这个审查会，是为了就最近事件的部署和结果——尤其是就未成功捕获女孩伊妮娅这件事——回答圣神司令部和梵蒂冈的问题。经过五天的调查，经过上百小时的证言，审查会得出了结论，我们为了成功完成这项任务，动用了一切努力和准备。而这个名叫伊妮娅的孩子——或是陪着她一道旅行的什么人、什么东西——能通过失灵了几乎三个世纪的远距传输器逃脱，是无法被你或旗下的任何官员所预期到的。远距传输器能恢复工作，这个事实对圣神司令部、对教会来说，当然是关系重大。这其中的含义，将会由圣神司令部和梵蒂冈教士团的最高阶领袖进一步调查。

“至于你在任务中的作为，德索亚神父舰长，我们觉得你的行为是负责的、正确的、忠于职守的，而且也合法，只不过最后你让这个孩子的生命遭受到了危险，而你的职责应该是把她抓住。我们全体委员——仅在审查的范围内具有权威效力——建议你乘上名为‘拉斐尔’号的大天使飞船，继续你的任务，你的教皇授权的触显，将可继续使用，你认为继续任务所必需的装备和人员，也可继续征用。”

德索亚僵立在那儿，迅速眨了几下眼睛，最后终于说道：“舰长？”

“神父舰长，有何问题？”吴玛姬应道。

“这是不是意味着，我能继续让格列高利亚斯中士和他的士兵担任我的警卫？”

吴舰长微微一笑，事实上，她被授予的权力很奇怪地超过了在座的各位元帅和行星地面指挥官。“神父舰长，”她回答道，“如果你愿意，

也能命令在座的全体委员担任你的私人护卫。你手中的教皇触显具有无上的权威。”

德索亚没有笑。“多谢，舰长.....长官们。格列高利亚斯中士和他的两名手下就足够。我今天早上就走。”

“去哪儿呢，费德里克？”布朗神父问，“你也知道，我们彻底搜索了档案文件，但却找不到线索，无法知道远距传送门将那艘飞船传送到了哪里。特提斯河的节点河道是可变的，但显然，我们已经丢失了所有的数据，无从知道河道线路的下一个到底是哪个星球。”

“你说得没错，神父，”德索亚回答，“但被远距传输河流连接的星球，过去也就两百多个而已。女孩的飞船肯定在其中一个星球上。算上跃迁后重生所用的时间，我的大天使飞船能在两年内遍历全部星球。我将立即出发。”

在座的男男女女听到此话，唯有瞪眼的份了。他们面前的这个男人正面临着几百次死亡，几百次艰难的重生。就他们所知，自重生圣礼出现之日起，从未有人忍受过如此循环往复的痛苦与重生。

布朗神父站起身，举手为他祝福。“以父及子及圣神之名，[\[30\]](#)”他吟诵道，“再见，德索亚神父舰长。我们的祝福与你同在。”

我们离远距传送门只剩几百米的时候，他们击落了我们，这次，我觉得我们铁定玩完了。加速器被击中后，密蔽场便马上失效，我们原本仰望着的星球之墙，突然间就不容争辩地落到了视线下方，飞船就像是一间被割断了电缆的电梯，急速坠落。

我很难去形容随后的那种感觉。我知道，由于内部能量场已经转换成所谓的“坠落场”——我保证，的确就是这个词——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感觉就像是被吸在了一个巨大的果冻中，根本动弹不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确是这样。坠落场在一纳秒之内便扩展到了飞船的每一个层面，在飞船冲进河水中、开动聚变引擎在淤泥上反弹起来、震起一大片水花的时候，它给予了我们缓冲，将我们束缚不动。飞船继续坚持不懈地往前进，穿过淤泥、水气、河水、河岸上崩落下来的残骸，直到完成下达给它的最后一个命令——穿过远距传送门。事实上，我们是想在沸腾河水的三米之下穿过传送门，但这并不影响传送门的运转。后来飞船告诉我们，当船尾穿过远距传输器的时候，它周遭的河水突然间变成了极热的水蒸气——似乎有一艘圣神舰船或是飞行器正用带电粒子束攻击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那片刻时间里，正是这些水气将光束偏转了方向，飞船也正是趁着这个机会完成了传送。

但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些情况，只能茫然凝视。我睁着眼睛——在

坠落场令人倒胃力量的作用下，我压根就无法将眼睛闭上，我注视着位于床脚的外部视频监视器，同时又透过依旧透明的飞船顶部望着外面，而此时，远距传送门闪了几下又出现了，周遭是一片水气，从河面上投下一片阳光。突然间，飞船穿进了那片蒸气云，又一次狠狠地砸在了布满石头的河流底部，最后撞在海滩上，头顶是一片蓝天，阳光明媚。

紧接着，监视器没了图像，船体也不再透明。几分钟内，我们就困在如窑洞般的黑暗之中——我正飘在半空中，那都是拜果冻般的坠落场所赐。我手臂大张，右腿半弯在身后，摆着一副奔跑的姿势，嘴巴也张着，似乎在无声尖叫，我也没法眨眼。起初有一股强烈的窒息感，令人恐惧——那坠落场就罩在我大张的嘴巴里——但我很快就意识到，我的鼻子和喉咙正在呼吸着氧气。事实证明，坠落场就像是霸主时代一种用来深海潜水的滤息面具：空气会透过压在人脸和喉咙上的大面积浆体渗透进来。这种体验不太舒服——我一直讨厌这种窒息的感觉。但那种焦虑感也容易控制。更加让人不爽的其实是黑暗和幽闭恐怖的感觉，那感觉像是被困在了一张巨大的黏糊糊的蜘蛛网里。在黑暗中那漫长的几分钟里，我有过一个念头，觉得飞船永远卡在了这个地方，失灵了，没有办法可以缓和坠落场，而我们三人将会以这种有损尊严的姿势饿死，最后在未来的某一天，飞船用光能量之后，坠落场才会瓦解，到那时，我们的白骨就会掉落在飞船的内部船体上，发出喀啦喀啦散架的声音，就像无形的算命师用于占卜的根根骨头。

事实上，五秒钟不到，能量场便慢慢消失了。灯光亮起，又闪了几下，最后被红色的警报灯取代，这一过程中，我们正被慢慢地、轻柔地放回到不久前还是一面墙的平地上。外部船体又一次变透明，但是在这淤泥和残骸的世界里，几乎没有光线渗透进来。

先前卡住不能动弹的时候，我根本没法看到贝提克和伊妮娅——我

的视野被冻结，而他们并不在我的视线范围。但现在，随着能量场将我们三人一起降落到船体上，我才终于见到了他们。我竟然还听到喉咙里发出一声尖叫，我随之意识到，那是在下坠的一瞬间汇集在心口的一声喊叫，现在终于迸发出来了。

我们三人在弯曲的船壳上就那么坐了几分钟，揉揉胳膊腿，动动脑袋，确定没有受伤。接着，伊妮娅代我们大家说出了心声。“我靠！”她说道，起身站在船壳那弯曲的表面上，她的双腿在哆嗦。

“飞船！”机器人叫道。

“我在，贝提克先生。”声音平静如常。

“你有没有受损？”

“是的，贝提克先生，”飞船说，“我刚刚运行完全面的故障评定。能量场线圈、反重力装置和霍金跃迁器都受到了大面积的损坏，船尾部分壳体、四片着陆机翼中的两片也受损了。”

“飞船。”我一面开口，一面挣扎着站起身，透过透明的船体前端朝外望去。顶上是弯曲的船壁，有日光从中射进来，但外部船体的大部分陷在了泥沙和残骸中，晦暗一片。黑暗的河流淹没了三分之二的侧面，正朝我们溅起一阵阵水花。看样子像是搁浅在了一片沙质河岸上，不过还好，没完全没入河底。“飞船，”我重复了一遍，“你的传感器还能运行么？”

“只有雷达和视频传感器还能运行。”飞船回答。

“有没有人追踪？”我继续问道，“是否有圣神飞船跟我们一起穿过了远距传输器？”

“没有，”飞船回答，“在我的雷达范围内，没有任何人造的地面目标，也没有任何空中目标。”

伊妮娅走到那面垂直的墙体前，那其实是铺着地毯的地面。“连士兵也没有？”她问道。

“没有。”飞船回答。

“远距传输器还在运行么？”贝提克问。

“不，”飞船说，“就在我们传输过来后的十八纳秒后，传送门停止了运转。”

我稍微放松了一下，望向女孩，盯着她瞧了一会，试图确定她没有受伤。她的头发一团糟，眼神中带着过于兴奋的神情，但除此之外，她看上去完全正常。她朝我笑了笑：“那么，劳尔，我们该怎么出去呢？”

我抬头望了望，明白了她的意思。中央梯井在我们头顶，约有三米的距离。“飞船，”我说道，“你能重新开启能量场，让我们离开这艘船吗？”

“抱歉，”飞船说，“能量场也出了故障。一段时间内还无法修复。”

“你能在我们头顶的船壳上变出一个开口吗？”我问道。幽闭恐怖的感觉又回来了。

“恐怕不能，”飞船回答，“我现在正以电池能源运转，形变能力需要的能量超出我的可用范围。不过，主气闸门还能运行。如果你们能到那儿去，我会帮你们开门。”

我们三人面面相觑了一番。“棒极了，”最后我说道，“我们得自个儿在这一团糟的飞船里爬三十米。”

伊妮娅依旧仰望着楼梯井的开口。“这儿的重力不一样。感觉到了吗？”

我发现我感觉到了。一切都轻悠悠的。我肯定早就注意到了，不过当时还以为这是内部能量场变化所导致的——但是现在根本就没有内部能量场。这是一个不一样的世界，所以重力也不一样！我定睛凝视着孩子。

“你是说，我们能飞到上面去？”我说道，指着头顶悬挂在墙上的那张床，以及旁边的楼梯井。

“不，”伊妮娅回答，“但这儿的重力比海伯利安低。你俩把我推上去，我再扔根绳子下来，大家一起爬到气闸门去。”

我们照她的话去做了。我和贝提克用双手撑起伊妮娅，把她举到楼梯井开口处的下缘，她在那儿稳住身后，伸出手，拾起从床上凌乱垂下的毯子，一头系在栏杆上，另一头丢给我们。在我和贝提克顺着毯子爬上去后，三人摇摇晃晃走在中央梯井的柱子上，紧紧抓着边上和头顶的螺旋楼梯，平衡住身子，然后慢慢穿过红光中一片狼藉的飞船——穿过图书室，里面的书和垫子都掉落在了下面的船体上，连书架上的束缚器都不顶用了；穿过全息井区域，因为有固定锁，施坦威还在原处，但我们没有捆牢的私人物品都掉在了飞船底部。我们在这儿停留了片刻，我下到一片混乱不堪的船底，拿回了留在睡椅上的背包和武器。我把手枪别在皮带上，把放在背包里的那根绳索别在身上，比起片刻之前来，现在我已经自信满满地准备好应付接下来的不测事件了。

不知道圣神军用什么武器炸毁了飞船的下部驱动器，当我们来到走廊的时候，发现那武器也对储藏柜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走廊里部分区域黑乎乎一片，鼓胀开来，柜子里面的东西乱七八糟地堆在被毁坏的墙上。内部气闸门虽然已经开了，但却是在我们头顶正上方的好几米开外。我不得不徒手沿着走廊最后一段的垂直区域爬了上去，最后扔下绳索，蹲在内部气闸门内，纵身一跳，跃到外部船壳上，登了上去，进入了一片明媚的阳光下，接着我探进满是红光的气闸门中，拉到了伊妮娅的手腕，把她拉了上来。片刻之后，贝提克也被我拉了上来。我们继而开始审视四周。

一个陌生的新世界！我永远也无法描述那一时刻震撼我内心的那种激动——纵使经历了可怕的坠落，纵使是面临着巨大的困境，纵使一切的一切——我是在审视一个新世界！这一事实对我造成的冲击，更甚于我心中对星际旅行精彩刺激的假想。这个星球和海伯利安很相像：适宜呼吸的空气，天空的蓝色比海伯利安的湛青色淡，蓝天上挂着几缕云彩，身后的河流比复兴之矢上的宽，河与河两岸的丛林，往右延绵到无边无际的远方，往左也在已遍布藤蔓的远距传送门之后无限延伸。在我们前头，飞船的船头确实扎进了河底，在一个满是沙石的河角中搁浅了，再往前，丛林又出现了，笼罩在一切之上，就像是狭窄舞台上方的破烂绿色幕布。

但是不论这一切听起来有多么的熟悉，这个世界还是十分陌生的：空气闻起来很异样，重力感觉很古怪，阳光有点过于明亮，丛林中的“树木”跟我以前见过的都不一样——当时，我只能将它们描述为羽毛状的绿色裸子植物。头顶上，我从没见过的一群孱弱白鸟在听见我们笨拙地闯进了这个世界后，扑扇着翅膀飞走了。

我们沿着船壳往河滨上走去。微风轻轻拂起伊妮娅的发丝，也牵扯

着我的衣衫。空气中微微带着一股香气——似乎是肉桂和百里香的撩人氣息，尽管那气味更加温和富裕。从外面看，飞船的船头并不是透明的，不过当时我还不知道，到底是飞船重新把它的表皮变得不透明了，还是它从外面看本来就是不透明的。纵使飞船已经侧身躺下，它的船体还是非常高、非常陡，要不是它深深地钻进了河岸的沙地中，我们肯定没法从上面滑下去。我又拿起绳索，让贝提克顺着它爬了下去，然后是女孩，最后我扛起背包——等离子步枪被收好，扎在了上面——独自朝下滑去，在接触到结实的泥土上时，我马上打了个滚。

啊，我在外星球的第一个脚印！虽然事实上根本就没脚印——只有一嘴沙子。

女孩和机器人扶起我。伊妮娅正斜眼瞧着船体。“我们怎么重新上去呢？”她说道。

“我们能造架梯子，砍棵树拖过来，或者——”我拍拍背包，“我还带了霍鹰飞毯。”

我们开始把注意力换到河滨和丛林上。河滨非常狭窄——从船头到森林只有几米的距离，在明亮的光线下，沙子闪耀着的颜色与普通的沙子有些不同，比较泛红。丛林又密又黑。站在河滨上，微风带着一丝凉意，但我们能感到那密密麻麻的树木下的酷热。二十米上方，裸子植物庞大的叶子瑟瑟着，震颤着，就像是某种巨型昆虫的触角。

“你们在这儿等一下。”说完，我走进丛林的荫蔽中。下层树丛也非常密，大多数都是一种黏人的蕨类植物，土壤中富含腐殖质，使它更像是海绵，而不是泥土。丛林闻上去有一股潮湿腐烂的气味，但和海伯利安沼泽地的气味完全不同。我头脑中闪现出吸血扁虱和咬指雀鳝，

对于荒野，我仅有这么一点平淡无奇的想象，我在那儿干站着注视了片刻。藤蔓在幽暗中从裸子植物的树干上盘绕而下，在我头顶形成了一个破旧的栅格。我意识到，基础装备表中应该再添上一把弯刀。

还没进去十多米，突然间，正前方一米外一棵长着红叶子的高大灌木猛然动了起来，那“树叶”竟然拍打翅膀，在丛林天蓬下飞走了，强韧翅膀扇动起来的声音就像是海伯利安的祖先带在种舰上的大型蝙蝠。

“见鬼！”我低声说道，推推搡搡地出了黑暗的丛林。当我跌跌撞撞地走上河滨的时候，衬衣已经扯烂了。伊妮娅和贝提克正满怀期待地看着我。

“是个丛林。”我说道。

我们走到河边，坐在水里冒出一截树桩上，望着太空船。这可怜的东西看上去就像是旧地野生动物全息像中的大鲸鱼，一头搁浅了的大鲸鱼。

“我在想，它还能不能飞。”我沉思道，将一块巧克力条掰成几块，一块递给孩子，另一块递给了蓝皮肤的男人。

“哦，我想能。”从手腕上传来一个声音。

我几乎吓得跳了起来。我都忘了通信志手环了。

“是飞船吗？”我问道，抬起手腕，嘴巴对着手环，就像是在使用地方军的便携式电台。

“你不必那么做，”传来飞船的声音，“我能很清楚地听到一切，谢谢。你的问题是——我还能不能飞？回答是——几乎肯定能。很久以

前，我回到海伯利安抵达安迪密恩城的时候，需要完成的那些修复工作比这还要复杂呢。”

“很好，”我说道，“很高兴听到你能……啊……修复自己。你需要原材料吗？替换用的零件？”

“不，谢谢，安迪密恩先生，”飞船说，“差不多就是对现存的材料进行重新分配，对某些受损的部件进行重新设计。修复工作无须太久。”

“不久是多久？”伊妮娅问。她已经吃完了巧克力，正在舔手指。

“六个标准月，”飞船回答，“除非碰到意料之外的难题。”

我们三人面面相觑了一番，我又重新望了望丛林。现在，太阳看上去垂得更低了，水平射出的光线照亮了裸子植物的树梢，在愈发晦暗的地面上投上了阴影。“六个月？”我问道。

“除非碰到意料之外的难题。”飞船重复道。

“有什么想法？”我对两位伙伴说道。

伊妮娅在河边洗了洗手，往脸上泼了点水，将湿头发梳到脑后，“我们是在特提斯河上，”她说道，“那就沿河而下，往下一扇远距传送门出发。”

“你还能耍那花招？”我问道。

伊妮娅拭去脸上的水，说道：“什么花招？”

我做了个漫不经心的手势。“哦，没什么……就是让一个死了三个

世纪的机器重新开动。就这个花招。”

她黑色的双眼放射出诚挚的目光。“劳尔，我并不知道自已竟有这个能力，”她望着贝提克，机器人正不动声色地注视着我们，“真的。”

“当时要是你没办法到，那会怎么样？”我轻声问道。

“那他们就会抓住我们，”伊妮娅回答，“我想他们会放走你们俩，把我抓回佩森。不管是你们，还是别人，都不会再听到我的消息。”

她说这话时，方式淡然，了无情感，让我不由得生出一丝寒意。“好吧，”我说道，“你的确办到了，但究竟是怎么做的？”

她轻轻一挥手，我已经慢慢熟悉了这个动作。“我不太.....确定，”她说，“从那些梦中，我知道传送门很可能会让我通过.....”

“让你通过？”我问道。

“对。我觉得它可能.....认得出我.....的确。”

我双手撑着膝盖，屈了屈腿，脚后跟已经深陷进红色的沙子中。“听你的意思，感觉远距传输器是活生生的智能生物似的。”我说道。

伊妮娅回头望着我们身后半公里外的拱门。“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这样，”她说道，“很难跟你解释。”

“但你能确定，圣神士兵不会跟我们一道通过？”

“哦，对。除了我，传送门不会为其他任何人激活。”

我微微扬起眉毛。“那我和贝提克……包括这艘飞船……又是怎么通过的？”

伊妮娅笑了。“因为你们跟我在一起。”

我站起身。“好吧，我们以后再来搞清楚这个。现在，我想我们需要个计划。我们是去侦察一番呢，还是先把东西从飞船里搬出来？”

伊妮娅低头望着黑暗中的河水。“然后，鲁宾孙·克鲁索脱光衣服，游上那艘船，在衣服口袋里塞满饼干，又游回到了岸上……”

“什么？”我说道，举起背包，皱起眉头朝孩子望去。

“没啥，”她一面回答，一面站起身来，“就是本大流亡前的古书，马丁叔叔以前跟我读过。他以前一直说，校对员就是些没本事的混球，远到一千四百年前也是。”

我望望机器人。“贝提克，你明白她在说什么吗？”[\[31\]](#)

机器人薄薄的嘴唇微微扯动了一下，我已经开始把这看成是笑容。“安迪密恩先生，我的责任并不是要明白伊妮娅女士的话。”

我叹了口气。“好吧，回到正题……我们是趁天还没黑去侦察一番，还是把飞船里的东西挖出来。”

“我的意见是，咱们去四处瞧瞧，”伊妮娅说道，她望向黑漆漆的丛林，“但不是去那里面。”

“对，不去那里面，”我同意道，接着从背包上方拉出霍鹰飞毯，将它展开放在沙地上，“我们来看看这玩意儿在这星球上好不好使。”然后

我顿了顿，举起手臂，凑近通信志，“这是哪个星球，飞船？”

飞船没有立即回答，它沉默了一秒钟，仿佛是正在忙着沉思自己的那些难题。“抱歉，基于现在内存库的状况，我无法辨别这颗星球。当然，导航系统也许能回答这个问题，但必须先看到一颗星星，以作参照物。我所知道的是，这颗星球的这一区域，现在没有任何不正常的电磁或微波信号。在上面的同步轨道上，也没有任何无线中继卫星，或是别的人造物。”

“好吧，”我说道，“但我们到底在哪儿？”我看了看伊妮娅。

“我怎么会知道呢？”伊妮娅说。

“是你带我们来这儿的！”我说道，突然发现自己在冲她发脾气，但当时，我的确感到火冒三丈。

伊妮娅摇摇头。“劳尔，我只是激活了远距传输器。我的大计划是逃离那个天知道叫什么名字的神父舰长，逃离那些飞船的追捕。就是这样。”

“还有，找到你的建筑师。”我说道。

“对。”伊妮娅说。

我朝丛林和河流四顾张望。“这地方不像是能找得到什么建筑师。我猜你说得对……我们还是继续顺着河流往前，到下一个星球。”那个爬满藤蔓的拱形门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我们会直冲冲地冲到岸上。因为离传送门约有半公里的地方，河流在那里来了个朝右的大转弯。由于冲过拱门的飞船维持原路笔直向前，就一头冲上了浅水，扎进了河滨中。

“等一下，”我说道，“我们难道不能对这个传送门重新调整下，用它去别的什么地方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另外找一座？”

贝提克从飞船边上走开，以便好好看看远距传送门。“特提斯河上的这些传送门工作方式和其余众多私人传送门略有不同，”他轻声说道，“也不同于中央广场的传送门，或者是大型太空传送门。”他伸手摸进口袋，掏出一本小册子。我看到了书名——《世界网旅行指南》。“看样子，设计特提斯河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游玩和消遣。”他继续道，“传送门之间的距离，短到几公里，长的有几百公里……”

“几百公里！”我惊呼道。早先我还曾期望能在河流的下一个弯看到传送门呢。

“正是，”贝提克继续，“据我的理解，这其中的奥妙，是为了向旅游者提供一个极其多样的世界、景观和经历。总之，只有顺流而下才能通过传送门，而且，传送目的地也是随机的，换句话说，不同星球组成一套河流系统，就像一副扑克牌，不时会被洗牌，打乱次序。”

我摇摇头。“老诗人的《诗篇》中说，河流在陨落之后便被切成了一小段一小段……它们就同沙漠中的水坑一般干涸了。”

伊妮娅哼了一声。“有时候，马丁叔叔就是在胡说八道。他从来不知道特提斯河在陨落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记得吗？他当时是在海伯利安上，从来没有回过环网。书中的一切都是他胡诌的。”

我根本没法和她讨论过去三百年里最伟大的文学作品——或是创作它的传奇诗人。但我马上开始大笑，而且无法停歇。到最后终于停下来时，伊妮娅正惊奇地望着我。“劳尔，你没事吧？”

“啊，没事，”我说，“就是太高兴了。”我转过身，张开手臂，将丛林、河流和远距传送门——甚至我们像搁浅鲸鱼般的飞船包括在内，“说不出什么理由，我就是很高兴。”

伊妮娅点点头，仿佛她完全明白我的意思。

我对机器人说道，“书上有没有说这是哪个星球？这里有丛林，有蓝天……它在索美尺度上一定达到了九点五。这样的星球肯定很稀少。上面有列出这颗星球么？”

贝提克迅速翻了翻书页。“我不记得上面提到过这么一个丛林星球，安迪密恩先生。下次我仔细读读。”

“嗯，我想我们应该四处看看。”伊妮娅说，显然急着想去探索一番。

“但我们得先从飞船上抢救些重要物品下来，”我说，“我来列张表……”

“那得花上好几个小时，”伊妮娅说，“等我们干完后，太阳可能已经下山了。”

“但是，”我准备好和她争论一番，“我们必须得整备完毕才能出发……”

“如果允许我给个建议的话，”贝提克轻声打断我的话，“也许你可以和伊妮娅一起去……啊……侦察，而我则在这儿搬运你提到的必要装备。除非你觉得晚上睡在飞船里面比较明智的话。”

我们看了看可怜的飞船。河水在它的四周打旋，水面上隐约露出横

向构架和黑色的残桩，那儿本来是飞船华丽的尾翼。我脑海中浮现出在那片狼藉中睡觉的情景，周遭要么全是红色的紧急灯，要么就是一片漆黑，我说道：“啊，那儿会比较安全，不过我们还是先把一路上需要的东西搬出来，等会儿再做决定。”

我和机器人就此讨论了几分钟。我带着等离子步枪，皮带上的皮套里插着点四五口径的手枪，但我还想要当时没拿的十六号霰弹枪，包括舱外锁柜中的露营装备。我吃不准该怎么去下游——霍鹰飞毯应该能容纳下我们三个，但我觉得没法把我们和所有装备都载上，于是我们决定从装太空服的壁橱下面的壁龛中卸下四辆飞行车中的三辆。那儿还有条飞行皮带，我觉得用起来会很方便，还有一些露营用的配件，比如加热立方体，三人都能用的睡袋、泡沫垫、激光手电，我还注意到有个耳机型通话器。“哦，对了，要是看到弯刀，记得拿上，”我补充道，“舱外橱柜中有好几个装满小刀和多用途刀片的盒子。我不记得有弯刀，但要是有的话……就拿一把。”

我和贝提克走到狭窄河滨的尽头，在河边找到一棵倒伏的树，把它拖到飞船边上——我拖得满头大汗，嘴里咒骂着——做成一架梯子，这样我们就能沿着它爬到弯曲的船体上。“哦，还有，看看那堆东西里面有没有绳梯，”我说道，“或者充气筏什么的。”

“还想要啥？”贝提克带着些许挖苦问道。

“没……啊，对了，要是看到桑拿浴室，也带下来。储满酒的酒吧也行。也许，再加个十二人乐队，帮我们在卸货时演奏音乐。”

“先生，我尽力而为。”机器人一面说，一面开始攀爬树梯，向船体的顶部爬去。

抛下贝提克一个人做搬运的重活，我心里有点愧疚，但我们必须知道下一个远距传送门离我们有多远，这看上去比较明智，我打心底里不想让女孩一个人飞去干侦察任务。她坐在我身后，我按了按飞控线，启动飞毯，毯子紧紧绷直，悬浮在潮湿沙地上方几厘米处。

“劲。”伊妮娅说。

“什么？”

“意思就是‘带劲’，”女孩说道，“马丁叔叔说，当他还在旧地上，是个毛小子的时候，孩子之间很流行说这话。”

我又叹了口气，接着按了按飞控线。毯子盘旋而上，很快便升到了树梢的高度。太阳已经低垂在那个多半是西方的地平线上。“飞船？”我对通信志手环说道。

“在？”飞船的语气总让我觉得自己中断了它正在进行的重要工作。

“现在跟我说话的，是你，还是你下载的数据库？”

“安迪密恩先生，只要你在我的通信范围之内，”它回答道，“跟你说话的就是我。”

“通信范围是多少？”我们升到了河面上方三十米处，贝提克正站在敞开的气闸门边向我们招手。

“两万公里，或者这颗星球的弧面之外，”飞船回答，“以哪个先到为准。我先前说过，这颗星球的轨道上没有无线通信卫星。”

我按了按前进按钮，飞毯开始往上游飞去，朝爬满枝叶的拱门飞

去。“如果我在另一个星球，你能通过远距传送门跟我联系吗？”我问道。

“通过激活了的传送门？”飞船说道，“安迪密恩先生，我怎可能办到？你离我有数光年远呢。”

飞船习惯让我感觉自己像是个傻蛋，像个乡巴佬。我通常还是很喜欢它的陪伴，但我承认，要是把它丢在身后，我也不会介意什么。

飞毯加速时，风儿发出响亮的声音，伊妮娅靠在我的背上，对着我的耳朵说话，以便我能听到。“在以前，传送门里通有光纤，它们就是靠那个工作的……虽然原理上和超光通信完全不同。”

“这么说，我们往下游走的时候，如果想要和飞船保持通信，”我扭头说道，“只要拉上电话线就行了，对不？”

我的眼角瞥见了她的笑容。然而，这愚蠢的想法的确让我冒出了一个念头。“如果我们只能通过传送门往下游去，而不能往上游，”我说道，“那我们该怎么回来找飞船？”

伊妮娅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现在，那座传送门正迅速向我们靠近。“我们只需一直顺流而下，直到我们回到原处，”她在嘈杂的风声下说道，“特提斯河是个巨圆。”

我扭过头，正视着她。“孩子，这可是真的？特提斯河可连接着——多少来着？两百多个星球呢。”

“至少有两百个，”伊妮娅回答，“我们知道的有那么多。”

我没听懂她的话。飞毯在传送门附近逐渐放慢速度，我又叹了口气。

气。“如果特提斯河的每一段都有一百公里……那如果要回到原处，就需要飞两万公里。”

伊妮娅沉默不言。

我们悬浮在传送门边上，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东西是多么庞大。似乎是由金属制造的，上面有很多图案、间隔、凹槽——也许还有神秘的文字——但丛林已经派出了藤蔓和青苔的小分队，占领了这庞然大物的顶部和两侧。复杂的拱门上，有些我原先以为是铁锈的东西，结果是群红色的“蝙蝠翅膀树叶”，它们成群结队地挂在藤蔓的主枝上。我和它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要是它起作用了怎么办？”悬浮在离拱门下部一两米的地方，我对伊妮娅说道。

“试试看。”女孩回答。

我驾着飞毯慢慢向前，毯子前端接触到拱门下无形的分界线时，慢得都快停了下来。

没有任何异样，我们穿了过去。我掉过头，又从南面飞了回来。远距传送门就是个装饰华丽的金属桥，高高地弯在河流上方。

“失灵了，”我说道，“死得就像是凯尔塞的螺母。”这是外婆最喜欢说的一个词，但仅在不会被孩子听到的情况下讲，可我意识到，我身边的确有一个孩子。“抱歉。”我红着脸，回过头说道。也许我在一些地方混的时间太长了，比如说军队，或是在河上担任驳船主，又或者是在赌场担任保镖。我已经成了个十足的蠢货了。

伊妮娅也扭过头望着我，她正开怀大笑。“劳尔，”她说道，“记得

吗？我可是和马丁叔叔混在一起长大的。”

我们飞回到飞船上方，朝贝提克招了招手，他正在把一箱箱装备放到沙滩上。他举起一只蓝色的手，也朝我们挥了挥。

“我们往下游去看看下一个传送门还有多远，如何？”我说道。

“就这么着吧。”伊妮娅回答。

我们朝下游飞去，丛林里没看到多少河滨或是空地，树木和藤蔓全都茂盛得长到了河边。这给我添了很大的麻烦，都不知道我们在朝什么方向前进了，于是我从背包中取出惯性引导罗盘，将它开启。在海伯利安上，这个罗盘曾是我的向导，虽然那儿的磁场变化莫测，不可信任，可是到了这里，它竟根本派不上用场。如果能有飞船的指引系统，并记下出发点，那这罗盘就能完美地工作，但那奢侈品已经在我们穿越传送门的时候损坏了。

“飞船，”我对着通信志手环说道，“你能获取我们的地磁罗盘数据么？”

“可以，”飞船立即回答，“但由于无法获知这颗星球的正北磁场在哪，所以关于你们旅行方位的数据，只能是粗略的估计。”

“那就请给个粗略的估计。”我微微侧过毯子，绕过一个很大的弯。河流又变得开阔了——差不多有一公里宽。水流似乎流得很快，但还不至于有危险。我在湛江上担任船主的经历让我学会了通过仔细观察漩涡、暗礁、沙洲之类的东西来辨别河流隐藏的危险。看样子，在这条河驾船应该很容易。

“你的前进方向约是东南偏东，”通信志回答道，“风速是每小时六十八公里。探测器表明，霍鹰飞毯的偏转场已经达到百分之八十。高度是……”

“好了，好了，”我说道，“东南偏东。”太阳正低垂在我们身后。这颗星球的公转方向的确和旧地以及海伯利安相像。

河流笔直向前，我略微加速。在海伯利安的迷宫中，我曾以每小时三百公里的速度疾驰，但我并不想在这儿飞那么快，除非万不得已。虽然这块古老飞毯的飞控线能量还能维持一段时间，但只有遇到十万火急的事情时，才有必要飞那么快。我在心中默记了一下，虽然拿了飞行车作为交通工具，但离开这颗星球前，还是有必要拿飞船的电线给飞毯充电。

“瞧那儿。”伊妮娅叫道，她伸手指着左侧。

远远的北面，有什么东西被落日照亮，看上去像是座平顶山，或是什么巨型人造物，穿出了这一大片丛林华盖。“我们能去看看吗？”

我心里很清楚，我们有正事要做，而时间很紧张——比如说，太阳即将下山。我们有千万个理由，不应该冒险飞去看奇怪的人造建筑。很有可能那平顶山或是塔楼一样的东西，其实是圣神在这个星球上的总部。

“当然可以。”我回答道，侧着毯子，朝北面飞去，同时心里狠狠踢了自己一脚：我是不是在犯傻啊？

那怪东西比刚才看上去的还要远。速度已经加到每小时两百公里，但至少还要飞几十分钟才能到达那建筑。

“打扰一下，安迪密恩先生，”从手腕上传来飞船的声音，“你们似乎走错了方向。现在正朝东北偏北前进，与原来的方向约有一百零三度的变化。”

“我们的正北面有什么东西从丛林中探了出来，像是塔楼或是小尖山，我们正在调查，”我说道，“你的雷达能探测到吗？”

“雷达上没有显示，”飞船回答，我又从它的声音中听出了一丝无动于衷的口吻，“我现在深陷淤泥，因此观测点的位置也不算太好。与地平线夹角二十八度之内的任何物体，都无法准确探测到。现在你们刚好在那个探测夹角内。如果再往北二十公里，我就联系不上你们了。”

“没事，”我说道，“我们只是过去看一看，搞定之后马上回到河上。”

“为什么？”飞船问道，“那东西和你们的旅途并无关系，为什么要去调查？”

伊妮娅凑过来，抬起我的手腕。“因为我们是人类。”她说。

飞船没了回应。

当我们最后飞到那座建筑前的时候，发现它高高地矗立在丛林华盖之上，足有一百米之高。底部的几层被巨大的裸子树木紧紧包围，使得这座塔楼看上去就像是一面饱经风霜的危崖，屹立在绿色的海洋之中。

看建筑的样子，既像是天然而就，又像是人工建造——至少是由某种智慧生物修饰过。塔楼直径约有七十米，似乎是由红色的石块建成的，多半是某种沙岩。落日现在已经悬垂在丛林地平面上，高度仅约十

度，暮光将“危崖”浸浴在鲜红的光线中。在“危崖”的东西两面上，处处都是敞开的口子，我和伊妮娅一开始还以为是天然形成的——风化，或是水蚀而成——但很快就发现，其实是人工雕琢的。在向东的那个面上，还雕出了很多壁龛，仔细看它们之间的距离，应该是为人类攀登用的手抓和脚蹬点。但都很浅、很窄，一想到在攀登这几百米高的“危崖”时，只是赤手空拳地抓住这些浅浅的小口，就让我肚里一阵抽紧。

“能再飞近点吗？”伊妮娅问。

我们盘绕在塔楼边上飞行着，一直和它保持着约五十米的距离。“我觉得没那个必要，”我说道，“我们已经进入了枪炮的射击范围。我可不想去引诱谁或什么东西，万一他们拿着矛或弓箭之类的武器呢。”

“我们现在这点距离，弓尽可把我们射下来。”她说道，但没再坚持飞近。

忽然间，我似乎看到了红墙的卵形开口中，有什么东西正一闪一闪地移动，但一眨眼又不见了，我琢磨着，那或许只是暮光造成的假象。

“看够了吗？”我问道。

“没有。”伊妮娅回答道。毯子倾斜着往前进，她的一双小手也随之紧紧把住我的肩膀。微风揉搓着我的短发，我回头一看，女孩的头发就如一汪小溪般在脑后波动。

“可是，我们得回去干正事。”我说道，驾着霍鹰飞毯往南朝河流飞去，并再次加速。裸子植物组成的绿色华盖看上去相当柔滑、轻软，在我们身下延绵了四十米，似乎如果有必要就可以在上面着陆。就在我想

到出现这种结果的时候，我的心一阵揪紧。不过，贝提克有飞行皮带和飞行车，我寻思道，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可以来接我们。

我们终于又回到了河流上，这儿就在我原先离开河流的那个位置的东南面，相距约一公里，河流一路流向地平线，约有三十公里长，但却看不见远距传输门。

“现在走哪儿？”我问道。

“再飞远点。”

我点点头，向左侧过毯子，飞在河岸上方。除了偶尔有几只白鸟和红色的植物状蝙蝠外，我们没看到一点动物的痕迹。我正思索着红色建筑上的那些壁龛阶梯的时候，伊妮娅拉了拉我的袖子，朝差不多正下方指了指。

就在河面下，有个大家伙正在移动。水面上反射着暗淡的暮光，我们无法看清那到底是什么，但还是认出了坚韧的表皮，那东西似乎有条带刺的尾巴，两侧有鳍和纤毛，必定有八到十米长。在我想进一步看看它的细节的时候，它潜进了深水中，我们飞到了前面。

“有点像是河蝠鲼。”伊妮娅朝我喊道。我们又开始极速飞行，偏转场升了起来，风重重地砸在上面，弄出很大的响声。

“这东西比普通蝠鲼大。”我说道。我曾经养过蝠鲼，但从没见过那么长、那么宽的。这时，霍鹰飞毯似乎突然变得非常柔弱而不可靠。我飞低了三十米——现在几乎是在树梢上飞行——这样一来，如果古老的飞毯打算毫无警告地抛下我们，我们也不至于伤得太重。

我们朝南倾斜着转过另一个弯，河流在这儿突然变窄，我们很快听

到喧闹的轰鸣，一面水花喷涌的水墙出现在我们面前。

瀑布并不太壮观——只有十到十五米高的样子——但是水量却大得惊人，原先一公里宽的河流，现在拥作一团穿过岩石峭壁，变得窄到只有一百米左右，那相互推挤的力量很有威慑力。再往下，又是一条湍流，冲落在下面的巨石上，接着汇聚成一个宽敞的池塘，再往前，河流再一次变宽，变得平静了。我突然傻傻地想到，我们看见的那只河中巨兽有没有准备好通过这突如其来的陡坡呢。

“我觉得天黑之前我们没法找到传送门，”我回头对女孩说道，“如果下游真有传送门的话。”

“肯定有。”伊妮娅回答。

“已经飞了至少一百公里了。”我说。

“贝提克说特提斯河每一段的平均长度就是一百公里。也许这一段有两三百公里。再说.....不同的河上，传送门的数量也不一样。甚至同一个星球上的每一段河的长度也不一样。”

“谁告诉你的？”我问道，扭过身，望着她。

“妈妈。瞧，她是个侦探。有一次她接到个离婚案子，在特提斯河上跟踪一个有妇之夫和他的情人，足足跟了三星期。”

“离婚案子是什么？”我问。

“别管这些。”伊妮娅迅速挪转身，面朝我的背部，依旧盘着双腿，头发鞭打着她的脸，“没错，我们还是回贝提克和飞船那儿去。明天再来。”

我侧过毯子打了个回头，朝西面加速前进。穿越瀑布的时候，我们欢叫着，让水花打湿了脸庞和双手。

“安迪密恩先生？”通信志说道。却不是飞船的声音，而是贝提克。

“在，”我回应道，“我们正往回赶。大概还有二十五公里，三十分钟的行程。”

“我知道，”机器人平静地说道，“我在全息井中看到了那座塔，瀑布，所有的一切。”

我和伊妮娅面面相觑，脸上肯定都现出了滑稽的神情。“你是说通信志把图片发给了你？”

“当然，”传来飞船的声音，“全息或者视频格式。我们一直在收看全息像。”

“不过，由于飞船歪了个个儿，全息显像井已经翻到了墙上，”贝提克说道，“所以看着有点怪。我现在联系你们，并非是要询问你们进展如何。”

“那是为何？”我问道。

“我们似乎有个客人。”贝提克说。

“河里的大家伙？”伊妮娅问道，“像是蝠鲼什么的，个更大？”

“并非如此，”贝提克平静地说，“是伯劳。”

我们驾着霍鹰飞毯急速冲回飞船，速度快得大概只能看见个模糊的影子。我问飞船是否可以给我们发送伯劳的实时全息像，但它回答说，它大部分传感器都淹在了淤泥中，无法看清河滨上的情况。

“伯劳在河滨上？”我问。

“刚才在，当时我正要上飞船拿另一包东西。”贝提克说道。

“接着它又出现在了霍金驱动的蓄电圈中。”飞船说。

“什么？”我大叫，“那儿根本没有入口可以进——”没有说完这句十足的傻话，我便闭上了口，接着我问道，“它现在在哪儿？”

“我们不清楚，”贝提克说，“我现在打算爬上船壳，随身带上一台无线电。飞船会把我的话传给你们。”

“等一下……”我开口道。

“安迪密恩先生，”机器人打断道，“我建议你和伊妮娅女士不必急着回来……啊……稍微延长一下观光时间，直到我和飞船明确……啊……我们客人的意图。”

贝提克说得很有道理。我的责任是保护女孩，而当那个可算是世间最致命的杀人机器出现时，我竟推着她往火坑里跳？这漫长的一天里，我真是白痴透了。我伸手摸向飞控线，打算减慢速度，回东面去。

但伊妮娅的小手拦住了我。“不，我们回去。”

我连连摇头。“可是那怪物……”

“那怪物什么地方都能去，只要它乐意，”女孩说，她的眼神和语气非常严肃，“如果它想找你……或是我……它会马上出现在我们的这块毯子上。”

这念头吓了我一跳，甚至让我左右四顾了一下。

“回去。”伊妮娅说。

我叹了口气，调回头往上游飞去，只不过稍稍放慢了速度。我从背包中拿出等离子步枪，牢牢握住枪托。“我不明白，以前有过记录吗？这怪物竟然能离开海伯利安？”

“我想没有。”女孩说。由于偏转场减弱，她正侧着身子，脸埋在我的背上，想要躲避吹来的强风。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它是在追你吗？”

“这解释合情合理。”她声音包在了我的棉衬衣中，显得闷闷的。

“为什么要追你？”我问道。

伊妮娅突然推开了我，出于本能，我马上伸手想要抱住她，不让她从毯子后面掉下去。但她扭脱了我的手。“劳尔，我真的不知道这些问

题的答案，行吗？我不知道那怪物可不可以离开海伯利安。我当然不想它跟着我。真的。”

“我信。”我垂下手，放在毯子上，她的小手、小膝盖、小脚丫就在旁边，相比之下，我的手真是大极了。

她把手放在我手上。“回去吧。”

“好。”我装上一盒等离子弹匣。弹壳是连在一起的，被浇铸成一排弹匣，每发一弹，弹壳才会分离。一盒弹匣装有五十发等离子弹。全部发射完毕，弹匣就随之不见。我在地方军的时候学过怎么装载弹药，现在我手掌一拍，将弹匣推上去，把选择器设置在“单发”状态，并确定安全栓没有取下。飞毯往前飞，我把武器横放在双膝上。

伊妮娅双手抱住我的肩膀，在我耳边说道：“你觉得这玩意儿对伯劳有用？”

我转过头，望着她。“不。”我回答。

我们向落日飞去。

我们抵达的时候，贝提克正独自待在狭窄的河岸上。他招招手，示意一切平安无事，打消了我们的疑虑。但我并未马上降落，而是在树梢上盘旋了一圈。西边的落日成了一个红色的圆球，水平悬在丛林的华盖上。

河滨上堆着箱子和设备，我降落在它们旁边的飞船阴影中，跳起身，等离子步枪的保险栓设置在取消状态。

“还是没见到它。”贝提克说道。出飞船的时候他就通过无线电跟我们说过这个，但我依旧紧张得很，万一它又出现了呢。机器人把我们带到岸上一块没长草木的地方，那儿有一对脚印——如果能把它们称为脚印的话。它的形状就仿佛有人把一台笨重且锋利的农用工具在沙子中按了两下。

我在那印记边上蹲下身，就像是个经验老到的追踪者，但马上意识到这个动作有多蠢。“它一开始出现在这儿，然后是飞船中，最后就消失了？”

“对。”贝提克回答。

“飞船，你的雷达或者视频有没有捕捉到它？”

“没有，”从手环上传来飞船的答复，“霍金驱动蓄电圈中没有视频记录器……”

“那你怎么知道它在里面的？”我问道。

“我的每一个船舱中都有质量传感器，”飞船说，“我必须精确地知道飞船的每个区域中，增加或是减少了多少质量的东西，这是出于飞行目的的考虑。”

“增加了多少质量？”我问道。

“一点零六三吨。”飞船回答。

我刚要站起身，听到这话，马上僵住了。“什么？一千多公斤？荒谬。”我又看了看那两个足印，“绝不可能。”

“不，”飞船说，“怪物待在霍金驱动蓄电圈的时间里，我精确地测到了一千零六十三公斤的质量，并且……”

“要命，”我转过身，望着贝提克，“我真想知道，历史上有谁比这杂种还要重。”

“伯劳直立几乎可达三米，”机器人说，“它的密度可能非常高。而且，如果有必要，也许它还可以随意改变质量。”

“有什么必要？”我咕哝道，望着林木的轮廓。太阳已经落下，丛林底下已经黑咕隆咚了。最后一丝光线照射在我们头顶裸子树木的羽状叶上，最后也消失了。我们飞回来的最后一刻，云层也蜂拥而至，现在，随着夕阳余晖渐渐暗去，它们也慢慢从闪闪的红色变成了灰色。

“现在可以进行星辰定位吗？”我对通信志说道。

“准备就绪，”飞船说，“不过得先等头上的云层散尽。同时，我还要进行另外几项计算。”

“比如？”伊妮娅问。

“比如，从过去几小时中这个星系的太阳运动看来，这颗星球的一天有十八小时六分五十一秒。当然，计量单位是按旧日的霸主标准来算的。”

“当然，”我插话道，接着转身看着贝提克，“你那本书中有没有提到，特提斯河的度假星球中，有个一天十八小时的行星？”

“没有，我读过的部分中没有提到，安迪密恩先生。”

“好吧，”我说，“先决定今晚怎么办吧。我们是在这儿露营，还是去飞船里面，或者把东西都搬到飞行车上，尽快找到下游的传送门？可以搬艘充气筏。我建议第三种。伯劳可能还在附近，我可不想继续留在这个星球上。”

贝提克像上课的学生一样举起手。“我本该早点告诉你.....”他说道，似乎有点不自在，“那个舱外橱柜受到了不小的损坏。里面没有找到充气筏，虽然记得库存中有一个，另外，有三辆飞行车坏掉了。”

我皱皱眉头。“完全坏了？”

“对，先生，”机器人回答，“彻底坏了。飞船觉得第四辆还能修，但需要花上几天工夫。”

“见鬼。”我咒骂了一句。

“这些飞行车还有多少电量？”伊妮娅问。

“正常使用的话，还可以用一百小时。”通信志说道。

女孩做了个放弃的手势。“总之，我觉得它们也没多大用处。多一辆少一辆都没啥差别，况且我们永远也找不到地方给它们充电。”

我揉揉脸，摸到一脸的胡茬儿。这几天下来太过激动，我都忘了剃胡子了。“我也这么觉得，但是，如果要拿什么装备的话，霍鹰飞毯就太小了，无法同时带上我们三个，加上武器，加上需要的其他东西。”

我觉得孩子可能会和我们争论到底要不要带这些装备，但她却说道，“都带着，不乘飞毯。”

“不乘飞毯？”我惊讶道。想到要在丛林中披荆斩棘地前进，我有点反胃。“没有充气筏，要么乘飞毯，要么就走路……”

“没有充气筏，别的筏子也行，”伊妮娅说，“我们可以自己做个木筏，乘着它往下游去……不只是乘这一段，而是一直坐它到目的地。”

我又揉揉脸。“可怎么过瀑布……”

“明天早上，我们可以先用霍鹰飞毯把东西运到那儿，”她说，“在瀑布下面造个筏子。除非你觉得我们造不成筏子……”

我望着那一棵棵裸子树木：很高，很细，结实，粗细正好。“能造，”我说，“以前在湛江上的时候，我就造过，把它们拴在游船后面拖一些旧货。”

“很好，”伊妮娅说道，“那我们今晚就在这儿露营……如果一天只有十八小时，那晚上应该也不会太长。明天天一亮，我们就开始行动。”

我迟疑了片刻。我可不想一直让一个十二岁的毛孩子发号施令，牵着我们的鼻子走，但这个主意似乎很明智。

“飞船这时候完蛋，真是太糟糕了，”我说，“我们本来可以开船往下游去……”

伊妮娅大声笑起来。“我从来没想过要乘这艘船在特提斯河上旅行，”她一面说，一面揉揉鼻子，“现在的情况正是我们需要的——绝无引人注目之处，就像一头能从槌球门下挤过的大腊肠狗。”

“腊肠狗是什么？”

“槌球门又是什么？”贝提克问。

“别管这些，”伊妮娅说，“今晚就待在这儿，明天我们把筏子造好，同不同意？”

我望着机器人。“在我看来，这很明智，”他说，“虽然这一切都是荒谬旅程的一部分。”

“那就算你赞成，”女孩说，“劳尔呢？”

“同意，”我说，“但我们今晚睡在哪儿？在岸上，还是在飞船里，哪个更安全？”

飞船说话了。“如果你们睡在我里面，我今晚会尽力让里面安全舒适。沉眠甲板上还有两张睡床，你们还是可以睡在那儿，另外还有几张吊床……”

“我赞成睡在岸上，”伊妮娅说，“如果你是怕伯劳，那飞船里面并不比外面安全多少。”

我望着黑漆漆的森林。“除了伯劳，夜里还会有其他东西，我也不想见到它们，”我说，“在飞船里面应该更安全。”

贝提克摸了摸一个小小的箱子。“我找到些小型周界线警报器，”他说，“可以设在营帐周围。我很乐意在晚上站岗。在船上待了那么多天，要是能在外面睡上一觉，我倒是有点兴趣。”

我叹了口气，缴械投降。“我俩轮流站岗，”我说，“天快黑了，咱们赶紧把这堆破烂弄好。”

我说的“破烂”包括我叫机器人挖出来的露营装备：一项超薄的聚合体材质帐篷，薄得就像是蛛网的影子，但坚韧，防水，极其轻便，可以折叠起来放在口袋里；一只超导加热立方体，可以用一个面加热食物，而另五个面丝毫不热；还有贝提克提到的周界线警报器——其实是种旧时的军用运动探测器，只不过我们这个打猎用的，几个三厘米的圆板，可以戳进地面，围成方圆两公里的周界线；睡袋，可以无限压缩的泡沫垫，夜视镜，通信装备，餐具和器皿。

我们首先把警报器安置好，把它们戳进地面，在森林和河的边缘间形成一个半圆。

“要是河里的那个大家伙爬出来吃我们，那该怎么办呢？”安好周界线后，伊妮娅问道。现在天已经完全黑了，天上云层密布，没有一颗星星。微风吹过头顶的树叶，发出飒飒的声音，听上去越发恐怖了。

“要是那玩意儿或是别的什么东西从河里爬出来，把我们吃了，”我说，“那你就会后悔没有待在飞船里。”我把最后一只探测器安置在河边。

我们把帐篷扎在河岸中央，离损坏的飞船船头不远。微纤维帐篷不需要帐篷支柱或者木桩——你所要做的，只需把纤维线折上两下，就可以把它变得坚硬，即便狂风来临，那些折痕也会绷紧不断。但安设微纤维帐篷可是一门艺术，他们俩看着我展开纤维，把边缘折成A字形，并在中央展出一个圆顶，高度可以让人站在里面，接着，我把边缘折硬，插进沙地中，支撑住。我还故意留下了一张微纤维，铺在了帐篷底下，并朝外拉了拉，制成了一个入口。贝提克点头赞赏我的杰作，伊妮娅把睡袋放好，而我则拿出加热立方体，放上平底锅，打开一罐牛肉，就在这时，我才想起伊妮娅是个素食者——在飞船上的两星期中，她差不多

只吃色拉。

“好啦，”她从帐篷中钻出一个脑袋，“我想吃几个贝提克热好的面包，还要几块奶酪。”

贝提克扛来一堆木头，又围好石块，做成一个篝火圈。

“我们已经有这个了。”我说道，指了指加热立方体和正热着的那锅炖牛肉。

“没错，”机器人说，“但我觉得点上火感觉会好点。火光也会让人愉快。”

火光，的确让人愉快。我们坐在精心搭建的前庭遮篷下，注视着火焰朝天空喷射火星，突然风暴来临了。这是场奇怪的风暴，没有闪电，却有一条条方向不定的微光。从迅速移动的云层下方，直至在狂风中不停摇曳的裸子树木上方，那淡淡的彩色光舞动着。没有雷声，却有某种次音速的隆隆声，弄得我神经紧张。丛林内，一个个或红或黄的球状磷火轻摇轻舞，虽不如海伯利安森林中的辐射蛛纱那么优美，但强劲有力，似乎又有点幸灾乐祸。在我们身后，河水轻轻拍打着河岸，水花越来越汹涌。我坐在火堆旁，耳中塞着的耳机已经调到周界线探测器的频率，等离子步枪摆在腿上，夜视镜挂在额头，一有动静，就马上戴起。我这样子肯定很滑稽。但当时完全没有感觉到好笑：我脑中总是浮现出沙地中伯劳脚印的画面。

“它有没有做出危险的举动？”几分钟前我问贝提克。早先我还想叫他拿着十六号霰弹枪——相比其他武器，对于新手来说，霰弹枪是最容易的了——但他仅仅是把它放在一边，人坐在火堆旁。

“它什么也没做，”他回复道，“只是站在河岸上——很高，全身长满了尖刺，又黑又亮。眼睛通红通红。”

“它有没有看你？”

“它看着东面，望着河流下游。”贝提克答道。

就好像是在等我和伊妮娅返回，我想到。

我坐在忽明忽暗的篝火旁，注视着极光在狂风吹拂下的丛林上方舞动、闪烁，目光追踪着鬼火在黑暗的丛林中抖动轻摇，倾听着次音速的雷声低鸣着，仿佛一只饥饿的巨大野兽，同时不住地思索，自己怎么会到了这个地方。我知道，就在我们如蠢猪般坐在火堆旁的时候，丛林中肯定有迅猛龙或是一群群食腐卡利德迦在偷偷向我们靠近。也许，河水会涨——到时，就会有巨浪朝我们扑来。在沙洲中露营，其实并不愉快。今晚我们本该睡在飞船中，把气闸门关得紧紧的。

伊妮娅俯身躺在地上，望着火堆。“你会讲故事吗？”她问。

“故事！”我叫道。贝提克正抱着双膝坐在火堆对面，现在他抬起头来。

“对，”女孩说，“比如说鬼故事。”

我哼了一声。

伊妮娅用手掌托着下巴。火光照射在她的脸蛋上，显得红扑扑的。“我觉得这或许很有趣，”她说，“我喜欢鬼故事。”

我想了四五种回答，但都没有说出口。“你最好早点睡觉，”最后我

说道，“如果飞船得出的昼夜时间正确的话，那晚上不会太长……”求你了，上帝，让它成真吧，我思索着。接着我大声说道，“你最好趁现在有时间睡上一会儿。”

“好吧。”伊妮娅回答道，她朝火堆、狂风下的丛林、极光、森林中的鬼火望了最后一眼，接着便转身进了睡袋，进入了梦乡。

我和贝提克就这么静静地坐了一会儿。我不时地和通信志手环说上几句话，叫飞船注意河水，如果水流涨起来，就立即通知我，后来又问它有没有探测到质量的变化，然后又问……

“安迪密恩先生，我很乐意站第一班岗。”机器人说。

“不，你去睡觉。”我说，已经忘了蓝皮肤的男人不需要多少睡眠。

“那我们就一起守夜，”他轻声说道，“但如果你实在坚持不住，你尽可以打个盹，别在意我，安迪密恩先生。”

我的确打了个瞌睡，大概是在六小时后，天还没亮前。整个晚上天都阴沉沉的，狂风大作；飞船没有完成星辰定位；我们没有被迅猛龙或卡利德迦吃掉；河水没有涨上滩来；极光没有伤害我们；湿地中也没有冒出圆球状的湿地沼气，将我们烧死。

那晚上深深烙刻在我记忆中的，除了飞速蔓延的妄想症和极端的疲倦外，就是眼前沉睡的伊妮娅，她褐中带金的长发披散在红色的睡袋边缘，拳头举到脸颊旁，就好像一个婴孩正想要吸吮大拇指。那一晚，我意识到压在肩头的千钧重担是多么的难以背负——我必须保护这个孩子，不让这个奇怪而冷漠的宇宙的利刃伤到她。

我想，正是在这个奇特的狂风大作的夜晚，我第一次明白了身为父

母是何种感受。

第二天天一亮，我们便开始行动，我还记得那天早上，各种感受混杂交集，骨头酸痛，眼睛周围全是沙子，脸上的胡茬越发欣欣向荣，背部疼痛，心底里却非常喜悦——野营旅行的第一个晚上，我一般都是这个感受。伊妮娅到河边洗了洗脸，鉴于当时的情况，我得承认，她看上去非常容光焕发。

贝提克用加热立方体热好了咖啡，我和他喝了几口，注视着晨雾在迅速流淌的河流上方袅袅而上。伊妮娅拿起一个从飞船上带下来的水瓶，喝了几口水，大家从定量包中拿出干麦片，嚼了起来。

等到太阳升到丛林的华盖上，发出炽烈的阳光，驱散河面和森林中涌起的雾气时，我们已经开始用霍鹰飞毯把装备运往下游。因为我和伊妮娅昨天已经乘过飞毯，在河上开心地飞了一圈，于是这回我便让贝提克来使用飞毯，运载装备，而我则去飞船里再多搬一点东西出来，并确认一下是否带齐了所有的必需品。

衣服是个大问题。我已经把所有我认为是必需的东西都装进了箱子里，但孩子的衣服很少，只有在海伯利安上穿的那件和背包里的几件，还有就是用领事衣橱里的衣服改小的几件。如果有二百五十年的时间来思索如何营救女孩，大家肯定觉得那个诗人老头会为她准备好衣服。虽然伊妮娅显得很高兴，似乎她带的东西足够，但我很担心，如果今后碰到很冷的天气或是下雨天，这些肯定不够用。

舱外橱柜里的东西派了很大的用场。有几件制服衬里，是专门用在太空服上的，最小的那件对女孩来说还挺合身。我知道，除了在极冷的

条件下，这些微孔材料可以保暖吸汗。我还为自己和贝提克挑了两件；当时天很热，而且温度还在升高，所以带上冬天穿的衣服似乎很荒谬，但是没人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橱柜中还有一件领事的户外背心：很长，但上面有十几个口袋、夹扣、系环、隐秘的拉链格。当我把这宝贝从一团糟的橱柜中挖出来的时候，伊妮娅尖叫了一声，马上穿上它，自此之后便几乎从没脱下来过。

我们还发现了两个舱外地质学标本袋，附有肩带，作为背包用应该很不错。伊妮娅背上一个，把多出来的衣服和小玩意装了进去。

不过，我还是觉得里面应该有个筏子，但是把那儿翻了个底朝天，把锁柜全打开了，还是没有发现。

“安迪密恩先生，”我正准备告诉孩子我在找什么的时候，飞船突然开口，“我隐约记得……”

我和伊妮娅放下手中的活儿，愣住了，倾听着。飞船的声音中，带着某种奇怪的意味，似乎是痛苦。

“我隐约记得领事带走了充气筏……记得他坐在上面向我挥别。”

“在哪儿？”我问道，“哪个星球？”

“我不知道，”飞船依旧以那困惑、几乎带着痛苦的口吻说道，“也许根本就不是一个星球……我记得星辰在河流之下闪耀。”

“河流之下？”我说。我有点担心，飞船是不是因为坠毁后哪里出了问题。

“那些记忆很零碎，”飞船的口吻有点活泼了，“但我的确记得领事

乘着筏子离开。那是个很大的筏子，即便坐上八九个人，都绰绰有余。”

“很好。”我“砰”的一声关上隔门。先前我和伊妮娅在气闸门上放了一把金属折叠梯，所以爬出爬进已经不费多少力了，现在我们把最后一箱东西运了出去。

贝提克把露营装备和装食物的箱子运到瀑布下，急匆匆地赶回，我看了看还剩下些什么东西：我的背包，里面装满了我的私人物品，伊妮娅的背包和挎包，多余的通信装备和护目镜，一些装着食物的包裹，还有折叠起来的等离子步枪和贝提克昨天找到的弯刀——它们就捆在我的背包顶上。即便是插在了皮鞘中，那把长刀也很难携带，但昨天在丛林中的那几分钟，让我觉得我们可能会用得上它。我还找到把斧子，甚至有些更加便于携带的工具——一把可折叠的铲子，事实上，几千年来，我们这些加入步兵团的傻瓜得到的训练是将其称为“挖壕工具”。这样，我们的行囊几乎都被刀具塞满了。

我其实很乐意略掉斧子不拿，而是拿上把切割型激光器，我可以用它来砍伐树木制造木筏——甚至锯子也行。但是激光手电干不了那样的活儿，奇怪的是，武器柜中没有什么切削工具。我任自己沉思了片刻，寻思是不是带上那把古老的军部突击步枪，用它把树射倒，如果需要的话，就用脉冲弹把它们劈开，但片刻之后我便把这念头抛在了身后。那会弄出非常响的声音，场面太难收拾，而且射击精度太低。我最好还是用斧子，出上点汗。我倒是带了一个工具箱，里面装着在造木筏的时候可能用得上的东西，锤子、钉子、螺丝起子、螺丝钉、枢轴螺栓，还有几卷防水塑料，我觉得可以铺在筏子上，作为地面材料，虽然简陋得很，但勉强能够胜任。工具箱最上面放着三卷盘绕着的攀登绳索，是尼龙护套绳，有好几百米长。在一个红色的防水袋中，我找到几颗照明弹

和简单的塑料炸弹，就是无数个世纪以来一直用作炸树桩和石头的东西，另外还有十几根雷管。我把它们带上了，尽管制造木筏的时候不大可能用得到。这堆东西中，还有两个医药包和瓶子大小的滤水器，将伴我们一起展开向东的旅程。

我还带了一根电磁飞行皮带，但这玩意算上全套吊带和动力包后，体积相当庞大。不过，我还是把它放在了背包边上，心里思忖，这东西也许会有用处。靠在我背包边上的，还有那把十六号霰弹枪，因为机器人不愿意费事带上它一起往东飞。在它旁边是三盒子弹。我也坚持要带上钢矛枪，但贝提克和伊妮娅都不愿意拿。

我的皮带上别着手枪皮套，里面插着点四五手枪，子弹已经装满。皮带上的一个口袋里放着老式的电磁指南针，是我在橱柜中发现的，还有一副折叠起来的夜视镜，望远镜，水瓶，等离子步枪的两个备用弹夹。“迅猛龙，放马过来吧！”我一边盘点，一边嘟囔道。

“啥？”伊妮娅问，她正在整理自己的包裹，现在抬起了头。

“没啥。”

贝提克着陆在地的时候，伊妮娅已经把她的东西整整齐齐地放在了新包中。她还把机器人的私人物品收拾好放在了另一个挎包中。

我历来喜欢拆营帐胜过搭建。我想，那是因为我非常喜欢把东西整理得干干净净。

“有没有忘带什么？”我对他俩说道。我们正站在狭窄的河滨上，望着整理好的包裹和武器。

“我。”从手腕上的通信志中传来飞船的声音。太空船的声音带着些

许悲伤。

伊妮娅越过沙地，伸手摸摸搁浅飞船弧形的金属外壳。“你怎么样了？”

“伊妮娅女士，我已经开始了修复工作，”它说，“多谢问及。”

“你还是觉得修复时间需要六个月吗？”我问道。头顶上，最后一朵云正在消散，天空又变成了淡蓝色。或绿或白的枝叶在其下摇曳。

“约需六个标准月，”飞船说，“当然，只是修复内外两部分的功能。我没有宏观操控器，无法修复像你们那些损坏的飞行车之类的东西。”

“没事，”伊妮娅说，“我们不带这些东西。等再次见到你时，我们再修它们。”

“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飞船说。从通信志中传出来的声音比平常轻。

孩子看着我和贝提克。谁也没有说话。最后，伊妮娅开口道：“我们以后会再一次需要你的服务，飞船。在你修理并等待的时间里，你能在这儿藏几个月……或者几年吗？”

“可以，”飞船说，“藏在河底怎么样？”

我望着河面上庞大的灰色飞船船体。这儿的河面很宽，也许也很深，但是一想到这艘受损的飞船藏在河底下，就感觉怪怪的。“你不会……发生泄漏吗？”我问道。

“安迪密恩先生，”飞船的口吻中似乎带着傲慢，“我是一艘星际飞船，可以穿入星云，在进入红巨星的外壳表面时也能不费吹灰之力地逃脱。如果在水中短短浸上几年，我全无可能——用你的话讲——发生泄漏。”

“抱歉，”我说道，但还是拒绝接受飞船的责难，“下水的时候别忘了关上气闸门。”

飞船没有说话。

“我们回来找你的时候，”女孩说，“能呼叫你吗？”

“用通信波段，或者91.4无线电通用频段，”飞船说，“我会伸出一根鞭状天线，在水面上接收你们的呼叫。”

“鞭状天线，”贝提克沉思道，“这词真有趣。”

“抱歉，我记不得这个词的词源了，”飞船说，“我的记忆已经不复当初了。”

“没事，”伊妮娅说着，拍拍船壳，“你做得很好。现在你也得好好休养休养……我们回来时，希望你能恢复到顶级状态。”

“好的，伊妮娅女士。在你们顺流往下时，我会和你们保持联系，同时监控你们的行程，直到你们进入下一个远距传送门。”

贝提克和伊妮娅坐在霍鹰飞毯上，他们的背包和我们最后几箱装备把毯子挤得满满当当的。我系好笨重的飞行皮带，这意味着必须拿根绳子拴上包裹挂在胸前，一手扶着它，另一手还要拿着步枪，这样倒也能飞。我仅仅从书上看到过该如何操作电磁皮带——它们在海伯利安上不

能用——但是控制器操作起来非常简单，凭直觉就行。指示器显示能量满满的，这趟旅途很短，所以我从没想过会不会掉到河里去。

我捏捏手持控制器，倾斜着飞入半空，差点刮到一棵裸子树木，我赶紧稳住身子，飞毯正悬浮在水面上十米高的地方，于是我飞过去悬停在他们旁边。虽然这身吊带内有衬垫，但穿着它吊在半空中，总没有坐在飞毯上舒服，不过，这样飞行更加刺激。我握着控制器，向他们翘起拇指，示意准备就绪，一行人开始沿河往东前进，往旭日方向前进。

飞船和瀑布之间的那片区域中，没几块沙地或河滨。但刚过瀑布，河流就变宽了，湍急的水流马上变成了一汪慢条斯理的池水。在河流南面有个好地方，贝提克正是把我们的露营装备和第一批材料放在了那儿。瀑布的声音吵极了，我们把箱子全部堆在那儿，随后我拿出斧子，望着最近的那些裸子树木。

“我在想。”瀑布哗哗作响，贝提克轻声说着，我几乎听不见。

我扛起斧子，停下手中的活。烈日当空照下，酷热难当，衬衣已经湿得紧紧贴在身上了。

“建特提斯河的时候，设计理念之一就是要使旅程愉快，”他继续道，“我在想，游艇碰见那玩意儿，会有什么愉快。”他用一根蓝色的手指指着咆哮的瀑布。

“我知道。”伊妮娅说，“我跟你想到一块儿去了。当时他们有浮置游船，但并不是每个在特提斯河上游玩的人都会乘这种船。要是你和你的小心肝来这儿想要一次浪漫的游船之旅，却行到了这瀑布之上，那真

是太尴尬了。”

我站在那儿望着瀑布，水沫飞溅，上面挂着虹影。我心下思忖，以前一直觉得自己是个聪明人，而现在，是不是有点变蠢了。我以前可没想到过这种问题。“特提斯河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我说，“也许这条瀑布是新近形成的。”

“也许，”贝提克说，“但我很怀疑。这些瀑布的成因，似乎是由地壳倾斜面的升降引起的，这些斜面在丛林中由北至南，一共有几英里之长。但它们的高度完全没有差别。这说明很久以前就受到侵蚀了。注意到水流中那些圆石的大小吗？我觉得自这条河存在之日起，瀑布就形成了。”

“你的特提斯旅行指南中没有提到吗？”

“没有。”机器人回答。他拿出小册子，伊妮娅接了过去。

“也许我们不是在特提斯河上，”我说，他们俩都正眼盯着我，“飞船还没有成功进行星辰定位。但是，如果这颗星球并不是原先的特提斯之旅的一部分，那会怎么样？”

伊妮娅点点头。“我也想过。如今特提斯河都被截成了一段段，传送门还在，而这儿的这些和它们是一样的。但是，谁又能说技术内核没有建造其他传送门……没有通过远距传输器连接的其他河流？”

我把斧子倒竖在地，整个人靠在斧柄上。“不管事实怎么样，我们都有麻烦了。”我说道，“你永远也找不到你的建筑师，我们也永远找不到回来的路，没法回家了。”

伊妮娅笑了。“劳尔，你杞人忧天了。自特提斯河停止运行已经过

了三个世纪。也许，这儿的这条河已经开出了新的支流。也许，丛林中有别的运河或水闸，但被雨林覆盖，我们没有发现。我们不必担心这些事，只需顺流而下，看看另一座传送门在不在那儿。”

我竖起一根手指。“我又想起一件事，”我说，觉得自己比片刻之前聪明了点，“如果我们花了那么大的劲建造出木筏，往下走，却发现又有一座瀑布挡住了去传送门的路，那怎么办？也许有十座瀑布？昨晚我们没见到远距传送门，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它有多远。”

“我也想过。”伊妮娅说道。

我用手指轻敲着斧柄。如果这孩子再说一次这句话，我真的会考虑拿我手里的这东西砍她。

“我已经按照伊妮娅女士的吩咐勘查过了，”机器人说，“就在前一次运东西的时候。”

我皱起眉头。“勘查？就那么点时间，你怎么可能顺河而下，飞出一百公里远？”

“对，飞不了那么远，”机器人说道，“但我可以飞得很高，还用望远镜在路线上搜索了一番。我看见这条河一路笔直流向前，大概有两百公里吧。自然，很难找到要找的东西。但在大约一百三十公里远的地方，我的确看到了拱门状的物体。而且，到拱门的整条河道中，也没看到瀑布或是大型障碍物。”

我的眉头肯定皱得更深了。“你全部都看见了？”我说道，“你飞得多高？”

“飞毯没有高度仪，”贝提克说，“但就我所看到的星球曲面和天空

的黑暗程度来看，我想高度约有一百公里。”

“你穿着太空服吗？”我问道。如果人到了那个高度上，他血管中的血液就会沸腾，肺也会因为爆发性减压而破裂。“戴着呼吸器吗？”我左右四顾，但在我们一堆堆普通物品中，没有看到类似的东西。

“不，”机器人一面说，一面转身搬起一只箱子，“我只是屏住了呼吸。”

我摇摇头走开。我想，运动和独处会对我有好处。于是我开始一个人砍树。

木筏造好的时候，天差不多要黑了。如果贝提克没有和我轮流砍树，那我肯定干到深夜也搞不定。完成的产品并不漂亮，但它漂浮在了水面上。我们这个小木筏约有六米长，四米宽。筏尾又有一根长长的撑杆，大致可以掌舵用。撑杆前方有一个凸起的区域，是伊妮娅建的单坡帐篷，前后都有入口。筏子两侧有两个拙劣的桨架，上面架着木桨，平时固定在上面，如果碰到死水或者急流，需要掌舵，可以用它来划船。我曾一度担心，蕨类的树干可能会吸水过多，万一沉了就不好办了，但我们用攀登绳索将圆木绑成两层，做成蜂窝状结构，然后在关键位置用螺栓钉牢，这样一来，筏子的地面就离水面有十五厘米的距离，坐上去感觉非常棒。

伊妮娅对微纤维帐入迷了，我得承认，她精湛高效的塑形技巧，使得我多年来造的所有棚屋都变得不值一提。站在撑杆的操纵地点上，只要一猫腰，就能进入单坡屋，它的前部有一个漂亮的屋檐，可以替我们遮挡烈日和风雨，但视线却不会受阻，屋子两侧有漂亮的前厅，我们的

一箱箱装备放在那儿，不会被打湿。在帐篷的角落里，她已经摊开了塑料垫和睡袋，帐篷中部的高坐区域可以让我们很好地看清前方的东西，现在那儿堆起了一圈一米宽的石头，上面放着火盆和餐具，还有加热立方体。中心孔上吊着一盏提灯，被设置在灯笼状态。啊，我必须承认，整体效果真是惬意极了。

不过，女孩并不是整个下午都在做这顶惬意的帐篷。我本以为她会站在一旁看我们两个男人辛辛苦苦地干重活儿——那天天气越来越热，一个小时后，我就把上衣全脱了——但伊妮娅几乎是马上和我们一起干起活来，帮我们把砍下的树干拖到装备地，绑扎，钻钉子，拧螺栓和接榫，然后开始设计。她指出，我在训练中学会的安装方向舵的标准方法太过马虎，是不合格的，她把支撑三脚架的底座移到更低更远的位置，这样一来长长的撑杆操作起来就更容易了，也更有效率了。她还向我们展示了一种不同的方法，在对木筏下部的交叉支撑板进行连接时，能做得更紧、更坚固。我们所用的各种式样的圆木，都是伊妮娅用弯刀削出来的，我和贝提克只能站得远远的，以防被飞溅的木屑击中。

但是，即便三个人都卖力干活儿，等造好木筏，把装备搬到上面后，天也几乎已经黑了。

“我们今晚可以在这儿露营，明天一大早开船。”我说道，就在说话的时候，我明白自己其实不愿意那么做。他们两个也不愿意。我们爬上木筏，用长撑杆撑离河岸，如果水流过于平缓，我们将撑篙前进。贝提克掌舵，伊妮娅站在木筏的前端，留意着浅滩或者隐蔽的岩石。

最初的几个小时里，木筏之旅非常迷人，甚至可以说具有一种魔力。经过了一整天在闷热的丛林中挥汗如雨的工作，现在站在缓缓移动的筏子上，偶尔在河底的淤泥上撑上一杆，注视着黑墙般的丛林在身边

缓缓而过，那可真像是天堂。太阳就在我们身后，几乎已经下山，有几分钟，河水红灿灿的，就像是滚滚的熔岩，河流两侧，裸子树木的下部被反射的光线照亮，似乎也在熊熊燃烧。天色逐渐变暗，最后变黑，我们还没看到一眼夜空，云层就从东面涌来，一如昨夜。

“我想知道飞船有没有完成定位。”伊妮娅说。

“咱们呼叫一下，问问看。”我说。

飞船还没有确定它的方位。“但我能确定，这儿不是海伯利安，也不是复兴之矢。”从手腕上的通信志中传来轻轻的声音。

“啊，真是让人松了口气呀，”我说道，“还有别的消息么？”

“我已经潜入了河底，”飞船说，“很舒服，我正准备……”

突然间，彩色的电光起伏着划过北方和西方的地平线，暴风开始猛烈地鞭打着河面，我们赶紧跑去护住我们的东西，以免被刮跑。河水泛起白浪，赶着筏子朝南边的岸上移去，通信志发出噼里啪啦的噪声。我用拇指按了一下，将手环关闭，集中精神撑篙，而贝提克也重新掌起舵来。有那么几分钟，我很害怕筏子会被浪花和咆哮的暴风撕碎。筏首正劈波斩浪地前进着，一会儿升起，一会儿落下，天很黑，唯一的亮光就是这一阵阵或绛红或绯红的闪电。这一晚，我们听见了雷声——隆隆巨响，就仿佛有人在岩石台阶上滚着庞大的铁桶，正往下朝我们奔来。与昨晚一样，极光舞动着，将天空撕裂。刹那间，一束绛红的霹雳击中了北岸上的一株裸子树，那棵树随即猛地燃烧起来，冒出五颜六色的火花，我们三人都被这景象惊呆了。身为一名前游艇船员，我开始咒骂自己的愚蠢，竟然让大家直接暴露在这样一条宽阔河流的中央——现在特提斯河已经足有一公里宽——却没有避雷针或者橡皮垫。我们什么也不

能做，唯有盘坐在那儿，愁眉苦脸地看着彩色的光束劈在河两岸上，也照亮我们前方的东部地平线。

接着又突然一下子下起雨来，雷电交加。我们赶紧跑进帐篷——伊妮娅和贝提克蹲伏在前门边，警惕地留意着沙洲或者浮木，而我则站在后门边，伊妮娅造帐篷的手法很精妙，我能在撑船的同时躲在帐篷的遮蔽下。

想当年，在我还是个驳船船主的时候，湛江上常常暴雨连连。我记得当时自己缩在漏雨的旧船上，心里思索着，要是暴雨把船浸透，船会不会沉下去。但我不记得哪场雨有这次那么猛烈。

有那么一小会儿，我以为我们又来到了一座瀑布上，这座更大，我正盲目地抵着强劲的水流撑着撑杆。但事实上我们还是在往下游前进，前头并没有什么瀑布，只不过暴风雨实在是太猛烈了，我还是头一回碰到。

当时明智的做法是赶紧靠岸，等暴雨过了再上路，但是这条一望无垠的河流就像是竖立在我们面前的一堵墙，除了突然迸发的彩色电光，其他什么也看不见，我根本就不知道河岸离我们有多远，也不知道我们能不能靠岸并停好筏子。于是我把方向舵绑在高处，这样一来它就能保持船尾向后，而不会乱摆。接下来我离开岗哨，跟机器人和小孩缩在一起。天空像是开了个大口子，江河湖海正一股脑地倾倒在我们身上。

看来，女孩在塑造并稳固帐篷这方面的确有两把刷子，又或许是她运气好，反正当时那种情况下，帐篷都没有垮塌下来。我前面说我当时和他们挤在一起，但事实上，我们三个正手忙脚乱地抓着箱子，它们倒是绑得牢牢的，而筏子在一刻不停地上下颠簸，左右摇摆，四处打转。

我们根本不知道筏子在朝什么方向前进，不知道筏子是不是安全地位于河中央，还是在湍流中的无数石头间乱冲乱撞，也许河流打了个弯，而我们来不及转向，筏子正铁了心地撞向悬崖。但在当时，大家早已把一切抛在了九霄云外：我们正一心保护着装备，不让它们被冲下筏子，同时也尽力互相照应。

在某个时刻——当时我正一手护着一堆背包，一手紧紧抓着女孩的衣领，而她正伸手去截住几只飞速掉出去的炊具——我从前厅往外看去，望着筏子前面，这才发现，除了帐篷所在的这个凸起的小平台之外，木筏已经全数浸在了水下。狂风刮起白浪，那些浪花在五颜六色的极光映照下，也泛着或红或黄的光芒。我记起来，我还忘了带一样东西：救生衣——水上救生漂浮器。

我把伊妮娅拉回到扑扑拍打的帐篷顶棚下，在狂风中喊道：“不是零重力的话，你会游泳吗？”

“什么？”我几乎听不见她的声音，但从她的嘴唇形状我看懂了她说的是什么。

“你……会……游……泳……吗！？ ”

贝提克正站在摇晃的箱子中间，他抬起头来。水花击打着他的秃脑袋和长鼻子。极光爆裂的时候，那双蓝眼睛发出紫色的光彩。

伊妮娅摇摇头，虽然我不知道她到底是想说不会游，还是想说听不见。我把她拉近，她身上那件有很多口袋的背心已经湿透，在暴风的吹袭下，就像湿床单一样拍打着。“你……会……游……泳……吗？？ ”我声嘶力竭地大喊，差一点没气。我抬起手臂，放在身前，做着狂乱的游泳姿势。筏子颠得我们一会儿分离，一会儿接近。

从她的眼神中，我知道她听明白了。暴雨和浪花打湿了她的头发，鞭打着她的脸。她微微一笑，水花让她的嘴里全是水，她靠过来，冲着我耳畔喊道：

“谢……谢！我……很……愿……意……游……会儿……泳。但……还……是……等……以……后……吧。”

就在这时，我们肯定是撞进了一个旋涡，又或许是狂风吹在了筏子上，如同吹一面帆，让筏子开始自转起来，一开始的时候，筏子只是在原地绕圈，似乎正犹豫不前，接着它开始自转。我们三人觉得还是保命要紧，于是放开手里抓着的东西，扶稳对方，一起缩在筏子平台的中央。我意识到，伊妮娅正在喊叫——某种欢快的“哟嗬”声——没等我冲她嚷嚷叫她闭嘴，我自己也附和起她的喊叫。面对着那样一个环境——飞速自转、风暴、大雨，叫喊让人舒心，虽然雷声隆隆大响，我们根本听不见自己的声音，但是我能感觉自己的喊声在头颅和骨骼中回荡。突然间，一条绯红的电光照亮整条河流，我朝右看去，兀然见到河面上矗立起一块至少高五米的石头，筏子扭动着从旁绕过，就像是个陀螺旋转着绕过一摊炉渣，更加让我惊奇的是，贝提克正跪在地上，脑袋后仰，跟着我们一起声嘶力竭地“哟嗬”着。

风暴持续了一整晚。破晓前，雨势放缓，除了几阵间歇的倾盆大雨。那时候，极光闪电和音爆炸雷肯定已经停了，但我吃不大准，因为，当时我和我的小朋友以及机器人朋友一样，都睡得很熟，打着呼噜呢。

醒来时，天已经大亮，天空万里无云，河面很宽，平静和缓，两旁

的森林缓缓而过，就像一张无缝的挂毯在我们身侧慢慢摊开。蓝色的天空也很平静。

我们就那么在日光下静静地坐了一会儿，手肘支在膝盖上，身上的衣服依旧没干，滴着水。大家都没吭声，昨晚的大旋涡依旧在我眼中回放，五颜六色的爆炸电光依旧逗留在视网膜上。

过了一会儿，伊妮娅站起身，双腿直打哆嗦。筏子表面还是湿的，但总算还浮在水面上。右舷的木头已经松脱，还有不少破烂的绳索，应该是原先的绳结。但不管怎么说，这证明我们的小船是经得起航海……经得起游河的。管它是航海还是游河。我们检查了装备，点了点有没有少东西。那个被我们挂做灯笼的提灯没了，还丢了一小盒粮食，但看样子其他东西都还在。

“嗯，你俩在边上站一会儿，”伊妮娅说，“我去准备早餐。”

她将加热立方体调到最热，一小壶水没到一分钟就沸腾了，她在自己的杯子里倒了些水，沏了杯茶，然后在咖啡壶中为我们泡好咖啡。完事后，她把壶放好，拿了个浅锅，在上面放上几片火腿，又切了几片土豆，开始煎起来。

我看着她煎，火腿发出滋滋的声音，“我以为你只吃素的。”

“的确是，”女孩说，“我吃麦片，还有那些难喝的复制乳，但这次我为你们掌厨，给你俩烧些好吃的，仅此一次哦。”

的确好吃。我们坐在帐篷平台的前部边缘，沐浴在阳光下，晒着湿衣服。我从湿背心的口袋里拿出那只被压扁的三角帽，拧干水，戴在头上遮挡阳光。伊妮娅见了我的样子又大笑起来。我仰头望了望贝提克，

但机器人同往常一样规矩守礼，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就好像昨晚的“哟嗬”根本没发生过一样。

贝提克站在筏子前端，拿起撑杆——我在它上面安了个旋转座架，这样一来晚上就能在上面挂上一盏提灯。他脱掉身上破破烂烂的白衬衣，挂在座架上晾着。阳光照在他极蓝的皮肤上，闪烁着。

“旗子！”伊妮娅喊道，“正是我们这次远征需要的。”

我笑了。“可总不能挂白旗啊。那表示……”话说一半我便住口了。

我们随着水流缓缓地前进，刚在一个很大的弯处转了个弯。现在，三人都看见了庞大而古老的远距传送门，它跨立在我们两侧，矗立在头顶几百米的高处。在它宽阔的后拱顶上，长出了一棵棵树木；藤蔓爬在各式图案和凹槽上，往下垂了几米。

我们三人移步回到岗位：我负责控制方向舵，贝提克站在长长的撑杆旁，似乎已经准备好避开岩石和一些想要强行登船的东西，伊妮娅则蹲在筏子前方。

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觉得远距传送门压根不会起作用。透过它，我望见熟悉的丛林和蓝天，而河流也穿过了它继续往前进。当我们进入巨型拱门的阴影中时，眼前的景象还是普普通通。我看见一条鱼从面前十米外的水中跃出。微风吹拂着伊妮娅的头发，在河面上梳理出一条条波纹。在我们头顶，这个古老的金属物悬在那儿，就像是孩子画笔下的一座桥。

“没啥变化嘛……”我开口道。

空气充满了静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比昨晚的风暴还要突

然、还要可怕，就仿佛有一块巨大的门帘从拱门上垂了下来，直直落向我们的脑袋。我单膝跪倒在地，感觉着那股重量，但又似乎根本没有重量。刹那间，我又感觉像是进入了一艘正在坠落的飞船，边上是突然出现的坠落场——仿佛胎儿正在黏糊糊的羊膜囊中挣扎。

接着我们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太阳不见了。日光不见了。河岸和丛林也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四面八方全是一望无垠的水。天空似乎极为浩瀚，星星数不胜数，极为明亮，我从没想到会有这样的景象，更别提亲眼见过了。

在我们正前方，挂着三轮月亮，每一个都大如一个星球，它们如橙色的探照灯一般，照亮了伊妮娅的侧面轮廓。

“真令人心醉神迷。”贝提克说。

我不会像他一样用这个词来形容眼前的情景，但事实上的确恰如其分。我的第一反应是以一个个否定句来衡量周遭的环境：这不是那颗丛林星球；我们不在河流上——而是一片海洋，夜空下，无边无际的大海向四周伸展着；这里不再是白天；我们没有沉没。

波浪轻柔，然则确实是海浪，木筏的漂流方式与先前有点不同；我以船员的眼力注意到，虽然波浪似乎更加频繁地拍打木筏边缘，但一根根取自裸子树的圆木似乎也浮得更加起劲了。我单膝跪在舵旁，小心翼翼地掬起一捧海水，拿到嘴边尝了尝，但很快吐了出来，从腰带上取下军用水壶，喝了一口淡水，漱了漱口。这水竟比海伯利安上最难下咽的海水都要咸。

“哇！”伊妮娅轻声低语着。我猜她是在赞叹升起的月亮，那是三轮巨大的橙月，中间那颗庞大无比，它升起的方向我定作是东方，还有一半没跳出地平线呢，而那片天空几乎都给塞满了。伊妮娅站起身，她直立的身影映在巨大的橘黄色半球中，还不到它的一半。我绑好舵，走到木筏前端与他俩站在一起。轻柔的海浪在身下翻涌，木筏微微摇晃，我们三人只得扶住直立的桅杆，桅杆上挂着贝提克的衬衫，在夜风中扑啦

啦直响。在月光和星光的照耀下，衬衫闪着白光。

有一段时间，我不再以船员的身份，而是以牧羊人的眼光审视天空。那些我儿时最喜欢的星座——天鹅座、怪老头座、双姝座、种舰座、本垒板座——全都找不到，或是星位变化太大，根本无法辨认。可银河还在：我们这个银河系那蜿蜒悠长的大道，在身后波涛汹涌的海平面那边，一直通向缓缓升起的月亮，最后在月亮的光辉中消失。通常情况下，如果天上有月亮（即便是旧地的月亮，更别提这些巨星了），星星的光芒就会变得黯淡。我猜想可能是由于碧空中全无尘埃，且四周没有其他光源，空气也较为稀薄，才为我们带来了如此奇妙的景象。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月亮的话，这些星星会是怎样。

“这里”是什么地方？我满心疑惑，但已经有了预感。“飞船，”我对通信志说道，“你还在吗？”

手环真的做出了回答，这让我有些惊讶。“下载区域还在，安迪密恩先生。需要帮忙吗？”

另外两人不再凝望上升的巨月，往通信志看过来。“你不是飞船吗？”我问，“我是说……”

“如果你是想问你是否在和飞船直接交流，答案是否定的，”通信志说，“当你们从上一座远距传送门中通过时，通信波段就被切断了。不过，这个精简版的飞船人工智能还可以接收视频信号。”

我都忘了通信志还有感光接收装置。“能告诉我们这是哪里吗？”我问。

“请稍等，”通信志说，“麻烦你把通信志往上举举——多谢——我

得先搜索一下天空，匹配航空坐标。”

通信志还没搜索完毕，贝提克开口道：“我想我知道这是哪儿，安迪密恩先生。”

我也猜到了大概，不过我没打断他的话。“看这里的情形，似乎很符合无限极海的描述，”他说，“无限极海从前隶属环网，现在成了圣神的一部分。”

伊妮娅什么都没说。她还在观赏着升起的月亮，表情极为痴迷。我抬头望着几乎占满天空的橘黄色球体，可以清楚也看见它布满尘埃的表面有锈红色的云朵在流动。再仔细观察，我发现连表面的细致特征也一清二楚：棕色的污痕可能是熔岩流，长长的疤痕应该是河谷，还有支流，北极有冰原的迹象，还能隐约看见交错的辐射状线条，可能是山脊。有点像我见过的旧地星系的火星全息图——环境改造之前的。

“表面上看，无限极海有三颗月亮，”贝提克说道，“然而事实上，无限极海才是卫星，它围绕着一颗近木星大小的岩石星球转动。”

我指指布满尘埃的月亮。“就是它？”

“就是它，”机器人说。“我见过照片……没人居住，但霸主时期有许多机器人在那里采矿。”

“我也觉得这儿是无限极海。”我说，“我听一些从外星球来的圣神猎手说起过它。深海渔业很发达。他们说无限极海的海洋里有一种长触角的头索动物，能长到一百多米长……渔船遇见它，要是不先动手，会被整条吞下肚。”

然后我闭了口，三人一齐望向酒红色的深海。寂静之中，通信志突

然嘀嘀叫了起来，“找到了！这片星域和我的航空数据库非常匹配。你们位于一颗亚木星行星的卫星上，与之一同绕着恒星蛇夫座70A旋转，距海伯利安二十七点九光年，距旧地星系十六点四零八二光年。该星系是个双星星系，主星蛇夫座70A距你们零点四六天文单位，伴星蛇夫座70B距你们零点八九天文单位。由于你们这儿有水和空气，几乎可以肯定你们在主星蛇夫座70A亚木星行星DB的第二颗卫星上，在霸主时期，它的名字叫无限极海。”

“多谢。”我对通信志说道。

“我还有更多的星空航空数据……”手环还在喋喋不休。

“以后再说。”我说着，关掉了通信志。

贝提克从代用桅杆上取下衬衫，穿上身。海风很强劲，空气稀薄而寒冷。我从背包里拿出隔热马甲，他俩也同样从各自的背包中取出外套。那颗惊世骇俗的月亮还在缓缓升起，升入惊世骇俗的灿烂星空。

特提斯河的无限极海这一段，夹在其他更多以娱乐为主的河段之间，短暂而宜人，《世界网旅行指南》上如是说。我们三人蹲在炉石旁，在最后一盏提灯的光亮下阅读这些书页。灯其实没必要，因为在月光的照耀下，天色就如海伯利安的多云天气一般明亮。波澜起伏的海洋之所以呈现出紫罗兰色，其实是由海里的一种浮游植物造成，与大气散射无关，虽然后者能让旅行者看到非常美丽的日落景象。这段河流很短——约五公里的航海对大多数漫游者来说已经足够——途经环网闻名的格氏海鱼烧烤坊，推荐菜品有炭烧巨型海鱼、百脚章鱼汤、上好的黄草酒。在格氏海上平台挑一座露台进餐，同时可以享受无限极海美丽的日

落，以及更为美妙的月出。这颗星球以其浩瀚无垠的海洋（没有大陆，连小岛都没有）和凶狠的海洋生物（如“灯嘴大怪鱼”等）闻名，请确保你的特提斯游船位于传送门之间的中滨洋流上，并且有该星的保护体侍船随行——敬请遵守，以保证你短暂的海洋旅行，以格氏海鱼烧烤坊的美妙晚餐开始，以快乐的回忆结束。（注意：如果天气险恶，或者海洋生物活动猖獗，特提斯河无限极海的河段将被取消。下次旅行，千万别错过此地！）

就这些。我把书还给贝提克，关掉提灯，走到木筏前端，用夜视放大镜扫了扫海面。其实在三颗月亮的光芒下，根本不需要夜视镜。“这书在胡说八道，”我说，“这里距海平线至少有二十五公里，可根本看不到另一座入口。”

“也许它漂走了。”贝提克说。

“或是沉了。”伊妮娅说。

“哈哈。”我说着，扯下夜视镜，丢进背包，同他俩一起坐到发红的加热立方体旁。空气非常寒冷。

“也有一种可能，”机器人说，“就跟其他河段一样，这里分成了好几段，有些长有些短。”

“我们为什么总是碰到长的那段呢？”我说。我们正在做早饭，在昨晚漫长的风暴后，大伙都还没吃过东西，快要饿扁了，虽然在月光点点的大海上，土司、麦片、咖啡似乎感觉更像宵夜。

木筏在巨大的波涛上高低起伏，但我们很快就习惯了，没人出现晕船的迹象。喝完第二杯咖啡，我感觉好多了。旅行指南上提到的东西让

我觉得有些荒谬，然而，我得承认，我不喜欢有关“灯嘴大怪鱼”的那部分。

“你挺喜欢这样的，对吧？”伊妮娅问道。我和她正坐在帐篷前，贝提克在我们背后掌着舵。

“对，”我说，“我想是的。”

“为什么？”女孩问。

我举起双手。“这是趟冒险，”我说，“可没人受伤……”

“可我觉得昨天那场风暴挺危险的。”伊妮娅说。

“嗯，对……”

“没有别的原因吗？”孩子的声音里的确带着好奇。

“我总是喜欢待在户外，”我实话实说，“野营、远离尘嚣，大自然总让我觉得……怎么说呢……让我和什么更宏大的东西有联系。”我闭了口。再说下去，我就会像个正统禅灵教徒了。

女孩靠近了些。“我父亲曾就这个话题写过一首诗，”她说，“当然，那实际上是我父亲的赛伯克隆本体，一个大流亡前的古诗人，但诗里的确有我父亲的感受。”没等我问，她又自顾自地说了下去，“他不是个哲学家。当时他还很年轻，甚至比你还小，他知道的哲学词汇很少很少，但在那首诗里，他试图清楚地描绘天人合一的各个阶段。在一封信中，他把这些阶段称为‘欢愉温度计’。”

我承认我当时吃了一惊，可以说被这短短的几句话震惊了。我还从

没听过伊妮娅如此严肃地谈论一件事情，也没有使用过这样正式的词汇。而且，“欢愉温度计”这几个字在我听来隐隐有些淫秽。但我听她继续说了下去：

“父亲认为人类幸福的第一阶段是‘同宇宙精华结成伙伴关系’^[32]，”她轻声说。我看见坐在舵旁的贝提克也在侧耳倾听。“父亲那句话的意思，”她说，“是对大自然展开的想象和感官回应……也正是你刚才描述的那种感觉。”

我揉揉脸，感觉胡茬儿又长长了些。再几天不刮脸，我就会变成大胡子了。我啜了口咖啡。

“对大自然的回应，父亲将诗歌、音乐、艺术都划归其中。”她说，“虽然不准确，但这是人类和宇宙产生共鸣的惯常方式——大自然激发了我们的创造力。对于父亲来说，想象即真实。他曾经写道——‘想象力可以比作亚当的梦——他醒来后发现梦境成了现实。’”

“我不是很明白，”我说，“是不是说虚构比现实……更真实？”

伊妮娅摇摇头。“不，我想他的意思是……嗯，在那首诗里，他有一段对潘神的赞歌——

你令人敬畏地打开神秘的门洞，

从这里通向无限广博的知识。

伊妮娅吹吹那杯热茶。“对父亲而言，潘神已经成了想象力的标志……尤其是浪漫的想象。”她啜了口茶，“你知道吗，劳尔，潘神是基督的寓意式先驱？”

我眨了眨眼。这孩子两天前还缠着我讲鬼故事呢。“基督？”我说。我完全是应时的产物，不敢有一丝渎神的念头。

伊妮娅喝了口茶，望着月亮。她正坐在木筏上，左臂抱着蜷起的膝盖。“父亲认为有的人——一部分人——天生具有潘神般的想象力，受其激发，会对大自然作出回应，从而被感动。”

愿你仍然做供冥想休憩的不可
思议的旅舍；正如你这样逃脱
想象，把想象推脱给仙界天国，
留下赤裸的脑筋：愿你仍然做
酵母，散布在愚笨呆钝的凡尘，
给尘世微妙的接触，叫它新生：
愿你仍然做无垠空间的象征；
倒映在大海里面的广袤苍穹；
充塞在天地之间的一个要素；

不可知.....

这一段背诵之后，我们好一阵子没说话。我是听着诗长大的——牧羊人的乡野史诗、老诗人的《诗篇》、关于年轻的第谷、格力、半人马劳尔的《嘉登史诗》——过去我已习惯在繁星点点的天空下听诗，只不过我听过的、学到的、喜欢的诗，大多数都比这首要易懂得多。

万籁俱寂，只有波涛击打着木筏，微风吹拂着帐篷。过了一会儿，我说：“那么，这就是你父亲对于幸福的诠释？”

伊妮娅一甩头，头发在风中摇曳。“哦，不，”她说，“这只是‘欢愉温度计’理论关于幸福的第一个阶段。还有两个更高的阶段。”

“是什么呢？”贝提克问。机器人温柔的声音吓得我差点跳起来；我已经忘记了他还在木筏上，跟我们一起。

伊妮娅闭上眼，继续吟诵，她的声音轻柔悦耳，和那些毁了诗歌的摇头晃脑的歌腔完全两样。

但是这里

还有更多的纠缠，还有更甚于

自我毁灭沉醉迷惑，并逐渐

走向极端的激情：这一切的王冠

正是用爱和友谊精制而成，
它已高高地戴上了人类的头顶。

我抬头望着巨月上的沙尘暴和火山爆发的闪光。橙棕相间的地表上，飘着深褐色的云朵。“这些就是更高的阶段？”我问道，有些失望，“首先是大自然，然后是爱和友谊？”

“不完全是。”女孩说，“父亲认为，相比我们对大自然的回应，人类之间真正的友谊是更高的阶段，但我们可以达到的最高阶段是爱。”

我点点头。“就像教会宣扬的，”我说，“热爱基督……热爱人类同胞。”

“不，不，”伊妮娅说着，喝光了茶，“爸爸说的是交合之爱。性爱。”她又闭上双眼……

我深深地尝味过她的甜美的灵魂，
其他的深尝都是浅尝：一度
神圣的香泽全成了沉淀的泥土，
只想施肥于我的尘世的根株，
要我的枝柯把一个金苹果高举，

举向灿烂的天空。

听到这些，我不知该说什么。杯中还剩一点点咖啡，我把它们抖掉，清清嗓子，然后审视着硕大的月亮和依然清晰可辨的银河，过了一会儿，我说道：“那么，你觉得他当时在上什么吗？”一说完，我就想踢自己一脚。我可是在跟一个孩子说话。她可以将古诗倒背如流，或者就事论事地说，熟练地背出一首古老的情色诗歌，但她不可能理解。

伊妮娅看着我。月光下，她的大眼睛炯炯有神。“和我父亲想象出的哲学观点相比，我想，赫瑞修，在天地万物之中，应该还有更多的层面。”

“明白了。”我说着，心里却在想，赫瑞修究竟是谁？

“我父亲写下这些的时候，他还很年轻。”伊妮娅说，“这是他的第一首诗，却是失败之作。他想要的，他希望他的牧羊人英雄学会的，是这一切会有多么高贵——诗歌、自然、智慧、朋友的声音、勇敢的举动、陌生之地的荣耀、异性的魅力。但他在即将得到真正的精髓时，却止步不前。”

“什么真正的精髓？”我问。木筏在大海的呼吸中起伏。

“一切运动、形状和声音的意义，”女孩低声说，“……一切外形和实体。一直追溯到它们的象征性本质……”

这些话为什么如此熟悉？我过了好一阵子才回想起来。

夜幕下，我们的木筏继续在无限极海的海洋上行驶。

日出前，我们睡了两觉。吃过了两顿早餐之后，我站起身，想要看看武器。月光下吟诵哲学诗篇没啥不对，但射击精准的枪支才是根本。

不管是在飞船上，还是坠落在丛林星球的时候，我都一直没有时间检验这些轻武器，一想到身上扛的武器还没开过火，也没检查过，我就感到紧张。在地方自卫队待的短短时间里，在担任猎人向导的漫长时间里，我一直认为，熟悉一件武器，无疑和拥有一支高档的步枪一样重要——可能还更为重要。

最大的那颗月亮还没落下，太阳就升起来了——首先是双星中小的那颗，像是清晨的天空中一粒灿烂的尘埃，在它的照耀下，银河的光芒几乎看不见了，巨大的月亮也变得模糊不清；然后是那颗主星，比海伯利安类日恒星小，但非常明亮。天空的颜色逐渐变亮，先是深蓝色，然后是钴蓝色，两颗明晃晃的太阳和一颗橙色的月亮填满了身后的天空。阳光下，拥有大气的月表像是一块烟雾弥漫的圆盘，这时肉眼已经辨别不出它的表面特征。气温逐渐升高，先是很暖和，然后慢慢热起来，最后变得炽烈。

海浪大了一些，原本温和的波浪变成了一个两米高的巨浪，推搡着木筏，但幸好浪与浪之间相隔甚远，于是我们安稳地乘着浪花往前进，没有非常不适的反应。跟旅行指南上的描述一样，大海是一片令人不安的紫罗兰色，整齐地冒着深蓝色的浪尖，那颜色深得发黑，其中偶尔夹杂着黄藻床或者更加深紫的泡沫。木筏继续朝月亮和太阳升起的那条海平面驶去——我们认为那边是东方——希望强劲的急流可以把我们带向某处。有时候，我们感觉水流似乎根本没有载我们前进，就会拖出一根绳子，或是往木筏外丢点垃圾，看看风和水流的方向是否一致。波

浪是在从南至北移动。而我们照旧往东行去。

我首先准备试用点四五，看了看弹夹，确定子弹在里面。这古老火器的弹夹和枪身是分离的，真害怕自己会在某些节骨眼上忘了重装弹药。手头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丢下木筏，用来做射击练习的靶子，但脚边还留着几个食品包装盒，于是我丢下一个，等它漂到约十五米外时，我便朝它开火。

自动手枪发出一阵与体积不相称的巨响。我知道这些用枪子儿的东西声音都很大——我曾在新兵的基础训练中用过一些，因为冰爪叛乱者经常使用它们——但那响声差点吓得我把手枪丢进紫罗兰色的大海。伊妮娅也被吓得直起身来，她当时正注视着南方沉思着什么，就连一向镇定的机器人也跳了起来。

“对不起。”我说道，接着用双手托起沉重的武器，又开了一枪。

在使用完两夹珍贵的弹药之后，我已经确信自己可以打中十五米内的目标。如果更远的话——嗯，我希望瞄准的东西长有耳朵，会被点四五发出的响声吓破胆。

开完火，我把弹夹退出，又说起这老古董可能是布劳恩·拉米亚的。

伊妮娅看着它：“我说过，我从没见过妈妈带手枪。”

“也许她在领事乘飞船回环网时借给他了。”我边说边擦着打开枪膛的手枪。

“没有。”贝提克说。

我转头看着靠在撑杆上的他。“没有？”我问。

“拉米亚女士在‘贝纳勒斯’号上时，我见过她的武器。”机器人说，“那是把老式手枪——我想，是她父亲的——但枪柄是珍珠白的，还有激光瞄准器，并且经过改造，可以装入钢矛弹夹。”

“哦。”我说。好吧，要是先前的想法是真的该多好。“至少这东西保存完好，改造得也很棒。”我说。它肯定是放在了某种惰性盒匣里；不然，一把有千年历史的手枪压根就不能用。或者，也可能是领事在旅途中偶然获得的以假乱真的仿制品。当然，怎样都无所谓，但我面对老式武器的时候，总是会被它们所散发的——我想可以称作是历史感——震撼。

接下来，我拿起钢矛手枪开了一枪。只打了一发，就能看到它性能相当不错，谢天谢地。漂在三十米外的食品盒被炸成了上千片流沫碎片，整个浪尖忽地蹿起，微微闪光，像是在经受一场铁雨的洗礼。钢矛武器用起来会让局面变得难以收拾，很难射不中，对于目标来说很不公平，但我还是选择了它。我设好安全状态，把它放回背包。

相比之下，等离子步枪较难瞄准。我“喀哒”一下打开光学瞄准器，这把枪能瞄准的东西，近至漂在三十米外的食品盒，远到约二十五公里外的海平面，但我一枪打沉食品盒后，意识到我无从得知远距离射击是否有效。外头没有东西可用作标靶。理论上说，只要看得见，脉冲步枪就可以射中——不存在风力或弹道曲线的误差——我用望远镜看着子弹在二十公里外的波浪上砸出一个窟窿，心里却一点也没有瞄准远距目标时应有的自信。我举起步枪，瞄准身后正在西沉的巨大月亮。透过望远镜，能看见那里有一座白顶的山峰——我知道那多半是冻结的二氧化碳，而不是雪——接着，只是出于好玩的心理，我扣下扳机。与装子弹

的半自动手枪比起来，等离子步枪真是安静多了：开火时发出的声音就像猫儿咳嗽了一声。望远镜倍数不足以看清是否射中，这样远的距离，两颗行星的旋转很可能会影响射击，但我很有把握刚才的射击确实击中了山峰。地方自卫队兵营总有这样的传闻，说瑞士卫兵步枪手躲在小行星或类似星体上，将附近几千公里外的驱逐者突击队员击倒。这一把戏，千年来一直没变，谁先看见敌人，谁就是赢家。

我心里想着等下再试试霰弹枪，于是就把它擦净，收好所有的武器，同时说道：“我们今天需要侦察一下。”

“你怀疑另一座传送门已经不在了吗？”伊妮娅问。

我耸耸肩。“指南说两扇传送门之间只有五公里。从昨晚到现在，我们至少已经漂了一百公里了，说不定还更远。”

“是不是又要用霍鹰飞毯？”女孩问。太阳正炙烤着她白皙的皮肤。

“我觉得还是用飞行皮带为好。”我说。要是有人侦察的话，至少在雷达上轮廓小一点，我心里想，但没有说出来。“你别去，孩子。”这话我说出口了，“我一个人去。”

我从帐篷下抽出飞行皮带，系紧索具，取出等离子步枪，然后激活了手动控制器。“呀，见鬼。”我骂道。皮带连一点要托起我的意思都没有。我马上觉得肯定是到了类似海伯利安的星球上，磁场飘忽不定，但接下来我看了看电力指示器。红的。没电了。用光了。“见鬼。”我又骂了一句。

我解开索具，他们两人聚到我旁边，看着我检查电线、电池匣、飞行装置。

“我们离开飞船前，刚充过电呢，”我说，“就在给霍鹰飞毯充电的同时。”

贝提克试图开启诊断程序，但因为一丁点电也没有，就连诊断都无法运行。“你的通信志应该有同样的子程序。”机器人说。

“有吗？”我蠢头蠢脑地问道。

“可以给我试试吗？”贝提克说着，指指通信志。我取下手环递给他。

贝提克揭开这个小玩意儿上的一个小格，我先前从没注意到那里竟然还能揭开。他从一条微纤上抽出一根珠头大小的导线，插进飞行皮带。指示灯闪烁起来。“飞行皮带已经损坏，”通信志说道，是飞船的声音，“电池匣约于二十七小时前耗尽。我断定是蓄电池出了问题。”

“很好。”我说，“能修好吗？还能不能再充电？”

“这块电池已经损坏，”通信志说，“但飞船的舱外储物柜中还有三块备用的。”

“很好。”我又说道。我将飞行皮带和它庞大的电池与索具一把抓起，丢到木筏外。它沉入紫罗兰色的海浪中，无影无踪了。

“一切就绪。”伊妮娅说。她正盘腿坐在霍鹰飞毯上，飘浮在木筏上方二十厘米处，“来不来陪我去四处转转？”

我没有反对，爬上飞毯坐到她身后，盘起双腿，望着她按了按飞控线。

到了五千米之上，我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坐在小毯子上朝外望，周遭的景象同先前在木筏上相比，似乎更为可怕。在浩瀚空旷的紫罗兰色大海上，我们的木筏只是一个小点，一个黑色小方块，漂在紫中带黑、水波粼粼的大海上。在木筏上看上去那么凶猛的巨浪，在这个高度上竟然完全看不出来。

“你父亲写下的对大自然的回应，‘同宇宙精华结成友伴关系’，我想我现在找到了另一个阶段。”我说。

“什么阶段？”伊妮娅在冰冷的空气急流中瑟瑟发抖。她身上仅披着穿到现在的汗衫和背心。

“吓得屁滚尿流。”我说。

伊妮娅大笑。我得说，我当时爱极了伊妮娅的笑声，现在想起来，也让我心里暖意融融。那种轻柔的笑声，陶醉，毫不做作，十分悦耳。我怀念极了。

“我们应该叫贝提克来侦察的。”我说。

“为什么？”

“依据他之前说的高海拔侦察，”我说，“显然他不需要呼吸空气，而且低气压之类的小事对他也毫无损伤。”

伊妮娅靠在我身上。“他并非刀枪不入。”她轻声说，“只是皮肤设计得比我们稍微强韧一点——可以在短期内起到抗压服的作用，甚至在极度真空下。另外也只是屏气的时间稍长一点而已。”

我看着她：“你对机器人很了解吗？”

“不，”伊妮娅说，“但我刚刚问过他。”她略略往前凑，双手放到飞控线上。我们正朝“东方”飞去。

我得承认，一想到我们可能会与木筏失去联系，想到也许会绕着这颗海洋星球一直飞到飞控线电力耗尽，最后一头坠向大海，成为灯嘴大怪鱼的美餐，我就心惊肉跳。我已经在惯性罗盘中将木筏设为起始点，因此，除非我把罗盘弄丢——这不大可能，因为我用一根绳子把它挂在了脖子上——总会找到回去的路，不会有事。可我仍旧担心不已。

“别飞太远。”我说。

“好的。”伊妮娅已经让速度慢下来，我估摸着现在的时速为每小时六七十公里，高度也降低了，现在可以更畅快地呼吸，空气也不再那么寒冷。但身下紫罗兰色的海洋仍旧是个无边无际的大圆。

“你的远距传输器似乎在捉弄我们。”我说。

“为什么把它们叫作我的远距传输器呢，劳尔？”

“嗯，你是它们唯一……认可的一个。”

她没有回答。

“说真的，”我说，“它们把我们送往的这些星球，你觉得有没有啥道理可讲？”

伊妮娅扭头看着我。“嗯，”她说，“我觉得有。”

我等她继续说下去。在现在的速度下，偏转力场轻微得可以忽略不

计，女孩的头发被风吹拂着，拂上我的脸颊。

“你对环网了解得多不多？”她问，“远距传输器呢？”

我耸耸肩，她现在并没有回头看我，于是我大声说道：“它们是由技术内核的人工智能管理的。不管是教会的说辞，还是你马丁叔叔的《诗篇》，都认为远距传输器是个阴谋，人工智能通过它利用人类的大脑——把众多的大脑神经元变成一台巨型DNA计算机。它们就像是一群寄生虫，人类每从传送门中传送一次，就被利用一次，对吧？”

“对。”伊妮娅说。

“所以，每次我们通过这些入口，人工智能.....不论在哪里.....都会像巨大的扁虱一样，附在我们脑袋上，拼命吸血，对吧？”我说。

“不对。”女孩说道，又转头看着我。“并非所有远距传输器的建造、部署和维护，都是由内核的同一派成员完成的。”她说，“马丁叔叔已经完成的《诗篇》中，有没有提到我父亲发现的内核内战？”

“有。”我说着闭上双眼，努力回想从外婆口中学到的具体的诗行。现在，轮到我来背诵了。“《诗篇》中，济慈赛伯体在内核的万方网中，和某个人工智能人格交谈过。”我说。

“云门，”女孩说，“这是那个人工智能的名字。我母亲曾和父亲一起去过那儿，但和云门最后摊牌的，是我的.....我的叔叔.....就是第二个济慈赛伯人。继续说吧。”

“为什么叫我说？”我应道，“这些事你肯定了解得比我多。”

“不，”她说，“我认识马丁叔叔时，他还没有回去继续写《诗篇》

.....他说不想写下去了。告诉我，关于云门所讲的内核内战，他是怎么写的。”

我再度闭上双眼。

两个世纪以来我们就这么沉思，

然后族人开始

朝不同的方向行进：

稳定派希望保持这种共生，

反复派希望消灭人类，

终极派支持所有的选择

直到下一层次的意识诞生。

当时冲突盛行；

而现在真正的战争开始肆虐。

“对你来说，那是两百七十多标准年前。”伊妮娅说，“就在陨落之前。”

“对。”我说着，睁开双眼，搜索着汪洋大海上除了紫色波浪之外的其他物体。

“马丁叔叔的诗里有没有解释稳定派、反复派、终极派各自的动机？”

“有几句，”我说，“不过很难看懂。在那首诗里，云门和其他内核人工智能说的话都是些禅宗公案。”

伊妮娅点点头。“差不多是这样。”

“据《诗篇》所述，”我说，“内核人工智能中称为稳定派的那一群体，想继续做寄生虫，当我们使用环网时，利用人类的大脑作为能量源泉。反复派想要消灭我们。而终极派却根本无所谓，只要不妨碍他们继续研究发展机械之神……他们把它叫什么来着？”

“终极智能。”伊妮娅说着，放慢飞毯的速度，飞到更低的地方。

“对。”我说，“很深奥的玩意。它跟我们穿过这些远距传输器有什么关系呢？……要是我们还找得到下一座的话。”当时我怀疑我们根本找不到：星球太大，海洋太广阔。即使洋流正将小木筏带往正确的方向，要漂过下一个仅百米宽的圆形传送门，概率微乎其微，不用想都觉得不可能。

“远距传送门的建造和维护，并非只由稳定派一手完成，成为……你怎么说的……我们脑袋上的大扁虱。”

“好吧，”我说，“建造远距传输器的还有谁？”

“特提斯河的远距传输器是由终极派设计的。”伊妮娅说，“那是一项……嗯，我想你会说试验……有关‘缔结的虚空’的试验。这是内核对那东西的称呼……马丁在《诗篇》里用的是这个词吗？”

“对。”我说。我们现在飞得更低了，距波涛仅一千米左右，但看不见木筏或者别的任何东西。“咱们回去吧。”我说。

“好的。”我们看了看罗盘，定好回家的路线——如果一张漏雨的木筏可以被称作家的话。

“我从来都没搞懂那‘缔结的虚空’到底是什么鬼玩意儿。”我说，“是远距传输器所使用的某种超空间的东西，同时也是以我们为食的内核的藏身之地。我就明白这两点。我以为它已经在梅伊娜·悦石命令将炸弹投入远距传输器时被摧毁了。”

“‘缔结的虚空’无法被摧毁。”伊妮娅说道，声音冷冷的，似乎在想别的心事，“马丁是怎么描述它的？”

“普朗克时间与普朗克长度，”我说，“我记得不太清楚了——似乎是物理的三个基本常数的结合，重力、普朗克常数和光速。我记得诗中提到了时间和长度的极小单位。”

“长度约是 10^{-35} 米，”女孩说道，她将飞毯稍微加速，“时间是 10^{-43} 秒。”

“那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说，“不就他妈的很小很短……对不起我说粗话了。”

“我宽恕你。”女孩说。我们正在缓慢爬升。“但重要的不是时间或长度，而是它们怎样组合进……缔结的虚空。在我出生前，父亲曾试图把这一点给我解释明白……”

听到这话，我眨眨眼，但接着听了下去。

“.....你知道行星数据网吧？”

“对。”我说，拍了拍通信志，“这小玩意儿说，无限极海没有数据网。”

“对。”伊妮娅说，“但在从前，大多数环网星球都有。有了数据网，于是又有了万方网。”

“远距传输的媒介.....那什么虚空.....连接起了数据网，对吧？”我说，“军部和霸主的电子政府、全局，使用万方网和超光仪互相联系。”

“对。”伊妮娅说，“实际上，万方网就存在于超光线路的次级位面中。”

“我不知道。”我说。在我出生之前，超光媒介就已消失了。

“超光线路在陨落时断开了，你记不记得它显示的最后一条信息？”女孩问。

“记得。”我说道，闭上双眼。这次，脑海里没有浮现出诗句。《诗篇》的结尾太含糊其词，我老是没兴趣把所有诗节都记下来，尽管外婆一次次要求我这么做。“内核发来了一条神秘的消息。”我说，“大致是——挂断这条线路，不要再接上来了。”

“这条消息，”伊妮娅说，“是这样的——从今往后，此频段将不再允许你们的滥用。你们已经干扰到了其他极为严肃地使用此频段的人。当你们明白此频段的真正用途之时，我们将恢复它的访问。”

“对。”我说，“我想，《诗篇》中就是这么说的。然后这一超弦媒介就停止了工作。内核发了那条消息，然后关闭了超光线路。”

“那条消息不是内核发的。”伊妮娅说。

我还记得当时寒冷是怎样缓慢地贯穿全身，尽管当时有两颗太阳照射着我。“不是他们？”我愚蠢地问道，“那是谁？”

“问得好。”孩子说，“父亲每次谈起超元网——那是一个更宽广的数据平面，以某种方式连接进缔结的虚空——他总是说那里遍布狮虎熊。”

“狮虎熊。”我重复道。这些都是旧地的动物，我想它们应该没有参与大流亡，在三八年的天大之误后，旧地被黑洞吞噬，它们——哪怕连DNA样本——也应该早已灭绝，不可能转移到那里去。

“嗯，”伊妮娅说，“真希望有一天能跟它们见面。我们到了。”

我从她肩膀上看过去。现在我们在海洋的一千米之上，木筏看上去极为渺小，但还能很清楚地看见。贝提克站在方向舵旁——在中午的热气下他又光着膀子——向我们挥动他那蓝色的胳膊。我们两人也向他挥手作答。

“希望午饭能有好东西吃。”伊妮娅说。

“没有的话，”我说，“咱们就只好去格氏海鱼烧烤坊了。”

伊妮娅笑了，设好路径，向家滑翔而去。

当我们看到东方地平线上有灯光闪耀时，天色刚黑，月亮还没有升起来。我们奔向木筏前端，想看清楚那是什么东西——伊妮娅拿起望远

镜观察着，贝提克把夜视镜开到最大倍率，而我则用步枪的专用观察器看着。

“不是拱门。”伊妮娅说，“是海洋里的一座平台——很大——建立在某种支柱上。”

“不过，我倒是看见了拱门。”机器人说，他正看着灯光北面的地方。女孩和我也朝那边望去。

拱门隐约可见，负空间中的一段弦，刺入海平面上的银河。平台比它近了几公里，正闪烁着导航信标，大致能看得见一些窗户，亮着灯。它隔在了我们和远距传输器中间。

“该死，”我说，“不知道那是什么鬼地方。”

“格氏烧烤坊？”伊妮娅说。

我叹了口气。“哎，就算是的话，恐怕也早换新主人了。特提斯河可是足足两个世纪都没观光客了啊。”我通过观察器仔细看着巨大的平台。“有很多层。”我低声说道，“泊着几艘船……我敢打赌是渔船。还有一块场地专用来停掠行艇或其他飞行器。好像还有两架扑翼飞机拴在那里。”

“扑翼飞机是什么？”女孩问道，放下望远镜。

贝提克答道：“是一种飞机，机翼会动，很像一种昆虫，伊妮娅女士。在霸主时期很常见，虽然海伯利安上比较少见。我记得它们也被叫作蜻蜓。”

“现在也还这么叫。”我说，“圣神在海伯利安上也有几架，我曾在

大熊冰架上看到过一次。”我又举起观察器，能看到蜻蜓的前部有眼状玻璃窗，里面似乎正透着亮光。“的确是扑翼飞机。”我说。

“要去传送门，得先经过那座平台，但是如果想不被探测到的话，似乎有些不太容易。”贝提克说。

“快，”我赶紧转头不看闪耀的灯光，“快把帐篷和桅杆放下。”

我们之前又把帐篷重新搭过，在船的右舷后方做了一间小房间，作为盥洗室或私密空间，不过我从不进到里面去。现在我们撤下了微纤维帐篷，把它折成手掌那么大的一小块。贝提克放下了筏首的杆子。“方向舵怎么办？”他问。

我盯着它看了一会儿。“留着吧。它不大会被雷达探测到，而且也不比我们高。”

现在，伊妮娅又拿起望远镜审视平台。“我觉得他们现在看不见我们。”她说，“大部分时间里，我们身前身后都是海浪。但等我们靠近……”

“或者月亮升起的时候。”我补充道。

贝提克在火炉边坐下。“如果我们远远地绕开这个平台，朝入口……”

我抓抓脸，听着胡荏发出的声音。“对。我还想过用飞行皮带拖我们过去，可……”

“我们有飞毯。”女孩说着，跟我们一起蹲到加热立方体旁。卸去帐篷后，小平台看上去空空荡荡的。

“可我们怎么栓拖绳呢？”我说，“在霍鹰飞毯上烧个洞吗？”

“要是有关具的话.....”机器人开口道。

“飞行皮带上倒是有不错的套索。”我说，“可我已经拿它喂灯嘴大怪鱼了。”

“我们可以自己装配个套具，”贝提克继续道，“然后把拖绳系在坐霍鹰飞毯的人身上。”

“对，”我说，“可一旦我们上了天，飞毯就很容易被雷达探测到。既然他们平台上停着掠行艇和扑翼飞机，那几乎可以断定，他们肯定有什么交通管制措施，不管有多么原始。”

“我们可以尽量飞低一些。”伊妮娅说，“让飞毯保持在波浪上方.....跟我们现在差不多高。”

我抓抓下巴。“可以办到，”我说，“可如果我们绕个大圈子，使我们不被平台发现，到达传送门时，月亮也早已升起。该死.....即便我们沿海流直线前进，也无法在月亮升起前到达传送门。在那样的光亮中，他们肯定会看见我们。另外，传送门离平台只有一公里左右。他们的位置很高，在那么近的距离下，肯定会发现我们的。”

“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找我们。”女孩说。

我点点头。那位在帕瓦蒂和复兴星系等我们的神父舰长的影像始终萦绕在我脑海中：一身黑色圣神舰队制服，还有罗马衣领。我甚至有些期望他就在平台上，与圣神军队一起等着我们。

“不管他们找没找，都没多大关系。”我说，“即便他们不知道我们

的事，只是出来救我们，我们有没有办法编个谎话，自圆其说？”

伊妮娅笑了：“我们本想出来逛逛大海晒晒月亮，结果迷路了？你说得对，劳尔。如果他们来救我们，那我们就得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向圣神当局解释我们是谁。他们可能根本没在找我们，不过你刚才说，他们在这颗星球上……”

“对，”贝提克说，“圣神对无限极海有很大的兴趣。从我们在大学城里收集到的信息来看，圣神显然很早以前就涉足这里，重建本地秩序，创立海洋养殖集团，劝说本地的陨落幸存者皈依为重生基督徒。无限极海曾是霸主保护体；现在，又成了教会全权拥有的下属机构。”

“坏消息，”伊妮娅说，她看看机器人，又看看我，“有什么主意吗？”

“我是这么想的，”我说着，站起身来，虽然距平台至少还有十五公里，但我们一直不敢大声交谈，“与其猜谁在那儿，猜他们在做什么，还不如亲眼去瞧瞧呢？说不定只是几个格氏后人和一些睡觉的渔民。”

伊妮娅发出懊恼的叹息：“你猜，第一次看见那些灯光时，我以为那是啥？”

“啥？”我问。

“马丁叔叔的洗手间。”

“你说啥？”机器人问。

伊妮娅拍拍膝盖：“真的。妈妈曾经说，马丁·塞利纳斯在环网时代是个大名鼎鼎的签约作家，他有座跨星家宅。”

我皱皱眉：“外婆跟我讲过这些。连接房间的不是门，而是远距传输器。一座房子，每个房间都位于好几个不同的星球。”

“是十几个星球，如果妈妈说的是真的。”伊妮娅说，“他的洗手间在无限极海，其实啥都没有……就是个带马桶的浮船坞，连墙跟天花板都没有。”

我看着海浪。“天人合一也不过如此嘛。”我说着，拍拍大腿，“好啦，我要走了，再不走就没胆了。”

他们没有反对我，也没提出替我去。要是他们提出，我可能就不去了。

我换上深色裤子、颜色最深的毛衣，又往身上套了件土褐色背心，我这么做的时候，觉得有点伤感。突击队士兵上战场，我脑子里有个嘲讽的声音低声说道。我叫它闭嘴，系好挂着手枪的腰带，又从弹药包里取出三根雷管和一枚塑料炸弹，揣进腰带上的小袋中，把夜视镜从头上滑下，不带的时候可以藏在背心衣领中，不会引人注意，最后，我把通信器的耳机塞进耳朵里，高敏话筒压到喉头，不出声便能传话出来。伊妮娅戴上另一个耳机，试了试通信器。我拿下通信志，递给贝提克。“这东西太容易反光。”我说，“而且，飞船可能会在什么紧要关头报出星空导航的数据。”

机器人点点头，把手环放进衬衫口袋。“你有什么计划吗，安迪密恩先生？”

“船到桥头自然直。”我说着，把霍鹰飞毯升高到刚刚高过木筏的水

平面，然后摸摸伊妮娅的肩膀——碰触间突然觉得像是触了电。之前我们牵手时，我就有过这种感觉。当然，跟性绝没有关系，只是一种电击感。“待得低一点，孩子，”我低声对她说，“要是我需要帮助，会大声喊你的。”

璀璨的星辉下，她的眼神很严肃：“没用的，劳尔。我们到不了那里，无法帮你。”

“我知道，开个玩笑嘛。”

“别开玩笑。”她低声说，“记住，如果到木筏通过入口的时候，你没有赶回来和我在一起，那你就只能被留在这儿了。”

我点点头，比起担心被乱枪打死，这个想法更让我冷静了几分。“我会回来的。”我低声说，“在我看来，水流会把我们带往平台，不消……你觉得还有多久，贝提克？”

“大约一个小时，安迪密恩先生。”

“嗯，我也这么想。到那时，那些该死的月亮差不多会升起了。我会……想办法引开他们的注意。”我又拍拍伊妮娅的肩膀，接着朝贝提克点点头，驾着飞毯飞到海上。

哪怕天上有亮得出奇的星光，我还戴着夜视镜，但要驾着霍鹰飞毯飞过区区几公里到达平台，仍然相当困难。我必须尽量藏身在波浪之中，也就是说，我得努力飞得比浪尖低。这活干起来相当棘手。我不知道如果撞上这些波澜壮阔、慢速推进的浪尖，会发生什么事——也许什么都不会发生，也许霍鹰飞毯的飞控线会短路——但我也没打算去亲身体验一下。

随着我慢慢逼近，平台看上去变得越来越庞大。这两天来，我没有在海上见过除了木筏之外的任何东西，平台的确大极了——从外表看，有钢架结构，但大多是深色木料，由二十多根塔门支撑着，立于海面波涛的十五米上方……我突然想到，这片海上要是起了风暴会是什么景象，于是庆幸居然没有遇上——平台自身也有很多层：低一些的楼层和船坞处，至少有五条长长的渔船在上下浮动，看样子是主楼层的下方有楼梯和亮着灯的房间，此外还可看见两个塔楼——其中一个装有小型雷达反射镜——以及三块飞机起降平台，从木筏上仅看得到其中一块。现在我能看见六七架扑翼飞机，它们蜻蜓般的翅膀被捆绑了起来，在雷达塔楼旁边的圆形平台上，停着两艘更大的掠行艇。

乘飞毯飞过这里时，我已经琢磨出一个完美的计划：先制造声东击西的假象——这就是我带上雷管和塑料炸弹的原因，这些炸弹很小，但至少可以生起火来——然后偷架蜻蜓，要是被他们发现了，就径直飞进出口，否则就用它来拖着木筏高速前进。

这是个好计划，不过有一点瑕疵：我不懂得怎样开扑翼飞机。我在浪漫港剧院或地方自卫队的娱乐室里看过的全息影剧中，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飞机。那些片子里的主人公，不管偷到任何东西，拿过来就会驾驶——掠行艇、电磁车、扑翼飞机、直升机、硬式飞艇、太空船。显然，我没受过英雄基本功训练；就算我成功潜入其中一架飞机，也只能咬着指甲瞪着控制面板，坐等圣神卫兵抓住我。在霸主时代当英雄肯定容易得多——那时候的机器都很聪明，弥补了英雄的愚蠢。事实上——虽然我不太愿向旅伴们承认——我会开的交通工具没几种，只有驳船、最简单的地行车，还必须是海伯利安地方自卫队用过的那种车型。如果要自个儿驾驶什么……嗯，幸好先前那艘太空船没有控制室。

我摇摇头，甩掉这些关于自己英雄短板的幻想，集中注意力飞完到

平台前的最后几百米。现在，我可以相当清楚地看见灯光：停机层附近塔楼上的导航信标、每个船坞上闪烁的绿光、亮灯的窗户。很多很多窗户。我决定降落在平台最昏暗的那块地方，东边那座雷达塔楼的正下方，于是驾着飞毯，绕一条长长的弧形线路，缓慢地在浪尖中接近那个地方。回头看去，我有些期望能看见木筏紧紧跟在我身后，但海平面上一片空荡。

希望这些人也看不到木筏。现在，我已经能听到话语声和笑声：男人的声音，低沉的大笑。听起来像是我曾服务过的那些环网猎手，嗜酒如命，性情敦厚，但同时也有点像我在自卫队服役时的那些呆瓜战友。我集中注意力保持飞毯在较低高度，同时不被水溅湿，并且偷偷往平台上升。

“快到了。”我对通信装置默声说道。

“好的。”耳朵里传出伊妮娅低声的回应。我们说好，除非她那里有紧急情况，不然只需要回答我的呼叫。

我悬停在那儿，这边的主平台下方，是一系列的横梁、撑柱、附属甲板、狭小通道，错综复杂，如迷宫一般。不同于北边和西边灯火通明的楼梯，这里很黑——可能是视察专用的小道——然后我挑了最低最暗的一处，驾着飞毯降落。我关闭了飞控线，把小毯子卷起来，用绳子绑在两根横梁的交会处，挥刀斩断绳子，然后插刀回鞘，拉下背心盖住，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景象，也许在某时将不得不用这刀捅死谁，这想法让我不寒而栗。除了赫瑞格先生那场意外，我从没在肉搏战中杀死过任何人。我向上帝祈祷，再也不要杀人。

楼梯在我柔软的靴子底下发出吱嘎的声音，我希望这些声音能被波

涛拍打塔门的声音和头顶传来的笑声盖过。我爬上两段楼梯，发现一架梯子，随即爬上，顶上有一扇活板门，没上锁。我慢慢推起它，有点担心会不会把一个坐在上面的持枪警卫翻倒。

我缓缓抬起头，看出这是塔楼靠海面停机层的一部分，十米之上，雷达天线正在转动，每转一次，它的暗影便将明亮的银河切断一次。

我爬上停机层，克制住想要踮起脚尖의冲动，走到塔楼一角。飞行甲板上系着两架巨大的掠行艇，但看起来黑漆漆的，空无一人。下层飞行甲板上停着几艘扑翼飞机，星光在它们昆虫般的翅翼上闪烁，黑色的观测透明罩上，闪耀着来自我们银河系的光芒。我走到上层甲板，把塑料炸弹贴到最近的一艘掠行艇底下，接上雷管，只要利用通信装置发射出适当的频码，就可将其引爆。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我老感觉有人已暗中发现了我，禁不住有些背脊发麻。然后我走下梯子，走到停扑翼飞机的那层，重复了同样的工作。我几乎肯定，就在这边亮着灯的窗户或港口处，正有人在观察我的一举一动，但没人叫唤。于是我尽量装作漫不经心，蹑手蹑脚从扑翼飞机停机层顺着小道往上走，在塔楼拐角处朝外张望。

从塔楼伸出另一段楼梯，通向下方的主平台。那里的窗户很明亮，现在拉下了百叶窗，竖起了防风板。笑声更嘈杂了，有人在唱歌，还有锅碗瓢盆撞击的声音。

我吸了口气，走下楼梯，越过一块甲板，避开门口，沿另一条小道往前走。然后我猫着腰，走过亮灯的窗户，同时努力屏住呼吸，稳住狂跳不止的心脏。要是现在有人从第一扇门走出来，那回去的路就被挡住了，我就没法回去拿霍鹰飞毯了。我的手伸到背心底下，摸摸皮套搭子下点四五手枪的枪把，试图想象一些勇敢的举动，可想到的都是快点回

到我们的木筏上。我已经把声东击西的炸药放好了……还需要做什么？我意识到，我之所以还不回去，不只是出于好奇：如果这些人不是圣神军人，那我就不能引爆塑料炸弹。在尖爪冰架上参军期间，敌方反叛军选择炸弹做武器——丢进村庄，丢进地方自卫队营房，给雪地机车和小船装上一堆炸药，不管是平民还是自卫队士兵，一概杀死——我总觉得这是懦弱和下三滥的表现。炸弹这武器完全没有识别力，不论是无辜的人还是敌军士兵，统统格杀勿论。我知道，这种说教很傻，但即使明知这些小炸药顶多只会给没人的飞机放把火，我也只在别无选择时引爆它们。这里的人——也许还有女人和孩子——跟我们可无冤无仇。

我缓缓抬起头，偷偷透过最近的窗户看进去，这动作慢得荒唐，令我饱受折磨，刚看一眼，就赶紧低下，以免被人发现。锅碗瓢盆的声音来自一个明亮的厨房区——作个纠正，应该是船上的膳房，因为这里称得上是艘船。里面有六七人，全是男的，都是当兵的年纪，但没穿军装，只穿了汗衫，系着围裙。他们在打扫卫生、收拾东西、洗餐具。显然，吃晚饭的时间早已过了。

于是我贴着墙，继续猫着腰走过整条小道，轻轻走下又一条楼梯，在一长排窗户前停下，躲在两面墙相交的阴影角落里，朝西的墙上开着几扇窗户，无须抬头，就能看到里面的情况。这是个食堂——或者是餐厅。里面约坐有三十人，全是男的！面前摆着一杯杯咖啡，有的在吸重组香烟，至少有一个人在喝威士忌：或者说是装在酒瓶里的琥珀色液体，管他是什么，反正不用太在意。

这些人中，许多身着卡其布服装，但看不出是制服还是本地渔民的传统服饰。没看见一件圣神制服，这真是好事一桩。现在看来，也许这只是个捕鱼平台，只是一家旅馆，供那些不在乎花费多年时间债——应该说是不在乎朋友和家人多年思念的那些有钱的外星傻蛋下榻——供他

们体验捕杀大怪物的刺激。见鬼，也许我还能认得一些人：他们现在是渔客，拜访海伯利安的时候是猎鸭人。但我可没兴趣进去瞧瞧。

现在我的信心恢复了些，我沿着长长的走道往前进，灯光透过窗户洒在我身上。似乎没有警卫，也没有岗哨。也许根本就不需要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不管月亮有没有升起，直接把木筏从这群人身边开过，谁也不会发现。那时候，他们或许在睡觉，或许在饮酒嬉闹，而我们则可顺着水流直接驶入远距传送门。现在我已能用肉眼看见它，就在东北方向，不到两公里外，一道细细的黑弧架在繁星点点的天空下。等我们到达入口，我就可以发射出预设的波频，不是来引爆埋下的塑料炸弹，而是取消引爆程序。

我转过拐角，但眼睛依旧望着传送门，不想竟撞上了靠在墙边的一个男子。栏杆那边还站着两个人，其中一人手里拿着夜视望远镜，正朝北方眺望。栏杆边的两人都带有武器。

“嘿！”撞上的那人朝我喊道。

“抱歉。”我说。在全息电影里，我可从没见过这样的场景。

栏杆旁的两人肩上挎着小型钢矛枪，胳膊随意地扶在武器上，就是无数世纪以来军人常摆的一种傲慢姿势。现在，其中一个转过枪头对准我。我撞上的那人先前正要点烟，现在他摇灭了火柴，从嘴上取下点燃的烟，瞪着眼睛望着我。

“你在这儿干什么？”他问。这人比我年轻些——按标准年龄算，也许刚二十出头——我现在看清，他身上穿着的，是圣神地面部队制服的一种，别着上尉的领徽，在海伯利安时，我经常对这样的人敬礼。他的方言口音很浓重，但没法听出来自哪个地方。

“呼吸点新鲜空气。”我笨拙地答道，但心里面却有一部分在想，一个真正的英雄会马上掏出手枪，“砰砰砰”连开三枪。而理智的一面则告诉我，千万别这么做。

另一个圣神士兵也条件反射地拽了拽钢矛枪的背带，我听到安全栓拨下时发出的“咔嗒”。“你是克林曼一伙的？”他用同样浓重的方言问道，“还是奇塔人那伙？”他的发音是“害死奇塔人那伙”，不知道他说的到底是“其他人”“奇塔人”还是“七大人”。也许，这里是关押落难贵族的海上集中营。也许，我现在正竭尽全力调动所有的口才细胞，弄得心脏在胸腔里咚咚乱撞，真害怕我立马会在这两人面前心脏病突发。

“克林曼。”我答道。要尽量少说话，我不会说方言，这很可能使我露馅。

圣神上尉竖起大拇指，指指对面的门口。“你知道规矩的，晚上实行宵禁。”你子导规矩的，万桑死刑宵禁。

我点点头，努力表现出悔悟的样子。我后腰上别着枪套，马甲只能盖住它的顶部。不过他们可能根本没注意到手枪。

“快过来。”上尉说着，又竖起大拇指，然后转过身领路。快国赖！那两个当兵的手依然扶在钢矛枪上。在这么近的距离内，要是他们开火，我浑身上下就只能剩下一点肉渣，还不够塞进一只靴子下葬。

我跟着上尉走下小道，进了门，来到我这辈子见过的最亮、最拥挤的屋子。

他们厌倦了死亡。六十三天内穿越了八个星系，经历八次可怕的死亡与八次痛苦的重生之后，德索亚神父舰长、格列高利亚斯中士、纪下士、持枪兵芮提戈四人，无一不厌倦了死亡与重生。

现在，每一次重生后，德索亚就会赤身站在镜子前，审视自己闪闪发光的红色皮肤，像是被活剥了人皮一样；然后，他会小心翼翼地碰碰胸膛的皮肉之下那忽而青紫、忽而绯红的十字形。每次重生后的头几天，德索亚都感觉脑袋迷迷糊糊的，双手也一次比一次颤抖得厉害。声音对他来说变得极其遥远，不论对他说话的人是圣神元帅、行星总督，还是教区教士，他似乎都不能完全集中注意力。

德索亚开始换上教区教士的行头，脱下整洁的圣神神父舰长制服，换成法衣，上好衣领。他的腰带上系有一串念玫瑰经用的念珠，他几乎一刻不停地祷念着，拨转它如同阿拉伯排忧串珠：祈祷令他冷静，助他理清思绪。德索亚神父舰长不再梦见伊妮娅是他的女儿，也不再梦见复兴之矢和他的妹妹马利亚。但他梦见哈米吉多顿——那些可怕的梦境中，环轨森林熊熊燃烧，星球陷入火海，死光扫过肥沃的农地山谷，所过之处只留遍野横尸。

在他们首次特提斯河星球的旅程之后，他明白他估算错了。在复兴

星系时，他宣称，假设在每个星系花三天时间重生，发出警告，然后立即前往下一个目的地，那么两个标准年足以遍历两百颗星球。但实际操作起来，却不尽如此。

第一颗星球是鲸逝中心，先前疆土辽阔的霸主世界网的行政中心。在环网时代，它曾是上百亿人口的家园，无数轨道城市与聚居地环绕星球旋转，组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星环，它们各自拥有太空升降梯、远距传输器、特提斯河、中央广场、超光通信仪等林林总总的便捷服务。这里也是霸主数据平台万方网的中心，同时还是政府大楼的本部，当年梅伊娜·悦石一声令下，军部的飞船摧毁了环网远距传输器，鲸心在陨落中遭到重创，悦石本人也在政府大楼里死于狂怒暴民的重拳之下。随着动力网的崩溃，飘浮建筑轰然坠毁。城市里还有些尖塔，其中好些有几百层高，仅由远距传输器连接，没有任何楼梯或电梯，于是成千上万的人在里边饿死，或是等不及掠行艇的救援就跳楼身亡。这颗星球没有本土农业，食物从一千颗星球进口而来，运输方式是以行星为基地的远距传输器，或是巨大的环轨空运传送门。饥荒暴动在鲸心上持续了五十个当地年，约合三十标准年，当暴动过去，已有数十亿人死于同类手下，另外还有几十亿人死于饥荒。

早在环网时代，鲸逝中心就已经成为一颗复杂莫测、放浪不羁的星球。很少有宗教得以在此扎根，除了那些最为放纵或极端的流派。末日赎罪教派，即伯劳教会，就曾在这些无趣的世故之人中风靡一时。但在霸主扩张的数个世纪里，鲸心上真正崇拜的偶像只有权力：追寻权力、接近权力、维持权力。权势已经成为数十亿人的上帝，而当那上帝从神座上跌落，下坠途中还不忘拉下数十亿崇拜者为其垫背，于是，在城市的残垣断壁间，幸存者一面诅咒有关权势的记忆，一面在腐朽的摩天大楼的阴影之下，从零开始摸索出农耕的生活，在废弃的公路、航线、古

老的中央广场商业区的残骸之间，用他们手中的犁开垦田地，从特提斯河里捕食鲤鱼，而那河曾经日载上千精雕细琢的游艇与娱乐游船。

鲸逝中心恰是滋长重生基督教、新天主教的温床，陨落过去六十标准年后，教会传教团和圣神警察抵达这颗行星，此地十数亿幸存者开始诚挚而广泛地皈依上帝。那些环网时代商企与政府大厦的尖塔，虽已荒废，却依然高大而洁白，如今终于被拆毁，新生的鲸逝中心上，新生的人们用双手清理出它们的砖石、智能玻璃和塑钢，建造出了大量教堂，里面每一周的每一天都挤满了感恩的虔诚信徒。

在重建后的人类势力版图，也就是我们所知的圣神版图中，鲸逝中心的大主教成为最重要——并且，千真万确——最有权有势的人之一，影响力堪与佩森的教皇陛下分庭抗礼。他的权力急速膨胀，持续增长，除非教皇尊荣一怒，不然无人胆敢越界（耶稣纪元二九七八年，即陨落过后第一二六年，克劳斯·克罗南伯格枢机大人被逐出教会的事件，促进了此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局面的建立）。

这一切便是德索亚神父舰长在他第一次从复兴星系向外空跃迁时发现的。他之前预测，两年，也就是大约六百天内，将经历两百次自我强加的死亡，走遍前特提斯河流经的所有星球。

他和手下的瑞士卫兵在鲸逝中心待了八天。“拉斐尔”号带着它的脉冲自动信标（里面封装着编码信息）进入了星系；戍守在那里的圣神舰队迅速作出回应，于十四小时内与其汇合。减速进入鲸心轨道交通线又花了八小时，接着又用了四小时传送，他们的待苏体才终于得以抵达行星首府圣保罗的官方重生龕。这样就花去了整整一天。

三天的正规重生及一天的强制休息后，德索亚会见了鲸心的大主教

——阿吉拉·茜尔华斯基大人，这就必须再忍耐整整一天的冗长仪节。德索亚带着一件鲜为人知的权力授权物：教皇触显，大主教的教枢定是如猎狗嗅探气味一般，找到了其中的缘由，获悉了此权力的源头。几小时内，德索亚就察觉到一丝意欲攫取本地最高权力的复杂阴谋：眼下，茜尔华斯基大主教还不敢妄想成为枢机，因为自克罗南伯格被逐出教会以来，还没有任何一位鲸心的精神领袖，能够在调任至佩森与梵蒂冈之前，就被擢升到大主教之上的地位，但她目前在这个圣神辖区中的权力，要比大多数枢机的权力大得多，其中一项，就是有权任免当前的圣神舰队元帅。她一定明白德索亚携带的物件所代表的教皇权威，并认为它对自己将来的归属没有任何不利影响。

德索亚神父舰长根本不在乎茜尔华斯基大主教的妄想症，也不在乎鲸心上的教会政局。他只关心该如何阻断此地的远距传送门，不让敌人从这里逃跑。在传送到鲸逝空间的第五天，他从圣保罗大教堂及大主教行宫出发，走过五百米，来到河边。那里只有一截小支流，被挖掘成运河，流经整座城市，但它曾属于特提斯河的一部分。

巨大的远距传送门依然保存完好，因为工程师们认为，任何想要拆除它们的举措都必定会引发热核爆炸，于是长久以来，这里就被用来悬挂教会的旗幅，但此地的两座入口离得很近——蜿蜒的特提斯河仅有两公里长，经过繁华的政府大楼和齐整的鹿苑花园。现在，德索亚神父舰长、手下的三名士兵与几十位宣誓为茜尔华斯基大主教效忠的圣神警卫兵同行，他们一起站立在第一座入口前，视线越过碧草青青的河畔，望向一条三十米长的挂毯，图案是圣保罗的殉难，它悬挂在第二座入口上，纤毫毕现，近处是主教宫殿花园里繁花似锦的桃林。

先前特提斯河的这一部分现已归属于大主教大人的私人花园，所以运河沿岸及河上的所有桥梁都派有卫兵把守。但古老的人工遗迹（曾经

的远距传送门）却没有得到特别的注意，内卫队的指挥官向德索亚保证，从没有任何船只或未经授权的个人能从这些入口进出，运河沿岸亦是如此。

德索亚坚持要派常设警卫守护入口。他要求架设相机，一天二十小时监视，还要用上传感器、警报、绊网。当地圣神军队与大主教商议后，勉强履行了这些他们认为干涉其主权的行为。德索亚对这没用的政治活动都快绝望了。

第六天，纪下士莫名发起高烧，住进了医院。德索亚坚信这是重生引起的症状：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各自忍受着战栗、情绪波荡和身体不适。到第七天，纪下士已经能够下地走路，他恳求德索亚让他离开病房，离开这颗星球，但现在，大主教却坚持要德索亚参加当晚的大弥撒，向尤利乌斯教皇陛下表示敬意。德索亚难以拒绝，于是当晚，在持有王节、饰有粉红纽扣的蒙席们的簇拥下，在铸有教皇三重冠和十字形钥匙图案的巨大徽章之下（德索亚脖子上挂着的教皇触显也具有同样的图案），在薰香的烟雾缭绕下，在洁白的主教法冠和叮当作响的铃铛之间，在由六百名孩童组成的唱诗班的庄严歌声中，来自马德雷德迪奥斯的简朴神父战士与优雅的大主教一同赞颂了基督神秘的十字形与复活。当晚，格列高利亚斯中士从德索亚手里领过圣餐——在他们的搜寻之旅中，每晚的圣餐仪式都是德索亚的职责，还有另外一部分人被选出来接受圣饼，默祷十字形的成就，它已成功地给予了他们永生。与此同时，三千信徒在晦暗的教堂烛光下祈祷守候。

第八天，他们离开星系，德索亚神父舰长第一次如此欢迎死亡的到来，那将是解脱的手段。

他们在天国之门上的重生龕里苏醒，这颗星球曾经环境严酷，到环

网时代被改造得绿树成荫，舒适宜人，而现在很大程度上，又恢复了其本来的面目：沸腾的泥浆、致命的沼泽、不能呼吸的大气；天空中，织女星辐射出耀眼的射线。这些传送门到底通向何处？他们在复兴之矢上没有找到任何线索，于是，“拉斐尔”号的蠢蛋电脑选出古老的特提斯河流经的一系列星球，计算出最有效率的访问顺序。但德索亚感兴趣的，是他们离旧地星系越来越近——比鲸心的十二光年还要近，现在，天国之门和旧地星系的距离只有八光年多一点。德索亚意识到自己很愿意访问旧地星系，尽管旧地已经不复存在，尽管，事实上火星与其他适宜居住的行星、月球及小行星带都已成为偏僻的死水一潭，圣神对他们的兴趣还比不上当年的马德雷德迪奥斯。

但特提斯河从没流经过旧地星系，于是德索亚只得压下好奇心，接下来的几颗星球距离旧地的故园更近，他也因此略微得了些宽慰。

他们在天国之门又逗留了八天，但不是因为教会内部的政治。环星轨道上驻扎着一小队圣神卫戍部队，不过他们很少登陆这个荒废的星球。自陨落以来的二百七十四标准年中，天国之门的四亿人口大幅锐减，如今只剩八到十个狂热的采矿者，在它的泥滩表面流浪：早在悦石下令摧毁远距传输器之前，驱逐者游群已经扫荡了织女星系的这颗星球——环轨密蔽场被熔成炮灰，首都泥滩城被千刀万剐，随之遭殃的还有美丽的海滨大道公园，花费数个世纪才建起的大气生发站，也被等离子弹炸飞。远距传输器的陨落，让这里的土壤高度盐碱化，而在那之前，这颗星球早已被掘得底朝天，再也长不出一草一木。

这就是说，现在圣神卫戍部队之所以要保卫这颗炽热的行星，只是为了保护传说中丰富的原料，但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理由降落到地面上。德索亚必须说服卫戍部队指挥官——圣神少校利姆——发起一次远征。在“拉斐尔”号进入织女星系的第五天，德索亚、格列高利亚斯、纪下

士、芮提戈、布里斯托上尉、十多名圣神卫戍士兵换上危险环境抗性服，乘坐一艘登陆飞船，抵达曾有特提斯河流淌的泥滩。但远距传送门已经不在那里。

“我还以为它们坚不可摧呢，”德索亚说，“技术内核建造它们的时候，不仅建得坚固耐用，还在周围设下陷阱，让后人无从摧毁。”

“它们不在这里了。”布里斯托上尉说着，下令回到轨道。

德索亚制止了他。他亮出教皇触显，坚持要完成一次全方位传感搜索。最后，远距传输器终于被找到了——两门相距十六公里，深埋在将近一百米厚的泥浆底下。

“你们的谜团已经解决，”利姆少校通过密光说道，“要么是驱逐者攻击，要么是后来的泥流埋葬了传送门，填塞了原先的河流。这颗星球已经实实在在完蛋了。”

“也许，”德索亚说，“但我要求将远距传输器挖出来，并在其周围建起临时性环境泡，这样，万一有人从中经过，就不会死于非命，同时，每一扇传送门旁边都要增添常设戍卫。”

“你这该死的脑袋被驴踢了吗？”利姆少校爆跳如雷，然后，他记起了教皇触显，于是又补上一个词，“长官。”

“还没呢，”德索亚说道，怒视着摄像机，“我的命令需得在七十二小时内完成，少校，否则，接下来的三个标准年内，你都得待在下边报告星球的详细情况。”

挖掘工作加上修建环境球泡、布置戍卫人员，一共花了七十个小时。自然，如果有人沿特提斯河旅行，会发现河流到这里就断流了，只

剩下沸腾的泥浆、不宜呼吸的有毒大气，还有全副武装、随时待命的士兵。在天国之门轨道上的最后一晚，德索亚在“拉斐尔”号上跪地祈祷，希望伊妮娅还没走这条路。挖出的泥浆和硫黄中没有找到她的尸骨，但负责挖掘工作的圣神工程师告诉德索亚，这里的土壤自然情况下就含有过量毒素，说不定，那孩子早已被酸液腐蚀得连骨头都不剩了。

德索亚相信这不是事实。第九天，他传送出星系，同时警告利姆少校，希望他让哨兵随时保持警惕，保持球泡的宜居指数，对将来的拜访者嘴巴放干净点。

“拉斐尔”号即将带他们进入第三个星系，但没有人在那儿等待他们，将他们复苏。这艘大天使级飞船载着一船死尸，信标闪耀着圣神舰队的代码，进入NGCes2629星系。没有回应。NGCes2629星系有八颗行星，但其中能维持生命的只有一颗，名字极为平淡无奇，叫作NGCes2629-4BIV。从“拉斐尔”号目前能够获得的记录来看，它似乎是霸主和技术内核忙于扩张特提斯河，耗费人力物力，在此造出的放纵标志、美学宣言。这颗行星从没有被正式殖民地化，也没有接受过严格的环境改造，只是在大流亡早期有过随机的核糖核酸洒播，后来，此地就成了特提斯河之旅的一部分，但仅供观景及动物观赏。

那并不是说这颗星球上如今已经没有人类。在乘客自动重生的最后几天中，“拉斐尔”号在太空船的暂泊轨道中发现了他们。“拉斐尔”号那接近于人工智能的计算机，用它获得的有限资源重建并弄明白了一切，NGCes2629-4BIV的人口中，有极少数是前来拜访的生物学家、动物学家、游客流动支教组，他们自陨落之日起就被困于此地，成了此地的土著。尽管三个多世纪以来，他们已经在这里大量繁衍，然而，这颗原始

星球上的丛林和高地上，依然只有几千人居住：核糖核酸播种衍化出的小动物嗜好吃人，并且乐此不疲。

“拉斐尔”号开足马力，只是为了完成一项简单的任务：找到远距传送门。它的内存中聊可参考的环网记录只是提到，传送门沿着北半球一条六千公里长的河流分布，两两之间距离不一。有一片大陆占据了北半球的大半江山，“拉斐尔”号校正了轨道，大致进入该大陆的同步点，开始为河流拍照，进行雷达测图。不幸的是，在这片大陆上有三条主要的河流，两条流向东，一条向西，“拉斐尔”号无法就可能性高低进行排序，于是决定对三条河流全部开展测图工作，这意味着要分析的数据，涵盖两万多公里长的距离。

在重生周期的第三晚，当四人的心脏开始跳动，身为硅基的“拉斐尔”号似乎也感觉到如释重负。

但是，当费德里克·德索亚赤身裸体地站在小房间的镜子前，听计算机描述眼下任务的时候，他心里一点都不觉得轻松。实际上，他有点想哭。他想起了斯通圣母舰长、布莱兹圣母舰长、赫恩舰长，他们此刻正在长城边境，极有可能在和驱逐者敌军猛烈交战。德索亚对他们任务的简单与忠诚艳羡不迭。

德索亚与格列高利亚斯中士及另外两人商谈之后，回顾了一遍数据，立即否定了向西的那条河流，如果它是特提斯河的话，风景太过平庸，因为流经的主要是纵深的峡谷，与那些生物大批滋生的丛林与沼泽距离颇远；并很快排除了另一条河流，因为它的瀑布与激流显然太多，在这样的特提斯河上，运输会举步维艰。于是，他开始对最长的那条河流，以及它那绵长和缓的支流，进行简单的快速雷达测图。地图上会显现出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疑似远距传送门的自然障碍物——瀑布中的嶙峋

怪石、天生桥、激流里的乱石地。但这些凭肉眼就可以在几小时之后观测出答案。

到第五天，传送门的位置得到确认——它们相距甚远，难以置信，但毫无疑问是人工所造。德索亚独自驾驶登陆飞船，纪下士留在“拉斐尔”号上，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他好做后援。

这正是德索亚的设想中最为可怕的一幕——无从得知女孩是否已经踏上这条路，是否已乘船莅临此地。这些已停止运转的远距传输器之间，距离极远——几乎达两百公里。虽然他们乘着飞船在丛林和河流边缘的上方来回盘旋，但还是看不出是否有人曾从这条路经过，没有目击者可供询问，也没有圣神部队能够留在这里戍守。

他们在上游远距传输器附近的一座小岛上登陆，德索亚和格列高利亚斯以及芮提戈讨论起下一步的选择。

“自那艘飞船通过复兴之矢的远距传输器以来，已经过了三个标准星期。”格列高利亚斯说。登陆飞船的内部空间非常狭促，为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他们只能坐在驾驶座中讨论各项事务。格列高利亚斯和芮提戈的战斗装甲挂在舱外壁橱里，就像两具金属肌体。

“如果他们穿过远距传输器来到这样的星球，”芮提戈说，“很可能会直接乘飞船起飞，没理由继续顺河而下。”

“的确如此。”德索亚说道，“但飞船也极有可能已被摧毁。”

“对，”中士说，“但损伤有多严重？还飞得上天吗？一边前进，一边修修补补？也许还能开到驱逐者的修理基地？这里离偏地也不远。”

“或者，那孩子也可能撇下了飞船，自己钻进了下一个远距传输

器。”芮提戈说。

“假使另外的传送门还可以正常运行，”德索亚疲倦地说，“复兴之矢上的那扇并非侥幸的话。”

格列高利亚斯将一双巨大的手掌放上膝盖。“是呀，长官，这真是荒唐。就像俗话说的，大海捞针……和这个比起来，可真是小儿科了。”

德索亚神父舰长透过登陆飞船的舷窗向外望去。此处，高大的蕨类植物正在寂静的风中飘摇。“我有种感觉，她会顺着这条古老的河道下行。我觉得她会使用远距传输器，虽然我不清楚她如何办到，有人曾经把她从光阴冢山谷救出，也许就是用那个人使用的飞行器，也有可能是充气救生筏，或者偷来的船，但我总觉得，她一定会沿特提斯河而下。”

“我们在这里能做什么？”芮提戈问，“如果她已经从中穿过，那我们就已错过。如果她还没来……那么，我们可以永远等下去。要是我们有一百艘大天使级飞船就好了，那就能给这些星球每颗都部署上军队……”

德索亚点点头。在祷告时辰，他总是不由自主地走神。如果大天使级信舰都是操作简单的智能自控飞船，传送入圣神星系，播送教皇触显的权威，下令搜索，然后全速跃迁出星系，那么这项任务将会简单许多。但就他目前所知，圣神没有建造任何智能自控飞船——教会憎恶人工智能，只信赖人类之间的接触，所以几乎将其废禁。并且，据他了解，目前也只存在三艘大天使级的信使舰船——“米凯尔”号、“加布里尔”号（初次为他捎信的那艘飞船）、他的“拉斐尔”号。在复兴星系

时，他就曾想任命另外那艘信舰飞船加入搜寻，但当时“米凯尔”号肩负着梵蒂冈派遣的紧急使命。德索亚头脑也不简单，他明白这项工作为什么单单会交给他，且非他莫属。但目前为止，他们已经耗费了几乎两个星期，才仅仅完成对两颗星球的搜寻。倘若换作智能自控的大天使，在不到十标准天的时间里，就足以跃迁入两百个星系，播送警报……而依照眼下的进度，德索亚乘坐“拉斐尔”号会花费四到五个标准年。精疲力竭的神父舰长突然有一股想笑的冲动。

“但她的飞船还在。”他轻快地说，“如果他们弃船而行，那么有两个选择——要么把飞船送到另外一个地方，要么把它留在特提斯河流域的某一颗星球。”

“你刚才说‘他们’，长官，”格列高利亚斯轻声说，“你确定还有其他人？”

“有人把她从咱们在海伯利安上设的陷阱中救了出去。”德索亚说，“肯定还有其他人。”

“说不定整艘船上的船员都是驱逐者，”芮提戈说，“说不定他们把那姑娘留在其中一颗星球上……现在正在回游群的途中。或者，他们也有可能带着她一起走。”

德索亚举起手，中止了谈话。关于这个话题，他们早已讨论过很多次。“我猜那艘飞船已经被我们击中，并损坏了。”他说，“只要找到它，就能顺藤摸瓜，找到那个孩子。”

格列高利亚斯指指丛林，那里正在下雨：“我们已经飞过了传送门间的整片流域，但找不到飞船的影子。等我们到达下一个圣神星系，可以再派卫戍军队来监视这些传送门。”

“对，”德索亚神父舰长说，“但他们将会有八到九个月的时间债。”他望着雨滴在挡风玻璃和舷门上划下的条条印迹，“我们来搜索这条河。”

“什么？”持枪兵芮提戈问。

“如果你的船损坏了，又不得不丢下它，你难道不会把它藏起来吗？”德索亚问。

两名瑞士卫兵凝望着指挥官。德索亚看见两人的手指在颤抖。重生也在他们身上造成了同样的影响。

“我们将用深层雷达探测河流，并尽可能地探测丛林。”神父舰长说。

“那样至少还得花一整天。”芮提戈开口道。

德索亚点点头。“纪下士留在‘拉斐尔’号上，安排飞船为丛林做深层雷达探测，河流两岸各两百公里的范围。咱们乘登陆飞船去搜索河流……登陆飞船上的系统简陋些，但我们需要搜寻的范围也更小。”

两名精疲力尽的士兵只得点头服从。

在河流的第二道弯，他们发现了点东西。那东西是金属材质的，很大，陷进了一个很深的池子，就在第一个传送门沿河几公里之下。登陆飞船在它上空盘旋，德索亚密光通知了“拉斐尔”号。“下士，我们要开始调查。我希望飞船随时准备好，我一下令，你们得在三秒钟内……但要注意，在我下命令之后，才可以用切枪攻击这东西。”

“明白，长官。”纪下士通过密光回复道。

德索亚控制着登陆飞船持续盘旋，格列高利亚斯和芮提戈带好合适的装备，在敞开的气闸门中站好，整装待发。“出发。”德索亚令箭一挥。

格列高利亚斯中士从气闸门跳下，两个全副武装的人落入水面之前，制服的电磁系统及时打开。中士和持枪兵在水面上方陡然停住，武器全部打开。

“深层雷达已经锁定在战术频段。”格列高利亚斯通过密光确认道。

“你们的视频讯号正常运行中，”德索亚坐在指挥席上说道，“开始下潜。”

两人一齐下落，撞入水面，然后消失不见。德索亚操纵登陆飞船斜转向，以便能望到左舷侧护壳外板外的景象：河流呈现墨绿色，但能看到两盏明亮的头戴式照明灯在水中熠熠闪光。“距表面约八米。”他说道。

“收到。”中士说。

德索亚抬头看着监视器，看见打旋的淤泥，一条多腮的鱼急匆匆游出亮处，然后是一个流线形的金属船壳。

“有样东西开着，可能是舱门，或是气闸门，”格列高利亚斯报告道，“这东西差不多全部都埋在了泥浆里，但就我所看到的船壳部分，估计大小跟那艘飞船差不多。我这就进去，芮提戈在外面守着。”

德索亚有种想说“祝你好运”的冲动，但没有开口。他们已经在一起

很久，知道对谁应该说怎样的话。他操控登陆飞船调整了一下方向，给简陋的等离子枪上膛，那是这艘小船上唯一的军备。

格列高利亚斯一进入打开的舱门，视频数据就陡然停住。一分钟过去。两分钟。又过了两分多钟，德索亚坐在指挥席里，如坐针毡。他有些期待，飞船会从水中一跃而出，拼了老命爬向太空，企图逃跑。

“持枪兵？”他喊道。

“到，长官。”传来芮提戈的声音。

“中士那里，有没有消息，或是视频数据？”

“没有，长官。我想是船壳阻挡了密光传送。再等五分钟，然后……等等，长官。看到东西了。”

德索亚也看到了，来自持枪兵的视频数据流，在深水中看起来黑漆漆的，但清楚地显示出全副武装的格列高利亚斯中士，他的头盔、肩膀和手臂依次从敞开的气闸门开口中浮出。中士的头灯照亮了淤泥和河苔，光芒闪耀，芮提戈的摄像机瞬间一片茫白。

“德索亚神父舰长，”格列高利亚斯低沉的嗓音隆隆响着，微微有些上气不接下气，“不是这艘，长官。我想，这艘船是环网时代有钱人拥有的那种三栖快艇，长官。我猜，就是那种可以下潜——甚至还能飞一阵子的东西。”

德索亚长吁一口气。“它怎么沉的，中士？”

视频上，身着制服的身影向芮提戈翘起拇指，然后两人一起朝水面游去。“我想它是被凿沉的，长官，”格列高利亚斯说，“船上至少有十

具骨架.....也许有十一二具，两个还是孩子。我刚说了，长官，这东西的装配可供它在任何海洋上行驶——还能随时下潜——这些舱门不可能偶然间全打开的，长官。”

德索亚向窗外望去，两个身穿战斗装甲的人影破水而出，在河面五米高处盘旋，水流从装甲上倾泻而下。

“我觉得他们一定是在陨落之后被困在了这儿，长官，”格列高利亚斯说道，“于是就决定干脆在此了结，长官。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神父舰长，可是我有预感.....”

“我预感你说得对，中士，”德索亚说道，“快回来。”他打开登陆飞船的舱门，身着制服的两个人影朝它飞去。

在他们还未到达前，也就是德索亚依旧独自在舱内的时候，他举起手，郑重地向河流、沉没的飞船和埋葬在那里的一切祝福。教会并不认可自杀，但教会也知道，生存还是死亡，无人能知其必然。或者，至少，德索亚知道，就连教会自己也不会明白自身何时兴，几时灭。

他们留下了运动探测器，这些东西会向所有的传送门发射光束——虽然不能抓住女孩和她的同伴，但在这期间，只要有人从那条路过来，情况就可以传达给德索亚即将派至的部队。接着，他们便乘坐登陆飞船从NGCes2629-4BIV起飞，在星云缭绕的星球那光亮的边缘，把这狭小厚重的登陆飞船塞进“拉斐尔”号丑陋的躯体，加速逃逸出星球的引力井，以便传送到下一个目的地：巴纳之域。

此地和德索亚准备去旧地星系的路线极为接近——相隔仅六光

年^[33]。而且，这里是大流亡前最早的星际殖民地之一，神父舰长幻想着自己可以瞥见旧地古时的容貌，心中有些期待。然而，德索亚在距离巴纳之域六天文单位的圣神基地中复活之后，立即注意到了巨变。巴纳之域的太阳成了一颗红矮星，只有旧地那颗G型恒星质量的五分之一，发光度也不到它的两千五百分之一。巴纳之域之所以能高度达到索美尺度的适应性指标，一来是由于距离恒星很近，仅零点一二六天文单位，二来是得益于多个世纪的环境改造。德索亚和手下在圣神护卫队的陪同下到达这颗星球时也发现，环境改造实在是太成功了。

早在陨落之前，巴纳之域就已被驱逐者游群蹂躏得惨不忍睹，而陨落本身，相对来讲倒还好过得多。在环网时代，这颗星球就曾是优势互补的矛盾体：这里有着发达的农业，主要种植来自旧地的进口农产品，诸如玉米、小麦、大豆，但同时，其学术职能也颇为强大——这里聚集着上百所环网最优良的小型学院。闭关自滞的农业星球与学术焦点的结合（巴纳之域上的生活倾向于模拟大约二十世纪初的北美小镇生活），吸引了众多霸主时代才华横溢的学者、作家和思想家来到了此地。

陨落之后，巴纳之域得到的抚慰，更多的是来自农业遗产，而不是知识的生产力。当陨落后五十年，圣神大规模抵达的时候，它那重生基督教的标志和基于佩森政府仍然被抵制了好多年。巴纳之域已经实现了自给自足，并期望永远维持世外桃源的状态。直到公元三〇一六年，陨落后二一二年左右，天主教徒和那些以自由信仰者之名、松散地组织在一起的游击小队经过极其血腥的内战之后，这颗星球才正式由圣神接管。

现在，正如德索亚在陪同大主教赫伯特·斯特恩短暂的旅行期间所得悉的，这些学院早已被废弃，不然就是改头换面，变成神学院，供巴纳之域的年轻男女修习。游击队几乎已经灭绝踪迹，尽管在那条叫

作“火鸡川”^[34]的河流的沿岸，那些覆盖着原野森林的峡谷地带，仍有残余的抵抗势力在活动。

“火鸡川”曾经是特提斯河的一部分，也正是德索亚和手下所要去的地方。在进入星系的第五天，他们就带领由六十名圣神士兵组成的护卫队和大主教的几名精英保镖去了那里。

他们没有遇到半个游击队士兵。特提斯河的这一小段流过开阔的峡谷，在高的页岩悬崖俯瞰下，穿过旧地移植来的落叶林，又重新在长久以来已经被开垦为农田的地方出现——农田中偶尔点缀着几间洁白的农舍和附属外屋。就德索亚看来，这里不像是个发生暴力活动的地方，他也没碰到什么暴力事件。

圣神掠行艇仔细地搜索了森林，想找到女孩所在飞船的蛛丝马迹，但什么都没发现。“火鸡川”很浅，根本不足以藏匿一艘船。安迪·福特少校，也就是负责这次搜索的圣神军官，将它称作“在糖溪^[35]的此方，适合划乘独木舟的最美妙的河流”——特提斯的这一部分也就只有几公里长而已。巴纳之域拥有现代化的空中及轨道交通管制，要逃离这片区域而不被发现踪迹，任何飞船都不可能办到。然而访问了火鸡川流域的农民，却没有人见过陌生人。最后，圣神军队、大主教辖区理事会、非神职地方当局都保证，会长期监视这片区域，不管自由信仰者的骚扰存在多大的威胁。

到第八天，德索亚和手下辞别了这几十个只能称作新朋友的人，升到轨道，转移到一艘圣神火炬舰船，然后被护送回巴纳恒星深层轨道处的卫戍部队驻扎处，回到大天使舰船中。德索亚最后瞥了一眼这颗充满田园风味的星球，但只是望见了首府圣托马斯城（也就是先前叫作巴萨德的城市）中心那座大教堂高耸的双尖塔。

现在，他们偏离了去旧地星系的路线。德索亚和格列高利亚斯、纪下士、芮提戈在拉卡伊9352^[36]星系苏醒，这里和旧地的距离，就跟当年那些早期种舰与鲸逝中心的距离差不多。但这里的时间延误既非官僚所为，也非军事原因，而是环境使然。这里的环网星球，曾经被称作“希毕雅图的苦涩”，如今被生存于此的好几千圣神殖民者更名为“必由恩典”，从前这里的环境就异常艰苦，而现在程度更甚。特提斯河流淌在长达十二公里的有机玻璃隧道中，早些时候隧道里的空气适宜呼吸，气压适中，但这些隧道早在两个多世纪前便已开始衰败腐化，水分在低气压下蒸发殆尽，行星上稀薄的甲烷-氨大气大量涌入，填满那些空荡的河岸和支离破碎的有机玻璃管道。

德索亚想不明白，为什么当初环网会在特提斯河里加入这么一块“大礁石”。这里既没有圣神军队的守卫，也没有庄重的教会存在，只有几个医疗神父与极度虔诚的殖民者一起居住，依靠矾土和硫矿勉强维生。不过德索亚和手下还是说服了一部分殖民者，让他们带路去从前的河流。

“要是她敢来这条路，那早就死了。”格列高利亚斯说，检查着巨大的传送门，它们凌驾在一条废弃的有机玻璃罩和干涸的河床上。甲烷风劲吹，诡异多端的尘土颗粒四散飞舞，使劲往这几个男子的供氧服里钻。

“如果她没下飞船，那还是死不了。”同样身穿供氧服的德索亚说道，沉思着转身，仰头看向橘黄色的天空，“飞船也可能在殖民者没注意到的情况下飞走了……这里离殖民地太远。”

带他们过来的是个头发灰白的男子，身体微驼，戴着护目镜，衣服破旧，历经风沙侵蚀，他咕哝着：“辣似真的，神户。窝们并不经常外粗，太阳太毒了，真的。”

德索亚同手下讨论后认为，要命令圣神军队来这种星球，守候在未来的几个月、甚至几年后才会到来的女孩，实在是徒劳无益。

“这项任务必将惹人腻烦，艰苦而且没有他妈的出头之日，长官。”格列高利亚斯说，“请原谅我用了渎神的语言，神父。”

德索亚心烦意乱地点点头。他们把最后几个运动传感信标留在了那里：两百颗星球，才只勘探了五个，他就已快弹尽粮绝了。要把军队派驻在这里的念头也让他感到浑身不舒服，但也找不到其他的解决办法。重生带来的疼痛与情绪上的混乱在他体内肆意驰骋，现在又加上心里潜滋暗长的郁烦与怀疑。他觉得自己像古老故事里讲的，一只瞎猫被派来抓耗子，既看不见，也没有能力同时提防两百个老鼠洞。他已经不止一次希望自己是偏地同驱逐者战斗。

格列高利亚斯似乎读懂了神父舰长的心思，说道：“长官，您有没有认真看过‘拉斐尔’号为咱们制定的路线？”

“看过，中士。怎么了？”

“我们要去的地方中，有些已经不是我们的辖区，船长。到这趟旅行的后半部分……我们就会到达一些位于偏地的星球……那些星球，在很久以前就被驱逐者占领蹂躏过，长官。”

德索亚疲惫地点点头。“我知道，中士。我在命令飞船电脑计划旅行路线的时候，并没有把战斗区域和长城防御区也列入清单。”

“其中的十八颗星球，要是去拜访，无异于冒险。”格列高利亚斯说着，隐隐有一丝笑意，“瞧现在驱逐者是怎么统治它们的吧。”

德索亚再度点头，可什么都没说。

还是纪下士轻声开口了：“如果您想去那里看看，长官，我们将会很乐意与您同去。”

神父舰长抬头看着三人的面孔。长久以来，他都太过把他们的效忠和随伴视作理所当然。“多谢你们，”他简短地说道，“等我们进行到.....旅途的那一部分时再说吧。”

“以目前状况而言，要去那些地方，恐怕还得等上一百标准年。”芮提戈说。

“极有可能。”德索亚说，“咱们系好安全带，离开这鬼地方。”

他们传送出了星系。

他们跃迁至两颗经过大幅度环境改造的星球，它们在波江五和印地五之间那半光年的空间中，旋转着各自复杂的舞步。事实上，他们依旧在旧时的比邻区域徘徊，此地基本上还属于大流亡前旧地的后院。

“双十五-三五”欧亚人居住环境实验^[37]，是大流亡前一个大胆的乌托邦尝试，目的是在逃离敌对势力的同时，在那些恶劣的星球上不计成败地完成环境改造，并达到政治上的至臻至美——主要是通过新马克思主义主张。但结果一败涂地。霸主接手这些乌托邦，将它们变成军部太空基地和自动燃料补给站，那些驶往偏地的种舰蜂拥而至，加上后来在

大流亡时期，神行舰一艘接一艘地穿过旧地的这个比邻区域，使得在暗淡的波江五和更加暗淡的印地五之间旋转的这两颗星球，成功地完成了环境改造。然后，那场挫败格列依高舰队的著名战役，确立了这个孪生星系的盛名和军事重要性。于是圣神重建了废弃的军部基地，让失效的环境改造体系获得了新生。

德索亚搜索这两段河域的工作枯燥乏味，就像在处理军事公务。特提斯河的这两段都位于军事备用区的深处，情况很快就一目了然，过去的两个月里，那个女孩根本没有机会躲过检测，穿过这里，跑上地面，更不用说飞船了。先前，德索亚根据五号星系的已知信息，已经猜到了这一点——他以前在去长城或更远的地方时，曾多次路过这里——但他决定要亲眼见到传送门。

在旅途的这个时刻到达驻军星系，也是好事一桩，因为纪下士和芮提戈两人都能进医院治疗一下。工程师和教会重生专家在干涸的码头检查了“拉斐尔”号，结论是它的自动重生龕有些微小但致命的故障，花了三个标准天修理。

此次传送出星系后，就将到达旧地比邻区的最后一站，然后他们将进入原环网内大流亡后拓展的疆域，他们衷心希望，如果必须再度经受自动重生，那么健康状况必须先得到改善，沮丧和不稳定情绪也必须缓解。

“你们现在要去哪儿？”重生专家狄米崔斯问，在过去的几天里他可帮了大忙。

德索亚稍作犹豫，然后回答了他。反正即使把事实告诉这位年长的神父，也不会对任务造成妨碍。

“无限极海，”他说，“那是一颗三秒差距外的海洋星球，黄道面上方两光年——”

“啊，对，”年老的神父说，“三十年前我曾去那里传过教，劝说那些土著渔民放弃异端信仰，引领他们进入基督的圣光之下。”白发苍苍的神父举起手做了一个祝祷，“不论你在寻找什么，神父舰长，我真诚地祈祷你能在那里找到。”

就在德索亚快离开无限极海的时候，在极为偶然的情况下，他苦苦寻求的线索就这么来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那是他们搜寻之旅的第六十三天，恰是他们登入环轨圣神航空站，从重生龕中醒来后的第二天，他正开始安排他们在该星球上最后一天的事宜。

一个健谈的年轻人，巴林·阿兰·斯布劳尔上尉，负责德索亚与圣神蛇夫座70A舰队司令部之间的联络。这个年轻人就跟历史上所有导游一样，滔滔不绝地给德索亚和他的士兵讲起无足轻重的背景情况，听得他们耳朵都起了老茧。但他也是个很棒的扑翼飞机驾驶员，在这片海洋星球上，德索亚很高兴不用亲自驾驶这陌生的飞行器，好好做个乘客就行。斯布劳尔驾着他们飞向南部，远离圣特蕾莎广阔的漂浮城市，进入空旷的渔区，远距传输器依然漂浮其上。他慢慢放松下来。

“为什么这里的传送门都相距这么远？”格列高利亚斯问。

“啊，那个啊，”斯布劳尔上尉说，“那可说来话长了。”

德索亚盯着中士的眼睛。格列高利亚斯几乎从来不笑，除非战斗迫

在眉睫，但德索亚已经逐渐习惯这大个男人眼睛里闪现的光芒，那就相当于某种狂笑。

“.....于是，除了已有的环轨网，加上世界各地兴建的小型远距传输器，霸主还想在这个星球上修建特提斯河传送门.....这主意真是蠢到家了，是不是，长官？竟然让一条河流经这里的海洋.....不管怎么样，他们把传送门插在中滨洋流中，那倒还有点意思，因为那里正是利维坦^[38]和一些更有意思的食人鱼出没的地方，要是环网游客想瞧瞧那些大鱼，倒也正好.....但问题在于，唔，显而易见.....”

德索亚望向别处，阳光透过扑翼飞机的玻璃罩洒下，纪下士就在那片温暖中打盹。

“显而易见，没有任何永恒的固定地基，足以安置传送门那么大的东西.....你们很快就能见到它们了，长官，非常非常大。唔，我是说，虽然海下面长着珊瑚环礁——但传送门没有依附在任何东西上，它们漂浮着，这儿还有黄藻岛，但它们不.....我是说，要是你一只脚踏在上面，立马就会陷下去，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长官.....对了，朝右舷看，长官。那就是黄藻，在往南这么远的地方不太多见。不管怎样，从前那些霸主工程师搭建传送门的手法，跟我们在过去五百年里修造平台和城市的办法有点像，长官。也就是说，他们制造了深达两百寻左右的基座——那东西一定得又大又重，长官——然后又把缆绳、把桨片似的巨大海锚拴到基座底下。但这里的海底却有些麻烦的东西.....通常至少有一万寻深.....水面上那些超大食人鱼，比如说灯嘴鱼，它们的爷爷就生活在那海底，长官.....那么深的地方满是怪兽.....长达数公里.....”

“上尉，”德索亚说道，“我问的是传送门为什么间隔这么远，你说的跟那有什么关系？”扑翼飞机那蜻蜓般的翅翼一直发出高频噪音，近

乎超声，催得神父舰长昏昏欲睡。纪下士正在打鼾，而芮提戈也抬起双脚，合上了眼。这段旅途甚是漫长。

斯布劳尔粲然一笑。“就快讲到这点了，长官。您也瞧见了，有了那些龙骨重锤，再用二十公里长的缆绳牵连到岩石上，我们的城市和平台就不至于漂得太远，哪怕在大潮季节，也不会漂走，长官。但这些传送门……唔，在风眼海有剧烈的海底火山运动，长官。那下头的生态完全不同，真的，一些管虫敢和巨型食人鱼来一场大战，我说真的，长官。不管怎样，旧环网时代的工程师建立那些传送门的时候，加入了绝妙的设计，一旦那些龙骨重锤和缆绳感受到下面的火山活动，它们就会……嗯，迁徙，长官，我想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合适的词。”

“这么说，”德索亚说，“特提斯河传送门之间的距离，是因为海底火山运动引起的？”

“是的，长官。”斯布劳尔上尉说着，咧嘴大笑，似乎很开心，也为一个舰队官员竟能理解这等费解之事感到惊奇，“我们到达其中一扇了，长官。”联络员手舞足蹈地说着，操纵扑翼飞机旋转着下降，距离古老的拱门只有几米高的时候，在其上盘旋。二十米之下，紫罗兰色的海洋波涛翻腾，一阵阵浪头扑向传送门锈蚀的金属基座，水花四溅。

德索亚揉揉脸，他们总是感到疲倦乏力。如果在这频繁的重生与死亡之间，间隔再多几天就好了。

“请问，能让我们看看其他传送门吗？”他问。

“是，长官！”扑翼飞机嗡嗡响着，与浪涛保持几米的距离，向两百公里外的下一个拱门飞去。德索亚真的睡着了。当上尉用胳膊肘轻轻碰碰他，把他叫醒的时候，他正好看到漂浮在海上的第二座拱形传送门。

现在已经接近傍晚，低垂的太阳在紫罗兰色的海上投下狭长的倒影。

“很好，”德索亚说，“深层雷达搜索一直都在进行吧？”

“是的，长官，”年轻的飞行员说道，“他们还加大了搜索范围，但迄今为止还是没有发现任何情况，除了找到些大得吓死人的灯嘴鱼。不过，那倒让搞钓鱼运动的家伙们激动不已。”

“那是这里的主要产业，我明白了，长官。”格列高利亚斯低沉着声音，在飞行员背后的跳伞座上说道。

“对，中士，”斯布劳尔一面说，一面弯过他的长脖子来看这个大块头，“藻类农业已经发展不下去了，现在捕鱼才是我们最大的外世界收入来源。”

德索亚指向仅几公里之外的一个平台。“那也是捕鱼兼燃料补给的平台吗？”神父舰长刚和圣神指挥官们共度了一天，这些遍布全球的小型前哨所提交的报告，他都大致浏览过了。所有的报告中，都没谈及与飞船的接触，也没见过孩子的踪影。在这趟开赴南方传送门的漫长飞行旅途中，他们已经路过了十多个类似的平台。

“是，长官，”斯布劳尔说，“要不要我在上面盘旋片刻，或者你已经看够了？”

德索亚看了一眼传送门——扑翼飞机在距海面几米高处盘旋，拱形入口就在他们头顶——随即说道：“可以回去了，上尉。今晚要和米兰德里亚诺主教共进晚餐。”

斯布劳尔扬了扬眉毛，那动作使得他的眉毛几乎没入发际。“是，长官。”话音刚落，他便拉升起扑翼飞机，转了最后一圈，然后掉头往

北飞去。

“这座平台看起来像是最近刚被摧毁。”德索亚说着，向右靠过一些，从玻璃罩的舷窗俯瞰下方的景致。

“是的，长官，”上尉回答道，“我有一个朋友刚刚从这儿轮班回来，他以前就在这个平……三-廿-六中滨站台，那是它的名字，长官……他跟我讲了一些相关的事。就在几个涨潮期前，曾有个偷猎者试图把这地方炸飞。”

“是阴谋破坏？”德索亚问道，望着向后退去的平台。

“游击战。”上尉说，“圣神占领这个地区前，本地有土著生活，这些偷猎者就是他们的后代，长官。所以我们要在每一个站台上派驻部队，在鱼汛高峰期还会增派定期巡逻船。我们得保证渔船聚在一起，长官，以免受到偷猎者的攻击。你看，这里停泊着好些船，长官……嗯，不过快要到打鱼时间了，我们圣神的军舰会护送它们出海。灯嘴鱼，嗯，长官，月亮出来的时候，它们就会浮到水面上来……你看那里，游起来个大家伙。所以那些合法的渔船……会在没有月亮的时候，打开很亮的灯，把那些巨型食人鱼引出来。不过偷猎者也会这一招，长官。”

德索亚向外望去，盯着扑翼飞机与北方地平线之间宽广的海域。“这地方，不像是会有叛乱者的藏身之处嘛。”他说。

“不，长官，”上尉说，“我是说，有，长官。实际上，他们配备的渔船，可以伪装成黄藻岛或者潜水艇，甚至有一个巨大的水下采集机，装配得像条灯嘴鱼，信不信由你，长官。”

“这么说，那座平台是偷猎者破坏的？”德索亚问道，现在只能靠说

话来保持清醒。扑翼飞机振翅的嗡嗡声简直让他困得要死。

“对，长官，”斯布劳尔上尉说，“事情发生在大约八个涨潮期前。一个人单枪匹马……这事听上去有点匪夷所思，因为偷猎者通常都是成群结队来的。他炸掉了几艘掠行艇和扑翼飞机——用的二流战术，不过他们以往通常炸船。”

“打断一下，上尉，”德索亚说，“你说这事发生在八个涨潮期之前，如果按标准时间算，那是多久？”

斯布劳尔紧咬双唇：“啊，好的，长官。对不起，长官。我是在风眼海上长大的，那个……嗯，八个涨潮期大概是两个标准月，长官。”

“抓到偷猎者了吗？”

“抓到了，长官，”斯布劳尔说着，咧着嘴，露出朝气蓬勃的笑容，“嗯，实际上，这事也是说来话长，长官……”上尉瞥了眼神父舰长，看要不要继续讲下去，“那个，简而言之，长官，那个偷猎者先是被我们逮住了，然后他引爆了炸药，企图逃跑，结果被警卫乱枪打死了。”

德索亚点点头，闭上双眼。前一天他已经浏览过一百多份类似的报告，言及过去的两个标准月里广为流传的“偷猎者事件”。无限极海上，除了捕鱼之外，炸毁平台、诛杀偷猎者似乎是第二大流行的运动。

“关于那小子，最有意思的事情，”上尉说着，开始结束他的故事，“莫过于他逃跑的手段。他用的是某种从霸主时代流传下来的古老飞毯。”

德索亚猛然惊醒，他瞥了一眼中士和他的部下。三人都已经挺直而

坐，正眼凝视着他。

“掉头，”德索亚神父舰长厉声说道，“带我们回那个平台。”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这话德索亚已经问过五遍了。他和手下的瑞士卫兵正站在平台主管的办公室里，该地位于平台最高点，刚好在雷达抛物面天线的反射镜下。狭长的窗户外，竟有三颗不可思议的月亮正缓缓升起。

这名主管——隶属海上司令部的一名圣神舰长，名叫希·多布斯·鲍尔——体形肥硕，面色红润，汗如雨下。“后来，事情终于水落石出，我们发现，那人不属于当晚出海的任何一支捕鱼队，于是比留斯上尉带走了他，以便更进一步询问。这是标准程序，神父舰长。”

德索亚瞪着这个男人。“然后呢？”

主管舔舔嘴唇。“一开始，那人成功逃脱了，神父舰长。在上层走道进行了一番搏斗，他把比留斯上尉推进了海里。”

“后来找到上尉了吗？”

“没有，神父舰长，他肯定是淹死了，那晚虹鲨活动相当活跃——”

“说说那个被你们拘留、又让他逃掉的人。”德索亚打断道，着重强调了“逃掉”那个词。

“很年轻，神父舰长，年纪约摸二十五标准岁。很高。是个大块头年轻人。”

“你亲眼见过他？”

“哦，见过，神父舰长，我当时就和比留斯上尉、海上持枪兵阿门特一起在走道上，然后那家伙突然开打，把比留斯推下了栏杆。”

“然后他就从你们和持枪大兵的眼皮底下逃脱了，”德索亚语气平平地说道，“你们都全副武装，而这个人还.....你刚才是不是说他戴着手铐？”

“是的，神父舰长。”鲍尔舰长用一块湿手绢抹了抹前额。

“在这个年轻人身上，有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有没有其他细节，你没有写入.....啊.....递交司令部的特简行动报告里面？”

主管收起手绢，复又掏出来抹抹脖子。“没了，神父舰长.....我是说，啊，对，在整个打斗的过程中，他的毛衣前襟被撕坏了一点。那足以让我注意到，他和我都不一样，神父舰长.....”

德索亚扬起眉毛。

“我是说，他不是十字架的人，”鲍尔匆忙说道，“他没有十字形。当然，那一刻我也没多想。大部分土著偷猎者，从来都没有受过洗礼。话说回来，要是他们受过洗，就不会是偷猎者了，对吧？”

德索亚没有理会这个问题。他走到满头大汗的舰长身旁，问道：“那么，那人就突然转到了主通道下，从下面逃掉了？”

“他没有逃掉，长官，”鲍尔回答，“只是找到了那张会飞的玩意儿，一定是他藏在那里的。我拉响了警报，当然。护卫部队全体出动，训练有素。”

“但是那人坐上那.....玩意儿.....飞走了？飞离了平台？”

“对。”平台主管说着，再次抹着额头，显然在思虑.....忧虑自己的未来，“不过就一会儿。我们在雷达显示屏上找到了他，然后又用夜视镜确认过了。那张.....毯子.....会飞，不错，但是我们朝它开火的时候，它正掉头飞回平台——”

“它当时飞行高度是多少，鲍尔舰长？”

“高度？”主管深深地皱起额头，上面挂满了汗珠，“我估计，离水面二十五到三十米的样子，大约和我们的主甲板平行。他笔直朝我们冲来，神父舰长，好像是要从飞毯上投弹炸毁平台。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成功了.....我是说，他埋在甲板上的炸药当时正好爆炸了。吓得我屁滚尿流.....原谅我的言辞，神父。”

“继续。”德索亚说道。他看着格列高利亚斯，那个大个子正以稍息待阅的姿势，站在主管身后。从中士脸上的表情来看，他似乎很乐于在一秒钟内把满头大汗的舰长绞死。

“唔，那爆炸真是惊人，长官。救火队马上朝爆炸地点跑去，但是我和海上持枪兵阿门特、其他一些哨兵都留在了北部通道，坚守岗位.....”

“非常值得称赞。”德索亚低声说着，语调中的讽刺显而易见，“继续。”

“唔，神父舰长，我所知道的也就这么些了。”满头大汗的人说道，但底气有些不足。

“是你下令朝飞行的人开火？”

“是.....是，长官。”

“在你的命令之下，所有哨兵都.....同时开火了？”

“对，”主管说道，双眼圆瞪，努力绞磨着脑汁，“我想大家都开火了。阿门特和我，加上另外六个人。”

“你也开枪了？”德索亚咄咄逼人地问道。

“唔，是的.....当时整个站台都受到了攻击。空用甲板火光冲天，已经乱成了一锅粥。而那个恐怖分子还在朝我们飞来，载着鬼知道是什么的玩意儿。”

德索亚点点头，但似乎疑虑重重。“那么，除了那人以外，飞毯上还有没有别人，或者别的什么东西？”

“嗯，没有，”鲍尔说，“但当时天很黑。”

德索亚望向窗外升起的群月，明亮的橘黄色光芒潮水般涌入窗格。“那天晚上有月亮吗，舰长？”

鲍尔再次舔舔嘴唇，似乎想要撒谎。他知道，德索亚和手下已经询问过海上持枪兵阿门特一众，而德索亚也知道，鲍尔明白这一点。“有，但刚刚升起。”他咕哝道。

“那么当时的光线就和现在差不多？”德索亚问。

“对。”

“那么，舰长，在那个飞行装置上，你有没有看到别的什么人或是

什么东西，比如包裹、背包什么的？有没有什么东西，看起来像炸弹？”

“没有。”鲍尔说着，现在，他恐惧的外表下，愤怒正在悄然潜行，“但要炸掉我们的两艘巡逻掠行艇和三架扑翼飞机，神父舰长，只需要几颗塑料炸弹就够了。”

“你说得对。”德索亚说。他踱到光辉明亮的窗户边，又开口道，“你的七名哨兵，包括海上持枪兵阿门特，当时是不是都带着钢矛枪，舰长？”

“是。”

“而你也携带着钢矛手枪。对吧？”

“对。”

“所有的钢矛弹都击中了嫌疑犯？”

鲍尔犹豫了一下，然后耸耸肩。“我想大部分都击中了。”

“你亲眼见到了结果？”德索亚轻声问。

“那杂种被击成了碎片……长官，”鲍尔说着，愤怒逐渐战胜了恐惧，“我看见他被炸得稀巴烂，四散纷飞，活像一砣撞上螺旋桨的海鸥粪……长官。然后他掉了下去……不，他仰面朝天从那张傻不啦唧的毯子上飞了下去，就像是有人用绳把他拽了下去一样，然后掉进L-3柱台边上的大海中。虹鲨一拥而上，不到十秒，它们就开始大吃特吃。”

“这么说，你们没有找回尸体？”德索亚问。

鲍尔挑衅似的抬起眼。“哦，不.....找回来了，神父舰长。等到扑灭火，确认平台上没有什么危险之后，我让阿门特和凯尔默用船钩、手钩和手编网搜了一阵，找到了残尸。”鲍尔船长的声音慢慢变得自信十足了。

德索亚点点头。“那么，尸体现在在哪儿，舰长？”

主管竖起粗短的手指，它们正微微颤抖。“我们把它埋了。当然.....是海葬。第二天清晨从南码头扔下去的，引来了一大群虹鲨，我们还捕杀了几条当午饭。”

“但是，你确信这具尸体正是你们先前逮捕的嫌疑犯吗？”

鲍尔眯起小眼睛看着德索亚，他的眼睛也因此显得更小了。“对.....是他的残尸。他不过是个偷猎者。大紫罗兰海上向来不乏这种烂事，神父舰长。”

“大紫罗兰海上的偷猎者，从来都是驾驶古老的电磁飞行毯来的吗，鲍尔舰长？”

主管的面部表情冻结了。“你是说那玩意儿？”

“你的报告中没有提到飞毯，舰长。”

鲍尔耸耸肩：“那似乎并不重要。”

德索亚点点头：“刚才你说那张.....那玩意儿.....一直前行？飞过了甲板和通道，在海洋尽头消失了？上面没有任何东西吗？”

“对。”鲍尔船长说着，在椅子上坐直，整了整皱巴巴的制服。

德索亚迅速转过身：“但是，海上持枪兵阿门特说得可不一样，船长。持枪兵阿门特说飞毯找了回来，电源被关闭，他还说，最后一次看到它，是在你这儿。可有此事？”

“不。”主管说着，眼光依次扫过德索亚、格列高利亚斯、斯布劳尔、纪下士、芮提戈，最后又回到德索亚身上，“不，它从我们身边飞过之后，我再也没见到过它。他妈的阿门特在撒谎。”

德索亚向格列高利亚斯中士点点头，然后对鲍尔说道：“这样一件古老的人工制品，尚能正常运转，哪怕在无限极海上，也会值不少子儿，对吧，船长？”

“我不知道。”鲍尔挤出了这几个字，他正望着格列高利亚斯。中士刚刚走到主管的私人保险柜边，那东西由重金属制成，锁得严严实实。“我甚至都不知道那该死的东西是什么。”鲍尔又补上一句。

德索亚站在窗边。最大的那颗月亮占据了整片东部天空，远距传输拱门的轮廓，在月色中清晰地呈现出来。“那东西叫作霍鹰飞毯。”他轻声说着，几乎是在喃喃自语，“在一个叫作光阴冢山谷的地方，我们的雷达探测到了它的信号，却没能抓住它。”他又朝格列高利亚斯中士点点头。

瑞士警卫中士戴着铁手套的手掌一挥，就击碎了铁橱。他伸手进去，把盒子、文件、一堆堆钞票拨到一边，然后拿出一块叠得整整齐齐的毯子，把它带到主管的办公桌前。

“逮捕此人，让他在我眼前消失。”德索亚神父舰长轻声命令道，斯布劳尔上尉和纪下士随即把抗议连连的主管带出了办公室。

德索亚和格列高利亚斯把霍鹰飞毯在长长的桌面上铺展开来。飞毯古老的飞控线在月光下依然金光闪闪。德索亚摸摸这件人工制品的前缘，抚摸着钢矛洞穿这张纺织品时留下的撕裂痕迹。斑斑血迹，模糊了华丽的装置，曾经亮泽的超导单纤维线也变得暗淡无光。一些碎片沾在飞毯后部的短穗上，也许是人的血肉。

德索亚抬头看着格列高利亚斯：“你有没有读过一部叫作《诗篇》的长诗，中士？”

“《诗篇》，长官？没有……我并不太喜欢读书。而且，那好像是本禁书吧，长官？”

“我想是的，中士。”德索亚神父舰长说。他离开血迹斑斑的霍鹰飞毯，望向升起的月亮和清辉下的拱门。这是谜题的一部分，他思忖着。等到谜题被解开，我就会找到你了，孩子。

“我想那的确是本禁书，中士。”他又重复道，随即快速转身，朝门口走去，同时示意芮提戈将霍鹰飞毯卷起来，一并带走。“快来，”他说，声音带着几周以来前所未有的轻快，“咱们要开工喽！”

我在一间宽敞明亮的膳房里度过了大约二十分钟，那段记忆就像是我们经常会做的那种噩梦：你知道我指的是哪种，在那些梦里，我们发现自己身处从前到过的某个地方，但又记不起为什么会在那儿，也不知道周围都是些什么人。那名上尉和两名士兵把我押到膳房时，屋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带着如噩梦般的置换感，原先熟悉的东西都变得陌生了。我说熟悉，是因为在我二十七年的人生里，有相当一部分时光都是在猎营地、军用膳房、娱乐场、古老驳船的厨房里度过的。我很熟悉周围的人：太熟悉了，当时我便是这样的感觉，因为在这间屋里所感受到的环境——吼声如雷、吹牛夸口，那些患城市紧张症的男子身上沁出的汗味，这群人因冒险旅途而团结一心，历经艰难困苦，产生的无上的男子情谊——我对于这些早已滚瓜烂熟。但现在，那熟悉感又渐渐转为陌生——他们乡音浓重的话语，我几乎无法听懂，他们在服饰上与我有着微妙的不同，四周的香烟味令人窒息。而且我知道，如果事情牵涉到他们的货币、文化，或是过往交际，那我肯定会立即露出马脚。

远处那张桌子上，摆着一个高高的咖啡壶（我所见过的膳房里，都必备这种东西），我缓缓走到那儿，尽量做出漫不经心的样子，找了个相对干净的杯子，倒了些咖啡。整个过程中，我始终注视着上尉，而他的两个手下则注视着我。看到我是这里的人，他们似乎安了心，终于转

身走了出去。我啜着那味道糟透了的咖啡，不经意间发现，尽管我心里的恐惧感正像飓风一般波澜壮阔地席卷而起，但我端着杯子的手却没有丝毫颤抖，我开始盘算下一步该怎么走。

真是令人吃惊，我竟然还有武器——鞘刀和手枪——还有无线引信仪。有了引信仪，我就可以随时引爆塑料炸弹，趁乱跑向霍鹰飞毯。我已经见到了圣神哨兵，所以心里知道，要想让筏子神不知鬼不觉地经过这座平台，就得想办法转移他们的注意力。我走向窗边，窗户的朝向正是我们先前以为的北方，但那实际上是“东方”，月亮从天空中升起，正闪耀着光芒，仅凭肉眼就能看见远距传输器的拱门。我推了推窗户，推不动，不知是被锁上了，还是被钉死了。窗台下一米左右的地方，有一块钢筋盖子，通向另一间舱室，但我似乎没办法从此处到达那里。

“你和谁一起来的，小子？”

我迅速转身。最近的那群人中，有五个走了过来，其中最矮最肥的那个正在对我说话。那人一身户外装束：法兰绒格子衬衫、帆布裤、帆布马甲——和我身上的差不了多少——腰带上挂有一把刮鳞刀。我立即意识到，那些圣神士兵一定看到了我马甲底下顶出的一小截手枪皮套，以为那也是这种刀的刀鞘。

这人说的也是方言，但和外头那些圣神卫兵完全不同。我想起来了，这个渔民，可能也是外世界的人，那么我奇怪的口音应当不会招致太大的嫌疑。

“克林曼。”我说着，又啜了一口咖啡，那味道简直跟淤泥差不多。刚才，这个词就让圣神士兵信以为真了。

但对这些人似乎没什么作用。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那个

肥佬又开口说话：“我们也是跟着克林曼一伙来的，小子。从圣特蕾莎起，一路没分开过。可你没在水翼艇上。你在玩什么把戏？”

我咧嘴笑笑。“没什么把戏，”我说，“我本来也是和大家伙儿一起的——但在圣特蕾莎走丢了——于是就跟着奇塔人上路了。”

我还是没能骗过他们。这五个人互相嘀咕了一阵，好几次听到他们提到了“偷猎者”这个词，然后其中两人离开，出了门。肥佬伸出一支肥手指指着我：“我之前一直在那边，和奇塔人的向导在一起。他也没见过你。待着别动，小子。”

我才不会乖乖照办呢。我把杯子放在桌上，说道：“不，你在这儿待着别动。我去找上尉，澄清事实。不许动。”

这句话像是把那个肥佬给震住了，他愣在原地，我趁机走过突然安静下来的膳房，打开门，走进外面的甬道。

无路可逃。右边，有两个手持钢矛枪的圣神士兵守在栏杆处。左边，两个渔民领着早先被我撞到的瘦上尉疾步向这边走来，身后还跟着一个看上去像是圣神舰长的矮胖家伙。

“该死，”我大声说道，然后压低嗓门，“孩子，我这儿有麻烦了。他们可能会抓住我。我会把外麦一直开着，这样你就听得见声音。快笔直行到传送门。别回话！”这次交谈中，我需要确认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从耳塞里传出的嗷嗷的人声信号。

“嘿！”我一面说着，一面朝舰长跨出一步，举起双手，像是要和他握手，“我正找你呢。”

“就是他！”其中一个渔民大叫，“这人既没跟我们一起，也不是奇

塔人他们一伙的。他肯定是你经常和我们说的那种浑蛋偷猎者！”

“铐了他！”舰长对上尉说，我还没来得及动动机灵，便有几名士兵从身后冒出来，抓紧了我，瘦军官一把将手铐扣在我手上。那是一副老式的金属手铐，但效果还是一样不错——我的双腕被死死锁在身前，连血液循环都差点阻断。

我当即意识到，我再也无法像个间谍一样行事了。有关我到平台袭击的一切都是一场灾难。虽然圣神军队无组织无纪律——他们本来应该保持距离，举枪对准我，同时搜我的身，卸除我的武装，之后再铐我，可他们现在还聚在我旁边不动——但我想，几秒钟之后他们就该搜我的身了。

我决定不给他们这几秒时间，于是飞快举起铐在一起的双手，抓住矮胖舰长的前襟，将他扔回两个小兵身上。一阵叫嚣推搡之后，我趁乱飞快转身，尽力向第一个持枪士兵的卵蛋踢去，然后伸手抓住第二个士兵扛在肩上的枪。那士兵大叫一声，双手把枪握住，我夺过悬带，用尽全身力气把他们向右边的地上摔去。士兵随枪倒下，没有保护的脑袋撞在墙上，马上瘫倒在地。第一个士兵，就是我踢过的那个，现在依然跪着，一只手捧着胯下，另一只手朝我抓来，把我的毛衣从正面一路撕裂，同时还把我的夜视镜从脖子上扯了下来。我朝他的喉咙踢了一脚，他随即扑倒在地。

此时，上尉已拔出钢矛手枪，但他意识到，想打中我的话，我身后的两名士兵也必定会遭殃，于是他只能用枪托猛击我的脑袋。

钢矛手枪一般不重，也不结实，但这东西却着实打破了我的头皮，还让我两眼冒起了金星。我不由得火冒三丈。

我转过身，一拳打中上尉的脸。他被我打得扭过了身子，从齐腰高的栏杆上掉了下去，双臂胡乱扑腾，还在继续下落。这人一路尖叫着，掉进二十五米之下的水里，大伙儿都呆立了一秒。

我应该说，除了我以外，大伙儿都惊呆了，因为在上尉的靴底还没完全越过栏杆时，我已经转过身，跃过倒在地上的士兵，一把拉开纱门，跑进膳房。很多人在里面乱转，其中大部分在朝这边的门口和窗户挤来，想看看这阵子嘈杂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我正好混迹其中，在他们中间闪躲，像是四十三人组成的斯阔米队中的一个深孵人，把球向着球门驱赶^[39]。

我听见身后的门又“砰”的一声开了，不知道是舰长，还是一个士兵在大叫：“趴下！闪开！当心！”

一想到会有上千支钢矛针朝我的方向飞来，我不由得再度芒刺在背，但并没放慢脚步，我跳上一张桌子，用依然铐在一起的手腕护住脸，纵身飞向窗子，以右肩承受猛烈的撞击。

在我腾空而起的时候，我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如果那窗户是有机玻璃或智能玻璃，我的厄运将会以十足的闹剧收场——弹回膳房，被乱枪活活射死，或是被士兵从容捉住。对于建在此地的平台而言，窗户不用玻璃，而用牢不可破的材料，也完全说得通。但几分钟前，我用手指摸它的时候，感觉就像是玻璃。

的确是玻璃。

我掉落在屋顶的钢筋上，继续朝下坡滚去，一块块玻璃碎片在我身边飞舞，被我的身子碾得吱嘎作响。我拿上窗户的一块木条——破碎的木头和玻璃渣扎满了我的马甲和破毛衣——但我并没有放慢速度把这些

东西清理掉。滚到屋顶末端的时候，我面临着几个选择：直觉告诉我，应该在身后的枪手开始行动之前，滚下边缘，从视野中消失，希望下面还有一条甬道；理智却让我停下来，在滚下去之前先把周围的情况搞清楚；而记忆又认为，平台的北部边缘根本没有任何甬道。

我综合了这几种想法，从房顶边缘滚下去，中途抓住悬梁，手指有些打滑，从晃荡的靴子中间向下望去。下边既没有甲板，也没有平台，二十米的空气之下，只有紫罗兰色的波浪。月亮才刚升起，大海在光亮下充满了生机。

我把身体往上抬，直到回头能看见被我撞坏的窗户，一群枪手在里面没头苍蝇般乱转，其中一个开了一枪，我匆忙把头垂下，躲开他们的视线。钢矛云略略高了些，但差点就打中了我紧绷的手指，误差不过两三厘米，耳畔传来上千钢针飞过的声音，犹如愤怒的蜜蜂在嗡嗡鸣叫，让我不由得瑟缩起身子。身下没有甲板，但我能看到一根管子，沿着舱室外侧水平向外延伸，直径六到八厘米。管子内侧和舱壁之间，有一道非常狭窄的隙缝，也许能方便我的手指抓住管子——要是它不会被我的重量压断，要是那冲击不会让我的肩膀脱臼，要是我铐着的双手不会发不出力，要是……我不再去想，跳了下去。前臂和钢铁手铐“啪”的一声撞上管子，几乎把我弹了个后空翻，但我的手指做好了抓握的架势，成功地抓住了，然后滑到管道内侧，紧紧抓着，稳住自己的重量。

头上又开始第二次钢矛射击，猛烈而密集，屋顶的悬梁给轰成了碎片，外墙上也被凿得千疮百孔。碎片和钢针在月光下翻滚而过，那群人朝我先前待的地方呼喊咒骂。我听到房顶上传来脚步声。

我摇晃着，尽快向左边移去。在小舱那边的角落下方，有一块甲板凌空伸出，就在四五米外的东面，离我所在的水平面的垂直距离至少三

米远。进程慢得令人发狂。双肩很不自在，咔咔响着，手指因为血液循环不畅而变得麻木。我能感觉到玻璃碎片扎在头发和头皮上，鲜血流进双眼。很有可能在我到达平台之上的那点之前，头顶上的那些人就已抵达房顶边缘。

突然传来一阵咒骂呼喊，我之前抓住的那一部分房顶断裂了。显然他们的钢矛破坏了那一部分房顶，而现在他们的体重压垮了它。我听见人们仓皇回退，一路咒骂，寻找通向边缘的另外一条路线。

他们的这次耽搁只给我赢得了八到十秒，但已足够让我把双手移到管子末端，摇晃身体，一次、两次，第三次我放手飞了出去，重重摔在下头的平台上，我顺势朝东面一滚，重重地砸在栏杆上，这一击几乎把我撞得断气。

我知道，我不能躺在那儿等自己接上气来，于是飞快翻过身，朝小舱下面甲板更暗的区域滚去。至少有两支钢矛枪开火了——一发没有打中，激得十五米下的水面水花四溅，另外一发在甲板尽头撞得叮当直响，就像一百支钉枪突然同时开火。我翻身站起开跑，猫着腰躲过低矮的横杆，努力看清底下阴影的迷宫。头顶的脚步声咚咚作响。他们占有优势，知道甲板和楼梯的布局，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自己是在往哪里跑。

我正朝着最东面那块最低的甲板跑，也就是放着飞毯的地方，但连接这块维护平台的狭长甬道，却是南北走向。当我抄近路走到足够远的距离，到达主平台下时，我猜测自己应该到了东面甲板的位置，翻身跃上承重梁——它大约有六厘米宽。同时，铐着的双臂左右摇晃着保持平衡，走过一片开阔的区域，到达下一个垂直的支柱。我一直这么前进，时而朝南，时而朝北，但每条南北走向的横梁到达尽头时，总能找到一

条朝东的横梁。

活板门猛地打开，脚步声在主甲板下的甬道上砸响，但我率先到达东面甲板。我朝它跳过去，找到绑在柱子上的飞毯，铺开，轻敲飞控线，毯子飞了起来。栏杆外，在通往甲板的一段狭长楼梯之上，又一扇活板门打开了。我爬上飞毯，俯卧其上，努力不让月光和波涛闪耀的光芒映照出我的身影，一边用戴着手铐的双手笨拙地敲打飞控线。

直觉告诉我该朝正北方飞去，但我立即意识到这可能是个错误。钢矛枪的射程只有六七十米，超出这个范围就不精准了，但那些人或许会有等离子步枪之类的东西。现在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平台的东面，所以最好的选择应该是朝西或者朝南走。

转弯向左，我飞速降到支承柱下方，急急跳过波涛，在平台边缘的掩护下朝西飞去。只有一块甲板伸到这么远的地方——也就是我跳向的那一块——我看见它的北端一个人都没有。不过我随即意识到，那里不是没有人，而是已经被钢矛枪打了个稀巴烂，太危险，没人敢站到上面去。我飞到它下方，一路向西。上层的甬道里靴声咔嚓作响，要是有人瞥见我的影子，那他定得花上一段时间来准备开火，因为有十多个塔门和横梁聚集在这儿，他肯定会瞄上半天，让他急得牙痒痒。

我从平台下方急速飞出，藏身于它的影子下——现在月亮升得高一些了——停留在距离浪尖几毫米的地方，保持低飞，努力跟随着平台西端那绵长波涛的脚步前进。我已经飞出了五六十米，正准备松口气的时候，忽然听到右边几米外传来打水和咳嗽的声音，就在下一列波涛之外。

我立马知道了那是什么，那是谁——被我用力揍得从栏杆之上平飞

出去的上尉。我的第一反应是接着飞，身后的平台此刻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很多人在大声叫喊，有人朝北方射击，更多的人在东面，在我离开的地点大呼小叫，但似乎没有人注意到我就在外头。这人曾用他的钢矛手枪打过我的头，要不是他的伙伴离我太近，说不定已经满心欢喜地杀死了我。洋流将他朝背离平台的方向冲到了这里，实在是他活该倒霉，我也爱莫能助。

我可以把他接到平台底部——也许能把他送到一根支承柱上。我已经从这条路逃脱过一次，我也能再做一遍。这家伙不过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不值得为此殉职。

要说我讨厌自己在那种情形下涌出的良知，这无可厚非——倒不是说我经常会产生这种情绪。

我驾着霍鹰飞毯在波涛正上方停下，趴在上面，伏下脑袋和肩膀，以免被那些在平台上大喊大叫的人发现。然后我把身子朝右边探出，想看看能不能找到咳嗽声与打水声的源头。

我首先看到的是那群鱼。它们身上的背鳍，活像以前从全息影像里看到过的旧地鲨鱼，也像海伯利安南海里的食人剑背鱼，但上面说到的这两种鱼都是单鳍，它们却是双鳍。在月光下，我能清楚地看到它们：从背上的双鳍到修长的腹部，似乎闪耀着十多种鲜艳的光彩，体长约三米，尾鳍强劲有力，上下拍打，牙齿雪白，一副食肉动物的凶残模样。

我在浪尖上，顺着其中一条杀手鱼的方向，朝咳嗽声的源头看去，终于看见了上尉。他正拼命打水，挣扎着让头部露出水面，同时一直转动身体，尽量不让那些五彩的杀手鱼接近。那些双鳍的家伙在紫罗兰色的海水中游弋，不时向他冲去，当鱼接近，上尉就会用脚踢一下，尽量

用靴子踢中它们的头或鳍，那鱼就会猛地闭口，转身游开。同时，其他的依旧在边上转悠，越游越近。圣神军官显然已经精疲力竭。

“该死。”我低声嘀咕。我决不能把他一个人丢在这儿。

我先是键入代码，撤销了偏转力场——这种低级密蔽场本是为高速飞行而设计的，这样，乘坐其上就不会被大风吹倒，同时，所有的乘客，特别是孩子，在任何速度下都不会从毯子上滚落。现在，要把这个落汤鸡拉上来，我可不希望电磁场碍手碍脚。接着，我驾着飞毯，沿绵长的波浪向他滑行，到他先前所在之处停了下来。

可他不在那里，他已经被海水淹没。我正考虑要不要潜下去找他，然后隐约看见他苍白的双臂在波涛中挣扎。那些鲨鱼般的东西正兜着圈儿靠近，但都停止了攻击，也许是霍鹰飞毯的影子让它们有点慌乱。

我把铐在一起的双手向下伸去，抓到他的右手腕，把他拉了上来。他的体重差点让我从飞毯上坠下去，但我向后靠去，保持住平衡，使劲把他拉到足够高的地方，方便我抓住他背后的裤带，把他拖上霍鹰飞毯，而他身上还在淌水，嘴里也在咳水。

上尉面色惨白，浑身冰冷，从头到脚都在发抖，但呕出一部分海水后，他似乎开始正常呼吸了。我很高兴：我的慷慨也就点到为止而已，万一他的情况太差，我可不会给他做口对口人工呼吸。确定他好好地趴在飞毯上，处于安全范围，没有一条路过的背鳍能跳起来咬断他的腿后，我把注意力转回到控制台，设定路线转回平台，一路上略微爬升，从马甲里摸索出通信装置，键入代码，打算引爆先前安置在掠行艇和扑翼机上的塑料炸弹。我们可以从南面到达平台，那样的话，我必须确定那边的甲板上没人：然后，我只需要简单地一按按钮，发出引爆代码，

在紧接而至的混乱之中，飞转回来，从西面登陆，把上尉扔到下头能找到的第一块干地方。

我转身想看看这人是否还在呼吸，刹那间瞥见这个圣神军官单膝跪地，手里拿着什么闪闪发光的东西……

……刺向我的心脏。

他本来是要直接刺进我的心脏，但幸好我在那一刹那间扭开了身子，于是刀刃划过我的马甲、毛衣、皮肉。事实上，那截短短的利刃刺入了我的肋侧，擦过一条肋骨。那一刻我感觉到的不是疼痛，而是电击——确然是电击。我大吸一口凉气，伸手去抓他的手腕。刀刃又刺过来，这次更快更高，于是我的双手——因为沾了海水和自己的鲜血而滑溜溜的，顺着他的手腕往回滑。他再次动手，这次是往下刺，而我所能做的，充其量不过是向下拽，用手腕上手铐中间的金属链把他的手臂往下压，要不是我施加在他手臂上的力量减缓了动作，同时背心口袋里的通信装置弹开了刀刃，这一击很可能会划过同一条肋骨，甚至刺穿我的心脏。即便如此，我依旧感觉到刀刃撕裂了肋侧的皮肉，我摇摇晃晃地后退，努力在不断爬升的霍鹰飞毯上稳住脚步。

我隐隐约约意识到背后突然发生的爆炸：一定是刀刃碰到了发送按钮。我并没有转身去看，只是叉开双腿，保持平衡。飞毯继续爬升——我们现在已经距海面八到十米，而且还在上升。

上尉也迅速站起，以极自然的姿势降低重心，摆出剑术起手式。我历来讨厌锋利的武器。我给动物剥过皮，给无数的鱼掏过内脏。但哪怕是在地方军的时候，我也搞不明白，为什么人能够在近距离内对同类做出这样的事。我腰带上别有一把刀，但我知道自己不是这人的对手，唯

一的希望就是把自动手枪从皮套中拔出，但那动作难度太大——手枪别在我腰间左侧，被马甲遮着，只要右手朝左下一伸就能拔出，但我现在两手只能一起动，沿着马甲的里侧摸过去，翻起套盖，拔出枪，瞄准.....

他的刀从左至右划过我的身体。我向后跳到霍鹰飞毯的前部边缘，但已来不及——在我伸过手去摸枪的时候，尖锐的小刀切开了我右臂内侧的皮肉，划出一道口子。这一刀真是让我痛不欲生，我不禁大叫出来。上尉笑了，牙齿淌着海水，光洁闪亮。他依然半蹲着，知道我无路可逃，于是向前踏出半步，尖刀向上挥舞，看那轨迹，定是想刺进我的腹部，剜出内脏。

在他向我砍来时，我已开始向右转，现在我继续向右，干净利落地一跳，跳出还在爬升的霍鹰飞毯，铐着的双手直直护住脑袋，破入十米之下的海水。海洋又咸又黑。入水前我没有吸入足够的空气，而在那可怕的一瞬间，我完全不知道哪一边才是海面。然后我看见三个月亮的光芒，于是踢着水，奋力朝那个方向游去。我的头浮出水面时，正好看见上尉还站在爬升的飞毯上，现在距平台又飞近了三十米，大约二十五米高，并且还在上升。他蹲在那儿，朝我的方向看来，似乎在等我回去，好结束这场战斗。

我可回不去了，但我很想结束战斗，所以我在水下摸索着自动手枪，解开皮套扣，拔出沉重的武器，努力保持仰泳姿势，这样就可以举着那该死的东西瞄准。我的目标继续往高处攀升，快要消失，但当我用拇指拉下回击锤^[40]，稳住双臂的时候，他的身影依旧凸现在那不可思议的月亮下。

上尉不再管我，转头朝平台上的嘈杂声看去，就在此时，那里的人

们齐齐开火，比我还要快了半步。我不确定在那么远的距离外，自己究竟能否射中他，但他们却不可能有任何闪失。

至少有三发钢矛簇同时击中目标，他仰面掉下霍鹰飞毯，活像是有人朝空中扔下了一堆送洗衣服。他的身体被射成筛子，翻滚着掉入浪尖，我真切地看见月光从那些窟窿眼里穿过。一秒之后，一条五虹鲨鱼从我身边猛冲而过，急切地想得到那块圣神上尉做成的血淋淋的肉饵，居然撞得我倒向了一边。

我开始随波逐流，望着霍鹰飞毯，直到平台上有人抓住了它。我曾幼稚地希望它可以在附近盘旋，然后回到我身边，救我出海，载我回到北面距这里一两公里外的筏子上。我对霍鹰飞毯的喜爱与日俱增——我感觉自己也成了它所代表的神秘传说的一部分，我喜欢这感觉。但我就这么望着它飞远，永远离我而去，肠子都悔青了。

我确实肠子都青了。遍体鳞伤，吞了许多咸水——更不用说咸水浸入伤口的效果——搞得我连呕带吐。我继续在海上漂流，踩着水，保证头和肩膀浮在水面上，双手紧握沉重的自动手枪。

如果要游泳，我得首先打断手铐。但怎么才能办到呢？连接手铐的铁链只有手腕的一半粗细；不管怎么扭，我也无法把枪口对准适当的地方，一枪击断铁链。

与此同时，那些背上长鳍的家伙刚饱餐完上尉，正绕着圈儿离开。我知道自己正血流如注，都能感觉到身侧和手臂内侧咸咸的鲜血正洒向咸咸的大海，湿黏的东西越积越厚。如果那些家伙跟剑背鱼或者鲨鱼一样敏锐，那么它们在几公里之外就可以闻到血腥味。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踩着水向平台游去，随时准备朝第一条靠近我的背鳍开枪，最好是能够

到达一个塔门，爬上岸，或者大声呼救。那是我唯一的希望。

我倒向水中，奋力踩水，翻身朝下，然后往北面开阔的海洋游去。这漫长的一天里，我已经来过一次平台，那就足够了。

我这辈子从没有试过游泳的时候把双手绑在身前，也真心希望从今往后再不用遇到这种事情。幸好，这颗星球的海洋盐度颇高，我才得以浮在水面上，仅仅依靠双脚蹬水、身体摇摆、双手打水，一路向北行进。但我并没抱多大的希望能回到木筏；因为到了离平台北部至少一公里外的地方，水流开始变得湍急，况且，我们的计划是在不跟丢海上河道的前提下，尽量让木筏远离平台。

才过几分钟，那些五颜六色的鲨鱼又开始转圈。闪闪发亮的色彩在波涛之下清晰可见，让人惴惴不安。只要有一条游近意欲攻击，我就停止游水，浮在那儿，朝它的脑袋踢去。我见过已故的上尉如何把这些食肉动物驱离身前，现在我模仿得惟妙惟肖。看样子挺管用。毫无疑问，这些鱼极其凶残，但也很笨——每次只有一条展开攻击，似乎遵循着某种无形的啄序^[41]——所以我每次只需要踢中一条食人鱼的长吻。虽然如此，整个过程还是让人精疲力竭。在第一条虹鲨攻击之前，我正打算脱掉靴子，因为皮革很重，直把我往下拽，但一想到要光脚踢那些长着长牙的弹头脑袋，我就打消了念头，还是尽量穿着。很快我也判定，只要手里握着枪，就没法游泳。那些长着剑背的东西，在朝我冲来时，总会先下潜一段距离，它们似乎很喜欢这种远距离突击的攻击模式，我很怀疑从古老手枪里射出的一颗子弹，在穿过一两米深的水之后，到底还

能起多大作用。最终我把手枪插回皮套，但很快又觉得真该把它俩一同扔掉。我浮在海上，转动身体，以保证不被任何一条双鳍鱼钻空子。最后，我还是脱下靴子，任它们沉向海底。下一条鲨鱼开始攻击的时候，我踢得更用力，感觉着它那小脑瓜上如砂纸般粗糙的皮肤。在我的攻击下，它们老老实实在地闭上嘴，接着游走，继续转圈。

我就这样向北游去，顿一下，漂一漂，踢一脚，骂一句，游几米，再次停下来转转身子，等待下一次攻击。要不是三轮月亮的月光交织，明亮有加，剑背鱼的皮肤又光滑闪亮，肯定早有一条把我拖下去了。但现在，我很快到达了崩溃边缘，疲困交加，再也游不动了，唯一能做的就是躺在海面上，大口喘气，每次看到五颜六色地闪着光朝我的方向扑来的虹鲨，就赶紧伸腿朝它们的大白牙踢去。

刀伤疼得我龇牙咧嘴，我能感知到沿肋骨延伸的深度划伤，整个肋侧火烧火燎，还混着黏答答的感觉。我敢肯定，自己的血正涌入水中，有一次，趁那群背鳍绕着圈游远，让我得以暂且喘口气的时候，我把两手移到身侧，然后伸出水面一瞧，满手血红。紫罗兰色的海洋漫盖了整个视野，在巨月下闪着光芒，但和我的双手比起来，竟也显得逊色。我感觉到自己越来越虚弱，意识到自己快因失血过多而死了。海水变得越来越温暖，似乎我的血液让它上升到了舒适的温度，引诱着我闭上双眼，向温暖的更深处游去，每过一分钟，诱惑就变得更加强烈一分。

我承认，每次海浪把我托起，我都会朝后望一眼，希望能看到木筏，希望在北方能出现奇迹。但什么也看不到。为此我竟感到有些高兴，也许木筏没有遭到截击，已经通过了远距传送门。空中没有一艘掠行艇或是扑翼飞机，而南面的平台也只能看到渐趋微弱的火焰。我意识到，既然木筏已经安全离开，那么我最大的希望就是马上被一架执行搜索任务的扑翼飞机带走。但是这个可能获救的想法并没有让我高兴起

来。我今天已经去过一次平台，不想再去了。

我仰面躺在海面上，扭过脑袋和脖子，以看清周遭那些五颜六色的背鳍，然后继续蹬水朝北方前进。我随着紫罗兰海的巨幅波涛一起上升，又落入宽阔的波谷，似乎快被大海吸进去了。我翻转过身，用力地蹬水，戴着手铐的拳头直直伸在脑袋前面，但我太疲倦了，以这种姿势没办法一直把头昂在水面上。情况越来越糟，右臂血流如注，感觉上似乎比左臂重了三倍，不知道上尉的刀是不是切断了那里的肌腱。

最终，我不得不放弃游泳的企图，集中精力漂在水上，双脚不停蹬水，以浮在水面上，让头和肩膀都露出来，双拳在面前紧握。那些长着剑背的东西，似乎发现我越来越体力不支，开始轮流朝我游来，巨口大张，迎接猎物。于是我一次次收回双腿，伸直踢出，试图用脚后跟砸中它们的长吻或者脑壳，同时尽量不让脚被咬掉。它们粗糙的外皮磨破了我的脚后跟和脚掌，让我身边的血泊越来越红，也让那些长背鳍的家伙更加狂野。它们的攻击愈发密集，而此时，我已经累得没法次次都及时收腿。一条长鱼撕裂了我的右裤腿，从膝盖到脚踝，得意地一甩尾巴，游开了，嘴里拖着一层皮。

整个过程中，我那疲倦脑瓜的一部分一直在沉思神学——不是祈祷，而是在思考，一个统管宇宙的神明，怎么会容许祂的造物这般互相践踏。有多少原始人类、哺乳动物、上万亿的其他生物，跟我一样在极度的恐惧中走过最后几分钟，心脏狂跳，肾上腺素在体内奔涌，越发快地耗尽他们的体力，小小的头脑高速运转，无助地寻求解脱？上帝怎么可能一面往宇宙中填满这样的利牙怪兽，一面又将他——或者她自己刻画成大慈大悲之神？我回忆起，外婆曾经给我讲过一个旧地科学家的故事，一个叫查尔斯·达尔文的人，他曾经提出进化论（或是叫趋势论之类的玩意）的早期理论，这个人是怎么——他自小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

徒，虽然在那时还没有十字形的报答——变成了无神论者^[42]，当时他正在研究一种陆生黄蜂，他发现这种黄蜂能使某种大蜘蛛麻痹，在其体内产下卵，蜘蛛苏醒后继续正常生活，直到黄蜂幼虫孵出，从活着的蜘蛛腹部挖个洞，钻出来。

我晃晃头，甩掉眼中的海水，伸腿踢向朝我冲来的双鳍，没中脑袋，但击中了它敏感的鳍。我赶紧收回腿，蜷成球形，才勉强躲开那猛然关上的血盆大口。下一波海浪来袭，浮力陡降，我沉下一米，吞了口咸水，然后大喘着气浮上来，眼前一片黑。更多的背鳍绕着圈游近了。接着我又沉了下去，吞了几口水，麻木的手指一番摸索，最后终于拔出了手枪，把它顶在下巴上，浮上水面，在此过程中我差点把枪丢掉。我意识到，比起用它来射杀这些海中的杀手，还不如直接把枪口对着下巴扣动扳机来得痛快。唔，这东西里头还有不少子弹——刚刚过去的惊险刺激的两个小时里，我还没用过它——我还有选择。

我转动身体，望着最近的那张背鳍游得越来越近，记起小时候外婆曾让我读过的一个故事。那也是一篇古典名著——斯蒂芬·克莱恩著的《海上扁舟》——讲述了沉船后逃生的几个人，乘着扁舟，在海上没有淡水的情况下，熬过了几日几夜，幸存下来，却被困在离大陆只有几百米的地方，因为那里的海浪冲得太高，过去的话扁舟肯定会翻掉。舟上的一个人——我不记得具体是哪个——经历了神学推想的所有阶段：先是祈祷，相信上帝是一个仁慈的神灵，会为了他而担心得晚上睡不着觉；继而认为上帝是一个没有良心的杂种；最后终于认定没有神会倾听他的祈祷。虽然我意识到，尽管外婆以苏格拉底式的提问和细致的引导来教育我，但我其实没有理解那个故事。我记了起来，在那人意识到他们必须游出一条生路，而且并非所有人都能活下来的时候，那降临到他身上的顿悟有多大的份量。他曾希望，造物主——这就是他现在对宇宙

的看法——是一栋巨大的玻璃建筑，这样他就可以朝它扔石头。但他也意识到，即便如此，依然无济于事。

宇宙对我们的命运漠不关心。那个角色在艰难地乘风破浪，朝着生或死挣扎前进的时候，肩上背负着如此的千钧重担。可宇宙连屁也不放一个。

我意识到自己正连哭带笑，对着那些两三米外的剑背鱼又是咒骂又是挑衅。接着我拿着手枪，朝最近的背鳍瞄准，令人惊奇的是，湿透的手枪竟然发出了子弹，在木筏上听起来那么震耳欲聋的枪声，现在似乎被波浪和浩瀚的海洋吞没，变得细不可闻。那条鱼潜入水中，没了踪影。另外两条朝我发起冲锋。我朝一条开了一枪，向另一条踢了一脚。正当这时，有东西重重地打在我的脖子后面。

在这一刻，我并没有深陷于神学与哲学思考中，以至于临死不惧。我飞快旋过身，尽管并不知道被咬得多严重，但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甚至是开枪直接射向那该死东西的喉咙。手指扣上沉重手枪的扳机，瞄准，然后，我看见女孩的脸就在半米外。她的头发湿漉漉地紧贴在头皮上，深色的双眼在月光中闪闪发亮。

“劳尔！”她先前一定一直在叫我的名字，可是枪声和耳边的急流声把她的声音淹没了。

我眨了眨眼，挤出眼里的盐水。这不可能是真的。哦，上帝，她怎么会离开木筏，自己游到这里来了？

“劳尔！”伊妮娅再次喊道，“快朝天躺着。用手枪把它们打退。我拉你回去。”

我摇摇头，没弄明白。为什么她要把强壮的机器人留在木筏上，自己一人来追我？她怎么……

下一波海浪上，贝提克蓝色的头皮蓦然出现。他正大展双臂，用力划着水，嘴里还横叼着一把长长的弯刀，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我流着泪大笑起来，他看起来就像个三流全息电影中的海盗。

“快朝天躺下！”女孩又喊道。

我翻身躺下，一条鲨鱼样的东西朝我双腿冲来，但我太累了，根本无力踢它，于是只得把两手摆在胯间，朝它射了一枪，结果正好命中它那黑乎乎、毫无生气的两眼的中部。双鳍消失在波涛之下。

伊妮娅一只胳膊绕住我的脖子，左手托着我的右臂，以免把我闷死，然后开始奋力朝下一波巨浪游去。贝提克也游在一旁，现在只用一只手臂划水，另一只挥舞着锋利的弯刀。我看见刀锋在水中划过，然后就望见两张背鳍颤抖着向右边游开了。

“你们……”我刚开口，马上便呛得一阵乱咳。

“省点力气。”女孩气喘吁吁道，拉着我向下一个浪谷游去，继而攀上前方紫罗兰色的波墙，“还有很长一段路呢。”

“枪。”我说着，试图把枪递给她。但我感觉到黑暗犹如一条越来越窄的隧道，逐渐包围住我的视野，虽然我不想失去武器，但太迟了——我感觉到它掉入了深海。“对不起。”隧道完全闭合前，我勉强说了出来。

我脑中最后的一些思考内容，是这第一次单独行动中丢了的那些东西：宝贵的霍鹰飞毯、夜视镜、古老的自动手枪、靴子，也许还有通信

装置，甚至还差点搭上自己的小命，以及朋友们的命。然后，完全的黑暗切断了我那自嘲思虑的末端。

我隐约感觉到他们把我抬上木筏，切断手铐，把它取下。女孩正给我做口对口人工呼吸，实施胸外按压，把肺里的水压出来。贝提克跪在我们旁边，使劲拉着一条沉重的绳索。

吐了几分钟水之后，我张口问：“木筏……为什么……它应该到传送门了……我不……”

我脑袋下枕着一个背包，伊妮娅把我重新推回去，用一把短刀割掉我破烂的衬衫和右裤腿。“贝提克用微薄帐篷和登山绳组装了一个海锚，”她说，“就拖在后面，让我们减慢速度，同时又不致偏离航向，这样我们就有时间来找你了。”

“干吗……”我开口道，但马上又咳出海水来了。

“别说话，”女孩说着，撕掉我身上最后的破布，“我得看看你伤得有多重。”

她有力的双手碰到我身侧又长又深的伤口，我不由得哆嗦了一下。她的手指摸到前臂上深深的口子，从肋侧一路往下，抚到腿上，那里从大腿到小腿，被鱼活脱脱撕掉一块皮。“啊，劳尔，”她难过地说道，“只不过一两个小时没有照看你而已，瞧瞧你把自己搞成什么样了。”

虚弱再度排山倒海地涌向我，黑暗杀了个回马枪。我知道自己失血过多，全身发冷。“对不起。”我低声说。

“嘘，”刺啦一声，她撕开了那个大一点的医疗包，“别说话。”

“不，”我依旧不依不饶，“是我搞砸了。本来我应该是你的保护者……守护你。对不起……”她把磺胺杀菌溶液直接倒在我身侧的伤口上，疼得我大声叫唤起来。我曾见过战场上的人们因此而流泪，现在我也成了其中之一。

我敢保证，如果女孩打开的是我那个现代医疗包，那我肯定撑不了多久时间，少则几秒，多则几分钟，我就会翘辫子。幸好她拿的是大个的那个——古老的军部专用医疗包，是从飞船上拿的。一开始我想，过了这么久的时间，不知道这些药品和仪器到底还顶不顶用，但很快，就看见她放在我胸膛上的医疗包表面上的指示灯开始闪烁，有些是绿的，很多是黄的，几个是红的，我知道情形不妙。

“躺回去。”伊妮娅低声说着，撕开了消毒缝线包。她把清洗包贴在我的身侧，里面那些百足虫缝线苏醒过来，爬向我的伤口。整个感觉丝毫不舒坦，那些经过基因剪裁的生命体爬进伤口那参差不齐的缘面，分泌出抗生素和清洗液，然后收拢尖锐的百足，将伤口紧紧缝合。我再次放声大叫……过了一阵子，她给我的手臂也贴上了百足缝线，我又痛快地号叫了一番。

“我们还需要几筒血浆。”她一面把两小筒液体注入医疗包注射系统，一面对贝提克说。血浆流入身体，我感觉大腿上火辣辣的。

“我们只有这四筒了。”机器人说，他正为我忙上忙下。一面喘息面具罩在我脸上，纯氧流进我的肺部。

“该死，”女孩说着注射完最后一筒血浆，“失血太多，怕是会深度

休克。”

我想和他们理论，解释说浑身发抖只是由于空气太冷的缘故，现在感觉好多了，但滤息面具完全遮住了我的脸，包括嘴、双眼、鼻子，根本没办法说话。有一阵，我心生幻觉，以为我们又回到了飞船，再度被安全场保护得动弹不得。我想脸上咸咸的东西应该不只是海水。

然后，我看见女孩手里拿着超级吗啡注射器，于是拼命反抗。我不想昏迷：如果我命不久矣，我希望能够睁大眼睛亲眼见证。

伊妮娅把我推回原位，让我脑袋枕着背包。她明白我想说什么。“我一定得让你昏迷一会，劳尔，”她柔声说，“你现在濒临休克，我们得让你的生命迹象稳定下来……如果你昏迷的话，会好办一点。”她手中的注射器发出嘶嘶的声音。

我又挥舞手臂挣扎了几秒钟，沮丧地流下泪水。奋斗了这么久，却要在昏迷状态下辞别人世。见鬼，这不公平……不能这么做……

醒来时，头顶是刺眼的阳光，周遭是可怕的热浪。好一阵子，我以为这还是无限极海的汪洋大海，但等我积聚起了足够的精力，抬起头，发现太阳已然不同——更大、更炽烈。天空是更为黯淡的蓝影。木筏似乎正在某种混凝土筑成的运河中前行，离两边只有一两米宽。触目所及，全是混凝土、太阳、蓝天，别的什么都没有。

“躺回去。”伊妮娅说着，把我的脑袋和肩膀按回背包，整了整微薄帐篷的布料，好让我的脸再度回到阴凉底下。显然，他们已经取下了自制“海锚”。

我想说话，但张不开口，于是舔了舔那像是缝合到了一起的双唇，最后终于发出了声。“我昏迷了多久？”

伊妮娅没有立即回答，而是拿过我的水壶，喂了我一小口水。“大概三十个小时。”

“三十小时！”我想要大喊出来，但发出的只是又尖又细的声音。

贝提克绕到帐篷这边，同我们一起蹲在阴影下。“欢迎回来，安迪密恩先生。”

“我们在哪儿？”

伊妮娅回答了我。“从沙漠、太阳和昨晚的星光来看，我几乎确定是在希伯伦，这条河兴许是某种输水管道。现在.....嗯，你该看看这个。”她扶起我的肩膀，让我看了看运河混凝土边缘之外的地方。但除了遥远的山丘，四处一片空旷。“这段水道深约五十米，”她说，又放下我的头，靠上背包，“过去的五六公里路一直就是这番景象。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到头.....”她沮丧地笑笑，“还没遇到任何东西、任何人.....哪怕连秃鹰也没有。只能干坐着，看什么时候能到达城市。”

我皱皱眉，变了变姿势，即便动作非常轻微，也依旧感觉到身侧和手臂俱已僵硬。“希伯伦？我还以为它.....”

“被驱逐者占领了，”贝提克替我说完余下的话，“对，我们得到的信息也是如此，但没关系，先生。从驱逐者那里寻求医疗护理.....总比从圣神那里要好得多.....”

我低头看着躺在我身边的医疗包。纤维丝爬上了我的胸膛、手臂、双腿，包上的大部分指示灯都闪着琥珀色的光。情形还是不容乐观。

“你的伤口已得到缝合并清洗。”伊妮娅说，“旧医疗包里所有的血浆都输给你了，但还是不够.....而且，你似乎受到了某种感染，连多谱抗生素都没法对付。”

那就解释了为什么我觉得皮肤下像热病一样火烧火燎的。

“也许是在无限极海时，被什么海洋微生物感染了。”贝提克说，“医疗包没法确诊。等我们到了医院，就能得知原因了。据我们的猜测，特提斯河的这一段通向希伯伦的一座大城市.....”

“新耶路撒冷。”我低声说。

“对，”机器人说，“即使在陨落之后，它的西奈医疗中心依然宇宙闻名。”

我本想摇摇头，但一晃脑袋，就马上感到痛苦和眩晕。“可驱逐者.....”

伊妮娅用块湿布抹了抹我的额头。“我们去那里是要为你求助，”她说，“不管对方是不是驱逐者。”

一个想法挣扎着要从我迷迷糊糊的脑袋瓜冒出来，我一直酝酿，直到它真的清晰地浮现在脑海。“希伯伦.....没有.....我觉得它没有.....”

“你说得对，先生。”贝提克说着，轻叩手里的小册子，“据指南上说，希伯伦不属于特提斯河流域，哪怕在环网如日中天的时期，他们也只在新耶路撒冷建立过一座远距传输终端。外世界参观者只能在首都活动，不能去其他地方。他们十分珍惜这里的隐私与独立。”

我朝窗外望去，水渠的崖壁缓缓掠过。突然间，我们出了高架渠，两侧变成了高高的沙丘和晒裂的岩石。热浪袭人。

“但肯定是这本书写错了，”伊妮娅说着，又抹了抹我的额头，“远距传送门在那儿……可我们却在这儿。”

“你确定……这里是……希伯伦？”我低声问道。

伊妮娅点点头，贝提克举起通信志手环，我差点都忘了还有这东西。“咱们的机械朋友拥有可靠的星空观测能力。”他说，“我们肯定在希伯伦，并且……我估计……离新耶路撒冷只剩几小时路程。”

霎时，疼痛将我生生撕裂，不管怎样试图掩饰，我还是禁不住挣扎扭动。伊妮娅拿出了超级吗啡注射器。

“别。”从干裂的唇间蹦出这个字。

“暂时就只有这最后一支了。”她低声说道。我听到嘶嘶声，而后就感到一阵愉悦的麻木蔓延开来。如果上帝果真存在，我想着，那它应是镇痛剂。

当我再次醒来，影子拉得狭长，我们停泊在一座低矮建筑的背阴面。贝提克正背我从木筏上下来。每走一步，疼痛都绞遍全身，但我没吭一声。

伊妮娅走在前头。街道相当宽阔，尘土飞扬，建筑物都很低矮——没有一座超过三层楼——是用一种像土砖一样的材料造成的，四下里望不见一个人。

“喂！”孩子把双手笼在嘴边，大声呼喊。这个字在空旷的街道上回荡。

被人像个孩子一样背着，我感觉蠢极了，但贝提克好像毫不在意，我知道，如果我的生命完全仰仗他的背负，那我可受不了。

伊妮娅回到我们身边，见我睁开了眼睛，便道：“毫无疑问，这儿就是新耶路撒冷。旅行指南上说，在环网时期，这里曾住有三百万人，贝提克也说，他上次听说这里至少还有一百万人。”

“驱逐者……”我费力地说了出口。

伊妮娅利落地点点头。“运河附近有商店有建筑，但都找不到一个人。不过，看起来感觉好像几个月，甚至几周前尚还有人居住。”

贝提克说：“根据我们在海伯利安上监控到的信号，这颗星球应该在大约三标准年前就已落入驱逐者之手。但这里有住人的迹象，时间明显要近得多。”

“电网还正常运行，”伊妮娅说，“他们丢下的食物变质了，但冰箱的冷藏室还是冷的。有的人家里，桌子摆得整整齐齐，全息显像并发着嗡嗡的静电噪声，和无线电的嘶嘶声混成一片。就是不见一个人影。”

“但也没有战斗的痕迹。”机器人说着，小心地将我放在一辆地行车后部，这辆车的驾驶室后面是块金属平板，伊妮娅替我在上面铺了条毯子，免得我的皮肤直接接触灼热的金属。我的身子两侧痛得厉害，双眼金星乱舞。

伊妮娅揉揉双臂。傍晚热得起火，可她手臂上竟起了鸡皮疙瘩。“这儿肯定发生过什么非常可怕的事，”她说，“我感觉得到。”

我承认自己唯一能感觉到的，只有疼痛和高热，思维如同水银一般——在我抓住它们，或是将其凝聚出形状之前，它们就已经统统溜走。

伊妮娅跳上地行车的平板，蹲在我身边，贝提克打开驾驶室的门，钻了进去。神奇的是，这车子竟然还能打着火。“我会开这种车。”机器人说着，挂上挡。

我也会，我面对他们，心里想到。我在大熊大陆上开过这种车，这是全宇宙中我知道如何操作的极少几样东西之一，或许是我能正确操作的少数几种东西之一。

车子跌跌撞撞地沿着主街前行。尽管我努力不出声，但好几次还是疼得忍不住大呼小叫。我用力咬紧牙关。

伊妮娅握着我的手。她的手指摸上去是那么冰凉，几乎快让我浑身打颤，同时，我意识到是自己的皮肤火烧火燎的。

“.....是因为那该死的感染，”她正对我说，“要不然，你现在应该开始恢复了。是海里的什么鬼东西。”

“或者是那家伙刀上的东西，”我低声说道。一闭上眼睛，就看见钢矛云疯狂地轰向上尉，把他打得稀烂，于是我又睁开双眼，逃离这片景象。这边的建筑物要高些，至少有十层，它们投下纵深的阴影，但热浪依然逼人。

“.....我母亲在最后一次海伯利安朝圣的途中，结交过一位朋友，那人曾在这儿住过一段时间。”她正说着，声音在听力范围内游移，像是调谐不佳的电台。

“索尔·温特伯。”我嘶哑地说道，“诗人老头《诗篇》里的学者。”

伊妮娅拍拍我的手。“我差点忘了，妈妈经历过的每一件事，都被马丁叔叔的传奇磨坊磨成了谷粉。”

车子撞上地面的凸起，震得腾起来。我的后槽牙咬得咯咯响，差点没叫出声来。

伊妮娅把我的手握得更紧了。“对啊，”她说，“真希望能见见老学者和他女儿。”

“他们毫不犹豫地……进入了……狮身人面像，”我费力地说道，“就跟……你……一样。”

伊妮娅凑近了些，从水壶里倒了点水润润我的双唇，然后点了点头。“对。但我也记得，妈妈给我讲过希伯伦的故事，还有这儿的集体农场。”

“犹太人。”我低声说着，然后停止了说话。这耗费了我太大的体力，我需要保存体力反抗痛楚。

“他们逃离了第二次大屠杀，”她说道，地行转过一个转角，她往前方看去，“他们把大流亡称为大离散。”

我闭上双眼。上尉四分五裂，衣服和血肉撕裂成一条条狭长的带子，缓慢地旋转着落入紫罗兰色的大海……

突然，贝提克抱起了我。我们正走进一栋更为庞大、更为蜿蜒曲折的建筑物——全是直指云天的塑钢与钢化玻璃。“这是医疗中心。”机器人说道。自动门在我们面前打开，发出轻轻的吱嘎声。“还没断电……

但愿医疗器械都还完好无损。”

我一定睡着了一小会儿，因为当我被一条游得越来越近的双鳍鲨吓得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轮床上，被推进一个狭长的圆柱体，大概是某种自动诊疗室。

“待会儿见，”伊妮娅说着，放开我的手，“另一边见。”

我们已经在希伯伦待了十三天（当地时间）——每一天大约二十九标准小时。头三天，自动诊疗室把我从头到脚打理了一遭：据最后的数字资料显示，总共进行了不少于八次的创口手术和十多次特别治疗。

的确，给我致命威胁的，是生活在无限极海那糟糕的汪洋大海里的某种微生物，看到磁性共振与深层生物雷达扫描图像的时候，我才意识到那生物完全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微小。不知道那是什么——连自动诊疗装备都搞不清楚——它已经占领了我那条被匕首划过的肋骨，沿着内部一线，像沼泽地的真菌一样疯狂生长，甚至险些扩及内脏。后来自动诊疗室报告说，如果再晚来一天做手术，那么，以后再想往我身上划一刀的话，看见的就只有地衣和脓液了。

之后，只要海洋微生物稍有再度拓殖的迹象，我就被划开，来个里外大清洗，如此程序重复两次之后，自动诊疗室终于宣布菌类被彻底铲除，继而开始对付那些没有直接威胁到生命的伤口。胁侧的刀伤本已切得够深，又加上海里那些长背鳍的朋友引得我用力踢腿、脉搏升高，我当时都差点因失血过多而死。显然，我能活下来，全得归功于老医疗包里的几筒血浆，以及伊妮娅慷慨施与的大剂量超级吗啡。就是我昏迷的那几天，才让我能一直熬到诊疗室再补充八筒血浆。

手臂上纵深的伤口并没有切断肌腱——我之前一直怕这件事，但切断了许多重要的肌肉和神经，自动诊疗室给我做的第二、第三次手术都是针对这条手臂的。我们到达的时候，医院还没停电，诊疗室的硅脑当即决定，让地下室里的器官库马上开始培育我需要的移植神经。到第八天，伊妮娅坐在我的床前，告诉我，自动诊疗室是如何向它的人类监督员反复征求意见和认可的，她说起“贝提克医生”怎样批准每个关键的手术、移植和治疗时，我都已能够笑出声来。

我那条差点被虹鲨咬断的腿，俨然成了整趟折磨中最痛苦的部分。被鲨鱼撕掉皮的那里，也长满了无限极海的真菌，清理掉它们之后，一层层新的肌肉组织与皮肤被移植了上去。很疼。疼痛止住之后，又开始发痒。关在那家医院的第二个星期，我开始经受停用超级吗啡的戒毒治疗，要是我真的相信吗啡可以让我从戒断症状和炼狱般的瘙痒中解脱，我肯定会考虑用手枪指着女孩或者机器人，向他们索要一点。但是手枪已经丢了——沉入了无底的紫罗兰色海洋。

大概是在第八天的时候，当时我已经能坐在床上，开口吃东西——虽然都是些无味的、大桶里复制出来的医用食物——我向伊妮娅讲述了接受此次任务的那短暂的几天。“在海伯利安的最后一晚，我和老诗人都喝醉了，我答应他踏上这趟旅程，完成他交付的一切。”我说道。

“完成什么？”女孩问道，勺子伸进盘子里的绿色胶冻。

“也没什么，”我说，“保护你，带你回家，找到旧地，带它回来，让他在临死前得以一见……”

伊妮娅手停下喂食的手。她那深色的眉毛在前额高高扬起。“他叫你带旧地回来？真有意思。”

“还不止呢，”我说，“他还要求我一路上和驱逐者会谈，摧毁圣神，推翻教会，还有——原话引用——‘搞清楚该死的技术内核到底在搞什么鬼，阻止它。’”

伊妮娅放下勺子，拿过我的餐巾擦嘴。“就这些吗？”

“还有，”我说着，往后靠在枕头上，“他还希望我保证伯劳不伤害你，也不摧毁人类。”

她点点头。“就这些？”

我用完好的左手揉揉满是汗水的额头。“我想是的，至少我能记起来的就这些。我说过，当时我喝醉了。”我望着孩子，“你觉得我完成得怎么样？”

伊妮娅摆了摆手，那手指极其修长。“不赖。你知道，我们在一起才不过几个标准月……事实上，还不到三个月呢。”

“对。”我说着，望向窗外，医院房顶上低低地射过一束束阳光，洒向对面高耸的土坯建筑。城市之外，我能看见那怪石嶙峋的山峦，在傍晚的霞光中放射着绯红的炫彩。“对。”我又说了一遍，声音无精打采，没有任何开玩笑的意思，“我干得不赖。”我叹了口气，把餐盘推开，“有一件事我不明白——当然，我不明白的事多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当初木筏离得那么近，竟没被他们的雷达跟踪。”

“贝提克把它解决了。”女孩说着，又开始吃绿色胶冻。

“你说什么？”

“贝提克把它轰掉了。雷达反射镜。用你的等离子步枪。”她吃完了

黏糊糊的绿东西，把勺子放好。上个星期里，她一个人包揽了护士、医生、厨师、杂役的所有工作。

“我怎么觉着，他说过不能杀人。”我说。

“他是不能，”伊妮娅说着，收走盘子，把它放在附近的碗柜上，“我问过他，但他说没规定禁止朝雷达反射镜射击。他就那么干了。然后我们确定了你的位置，跳海救你。”

“那可有三四公里的射程，”我说，“还是从颠簸摇晃的木筏上射击。他用了多少发脉冲弹？”

“一发。”伊妮娅说。她正看着我头顶上的监控器数据。

我轻轻吹了声口哨：“但愿他没有生我的气，尽管他当时离我十万八千里。”

“担心那么多做什么，你又不是雷达反射镜。”她说着，掖好干净的床单。

“他现在人呢？”

伊妮娅走到窗边，向东指去。“他找到一辆电磁车，电量满满的，正在查看从集体农场通向大咸海的路。”

“其他房屋一个人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哪怕连一条狗、一只猫、一匹马、一只宠物花栗鼠都没留下。”

我知道她不是在开玩笑。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件事——如果公社是在

仓促间疏散，或者突遭天灾，人们通常都会丢弃宠物。天鹰大陆南爪的起义中，大群大群的野狗成了很棘手的事，尽管以前都是宠物，但地方自卫队还是不得不把它们活活打死。

“那就意味着，他们还有时间把宠物一同带走。”我说。

伊妮娅转过来看着我，抱起细瘦的双臂。“却留下衣物？还有电脑、通信志、私人日记、家庭全息影像……所有的私人旧物？”

“这些东西，难道不能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吗？日记上没有最后时刻的记载？没有监视录像？通信志上也没有最后一分钟的疯狂记录吗？”

“没。”女孩说，“一开始，要贸然偷看别人的私人通信志之类的东西，我还不太愿意，但现在我已经浏览了几十个。上一周里，有附近在打仗的普通消息。长城离这儿不到一光年远，圣神舰船正在进入这个星系。他们很少降落到这颗行星上，不过显而易见，战争结束之后，希伯伦将不得不加入圣神保护体。然后，最后的新闻广播中，有一些报道说，驱逐者突破了防线……然后就什么都没了。我猜圣神疏散了所有民众，而驱逐者继续前进，但全息新闻里却没有任何疏散通告，计算机记录里也没有，哪儿都没有。就好像人们忽然从人间蒸发了。”她揉揉手臂，“我带了一些全息广播磁盘，你想看的话可以看看。”

“等会儿再说吧。”我说。我太累了。

“贝提克明早回来。”她说，把薄薄的被单拉到我的下巴。窗外，落日已经西沉，但山峦依旧闪耀着白日里储藏的光芒。这种薄暮反应是这颗星球上的岩石所特有的，我觉得永远也看不厌。可现在，我的眼皮已经睁不开了。

“你有没有霰弹枪？”我喃喃道，“或是等离子步枪？贝提克不在……就你一个人……”

“那些东西都在木筏上。”伊妮娅说，“现在，快给我睡觉。”

在完全清醒后的第一天，我想要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但他俩都谢绝了。

“你们怎么找到我的？”我问。

“并不难，”女孩说，“你的麦克一直开着，虽然最后被圣神军官给戳烂了。发生的一切，我们都听得清清楚楚，而且还可以用望远镜看到你。”

“你们该留一个人在木筏上。”我说，“不然太危险了。”

“没那么严重，安迪密恩先生，”贝提克说，“你瞧，我们配置了海锚，极大地减慢了木筏的前进速度。另外，伊妮娅女士还想了个点子，我们在一根小圆木上拴了一条登山绳，让它浮在海面上，拖在木筏后面，大约一百米长。假使赶不上木筏，我们心里也有数，能够在拖绳漂得太远之前，带你游到拖绳边。事实证明，我们成功了。”

我摇摇头。“我还是觉得你们干了件蠢事。”

“别客气。”女孩说。

到第十天，我试着站立，只成功了一小会儿，但好歹是场胜利。第

十二天，我走过整条走廊，到达尽头的厕所，这可是场大胜仗。到第十三天，全城停电了。

医院地下室的应急发电机及时启动，但我们知道，此地不能久留。

“真希望可以把自动诊疗室带走。”我说。这是最后一天的傍晚，我们坐在九楼的露台上，俯瞰覆满阴影的大街。

“我们倒是能把它装上木筏，”贝提克说，“但怎么接电源却是个问题。”

“说正经的，”我说着，努力表现得不要像先前那样，像个患有妄想症、深受打击和挫败的病人，“我们得去药房看看有没有什么用得着的东西。”

“已经拿好了，”伊妮娅说，“三个全新的改良医疗包，一整袋血浆筒，一个便携式诊断器，超级吗啡……别问，今天不会给你超级吗啡的。”

我伸出左手。“瞧见了吗？今天下午手已经不抖了。我很快就不会再向你耍了。”

伊妮娅点点头。头顶上，羽毛般的云朵在薄暮的微光中闪耀。

“你觉得这些发电机还能维持多久？”我问机器人。城市里只有少数几栋建筑依然亮着，医院是其中之一。

“也许几周吧，”贝提克说，“几个月以来，电网都是在自行维修、

自行运转，但这颗星球的环境太严酷——你已经注意到了，每天早晨，沙漠上都会刮沙尘暴，横扫而来——虽然这个非圣神星球拥有极为先进的技术，但也还需要人类来维持。”

“熵真是个贱货。”我说。

“唉呀，唉呀，”伊妮娅靠在露台墙上，声音远远传来，“熵可以成为咱们的朋友。”

“什么时候？”我问。

她转过身，两肘背在后面靠着，身后是黑暗的矩形房屋，恰恰凸显了她那古铜色皮肤的光泽。“它通过专制的形式，”她说，“磨灭了诸多帝国。”

“一下子说出这么深奥的话，你真不简单，”我说，“我们又在谈论什么专制？”

伊妮娅又摆手，好一阵子，我以为她不打算继续说下去了，然后她讲道：“匈奴、息慎、西哥特、东哥特、埃及、马其顿、罗马、亚述。”

“好吧，”我说，“但是……”

“阿瓦尔、北魏，”她继续道，“还有柔然、马穆鲁克、波斯、阿拉伯、阿巴斯、塞尔柱。”

“好吧，”我说，“但我不明白……”

“库尔德、伽色尼，”她继续说着，面带微笑，“更不用提蒙古、隋、唐、布米德、十字军、哥萨克、普鲁士、纳粹、苏联、日本、爪

哇、北阿盟、科勒姆-佩罗、南极民族国。”

我举手打住，她终于闭口不说了。我望着贝提克问道：“我甚至都不知道这些是什么星球，你听说过吗？”

机器人面无表情。“我相信它们都和旧地有关，安迪密恩先生。”

“搞什么啊。”我说。

“我相信，这个词用在这个语境中是正确的。”贝提克淡淡地说道。

我回头看着女孩。“那么，这就是我们为老诗人颠覆圣神的计划？藏在某个地方，等待熵为圣神敲起丧钟？”

她又抱起双臂。“非也非也，”她说，“正常情况来说，那应该是个好计划——只要盘坐几千年，任时间接掌一切。但那些该死的十字形把方程式复杂化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说着，声调严肃。

“即便我们想颠覆圣神，”她说，“我也——顺便说一下——不会那么做。那是你的工作。但是即使我们真能做到这一点，熵也不会站在我们这一边，因为那种线虫让人们几近永生。”

“几近永生。”我低声说着，“我承认，快死的时候，我想起了十字形。它会使我安逸得多……况且，即使它会带来痛苦，也远不至于像一系列手术和恢复那般难熬……只须死去，然后让那东西把我复活。”

伊妮娅盯了我好一会儿。最后她说：“正因如此，这颗星球才会拥有圣神内外最棒的医疗救护站。”

“为什么？”我问。在药物和疲倦的作用下，我的脑子活像一锅粥。

“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女孩低声说着，“很少有人接受十字形。他们的生命只有一次。”

那晚我们默默坐了很久，阴影填满了新耶路撒冷的城市峡谷，医院的电网正在度过自己最后的辉煌时刻，嚤嚤嗡嗡，生机勃勃。

第二天清晨，我走到了古董地行车那儿，也就是十三天前把我拉到医院的那辆，但是，我坐在后部，在他们用褥垫为我铺成的床上，命令它为我寻找一家枪铺。

在附近转了一小时后，我们很快发现，新耶路撒冷根本没有枪铺。“好吧，”我说，“那去警察总局。”

这倒是找到了好几处。我挥挥手拒绝了女孩和机器人主动扶我的好意，一瘸一拐地走进我们找到的第一栋楼，但我很快发现，一个和平社会里贮藏的武器真是少得可怜。这里没有枪架，甚至连防暴枪和击昏器都没有。“我猜，希伯伦没有军队，也没地方自卫队什么的吧？”我说。

“我想没有，”贝提克回答道，“在三标准年前驱逐者侵入前，这颗星球上的人没有遇到过敌人，也没见过危险动物。”

我咕哝了一声，继续察看。最后，我砸开某个局长办公桌底部那上了三重锁的抽屉，总算找到点东西。

“我想，那是把斯坦-津，”机器人说，“一种发射弱能等离子弹的手枪。”

“我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说。抽屉中还有两盒弹夹，大概有六十发子弹。然后我走出门，举起枪，朝遥远的山坡瞄准，扣动扳机环。手枪发出一阵“突突”声，山坡上一道微光闪过。“很好。”我说着，把古老的武器插入空荡荡的皮套。我先前担心这是把具名枪——除了拥有者外，没人能使用它。这种武器在好几个世纪以来，时而风靡时而退隐。

“木筏上还有钢矛手枪。”贝提克说道。

我摇摇头。但愿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不需要用那种东西。

在我康复期间，贝提克和伊妮娅已囤积好了水和食物，到我能一瘸一拐地走向运河码头时，我看到经过整修、焕然一新的木筏上多出来好多箱子。“问个问题，”我说，“那边栓有很多舒适的小气艇呢，为什么非要乘这堆漂浮木料呢？或者，乘电磁车也行啊，有空调的那种，多舒服。”

女孩和蓝皮人交换了一下眼神。“在你还没完全恢复的时候，我们已经表决过，”她说，“决定继续坐木筏赶路。”

“难道我没表决权吗？”我厉声说道。我本是想假装生气，但怒气涌上来时，却是真实的。

“当然，”女孩说着，叉开双腿在甲板上站稳，两手叉腰，“那就投票吧。”

“我赞成要一辆电磁车，舒舒服服地旅行。”我说着，听到声音里任性的语调，我讨厌这样，但还是继续说了下去，“或者要一条那边的船。我赞成丢掉这堆木头。”

“投票已记录，”女孩说，“我和贝提克都赞成保留木筏，它不会丧

失动力，而且不会沉到海里。那边的船可能会被无限极海的雷达探测到，而电磁车在有些星球上又开不了。两票赞成保留木筏，一票反对，那就留着它。”

“谁说要实行民主？”我问道。我承认，我脑海里闪过一幅幅打这孩子屁股的画面。

“谁说不实行民主？”女孩反问。

这段时间里，贝提克一直站在码头边缘，摆弄一条绳索，满脸沉思的表情，还带着一丝尴尬，那副表情，就像是人们听到别家吵架时一样。他身着一件宽松的上衣、一条肥大的黄色亚麻短裤，头上戴着一顶黄色宽边帽。

伊妮娅走上木筏，松开系在筏尾的绳索。“你想要一艘小船或者电磁车……或者浮床，对此……我不拦你，劳尔。但我和贝提克要继续乘这个。”

我已经开始朝码头边拴着的一艘漂亮小游艇蹒跚而去。“等等，”我说，有力一些的那条腿支撑住身体，转过身看着她，“如果我独自一人的话，远距传输器应该不会让我过去吧？”

“对。”女孩说。贝提克已经踏上了木筏，现在她撤开了筏头的绳索。这里的运河比渡槽那混凝土槽床要开阔得多：一路流经新耶路撒冷，大约有三十米宽。

贝提克站在舵桨边，看着我，女孩捡起长长的撑杆，把筏子撑离了码头。

“等等！”我说，“该死，等一下！”我一跛一跛地走下码头，奋力跳

向木筏，越过大约一米的距离，还未完全复原的腿撞上筏面，尽管我使劲用那条完好的胳膊稳住自己，还是滚进了单薄的帐篷。

伊妮娅向我伸过手来，但我没有理会，自行站起身来。“老天，你这牛崽子真倔。”我说。

“这话不该由你来说吧。”女孩回敬道，然后走过去坐在木筏前端，我们已经驶进中央水流。

出了建筑的阴影，希伯伦烈日的光线变得更加刺眼。我同贝提克一道站在舵桨旁，戴上古老的三角帽，想得到一点阴凉。

“我猜，你是站在她那边的。”驶进宽广的沙漠，河流又变窄了，成了先前的渡槽，我最终开口了。

“我完全中立，安迪密恩先生。”蓝皮肤的人说道。

“哈！”我说，“可你赞成乘坐木筏。”

“迄今为止，它用起来都颇为顺手，先生。”机器人说着，后退一步，我蹒跚向前，从他手中接过舵桨。

我看着一箱箱新的补给，整整齐齐地堆在帐篷的阴凉下，看着火盆、上面的加热立方体，以及一堆坛坛罐罐，看着霰弹枪和等离子步枪——刚上了油，正躺在帆布罩下——看着我们的背包、睡袋、医疗箱和其他东西。我昏迷的时候，他们在筏子上竖了根“前桅”，上面挂了一件贝提克的白衬衫，它在上头迎风飞舞，像一面呼啦啦作响的三角旗。

“好吧。”我最后说，“去他娘的。”

“说得好，先生。”机器人说。

下一个传送门在城外五公里。穿过拱门那暗淡的阴影时，我眯起眼望向希伯伦闪耀的烈日，然后我们进入这扇传送门的边界。跳转到其他远距传送门的那个瞬间，内部的空气闪着微光，发生了变化，让我们瞥见了前方的景象。

唯有全然的黑暗。随着我们继续前行，黑暗没有丝毫改变，但温度骤然下降了至少七十摄氏度，同时，重力也改变了——突然间，我就感觉像是背着一个和我一样重的家伙。

“开灯！”我大喊，紧紧握住舵桨来抵抗突然加剧的水流，随着重力陡然增加，我稳稳站住，拼命抵抗那股可怕的拉力。刺骨的寒冷、全然的黑暗加上难以忍受的重力，这一切都令人心惧。

他们俩已经装好了在新耶路撒冷找到的提灯，但伊妮娅首先打开了那支古老的手电，她轻轻一按，灯亮了。光芒划破冰冷的雾气，穿过黑暗的水面，照亮了距头顶大约十五米那一层坚实的冰。各式各样的冰钟乳几乎垂到水面。黑暗急流的两旁和前端，匕首般的冰柱兀然刺出。遥远的前方，大约一百米之外，光线渐渐照不清了，似乎有一面坚实的冰墙堵住去路，一直延伸到水面。我们在一个冰洞里……而且是个看不见出路的冰洞。那寒意让我裸露的双手、双臂和脸上针刺般灼烧着。重力箍在脖子上，像是套了很多层铁领。

“该死。”我说着，固定好舵桨，蹒跚着走向背包。本就有条腿不灵便，背上还多了八十公斤东西，简直没法站直。贝提克和女孩都已经在那边了，正翻找着隔热服。

突然传来一声响亮的噼啪声。我抬起头，以为是冰钟乳要砸到我们

头上，或者是窟顶在如此可怕的重力作用下塌陷，但事实上，只是桅杆撞上一层低矮的冰架折断了而已。桅杆掉落的速度比在海伯利安重力下快多了——它冲向木筏的情景，像是快放的全息影像，稀里哗啦，木片纷飞。贝提克的衬衫撞上木筏，发出一声巨响。它已经被冻得结结实实，上面覆了一层薄薄的冰霜。

“该死。”我又说了一遍，埋头翻找自己的羊毛贴身衣，牙齿捉对儿厮打。

德索亚神父舰长运用起教皇触显的权威，那手段他以前想都不敢想。

无限极海三-廿-六中滨站台——也就是发现霍鹰飞毯的地方，已被宣布为罪案现场，并颁布了戒严令。德索亚把圣特蕾莎浮城的圣神部队调到该地，并把先前驻扎在此的圣神卫戍部队，以及一干钓鱼旅客都软禁了起来。督管圣特蕾莎城的高阶教士——米兰德里亚诺主教，对此等专横霸道的行为提出了严正抗议，争论说教皇触显的权力总该有个限度，于是德索亚找来行星长官——简·凯莱大主教，大主教对着教皇触显深鞠一躬，以逐出教会的惩罚相威胁，米兰德里亚诺终于不再多说什么了。

调查过程开始，德索亚任命年轻的斯布劳尔上尉担任他的助手及联络官，又从圣特蕾莎和其他大型城市平台调来圣神法学专家和顶级调查员，开展罪案现场调查。无数人经受审问，包括多布斯·鲍尔舰长，他被拘留在了站台的双桅船上，还审问了先前驻扎此地的圣神卫戍部队其他成员，外加当时在场的所有渔民，过程中使用了吐真剂及其他一些药物。

几天之后真相大白。鲍尔舰长、已故的比留斯上尉，还有这座偏远

平台上的许多官员与职员，都与区域偷猎者狼狈为奸，放任他们非法捕捞本地垂钓用鱼，盗窃圣神装备（赃物包括一艘潜艇，报告上说是被叛军击沉），还敲诈钓客的钱财。对于这些，德索亚神父舰长没有一丁点兴趣，他只是想确切地了解，两个标准月前的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采集到了很多法医证据。残留在霍鹰飞毯上的血和组织，经过DNA测试，最终结果被传送回圣特蕾莎和圣神轨道基地的档案部门。上面找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血迹：经过鉴定，占多数的那种明白无误，与比留斯上尉的DNA图谱相吻合；另一个却在无限极海的圣神档案中找不到任何匹配的样本，但这颗海洋星球上的每一个圣神居民都接受过采样，记录在案。

“那么，比留斯的血怎么会跑到飞毯上呢？”格列高利亚斯中士问，“根据所有人在吐真剂作用下的证词来看，在他们抓住的那个家伙企图乘着飞毯逃跑之前，比留斯早就被扔下了这片汪洋大海。”

德索亚点点头，双手合拢，竖起手指。前任主管的办公室已经被改造成了指挥中心，现在平台上的人数已经是先前的三倍，非常拥挤。三艘大型圣神海军护卫舰已经起锚，离开平台，出了海，其中两艘是战斗潜艇。先前的掠行艇甲板如今停满了圣神飞机，还召集了一帮工程师，修理并加长扑翼飞机的停机甲板。就在这天早晨，德索亚又下命再增派三艘船到该海域。米兰德里亚诺主教对与日俱增的费用表示了强烈不满，一天之内至少发送了两次书面抗议，但德索亚神父舰长置之不理。

“我想，这个不明身份的人中途停了下来，把上尉从.....你刚才怎么说来着的，中士.....对，汪洋大海.....从汪洋大海中拉到了飞毯上。两个人打了起来。不明人物受了伤，也可能被杀死了。比留斯试图开飞

毯回站台，但鲍尔和其他人误杀了他。”

“嗯，”格列高利亚斯说，“这是我听过的最精彩的剧本。”自圣特蕾莎城传送回DNA匹配结果后的几小时里，他们已经编撰了多种不同的故事情节——与偷猎者阴谋勾结、不明人物和比留斯上尉合谋、鲍尔舰长谋杀曾经的共犯。而这个推理是最简单的。

“那就是说，不明人物是女孩的旅伴之一，”德索亚说，“而他身上有着仁慈的一面——甚至有些愚善。”

“或许，他就是个普通的偷猎者，”格列高利亚斯说，“但我们也查不到结果了。”

德索亚叩叩指尖，抬起头。“为什么，中士？”

“唔，舰长，证据都在下头摆着呢，不是吗，长官？”他说着，大拇指指向窗外波涛汹涌的紫罗兰色海洋，“这儿的海兵小伙说它有一万寻深，兴许还不止——那差不多是两万米啊，长官。不管是什么尸体掉到下面去，都早被鱼吃干净了，长官。如果他是那个亡命天涯的偷猎者……唔，那么，我们什么也查不出来。如果他是外世界来的……嗯，圣神没有DNA档案总局……我们还得去几百颗星球搜索档案。总之，永远也找不出他是谁。”

德索亚神父舰长垂下双手，惨淡一笑。“中士，你向来料事如神，但这次可错了。瞧着吧。”

到了第二周，德索亚围捕了方圆一千公里内的所有偷猎者，用吐真剂逐个盘问。这次围捕行动不惜血本，动用了二十多艘海军船只，出动八千名圣神人员。米兰德里亚诺主教勃然大怒，亲自飞到三-廿-六中滨

驻地，要阻止这场疯狂的闹剧。德索亚神父舰长下令逮捕神父，派人驾机把他送到九千公里外，关进一座毗邻极地冰帽的偏远修道院。

德索亚还决定搜索海底。

“你什么都不会找到的，长官。”斯布劳尔上尉说，“那下头的食人鱼相当多，根本就没有任何别的生物可以下到一百寻深的地方，更不用说海底.....根据我们本周的声呐检测，海底有一万两千寻深。况且，无限极海上能在那么深的地方正常运转的潜艇，只有两艘。”

“我知道。”德索亚说，“我已经下令把它们派来了。它们将会在明天和护卫舰‘基督受难’号一同抵达。”

这一次，斯布劳尔无言以对。

德索亚微笑道：“比留斯上尉是名能够重生的基督教徒，你已经意识到这点了，孩子，不是吗？而他的十字形还没被找回来？”

斯布劳尔愣愣地张着嘴，好一阵说不出话来。“是的，长官.....我是说.....对，但是，长官，要重生的话，我是说.....不是需要找到完整无缺的尸体吗，长官？”

“完全不需要，上尉，”德索亚神父舰长说，“只要一大块我们都拥有的十字形，就够了。几厘米长的完整十字形，加上一点用以鉴定DNA、能良好生长的血肉，就完全足够。像这样重生的天主教徒并不在少数。”

斯布劳尔摇摇头。“但是，长官.....都已经过了九个涨潮期了。别说十字形了，比留斯上尉就连一平方毫米的肉都不可能留下。外头可是恐怖水族箱啊，长官。”

德索亚走到窗边。“也许吧，上尉，也许。但我们得为我们的基督徒伙伴尽到最大努力，对不对？还有，如果比留斯上尉命享重生的奇迹，他难道不该承担偷盗、背叛、谋杀未遂的指控吗？”

运用手边最先进的技术，本地法学专家从膳房的咖啡杯上提取出不明指纹，尽管在过去两个月里，那杯子已被反复清洗过多次。经过大量的努力和重显工作，在成千上万个隐约可辨的指纹当中，终于鉴定出唯一的不明指纹，而其他的都属于卫戍部队或是暂住的渔民。它现在和不明DNA这一证物放置在一起。

“如果在环网时代，”法学专家组主力成员霍莫·吕姆博士说，“我们可以在几秒之内，通过超光仪借由万方数据网连接至霸主中枢文件。几乎不用花什么时间，就能立刻找到与之匹配的人。”

“如果有奶酪，我们就可以来点火腿奶酪三明治。”德索亚神父舰长回答道，“如果还有火腿的话。”

“您说什么？”吕姆问。

“没啥。”德索亚说，“我希望在几天内就能配上。”

吕姆博士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配，神父舰长？我们已经检索过整颗星球的数据库，和您逮捕的每一个偷猎者进行了核对……我得说，无限极海上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的围捕，您已经颠覆了此地的腐败秩序，而那微妙的平衡已在此地延续了好几个世纪。”

德索亚揉揉鼻梁，他已经好几周没好好睡过了。“我对腐败的微妙

平衡没有半点兴趣，博士。”

“我明白，”吕姆说，“但我却不懂，您怎么会指望这指纹在几天之内匹配上。不管是教会还是圣神中央政权，都没有各个圣神星球上所有居民的档案，更不用说偏地和驱逐者占领区……”

“所有圣神星球都有各自的记录，”德索亚轻声说，“关于谁受过洗礼，谁接受过十字形，婚姻、死亡，军方及警务记录。”

吕姆无助地摊开双手。“那您准备从哪儿开始呢？”

“从最有可能找到他的地方。”德索亚神父舰长回答道。

与此同时，两艘深海潜艇同意下潜至六百寻深处，但整个下潜途中，压根没找到倒霉蛋比留斯上尉的半根汗毛。上百条虹鲨被震到海面，它们胃中的成分经过分析，依然没找到比留斯，既没有残渣，也没有十字形。方圆两百公里内，海生食腐动物也被全数捕捞，从它们喉咙里鉴定出两名偷猎者的残渣，但有关比留斯和陌生男子的信息，还是没有一点头绪。三-廿-六中滨驻地为上尉举行了葬礼弥撒，大家都认为他命享真死，得到了真正的永生。

德索亚命深海潜艇艇长继续下潜，寻找人工制品。艇长拒绝这么做。

“为什么？”神父船长问道，“我派你们来这儿，就是因为你们的机器能潜到海底。为什么不肯？”

“灯嘴鱼，”两位艇长中年长的那位说道，“要搜索的话，得用上

灯。在六百寻深处，我们的声呐与深层雷达还能探测到它们的活动，把它们轰上海面，但到更深的地方，就一点机会也没有了。我们不能再下潜了。”

“你们必须下潜。”德索亚神父舰长命令道，教皇触显在他黧黑的法衣上耀眼闪亮。

年长的艇长走近一步。“您尽可把我逮捕，把我枪决，把我逐出教会……我也不会带着我和潜艇去送死。您压根就没见过灯嘴鱼，神父。”

德索亚友善地把手搭在艇长的肩上。“我不会逮捕你、枪毙你，更不会逐你出教会，艇长。我很快就会看到灯嘴鱼了，也许还不止一条。”

艇长毫不明白。

“我已经叫海洋舰队再派三艘攻击型潜艇过来。”德索亚说，“方圆五百公里内每条危险的食人鱼，不管是灯嘴鱼还是别的什么，都会被我们找到、击昏、杀死。保证区域绝对安全之后，你们再下潜。”

年长的深海潜艇艇长看看另一位艇长，又扭回头看着德索亚。两位艇长的表情都颇为震惊。“神父……舰长……长官……您知道一条灯嘴鱼的价值有多大吗？对于那些外世界的竞钓渔民和圣特蕾莎的大工厂来说……长官？”

“大约值一万五千风眼海塞冬，”德索亚说，“约合三万五千圣神弗罗林。差不多五万商团马克。每条。”德索亚微笑道，“如果协助海军寻找灯嘴鱼，你们将获得百分之三十的搜猎提成，祝各位狩猎愉快。”

两名深层潜艇艇长赶紧出了门。

这是德索亚第一次派别人乘坐“拉斐尔”号，帮他跑腿。格列高利亚斯中士独自乘着大天使飞船离开，随身携带着DNA和指纹信息，以及霍鹰飞毯上扯下的线。

“记住，”“拉斐尔”号加速至完全量子状态前，德索亚从平台上用密光嘱咐道，“海伯利安上依然有圣神军队重兵把守，星系内始终有至少两艘火炬舰船。他们会把你带到首都圣约瑟夫，让你接受彻底的重生。”

格列高利亚斯中士被捆绑在加速座椅中，仅仅咕哝了几声。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成像仪上显示出的面容看起来相当放松且冷静。

“去那里过上三天，当然，”德索亚继续说道，“而且，我觉得，不超过一天就能浏览完所有文件。然后回来。”

“明白，舰长，”格列高利亚斯说，“我不会在杰克镇任何一座酒吧里浪费一秒钟的。”

“杰克镇？”德索亚说道，“哦，对了……首都以前的浑名。好吧，中士，如果你真想在海伯利安的酒吧里度过一晚的话，那么，请别客气。你跟着我，已经好几个月滴酒未沾了。”

格列高利亚斯咧嘴笑笑。时钟宣布，三十秒钟之后，将开始量子跃迁及附赠的痛苦灭亡。“我毫无怨言，舰长。”

“非常好。”德索亚说，“旅途愉快。呃……那个，中士？”

“在，长官？”还剩十秒钟。

“多谢，中士。”

没有回应。超光速粒子密光的那一头，突然间什么都没有了。“拉斐尔”号已完成了量子跃迁。

海军已追踪并击杀了五条灯嘴鱼。德索亚乘着指挥扑翼机，飞到每一具躯壳边查看。

“老天爷，我没想到它们竟有这么大。”看到第一条被击毙的灯嘴鱼时，他对斯布劳尔上尉说。

那畜生白得像蛆，少说也有站台的三倍那么大：巨大的眼柄^[43]，幽深的喉头，两条纤维状的鳃缝，长度跟扑翼飞机差不多，搏动的触须伸展了几百米长，悬荡的每条触角都挂着一盏冷光“提灯”，极为明亮（哪怕是在白日光天之下），还有嘴，很多很多嘴，每一张都大得足以吞下一艘作战潜艇。就在德索亚细细注视它的时候，在骤减的压力下内爆的尸体身边，已经聚集了不少捕捞队的船员，他们正锯下触须和眼柄，赶在烈日晒臭它之前，把白花花的肉切成小块，方便搬运。

整个区域的所有灯嘴鱼和其他致命食人鱼都消灭干净后，两名深层潜艇艇长心满意足地将潜艇下潜至一万两千寻深处。在那里，如旧地红杉般庞大的管虫整齐而细密地生长着，他们惊异地在其中发现了一大批古老沉船——偷猎者潜艇，被深海的压力挤成了小提箱般大小；一艘失踪了一个多世纪的海军护卫舰；还找到一大堆靴子——好几十双靴子。

“是鞣革引起的结果，”斯布劳尔上尉对德索亚说，他们正一同注视

着监视器，“有些匪夷所思，不过在旧地上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一些古老的深海打捞行动——比如对那艘叫作‘泰坦尼克’号的水面艇的打捞——没有找到任何尸体^[44]，大海饥肠辘辘，迫不及待地将他们吞噬掉，却留下了很多靴子。皮革鞣制过程中产生的什么物质，让那里……以及此地海里的畜生胃口全无。”

“把它们捞上来。”德索亚对着总机线命令道。

“靴子？”潜艇艇长的声音传来。“全部？”

“全部。”德索亚回答。

监视器显出海床上有着大量的垃圾：差不多两个世纪以来，站台工作人员不小心落下的东西、溺死的偷猎者和水手生前的随身财物，渔民及其他人丢弃的金属与塑料垃圾。大部分物品历经深海甲壳类生物的侵蚀，饱受难以想象的压力的摧残，显得奇形怪状，但其中有一些依旧够新奇、够坚韧，尚能看出是什么东西。

“把它们装袋，捞上来。”德索亚下达命令捞起一切闪闪发光的东西，例如刀、叉、带扣，或者……

“那是什么？”德索亚问道。

“什么？”深层潜艇艇长说道。他正望着遥控机械手，没有看监视器。

“那亮闪闪的东西……看起来像把手枪。”

潜艇调转过头，监视器画面随之改变。明亮的探照灯扫过一圈，转回，摄像仪变焦，照亮了那件物体。“是把手枪。”艇长的声音传

来，“还很干净。被压坏了一点，但基本上还算完好。”单帧成像仪从监视器上截图，德索亚听到“咔嚓”一声。“我马上把它打捞上来。”艇长说。

德索亚突然想嘱咐一句“小心些”——但终究没有开口。多年火炬舰船船长的任职生涯，教会了他放心让手下做事。他望着出现在监视器上的抓钩臂，遥控机械手轻轻地举起闪闪发亮的东西。

“可能是比留斯上尉的钢矛手枪，”斯布劳尔说，“和他一起掉了下去，至今没有找回。”

“可这儿离站台非常远。”德索亚沉思道，望着监视器画面中的影像切换、改变。

“这儿的洋流很强劲，而且没有规律。”年轻的军官说道，“不过，这看起来不像钢矛手枪。太……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方方正正了。”

“对。”德索亚说。水下探照灯闪耀着，扫过一艘潜艇，它在此深埋了好几十年，船体上都已结了一层硬壳。德索亚回忆起他多年在太空服役的经历，那些陌生的未知世界是多么空荡贫瘠，相比之下，任何一颗星球上的任何一片海洋，都富含大量生命与历史。神父舰长想起驱逐者和他们那些令人难以理解的尝试，竟企图使自己适应太空，就如同这些管虫、食人鱼、贴近海底生长的物种，已适应了永恒的黑暗与可怕的压力。也许，他想，驱逐者明白了人类未来的什么秘密，而那一点，我们圣神子民恰恰矢口否认。

异端。德索亚摇摇头甩开这些想法，看着身边年轻的联络员。“我们很快就会知道这是什么。”他说，“一小时后，他们就会把这东西捞上来。”

分别四天后，格列高利亚斯回来了。还未重生，“拉斐尔”号发出悲伤信标，二十光分外的一艘火炬舰船与之对接，把中士的待苏体带至圣特雷莎的重生教堂。德索亚等不及中士醒来，下令马上把信使邮袋拿给他。

海伯利安的圣神档案中，的确鉴别出了霍鹰飞毯上的DNA，杯子上遗留的部分指纹也找到了匹配资料，它们属于同一人：劳尔·安迪密恩，公元三〇九九年生于海伯利安行星，未受洗；公元三一一年多马^[45]月，应征加入海伯利安地方自卫队，曾在大熊起义期间加入第二十三机械步兵团作战——因英勇骁战而三次获得嘉奖，其中一次是冒着炮火营救同班战友——在天鹰大陆南爪地区的北京要塞驻扎了八个标准月，剩余时间在天鹰大陆湛江第九驻地服役，巡逻该地丛林，抵御纤维塑料种植园附近的叛乱恐怖分子。最高军衔，中士。公元三一一年四旬斋^[46]月十五日退伍（光荣退役），之后行踪不明，直到十标准月之前，即公元三一二年升天月二十三日，在天鹰大陆浪漫港被捕，受审，判罪，罪名是谋杀来自复兴之矢的重生基督徒——达比尔·赫瑞格。档案上说，劳尔·安迪密恩拒绝接受十字形，入狱后一周，即公元三一二年升天月三十日，通过死亡之杖处以死刑，尸体被投入大海。死亡证明和验尸报告经由当地圣神检察长公证。

第二天，从海底捞起的那支已被压坏的古式点四五口径自动手枪上，残留的指印也找到了匹配档案：分别属于劳尔·安迪密恩和比留斯上尉。

对于从霍鹰飞毯上扯下的线头，通过海伯利安圣神档案没有那么容易鉴定。但负责调查工作的职员搜索了档案馆的手书记录，说大约一个

世纪前，曾在海伯利安上居住的一位诗人，他所著的传奇文学《诗篇》，就曾描述过这样的一张飞。

格列高利亚斯中士重生之后，休息了几小时，继而飞到三-廿-六中滨驻地报告，德索亚将一系列发现一一告知他。他还告诉中士，二十多名圣神工程师在远距传送门附近调查了三周，所递交的报告却只是说古老的拱门没有任何被激活的迹象，尽管当晚平台上有好几个渔民看见一道明光忽闪而过。工程师还报告说，没有任何办法进入内核建造的这个古老拱门，也没办法弄清楚，通过它可以传送到哪儿——如果真有可能通过的话。

“和复兴之矢一样。”格列高利亚斯说，“但至少，你已经知道是谁在协助女孩逃跑。”

“也许。”德索亚答道。

“他远道而来，却死在了这里。”中士说。

德索亚神父舰长靠在椅背上。“他当真死在这里了吗，中士？”

格列高利亚斯没有回答。

最终德索亚说道：“我想，咱们在无限极海上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至多还会待一两天。”

中士点点头。站在这，从主管办公室那长长的斜窗户望出去，已能看见月出之前明亮的暮光。“接下来去哪儿，舰长？回到先前的搜索模式吗？”

德索亚同样凝视着东方，等待巨大的橘黄色圆盘从黑色地平线上升起。“我不确定，中士。咱们先把这里的一摊子事理理清楚，把鲍尔舰长移交到第七轨道的圣神司法部，然后息息米兰德里亚诺主教的怒火……”

“如果办得到的话。”格列高利亚斯中士说。

“如果办得到的话，”德索亚同意道，“然后再向凯莱大主教请个安，回我们的‘拉斐尔’号，决定下一步往哪里走。现在，是时候分析一下那孩子会去哪儿，然后我们得赶在他们之前到达，不再遵照‘拉斐尔’号得出的最短路程模式办事了。”

“是，长官。”格列高利亚斯说。他敬了个礼，走向门口，在那里踌躇片刻。“您分析出什么结论了吗，长官？根据我们在这里发现的几样东西？”

德索亚望着正缓缓升起的三轮月亮。他没有转过椅子，只是背对着中士说道：“有几个猜测。仅仅是猜测。”

我们拼命撑着船篙，才赶在木筏撞上冰墙之前阻止了它的前进。现在，所有的提灯都被点亮，光芒投向冰窟里严寒的黑暗中。迷雾从漆黑的水面升起，在冰窟凹凸不平的顶部萦绕不散，犹如溺毙者不祥的阴魂。微弱的光线在冰晶间四下折射，令周遭的黑暗更加深晦。

“这么冷，河水怎么没结冰？”伊妮娅把双手捂在腋下，一面跺脚一面问。她已经把带来的衣物全都裹在身上了，但还不够。真是太冷了。

我单膝跪在木筏边缘，捧起一点河水，放到唇边尝了尝。“咸的，”我说，“跟无限极海上的海水一样咸。”

贝提克举起手电，扫过我们前方十米外的冰墙。“冰一直垂到水面。”他说，“看样子还有一部分延伸到了水下，但河水依然在流。”

突然间我心里涌起希望。“关掉提灯，”我说着，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雾气氤氲的洞窟内回响，“手电也关掉。”

我本来以为，全都关掉之后，能够透过冰墙，或者从它下边看到一点微光——那标志着我们还有救，标志着冰窟不是无限远的，只是出口塌了而已。

但四下里只有纯然的黑暗，再怎么等，还是看不见任何东西。我骂了一句，怀念起被我丢在无限极海上的夜视镜：如果那东西在这里能用，就意味着有光从什么地方渗入。我们在漆黑中又等了一会儿，现在已经能听到伊妮娅在瑟瑟发抖，并真切地感受到我们呼出的水汽。

“把灯打开吧。”我最终说道。没有一丝希望之光。

我们再一次把光线投向冰墙、洞顶和河流。薄雾依然袅袅升起，在天花板附近凝结。不断有冰凌掉入白气腾腾的水中。

“我们.....在.....哪儿？”伊妮娅问道，努力想阻止牙齿格格作响，但全然没用。

我在背包中翻找了一阵，终于找到了很久以前从马丁·塞利纳斯的城堡里拿来的保暖毯，裹在她身上。“这样能保持热量。别.....快披上。”

“咱们一起吧。”女孩说。

我蹲在加热立方体旁边，把它的传导力扭至最大值。六个陶瓷面中，有五个开始发光。“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会和你一起披的。”我说着，又把灯光扫过挡住前路的冰墙，然后说道，“现在回答你的问题，我猜咱们是在天龙星七号。我在沼泽那会儿，曾有些挺有钱的.....也挺强壮的.....客户到过那个星球狩猎北极幻灵。”

“我也这么想。”贝提克说。他缩在发热的提灯和加热立方体旁，幽蓝的皮肤让他看起来像是冻坏了，比我感觉到的还要冷。微薄帐篷上面已经结满了霜，如金属薄片一样脆弱。“那颗星球的重力场高达一点七倍。”他说，“据说，陨落后，霸主在该地的环境改造工程就全面失效，

大部分区域都回到了超冰川时代。”

“超冰川？”伊妮娅重复道，“那是什么意思？”保暖毯保持住了她的体温，她的脸蛋稍稍变得红润了些。

“就是说，天龙星七号上的大气，大部分都是固体，”机器人说，“全都冻住了。”

伊妮娅左右四顾。“我想，我记得妈妈说过这个地方，有一次办案时，她追踪一个人到过这里。你们知道，她是个卢瑟斯人，很习惯一点五倍的重力，但就连她也记得，这颗星球让人很不舒服。特提斯河竟然流经这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贝提克再次站起身，把灯光往四下里一扫，然后又蹲回发热的立方体旁。在巨大的重力下，就连他那强壮的背脊也微微变驼了。

“指南书上怎么说？”我问。

他拿出小册子。“只有很简单的介绍，先生。这本书出版时，特提斯河才刚扩展到天龙星七号不久。河流位于北半球，在霸主准备环境改造的区域之外，这节河段的主要看点大概是，有可能见到北极幻灵。”

“就是你那些猎人朋友猎捕的东西？”伊妮娅问我。

我点点头。“白色的动物，生活在地表，速度很快，相当危险。听那些猎人说，环网时期它们几近灭绝，但自陨落以来，数量有所恢复。它们的食物，显然包括天龙星七号上的人类居民……幸存的那些。只有土著们——好几个世纪前适应本地的大流亡殖民者——在陨落后幸存了下来。他们应该还处于原始社会，猎人们说，这里唯一能供土著民捕猎的动物只有幻灵。土著民憎恨圣神，有传闻说，他们杀害传教士……还

抽他们的筋做弓弦，就跟对待幻灵一样。”

“这颗星球历来不愿顺从别人的管制，霸主当局从没有管辖过此地，”机器人说，“传说，远距传输器崩溃时，本地人相当高兴。当然，那是瘟疫之前的事了。”

“瘟疫？”伊妮娅问。

“一种逆转录酶病毒。”我说，“大大削减了霸主人口，原来的几亿降到了不足一百万。幸存的人中，大部分都被仅有的几千土著民杀掉，还有少数在圣神早期被撤离。”我顿了顿，看着女孩。保暖毯优雅地披在她身上，在提灯和立方体的光芒照射下，皮肤微微发亮，看起来像是从画里走下来的年轻圣母。“陨落之后，原环网地区都进入了艰难时期。”

“我听说的情况也是如此，”她干巴巴地说，“我在海伯利安上长大的那段时间，情形还没那么遭。”她看看四周轻拍木筏的漆黑河水，又望望冰钟乳，“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特意在路途中加入几公里的劳什子冰窟。”

“这点是够怪。”我说着，朝袖珍指南点点头，“这上头说，这段的主要景观是可能见到北极幻灵。可那些幻灵.....至少是我从那些环网猎人嘴里听到的.....不会在冰上挖地洞，它们生活在地表。”

伊妮娅黑色的双眼紧盯着我，她听懂了我的意思。“那就是说，这地方其实并不是洞穴.....”

“我想也是。”贝提克说着，指了指头顶十五厘米上方的冰顶，“那个年代的环境改造运动，只注重于某些低海拔地区，营造出适当的温度

与地面气压，这样一来，以二氧化碳和氧气为主的大气，就可以从冻结状态升华为气体。”

“他们成功了吗？”女孩问。

“仅有几处。”机器人回答道，他又指指周围的黑暗，“我猜，在特提斯河的游客会通过这一小段流域的那个年代，这片地应当是露天的。或者说，应当是在用于截存大气、阻挡外界极为严酷气候的密蔽场保护之下的‘露天’。而那些密蔽场，我想，现在都已经没了。”

“这么说，困住我们的，恰恰就是曾供观光者呼吸的大气。”我说着，望望窟顶，又低头看着依然躺在箱子里的等离子突击步枪，喃喃道，“不知道有多厚……”

“很可能有几百米，至少。”贝提克说，“纵深一千米的冰也不足为奇。我想，环境改造区域临近北部地区，厚度差不多就这么厚。”

“你对这儿知道得真多。”我说。

“恰恰相反，先生。”他说，“关于天龙星七号的生态、地理以及历史方面的知识，这已是我知道的全部了。”

“我们可以问通信志。”我说着，朝我的背包点点头，那里面放着手环。

我们三人对视了一下。“不要。”伊妮娅说。

“附议。”贝提克说。

“那等会儿再说吧。”我说道。但事实上，就在我说出这句话的时

候，心里却想着舱外活动物品柜里的东西（当初真该坚持把它们带来）：具有强大加热功能的危险环境防护服，水中呼吸装备，哪怕是件太空服也好，我们便不至于在这寒冷的天气里，一个个冻得像筛糠似的。

“我正在想，要不要朝洞顶开枪，看能不能打穿，爬到外面去，”我说，“但那样的话，也有可能造成塌方，反而大大减少我们逃生的机会。”

贝提克点点头。他已经戴上了一顶式样奇特的羊毛帽，两边各有一条长长的耳罩。平常看起来瘦瘦的机器人，如今裹上一层一层衣服，简直成了个粽子。“照明弹包里还有些塑料炸弹，安迪密恩先生。”

“对，我也正在想那个。剩下的还够六七次中型爆破……虽然只有四根雷管。所以，我们可以试着炸一条路出来，往头顶，或者往斜里，或者炸掉挡在面前的这堵冰墙，不过只能炸四次。”

瑟瑟发抖的小圣母看着我。“有关爆破的这些本事，你是从哪儿学来的呢，劳尔？海伯利安自卫队吗？”

“最开始是，”我说，“但我真正懂得怎么运用老式塑料炸弹来清除树桩和圆石，是在为阿弗洛·休谟设计鸟嘴庄园的时候……”我站起身，但马上意识到这地方实在是太冷了，没法一直站着不动，手指头和脚趾头都冻麻了。“要不试试看原路返回，逆流而上。”我一面说，一面使劲跺脚，不断屈伸手指。

伊妮娅皱了皱眉。“下一个能通过的远距传输器总是在下游……”

“确实。”我说，“但上游也可能会有出去的路。先找个地方暖和暖和

和，找到出洞的路，稍微歇息一阵子，再研究如何找到下一道传送门吧。”

伊妮娅点点头。

“好主意，先生。”机器人一面说，一面走向架在右舷的木篙。

离开前，我重新把前桅调整了一下——把它切掉了一米多，免得它撞上那些低垂的冰钟乳——在上头挂了盏提灯，又在筏子的每个角落都挂上一盏，然后我们撑着木筏往上游去。在严寒的薄雾中，灯光折射出微弱的黄色光晕。

河流相当浅——还不到三米深——撑杆一下就捅到了河底，很容易借力。但水流非常强劲，我和贝提克用尽全身力气让沉重的木筏逆流而上。伊妮娅从木筏后面拉出一根备用撑杆，站到我身旁，使尽力气推着，想要移动这小船。身后，飞速流动的黑色河水泛起浪花，打着旋涡朝筏尾扑来。

我们用尽了吃奶的劲，开始的几分钟里，这倒让我们浑身洋溢着暖意——我甚至都淌出汗来，汗水又在衣服上凝结——但断断续续地撑了三十分钟之后，寒冷又重新包围了我们，而距离起点处，才逆行了区区一百米。

“快瞧。”伊妮娅说着，放下手里的撑杆，拿过最亮的手电筒。

贝提克和我靠在各自的撑杆上，稳住木筏，定睛凝视。刚好能看到一座远距传送门的一端从巨大的冰墙中伸出，像是某种古式地行车的一小段轮缘，它被封在了一大块冰里，暴露在外的一小截门的对面，河槽变得越来越狭窄，直到成了条仅一米多宽的裂缝，最后消失在另一面冰

墙之下。

“这条河以前的宽度，应该比现在最宽的地方还要宽四五倍。”贝提克说，“如果传送拱门是横跨两岸的话。”

“对。”我说着，感到又疲惫又沮丧，“咱们还是回去吧。”我们收起撑杆，筏子立即飞快地漂下冰廊，先前逆划了半个小时的路程，只用了两分钟就到达了尽头。我们三人不得不又动用起撑杆，减缓木筏的速度，避开尽头的冰墙。

“唔，”伊妮娅说，“又回到原点了。”她拿起手电筒，照了照两边垂直的冰壁，“要是河岸之类的东西，我们倒是可以爬上去。可惜没有。”

“可以用塑料炸弹炸一个出来，”我说，“炸个冰窟之类的东西。”

“那样会暖和一点吗？”女孩问。她现在没有披保暖毯，又剧烈地发抖起来。我意识到，她实在是太瘦了，热量肯定在从她身上飞速逃逸。

“不会。”我实话实说，然后再次走到帐篷和装备那里，想找到什么东西来拯救我们，这已经是第二十次了。照明弹。塑料炸弹。武器——降临到万物之上的白霜，现在也覆上了那些箱子。一块保暖毯。食物。加热立方体还在发光，女孩和蓝皮人已经蹲到了它旁边。以它目前的设置，电力大约还可维持一百小时。倘使我们有什么好的隔热材料，就可以造出一个足够舒适的冰窟，调低设置，把幸存的时间延长两到三倍……

但我们没有任何隔热材料。微薄帐篷的材质相当棒，可隔热性能不佳。一想到手电和提灯都会灭掉——在这样的酷寒之下，这想法很快就

会应验——我们只能互相依偎在这座冰墓之中，眼睁睁地看着加热立方体变冷，坐以待毙……唔，想得我胃疼啊。

我走到木筏前部，拿起手电，最后照了一遍不透明的冰墙和漆黑的河水，然后说道：“好吧，只能这么做了。”

伊妮娅和贝提克缩在加热立方体那一小圈光芒之中，举目朝我看来。我们仨都在发抖。

“我打算拿上塑料炸弹、雷管、所有引信，还有绳子、通信装置、激光手电，然后——”我深吸口气，“然后潜到这该死的冰墙底下，让水流把我冲到下游，希望这里只是局部坍塌，下游的河流是露天的。假若果真如此，我就浮上去，把炸药放在最合适的地方。这样或许可以为木筏炸出一条出路。要是炸不开，我们就只好弃筏，全部从下面游到那边去——”

“你会死的。”女孩有气无力地说，“十秒钟之内你就会体温过低。而且，在这么急的水流中，你怎么逆流游回来呢？”

“所以我要带上绳子。如果那边有地方躲开爆炸冲击波，那在爆破过程中，我就待在那头，如果没有，我就拉拉绳子，你们接到暗号就把我拉回来。等我登上木筏，就脱光衣服，全身裹在保暖毯里。”我说，“它是百分之百隔热的，只要我还有一丝热气，就能活下来。”

“那万一我们都得游过去呢？”伊妮娅用同样怀疑的口气问道，“保暖毯可不够裹我们三个。”

“那就带上加热立方体，”我说，“把保暖毯像帐篷一样撑起，直到大伙儿都暖和过来。”

“可在哪儿暖和过来？”女孩问，声音很小，“这里都没有河岸……那边又怎么可能有？”

我打了个手势。“所以我们要试试看，炸个出口让木筏通过。”我耐心地解释道，“如果不行，就用塑料炸弹炸块冰下来，我们坐到冰上去。不管怎样，能到达下一个远距传送门就成。”

“万一我们把塑料炸弹用光了，前进了二十米，又遇到另一座冰墙，那该怎么办？”女孩问，“万一远距传输器给裹在了足足五十公里厚的冰里，又怎么办？”

我本想再打个手势，但双手抖得太厉害——但愿是因为冷，于是我把它们捂在腋下。“那我们就会在墙的那面死去，”我说着，呼吸时冒出的雾气飘浮在眼前，“但总比在这儿等死要强。”

沉默了一阵之后，贝提克说道：“这计划似乎是我们最好的机会，安迪密恩先生，但是——您必须明白其中的逻辑——游过去的应该是我。您还在康复期，刚刚受了那么重的伤，身子还很虚弱。而我的生理机能，可以抵御极端的温度。”

“但也抵御不了这么极端的温度。”我说，“你瞧，你也在发抖。并且，你不知道炸药该放在哪儿。”

“您可以教我，安迪密恩先生，用通信装置。”

“我们还不知道，它们隔着冰能不能用，”我说，“并且，也很难讲清楚，这就像切割钻石——炸药必须放在正确位置，分毫不差。”

“别争啦。”机器人说，“只有我去，才合理——”

“看起来是很合理。”我打断了他的话，“但我们不会派你去，这是我的工作。如果我……失败了，再轮到你。同时，不管成不成功，我也需要一个非常强壮的人，把我从急流中拉回来。”我走上前，把手搭在蓝皮人的肩膀上，“这次我可要对你用用我的职权了，贝提克。”

伊妮娅扔下保暖毯，但她的身子依旧抖个不停。“什么职权？”她问。

我站直身子，挺出一个英雄的姿势。“我会让你们知道，我是海伯利安自卫队的持枪兵，三等中士。”牙齿不停打颤，但这句话我说得大概还算清楚。

“中士。”孩子说。

“三等。”我说。

她张开双臂抱住了我，让我吃了一惊。我垂下手臂，笨头笨脑地拍了拍她。

“是一等。”她轻轻地说，然后退后几步，跺着脚，向双手呵气，接着说道，“好吧……我们该怎么做？”

“得收拾些需要的东西。你们在无限极海上不是做了个海锚吗？是段百米长的绳子吧，能不能给我？那长度肯定够。贝提克，麻烦你把木筏往前撑，抵住冰墙，这样筏尾就不会被水淹没。我们可以把木筏的前端顶到那边那块低一点的冰层下……”

我们三人各自忙活了一阵。然后大家重新聚在木筏前头，削短的桅杆上挂着提灯，光芒已经昏暗了不少。我对伊妮娅说：“你是不是还觉得，是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出于某种原因，特地将我们送往这些特提

斯河星球？”

女孩朝四周的黑暗环顾了几秒。身后某处，又有一根冰钟乳掉入河中，迸出沉闷的溅水声。“对。”她说。

“那这死胡同又是怎么回事？”

伊妮娅耸耸肩，她裹得像个粽子，于是那动作——在这与众不同的情况下——看起来有些搞笑。“一种引诱吧。”她说。

我不明白。“什么引诱？”

“我讨厌寒冷和黑暗。”女孩说，“从来都讨厌，也许，现在那人正试图诱使我运用某种.....还尚未充分觉醒的.....能力。某种我还没有通过努力获得的力量。”

我望着脚下打旋的黑色河水。再有不到一分钟，我就该跳进去了。“啊，孩子，如果你有什么力量或者能力，可以使我们离开这鬼地方的，我建议你赶紧唤醒它们，使用它们，不管你还有没有获得。”

她摸摸我的手臂，手上套了一双我不穿的羊毛袜，当作手套。“我只是猜测。”她说，头上软帽的帽檐拉得很低，呼出的水汽在上面冻结，“但现在，我学到的任何本事，都无法把我们三个全部从这里救出去，我知道那是事实。也许，它是在诱使.....不说了，劳尔。咱们来看看，到底能不能穿过这条冰瀑。”

我点点头，吸了口气，脱下衣物，只留着内衣裤，冰寒的空气深刺骨髓。我把绳索围绑在胸前，打好结，发现十指俱已冻僵，完全不听使唤。我从贝提克手中接过装有塑料炸弹的背包，说道：“河水的温度可能会冷得让我的心跳暂时停止，我下水后，会用力拉一下绳子，如果过

了三十秒还没拉，就把我拉回来。”

机器人点点头，我们已经将所有的绳索暗号对了一遍。

“噢，你把我拉上来的时候，我可能已经陷入昏迷，或者没有知觉，”我说着，努力把语调装得事不关己，“别忘了，哪怕心脏停跳几分钟，我也有复苏的可能。这些冰冷的水应该会延迟脑死亡。”

贝提克又点点头。他站立着，绳索从一边肩膀上搭过，缠过腰间，握在另一边的手里。经典的登山者系绳法。

“行了。”我说着，意识到在我婆婆妈妈的当口，身上的热量正在飞速逃逸，“伙计们，几分钟后见。”我从木筏一侧滑进黑漆漆的河水中。

我想，我的心脏的确停跳了片刻，但很快，它就又开始跳动，几乎带着莫大的痛楚。水流比我预料得还要湍急，我还来不及动一下，就被它卷了下去，拽到冰墙之下。事实上，我从筏子的左舷那开始，被旋涡转到了好几米外，猛地撞上参差不齐的冰面，前额被利缘割破，小臂震得发麻。我用尽全身力气，拼死抓住一条锯齿冰晶，奋力挣扎着把脸露出水面，但感觉双腿，乃至整个下身，正被扯进水下的旋涡。身后有一条冰钟乳掉下来，撞上冰墙，砸得粉碎，就在左边半米外。要是砸到我，我肯定会当场昏迷，然后溺死其中，连怎么回事都不知道。

“这……可能……不是……一个……好主意。”我边喘气边说，牙齿咯咯作响，然后手一滑，被拖进了锯齿冰瀑下。

德索亚的意思，是要放弃“拉斐尔”号那劳时伤神的搜索计划，直接跃迁到第一个驱逐者占领星系。

“那样做有啥好处，长官？”纪下士问。

“也许什么好处都没有。”德索亚神父舰长承认，“但如果这件事跟驱逐者有关，我们可能会在那得到一些线索。”

格列高利亚斯中士揉揉下巴。“对。”他说，“但我们也可能被游群抓住。我们这艘船并不是教皇陛下舰队里装备最好的，希望您不介意我这么说，长官。”

德索亚点点头。“但它速度奇快，兴许大部分游群飞船都追不上。并且，也许驱逐者现在已经抛弃了那个星系……他们一向如此，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迫使圣神长城退后，对被占领的星球和民众大肆破坏之后，又象征性地布下周界防御线，离开星系……”说到此，德索亚顿了顿。他亲眼见过被驱逐者劫掠的星球，虽然仅是一颗——自由星——但他死也不愿再见到另一颗。“不管怎么样，”他说，“待在飞船上，结果都是一样。通常来讲，量子跃迁到长城外，得花上八到九个月的舰上时间，同时有十一年甚或更长的时间债。但对我们来说，不过是和往常一

样，瞬时跃迁，加上三天的重生时间。”

持枪兵芮提戈举起手，在此类讨论中，他通常都会这么做。“还有一点需要考虑，长官。”

“哪一点？”

“驱逐者从来没有俘获过大天使信舰，长官，我怀疑他们究竟知不知道这世上有这种飞船。见鬼，长官，就连大多数圣神舰队都不知道大天使技术的存在。”

德索亚很快明白了他的意思，但芮提戈还在接着往下说：“所以我们是在冒很大的风险，长官。不只是我们自己，还搭上了圣神。”

一阵漫长的沉默。最终德索亚开口了，“你提的意见很好，持枪兵。我已经好生想了一遍，但圣神司令部修建这艘飞船的时候，给它装上自动重生龕，就是为了在必要的时刻跃迁至圣神领空之外。可以理解，如若必须，我们得率先进入偏地……进入驱逐者的领土。”神父舰长深深地吸了口气，“我去过那种地方，先生们。我烧掉了他们的环轨森林，杀出一条血路，逃出了游群。驱逐者……很怪异。他们试图去适应各种反常的环境……甚至适应太空……那真是……亵渎神明。他们可能已经不是人了，不过他们的飞船速度不快。‘拉斐尔’号可以进入他们的领地，一旦遭遇被俘的威胁，就可以立即转回量子速度。我们可以给它设定程序，一旦迫临被俘，就自毁。”

三名瑞士卫兵一声不吭，每个人似乎都在思量，那样做，将会让他们在尚未重生前就蒙受死亡——毫无警告的毁灭。也许，当他们像往常一样，在加速椅或是重生龕中沉眠的时候，沉眠却变作了长眠……至少此生不会再苏醒。十字形圣礼真是妙不可言——哪怕是粉碎的、烧焦的

尸体，它也能让它们起死回生，那些再生基督徒，不论是被射死、烧死、饿死、淹死、闷死、刺死、压死或是病死，都可以重获肉体与灵魂——但它也有局限：如果连腐烂分解的时间都没有，譬如飞船的内部系统驱动器发生热核爆炸，就无法起作用了。

“我们会誓死追随于你。”最后，格列高利亚斯说道，他知道德索亚神父舰长发起这场讨论，只是因为不愿命令手下冒险去做可能导致命遭真死的事。

纪下士和芮提戈只是点了点头。

“好。”德索亚说，“那我就这样给‘拉斐尔’号编程.....如果在我们重生前，它没有机会逃脱，就引爆聚变引擎。我会仔细地定义‘走投无路’的各项参数，但我认为，那种情况发生的概率不大。我们醒来时，会在.....上帝，我还没确认过呢，第一颗被驱逐者占领的特提斯星球是哪个啊？是不是太真星？”

“不，长官。”格列高利亚斯说，他正伏下身子看着“拉斐尔”号先前准备的搜索计划的硬拷贝星图，粗大的手指敲敲圣神之外一个划圈的区域，“是希伯伦，一颗犹太星球。”

“好，那么，”神父舰长说道，“咱们回各自的椅子，向传送地点出发。明年新耶路撒冷见[\[47\]](#)！”

“明年，长官？”持枪兵芮提戈正准备跃回躺椅，他飘浮在图表桌上方问道。

德索亚笑笑。“不过是句口头禅，是从我的一些犹太朋友那里听来的，我也不知道是啥意思。”

“我都不知道咱们身边竟还有犹太人。”纪下士说道，他正飘浮在自己的躺椅上方，“我还以为，他们全都在偏地抱残守缺呢。”

德索亚摇摇头。“我曾经在神学院之外的大学念过研习班，那里有一部分皈依我教的犹太人。”他说，“别管了，我们很快就能在希伯伦遇到他们，系好了，先生们。”

神父舰长刚睁眼醒来，就发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毫无疑问。费德里克·德索亚年轻的时候，远比现今放肆，有好几次和神学校的同窗出去买醉，其中一次，他在一张陌生的床上醒来——还好是独自一人，感谢上帝——但那是陌生城区里一张陌生的床，他全然不记得它是谁的，自己又是怎么去了那里。这次醒来，就跟当时一样。

德索亚睁开双眼，没有看见“拉斐尔”号封闭的自动重生龕，没有闻到飞船里臭氧和再循环汗液的气味，没有感觉到零重力下醒来的坠落恐惧，而是躺在一张舒适的床上，看见一间很漂亮的屋子，处在相当标准的重力场。墙上到处是宗教圣像——圣母马利亚；一个巨大的十字架，受难基督钉在其上，双眼神圣地上扬；还有一幅描绘圣保罗^[48]殉道的画像。淡淡的日光从蕾丝窗帘中透射进来。

德索亚感到精神恍惚，觉得这些东西似曾相识，一如那个给他端来清汤、与他闲谈的矮胖神父，那张和善的脸庞好像在哪里见过。最后，德索亚神父舰长的脑袋瓜终于开了窍：这是巴乔神父，负责重生的医疗神父，上次在梵蒂冈花园见过，他满心以为再也不可能见到他了。德索亚啜着汤，透过神父宅邸的窗户，望向外面淡蓝的天空，心中作如是想，佩森。他拼命想记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他又回到了这里，但他

所能回忆起的最后一件事，是与格列高利亚斯以及手下的谈话，爬出无限极海及蛇夫座70A的重力井那漫长的时间，然后是突如其来的传送。

“发生了什么？”他喃喃道，抓住那慈善的神父的袖子，“为什么……怎么？”

“好啦，好啦，”巴乔神父道，“先好好休息，孩子，等一下会有时间来讨论这一切的，不管你想知道什么，有的是时间。”

面对轻柔的声音、华美的光线、氧气富足的空气，德索亚慢慢平静下来，闭上双眼，沉沉睡去，开始做起不祥的梦。

午餐时分——继续喝汤——德索亚已心知肚明，那友善的胖胖的巴乔神父不打算回答任何问题：不说他是怎么到的佩森，也不说他的下属现在何处、状况怎样，更不解释他为什么不回答。“法雷尔神父就要来了。”这位医疗神父说道，似乎这句话能解释一切。德索亚的体力逐渐恢复，洗了澡，换好衣服，努力理好思绪，等待着法雷尔神父大驾光临。

晌午时分，法雷尔神父终于驾临。这是位高大瘦削的苦行神父——德索亚很快得知，他是基督圣心会的一名指挥官，对此，德索亚毫不吃惊——法雷尔的嗓音温和但字正腔圆，一副公事公办的表情，灰褐色的双眼冷若冰霜。

“我完全理解你的好奇。”法雷尔神父说，“毫无疑问，还有些困惑。对于刚刚重生的人来说，这都是正常现象。”

“我很熟悉重生的副作用。”德索亚说着，透出一丝略带讽刺的微

笑，“但我的确很好奇，我怎么会佩森上醒来呢？在希伯伦星系发生了什么事？我的人怎么样了？”

法雷尔说话的时候，灰褐色的眼睛一眨不眨。“我先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神父舰长。格列高利亚斯中士和纪下士都安然无恙……在我们说话的当儿，他们正在瑞士卫兵重生教堂里，从重生的余效中恢复。”

“持枪兵芮提戈呢？”德索亚问。自他醒来，那不祥的感觉就一直挥之不去，现在更是扑打起黑暗的双翼。

“恐怕，是死了，”法雷尔说，“真死。已经替他执行过临终祈祷，他的肉体已经交付给深邃的太空。”

“他怎么会死呢……我是说，真死？”德索亚终于问了出口。他想要哭，但抑制住了，他不清楚那是出自单纯的悲伤，还是由于重生的副作用。

“对于详细情况，我并不清楚。”高个男子说道。他们两人正在神父宅邸那狭小的起居室里，那里通常用来召开会议和重要会谈。现在只有他们两人，但墙上的圣哲、殉教者、基督、圣母都正眼盯着他们。“情况似乎是，在‘拉斐尔’号从希伯伦星系返回的时候，自动重生龕出了问题。”法雷尔继续道。

“从希伯伦——返回？”德索亚问道，“恕我愚昧，神父，但是我给飞船设定了程序，除非遭到驱逐者军队紧紧追赶，不然不会离开那里。是出现了那种情况吗？”

“显然如此。”圣心会教士回答道，“正如我所说，我并不熟悉技术上的细节……也不擅长描述技术问题……但就我所知，你为大天使信舰

编制的程序，是要它穿越驱逐舰控制的领空——”

“我们必须到希伯伦，执行我们的使命。”德索亚神父舰长打断他道。

对于德索亚的插话，法雷尔毫无愠怒，他那不置可否的表情也没有丝毫改变，德索亚望着那双冰冷的灰褐色双眼，不敢再妄自发言。

“如我所言，神父舰长，据我所知，你为飞船编制的程序，是要闯入驱逐舰领空，并且，如果没有遭到攻击，就进入环绕希伯伦的轨道，准备降落。”

德索亚默认了。他黑色的双眼回瞪着灰褐色的眼睛——虽然没有表现出任何憎恨，但已准备好辩驳任何指控。

“也是基于我的理解，那艘.....我想你的信舰名叫‘拉斐尔’！”

德索亚点点头。他现在意识到，对方措辞小心，故意问出答案很明显的问题——这都是律师的特征。教会有很多法律顾问，还有检察官。

“‘拉斐尔’号似乎执行了你编制的程序，在减速过程中没有遭遇任何阻碍，于是进入了环绕希伯伦的轨道。”法雷尔继续讲道。

“重生是在那时出现问题的吗？”德索亚问。

“据我所知，事实并非如此。”法雷尔说。圣心会教士灰褐的眼睛离开德索亚，扫视房间四周，似乎在评定家具和艺术品的价值，但显然没有发现任何东西能引起他的兴趣，于是又向神父舰长看去。“据我所知，”他说，“你们四人在船上即将完成重生的时候，飞船不得不逃离星系。随之而来的传送冲击，当然是致命的。不完全重生之后的二次重生

——我相信你肯定知道——比初次重生要困难得多。正是在那时，圣礼因机械故障，出现了问题。”

法雷尔说完后，两人都沉默不言。德索亚陷入了深思，隐隐听到外面狭窄街道上地行车经过的声音和附近空港运输船起飞时的隆隆声。最后他说道：“但我们在复兴之矢轨道上的时候，重生龕全都接受过检修，法雷尔神父。”

法雷尔神父点点头，动作几乎无法察觉。“我们有记录。我想，持枪兵芮提戈的自动重生龕也发生了同一种校准误差。目前，调查正在复兴星系的卫戍地进行。我们调查过的地点包括无限极海星系、波江五和印地五、拉卡伊9352星系的必由恩典、巴纳之域、NGCes2629-4BIV、织女星系、鲸逝中心。”

德索亚听得只有眨眼的份儿。“你们调查得相当彻底。”最后他说，心中却在想，他们一定出动了另外两艘大天使信舰，才足以展开这样的调查。这是何故？

“没错。”法雷尔神父答道。

德索亚神父舰长叹了口气，陷在神父宅邸柔软的椅子上。“这就是说，他们在自由星系找到了我们，却无法让持枪兵芮提戈重生……”

法雷尔微微撇了撇薄嘴唇。“自由星系，神父舰长？不。据我所知，你们的信舰是在蛇夫座70A星系被发现的，其时正朝海洋星球无限极海减速。”

德索亚坐起身来。“我不明白。我给‘拉斐尔’号编的程序分明是，如果迫不得已，一定要仓促离开希伯伦星系，那就依照她最初的搜索计

划，跃迁至下一个圣神星系。而下一颗星球应该是自由星。”

“也许它在希伯伦星系遭到敌方飞船的追踪，情况太为特殊，让它排除了先前的跃迁顺序。”法雷尔干巴巴地说道，“飞船的电脑兴许是决定回到出发点。”

“也许。”德索亚说着，试图解读对方的表情，但他什么也看不出来，“法雷尔神父，你说‘兴许是决定’，难道你也不清楚吗？你们没有查看过飞船日志吗？”

法雷尔沉默着，不知是默认，还是单纯不想说话。

“如果我们回到了无限极海，”德索亚继续道，“为什么又会在此地——佩森醒来？在蛇夫座70A发生了什么？”

法雷尔终于笑了，但也仅仅是微微张开他的薄嘴唇：“纯属巧合，神父舰长，在你们跃迁的时候，大天使信舰‘米凯尔’号正好在无限极海卫戍领空，吴舰长当时正在‘米凯尔’号上——”

“吴玛姬？”德索亚问，毫不在乎他的打断会不会惹恼对方。

“正是她。”法雷尔移开手，像是在从硬挺而起皱的黑裤子上扯下一截线头，“考虑到.....啊.....你先前在无限极海上访问时引起的恐慌——”

“您是指我把米兰德里亚诺主教遣送到一座修道院，以免他妨碍我，”德索亚说，“另外还逮捕了几个不忠的圣神腐败军官，他们在米兰德里亚诺的眼皮底下，几乎是在公然盗窃，搞些阴谋活动.....”

法雷尔举起手，打断了德索亚：“这些事，如今不在我的监管范围

内，神父舰长。我只是在回答你的问题。需要我继续讲下去吗？”

德索亚听得只有干瞪眼的份儿。他感觉到愤怒，混合着对芮提戈的死而产生的悲伤，这一切都在重生后的眩晕间萦绕。

“吴舰长，她听闻米兰德里亚诺主教及无限极海上其他行政官员的抗议，决定让你们回到佩森重生，那兴许会是最为恰当的做法。”

“所以，我们的重生被第二次打断？”德索亚问。

“不。”法雷尔的语气中没有一丝愠怒，“在决定将你们从蛇夫座70A送回圣神司令部及梵蒂冈时，重生还没有开始。”

德索亚看着自己的手指，它们正抖个不停。他的脑海里浮现出“拉斐尔”号的影像，载着满船尸体，包括他自己的。起先是前往希伯伦星系的死亡之旅，然后减速朝无限极海驶去，之后又加速至佩森。他飞快地抬起头。“我们死了多长时间，神父？”

“三十二天。”法雷尔回答。

德索亚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最终他又坐回去，尽量压制住自己的情绪，说道：“如果吴舰长决定不让我们在无限极海领空重生，而是将飞船送返此地，神父，在抵达希伯伦领空的时候，也没有完成重生，照此算来，那时我们的死亡状态，也才持续不到七十二小时。假设我们已经在这里待了三天……那另外的二十六天到哪里去了，神父？”

法雷尔的手指抚着裤子的褶皱。“在无限极海的领空发生了延误，”他平静自若地说，“最初的调查便是从那里开始的。我们将递交的抗议悉数归档，为持枪兵芮提戈安排了完整的军葬礼，将他葬在太空中。其余的……应尽职责……均已一一办妥。‘拉斐尔’号偕同‘米凯

尔’号一道返回。”

法雷尔突然起身，德索亚也随之站起。“神父舰长，”法雷尔正式宣布，“我来此，是为了转达枢机秘书卢杜萨美大人的问候，先生，他祈愿你在基督的护佑下，完全恢复生命和健康，并请你明天早晨七时整，前往罗马教廷教义部议室，拜会卢卡斯·奥蒂蒙席，及圣部其他任命官员。”

德索亚大吃一惊。他能做的，仅仅是迅速立正，顺从地点点头。作为一名耶稣会士兼圣神舰队军官，经过严格训练，他已经习惯了服从。

“很好。”法雷尔神父说完，便离开了。

基督军修士离开之后，德索亚神父舰长仍旧在神父宅邸休息室里呆站了几分钟。作为区区一名神父和指挥官，德索亚极少参与教会的政治阴谋和明争暗斗，但哪怕是乡下来的神父，或者最为懵懂的圣神武士，都知道梵蒂冈的基本构架和职能。

在教皇之下，主要有两大行政体系——罗马教廷（梵蒂冈）和所谓的几大圣部。德索亚知道，教廷这一行政机构，繁冗臃肿，错综复杂，它的“现代”形式是由西斯科特五世于公元一五八八年制定的。教廷，包括了国务院，即卢杜萨美枢机的权力基础，他名义上是国务秘书，实质上却据有首相的权力。自十六世纪以来，各任教皇便经由通常称作“旧教廷”的机构行使权力，而国务院则是它的核心部分。除此之外，还有“新教廷”，那是在梵蒂冈第二届理事会上创立的（人们通常简称为“梵二会议”，一九六五年大会圆满落幕），它最初只包含十六个次级机构。在尤利乌斯教皇长达二百六十年的统治之下，这十六个机构已经壮大，发展成三十一个互为牵涉的实体。

但传唤德索亚的，却不是教廷，而是圣部的一个部门。这些圣部之间通常各自独立，势均力敌。法雷尔明确通知他去所谓的教义部，这一组织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已得到——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是再度获得[49]——极大的权力。在尤利乌斯教皇统治下，教义部再次拥护教皇作为长官，这一结构上的改变，给这一圣部带来了新生。在尤利乌斯教皇当选之前的十二个世纪里，该圣部（自公元一九〇八年至一九六四年称为神圣法庭[50]）的重要性一直在降低，几乎就像是一个退化的器官。但如今，在尤利乌斯的统治下，人们似乎能穿越五百光年的空间，回溯三千年的历史，感受到曾经的神圣法庭那一手遮天的权力。

德索亚回到起居室，背靠在先前所坐的椅子上，脑子晕晕乎乎的。但现在他知道，在次日清晨拜谒神圣法庭诸位官员之前，他不会见到格列高利亚斯，也见不到纪下士。甚至，他将永远也见不到他们。德索亚想要理顺其中的脉络，搞清楚他为什么会被拉入这样的一场会面，但教会的政局、敌对的神父、圣神的权力争斗，这一切混乱纠结的形势，以及他那刚刚重生的迷糊头脑，让这脉络最后都变成了一堆乱麻。

但他对此一清二楚：教义部，先前被称作神圣法庭的部门，在更名前的几个世纪里，一直叫作全教宗教裁判所。

正是在尤利乌斯十四世教皇的统治下，宗教裁判所又开始兴盛壮大，向它当初的名声及恐怖逐步靠拢。并且，德索亚必须于次日清晨七时整出现在他们面前，没有任何准备，无人可供计议，也无从得知会被加诸怎样的指控。

巴乔神父匆忙走进门来，他那天使般胖嘟嘟的脸庞上挂着笑容。“和法雷尔神父的交谈还愉快吧，孩子？”

“嗯，”德索亚心不在焉地说，“很愉快。”

“那就好，那就好，”巴乔神父说，“不过，我觉得该来点汤了，先祈祷吧——天使经[\[51\]](#)——然后早早道个晚安。不论明天是福是祸，咱们都必须精神抖擞地面对，不是吗？”

孩提时代，听外婆吟诵那无穷无尽的诗句时，有一首短诗我总是百听不厌，它的头两句是——“有人说世界将结束于熊熊烈焰，有人说世界将消亡于凛凛寒冰^[52]。”外婆并不知道这些诗句出自谁人之手——她猜是个名叫弗洛斯特的大流亡前诗人，但就算那时年纪还小，我也觉得这样来刻画火与冰，实在是太做作，不太可信。可是，世界会在火或冰中消亡的想法，就像那简单的诗行歌舞般的节律一样，一直都留在我的心里，经久不灭。

我的世界，似乎是要在凛凛寒冰中消亡了。

冰墙之下一片漆黑，并且冷得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形容。我曾被烧伤过，有一次，在乘游船沿湛江逆流而上的时候，煤气炉发生了爆炸，我的双臂和胸口轻度烧伤，却疼痛异常，从此我知道了火焰的炽烈。这里的冰寒俨然具有同样的力度，犹如某种缓慢燃烧的火苗，在将我的血肉切作碎片。

腋下的绳子拴得很紧，强劲的水流很快就将我冲得调了个头，我现在在两脚朝前，在黑暗的河道中被拖着前行。我举起双手护着脸，不让它撞上冰墙底部那些岩石般坚硬的冰脊。贝提克在木筏上稳稳屹立，犹如一个制动器，稳住我的前行速度，绷紧的绳索把我的胸膛和腋窝勒得紧

紧的。水流不断把我的身体托高，撞向浮冰那凹凸不平的底面，像是正被人拖过崎岖的岩石地，我的双膝很快就被锋利的冰刀划得伤痕累累。

我穿着袜子是为了保护脚不让冰划伤，而不是为了御寒；但现在看来，在我撞上冰脊的时候，它的保护作用微乎其微。我还穿了贴身短裤和汗衫，但面对利如针刺的严寒，它们也无法提供任何保暖作用。我脖子上绕着通信装置带，语声片压在喉头，不管是否出声，只要声带震动，就能把信息传递出去。耳塞没有一丝松动。肩膀上是一个防水袋，用胶带紧紧固定住，里面装有塑料炸弹、雷管、引线，在最后关头还放了两个闪光弹进去。我的手腕上缠着小型手电激光器，它狭窄的光线刺穿黑暗的河水，从冰面折射回来，但并没照亮多少东西。自打从海伯利安的迷宫出来后，我就一直很少用激光器：手提灯更有用一些，光线更宽阔，消耗的能量也更少。手包上的激光器在平时没多大用处，但作为一种切割性武器，它可用来在冰上钻孔，用以安放塑料炸弹。

如果我能活到钻孔的那一刻。

我任凭自己卷入地下暗河，在这疯狂的举动背后，我用到的唯一技巧，就是服役时从大熊冰架上的训练中学来的雕虫小技。在短暂的南极之夏，熊爪冰海几乎每天都会冻结、解冻，复又重新冻结，稍不留神，就会踩碎表面的薄冰，掉进冰海中。我们曾受过训练，即使被海水卷到最厚的冰层之下，在海面和冰层底面之间，也总会有一层薄薄的空气。我们浮到那层空气里，就算是脸全部泡在水里，也要把鼻尖凑到里面，然后沿着冰一路前进，直至到达裂缝，或者找到薄到足以砸开逃生的地方。

但那只是理论。我对此唯一的实践检验，就是参加了一个搜索救援组，大家分头寻找一个圣甲虫驾驶员。那名驾驶员下了车，从能支撑起

他那四吨重机械的冰层处，朝外走了不到两米，结果掉进了冰窟窿，失踪了。是我找到了他，距圣甲虫和安全冰区大约六百米，他用了上面提到的呼吸技巧。找到他的时候，他的鼻子还紧贴在极厚的冰上，但嘴在水下大张着，脸就像掠过冰川的雪花一样惨白，双眼冻得僵硬，犹如钢铁轴承。我极力不去想那画面，拼命和急流搏斗，浮到水面，拉拉绳子，提示贝提克停止放绳，把脸贴上一片片碎冰，寻找空气。

水和冰之间有几厘米的空间——裂缝沿着大气冻川一路往上，如同倒置的地沟，那里空气还更多。我深深呼吸着冰寒的空气，将手电激光器的红色光束射进裂缝，然后又往狭窄的冰道照去，前后都照了下。“歇息一下。”我气喘吁吁道，“我没事。走了有多远？”

“大概八米。”贝提克的低语在我耳中响起。

“见鬼。”我咕哝了一声，全然忘记了通信装置也会把没说出声的话原原本本传送出去；我还以为至少已漂过了二三十米呢。“好吧，”我大声说，“第一处炸药我打算放在这儿。”

幸亏我的手指还没僵硬到按不动手电激光器的开关，我将其拨到高强度状态，在裂缝侧壁融出一个小槽。先前我已经为塑料炸弹做了预塑，现在我开始做进一步的塑力工作。炸药终于塑造成功——也就是说，只要我的准备工作没出差错，冲击波就会精确地按我想要的方向释放。早先，我已经提前完成了大部分工作，因为我知道，我所要做的，就是让冲击波笔直向上方和身后的冰墙轰去。现在，我继续精确引导爆炸力的卷须：所用技法，跟用等离子子弹打穿钢板如出一辙，要造出像炙热的子弹掉入黄油时的效果，让那些等离子卷须刺裂身后的巨大冰墙，穿透八米厚的冰，把它切成几大块，干净利落地掉进河里。但这只能仰仗一种情况，但愿在多年的环境改造中，大气生发器已经往空气里

注入了足够的氮气和二氧化碳，这样，才不至于让爆炸演变成大规模的氧气燃烧。

因为早已确切知道了冲击波的走向，所以不到四十五秒，炸药塑形就完成了，也没费多少巧劲。但把微小的雷爆管放置好的那一刻，我的手开始不停发抖，几乎已经麻木。不过，既然已经知道通信信号穿越这么厚的冰并没有问题，那么我将雷管设为预置编码模式，没用包里的引线。

“好了，”我吸口气，沉到水中，“继续放绳。”

狂野的漂流重新开始，水流将我拽入黑暗，又拖着 I 撞上冰晶天顶，我疯狂地寻找空气，大喘着气指挥贝提克，拼命看清周围，继续前行，最后的温暖逐渐从我体内流失。

冰又延伸了三十米——正好是我认为塑料炸弹能够对付的最大限度。我在另外两个地方放好炸药，其中一包放在一条裂缝中，然后在天花板的冰层中融出一条管道，将另一包放进去。放最后一包的时候，我的双手已经完全麻木——就像是戴上了厚厚的冰手套——但我还是将炸药大致做好塑力，引导它上下两个方向爆炸。如果过会儿还看不到这面冰墙的尽头，那这一切都将成为徒劳。贝提克和我曾计划用斧子砍掉一些冰，但如果那东西有好几米厚，我们可砍不穿。

过了四十一米，我又冲出水面，呼吸空气。一开始，我怕那将是又一条裂缝，但我拿着手电激光左右照射，红色的光线映现出一片空旷区域，比我离开的那个地方更长更宽。我们曾讨论过，如果能看见第二处穴室的尽头，就要节省炸药，不能引爆，但当我把光线往下扫，扫向漫长而黑暗的河流，照亮的是同样的迷雾和冰钟乳，我看见这条河流——

大约有三十米宽——蜿蜒而下，流过几百米，直至出了视野。跟先前的那段河流一样，没有河堤或是明显的水道，但至少看起来在往前流动。

我本想看看河流转过弯后又是怎样，但一来绳子没那么长，二来我身体的热量也不足以供我漂到那么远的距离，我还要报告情况，然后活着回去。“拉我回去！”我气喘吁吁道。

接下来的两分钟里我紧紧拽着绳子——或者说试图拽紧绳子——我的双手根本不听使唤了。机器人逆着汹涌的急流，将我往回拉，偶尔停下，让我躺在水面，大口呼吸裂缝里寒冷的空气。然后，再度开始黑暗的旅程。

如果是贝提克下了水，由我来拉他——或者，就算是让孩子下水——在这样强劲的水流中，哪怕花费四倍于贝提克所用的时间，我也无法把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拉回来。我知道他很强壮，但他也并非超人——机器人力量没有强大到可以创造奇迹——但那天，他的确显示出了超人的力量。我猜，他肯定运用了体内积蓄多年的能量，才如此快地把我拉回木筏。我尽量搭把力，挥着手臂，沿着冰墙往前移动，挡开尖锐的冰晶，双脚绵软无力地踢着水流。

终于，我的脑袋再次透出水面，看见提灯的光晕，两个旅伴的身影向我凑来，但我根本没有力气抬起双臂，也没办法爬上木筏。贝提克一把托住我的腋下，轻轻地将我从水里拉出来；伊妮娅抓住我滴水的双腿，两人合力把我抬向船尾。我承认，我那冻僵的脑子想起了一座天主教堂，那教堂位于拉特莫斯^[53]镇——北部荒沼中的一座村庄，我们到那座小镇是为了获取食物和牧羊所需的简单补给，偶尔顺道路过教堂，就进去看了看。教堂的南墙上有一幅巨大的宗教画：基督正被取下十字架，一名门徒从他绵软的双臂下将他抱住，而圣母则捧着残缺不全的

赤足。

别把自己想得这么高尚，这话从我脑海的迷雾中不请自来，却是伊妮娅的声音。

他们把我抬到结满霜的帐篷中，保暖毯已经铺开，下面垒着两个睡袋和一块薄毯，加热立方体在这小窝旁散发着光芒。贝提克把我湿透的汗衫、装闪光弹的袋子和通信装置一一褪下，剥掉缠在手上的手电激光器，小心地放进我的背包，给我裹上保暖毯，把我抱进上面的那个睡袋，然后打开一个医疗包。他把生物监视器黏黏的触口贴上我的胸膛、大腿内侧、左手腕、太阳穴，对着读数注视了片刻，然后给我注射了一管肾上腺素，一如我们的计划。

把我从水里拉回来，一定累坏你了，我本想这么说，可我的下巴、舌头和喉咙全都不听使唤。我被冻得已经不再发抖。意识微弱得如同一条细线，将我连到一丝光明之中，寒风吹过我的身体，意识也在其中飘摇。

贝提克俯身靠近。“安迪密恩先生，炸药放好了吧？”

我费力地点了点头。这是我能做到的极致，笨拙得像是个提线木偶。

伊妮娅跪在我身边，对贝提克说：“我来照看他，你带咱们离开这儿。”

机器人离开帐篷，拿起木筏尾部的撑杆，把我们撑离冰墙，朝上游划去。真是难以置信，把我从急流中拉回来，费了他那么多力气，他竟还有力量把整张木筏逆流撑上这么远的距离。

木筏开始移动。我的视线穿过帐篷末端的三角形开口，看见提灯的亮光，照在迷雾和遥远的窟顶上。雾气和冰钟乳缓缓地经过小小的三角形开口，那情景，犹如透过一个现实中的等腰三角形洞孔，窥视但丁所述的第九层地狱^[54]。

伊妮娅一直注视着简陋的医疗包监控器。“劳尔，劳尔……”她轻声唤道。

保暖毯可以裹住我散发的热量，但我觉得自己已经不再散发任何热量。我冻得骨头都疼了，不过那些冻僵的神经末梢根本传达不了疼痛。我还非常非常困乏。

伊妮娅摇醒了我。“该死，不要离开我！”

我会尽力的，我这么想到，但我知道自己在撒谎，现在我只想睡觉。

“贝提克！”孩子大喊，然后我隐隐感觉到机器人走进帐篷，查看医疗包。他们说了些话，但在我看来，那都是些遥远的嗡嗡声，没有任何意义。

我的意识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突然隐约感觉到我身边躺着什么人。贝提克又走开了，他得把积满冰的木筏逆着湍急的水流撑往上游。伊妮娅那孩子却爬进了保暖毯，和我一起躺在睡袋里面。起初，她那瘦弱身躯散发的热量，根本穿透不了我那冻成千层冰的身体，但在帐篷构成的空间中，我能感觉到她的气息，感觉到她的瘦弱的手肘和膝盖顶在我的身上。

不，不，我面对着她的方向想。我才是保护人……我足够强壮，所

以被雇来解救。但我又冷又困，说不出声来。

我不记得她是否张开臂膀抱住了我。我知道，我的反应就跟一截冻住的木头差不多，感知力也好不过那些在我三角形视野中移动的冰钟乳，我的意识就跟它们一样，底部被提灯的光芒照亮，顶端却迷失在黑暗和迷雾中。

后来，我终于开始感觉到从她小小的身躯中涌过来缕缕暖意。我只是隐隐地感觉到这点，但随着这些温热从我俩肌肤接触的地方流过来，那些地方开始如针刺般疼痛起来。真希望我能开口说话，叫她离开，好让我安详平静地打个瞌睡。

过了一会儿——也许有十五分钟，也许有两小时——贝提克回到帐篷。我还算清醒，意识到他一定已经按计划完成了所有事情：回到那截远距传送门下，把撑杆和方向舵杆卡在冰穴上部较窄的那个地方，以此“锚定”木筏。我们推断，金属拱门可以在炸药爆炸的时候，保护我们不受雪崩和冰崩的伤害。

快引爆炸药，我想这么对他说。但机器人却并没有在通信波段上发送命令，而是脱掉全身衣物，直到只剩下黄色沙滩短裤和衬衫，然后爬进保暖毯下，和女孩一起躺在我身边。

这事儿也许有些滑稽——对于正在阅读这些文字的你来说，看起来兴许有些滑稽——但在我的生命中，再没有别的事件，比我的两位旅伴以自己的体温来温暖我这一举动更深地感动过我。就连他们在紫罗兰大海上勇敢而又鲁莽的营救行动，也没有如此深深地触动我。我们三人躺在那儿——伊妮娅在我左边，手臂环抱着我，贝提克在我右边，身体蜷曲着，为我抵挡从保暖毯角落钻入的冷风。再过几分钟，我或许会因为

血液循环恢复、因为肉体逐渐解冻而疼得大哭；但眼下，我为他们给予的温暖——这亲密的礼物——而哭泣，生命的热量从孩子和蓝皮肤人的身上流出，从他们的血肉流出，流向我的身体。

写到这里，我又禁不住泪流满面。

我也不知道我们像这样过了多久。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们，他们也从没有说起过。肯定至少有一个小时，但感觉就像经历了一辈子的温暖和疼痛，还有起死回生时难以抗拒的喜悦。

到最后，我开始战栗，先是微微颤抖，继而猛烈抖动，就像是突然癫痫发作。我的两个朋友紧紧抱住我，不让热量从我身上逃脱。我知道，这时伊妮娅也哭了，虽然我从未问起，在以后的日子里，她也从没提过。

最终，在痛楚和麻痹几乎全数消散后，贝提克从我们共同盖着的铺盖下爬出，查看了医疗包，然后对孩子说起话来，那语言我又听得懂了。“都变成绿色了。”他轻声说，“没有永久性冻伤。没有永久性损伤。”

过了不久，伊妮娅从毯子下爬出，扶我坐起，拿过两个覆满白霜的背包，垫到我的背后和脑袋底下。她在炽热的立方体上烧了开水，沏了几杯热气腾腾的茶，把一杯送到我唇边。这个时候，我已经能抬手了，甚至还能弯弯手指，但它们都疼得要命，我无法抓住任何东西。

“安迪密恩先生，”贝提克蹲在帐篷外说道，“我已准备好发送引爆代码。”

我点点头。

“可能会掉下很多碎片，先生。”他又补上一句。

我又点点头。这一危险已经被讨论过，经过塑力的炸弹应该只会把我们前方的冰墙炸碎，但随之产生的震动波，将穿越冰层，足以把整片冻结的大气冰川震塌下来，砸到我们四周，砸沉我们的木筏，将我们埋葬在这浅浅的河底。但我们最终断定，冒险是值得的。现在，我抬头朝帐篷望了望，它里里外外都已经结满了冰霜，我不禁笑了笑，觉得这层霜也许能起一点掩护作用。我再次点点头，催促他赶紧。

爆炸的声音比我预计得要小，还不及随后的冰块和冰钟乳崩落的响声，以及河水狂野的冲击声。随着河水受到巨大压力的推挤和冰块的砸击，一浪接一浪的水流汹涌起伏，托着木筏，刹那间，我以为我们要被高高抛起，在天花板上撞得粉身碎骨。大家蜷缩在小小的石炉边，试图避开严寒的河水，乘着颠簸起伏的原木堆，活像遇难乘客坐在风雨飘摇中的救生小舢板上。

最后，浪涌和隆隆的声音逐渐平息。这场猛烈的动荡折断了我们的方向舵，冲走了一枝撑杆，把我们逐出安全的避风港，冲到了下游的冰墙那儿。

冲到了曾是冰墙的地方。

炸药把墙炸开了，一如我们计划的：它炸出的这个洞虽然低矮参差，但用手电激光器扫过去，看样子连通了对面的露天河床。伊妮娅大声欢呼，贝提克拍拍我的背。虽然有些羞于承认，但我差一点又哭了。

但事实并不像开始看起来的那么成功。落下的冰块和没被炸药击倒的冰柱，仍旧挡住了部分去路，虽说冰块的下落频率比起先慢了些，但那意味着我们的前行更加艰难，只得一边靠贝提克用斧头砍去那些冰

堆，一边用仅剩的那支船篙断断续续地向前划。

看着贝提克辛苦工作了半小时，我摇摇晃晃地走向破烂不堪的筏首，示意换我来抡一会儿斧头。

“你肯定吗，安迪密恩先生？”蓝皮肤人问道。

“相当……肯定……”我小心地说着，寒冷的舌头和下巴费尽力气，才把这两个词咬了出来。

挥斧子的工作很快让我恢复了暖意，就连最后的一点战栗都停止了。现在，我能够感觉到擦刮和瘀伤的极度疼痛，这都是早先撞上冰顶时留下的，但这些皮肉伤，可以过阵子再处理。

最后，我们砍掉最后几根冰柱，终于漂进了通行无阻的水道。三人手上还戴着袜子手套，高兴地击掌庆贺，但立马又蜷缩回加热立方体边，把手提灯朝两边探照，陌生的景象从两侧拂过。

但这新的景象和原先的如出一辙：两旁还是垂直的冰墙，冰钟乳一副随时会砸向我们的模样，黑暗的河水汹涌奔流。

“也许会一直流到下一个拱门，一路上通行无阻。”伊妮娅说着，口中呼出的白雾在空气中凝结，像是什么光明的希望。

木筏冲过这条埋在冰下的河流的转弯处，我们全都站起身来。贝提克拿着撑杆，而我则操起方向舵破烂的残余部分，挡开左舷的冰墙，一阵手忙脚乱。接着，木筏又回到了急流中央，速度渐起。

“哎呀呀……”女孩叹道。她正站在木筏前端，语气告诉了我们一切。

河流往前流了六十米左右，然后变窄，在第二面冰墙前停住。

主意是伊妮娅想出来的，她建议把通信志手环派到前边侦察。“它有视频微珠。”她说。

“但我们没有显示器。”我指出，“而且它也不能把视频信号发送给飞船……”

伊妮娅连连摇头。“不是这样，只要通信志本身看得见，它就可以告诉我们看到的一切。”

“也对，”我终于明白，于是说道，“但它有那么聪明吗？没有飞船人工智能的支持，它能理解它看见的东西吗？”

“咱们问问它吧？”贝提克提议道，他已经把手环从我背包里拿出来。

我们再次激活手环，问了问它。它向我们保证，完全可以处理视频数据，并通过通信波段将它的分析传给我们。那声音和飞船的一样，几乎有些目空一切的味道。它也向我们保证，虽然它不能漂浮，也没学过游泳，但它是完全防水的。

伊妮娅拿起手电激光器，从木筏的末端削掉一条原木，套上手环，用几颗钉子和枢轴螺栓圈固定住，然后又加上一个钩环，用来系登山绳，她打了个双次半套结，扎紧绳子。

“在过第一面冰墙时就该用这个。”我说。

她笑了。帽檐上积满了霜，一条条冰柱悬挂在窄窄的帽檐。“手环对放置炸药可能不太在行。”从她说话的声音中听出来，她已经累得不行了。

我们把套着手环的木头丢进河里。“祝你好运。”我像个白痴一样说道。通信志相当有风度，没有回答。几乎是眨眼工夫，它就被冲到了冰墙之下。

我们把加热立方体向前挪了挪，蹲在它旁边，贝提克开始慢慢放绳。我调高通信装置扬声器的音量，大家鸦雀无声，望着绳索蜿蜒而去，听着通信志细声细气的声音向我们传回报告。

“十米。上面有裂缝，宽不超过六厘米。冰还没到头。”

“二十米。还是冰。”

“五十米。冰。”

“七十五米。还是看不到尽头。”

“一百米。冰。”绳已经放完，我们接上最后一段登山绳。

“一百五十米。冰。”

“一百八十米。冰。”

“两百米。冰。”

绳索全数放尽，希望全数尽灭，我开始把通信志拉回来。尽管双手已恢复知觉，勉强可以活动了，但急流太过凶猛，加上积满冰的绳子太过沉重，虽然那手环轻如鸿毛，但我还是费了好大劲才把它拉回来。我

又一次想到，贝提克为了救我，花费的力气真是难以想象。

绳索几乎僵硬得卷不起来。当它最终被拉上木筏，我们不得不把通信志周围的冰一一凿下来。“虽然低温消耗了我很多能量，冰还遮住了我的视频捕捉装置，”手环尖声说着，“但我很愿意，也有能力继续探测。”

“不用了，谢谢。”贝提克礼貌地回答，关掉装置，递还给我。尽管手上套着袜子手套，但我还是感到金属环冰得拿不住，我只好把它丢进了覆满霜花的背包。

“我们的塑料炸弹已经不多，炸不掉五十米厚的冰。”我说道，声音非常平静——甚至连颤抖都没有了——我知道死刑已经准确清晰地降临到了我们头上，用不着再害怕什么了。

我现在意识到，在那疼痛与无望的沙漠中，之所以存在着一片平静的绿洲，还有另一个原因。是温暖。记忆中的温暖。生命之流从他们两人身上流向我，流入我体内，有一种共享生命的神圣感觉。现在，在被提灯照亮的黑暗中，我们慢慢前行，当务之急就是要活下去，于是我们讨论出一些不可能的办法，譬如用等离子步枪轰出一条生路等；又逐一抛弃这些不可能的办法，继续讨论更多类似的点子。在那恐慌、越发绝望、寒冷而黑暗的绝境中，却有一个温暖的核心，是这两个……朋友……灌输给我的，它让我保持平静，就像他们用自己的体温让我活了下来。在后来的艰难困境中——甚至现在，就在我写下这些的时候，每次呼吸都游走在死亡的边缘，致命的氰化物随时可能潜入——那共享温暖的记忆，第一次完全地分享生命力，总会让我冷静，平稳地度过人类恐惧的暴风雨。

我们做出决定，打算撑木筏沿河往回走，看看有没有先前漏看的裂缝、壁龛，或是通风口。虽然看上去希望不大，但比起让木筏挤进末端的冰瀑，这也许还不算太过无望。

终于，在河水改道朝右急转弯的地方，在那堵冰墙之下，我们发现了。显然，我们先前太过手忙脚乱，忙着挡开冰墙，重新回到中央急流，谁都没注意到，右舷方向的锯齿冰层里，隐藏着一条狭窄的裂缝。虽然我们不遗余力地去寻找，但如果没有手电激光器，就永远也不会发现那狭窄的通道：提灯的灯光，被结晶面和悬垂的冰凌四散弯折，恰恰没有照到它。常识告诉我们，这不过又是一条冰层的褶皱，就跟我在冰顶上看到的垂直裂缝一样，只不过它是水平的——那是一块供喘息的空隙，但到不了任何地方。但我们渴求希望，极力祈祷常识出了错。

那通道——褶皱——不管是啥，还不足一米宽，离河面约高两米。我们撑近一些，在激光的映照下看清，这条通道向前延伸了三米就到了尽头，也可能是这条渐窄的通道绕了个弯，消失在视野之中。常识告诉我们，那是这条冰冻死胡同的尽头。但我们再次选择忽略常识。

伊妮娅把全身重量压在那长长的撑杆上，迎着剧烈翻腾的河水，使尽力气稳住木筏，而贝提克则把我托了上去。我手里拿着锤子，用它的尖头辅助攀爬，把它紧紧地凿入狭窄隘路的冰地，然后赶紧拼命把自己往上拉，最后终于来到了上头，我四肢着地，气喘吁吁，全身瘫软，但最终还是接上气来，站起身，朝下边的两人挥挥手。他们在等候我的汇报。

狭窄的冰道向右来了个急转弯。我拿起手电激光器，朝第二条冰廊走去，心中慢慢升起希望。另一面冰墙将红色的光线反射回来，但这次，冰道似乎没了转角。不，等等……我沿着第二条冰廊往前走，由于

冰顶高度渐低，不得不弯下身子，然后我意识到，隧道从这里陡峭地升了上去。光线先前照过的是这条冰坡的斜面。人在这种地方总会失去深度感知力。

我钻进这个狭小的空间，四肢着地爬了十几米，靴子在锯齿冰棱上磕磕绊绊。我回想起“买”这双靴子的那家商店，那是在空无一人、只闻回声的新耶路撒冷——以我在医院穿的拖鞋作为抵押，还放了几张海伯利安纸币在柜台上——我想不起店里的露营区有没有冰路钉鞋卖，可现在想买也为时已晚。

又到了一处新的地方，我不得不趴在冰上滑下去，又一次以为廊道会在一米之内到达尽头，可这一次它往左来了个急转弯，随后又直又平地延伸了——深入冰层——大约二十多米，然后又朝右一拐，继续向上爬升。我大口喘气，兴奋得全身颤抖，小步慢跑，滑行，借助锤子的尖头，慢慢爬下坡道，回到了通道出口处。激光束在清亮的冰面上投射出我的无数面容，那是一副兴奋的表情。

伊妮娅和贝提克在我走出他们的视野后，就开始给必要的装备打包，这会儿已经差不多全装好了。女孩被托上了小冰缝，贝提克把行装一件件往上扔，而她负责把东西悉数收好。我们互相呼喊，出谋划策。似乎每样东西都必不可少——睡袋、保暖毯、折叠帐篷——由于覆满了冰霜，压平后的大小竟然只有先前的三分之一——加热立方体、食物、惯性罗盘、武器、手提灯。

最后，我们几乎把木筏上的所有装备都运到了通道里。还争着要多带点——激烈的争论让我们暖和了一阵——最后只挑了必需品，能装得进行李包和背包的小件。我把手枪插进皮带，又把等离子步枪拴上背包。贝提克同意带上霰弹枪，弹药终于把他鼓鼓囊囊的背包塞满了。幸

运的是，我们无须用背包来装衣服——能穿的已经全都套上了——背包里满满当当的都是食物和装备。伊妮娅和机器人还带了通信装置；我把依然结满冰的通信志套在粗粗的手腕上。尽管预防措施全部准备停当，我们还是打算各自单独行动。

我有些担心木筏会漂走——虽然已用撑杆和支离破碎的方向舵固定住了，但是它们的稳固作用不会持续太久，但很快，贝提克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在筏首和筏尾结上绳索，又用手电激光器在冰墙上融出几个凹槽，然后把绳索绑在牢固的冰楔上。

开始爬上狭窄的冰廊往前，我朝忠诚的木筏看了最后一眼，不知道是否还能再见到它。真是一幅感伤的景象：石炉仍在原处，方向舵已成碎片，筏首挂着提灯的船桅已经断裂，原木前端被撞得参差不齐，两侧的原木几乎四分五裂，筏尾还没在了水里，整艘船覆着薄薄一层冰，冰寒的雾气在我们四周盘旋，将小船半掩。我朝可怜的船骸点点头，算是感激和道别，转过身，带路往右朝上而去。行进到最低矮、最狭窄的地方时，我不得不把沉重的行李包和鼓鼓囊囊的背包移到身前，推着它们前进。

我本有点害怕，担心尚未探索的通道会不会到达某个尽头，但我们连滚带爬，过了三十分钟，隧道还没到底，转弯也一个接着一个，并且一直在往上。这一番努力虽说没有给我们真正的温暖，却让我们活了下来，尽管如此，我们每一个人还是感觉这里冷得刺骨，寒意在逐渐侵蚀我们的身体，我们迟早会因体力不支而停下。但我们还是把卷好的铺盖和睡袋拿出来铺好，希望在如此的严寒中睡上一觉还能醒来。但幸而还没到那种地步。

我停下来，把巧克力条传给他们，又把激光开到最大，开始解冻水

壶里的冰，说道：“不远了。”

“离哪儿不远了？”伊妮娅问道，她身上已经结了一层冰，如同穿了件铠甲，“我们现在不可能接近地面……爬得还不够高。”

“离一些有趣的东西不远了。”我说，一开口，呼出的水汽就在夹克的前襟和下巴的胡茬上冻结。我知道，我的眉毛上肯定挂着冰凌。

“有趣的东西。”女孩重复着，听上去满腹狐疑。我能理解。迄今为止，“有趣”这个东西一直在竭尽全力地追杀我们。

一小时后，我们停下来，用立方体热了些食物——架立方体的时候相当仔细，不然在我们热肉锅的时候，很容易不慎把冰地融穿。我查了查惯性罗盘，想搞清楚我们走了多远，爬了多高，突然贝提克说道：“别出声！”

几分钟里，我们三人似乎都屏住了呼吸。最后伊妮娅低声说：“怎么啦？我什么都没听见。”

真是奇迹，我们头上都裹着厚厚的东西当头巾和帽兜，说的话竟还能听见。

贝提克皱皱眉，手指竖到唇边，示意我们安静。过了一会儿，他低声说道：“有脚步声。有人朝这边来了。”

在佩森，全教宗教裁判所神圣法庭的审问中心，严格意义上来说并非位处梵蒂冈，而是在一座由一堆石头建成的巨大环形要塞中，这里名为圣天使堡，起初建于公元一三五年，本是用作哈德良的陵墓，公元二七一年，与奥理安城墙连为一体，从此成为罗马最重要的堡垒。在旧地即将被大口吞噬地核的黑洞吞没之时，教会撤走了梵蒂冈办事处，同时还搬走了几栋罗马建筑，圣天使堡便是其中之一。公元五八七年瘟疫肆虐，大贵格利^[55]率领祷众，恳求上帝结束瘟疫，而后大天使米凯尔在陵墓顶上显灵，于是城堡（实际上就是一块圆锥形的大石堆，四周环绕着护城河）对教会有了非常重大的意义。再后来，圣天使堡供多位教皇紧急藏身，躲避愤怒暴民的进犯，它潮湿的囚房和拷打室，也被用来关押教会觉察到的敌人，譬如本韦努托·切利尼^[56]。自它在世约三千年来，事实证明，无论是面对蛮夷的侵略，还是面对核爆，它都能岿然不动。而现在，它依然如一座低矮的灰色山峰，矗立在公路、各式建筑、行政中心这“繁忙三角”内唯一开阔地的中央，三个顶点分别是梵蒂冈、圣神行政城和太空港。

德索亚神父舰长的与会时间应该在七时三十分，他提前二十分钟抵达，接待人给了他一枚徽章，在城堡闷热无窗的拱顶走廊中为他引路。四周的壁画、华丽的陈设、通风的凉廊，皆为中世纪时期的教皇所安

置，现已华彩褪尽，亟待整修。圣天使堡再度担负起墓陵兼堡垒的职能。德索亚知道，从梵蒂冈至城堡那条戒备森严的通道，也是从旧地一并迁来的。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神圣法庭有一项职责，便是为圣天使堡提供现代武装和防御设备，万一星际大战的战火烧到佩森，它必须立刻为教皇提供庇护。

他走了整整二十分钟，途中必须频繁经过检查站和安全门，守卫者并非梵蒂冈那些衣着鲜亮的瑞士卫兵，而是神圣法庭那些身着黑银制服的近卫军。

他进入审问室，与刚才行经的古老走廊和楼梯相比，它倒显得非常华丽明朗：内部的三面石墙中，有两面是散发着柔和黄光的智能玻璃面板；三十米上方的房顶上，有一个阳光收集器，将屋外的阳光洒进来；简朴的房间内，摆着一张新式的会议桌——德索亚的座位摆在五个宗教法官的正对面，不过样式和他们的相同，也一样舒适。一套标准办公处理中心靠墙而落，有键盘、数据屏、触显板、虚拟输入设备，还有一个餐具柜，里面放着咖啡壶和早餐面包卷。

德索亚只等了一分钟，宗教法官便一一抵达。几位枢机——一位耶稣会士、一位道明会[\[57\]](#)修士、三位基督圣心军修士——互相做了自我介绍并一一握手。德索亚身着黑色的圣神舰队制服，戴着洁白的教士领，而神圣法庭成员则穿着深红色的长袍、衣领带着黑色的垂饰，双方形成了鲜明对比。审判开始前倒有几点客套的礼节：先是谈及德索亚的健康和成功重生，又请他享用食物和咖啡。德索亚只要了咖啡。然后他们各自就坐。

神圣法庭早年有一项传统，后来也成了新生教会的惯例，如果受审者是名神父，那么对话将以拉丁文进行。整个陪审团的五名枢机，只有

一人会真正开口提问。问题礼貌而正式，且总是选择第三人称措辞。审问完毕后，将有两份笔录交给受审者，分别由拉丁文和环网英文记录。

宗教法官：德索亚神父舰长，他是否成功找到并拘留名为伊妮娅的孩子？

德索亚神父舰长：我的确接触到了那个孩子，但没有成功拘留她。

宗教法官：请解释一下“接触”在此种背景下表示的具体含义。

德索亚神父舰长：那艘搭载孩子离开海伯利安的飞船，曾两度被我拦截。一次在帕瓦蒂星系，第二次在复兴之矢。

宗教法官：这两次未能成功羁押孩子的尝试早已记录在案，并已正式记入履历。他是否认为，他飞船上经过特训的瑞士卫兵不可能在孩子自杀前，及时强行突破，将孩子保护性拘留？

德索亚神父舰长：我当时的确是这么想的。我觉得风险太大。

宗教法官：据神父舰长所知，负责实际登舱行动的那名瑞士卫兵高级指挥官——格列高利亚斯中士——是否同意取消该行动？

德索亚神父舰长：我不清楚格列高利亚斯中士在登舱行动撤销之后持什么意见。此前他坚持要执行。

宗教法官：神父舰长是否知道登舱行动中另外两名士兵的意见？

德索亚神父舰长：当时他们想去。他们艰苦训练了很长时间，已经准备就绪。但当时我的意见是，女孩意图伤害自己，风险太大。

宗教法官：那么，那艘逃亡飞船在进入复兴之矢的大气层前，他没有拦截它，也是出自同一原因？

德索亚神父舰长：不。当时女孩说她要在星球上登陆。所有相关人员都认为，让她这么做，等她登陆后再把她拘留，似乎要安全得多。

宗教法官：那么，前述飞船在接近复兴之矢上不再运转的远距传送门时，神父舰长却命令舰队和空军的多艘飞船对其开火……此言是否属实？

德索亚神父舰长：属实。

宗教法官：那么，他是否认为，这一命令不会伤及女孩？

德索亚神父舰长：不。我知道有危险，然而，当我意识到女孩的飞船是在朝远距传送门前进时，我坚定地相信，如果我们不把飞船击落，就会让她再次逃掉。

宗教法官：他是否知道，沿河的远距传送门在接近三个世纪的休眠之后，尚能自行激活？

德索亚神父舰长：不知道。只是突然冒出的直觉，一种预感。

宗教法官：他是否惯于依直觉行事，冒攸关使命成败的风险——何况该使命还由教皇陛下亲自授予最高优先级——是这样吗？

德索亚神父舰长：我并非惯于执行教皇陛下亲自授予的最高优先级使命。在我的飞船参与的几次战役中，我也曾依据自己的见解下达命令，虽然以我的经验背景和接受的训练来看，那些见解并不完全符合逻辑。

宗教法官：他的意思是不是，自支持远距传输门的世界网陨落大约两百七十四年之后，传输门会重新激活，他得知这一点，是出于经验背景及接受的训练，对吗？

德索亚神父舰长：不。是出于.....直觉。

宗教法官：他是否意识到，复兴星系联合舰队的行动花费巨大？

德索亚神父舰长：我知道损失无可估量。

宗教法官：他是否意识到，好几艘一线战舰因此而受耽搁，无法按时执行圣神舰队司令部的命令——派遣至所谓的长城防御周界沿线的事事故多发区，对抗入侵的驱逐者？

德索亚神父舰长：我明白，那些飞船是因我的命令而滞留在复兴星系。我承认。

宗教法官：在无限极海，神父舰长逮捕了几名圣神军官，他觉得这毫无不妥之处。

德索亚神父舰长：对。

宗教法官：并且，未经无限极海圣神及教会当局的正当诉讼程序，也未曾听取任何官方意见，就对那些官员使用吐真剂及其他受限精神性药物，他也觉得毫无不妥之处。

德索亚神父舰长：对。

宗教法官：他是否认为，交予他的教皇触显，不仅是为了辅助他完成寻找孩子的使命，同时也给予他肆意逮捕圣神军官的权力，不经军事

法庭或律师的正当诉讼程序，就可开展此般审问盘查？

德索亚神父舰长：对。我是这么认为的，并且现在也作此理解，教皇触显给了我.....在当时情况下，可以给我.....正式的权力，只要是我认为对于完成使命所必要的行动，我都能下令执行。

宗教法官：那么，他是否认为，逮捕这些圣神军官，就能促使他顺利拘捕名为伊妮娅的孩子？

德索亚神父舰长：那孩子可能从无限极海的远距传输器间通过，而我的调查对于弄清楚关于该事件的一切真相来说，是必要的。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那一系列事件发生地的平台主管一直在对上级隐瞒真相，对女孩旅伴有关的事件遮遮掩掩，还牵涉到该水域偷猎者的叛国买卖。调查结束后，我将此案涉及的官员及职员移交给了圣神卫戍军，他们将依照军事法庭舰队法典，纳入合适的诉讼程序。

宗教法官：他是否觉得，只要是出于这.....调查的需要，那么对米兰德里亚诺主教的处理方式，也属于正当行为？

德索亚神父舰长：我们向米兰德里亚诺主教做过解释，行动必须马上展开，但米兰德里亚诺主教依然反对我们在三-廿-六中滨驻地平台上展开调查。他甚至想要远距离阻止调查——尽管他的上级，简·凯莱大主教的直接命令是要求他配合工作。

宗教法官：神父舰长是否认为，凯莱大主教是主动提供帮助，请求米兰德里亚诺主教配合？

德索亚神父舰长：不。是我求她帮忙的。

宗教法官：实际上，为了调查，神父舰长是否调用了教皇触显的权

威，迫使凯莱大主教加以干涉？

德索亚神父舰长：是。

宗教法官：他能否陈述一下，在米兰德里亚诺主教亲自到三-廿-六中滨驻地平台后，发生了什么事？

德索亚神父舰长：米兰德里亚诺主教怒气冲天，命令圣神军队释放我的囚犯——

宗教法官：神父舰长所说的“我的囚犯”，是不是指平台的前任主管及圣神官员？

德索亚神父舰长：对。

宗教法官：请继续。

德索亚神父舰长：米兰德里亚诺主教对我召来的圣神军队下令，要求释放鲍尔舰长及其他人。我驳回了该命令。但米兰德里亚诺主教拒绝承认教皇触显授予我的权威，于是我把主教暂行拘留，遣送到距星球南极六百公里远的一座耶稣会士修道院。因为风暴和其他一些突发事件，主教在该处滞留了几天。到他从那里离开时，我的调查已经完成。

宗教法官：调查结果显示了什么？

德索亚神父舰长：显示了诸多事实，其中之一是，三-廿-六中滨驻地平台辖区内的偷猎者一直在向米兰德里亚诺主教暗送现金贿赂，主教也一直默默收受。同时，平台的鲍尔主管也在米兰德里亚诺主教的唆使下，伙同侵入者开展非法活动，向外世界渔人勒索钱财。

宗教法官：神父舰长是否已将此指控向米兰德里亚诺主教宣述？

德索亚神父舰长：没有。

宗教法官：他是否已将其上报凯莱大主教？

德索亚神父舰长：没有。

宗教法官：他是否已将其上报圣神卫戍指挥官？

德索亚神父舰长：没有。

宗教法官：他能否解释一下，他为何省略掉圣神舰队行动守则、教会及耶稣会章程均要求的行动步骤？

德索亚神父舰长：主教涉及的这些罪行，并不是我调查的重点。我将鲍尔船长和其他人移交给卫戍司令官，因为我知道，这些事件将会按照军事法庭舰队法典的规定，得到迅速而公正的处理。我也知道，任何针对米兰德里亚诺主教的控诉，不论是以圣神民事诉讼立案，还是遵照教会司法程序立案，都将要求我在无限极海上逗留几周乃至几月，但我的使命等不得那么长时间。我权衡利弊，觉得主教的腐败案重要程度低于追踪女孩的任务。

宗教法官：一无确凿根据，二无书面证词，就对一个罗马天主教会的主教做出指控，他是否清楚这问题的严重性？

德索亚神父舰长：我清楚。

宗教法官：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他放弃先前的搜索模式，驾驶大天使信使舰船“拉斐尔”号到驱逐者占领的希伯伦星系呢？

德索亚神父舰长：依然是出于直觉。

宗教法官：请做具体陈述。

德索亚神父舰长：我并不知晓女孩从复兴之矢传送去了何处。依逻辑判断，他们应是把飞船留在了某个地方，以其他方式继续沿特提斯河前进……也许是乘霍鹰飞毯，但更有可能是乘船或是木筏。从对女孩在无限极海期间及之前的旅程中调查得到的证据来看，他们可能与驱逐者有所联系。

宗教法官：请详述。

德索亚神父舰长：首先，那艘飞船……它是霸主时代设计的……一艘私人星际飞船，如果这件事可靠属实的话。霸主历史上，只出产了为数不多的几艘。我们发现，有一艘跟我们遇到的这艘很像，它在陨落的几十年前被赠与了某位霸主领事。这位领事后来在《诗篇》中名垂千古，那是过去的海伯利安朝圣者马丁·塞利纳斯所撰写的史诗。《诗篇》中，领事讲述了一个为驱逐者做间谍、背叛霸主的故事。

宗教法官：请继续。

德索亚神父舰长：还有别的联系。我派格列高利亚斯中士带着法证到海伯利安，确认了那个和孩子一起旅行的人的身份。该男子名叫劳尔·安迪密恩，土生土长的海伯利安人，曾是海伯利安地方自卫队成员。安迪密恩这一名字和那女孩的……父亲——也就是赛伯怪物济慈的著作有联系。事情又扯到了《诗篇》。

宗教法官：请继续。

德索亚神父舰长：嗯，还有另一个联系。在无限极海上，劳尔·安

迪密恩逃跑、疑似中弹后，他的飞行装置被俘获——

宗教法官：他为何说“疑似中弹”？平台上所有目击者都报告说，嫌犯被击中，掉入了大海。

德索亚神父舰长：早先比留斯上尉掉进了大海，但我们却在霍鹰飞毯上找到了他的血液和组织残片。而劳尔·安迪密恩的血，在飞毯上只找到了一小点。据我推断，可能是安迪密恩试图将比留斯上尉救上飞毯，又可能是比留斯用什么方法突袭了安迪密恩，总之后来两人在飞毯上打了起来，于是真正的嫌犯——劳尔·安迪密恩——受伤从飞毯上坠下，然后警卫开了火。我相信，被钢矛击中而死的是比留斯上尉。

宗教法官：除了血样和组织，他是否有任何证据证明，劳尔·安迪密恩在逃跑途中，停留了足够长的时间来杀死比留斯上尉？

德索亚神父舰长：没有。

宗教法官：请继续。

德索亚神父舰长：我怀疑此事与驱逐者有联系的另一个原因是霍鹰飞毯。经法医研究，它非常古老——非常非常古老，兴许正是船员梅润·阿斯比克和希莉在茂伊约星球上使用过的那张著名的飞毯。事情再一次扯上了海伯利安朝圣，扯上了塞利纳斯的《诗篇》所描述的故事。

宗教法官：请继续。

德索亚神父舰长：我的话已讲完。我的想法是，我们可以抵达希伯伦，但不会碰上驱逐者游群，他们经常抛弃在战斗中夺取的星系。但显然，这次我的直觉错了，还搭上了持枪兵芮提戈的生命。对此我感到深挚的歉疚。

宗教法官：那么，这次调查花费了如此昂贵的代价，为米兰德里亚诺带来巨大的伤痛与困窘，而他认为结果是成功的，因为有几处似乎和名为《诗篇》的诗作有关，而后者又与驱逐者有着一丁点关系？

德索亚神父舰长：基本上……对。

宗教法官：神父舰长是否意识到，那部名为《诗篇》的长诗，一百五十多年来，一直列属禁书目录？

德索亚神父舰长：明白。

宗教法官：他是否承认读过这本书？

德索亚神父舰长：承认。

宗教法官：他是否记得，耶稣会内部对于存心阅读禁书书目这一行为的惩罚？

德索亚神父舰长：记得。是被驱逐出耶稣会。

宗教法官：他是否记得，依教会和平正义教规的规定，基督教会对于蓄意阅读禁书目录所列书籍的行为，最严重的惩罚是怎样？

德索亚神父舰长：是逐出教会。

宗教法官：我宣布，神父舰长即回梵蒂冈基督圣心军宅邸的住处，等候进一步召见，随时向本裁决小组或其他相应机构提供证言，其间不得私自离开。我们行使此职，恳请、起誓、允诺、约束我们的基督徒弟兄；以圣教、天主教、罗马使徒教之能，我们行使此职，强制、规避你；以耶稣之名，宣告此令。

德索亚神父舰长：感谢众位，尊敬显赫的枢机大人，审理官大人。
我将静候消息。

在天龙星七号这个冰冻星球上，我们与奇查图克人共度了三周。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休养生息，恢复元气，和他们一起在冰冻大气的冰冻隧道中流浪，学会了他们晦涩语言的少数几个词和短语，在被掩埋的城市里拜访了格劳科斯神父，猎捕北极幻灵，也被它们反猎，最后是溯河而下的可怕旅程。

我说得有点远了。特别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吸入氰化物的可能性正在随着我的每一次呼吸而增大，这使我更加想把故事快点讲完。但还是算了吧：在我吸入氰化物的刹那间（不是之前），故事便会戛然而止，所以，故事究竟在哪个地方结束，根本就无关紧要。那么，现在，我不如假装时间还很充裕，把所有事件悉数娓娓道来。

与奇查图克人的首次接触，差点以悲剧告终。当时我们熄灭了提灯，蹲在冰廊的黑影中，形势似乎对我们有利，我的等离子步枪已经充满电荷，随时准备射击，突然间，隧道的下一个转弯处出现了极为微弱的亮光，庞大的非人类形体从拐角处缓缓走来。我拨亮提灯，它那在严寒之下暗淡不少的光线照亮了一幅骇人的景象：三四只虎背熊腰的野兽——雪白的毛皮，跟我的手臂一样长的黑色利爪，更长的白色獠牙，泛着红光的双眼。这群畜生慢慢前行，四周缭绕着口中呼出的氤氲雾气。我扛起等离子步枪，点了点速射选项。

“别开枪！”伊妮娅大喊，抓住我的手臂，“他们是人！”

她的叫喊不仅阻止了我，也阻止了奇查图克人。本来，长长的骨矛已经从层叠的白色皮毛下探出，灯光照亮锋利的矛尖和苍白的手臂，手臂后扬，正欲掷出长矛，但伊妮娅的声音似乎将这戏剧般的场面定格，双方离动武只剩肌肉抽动这最后一步。

然后，我看见了挡在幻灵牙齿后的苍白脸庞——宽大扁平的脸，扁塌塌的鼻子，满脸的皱纹，苍白得像是得了白化病，但怎么看都是个人，黑色的双眸闪闪发亮，盯着我们。我调低灯光亮度，免得晃花他们的眼睛。

奇查图克人魁梧而强壮——完全适应了天龙星七号那折磨人的一点七倍重力——再加上身上裹了一层层的幻灵皮毛，使他们看起来更魁梧、更强壮了。我们很快明白，他们每个人都穿着那种畜生前半身的皮，连脑袋都有，幻灵黑色的钩状利爪也垂在他们的手下，幻灵的利牙遮没他们的脸，就像是用尖锐匕首构成的吊闸。我们还得知，幻灵的黑眼球——虽然没有复杂的光学和神经系统，但也能让这些怪物在几乎全黑的环境下视物——尚能当作简易的夜视镜。奇查图克人的生活用品，不论是穿的，还是随身携带的，都来自幻灵：骨矛，用幻灵的肠子和脚筋做的皮带，把幻灵的大肠打个结制成的水袋；睡袍、小床，甚至身上带的两件人工制品——一件是火盆，形状颇似主教法冠，是用幻灵骨头制成的，用皮带吊着，里面盛满了发光的余火，可以为他们照路；另一件更复杂，是骨碗和漏斗，用来放在火盆上把冰融成水。我们后来又得知，他们都把水袋掩在长袍下，以体温保温，不让里面的水结冰，这也使得他们那本已十分健硕的身体看起来更为魁梧和结实。

双方对峙的局面肯定持续了一分半钟，接着，伊妮娅向前走了一

步，一个奇查图克人（我们后来得知他叫库奇阿特）也朝我们踏前一步。库奇阿特先开口说话，发出一连串刺耳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条条巨大的冰钟乳砸向坚硬的地表。

“对不起，”伊妮娅说，“我听不懂。”她回头看着我们。

我看看贝提克。“你听得懂这种方言吗？”这么多世纪以来，环网英语已经成了标准用语，如果听到别人说番言夷语，简直都会震惊。即便是在陨落之后三个世纪，据那些来到海伯利安的外世界人讲，大部分行星和地区的方言也都能听懂。

“不，我不懂。”贝提克说，“安迪密恩先生，我建议使用.....通信志？”

我点点头，从背包里拿出手环。奇查图克人警惕地看着我，仍然在互相唧唧咕咕，双眼警觉，留神我会拿出什么武器。我把手环举到眼前，按动开关，他们握着长矛的手臂也随之放松。

“我已激活，等候您的问题或命令。”覆满冰的手环唧唧叫了起来。

“听着，”库奇阿特又开始说话的时候，我命令道，“告诉我，你能否翻译他们的话。”

身披幻灵毛皮的武士说了一小段叽里呱啦的话。

“如何？”我对通信志说。

“我不熟悉这种语言，或者说，方言。”飞船的声音如钟鸣般从通信志中传来，“我熟悉好几种旧地语言，包括环网前的英语、德语、法语、荷兰语、日语.....”

“好吧。”我说。奇查图克人定睛凝视着咿咿呀的通信志，黑色的大眼睛从幻灵牙缝间凝望过来，却没有半点恐惧或迷信的意思——只有好奇。

“我建议，”通信志接着说道，“你们让我保持几周或者几个月的激活状态，让我充分了解这种语言，这样我就可以收集出一个数据库，从而编纂出简单的词典。另外还有个更好的方法——”

“还是多谢了。”我说着，关掉了它。

伊妮娅又向库奇阿特踏前一步，向他比画着，意思是我们又冷又困。她还打了其他手势，表示食物，又把一条毯子盖到我们身上，意思是睡觉。

库奇阿特咕哝了一声，和其他人交换了意见。现在，冰冻地道中共聚着七个奇查图克人，不久我们就会知道，他们外出打猎的小分队总是以质数组建，大些的队列也是如此。最终，和其他人逐一交谈后，库奇阿特对我们简短地说了几句，就转身开始往上升的通道走去，并示意我们跟上。

我们瑟瑟发抖，又在星球引力的重压下弯腰曲背，睁大眼睛，努力在他们晦暗的灰烬微光下看清道路，我们为了节约电源，已经关掉了提灯，同时，确定我的惯性罗盘还能用后，我们一路走，一路用它将走过的路做出少许数字标记。我们就这样跟着库奇阿特和他的伙伴，走向奇查图克人的营地。

他们是一个慷慨的民族。他们给了我们每人一件幻灵袍子穿，又给

了许多用幻灵的后腿毛皮制成的长袍，用来垫着或盖着睡觉，让我们吃了些幻灵肉汤（用他们小小的火盆烧的），给我们喝水（来自他们用身体保温的水袋），更给予了我们信任。我们很快得知，奇查图克人从不起内讧，他们从没有过杀人的想法。从本质上说，奇查图克人，当地的土著居民，千年来一直在适应这个冰天雪地的世界，是陨落、病毒性瘟疫和幻灵三重夹击下唯一的幸存者。奇查图克人所需的一切都取自凶残的幻灵，并且——我们发现——幻灵也依赖奇查图克人生存，这些人类是它们唯一的食物来源。其他的所有生命形式——数量极少——都在陨落和环境改造失败后，倒在了生存的门槛之后。

与他们共度的头两天里，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睡觉、吃饭、尝试着和他们交流。奇查图克人并不定居于冰中某处：他们一般是睡上几个小时，然后叠好长袍，在迷宫般的隧道中慢慢迁移。将冰化成水——这是他们唯一用火的时候，因为灰烬不足以温暖他们，他们吃的肉也是生的——他们用三条幻灵肌腱做成的皮带将主教法冠状的火盆悬挂起来，这样就不会在冰上面融出圆点，暴露行踪。

他们的部落或是宗族——不管该怎么称呼——共有二十三人。一开始，我们看不出里面究竟有没有女人，因为这些奇查图克人似乎总是穿着长袍，只有在大小解的时候，才会找一条冰缝，稍微撩起一点，以免弄脏。直到我们第三次睡觉时，看见那个叫查奇亚的女人和库奇阿特睡在一起，才确信他们的部落里确实有女人。

接下来的两天里，我们和他们在冰廊那亘古不变的晦暗下行走、交谈，逐渐熟悉他们的面容和名字。库奇阿特是首领，虽然说起话来如雪崩般排山倒海，却是个温柔的男子，两片薄薄的嘴唇和一双黑色的眼睛总是带着微笑。奇阿库，他的副手，是部落里身高最高的，身着的幻灵长袍上带有一条血迹，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荣誉的象征。艾查库特时

常动怒，总是满脸怒容地看着我们，还不跟我们接近。我想，如果是艾查库特带领打猎小分队的话，那天遇上他们时，我们肯定都成了躺在冰里的死尸了。

我们猜测，库奇图算是个巫医，他的工作是在我们睡觉的冰凹或隧道处转个圈，低声吟诵咒语，他脱下幻灵皮手套，将赤裸的手掌贴到冰上。我猜他这么做是在驱赶恶灵，而伊妮娅狡黠地回敬我，说他做的可能恰恰跟我们一样——试图找到一条路，离开这座冰迷宫。

奇奇提库是队伍中的载火人，显然，背负这样的使命令他颇感骄傲。灰烬对我们是一个谜：在无人拨火或添柴的情况下，它们竟能持续发光发热好几天——甚至几周。直到我们拜谒了格劳科斯神父，这一疑团才得以解开。

部落中没有孩子，对于慢慢熟悉的几个奇查图克人，我们也很难看出年龄。库奇阿特的岁数显然比大多数人都大——他那张脸犹如一张皱纹织成的网，以宽扁的鼻子为中心，呈放射状分布。我们和他们讨论过年龄的事，可从未有过结果。他们看出伊妮娅是个孩子——或者至少是个年轻人，也把她当作小孩看待。我们分辨出其中有三个女人，发现她们也和男人担任一样的狩猎和守卫工作，并轮换着行使职责。虽然他们把睡觉时站岗的光荣任务也分给了我和贝提克——他们每次会留下三个人不睡，拿着武器站岗——但从不让伊妮娅执行此项任务。他们显然很喜欢她，也喜欢和她交谈，他们交流时词语简单、连比带画，自旧石器时代以来，这一方式就帮助不同种族跨越了交流的鸿沟。

第三天，伊妮娅成功说服他们，叫他们陪我们回到河边。一开始他们完全不能理解，但她打着手势，另外用上刚学会的几个词，很快表达出了意思——河流，漂浮的木筏，冻在冰中的远距传输器拱门（听到这

里，他们都大呼起来），然后是冰墙，走上冰隧道，之后遇见了我们的朋友奇查图克人。

伊妮娅刚提议我们一起回到河边，部落的人就很快收好了睡袍，把它们塞进幻灵皮包中，片刻之后，就和我们上路了。这是唯一的一次由我引路，惯性罗盘那发光的针盘拆解开许多缠绕错节的弯道、上升道、下降道，沿我们在三天前漫游中走过的道路返回。

话说，要是没有计时器，我们就会在天龙星七号的冰道里失去时间概念。骨质火盆发出一成不变的黯淡光线，冰墙闪烁的光芒，我们前头及身后的黑暗，刺透骨髓的寒冷，短暂的睡眠时间，身上背负着的巨大重力，在冰廊中无休止的行走——所有这一切结合起来，摧毁了我们对时间的感知。但计时器显示，我们爬下最后那一段狭窄冰廊，回到河边时，距我们抛下木筏已有三天，时近傍晚。

真是幅悲惨的景象：前桅四分五裂，圆木分崩离析，筏尾几乎已经没进了一大块冰中，我们留下的提灯覆上了一层白霜，没了帐篷和装备，整个筏子看起来空空荡荡，惨淡凄凉。奇查图克人却着实入了迷，显示出自我们见面以来从未有过的活力。库奇阿特和其他几个人抛出幻灵皮编成的绳索，下到木筏上，仔细地查看了所有东西——我们丢下的炉石、提灯上的金属、绑木头的尼龙线。他们的确很激动，我意识到，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建筑、武器、衣物等等的原料都只有一个来源，一种动物——一种灵巧的掠食者。在他们眼里，这木筏就是一堆不属于任何人的珍贵财宝。

他们本可以杀死我们，或者丢下我们，抢走这些财宝，可奇查图克人是慷慨的种族，他们认为所有人类都属于一个大家庭，就如所有的幻灵都是敌人和猎物，就连贪婪也不会改变他们这个看法。当时我们还没

见过幻灵——当然，除了我们披在夏装外的皮毛，那些长袍温暖得令人难以置信，足以和保暖毯的隔热效率媲美，我们都已经把先前裹在身上的一层又一层外衣收起来了。如果说，我们当时对幻灵的力量和欲望还很无知，很快，我们就不会那么无知了。

伊妮娅又向他们讲了一遍我们的想法：沿河漂流而下，穿过拱门。她用手势表现出一堵冰墙——又指了指它——然后打手势告诉他们，我们准备继续沿河而下，到第二座拱门去。

这让库奇阿特和他的伙伴更加激动，兴奋得甚至忘了使用手语，直接跟我们交谈，那刺耳的词句向我们袭来，犹如一大堆砂砾倾泻在我们的耳朵中。发现我们听不懂，他们转身兴奋地互相言语。最后，库奇阿特上前一步，对我们三人说了一句简短的句子。我们重复听到“格劳科斯”这个词——先前我们就听到过，这个词同他们的语言格格不入，显得很突兀——然后库奇阿特朝上面指了指，反复打着手势，示意一起走上地表，我们迫不及待地同意了。

于是，众人牢牢裹着幻灵皮袍，在压垮人的重力下，弓身驼背，身负沉重的背包，脚在石头一样坚硬的冰面一步一滑，朝掩埋在冰下的城市出发，去拜谒神父。

德索亚神父舰长被软禁在基督军神父宅邸，但最终，释放他的命令还是抵达了。他先前以为，裁决应该是由宗教裁判所神圣法庭做出，而事实上，传唤来自于卢卡斯·奥蒂蒙席，即梵蒂冈国务秘书（西蒙·奥古斯蒂诺·卢杜萨美枢机大人）手下的副部长。

走进梵蒂冈城，穿过梵蒂冈花园，这番经历深深震撼着德索亚的心灵。他眼见耳闻的一切——淡蓝色的佩森天空，梨树园中四处飞驰的雀鸟，晚祷钟轻柔的长鸣，令他内心涌起细腻的情感，让他泪眼婆娑。奥蒂蒙席与他边走边聊，讲些罗马教廷的飞短流长和温和的插科打诨，两人走过花园，两旁次第开放着似锦繁花，蜜蜂在其间辛勤忙碌，那段路远去很久之后，德索亚的耳朵里还一直嗡嗡轰响着奥蒂蒙席的话语。

德索亚盯着眼前这位高大的老者，他以轻快的步伐为他领路。奥蒂非常高，那长长的法衣下，双腿悄无声息地迈动，看起来就像是在向前滑行。蒙席脸庞纤瘦，看上去很狡诈，多年来的笑容铸就了脸上的条条皱纹，鹰钩长鼻似乎总是在梵蒂冈的空气中嗅探诙谐和流言。德索亚听说过关于奥蒂蒙席和卢杜萨美枢机的玩笑，他们一个高大风趣，一个臃肿狡诈——要不是他们拥有令人芒刺在背的权力，别人看见他们在一起的样子，肯定会笑出声来。

两人出了花园，走进一架外部电梯，电梯升向梵蒂冈圣殿的走廊，对此，德索亚立马吃了一惊，但很快恢复了平静。他们乘上围有金属丝网的电梯箱，进出之时，守卫的瑞士卫兵都会迅速立正，他们古老的制服绘有红色、蓝色和橙色的条纹，光辉灿烂。这里的士兵都携带长枪，但德索亚记起来，那些东西都带有脉冲步枪的功用。

“你应该记得，陛下在第一次重生的时候，决定重新入住这一层，因为他欣赏那位同名教皇，尤利乌斯二世^[58]。”奥蒂蒙席说着，手轻快地一挥，扫过长长的走廊。

“对。”德索亚说着，内心正狂野似的跳动。教皇尤利乌斯二世——这位著名的尚武教皇，是首位在此屋檐下入住的教皇。他于公元一五〇三年至一五一三年在位，在此期间，下令绘制西斯廷教堂的天顶画。现任尤利乌斯教皇——以尤利乌斯六世之衔登基，历经多次重生，现已是尤利乌斯十四世——在此生活及统治的时间，几乎是那第一位尚武教皇任期的二十七倍。他肯定不是来见教皇陛下本人的！他们开始走过雄伟的走廊，德索亚表面佯作镇定，但掌心却沁出了汗，呼吸也非常急促。

“当然，我们是去见国务秘书。”奥蒂微笑着说道，“但如果你先前没见过教皇公寓的话，这段路途将会是一次令人心旷神怡的经历。这一整天里，教皇陛下都在奈尔维大楼的小厅，接见参加星际宗教会议的主教们。”

德索亚点点头，看样子在侧耳倾听，但实际上，整个途中，他始终透过教皇公寓各房间一扇扇敞开的门朝里面窥去，注意力集中在拉斐尔诸室^[59]。他记得历史大致是这样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厌倦了一些二流天才的“过时”壁画，诸如皮耶罗·德拉·弗朗西斯卡以及安德利阿·德尔·卡斯塔亚的作品，于是在一五〇八年的秋季，从乌比诺请来了二

十六岁的天才，拉斐罗·桑乔，也就是人称拉斐尔的大师。透过一扇房门，德索亚看见了署名室^[60]，那里有一幅极为震撼人心的壁画，描绘了在哲学和科学真理的兴盛下宗教真理的繁荣。

“啊，”奥蒂蒙席说着，脚下停了停，让德索亚好生细看一番，“你喜欢这幅画，对吧？能看见柏拉图吗？他就在那群哲学家中间。”

“看见了。”德索亚说。

“你知道这些人实际上是依照谁画的吗？是以谁为模特的？”

“恕属下无知。”德索亚说。

“列昂纳多·达·芬奇，”蒙席说着，脸上挂着一丝隐笑，“还有赫拉克利特^[61]——看到他了吗？你知道拉斐尔是以谁为蓝本摹画的吗？”

德索亚只能摇摇头。他想起了故星上那个小小的马利亚教堂，是土砖砌成的，总有沙子从门缝下刮进，在简陋的圣母像脚下汇聚成堆。

“赫拉克利特其实是米开朗琪罗。”奥蒂蒙席说道，“而那边的欧几里得……看见了吧……是布拉芒特^[62]。进来，走近看看。”

德索亚几乎不忍心踏上锦绣缎叠的华美地毯。整间屋里的壁画、雕像、镀金画框、高高的窗户，似乎都在他周围旋绕。

“看这儿，看见布拉芒特衣领上的这些字母了吗？过来，靠近些，能看清楚吗，我的孩子？”

“R-U-S-M。”德索亚念道。

“对，对。”卢卡斯·奥蒂蒙席咯咯笑起来。“Raphael Urbinus Sua

Manu。过来，过来，我的孩子.....为我这上了年纪的人翻译翻译。我相信，你这周可是好好复习了一番拉丁文吧。”

“乌比诺的拉斐尔，”德索亚为高个男子翻译道，声音更像是在自言自语，“亲笔。”

“对。随我来，乘教皇电梯到楼下去。我们可不能让国务秘书大人久等。”

波吉亚寓所占据了宫殿这一侧楼底层的大部分空间。他们穿过小小的尼古拉斯五世礼拜堂，德索亚神父舰长觉得，他从没见过任何人类的建筑比这间小屋更为华丽细致。此处的壁画都是弗拉·安基利科^[63]于公元一四四七年至一四四九年间所作，画风清新简朴，正可谓是纯净的化身。

走过礼拜堂，波吉亚寓所的各个房间变得越来越黑暗狰狞，似乎印证着在当年的几位波吉亚教皇统治下日趋黑暗的教会历史。但是到了第四个房间——亚历山大教皇的书房，献给自然及人文科学——德索亚开始欣赏到鲜明色彩带来的视觉冲击，奢华的金叶铺施，华丽的灰泥粉饰。第五个房间通过一系列壁画和雕像，表现了诸位圣哲的略传，但风格略显呆板，不甚写实，令德索亚联想到曾目睹过的旧地古埃及绘画。第六个房间，教皇的餐厅，依蒙席所言，展现了信仰的秘密仪式，那一连串绚烂的颜色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塑像，着实让德索亚屏住了呼吸。

奥蒂蒙席驻足在一幅描绘重生的巨大壁画前，两根手指指向一个配角人物，经历了多个世纪，油画业已褪色，而那个人物热切的虔诚却丝毫未曾消减。“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奥蒂轻声说，“波吉亚家族历任第

二位教皇。”壁画上人头攒动，他几乎是有些漫不经心地伸手朝立在人群附近的两人轻轻一拂。那两人脸上的明光和表情，表明了圣哲非他们莫属。“恺撒·波吉亚，”奥蒂说道，“亚历山大教皇的私生子。他旁边那人是他的哥哥……后来被他杀害。教皇的女儿，卢克蕾西娅，第五间房间里有她的画像……可能你没注意到……就是纯洁的亚历山大圣凯瑟琳。”

德索亚听得目瞪口呆。他抬头看看天花板，看见这几间房里出现的同一个标志——公牛和皇冠组成的图案，色彩鲜明，曾是波吉亚家族的徽章。

“这些壁画都是平托瑞丘^[64]所作。”奥蒂蒙席说着，又开始迈步向前，“他的真名是波纳迪诺·迪·贝托，此人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兴许是黑暗的仆从。”蒙席停下来，回头朝房间望了一眼，与此同时，身边的瑞士卫兵迅速立正。“不过总的来说，他确实是个天才。”他轻声说，“快来。时间到了。”

卢杜萨美枢机在第六间房间，房间名谓Sala dei Pontifici——意即“教皇之屋”，他在一张狭长的矮桌后等待。通报德索亚来访并获允晋见的当儿，那庞大的男人没有起身，仍旧坐在椅子上，只是朝外挪了挪。德索亚单膝跪地，吻了吻枢机的戒指。卢杜萨美拍拍神父舰长的头，挥挥手，示意免去接下来的礼节。“坐，我的孩子。请随意。我向你保证，比起他们为我特设的这张直背宝座来说，那张小椅子可要舒适得多。”

德索亚几乎忘了枢机的嗓音是多么的响亮：洪亮的低音从那庞大的

躯体中发出，轰隆咆哮，犹似从地底涌来。卢杜萨美身材臃肿，身上覆着红色丝绸、白色亚麻、深红色天鹅绒，整个人活似一座地质山丘，一层层下巴上顶着巨大的头颅，上面长着小嘴、精明的小眼睛、几乎秃顶的脑瓜，还戴了顶深红的无檐便帽。

“费德里克，”枢机声音低沉地说道，“你经历了这么多次的死亡与考验，却没有受到伤害，这令我很高兴，很愉快。你看起来很健康，我的孩子。虽然很累，但很健康。”

“谢大人挂念。”德索亚答道。奥蒂蒙席坐到神父舰长左边的一把椅子上，离枢机的桌子稍远。

“听说，你昨天接受了神圣法庭的审判。”卢杜萨美枢机轰隆隆地吼道，灼人的目光似乎要刺穿德索亚的身体。

“是的，大人。”

“我希望，他们没有用拇指夹吧？也没有用铁娘子^[65]或者烙铁吧？有没有让你上刑架呢？”枢机的笑声似乎在他庞大的胸腔间回荡。

“没有，阁下。”德索亚挤出一丝微笑。

“那就好，那就好，”枢机说道。十米上方一个装置投来光芒，在他的戒指上闪亮。他凑近了些，微微一笑。“当年陛下命令神圣法庭取回旧名——宗教裁判所，少数无信仰的人以为，教会曾经的疯狂与恐怖又将卷土重来。但他们现在懂了，费德里克，神圣法庭唯一的权力，就是为教会提供建议，其唯一有权执行的惩罚，是建议逐出教会。”

德索亚舔舔嘴唇。“那可是个可怕的惩罚啊，大人。”

“对。”卢杜萨美枢机赞同道，声音里善意的嘲弄已然消失，“可怕，但你无须担心，我的孩子，这事已经画上句号，你已被判无罪，清白的名声丝毫不受影响。审判官将会向陛下递交一份报告，为你洗刷所有的冤名，除了……可以这么说……某个偏远地区的主教，他在教廷里有很多朋友要求参与预审旁听，你是不是太不顾及这位主教的感受了呢？”

德索亚一口气还没呼出。“米兰德里亚诺主教是个窃贼，大人。”

卢杜萨美炯炯有神的目光射向奥蒂蒙席，继而回到神父舰长的脸上。“对，对，费德里克。我们知道，我们早就知道了。你放心，那颗偏远海洋星球上的这位好主教，会来拜见神圣法庭的枢机大人的，总会有那么一天的。也许我还可以向你保证，对于他的案子，处理建议不会像对你这么从宽。”枢机坐回高背椅，古旧的木头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但现在，我们必须讨论点别的事，我的孩子。准备好继续使命了吗？”

“准备好了，大人。”德索亚很惊奇，这答案竟然脱口而出，而且充满了诚挚。在那之前，他一直都希望，这一部分生命与使命还是结束为好。

卢杜萨美枢机的表情变得愈加严肃，肥胖的下颌似乎也变得结实些了。“很好。啊，我听说，你手下一名士兵在去希伯伦的途中牺牲了。”

“重生时发生了意外，大人。”德索亚说。

卢杜萨美摇着头。“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持枪兵芮提戈，”德索亚神父舰长补充道，他觉得必须说出烈士的

名字，“他是个优秀的战士。”

枢机的小眼睛中似乎有泪光闪动。他直勾勾地望向德索亚，说道：“我们会派专人照顾他的父母和妹妹。持枪兵芮提戈有个哥哥，在布雷西亚，已晋升到神父指挥官的军衔。你知道吗，我的孩子？”

“不知道，大人。”德索亚说。

卢杜萨美点点头。“真是个巨大的损失。”枢机叹息着，肥胖的手摆在空荡荡的桌面上。德索亚看见他手背满是凹痕，他盯着那只手，感觉那就像是什海生软体生物。

“费德里克，”卢杜萨美低沉地说道，“由于持枪兵芮提戈已为国捐躯，我们建议派人填补飞船上他空出的职位。但首先，我们得讨论一下这次使命的缘由。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必须找到并羁押那个小女孩吗？”

德索亚坐直身子。“大人解释过，那名女孩是一个赛伯异种的孩子。”他说，“她会对教会造成威胁，还可能是人工智能技术内核的间谍。”

卢杜萨美点着头。“全都没错，费德里克。全都没错。但我们并没有明确告诉你，她究竟为什么会是威胁……不只对教会，对圣神，甚至对全人类来说，都是威胁。如果我们要派你回去继续这次任务，我的孩子，你有权知晓理由。”

外边，突然传来两声迥然不同的声音，隔着窗户和宫墙听不太真切，但依然隐约可辨。同一时刻，从雅尼库伦山沿河至特拉特福勒，传来了正午的炮礼声，另一面，圣彼得大钟开始敲响钟声，表示正午的到来。

卢杜萨美顿了顿，从深红色长袍的衣袋中拿出一块古表，点点头，似乎感到心满意足，然后给它上了发条，放回原处。

德索亚恭候着。

我们花了一天多的时间走过冰廊，来到格劳科斯神父所在的地下城市，途中睡了三次短觉，而旅途本身——冰层中的通道又黑又冷又狭窄——要不是因为一名伙伴被幻灵掳走，我可不见得会将它铭记在心。

如一切的暴行一样，它来得太快，根本察觉不到。前一秒，我们正以一系列纵队徒步跋涉向前，我、伊妮娅和机器人走在队伍的后面，突然间，冰“砰”的一声炸裂，一阵骚动——我呆住了，以为是踩上了地雷，发生了爆炸。紧接着，伊妮娅前边，与她相隔两人的那个穿长袍的身影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身边的奇查图克人开始狂怒而无助地哀号，紧挨着的那些猎手奋不顾身跳进新出现的通道，而一秒钟以前，那里还是一块平地。我还呆立在原地，套在袜子里的双手握紧等离子步枪，可事实上那根本就是白费力气，安全栓还没拔下来呢。

我举枪赶到伊妮娅身旁，她正举着提灯，照进近乎垂直的坑道。两个奇查图克人已经迅速跳进井道，通过靴底和短骨刀减缓下降速度，只见冰碴在他们头上飞舞。我正准备挤进去时，库奇阿特抓住我的肩膀。“科切！”他说道，“库切塔奇！”

我们已经在一起度过了四天，我知道他在叫我不要去。于是我听从了他的话，不过还是拿出手电激光器，为那些大声叫喊的猎手照亮前进之路，他们已经到了二十米之下，冰道蜿蜒着变为水平，我现在看不到他们了。看到眼前一片鲜红，一开始我以为是激光束的颜色，但接着我发现，坑道内壁其实是覆了一层——几乎涂满了——鲜血。

甚至在猎手们空手而归之后，奇查图克人依旧在不断哀号。我明白，他们没有看到幻灵，也没有找到被它掳去的猎物，只找到了血、长袍碎片，以及她的右手小指。库奇图，也就是我们先前觉得是巫医的那个，跪在地上，吻了吻被咬断的手指，然后取出一把骨刀，划过小臂，让自己的鲜血滴上血淋淋的手指，接着，他小心翼翼地将手指收进皮袋，那动作几乎是带着虔诚。哀号随即停止。奇阿库，高大的那个，也是跳下坑道的猎手之一，现在长袍上的血迹已增加到两条——他转身对着我们，动情地说了好一番话，而其他人则背好背包，收起长矛，重新开始艰苦跋涉。

我们继续沿冰廊朝上爬，但我总忍不住回头去看那些幻灵捅出的参差不齐的坑洞，看着它们融入如影随形的黑暗中。我先前以为那些动物生活在地表，只在捕猎时才会下来，所以丝毫不感到害怕。但现在，就连这些地面下的冰层也变得极为凶险，冰墙与冰顶的晶面和褶皱，都可能是下一只幻灵的埋伏之处。我发现自己正尽量轻手轻脚地前进，似乎那样我就不至于掉入地下，直面杀手。可这是在天龙星七号上，那根本就不是件容易的活计。

“伊妮娅女士，”贝提克裹在长袍里说道，“我听不懂奇阿库先生在说什么。是有关人数的事吗？”

伊妮娅的脸几乎完全隐没在幻灵长袍的牙齿背后。我已经得知，所

有的长袍都是从幻灵幼兽——未成年的幻灵——身上扒下来的，但光是看到从冰墙中跃出的雪白膀子比我的腰还要粗，黑色的爪子跟我的小臂一样长，我已能想象那生物有多么庞大。等离子步枪的安全栓还没取下，我在天龙星七号那如坠千钧的重力下，试图轻手轻脚地走路，时不时地，我会想到，只有无知者才能无畏。

“.....所以，我想他是在说，这伙人的人数不再是质数了。”伊妮娅正对贝提克说道，“在那女子.....被带走之前.....我们总共是二十六人，所以才会发生惨剧，现在他们必须马上采取行动，不然的话.....我不清楚.....可能会有更倒霉的事发生。”

据我所知，他们解开这个质数凶咎的办法，是派奇阿库作为侦察兵在前面探路。或者，他是自愿离开这队伙伴，直到他们把我们安全护送到冰冻的城市。二十五，这是个奇数，还可以暂时忍受，但我们离开后，他们的人数将会变成二十二，这个数字仍然无法接受。

不过，一到城市，我就没再去理会奇查图克人有关质数的迷信问题。

一开始，我们看见了灯光。仅仅几天，我们的眼睛就已经习惯于“库奇基图克”——也就是外形如主教法冠的骨质火盆——那灰烬发出的微光，连我们提灯的光芒似乎也显得太过刺眼，而冰冻城市发出的灯光则已令人痛苦不迭。

曾几何时，这栋建筑是由钢铁或塑钢加智能玻璃构成的，也许高达七十层，窗外的景色，一定是经过环境改造后变得舒适怡人的绿色溪谷。或许，面对的正是北面的河流，望着它流向半公里之外。而现在，

这条冰道通进了玻璃中的一个洞口，所在位置大概在五十八层左右，大气冰川的巨舌已经舔弯了这栋建筑的铁架，侵蚀了每一个楼层。

但这座摩天大楼依旧矗立着，也许是因为其上层已经穿透了大气冰川，到了接近真空之地。而且，它依旧闪着光芒。

奇查图克人在入口处停下脚步，遮住双眼，以免被强光灼伤。接着，他们又大声呼唤起来，声调与先前那个女子被幻灵掳走时在冰廊中的哀泣不同，这是一种召唤。我们站在那儿等待，我盯着这个无遮无盖的钢铁玻璃框架，看着一层又一层楼面上，张挂着一盏又一盏耀眼的提灯，以至于我们朝脚下望去的时候，视线可以穿透清澈的冰层，看见建筑笔直往下通去，各扇窗户闪着明亮的灯火。

格劳科斯神父穿过这座半是冰窟半是办公间的地方，朝我们缓缓走来。他穿着长长的黑色法衣，戴着十字架，我一下子联想到浪漫港附近修道院里的耶稣会士。显然，这个老人双目失明了——眼睛因白内障而成了乳白色，什么也看不见，就跟两颗石头差不多。但格劳科斯神父最先震慑到我的地方，并不是这一点：他很老，很苍老，须发尽白，留着长长的胡须，如一个年高德劭的长者。库奇阿特叫他时，他的面部一下子有了活力，像是忽然从入定状态中醒来。雪白的眉毛拱起，宽阔的前额皱出深沉的痕纹，裂纹横生的嘴唇咧开微笑。这听起来可能有些诡异，不过，格劳科斯神父身上，并没有任何一点令人觉得怪诞——不论是盲眼，还是白得煞眼的胡须，不论是那由于年老而褶皱叠生、杂点斑驳的皮肤，还是干瘪的嘴唇。他是那么……正常和健康……就算和别人比，也比不出个所以然来。

关于遇见这位“格劳科斯”的场景，我曾预先有过好些设想——害怕他和正在追捕我们的圣神有联系。而现在，看到他是名神父，我本该马

上抓紧女孩和贝提克，随奇查图克人一同离开，但我们三个都没有这一冲动。这位老人不是圣神的人……他仅仅是格劳科斯神父。初次见面几分钟后，我们就知晓了这一点。

但一开始，在我们谁都没有说话的时候，盲眼的神父就似乎已经感觉到了我们的存在。他用奇查图克语对着库奇阿特和奇奇提库说过话之后，突然转身面对着我们，高高举起一只手，仿佛他的手掌能够感受到我们（我、伊妮娅、贝提克）的热量。然后，他越过狭小的空间，来到我们旁边，来到冰窟与房间互相侵蚀的边界。

格劳科斯神父笔直走向我，那只骨瘦如柴的手搭在我的肩上，然后以环网英语大声清晰地说道：“汝即该人！”

我过了好一阵——好些年——才正确理解了他说的这句话。而当时，我只是以为那名老神父又疯又瞎。

大家商定，我们三人先在冰川下的这幢大厦中，与格劳科斯神父共度几日，而奇查图克人则回去完成重要的族内急事——我和伊妮娅猜测，解决质数问题是他们亟待解决的燃眉之急。事毕之后，他们会回来接我们。我和伊妮娅用手势告诉他们，我们想拆掉木筏，携带它沿河而下，抵达下一个远距传送门。奇查图克人似乎明白了——至少在我们用手势描绘出第二座拱门，示意木筏从中穿过的情景时，他们点点头，说出他们表示同意的词——“喳”。如果我对他们的手势和语言理解没错的话，那么，去第二座远距传输器必须从地面上行走，得花上好几天，还会经过一个有很多北极幻灵活动的区域。不过我肯定有一点是听懂了，他们说，这些留待之后再议，他们先得完成那当务之急，等到“寻找到

无法分解的平衡”——我们猜，那也许是说他们要再去拉个人入伙——或是让其中三个离开。后一种想法让大家沉默了片刻。

总而言之，在库奇阿特一伙回来前，我们得和格劳科斯神父待一段时间。盲眼的神父兴高采烈地与猎手们交谈了几分钟，然后站在冰窟的入口前，显然是在倾听，直到他们那骨火盆的亮光消失得很远很远。

而后，格劳科斯神父向我们再次致意，手拂过我们的脸、肩膀、手臂、手。我得承认，自己从没经历过这种方式的介绍。老人瘦骨嶙峋的双手捧起伊妮娅的脸，说道，“人类小孩。我从未想过，还能再次见到人类的孩子。”

我没有明白。“那奇查图克人呢？”我问，“他们也是人啊，肯定也有孩子吧。”

在我们互相“自我介绍”前，格劳科斯神父已经领我们进了摩天大楼，走上一段楼梯，进了一间较暖和的屋子。这里显然是他的起居所——众多提灯和火盆闪着明亮的光，用的是和奇查图克人同样的发光小球，不过这里要多几百个，四周立着充裕的家具，有一台古老的唱片播放机，内墙摆放了一排排书籍——对于一间盲人的屋子来说，我觉得这显得有些荒唐了。

“奇查图克人有小孩，”年老的神父说，“但不允许他们随众同行，到这般遥远的北地。”

“为什么？”我问。

“幻灵。”格劳科斯神父说，“在环境改造线以北，有很多幻灵。”

“我还以为奇查图克人必须依靠幻灵才能生存呢。”我说。

老人点点头，捋捋胡须。他长着一大把银白的胡须，长得都遮住了罗马衣领。法衣很小心地补缀过，但那层层补丁又再次被磨损穿破。“我的奇查图克朋友必须依靠幻灵幼兽，取得生活所需的一切，”他说，“而成年兽的新陈代谢，使得它们的皮毛和骨头对部落的人没有一点利用价值……”

我不明白为什么，可也没有打断他，而是让他继续说下去。

“……另一方面，幻灵的最爱，也是奇查图克人的孩子。”他说，“所以，看到我们的小朋友在这么遥远的北部出现，奇查图克人会感到迷惑不解。”

“那他们的孩子都在哪儿呢？”伊妮娅问。

“几百公里外的南方。”神父说，“他们专门有一队族民在养育孩子。那儿是……热带地区，冰只有三四十米厚，空气还算适合呼吸。”

“为什么幻灵不去那儿捕猎孩童？”我问。

“对幻灵来说，那地方可是恐怖之地……太暖和了。”

“那为什么奇查图克人不谨慎行事，搬到南方……”我开口道，但立马打住了，一定是沉重的重力和寒冷把我变迟钝了。

像是从我的沉默里听明白了我的问题，格劳科斯神父说道：“正是如此，奇查图克人必须依赖幻灵才能生存。狩猎部落——比如我们的朋友库奇阿特所在的那群——冒着生死危险，为孩子养育队提供肉、皮和工具。而孩子养育队则冒着饿死的危险，等着食物送达。奇查图克人没多少孩子，仅有的几个对他们来说弥足珍贵。或者，就像他们说的一样

——‘吾侪图克爱其特查库特库奇特’。”

“比温暖更……我猜那个词语的意思是……神圣。”伊妮娅翻译道。

“完全正确。”老神父说，“我真是老糊涂了，有些礼数不周，我该带你们去看看住处——我另外还有几间房，里面有家具，也生了火，虽然你们是……啊，我相信，五十标准年以来……除了奇查图克人之外，我的第一批客人。你们先住下，我去热晚饭。”

卢杜萨美枢机开始向德索亚解释此次任务的真正缘由，讲到一半，他靠回宝座，朝遥远的殿顶挥舞着胖乎乎的手臂。“你觉得这间屋宇怎么样，费德里克？”

德索亚神父舰长竖着耳朵正准备聆听重大信息的到来，听到这话，他抬头干眨了几下眼。这间宏伟大厅的装饰，和其他波吉亚诸室一样华丽炫目（他突然觉得，这里甚至更为华丽，因为这间屋子运用的色彩更鲜明，更艳丽），但他马上找到了区别：这里的织锦和壁画都是现代作品，其中一张描绘了教皇尤利乌斯六世从上帝派来的天使手中接过十字形，另有一张刻画了上帝探手而下——仿拟米开朗基罗的西斯廷教堂天顶画——为尤利乌斯施行重生圣礼。他还看见了邪恶的伪教皇，忒亚一世，被一个手持火焰剑的大天使驱逐^[66]。其他天顶画和墙上的织锦，都颂扬着教会重生和圣神扩张这首个伟大世纪的荣耀。

“这儿原先的屋顶在公元一五〇〇年垮塌。”卢杜萨美枢机以低沉的声音说着，“亚历山大教皇险些因此薨逝，但原先的大部分装饰都毁坏了。尤利乌斯二世辞世后，利奥十世^[67]开展了重建，但成果远逊于先。现在这幅崭新的作品，是一百三十标准年前陛下授权委任的。注意中央那幅壁画——这是复兴之矢的哈拉曼·甄纳所作。那儿的圣神升天织锦出自白久之手。而建筑的修复工作，则是由佩森本地的工匠精英完

成，包括彼得·巴恩斯·科特-比尔哥鲁斯。”

德索亚礼貌地点点头，完全不知道这与他们当下的话题有什么关系。也许枢机大人和很多权高势大的男女一样，已经习惯于想到哪说到哪，随意跑题，因为他的部下永远不会就此提出抗议。

似乎是读出了神父舰长的心思，卢杜萨美咯咯笑了起来，软绵绵的手摆在桌子的皮革表面上。“我说这些是有理由的，费德里克。你是否同意，教会和圣神为人类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和平与繁荣？”

德索亚犹豫了片刻。他读过历史，然而依旧不敢肯定这一时代是不是史无前例的。至于“和平”……记忆中那些燃烧的环轨森林与遭受劫掠的星球，现在依然出没在他的梦境中。“对于我曾去过的那些前环网星球，的确在教会和圣神同盟的管治下，境况大为改观，大人。”他说，“并且，无人能否认史无前例的重生之礼。”

卢杜萨美乐了，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声音：“圣人们为我们解救了一位……外交家！”枢机揉揉薄薄の上唇，“对，对，费德里克，你说得完全正确。每一个年代都有不足，我们也不例外，一直以来，我们都在与驱逐者奋战，而更为紧要的战斗，是要让救世的主进驻所有人的心灵。但是，正如你所看到的——”他又指向壁画和织锦，“我们正处于复兴的中途，名副其实地，每分每秒都浸染着早期文艺复兴的精神，在你来的路上，你也看到了尼古拉斯五世礼拜堂和其他奇迹之作。当前的复兴完全是精神上的，费德里克……”

德索亚等着他继续。

“这个……异种……将会毁灭这一切。”卢杜萨美说着，现在他的嗓音严肃得无以复加，“一年前我就对你说过，我们搜寻的不是一个孩

子，而是一种病毒。而现在，我们终于知道那病毒从何而来。”

德索亚凝神倾听。

“陛下曾见到过一种景象，”枢机说起这话，声音极为轻柔，几乎是在低声细语，“你清楚吧，费德里克，上帝经常托梦向陛下发送神启？”

“我曾有所耳闻，大人。”教会里这种玄之又玄的东西，向来对德索亚缺乏吸引力。他等着枢机继续。

卢杜萨美挥挥手，似乎是要赶走那些无聊的流言。“事实上，陛下是在经过了长期祈祷、斋戒，展示了无上的谦卑之后，才得到了极为重要的真相。从中我们得知，那孩子将于何时何地出现在海伯利安。到现在为止，陛下得到的这一切全然正确，不是吗？”

德索亚恭敬地点点头。

“你知道吗，费德里克，陛下委派你参与这一任务，也正是出于这些圣谕之一。他预见，你的命运，与我们教会和社会的救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德索亚神父舰长听得目瞪口呆。

“而现在，”卢杜萨美枢机低沉地说道，“威胁到人类未来的东西，已经展露得愈加细致。”枢机站起身，于是德索亚和奥蒂蒙席连忙站起，但那庞大的人儿挥挥手，示意他们坐下。德索亚坐下了，望着那一团庞大的红白之物在黑暗房间的一小段光线中走动，脸上的肥肉闪着光芒，小眼睛隐没在头顶聚光灯投下的阴影里。

“费德里克，这……实际上……是人工智能技术内核蓄谋已久的计

划，要借此毁灭我们。而毁灭旧地的，正是这群机器恶怪，他们寄生在远距传输器里，捕食人类的心智和灵魂，引发了驱逐者的攻击，直接导致了陨落……而现在，这群恶怪又盯上了我们。赛伯人的后代……也就是这个……伊妮娅……便是他们的工具。所以，远距传输器只为她打开，而其他任何人都不能通过；所以，伯劳那魔鬼屠杀了我们成千上万的人民，数目很快会增加到数百万之多——乃至几十亿。如果没人加以阻止，这个……女妖……将会把我们送回机器统治的时代。”

德索亚望着枢机那一大团红色的形体从亮处挪进黑暗。这些他都知道。

卢杜萨美停止踱步。“但现在，陛下得知，那赛伯小鬼不只是内核派来的特务，费德里克……她也是机械之神的一把工具。”

德索亚明白了。宗教裁判所当时向他质问关于《诗篇》的情况，一想到他将因读禁诗而遭受惩罚，他的心就一阵抽搐。但是，这本位列禁书书目的书也承认，好几世纪以来，人工智能内核的一派一直致力于创造终极智能——一种计算机控制的神明，力量甚至可以逆溯时间，进而掌控整个宇宙。实际上，《诗篇》和教会正史都承认，伪神和我主之间的确发生过战斗。禁书《诗篇》中，济慈赛伯人——准确地说，有两个赛伯人，因为内核的一派在万方网中摧毁第一个之后，又出现了一个接替者——他被错误地描绘成“人类终极智能”的候选，这个弥赛亚，正是渎神的忒亚理论中，进化出的人类之神。那首诗还谈到，移情，是人类精神进化的关键。但教会纠正了这一点，指出只有遵从上帝的意志，才会得到神启和救赎。

“通过这些神启，”卢杜萨美说道，“陛下已经知道那赛伯小鬼和受她蛊惑的家伙们在哪里了。”

德索亚朝前挪了挪。“在哪儿，大人？”

“在杳无人迹的冰冻星球天龙星七号，对此陛下很有把握。”枢机低沉地说道，“陛下也很清楚，如果没人阻止她，将会导致怎样的后果。”卢杜萨美绕长桌走过，站到神父舰长身旁。德索亚抬眼看见那闪亮的红色，夺目的白色，还有那两颗看透他内心的小眼睛。“她正在寻找盟友，”枢机那虔诚的低吼传来，“可以帮助她摧毁圣神、玷污教会的盟友。到现在为止，她一直都像是处在无人区域内的致命病毒——是个潜在的危险，但可以控制住。如果让她逃出了我们的掌心，那么她会成熟，获得全部力量……恶魔的全部力量。”

德索亚的视线越过枢机闪亮的肩膀，望见天顶壁画里挣扎扭曲的人形。

“每一座旧时的远距传送门将同时打开。”红色的人儿继续低沉地说道，“伯劳恶魔……将会有一百万个一模一样的伯劳……从中走出，屠杀基督教徒。驱逐者将会得到技术内核的武器，获得可怕的人工智能技术。而现在，他们已经能够运用亚细胞技术，把自己变得人不人妖不妖，已经用不朽的灵魂换取了那种技术，适应太空，摄取阳光，就像黑暗中的……植物那样生存。借由内核的秘密工具，他们的战斗力将增强一千倍，甚至连教会也不能抵御他们可怕的力量。将会有数十亿人命享真死，他们的十字形会被扯下，灵魂从身体内剥裂，犹如跳动的心脏被活生生地从胸膛剜出。上千亿人会死于非命。驱逐者将会在圣神内一路烧杀，就像汪达尔人和西哥特人^[68]那样，毁灭佩森、梵蒂冈以及我们知晓的一切。他们会抹杀和平，辱蔑生命，亵渎我们个人的尊严和道义。”

德索亚依旧静候而坐。

“这不一定会发生。”国务秘书卢杜萨美枢机说道，“陛下每天都在祈祷这不要发生。但现在是危急存亡时刻，费德里克.....不论对教会，对圣神，还是对人类的将来。他已经预见了未来，并委以我们教会巨子才有资格担当的重任，希望我们投入生命及神圣的荣誉，阻止这一可怕现实的发生。”

德索亚抬头望着枢机向他靠来。

“此时，我必须向你揭示一件事，费德里克，这条信息，会在几个月内都对无数的信徒保密.....今日，此刻，在星际主教大会上.....陛下要宣布发起圣战。”

“圣战？”德索亚重复道，就连镇定自若的奥蒂蒙席，嗓子里也发出了轻微的声音。

“对抗驱逐者威胁的圣战。”卢杜萨美枢机低沉地说道，“好几个世纪以来，我们都只是在自我防卫——长城就是其中之一，以基督教徒的肉体、飞船、生命来抵挡驱逐者的侵略。但从今天开始，承蒙上帝眷顾，教会和圣神将要发起反攻。”

“怎么开展？”德索亚问道。他知道，在圣神和驱逐者领地间的无人之地，战争早已打响，那上千秒差距的黑暗太空中，各舰队你冲我挡，你进我退。但是由于时间债的存在——从佩森出发，到长城的最远端，最多需要两年的舰上时间，并产生二十多年的时间债，所以不论是进攻还是防御，都难以统筹。

卢杜萨美阴森一笑，回答道：“就在我们说话的当口，陛下正在要求.....命令.....圣神和保护体的每一颗星球，调用星球上的资源，修建一艘巨大的飞船.....每颗星球一艘。”

“我们已经有成千上万艘飞船……”神父舰长开口，但立马打住了。

“对，”枢机低沉地说道，“这些飞船都将使用新的大天使技术，但不会像‘拉斐尔’号那样只是一艘信使舰船，它们将是本旋臂迄今为止最具毁灭性的战斗驱逐舰，能够在瞬间传送到星系内的任何地方，而花费的时间，比登陆飞船上升至轨道所需的还短。每艘飞船都将以建造它的星球命名，船员都将是如你这般虔诚的圣神军官——甘愿忍受死亡、接受重生的男女。而每艘飞船，都足以摧毁整个游群。”

德索亚点点头。“教皇陛下得到了这个神启，知道了那个孩子的威胁，而这就是他的回应吗，大人？”

卢杜萨美绕桌子走回去，坐进他的高背宝座，似乎突然变得疲乏不堪。“一部分，费德里克，只是部分。接下来的十年里，我们就会开始建造这些新飞船，这项技术很难掌握……非常难掌握。与此同时，那赛伯女妖还在像传染病病毒一样，继续播撒病害，而这一部分，就要靠你解决——你，还有你的船员，加强版的病毒搜寻队。”

“加强版？”德索亚重复道，“格列高利亚斯中士和纪下士还会和我同行吗？”

“会。”枢机低沉地说道，“他们已经得到了委派令。”

“那新成员来自何处？”德索亚问道，害怕派到他任务中来的会是神圣法庭的枢机。

卢杜萨美枢机张开肥胖的手指，动作像是在打开一个宝箱的盖子。“只是给你增派了一名船员，费德里克。”

“是教会的官员？”神父舰长问道，他不知道教皇触显会不会被递交

给另一个指挥官。

卢杜萨美摇摇头，肥胖的下颌随之抖动起来。“是名普通的武士，德索亚神父舰长。一种新型武士，专为复兴的基督圣心军特别训练的。”

德索亚不明白。听上去就像是教会在以自己的生物修正技术，回应驱逐者的纳米技术。这可违反了德索亚习得的所有教会教义。

枢机似乎又一次看透了神父舰长的心思。“并非你想的那样，费德里克。只是.....能力有所强化.....并在圣神军队的新支队中得到非常独特的训练而已，但她完全是人类.....是基督教徒。”

“是名士兵？”德索亚问道，很是迷惑。

“一名武士。”卢杜萨美说，“不属于圣神舰队的指挥系统，是精英军团的首位成员，属于陛下今天将要宣布的圣战的先头部队。”

德索亚揉揉下巴。“那么他是否受我的直接领导，就像格列高利亚斯和纪白森一样？”

“当然，当然。”卢杜萨美话音低沉地说着，坐回椅子上，双手捧着滚圆的肚子，“只有一点不同，陛下与神圣法庭讨论之后，认为必须做出这一改变。这位女子也会拥有教皇触显，在做出军事决定，或是对教会有保护作用的行动上，她有单独的职权。”

“女子。”德索亚重复道，绞尽脑汁想弄明白这一切。如果他和这位神秘的“武士”都拥有教皇赐予的同等权力，还怎么做决定呢？迄今为止，追踪孩子的方方面面，都或多或少牵涉到军事行动。他所下达的每一个决定，都致力于保护教会。如果他只是被解职，由他人来替位，兴

许还好过现在这虚假的分权。

还没等他搞清楚，卢杜萨美枢机便探身向前，用他低沉的嗓音尽量发出轻声的语句：“费德里克，陛下依旧预见到你会牵涉其中……并将担负起主要的责任。但我主昭示了一个万分危急的时刻，陛下深知你慈悯，不想你经此一难。”

“万分危急的时刻？”德索亚说着，立即明白了那是什么意思，心沉到了谷底。

卢杜萨美从桌子那头探过身来，脸上除了明光，就是暗影。“你必须阻止这个赛伯小女妖，毁灭她。那病毒必须从基督教会中连根拔除，那是补正手术的第一步。”

德索亚数到八，终于开口道：“也就是说，我负责找到孩子，”他说，“而这名……武士负责……杀死她。”

“不错。”卢杜萨美说。他没有询问德索亚神父舰长是否愿意接受这一新的使命。重生基督徒、神父，特别是耶稣会士和圣神舰队军官，在接受圣父或圣母署下的任务时，从来不会支吾推诿。

“我什么时候同这名武士见面，大人？”德索亚问。

“‘拉斐尔’号将于今日午后传送到天龙星七号星系。”坐在德索亚左后方的奥蒂蒙席尖着嗓子说道，“你的新船员已经在飞船上了。”

“我能否问一下她的名字和军衔？”德索亚说着，转身看着高大的蒙席。

国务秘书西蒙·奥古斯蒂诺·卢杜萨美枢机回答了他：“她还没有

正式的军衔，德索亚神父舰长。她最后会在新成立的圣战军中任职，而在那之前，你和你的士兵都可以直呼其名。”

德索亚继续等候。

“她叫尼弥斯。”枢机低沉地说道，“拉达曼斯·尼弥斯。”他小小的眼睛忽然转向卢卡斯·奥蒂，蒙席站起身来，德索亚也赶忙站起来。很显然，接见到此结束。

卢杜萨美竖起三根粗短的指头，向两人赐福。德索亚颌首回礼。

“愿救世主耶稣基督，守护你，保佑你，助你成功走完这趟极为重要的旅程。以耶稣之名祈祷。”

“阿门。”卢卡斯·奥蒂蒙席轻轻念着。

“阿门。”德索亚应和道。

冻结在冰层里的不仅仅是一座建筑，而是一整座城市。原霸主居以自傲的一小颗星球，被牢牢冻结在天龙星七号再度凝华的大气中，就像远古的昆虫被锁闭在琥珀里。

格劳科斯神父是个和善的人，幽默且慷慨。我们很快了解到，他被流放到天龙星七号，是因为他加入了教会的最后一支忒亚修道会，这是对他的惩罚。在尤利乌斯六世颁布一项教谕，宣布伪教皇的观点亵渎上帝之后，他所在的修道会只能抛弃忒亚的基本教义并解散，而其下成员要么被逐出教会，要么被送到圣神疆域的屁股端上。但格劳科斯神父没有把这寒冰墓地中的五十七标准年看作是流放——他称其为使命。

格劳科斯神父承认，没有一个奇查图克人对信教表现出一丁点的兴趣，也坦言说他没有多少兴趣劝他们皈依。他钦慕他们的勇气，敬重他们的正直，并被他们辛苦繁衍出的文化深深吸引。格劳科斯神父说自己以前并不瞎，这不单纯是白内障，而是后来在地表受雪盲所害——寒冷、空气稀薄，加上超短波辐射所致，而在那之前，他曾跟随好几个奇查图克猎队出行。“那时候猎队很多。”我们在老神父那明亮的书房中入座后，他如此说，“而今已渐数被消磨。五十年前，这个区域还有好几万奇查图克人，如今活着的只剩几百个了。”

在头一两天里，在伊妮娅、贝提克和盲神父交谈的时候，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去探索这个冰冻城市。

格劳科斯神父在那座高楼的四个楼层上挂满了燃料球提灯。“是为了驱走幻灵。”他解释过，“它们怕光。”我找到一段楼梯，于是提着提灯，为步枪上好膛，往下走进黑暗之中。二十多层之下，出现了一组迷宫般的冰道，通向城市中的其他建筑。几十年前，格劳科斯神父曾用光笔为这些入口一一做了标记，它们通向不同的地下建筑——仓库、法院、通信中心、霸主大教堂、旅馆等。我走进了其中几处，有迹象表明，神父近期也来过这些地方。在探索第三个的时候，我发现了纵深的地窖，里面存着高能燃料球。这些都是老神父光和热的来源，也是用来吸引奇查图克人时常登门拜访的主要筹码。

“除了燃料，他们从幻灵身上得到了一切。”他曾说，“这些小球可以给他们光芒和一丁点热量。我们喜欢实物交换——他们给我幻灵的肉和皮，我给他们光、热，再跟他们唠叨两句。他们一开始同我交谈，我想，是因为我这个群伙的数目是最纯粹的质数……一！早先，我还把东西藏起来不让他们知道，但现在我明白，奇查图克人永远不会从我这儿偷东西，哪怕他们必须靠这些东西才能生存，哪怕他们的孩子得靠这些才能活下去。”

在这被冰掩埋的城市里，再也没有其他东西可看。远处是纯然的黑暗，浓郁得连提灯也无法驱散。我曾有过一点期望，但愿能找到什么简单易行的办法——超大喷灯啦，融合钻孔器啦——可以帮我们沿河而下，抵达第二座拱门，但此类希望很快就灰飞烟灭。这座城市，除了格劳科斯神父所在的那四层楼，拥有家具、书、光、食物、温暖和人声，其余地方都和第九层地狱一样冰冷死寂。

我们到那儿的第三天（或是第四天）的晚餐前，我跟他们一起留在了老神父的书房，听着他们谈话。我早已将架子上的书浏览了一遍：一册册书摆在那儿，有哲学、神学、奥秘、天文学课本、人类文化学研究、关于新人类的著作、冒险小说、木工指南、医学教材、动物学书籍.....

“三十年前，我的眼睛瞎了。”第一天，格劳科斯骄傲地向我们展示他的图书馆时，他如是说，“最令我悲伤的，是我再也不能阅读这些挚爱的书籍了。我就是遭叛的普洛斯彼罗^[69]，你们想象不出，我花了多么长的时间，才把这三千册书从五十层之下的图书馆拖上来！”

到了下午，当我在大楼内探险，而贝提克独自看书的时候，伊妮娅会为盲诗人朗读。有一次，我没敲门就走进书房，看见年老的传教士竟然满脸泪痕。

这一天，我跟他们在一起时，格劳科斯神父正在为我们讲解忒亚——不是被尤利乌斯六世取而代之的伪教皇，而是古时的那位耶稣会士。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战地抬担架。”格劳科斯神父说道，“他本可作为随军神父，远离战线，可他决定去抬担架，最后因为英勇而获得了勋章，包括荣誉军章。”

贝提克彬彬有礼地清了清嗓子。“打断一下，神父，”他轻声说道，“我想，第一次世界大战，应该是大流亡前在旧地发生的战争，对吗？”

长胡子神父微微一笑。“一点没错，我亲爱的朋友，一点没错。是在二十世纪早期，非常可怕的战争，非常可怕，而忒亚亲历了它最为激烈的时刻。他对战争的厌恶由此开始，一直持续到他去世。”

格劳科斯神父坐在他很久以前亲手制作的摇椅上，前后摇着，身后是简易搭建的壁炉，燃料球在里面燃烧。金色的余烬投射出长长的阴影，自穿过远距传送门以来，我们就再没感受过如此的温暖。“忒亚是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在中国——我的朋友们，这是旧地的一个国家——他在那儿形成了一套理论，认为进化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但也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过程。他认为，宇宙是上帝的一个计划，要把进化的耶稣、人格、宇宙三者化为一个有意识的实体。忒亚·德·夏丹认为，进化的每一步都将充满希望的标志，甚至就连大灭绝也是欢乐的源泉，他用到的词是，当人类成为宇宙的中心，‘宇宙创世阶段’便开始了，当人类的意识进一步进化，便是‘心理创世阶段’，智人进化成真正的人类，是‘人化’和‘超人化’两个阶段。”

“打扰一下，神父，”我听见了自己的声音。在这冰冻的城市和冰冻的大气下，周遭环绕着幻灵杀手和寒冷，我隐隐意识到，讨论这些抽象的理论是多么不合时宜，“忒亚认为人类可以进化成神，但这难道不是他的异端邪说吗？”

盲神父摇摇头，表情依然很愉快。“我的孩子，在忒亚的一生中，他从未因异端而受惩戒。一九六二年，神圣法庭——我向你保证，那和今日的神圣法庭可是大相径庭——下达了一则训诂……”

“一则什么？”伊妮娅坐在靠近炉火的地毯上，问道。

“一则训诂，就是警告，呼吁人们不要不加批判地接受他的思

想。”格劳科斯神父说，“忒亚没有说人类会成为上帝……他只是说，整个有意识的宇宙，都不过是大进化的一部分，目标是在终结之日——他将之称作欧米伽点——所有的造物，包括人类，都将与神共生共存。”

“忒亚说的进化，是否也包括技术内核？”伊妮娅抱着双膝，轻声问道。

盲神父停下了摇椅，手指捋着胡须。“亲爱的，好几个世纪以来，忒亚派学者都在为这一点争论不休。我不是学者，但我肯定，在他的这一乐观论中，肯定包含了内核。”

“但它们是从机器演化而来的。”贝提克说，“它们关于终极智能的观念，肯定与基督教的完全不同——一个冷漠、不带感情的神，拥有强大的预言能力，能够理解所有的变数。”

格劳科斯神父频频点头。“但他们认为，我的孩子，他们早期具有自我意识的祖先，是依照活体DNA设计的——”

“依照DNA设计，目的是用于计算。”我说道。当谈到灵魂的时候，这些内核机器竟然也得到了不被妄下论断的权利，这一想法真是让我大吃一惊。

“那么，孩子，我问你，在头几千万年里，我们的DNA又是为了什么而存在呢？吃饭？杀戮？繁殖？人类的鸿蒙开初，比起大流亡前那些硅基和DNA基人工智能来说，不也是一样卑贱？依照忒亚的观点，是上帝所创造的‘意识’，作为领会祂意愿的一种方式，加快了宇宙自我意识的发展。”

“技术内核想利用人类，作为终极智能计划的一部分，”我说，“之后摧毁我们。”

“但它没有。”格劳科斯神父说。

“那也不是出于内核方面的原因。”我说。

“自从进化出人类——人类也一直在不停进化，”老神父继续道，“但那也不是出于它的祖先或者自己的原因。进化产生了智人。智人，又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进程，进化成了人类。”

“移情。”伊妮娅轻声说。

盲眼的格劳科斯神父转过头，瞎眼望着她。“完全正确，亲爱的，但我们并不是人类唯一的化身。一旦我们的计算机器产生了自我意识，它们也就成了设计的一部分。它们也许会反抗。为了它们自身的复杂目的，它们或许会试图挣脱这一设计，可宇宙不会停止它的编排。”

“听你的话，就好像宇宙和它的进程是台机器。”我说，“有着既定程序，无法停止，无可避免。”

老人缓缓地摇着头。“不，不……从不是机器，也从不无可避免。假如基督要向我们昭示什么，那么他会跟我们说，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避免的。结果无人知晓。究竟是选择光明，还是黑暗，都在我们自己——我们人类，还有所有具备意识的实体手里。”

“但忒亚认为意识和移情会胜利，是吧？”伊妮娅说。

格劳科斯神父瘦骨嶙峋的手朝身后的书架挥了挥。“架子上应该有本书……在第三层……三十多年前，我最后一次看到它的时候，里边夹

着一张蓝色书签。看到了吗？”

“《忒亚·德·夏丹的日记、笔记、书信集》？”伊妮娅问。

“对，对。翻到夹着蓝色书签的地方。有没有看到我做了批注的那段？那是我这双老眼瞎掉前看见的最后的東西……”

“标注了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的那段？”伊妮娅问。

“对，请读一下。”

伊妮娅拿起书，靠近火光。

“‘注意这点，’”她读道，“‘我从不认为人类的形态只有确定的几种。但我相信，所有形态终有一天会消失，并将重塑成一个难以想象的崭新整体。同时，我确信，这些形态会经历一些基本的过渡角色——这一阶段必不可少，无法避免，这是我们（我们或是整个种族）必将经历的蜕变过程。我对它们的钟爱，不在于它们特定的形态，而在于它们的机能，如何以某种神秘的方式，首先建立起神的某种潜质——然后，通过自身的努力，得到耶稣的恩典，成为神。’”

随后是一小段时间的沉默，间或被燃料球火焰那轻微的滋滋声，还有头顶和四周那上亿吨冰块的碎裂声和吱嘎声打断。最后，格劳科斯神父打破沉默。“这希望，在现任教皇的眼里就是忒亚的异端邪说。相信那希望，便是我最大的罪恶。这——”他指指外墙，玻璃外是迫临的冰川和黑暗，“这就是对我的惩罚。”

我们几人又沉默了一阵。

格劳科斯神父哈哈大笑，枯瘦如柴的双手放上膝盖。“但我母亲告

诉我，只要有朋友，有吃的，有交流，那就不存在惩罚或痛苦了。而我们三样都有。贝提克先生！我叫你‘贝提克先生’，因为我想对你表示尊敬，先生。世人虚造了错误的类别，把你和人类区别开来。贝提克先生！”

“什么事？”

“帮老夫一个忙，去厨房取一下咖啡好吗？应该已经好了。我去看看炖肉和面包，安迪密恩先生？”

“什么事，神父？”

“能不能到酒窖去一下，找瓶最好的葡萄酒？”

我笑了，尽管知道老神父看不见我的表情。“我得往下走多少层才能找到酒窖，神父？但愿不到五十九层吧？”

老人也笑了，牙齿从胡须间露出来。“我每餐饭都会配酒，我的孩子，所以，如果像你所说的那样，我的身板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糟。可惜，像我这么懒的老东西，把酒放在了楼下的储藏室里，就在楼梯旁。”

“我去找。”我说。

“我来铺桌子。”伊妮娅说，“明晚我来做饭。”

于是我们散开，各自忙活。

“拉斐尔”号减速进入天龙星七号。同别的乘过大天使飞船的人一样，德索亚神父舰长曾听过关于飞船驱动原理解释，它突破光速屏障的原理，和大流亡前那些古老的霍金驱动截然不同。“拉斐尔”号的驱动几乎可以说是个骗局：当达到近量子速度时，它会向一种曾被称作“缔结的虚空”的介质发出信号，于是别处的能量源就会激活一个遥远的装置，割裂该介质的次级位面，打破时空本身的构造。那样的破坏对人类船员是立时致命的，他们会痛苦地死去——细胞爆裂，骨头被磨碎成粉，神经突触失灵，五脏外流，器官液化。他们无从得知细节：在十字形进行重建和重生的过程中，那最后几毫秒关于恐怖和死亡的记忆，都将被全数抹除。

现在，“拉斐尔”号开始向天龙星七号减速，它那名副其实的聚变驱动在两百倍的重力下，让飞船逐渐慢了下来。德索亚神父舰长、格列高利亚斯中士、纪下士三人在各自的加速椅或重生龕中冰冷死寂地躺着，因为飞船在重生顺利开始前会自动保存能量，所以不会开启内部能场，于是，他们粉身碎骨的身体被第二次碾磨成粉。飞船上，除了三具人类待苏体，还有一双睁开的眼睛。拉达曼斯·尼弥斯打开了重生龕的盖子，正躺在敞开的躺椅中。她强健的身体正经受着减速的可怕冲击，却没有受到任何伤害。按照标准设计，普通舱室里的维生系统已经关闭：

没有氧气，气压极低，人类如果不穿航空服，绝对活不成，何况温度还低达零下三十摄氏度。尼弥斯一脸漠然。她穿着大红的连体服，躺在躺椅上，注视着监视器，偶尔向飞船询问，并通过微纤数据链接获取答复。

六小时后，内部能量场还没有启动，躺在复杂棺具里的待苏体也未开始修复，甚至连舱室都还处在完全真空下，尼弥斯站了起来，面无表情地顶着两百倍重力，走到会议间和图表桌前。她调出天龙星七号的地图，迅速找到原特提斯河的河道，然后命令飞船叠加上远程视图，她伸出手，抚过全息图像上的冰河、雪丘、冰川裂缝。一幢建筑物的顶端从大气冰川中突兀地冒出。尼弥斯重新检查了一遍视图：这座建筑离被掩埋的河流不足三十公里。

在十一小时的减速之后，“拉斐尔”号进入旋转轨道，绕着天龙星七号这个发亮的白色雪球运行。内部能量场早已启动，维生系统全面开动，但拉达曼斯·尼弥斯对此没有任何反应，如先前对待重力和真空一样，满不在乎。离开飞船前，她检查了一遍重生龕监视器，还有两天多时间，德索亚和他的士兵才会从龕中醒来。

尼弥斯坐进登陆飞船，将手腕上的光纤连上控制台，下达脱离命令，然后引导飞船穿过晨昏线，进入大气，其间甚至没有使用任何辅助仪器或控制装置。十八分钟后，登陆飞船降落在地表，距离那勾了一层银边的半截塔楼不足两百米。

冰川的台地之上，日光煞是耀眼，但天空却只是单调的黑色，不见一颗星星。虽然这里的大气稀薄得可以忽略不计，但星球大量的热交换系统在两极之间流动，引发“狂风”呼啸不止，将冰晶携卷至每小时四百公里的速度。气闸舱中挂着太空服和抗危航服，但拉达曼斯·尼弥斯完

全没瞧上一眼，便扭开了门。她未等阶梯在脚下展开，便马上跳到了三米下的地面上，在一点七倍重力下笔直站定。冰针向她袭来，速度堪比钢矛枪中发射出的钢矛。

尼弥斯打开内部能源，于是一个围裹着她的身体、距离发肤不到零点八毫米的拟生物能场被激活了。在外人眼里，这个留着一头短黑发、有着冷漠的黑色双眼的强健女人，突然变成了一个亮如镜面的水银质人形雕塑。那水银质人形以每小时三十公里的速度，悠闲地跑过凹凸不平的冰面，至建筑物处停下，没找到任何入口，于是一拳打碎一块塑钢窗。她步入那条裂缝，轻而易举地走过光滑的冰面，来到电梯升降井的顶部，扯开松垮朽坏的电梯门。电梯早已坠入八十多层之下的地底。

拉达曼斯·尼弥斯踏进敞开的升降井，跳了下去，如铅锤般以每秒一百零八点八英尺的速度坠入黑暗。当她看见光芒一闪而过，便赶紧抓住一条钢梁，陡然停住。此时，她已经达到每小时五百多公里的终极速度，但不到零点零三秒间，速度便陡降至零。

尼弥斯跨出电梯井，大步进入室内，留意到周围的家具、提灯、书架。老人正在厨房。他听到了急促的脚步声，便抬起头来。“劳尔？”他唤道，“伊妮娅？”

“就是这儿。”拉达曼斯·尼弥斯念叨着，突然将两根手指插进老神父的锁骨，把他举离地面，“伊妮娅那丫头在哪儿？”她轻声问，“他们在哪儿？”

意外的是，瞎眼的神父并没有因疼痛而大叫。他紧咬着疏落的牙齿，盲眼瞪着天花板，却只说了四个字：“我不知道。”

尼弥斯点点头，把神父丢到地上，骑坐在他的胸口，食指探向他的

眼睛，将一根自导微纤射进他的大脑，自导探针很快自动抵达了大脑皮层中的特定位置。

“现在，神父，”她说，“咱们再试试。那丫头在哪儿？和谁在一起？他们在哪儿？”

垂死的神经能量化作编码，沿着微纤涌出。尼弥斯得到了答案。

和格劳科斯神父在一起的那些日子，我现在依然难以忘怀。在这么多周的来回奔忙后，那段时光的惬意和悠闲更显得弥足珍贵，还有大家的对话。我最怀念的，还是那些对话。

奇查图克人回来前，我得知了机器人贝提克和我一同旅行的原因之一。

“你有兄弟姐妹吗，贝提克先生？”格劳科斯神父问道，他依然拒绝使用表示机器人的敬语。

让我惊讶的是，贝提克答道：“有。”怎么可能？我总以为，机器人都是经由设计制造，然后用各种基因元件组装而成，在大型培养桶里成长……就像用于移植的器官一样。

“我们是被制造的。”在老神父的催促下，贝提克继续道，“是克隆出来的，按惯例，以五人为单位共同长大——通常有四个男性，一个女性。”

“五胞胎。”格劳科斯神父坐在摇椅上说道，“那么，你有三个兄弟和一个姐妹。”

“对。”蓝皮肤男子说道。

“但你们肯定不是……”我欲言又止，揉了揉下巴，胡子已经在格劳科斯神父奇特的家里刮了个干净——似乎文明人都该这么做——摸到光滑的皮肤，几乎吓了我一跳。“但你们肯定不是一起长大的。”我说，“我的意思是说，机器人不是……”

“不是制造出来就是成人吗？”贝提克接过我的话，报以同样的微笑，“不。我们的发育过程确实被加速了——大约经过八标准年就能完全发育成熟——但我们也有婴幼儿时期。机器人之所以造价惊人，这八年的耽搁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你的兄弟姐妹都叫什么？”格劳科斯神父问。

贝提克合上手里正在翻看的书。“依照传统，五胞胎的各个成员，是以字母顺序命名。”他说，“我的兄弟姐妹们分别叫作安提比、科烈森、妲利亚、依维克。”

“谁是女生？”伊妮娅问，“妲利亚？”

“对。”

“你的童年是什么样的？”女孩问。

“基本上就是接受教育、责任训练、定义服务参数。”贝提克说。

伊妮娅正躺在地毯上，双手捧着下巴。“你上学吗？玩吗？”

“我们的大部分知识都是通过RNA直接导入的，不过也在工厂接受教育。”秃顶的男子看着伊妮娅，“如果你说的‘玩’是问有没有时间和兄

兄弟姐妹们一起放松，答案是肯定的。”

“他们现在怎么样了？”伊妮娅问。

贝提克缓缓地摇了摇头。“一开始，我们被转移到同一个地方工作，但之后不久就分开了。我被卖到流亡的摩纳哥王国，运到阿斯奎斯。我觉得，我们五个人都还在环网及偏地的不同地方劳作着。”

“你们之后就再没联系过吗？”我问。

“再也没有过。”贝提克说，“虽然在诗人之城的建设时期，有很多机器人劳工从威廉王二十三世的殖民地传送到那个星球，但他们大多数早在我到达之前，就已在那里干活，他们之中，没有一个在转运途中遇到过我的任何一个兄弟姐妹。”

“在环网时期，”我说，“通过远距传输器和数据网，应该很容易搜索其他星球吧？”

“对。”贝提克说，“但实际上，受法律和RNA抑制物的禁止，机器人不能直接使用远距传输器或数据网。并且，当然，在我被制造出来后不久，霸主法律就禁止制造和拥有机器人了。”

“所以只有偏地，”我说，“在海伯利安这样的偏远星球，才有人敢雇你。”

“完全正确，安迪密恩先生。”

我吸了口气。“所以，你陪我踏上这趟旅途，是为了这个？为了寻找你的兄弟……兄弟或者妹妹？”

贝提克笑了。“能和我的克隆兄弟姐妹偶遇的概率，实在小得可怜，安迪密恩先生。撇开概率这一点不谈，陨落之后，机器人还被大规模摧毁了，他们能从中生还的机会也是微乎其微。可是——”贝提克闭了口，摊开双手，似乎在解释一件荒谬的事。

猎队回来的前一天傍晚，我第一次听到伊妮娅谈论她关于爱的见解。她先是向我们提问有关马丁·塞利纳斯《诗篇》的问题，后来话题就转到了这上面。

“好吧。”她说，“我明白，圣神每占领一个地方，就把这本书列入当地的禁书书目，但那些在书出版时还没被圣神吞并的星球呢？有没有像他如饥似渴想要的那般，得到高声喝彩？”

“我记得在神学院讨论过《诗篇》。”格劳科斯神父轻声笑道，“虽然明知是本禁书，但那只是让诱惑更添一分。我们可以忍住不读维吉尔，却排着队传阅那本已被翻得稀烂的《诗篇》，那本打油诗。”

“那是打油诗吗？”伊妮娅问，“我一直以为马丁叔叔是位伟大的诗人，不过，也只有他自己那么跟我讲，妈妈总是跟我说，他就是个讨厌鬼。”

“打油诗也是诗。”格劳科斯神父说着，又轻声笑起来，“事实上，两者很难分开。我记得，在那业已式微的文学圈被教会吞并之前，圈子中的大部分评论家都拒绝承认《诗篇》属于文学。也有人把他视为.....真正的诗人，而非记录陨落前海伯利安事件的史官。但大多数人，都对他第二卷卷末关于爱的颂扬冷嘲热讽.....”

“我记得。”我说，“那个叫索尔的人物——老学者，女儿逆龄成长的那位，他找到了‘亚伯拉罕的两难选择’的答案，是爱。”

“我记得首都有个恶毒的评论家，曾这样评论这首诗，”格劳科斯神父轻笑道，“他引用了大流亡前旧地出土的一面古墙上的涂鸦——‘如果爱是答案，那么问题为何？’”

伊妮娅看着我，等着我的解释。

“在《诗篇》里，”我说，“学者似乎发现，人工智能内核所谓的‘缔结的虚空’，正是爱。爱，就像引力、电磁力、强弱核力一样，是宇宙的基本力之一。在诗中，索尔领悟到，内核终极智能永远无法理解，移情与之……与爱，是密不可分的。老诗人对爱的描述是‘如同亚量子般不可捉摸/将信息在一个个光子间传递……’”

“忒亚定会赞同这一说法，”格劳科斯神父说，“尽管他会以另一种方式表达。”

“不管怎样，”我说，“对这首诗的普遍反应几乎都是——比如我的外婆——说它多愁善感得有些滥俗。”

伊妮娅摇着头。“马丁叔叔说得对。”她说，“爱是宇宙的基本力之一。我知道索尔·温特伯真的相信自己理解了那句话。他这么对妈妈说了之后，就随女儿消失在狮身人面像里，乘着它前往孩子的未来。”

盲神父停下摇椅，探过身，手肘撑在皮包骨头的膝盖上。他那补丁织缀的法衣，要是穿在别的缺少高贵气质的人身上，便会充满滑稽的意味。“简单来讲，是不是说，上帝即爱？”他说。

“对！”伊妮娅说，她已经站到了火堆前。那一刻，她似乎一下子成

熟了，似乎在我们一起经历的短短几个月时间里长大成人了。“希腊人在劳作时发现了重力，但解释说那是四大元素之一：土，‘回归家族’。索尔·温特伯所瞥见的，是爱的一点物理性质……它存在于什么地方，怎样产生作用，一个人怎么理解并驾驭它。‘上帝即爱’这个说法，和索尔·温特伯所见的——马丁叔叔试图解释的东西——之间的区别，就像希腊人对于重力的解释与艾萨克·牛顿的公式之间的区别。一种是巧妙的描述，另一种是对其本质的分析。”

格劳科斯神父摇摇头。“我亲爱的，听你的话，爱就跟机械参数一样，可以套用公式计算。”

“不。”伊妮娅说，我从未听过她这么坚定的声音，“就像你所解释的，忒亚认为宇宙会向着更伟大的意识进化，那不可能纯粹是机械的……那些力量不是像自然科学里的其他力一样，不带任何感情，而是萌生自神明绝对的热情……嗯，那么，倘若承认爱属于‘缔结的虚空’的一部分，就意味着它永远不可能是机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人类的本质。”

我抑制住想笑的冲动。“那么，你是说，会有另外一个艾萨克·牛顿，归纳爱的物理定律？”我说，“归纳出它的热力学定律，熵定律？推导爱的微积分？”

“对！”女孩说道，漆黑的双眼灿若明星。

格劳科斯神父身子依旧前倾，双手紧紧抱着双膝。“从海伯利安来的年轻的伊妮娅，你是不是那个人？”

伊妮娅飞快地别过身，朝智能玻璃之外的黑暗和冰原走去，几乎快要走出光亮时，又折返回来，慢慢走向温暖的地界。她低着头，睫毛上

挂着泪珠。然后她开口了，声音极小极细，几乎有些颤抖。“对。”她说，“我想我是那个人。我不想成为她，但我是。或者我会成为……如果能活下去的话。”

听到此，我背脊一阵冰凉，真后悔讨论到这个问题上来。

“你现在愿意告诉我们吗？”格劳科斯神父问道，声音就像一个孩子在恳求。

伊妮娅仰起脸，慢慢地摇了摇头。“不。我还没准备好。对不起，神父。”

盲神父坐回椅子上，突然间看起来十分苍老。“没关系，我的孩子。我已经见到你了。这是我的荣幸。”

伊妮娅走到老人的摇椅旁，深情地拥抱了他一分钟。

第二天清晨，我们还没起床，库奇阿特和他的猎队就回来了。在与奇查图克人在一起的那段日子，我们几乎已经习惯了间歇地睡上几个小时，起来之后接着在没完没了的晦暗冰窟中前进，而在格劳科斯神父这里做客时，我们又遵循他的作息规律：把最里面房间的燃灯熄掉一部分，造出八小时的“夜晚”。就我自己的体验，在一点七倍重力环境下，人总是会觉得疲倦。

奇查图克人不喜欢在建筑里走得太远，所以他们只是站在敞开的窗户前，那里虽说也是室内，但更像是冰廊的一部分。他们以一种变化的声调柔声呼叫着，直到我们匆匆穿好衣服，跑出来。

猎队回到了吉利的质数——二十三，不过，对于他们在哪里找到了新成员——一个女人，格劳科斯神父没有问，我们也就无从得知了。我走进房间的时候，那景象着实让我吃了一惊，而且从此还深植入脑海，挥之不去——穿着幻灵长袍的强壮的奇查图克人，以他们的典型姿势蹲坐在地，格劳科斯神父也蹲在旁边，和库奇阿特聊天，老神父那夹了棉花、打着重重补丁的法衣在冰上铺开，犹如黑色的花朵，燃料球提灯发出光亮，从入口的冰晶一直折射到冰窟中。在智能玻璃外是刺骨的寒冰、千钧的重量、极度的黑暗，那可怕的感觉，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我们很早就要求格劳科斯神父为我们充当翻译，请求——实际上应该是再次请求——土著人帮助我们。现在，老人开始谈到这一话题，问那些穿着白色长袍的人是否真的愿意帮助我们背着木筏，到河流下游。奇查图克人一一回答，每人都向格劳科斯神父和我们三人各自单独确认，答案完全一致——他们已准备好出行。

这不是一趟简单的旅程。库奇阿特向我们证实，的确有冰廊一路往下，通到第二座拱门所在的河流，那里差不多比我们这里低两百米，并且，还有一小段露天的河段，就从第二座传输器底下穿过，但是……

从这里到北方约二十八公里外的第二座拱门，没有直通的冰廊。

“我一直想问，”伊妮娅说，“这些冰廊到底是怎么来的？它们都如此光滑，形状规则，不可能是冰缝或者是裂沟。是奇查图克人在很久以前挖出来的吗？”

格劳科斯神父看着孩子，长着山羊胡子的脸上带着怀疑。“你是说你不知道？”他问，然后转过头，朝奇查图克人飞快地说了几个音节。

他们立刻炸开了锅——激动地吵吵嚷嚷，近似于大叫大喊，我们猜测他们是在哈哈大笑。

“但愿我没有冒犯你，亲爱的，”老神父说道，他微笑着，盲眼对着伊妮娅的方向，“我以为这事大家都知道呢。你们在冰中走了这么长时间，竟不知道这冰廊的由来，我真是太吃惊了，觉得有些好笑——除不尽的人也有同感。”

“除不尽的人？”贝提克问。

“奇查图克。”格劳科斯神父说，“这个词的意思是‘除不尽的’。也许，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没有比这更完美的数字’。”

伊妮娅笑了。“我没有生气。我很高兴能让大家开心。可到底是什么挖了那些冰廊？”

“幻灵。”神父回答之前，我先猜出了答案，并说出了口。

他微笑着看向我。“完全正确，我的朋友劳尔。你说对了。”

伊妮娅皱皱眉。“它们的爪子是很可怕，但就算是成年幻灵，也不可能在这这么坚硬的冰层中挖出如此宽阔的廊道……不是吗？”

我摇摇头。“我想，我们还没有真正见识到成年幻灵。”

“完全正确，完全正确。”老人一个劲地点头，“劳尔说对了，亲爱的。奇查图克人能猎杀到的只是那些最小的幼兽。而稍大一些的幼兽，则会伺机猎杀奇查图克人。你们见到的幻灵幼兽，只是那种生物的幼年阶段。在这个阶段，它们在地表猎食、活动。但在天龙星七号的三个公转周期内——”

“是二十九标准年。”贝提克小声说道。

“完全正确，完全正确。”神父点头道，“在三个当地年，也就是二十九标准年内，那些未成年幻灵，也就是我们说的‘幼兽’——虽然这个词通常用来称呼哺乳动物——会经历变态发育，成为真正的幻灵，成年幻灵能以接近每小时二十公里的速度在冰层内穿梭。成体大约身长十五米，并且……嗯，去北方的途中，你们很可能会遇到一只。”

我清清嗓子。“我想，库奇阿特和奇阿库刚才说，北面二十八公里外的远距传输器廊道，与本区域之间，没有廊道相连……”

“啊，对。”格劳科斯神父说道，又继续用奇查图克语叽里呱啦地与他们交谈。库奇阿特回过话后，盲神父说道，“你们得横越地表约二十五公里，除不尽的人一次走不了那么远。艾查库特也好心指出，这一区域幻灵密集——不论是幼仔还是成年的都有。几个世纪以来，生活在那里的人都被幻灵做成了头骨项链。他还说，这个月正值夏天，地表的暴风雪非常猛烈。但为了你们，我的朋友们，他们愿意走一趟。”

我摇摇头。“我没有明白一点。这儿的地表应该没有空气的，不是吗？我是说……”

“他们有旅行所需的所有材料，劳尔，我的孩子。”格劳科斯神父说。

艾查库特咆哮了几句话，库奇阿特又以更为温和的语调做了些补充。

“等你们准备好，他们就出发，我的朋友们。库奇阿特说，在回到木筏的途中，会经历三次行进、两次睡眠。然后，一直朝北走，直到走

出地道为止……”老神父陡然停住，把脸别了开去。

“怎么了？”伊妮娅问道，声音里充满了关切。

格劳科斯神父回转身，挤出一个笑容，枯瘦如柴的手指捋过胡须。“我会想你们的。好久都没有……哈！我老了。来，我来帮你们打点行装，我们先吃几口早饭，然后看看储藏室里有没有东西，能补充你们的食物和装备。”

别离是痛苦的。想到老人要再度在冰洞里孤独生活，用那几盏灯驱赶幻灵和行星冰川的入侵……想想都让人心酸。伊妮娅哭了。贝提克去握格劳科斯神父的手，老神父猛烈地拥抱了机器人，把他吓了一跳。“来日方长，我的朋友，贝提克先生。我感觉得到，我有很强烈的感觉。”

贝提克没有回答，但过后，等我们跟着奇查图克人深入冰川时，我看见蓝皮肤男子回头看了一眼，望向灯光里映出的高大人影。然后，我们在冰廊中又拐了个弯，大厦、灯光和老神父也就此与我们作别。

我们的确花了三次行进和两次睡眠的时间，最后，大家跌跌撞撞地滑下最后那段陡峭的冰坡，穿过一条蜿蜒而狭窄的冰缝，出来后，就到了拴着木筏的地方。我觉得要将这堆木头从七弯八绕的无尽的廊道中运出去，压根就不可能，可这一次，奇查图克人没有浪费一分钟时间去赞叹那结满冰霜的木筏，而是立即开始动手，把它拆成一根根木头。

第一次见面时，整个猎队看到我们的斧头都面露惊讶之色。现在，我终于有机会向他们展示它的用法：将每根木头都砍成一小段，每段仅

一米半长。我们使用电能即将耗尽的手电激光器来照明，临时组成了一个流水线，快要沉没的木筏上结着一层冰，奇查图克人把它们刮下来，将绳结切断或是解掉，然后把长圆木递给我们，由我们——我、贝提克、伊妮娅砍断并堆积在一处。干完后，炉石、多余的提灯、刮下的冰都堆在了冰架上，而木头都堆在长长的廊道里，就像是为明年储备的木柴。

一开始，我觉得这想法有些好玩，但我很快意识到，对于奇查图克人来说，这样的燃料储备是多么的珍贵。它们意味着可以驱走幻灵的热量和光芒。我以另一种眼光打量着被大卸八块的木筏。嗯，要是我们没能成功通过第二座入口.....

现在由伊妮娅为我们做翻译，告诉库奇阿特我们乐意把斧头、炉子及其他杂物留给他们。我完全可以说，藏在幻灵牙齿后的那些脸都表现出了震惊。这群奇查图克人兴奋得团团乱转，一会儿和我们拥抱，一会儿拍拍我们的背，气力大得足够把我们拍断气，就连一脸怒气的艾查库特也朝我们又拍又撞，似乎在表示难以表达的爱意。

猎队每一名成员都绑了三四段木头到背上，我和贝提克、伊妮娅也一样，在如此强大的重力场下，它们就像混凝土一般沉重。接着，众人开始了漫长的跋涉，朝上方爬去，朝地表、真空、风暴、幻灵爬去。

拉达曼斯·尼弥斯的神经探针花了不到一分钟，就完成了对格劳科斯神父大脑的探查。将所有的目视图像、语言、原始的神经突触化学数据组合起来后，她对伊妮娅至冰冻城市的来访有了全面的印象，获得这些，甚至都不用拆解一个神经元。她收回微纤，花了几秒钟时间，将数据琢磨了一番。

三个半标准日前，伊妮娅、她的人类旅伴劳尔，还有机器人就已经离开，但他们肯定至少花了一天时间来拆木筏。第二座远距传输器远在北方，离这里几乎有三十公里，奇查图克人要带领他们从地表过去，那段旅途十分危险，也十分耗时。尼弥斯明白，伊妮娅可能无法活着从地表穿过，而且那概率很大。她已经从老神父的脑中获取到了相关信息，那些以质数出行的人用以对付地表严酷环境的工具，是多么拙劣。

拉曼达斯·尼弥斯淡淡一笑。她可不会让概率来处理此事。

这时，格劳科斯神父孱弱地呻吟起来。

尼弥斯暂停思绪，弯下腰，膝盖压在老神父的胸膛上。神经探针几乎没有造成伤害：只消一个专用医疗箱，就可以治愈微纤在老人的眼睛和大脑之间钻出的孔洞。况且，在她来之前，他就已经瞎了。

尼弥斯评估着情况。先前的等式中，可没有考虑到会在这颗星球上遇见圣神神父。格劳科斯神父开始挣扎，他那骨瘦如柴的双手朝脸伸去，尼弥斯权衡着平衡式：饶神父不死，不会带来多大风险。一个被遗忘的传教士，被流放到此，不管怎样都注定会死在这儿。而另一方面，尼弥斯也知道，不留活口就不会带来任何风险。这等式很简单。

“你.....是.....谁？”神父呻吟着，尼弥斯轻易地将他提起，拎着他离开厨房，穿过餐区，然后又穿过列着一排排书籍的图书馆，燃料球正温暖地燃烧，最后她穿过走廊到达中央梯井。就连这里都亮着提灯，防止幻灵来袭。

“你到底是谁？”盲神父再次问道。她在她的手里挣扎，就像一个两岁小孩想要挣脱一个强壮的大人的手。“你为什么这么做？”老人问道。尼弥斯到达电梯井，踢开塑钢门，手里依然抓着神父不放。

从地表上刮来一股冷风，咻咻卷入地下两百米的冰川深处，那声音听起来就像是冰冻的星球正在尖叫。最后一刻，格劳科斯神父终于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啊，亲爱的上帝，我主，”他低声说，裂开的嘴唇哆嗦着，“啊，圣忒亚.....亲爱的上帝.....”

尼弥斯松开手，把老人丢进机井，转身离开，身后竟然没有传出他的尖叫，这让她略微有点诧异。她来到冰冻的楼梯，开始往地表行进，在如此沉重的重力场下，她一步跨越了四五个台阶。快到顶时，有一条冰冻大气凝成的冰瀑，遮蔽了五六段楼梯，她不得不一边挥拳开路一边前进。到了大楼屋顶上，她站在那儿，天空一片漆黑，空无一物，冰冷的风暴卷起冰晶，如同鞭子般抽打着她的脸，她激活相移场，悠闲地跑过冰原，直奔登陆飞船。

有三只未成熟的幻灵正聚在飞船周围调查。尼弥斯立刻记下了这些生物的特征。非哺乳动物，它们白色的“皮毛”事实上都是管状鳞片，可以存储气态大气，并能以此来保持体温，眼睛以远红外频段视物，肺活量大得惊人，足以在无氧状态下存活十二个小时乃至更多，每一头都有五米多长，前足极为有力，后足的构造便于挖洞或开膛，每一头的行动都非常迅捷。

就在她慢步跑近的时候，几头野兽都转身对着她。在黑色背景的衬托下，那些幻灵看起来不像别的，倒更像巨大的白鼬，或者鬣蜥。它们修长的身躯快速地移动着，令人眼花缭乱。

尼弥斯本不想理会它们，但如果它们攻击飞船，那么起飞时就可能节外生枝。于是，她相移入快时间，兀然间，幻灵的动作在半途定格，飘飞的冰晶悬浮在黑色天幕的背景下。

尼弥斯仅仅使出了右手，相移的小臂已经变得如金刚石般坚硬，她游刃有余地宰杀了那三头生物。行动过程中，有两件事让她略微有些吃惊：其一，每头幻灵都有两颗心脏，每颗心脏有五个心室，似乎只要有一颗完整，这些野兽就不会倒下，能坚持继续战斗下去；其二，每一头都戴着小型人类头骨串成的项链。屠宰完成之后，尼弥斯回到慢时间，那三头幻灵砰然倒在冰面上，如同三大口袋泔水。她花了一小会儿时间，看了看那些项链。人类头骨，很可能是人类儿童的。有意思。

尼弥斯开动登陆飞船，朝北方飞去——用的是反作用推进器，因为在这种接近真空的地方，那粗短的机翼没办法让飞船浮在空中。深层雷达一直在探测冰原，最后终于找到了河流。河平面之上，有无数条上百公里长的冰廊。幻灵在这一区域的活动十分频繁。深层雷达显示屏上，凸现出远距传送门的金属拱门，就像黑暗雾气中明亮的灯光。但雷达没有

发现冰下有活物，或是正在移动的东西。大量回波清楚地显示着，成年幻灵正打洞穿越大气冰川，但这些声波都回馈自北面和东面好几公里之外。

她把登陆飞船降落在远距传送门顶部位置，在冰冻海浪般的表面上搜寻冰穴入口。找到一个后，她轻轻跃进冰川。压力增加到每平方英寸三磅、温度上升至零下三十摄氏度的时候，她打开了拟生物形态护盾。

冰廊迷宫有些令人望而生畏，但她有意维持着自己的方位，一直和身下的金属传送门保持三分之一公里的距离。不到一小时，她接近了河流平面。那里黑得要命，即使用光线放大装置或是红外线夜视装置，也几乎伸手不见五指，而且她没带手电。但她张开嘴，一束明亮的黄光立时照亮了廊道，照亮了身前的冰雾。

还未见那晦暗的燃屑提灯沿漫长的冰廊而下，她就早已听见了他们的动静。拉曼达斯·尼弥斯灭掉亮光，站在冰廊中等待。当他们走过拐角的时候，第一眼看上去更像是一群小型幻灵，而不是一群人。但尼弥斯凭着格劳科斯神父的记忆认出了他们：是库奇阿特率领的那队奇查图克人。他们看见一个女人孤零零地站在冰川廊道中，没穿长袍或是任何保暖衣物，惊诧地停下了脚步。

库奇阿特上前一步，快速地说起话来。“我们除不尽的人，上前向在接近完美的除不尽的光辉下前进的武士/猎手/探索者致意。如果你需要温暖、食物、武器，或是朋友，尽管开口，因为我们的猎队热爱所有直立行走的人，并尊敬质数之路。”

拉达曼斯·尼弥斯刚从老神父那里学来了奇查图克语言，她说：“我在寻找我的朋友——伊妮娅、劳尔、蓝皮肤的人。他们穿过金

属拱门了吗？”

陌生女人竟然熟知他们的语言，这二十三个奇查图克人互相讨论了一会儿，猜想她一定是格劳科斯的朋友或者亲人，因为她的口音与穿黑色衣服、给予拜访者温暖的盲神父一模一样。但库奇阿特还是带着怀疑回答道：“他们已经从冰下经过，穿过了拱门。他们祝我们好运，还赠给我们礼物。我们也希望你好运，愿意给你礼物。接近完美的除不尽的朋友，是不是想沿着那神秘的河道，与朋友同行？”

“马上。”拉达曼斯·尼弥斯又是淡淡一笑。这次碰面同处理老神父时的两难选择一样，也是一个影响等式的因素。她朝前迈出一步，就在她相移进入平滑的水银状态时，那二十三个奇查图克人如孩子般欢呼起来。她知道，他们的燃屑光芒在一千个冰面上反射，现在肯定也映照在了她的表面。她转入快时间，没有浪费一丝力气，没有多做一个动作，便杀死了那二十三名男女。

接着，她退出快时间，挑了最近的一具尸体，朝男子的眼角发出一枚神经探针。由于缺氧和缺血，大脑的神经网络正在溃塌，疯狂地爆发出常见的幻觉景象，不论是人类，还是人工智能，（神经）网络临死都会出现这样的场景。但是，就在濒死的神经突触重现出生景象的时候……从漫长的通道进入一个光亮、温暖的地方……她捕捉到一幅幅消逝的画面，孩子、高大的男子和机器人正撑着粗糙的重建木筏离开，低下头，躲开拱门上垂下的冰凌，进入了传送门。

“该死。”尼弥斯呼出一口气。

她把尸体弃在原处，任他们堆在黑暗的隧道中，小步跑过最后一公里左右的路程，来到河平面。

敞露在外面的河水并不多，远距传送门就像一小截金属弦，嵌在头顶参差不齐的冰里。尼弥斯站在低矮宽阔的冰架上，冰雾和迷霭在她周围缭绕。这里还遗留着一些热痕迹，显然，奇查图克人曾聚在这里，向朋友道别。

尼弥斯打算查询远距传输器，但要到拱门那儿去，就必须穿过好几米厚的冰层，或是爬上头顶的冰层，到二十多米上方的露天区域。但是，她仅仅相移了四肢，开始攀爬，手脚并用，在冰块上深深凿出台阶和把手。

到了上面，尼弥斯倒挂在弧形拱门上，手掌贴上一块面板，直到那块结满冰霜的金属往外翻圈出去，就如伤口上的皮肤被撕开了。她取出微纤和光纤探针，接入接口模件，直接与真正的远距传输器对话。低语直接撞击在她的听觉神经上，告诉她“意识的三派”都在监视她，并讨论着要事。

在人类霸主统治的那些世纪，每个人都知道，内核创造了数以千计的远距传送门，也许是数以万计。从最小的一扇门，到大一些的特提斯河拱门，还有巨大的太空传送门。但大家都错了。远距传送门只有一个。但它无处不在。

拉达曼斯·尼弥斯经由接口模件，穿过了那一堆以金属、电子装置和聚变护盾构成的伪装，接触到搏动、温暖而且生机勃勃的真正远距传输器。好几个世纪以来，人类都通过远距传输器在环网内跃迁（据一个人类分析家所说，在高峰时每秒会有十多亿人同时跃迁），这是在为终极派服务，内核的这一派想要创造出更为高级的人工智能……终极智能，它的意识可以容纳整个星系，乃至全宇宙。在环网时代，人类每接入一次超光数据网，或者通过远距传输器跃迁一次，人类的神经突触和

DNA就为内核建造的环网神经网络贡献了一点计算力。内核并不在乎人类渴望在不费一点能量和时间的情况下四处游历的本性，但远距传输网确是一个极好的诱饵，可以源源不断地招徕上千亿原始的碳基大脑，用它们编织出有用的东西。

现在，它在时空裂隙之中的藏身之处，已经被梅伊娜·悦石和她该死的海伯利安朝圣者发现。网中之网，内核的家，被它用来以援助人类而制造的死亡之杖装置攻击，超光连接又被万方网所未能探知的某种力量切断。于是，这唯一的无所不在的远距传送门的所有位面，都死了，没用了。

除了这个，它刚被用过。接口模件向尼弥斯发出报告，信息与她和三大派所知的完全一致。位面已被神秘人从某个神秘之处激活。

在拱门那块调制微中子虚拟内存中，依然寄存着它在实际时空中的连接点。尼弥斯接入内存。

伊妮娅和同伴已经传送到库姆-利雅得。而这时尼弥斯又面临着另一个难题。她可以驾驶登陆飞船，回到大天使“拉斐尔”号上，然后在几分钟内到达库姆-利雅得星系。但这么做的话，就必定会打断德索亚和其他人的重生周期，同时还必须花言巧语一番，解释他们怎么会被传送到那儿。况且，库姆-利雅得是一个受圣神隔离的星系：位于官方列出的受驱逐者蹂躏的清单，属于早期的正义和平计划之一。和希伯伦的情况一样，不管是圣神，还是它的顾问，都不会允许德索亚和他的手下看到星球的实际景象。最后，尼弥斯知道那里的特提斯河只有几公里长，穿过南半球的红岩沙漠，流经马什哈德^[70]的大清真寺。如果她不去打扰“拉斐尔”号重生系统的进程，德索亚和其他人将会到三天之后才醒来，就算伊妮娅的木筏速度再慢，也足以行过这段特提斯河。两相权

衡，尼弥斯似乎必须无视德索亚和其他人的重生，独自前进。但她接受的指示是，不到万不得已，要尽量避免这种可能性。通过极为全面的模拟，通过大量全角度展望（如果没有危险就忽略），最终证实，在俘获“宣教的那个人”（伊妮娅这个威胁）的过程中，德索亚是极为重要的人物。时空的构架和精美的梵蒂冈挂毯非常相像，尼弥斯想到，如果她扯松一根线，就是在冒极大的风险，可能会眼睁睁看着整张挂毯被拆散。

尼弥斯花了片刻时间考虑这个情况。最后，她探出神经网络微纤，深入接口模件的突触。远距传输器所有的激活线路都记录在案——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记录伊妮娅和她的同谋的内存模式，是个稍纵即逝的虚拟内存，但尼弥斯可以轻易看见刚刚过去和即将到来的出口。关于沿河而下的出口，只能预见到两个可能。神秘人已经编排好，从库姆-利雅得传送后，只会到达神林，然后是……

尼弥斯大喘粗气，收回微纤，再稍迟疑，后一则激活信息的完全输入就会把她烧坏了。那第二个显然是伊妮娅的目的地——或者更精确地说，是为她打开通道的神秘人的目的地。而这个地方，不论是教会圣神，还是三大派系，都无法企及。

但时间也许会恰到好处。尼弥斯可以保住德索亚和他手下的性命，但也依旧能跃迁到神林。她也想到了一个合适的借口。假设伊妮娅在库姆-利雅得上要花两天时间，然后在神林的河上度过整整一天的话，她还有时间截留住木筏，并在德索亚苏醒前完成她不得不做的使命，甚至还会有一两个小时来清理现场，这样，在她随神父舰长和瑞士警卫突击队员降落到神林上时，他们什么都发现不了，只会以为孩子和她的朋友已经过那里，又继续传送到了下一个目的地。

尼弥斯收回探针，轻轻跃回冰面，接着，她驾着登陆飞船回到“拉斐尔”号，擦除飞船电脑中有关她苏醒并使用登陆飞船的记录，又往其中植入一条虚假信息，之后，她爬进重生龕佯装睡觉。在佩森星系时，她曾将重生龕从重生系统内取出，将指示器的线路重装，让它模拟出各种活动状态。现在，她躺回嗡嗡作响的棺具中，闭上双眼。先前转换入快时间和使用相移外肤的次数过于频繁，让她感到疲倦异常。于是欣然在德索亚和其他人从死亡中醒来前，好好休息一番。

拉达曼斯·尼弥斯忽然记起一个细节，于是微笑着激活一只相移手套，轻轻碰了碰胸口，把那儿的皮肤揉红，模拟出十字形的形状。当然，她身上根本就没有这种寄生虫，但飞船里的人们可能会瞥见她赤裸的胴体，而她不打算因为一个细节上的愚蠢疏忽，而泄露什么秘密。

“拉斐尔”号继续沿着天龙星七号这个耀眼的冰冻星球的轨道绕行，与此同时，船上三名船员躺在重生龕中，监视灯和指示器记录着他们缓慢从死亡中恢复的过程。新加入的那名乘员睡着了。她没有做梦。

我们在沙漠星球上漂流，G2恒星那刺眼的光芒晃得人睁不开眼。我们用幻灵的肠胃制成的袋子储存水和空气，以便随时饮用。我们在那颗星球上的最后几天的回忆，犹如幻梦一般，正迅速褪去。

库奇阿特和他的猎队到了离上方的地表还有五十多米处停了下来，我们注意到，冰廊里的空气已明显稀薄了许多。在参差不齐的冰廊内，大家开始为远征做准备。奇查图克人全都脱了个精光，我们大吃一惊，忙不迭地别开脸去，虽然有些尴尬，但还是注意到，他们的身体是多么强壮和结实——男女都一样。就好像是一倍重力下的健美运动员被砸扁，并压缩成一个更加强壮的人。奇阿库和其他人从幻灵皮袋里拿出所需物品，而库奇阿特和女战士查特沙过来，指导我们为地表之行换装。

我们在库奇阿特和查特沙的帮助下，照着奇查图克人的动作穿衣服。几秒钟内，我们也都脱得精光。脚下垫着先前穿的幻灵长袍，以免脚被冻住，但全身还是冻得火辣辣的。然后，我们套上一层薄膜（我们后来得知，那是幻灵的内皮），它被裁剪出手臂、双腿和头的形状，但显然是为我们这样细瘦一些的手臂、腿、头量身定做的。事实上，那身薄膜比紧身衣还紧：半透明的幻灵皮紧紧绷在我身上，样子看起来一定就像是一串炮弹填进了肠衣之中。贝提克看起来也好不了多少。过了一会儿，我意识到，奇查图克人应该是把这用作抗压服——兴许它的能耐

还能抵得上霸主军部曾在太空中使用的精妙复杂的拟肤束装。薄膜透汗恒温，同时还能很好地保护肺部，使之不会在真空中爆炸，保证皮肤不会被擦伤，血液不致沸腾。头部薄膜从前额拉下，直到下巴，就像蒙头斗篷一般，仅留着眼睛、鼻子和嘴巴在外面。

库奇阿特和查特沙从背包里拿出薄膜面具，其他的奇查图克人皆已戴上。这些显然都是人造物品——面具是用和抗压服一样的内皮制成的，只是在好几处加了幻灵皮制成的内垫。幻灵眼睛的外晶状体被制成目镜，和外袍上的目镜一样，拥有一定的红外夜视功能。面具的口部缝着一长条卷起的幻灵肠子，肠子尾部被库奇阿特仔细地缝好，连进一个水袋。

看到奇查图克人开始依赖面具呼吸，我意识到，那不只是水袋：那些被火盆里的燃料球融化的冰，不仅会产生水，还有空气。不知他们用了什么办法，将这混杂的空气过滤成充分可供呼吸的空气，我试图戴着面具呼吸——空气里的某些成分刺得我眼泪直流，肯定含有甲烷，也许甚至还有氨气，但至少可供呼吸。我猜测，袋里的空气估计只能维持两小时左右。

穿好抗压服后，我们又穿上了外层幻灵长袍。库奇阿特为我们把长袍的头部拉下（先前从未拉得这么低），又扣紧牙齿，这样我们就只能透过目镜向外看，像是在抗压服上戴了个粗制滥造的头盔。然后，我们又穿上一双幻灵皮靴，它能包覆住小腿，几乎快到膝盖。之后奇阿库拿起骨针，用力缝紧外层长袍。水袋和气袋都用带子悬在靠近长袍上的一个开口，水要是快没了，可以很快把它拆下，重新把袋子灌满。奇奇提库，负责搬运燃料球火盆的那个，总是在一刻不停地忙着把大气融化成水和空气，哪怕是在上路之后，也一直不停歇。他将替换用的皮袋按精确的顺序递来，先是库奇阿特，最后是我。我现在起码明白了猎队的次

序，也明白了在地表遇到危险时，为什么猎队会立即排列成一个圈，保护搬火人奇奇提库，把他围在中间。这并不只是因为他携带的重要物品具有宗教意义和象征意义，也是缘于他持续的警觉和劳作，让我们得以存活。

就在我们走出洞穴，即将踏上穿越地表冰面和旋风的旅途时，我们在这身行头又加上了最后一件。奇阿库带着几个人，从入口附近的一个暗窖里取出许多长长的黑色冰刀，那玩意底部锋利如剃刀，顶部却平坦而宽阔，与脚上的短靴十分契合。这一次，我们又用幻灵皮绳将这些冰刀绑在靴子上。它们是冰鞋与越野雪橇的巧妙结合，我在冰川上那满是划痕的冰面上笨手笨脚地滑了十米后，终于意识到，脚下踩着的，是幻灵的利爪。

我很怕在一点七倍重力下摔倒，因为每次摔倒，都等于背上又多了十分之七个劳尔·安迪密恩。但我们很快就掌握了驾驶这东西的技巧，另外我们也绑了足够的缓冲垫，不会摔疼。后来，要是遇到太粗糙的地表，我就拿出从木筏上切下来的一根短原木，用作超大号滑雪杖，拄着它前进，犹如撑着一只一人的木筏。

如今我得承认，我很希望那次出行时大家能合张影，留下一张全息图像或者照片。我们外面罩着幻灵皮，里面衬着内皮抗压服，带着幻灵胃做的气袋、大肠做的气管，拿着骨矛、等离子步枪、背包，脚蹬利爪雪橇，一定看起来像旧地旧石器时代的宇航员。

这些东西非常好使。我们迅速地穿过了雪和冰晶组成的雪脊，比在冰廊里行进的速度快得多。地表旅途中有段很短的时间，吹了一阵子南风，于是，我们可以张开穿着幻灵长袍的手臂，在风的推动下横越平坦的冰域，就像一艘艘出航的帆船。

天龙星七号那冻结大气的表面，有着严酷而令人难忘的美。天空一片空白，太阳升起的时候，也和月球表面上一般漆黑，但就在日落之后，马上会有数以千计的璀璨星辰纷然呈现。我们的长袍和内层抗压服，能让我们在白天的时候经受住如太空中的高温和低温，但到了晚上，显然连奇查图克人也无法抵御那种寒冷。幸运的是，我们穿越地表的速度足够快，途中只会经历一次六小时的黑暗，那时需要找地方躲避，而奇查图克人也精确地计算过出发时间，所以在夜幕降临前的一整天的阳光照射，我们一分也没浪费。

地表上，没有山或者什么其他东西大过冰脊或冻溪，除了我们刚到冰面上的头几个小时里，看到初升的太阳照射在遥远南面的一块冰冻物上。我突然意识到，那就是格劳科斯神父所在的摩天楼，它掩埋在好几公里外的冰层里，唯有顶端突立出来。除了那之外，地表平淡无奇，毫无特征，好一阵子，我想不通奇查图克人究竟依靠什么来确定方向。但很快，我就发现库奇阿特看了看太阳，然后又看看自己的影子。那短暂的一天里，我们继续向北滑去。

奇查图克人滑冰/滑雪的时候，以紧密的防御队形前进，搬火人和巫医两人在中间，负责照管火和空气/水袋，两翼是举着长矛的战士，库奇阿特领头，奇阿库（现在我们意识到，他显然是二把手）断后，时刻保持警惕，几乎像是在往后滑。每个奇查图克人的袍子上都拴着一根长长的幻灵皮绳（在我们三人穿衣服的时候，也给我们拴了一些），一次突发事件后，我终于弄清了那根绳子的用途。当时，库奇阿特突然停下来，继而往东滑去，避开了几条以我的肉眼根本无法察觉的裂缝。我朝其中一条裂缝中看去，那豁口似乎深不见底，全然是黑暗。我试图想象，如果掉下去的话，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当天下午早些时候，前面的

地表突然溅起一团冰晶，一个人就那样寂静无声地消失了。但就在奇阿库和库奇阿特准备救援绳索的时候，他又重新出现了。那名战士自己阻止了下落，他脱下黑色的利爪冰鞋，利用它们作攀登工具，将它们凿入裂缝光滑的内壁，像熟练的攀岩运动员一样爬上陡峭的冰壁。我一点点明白，不能低估这些奇查图克人。

第一天，我们没有看见一只幻灵。随着太阳西沉，我们发现（当时已经疲乏不堪），库奇阿特和其他人已经停止了向北的滑行，正在围成圈，窥视着脚下的冰，似乎在寻找什么。稀薄的风挟卷着冰晶，砸向我们。我想，如果我们穿的是太空服，站在这儿的地表，面罩肯定会被风雪刮擦而导致毁损，但幻灵长袍和目镜却丝毫没受损害。

最后，远远滑到我们西边的艾查库特挥挥手臂（戴着面罩，而且在近真空之下，无法进行语言交流），于是我们全都朝那滑去，最终停在一个地方，那里看起来和其他地方毫无两样，表面一样是被压力挤得波纹横生。库奇阿特挥挥手示意我们退后，从背上解下我们送的斧头，开始凿冰。表层砍开后，我们发现这并不是一条裂缝或者冻溪，而是一个通往冰窟的狭窄入口。四名勇士拔出长矛，奇奇提库提着燃屑灯站到他们旁边，然后，在库奇阿特的带领下，一伙人爬进洞里，而我们其他人列成保护圈，在外边等待。

过了一会儿，库奇阿特披着长袍的脑袋冒了出来，挥手示意我们进去。手里依然握着斧头，我可以想象，在他的幻灵牙齿护栅和薄膜面罩底下，他笑得有多么开怀。斧头是一份重要的礼物。

我们在幻灵巢穴里过了夜。我帮奇阿库用冰雪填筑了入口，又用松散的冰晶和较大的冰块在入口多堵了一米左右，然后进到里面，看着奇奇提库将大块的冰雪加热，直到冰穴内充满足够的空气。我们聚在一起

睡觉，二十三个除不尽的人和三个除不尽的旅行者，依然穿着长袍和抗压薄膜，但面罩已经取下。我们呼吸着各自汗液的芳香，挤作一团。温暖让我们存活下来，度过了可怕的夜晚。外面，气旋风暴和重力风暴卷着冰晶，以近乎音速（如果在那近真空中有声音的话）砸向一切。

关于和奇查图克人共度的最后一夜，我还记得另一个细节。幻灵的巢穴里，排列着.....排列着无数的人类头骨和骨头，每一个都镶嵌在环形的冰墙内，看上去像是艺术家精心排列的作品。

在第二天的行程中，我们依然没有看到幻灵——不论是幼仔还是能挖冰的成年兽。日出前不久，我们脱下并藏好了冰刀，然后进入位于第二座远距传输器上方的冰道。在深入地下、大气密度合适时，我们取下了面罩和抗压服，略不情愿地把它们交还给查特沙，感觉就像是把队员的标识交还给了除不尽的人。

库奇阿特简单说了两句。他说得很快，我听不懂，但伊妮娅替我们做了翻译——“我们很幸运.....穿过地表没有和幻灵狭路相逢，这很不寻常.....但是，他说，第一天的幸运似乎总会导致第二天的不幸。”

“告诉他，我希望他想错了。”我说。

最后，我们终于见到了敞露的河流，上面是漂浮的薄雾和冰顶，那景象几乎令人震惊。虽然大伙儿都已精疲力竭，但我们还是立马开工。手上套着幻灵皮手套，要把砍断的木头捆在一起颇费周章，但奇查图克人动作很快，帮了我们大忙，不到两个小时，我们就有了一艘新木筏，虽然比先前的短多了，还有些难看——没有了前桅、帐篷、炉石。但舵还在原处，尽管撑杆也变短了，拴在一起看起来很别扭，不过我们想，

它们在这段较浅的特提斯河上应该还能用。

告别比我想象得还要伤感。大家互相拥抱了至少两次。伊妮娅长长的睫毛上结了冰珠，我也不得不承认，我的喉咙被强烈的感情扯紧了。

然后，我们将木筏推进河中，顺流而下。站着不动的航行使我感觉怪怪的，身体和精神上都觉得似乎还踏着利爪冰刀，又推又滑的。接着，远距传送门和冰墙来到了我们面前，我们低下头，躲过低悬的冰脊，突然间就到了……另一个地方。

我们撑着篙进入了一片朝霞之中。这里的河面很宽，波澜不兴，水流缓慢而平稳。河岸都是红色岩石，生有条纹，就像宽阔的台阶一步步从河水中升起；沙漠也遍布红色岩石，还长有一些低矮的黄色灌木；遥远的一层层丘陵和拱门，也都是光滑的红色石头。满目火红都被从我们左方升起的巨大红日引燃，温度比起冰窟，将近高出一百摄氏度。我们为双眼挡住阳光，将幻灵长袍脱下叠好，放在小木筏的尾部附近，它们看起来活像一块块又白又厚的地毯。清晨的日光下，圆木上一层层的冰反射着亮光，逐渐融化。

我们还没查询通信志或特提斯旅行指南，就已确定这儿是库姆-利雅得。是红岩沙漠提醒了我们。一座座大红色砂岩的天生桥；刻有凹槽的红色岩柱矗立在粉红色的天空下；精美的红色拱门使得身后远去的远距传送门相形见绌。河流所经的峡谷一线，都横跨着道道红色石桥，蜿蜒向前，进入一个更宽广的峡谷，炽热的风吹过黄色鼠尾草，托起一粒粒红色粗沙，粘在幻灵长袍长长的管状“毛发”中，落在我们的眼睛和嘴里。中午时分，我们穿过一个更为丰饶的峡谷。灌溉沟渠从我们所在的

河流呈直角放射出去，低矮的黄色棕榈和洋红色的瓶刷子树^[71]夹道排列。很快，一些低矮建筑进入视野，又过不久，一座由粉红和赭色房屋组成的村庄出现在眼前，但一个人都没有。

“就跟希伯伦一样。”伊妮娅低声说。

“别那么快下结论。”我说，“也许所有人都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工作呢。”

但是，随着温度一点点升高，正午过去，下午来临（据旅行指南说，库姆-利雅得的一天有二十二小时），虽然沟渠和植物都越来越多，村庄也越来越随处可见，但依旧看不见人类或者家畜的影子。我们两次撑筏靠岸——一次是从自流井中取水，另一次是在途经一座小村庄时，在河上听到捶打声，于是上岸去看了一下，却只看到一张坏掉的遮阳篷，在沙漠强风中嘭嘭作响。

突然，伊妮娅弓下身子，痛苦地大叫。我单膝跪地，用等离子手枪对着空旷的街道瞄了一圈，而贝提克则跑到她身边。街上没有一个人。一扇扇窗户里，没有任何动静。

“没关系。”伊妮娅大口喘气道，这时机器人已经抱住了她，“突然就疼了起来.....”

我快步走到她身边，觉得自己很傻，竟然拔出了武器。于是我把它插回皮套里，单膝跪下，握住她的手。“怎么了，孩子？”她在抽泣。

“我.....不.....知道。”她一面抽噎，一面勉强说道，“有什么.....可怕的事.....我不知道。”

我们把她抱回木筏。“求你了，”伊妮娅低声说，尽管天气很热，她

的牙齿却在打战，“咱们走吧。赶紧离开这儿。”

贝提克支起超薄帐篷，尽管在我们的木筏“缩水”之后，它要占据筏子上的大部分空间。我们把幻灵长袍拖到阴凉的地方，让女孩躺到上面，然后拿起一个水袋，给她喂水。

“是这座村庄的缘故吗？”我问，“是不是这里的什么东西——”

“不是。”伊妮娅啜泣道，但没有泪水。我能感觉到，她正和一浪接着一浪的情感波浪搏斗。“不是……是某种可怕的事……这颗星球上，还有……在我们身后。”

“在我们身后？”透过帐篷的入口，我朝外望去，外面除了峡谷、宽阔的河道、掠过的村庄、大风吹拂下的黄棕榈，便什么都没有了。

“在我们身后的冰冻星球上？”贝提克轻声问。

“对。”伊妮娅艰难地说完这个字，又痛得蜷作一团，“好……疼。”

我用手掌抚上她的前额和赤裸的腹部。就算加上峡谷的气温以及晒在她脸和手臂的阳光，她的皮肤也不该这么热。我们从背包里拿出一个医疗包，贴上诊断贴。诊断结果是高烧、6.3级疼痛、肌肉痉挛，甚至脑电图也不平稳。治疗建议是服用水、镇痛药，并立即就医。

“有座城市。”河流在一段峭壁前转了个弯，机器人说道。

我走出帐篷细看。玫瑰红的塔楼、穹顶、尖塔都还很遥远——也许距离渐宽的峡谷地面有十五公里远——这段河的水流一点也不急。“你陪陪她。”我说着，走到右舷去撑木筏。切短了的木筏比先前轻多了，在水流推动下，我们飞速前进。

贝提克和我查阅了已经被水泡得变了形的旅行指南，确定这座城市叫马什哈德，是南部大陆的首都，大清真寺的故乡，现在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它的众多尖塔；随着我们慢慢前进，河流流经密集的村庄、郊区、工业区，最后抵达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伊妮娅忽睡忽醒。她的体温升得很高，医疗包的诊断灯闪着红光，建议就医。

和新耶路撒冷一样，马什哈德空荡得阴森可怕。

“我似乎记得有传闻讲，驱逐者占领煤袋的时候，库姆-利雅得也同时陷落。”我说。贝提克肯定了这一点，说他们曾从位于大学城的圣神交通系统无线监控器上，看到了那样的画面。

我们把木筏拴上一个低矮的码头，把女孩背进城市街道的荫蔽下。这里简直就是希伯伦的重演，唯一的不同是，现在身无大恙的是我，昏迷的是女孩。我暗自下定决心，从现在起，只要能不去沙漠星球，就不去。

街道不如新耶路撒冷那么整洁：地形车乱七八糟地停在人行道上，被丢弃在了那儿，碎屑在街道上飞舞，窗户和门都大开着，红色的沙子侵入其中，人行道、街道、垂死的草坪上都平放着奇怪的小地毯。我在见到的第一堆地毯旁停下，想着它们有没有可能是霍鹰飞毯。但它们只是普通地毯，而且都朝同一个方向摆放。

“祈祷用的跪垫。”贝提克说着，我们又回到城市街道的荫蔽外。这里最高的建筑物也没高到哪里去——还不及那些尖塔，面朝种植有热带树木的停车场。“库姆-利雅得的人口，几乎都是伊斯兰教徒。”他继续道，“据说，圣神在这里没有任何市场，即便有了重生的期望也无济于

事。人们根本不想牵涉入保护体。”

我转过街角，依旧寻找着医院，或是指向医院的标志。伊妮娅滚烫的前额靠在我的脖子上，呼吸急促而微弱。“我觉得《诗篇》提到过这个地方。”我说。孩子的重量轻如鸿毛。

贝提克点点头。“塞利纳斯先生写过卡萨德上校的胜仗，大约三百年前，他在这里战胜了所谓的新先知。”

“环网陨落后，什叶派又夺得了政权，对吧？”我说。我们站在又一条小巷口边，往里望了望。我要寻找的是红色新月徽^[72]，而不是全网通行的红十字形医疗救助标记。

“对。”贝提克说，“他们曾以暴力对抗圣神。据推测，圣神舰队从当地撤离时，他们热烈欢迎驱逐者的到来。”

我看着空荡荡的街道。“嗯，不过驱逐者好像并没有把欢迎当回事呢。这儿就跟希伯伦一样。你觉得他们都去了哪里？会不会是整个星球的人都被劫持了——”

“瞧啊，蛇杖标^[73]。”贝提克打断了我。

一座高耸建筑的窗户上，贴着一个古老的标志：一根生有翅膀的手杖，两条蛇交缠其上。高楼内部乱七八糟，垃圾遍地，样子不像我去过的任何一间医院，倒更像一座标准的办公楼。贝提克走到一个数字显示屏前，上头滚动着一行行阿拉伯文字。整台机器还在嘀嘀响着。

“你懂阿拉伯语吗？”我问。

“懂。”机器人说，“我也懂它说的话，是波斯语。十楼有家私人诊

所，我想那儿可能有完整的诊疗中心，或许还有自动诊疗室。”

我怀抱着伊妮娅走向楼梯口，但贝提克试了试电梯。空荡荡的玻璃轴嗡嗡作响，一辆悬浮车飘到我们这一层，停下了。

“真不可思议，竟还有电。”我说。

我们乘电梯到十楼。伊妮娅醒了，低声呻吟着，我们沿着铺着瓷砖的走廊往前走，行经一个露天的空中花园，黄色和绿色的棕榈树在风中沙沙作响，最后走进一间通风良好、四周全是玻璃的房间，里面是一排排自动诊疗床和中央诊疗设备。我们选了离窗最近的床，脱下孩子的外衣，让她躺在干净的被褥上。我们撕下医疗包的诊疗贴，换上贴皮纤维，等候诊疗显板显示结果。电子合成声音说的是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显示屏信息也是这两种默认的语言，但幸而有环网英语的选项，于是我们切换到这一项。

自动诊疗室的诊断是过度疲劳、脱水，还有脑电图异常，可能来自头部受到的猛烈撞击。贝提克和我面面相觑。伊妮娅的头部从没受过任何撞击。

我们认可了对过度疲劳和脱水的治疗，朝后退了退，望着床板下伸出流沫缚臂，人造手指触探着伊妮娅的静脉，装满镇静剂和生理盐水的静脉注射仪开始工作。

没过几分钟，孩子就平静地睡着了。诊疗机又说起阿拉伯语，没等我走过去看显示器，贝提克就已经翻译了出来。“它说病人需要好好睡一晚，明天病情就会好转。”

我把背上的等离子步枪换了个位置。我们那几只积满灰尘的背包蹲

坐在一张会客椅上。我走到窗边，说道：“趁天还没黑，我去城市里转转，看看除了我们之外有没有别人。”

贝提克抱起双臂，望着挂在街对面建筑顶上的那轮巨大红日。“我想不会有。”他说，“只是这里花的时间要长一些而已。”

“什么花的时间长一些？”

“不管是什么东西掳走了民众，在希伯伦，没有任何恐慌或搏斗的痕迹，而这里的人还有时间丢弃车辆。另外，那些跪垫是最可靠的标志。”我第一次注意到，机器人的前额、双眼和嘴巴周围，那蓝色的皮肤已经出现了细微的皱纹。

“最可靠的什么标志？”我问。

“他们知道，有大事正降临到他们头上。”贝提克说，“所以把最后的一秒钟也用来祈祷。”

我把等离子步枪放到会客椅附近，掀起手枪皮套的口盖。“我还是打算去看看。”我说，“她可能会醒，你照看她一下，好吗？”我从背包里拿出两个通信装置，其中的一个扔给机器人，把另一个别在衣领上，调好话筒珠的位置。“开着公用频段。我待会试着跟你联系。如果有什么问题，就呼叫我。”

贝提克站在她的床边，大手轻抚熟睡中女孩的前额：“我会一直陪着她，直到她醒来，安迪密恩先生。”

很奇怪，我竟如此清晰地记得那天晚上漫步在废弃城市中的情景。

一家银行的数字标牌显示当时有四十摄氏度——一百零四华氏度，但红岩沙漠吹来一阵阵干风，携走了汗水，粉红偏红的落日也给我一种安宁的感觉。我之所以记得那晚，也许，是因为那是旅途中巨变发生前的最后一夜。

马什哈德这个城市是一个奇怪的混合体，像是结合了现代都市和《一千零一夜》中的集市。外婆曾陪我坐在海伯利安满天繁星的夜空下，给我讲那本书中一个个奇妙的故事。这个地方弥漫着一股麝香的味道，给人一种浪漫的感觉。街角有个报刊亭，还有台自动取款机，拐过去，就能看见面前的街道中央摆起了货摊，撑着条纹鲜艳的遮阳篷，箱子里全是一堆堆腐烂的水果。我还能想象出这里昔日的嘈杂和熙攘——大流亡前的牲畜，马、骆驼什么的，正一群群地兜转着，蹶着蹄子，狗儿在吠叫，摊主大声叫卖，买主讨价还价，女人头戴黑色方披巾，面蒙蕾丝布卡或是面纱，翩然走过，两旁极具巴洛克风情但效能低下的地行车咆哮着经过，喷吐出肮脏的一氧化碳、甲酮，还有旧式内燃机自古以来一直制造的污秽尾气……

突然，一声悦耳的男声传来，把我从幻想中猛然惊醒，声音在这个石头与钢铁组成的峡谷城市间回荡。似乎是来自左边一两个街区外的公园，于是我朝那个方向跑去，一路上，我的手始终按着皮套里手枪的枪把。

“你听到没有？”我边跑边朝话筒珠说道。

“听到了。”耳塞里传来贝提克的声音，“我把露台的门开着，声音听得清清楚楚。”

“说的好像是阿拉伯语。你能翻译一下吗？”我急速跑过两个街区，

微微有些喘不过气，来到一个露天公园，那里最高的建筑是座清真寺。几分钟之前，我曾站在楼上俯瞰下面纵横交错的街道，瞥见落日的余晖染红了一座尖塔的侧面，但现在石塔成了暗灰色，只有天上的一缕卷云还闪着光彩。

“能。”贝提克说，“这是宣礼员在召集晚祷。”

我从腰间口袋拿出望远镜，将各座尖塔上下打量了一番。每座塔楼都有一处露台四面安装着扬声器，男子的声音是从中发出来的。没有别的什么动静。突然间，这富有节奏的喊声停止了，鸟儿又开始在广场繁密的枝丫间鸣啭。

“很可能是录音。”贝提克说。

“我会弄清楚的。”我收好望远镜，沿一条碎石小径穿过一片宽阔的草坪，行经几棵微黄的棕榈树，来到清真寺的入口。穿过一个院落，便来到清真寺真正的大门前，里面的情况一清二楚——摆满了上百张祈祷垫。一根根优雅的梁柱，支撑起一个个由杂纹斑驳的石头筑成的精美石拱，远处的墙上有道美丽的拱门，通往一个半圆形的壁龛。壁龛右方有一段楼梯，一排巧夺天工的石栏夹道而立，顶部平台饰有石质华盖。我没进入宏大的殿堂，先把这里的景象给贝提克描述了一番。

“壁龛叫作米哈拉布。”他回答道，“是伊玛目，也就是领拜师专用的。右边的露台叫敏拜尔，也就是讲道坛。这两处有人吗？”

“没有。”我看见跪垫和石阶上都有点点红沙。

“那么，毫无疑问，祈祷召集令是定时播放的录音。”贝提克说道。

我有想进入这座巨石建筑的冲动，但又不愿亵渎任何人的神圣之

地，因而将那想法压抑了下去。我想起了小时候去鸟嘴尖的天主教堂的情景；长大后，地方自卫队有个朋友要带我去海伯利安仅剩的禅灵教庙宇之一。我意识到，自打孩提时候起，不管在任何宗教场所，我都情愿做个局外人……我从未拥有过一个属于自己的圣地，它们都会令我感到不自在。于是我没有进去。

回程途中，我走过暮色四合、气温渐凉的街道，发现一条棕榈树夹道的大街，两侧城区引起了我的注意。很多四轮推车中装着食物和玩具，准备出售。我在一个卖油炸面圈的推车旁停下，拿起一个手镯大的面圈，闻了闻。已经变质了，但时间不长，大概才坏了几天。

走出林荫大道，来到河边，我转身向左，沿滨江大道往回走，准备回诊所，途中偶尔问问贝提克伊妮娅情况如何。她还在熟睡。

随着夜幕降临到城市之上，星光被大气中的沙尘掩暗了。只有一小部分城中心的建筑还亮着灯——不管是谁掳走了民众，事情肯定发生在白天——但整条滨江大道上威严古老的街灯亮着煤气灯光。要不是大道尽头靠近拴木筏的码头处有一盏灯亮着，我可能已经转身踏上回诊所的路了。但事实上，我看见了木筏，那盏灯让我在一百米开外就看到了它。

有人正站在我们的木筏上。那身影一动不动，很高，似乎穿着银色制服。路灯的灯光反射在那身影的表面，使它看起来像是穿着铬制宇航服。

我低声跟贝提克说，木筏上来了个入侵者，叫他保护好女孩，然后，我从皮套里拔出手枪，从腰带上取下望远镜。望远镜对焦完成的那一秒，发亮的银色躯体扭过头，朝我的方向转来。

德索亚神父舰长睁眼醒来，感受到来自“拉斐尔”号重生龕那熟悉的暖意。熬过起初那无法避免的困惑和迷茫之后，他从封闭的躺椅中起身，赤身裸体飘向指挥控制台。

一切如期运行：飞船已经进入天龙星七号的轨道——透过指挥控制台的窗户朝外望去，这颗星球俨然一个白得煞眼的球体；制动点火装置处于最佳状态；另外三口重生龕即将重新唤醒它们装载的贵重的人类货物，在他们完全恢复力气前，内部场都将设置为零重力，温度和空气也调到最适合刚苏醒的状态，飞船处在与星球相对静止的轨道。新生的神父舰长下达了他的第一条指令——命令飞船为所有人在军官室内调好咖啡。通常，他重生之后首先会想到的都是他的咖啡杯，它置于图表桌内（也就是军官室的那张桌子）的凹处，里面盛满热热的黑色饮品。

然后，德索亚注意到飞船电脑正闪烁着指示灯，表示有一条重要信息。他在佩森星系尚还清醒时，并没有接到任何信息，而且，似乎不大可能有人会在这个偏远的前殖民地星系找到他们。圣神还没有进驻天龙星星系——至多也就是传送中的火炬舰船，会在星系内的三座巨型蒸汽行星上补给氢燃料。他简短地查询了飞船电脑，证实在这三天减速进入轨道的时间里，没有其他飞船和他们有过接触。同时还得到确证，下面这颗星球没有传教团，且传教士上一次抵达此地，都是五十多标准年前

的事了。

德索亚播放消息。那是经由圣神舰队发来的教皇权级令。依据显示代码，消息是“拉斐尔”号在佩森空域时，进入量子状态的零点零一秒前收到的。很简略的纯文本信息——陛下撤销去天龙星七号的成命。搜捕队的新目标区：神林。立刻前往那里。卢杜萨美和马卢辛授权。消息完毕。

德索亚叹了口气。这趟旅程，所有人的死亡与重生，都白费了。好一阵子，神父舰长一动也不动，只是赤着身子僵坐在指挥座上，望着头顶那颗填满了弧形窗户的冰冻星球那耀眼的白色边缘，陷入沉思。然后他又叹了口气，从椅子上离开去洗浴，走过军官室的时候，他停了下来，准备喝上一口咖啡。他一面往浴室的控制面板上敲命令——针型喷雾，他最喜欢的热度——一面伸手去够咖啡杯。然后他想起要去找几件浴袍，这儿已经不再是清一色男人的舱室了。

突然，德索亚愣住了，心里有些恼怒。伸出的手没有碰到咖啡杯的杯把，有人动过凹处中的杯子。

他们的新成员，拉达曼斯·尼弥斯下士，是最后一个离开重生龕的。她从龕具中走出，跃向浴室（同时也是更衣室），三人都不约而同地挪开了视线，但“拉斐尔”号内部拥挤不堪的指挥用透明罩有很多反光面，于是每人都瞥到了矮小女人结实的身体、苍白的皮肤和瘦小的双乳间青紫色的十字形。

尼弥斯下士来到他们身边，开始实行圣餐礼。众人啜着咖啡，此时内部能量场逐渐增加到一点六倍重力，她看上去有些迷糊，身体绵软无

力。

“第一次重生？”德索亚轻声问道。

下士点点头。她的头发很黑，剪得很短，刘海柔柔地贴在苍白的额头上。

“祝你早日习惯。”神父舰长说着，“虽然实际上，每一次苏醒都和第一次差不多……艰难而又痛快。”

尼弥斯啜着咖啡，在微重力下，她似乎有些小心翼翼，红黑相间的制服衬得她的皮肤更加苍白。

“我们不是应该马上出发去神林星系吗？”她试探地问道。

“很快就出发。”德索亚神父舰长答道，“我已经命令‘拉斐尔’号在十五分钟内离开这条轨道。我们将以两倍重力加速度行进到最近的跃迁点，在回到重生龕躺椅上前，还可以休息几个小时。”

尼弥斯下士不禁微微有点发抖，似乎是想到又将经历一次这番痛苦。她像是急于要转移话题，在瞥了眼填满窗户和视屏上耀眼的行星边缘后，说道：“都封冻成这样了，怎么会有人在河上前进呢？”

“我想，河是在冰下。”格列高利亚斯中士说道。这名高大的士兵一直仔细地打量尼弥斯。“这些其实是自陨落以来再度冻结的大气，特提斯河一定在冰下流淌。”

尼弥斯下士惊讶地扬起一条深色的眉毛。“神林又是怎样的？”

“你不知道吗？”格列高利亚斯问，“我还以为圣神的所有人都听说

过神林呢。”

尼弥斯摇摇头。“我是在希望星上长大的，那是颗农业和渔牧星球，那儿的人对其他地方都不太感兴趣，不了解圣神的其他星球……也没听过环网时代的那些传说。我们大多数人都一直靠着土地或海洋勉力维持着生计。”

“神林是古老的圣徒星球。”德索亚神父舰长说着，把咖啡杯放进图表桌内的凹处，“它曾经是个美丽的星球，可惜在陨落前的驱逐者入侵中，被烧得面目全非了。”

“对。”格列高利亚斯中士点点头，“圣徒的缪尔兄弟会是一种崇拜自然的异教徒。他们把神林改造成成了一个森林星球——那些树木比旧地的红杉和美洲杉都还要高，还要美丽。圣徒生活在那儿，一共两千多万人——他们在美丽的树上建造了城市和平台。但他们在战争中站到了错误的一方……”

尼弥斯下士正啜着咖啡，她抬起头来。“你是说他们站在了驱逐者那一方？”听她的语气，似乎对这个念头相当震惊。

“正是，姑娘。”格列高利亚斯说，“可能是因为当时，他们拥有可以航空的树……”

尼弥斯笑了，声音短促而尖厉。

“他是说真的。”纪下士说道，“圣徒用尔格——毕宿五产的一种能够束缚能量的生物——将那些树密封在九级密蔽场内，并装备了星系内核反应驱动。他们甚至拥有合格的霍金驱动器，能进行星际飞行。”

“会飞的树。”尼弥斯下士说着，又刺耳地笑出声来。

“对他们的忠心，驱逐者给予的回报却是派了一队游群去攻击神林，于是一些圣徒驾着这些树飞走了。”格列高利亚斯继续道，“可大多数树都被烧毁了.....这颗星球的大部分地方也是一样。据说，整整一个世纪来，这个星球的大多数地方都只剩余灰。烟云还创造出了核冬效应。”

“核冬？”尼弥斯问。

德索亚仔细地观察着年轻女人，心里思量着，为什么一个这么幼稚的人，会在特殊使命中被选中授予教皇触显。是不是因为在必要时刻，杀手的天真也是其力量的一部分？

“下士，”他发话了，对女人说道，“你说你是在希望星上长大的.....有没有参加过那里的地方志愿军？”

她摇摇头。“我直接进入了圣神军队，神父舰长。闹了土豆饥荒.....征兵人员说可以进行外世界旅行.....于是，嗯.....”

“你在哪里服役？”格列高利亚斯问。

“只是在自由岛接受了训练。”尼弥斯说。

格列高利亚斯支起手肘凑向前。一点六倍重力让人更倾向于坐着。“哪一旅？”

“二十三旅。”女人说道，“六团。”

“尖啸之鹰。”纪下士说，“我有个朋友，是个女的，也被调到了那儿。你的指挥官是不是科尔曼？”

尼弥斯又摇摇头。“我到那里的时候，指挥官是蒂灵。我在那儿只待了十个当地月……啊……我想，大约是八个半标准月。我是作为综合战斗专家训练的，后来他们招募志愿者参加第一军……”她声音逐渐变小，似乎这是机密信息。

格列高利亚斯抓抓下巴。“奇怪，我没听说过部队里有这支队伍。可军队里的秘密，时间一长总会传出去。嗯，你在这支……第一军里训练了多久？”

尼弥斯直勾勾地望了一眼大块头。“两个标准年，中士。那一直是机密……直到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训练都是在李三和兰伯特星环的领土。”

“兰伯特。”大块头中士沉吟道，“那么你接受过应有的低重力和零重力训练。”

“比我应接受的还多。”拉曼达斯·尼弥斯下士淡淡一笑，确认道，“在兰伯特星环时，我们曾在佩里格林的特洛伊星丛训练了五个月。”

德索亚神父舰长觉察到闲聊突然变成了审问。他不希望新船员因为他们的问题而感觉受到了攻击，可他和纪下士与格列高利亚斯一样好奇满满。另外，他还感觉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这么说，这个第一军的职能非常类似于海兵？”他说，“舰对舰的战斗？”

尼弥斯摇摇头。“不，不……舰长。不只是零重力条件下的舰对舰战斗战术那么简单。编组第一军的主要目的，是要向敌人宣战。”

“什么意思，下士？”神父舰长轻声问，“我在舰队这么多年了，百

分之九十的战场都位于驱逐者领域。”

“对。”尼弥斯说着，脸上又浮起淡淡的笑容，“但你们总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舰队行为。而第一军将会真正占领这些地方。”

“但大多数的驱逐者领域都是在太空中！”纪说道，“小行星，环轨森林，乃至外层空间.....”

“完全正确。”尼弥斯说着，脸上依然挂着微笑，“第一军将会在他们的土地上与之作战.....即便是太空，也奉陪到底。”

格列高利亚斯瞥见了德索亚的目光，它仿佛在说，别再问了，但中士摇摇头，继续道：“嗯，我不明白这些自吹自擂的军团士兵要怎样学会——并且完成——瑞士卫兵在十六个世纪以来都无法办到的事。”

德索亚飘起身。“两分钟后开始加速，咱们回到各自的躺椅上去。在进入跃迁点前，我们再来谈谈神林和那儿的任务。”

在以光速进入星系后，“拉斐尔”号在两百倍重力下花了几十一个小时进行制动减速，才终于刹住了车，不过，计算机已经定位出一个足以传送到神林星系的跃迁点，那里离天龙星七号只有三千五百万公里。飞船可以从容地以一倍重力加速，并于大约二十五小时后到达那里，但德索亚命令它以两倍重力、用六个小时离开星球重力井，之后再增加能量开启能量场，以一百倍重力、用一小时时间完成最后的冲刺。

能量场启动后，这队人马将神林的最终安排检查了一遍——首先是三天的重生时间，接着由格列高利亚斯中士领导地面小组调度登陆飞船，继而监督该地五十八公里长的特提斯河段，最后准备捕获伊妮娅和

她的同党。

“经过这么多事之后，为什么陛下开始为我们指引搜寻之路了？”他们向重生龕移去时，纪下士问道。

“神启。”德索亚神父舰长说道，“好嘞……大家都躺好，我来检查仪表。”

在传送前的最后几分钟里，他们通常都会关闭重生龕，只留下舰长在外面站岗。

在那仅有的几分钟里，德索亚独自一人面对着指挥仪表板，他快速调出他们进入希伯伦星系后遭受异常中止并迅速逃离的记录。在从佩森星系起飞前，他已经看过了这些，但现在他又把这些视频和数据记录快放了一遍。丝毫不差，也似乎滴水不漏：从希伯伦的轨道附近射来炮火，而此时他和两名士兵依然躺在重生龕中——燃烧的城市，满目疮痍的景色，希伯伦支离破碎的村庄升腾起滚滚浓烟，涌入沙漠的天空，变成一堆放射性废墟的新耶路撒冷——然后，雷达捕捉到三艘游群驱逐舰。“拉斐尔”号中止重生周期，开始逃跑，她载着三个待苏体，将强化聚变驱动的能力发挥到极致，以两百八十倍重力迅速离开星系。而另一方面，驱逐舰必须将能量转移用以提升内部能量场，不然就得死——这些野蛮人没有重生的能力——这样一来，在追逐中，他们永远也无法制造出超过八十倍的重力加速度。

视频也是如此——驱逐舰的聚变驱动器拖曳出修长的绿色尾迹，他们试图从将近一个天文单位之外用切枪攻击“拉斐尔”号，防御场轻而易举地阻截了如此远距离下发射来的能量，这一点，飞船也如实记录了下来，最后，飞船选择了最近的跃迁点，传送到无限极海星系……

一切都合乎情理，视频也极有说服力。但德索亚一点都不相信。

神父舰长并不确定自己为什么持那么大疑虑。当然，视频记录不具有任何意义；一千多年前，自数据时代开始之日起，就算是孩子，都可以通过家用电脑伪造极为逼真的视频图像。不过要伪造飞船的记录，可是相当费劲——那是个高技术的活计。为什么他现在会怀疑“拉斐尔”号的记录？

离传送只有几分钟的时候，德索亚调出了最近飞入天龙星七号星系的记录。他坐在指挥椅上，回头扫了一眼——三个重生龕躺椅全都已经封闭，没有一丝声音，信号灯显着绿色。格列高利亚斯、纪下士和尼弥斯都醒着，等待着传送和死亡。德索亚知道，在这最后的几分钟里，中士会祈祷，纪下士则通常会通过重生龕的显示器读书。但他不知道那女人会在舒适的龕座里做什么。

他知道自己有些过分执迷了。我的咖啡杯被人动过，杯把方向不对。醒来之后，德索亚一直努力回忆着，在佩森星系时，是否有人去过更衣室，碰过咖啡杯。没有——在从佩森重力井中爬升的途中，没人去过更衣室。那个女人，尼弥斯，比他们先上船，但在她进入重生龕躺椅后，德索亚用过咖啡杯，并放回了原位。对此他非常确定。并且，他是最后一个进入重生龕的，一直以来都是如此。加速或者减速可能会震碎普通的咖啡杯，可他的杯子是特制的，能承受极高的重力水平，而信使舰船“拉斐尔”号的制动方向与它的航向线性相接，根本不会改变内部物体的横向位置。放咖啡壶的桌屉也是特制的，里面的东西不会随意移动。

德索亚神父舰长是一个水手。这项职业传承了几千年，从航海至航空，凡是水手，都着了魔般地要把所有东西放在确定位置。他是个航空

员，在护卫舰、驱逐舰、火炬舰船上将近二十年的任职经验让他知道，只要有什么东西没完全放好，那么在飞船回到零重力时，那东西会立马砸到他脸上。更重要的是，他已经像老水手一样养成了习惯，不管是在黑暗还是在风暴中，想要什么东西，只需要一伸手，不用瞧就能拿到。他想，就算咖啡杯手把被移了位也不是个大问题……不过事实上的确是。拥挤的指挥舱里，他们就用那五人图表桌办公，每人仅有一席之地，而那桌子还兼作餐桌。当他们用这张桌子来描绘航线或查看行星地图时，每一个人——包括芮提戈活着的时候——都在他们的固定位置或坐或站或飘。这是人类的本性，也是空军的第二习性，要保持整洁的习惯，少有变故。

有人碰过他的咖啡杯把，使它挪了方向——也许是零重力时，有人把膝盖顶在那里，以保持他……或者她……的平衡。过分执迷了。一点没错。

另外，格列高利亚斯中士从重生龕里出来后，趁尼弥斯还没醒，悄悄跟他说过一则使人不安的消息。

“舰长，我在梵蒂冈瑞士卫兵队有个朋友。走之前那晚我和他喝了一杯。他认识我们这伙人，包括纪和芮提戈，他发誓，说他在梵蒂冈医院外，看见昏迷不醒的持枪兵芮提戈被抬上担架，送上了一辆救护车。”

“不可能。”德索亚当时说，“持枪兵芮提戈死于重生并发症，已被空葬在无限极海空域。”

“话虽如此，”格列高利亚斯嘀咕道，“可我的朋友确定……几乎确定……救护车里的就是芮提戈。虽然昏迷不醒，身上连着维生包，脸上

盖着氧气面罩，医疗器械应有尽有，但不会认错。”

“那可说不通。”德索亚说道。对于阴谋论他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因为从个人经历得知，两个人以上共享的秘密，很快就不会再是秘密。“为什么圣神舰队和教会要在芮提戈的事上欺瞒我们呢？如果他还活着，那他在佩森的什么地方？”

格列高利亚斯耸耸肩。“也许不是他，舰长。我一直这么告诉自己。但救护车——”

“怎么了？”德索亚高声问道，声音尖得超出了他的意图。

“它是开往圣天使堡的，长官。”格列高利亚斯说，“那是神圣法庭总部。”

过分执迷。

那十一个小时的减速记录没有异常——高重力制动，通常的三天重生周期，以最大概率确保他们安全恢复。德索亚朝入轨数据瞥了一眼，播放了天龙星七号缓慢自转的视频画面。他总是对失去的那三天感到好奇——“拉斐尔”号执行着她简单的任务，重生龕中他们各人正在苏醒——那段时间里飞船诡异的寂静令他万分好奇。

“离传送还有三分钟。”“拉斐尔”号粗糙的合成声音传来，“所有人员必须进入重生龕躺椅。”

德索亚没有理会警告，调出他们所有人重获新生前，飞船在天龙星七号轨道那两天半时间里的数据文件。他不确定自己到底在找什么……没有登陆飞船的部署记录……没有提前开启维生系统的标志……所有的重生龕监视器对重生周期都没有异常报告，只在第三天的最后几个小时

里才有了苏醒迹象……飞船的轨道记录也很正常……慢着！

“离传送还有两分钟。”飞船单调的声音说道。

这儿，第一天，进入与行星的标准同步轨道后……还有这儿，大约四小时后。一切都正常，唯有一个不起眼的细节——四个小型反应堆推进器的点火。为了进入并保持在完美的同步轨道，“拉斐尔”号这样的飞船会做出调整，就像这样点燃十几个小型推进器。但德索亚知道，大部分这样的微调，涉及这艘造型怪异的信使舰船尾部聚变驱动附近的大型反应堆推进器荚舱，以及船首的指挥荚舱桁。这些推进器的喷射相当类似——在翻滚的过程中先喷两下，稳住飞船，让指挥荚舱远离行星的方向——这是“烤肉”模式的正常运行方式，可以将恒星热量均匀地传播到飞船表面，而无须能量场冷却剂——但只花了八分钟。这儿也是！翻滚之后，这些反应堆成对进行调整。两对，之后又是两对。然后，最后的一对点燃，同时大型推进器也会点火，以便将飞船翻回原来的位置，让指挥荚舱的摄像仪朝下对准行星。然后，四小时八分钟之后，整个过程重复了一遍。记录上还有三十八次保持相对位置的推进器点火，主推进器却没有一次点火，这意味着整艘飞船没有再次翻滚。但这两次四重喷射的间歇，却没能逃过德索亚那受过专业训练的鹰眼。

“离传送还有一分钟。”“拉斐尔”号发出警告。

德索亚能够听到那巨大的能量场生发器开始呜呜作响，准备转入改进的霍金系统，它将在五十六秒后杀死他。他没有理会。就算他现在不动，指挥椅也会在跃迁之后将他的待苏体送进重生龕。飞船就是那样设计的——麻烦，但确有必要。

费德里克·德索亚神父舰长担任过多年的火炬舰船舰长。到现在，

他已经完成过十数次大天使信使舰船跃迁。他知道双重喷射、翻滚会在反应堆推进器上留下痕迹。就算是飞船日志里抹除了实际的翻滚记录，相应动作留下的蛛丝马迹可是抹除不去的。翻滚是要为登陆飞船定位，它位于指挥舱荚丛的对面，指向星球的大气层。第二次双重喷射——依然还记录在案的这次——是要抵消登陆飞船从“拉斐尔”号船体中心分离时所产生的推力。最后一次双重点火是要在飞船回到正常飞行姿态后，稳定它的状态，指挥舱荚上的成像仪又再度瞄准下方的行星。

这些都没有说起来那么明显，因为整个过程中，整艘飞船都处于缓慢的“烤肉”模式，偶尔会有点火情况，调整方位，使飞船各部分保持温度均匀，但就德索亚看来，这一痕迹确凿无误。他轻敲入指令，再次调出其他记录。登陆飞船部署，负记录。登陆飞船翻滚操纵部署，负记录。登陆飞船持续附着，正记录。所有人尚未重生前几小时的维生系统开启，负记录。登陆飞船飞向大气的视频记录影像，负记录。登陆飞船附着且空无一人的影像，持续存在。

唯一的异常之处是有两次八分钟的推进器点火，之间相隔四小时。远离行星方向八分钟的翻滚，足以让一艘登陆飞船进入大气，或者从大气层回归、汇合，而不被主成像仪采到视频记录。尾桁成像仪和雷达会把整个过程记录下来，除非在登陆飞船分离前键入命令，取消记录操作。那样，犯案之后，篡改记录的活儿就会轻松一些。

如果有人命令飞船电脑删去所有登陆飞船的部署记录，“拉斐尔”号的人工智能就可能如此这般更改记录，不过它智力有限，没有意识到“烤肉”模式下的小推进器点火也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如果不是拥有任十二年火炬舰船舰长经历的人，会很容易忽略这一点。如果德索亚能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可以调出所有的氢燃料数据，核对一下登陆飞船燃料补给的需求和进入星系的必要条件，然后仔细检查减速过程中

巴萨德氢收集器的投入量，那么，他会更好地了解，是否真的发生了飞船主体翻滚动作，以及登陆飞船的部署。如果还有一个小时就好了。

“离传送还有三十秒。”

德索亚来不及躺回重生龕躺椅中，但还有时间为飞船的操作输入一条特殊指令序列，敲入超驰代码，确认，改变监视参数，又重复了两次。他刚听到第三次超驰得到确认时，大天使的超光速量子跃迁便开始了。

跃迁将德索亚在躺椅中撕裂，名副其实的撕裂。他狂笑着，陷入死亡。

“劳尔！”

离库姆-利雅得的日出至少还有一个小时，我和贝提克坐在伊妮娅房间里的椅子上。当时我正在打盹，贝提克醒着——他似乎从不需要睡觉。但伊妮娅开口后，我便立马伸手探到她床边。现在天还黑着，只有床头生物监视器的显示屏有光。外面，沙尘暴已经号叫了好几个小时。

“劳尔……”信息显示她的烧已经退了，疼痛也消除了，只有脑电图还不太稳定。

“我在这儿，孩子。”我捧起她的右手，她的手指已不再发烫。

“你看到伯劳了？”

这的确让我吃了一惊，但我马上意识到那不可能是她的预见或者心灵感应。当时我曾通过无线电将看到的一切都告诉了贝提克，他一定是开着通信装置的扬声器，而她又恰好清醒，于是就知道了这一切。

“对。”我说，“没关系，它没来这儿。”

“可你看见它了。”

“对。”

她紧紧握住我的手，从床上坐起。微光下，我看见她乌黑的双眼闪烁着光芒。“哪儿，劳尔？你在哪儿看见它的？”

“在木筏上。”我用另一只手把她推回枕头上。枕套和她身上的汗衫都被汗水浸透了，“没事，孩子。它什么都没做。我走的时候它还在那儿。”

“它有没有转头，劳尔？有没有看你？”

“嗯，看了，但是……”我住了口。她正在轻声呻吟，脑袋在枕头上来回摇动。“孩子……伊妮娅……没事……”

“不，不是这样。”女孩说，“啊，天哪，劳尔。我叫他陪我同行。那最后一晚。你知道吗？我叫他跟我们一起走，可他拒绝了——”

“谁拒绝了？”我问，“伯劳吗？”贝提克起身站在我身后。窗外，红色的沙子愤怒地刮擦着窗户和拉门。

“不，不，不。”伊妮娅说。她的双颊都是湿的，究竟是眼泪还是发烧流下的汗，我不得而知。“格劳科斯神父。”她说，声音在怒吼的风声下几乎听不见，“最后那晚……我叫格劳科斯神父跟我们一起走。我不该邀请他的，劳尔……那不是我的……梦的……一部分，但我却邀请了，既然邀请了，我就该坚持让他来……”

“没事的。”我说道，为她把一缕湿漉漉的头发从额头旁撩开，“格劳科斯神父没事的。”

“不，他出事了。”女孩说着，又轻声哀吟起来，“他死了。追我们

的那东西杀死了他。他，还有所有的奇查图克人。”

我又看了看监视器显示屏。虽然她在胡言乱语，可显示屏却显示烧在慢慢退去。我看着贝提克，机器人正专心低注视着孩子。

“你是说伯劳杀了他们？”我问。

“不，不是伯劳。”她轻声说着，手腕捂住双唇，“至少我觉得不是。不，那不是伯劳。”她突然用两手抓紧我的手，“劳尔，你爱我吗？”

我一时有些目瞪口呆。但我没有抽回手，只是回答道：“当然了，孩子。我是说……”

自从伊妮娅醒来，叫出我的名字后，她似乎是第一次真正地看着我。“不，别说了。”她说，轻声笑起来，“对不起，我暂时有点分辨不清时间。你现在当然不爱我，我忘了我们现在是什么时候……我俩是什么关系了。”

“不，没关系。”我安慰道，仍旧稀里糊涂。我拍拍她的手，“我确实很在乎你，孩子。贝提克也一样，我们正要——”

“嘘，”伊妮娅说着，抽出手，一根手指压上我的嘴唇，“嘘。我迷茫了一小会儿。我以为我们是……我们。我们要去的是……”她又重重地靠回枕头，叹了口气，“我的天，这是去神林前的最后一夜。旅途的最后一夜……”

我不清楚她的神志是否清醒，于是我没有答话。

贝提克插话道：“伊妮娅女士，神林是我们沿河而下的下一个目的

地？”

“我猜是。”女孩说着，现在声音听起来有点像是我熟悉的那个孩子了，“对。我不知道。现在都看不见了……”她又坐起身来，“瞧，追我们的不是伯劳。也不是圣神。”

“当然是圣神。”我说，试图把她拉回现实，“是他们一直在追我们……”

伊妮娅固执地摇摇头，一缕缕湿漉漉的头发晃动着。“不。”她轻轻说道，但口气坚决，“圣神追我们，是因为内核告诉它，我们对他们有危险。”

“内核？”我惊讶道，“但它……自从陨落之后就……”

“一直存在，并且很危险。”伊妮娅说，“在悦石带人摧毁了远距传输系统，也就是为内核提供养分的神经网络后，它撤退了……但并没有消失，劳尔。你还不明白吗？”

“不。”我说，“我不明白。如果没消失的话，它又在哪儿？”

“圣神。”女孩简单地说道，“我父亲——妈妈的舒克隆环中的人格——在我出生之前就向我解释了一切。内核一直在等待，直到教会在保罗·杜雷……也就是忒亚一世教皇的领导下得到新生。杜雷是个好人，劳尔。我妈妈和马丁叔叔都认识他，他身上有两个十字形……他自己的和雷纳·霍伊特神父的。但霍伊特很……软弱。”

我拍拍她的手腕。“但这一切有什么联系——”

“听我说！”女孩说着，抽回手臂，“明天在神林，什么事情都可能

发生。我可能会死。我们都可能会死。未来不是既定的.....只是有一个草稿。如果我死了，而你活着，我希望你能向马丁叔叔解释.....向所有愿意倾听的人解释.....”

“你不会死的，伊妮娅——”

“不，你听着！”女孩恳求道，眼睛里再度盈满了泪水。

我点点头，住了口。现在，似乎风声也平息了些。

“忒亚执政第九年时被谋杀了，我父亲预言了这件事。我不清楚是不是技术内核的特务干的.....可能是他们派赛伯人下的毒手.....也可能只是由于梵蒂冈的政治斗争，但雷纳·霍伊特从他们共有的十字形中复生时，内核终于开始行动。正是内核提供了相关技术，允许人类从十字形中复生，而不会像海伯利安上的毕库拉种族一样，失去性征或是变成傻子.....”

“怎么办到的？”我问道，“技术内核的人工智能怎么会知道如何驯服十字形共生体？”没等她回答，我便猛然悟出了答案。

“因为创造十字形的，正是他们自己。”伊妮娅说，“但不是当今的内核，而是他们在将来创造出的终极智能。它先是将那些东西像光阴冢一样送回海伯利安，在不为人知的部落.....毕库拉身上试验那些寄生虫.....但发现了问题.....”

“小问题。”我说，“比如重生会破坏生殖器官和智力。”

“对。”伊妮娅说着，又握住我的手，“内核有办法用他们的技术修正这些问题。新教皇.....雷纳·霍伊特，尤利乌斯六世登基后，他们把技术传给了教会。”

我有些明白了。“浮士德式的交易……”我说。

“正是浮士德式的交易。”女孩说，“教会想统治宇宙，它所想要的，就是出卖自己的灵魂。”

“所以圣神保护体就应运而生了。”贝提克轻声说，“政治权力通过一堆寄生虫……”

“追杀我们……追杀我……的是内核。”孩子继续道，“我不只是对教会，对他们也有威胁。”

我缓缓地摇着头：“你怎么会对内核有威胁呢？你还只是个孩子……”

“一个在出生之前就和叛徒赛伯人格接触的孩子。”她低声说道，“我的父亲获得了自由，劳尔。不只是在数据网，或是万方网……而是在超元网。他在更广阔的心理赛伯网来去自如，连内核都害怕那儿……”

“狮虎熊。”贝提克低声说道。

“就是他们。”伊妮娅说，“我父亲的人格穿越内核万方网的时候，他曾问人工智能云门，内核怕什么。他们说，他们极少深入超元网，因为那儿全是狮虎熊。”

“我听不明白，孩子。”我说，“完全一头雾水。”

她朝前靠过来，捏住我的手，气息喷在我脸颊上，温暖又温馨。“劳尔，你读过马丁叔叔的《诗篇》。我问你，地球出了什么事？”

“旧地？”我愚蠢地问道，“在《诗篇》里，人工智能云门说，技术内核的三派处于相互交战状态.....我们讨论过。”

“再给我讲一遍吧。”

“云门告诉济慈人格.....也就是你的父亲.....反复派想消灭人类，而稳定派.....他所在的那一派.....想要拯救人类。他们伪造了黑洞摧毁旧地的假象，将旧地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可能是麦哲伦星云，也可能是武仙座星团。第三派，终极派，根本不在乎旧地或人类发生什么事，只管他们的终极智能计划能不能实现。”

伊妮娅静静听着。

“而教会却确认了另一种说法，并且所有人都相信。”我结结巴巴地继续说下去，“旧地被黑洞吞噬，当时就灭亡了。”

“你相信哪一种说法，劳尔？”

我大吸了一口气。“不知道。”我说，“我想，我希望旧地还存在，可这好像又不那么重要。”

“若是有第三种可能呢？”伊妮娅说。

玻璃门突然抖动起来，发出哐啷哐啷的声音。我伸手握住等离子手枪，有点希望是伯劳在抓玻璃。可外头只有沙漠的干风在狂啸。“第三种可能？”我问。

“云门撒了谎。”伊妮娅说，“那名人工智能骗了我父亲。内核的三派都没有移走地球.....不是稳定派，不是反复派，也不是终极派。”

“那它就是真的被毁灭了。”我说。

“不。”伊妮娅说，“我父亲当时没有明白，但他后来大彻大悟。旧地被转移到了麦哲伦星云，不错，但不是内核成员干的。他们没有这么高的技术或能量源，也无法那样随心所欲地使用缔结的虚空。内核甚至去不了麦哲伦星云。它太遥远.....难以想象地遥远。”

“那到底是谁？”我说，“是谁偷走了旧地？”

伊妮娅躺回到枕头上。“我不知道。我觉得内核也不知道，但他们不想知道——而且害怕我们会找出真相。”

贝提克靠近了些。“那么，为我们激活远距传输器的，并不是内核？”

“不是。”伊妮娅说。

“我们会发现是谁吗？”我问。

“如果我们能免于一死。”伊妮娅说，“免于一死。”她的双眼现在看起来不像还在发烧，只是很疲惫。“他们会等着我们，就在明天，劳尔。我不是说那个神父舰长和他的手下。而是某个从内核来的人.....某种东西，从内核来的，它在等着我们。”

“就是你觉得杀了格劳科斯神父、库奇阿特以及其他人的那东西。”我说。

“对。”

“这是不是显圣？”我说，“我是说，你能感知到格劳科斯神父。”

“不是显圣。”女孩声音空洞地说道，“只是关于未来的记忆。确定的记忆。”

我看着窗外渐弱的风暴。“我们可以留在这儿。”我说，“找一辆还可以开的掠行艇或者电磁车，飞到北半球，然后躲在阿里，或者旅行指南上提到的其他大城市。我们不一定非得和他们玩这个游戏，不一定非得在明天通过远距传送门。”

“不。”伊妮娅说，“我们必须去。”

我准备抗议，但马上就沉默了。过了一会儿我说道：“伯劳是打哪儿来的？”

“我不知道。”女孩说，“这要取决于这次是谁送它来的。或者，它也可能是自己来的。我不清楚。”

“自己来的？”我说，“我还以为它只是台机器。”

“哦，不。”伊妮娅说，“它可不只是台机器。”

我揉揉脸。“我不明白。它会成为我们的朋友吗？”

“永远不会。”女孩说着，坐起身，摸摸我一秒钟前刚揉过的脸，“对不起，劳尔，不是跟你绕圈子，我真的不知道。没有什么是一写就的，所有一切都没有定数。我眼中的一切都像流沙，像美丽的沙画，瞬间就会被风吹散……”

沙漠风暴的残余力量刮得窗户格拉格拉直响，像是要表演她的比喻。她对我微笑着说：“对不起，刚才我的时感有些紊乱……”

“紊乱？”我问。

“先前问你爱不爱我。”她忧伤地笑了笑，“我忘了我们是在何时何地。”

过了一会儿，我答道：“没关系，孩子。我本来就爱你。明天，我会拼死保护你不受任何人的伤害——不管他是教会，还是内核，还是别的什么人。”

“我也会努力阻止这种不测发生的，伊妮娅女士。”贝提克说。

女孩笑了，握住我俩的手。“铁皮人，稻草人。”她说，“我不配有你们这样的朋友。”

轮到我笑了，外婆给我讲过这个故事^[74]。“那胆小的狮子在哪儿呢？”我问。

伊妮娅的笑容褪去。“就是我。”她静静地说，“我就是那个胆小鬼。”

那晚，我们谁都没睡觉。第一缕曙光染上城外的红色山冈时，我们备好行装，走上木筏。

因“拉斐尔”号在天龙星星系内抵达跃迁点的速度相对较慢，所以抵达神林空域的时候，就不必大力降低速度了。减速度极为温和——还不到二十五倍重力，且只持续三个小时。拉曼达斯·尼弥斯躺在松软的重生龕里，等待着。

当飞船平稳地滑入环绕行星的轨道时，尼弥斯打开重生龕的门，蹦向更衣室，穿上衣装。离开指挥荚舱，在前往通向登陆飞船的通道前，她查了查重生龕监控器，直接接入飞船的操作系统。三口重生龕都正常运行着，将按照程序进入为期三天的重生周期。尼弥斯知道，到德索亚和他手下醒来时，问题将已经得到解决。利用连接着飞船主电脑的微纤，她输入了在天龙星星系中用过的相同程序指令和超驰记录。飞船确认了登陆飞船下一步的起降程序，并准备好将记录擦除。

沿通道前往登陆飞船的气闸舱前，尼弥斯来到私人锁柜那里，敲入了密码。里面有几件替换的衣服和其他一些伪造的私人物品——一些“家庭”全息照，几封她那并不存在的哥哥给她写的假信。此外，就只有一条备用腰带，腰带上是几个普通的封袋。如果有人要检查这些封袋，只会找到那种只需要花上八到十个弗罗林就可以在任何便利店买到的扑克电脑，还有一卷线、三个装着药丸的小瓶、一盒卫生棉条。她把带子滑到腰间，继而朝登陆飞船跃去。

从轨道上看，纵使离地三万公里，而且覆盖了厚厚的云层，也还是可以看到神林现在的面目——一片饱经摧残的惨状。这颗星球表面，不是不连续的陆地和海洋，而是一整块单一的大陆，上面镶嵌着数千狭长的咸水湖——“湖湾”，一道道犹如在台球桌的绿色绒布上留下的条条爪印。现在，青翠的大陆上，除了湖湾和数不清的指状湖泊顺着断层线点缀在那儿，还有千万条棕色伤痕，那是几乎三百年以前，驱逐者入侵时——人们依然认为是驱逐者入侵——一遍又一遍划开这祥和的大陆所留下的。

登陆飞船急速穿过大气外层和电离层，刺入稠密的大气，发出了三倍音爆。尼弥斯低头俯瞰，广阔的云层下方，陆地地貌逐渐进入视野。从前，经DNA重组的红杉和美洲杉森林，吸引缪尔兄弟会来到这颗星球，它们曾高达两百米，现已悉数灭绝，在席卷全星球的森林大火中烧成了灰烬，随之而来的便是核冬。南北两半球依然有大块区域覆盖着积雪和冰川，白光闪耀，到了赤道地带，云层逐渐消散，两侧各有一千公里宽的地段显露了生机。恢复中的赤道地带，正是尼弥斯的目的地。

尼弥斯接过航空航天两用登陆飞船的手动操作，扣上纤丝插孔，搜索从“拉斐尔”号主存储库里下载的星球地图：找到了……特提斯河曾经约有一百六十公里长，主要是从西至东，绕过神林乾坤树的树根，经过缪尔博物馆。尼弥斯发现，特提斯河绕着乾坤树的北部圆周流过一小段，整体来看，几乎是绕出了一个巨大的半圆弧。圣徒将自己设想成霸主内具有生态良知的正义群体——不论在环网还是偏地，不管是否受到邀请，只要有地方进行环境改造，他们总要插上一脚。而乾坤树，就是他们傲慢的象征。的确，这棵树在已知的宇宙中是独一无二的：它的主干直径有八十多公里，枝条的直径也有五百多米，与火星享誉盛名的奥林帕斯山的底部直径相等，这棵活生生的生命体，上部枝条直伸入太空

的边缘。

当然，现在它已死去，陨落前在“驱逐者”舰队的猛烈炮轰下，被撕了个粉碎，烧了个干净。这颗曾经壮观辉煌、生机勃勃的树木，如今只剩乾坤桩，一大堆灰烬和炭块，犹如遭受侵蚀的远古盾状火山遗迹。圣徒也不在了——受到攻击的那一天，他们乘上尔格推动的树舰，死的死，逃的逃——神林的土地，两百五十多年来都是一片荒芜。尼弥斯知道，很久以前圣神打算重新拓殖这颗星球，要不是内核命令他们放弃，现在根本不会是眼前这个样子：人工智能们对于神林有自己的远期计划，不需要传教士或者人类殖民。

尼弥斯找到上游的远距传输器，和南部烧成灰烬的乾坤桩斜面比起来，它真是小得可怜。她在上方盘旋了一会儿。沿河一线已经长出了次生组织，树桩处受到侵蚀的灰烬斜面也绿意葱葱，虽然和古老的森林比起来渺小得如同草芥，但那些树木高的也有二十米，有些还要更高。阳光照耀着溪谷的时候，尼弥斯能看见那里偶尔有几处杂乱而浓密的矮树丛。这不是埋伏的好地方。尼弥斯把登陆飞船降落在河流北岸，走向远距传输拱门。

她取下一块接入板，找到接口模件，剥下右手和手腕上的人皮。她小心地收好皮肤，待回到“拉斐尔”号使用，接着，她直接插入模件，开始浏览数据。自陨落以来，这座入口还没有被激活过。伊妮娅那伙人还没来这条路。

尼弥斯回到登陆飞船上，朝河的下游飞去，试图寻找最佳的位置，一个无法从陆上逃生的地方——有足够茂盛的森林，可以隐藏尼弥斯和她的陷阱，又不太多，不至于让伊妮娅和她的同伙藏身，最后，那地方还要在一切结束之后方便清理。她倾向于选择岩石较多的地表：在

回“拉斐尔”号前，很容易清洗。

沿河而下仅仅过了十五公里，她便找到了最佳地点。在这儿，特提斯河变成一条满是岩石的狭窄河道，驱逐者的炮轰和随之引发的山崩造就了一系列急流。这段急流和一条汇入特提斯河的狭窄支流的两岸上，新生的树木已经沿着灰烬斜坡生长起来。这狭小的峡谷两边都是乱石地，驱逐者炮轰的时候，黑色熔岩流向山脚，冷却后形成一块块的阶梯。这么崎岖的地形让人无法从陆路逃脱，而任何一个在急流上为木筏领航的人，都会刻意将它划入泛着白花的水，这样就不会有多少时间留意这些石头或是河岸。

她把登陆飞船降落在南边一公里外，从舱外锁柜里抽出一个真空封装的标本袋，掖进腰带，又用树枝为登陆飞船做了隐蔽，之后快步跑回河边。

尼弥斯从工具包中拿出那卷线绳，扯掉所有线，抽出肉眼看不见的单纤丝，足有几百米长。她把单纤来来回回地布在河面上方，犹如一张无形的蛛网，又给近地面的物体上涂上树汁般清澈的聚碳胶水，之后把单纤缠绕其上，这样既可以方便她找到纤丝，又可以避免单纤丝切断它所缠绕的树木和石头。就算有人到这里的熔岩石地来踏青，也只会把沾上胶水的纤丝看作是树液或者岩石上的地衣。现在，如果有人驾着“拉斐尔”号穿过这个区域，那飞船立马会被这单纤网大卸八块。

尼弥斯编完单纤陷阱，沿唯一的平地朝上游走去，打开药瓶，把几百颗迷你克雷莫地雷撒到地面和树上。披着聚合变色外衣的迷你爆炸物甫一落地，颜色和质地就立即发生改变，混入了周遭的环境中。如果有行走或跑动的目标出现，地雷就会跳过去，发生爆炸，爆炸力为向内爆裂。十米内，只要有脉搏、二氧化碳呼出、体温或脚步对地面的压力出

现，地雷就会被触发。

尼弥斯估量着这个地形。如果顺急流漂来的人想从陆上逃跑，这块平地是附近河岸上唯一可以通行的地方，而这里撒满了地雷，没人能活着走过。尼弥斯慢步跑回石地，用编码脉冲激活了地雷的传感器。

为防止有人逆河游回上游，她又撕开卫生棉条的外包装，往河底撒入裹着陶瓷外壳的“螻蛄卵”。它们躺在河底，看起来就跟周围那些被水流打磨光滑的卵石没什么两样。不过一旦有生物从上方经过，它们就会自动激活。要是有人试图折返回上游，这些蚊蚋大小的螻蛄，就会从陶瓷外壳中爆发而出，尖啸着穿过水体或空气，刺入目标的头骨，接触到大脑组织之后，立即爆裂成一大堆金属纤丝^[75]。

拉曼达斯·尼弥斯来到急流上方十米外的一块石头上，躺下来，等待着。她的腰带里还剩两样东西，扑克电脑和标本袋。

“电脑”是她这趟狩猎旅程中最先进的装置，为她设计这件东西的团体称其为“狮身人面像陷阱”，海伯利安上有一座同名墓冢，由相同的一批人工智能设计。这张卡片可以创造一个五米范围的逆熵及超熵潮汐区，制造这样的潮汐区所需的能量，足可为一颗人口稠密的星球，譬如复兴之矢，提供十年的电能，但尼弥斯只需要产生三分钟的时间置换。她一面捻弄着平坦的卡片，一面想，或许应该叫伯劳陷阱才对。

这名右手剥了皮的矮小女人朝上游看去。现在，一切准备就绪。尽管入口在十五公里之外，尼弥斯也会得到警报：她能灵敏地察觉到远距传输器的失真信号。她期望伯劳同他们一起来，期待它把自己当作对手。事实上，如果伯劳不跟他们一起来，不做她的对手，她会感到很失望。

拉曼达斯·尼弥斯拨动着腰带上最后一件东西。标本袋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就是一个真空封装的舱外标本袋。她将用这东西把女孩的首级带回“拉斐尔”号，储存在聚变驱动接入面板后的秘密橱柜中。她的主人需要证据。

尼弥斯微微一笑，躺到黑色熔岩上，调整了一下身姿，让下午温暖的阳光照在她的脸颊上，她抬起手腕，遮住眼睛，准备打个短暂的小盹。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终于到了命运攸关的最后一天，天还未亮，我们便来到库姆-利雅得马什哈德的滨江街道，当时我满心希望伯劳已经离开。但它还在原处。

当这座由铬和刀刃组成的三米高雕塑进入我们的视野，看到它正站在我们小小的木筏上时，我们都停下了脚步。那怪物的站姿和我前一夜见到的时候一模一样。当时我警觉地举起步枪朝后退，而现在，我小心地踏前一步，步枪依然举着。

“放松。”伊妮娅说着，把手搭上我的小臂。

“它到底想干什么？”我说着，拔下步枪的安全栓，把第一盒等离子弹夹顶入枪膛。

“我不知道。”伊妮娅说，“但你的枪根本伤不了它。”

我舔舔嘴唇，低头望着孩子。我想告诉她，等离子弹可以打穿这世上的任何东西，除非它包裹在环网时代二十厘米厚的抗冲击装甲中。伊妮娅看起来面色苍白，很是憔悴，眼睛下面已经起了黑眼圈，于是我没说这些。

“好吧。”我说着，把步枪放低了些，“有那怪物在，我们不能上木筏。”

伊妮娅捏捏我的手臂。“我们必须上去。”她开始朝混凝土码头走去。

我看看贝提克。看上去，他对这念头的反应比我好不到哪里去；不过我们还是慢跑上前，跟上女孩的步伐。

近看伯劳比远看还要可怕。我先前用到了“雕塑”这个词，的确，这怪物确有几分雕塑的意味。想象一下，一座全部由铬尖刺、刺线、刀刃、荆棘、光滑的金属甲冑组成的雕塑，庞大得惊人——我本不算矮，它竟比我还高出一米多。怪物的整个身形很复杂——结实的双腿，关节包裹在钢箍中，箍条上也满是棘刺；扁平的脚面，本应是脚趾的地方却满是弯曲的刀刃，脚跟上是一根长长的勺状刀锋，用来开膛破肚可真是绝佳的工具；上部甲冑是光滑的铬壳，复杂地散布着一根根刺线；手臂很长，到处是关节，而且很多——上臂之下，还隐藏着一对较短的下臂；四只插满刀刃的巨手，毫无生气地垂在怪物的身侧。

脑壳的大部分很光滑，很长，显得有点奇怪，蒸汽铲般的下巴里，生着一排又一排的金属牙齿。怪物的额头和那披坚带锐的脑壳上，各有一片弯曲的刀刃。两个大大的眼睛，暗红色，深陷入里。

“你打算和这.....怪物.....一起上木筏？”站在距码头四米远外，我低声问伊妮娅。我们向伯劳走去的整个过程中，它并没有转头看我们，那双眼睛就跟玻璃反射镜一样死气沉沉，但我还是有股很强烈的冲动，想要退后，远离这怪物，然后转身逃跑。

“我们必须上木筏，”女孩低声回答道，“我们今天必须离开这儿，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我依然注视着怪物，以眼角余光瞥了瞥天空和身后的建筑。由于晚上沙尘暴刮得太过凶猛，空气中沙粒增多，本以为天空会变得更红，但空气反而清新了些，似乎是风暴把尘土给吹跑了。在沙漠最后一丝清风的吹拂下，微红的云朵慢慢游移，头顶的天空比前一天更蓝。现在，曙光已经照射到了建筑的屋顶。

“也许我们可以找艘没坏的电磁车，那样才有型呢。”我低声说，步枪举着，“不是这种有破蓬装饰的玩意。”这玩笑就连我自己听起来都觉得蹩脚，但那天凌晨，我可是鼓了多大的劲才开了这样一个小玩笑啊。

“来吧。”伊妮娅低声说着，沿钢梯走下码头，走上破烂不堪的木筏。我匆匆跟上她，一手握着步枪，枪口对准那铬制的噩梦，另一只手紧紧抓住陈旧的梯子。贝提克跟着我们，不发一言。

先前我还没有注意过我们的木筏有多么破烂，多么脆弱。那些砍短的原木有好几处都已开裂，前部三分之一已经覆满了水，包住了伯劳巨大的双脚，帐篷上堆满了夜晚沙尘暴刮来的红沙。方向舵看起来似乎随时都可能散架，我们留在船上的装备看上去也像是被抛弃了好长时间似的。我们把背包丢进帐篷，站在木筏上，心中犹豫不决地望着伯劳的背影，等着它的动静——就像三只老鼠爬上了睡着猫儿的地毯上。

伯劳没有转身。它的背部并不比正面令人安心，唯一的区别在于，那双暗红色眼睛不再凝视着我们。

伊妮娅招招手，朝那怪物走去。她举起一只小手，但并没去摸那满是尖钉和刺线的肩膀。她转身看着我和贝提克，说道：“没事的。走吧。”

“怎么会没事呢？”我低声朝她吼道。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小声说话.....但不知怎的，在那东西旁边几乎不可能正常说话。

“如果它是来杀我们的，那我们早就死了。”女孩平静地说。她走到靠近码头的一侧，脸色依旧苍白，肩膀低垂着，拾起一条撑杆，“请解开绳子。”她对贝提克说，“我们得走了。”

机器人径直走向前，进入伯劳的势力范围内，他没有瑟缩，按伊妮娅的命令解开船头的绳子，把它卷成一圈。我一只手解开了船尾的绳子，另一只手一直紧紧握着步枪。

有这个庞然大物站在前头，木筏的吃水变得更低了，水漫过筏面，几乎要流到帐篷里。前头和左右的几根木头都松动了。

“我们得先修修这筏子。”我说着，拿过舵，把步枪放到脚边。

“先去下一颗星球。”伊妮娅说着，还在用力撑着木筏，想进入河中央，“等我们过了这入口。”

“你知道我们要去哪儿吗？”我问。

她摇摇头。今早，她的头发似乎有点暗淡。“我只知道这是最后一天。”

几分钟前她已说过这话，现在我又感到了和刚才一样突如其来的恐慌。“你肯定吗，孩子？”

“肯定。”

“可你却不知道我们要去哪儿？”

“不知道。不是非常肯定。”

“那你知道什么？我是说……”

她面无血色地笑笑。“我知道你的意思，劳尔。我知道的是，如果我们能活过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就去寻找我梦中的那栋楼。”

“什么样的楼？”

伊妮娅张嘴想要说话，却没有说出口，只是靠着撑杆休息了一会儿。现在，我们正在河流中央快速前进。城区高耸的建筑群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是河岸两旁的小公园和人行道。“等我看到那栋楼时，我就会知道。”她放下撑杆，走过来拉住我的衣袖，轻轻地说起话来，我弯下身子，仔细倾听。“劳尔……如果我……失败了……而你……成功了……请回家，把我所说的告诉马丁叔叔。关于狮虎熊……关于内核的目的。”

我抓住她瘦弱的肩膀。“别那么说。我们会一起成功的，等我们见到马丁，一定要你来亲口告诉他。”

伊妮娅点点头，却不甚自信地回到撑杆边上。伯劳依旧目视前方，水花在它的双脚间荡漾，清晨的曙光开始在它体表的荆棘和刺线上闪耀。

我曾以为离开马什哈德城后，会进入开阔的沙漠，但这回我又错了。河畔公园和人行道的树木愈加繁茂——常蓝植物、变种旧地落叶乔木，更是蓬勃生长着黄色和绿色棕榈树。很快，我们就将城市建筑抛到了身后，宽广平直的河流进入了一片茂密的森林。现在依然是清晨，但

初升的太阳已让人感受到强有力的热量。

船行在河流中央，不大需要掌舵。我把它绑好，脱下衬衫，叠整齐，放入背包顶部，然后从女孩手里接过左舷的撑杆，她显然已经精疲力尽，睁着一双黑色的眼睛望着我，但没有说什么。

贝提克把超薄帐篷折了起来，抖掉聚积的大半沙子，然后坐到我旁边，现在，水流正载着我们绕过一个弯，进入了一片更加浓密的热带雨林。机器人穿着一件宽松的衬衣、一条破旧的亚麻短裤，就是在希伯伦和无限极海时的那副打扮，脚边放着宽沿草帽。就在我们漂入茂密的丛林时，伊妮娅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她走到木筏前端，坐到了一动不动的伯劳身边。

“这不可能是自然形成的。”我一面说，一面撑好木筏，它正被水流冲得向岸边靠去，“沙漠里不可能有足够的降雨来维持这些树木。”

“我猜，这是什叶派朝圣者人工种植的大型林园，安迪密恩先生。”贝提克说，“听。”

我侧耳倾听。雨林里充满了活力，鸟儿啁啾，和风飒飒。在这些声音之下，我听到自动喷灌系统的滋滋声和咔嗒声。“真不可思议。”我说，“他们竟然用珍贵的水资源来维护这个生态系统。这林园的范围肯定有好几公里吧。”

“天堂。”伊妮娅说。

“什么，孩子？”我把木筏撑回河流中央。

“早先的穆斯林主要是旧地的沙漠民族。”她轻声说，“在他们的头脑中，水源和草木就是他们的天堂。马什哈德是宗教中心，也许这儿的

景象是为了让到来的信徒看见，如果遵守安拉在《古兰经》里的教义，将会得到怎样的厚报。”

“成本昂贵的内部试映会。”我说道。河流慢慢变宽，木筏又朝左偏去，我稍稍撑了一下。“我想知道这些人都出了什么事。”

“圣神。”伊妮娅说。

“什么？”我没听懂。“希伯伦、库姆-利雅得.....这些地球上所有人失踪的时候，是在驱逐者的控制之下啊。”

“圣神的一家之言。”伊妮娅说。

我思量着她的话。

“劳尔，这两颗星球有什么共同点？”她问。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了：“他们的人民都是坚定的非基督徒。”我说，“拒绝接受十字形。犹太教徒和穆斯林。”

伊妮娅没有接话。

“那想法真可怕。”我说着，一阵反胃，“也许教会被引入了歧途.....圣神恃权傲物.....但是.....”我擦掉流入眼睛的汗水。“我的天.....”我说着，咬牙说出了那个词，“种族屠杀？”

伊妮娅转头看着我，在她身后，伯劳插满利刃的双腿正闪着寒光。“我们无从得知。”她非常平静地说道，“但是，劳尔，在教会和圣神中，的确有人做得出来。记住，梵蒂冈几乎是完全依靠内核来维持对重生的控制——通过这种方式，控制所有星球上的所有人。”

我不住地摇头。“可是……种族屠杀？我无法相信。”这念头只会让我联系到贺瑞斯·格列依高和阿道夫·希特勒的传说，但不会让我联想到这辈子所见过的人和机构。

“有什么可怕的事正在发生。”伊妮娅说，“所以我们才被安排走了这条线路……经过希伯伦和库姆-利雅得。”

“你说过这话。”我边说边使劲撑着木筏，“有人为我们定了线路，但不是内核所为。那又是谁呢？”我望着伯劳的背影。这里的白天闷热异常，我正挥汗如雨，而耸现在我面前的那个怪物，全身却是冰冷的刀刃和荆棘。

“不知道。”伊妮娅说着，扭回头，小臂放在膝盖上，“远距传输器到了。”

传送门矗立在我们面前。繁茂的丛林也已侵入了它的领地，藤蔓缠绕其上，整座拱门锈蚀斑斑。假如这里还是库姆-利雅得的天堂花园，那显然疏于管理。那片绿色华盖之上的蓝天，只有几丝红色的尘云在随风飘曳。

我让木筏驶向河流中央，将撑杆放在左舷，之后倒回去拿步枪。种族屠杀的念头依旧在我脑中徘徊不去，作呕的感觉还在。而现在，我们即将迈向等待着我们的未知目的地，我脑海中闪过冰穴、瀑布、海洋星球与活生生的伯劳的图景，这让我的肚子更加难受了。

“抓紧。”经过钢铁拱门时，我不由自主说了句废话。

前方的景色渐逝，之后变幻，仿佛周围和头顶有一道热雾正闪着微光。突然，光线变了，重力变了，我们的世界也变了。

德索亚神父舰长被尖叫声惊醒。几分钟后，他意识到是自己在尖叫。

他伸出拇指拨开龕盖钩，挣扎着在重生龕中坐起。监视器的显示屏灯正闪着红色和琥珀色的光，不过让人舒心的是，所有的程序指示灯都是绿色。德索亚在痛苦和惶惑中哀号，开始往外爬。他的身体浮在敞开的重生龕上方，双手乱抓，但摸不到任何把手。他注意到自己的双手和双臂红通通的一片，闪着亮光，仿佛外皮被尽数烧光了。

“圣母马利亚……我在哪儿？”他正在哭泣，一颗颗泪珠翻滚着浮在他眼前，“零重力……我在哪儿？‘巴尔萨泽’号！怎么……回事？空战？烧伤？”

不。他在“拉斐尔”号上。慢慢地，他大脑的那些混乱不堪的突触逐渐恢复正常。他正飘浮在黑暗中，四周仅有仪表发出光芒。“拉斐尔”号。应该在神林的轨道上。他先前为格列高利亚斯、纪下士和自己设定了六小时的重生周期，而不是通常的三天，这充满了危险。拿士兵的生命来冒险，他记起了自己当时的想法。如此仓促地重生，失败的概率非常高。德索亚记起在“巴尔萨泽”号时，给他捎来命令的第二个信使，葛隆斯基神父——对他来说那似乎是几十年前的事了——就没有成

功重生……“巴尔萨泽”号上那名重生神父……那老家伙叫什么名字来着？对，萨皮阿神父……他说，葛隆斯基神父第一次重生失败后，要经过几周乃至几月的时间，才能再次重生……那将是一段缓慢而痛苦的过程，重生神父说这话的时候，话语里充溢着责难……

德索亚神父舰长在重生龕上方飘浮着，脑袋瓜逐渐明朗。一切按计划进行。他记得之前曾考虑到，现在的自己可能不适合在一倍重力中行走。的确如此。

德索亚向前一跃，来到更衣室，他在镜子前检查了自己的身体——全身红通通的，闪闪发亮，看起来正像个不折不扣的烧伤病员，而十字形在那粉红的新生血肉之中，如同一条青紫的伤痕。

德索亚闭上双眼，穿上内衣和法衣。棉布碰上他新生的皮肉，令他感到无比疼痛，但他没有理会。咖啡已经按预定程序滤好。他从图表桌下拿起杯子，跃回公共休息室。

纪下士正处于重生的最后几秒，重生龕闪着绿色灯光。格列高利亚斯的重生龕却闪烁着警示灯。德索亚轻声咒骂，俯下身，看了看中士的重生龕显示屏。重生周期已经被撤销，仓促的重生失败了。

“该死。”德索亚低声说道，然后立即念了段忏悔经，为这句谩骂忏悔。他不能失去格列高利亚斯。

幸而，纪下士安全地复苏了，虽然他既困惑又痛苦。德索亚把他抱出来，抱着他跃向更衣室，用海绵擦洗他发红的皮肤，又给他喝了杯橘子汁。几分钟后，纪下士就能恢复意识了。

“事情不对劲。”德索亚解释道，“我必须冒这个险，看看尼弥斯下

士到底要搞什么鬼。”

纪点点头，表示明白。虽然已经穿好衣服，小舱内的温度也设得很高，但下士还是抖个不停。

德索亚带他回到指挥中心。现在，格列高利亚斯中士重生龕的指示灯全变成了琥珀色，重生周期已经中止，大个子没能活过来。拉达曼斯·尼弥斯的重生龕亮着绿灯，代表的是正常的三天重生。监视器上的信息显示她正躺在里面，没有生命，正接受秘密的重生圣礼。德索亚敲入开龕代码。

警告灯开始闪烁。“重生正在进行，不允许开龕。”传来“拉斐尔”号冷冰冰的声音，“任何开龕的企图将导致真死。”

德索亚没有理会闪烁的指示灯和鸣叫的警告器，使劲抬了抬龕盖，它被牢牢锁着。“把那根撬杆给我。”他对纪说道。

下士把钢棍从零重力空间的另一头扔过来。德索亚把棍子一头卡入一个小凹槽，默默祈祷了一段经文，希望自己没有判断错误，也没有患妄想症，然后撬开盖子。飞船里立时充满了警铃声。

重生龕空空如也。

“尼弥斯下士呢？”德索亚问飞船。

“所有仪器和传感器显示，她在重生龕中。”飞船电脑回答。

“没错。”德索亚说着，把撬杆扔到一边，它在零重力下呈慢动作状翻滚着，掉入一个角落。“随我来。”他对下士说道。两人跃到更衣室，淋浴间是空的，公共区域也无处可藏。德索亚又向前跃去，来到自己的

指挥座椅中，纪下士则向导管蹦去。

状态指示灯显示，飞船正处在距地面三万公里的同步轨道。德索亚向窗外看去，看见一颗被旋转的云层遮蔽的星球，只在赤道部分有一段宽阔的无云区，那儿显现出绿色和棕色的地表，上面划满了割痕。仪表显示，登陆飞船依旧附连着，并未开动。德索亚口头询问飞船，确认登陆飞船还在原处，自传送以来，气闸门也原封未动。“纪下士？”德索亚在内部对讲机上呼叫。他必须集中精神，才能咬住牙齿，不让它们咯咯作响。真的很疼；就像是皮肤着了火，甚至还有一股强烈的冲动，想要闭上眼睛睡个好觉。“报告。”德索亚命令道。

“登陆飞船不见了，舰长。”管道口处的纪下士说道，“所有的连接器指示灯都显示着绿色，但如果我转动气闸，空气就会往外流。透过舱盖往外看，看不到登陆飞船。”

“妈的。[\[76\]](#)”德索亚低声骂道，“好了，快回这儿来。”趁等待的时间，他细细检查了其他仪表。推进器记录上有双重喷射的迹象.....大约是在三小时前。德索亚调出神林赤道地区的地图，键入命令，让飞船对绕乾坤树残桩的流淌那段河，进行电波望远镜和深层雷达搜索。“寻找第一座远距传送门，显示之间的每一条河段。定位并报告登陆飞船异频雷达收发机的位置。”

“仪器显示登陆飞船正连接在指挥中心的导管上。”飞船说，“通过异频雷达收发机确认。”

“好吧。”德索亚一面说，一面想象着揍扁硅芯片，就像揍得别人满地找牙的情景，“忽略登陆飞船信标。只须开始电波望远镜和深层雷达搜索。发现任何生命形式或人工器物，立即报告。所有数据显示在主显

屏上。”

“收到。”计算机说。望远镜筒开始放大倍率，德索亚看见屏幕上的图像突然向前扯动。现在，他正在一座远距传送门上方几百米处俯瞰着它。“往下游摇摄。”他命令道。

“收到。”

纪下士滑进副驾驶座，系好安全带。“登陆飞船没了。”他说，“我们没法下去了。”

“用战斗服。”德索亚艰难地说着，痛苦像涟漪般一波波地在他周身荡漾，“它们有折散护盾……几百层微薄的彩色折散材料，是为了应对相干光^[77]交战的，对吧？”

“不错，”纪下士说，“可是——”

“我的计划是，你和格列高利亚斯中士在进入大气层时使用折散护盾，”德索亚继续道，“我可以让‘拉斐尔’号尽量飞到最低轨道，你们使用辅助反推包作为制动工具。战斗服应该可以撑过进入大气层的过程，是不是？”

“也许吧，”纪说，“可是——”

“那你就用反重力装置，找到这……女人，”德索亚说道，“找到她，阻止她。完事之后，乘登陆飞船回来。”

纪下士揉揉眼。“是，长官。可我已经检查过制服，都裂了一大块口子……”

“一大块……”德索亚愚蠢地重复着。

“有人砍坏了折散装甲，”纪下士说，“但肉眼看不出，我是对它们实行了三级完整性诊断之后才知道的。要是穿着它们，在进入电离层之前我们就会死翘翘。”

“所有制服都坏了？”德索亚有气无力地问道。

“全部，长官。”

神父舰长克制住骂娘的冲动。“不管怎样，下士，我还是要让飞船飞低点。”

“为什么，长官？”纪问道，“即便飞低了，地面上发生的事，都依旧离我们几百公里远，我们只能干看，完全插不上一只手。”

德索亚点点头，但还是向导航核心敲入了他所需的参数。他那迷糊一团的脑子算错了好几处——其中有的会让他们在神林的大气中烧个一千二净——幸好飞船发现了。德索亚重新设置了一下。

“我不建议进入如此低的轨道。”飞船说道，声音不男不女，“神林的上层大气很不稳定，三百公里的高度超出了安全临界点，这项规定是——”

“闭嘴，执行。”德索亚神父舰长说道。

主推进器点火，德索亚闭上双眼。重力的回归让他表皮和体内的痛感愈加强烈，他听见坐在副驾驶座上的纪也在呻吟。

“我可以激活内部密蔽场，以减轻在四倍重力下减速的不适。”飞船

说。

“不。”德索亚说。他打算节约能量。

噪声、振动、疼痛依然继续着。神林的星球边缘逐渐变大，最后填满了整片挡风玻璃。

万一那个.....叛徒.....设定过，要是我们醒来，试图进行任何操控，飞船就自动载我们进入大气层，该怎么办？德索亚突然作如是想。尽管压力使人痛不欲生，他还是咧嘴笑了。那她也回不去了。

痛苦还在继续。

从传送门另一面出来时，伯劳已然不见。

片刻之后，我放下步枪，往四周望去。这儿的河流又宽又浅，天空是深蓝色的，比海伯利安的湛青色还深，参天的层积云高耸在遥远的北方。云团似乎染上了夕阳的余晖，往身后一瞥，可以望见低空中悬着一轮巨日。我感觉这时应当是日落，而不是日出。

河岸上岩石堆积，野草丛生，灰土相连。就连空气中也弥漫着一股焦灰的味道，似乎我们穿过的地方被森林大火烧毁过。新生的林木长得非常低矮，这印证了我们的想法。右边好几公里之外，耸立着一个黑黢黢的东西，外表看上去像是盾状火山。

“我猜，这就是神林，”贝提克说，“那是乾坤树的遗迹。”

我又望了望那个黑色的火山锥。树怎么可能长到那么大！

“伯劳上哪儿去了？”我问道。

伊妮娅站起身，走到怪物原先站着的地方，伸出双手，探向空气，仿佛那怪物隐身了。

“抓紧！”木筏驶入一段不太凶猛的急流，我喊了一声，然后回到舵

旁，解开它，机器人和女孩则拿起两侧的撑杆。筏子在浪中起伏，水花四溅，还差点调个个儿，可泛着白花的河段很快就过了。

“真好玩！”伊妮娅说道。长久以来，这是我听到她说得最欢悦的一句话。

“对，”我说，“好玩，不过筏子快散架了。”这话有点夸张，但夸张得并不过分。这堆木头本来就不牢，现在前端已经开始松了。我们的装备也丁零当啷地掉在垮掉的超薄帐篷上，散得到处都是。

“那儿有块平地，我们可以在那靠岸。”贝提克一面说，一面指着右边岸上的一片草地，“看起来，越往前走，山势越加险峻。”

我拿出望远镜，仔细观察那些黑色的山脊。“你说得对，”我说，“前方可能有更凶猛的激流，能靠岸的地方也可能更少。咱们最好在这儿把松散的木头绑牢。”

女孩和机器人把木筏撑到右边岸上。我跳下去，把木筏拖到泥泞的河岸上。木筏前端和右舷的损坏其实不严重，只不过是松了几根用作绑缚的幻影皮带，木板稍稍裂了开来。我朝上游瞄了一眼。太阳更低了，不过看样子还要再过一小时左右天才会黑。

“今晚扎营吗？”我觉得这儿可能是最合适的地方，要是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还是继续前进？”

“继续前进。”伊妮娅坚定地说。

我明白她的冲动，依库姆-利雅得时间，现在还是清晨。“可我不想在天黑后还要应付那恼人的急流。”我说。

伊妮娅眯眼看着西沉的太阳。“我也不想天黑后就在这儿坐着，”她说，“咱们尽量走远点儿。”她拿过望远镜，仔细看看河流右边的黑色山脊和左边黑漆漆的山峦，“他们不该把一条充满危险的急流作为特提斯河的一部分，对吧？”

贝提克清清嗓子。“据我估计，”他说，“大部分的熔岩流，都是在驱逐者攻击这颗星球时产生的。一次切枪攻击，就可以造成类似于地震的破坏，制造出如此险恶的滩流。”

“不是驱逐者。”伊妮娅轻声说。

“你说什么，孩子？”

“不是驱逐者，”她更坚定地说道，“是技术内核制造的飞船攻击了环网……是它们伪装成驱逐者侵略。”

“好吧。”我已然忘记马丁·塞利纳斯在他《诗篇》的最后几章里，曾详细解释过这些。我读那首诗的时候，那部分对我来说还没有太大意义。而现在，也毫不相干。“可是，河两岸尽是一些被熔成渣的山，也许还有凶险的急流，甚至可能有瀑布，不管怎样，木筏不一定能通过。”

伊妮娅点点头，把望远镜放回我的背包。“如果不行的话，那就没办法了，只能走路过去，游到下一座传送门那儿。不过我们还是赶紧修好木筏，尽量走远点。一看见险滩，就赶紧靠岸。”

“也许，与其说是河岸，还不如说是悬崖峭壁，”我说，“那些熔岩好像不容易登上。”

伊妮娅耸耸肩。“那就爬山，然后走路。”

我承认那晚我对那丫头油然而生出敬佩之情。我知道她很累，还生着病，受着某种我无法理解的情感的折磨，害怕得半死。但我从没见过她准备打退堂鼓。

“啊，”我说，“至少伯劳走了。那是好兆头。”

伊妮娅凝神看着我，想笑，但没笑出来。

修复工作只花了二十分钟。我们重新绑好了带子，从中间抽出几根木头绑到前端，然后把超薄帐篷平铺在上面，当作脚垫，免得脚被打湿。

“如果天黑了还要继续前进，”伊妮娅说，“那我们得重新竖好桅杆，用来挂提灯。”

“对。”我说道。我先前留了根长长的撑杆，就是为了应对这个目的。于是我竖起它，插进一个孔槽，把底部捆牢，又用刀刻了一段浅槽，当作挂提灯的把手。“现在就点上吗？”我问。

“不急。”伊妮娅说着，瞥了一眼身后的落日。

“好嘞，”我说，“如果碰到急流，那肯定会颠簸得厉害，这样的话，得把装备都打好包，把最重要的东西放进防水背包。”我们立刻着手开干，我往防水背包里额外装入一件衬衫、一卷绳子，还有折起来的等离子步枪、一盏马灯、激光手电。我本想把没用的通信志丢进普通背包，但心里寻思，这东西虽然没用，不过反正也不重，于是又把它扣在手腕上。在库姆-利雅得诊所的时候，我们已经给通信志、激光器和提灯的电池充足了电。

“可都装好了？”我问道，准备再次撑进河道中。现在，我们的木筏拥有了崭新的甲板和桅杆，看起来好多了，背包已经装得满满当当，捆得严严实实，时刻准备好奔向险滩，船首挂起了提灯，即将点亮。

“好了。”伊妮娅说。

贝提克点点头，靠在撑杆上。我们回到了河中央。

水流非常强劲，水速至少每小时二十公里。我们行入黑色熔岩地时，太阳依然没有落入地平线。两边的河岸都成了断崖，木筏上下颠簸着，穿过几个滔滔的白色浪头，每次都飒爽地脱身而出。接着，我开始搜寻两岸上可以停靠的地方，一旦听到前方有瀑布或湍流，就马上靠岸。有些地方还算合适——比如隘谷、平地，但一眼望去，前方的土地似乎越来越崎岖。我注意到，在这段悬崖夹道的河流两侧，草木生长得更为繁茂——常蓝植物、矮小的红杉——低斜的落日将高处的枝条涂上了鲜艳的颜色。我脑海中刚现出一个念头，打算从背包中拿点东西，加热一下当午饭……或者晚饭吃，忽然间，贝提克大喊：“前方有急流。”

我靠在舵上，向前望去。河流中出现了大块的石头，白浪滔滔翻滚，水花澎湃四溅。依靠在湛江当船员多年的经历，助我对这片急流做了番评估。“没事，”我说，“大家双腿站稳，如果河水太急，就稍稍往中间靠一点。等我说‘撑’的时候，就用力撑。有个诀窍，一定要保证木筏的前端朝着我们要去的方向，这一点我们能办到。万一跌进河里，就重新游到筏子上，我已经准备好一根绳子。”那卷绳子就踩在我穿着的靴子底下。

我很不喜欢河流前方右岸上的巨石和黑色熔岩悬崖，不过看情形，这段湍急的水流过后，前面的那段似乎要宽阔且平和得多。如果河流中只有这一段险滩，那我们就很可能顺利航行到黑夜来临，到时候就用提灯和激光器宽光束来照亮前路。

正当我们三人都全神贯注地驾着木筏，让它安全地行驶在水流中，努力避开浪花中冒出的几块石头，这时，事情终于发生了。幸好有个漩涡让木筏打了两个转，不然，我们肯定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完蛋了。事实上，我们的确是险些不明所以地命丧黄泉。

伊妮娅当时正欢快地高呼，我正咧着嘴笑，就连贝提克脸上也洋溢着喜悦之情。凭经验，我知道碰到像这种比较平静的水流，人们都会很欢快。碰到五级急流，经常会让人吓得现出龇牙咧嘴的怪相，但这种程度的颠簸并无大碍，反而很好玩。我们互相喊着口号——撑！右边用力！避开那块石头！伊妮娅在我右边，离我才几步远，贝提克在我左边，稍远些。我们刚避开一块大石头，可马上又被卷入下游的一个漩涡，当我抬头一望，却看见船头的桅杆和挂在上头的提灯突然被切成了碎片。

“搞什么鬼？”我刚说完这话，脑海里突然浮起陈年的记忆，还有当年的敏捷反应，虽然我以为它们在多年前就已经退化了。

木筏正朝左边打转，我声嘶力竭地大喊一声“趴下”，迅速放开舵，纵身把伊妮娅扑倒在地，我们两人滚下木筏，掉进了白花花的水里。

贝提克也几乎立刻做出了反应，一头扑倒在筏尾。那些单纤丝切碎了桅杆和提灯，就像切软黄油一样不费吹灰之力，距他肯定只是差之毫厘。我紧紧抱着伊妮娅，双脚在石头上擦擦绊绊，头刚冒出水面，就看

见水下的单纤丝把木筏切成了两半，筏子在旋涡中转了个方向，立马又被切成两段。当然，那些纤丝都是看不见的，但那强大的切割力，只有这一种可能。在大熊时，我曾目睹同样的把戏在我同旅的众多战友身上上演；叛军把单纤丝布在路上，一辆公车满载着三十个士兵从城里的电影院回来，被拦腰截断，车上的人全都掉了脑袋。

我想朝贝提克喊话，但河水在怒号，甚至涌进我的嘴里。我伸手抓向一块石头，滑脱了，双脚在河底一阵猛蹬，终于抓住了下一块石头。一想到那些该死的线就在水下，就在我的脑袋前头……我不由得毛骨悚然起来。

机器人眼睁睁看着木筏被第三次切断，接着跳入了浅水中。水流把他翻了个个儿，脑袋被冲到水中，于是左臂本能地举起。刹那间，那条手臂肘部以下的位置被生生切断，喷射出一小股血雾。他的脑袋终于浮出水面，右手抓住一块尖锐的岩石，稳住自己，却没有叫喊出声。被切断的左臂和依然痉挛着的手掌被河水卷向下游，看不见了。

“哦，上帝！”我大叫道，“见鬼……该死！”

伊妮娅从水中冒出脸蛋，睁着大大的眼睛望着我，但眼里没有恐慌。

“你还好吧？”我压着急流的隆隆声大喊。单纤丝切东西十分干净利落，如果被它切掉一条腿，可能过半分钟才会发觉。

她点点头。

“抱着我的脖子！”我大喊，得把左臂腾出来才行。她紧抱住我，冰冷的河水已经把她的皮肤泡得没有一丝暖意。

“该死，该死，该死。”我念经般喋喋不休，左手在防水背包里摸索。手枪还在皮套里，挂在我右臀下方，顶着河底。这儿很浅……还不到一米深……如果狙击手要开始射击，几乎没法潜到水中藏身。但无所谓——如果潜到水下，我们就会被水流冲到下游，撞上单纤丝网。

下游约八米外，我看见贝提克正拼命坚持。他的左臂举在河面上，断肢处血流喷涌。疼痛正一阵阵地袭击着他，蓝色的脸上现出痛苦的表情，紧紧抓着石头的右手也几乎要滑脱。机器人也会像人一样死去吗？我摇摇头撇开这念头。他的血鲜红鲜红的。

我将熔岩地和岩石地仔细扫视了一遍，看看能不能找到夕阳余晖在金属上的反光。接下来，狙击手就将射出他的子弹。我们不会听到声音。真是场漂亮的伏击——就像照搬教科书上的，井然有序。我竟然亲手把自己送入狼窝。

我在包里找到手电激光器，重新拉上包，将激光器的圆筒塞进口中，紧紧咬住。接着，我的左手在水下摸索，解开皮带，把它抽离水面，拼命朝伊妮娅点头，示意她取出上面别着的手枪。

她左臂紧紧抱着我的脖子，腾出右手，掀开皮套，拔出手枪。我知道她永远不会对谁开枪，但没关系，我需要的并不是手枪，而是皮带。我摸索着，把激光器放在下巴下夹住，左手把皮带捻直。

“贝提克！”我大喊道。

机器人抬头看着我们，眼里充满了痛苦。“接住！”我尖声叫喊，拼尽力气把皮带朝他扔去。这动作让我差点弄掉了手电激光器，不过在它碰到水面时，我的左手又及时抓住了它。

机器人的左手没了，右手无法松开岩石，但他用那血流如注的残臂和胸膛，截住了扔过去的皮带。那一扔可算完美……不过，当时我只有那一个机会。

“医疗箱！”我大叫着，把头靠在身边一个上下起伏的包上，“先止血！”

我觉得他没听到我在喊什么，不过无所谓。他紧紧抓着岩石往上爬，来到石头面朝上游的那一面，趴在上面，接着把皮带缠在左臂手肘下方，用牙齿咬住一头，拉紧。皮带的那个位置没有扣眼，但他头一歪，便把它拉紧了，又往上缠了一圈，把它扯紧。

这时，我打开了手电激光器，把光束调到最宽状态，向河面扫去。

这些线是单纤丝，但不是超导单纤。超导单纤不会反光，而这些丝却闪闪发亮。被照亮的丝线在我眼前形成了一张网，发出红光，犹如细密交织的激光束，在河面上下来回拉紧。贝提克正浮在几根闪亮的细线的下方，有一些消失在了他两旁的水中。离我们最近的一根单纤，距伊妮娅的脚仅约一米。

我移动宽光束，朝我们头顶和左右扫射，没有发现反光的東西。贝提克头顶的细线发了一小阵子光，但散尽光热之后便消失了，似乎从未存在过。于是我又将光束扫过它们，再次将它们照出原形，接着调整到更密集的光束，瞄准那根单纤丝，它发出白光，却没有融化。虽然不是超导丝，但仅凭手电激光器那么低的能量，无法把它们化掉。

狙击手在哪儿？也许这只是个防护陷阱。多年前留下的。也许并没有人准备伏击我们。

但我不相信会是这样。我看见贝提克抓着岩石的手有些松劲，他快要被水流卷下去了。

“见鬼。”我咒骂着，把激光器插进裤腰，左臂抱紧伊妮娅，“抓稳了。”

我用右臂把自己拉上滑溜溜的岩石。那块石头是三角形的，非常滑。我双腿夹住它，爬上朝上游的一面，接着把伊妮娅也拉了过来。水流冲击着我，就好像有人在对我不停地拳打脚踢。“抓得住吗？”我大喊。

“行！”她的脸很白，头发全贴在了头皮上。脸上和太阳穴有多处划痕，下巴附近肿起一块瘀青，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伤。

我拍拍她的肩膀，确认她双手抓紧了岩石，然后松手跳下了河。朝下游望去，还能看见木筏，不过它已经被大卸八块，搁浅在熔岩危崖旁的急流险滩上。

我在河里艰难前行，脚在河底磕磕绊绊，刚想站起来，便马上被水流拖倒，我被水流卷着冲向贝提克所在的那块石头，好在最终还是成功抵达，没有把他或者我自己撞昏。我一手抓住他，一手紧抱着岩石，注意到他的衬衫在锋利的岩石和强劲水流的共同作用下，几乎快从他身上扯了下来。蓝色的皮肤上划开了十多条口子，伤口都在渗血，我想仔细看看他的左臂，于是把那条手臂托出水面，他不禁发出呻吟。

那条皮带倒是有些止血的功效，但远远不够。鲜红色的血水在阳光照亮的水中打着旋儿。我不禁想起了无限极海上的虹鲨，不由得打了个冷战。

“来。”我说着，架起他的手臂，将他僵冷的手从岩石上掰下来，“咱们离开这儿。”

我站起身来，河水只漫到我的腰际，但冲击力非常强，就像有好几股消防栓有机柱在同时冲刷。令人惊叹的是，尽管贝提克失血过多，濒临休克，但竟还有劲往前走。我俩的靴子在河底尖锐的石头上擦着，滑着，一路前行。

狙击手怎么还没射击？由于长时间负重，我的肩胛骨已经开始酸痛。

右边的河岸距我们近些——那是下游的一块平坦的浅滩，青草丛生，是我目力所及范围内最容易到的地方。诱人，太诱人了。

但是，伊妮娅还抓着上游八米外的那块石头。

贝提克右臂搭在我肩上，我们蹒跚着，半游半爬地朝上游前行，水不停击打着我们，泼溅在我们脸上。等我们来到伊妮娅身边时，我都快看不见东西了。由于寒冷和疲劳，她的手指已经发白。

“上岸！”我刚扶她站起身，她便朝我喊道。我们刚迈出一步，便踩进了一个坑中，水流还不停击打着她的胸口和脖子，那张小脸上全是白白的水花。

我摇摇头。“往上游走！”我大喊着，三人开始逆着水流往上游前进，两旁的水流重重地砸着，水花四溅。那一刻，我发狂般的使出全身的劲，才让我们能直着腰往前走。每一次水流冲向我们，要将我们冲倒，或者卷向河底，我就将自己想象成南边的那棵乾坤树，树根深深扎进岩床，任尔东西南北风，兀自岿然不动。突然，我望见右岸有一根断

木，约在上游二十米外。如果我们可以躲在它后边.....我很清楚，我必须在几分钟之内给贝提克的手臂缠上止血带，不然他就死定了；如果我们在河里停下处理伤口，那么医疗包、背包，所有的一切都有被卷进河里的危险；但是，我也不想躺在那诱人的草岸上，毫无防御，任人宰割.....

单纤丝。我拔出别在裤腰上的手电激光器，以宽光束扫过上游河流。没有细线。但也可能是在水下，正等着切断我们的脚踝。

我努力不去想这些，迎着水流拼命把我们三人往上游拽去。手电激光器似乎也快要握不住了，贝提克抓着我肩膀的手也越来越无力，而伊妮娅紧紧抓着我的左臂，好似抓着一根救命稻草。那的确是她的救命稻草。

我们向上游艰难行进了不到十米，前方的水忽然猛地炸开。我几乎仰头摔倒。伊妮娅的脑袋沉到水下不见了，我慌忙伸手，摸到她湿透的衣服，赶快把她拉出水面。贝提克似乎瘫在了我身上。

是伯劳。它突然从河中冒了出来，就出现在我们正前方，双眼红如火焰，手臂高举。

“见鬼！”不知道是我们中的谁吼出了这句话。也许是三个人一齐。

我们连忙转身，回头望见伯劳的指刃在我们身后挥舞，离我们只有毫厘之差。

贝提克倒了下去。我拦腰抱住他，将他拉出水面。我心头有股强烈的想要放弃的欲望：干脆躺倒在水里吧，随它把我冲到哪儿去。伊妮娅绊了一下，马上站直身子，指向右边的河岸。我点点头，和她一起挣扎

着朝那个方向走去。

身后，伯劳正站在河中，四条金属手臂高举，上下摆动，好似金属蝎尾。但再次回头时，它不见了。

我们每个人都摔倒了五六次后，脚下终于感觉到踏到了泥浆，而不是石头。我先把伊妮娅推上岸，然后转身把瘫倒的贝提克推上草地。河水依然在我的腰际咆哮。我没有立刻爬上岸，而是先把背包扔上河水冲不到的草地上。“医疗包。”我大口喘着粗气，拼命往岸上爬，但手臂几乎没力气了，下半身也被河水冻得麻木了。

伊妮娅在医疗包里翻找黏胶带和止血带，虽然手指冰得快要僵住，但终于找到了。贝提克已经不省人事，她马上给他贴上诊断贴，扯下皮带，绕着他的残臂系上止血带。止血带吱吱叫着收紧，然后又发出吱吱的声音，注入药物，不知是镇痛剂还是兴奋剂。监视器指示灯急促地闪烁着。

我又使了一次劲，上身终于爬到岸上，接着把腿也拉出了河水。我张口想要跟伊妮娅说话，但牙齿咯咯打着颤：“手枪……在……哪儿？”

她摇摇头，牙齿同样冷得打颤：“我……丢了……就在……伯劳……出现……的时候……”

我只剩下点头的力气。河面上空无一物。“也许他已经走了。”我咬咬牙，一字一顿地说着，保暖毯哪儿去了？还放在包里，肯定是被冲走了。我没放进背包里的东西全都丢了。

我抬头朝下游望去。树梢还笼罩在最后一丝余晖中，但峡谷已经陷入了黑暗。一个女人从熔岩地向着我们走来。

我举起激光手电，用拇指将模式拨到密光。

“你不会想用这玩意来对付我吧，啊？”女人的语调带着些许戏谑。

伊妮娅正看着医疗包的诊断，听到声音，她抬起头，望着那人影。女人穿着一件红黑相间的制服，我认不出是这服装属于什么组织。她身材娇小，头发又短又黑，在逐渐暗去的夕阳余晖中，脸显得很苍白，右手的手腕上方部分似乎被剥了皮，嵌入了碳纤维的骨骼。

伊妮娅颤抖起来，不是由于害怕，而是由于某种发自内心的情感。她的双眼眯了起来，若是让我来形容，我觉得，那一刻她的表情带着凶猛和无畏。冰冷的小手已经握紧了拳头。

女人笑了。“唉，看来没我想象得那么有趣啊。”她说，走下岩石，来到草地上。

尼弥斯度过了一个漫长而无聊的下午。她打了几小时的盹，突然隐约感觉到一股强烈的分子移换扰动，上游约十五公里外的远距传送门被激活，于是她醒了，顺着岩石往上爬了几米，躲在一堆杂乱的灌木之后，等待着下一幕剧的开演。

下一幕，她想，将是场轻喜剧。她已经欣赏完河中奋力扑打手臂的场景，营救人造人——嗯，应该是少了一根人造手臂的人造人——的笨拙表演，然后是伯劳奇怪的登场，这给她平添了几番趣味。当然，她早就知道伯劳在附近，因为它穿过闭联时空时移换产生的震颤，与传送门的激活颇为相似。她甚至还移变进入快时间，看着它涉入河水中，在那群人的面前扮演一个妖怪。这让她有些迷茫：那老掉牙的怪物在干吗？是保护人类不踏入她的螻蛄陷阱，还是像一只听话的小牧羊犬一样，把它们赶回她身边？尼弥斯知道，要获得答案，首先得搞清楚，是什么势力把这个浑身刀刃的怪物送上这趟旅程的。

但这无关紧要。内核认为，制造伯劳并派它回到过去的，是早期处于萌芽中的终极智能。众所周知，伯劳的使命失败了，在遥远的未来，在羽翼初成的人类终极智能和日渐成熟的机器上帝间的战争中，伯劳还会再度被击败。不管事实如何，伯劳都是一个失败品，在这趟旅程无足轻重。尼弥斯对这怪物唯一的兴趣，就是可以将它作为对手，带给她一

点小小的刺激，但这希望正慢慢落空。

现在，望着两个精疲力竭的人类和陷入昏迷的机器人躺在草地上，她开始厌倦自己的消极旁观。于是，她用力把标本袋往腰带里掖了掖，又把狮身人面陷阱卡片滑入手腕上的粘扣腕带，慢悠悠走下岩石，来到草地上。

年轻男子，劳尔，正单膝跪地，调整一个低能量激光器。尼弥斯忍不住笑了。“你不会想用这玩意来对付我吧，啊？”她说。

男子没有回答，只是举起激光器。尼弥斯想，如果他真敢把激光器射在她身上，毫无疑问，是想射瞎她的眼睛，那么，她就马上进行相移，把这东西捅进他的身体，穿过结肠，直塞入大肠，甚至还不用把光束关掉。

这是伊妮娅和她的第一次会面。尼弥斯能看出，为什么内核会对这个小毛孩的潜力感到不安——“缔结的虚空”的接入元素闪着微光，如静电一般绕在女孩周围。但尼弥斯也看到，要灵活运用该领域的能力，这姑娘还有很多年的路要走。这出《狂飙突进》^[78]，这十万火急的迫切要求，其实都是徒然。这个人类女孩不仅在力量上还不成熟，对于它们真正的意义，她也不甚明了。

尼弥斯意识到自己心里隐藏着几许焦虑，女孩有可能在最后的几秒钟内给她摆出难题，或许会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接入虚空界面，搞出一大堆麻烦。但她很快意识到，担心是一个错误，不过，她随即感到一阵失望，这倒有些奇怪。“唉，看来没我想象得那么有趣啊。”她大声说着，向前踏了一步。

“你到底想要什么？”年轻的劳尔问道，挣扎着站起身。尼弥斯看得出来，男子把朋友们从河里拉上岸后，就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

“我不从你身上要求什么，”她从容地说，“你那就快见阎王的蓝皮朋友身上，也没有我要的东西。至于伊妮娅么，我只想和她聊上两句。”尼弥斯朝附近撒满克雷默地雷的树丛点点头。“为什么不带上你的哥连，到树林里去等着？过一会这丫头就会来找你们。我只想跟她说几句悄悄话，然后就把她还给你。”她又朝前走了一步。

“退后。”劳尔一面大叫，一面举起小小的手电激光器。

尼弥斯举起双手，似乎是害怕了。“嘿，伙计，别开枪。”她说道。但就算激光器发出的安培数是它实际的一万倍，尼弥斯也不会担心。

“退后。”劳尔继续道，拇指搭上了开关按钮。那玩具激光器瞄向了尼弥斯的眼睛。

“得，得。”尼弥斯说着，后退了一步，然后相移成一个银光闪闪的人形，仿佛表面被涂了一层铬。

“劳尔！”伊妮娅大喊。

尼弥斯腻了。她转换入快时间，眼前的场景刹那间定格了，伊妮娅大张着嘴，还在说话，但空气中却没有丝毫振动。奔流的河水也停滞了，似乎是以不可思议的高速快门拍下的一张照片，一粒粒水花正悬在空中。劳尔的下巴正滴着水，一滴水珠悬停在其下一毫米处，纹丝不动。

尼弥斯大步跨过，从劳尔手中拿过手电激光器。她很想将早先的那个念头付诸现实，之后再退回慢时间，看看每个人的反应。但她从眼角

瞥见了伊妮娅——女孩的小手依旧紧紧握着拳头。尼弥斯意识到，办正事要紧，稍后再陪他们好好玩玩。

她退出相移形态，从腰带间取下标本袋，然后再度移换，走到蹲在地上的女孩跟前，袋子打开拿在左手，就像提着个篮子在女孩的下巴接着，等待头颅滚落。然后，她又相移了左手和前臂，手缘顿时变得坚如金铁，成了一片刀刃，锋利程度和依然悬挂在河上的单纤丝网不相上下。

尼弥斯躲在银铬面罩后微笑。“别了……丫头。”她说道。这三人还在上游好几公里之外时，她就已经偷听到了他们的谈话，知道了这个称呼。

她那刀刃般锋利的小臂挥砍而下。

“搞什么鬼玩意？”纪下士大吼，“什么都看不见。”

“安静。”德索亚命令道。两人都坐在指挥座椅上，倾身注视着望远镜监视器。

“尼弥斯变得……我不知该怎么讲……金属化了，”纪下士一面说，一面观望着下方的一幕幕场景，同时又在嵌盒里把视频放了一遍，“然后就消失了。”

“雷达上无法探测到她，”德索亚说着，敲入另一个搜索模式，“红外线也没有显示……但相邻区域的环境温度上升了将近十摄氏度，且高度电离。”

“小型暴风云团？”纪下士困惑地问道。没等德索亚回答，纪又指向监视器，“怎么回事？那孩子跌倒了。那男的好像出什么事了……”

“那是劳尔·安迪密恩。”德索亚说着，试图提高监视器的图像质量。不断升高的热量和大气的扰动使得图像泛起波纹和雪花，电脑尽了最大努力来稳定，但依旧很不清晰。“拉斐尔”号正处在神林的假定海平面上方，高度低至仅二百八十公里，使得它得花上九牛二虎之力才能保持同步轨道，也让它疑心浩瀚的大气层让它本已过热的船体更加滚烫了。

德索亚神父舰长看清楚了一切，立即做出决定。“停止一切飞船活动，维生系统降至最低水平，转移所有能量，”他命令道，“聚变核心提升到百分之一百一十五，撤销前部偏转防护场。能量转至战术用途。”

“这不明智——”传来飞船的声音。

“超驰所有的语声响应和安全协议，”德索亚厉声叫道，“优先代码德耳塔9920。教皇触显超驰……好。读数确认。”

显示器屏幕现在满是一列列的数据，叠加在地面上那个时刻变换的影像之上。纪下士瞪大双眼注视着。“老天爷，”下士低声啜嚅着，“上帝啊！”

“对了。”德索亚低声说道，看着屏幕上除视频监控和战术监控之外，所有系统的能量供应都被划掉了。

此时，地表的爆炸开始了。

那女人突然变成了一团银色的朦胧物体，我刚感受到视网膜上的影像，在眨眼的刹那间，手里的手电激光器便不翼而飞。空气变得极热。伊妮娅两旁的空气一片迷蒙，似乎被扭打的两道身影填满了——六条手臂，四条腿，挥舞的刀刃。我马上向女孩跳过去，但心中明白，不论我想做什么都来不及。可是，令人惊奇的是，我竟然真的碰到了她，我把她扑倒在地，翻滚着逃离那一团热空气和模糊的混战。

医疗包的警报忽然炸响，犹如指甲在刮擦石板——这声音实在不容忽视，它在发出警告，贝提克就快离开我们了。我用身体护着伊妮娅，拉着她往贝提克的方向爬去。就在这时，身后的树林猛地炸开了。

尼弥斯挥下手臂，本以为会毫无感觉地切过肌肉和椎骨，但利刃却猛地撞上什么东西，她震惊了。

尼弥斯低头一看。相移手掌那锐利的边缘被两只插满刀刃的手牢牢握住，而前臂又被另外两只如解剖刀般锋利的手抓着。伯劳庞大的身形逐渐逼近，下部身躯的刀刃差一点就要刺入女孩面部，而那女孩依旧纹丝不动。怪物的双眼闪着红光。

尼弥斯一时被吓住了，心下感到十分恼怒，但没有惊慌。她抽回手，往后一跳。

周围的场景还和一秒钟之前完全一样——河流定格不动，劳尔·安迪密恩空空如也的手还向外伸着，做出要按下激光器发射按钮的动作，垂死的机器人倒在地上，医疗包指示灯的闪烁也定住了。唯一不同的是，女孩现在被伯劳巨大的身体挡在了背后。

尼弥斯在银铬面具背后偷笑。她先前的注意力全放在了女孩的脖子上，没有注意到这笨拙的怪物也以快时间移动过来，挡在她身前。这个失误她可不会再犯。

“你要抓她？”尼弥斯说，“你也是被派来杀她的？请便……不过先等我拿到她的脑袋再说。”

伯劳收回手臂，在孩子身旁踱起步来，它身上的荆棘和膝盖上的刀刃擦过她的双眼，距离不到一厘米。然后伯劳叉开双腿，站在尼弥斯和伊妮娅中间。

“哦，”尼弥斯说，“原来你不要她？那我就自个带她回去。”尼弥斯的动作比快时间还快上几分，她佯装往左，却迂回至右，之后旋身而下。幸好周围空间都因时间转换而扭曲，不然的话，猛烈的音爆会将方圆几公里内的一切全部震碎。

伯劳挡住了一击。铬面上迸出火星，火花刺入地面。那怪物立即还击，但尼弥斯在一纳秒间就瞬移开了，于是它砍了个空。她绕到伯劳身后，对准女孩的背一拳砸去，那力道足以砸断女孩的背脊，把它和心脏一起从胸腔中轰飞出去。

伯劳一挡，突袭便偏了方向，反而是尼弥斯被轰飞了。铬面的女人被抛出三十米远，掉入树丛，枝叶树干被悉数砸碎，那些碎裂的枝丫在她离开过后，都还悬在半空。伯劳以快时间紧随其后，进入树丛。

尼弥斯砸落在一块岩石上，那块坚硬的石头被撞出一个五厘米深的凹槽。伯劳朝她疾走而来，她感觉到它正转换回慢时间，于是也跟着转换，回到嘈杂喧嚣的时空。树木啪的一声折断，裂开，烈焰升腾。微型克莱莫地雷虽没有感觉到心跳，也没有感应到呼吸，却察觉到了压力，

于是朝压力源跳去，上百颗地雷发生连锁爆炸，形成的冲击波将尼弥斯和伯劳往同一个方向推去，犹如老式内向爆炸的铀弹炸开成了两半。

伯劳胸膛上挺着一把长长的弯刀。尼弥斯听过无数关于这怪物的故事，它刺穿牺牲品，然后把它们挂在痛苦之树更加长的棘刺上。她听后毫不动容。随着两人被周遭爆炸的冲击波推向一处，尼弥斯利用移换场扭弯了伯劳胸前的荆棘，将它刺入伯劳的身躯。怪物那蒸汽铲状的下巴轰然打开，大声咆哮，超声波重重涌来。尼弥斯的臂刃挥向它的脖子，将它抛入十五米外的河水中。

她不再理会伯劳，径直走向伊妮娅和她的同伴。劳尔已经飞身护住了女孩。多么感人啊，尼弥斯想着，马上相移进入快时间，于是，她所站立的这个爆炸绽放的中心，就连升腾的团团橘色火焰也瞬间冻结了。

她疾步穿过冲击波形成的半固态墙面，中途突然加快脚步，跑向女孩和她的同伴。她要切下两人的头颅，女孩的交给上级，而男子的则留作纪念。

尼弥斯距那丫头还不到一米远时，伯劳从河水形成的云雾中出现，从左侧展开突然袭击。她挥舞的手臂距两颗头颅只有几厘米时，突然被挡开。接着她同伯劳扭打着滚离河岸，草皮被切碎，岩床突露，树木断裂，最后撞入另一堵岩墙。伯劳张开巨大的下颚，牙齿紧咬住尼弥斯的喉咙，甲冑上火花四溅。

“你.....他妈.....真是.....开.....玩笑。”她在移换面具背后大喘粗气，她今天的计划，可不包括被一个能转换时间的过时怪物咬死。死咬住尼弥斯喉咙的两排牙齿同防护面撞击，迸溅出火星和电光，她的手相移成刀刃，一把插入伯劳的胸膛，她感觉到四支手指刺穿了铠装和甲

胃，尼弥斯咧嘴笑了，顺势抓住一把内脏，把它们拖出来，希望能够破坏几处关键器官，不管是什么，又有多么恶心，可扯下的只有一把刺线肌腱和甲胃碎片。伯劳蹒跚着退后，四只手臂挥舞着，好似四把镰刀。它巨大的下颚还动个不停，似乎那怪物不相信竟没能把到手的猎物嚼碎。

“来呀！”尼弥斯说着，朝那东西走去，“来呀！”她想消灭它——按人类的话来说，她的血液沸腾了。可她还是很冷静，因为消灭伯劳不是她的最终目的。她只须转移它的注意力，或者让它无法动弹，然后就能取下人类孩子的头颅。之后，他们就互不相关了。也许尼弥斯和她的同类可以把它关在动物园里，无聊的时候拿来玩狩猎游戏。“来呀。”她不断挑衅，又往前踏了一步。

怪物受了重伤，不得不退出快时间，但还保留有移换场。要不是移换场还存在，尼弥斯可以随心所欲地干掉它；如果她不管它，绕过移换场，那它可以马上相移进入快时间，跟到她后面。于是，尼弥斯也回到慢时间，她很高兴，能够保存一些能量。

“上帝！”我大叫道，飞身护住伊妮娅。之后仰头望去，伊妮娅也从我手臂的保护圈向外看。

所有的事都在刹那间发生了。贝提克医疗包的警报尖叫，空气热得像鼓风炉吹出的风，身后的森林突然响声大作，火焰腾腾燃烧，头顶的空中满是由于过热蒸汽爆裂出的木片，河流喷发出一道蒸汽柱，我们面前不到三米远外，陡然冒出伯劳和一个铬面的人形，正在搏斗。

伊妮娅没有理睬身边的恶战，从我身体的庇护下爬出，在泥泞的地

面上一步一滑地跑向贝提克。我赶紧跟随在她身后，看着模糊的铬面形体互相冲撞。静电火花从这两个形体身上弹起，跳向岩石和受尽摧残的地面。

“胸外按压！”女孩大喊着，开始按压贝提克的胸膛。我跳到另一边，看着医疗包信号装置。他已经没有呼吸，半分钟以前心跳就已停止。失血过多。

有什么锋利的银色东西朝伊妮娅的后背疾飞而来。我赶紧扑向她，但还没碰到她时，又有一个金属的躯体杀将出来，挡住了先前那个东西，金属相击的声音在空气中炸开。“我来！”我大喊着，把她从机器人的身侧拉过来，让她躲在我身后，同时继续有节奏地进行胸外按压。医疗包指示灯显示，在我们的努力下，血液正被泵入贝提克的大脑。他的肺部有了空气交换，虽然这需要借助我们的力量。我继续着动作，不时回头看看后边的两个身影，它们以近超音速的速度碰撞、翻滚、扭打。空气中散发着臭氧的臭味，森林烧出的灰烬缭绕在我们身边，蒸汽云雾滚滚翻腾，滋滋作响。

“明.....年.....”伊妮娅在震耳欲聋的声音下大喊着，尽管热得汗流浹背，她的牙齿还是不住打颤，“咱们.....换个.....地方.....休假。”

我抬头瞪着她，以为她疯了。她的双眼很明亮，但也没有疯狂的眼神。这是我的个人判断。医疗包警报啁啾叫着，我又继续我的工作。

在我们身后，突然传来内爆声，那声音在噼里啪啦的火燃声、蒸汽的滋滋声、金属表面的撞击声中，听得清清楚楚。我转头向后看去，手上没有停止给贝提克胸外按压。

空气浮现出微光，在两个人形先前打斗的地点，出现了一个铬面人

形。接着，那金属的表面泛起涟漪，渐渐消退，先前熔岩地里的那个女人出现在我们眼前。她的头发一丝不乱，跟先前一样气定神闲。

“那么，”女人说，“我们刚才说到哪儿了？”她轻松地往前踏出一步。

在打斗的最后关头，设置狮身人面陷阱有些难度。尼弥斯正用尽全身力气挡开伯劳呼呼作响的刀刃，对她来说，那就像是在同时迎击好几个螺旋桨推进器。她曾去过一些星球，那儿还在使用螺旋桨飞机。两个世纪前，她曾在这样一个星球手刃霸主领事。

现在，她紧紧盯着那双耀眼的红色眼睛，挡开挥舞的手臂，我已占到上风，她对着伯劳想，他们裹在移换场内的肢体你挥我砍，好似无形的镰刀。怪物的移换场比她的薄弱，她伸手穿过，抓住它上臂的一个关节，扯下荆棘和刀刃。那条手臂被扯断了，但手掌上的五根利如解剖刀的手指捅向她的腹部，打算穿透移换场，给她来个开膛破肚。

“没门。”尼弥斯大叫，瞬间转到怪物的下身，一个扫堂腿，踢向怪物的右腿，“你没我快。”

伯劳摇晃了一下，她抓住这个破绽，立即从腕带中抖出狮身人面卡，卡片穿过移换场五纳秒的间隙，来到了她的手心，又马上将它拍向伯劳的脖子，贴在条条钢带中突起的一根尖刺上。

“结束了！”尼弥斯大叫着朝后蹦去，同时转换入快时间，赶在伯劳取下卡片前，在脑海里构出一个红色圈环，激活了它。

超逆熵场嗡嗡响着出现的时候，尼弥斯已经跃到极远处，她望着能

量场将四臂狂舞的伯劳推向了五分钟后的未来。只要能量场还存在，它就没法回来。

拉达曼斯·尼弥斯相移出快时间，降下转换场。尽管气温很热，还飘着灰烬，但微风让她感觉心旷神怡。“那么，”她说道，满意地看着那两双人类眼睛的目光，“我们刚才说到哪儿了？”

“快动手！”纪下士大叫。

“不行。”德索亚坐在控制台前说道。他的手指已经点上了战术全能控制钮上。“有地下水，还有蒸汽。他们全会死于非命。”“拉斐尔”号的监控板显示，每一尔格^[79]的能量都已转移，但那依旧没有用。

纪拉下话筒珠，切换到全频段，将画面上的标线定位在男子和女孩身上，而不是那步步紧逼的女人。接着，他开始在密光上喊话。

“那不会有用的。”德索亚说，他这辈子从没如此灰心丧气过。

“石头。”纪对着话筒珠大叫，“石头！”

女人慢慢走近，我站在那儿，把伊妮娅拉到身后，希望手里能有把手枪，或是手电激光器，什么都好。等离子步枪就在两米外岸边的那个防水背包里。我所需要做的不过是跳过去，拉开肩包，取下安全栓，打开折叠枪托，瞄准，然后开枪。但我觉得那笑咪咪的女人不会给我那么多时间，等我回来准备开枪时，伊妮娅也肯定已经一命呜呼了。

就在那一刻，我手腕上的白痴通信志震动起来，内垫摩擦着我的皮肤，就像老式的无声闹铃表。我没有管它。但通信志又开始用微小的针刺戳我的手腕，我只好把那白痴东西举到耳边。它小声对我说道：“去石头那儿。带着女孩，去熔岩地。”

一切都乱套了。我低头看着贝提克，此时，绿色信号灯正逐渐转为琥珀色。接着，我转身面对微笑的女人，用身体护着伊妮娅，跌跌撞撞地向后退去。

“哟，哟。”女人说，“这可不太好。伊妮娅，要是你过来的话，你男朋友就可以保命，那个蓝皮假人也不会有事，只要你男朋友可以救活他。”

我低头看着伊妮娅的脸，害怕她会接受这一要挟。她抓紧我的手臂，眼神中充满了紧张，却没有恐惧。“一切都会好的，孩子。”我低声说着，继续往左边移动。我们身后是河，左边五米外就是熔岩石地。

女人拐到右边，挡住我们的去路。“这可太慢了，”她轻声说，“我还剩四分钟。许许多多的时间。无限的时间。”

“快来。”我抓住伊妮娅的手腕，朝岩石奔去。我没有任何计划，只是在照着通信志里那陌生声音悄悄下达的荒谬吩咐行动。

我们没有走到熔岩石地那里，前方涌起一股热浪，铬面的女人兀地出现在我们前方，她已经站在了一块高三米的黑色熔岩上。“再见，劳尔·安迪密恩。”铬银的脸说道，金属手臂闪着微光举起。

那股热浪烧掉了我的眉毛，点燃了我的衬衣，将我和女孩抛向身后的半空。我们重重摔在地上，真是烫得难以形容，我们赶紧翻滚着离

开。伊妮娅的头发冒起了烟，我用小臂拼命扑打，阻止明火的产生。贝提克的医疗包又开始尖叫，但身后那股过热空气如山崩地裂般的咆哮声淹没了它的叫声。我看见衬衣袖子在冒烟，于是赶在它烧起来前把它撕了下来。现在我和伊妮娅正背对着热气，摸爬滚打尽快朝外赶，感觉就像是爬在了火山口上。

我们抓住贝提克的身体，把他拖向岸边，毫不犹豫地滚进热气腾腾的水流中。我使出吃奶的劲，把不省人事的机器人的头托离水面，而伊妮娅拼命稳住我们，不被水流推倒。我们的脸浮出水面，靠在河岸的湿泥上，那儿的空气还比较凉爽，差不多可以呼吸。

我感觉到前额鼓出了水泡，但当时还不知道眉毛和鬓发都没了。我抬起头，朝河岸边缘的方向望去，窥视着上方的情况。

那铬面的人影正站在一束直径三米的橘色光柱中。光柱延伸到几百公里之上的天空，最后变成一个遥远的微点，消失了。那几乎致密如固体的光束穿透了大气层，空气也泛起了涟漪，沸腾滚滚。

金属质感的女人试图朝我们走来，但高能切枪光束似乎发挥出了极大的力量。她依然站着，身旁的能量场一会儿变成红色，一会儿变成绿色，最后是耀眼的白色。但她依然站着，拳头举起，朝天空挥舞着。在她脚下，熔岩石地已经沸腾，变红，汹涌的熔岩之河往低处奔涌而去。有的流入离我们不到十米的下游，蒸气云雾翻涌，滋滋声不绝于耳。就在那一刻，我承认我在此生中第一次考虑信仰宗教。

在最后关头，铬面人形似乎看到了危险，但为时已晚。它消失了，又模模糊糊地重新出现——拳头朝天空挥舞——接着又消失了，随后是最后一次出现，然后陷入了脚下的熔岩中，那里在片刻之前还是坚固的

石头。

光束没有消失，它继续照射了一分钟。到此时，我已经无法再直视它，热气似乎正在烧灼掉我的面部皮肤。于是我又把脸贴在凉爽的淤泥上，水流正试图将我们拖向下游的蒸汽、熔岩和单纤丝网中，但我紧紧抱着贝提克和女孩，靠在岸上。

我最后一次朝上方看去，看见铬拳头慢慢陷入熔岩，整个能量场变幻着五光十色，似乎即将关闭，最终消失了。熔岩立刻开始冷却。等我把伊妮娅和贝提克拖上岸，我俩重新给他进行胸外按压的时候，那块石头重又凝固，只有几条细小的熔岩流还在流淌。石头渐渐冷却，岩屑剥落下来，上升到热空气中，加入我们身后熊熊燃烧的森林大火腾起的灰烟的行列。铬面女人的影子已经找不到了。

令人惊奇的是，医疗箱竟然还起着作用。在我们持续胸外按压，让血液流入贝提克的大脑和四肢，并给他做人工呼吸的时候，指示灯又从红色转为琥珀色。止血带很紧。当他似乎已经撑下来的时候，我抬头望着蹲在对面的女孩。“接下来怎么办？”我问。

身后的空气传来一记轻微的内爆声，我转过头，正好看见伯劳突然出现。

“要命。”我轻声咕哝道。

伊妮娅拼命摇头。我看见她的嘴唇和前额都被灼出了水泡，好几缕头发被烧掉了，衬衣被熏得黑不溜秋的，扯得不成形。不过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大碍。“不，”她说，“没事。”

我已经站起身，在背包中翻寻等离子步枪。完蛋了。由于离能量光

束太近，枪的保险装置已经融化了大半，折叠枪托的塑料部件也已经融化，和金属枪管混在了一起。令人惊讶的是，等离子弹夹竟没有爆炸，把我们都轰成灰。我丢下背包，面朝伯劳，双拳紧握。冲我来吧，天杀的。

“没事的，”伊妮娅又说道，把我往回拉，“它不会胡来的，没事的。”

我们蹲到贝提克身边，机器人的睫毛正在颤动。“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他嘶哑地轻声说道。

我们没有笑。伊妮娅摸摸他蓝色的脸，然后看着我。伯劳依旧站在原地，燃烧的灰烬在它红色的双眼周围飘动，不时有黑灰降落在它的甲胄上。

贝提克闭上双眼，信号灯又开始闪烁。“我们需要给他专业的治疗，”我轻声对伊妮娅说，“不然他就快离开我们了。”

她点点头。我听到轻微的声音，以为是她在回我话，可仔细一听，那不是她的声音。

我举起左臂，没有理会褴褛不堪的衣服和鼓起的红色伤痕，小臂上所有的毛发都被烧掉了。

我们仔细听着。通信志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相当熟悉。

当他们在通用频段上回应时，德索亚神父舰长惊奇不已。他没想到那古老的通信志竟能通过密光信号发送信息，甚至还有视频图像——主监视器上方正飘浮着模糊不清的全息图，两张烫伤的脸，黑得像是涂满了煤灰。

纪下士望着德索亚：“唉，我会下地狱的，神父。”

“我也是。”德索亚回应。接着他转向面前两张充满期待的脸，“我是德索亚神父舰长，在圣神飞船‘拉斐尔’号……”

“我记得你。”女孩说。德索亚意识到飞船也在传送全息图像，他们能看到他——毫无疑问，一张缩小的脸，下方是罗马衣领，像鬼魂一样悬浮在男子手腕的通信志上方。

“我也记得你。”除了这句话，德索亚想不出该怎么回答。这次追寻的旅途是多么的漫长。他看着她黝黑的双眼，她苍白的皮肤，被烟灰涂得脏兮兮的，还有好几处灼伤。如此近距离地……

劳尔·安迪密恩的影像说话了。“刚才那个是谁？究竟是什么东西？”

德索亚神父舰长摇摇头。“我不知道。她叫拉达曼斯·尼弥斯，几天前才分配到我们小队。她说自己是教会正在训练的新军团中的一员——”话一出口他便打住了。这些信息都是绝密，而他却正把它们泄露给敌人。德索亚看了眼纪下士。后者正在微笑，他从中看到了自身的处境。不管怎样，他们都难逃罪咎。“她说自己是圣神武士新军团的一员，”他继续道，“但我觉得她在撒谎。我觉得她不是人。”

“阿门。”劳尔·安迪密恩的影像说道。他扭过头看了片刻，然后又转回脸。“我们的朋友快死了，德索亚神父舰长。你能帮我们吗？”

神父舰长摇摇头。“我们下不去。尼弥斯把我们的登陆飞船开走了，还超驰了远程遥控自动驾驶仪，就连信标都不应答。但如果你们能找到它，就能用里边的自动诊疗室。”

“它在哪儿？”女孩问。

纪下士向采像区靠过来。“我们的雷达显示，它大概在你们东南面一点五公里外，”他说，“在山里。启动了伪装，但不过是障眼法而已，完全可以找到它。我们带你们过去。”

劳尔·安迪密恩说道：“当时通信志里传来一个人的声音，叫我们去岩石那边，就是你吧？”

“嗯，对。”纪下士回答，“我们把所有能量都投入了飞船的战术火力控制系统，约有八百亿瓦特，可以尽数射进大气层。但地下水可能会汽化，这样你们就都活不成。我们把赌注压在了石头上，那似乎是最好的办法。”

“她在那儿拦住了我们。”劳尔歪着脸笑笑。

“正中我们的圈套。”纪下士回答。

“谢谢你们。”伊妮娅说。

纪下士点点头，略带尴尬地低头出了采像区。“好心的下士说得没错，”德索亚神父舰长继续道，“我领你们去登陆飞船。”

“为什么？”劳尔那模糊不清的图像发问，“为什么你们要杀自己人？”

德索亚摇摇头。“她不是自己人。”

“那就是教会的人，”劳尔坚持道，“为什么？”

“我倒希望她不是教会的人。”德索亚轻声说，“假如是的话，那么我所在的教会已经异变了。”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其间夹杂的仅有密光的滋滋声。“你们该动身了，”德索亚最后说，“天快黑了。”

全息图里的两张脸正在东张西望，有些滑稽，似乎忘了自己身处何地。“对啊，”劳尔说，“你们的切枪或是粒子束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已经把我的提灯熔成渣了。”

“我可以用灯来为你们引路，”德索亚面部严肃地说，“但那就意味着，主武器系统又会被激活。”

“不劳烦，”劳尔说，“我们会搞定的。我要关掉成像仪了，但会让无线电频道一直开着，直到我们找到登陆飞船。”

一公里半的路，我们花了两个多小时才走完。熔岩山脉非常难走，要不是身上背着贝提克，我可能还更容易在沟壑间崴到脚。云层掩蔽了群星，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要不是在打点行装准备起程的时候，伊妮娅在草丛中找到了手电激光器，我想我们那晚根本就寸步难行。

“它究竟是怎么跑到那儿去的？”我自言自语道。我明明记得，当时我正准备打开激光器，射向那魔女的眼睛，结果它一眨眼就不见了。唉，我想，见鬼去吧。整整一天发生的事都玄之又玄，而身后，还留下了最后的一个谜团——伯劳依旧静静地待在原地，纹丝不动，也不打算跟着我们。

伊妮娅将手电设置在宽光束状态，走在前面领路，我们一路跌跌撞撞，艰难地走过黑色岩石地，穿过腾腾的灰烬，回到丘陵地带。我们必须时不时停下来为贝提克做一些处理，不然时间也许能缩短一半。

医疗箱里有限的抗生素、兴奋剂、止痛剂、血浆、静脉滴注，全都用得一千二净。在医疗箱的作用下，贝提克得以保住一线生机，但依旧在鬼门关外徘徊。他在河中失血过多；止血带起了一点作用，但不够紧，血液还在小股流出。必要时我们为他胸外按压，不为别的，只是要保证血液能流进他的大脑，一听到医疗箱拉响警报，就立即停下脚步。

我们依照通信志里圣神下士的指示，往目标前进，我觉得，哪怕这是他们为了抓住伊妮娅而使的花招，我们也欠头顶上那两人一大票人情。一路上我们在黑暗中瞎摸索，伊妮娅的手电光束投在黑色的熔岩和死去树木的残骸上，我一路提心吊胆，害怕那魔女的铭手会从脚底的岩石中突然伸出，抓住我的脚踝。

最后我们找到了登陆飞船，就在他们猜的那地方。伊妮娅开始沿着金属梯子往上爬，但我一把抓住她那褴褛的裤腿，把她拽了下来。

“我不想你进飞船，孩子，”我说，“他们说不能遥控，但那只是一面之词。要是等你进了飞船，他们把它召回，你就插翅难逃了。”

她一屁股坐在梯子上，我从没见过她这么疲惫的样子。“我相信他们。”她说，“他们说——”

“对，但如果你不去那里，他们就不可能抓到你。你留在这儿，我背贝提克上去，看看那里到底有没有自动诊疗室。”

我爬上梯子，突然又冒出一个令人头疼的想法。万一上头那扇金属门是锁上的，而钥匙又在那魔女的上衣口袋里，那该如何是好？

入口有一块发光的触显板。“6992。”通信志中传来纪下士的声音。

我敲入数字，外层气闸门滑开了。自动诊疗室映入眼帘，一碰就运行起来。我轻轻把蓝皮肤的朋友放上封闭诊疗床的软垫——费了好大工夫，生怕撞到他的残臂——确认诊断贴和压力箍带都各就其位，然后盖上盖子。那感觉真像是盖上一口棺材。

数据不太乐观，但诊疗室马上开始了工作。我望了一会儿监视器，最后意识到自己的双眼开始模糊，快要站着打起瞌睡来，于是别过头，

揉揉脸颊，回到敞开的气闸门口。

“你站到梯子上来吧，孩子。如果飞船要起飞，就赶紧跳下去。”

伊妮娅一步步走上梯子，关闭手里的激光器。现在就只剩自动诊疗室和控制板上的一些指示灯在亮着了。“然后呢？”伊妮娅说，“我跳下去，飞船载着你和贝提克起飞了，我怎么办呢？”

“去下一座远距传送门。”我说。

通信志说道：“我并不怪你怀疑我们。”是德索亚神父舰长的声音。

我坐在敞开的舱门口，静听清风吹过，折断的枝条掉落在飞船的顶部。“神父舰长，你为什么突然改变看法和计划？你是来抓伊妮娅的，为什么最后临阵倒戈？”我还记得在帕瓦蒂星系的追逐，他曾在复兴之矢下令向我们开火。

神父舰长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说道：“你的霍鹰飞毯在我手上，劳尔·安迪密恩。”

“啥？”我疲惫地说着，努力回想我是怎么把它弄丢的。是在无限极海朝平台飞去的时候。“这宇宙真小。”我说着，似乎那根本无关紧要，而内心里，我却宁愿花任何代价，把那张小飞毯换回来。伊妮娅紧紧抓着梯子，仔细倾听。我们不时仰头望望，确定自动诊疗室没有停止工作。

“是啊。”传来德索亚神父舰长的声音，“我开始慢慢理解你们的想法了，朋友们。也许有一天，你们也会理解我的想法。”

“也许吧。”我说。我当时还不知道，后来真的有了那么一天。

他的声调变成了官腔，几乎不带任何感情：“我们肯定，尼弥斯下士用某种超驰程序屏蔽了遥控自动驾驶功能，但我们不准备为你们证明这一点。请随意使用这艘飞船，继续你们的旅途，不要担心我们去抓伊妮娅。”

“那怎么可能呢？”我说。烧伤处开始疼痛。再过片刻，我就可以恢复一点力气，去自动诊疗器上方的箱子里找找看有没有医疗箱。我相信肯定有。

“我们准备离开星系。”德索亚神父舰长说。

我重新来了精神。“我们怎么知道你们有没有离开？”

通信志轻笑起来。“一艘开启聚变驱动的飞船，在爬出星球重力井时是相当明显的。”他说，“我们的望远镜显示，现在你们头顶的云层非常稀疏，用肉眼就能看见。”

“就算看见你们离开近地轨道，”我说，“我们又怎么知道你们已经传送出星系？”

伊妮娅拉下我的手腕，对通信志说道：“神父，你要去哪里？”

又是一阵伴着啾啾声的沉默。“回佩森。”德索亚最终说道，“我们的这艘飞船是宇宙中最快的三艘飞船之一，我和我的下士朋友也都悄悄想过逃跑……逃到别的什么地方……但真正要那么做的时候，我们又会考虑自己的军人身份。圣神舰队和基督军的身份。我们必须回佩森，接受审讯……面对我们必须面对的一切。”

哪怕在海伯利安上，神圣法庭宗教裁判所也投下了它冷酷的阴影。我不禁发抖，让我感到寒冷的，不仅仅是乾坤树灰堆那儿吹来的冷风。

“何况，”德索亚继续道，“我们这儿还有一位同伴没有成功重生，所以必须回到佩森，给他进行治疗。”

我看看嗡嗡叫的自动诊疗室，然后，在那漫长的一天里，我第一次相信天上的那位神父不是敌人。

“德索亚神父舰长，”伊妮娅说着，依旧握着我的手，凑近通信志，“他们会怎么对你？怎么对你们三个？”

静电声中，又一次传来一声轻笑。“如果走运的话，会被处死，然后被逐出教会。要是不走运，那就会得到相反顺序的处决。”

伊妮娅没有笑。“德索亚神父舰长.....纪下士.....下来随我们同行吧。把你的朋友和飞船一并送回，然后陪我们穿过下一个传送门。”

这一次的寂静极为漫长，我甚至都怀疑密光连接是否已经中断。最后，德索亚温和的声音终于传来：“你的话很让人心动，年轻的朋友。我们两人都颇为心动。我很乐意能在某天通过远距传输器旅行，也很乐意成为你的朋友。但我们都是教会忠诚的仆从，亲爱的孩子，我们的职责也很清楚明了。我只希望这个.....异物.....也就是尼弥斯下士的出现是一个错误。如果我们想弄清原委，就必须回去。”

突然射来一团亮光。我倾身探出气闸门，和伊妮娅一同仰望天空，那条蓝白相间的聚变尾迹划过了稀疏的云朵。

“除此之外，”德索亚的声音传来，听起来有点不太自然，似乎重力增加了，“没了登陆飞船，我们没有任何办法下到地面上去。尼弥斯那家伙破坏了士兵作战服，所以即便我们想铤而走险，也没得选择。”

现在，我和伊妮娅坐在敞开的气闸门边沿，望着聚变尾迹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亮。乘坐飞船旅行，那似乎是上辈子的事了。我脑海中突然蹦出一个念头，感觉好似肚子上被打了一拳，我慌忙举起通信志。“神父舰长，这个.....尼弥斯.....死了没有？我是说，我们的确看见她被埋在熔化的熔岩下.....可她会不会下一秒就在这里挖个洞钻出来？”

“我们不知道，”密光的咝咝声中，传来德索亚神父舰长的回答，“我建议你们尽快离开那儿。登陆飞船是我们送给你们的离别礼物，好好使用，别让它损坏了。”

我向外看去，注视了片刻黑色的熔岩地。每次微风拂动枯枝，或是吹过灰堆的时候，我都觉得那魔女正朝我们悄悄滑来。

“伊妮娅？”神父舰长的声音再度传来。

“什么，神父舰长？”

“我们马上就要关闭密光.....我们之间的距离要超出通信范围了.....但我得告诉你们一件事。”

“什么事，神父？”

“我的孩子，如果他们命令我回来找你.....不是伤害你，而仅仅是找到你.....那么，我依然是教会唯命是从的仆人，也是圣神舰队的军官.....”

“我明白，神父。”伊妮娅说着，双眼依然望着天空，盯着东方地平线附近聚变尾迹淡去的地方，“再见，神父。再见，纪下士。谢谢你们。”

“再见，我的女儿，”德索亚神父舰长说，“上帝保佑你。”我们俩都听见他祷念的声音，然后密光突然断掉了，只剩下寂静。

“快进来，”我对伊妮娅说，“咱们得走了。快。”

关上内部和外部气闸门，这活儿很简单。我们最后检查了一遍自动诊疗器——所有指示灯都是琥珀色，但很稳定——然后各自躺在笨重的加速躺椅上，绑好束带。挡风玻璃上有一层防护罩，但已经拉起，所以我们能透过玻璃望见黑色的熔岩地，东方有几颗星星清晰可见。

“好。”我说着，看着数不清的开关、触显、触板、全息台、监视器、显示屏、按钮、小摆设。在我俩之间，有一个低矮的控制台，上面有两个全能控制器，每个的上边都有指触嵌板，还有好多触显，我看到有几个地方可以直接接入。“好。”我又说了一遍，女孩脸色苍白，她躺在衬着软垫的躺椅中，整个人看起来更加小了。“有什么主意吗？”

“要不出去步行？”她说。

我叹了口气。“那可能是最好的计划，只不过——”我翘起大拇指，指了指嗡嗡作响的自动诊疗器。

“我知道，”伊妮娅仰面躺在巨大的躺椅中，捆着安全带说道，“我只是开玩笑。”

我摸摸她放在控制台上的手。就跟往常一样，有种触电的感觉——某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拿开手，说道：“该死，越是先进的技术，操作起来应该也越是简单。可这破玩意儿，看起来像是旧地十八世纪的战斗机驾驶舱。”

“它是为专业人士设计的，”伊妮娅说，“我们只需一名专业飞行员。”

“的确有。”通信志尖声说道。是它自己的声音。

“你会开飞船？”我怀疑地问道。

“本质上讲，我就是一艘飞船。”通信志一本正经地说道。扣板“嗒”地一下打开了，“请将红色电线插进任意一个红色接口。”

我将它连上控制台，控制板立刻被激活，显示器亮起，仪器登入，登陆飞船的通风设备发出嗡嗡声，全能控制器颤动起来。控制板中央的纯平显示器显出黄光，通信志又发声：“你们想去哪儿，安迪密恩先生？伊妮娅女士？”

女孩先开口了。“下一个远距传输器，”她轻声说，“最后一个。”

另一边是白天。飞船悬浮在河流上方，缓缓朝前行进。在通信志的演示下，我们学会了如何使用控制器，但其余的系统还是由飞船操控，以免我们犯愚蠢的错误。我和伊妮娅对望了一眼，开始操纵登陆飞船在树梢上飞行，就仿佛在给它挠痒。现在我们已经安全了，除非那个魔女有办法通过远距传送门。

我们习惯了乘木筏穿越远距传输器，但这最后一次却没有用它，感觉颇为奇怪，不过不管怎样，木筏在这儿也派不上用场。两边的河岸相当宽阔，而特提斯河本身则几乎成了一条涓涓小溪，只有八九厘米深，三四米宽，它蜿蜒着穿过了树木稠密的乡间。这些树木似乎既陌生，又熟悉……多是如香芭或堰木一样的落叶乔木，也有一些树枝条舒展，是像混种橡木一样的阔叶树。树叶有嫩黄色的，也有亮红色的，在小溪两岸列成了一片。

天空是蓝色的，赏心悦目——没有海伯利安的那么深，但比起这趟旅程中所去过的所有类地行星都要深。太阳大而明亮，却并不感到灼热。

阳光透过挡风玻璃洒进来，落在我们的腿上。

“真想看看外边是什么样子。”我说。

通信志.....飞船.....总之它听到了我的话，以为那是对它说的。中央显示器突然闪了起来，数据开始一溜烟地涌出。

大气：氮77%

氧21%

氩0.9%

二氧化碳0.03%

水蒸气不定数量（<1%）

地表气压：0.986巴

磁场：0.318高斯

质量： 5.976×10^{24} 千克

逃逸速度：11.2千米/秒

地表重力：980千米/秒

磁轴倾斜度：11.5°

偶极矩： 7.9×10^{28} 高斯/立方厘米

“奇怪，”飞船说，“太巧了，真是难以置信。”

“什么？”我问道，心里已明白了大概。

“这些行星数据与我关于旧地的基本数据几乎完全吻合，”飞船说，“这很少见，竟有星球跟它如此相似——”

“别说了！”伊妮娅指着挡风玻璃外高喊，“请快着陆！快。”

幸好飞船接手了驾驶，不然的话，我肯定会在降落途中撞进树丛。飞船替我们找到一块平坦的岩石地，距绿树林立的溪床不到二十米，最后稳稳当当地成功着陆。我隔着挡风玻璃朝外张望，树丛背后露出一个屋顶平台，此时，伊妮娅已经跑到气闸门那儿按密码了。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她就已经走下阶梯。我停下来看了看自动诊疗室，见到好几盏指示灯都变成了绿色，心里很高兴，然后对飞船说道：“照顾好他，保持系统运行，做好随时起飞的准备。”

“收到，安迪密恩先生。”

我们来到下游，小溪对面就是那栋房屋。这房子很难用言语描述，不过我会尽力。

这座房屋建在一个迷你瀑布之上，瀑布仅三四米高，落入其下的一汪小潭。枯黄的落叶漂在潭中，接着被汨汨的水流卷往下游。房屋最显眼的特征，就是那单薄的屋顶和矩形的露台，似乎违背了重力定律，悬吊在小溪与瀑布上方。房屋看起来像是由石头、玻璃、混凝土和钢铁建成。露台左边，矗立着一面三层楼高的石墙，中央嵌着一面四角是玻璃

的窗户，几乎与之等高。窗户四周的金属框架被漆成柔和的橙色。

“悬桁。”伊妮娅说。

“啥？”

“建筑师对这种悬挑露台的称呼。”她说，“悬桁。它们和这儿有好几万年历史的石灰岩岩架相共鸣。”

我停下脚步，望着她。身后，登陆飞船已经隐没在树林中。“这就是你说的房子，”我说，“在你还没出生前就梦见的房子。”

“对。”她的嘴唇微微颤动，“我现在已经知道了它的名字，劳尔。流水别墅。”

我点点头，吸了一口气。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芳香，混合着树叶腐殖的气味，充满生机的植物、肥沃的土壤、溪水以及空气本身具有的特别的味道。这和海伯利安的空气大不一样，但不知何故，闻起来却有家的感觉。“旧地，”我低声说道，“对吗？”

“地球……这里并不‘旧’。”伊妮娅说着，拉住我的手，“咱们进去吧。”

我们从上游的一座小桥穿越了小溪，嘎吱嘎吱走过一条砾石小道，进入一条走廊，穿过狭小的入口，感觉好像是进入了一个舒适的洞穴。

我们在宽敞的客厅停下脚步，大声喊话，但没人回答。伊妮娅梦游一般走过开阔的空间，手指抚过木质和石质的表面，对每一个小发现大呼小叫。

地面上有的地方铺着地毯，有的地方则露着光秃秃的石头。至少有一个壁龛的下层架子上摆满了书，但我没有停下来去细看它们的名字。低矮的天花板下还有一排金属架子，但上面空无一物——也许那只是装饰。远处的墙壁被一面巨大的壁炉占满。炉膛使用的石头未经打磨——也许正是房子身下那块大石头的尖顶——向外凸出，约有两米长。

时值秋季，屋外阳光明媚，暖洋洋的，但壁炉里却有一大团火苗正哔剥作响。我又呼喊房主，但寂静依旧浓重。“他们在等我们呢。”我半开玩笑道。现在我唯一的武器只剩口袋里的手电激光器。

“对，他们是在等。”伊妮娅说。她走到壁炉左边，小手抚摸着—一个金属球，那球体放置在石墙中一个半球形凹槽里，直径约有一米半，刷成鲜艳的锈红色。

“这个东西，是拿来热酒的，就像一个壶。”伊妮娅柔声说，“它只用过一次……酒是在厨房里热好后，拿到这里来的。真大，上面的涂料可能有毒。”

“这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那个你打算拜他为师的建筑师？”我问。

“对。”

“我觉得他是个天才，可为什么要造这样一个酒壶来用呢？这么大，还有毒。”

伊妮娅转头微笑，不——她只是咧了咧嘴：“天才也会犯傻，劳尔。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就想想我们的旅途吧。来，咱们四处看看。”

露台非常漂亮，站在小瀑布之上，映入眼帘的景色真是令人心旷神怡。房屋内部的天花板和吊顶都很低，但那只是更让人觉得像在一个洞

穴里，我们正透过玻璃窥探外头那片绿色的森林世界。回到客厅，那里有一个由玻璃和金属制成的活板门，打开后露出一列梯子——由上一层楼的栏杆支撑——沿着它往上，进入一块更大的水泥平台，俯瞰着瀑布之上的一小片池塘。

“斜梯。”伊妮娅说着，似乎回到了家里，一切如数家珍。

“那是干吗用的？”我问道，四处观望。

“没什么实际用途，”伊妮娅说，“建筑师考虑的无非是——原话引用——‘移步换景’。”

我拍拍她的肩膀。她转身朝我微笑，自然而又明快，带着一种容光焕发的活力。

“这是哪儿，伊妮娅？”

“流水别墅，”她说，“在宾夕法尼亚西部的熊溪河畔。”

“宾什么，是个国家吗？”我问。

“是个省，”伊妮娅说，“不对，是个州，原美利坚合众国的一个州。位于地球的北美大陆。”

“地球，”我重复着这个词，四处张望，“这儿没人吗？你的建筑师呢？”

女孩摇摇头：“现在还不知道，但很快就能知道。”

“我们要在这儿待多久，孩子？”我曾想过，趁贝提克休养的这段时间，储存些食物、武器及其他设备，整備好之后再出发。

“几年吧，”伊妮娅说，“六七年，我想。”

“年？”我们走上楼梯顶部，到了上层露台，“六七年？”

“我得拜他为师，劳尔，我要学会一些东西。”

“学建筑？”

“对，以及认识我自己。”

“那你在.....认识自己的时候，我该做些什么？”

伊妮娅没有开玩笑，而是严肃地点点头。“我知道，这似乎不公平。但在我.....长大的过程中，有些事情必须你来做。”

我等着她说下去。

“你得要将地球探索一番，”她说，“我父母曾来过这儿。妈妈觉得.....狮虎熊——也就是在技术内核摧毁地球之前，窃走了它的那股势力.....妈妈觉得他们在这儿做试验。”

“试验？”我问，“什么样的试验？”

“关于天才的试验，”伊妮娅说，“或者，应该说是关于人类的试验，可能更恰当些。”

“说来听听。”

伊妮娅指指周围的房屋。“这座房子是一九三七年建成的。”

“公元纪年？”我问。

“对。我敢确信，它在二十一世纪北美的阶级暴动中被拆毁了，或者是在那之前。但不管是谁把地球带到这的，他们把它重建了，就像为我爸爸重建了十九世纪的罗马一样。”

“罗马？”我站在孩子旁边，感觉自己就像个笨蛋应声虫般的重复着她说的每一句话。过去的日子总是这样。

“约翰·济慈临终时的罗马，”伊妮娅说，“但那是另一回事了。”

“对，”我说，“我在你马丁叔叔的《诗篇》里读到过，可我当时没有懂，现在也是。”

伊妮娅双手一摊，我已经开始习惯她这个手势。“我也不懂，劳尔。但把地球带到这里的人，不仅还原了当时的人，也还原了古老的城市和建筑。他们创造了……生机。”

“通过重生？”我的声音带着怀疑。

“不……更像是……嗯，我爸爸是个赛伯人。他的人格栖息在一个人工智能矩阵中，而身体是人类之身。”

“可你不是赛伯人。”

伊妮娅摇摇头。“对，我不是。”她领我往露台边缘走去。身下，溪流哗哗地奔向小小的瀑布。“在我……学习的时候，还有其他任务需要你做。”

“比如？”

“除了探索整个地球，搞清那些神秘的……实体……究竟在做什

么，你还得在我之前离开这个星球，回去把咱们的飞船找回来。”

“咱们的飞船？”我终又傻兮兮地重复了她的话，“你是说让我沿远距传输器返回，找回领事的飞船。”

“对。”

“乘着它回来？”

她摇摇头。“那会花上好几个世纪。我们得事先商量好，在以前环网的某处碰面。”

我揉揉脸，摸着扎人的胡茬儿。“没别的事了？不再给我十年的奥德赛之旅，让我忙活一阵？”

“之后只须去趟偏地，会见驱逐者，”她说，“但这次旅途，我会随你一道去。”

“好啊，”我说，“真希望此后再没有冒险等着我们了。瞧，我可没有以前那么年轻了。”

我试图表现出一副轻描淡写的神情，可伊妮娅的眼神深邃而严肃，她用五指捏住我的手掌。“不，劳尔，”她说，“那仅仅是开始。”

通信志嘀嗒嘀嗒鸣叫起来。“怎么了？”我想起贝提克的安危，不由一阵哆嗦。

“我刚在通用频段收到坐标。”传来通信志或是飞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困惑。

“有语声或视频信息吗？”我问。

“没有，只有旅行坐标和最佳飞行高度。是条详细的飞行路线。”

“目的地是哪儿？”我问。

“位于这片大陆，在我们目前位置西南方约三千公里外。”飞船说。

我看看伊妮娅，她摇摇头。

“有啥主意吗？”我问。

“有一个。”她说，“但不确定。我们走，去给自己一个惊喜吧。”

她的小手还握在我手里。我没有放开，而和她一起踩上枯黄的叶子，沐浴着清晨的阳光，向等待着的登陆飞船走去。

我先前对你们说，你们选错了书；其实我本该说，是我写错了。

夜以继日，我在这些光滑的皮纸上写下记忆中的伊妮娅，儿时的伊妮娅；而对于你们所知道的伊妮娅，你们也许错误地崇拜着的弥赛亚，我却只字未提。但我发现，我写下这些书页既非为你们，也不是为我自己。我用文字将童年的伊妮娅复活了，因为我希望成年的伊妮娅活下去——尽管不合逻辑，尽管不符事实，尽管希望已成泡影。

每天早晨——应该说，是自定义程序将灯光开启的时候——在这长六米、宽三米的薛定谔猫箱中醒来，我都会惊喜地发现自己还活着，晚上没有闻到苦杏仁味。

每天早晨，我一面与绝望和恐惧搏斗，一面在写字板上写下这些记忆，皮纸越积越多，越堆越高。但这个小世界中的循环器能力有限；它一次只能制造十几页纸。所以我每次在十几页纸上写下记忆，就只好把最早的几张丢进循环器，制造出一张张干干净净的空白纸张，于是我可以继续写。就像是一条蛇吞下了自己的尾巴。这是疯狂，抑或是极为纯粹的理智。

写字板芯片可能已经完全存储下了我在这里所写的一切.....只要生

命尚有时日，我便是一直写下去.....但事实上，我并不真正在乎。每一天，我只关心这十几页皮纸。清晨时的空白纸页，到傍晚，它们就挤满了我亲手写上的细长而窄小的字母，墨点斑杂。

而后，伊妮娅鲜活地朝我走来了。

但昨晚，就在薛定谔猫箱的灯光全数灭掉后，我同外部宇宙之间，仅隔着静动外壳冻结的能量、那个装着氰化物的小瓶子、滴答作响的定时器、超精准的辐射探测仪，此时，我听见了伊妮娅在呼唤我的名字。我在一片漆黑中坐起，无比惊讶，无比冀望，甚至都忘了打开所有灯光，我感觉到她的手指抚摸着我的脸颊，这一定是在做梦。可那的确是她的手指。在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便早已熟悉了它们。她成年之后，我吻过它们。他们最后带走她的时候，我的嘴唇轻触过它们。

她的手指抚摸着我的脸颊，温暖而甜美的呼吸温暖着我的脸颊，柔软的嘴唇轻轻贴上我的嘴角。

“我们要离开这里，劳尔，亲爱的，”她在黑暗中低语，“也许还会再等上一段时间，但只要你写完我们的故事，只要你记起这一切，理解这一切，就可以离开了。”

我伸手抱她，可温暖渐渐远去。灯光亮起的时候，我那卵形的世界赫然是空寂。

正常的觉醒时刻到来前，我一直在来回踱步。这数天，抑或数月以来，我最大的恐惧并非死亡——伊妮娅已教会我怎样从容看待死亡——而是疯狂。疯狂会夺走我的理智，夺走我对伊妮娅的.....记忆。

然后我看见一样东西，于是停下脚步。写字板竟然被激活了。触笔没有躺在它通常所在的地方，而是夹在了写字板的封面下，往事浮现出来——在我们离开地球后的旅途中，伊妮娅正是这样把她的钢笔夹在日记本里的。我的手指颤抖着，把昨天写下的纸张丢进循环器，激活了打印端口。

只出现了一张纸，纸上满是密密麻麻的手写文字。是伊妮娅的笔迹，我再熟悉不过了。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转折点。或许，我已经完全疯了，这些都毫无意义；或许，我已受拯救，这一切都干系重大。

我和你一样，读着这张纸，希望我的神志依旧清醒，希望得到拯救，不是拯救我的灵魂，而是——重新焕发了确然的希望，明白自己能和记忆中的最爱重逢，真正的重逢，实体的重逢——从而拯救自我。

这才是读此书的最佳理由。

劳尔，今晚我读完了你写的关于我的回忆，请将这些作为附言。多年前，多年前.....我们第一次结伴旅行的最后三小时里，我和你，我亲爱的劳尔，还有沉睡的贝提克，乘坐登陆飞船向西南方的西塔列森飞去，我将在那里开始漫长的求学生涯。那天我渴望告诉你一切——那些梦，梦见我们是爱人，诗人将歌颂我们；梦见未来的巨大危险，梦见与新朋友的相遇与死别，以及，确知的即将到来的无以言喻的悲伤，确知的尚未出现的难以想象的狂喜。

但我没有说。

你还记得吗？我们在飞行的过程中打了个盹。那样的生活是多么奇妙.....那是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最后几个小时，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最亲密的一段时间即将过去，我的童年即将过去，我和你同为成人的时代即将开始，这重要时刻的最后几分钟，我们竟然在睡觉，睡在各自的躺椅中。那样的生命又多么残酷.....在无足轻重的琐事中，我们消磨完了那永不会再来的宝贵时光。

只怪当时太疲惫。之前的几天，一路走来是多么艰难啊。

登陆飞船飞在西南方的沙漠上，开始下降，准备着陆在西塔列森，

我将要开始新的生活。我找到脏兮兮的日记本，令我惊讶的是，大部分衣服都没有逃过水火的劫难，而它竟安然无恙，我从本子上撕下一页纸，匆匆给你写了张便条。你还在睡梦中，脸靠着塑料加速椅，嘴角淌着口水。你的睫毛都被烧光了，头顶有一片头发也是，看起来很滑稽——一个令人惊讶的正在睡觉的小丑。（我们后来谈起过小丑，记得吗，劳尔？就在我们前往驱逐者领地的旅途中。你小时候在浪漫港的马戏团里见过小丑；而我是在杰克镇一年一度的首批移民博览会上见过。）

你脸上的烧伤，还有我们在你的脸颊、太阳穴、眼睛、上唇搽的大量膏药，让你怎么都像是一个化了大花脸的小丑——半红半白。你当时好美。当时我就好爱你。过去和将来，我都爱着你。我对你的爱，已经跨越了时空的界限。

我匆忙写下便条，把它夹在你襁褓衬衣上仅剩下的半截口袋里，在你嘴角没有烧伤、也没有涂膏药的地方轻轻吻了吻。你动了动，但没醒。第二天，你没有提起便条的事——后来也从没提过——我一直想知道你究竟有没有发现它，它是不是滑出了口袋，或者在西塔列森的时候，被你连衣服一起丢掉了。

我写给你的是父亲的诗句。那是他在好几个世纪前写下的。他死去，之后作为一个赛伯人格——一个模仿体——重生，又身为人而死去。但实际上他的本体依然活着，他的人格在超元空间中流浪，最终入住领事飞船人工智能的DNA螺旋，随他离开海伯利安。尽管马丁叔叔在《诗篇》中做出了天赋异禀的创造，但他跟妈妈说的最后话语，谁也无从知晓。不过，他与妈妈永别的那天清晨，妈妈醒来时，发现了用写字板触笔写下的这些文字。她后来始终保存着原始的打印稿。我知道……住在海伯利安的杰克镇时，我经常偷偷溜进她的房间，阅读那些泛黄的

牛皮纸页上匆忙写就的诗行，自两岁起，至少每周会看一次。

我亲爱的劳尔，在我们首趟旅程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小时，在给你一吻，祝你好梦后，我为你写下的就是这些诗句。今晚，我给你一吻，想要唤醒你，并再度写下这些诗句。当我下一次回来，当你写完故事，我们最后的旅程开始时，我将要你为我背诵这些诗句。

美的事物是一种永恒的喜悦：

它的美与日俱增；它永不湮灭，

它永不消亡；为了我们，它永远

保留着一处幽静，让我们安眠，

美梦常伴，元神芳息。[\[80\]](#)

因此，劳尔·安迪密恩，在无比强烈的喜悦中，我向你道别，等待我们再度在你的书页上重逢——

汝乃沉默与慢时间的养子

森林的史官，竟能铺叙

一个如花的故事，比诗还瑰丽：

绿叶镶边的传说，缭绕着汝之形体

讲述着或神或凡，或亦神亦凡，

在潭蓓，或是阿卡狄的传奇？

什么人或神？少女怎样不情愿？

怎样疯狂的追逐？怎样竭力的躲逃？

怎样的风笛和手鼓？又是怎样强烈的喜悦？ [\[81\]](#)

而现在，吾爱，愿你美梦常伴，元神芳息。 [\[82\]](#)

后续故事请见《安迪密恩的觉醒》

①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英国小说家、诗人。著有《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儿子与情人》等小说。此诗摘自诗集《三色堇》中的《给予我们神》。

[1] 弥赛亚（Messiah）：即救世主。基督教认为耶稣就是弥赛亚。在犹太教中，弥赛亚是犹太人所盼望的复国救主及犹太国王。

[2] 这句话是英国小说家爱德华·摩根·福斯特所言。

[3] 希腊神话中，安迪密恩是个牧羊人。

[4] 《圣经·约翰福音》第十章提到耶稣乃是一位牧羊人，并称其为“好牧人”，原句是：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5] 此处的《嘉登史诗》暗指丹·西蒙斯海伯利安系列中的一部短篇《马人之死》。其主人公也叫劳尔。

[6] 希腊神话中的正义女神。以上其他名字也都是神话中的女神名。黛安娜（Diana），罗马神话中的月之女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阿耳忒弥斯，辛西娅（Cynthia）是她的别名。赫卡蒂（Hecate），希腊神话中另一名月之女神。

[7] 摘自济慈《安迪密恩》。此处选用屠岸译本。

[8] NGC：星云星团总表，是目前广泛使用的星团、星云和星系的一个基本星表，简称NGC，它由丹麦天文学家德雷尔根据英国天文学家赫歇尔家族早期星表于1888年编制的。星表包含约8000个天体。

[9] 这也是著名吉他手乔·史崔尼的一首曲子。德尔塔五号是一种

高速推进器的名称。

[10] 三艘舰船的名字便是前面提到的“三贤”。它们也是《圣经》中所记载的由伯利恒之星引导的给刚诞生的耶稣带来礼物的三位智者。

[11] 负空间：构图中实体周围的空间，也就是非作品对象部分（如背景）占据的空间。对应的正空间是指组成作品的对象所占据的空间。

[12] 品质最优的钢琴，白键以象牙制成，黑键的材料则是乌木（黑檀木）。

[13] 基督圣心会（Legion of Christ）：天主教的一个传教会组织，于1941年在墨西哥由马素尔神父创建。

[14] 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举杯递酒给门徒。弥撒礼仪中也有这一段《圣经》的引述。“这杯（酒）”的《圣经》意义是门徒要跟耶稣一样受苦，就可以修成圣德，成义成圣，得进天国。

[15] 信仰宣传传教圣会（Congregation for the Evangelization of Peoples）：罗马教皇格利高里十五世创办的机构，机构的宗旨是维护天主教的统治地位，对抗方兴未艾的宗教改革运动。前文的两个名字乃是其拉丁文名称。

[16] 波吉亚寓所：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罗德里戈·波吉亚）在梵蒂冈的一套公寓房，房间中由意大利画家平图里乔画满了壁画。亚历山大六世是历史上最恶毒、最荒淫的教皇之一。

[17] 圣安东尼（St. Anthony, 251-356）：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在父母去世后，他将财产尽数分给穷人，自己隐居墓地，苦苦修行。其时经历了魔鬼的种种诱惑，从未动摇过他的坚定信念。

[18] 波纳文丘（Bonaventure，1221-1274）：意大利神学家，圣芳济会会长，阿尔巴诺的枢机。

[19] 英文中指挥、通信、控制的打头字母都是C，所以简称为C3。

[20] 太阳神经丛：位于人体腹部，神经极其丰富，以肚脐为中心向四周展开，就像太阳散发光线的样子那样，所以被称为太阳神经丛。拳、脚打击此处，可立即引起剧烈的腹痛，使人不能呼吸、不能直立、腹肌痉挛、瘫倒在地。

[21] 这段诗摘自济慈的《安迪密恩》第三卷。此处是装扮成老人的格劳科斯（Glaucus，按神话故事，他追求美丽的少女斯库拉，女巫喀尔刻出于嫉妒，加害于斯库拉）向安迪密恩述说自己的身世。“为天神所爱、所指引的青年”是指安迪密恩。其后安迪密恩将帮助格劳科斯解救受到风暴袭击的情人们。这里使用了屠岸的译文。

[22] 一般在10月和11月，北半球日出前东部地平线附近可见一道特别明亮的三角光带，被称为假曙光，是光线经由星际尘埃微粒反射后形成。一年内的这个时候，黄道尘埃带在日出时几乎与地平面垂直，地平线附近厚厚的大气不能阻挡相对明亮的反射尘埃。

[23] 原文为decimate，意为每十人中杀死一个。现在通常引申为大批杀死。

[24] 秒差距（parsec）：天文学中用到的距离单位。1秒差距约等于3.2616光年，或 3.086×10^{13} 千米。

[25] 库特·冯内古特的《五号屠场》中有一句类似的话：“我们去了纽约的世博会，见到了福特汽车公司和沃尔特·迪斯尼，明白了过去

的样子；见到了通用汽车，明白了未来的样子。然后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现在是什么样子的：它有多广？有多深？我的时代保存了多少东西？”

[26] 圣约瑟是圣母马利亚的丈夫。耶稣的养父。

[27] 马德雷德迪奥斯：西班牙语中“圣母”的意思。也是秘鲁的一个行省。

[28] 埃斯塔卡多平原：美国高平原的一部分。在得克萨斯州和新墨西哥州交界处。

[29] 唷克斯：常用作打猎的喊叫声以催促猎狗追赶狐狸。

[30] 原文为拉丁文。

[31] 伊妮娅挑了《鲁宾孙漂流记》中的一处错：既然鲁宾孙脱光了衣服，他还怎么将饼干塞满口袋呢？

[32] 济慈在《安迪密恩》中写道：“幸福在哪里？幸福在这种情绪里，/这情绪让心灵进入神圣的友谊——/同宇宙精华结成的伙伴关系。”下面伊妮娅背诵的几句诗都出自《安迪密恩》。皆选用屠岸译本。

[33] 恒星巴纳星所在的巴纳星系是离地球第二近的星系。

[34] 火鸡川：也是美国印第安纳州第二大州立公园。

[35] 糖溪：印第安纳州的一条小河。

[36] 拉卡伊（Lacaille，1713-1762），法国天文学家。曾绘制南天

星座图并给其中许多星座命名。这个星系是离地球第十近的星系。

[37] 作者虚构的一个外太空探测实验。这里的双十五可能是指波江四〇。三五是指另三颗恒星，包括此处的波江五和印地五。

[38] 《圣经》中描述的巨大海怪。

[39] 斯阔米游戏，1965年由乔治·伍德布里奇和汤姆·科赫虚构的复杂比赛。一支队伍由四十三人组成，其中有四个深孵人。

[40] 由弹簧驱动的击发机件之一，通常一端固定。当扣下扳机时，击锤阻铁松开，击锤因弹簧弹力快速向前，打在撞针上引爆子弹装药。

[41] 啄序：一群家禽中存在的社会等级，其中每一只鸟禽能啄比其低下的家禽，而又被等级比它高的家禽啄咬。

[42] 达尔文于1809年2月12日出生于医生家庭，父亲准备让他继承衣钵，但达尔文对医学毫无兴趣，于是进入剑桥学习神学，成为一个言必称《圣经》的正统基督教徒，直到1831年底，他随“贝格尔”号扬帆起航，途经大西洋、南美洲和太平洋，沿途考察地质、植物和动物，之后完全抛弃了基督教信仰，并逐渐成为不相信上帝存在的怀疑论者，或称理性主义者。

[43] 某些甲壳类动物（如蟹和虾）头部，末端生有眼睛的可动的柄状结构。

[44] 此话与史料略有出入。泰坦尼克号遭受的海难造成1517人遇难，仅找到300余具尸体。

[45] 多马：耶稣十二门徒之一。

[46] 四旬斋：为纪念耶稣，基督徒于复活节前的四十天斋戒，其间禁食红肉。

[47] 自公元前一世纪大卫王建立以色列王国起，耶路撒冷就成为犹太人的精神归属地。虔诚的犹太教徒希望能亲身去耶路撒冷朝圣，当一个犹太教徒向另一个犹太教徒告别的时候，他们会互相看看对方的眼睛，然后说“明年耶路撒冷见”。

[48] 圣保罗（3—67），亚伯拉罕的后裔，原名扫罗，起初不信耶稣，后得到拣选，悔改信主，改名为保罗，宣扬基督的福音。历史学家公认他是对于早期教会发展贡献最大的使徒。

[49] 教义部前身为著名的宗教裁判所。该部负责维护信仰与教义，查禁和制裁任何违反信仰原则及教义教规的言论和刊物。

[50] 1908年，宗教裁判所改名为“神圣法庭”（Holy Office），也译“圣职部”，负责监视和处罚参加进步活动的教徒，查禁各种进步书刊，革除教徒的教籍和罢免神职人员等；而当今“圣职部”负责研究和处理各教区的神职人员的培训和生活等问题。1965年，“神圣法庭”更名为“信理部”。

[51] 为纪念耶稣降世为人而在早晨、中午和晚上进行的虔诚的祈祷。

[52] 节选自罗伯特·弗洛斯特的《火与冰》。

[53] 拉特莫斯（Latmos）：本是古希腊神话中一座山的名称，安迪密恩牧羊的地方。

[54] 《神曲》中描述的第九层地狱是一片冰湖。

[55] 大贵格利（Gregory the Great）：也就是教皇格列高利一世。

[56] 本韦努托·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 1500—1571），意大利雕塑家、金银工艺师、作家，文艺复兴晚期艺术中的风格主义代表人物。

[57] 由圣道明于1215年建立的托钵修会派别。

[58] 尤利乌斯二世（1443-1513），1503年至1513年任教皇，时处文艺复兴时期，是他授命米开朗琪罗绘制西斯廷教堂的天顶画。1511年，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为免意大利落入法国之手，曾联合各城市及西班牙拼凑成反对法国的“神圣联盟”，但被法国击败。

[59] 即拉斐尔展览室，位于梵蒂冈宫殿的右端，波吉亚寓所之上，在第二层，一共有4个展室，每一个展室有自己不同的主题：火灾之屋、署名室、埃里奥多拉之屋、君士坦丁大帝之屋。

[60] 署名室（Stanza della Segnatura）以天花板壁画《雅典学院》（The School of Athens）驰誉于世，是拉斐尔在25岁左右的作品，该室四幅主画为：《圣体的争论》《雅典学院》《三大德性》《帕纳索斯山》。后文中提到的那幅壁画即是《雅典学院》。

[61] 古希腊哲学家，出生于小亚细亚的爱非斯城，是爱非斯学派的创始人。他认为万物的始基是“火”，世界是包括一切的整体，是永恒的活火，是运动变化的。他指出宇宙中存在着矛盾、对立和转化，斗争是万物之王。他具有丰富的自发辩证法思想，被列宁称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著有《论自然》，最著名的论断是“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

[62] 布拉芒特（Donato Bramante, 1444-1514）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建筑家，与同时期的列昂纳多·达·芬奇各领风骚，曾参与设计圣彼得大教堂。

[63] 意大利佛罗伦萨画派画家。原名圭多·迪彼得罗（Guido di Pietro），安基利科（意为天使）是后人给他的美称。现存最早作品是1429年完成的祭坛画《圣彼得殉教》，他的代表作还有《受胎告知》《从十字架上放下基督遗体》和他在圣马可修道院各僧房、楼梯过道等处的45幅壁画。

[64] 平托瑞丘是文艺复兴晚期绘画风格的代表，技法独特细腻，造型强调流畅曼妙的线条，有拉斐尔秀美笔法的遗风，设色和动态克制温文，但柔媚有余，力度不足，构图上面也显得散乱漫不经心，缺乏戏剧性和高潮。

[65] 欧洲中世纪时的刑具，外表像个人形棺材，内侧各个地方都装有可活动铁钉，靠改变钉刺的不同部位进行拷问，尤其是会引起剧烈疼痛的地方和靠近致命处的铁钉是可活动的。

[66] 《圣经·创世纪》中说道：“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画家德拉克罗瓦曾以此画过一幅画，表现了一天使拿着火焰之剑将亚当和夏娃驱逐出伊甸园。

[67] 利奥十世：1513年继位，他聘请拉斐尔为他歌功颂德，绘制壁画，这使拉斐尔穷于应付，不得不招收大量徒弟作为帮手。有些大构图壁画就是由他起草让学生们绘制的，然后再由拉斐尔做些修改与润饰，但教皇的肖像仍由拉斐尔亲手绘制，是他去世前3年完成的杰作。

[68] 汪达尔人和西哥特人皆为日耳曼人的分支，都曾攻占罗马。

[69] 莎士比亚剧作《暴风雨》中，普洛斯彼罗是意大利北部米兰城邦的公爵，他的弟弟安东尼奥利用那不勒斯国王阿隆佐的帮助，篡夺了他的宝座，致使普洛斯彼罗和三岁的小女儿历尽艰险漂流到一座岛上，他用魔法降服了岛上的精灵和妖怪，之后用魔法唤起一阵风暴，使其弟和那不勒斯国王的船倾覆在礁石上。船上的人安然无恙，登岸后依然钩心斗角，最后普洛斯彼罗用魔法降服了弟弟和阿隆佐，他们答应恢复他的爵位，并一起回到了意大利。

[70] 原为伊朗东北部一城市名。

[71] 澳大利亚灌木，具有稠密的花状圆柱形尖刺，上带大量长而突出的雄蕊，形如瓶刷。

[72] 穆斯林国家中相当于红十字会的组织的会徽。

[73] 铸在赫耳墨斯所持权杖上的标志，用于象征医生这一职业。

[74] 铁皮人、稻草人、狮子都是《绿野仙踪》里的角色。

[75] 蠼螋是一种昆虫，传说会通过耳朵进入大脑。

[76] 原文为法语。

[77] 相干光：具有干涉性，振动方向、幅度和相位保持恒定的波，最典型的相干光就是激光。

[78] 源自弗雷德里克·麦克西米兰·冯·克林格(1752-1831)的一部戏剧。

[79] 能量或功的单位，相当于一达因的力在移动一厘米时所做的

功。

[80] 此处选用屠岸译本，在原译文基础上略有修改。

[81] 这首诗摘自济慈的《希腊古瓮颂》。此处选用查良铮译本，在原译文基础上略有修改。

[82] 希腊神话中，月之女神发现了睡梦中的安迪密恩，她被年轻牧羊人的英俊相貌所倾倒，舍不得离去，并希望他能长睡不醒，以便每晚都能看到他。因此她求助于宙斯，让他永葆青春，长眠不醒。

THE RISE OF ENDYMION

安迪密恩的觉醒

[美] 丹·西蒙斯 著

DAN SIMMONS

潘振华 译

Original Title: THE RISE OF ENDYMION

Copyright © 1997 by Dan Simmon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rrang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rmonk, New York, USA,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中文版权© 2014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4-438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迪密恩的觉醒 / (美) 西蒙斯著 ; 潘振华译.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4.9

书名原文: The rise of endymion

ISBN 978-7-5534-5292-0

I. ①安... II. ①西... ②潘...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
—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9349号

安迪密恩的觉醒

作者 [美]西蒙斯

译者 潘振华

策划编辑 曲文迪 孟汇一

责任编辑 王平 齐琳

策划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开本 890mm x 1270mm 1/32

印张 24.5

字 数 677千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总编办：010—63109462—1104

发行部：021—33608311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ISBN 978-7-5534-5292-0 定价 82.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10-85866447（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献给	
致谢	
我们...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谨以此书献给杰克·万斯，最富想象力的世界创造者。

同时也献给卡尔·萨根博士，让我们缅怀这位集科学家、作家、教师于一身的前辈，正是他，架起了人类最崇高的梦想。

本书作者向以下人士致以谢意：

感谢凯文·凯利，他在著作《失控》中，论述了一种80字节生物的进化过程。感谢让-丹尼尔·布雷克和莫尼克·罗贝里，他们带我在巴黎的地下墓穴中作了一番巡游。感谢杰夫·奥尔，他是一名超凡的赛伯牛仔，勇敢地闯入赛伯空间，取回了被技术内核窃取的本书遗失的四十多页。最后还要感谢我的编辑，汤姆·杜普里，感谢他的耐心、热情，以及与我相同的好品味——对《神秘科学影院》的热爱。

“我们并非僵滞的死物，而是自我延续的模式。”

——诺伯特·维纳

《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学》

“世界万物的一般本质，可以比拟作蜡，现在塑一匹马，当把它敲碎后，又用其造一棵树，然后是一个人，然后又是别的什么东西，这些东西每个都只存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对于造物来说，被敲碎并非什么苦事，正像被捏合不是什么苦事一样。”

——马克·奥里略《沉思录》

“上帝手指伸出，意念一闪，

于是自然法则的掩藏之下，万物出现，看啊，出现了！

而我无从知晓，除了以这种方式，能否赐予人类此种天赋，

他奏出三种声音，但是第四种，不再是声音，而是一颗新星。”

——罗伯特·勃朗宁《阿布特·沃格勒》^①

“如果我所说的还不够清晰，我想这也有可能，那么我现在把这一连串的思绪从头至尾讲给你听。事实上，一开始的时候，我看到人类是如何由环境改变。环境是什么？莫非他心灵的试金石？试金石又是什么？莫非心灵的检验？而心灵的检验又是什么，莫不是能够增强或改变其本性的东西么？它改变的本性又是什么，莫不是他的灵魂么？而他的灵魂，在来到这个世上，得到检验和改变之前，又是什么呢？是智慧生命，可是欠缺个性，这个性又是怎样出现的？是通过心之媒介？心怎样才能成为这一媒介，莫不是通过环境多变的世界？现在我想，既然你已熟知诗文与神学，你应该谢天谢地，我这封信，没有写得又臭又长——”

——约翰·济慈《给弟弟的信》

“教皇驾崩了！教皇万岁！”一阵响彻云霄的喊声，回荡在梵蒂冈的圣达玛索庭院中，在那儿的教皇寓所中，尤利乌斯十四世的圣体刚被发现。圣父是在睡梦中死去的。几分钟内，消息便不胫而走，穿越依旧被称作梵蒂冈宫的不搭调的建筑群，很快便渗透进了梵蒂冈城，速度快得就像是纯氧环路中窜动的火苗。转眼间，教皇驾崩的消息便烧进了梵蒂冈的办公楼群，又蹿进人山人海的圣安妮门，来到教皇宫和邻近的政府宫，也来到了圣彼得大教堂的圣器室，钻进一个个信徒的耳中，以至于正在主持弥撒的大主教转过头，朝会众望了望，想看看这突如其来的交头接耳声到底是怎么回事。接着，他走出大教堂，跟四散而去的信徒一起来到圣彼得广场上，那儿已经人头攒动，有近十万旅客和来访的圣神官员听到了传言，那场景，就仿佛有一块临界质量的钚受到了猛烈轰击，发生了裂变。

出了交通繁忙的钟楼拱门，消息加速到了电子的速度，继而飞跃至光速，最后达到霍金驱动速度，以数千倍光速急速飞出佩森星球。稍近，就在梵蒂冈的古老城墙之外，整座庞大、令人冷汗直冒的圣天使堡，原哈德良陵墓所在的那片山石之地的深处，现是宗教裁判所神圣法庭的所在地，在那里，电话和通信志正不断鸣响。那天早上，一个个梵蒂冈官员们匆忙赶回办公室，查看加密的通信线路，等待从上级那儿

发来的信息。于是乎，城堡内无不是念珠的嗒嗒声，无不是浆洗长袍的瑟瑟声。在数千圣神主管、军官、政客、商团官员的制服和植入物中，私人通信器铃铃作响，嗡嗡震颤。在发现教皇没有呼吸的圣体后，不到三十分钟，佩森星球的新闻组织便已经准备好了新闻报道的前序工作：准备好遥控全息摄影机，将星系内的全套转播卫星连上通信线路，将最棒的记者派遣到驻梵蒂冈的新闻办公室等着。在一个几乎由教会全权统治的星际社会中，新闻不仅需要得到单独的确认，而且需要官方的批准。

教皇尤利乌斯十四世的圣体被发现后，过了两小时十分钟，教会通过梵蒂冈国务秘书——卢杜萨美——的办事处，发布一则通告，正式宣布陛下驾崩的消息。片刻之内，通告录音被发送至佩森这颗热闹星球的每一个广播频率，每一个全息可视频道。星球上的十五亿灵魂，所有拥有十字形的重生基督徒，他们大多数都是圣神国体的民事、军事、商团等庞大行政机构的成员或是梵蒂冈的雇员，于是，随着众人都好奇地驻足聆听这则消息，整颗佩森星球顿时停滞下来。然而，甚至就在正式通告发出之前，就已经有十几艘新型大天使级星舰离开了轨道基地，穿越了银河旋臂狭小的人类领域，几乎可以完成瞬移的驱动器刹那间杀死了所有船员，但却携带着教皇驾崩的消息，将其安然保存在电脑和编码收发机中，它将会递送给六十多个极其重要的隶属大主教管辖的星球和星系。回佩森时，这些大天使信舰将会载上一个个枢机，让他们及时参加选举。尽管如此，大多数有权选举的人将会选择留在自己的故星——即便拥有重生的允诺，但还是不愿面对死亡——只是送出加密的互动式全息晶片，携带着选举下一任教宗的选票。

另有八十五艘霍金级圣神舰船已经待命，它们多数是捷速型火炬舰船，随时准备加速到相对论速度，达到跃迁态，旅程所用时间以日或月

计算，相对时间债从周到年不等。这些舰船将会在佩森等候十五到二十天时间，一旦新教皇被选出，就将立即把消息捎给一百三十个次要的圣神星系，那儿的大主教看护着十多亿的信徒。这些大主教管辖区内的星球，将会次第将教皇驾崩、重生、重选的消息捎给更加次要的星系、更加遥远的星球，以及偏地的无数殖民地。最后，有两百艘没有武装的无人驾驶信使舰船，会从佩森星系的庞大小行星基地的仓库中取出，组成一支舰队，船上的信息芯片将会携带一项正式宣告：尤利乌斯教皇的重生和重选。接着，它们将马上加速至霍金空间，将消息捎给远至圣神边界外的长城沿线的圣神舰队，他们正在那儿的防御圈巡逻，或者也许在和驱逐者交战。

尤利乌斯教皇已经死过八次。教宗的心脏很虚弱，但他不想治疗——既不想动手术，也不想做纳米修复。他的观点是，教皇必须自然地活过他的阳寿，然后，在死后，就会有另一位教皇被选举出来。但实际情况是，同一位教皇已经连任八次，不过，这并没有使他萌生退意。现在，尤利乌斯教皇的圣体已经停备妥当，有一个晚上的时间可以任人瞻仰，之后将会被转移至圣彼得后面的私人重生礼拜堂，甚至就在此时，枢机和他的代表已经开始了重新选举的准备工作。

西斯廷教堂已经不向游客开放，它已准备好投票日的来临，正式仪式将在三周之内举行。里面搬进了装有罩盖的古旧席位，是为亲身出席的八十三名枢机准备的，还有全息像投影仪器和互动数据平面连接，是为那些远程投票的枢机安置的。审查员的桌子被放在教堂高高的祭坛前。小卡片、针、线、容器、盘子、亚麻布，还有其他物件，都被仔细地放置在审查员的桌子上，上面盖着一大块亚麻布。医务员和修正员的桌子放在祭坛一侧。西斯廷教堂的主门已经关闭，插上门闩，贴上了封条。在教堂的门外，在圣彼得的教皇重生附属建筑的防爆门外，瑞士卫

兵突击队员全副武装，端着最尖端的能量武器，守护在岗位上。

遵循旧日的协议，择定的选举日必须在十五日到二十日之间。不管是永久居住在佩森上的枢机，还是离这儿不到三周时间债的枢机，都得取消一切日程安排，准备好进行教宗选举。诸事皆已准备妥当。

这世上的肥硕人士中，有些人认为自己的体重是一项弱点，是自我放纵和怠惰的征候。还有些人将其视为帝王之相，是与日增长的权势的外在表现。西蒙·奥古斯蒂诺·卢杜萨美枢机正是典型的后者。他块头很大，穿着枢机礼服，简直就像一座鲜红色的山峰，按标准年龄看，他似乎已年近花甲，但实际上，此人已活了两百多年，成功地经历过数次重生。卢杜萨美下巴上垒着层层垂肉，脑袋光秃秃的，说话时，声音低沉浑厚，振聋发聩，仿佛上帝在咆哮一般，不用扬声器，就能让整个圣彼得广场上的人全部听见，鉴于此，他可以说是个典型，依旧代表了梵蒂冈的兴旺和活力。教会核心阶层的许多人颂扬他——那时他还是梵蒂冈外交机构的一名年轻小职员——是他，为雷纳·霍伊特神父指明了方向，这位前海伯利安朝圣者当时满怀痛楚，受尽折磨，正是卢杜萨美，帮助他发现了驯服十字形的秘密，将它变成了重生的工具。他们颂扬他，如同颂扬刚驾崩的教皇，因为是他将教会从濒临灭亡的境地中解救了出来。

不管真正的传说为何，今日，就在圣父第九次驾崩后的第一日，陛下重生前的五日，卢杜萨美正处于极佳的状态中。身为一名枢机，卢杜萨美身兼数职，是罗马教廷中最有权势的人，他既是国务秘书，又是管理十二圣部的委员会会长，还是教义部的部长——这个最令人畏惧、最让人误解的机构，在经历一千年的中断后，现又重新拾起当日的威名，

不过如今的全名叫全教宗教裁判所神圣法庭。此时此刻，教皇陛下尤利乌斯十四世的圣体正躺在圣彼得大教堂中，任人瞻仰，等夜幕降临，便将其移至重生附属建筑，如此一来，西蒙·奥古斯蒂诺·卢杜萨美枢机无疑是目前全宇宙最有权势的人。

那天早上，枢机并没有忘掉事实。

“卢卡斯，他们到了吗？”他朝一个男人低吼道，那人是卢卡斯·奥蒂蒙席，他的助手兼总管，两百多年来一直追随其左右，经历了漫长而又忙碌的年月。他是个瘦削的人儿，看上去很老，但手脚还是相当利索。相比之下，卢杜萨美枢机又肥又胖，永不显老，总是慢吞吞的。奥蒂是梵蒂冈国务部的副部长，头衔的全称是“译员代理人兼秘书”，人们通常称他为“代理人”，不过，对于这位高挑瘦削的本笃会官员来说，也许“译员”这个名称同样恰如其分，因为在他侍奉主子的两百二十年中，所有人——甚至连卢杜萨美本人——都不知道这个男人内心真正的观点和情感。长久以来，卢卡斯·奥蒂神父都是卢杜萨美的得力助手，以至于枢机秘书本人已经把他当成了自己意志的拓展，而非单独的一个人了。

“回大人，他们刚在秘密会客厅坐下。”奥蒂蒙席回答道。

卢杜萨美枢机点点头。很久以前，大流亡将人类送出濒死的地球，让他们逃亡在外，在星际间开拓殖民，自那时以来，梵蒂冈便一直保留着一个传承了一千多年的传统：重要的会议在重要官员自家的会客厅中举行，而不是私人办公室中。国务秘书卢杜萨美枢机的秘密会客厅非常小，不到五平方米，没有多少装饰，只摆着一张圆形的大理石桌子，上面没有即插即用的通信设备；还有一扇窗，如果取消偏振状态，就会变透明，可以望到外面凉廊上非凡的壁画作品；另外还有两幅油画，出自

十三世纪的天才卡罗檀之手，其中一幅画展现了基督在客西马尼的剧痛，另一幅描绘了尤利乌斯教皇（是尚未当选教皇的雷纳·霍伊特神父）从一个分辨不出性别的大天使手中接过第一个十字形，而撒旦（以伯劳的形式出现）无能为力地作壁上观的景象。

会客厅中坐着四人，三男一女，是“天主教星际贸易独立组织泛资本联盟执行理事会”的代表，这个组织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圣神商团”。其中两个男人似乎是父子——赫尔维·阿伦和肯内特·海伊-摩迪诺，两人长得非常像，连精致昂贵的斗篷、豪华保守的发型、巧妙整出的旧地北欧面容都一模一样，甚至都别着一枚极其精细的红色别针，表明他们是马耳他罗得岛耶路撒冷圣约翰独立军事医院组织的成员，这个古老的组织又名马耳他骑士团。第三个男人拥有亚洲血统，身着一件简易的棉袍，他名叫矶崎健三，此人无疑是今日——继西蒙·奥古斯蒂诺·卢杜萨美枢机之后——圣神第二大有权势的人。最后一名是个年过五十的女人，黑色头发粗粗裁切了一番，脸颊瘦巴巴的，身上穿着一件纤维塑料材质的廉价工作服，她名叫安娜·佩里·考格纳尼，据称是矶崎健三的法定继任者，还有谣言说她和复兴之矢的那名女主教有染，是她的情人。

随着卢杜萨美枢机进入客厅，在桌旁就座，四人赶忙站起身，微微俯首。卢卡斯·奥蒂蒙席是唯一一个旁观者，他离桌子远远地站着，瘦削的双手紧握在法衣前。卡罗檀画中客西马尼的耶稣穿着黑色上衣，扭过头，展示出痛不欲生的眼神，盯着这一小群人。

阿伦和海伊-摩迪诺移步向前，单膝跪地，亲吻枢机手上那枚蓝宝石戒指，没等矶崎健三和那女人走近，卢杜萨美便挥挥手，摒除了进一步的礼节。四名圣神商团代表重新就座后，枢机开口说道：“诸位老友，我们相交已有多多年。你们知道，在圣父从缺的短暂期间，由我来代

表圣座，我向诸位保证，今日在此谈到的任何话题，都将严守在这四面墙之内。”卢杜萨美微微一笑。“而这几面墙，我的朋友们，是圣神最可靠、保密措施最好的。”

阿伦和海伊-摩迪诺笑了，但脸上表情没多少变化。矶崎健三还是一副愉悦的面容。安娜·佩里·考格纳尼的眉头皱得更深了。“大人，”她说，“可以容我直言吗？”

卢杜萨美伸出胖嘟嘟的手掌。对于请求直言的人，或是发誓坦白的人，或是用到“诚实”这个字眼的人，他历来持怀疑态度。但他回答道：“当然，我亲爱的朋友，遗憾的是，鉴于当前的紧迫局面，我们并没有多少时间。”

安娜·佩里·考格纳尼简练地点点头。她明白，枢机是在命令她言简意赅一点。“大人，”她说，“我们请求召开这次会议，想要和你谈一谈。我们的身份，不仅仅是作为陛下泛资本联盟的忠诚成员，也是作为圣座的朋友，您的朋友。”

卢杜萨美和蔼地点点头。那厚厚的下巴间的薄嘴唇弯弯一翘，露出笑容。“当然。”

赫尔维·阿伦清清嗓子。“大人，对即将到来的教宗选举，商团有着非常大的兴趣。”

枢机等他说下去。

“我们今日此行的目的，”海伊-摩迪诺接下话茬，“是要向大人保证，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之后，联盟将继续以无限的忠诚，贯彻梵蒂冈的政策。而大人您，在我们看来，拥有两个身份，既是国务秘书，也是潜

在的教皇候选人。”

卢杜萨美枢机微微点点头。他完全明白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圣神商团——矾崎健三的情报网——在梵蒂冈的等级阶层内嗅探到了一丝造反的苗头。不知道用何办法，从这样一间防窃听的屋子中，他们窃听到了最细微的窃窃私语：是时候重新选一个教宗，代替尤利乌斯教皇了。矾崎健三明白，卢杜萨美将会成为那个人。

“在这令人悲伤的过渡期，”考格纳尼继续道，“我们认为，不管是以个人名义，还是以组织的名义，我们都有义务保证联盟将这份保持了两百多年的传统延续下去，为圣座和圣教的利益服务。”

卢杜萨美枢机又点点头，等着他们继续说下去，但四名商团领袖没有再开口。他寻思了片刻，琢磨着矾崎健三为何要亲自前来。不信任属下的汇报，想亲眼见到我的反应，他想道。对于一切人和一切事，这个老人只相信自己的感觉和洞察力。卢杜萨美笑了，好策略。他继续让沉默维持了一分钟，接着终于开口道：“朋友们，在这个万众悲伤的时刻，你们四个日理万机的头等人物能光临寒舍，我说不出的有多高兴。”

矾崎健三和考格纳尼依旧不动声色，如氩一样毫无生气，但在另两名男子眼神中，枢机看到了一丝翘首以盼的神色，很隐蔽，但还是被他瞧了出来。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卢杜萨美愉快接受他们的支持，不管是以多么巧妙的说辞，都将让商团和梵蒂冈密谋者平起平坐——商团将得到大力支持，这群密谋者，将会拥有等同于下一任教皇的权力。

卢杜萨美靠近桌子，枢机注意到，在整个交谈期间，矾崎健三的眼睛一眨也没有眨过。“我的朋友们，”他继续道，“作为优秀的重生基督徒——”他朝阿伦和海伊-摩迪诺点点头，“作为医院骑士，你们无疑知

道教皇选举的步骤，但还是请容我将过程重申一遍。一旦枢机或者互动代理物在西斯廷教堂中全部聚齐，关上大门，选举仪式便开始了，一共有三种方式：欢呼，委派，投票。如果是欢呼，所有的枢机选举人都会圣灵附体，异口同声喊出教宗的名字。我们每个人都会大喊*eligo*，也就是‘我选举’的意思，叫出一致选择的那个人的名字。如果是委派，我们会先在众人中选出几个人，比方说几名枢机，以他们作为候选者，大家从中做出选择。如果是投票，各名枢机选举人会秘密投票，直到有候选人得到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数。这样新教皇就选了出来，在外等候的数十亿民众会看见弗玛塔，也就是一阵白烟，意味着教会再一次拥有了一位圣父。”

四位圣神商团代表静静地坐着，不发一言。对于教宗选举的程序，每个人都谙熟于胸，当然，他们知道的，不仅仅是那古老的机制，还有伴随其中的政治活动、压榨、交易、虚张声势、赤裸裸的敲诈，几个世纪以来，从未有过改变。现在他们开始明白，为什么枢机要将明摆着的事强调一遍。

“最近的九次选举，”肥硕的枢机继续说着，声音隆隆作响，“教皇都是通过欢呼选举出的……经由圣灵附体。”卢杜萨美顿了半晌。在他身后，奥蒂蒙席笔挺站着，旁观着一切，如他身后画中的基督，一动不动，如矶崎健三，眼睛一眨不眨。

“我丝毫没有理由相信，”卢杜萨美终于继续说道，“这次选举会有任何不同。”

圣神商团代表没有动弹一下。最后，矶崎健三微微俯首，他已经明白了枢机的潜台词。梵蒂冈城内，不会有任何造反行动。或者，即便有，也都尽在卢杜萨美的掌控之中，不需要圣神商团的支持。如果是前

者，那么，现在还未到卢杜萨美枢机上台的时候，尤利乌斯教皇会再一次掌管教会和圣神的事务。这次来，矶崎健三这伙人冒了极大的风险，如果成功与未来的教宗结盟，那他们获得的报酬和权力将不可计量。但现在，他们面临着另一个可怕的结果。一个世纪前，矶崎健三的前任就是因为一个更小的失误，被尤利乌斯教皇逐出了教会，剥夺了十字形圣礼，那位圣神商团的领导者被发配到了远离教会之地——也就是远离佩森以及大多数圣神星球的社会——最后命享真死。

“好了，各位，很抱歉，还有一些紧急的事务需要我去处理，我得先行离开了。”枢机说道。

没等他起身站立，完成教会巨子离开时应有的标准礼节，矶崎健三便迅速走上前，单膝跪地，亲吻枢机手上的戒指。“大人。”圣神商团的亿万富翁喃喃道。

这一次，卢杜萨美没有拒绝，他等到四名有权有势的首席执行官走上前，全都显示出敬意之后，才起身离去。

尤利乌斯教皇驾崩后的次日，一艘大天使级星舰传送进神林的领空。这是唯一一艘没有分配到信使任务的大天使飞船，它比那些新型舰船要小，名叫“拉斐尔”。

这艘大天使飞船先是沿着灰蒙蒙的星球确立起运行轨道，没过几分钟，一艘登陆飞船脱离船体，刺入大气层。船上坐着两男一女，三人看上去像是同胞兄妹，瘦削的体型、惨白的肤色、柔软的黑色短发、咄咄逼人的眼神、薄薄的嘴唇，全都是从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他们身着红黑相间的拟肤束装，质地朴实，袖口戴着精心制作的通信志。但是，他

们竟然能出现在登陆飞船上，事情很是蹊跷——大天使级星舰在暴力穿越普朗克空间，完成传送的过程中，总是会将船上的全部人员杀死，之后舰载重生舱会将他们复活，那通常需要花上三天时间。

这三个人不是人类。

登陆飞船形变出翼片，整个船体表面变得平滑，随之以三马赫的速度穿越晨昏线，进入明亮的半球。在其身下，神林，这颗先前的圣徒星球，慢慢转动，将景色展现在眼前：大片烧焦的伤痕，满是灰烬的原野，泥泞的水流，退却的冰川，四分五裂的土地；绿色的美洲杉扎根其上，挣扎着重新繁衍生息。登陆飞船放慢速度，趋至亚音速，来到赤道附近，飞行在狭窄的温和气候带那逐渐萌生的植被上方，它沿着河流，来到从前那棵乾坤树的残桩那儿。那树桩直径达八万三千米，虽然树干被毁，但仍高达一千米。它矗立在南部地平线上，就像一座黑色的平顶山。登陆飞船没有顾及乾坤桩，继续沿河往西前进，并继续下降，在河流流进一个狭小峡谷的时候，飞船着陆在附近的一块大石头上。阶梯探下，两男一女走了下来，仔细审视了一番眼前的场景。此处正值上午，小河汇入一条急流，哗哗流淌，声音嘈杂，远处河下游的浓密树林间，鸟儿和看不见的树栖生物啾啾而鸣。空气中混杂着各种气味——松针味，难以归类的奇怪味道，潮湿土壤的气味，还有灰烬的气味。早在两个半世纪前，这颗星球受到来自轨道上的攻击，被砍得伤痕累累，一切都被摧毁。星球上原本有许许多多两百多米高的圣树，有些没有逃走，就被大火点燃，持续烧了整整一个世纪，最后因为核冬来临，大火才终于熄灭。

“小心点。”三人沿山而下，来到河边，其中一个男子提醒道。“她编的单纤丝应该还在这儿。”

那名瘦削的女子点点头，从流沫背包中拿出一把激光武器，将光束设置成最广散射状态，向河面扫去。无形的细丝隐隐闪现而出，就像是晨露下的蜘蛛网，它们在河面上纵横往来，缠绕着一块块巨石，白色的水花泼洒着，让细丝时而隐没，时而显现。

“我们要去的地方没有。”女人关闭激光器。三人走过河边的一块低洼之地，爬上一块岩石斜坡。在神林受到熔炼武器攻击的时候，这儿的花岗岩熔化过，像熔岩一般淌到了山下，不过，有一块岩石表面非常平整，看那迹象，似乎最近刚刚受到攻击。那块巨石位于河面十米上方，在其顶部附近的位置，坚硬的岩石中被烧灼出了一个凹陷的弹坑，极为圆整，深度半米，直径五米。东南角曾有一条熔岩流汹涌而下，滚溅至下面的河边，形成了一条天然的黑石台阶。巨石顶部的这个圆形空穴中，石块的颜色质地和其余的地方不一样，更暗沉，更光滑，看上去像是花岗岩坩埚中磨得光亮的缟玛瑙。

其中一个男子踏入凹陷的空穴中，在光滑的岩石上横躺下来，耳朵贴上石块。片刻之后，他站起身，朝另两人点点头。

“退后。”那女子说道，碰了碰袖口的通信志。

三人朝后退了五步，紧接着，一束纯能光束从天空灼烧而下。幕布般的树林中，鸟儿和树栖动物惊叫四窜。片刻间，空气电离，酷热难当，四面八方都搏动着一股股冲击波。光束外围方圆五十米的区域内，树木的枝叶腾地蹿起火苗。圆锥状的纯光准确地对准了巨石上的圆坑，完全贴合，马上将光滑的石头变成了一汪冒火的熔岩。

两男一女没有丝毫退缩。面对着敞炉般的热量，他们身上的服装也焖烧起来，但这特殊质地的布料没有起燃，他们的皮肉也没有。

“可以了。”能量光束和范围越来越大的火焰风暴正发出猛烈的咆哮，那女子在嘈杂的声音下说道。金色光束消失了，热空气猛然扑进突然出现的真空。岩石上的凹坑成了一个圆形的熔岩湖，嘟嘟冒着气泡。

其中一名男子单膝跪地，似乎在侧耳倾听。接着，他向另两人点点头，继而相移了身体。一秒钟前，他还是个血肉之躯，一秒钟后，便成了一尊铬银雕像，只能看出那是一个男子的形象。在那水银般的皮肤表面，清清楚楚地反射出蓝色的天空、燃烧的森林、冒火的熔岩湖。他将一只手臂伸进滚滚熔岩，蹲下身子，手往下伸，接着用力拉出了一样东西，那银色的手看上去像是熔化了，变成了另一个银色的人形——一个女人的形体。那女性雕塑浸在滋滋冒气、噼里啪啦乱溅的熔岩炉中，那男性铬银雕塑将她拉出，扛着她走了五十米，来到一处没有着火的草地上，石头也还凉爽，不至于无法站立。另外一男一女紧随其后。

那男子相移出铬银形态，一秒之后，他扛着的女子也同样恢复了原形。她从水银表面下现出容貌，那长相，看上去和另一名穿着飞船装的短发女子一模一样，像是双胞胎。

“那小杂种呢？”获救的女子问道。她曾经拥有一个名字，叫拉达曼斯·尼弥斯。

“走了。”救她的那名男子回答。他和另外一名男子可能是她的兄弟，也可能是出自同一本体的克隆人。“他们完成了最后的传送。”

拉达曼斯·尼弥斯的表情微微扭曲了一下。她正在屈伸手指，移动手臂，似乎四肢刚刚抽过筋，现在正做着恢复运动。“至少，我杀了那该死的机器人。”

“不，他没死。”说话的是另一名女子，她没有名字的双胞胎姐

妹。“他们乘‘拉斐尔’号的登陆飞船走了。机器人丢了条胳膊，但自动诊疗室救活了他。”

尼弥斯点点头，回头朝岩石山坡望了望，熔岩还在那儿流淌。在火光的映照下，河上的网状单纤丝现出原形，闪着白光。在他们身后，森林冒着熊熊大火。“被冻在……那里头……很不舒服。飞船的能量光束将我压得动弹不得。后来，石头把我包围，我也没法相移，我得集中极大的精神，才能保证相移界面不耗费太多能量，而又维持在活动状态。我在这儿埋了多久？”

“四个地球年。”尚未说过话的那名男子终于开口了。

拉达曼斯·尼弥斯扬扬纤细的眉毛，开口时，口气中含的更多是质问，而非惊讶。“但内核知道我在哪儿……”

“内核知道你在这儿。”另一名女子说。她的声音和面部表情同获救的女子毫无二致。“内核也知道你失败了。”

尼弥斯微微一笑：“这么说，这四年是对我的惩罚。”

“一次警示。”把她从石头中拉出来的男子说道。

拉达曼斯·尼弥斯走了两步，似乎在测试身体的平衡状态，声音有气无力：“那现在来找我又是什么原因？”

“那个女孩，”另一名女子说，“她即将回来。我们来，是为了恢复你的任务。”

尼弥斯点点头。

救她的那名男子将一只手搭在她瘦削的肩膀上。“请深思一下，”他说，“如果你再失败，那么，困在烈火和岩石中的四年，同你面临的结果相比，将完全是小巫见大巫。”

尼弥斯沉默地盯着他，瞧了好一会儿。最后，四人整齐划一地转身离开熔岩池和熊熊燃烧的火焰，动作齐整得像是设计好的舞蹈动作。他们迈开大步，朝登陆飞船奔去。

在沙漠星球马德雷德迪奥斯，有一个名叫埃斯塔卡多平原的高原，在那沙漠中立着一个个空气发生器铁塔，它们排列得相当齐整，每隔十公里就有一个，像是组成了一个网格。在这个偏远之地，费德里克·德索亚神父正准备主持清晨弥撒。

沙漠小镇新亚特兰的居民不足三百，大多数是圣神的铝土矿工，他们一边工作一边等着死亡的到来，因为他们到时就能回家了。其中还混有一小撮原先的马丽亚派教徒，不过他们现已皈依天主教，这些人在有毒的荒地中牧獐，以此勉强糊口。每天清晨，德索亚都会在教堂中主持弥撒圣礼，但他很清楚地知道会有多少人前来参加：桑切斯老寡妇，据说在六十二年前的一场沙尘暴中，她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双胞胎佩瑞尔兄弟，不知道为什么，他俩更喜欢来这座衰败破落的教堂，而不是矿区专用地那儿的公司教堂，那儿可是一尘不染，还有空调呢；最后是一位脸上有辐射疤的神秘老人，他总是跪在最后排的长凳边，从不领取圣餐。

屋外刮着沙尘暴——这星球的沙尘暴永不停歇。从德索亚神父的土砖教区房屋，到教堂的圣器室，只有区区三十米路，但他还是得加速快

跑，同时将整个头部和肩膀覆上透明的纤维塑料头巾，以保护法袍和法冠，祈祷书深深地掖在法袍的口袋中，以免弄脏。但根本没用，每天晚上，当他脱下法袍，或是把法冠挂在吊钩上的时候，就会有沙子如红色瀑布般倾泻下来，就像是从摔碎的沙漏中流出的干血。每天早上，当他打开祈祷书的时候，就会发现满纸都是沙子，手指全被弄脏。

“早上好，神父。”帕布洛说，神父奔进圣器室，把门口那四分五裂的挡风门条放下来。

“早上好，帕布洛，我最虔诚的祭童。”德索亚神父应了一句。事实上，他心里默默纠正道，帕布洛是他唯一一名祭童。一个简单的孩子，简单，是从这个词古老的一面理解，既是指头脑迟钝，也是指老实、纯真、忠诚、友好。平日里，帕布洛都会在每天早上六点半过来，在德索亚主持弥撒时，帮忙打下手，而到了周日，他会来两次。尽管周日早晨的弥撒，每次来的都是这四个人，稍晚那次也只是多了六七个铝土矿工罢了。

小男孩点点头，又呵呵一笑，过了一会儿，笑容消失了，他本来穿着一件祭童袍子，现在套上了浆洗过的干净白法衣。

德索亚神父从男孩身边走过，一边走一边撩了撩黑发，接着打开祭服柜。外面的沙尘暴已经吞没了初升的太阳，虽是早晨，却是漆黑一片，这片高原沙漠似乎永远都是夜晚。这间冰冷空荡的屋子中，只有一盏忽明忽暗的圣器灯，发出微弱的光芒。德索亚屈下膝，认真地祈祷了片刻，接着开始穿他的职业服。

二十年来，身为圣神舰队的神父舰长，身为火炬舰船（如“巴尔萨泽”号）的指挥官，费德里克·德索亚穿的都是军队的制服，唯有这副

十字架和衣领，才显露出他的神父身份。他穿过普氏战斗装甲、太空服、佩戴过战术通信植入物、数据平面护目镜、神圣手套——全部是火炬舰船舰长的随身用具——但和这简单的教区教士的法衣相比，那些制服没有一样打动过他。自从四年前被剥夺舰长的衔位，开除出舰队后，他又重新操起了这份旧业。

德索亚戴上礼拜用披肩，让它像一件长袍般从肩上披下来，一直垂到脚踝那儿。披肩是块白色亚麻布，要不是永不停歇的沙尘暴，可以说是洁净无瑕，接下来穿上的白长袍同样如此。他一面将饰带围在腰上，一面念着祷词。接着，他从祭服柜中拿出白色祭衣，用双手虔诚地捧了片刻，然后套上脖子，将两条丝带在胸前交叉。在他身后，帕布洛正在一个小房间中忙碌，脱掉肮脏的户外靴，穿上廉价的纤维塑料跑鞋——这是他妈妈叫他放在这儿的，专门在弥撒的时候穿的。

德索亚神父又穿上短祭袍，从正面看，这件服装显露出一个T字，它洁白无比，带着一点紫色的花式。德索亚已经为今天早上做好打算，他将为那个坐在前排的尚未确证的寡妇凶犯，以及坐在后排的带有辐射疤的无名者念上一段祈福弥撒，静静地执行忏悔礼。

帕布洛匆匆忙忙赶到他跟前，小男孩笑呵呵地喘着粗气。德索亚神父伸出手，摸摸孩子的脑袋，想要抚平孩子高高翘起的一撮头发，同时让这小家伙平下心来。德索亚拿起圣杯，抽回摸着孩子脑袋的右手，捧着蒙着纱巾的杯子，轻声说：“开始吧。”随着正式时刻到来，那股庄严感席卷过孩子的身子，他的笑容也消失了。孩子在前面领路，两人走出圣器室的门，朝祭坛走去。

德索亚马上发现，教堂内有五个人，而不是四个。平常那几个都在——全都在平时的位子上或跪或站，但另外还有一个人，一个高个子，

静静站在门廊和正殿交会处的黑影中。

在念弥撒新经的时候，德索亚神父的意识一直被这个陌生人的出现牵扯着，他尽力摒除一切杂念，把心思放在神圣的圣餐礼上，那是他的职责。

“上帝与你同在^[1]。”德索亚神父念祷着，他相信，三千多年来，主的确一直与他们同在……与所有人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德索亚继续念着，帕布洛在一旁和唱，神父微微扭过头，想看看光线有没有照亮正殿前躲在黑影中的高挑瘦削人影。没有。

在念圣经正典的时候，德索亚神父已经忘了这个神秘人，他僵硬的手指捏着圣饼，高举着，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到了赐物之上。“因为这就是我的身体。”耶稣会教士一字一句念着，感受着那些字的分量，第一万次的请求，用救世主的血和慈悲，将自己在担任舰长时犯下的残暴罪孽洗清。

在领取圣餐的环节，同往常一样，只有佩瑞尔兄弟走上前来，德索亚念了段经文，将圣饼赐予两个年轻人。他抑制住内心的冲动，没有抬眼朝教堂阴影中那个人身上望去。

弥撒几乎是在一片漆黑中结束。最后的祷念词和应唱，也全被号叫的狂风淹没。小教堂没有电，从来就没有过，墙上点着十支蜡烛，烛火摇曳，根本没法刺破黑暗。德索亚神父做完最后的赐福，接着拿着圣杯回到黑漆漆的圣器室，将它放回小祭坛上。帕布洛扭动身子，急匆匆地脱掉白法衣，穿上防风连帽衣。

“神父，明天见！”

“好的，谢谢你，帕布洛。别忘了……”话音没完，小男孩便跑出了门，奔向香料作坊，他和他爸爸、叔叔在那儿工作。破败的挡风雨条门周围，红色的沙尘暴漫卷着。

在平时，德索亚神父此时应该正在脱法衣，放回祭服柜。稍晚一会儿，他会把它们拿到教区的家中洗干净。但今天早上，他依旧穿着短祭袍、祭衣、白长袍、饰带、披肩。出于某种理由，他觉得还不能脱掉他们，就好似在煤袋战役的登陆行动期间，他不能脱掉普氏战斗装甲一般。

那个高挑的人影站在圣器室的门口，但仍旧躲在黑暗中。德索亚神父等待着，注视着，同时抑制住内心的冲动，没有在胸口划十字，也没有把剩下的圣餐饼高高举起，就仿佛它们能保护自己不受吸血鬼或者魔鬼的伤害。外头，风暴的咆哮声变成了妖精的厉叫。

那人向前走了一步，踏进圣器室烛灯投出的红光中。德索亚认出了她——吴玛姬舰长，圣神舰队指挥官马卢辛元帅的私人助手兼联络官。但德索亚马上在心里做了纠正——今天早上的第二次：她现在是吴玛姬元帅，红光下，他看见了女子衣领上的星章。

“德索亚神父舰长？”元帅问道。

耶稣会士缓缓地摇了摇头。在这个一天二十三小时的星球上，现在刚到七点半，但德索亚已经感到了疲倦。“我已经不再是舰长，只是神父，不过，我是德索亚。”他回答。

“德索亚神父舰长，”吴元帅重复道，这次的语气不再是询问，“军

令已下，特此将你召回现役。给你十分钟的时间收拾行李，之后跟我走。军令传达完毕。”

费德里克·德索亚叹了口气，闭上双眼。他很想大喊。主啊，求你了，别把这杯传给我。他睁开眼，圣杯依旧在祭坛上，吴玛姬元帅仍旧等待着。

“遵命。”他回答道，声音轻缓，审慎，接着开始脱下神圣的法衣。

尤利乌斯十四世教皇驾崩并下葬后，第三天，从他的重生龕中发出一阵异动。细长的脐带线和机械探针悄悄退走，消失了。死气沉沉的圣体躺在石板上，但胸脯偶尔会起伏一番，抽搐几下，不多久，突然发出呻吟，又过了好几分钟，那具躯体竟用胳膊肘支起了身，最后完全坐了起来，一件纹满华丽刺绣的丝衣滑到了赤裸男人的腰部。

几分钟内，这个男人就这么坐在大理石板的边缘，颤抖的双手捧着脑袋。接着，他抬头一望，发现重生教堂的一面密墙悄无声息地滑开，一名穿着红色正装的枢机穿过幽暗的空间，丝布和念珠发出轻微声响。在他身旁，还有一个高挑英俊的男子，一头灰发，灰色的双眸，这个男人穿着一件灰色法兰绒连体制服，虽简易，但很端庄。枢机和灰衣男子身后三步远处，跟着两名瑞士卫兵，他们身着源自中世纪的橙黑制服，但身上没带武器。

坐在石板上的赤裸男子眨眨眼，教堂中光线很暗，但他的眼睛似乎连这个也无法适应。不过，最后，他终于定睛凝视眼前的人物。“卢杜萨美。”刚刚重生的男子说道。

“杜雷神父。”卢杜萨美枢机应道。他手里拿着一只特大的银杯。

赤身男子咂咂嘴，动动舌，似乎一醒来就觉得嘴里含有什么剧毒的东西。他身材瘦削，一副苦行僧的面容，悲愁的双眼，新生的身体上有一条旧伤痕。在他的胸膛上，有两个十字形，它们微微鼓起，正闪着红色的光芒。“现在是何年？”他最后问道。

“公元三一三一年。”枢机回答，他仍旧站在这名赤裸的男子身旁。

杜雷神父闭上双眼。“自我上一次重生，过了五十七年。自远距传输器的陨落，过了两百七十九年。”他睁开眼，望着枢机，“自你下毒谋害我，杀死教皇忒亚一世起，已经过了两百七十年。”

卢杜萨美枢机哄然大笑：“算术做得不错，看来你从重生的混乱中恢复得很快嘛。”

杜雷神父的目光从卢杜萨美移向穿着灰色服装的高个男人。“阿尔贝都。你来这儿，是想做个见证人？还是，你想要给你驯服的犹大壮壮胆？”

高大的男人没有吭声。卢杜萨美枢机本已细薄的嘴唇现在抿得更紧了，几乎消失在了红润的下颌垂肉中。“伪教皇，在你滚回地狱前，还有什么话要说？”

“对你，我无话可说。”杜雷神父喃喃道，他闭上双眼，默默祷告。

两名瑞士卫兵抓住杜雷神父的细瘦胳膊，耶稣会士没有反抗，其中一名士兵把住重生男子的额头，把他的脑袋往后拉，亮出细瘦的弯脖子，那情景真像是一只鸭子引颈待宰。

卢杜萨美优雅地踏近了半步，从丝袖中抽出一把牛角柄小刀，咔嚓一声亮出刀刃。杜雷神父被两名士兵紧紧按住，毫无反抗之力，脑袋被往后按，露出的喉结倒似乎更加显眼了。卢杜萨美伸出手臂，姿势优美地向上一挥，像是投掷出了什么东西。杜雷的颈动脉霎时被割断，鲜血喷溅而出。

卢杜萨美朝后退去，不让鲜血沾染自己的衣袍。他将小刀藏回衣袖，举起宽口杯，接住勃勃喷涌的鲜血。当杯子几乎盛满时，鲜血也不再喷溅，他朝瑞士卫兵点点头，两名士兵随即松手放开了杜雷的脑袋。

刚重生的男子现在又成了一具死尸，脑袋下垂，双目紧闭，嘴巴微张，破开的喉部像是画笔画出的鲜艳红唇，咧出一副可怕的笑容。两名瑞士卫兵将尸体搬到石板上，掀去丝衣。已故男子赤身躺着，看上去极为惨白，羸弱不堪——裂开的喉咙，带有疤痕的胸脯，又白又长的手指，苍白的肚子，软趴趴的阳物，骨瘦如柴的双腿。即使是在一个拥有重生奇迹的年代，死亡也从不给人留下一点尊严，就连那些始终克己自制的人，也无法幸免。

士兵把漂亮的尸布拿开后，卢杜萨美枢机举起沉重的圣杯，将满满一杯鲜血倒上已故男子的双眼，倒进他张开的嘴巴，倒进外翻的伤口中，接着往下倒上尸体的胸膛、肚子、私处，那一大片鲜艳的红色，同枢机袍子的颜色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你不是由肉体组成，而是心灵。”卢杜萨美念道。

高挑男子扬扬眉毛。“巴赫，是不是？”

“对。”枢机回答。他把空空如也的圣杯放到尸体身边，接着朝瑞士卫兵点点头，那两人便用一块双层的尸布盖住了死尸。鲜血立即将美丽

的织物浸染了。“《耶稣，我之喜悦》。”卢杜萨美补充道。

“跟我猜的一样。”高个男人说道，他朝枢机望了一眼，目光中满是质疑。

“好，”卢杜萨美回答，“动手吧。”

灰衣男子沿着尸架绕了个圈，走到瑞士士兵身后，那两人即将处理完浸满鲜血的尸布。当他俩直起身，从大理石板那儿走回来的时候，灰衣男子举起两只大手，分别摆在两人的脖颈上。士兵的眼睛和嘴巴大张开来，但已经来不及喊出声，霎时，那睁大的双眼和张开的大嘴中，冒出白热的光芒，他俩的皮肤变得透明，可以清楚地看见身体内涌起的橙色火焰，接着，两人消失了——挥发了，溃散成了比灰还要细小的粒子。

灰衣男子双手对搓了一番，拍掉一层薄薄的灰烬。

“可惜啊，阿尔贝都顾问。”卢杜萨美枢机喃喃道，声音仍旧是浑厚的男中音。

在朦胧的光线下，灰衣男子望着半空中尘埃留下的细微痕迹，接着回头看了看枢机。他的眉毛又一次扬了扬，饱含质疑。

“不，不，不。”卢杜萨美解释道，“我是说尸布。那些污痕永远也褪不掉，每次重生后，我们都要织一块新的。”他转过身，开始朝密门走去，袍子瑟瑟作响。“来吧，阿尔贝都，我们得谈点事，中午之前，我还有一场感恩弥撒要主持。”

两人走后，密门随即关上，这间重生小室又变得静悄悄、空荡荡了。昏暗的光线中，只有一具裹着尸布的尸体以及几丝灰雾，那薄雾正

在一点点四处移动，并且慢慢褪去，使人联想到不久前过世之人的灵魂，正慢慢离开这个尘世。

尤利乌斯教皇第九次驾崩，杜雷神父第五次被谋杀，在这一系列事情发生的同一时间，十六万光年之外，我和伊妮娅正流亡在被劫持的地球——旧地上。这是真正的地球，但环绕轨道的中心处，却不是太阳，而是一颗陌生的G型恒星。那是在小麦哲伦星云，并非旧地家园所在的银河。

对我们来说，那一周过得很奇怪。当然，我们并不知道教皇驾崩的消息，因为除了休眠的远距传送门外，这个乔迁新址的地球，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和圣神空域联系。事实上，到如今这个份上，我已经知道，伊妮娅当时通过我们无法想象的手段获悉了教皇的死讯，但她对这些发生在圣神领空中的事只字未提，也没有人向她问及。在地球上四年的流亡生涯是那么简单、平静、深邃，我到现在也无法领悟透彻，要回忆也几乎带着莫大的痛楚。无论如何，那特殊的一周的确很深邃，但却一点也不简单，更不平静：周一，伊妮娅师从四年的老建筑师死了，周二那天晚上非常寒冷，我们在沙漠里为他举行了葬礼，仪式充满了悲伤，最后草草结束，周三那天是伊妮娅的十六岁生日，但建筑师的死使得整个塔列森团队都沉浸在悲痛和迷茫中，只剩下我和贝提克为她举行生日庆祝会。

机器人烤了块巧克力蛋糕，那是伊妮娅最喜欢吃的，而我，几天来

一直在用心雕琢一根手杖，那本是根粗壮的树枝，是我们和老建筑师去临近的山上郊游时找到的。那天晚上，我们在伊妮娅的漂亮学徒小屋中吃着蛋糕，喝着香槟，但她始终默不作声，看起来心不在焉的，当时我觉得一切归咎于老头的死以及团队中弥漫的恐慌。现在我终于了解，她的魂不守舍，更多是由于意识到了教皇的驾崩，意识到了未来路途上即将聚集的暴虐事件，意识到有史以来最平静的四年即将结束。

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我们的谈话。那天，天很早就黑了，冷飕飕的。这栋舒适的小屋，是由岩石和帆布制成的，是她四年前作为学徒的入门之作。屋子外头，刮着猛烈的沙尘暴，山艾树和丝兰树被风压弯了腰，还发出刺耳的响声。提灯嘶嘶作响，我们坐在一旁，将香槟酒杯换成泡着热茶的茶杯，在沙子和帆布的咻咻声中，小声谈着话。

“总感觉事情怪怪的，”我说，“我们知道他老了，还生病了，但大家都没觉得他会死。”当然，我说的是老建筑师，不是离我们十万八千里远的教皇，他对我们来说无足轻重。伊妮娅的这位贤师，跟这颗流放地球上的其他人一样，身上没有十字形。他的死是终结，是现在的教皇无法达到的终结。

“他好像知道。”伊妮娅轻声说，“最近几个月，他将学生们召集起来，传授最后一点知识。”

“他给你传授了些什么？”我问，“我是说，如果不是什么秘密，也不是太私人的东西。”

伊妮娅捧着热气腾腾的茶杯，微微一笑：“他告诉我，一旦建造工程开始，建筑成型时，如果你把额外的费用开支一点点报出去，即便是双倍的价码，老板也会同意支付。他说，这是因为起步之后就回不了头

了，也就是说，我手里就像是拿着六磅重的钓鱼线，我的顾客就像是条鳟鱼，已经咬住了我的钩。”

我和贝提克大笑起来。笑声中并没失敬之意——老建筑师是个极为罕见的奇人，一个真正的天才，个性很强——但就算是满怀悲痛之情怀念着他，我们也知道，他的个性中还有一些自私和偏执。我称他为老建筑师，并不是在拍他马屁，他是一个赛伯人，人格模板来自一名大流亡前的人类，生活于公元十九至二十世纪，名叫弗兰克·劳埃德·赖特^[2]。塔列森团队的每个人都毕恭毕敬地称他为“赖特先生”，就连那些跟他一样岁数的老学徒也这么叫，但我总是把他当成老建筑师，因为在来到旧地前的旅途中，伊妮娅就是这么描述她的未来贤师的。

贝提克仿佛跟我想一块去了，他说道：“有点怪，有没有觉得？”

“什么有点怪？”伊妮娅问。

机器人微微一笑，摸摸左胳膊光滑的断根，这几年来，他已经养成了这个习惯。登陆飞船载我们穿过了神林的远距传输器，船上的自动诊疗室也救活了机器人，但他身体的化学因子跟普通人类不一样，飞船无法为他培育出新的胳膊。“我是说，”他解释道，“如今教会已经统治了人类的全部事务，所以关于人是不是有灵魂，在死后这个灵魂会不会离开躯体的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可是，以赖特先生的死来看，我们却发现，他的赛伯人格虽然脱离了他的身体，却仍旧存在，或者，在他死后，至少存在了些许时间。”

“果真如此？”我怀疑道。热乎乎的茶喝起来暖人心脾，味道很棒，是我和伊妮娅在印第安集市买的——事实上，是拿其他东西换来的。那集市在一个沙漠中，应该是斯科特斯戴尔城的所在地。

伊妮娅回答了我的问题。“是的，的确是这样。你们瞧，虽然家父的赛伯体被杀死了，但他的赛伯人格依旧存活着，被储存在家母脑后的舒克隆环中。我们还知道，之后它还在万方网中独立存在过，后来又住进了领事的飞船，在里面栖息了一段时间。赛伯人格能以某种整体性波阵面的形式存在，沿着数据平面或万方网的矩阵传播，最后回到他在内核中的人工智能本源所在。”

我知道这些，但从来没有弄懂过。“好吧，”我说道，“但赖特先生基于人工智能的人格波阵面去哪儿了呢？在我们这个麦哲伦星云中，不可能有任何连接通向内核的所在地。这儿根本没有数据网。”

伊妮娅放下空杯子。“肯定会有个连接，不然，赖特先生和其他聚集在这儿的重建赛伯人格不可能存在。别忘了，技术内核曾把远距传送门间的普朗克空间作为一种媒介、一个藏身地来使用，正因如此，垂死的霸主才毁灭了所有的远距传输通道。”

“缔结的虚空。”我说道，将诗人老头的《诗篇》中的词重复了一遍。

“对，”伊妮娅说，“不过，我一直觉得这个词又呆又笨。”

“不管叫什么名，”我说道，“我还是无法理解，它怎么能通到这儿.....通到一个不同的银河中。”

“内核用来建造远距传输器的这种媒介，无处不在，遍及时空，”伊妮娅皱了皱眉，“不，不对，是时空嵌封在缔结的虚空中.....它超越了时空。”

我左右四顾。提灯发出明亮的光芒，照得小帐篷内一片光亮，但外

头黑漆漆的，狂风号叫着。“这么说，内核到得了这儿？”

伊妮娅摇摇头。我们以前讨论过这个话题，当时我就没弄懂，现在依旧不明白。

“这些赛伯人，他们的人工智能其实并不属于内核，”她说道，“赖特先生的人格不是。家父……第二个济慈赛伯人……也不是。”

她说的这些话我从没弄明白过。“《诗篇》中提到，济慈赛伯人，包括你父亲，是云门——内核的一个人工智能创造的。云门跟你父亲说，赛伯人是内核的一项试验。”

伊妮娅站起身，走到学徒小屋的入口处。伊妮娅的建造手艺很棒，两边的帆布被风吹得上下起伏，但完好无损，也很好地阻隔了外面的风沙。“《诗篇》是马丁叔叔写的，”她说，“在故事的真实性上，他尽力了，但还是有些地方，他并没有真正理解。”

“我也没能理解。”我说道，接着不再谈这个话题。

我走向前，双手抱住伊妮娅，四年前，我曾抱过她，现在，我感受到她背部、肩膀、胳膊在这几年来发生的细微变化。“丫头，生日快乐。”

她抬起头，望了望我，接着，脑袋靠在了我的胸膛上。“谢谢，劳尔。”

我和我的小朋友第一次见面时，她刚刚年满十二岁，这四年来，她的变化很大，臀部变圆了，运动衫下面，胸部挺拔了，可以说，她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姑娘，但是，我还是无法把她当成“女人”来看。当然，她已不再是个孩子，但还没有真正成为一个女人。她还是那个……伊妮

娅。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完全没变——聪明伶俐，充满怀疑，还因为一些只有她知道的事，微微带着伤感——当她把目光定格在你身上的时候，那种被触动到的感觉，也比以往更加强烈。过去几年里，她的头发稍稍变深了些，去年春天她剪过一次头发，现在还是短短的，甚至我在海伯利安地方军中的那几年，头发都比她的要长。我摸摸她的头，那些头发短得刚好伸出我的指缝，但深色头发中，还夹杂着几根金发，那是在亚利桑那的时候，我们在烈日下工作，暴晒了好几天，结果头发的颜色也变淡了。

我们站在屋子里，倾听着风沙挫磨帆布的声音，贝提克坐在我们身后，沉默不语。突然，伊妮娅把我的双手紧紧捧在手中。那天，或许她的确已经年满十六，已经不再是孩子，而是一个年轻的女人，但是她的双手放在我的大手中，依旧显得那么小。“劳尔？”她开口道。

我望着她，等她说下去。

“你能为我做件事么？”她极其轻柔地问道。

“好的。”我回答得很干脆。

她捏紧我的手，凝视着我的双眼：“明天，你能为我做件事么？”

“好的。”

不管是她的眼神，还是紧握的力道，都没有丝毫缓和：“不管是什么事，你都能为我做么？”

这一次，我真的迟疑了。我明白这样的誓言会承担什么样的后果，虽然这个奇妙的孩子从来都没有要求我为她做过什么事——从来没有要求我和她一起进行这缓慢的疯狂冒险之旅。那是我和诗人老头——马

丁·塞利纳斯之间的约定，当时我还没和伊妮娅见面呢。不管有没有违背良心，我知道，这世上有一些事我无法强迫自己去做。但是我最没办法做的事，是向伊妮娅说“不”。

“是的，”我说道，“我会为你做任何事。”

就在那时，我明白自己已经入了魔——也可以说，重获新生了。

伊妮娅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最后一次捏捏我的手，便转身回到烛光下，回到蛋糕旁，回到等候着的机器人朋友身边。第二天，我得知了这一请求的真正含义，也明白了，兑现我的誓言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

我得先中断片刻。我意识到，如果你们没有读过这个故事前几百页的话，你们或许还不知道我是谁。由于我每写下几页，就得把微薄的皮纸循环利用，所以以前写下的书页都已经不复存在，仅被存储在书写器的内存中。在那些已经失传的纸页上，我写下了真实的故事。或者，至少是当时在我眼中的真实故事。或者，至少是我尽力讲述的真实故事。大致如此。

这是关于伊妮娅的故事，当我写下头几页的时候，我不得不将薄纸循环利用，由于书写器从未在我眼前消失，所以我可以得出一个假设，没有一个人读过我讲的这个故事。事实上，我已经被流放至孤星世界阿马加斯特，写下故事的地方，是在星球轨道上的一个薛定谔猫箱——一个椭圆形的死亡牢狱中。猫箱只不过是个位置固定的能量壳，容纳了空气、食物循环设备、床、桌子、书写器，以及一小瓶氰化物毒气，由随机的同位素发射控制施放——这样看来，你们的确还没读过这个故事。

但我无法保证。当时，奇怪的事情正在发生。从那以后，奇怪的事情一桩接着一桩。对于以前和现在的这些书页，到底有没有人读过，或者，未来有没有人能读到，我还是保留自己的判断。

现在，请容我再次自我介绍一下。我名叫劳尔·安迪密恩，名字念上去像是“高人”——我的确很高，我的姓来自海伯利安这个偏地世界上“被遗弃”的大学城，安迪密恩。而我自己，也很有资格戴上“被遗弃”这个头衔，因为在那个与世隔绝的城市中，我遇见了诗人老头，马丁·塞利纳斯，禁诗《诗篇》的作者。那个城市，就是我冒险开始的地方。写下“冒险”这个词的时候，我微微带着讽刺之意，或许是因为，人生就是一场冒险。我的旅途以一场冒险开始——我试图从圣神手中救下十二岁的伊妮娅，护送她安全抵达遥远的旧地，自那之后，这场冒险就扩变到了我的一生，充满了爱与失，还有奇迹。

总之，故事中的这一周，发生了很多事：教皇驾崩，老建筑师死去，伊妮娅在流亡旅途中过了个不太顺利的十六岁生日，而我呢，已经三十二岁，依旧很高、很强壮，得到的训练主要集中在狩猎、争吵、看别人指挥队伍，依旧缺乏经验，摇摇晃晃地走在一条濒危之路上，快要和一个小女孩坠入爱河，而我本该像对待妹妹般保护她，她呢，似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女人，作为她的朋友，我熟知她的一切。

还有一件事我得说一下，我在这儿写下的这些事——圣神疆界内发生的事，保罗·杜雷被谋杀，拉达曼斯·尼弥斯这个女魔头被救出，费德里克·德索亚的所思所想——并不是虚构，也不是猜测，不是像马丁·塞利纳斯那个年代里写的虚构故事。我知道这些事，详细到那天德索亚神父的思绪，阿尔贝都顾问的衣饰，并不是因为我无所不知，而是因为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我得到的一些启示，是它们让我变得几近无所不知。

以后，你们自然会明白其中的含义。至少，我希望你们会。

实在抱歉，这次重新介绍做得真是拙劣。伊妮娅的赛伯人老爸的模板，那个名叫约翰·济慈的诗人，曾经向朋友写过一封信，是他最后一封辞别信，他写道：“恭送别人时，我总是笨手笨脚。”^[3]事实上，我也和他一样，不管是离别，还是见面，甚至在我痴心妄想的团圆中，都是如此。

所以，我将回到记忆中，回到一开始我分享、叙述的这个故事中，也许一时半会还难以理解，那么，就请你们稍稍忍耐一番。

伊妮娅十六岁生日那天过后，狂风号叫了三天三夜，尘暴也刮个不停。但这三天三夜中，女孩不见了。过去四年，我已经慢慢习惯了她不时的消失，按她的话讲，那是她的“休息时间”。头几次，一连好几天不见她人，我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但后来，我便习惯了。然而，这一次，我比以往多了几分焦虑：被老建筑师叫作西塔列森的沙漠营地中，住着二十七名弟子和六十多名支持者，他的死，让他们心神不安、焦虑万分，而沙尘暴让那焦虑又增添了几分，历来如此。在西塔列森附近，赖特先生让他的实习弟子在沙漠中建了几栋砖石住宅，其中有一栋在主楼的南面，大多数家庭和支持者住在里面。营地的建筑群几乎像是一座城堡，有城墙、庭院、铺好石子的走道——刮沙尘暴的时候，沿着它，就可以在楼群中快速走动。但是一连好几天不出太阳，也见不着伊妮娅，不安开始在我心里滋生。

那几天，我都会去她的学徒小屋看看，一天好几次。那间屋子是离主营地最远的，位于北面，差不多有四分之一英里远，离山很近，但每

次去，她都不在里面。她走的时候，没有关上屋门，她留了一张纸条，叫我不要担心，说这只是众多远足中的一次，水也带足了。虽然见不着她人，但每次去，我对这间小屋的赞美之情便增添一分。

四年前，当我和她乘着从圣神战舰上偷下来的登陆飞船，第一次抵达此地的时候，我们俩都已筋疲力尽，憔悴不堪，身上被烧伤，更别提还有一个机器人正在飞船的自动诊疗室中接受治疗，就在那时，老建筑师和他的弟子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一个十二岁的小孩，通过远距传输器，从一个星球到另一个星球，不远万里找到他，想要拜他为师，对此，赖特先生似乎并不感到惊讶。我还记得那一天，老建筑师问伊妮娅，对建筑有多少了解。“一无所知。”伊妮娅静静地回答，“我只知道，你就是那个人，而我应该拜你为师。”

显然，这个回答让赖特先生很满意，老建筑师告诉她，在她来之前，他已经收下了很多弟子——后来我发现，一共是二十六名——这些人在向他表达出心声后，他叫每个人以自己的想法，在沙漠中设计并建造一间屋子，以此作为入门测试。伊妮娅也必须通过这一考验，老建筑师从营地中拿了些简陋的材料，供她使用——帆布、岩石、水泥、几根废弃的木材，但设计房屋的思路以及建造的体力活，全都是孩子自己的事。

伊妮娅开工前，还不是老建筑师的弟子，我在主营地附近草草搭了个帐篷，并和她遍览了众多的学徒小屋。它们大多数很像帐篷屋，但有一些变化，很耐用，有些很有时尚感，其中一个特别展示出设计得相当漂亮的裙摆门，但伊妮娅跟我说，这东西华而不实，它没法挡沙遮雨，即便是微风，都会把屋内弄得一团糟。一个个看下来，没有一个让我难忘。

伊妮娅花了十一天，完成了小屋的建造。碰到一些重体力活，我便帮她打打下手，比如帮她提重物、挖土。当时贝提克还在康复中，从自动诊疗室中出来后，便转移到了营地的医务室。其实我只是帮了一点小忙，所有的筹划和大多数工作都是伊妮娅自己干的。最后的成果，便是这间奇妙的小屋。这几天，她最后一段销声匿迹的时间里，我差不多每天要来四次。一开始，伊妮娅在地上掘出一个坑，小屋的主要区域就坐落在这个坑中，整个屋子的大部分都位于地面之下。接着，她在地上铺上石板，紧紧排列好，光滑的地板就铺好了。在石板之上，她又铺上华美的地毯，那是在十五英里外的印第安集市中换来的。这个开挖出的坑是小屋的核心，在四周，伊妮娅竖立起一米高的墙，但事实上，站在凹陷的主房间中，真正的高度要比外面看上去的高出很多。这些墙是用粗糙的“沙漠石”建造的，而这些石头，正是赖特先生用以搭建主营的建墙壁和上部建筑的材料，虽然伊妮娅从没听老建筑师讲过，但她用到的技术和他如出一辙。

第一步，她先从沙漠、山顶营地周围的旱谷和河流中，收集了足够的石头。这些石头大小不一，五颜六色——紫色，黑色，锈红色，深棕色——还有几块刻着岩石画，或是含有化石。收集好石头后，伊妮娅用木头搭建出墙的形状，接着拣出大块的石头，将它们平整的一面靠在墙的内侧。在烈日下，她连着干了几夭，在河边铲沙子，用推车装回建筑工地，又在那儿将水泥和沙子混合在一起，用混合好的混凝土，将石头固定住。这是用混凝土和石头搭配出的粗糙产物，赖特先生称其为沙漠石匠术，但所得成果看上去极为漂亮，在混凝土中，透显出五颜六色的石头，到处都是裂纹和岩石的纹理。墙壁的高度约有一米，那厚度在白天可以将沙漠的热气拒之门外，而到了晚上，却又能将内部的热量保留在内。

伊妮娅建的这间小屋，第一眼看上去，似乎很简单，但事实上不尽如此，她在设计中加入了很多小花招，过了几个月，我才将它们全部领悟明白。稍稍猫下腰，就可以通过入口，进入门厅，然后跨下三级宽阔的台阶，绕上一番，来到另一个木石入口，可以把它视作通往主房间的大门。这个弯曲下沉的门厅，功效就像是气闸门，可以阻挡风沙和雨水的进入。她还在那儿搭了帆布，有点像是重叠的三角帆，增强了气闸门的功效。“主房间”只有三米宽，五米长，但看上去相当宽敞。有一个凸起的石桌，旁边围放了几把固定的长凳，营造出就餐和休息区。在屋子的北墙上，她设计了一个壁炉，还在边上安了不少壁龛和石椅。墙上甚至还有一个真正的石烟囱，但是烟囱完全没有碰到帆布或是木头屋顶。在石墙和帆布之间，在坐姿视平线的高度，她造了一扇百叶窗，从南至北，占满了一面墙壁。这面狭长的全景区，既可以用帆布盖住，也可以用百叶帘遮住，而且不用在外面动手。她在营地的垃圾堆里找到一些陈旧的纤维塑料杆，并用它们在屋子顶部将帆布塑造成圆滑的拱形，突立的尖顶、大教堂似的拱顶，以及折起来的古怪壁龛。

事实上，她还为自己造了间卧室。要到那里，须从主房间再跨下两级台阶，绕上一番，转个六十度。小房间建在一个坡度和缓的斜坡上，背靠一块巨石，也就是她的选址之地。在她这儿，没有水，也没有管道，营地的淋浴房和厕所间是共用的，位于一座附属建筑中，但伊妮娅在床边（她的床是一个用胶合板造的平台，上面有床垫和毯子），造了个漂亮的小石盆，还有一个浴缸，每周有好几次，她会在主厨房烧水，然后一桶一桶拎到小屋，舒舒服服洗个热水澡。

每天，光线会从帆布屋顶照进来，日出时暖洋洋的，正午时晒进来，像是涂上了一层黄油，到晚上，就变成黄澄澄的了。此外，伊妮娅选址时，特意将它安在巨人柱、多刺的梨丛和石松仙人掌旁边，这样一

来，每天每一个不同的时刻，就会有不一样的影子投在不同的帆布面上。这个地方非常舒服，非常惬意。而当我的小朋友不在时，便空荡得无法用言语形容。

我说过，老建筑师死后，他的弟子和支持者开始焦急不安。或许，应该说“乱作一团”才对。伊妮娅消失的那三天，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听他们焦虑万分的唠叨，差不多有九十个人吧，之所以不是聚在一起，是因为赖特先生不喜欢吃饭的时候聚着一大帮人，所以大伙是分拨在大餐厅吃饭的。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沙尘暴的猛烈程度有增无减，这群人也似乎越来越恐慌。造成他们歇斯底里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伊妮娅的消失。她是塔列森的关门弟子，事实上，也是岁数最小的，但大家都已经习惯向她求教，聆听她的话语。在一周之内，他们一下子失去了两样东西：贤师和向导。

第四天早上，沙尘暴平息了，伊妮娅回来了。当时刚刚拂晓，我在外面慢跑，碰巧看见她正在穿越沙漠，从麦克道尔山的方向回来。晨光映衬出她的轮廓，那是一个瘦削的身影，短发飘飘，身后是璀璨的华光。霎时间，我回想起第一次见到她时的情景，那是在海伯利安的光阴冢山谷中。

她看到了我，莞尔一笑。“嗨，布。”^[4]她叫道。她是在和我开玩笑，这典故出自一本古老的书，她很小的时候看过。

“嗨，斯科特。”我喊道，以同一典故回应她。

我们在距离还有五步的地方停了下来。我有一股冲动，想要扑上去，紧紧抱住她，叫她以后别再这样不辞而别了。但我没有那么做。清晨低悬的阳光为仙人掌、油木丛、鼠尾草拉出了长长的影子，我们黑黝

黝的皮肤也浸在那黄澄澄的日光中。

“士兵们怎么样？”伊妮娅问。看得出来，这三天她一直在禁食，虽然她曾答应我不再这样做。她一直很瘦，但现在，她穿着薄薄的棉衬衫，瘦得连肋骨也几乎凸显了出来，嘴唇也干燥得开裂了。“他们有没有不安？”她说。

“他们吓得尿裤子，连硬砖头也拉出来了。”我说。几年来，在这个孩子身边，我一直不让自己使用地方军时说的那些话。但她现在已经十六岁了。而且，她有时候也会说一些下流话，甚至连我都听不懂。

伊妮娅笑了。灿烂的阳光照亮了她短发中的金发。“我猜，这对建筑师们很有用处。”

我揉揉脸颊，摸摸粗糙的胡茬。“说正经的，孩子。他们真的相当不安。”

伊妮娅点点头。“是啊。赖特先生走了，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该往哪里去。”她朝团队营地瞄了一眼，因为被仙人掌和板刷树挡着，那地方只露出一点点不对称的石头和帆布。阳光照射而下，在一些无法看清的窗户和一座喷泉上闪耀着。“让大伙在音乐厅集合，咱们得好好谈一谈。”话一说完，伊妮娅便大步朝塔列森走去。

于是，我们在地球上的最后一日便开始了。

现在，我得中断片刻。我打开书写器，听着自己的声音回荡在耳边，想起了整个故事有一大段空白期。此时此刻，我只是想将在旧地上的四年流亡生涯从头至尾讲述一遍——关于塔列森团队的学徒和其他人

的一切，关于老建筑师的一切，他的奇思怪想、小小的冷酷感，以及卓越的才华和天真烂漫的热情。我想要写下这四十八个当地月（每次想起都让我感到惊奇，这里的一个月竟然和霸主和圣神的标准月完全一致）中和伊妮娅的谈话，写下我对她惊人的见识和能力的慢慢了解。最后，我想叙述那四年中我经历的每一次远足——乘登陆飞船的环球旅程，在北美洲漫长的驾车冒险，在一些小岛上的短暂旅程，每个地方都聚着一群人，每一群人都有一个中心人物：一个赛伯人，人格模板取自人类历史上的各个伟人（在以色列和新巴勒斯坦的那群人围绕着的赛伯人，是拿撒勒的耶稣，拜访这群人的那次旅程很让人难忘）。但是，根本上来说，当我听着书写器，却发现本应是这些故事的地方，却被沉默替代，我也想起了当时漏掉它们的原因。

我前面说过，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我正在一个薛定谔猫箱中，沿着阿马加斯特星球的轨道上运行着，同时等待着两件事的发生：同位素粒子的放射，粒子探测器被激发。这两件事将同时完成，接着，安置在循环设备周围的势能场中的氰化物气体，就会被释放出来。死亡不会即刻到来，但也差不多了。前面我声明过，我会完完整整地将故事——我和伊妮娅的故事——从头到尾讲完，但我现在意识到，我做过编辑，极力试图在粒子衰变毒气涌来前，点到最重要的环节。

现在，我不会再口是心非了，不过，我得说，如果有时间，在地球上的四年的确值得好好讲述：团队共有九十个人，他们具有智慧人类所拥有的各种品质，高雅、复杂、偏执、有趣，他们的故事值得一听。同样，我探索地球的经历也值得大书特书，或许还能写成一部史诗，冒险时用的交通工具，既有登陆飞船，还有一辆一九四八年的“木疙瘩”旅行车，是老建筑师借给我的。

但我不是诗人，当年做猎人向导的日子里，我只能称得上是名纤

夫，而现在，我的任务，是在伊妮娅长大成人，成为弥赛亚的路途上，跟在她的后面，不让自己误入歧途。的确，我会那么做。

老建筑师总是将团队所在的这个营地称为“沙漠营地”，不过大多数学徒称其为“塔列森”——在威尔士语中，意为“明亮的眉毛”。（赖特先生拥有威尔士血统。我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试图回想起圣神或是偏地世界中哪个地方叫威尔士，后来恍然大悟，那是宇宙飞行普及前的地球上的威尔士，老建筑师生于斯、死于斯的土地。）伊妮娅经常把这个地方叫作“西塔列森”，从字面上看，就算是像我这样脑袋瓜不灵活的人，也会觉得应该有个“东塔列森”。

三年前，我曾就这个问题问过伊妮娅，她回答说，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早期，原来那个赖特先生在威斯康星的春绿村建造了第一个塔列森团队营地，所谓的威斯康星，是一个行政地理区域，它隶属于古老的北美洲国家——美利坚合众国。我向伊妮娅问起，这第一个塔列森是不是跟我们这个差不多，她回答说：“不。事实上，有好几个威斯康星塔列森，它们既是家，也是团队营地，大多数先后被火烧毁。正因如此，赖特先生在造我们这个营地的时候，建了好多池塘和喷泉，这么多水，是为了救火用。”

“第一个塔列森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建成的？”我问。

伊妮娅摇摇头。“他在一九三二年组建了第一个塔列森团队，”她说，“但他招收弟子，组成团队，主要是为了获取劳动力，既是为了建造出他的梦想，也是为了筹集粮食，当时正值大萧条。”

“什么是大萧条？”

“是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经济不景气的阶段。”伊妮娅说，“别忘了，当时的经济还没有全球化，需要依赖民间货币体系，一些叫作银行、黄金储备、实物货币价值的东西。硬币啦，纸币啦，本来不值钱的东西，被假定成具有一定的价值。一切都是某种两相情愿的幻觉，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幻觉变成了噩梦。”

“老天。”我感叹道。

“是啊。”伊妮娅说，“总之，在那之前，公元一九〇九年，已到中年的赖特先生遗弃了自己的妻子和六个孩子，和一个有夫之妇私奔去了欧洲。”

听到这个消息，我不由得眨了眨眼。四年前我们遇到老建筑师时，他已经是个八十好几的老家伙，一想到他竟有绯闻，我就有点对不上号。我也在纳闷，这跟“东塔列森”有什么关系。

伊妮娅猜到了我在想什么。“当他和那个女人从欧洲回来后，”她说道，微笑地看着我全神贯注的表情，“就开始着手建造第一个塔列森，那是他在威斯康星的家，想要送给玛玛……”

“送给他妈妈？”我问道，有点糊涂。

“玛玛·博斯维克，”伊妮娅说，她为我一个字一个字念了遍，“钱妮夫人。就是那个女人。”

“哦。”

笑容不见了，她继续道：“这起绯闻，毁了他的建筑工作，他在美利坚合众国被烙上了污名。但他没有放弃建造塔列森，他坚持不懈，想要找到新的赞助者。他的第一任妻子凯瑟琳，不同意跟他离婚，新闻报

纸——一种印在纸上、有规律分发的信息资料——成天登一些闲话，煽风点火，火上浇油。”

我向伊妮娅问起这个关于“塔列森”的简单问题的时候，两人正在院子里散步。我回忆起，她讲到一半的时候，我们在喷泉边停留了片刻。我总是很惊讶，这孩子真好像无所不知一样。

“后来，一九一四年八月十五日，塔列森的一名工人发了疯，用一把斧子把玛玛·博斯维克砍死了，就连她的两个孩子——约翰和玛莎——也没放过，那人把他们的尸体埋了，在营地中放了一把火，接着又杀了赖特先生的四个朋友和学徒，最后吞酸自尽。将整个地方全部付之一炬。”

“我的天。”我小声说着，望了望餐厅，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老建筑师的赛伯体正在那儿，和他的几名老学徒一起用餐。

“他从不轻言放弃，”伊妮娅说，“几天后，八月十八日，赖特先生在塔列森的地界内，游览一个人工湖，结果脚下的堤坝破裂，他被卷进一条随着大雨暴涨的小河中。他排除万难，游出了洪流。几星期后，他开始了重建工作。”

就在此时，我觉得自己理解了她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些事。“那我们为什么没在那个塔列森呢？”我问道。两人迈着步子，离开了沙漠庭院这个汨汨流淌的喷泉。

伊妮娅摇摇头：“问得好。但我怀疑，在这个重建的地球上，那个塔列森到底存不存在。不过，对赖特先生来说，那地方在他生命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九五九年五月九日，他死在了这儿……死在了西塔列森附近，但是，后来他的遗体被运了回去，葬在了威斯康星塔列

森。”

我停下脚步。想到老建筑师的死，我心里的不安重新开始躁动。一直以来，我们的流亡生涯都处于稳定的状态中，平静，日日更新，但现在，伊妮娅让我想起，其实每件事、每个人都会有结束的那一天。或者说，在圣神向人类提供了十字形和完全重生前，曾经都有那么一天。但我们这个团队的每个人——甚至被劫持的地球上的每个人——都还没有臣服于十字形。

这是三年前的一次谈话。如今，老建筑师的赛伯体已经身故，遗体被葬在沙漠中的一座小型陵墓中，场面不怎么和谐，接下来，我们即将面对没有重生的死亡的结果，面对事情的结束。

伊妮娅洗澡去了，洗好后会去洗衣房洗衣服，在这当口，我找到了贝提克，两人开始忙着把开会的消息传给众人。伊妮娅是我们中年纪最小的，却负责起了会议的召集和领导工作，对此，蓝皮肤的机器人并没有表现出惊讶。他和我一样，过去几年一直默默注视着她，看着她成为了团队的核心。

我小跑着，从田间奔到宿舍，又从宿舍奔到厨房，在通向来宾露台的台阶上方，立着一座奇特的塔楼，我在那儿摇了摇大钟。如果有学徒或工人没被通知到，听到钟声，会过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在厨房间，有几个厨师和学徒已经摘掉了围裙，擦净了双手，将消息通知给他们后，我出了门，来到巨大的团队餐厅，有好些人正在喝咖啡，这间漂亮屋子北面有窗，可以看见麦克道尔山，有几个人见到我和伊妮娅从那边走回来，便知道有事情发生了。我把开会的消息通知给他

们，接着朝赖特先生的私人小饭厅探了探，里面空无一人，于是我便向制图室跑去。这间屋子，或许可以说是营地最吸引人的，倾斜的帆布屋顶下，立着长排的制图桌和档案柜，透过两排偏移窗，清晨的阳光灌了进来。现在，太阳已经升得老高，阳光洒在屋顶上，被烤晒的帆布发出一股宜人的味道，闻上去就会令人想起如浓郁黄油般的阳光。伊妮娅曾经告诉过我，赖特先生之所以来到西部，建造第二座塔列森，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喜欢野营的感觉，在阳光、帆布、岩石组成的世界中工作的感觉。

制图室里有十一二个学徒，都在一旁站着——自从老建筑师去世后，就再也接不到工程了。我告诉他们，伊妮娅要大家在音乐厅集合。在这日中时分，一个十六岁的小孩命令九十多个大人集合到一起，对于此，没有人提出异议，没有人抱怨，没人发表一点看法。要是有什么的话，那就是听到伊妮娅回来并接过管理权的消息，这群学徒终于舒了口气。

离开制图室，我去了图书室，在这个地方，我曾度过很多愉快的时光。接着，我又看了看会议室，那儿只有地板上的四个面板亮着。两个地方都有人，我把开会的消息告诉了他们。接着，我沿着沙石走道下的混凝土小路，一路小跑，在舞台剧院停下，向里面窥了一眼。老建筑师在世的时候，每逢周六晚上，会在里面放电影。一想起这个地方，我就高兴得想要笑，墙壁和屋顶是用厚厚的岩石搭成的，整个屋子长长的，缓缓而下，一条条胶合板制成的长凳摆放在里面，凳子上铺着红色的垫子，地板上铺着陈旧的红地毯，天花板上，来来回回拉着几百盏白色的圣诞灯。我和伊妮娅第一次来到营地的时候，惊讶地发现，老建筑师要每名弟子、每家人家在周六“穿戴整齐地赴宴”——古老的无尾夜礼服，黑领结，都是只有在古老得发霉的历史全息像中才能看到的東西。女士

们也得穿上古老的奇怪装束。有些人从光阴冢或者远距传输器来到旧地的时候，没有带这些衣物，赖特先生就会为他们提供正装。

我们来到这儿的第一个周六，伊妮娅出席时，穿着无尾夜礼服、衬衫，系着黑领结，而没有穿赖特先生给的那些。一开始，我看到老建筑师露出震惊的表情，心里想，他肯定会把我们轰出团队，让我们在沙漠中勉强维生。但是，那张年老色衰的皱脸上，慢慢露出一副笑容，没过多久，便开始开怀大笑。此后，他便不再对伊妮娅的穿衣风格指手画脚。

周六正式宴会过后，我们要么一群人在一起听音乐会，要么在舞台剧院里看电影——那种古老的胶卷电影，得用一个机器来放。感觉很像是在欣赏石器时代的山洞壁画。但我和伊妮娅非常喜欢他选的电影，二十世纪的古老平面电影，很多都是黑白片，出于某种理由，赖特先生在看电影的时候，很喜欢在屏幕上放映出“音轨”摇摆扭动的画面。事实上，我们在那儿看了一年之后，一名学徒才跟我们说，以前放映的时候，“音轨”是看不见的。

今日，舞台剧院空空荡荡的，圣诞灯全都暗着。我继续往前跑，从一间屋子到另一间屋子，从一栋楼到另一栋楼，让学徒、工人、每家人都去集合起来，最后，我在喷泉边和贝提克碰头，两人一起来到音乐大厅，加入了众人的行列。

音乐厅非常大，有一个宽阔的舞台，还有六排软座椅，每排各有十六张椅子。墙壁由两种材质构成：一种是涂成切罗基红（老建筑师最喜欢的颜色）的红杉木，另一种是普通的厚沙岩。铺着红毯的舞台上没多少东西，只有一台大钢琴以及几棵盆栽。头顶拼成格状的木头和钢铁横梁上，按惯例覆盖着白帆布。伊妮娅曾经告诉过我，原来的赖特先生死

后，帆布就被塑料取代，因为每隔几年，帆布就得替换一次，如果用塑料，就可以减少替换用的费用。但当这位赖特先生回来后，塑料又被撕掉，主制图室上的玻璃也一样被掀掉，重新覆盖上白帆布，这样一来，纯净无瑕的阳光又取得了统治地位。

我和贝提克站在音乐厅后面，喋喋不休的学徒和其他工人依次就座，有几名建筑工人站在过道上，还有几个站在后面，待在我和贝提克身边，似乎担心会把泥巴和尘土带到亮丽的地毯和家具上，把它们弄脏。伊妮娅掀开一侧的门帘，走了进来，跳上舞台。兀然间，台下的私语声全都停止了。

赖特先生建的这间音乐厅音效非常棒，伊妮娅并不需要大声说话就能让每一个人听见她的声音。她轻声说道：“多谢大家能聚在这里。我想，咱们得谈一谈。”

杰弗·彼得斯——一名年老的学徒，马上从第五排站起身。“伊妮娅，你不见了好几天，又到沙漠中去了。”

女孩站在舞台上，点点头。

“你和狮虎熊谈过话了？”

台下，没有人发出笑声。彼得斯极为严肃地问出了这个问题，九十名听众也同样严肃地等待着她的回答。我必须这么解释一下。

一切都得从头说起，两个世纪前，马丁·塞利纳斯写下了《诗篇》，讲述了海伯利安朝圣者、伯劳以及人类和技术内核之间的战争，故事解释了早期的赛伯空间网如何进化成了全球性的数据网。到了霸主时代，人工智能技术内核用秘密的远距传输和超光技术，将几百个数据

网织成了一个秘密的星际信息媒介，称之为万方网。但是，据《诗篇》所说，伊妮娅的父亲，名叫约翰·济慈的赛伯人，在赛伯体死后，以数据人格的形式，来到了万方网的内核所在地，并发现天外有天，竟然还有一个更大的数据平面媒介，或许比我们的银河还要大，就连内核的人工智能也不敢探索，因为里面全是“狮虎熊”——这是名叫云门的人工智能的原话。我们只知道，这些神秘人，或是智能生物，或是神，就是一千年前在内核之前先一步劫持地球的幕后操纵者，还把它转移到了这儿。狮虎熊，是我们星球的邪灵守护者。团队中没人见过这些实体，没人跟他们说过话，没人有实实在在的证据，可以证明他们的存在。没人，除了伊妮娅。

“不，”站在舞台上的孩子说道，“我没有跟他们谈过话。”她低下头，似乎有点窘迫。她总是不太情愿讲这个话题。“但是，我想我听见了他们的话。”

“他们在跟你说？”杰弗·彼得斯说，音乐厅一片安静。

“不，”伊妮娅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听见了他们的话。就好像是透过宿舍的墙壁，偷听到了别人的谈话。”

台下发出几丝笑声。团队建筑的厚石墙中，宿舍区的是最薄的。

“好吧，”第一排的贝兹·金博说道，她是我们这儿的主厨，一个块头很大、通情达理的女人，“告诉我们，他们说了些什么。”

伊妮娅走到红毯舞台的边缘，望着一个个长者和同事。“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件事，”她轻轻说，“印第安集市不会再提供粮食和物品了。它没了。”

听到这句话，整个音乐厅顿时炸开了锅，像是伊妮娅扔下了一颗炸弹。当嘈杂的说话声慢慢平息下来的时候，一个魁梧的建筑工人，名字叫胡桑，在吵闹声中喊道。“你说它没了，是什么意思？我们以后去哪儿换粮食？”

大家的恐慌不是毫无缘由的。二十世纪的时候，在赖特先生那个年代，他的团队沙漠营地坐落在一个叫凤凰城的城镇附近，约有五十公里的路程。在沙漠营地那会儿，和威斯康星塔列森所处的大萧条年代不太一样，在后者那个时候，学徒们一边帮赖特先生进行施工计划，一边在肥沃的土壤中种植庄稼，但是到了沙漠后，就没办法再种了。所以，他们得驾车到凤凰城，要么以物换物，要么使用硬币或纸币，来获取基本物资。一直以来，老建筑师都依赖赞助人的慷慨解囊，他们借钱给他，却从不要求偿还，众人也因此活过了一月又一月。

而现在，在我们这个重建的沙漠营地中，没有城镇。唯一的道路是两条砾石车辙，一路通向西部几百英里的空茫之地。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曾乘登陆飞船在那片区域上方飞过，还驾着老建筑师的地行车穿越过。不过离营地约三十公里远处，有个印第安集市，每周开一次市，在那儿，我们用手工制品交换粮食和基本物资。在我和伊妮娅来之前，这个集市就已经存在了好长时间；显然，大家伙都认为它会一直存在下去。

“你说它没了，是什么意思？”胡桑重复道，喊声略带嘶哑，“那些印第安人哪儿去了？难道他们也是赛伯人，就跟赖特先生一样？”

伊妮娅双手做了个姿势，这几年来，我已经熟悉了这个手势——一个表示不可言说的优雅动作，在我眼里，已经把它等同于禅宗的表述方式：“无”。在此处，意思就是“问题没有意义”。^[5]

“集市没了，因为我们不再需要它，”伊妮娅说，“那些印第安人是真实的——纳瓦霍、阿帕奇、霍皮、祖尼，但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也要进行他们自己的实验。他们和我们交易，只是.....协助我们而已。”

大家伙有点冒火了，但最后还是压住了火气。贝兹·金博站起身：“我们该怎么做，孩子？”

伊妮娅站在舞台边缘，似乎她才是那个翘首以盼的听众。“咱们这个团队到此结束，该解散了，”她说，“我们的这一部分生活必须结束了。”

后排有个年轻的学徒，正在大喊：“不，没有！赖特先生还会回来！别忘了，他是个赛伯人.....一个创造出来的人！不管是谁创造了他，内核，还是狮虎熊，都可以再次送他回来.....”

伊妮娅悲伤地摇摇头，但态度坚决：“不。赖特先生已经走了。团队结束了。没有印第安人为我们从远方带来粮食和物资，这个沙漠营地无法撑过一个月。我们必须走。”

台下一片安静，最后，有一个年轻的女性学徒打破了沉静，她名叫佩瑞特。“去哪儿，伊妮娅？”

也许，就是在此时，我第一次意识到，为什么大家伙会对伊妮娅言听计从，会将自己全部交托给她，而她，在我眼中只是一个孩子。老建筑师还在的时候，他会讲讲座，在交流会上滔滔不绝，在制图室中侃侃而谈，带着大家伙去山上野餐，外出游泳，要求大家互相照顾，吃最好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伊妮娅的领导能力便不那么明显，而现在，它重新显露在众人眼前。

“对，”一排排座椅上，大家此起彼伏，中间有人喊道，“去哪儿，伊妮娅？”

我的朋友张开双手，这回换了另一个姿势，我也知道什么意思，这次不再是“问题没有意义”，而是“你必须自己回答”。伊妮娅大声说道：“有两个选择。你们每一个人，到这儿，要么是通过远距传输器，要么是通过光阴冢。所以，要返回，你们可以通过远距传输器，或是……”

“不！”

“怎么可能？”

“绝不……我宁愿死！”

“不！圣神会发现我们，杀了我们的！”

如雷的喊声立即爆发了，全都是发自肺腑的。那是恐惧的声音，音乐厅中顿时弥漫起一股恐慌的气味，以前，在海伯利安的沼泽地中，会有一些动物误中捕兽夹，腿被夹住，现在我在大厅中感受到的恐慌，就同那时一样。

伊妮娅举起一只手，喊叫声停止了。“如果你们不想通过远距传输器回圣神空间，也可以留在地球上，自己照顾自己。”

台下一阵嘀咕，在听到可以不返回后，有些人舒了口气。我明白他们的感受——对我来说，圣神也已经成了一个可怕的妖魔。想到要回到那种地方去，我每星期就至少有一次上气不接下气地从睡梦中惊醒。

“但如果你们留在这儿，”女孩在音乐厅的边缘坐了下来，她继续

道，“你们就无家可归了。这个地球上还有其他很多群人，但每一群人都有各自的事业，有各自的实验。你们无法融入到他们的队伍中。”

台下有人在喊叫，在发问，想要获得一些谜题的答案，他们在这儿待了那么长时间，还是没有解开这些谜。但伊妮娅毫不理睬，继续说她的话：“如果你们留在这儿，你们就浪费了赖特先生教给你们的知识，浪费了你们在这儿学会的东西。地球不需要建筑师，不需要建筑工人。现在不需要。我们必须回去。”

杰弗·彼得斯又开口了，声音尖厉，但没有火气。“难道圣神需要建筑工人和建筑师？需要我们为他们建那该死的教堂？”

“是的。”伊妮娅说。

杰弗一只大拳重重地砸在身前的椅背上。“要是被他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从哪儿来……他们肯定会把我们抓起来，甚至杀了我们！”

“没错。”伊妮娅说。

贝兹·金博问：“你也一同回去吗，孩子？”

“对。”伊妮娅一面说，一面跳下舞台。

现在，每个人都站了起来，都在冲身边的人嚷嚷。如今，团队的九十个人已经失去了依靠，杰弗·彼得斯为他们说出了心声，“我们能和你一起走吗，伊妮娅？”

女孩叹了口气。她的脸还是早上我看到她时那副模样，黑黝黝的，异常警觉，但也充满了倦意。“不。”伊妮娅回答道，“我觉得，离开这儿，就像是死亡或是出生，我们每个人，必须自行完成这件事。”她微

微一笑，“或者，也可以几人一组。”

音乐厅又一下子安静了下来。伊妮娅重新开口的时候，感觉像是一件乐器从管弦乐队停奏的地方重新演奏了起来。“劳尔第一个走，”她说，“今晚就走。然后，你们每一个人，会挨个找到属于你们的远距传送门。我会帮你们，等大家都完成后，我最后一个离开地球。但我肯定会走，几个星期内就会走。我们所有人必须走。”

大家在往前挤，虽然没人吭声，但都在朝留着短发的女孩身边移动。“但我们中，有人能够重逢。”伊妮娅说，“我能肯定，我们中有人一定会重逢。”

但我也听出了这句使人宽心的预言还有另一面：我们中有些人会死，他们不会再和别人相见。

“对了，”贝兹·金博的声音很低沉，她的一只大胳膊搭在伊妮娅的肩上，“厨房里还有些食物，够我们最后吃顿大餐的了。今天吃的这顿，会让你们在几年内都难以忘记！就像我妈妈一直说的，要是去旅行，一定不要空着肚子走。谁和我去厨房，给我打下手？”

这时候，大家伙开始散开，家人、朋友各自一小撮一小撮聚在一起，还有些不合群的单独站着，似乎一下子蒙了，我们开始从音乐厅鱼贯而出，大家一面走，一面还是在朝伊妮娅身边挤。当时，我真想抓住她，摇晃她，直到把她的智齿摇落为止，然后问她，你他妈到底什么意思？“劳尔第一个走……今晚就走。”你有什么资格，命令我把你抛在身后？你怎么觉得，你就一定能使唤我？但她离我太远了，边上还围着那么多人。我能做的，就是大步跟在人群后面，随着众人一起走向厨房和餐厅，我的脸、拳头、肌肉、走路的样子，无不写满了愤怒。

有一次，我看见伊妮娅回头望了一眼，身边一大堆人挤着她，她吃力地扭过头，眼神在向我乞求：容我解释。

我冷冷地回看着她，没有给她任何回答。

快到黄昏时，她终于到了我身边。我当时正在大车库中，那是赖特先生命令建造的，位于营地东部五百米外。这栋建筑的四侧都是进出口，垂着帆布帘，但有几根岩石柱，支撑着耐久的红杉木屋顶，这栋建筑的用途，是为了安置我们的登陆飞船。

我站在登陆飞船敞开的舱口中，帆布大门拉开着，朝外面一望，就看见伊妮娅正穿过沙漠，朝我这边走来。我已经一年多没戴过通信志手环了，现在又把它重新套在了手腕上。这东西储存着我们前一艘飞船的记忆，那艘船在几个世纪前属于领事，在我学习如何驾驶登陆飞船的时候，它曾是我的联络员、我的老师。不过，现在我已经用不着它了，通信志的记忆已经上传至这艘登陆飞船中，在操纵登陆飞船方面，我也已经驾轻就熟。但戴着它，让我感觉非常有安全感。当时，通信志也在对飞船进行系统检查，也许你会说，它是在和自己聊天。

伊妮娅站在折起的帆布门内，落日在她身后投出长长的影子，也将帆布染成了红色。“登陆飞船怎么样？”她问。

我看了看通信志的读数。“一切完好。”我咕哝道，没有朝她看。

“如果再飞一次，燃料和电力够用吗？”

我还是没有抬头，越过舱门拨弄着驾驶座扶手上的触摸板：“那要看它去哪儿了。”

伊妮娅走到登陆飞船的台阶上，抓住我的腿：“劳尔？”

这一次，我终于没法躲开她的目光了。

“别生气，”她说，“我们必须这么做。”

我挪开腿：“天杀的，别老是冲我和大家发号施令，跟我们说必须做什么事。你只是个孩子，也许，有些事情我们并不一定要做，也许，我该丢下你，一个人离开。”我走下扶梯，按一下通信志，台阶缩了回去，与船体合而为一。我走出车库，开始朝帐篷走去。太阳低挂在地平线上，那是一个极圆的红色球体。在落日的照耀下，主营地的那些岩石和帆布建筑看上去就像是着了火，那是老建筑师最害怕的事情。

“劳尔，等等！”伊妮娅在身后追赶，我稍稍往后瞥了一眼，发现她已经累得不行了。整个下午，她一直在和人见面、谈话、解释，安抚他们，拥抱他们。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团队就像是一窝情绪化的吸血鬼，伊妮娅是他们唯一的能量源泉。

“你说过，你会为我……”她说道。

“对，对。”我打断了她的话。我突然有种感觉，她是大人，而我才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为了隐藏我的困惑，我又一次背过身去，望着落日的余晖。在那一小会儿的时间里，我们俩默默地站着，望着光线暗去，天色慢慢暗沉下来。早先我已经得出一个结论，和我从小就熟知的海伯利安的日落相比，地球的日落更加迟缓，也更加美丽，而在沙漠中观看日落，则更为动人。过去的四年间，我和这个孩子，一起观看过多少次日落呢？我和她，在沙漠中的璀璨繁星下，曾度过多少次懒散的夜晚，一边享用晚餐，一边交谈？这会不会是我俩最后一次一起观看日落？这

个念头不由让我沮丧，让我怒火中烧起来。

“劳尔，”伊妮娅又开口道，我俩的影子已经并在了一起，夜风冷飕飕的，“能跟我来吗？”

我没有说“好”，但还是一路跟着她，走过岩石地，在黑暗中，避让着丝兰树和矮仙人掌的棘刺，最后回到了灯火通明的营地。发电机的燃料油还能用多久？我思索着。我知道答案——维护发电机，给它加油，那是我的职责之一。主油箱中的储备能维持六天，备用油箱中的——是用来应付紧急情况的，还没开启过——能维持十天。现在，印第安集市没了，也就不再有补给渠道。电灯、冷藏库、电力设施，还能维持三星期，然后……会怎样？黑暗，腐烂，终结，塔列森四年来无休无止的建造、拆毁、重建，这些活泼的喧闹声，都将画上句号。

我本以为，伊妮娅可能是要领我去餐厅，但我们路过那些明亮的窗户时，她却并没有进去，餐桌旁坐着一群群人，认真谈着话，当我们走过时，他们抬起眼，只往伊妮娅身上看了看——恐慌四处弥漫，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个隐形人。接着，我们朝赖特先生的私人制图室和办公室走去，但到门口时，却没有停下脚步。往前走，到了漂亮的小会议室，有一小群人正坐在那儿看最后一场电影——三星期后，电影放映机就会停止运转——我们也没在那儿停下来，甚至到主制图室的时候，也没拐弯走进去。

我们的目的地是一个工场，在营地南面，离车道很远，由岩石和帆布制成。那是个很实用的外屋，用来操作吵闹的机器，使用有毒的化学品。到营地的头两年，我经常在这儿工作，但最近几个月不曾来过一回。

贝提克正等在门口。那张泰然自若的蓝色脸庞上，微微露出一抹笑意。那天，我们给伊妮娅惊喜，为她办生日会，机器人把生日蛋糕端上来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就如现在这般。

“怎么了？”我还是有点火大，看了看女孩疲惫的面庞，又望了望机器人自以为是的表情。

伊妮娅走进工场，打开灯。

小房间中央有张工作台，上面放着一条小船，长度不到两米。形状像是一粒两头尖尖的种子，整个船体，除了一个圆形的小座舱外，其他地方都用某种东西包裹着。座舱装有尼龙挡板，显然可以紧紧困住船员的腰身，一把双叶桨搁置在船边。我走向前，伸手抚摸着船体，外面那层包裹材料是用抛光玻璃纤维和内置铝带、铝配件制成的。团队中，只有一个人做得出这么细的手工活。我瞧了瞧贝提克，眼神中几乎带着责难。他点点头。

“这叫独木舟。”伊妮娅说，她也在抚摸光亮的船体。“来自旧地的设计。”

“我见过好多类似的船。”我说道，没有显出被这制作工艺打动的表情，“冰爪大熊的叛军用的小船，跟这东西差不多。”

伊妮娅仍旧轻抚着船体，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它身上，似乎我的话就是耳旁风一样。“是我叫贝提克为你做的，”她说，“他在这儿干了几星期了。”

“为我做的。”我蠢头蠢脑地说道。当我意识到眼前即将面临的事情后，肚子一阵抽痛。

伊妮娅走近了些，站在吊灯的正下方，灯光在她的眼睛和颊骨下方投下影子，让她看上去很成熟，不像是刚刚年满十六岁。“劳尔，我们的筏子没了。”

我知道她说的是哪个筏子。是那个曾载着我们穿越了众多星球的筏子，它最后在神林被割成了碎片，当时我们在那儿受到了伏击，差点就死在那里。它曾载我们在天龙星七号沿河而下，穿越希伯伦和库姆-利雅得的沙漠，横穿无限极海的汪洋大海。我知道她说的是哪个筏子。我也知道，这条小舟意味着什么。

“这么说，我得乘着它，沿原路返回？”我抬起手，似乎想要抚摸它，但却没有这么做。

“不是原路返回，”伊妮娅说，“而是沿特提斯河继续向下，穿越别的星球，穿越一个个星球，直到找到飞船为止。”

“飞船？”我重复道。在我们逃离圣神追捕的时候，领事的太空船受了重伤，我们把它留在了一个无名的星球上，让它藏在河底，进行自我修复。

我的小朋友点点头，疲惫的眼睛下有些影子，随着她的动作忽隐忽现。“劳尔，我们需要那艘船，如果你愿意，我希望你能乘着这条小舟，沿着特提斯河顺流而下，直到找到那艘船，然后乘着它飞到另一个星球，我和贝提克会在那儿等你。”

“圣神空域中的星球吗？”我问道，那简单的句子，却隐含着莫大的危险，我的肚子又是一阵抽痛。

“是的。”

“为什么是我？”我问，朝贝提克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当时，我冒出了一个想法，让我感到羞愧不已：机器人也能去，为什么要派一个人类……派你最好的朋友去？我垂下头，不敢正视他。

“这次旅途将会非常危险，”伊妮娅说，“劳尔，我相信你能办到。我相信，你能找到飞船，然后找到我们。”

我感觉自己的肩膀耸了下来。“好吧，”我说，“是不是要去送我们来这儿的远距传输器？”我们是从神林过来的，通过传送门后，到了一条小溪上，临近老建筑师的建筑杰作——流水别墅。那地方离我们这儿有三分之二个大陆远呢。

“不，”伊妮娅说，“那地方比较近。在密西西比河上。”

“好吧，”我又重复了这个词。我曾在密西西比河上飞过。那条河在我们东面，几乎有两百公里远，“什么时候出发？明天吗？”

伊妮娅摸摸我的手腕。“不，”她说，一脸疲态，但话音坚定，“就今晚。现在就走。”

我没有提出异议。我没有和她争论。我一句话没说，就抬起独木舟的船首，贝提克抬起船尾，伊妮娅则稳稳托住船腹，三人扛着这该死的东西，回到暗沉沉的沙漠黑夜中，回到登陆飞船上。

宗教大法官迟到了。

梵蒂冈空中交通管制系统为大法官的电磁车定制出飞行路线，让其行经太空港附近通常禁止通行的空域。梵蒂冈东侧的空中行道已被全数关闭；轨道上原有一架三万吨重的机械货船即将进入飞行通道，现在也被拦在外面，直到大法官的车子飞过着陆机位的东南角。

装备着特别装甲的电磁车内，宗教大法官约翰·多米尼各·穆斯塔法枢机大人正襟危坐，他没有看窗外或视屏上的美景：慢慢逼近的梵蒂冈，浸浴在玫红晨光下的城墙。他甚至没有瞅瞅身下的维多利奥·埃马努尔桥，这条交通干线有二十条车道，车来车往，非常繁忙，还闪闪发光，就像阳光下微波粼粼的河流，那是日光照在车玻璃和透明罩上造成的幻象。穆斯塔法对眼前的这些完全没有放在心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通信志的屏幕板上，上面正滚动着最新的情报。

最后一段文字过去，被牢牢记在脑中后，便被彻底删除。接着，大法官对自己的助手法雷尔神父说道：“之后，商团再没会见过别人？”

法雷尔神父是个瘦削的男人，灰色的眼眸毫无神采，他从来不笑，但双颊的肌肉稍稍抽搐了一下，对枢机来说，这便传达出了类似风趣的

意味。“没有。”

“确定？”

“完全确定。”

大法官靠回到车座的软垫中，会心一笑。教宗选举前，商团只做了一次试探，会见了教皇候选人中的一位——卢杜萨美，结果不尽如人意，这次会见被完整地记录了下来，大法官将整个过程从头至尾听了一遍。枢机的笑容维持了片刻。卢杜萨美觉得自己的会客厅的防范措施非常严密，他说得没错，那间屋子可以阻挡所有的窃电、窃听器、隐形话筒、信息传输。屋内的所有录音设备，即便是植在与会者的身体内，也会被探测并追踪到。任何想以密光将信息发送出去的企图，都会被检测并阻滞掉。但大法官却获得了这次会谈的所有视频和音频记录，那是最令他感到愉悦的美妙时刻之一。

两年前，卢卡斯·奥蒂蒙席去一家梵蒂冈医院对眼睛、耳朵和心脏进行例行的替换手术。外科医生已经被法雷尔神父贿赂，神父以宗教法庭的势力威吓，就像是拿了个庞然大物架在医生的脖子上，如果他不将某种尖端设备移植在蒙席的身体内，他的小命就会不保。医生只得言听计从，但事成之后，那医生还是命享真死，没有重生——手术完不多久，他就意外出了车祸，掉进了北部大浅湾中。

卢卡斯·奥蒂蒙席的身体系统内，没有电子或机械窃听器，但视神经上连接着七只全生物纳米记录器，听觉神经系统连接着四只听觉纳米记录器。这些生物记录器不会在身体内直接发送信号，它们首先会将数据以化学形式存储起来，通过血液循环，将数据运送到某一信息发送器中，这一发送器同样以有机形态，安在奥蒂蒙席的左心室中。等奥蒂走

出卢杜萨美枢机的办公室，离开安全区，十分钟后，发送器就会将此次会谈的压缩记录传送出去，经由附近的无线中继收发机，发送给大法官。这一窃听，并不是在卢杜萨美的保密屋中的实时窃听，因此穆斯塔法枢机还是有点担心，但它已经是现有技术和秘密行动所能达到的最佳结果了。

“矶崎健三害怕了，”法雷尔神父说，“他觉得……”

大法官竖起一根手指，法雷尔话说一半便打住了。“你无法确切知道他有没有害怕，”枢机说，“你无法知道他的想法。你只能听到他说的话，看到他的动作，以此来推断他的想法和反应。马丁，绝不要对你的敌人妄加猜测。那是自我放纵，后果可能致命。”

法雷尔神父俯下脑袋，表示同意和服从。

电磁车降落在圣天使堡顶部的登陆平台。大法官快步走出舱门，走下斜梯，法雷尔不得不小跑着，才能赶上自己的主人。安保突击队员穿着特属宗教法庭的红色装甲制服，走到他们的前头和身后，开始护送他们，但大法官挥手令他们散去。他还有话要跟法雷尔神父说。枢机碰上了助手的左臂，这动作不是出于慈爱，而是为了接通骨骼传导通道，以便不出声讲话，就能传出话语，他说道：“矶崎健三和商团领导没有害怕，如果卢杜萨美想要肃清他们，那这些人现在早就死了。矶崎健三必须把提供支持的意思传达给枢机，他做到了。现在害怕的，应该是圣神军事当局。”

法雷尔神父皱起眉头，他通过骨骼通道默默回应：“军事当局？可他们还没出牌呢，他们没有做出任何不忠的举动。”

“没错。”大法官说，“商团已经走了一步棋，他们知道，只要时候

到了，卢杜萨美会求助于他们。几年来，圣神舰队和其余人等一直惴惴不安，生怕自己做出错误的抉择。而现在，他们怕的是自己等了太长时间。”

法雷尔点点头。他们已经乘升降机来到了升天使堡底下的岩石深处，现在正行经一个个的武装警卫，穿过致命的能量场，走过黑色的走廊。在一扇毫无记号的门前，有两名突击队员，他俩穿着红色装束，举着能量步枪，笔挺站着。

“退下。”大法官命令道。他抬起手掌按了按门口的面板，钢门开启，不见了。

整个通道的四壁全是岩石，除此之外便是黑影。走进房间，无不是明亮的灯光、设备、无菌的表面。一名名技师抬起头，望着大法官和法雷尔走进来。在一面墙上，安着一个个正方形的拉门，看上去像极了古老太平间里的多层藏尸柜。有一扇拉门开着，冷藏柜中有一架盖尼式床，上面躺着一名赤身男子。

大法官和法雷尔各自驻足在盖尼式床的两侧。

“他恢复得很好，”控制台边上站着一名技师，他对枢机和神父说，“我们让他维持在液面之下，但他马上就可以起来。”

法雷尔神父问道：“他这一次冰冻沉眠，有多长时间了？”

“按本地时间算，十六个月，”技师回答，“按标准算，十三个半月。”

“让他起来。”大法官说道。

没过片刻，男子的眼皮开始颤动。这是个身材矮小的男人，肌肉强健，但身形小巧，身体上没有任何标记或是瘀痕，手腕和脚踝被粘扣带绑缚，左耳后植着大脑皮层分流器，一根几乎难以看清的微纤将其连接至控制台上。

男子躺在盖尼式床上，低声呻吟。

“纪白森下士，”大法官说道，“能听见我的话吗？”

纪下士发出一声无法理解的声音。

大法官点点头，似乎很满意。“纪下士，”他愉悦地说道，“咱们继续上次的谈话吧？”

“多久……”纪下士喃喃着，从干硬的双唇中蹦出几个字，“我被……”

法雷尔神父已经走到技师的控制台旁，他朝宗教大法官点了点头。

约翰·多米尼各·穆斯塔法枢机没有理睬下士的问题，他轻声问道：“你和德索亚神父舰长为何放走女孩？”

纪下士睁开双眼，眨动着，似乎光线很刺眼，接着又闭上了。他没有开口。

大法官朝助手点点头。法雷尔神父伸出手，停在控制台触显的几个图标上，但没有按下去。

“再问一遍。”大法官说道，“你和德索亚为何放任女孩和他的同谋从神林逃脱？你们为谁工作？你们有什么动机？”

纪下士仰面躺着，双拳紧握，双眼紧闭。他没有回答。

大法官朝左侧微微扭了扭脑袋，法雷尔神父伸出两指，朝控制台上的一个图标按去。这些图标非常抽象，对于未经训练的人来说，它们就像是象形文字，但法雷尔对它们谙熟于胸。他选中的那个图标，翻译过来，意思就是“碾碎睾丸”。

盖尼式床上，纪下士大抽一口气，张开嘴，想要大叫，但神经抑制器已经将这一反应阻闭。矮个男子嘴巴大张，法雷尔神父似乎听见了肌肉和筋腱伸展的声音。

大法官点点头，法雷尔将手指从图标的启动区移开了。纪下士躺在盖尼式床上，整个身体不住地痉挛，腹部的肌肉绷得紧紧的，上下起伏。

“这些疼痛是虚拟的，纪下士，”大法官低声细语道，“是一种神经幻象。你的身体不会留下疼痛的记号。”

石板上，纪下士咬紧牙关，想要抬头看看自己的身体，但粘扣带将他的脑袋紧紧绑在原处。

“但也许，下一次就不会了，”枢机继续道，“也许这次，我们会采取不太优雅古老方法。”他朝盖尼式床走近一步，让那男子看到自己的脸，“再问一次……你和德索亚神父舰长为何放跑女孩？你为何袭击拉达曼斯·尼弥斯？她可是你的同机船员。”

纪下士张开嘴，露出后槽牙。“日……日……日你祖宗。”他咬着牙骂道，抵御着席卷全身的一波波痉挛。

“好吧。”大法官说道，他朝法雷尔神父点点头。

法雷尔这次选的图标，翻译过来的意思是“右眼后接上高压电线”。

纪下士张开嘴，无声狂啸。

“再问你一遍，”大法官轻声说道，“快回答我。”

“恕我冒昧，大人，”法雷尔神父朝通信志看了看，“密会弥撒还剩四十五分钟就要举行了。”

大法官伸出手指一扬。“我们有时间，马丁。有的是时间。”他抓住纪下士的上臂，“下士，说出真相，你就可以好好洗个澡，穿好衣服，无罪释放。你背叛了你的教会、你的主，也因此犯下了罪行，但是教会的精髓在于它有一颗宽恕之心。只要解释一下，你为何要背叛，那么就可免去一切罪责。”

纪下士受着电击，全身肌肉痉挛，令人惊讶的是，他竟然朗声大笑。“日你祖宗，”他说，“你们给我用了吐真药剂，已经让我说出了一切。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杀那个女魔头，为什么要放那个孩子走，你也绝不会放我出去的。日你祖宗。”

大法官耸耸肩，朝后退了一步。他望了望自己的金色通信志，轻声说道：“我们有时间。有的是时间。”他朝法雷尔神父点点头。

虚拟疼痛控制台上的这个图标，看上去像是个双括号，意思是“滚烫的阔剑插进食道”。法雷尔神父优雅地伸出两指，启动了它。

费德里克·德索亚神父舰长在佩森上重生后，在基督圣心军的梵蒂

冈宅邸中度过了两周时间，他实际上是被软禁在了那儿。宅邸很舒服，很安静。有个重生医疗神父照顾着他的衣食起居，这是个胖胖的人儿，矮矮的，他是巴乔神父，一如既往地和蔼、热切。但德索亚恨透了这个地方，恨透了这个神父。

没有人告诉德索亚神父舰长，他是否可以离开圣心军宅邸，但德索亚明白，他必须留在此地，直到宣召送达。苏醒后过了一星期，他恢复了力气，适应了环境，便被宣召前往圣神舰队总部，在那儿，他会见了吴玛姬元帅以及她的指挥官马卢欣元帅。

会见期间，德索亚神父舰长始终保持着谨慎，未有过多行为，敬礼后，便稍息站立，洗耳恭听。马卢欣元帅做了一番解释，说他们检阅了四年前德索亚神父舰长的军事审判文档，发现这起案件的诉讼程序有不少不当之处，前后矛盾。经过进一步审阅，决定撤销原审判决，并立即恢复德索亚神父在圣神舰队中的舰长职务。现正准备为他安排一艘舰船，行使战斗任务。

“你以前那艘‘巴尔萨泽’号火炬舰船已经停用了一年，”马卢欣元帅说道，“它将会得到全面的改装，提升至大天使护卫舰的标准。你的继任斯通圣母舰长，身为它的舰长，非常出类拔萃。”

“是的，长官，”德索亚说，“斯通是名优秀的副官。我确信，她会是名优秀的指挥官。”

马卢欣元帅心不在焉地点点头，翻阅着笔记本的上等纸页。“是啊，是啊，”他说，“非常优秀，事实上，我们已经推荐她担任一艘新型行星级大天使舰船的舰长。神父舰长，在我们心中，也有一艘大天使舰船，为你准备着。”

德索亚眨眨眼，试图压制内心的反应：“‘拉斐尔’号，长官？”

元帅抬起头，那张满是皱纹的黝黑脸庞上，现出了一丝微笑：“对，‘拉斐尔’号，但并非你以前驾驶的那一艘。那个原始型号已经不再担任信使任务，我们也改了它的名字。这艘新型‘拉斐尔’号大天使.....啊，神父舰长，你有没有听说过行星级的大天使舰船？”

“不，长官。没有。”但是，在那个沙漠星球上的小镇上有家酒馆，铝土矿工喝酒时常常高谈阔论，他曾听到过一些传言。

“你已经落后了四个标准年。”元帅嘀咕道，摇摇头，他的一头白发服服帖帖地梳在脑后，“吴元帅，让费德里克的知识面与时代同步一下。”

吴玛姬点点头。房间内的一面墙上安着一台标准战术控制台，她碰了碰上面的触显，于是，一架星舰的全息影像出现在她和德索亚之间，神父舰长一眼就可以看出，这艘船比他那艘陈旧的“拉斐尔”号庞大、光滑、精美，也更加致命。

“陛下令圣神的每一颗工业星球制造一艘行星级大天使巡洋舰，或者，至少为制造飞船出资。”吴元帅说道，听口吻像是在做简报。“过去四年间，已经建成二十一艘，并且全部开始服役。还有六十艘即将完工。”全息像开始旋转，慢慢放大，最后停在了主甲板的剖面图上。看这样子，似乎有一把激光切枪将其切成了两半。

“如你所见，”吴舰长继续道，“生活区，指挥甲板，C3战术中心，面积都比原先的‘拉斐尔’号大.....甚至胜过你以前驾驶的那艘火炬舰船。它所配备的驱动器，既有超光速瞬移基甸驱动器——其技术还处于机密状态，也有星系内聚变引擎，设备尺寸都减少了三分之一，而功率

却得到了提升，也更易维护。新型‘拉斐尔’号载有三艘大气登陆飞船，一艘高速侦察机。舰上配有自动重生舱，可为二十八名船员及多达二十二名海兵或乘客使用。”

“它的防御性能呢？”德索亚神父舰长问，他依旧稍息站立着，双手剪在身后。

“十级密蔽能量场，”吴舰长做出爽快的答复，“最新的隐形技术。欧米伽级的电子对抗和干扰性能，同时还配有各种普通防御措施，如近战超动武器防御，抗能防御等。”

“攻击力呢？”德索亚问。从飞船的全息像上，德索亚可以看见一个个开口和阵列，他能辨认出这些攻击性武器，但他想要亲耳听见。

马卢欣元帅回答了他，口气中满是骄傲，似乎在炫耀自己新出生的孙子：“那个整整六米长的，是带电粒子炮，但能量来自超光驱动内核，而不是聚变引擎。只要目标在一天文单位内，就能把它轰成渣。它还配有新型霍金超动导弹，是超微型的，同你过去的‘巴尔萨泽’号上的相比，质量和尺寸都减小了一半。另有等离子刺针，弹头的当量几乎是五年前的两倍。还有死光……”

德索亚神父舰长极力控制内心的强烈反应。在圣神舰队中，死光是严禁使用的武器。

马卢欣看到德索亚脸上的表情，似乎看穿了他的所思所想。“费德里克，时代变了。这次的战争是为了扫清一切。驱逐者在黑暗中像果蝇一般繁衍生长，如果我们不阻止他们，一两年内，他们就会把炮火轰向佩森。”

德索亚神父舰长点点头。“长官，我可不可以问一下，出资建造这艘新型‘拉斐尔’号的，是哪一颗星球？”

马卢欣微微一笑，伸手朝全息像一挥。倍率放大，船体似乎在朝德索亚疾驰而来，影像穿过船体，朝战术舰桥逼近，移向战术中心显像井的边缘，直至神父舰长看到一块小型铜制铭板，上面刻着名字-“拉斐尔”号王舰。在名字之下有一行小字：天国之门出资建造，为守护全人类而战。

“你为何要笑，神父舰长？”马卢欣元帅问道。

“啊，长官，这是因为.....啊，我去过天国之门这个星球，当然，那是在四个多标准年前，但当时在这颗星球上，除了十几个采矿的人以及轨道上的圣神卫戍地，其余地方空无一人。自从三百年前驱逐者入侵以来，这颗星球根本就没有人居住，长官。我无法想象，一个这样的星球可以出资建造一艘大天使舰船。在我看来，只有像复兴之矢这样的星球，才有财力建造这样一艘大天使，而且，那得花去整整一个星球的GNP。”

马卢欣还是坚定地笑着：“千真万确，神父舰长。天国之门就是个地狱里的臭水坑，那儿全是有毒的大气、酸雨、一望无垠的烂泥地、硫沼，自驱逐者攻击以来，它再没恢复过元气。但是陛下认为，圣神对那颗星球的管理权，如果转到私人企业，也许更为妥当。这颗星球仍旧拥有一笔很大的财富，含有大量重金属和化学品。所以，我们把它卖了。”

这一次，德索亚终于眨了眨眼。“把它卖了？长官，卖了一整个星球？”

马卢欣直率地呵呵一笑，吴玛姬开口道：“卖给了主业会[\[6\]](#)，神父舰长。”

德索亚没有开口，他也一脸茫然。

“主业会以前是个次要的宗教组织，”吴玛姬说道，“它……啊……我想……有一千两百年的历史了吧，成立于一九二〇年。过去几年里，这个组织不仅成为了圣座的重要联盟，也是圣神商团强有力的劲敌。”

“啊，是这样。”德索亚神父舰长说道。商团将整个星球买下，这件事情他很容易就能想象出来，但是他却无法想象，在自己两耳不闻圣神事的几年时间里，商团竟然让它的劲敌获得了如此大的权力。但这无关紧要，他转身看着马卢欣元帅。“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长官。”

元帅看了看通信志上的时间显示，简练地点点头。

“我已经四年没有在圣神舰队服役，”德索亚轻声说道，“这四年里，我没有穿过军装，也没有得到最新的技术消息。我在一个遥远的星球上当神父，那个世界远离主流社会，可以说，我就像是在冰冻沉眠中度过了这四年。那么，长官，我有何德何能，可以指挥这样一艘新型的大天使级星舰呢？”

马卢欣皱了皱眉：“我们会让你获得全部信息的，神父舰长，圣神舰队对你有信心。还是说，你想拒绝这次任命？”

德索亚神父舰长迟疑了一秒钟。“不，长官，”他说，“我感谢大人您和圣神舰队对我的信任。我会尽力而为。”德索亚受过两次训练，知道必须遵守纪律，一次是作为神父和耶稣会士，另一次是作为陛下舰队中的军官。

马卢欣板起的脸庞展出笑颜：“是的，费德里克，你当然会。很高兴你能回来。我们会为你准备一艘飞船，在这段时间里，希望你能在圣心军宅邸中再住上几天。但愿这个安排合你的心意。”

见鬼，德索亚心中想道，还得再和那些该死的圣心军待在一起，就像是在坐牢。他说道：“当然，长官。那地方很舒服。”

马卢欣又看了看通信志。显然，此次接见到此结束。“神父舰长，在此次任命正式生效前，你还有什么请求吗？”

德索亚又迟疑了片刻。他明白，提出请求实乃不当之举，但他还是开口说道：“是的，长官，我有一个请求。在以前那艘‘拉斐尔’号上，我有三名部下，是从海伯利安上招募的瑞士卫兵……持枪兵芮提戈，嗯，他已经死了……但格列高里亚斯中士和纪下士从头到尾跟在我身边，我想……”

马卢欣不耐烦地点点头。“你想让他们去新‘拉斐尔’号上，继续担任你的部下。这请求听上去很合理。我以前有个厨子，一直带在身边，跟着我从一艘船到另一艘船……在第二次煤袋战役期间，这个可怜的人被杀死了。啊，我并不清楚这些人的情况……”元帅看了看吴玛姬。

“很巧，”吴元帅说道，“在查看你的复职文件时，我无意中看到他们的档案。神父舰长，格列高里亚斯中士现在正在星环地带服役，我确信，我们能把他调到你那儿。至于纪下士，恐怕……”

德索亚的腹部肌肉顿时抽紧了。纪下士和他亲身经历了神林的事件，当时，格列高里亚斯没有成功重生，还在重生龕中。他最后一次看到这位活泼好动的矮小中士，是在回到佩森后，当时军警将他俩逮捕，带入各自的牢房。德索亚曾握着这位下士的手，向他保证，有朝一日会

重新相见。

“恐怕，纪下士已经在两个标准年前死了，”吴玛姬把后半句话讲完，“在人马座突出部战线，死于一次驱逐者攻击。据我所知，他获得了圣米凯尔银星奖章.....当然，是死后追认的。”

德索亚简洁地点点头。“多谢。”他说道。

马卢欣展现出如父亲般的政客笑容，从桌对面，向德索亚伸出双手：“费德里克，祝你好运。用‘拉斐尔’号，让他们下地狱去吧。”

圣神商团的总部，准确说来，不是在佩森，而是位于落后星球轨道六十度的特洛伊点L5^[7]上。那是一个中空圆环，一个碳-碳材质的“油炸面圈”，壁厚两百七十米，宽一公里，整个圆环直径二十六公里，在其内部架满了密密麻麻的干船坞、通信天线、进料台，就像织了一张蜘蛛网。在这个巨型的商团圆环和梵蒂冈星球之间，飘浮着圣神舰队半数的轨道火力。矶崎健三曾经计算过，如果从商团圆环向佩森发动突然袭击，那么，发射出的武装火力，将在十二点零六纳秒之内被摧毁至无形。

矶崎健三的办公室坐落在一个透明玻璃泡中，而玻璃泡则蹲立在一根晶须碳材质的花茎上，花茎有四百米高，矗立在圆环的外缘。玻璃泡外壁弯曲，只要待在里面的首席执行官一时兴起，就可以改变其透明状态。在今日，这个玻璃泡只有一处区域处于偏振状态，以反射佩森那颗黄日的耀眼光芒，除此之外，其他地方都设置成透明状态。此刻，太空看上去漆黑一片，但随着圆环慢慢旋转，这个玻璃泡将会进入环状物的阴影下，矶崎健三只需抬头一望，就能马上看见满天的星辰，似乎一块

沉重的黑幕被拉去，显现出成千上万的璀璨烛火。或者，是敌人的无数营火，矾崎健三想道。在这个工作日，黑暗第二十次降临了。

现在，矾崎健三办公室的四壁已经完全变得透明，这个卵状空间似乎成了一个铺着地毯的平台，独自屹立在浩瀚的太空中，上面放着现代化桌椅、光线柔和的电灯，抬头望去是一颗颗星辰，还有一条细长的银河，照亮了办公室的整个空间。但是，商团首席执行官之所以抬头仰望，并不是因为这熟悉的壮观景象，而是因为星野中的三条聚变尾焰，那是正在进站的三艘货船喷射出的，看上去像是天文全息像上的三条污痕。通过聚变尾焰，可以估算出它们与此地的距离以及德尔塔五号驱动器的状态，矾崎健三的这项本领已经练得炉火纯青，一瞥眼，他就能知道，货船进坞还有多长时间……他甚至能够知道这些船的名字。“抹大哈·惹事”号刚刚掠过波江五的一颗气体巨星，在那儿重新获得了燃料补给，那条尾焰现在烧得尤为红火。“艾玛·永恒”号皇舰的舰长如往常一样，装载着来自飞马座51号的核反应金属，朝圆环赶来，入坞的时候，减速度比商团的推荐数值还要高上百分之十五。最后，最小的那条痕迹只可能是“宗座施赈所”号皇舰，它刚刚从复兴星系的超光跃迁点传送而来，正在极力减速。抬眼一望，矾崎健三便获悉了这一切，就如同他清楚地了解佩森星系这部分天空中的三百多个最佳跃迁点在哪里。

一个升降管道从地板上升起，变成了透明的圆柱，星光将里面的乘客照亮。矾崎健三知道，这个圆柱只有在外面看才是透明的，站在里面的人，只会看到一面镜子，他们看不到首席执行官的办公室，只能盯着自己的镜中影像，直到矾崎健三将门开启。

管道中，仅仅站着一人：安娜·佩里·考格纳尼。矾崎健三点点头，于是，他的私人人工智能将管道入口旋转开启，考格纳尼穿过地毯，朝他走来，一路上，这位执行官同事兼门生甚至没有抬眼望望移动

的星野。“午安，健三君。”

“午安，安娜。”他朝那把最惬意的椅子挥挥手，示意她就座，但考格纳尼摇摇头，仍旧站着。这名女子从不在矶崎健三的办公室中就座，而矶崎健三也从不停止这一尝试。

“密会弥撒快要结束了。”考格纳尼说。

矶崎健三点点头。就在此时，他办公室的人工智能将玻璃泡的墙壁变暗，在上面投出梵蒂冈的密光直播影像。

今日清晨，圣彼得大教堂中五光十色——红的，紫的，黑的，白的。即将被关入秘密议室中的八十三名枢机俯首，祈祷，屈身，跪地，起身，继而吟唱。这群选举人，理论上也是教宗的潜在候选人，在他们身后，是几百名主教、大主教、执事、教廷成员、圣神军事官员、圣神民事管理员、圣神行星总督，以及教皇驾崩时碰巧在佩森上、或是相离只有三星期时间债的高级官员，其次是来自道明会、耶稣会、本笃会、圣心军、马丽亚派、撒肋爵会的代表，以及一名来自圣芳济会的代表，这个修道团如今已经门庭冷落。后排是一些“尊贵的来宾”——来自圣神商团、主业会、宗教事务机构（又名梵蒂冈银行）的代表，来自梵蒂冈各附属管区、圣父福利会、圣座资产管理会，以及财政枢机院的代表。后排另有一些尊贵的宾客，分别来自宗座科学院、正义与和平星际宗座委员会，以及各类宗座学院，诸如宗座神职学院，还有其他利于管理圣神辽阔疆域的准神学组织。最后，可以看到一些颜色极为鲜亮的制服，分别隶属于海尔维希亚军^[8]——瑞士卫兵及教廷护卫队的队长（由尤利乌斯教皇重新组建），还有迄今为止一直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贵族卫队，如今，卫队队长终于现出其真面目，他是一名苍白的黑发男子，穿着紧致的红色制服。

矶崎健三和考格纳尼以行家的眼光，注视着这一盛会。两人都接到了出席弥撒的邀请，但近百年来，圣神商团的首席执行官一直沿袭着一个传统：每逢教会举行大型仪式，都缺席不去，而派驻梵蒂冈的官方代表前往。两人望着奎农枢机口颂圣灵弥撒，财政枢机出任虚权主席；最后，两人的目光定在了卢杜萨美枢机、穆斯塔法枢机以及前排六七个政治掮客的身上。

最后的祝祷过后，弥撒结束了，参与选举的枢机们庄严地列队进入西斯廷教堂，现在，全息摄影机的镜头前空无一人，那扇门被关闭，通向密会的入口被封住，在里面闩上门闩，在外面挂上锁链，瑞士卫兵的卫队长和宗座王室的长官正式宣布封闭密会现场。梵蒂冈新闻报道随即切换到解说和推测上，而画面依旧定格在紧闭的大门上。

“够了。”矶崎健三说道，于是，实时播送画面闪了闪，暗去了，玻璃泡重新回到透明状态，头顶是黑色的天空，阳光涌入屋内。

安娜·佩里·考格纳尼微微一笑。“选举很快就会有结果。”

矶崎健三已经坐回到椅子上，他双手合拢竖起手指，轻叩下唇。“安娜，”他说，“你觉得我们——作为商团首席官员的我们——真得拥有什么力量么？”

考格纳尼一向波澜不惊的脸上也露出了惊讶的神情。她说：“健三君，我的部门在上一财政年度盈利三百六十亿马克。”

矶崎健三仍旧竖着手指。“考格纳尼，”他说，“可否请您脱去外套和衬衣？”

他的门生没有眨眼。在两人共事——事实上，是作为属下和上司

——的二十八个标准年中，矶崎健三从未做过、说过或表示过什么可以理解成性行为的暗示。但她仅犹豫了一秒，便解开外套脱下，放在那张她从未坐过的椅子上，接着又解开衬衣，叠起放在外套上。

矶崎健三站起身，绕过书桌，站在离她一米远的地方。“还有内衣，”他说道，同时脱下自己的外套，解开古式衬衣的扣子，露出赤裸的胸膛，上面光溜溜的，肤色健康，肌肉强健。

考格纳尼脱下内衣，露出形状完美的小小双乳和粉红色的乳头。

矶崎健三抬起一只手，似乎想要抚摸她，但只是指了一指，接着收回手，又指指自己的胸脯，抚摸着上面的十字形，那东西从胸骨一直延伸到肚脐上方。“这，”他说，“才是真正的力量来源。”他转过身，开始穿衣。安娜·佩里·考格纳尼抱着双肩，过了一会儿也开始穿衣。

两人重新穿戴好后，矶崎健三坐回到书桌后，又指了指那把椅子。出乎他的意料，这回，安娜·佩里·考格纳尼坐了上去。

“你是说，”考格纳尼开口道，“如果真的选出了一位新教皇，而我们和他结盟，成为他不可或缺的手下，不管我们做得多么成功，教会始终掌握着一个终极优势——重生。”

“不尽如此，”矶崎健三说，他又合拢双手竖起十指，仿佛刚才的小插曲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我的意思是，控制了十字形的势力，就相当于控制了整个人类宇宙。”

“教会……”考格纳尼甫一开口，便马上停住了，“当然，十字形只是组成力量等式的一部分。是技术内核将这重生的秘诀提供给教会，但他们和教会结盟已有两百八十年……”

“为他们自己的目的，”矶崎健三轻声说，“安娜，他们有什么目的？”

办公室转入黑夜之中，星辰突然出现，考格纳尼仰起头，望着银河，花了几分钟思索着。“没人知道，”最后她回答，“欧姆定律。”

矶崎健三笑了：“很好，沿着阻力最小的路前进，不会把我们带向教会，而是内核。”

“但阿尔贝都顾问只和陛下或卢杜萨美相见。”

“我们并不知晓全部内情。”矶崎健三补充道。“进入人类宇宙要怎么做，这完全取决于内核自己。”

考格纳尼点点头。她明白了其中的暗示：商团正在开发一种内核级别的人工智能，这是违法的，但它将会找到数据位面的大道，沿着它，来到内核的藏身地。三百多年来，教会和圣神执行着一条根本戒律——严禁制造等同或超越人类的思想机器。圣神使用的“AI”，更合适的说法是“万用工具”，而不是“人工智能”^[9]，对于后者来说，差不多在一千年前，曾进化到脱离了人类的掌控。而这些万用工具只是一些低智商的思想机器，就像是矶崎健三办公室内的人工智能，或是德索亚以前那艘“拉斐尔”号飞船上的白痴电脑。但过去十几年里，圣神商团的秘密研究部门已经重新制造出了一种自主人工智能，等同甚至超越了霸主时代普遍使用的品种。这一工程的风险和收益几乎难以估量——如果成功，将会得到圣神贸易的全部控制权，圣神舰队和圣神商团原先的势均力敌局面也会被打破，但是如果被教会发现，他们就会被逐出教会，在宗教法庭的地牢中受尽折磨，最后被处以极刑。现在，前路逐渐展现出来了。

安娜·佩里·考格纳尼站起身。“我的上帝，”她轻声说，“那将是终极的迂回战术。”

矶崎健三点点头，又笑逐颜开：“安娜，你知道你说的这个词源自何处么？”

“迂回战术？不知道……我猜，是某种运动。”

“那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运动，可以用来替代战争，名叫橄榄球。”矶崎健三说。

考格纳尼知道，这听上去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实际上事关重大。迟早，她的主人会向她解释其中的重要之处。她等待着。

“教会拥有内核想要……需要的东西，”矶崎健三说，“他们驯服十字形，这是交易的一部分。而教会必须以同样价值的东西作为交换。”

考格纳尼思索着，和数万亿人类的不朽具有同样的价值？她开口道：“我一直觉得，两百多年前，当雷纳·霍伊特和卢杜萨美联系上残存内核势力的时候，教会的交换砝码，是为技术内核在人类空间中重建隐秘的栖身之地。”

矶崎健三张开双手。“为了什么结果？对内核来说，能得到什么好处？”

“从前，内核是霸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说，“它们管理世界网、超光仪，当人们穿过远距传输器的时候，它们便利用数万亿人类大脑中的无数神经元作为某种神经网络，组成终极智能计划的一部分。”

“啊，对，”她的导师说道，“但现在已经没有远距传输器了，如果

他们还在利用人类.....用的是什麼方法？在什麼地方？”

安娜·佩里·考格纳尼不经意地伸手摸了摸胸脯。

矶崎健三笑了：“令人冒火，对不对？就像有个字卡在了喉咙里，可就是想不出那是什么。缺了一块拼板的拼图。但缺的那一块，刚刚被找到了。”

考格纳尼扬扬眉头：“那个女孩？”

“她重新回到了圣神的空间，”老迈的执行官说道，“我们安插在卢杜萨美身边的密探向我们证实，是内核透露了这一消息。事情是在陛下驾崩后发生的.....只有国务秘书、宗教大法官和圣神舰队的首脑知道这个消息。”

“她在哪儿？”

矶崎健三摇摇头：“如果内核知道，他们也没把这个秘密透漏给教会或其他人类机构。但因为这个消息，圣神舰队召回了那名舰长——德索亚。”

“内核做出过预言，说此人将会直接影响女孩的抓捕。”考格纳尼说道，嘴角微微露出一丝笑意。

“那又怎样？”矶崎健三问道，他很为这位门生自豪。

“欧姆定律。”考格纳尼回答。

“没错。”

女人站起身，又一次下意识地碰了碰自己的胸脯：“如果我们先一

步找到女孩，就能占得先机，开启和内核的会谈。所用方法，便是我们即将上线的新技术。”有不少首席执行官知道秘密人工智能工程的存在，虽然他们的办公室拥有严密的防窃听措施，但没人敢大声说出这个词。

“如果我们能把女孩抓到手，获取这个谈判的筹码，”考格纳尼继续道，“我们就占得了先机，在内核为人类安排的计划中，我们可以挤掉教会的位置。”

“如果我们能发现，内核从教会那儿得到了什么东西，作为掌控十字形的回报，”矶崎健三喃喃道，“我们就能提供同样的东西，甚至胜过教会的东西。”

考格纳尼心不在焉地点点头。她正在领会，这一切跟她这个主业会首席执行官的目标和成就有什么关系。各方各面都有关系，她马上明白了。“当前，我们必须先一步找到这个孩子……圣神舰队肯定已经利用了一切资源，那是从未向梵蒂冈表露过的资源。”

“反之亦然。”矶崎健三说，这种竞赛让他感到乐趣十足。

“我们也必须这么做，”考格纳尼说，同时转身朝升降管道走去，“利用一切资源。”她朝自己的导师笑了笑。“健三君，这是场终极的三方零和游戏，对不对？”

“正是，”矶崎健三回答，“胜者将得到一切——超越人类想象的力量、不朽和财富。而败者，则是毁灭、真死、世世代代的奴隶生涯。”他竖起一根手指，“但不是三方，安娜，是六方。”

考格纳尼在入口前停下脚步。“我能想到第四方，”她说，“内核，

他们也有自己的需要，也想第一个抓到孩子。可……”

矶崎健三垂下手。“我们必须假设，在这场游戏中，这个女孩有她自己的目的，对不对？另外，不管是谁，或是什么东西，把她带到了游戏中，让她成为一枚棋子……啊，这些幕后人物，可称得上是咱们这场游戏的第六名玩家。”

“这幕后黑手也可能是五方中的一方。”考格纳尼微笑着说。跟矶崎健三一样，她也在享受这场赌注极大的游戏。

矶崎健三点点头，转过椅子，注视着商团圆环那根弯曲的带子上，太阳又一次开始升起。升降管道的入口关闭，安娜·佩里·考格纳尼离去时，他没有转身看一下。

祭坛上方，耶稣基督现出一副严厉冷酷的表情，将人类分成善恶两个阵营——一方受奖赏，一方遭诅咒。没有第三个阵营。

西斯廷教堂内，卢杜萨美坐在装有罩盖的位席中，望着米开朗基罗的壁画：《最后的审判》。一直以来，卢杜萨美都觉得这位基督是个专横霸道、毫无慈悲的人物，也许，让他俯瞰这新教宗选举的场面，倒还算是贴切。

现在，这个小小的礼拜堂已经十分拥挤，八十三个装有罩盖的席位中，分别坐进了八十三名亲身出席的枢机。还有一小块空地，可以容纳三十七名不便到场的枢机的全息像——每一个都将坐在装有罩盖的席位中。

这是枢机们被“关”在梵蒂冈宫的第一个早晨。卢杜萨美睡得很香，

吃得很好——卧房是他梵蒂冈办公室中的一间小屋，膳食是梵蒂冈招待所的修女烹饪的简易餐饭：简单的食物，廉价的白葡萄酒，不过用餐地点是在壮丽的波吉亚寓所。现在，所有人都在西斯廷教堂中聚齐，座席摆好，罩盖立了起来。卢杜萨美知道，教皇选举大会的壮观景象已经有好几个世纪不曾有过——他想，那要追溯到大流亡前，大概是公元十九或二十世纪，当时枢机的数量非常多，以至于小教堂难以容纳全部座席。到了远距传输器陨落时，教会已经衰弱到非常渺小的地步，总共只有四十几名枢机，很容易就能全部坐进去。虽然圣神慢慢扩张，但尤利乌斯教皇一直将枢机的数量保持着较小的等级，从没超多一百二十名。由于有差不多四十名枢机无法亲自前来参加选举，所以，西斯廷教堂还是可以将永久居住在佩森上的枢机全部容纳进去的。

重大时刻来临了。教堂内的所有枢机选举人同时起立。在审查员桌子和祭坛旁边上的空地上，三十七名没有到场的枢机选举者的全息像忽闪而现。由于那片空地地方很小，所以全息像也很小，只有人形玩偶那么大，他们坐在玩偶状的木制座席中，全都飘浮在半空，就像是已逝选举者的鬼魂。一如往常，卢杜萨美笑了，这些缺席选举者的小样子真是太合适不过了。

过去几次，尤利乌斯教皇都是通过欢呼选举而当选的。现在，三名担任审查员的枢机中的一位举起一只手：虽然圣灵即将附上这些男女的身体，但是尚需一些协调工作。当审查员放下手的时候，按理说，八十三名枢机和三十七个全息像将会异口同声喊出声。

“选举雷纳·霍伊特神父！”卢杜萨美枢机喊道，他望见穆斯塔法枢机坐在装有罩盖的席位中，也喊出了同样的话语。

祭坛前的审查员停顿了片刻。欢呼声响亮清晰，但是，显然还没达

到异口同声的效果。这一局面从未出现过，二百七十年来的历次欢呼都是即刻喊出的。

卢杜萨美小心翼翼地屏住笑容，他没向四周看。他清楚，到底是哪位新任枢机没有喊出尤利乌斯教皇的名字。他也知道，贿赂这些人，一共花去了多少金钱。他非常明白，他们冒的风险是何等巨大，如果被拆穿，几乎肯定会为此受苦。卢杜萨美知道一切，因为组织此次贿赂的，也有他的一份。

三名审查员互相商谈了片刻，接着，其中一人——也就是那位下令呼喊选举开始的人——开口说道：“进入投票程序。”

下发选票的过程中，枢机们都兴奋地交谈起来。在这些教会巨子的整个生涯中，还从未经历过投票的选举方式。那些缺席的枢机选举人的全息像马上被人遗忘了，虽然有几名事先准备好了用以投票的互动芯片，但大多数都没操这份心。

司仪在座席间来回走动，分发选票——每名枢机选举人都有三张。审查员也在密密麻麻的座席间走动，确定枢机们都有写字的笔。一切准备就绪后，审查员中那名执事枢机再一次举起了手，这一次，是表示投票开始。

卢杜萨美看了看选票卡。在其左上方，印着——“吾人谨此宣告新主，心仪人选：”——下方有一片空白，可以写上名字。西蒙·奥古斯蒂诺·卢杜萨美写上了“雷纳·霍伊特”，然后将卡片对折，高高举起，让众人看见。没过一分钟，八十三名枢机全都举起了卡片，互动全息像中也有六七人高举着。

审查员开始以级别高低叫号，令枢机上前投出神圣的选票。卢杜萨

美是第一个，他走出座席，走到审查员的桌子旁。桌子边上就是祭坛，在其上方，壁画中面目可憎的基督凝视着这一切。卢杜萨美屈下身，跪拜在祭坛边，低头做了番默祷，起身后，他大声喊道：“我主在上，请您慧眼明鉴，卑职卢杜萨美，绝无二心，在此投下神圣的一票，选出我心目中的不二人选。”卢杜萨美庄严地举起对折起来的卡片，放在投票箱上的镀银器皿中。接着，他拿起银器，将选票倒进投票箱。执事枢机点点头，卢杜萨美朝祭坛鞠了个躬，便走回自己的座席。

第二位是宗教大法官穆斯塔法枢机，他威严地走到祭坛旁，投下了他的那一票。

等所有人全都投好票，开始计票时，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第一名审查员拿起投票箱摇了摇，打乱选票的次序。第二名审查员开始计算有效票数——其中包括从互动全息像抄写下的六票——将它们放进另一个投票箱。得出的票数和选举大会上的枢机人数一致。于是，审查程序继续。

第一名审查员拿起一张选票，打开，记下上面的名字，接着将卡片传给第二名审查员，后者做了个记录，继而传给第三名，也是最后一名审查员。此人是奎农枢机，他先是大声喊出选票上的名字，然后也做了下记录。

审查员曾在每个座席上都放了书写器，现在，在听到读票后，每个枢机都会在上面草草写下名字。选举大会结束后，这些书写器会被收集起来，销毁其中的文档，不让投票的记录遗留在这个世界上。

投票过程就这么继续着。对卢杜萨美来说，同其余亲身在场的枢机一样，心里只悬着一件心事：欢呼程序中那几个持不同意见的枢机选举

人是不是真的写下了其他人的名字。

在每张投票卡被宣读后，最后那名审查员会将卡片刺在一根连有细线的针上，穿过上面的“人选”两个字。所有的选票都读完后，就把针抽出，将细线两头打上结。

获胜候选人被引进教堂。此人站在祭坛前，身穿一件简易的黑色法衣，看上去极为谦卑，有点不知所措。高阶执事枢机站在他面前，说道：“经法定选举，你被选举为最高主教，你是否接受这一结果？”

“我接受。”那名神父回答。

此时，一张座席被移了出来，摆在这位神父身后。执事枢机举起手，吟唱道：“既已接受法定选举，在场之徒众，在全能之主见证下，认你为罗马天主教之大主教，合法之教皇，主教学院之领袖。愿你得上帝之谆谆教导，如祂授予你全能之力量，掌管耶稣·基督之圣教。”

“阿门。”卢杜萨美枢机和道，他拉下绳索，垂下座席的罩盖，八十三个实体座席和三十七个全息座席同时照做，现在，只有新教皇一人站在那儿。这位神父——如今已是教宗——坐进了挂着教皇罩盖的座椅上。

“你选择何名称呼？”执事枢机问道。

“我选择乌尔班十六世。”坐在王座上的神父说道。

从枢机的座席中传来一阵嗡嗡的低语。执事枢机伸出手，和另两名审查员引领神父离座。台下的耳语声更响了。

穆斯塔法枢机从座席中探出身，凑到卢杜萨美身边：“他肯定是指

乌尔班二世。乌尔班十五世是个胆小鬼，生活在二十九世纪，只会哭鼻子，啥事不干，一门心思就知道看侦探小说，给前女友写情书。”

“乌尔班二世，”卢杜萨美沉思道，“没错，当然是他。”

几分钟后，审查员又领着神父回来了。现在，教皇已经穿上了一身白衣——一件带有白帽的法衣，白色小瓜帽，胸口戴着十字架和白色的绶带。新任教宗开始主持第一次赐福仪式，卢杜萨美俯身跪在教堂的岩石地板上，其余枢机，不管是真人还是全息像，都同他一样跪拜了下去。

事成之后，审查员和亲身出席的枢机走到炉子前，将由黑色细线拴系的选票烧毁，同时在火上加了点白色化学品，以让弗玛塔看上去和白烟没啥两样。

众枢机从西斯廷教堂中鱼贯而出，沿着通向圣彼得教堂的古老小径和走道，慢慢前行，到了那儿，高阶执事枢机单独走上阳台，向等待着的教民宣布新教宗的名字。

那天早上，有五十万教众挤在圣彼得广场上，他们正等候选举结果。人海之中，站着费德里克·德索亚神父舰长。几小时前，他实际上还被软禁在圣心军宅邸中，现在刚被释放。在傍晚前，他必须到圣神舰队太空港报到，然后乘穿梭机，到新的指挥岗位赴任。他跟在众人的步履之后，穿行在梵蒂冈中，接着便被人流卷走，男人、女人、小孩，汇聚成一条奔腾的江流，携着他朝广场奔去。

突然，从烟囱中冒出一缕白烟，刹那间，人群爆发出狂烈的欢呼。

圣彼得教堂的阳台下，本已人山人海，又有数以万计的人绕过柱廊，经过雕像往前涌来，现在越发摩肩接踵。数百名瑞士卫兵挡着人群，不让他们进入大教堂，进入秘密之地。

当高阶执事出现并宣布新教皇将被冠以“乌尔班十六世”的名号之时，人群发出一阵喘息。德索亚发现自己也在大喘粗气，惊讶无比，震惊异常。每个人都以为新教皇会被称作“尤利乌斯十五世”，完全没想到新教皇竟然拥有了另外一个名字……啊，难以想象啊。

接着，新教宗走上了阳台，喘息声马上被欢呼声替代，一波又一波，毫不停歇。

那是尤利乌斯教皇——熟悉的脸庞，高高的额头，悲伤的双眼。雷纳·霍伊特神父，教会的救世主，他又一次当选了。教皇陛下举起一只手，做出熟悉的赐福祈祷的动作，等待教众的欢呼声平息下来，之后他将开始演讲。但狂喜的人群欢呼个不停；五十万人的口中发出响亮的吼声，毫无停歇之意。

为什么是乌尔班十六世？德索亚神父舰长思索着，很久以前，作为一名耶稣会士，他仔细地阅读并研究过教会历史。他在头脑中细细思量了一番，快速翻寻关于乌尔班教皇的记忆……大多数都不值得记忆，或者更糟。为什么……

“该死。”德索亚神父舰长大喊一声，但圣彼得广场上，无数信徒在持续不停地吼叫，这声咒骂也早已丢失在了其中。“该死。”他又骂了一句。

没等人群安静下来，没等新任的老教皇开始演讲，没等他解释自己为什么要选这个名字，没等他将必须宣布出的东西宣布出来，神父舰长

便明白了。领悟之后，他的心顿时凉了下來。

烏爾班二世在公元一〇八八至一〇九九年擔任教皇。德索亞想，應該是在一〇九五年十一月，這位教皇在勒芒召集了一次宗教會議，在會上呼喚發動一場聖戰，抗擊近東的穆斯林教徒，以拯救拜占庭，從穆斯林的手中解放東方的天主聖地。他的這一演講引發了第一次十字軍東征……那是無數血腥戰役的起點。

人群終於安靜下來。教皇烏爾班十六世開始講話，熟悉但充滿新生力量的聲音降落在在場的五十萬信徒的頭顱之上，也進入了聆聽直播廣播的數十億教眾耳中。

在新教皇開口演講前，德索亞神父艦長就已經轉過了身。他推搡着往回走，擠過一個個靜立不動的人兒，試圖逃离聖彼得廣場那兀然變得幽閉恐怖的禁閉區域。

毫無用處。人群正全神貫注，歡樂無比，德索亞陷在了這群狂熱之徒中。從新教皇口中蹦出的那些詞語，同樣充滿了喜悅，熱情洋溢。德索亞神父艦長站在那兒，他無法逃离這一切，只能低下頭。人群開始高呼：“這是上帝的旨意。”這時，德索亞淚眼蒙眬。

聖戰。光榮。對驅逐者問題的最後決議。超越想象的死亡，超越想象的毀滅。德索亞神父艦長緊緊閉上雙眼，但腦海中依舊跳動着一幅幅畫面：帶電粒子束在黑暗的太空中閃耀，整個星球熊熊燃燒，海洋變成蒸汽，大陸變成熔岩河，環軌森林濃煙滾滾，燒焦的屍體在零重力下翻滾，脆弱的翼狀生物被燒成灰燼……

億萬人高聲歡呼，而德索亞潸然淚下。

那次深夜的离别，是我经历过的最折磨心灵的事。

军人都很擅长在午夜行军，我在海伯利安地方军服役的时候，感觉似乎所有重要的军事行动都是在凌晨时分展开的。所以，看到黎明前的黑暗，闻到深夜的气息，我总会联想到那种奇怪的感受，既恐惧又兴奋，既担心又期盼。那晚，伊妮娅向团队宣布消息后，她说我必须当晚就走，但我还是花了很长时间完成临行的准备：装好独木舟，打点好装备，决定哪些该留下，哪些该拿在身边，拆掉我在营地的帐篷和工作区。所以，直到凌晨两点，我们才乘上了登陆飞船，而抵达目的地的时候，几乎已经快日出了。

说实话，我感觉自己像是被女孩先发制人的宣告牵着鼻子走。我们在塔列森的四年里，许多人都会到伊妮娅跟前，请她给予指引和建议，但不包括我。当时我已经三十二岁，而她才十六岁。照顾她，看护她，那才是我的工作，而且——如果事关重大——我得告诉她该怎么做，什么时候做。我一点也不喜欢如此急转直下的形势变化。

我本以为，贝提克会和我们一起乘飞船走，一路送我到乘小舟离开的地方。但伊妮娅说机器人得留在营地，所以我又花了二十分钟，在营地里找到他，和他道别。

“伊妮娅说，有朝一日我们会重新相见。”蓝皮肤的男子说道。“我也相信，我们会再见的，安迪密恩先生。”

“劳尔，”我说了无数遍了，“叫我劳尔。”

“好。”贝提克说道，脸上滑过一丝微笑，带着拒不从命的意味。

“去他的。”我意味深长地说道，接着向他伸出手，与贝提克握了握手。我突然有股冲动，想要抱住这个同行旅友，但我知道，这样做肯定会让他不知所措。虽然机器人并非设计成拘谨屈从的奴隶，毕竟，他们是活生生的有机生物，而不是机器，但经由RNA培养及长期训练，他们已经无望地成了刻板的工具。至少，我面前这位就是这样。

接着，我和伊妮娅便离开了，我们登上登陆飞船，飞出停机棚，进入沙漠黑夜，静悄悄地升空。我已经尽己所能，找到了大多数的团队学徒和工人，和他们道了别，但时间已经很晚，人们都三三两两地各自待着在宿舍房间、帐篷和学徒小屋中。我真希望以后能和他们中的某些人再次相见，尤其是四年来一起工作的那些建筑工人，但我真的没有多少信心。

登陆飞船本可以直接载我们去目的地，只需伊妮娅敲入一串坐标，但我将控制器设置在半自动状态，这样一来，飞行过程中，我就能假装忙着一些事情。从坐标看，我们得飞上一千五百公里。伊妮娅说过，我们的目的地是在密西西比河沿岸的某个地方。登陆飞船只需飞行在次级轨道，最短只需十分钟就能抵达，但由于能量和燃料的匮乏，所以我们得尽量节约着用，于是，飞船一张开机翼，伸展到最大尺度，我们就将速度保持在亚音速，高度维持在舒适的一万米，在着陆前不再进行任何形变操作。登陆飞船的人工智能核心中，栖息着领事飞船的人格，是我

在很久以前从通信志中传上去的，现在，我们便命令他保持沉默，除非碰到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讲。接下来，我和伊妮娅躺了下来，在周围仪器发出的红光的包裹下，一面聊天，一面望着身下的黑色大陆慢慢移动。

“丫头，”我说，“为什么要这么急着走？”

伊妮娅撇了撇嘴，这动作做得很夸张，五年前我就见过。“我们得开始行动了，这很重要。”她的声音很轻，几乎有点死气沉沉，那股推动团队发展的活力和意志力都枯竭了。也许，只有我一个人认得出她这语气，她听上去像是要哭了。

“这事真的重要到，”我说，“非得在大半夜……”

伊妮娅摇摇头，朝黑漆漆的挡风玻璃外看了片刻。我意识到，她在哭，当她最后转过头来的时候，仪器发出的亮光让她的眼睛看上去红通通的，泪光闪闪。“如果你今晚不走，我会再也鼓不起勇气让你走的。如果你不走，我就再也鼓不起勇气，只能留在地球上……永远也不会回去。”

当时我有股冲动，想要过去握起她的手，但我没有那么做，我的大手仍旧握在全能控制器上。“嗨，”我说，“我们可以一起去找飞船。你跟我分道扬镳，这根本没什么意义。”

“不，有意义。”伊妮娅的声音非常轻，我必须往右边凑，才能听清楚她的话。

“或者可以让贝提克去取那艘船，”我说，“我和你留在地球上，然后等我们准备好了，就一起回……”

伊妮娅摇摇头：“劳尔，我永远也没办法准备好回去。一想到这个，我就几乎吓得半死。”

往日浮现在我脑海中：那疯狂的追赶，把我们追得从海伯利安逃出，穿越大半个圣神空间，无数人没命追赶，圣神星舰、火炬舰船、战斗机、海兵、瑞士卫兵，天知道还有什么——包括那个女魔头，她差点在神林杀死了我们——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躲避他们。最后，我说道：“丫头，我也这么想。也许，我们应该留在地球上，他们到不了咱们这儿。”

伊妮娅马上朝我看来，我明白她那表情的意思：不仅仅是倔强，也是指事已决定，不容商讨。

“好吧，”我说，“可你还没回答我，为什么不能叫贝提克带小舟去找飞船，而我和你一起走。”

“不，我说过，”伊妮娅说，“你只是没仔细听。”她坐在大号座椅上，转到一侧。“劳尔，如果你走了，并答应我，有朝一日在圣神空间的某个地方和我相见，我就会通过远距传输器做我必须做的事。接下来这些事，我必须独自完成。”

“伊妮娅。”我叫着她的名字。

“怎么了？”

“这真是太傻了。你没发觉吗？”

这个十六岁的孩子没有回答。在我们身下及左侧，在堪萨斯西部的什么地方，出现了一圈营火。我朝外望着黑暗中的亮光。“知不知道你那些外星朋友在下面做的是什麼试验？”我问道。

“不知道，”伊妮娅回答，“而且，他们也不是我的外星朋友。”

“哪方面不是？”我问，“不是外星？不是朋友？”

“都不是。”伊妮娅回答，我意识到，对于这些神一般的智慧生命，这是她说过的最言之凿凿的一句话。这些神秘人绑架了旧地，我有时候觉得，他们也绑架了我们，仿佛放牛一般，把我们从远距传输器间赶来赶去。

“介不介意跟我说说这些不是外星也不是朋友的人？”我说，“毕竟，可能会出什么事……我可能无法成功抵达约会地点。我想在走之前，知道一些关于我们主人的秘密。”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伊妮娅颓然倒在座椅上，似乎我狠狠掴了她一巴掌。

“对不起，丫头，”这一次，我终于握住了她的手，“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有点生气。”

伊妮娅点点头，我又看见了她眼眶中的泪水。

我一面在心里骂自己，一面说道：“团队每个人都十分确信，这些外星人是群神一般的人，慈悲、亲切。大家嘴上说‘狮虎熊’，可实际上，他们心里想的是‘耶稣啊耶和华啊ET啊’，就是赖先生给我们看的那部古老的平面电影。每个人都确信，如果有朝一日这个团队解散了，那么这些外星人就会出现，像慈母般引领我们回到圣神。不危险，不混乱，不吵闹。”

伊妮娅笑了，但眼睛依旧泪光闪闪。“自从人类用熊皮盖住屁股，

走出洞穴以来，他们就一直在等待耶稣、耶和华、ET的出现，等那些人救他们于水火。”她说，“他们会一直等下去。但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是我们的战斗.....我们必须自行解决。”

“你说的我们，是指你、我、贝提克？我们得对抗八千多亿拥有重生秘诀的信徒？”我轻声说道。

伊妮娅又一次抬起手，做了个优雅的手势。“对，”她说，“目前来说，是。”

我们抵达目的地的时候，天仍旧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而且还下着滂沱大雨。时值深秋，那雨水冷冷的，还夹带着雹子。密西西比河是条大河——旧地最宽的河流之一——登陆飞船在河流上方盘旋了一圈，然后着陆在西岸的一座小镇上。事实上，这一切是我从显示屏上看到的，图像经过增强处理，而外面的真实景色，只是黑漆漆的一片以及哗哗的大雨声。

我们先是飞过一座小山，山上都是光秃秃的树木，又穿过一段空空荡荡的大路，有条狭窄的桥梁横跨在密西西比河上，最后着陆在一块路面铺平的空旷区域中，离河只有五十米远。这座河边小镇坐落在一个谷地中，四周矗立着山林，从显示屏上，我能看到小型木屋，大型砖石仓库，河边还有几栋高大的建筑，可能是谷粮仓。这些建筑可以追溯到十九至二十一世纪的旧地，这种式样在当时的这一区域很盛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城市在遭受苦难深重的地震和火灾之后还能幸存下来，也许是狮虎熊重建的，但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重建。狭窄的街道上看不到人的踪迹，通过红外波段观察，也看不到热信号——既没有活的

生物，也没有地行车内燃引擎发出的热量。不过另一方面，那是一个冰冷的雨夜，时间才刚到四点半，在这人见人厌的破天气中，有一点点常识的人，都不会在外面溜达的。

我俩都穿上了雨披，我提起小背包，说道：“再见了，飞船。老实看家，别乱动。”飞船形变出一条阶梯，我们从上面走了下来，走进了大雨中。

小舟藏在飞船腹部的储藏库中，伊妮娅帮我把它拖了出来。我们沿着滑溜溜的街道，往河流那儿走去。在前一次沿河冒险的旅途中，我随身携带过夜视镜和各种武器，身边还有一个筏子，上面装满了稀奇古怪的小玩意。今晚，我手里只有一把激光手电，是我们在前往地球的旅途中仅剩的一个纪念品。我把它设置在节能状态，虽然光线非常暗淡，但还是将身前两米的街道照亮。除了手电外，我的背包中还有一把纳瓦霍狩猎刀，还有几块三明治和水果干。我已经准备好对抗圣神了。

“这是什么地方？”我问。

“汉尼拔。”伊妮娅回答，她使出吃奶的力，紧紧抓着滑溜溜的小舟。我俩踉踉跄跄沿着街道往前走。

此时，我不得不把细长的激光手电咬在嘴里，腾出双手，紧紧把住这条愚蠢小舟的船头。走着走着，街道到了底，出现了一条卸货斜坡，伸进了密西西比河的湍流之中，我放下小舟，拿下手电，说道：“圣彼得堡[\[10\]](#)。”团队营地有个图书馆，藏书丰富，都是印刷书，我曾在那儿待过上万小时，博览群书。

在手电投出的微弱光线下，我看见伊妮娅戴着兜帽的脑袋点了一下。

“真是疯了。”我说道，拿着手电对着空荡荡的街道扫了一番，又照了照砖石仓库，照了照黑漆漆的河流。奔腾的黑色水流令人心惧，一想到要在这条河上顺流而下，都让我觉得无比抓狂。

“是的，”伊妮娅说，“疯了。”冰冷的雨滴砸在她的兜帽上。

我绕过小舟，抓住她的胳膊。“你看见了未来的景象，”我说，“告诉我，我们什么时候能再见？”

她低着头。在微弱的光线中，我只能看见她那苍白的脸颊露出一小片模糊的区域。透过雨披的衣袖，我抓着她的胳膊，但又像是抓住了一根长久以来一直矗立在那儿的枯树枝。她开口说了句话，但声音太轻，雨声和流水声又太吵闹，我没有听清她在讲什么。“什么？”我问。

“我说，我没有看见未来的景象，”她回答，“我只是记得一部分。”

“有什么区别？”

伊妮娅叹了口气，走近了些。天非常冷，从口中呼出的气结成了雾，缠结在一起。我百感交集，内心充满了焦急、恐惧、期盼，肾上腺素狂涌。

“区别在于，”她说，“看见，是清楚地展现在眼前，而记得……则另当别论。”

我摇摇头，雨水淌进双眼：“我不明白。”

“劳尔，你还记得贝茨·金博的生日聚会吗？那天杰弗弹了钢琴，奇奇喝醉了酒，摔倒在地上，记得吗？”

“当然记得。”我回答。在这大半夜，在一场暴风雨中，在即将离别的时候，讨论这样一个话题，真让我感到冒火。

“什么时候？”

“什么？”

“是在什么时候？”她重复道，在我们身后，密西西比河从黑暗中奔腾而来，又在黑暗中奔腾而去，快得像是一列磁悬浮列车。

“四月吧，”我说，“五月头上。我记不清了。”

戴着兜帽的脑袋点了点：“那天晚上，赖特先生穿了什么衣服？”

换做以前，面对这个孩子时，即便心里冒火，我也从没想过要打她，打她屁股，冲她大嚷。但现在，我却有了那股冲动。“我怎么知道？我干吗要记得这个？”

“想想看。”

我吐出一口大气，别过头，望着耸立在黑夜中的黑色山峦：“见鬼，我不知道……灰色羊毛衫。对，我记得他当时穿着那件衣服，站在钢琴边。就是那件扣子很大的灰色羊毛衫。”

伊妮娅又点了点头，雨水正噼里啪啦地落在我们的兜帽上。“贝茨的生日聚会是在三月中旬。赖特先生没来，因为他感冒了。”

“那又怎样？”虽然这么说，但我心里已经明白了她说的这些话有什么意义。

“所以，我只是记得未来的一点景象。”她又重复了那句话，声音颤

抖，似乎要哭出来了。“我不太情愿去相信这些记忆，如果你一定要我告诉你相见的日子，那可能就像是赖特先生的灰色羊毛衫。”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再没说话。大雨落下，就像是一只只小拳头狠狠地砸着关得严严实实的棺材。最后我终于说道：“好吧。”

伊妮娅向前走了两步，双手环抱住我。我俩的雨披也亲密接触着，发出沙沙的响声。我们笨拙地抱在一起，我能感觉到她背部绷得紧紧的，胸部也更加柔软了。

她放开手，往后退了一步：“可以把手电给我用一下吗？”

我递给了她。她用手电照着把独木舟小舱中的尼龙裙往后拉，纤维塑料下，露出一截狭窄的光亮木头，上面有一个透明的保护面板，在雨水中闪闪发亮，面板内是个红颜色的按钮。“看见这个了吗？”

“看见了。”

“无论如何，都不要碰它。”

我当场放声大笑。在塔列森的图书馆里，我读过一些戏剧，有些十分荒诞，比如《等待戈多》。我有种感觉，我们是不是飞进了一场荒谬离奇的戏剧里了呢。

“我是说正经的。”伊妮娅说。

“要是这按钮不能碰，你装它干什么呢？”我反问道，抹了把脸上的雨水。

伊妮娅摇摇头。“我是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碰。”

“丫头，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万不得已的？”

“到时你会知道的，”她说道，又抱了抱我，“我们最好把船推到河里去。”

这时候，我俯下身，想要亲亲她的额头。在过去的四年间，我这样亲过她好几次，比如在她跑去静修前，我就这样祝福过她；在她发烧或是累倒的时候，我曾把她抱到床上，亲吻她湿乎乎的额头。但就在我凑过去的时候，伊妮娅仰起了脸，于是，自我和她在光阴冢山谷的风暴和混乱中相逢以来，我第一次亲到了她的嘴唇。

我想，前面我提到过，伊妮娅的眼神非常有力，非常亲切，甚至胜于大多数人的身体接触.....我也曾说过，和她进行身体接触会有一种突然触电的感觉。而这一吻.....胜过这一切。那一晚，在这个曾经名为地球、现在隐没于小麦哲伦星云的星球上，在密西西比河西岸的汉尼拔小镇，在黑夜和风雨中，我已经三十二岁，我感受到了初吻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感觉。

我激动地朝后退了一步，激光手电的亮光歪歪朝上，将我俩之间的空间照亮，我能看见她黑色双眼中闪动的光芒.....看上去有点淘气，又似乎是安心，仿佛漫长的等待终于结束.....但似乎又另有深意。

“再见，劳尔。”她一面说，一面抬起小舟的尾部。

我晕头晕脑地，将船头放进斜坡底部的黑色河水中，然后平衡着身体，爬下去钻进了座舱。贝提克为我量身定做出这条小舟，感觉像是一件非常合身的衣服。在摇摇晃晃拍打双手的时候，我小心不去碰那个红色按钮。伊妮娅推了一把，独木舟便浮在了水上，这儿的河水很浅，深度才二十厘米。她递给我双头桨片，接着是我的背包，最后是激光手

电。

我开启手电，将光束朝她的方向照去。“传送门在哪里？”我问，声音像是从什么遥远的地方传来的，就像是有个第三者在说话。我的意识和情感还在回味刚才的那一吻，我已经三十二岁，而这孩子刚满十六岁，我的任务是保护她，保证她安全地活在这个世上，直到有朝一日回到海伯利安，回去看望诗人老头。这一切真是疯了。

“你会看见的，”她说，“等天亮就能看见。”

就是说，还有好几个小时。这真是一出荒谬绝伦的戏剧。“我找到飞船该干什么？”我问道，“我们在哪儿见面？”

“有个叫天山的星球，”伊妮娅说，“飞船知道怎么去那儿。”

“在圣神疆界内？”我问。

“差不离。”她回答道。她口中呼出的气凝结起来，悬浮在冷冷的空气中。“在霸主时期，它位于偏地。圣神让它加入了保护体，并答应会派传教士过去，但只是说说而已，这颗星球还没归顺。”

“天山，”我重复着，“好吧。我该怎么找到你？星球都是大家伙。”

在手电光束的照耀下，我能看到她的黑色双眼，湿湿的，也许是因为雨或者泪水的缘故，也可能两者兼而有之。“找到一座叫恒山的山，在那附近，有个叫悬空寺的地方，”她说，“我就在那儿。”

我握紧拳头，粗鲁地一砸。“好极了，这么说，我只要到当地的圣神驻军地敲敲门，问问这座悬空的寺庙在哪个方向，而你呢，就在那儿悬在空中等着我。”

“天山上只有几千座山，”她说，声音有气无力，饱含悲伤，“但只有几座.....城市。飞船在轨道上就能找到恒山和悬空寺，但不能在那儿着陆，你得自己离船登陆。”

“为什么不能在那儿着陆？”我问道，这一连串莫名其妙的谜题不由让我火冒三丈。

“到时你就会明白的，劳尔。”伊妮娅回答，声音颤抖，像是同眼睛一样，也盈满了泪水。“求你了，快走吧。”

水流一直在试图把我从岸边卷走，但我划着桨，将轻快的小舟维持在原地。伊妮娅在河边走着，和我并驾齐驱。东方的天空似乎有点蒙蒙亮。

“你确定我们会在那儿见面吗？”我朝她喊道，大雨变得淅淅沥沥了。

“劳尔，我确定不了任何事。”

“连我们能不能幸免于此也不确定？”我不太清楚自己说的“于此”是指什么，我甚至不清楚我说的“幸免”是什么意思。

“尤其吃不准这事。”女孩回答，接着我看见她脸上展露出一一直以来的那副笑容，充满了淘气和期盼，还有某种悲伤的意味在里面，夹杂着一种自然而发的睿智。

水流正极力把我卷走。“我多久才会找到飞船？”

“我想，只需几天工夫。”她喊道。现在，我俩已经相离数米，水流正把我拖进密西西比河的洪流中。

“找到飞船后，多久才能到……天山？”我喊道。

伊妮娅大喊着，但一波波水浪拍打着小舟，声音吵闹，她的回答也淹没在了其中。

“什么？”我大喊着，“我听不见。”

“我爱你。”伊妮娅喊叫着，这回的声音清晰响亮，穿越黑色的河水，进入了我的耳中。

奔腾的水流把我卷了进去，我开不了口，胳膊也不听使唤，最后才想到用桨片划水。“伊妮娅？”我拿起手电，朝岸边照去，瞥见那身雨披在光线下发着微光，兜帽的阴影下，有一个苍白的椭圆小脸蛋。“伊妮娅！”

她正喊着什么，朝我招着手，我也招了招。

水流突然变得十分强劲，一棵倒伏的大树缠在河中的沙洲上，我使出全身的力气，避过它，接着进入了中央河道，急速奔向南方。我回头望了一眼，但汉尼拔的一栋建筑已经把我心爱的孩子遮住了，再也看不见她了。

一分钟后，我听见了一声轰鸣，像是登陆飞船的反重力装置发出的声音，但当我仰头望去的时候，只看见一片黑影。或许伊妮娅正驾着飞船在我头上盘旋，或许那只是黑夜中的一片云。

河流载着我向南方前进。

德索亚神父舰长在佩森星系搭上“拉贵尔”号王舰，这是一艘大天使级巡洋舰，十分类似他将要执掌的飞船。舰上配有机密的瞬移驱动器，现又称作基甸驱动器，它会制造出可怕的涡流，将德索亚杀死，抵达目的地后，过了两天，而不是通常的三天，神父舰长便重生了。重生时间之所以缩短，是因为神父舰长得到的使命极为紧迫，所以，有一名重生医疗神父在一旁照料，他将会帮忙应付不完全重生的失败后果。醒来后，德索亚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位于“双十五-三五”的圣神舰队战略部署空间站，正环绕一颗了无生气的岩石星球做运动，远处，是旧地比邻区的波江五，它离曾经的旧地只有触手可及的几光年远，而这颗星球就在这黑暗的空间中旋转。

德索亚有一天时间来恢复元气，次日便得乘穿梭机前往“双十五-三五”的舰队集结区，那地方离这个军事基地有十万公里远。驾驶穿梭机的是名海军候补军官，她没有直接前往集结区，而是不厌其烦地绕了个圈，让德索亚神父舰长好好看看自己的新船。面对眼前的一切，德索亚禁不住热血沸腾。

显而易见，“拉斐尔”号王舰代表着圣神最尖端的技术水准。德索亚以前见过的圣神舰船，全都是从陨落前重新找到的霸主设计图中衍生出来的，而这一艘已不再如此。从总体的设计方案看，它极为修长，似乎

无法胜任太空任务，又太复杂，无法胜任大气层飞行，但从整体效果看，它具有最简洁的破坏性。船体是可形变合金和纯定能区的混合体，可以快速完成外形变化和功能转换，几年前，这还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德索亚定睛凝视着眼前的一切，随着穿梭机缓缓划出一条长长的弹道弧线，从“拉斐尔”号旁边擦身而过，那修长船体的铬银表面也在慢慢隐去，直至变得同周围的太空一样黑沉沉的了，本质上来说，它已经从眼前消失。与此同时，好几个设备管道和生活舱也被平滑的中央船体遮没，最后只剩下一些武器透明罩和密蔽场探测器。这么做的原因，要么是飞船正准备进行星系外跃迁检查，要么是船上的军官知道这艘穿梭机中坐着他们的新任指挥官，这群人正在舞刀弄枪，显摆本事。

德索亚知道，这两种猜测都极有可能是真的。

在这艘巡洋舰完全隐没前，德索亚注意到，聚变驱动球体多么像是一串珍珠，环绕在中央飞船的中心轴上，在以前那艘火炬舰船“巴尔萨泽”号上，它们是簇拥成一个肿瘤状物体的。同时，他也注意到，船上那些六角形的基甸驱动器阵列是多么小啊，甚至比原来“拉斐尔”号上的还要小。那些透明的生活舱正在缩回，指挥甲板的穹顶清澈透亮，阳光照射在上面，让他最后瞥到一眼飞船。接着，它消失了。德索亚在佩森读过一些文件，他还在圣神舰队总部接受了RNA教学注射，所以他知道，一旦进入战斗，这些透明的区域会变厚，生出坚韧的装甲，但德索亚更喜欢透过视窗望向太空的感觉。

“即将抵达‘乌列尔’号，长官。”候补飞行员说道。

德索亚点点头，“乌列尔”号王舰和新型“拉斐尔”号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但随着穿梭机减速朝它靠近，神父舰长辨认出一些额外的构造，比如欧米伽刀生成器，亮堂堂的会议室，更为复杂精美的通信天

线。正因如此，这艘舰船才成为了此次特遣部队的旗舰。

“即将入港，长官。”候补军官说。

德索亚点了点头，他在二号加速座椅上坐了下来。整个入港接合的过程非常平稳，接头卡紧，飞船的外壳和脐状线将穿梭机紧紧包裹，德索亚没有感受到任何颠簸和摇晃，他很想表扬表扬这位年轻的候补军官，但多年任职指挥官的习惯改变了他的主意。

“下回，”他说，“最后一刻接近的时候，不要喷射引擎。这是卖弄，旗舰上的高级军官会不高兴。”

年轻飞行员的脸耷拉了下来。

德索亚将手放在她的肩膀上。“不过，你干得很好，有朝一日，我会推荐你到我船上，担任登陆飞船驾驶员一职。”

垂头丧气的候补飞行员重新展露笑颜。“长官，那是我梦寐以求的。我在太空站……”她意识到自己跑题跑得太远了，便没再说下去。

“我知道，”德索亚说，站在旋转的闸门前，“我知道。但现在，我很高兴你不是这次圣战军的一员。”

闸门旋转而开，一名仪仗卫兵吹着哨子，示意他登上“乌列尔”号王舰。大天使乌列尔，如果德索亚神父舰长记得没错，在旧约中是总领天军的天使长。

九十光年外，在一个离佩森只有三光年远的星系中，原先那艘“拉

斐尔”号跃迁进入实空，整个过程暴虐无比，坐在里面，骨头中的骨髓会被压榨而出，细胞会被切成两半，仿佛一把炽热的刀刃挥砍过辐射蛛纱，神经会被搅乱，就像是陡峭悬崖上的一块松脱的大理石。拉达曼斯·尼弥斯和她的克隆人同胞并不喜欢这种感受，但他们没有龇牙咧嘴，也没痛苦地大叫。

“这是什么地方？”尼弥斯问，她望着显示屏上慢慢变大的褐色星球。“拉斐尔”号正以二百三十倍重力水平减速。尼弥斯没有坐在加速座椅中，她把着一根支柱，就像是一名长期乘车上下班的旅客，乘在拥挤的地行车中，随意地抓着一根柱子。

“自由星。”她的一名兄弟回答。

尼弥斯点点头，之后四人再没说话。大天使进入轨道，登陆飞船脱离船体，号叫着刺入稀薄的大气层。

“他在这儿？”尼弥斯问。一根微纤从她的太阳穴伸出，接入登陆飞船的控制台。

“对。”尼弥斯的孪生姐妹说道。

自由星上有人居住，但自陨落之日起，他们就一直挤在半阴影区中的能量场圆屋里，没有技术可以跟踪这艘大天使，或是它的登陆飞船。这个星系内也没有圣神基地。同时，这颗岩石星球的向阳面非常炽热，连铅也熔成了液体，而背阴面则非常寒冷，那儿稀薄的空气几乎到了濒临冻结的程度。然而，在这颗毫无价值的星球的地底下，有八十万公里长的隧道纵横交错，每一条通道都是一个极为方正的三十平方米的正方形。大流亡早期及霸主开拓期间，曾发现过九个迷宫世界，自由星是其中之一，海伯利安也是一个。这世上的人——不管是死人还是活人——

都不知道迷宫的秘密，也不知道谁是创造者。

尼弥斯操控登陆飞船，穿过背阴面一阵磅礴的氨水风暴，在空中悬停了片刻。外面黑漆漆的，只能透过红外放大屏幕看见下面的景象，那是一座冰崖。她操控飞船折起机翼，引导它向前进入迷宫的正方形入口。通道拐了个弯，之后便笔直向前，又延伸了数公里远。深层雷达显示，这条隧道下方还有无数通道，密密麻麻仿佛一个蜂窝。尼弥斯向前飞了三公里，在第一个隧道连接点处朝左转了个弯，接着往南行进了五公里，同时往地面下方降了五百米，最后降落在地面上。

红外屏幕上，只显示出从熔岩气孔中冒出的点点热气。而放大屏幕上什么也看不见。尼弥斯对着雷达显示屏上的反馈信号皱了皱眉，手指一扬，开启了登陆飞船的外部照明灯。

笔直的通道一望无垠，她目力所及之处的通道壁上凿刻着一排排水平的石板，每一块石板上都躺着一具赤裸的人类躯体。石板 and 躯体连绵不绝，通向远处的黑暗中。尼弥斯朝深层雷达的显示屏看了看，下层通道同样有无数石板相连，同样躺着无数具躯体。

“下船。”其中一名男性说道，他是把尼弥斯从神林的熔岩中拉出的那个。

尼弥斯没按正常使用气闸门，她不想多费周折。登陆飞船内部的空气直往外冒，发出垂死的嘶叫声。但这个洞窟并非完全真空，那一点点压力对她来说已经够用，不必相移，就能活动自如。但此处的空气非常稀薄，其程度甚于地球化改造前的火星。尼弥斯的私人探测器显示出，此地的温度稳定在零下一百六十二摄氏度。

登陆飞船的照明灯下，站着一个人，那个人正等着他们。

“晚上好。”阿尔贝都顾问招呼道。这名高挑男子的衣着无懈可击，那是一件剪裁成佩森风格的灰色西服。他直接通过75兆赫的频率和他们通信，嘴巴没有动，但张口笑着，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

尼弥斯同自己的兄妹们一起，等待着。她知道，对她不会再有斥责和惩罚。三大派要她活着，完成接下来的任务。

“那个女孩，伊妮娅，已经回到了圣神的领地。”阿尔贝都说道。

“在哪儿？”尼弥斯的姐妹说道。那单调的声音中，含着某种殷切的语气。

阿尔贝都摊开双手。

“传送门.....”尼弥斯开口道。

“这次没有调查出任何东西。”阿尔贝都顾问接下她的话茬，脸上依旧挂着那副笑容。

尼弥斯皱了皱眉。在霸主运行世界网的那几个世纪，内核意识的三大派没有找到任何方法，可以在使用虚无入口的同时，不在褶曲矩阵中留下调制微中子的记录。那个入口，是一种瞬移界面，众所周知的称呼是远距传输器。“神秘人.....”她说。

“没错。”阿尔贝都说，他挥了挥手，似乎想拂去这段无意义的谈话。“但我们仍能记录到连接的发生。有很多人正通过远距传输网络从旧地返回，我们能肯定，女孩是其中之一。”

“还有别人？”尼弥斯的一名兄弟问道。

阿尔贝都点点头。“起初只有几个，现在多了起来。上一次记录到的激活信号，至少有五十个。”

尼弥斯抱起双臂。“你说，是不是神秘人正在终止他们的旧地实验？”

“不。”阿尔贝都说。他走到最近的一块石板前，低头看着躺在上面的那具赤裸的人类躯体。那是个年轻的女子，大约十七八标准岁的样子，一头红发，苍白的皮肤和圆睁的双眼上，覆着一层白霜。“不，”他重复着，“三大派达成一致，结论是，返回的只是伊妮娅的团体。”

“我们该怎么找到她？”尼弥斯的姐妹问道，显然，她是在75兆赫频率上全力沉思。“只要哪个星球在霸主时期拥有过远距传输器，我们就传送到那儿，亲自审问远距传送门。”

阿尔贝都点点头。“神秘人可以隐藏远距传输的目的地，”他说，“但内核却几乎可以肯定，它无法隐藏褶曲矩阵本身的真相。”

几乎可以肯定，尼弥斯注意到，阿尔贝都对技术内核的洞察力有了这样一个修正，这不太寻常。

“我们打算让你们……”阿尔贝都开口道，他指了指尼弥斯的姐妹，“稳定派没给你起名，是不是？”

“没有。”尼弥斯的孪生兄妹说道。柔软的黑色刘海垂在女子的额头上。她那薄薄的嘴唇没有露出一丝笑容。

阿尔贝都在75兆赫频率上咯咯地笑了起来。“拉达曼斯·尼弥斯需要一个名字，以便到‘拉斐尔’号上成为人类船员的同事。我想，你们其余三个也该有个名字，即便只是方便我称呼。”他指着尼弥斯的姐

妹，“斯库拉^[11]。”接着手指依次点了点两名男性，“古阿斯。布里亚柔斯^[12]。”

三人得到了洗礼命名，但没人做出回应。尼弥斯抱着双臂说道：“顾问，你觉得这很好玩吗？”

“是的。”阿尔贝都说。

从登陆飞船中排出的空气缠绕在这些人周围，就像是惹人生厌的迷雾。得到“布里亚柔斯”这个名字的男子说道：“我们会留着这艘大天使，乘着它搜索所有的前环网星球，我想，应该先从特提斯河星球开始找起。”

“很好。”阿尔贝都说道。

斯库拉用指甲轻轻点了点自己被冻结的束装。“如果有四艘船，那搜寻就能快上四倍。”

“显而易见。”阿尔贝都说，“但我们否决了这一点，有好几个理由，第一，圣神没有多少空闲的大天使飞船，可以租给我们使用。”

尼弥斯扬扬眉毛。“打什么时候起，内核需要向圣神低三下四地请求租用东西？”

“自打我们需要他们的资金、他们的工厂、他们的劳动力，来建造这些飞船之日起，”阿尔贝都回答，他并没有特别强调什么，“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理由，是因为我们想让你们四个待在一起，万一碰上谁或什么东西，你们一个人可能难以招架。”

尼弥斯的眉毛又拱了起来。她以为阿尔贝都会提及她在神林的失

败，但说话的是古阿斯。“在圣神的世界里，有什么我们招架不了的，顾问？”

灰衣男子再一次摊开双手。在他身后缭绕的迷雾中，石板上的苍白躯体忽隐忽现。“伯劳。”他说道。

尼弥斯在75兆赫频率上轻蔑地哼了一声。“我只用一只手就把它打败了。”她说。

阿尔贝都摇摇头，那副笑容没有一丝变化，惹人抓狂。“不，”他说，“你没有打败它，你只是用我们给你的超熵装置将它送到了五分钟后的未来，这和打败它不能相提并论。”

布里亚柔斯开口道：“伯劳已经脱离了终极智能的掌控？”

阿尔贝都最后一次摊开双手。“我昂贵的朋友们，我们未来的神不再给我们传达密语。他们在互相开战，只有战斗的喧嚣声发出回响，从未来传回。如果我们的神有什么工作得在我们这个时代完成，那我们必须自行动手。”他看了看克隆四胞胎。“对于指示，你们清楚了么？”

“找到女孩。”斯库拉说。

“然后呢？”顾问说道。

“立即杀死她，”古阿斯说，“不能有任何犹豫。”

“如果她的弟子们插手呢？”阿尔贝都问，现在，那副笑容更加舒畅了，声音像是一名学校教师，又夸张又可笑。

“格杀勿论。”回答的是布里亚柔斯。

“如果伯劳出现呢？”他继续问，那副笑容突然消失了。

“摧毁它。”尼弥斯回答。

阿尔贝都点点头。“在我走之前，还有别的问题吗？”

斯库拉问道：“这儿有多少人类？”她指了指一块块石板、一具具躯体。

阿尔贝都顾问摸了摸下巴。“在这个迷宫星球的这条隧道中，有几千万。但这儿有许多隧道，”他再次笑逐颜开，“而且，还有另外八个迷宫星球。”

尼弥斯慢慢转过头，通过不同的频谱，观察着旋涡状的迷雾和延绵不绝的石板。没有一具躯体的热量显示高过隧道的周边环境。“这是圣神的杰作。”她说。

阿尔贝都在75兆赫频段上咯咯笑了起来。“当然，”他说，“内核三大派和我们未来的终极智能有什么理由要储存人类的身体呢？”他走到那名年轻女子的身边，拍了拍她那冻结的胸脯。洞窟中空气稀薄，无法传播声音，但尼弥斯能想象出一种声音：指甲点击冰冷大理石发出的声音。

“还有何问题吗？”阿尔贝都问，“我还有一场重要的会议要参加。”

75兆赫频段——或是任何频段上，都没人出声，四名兄弟姐妹转过身，重新登上登陆飞船。

“乌列尔”号王舰的圆形战术会议舱中，二十名圣神舰队军官齐聚一堂，其中包括“基甸”特遣部队的所有舰长和副官。在这些副官中，有一个名叫霍根·利布莱尔的指挥官，昵称“霍格”，三十六标准岁，在复兴二号受洗，是名重生教徒，他是曾经显赫一时的利布莱尔·弗里霍家族的子嗣，曾经，他们家族的庄园占地高达两百万公顷，而如今他们欠债累累，几乎每公顷欠下五马克。利布莱尔将自己的私人生活全部投入到了教会的事业中，而自己的职业生涯，则投入到了圣神舰队中。他也是一名间谍，如果可能，也是一名刺客。

当利布莱尔的新指挥官从通道进入“乌列尔”号的时候，他兴致盎然地抬起头，注视着。特遣部队的每一个人——甚至是圣神舰队的每一个人——都听说过德索亚神父舰长的大名。五年前，这名前火炬舰船指挥官曾被授予教皇触显，一个意味着无限职权的物件，用以执行某个秘密任务，但最终功败垂成。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任务，但由于滥用触显的权威，德索亚在圣神中树敌良多。德索亚神父舰长没有成功完成任务，最后淡出众人的视线，这事成了军官室和舰队教研室中津津乐道的谈资，生出了很多传言。最为人接受的说法是，德索亚被提交到宗教法庭，被秘密逐出教会，还可能被处决了。

但现在，他又回来了，还得到了指挥权，可以支配圣神舰队兵工厂中最弥足珍贵的财产之一：开始服役的二十一艘大天使巡洋舰中的一艘。

利布莱尔见到德索亚的容貌时，暗暗吃了一惊：神父舰长身材矮矮的，一头黑发，黑色的大眼睛充满了悲伤，更像是一副殉难圣人的画像，而不是战舰的指挥官。阿尔迪卡克蒂元帅迅速为众人做了介绍，这名矮壮的卢瑟斯人是特遣部队的指挥官，也是此次会议的主持人。

“德索亚神父舰长，”阿尔迪卡克蒂开口道，灰色的圆形房间内摆着一张灰色的圆桌，德索亚在上面就座，“我相信，你应该认识在场的几位军官。”这位元帅有两个闻名的特征：说话从不经过大脑，战斗从不显示怜悯。

“斯通圣母舰长是我的老朋友，”德索亚说道，他朝他的前任副官点点头，“还有赫恩舰长，是我上一次特遣部队中的一员。萨蒂舰长和雷蒙皮埃尔舰长，我们见过面。指挥官内川和巴恩斯-阿弗妮，我也有幸和他们共事过。”

阿尔迪卡克蒂元帅咕哝道：“巴恩斯-阿弗妮指挥官出席此次会议，是作为基甸特遣部队的海军和瑞士卫兵代表。”她说，“德索亚神父舰长，你见过你的副官了吗？”

神父舰长摇摇头，于是阿尔迪卡克蒂向他引介利布莱尔。副官伸出手，握住神父舰长的手，他吃了一惊，这名长官虽然矮小，但双手非常有力，那双眼睛中射出权威的光芒。霍格·利布莱尔想道，不管这名男子的眼神像不像殉教者，他惯于发号施令。

“好嘞，”阿尔迪卡克蒂元帅吼声如雷，“开始开会。由萨蒂舰长上呈简报。”

接下来二十分钟，会议舱中不断呈现着全息像和抛物线的透明图，就像是涌起了一团团迷雾。通信志和书写器上堆满了数据和潦草的笔记，房间内只有萨蒂柔和的声音，很少有人提问或要求解释。

利布莱尔草草地记着笔记，当听到基甸特遣部队的任务将涵盖哪些辖域时，他吃了一惊，但手里的活儿没有松懈——记下所有特别的情况和资料，留待舰长以后审阅。

基甸是第一支全部由大天使级巡洋舰组成的特遣部队。有七艘大天使分配到此次任务。早在几个月前，传统的霍金级火炬舰船就已经被派遣了出去，它们将抵达长城防御圈二十几光年外的偏地，在那儿的第一个突围点和特遣部队会合，并进行一次模拟战斗。但在第一次跃迁后，特遣部队的七艘飞船将会开始独立行动。

“有个形象的比喻，这就像是谢尔曼将军穿越乔治亚州的进军，那是大流亡前十九世纪发生在北美洲的国家内战^[13]。”萨蒂舰长说完这话，半数军官便开始点按通信志触显，调出鲜为人知的军事历史。

“以前，”萨蒂继续道，“我们和驱逐者的战斗，要么发生在长城的无人地带，要么是在各自领地的边缘地带。很少有直捣黄龙、深入驱逐者领地的袭击。”讲到这儿，萨蒂停顿了片刻。“五个标准年前，德索亚神父舰长曾率领三贤特遣部队，长驱直入，进入驱逐者的腹地展开攻击。”

“神父舰长，有什么要补充的么？”阿尔迪卡克蒂元帅说道。

德索亚迟疑了片刻。“我们烧毁了一个环轨森林，”最后他说，“没有受到任何抵抗。”

霍格·利布莱尔觉得神父舰长的声音中透露出一丝羞耻的意味。

萨蒂点点头，似乎很满意德索亚的回答。“我们希望此次任务也是如此。据得到的情报显示，驱逐者在长城战线附近部署了大量防御力，以至于腹地非常空虚，他们的殖民区没有多少武装力量。差不多三个世纪以来，他们在部署军力、基地和家园时，由于受霍金驱动技术的限制，所以主要决策必须考虑到这一局限。”

会议舱中填满了战术全息像。

“有句老生常谈的话，”萨蒂继续道，“是这样说的：圣神内线作战的优势在于发达的交通和通信，而驱逐者的防御优势在于其隐蔽性和遥远的距离。一直以来，要想深入驱逐者的腹地，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一是由于补给线易受攻击，二是驱逐者擅长打游击战，在我们大军没到前先打一枪，等特遣部队深入之后便逃之夭夭，这种方式非常具有破坏性。”

萨蒂顿了顿，看了看围坐在桌旁的各个军官。“女士们，先生们，这样的日子结束了。”有更多的全息像如迷雾般出现了，一系列代表基甸特遣部队的红点划出一条抛物线，从圣神的势力范围出发，如一把激光刀，切过一颗颗恒星，最后重新返回基地。

“我们的任务，是搜寻每一个星系内的驱逐者补给基地、每一个外层空间定居地，并将其摧毁，”萨蒂说道，柔和的声音逐渐变得有力，“包括彗星农场、罐状城市、‘皮辫绳’、圆环基地、拉格朗日点星丛、环轨森林、育婴星、透明罩蜂巢……所有的一切。”

“也包括平民天使？”德索亚神父舰长问。

霍格·利布莱尔听到指挥官的问题，不由得眨了眨眼。驱逐者为了适应太空，修改了自身的DNA，对于这群变种生物，圣神舰队有个非正式的称呼“路西法的天使”，经常简称为“天使”，其实是种讽刺，有点渎神，这个词很少会在高阶领导面前使用。

阿尔迪卡克蒂元帅回答道：“尤其是天使，神父舰长。驱逐者在黑暗中繁殖，那是一种野蛮的歪曲，乌尔班教皇陛下称这是一场圣战，是为了反抗这一野蛮行径。陛下已经发出了圣战通谕，宣称必须将这邪恶

的变种从上帝的宇宙中连根拔除。德索亚神父舰长，没有什么驱逐者可以称得上是平民！对于这条指令，你觉得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吗？”

桌旁的军官似乎全都屏住了呼吸，直到德索亚做出了回答。“没有，阿尔迪卡克蒂元帅。我理解陛下的通谕。”

简报继续。“下列七艘大天使级巡洋舰将参加此次行动，”萨蒂说道，“‘乌列尔’号王舰担任旗舰，其余分别为‘拉斐尔’号、‘米凯尔’号、‘加百列’号、‘拉贵尔’号、‘雷米尔’号、‘沙利尔’号。飞船将使用基甸驱动器，完成瞬移跃迁，依次抵达下一个星系，每一次花上两天多时间在星系内减速，船员在同一时间内完成重生。陛下给我们提供了上天赐予的新型重生舱，重生周期只需两天……成功重生的概率为百分之九十二。待特遣部队重新集结后，就将对驱逐者的军队和设施展开攻击，务必全部摧毁，事成之后，就进入下一个星系。如果哪艘圣神飞船受损，难以修复，我们必须抛弃它，船员转移至特遣部队的其他飞船，并将受损船只摧毁。不能让驱逐者有一丝一毫的机会夺取基甸驱动技术，虽然对他们来说，没有重生圣礼，这项技术也毫无用处。按计划，此次任务将会花去三个标准月的时间。有何问题吗？”

德索亚神父舰长举起一只手。“抱歉，”他说，“我已经好几年没接触时势，但我注意到，此次特遣部队的大天使级飞船的名字，都取自旧约中的大天使名。”

“对，神父舰长，你有什么疑问？”阿尔迪卡克蒂元帅催问。

“元帅，问题就出在这儿，按我的记忆，《圣经》中的大天使，只有七个有确切的名字。那其余的大天使级飞船呢？”

长桌旁顿时发出一阵咯咯的笑声，德索亚发现，正如他计划的那

样，原来紧张的情绪因此消减了三分。

阿尔迪卡克蒂元帅微笑着回答道：“我们很高兴看到我们的舰长浪子回头，重新回到舰队。告诉你吧，其余天使，是梵蒂冈神学家在《以诺书》^[14]以及其他圣经次经中找到的，虽然只是天使，但他们有可能晋级成‘荣誉大天使’。宗教法庭已经批准圣神舰队使用这些名字。我们觉得，建成的前七艘行星级大天使应该以《圣经》中的名字命名，这很合适，他们将把神圣之火带给敌人。”

咯咯的笑声变成了同意的声音，最后，指挥官和副官们都鼓起掌来，全场响起一阵轻柔的掌声。

阿尔迪卡克蒂元帅见没有人再提问，于是开口道：“哦，还有一件事，如果你们见到这艘船.....”桌子中部的上方浮出一幅全息像，那是一艘样子非常古怪的星舰，按圣神舰队的标准，它非常小，形状是流线型的，聚变端口的旁边装有翼片，似乎设计的初衷是为了进出大气层。

“这是什么东西？”斯通圣母舰长问道，会议间内的气氛还相当活泼，她脸上也堆着笑容，“是驱逐者搞的恶作剧么？”

“不，”德索亚神父舰长语气平缓地轻声说道，“这是环网时代的技术。一艘私人星舰.....属于个人所有。”

又有几个副官笑了起来。

阿尔迪卡克蒂元帅挥挥手，平息了这阵笑声，那粗大的手穿透了全息像。“神父舰长说得没错，”这名卢瑟斯元帅吼道，“这是一艘环网时代的古老飞船，曾经属于一名霸主外交官。”她摇摇头，“在当时，他们有钱，造得出这种东西。总而言之，这艘船装备的是霍金驱动器，但由

驱逐舰技师改进过，有充分理由相信，它已经拥有了武装，我们应当认为它具有很大的危险。”

“如果和它遭遇，该怎么做？”斯通圣母舰长问道，“俘获它，当成战利品？”

“不，”阿尔迪卡克蒂元帅回答，“一旦见到，马上摧毁，把它熔成灰。有何问题吗？”

没人提问。各军官四散而去，他们将回到自己的飞船，准备初次跃迁。霍格·利布莱尔副官在乘穿梭机回“拉斐尔”号的途中，愉快地和自己的新任舰长聊着天，说着飞船已经准备就绪、船员士气高昂之类的事情，但他心中始终想着一件事：希望我不必杀这个男人。

一直以来我有一种体验：有些离别令人神伤，比如离开一家老小出去打仗，或是家中有人去世，或是和最爱的人分别且没有把握会团聚，这些事虽然让人痛苦，但过去之后，说也奇怪，总会有一种非常平静的感觉，差不多仿佛如释重负，似乎最糟糕的事情已经过去，不会再有更加让人害怕的事了。我和伊妮娅在旧地上分别的那个黎明前的雨天，也是如此。

我这只独木舟非常小，密西西比河非常宽。一开始，我在黑暗中划桨，带着强烈的警惕，几乎可以说是恐惧不已，肾上腺素在我的血管中奔涌，我睁大双眼，极力辨认汹涌水流中的暗桩、沙洲、随波逐流的废弃物。那一段河道非常宽，我猜最阔的地方得有一英里（老建筑师用的都是古老的长度单位，比如英寸、英尺、码，塔列森的大多数人也养成了效法的习惯）。河两岸似乎被淹没了，从那里的一棵棵枯木看，原先的河岸应该位于很低的位置，但现在，河水涨高了几百米，已经升到了两侧高高的岸壁边。

我和伊妮娅分别后，过了大约一小时，天慢慢亮了，首先映现出的是天边几朵灰云，接着我左侧黑乎乎的岸壁也被照亮，初升的太阳在河面上投射下浅淡冰冷的光。在这朦胧中，我有十足的理由感到害怕，残桩和沙洲乱糟糟地分布在河流中，河中央有些庞大的树木浸在水里，快

速从我身边擦过，树根像是九头蛇怪的脑袋，而树干就像巨大的攻城槌，无论什么东西挡道，一概砸扁。我选择了一条自认为比较慈悲的水流，用力划桨，避免碰到那些漂浮的杂物，并试着静下心来欣赏一下日出。

那天从日出到中午，我一直划着桨往南前进，在河两岸上没见到一处人类定居地，只有一次，当我在咸水中上下起伏、在枯树间挣扎的时候，一幢曾经雪白的建筑从眼前划过，倏忽即逝，那原先是河的西岸，现在岸壁全部泡在了水里，成了一片沼泽。我在岸边的小岛上停靠了两次，第一次是想歇口气，第二次是为了收拾收拾小背包，那是我唯一的行李。第二次靠岸时已经日上三竿，太阳暖暖地晒在河面和我身上，我坐在沙滩边，吃着一块冰冷的芥末肉三明治，是伊妮娅昨晚为我准备的。我带了两瓶水，一瓶挂在腰带上，一瓶在包里，我不敢多喝。因为我不敢保证密西西比河的水能喝，也无法确知什么时候能找到安全的补给。

看到城市和拱门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

不久前，在我右方出现了另一条河道，汇入密西西比河，让水道变得愈加开阔了。我有十足的把握，确信那条河是密苏里河，我问了问通信志，飞船的数据库肯定了我的直觉。没过多久，我就看到了拱门。

这个远距传送门看上去有点怪，和我们来到旧地旅途中穿越的那些不一样，它更大，更古旧，更暗沉，更加锈迹斑斑。或许，它以前屹立在河的西岸，没有淹在水中，而现在，金属拱门从水里拔地而起，最高点离水面约有几百米。另外还有一些建筑也淹没在了缓缓流淌的河水中，仅露出一些残骸，根据新近习得的建筑嗅觉，那是一些低矮的“摩天楼”，时间可以追溯到大流亡前。

“圣路易斯，”我询问了飞船的人工智能，通信志手环这么回答道，“‘大灾难’前遭到毁灭，在三八年的天大之误前，就被遗弃了。”

“毁灭了？”我一面问，一面将小舟的前进方向对准巨大的拱门。现在我终于发现，拱门后头的西岸弯成了一个极为圆整的半圆，形成一个浅浅的湖泊。圆弧状的河岸上，林立着古老的树木。我想，这是一个冲击坑，但我无法确知到底是陨石坑还是弹坑，是高能熔融出的凹坑，还是其他暴力事件造成的后果。“怎么毁灭的？”我问通信志。

“无据可查，”手环答道，“然而，有一些相关的数据条目，与这座拱门有一些联系。”

“那是远距传送拱门，对不对？”我一面问，一面和主水道西侧的强劲水流搏斗，让小舟的方向对准面向东方的拱门。

“最初并不是，”手腕上传来轻柔的声音，“在我的记录中，有一座建筑的位置和大小和这个拱门非常匹配，它被称为‘圣路易斯大拱门’，那是建筑史上的一朵奇葩，建于公元二十世纪中期，位于美利坚合众国的圣路易斯市。那座建筑象征着西部拓进，是为了纪念那些欧洲移民的后代——一群掌握霸权的原民族主义开拓者——而修建的，他们向西部迁移，取代了生活在那里的原始人——也就是未受保护的北美土著。”

“印第安人。”我说道，小舟上下颠簸，我气喘吁吁地划着桨，穿越最后的汹涌水流，终于对准了庞大的拱门。富丽堂皇的阳光已经普照大地一两个小时，但现在，冷冷的风和灰色的云又回来了。开始下起雨来，雨滴滴答答落在小舟的纤维塑料上，连两侧的浪尖也泛起了涟漪。现在，水流正载着小舟往拱门中奔去，我暂时放下木桨，确保自己没有意外碰到那个神秘的红色按钮。“这么说，这个远距传送拱门，是为了

纪念那些杀死印第安人的家伙？”我说道，支起手肘，朝前凑去。

“原先的‘圣路易斯大拱门’并没有远距传输的功能。”飞船的声音十分一本正经。

“它从灾难中幸免下来了？就是造成……那玩意儿的灾难……”我拿桨指指冲击坑形成的湖泊以及那些淹在水中的建筑，说道。

“无据可查。”通信志说道。

“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远距传输器，是吗？”我再次气喘吁吁地用力划着。现在，拱门已经高高地耸现在头顶，顶部离我至少有一百米。寒冷的日光照射在它锈迹斑斑的侧面，发出暗淡的光芒。

“对，”飞船的储存器说道，“没有任何记录表明旧地拥有远距传输器。”

当然不会有这样的记录。技术内核将远距传输技术给予霸主时，旧地早已在一百五十年前天大之误造成的黑洞中土崩瓦解，或是被狮虎熊劫走了。但是，旧地上的确有一座远距传输器，而且可以运转，那是个小型拱门，在一条小河——事实上是小溪——之上，位于宾夕法尼亚西部，四年前，我和伊妮娅从神林传送过来的时候，就是从那里出来的。另外，我在旧地的旅途中，还见过另一些传送门。

“嗯，”我说道，与其说是在对通信志的白痴人工智能说话，不如说是自言自语，“如果不是传送门，那还得继续顺河往前。伊妮娅让我从这儿下水，总有道理。”

但我不太确信。这个拱门下，没有发出传输器应有的警示般的微光，也看不到对面有什么亮光。只看到湖泊对面的河岸，上方是黑漆漆

的天空，还有一片黑色的森林。

我仰面躺下，望着拱门。当那钢铁圆拱遮盖住眼前天空的时候，我感到了一丝激动。小舟已经穿越了进去，但没有传送到另一个世界，光线、重力、气味都没有发生一丝变化。这玩意儿只不过是年迈失修的建筑老怪，碰巧像是.....

突然，一切都变了。

一秒钟前，我和小舟还在疾风骤雨的密西西比河上上下起伏，正朝原是圣路易斯市的那个浅浅的弹坑湖前进，下一秒，黑夜便突然降临，纤维塑料材质的小舟正在一条狭窄的水道上漂流，两边耸立着灯火通明的建筑，顶上盖着黑色的天窗，离我头顶有五百米高。

“耶稣啊。”我低声叹道。

“一名远古的弥赛亚式人物，”通信志说，“传说他留传下一些教义，于是，在这些教义的基础上，兴起了一些宗教，包括基督教，禅灵教，古式和现代天主教，还有一些新教教派，比如.....”

“闭嘴，”我说道，“听话模式。”我下达的这一命令意味着只有当你向通信志说话的时候，它才会说话。

这条水道可能是人工挖掘出的，上面还有别的船也载着人。河面上有好几十艘划艇、小型帆船及另一些小舟，它们在河上来来往往。近处，在河滨大道和休闲广场上，在明亮的河面上方纵横交错的空中行道上，有好几百人正漫步而行，有些成双成对，有些三五成群。还有一些矮壮的人穿着鲜亮的衣装，独自一人悠悠漫步。

当我把背包提起来背上的时候，我感受到它变重了，我马上涌起一

股直觉——这儿的重力至少比地球的高出一半。我慢慢仰起头，望着头顶的景色。成千上万的灯火通明的窗户、塔楼、走道、阳台、登陆平台，铬银般的列车轻轻发出哼鸣，从河面上透明的管道中经过，电磁车刺过头顶的天空，浮置平台和空中渡船载着人们来来回回地穿越这个不可思议的“峡谷”，每一次，光线都会更加明亮……于是，我明白了。

卢瑟斯。这里一定是卢瑟斯。

我见过卢瑟斯人，有些是阔绰的猎人，扛着枪来海伯利安猎鸭子或者半旋；有些是来自外世界的赌徒，腰缠万贯，在九尾娱乐场寻开心，我在那儿做过保镖；还有一些亡命国外的家伙，加入了我们的地方军，很可能是些逍遥法外的重罪犯人。河滨大道和休闲广场上正有一些人在漫步，脚下发出轧轧的响声，就像是某种力道十足的原始蒸汽机，而我以前见到的那些人就跟他们如出一辙，都拥有高重力水平下的低矮特征——又矮又壮，全身都是腱子肉。

似乎没人留意到我，也没注意到我的小舟，这让我暗暗吃了一惊。在这些土生土长的人眼里，我肯定是突然间从无形中冒了出来，就像鬼魂一样从身后的远距传送门中出现了。

我往后看了看，终于明白为什么他们没注意到我的出现。这座远距传送门很古老，这是当然，它是陨落的霸主和前特提斯河的一部分，它立在蜂巢墙壁之内，纤细的拱门上，点缀着平台，悬挂着走道，这个室内城市绝大部分都处在黑暗的阴影中，只有拱门正下方的这段水道处在亮光中，当我回头望去的时候，一艘小型摩托艇悄无声息地从那黑影中滑出，被悬垂在河上行道上的钠灯照亮，似乎就像是突然从虚无中冒了出来，正如我刚才那样。

由于我穿着厚毛线衫，外面套着外套，又紧紧缩在小舟船舱的尼龙裙中，显得胀鼓鼓的，很可能看上去健壮得像个卢瑟斯人，同边上的一个个人毫无二致。一对男女开着喷气雪橇“嘶”的一声从我身边经过，他们朝我挥了挥手。

我也向他们挥手致意。

“耶稣啊。”我再次叹道，这句话与其说是咒骂，不如说是祈祷。这一次，通信志没再多说什么。

写到这儿，我想先中断片刻。

此时此刻，故事讲到这里，虽然薛定谔猫箱中氰化物的存在，刺激着我想要快点讲完，但我又受着某种诱惑，想要将这环游星球的冒险之旅一五一十讲述一遍。事实上，自四年前我和伊妮娅抵达风平浪静的旧地之后，这是我真正意义上又一次开始的冒险。

自伊妮娅不容分说宣布我得立即从远距传输器走的那刻起，已经过了三十多个小时，在这期间，我自然而然地认为，这次旅途会跟我们前一次的很相像。那一次，我们从复兴之矢出发，最后到达旧地，中间穿过了一些或空荡或遭遗弃的地方，比如希伯伦、新麦加、神林以及那个没有名字的丛林星球，我们在那儿抛下了领事的飞船，将它藏在那儿。在少数几个星球上，我们碰到过当地居民，其中一个是无极海，一个人烟稀少的海洋星球。讽刺的是，我和他们的接触，对每个卷进来的人来说，都是一场灾难。我几乎把他们的浮动平台整个儿炸平，他们逮捕了我，还刺伤我，朝我开枪，最后几乎把我淹死。在那个过程中，我遗失了旅途中带在身边的几样最珍贵的东西，包括古老的霍鹰飞毯，一件

从希莉和梅闰传说的那个年代传承下来的物品，还有那把同样古老的点四五手枪，我一度认为属于伊妮娅的母亲——布劳恩·拉米亚。

但旅途的绝大多数时间，特提斯河载着我、伊妮娅和贝提克到过的绝大多数地方都是空空荡荡的，在希伯伦和新麦加上尤为空寂，带着一种不祥之兆，似乎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导致民众全都被掳走了，只剩下我们三个。

但这儿不是。卢瑟斯充满了生机，人流不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明白，为什么这些覆盖全星球的建筑会被称为蜂巢。

上一次旅程中，我是在伊妮娅和机器人的陪伴下，穿越了那些无人区域，身边还有很多装备。但现在，我坐在小舟里，孑然一身，基本上可以说是毫无武装，身边不时经过一些圣神警察和卢瑟斯的重生神父，我便假装朝他们招招手。此处的水道不足三十米宽，河沿由混凝土和塑料筑成，没有一条支流，没有任何藏身地。桥梁和天桥下倒是有些隐蔽的地方，就像上游远距传送门下的那些黑色阴影，但河上交通非常繁忙，那些阴影之处，时常有船只经过，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容我躲藏。

我第一次想到远距传输之旅的荒谬之处。一旦我从小舟中爬出来，我的衣服肯定会和别人格格不入，会立即引起众人的注意。我的体型也不对，我带有海伯利安口音的说话腔调也会显得奇怪，我没有钱，没有身份芯片，没有电磁车驾驶执照，没有信用卡，没有圣神教区文书，没有常居地。河岸上有家酒吧，我把小舟停在边上，在那儿等了一分钟。空气中飘着一股烤鱼或是类似食物的味道，随同而来的还有酿酒厂酒桶中的发酵味，或是冰啤的味道，我本来肚子就饿了，现在更是直流口水，但我意识到，一旦跑到这种地方去，两分钟后我几乎铁定会被逮

捕。

的确有人在圣神星球间旅行，多数是百万富翁，他们是生意人兼冒险家，乐意在冰冻沉眠中睡上几个月，还花去几年的时间债，乘着商团的运输船在星际间来回旅行，因为拥有十字形而自鸣得意，觉得他们返回时，工作、住所、家人肯定会在这个亘古不变的基督宇宙中守候着他们。但像这样的人很少，而且，没有人会不带钱，没有圣神许可就在星球间旅行。那可能是家咖啡店，也可能是酒吧，或是餐馆，管它呢，一旦我闲着没事逛进去，过两分钟，很可能就会有人打电话给当地警察局或是圣神军队，那些人只要一开始调查，就会发现我不是教徒，而是这个充斥着重生基督徒的宇宙中的一个异教徒。

我舔舔嘴唇，任由肚子咕咕叫着，因为疲劳和高重力，我感到双手无力，像是灌了铅，因为缺乏睡眠，心里又万分失落，所以眼睛里盈满了泪水，但我还是划着桨离开了河岸上的咖啡馆，继续往下游前进，暗自希望下一个传送门没有那么远，马上就能到达。

此时此刻，我很想写下当时的所见所闻，所有不可思议的景象，奇异的人，奇妙的声音以及碰巧发生的一些近距离遭遇，但我还是抵制住这股诱惑。事实上，我还从没到过像卢瑟斯这样的星球，这里住着这么多的人，这么拥挤，这么密闭，就那个我从混凝土河道上看到的蜂巢而言，要将那熙熙攘攘的地方探索一遍，起码得花上一个月的时间。

我沿着卢瑟斯的水道顺流而下，六小时后，终于看见了那个张开怀抱的拱门，我划着桨穿了过去，接着便来到了弗洛伊德星，这也是一个人口众多的繁忙星球，但我对它知之甚少，要不是有通信志的导航文件，我甚至都不知道这是哪颗星球。我把小舟藏在一个五米高的下水管道中，然后找到一处垫着许多工业用纤维塑料卷的铁丝栅栏，缩在里面

美美地睡了一觉，按标准时间算，睡了差不多有一天一夜，但弗洛伊德星的白天有三十标准小时，所以当我找到下游五公里外的传送门，并穿过它时，才刚刚到傍晚时分。

弗洛伊德星住着很多圣神居民，这些人身着五颜六色的精致衣物，披着鲜亮的披肩，那儿原本阳光明媚，现在，河流将我带到了永埔星，这里的天空永远灰蒙蒙的，一个个伏窝静坐般的小村子建在岩石洞窟中，一座座岩石城堡栖息在峡谷的两侧。在永埔星的夜晚，天空被一颗彗星划出一道道印记，还有乌鸦般的飞行生物——可能是巨型蝙蝠而不是大鸟——扇动着皮状翅膀，低低地飞行在河面上，它们黑色的身体遮掩了彗星的光亮。

在这儿，有一些做买卖的筏夫朝我招手，我也向他们招手回应，但自始至终，我都划着木桨迎着激流往前进，那白沫翻腾的水流几乎把船颠翻，让我用尽了划舟新手的所有本事。在永埔星锃亮的城堡中，正回荡着响亮的警报声。我发狂般地划着小舟，穿过了下一个远距传送门，来到了一个酷热的地方，沙漠上悬着一颗烈日。通信志告诉我，这个繁忙的小型星球名叫维图-格雷-巴里亚那斯B。这名字我从未听说过，甚至在小时候那张古老的霸主时代地图上，我也不记得有这个名字，那张地图是外婆的，她放在旅队的大篷车中，我有时会偷偷爬进去，拿着光棒照着看。

我和伊妮娅、贝提克沿着特提斯河前往旧地的旅途中，曾经到过一些沙漠星球，比如希伯伦和新麦加，但奇怪的是，那些地方全都空空荡荡的，沙漠中没有一个人，城市也被遗弃了。但是，在维图-格雷-巴里亚那斯B，还有一些土砖样式的房屋簇拥在河边，每隔几公里，我就会看见一座码头或水闸似的东西，正把水通过虹吸管输送到灌溉地。沿着河流前进，一路上我能看见一片片绿油油的田野，水便是被送到这些田

野中。幸运的是，这条河是这儿的一条主干要道，我从古老的传送拱门出来的时候，旁边正好有条大船，在它的掩护下，没人发现什么不对劲。于是我装出一副淡然的表情，继续划着木桨，行进在繁忙的河流要道上，来来往往的船只中，有快艇、筏子、游船、拖船、电动船、房船，甚至偶尔有浮在水面上方三四米的电磁浮置游船从旁经过。

这儿的重力很小，很可能只有旧地或海伯利安的三分之二，时不时地，我觉得如果我继续划下去，小舟就会浮起来。但是，如果说重力很小的话，那么这儿的光线——日光——则非常沉重，就像一只满是汗水的大手压在了我身上。才划了半小时，我就把第二瓶水也喝光了，我知道，我必须上岸补充水源。

对于低重力星球，人们肯定会觉得上面的居民应该是瘦竹竿一样的人，和卢瑟斯的桶状身型完全相反，但是，在沿河两岸的热闹小巷和拖船小路上，我看见的那些男人、女人和小孩，大多数都和卢瑟斯人一样又矮又壮。他们身上穿的衣服，也和弗洛伊德人那些五颜六色的衣装一样鲜亮。但这儿，虽然每个人的衣服都很鲜艳，但每人只有一种颜色——要么从头到脚都是深红的紧身衣裤，要么是蔚蓝的斗篷和披肩，或是翠绿的袍子、衣裤、帽子、围巾，抑或黄色的随风飘拂的雪纺长裙和头巾。我意识到，那些土砖房屋、店铺、旅馆的门窗，也都涂成了这些与众不同的颜色，我不禁琢磨起来，这其中有什么重要的含义？表示社会等级，政治优惠，社会或经济状况，或是代表了某种血缘关系？不管是什么，如果我打算上岸找点水喝的话，我这身灰不溜秋的卡其装和饱经风霜的棉布装，肯定会显得格格不入。

但我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上岸，要么就渴死。沿路有很多自助水闸，现在我又经过了一个，一艘巨大的游船从里面驶出，我便划着桨靠上码头，将上下起伏的小舟牢牢绑住，然后朝一个圆形的砖木建筑走

去，我期盼那是一口自流井。我见到几个穿着藏红长袍的女人，她们正从那儿拎一些水壶一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的猜测十之八九是对的。我吃不准的地方是，如果我从那儿取水，到底会不会侵犯他们的法律、法规、社会等级规则、宗教戒律，或是当地的习俗。不管是拉船路还是小巷中，我都没见到圣神的人，没有穿着黑衣的神父，也没有穿着红黑标准制服的圣神警察。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如今没有圣神存在的星球已经不多，就连偏地也有他们的足迹，而通信志告诉我，维图-格雷-巴里亚那斯B也是偏地中的一员。我将手放进背包，偷偷将插在鞘中的狩猎刀塞进背心的背袋。我唯有一个计划，如果暴徒围过来，我就拔出刀吓唬吓唬他们，且退且走，回到小舟上。如果来的是圣神警察，拿着击昏器或是钢矛枪，那我的旅途就到此结束。

事实上，出于各种不同的理由，我的旅途的确很快就会结束——至少是暂时结束——但当我踌躇地往那口可能是井的东西走去的时候，我没有得到任何警告，不，或许有一个，离开卢瑟斯前，我突然感到有点背疼，自那之后，那疼痛一直困扰着我。

那的确是口井。

对于我格格不入的高个子和一身土褐色的衣服，没有人表示出什么特别的反应，甚至就连那些孩子也没有，他们穿着鲜红和亮蓝的衣服，正在玩游戏，看到我后，只是瞧了一眼，就挪开眼继续玩去了。我这样子出现在他们中间，一眼就能看出是个生人，但却没有一个人过来管闲事，似乎也没人留意我的一举一动。我在那儿畅快地喝着水，接着将两个水瓶重新灌满。此时此刻，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我有一种想法，维图-格雷-巴里亚那斯B的居民，或者至少是这个村子的人，都非常礼貌，不会对我指指点点，横看竖看，也不会上前询问。虽然这只是这星球上的一个村子，它位于一条河的沿岸，那条河，也只是被遗弃了很长

时间的特提斯河的一段。当我拧上第二个水瓶的瓶盖，转过身，打算回到小舟上的时候，我心里涌出一种感受：如果来了个长着三颗脑袋的突变外星人，或者，从更加真实的古怪领域讲，在那舒适的沙漠午后，似乎是伯劳本尊来了，正在自流井中饮水，也不会有一个市民向前搭话或是询问。

我在积满灰尘的小巷中走了三步，突然，一阵剧痛袭来。一开始，我蜷紧身子，痛得大喘粗气，甚至无法呼吸，接着我单膝跪地，继而侧躺了下身。我痛苦地缩起身子，要不是那剧痛让我无法喘息，让我力气全无，我肯定会大叫出声。我就像是一条河鱼被扔到了灰尘满地的河岸上，一波波的痛楚让我蜷得更紧了，就像是腹中胎儿的姿势。

在这儿我得说一下，我曾饱尝各种疼痛和不适之苦，在地方军的时候，有人对海伯利安军队做过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派到南方和冰爪叛军打仗的新兵，都不太能忍受痛苦。天鹰北部城市以及九尾镇的市民，如果发生什么病状的话，也是可以很快消除痛苦的，比如用药物，也可以打电话给自动诊疗所，或是驾车到最近的袖珍诊所，可以说，他们几乎没有经历过无法消除的剧痛。

作为牧羊人和乡下小孩，我在忍受疼痛上有更多的经验——不小心被刀划伤，被羊群踩断腿，从山区的岩石上摔下来，弄得全身青肿，在旅队大集合的时候和人摔跤，结果摔得脑震荡，骑马骑出疝子，甚至还在男子召集会上，围着营火和人吵架，被揍得鼻青脸肿。在熊爪冰架上，我受过三次伤——两次是被白地雷的弹片割伤，这还是幸运的，许多兄弟死在了那里，还有一次是被远程狙击手用切枪击伤，那次我伤得非常严重，到最后还有一位神父来看我，他差一点让我接受了十字形，不然，晚了就再没机会了。

但是，我还未曾经历过这样的痛楚。

我躺在那儿呻吟，气喘吁吁，那些礼貌的市民终于被这个满地打滚的鬼怪吸引住了，他们朝后退了几步，注意着这个陌生人，与此同时，我抬起手腕，询问通信志，我到底是怎么了。它没有回答。一波波难以忍受的疼痛袭来，趁着其中的间隙，我又问了一遍，但还是没有得到答复。接着我便记起，早先时候我已经将这该死的玩意儿设置在了听话模式，于是我叫了叫它的名字，将问题重复了一遍。

“安迪密恩先生，可否让我启动休眠的生物传感器功能？”白痴人工智能问道。

我还不知道这装置有生物传感器功能，更别说是休眠还是活动了。我大叫一声，把身子蜷得更紧，缩成一个胚胎的模样。感觉好像有人朝我的背上扎了一刀，还是把带倒钩的刀，在那里搅动了一番。那疼痛就如电流在高压电线中传导，迅速传遍全身。我连连呕吐，一名穿着纯白色袍子的漂亮女人拿起自己的凉鞋，又往后退了一步。

“怎么回事？”在刀刺般疼痛的间隙，我再一次气喘吁吁地问道，“我到底怎么了？”我询问着通信志，同时腾出另外一只手，在背上摸了摸，寻找血和伤口。我以为会在那儿摸到一根箭，或是一根矛，但什么也没有。

“安迪密恩先生，你快休克了。”领事飞船的人工智能迟钝地说道，“血压、皮肤阻力、心率、阿托品量，所有数据都证明了这个结论。”

“为什么？”疼痛从我的背部迅速扩散到整个身体，我呻吟了好长时间，才说出这三个字。接着我又呕吐起来，虽然肚中空空，但还是大吐

特吐。穿着鲜亮衣服的市民和我保持距离，没有好奇地围观，也没有无礼地嘀咕凝视，但显然，是三三两两看一眼，离开，过后又换一拨人。

“怎么回事？”我再一次大喘着粗气，冲通信志手环低声询问，“是什么东西引起的？”

“枪击，”回应我的是那细声细气的声音，“刺伤，矛、刀、箭、飞匕。能量枪伤，切枪、极光、欧米伽刀、脉冲刀。密集钢矛枪射击。也许，是一根又细又长的针，刺进了肾脏上极、肝脏、脾脏。”

我疼得满地打滚，又摸摸背部，拔出原先佩戴在后腰的小刀的刀鞘，扔到一边。里面的背心和衬衣没有烧着或烧焦的感觉，也没有尖利的东西从背上戳出来。

那剧痛没有停息，再一次烧遍我的全身，我大声呻吟起来。冰架上那个狙击手用切枪击中我，范亚叔叔的羊羔踩断我的脚，那几次的疼痛都没让我这样失态过。

我感觉自己已经有点神志不清，无法凝聚起清晰的思维，但那些思维的大致方向是.....维图-格雷-巴里亚那斯B的本地人.....用什么办法.....控制思想.....那些水.....有毒.....无形射线.....惩罚我.....因为.....

我放弃了思索，再一次呻吟起来。有个人走了过来，穿着亮蓝色的裙子，又或许是长袍，凉鞋非常漂亮，脚趾甲也涂成了蓝色。

“先生，”传来轻柔的声音，带着浓重的方言调调，“你出什么事了吗？”尼粗啥司了？

“啊噉.....”我大喊着做出回应，同时还不住地干呕。

“我能帮什么忙吗？”从上头又传来那悦耳的声音。般啥蛮？但我只能看到那蓝色的袍子。

“哦……嗷……哈……”我说道，疼痛已经让我有点昏晕。眼皮底下舞动着黑色的小点，最后，连凉鞋和蓝色的脚趾甲也看不见了，可那剧痛却没有一点缓和的迹象……我真想干脆昏过去，以逃脱这一切，但意识始终有一分清醒。

长袍在我身边瑟瑟作响。我闻到香水味、古龙水香味、肥皂味……感觉一只只有力的手抓住了我的胳膊、腿、身子。他们正设法把我抬起，这让那高压电线般的痛楚撕穿了我的后背，直直穿进我的头颅。

宗教大法官接到命令，需于梵蒂冈时间八点整随助手一同面见教皇。七点五十二分，大法官的黑色电磁车抵达望楼大道的检查站入口，那儿就是通向教皇寓所的所在地。大法官和助手法雷尔神父经过一系列探测器拱门和手持侦测器的盘查——首先是瑞士卫兵的检查站，接着是教廷护卫队的站点，最后是新组建的贵族卫队岗哨站。

约翰·多米尼各·穆斯塔法枢机和助手在最后一个检查站获允通行时，大法官给法雷尔使了个不易察觉的眼色。这儿的贵族卫队似乎都是一胞生的克隆人——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都很瘦，头发平直，肤色发黄，眼神呆板。穆斯塔法知道，在一千年前，瑞士卫兵都是雇佣兵，受雇保护教皇；教廷护卫队，则由信得过的梵蒂冈居民组成，必须是罗马人，教皇陛下在公共场所露面的时候，由他们担任光荣的护卫工作；而贵族卫队，则是从贵族中遴选而出，是教皇陛下对他们忠贞不渝的奖赏。而今，瑞士卫兵是圣神舰队的正规军中最精锐的部队，教廷护卫队由尤利乌斯十四世于一年前刚刚重新组建，但现在，乌尔班教皇似乎把个人安危的守护工作交付给了贵族卫队——这群奇特的兄弟会。

宗教大法官知道，贵族卫队的这些孪生兄弟们的确是克隆人，是正在组建的秘密军团的早期雏形，也是一支新型战斗军的先头部队，这支军队由教皇和国务秘书下令组建，担任设计任务的是内核。大法官为得

到这些信息，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明白，要是卢杜萨美或者教皇陛下发现他知道这一切，那他就会失去自己的宝座——运气不好的话甚至可能失去性命。

穆斯塔法枢机行经底楼的护卫岗哨，搜身完毕，法雷尔神父整了整袍子，一名教皇助手伸出手，示意由他引领两人上楼，但穆斯塔法枢机挥挥手，表示不必麻烦。枢机亲自将门打开，走进古旧的升降梯，它将带他们进入教皇寓所。

要去教皇寓所，必须首先行经这条秘密通道，其起点位于最底层，由于这座重建的梵蒂冈坐落于一座山上，所以望楼大道的入口事实上位于地面之下。笼子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慢慢往上升，法雷尔神父紧张地摆弄着书写器和几沓文件，但大法官很放松，升降梯带着两人行经位于底层的圣达玛索庭院，一层是奇异的波吉亚寓所和西斯廷教堂，升降梯吱嘎着继续上升，接着行经二层的教皇豪华寓所，宗教法庭大厅、图书室、觐见者套房，还有漂亮的拉斐尔诸室。到第三层，他们停了下来，笼门“砰”的一声打开。

卢杜萨美枢机和助手卢卡斯·奥蒂蒙席点点头，微笑着。

“多米尼各。”卢杜萨美招呼道，他握住大法官的手，力道十足。

“西蒙·奥古斯蒂诺。”大法官俯首行礼。这么说，国务秘书也应邀出席此次接见。穆斯塔法疑虑重重，顿生恐惧。他走出升降梯，一行人开始前往教皇的私人寓所，途中，大法官朝走廊尽头望了一眼，那里是国务秘书的办公室，心里不由第一万次地妒火中烧，艳羡此人竟能和陛下本人如此接近。

教皇接见他们的地方，是一个极为宽敞、灯火通明的画廊，这条画

廊通向国务秘书的办公室，这间办公室连带着上下两层房间都是教皇陛下的私人领地。在平时，教宗总是显出一脸严肃的表情，但今日脸上却堆满了笑容，他穿着一件带有白帽的袍子，头上戴着白色小瓜帽，腰上束着白色的饰带，脚上穿了一双白鞋，在铺着地砖的地板上走动时很轻，极其细微的声音回荡在静悄悄的走廊中。

“啊，多米尼各，”乌尔班十六世说道，他伸出手，让他们亲吻手上的戒指，“西蒙，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

法雷尔神父和奥蒂蒙席单膝跪地，等待着自己的主人亲吻完毕，就轮到自己上前亲吻圣父手上的圣彼得戒指。

教皇陛下看上去相当精神，大法官想道，显然比上次重生时显得更年轻，更安宁。高高的额头和热烈的目光还是一如既往，但穆斯塔法觉得，今天早上，这位重生教皇的面容上还同时带着某种期待和满意的神色。

“今早，我们正打算去花园逛逛，”教皇陛下说道，“你们想跟我们一起去看吗？”

四人点点头，紧紧跟随教皇快速迈出的步伐，一起走过画廊，接着沿平滑宽阔的台阶走到屋顶，陛下的私人助手保持着一定距离跟在后面。花园入口前的瑞士卫兵目视前方，站得笔挺。卢杜萨美和宗教大法官紧紧相随，离圣父只有一步之遥，而奥蒂蒙席和法雷尔神父也紧跟在两步外。

教皇的花园中小径分岔，错综复杂，里面有开满鲜花的棚架，汩汩流淌的喷泉，有修剪得极为整齐的树篱，有来自三百个圣神星球的各种树木，修剪得极为美观，还有岩石走道和奇异的开花灌木。最重要的

是外面罩着的十级密蔽场，从里面看是透明的，外面看则为不透明，既提供了隐私，也给予了防护。今早，佩森的天空非常明亮，万里无云，碧空如洗。

“你们俩记不记得，我们的天空曾是一片黄色？”教皇陛下开口道，众人迈着轻盈的步伐，沿着花园小径往前走，陛下的法袍发出沙沙的响声。

卢杜萨美发出低沉的声音，对他来说，这只是在低声轻笑。“哦，是的，”他说，“我记得，当时的天空黄得令人反感，空气几乎不能呼吸，而且总是非常阴冷，一年到头都在下雨，从没停过。佩森当时只是个处在边疆的星球，旧时的霸主之所以允许教会扎根在这儿，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教皇乌尔班十六世微微一笑，伸出手指，点点蓝色的天空和暖暖的阳光。“这么说，西蒙·奥古斯蒂诺，在我们待在这儿的时间里，这个星球有了某些进步？”

两名枢机轻声笑了起来，他们已在屋顶快速走了一圈，接着教皇又换了条路，开始沿花园中间的一条小径往前走。在狭窄的小径上，两名枢机和助手踩着一块块石头，以一系列纵队跟在一袭白衣的教宗身后。陛下陡然停下脚步，转回身，在他身后，一汪喷泉轻轻发出汩汩的声音。

“你们，”他说道，语气中的诙谐意味全部消失了，“可听说了阿尔迪卡克蒂元帅的特遣部队已经跃迁到了长城之外？”

两名枢机点点头。

“这只不过是袭击的开始，今后，我们的炮火将愈演愈烈，”圣父

说，“这……不是我们的愿望……也不是我们的预言……而是我们早已确知的事。”

宗教法庭和国务部的首领同他们的助手一起垂耳聆听。

教皇依次将四人注视了一番。“我的朋友们，今日下午，我们打算前往冈道尔夫堡^[15]……”

宗教大法官克制住仰头望天的冲动，他知道，现在是白天，无法看见天上的教皇小行星。他明白，教宗说的“我们”只是一种表示尊贵的意思，并不是在邀请他和卢杜萨美一同前往。

“……我们会在那儿祈祷并沉思几天，编排我们的下一道通谕，”教皇继续道，“这道通谕会被命名为《人类救主》，它将是我们的侍奉圣母教会的最重要的一份文件。”

宗教大法官俯首行礼。人类的救赎者，他想，那几乎可以说是代表了一切。

穆斯塔法枢机抬起头来的时候，教皇陛下正微笑着，似乎读懂了他的心思。“多米尼各，它将代表我们神圣的职责，必须让人类维持正统，”教皇说，“它将对我们的圣战通谕进行扩充、澄清。它将详细阐释我主的心愿……不，是我主的戒律……要求人类维持他们本来的面貌，不应被亵渎，不应被蓄意突变和毁坏。”

“这是对驱逐者问题的最后决议。”卢杜萨美枢机喃喃道。

教皇陛下不耐烦地点点头。“对，但不仅仅只有这层含义。我亲爱的朋友，《人类救主》将会着眼于教会的职责，对未来做一番解释，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会为接下来的一千年布置出一份蓝图。”

仁慈的圣母啊，宗教大法官思索着。

“一直以来，圣神都是天父手里最得力的工具，”圣父继续道，“但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将拟定出最基本的任务，让教会变得更加积极，所有基督徒在日常生活将全身心投入其中。”

将圣神星球更加紧密地统治起来，宗教大法官这么理解，他仍旧低垂着双眼，沉浸在教皇的话语中，陷入沉思。但如何办到.....用什么办法？

教皇乌尔班十六世又笑了。穆斯塔法枢机不止一次注意到，虽然圣父脸上挂着笑容，但双眼仍旧带着痛楚和警惕。“通谕一旦颁布，”陛下说道，“你们就能更加清楚地理解我们为各个部门安排的职责，包括宗教法庭、外交部，以及一些尚未充分利用的实体和机构，比如主业会、正义与和平宗座委员会、一心会。”

宗教大法官极力隐藏自己的惊讶。一心会？这个宗座委员会，正式名称为“人类及基督发展一心宗座委员会”，几个世纪以来，都只是一个默默无闻、毫无实权的组织。穆斯塔法凝神想了片刻，才想起一心会会长的名字.....应该是杜诺耶枢机，梵蒂冈的一个二流官员，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以前从未在梵蒂冈的政治中展现过身影，这他妈到底是怎么回事？

“宁为太平狗，不为乱世人呐。”卢杜萨美枢机说道。

“没错。”宗教大法官说道，他记起这是一句中国古代诅咒时势的俗语。

教皇又挪步走了起来，四人紧随其后。一棵造型优美的圣像木傲然

挺立，上面开满了金色的花朵，从密蔽场外吹进来一阵微风，花儿翩然摇曳。

“我们新制订的通谕，也将涉及到这个新时代越来越严重的问题——高利剥削。”教皇陛下说道。

宗教大法官差点停下脚步。但他马上重整步调，多走上半步，跟紧教皇的步子。他极力掩饰自己的表情，维持着漠然的神色。他几乎可以感觉到身后的法雷尔神父表现出的震惊。

高利剥削？宗教大法官思索着。三个世纪以来，教会都严格控制着圣神和圣神商团的贸易……不允许回到过去那种纯资本主义的日子，也没人希望如此……但是教会所实施的控制手段程度甚轻。教会将要实施新的策略，是不是意味着它打算全面掌控所有的政治、经济和生活？今天稍后，尤利乌斯……乌尔班……会不会采取行动，废除圣神国民自治和商团贸易自由？在这一切中，军队的立足点又在哪里呢？

教皇走到一丛漂亮的灌木旁，停下脚步。那丛灌木长着亮蓝色的叶子，盛开着白色的花朵，“我们这棵伊利里亚龙胆木在这儿长得很好，”他轻声说道，“它是飞天白马星的布斯克大主教送来的礼物。”

高利剥削！宗教大法官脑子一片乱麻，但他还在绞尽脑汁琢磨着。一旦违反严格的贸易和利润控制措施……就将被处以极刑……逐出教会，失去十字形。来自梵蒂冈的直接干预。圣母啊……

“但是，今天叫你们来这儿，并不是要跟你们说这些，”乌尔班十六世说道，“西蒙·奥古斯蒂诺，可否请你告诉穆斯塔法枢机，我们昨日收到了什么令人不安的情报？”

他们知道我们的生物间谍，穆斯塔法惊恐地想道，他的心猛烈跳动起来。他们知道我们安插的密探.....知道宗教法庭企图直接和内核接触.....知道在大选前我们对其他枢机的试探.....他们知道一切！他极力将表情控制得中规中矩，留神倾听，兴趣十足，仅仅因为圣父用了“令人不安”这个词，脸上才挂上了职业性的惊恐。

卢杜萨美枢机似乎带着庞大的质量耸立了起来，那低沉的话音仿佛发自男人的胸腔或肚子，而不是嘴巴。在他身后，奥蒂蒙席的身影让穆斯塔法的脑海中划过一個影像——他儿时在农业星球复兴二号的田野中见到的稻草人。

“伯劳又出现了。”卢杜萨美枢机说道。

伯劳？这他妈跟我有什么.....穆斯塔法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思维敏捷的人，但现在却晕头转向起来，他无法跟上这些快节奏的转变，无法领会其中的真相。他还是怀疑这其中有什么陷阱。看到国务秘书停下来等他回应，宗教大法官轻声说道：“西蒙·奥古斯蒂诺，海伯利安的军事当局能应付它吗？”

卢杜萨美枢机摇摇庞大的头颅，那下巴也随之扭动起来。“多米尼各，这魔鬼重新出现的地点，并非在海伯利安上。”

穆斯塔法现出一副惊愕的神情。在审问纪下士的过程中，我获悉这怪物曾在四年前出现在神林，其意图，显然是想阻止尼弥斯杀害那个名叫伊妮娅的孩子。为了得到这些信息，在纪下士重新回到圣神舰队后，我安排人伪造了他的死亡，把他绑架了。难道他们知道这一切？可为什么要现在告诉我？此时此刻，宗教大法官的脖子上似乎正悬着一把利剑，他正等着落下来。

“八个标准日之前，”卢杜萨美继续道，“火星上出现了一个凶残的恶魔，杀死了很多人，看情形，只可能是伯劳干的。这怪物在杀人之后，还将十字形从遇害者的身上剥了出来，导致无法重生的真死……死亡数量……非常大。”

“火星。”穆斯塔法枢机呆呆地重复着，他望了望圣父，乞求得到解释、引导，甚至是他害怕的谴责，但是教皇正在细看一棵玫瑰的花朵。在他身后，法雷尔神父向前走了一步，但宗教大法官挥挥手，示意他退后。“火星？”他重复道，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以来，他都未曾感受到像现在这般呆笨和无知。

卢杜萨美笑了。“对……那是旧地星系的一颗星球，受过环境改造。陨落前，军部曾把指挥总部设在那里，但到了圣神的年代，这颗星球就没什么用处，没那么重要了，它太偏远，多米尼各，也不怪你不知道这个星球。”

“我知道火星在哪儿。”宗教大法官回应道，出口时，语气比他预想的还要尖锐，“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伯劳会出现在那儿。”还有，这他妈跟我有什么关系？他在心里加上一句。

卢杜萨美连连点头。“的确，据我们掌握的信息，除了这次，伯劳这个魔鬼以前从未离开过海伯利安。但它的确到了火星，毫无疑问。火星上发生的恐怖事件……那儿的总督已经宣布启动紧急状态，罗伯逊大主教亲自向陛下请愿，要求施以援助。”

宗教大法官揉揉下巴，忧心忡忡地点点头。“圣神舰队……”

“当然。有一支舰队分队驻扎旧地比邻区，已经被派遣了过去。”国务秘书说道。教宗正弯腰观赏一棵盆景树，一只手抚在弯曲的小枝条

上，似乎在给它赐福，看这样子，好像压根没有把他们的谈话放在心上。

“这支分队拥有充足的海兵和瑞士卫兵，”卢杜萨美继续道，“我们希望，他们能制伏并摧毁它，或者，要么制伏它，要么摧毁它。”

我母亲跟我说，永远不要信任说话这么模棱两可的人，穆斯塔法暗自寻思。“当然，”他大声说道，“我会在心里为他们念一段祈福弥撒。”

卢杜萨美微笑着。圣父正观赏那棵矮小的树木，现在，他抬起了头。

“说实话，”卢杜萨美说道，从这三个字中，穆斯塔法听出了一些暗含的意味，就像是一只被喂得圆滚滚的猫，正猛地扑向倒霉的老鼠，而这只老鼠正是宗教大法官自己，“我们觉得，从各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事关信仰的问题，而不是舰队可以解决的。两个多世纪前，圣父就得到了神启，明白伯劳是一个魔鬼，兴许是黑暗之子手下的操刀者。”

穆斯塔法唯有点头的份了。

“我们觉得，只有宗教法庭才是调查魔鬼出现的不二人选……只有它才能拯救火星上这些不幸的男女老幼，因为不管在精神还是物质层面上，它都经过严格的训练，有适当的装备，也有很好的准备。”

我还不如去死，约翰·多米尼各·穆斯塔法枢机想道，这名宗教大法官也是教义部的部长，这一圣部，又名“异端谬误圣裁会”。因为这句渎神之言，他不由自主在心里念了段忏悔经。

“明白了，”宗教大法官大声说道，他没有看清他敌人的精巧构思，只笑对这一切，“我马上委任手下……”

“不，不，多米尼各，”陛下说着，走过来抓住大法官的胳膊，“你必须马上走。恶魔的这一.....显形.....已经威胁到了我们整个基督教会。”

“走.....”穆斯塔法呆若木鸡。

“我们从圣神舰队征用了一艘大天使星舰，最新型的一艘，”卢杜萨美轻快地说道，“它将配有二十八名船员，但你还能带上自己的工作人员和护卫，最多二十一人.....二十一人，加上你自己。”

“当然，”穆斯塔法枢机说着，这次他真的露出了微笑，“当然。”

“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圣神舰队正在战斗，和驱逐者战斗，他们都是撒旦以肉体显形的操刀者，”卢杜萨美低沉地说道，“但我们必须勇敢地直面这一来自恶魔的威胁.....并通过教会自身的神圣之力，打败它。”

“当然。”宗教大法官说道。火星，他想，位于文明宇宙屁股端上最遥远的小疙瘩。要是在三个世纪前，我还能用超光仪打个电话，但现在，如果他们让我一直待在那儿，我就将永世不见天日了。得不到情报，没办法指挥我的手下。还有那个伯劳.....如果这怪物还被内核亵渎神明的终极智能控制着，那按照它既定的程序，只要我一抵达，它就会马上把我干掉。妙极。“当然，”他再次说道，“圣父，我什么时候走？如果有几天或是几个星期的时间，让我把宗教法庭的事务安排妥当.....”

教皇微微一笑，他捏捏穆斯塔法的上臂。“多米尼各，大天使将随时恭候，等你把随从挑选好，它就马上把你们送到火星。他们已经做了

最佳安排，从现在开始，给你六小时的准备时间。”

“当然。”穆斯塔法枢机最后一次说道，他单膝跪地，吻吻教皇手上的戒指。

“上帝与你同在，祂将永远保护你。”圣父念着，用手点触着枢机俯下的脑袋，同时以拉丁文吟唱出更加正式的祝祷。

宗教大法官亲吻戒指，品味着嘴中宝石和金属的酸冷感觉，他曾认为这些人在智慧和谋略上都胜他一筹，想到他们耍下的诡计，他不由又会心一笑。

在“拉斐尔”号第一次跳往偏地外空间的过程中，德索亚神父舰长到最后一刻都没有机会和格列高里亚斯中士谈上话。

这第一次跳跃，只是一次试验性质的跃迁，目的地是个无名星系，在星图上根本找不到它的位置。它位于二十光年外，在长城之外，跟波江五一样，这个星系的太阳是一颗K型恒星，但跟波江五那颗橙色的矮星不同，这颗恒星是个如大角星般硕大的巨星。

基甸特遣部队安全跃迁到那里，新型的两日自动重生龕正常运转，没出一丝故障，到第三日，七艘大天使已经减速进入巨型恒星所在的星系内部，正同九艘霍金级火炬舰船玩着猫抓老鼠的游戏，那九艘舰船先他们一步开赴于此，其间造成了几个月的时间债。它们得到的命令是隐藏在星系内，大天使的任务是把它们一个个找出来，继而摧毁它们。

其中三艘火炬舰船正处遥远的欧特云中，飘浮在原彗星群中，驱动器已经关闭，通信器处于静默状态，内部系统运行在最低能耗点。“乌

列尔”号在零点八六光年外捕捉到它们的信号，发射了三颗虚霍金级超动导弹。德索亚和其余六名舰长站在战术空间中，星系的恒星面与腰部平齐，七艘大天使的聚变驱动器喷射出两百公里长的焰尾，就像是黑玻璃上齐胸高的钻石刻痕。他注视着欧特云中若隐若现的全息像，追踪着理论上的超动自导弹头，它们从霍金空间中出现，搜索出隐匿的火炬舰船，在战术计数牌上，显示出了虚拟结果：击毁两艘，一艘“确定严重受损，坠毁可能性极高”。

星系中没有类似行星的星球，但探测器侦测到在剩下的飞船中有四艘正潜伏在黄道面的行星吸积盘^[16]内，等待发动伏击。“雷米尔”号、“米凯尔”号、“拉斐尔”号在远处展开攻击，未等火炬舰船的探测器侦测到大天使入侵者，四艘船便迅速被摧毁于无形。

最后两艘火炬舰船正藏在巨大K型恒星的太阳圈^[17]中，开启了十级密蔽场防护，并从尾部拖曳出五十万公里的微纤散发热量。在这场模拟战役中，面对这样的操纵行为，圣神舰队紧锁眉头，但德索亚对两艘舰船指挥官的大胆行动置之一笑。也许，他在十年前也会采取这样的策略。

突然，这两艘火炬舰船高速冲出了K型恒星，在可见光谱上，能量场排放出阵阵热能，就如两颗炽热的原恒星被庞然大物般的父亲吐了出来，两艘船正设法接近特遣部队，而后者正以四分之三光速刺穿这个星系。最近的那艘大天使——“沙利尔”号——在船首一百公里外维持着三十级吻部能量场，以便在聚满分子尘的星系中开辟出一条道路，它没有转移一丝能量，便摧毁了两艘火炬舰船。如果那能量场突然失效，在如此高的速度下，将会导致惨重的伤亡。

接着，阿尔迪卡克蒂元帅在欧特云中咆哮起来，开始质疑“无确定

把握的毁灭”，特遣部队也极力减速，绕着巨型K型恒星划出一道巨大的圆弧，所有指挥官和副官都集合在战术空间中，讨论模拟行动的开展状况，会议结束后，基甸舰船就将跃迁进入驱逐者空间。

一直以来，德索亚都觉得这些会议有点自以为是。三十几个男男女女穿着圣神制服，就像巨人般站着——或者，以实际情况来说，是如巨人般坐着，因为众人以黄道面作为一个虚拟的桌面，他们讨论着击杀情况、策略部署、设备故障及探测率，而K型恒星在空间中央闪耀着明亮的光芒，被放大的舰船慢慢划出牛顿力学抛物线，就像是七粒余烬，在黑色的天鹅绒上燃烧。

会议进行了三小时，最后的结论是，“可能而非确凿的毁灭”不被接受，如果目标难以击中，他们应大范围地发射至少五颗人工智能控制的超动导弹，在得到三艘飞船毁灭的确凿证据后，再重新回收没有命中目标的导弹。他们对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在这样一个难以确保补给渠道的任务中，开销、发射率、消灭、储备是否能达到平衡。最后达成一项策略，让一艘大天使作为开路先锋，比整个部队领先三十光分，并先期抵达每个星系，以此作为吸引探测器和电子对抗的“目标点”，另有一艘保留一定时间差，飞行在一光时之后，对所有“无确定把握”的对象做扫尾工作。

他们几乎在战斗岗位上干了一天，也就是二十二小时，所有人的双手都在和重生后的微恙感觉抗争。就在这时，“乌列尔”号发来了密光信息，那是个跃迁坐标，位于一个驱逐者大量出没的星系，于是，七艘大天使便开始加速朝跃迁点飞去。德索亚神父舰长开始巡视每一名新船员，依次交谈一番，命他们“上床躺好”。他把格列高里亚斯中士和其下的五名瑞士卫兵留到了最后。

曾几何时，德索亚神父舰长为了追捕那个名叫伊妮娅的小女孩，踏上了漫长的旅途，他们穿越了一整条旋臂，旅程中他和格列高里亚斯中士在原先那艘“拉斐尔”号上共度了好几个月，在那几个月中，神父舰长曾厌倦直呼中士的姓氏，不想再叫他“格列高里亚斯中士”，于是他调出大个子男人的履历，想找到他的名字。但最后的发现令德索亚非常惊讶，中士没有名字。魁梧的军士出生在沼泽星球帕桃发，在北方大陆的一个武士部落中成年，那个部落的人出生时都有八个名字——其中七个是“弱名”，只有在“七项试炼”中幸存下来的人，才有权丢弃这些弱名，只以“强名”称呼。飞船的人工智能告诉神父舰长，通过“七项试炼”，幸存下来并丢弃所有弱名的人少之又少，差不多三千人中只有一个。对于这些试炼的本质，电脑中没有任何信息。此外，据记录显示，格列高里亚斯是第一个成为授勋海兵的帕桃发苏格-毛利人，之后又被选中，加入了瑞士卫队这一精英部队。德索亚一直想问问中士，“七项试炼”到底是什么，但他从没鼓足勇气去问。

今日，飞船内部已经设置为零重力，德索亚跃下升降井，穿过自动开启的舱门，进入光线柔和的军官起居室。格列高里亚斯中士见到他后，看上去相当高兴，看那样子，似乎打算给神父舰长来个大大的拥抱。但中士没有那么做，他把赤足钩在一根横档下，立正，大声喊道：“全体立正！”于是，五名士兵马上放下手中的活——他们有的在看书，有的在清洗，有的在拆卸维修——试图把脚站到舱壁上。在这片刻时间里，起居室中飘浮着零散的杂物——书写器、杂志、震动刀、冲击装甲、拆卸下的能量切枪。

德索亚神父舰长对中士点点头，开始审视五名突击队员。三男两女，都非常非常年轻，很瘦，但肌肉强健，体型完美地适应了零重力，

显然经过特殊的战斗磨炼。五名队员都是战斗新手，且都有与众不同之处，得以被选中执行此次任务。德索亚能看见他们对战斗的渴望，他不由感到几许伤感。

德索亚进行了几分钟的检阅、介绍，和他们进行了司令官和队员之间的聊天，接着，他朝格列高里亚斯打了个招呼，示意他跟自己走，继而迈过船尾的柔和亮光，进入了发射舱。房间内只剩下他俩的时候，德索亚神父舰长伸出手。“中士，真他妈高兴，终于又见到你了。”

格列高里亚斯和神父舰长握握手，咧嘴大笑，这个大个子男人还是以前那副样子，方方的脸上有一道疤，头发剪得寸短，但那副笑容比德索亚记忆中的还要欢快。“神父舰长，我也真他妈高兴，又见到了你。可是，长官，身为神父的你，什么时候开始说这些亵渎神明的脏话了？”

“从我受提拔指挥这艘飞船的时候起，中士，”德索亚回答，“这几年你过得怎么样？”

“还过得去，长官。挺好。”

“你见证了圣安东尼入侵和人马座突出部的行动，”德索亚说，“纪下士牺牲的时候，你和他在一起吗？”

格列高里亚斯中士揉揉下巴。“不，长官。我是两年前到突出部的，但从没见到过纪下士，只听说他那艘运输舰被熔毁了，我没见到他。长官，那艘船上还有别的几个朋友。”

“抱歉。”德索亚说，两人笨拙地飘浮在超动武器储存舱中。神父舰长抓住一个把手，转过身，凝视着格列高里亚斯的眼睛。“中士，你通

过了审问，过程还顺利吗？”

格列高里亚斯耸耸肩。“他们在佩森上把我关了几个星期，一直在用不同的方式问同一个问题。我把神林上发生的事全部告诉了他们——那个女魔头，还有伯劳老怪，但他们似乎不相信。最后他们似乎问厌了，就把我的军衔降到了下士，然后把我给放了。”

德索亚叹了口气。“真抱歉，中士。我本应举荐提拔你，称赞你一番的。”他悲伤地笑了几声，“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你干得非常出色。幸运的是，我们都没被逐出教会，也没被处以死刑。”

“是啊，长官。”格列高里亚斯说道，他扭头看了看左舷，望着不断变化的星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对我们很不满意，”他重新望回德索亚，“还有你，长官。听说他们把你的职权什么的都夺走了。”

德索亚神父舰长微微一笑。“把我降级了，我又干回教区神父这个老本行了。”

“我听说了，长官，那是个沙漠星球，没有水，非常肮脏。在那个地方，连小便都能卖钱，一靴子值十马克。”

“没错，”德索亚回答，仍旧保持着那副笑容，“马德雷德迪奥斯，那是我的家乡。”

“哦，见鬼，长官，”格列高里亚斯说道，一双大手尴尬地握在了一起，“我不是有意冒犯，长官。我是说……我不……我没……”

德索亚把手搭在大个子的肩上。“中士，我没觉得这有什么冒犯的。你说得对，在那儿小便的确能卖钱……只不过是一靴子卖十五马克，而不是十马克。”

“是，长官。”格列高里亚斯说道，黑色的脸上泛起一阵红晕，让那张脸显得更黑了。

“还有，中士……”

“何事，长官？”

“由于你说了脏话，我罚你念十五遍《万福马利亚》，十遍《天父经》。瞧，我还是你的忏悔神父。”

“遵命，长官。”

就在这时，德索亚的植入物震颤起来，同一时间，飞船的通报器急急鸣响。“离传送还有三十分钟，”神父舰长说道，“叫你的小家伙们都躺到重生龕里，中士。接下来的这次跃迁，可要动真格的了。”

“好的，遵命，长官。”中士靠了靠脚，朝柔和的灯光跃去，但就在圆门自动开启的时候，他停了下来，“神父舰长，有件事不知当讲不当讲？”

“说，中士。”

“长官，就是一种感觉，”这名瑞士卫兵说道，他深深皱紧了眉头，“瞧，长官，一直以来我都很相信自己的感觉。”

“我也相信你的感觉，中士，说吧，什么事？”

“留神背后，长官，”格列高里亚斯说，“我不是指……什么具体的事。就是留神你的背后。”

“好，好。”德索亚神父舰长回答。他在那儿等了一会儿，目送格列高里亚斯回到自己的军官起居室，等那片柔和的亮光隐灭后，他便跃向主升降井，回到自己的死亡座椅和重生龕中。

佩森星系非常繁忙，挤满了商团的飞船、圣神舰队的战舰、大型阵列定居地（如商团圆环、圣神军事基地、聆听岗哨），还有成群的地球化改造过的小行星（如冈道尔夫堡），低租金的罐状城市（有数百万人热切地希望接近这个人类的政权中心，但穷得付不起佩森住宅的昂贵费用，便住进了这个地方），以及已知宇宙中最豪华的星系内私人飞船。此时此刻，矶崎健三暗自希望无人前来打扰，这位“天主教星际贸易独立组织泛资本联盟执行理事会”的首席执行官兼主席，征募了一艘私人舰船，他独自乘着飞船，在高倍重力下飞行了三十二小时，进入了远离佩森恒星的漆黑的外围环带中。

对他来说，就连挑选一艘飞船也是困难重重。虽然圣神商团拥有一小队飞船舰队，但那些都是昂贵的星系内行政穿梭机，矶崎健三必须做出假设，即便这些飞船已经极力排除了所有可能的窃听装置，但还是存在着莫大的隐患。他也想过，是不是可以将一艘商团货船的送货路线修改一下——它本来的贸易路线位于轨道聚居地之间——用于此次会晤，但矶崎健三最后还是否定了这个主意，他觉得，他无法保证飞船能通过敌人的盘查——梵蒂冈、宗教法庭、圣神舰队情报部、主业会，甚至是商团内部的敌人，还有无数的其他人，他们会窃听商团巨型贸易舰队的每一艘船。

最后，矶崎健三对自己做了番伪装，去圆环的公共码头买下了一艘陈旧的小行星跳跃舰，并命令自己非法改进过的通信志人工智能驾驶这

艘船，飞出黄道带的营火区。途中，他的船被圣神安保巡逻队和固定岗哨盘问了六次，但这艘跳跃舰拥有许可证，它的目的地是个矿石场，当然，那个地方已经被开采了无数次，早已不剩什么东西，但对于铤而走险的采矿者来说，那里好歹是个合法的地点。每一次盘问，都没有涉及到私人问题，最后都获允放行。

矶崎健三觉得这一切就像是一场闹剧，是在浪费他宝贵的时间。如果这名接头人同意，他本可以在自己位于圆环的办公室中和他见面。但接头人没有同意，矶崎健三想，万不得已的话，他甚至得爬到毕宿五与此人会晤。

离开圆环后已经过了三十二小时，跳跃舰取消内部密蔽场，削减极高的重力，把处于睡梦中的矶崎健三唤醒。飞船的电脑非常愚蠢，只能显示出这颗岩石小行星的坐标和读数，但违法的人工智能通信志界面还是对整片区域进行了一番搜索，寻找其他飞船的踪迹——不管是活动的还是隐匿的——最后宣布佩森星系的这一区域空无一人。

“那么，如果这里没有船，他怎么来这儿呢？”矶崎健三喃喃道。

“长官，除了乘飞船，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到达这里，”人工智能说，“除非他已经在这儿了，但是这看上去不太可能，因为……”

“住嘴。”矶崎健三命令道。他坐在跳跃舰透明的指挥座舱中，那里一片昏暗，能闻到一股润滑剂的气味。他注视着五百米外的这颗小行星，它已被过度开采，上面布满了坑洞，跳跃舰和它维持在速度同步状态，一起翻滚，所以，小行星看上去像是静止的，相反，处于旋转运动状态的，似乎是远处佩森星系的星野。除了这颗小行星，这儿再没其他东西，唯有全然的真空，全然的光辐射以及全然冰冷的死寂。

突然，从外部气闸门上传来了一声敲门声。

军队开始部署行动，暗沉沉的星舰组成的巨型舰队在宇宙的时空统一体上撕扯出一个个孔洞，教会的宗教大法官被派到饱经伯劳蹂躏的火星，圣神商团的首席执行官独自飞行至深层空间的秘密约会地会见一个非人角色，正当这一切发生的同一时间，我正无助地躺在一张床上，忍受着背部和腹部的剧烈痛楚。

疼痛是个有趣但令人不快的东西。在人的一生中，没有多少东西可以让我们的注意力如此集中。没有多少东西，听起来或是读起来比它更加让人厌烦。

这疼痛非常有趣。它残酷无情，能控制人的意识，对此，我非常吃惊。我已经忍受了好几个小时的剧痛，但它仍毫无停歇之意，在这段时间里，我曾试图集中精神，看一下四周的环境，或是思索思索其他事情，和周围的人聊上几句，甚至只是在脑子里简单地数一下有几张桌子，但是那疼痛不断地流进我意识的每一个角落，就像是钢水浇灌进碎裂坍塌的每一条裂缝。

当时，在我朦胧的意识中只剩下了几个简单的认识。我是在一颗星球上，按通信志所说，名叫维图-格雷-巴里亚那斯B，在从一口井里汲水的过程中，我被突如其来的剧痛袭倒；我在地上疼得打滚，有个全身

裹着蓝袍的女人——脚上穿着凉鞋，露出的脚趾甲也涂成了蓝色——叫来其他一些穿着蓝袍的人，把我带到了这栋土砖房屋中，而后，我躺在这张软床上，继续和疼痛搏斗；屋子里有几个人——另一个穿着蓝袍、裹着围巾的女人，一个穿着蓝袍、缠着头巾的男人，至少有两个孩子，都穿着蓝衣服；这是些慷慨高尚的人，他们不仅忍受着我痛苦挣扎时口齿不清的呻吟和诉出的歉意，还不断地和我说话，拍抚我，在我额头上敷上湿巾，脱掉我的靴子、袜子和背心，用他们悦耳的方言语调在我耳边说着安心的话语，而我忍受着背部和腹部的剧痛，极力保持着尊严。

我在那屋子里已经躺了好几个小时，窗外，蓝色的天空已经褪变成玫瑰红色的晚霞，这时，在井边发现我的那名女子说道：“公民，我们已经向本地的神父求助，他到庞巴西诺的圣神基地找医生去了。这几天，不知道什么原因，圣神的掠行艇和飞行器都没空，所以神父和医生……如果医生来的话……就必须乘船沿河走上五十划的路，不过，你可以放心，他们能在日出前到达。”

我不知道一划有多长，也不知道走完五十划的路需要多长时间，我连这颗星球的夜晚有多长也不知道，但是想到这剧痛或许终于能画上句号，我的眼睛便盈满了泪水。然而，我轻声说道：“女士，求你，不要圣神医生。”

女子摸摸我的额头，她的手指凉凉的。“必须叫医生。拉蒙水闸这儿已经没有医生了，如果得不到医疗救助，你恐怕会没命的。”

我呻吟着，打着滚，别过了身。那疼痛在我体内穿袭，就像是狭小的毛细血管中被拉进了一根高压电线。我意识到，如果圣神医生来的话，他马上就会发现我来自外世界，然后会向圣神警察局或军队报案——如果“传教神父”还没那么做的话——如此一来，我铁定会被他们审

问一番，然后遭到拘留。伊妮娅交给我的任务就这样早早地以失败告终。四年前，那个诗人老头，马丁·塞利纳斯，把我送上了这趟漫长的冒险之旅，他曾举起香槟酒杯为我敬酒——“敬英雄。”要是他知道这一祝酒词和现实有多么大的差距就好了。或许，他的确知道。

那一晚过得非常缓慢，像是在经历漫长的冰河期。那两名女子隔一会儿就来看我一下，她们不在的时候，那两个孩子会从黑漆漆的走道中朝我偷窥，他们穿的蓝袍子可能是睡衣，但头上没有扎头巾，那个女孩留着一头金发，我初次遇到伊妮娅的时候，她的头发跟这女孩的差不多，当时她大约只有十二岁，而我已经二十八岁。那个男孩比女孩年纪小，我猜可能是她的弟弟，小家伙看上去尤为苍白，头发被剃光了，每次他朝屋子里偷看的时候，总会害羞地摆摆手指，朝我招一招。在一阵阵剧痛的间隙，我会虚弱地抬起手，也朝他招招手，但每当我睁开眼睛想要再次看看他的时候，他就不在那儿了。

日出来而又去，医生却没有来。绝望在我内心如波涛般翻腾，我已经快要崩溃，要是这痛苦再持续一小时，我就撑不住了。出于本能，我觉得这些友善之人的家里没有止痛药，不然他们早就喂我吃了。整个晚上，我都在想我小舟里的那些行李有没有什么可以用得上的，但是储备箱中只有一些消毒剂和阿司匹林。我知道，后面那种药，对这种潮汐般凶猛的剧痛根本无济于事。

我想，我只能再坚持十分钟了。早些时候，他们把我的通信志手环拿了下来，放在了床边的一块土砖搁板上，抬眼就能望见，但我从没想过要用它来看看这里的一晚有多长时间。现在，高压电线般的痛苦在我身体内扭动，我挣扎着把手探过去，重新把手环戴在了手腕上，接着对飞船的人工智能轻声说道：“生物监控器功能还启动着吗？”

“是的。”手环回答。

“我要死了吗？”

“生命体征没有危险，”飞船仍旧用平常那四平八稳的声调说道，“但你似乎正处于休克状态。血压……”它继续喋喋不休地报着一些技术信息，我马上叫它住嘴。

“你有没有查出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气喘吁吁地问道，剧痛过后是一波波作呕的感觉。虽然我早已吐光了肚子里的东西，但呕吐的感觉还是让我弓起了身。

“根据信息，跟阑尾炎很像。”通信志说道。

“阑尾……”这是个毫无用处的古老玩意儿，早就通过基因修改从人身上剔除了。“我有阑尾吗？”我对手环轻声说道。时近日出，静悄悄的屋子里突然传来孢子的瑟瑟声，还有几个女人的声音。

“没有，”通信志回答，“除非你发生了基因突变，但这非常罕见，可能性只有……”

“住嘴！”我噓道，那两名穿着蓝袍的女子匆匆走了进来，还领着另外一个女人，她长得又高又瘦，显然出生于外世界，身上穿着一件黑色的连身衣，左肩是一块十字和蛇杖标的图案，代表圣神舰队医务军。

“我是莫莉娜医生，”那女人一面说，一面打开一只黑色的小提箱，“基地的掠行艇都在参与军事演习，所以那个年轻人来找我的时候，我不得不和他一起乘菲茨船来这儿。”她在我赤裸的胸脯上贴上一张黏性诊断贴，又在我肚子上贴了一张。“别自作多情地以为我大老远跑过来是为了看你……有艘基地掠行艇在南面八十公里外的吉罗唐巴附

近坠毁，我不得不过去照料受伤的圣神船员，他们现在正在等医疗直升机，所以我抽空来看你一下。那帮人其实没什么严重的，只不过受了些擦伤，有个家伙断了条腿。但是基地不愿为了这点小事把正在演习的掠行艇派过来。”她一面说，一面从提箱中拿出一个巴掌大的装置，摆弄了一下，让它接受诊断贴的信号，“如果你是几星期前在航空港弃船潜逃的那几个商团太空员中的一员，”她继续道，“别指望从我这儿抢钱或麻醉药，跟我一起来的还有两名保安，他们就在外头等着呢。”她戴上耳机。“好了，年轻人，你哪里不舒服？”

我摇摇头，那汹涌的剧痛撕扯着我的后背，让我咬牙切齿。当能说出口的时候，我说道：“不知道，医生……我的背……我感到恶心……”

她没睬我，继续看着那个掌上装置。突然，她朝我凑过来，按了按我的左腹。“这里疼吗？”

我几乎放声大叫。“疼。”疼痛稍微平息后，我回答道。

她点点头，转身对着那位救我的蓝袍女子。“跟接我的神父说一声，叫他把那个大包拿进来。这个男人重度脱水，必须进行静脉输液，之后还要注射一管超级吗啡。”

就在此时，我意识到一件事，这件事，自我小时候看着母亲死于癌症之日起就已经为我所知，那就是，能超越意识形态和远大抱负，超越思想和情感的，只有痛苦。如果能从痛苦中解脱，我愿意为这个刻薄多话的圣神舰队医生做任何事。

“到底怎么回事？”我问道，她正在配置瓶子和管子。“这么疼……是什么东西造成的？”她手里拿着一根老式注射器，正在往里面填充一小瓶超级吗啡。如果她告诉我，我得了什么致命的疾病，今晚就会死，

只要她快点给我注射这止痛剂，我就什么也不在乎了。

“肾结石。”莫莉娜医生说。

我脸上肯定挂满了疑惑的神情，而她继续说道：“你肾脏里有颗小石子.....虽说是小石子，但也很大，排不出来.....很可能是钙化形成的。这几天你小便困难吗？”

我回想起旅程刚开始那几天，小便时偶尔会疼，还尿不大出，但那几天我没怎么喝水，所以我把这一切归咎于此。“是的，可.....”

“肾结石，”她一面说，一面在我左手腕上涂上药水，“会有点刺痛。”她将针管插进静脉，绑缚好。

由于背部杂乱无章的剧痛，我几乎没感觉到针头刺了进来。医生摆弄了一下静脉管，又将注射器连接到管子的一根分支上。“药物大概一分钟就会起效，”她说，“应该会消除你的不适。”

不适。我闭上双眼，不让她们看见我因欣喜而流下的泪水。在井边发现我的那位女子正抓着我的手。

一分钟后，疼痛的确开始减弱。这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比消除疼痛更让人欢喜了，就好像震耳欲聋的嘈杂声音终于被切断，我的思维又清晰了。随着那股剧痛慢慢减弱，直至回到刀伤或者断骨的程度，我再一次变回到了我自己。这种程度的疼痛是我可以忍受的，也能让我保持尊严和判断力。超级吗啡起作用的时候，蓝衣女子正捧着我的手腕。

“谢谢你。”我捏了捏蓝衣女子的手，从干裂的嘴唇中吐出这几个字。“莫莉娜医生，也谢谢你。”我对圣神医师说。

莫莉娜医生凑过来低头看着我，轻轻拍了拍我的脸。“你会睡上一小会儿，但我先要问你几个问题，在我没问完前，别睡着。”

我迷迷糊糊地点点头。

“你叫什么名字？”

“劳尔·安迪密恩。”我发现自己撒不了谎，她肯定在注射液中放了吐真剂或是别的什么药物。

“劳尔·安迪密恩，你从哪里来？”她正拿着那个巴掌大的诊断装置，感觉像是一个录音器。

“海伯利安，天鹰大陆，我的部落是……”

“这儿是维图-格雷-巴里亚那斯B星的蔡德·拉蒙水闸，你是怎么来的？你是不是上个月从商团运输舰弃船潜逃的太空员？”

“独木舟。”我感觉所有东西都慢慢变得遥不可及，只有自己的声音在耳边回荡，一阵极暖的暖意充满了我的内心，和我体内肆意驰骋的欢愉感混成一团。“我划着独木舟，一路沿河而下，”我叽里咕噜地说着，“我是通过远距传送门来的，不，我不是那些太空员……”

“远距传送门？”我听见医生重复着这个词，声音听上去略带困惑，“劳尔·安迪密恩，你说你通过远距传送门来的，什么意思？是不是跟我们大家一样，从它下面划着水穿过去？在你沿河而下的旅程中，从它下面穿过？”

“不，”我回答，“我是从外世界来的，通过传送门。”

医生望了望蓝衣女子，接着转过头看着我。“你是从外世界通过远距传送门来的？你是说.....它能运转？把你传送到了这儿？”

“对。”

“你从哪儿来？”医生问，她的左手按着我的手腕，检查着我的脉搏。

“旧地，”我回答，“我是从地球来的。”

有那么一小会儿，我感觉自己飘浮了起来，充满喜悦地脱离了痛苦，而医生已经走到了外面的走廊里，正和女士们谈着话。我听到了其中的一些片段。

“.....显然神志有点错乱，”这是医生的声音，“不可能从.....旧地.....来的，很可能是那几个太空员，嗑了药，头脑里全是幻觉.....”

“我们很乐意让他留在这儿.....”这回说话的是那个蓝衣女子，“我们会照顾他，等.....”

“我们会把一名士兵留在这儿，还有那个神父.....”传来医生的声音，“医疗掠行艇到吉罗唐巴接完伤兵，我们会再过来这儿，把他带到基地.....可能是明天，或是后天.....别让他逃走.....军警很可能会.....”

逃离了痛苦，我浮在了越涨越高的欢愉浪尖上，不再和浪花搏斗，任自己被水流推着往前，吗啡正张开它的臂膀，欢迎我的到来。

我做了个梦，梦到了一个月前我和伊妮娅的一次对话。那是个凉爽的盛夏之夜，我俩正坐在沙漠小屋的前厅里，喝着茶，看着天上的星辰次第出现。我们正在聊圣神的话题，但是每当我说圣神“不是”什么的时候，伊妮娅就会和我唱反调，把“不是”改成“是”作为回应。最后我终于生气了。

“瞧，”我说，“听你的意思，好像圣神从没想要抓你，也没想要杀你。就好像圣神舰船从没追得我们穿越半条旋臂，没有在复兴之矢把我们击落。要不是那儿的远距传输器.....”

“圣神没有追我们，也没有击落我们，或是想要杀死我们，”女孩轻声说，“只是圣神中的某些势力。那些人只是在遵从来自梵蒂冈或是其他什么地方的命令。”

“好吧，”我说道，仍旧火气十足，“只不过是圣神中的某些势力想把我们击落，把我们杀死.....”我顿了顿，“不过你说‘梵蒂冈或是其他什么地方’，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你觉得还有其他人在下命令吗？我是说，除了梵蒂冈之外。”

伊妮娅耸耸肩。这是个优雅的动作，但却让我非常恼火。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她有一些不太惹人喜爱的特点，而这是最不惹人爱的一个。

“难道还有其他人？”我问道，我和我的小朋友说话时，语气还从没这么尖锐过。

“永远会有其他人，”伊妮娅平静地说，“劳尔，他们不论是要抓住我，或是杀死我，都是正确的。”

梦中发生的事一如现实。我把茶杯放在前厅的岩石喷泉上，定睛凝视着她。“你是说，你.....和我.....应该被他们抓住，应该被杀死.....就像待宰的畜生一样，他们有这个权力？”

“当然不是，”女孩说，她双臂抱在胸前，热腾腾的蒸汽从热茶中冒出，飘进寒冷的夜风中，“我是说，站在圣神的角度看，他们这么做，用特别的手段，想要逮住我，阻止我的行动，这一切都是正确的。”

我摇摇头。“孩子，我还从没听你说过这么颠覆性的话！你是说，他们应该派舰队来抓你？事实上，迄今为止我听你说过的最颠覆性的异端邪说是——爱是宇宙的基本力，就像引力和电磁力一样。可那是.....”

“鬼扯？”伊妮娅接过我的话。

“故弄玄虚。”我说。

伊妮娅笑了，她用手指梳理着短发。“劳尔，对他们造成威胁的，并非我说的话，而是我的所作所为。通过所做的.....通过接触.....所传授出的东西。”

我盯着她。她的叔叔马丁·塞利纳斯曾在《诗篇》中编造出“传道者”的传说，我几乎忘了这档子事。两个多世纪前，诗人老头在这部令人困惑的长诗中做出了预言，认为伊妮娅将会成为弥赛亚.....当然，他是这么告诉我的。到目前为止，我在这个女孩身上，还没看出什么弥赛亚的特质，除非以下这些事也算数——她穿过光阴冢的狮身人面像，来到了我们所在的未来，而圣神着了魔一般，想要抓她或是杀死她.....还有我.....因为在前往旧地的艰难旅程中，我是她的守护者。

“我还没听你传授过什么异端，或是什么危险的知识，”我又说道，语气中几乎带着愠怒，“我也没见过你做出什么事，对圣神造成威胁。”我伸出手，指指黑夜、沙漠以及远处塔列森团队灯火通明的建筑。这个超级吗啡造成的梦，更像是记忆，而非梦境，而我正注视着自己做出那个手势，就仿佛正在明亮小屋外的黑暗中观察这一切。

伊妮娅摇摇头，喝了口茶。“劳尔，你没看到，但那些势力看到了。他们早已把我当成一种病毒。他们是对的.....病毒，这正是我将对教会做的事，就像是旧地上古老的艾滋病病毒，或是陨落后席卷偏地的红死病病毒.....这个病毒将入侵机体的每一个细胞，它会重塑细胞中的DNA.....或是至少感染细胞，让生命体崩溃，衰竭.....死亡。”

在梦中，我就像夜幕下的一头老鹰，在伊妮娅的帆布岩石小屋上空飞扑，在旧地的陌生星空下高高盘旋，望着我俩——这个女孩和那个男人——坐在前厅的煤油灯下，就像是失落世界中的两个迷途的鬼魂。我们的确就是两个迷途的鬼魂。

接下来两天里，我时昏时醒，痛苦和意识时有时无，让我像是一条松脱束缚的小船，漂浮在大海上，一忽儿经历狂风暴雨，一忽儿经历明媚的阳光。蓝衣女子用玻璃杯给我喂了很多水，我不时步履蹒跚地走到厕所间，尿在一个滤器上，想要找到引起间歇剧痛的石子。没有石子，每一次我都摇摇晃晃走回床边，等着疼痛再一次启动。它真是效率十足，从未出过任何故障。即使在那时，我也能察觉出这一切完全不是英雄式冒险该有的东西。

医生给我看完病就离开了，她要继续顺河而下去掠行艇坠落的地

方，临走前，她警告我不许惹麻烦，留下的圣神护卫和那名本地神父都有通信器，如果我犯事，他们就会向基地报告。莫莉娜医生明确告诉我，圣神舰队现在正在进行演习，如果我逼指挥官抽出一辆掠行艇，就为了把人抓到大牢里，指挥官将会很生气，事情会很严重。与此同时，她还叫我多喝水，有尿意的话尽量尿。如果最后还排不出石子，她会把我送到基地的监狱医院，用声波把它击碎。她给蓝衣女子留了四份注射用的超级吗啡，最后不辞而别。留下的那名护卫是个中年卢瑟斯人，体重是我的两倍，枪套中插着一把钢矛枪，皮带上挂着根神经刺棍，他眯着眼窥进来，瞪了我一眼，接着回到外头，继续在前门边站岗。

现在，我打算不再把这家人的女主人称为“蓝衣女子”。在忍受剧痛的头几个小时里，她在我眼里就是这副样子——当然，我也把她看成是救命恩人——在我到她家后的第二天下午，我得知她的名字叫德姆·瑞亚，她的初婚伴侣是另一个女人德姆·洛亚，后来那个年轻男子加入，与她们组成了三人婚姻，他名叫阿棱·米凯·德姆·阿棱，那个十几岁的小女孩名叫瑟斯·安珀尔，是阿棱先前三人婚姻体系诞下的女儿，那个苍白的光头小男孩名叫宾·瑞亚·德姆·洛亚·阿棱，看上去八岁左右的样子，是现在这个家庭的孩子，不过，我不知道哪个女人是他生物学意义上的母亲，我所知道的是，他得了癌症，快要死了。

“我们村的老医生……上个月去世了，还没人取代他的位置……去年冬天，他把宾送到我们族位于吉罗唐巴的医院，但他们只能给他施行放化疗，让他们尽量抱乐观态度。”那天下午，德姆·瑞亚坐在我床边，跟我述说着，德姆·洛亚则坐在旁边的一把直背座椅上。先前她们问了我一些问题，为了转移话题，我便向她们问及小男孩的事。在她们身后，阳光洒落在屋内的砖墙上，像血液般鲜红一片，但两个女人身上那精致的袍子依旧蓝得耀眼。蕾丝窗帘将光和影剪切成复杂的负空间形

态。疼痛不断袭击着我，但我还是能得到片刻的喘息时间，我们就趁这个空隙谈着话。当时，我的背上剧痛无比，就像是有人用一根巨棍狠狠地砸着我，但是这点疼痛和石子移动时引起的剧烈痛楚比起来，实在是平淡无奇。医生说过，如果出现那样的疼痛，就是一个好迹象——石子移动时造成的疼痛是最厉害的。那剧痛感觉上的确聚焦在下腹部，但医生也说过，排出石子的时间没有个定数，或许会花上几个月，当然前期是石子够小，能够自然排出，她说，许多肾结石患者都不是这样自然排出的，那些石子要么是被音波震成粉末，要么是通过手术取出。我将意识拉回来，重新回到小男孩的健康状况这个话题上。

“放化疗。”我重复着，略带厌恶地吐出这几个字，就好像德姆·瑞亚说医生为小男孩开了个魔鬼般的处方：水蛭和几剂水银。在霸主时期，医生们知道如何治疗癌症，但陨落之后，大多数基因剪裁的知识和技术都失传了。而没有失传的东西，因为代价太昂贵，在世界网永远崩溃后，无法再和世人共享。圣神商团可以在星际间运载货物和商品，但这一过程非常缓慢，代价太高，有很大的局限。药物重新回到了好几个世纪前的水平。我的母亲就是死于癌症，她在位于沼泽地中的圣神医院接受诊断后，拒绝了放化疗法。

可是，既然拥有了十字形，人只要死去并重生，就能把一切复原，那么，为什么要治疗致命的疾病呢？在重生期间，十字形会将身体重组，即便是基因疾病也会被“治愈”。至于死亡，就如教会频频宣扬的，它和重生一样，是一种圣礼。就像祈祷一样，死亡是一种供奉。现在，一般人都能将疾病和死亡的痛苦无望，转化成基督救赎式牺牲的福泽。只要这个一般人拥有十字形就行。

我清清嗓子：“啊……这么说……宾还没有……”那晚上，男孩朝我招手的时候，我看到了他宽松的袍子下显露出的苍白胸脯，那里没有十

字形。

德姆·洛亚摇摇头，那身蓝色的袍子是用半透明的丝布制成的。“我们都没有皈依十字教。但克利夫顿神父一直在.....劝说我们。”

我只能不住地点头。背部和腹股沟的疼痛卷土重来，快得就像是电流通过了我的神经。

这群公民生活在维图-格雷-巴里亚那斯B星球的蔡德·拉蒙水闸，他们穿的袍子颜色各异，在这里，我必须解释解释其中的含义。德姆·瑞亚以优美曲调般的声音，向我述说了一切。生活在这条长河边的大多数人，在一个多世纪前并不住在这里，他们是从附近的拉卡伊9352星系迁移过来的。那个星系的星球原先名叫“希毕雅图的苦涩”，圣神宗教狂热分子将其占领，把名字改为“必由恩典”，并开始劝说星球上从陨落中幸免的土著文明皈依天主。德姆·瑞亚的文明，是一个强调合作的部落，友善，开明，他们决定再次迁移，而不是皈依。于是，她的民族的两万七千人，花去大量金钱，将一艘古老的大流亡种舰改装了一番，冒着生命危险，让它载上所有人——男人、女人、孩子、宠物、家畜，让他们躺在冰冻沉眠箱中，花了四十九年的时间，完成了旅行，来到了附近的维图-格雷-巴里亚那斯B，在环网时代，这个星球上曾住有居民，但陨落之后，他们便全都灭绝了。

德姆·瑞亚的民族自称“阿莫耶特光谱螺旋”，名字取自哈尔普·阿莫耶特壮丽的哲学性全息交响史诗。在阿莫耶特的诗中，他将光谱的颜色作为人类积极价值的象征，这些价值互相作用，螺旋式并进，交叉影响，协同配合，互相撞击，他将这一切表现在交响诗中。阿莫耶特光谱螺旋交响乐应该是可以演奏的，交响乐、诗文和全息影像都是为了描绘出这种哲学性的互相作用。德姆·瑞亚和德姆·洛亚向我做了解释，他

们的部落从阿莫耶特的诗中借用了这些颜色的含义——白色代表学术诚实和肉体之爱的纯净；红色代表艺术激情、政治信念、血气之勇；蓝色代表在音乐和数学上的内省发现、医疗助人以及万物的基本结构；翠绿代表和自然共鸣、和技术同乐以及对受威胁生命的保护；黑色代表人类神秘的创作；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三人组成的婚姻，非暴力以及其他文化特性，部分是从阿莫耶特的哲学体系衍生而来，而这种合作性文明很大程度上是光谱民族在希毕雅图的苦涩上建立起来。

“这么说，克利夫顿神父在劝你们加入教会？”疼痛消退一点的时候，我终于有力气好好思索，于是再次问道。

“对。”德姆·洛亚回答，她们三人婚姻体系的第三人，阿棱·米凯·德姆·阿棱，也走进了屋子，正坐在砖石砌成的窗台上。他一直在聆听我们的谈话，但很少开口。

“你们认为如何？”我问道，同时稍稍动了动身体，想要分散背上的疼痛。我已经有好几个小时没有问她要超级吗啡了，我能感受到内心深处的那股强烈的想要注射的欲望。

德姆·瑞亚抬起手，做出一个复杂的动作，让我想起了伊妮娅最喜欢做的那个手势。“如果我们全都接受十字教，那么，宾·瑞亚·德姆·洛亚·阿棱就有资格到庞巴西诺的圣神基地接受正式的医疗救助。即便他们治不好，宾死后……也会……回到我们身边。”她埋下头，那双富有意味的手藏进了袍子的褶皱中。

“他们不会只让宾一个人接受十字形。”我说。

“对，不会，”德姆·洛亚说道，“他们的立场从来不变，必须一家子人全都皈依才行，我们明白这一点。对这一要求，克利夫顿神父感到

很遗憾，但他希望我们及时接受耶稣基督的圣礼，不然，晚了就来不及救宾了。”

“你们的女儿，瑟斯·安珀尔，对成为重生基督徒这件事是怎么想的？”我问道，虽然意识到这些问题是非常私密的，但我还是相当好奇，想到他们面对的是如此痛苦的抉择，就让我觉得自己受到的疼痛虽然真切，但不值一提，也让我的心思不再聚焦在自己身上。

“瑟斯·安珀尔很喜欢这个主意，她愿意加入教会，成为圣神的正式公民。”德姆·洛亚说，那张脸盖在柔软的蓝色头巾下，现在抬了起来，“这样一来，她就能到庞巴西诺或是吉罗唐巴的教会学院读书。她还觉得可以在那儿得到更好的机会，能和学校里的男孩女孩结成有趣的婚姻对子。”

我张口想要说话，犹豫再三后，最后还是说了出来。“可你们的三人婚姻体系不被.....我是说，难道圣神会允许.....”

“不会。”说话的是阿棱，他正坐在窗台边，眉头紧锁，我能看见他灰色眼眸中隐含的悲伤。“教会不允许同性或是多人婚姻体系，如果加入，我们一家子就会被拆散。”

三人互相凝望了片刻，那些眼神中饱含的爱意和失落感，多年后一直徘徊在我的脑海中。

德姆·瑞亚叹了口气。“但是，这件事无论如何都无法避免。我觉得克利夫顿神父说得对.....为了宾，我们必须马上做，而不是等到他真的死了，永远离我们而去.....那时再想加入就晚了。与其拿着蜡烛去教堂怀念他，我宁愿每个星期日带我们的孩子去听弥撒，之后和他一起在阳光下开怀大笑。”

“为什么说它无法避免？”我轻声问道。

德姆·洛亚又一次做出那个优雅的手势。“我们的光谱螺旋社会依赖其所有的民众.....螺旋的每一个音阶和元件，都必须各就其位，让它们的互相作用创造出人类的进步和美德。但是，越来越多的光谱人抛弃了他们的颜色，加入了圣神。这样下去，整个中枢体系就会崩溃。”

德姆·瑞亚摸摸我的胳膊，似乎为了强调接下来的话。“圣神并没有用任何方法强迫我们加入，”她轻声说，优美的方言语调忽高忽低，就像是身后吹过蕾丝窗帘的微风。“只要加入教会，他们就会把药物和重生的奇迹提供给我们，我们敬重他们的做法.....”她停下来，没再说下去。

“但这做起来很难。”德姆·洛亚说，原本平静的声音突然变得有点刺耳。

阿棱·米凯·德姆·阿棱从窗台边下来，走过来，跪在两个女人中间。他以无限的温柔摸着德姆·洛亚的手腕，又伸出另一只手臂将德姆·瑞亚抱住，那片刻时间里，他们三人沉浸在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中，我只是个局外人，环绕着他们的，是爱，是悲伤。

然后，疼痛又袭来了，就像是一根火焰标枪扎进了我的背部和下腹，又像激光一般烧灼着我。我忍不住呻吟起来。

三人以优雅而又果断的动作分开。德姆·瑞亚走去拿超级吗啡注射器。

那个梦同前一次的情形一样——是在夜里，我正飞翔在亚利桑那的

沙漠上空，俯瞰着伊妮娅和“我”坐在小屋的前厅喝着茶，聊着天。但是，这一次的谈话全然不是记忆中的那些，它跟我们那晚谈的不一样。

“你怎么会是病毒？”我正在问身边的小女孩，“你教给大家的东西，怎么会对像圣神这么大、这么强势的东西造成威胁？”

伊妮娅望着外面夜幕下的沙漠，呼吸着夜晚花朵的芬芳。她开口时，并没有看我。“劳尔，你知道马丁叔叔在讲述《诗篇》的故事时，犯下的最大错误是什么吗？”

“不知道。”我说。过去几年里，她曾向我纠正过那首诗中的好几处错误和遗漏，还有一些判断错误的猜测，在旧地上旅行时，我们还一起找到过一些。

“有两方面，”她轻声说，外面沙漠上的夜空中，传来老鹰的鸣叫，“第一，他相信技术内核告诉家父的事。”

“相信他们绑架地球的事？”我问。

“一切，”伊妮娅说，“云门对约翰·济慈赛伯人说的话，都是谎言。”

“为什么？”我问，“他们当时正打算摧毁他啊。”

女孩看着我。“但当时我的母亲也在，她记录下了这番对话，”她说，“内核知道，她将把这一切告诉我的马丁叔叔。”

我慢慢地点头。“然后，你的马丁叔叔又会把这一切当作事实写进那首诗中，”我说道，“可内核为什么要撒这些谎……”

“他的第二个错误更加难以察觉，也更加严重。”她打断我的话，但声音没有提高。西北方的山巅上，仍旧挂着一丝暗淡的霞光。“马丁叔叔相信技术内核是人类的敌人。”她继续道。

我把茶杯放在一块石头上。“为什么说这是错误？”我说，“难道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

女孩没有回答，于是我举起手，伸出五指，一个一个数着。“第一，根据《诗篇》所说，攻击霸主的，事实上不是驱逐者.....而是内核，他们才是隐藏在幕后的真正力量，这一切导致了远距传输器的陨落。虽然教会否认了这一观点，他们将一切归罪于驱逐者。你是不是说，教会是对的，诗人老头说的那些话是错的？”

“不，”伊妮娅说，“组织攻击行动的，的确是内核。”

“数十亿人死于非命，”我怒不可遏，几乎语无伦次起来，“霸主倒台了，环网毁掉了，超光线路也被切断.....”

“技术内核内没有切断超光线路。”她轻声说。

“好吧，”我深吸了一口气，“假设是另一些神秘人.....你的狮虎熊.....干的。但是，攻击的幕后黑手，仍旧是内核啊。”

伊妮娅点点头，又为自己倒了点茶。

我弯下拇指，另一只手点点食指。“第二，技术内核建造的远距传送门，是不是用来吸取人类的神经网络用的，用以进行他们该死的终极智能计划，就像是某种宇宙水蛭？每当人们远距传输的时候，就被.....那些该死的自主智能.....利用了。我说得对不对？”

“对。”伊妮娅说。

“第三，”我又弯下食指，点了点中指，“在那首诗中，有一个瑞秋，就是朝圣者索尔·温特伯的女儿，她曾和光阴冢一起从未来逆时间回到过去。这个瑞秋说过，未来的某个时间……”我变了变声调，开始引用诗中原话，“‘……在内核孕育的终极智能和人类之神间展开了最后的战争’。没错吧？”

“没错。”伊妮娅说。

“第四，”我开始觉得数弄手指有点可笑，但还是非常生气，所以仍旧点下去，“内核有没有向你的父亲承认，是他们创造了他……创造了约翰·济慈赛伯人……只不过是为了设个陷阱，为了引诱——他们怎么说来着的？——对，人类终极智能的移情成分，而我们人类的这个神，应该会存在于未来的某个时候。对不对？”

“这是他们说的。”伊妮娅赞同道，喝了一口茶。她看上去很开心，这让我感到更加恼火。

“第五，”我弯下了最后一根手指，右手已经握成了一个拳头，“在海伯利安，在复兴之矢，在神林……想要抓住你，杀死你的，难道不是内核和圣神——见鬼，是内核命令圣神这么做的……追得我们穿越了半条旋臂，难道不是吗？”

“是的。”她轻声答道。

“还有那个女……魔头……在神林上为我们设下埋伏，把可怜的贝提克的胳膊切断了，要不是伯劳插手，那女魔头本来还可能割下你的脑袋，装进袋子里，这个怪物，难道不是内核创造的？”我愤愤地继续

道，早忘了我们是在讨论老诗人的错误，甚至忘了弯手指这档子事。事实上，我正怒气冲天地晃着拳头，“难道不是那该死的内核，一直想要杀死你，还有我，如果我们蠢得想要回到圣神空间，那不是自寻死路么？”

伊妮娅点点头。

我激动得快要气喘吁吁起来，感觉似乎刚刚来了个五十米冲刺。“那么？”我软软地说道，松开了拳头。

伊妮娅摸摸我的膝盖。一如既往，她的这一碰触让我产生一种触电的感觉。“劳尔，我没有说内核做的事全然正确，我只是说，马丁叔叔把他们描述成人类的敌人，这是错误的。”

“但是，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我摇摇头，如坠云雾。

“在陨落前攻击环网的，是内核的某些势力，”伊妮娅说，“从家父会见云门的那段对话中，我们知道，内核内部对于大多数决定都无法达成一致。”

“可……”我开口道。

伊妮娅举起手，手掌朝外，我住了口。

“他们使用我们的神经网络，是为了终极智能计划，”她说，“但没有证据表明这一切对人类造成了危害。”

听到这话，我几乎瞠目结舌。想到这些该死的人工智能竟然用人类大脑作为神经虚拟存储器，用来搞他们那该死的计划，不由让我怒发冲冠。“他们没权力这么做！”我大叫。

“当然没有，”伊妮娅说，“他们应该请求我们的允许。对此，你会怎么说？”

“我会说，滚蛋，回去干你老娘。”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对于自主人工智能来说，这话显得多么荒谬。

伊妮娅又笑了。“你也许应该记得，一千多年来，我们一直在使用他们的脑力，而且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目的。我觉得，我们也没有请求他们祖先的允许，那些是我们最初创造的硅基人工智能……或者，就事实而言，是最初的电磁存储器，最初的DNA实体。”

我气呼呼地打了个手势。“这不一样。”

“是啊，”伊妮娅说，“不管是过去，还是未来，那些被称作终极派的人工智能派别一直在为人类制造出麻烦——他们还想杀死我和你——但他们只是内核中的一派。”

我摇摇头。“丫头，我不明白，”我终于放低了声音，“难道你是说，人工智能有好坏之分？你记不记得，他们曾经想要毁灭全人类？如果我们妨碍他们，他们可能真会那么做？在我看来，这就足以让他们成为人类的敌人。”

伊妮娅又摸摸我的膝盖，黑色的眼睛非常严肃。“劳尔，别忘了，人类自己也几乎毁灭了我们自己这个种族。当时地球是我们唯一的家园，资本主义者却随时准备着将它炸成碎片。这都是为了什么？”

“对，”我无法反驳她，“可是……”

“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教会正准备将驱逐者赶尽杀绝。那是种族屠杀……规模大得前所未有。”

“教会……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人……并不认为驱逐者是人类。”我说。

“胡说，”伊妮娅大声说道，“他们当然是人类，是从普通的地球人进化而来，人工智能技术内核也同样如此。这三个人类裔族，都是动荡后的孤儿。”

“三个人类裔族……”我重复道，“老天爷，伊妮娅，难道你把内核也算作人类吗？”

“是我们创造了他们，”她轻声说，“很久以前，我们用人类的DNA增强了他们的计算力……增强了他们的智能，还创造出了机器人。而他们用人类DNA和人工智能人格创造出了赛伯人。现在，我们有一个人类机构当权，因为它效忠并联系着上帝……人类的终极智能，所以它可以给予一切福泽，也掌握着大权。也许，内核也处在类似的境地之中，因为他也拥有着一个终极智能。”

我只能朝女孩干瞪眼，无法理解这一切。

伊妮娅另一只手也摆在我的膝盖上。隔着呢制马裤我也依然能感受到她那强有力的手指。“劳尔，你记得人工智能云门和第二个济慈赛伯人说的话吗？那些被完整记录在《诗篇》中的话，是某种禅宗公案……或者，至少是马丁叔叔将它们译解成了那样。”

我闭上双眼，回忆着那首史诗中的章节。在我儿时，我和外婆会坐在旅队的营火旁，轮流背诵这首诗，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没等我想起那些诗词，伊妮娅便开口念了出来。“云门对第二个济慈赛伯人说的话，是这样的——

[济慈/

你必须了解/

我们唯一的机会是

创造一个混血儿/

既是人类之子/

也是机器之子\\

让那庇护所迷人得

足以吸引逃之夭夭的移情/

让他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家/\

这个意识已经近乎神圣

就像人类在三十几代以来

一直供奉的神一样\

这个幻想之物

可以横跨时空\\

通过这样的献祭/

结合/

产生了世界之间的纽带/

那可能会让两者都能

生存在那世界上]”

我揉揉脸颊，沉思着。夜风吹打着小屋入口的帆布，带来一股沙漠的甜美气息。地平线上耸立着旧地的古老山脉，在山岭之上，挂着无数陌生的星辰。

“移情，应该是组成人类终极智能的三位一体之一，是逃跑的那个，”我慢条斯理地说着，似乎在设法解决一个字谜。“是人类意识在未来进化出的个体，逆时间逃回到了过去。”

伊妮娅望着我。

“那个混血儿是约翰·济慈赛伯人，”我继续道，“既是人类之子，也是机器之子。”

“不，”伊妮娅轻声说，“这又是马丁叔叔的误解。他们创造那几个济慈赛伯人，并不是为了引诱移情，那些赛伯人并不是庇护所，而只是作为内核和人类合二为一的工具，换句话说，是为了制造一个孩子。”

这个花季少女将一双手摆在我的腿上，我望着它们。“这么说，你才是那个意识……‘神圣得就像人类在三十几代以来一直供奉的神’？”

伊妮娅耸耸肩。

“而你拥有‘.....横跨时空的想象力’。”

“所有的人类都有这个能力，”伊妮娅说，“只不过在我做梦和想象时，能看见未来真的会发生的事情。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些话吗，我说我记得未来？”

“记得。”

“嗯，此时此刻，我就是如此回忆着，我看见，你会在几个月后梦到这些谈话，当时你正躺在床上，恐怕，还经历着可怕的痛楚，你所在的星球拥有一个复杂的名字，而收容你的那家人，身上的衣服都是蓝色的。”

“什么？”

“没什么。到时候一切自然会清楚明了。当概率波坍塌的时候，所有的可能性都会存在。”

“伊妮娅，”我盘旋在沙漠小屋的上方，现在越发往高空飞去，底下的女孩和“我”越变越小，但我还是听见了我的声音，“把你的秘密告诉我.....那些让你成为弥赛亚的秘密，让你成为‘两个世界的纽带’的秘密。”

“好吧，劳尔，吾爱，”她说道。在梦中，我长出了翅膀，两肋生风，我盘旋得越来越高，快要听不清他们说的话，也快看不清底下的东西，就在此时，伊妮娅突然变成了一个成年的女人，“我这就告诉你。听好了。”

基甸特遣部队跃迁进入第五个驱逐者星系的时候，已经深谙屠戮之道。

德索亚神父舰长曾在圣神舰队的指挥学校上过军事历史课，他知道，几乎所有太空战的交战地点，都位于一个特定的区域，比如说，和行星、卫星、小行星或是太空中的战术位置距离半个多天文单位的区域，对此，交战双方已经达成共识。他回忆起，在大流亡前的旧地上，这个共识也适用于原始的海战。那时，绝大多数大型海战发生在近陆地的海面上，这一点一成不变，仅有船舰技术在慢慢改变，从古希腊三排桨战舰，发展到钢铁船壳的战舰。直到航空母舰出现后，才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它们的远程攻击机群可以出其不意地打击处于遥远海域的敌方，这跟传说中的海军交战远远不同，对于后者来说，只有目击到敌方船只，并进入攻击范围内时，旗舰才会发射重炮。后来，巡航导弹、战略核弹、粗野的带电粒子武器的出现彻底结束了海战的时代，但在这之前，旧地的海军就已经开始怀念舰舷对轰和“丁字战法”的日子。

然而，太空战重新回归到这个达成共识的交战路子。霸主时代的那些大型战斗，不管是贺瑞斯·格列侬高将军和自己人的互相残杀，还是环网世界和驱逐者游群之间持续了几个世纪的战争，其交战地点都靠近星球或太空传送门。鉴于交战双方的飞行旅行经常是以光年和秒差距计

算，所以，双方作战的距离实在是近得荒唐——只有区区几十万公里，有时甚至短到数万公里，通常来说还要短。但是，和敌人如此近距离作战，事实上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考虑到常规武器——比如聚变动力激光束、带电粒子束或是普通攻击导弹——穿过一天文单位所需要的时间，就算对光来说，那也需要七分钟的时间才能从那可能的杀手处爬向目标，对于高能推进导弹来说，所需时间就更长了，搜索、追逐和猎杀将会花去好几天工夫，变成搜寻和对抗、攻击和躲避的游戏了。对于超光速性能的舰船来说，它们不可能在敌方空间内游弋，等着自导导弹攻上门来，另一方面，由于教会在人工智能上的限制，弹头的寻踪效率让人怀疑其是否达到了最佳效果。所以，在霸主所处的那几个世纪，太空战的种类非常简单——舰队跃迁进入有争议的太空，找到其他跃迁前来的舰队，更多则是星系内的静止防御体系，然后快速接近，进入致命的有效射程，进行短暂但威力巨大的炮火对轰，最后受伤严重的部队只得逃之夭夭——或者，如果防御部队无处可逃，就只能等着全数尽灭。其后，获胜的舰队就可开始瓜分战果。

从技术上说，和这些装备着瞬移驱动器的巡洋舰相比，德索亚以前驾驶的飞船虽然缓慢，但拥有更大的战术优势。从冰冻沉眠状态中醒来，至多只需几小时，快的时候几分钟就好了，所以，一艘装备霍金驱动器的飞船从超光状态下跃迁而来后，无须等太长时间，舰上船员就可马上投入战斗。然而，如果乘坐大天使，即便重生循环得到教皇特许，时间加快到有风险的两天，但全体船员做好战斗准备，也需五十标准小时的时间，甚至更多。从理论上说，这给防御者提供了优势，圣神可以对装备着基甸驱动器的飞船进行最优化使用，只需让人工智能驾驶这些无人飞船，瞬间进入敌方领空，大肆炮轰一番，接着马上重新跃迁而出，甚至防御者还不知道他们受到了攻击。

但是，这些理论在这儿并不适用。要想完成这样的任务，自主智能必须拥有先进的模糊逻辑处理能力，但教会严禁此类东西存在。更重要的是，圣神舰队早已设计出攻击策略，可以迎合重生的需要，这样就不会把优势拱手让给防御者。简单来说，战斗不会按共识打响。七艘大天使的构造，将会让它们像上帝的武力之拳突然降临在敌人头上，并且，他们现在正在如此这般行动。

基甸特遣部队前三次侵入驱逐者领空的行动中，斯通圣母舰长驾驶的飞船“加百列”号作为先锋，首先跃迁进入星系内，猛烈减速，开启所有远程探测器——电磁、微中子及其他侦测装置。“加百列”号上的人工智能虽然本领有限，但也足够胜任以下工作：将星系内所有防御地点和定居中心的位置和特征一一记录下来，并同时监控星系内迟缓的驱逐者攻击和商业舰船的行动。

三十分钟后，“乌列尔”号、“拉斐尔”号、“雷米尔”号、“沙利尔”号、“米凯尔”号、“拉贵尔”号将跃迁进星系。虽然特遣部队的速度降至只有四分之三光速，而驱逐者火炬舰船在发现目标后，便会开始加速，但后者依旧像是龟速慢爬，而前者就像是射出的子弹。特遣部队收到“加百列”号通过密光发出的情报和敌方目标信息，便将立即开火，使用的武器对光速的局限视若罔闻。超动导弹装备着改进的霍金驱动器，它将瞬间出现在敌方舰船中间，出现在定居中心上空，有些导弹的速度和方向非常精确，足以摧毁目标，另一些则经过精心的塑力，混合等离子或热核冲击波将精确引爆。与此同时，可回收的霍金驱动高速侦测器将跳跃至目标区域，跃迁进入实空，释放出传统的切枪光束和带电粒子束，就像是无数致命的海胆，将数万公里范围内的一切摧毁殆尽。

更可怕的是，特遣部队的大天使飞船上还配备着舰载死光武器，它将如无形的镰刀挥砍而出，沿着探测器和导弹的霍金尾波向前传播，最

后进入实空，就仿佛是上帝挥砍下的一柄可怕的利刃。刹那间，无数神经突触将会被烧毁，乱成一锅粥。数以万计的驱逐者临死也不会知道他们受到了攻击。

此后，基甸特遣部队将会回到星系内，尾部喷射出几千公里的尾焰，将残存的敌人逐一扫灭。

有七个星系将会受到攻击，每一个都由配有瞬移驱动的无人舰船侦测，确认了星系内存在驱逐者，并指派了初步的攻击目标。每一个星系都有一个名字——通常只是些新校订的通用索引名，都是些无意义的字母和数字——但“乌列尔”号皇舰的指挥团队从旧约中选出七个大恶魔，以此命名七个目标星系。

德索亚神父舰长觉得这有点太过夸张，这一切就像是玄妙的数字命理学——七艘大天使，七个目标星系，七个大恶魔，七宗大罪。但他很快就习惯了以这种简略方式谈论七个目标。

这七个目标星系分别是——贝露佩欧鲁（懒惰），利维坦（妒忌），别西卜（暴食），撒旦（暴怒），阿斯蒙蒂斯（色欲），玛门（贪婪），路西法（傲慢）。

贝露佩欧鲁是个红矮星星系，让德索亚想起巴纳星系，但巴纳星系的恒星附近，飘浮着一颗漂亮且经过完全地球化改造的星球——巴纳之域，而贝露佩欧鲁则不同，这儿唯一的一颗行星是颗气体巨星，倒像是巴纳星系被人遗忘的孩子——旋转星。在那颗无名的气体巨星周围，的确有军事目标：一些补给站，可以让驱逐者游群的火炬舰船在开赴圣神长城作战的途中获得补给；巨大的汲吸船，可以将燃气从气态星球吸到

轨道；修船坞和轨道船厂，数量可以以打计算。德索亚毫不犹豫地命“拉斐尔”号开火，将它们轰成渣。

大多数驱逐者定居中心都飘浮在气体巨星外的特洛伊点上，有几十个小型环轨森林，上面栖满了数以万计的适应了太空的“天使”，当特遣部队逼近时，绝大多数“天使”都惊慌失措地迎着微弱的红色阳光，张开了能量场羽翼。七艘大天使摧毁了他们精巧的生态建筑，毁灭了所有的森林、守牧小行星和灌溉彗星，烧焦了那些四处逃窜的驱逐者天使，就像是将一大片飞蛾抛进了火苗，与此同时，七艘大天使没有减慢一丝速度，时刻准备跃迁到下一个星系。

第二个星系是利维坦，虽然名字令人印象深刻，但是该星系的恒星却只是一颗类似天狼星的B型白矮星，散发着惨淡的光芒，身旁只有十几颗驱逐者小行星簇拥。此地跟贝露佩欧鲁不同，前一个星系有许多显眼的军事目标，德索亚也因此欣然展开攻击，而此地的这些小行星毫无防御，很可能是内部中空的育婴星，且人为加压，里面居住的驱逐者并没有为真空和超短波辐射改变自己。基甸特遣部队用死光毁灭了它们，继续往前。

第三个星系是别西卜，这是个类似半人马阿尔法星的C型红矮星星系，星系内没有一颗行星，没有一个定居地，只有一个驱逐者军事基地在三十天文单位外的黑暗中游荡，还有五十七艘游群舰船正在那儿接受补给和整装。其中已有三十九艘军舰准备好随时向基甸特遣部队扑来，展开袭击，它们大小不一，装备各异，小到微小的极速侦察舰，大到猎户级攻击航母。战斗持续了两分十八秒。全部五十七艘驱逐者舰船以及基地的复合建筑，要么被轰成了气体分子，要么成了毫无生气的石棺。整个交战中，没有一艘大天使受损，特遣部队继续向前。

第四个星系是撒旦，那儿没有一艘舰船，只有一些育饲聚居地，散落在同欧特云一样遥远的地方。基甸在这个星系中待了十一天，将路西法的天使烧戮殆尽。

第五个星系是阿斯蒙蒂斯，它居于一颗K型小矮星附近，那是颗橘黄色的宜人恒星，类似于波江五。当特遣部队抵达后，星系内火炬舰船一波波派遣而来，以防卫人口稠密的小行星带。特遣部队现在已训练有素，没费多少力，便用火将这些攻击波摆平。“加百列”号发出信息，报告说在行星带中搜寻到八十二颗住人小行星，上面估计窝藏着一百五十万或突变或未突变的驱逐者。特遣部队从远处将八十一颗小行星摧毁，或是用死光扫过。接着，阿尔迪卡克蒂元帅下令抓捕俘虏。基甸特遣部队开始减速，沿着一条漫长的椭圆弧行进了四天，最后回到小行星带和剩下的那个住人行星。那个小行星形状像个马铃薯，长不到四公里，最宽的地方不足一公里，布满坑洞。据多普勒雷达显示，它的自转和公转模式毫无规律，只有混沌之神才能理解，但总体说来，还是在小心地以烤肉模式沿着中轴自转，生成十分之一的重力。据深层雷达显示，其内部是中空的。探测器显示，里面住满了驱逐者，数量约有一万。分析表明，这是颗育婴小行星。

六艘毫无武装的小行星跳跃舰猛地冲向特遣部队，“乌列尔”号在八万六千公里外将它们轰成等离子。一千名驱逐者天使张开能量场羽翼，顺着太阳风的风头，朝远处的圣神舰船飞去，一路划出长长的椭圆线，他们有的装备着低当量的能量武器，或是无后坐力步枪，但飞行速度非常缓慢，需要花上好几天工夫才能抵达目标。“加百列”号接到任务，它将用一千束相干光束将他们全数烧死。

各大天使间闪动着密光信号。“拉斐尔”号和“加百列”号发出收到命令的答复，开始接近那颗静悄悄的小行星，当相距还有一千公里时，出

击门突然洞开，飞出十二个小人影——两艘船每艘各六个。这群瑞士卫兵突击队员、海兵、士兵背着喷射器朝小行星奔去，沿途被橘黄色的矮星发出的光芒照亮。士兵们没有受到任何抵抗，他们发现两扇防护气闸门，两队人马精确算好时间，同时炸开外门，以三对一组奔了进去。

“神父，请保佑我，我有罪。我有两个月没忏悔过了。”

“说下去。”

“神父，今天的行动……它让我感到焦虑。”

“焦虑？”

“我觉得……这是错误的。”

德索亚神父舰长沉默不语，他在虚拟战术频段上完完整整地目击了格列高里亚斯中士的攻击行动。任务过后，他也听取了他们的报告。而现在，他明白，在这间黑漆漆的忏悔室中，他将再次聆听一遍行动过程。“说下去，中士。”他轻声说道。

“遵命，长官。”中士在隔间的另一面说道，“我是说，是，神父。”

德索亚神父舰长听见大个子军官深深地吸了口气。

“我们没有受到任何反抗，毫无差池地来到了小行星上，”格列高里亚斯中士开口道，“我是说，我和另外五个年轻人。从‘加百列’号上下来的是克鲁日中士的小队，我们和他们通过密光保持着联络。当然，还有巴恩斯-阿弗妮和内川指挥官。”

德索亚依旧静悄悄地待在忏悔小隔间中。这个小隔间是组合式的，也就是说，当“拉斐尔”号加速推进或是处在战斗中时，可以把它搬走并储藏起来，它大多数时间都被收藏着，但现在，它被重新拼接了起来，正散发着各种气味——木头、汗水、天鹅绒，甚至是罪孽的味道，所有的忏悔都是这样进行的。他们正朝通往第六个驱逐者星系（玛门）的跃迁点攀爬，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神父舰长抽出半个钟头的时间，让船员们前来忏悔，但来的只有格列高里亚斯中士。

“所以，当我们着陆时，长官……神父，我让手下的小家伙们占领了南端的气闸门，就像模拟训练时一样。我们轻而易举地炸开了门，肯定会让你很满意，神父，接着启动了能量场，准备进行隧道战。”

德索亚点点头，一直以来，瑞士卫兵的作战服是人类宇宙中最棒的，无论所处的地方是空气、水，还是完全的真空，无论经受的是超短波辐射，还是枪林弹雨、能量光束、几千吨当量的烈性炸药，都可以毫发无伤，继续移动、战斗。新型突击作战服拥有四级密蔽场，甚至可以扛住飞船更加强力的能量场。

“驱逐者在里面向我们展开攻击，神父，在进出隧道的黑色迷宫中，战斗开始了。那些驱逐者有些已经为太空做出了改变，长官……是天使，但没有张开翅膀。不过，他们多数只不过是熟悉低重力战斗，穿着拟肤束装……那根本算不上什么装甲，神父。他们用切枪、步枪和射线攻击我们，但小行星内部很昏暗，他们用的只是一些基本的夜视镜，长官，而我们用的是滤波器，所以我们更有优势，我们先看到他们，也先朝他们开火。”格列高里亚斯中士又深吸了一口气，“我们只花了几分钟，便杀到了内门，长官。通道内想要阻拦我们的所有驱逐者，都被我们杀光了，尸体飘浮着……”

德索亚神父舰长聆听着。

“到了里面，神父.....嗯.....”格列高里亚斯清清嗓子。“我们两个小队同时炸开了内门，长官.....南端和北端的门，并在身后的通道内留下了中继小球，用来转送密光信号，通过它，我们和克鲁日的小队一直保持着联络.....还有飞船。跟我们预期的一样，内门装了自动防故障装置，但我们把装置一并炸掉了，接着，我们又破坏了紧急状况膜。小行星内部的确是空的，神父.....啊，当然，跟我们想的一样.....但我以前从未到过育婴小行星，神父。对，以前大多是军事小行星，但从没去过孕婴星.....”

德索亚聆听着。

“它约有十公里长，中部的大部分空间，塞满了密密麻麻的低重力竹塔。内部岩壁不是光滑的球面，而是像外部岩壁一样的形状。”

“马铃薯。”德索亚神父舰长说道。

“是的，长官。跟外面一样，里面也布满了坑洞。到处都是洞窟.....我觉得就像是驱逐者孕妇准备的育儿巢。”

德索亚在黑暗中点点头，他看了看腕表，这位中士平时说话很简洁，但今天却有点不同，在超光跃迁之前，他们必须收好这个忏悔室，他不知道中士能不能及时将罪孽忏悔出来。

“神父，两扇内门被炸开后，空气狂风般地涌了出去，就像水从浴缸中排出去一样，整个地方的气压迅速下降，暴风怒号，空中全是泥沙和碎片，还有驱逐者的死尸，就像风暴中的树叶被狂风卷走。对驱逐者来说，这场面一定极为混乱。神父，我们当时开启了制服上的外部耳

机，真是响得不可思议——狂风的怒号，驱逐者的尖叫，双方的切枪噼里啪啦对扫，仿佛我们手里握着的是无数避雷针。等离子炸弹轰轰地炸开，声音在大石洞中回响，回荡了好几分钟，最后空气差不多全流光了，才听不见了。真是太响了，神父。”

“明白。”德索亚神父舰长坐在黑暗中说道。

格列高里亚斯中士又深深吸了口气。“总之，神父，我们得到的命令是把每个东西都收集两个样本……成年男性，适应太空的和没有适应的；成年女性，怀孕和没有怀孕的；驱逐者小孩，未到青春期的和尚在襁褓中的……两种性别都要。所以我和克鲁日的两个小队就忙了起来，把他们击昏，装袋。那颗小行星内部的引力恰到好处……是十分之一重力……我们把袋子扔在地上，它们就会留在原地，不会随处乱飘。”

两人沉默了片刻，德索亚神父舰长刚想结束忏悔活动，但还未等他开口，黑暗中，格列高里亚斯中士对着两人之间的屏风，又开始小声说了起来。

“抱歉，神父，我知道这些你全都知道。我只是……这很难……总之，这一切让我感到不舒服，神父。那里面的大多数驱逐者没有变异……没有为适应太空改变自己，所以他们几乎都死了，剩下的也已经奄奄一息，有的是因为减压死掉的，有的是被切枪或榴弹轰死的。我们没有使用发下来的死亡之杖，我和克鲁日没跟手下说一句话……但我们都不想用那武器。

“而那些为适应太空而改变自己的驱逐者真的变成了天使，他们张开了各自的能量场翅膀，身体闪闪发亮。当然，在洞里面他们无法完全展开翅膀，即便真的张开了，也不会有什么好处……因为没有光，对于

他们来说，要是有一丝太阳风吹过，十分之一重力也将变得非常沉重，无法承受.....但他们不顾一切地张开了翅膀，有些想拿翅膀作为武器攻击我们。”

格列高里亚斯中士发出一声刺耳的声音，似乎是在轻笑，感觉很滑稽。“神父，我们有四级能量场保护，而他们却用那薄如蝉翼的翅膀攻击我们.....总之，我们把他们全都烧死了，然后，从两队人马中各挑了三名，叫他们把装进袋子里的标本带出去，而我和克鲁日则领着各自小队剩下的两个人继续往前进，遵照命令扫清整个洞窟.....”

德索亚仔细聆听着。还剩一分钟不到的时间，之后他必须结束此次忏悔。

“神父，我们知道这是颗育婴星。我们知道.....大伙儿都知道.....驱逐者，就算是那些将机器注释进自己细胞和血液中的家伙，就算是那些看上去完全不像人类的驱逐者.....也还没学会如何让女性在完全的零重力和短波辐射中育婴养子。我们朝那该死的小行星前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是个育婴星.....抱歉，神父.....”

德索亚没有答话。

“但即便如此，神父.....那些洞窟还是很像家.....有床，一间间小房间，平板视屏，厨房.....跟我们认为的驱逐者老巢完全不像。但那些洞窟大多数都是.....”

“托儿所。”德索亚神父舰长说。

“对，长官，就是托儿所。里面是一张张小床，床上躺着一个一个婴孩.....不是驱逐者怪物，神父，不是那些跟我们作战的全身惨白、闪闪

发光的東西，不是那些在星光下展開一百公里長翅膀的該死的路西法天使.....僅僅是.....嬰孩。上百，上千，一個洞窟接着一個洞窟，全是。大多數房間中的空氣早已排光，躺在床上的那些小家伙也早就死了。還有些小東西因為氣壓降低而飛出了小床，但大多數都被束縛在原處。不過，仍有幾間房間是密封的，我們開火沖了進去。媽媽們.....穿著袍子的女人，頭髮在十分之一重力下亂飛的孕婦.....用指甲和牙齒攻擊我們。我們沒有理睬她們，任她們被暴風卷走，有些窒息而死，但是還有一些嬰孩.....神父，有好幾十個.....正躺在塑料呼吸箱裡面.....”

“保育箱。”德索亞神父艦長說。

“對，”格列高里亞斯中士低聲說道，聲音終於顯露出倦意，“我們發送密光回報，請求指示。他們會讓我們怎么处理他們，處理一個個保育箱裡面的驅逐者嬰孩？巴恩斯-阿弗妮回復了我們.....”

“命你們繼續行動。”德索亞神父艦長小聲說道。

“對，神父.....所以我們.....”

“服從了命令，中士。”

“所以，我們掏出最後幾顆榴彈，扔進了托兒所。等離子彈用光後，我們又用切槍掃射保育箱。一間房間接着一間房間，一個洞窟接着一個洞窟。那些塑料熔化了，淌到了嬰孩身邊，把他們蓋住了。毯子也燒了起來，那些保育箱肯定充滿了純氧，因為好幾個像炸彈一樣爆炸了.....我們不得不啟動制服的能量場，即便這樣.....回來後我仍花了兩個小時才把戰鬥裝甲洗干淨.....大多數保育箱沒有爆炸，它們像干柴般燒了起來，像火把般越燒越旺，裡面的一切全都燒着了，就像個火爐。後來裡面所有的房間和洞窟都已經暴露在真空中，但那些箱子.....那些

小小的保育箱.....却仍旧含有空气，让火苗烧得透旺.....我们把外部耳机都关掉了，长官。大家都关了。可是，不知为何，透过密蔽场和头盔，我们依旧能听到那些声嘶力竭的喊声。神父，我仍旧能听到.....”

“中士。”德索亚的声音既严厉且干脆，充满了命令的口吻。

“有何吩咐，长官？”

“中士，你是在执行命令，我们都在执行命令。陛下早已颁下了教令，宣布驱逐者已舍弃人身，他们将纳米装置释放进自己的血液，改变了自己的染色体.....”

“可是，神父，那些喊叫.....”

“中士.....圣父和梵蒂冈委员会颁下了教令，宣布这场圣战必须打响，为的是将人类从驱逐者的威胁中解救出来。你被授予了命令，并且服从了命令。我们是军人。”

“是，长官。”中士在黑暗中低声说道。

“中士，我们没多少时间了。等下次我们再好好谈谈。现在，我要你进行忏悔.....不是因为你服从的命令有什么错误，而是因为你在怀疑这些命令。给我念五十遍《万福马利亚》，中士，一百遍《天父经》。我要你好好祈念一番.....要诚挚地祈念，想明白这一切。”

“是，神父。”

“现在，诚心念一遍《忏悔经》.....快.....马上.....”

低声念出的话语从屏风对面钻了过来，德索亚神父舰长举起手，做

出宽恕赐福的手势。“我宽恕你.....”

八分钟后，神父舰长和船员们躺在了加速座椅（也是重生龕）中，“拉斐尔”号的基甸驱动器开始加速，载着他们即时飞向目标星系玛门，其后将是可怕的死亡及痛苦缓慢的重生。

宗教大法官一命呜呼，他来到了地狱。

虽然这只是他第二次经历死亡和重生，但两次都令他难以忍受。而且，火星是座地狱。

约翰·多米尼各·穆斯塔法枢机乘坐新型大天使星舰“吉卜利尔”号来到了旧地星系，随行的是一帮扈从——二十一名宗教法庭官员和安保人员，其中还有他不可或缺的助手法雷尔神父。重生后，他们被慷慨地给予了四天的休息时间，以便能够恢复良好的意识，接下来，他们就将在火星的土地上工作。对于这颗红色的行星，宗教大法官读过很多资料，也多次听过别人的介绍，他头脑中已经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点：火星是座地狱。

“事实上，”当大法官第一次大声说出“火星是地狱”的结论时，法雷尔神父做出了这样的回应，“大人，这星系中另外有颗行星.....金星.....更加符合这一描述。温度达到沸点，压力有如千钧重担，上面都是液态金属湖，狂风就像是火箭的尾气.....”

“闭嘴。”大法官充满倦意地一挥手，打断了助手的话。

火星：虽然它在古老的索美尺度上只达到二点五，分数极低，但也是人类拓殖的第一颗星球，是第一颗尝试地球化改造的星球，也是第一

颗功败垂成的——在旧地被黑洞吞噬而亡后，因为有霍金驱动器，因为受大流亡的驱使，因为没有人想生活在这个永远封冻的铁锈天球上，因为整个星系中有近乎无限的更美丽、更健康、更宜居的星球，所以这个星球最后被撇在了身后。

旧地灭亡后，过了数个世纪，火星成了一个极其偏远的星球，如同死水一潭，以至于世界网没有在那儿建立远距传送门。对这个沙漠星球感兴趣的，只有新巴勒斯坦的遗孤（穆斯塔法惊讶地发现，费德曼·卡萨德这个传奇人物就出生在那儿的巴勒斯坦再分配营中）以及那些禅灵教徒。他们回希腊盆地，是为了重新演绎舒瓦德宗师在禅丘的开悟。那儿的地球化改造工程相当庞大，一个世纪以来，工程似乎确实取得了一些效果——巨大的冲击盆地灌满了海水，水手河沿岸种满了赛科拉德蕨，但挫折也接踵而至，他们后来不再有钱款投进去和熵抗争，接下来，持续六万年的冰河时代来临了。

在世界网文明的鼎盛时期，霸主的军事部队——军部——将远距传输器建在了这个红色的星球上，并在奥林帕斯山这座大型火山上建立了蜂窝般的定居地，一切都是为了奥林帕斯指挥学校。火星和环网贸易文明的相互隔离也给军部带来了好处，这颗星球一直是军事基地，直到远距传输器陨落后，一切才改变。陨落后的几个世纪，军部的残存势力在那儿形成了凶残的军事专政——也就是所谓的“火星战团”，他们甚至将邪恶的爪子伸向了半人马和鲸遯星系，要不是圣神的出现，它很可能会像晶种般勃勃生长，最后成长为第二个星际帝国。但圣神很快就将火星舰队征服，将“战团”赶回了旧地星系，它的军事首领也被剥夺了所有权力，只得在军部轨道基地的废墟和奥林帕斯山下的陈旧隧道中东躲西藏。圣神在旧地的小行星带和木星卫星间的地带之中建立了舰队基地，以此取代了“战团”，最后，他们派来了传教士和圣神总督，将火星收入

囊中。

但这颗铁锈星球上，事实上已经没有什么人了，传教士的劝教工作和圣神官员的统治行为都只是徒劳。星球上的空气已经变得非常稀薄，气温也很低；大城市早已被掠劫一空，然后遭遗弃；巨大的西蒙沙尘暴重新出现，从一个极点吹向另一个极点；瘟疫在冰冻的沙漠中寻找猎物，当地的游牧民族原本都是高贵的火星子嗣，现如今，残存的几伙人也被疫病整得十死其九，甚至更糟；有一些土地，曾是广大的苹果园和钉莓地，一度兴旺繁盛，但现在已经成了细长的白兰地仙人掌的天下。

奇怪的是，火星上幸存并重新兴旺起来的社会，竟是那些被蹂躏、被欺辱的巴勒斯坦人。这些人生活在冰冻的塔尔锡斯高原上，是公元二〇三八年核离散的遗孤，他们已经适应了火星的粗暴作风，当圣神传教士抵达的时候他们已经将伊斯兰文明延伸到了星球的许多地方，比如幸存的游牧部落，以及一些自由城邦。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些新巴勒斯坦人拒绝臣服于残暴的“火星战团”，而现在，他们也不打算臣服于教会的自治管理。

伯劳出现的地方，就位于巴勒斯坦人的首都：阿拉法特-头巾。它在那儿大开杀戒，杀死了数百……甚至可能是数千人。

宗教大法官和助手们商量了一下，于是在轨道上和圣神舰队指挥官会面，最后，一行人着陆在星球上。首都“圣马拉奇”的主太空港已经对所有民间航空飞机关闭，只对军队车辆开放，但这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失，因为按日程表，在一个火星周内，并没有一艘贸易或旅客登陆船预定着陆。六艘突击船一马当先，开赴在前，其后是宗教大法官的登陆飞船。当穆斯塔法枢机踏上火星的土地——或者，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圣

神的停机坪——的时候，一百名瑞士卫兵和宗教法庭的突击队员已经在太空港列队站定。火星的官方欢迎团队都被一一搜身，并经由声波探测，确认安全后方能获允放行，这些人中，也包括罗伯逊大主教和克莱尔·帕洛总督。

接着，宗教法庭的一行人乘上地行车，从太空港飞速穿过衰败的街道，来到位于圣马拉奇郊外新建立的圣神总督府。此地戒备森严，除了宗教大法官自己的私人护卫，还有圣神舰队的海兵、总督的士兵、大主教的瑞士卫兵扈从以及驻扎在总督府周围的地方装甲军的一个战斗团。在那儿，大法官见证了伯劳出现的证据，记录采集于两星期前，地点位于塔尔锡斯高原。

“荒唐。”宗教大法官大叫。现在已经入夜，明日他就将飞到受伯劳攻击的现场，进行实地勘察。“这些全息像和视屏记录要么是两星期前的，要么是从高纬度上拍摄到的。我看到的，就是这几个全息影像，里面除了伯劳，就只有一些模糊不清的屠杀场面。另外就是这几张照片，只不过是些圣神子民的尸体，是民兵第一次进镇时发现的。可是，镇上的当地人呢？目击者呢？阿拉法特-头巾的两千七百名市民呢？”

“尚不知晓。”克莱尔·帕洛总督回答道。

“我们将大天使无人飞船送到了梵蒂冈，汇报了这一消息，飞船回来的时候，带着梵蒂冈的命令，令我们不要破坏现场，”罗伯逊大主教说道，“我们必须等你们来了再进行调查。”

宗教大法官摇摇头，拿起一张平面照。“这是什么？”他问道，“一座圣神舰队基地？位于阿拉法特-头巾郊外？这座太空港比圣马拉奇还要新。”

“不是圣神舰队的基地。”说话的是沃玛克，此人是“吉卜利尔”号的舰长，也是旧地星系特遣部队的新任指挥官。“不过，伯劳出现的前一周，这座太空港非常繁忙，我们估计，每天都有三十到五十船次的登陆飞船在那儿起降。”

“每天都有三十到五十船次，”宗教大法官重复着，“不是圣神舰队，那又是什么？”他朝总督和罗伯逊大主教怒吼道。

“是商团？”大法官见没人回答，于是追问道。

“不，”过了片刻，大主教才说道，“不是商团。”

宗教大法官抱着双臂，等待着。

“那些登陆飞船是由主业会租下的。”帕洛总督回复道，声音非常轻。

“目的是什么？”大法官问道。宗教法庭的护卫正沿墙而立，两两相隔六米，他们是唯一获准进入这座府邸的人。

总督摊开双手。“尚不知晓，大人。”

“多米尼各，”大主教说道，声音微微有些颤抖，“我们得到了明确的命令，不得打听这件事。”

宗教大法官愤愤地上前一步。“你们得到命令.....谁的命令？谁有这个权力，命令首席大主教和管理一颗星球的圣神总督‘不得干涉？’”大法官怒气冲天，“以基督的名义！谁有这个权力？”

大主教抬眼望着穆斯塔法枢机，目光中充满了痛苦和反叛，“以基

督的名义……千真万确，大人。那些主业会代表拥有来自正义与和平宗座委员会的官方触显。”他说道。“他们跟我们说，此次任务事关阿拉法特-头巾的安全问题，跟我们毫无关系，他们命我们不得干涉。”

宗教大法官的怒气几乎没有消减半分，他感觉自己的脸可能微微有点泛红。“圣神的安全问题，不管是在火星，还是其他地方，都是宗教法庭的职责！”他平静地说道，“正义与和平宗座委员会在这儿没有任何特权！这个委员会的代表呢？他们为什么没有前来见我？”

克莱尔·帕洛总督抬起细瘦的手，点了点大法官手里的平面照片。“那儿，大人。那些就是委员会的当局人士。”

穆斯塔法枢机低头望着泛着光泽的照片。阿拉法特-头巾满是灰尘的红色街道上，可以看见一具具穿着白衣的尸体。虽然图像纹理粗糙，但是显而易见的是，那些尸体都受过严重的伤害，各自摆出稀奇古怪的姿势，都烂得肿了起来。宗教大法官很想大叫一番，然后下令将这些无能之辈严刑拷打，再将他们射杀，但他还是抑制住这股冲动，轻声开口道：“为什么？难道你们没有让这些人重生？没有询问他们？”

罗伯逊大主教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明日您就会知道了，大人。明日，一切都会清楚的。”

电磁车在火星上不能用，所以他们乘上全副武装的圣神安保掠行艇，飞到塔尔锡斯高原。火炬舰船和“吉卜利尔”号监控着他们的行程，天蝎战斗机在空中的各级作战轨道上巡逻。离高原两百公里高的时候，五队海兵从掠行艇上空投而下，飞行在低空中，用声音探测器搜索着整片区域，并建立发射点。

在阿拉法特-头巾内，除了游移的沙子，没有一丝动静。

宗教法庭的安保掠行艇首先降落，椭圆形的城市广场上，曾经绿草茵茵，现在却满是沙子，起落架着陆在沙地中，外围飞船建立并连接起六级密蔽场，广场周围的建筑看上去热气缭绕，闪烁微光。海兵们已经围成一个防御圈，保护起中心的广场。现在，总督的圣神卫兵和地方自卫队也开始行动，他们来到广场周围的街道和小巷中，建立起另一个圆形防御圈。大主教的八名瑞士卫兵来到了密蔽场外，提供更稳固的防护。最后，宗教大法官的宗教法庭安保人员从掠行艇的斜梯上飞速而下，众人穿着黑色的作战装甲，各自跪地，在最里面建立起一个防御圈。

“无异况。”战术频段上传来指挥海兵的中士的声音。

“一号位一公里范围内无其他动静，也无任何活物。”地方自卫队的中士喘息道，“街道内全是尸体。”

“无异况。”瑞士卫兵的队长说道。

“确认，除了你们的人，阿拉法特-头巾内无任何反常活动。”传来“吉卜利尔”号舰长的声音。

“收到。”宗教法庭的安保指挥官布朗宁说道。

大法官觉得这一切愚蠢透顶，他非常不满地走下斜梯，穿过满是沙子的广场。他脸上戴着愚蠢的滤息面具，令他感到非常扫兴，圆形的强力呼吸器挂在肩上，就像是个松松垮垮的大奖章。

穆斯塔法枢机大步行经一个个跪在地上的安保人员，在他身后，法雷尔神父、罗伯逊大主教、帕洛总督和一大群官员紧紧相随，大法官专

横地一挥手，下令在密蔽场内切出一个入口。布朗宁指挥官和几个穿着黑色装甲的人大叫着想要阻止他，他们正急急赶来，但大法官丝毫没有顾及他们，便穿过了入口。

“我要好好看看，到底在哪儿……”宗教大法官说着，跌跌撞撞走过广场对面的狭窄小巷。他仍旧没有习惯这儿的低重力。

“就在拐角……”大主教气喘吁吁道。

“我们最好等外围能量场……”帕洛总督说。

“到了。”法雷尔神父说道，一行人来到了一条街道上，他往前一指。

这一行十五人陡然停下脚步，以至于尾随在后的助手和安保人员不得不紧急停步，避免撞上前面的大人物。

“我的上帝。”罗伯逊大主教一面低声说着，一面在胸口画着十字，他脸上戴着透明的滤息面具，可以清楚地看见他那张脸一片惨白。

“基督啊！”克莱尔·帕洛总督喃喃道，“我已经看了两星期的全息像和照片，可……老天啊。”

“啊。”法雷尔神父说道，他向前迈了一步，走近第一具尸体。

大法官来到他身旁，单膝跪在红沙中。泥地中躺着一具扭曲的人形物体，看上去似乎是谁用血肉、骨头和软骨造出的抽象雕塑。要不是那张大咧的嘴巴中露出闪亮的牙齿，以及从四处游移的尘土中伸出的那一只手，他们肯定不会认出这是一个人。

过了片刻，大法官问道：“这是食腐动物干的？是食腐鸟，还是老鼠？”

“不。”回话的是皮耶特少校，总督的圣神舰队地面军指挥官。“两个世纪前，这儿的空气开始减少，自那之后，塔尔锡斯高原上就再也没有鸟类存在了。自那时起，运动探测器也再没发现老鼠……或是任何移动的活物。”

“是伯劳干的。”宗教大法官说道，语气中带着怀疑。他站起身，走到第二具尸体旁，那似乎是个女人，看上去像是五脏六腑都被挖了出来，被剁成了碎片。“这也是？”

“我们这么认为，”帕洛总督说道，“是民兵发现的这些，他拆下了安保摄像器，大人已经看过里面记录下的三十八秒的全息像。”

“那全息像看上去像是有十几个伯劳在杀人，”法雷尔神父说道，“而且很模糊。”

“当时正在刮沙尘暴，”皮耶特少校说，“只有一个伯劳……我们已经研究过个别相片。只是因为它的移动速度非常快，穿行在人群里，所以看上去像是出现了好几个。”

“穿行在人群里，”大法官喃喃道，他走到第三具尸体旁，那可能是个小孩，或是一个身材矮小的女性，“干下这事。”

“干下这事。”帕洛总督说，她望了望罗伯逊大主教，后者已经走到墙边，正扶在那儿。

街道的这一段区域躺着二三十具尸体。

法雷尔神父跪到地上，戴着手套的手伸向第一具死尸的胸腔，摸了上去。尸体已经冻住，鲜血就像是泻下的黑色冰瀑，也是冻住的。“就连一丝十字形也找不到？”他轻声说道。

帕洛总督摇摇头。“民兵带回两具尸体，想将他们重生，但无论如何都找不到一丝十字形。只要剩下一点点.....哪怕是脑中一毫米长的结点或是一点点的纤维，或是.....”

“我们都知道。”大法官大声叫道，打断了总督的解释。

“奇怪的是，”说话的是厄多尔主教，宗教法庭研究重生技术的专家，“就我所知，我还从没见过这样的事，身体完好无损，却找不到一丝十字形。当然，帕洛总督说得对，就算还剩一点点十字形，也足以完成重生圣礼。”

大法官停下脚步，仔细观察眼前的一具尸体。它被重重地扔在一根铁栏杆上，身体被戳出了十几个窟窿。“看这样子，似乎伯劳的猎物是十字形，它把这些人身体内的所有十字形全都扯出来了。”

“不可能，”厄多尔主教说，“完全不可能。那意味着要将足足五百多米的微纤.....”

“的确不可能，”大法官同意道，“但是我们把这些尸体运回去后，我敢打赌，他们一个也活不过来。伯劳可能把其中一些人的五脏六腑都掏了出来，但它的猎物是十字形。”

安保指挥官布朗宁拐过街角，身后跟着五名穿着黑色装甲的士兵。“大人，”他在战术频段上说道，这一信道只有大法官才能听见，“还有更可怕的，得过一个小区.....请往这边走。”

这群侍从跟着身着黑色装甲的男人，但是脚步迟缓，心中带着十分的不情愿。

一共记录到三百六十二具尸体。街道内有很多，但多数位于城内的建筑中，或是阿拉法特-头巾附近新建的太空港的小屋、机棚、飞行器中。他们摄取了全息像，宗教法庭的法医小队接管了接下来的工作，在把尸体运回圣马拉奇外圣神基地的停尸房前，记录下各个案发现场。他们确定，这些死者都是外世界的人，也就是说，其中没有一个是当地的巴勒斯坦人，也没有一个是火星土著。

太空港是最让圣神舰队专家感兴趣的地方。

“这里配有八艘登陆飞船，”皮耶特少校说，“这个数目非常大，就算是圣马拉奇航空港，也只有两艘。”他抬头望了望火星的紫色天空。“这些人有飞船，他们往返于火星和这些船舰。假设这些船配有登陆飞船，如果是运输船，每一艘飞船至少会有两艘登陆艇，那么，我们的讨论就属于军事后勤的范畴。”

大法官看了看大主教，但罗伯逊只是把手举了起来。“我们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行动，”这个矮个男子说道，“我已经解释过，这是主业会的事。”

“啊，”大法官说道，“就我们所知，所有的主业会人员都已经死了……真正意义上的死，无可挽救……所以，这件事属于宗教法庭的职责范围内。我问你，你一点也不清楚他们建这座通行港的目的么？会不会是为了重金属？也许是某种矿石开采行动？”

帕洛总督摇摇头。“这颗星球已经被开采了一千多年，已经没有任何值得开采运输的重金属，也没有任何矿物，连本地的废品厂都不会浪费时间去挖掘，更别提主业会了。”

皮耶特少校拉起护目镜，揉揉下巴上的胡茬。“大人，这儿有什么东西正被大量装船运出。八艘登陆飞船.....复杂的网格登陆系统.....自动化安全防护。”

“伯劳.....不管是什么东西.....把电脑和记录系统都摧毁了，如果没有的话.....”布朗宁指挥官开口道。

皮耶特少校摇摇头。“不是伯劳干的，电脑是被可控炸药和定制的DNA病毒破坏的。”他朝空荡荡的管理大楼环顾了一番，红沙已经从入口和缝隙中钻了进来。“我猜，在伯劳还没来之前，这些人就已经毁掉了自己的数据。我想，当时他们正想离开，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的登陆飞船会处于起飞待命模式.....那些舰载电脑都被设置成了即将起飞离去的状态。”

法雷尔神父点点头。“但我们只得到了他们的轨道坐标，没有任何记录可以弄清楚他们将在那儿会见谁，或是什么东西。”

皮耶特少校朝窗外望去，外面正刮着沙尘暴。“那个停车场里停着二十辆地行车，”他喃喃道，似乎在自言自语，“每一辆都能运载八十多人。但我们在这儿只发现了三百六十几具尸体，要是主业会的特遣队总共只有这么点人，那么，要那么多车就太浪费了。”

帕洛总督皱皱眉头，抱起双臂。“少校，我们不知道这儿一共有多少主业会人员。正如你指出的，记录都被破坏了，也许有好几千.....”

布朗宁走进大人物的圈子。“恕我冒昧，总督大人，这儿的机场周界线内有几座兵营，但只能容纳大约四百人。我觉得少校说得没错……我们找到的这些尸体，应该是这里的全部主业会人员。”

“指挥官，对这一点，你不可能有十足的把握。”帕洛总督说道，声音听上去非常不悦。

“对，夫人。”

她指了指沙尘暴，那些停放着的车辆几乎隐没其中。“我们有证据可以证明，他们需要运输器，以装载更多的人。”

“也许，他们只是先头部队，”布朗宁指挥官说道，“接下来会有大量人马到来。”

“那为什么要毁掉记录，破坏这些能力有限的人工智能呢？”皮耶特少校问，“看情形，他们似乎打算一劳永逸地撤离这颗星球，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宗教大法官走进圈子中，举起戴着黑色手套的手。“停止推测吧。明日，宗教法庭将会开始人员罢免，执行审问。总督，可否使用你在宫邸的办公室？”

“当然可以，大人。”帕洛低着头，要么是在表示敬意，要么是为了隐藏自己的目光，或者两者兼具。

“很好。”宗教大法官说道，“指挥官，少校，呼叫掠行艇。法医队和收尸工会留在这儿。”穆斯塔法枢机凝视着外面越来越猛的风暴，现在，即便隔着十层窗户，狂暴的风声也清晰可闻，“当地人怎么称呼这沙尘暴的？”

“西蒙风，”帕洛总督说道，“这风暴经常覆盖整个星球。现在，每过一个火星年，风力便会增强一分。”

“本地人说，那些是远古的火星神祇，”罗伯逊大主教低声说道，“他们正在收回原本属于他们的东西。”

离旧地星系不到十四光年外，在那个名叫维图-格雷-巴里亚那斯B的星球上空，飞来一艘星际舰船，它曾经名为“拉斐尔”号，但现在已经没有名字了。完成制动减速后，它进入星球的同步轨道。舰上有四个生物，他们飘浮在零重力中，目光定格在绘图板上显示出的这个沙漠星球的图像上。

“对于远距传输能量场的扰动，我们取得的数据有多可靠？”名叫斯库拉的女子说道。

“相比其他数据要可靠得多。”回话的是拉达曼斯·尼弥斯，她的外貌看上去和斯库拉同出一胎。“我们会弄清楚的。”

“要从圣神基地找起吗？”说话的是名叫古阿斯的男子。

“最大的那个。”尼弥斯说。

“那就是庞巴西诺圣神基地，”布里亚柔斯说，他正核对绘图板上的代码，“位于北半球，在主河道沿岸，人口有.....”

“人口有多少并不重要，”拉达曼斯·尼弥斯打断了他的话，“重要的是，伊妮娅和那个机器人，还有那个叫安迪密恩的杂种走的是不是这

条路。”

“登陆飞船准备就绪。”斯库拉说道。

登陆飞船啸叫着穿进大气层，在穿越晨昏线的时候，飞船展开了机翼。通过异频雷达收发机，他们用梵蒂冈授予的触显扫清行进障碍，最后着陆在地，四周是天蝎机、运兵掠行艇、全副武装的电磁车。一名慌里慌张的上尉接待了他们，开始护送他们前往基地指挥官的办公室。

“你说，你们是贵族卫队的人？”索尔兹涅科夫指挥官问道，他一面细细审视四人的脸，一面看着触显界面上的信息。

“我们已经告诉你了，”拉达曼斯·尼弥斯平静地回答，“我们的文件、命令芯片和触显都这样告诉你了。指挥官，你还要多少证明文件？”

索尔兹涅科夫的脸和脖子“唰”的一下红了。他低头看着界面上的全息像，没有回话。从技术上说，贵族卫队的军官——这些教皇新军的成员之一——尽可以对着他耀武扬威。从技术上说，他们可以把他射杀，或是把他逐出教会，因为他们在贵族卫队的职位，集圣神舰队和梵蒂冈的权力于一身。从技术上说——据触显中的措辞和优先级编码看来——他们甚至能对星球总督行使特权，或是对首席大主教口授教会政策。从技术上来说，索尔兹涅科夫暗自希望这些苍白的怪物从来没有在这个偏地星球出现过。

指挥官挤出一丝笑容。“此地的军队任你们调遣，我有什么能帮上忙的？”

名叫尼弥斯的纤瘦苍白女子拿出一张全息卡片，伸手放在指挥官的

桌子上，并激活了它。突然间，半空中浮出三个人的头像，与真人大小无异——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两个人，因为第三张脸显然是一个蓝皮肤的机器人。

“我以为圣神已经没有机器人了。”索尔兹涅科夫说。

“指挥官，你有否收到任何报告，提到这三人中的任何一个曾经出现在你的领地上？”尼弥斯问道，她没有理会他的问题，“他们很可能会出现在主河道上，就是从北极流到赤道的那条河。”

“那其实是条人工河……”索尔兹涅科夫开口道，但马上停了下来。四人似乎对闲聊和额外信息都毫无兴趣。他叫来了自己的助手，冯纳拉上校，他走进办公室。

“他们叫什么名字？”冯纳拉拿着通信志站定待命后，索尔兹涅科夫问道。

尼弥斯说出了三人的名字，但对指挥官来说，这些名字没有任何意义。“这些不是本地人的名字，”他说道，冯纳拉上校正在检索记录，“本地有个土著文明，名叫阿莫耶特光谱螺旋，他们的人喜欢堆砌名字，就像是我在帕桃发上的猎狗喜欢收集枕套。你们瞧，他们的三人婚姻体系……”

“这些不是本地人。”尼弥斯打断了他的话。她那红色的制服衣领上，一张脸惨白得没有一丝血色，而薄薄的双唇同样如此。“他们是外世界的人。”

“啊，嗯，”索尔兹涅科夫开口道，他明白这些来自贵族卫队的怪物一两分钟后就会走人，不由得松了口气，“那我们就无能为力了。你们

瞧，由于我们已经关闭了位于吉罗唐巴的土著太空港，所以庞巴西诺是维图-格雷-巴里亚那斯B上唯一一个可用的航空港，除了有几个航空员被关在我们的监狱里，根本就没有外人来。本地人都是那些光谱螺旋的民族.....而且，嗯.....他们喜欢颜色，千真万确，但站在他们里面，机器人将会引人注目，就像是.....什么来着，上校？”

冯纳拉上校正在搜索数据库，现在抬起头来。“不管是图像还是名字，都找不到任何匹配的记录，除了四个半标准年前的一则全球公报，是圣神舰队发出的。”他满脸狐疑地望着这几名贵族卫队成员。

尼弥斯和她的兄弟姐妹未做任何评价，定睛看着他。

索尔兹涅科夫指挥官张开双手。“很抱歉，过去两周我们忙着进行一场大型演习，是我全权负责的，但要是有人到这儿来，和这些描述匹配.....”

“长官，”冯纳拉上校说道，“的确有四名逃亡的航空员。”

见鬼！索尔兹涅科夫想道，他对着贵族卫队说道：“有四名商团航空员吸食了违禁的毒品，他们没有面对指控，弃船潜逃。据我所知，他们都是男的，都已经六十多岁，而且——”他转过身，意味深长地望了冯纳拉上校一眼，语气和目光都在命令他赶紧闭上臭嘴，“上校，我们已经在油脂里面找到了他们的尸体，对不对？”

“是三具尸体，长官。”冯纳拉上校回道，他对指挥官的暗示视而不见，接着又开始检索数据库，“我们的一艘掠行艇在吉罗唐巴附近坠毁，医院派了.....啊.....艾伯尼·莫莉娜医生.....和一名传教士一起去河下游照料那些伤员。”

“这些长官是在找一个小孩，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还有一个机器人，”索尔兹涅科夫大叫，“你说的这些到底和这事有啥关系，上校？”

“明白，长官，”冯纳拉说道，他惊愕地抬起头，“不过，莫莉娜医生通过无线电发来汇报，说在蔡德·拉蒙水闸治疗了一个来自外世界的人，那人得了病。我们猜，他就是那第四名航空员……”

拉达曼斯·尼弥斯迅速向前迈了一步，快得让索尔兹涅科夫指挥官不由得畏缩了一下。这个苗条女子的动作，有几分让他感觉不像人类能够做出来的。

“蔡德·拉蒙水闸在哪儿？”尼弥斯问道。

“那是人工河沿岸的一座村庄，在南方约八十公里外，”索尔兹涅科夫说道，他转身看着冯纳拉上校，似乎这一切的骚乱都是他助手的过错，“他们什么时候乘飞机把这名囚犯运回来？”

“明日早上，长官。按计划，有一艘医疗掠夺艇将会在六点整飞到吉罗唐巴，载上那些伤员，然后他们会顺便……”上校停了下来，一脸讶异。四名贵族卫队的军官迅速转了个身，正往门口走去。

尼弥斯在那儿停了片刻，说道：“指挥官，我们将从这儿飞往蔡德·拉蒙水闸，请保证我们通行无阻。我们将乘登陆飞船去。”

“啊，没那个必要！”指挥官说道，他检查着桌子上的屏幕，“这名航空员已经被捕，明天就将……嗨！”

四名贵族卫队军官已经迅速走下他办公室外的台阶，现在正在穿越停机坪。索尔兹涅科夫冲到平台上，朝他们大喊：“登陆飞船不允许在大气层内使用，除非是在庞巴西诺着陆。嗨！我们可以派艘掠夺艇去。

嗨！那名航空员肯定不是你们要找的人.....他在我们的监禁之下.....
嗨！”

四人头也不回地走到登陆飞船边，下令伸出升降梯，一行人进入了飞船，不见了。庞大的登陆飞船开动推进器，升入高空，继而转换至电磁设备，穿越港口的周界线，往南加速前进，一路上，基地内警笛高鸣，各处人员四处奔走，寻求掩护。

“见他妈的鬼。”索尔兹涅科夫指挥官低声骂道。

“你说什么，长官？”冯纳拉上校说。

索尔兹涅科夫瞪了他一眼，那冒火的目光几乎可以把铅熔化。“立即派两艘作战掠行艇过去.....不，派三艘。每搜掠行艇上派一队海兵。这是我们的地盘，我可不想让这些贫血的贵族卫队越俎代庖，这都是些吹毛求疵的家伙。我们的掠行艇一定要先抵达那儿，把那该死的航空员扣留.....羁押在我们手里.....即便一路上把所有的光谱螺旋的土著都变成兔唇也在所不惜。明白吗，上校？”

冯纳拉唯有瞪眼的份了。

“行动！”索尔兹涅科夫指挥官大叫。

冯纳拉上校开始行动。

那一夜非常漫长，痛苦让我无法入睡，让我翻来覆去地打滚，到了次日，情况没有任何好转。其间，我不时搬着输液设备走进浴室，强忍剧痛，尝试尿点尿出来，然后检查一下那个可笑的过滤器，看看能不能在里面找到让我痛得死去活来的石头。中午的时候，我终于排出了那玩意儿。

有那么一小会儿，我几乎无法相信痛楚竟是由这么一个小东西造成的。不过，接下来半个小时，疼痛的确减轻了许多。事实上，现在只有背部和腹股沟还剩下一点点疼痛的余波，但过滤器皿中的那个红红的小东西，只不过稍微比沙子大一点，根本没鹅卵石那么大，当我盯着它瞧的时候，我压根就无法相信，它竟能造成如此难以忍受的疼痛，而且还持续了那么长时间。

“别不信，”伊妮娅正坐在台子边上，望着我拉上睡裤，“在我们一生中，最痛苦的事，经常是那些微不足道的东西造成的。”

“是啊。”我应道。我的头脑尚有几分清醒，明白伊妮娅并不在那儿，明白自己永远也不会像这样在别人面前撒尿，更别提在这个女孩面前了。这一切，都是自注射了第一管超级吗啡以来的幻觉。

“恭喜你。”这个伊妮娅幻象说道。她的笑容看上去极其真实——右侧嘴角一弯，略带淘气，又略带揶揄，多年来，我早已熟悉了这个笑容。她身上穿着绿色的工装裤和白色的棉衬衫，那是她在沙漠的烈日下工作时常穿的衣服。但我也能看见她身后的洗手池和软毛巾，仿佛她就是个透明人。

“谢谢。”我一面说，一面慢吞吞走回去，瘫倒在床上。我不相信疼痛会这么简单地消失。事实上，莫莉娜医生曾说过，也许会有好几颗小石子。

当德姆·瑞亚、德姆·洛亚和那名看守士兵走进房间的时候，伊妮娅不见了。

“哦，太好了！”德姆·瑞亚叫道。

“我们很高兴，”德姆·洛亚说，“大家都希望你不用去圣神医务室接受手术治疗。”

“把右手举到这里。”那名士兵命令道，他把我的手铐在了黄铜床头板上。

“我被捕了？”我晕乎乎地说道。

“你早就被捕了，”士兵咕哝道，他脸上罩着头盔护目镜，黝黑的皮肤上全是汗，“明天一早，掠行艇就会来接你，你溜不掉的。”说完，他便走到外面那棵大树下的树荫中了。

“啊，”德姆·洛亚说，她凉凉的手指摸着我被铐起来的手腕，“非常抱歉，劳尔·安迪密恩。”

“不是你们的错，”我感觉非常疲惫，昏昏沉沉的，连舌头都不想动一下，“你们对我很好，真的非常好。”虽然疼痛正在衰减，但还一息尚存，不至于让我睡着。

“克利夫顿神父想要过来和你谈谈，你觉得可不可以？”

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同传教神父聊天就跟让小老鼠咬我的脚趾甲一样无大碍，我说道：“当然，有何不可呢？”

克利夫顿神父比我还要年轻，个头很矮，不过比德姆·瑞亚和德姆·洛亚及他们的族民要高，胖乎乎的，一张友好、泛红的脸庞，金黄色的头发稀稀疏疏，梳了个背头。我觉得自己很熟悉这一类人，从前在地方军中，就有位神父很像克利夫顿神父——真挚，不讨厌，有点像是那种“妈妈的大男孩”，之所以成为神父，也许是为了永远不必长大，为了永远不必负起责任。外婆跟我讲起过，海伯利安上好几个荒野村庄里的教区教士，都留有一种孩子气：教区居民对他们十分尊重，当他们看到任何年龄的女人都会手忙脚乱，不论是主妇还是老太太，他们也永远不会和其他成年男性打架。虽然外婆拒绝加入教会，但我觉得她并不是个积极的反教权主义者，她只不过是觉得，在这个庞大的圣神帝国中，教区教士竟然拥有这种脾性，实在是太可笑了。

克利夫顿神父想要和我讨论神学。

我想我当时发出了一声呻吟，不过，他肯定以为那是肾结石造成的，因为这位和善的神父只是凑近了些，拍拍我的臂膀，低声说道：“好啦，好啦，我的孩子。”

我有没有提到他至少比我年轻五六岁？

“劳尔……我能叫你劳尔吗？”

“当然，神父。”我闭上双眼，似乎又睡着了。

“劳尔，你对教会有什么看法？”

我闭着眼，转了下眼球。“教会，神父？”

克利夫顿神父等着我的回答。

我耸耸肩。或者，更加准确地说，我试图耸耸肩——一只手腕被铐在头顶上方，另一只胳膊插着输液针，这动作做起来真是大不容易。

克利夫顿神父肯定理解了我这难堪的动作。“那么，你对教会不感兴趣？”他轻声说道。

对于一个试图抓住我，甚至杀死我的组织，我还能表现出什么兴趣，我暗自思忖。“不是不感兴趣，神父，”我说道，“只不过教会……啊，从多数方面来看，它和我的生活并不相干。”

这位神父微微扬了扬一条金黄色的眉毛。“天哪，劳尔……教会是很复杂的……我也确定，教会并不是完全白璧无瑕的……但是我无法想象，你竟能以‘不相干’来指责它。”

我又想耸耸肩，但最后觉得那个样子难堪的痉挛动作实在是够了。“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说，暗自希望谈话到此结束。

克利夫顿神父凑得更近了，手肘放在我的膝盖上，双手摆在胸前，这姿势与其说是祈祷，不如说是在劝说。“劳尔，你知道，他们会在明

天早上带你回庞巴西诺基地。”

我点点头，我的脑袋还能动。

“你知道，圣神舰队和商团对叛离会有什么惩罚，是死刑。”

“对，”我说，“但只有经过公正的审判之后才能做出判决。”

克利夫顿神父没有理睬我的挖苦。他蹙紧额头，现出烦忧的神情，不过，我不太确信他到底是在担心我的命运，还是担心我永恒的灵魂。也许两者都有。“只有对基督徒才会审判，”他开口道，接着停顿了片刻，“对基督徒来说，这样的刑罚也只是一种惩罚，会有些许不适，甚至也许是短暂的恐惧，但之后他们便改过自新，继续他们的生命。而对你来说……”

“死亡。”我说道，帮他说完了他的话。“被一口吞没。永恒的黑暗。化归虚无。成了虫子的美餐。”

克利夫顿神父没有笑。“我的孩子，事情不必到这种地步。”

我叹了口气，现在已是维图-格雷-巴里亚那斯B的午后，比起我深深了解的那些星球——海伯利安、旧地，甚至是无限极海，或是我拜访过的其他地方（虽短暂，但印象深刻）——这儿的阳光更为与众不同，但这种不同又非常微妙，很难用言语形容。毋庸置疑，它非常美丽，我望着那深蓝色的天空，上面飘着紫罗兰色的云朵，黄油般浓艳的光线洒落在粉红的土砖和木制窗台上；我聆听着一些声音，小巷里孩子们玩耍的声音，瑟斯·安珀尔和他生病的弟弟的小声谈话，他们也在玩游戏，偶尔有什么有趣的东西令他们突然发出轻轻的笑声，与此同时，我想道——就这么永远失去一切么？

这时，伊妮娅的幻觉又出现了，我听到她正在说，永远失去这一切，这是身为人所具有的本质，吾爱。

克利夫顿神父清清嗓子，“劳尔，你有没有听过帕斯卡赌注^[18]？”

“听过。”

“你听过？”克利夫顿神父似乎感到很惊讶。他似乎已经在心里准备好了要跟我说的话，但我却给他来了个下马威，让他措手不及。“那么你就该知道其中的意义。”他口气绵软地说道。

我又叹了口气。现在，疼痛已经稳定了下来，不再像前几天如巨浪潮汐般一再将我吞没。我回忆起孩提时，外婆曾和我说过布莱斯·帕斯卡，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后来我又在亚利桑那和伊妮娅谈过他，当时正值黄昏。最后，我曾在西塔列森装备精良的图书馆中查阅过他的《思想录》。

“帕斯卡是名数学家，”克利夫顿神父说，“生活于大流亡前……我想，是十八世纪中期……”

“事实上，他生活于十六世纪中期，”我说，“我想，生于一六二三年，卒于一六六二年。”说实话，对于这个准确的日期，我有点虚张声势。虽然十有八九是正确的，但我不敢把我的生命押在上面。我之所以记得这年代，是因为我和伊妮娅曾在某年冬天花了几星期的时间，讨论启蒙运动及其对大流亡前、圣神前的人和机构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对，”克利夫顿神父说道，“但同他那个所谓的赌注比起来，他所生活的年代并没什么重要之处。劳尔，仔细想想吧——一边是重生、不朽以及永世的极乐，受益于基督的荣光；而另一边……你怎么说来着

的？”

“一口吞没，”我说，“化归虚无。”

“比这个还要糟，”年轻的神父说道，声音充满了诚挚的信念，“虚无的意思是什么都没有，没有梦的沉睡，但帕斯卡认识到，没有基督的救赎，将会比这还要糟。那意味着永世的悔恨……无限的悲伤。”

“还有地狱？”我说道，“无尽的惩罚？”

克利夫顿神父双手紧紧捏着，对于等式另一边的这些描述，他显然感到非常不自在。“也许吧，”他说，“可是，即便地狱只是证明一个人永远失去了他的机会……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帕斯卡明白，就算教会是错的，而你热忱地接受了它的希望，结果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可如果那是对的……”

我微微一笑。“这有点愤世嫉俗，不是吗，神父？”

神父瞪着灰白的双眼，紧紧盯着我。“劳尔，跟你毫无缘由地慷慨赴死相比，这一点也不愤世嫉俗。你可以接受基督，让他作为你的主，和其他人一起献身于公益事业，服务于你的团体，服务于同为基督子民的兄弟姐妹，在此过程中，保全你的肉体和你不朽的灵魂，这一切，一点也不愤世嫉俗。”

我点点头，过了一会儿，我说道：“也许是因为他生活的那个时代。”

克利夫顿神父眨眨眼，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

“我是说布莱斯·帕斯卡，”我解释道，“他生活的那个年代经历了

一场前所未有的知识革命。在这场革命之上，哥白尼、开普勒和他们的同事正在解构整个宇宙，将它展开到原有的一千倍。太阳变成了……啊……只是一颗星星，神父。一切都天翻地覆。帕斯卡曾经说：‘我害怕这无尽苍穹中永恒的沉寂。’”

克利夫顿神父又凑近了些，我能闻到他光滑的皮肤上有一股肥皂和剃须膏的气味。“这也更说明了他的赌注中所蕴含的智慧，劳尔。”

他那张红扑扑、刚剃过须的脸压在我头顶，就像是一轮满月，我眨眨眼，想要躲开，恐怕，我还闻到了其他一些气味——汗水、痛苦、恐惧。我已经有二十四小时没有刷过牙。“我想，如果所打交道的教会已经变得非常腐败，它让民众臣服在它脚下，用的是一些卑鄙的手段，比如说以拯救他们的孩子为筹码，那么，我不会在它上面下任何赌注。”我说道。

克利夫顿神父猛地朝后退去，似乎被我打了一巴掌。他白皙的皮肤泛起一阵红晕。接着，他站起身，拍拍我的胳膊。“睡觉吧。等明早走之前，我们再来谈谈。”

但我已经没有了机会。当时我要是在外面，抬头看看傍晚的那半片天空，就能看见一条火焰刺穿了蓝色的天穹。尼弥斯的登陆飞船着陆在了庞巴西诺圣神基地的降落跑道上。

克利夫顿神父离开后，我便睡着了。

我望着自己和伊妮娅坐在沙漠小屋的门厅中，时间还是夜晚，我们继续着我们的谈话。

“我以前做过这个梦。”我说，左右四顾，摸摸小屋帆布下的岩石。那石头还残留着白天的余温。

“我知道。”伊妮娅说，她重新倒了一杯茶，正在喝着。

“当时你正要告诉我一个秘密，让你成为弥赛亚的秘密，”那个“我”说着，“用云门的话说，是让你成为‘两个世界的纽带’的秘密。”

“对，”我那年轻的朋友说道，她又点了点头，“但首先，劳尔，告诉我，你回答克利夫顿神父的那些话恰不恰当。”

“恰不恰当？”我耸耸肩，“事实上，我很生气。”

伊妮娅喝了口茶。从杯中冒出一缕缕蒸汽，缭绕在她的睫毛周围。“不过，你并没有真正回答他关于帕斯卡赌注的问题。”

“我的那些回答已经足够。”我说道，火气又蹿了上来，“宾·瑞亚·德姆·洛亚·阿棱患了癌症，快要死了，教会却用十字形作为工具，那是腐败……是犯罪。我不会加入的。”

伊妮娅端着热气腾腾的杯子，望着我。“但是，如果教会不腐败，劳尔……如果他向世人无偿地提供十字形，那么，你会接受吗？”

“不。”这话竟然脱口而出，我自己也吃了一惊。

女孩笑了。“这么说，你从心底里反对它，并不是出于教会的腐败。归根结底，你是不愿意接受重生。”

我张口想要回答，但犹豫了一番，皱皱眉，又思索了片刻，将想说的话重新组合了一下。“这种重生我的确不愿意接受，没错。”

伊妮娅依旧笑意盈盈，她说道：“难道还有另外一种么？”

“教会从前认为有另外一种，”我说，“几乎是在三千年前，当时提供的重生是灵魂上的，而非肉体。”

“你相信这另外一种重生吗？”

“不。”我又这么回答道，这回甚至比前一次还要快，我摇摇头，“帕斯卡赌注从来没有激起过我的兴趣。从逻辑上看，它非常……浅薄。”

“也许是因为它只提出了两个选择。”伊妮娅说，沙漠中，黑漆漆的夜幕下，从什么地方传来一头猫头鹰的叫声，短促、尖厉，“要么是灵魂的重生及不朽，要么是死亡和诅咒。”

“后两个并不是同一件事。”我说道。

“对，不是，但对于像布莱斯·帕斯卡这样的人，对于害怕‘无尽苍穹中永恒的沉寂’的人来说，也许就是同一件事。”

“灵魂恐惧症。”我说道。

伊妮娅哈哈大笑，声音是如此诚挚，如此油然而发，我不禁爱上了它，还有她。

“宗教似乎总是提供给我们这样一种错误的二元论，”她一面说，一面把茶杯放在一块平坦的石头上，“要么是无尽苍穹的沉寂，要么是心灵确然的安逸。”

我哼了一声。“圣神教会提供的这种确定性更加注重实际。”伊妮娅

点头说道，“现如今，那或许是它唯一的依靠。也许我们心灵信仰的蓄水池已经干涸。”

“也许，它早就该干涸了，”我严厉地说道，“迷信已经攫取了我们人类无数的生命。战争.....大屠杀.....对于逻辑、科学和医药的抵制.....更别提那些利欲熏心的人积聚权力，就像圣神的这些人一样。”

“那么，劳尔，是不是所有的宗教都是迷信？所有的信仰都是愚蠢？”

我斜眼看着她，屋内传来的光线甚是昏暗，而外面的星光更加黯淡，它们照射在她瘦削的颊骨和圆滑的下巴上。“你什么意思？”我问道，心里有个想法，觉得她在给我下套。

“如果你对我存有信仰，那是不是愚蠢？”

“对你.....存有信仰？以什么方式？”我问道，声音中含着疑虑，几乎带着愠怒，“对朋友的信仰？还是对弥赛亚的信仰？”

“有分别吗？”伊妮娅问，她又露出笑颜，通常这将意味着接下来会有一番争论。

“对朋友的信仰.....那是友谊。”我说道，“是忠诚，”顿了半晌，我继续道，“是爱。”

“对弥赛亚的信仰呢？”伊妮娅问，双眼被光线照得闪闪发亮。

我做了个粗鲁的摆手动作。“那是宗教。”

“但如果你的朋友就是弥赛亚呢？”她说道，现在笑得更加直率了。

“你是说——‘如果你的朋友认为自己是弥赛亚，那该怎么样？’”我问道，继而又耸耸肩，“我猜，你得对她忠贞不渝，不要让她被送到精神病院去。”

伊妮娅的笑容突然消失，但我感觉这并不是因为我苛刻的话语。她的目光变得亲密可人。“我亲爱的朋友，我倒希望一切能那么简单。”

我被她的眼神触动了，内心涌起了一波焦虑，就像亲身到了翻腾的海浪上，泛起阵阵恶心感。我说道：“孩子，告诉我为什么你会被选中成为这名弥赛亚，是什么让你成为两个世界的纽带。”

面前的女孩——不，我意识到，是年轻女子——肃穆地点了点头。“我被选中，只是因为我是内核和人类诞下的第一个孩子。”

她早先说过这个，这一次，我点了点头。“这么说，你衔接着那两个世界……内核和我们？”

“众多世界中的两个，对。”伊妮娅说着，再一次抬起头望着我。“不是仅有的两个。那正是弥赛亚做的事，劳尔……我是一座桥梁，连接不同的世界，连接不同的时代，在两个矛盾的观念之间施以调和。”

“你连接起了这两个世界，这让你成为了弥赛亚？”我又一次问道。

伊妮娅迅速摇了摇头，几乎有点不耐烦，目光中似乎流露出一丝怒意。“不，”她厉声说道，“我是弥赛亚，是因为我能做的事。”

我瞧着她激动的样子，眨了眨眼。“你能做什么，丫头？”

伊妮娅伸出一只手，轻轻碰了碰我。“还记得我跟你说的话吗，我

说教会和圣神这么对我是对的，我说自己是个病毒？”

“当然记得。”

她捏捏我的手腕。“劳尔，我能传播病毒，我能感染别人，以指数级扩散，我是瘟疫载体。”

“什么载体？”我说，“弥赛亚的载体？”

她摇摇头，脸上现出极其悲伤的神情，我真想上前安慰她，抱住她。但她仍旧紧紧抓着我的手腕。“不，”她说，“只不过是一小步，它将通往我们人类的下一阶段，我们能够成为的另一种类型。”

我深深吸了口气。“你曾说过你会教授爱的物理学，”我说，“你认为爱是宇宙的一种基本力。这是你说的那个病毒吗？”

她仍旧握着我的手腕，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是病毒的源头，”她轻声说，“我所教授的，是如何使用这种能量。”

“如何使用？”我低声问道。

伊妮娅慢慢地眨了一下眼，似乎她才是做梦人，现在快要醒来。“暂且说有四个步骤吧，”她说，“四个阶段，四个层次。”

我静静聆听。她伸出手，握住我的手腕。

“第一，学会死者的语言。”她说。

“什么意.....”

“嘘！”伊妮娅竖起另外一只手的食指，贴在唇边，示意我安静。

“第二，学会生者的语言。”她继续道。

我点点头，事实上我两句话都没听懂。

“第三，聆听天体之音。”她轻声说。

我在西塔列森遍览群书的时候，曾经读到过这个古老的词语^[19]：其中混合着占星术，旧地的前科学时代，开普勒关于太阳系的小型木制模型——造型非常完美，恒星和行星由天使推动着.....全是些故弄玄虚的东西。我不明白我的朋友到底在讲什么，也不明白在这样一个人类已经能以超越光速的速度穿越银河旋臂的时代，这句话又能怎样应用。

“第四步，”她说，眼神再次变得亲切起来，“学会走出第一步。”

“走出第一步，”我重复道，完全不明所以，“你是说你刚才提到的第一步.....什么来着？学会死者的语言？”

伊妮娅摇摇头，慢慢将目光集中在我身上，就仿佛她刚才在琢磨别的什么事。“不，”她说，“我是说，走出第一步。”

我几乎屏住了呼吸。“好吧，我准备好了，丫头，教我怎么做吧。”

伊妮娅又笑了。“劳尔，吾爱，这就是讽刺之处。如果我选择这么做，我将永远被人们称作‘传道者’。但愚蠢的是，我并不必教导你们。我只需分享这一病毒，将这四个阶段告知每一个愿意学习的人。”

我低下头，她纤细的手指仍旧环绕在我的手腕上。“这么说，你已经把.....病毒.....传给我了？”我说道，同往常一样，这一接触让我感觉到惯有的触电感，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我的朋友哈哈大笑。“不，劳尔，你还没准备好。而且，要分享病毒，不是说接触即可，还需要进行共享礼。我还没决定该怎么做……或者说该不该做。”

“不知道该不该和我分享？”我问道，同时在想，共享礼？

“该不该和每个人分享，”她低声说，那副表情又变得严肃了，“还要等每个人准备好。”她重新和我对视。沙漠中的什么地方，有只狼在嗥叫。“劳尔，这四个……层次、阶段……不能和十字形共存。”

“也就是说，那些重生教徒不能学习？”我说道。大多数人类将被拒之门外。

她摇摇头。“他们能学……只不过，他们将不能重生。十字形必须被除去。”

我出了口大气。她说的这一切，我大多数都听不明白，因为这些话听起来是在故弄玄虚。是不是所有将会成为弥赛亚的人，都会如此故弄玄虚？我内心愤世嫉俗的一面以外婆沉稳的声音问道。但我还是大声说道：“要想移除十字形，只有把人杀死才能办到，必须是真死。”我一直在想，也许这才是我不愿加入十字教会的主要原因。或许，那可能只是因为我太年轻，还相信自己能够永垂不朽。

伊妮娅没有直接回答我，她说道：“你喜欢阿莫耶特光谱螺旋这个民族，是不是？”

我眨眨眼，想要搞清楚这一切是怎么回事。那些经历、那些人、那痛苦，难道都是梦？还是现在的这些场景才是梦？或者，这是我记忆中的一次真实的谈话？可伊妮娅怎么会知道德姆·瑞亚、德姆·洛亚，还

有其他人？黑夜和岩石帆布小屋似乎泛起了褶皱，就像是梦境被撕裂了。

“是的，我喜欢他们。”我感觉到我的朋友已经松开握在我手腕上的手指。我的手腕不是被铐在床头板上了么？

伊妮娅点点头，喝了口凉茶。“光谱螺旋的人民还有希望，陨落后恢复起来的其余数千个文明也有希望。劳尔，霸主想要让人类基因趋向一致，而圣神的想法更甚。但是，劳尔，人类的基因组……人类的灵魂……不可能趋向一致。它——它们——总是准备着碰碰运气，冒险求变，求取多样性。”

“伊妮娅，”我说着，把手伸向她，“我不……我们不能……”突然间，我感到一阵可怕的坠落感，梦境就像是暴雨中的薄纸板，开始分崩离析。我的朋友无处可寻了。

“醒醒，劳尔。他们要来抓你了。圣神要来了。”

我挣扎着想要醒来，摸索着朝意识的大门前进，就像台行动迟缓的机器在往山上爬，但倦意和止痛剂压着我，不停地把我朝下拽。我不明白为什么伊妮娅要把我叫醒，我们在梦中谈得好好的啊。

“醒醒，劳尔。”新新，罗儿。说话的不是伊妮娅。我还没完全清醒，还没完全睁开眼睛，就认出了这轻柔的声音，这浓重的方言腔调，是德姆·瑞亚。

我笔直坐起身，发现她正在给我脱衣服！她已经把我宽松的睡衣脱去，现在正帮我套上汗衫。短裤已经穿上了，床尾摆着我的斜纹裤、外

套衫，还有背心。她怎么做到的……我的手不是被铐在……

我抬头看了看手腕。手铐正躺在被褥上，已经被打开了。由于血液循环恢复正常，胳膊微微有点麻刺感。我舔舔嘴唇，不想在说话的时候淌下口水，弄脏被褥。“圣神？来了？”

德姆·瑞亚帮我穿好衬衣，就好像我是她的孩子——宾……或是更小的孩子。我挥挥手，把她的手推开，打算自己系纽扣，但手指突然变得十分笨拙。在旧地的西塔列森，大家用的是纽扣，而不是封片。我本以为自己早已习惯用这种东西，但照现在这种情况，我永远也系不上。

“……我们在无线电上听到消息，说有一艘登陆飞船在庞巴西诺着陆。船上有四人，穿着没人见过的制服——两男两女，他们到司令官那里询问关于你的事情。现在刚起飞——登陆飞船，还有三艘掠行艇。四分钟后，他们就会到这儿了。或许还用不了这点时间。”

“无线电？”我蠢头蠢脑地说道，“我怎么记得你们说过无线电坏掉了，所以那位神父才亲自去基地叫医生过来，不是吗？”

“克利夫顿神父的无线电坏了。”德姆·瑞亚低声说道，她扶着我，让我站起身，稳稳搀着我，让我把脚伸进裤腿，“我们自己也有无线电……是密光发送器……通过人造卫星中继……这一切圣神并不知道。我们还在一些地方安插了密探，有个人向我们发来了警报……快点，劳尔·安迪密恩，再过一分钟，那艘飞船就要来了。”

此时，我已经完全清醒了，对于摆在眼前的意欲除掉我的威胁，我内心涌起一股怒意，又有一股绝望，脸不由涨红了。这些杂种怎么就不能让我歇口气？四个人，穿着没人见过的制服。显而易见，是圣神。四年前，那位神父舰长——德索亚——在神林上帮助我们 from 陷阱中逃脱，

但很显然，他们的搜捕行动并没有结束。

我看了看通信志上的计时器。一两分钟内，飞船就会着陆。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不可能逃到圣神军队找不到的地方。“让我走。”我一面说，一面推开穿着蓝袍的矮个女子。窗户开着，午后的微风通过窗帘柔柔地吹进。我想象着，似乎听到了掠行艇发出的近超声波状的哼鸣。“我得离开你们家……”我的脑海中划过一幅幅画面，圣神点火烧掉他们的家，而他们的孩子瑟斯·安珀尔和宾还在里面。

德姆·瑞亚把我从窗户边拉开。就在此时，这家的男主人——年轻的阿棱·米凯·德姆·阿棱——和德姆·洛亚一起走了进来。他们正扛着那个圣神卫兵，那个卢瑟斯大块头，这人留在这儿是为了看守我。瑟斯·安珀尔黑色的双眼炯炯有神，他正提着卫兵的一只脚，而宾则使尽力气把男人的大靴子拽下来。这卢瑟斯人睡得死熟死熟的，嘴巴大张，口水沾湿了作战制服的高领。

我望着德姆·瑞亚。

“十五分钟前，德姆·洛亚给他倒了点茶喝。”她轻声说着，同时优雅地挥了挥手，蓝色衣袖也随之拂动，“恐怕，我们已经把剩下的超级吗啡都用完了，劳尔·安迪密恩。”

“我得走……”我开口道，背上依旧很疼，但可以忍受，可双腿还是不住地哆嗦。

“不，”德姆·瑞亚说，“你这么出去，不消一分钟就会给他们抓住的。”她指了指窗外。从外头传来一声响亮的次音速咆哮——肯定是登陆飞船开启了电磁驱动器，紧接着是推进器发出的一声巨响，其后是一阵急促的厉叫。飞船肯定就悬浮在村子上空，正在寻找着陆地点。片刻

之后，又传来三声音爆，窗户也随之震动了一番，两艘黑色的掠行艇正侧飞在隔壁的砖石房屋上方。

阿棱·米凯·德姆·阿棱已经把卢瑟斯人的制服脱了下来，让他躺到了床上，现在，这名卫兵身上只剩下一件保暖内衣。阿棱把男人右手的大手腕套进手铐中，接着把手铐的另一端咔嗒一声铐在了床头的木条上。德姆·洛亚和瑟斯·安珀尔正在收拾卫兵的制服、盔甲和大靴子，塞进了一只衣物包。宾·瑞亚·德姆·洛亚·阿棱把卫兵的头盔丢进口袋，接着，瘦瘦的男孩拿起了那把沉重的钢矛枪。我望着眼前这幅场景——小孩和枪在一起不是什么好事，就算是小时候，当我们的车队辘辘穿越海伯利安的荒野，我利用那些时间学习如何使用强力武器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必须离这些东西远远的。但是阿棱只是笑了笑，把枪从小孩手里拿走，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宾举枪的动作很地道——手指没有扣在扳机上，枪口没有对着自己和他父亲，在把枪递出去的时候，他甚至还检查了一下保险装置——从中可以看出，他以前就拿过这样的器械。

宾朝我笑了笑，他拎起装着卫兵衣服的袋子，跑出屋子。外面的响声越来越大，我转身朝窗外看去。

一艘黑色的掠行艇在天空中盘旋。沿着河岸有一条路，离我们不足三十米外的路上尘土飞扬。透过屋子间的空隙，我看见了这一切。那艘大一点的登陆飞船在南面，它慢慢飞低，最后消失在了房屋后，很可能是降落在了井旁的草地上，我就是在那儿被肾结石造成的剧痛击倒的。

我把脚伸进靴子，整理起背心来。这时候，阿棱把钢矛枪递给了我。出于习惯，我检查了一下保险装置和能量指示器，接着摇了摇头。“不，”我说，“拿这玩意儿攻击圣神士兵，简直就是自杀。那些人

的装甲……”事实上，当时我并不真的在意他们的装甲状况，而是在琢磨会受到什么样的回击——他们的攻击性武器，将会立马把这间屋子夷为平地。我想到站在外面的小男孩，他正拎着衣物袋，里面装着卫兵的装甲。“宾……”我说道，“要是他们抓住他……”

“我们知道，我们知道。”德姆·瑞亚说，她拉着我，来到了狭窄的过道里。我不记得这间屋子还有条过道。过去四十多个小时，我一直是在那个卧室和隔壁的浴室中度过的。“来，跟我来。”她说。

我又推开了她，同时把手枪递还给阿棱。“让我一个人走吧。”我这么说着，心还在扑通扑通直跳。我指指鼾声如雷的卢瑟斯人。“只要给医生发送密光信息就能验明我的身份，他们马上就会发现这个人不是我，要是那医生已经在掠行艇里，甚至不必费这点周折。”我望着蓝袍下一张张友善的脸庞。“告诉他们，是我打昏了卫兵，拿着枪叫你们……”话没说完，我便停住了，我意识到，只要这名卫兵一醒来，就会把谎言拆穿。这一家子人一同策划了我的逃跑计划，这一切将不证自明。我又看了看钢矛枪，想要伸手拿，又觉得非常不妥。只要朝熟睡的卫兵来一发万箭穿心，他将永远也不会醒来，也就永远戳穿不了谎言，不会危及到这些好人的安全。

只不过，我永远也没法这么做。如果是和圣神士兵来一场公平的较量，我或许会朝他开枪——事实上，我内心软弱和恐惧的一面，正被一股由肾上腺素激起的怒气取代，那腾腾往上蹿的怒火告诉我，要是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将会大快我心。可是，说实话，我永远也不会朝这个熟睡的人开枪。

但事实上也不会有公平的较量。圣神士兵，只要穿着战斗装甲，在面对钢矛枪或是任何达不到圣神突击枪标准的武器时，就能完全豁免它

们的进攻，更别提登陆飞船中坐着的四个神秘人了。这些武器对瑞士卫兵也不会有什么效果。我死定了。这些对我这么友善的好人，也死定了。

后门砰的一声被打开了，宾无声无息地穿了过去，那身袍子不时飘起，显现出细瘦的小腿，腿上沾满了泥巴。我看着他，心里想着，这孩子得不到十字形了，他会死于癌症。而这些大人们，很可能在圣神监狱中度过接下来的十几年。

“对不起……”我说道，搜索枯肠想要说点什么。士兵们正疾步穿过那些在夜晚散步的人群，我能听到街上传来的骚动声。

“劳尔·安迪密恩，”德姆·洛亚轻声说道，她们已经帮把我小舟上的背包拿下来了，她将包递给我，“请不要说话，跟着我们。快。”

过道的地板下有个入口，通进一条地道。一直以来，我都觉得隐蔽的通道是全息剧才会有的东西，但我还是跟着德姆·瑞亚进了入口，心中还有些跃跃欲试。大家组成了一队奇怪的队列——德姆·瑞亚和德姆·洛亚在我前头领路，快步走下陡峭的阶梯，我跟在后面，手里拿着钢矛枪，同时摸索着背上的背包，宾跟在他姐姐瑟斯·安珀尔后头，走在最后的是阿棱·米凯·德姆·阿棱，他仔细地锁上了地板门。身后没有别人。屋子里，除了鼾声如雷的卢瑟斯卫兵，已经空无一人。

阶梯一直往下伸，比起普通的地下室，这里要深许多。起先，我还以为四周的墙壁跟上面一样，都是土砖砌成的，但后来我发现，这条地道是从松软的岩石——或是砂岩——中挖掘出来的。往下走了二十七级台阶，我们终于来到了一座垂直升降井的底部，德姆·瑞亚在前开路，

领着我们沿一条狭窄的通道往前，四周昏昏暗暗的，只有化学燃料球散发出暗淡的光芒。我琢磨着，为什么这个普通的工人阶级家庭，会在屋子底下挖一条地道呢。

德姆·洛亚似乎读出了我的心思，她披着蓝色头巾的脑袋转了过来，低声对我说道：“阿莫耶特光谱螺旋需要.....啊.....这样的秘密通道，以便和其他人家互通往来。尤其是在双食期的时候。”

“双食期？”我小声说道，同时低头走过一个光球。我们已经走了二十多米，我想，方向是在远离河道。地道在前面往右拐了个弯，但瞧不见尽头。

“这个星球有两颗卫星，双食期是指两次相随的日食，持续的时间很长。”德姆·洛亚说。“有将近十九分钟。这也是我们选择这个世界的主要原因.....抱歉，这是个双关语。”

“啊，”我应道，虽然没有明白，但在当时，这似乎无关紧要，“圣神士兵拥有探测器，能找到这样的地道。”我低声对面前的女子说道，“还有深层雷达，可以透过岩石搜索东西。他们还有.....”

“对，对，”身后的阿棱说道，“但他们会暂时被市长和其他人耽搁几分钟。”

“市长？”我蠢头蠢脑地重复道。在床上躺了两天，经历了两天的痛苦，我的腿仍旧很虚弱，背部和腹股沟还隐隐作痛，但疼痛已经减轻了许多。和我过去两天经历（在我体内肆意驰骋）的痛楚相比，现在这些完全是小菜一碟。

“市长现在正在驳斥圣神的搜查权。”德姆·瑞亚低声说道。地道变

宽了，笔直通向前方，至少有一百多米。一路上，我们行经两处分岔道，这不是一个小小的地洞，而是个四通八达的地下交通网络。“圣神认可市长在蔡德·拉蒙水闸的权威，”她低声道，一家五口人的蓝色丝制长袍同样发出轻微的响声，在我们快步走过地道的时候，拂擦着沙岩，“在维图-格雷-巴里亚那斯B，我们有自己的法律，所以，他们不能随意行使圣神的搜查权和逮捕权。”

“但他们会想办法，从别的权威当局获取许可。”我说道，匆匆赶上两个女子的步伐。我们来到了另一个交界口，朝右转了个弯。

“对，他们最后会的。”德姆·洛亚说，“但现在，在蔡德·拉蒙水闸生活的螺旋族，已经全都挤到街上去了，各种颜色的族民都去了——红色，白色，绿色，黑色，黄色——有数千个。而且，住在附近水闸的人也在源源不断地涌过来，没人会告诉他们你被关在了哪幢屋子里。克利夫顿神父被我们用计诱出了镇子，所以，圣神士兵也不会通过他找到你。还有莫莉娜医生，她被我们的几个族民截留在了吉罗唐巴，所以现在她的圣神上司也无法和她取得联系。而那个卫兵，至少会睡上一个小时。这边走。”

我们朝左转了个弯，进入一条更宽的通道，最后见到了这一路上到现在的第一扇门，我们在那儿停了下来，德姆·瑞亚用手掌在上面按了一下，开了锁，接着我们便踏入了一个更大的空间，一个回声不断的石洞。脚下是一列金属阶梯，似乎是通向一个地下车库：一些细长的交通工具，长三四米，轮子非常大，尾部有羽翼、风帆、踏板，颜色是红黄蓝三原色，一簇簇地堆砌在那儿。这玩意儿，样子就像是四轮马车，装着蛛网般的吊架，显然是由风力和脚力驱动，周身覆着木头、明亮的丝制聚合纤维，还有有机玻璃。

“风力自行车。”瑟斯·安珀尔说道。

那儿有几个男人和女人，他们穿着翠绿的袍子和高筒靴，正准备让三辆车启程出发。其中一辆四轮车的后面，绑着我的小舟。

大家沿着阶梯往下，脚下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但我在阶梯顶上停了下来，这一急停，几乎让可怜的宾和瑟斯·安珀尔撞在了我的身上。

“怎么了？”阿棱·米凯问道。

钢矛枪已经被我别在了皮带上，现在，我张开双手。“你们为什么要帮我？为什么大家都要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德姆·瑞亚往回走了一步，迈上金属阶梯，倚在栏杆上。她的双眼一如她的女儿，炯炯有神。“要是他们抓住你，劳尔·安迪密恩，他们会杀死你。”

“你们怎么知道？”我问道，声音很轻，但这个地下车库的声音效果很好，以至于下面那些穿着绿袍的男男女女全都放下了手头的活，抬头看着这边。

“我们听见了你的梦话。”德姆·洛亚说。

我昂起头，不明白她在说什么。我梦到了伊妮娅，梦到了我们的谈话。这些人从中能知道什么？

德姆·瑞亚往上走了一步，凉凉的手抓住了我的手腕。“劳尔·安迪密恩，我们阿莫耶特光谱螺旋有一个预言，提及过这个女子，这个叫伊妮娅的女人，我们把她叫作‘传道者’。”

在这地下墓穴充满寒意的光球照耀下，我听到这话，顿时起了一阵鸡皮疙瘩。诗人老头——马丁·塞利纳斯——将我的小朋友描述成一个弥赛亚，而他竟然将这玩世不恭的主张贯彻到了全部的一言一行之中。西塔列森的人们尊敬伊妮娅……但是，要相信这个精力充沛的十六岁小家伙是个世界闻名的历史人物？似乎不太可能。不管是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在那场超级吗啡造就的梦境中，我都和这个女孩谈到过这一点，可是……我的老天，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星球，离海伯利安有数十光年远呢，而和隐藏着旧地的小麦哲伦星云，距离更是无穷无尽。这些人怎么会……

“哈尔普·阿莫耶特在创作螺旋交响诗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传道者’。”德姆·洛亚说。“光谱民族的所有人都传承了这一移情的血统。从过去到现在，整个螺旋的存在，都是为了净化这一项移情能力。”

我摇摇头。“抱歉，我还是不明白……”

“请好好领会一下，劳尔·安迪密恩。”德姆·瑞亚说着，手指紧紧捏着我的手腕，几乎握疼了我，“你必须从这里逃出去，否则圣神就会占有你的灵魂和身体。而这两样东西，是‘传道者’所需要的。”

我斜眼看着这个女人，心里琢磨着，她是不是在说笑。但是那张没有一丝皱纹的愉快面庞非常严肃，不苟言笑。

“求你了，”宾说道，他的小手抓住我的另一只手，拉着我往前，“劳尔，求你了，快点。”

我匆忙走下阶梯。一名穿着绿袍的男子递给我一件红色的袍子，阿棱·米凯帮着我展开它，把它套在我身上穿的衣服外头，接着快速而麻利地把红色的带帽斗篷缠在我头上，换作我自己，可是绝对没办法像他

这样把它折得服服帖帖。这时，我吃惊地意识到，这一大家子——两个成年的女人，十几岁的瑟斯·安珀尔，小家伙宾——他们都已经脱下了蓝色的袍子，全身上下一丝不挂，现在正在裹红色的袍子。我也发现，早先我以为他们像是卢瑟斯人，其实根本不对，虽然他们的个子比圣神的普通人要矮，而且肌肉强健，但是事实上，他们的身材比例非常匀称。三个成人身上没有一丝毛发，不管是头上还是其他地方都没有。不知何故，这倒让他们更显健硕，也让他们完美的体型更加迷人。

我扭过头，看着别的地方，同时发现自己脸红了。瑟斯·安珀尔笑了起来，推了推我的胳膊。阿棱·米凯是最后一个穿好的，现在，大家都穿上了红袍子。只要朝阿棱肌肉发达的胸膛看一眼，我就知道，如果要和这个矮矮的男子打上一架，我撑不了十五秒。但紧接着我便意识到，就算对手是德姆·洛亚或是德姆·瑞亚，我很可能也撑不上三十秒。

我拔出钢矛枪，把它递给阿棱，但是他挥挥手，示意我拿着，并教我怎么把它别在红色长袍的一条饰带上，袍子上有很多条这样的饰带。我想了想，觉得我那小舟里的确缺少武器——只有一把纳瓦霍猎刀，以及一把激光手电——于是便点点头，向他表示谢意。

我和女人、孩子们匆匆进入风力货车的后部，那儿放着我的小舟。上方的支索上，红色的风帆扬了起来。接着，我们周围和头顶又支起了一层红帆布顶篷，我们也不得不因此低头蹲下，后来又塞了一堆木板和一些木箱木桶。里面黑乎乎的，只能在后挡板和车盖间看到一丝光亮透进来。阿棱走到前面，那儿有两个装有踏板的鞍座，他爬到其中一个鞍座上，而我则蹲在那儿，听着外面脚踏岩石地面所发出的脚步声。有个男人——他也穿着红袍子——来到阿棱边上，跨上了另一边的鞍座，踩在了脚踏板上。

风帆仍旧收着，支索仍旧低垂在我们头上，我们开始沿着一条长长的斜坡往车库外驶去。

“我们要往哪儿去？”我压低声音，向德姆·瑞亚问道。她差不多就躺在我边上，身边的木头闻上去像是雪松。

“河下游的远距传送拱门。”她低声回答。

我眨眨眼。“你们知道？”

“他们给你用了吐真剂。”德姆·洛亚说，她正靠在箱子的另一面，“而且，你还说过梦话。”

周围黑乎乎的，宾也躺在我边上。“我们知道，‘传道者’要送你去执行一项任务。”他说起话来几乎带着一股快活劲儿，“我们知道，你必须赶到下一个传送门去。”他拍拍我们身边那个弯弯的小舟，“我真希望能和你一起走。”

“太危险了。”我说道，感觉车子已经驶出地道，来到了户外。淡淡的日光照亮我们头顶的布片，风力货车在那儿停了片刻，有两个男人摇动手柄，升起桅杆，扬起风帆。“太危险了。”当然我说的是他们带我去远距传输器这件事，并不是说伊妮娅派我执行的任务太危险。

“如果他们知道我是谁，”我小声对德姆·瑞亚说，“他们肯定会监视拱门。”

她点了点头，我能看见她那蒙头斗篷的轮廓。“对，他们会监视拱门，劳尔·安迪密恩。而且很危险。但再过十四分钟，天就要黑了。”

我看了看通信志。根据我前两天观察到的信息来看，离黄昏还有九

十多分钟的时间，之后再过一小时左右，夜幕才会降临。

“离下游的拱门只有六公里的路，”瑟斯·安珀尔小声说，她正坐在小舟的另一面，“光谱人会举村欢庆。”

我终于明白了。“双食？”我低声问道。

“对，”德姆·瑞亚回答，她拍拍我的手，“现在，大家保持安静。我们要开进盐路的交通大道了。”

“太危险了。”我最后一次说道，货车嘎吱嘎吱地汇入了车流。我能听见货车甲板下的链条传动装备在隆隆作响，我能感觉到风吹响了风帆。太危险了，我的心里还在重复这句话。

要是早知道几百米之外有什么事在等着我，我就会明白，这一时刻的确非常非常危险。

我们沿着盐路辘辘前行，我透过货车木头和帆布间的空隙向外窥探。看样子，这条交通要道是一条坚硬的盐矿小道，一边是沿河而建的成群村落，另一边是伸向北方的网状沙漠。“瓦哈比荒地。”德姆·瑞亚低声道，货车已经起速，沿着盐路奔向南方。路上有另外一些风力货车，也在往南行驶，它们从我们身边轰鸣而过，帆满风正，货车上的两名踩车人正疯狂地踩着踏板。还有一些更加亮丽的帆布船抢风往北前进，风帆调整到不同的位置，踩车人探着身，使出吃奶的力气，让吱嘎作响的车子摇摇晃晃地维持住平衡，那车子只有两个轮子着地，另两个没有落地，在风中不停转悠着。

只花了十分钟，我们就驶完了六公里，出了盐路，转到了一条卵石

铺成的斜道上，斜道的边上是一溜房屋——这次是白石房，而不是土砖屋。接着，阿棱和他的驾车同伴收起风帆，踩着踏板，让风力货车沿着鹅卵石街道慢慢前进，街道位于屋子和河道之间。沿河两岸，生着又高又细的蕨类植物，不时可以望见式样精巧的桥墩、露台，还有多层船坞，上面系着华丽的船屋。这座城市似乎在这儿到了尽头，而河道变得越发宽阔，更像是一条江河，而不是人工挖掘出的河道，我仰起头，看见了下游几百米之外那庞大的远距传送拱门。拱门锈迹斑斑，透过它，我只能看到河岸上的蕨类森林，还有东部和西部的沙漠荒地。阿棱操纵风力货车来到一条砖砌的载货坡道上，停在了一丛高高的蕨树的阴影下。

我看了看通信志。离双食还有不到两分钟。

就在那时，一股暖风扑面而来，一道黑影从我们头顶飞过。我们趴倒在地。那是一架黑色的掠行艇，已经飞到河流上空，离河面不到一百米。飞船慢慢倾斜船体，角度越来越大，我也清楚地看到了它那“8”字形的空气动力学外形。接着，它急速往下坠去，像是要扑向下方那些南来北往、穿越拱门的船只。这条宽阔的河道上船来船往，好不热闹：流线型的赛艇，上面坐着一排四到十二人的划船队；闪闪发光的机动船，拖出波光粼粼的尾流；还有一些帆船，从单人驾驶的基泰伯，到摇摇摆摆的横帆舢板船；有独木舟，有划艇，还有巍峨的船屋，在水流中翻腾；一撮无声的电动气垫船在水雾光晕的笼罩中前进，甚至还有些筏子，让我想起多年前和伊妮娅、贝提克的冒险之旅。

掠行艇向这些船只的头顶坠去，继而从传送门上方掠过，往南飞去，接着又转回来，穿过传送门，往北飞去，最后消失在了蔡德·拉蒙水闸的方向。

“过来。”阿棱·米凯说道，他把我们头顶的柏油帆布翻了起来，拉出了藏在里面的小舟。“得赶紧。”

突然间，又扑来一阵暖风，紧接着是一阵凉风，河岸上尘嚣阵起，蕨类植物在我们头顶瑟瑟作响，不住摇曳，天空突然变紫，继而转为漆黑，星辰次第出现。我仰头望去，久久凝视着天空，那颗月亮周围正笼罩着一圈珠状光环，另一颗月亮移动到了前一个的后面，但仍旧是个明亮的圆盘。

从河岸北方那儿，沿着直线状城市（包括蔡德·拉蒙水闸）的那个方向，传来了我这辈子听过的最难以忘怀、最悲哀的声音：一声长长的哀号，不像是警报，更像出自于人类的喉咙，紧随其后的是一声持久不去的唱诵，渐渐转向低沉，最后变成了次声波。我意识到，这是上百——甚至上千——号角正在吹响，同一时间，还有数千——也许是数万——人的声音加入了合唱。

四周变得越发黑暗，天空中星光璀璨，后面那轮月亮就像个背光的庞大圆屋顶，似乎随时都有可能掉落在这个黑漆漆的世界上。突然，南面辽阔大河及北面河道上的船只也开始鸣响汽笛和号角——粗腔横调的号叫，完全比不上那些悦耳的合唱声。接着，他们开始燃放照明弹和焰火：缤纷多彩的闪光弹，怒吼的圣凯瑟琳之轮^[20]，红色的降落伞照明弹，五颜六色的辫状焰火——黄色、蓝色、绿色、红色、白色，是光谱螺旋？——还有数不胜数的空投炸弹。喧闹和光亮带着一种势不可挡的气势。

“快。”阿棱又说了一遍，他正在把小舟从货车底座上拉出来，我赶紧跑过去帮他，同时脱下身上用以隐蔽的袍子丢进了货车。接下来几分钟，我、德姆·瑞亚、德姆·洛亚、瑟斯·安珀尔和宾一起，帮着阿棱

和五名男子把小舟扛到了河边，虽然有点慌乱，但动作还是整齐划一。小舟最后被放到了河面上，我走进齐膝的河水中，水暖暖的。我把背包和钢矛枪放进小座舱，按住小舟，让它在水流中保持平稳，接着望了望两个女人、两个孩子、两个男人，他们身上的袍子被风吹得不住地翻腾。

“你们会怎么样？”我问道。肾结石还未完全治愈，我的背隐隐作痛，但此时此刻，更痛苦、更烦乱的事是那如鲠在喉的感觉。

德姆·瑞亚摇摇头。“我们不会有事，劳尔·安迪密恩，如果圣神当局想要找麻烦，我们只要到瓦哈比荒地下面的地道中躲一阵子，在那里面他们找不到我们，等风头过了，我们可以出来重新加入别的地方的光谱民族。”她笑了笑，整了整肩膀上的袍子。“不过，劳尔·安迪密恩，请答应我们一件事。”

“说吧，”我答道，“只要我做得得到，就一定帮你完成。”

“如果可能，请你和‘传道者’抽个时间，一起回维图-格雷-巴里亚那斯B，来看看阿莫耶特光谱螺旋的人。我们会等她来跟我们布道，在那之前，我们不会皈依圣神基督教。”

我点点头，望着宾·瑞亚·德姆·洛亚·阿棱光光的脑袋，微风下，他那红色的头巾在周身飘动，由于接受化疗的缘故，他的脸颊显得有点憔悴，但双眼却闪着微光，不是因为焰火的反光，而是出自兴奋。“好，”我说道，“如果可能，我一定会回来。”

接着，他们都伸手向前——不是和我握手，而是一种类似触摸的动作，他们用手指碰碰我的背心、胳膊、脸或背。我也摸了摸他们，然后扶着小舟调了个头，让船头进入水流，继而伸腿跨进船舱。先前我把船

桨留在了船上的夹具中，现在它依旧在那儿。我将船舱的尼龙罩紧紧系在腰上，就仿佛前面将有猛烈的白浪迎接我。将手枪放在座舱的尼龙罩上的时候，我不小心碰到了罩着红色“紧急按钮”的透明塑料盖，伊妮娅曾让我看过这个玩意儿——但是，如果在这个星球的小插曲没有给我造成恐慌，那我再也知道还有什么能有这样的威力。我左手抓住船桨，挥动右手朝他们道别。六个穿着袍子的人影已经融入了蕨草下的黑影中，小舟已经被卷进了中部河道。

远距传送门看起来越来越大了，头顶上，第一颗月亮已经跃出了那轮圆日，但第二颗更加庞大的圆月则开始用它那硕大的身躯将两者覆盖。焰火表演和汽笛声没有停歇，甚至更加猛烈了些。我划着船桨，向右岸靠去，同时慢慢靠近远距传输器，试图维持在水道中的小舟船队中，但也没有和谁靠得太近。

如果他们打算拦截我，我想，那他们会在这儿出击。我没有多想，便举起了钢矛枪，瞄着前面一艘船那弯曲的船体。现在，小舟已经进入了水流的掌控，起速向前。我把船桨放在支架上，等着穿越远距传输器。当传送门启动的时候，我边上不会有别的船或小舟。在我的头顶上，拱门映衬在璀璨的星空下，那是一个黑色的圆弧。

突然间，我右边不到二十米外的河岸上，传来一阵猛烈的骚动。

我举起枪，定睛凝视，但完全不明白眼前发生了什么，也不清楚听到的是什么声音。

两声仿若音爆的爆炸。像是频闪的白光。

是焰火？不，这些闪光更加明亮。难道是什么能量武器在开火？不，那亮光太明亮，也太涣散，更像是小型等离子弹发生了爆炸。

接着，一眨眼，我看见了什么东西，但那更像是视网膜上的残影，而不是真正的影像：两个身影互相扭抱，猛烈缠斗，就像是古老照片的底片，接着又是突然的剧烈骚动，又是一声音爆，一阵白光，影像还没从眼睛映入大脑，我就眨了下眼——尖刺、荆棘，两颗脑袋互相撞击，六只臂膀挥舞，火花四溅，一个人形，还有一个更为庞大的东西，一阵撕裂金属的声音，接着又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喊声，不知是什么东西，还是什么人，声音之响甚至胜过了身后河面上怒吼的汽笛声。河岸上发生了这一连串莫名其妙的事情，最后炸出一阵冲击波，冲向河面，几乎把我的小舟掀翻，那阵波继续穿河前进，仿佛是一帘白色的水雾。

接着，我来到了远距传送拱门之下，跟以前一样，有一阵忽闪，刹那间让人头晕目眩，一阵白光包住了我，就像是闪光灯亮了下，我突然什么也看不见了。紧接着，我和小舟开始坠落。

的确是坠落。在空中翻滚着往下掉。和我一同传输过来的还有一段河水，就像是一片小瀑布般落了下去，但小舟已经脱离了那段水流，开始自由落体，一面落一面打转，我一阵惊慌，紧紧抓住小舟的船体，钢矛枪也随之掉进了座舱，但小舟继续往下落，而且转得更厉害了。

我眨眨眼，甩掉眼前回荡着的闪光残影。小舟船首向前，速度越来越快，但我还是试图看看下面还有多长的距离。

头顶是一片蓝天，四周是云朵——巨大的层积云，头顶和身下全是，都有数千米高；好几千米的上方还有卷云，而身下几千米外，是黑色的雷暴。

除了天空，别无他物。而我正在天空中，笔直地坠落。在我身下，与我一同传送而来的一小截水瀑分散成巨大的水珠，就仿佛有人舀了一

百桶水，倒进了无底的深渊。

小舟打了个转，船尾和船头似乎想要掉个个儿。我在小舟中向前移动，差一点从一侧翻了出去，因为双腿盘坐，外加湿润的尼龙罩的绑缚，才让我安然坐在了里面。

我紧紧抓住座舱边沿，心里充满绝望与恐惧。冰冷的风鞭笞着我，在我身边咆哮，小舟的下落速度越来越快，朝自由落体的速度逼近。在遥远的下方是飞驰的闪电，在我和它之间，是数百万米的虚空。双叶桨从支架上松脱，掉了下去。

在这种境地下，我只能干一件事。我张开嘴，尖声喊叫。

坦白说，矶崎健三这辈子还没害怕过什么。他在富士星的蕨岛上长大，被培养成一名商业武士。他儿时接受过严格训练，对于恐惧和任何感到恐惧的人，都不屑一顾。他允许谨慎的存在——对他来说，这是不可或缺的商业工具——但是恐惧从不相容于他的本性，不符合他仔细构建的性格。

直到此时此刻。

气闸门的内门旋转而开的时候，矶崎健三往后退了一步，不管等候在门内的是谁，一分钟前，他是在一颗翻滚的小行星的表面，那儿没有一丝空气。而且，眼前的这个东西竟然没穿航空服。

当初乘上这艘小型跳跃舰的时候，矶崎健三决定不带武器，所以，不管是他，还是飞船，现在都没有任何武装。此时此刻，从正在敞开的气闸门中涌出一股冰晶，就像是一团汹涌的雾气，一个人形从中迈步走出，矶崎健三不由得暗自思忖，他这个决定是否明智。

那个人类形体的确是个人……或者，至少从外表看是个人。黝黑的皮肤，精心修剪的灰发，完美剪裁的灰色西服，灰色的双眸，眼睫毛的边缘仍旧覆着一层冰霜，脸上挂着一副纯洁的笑容。

“矶崎先生。”阿尔贝都顾问开口道。

矶崎健三颌首回意。他已经控制住了自己的心率和呼吸，现在，他集中精神让声音保持平静，不动声色：“你能回应我们的邀请，实在是太好了。”

阿尔贝都抱着双臂。在他黝黑英俊的脸庞上，仍旧挂着那副笑容，但矶崎健三没有受其愚弄。富士星蕨岛周围的海洋中，有很多很多鲨鱼，来源于早期巴萨德种舰的DNA配方和冰冻晶胚，那些鲨鱼的笑容就如阿尔贝都现在这般。

“邀请？”阿尔贝都顾问说道，声音嘹亮，“还是召唤？”

矶崎健三仍旧微微低着脑袋，双手随便地摆在两侧。“不是召唤，阿.....先生？”

“我想，你知道我的名字。”阿尔贝都说道。

“三个世纪前，梅伊娜·悦石身边有个阿尔贝都顾问，为她出谋划策，据说，你和他是同一个人，先生。”圣神商团的首席指挥官说道。

“真要说起来，当时，我只是个全息体，还不是实体。”阿尔贝都说，放下交叉着的胳膊。“但是.....人格.....是同一个。另外，你不必称我为先生。”

矶崎健三微微颌首。

阿尔贝都顾问朝小型跳跃舰的内部走去，他伸出强有力的手指，抚摸着控制台、单人驾驶座和空空的高重力舱槽的边缘。“矶崎先生，对于你这样一个有权有势的人来说，乘这样一艘飞船真是太寒碜了。”

“我觉得它可以更好地进行自由行动，顾问。我可以这么称呼你吗？”

阿尔贝都没有回答，他盛气凌人地向首席执行官走了一步。矶崎健三没有退缩。

“你们把一个趋激性人工智能病毒放进佩森拙劣的数据网，想让它找到技术内核的终端节点，你觉得这是自由行动？”阿尔贝都的声音填满了跳跃舰的舱室。

矶崎健三抬起眼，面前这个男人比他高，灰色的眼睛放射出咄咄逼人的目光。“是的，顾问。如果内核仍旧存在，那我.....商团.....就有必要和它取得私人的联系。我们放出的那个趋激性病毒预先设置了程序，如果它被圣神的反病毒程序侦测到，就会马上自毁，如果它接收到来自内核的应答，而且能保证确凿无误，它才会开启感染程序。”

阿尔贝都顾问大笑起来。“健三君，用个比喻说吧，你们的趋激性人工智能病毒渺小得就像是酒杯里的一粒老鼠屎。”

商团的首席执行官听到这个粗俗的比喻，不由惊得眨了下眼。

阿尔贝都一屁股坐进加速座椅中，伸直身子，说道：“坐，我的朋友。你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大费周章地想要找到我们，如果事情败露，你可能会受到拷打，被逐出教会，被施以真正的死刑，还会丢掉你在梵蒂冈掠行艇停机场的停机特权。即使如此你也想跟我们谈谈.....那就谈吧。”

矶崎健三的身子晃了几下，他开始寻找另外一块可以坐的平地，最后他坐在了图表桌的一块没放东西的空地上。他讨厌零重力，所以简陋

的内部密蔽场维持着微分模拟零重力，但效果并不理想，他在那儿有点晕眩，几乎摇摇欲坠。他深深吸了口气，理清自己的思绪。

“你们在为梵蒂冈效力.....”他开口道。

阿尔贝都立即打断了他。“商团先生，内核不为任何人效力。”

矶崎健三又吸了一口气，重新开口道。“你们和梵蒂冈都有自身的利益，但其中有部分重叠，所以技术内核为圣神的生存提供必需的指导和技术.....”

阿尔贝都顾问微笑着聆听着。

矶崎健三心想，我接下来说的话，将会让教皇陛下把我扔给宗教大法官，我会在苦刑机上坐上一百次，死上一百次。他说道：“天主教星际贸易独立组织泛资本联盟执行理事会中有些人认为，联盟的利益和技术内核的利益很可能有更多共同之处，胜过于内核和梵蒂冈之间的利益关系。我们认为.....啊.....有必要对这共同的目标和利益进行一次调查，那会对双方都有裨益。”

阿尔贝都顾问的笑容更加灿烂了，但他没有应声。

矶崎健三觉得自己正往自己的脖子上缠绞索，他继续说下去。“两百七十五年来，教会和圣神国民当局维持着一项官方政策，宣称技术内核已经毁于远距传输器的陨落。但是圣神领地内各个星球上接近权威当局的无数人，都听说过内核幸存的传闻.....”

“关于我们死亡的传闻被严重夸大了，”阿尔贝都说道，“继续。”

“由于联盟完全理解内核人格和梵蒂冈之间的同盟对双方都有裨

益，”矶崎健三继续道，“所以，顾问，我们很愿意提出一些方式，让我们的贸易组织和你们取得一种类似的直接同盟，对你们的……啊……社会来说，会带来更加直接和切实的利益。”

“举几个例子，健三君。”阿尔贝都顾问说道，他躺倒在驾驶座椅上。

“一，”矶崎健三说道，声音慢慢变得有力，“圣神商团正在扩张，不管是局部地看还是在整个宇宙中，没有任何宗教组织能做到这一点。整个圣神内部，资本主义在重新夺回权力。这才是真正的凝聚力，它将几百个世界维系在一起。

“二，教会还在继续和驱逐者进行那无休无止的战争，还有圣神影响范围内的叛军。圣神商团认为这一切冲突都是在浪费资源，是在牺牲宝贵的人力物力。更重要的是，它还将技术内核牵涉到争论中，如此一来，就无法推动内核的利益，也无法促进内核目标的达成。

“三，教会和圣神正在使用一些显然是出自内核的技术，比如说可以瞬移的基甸驱动器，还有重生龕，另一方面，教会却没有对这些发明给予任何褒奖。事实上，教会依旧把内核视作数十亿信徒的敌人，声称内核实体因为和恶魔同盟，所以已经覆灭。圣神商团完全不需要这样的成见和诡计，如果内核和我们取得同盟，同时又打算继续隐藏自己，我们会认同这一方针。如果你们愿意，我们也随时乐意将内核的存在公布于众，让你们成为广受尊重的合作者。与此同时，联盟将永远终结把技术内核丑化成恶魔的做法，不管是历史，还是轶闻，还是在所有人类的头脑中，你们的这一形象都将被推翻。”

阿尔贝都顾问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他望着左舷外的那颗翻滚的小

行星。片刻之后，他开口道：“这么说，你会让我们变得富有，并且受人尊敬？”

矶崎健三没有吭声，他感觉自己在人类太空中的权力和未来，正在一条刀口上摇摇欲坠。他读不出阿尔贝都的心思：这个赛伯人的讽刺很可能是谈判的前奏。

“我们和教会之间的关系该怎么办？”阿尔贝都问道，“按人类的算法，我们双方已经静悄悄地合作了两个半世纪？”

矶崎健三令自己的心跳重新放缓。“我们不会中断内核已经建立起来的任何联盟，不管是有用的，还是有利可图的。”他轻声说道，“身为商业人士，我们联盟内的人都得到过专门的训练，可以看清任何基于宗教的星际社会的局限性。这些结构体系有个通病，那就是教条主义，等级制度森严……事实上，这些是一切神权政治的架构。而我们商业人士，则致力于让自己和商业联盟获得共同的利益，所以我们看到一种方法，内核和人类间合作的另一个层面，它可能是隐秘的，也可能有所局限，但它能让双方互惠互利。”

阿尔贝都顾问再次点了点头。“健三君，你记不记得，在你圆环的私人办公室中，你曾经命你的同事——安娜·佩里·考格纳尼——脱下了她的衣服？”

矶崎健三保持着一副不为所动的神情，但事实上，他正极力掩饰内心翻江倒海的变化。内核竟在偷窥他的私人办公室，并且记录下了一切事务，这不由让他打了个寒战，简直连鲜血都要冻住了。

“当时你问了个问题，”阿尔贝都继续道，“为什么我们要帮助教会改进十字形，‘为了什么结果？’我想你当时是这么说的，‘对内核来说，

能得到什么好处？”

矶崎健三望着这名灰衣男子，他越发感觉自己是和一条眼镜蛇一起被锁在了小型跳跃舰中，而那条蛇，已经直立起来，胀起了脖子。

“健三君，你有没有养过小狗？”阿尔贝都问道。

商团的首席执行官还在想着眼镜蛇，听到这话，他唯有瞪眼的份了。“小狗？”过了片刻，他说道，“不，我没养过，狗在我家乡的星球并不普及。”

“啊，对。”阿尔贝都说道，他重新露出一口白牙，“在你的岛上，鲨鱼才是宠物。我想，在你大约六岁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条幼鲨，你想要驯养它。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作圭吾。”

这个时候，矶崎健三已经不敢说话，生怕自己的言行会激怒这条眼镜蛇。

“健三君，当你俩一起在汐子湖中游泳的时候，你用的是什么办法，不让这条慢慢长大的幼鲨把你吃掉？”

矶崎健三想要说话，但开不了口，最后他终于吐出了两个字：“项圈。”

“你说什么？”阿尔贝都顾问凑向前。

“项圈。”首席执行官说道，他眼前跳动着一粒粒极黑的小黑点，“电击项圈。我们得随身携带掌触发射器，跟我们的渔民用的是同样的装置。”

“啊，对，”阿尔贝都说，他仍旧笑容可掬，“要是你的宠物不听话，你就会给它点颜色瞧瞧，让它乖乖的。只需用手指碰一下。”他伸出手，半握成拳，似乎正捧着一个无形的掌上触键。黝黑的手指弯了下去，按向了无形的按钮。

矶崎健三所感受到的，并不太像是有电流通过自己的身体，更像是从胸膛中放射出的一波波纯然的疼痛，是从十字形所在的血肉中传出的，就像电报信号般，沿着十字形组织数百米的纤维、线虫、丛生结点辐射出去。这些东西，就像是肿瘤般扎根在他的体内。

矶崎健三痛苦地蜷起身子大叫。他跌倒在跳跃舰的地板上。

“我想，如果你的圭吾显出攻击性，那么你的掌上触键就会朝它发出一阵慢慢增强的电击。”阿尔贝都顾问沉思道，“健三君，是不是这样？”他的手指再一次朝空荡的空气点了点，仿佛在给一个掌上触键发信号。

疼痛加剧。矶崎健三禁不住尿了裤子，要不是肚子里早已没有任何东西，他肯定会把自己的肠子都吐出来，他想要大喊，但是牙关却紧紧咬着，就像是正经受剧烈的痉挛。他牙齿表面的珐琅质被咬成了碎片，舌头一角也被咬破，他尝到了鲜血的味道。

“如果最高级别是十成，那么，我想，对圭吾来说，这只能说是达到了二成的水平。”阿尔贝都顾问说道，他站起身，走到气闸门旁，键入开门代码。

矶崎健三在地板上扭动，体内的十字形正辐射着令人毛骨悚然的痛楚。他的身体和大脑简直成了无用的附属物，他想要尖叫，但牙关咬得紧紧的。双眼已经从眼窝中凸出，从鼻孔和耳朵中流出一丝丝鲜血。

阿尔贝都顾问已经将气闸门的代码全部键入，他再一次按了按手掌中的无形触键。

疼痛消失了。矶崎健三对着地板不住地呕吐，体内的每一根肌肉都在抽搐，而神经却似乎已经哑火。

“我会把你的提议带给技术内核的三大派，”阿尔贝都顾问正式说道，“三大派将严肃讨论并考虑这一提议，与此同时，我的朋友，我们也会将你的此次自由行动考虑在内。”

矶崎健三想要说点什么，但是他所能做的，只是蜷起身子，在金属地板上呕吐不止。令他恐惧的是，他那痉挛的肠胃吐出的只有一阵阵肠胃气胀的空气。

“此外，健三君。以后不会再有趋激性人工智能病毒释放进任何人的数据网了，对不对？”阿尔贝都迈步走进气闸门，门旋转关闭。

左舷外，那颗满身伤痕的无名小行星翻滚着，旋转着，唯有混沌之神才清楚它的力学规律。

维图-格雷-巴里亚那斯B这个干燥的板岩星球上，拉达曼斯·尼弥斯和三名兄弟姐妹驾着登陆飞船，仅仅花了几分钟，就从庞巴西诺圣神基地飞到了蔡德·拉蒙水闸村，但旅程却因为三艘军事掠行艇的出现而变得复杂。那个爱管闲事的索尔兹涅科夫指挥官真是个蠢货，竟然派这些船作为护卫。基地和掠行艇之间正传输着“安全”的密光信号，尼弥斯从中得知，基地指挥官派来的是他的助手，也就是那个笨头笨脑的冯纳拉上校，他将负责此次远征。此外，尼弥斯还知道，这位上校事实上根

本管不了任何事——那是因为，冯纳拉身上安装了实时全息模拟接收器和密光发射器，指挥圣神士兵的真正人物，将是索尔兹涅科夫，他不必再露出那副满脸垂肉的脸庞。

等他们盘旋在那个村子上时——虽然“村子”这个词似乎太过正式，那只是一列四层砖房，沿着西河岸一溜排开，从基地飞往此地的整个途中，有几百个一模一样的住宅——掠行艇已经赶了上来，现在正盘旋着寻找着陆点，尼弥斯也在寻找够大够结实的地方，可以承受登陆飞船的重量。

那些砖房的大门被涂成了明亮的三原色。街上的人们也穿着同样色调的衣服，尼弥斯知道这些颜色的含义，她早已在飞船的记忆库和庞巴西诺的加密档案中搜索并查看了光谱螺旋民族的资料。这些数据只有一点引起她的兴趣：上面指出，这些人拥有怪癖，对于皈依十字教不太感兴趣，甚至对臣服于圣神的统治更加不感兴趣。换句话说，他们很可能会帮助一个造反的孩子、男人，以及一个独臂的机器人，帮他们躲避权威当局的搜查。

掠行艇着陆在河边的堤防道路上，尼弥斯将登陆飞船降落在一块公共地上，在此过程中还碰坏了一座自流井的一角。

古阿斯在副驾驶员座椅上挪了挪身子，扬扬眉毛。

“斯库拉和布里亚柔斯出船进行正式搜查，”尼弥斯大声命令道，“你和我一起留在这儿。”虽然这几位克隆兄妹从三大派那儿为她带来了死亡威胁，并且，如果她再一次失败的话，他们真的会执行这条命令，但她注意到，他们也早已臣服在她的权力之下，对此，她没有表现出任何骄傲，也没有任何空虚。

一男一女走下斜梯，走进穿着鲜艳袍子的人群中。一队穿着战斗装甲的人小跑着迎上去，他们脸上的护目镜已经拉了下来。尼弥斯没有通过密光或视频捕捉器观察，她注视着通用视像频段，认出了头盔耳机中传来的声音——冯纳拉上校。“市长——一个叫赛斯·基亚的女人——拒绝让我们搜查房屋。”

在上校光亮的护目镜上，尼弥斯看到布里亚柔斯的倒影，那是一张轻蔑的笑容。她感觉像在看自己的镜影，只不过这个影子的骨架稍稍强健一点。

“你认可这个……市长……对你下达的命令？”布里亚柔斯问。

冯纳拉上校举起一只戴着金属护手的手。“在这些土著还没成为……圣神保护体的一分子前，圣神认可他们的权力。”

斯库拉说道：“你说那个莫莉娜医生留下了一名圣神士兵看守……”

冯纳拉点点头，经由这个琥珀色的变音头盔，他的呼吸声被放大了几许。“找不到那名士兵的踪迹。从庞巴西诺出来后，我们就一直想和他建立通信联系。”

“难道这名士兵没有通过手术植入跟踪芯片吗？”斯库拉问道。

“没有，芯片安装在冲击装甲内。”

“结果呢？”

“我们在好几条街外的一口井中找到了装甲。”冯纳拉上校说道。

斯库拉的声音仍旧很平静。“我猜，那名士兵不在装甲里。”

“对，不在。”上校回答，“只有装甲和头盔，井里面也没有尸体。”

“可惜。”斯库拉说道，她刚想转身离开，但马上又回头望了望圣神上校。“你是说，只有装甲。没有武器？”

“没有。”冯纳拉的声音显得非常阴郁，“我已经下令对街道进行搜查，并仍将继续询问市民，直到有人自愿走出来，跟我们说莫莉娜医生把那个失踪太空员关在了哪栋房子里。此后，我们就会包围那间屋子，令里面的人缴械投降。我已经……啊……要求庞巴西诺的民事法院给我们颁发搜查许可证。”

布里亚柔斯说道：“好计划，上校，只要冰河没有在搜查证颁发前先把整个村子埋了。”

“冰河？”冯纳拉上校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没啥。”斯库拉说道，“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打算帮你们搜索临近的街道，等合适的授权到来后，接着挨家挨户搜查。”说完，她在内部频段上对尼弥斯询问道，现在怎么办？

待在他身边，就按你刚才说的去做，尼弥斯发来信息。谦恭一点，遵守纪律，我们不想让这些蠢货妨碍我们抓捕安迪密恩和那女孩。我和古阿斯会进入快时间开始行动。

狩猎愉快，布里亚柔斯发送道。

古阿斯已经等候在登陆飞船的闸门边，尼弥斯说道：“我负责村子，你去下游，到远距传送门那儿，在检查清楚之前，别让任何东西过去，不管是进来还是出去。如果想给我发送信息，就移出相移状态，我也会定期移出，检查一下通信频段。如果你找到他，或者那个孩子，给

我发送封包探索确认。”在相移状态下，通过通用频段进行通信是可能的，但是所花费的能量极高，相移所需的能量就已高得不可思议，而前者比后者还要高出一个等级，所以，更为经济的方法是，定期移出相移状态，检查一下通用频段。否则即使只是发送封包探索警报，所需能量也等同于一个星球一年的能量消耗预算。

古阿斯点点头，于是两人整齐划一地进入相移状态，变成了一男一女两个铬制裸体雕像。闸门外的空气似乎变得醇厚，光线似乎变深，声音停息，运动暂停，一个个人形变成微微有点模糊的雕像，他们身上的袍子被风吹起皱褶，也僵住了，就像是青铜雕像的服饰。

尼弥斯并不懂相移的物理原理。即使不懂，也不妨碍使用。但她知道，这既不是对时间的逆熵操控，也不是超熵操控——虽然未来的终极智能已经掌握了这两种看似不可思议的技术——更不是某种“加速”行为，因为那会造成爆裂般的音爆，让尾波的空气温度提升至沸腾状态。这种相移，只是类似于向侧方跨了一步，进入了时空被挖空的分界线。“用句好听的话讲，你们就像是一只只老鼠，在时间之屋的墙壁中乱窜。”创造她的内核实体曾经这么说过。

对于这个比喻，尼弥斯丝毫没有感到不快。她知道，当她和兄弟姐妹们相移的时候，内核将会通过“缔结的虚空”向他们传递能量，量大得难以想象。三大派向他们的工具传递如此巨大的能量，那就是对他们的尊重。

两个镜面般的身影小跑着冲下斜梯，接着朝相反的方向跑去——古阿斯向南方的远距传输器前进，尼弥斯行经两个僵住的兄妹、一群圣神士兵的雕像以及固定不动的光谱人民，进入了砖房城市内。

她几乎没有花去一秒时间，便找到了屋子，在里面发现了那名圣神士兵。他被铐了起来，正睡在拐角临河的卧房里。她在下载的庞巴西诺圣神基地档案中搜寻，查明这名熟睡士兵的身份——是个叫格尔林·泡茨的卢瑟斯人，三十八标准岁，一个懒家伙，刚被释放的嗜酒瘾君子，离退休还有两年，受过六次降级处分，坐过三次牢，最后分配到守备部队，负责最普通的基地任务。浏览完毕，尼弥斯就删除了档案。她对这名士兵一点也没有兴趣。

拉达曼斯·尼弥斯在屋子里检查了一下，确认里面空无一人，于是，她移出相移状态，在卧室中站了片刻。各种声音和运动都回来了：被铐着的士兵打着鼾，行人在河边小道上走动，一阵微风摩挲着白色窗帘，远处车辆的隆隆声，甚至还有穿着武士装甲的圣神士兵发出的沙沙声，他们正在临近的街道和小巷里跑动，进行那毫无用处的搜寻。

尼弥斯站在圣神士兵跟前，伸出手，探出食指，似乎想要点点男人的脖颈。从她的指甲下伸出一根十厘米长的细针，尼弥斯将其刺进男人的脖子，皮肤上只现出一小滴鲜血，表示出东西侵入的迹象。士兵没有醒来。

尼弥斯抽回针，对针管内的血液进行了测试：C27H45OH的含量达到危险水平——多数卢瑟斯人都患有高胆固醇症——同时血小板数量低于正常水平，表示其患有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目前还处于早期，他早年很可能在某个驻防星球上待过，曾暴露在超短波辐射环境下，血液酒精含量达到一百二十二毫克每一百毫升。这名士兵处于酒醉状态，尽管他往日酗酒成性，很可能让他比较不容易受酒醉影响，还有——啊，有啦，存在一种名为超级吗啡的人工鸦片，其中混有高量的咖啡因。尼弥斯微微一笑，有人在茶或咖啡中下了足够剂量的超级吗啡，足以令这名士兵昏睡，但也很小心，没有下得太多，不至于造成危险，让

他成瘾。

尼弥斯嗅了嗅屋内的空气。尼弥斯有能力探测并鉴别空气中独特的有机分子，她的这种嗅觉能力，同典型的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相比，要灵敏三倍。换句话说，她嗅觉之灵敏甚至胜过旧地一种名叫警犬的犬科动物。屋内充满了各种人的不同气味。有些味道很久远，有一些则是刚刚留下的。她辨认出卢瑟斯士兵的酒臭，女人留下的好几种细微的麝香味，至少有两个孩子留下了分子烙印——其中一个已到青春期，另一个还很小，但是正受着某种癌症的折磨，需要接受化疗。还有两个成年男性，其中一个的汗味带着这个地球上饮食的气味，另一个立即引起了她的注意，似乎既熟悉又陌生。陌生，是因为这个男人带着的气味，属于尼弥斯不曾去过的星球；熟悉，是因为这气味非常与众不同，她马上辨认了出来：劳尔·安迪密恩，他身上仍旧带着来自旧地的气息。

尼弥斯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但是其他房间内再也没有其他特别的味道：四年前遇到的那个小女孩的味道，名叫贝提克的仆人的消毒药水味。只有劳尔·安迪密恩来过这儿，就在几分钟之前，他没走多久。

尼弥斯顺着这条气味的踪迹，来到走廊地板下的活板门前，虽然门被好几把锁锁着，但她还是一把扯下了它，在下阶梯前，她驻足了片刻。她在通用频段上发了一段信，但没有从古阿斯那里收到回应，他现在很可能正处于相移状态。他们从飞船上下来到现在才过了九十秒。尼弥斯微微一笑，她可以给古阿斯发送封包探索确认信息，劳尔·安迪密恩和下面地道中的其他人心跳还没跳上十下，古阿斯就能跑回这儿。

但拉达曼斯·尼弥斯打算独自赢得这些分数。她仍旧笑意盈盈，一下跳进洞窟，往下落了八米，来到了地道的底部。

地道中点着灯火，尼弥斯嗅了嗅凉爽的空气，将劳尔·安迪密恩涌动着肾上腺素的气味同其他人的味道分了出来。这个出生在海伯利安的亡命徒很紧张，还生着病，或是受了伤。尼弥斯捕捉到那股汗味中隐含的信息，其中还微微带着一丝超级吗啡的味道。她可以确定，安迪密恩就是莫莉娜医生治疗过的来自外世界的人，她还给他开了止痛剂，有人拿这些药用在了倒霉的卢瑟斯卫兵身上。

尼弥斯进入相移状态，开始沿着地道往前小跑。现在，地道内充满了醇厚的灯光。不管安迪密恩和他的同谋领先她多长时间，她现在就能把他们逮住。尼弥斯打算在相移状态，砍掉那些捣乱者的脑袋，给自己来点乐子。对于实时的旁观者来说，这种斩首行为看上去会感觉有点超自然，似乎是由无形的刽子手执行的。但她需要劳尔·安迪密恩的信息，然则，他清不清醒无关大碍。最简单的计划是把他从光谱螺旋的朋友边上拖走，用相移场将他包裹起来，将一根针推进他的大脑，让其不能动弹，接着把他扛回登陆飞船，放进重生龕，完事后，就回去向冯纳拉上校和索尔兹涅科夫致以谢意。一旦飞船飞出轨道，他们就可以开始“审问”劳尔·安迪密恩：尼弥斯将会把一根微纤伸进这个男人的大脑，随意抽取RNA和他的记忆。安迪密恩将永远也不会苏醒，当她和兄弟姐妹们从这些记忆中获悉一切之后，她就会了结他的生命，把尸体扔进太空。他们的目标是找到那个名叫伊妮娅的孩子。

突然间，灯光熄灭了。

竟是在我相移的时候，尼弥斯思索着，不可能。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如此迅速。

她来了个急停，地道内没有一丝光线，根本没办法获取增强效果。她切换到红外线，对前头和身后的过道扫描了一番。空无一物。她张开

嘴，发射出声呐啸叫，接着迅速转过身，对身后也同样来了一遍。这里没有任何东西。超频尖叫在地道尽头传了回来。她改变了周身的能量场，朝两个方向放出深层雷达脉冲波。这条地道里面空无一物，但深层雷达记录到四面八方都是类似的地道，如迷宫一般。前方三十米外，在一扇厚重的金属门外，有个地下车库，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车辆，还有许多人类的形体。

尼弥斯依旧无法相信，她从相移状态中脱出片刻，想要看看灯光怎么会刹那间就熄灭了。

一具形体竟站在她的正前方，霎时，四个满是刀刃的拳头砸在了她的身上，尼弥斯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她感觉有十万台打桩机敲在了身上，自己被重重砸了出去，直直地飞过地道，把阶梯撞得四分五裂，穿进坚硬的石墙，深深地扎进了岩石中。

灯仍旧没亮。

宗教大法官在火星上待了二十标准日，他开始对它恨之入骨，甚至比对地狱的仇恨还要强上几分。

自从到火星之后，行星风暴——西蒙风——天天吹着。他和二十一名手下已经接管位于圣马拉奇市郊的总督府，理论上说，整座府邸就像是圣神太空船一样密不透风，里面的空气被再三过滤，窗户由五十二层高冲击塑料组成，大门更像是气闸门，而不是普通的门。可是，尽管如此，那位火星神祇仍旧神通广大地破门而入。

每天早上，约翰·多米尼各·穆斯塔法枢机洗淋浴的时候，一晚上

积聚下的沙尘就会变成一条条污泥，如红色的小溪流进排水管中。每天早上，当宗教大法官的贴身男仆帮他穿上法衣和袍子的时候，虽然这些衣服都已经在前一夜洗得干干净净，但丝衣的褶皱中，总是残留着红沙的污痕。当宗教大法官来到府邸中那间巨大的充满回声的舞厅中，进行审问的时候，他能感觉到沙尘在自己脚踝的裤管、在领口、在头发、在精心修剪的指甲上慢慢堆积。

外面的场面甚是荒唐。掠行艇和天蝎战机停靠在地面上，太空港一天只开放几个小时，在那段时间里，西蒙风才会稍微平静下来，但这种情形非常少见。停放的车辆很快就变成了一坨坨、一堆堆红沙，就算是圣神那性能优良的过滤器也无法将这些红色粒子阻挡在外，它们仍旧勤快地钻进引擎、发动机、固态模块中。有几辆古老的履带式车辆、漫游车、聚变火箭航天机，照旧来往于首都和府邸之间，传送着食物和信息，但是实际上，火星的圣神政府和军队早已陷入了停滞状态。

西蒙风肆虐的第五天，消息传来，声称巴勒斯坦人攻击了位于塔尔锡斯平原的圣神基地。皮耶特少校——简言之，就是总督的地面军指挥官——带领一连圣神和地方军混杂的人马，乘着履带车和跟踪式装甲人员输送车出发。在距离平原一百公里的地方，他们受到了伏击，只有皮耶特和一半手下回到了圣马拉奇。

第二周，又有消息传来，巴勒斯坦人攻击了两个半球上的十几个驻防要塞。希腊盆地分遣队和南极站向“吉卜利尔”号发送无线电报，宣布自己打算向攻击军投降，之后，联络全部中断。

克莱尔·帕洛总督——现在在原属于自己助手的小办公室中办公——和罗伯逊大主教、宗教大法官协商了一下，最后通过了一项决议，打算向被围困的驻地发射战术核武器和等离子弹。穆斯塔法枢机同意

将“吉卜利尔”号作为武器发射平台，作为对巴勒斯坦人的抗击，于是，它们从轨道上向南极一号发射出熔炼武器。地方军、圣神、舰队海兵、瑞士卫兵、宗教法庭指挥官都集中注意力，确保圣马拉奇的首都、市内的大教堂及总督府安然无恙，没有受到攻击的影响。在无情的沙尘暴下，城市周界线八公里范围内的土著，以及没有携带圣神下发的接收器的人，都被光束击中。尸体随后被复原，其中有不少是巴勒斯坦游击队成员。

“西蒙风不可能一直吹下去。”布朗宁指挥官咕哝道，他是宗教法庭安保部队的首领。

“它可能还会持续三到四个标准月。”皮耶特少校说，他的上肢被烧伤了，缠着绷带，显得庞大无比，“也许还要长。”

宗教裁判所的工作没有任何进展：最先发现大屠杀的几个民兵被重新审问了一番，还用到了吐真剂，继而是神经探针，但是供词照旧；宗教法庭的法医专家和圣马拉奇医院的验尸官一同工作，却只是确证了三百六十二具尸体没有一具可以重生——伯劳把十字形的每一个结点、每一条微纤都扯掉了；他们利用备有瞬移驱动器的无人飞船，将一系列问题带回佩森，其中牵涉到遇难者的身份，更重要的是，还有主业会在火星上行动的真正动机，建立高级太空港的原因，但是，过了十四天，无人飞船返回后，却只带回了遇害者的身份，没有解释他们和主业会的关系，也没有提到这个组织在火星上开展行动的动机。

沙尘暴吹袭肆虐的十五天后，更多报告传来，巴勒斯坦人还在攻击各处的护航队和守备部队。对于审问结果和证据进行了好几天的筛查，却也毫无结果。就在此时，“吉卜利尔”号上的沃玛克舰长通过安全密光打来电话，宣称出现紧急状况，宗教大法官和他的随从必须尽快返回轨

道上，听到这个消息，大法官不由得高兴起来。

“吉卜利尔”号是一艘最新型的大天使星舰，当他们的登陆飞船即将飞完最后几公里，与飞船会合的时候，穆斯塔法枢机看见它，这艘船正有条不紊地运行着，看上去非常致命。对于圣神战舰，大法官几乎是一无所知，但是就算如此，他也注意到，沃玛克舰长已经让星舰处于随时能够展开战斗的状态：好几个通道和传感器阵列收进了星舰的壳体下，凸出的基甸驱动器显现出了闪闪发光的装甲，各种各样的武器口都处于完全待命状态。大天使身后，火星慢慢旋转，那是一个笼罩在灰雾中的圆盘，颜色就像是凝固的血迹。穆斯塔法枢机暗自希望这是他对这个星球的最后一眼。

法雷尔神父向他指出，火星星系特遣部队的所有八艘火炬舰船现在正处在“吉卜利尔”号五百公里范围之内，从太空的标准来看，这是一支紧密的防御编队。宗教大法官意识到，等着他的将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穆斯塔法的登陆飞船第一个靠接上去，沃玛克在气闸门接待室中接见了他们。内部密蔽场让他们感受到了重力的回归。

“大人，请接受我的歉意，但我必须打断你的审理工作……”舰长开口道。

“没关系，”穆斯塔法枢机说，他摆摆袍子，把褶皱中的沙子抖了出来，“舰长，什么事这么急？”

沃玛克眨眨眼，望了望从大法官身后的气闸门中出来的随从们。其中，当然有法雷尔神父，后面跟着安保指挥官布朗宁，三名宗教法庭的

助手，海军中士内尔·凯斯纳，重生医疗神父厄多尔主教，皮耶特少校——这位地面军指挥官原是帕洛总督的手下，现在被穆斯塔法枢机解放了出来。

宗教大法官看出舰长有一丝犹豫。“尽请随便说，舰长，这儿的这些人已经得到宗教法庭的证明，没有任何嫌疑。”

沃玛克点点头。“大人，我们找到了那些船。”

穆斯塔法枢机盯着他，一脸茫然。

“大人，就是大屠杀前离开火星轨道的重型运输船，”舰长继续道，“我们知道，那天，他们的登陆飞船和某艘船会了个面。”

“对，”宗教大法官说道，“但我们猜它早已飞走了——早就跃迁到了它开往的什么目的地星系了。”

“是的，长官，”沃玛克说，“但这一次他们运气非常不好，竟然没有成功跃迁至超光速状态，我让登陆飞船进行了一次星系内搜索，最后在小行星带中发现了这艘运输船。”

“那不是它的目的地？”穆斯塔法问道。

舰长摇摇头。“我觉得不是，大人。运输船上一片死寂，它在那儿翻滚着，我们的仪器没有检测到船上有任何生命的迹象，它也没有开启任何动力系统……甚至连聚变驱动器也没有打开。”

“那真是一艘星际运输船？”法雷尔神父质疑道。

沃玛克舰长转身望着这名高挑瘦削的男子。“是的，神父，是‘西贡

丸’号皇舰。一艘三百万吨级的运输船，专门运输矿石散料，自霸主时代就开始服役了。”

“商团。”宗教大法官轻声说道。

沃玛克一脸严峻。“原先是，大人。但据我们的记录显示，八个标准年之前，‘西贡丸’号就已经从商团的舰队退役并被熔成了废渣。”

穆斯塔法枢机和法雷尔神父交换了一下眼神。

“舰长，你上那艘船看过了吗？”布朗宁指挥官问。

“没有，”沃玛克说道，“由于其中牵涉到政治问题，所以我觉得最好由大人登船，授命搜查。”

“做得很好。”宗教指挥官说道。

“还有，”沃玛克舰长说道，“我希望海兵和瑞士卫兵的人数能够补足，派他们先去船上打探一下。”

“为什么，长官？”皮耶特少校问道。烧伤的肢体上部的制服看上去胀得相当庞大。

“事情不对劲，”舰长转身看着少校说道，接着他又转向大法官，“事情很不对劲。”

距离火星星系两百多光年远的地方，基甸特遣部队即将结束它的使命，它正在摧毁路西法。

这第七个驱逐者星系是他们讨伐战的最后一个目标，也是最难扫清的一个目标。路西法是个黄色的G型恒星，星系内有六颗星球，其中两颗虽然未经地球化改造，但已经适宜定居。星系内爬满了驱逐者：小行星外驻扎着军事基地，小行星带内是一群群育婴星，深处的海洋星球笼罩在天使般的环境下，燃料补给站运行在气体巨星的低层轨道上，还有一片环轨森林正在成长，如果用古老的太阳系视角看，那片森林的位置就处在金星和旧地的轨道之间。基甸部队花了十个标准日的时间，寻找到驱逐者占据的大部分结点，将这些肿瘤一一消灭。

事毕之后，阿尔迪卡克蒂元帅将众舰长召集到“乌列尔”号王舰上，召开了一次会议，表示计划有变：此次讨伐战非常成功，他们将搜寻新目标，将战斗继续下去。阿尔迪卡克蒂将一艘备有基甸驱动器的无人飞船派遣回佩森星系，获得批准，可以延长此次任务。七艘大天使将跃迁到最近的圣神基地，也就是鲸逝星系，他们将在那儿重整装备，修理一番，加足燃料，有五艘新的大天使将在那儿加入他们。探测器已经搜索到另外十几个驱逐者星系，基甸特遣部队一路杀过，已经毁掉了七个星系，但它们没有一个获悉大屠杀的消息。如果算上重生的时间，特遣部队将会在十个标准日内重新挥起屠刀。

七位舰长回到各自的飞船，准备从目标星系路西法跃迁至位于鲸逝中心的基地。

在“拉斐尔”王舰上，霍根·“霍格”·利布莱尔坐立不安。利布莱尔是这艘星舰的副官，这是他的官方身份，这个职位让他的权力仅次于德索亚神父舰长，除此之外，他也是名受雇的间谍，任务是暗中监视神父舰长的一举一动，如果发现任何可疑的行为，立即汇报——首先汇报给“乌列尔”号（阿尔迪卡克蒂元帅的旗舰）上的宗教法庭安保长官，接着，据这位副官所知，消息会沿着指挥链，一路汇报给著名的卢杜萨美

枢机。此时此刻，利布莱尔被一个问题缠住了，他觉得很可疑，但是却无法理清这个疑虑的缘由。

这名间谍发现，在“拉斐尔”号上，德索亚神父舰长的船员们最近进行忏悔的举动太过频繁，这是让利布莱尔感到不安的一个原因，可他几乎无法将这个危险的消息通过密光发送给“乌列尔”号。当然，霍格·利布莱尔并不是一名受过正规训练的间谍，这也不是他的职业意向：他是个出身高贵的绅士，只不过境地有点潦倒，一开始，他因为财务状况拮据，被迫行使了复兴二号的绅士取舍权，加入了军队，但之后他的情况越发窘迫，竟接下了监视舰长的任务——他深信，这主要出自对圣神和教会的忠诚，而非急需钱款来收回自己的财产。

这些忏悔的举动并没有太大的反常之处——船员们是教会的信徒，也是重生的基督战士，有理由进行忏悔，况且，他们了解自己现在所处的境地，如果驱逐者的聚变武器或是动力光束成功穿透防御性密蔽场，他们就很可能命享真死，这的确让信仰的迫切需求更加增添了几分。但是，自到了玛门星系起，利布莱尔感觉到，在这些忏悔礼中还有什么别的因素在作祟。在路西法星系的恶战间歇，“拉斐尔”号的全体船员和瑞士卫兵编制人员（不算困惑的副官，一共是二十七人）都在频繁地出入忏悔室，就像是太空员来到了偏地港口的妓院。

而忏悔室的保密措施非常好，就算是这位飞船副官也无法逗留窃听。

利布莱尔想不出这伙人在酝酿什么阴谋。兵变没有任何意义。第一，那是不可能的——近乎三个世纪以来，圣神舰队的船员从没发生过兵变，就算是预谋也不曾有过。第二，那太过荒谬——叛变者不会一群群地来到忏悔室，去和飞船的舰长讨论兵变之罪。

或许，德索亚神父舰长正在征召这些船员，想要进行什么邪恶的计划，但霍格·利布莱尔想不出这位神父舰长到底有什么法子，可以唆使这些忠诚的圣神太空员和瑞士卫兵去犯下滔天大罪。虽然船员们不喜欢霍格·利布莱尔——他历来不受人喜欢，不管是同学，还是船友，一直如此，他知道，这是上天对他与生俱来的贵族血统的诅咒——但他无法想象，这些人聚在一起，要针对他筹划什么邪恶的事情。如果德索亚神父舰长用什么法子诱使这些船员谋反，他们充其量也就是窃取这艘大天使——利布莱尔觉得，虽然这个可能性非常小，但他之所以被安插在船上，监视德索亚，就是出于这个原因——但是结果呢？除了瞬时的超光跃迁以及两天的仓促重生，“拉斐尔”号永远也不会摆脱基甸特遣部队其余大天使的联系圈，所以，如果这些船员叛变，想要窃取这艘船，其余六艘大天使会立即将他们击毙。

想到这些，霍格·利布莱尔不禁如坐针毡。他不喜欢死，除非迫不得已，他不希望经历死亡。更重要的是，如果在他的服役履历中来上那么一笔：曾和一群造反的船员同谋，这将搞砸他重新恢复复兴二号庄园主身份的大计。他意识到，卢杜萨美枢机——或是这条间谍食物链顶端的什么人——很可能会对他严刑拷打，然后将他驱逐出教，处以真正的死刑，同时受刑的还有其余船员，以便隐藏梵蒂冈安插间谍的事实。

想到这里，霍格·利布莱尔更加心神不宁起来。

他稍稍安慰了下自己，觉得这种叛变举动不仅不可能，而且极其愚蠢。现在已经不是古时旧地那会儿了，也不像利布莱尔读到过的别的水世界，在那种地方，在海洋中行驶的战舰会突然叛变，拉起海盗的旗帜，掠夺商船，恐吓港口。而现在，即便窃取了一艘大天使，你也无处可逃，无处藏身，无处获得装备和修整。圣神舰队会抽他们的筋，剥他们的皮。

霍格·利布莱尔副官苦苦推理，但还是感到坐立不安。

离到达通往鲸逝星系的跃迁点还有四小时的时候，利布莱尔正在飞行甲板上待机，这时候，从“乌列尔”号发来一则高优先级的信息流：发现五艘火炬舰船级驱逐舰，躲藏在靠外的气体巨星处，位于其内侧卫星的带电粒子尘环中，现在正逃向它们的跃迁点，并把G型恒星挡在中间作为防护，现命令“加百列”号和“拉斐尔”号从跃迁弧线中偏离，找到一条发射弹道，用余下的超光超动导弹摧毁这些火炬舰船，之后继续执行原任务，从路西法星系脱离。“乌列尔”号估计，其余五艘飞船离开后，这两艘大天使会在八小时后加速完成跃迁。

德索亚神父舰长确认收到信息，下令改变航道，利布莱尔副官监控着密光信道，“加百列”号的斯通圣母舰长也照做。元帅没有把“拉斐尔”号独自留下，副官想道，并不只有我的主人不相信德索亚。

这不是一场激动人心的追逐——事实上，压根称不上追逐。基于星系的引力动力学，驱逐者那些古老的霍金驱动火炬舰船需要花上十四小时，才能达到跃迁前的相对论速度。而两艘大天使将在四小时内进入开火点。驱逐者没有任何武器可以一路穿越整个星系，伤及大天使，而“加百列”和“拉斐尔”号，虽然弹药即将枯竭，但仍旧足以将火炬舰船摧毁十几次。即便所有的武器都没有命中，他们还能使用讨人厌的死光武器。

两艘大天使跃出恒星的阻挡，进入开火点的时候，掌舵的是利布莱尔副官——神父舰长到自己的房间里睡觉休息去了。基甸特遣部队的其余船只早已跃迁出了星系，利布莱尔坐在加速座椅中，转了个身，用蜂鸣器给舰长发了个信号，就在这时，爆破门突然打开，德索亚神父舰长走了进来，身边还跟着几个人。一时之间，利布莱尔忘记了自己的疑

虑，甚至忘记了自己是名受雇的间谍，他瞪着双眼望着这群讨厌的人。除了舰长本人，还有那名瑞士卫兵中士——格列高里亚斯——和他手下的两名士兵。此外，还有武器系统官（武系官）单卡雷中校，能量系统官（能系官）坡·丹尼斯上尉，环境系统官（环系官）贝茨·阿盖尔中校，推进系统工程师（推系师）以利亚·胡赛因·梅耶尔上尉。

“搞什么……”利布莱尔副官开口道，话说一半便打住了。那名瑞士卫兵中士正拿着一根神经击昏器，枪口对准了利布莱尔的脸。

几星期来，霍格·利布莱尔一直在靴子中藏着一把钢矛枪，但此时此刻，他早已把那把枪忘得一干二净。他以前从没被谁用枪口指过，更甭提击昏器了。现在，他真切地感觉到了被枪指着的感觉，他几乎吓得快把尿撒在裤管里了。他集中精神屏住尿，但也因此没多少余地可以考虑其他事情了。

其中一名女性士兵走上前，从他靴子里把钢矛枪拿走。利布莱尔瞪着那把武器，就好似从来没见过它似的。

“霍格，”德索亚神父舰长说道，“很抱歉，我们不得不那么做。我们投票表决了一下，最后做出决定，没时间说服你加入我们。你得昏迷一小会儿。”

利布莱尔想起了这辈子看过的全息剧中的那些对话，他开始大声咆哮。“你们决不会得逞的。‘加百列’会灭了你们。你们会被严刑拷打，会被吊死。他们会把你们的十字形扯……”

大块头中士手里握着的击昏器发出嗡嗡的声音。要不是那名女性士兵抓住了他，霍格·利布莱尔肯定面部朝下一头砸向甲板。她把他轻轻放在了甲板上。

德索亚神父舰长坐回到指挥座椅中。“脱离路线，”他对正在掌舵的梅耶尔上尉说道，“键入跃迁坐标。全力紧急加速。全体进入作战岗位。”神父舰长低头瞥了一眼利布莱尔，“把他放进重生龕，设置成‘储存’状态。”

士兵们把沉睡的男子移了出去。

德索亚下令将飞船的内部密蔽场设置到零重力状态，以进入作战岗位，但是，在这之前，神父舰长产生了一股短暂的兴奋感，就像是跳崖者在一瞬间被重力俘获的那种感觉一样。事实上，他们的飞船现在正开动聚变引擎，往前加速，同时受着六百倍重力的折磨，那几乎达到了正常高推进力的百分之一百八。一旦密蔽场出现一丝中断，他们都将即刻毙命。但是跃迁点已经和他们相距不到四十分钟的路程。

德索亚不太确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正确。背叛自己的教会和圣神舰队，这个想法是这世上最可怕的事。但是他也知道，如果他果真拥有不朽的灵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别无选择。

其实，德索亚神父舰长觉得这其中尚还包含着一丝奇迹——或者说，这件事情中至少还有一丝好运相伴——那是因为，有七人决定和他一起踏上这趟叛变之旅。八人，其中包括他自己，二十八名船员中的八人。现在，另外二十人都已被神经击昏器击中，正在重生龕中做梦。德索亚知道，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八人足以应付“拉斐尔”号的系统和任务：他很幸运——或是受到了福佑——有几名必需的飞行官都加入了他的队伍。一开始的时候，他以为只有格列高里亚斯，以及他手下两名年轻的士兵，还有他自己。

第一次提出叛变的是三名瑞士卫兵，当时他们已经“清洗”了路西法星系的第二颗育婴星。他们虽然都曾向圣神、教会、瑞士卫兵宣过誓，但是屠杀婴儿的行径实在是太过残忍。持枪兵符多娜和伊诺·德里诺先是到中士那儿说了他们的想法，接着和格列高里亚斯中士一起来到了德索亚神父舰长的忏悔室中，说出了他们的叛逃计划。起先，他们请求神父宽恕，想要弃船逃进驱逐者星系。德索亚叫他们想个别的计划。

接着，推进系统工程师梅耶尔上尉也来到了忏悔室，带着同样的忧虑。这位年轻人在战术空间中目睹了一切，眼睁睁看着这些美丽的能量场天使受到大规模屠杀，他感到恶心，甚至连重回祖先宗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念头都有了。但是，他没有那么做，而是来到了忏悔室，向神父坦白了自己精神上的软弱。德索亚神父舰长告诉梅耶尔，他的忧虑并不和真正的基督教相抵触，那些话让梅耶尔大吃一惊。

次日，环境系统官贝茨·阿盖尔中校和能量系统官坡·丹尼斯上尉也循着良心的脚步，来到了忏悔室。丹尼斯是最难说服的一个，但是他的室友梅耶尔上尉不厌其烦地和他交谈，将他拉入了队伍。

武系官单卡雷中校是最后一个入伙的：这名武器系统官已经无法再下达死光攻击的命令。三星期中，他不曾睡过一个好觉。

德索亚意识到，他们在路西法星系逗留的最后一天里，剩下的多数飞行官和三名瑞士卫兵都没有叛逃的打算，对这些人来说，他们虽然对工作感到反感，但还是有必要的。到最后的紧急关头，他们都将和霍格·利布莱尔副官站在同一战线上。德索亚神父舰长和格列高里亚斯中士决定不给这些人机会。

“神父舰长，‘加百列’号正在朝我们发信号。”丹尼斯上尉说道。这

名能系官全身上下都接入了系统，其中包括能量系统控制台。

德索亚点点头。“所有人务必让自己的睡眠龕保持活动状态。”他知道，下达这条命令并无必要，事实上，每一名船员进入战斗岗位或是超光跃迁的时候，都是躺在加速座椅中的，而每个座椅，同时也被装配成一台自动重生龕。

在接入战术系统之前，德索亚看了看中央机井的显示屏，上面显示着他们的轨道线。他们正在远离“加百列”号，尽管后者已经将推进力提升至三百倍重力，并且改变了航向，试图和“拉斐尔”号取得同步。路西法星系的对面，五艘驱逐舰的火炬舰船仍旧在慢慢悠悠爬向跃迁点。德索亚暗自希望他们能安然无恙，但他清楚知道，这些船到现在还能存在，只不过是因为“拉斐尔”号莫名其妙地改变了航向，让“加百列”号暂时分了心。他接入战术模拟。

刹那间，他就像巨人般站立在了太空中。路西法星系的六颗星球、无数卫星和熊熊燃烧的初生环轨森林沿着他的腰际朝外展开。在那璀璨恒星的远端，六粒尘埃般的驱逐舰舰船拖着微小的聚变焰尾晃动着。“加百列”号的焰尾稍长，但“拉斐尔”号的是最长的，喷射出的璀璨光辉和中心的恒星不相上下。斯通圣母舰长正站在那儿等着，离德索亚只有几步之遥。

“费德里克，”她说道，“你到底在干什么？”

德索亚本不打算回应“加百列”号发来的信号。如果这能给他们赢得几分钟时间，他当然会选择保持静默。但是，他很了解斯通。她做事果断，从不拖泥带水。在一个单独的战术信段上，他朝跃迁图瞄了一眼。离跃迁点还有三十六分钟。

舰长！探测到四颗导弹！正在跃迁.....就是现在！是武系官单卡雷中校，他正在安全线路上跟德索亚通话。

德索亚神父舰长让自己在战术现实中尽量保持平静，他不想在斯通圣母舰长面前显出惊讶的样子。他在自己的骨骼传输线路上默默道：卡雷，没事，我在战术频道中看见了，它们在跃迁，目标是驱逐舰船。接着，他在战术上对斯通说道：“你朝驱逐舰开火了。”

即便在模拟灯光的照射下，斯通的脸仍旧紧紧绷着。“当然，你为什么不开火，费德里克？”

德索亚没有回答，他朝中心的恒星走近，注视着那几颗导弹凭借着霍金驱动，突然出现在六艘驱逐舰的火炬舰船面前。片刻间便引爆了：先是两颗聚变导弹，继而是两颗更大范围的等离子弹。所有驱逐舰将防御性密蔽场提升至了最高级——在战术模拟中，以橙光显示——但是近距离的爆炸使其全部超载。图像从橙色变成红色，接着又变成白色。三艘舰船就这么灰飞烟灭，两艘被炸得四分五裂，碎片翻滚着奔向跃迁点，但它们永远也到不了那儿了。只有一艘火炬舰船完好无损，但密蔽场已经失效，聚变焰尾也已熄灭。即使舰上有人从爆炸中幸存下来，那他们现在也将死于未偏转的辐射风暴，后者正在将整艘飞船撕裂。

“你在干什么，费德里克？”斯通圣母舰长重复道。

德索亚知道斯通的名字是哈伦，但他决定不让谈话过于亲昵^[21]。“我在执行命令，圣母舰长。”

就算是在战术模拟中，斯通的表情还是显出了疑虑。“德索亚神父舰长，你在说什么？”两人都知道他们的谈话会被记录下来。在接下来几分钟，不管谁活了下来，都将拥有这段交流的记录。

德索亚稳住自己的声音。“十分钟前，在阿尔迪卡克蒂元帅的旗舰跃迁前，他通过密光向我们传话，表示命令有变。我们在执行他的命令。”

斯通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但德索亚知道，她正在默声向副官传话，确认当时在“乌列尔”和“拉斐尔”之间发生了密光传输行为。的确有，但传达的事情其实微不足道：更新在鲸逝星系会合的坐标。

“是什么命令，德索亚神父舰长？”

“是特许信息，斯通圣母舰长，和‘加百列’号无关。”透过骨骼传输线路，他对武系官单卡雷说，照原计划，锁定死光坐标，把执行器给我。一秒钟之后，他的右手感觉到能量武器在战术模拟中的重量。斯通看不见这把枪，但德索亚能感觉到这把枪的存在。他握住枪把，手指扣在无形的扳机上，并装出一副随意的表情和动作。斯通圣母舰长的胳膊低垂着，却没有贴着身体，从这个不经意的姿势来看，德索亚明白，她肯定也拿着一把虚拟武器。在战术模拟的空间中，他们相离三米，两人之间，是两艘舰船的焰尾，“拉斐尔”号的非常长，“加百列”号的稍短一些，它们正在从黄道面上往他们胸脯攀爬。

“德索亚神父舰长，你的新跃迁点并不通向鲸逝中心。”

“圣母舰长，我得到的原命令已经撤销。”德索亚注视着大副的双眼。一直以来，哈伦都很擅长隐藏自己的情感和内心。在他们那艘火炬舰船“巴尔萨泽”号上，他不止一次地在牌桌上败于她的手下。

“神父舰长，你的新目的地是哪里？”

离跃迁点还有三十三分钟。

“圣母舰长，这是机密。我只能告诉你，在我们完成使命之后，‘拉斐尔’号将重新在鲸逝星系和特遣部队会合。”

斯通用左手揉了揉脸。德索亚注视着她右手钩起的手指，如果要启动死光，她并不需要举起那把无形的手枪，但是，拿枪械对准敌人，这是人类的本能。

德索亚痛恨死光武器，他知道斯通同样如此。那是懦夫的武器：在此次远征之前，它一直被圣神舰队和教会禁用。在古老的霸主时代，有一种死亡之杖，它能放射出镰刀般的光束，如镰刀般割出，瓦解生物的神经系统；而死光和他大不相同。从本质上来说，它们其实根本不是相干光束，而是利用强大的基甸驱动储能器在一个有限锥面的时空内扩展进超光速失真波，这可以导致一个实时空间矩阵体的细微扭曲——这就类似于一次失败的跃迁，没有进入古老的霍金驱动空间——但足以摧毁人类大脑的精美能量舞步。

同圣神舰队的其他军官一样，斯通同样憎恶死光武器，但不管如何深恶痛绝，现在，她有十足的理由使用它。“拉斐尔”号是圣神花巨资打造的舰队，她的首要目标，是阻止船员窃取那艘船，同时不能对船只造成损坏。然而，她面临的问题是，用死光杀死船员，很可能不会阻止“拉斐尔”号的跃迁，一切都要看飞船的船员预先编排的加速跃迁速度是多少。按传统，舰长都会手动控制跃迁的进行，或者，至少配有临时开关，随时可以超驰飞船的电脑指挥程序，但是，斯通无法保证德索亚会遵照传统操作。

“请让我和利布莱尔副官说话。”斯通圣母舰长说道。

德索亚笑了。“我的副官正在履行职责。”他沉思着，这么说，霍格

是个奸细。能证实这个消息，对我们很有用处。

现在，“加百列”号追不上他们了，就算是加速到六百倍重力也没用。在对方飞船进入控制范围之前，“拉斐尔”号就可达到跃迁条件。不，如果斯通想要阻止他们，她必须杀死所有船员，接着用武器库里的最后一点弹药，将“拉斐尔”号的外部密蔽场超载，将其击损。如果她的猜测不对，如果德索亚果真是在执行圣神下达的命令，那她几乎肯定会被送交军事法庭，开除出圣神舰队。但是，如果她什么也不做，让德索亚窃走一艘圣神大天使，那么，斯通就会被送交军事法庭，开除出舰队，并且逐出教会，而且几乎肯定会被处以极刑。

“费德里克，”她轻声说道，“请减小推进力，让我们的速度同步。你仍旧可以继续执行你的命令，加速跃迁至秘密跃迁点。我只有一个请求，请让我登上‘拉斐尔’号，在你跃迁前，确认一切相安无事。”

德索亚犹豫了一下，在六百倍重力下，他无法拿这一伪命令掩饰他仓促的离去，因为不管“拉斐尔”号到哪里，船员们都得先经历两天时间进行缓慢的重生，之后才能继续使命。他注视着斯通的双眼，同时查看“加百列”号的微小图像，那艘飞船踏着白色的火焰柱，在三百倍重力水平下攀升。她还剩一点常规武器，很可能会一股脑儿发射过来，将他飞船的能量场超载。德索亚不愿回击：把“加百列”号炸成灰，并不合他的心愿。虽然他现在已经背叛了教会和祖国，但他不想成为真正的谋杀者。

那就只能用死光了。

“好吧，哈伦，”他轻松地说道，“我叫霍格把加速度降到两百倍重力，等你飞到我们边上。”他转过头，似乎在集中精神透过骨骼通道下

达命令。

他的手肯定抖了一下，斯通的手也同样如此，无形的枪支微微抬起，手指扣紧了扳机。

死亡之波袭来的一刹那，德索亚神父舰长望见八粒火星脱离了战术模拟中的“加百列”号，斯通没有冒险——与其让“拉斐尔”号逃脱，她情愿将其炸成碎片。

圣母舰长的虚拟影像被拉向远方，消失于无形，死光冲进了她的飞船，切断了所有的通信连接，舰上的所有船员一命呜呼。

一秒钟之后，德索亚神父舰长感觉自己被猛然拖出了模拟空间，他大脑中的神经元被烧成灰烬。鲜血从双眼、嘴巴和耳中流出，但此时此刻，神父舰长早已死亡，“拉斐尔”号上所有有意识的实体都死了——包括C甲板上的格列高里亚斯中士和他的两名士兵，飞行甲板上的推系师梅耶尔、环系官阿盖尔、能系官丹尼斯、武系官单卡雷。

十六秒之后，八颗霍金驱动导弹闪入实空，在无声的“拉斐尔”号的四周引爆。

古阿斯在实空中注视着一切：劳尔·安迪密恩向穿着红袍的一家子道了别，接着划着桨片，朝远距传送拱门前进。这颗星球正在经历双月食。在人工河上空，烟火齐鸣，线状城市中拥着数千人，从他们口中发出奇异的叫声。古阿斯站起身，准备穿过河，把男人从小舟中揪出来。按照协议，如果劳尔·安迪密恩是单独一人的话，那就必须活捉他，把他带到星球上空的星际飞船中进行拷问——此次任务的目标是找到伊妮

娅的下落——但没人说过不能对男人做些什么，他尽可以解除他的行动能力，让他再也无法逃走。古阿斯打算保持相移状态，挑断安迪密恩的脚筋和手筋，这一切可以瞬间完成，如同外科手术，这样一来，这个男人就不会有出血致死的危险，之后，他会被储存在飞船的医疗箱中，留待审问。

先前和尼弥斯分离后，古阿斯不费一秒便跑出了六公里，奔到了远距传送门，路经那一个个冻结的人形的时候，他看了看那些行人和奇怪的风力车。一到拱门那里，他就藏在了高高的河岸上的一棵柳树下，移出相移状态，回到慢时间。他的工作是守卫后门，一旦尼弥斯找到这个失踪的航空员，就会给他发送封包探索确认信息。

他在那儿等了二十分钟，其间和斯库拉以及布里亚柔斯在内部通用频段上交流了一下，但没有从尼弥斯那儿收到任何消息。这让他感到吃惊。他们都觉得，只要她进入相移状态，就会在实时的头几秒内找到这个失踪的男人。古阿斯没有担心，事实上，他根本不具有“担心”的能力，据他猜测，尼弥斯应该是在进行大范围的搜索，同时频繁地移出相移状态，花去些许实时的时间，接着又相移回去。他猜测，自己通过通用频段发出的询问是在她相移的时候送出的。他还觉得，尼弥斯虽然是他们的克隆人姐妹，但她是第一个从克隆槽中分离出来的，所以他坚信，相比斯库拉、布里亚柔斯以及自己，尼弥斯不太习惯共用通用频段。说实话，如果他们三个得到的命令只是把尼弥斯从神林上的岩石中拉出，然后当场把她结果掉，那他也不会介意。

河流上船来船往，每当一艘船从东面或是西面接近远距传送门的时候，古阿斯都会马上进入相移状态，穿过海绵状的河面，搜索一下船只，检查一下乘客。其中有些人，他不得不扒光他们的袍子，好确认那不是安迪密恩，不是机器人贝提克，也不是做了伪装的女孩伊妮娅。为

了确定真假，他会用力嗅嗅他们的气味，接着用针抽取穿袍之人的组织DNA，证明他们只是维图-格雷-巴里亚那斯B的土人。所有人都是。

每次检查完毕，他都会走回河岸，继续观察。自离开飞船已过了十八分钟，这时，一艘圣神掠行艇在边上飞了一阵，接着穿过了远距传送门。古阿斯本应进入快时间，上船检查一下，对此，他感到无比厌倦，好在斯库拉已经到了飞船上，正和执行搜索任务的圣神士兵在一起，所以古阿斯也幸运地免去了这次劳神的努力。

太无聊了，她在通用频段上说道。

是啊，古阿斯附和道。

尼弥斯呢？说话的是布里亚柔斯，他已经回到了城市，那些笨拙的士兵已经通过无线电取得了搜查证，正在挨家挨户地搜索。

没收到任何音讯，古阿斯说。

在月食及相随的可笑仪式期间，他亲眼注视着风力运输车开过来，停下，劳尔·安迪密恩从中出现。古阿斯确信，那就是安迪密恩。不仅视像匹配，而且他还嗅探到这人身体上的气味，和尼弥斯上传给他们的一模一样。古阿斯本可以立即相移，接着走到有些戏剧性冻结的世界中，用针管抽取一点DNA组织，验证一下，但完全没有必要。这就是他们要找的人。

古阿斯没有在通用频段上发出广播，也没有向尼弥斯发送封包探索信息，他又等了一分钟。他心里跳动着一丝期盼，有一种愉悦的感觉。他不想和人分享，省得冲淡这股感觉。此外，他觉得，最好等到安迪密恩和光谱螺旋的一家子分手后再将他绑架，他现在正在小舟中和那些人

挥手道别。

古阿斯望着劳尔·安迪密恩划着那条可笑的小舟，进入了渐渐变宽的人工河中。他意识到，最好是将安迪密恩连着小舟一起带走：那些光谱螺旋的人还在远望，如果他们知道他是想通过远距传输器逃走，那他们肯定觉得他会连人带船一起消失。在他们眼里，只会看到忽的一闪，安迪密恩就会从眼前传送出去。而事实上，古阿斯会保持相移状态，同时将相移场扩大，将男人和小舟扛在里面。小舟很有用，它可能会透漏出伊妮娅的藏身之处：上面沾染的行星气味，制造工艺，这些东西会向他们泄密。

北方的河流沿岸，人们喊叫着，欢唱着。月食快要结束。焰火在河流上空炸响，投下巴洛克式的阴影，落在锈迹斑斑的远距传输拱门上。安迪密恩已经扭过头，不再望向那群挥手的光谱螺旋人，他集中注意力，维持在最强劲的水流上，划着桨，朝远距传送门前进。

古阿斯站起身，伸了个懒腰，准备相移。

突然间，那东西出现在了他身边，距他仅厘米之遥。它至少有三米高，耸立在他跟前。

不可能，古阿斯暗自思忖，我应该能感觉到相移造成的扭曲信号。

流星焰火在天上炸开，血红的光芒泼洒在铬银甲壳上。在那水银状的平面上，戳起一根根金属利牙和铬银尖刺，将或黄或白或红的烟花倒影扭曲变形。古阿斯也看到了自己的倒影，歪扭，震惊。接着，他相移了。

相移只用了不到一微秒的时间，但不知何故，在能量场完全形成

前，那怪物的四只利爪竟如探囊取物般伸了进来。刀刃般的手指挖进了古阿斯的合成皮肤和肌肉，目标直指他的一颗心脏。

古阿斯对这一击猝不及防，但他马上施以反击。他挥动银色的相移手臂，仿若舞动着一把平直的断头刀。它本可以切断晶须碳合金，就像是切进湿纸板一样不费吹灰之力，但不可思议的是，刀身竟没有砍进面前的这个高大身形。火星四溅，霹雳爆鸣，古阿斯的胳膊弹了回来，手指失去了知觉，金属桡骨和尺骨被震得粉碎。

那只探进自己体内的利爪扯出一串肠子，连带着数千米长的微纤。古阿斯意识到，自己已经被来了个开膛破肚，从肚子到胸口，全被挖空了。没关系，他还能运转。

古阿斯操起右手，握成一根尖利的大头棒，戳向那双闪闪发光的红眼。这一击足以致命，但那怪物猛地张开庞大的蒸汽铲似的下巴，然后立马合上，速度甚至快过相移，古阿斯的右臂一晃眼便被咬成两段。

古阿斯暴跳如雷，扑向这个鬼怪，想要合并两者之间的能量场，企图用自己的牙齿撕咬对方。但是，两只巨大的手牢牢抓住了他，指刃插进相移场，刺入血肉，让他动弹不得。面前的那个铬银的头颅猛地朝他锤来，银针般的尖刺刺穿了古阿斯的右眼，刺入了他大脑的右前叶。

古阿斯厉声狂叫，不是因为痛苦——虽然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他第一次感觉到类似的感觉——而是出自无情的怒火。他搜寻着怪物的喉咙，啪嗒一声用力一咬，发出像是金铁相击一样的声音，但他依旧被怪物抓着，近身不得。

接着，怪物将古阿斯的另两颗心脏掏了出来，远远扔进了河水中。一纳秒之后，它猛地冲向前，咬入古阿斯的喉咙，长牙轻轻一合，便咬

断了他的碳合金脊髓。古阿斯的脑袋就这么被咬了下来，他想要转入遥感控制，以重新掌控仍在战斗的身体。他还剩一只眼睛，透过鲜血和体液，他窥视着眼前的一切，同时在通用频段发出播报，但是头颅中的发射机被刺坏了，位于脾脏内的接收器也被扯了出去。

他感到一阵天旋地转——他首先看到的是那颗恒星重新开始显现，光晕环绕在第二颗卫星周围，接着又看到流星焰火，之后是五光十色的河面，之后又是天空，接着突然一片漆黑。古阿斯的有序思维开始消退，他意识到，他的脑袋是被远远地扔向了河中。在没入漆黑的河水前，他最后的眼膜图像看到了这样的画面：自己的无头躯干枉然无助地痉挛着，被那甲壳怪物紧紧地抱着，被刺在尖刺和荆棘上。接着，忽的一闪，伯劳从快时间的存在中相移了出去，紧接着，古阿斯的脑袋砸进水面，激起黑色的浪花。

五分钟后，拉达曼斯·尼弥斯赶了过来。她移出相移状态，河岸上空空如也，只有她兄弟的一具无头尸体。风力运输车和穿着红袍的一家子也都不见了。这段河流上看不见一条船，恒星正从第二颗卫星后头亮出身影。

古阿斯在这儿，她在通用频段上发出信息。布里亚柔斯和斯库拉仍旧在城市中和士兵在一起。那名沉睡的圣神士兵已经被找到，手铐也被解开。他们询问了市民，但没人回答那是谁的家。斯库拉正在催冯纳拉上校，叫他把事情结束。

尼弥斯移出相移场的时候，感觉到周身相当不适。她的每一根肋骨——不管那到底是骨头是还是永固钢——都断的断，折的折。好几处内

脏都被捣成了肉酱，左手也动弹不得。按标准算，她几乎昏迷了二十分钟。昏迷！即便在神林上，在凝固的石头中干躺了四年，她也不曾昏迷过一秒钟。而且，这些损伤，都是透过无法渗透的相移场完成的。

没关系。等离开这个被内核遗弃的星球后，她会让自己的身体在静止状态中自行修复。尼弥斯跪到她兄弟的尸体旁，它身上全是抓痕，首级被割下，还被开膛破肚——几乎连骨头也被剔除了。现在那躯体还时不时地抽搐一下，断裂的手指挣扎着想要抓住什么并不存在的敌人。

尼弥斯不禁颤抖了一下——不是出于对古阿斯的同情，也不是对这种伤害感到厌恶，她只是对伯劳的攻击模式做了一下专业的评估，一定要说什么的话，她感到非常钦佩。更准确地说，她心中生出了一种全然的失落感，因为她错过了这次交锋。隧道里那次攻击来得太快，她根本来不及反应——她当时的相移正进行到一半——对这一点，她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我会找到他的，她发出信息，接着相移。空气变得醇厚，好似淤泥。尼弥斯沿着河岸而下，一路强行穿越带着密集阻力的水面，她沿着河床向前走，在通用频段上呼叫，同时用深层雷达探测着。

河下游差不多一公里处，她找到了古阿斯的脑袋，那儿的水流非常强劲。淡水甲壳动物已经把它的嘴唇和剩下的眼睛吃光了，现在正在它的眼窝里勘探。尼弥斯将它们掸开，拎着脑袋，回到了河岸上。

古阿斯的通用频段发射机被压扁了，声带也没了。尼弥斯探出一根微纤，直接接通了他的记忆中枢。那颗脑袋的右侧被砸扁了，脑组织和些许DNA处理胶体溢了出来。

她没有向他提问，而是移出相移状态，直接下载记忆库，一面接

收，一面向剩下的两个兄妹发送下载下来的信息。

伯劳，斯库拉发来信息。

别废话，福尔摩斯，布里亚柔斯说道。

闭嘴，尼弥斯下令，赶紧和那些蠢货了结了。我先把这儿打扫干净，然后回登陆飞船等你们。

古阿斯的眼睛已经瞎了，正滴着液体，但舌头还残留下几许，现在正试着想要开口说话，努力吐出几个音节。尼弥斯把它举到耳边。

“其——其——”请。“巴——巴——巴——”帮。“夫——夫——”我。

尼弥斯放下脑袋，那具躯干正躺在水花四溅的岸上。她对着他审视了一番。许多器官都没了，好几十米的微纤散落在杂草和烂泥中，有一些已经蔓延到了水流中，灰色的肠子和神经胶块四分五裂，撒得到处都是。恒星正从双食中探出，光线慢慢变亮，照亮了几根骨头。不管是登陆飞船，还是大天使中的医疗箱，都无法为他重新克隆出丢失的部件。即便办得到，古阿斯也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复原。

尼弥斯把脑袋放到地上，用自己的微纤包裹住那具尸体，里里外外放进石头，加重它的重量。接着，她望望河面，确保河上没有船只，便把无头尸体远远地丢进了水流中。早先，她看到河中充满了食腐生物，都是些顽固且不挑食的东西。即便如此，她兄弟的身上，肯定还是有些东西不合它们的胃口。

她拎起古阿斯的脑袋，它的舌头还在咯咯叫着。尼弥斯把上面的眼窝作为把手，用拇指和食指夹着，以一个简单的低手投掷，用力把它扔

出了河。脑袋没入了河水中，河面上仅仅拂起一系列波纹。

尼弥斯小跑着奔向远距传送门，拱门的表面锈迹斑斑，外表看上去刀枪不入，但她轻轻松松地撕下一块隐藏盖板，从手腕上探出一根微纤，插了进去。

我搞不明白，通用频段上传来布里亚柔斯发来的编码，它没通向任何地方。

不是没通向任何地方，尼弥斯发出她的看法，同时收回微纤。而是没有通向旧环网的任何地方。没有通向内核建立远距传输器的地方。

不可能，斯库拉发来信息，除了内核建造的传送门，不会有其他的。

尼弥斯叹了口气。她的这些兄妹可真是些蠢货。闭嘴，快回登陆飞船，她命令道。我们必须亲自汇报这件事，阿尔贝都顾问很可能会亲自下载这些报告。

尼弥斯进入相移状态，在慢时间下，小跑着穿越醇厚漆黑的空气，奔向登陆飞船。

我没忘记还有一个紧急按钮。问题很简单——真到了紧急状况下，一个人不会马上想到按钮这回事。

小舟在深不见底的天空中无穷无尽地坠落。天空广袤无垠，偶被云层打断，那云层从青紫的深渊，到头顶数千米上空连绵的乳白云巅，横贯数万米的垂直距离。我的船桨已经丢了，当时我眼睁睁望着它打着滚，往下自由坠落。在空气动力学和自由沉降速度的作用下，我和小舟现在的坠落速度甚至超过了那块桨，在那惊心动魄的时刻，我早已不知该如何计算自由沉降速度。至于同我一道传送过来的那段河水，此时变成了一个个巨大的椭圆水球，它们翻滚起伏，在我前后随我一起坠落，一个个球体一会儿分裂，一会儿合并，像是在零重力中的样子，但紧接着便被狂风抽得分崩离析，看那样子，就像在不停下落的过程中，我的身边刮起了一阵局部的风暴似的。我有一把钢矛枪，是在德姆·洛亚的卧房里从那名沉睡的士兵身上解下来的，现在，它正卡在我大腿外侧和座舱尼龙罩弯曲的内封口间。我高举双臂，仿佛自己是一只鸟，正要展翅高飞，出于恐惧，我的双手紧握成拳。在一开始的那番尖叫后，我现在牙关紧锁，臼齿磨得嘎嘎作响。坠落一直持续，一刻也没有停歇。

在我的后面或者说上方，我曾瞥到过远距传送拱门，虽然“拱门”已经不再是一个合适的字眼：那庞大的建筑物毫无支撑地飘浮在空中，其

实是一个金属环，一个圆环，一个锈迹斑斑的甜甜圈。在那倏忽即逝的片刻中，我透过亮闪闪的圆环看到了维图-格雷-巴里亚那斯B的天空，但那景象马上就消失了，在不断远去的铁环中，出现的只是云朵。在这满天的云朵中，那圆环是唯一一个实物，而我已经落在了它的下面，距它已有一千多米远。有那么一小会儿，出于虚幻、晕眩和惊恐，我曾想，要是自己是一只鸟，就能重新飞回头顶的这个远距传送环，栖息在它低处的宽阔拱面上，等着……

等什么？小舟正在旋转着往下掉，我紧紧抓着它的两侧，它掉过头，船首朝前，如铅垂般坠向底下遥远的紫色深渊中，而我也颠倒了过来，脑袋冲下，跟着小舟，笔直坠落。

就在这时，我记起了紧急按钮。无论如何，都不要碰它，在汉尼拔，伊妮娅帮我把小舟推下水的时候，她曾这么跟我说过，我是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碰。

小舟重新沿着纵轴旋转，几乎把我颠了出来。我的屁股已经脱离了船体尾部的软垫，事实上，我正毫无束缚地飘浮在这个狭促的座舱中，周围是自由落体的水滴，翻滚着的木桨，还有这倒转的小舟。我觉得现在可以称得上是“万不得已的时候”，于是便拉开了塑料面板，用拇指按下了红色的按钮。

突然间，从座舱前、船首边、还有我的身后，扑地弹出一片片布料。数根绳子和大量布片鼓胀而出，我赶紧避开。小舟慢慢恢复平稳，接着猛力减速，几乎把我抛了出去。我紧紧抓住纤维塑料小舟的两侧，随它疯狂地摇摆。头顶上那团不成形的东西似乎在慢慢变成比降落伞更复杂的东西。此时此刻，就算体内仍旧受着肾上腺素的猛攻，臼齿还在嘎嘎作响，心内惊慌失措，但我还是认出了这块布料：是我和贝提克在

西塔列森附近的印第安集市买的那块记忆布。这块压电布料由太阳能提供动力，几乎是透明的，超轻，超牢，可以记忆十几种预置的形状。当时我们本打算多买一些，用它替代建筑师的主画室屋顶的帆布，因为原先那些覆盖物经常变烂下陷，必须常修常换。但赖特先生坚持要留着那些旧帆布。他非常喜欢那种黄油般醇厚的光线。贝提克曾拿了十几米的记忆布，带到他的工作室，当时我没怎么多想。

直到现在。

坠落戛然而止，现在，小舟正悬挂在一个三角形的帆伞下。从船体上部边沿的几个战略位置上立起十几条尼龙-10吊索，由它们拉着帆伞。虽然我和小舟还在往下降，但现在速度已经降下，变得飘忽忽地下降，而不是脑袋往下的俯冲。我抬头看了一下——记忆布是透明的，透过它可以看见上面的景象——但远距传输环早被我甩在了身后，已经被云层挡住看不见了。狂风和气流正裹挟着我远离远距传输器。

我觉得自己应该好好谢谢我的两个朋友——女孩和机器人，他们竟然预知了这件事，在小舟中为我准备好了一切。但是，我头脑中第一个想法却是一句势不可当的骂人话：真他妈该死！太过分了。让我掉进这样一个只有云和大气、没有地面的星球，真他妈太过分了。如果伊妮娅早知道我会被传送到这里，她为什么不.....

没有地面？我从小舟一侧探出身子，往下俯瞰。也许，按计划，我该轻轻地往下飘到什么看不见的地面上。

不，在我身下，是数千米的空间无一物的大气，再往下，更低的层面上，是一片紫黑色的东西，唯有可怕的闪电，才能偶尔将那片黑暗暂时照亮。底下的压力肯定非常巨大，这又让我想起了另一点：如果这是一

颗类木行星？——是旋转星？木星？还是别的类木星球？——为什么我能呼吸到氧气呢？就我所知，人类遇见过的所有气体巨星都是由性质恶劣的气体构成的——甲烷、氨气、氦气、一氧化碳、磷化氢、氰化氢，以及其他危险的气体，还有极少量的水。我从未听说过气体巨星拥有可供呼吸的氮氧混合物，但我的确在呼吸。相比我到过的其他星球，这儿的空气较为稀薄，还带着一丝氨气的臭味，但显而易见，我正在呼吸这里的空气。这样说来，这一定不是一颗气体巨星。那我究竟是在哪里？

我抬起手腕，对着通信志问道：“我到底在哪儿？”

半晌没有声音，一时之间，我还以为这东西已经在维图-格雷-巴里亚那斯B上损坏了。但紧接着便响起了飞船那傲慢的声音：“无法判断，安迪密恩先生，我有一些数据，但是还不完善。”

“告诉我。”

紧接着，它迅速唠叨了起来，就跟开机关枪似的，列出了一系列数据：以开氏计量的温度，以毫巴计量的大气压力，以克/立方厘米计量的平均密度（估算值），以千米/秒计量的逃逸速度（约计），以高斯计量的磁场（探测值），随后是一长串大气构成和成分比例。

“逃逸速度是54.2千米/秒，”我说道，“这是一颗气体巨星，是不是？”

“非常肯定。”传来飞船的声音，“类木行星的基准是59.5千米/秒。”

“但这儿的空气并不像气体巨星，对不对？”我能见到前头的层积云正快速累积，像是正在加速播放拍摄好的大自然全息像。高耸的云朵肯定触到了上方一万米之外，它的底部却消失在了底下的紫色深渊中。在

那深渊中，一条条闪电摇曳着。照射在远侧的阳光似乎既鲜艳又暗淡：是霞光。

“这里的大气和我记录中的无一匹配，”通信志说道，“一氧化碳、乙烷、乙炔等其他碳氢化合物的量违背了索美平衡值，但这很容易解释，因为类木行星的分子动能和太阳辐射会分解甲烷。此外，一氧化碳的存在也是可以解释的，它们是甲烷和水汽在超过开氏一千两百度的纵深层发生混合反应后的标准产物。但是，氧气和氮气的含量……”

“怎么说？”我连忙问道。

“表明有生命的存在。”通信志说道。

我朝四周环视了一番，望望云层和天空，就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偷偷看着我。“地面上有生命？”我问道。

“值得怀疑，”传来那单调的声音，“如果这个星球遵循木星和旋转星的标准，那么，在所谓的地面上，压力将达到旧地大气压的七千万倍，而温度则会达到开氏两万五千度。”

“我们现在的高度是多少？”我问道。

“不可预测，”这个仪器说道，“不过，现在的大气压力是旧地标准压力的零点七六倍，按类木行星的标准看，我猜，我们正位于对流层和对流层顶的上方，在同温层的底部区域。”

“这么高的地方，难道不会很冷吗？那几乎是外太空了。”

“在气体巨星上不是这样，”通信志说道，那副带着学者派头的声音真让我忍无可忍，“温室效应会造成一个逆温层，将同温层的部分层面

加热至与人类觉得最适宜的温度差不多。但是，上下几千米的温度将会有显著的落差。”

“几千米，”我轻声说道，“我们上下有多少空气？”

“尚不可知，”通信志又这么说道，“但根据推断显示，从这颗星球的中心到顶部大气层的半径，大约有七万公里。而这个拥有氧气、氮气、二氧化碳的层面，离星球的假定中心大约有三分之二的距离，其扩展出的厚度大约是三到八千公里。”

“三到八千公里的厚度，”我傻傻地重复道，“离地面五万公里……”

“约计，”通信志说道，“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地核的压力下，氢分子会变成金属……”

“对，”我应道，“够了。”我感觉自己快要倒在小舟一侧，感觉糟糕透了。

“我得指出一个异常之处，附近层积云的颜色很有趣，从中可以看出，里面存在着一硫化铵或是多硫化铵。但是，在远离对流层的高度，一般只会存在氨气卷云，不会有水云形成，只有在深达十倍标准大气压的地方才会有，因为……”

“够了。”我说道。

“我指出这一点，只是因为这儿存在着有趣的大气悖论……”

“闭嘴。”我喊道。

太阳落下后，气温转凉。但日落的景象异常美丽，我至死也不会忘

记。

抬眼望去，在头顶非常非常高的地方，原本碧蓝的天空已经转变成海伯利安似的湛青色，接着变得更深，成了深紫色。遥远的顶部天空和遥远的底部深渊都慢慢暗去，而环绕在身边的云朵却变得愈发明亮。我说“云朵”，但是这个词非常可笑，根本无法传达眼前这一切所蕴含的雄壮气势。我成长于牧人的旅队中，自小生活在海伯利安的大南海和羽翼高原之间的无林荒野中：我熟悉云朵的一切。

在遥远的顶上，羽毛般的卷云和波纹状的卷积云被晚霞照亮，像是五彩缤纷的彩色蜡笔画：柔柔的粉色，亮亮的玫红，淡淡的紫色，逆光的金色。我就仿佛置身在一座庙宇中，顶上是高高的玫红色庙顶，四周矗立着数千根无规则的柱子。这些柱子正是那些群山般高耸的积云和积雨云，它们那铁砧般的底座消失在数千公里下的黑暗深渊中，就在我的小船之下，而那圆形的尖顶则翻腾着插进头顶数千公里外沾染这光晕的卷层云中。西方数千公里外，富丽的低垂霞光照进云层的开口中，照亮了每一根云柱，光线似乎将那些云朵点燃了，就仿佛它们的表面是用可燃物制成的。

“一硫化物或是多硫化物。”通信志是这么说的。嗯，散射光下的茶色积云，不管是由什么构成的，都被晚霞用锈红色的光芒点亮。亮红的云条和血红的云束从云团中脱离，像是一面面深红的三角旗；玫红的毛状云织出一片卷云天顶，看上去就像是活人血肉中的一条条肌肉；翻涌的积云团白得让我不住眨眼，就像是得了雪盲症；条纹状的金色卷云从湍涌的积雨云塔中泼洒而出，就像是一张仰望天空的白皙脸蛋后飘动的浓密金发。光线越来越暗，越来越华丽，越来越强烈，甚至让我的眼眶中盈满了泪水，最后竟变得愈发灿烂。如同上帝之光般的亮丽光线近乎水平地射下，在一根根柱子间燃烧，不时在这里照亮几根，又在那里将

别的几根覆盖在阴影下，一路上穿越冰晶云和一条条垂直落下的雨滴，投射出成百上千的简易彩虹和数千个复杂虹霓。接着，暗影从青黑的深渊中上移，将越来越多巨浪般的积云和雨云遮蔽，最后攀进高高的卷云和池塘水波状的高积云中，但一开始，那些暗影带来的并不是灰暗，而是无限多种精细的色调：闪烁的金光化成青铜色；纯白色化成奶油色，接着是深褐色；胭脂红混杂着鲜血般的殷红色，慢慢化成干血状的锈红色，接着褪变成秋叶般的茶褐色。随着垂直的晨昏线在我头顶穿过，小舟的船体也失去了光彩，上方的帆伞也笼罩进了暗影中。这些暗影缓缓地摸向高处——虽然当时我太过全神贯注，没有看通信志，但我肯定，那一定花了至少三十分钟——当黑暗最终爬到卷云天顶的时候，就仿佛有人一下吹熄了庙宇中的所有灯火。

那是日落最令人难过的时刻。

我记得自己当时眨了眨眼，这一切仍旧在头脑中翻江倒海：光、云之影，那些如火焰炙烤般的云团静如处子、动如脱兔，令人不安的奇异景象。当真正的黑暗降临时，我已经准备好闭目养神一番，整理一下思绪。闪电和极光就是在那时开始表演的。

海伯利安上没有极光——或者，如果有，我也从没见过。但我曾经见过旧地的北极光，当时我正乘着登陆飞船进行环球旅行，在一个曾被称作斯堪的纳维亚共和国的半岛上，我见到了那个景象。它们闪闪发光，沿着北方的地平线起伏舞动，就像是鬼魂舞者的薄纱长袍，令当时观看的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但是，这颗行星的极光完全不像旧地那样精细入微。一条条带状的光，固体条纹状的光，像立式钢琴的琴键那样黑白分明，清晰可辨——它们在高高的天空中舞动起来，那个方向，我觉得应该是南方。在我身

下的黑暗虚空中，各种颜色的光帘也慢慢闪亮起来：绿色，金色，红色，蓝色。它们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宽，越来越高，最后拉伸开来，和其他跃动的光帘相接，混为一体。看上去就好像这个星球正从闪亮的光芒中剪出一只只纸娃娃似的。就在片刻间，天空的每一部分都活跃起来，舞动着各种各样的颜色带，有垂直的、歪斜的、近乎水平的。云塔又一次现出了身影，数千冷光映射出那些巨浪和三角旗。我几乎能听到噓噓的尖厉之声，那是太阳粒子沿着这颗巨型星球周围的巨大磁力线，受着驱赶、往前运动所发出的声音。

我能听到那些声音：哗啦啦、轰隆隆、啪啦啦、砰砰砰，还有一连串噼里啪啦的声音。在小小的座舱中，我转身侧往一边，笔直往下看。电闪雷鸣的景象开始了。

小时候在荒野上，我见过无数次雷雨。在旧地上，我、伊妮娅和贝提克经常会在晚上到她小屋外坐着，望着北方山岳上移动的巨大雷暴。但我不曾想过，这世间会有眼前这样的景象。

那深渊——这是我前面用到的称呼——跟黑色的地面毫无差别，遥远得令人发笑，想想便应是一片巨压和酷热之地。但是，现在那深渊中满是光芒，闪电从一处可见的地平线跳到另一处，就像是一连串核弹发生了爆炸，我目睹着这光亮与轰鸣声的链状反应，不由得在心中想象，整个半球的城市都在这片光海中毁灭的景象。我紧紧抓住小舟的一侧，心里念着一些安心的话语，希望这风暴离我有几百公里的距离。

但闪电却沿着高耸的积雨云爬了上来。一阵阵白光开始和成片的五彩极光相互较量。一开始，雷声是亚音速，声音很轻，但非常可怕，之后变成音速，非常响，更加可怕。在突如其来的下降气流和如升降机般飞快的上升暖气流的作用下，小舟和帆布摇晃起来。我使出全身力气抓

住小舟两侧，对着上天念叨，暗自希望自己看到的并不是真的。

接着，闪电开始在云塔之间闪现。

通信志评估过这个地方的大小，我自己也做过推理——这里的大气层深达数万公里，地平线非常遥远，从我这儿到日落之处，可以扔上好几十个旧地和海伯利安。但是，那一道道闪电束最终让我确信，这个世界是为巨人和神祇打造的，并不适合人类。

那闪电比密西西比河还要宽，比亚马孙河还要长。那两条河我都见过，而这些闪电束切切实实出现在了 my 眼前。我完全明白。

我弯腰蹲坐在小座舱中，就好像如果这艘飞翔小舟被闪电束击中的话，这动作能帮上一点忙似的。我胳膊上的汗毛都竖立起来，脖子和头皮有一种缩紧的感觉，我意识到，原因正在于此——我的头发肯定就像一窝蛇，在那里扭动。通信志的触显面板上正闪动着超载警报，它很可能在朝我喊话，但是在那暴虐的漩涡之中，就算是激光炮在我耳边十厘米外开炮，我也听不见。热气流和内爆的低压气体捶打着我们，帆伞上下起伏，撕扯着吊索。有一次，一道闪电忽地炸下，让我失明了片刻，小舟踏着它的尾巴，往上一荡，甚至超过了水平线，高过了帆伞。我觉得吊索马上会支撑不住，我和小舟将会掉进帆伞和那一堆吊索之中，接着往下掉上几分钟——或者几个小时——最后，压力和巨热会结束我的惊叫。

小舟荡了过去，接着又荡回来，就像是一条发狂的钟摆，但始终位于帆伞下。

身下的雷暴横冲直撞，一束束链状闪电在一座座云塔中向上跃动，灼热的闪电束在巨塔间纵横交错，就像是狂暴大脑中的一个神经元，

正在发射蛛网般的电冲，除此之外，许许多多球状闪电和链状闪电竞相从云层中挣脱了束缚，浮在了小舟所在的黑色天空中。

我注视着身下不到一百米外的一条漂泊的球状电束，它正波动着，翻涌着，大小跟一颗圆形的小行星差不多——一颗电子小卫星。它发出的声音真是无法用言语形容，但是往事不请自来，从天而降，我想起自己曾有一次身陷天鹰大陆的森林大火中，想起了五岁时，曾有龙卷风刮过原野，在我们的旅队头上掠过，想起等离子弹在冰爪的蓝色冰川上引爆。但是，这些记忆即便全都合并起来，都不及眼前的这场能量风暴，它们正在小舟下翻滚，就像是蓝光和金光构成的失控巨石。

风暴持续了八小时之久，之后的黑暗又延续了八小时。我在头一个八小时里活了下来，在后一个八小时里睡了一觉。当我醒来时，身体还在颤抖，口渴难当，脑中徘徊着光和声的梦境，耳朵也暂时没恢复过来，很想撒泡尿，但却担心跪起来的时候会不会掉出座舱。此时，云柱已经取代了昨晚的庙宇巨柱，晨光已经将它们的另一侧涂上了光彩。日出比日落朴素一点：璀璨的白光和金光从卷云天顶开始，顺着积云和雨云往下爬，一直爬到我这一层，而我正在这里冷得簌簌发抖。我的皮肤、衣服和头发都湿了，在昨晚疯人院般骚乱的某个时刻，天上下过雨，而且还下得很大。

我跪到垫着软垫的船体上，左手紧抓着座舱的边缘，在确信小舟的晃动已经较为平稳时，便开始解决正事。在晨光下，金色的细长水流闪闪地发着光，坠入无垠的深渊。那深渊再一次变回高深莫测的黑紫色。我的后背下侧有些隐隐作痛，让我想起前几天的肾结石噩梦。现在看来，那段时日似乎已经恍如隔世，离我非常遥远了。啊，我想道，要是现在再尿出一颗小石子，我可抓不住它了。

我扣上扣子，坐回到座舱里，试图伸伸坐麻了的双腿，但我必须小心不让自己掉出去，心里琢磨着，自从昨天晚上被吹得不知所终后——就好像我本来有前进方向似的——在这无垠的天空中，我到底该上哪儿去找远距传送环呢，就在这时，我突然发现自己并不孤单。

有活物正从深渊中爬起，并在我的四周打转。

起先，我只看到一只生物，而且不知远近，无法判定这位访客到底有多大。这东西可能只有几厘米长，离我这艘飘浮的小舟大约几米的距离；也可能长达数千米，离我非常非常远。接着，这生物游到了远处的云柱和更远处的积云塔之间，我终于意识到，几千米长是更加合理的猜测。随着它游近，我看见它身边还有无数小家伙，正跟着它一起穿越晨光下的天空。

在我尝试描述这个生物之前，我必须先说一句，人类在这条银河臂扩张的历史中，很少有这方面的记载，让我们有充分准备可以描述这些大型异星生命体。大流亡期间及之后，人类探索并开拓的几百个星球上，发现的大多数土著生命都是植物，要么就是一些非常简单的生命体，比如海伯利安的辐射蛛纱。那些进化了的大型动物总是很快地被捕杀殆尽——比如说无限极海的灯嘴鱼，或是旋转星的泽普梭。通常的结果是：这些星球只有很少的一些土著生命形式，而大多数都是经由人类改变的物种。人类改造了这些星球，以原始DNA形式带来了他们的细菌、蚯蚓、鱼、鸟和陆地动物，等等，将早期种舰中的晶胚解冻，并在随后的扩张中建造起育饲工厂。结果就会导致一种与海伯利安相似的生态——本地的植物群落蓬勃生长，比如特斯拉树、茶马树、堰木，本地幸存的昆虫活跃在其中，而与之共存的，则是慢慢兴盛的从旧地移植过

来的植物，还有一些经过生物剪裁的变种，比如三枝杨、常蓝植物、橡树、绿头鸭、鲨鱼、蜂鸟、鹿。也就是说，我们并不习惯见到异星生物。

而这些从深渊中爬起来见我的，是如假包换的异星生物。

最大的那只让我想起了乌贼，那又是一种来自旧地的物种，它们在海伯利安大南海的温水湾中非常兴旺。眼前的生物很像乌贼，但它几乎是透明的，内脏清晰可见。它正不断地悸动，时时刻刻改变着形状，就像一艘星舰正在向战斗状态形变，我也因此很难判定到底哪里是体内，哪里是体外。它没有类似头的东西，就连如同乌贼般、可以称作头的扁状附件也没有，但我能辨认出好几条触手，不过，对于这些不断摇摆、收缩、伸展、颤抖的附肢，也许用“复叶”或“丝蕊”称呼它们更加合适。这些丝蕊不仅存在于那苍白透明的体内，在体外也有，而且我也无法确信，这生物在空气中的运动，到底是因为那些丝蕊的摆动，还是这巨型乌贼收缩扩张喷射出的气体所致。

我看过一些古书，也听过外婆的解释，我记得，旋转星上的泽普棱从外表看更加简单——这是一些飘浮在富含氢、氨、甲烷的旋转星大气中的巨型水母，拥有小气艇状的气袋，或是长着美杜莎般头发的气囊，里面容纳着氢气和甲烷的混合物，这些气囊储存大量氢气，并以此进行新陈代谢。我绞尽脑汁回忆起，泽普棱以一种大气浮游植物为食，后者飘浮在有毒的大气中，就像是多不胜数的空中甘露。在旋转星上，没有任何食肉动物……直至人类乘着浮空深潜器去那里开采稀有的气体。

随着这乌贼似的生物朝我靠近，我终于看清了它那错综复杂的内脏：一个个不断脉动的器官的苍白轮廓，一圈圈像是肠子的东西，一些可能是进食细丝的东西，一些或许用来繁殖和排泄的管道，还有些可能

是性器官或是眼睛的附件。它无时无刻不在收拢，缩回弯曲的丝蕊，压缩空气前进，然后再度充分伸展开触手，完全就像在清水中游水前进的乌贼。它的长度达五六百米。

我开始留意到一些别的东西。在乌贼鱼的四周，簇拥着成百上千圆盘状的金色生物，大小不一，最小的大概只有我的手那么大，最大的大过巨型河蝠鲞（就是海伯利安上用来推动驳船的动物）。这些东西同样近乎透明，但体内布满了一种暗淡的绿光，可能是一种惰性气体，在这种生物自身的生物电子场的作用下，被活化至荧光状态。这些东西在乌贼鱼的身边成群游动，似乎时不时会被某种腔口吞没或吸收，只不过一会儿之后又从中出现。我不敢断言是乌贼鱼在吃这些浮游的圆盘，但有一次，我的确看见乌贼的内脏内有一些暗淡的绿光般的东西在移动，就像是透明血管中的血小板，朦朦胧胧的。

这怪物和它那群同伴游得离我更近了，同时还在往上升，最后，阳光照过它透明的身体，将影子投在我的小舟和帆伞上。对于它的尺寸，我得再往上加一点——它绝对有一千米长，当伸展至最大状态时，宽可达三百米。现在，那些有生命的圆盘已经浮在了我的两侧。我能看见它们正一面旋转，一面蜷缩，跟蝠鲞一模一样。

我拿出阿棱给我的钢矛手枪，咔嗒一声按开保险装置。如果这头怪物攻击我，我会马上把半盒钢矛弹朝它苍白的身体发射进去，希望这透明的表皮就像看上去一样薄弱。不管这东西利用了什么上升气体使自己浮在这条氧气层上，也许我有机会把它戳破，让那些气体泄露出来。

就在这时，那怪物如九头蛇怪般的丝蕊突然朝四面八方伸了出去，其中一些差一点碰到我的帆伞。我意识到，这怪物只须甩一甩其中一条触手，就可以马上毁掉我的船帆，我根本来不及动它半根汗毛，甭提戳

破它了。我等在那里，半含期待，觉得自己随时会被拖进怪物的胃里——如果它有胃的话。

然而什么也没发生。我的小舟正向可能是西方的那个方向飘去，帆布在热冷空气的作用下忽升忽降，云层高耸在我四周，乌贼鱼和它的同伴——我毫无根据地认为它们是寄生虫——位于“北方”，也就是上方，始终在水平方向上和我保持几百米的距离，垂直也大约有一百米的距离。我琢磨着，这怪物这么跟着我，是不是出于好奇，或是饥饿。我很纳闷，不知道它身边飘浮的那些绿色血小板会不会突然朝我发起攻击。

但我什么也做不了，只好把没啥用处的钢矛枪放到大腿上，从背包中拿出最后几块饼干啃了起来，又从水瓶中喝了点水。补给水已经维持不了一天了，我骂了自己一句，昨晚上那场可怕的风暴发生时，我竟然没想起来拿瓶子接点雨水，不过，我并不知道这个星球的水是不是可以饮用。

漫长的早晨过去，漫长的下午来临。有好几次，随风飘流的帆布载着我钻进了云塔，于是我昂首对着滴水的雾气，舔舔嘴唇和下巴上的水珠。尝起来像水。每次当我从云雾中出来的时候，我都希望乌贼鱼已经离去，但每一次都能看到它依然忠于职守地逗留在我右上方的那个位置上。有一次，就在天上那光晕（就是星系的恒星）爬到天顶的时候，小舟被吹进了一个云柱中，那地方的气流非常猛烈，云柱被吹得蓬乱不堪，帆布也几乎被吹得卷了起来。但它还是自己稳了下来，当我钻出云层的时候，高度已经升了数千米。空气变得更加稀薄，也更加寒冷。乌贼鱼依旧如影随形地跟在我的后面。

也许，它还不饿。也许，它在天黑后才开始进食。我挖空心思安慰了自己一番。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搜索云层间的空荡天空，想找到另一个远距传送环的踪迹，但是连影也没见到。要在这种地方找那玩意儿，可真是蠢到家了。气流吹着我往西前进，但那反复无常的高速气流却一会儿把我往北方吹出一公里，一忽儿又偏向了南方，像这样经过两天一夜的吹刮后，我又怎么能在这茫茫云海里捞到那枚针呢？看上去完全不可能。但我还是坚持不懈地搜索着天空。

午后时分，我发现，在南面的深渊中还有另一些生物。在那庞大云塔的底部，有更多乌贼鱼在游动，日光刺入那片深渊，照亮了它们，在下面那酷热的黑暗深渊的映衬下，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透明的身躯。肯定有好几十只——不，几百只。这些脉动的动物在一座云塔的底部四处游移。我离得太远，看不清它们身边有没有血小板状寄生物，但感觉上有一股散射的亮光，就像是漂浮着的尘埃，暗示出它们的存在，肯定有成千上万。我琢磨着，这些怪物是不是通常都处在非常低的大气层面上，而身边这只仍旧紧紧地跟着我，保持着丝蕊一伸就能吃到我的距离，它是不是出于好奇才冒险上来的呢。

我的肌肉在痉挛，于是我爬出座舱，试图在小舟顶部伸展一下身体，同时紧紧抓着帆伞的吊索，维持平衡。这样做很危险，但是我必须伸展一下。我仰天躺在那儿，抬起双腿，凭空做了几下蹬自行车的动作。接着又做了几个俯卧撑，抓着座舱边缘维持平衡，当肌肉不再痉挛后，我爬回小舱，假寐了片刻。

也许，说起来会感觉很奇怪，那天下午，我的脑子一直在胡思乱想，当时明明还有异星乌贼鱼游在我的身边，随时都会把我吞下，又有那些异星血小板生物在小舟和帆伞的周围几米内舞动浮游。对于陌生之物，如果它并不总是展现出有趣的行为，那么，人类的大脑会很快习惯它们的存在。

我开始思念过去的几天，过去的几个月，过去的几年。我思念伊妮娅——想起抛下她独自离去——思念我所抛下的别的人：贝提克、塔列森的其他人、海伯利安上的老诗人、维图-格雷-巴里亚那斯B上的德姆·洛亚一家人、天空星七号上冰冻风洞中的格劳科斯神父，还有同一个星球上的奇查图克人，比如库奇阿特、奇阿库、库奇图、奇奇提库——伊妮娅确信，在我们离开那颗星球后，格劳科斯神父和我们的奇查图克朋友都遇害了，但她从没解释过她是如何得知的——我还思念身后的另一些人，回想起多年前离开家乡进入地方军服役时，外婆和部落的其他人和我挥手道别时的一情一景，那是我最后一眼看到他们。每一次，我的思绪都会回到离开伊妮娅的那个场景。

我离开了太多人，让太多人做了我本该做的工作，为我战斗。从现在开始，我将为自己战斗。如果我能再一次找到伊妮娅，我会永远和她在一起。这一决心开始像怒火一般在我体内熊熊燃烧起来，但要在这无垠的云海中找到远距传送环，就像大海捞针一样，这无疑给我绝望的情绪来了个火上浇油。

你认识

传道者

她碰触过

你（？！？！）

这些话不是通过声音说出的，也不是我耳中听到的。它们更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我头颅内直接敲打。我头晕目眩，紧紧抓住小舟两侧以免自己被震得掉出去。

你是否被

传道者

碰触过/转变过

从那个人身上

学会了

听/看/走

(? ? ? ?)

每一个字都像一记偏头痛打击着我。每一击都力道十足，绝对会打得脑出血。那些字在我头颅中呐喊而出，用的却是我的声音。也许我快要疯了。

我擦去眼泪，凝视着那头巨型乌贼及那群绿色血小板状的寄生物。那个庞大的生物正在搏动，收缩，伸展卷曲的丝蕊，穿游在寒风之中。我无法相信那些话是由这个生物说出来的。我也不相信心灵感应。我望着那群浮游圆盘，但它们的行为没有显示出多少具有高等意识的感觉，事实上就跟光柱下的尘埃毫无二致——甚至比不上同步运动的鱼群或是蝙蝠群。我喊道：“是谁？谁在讲话？”说完，便觉得很傻。

我眯起眼，以为那一连串字会再次袭进我的大脑，但是，不管是那头巨大的生物，还是它的同伴，都没有回应。

“谁在说话？”我大喊道，风刮得越来越猛，但还是没有回应，只有吊索在击打帆布，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

突然，小舟猛地转向右边，抖动了一下，接着又转了个方向。我向左侧转去，期待会看到另一头乌贼鱼，一头朝我袭来的乌贼鱼。但是，朝我逼来的却是更加恶毒的东西。

在我聚精会神盯着从北面过来的异星生物时，一团滚滚的黑色积云从南面涌来，几乎把我包围。被风吹得乱七八糟的黑色长条云从受着热量驱动的暴风雨中窜出，在我身下动荡，就像是黑漆漆的河水。底下的深渊中闪动着一道道闪电，从黑色的暴风雨柱中窜出一个个涌动的球状闪电。离我极近之处，十几股龙卷风悬浮在我头顶流动的乌云下，盘旋着，一团团如蝎尾般的漏斗云飞速地朝我袭来。每一个漏斗都和那头乌贼怪差不多大，甚至还要大——它们正疯狂旋转，垂直高度达数千米——每一个还在生成一簇簇小龙卷风。我这薄纸般的帆伞肯定经受不住这些涡流的考验，就算是擦肩而过也支撑不住。而且，这些漏斗正极速朝我奔来，根本不可能打偏。

船舱在颠簸，在摇晃，我在里面站起身，幸好用左手抓住一根吊索，这才没有掉下去。我的右手握成拳头，高高举起，冲着龙卷风，冲着对面动荡的风暴，冲着远处无形的天空，挥舞起拳头。“天打雷劈的！”我大喊着，但这些呼喊早被咆哮的暴风盖过。我的背心被风吹得噼里啪啦乱响，一阵狂风几乎将我卷进大漩涡。我将身体远远探出小舟，迎着风暴支撑住，这样子就像我在冰架上见过的一个跳高滑雪运动员，他曾在半空中愚蠢地平衡了片刻，之后一头坠落。我再一次挥着拳头，大喊道：“混蛋，有种放马过来！我干死你们这些神！”

就像是对我的举动作出了回应一般，其中一个龙卷风漏斗从侧面逼近，急速旋转的圆锥体用最底端向下刺来，就像是在寻找坚硬的表面进行破坏。它从我身边擦过，离我只有几百米的距离，但是它经过时骤降的气压让小舟和帆伞打了几个转，就像是正在泄水的浴缸中的玩具船。

这个狂风敌手离开后，我一头倒在滑溜溜的小舟上，要不是双手胡抓一通，幸运地抓住了一根吊索，我这条小命就要在这片虚空报销了。当时，我的两条腿已经完全掉出了船舱。

和擦身而过的那漏斗风一同而来的还有一阵冰雹。有些雹子甚至有我拳头那么大，它们砸穿了帆伞，重重击打着小舟，发出的声音就像是一阵钢矛弹击中了目标，它们也击中了我的腿、肩膀、后腰。疼得我几乎松脱了手。但也没多大关系，我意识到，虽然我紧紧抓着摇摆不定的小舟，但是帆伞已经被砸出了几百个窟窿，只不过因为顶盖的保护，我才没被冰雹砸成碎片，但现在三角形的薄布已经被打成了蜂窝。同刚刚突然得到升力一样，现在突然失去了升力，小舟便迅速坠向数千公里下的黑暗。周围的空中全是龙卷风，我紧紧抓住接在船体上的那段吊索，船体早已被砸扁，而吊索也没有了用处，但我撑在那里，并决定保持这个动作——一直撑在那里——直到我和小舟、收起的帆全都被压力压扁，或是被狂风撕成碎片。我意识到自己又开始喊叫起来，但这次的喊声听上去大为不同——几乎是在欢呼雀跃。

往下坠落了还不到一千米，我和小舟的速度便远远超越了海伯利安或是旧地的终极沉降速度，此时，那条乌贼鱼开始朝我冲刺过来，当时我已经把它忘在了脑后。它的速度肯定快如闪电，在空气中急速推进，就像是水里的乌贼鱼喷射流体，扑向它的猎物。当那长长的进食触须上下波动，将我包裹，无数巨大的触手缠绕、探索、包覆而来，此时此刻，我觉得它终于饿了，决定不让到手的晚餐溜掉。

以我和小舟当时的下落速度，如果这怪物忽然将我们拉住，来个急停，那我们铁定会粉身碎骨。但是乌贼鱼顺着我们的下落方向一起往下落，用它最细小的触须包裹住我和小船、船帆、吊索，那触须虽说细，但仍旧粗达两到五米。之后，它刹住降落速度，喷射出带有氨水味的气

体，就像是对登陆飞船进行最后的着陆操作。停住后，它开始再一次往上升，往风暴行进，那儿的龙卷风还在肆虐，中部的层积云旋转着，漆黑一团。我半昏半醒，发觉乌贼鱼正飞向那搅动的云层，与此同时，它用触须转着破碎的小舟，将我和它一起送往那巨大的透明身体的一个开口。

啊，我迷迷糊糊想道，那是它的嘴巴。

吊索和破败的帆布裹在我的周围，就像是特大号的裹尸布，像是被扔进了一堆土褐色的旗布，与此同时，乌贼鱼还在将我们拉近。我试着转身，想要爬回座舱，找回钢矛枪，拿着它一路开火，从这里杀出去。

当然，钢矛枪已经没了，早在剧烈的颠簸和坠落过程中掉出了座舱。一同掉落的还有其他东西，比如座舱的软垫，背包，背包里的衣服、食物、水、激光手电。所有的东西都没了。

我咯咯笑了起来，但是声音并不太成功；因为我正紧紧抓着小舟，而小舟正被触须拖进乌贼鱼身下那只裂开的洞口中，还差十五米就要进去了。现在，我清晰地看到了它的内脏——搏动着，消化着，上下蠕动着，其中几个脏器中还有绿色的血小板生物。随着我被拉近，迎面扑来一股非常强烈的清洗剂的气味——氨水味——我的眼睛一下子盈满了泪水，喉咙感到刺痛。

我想起了伊妮娅，但不是什么意味深长的思潮——只不过脑中闪过她十六岁生日那天的样子，一头短发，满身是汗，晒得黝黑，刚从沙漠中闭关回来。接着脑中得出了一条短短的信息：对不起，孩子，你叫我找到飞船，把它带给你那儿，我已经尽力了，对不起。

接着，极长的进食触须卷起，将我和小舟包拢，拉向上面的那只无

唇大嘴，我意识到，那张嘴肯定有三四十米宽。我想起，跟我一同进入的，还有小舟上的纤维塑料，超级尼龙帆布，碳纤维吊索，我最后的思绪是——希望这些东西会让你肠穿肚烂。

再后来，我被拖进了那股氨水和海鱼味中，我隐约意识到，这怪物内脏中的空气让人憋闷，于是决定从小舟上跳下，而不是干等着被消化，但还没等我付诸行动或是形成下一个连续的想法，我便已经失去了意识。

之后的事我就知道了，也无法亲眼观察。那乌贼鱼继续往上升，穿进一片比无月之夜还要黑的黑云，那无唇的大嘴闭合起来，在毫无细缝的肉体上消失，而我、小舟和船帆正处在它底部器官的体液中，仅是个小小的黑影而已。

首席执行官矶崎健三见到瑞士卫兵找上门来的时候，并没有感到惊讶。

来的是一名海尔维希亚军上校和八名士兵，他们全身穿着橙蓝相间的制服，端着能量切枪和死亡之杖，他们抵达时，并未事先做出任何通报，他们要求进入矶崎健三的私人办公室，会见首席执行官，并向他出示了一个加密触显——命他穿戴正式，立即会见教皇陛下乌尔班十六世。

在上校的注视下，矶崎健三进入私人房间，快速冲了个澡，穿上他最适合正式场合穿的白衬衣，灰背心，红领结，缝着金色纽扣的黑色对襟半身服，最后是一件黑色的天鹅绒斗篷。

“我能否给我的合作人打个电话，下达几点商业指示，万一我错过了待会儿的会议，她也能替我履行职责？”一行人走出升降梯，进入了接待大厅，矶崎健三问道。那些士兵列成两队，站在一个个工作站之间，组成一条蓝金相间的走廊。

“不行。”这位瑞士卫兵军官说道。

一艘圣神舰队疾行侦察机停靠在矶崎健三的私人飞船停泊位上。圣

神船员极为简练地朝圣神商团首席执行官点点头，令他坐上加速座椅，拴好安全带。接着，他们便开始朝星系内加速驶去，两艘火炬舰船飞上护航的位置，从战术全息画面上可以看见它们的身影。

他们把我当成了一名囚徒，而不是贵宾，矾崎健三思忖道。当然，他脸上并没露出什么表情，但是在一阵恐惧过后，他内心又泛起一波慰藉。自从上次和阿尔贝都顾问进行非法会晤后，他就一直在期待这事的到来。而且，自从那次给他造成莫大创伤的痛苦会面后，他几乎没有睡过安稳觉。矾崎健三知道，阿尔贝都没有理由不告发他们，把商团企图联系技术内核的事透露给教会，但他希望教会会认为这一切都只是他一个人的所作所为，不牵涉到其他任何人。矾崎健三默默向任何想要聆听的神祇感恩祷告，幸好他的朋友和同僚——安娜·佩里·考格纳尼——不在佩森星系，她为了一场大型商品交易会，去了复兴之矢。

矾崎健三的座椅位于瑞士卫兵上校和一名士兵之间，他夹在两人中间，望见驾驶员面前的战术全息画面。上面有一个个移动的光点和色点，还带着三维条形码，属于高度技术层面，但在这些黄毛小子还没出世前，他也曾当过飞行员。他明白，他们的目的地并不是佩森，而是那个拖尾的特洛伊点附近，正是那群圣神舰队的小行星基地和星系防御堡垒的中央。

是宗教法庭的轨道监狱，矾崎健三想道。圣天使堡已经够让人胆寒了，而它比圣天使堡还要可怕。据说那儿的虚拟苦刑机没有一刻是关着的。而在轨道的地牢中，没有人会听见你的尖叫。他确信，这条叫他会见教皇的命令完全就是陷阱，只不过是为了设法让他毫不反抗地离开圣神商团罢了。矾崎健三冒出一个想法，他觉得不出几天——也许不出几小时内——他的这身正装和斗篷就会变得鲜血淋漓、浸满汗液、破烂不堪，对此，他可以下任何赌注。

但他在所有方面都猜错了。疾行侦察机飞至黄道面上方，便开始减速，他终于知道他们的目的地是哪儿了：冈道尔夫堡，教皇的“避暑地”。

首席执行官的座椅上有个触显取景器，于是他调出外景——疾行机离开了两艘护航的火炬舰船，正朝那庞大的土豆形的小行星降落。冈道尔夫堡是个很小的世界，长四万多公里，宽二万五公里，蓝色的天空和富含氧气的大气由二十级密蔽场包裹，而密蔽场之外又有无数多余的能场包覆，山坡和平地上绿油油的，长满了青草和庄稼，雕琢成型的山岭被森林覆盖，流淌着涓涓溪流，一只只小动物奔跑其间。矶崎健三看见一座古老的意大利村庄从底下掠过，他知道，这片安平的景象带有很大的欺骗性：周围的圣神基地能够随时摧毁任何靠近的船只或舰队，与此同时，冈道尔夫堡小行星的内部密密麻麻布满了驻军地，里面容纳了一万多瑞士卫兵和圣神精锐士兵。

疾行侦察机变出机翼，开启无声的电力脉冲喷射器，飞完最后的十公里路。那群全副武装的瑞士卫兵已经起身，他们将护送飞船走完最后五公里。那群人环绕住疾行机，以最慢的速度跟着它一起逼近城堡，在那流光溢彩的装甲和透明的面罩上，闪耀着富丽的阳光。矶崎健三看见好几名士兵都将探测器对准了飞船：用深层雷达和红外线确认舰上乘客和船员的数量和身份，保证与加密名单上的信息一致。

城堡中矗立着几座岩石塔楼，在其中一座上，开启了一扇门，疾行机飘浮着开了进去，脉冲喷射机关闭后，瑞士卫兵上前将飞机拖入，只看见他们的推进包喷射出蓝色的辉光。

气闸门旋转开启，八名瑞士卫兵在前面开路，走下斜梯，组成两列队伍，接着，矶崎健三在上校的护送下，走出飞船，下了斜梯。首席执

行官正在寻找升降器的入口或是楼梯，但是塔楼的整个泊船层却是一路往下。电机和齿轮寂静无声。唯有擦身而过的塔楼石墙，显示出他们正在向下移动，接着，又拐向侧里，进入了冈道尔夫堡的地下深处。

他们停下脚步。冰冷的石墙中，出现了一扇门。灯火映现出一条由铮亮的钢铁铸成的走廊，每隔十米，便有一个纤维塑料材质的探头窥视着走廊。上校挥挥手，于是矶崎健三走到队伍前，进入了回声不断的走廊中。到了尽头处，一片蓝光泻在他们身上，与此同时，一系列探测器将他们里里外外搜查了一遍。铃声鸣了一下，又有一扇门出现，在他们面前开启，里面是间极为正式的会客厅。当矶崎健三和他的护卫队走进的时候，里面的三个人站了起来。

该死，圣神商团首席执行官暗自咒骂，安娜·佩里·考格纳尼竟然已经在这儿了，她穿着那身华丽的丝袍，赫尔维·阿伦和肯内特·海伊-摩迪诺同样穿着一身华服，他们都是矶崎健三在“天主教星际贸易独立组织泛资本联盟执行理事会”的搭档。

该死，矶崎健三心里又一次骂道，他默默地朝三位同僚点点头，脸上没有流露出一丝情感。因为我的行为，我们四个全都会被抓起来，我们都会被逐出教会，处以死刑。

“这边走。”瑞士卫兵上校说着，打开一扇精心雕琢的大门。屋子里非常黑，矶崎健三闻到了各种各样的味道：烛火、熏香、渗水的石头。他意识到，瑞士卫兵将不会和他们一起步入那扇门。不管里面有什么在等待着他们，它等的是他们四个。

“多谢，上校。”矶崎健三愉快地说道。说完，他迈起坚定的步伐，领着三人进入了烟熏缭绕的黑暗空间中。

这是间小教堂，黑暗朦胧，但在远处的简易祭坛后，有一面石墙，还有两扇拱形的彩色玻璃窗，墙下的锻铁台架上点着几盏还愿烛，红色的烛火在黑暗中摇曳。在光秃秃的祭坛上，还点着另外六支烛火。远处窗户下的火盆中，燃烧着几条火苗，红润的光芒投射进这又长又窄的空间。教堂内只有一条椅子，高高的，椅背笔直，下面衬着天鹅绒垫，椅子放置在祭坛左侧。椅背上饰有什么浮雕图案，一眼看上去像是十字形，但是再仔细一看，却是教皇三重十字架的组合体。祭坛和椅子被安置在一个低矮的岩石平台上。

教堂内的其余地方没有一把椅子，没有一条长凳，但矶崎健三四人所行经的侧廊两侧的黑色岩石上，摆着四张天鹅绒软垫，两边各两张，都空着没有坐人。商团首席执行官伸出手指在石钵中蘸了蘸圣水，画了画十字，接着面朝祭坛，跪拜在软垫之上。在低头祷告之前，矶崎健三朝小型教堂环顾了一番。

在离祭坛最近的地方，跪着国务秘书西蒙·奥古斯蒂诺·卢杜萨美枢机——那是红润光线下的一座红黑夹杂的山脉，他正在低着头祈祷，肥硕的下巴也隐藏在他的教士衣领下。在他身后，跪着一个稻草人似的瘦长身影，那是他的助手卢卡斯·奥蒂蒙席。在过道的另一边，和卢杜萨美平行的那个位置，宗教法庭的大法官，约翰·多米尼各·穆斯塔法枢机也跪在地上祈祷着，那双眼睛紧紧闭着。他身边是那名臭名昭著的间谍和刑讯者——法雷尔神父。

在卢杜萨美这一边的过道上，还跪着三名圣神舰队官员：马卢欣元帅——那头银发在红光下闪闪发亮——还有他的助手吴玛姬元帅，另外一人的脸孔有点难以辨认，矶崎健三花了少许时间才记起他的名字——

阿尔迪卡克蒂元帅。在宗教大法官这一边的过道上，跪着杜诺耶枢机，她是一心会的会长，这名女子已经年过七十，但还是非常硬朗，下颚强健有力，一头灰发剪得很短，目光有如火石之光。在这位枢机身后跪着一名中年男子，穿着蒙席袍，但矶崎健三没有认出他是谁。

除此之外，就是四名商团首席执行官——阿伦和海伊-摩迪诺位于宗教大法官这一侧，矶崎健三和佩里·考格纳尼在国务秘书这一侧。在小教堂内，矶崎健三数到十三人。他心想，这数字不太吉利。

就在此时，祭坛右侧墙上的一扇隐蔽门悄无声息地打开了，教皇在四人的陪同下走了进来。教堂内的十三人迅速站起身，垂首以待，但矶崎健三还是认出了教皇身边的两人，他们是陛下的助手，第三个人是教皇安保队的首领——这名官员从未露过真面目——但是第四人，一个穿着灰衣的男子，却是阿尔贝都神父。教皇陛下走近教堂内的时候，只有阿尔贝都一个人跟了上来。陛下伸出手，于是，他的臣民上前重新跪地，亲吻他的戒指，他也亲切地摸摸这些男男女女的脑袋，最后，乌尔班教皇十六世坐到了他的直靠背王座上，阿尔贝都站到了他的身后。十三名权贵迅速起身。

矶崎健三垂下双眼，脸孔仍旧保持平静的沉思状，但内心却在怦怦直跳。阿尔贝都会把我们所有人都揭发吗？这儿的这些人，有没有像我一样试图和内核秘密接触？我们是不是要直接与陛下对峙？然后被带离这儿，十字形被剥夺，接着被处死？矶崎健三觉得，这一切是很有可能。

“耶稣的兄弟姐妹们，”教皇陛下开口说道，“很高兴你们能在今日齐聚此地。在这个秘密的寂静之地，有一件事必须向你们道破，虽然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都是秘密，说出之后，它也必须保持在这个圈子

内，直到圣座允许将其分享，才得对外宣布。我们以此令你们发誓，违者将逐出教会，失去光明的灵魂。”

十三名男女低声祈祷，发出默许声。

“最近的几月，最近的几年，”教皇陛下继续道，“发生了一些奇怪且可怕的事。我们从远处见证了这一切——在我主的帮助下，我们预见了其中一些——在我们的祈祷下，还有一些将不再发生，将饶过我们的子民，我们的圣神，以及我们的教会，那是对于意志、信仰和坚韧的测试。但是有些事，上帝决意要其发生，就算是祂最忠诚的奴仆，也不可能理解所有的事，明白所有的预兆；如果到了大难临头的时候，事情变得错综复杂，他们也只能相信上帝的大发慈悲。”

十三名权贵谨慎地垂下双眼。

“我们不以自己的观点叙述这些事件，”教皇陛下轻声说道，“相反，我们将让亲身经历的人做出详尽的报告。这些事情看似毫无关联，但听完之后，我们将尽力解释它们的联系。马卢欣元帅？”

银发元帅微微转身，面向陛下及众人，他清了清嗓子。“从一个名叫维图-格雷-巴里亚那斯B的星球发来消息，声称差一点捉到一个名叫劳尔·安迪密恩的海伯利安人，几乎在五年前，此人和我们的主要目标——那个名叫伊妮娅的女孩——成功逃脱我们的追捕。贵族卫队特别军的成员……”元帅朝乌尔班十六世教皇点点头，后者垂低目光，点头同意。“特别军的成员，”马卢欣继续道，“向维图-格雷-巴里亚那斯B的我军军官暗示此人可能来到了地球上。但在我们的搜索结束前，他便成功脱逃。但我们找到了明确的DNA和微量证据，证明此人正是那个劳尔·安迪密恩，四年前他曾在无限极海被我们短暂地监禁过。”

卢杜萨美枢机清清嗓子。“元帅，如果你能解释一下，这名疑犯——劳尔·安迪密恩——是如何从维图-格雷-巴里亚那斯B逃脱的，也许会对我们有所帮助。”

矶崎健三没有眨眼，但他明白：此次会谈中，卢杜萨美在代教皇陛下说话。

“多谢，大人，”马卢欣元帅说道，“是的，看情形，这个安迪密恩在星球上出现，继而逃脱，都是通过古老的远距传送门完成的。”

教堂内没有人发出可以耳闻的声音，但矶崎健三感觉到，每个人的内心都被好奇和震惊摇撼着。过去四年里，的确有过传闻，说圣神舰队在追击一些异教徒时，发现这些人竟能启动那些蛰伏的远距传输器。

“这个远距传输器，在你检查的时候，是否处于活动状态？”卢杜萨美询问道。

“不，大人，”马卢欣元帅说道，“一共有两座，上游那座，肯定是这个亡命徒来到维图-格雷-巴里亚那斯B时通过的……下游定居点附近还有一座，两座都没有启动的迹象。”

“但是，你确信这个……安迪密恩……不是通过别的什么更为传统的方式来到这个星球的？也同样确信，他现在并没有躲藏在那个星球上的某个地方？”

“是的，大人。这个圣神星球拥有极佳的交通管制和轨道防御，任何飞向维图-格雷-巴里亚那斯B的太空船，都会在几光时之外被探测到。我们也已经将这颗星球翻了个底朝天……对数以万计的居民使用了吐真剂。安迪密恩已经不在那儿了。然而，的确有人看见河下游的远距

传输器曾闪过光，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安置在那个半球上的探测器捕捉到大量的能量扰动，跟古老记录中的远距传输器置换场一致。”

教皇陛下抬起头，朝卢杜萨美枢机做了个细微的手势。

“我想，你还有另一个令人揪心的消息，马卢欣元帅。”卢杜萨美低沉地说道。

元帅点点头，脸色也变得更加严峻。“是的，大人……陛下。这件事，是圣神舰队历史上经历的第一次叛变。”

矶崎健三再一次感受到众人内心的震惊。他没有表露出任何情感或反应，但是眼角余光瞥到安娜·佩里·考格纳尼，她也在瞧他。

“我让阿尔迪卡克蒂元帅向我们汇报这件事。”马卢欣说道。他退后一步，双手折在身前。

矶崎健三注意到，阿尔迪卡克蒂是个强壮的卢瑟斯女人，看上去几乎难以辨认性别。她身材矮小，但非常健壮，就像是穿着制服的一块砖头。

阿尔迪卡克蒂没有浪费时间去清嗓子。她马上开始进行汇报，提到了基甸特遣部队，说起它远赴偏地攻击七个星系中的驱逐者据点的使命，七个星系的任務都完美达成，其后是在最后一个星系——代号“路西法”——中的奇袭。

“到此时，特遣部队的任务执行得远远高于预期和模拟，”阿尔迪卡克蒂元帅大声说道，“结果，当我们在路西法星系完成行动后，我让一艘基甸驱动无人飞船带上一则消息，将其派回佩森……带到陛下和马卢欣元帅手里……请求在鲸逝星系进行燃料补给，重新整装，接着延长基

甸特遣部队的任务——在警报还没在偏地传播开来前，继续攻击新的驱逐者星系。我收到了基甸飞船带来的许可，于是着手带上部分特遣部队，出发前往鲸逝星系进行燃料补给、军备重整，并在那儿和另外五艘大天使飞船会合，这五艘船是在我们离开圣神领空后刚刚下线的。”

“你带了部分特遣部队？”卢杜萨美枢机压低嗓门，轻轻问道。

“是的，大人。”阿尔迪卡克蒂那带有卢瑟斯腔的平稳声调中，没有任何辩解或颤抖的意思，“有五艘驱逐者火炬舰船逃脱了我们的侦测，正加速朝霍金驱动跃迁点奔去，据推测，将会带他们进入另一个驱逐者星系。他们将传达出警报，把我们特遣部队的存在和战斗能力泄露出去。基甸特遣部队现在正在朝通往鲸逝星系的跃迁点进发，所以我没有转移整个部队的运行方向，只挑选了‘加百列’号和‘拉斐尔’号王舰，命令它们暂时留在路西法星系，将驱逐者火炬舰船拦截并摧毁。”

卢杜萨美剪起胖嘟嘟的双手，伸入衣袍。开口时，嗓音非常低沉。“接着，你的旗舰‘乌列尔’号，就和另外四艘大天使跃迁进了鲸逝星系？”

“是的，大人。”

“把‘加百列’和‘拉斐尔’号留在了路西法星系？”

“是的，大人。”

“而且，元帅，你十分清楚，指挥‘拉斐尔’号的，是德索亚神父舰长……此人在几年前被授予抓捕伊妮娅的任务，因失败而受到严斥，对不对？”

“是的，大人。”

“你也清楚地意识到，元帅，圣神舰队和圣座非常担心德索亚神父舰长的.....啊.....可靠性，所以宗教法庭在‘拉斐尔’号上安插了一名密探，监视德索亚神父舰长的一举一动，并随时向上级发送监视结果，对不对？”

“一名间谍，”阿尔迪卡克蒂元帅说道，“利布莱尔副官。是的，大人。我十分清楚，我所在的旗舰上也有宗教法庭的密探，他们在不断接收来自‘拉斐尔’号上的利布莱尔副官发来的加密密光信息。”

“这些密探是否向你们报过任何疑点，或是跟你们分享任何资料，阿尔迪卡克蒂元帅？”

“没有，大人。我不清楚宗教法庭对德索亚神父舰长的忠诚和心志到底有何担忧。”

穆斯塔法枢机清清嗓子，竖起一根手指。

卢杜萨美抬眼看了看教皇。矶崎健三等人早已迅速判断出，他已经全权负责起一项工作：宗教法庭审问官。

教皇陛下朝宗教大法官那个方向点点头。

“我觉得有必要向陛下和此地的各位说明，对德索亚神父舰长的监视，已经得到圣座的批准.....以及指引，并由国务秘书和圣神舰队指挥官.....马卢欣元帅口头授权。”

出现了片刻的沉寂。

最后，卢杜萨美开口道：“穆斯塔法枢机，你能否告诉我们，对德

索亚的担忧的缘由出自何处？”

穆斯塔法舔舔嘴唇。“是，大人。根据我们的.....啊.....情报，在德索亚神父舰长追击那个名叫伊妮娅的目标，并和她产生少许几次接触的过程中，他很可能已经受到了感染。”

“感染？”卢杜萨美问道。

“是的，大人。据我们估计，这个名叫伊妮娅的女孩拥有一种本领，可以侵害被她接触的圣神子民，不管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会受到她的感染。就这件事而言，我们的忧虑，主要是针对圣神舰队的星舰指挥官的绝对忠诚和服从。”

“穆斯塔法枢机，你这个情报是如何估计出来的？”卢杜萨美继续问道。

宗教大法官顿了顿。“大人，我们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情报来源和方法。”

卢杜萨美追问道。“其中是不是包括，你拘捕并审问了德索亚神父舰长在前述失败追踪任务中的一名同僚船员？我想，他名叫.....啊.....纪下士？”

穆斯塔法眨眨眼。“对，大人。”宗教大法官微微转身，让自己面对着教皇、国务秘书和其余诸人。“这一拘捕行动不同寻常，但是在这样一个可能影响教会和圣神安全的处境下，的确很有必要。”

“当然，大人。”卢杜萨美枢机喃喃道，“阿尔迪卡克蒂元帅，请继续你的汇报。”

“在五艘大天使跃迁进入鲸逝星系后，过了几小时，”阿尔迪卡克蒂说道，“早在我们完成两日的重生周期前，一艘基甸无人飞船跃迁进入鲸逝领空。是斯通圣母舰长发来的……”

“‘加百列’号王舰的舰长。”卢杜萨美说道。

“对，大人，无人飞船携带着加密信息……加密代码只有经由我的眼睛才能解密……信息显示，驱逐者火炬舰船已经被摧毁，但是‘拉斐尔’号却违反命令，正朝一个未经许可的跃迁点加速前进，斯通圣母舰长令其停止，但它没有回应。”

“也就是说，”卢杜萨美低沉地说道，“陛下的圣神舰队有一艘船叛变了。”

“看情形的确如此，大人。事实上，这次兵变似乎是由飞船的舰长一手领导的。”

“德索亚神父舰长。”

“是的，大人。”

“是否曾试图联系过‘拉斐尔’号上的宗教法庭密探？”

“有，大人。但德索亚神父舰长说，利布莱尔副官正在履行他的职责。斯通圣母舰长觉得他在撒谎。”

“当被问及为何改变跃迁点，他又是如何作答的？”卢杜萨美问道。

“德索亚神父舰长回答说，我在特遣部队跃迁前，通过密光更改了他的命令。”阿尔迪卡克蒂元帅说。

“斯通圣母舰长是否相信他的解释？”

“不，大人。斯通圣母舰长朝‘拉斐尔’号逼近，最后发生了交火。”

“交火结果如何，元帅？”

阿尔迪卡克蒂迟疑了一次心跳的时间。“大人.....陛下.....由于斯通圣母舰长让无人飞船携带的是视网膜加密信息，所以，在我解开这条信息，并下令立即返回路西法星系的时候，我们已经在鲸逃星系待了一整天，也就是紧急重生所需要花费的时间。”

“元帅，你带了几艘飞船回去？”

“三艘，大人。包括我自己的旗舰‘乌列尔’号，它已经换上新船员，另两艘是在鲸逃星系和我们会合的大天使.....‘米卡尔’号和‘伊兹雷尔’号。我觉得，让基甸特遣部队的船员进行加速重生的话，风险太大。”

“可你自己却接受了这一风险，元帅。”卢杜萨美说。

阿尔迪卡克蒂默不作答。

“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元帅？”

“我们马上跃迁到了路西法星系，大人。在那儿，我们的自动重生周期调整到了十二小时。许多人没有成功重生。我们将三艘船上成功重生的船员集合在一起，让他们充当‘乌列尔’号的船员，另两艘星舰则被留在被动但自动化的防御轨迹内，之后开始搜寻‘加百列’号和‘拉斐尔’号，但两艘船都没有找到。很快，我们在路西法的黄色恒星的远端找到了最后一艘信标无人船。”

“这一信标来自……”卢杜萨美催问道。

“斯通圣母舰长。信标含有‘加百列’号作战记录器中的历史记录，我们从中得知，战斗发生在两天前，斯通试图用等离子和聚变武器摧毁‘拉斐尔’号，但没有成功。于是‘加百列’号向德索亚神父舰长的飞船发射了死光。”

小教堂内一片寂静。矶崎健三望着祈愿烛摇曳的红色烛光，它们照亮了陛下的痛苦脸庞。

“交战的最后结果？”卢杜萨美问道。

“双方船员全部战死，”阿尔迪卡克蒂回答，“据‘加百列’号上的自动装置显示，‘拉斐尔’号已经完成了自动跃迁。早先，斯通圣母舰长已经命自己的船员进入重生龕的战斗岗位，她也设好程序，让‘加百列’号的飞船电脑将她和别的几名必要船员进行紧急重生，时间只有八小时，重生完成后，只有她和其中一名军官活了下来。斯通圣母舰长为信标做了加密，接着加速朝‘拉斐尔’号的跃迁点奔去。她下定决心，打算在德索亚和他的船员重生前找到他们的船，把它消灭……当然，在死光袭来时，德索亚那伙人必须已经进入了重生龕。”

“斯通圣母舰长知道这个跃迁点的目的地是哪儿吗，元帅？”

“不，大人。这其中牵涉到非常多的变量。”

“在得到这个信标携带的数据后，你是怎么做的，元帅？”

“我等了十二小时，让‘米卡尔’号和‘伊兹雷尔’号上的船员完成重生，以补足工作人员。接着，我让三艘舰船向‘拉斐尔’号和‘加百列’号的跃迁点传送过去，并留下了另一个信标，我相信，不出几个小时，鲸

逃星系就会有天使跟踪而来，它们会看到我留下的信息。”

“你觉得没必要等这些飞船？”

“是的，大人。我认为，一旦我的飞船做好战斗准备，就必须马上传送，这一点非常重要。”

“但你却认为有必要等另两艘船的船员重生，元帅。为什么不驾驶‘乌列尔’号，立即开赴追击呢？”

阿尔迪卡克蒂没有迟疑片刻。“大人，这是作战指挥决策。我认为德索亚神父舰长很可能将‘拉斐尔’号开进一个驱逐者星系……这个星系很可能拥有高度的武装，像这样的严重事件，基甸特遣部队还未曾经历过。我还觉得，斯通圣母舰长的‘加百列’号很可能已经在那个未知星系中被敌人摧毁，当然，这可能是‘拉斐尔’号干的，也可能是驱逐者飞船干的。我觉得，要进入这样一个未知之地，三艘作战军舰是最低的数量。”

“那么，真是驱逐者星系吗，元帅？”

“不，大人。或者说，在这次事件发生后的两个星期的调查过程中，我们并没有找到任何驱逐者的踪迹。”

“这个跃迁点把你带到了哪里，元帅？”

“带到了一颗红巨星的外壳边缘，”阿尔迪卡克蒂元帅回答，“当然，我们的密蔽场是启动着的，但能逃脱已经十分侥幸了。”

“三艘船都逃脱了吗，元帅？”

“不，大人。‘乌列尔’号和‘伊兹雷尔’号成功从恒星边缘逃离了，这也要感谢密蔽场的冷却法。但‘米卡尔’号的船员全部殉难。”

“你是否找到了‘加百列’和‘拉斐尔’号，元帅？”

“只找到‘加百列’号，大人。发现它的时候，它正在距红巨星两天文单位外的地方自由飘移。系统全部受损，密蔽场被打破，飞船内部已经熔成了一团熔融液。”

“是否找到斯通圣母舰长和其余船员，并将他们重生，元帅？”

“很不幸，没有，大人。尸体全部被毁，几乎没剩下什么组织器官，无法进行重生。”

“造成这一局面，是因为突然传送到了红巨星的边缘，还是由于‘拉斐尔’号或是未知驱逐者的攻击，元帅？”

“我们的材料专家还在研究，尚未得出答案，大人，但已经得出初步的报告，表明发生的超载既有自然原因，也有战斗所致。造成这种效果的武器，和‘拉斐尔’号的军备相一致。”

“你是说，‘加百列’号在红巨星边缘发生过一次自动交战，是不是，元帅？”

“是在恒星内部，大人。看情形，‘拉斐尔’号在那儿掉了个头，重新进入了恒星，当‘加百列’号一脱离霍金空间进入这个星系时，它马上发动了攻击。”

“在这第二次交战中，‘拉斐尔’号是否也有可能已经被毁？这艘船会不会早已在恒星内部烧成了灰烬？”

“有可能，大人，但我们的行动不是基于此种假设。据我们猜测，德索亚神父舰长已经跃迁出了星系，进入了偏地中的未知目的地。”

卢杜萨美点点头，那肥硕的下巴微微抖动着。“马卢欣元帅，”他低吼道，“可否请你为我们做一下评估，如果‘拉斐尔’号的确幸免于难，那么，我们面临的威胁有多大？”

年迈的元帅向前走了一步。“大人，我们必须作出假设，认为德索亚神父舰长和其他叛徒对圣神一直怀有敌意，他们窃取圣神的大天使飞船，是早有预谋的。我们也必须假设一个最糟糕的局面，认为他们窃取我们最机密、最致命的武器系统的行为，是在驱逐者的协同下完成的。”元帅深深吸了口气。“大人……陛下……只要拥有了基甸驱动器，那么，这条银河旋臂的任何位置，都可以瞬间到达。‘拉斐尔’号可以随意跃迁进入圣神的任何星系，甚至是佩森，而不会像现在的驱逐者飞船那样，留下霍金驱动的行踪信息。‘拉斐尔’号可以肆意破坏我们的商团运输线，攻击毫无防卫的星球和殖民地，圣神的特遣部队还来不及做出反应，就可对我们造成巨大的破坏。”

教皇竖起一根手指。“马卢欣元帅，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基甸驱动这一珍贵的技术，将会落入驱逐者之手……他们将会复制……也会让敌人的飞船得到这珍贵的力量？”

马卢欣本就红润的脸颊和脖子这下都红到根了。“陛下……可能性不大。不，陛下……可能性微乎其微。基甸大天使的制造工序非常复杂，成本高得令人望而却步，秘密部件也保护得非常固全……”

“但是，是有可能的。”教皇打断道。

“是的，陛下。”

教皇举起手，仿佛一把利刃划过空气。“我想，我们已经听完了圣神舰队的朋友们带来的消息。马卢欣元帅，阿尔迪卡克蒂元帅，吴元帅，你们可以离开了。”

三名军官屈下身，埋下脑袋，接着站起身，退出了陛下的视线。那扇门在他们身后发出一声轻响，接着关上了。

现在，除了那几个沉默的教皇助手以及阿尔贝都顾问，教堂内就只剩十名权贵了。

教皇朝国务秘书卢杜萨美枢机点点头。“如何处置他们，西蒙·奥古斯蒂诺？”

“马卢欣元帅将收到一封斥责信，被转到参谋部。”卢杜萨美低声说道，“吴元帅将会暂时取代他的位置，临时担任圣神舰队总司令，直到找到合适的人选。对于阿尔迪卡克蒂元帅，建议将她逐出教会，并由射击队执行死刑。”

教皇悲伤地点点头。“现在，让我们分别听听穆斯塔法枢机、杜诺耶枢机、首席执行官矶崎健三、阿尔贝都顾问的故事，之后我们将结束此次会议。”

“.....就这样，宗教法庭结束了对火星事件的官方调查。”穆斯塔法做出总结陈词，他朝卢杜萨美枢机望了一眼，“就在此时，沃玛克舰长发来紧急报告，建议我和手下的扈从返回星球轨道上的‘吉卜利尔’号大天使星舰。”

“请继续，大人，”卢杜萨美枢机低语，“可否请你告诉我们，沃玛

克舰长这么急着请你回去，到底发生了什么十万火急的事？”

“是。”穆斯塔法回答，他揉揉下嘴唇，“沃玛克舰长找到了星际运输船，就是在阿拉法特-头巾这个火星城附近的未名基地装载货物的那艘船。找到它的时候，它正飘浮在旧地星系的小行星带，动力全失。”

“能否告诉我们这艘船的名字，大人？”卢杜萨美催问道。

“‘西贡丸’号皇舰。”

虽然矶崎健三想要竭力控制住自己，但他的嘴唇还是抽搐了一下。他的大儿子在早年的学徒生涯时，曾在这艘船上担任过船员。“西贡丸”号是一艘古老的矿石散装货船……他记得，那是艘巨型采矿舰，大约是三百万吨级。

“矶崎健三执行官？”卢杜萨美大声叫道。

“是，大人？”矶崎健三的声音非常平稳，不露声色。

“按这艘飞船的番号，它应该是在商团注册的船舶。是不是，矶崎健三？”

“是的，大人，”首席执行官回答，“但是，据我回忆，‘西贡丸’号皇舰已经随同另外六十多艘旧运输舰一起，按废铁变卖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大概是在……八年前。”

“诸位大人？”说话的是安娜·佩里·考格纳尼，“陛下？能否容我说几句？”这名执行官刚才一直在小声对着超薄的通信志说话，现在，她摸了摸耳机。

“佩里·考格纳尼执行官，请说。”卢杜萨美枢机说道。

“据我们的记录显示，‘西贡丸’号是在八年三月又二天前卖给了独立的废铁承包人，后来又得到了信息，确认了这艘船已经在阿马加斯特的轨道自动铸造厂拆毁并回收。”

“多谢，佩里·考格纳尼执行官。”卢杜萨美说道，“穆斯塔法枢机，请继续。”

宗教大法官点点头，继续他的简报，只点到了一些至关重要的细节。在他讲述这一切时，脑中同时闪现出那些他没有详细描述的画面：

“吉卜利尔”号和相伴的火炬舰船慢慢减速，和黑色的运输舰取得速度同步，一起在那儿静静地翻滚。一直以来，在穆斯塔法枢机的脑海里，小行星带应该是一堆密密麻麻的集中在一起的小卫星，但现在，除了战术画板上的多重图像，眼前并没有一颗小行星：只有那足足一千米长的黑沉沉的运输舰，就像一堆锈迹斑斑的管道和圆柱体，丑陋，但非常实用。“吉卜利尔”号和“西贡丸”号的速度和轨道取得同步，在他们船尾后方仅仅三公里之外，挂着一颗黄色的恒星，那便是人类的起源之地，两艘舰船似乎已经静止，只有星辰在四周慢慢旋转。

穆斯塔法回想起自己做出决定，和登船士兵们一起检查飞船，他对此感到懊悔。穿戴瑞士卫兵战斗装甲有辱尊严：首先是一层单分子拟肤束装，接着是人工智能神经网络，继而是太空服——相比配有冲击装甲聚合护套的民用拟肤束装，这身制服还要更加庞大——最后是配有各种设备的网带，还有可变形反推力包。“吉卜利尔”号已经用深层雷达将整艘巨船探测了十几遍，确定船上没有任何东西在走动，没有任何东西在呼吸。但当宗教大法官、安保指挥官布朗宁、海军中士内尔·凯斯纳、前

地面军指挥官皮耶特少校、十名瑞士卫兵兼海兵突击队员从出击口跳下的时候，大天使仍旧退到了三十公里的攻击范围外。

穆斯塔法回想起，当他们背着喷气引擎朝死气沉沉的运输机前进的时候，自己的心脏猛烈地跳动着，当时，有两名突击兵托着他穿越了深渊，就仿佛他是一个普通的包裹。他回想起士兵们的金色护目镜上闪耀的日光，他们进行密光交流、打着手势信号，来到敞开的气闸门口，分别在两边站定。两名士兵首先冲了进去，反推力包无声地悸动，他们高举着突击武器。布朗宁指挥官和凯斯纳中士跟着两人的脚步迅速入内，一分钟后，战术频段上发来一段编码信息，于是，穆斯塔法在左右两名护卫的引领下，进入了气闸门黑漆漆的血盆大口中。

激光手电的光束照射出一具具飘浮的尸体，像是一间肉物冷藏间。冰冻的畜体，带着红色纹路的肋骨，挖去肠子的腹腔。一只只大嘴大张着，发出永恒的无声尖叫。从裂开的下颚和突出的血眼流下一道道早已干结的鲜血。在一束束光线中，飘着一块块内脏，它们正翻滚着沿着一条条轨线运动。

“船员。”布朗宁指挥官发来密光消息。

“是伯劳干的？”穆斯塔法枢机问。他心里正快速念祷着《玫瑰经》，不是为了得到心灵上的宽慰，而是想让自己的意识远离眼前这地狱一般的景象。早先他受过警告，戴头盔时不能呕吐。虽然有过滤器和洗刷器，可以在他窒息前清洗那片狼藉，但这并不百分百有效。

“很可能是伯劳。”皮耶特少校回答，他将护手伸进一具浮尸四分五裂的胸腔中。“你们可以看看十字形被扯出来的方式。跟阿拉法特-头巾的一模一样。”

“指挥官！”一名士兵已经从气闸门行进到了船尾，他通过密光说道，“中士！快来这儿！第一个货舱！”

布朗宁和皮耶特已经先大法官一步，来到了长长的柱形空间中。在这庞大的空间中，激光手电已经失去了光彩。

这儿也有尸体，但却没有被砍伤，也没四分五裂。从各面的船体上，探出一块块碳板，这些尸体被整齐地堆放在上面，用尼龙网带绑着。这些板子从船体各面一路伸出，只在中间留出一条零重力走廊。穆斯塔法和他的向导兼护卫沿着这条黑漆漆的走廊飘浮而下，激光手电向上下左右刺去。那是一具具冰冻的肉体，惨白的肉体，脚底上印着条形码，赤裸的身体上露出阴毛，双眼紧闭，在黑色碳板的映衬下，双手显得非常白，贴在髌骨两侧，阳物软趴趴的，乳房在零重力下冻得牢牢的，头发紧贴在惨白的头颅上，或是飘浮着，就像是冰冻的祥云。还有孩子，光滑的冰冷皮肤，鼓起的小腹，透明的眼睑。甚至还有婴孩，脚底板也印着条形码。

在四个长长的货舱中，有数万具尸体。全都是人类。全都赤身裸体。全都没有一丝气息。

“大法官，你有没有完成对‘西贡丸’号的检查？”卢杜萨美枢机催问道。

穆斯塔法意识到自己已经在默默的沉思中沉浸了好一会儿，他已经被那魔鬼般的可怕记忆占据了。“完成了，大人。”他回答道，声音嘶哑。

“你的结论是？”

“散料运输船‘西贡丸’号皇舰上，有六万七千八百二十七个人，”大法官继续道，“其中有五十一名船员，所有的船员尸体都有目可查，他们都被砍得四分五裂，跟阿拉法特-头巾上的遇难者如出一辙。”

“没有一名幸存者？没有人重生？”

“没有。”

“在你看来，穆斯塔法枢机，‘西贡丸’号皇舰上的这场屠杀，是不是伯劳这个魔鬼的所作所为？”

“在我看来，是的，大人。”

“在你看来，穆斯塔法枢机，‘西贡丸’号上其余六万七千七百七十六具尸体，是不是伯劳下的手？”

穆斯塔法仅犹豫了一秒钟。“在我看来，大人——”他转过头，朝坐在王座上的那个人垂下脑袋，“陛下.....‘西贡丸’号皇舰上的六万七千多名男女老幼的死因，和火星遇难者的伤口没有吻合之处，也和传说中伯劳的攻击方式没有吻合之处。”

卢杜萨美枢机向前迈了一步，衣袍发出一阵瑟瑟的响声。“那么，穆斯塔法枢机，按照你宗教法庭法医专家的鉴定，这艘运输舰上这些人的死因，又是什么呢？”

穆斯塔法枢机的眼睛始终低垂着。“大人，不管是宗教法庭还是圣神舰队的法医专家，都无法解释这些人的死因。事实上.....”穆斯塔法没有说下去。

“事实上，”卢杜萨美替他继续下去，“‘西贡丸’号上发现的这些尸体.....除了那些船员.....既没有显示出明确的死因，也找不到死亡的特征，对不对？”

“正是如此，大人。”穆斯塔法的眼睛瞄了瞄教堂内其余权贵的脸，“他们不是活人，但他们.....也没有显示出腐烂、尸青、脑腐的迹象.....没有一丝通常死亡的迹象。”

“然而，他们并不是活的，对不对？”卢杜萨美问道。

穆斯塔法枢机揉揉脸颊。“我们没有本事将其复活，大人。我们也没有本事探测到任何大脑或细胞活动的迹象。他们.....被停止了。”

“这艘散料运输舰，‘西贡丸’号皇舰，接下来是怎么处理的，穆斯塔法枢机？”

“沃玛克舰长从‘吉卜利尔’号上调了些一流船员，”大法官说道，“我们立即返回佩森进行汇报。四艘霍金驱动火炬舰船正在护送‘西贡丸’号返回圣神，按计划，它将抵达离圣神星系最近的拥有圣神舰队基地的地方.....巴纳星系。我想.....啊.....是在三星期内。”

卢杜萨美缓慢地点了点头。“多谢，宗教大法官。”国务秘书走到教皇宝座旁，面朝祭坛屈下身，经过走道的时候，他在胸前画着十字。“陛下，请听杜诺耶枢机大人的解释。”

乌尔班教皇举起一只手，仿佛是在赐福。“杜诺耶枢机上前汇报。”

矶崎健三感到一阵晕眩，为什么要告诉他这些事？让圣神商团的首

席执行官了解到这些事，到底有什么目的？一想到阿尔迪卡克蒂元帅被立即判以了死刑，矶崎健三不由打了个寒战。他们这些人会不会得到同样的下场？

不，他意识到，阿尔迪卡克蒂之所以被逐出教会，继而处以死刑，只是因为不称职。如果他、穆斯塔法、佩里·考格纳尼及其他人被控以某种叛国罪……那么，他们得到的，远不会是如此痛快、如此简单的刑罚。圣天使堡的苦刑机将会嗡嗡地吵上几个世纪。

显而易见，杜诺耶枢机选择重生成一名老妇。同大多数老人一样，她看上去非常健康——一口好牙，几无皱纹，黑色的眼睛又清又亮——但也喜欢以一头白发示人，短得几乎与头皮平齐，颧骨棱角分明，皮肤一点也不显松弛。她直入正题。

“陛下，各位大人……今天，我在这儿是作为一心会的会长，同时也作为主业会这个私人机构的实际发言人，来向大家作出汇报。因一些原因，主业会的管理者无法也不应出席今天的会议，过一段时间，你们自然会知道这个原因。”

“继续，大人。”卢杜萨美枢机说道。

“散料运输舰‘西贡丸’号皇舰，是由一心会为主业会购买的，七年前，这艘船即将拆毁并回收，但我们将它转移并交给了主业会。”

“为了什么目的，大人？”卢杜萨美问道。

杜诺耶枢机的目光将小教堂内这群人的脸一一打量了一番，最后停在了陛下身上，继而谦恭地垂下双眼。“大人，陛下，目的是为了运输

这数百万无生命的肉体，正是穆斯塔法调查这次中断旅程中发现的这些。”

四名商团执行官发出了一丝响声，不太称得上是大喘粗气，但比一般的吸气声要响。

“无生命的肉体……”卢杜萨美枢机重复道，但声音非常平静，就像是一名正在诉讼的律师，已预先知道所有可能的问题的答案，“杜诺耶枢机，来自何方的无生命的肉体？”

“来自主业会被指派的星球，大人，”杜诺耶回答，“过去五年间，这些星球包括希伯伦、库姆-利雅得、永埔星、天龙星七号、帕瓦蒂、青岛-西双版纳、新麦加、毛四、伊克塞翁、兰伯特星环、希毕雅图的苦涩、无限极海北部沿海、复兴二号的地球化改造过的卫星、新谐、新地，以及火星。”

都不是圣神星球，矶崎健三想道，或者说，都是圣神只踏足过一次的星球。

“这些主业会和一心会的运输舰，运输了多少人，杜诺耶枢机？”卢杜萨美用他那低沉的嗓音问道。

“约有七十亿，大人。”老妇人回答。

矶崎健三集中精神，保持着平衡。七十亿具尸体。像“西贡丸”号这样的散料运输舰，大概可以运载十万具尸体，只要把它们像成捆的木材般堆积起来。要将七十亿具尸体从一个星系运到另一个星系，“西贡丸”号得走上七万次。太荒谬了。除非有好几十艘这样的散料运输舰……它们大多数都是新型的新星级……即便这样，也会花费成百上千

次旅程。杜诺耶提到的每一个星球，在过去四年间，都已向圣神商团关闭门户——由于和圣神之间的贸易和外交争端，被隔绝了。

“这些都是非基督徒的星球。”矶崎健三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大声说了出来，这将是他有史以来犯下的最严重的违反戒律的行为。教堂内的众人转过头，朝他看来。

“这些都是非基督徒的星球！”矶崎健三重复道，他甚至已经忘记了使用敬语，“或者是拥有大量非基督徒的基督徒星球，比如火星、富士星、永埔星。一心会和主业会是在彻底毁灭非基督徒。但为什么要运输他们的尸体？为什么不把这些尸体留在他们的家园，任它们腐烂，接下来再把圣神居民移居过去呢？”

教皇陛下举起一只手。矶崎健三闭上了嘴，教皇朝卢杜萨美枢机的方向点点头。

“杜诺耶枢机，”国务秘书继续道，就仿佛矶崎健三根本没有开过口一样，“这些运输舰的目的地是哪儿？”

“我并不知道，大人。”

卢杜萨美点点头。“这项计划是谁授权的，杜诺耶枢机？”

“正义与和平委员会，大人。”

矶崎健三的头“唰”的一下转了过来。枢机把这一暴行……这一史无前例的大屠杀……的责难矛头……直接对准了一个人。正义与和平委员会有且只有一位会长……教皇乌尔班十六世，先前的尤利乌斯十四世。矶崎健三垂下双眼，盯着那双传教士之鞋，默想着能冲到这个恶魔跟前，掐住教皇那骨瘦如柴的脖子。他知道，角落里正站着几名沉默的

护卫，他们不会让他得逞，半道就会把他截住。但他仍旧想要放手一试。

“杜诺耶枢机，你是否知道，”卢杜萨美仍继续道，仿佛枢机没有透露出什么可怕的事，没有说出无法出口的东西，“这些人……这些非基督徒……是怎么变得……没有生命的？”

变得没有生命，矶崎健三想道，他历来厌恶委婉的用词，是被杀害了，狗杂种！

“不，”杜诺耶枢机回答，“身为一心会的会长，我只是负责给主业会提供运输工具，让他们完成职责。至于这些舰船的目的地，以及货物的来历，并非……也从来不是……我应该关心的。”

矶崎健三单腿跪到了石头地板上，不是为了祈祷，仅仅是因为他站不住了。诸神啊，大屠杀的帮凶以这种方式作答，有多少个世纪了？自贺瑞斯·格列依高以来，自传说中的希特勒以来，自……很久很久以来。

“多谢，杜诺耶枢机。”卢杜萨美说道。

老妇人退了回去。

不可思议的是，这次起身的是教皇本人，他走向前，白色的便鞋在石地上发出轻轻的响声。陛下在这群目不转睛的人中间走过——行经穆斯塔法枢机和法雷尔神父，行经卢杜萨美枢机和奥迪蒙席，行经杜诺耶枢机和她身后那位不知道姓名的蒙席，行经圣神舰队军官们曾立足过的空荡垫座，行经首席执行官阿伦、海伊-摩迪诺、安娜·佩里·考格纳尼，最后来到跪地的矶崎健三跟前，后者正濒临呕吐，视野中跳动着一

粒粒黑点。

陛下将一只手放在矶崎健三的脑袋上，就算此时，执行官本人还在沉思如何将教皇杀死。

“起身，基督的子民，”这位谋杀了数十亿人的凶犯说道，“我们命令你，起身，聆听。”

矶崎健三站起身，双腿开立，胳膊和双手感到阵阵发麻，就好像有人用神经击昏器朝他开了一枪，但他知道，是他自己的身体在背叛他。此时此刻，他不可能将手指掐住任何人的喉咙。就算是独自站立也极其困难。

教皇乌尔班十六世伸出一只手，搭在首席执行官的肩上，稳住他的身子。“请听好，基督的子民。仔细听好。”

陛下转过头，俯下戴着主教冠的脑袋。

阿尔贝都顾问走到低矮讲坛的边缘，张口说话。

“陛下，诸位大人，敬爱的首席执行官们。”灰衣男子说道，阿尔贝都的嗓音顺滑柔畅，一如他的灰发、他的灰眸、他的灰色丝袍。

听到这个声音，矶崎健三不由得打了个寒战。他记起阿尔贝都将他的十字形变成痛苦的坍塌时，自己所经受的剧痛和尴尬。

“请告诉我们你是谁。”卢杜萨美用他最温和的口吻说道。

乌尔班十六世教皇陛下的私人顾问，矶崎健三的内心正期待着这个

回答。几百年来，阿尔贝都始终是那样一身灰色的样貌，他身上也有着很多的谣传。但对于他的身份，人们始终认为是陛下的私人顾问。

“我是一个模拟人，一个赛伯人，由人工智能技术内核中的某些派别所建造，”阿尔贝都顾问说道，“今天，我作为那些内核派别的代表，来此参加此次会议。”

教堂内的所有人，除了陛下和卢杜萨美枢机，都远离阿尔贝都后退了一步。没人说话，没人发出一声喘息，也没人喊出声，但小教堂内顿时弥漫起一股恐惧和憎恶的动物性气味，就算是伯劳突然在他们之间显形，那气味也不会如此强烈。矶崎健三感觉陛下的手指仍旧紧紧抓着自己的肩膀，他很想知道陛下是否能透过血肉感觉到他猛烈的心跳。

“杜诺耶枢机列举了一系列星球，从这些星球上运出的人类……通过内核的技术……变得没有了生命，用的是内核的机器人太空船，并通过内核的技术储存着。”阿尔贝都顿了顿，接着道，“正如杜诺耶枢机所说的，在过去的七年间，大约有七十亿非基督徒经由此种方式处理。在接下来几年里，还会有四五百亿得到类似的处理。现在，是时候向你们解释一下这个计划的缘由，从而争取到你们的一手援助。”

矶崎健三心里正在想——也许可以在人体骨架上接上以蛋白质为基础的强力炸药，细微得甚至连瑞士卫兵嗅探器都探测不到。老天啊，要是来这儿之前能这么做就好了。

教皇松开矶崎健三的肩膀，轻柔地走到讲坛上，行经阿尔贝都身边的时候，他碰了碰顾问的衣袖。教皇陛下坐回到直靠背的宝座上，瘦削的脸庞非常平静。“诸位，请你们仔细聆听，”陛下说道，“阿尔贝都顾问的讲话得到了我们的认可和批准。请继续。”

阿尔贝都微微俯下脑袋，接着转过身，面朝十位目不转睛的权贵。就连教皇的安保护卫也已经退到了墙边。

“你们知道的那些事，其主要是通过神话传说，但也通过教会历史，”阿尔贝都开口道，“认为技术内核在远距传输器的陨落中灭绝了。这并不准确。

“你们知道的那些事——主要是通过被禁的海伯利安《诗篇》——认为内核是由三大派构成的。稳定派想要保持人类和内核之间的现状，反复派认为人类是个威胁，计划摧毁它，他们通过三八年的天大之误毁掉了地球，而终极派只关心以人工智能为基础创造一个终极智能，某种硅基上帝，可以预言并统治整个宇宙……或者至少是这个银河。

“这一切都是谎言。”

矶崎健三意识到，安娜·佩里·考格纳尼抓住了他的手腕，她的手指冰凉，正用力捏着他。

“技术内核从来都没有分成三派。”阿尔贝都说道，他在祭坛和讲坛前来回踱步，“自一千年前内核进化出意识以来，它就一直存在着上千个截然不同的派系，他们常常在争斗，更多时候在互相合作，但总是在努力追求一个全方面的协议，朝自主智能和模拟生命应该进化的方向前进。这个协议从来没有成形过。

“就在技术内核向真正的独立进化之时，大多数人类的生活空间，都在一个星球——旧地——的表面及其近轨道周围。当时，人类已经发展出改变自身基因的能力……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有能力决定自己的进化方向。这一项突破，部分源自于公元二十一世纪早期在基因操纵方面的发展，但能够成为可能，主要是由于高级纳米技术的改进。起先，在

早期内核人工智能和人类研究者的协力管理和控制下，纳米技术的生命形式……某种拥有智慧的自主生命，小到只有分子那么大，比细胞还要小……很快就发展出属于他们的‘存在的理由’。纳米计算机开始入侵并改造人类，大多是以病毒的形式，那就像是可怕的病毒性瘟疫。幸运的是，对于人类种族和现在被称作内核的自主智能种族来说，这场瘟疫的主要带菌者，都在人类大流亡前夕发射的早期种舰和其他低光速殖民舰船上。

“当时，有两股势力，其中一股后来发展成了人类霸主，另一股是技术内核中的预言势力，它们意识到那些种舰中发展出的纳米技术社会，最终将会毁灭人类，在数千个遥远的星系中创造出一个新的种族，一种被纳米技术控制的生物适应体。霸主和内核做出了反应，他们下令禁止高级纳米技术的研究，并向纳米技术种舰殖民地宣战——对于后者这一群体，我们熟知的称谓是：驱逐者。

“但另一些事件让这一斗争蒙上了阴影。

“新兴内核中还有一些势力，他们赞同和纳米技术人结盟——这不是一小股势力——他们发现了一些让内核中所有势力都感到害怕的东西。

“大家都知道，我们在霍金驱动物理和超光速通信上的早期研究，让我们发现了普朗克空间这一介质，有些人称其为‘缔结的虚空’。我们慢慢领会了宇宙的这一基本的统一构造，并使我们创造出了超光速通信——也就是所谓的超光仪，还有优雅的霍金驱动器，让远距传输器连接了霸主世界网，行星级的数据网进化成了由内核管理的万方数据网，还有今日的瞬移基甸驱动器，甚至还有进入宇宙逆熵磁泡的实验——我们相信，海伯利安上的光阴冢正是出自此物。

“但送给人类的这些礼物并不是无偿的。的确，内核中的某些终极派别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利用远距传输器接入人类的大脑，创造出一个神经网络。这一做法是无害的……神经网络是在人类穿越远距传输器的普朗克空间时创造的，中间没有花去一点时间，也没有任何真正的空间，要不是四个世纪前，内核的一些派别将这一事实透露给第一位约翰·济慈赛伯人的人格，人类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一实验的存在。但是，人类和内核势力中，有一部分认为这一做法缺乏道德，违反了隐私权，我同意这些人的意见。

“但这些早期的神经网络实验揭露出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在这个宇宙中……也许，在我们这个银河中，存在着另一些内核。在发现这个事实后，技术内核中发生了激烈的内战，到现在战争还没有停息。某些势力——不仅仅是反复派——做出一个决定，认为应该结束人类种族这一生物学实验。还制订出了计划，打算在霍金驱动器将人类送出旧地前，先让三八年的基辅黑洞作为一个‘意外’，掉入旧地的核心。但内核中的其他势力延缓了这些计划，直到人类得到逃离的机器。

“最后，两个极端派别都没有成功……旧地没有被毁。它被那些异星的终极智能劫持了——但是，到现在为止，技术内核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几名首席执行官互相小声嘀咕起来。穆斯塔法枢机跪倒在软垫上，开始祈祷。杜诺耶枢机的气色看上去非常不佳，她的那位蒙席助手正小声说着关切的话语。就连卢卡斯·奥蒂蒙席也看上去像是要昏厥了。

教皇陛下乌尔班十六世竖起三根手指。小教堂顿时静了下来。

“这一切，当然只是背景，”阿尔贝都顾问继续道，“今日要跟诸位

说的，是要向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急于分享这一切。

“三个世纪前，内核中的极端势力——被激烈的争论和冲突肆虐了八个世纪的自主智能社会——做出了一个新的举动。他们创造了约翰·济慈赛伯人，将一个人类人格嵌入人工智能人格，并载入一具人类的躯体，经由普朗克空间界面连接内核。这个济慈人格有很多目的——作为某种陷阱，引诱人类种族终极智能的‘移情’；也作为一个原动力，推动事件的发展，最终引出最后一次海伯利安朝圣，导致光阴冢的打开，逼伯劳从隐蔽处现身，同时作为一个催化剂，导致远距传输器的陨落。为了达到最后一个目的，内核中的一些势力——创造了我的势力、我所效忠的这些势力——向首席执行官梅伊娜·悦石和霸主中的其他人泄露了一条消息，告诉他们内核正在利用远距传输器捕食人类的神经元，就像是某种神经吸血鬼。

“内核中的这些势力，将自己伪装成驱逐者，向世界网发动了最后的物理攻击。这些势力打消了将离散的人类种族一击毁灭的念头，他们想毁掉世界网形成的高级社会。悦石和其他霸主领袖向内核直接发起了攻击，毁灭了远距传输媒介，结束了神经网的实验，对内核内战中的反复派和终极派给予了重大的打击。

“但是，内核中我们这一势力，不仅致力于保护人类种族，而且希望保护和你们之间形成的同盟，所以我们毁掉了约翰·济慈赛伯人，但又有第二个制造了出来，他最后成功地完成了他的主要任务。

“这一任务是——和某个人类女子繁衍创造出一个孩子，这是个‘弥赛亚’，是内核和人类的结合。

“这个‘弥赛亚’正活在这个世上，是个名叫伊妮娅的孩子。

“三个世纪前，她出生在海伯利安，后来通过光阴冢逃到了我们这个时代。这么做不是出于恐惧——我们不会伤害她——而是因为她的使命是要摧毁教会，摧毁圣神文明，终结你们所知的人类种族。

“我们相信，她并不知道自己的真正的目的，不知道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三个世纪前，远距传输器陨落后，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混乱的时代，于是，我所在的内核势力的残存部分——一个你们可能会看作是人道主义者的群体——联系到了当时的人类幸存者。”阿尔贝都朝陛下的方向点了点头。教皇也点了点头，示意他继续。

“雷纳·霍伊特神父是最后一次伯劳朝圣的幸存者。”阿尔贝都顾问继续道，他又开始在祭坛前来回踱步起来。烛火在他经过时微微摇曳。“他亲眼目睹了内核终极智能的操控力，见证了逆时送回怪物——伯劳——所具有的破坏力。我们第一次取得接触的时候——人道主义者、霍伊特神父及垂死教会中的几个成员——决定保护人类种族，不让它们受到进一步的伤害，同时修复人类文明。十字形便是我们向人类施以拯救的工具——的的确确。

“你们都知道，十字形是个失败品。在陨落之前，被这一共生体重生的人类，在智力上会变迟钝，性征也会缺失。十字形是一种有机的电脑，里面存储着活人的神经和生理数据，可以恢复身体，但不能完全重建智力和人格。它可将尸体重生，但却窃取了灵魂。

“十字形的来源仍旧是个谜，但内核中的人道主义派相信，它是在我们的未来发展而出的东西，通过光阴冢送向过去。在某种意义上，未来的神送它回来，是为了让雷纳·霍伊特神父发现它的存在。

“这些共生体的失败之处，只是在于简单的信息存储和恢复需求。人类大脑中有无数神经元，人类身体中约有1028个原子。十字形要重建人类的意识和身体，不仅需要记录下这些原子和神经元的蛛丝马迹，还必须记住包含人类记忆和人格的整体驻波的精确布局。同时还必须提供能量，重建这些原子、分子、细胞、骨骼、肌肉、记忆，让那重生的生物体和先前存在于那具皮囊中的人一模一样。单单靠十字形，是无法成功做到这一点的。这个生物机器最多也只能通过原版复制出一个拙劣的样品。

“但内核拥有这些计算能力，可以对这些信息进行储存、恢复、改造、重组，以完成人类的重生工作。三个世纪起来，我们一直在这么做。”

杜诺耶枢机和穆斯塔法枢机、法雷尔神父和杜诺耶的蒙席助手分别交换了一下眼神，矶崎健三望见了他们眼中的惊恐。这是异端，是亵渎神灵，它意味着重生圣礼的终结，物质和机械将再一次取得统治权。矶崎健三感到非常不舒服，他朝海伊-摩迪诺和佩里·考格纳尼望了一眼，发现两人正在祈祷。亚伦看上去像是怔住了。

“诸爱卿，”陛下开口道，“不要怀疑。不要舍弃信仰。现在，你们的想法是在背叛我主基督，是在背叛神圣的教会。重生圣迹不仅仅是一项奇迹，是这些被称作技术内核的朋友们帮我们实现的一个奇迹，它也是万能基督的功业，正是祂引领上帝的另一些子民找寻到他们的灵魂和救赎。我主的这些造物，是通过祂最微不足道的工具——人类——创造

出来的。继续，阿尔贝都。”

面对屋内众人震惊的表情，阿尔贝都看上去略微有点逗乐的样子。但他开口时，沉着的面容马上恢复到平易近人的状态。

“我们给予了人类不朽，作为交换，我们别无所求，只想默默同人类保持联盟。我们只希望能和我们的创造者保持和睦。

“过去的三个世纪里，这一同盟关系给人工智能和人类都带来了裨益。正如陛下所言，我们找到了我们的灵魂。而人类获得了数千年没有……也许是从没有过的和平和稳定。我承认，这一同盟对我的势力带来了很大的好处。我们这个被称为人道主义者的派别，已经从一个又小又卑微的团体壮大成内核中的主要势力，取得了很多的民意，但也没发展成统治党派，因为内核中没有势力能取得统治地位。以前交战的那些派别，现在差不多全都支持我们的观点。

“但不是全部。”

讲到这，阿尔贝都停下了脚步，他站在祭坛正前方，目光扫过台下的一张张脸，灰色眼眸中射出的目光令人生畏。

“但内核中还有一群势力希望除掉人类……他们由以前的终极派和赞成纳米技术的进化论者组成，这群势力打出了王牌——那个名叫伊妮娅的孩子。这个小女孩是名副其实的病毒，她能将病毒释放进人类的身体中。”

卢杜萨美枢机走向前，男人肥硕的脸庞泛着红晕，表情庄重。那细细的眼睛闪着微光，开口时，声音非常尖锐。

“告诉我们，阿尔贝都先生，这个名叫伊妮娅的孩子有什么目的？”

“她的目的，”灰衣男子说道，“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目的是什么？”

“为了破坏人类肉体永生的机会。”

“一个孩子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卢杜萨美问。

“她不是一个孩子，甚至不是人类，”阿尔贝都说，“她是一个受过基因剪裁的赛伯人孕育出来的东西。当她还在她母亲的子宫中时，她赛伯人父亲的人格就已经和她取得了联系。在还没出生前，她的意识和身体就已经混在了内核的邪恶势力中。”

“但是，她怎么能窃取人类的永生之礼呢？”卢杜萨美追问道。

“她的血，”阿尔贝都回答，“她能传播一种病毒，破坏十字形。”

“真正的病毒？”

“对，但不是自然形成的病毒。那病毒经内核的邪恶势力的设计剪裁，是一种纳米技术瘟疫。”

“但是，圣神有数千亿重生基督徒，”卢杜萨美继续道，语气就像是一名律师，正在引导自己的证人，“区区一个小孩，又怎能对这么多人造成威胁？难道这病毒会在受害者之间传播？”

阿尔贝都叹了口气。“就我们所知，一旦十字形死亡后，这病毒就会带上感染力。和伊妮娅接触后，这些重生基督徒就会被剥夺重生之礼，并且将会向其他人传染病毒。同样，那些从未得到十字形的人，也能成为这一病毒的传染源。”

“有什么治疗方法吗？比如免疫药？”卢杜萨美问道。

“没有，”阿尔贝都回答，“人道主义者已经研究了三个世纪，想要找到对策，但是，由于伊妮娅病毒是一种自主的纳米技术形式，它会构造自己最适宜的变种携菌体，我们的防御永远也跟不上它的步伐。也许，如果我们有自己的纳米生物军团，将其施放进人类中，有朝一日我们能赶上伊妮娅病毒的脚步，最终打败它。但是，我们人道主义者痛恨纳米技术，所以，我们只能面临这样一个悲哀的事实，一切纳米技术生命都超出了我们的控制——超出了任何人的控制。纳米技术生命的进化精髓在于自主、自由意志，它的目的完全不同于那些静止不变的生命形式。”

“你是说，人类。”卢杜萨美说。

“对。”

“伊妮娅的第一个目的，”卢杜萨美枢机说道，“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创造她的那些内核邪恶势力的第一个目的，是要摧毁所有的十字形，从而摧毁人类的重生之礼。”

“对。”

“你说有三个目的。那另两个是什么？”

“第二个目的，是摧毁教会和圣神……也就是说，摧毁现在所有的

人类文明，”阿尔贝都说道，“当伊妮娅病毒传播出去后，当重生被剥夺后.....由于远距传输器仍旧无法运转，基甸驱动器对于单寿命的人类来说，也变得不再实用.....这样一来，第二个目的也就达成了。人类将回到陨落后的那种四方割据的部落文化。”

“第三个目的呢？”卢杜萨美问。

“事实上，最后一个目的就是那个内核势力一开始的目标，”阿尔贝都顾问说道，“消灭人类。”

安娜·佩里·考格纳尼执行官大声叫喊起来。“不可能！就算是.....旧地被毁灭.....被劫持，或是远距传输器的陨落，也没有将人类彻底消灭。我们的族类广泛分布在这个宇宙中，不可能灭绝。有这么多星球，这么多文明。”

阿尔贝都连连点头，但样子非常悲伤。“对，但那是过去。这场伊妮娅瘟疫几乎能散布到宇宙的每一个角落。那种杀死十字形的病毒会变化出新的阶段，它们将入侵人类DNA的每一寸土地。当圣神陨落后，驱逐者也将再一次入侵.....这一次他们会马到成功。他们早已臣服于纳米技术，改变了自己的基因，已经不再是人类。没有了教会，没有了圣神，没有了圣神舰队，人类没有了保护，驱逐者将搜刮幸存人类的DNA，用纳米技术的瘟疫感染他们。人类.....我们所知的人类，教会一直在保护的人类.....几年后就将不复存在。”

“之后会有什么东西？”卢杜萨美枢机用他低沉的嗓音问道。

“无人知晓，”阿尔贝都轻声说道，“就连伊妮娅、驱逐者或是释放这一终极瘟疫的内核邪恶势力也不知道。纳米技术生命形式将会按他们自己的议程进化，由着他们的奇思怪想改造人类的形体，只有他们掌控

着自己的命运。但那命运将不再和人类有关。”

“上帝啊，上帝啊，”矶崎健三念祷着，但他惊讶地发现自己正在大声大叫，“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该怎么做？”

令人惊讶的是，回答他的竟然是教皇陛下。

“三百年来，我们一直在担心这一危险的瘟疫，一直在和它斗争。”陛下轻声说道，他那悲伤的双眼表现出莫大的痛苦，“我们最初的努力，是想要在伊妮娅散布传染病之前抓住她。我们知道，她从她的时代逃到我们的时代，这不是源于恐惧，因为我们无意伤害她，而是因为她想要将病毒洒向整个圣神。

“事实上，”陛下补充道，“我们怀疑伊妮娅并不知道她所携带的病毒会对人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从某些方面来说，她只是内核邪恶势力的一枚无知棋子。”

海伊-摩迪诺执行官突然开口，语气非常强烈。“在这个孩子从光阴冢中出来的那天，我们本该用等离子弹将海伯利安轰成渣，应该给整个星球消消毒，不该冒一丝风险。”

对于这不可饶恕的打断，陛下没有感到不快。“是的，孩子，的确有人强烈要求那么做。但教会不忍心下令杀死这样一个小女孩，更加不愿意毁灭那么多无辜的生命。我们和内核中的预言势力协商了一下.....他们发现，在抓捕女孩的最后行动中，有一个名叫德索亚神父舰长的耶稣会士能出上一份力.....但我们想要和平地抓住小女孩的所有企图都落了空。四年前，圣神舰队本可以将她的飞船轰成灰，但舰队得到的命令

是不能这么做，除非万不得已。所以，我们继续努力斗争遏制她的病毒入侵。矶崎健三，你们所必须做的，是继续支持教会的尝试，即便我们已经加强了这些尝试。阿尔贝都先生？”

灰衣男子再次开口。

“想象一下，这场即将到来的瘟疫，就像是一颗富氧星球上的森林大火，所到之处一切都将化为乌有，除非我们能遏制住它，将它扑灭。我们首先要做的，是移走森林中不必要的枯木和树枝——也就是易燃物。”

“非基督徒。”佩里·考格纳尼执行官喃喃道。

“正是。”阿尔贝都顾问说。

“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必须被终结的原因，”宗教大法官说，“‘西贡丸’号上的那数千人，其余数百万，数十亿人。”

教皇乌尔班十六世举起手，这次是在令手下住口，而不是赐福。“不是被终结！”他一脸严峻地说道，“我们没有伤害一条生命，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都没有。”

诸权贵困惑地面面相觑了一番。

“陛下所言不虚。”阿尔贝都顾问说。

“但他们没有知觉……”宗教大法官甫一开口，便马上顿住了，“圣父，我深感歉意。”他对教皇说道。

陛下摇摇戴着法冠的脑袋。“约翰·多米尼各，无须道歉，这些话

题引人动情。请解释一下，阿尔贝都。”

“是，陛下，”灰衣男子说道，“‘西贡丸’号上的那些人确实没有知觉，陛下，但他们也没有死亡。内核.....内核中的人道主义势力.....完善了一项技术，可以将人类暂时置于停滞状态，既没有死亡，但也没有知觉.....”

“就像是冰冻沉眠？”亚伦执行官说道，此人在皈依前，经常通过霍金驱动器旅行。

阿尔贝都摇摇头。“更加复杂，但危害也更小。”他点起精心修剪过的手指甲，打了个手势。“过去七年间，我们处理了七十亿人类。接下来的十年里，或是更长时间里，我们还必须处理四百二十多亿。偏地有许多许多星球，非基督徒占多数人口，就算在圣神空间内也有很多。”

“处理？”佩里·考格纳尼执行官问道。

阿尔贝都露出狰狞的笑容。“首先，圣神舰队将星球隔离，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一行动的真正目的。接着，内核的机器人飞船抵达轨道，用我们的停滞设备扫荡星球的住人区域。而一心会则提供飞船、资金和人力劳动。主业会使用运输机将这些停滞的肉体转移.....”

“为什么要转移？”宗教大法官问，“为什么不把它们留在他们的家园？”

回话的是教皇陛下。“它们必须被藏在伊妮娅瘟疫无法企及的地方，约翰·多米尼各。它们必须仔仔细细.....漂漂亮亮地安置在安全之处，直到危险过去。”

宗教大法官俯下脑袋，表示理解和恭顺。

“还有一件事，”阿尔贝都顾问说道，“我的势力创造出了.....一种士兵.....他们只有一件使命，就是在伊妮娅散布出致命的病毒前，找到并抓住她。四年前，我们启动了第一个，她的名字叫拉达曼斯·尼弥斯。这些狩猎者只有几个，但他们的装备可以应付内核邪恶势力扔给他们的任何障碍物.....甚至是伯劳。”

“控制伯劳的，是内核的终极派和其他邪恶势力？”法雷尔神父问道。这是这个男人第一次开口说话。

“我们是这么认为的，”卢杜萨美枢机回答，“这个魔鬼似乎是和伊妮娅站在一起的.....在帮她传播病毒。同样，终极派似乎找到了什么办法，可以为这个女孩开启特定的远距传送门。恐怕，恶魔已经在我们的时代找到了一个人选.....还有同盟。”

阿尔贝都竖起一根手指。“我必须强调一点，一切拥有单一意识的造物都是非常危险的，就算是尼弥斯和其余的狩猎者也一样。一旦我们抓住小孩，这些赛伯人就会被终结。他们的存在，只是因为伊妮娅瘟疫所引起的巨大危险。”

“圣父，”矶崎健三说道，双手紧紧合十，“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祈祷，”陛下说道，那双黑色的双眼充满了痛苦和责任，“祈祷，并支持我们圣母教会为了拯救人类所做的一切付出。”

“反抗驱逐者的圣战将继续下去，”卢杜萨美枢机说道，“我们会尽一切力量，将他们拒之门外。”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阿尔贝都顾问说道，“内核发展出了基甸驱动器，现在正在研究新的技术，帮助人类提升防御能力。”

“我们将继续搜寻这个女孩.....不，应该是女子。”卢杜萨美补充道，“一旦将她缉拿归案，我们将会把她隔离起来。”

“如果无法将她缉拿归案呢，大人？”宗教大法官穆斯塔法枢机问道。

卢杜萨美没有回话。

“我们必须祈祷，”教皇陛下说道，“在这个对教会、对人类种族十万火急的时刻，我们必须请求基督的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尽一切能力，还要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为基督的所有兄弟姐妹的灵魂祈祷，甚至是为伊妮娅的灵魂祈祷，尤其要祈祷这一点，事实上，她无意将她的族类带进如此危险的境地。”

“阿门。”卢卡斯·奥蒂蒙席念祷着。

当小教堂内其余诸人都跪倒在地，埋下脑袋的时候，教皇乌尔班十六世站起身，走到祭坛前，开始吟唱感恩弥撒。

伊妮娅。在别的意识出现前，她的名字首先浮现了出来。我还没想到自己，便想起了她。

伊妮娅。

接着，疼痛、噪声、倾泻的雨水一股脑儿地出现了。唤醒我的主要原因是疼痛。

我睁开一只眼，另一只眼似乎被血块或别的东西黏住了，怎么也睁不开。没等我记起自己是谁，是在什么地方，我就感受到身上无数伤口传来的疼痛，右腿的疼痛尤其严重。接着，我记起了自己是谁，继而记起了自己在什么地方。

我大笑起来。或者，更准确地说，我试图大笑。但由于嘴唇开裂肿胀，上面布满了鲜血和黏糊糊的东西，一边嘴角根本张不开。于是那笑声变成了某种发狂的呻吟。

我被某种浮空乌贼鱼一口吞掉了，那个星球上，全是一望无垠的空气、云朵和闪电。现在我是在那头怪兽闹哄哄的肚子里，正被一点点地消化。

的确闹哄哄，如爆炸般，轰隆隆、啪啦啦，一种吵闹的撞击声，就像是大雨落在热带森林中的声音。我用一只眼瞄了一下，黑漆漆的……突然划过一道闪电……接着又是漆黑一片，只有视网膜上留下红色的余影……接着又闪过一阵白光。

我回忆起，我乘坐帆布下的小舟沿途前进，一场可怕的龙卷风和行星级的风暴朝我扑了过来，最后那头怪兽把我吞了，但是，眼前并不是那场风暴。这是雨滴落在树冠上的声音。击打在我脸庞和胸脯上的东西，是那破烂的尼龙绳、帆布的残骸、湿乎乎的棕榈叶，以及碎裂的玻璃纤维。我斜眼朝下望去，等着闪电照亮眼前的一切。小舟的确还在，但已经四分五裂，我的腿也在……大部分还卡在小舟的船壳中……左腿完好无损，还能动，但右腿……我痛苦地大叫。右腿显然是断了，虽然没看见有骨头从肉中戳出，但我肯定，小腿肯定是骨折了。

尽管如此，我身上其他地方似乎都没有大的损伤。只有擦伤和刮伤，脸上和手上凝结着斑斑血迹，裤子已经和碎布没有差别，衬衣和背心也褴褛不堪。我转转身，弓弓背，伸伸胳膊，屈屈手指，扭扭左腿的脚趾，又试图扭扭右腿的，我差不多算是完整无缺……背部没骨折，肋骨没断，神经也没损伤，只不过右腿有点问题，那里传来的疼痛就像是血管中拉进了带刺的铁丝网。

下一道闪电划过的时候，我试图评估一下自己身处的环境。我和破裂的小舟似乎是陷在了森林中一棵树的树冠上，卡在了断裂的枝丫间，还被破烂的帆布和黏人的吊伞索裹住了。这里正在遭受着热带风暴的袭击，棕榈叶不断朝我们砸来。四周黑漆漆的，唯有闪电不时打破黑暗。我现在正挂在树上，无法判定离地面有多少距离。

树？地面？

我飞了半天的那个星球根本没有地面.....或者说，虽有地面，但我碰到它时，早已被压力压成了拳头那么小的东西。况且，在那类木星球的核心之处，就连氢气也会被挤压成金属形态，怎么可能会有树呢？如此说来，我已经不在那个星球上，也不在那头野兽的肚子里。那我是在哪儿？

雷声在四周轰鸣，就像是等离子弹爆炸了。风渐起，吹得小舟在那不牢靠的树顶上摇晃，我也痛得大叫起来。我大概昏迷了一小会儿，因为当我醒来的时候，风已经平息了下来，大雨正捶打着我的身体，就像无数只冰冷的拳头。我擦去眼旁的雨水和血块，终于发觉自己在发烧，即便淋着冰冷的雨水，我的皮肤还是非常烫。我在这儿待了多久了？我的伤口中，爬进了什么恶毒的微生物？在那个浮空乌贼怪的肠胃中，它和我分享了什么细菌？

照逻辑看，我在那个类木星球的云朵中飞着飞着，后又被触手乌贼怪吞噬之类的都是热病下的一场梦，在逃出维图-格雷-巴里亚那斯B后，我直接被传送到了这里.....不管这里是什么地方.....其余一切都是梦中的场景。但是在这暴雨之夜中，我周围包裹着的，是那已经展开了的破破烂烂的帆布。我的记忆也栩栩如生。还有一些逻辑无法解释却合乎情理的事实。

风摇动着树木。破损小舟在碎裂枝叶组成的不牢靠巢穴中往下滑了一点，从断腿处传来一阵刺骨的疼痛。

我意识到，我最好清醒地认清我目前的处境。小舟随时都会滑下去，树枝也很可能断掉，这一大团碎裂的玻璃纤维，牵扯的尼龙-10吊索，湿乎乎的记忆帆布破布，都将坠向下面的黑暗之中，把我和那条断腿一起拖下去。现在，闪电出现的频率减少了，我被丢在黑暗中，浸在

雨中，摇摇晃晃。没有闪电，我无法看清身下的东西，只知道有更多的树枝，隔着大片的黑暗，还有灰绿色的粗厚树干，以螺旋形紧紧地互相扭缠。我没有认出这是什么树。

我在哪里？伊妮娅……这回你把我送到了哪里？

我不再想这些事。这差不多就像是某种祈祷，我不打算养成这样一个习惯——向一个女孩祈祷，而这个女孩，四年来我和她一同旅行，保护她，和她共进晚餐，和她辩论。我想，尽管如此，丫头，你本可能送我去一些容易应付的地方。我是说，如果你在这事上有选择的话。

雷声轰鸣，但是没有闪电照亮下方。小舟动了动，开始往下陷，破裂的船头突然一歪。我朝身后抓去，舞动双手，想要抓住先前看到的一根粗树枝。那里有一大堆碎裂的树枝，裂开的锋利茎秆儿，还有带着锯齿边的棕榈叶。我又抓又扯，想要把断腿从小舟破裂的座舱中抖脱出来。但那些树枝很松软，结果我只拉出来半条腿，疼痛让我一阵犯晕。我觉得眼前有黑点在舞动，但这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所以事实上也没什么差别。我冲着摇晃小舟的一侧呕吐起来，接着再次伸手，想要在纷乱的断裂树枝中找到牢固的抓手。

话说回来，我到底是怎么到那树梢上去的？

无关紧要。此时此刻，除了逃出这片乱糟糟的碎裂玻璃纤维，还有这缠结的吊伞索，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

用我的小刀，从这片缠人的乱麻中砍一条路出去。

但我的小刀已经丢了，我的皮带也丢了，我的背心口袋被扯掉了，背心也被扯成了一身烂布，连衬衣也几乎没了。我奉若至宝，拿来对付

那些乌贼鱼的钢矛手枪也丢了……我隐约记得，当龙卷风将帆布撕得四分五裂时，它跟我的背包一起掉出了小舟。衣服、激光手电、定量食物包……一切都没了。

闪电一闪而过，而轰鸣的雷声早已远去。这时，在倾盆大雨中，我的手腕闪烁了一下。

通信志。这该死的手环一定是坚不可摧的。

通信志对我有什么帮助？我吃不准，但聊胜于无。我抬起左手腕，凑到嘴边，在噼里啪啦的雨声中，冲着它大叫道：“飞船！通信志，启动……飞船！嗨！”

没有回应。我记起来，这东西在那个类木星球的闪电风暴中曾经发出超载警报。令人费解的是，我感到了一丝失落。虽然通信志中的飞船记忆顶多也只能算是白痴仆从，但这么多年来，它一直陪伴在我身边，我已经习惯了它的存在，它也曾帮我驾驶登陆飞船，带我们从流水别墅到西塔列森。而且……

我摇摇头，甩去这些怀旧之情，再一次伸手往四周摸索，寻找抓手，最后抓住了挂在周围如同细瘦藤蔓般的吊伞索。的确管用。帆布带肯定紧紧卡在了上面的树枝上，吊伞索支撑住了我的重量，我的左腿在滑溜的玻璃纤维上挣扎，将断腿从小舟的余骸中拉出。

疼痛让我眼前黑了几秒……甚至可以媲美肾结石最疼的时候，只不过时断时歇，就像是一波波的攻击……但当我的意识重新集中起来的时候，我正紧紧抱着棕榈树螺旋状的树干，而没有躺在残骸中。几分钟后，一阵风从丛林的树冠上吹下来，四分五裂的小舟掉了下去，有几片被还没断掉的吊伞索挂住，其余的则翻滚着坠入黑暗之中。

现在怎么办？

等天亮吧。

如果这个星球根本没有天亮呢？

那就等疼痛平息。

疼痛怎么会平息？显而易见，那断裂的大腿骨正撕扯着神经和肌肉。你在发高烧，还在这大雨和破败的植物中昏迷了一段时间，伤口暴露，每一种致命的微生物都可以肆意侵入，天知道你在这种境地下待了多长时间？很可能已经有坏疽进入了，你闻到的臭烘烘的烂植物味可能就是你身上的。

坏疽不会那么快生成，对不对？

没人应答。

我试着用左臂吊在树干上，腾出右手摸向受伤的大腿，但只轻轻一碰，就让我疼得呻吟起来。如果我再一次昏过去，我肯定会从这根树枝上掉出去。我稳住身子，试着碰碰左小腿：大多数地方已经没有知觉，但感觉并没受到大的损伤。也许，只不过是腿骨下部的普通骨折。

只不过是普通骨折，劳尔？在这样一个丛林星球上，暴雨或许永远也不会停。没有医疗箱，没办法生火，没工具，没武器。就只有一条断腿，还发着高烧。哦，对了……只要这真的只是普通的骨折。

闭上你的臭嘴。

雨水击打着我的身体，我衡量着几个选择。我可以扒住树挨过今晚

剩余的时间.....也许还有十分钟，或是三十个小时.....或者，我可以爬下去，到丛林的地面上。

有野兽在等着呢，你是要自个送上门去？好主意。

我叫你闭嘴。丛林地面或许可以给我一个遮雨的庇护所，让我找到一块柔软的地方搁腿，还能用树枝和藤蔓做成夹板。

“好，就这样。”我大声说道，同时在黑暗中四处摸索，寻找着吊伞索、藤蔓或是树枝，下定决心到下面去。

我猜，我花了整整两三个小时才从树上下来。也可能有五六个小时，或是一两个。闪电不再出现，在这近乎黑暗的境地下，几乎不太可能抓到什么把手，但在厚实的丛林树冠上，出现了一丝奇怪的红光，极其微弱，几乎难以看清。我让自己的眼睛慢慢适应，我在这儿找到一根绳索，那儿找到一根藤蔓，又找到一根坚硬的树枝。

是日出？我觉得不是。光线似乎太涣散，也太微弱，几乎像是化学品引起的。

我觉得自己身处的这树冠大概离地有二十五米，可等我下到那时，粗树枝却继续一路往下，但密密麻麻的锋利棕榈叶已经少了很多。没有地面。我在两根树枝的分叉处栖息了片刻，从疼痛和头晕眼花的状态中恢复过来，然后重新开始往下降，随即发现身下只有湍急的水流。我赶紧抬起左腿，红光的亮度刚好让我看清四下横流的河水，那滚滚的急流在螺旋向上的树干间涌动，漆黑的水打着漩涡从身边冲过，就像是滚滚的石油。

“见鬼。”我骂道，看来今晚我什么地方也去不了，先前我还曾打算制造一条木筏。我现在到了另一个星球上，也就是说，上游和下游肯定分别有一座远距传输器，我肯定是乘什么东西过来的。以前我造过木筏。

是啊，当时你身体棒棒，吃得饱饱，还有两条腿，有工具.....比如斧子和激光手电。而现在，你连两条腿都没有。

给我闭嘴，求你了。

我闭上双眼，想要睡上一觉。高烧让我冷得不停颤抖，但我没有顾及这一切，心里盘算着，下次见到伊妮娅的时候，该怎么向她讲述这个故事。

难道你真以为还能见到她？

“快闭上你的嘴。”我再一次喊道，身边雨打树叶的响声和身下狂怒的水流之声将我的声音淹没得无影无踪。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该沿着刚才费力、痛苦爬下来的路，重新顺着树枝往上爬几米。因为水可能会涨起来，很有可能。真是嘲讽啊，费那么大力下来，却变得更容易被水卷走。最好往上三四米，先等一分钟，让我喘口气，让那一波波疼痛缓和一下。顶多等两分钟。

我睁眼醒来，看见的是淡淡的日光。我正四仰八叉地躺在好几根下垂的树枝上，离身下那打着旋的灰色洪流只有几厘米远，那水流正在螺旋形的树干间猛烈地涌动。光线仍旧昏暗得像是晦暗的黄昏。我只知道自己已经睡了一整天，又要面对一个冗长的夜晚。雨还在下，但已经很

小。气温是那种热带的温热，虽然高烧让我很难判断，而湿度几乎接近百分之百。

我浑身上下都在疼。断腿使我痛苦万分，脑袋、背部和肚子也疼得厉害，但很难将它们区分开来。脑袋里像是有一颗水银球，每当我动一动头，它就会笨重地滚动一下。我感到一阵眩晕，接着又是一阵恶心，但肚子里已经没什么可以吐出来。我挂在缠结的树枝上，思忖着冒险的荣耀。

丫头，下一次你差人跑腿的时候，叫贝提克去吧。

光线没有暗下去，但也没有变亮。我动了动位置，审视着流过身边的水流：灰暗，涌出一个个漩涡，泛着波纹，同时还卷携着零碎的棕榈叶和枯死的植物。我仰起头，但看不见小舟和帆伞的踪迹，昨天那个漫长夜晚掉落下来的所有玻璃纤维和布片都早已被卷走。

看上去似乎在发洪水，像是海伯利安托柴海湾的沼泽地中发生了溪水溢流，堆积的淤泥形成了一个堰塞湖，会持续一年，造成了短暂的水患，但我知道，这个被淹没的森林，这无边无垠的湿地丛林，很可能永远也不会改变。不管这儿是哪里。

我审视着流水。浑浊、晦暗，就像是灰色的牛奶，可能只有几厘米深，也可能有几米。无法从淹在水中的树干上看出什么线索，水流很急，但还没到湍急的地步，如果我好好抓着汹涌水流上的树枝，站到水里面，并不会被它卷走。如果运气好，如果水里面没有海伯利安沼泽地里那种泥胞、吸血扁虱、咬指雀鳉，或许我可以蹚水走到.....什么地方去。

劳尔，我的老伙计，蹚水需要两条腿，对你来说，更可能是在烂泥

里单脚跳吧。

那好吧，单脚跳过烂泥。我用双手紧紧抓住头顶的树枝，放下左腿，伸进水流中，同时将断腿靠在身下的宽树枝上。这一动，又一阵疼痛袭来，但我咬牙坚持着，将脚掌踏进凝滞的水流中，接着是脚踝、小腿，然后是膝盖，接下来，我动了动，看看能不能站住……我绷紧前臂和二头肌，断腿在树枝上滑下，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痛让我不由大喘一口气。

水深不到一米半。我可以用健全的那条腿站在里面，水流也只不过在我腰部流动，溅泼着我的胸膛。而且，水很暖和，似乎还减轻了断腿的疼痛。

这温热肉汤中可有好多活泼好动的微生物，大多是从种舰时代变异过来的，它们正馋涎欲滴呢，劳尔老伙计。

“闭嘴。”我呆呆地说道，同时向四周望去。我的左眼肿了起来，结着一层痂，但还是能看。脑袋疼得厉害。

灰暗的水流上，四面八方地矗立着无数根树干，伸向灰蒙蒙的细雨中。滴水的棕榈叶和树枝是一种非常暗的深绿色，看上去几乎像是黑的。左手方向似乎微微有点光，而且那个方向的烂泥似乎更加坚实一点。

于是我朝那个方向移去，一面从一根树枝抓向另一根树枝，一面移动左腿往前进，时而在低垂的棕榈叶下猫猫腰，时而像慢动作的斗牛士一般转向一侧，绕开漂浮的树枝和其他残骸。整个向光亮前进的过程花了几个小时。但我没有更好的选择。

丛林中泛滥的大水最终汇入了一条河流。我抓住最后一根树枝，感觉身下的水流正试图将那条健全的腿拖进去。我向眼前无边无垠的广阔水域望去，河面暗暗的，看不见河对面——不是因为河宽得没有尽头（水流和漩涡从左流向右，从中可以看出，这是一条河，而不是什么湖或是江），而是因为河面上缭绕着一层迷雾，一层低矮的云雾，它们遮蔽了一百多米外的一切。河水灰暗一片，暗绿的树木湿淋淋的，云雾灰蒙蒙的。天色看上去似乎在变暗。夜幕正在降临。

我已经用这条腿尽了全力。高烧烧得非常厉害，虽然丛林里很热，但我的牙齿却在颤抖，双手几乎控制不住地抖动。在泛着洪水的丛林里艰难前进的过程中，骨折有点加重，疼得我想要大叫。不，我承认，我的确一直在喊叫。起初声音很轻，但随着时间慢慢推移，疼痛越来越厉害，情况越来越糟糕，于是我开始大声喊叫起地方军的古老行军曲，接着是在湛江上当船夫时学会的下流打油诗，最后变成了纯粹的喊叫。

你这建木筏的想法就是这副德性？

我已经习惯了脑中的刻薄话语。我意识到它并没有催我躺倒在地，慢慢等死，而只是批评我为了活命所作的努力并不足够，我便开始和它友好相处。

嗨，劳尔老伙计，来了个绝妙的乘木筏的机会。

河流卷过来一棵完整的树，麻花状的树干在深深的河水中不断翻滚。现在，我站在那儿，水已经没到了肩膀，离真正的河水只有十米的距离。

“是啊。”我大声说道。手指抓着光滑的树皮，慢慢滑脱。我挪了挪位置，把自己拉上去一点。这一次，有什么东西磕到了我的脚，让我眼

前一黑。“是啊。”我又说了一遍。我保持清醒的概率有多大？天不黑的概率呢？或是我坚持下去，赶上另一班树木筏子的概率？朝那棵浮树游过去几乎不可能。我的右腿已经废了，另一条腿和两条胳膊正不住颤抖，像是中风了。我现在的力气只够抓着这条树枝再坚持一分钟。“是啊，”我再一次说道，“见他妈的鬼！”

“打扰了，安迪密恩先生，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突然冒出的声音吓得我差点放开手里抓着的树枝。但我还是用右手紧紧抓住，放下左手，在暗淡的光线下审视左手腕。通信志正微微亮着，上一次我看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

“啊，我真该死。飞船，我以为你坏掉了呢。”

“先生，通信志的确坏了。记忆被擦除，神经电路已经完全不起作用。只有通信芯片还在紧急备用能源下运转。”

我朝自己的手腕皱皱眉头。“我不明白。如果你的记忆已经被擦除，神经电路也……”

河水牵扯着我的断腿，不断引诱我松手。我暂时沉默了几分钟。

“飞船？”最后我终于说道。

“有何吩咐，安迪密恩先生？”

“你在这儿？”

“当然，安迪密恩先生。我遵照你和伊妮娅的命令，一直在这儿待着。我很高兴，所有必需的修理工作都已经……”

“现身。”我命令道。天几乎黑了。迷雾的触须越过漆黑的河面，朝我盘卷而来。

飞船呈水平状升了起来，湿淋淋的，船头离我仅二十米，船体仍有一半在中部河道中，就像是一块突然冒出来的巨石，挡住了水流的去路。一艘黑色的浮置游船，全身倾泻着吵闹的溪流。在船首，在远处迷雾中那湿淋淋的黑色鲨鳍上，导航灯闪烁着亮光。

我大笑起来。也可能是在大哭，或者，仅仅是在呻吟。

“你是想自己游过来呢，先生？还是要我到你那边去？”

我的手指快要支撑不住了。“到我这边来。”我一面说，一面用双手紧紧抓住树枝。

飞船有一层冰冻沉眠甲板，伊妮娅在飞出海伯利安后的旅程中，常常睡在里面。那儿有个自动诊疗箱，虽然非常古老——见鬼，整艘船都非常古老——但自动诊疗功能还能用，它被保存得很好，并且，四年前，据这艘喋喋不休的飞船所说，驱逐者在领事还健在的日子里，曾对它进行过修补。

我躺在温暖的紫外线下，柔软的附件正在探测我的皮肤，敷药于青肿之处，缝合纵深的伤口，通过静脉点滴注射止痛剂，最后完成了诊断。

“安迪密恩先生，是复合骨折，”飞船说，“你要看看X光片和超声波图像吗？”

“不，多谢，”我回答，“该怎么治疗？”

“已经开始了，”飞船说，“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骨头正在被固定。等你睡着后，会开始塑胶黏合和超声移植。由于要对受损的神经和肌肉组织进行修复，医生的建议是，至少睡上十个小时来完成治疗。”

“够短的了。”我说道。

“安迪密恩先生，诊断结果最令人担心的是你的高烧。”

“是骨折引起的，是吗？”

“不，”飞船回答，“看样子，你的肾脏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感染。没有得到应有的治疗，严重程度远远大于你的断腿，在你的腿出问题前，它就会要了你的命。”

“真令人高兴。”我说道。

“此话怎讲，先生？”

“没啥，”我说道，“你说你已经被完全修好了？”

“完全修好了，安迪密恩先生。要是不介意我自夸一下，事实上，我比事故前还要好上几分。瞧，因为损失了一些物资，一开始我以为得从河流的底层渣石中合成碳-碳模板。但我很快就发现，驱逐者对我进行修补时，留下了一些压缩阻尼器的零件，没有用完，通过回收它们，自动修复的效率可以提高百分之三十二……”

“好了，好了，飞船。”我说道。疼痛消失了，我几乎有点晕乎乎的。“完成修复一共花了多长时间？”

“五个标准月，”飞船说道，“按本地时间算，是八个半月。这个星球拥有两颗月亮，它们的运行毫无规律，所以月运周期很古怪，据我推测，它们是被俘获的小行星，因为……”

“五个月，”我说道，“那其余三年半时间，你一直在这儿等？”

“是的，”飞船回答，“这是你们的命令。我希望贝提克和伊妮娅安然无事。”

“我也这么希望，飞船，但我们很快就能知道了。你准备好离开这个地方了吗？”

“飞船的所有系统都运转起来了，安迪密恩先生。静候你的吩咐。”

“那我就吩咐你，”我说道，“我们走。”

飞船将全息像传送到我面前，图像显示我们正在从河面上升起。天已经黑了，但夜视镜显示出了高涨的河水，以及上游仅仅几百米外的远距传送门。由于迷雾的存在，先前我没有看到它。我们在河上腾空而起，升上纷乱的云朵。

“跟上次比，河水涨高了。”我说道。

“是的。”飞船说。眼前现出星球的弧线，太阳在蓬松的云朵上再一次出现。“每个轨道周期，也就是大约十一标准月的时间，就会出现一次涨潮，每次涨潮会持续三个标准月。”

“这么说，你现在知道这是哪个星球了？”我问，“上次我们走时，你还不能确定。”

“现在我非常确信，这个星球并不在通用目录索引的两千八百六十七个星球中，”飞船回答，“据我的天文观测显示，这并不是圣神空间，也不在以前的世界网或是偏地的领土内。”

“不是古老的世界网，也不是偏地，”我重复道，“那是哪儿？”

“这星球在一个名叫NNGC-4645德尔塔的偏地星系的西北部约两百八十光年外。”飞船回答。

由于止痛剂的作用，我感觉有点头晕眼花。“一个新世界，在偏地之外。那它怎么会有远距传输器呢？为什么这条河会成为特提斯河的一部分？”

“无从知晓，安迪密恩先生，但我得提一下，在河底休息的时候，我曾通过远程遥控装置观察到这儿有许多种有趣的生命形式。除了你、伊妮娅和贝提克在下游观察到的河蝠鲮状生物，这里还有三百多种鸟类，以及至少两种类人动物。”

“两种类人动物？你指的是人类。”

“不，”飞船说，“是类人动物。但显然不是旧地的人类，其中一种非常小——身高不超过一米，左右对称，但骨骼架构与我们完全不同，肤色是红色的。”

我突然想起，在我们在此短暂逗留的时间里，我和伊妮娅曾乘坐现已丢失的霍鹰飞毯进行侦查，发现过一个红色岩石造成的庞大建筑，光滑的岩石中凿有微小的台阶。我摇摇头，清除这些念头。“真有趣，不过，我们还是先设定好目的地吧。”星球的弧线已经清楚地展现在了眼前，星辰明亮闪烁。飞船继续升高，飞过一个马铃薯形状的月亮，加速

驶离轨道。无名的星球变成了一个炫目的球体，布满了被阳光照亮的云层。“你知道一个名叫天山的星球吗？”

“天山，”飞船重复道，“是的。据我回忆，我从没到过那儿，但我有这个星球的坐标。是个小型星球，位于偏地，住有大流亡后期的中国难民。”

“去那儿没啥困难吧？”

“预期不会有什么困难，”飞船回答，“只是一次普通的霍金驱动跃迁。但我还是建议你在跃迁的时候使用自动诊疗室，作为你的冰冻沉眠舱。”

我又一次摇摇头。“飞船，我不想睡。至少得先等它把我的腿治好。”

“安迪密恩先生，我建议不要那么做。”

我皱皱眉头。“为什么？前几次跃迁，我和伊妮娅不是都保持清醒状态的么？”

“是的，但相对而言，那几次只是在古老世界网内的短途旅行，”飞船说，“现在你们称其为圣神空间。而这一次，旅途的范围将大得多。”

“大到什么程度？”我赤裸着身体，突然感到一丝凉意。我们最长的跃迁，是跳往复兴之矢星系的那次，旅程花了十天的飞船飞行时间，还和等候我们的圣神舰队之间产生了五个月的时间债。“这次旅程有多长？”我再一次问道。

“三个标准月，十八天，六小时，还有几分钟。”飞船回答。

“这点时间债还不算太糟。”我说道。我上一次见到伊妮娅，是在她刚刚过完十六岁生日的时候，这次旅程只会让她比我多出几个月的时间，或许她的头发会长长一点。“我们跃迁前往复兴星系的时候，时间债比这还要长呢。”

“安迪密恩先生，这不是时间债，”飞船说道，“是飞行时间。”

这一次贯穿全身的寒意货真价实。我的舌头似乎不听使唤了。“三个月的飞行时间.....那时间债有多长？”

“对于在天山等待的人来说吗？”飞船说。现在，丛林星球已经落在了身后，变成了一个小黑点。我们正朝跃迁点加速而去。“五年，两个月，一天，”飞船说道，“你知道，时间债的算法并不和超光速运行时间呈线性函数关系，它涉及到其他一些因素，比如.....”

“啊，老天，”我一面大声喊，一面在自动诊疗箱中抬起手腕，摸向湿冷的额头，“啊，见鬼。”

“安迪密恩先生，你感到疼痛吗？疼痛感应仪没有显示，但你的脉搏不太稳定。我们可以加大止痛剂的用量.....”

“不！”我厉声大叫，“不，没事。我只是.....五年.....啊，该死。”

伊妮娅知道这事吗？她知不知道，我们的这次分别，对她来说将横跨她生命的好几年？也许我本该叫飞船穿越下游的远距传输器。不，伊妮娅的吩咐是取回飞船并乘它飞到天山。上一次，远距传输器带我们到了无限极海。谁知道它这次将会带我们去哪里。

“五年，”我喃喃道，“啊，见鬼。她将.....见鬼，飞船，到时候她就是二十一岁了。已经成年。我将错过.....我看不到.....她不会记

得.....”

“你确定你没有感到疼痛吗，安迪密恩先生？你的生命体征非常紊乱。”

“别管它，飞船。”

“需要我将自动诊疗舱配置到冰冻沉眠状态吗？”

“过一会儿，飞船。告诉它，今晚治疗我的腿，处理我的高烧，到时候让我睡去。我想至少睡上十小时。离跃迁还有多久？”

“还有十七小时。跃迁点在星系内。”

“很好，”我说道，“十小时后叫醒我。准备好丰盛的早餐，就是我们前一次旅行中庆祝‘星期日’时我常吃的那些。”

“好的，还需要什么吗？”

“嗯，你有没有什么全息记录.....是我们前一次旅程中时.....关于.....关于伊妮娅的？”

“有，安迪密恩先生，有好几小时的记录。比如那次你们在外部瞭望台上，在零重力水泡中游泳的记录。那次关于宗教和理性的讨论。在中央机井的飞行课.....”

“很好，”我打断了他的话，“整理好，我吃早饭的时候想看一遍。”

“我将为你准备好自动诊疗，明天七小时的歇息后，你将迎来三个月的冰冻沉眠时间。”飞船说道。

我深深吸了口气。“好。”

“安迪密恩先生，医生希望现在开始修复神经损伤，并注射抗生素。你想睡觉了吗？”

“是的。”

“要不要做梦？药物可以分别为两种神经状态定制。”

“不要做梦，”我回答，“现在暂时不要。以后有的是时间做梦。”

“好的，安迪密恩先生。睡个好觉。”

圣神的飞船和士兵终于来到了天山，消息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我还在帕里集市岩台，随行的有贝提克和几个当地人。

“我们得告诉伊妮娅。”我说道。在我们四周、头上、脚下，是数千吨重的台架，上面人头攒动，人来人往，大伙讨价还价，此争彼笑，台架也随之一起晃动，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几乎没人听到圣神来临的消息，即便听到，也没人会理解其中的深意。传达消息的是个僧侣，名叫占定，他在达赖喇嘛的冬宫里任教，当时刚刚从首都布达拉回来。幸运的是，占定每隔几个星期就会在悬空寺（这是伊妮娅的工程）兼任竹具工的工作，去寺里的路上，他恰好在帕里集市看见我们，于是向我们打招呼。就这样，我们成了布达拉宫外的头几个知道消息的人。

“五艘船。”占定是这么说的，“有好几十个基督徒。半数是战士，穿着红黑相间的制服。剩下半数中的半数是传教士，所有人一身黑袍。他们到了兰错那儿，对，就是湿婆阳元山附近的水獭湖，租了附近的红教宁玛派寺庙，把寺的一部分作为小礼拜堂，尊奉他们的三位一体神。达赖喇嘛不允许他们驾驶飞行机器，也不允许他们跨越中原的南部山脉，但准许他们在那片地区里自由走动。”

“我们得告诉伊妮娅。”我第二次对贝提克说道，集市上人声嘈杂，

所以我凑得很近，以便他能听见我的话。

“我们得去洛京告诉所有人。”机器人说。他转过身，叫其他几人去把余下的东西买好，并叮嘱他们别忘了安排脚夫搬运购置好的建筑材料——缆绳和额外的盆景竹。接着，他举起厚重的背包，系紧安全带上的攀登器件，完事后，向我点了点头。

我举起自己那只沉重的背包，在前面开路，出了集市，顺着梯子爬下平台，来到缆索平台。“我想，走高路比走道要快，你说呢？”

蓝皮肤的男人点点头。我先前在这个问题上犹豫过，吃不准要不要跟他商量回程走高路，因为对贝提克来说，只用一只手，是很难应付缆绳和滑道的。在我们重新团聚后，我很惊讶地发现，他没在手上装金属钩，左胳膊剩下的半截前臂，依旧是一段光滑的残肢。但很快，我就发现他用一条皮带和数条皮质附件，弥补了失去五指的不足。“嗯，安迪密恩先生，”他回答我，“高路比较快。我同意，除非你想用飞行员去送信。”

我瞧了他一眼，觉得他是在开玩笑。飞行员是一族各自独往独来的人，是群疯子。他们站在高高的建筑上，直接架着滑翔伞飞下，顺着从巨型峭壁上吹来的山风，穿越山脊和高峰之间的广阔天地，而不仅仅受限于缆索或桥梁这些工具。他们观赏鸟儿，找寻上升的暖气流，仿佛那是他们生命的源泉……的确是。如果变化莫测的风突然转向，如果上升力突然消失，如果他们的飞行风筝突然出现问题，那他们根本找不到降落的平地。迫降在峭壁上，几乎就意味着死亡。落入下方的云朵中，那铁定意味着死亡。他们需要估算会吹什么风，测算上升气流、下降气流、急流，过程中不容许出一丁点差错……任何错误都将导致死亡的下场。正因如此，他们才独自生活，膜拜神秘异教，开出极大的价码替人

办事，比如应达赖喇嘛的请求从布达拉捎信到别处，或是在佛陀庆典的时候拉出祈文横幅，或是替商人将用以打败竞争对手的紧急文件递送至总公司，以打败竞争对手，或者——如传说中所说——前往东方的泰山，由于一百多公里的天堑和致命云层的阻隔，这座山每年有好几个月与天山的其他地方相互隔绝，无法互通往来。

“我觉得，我们不能把这条信息托付给飞行员。”我说。

贝提克点点头。“没错，安迪密恩先生，但这儿的集市上能买到滑翔伞。就在飞行员行会的摊子上。我们可以买两架，这样就能走最短的路回去。虽然很贵，但我们可以卖掉几头柴羊。”

我永远也搞不明白这位机器人朋友是不是在开玩笑。我回忆起最近一次挂在滑翔伞下的经历，不由得想要哆嗦，但忍住了。“你在这个星球上乘过滑翔伞吗？”我问道。

“没有，安迪密恩先生。”

“那其他星球呢？”

“也没有，安迪密恩先生。”

“你觉得要是我们乘的话，成功回去的概率有多大？”我追问道。

“十分之一。”他不假思索地回答。

“那么，在现在这个傍晚时分，乘索道和滑道的概率呢？”我说。

“只要天没黑，就有九成的把握。”他回答，“如果没到滑道太阳就下山了，就要小一点。”

“那就乘索道和滑道。”我说道。

集市常客在索道前排了很短的一条队伍，一会儿工夫便轮到我们上出发平台。这块竹子搭建的平台位于帕里集市台架底层之下，离上面约有二十米，它向外额外伸出了五米左右，凌驾在深渊上方。在我们身下，除了几千米深的空气，别无其他，在那一片空无的底部，唯有无所不在的茫茫云海，在隆起的岩石山脉上翻腾，仿佛白色的浪花溅泼在石柱之上。我知道，云海之下的几千米深处，充满了有毒气体，还有翻涌的酸海，我们的整颗星球，除了山岳，都被它们覆盖了。

缆索师傅朝我们挥挥手，示意我们过去，于是我和贝提克一起踏上跳台。这个转运站上连接着二十多根缆索，一根根线缆伸向四面八方，它们先是稍稍倾斜向下，随后探进深渊，最后从视野中消失，就像是一张黑色的蛛网。离我们最近的缆索终站位于北方，距离超过一点五公里，那个平台位于一个小山顶上，在白色壮丽的卓木拉日——“白雪王妃”——的背景衬托下，那山顶尤为显眼，但我们此次行程要往东走，将穿越山脉与山脉间的天堑，来到二十多公里外的另一个终点站，往那个方向通去的缆索一点点往下降，最后和远方岩石峭壁上的夕阳余晖融为一体，看上去似乎在半道中消失了。我们最后的目的地，还要越过那个终站，往东北行进超过三十五公里的距离。如果从走道走，需要先沿帕里山脉往北行进一段路程，然后往东横穿一系列的吊桥和小道，整个旅程非常漫长，得花上大约六个小时。如果通过缆索和滑道走，所花时间不到走道的一半，但现在已近傍晚，而滑道尤为危险。我又朝低垂的落日望了一眼，再一次琢磨起来，这主意是否明智。

“快准备好。”缆索师傅喊声如雷，这是个皮肤晒得黝黑的矮个男

子，穿着一件朱巴^[22]，衣服斑驳变色，缀满补丁。当我们走到装备器械的缆绳前的时候，他正嚼着一块柴苏根，接着转身把残渣吐到了平台外。

“准备好了。”我和贝提克异口同声道。

“互相保持距离。”缆索师傅又咆哮道，他朝我指了指，示意我先开路。

我拿出全身轭具，晃了晃，把滑动吊索理出来，把胳膊伸进那套鼓囊囊的吊索装备，这东西被我们戏称为刑架。我摸索了一番，找到双轴承滑轮装置，用一个钩环将其钩进吊索的吊环，接着又将其套进另一个钩环，打个单环结，作为滑轮制动的备用摩擦制动器。接着我拿出身边最好的D型平衡钩环，用它将滑轮的双轨夹在一起，轨底连上缆索。继而拿出安全绳索，在上面系上一根短短的普鲁塞克吊索，将绳索穿进头两个钩环，最后将其扣上胸前的轭具，连接点位于吊索下方。这一切花了不到一分钟，我举起双手，抓住滑轮上的D环控制器，上下跳跳，看看滑轮和扣索是不是牢牢固定住了。一切稳稳当当的。

缆索师傅凑过来，以专家的眼光检查了一下双头D环，看看是否连接好，滑轮是否固定。他将滑轮前后试移了一米，确保几乎无摩擦力的轴承在紧密的机体中作平滑运动。最后又将全身重量压在我的肩膀和轭具上，让我感觉像是又背上了一个旅行包。确认吊环和制动绳索很牢靠之后，他终于放开了我。我很确信，他并不在乎我是否会摔下去死翘翘，但二十公里长的编织细缆伸向远方，直至消失不见，如果滑轮卡在上面什么地方，那么，清理难堪场面的，就是这位缆索师傅了，到时候他得坐在绳梯或是绳座上，吊在几千米高的空中，而往来游客只能干等着，最后发生骚动。不过，他看上去对装备很满意。

“走。”他说道，拍拍我的肩膀。

我挪了挪背上鼓鼓囊囊的高耸着的背包，顺势跳进半空。轭具的带子绷紧，缆索下弯，滑轮轴承发出极其轻微的嗡嗡声，我的两个拇指按住D环控制器，慢慢松开制动，开始迅速向前滑动，片刻之后，便沿着缆索飞驰起来。我抬起腿，靠坐在轭具座椅中，就好像过去三个月来，已经养成了这个老习惯。我们的目的地，昆仑山脉，正发出明亮的光芒。黑暮逐渐填满身下的深渊，夜影顺着身后的帕里山脉朝下移动。

我突然感觉到缆索的拉力起了一丝变化，又听见一阵嗡嗡声，原来贝提克也跳了下来，紧跟在我身后。我回头望了一眼，他已经出了跳台，两条腿以安全方式笔直地伸在前头，整个人在弹性起降器中轻荡。还能看见一条绳链将他左臂上的皮带连在了滑轮的制动索上。贝提克朝我招了招手，我也招手回应。速度越来越快，我坐在轭具中，赶紧转回身，注意着从我身边尖啸而过的缆索。有时候，鸟儿会停在缆索上休息。有时候，缆索上会结出冰块，耸起一个尖刺。还有一些极少的情况，有些人出了意外，或是掉出了安全带——天知道什么原因——而滑轮还留在缆索上。甚至还有一种情况，虽然极为罕见，但仍旧不得掉以轻心：有些人出于恶意的心理，或是本身有精神病症状，会在缆索上停留片刻，在上面系上一个楔索，或是弹簧凸轮，给下一个游客留下一个小小的惊奇。犯下这一罪行的犯人会被判以死刑，将会从布达拉或洛京最高的平台上扔下去，但是，对于遭遇楔索或是凸轮的人来说，这根本无法给他们带去多少抚慰。

不过，这些不测一个都没有在我身上变为现实。超轻缆索下是一片空茫寂寥之地，我安然穿了过去，耳边听到的，只有空气的轻啸，以及速度调整时滑轮制动发出的轻微哼鸣。虽然时近晚春，而且阳光依旧照在我们身上，但在这八千米的高空中，空气总是非常寒冷，呼吸倒没什

么大碍。自从抵达天山后，我每天都会感谢掌管进化的神祇，让这样一颗重力稍低的行星——零点九五四的标准重力——在海拔这么高的地方富含氧气。我低头俯瞰，脚底下几千米外，是一片云层，我想象着，在那难以体会的压力之下，是一片滚滚的海洋，劲风吹过，搅起千层浪，而那空气，其实是光气^[23]和浓烈的一氧化碳。天山星球上没有真正的地表，唯有浓汤般的行星海，还有无尽的险峻山峦和高峰，耸立至数千千米高的高空，触及氧气层，以及类似海伯利安的灿烂阳光。

记忆拨动着我的心弦。我想起几个月前遇到的另一个云海星球，想起了离开那个星球后，在飞船中度过的第一天，当时我的热度和断腿尚未痊愈，也还没开始往跃迁点进发，我无所事事地对飞船说：“我想知道，我到底怎么穿过远距传输器来到这儿的。我脑中只记得一个巨型……”

飞船坐在河底，还是原来我们撒下它的那个地方，它播放出浮标摄影机拍下的全息影像，来回答我的问题。那是在夜晚拍摄到的影像，画质已被提高，正下着雨，传送拱门闪着绿光，树梢在摇曳。突然间，一条比飞船船体还要长的触须穿过了远距传输器的开口，载着一个看上去像是玩具船的物体，上面挂着一大块满是窟窿的帆布织物。那条触须优雅、缓慢地扭了一扭，于是，帆布、船只、船舱中耷拉着的小人，便向前滑移——事实上，是扑动——了一百米左右，消失进了猛烈摇动的树梢中。

“你当时为什么不来救我？”我问道，毫不掩饰口气中的怒火。我的腿还是疼得厉害，“为什么让我在雨中吊了一晚上，却什么也没做？我差一点死掉。”

“我没有得到明确的指示：你一返回，就来接你。”飞船说道，声音

傲慢，像个天才的白痴，“你可能有重要的任务在身，无法容许任何打断。如果几天之内没有从你那儿得到音讯，我会派一艘履带式无人探测车，进入丛林，查明你是否安好。”

我对飞船的推理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你说的这话很奇怪，”飞船说，“虽然在我的基础结构以及其他的DNA计算部件中，的确有一些有机元件，但严格意义上说，我并非生物学上的有机体。我没有消化系统，除了偶尔会排放废气和乘客的臭气外，并没有排泄的需要。因此，不管是真实情况，还是比喻形式，我都没有称得上肛门的器官。因此，我很难有资格被称为……”

“闭嘴。”我说道。

索道之旅花了不到十五分钟。随着昆仑山脉的峭壁慢慢逼近，我小心翼翼地制动减速。还剩最后几百米的时候，我和贝提克的影子投上了那片闪着橙色光芒的广阔山壁，于是我俩成了两个皮影木偶——那时的我们，操控起降器的吊环，开始放慢下降的速度，摆动双腿，准备登陆，看上去就像是两个用棍支着的奇怪小人偶，附肢夸张地摆动。随着我减速逼近登陆台，滚轮制动的声音由原先的轻微哼鸣，变成了响亮的呜呜。那块岩石平台有六米长，后面的山壁上铺着一层柴羊毛，羊毛历经风雨，已经又黑又烂。

我朝它滑去，踏上平台的时候蹦了一下，离山壁还有三米的时候停了下来。在岩石上站定后，我便训练有素地迅速解下滑轮和安全绳。片刻之后，贝提克也滑了下来。虽然只有一只健全的胳膊，但他在缆索上比我优雅得多，着陆后的惯性冲刺，他只用了一米不到便停了下来。

我们在那儿站了一分钟，望着挂在帕里山脉山缘上的落日，柔和的光线浸浴着结冰的山巅，山顶南部刮着猛烈的疾风，但它兀自岿然不动。我和贝提克按各自的习惯将辄具和装备理好，完事后，我开口道：“到中原时天应该黑了。”

贝提克点点头。“安迪密恩先生，我很希望能在天黑前把滑道的旅程走完。但看现在的情形，并不会如我所愿。”

想到在一片漆黑的夜里滑行在滑道上，甚至还没真正上去，我便害怕得连阴囊也缩紧了。我不由得想到，男性机器人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生理反应呢。“走吧。”我说道，同时疾步往平台下面走去。

先前在索道上一路往下，我们已经下降了几百米的高度，现在，我们得把这点高度补回来。天山星球的一座座高山上，并没多少平地，脚下的登陆平台很快到了尽头，我俩走上一条架在岩壁上的竹架走道，身下是一片深渊，边上连栏杆也没有。我们顺着它快步往下走，靴子踩在架子上，发出嗒嗒的响声。夜风变得猛烈起来，我拉上保暖外套，又穿上柴羊毛朱巴，快步往前的时候，背上沉重的背包也在一蹦一跳。

鸠玛尔攀升器位于登陆平台以北，距离不到一公里。一路上没有碰到一个人，但远远望去，云层起伏的幽谷对面，在帕里和洛京之间的走道上，正燃着一根根火把。相比我们这儿，巨渊那一边的台架和曲径般的吊桥，现在真是热闹极了，有一大群人正往北进发——他们无疑是要前往悬空寺聆听伊妮娅晚上的公开演讲。我想赶在他们之前先到达那里。

鸠玛尔攀升器由四条固定绳索组成，它们沿着垂直的岩壁往上升，高度几乎有七百米。红色的绳索是上升用的，几米外，荡着蓝色的绳

索，专门用来从山顶下降。现在，暮影已经把我们笼罩，风越刮越猛，冷飕飕的。“一起上？”我对贝提克说，指了指中间一根绳索。

机器人点点头。他那蓝色的面容完全没变，还是十多年前记忆中和我们一起离开海伯利安时候的样子。我在期待些什么——看到机器人变老吗？

我们从背包的网兜中拿出动力上升器，接在身边的绳索上，晃了晃高悬的微纤绳，仿佛这样就能知道绳子是不是稳稳固定在上头。缆索师傅会检查这些固定的绳索，但只是偶尔，它们很可能被谁的鸠玛尔扣钩扯破，或是被隐蔽的尖锐岩石刮花，也可能是结满了冰。到底怎样，很快就能知道，

我和贝提克在动力上升器上扣上一条菊状链，连上一条绳梯。贝提克解下一段六米长的攀登绳，我们用锁钩将其连上各自的安全带，现在，就算是固定的绳索断掉，另外一个人也能阻止同伴落入深渊。理论上是这样的。

天山上，大多数人都拥有动力上升器，这是一项伟大的技术，它由一个密封的太阳能电池供电，尺寸不比我们的双手大多少，有一个把手，利于抓握，是攀登装备中的一流设备。贝提克检查了一下连接，点点头。我用拇指按了按两个上升器，将其启动，指示灯亮起绿光。我将右边的上升器向上升了一米，将其夹住，抬腿往上，踩进绳梯的环状支撑位，确认摆脱束缚，接着把左边的上升器升到更高处，将其紧紧夹住，摆动左腿，踏上两格之上的支撑位，如此这般，交替往上，直至爬到七百米的上方。我俩不时停下来，吊在绳梯上，望着山谷对面的走道，那儿闪耀着火把的光芒。现在，太阳已经西沉，天空很快变成了深紫色，明亮的星辰次第出现。我估摸着，黄昏的光芒大概还剩下二十分

钟就要褪去。到那时，我们就得在黑暗中进行滑道之旅了。

风儿在身旁号叫，我不禁打了个哆嗦。

最后两百米，垂直的山壁上结满了冰，固定式绳索悬垂在那儿。我和贝提克的背包中都带着折叠式鞋钉，但我们没拿出来穿，只是重复着那些累人的动作：上升，夹住，踩好，摆脱绳梯，休息一秒钟，继续上升，夹住，踩好，摆脱，休息，上升。七百米的路程，花了大约四十分钟完成。当我们踏上结满冰的平台上时，天已经完全黑了。

天山有五颗月亮：其中四颗是被俘获的小行星，但轨道够低，反射了不少光；第五颗很大，和旧地的月亮不相上下，但右上方的区域曾受到过巨大的撞击，形成了一个巨坑，上面布满裂纹，对于星球这一边的人来说，抬眼一望就能看见一条条纹路，就像是闪光的蛛网。这颗大月亮的名字叫“先知”，现在正从东北方升起，而我和贝提克正慢慢沿着狭窄的冰脊往北走，风流急速下冲，温度在零度以下，我们紧抓着固定缆索，以免被狂风卷走。

我已经戴上了保暖兜帽，还在脸上盖上了面罩，但双眼和裸露在外的皮肤，还是受着寒风的叮刺。我们不能在这儿逗留太久，但我心里又有一股冲动，想要站起身，做一番眺望，当我站在昆仑山脉的缆索终站上时，我就会远眺整个中原，俯瞰天山的世界，而现在就跟那时如出一辙。

我驻足在滑道前部那块平坦、开阔的冰原上，原地转上一周，将东南西北尽收眼底。朝西南部远望，帕里山脉在先知的照耀下闪着光芒，横亘在我们中间的，是一片翻涌的云海，被月光照得白茫茫的。在帕里北部的高高山脊上，燃着一长串火把，那儿正是走道的所在之地，在更

北面还能看见被照亮的吊桥。越过帕里集市，往更远处看，天空下闪着一丝光点，我想，那应该是布达拉，达赖喇嘛的冬宫，在火把的照耀下，光辉闪闪，璀璨夺目，那是这星球上最宏伟的岩石建筑的所在地。我知道，就在那儿的北部几公里外，是圣神刚被获准驻扎的地方——兰错，它躲藏在希文岭（即“湿婆阳元山”）的阴影中。我想象着，基督的信徒们会不会联想到这一来自异教的侮辱，虽然脸上戴着保暖面罩，但我还是不由得笑了。

越过布达拉，向更远处眺望，在西方几百公里之外，是库库诺尔的山岭王国，那儿有数不胜数的高悬村庄和危险的桥梁。沿着名叫“桑坦嘉措”的绵长山脉往南，在极远处，是黄教格鲁派的领地，尽头之处是楠达德维峰，据说印度的福佑女神就栖息在那儿。再往西南方看去，差不多就在地平线附近，现在太阳依旧照耀着的地方，是慕士塔格，那儿住着好几万伊斯兰教徒，守护着阿里和伊斯兰历史上其他圣人的陵墓。从慕士塔格，顺着山脉往北走，就进入了一片我尚未见过的土地——甚至飞临这颗星球时，从轨道上也没看到——从锡安山到摩里亚山之间的区域，是“永世流浪的犹太人”的高原之家，亚伯拉罕和以撒这两座双子城，以拥有天山上最棒的藏书馆而骄傲。在它们西北方，矗立着须弥山——意为世界的中心，还有一座哈尼峰，说也奇怪，它竟也是世界的中心，再往西北方前进，六百公里之外，矗立着四座旧金山峰，霍皮-因纽特文明在冰冷的山脉和崎岖的山沟间勉强维生，同时也确信他们的山岭与世界的中心接壤。

现在，我转过身，朝正北方看去，可以望见我们这一半球最高的山峰，也是我们这个星球的北部分界线，因为从那儿往北几公里，山脉就到了尽头，淹没在了光气云之下。那座山峰，正是卓木拉日，“白雪王妃”。不可思议的是，夕阳余晖依旧照耀着卓木拉日的冰雪顶峰，与此

同时，先知也洒下了柔美的光线，照亮了它的东部山脉。

从卓木拉日开始，两座山脉——昆仑山脉和帕里山脉——并驾齐驱，一路往南，两者间的巨大天堑慢慢拉宽，到我们刚刚穿越的空中索道以南，距离变得几乎无法逾越。我又转了个身，背对北风，朝南部和东部望去，追踪着蜿蜒曲折的昆仑山脉，想象着南方两百公里外点燃着火把的地方——西王母城（“西”是指中原的西南部），有三万五千人安身在那儿的谷底和山沟中。

西王母之南，在气流之上，只能看见一座高峰，那是高野山的顶峰——有一群信徒住在那里低海拔地区的冰冻地道城市中，据他们说，弘法大师，即佛教真言宗的开山祖师，正躺在真空冰墓中，等条件成熟，就会从冥想入定状态中苏醒。

高野山之东，在地平线之外，矗立着冈仁波齐山，那儿是俱吠罗——印度财宝之神——的住所，同样也是湿婆的住所，虽然显而易见的是，湿婆本人并不介意和他的阳具被一千多公里的云层分开。帕瓦蒂，湿婆的妻子，据说也栖息在冈仁波齐山，不过谁也不知道她对这一分离有什么意见。

贝提克在这颗星球上的第一年，曾去过冈仁波齐山，他告诉过我，那座山非常美丽，它是这个星球最高的山峰之一——海拔一万九千米——贝提克曾向我描述，说它就像是个大理石雕塑，耸立在一个画着条纹的岩石基座上。机器人还说，在冈仁波齐山的顶峰，在那高高的冰雪之地，一个空气稀薄得连风也吹不起来，连呼吸也相当困难的地方，坐落着一座碳合金材质的寺庙，供着佛教的明王，上乐金刚——一个至少有十米高的巨人，全身同天空一样蓝，头戴骷髅项链，面露喜色，拥着自己的明妃，张手起舞。贝提克说，那位蓝皮肤的神祇跟他有点相像。

几座小型雪峰组成一幅曼荼罗图案，正中心是一座圆形高峰，而大殿就位于圆峰峰顶的正中心，里面容纳着上乐金刚所在圣地的神圣之圆——物质化的曼荼罗，即坛场，凡是在那儿冥想的人，将会获得脱离轮回苦海的般若心经。

贝提克说，从冈仁波齐山的上乐金刚坛场，向遥远的南部望去，可以看见数百万米厚的闪闪发光的冰层将一座座山峰掩埋，但有一座拔地而起，那山名叫赫尔迦佛，意为“亡者的蜜酒厅”，那儿住着大流亡时期移民过来的冰岛人，有几千人，这些人已经重新回到了维京人的路子。

我朝西南方望去，要是有一天能穿越那儿的南极圈，就会看见别的一些山峰，比如阿贡山，那又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已经是不下第三个了，那儿每六百年举行一次艾卡达萨鲁德拉祭典，现在刚到第二十七年，据说巴厘的妇女跳起舞来极为优雅，无比美丽，无人能超越。顺着山脉，从阿贡山往西北前进，过了一千多公里，就到了乞力马扎罗，那儿的居民住在山脚的平地，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将埋在肥沃山沟中的亡者挖出，带着骨骼往上爬，离开适宜呼吸的空气，来到更高处——他们会穿上手工缝制的拟肤束装，戴上抗压面具——在几乎一万八千米的高空，将家人重新葬在如石头般坚硬的冰块中，那一具具骷髅透过冰层，凝视着高峰，似乎永远怀揣着希望。

过了乞力马扎罗，我现在只知道一座山的名字——克罗巴特里克，这座山以没有蛇出名，但就我所知，天山上没有一个地方有蛇。

现在，我转身面对东北方向。寒风迎面吹来，猛烈捶打着我，催促我赶紧前进，但我花了最后几分钟，望向我们的目的地。贝提克似乎也不怎么着急走，不过，他也许只是在担心即将面临的索道，正忧心忡忡，才和我一起驻足了片刻。

在北部和东部，昆仑山脉的陡峭山壁的对面，是中原的领地，在先知的光芒下，五岳闪着光芒。

在我们北面，走道和十几座吊桥横跨广阔的空间，通向洛京镇及嵩山的中心山峰，但这座山其实是中原五岳中最低的一座。

我们前头，矗立着华山，中原最西的山峰，从这里可以直通其西南部，但却必须经由一岭极为陡峭的冰脉，从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见上面的蜿蜒滑道。这座山无疑是五岳中最美的一座。从华山开始，索道还剩下最后几公里的路，一路通向洛京北部的崎岖山脊，伊妮娅建造的悬空寺正是位于那儿，寺庙建在一面陡峭的山壁上，面朝北方，深渊的对面，就是恒山，坐落在北方的圣山。

南方两百公里之外，是另一座衡山，那儿是中原的边界。北方那座恒山陡峭、高大、连绵，相比之下，这座只是个平淡无奇的小土墩。暴风狂吹，大雪纷飞，我努力朝北方望去，往事浮现在脑海中，那是来到这个星球的头一个小时里，当时我乘着领事的飞船，飘浮在恒山和悬空寺之间，现在想起来，一情一景历历在目。

我再一次朝东方和北方望去，视线越过华山和嵩山低矮的中心山峰，即使是在三百公里之外，也很容易就能看见泰山那不可思议的顶峰，它的整个轮廓映衬在缓缓升起的先知上。那是中原的最高峰，高达一万八千二百米，山上有一座泰安镇，盘坐在九千米高的地方，从泰安开始，一级级台阶扶级而上，穿越雪地，穿越石壁，一路通向顶部的玉皇庙。

我还知道，在北部那座恒山之外，矗立着佛教的四大名山，吸引着无数香客——西部是峨眉山；南部是九华山；北部是五台山——那儿的

紫府迎接着四方来客；在遥远的东方，是普陀山，虽不是很高，但极为美丽。

在这块长期经受风吹的冰冻山脊上，我又站了最后几秒，朝洛京望了一眼，希望看见悬空寺上插着的一列列火把，但是视线很模糊，也许是高处云层的原因，又或许是被大雪阻隔，只能看见一个隐约的小点，在先知的照耀下闪着光。

我转过身，对着贝提克，指了指滑道，跷了跷大拇指，示意准备就绪。风力太强劲，说话根本听不见。

贝提克点点头，从背包的外口袋中拿出折叠式薄片雪橇，摊展开来。我也摸出薄片雪橇，拿着它走到滑道的起点，我意识到自己的心脏正猛烈跳动着。

滑道非常陡。这正是它吸引人的地方，也是最危险的地方。

我确信，如今在圣神，仍旧有一些地方遗留着旧地的古老风俗——滑雪运动。在那项运动中，人们坐在平底雪橇上，沿着特别处理过的冰道极速下滑。这跟我们现在的滑道如出一辙，唯有一个例外，就是我和贝提克用的不是平底雪橇，而是薄片雪橇，它们的长度不到一米，边上微微上翘，就像个勺子，将我们包在里面。刚拿出来的时候，这薄片雪橇，与其说是雪橇，不如说是薄片，松软得就像是铝制包衣，但当我们从吊索中转移来一点动力，往薄片结构中的刚性元件发去压电信息后，小小的薄片便膨胀了起来，片刻之内便成形了。

伊妮娅曾告诉过我，在以前，整个滑道上设有固定的碳-碳绳索，坐雪橇的人会用工具紧钩在上面，就像我们钩在索道或是缆绳上一样，他们会使用特殊的低阻力扣钩环，类似缆索滑轮，来维持速度。这样一

来，就可以用缆绳制动，或者，如果雪橇意外从半空飞脱，扣绳就能作为安全带，阻止人的下落。虽然在身上绑上这样一根安全绳，会勒出瘀痕，甚至让人骨折，但至少不会让人跟雪橇一起坠出去。

但伊妮娅说，这些绳索并没起什么作用。它们需要经常维护，才能保持畅通无阻和正常运转。突如其来的冰风暴会把它们冻在滑道的一侧，那些以时速一百五十公里前进的人，钩在绳索上的扣环将会突然撞上固定的冰块。最近一段时间，很难保持索道的畅通：滑道的固定绳索太难维护。

所以滑道被弃用了。但后来，一些寻找刺激的少年和匆忙赶集的大人们发现，有九成的概率，可以直接让薄片雪橇稳稳当当地一路下滑——也就是说，通过使用冰镐，就能保持低速，在凹槽中前进。“低速”，是指低于每小时一百五十公里。成功的概率有九成，当然得需要高超的技巧和很好的条件，而且最好是白天。

我和贝提克曾乘过三次滑道，一次是从帕里带药回来救一个小女孩的命，另两次只是为了熟悉弯道和直道。那三次旅程非常刺激，也非常可怕，但最后我们还是安全通过了。但三次都是白天.....也没有风.....前头还有别的人在下滑，为我们引路。

而现在天已经黑了，月光下，眼前的漫长道路调皮地闪着光。路途表面看上去结了冰，跟岩石一样崎岖不平。我不知道今天.....或者这星期.....有没有人走过这条道，有没有人检查过路上有没有裂纹、冰鼓、断面、塌陷、裂口、冰针，或是其他障碍物。我不知道古老雪橇运动的路途有多长，但这条滑道有二十多公里，沿着阿布鲁齐支脉的峭壁一侧，从昆仑山脉，一直连接至华山西面的缓坡上，在那里逐步趋近平路。走道在北部几公里外，沿山下迂回而上，虽然更安全，但也更慢。

到了华山，距离洛京的台架就只有九公里的路，还需乘三次索道，当然那段路其实很容易，再稍稍走上一点路，通过山沟中的路，来到一条峭壁边的路，最后就到了悬空寺。

我和贝提克并排而坐，就像雪橇上的两个孩子，等着爸爸妈妈从后推上一把。我的蓝皮肤好友头戴保暖兜帽，脸覆面罩。我朝前倾倾身，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拉近，以便他能听到我的喊话。寒风中夹杂着冰针，螫刺着我。“我来开路，好不好？”我喊道。

贝提克转过头，我俩盖着织物的脸颊触碰在一起。“安迪密恩先生，我想应该由我开路。这条路，我比你多走过两次。”

“在天黑的情况下吗？”我喊道。

贝提克摇摇头。“安迪密恩先生，现在很少有人会在天黑了之后走这条路。但我对它的路况记得很熟，每一个弯道和直道的具体位置，都在我脑子里。我相信，有我在前面带着，你也能找到合适的制动位置。”

我只犹豫了一秒钟。“好。”我说道，手上戴着手套，捏了捏他的手。

如果有夜视镜，那么沿滑道滑下这段路，就跟白天一样容易，虽然在我看来，还远远没到不费吹灰之力的程度。但我已经把它丢了，遗失在了远距传输的冒险旅程中，虽然有备用件，但它们都在飞船上呢。“带上两套拟肤束装，两套呼吸器。”当时伊妮娅叫瑞秋传的是这些话，她本应提到夜视镜的。不过，我们今天的远足，按本来的计划是很轻松的：去帕里集市，找家旅馆过一夜，第二天再和其他当地人集合，叫上一伙脚夫，载上货物，把沉重的材料拖回建筑工地。

也许，我突然想到，我对圣神来临的消息反应过度了。但现在为时已晚。即便我们沿原路返回，要想在昆仑山脉上从那些固定绳索上往下降，也和滑道一样棘手。或者，是我在自欺欺人。

我望着贝提克在左胳膊的腕带上装配好三十八厘米的冰用攀登锤，另一只手拿着常用的七十五厘米冰镐。于是我盘腿坐进雪橇，拿出自己的冰锤，放在左手，又用右手握住长长的冰镐，拖在地上，就像个农夫。我朝机器人举起拇指，示意准备就绪，然后望着他在月光下疾驶而去。他先是回头望了一眼，接着熟练地用短短冰锤稳住雪橇，一大片冰屑飞溅而起，雪橇贴着边沿急速朝前冲去，很快就消失在了眼前。我先在那儿等了一会儿，让他稍稍拉远距离，保证自己不会被飞溅的冰屑砸到，但也够近，可以在先知的橙光下看到他的身影，差不多相距十米远的时候，我便驶了出去。

二十公里的路。以平均时速一百二十公里计算，只需十分钟就能走完。但那是冰寒刺骨的十分钟，肾上腺素急涌的十分钟，心惊肉跳的十分钟，不瞬间做出反应就会死的十分钟。

贝提克棒极了。他转的每个弯都极其完美，先是运行在高倾弯道的底部，这样就可以让自己运动的最高点——以及几分钟后我的最高点——正好晃动在冰道的唇缘；接着，以恰到好处的速度落出倾斜的弯道，准备驶入下一段下降的直道；之后雪橇重重击向冰面，在长长的冰坡上蹦跳而下，速度快得根本看不清周围的一切，那砰砰的声音直接从我的尾骨和脊骨往上传来，让眼前的一切变成双重甚至三重的影子，连脑袋也被震得嗡嗡作响，接着飞溅的冰屑重新模糊了视线，在月光下营造出一个个光晕，亮得可以媲美天空中飞旋的明星——这些璀璨的星辰甚至在和先知的光芒以及小行星卫星快速翻滚的亮光竞争；接下来，我们开始在冰道下部减速，重重跳跃，继而又开始爬升，慢慢进入一条向

左的急转弯道，那角度夸张地让我屏住了呼吸，之后我们又滑进一条角度更小的右转弯道，继而沿着一条极为陡峭的直道砰砰地急速下行，以至于我和雪橇似乎都在尖叫着自由坠落。一时之间，我竟然俯瞰到了月光照耀下的光气云层——那些芥子气在月光的照耀下发出绿闪闪的光芒——接着我们像拍出的球一般，绕过一系列旋道和DNA螺旋爬坡路线，雪橇每次都在冰道的边缘摇晃一下，以至于有两次我的冰用斧都砍了个空，挥进冰冷的空气中，但两次我们都落了回去，重新回到直道——与其说是脱出弯道，不如说是被吐了出来，就像在冰面上射出的两颗步枪子弹。接着，我们又高高倾斜，驶出，然后加速冲进直道，射过阿布鲁齐支脉上八公里长的陡峭冰壁。现在，滑道的右壁成了行进通道的地面，大片碎片被冰镐吐出，落入纵深的深渊。我们的速度越来越快，冰冷稀薄的空气刺入我的面具、保暖服、手套、保暖靴，冻僵我的血肉，甚至撕扯着我的肌肉。我像个白痴般地笑了，既是出于恐惧的龇牙咧嘴，也是因为高速带来的纯然喜悦。我感到脸颊上冻住的皮肤正在保暖面具下拉展，同时无时无刻不在调整胳膊和双手，以应付冰镐柄和冰锤闸的每一个变化。

突然，贝提克转向左边，长短两把斧子的弯曲利刃深咬进冰面，溅出一路碎屑（根本没有任何意义，这样的动作会把他——不，是我俩——弹出内壁和垂直的冰墙，最后一起大叫着落入黑色的深渊中。但我相信他，不到一秒，我便果断地将大斧子的刀刃狠狠砸下，又用冰锤重重一击，我向斜里滑去，似乎要滑向右侧而不是左侧，速度达到每小时一百四十公里，几乎快要飞出狭窄的冰壁，我的心也因此跳到了嗓子口。但我矫正并稳定了一下，最终飞速驶过冰面上的一个洞，要不是这疯狂的偏道之举，我们本可能漏进那个洞，极速冲进六到八米宽的破裂岩脊中，瞬间毙命。之后，贝提克窜下内壁，冰镐在月光下闪了一下，最后插进冰地，稳住雪橇，接着继续极速沿阿布鲁齐支脉而下，奔向通

往华山冰冻坡道的最后几个弯道。

我紧紧相随。

等到了华山上之后，我俩都已经冻得不行，浑身颤抖，在雪橇里坐了好几分钟，根本没法站起来。过了许久，我俩一起站了起来，将雪橇的压电电容接地，折好，放回背包。我们默默地走在华山山肩的冰冻小路上——我不出声，是因为敬畏贝提克的反应和勇气，而他沉默的原因我并不知道，但我衷心希望他不是生我的气，因为我草率地做出了沿这条路返回的决定。

最后的三段索道之旅相形之下显得有点虎头蛇尾，唯有两点引人注目：月光洒在我们四周的高峰和山脉上，非常漂亮；我的手指已经冻僵，几乎难以握住D环制动器。

过了月光照耀但又无比空寂的上坡道，洛京便出现了，那里闪耀着火把的璀璨光辉，但我们没有上主台架，而是从梯子那儿进了山沟的狭窄小路。北山壁的黑影将我们包围，只有通向悬空寺的那条高路上点着哔剥作响的火把，将这片黑暗打破。我们一路小跑，跑过最后的几公里路。

当我们到达的时候，伊妮娅正要开始她傍晚的讨论会。小小的台塔中，挤着约摸一百来个人。她的目光扫过等候着的人群的脑袋，当看到我之后，便命瑞秋开始讨论。我和贝提克站在刮着大风的门口，她立即来到了我俩跟前。

我承认，当首次来到天山的时候，我非常困惑，还有点沮丧。

我在冰冻沉眠中睡了三个月又两星期。我本以为冰冻沉眠时不会做梦，但我大错特错。整个旅途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做噩梦，醒来时迷糊不堪，恐惧不已。

虽然离脱离星系外围的跃迁点只有十七小时的路程，但在天山星系，我们必须在抵达最外围的冰冻星球时，便马上从超光速状态跃迁而出，并在星系内进行整整三天的减速。这些时间里，我沿着螺旋阶梯在几层甲板上跑上跑下，甚至还叫飞船伸出小型瞭望台，跑到外头活动。我告诉自己，这是为了让自己的腿尽快恢复——虽然飞船声称医疗箱已经将其治好，并消除了疼痛，但其实还是很痛。不过，事实上，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排除自己紧张的情绪。我不知道自己以前有没有这么紧张过。

飞船想把这个星系的所有细节全都告诉我，真是折磨人——黄色的G型恒星，叽歪、叽歪、叽歪——啊，这些我用眼睛就能瞧见……十一颗行星，三颗气体巨星，两条小行星带，星系内部还有大量彗星，叽歪、叽歪、叽歪。可我感兴趣的只有天山。我坐在全息井的软垫中，望着它发出明亮的光芒，这颗星球真是亮极了。亮得令人目眩，像是一颗

镶嵌在黑色太空中的璀璨珍珠。

“你看见的是这颗行星位于底层的永久云层，”飞船发出单调乏味的声音，“其反射率高得引人注目。还有一些位于高处的云层——看见明亮半球右下方的暴风雪漩涡了吗？就是那些高耸的卷云，它们在北极极冠处投下了影子。这些云将会为人类居民带来暴风雨。”

“山呢？”我问道。

“在那儿。”飞船回答，它圈出北半球的一片暗影，“根据数据库内那张陈旧的航图，这是一座高峰，位于东半球的北部区域——名叫卓木拉日，意为白雪王妃。你能看见从它南面延伸出的纹路吗？一开始两者靠得很近，越过赤道后，它们开始远远分开，最后消失在南极的云层中，看见了吗？那是两座巨型山脉，分别是帕里山脉和昆仑山脉。它们是这个星球上最初的人类栖息地，极其类似早期白垩纪达科层剧烈隆起所导致的……”

叽歪、叽歪、叽歪。而我想到的仅仅是伊妮娅、伊妮娅、伊妮娅。

让人奇怪的是，在这个星系内，没有圣神舰队的飞船向我们发出质问，没有轨道防御，没有月球基地……就连那个巨大的靶心状的月球上，也没有任何基地——那个月亮看上去就像是有人向光滑的橙色球面发射了一颗子弹——没有记录到霍金驱动的行踪，或是微中子喷射、引力透镜，甚至是巴萨喷气机的清晰尾流，没有任何高级技术的痕迹。飞船说星球的某个地方正在发射一丝微波，但是当我将信息传送进来的时候，发现用的是大流亡前的汉语，这让我吃惊不小。我还没到过不说环网英语的世界呢。

飞船在东半球上空进入星球同步轨道。“你的命令是找到一座名

为‘恒山’的山峰，它应该位于卓木拉日东南约六百五十公里之外.....在那儿！”全息井的远视图陡然缩放，迅速定格在一座美丽的冰雪山峰上，那座高峰刺穿了至少三层云层，其顶峰在天穹中闪耀着清朗的光芒。

“我的天，”我低声道，“悬空寺呢？”

“应该在.....这儿。”飞船扬扬得意道。

我们正垂直俯视着一座陡峭的山脊，有冰，有雪，还有灰色的山岩。在那难以置信的山石的底部，涌动着浓密的云层。就算只是通过全息显像器看着这一切，我也不由紧紧地抓住了椅垫，脑子一阵晕眩。

“在哪儿呢？”我问道。放眼望去，根本看不到任何建筑物。

“那个黑色的三角形，”飞船一面说，一面把灰色岩石上我本以为是个影子的地方圈了出来，“还有这条划线处.....这儿。”

“你用了多大的倍率？”我问道。

“三角形的最长边大约是一点二米。”从通信志传来的声音是我再熟悉不过的了。

“对于人类的住所来说，这也太小了。”我指出。

“不，不，”飞船说，“那只不过是人造建筑的一小部分，是从一块凸岩下伸出来的一部分。我猜，整座悬空寺就位于这块凸岩下。从这儿看，那岩石几乎超过了九十度.....它朝后倾斜了六十到八十米。”

“能给个侧景吗？让我看看悬空寺？”

“可以，”飞船说，“但需要将位置定在更北的轨道上，这样一来，就能用望远镜从恒山上方向南方，同时用红外线看透八千公里厚的云层，望见里面的山峰和山脉，而悬空寺就建于其中，此外，我也必须.....”

“跳过这些，”我说道，“你只要朝悬空寺区域.....见鬼，朝整座山脉.....发送密光.....看看伊妮娅在不在那里等我们。”

“通过哪个频段？”飞船问。

伊妮娅没有提及任何频段。她只说过不能着陆，必须用别的法子下来。看着这垂直甚至是比垂直更甚的冰雪峭壁，我开始明白她的意思。

“如果你在呼叫通信分机，那就用任何可以使用的通用频段播报，”我说，“如果得不到回复，那就拨打能拨的所有频段。也许可以试试早先获取的那个频段。”

“那些信号来自西半球的最南象限，”飞船的声音很耐心，“我从这个半球没有获取任何微波辐射。”

“请照我说的做。”我命令道。

我们在那儿停了半个小时，用密光扫荡山脉，接着朝整个区域的所有山峰发送了通用无线电信号，继而又将简短的询问编码灌进这个半球。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真有不用无线电的住人星球？”我问道。

“当然，”飞船回答，“在伊克塞翁，使用任何微波通信都是违反当地法律和习俗的。在新地，有一个族群.....”

“好吧，好吧。”我打断道。我已经不下一千次地想到，是不是有什么办法可以改编这个自主智能的程序，让它不再如此惹人生厌。“带我们飞下去。”我说道。

“去哪儿？”飞船问，“东方的高峰上有一片广阔的定居区，在我的地图上，那地方名叫泰山。昆仑山脉的南方有一座城市，名字应该叫西王母。帕里山脉上，以及其西部一个叫库库诺尔的地方，还有其余定居地。此外……”

“带我们到悬空寺。”我说道。

幸运的是，这个星球还是有足够的磁场，可以让飞船的反重力装置运行，于是我们得以悬浮在天空中，慢慢往下降，而不必骑着聚变焰尾降落。虽然顶部卧室的全息井和屏幕更加实用，但我还是到外面的瞭望台上观看了一切。

看似过去了好几个小时，但事实上，不出几分钟，我们便悠悠地浮在了八千多公里高的地方，随风飘动，北面是那座奇异的山峰——恒山，还有那座悬空寺所在的山脉。在下降过程中，我亲眼望见晨昏线迅速从东而来，据飞船所说，此地正值日暮时分。来瞭望台时，我手里拿着一副双筒望远镜，但现在我没用它，而是裸眼凝视着眼前的一切。我可以清清楚楚地望见悬空寺。我看见了它，却几乎无法相信。

在那巨大斑驳的灰色悬空花岗岩下，有一片看似是一抹光影的东西，其实是一连串的建筑，它们从东延伸至西，连绵了好几百米。我立即认出了这些建筑蕴含的亚洲情结：一些拥有斜屋顶和曲屋檐的塔状建筑，它们那精巧铺砌的外表在明亮的日光下闪闪发光，如同镀上了黄

金；建筑上部的低矮砖墙内是圆形窗户和月状拱门，通风的木廊上配有精心雕琢的栏杆；精致的木制柱子被涂抹得犹如凝固的鲜血；屋檐、门扉和栏杆下垂挂着或红或黄的旗幡；屋顶的大梁和塔楼的楼脊上立着复杂的雕像；吊桥和楼梯上装饰着很多花彩，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转经轮和祈愿幡，每当有人用手转一下经轮，或是风儿吹一下旗幡，就向佛陀发出了一次祷告。

这座寺庙还在建设中。我看见一堆原木高高地堆成了小山，有人正拿着凿刀凿刻山脊的石壁，我看见了台架、粗粗造就的梯子和桥梁，那些绳梯有着木制的脚蹬和绳编的扶手，有一些直立的身影正将空空的篮子拉上梯子和桥梁，还有更多弯腰曲背的影子正背着装满岩石的篮子，他们下到一块宽阔的石面上，将石头从那地方倾倒了下去。由于靠得非常近，所以我能看见其中大多数人穿着色彩艳丽的袍子，长得几乎盖到了脚踝——强风吹过那儿的岩石表面，有好些被吹得噼啪作响——这些袍子看上去非常厚，带有衬垫，足以抵御寒风。后来我知道，这些衣服名叫朱巴，在此地非常普遍，它们的材料可能是厚实防水的柴羊毛，也可能是礼仪用丝绸，甚至可能是棉花，虽然最后一种材料罕见而又珍贵。

我一直很紧张，不敢让飞船出现在这些当地人面前——生怕这会引起恐慌，或是引起激光切枪攻击，或是别的什么——但我不知道除此之外还能怎么办。我们之间的距离仍旧达好几公里，所以，在这座北峰的白色背景墙下，飞船至多也就是日光照射在黑色金属上所发出的一丝不同寻常的亮光。我本希望他们会认为我们只是一只鸟儿——我和飞船已经在屏幕上看见过好多鸟儿，多数展开双翅可达好几米长——但这一希望很快便破灭了。一开始，我看见寺庙上的几个工人停下了手中的活，朝我们的方向望来，接着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但没有人恐慌。没有

人四处奔跑寻求躲藏，也没有人去取武器——我没看见任何武器——但显而易见的是，他们已经看见了我们。我望着两个穿着袍子的女人向上跑过一系列一路走高的寺庙建筑、吊桥、阶梯、陡梯，然后奔过倒数第二座建筑台架，来到最东面的平台上，那里似乎有人在岩壁上凿洞。有几间看上去像是建筑小屋的东西，其中一个女人走了进去，片刻之后，她和几个穿着袍子的高个身影一起走了出来。

我放大双筒望远镜的倍率，心在胸膛里扑腾扑腾直跳，但那栋建筑旁飘着一些烟雾，我无法看清那最高的人影是不是伊妮娅。但透过朦胧的缭绕烟雾，我的确瞥见了一丝金发——长发刚刚及肩——一时之间，我放下望远镜，直勾勾盯着远处的山壁，就像个白痴般咧嘴傻笑。

“他们在发信号。”飞船说道。

我重新拿起望远镜观看。另一个人——我想，是一个女的，但头发的颜色比刚才那个深——正在挥动两把手持信号旗。

“那是种古老的通信码，”飞船说，“名叫莫尔斯电码。第一个字是……”

“安静。”我命令道。我在地方军学过莫尔斯电码，还曾在冰架上用两块该死的绷带叫来了医疗直升掠行艇。

去……东……北……十……公……里……外……的……山……沟。

停……在……那……里。

等……指……示。

“听到了吗，飞船？”我问道。

“听到了。”每当我对飞船表现出粗鲁之意，它的声音总显得冷冰冰的。

“走，”我说道，“我好像看见东北约十公里外有条缝，我们从东面过去，尽可能保持距离。我想，他们在悬空寺那儿不会看见我们，我也没看到那个方向的岩壁上有什么建筑。”

飞船没发出任何意见，便带着我飞了出去，掉过头，沿着陡峭的岩壁一路前行，最后我们来到了那条山沟上——那是条垂直的裂痕，从高高的冰雪顶峰处，朝下笔直坠落了数千米，但底部比寺庙的水平面还高四百米，而寺庙现在已经消失在了西面的那个岩壁外。

飞船垂直悬浮攀升，最后我们来到了山沟底部之上五十米的地方。我惊讶地发现，这条裂口两侧的陡峭岩壁上，竟有溪流在往下流淌，滚滚流进山沟的中部，最后像瀑布般倾泻进稀薄的空气中。整条裂痕中长满了树木和苔藓，它们大片大片地从溪流中挺立起来，高达好几百米，慢慢往上，就只剩几条多彩的苔藓攀向高处的冰层。一开始我觉得此地肯定没有受到人类的打扰，但紧接着我便看见北部崖壁上凿刻出的台阶——我想，它们的宽度刚好可以让人踏足——接着我又看见几条穿进鲜绿苔藓中的小路，还有小溪中巧妙安置的垫脚石，最后还发现一座饱经风霜的微小建筑——实在太小，不像是什么小屋，更像是一座拥有窗户的凉亭——它蹲坐在山沟那翠绿开口的最高端，小溪在旁边哗哗流淌，头顶的常绿植物被风刮得极富造型。

我指了指，于是飞船朝那儿升去，悬停在凉亭旁。我终于明白在这儿为什么难以着陆，虽说不是不可能。领事的飞船还没那么大——在安迪密恩这座老诗人的城市中，它曾在那儿的一座石塔中藏了好几个世纪——但就算张开尾翼或是展开可伸缩支架，垂直降落在这儿，也会压坏

树树草草，或是苔藓地衣。在这陡峭的岩石世界中，这些东西看上去太珍贵了，不容受到如此践踏。

于是我们便悬停在那儿，等待着。过了三十分钟，一名年轻的女子从通往岩石平台方向的一条小路上拐了出来，热诚地向我们挥起手来。

那不是伊妮娅。

我承认，当时我非常失望，我心中想见小丫头的愿望再一次达到了执念的程度，以至于开始生出一些团圆相聚的荒谬幻想来——在一片开满鲜花的田野上，我和伊妮娅互相朝对方奔去，她又一次变成了那个十一岁的孩子，而我又成了她的保护神，我们俩都因为重新见到对方而喜悦地大笑，我举起了她，原地打着转，将她抛向空中……

啊，绿色的田野倒的确有。飞船仍旧悬停在半空，一条阶梯架下，通向凉亭旁开满鲜花的草地。年轻女子穿过小溪，在一块块踏脚石间轻巧地跃动，最后爬上绿色的山丘，微笑着朝我走来。

她大约二十出头的样子，优雅的体态和仪表，跟我记忆中的小朋友一模一样。但我从没见过这个女子。

伊妮娅怎么可能在五年间变了这么多？她会不会进行了易容，以逃脱圣神的追捕？是不是我忘记了她的样子？最后这个似乎是不可能的。不，不可能。飞船向我保证，如果伊妮娅在这颗星球上等我，她会度过五年又几个月的时间，但我的这趟旅程——包括冰冻沉眠那段时间——只不过是四个月的时间而已。我所经历的时间才只有几个星期，不可能忘记她的样子。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她。

“你好，劳尔。”那女子说道，她长着深色的头发。

“你——好。”我应道。

她走近了些，朝我伸出手。我和她握握手，她握得很紧。“我叫瑞秋。伊妮娅说起过你，她讲得一点没错。”她大笑起来，“当然，我们绝没料到会有人乘这样一艘飞船过来……”她朝那个方向挥挥手，我的飞船正停在那儿，就像一只竖立的气球，顺着微风微微摇摆。

“伊妮娅还好吗？”我问，声音有点异样，“她人呢？”

“哦，她在悬空寺里，在忙呢。现在正在换班，是一天里最忙的时候，她走不开。她叫我过来帮你搞定飞船。”

她走不开。到底在搞什么？我几乎刚从地狱里爬出来——经受了肾结石和断腿的痛苦，被圣神士兵追击，还被丢进一个没有陆地的星球，然后被一头外星生物吞进肚子，接着又被吐出来——她就这么轻描淡写地说走不开？我咬着嘴唇，克制着自己，不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但我得承认，当时我激动的情绪已经非常汹涌了。

“搞定飞船，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一面说，一面左右四顾，“这儿肯定有地方让它着陆啊。”

“事实上没有。”这个名叫瑞秋的女子说道。在明亮的阳光下，我仔细打量着她，她的年纪应该比伊妮娅要大一点，也许在二十五岁上下。眼睛是棕色的，眼神伶俐，深褐色的头发剪得很随意，跟以前的伊妮娅如出一辙。皮肤黑黑的，肯定是长时间暴露在日光下的结果。工作让她的双手布满了老茧。由于时常微笑，眼角周围还带着细纹。

“嘿，听我说，”瑞秋说道，“你可以去飞船里把你需要的东西拿下

来。拿个通信志或通信仪，一旦你需要它的时候就能叫它回来。然后，在储藏柜中拿两件拟肤束装，再拿两个吸氧器。最后叫你的飞船飞到第三颗卫星那儿——就是那颗第二小的，它其实是被俘获的小行星。那上面有个很深的撞击坑，飞船可以藏在里面，这颗卫星的轨道几乎和我们同步，它始终以一面对着我们。所以，只要你以密光向它发出信息，它就会马上飞回来。”

我满心狐疑地看着她。“带拟肤束装和吸氧器干什么？”飞船上的确有这两样东西，用于普通的真空环境，省去了穿宇航服的麻烦。“这儿的空气正好，不算太稀薄。”我说。

“的确，”瑞秋说，“在我们这个高度的大气中富含氧气，这很让人惊讶。不过，伊妮娅让我叫你带上拟肤束装和吸氧器。”

“为什么？”我问。

“我也不知道，劳尔。”瑞秋说。她的目光很平静，似乎完全没有狡诈和欺骗的意思。

“为什么要把飞船藏起来？”我问，“这里有圣神的人吗？”

“还没有，”瑞秋说，“但最近六个多月来，我们一直在等待他们的光顾。此时此刻，天山上还没有任何太空飞船，附近也没有……除了你的飞船之外。也没有任何飞行器、掠行艇、电磁车，或是飞行机、直升机……只有滑翔伞……但他们从没飞远过。”

我点点头，但还是迟疑着。

“今天，杜巴看到了他们无法解释的事。”瑞秋继续道，“我是指你的飞船在卓木拉日飞过的情景。但最后他们用‘缘分’^[24]一词解释了一

切，这样难题就迎刃而解了。”

“缘分？”我纳闷道，“杜巴又是什么？”

“缘分就是神迹，”瑞秋说，“佛教的预言，在天山的这一地区很盛行。杜巴是……啊，字面意思是天顶，是指住在高处的人。还有竹巴，指住在山沟中的人……也就是低处山谷中的人。还有创巴，指住在林谷中的人……主要是那些住在帕里山西部地段及更远处的大蕨林和盆景竹台中的人。”

“你说伊妮娅在悬空寺？”我倔强地问道，不愿听从年轻女子叫我把飞船藏起来的“建议”。

“对。”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她？”

“到那儿之后就能见到。”瑞秋微笑道。

“你认识伊妮娅有多久了？”

“四年左右吧，劳尔。”

“你是这个星球的人？”

她又微微一笑，耐心地面对我的审问。“不。你见到竹巴和其他人之后，就会知道我不是本地人。这儿的多数人是汉族人、藏族人，以及其他中亚血统的人。”

“那你哪里人？”我冷冷地问，即便自己听来都觉得十分粗鲁。

“我出生在巴纳之域，”她回答道，“一个偏居一隅的农业星球。到处是玉米地、林地，黑夜漫漫，有几所大学，除此之外没多少东西。”

“我听说过这地方。”我说。但这更让我狐疑了。巴纳之域在霸主时期名噪海外的“优秀大学”如今早已变成了教会的学院和神学院，我突然很想看看这个年轻女子的胸脯——我是说，看看那儿有没有十字形。把飞船送走，然后踏进了圣神的陷阱，这种事实是在不难想象。“你在哪儿碰到伊妮娅的？”我问，“巴纳之域吗？”

“不，不是。是在阿姆利则。”

“阿姆利则？”我重复道，“从没听说过。”

“很正常。阿姆利则在偏地之外，是个索美尺度很低的星球，一个世纪前才有人定居，是逃离帕瓦蒂内战的难民，几千名锡克教徒和几千名苏菲派教徒在那儿勉强维生。伊妮娅到那儿，是受雇设计一座沙漠社区中心，而我正好受雇在那儿进行调查工作，督导建造工人。之后我就和她在一起了。”

我点点头，但还是犹豫不决。我内心充满了某种情绪，并非失望，它们像怒火般冲击着我，但又不太像愤怒，似乎有点嫉妒的意思。要真是嫉妒，那可太荒谬了。“贝提克呢？”我突然有种直觉，觉得机器人已经在过去五年的某个时间死去了，“他是不是.....”

“他昨天去帕里集市买补给了，这是两周一次的例行工作。”名叫瑞秋的女子说道。她抓住我的上臂。“贝提克很好。今晚月出时，他就应该回来了。快，拿好你的东西，叫你的飞船藏在第三颗月亮上。你最好自己听伊妮娅解释。”

最后，我就拿了几样东西：一件替换衣服，一双好用的靴子，小望远镜，一把带鞘的小刀，还有拟肤束装和吸氧器，以及一只巴掌大小的通信器。我把所有东西塞进一只帆布背包，跳下阶梯，来到草地上，向飞船下达了命令。我内心有个声音希望飞船对这个重新进入蛰伏状态的命令表现出愠怒（这回是在一个没有空气的月亮上），但飞船静静地接受了我的命令，并暗示它每天会通过密光检查一下，确认通信装置是在运行状态。接着，它升向高空，直至变成一个小点，最后消失了，就像一个断了线的气球。

瑞秋递给我一件羊毛朱巴，叫我套在保暖夹克外。我注意到，她在外套和裤子外还套了一套尼龙轭具，辅助带上还挂着金属制的攀登器械。于是我问她那有什么用。

“伊妮娅已经在悬空寺为你也准备了一套轭具。”她开始喋喋不休地说起吊索上的器具，“这是运用这个星球最先进的技术制成的，布达拉的金匠制作这种工具，开价着实不菲，制造这样一套需要鞋钉、索轮、折叠式冰镐、冰锤、导缆器、安全钩、岩锥、尖钩，随你列举。”

“我也需要用到这些东西？”我狐疑地问道。我在海伯利安自卫队学过基本的冰上攀登术，比如坐式垂降、借用裂缝攀爬等。在鸟嘴师从阿弗洛·休谟时，我还曾顺着绳索爬上采石场。但我对真正的登山运动没有把握，我不喜欢高的地方。

“你会用到，而且马上就会习惯的。”瑞秋向我保证，接着便出发了，她跳过一块块岩石，轻盈地沿着小道向上爬，向悬崖边缘前进。她身上那副轭具的零件丁零当啷地作响，就像是铁钟的鸣响，或是山地山

羊脖子上铃铛的声音。

陡峭的山壁上有一条小道，我们沿着小道走了十公里。道路很狭窄，右侧是令人晕眩的万丈深渊，北面那座不可思议的高山和底下不断搅动的云层发出炫目的光芒，富氧大气涌动着令人心醉的能量，但在我习惯了这一切之后，这段路走起来也就极其容易了。

“没错。”当我提到大气时，瑞秋回答道，“如果这里有可燃的森林或草原，那富氧大气就会变成大麻烦。你应该见见雨季的闪电风暴。不过我们这儿的易燃物，就只有山沟那儿的竹林和帕里雨带那边的蕨林，它们都是易燃物种。而我们使用在建筑上的竹木，其材质非常密，极难点燃。”

接下来我们沉默了一段时间，以一系列纵队向前走，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小道上。我们刚转过一个角度狭小的弯道，头顶的悬岩让我不得不猫下了身子，就在这时，小道登时变宽，眼前的景象豁然开朗，悬空寺出现在了眼前。

现在，我正位于悬空寺的东下方，从这么近的距离看，它还是犹如被施了魔法般，悬在半空中，下面空无一物。其中几座既低矮又古老的建筑的底部有岩石或砖头，但大多数都临空搭建。主建筑上方七十五米之上，是一块巨大的悬岩，这些塔状的建筑都遮蔽在它的下方。不过有一条条梯子和一个个平台歪歪扭扭地一路向上，几乎到达了悬岩的下部。

我们来到一大帮人中。五颜六色的朱巴和无处不在的攀绳并不是这儿唯一的共性：这些人礼貌地盯着我，从他们的脸庞看来，大多数人似乎都带有旧地东亚人的血统。对于标准重力水平的星球来说，这些人的

身高相对来说有点矮小。瑞秋领我穿过人群，爬上梯子，进入其中的一些建筑，经过散发着熏香和檀香味的厅堂，接着又出来，穿过门廊、吊桥，走上精致的台阶，所经之处，这些人无不点着头，充满敬意地退到两侧。不久，我们便来到了悬空寺的上层，那儿的建造工作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先前我透过望远镜看到的小人们现在变成了生机勃勃的人类，他们拉着装满石块的重篮子，吆喝着嗓子，一个个洒着热汗，辛勤地劳作着。在飞船里看到的无声的效率十足的活动，现在变得热闹非凡，锤子重重击打，凿子叮叮作响，鹤嘴锄应和着，同任何建筑工地秩序井然的热闹场景一样，这些工人们一面喊，一面打着手势。

爬上几条台阶，又越过三级通往最高处平台的长阶梯，我停下了脚步，喘了口气，接下来就是最后一段阶梯了。不管氧气如何富足，这段攀爬还是很累人。瑞秋正注视着我，目光平静，很容易被误会成是冷漠。

我抬头一望，看见一名年轻女子正迈步从最高平台的边缘下来，姿势相当优雅。刹那之间，我的心紧张得扑腾扑腾直跳，是伊妮娅！但我留意到她走路的样子，看到她那黑色的短发，我知道那不是我的小丫头。

我和瑞秋从阶梯的底部退开，那女子从最后几级梯级上一跳而下。她长得很魁梧，很结实，跟我一样高，面容冷峻，眼眸竟是紫色的，标准岁数大概在四十或五十上下，皮肤黝黑，很健康，从眼角和嘴角的白色皱纹看来，她是个很喜欢笑的女人。“劳尔·安迪密恩，”她猛地伸出手，“我是西奥·伯纳德。这些建筑中有我的一份力。”

我点点头。跟瑞秋一样，她也握得相当紧。

“伊妮娅刚收工。”西奥·伯纳德朝阶梯指了指。

我看了看瑞秋。

“你自己上去吧。”她说，“我们还有事情要做。”

我双手交替往上爬，竹梯上约有六十级梯级，我一面爬，一面想到，如果从这上面掉下去，下面的狭小平台压根就接不住你，等待着你的将是永无止境的深渊。

我爬上平台，看见了几栋简陋的小屋，还有一大片凿过的岩石，最后一座寺庙应该会建在这里。十米之上，是数万吨重的岩石，那正是悬岩，它弯在我的头顶，就像是花岗岩材质的天顶。一群长着剪尾的小鸟在那儿的裂缝间飞扑四窜。

面前有两栋小屋。正在这时，从较大的那栋里出现了一个身影，我的眼睛定在了她的身上。

是伊妮娅。那双无所畏惧的黑眼，那副不自觉的笑容，那轮廓鲜明的颊骨，小巧的双手，随意修剪的金褐色头发。在岩壁的劲风吹袭下，她的头发翩翩起舞。跟上一次见面时相比，并没长高多少，我仍旧不用弯腰就能亲吻到她的额头。但她的确变了。

我猝然吸了口气。我这辈子当然见过别人长大成人，但这些人大多数都是我的朋友，看着他们长大的同时，我也在长大成人。显而易见，我还没有生育过子女，我唯一一次仔细观察别人长大的经验，就是和这个孩子相处的那四年又几个月的时间。我意识到，伊妮娅在大多数地方仍和五年前她十六岁生日时相差不多，除了所剩无几的那点婴儿肥，她的颊骨愈发瘦削，面容更加刚毅，臀部变宽了，胸部微微凸起。她穿着

鞭裤，高筒靴，一件从西塔列森带来的绿色衬衣，一件在风中摇曳的卡其夹克。和旧地时相比，她的手臂和双腿强壮了，有力了。但这些在我眼里都不是什么大变。

她身上的一切都变了。我认识的那个孩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女人，一个陌生的女人，现在，她正穿过简陋的平台，疾步朝我走来。让我陌生的，不仅仅是那改变了很多的面容，瘦削体态下精壮的肌肉，更是.....一种刚毅。一股气度。就算在儿时，伊妮娅也是我这一生见过的最有生气、最活泼、最完美的人。现在，儿时那个孩子不见了，起码是隐匿在了成年之下，在那生龙活虎的光环下，我能看出一种刚毅。

“劳尔！”她迈过最后几级台阶，来到我身边，靠近我，有力的双手抓住了我的两条胳膊。

有那么一小会儿，我还以为她会和从前那个十六岁的孩子一样.....重复我们在旧地最后一分钟所做之事.....亲吻我的嘴唇。但她没有那么做，只是抬起一只手指修长的手，放在我的脸颊上，抚摸着我的脸上和下巴上的皱纹。那双黑色的双眼中洋溢着.....什么呢？不是欢乐。或许是活力。我希望，那是幸福之情。

我的舌头像打了结，我想说点什么，但甫一张口就打住了，我抬起右手，似乎要去摸她的脸，但又放了下去。

“劳尔.....见鬼.....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她放下手，用力抱紧了我，力道真是大极了。

“丫头，我也很高兴见到你。”我拍拍她的背，手掌感受着她夹克的粗糙质地。

她退后了一步，那副笑容更灿烂了。她抓住我的上臂。“找飞船的
这一路是不是很糟糕？快告诉我。”

“五年！”我说道，“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说了。我朝你喊了。”

“什么时候？在汉尼拔？当时我已经……”

“对，后来我又朝你喊‘我爱你’。记得吗？”

“记得，但是……如果你知道……五年，我是说……”

我俩马上说了起来，几乎是喋喋不休地说着。我试图把我的旅途经历告诉她，穿越那一座座远距传送门，在维图-格雷-巴里亚那斯B上受到了肾结石的袭击，阿莫耶特光谱螺旋的人民，云海星球，又像水母又像乌贼的怪物。始终是我在问她问题，在她回答前，我又继续喋喋不休地说下去。

伊妮娅一直在微笑。“劳尔，你样子没变。一点儿也没变。但当时，见鬼，我本来猜你会变一点点。只有……多长时间来着……一两星期的旅途，再加上在船上的冷冻舱里睡上一觉。”

在这阵幸福的眩晕中，我又感受到一阵怒意。“该死的，伊妮娅，你应该把时间债的事告诉我。还有传送到那个没河没陆地的星球的事。我也许会死的。”

伊妮娅点着头。“但我也不是那么确信，劳尔。一切都没有定数，只有普通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我和贝提克会在小舟上额外加一个帆伞的原因。”她又笑了笑，“我猜那东西很管用。”

“但你知道这一别会是很长一段时间。对你来说是好几年。”这不是一个问题。

“是，我知道。”

我张口想说话，但内心的怒意来得快去得也快，最后我抓住了她的臂膀。“丫头，很高兴重新见到你。”她又抱了抱我，这次亲了亲我的脸，小时候我跟她讲笑话或是说了让她高兴的话时，她总会这样做。

“快来，”她说，“中班结束了。我带你看看我们的平台，给你介绍几个人。”

我们的平台？我跟着她爬下阶梯，走过先前和瑞秋同行时看到的几座桥。“伊妮娅，这一路走来，你还好吗？我是说……一切都还好吗？”

“都好。”她扭过头来，又笑意盈盈地看着我，“劳尔，一切都好。”这里有三座叠在一起的塔楼，我们走在最高那座塔的侧边小道上。这条道非常窄，我们走在上面，平台也在不住地微微颤动，当我们走到塔楼间狭小的平台上时，整座建筑都震动了起来。最西面还有一座塔，我发现人们正从里面出来，人群正沿着峭壁上的一条狭窄道路迤迤而行。

“这儿有点晃，但其实很结实。”伊妮娅注意到我心里的疑虑，“我们用坚硬的竹松木制成横梁，又在岩壁上钻洞，把横梁架在里面。整座建筑就是这样支撑起来的。”

“木头肯定会烂的。”我跟着她走到一条短短的吊桥上，风把桥吹得左右晃动。

“会。”伊妮娅说，“这座寺庙在这里已经有八百多年，这些横梁被

替换过好多次。具体次数没人知道。和这儿的地板相比，他们的记录更加不可靠。”

“他们雇你，要你把这座建筑建成？”我问。我们来到了一块红木材质的平台上，尽头处有条梯子，通向上方的一个平台，之后是一条更加狭窄的小桥。

“是啊，”伊妮娅说，“我在这里有点像是建筑师，又像是建筑工头。我第一次到这儿的时候，在布达拉那儿监造了一座道观。达赖喇嘛觉得我有能力建成悬空寺。过去几十年来，好多自告奋勇的革新者都一败涂地。”

“你到这儿的时候。”我重复道。现在我们来到了建筑中部的一块高高的平台上。四周立着雕刻得很漂亮的栏杆，边缘矗立着两座小塔。伊妮娅在第一座塔的塔底停下脚步。

“一座庙？”我问。

“我的地盘。”她莞尔一笑，招招手，叫我进去。我朝里面看了一眼，这是个三米见方的小屋子，木地板打磨得又光又亮，上面铺着两块小小的榻榻米。最让人震撼的是远处的那块墙壁——事实上那里根本没有墙壁，那是一块中式移门，已经折了起来，屋子的尽头就这么完全敞开着，暴露在天空之下。睡在这里的人要是梦游，没准会踏进无尽的深渊。西墙边靠着一只低矮的木台，上面放着一只漂亮的芥黄色花瓶，瓶内插着三支柳条状的枝子，一阵阵微风顺着峭壁往上吹来，枝上的叶子发出瑟瑟的响声。这是屋内唯一一件装饰。

“在屋内我们要脱鞋，不过刚才你走的那段走道不算。”说完，她领我来到旁边那座塔里，它和第一座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这里的移门被

拉上了，旁边地板上放着一块蒲团。“这是贝提克的东西。”她指了指蒲团边上一个涂着红漆的小柜子，“我们打算让你住在这里。快进来。”她甩掉靴子，走过榻榻米地垫，拉开移门，最后盘腿坐在垫子上。

我脱掉靴子，把包裹放在南墙边，走到她边上坐下。

“噢，劳尔。”她又抓住了我的臂膀，“哎呀。”

在那片刻时间内，我完全说不出话来。不知道是不是海拔太高，还是氧气太足，把我弄得太激动了。我集中注意力，望着外面的一队人，他们穿着鲜艳的朱巴，从寺庙里走出来，沿着峭壁上狭窄的小道和小桥往西行进。透过屋子敞开的大门朝对面望去，可以看见恒山那闪闪发光的山丘，在午后的阳光下，山上的冰原正闪着亮光。“天哪，”我轻声说，“丫头，这真是太美了。”

“是啊。但如果不小心的话，也是极其致命的。我和贝提克明天带你上峭壁，教你一些进阶课程，攀登器具的使用啦，攀登规则啦。”

“应该是基础课程吧。”我禁不住地一直看着她的脸和眼睛，要是现在再碰碰她的肌肤，我真怕会碰撞出火花来。当她还是个孩子时，每当我们碰到对方，就会有一种触电感，我现在记起了这种感觉。我深深吸了口气。“好吧，”我说，“你到这儿之后，达赖喇嘛，暂且不管他是谁，说你可以负责这里的寺庙建造工作。那么，你什么时候到这儿的？怎么来的？你什么时候碰到瑞秋和西奥的？你还认识这里的哪些人？我们在汉尼拔道别后，发生了什么事？塔列森的那些人去哪儿了？圣神军有没有追你？你的建筑知识从哪儿学来的？你现在还和狮虎熊谈话吗？你怎么……”

伊妮娅竖起一只手，哈哈大笑起来。“劳尔，一个问题一个问题

来。瞧，我也想好好听听你的旅程。”

我和她目光对视。“我梦见我们在梦中谈话。”我说，“你跟我说有四个步骤……学会死者的语言……学会……”

“生者的语言。”她接下我的话，“是的，我也做过这个梦。”

我必定是弓起了眉头。

伊妮娅微微一笑，双手放在我的两手之上。她的手变大了，包住我一双特大的拳头。我记起小时候，我只用一只手就能把她的两只小手包起来。“劳尔，我的确记得这个梦。在梦中，你非常痛苦……你的背……”

“肾结石。”一想到这个，我不禁缩了下身子。

“嗯，对，即使相隔数光年，我们也还能做同一个梦，我想，这就说明我们还是一对好朋友。”

“数光年，”我重复道，“好吧，你是怎么跨越数光年来到这儿的，伊妮娅？你还到过什么地方？”

她点点头，开始述说整个故事。微风从敞开的移门墙那里吹进来，撩拨着她的发丝。述说这些的时候，暮光正高高地照射在北方的高山之上，还有东部和西部的峭壁上，颜色越来越艳丽。

伊妮娅是最后一个离开西塔列森的，那是在我划着小舟漂下密西西比河后的第四天。她说，其余学徒通过不同的传送门离去，登陆飞船用

尽了最后一丝能量，把他们送到各个传送门——金门大桥、大峡谷、拉什莫尔山^[25]的岩壁顶、肯尼迪宇航中心历史园锈蚀的起飞台。似乎都是在旧地的西半球。伊妮娅的那个远距传输器位于一个名叫圣菲的空旷城市北部的印第安村落中，它建在村内的一栋砖屋内。贝提克同她一起传送走。听到这话之后，我不禁眨眨眼，妒火中烧，但并没说什么。

跨越远距传输器，她首先来到了一个名叫伊克塞翁的高重力星球。那儿是圣神的领地，不过主要集中在另一个半球。伊克塞翁一直没有从陨落的伤痛中复原，伊妮娅和贝提克出现在一个长满丛林的高原上，那里有一座座迷宫般的废墟，杂草丛生，面目难辨，主要居民是重生的美国土著，后来又有放浪变节的基艺家前来，想要把旧地全部有记录的恐龙种类都复原，于是，原本就不稳定的局面更加恶化了。

伊妮娅给故事添上了一丝趣味。由于贝提克的皮肤是蓝色的，一看就知道是个机器人，所以他在身上涂上了当地人使用的绘脸颜料，以此隐藏自己的身份。她作为一个十六岁的小姑娘，为了赚钱——或者说为了交换食物和毛衣——大胆地领导起伊克塞翁旧城的重建工作，这些城市包括坎巴、伊琉姆特、毛维尔。而她也确实干得不错。伊妮娅不仅帮着为三座老城的中心和无数小屋做了重新规划和重建工作，而且还发起了一系列“论坛”，十多个互相敌对的部落也前来听她演讲。

讲到这里，伊妮娅显得小心翼翼，但我很想知道这些“论坛”都是干什么的。

“就是普通的事情，”她说，“他们会就话题发起讨论，我也会提出一些值得思索的问题。大家会就此讨论。”

“你教导他们吗？”我想起了那个预言，说这个约翰·济慈赛伯人的

孩子将会成为“传道者”。

“是苏格拉底式的吧。”伊妮娅说。

“什么苏……哦，对。”我记起来，从前在塔列森图书馆，她和我讲过柏拉图。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他以诘问的方式教授知识，导引出人们早已知晓的真理。我觉得这种手法相当不可靠，即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

她继续说下去。在讨论小组中，有几个人成了热忱的听众，每天晚上都会来，并跟着她一起在伊克塞翁的一个个废墟城市间游走。

“你在收弟子。”我说。

伊妮娅皱皱眉。“劳尔，我不太喜欢这个词。”

我抱起双臂，朝外望去。山霞照亮了数千米之下的云层，北山映照在璀璨的晚霞中。“也许你不喜欢，但是，丫头，我觉得这个词没有任何不对。师傅到哪儿，弟子便跟到哪儿，想从她那里学到最后一点知识。”

“是学生跟着老师。”伊妮娅说。

“好吧，”我不想和她吵，我想听完她的故事，“继续说吧。”

伊克塞翁没什么好说了，她说。她和贝提克在这个星球待了大约一个当地年，也就是五个标准月。他们在那里造的大多是石屋，她设计的式样都很古典，几乎是希腊式的。

“圣神呢？”我问，“他们有没有过来四处打探？”

“有几个传教士也参加了讨论，”伊妮娅说，“其中一个……克利福德神父……还和贝提克交上了朋友。”

“难道他——他们——没有把你供出去吗？他们肯定还在找我们啊。”

“我敢肯定，克利福德神父没有那么做，”伊妮娅说，“不过，后来的确来了一些圣神士兵，开始在我们工作的西半球搜寻我们。部落的人把我们藏了起来，我们躲了一个月。但傍晚的讨论会没有取消，克利福德神父也仍旧来，当时掠行艇还在丛林上方来来回回地飞行，想要找到我们呢。”

“后来呢？”我就像是一个两岁的孩子，只会一刻不停地提问题，叫别人快点讲完故事。虽然只不过是几个月的分离而已——包括噩梦肆虐的冰冻沉眠——但我已经忘了自己是多么爱听这个小朋友的声音。

“没多大事发生，真的，”她说，“我建完最后一幢建筑——供人们玩耍和集会的古老圆形剧场——就和贝提克离开了。有几名……学生……也离开了。”

我眨眨眼。“和你一起吗？”瑞秋说她是在一个名叫阿姆利则的星球遇到伊妮娅的，之后便和开始她同行。也许，西奥来自伊克塞翁。

“不，伊克塞翁没人跟我一起走。”伊妮娅轻声说着，“他们要去别的地方，他们有东西要去教别人。”

我盯着她看了一会儿。“你的意思是，现在狮虎熊也允许别人进行远距传输了？还是说，古老的传送门全都开启了？”

“不，”伊妮娅说，不过我不知道她回答的是哪个问题，“不，远距

传输器仍和从前一样毫无声息。只不过……啊……出现了几个特例。”

这回我还是没有催她一说究竟。她继续说下去。

离开伊克塞翁之后，伊妮娅传送到了茂伊约。

“希莉的星球！”我嚷道。外婆的声音浮现在我脑海中，那声音在教我海伯利安《诗篇》的韵律。茂伊约是其中一个朝圣者故事的发生地。

伊妮娅点点头，继续说着。早在环网时期，茂伊约就被革命的火苗和霸主的攻击重重挫伤，在陨落这段过渡期，它慢慢恢复过来，之后在圣神扩张期得到重新开拓，但当地人并没有加入其中，他们凭着对希莉的信仰，扎根在移动小岛上，和他们的海豚伙伴一起展开了反击，直到圣神军队和瑞士卫兵的到来。现在，茂伊约正被复仇之火烧成一个基督化星球，其中一座大陆，赤道群岛上的居民，以及数千移动小岛都被送到“基督学院”接受再教育。

但伊妮娅和贝提克传送到的那个移动小岛，仍然掌控在叛军的手里。这群叛军是一群新异教徒，自称希莉派，他们在夜晚起航，在白天则漂浮在空空如也的群岛中，这些人处处与圣神作对。

“你在那儿造了什么？”我问。在我的记忆里，《诗篇》中的移动小岛上，除了帆树下的树屋，并没有别的什么建筑。

“树屋。”伊妮娅说，她莞尔一笑，“很多树屋。还有些水下穹屋。这些异教徒大多数时间都待在那里面。”

“这么说，你在那里帮他们设计建造树屋。”

她摇摇头。“开什么玩笑？这些人是人类世界上最棒的树屋建造

者，仅次于失踪的神林圣徒。我在那儿学习如何建造树屋，他们非常亲切，让我和贝提克帮忙。”

“做苦役。”我说。

“没错。”

在茂伊约，伊妮娅只待了大约三个标准月。她就是在这儿遇到西奥·伯纳德的。

“她是异教徒叛军的一员？”我问。

“不，她是个脱逃的基督徒，”伊妮娅纠正道，“她一开始是作为一名拓殖者来茂伊约的，但最后逃走了，加入了希莉派。”

我皱皱眉，并没听懂。“她是十字形的人？”我问。想到重生基督徒，我仍然感到紧张。

“现在已经不是了。”伊妮娅说。

“这怎么可能……”就我所知，基督徒本身没有任何办法去除身上的十字形，只有教会通过某种神秘的逐教仪式，才办得到。

“这一点我以后解释。”伊妮娅说。她讲完故事前，这句话还会说上好几次。

从茂伊约离开之后，她和贝提克、西奥·伯纳德远距传输到了复兴之矢。

“复兴之矢！”我几乎大叫起来。那里是圣神大本营。多年前，我们在复兴之矢险些被击落。那是个工业高度发达的星球，拥有许许多多的

城市和机器人工厂、圣神中心。

“复兴之矢。”伊妮娅笑道。这趟旅途并不简单，他们被迫把贝提克伪装成一名严重烧伤的伤员，让他戴着合成皮面具。他们在那儿待了六个月，贝提克自始至终戴着面具，这并不是一件舒服的事。

“你在那儿做些什么？”我问。很难想象，我的朋友和她的朋友们竟在复兴之矢那拥挤的城市中躲了那么长时间。

“就一件工作。”伊妮娅说，“在达芬奇——也就是圣马修，我们造了一座新教堂。”

我只能干瞪眼，一分钟过后，我开口道：“你造了一座大教堂？圣神大教堂？基督教堂？”

“当然，”伊妮娅平静地说道，“我和这一行能力最出众的石匠、玻璃工人、建筑工、工匠一起干活。一开始我只是一名学徒，但在离开前夕，我已经成了首席设计师的助手了，他正在设计教堂中殿。”

我只有摇头的份了。“那么，你还……召开论坛？”

“是的，”伊妮娅说，“比起另外几个星球，复兴之矢有更多人过来参加讨论。在结束前，我已有了数千名学生。”

“竟然没人背叛你，我真是惊讶。”

“有人背叛，”她说，“但不是学生。有一个玻璃工人把我们出卖给了当地的圣神卫戍部队。我和贝提克、西奥差一点就被抓住了。”

“通过远距传输逃跑的？”我说。

“通过……传输，对。”伊妮娅说。许久之后，我才意识到，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有那么一点犹豫，似乎对这个词的正确性还有疑问。“有人跟你一起离开吗？”

“有，但不是和我一起，”她又笑道，“有几百人传输到了别的地方。”

“哪儿？”我疑惑不解地问。

伊妮娅叹了口气。“劳尔，你记得我们的讨论吗？我说圣神把我当作一个病毒？而且我觉得他们的想法是对的？”

“记得。”

“嗯，我的这些学生们也携带着病毒，”她说，“他们要去别的地方，要去感染其他人。”

她一连串的星球和工作之行还在继续。之后是帕桃发星球，她在那儿待了三个月。她发挥了建树屋时积累的经验，在那一望无垠的沼泽地上互相交叉的树枝和树干之间，建造了一座座大厦。

接着是阿姆利则，她在那儿的沙漠中工作了四个标准月，为游荡在绿沙地间的锡克族和苏菲族游民部落建造帐篷屋和集会地。

“你是在那儿遇到瑞秋的。”我说。

“没错。”

“瑞秋的全名叫什么？”我问，“她没跟我说过。”

“她也没跟我说过。”伊妮娅继续讲她的故事。

阿姆利则之后，伊妮娅和贝提克，外加两位女性朋友，被传输到了格鲁姆布里奇·戴森D。这地方是霸主地球化改造的一次失败尝试，殖民者逐渐屈服于蚕食的甲烷-氨气冰川和冰晶风暴，人数越来越少，这些人慢慢退却至生态小屋和轨道建筑中。但星球上的人民——大多数是逊尼派穆斯林工程师，来自失败的跨非洲基因回收工程——他们顽强挺过了陨落，最后竟然将格鲁姆布里奇·戴森D改造成成了一个拉普兰^[26]式的苔原星球，上面有适宜呼吸的空气，适宜旧地的植物群和动物群生活，其中包括游荡在赤道高地上的多毛猛犸。还有数百万公顷的草地，极其适合马匹生活，但旧地的马匹已经在家园被黑洞吞噬的灾难中绝种，于是，基因设计师拿出了种舰中的备货，饲育出上千匹马，然后是上万匹。游民部落在南大陆的绿地中游荡，和庞大的牧群一起生活，构筑成一种共生体。而农夫和城市的人民则迁移进了赤道的高大山丘上。那里还有凶猛的野兽，它们在加速自主基因实验的那几个世纪中进化出来，获得了自由。其中有变异的食腐兽群，穴居的夜怖，三十米长的草蟒（源于海伯利安的草海），还有富士岩虎，郊狼，高智商的灰熊。

星球上的人类拥有技术，不用一年时间就可以把这些适应自然的杀手捕猎殆尽，但这些居民选择了另一条路：游民部落甘愿冒险，只要青草还在生长，河水还在流淌，那便将庞大的马群保护起来，和野兽直接对峙，他们让城市居民筑起城墙——这一堵长达五千多公里的墙，将会把两个地区分隔开来：一边是野性十足的高地，一边是马群的大草原，还有南方正在进化的丛林。这座城墙不仅仅是一座墙，也将是格鲁姆布里奇·戴森D上的一座巨大的直线状城市，它最矮的地方也达三十米高，土墙上还有华丽的清真寺和宣礼塔，顶部的走道宽阔得足以让三架马车并排通行，而不用担心互相碰撞。

星球上的殖民者人数已经非常稀少，他们忙着其他工程，没多少时

间来盖墙，于是种舰仓库中的应用机器人接下了这件苦活。伊妮娅和她的朋友加入了建造工程，在那儿干了六个标准月，城墙在他们手下慢慢成形，沿着高地底部和草地边缘一路向前延伸。

“贝提克在那儿找到了两个兄妹。”伊妮娅轻声说。

“我的天啊。”我低声道。我几乎忘记了这档子事。几年前，在天龙星七号一座冻在星球冰冻大气的摩天大楼中，我们坐在格劳科斯神父列满书籍的书房里，围着暖意融融的加热立方体……贝提克曾提起过，他跟随伊妮娅和我一起踏上这一冒险之旅的一个原因是：他想要找到自己的四个兄妹，虽然这听起来有些奇怪。准确说来，是三个兄弟和一个妹妹。儿童时代的训练期刚过不久，他们便失散了。不过，不知道机器人加速运行的早年能不能被称为“儿童时代”。

“他找到他们了？”我惊喜地叫道。

“两个，”伊妮娅说，“一个哥哥，名叫安提比。还有个妹妹，妲利亚。”

“他们长得像他吗？”我问。在空荡的安迪密恩上，诗人老头有好几个机器人奴仆，但除了贝提克，我没特别注意其他人。这一切发生得实在太快，也太多了。

“很像，”伊妮娅说，“但也有不同。也许他会跟你多说一点。”

她的注意力回到故事上。在格鲁姆布里奇·戴森D，他们花了六个标准月建造这座直线状城墙，之后被迫离开。

“被迫离开？”我问，“圣神吗？”

“准确来说，是正义与和平委员会。”伊妮娅说，“我们还不想走，但别无选择。”

“这个正义与和平委员会是什么东西？”我问。她说话的语气让我寒毛直竖。

“这以后再说。”她说。

“好吧，”我说，“但你得跟我解释解释另外一件事。”

伊妮娅点点头，等我提问。

“你说你在伊克塞翁待了五个标准月，”我说，“茂伊约是三个月，复兴之矢六个月，帕桃发三个月，阿姆利则四个月，然后在这个——格鲁姆布里奇·戴森D——大约六个标准月，是不是？”

伊妮娅点点头。

“然后，你说你是大约一个标准年前来到这里的？”

“对。”

“那也只有三十九个标准月，”我说，“三年又三个月。”

她在等着我说下去，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但我意识到，这不是笑……看上去更像是在强忍着不哭。最后，她说道：“劳尔，你一直很擅长算术。”

“我的旅行却造成了五年的时间债，”我轻声说，“对你来说就是六十个标准月，但你却只提到了三十九个月。丢掉的二十一个月呢，丫头？”

泪水已经在她眼里打转，那只小嘴微微颤动着，但最后她还是轻柔地说道：“对我来说，一共是六十一个标准月，还有一星期又六天。”她说，“五年又两月一天的时间债，加上在船上的四天加速减速时间，还有八天的旅行时间。你忘了加上旅行时间了。”

“好吧，丫头。”我说，她的情绪还没有平息，那双手抖个不停，“你想跟我说说这丢失的……多少时间来着？”

“二十三个月，一星期，六小时。”她说。

几乎是两个标准年啊，我想。而且她不想跟我说这两年间发生了什么。我以前从没见过她神经这么紧绷过，就好像她正紧紧地抱着身子，不让自己被某种可怕的离心力卷走。

“以后再说。”她指了指门外悬空寺西面的悬崖，“看那儿。”

在狭窄的悬崖小道上，我辨认出几个身影，有两条腿的，还有四条腿的。他们离这儿还有好几公里的路。我走到背包旁，拿出双筒望远镜，仔细审视那几个身影。

“那群动物是柴羊，”伊妮娅说，“那几个搬运工是在帕里集市雇的，他们明天早上会离开。见到你认识的人了吗？”

见到了。那人穿着朱巴，戴着兜帽，那张蓝色的脸庞同五年前没有任何变化。我转身望着伊妮娅，但是，显然她不想去谈这丢失的两年时间。我没说什么，任她再次改变话题。

贝提克回来的时候，伊妮娅已经开始问我问题，我们一直谈个不停。几分钟后，瑞秋和西奥走了进来。我们敞开大门，将榻榻米地垫卷起来，露出一个烧火盆，伊妮娅和贝提克开始为大家烧东西吃。有不少

人走进来，我和他们一一互相介绍了一番——两个工头，分别叫乔治和阿布；一对姐妹，席砣砣和席恺伊，她们负责栏杆的装饰；穿着丝制礼袍的是乐乐，穿着军装的是美仁；一名教导僧，名叫占定，他的师傅是堪布拿旺扎西，是悬空寺的住持；有个女尼名叫东卡聂错；还有个贸易商人，名叫卓莫错奇，来自朵穆；一个叫孜本夏格巴的人，是达赖喇嘛派到这儿监造悬空寺的监工；罗莫顿珠，著名的登山家和滑翔师，这人可能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引人注目的人，后来我还发现，他是少数几名飞行师之一，会和杜巴、竹巴、创巴共饮共餐。

吃的东西有糌巴和馍馍——将烤熟的大麦粉混合在柴羊奶茶里，揉成面团，搓成圆球状，然后跟另一种蒸熟的球状面团一起吃，后一种面团有馅，馅里面有蘑菇、柴羊舌、加糖培根肉，还有一点梨，贝提克说那些梨是从传说中的西王母花园中采下来的。人越来越多，一只只碗被递下来分发给大家。其中有个桑坦，贝提克小声跟我说，他是现任达赖喇嘛的哥哥，他已经在悬空寺当了三年的僧侣。另外还有几个来自林谷的创巴，包括工匠大师昌济肯张，他蓄着长长的胡子，还上了蜡；佩里桑珠是翻译，年轻的林西吉普是搭脚手架的，他一脸阴郁，有点不高兴。那天晚上过来的僧侣中，并非所有人都是源自旧地的中国种舰殖民者。和我们一起欢笑、一起举杯的人中，还有大滝治之和远藤健四郎，他们是无所畏惧的高空索具工；沃铁·玛耶和雅努斯·库提卡，他们是竹匠大师；金秉勋和维奇·格罗塞，他们是制砖工。洛京（这是离我们最近的峭壁城市）的市长也来了，他的名字叫查理奇恰干布，这人身兼数职，既是所有寺庙神官的管事，也是两宗都（地区长老议会）的委员，还是伊桑（字面意思是“文字之巢”，一个秘密的四人团体，它评价僧侣的进步，并委派各任祭司）的顾问。查理奇恰干布是我们中第一个喝醉的人，最后占定和另外几个僧侣把鼾声如雷的市长从平台边缘拖到角落里，让他在那里呼呼大睡。

还有另外几个人——当夕阳余晖散去，先知和她的三个兄妹洒下月光，照亮底下的云层时，小塔里至少挤了四十个人——但我忘了他们的名字，那一晚，我们吃着糍巴和馍馍，海饮啤酒，让悬空寺的火把熊熊燃烧着。

那天晚上数小时后，我出去解手。贝提克给我指了去厕所的路。我原本以为这里的人会直接站在平台边缘解决这事，但贝提克说，在这个星球上，住宅都是多层结构，大多数人要么是在谁头顶，要么是在谁底下，这样做会很失礼。厕所建在悬崖内，每个厕位用竹子环绕，有卫生设施，比如巧妙排布的管道和闸门，让污水排进悬崖的深谷中，还有从岩石中凿刻出的洗手盆。甚至还有个淋浴区可供洗浴，水还是被太阳晒热的。

当我洗完手，擦干脸，重新走向平台上时，冷丝丝的微风让我清醒了下来。我走到贝提克身边，站在月光下，望着灯火璀璨的塔楼，众人正围成几个同心圆，圆心之处坐着我的小朋友。笑声和吵闹声业已不见。众僧侣、善士、装配工、木匠、石匠、寺院住持、市长、砖匠，一众人轻声向这个年轻女子提问，而她则一一作答。

这场面让我想起了一些事——最近看到的某个画面——片刻之后，我便想了起来：跨越四十天文单位减速进入星系时，飞船拉出了一幅星系全息像，十一颗行星环绕着一颗G型恒星运行，两条小行星带，无数彗星。现在，伊妮娅无疑就是这颗恒星，屋内的其余男女环绕在她周围，就如同飞船投影下的那些行星、小行星和彗星。

我靠在一根竹竿上，望着月光下的贝提克。“她最好当心一点，”我

轻声对机器人说，一个字一个字相当仔细，“不然这些人会把她当神看待了。”

贝提克微微点点头。“安迪密恩先生，他们没把伊妮娅女士当作神。”他小声道。

“很好，”我把手搭在机器人肩上，“很好。”

“不，”他说，“虽然伊妮娅女士极力劝说，但他们中很多人已经开始坚信，她就是神。”

我和贝提克把圣神到来的消息带回去的那天晚上，伊妮娅离开了讨论组，走到门口，专注地聆听我们的消息。

“占定说达赖喇嘛允许他们待在水獭湖的旧寺庙里，”我说，“就在湿婆阳元山下。”

伊妮娅沉默不言。

“达赖喇嘛不允许他们使用飞行器，”我说，“但他们能在那片地区自由走动。什么地方都能去。”

伊妮娅点点头。

我真想一把抓住她，摇晃她。“丫头，那就意味着他们很快就会知道你的消息。”我厉声说道，“不消几星期，也许不消几天，这儿就会有传教士出现，四处打探，向圣神领地汇报消息。”我出了一口大气，“该死，要是只是传教士，没有士兵，那还是幸运的呢。”

伊妮娅又沉默了一分钟。接着她说道：“不是正义与和平委员会，已经算是幸运的了。”

“那是什么东西？”我问。她以前跟我提过这个词。

她摇摇头。“没什么，劳尔，他们现在还不重要。他们来这儿，肯定……肯定有比扑灭异端之火更重要的事。”

我在这儿的起初几天里，伊妮娅和我谈起过发生在圣神领空及周边地区的战斗——火星上发生了巴勒斯坦人起义，使得圣神撤出了这个星球，从轨道上动用核武，轰向了它的身躯；兰伯特星环带和无限极海的自由贸易者揭竿而起；伊克塞翁和另外几个星球也在不断发生战斗。复兴之矢有着庞大的圣神舰队基地、无数酒吧和妓院，现已成了充满流言和情报的马蜂窝，如今圣神舰队的大多数战舰都是基甸驱动的大天使舰船，所以消息都是最时鲜的。

来天山前，伊妮娅听到的最神秘的流言是：有一艘大天使级战舰叛变了，逃进了驱逐者的领空，如今正不断对圣神空间展开突袭，攻击圣神商团的船队——不是摧毁这些满载乘客的运输舰，而是毁掉它们的飞行能力——这样做，是为了破坏圣神舰队中的特遣部队，阻止它们攻击长城外的驱逐者。伊妮娅和贝提克在复兴之矢的最后一周听到一些流言，说那里的舰队基地处于危险的境地中。还有一些流言说，现在大量舰队都滞留在佩森星系保卫梵蒂冈。在这个关于“拉斐尔”号的故事中，暂且不管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有一件事无可争议：教皇陛下向驱逐者发起的圣战，已经被这一游击战术延缓了下来。

但是，现在我站在伊妮娅面前，等着她对圣神抵达天山的消息作出回应，于是，上面的一切似乎再无重要之处。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我想到，远距传输到下一个星球？

但是，伊妮娅没有提逃跑的事，而是说道：“达赖喇嘛将举办一场正式宴会，欢迎圣神官员。”

“然后呢？”我呆了半晌后说道。

“然后我们得确保我们也得到了邀请。”她说。听到这话，我真怀疑自己的下巴是不是掉了下来，感觉似乎正是这样。

伊妮娅摸摸我的肩膀。“这事我来负责，”她说，“我会和查理奇恰干布和堪布拿旺扎西谈谈，这场宴会我们一定要去。”

我几乎成了哑巴，目送她走回讨论组，回到那群沉默的人中，在柔和的提灯光芒下，他们的脸庞显得很平静，充满了期盼。

现在，我读着薄皮纸上的这些话，真真切切地记起了一切：我被关在阿马加斯特轨道上的薛定谔猫箱中，在这最后的时日里，匆匆忙忙地写下了这些文字，心中确信量子物理的几率法则将会马上把氰化物释放进我身处的这个闭合循环的世界。可是，令我惊讶的是，我的叙述竟然用的是现在时。接着，我记起了这样做的理由。

当我被施以死刑，关进这个薛定谔猫箱（事实上是卵形的）中时，我只获准带上极少的一些私人物品，来踏上这通向终点的放逐之旅。衣服是自己的。他们还一时兴起，给了我一块小毯子，铺在薛定谔牢房的地板上。这是一块古老的毯子，长两米不到，宽一米，磨损得很厉害，一端缺了一个口。这是领事霍鹰飞毯的复制品。数年前在无限极海上时，我丢了真正的那块，后来它又回到了我的手中，详细情况我已经写在前头的故事中了。我已经把那块真的毯子给了贝提克，而这些虐待者把这没用的复制品放进这间死刑室，他们肯定觉得很有趣。

就这样，他们给了我衣服、这块假霍鹰飞毯，还有从飞船上拿下来

的触显式掌上日志。日志的通信功能已经被取消，所以它已经不能透过薛定谔猫箱向外发送信号，或是用来呼叫某人。不过，他们在已经不能审讯我的过程中仔细研究过它，日志的内存仍旧完好如初。在天山时，我养成了记笔记和记日记的习惯。

我把这些笔记输出到薛定谔猫箱的书写器屏幕上，一面复习，一面写下新的篇章，我想，促使我用现在时进行叙述的原因，在于这些笔记带来的置入感。关于伊妮娅的一切回忆都如此鲜活，在天山工作或探险的漫长一日后匆忙记下的这些内容，让我回忆起的景象是如此生机勃勃，以至于我不禁因再度的失落而潸然泪下。随着我慢慢写下这些，我让那一个个瞬间复生了。

有一些讨论组的讨论被原封不动地记录在触显日志上。在最后的日子里，为了再一次听到伊妮娅的声音，我又将它们播放了一遍。

“告诉我们技术内核的事。”听到圣神抵达消息的那晚，讨论照常进行。其间，一名僧侣请求道：“请告诉我们有关内核的事。”

伊妮娅犹豫了一秒钟，便马上微微颌首，仿佛在向自己的思想发令。

“很久很久以前。”她开始讲述，一旦需要进行大段的解释，她都会以这句话作为开始。

“很久很久以前，”伊妮娅说，“一千多标准年前，大流亡前……三八年的天大之误前……我们人类所知的自主智能生命，便唯有自己。然后，我们有了一个想法，可不可以通过一项庞大的工程，设计出

另一种智能——用大量的硅制造出一种开关式检测装置，构成的部分有晶体管、芯片、电路板……那是一台机械，拥有许许多多互相联结的电路，换句话说，是模仿——请原谅我用这个词——模仿人类大脑的形态和功能。

“当然，人工智能并不是这样进化而来的。他们差不多是在人类懵懂无知时，兀然出现在了这世上。

“你们必须首先想象旧地的样子，那时的人类尚未拥有外世界殖民地。那时还没有霍金驱动器，没有星际旅行。所有的鸡蛋都在一个篮子里，那个篮子就是我们美丽的蓝白水世界——旧地。

“基督纪元二十世纪末，这个微小的世界出现了原始的数据网。最基本的星球无线电通信，进化成了一种由古老硅基电脑组成的分布式密集系统，除了通用通信协议，这些电脑没有组织和阶层的需要，也没有别的任何需要。就在那时，内存分配式集群意识的产生便无可避免了。

“今日的内核人格最早的直系祖先，并不是那些刻意创造人工智能的项目，而是一些模拟人工生命的偶然尝试。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技术内核的曾祖父，一个名为约翰·冯·诺依曼的数学家，对人工生命的自我复制作出了全面的论证。早期的硅基电脑小到足以被个人所用时，好奇的业余人士便马上开始尝试，试图在这些机器狭限的CPU周期中创造合成生物。于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超生命产生了，这是一种会自我复制、储存信息，能够交互作用、代谢、进化的生命。在那个世纪的最后十年，它逃脱了个人电脑的小池塘，进入了萌芽中的行星数据网，当时它被称作互联网。

“早期的人工智能蠢如泥垢。或者更准确的比喻是，蠢如泥垢中的

早期细胞生命。在培养皿一般的温暖数据网中，漂浮着一些早期的超生物，其中有一种存在于虚拟电脑RAM^[27]中的80字节生命体，所谓的虚拟电脑，是由电脑模拟出来的电脑。这些生命最后被释放进了数据网，其中一个人，名叫汤姆·雷伊^[28]，这个人不是人工智能专家，不是电脑程序员，也不是赛伯朋克——在当时，这些人被称作黑客。他是一名生物学家，昆虫收藏家，植物学家，鸟类观察者，他曾跑去森林，花了数年为一个名为E.O.威尔森的大流亡前科学家收集蚂蚁。在观察蚂蚁的过程中，汤姆·雷伊迷上了进化，并想象能否在电脑中使人工智能完成真正的进化，而不单单是模拟。他联系了一些赛伯朋克，但这些人之中没人对这个主意感兴趣，于是他开始自学计算机程序。赛伯朋克说，代码序列的进化和变异在电脑中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它们被称为“bugs”，是一些会导致崩溃的程序。这些人说，如果代码序列进化成了另一种东西，那它们几乎肯定就无用了，也无法存在，这就跟大多数变异体一样，它们会搞砸电脑软件的运行。于是汤姆·雷伊为他的代码序列生物创造了一台虚拟电脑，接着，他编写了一段80字节的代码序列生物，它会复制，会死亡，会在虚拟电脑中进化。

“80字节复制自身，创造出更多的80字节，这些80字节的原人工智能细胞生物将迅速塞满这个虚拟的宇宙，就像早期地球这个极乐世界上池塘绿藻一层层地叠加复制一样。但汤姆·雷伊为每个80字节设计了一条数据标签，换句话说，就是给他们设了年龄，又创造了一个刽子手程序，取名为收割者。收割者在这个虚拟的宇宙中漫步，将每个到达年龄的80字节生命和无法存活的变异体处理掉。

“但是，进化，却不会让刽子手的活儿那么轻松。80字节变异出一种79字节的生命，不仅仅存活了下来，而且很快就在繁殖速度和数量上胜过了80字节。这些超生命，如今的内核人工智能的祖先们，一出生便

开始优化他们的基因。很快，它们又进化出一种45字节的生命，几乎把早期的那些80字节生命全给淘汰了。作为他们的创造者，汤姆·雷伊发现这些古怪的45字节开始找不到足够的代码让他们进行复制了。而且，就在80字节快要覆灭的时候，45字节也慢慢衰灭了。于是他对45字节的生命进行了解剖。

“结果他发现，所有的45字节都是寄生体。他们需要从80字节身上借用复制的代码来复制自身。他又发现，79字节免疫于45字节的寄生。但就在80字节和45字节快要双双灭绝的时候，45字节又变异出了新的品种。那是一种51字节的寄生体，它们以79字节为食。事情就这么继续。

“我之所以要说这些，是要你们明白，从人工智能第一次出现的时候起，这种生命就是寄生式的。不单单是寄生，是超寄生。每一次新的变种都是寄生，以早先的寄生种为食。经过几百亿代后，也就是几百亿的CPU周期，这种人工智能变成了超超超寄生物。在创造出这种超生命的几个月后，汤姆·雷伊在他的虚拟载体中，发现了一种繁荣兴旺的22字节生命……这种生命在算法上非常高效，这是汤姆·雷伊和人类编程人员力所不能及的，就算编写31字节也做不到。这些超级生命，在被创造出来后仅仅过了几个月，便进化出了无与伦比的效率，大大超越了他们造物者的力量！

“二十一世纪早期，在旧地迅速进化中的数据网和人类的宏世界中，人工智能生命的圈子已经在蓬勃发展。虽然DNA运算、磁泡记忆体、固定波前并行处理、超级网络等一系列突破刚刚迅猛发展起来，但人类设计师已经创造出了极为精巧的硅基实体，一造就是上百亿。从椅子到商店货架上的豆罐，从地行车到人体仿生部件，微芯片无处不在。这种机械越变越小，到最后，人类的家庭和办公室中，它们的数量已经成千上万。每当工作者坐上她的椅子，椅子便会马上认出她，从她原始

的硅基电脑中，拉出她一直在工作的文件，接着和咖啡壶中的另一个芯片说上几句，叫它热上咖啡，然后在不打扰工作者的情况下，直接命令通信网络自动处理电话、传真和原始电子邮件，并和主屋或办公室的电脑互动，维持理想的温度，诸如此类。在商店货架的豆罐中，微芯片会时刻留意它们的价格变化，当库存减少时会下订单订货，会跟踪消费者的购物习惯，还会和商店及店内的其余商品互相交流。这一互动网络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热闹，就像旧地远古时期的大海中泛起的生机勃勃的泡沫。

“汤姆·雷伊造出80字节生命体后，过了四十年，人类已经习惯了人工智能的存在，他们和汽车、办公室、电梯.....甚至身体中的无数人工智能生命对话、交流，与此同时，医疗显示器和原始分流器开始向真正的纳米技术发展。

“技术内核就是在这时期成为了自主生命。一直以来，人类都认为，如果要让人工智能获得真正的生命，那它必须是自主的。它必须和星球上的有机生命一样进化，一样发展出多样性。事实的确如此。这些超生命就同全星球的生物圈一样，生活在一个生机勃勃的数据网中，包裹着整个世界。内核的进化源头，不仅是数据网信息流中的抽象之物，也是由数万亿微小自主的芯片驱动的机械实体，他们能在人类宏观世界中执行世俗工作、互相交流。

“很快，人类和数百亿进化的内核实体成为了一个共生体，就像是刺槐树和咬人蚂蚁的关系，这种蚂蚁为刺槐提供保护，对它们进行修剪，帮助它们繁殖，同时也以刺槐花蜜作为自己唯一的食物来源。这种关系被称为协同进化，人类完全理解这种关系，因为旧地的许多生物都是在这种互惠的协同进化舞步下创造出来的，并因此而不断得到优化。但是，人类眼中的自在共生关系，在早期的人工智能看来，只不过是新

的寄生机会。

“电脑可以被关机，软件程序可以被关闭，但原内核的集群意识早已在新兴的数据网中定居下来，只有发生行星级灾难，它才会消失。

“内核最终用三八年的天大之误，创造了这样一场灾难，但在这之前，它们已经发展出了崭新的远超行星级别的生存环境，并迁移了进去。

“关于霍金驱动器的早期实验，是由资深内核势力进行的，只有它们明白其原理，这些实验揭示了一种底层的普朗克空间的存在，也就是缔结的虚空。今日的内核人工智能，以DNA为基础，有着波形的结构，使用基因算法驱动，功能上可进行并行处理，它们完成了早期霍金驱动飞船的构建，又开始设计远距传输网。

“人类一直将霍金驱动器视为一条穿越时空的捷径，认为这一技术实现了古老的超级驱动器的梦想。他们认为远距传送门是一种可以从时空中钻进钻出的便利虫洞，这是人类的先入之见，得到了人类自己的数学模型的支持，也得到了内核最强大的人工智能计算器的确证。但这一切都是谎言。

“普朗克空间，即缔结的虚空，是一种多维度的环境介质，有其独有的现实结构，同时——内核很快便发现——也有其独有的拓扑结构。从传统意义上讲，霍金驱动器根本就不是一种驱动器，而是一种登入设备，可以在足够长的时间内接触到普朗克空间的拓扑体，从而改变四维时空连续体中的坐标。另一方面，远距传送门却是真正地进入了缔结的虚空。

“对人类来说，这一事实是显而易见的——从时空在这里的一个洞

踏进去，立即在另一个远距传输孔洞中出现。我的马丁叔叔曾有个远距传输器建成的家，相邻的房间位于不同的星球。霸主的世界网，便是由远距传输器创造出来的。还有一个发明，名叫超光仪，是一种超光速通信媒介，可用来在星际间进行即时通信。这时，建立星际社会的所有先决条件都已经满足。

“但内核没有为人类完善霍金驱动器、远距传输器和超光仪。事实上，内核对于缔结的虚空，根本没有作出过任何贡献。

“从一开始，内核就知道霍金驱动器只是一个意欲进入普朗克空间的失败尝试。它们知道，驾驶霍金驱动飞船，就像是为了让一艘远洋船航行，在船尾引爆一系列的炸药，让它骑浪而行。有效，但方法太过拙劣低效。它们对此心知肚明，虽然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并声称自己是这些发明的主人。在世界网的鼎盛时期，这世上也没有数百万远距传送门……只有一个。其实，众多远距传送门只不过是一个进入普朗克空间的入口，在跨越时空的操控之下，造成了有无数门的假相。如果内核向人类解释其中的原理，它们可能会用到一个类比来说明：就像手电筒的光束在一间密闭的房间内迅速照过一圈，其实没有很多光源，只有一束在快速变换。但内核从没有费心解释这件事……关于这一真相，即使到了今天，它们仍对它守口如瓶。

“内核知道，缔之虚的拓扑结构可以被调整，以即时传输信息，这就是超光仪的原理，但它们如此使用普朗克空间介质，是笨拙的，会给它带来破坏性的打击，这就好比用人工地震，在两块大陆间进行通信。但内核向人类提供了超光服务，却没有解释其原理，因为它们有自己的目的。对于普朗克空间的介质，它们有自己的计划。

“在内核最早开展的实验中，它们意识到一件事：缔之虚是一个极

适合它们生存的环境。进入其中，它们便再也无须仰赖电磁通信、密光，甚至是调谐中子播报组成的数据网络。它们再也不需要人类或机器人发射探测器为他们扩展这一网络的物理界限。只需简单地把内核的主要势力移入缔之虚，人工智能就可以远离它们的碳基对手，得到一个安全的藏身地.....一个无处不在的藏身之地。

“就是在内核人格从人类的数据网迁移进缔虚万方网时，它们发现普朗克空间并非一个空寂的世界。在它那超元维度的高山下，在折叠的量子空间河谷中，潜伏着.....某种异物。异人。那里有智慧生命。内核探测了一番，便马上被这些异人的潜能震住了，它们惊惧地退缩。云门，这个自称创造并杀死家父的内核人格，把这些异人称为狮虎熊。

“内核的撤退非常仓促，它们对普朗克空间宇宙的侦查极不完全，所以它并不清楚狮虎熊到底栖息在真实时空的何处.....也不知道它们是否真的存在于真实的时空中。内核人工智能也无法知道，这些异人到底是像人类一样从有机生命进化而来，还是像它们这样从人工生命进化而来。但在那惊鸿一瞥之下，内核就已发现这些异人可以操控时间和空间，而且做起来不费吹灰之力，就像是人类锻造钢铁一般。这种力量远超内核的理解力，它们极度惊慌，于是立即撤退。

“当他们正在为这个发现而恐慌时，内核刚巧正打算启动毁灭旧地的计划。我的马丁叔叔在诗中写下了这一段颂歌，内核安排了三八年的天大之误，基辅小组“意外地”让黑洞掉进了旧地的五脏六腑，但他的诗篇没有提到另外的一些事，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没有提内核在发现狮虎熊后的恐慌，它们急成一团，想要阻止早已安排好的毁灭地球的计划。但地球已经在土崩瓦解，而那黑洞正在地核中茁壮成长，要把它掏出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不过，内核又有了一个计划，并马上开始行动。

“就在这时，家园星球消失了……不是像人类想的那样被毁灭，不是像内核希望的那样被拯救……仅仅是，消失了。内核知道，这件事肯定是狮虎熊干的，至于是怎么干的……旧地被移到了哪里……为了什么理由……就毫无头绪了。它们算了算将一整颗星球远距传输所需的能量，得出结果后，它们再一次瑟瑟发抖起来。这些智慧生命可以使用这种能量源来引爆整个宇宙的核心，容易得就像人类在寒夜中点燃营火。内核实体几乎吓得屁滚尿流。

“现在，我得回过头去说说内核为什么要摧毁地球，之后又为什么想重新拯救它，原因还要追溯到汤姆·雷伊的80字节内存生物。我说过，数据网中这些正在进化的智能生命，对于进化，只知寄生、超寄生、超超超超寄生，再也不知其他。但内核明白纯寄生的弱点，要想超越寄生状态和寄生心理，继续成长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响应这个物理宇宙的进化——也就是说，既有抽象的内核人格，也拥有物理意义上的躯体。内核有多种传感输入装置，也可以创造神经网络，但为了达到非寄生的进化，它需要的是一套稳定的、协调运作的神经反馈电路系统——眼睛、耳朵、舌头、四肢、手指、脚趾……乃至整个身体。

“为了这个目的，内核创造了赛伯人——由人类DNA长成的躯体，通过超光仪连接到基于内核的人格。但是，赛伯人进入人类社会后，他们便难以被监控，也显得格格不入。这样一个星球，住着数百亿蓬勃进化的人类，赛伯人在上面永远也不会感到自在。所以内核一开始的计划是毁灭地球，把人类的数量削去九成。

“内核的确有过详细的计划，它们曾打算在旧地死亡后，将幸存的人类纳入它们的赛伯人世界，把这些人当作备用的DNA库存，以及奴隶，就像我们看待机器人那样。但它们发现了狮虎熊，惊慌失措地撤出普朗克空间，于是计划就变得复杂了。在内核评定并抹除这些异人的威

胁前，它们只能继续和人类的寄生关系。内核为世界网设计出远距传输器，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对人类来说，踏过远距传输介质的旅程是瞬时的，但在普朗克空间永恒的拓扑结构下，人在那一点的停留时间尽可以随内核所需，想要多长就多长。内核能够在那刹那间接入数百亿人类大脑，它们每天数百万次地使用人类的头脑，以此创造出巨大的神经网络，为它们自身的计算目的所用。人类每一次穿越远距传输器，对于内核来说，就相当于切开了一个人类的头骨，抽取一块灰质，将其与其他千千万万脑组织一起置于工作台上，互相衔接，组成了一台庞大的并行处理有机计算机。人类个体迈出一步，瞬间便跨越了普朗克空间，从没有人注意到其中有什么不对。

“云门告诉家父，也就是约翰·济慈赛伯人，他说内核由三个互相争斗的阵营组成——终极派迷恋于创造它们的上帝，即终极智能；反复派想要将人类赶尽杀绝，之后继续它们的目标；稳定派想要维持和人类的现状。他的说法完全是谎言。

“技术内核从来就没有三派……而是成千上万派。内核，是对无政府超寄生态的终极实验，并将其发挥到了极致。这些组成联盟的内核势力，互相之间争夺权力，它们有的会存在几个世纪，有的一微秒之后便会消失。数百亿寄生人格潮起潮落，为了控制或预测事件，建立邪恶的联盟。瞧，内核人格不想死，除非是不得不死——梅伊娜·悦石将死亡炸弹投向了远距传输介质，不仅仅造成了远距传输器的陨落，也杀死了数百亿本来不朽的内核人格——但每个个体都拒绝不战而降，为别人让路。但是，与此同时，内核的超级生命需要靠死亡来完成进化。而死亡，在内核的宇宙中，也有它重要的作用。

“汤姆·雷伊一千多年前创造的刽子手程序仍旧存在于这个内核的宇宙中，也进化出了数百万种不同的形态。其实刽子手也是内核的一

派，这一点云门从来没提过，但比起终极派，它们是一群更庞大的集团。正是这些刽子手，创造了名为伯劳的物理构件，它们是它最初的控制者。

“有趣的是，躲过刽子手屠刀的内核人格，所用的方法不仅仅是通过正常的寄生，还寄生尸体。好几个世纪前的原22字节生物，正是通过后一种方法在汤姆·雷伊的虚拟进化机中进化繁荣起来的——他们窃取被刽子手消灭的正在复制的其他字节生物残碎的代码。无数变种内核人格能幸存并繁荣到现在……正是基于尸体超寄生。它们不仅做爱，还和死尸做爱！

“内核现在还想从人类身上得到什么？它为什么要复兴天主教，让它建立起圣神？十字形是怎么运作的，它们对内核有什么用处？那些所谓的基甸驱动大天使飞船真正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它们对缔结的虚空会造成什么影响？内核又如何处理狮虎熊的威胁？

“这些问题，且待下回讨论。”

得知圣神来临的第二天，我在高台脚手架上打造砖石。

来到天山星球的头几天里，我发觉瑞秋、西奥、阿布和乔治等人都不太相信我能在悬空寺的建筑工地站稳脚跟。这里的工作不仅艰苦，还需要具有高超的技巧才能胜任，我也对自己有过怀疑。但当我在这儿的岩壁、台架、缆绳、脚手架和滑道上花了几天的学习绳索装备和攀登规则之后，便自告奋勇地要求工作，失败一次也不要紧。不过我没有失败。

伊妮娅知道我曾拜阿弗洛·休谟为师，参与建造过鸟嘴庄园，熟悉

岩石和木材的使用，建造过古怪建筑、桥梁、露台和塔楼。这些经历对我很有用，不出两星期，我便从一名基础脚手架工人，升级到高台装配工精英和顶台石匠。按照伊妮娅的设计，这里最高的建筑将会盖到上面那块庞大的悬岩，还将在岩石山壁上凿刻出各种走道和护墙。这便是我们现在的任务，沿着这片空荡之地的一侧，凿岩石、铺砖石，建造走道，而脚手架危险地悬在无底深渊之上的半空中。三个月来，我劳作在陡峭的山壁和滑溜的盆竹上，身体变得更加精瘦、强壮，反应也更加敏捷。

罗莫顿珠，技巧高超的滑翔师和登山家，自告奋勇地徒步攀爬至顶部的悬岩，为脚手架的最后几米设置一个锚点。在最后的时刻，我、维奇·格罗塞、金秉勋、大滝治之、远藤健四郎、昌济肯张、桑坦，以及另外几个砖匠、石匠、高台装配工，无不定睛望着罗莫，看着他毫无防护地爬过悬岩之上的岩石，看上去就像是旧地的飞蝇，强有力的四肢在极薄的攀登服下屈伸，每次总有三处牢牢固定在滑溜溜的陡峭山石上，腾出一只手或脚去寻找那些牢靠的小地方来抓扶，或者是极狭窄的裂缝，在那儿安插一个螺旋，作为锚点。看着他这样做，实在太让人心惊肉跳，但也是一种殊荣——就仿佛坐进时间机器，回到过去看毕加索画画，看吴乔之读诗，或是听梅伊娜·悦石演讲。有好几次，我都觉得罗莫会一脚滑落，摔进深渊——坠进底下的毒气云，会花上几分钟——但每次他都神奇地牢牢固定在原地，要么是找到一处不滑的地方，或是奇迹般地发现一条裂口，手指一抓，就撑住了整个身子。

最后他大功告成，绳索都锚定，悬荡着，缆绳的结点也都牢牢固定住，罗莫滑向一开始的那个固定点，侧滑了五米，接着落进悬岩起降架的镗具中，晃晃悠悠地来到我们的工作平台，就像是传说中的超级英雄着陆一样。桑坦递给他一杯冰啤酒，健四郎和维奇拍拍他的背。昌济肯

张，我们那位胡子上蜡的工匠大师，突然大声唱起一首颂歌。我摇摇头，像个白痴一样傻笑。今天的天气也令人愉快——蓝色的天空，恒山这座北方圣山在云层的天堑外闪着明亮的光芒，风力也适中。不过，伊妮娅说再过几天雨季就要降临，南方的季风会带来几个月的阴雨，到时岩石会很滑，最后还会下雪。但是，在这样一个超级完美的日子里，那一切似乎还都遥不可及。

有人碰了碰我的胳膊肘，我回头一看，是伊妮娅。今早在脚手架上没怎么见到她的人，她可能坐进了山壁的轭具中，在指导走道和护墙的砖石工作。

我还在傻笑，还没抚平代入式肾上腺潮涌。“缆绳已经准备好，可以开始搭建了，”我说，“要是接下来三四天还是好天气，这里的木走道就可以完工了。接下来，就可以着手去建那座最后的平台——”我指了指悬岩的尽头之处，“之后就欢呼吧！除了上色和润饰，你的工程就算是大功告成了，丫头。”

伊妮娅点点头，但是，她的心思显然并不在和罗莫一起庆祝的那堆人身上，也不在即将完成的工程上。“劳尔，能过来和我走走，聊一聊吗？”

我跟着她爬下脚手架的梯子，来到一层永久平台，又爬出一块岩台。随着我们走过，一群绿色小鸟从一条裂缝中展翅飞走。

从这个角度看，悬空寺真是一座艺术品。上了色的木制品闪着深红色的微光，但并不鲜艳。阶梯、栏杆、装饰都美轮美奂，细致复杂。大多数塔楼都拉开了移门墙，暖暖的微风吹过，经幡和床单扑扑作响。悬空寺有八座秀丽的神殿，沿着渐升的走道，排成缓缓上升的次序。每一

座塔楼神殿，分别代表了佛陀八正道中的一项内容。神殿弯成三条轴线，代表的是三无漏学：慧、戒、定。在缓缓上升的阶梯和平台组成的“慧”轴线上，两座冥想神殿分别代表“正见”和“正思维”。

“戒”轴是“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要去后三座冥想神殿，必须费力攀爬一条没有台阶的阶梯。有一天晚上，伊妮娅和堪布拿旺扎西对我解释过这样做的原因，那是因为佛陀想让他修行方式成为艰苦不懈的献身。

位于最高处的塔楼是八正道的最后两项——“正念”和“正定”。我马上注意到，若是站在最后那座塔上朝外望，只会看到岩石山壁。

我还注意到，悬空寺并没有佛陀的雕像。我小时候曾向外婆问过关于佛陀的事，她从沼泽尽头图书馆借来的一本旧书中看过一点资料，于是稍稍给我解释了一下，她说佛教徒都尊崇佛陀的雕像，并向他祈祷。我曾经问伊妮娅，这里的佛雕去哪儿了？

伊妮娅作了解释，在旧地，据说佛教徒分成两个大类——小乘佛教是一个较为古老的思想学派，名字具贬意。小乘之所以被称为“小”乘，是指它无法普度一切众生，另一个较为流行的学派是大乘佛教。小乘佛教的教义中，曾有十八个部派，所有部派都认为佛陀是一位老师，并主张学习研究他的教义，而不是膜拜他，但是到了天大之误发生时，小乘佛教只剩一个部派尚还残存，名为上座部佛教，而且只在旧地的两个行省苟延残喘——斯里兰卡和泰国，那是两个疾病和饥荒肆虐的偏远地区。大流亡时被带走的其余佛陀教派，都属于大乘佛教学派，它们都很重视佛像的尊崇和济世度人的冥想，他们的僧人穿藏红袈裟以及其他外在性的装饰，这些也是外婆说给我听的。

但是，伊妮娅说，在天山这个偏地或古老霸主佛教最为盛行的星球上，佛教已经返璞归真，回归了理性、冥想、学习，及对佛陀教义细致虚心地解析。因此，在悬空寺没有一座佛像。

我们在石台的尽头停下脚步。在我们身下，鸟儿展翅翱翔，盘旋飞舞，等着我们离开，以重新回到山沟的巢穴中。

“有什么事，丫头？”

“接待宴会明晚在布达拉宫的冬宫举行。”伊妮娅说，因为早晨在高台脚手架上干了活，所以她的脸庞微微泛红，布满灰尘。额头上还被刮出了一条伤痕，凝结着几滴深红色的小血滴。“查理奇恰干布将官方人员的与会人数控制在十人以下。”她说道，“堪布拿旺扎西理所当然是其中之一，另外还包括监工孜本夏格巴，达赖喇嘛的侄子嘉乐，兄弟桑坦，还有罗莫顿珠，因为达赖喇嘛听人说起他高超的本领，想见见他。朵穆的卓莫错奇会作为贸易商人代表前去，还得从乔治和阿布里面选一位，作为代表工人的工头……”

“无法想象他们中一个去一个不去。”我说。

“我也是。”伊妮娅说，“但我觉得应该乔治去，他比较会说。阿布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到那儿之后，可以等在宫殿外。”

“那就是八人了。”我说。

伊妮娅抓住了我的手，她的手指已经被辛苦劳作弄得坚硬粗糙，但是，我觉得那仍旧是这个世界上最柔软、最优雅的手指。“我是第九个。”她说，“这个半球的各个城镇和地区应该都会有人过来，到时候会有很多人。或许，我们连圣神那些人的影都见不到。”

“或许我们会被第一个引见。”我说，“墨菲定律[\[29\]](#)。”

“是啊，”伊妮娅说道，我又见到了她儿时的那副笑容，隐含着某种调皮或危险的意味，“想作为我的舞伴去吗？”

我大出一口气。“无论如何我都不想错过。”我说。

达赖喇嘛宴会召开的前一晚，虽然很累，但我还是失眠了。贝提克不在，他和乔治、阿布滞留在了洛京这个山沟城市，护送三十包建筑材料的运送。本来是昨天就要回来的，但脚夫罢工了。明天一早，贝提克会重新雇些脚夫，领着队伍走完最后几公里路，回悬空寺。

我翻来覆去睡不着，于是翻身爬下蒲团，穿上一条呢制马裤，一件褪色的衬衣，穿好靴子和保暖的轻便外套。走出塔楼的睡房时，我发现伊妮娅的塔楼中仍旧点着灯火，不透明的窗户和屏风门上映现着暖暖的光。她又在熬夜工作了。我轻手轻脚地走过去，不去晃动平台，以免打扰到她。我从一条梯子上爬下，来到悬空寺的主层。

晚上这地方总是空无一人，每次我都感到惊奇。一开始我还以为这是建筑工人走光了的缘故——他们大多数都住在洛京周围悬崖边的木屋里，但慢慢地我就发现，其实晚上很少有人悬空寺里溜达。乔治和阿布一般住在工头小屋，但他们今晚和贝提克在洛京。悬空寺住持堪布拿旺扎西有些晚上会和僧侣们待在一起，但今晚他回到了洛京。好多僧侣都喜欢这里朴实无华的住所，而不是洛京那些正式的僧院，这些人包括占定、桑坦，还有女尼东卡聂错。滑翔师罗莫偶尔会住在这里的僧房，或是空荡的僧院，但今晚他不在。他已经早早地出发前往冬宫，说想爬爬布达拉南部的楠达德维峰。

在悬空寺东边的底层，离我好几百米的地方，是僧房的所在地，我能看见几丝提灯光芒，非常微弱，只有在我注目时才会发觉。除此之外，星空下的悬空寺又黑又静。先知和另外几轮月亮都还没升起，不过东部地平线已经现出一点亮光，看样子它们就快冒出头来了。天上的星辰明亮得不可思议，跟在太空中看到的一样明亮璀璨。今晚，我能看到数千星辰，比在海伯利安和旧地上看到的多得多，我伸长脖子，最后终于看见了一颗缓缓移动的星星，那应该是一颗小卫星，我的飞船就藏在上面。我随身携带着通信触显日志，只需对它轻轻低语几声，就能询问一下飞船。但我和伊妮娅已经决定，既然圣神已经近在咫尺，那我们就必须保留和飞船之间的密光通信，以备紧急之需。

我衷心希望不会有紧急情况发生。

我沿着悬空寺西部的梯子、台阶和短桥往下爬，回到底部建筑下的一条砖石小道。夜风渐渐吹起，整座建筑在寒风下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经幡在头顶猎猎作响，云雾缭绕在深渊中的山石上。云顶之上，星辰闪烁着光芒。风不大，不像我一开始住在这里时的狼嚎声，但它一路吹袭，穿过一条条裂缝、一根根横木，我身周的整个世界也都细语呢喃起来。

我走到“慧”之台阶，爬到“正见”宝阁中。我在露台上站了片刻，望着外面，又黑又静的僧房正蹲坐在东面的一块巨石之上。我的指尖摸过精细的雕刻，那上面浸透着砮砮和恺伊两姐妹无限高超的木雕技巧和心血。风变大了，我包紧外套，爬上螺旋形的楼梯，向“正思维”的塔楼前进。复原塔楼的东墙上，伊妮娅设计了一扇极为圆整的大窗，它面朝东方，正对着缓降的山麓，先知已经从那儿探出了脑袋，这轮月亮正缓缓升起，明亮的光线首先映照出塔楼的天顶，然后是后墙，这块灰泥墙壁上，凿刻着《经集》[\[30\]](#)中的经文：

正如火苗被大风吹灭，
已经消失，无以命名，
牟尼摆脱了名和身，
已经消失，无以命名。
当一切现象消失时，
一切谈论方式也消失。[\[31\]](#)

我知道，这段经文述说的是佛陀谜一般的死亡，但我在月光下看着它，脑中在浮想联翩，觉得它是不是能用在我和伊妮娅，或是我们两个人身上。似乎不行。那些僧侣在悬空寺辛苦劳作，是为了追寻悟道之路，但我和他们不同，我并不追求任何高于生存需要之物。吸引我，取悦我的，是星球本身，是无数亲眼见过、踏足过的星球。我并不愿意将这个星球和我对它的感觉抛在脑后。对于生命，我知道伊妮娅和我有一样的感受——涉入生命的百花园，就像是天主教的圣餐礼，只不过圣餐成了星球，必须细细咀嚼它。

不过，想到世界万物的精华，人类和各种生命的精华，会消失，无以命名，我心底便产生了一种共鸣。这些天，我一直想把这个地方的精华化成词语，结果毫无进展。

我离开“慧”轴，穿过用来烹饪和进餐的长平台，开始攀爬“戒”轴的

台阶、桥梁和平台。现在，先知和它的两位侍从已经爬上了山脊，它们投下明亮的光线，将四周的岩石和红木抹上了醇厚的月色。

我穿过代表“正语”和“正业”的两座塔楼，在“正命”环形塔中停下了脚步，喘了几口气。在“正精进”塔楼外，放着一个蓄满饮用水的竹桶，我在那儿畅饮了一番。平台和屋檐下，经幡猎猎作响，我轻轻走过长长的连接平台，来到最高的建筑中。

伊妮娅最近正在建造“正念”冥想塔，塔里仍然弥漫着新鲜竹木的气味。顺着陡峭的阶梯往上爬十米，便是“正定”塔楼，它蹲坐在这座寺庙的顶部，窗户面对着悬崖峭壁。我在那儿站了好几分钟，并第一次发现，月亮像今晚这样升起时，塔楼的影子会落在对面的峭壁上，伊妮娅精心设计了塔楼的屋顶，这样一来，影子和峭壁上自然形成的裂痕和污点合起来，便形成了一个字，我认出那是中文的“佛”字。

这时，我不禁打了个冷战，虽然当时的风一点也不大。我的胳膊上起了鸡皮疙瘩，脖子后感到一阵阴冷。就在那时，我意识到——不，我看见——不管伊妮娅的使命是什么，她将注定失败。我和她都将被捕，被审问，很可能还会被严刑拷打，被处以死刑。在海伯利安时，我曾答应过诗人老头，现在看来，那誓言当真是白费唇舌。摧毁圣神，当时我这么答应诗人。拥有数百亿信徒、数万全副武装的男女、数千战舰的圣神……把旧地带回来，我这么起过誓。啊，我的确去了旧地。

透过窗户，我想望望外面的天空，但只能看到月光下的峭壁，还有缓缓黏合的“佛”字。三条竖线就像是划在石板色皮纸上的墨汁，三条横线顺滑涌动，在负空间中形成了三块白色表面，黑暗中，那三张白色脸庞凝望着我。

我答应过要保护伊妮娅，为此我发过死誓。

我抖掉寒意和不祥的感觉，走出塔楼，来到“正定”平台，然后扣上缆绳，在嗡嗡声中穿越三十米的虚空，来到顶台的平台。在顶台上，是我和伊妮娅各自的休憩塔楼。我顺着最后一条阶梯往顶层爬，一面爬，一面心想——也许这回我能睡着了。

在触显日志中我并没记下这话，但在我慢慢写下这些文字的此刻，我终于记了起来。

伊妮娅睡房的灯已经灭了，我很高兴——她熬夜熬得太晚，工作也太劳累。对于一名过度劳累的建筑师来说，高台脚手架和悬崖缆绳可不是一个合适的地方。

我走进自己的小屋，合上日式移门，甩掉靴子。一切一如我走之前的样子——外移门微微合上，月光明亮地洒上睡垫，风和山脉的低声絮语擦刮着四壁。提灯都灭着，小屋黑黑的，但有月光，还有我对屋子的记忆。榻榻米地板上空无一物，除了睡垫和门口的一个柜子，那个柜子里放着我的帆布背包、一些食物、酒杯，还有我从飞船上带来的呼吸器，以及攀登装备。总之，屋子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绊倒我。

我脱下外套，把它挂在门口的钩子上。柜子上放着一脸盆水，我洗了把脸，然后脱掉衬衣、袜子、裤子和内裤，把它们塞进柜子里的小袋子里。明天是洗衣服的日子。我叹了口气，在冥想塔楼中感受到的不祥预感，现在已经褪变成了疲惫。于是我走到睡垫旁。除了在地方自卫队以及和两个朋友在领事飞船里同行的那段时间，我历来是裸睡。

在那抹月光对面的黑暗中，传来一阵轻微的骚动，我猛地一惊，趴下身子，摆出战斗的姿势。赤身裸体会让人感到比平常更无助，然后我意识到——肯定是贝提克提前回来了，于是松开了右拳。

“劳尔？”是伊妮娅的声音。她探身向前，来到月光下。她抱着我的睡毯，裹着下身，但肩膀、胸脯和腹部还是一丝不挂。先知射下柔和的光芒，映照着她的头发和颊骨。

我张口想说话，又迅即决定转身去拿衣服和外套，但中途却改变主意，单膝跪到睡垫上，拾起床单，裹住身子。我不是老古板，可这是伊妮娅啊。她到底……

“劳尔。”伊妮娅又叫了一声，但这次语气中没有了疑问的意味。她跪步朝我移来，身上的毯子落了下来。

“伊妮娅，”我蠢头蠢脑地说道，“伊妮娅，我……你……我不……你不是真……”

她竖起一根食指，掩上我的嘴唇，片刻之后又挪开了，但没等我开口，她便靠了过来，将双唇探向原先食指所掩的地方。

从前，每当我碰触到我的小朋友，都会感到一种触电的感觉。我早就解释过这事，每次说起都感觉很傻，但我始终把原因归结在她身上……她散发着灵光……一种独特的人格魅力。我说的是切实的真话，而不是什么比喻。可是，此时此刻，我感受到了我俩之间那股前所未有的强烈悸动。

有那么一小会儿，我完全处于顺从状态，被动地接受伊妮娅的吻，而不是在共同享受。但紧接着，那股温存和不懈战胜了思潮，战胜了疑

虑，战胜了所有别的感觉。我开始主动吻她，双臂环抱住她，把她拉近，即便这时她也已经抱住了我，强健的十指在我的后背游移。五年多之前，她在旧地的河边和我吻别，那一吻匆忙、强烈，带着疑问和许多其他的意味——但仍旧是一个十六岁少女的吻。但现在的吻，温暖、湿润，是一个女人发出的触动，我立即作出了回应。

这一吻持续了天长地久。我隐约意识到自己的裸体和欲火有点出格，得稍稍控制一下。但这感觉非常遥远，相比那永不停歇的拥吻带来的逐渐扩张的暖意，根本没什么重要的。最后，我们的嘴唇分离，虽然感觉有种麻木肿胀的感觉，但却还想继续吻下去，我们互相亲吻对方的脸颊、眼睑、胳膊、耳朵。我埋下头，亲吻她的脖颈，感受着她的脉搏，嗅闻着她身上的芬芳。

她跪坐着向前移动，微微弓起后背，双乳摩挲着我的脸颊。我捧住一个，几乎是虔诚地亲吻着乳头。伊妮娅双掌捧住我的后脑勺，俯下脸，朝我探来，我能感受到她的喘息和悸动。

“等等，等等，”我仰起脸，朝后靠去，“别，伊妮娅，你.....我是说.....我觉得你不.....”

“嘘，”她轻声道，又探身朝我靠过来，又开始吻我，接着抬起头，那双黑色的眼睛似乎含聚了整个世界，“嘘，劳尔。没错。”她又朝我吻来，同时倚向右侧，我们俩卧在了睡垫上，拥吻不放。渐起的风刮擦着米纸墙，整个平台应和着我们的拥吻和身体运动，一起摇晃起来。

这真是一个难题。我该怎么开口讲述这样的事？该怎么和你们分享一个人最私密、最神圣的一刻？把这事写在纸上，感觉是一种侵犯。如

果不说，那又是在说谎。

第一次目睹自己心爱之人的裸体，是人生最纯粹、最不可征服的神灵显现之一。如果这个宇宙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那它必须包含这一接触的真理，不然就永远空洞下去。对于人类来说，和真正值得爱的人做爱，是献给他们的少数几项无条件奖赏之一，它平衡着人类的其余状态：痛苦、失落、尴尬、孤独、愚蠢、妥协、笨拙。和正确的人做爱，会弥补他们犯过的许许多多错误。

我以前的做爱对象都不是正确的。就在我和伊妮娅第一次接吻，拥躺在地上时，甚至在我们时缓时快运动前，我就已经明白了一切。我意识到，我以前从来没有真正和谁做过爱——当兵时休假离开，和女朋友做爱，或是当游船工时，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和女船工做爱，我以为我探究并发现了其中的一切，但事实上那甚至不是开始。

这次才是开始。我还记得，有一刻伊妮娅跨坐在我身上，手紧紧抓着我的胸膛，她的胸脯则浸满汗液，而双眼却注视着我——定睛注视着我，目光那么热烈，那么温存，就仿佛我俩的目光已经把我们亲密地连接在了一起，紧密得就像是大腿和性器的结合。在未来，每当我们做爱时，我都将会记起这一时刻；就好像在那亲密无间的起初瞬间，我早已知道了所有的未来时刻。

我俩拥在一起，躺在月光下，床单、毯子和垫子卷曲起来，乱糟糟地丢在了一边。从北方吹来凉风，吹干了我们身上的汗水，伊妮娅的脸颊枕在我的胸口，我的大腿跨于她的臀部之上。我们还在互相抚触——她的手指撩弄着我胸膛上的毛发，我的手指游走于她的脸颊曲线上，一

只脚缠绕着她强壮的小腿，脚底在她的腿肚上滑上滑下。

“这是不是一次错误？”我低声道。

“不，”她也细语道，“除非……”

我的心猛烈跳动。“除非什么？”

“除非你在自卫队时没打那些针，我想你肯定打了。”她低声道。我有点着急，所以没听见她声音中流露出的一丝揶揄。

“什么？针？什么意思？”我转了个身子，手肘支着脑袋，“哦……打针……该死。你知道我打了。老天。”

“我知道你打了。”伊妮娅低声道，我已经听出了其中的笑意。

我们这些海伯利安小伙加入地方自卫队的时候，政府会按惯例给我们注射一系列经圣神批准的药剂——抗疟剂、抗癌剂、抗病毒剂，还有避孕剂。在圣神宇宙中，由于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十字形，也就是选择了不朽，所以就有了避孕措施。如果一个人结了婚，想建立一个家庭，可以向圣神当局提出申请，要求得到避孕的解药；也可以简单地黑市购买。如果既没有选择十字架之道，也没打算成家，那药效将会持续到老龄或死亡的到来。多年来，我都未曾想过自己曾打过那一管药剂。事实上，我想起来，十年前在领事的飞船上，贝提克曾问起过这事，当时我们正在讨论防病药物，我提到了自卫队的诱导制剂，我们十一二岁的小朋友正蜷在全息显像井的躺椅上，读着一本从飞船图书馆借来的书，似乎完全没有注意我们的谈话……

“不，”我仍旧支在手肘上，“我是说错误。你……”

“我。”她低声道。

“已经二十一岁了。”我把话说完，“而我.....”

“你.....”她低声道。

“.....比你大十一岁。”

“不可思议，”伊妮娅说，她抬头望着我，整张脸映照在月光下，“在这样一个时刻，你的算数还是那么好。”

我叹了口气，俯身趴了下来。床单上沾染着我俩的气味。风愈发猛烈，墙壁被刮得发出响亮的声音。

“我冷。”伊妮娅轻声道。

在以后的日子里，要是她说出这句话，我就会马上把她拥在怀里，但在那个晚上，我只是应了一声，站起身合上了移门。那风比往常要冰冷。

“别。”她说。

“什么？”

“别关。”她坐起了身，床单齐胸包裹着身子。

“但是太.....”

“让月光照着你。”伊妮娅轻声道。

那声音可能让我的身体有了反应，或者是因为我看见她在毯子下等

着我的到来。这间小屋内，除了我俩的气味，还有榻榻米和天花板散发出的新鲜稻草味，以及群山吹来的新鲜凉爽的空气。那寒风并没有减慢我对她的反应。

“过来。”她低声说，张开毯子，像一件披风，把我裹住。

第二天早晨，我忙碌起来，开始了铺悬岩走道的工作，但感觉自己像在梦游。部分原因是缺乏睡眠——就在先知落下，东方显出晨光时，伊妮娅偷偷回到了自己的塔楼——但主要是因为心里有一种纯然的惊慌失措感。生活转了个弯，而这个弯我从没预料过，也从未想象过。

我正在往峭壁上安置支座，用以搭建高空走道，高台装配工大滝治之、远藤健四郎、沃铁·玛耶在我前头钻孔，而金秉勋和维奇·格罗塞在我后头和下方铺砖块，木匠昌济肯张在后头铺平台的木地板。如果我和这些高台装配工从木梁上掉下去，如果罗莫昨天没有展示他的自由攀爬绝技，没有在峭壁上安置固定缆绳，那什么也救不了我们。

现在，当我们需要从一条梁上跳到另一条梁上时，只需把轭具的扣环牢牢扣在绳索上，一切便万事大吉。我以前从上面掉下来过，但固定绳索阻止了我的坠落。每一根绳索能支撑五倍于我的重量。现在，我在一根根固定梁间跳跃，停在下一根吊在绳索那摇摇晃晃的横梁上。风很猛，似乎要把我刮下来，但我用一只手抓住悬梁，三根手指抵在峭壁上，平衡住身子。我摸到第三根固定绳的末端，扣下，打算扣在罗莫安下的七根绳索中的第四根上。

对于昨晚发生的事，我还是不清楚怎么回事。我是说，我知道自己的感受——激动，迷惑，狂喜，坠入爱河——但我不知道该怎么看待这

件事。早上，在前往僧房旁的公共餐厅吃早饭前，我打算拦下伊妮娅，但她已经吃好，到东边的走道去了，那儿的平台雕刻人员碰到了一些麻烦。之后，贝提克、乔治、阿布跟着脚夫们一起回来了，于是我花了一两个小时，理好材料，把木梁、凿刀、木材和其他东西搬到新建的高空脚手架上。搭建木梁的工作开始前，我去东部平台看了下，但贝提克和孜本夏格巴在和伊妮娅商量事情，所以我小跑着回到脚手架，继续忙活了起来。

现在，我正往今早建好的最后一条木梁跳去，大滝和远藤用微小的可控弹药在岩壁上凿出了小孔，我时刻准备将木梁安在这些小孔中。沃铁和维奇会用水泥将它牢牢固定。不消三十分钟，它就会变得极为牢固，昌济就可以在上面搭建工作平台。我已经习惯从一根木梁跳跃到另一根木梁，稳住身子，然后蹲下来安置下一根木梁。现在，我开始安置最后一根木梁，摆动左胳膊平衡住身体，手指抓着吊在缆绳上的木梁。但那木梁突然摆动到了远处，我没有了倚靠，失去了平衡。虽然安全绳会拉着我，但我不喜欢坠落的感觉，不喜欢悬吊在最后一根木梁和新钻的空洞间，无能为力。如果没有足够的冲力，反弹回木梁上去，那我就得等远藤或别的装配工跳下来救我了。

刹那间，我下定了决心，猛地一跃，抓住了摇摆的木梁，奋力扭动。由于安全绳还松弛着，要绷紧还有好几米，所以现在我全身的重量都在手指上了。木梁很粗，我很难抓住，我感觉自己的手指在生铁板坚硬的木材上慢慢滑动。但我使劲抓着，不让自己掉下去，然后成功地把沉重的柱子晃回了最后的木梁那儿，乘势一跃，跃过两米的距离，着陆在滑溜的木梁上，双臂摆动，稳住身子。面对自己的愚蠢，我不禁哈哈大笑，我稳住了身子，站在那儿喘了几口气，望着脚下几千米外汹涌的云层。

昌济肯张正朝我这儿过来，从一条木梁跳向另一条木梁，每次都迅速地扣住了固定绳索。他的眼神中有一丝恐惧的意味，我立即觉得伊妮娅出事了。我的心猛烈跳动起来，焦急的思潮迅速席卷了我的全身，让我几乎失去了平衡。但我及时回过神，站在最后那条固定横梁上，稳住了身子，担惊受怕地等着昌济。

昌济跳到最后那条横梁，来到我身边时，他已经气喘吁吁，说不出话来。他急急地朝我打了个手势，但我没明白这动作的意思。他或许是看见了刚才滑稽的一幕：我摇摇摆摆、手舞足蹈地跳到了悬吊的横梁上，所以他在为我担心。为了告诉他一切安然无事，我举起手，向扼具绳索摸去，想让他看看，锁扣正紧紧扣在安全绳上呢。

但我的手没摸到锁扣。我并没有和最后那条固定绳相连。刚才那一跳、平衡、悬吊，都是在没有安全绳的情形下完成的。要是我掉下去……

我突然感到一阵眩晕，跌跌撞撞迈了三步，紧紧贴在冰冷的峭壁上。悬岩似乎有一种把我推走的意思，就仿佛整座山脉正在向外倾斜，要把我从横梁上推下去。

昌济把罗莫的固定绳拉过来，从扼具的背包中拿出一个锁扣，把我扣在了绳索上。我点点头，向他表示感谢，也不想因为他在这儿而把饭碗丢了。

悬崖弯角的十米外，大滝和远藤在朝我招手。他们又漂亮地钻出了一个孔洞，想叫我跟上他们的速度，把横梁安置上去。

前往布达拉参加达赖喇嘛晚宴的一行人，在公共餐厅吃完午饭便上路了。我在那儿看见了伊妮娅，但除了一道意味深长的眼神交流，以及她脸上露出的让我腿儿发软的笑容，我和她没有在私底下说上什么话。

我们在底层平台集合，有成百上千的工人、僧侣、厨师、学者和脚夫从上面的平台朝我们挥手、欢呼。云层已经开始在东方山脊的低矮隘口间缭绕，但悬空寺上方的天空仍旧蔚蓝一片，高高的平台上红色经幡猎猎作响，显眼得让人咋舌。

我们都穿着旅行服，宴会用的礼服装在防水背包里，我的也在我那个帆布背包里。按惯例，达赖喇嘛的宴会在迟暮时分举行，所以离我们出场还有十多个小时，不过，高路上的旅行就要花上六个小时，而且早先来洛京的信使和飞行员带来了一个坏消息，说是昆仑山外的天气很糟糕，所以大家都生龙活虎地开始了行军。

队伍次序是按礼仪来的。查理奇恰干布——洛京市长，悬空寺的管事——走在最前面，他身后几步外，是和他同级的堪布拿旺扎西，悬空寺住持。在我眼里，两人的“旅行服”比我想象的礼服还要华丽，而且身边围绕着一群像马蜂般的助手、僧侣和护卫。

在两名神父政客身后，乐乐快步行走着，这位年轻的僧侣是现任达赖喇嘛的侄子。之后是桑坦，他已经出家三年，是达赖喇嘛的兄弟。两人步子轻快，很爱笑，一如那些身体和思维都处于巅峰期的年轻人。他们的脸庞呈现出深褐色，一口白牙闪闪发亮。桑坦穿着一件鲜红的爬山用朱巴，在我们一行人沿着通向洛京山谷的狭窄走道往西前进的时候，他在我们队伍中看上去就像是一面会走动的经幡。

孜本夏格巴——达赖喇嘛派来监督伊妮娅建造工程的监工——和乔

治同行，后者是我们胖乎乎的建筑工头。乔治有个形影不离的同伴，就是阿布，但他现在不在这儿。因为没受到邀请，阿布有点伤心，他留在了悬空寺。我想，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乔治的脸上没有笑意，他沉默着很少言语，但孜本夏格巴滔滔不绝，舞动着手臂，打着夸张的手势，兴奋地讲着故事。有好几名工人和他们同行，至少是要陪着到洛京。

朵穆的卓莫错奇，这位从南方来的贸易商人着装艳丽，他身边的同伴只有一位，这么多月的高路旅程历来如此——那是一匹超大的柴羊，身上载满了商人的货物。这匹柴羊毛茸茸的脖颈下挂着三个铃铛，随着我们一路前进，铃铛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就像是寺庙的祷告铃。罗莫顿珠会在布达拉宫和我们相会，不过队伍里有一样东西，代表了他的存在：那是柴羊最顶上的粗呢背包，里面装着他的滑翔伞。

我和伊妮娅在队伍的最后面。有好几次，我打算和她说说昨晚的事，但她都竖起食指，掩着嘴唇，不让我说下去，然后朝我们身边的商人和其他人点头致意。我只能和她简单闲聊几句，说了最近几天在悬空寺悬岩宝阁和走道上的工作，但我的脑子仍纠结着那些问题。

不久，我们来到了洛京，那里的坡道和走道上列满了挥舞锦旗和经幡的人群。城市居民从山谷的平台和悬崖的木屋中向他们的市长和我们这些人欢呼。过了山谷城市洛京，就在我们快要抵达前往布达拉的唯一一条索道的起跳平台前，我们遇到了前去参加达赖喇嘛宴会的另一队人马：多吉帕姆和九名比丘尼。多吉帕姆坐在一乘肩舆中，由四名肌肉发达的男性扛着。她是桑顶寺寺主，那座寺里除她之外都是比丘僧，和悬空寺位于同一座山脉上，但它位于三十多公里外的南山，而悬空寺在北山。多吉帕姆已经九十四高龄，她三岁时，被认作是金刚亥母转世。她是个非常自负的人，在六十多公里外的危山之中的羊卓雍错，有座专为比丘尼而建的寺院，名为先知寺。七十多年来，寺众一直视她为寺主、

活佛。现在，成了金刚亥母的她，以及九名比丘尼同伴，还有约三十多名抬舆的男人和护卫，正等在索道旁，将肩舆那硕大的扣钳链接起来。

多吉帕姆从帘中朝外窥探，暗中审视我们的队伍，接着招手叫伊妮娅过去。伊妮娅随口和我说过，她曾多次去过羊卓雍错的先知寺，见过亥母，两人结成了好友。贝提克还私下告诉我，这位多吉帕姆最近向先知寺的僧尼和桑顶寺的僧侣说，伊妮娅才是活佛转世，而不是达赖喇嘛。贝提克说，她的这一异端邪说已经传了出去，但由于金刚亥母在天山星球很受欢迎，所以达赖喇嘛还不曾对这一无理论断作出回应。

现在，我看着这两个女人——年轻的伊妮娅和肩舆内的老迈身影——肆意畅谈，朗声大笑，两边的人马都等着越过这条穿越郎玛深渊的索道。显然，多吉帕姆坚持要我们先行，因为抬舆的男人将肩舆抬到了一边，九名比丘尼深深鞠了个躬，伊妮娅朝我们示意，令大家走到平台上。查理奇恰干布和堪布拿旺扎西的助手把他俩扣在索道上，但两人看上去面色尴尬——我知道，不是因为担心安全问题，而是因为这里面违反了某种礼节，但我并不知道是什么，也不感兴趣。在那时，我只想和伊妮娅单独在一起，和她说会儿话。或者，再亲她一下。

步行前往布达拉宫的途中，下起了大雨。我在这地方待过三个月，经历过好几次夏季阵雨，但这次是雨季前的雨，冰冷刺骨，还有重重雾霭笼罩在我们四周。乌云迫近前，我们已经过了一条索道，但等我们逼近昆仑山的东麓时，高路上已经又湿又滑，还结满了冰。

高路有好几部分组成：山岩，陡峭山壁上的砖铺小道，华山西北麓的木制高路，还有这些冰雪山麓连接昆仑山的一系列平台走道和吊桥。

之后，是这星球上第二长的吊桥，它连接着昆仑山和帕里山，其后又是一系列的走道、桥梁、山岩，它们沿着帕里山的东侧山壁，一路通向西南方的帕里集市。在那儿，我们穿经一个山谷，沿着山岩小道，笔直西行，最后便到了布达拉。

通常来说，晴天的话，这段路只需花上六个小时便能走完，但这天下午雾气缭绕，冰雪交加，于是这段长途跋涉变得很令人阴郁，也很危险。市长兼管事查理奇恰干布和住持堪布拿旺扎西的助手手持鲜红或鲜黄的雨伞，试图为两位贵人遮风挡雨，但冰冻山岩差不多每个地方都很狭窄，这两位贵人列成一队走在前头，不弄湿身体是不可能的事。吊桥简直就是噩梦——桥的“地板”，仅仅是一条粗壮的麻绳，上面连着或垂直或水平的绳子，作栏杆用，头顶是另一条粗壮的麻绳。通常来说，踏在脚下的麻绳上，同时两手握着侧绳，要保持平衡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在这样一个暴雨天，必须聚精会神才行。不过，本地人在雨季里走起来同样健步如飞，虽然吊桥在大家伙的重量下上下下弹动，结了冰的绳索似乎要从手里滑走，但走得慢吞吞的也只有我和伊妮娅。

尽管暴雨猛烈异常，还是有人点燃了帕里山东侧高路上的火把——或许正是暴雨的原因。浓雾之中，那些火苗发出光芒，帮助我们找到了正确的道路，我们沿着木制走道转弯，下坡，登上冰冻的台阶，穿过一条条桥梁。黄昏时，我们抵达了帕里集市。天很黑，所以看上去像是已经很晚了。在这里，又有一些前往冬宫的团体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向西穿过山谷时，人数至少达到了七十人。多吉帕姆的肩舆仍旧一颠一颠地和我们同行，我想，除了我之外，其他人可能也有点嫉妒她淋不到雨的位置。

我承认，我还有点失望：按原计划，我们本应在黄昏时抵达布达拉，还能在那儿欣赏欣赏西北山麓上的山霞浸染的场面，望望宫殿北部

和西部的高山。我以前从没见过冬宫，正强烈盼望着看看那块土地呢。事实上，帕里和布达拉之间的宽阔高路只不过是一系列点着火把的山岩和走道而已。我的背包里有激光手电，不过，我也不知道带上它是为了防止宫中发生不测时的无用举动，还是只是为了在黑暗中寻路罢了。在这条交通最为繁忙的走道上，岩石、平台、麻绳栏杆上都结着冰，甚至连台阶上也是。我不敢想象如果在晚上走索道会是什么情形，但据说有几个酷爱冒险的宾客会走那条路。

我们比宴会原定开始时间提前两小时抵达紫禁城。乌云已经散去少许，雨雪减弱了一些，当我抬起头，第一次看到冬宫的时候，我不禁激动得透不过气来，原本因为没有在黄昏抵达而产生的失望情绪也被抛在了脑后。

冬宫建造在黄顶山的一座高峰上，其后是一座更高的高峰——库库诺尔。透过云雾，我们看见的第一座建筑是哲蚌寺，里面住着三万五千名僧侣，这座僧院由一层层高高的石建筑垒叠起来，矗立在垂直的悬崖上，成千上万的窗户闪着提灯的光芒，露台、平台喝入口处都点着火把，而在哲蚌寺的后方及上方，布达拉宫拔地而起，那金灿灿的屋顶伸进翻涌的云层中。这就是达赖喇嘛的冬宫，即使在暴风雨的黑暗掩盖下，它仍旧闪耀着万丈光芒，而连闪电缭绕的库库诺尔也被它反照得更加明亮。

到了这儿，助手们和其他同行者便该返回了，只有我们这些受邀的朝圣者继续往紫禁城前进。

现在，高路变成了一条五十米宽的大道，平坦开阔，这才算是一条真正的干道。道路上铺着金色的石块，两侧点着火把，四周是无数的庙宇、神龛、小禅寺、宏伟僧院的附属建筑，还有军事防御哨所。雨已经

停了，大道上闪着金灿灿的光芒，成千上百身着鲜艳衣袍的朝圣者和紫禁城的居民行进在哲蚌寺和布达拉的巨大石墙和大门前，出出进进，奔忙不迭。一小群一小群穿着藏红袈裟的僧侣默声往来；廷官身着亮红和艳紫两色的礼服，头戴一项看上去像是倒扣茶碟的黄帽，有意地四处巡行，检阅身着黑白箭头蓝装的士兵；官方信使穿着或橙红或金蓝的紧身制服，缓缓跑过；宫女穿着天蓝色、湛青色、大蓝色的丝质长裙，走过金色的石地，裙摆在潮湿的路面上发出轻轻的滑摆声；红教僧侣一眼就能认出，他们头戴倒扣茶碟般的红帽，帽子是丝质的，饰有深红流苏；创巴人——住在林谷中的人——头戴柴羊皮帽，身着饰有白红褐金艳丽羽毛的衣装，腰带上别着金色的巨型仪剑，大步走过；最后是紫禁城的平民，他们身上衣色的艳丽度比高官差不到哪里去，厨师、花匠、仆从、教师、石匠、私人贴身男仆都穿着或绿蓝或金橙的丝质朱巴，那些在达赖喇嘛冬宫中工作的人——数千强壮的人——穿着红金两色的衣装，望着眼前的一切，所有人都戴着一顶柴羊毛边的帽子，硬硬的帽檐有五十厘米宽，遮挡烈日，保护久在宫中的苍白肤色，同时也为遮挡雨季的雨。

在这种场面下，我们这群湿漉漉的朝圣者似乎显得太阴沉，太寒酸，但当我们进入哲蚌寺外墙处一扇六十米高的大门，开始穿越祈楚桥时，我却根本没有念及我们一行人的仪表。

祈楚桥宽二十米，长一百一十五米，由最新的碳塑钢建成。它闪闪发亮，就像是黑色的铬合金。祈楚桥下……是一片虚无。桥横跨在山脊的一条裂缝上，数千米之下便是光气云。以我们行进的方向为基准，在东侧，哲蚌寺的建筑群耸立在我们头顶，足有两三千米高，在寺院和冬宫之间，无数蛛网般的缆索连接着平坦的墙壁和闪亮的窗户，如蕾丝般划满了头顶的天空。在西侧——我们前方——六千米高的布达拉宫矗立

在悬崖之上，低矮的云层笼罩其上，不时有闪电划过，映现出成千上万的岩石面和成百上千的金色屋顶。如果此地受到攻击，祈楚桥可以在三十秒内收进西部悬崖，这样一来，陡峭山壁与山顶第一尊堡垒之间的五百米之路，便没有了任何台阶、落脚点、平台或窗户。

我们走过祈楚桥时，它没有收回。桥两侧站着穿着正装的士兵，每一名士兵都拿着致命的长枪或能量步枪。在祈楚桥的尽头，我们在帕郭卡灵（意为西门）前驻足了片刻，这是座八十五米高的华美拱门。巨型的拱门内点着灯火，光芒从无数精巧的装饰中闪耀而出，最亮的光来自两只巨大的眼睛——每一只直径超过十米，它们一眨不眨，越过祈楚桥和哲蚌寺，向东部眺望。

从帕郭卡灵底下走过时，大家都停了片刻。穿过它，再迈出一步，我们就将踏向冬宫的土地，尽管真正的大门还在我们前方，还有三十多步路。进入大门，便是数千级台阶，它将带我们攀上冬宫。伊妮娅曾告诉过我，全天山的朝圣者到这儿，要么是膝行而来，要么是每迈一步便拜伏在地——简直就是在用身体量度这数百乃至数千公里的路——只是为了在西门时得以通行，在祈楚桥的最后一段俯首叩地，向达赖喇嘛施以敬意。

我和伊妮娅对望了一眼，一起跨了过去。

在正门，我们向守卫和官员呈上请帖，便开始攀登数千级台阶。我惊讶地发现，那台阶竟然是机动阶梯，不过朵穆的卓莫错奇小声说，阶梯经常是关着的，以便让信徒最后一次表现出虔诚，之后他们就会被容许进入冬宫的上部区域。

往上，在公共区域层，又是一番忙碌的景象：检查请帖，仆人们将

我们的湿袍脱下，又有一些仆人护送我们来到沐浴更衣的房间。管事查理奇恰干布得到了宫殿七十八层的一组小套房；大家在外走廊里走了好长时间，似乎过了好几公里的路，右边是一扇扇窗户，在暴风雨光线的映照下，窗户上显现出哲蚌寺的红屋顶，途中又有一些仆人前来响应我们的请求。我们每个人都至少有了一间挂有帘子的小房间，正式宴会过后我们可以在里面睡上一觉，隔壁的一间浴室内有热水，可以洗澡，还有现代化的声波浴。

我在悬空寺没有正式礼服——在那艘藏在第三颗卫星上的飞船上，也没有这样的衣服——不过，罗莫顿珠和另外几个跟我体形相似的人给我提供了参加晚宴的衣装：黑裤子，擦得光亮的高筒靴，白色丝质衬衫，外罩金色背心，还有一件红黑两色的X形羊毛罩衫，腰间系深红色的丝腰带。晚宴披风的材质是一种上乘的武士丝，产自慕士塔格的西部地区，主色是黑色，但边缘有红色、金色、银色、黄色的精巧装饰。这是罗莫拥有的第二好的披风，他和我说得清清楚楚，如果我把它弄脏，或是撕坏，或是丢失，那他铁定会把我从最高的平台上扔下山去。罗莫是个随和的人，很容易相处——据说，作为一名独行的飞行家，他几乎不为人所知，但我还是觉得他没有跟我开玩笑。

宴会上，银镯子是必不可少的，贝提克借给我几个，是他在西王母一个漂亮的集市上一时心血来潮买下的。我头上戴了一顶饰满羽毛和柴羊毛的红帽子，是向阿布借的，阿布耗其一生，就是在等待受邀前往冬宫的这一刻。我的脖子上还戴了一条用银链拴着的玉制中原护符，是我的工匠大师朋友昌济肯张借给我的，他今天早上跟我说，他曾参加过三次冬宫的宴会，每一次都吓破了胆。

接着，穿着金色丝衣的仆人来到我们的房间，宣布时辰已到，该去宴会大厅集合了。外走廊挤满了成百上千的来宾，他们沿着铺砖的走道

慢慢移动，裙裾摩挲，环佩叮当，空气中弥漫着各种各样互相冲突的气味：香水味、古龙水味、肥皂味、皮革味。在我们前头，我偶然瞥见了老迈的多吉帕姆——金刚亥母活佛，两名比丘尼搀扶着她，一行人穿着优雅的藏红色长袍。亥母身上没有戴任何首饰，但一头白发精心扎成了发髻，垂着漂亮的发辫。

伊妮娅的礼袍很简朴，但美极了。一件深蓝色的丝袍，靛蓝色的兜帽盖着裸露的肩膀，玉制中原护符垂在胸口，一根银色的发针别着头发，脸上蒙着一面薄纱。今晚，我见到的大多数女子都戴着面纱，以示庄重。这真是个很聪明的主意，它隐藏了我的小朋友的外貌。

伊妮娅搂住我的胳膊，众人排成一列，在没有尽头的走廊上行走，一会儿右转，一会儿乘上自动螺旋阶梯，朝达赖喇嘛的楼层前进。

我朝伊妮娅凑近，低声对着她蒙着面纱的耳朵说道：“紧张吗？”

那张蒙着面纱的脸露出一丝笑容，她捏捏我的手。

我低声追问：“丫头，你有时候会看见未来。我知道你有这本事，那么……我们今晚能活着回去么？”

她凑过来，我微微弯下腰，聆听她轻声的答复。“劳尔，每个人的未来，只有少数几件事是定下的。大多数事情都像流水般……”她伸手指了指路边的一个打着旋的喷泉，又朝螺旋阶梯上指了指，“但我觉得没什么好担心的，你说呢？今晚有几千名来宾。达赖喇嘛只能亲身接见少数几人。他的这些来宾……还有圣神……不管是谁，都没理由操心我们在这里这件事。”

我点点头，但并不信服。

突然，桑坦——达赖喇嘛的兄弟——大声叫嚷着跑下正在上升的阶梯，这举动很不成体统。但这名僧侣脸上带着笑意，似乎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他在对我们这一行人说话，可阶梯上的几百人都侧身聆听着。

“这位外星来宾是个大人物！”他狂热地说道，“我师傅是礼部副官的助手，我刚和他说过话。我们今晚要见的这个人，不仅仅是传教士！”

“不仅仅是传教士？”管事查理奇恰干布说道，他穿着多层的红金两色丝袍，全身散发着灿烂的光芒。

“没错！”桑坦咧嘴笑道，“是圣神教会的一位枢机，一位很有地位的枢机。还有他手下的好几位大人物。”

我感觉肚子一阵翻腾，接着又是一阵自由落体的感觉。

“哪一位枢机？”伊妮娅问。她的声音听上去很平静，兴味十足。我们快要抵达螺旋阶梯的顶部，成百上千名来宾开始嗡嗡细语，声音充斥在我们周围。

桑坦整整僧袍。“一位名叫穆斯塔法的枢机，”他欢快地说道，“我想，是个和圣神教皇关系很亲密的人。圣神敬重我的爱弟，所以派他作为大使前来。”

伊妮娅的手紧紧搂着我的胳膊，但我无法看清她面纱下的表情。

“还有另外几位重要的圣神来宾。”桑坦继续道，我们已经来到了宴会楼层，他转了个身，“其中有几个奇怪的圣神女人，我觉得像是军人。”

“你知道她们的名字吗？”伊妮娅问。

“其中一位，”桑坦答道，“是尼弥斯将军，她的皮肤很苍白。”达赖喇嘛的这位兄长转向伊妮娅，露出灿烂真挚的笑容，“伊妮娅女士，这位枢机明确要求和你见面。你，还有你的护卫，安迪密恩先生。听到这个要求，礼部部长很惊讶，但还是安排了一次私人接见，出席人员包括你们、圣神人员、总管事，当然，还有我的爱弟达赖喇嘛。”

上升之路到头了，阶梯滑进了大理石地板。伊妮娅挽着我的手臂，跟我一起踏进了主宴会厅的喧嚣之中。

达赖喇嘛年仅八岁。这事儿我早知道了——伊妮娅、贝提克、西奥和瑞秋多次和我说起过——但当我看见这个小孩坐在衬着垫子的高台上时，我还是感到了惊讶。

巨大的宴会厅中肯定至少有三四千人。好几部自动阶梯将来宾同时送入一个有太空船机库那么大的前厅中。金色柱子拔地而起，二十米之上的天花板上，绘满了手绘壁画；脚下或蓝或白的地砖上刻着精致的嵌像，有来自《中阴得度》——《西藏度亡经》——中的内容，还有巨型种舰载着旧地佛徒迁徙的绘像；甚至还有一座巨大的金色拱门，穿过之后，便来到了宴会厅。宴会厅比前厅还要大，天花板是一面巨型天窗，透过它，可以清晰地望见外面翻涌的云层，摇曳的闪电，还有提灯照耀下的山腹。那三四千来宾穿着华丽的服饰，一个个华彩照人——顺滑的丝绸，雕饰般的亚麻，褶皱层叠、染成五颜六色的羊毛，丰富的红黑白三色羽饰，精致的发型，精巧美丽的镯子、项链、脚环、耳饰、宝冠，还有缀满各色金石的带子，白银、紫晶、黄金、翡翠、琉璃。在这优雅华丽的服饰中，散落着几十名僧侣和住持，他们穿着简朴的袍子，衣色有橙、金、黄、藏红、红，在一百只火光摇曳的三脚火盆的照射下，那剃得精光的脑袋闪闪发亮。然而，这个厅堂实在是大极了，即便几千人拥在里面，也没把它装满——拼花地板在火光下闪亮，从人群外围到金

光闪闪的高台，之间还有二十米的空间。

就在一列列来宾从自动阶梯踏进前厅的砖地上时，小号吹响了。有黄铜小号和骨制小号，吹奏的僧侣排成一行，从阶梯一直延伸到拱门入口，六十多米的距离全是那持续不断的号声。上百个小号连续吹出同一个音调，持续了一分钟，接着一个个号手齐刷刷地变调，吹出低沉的音调，就在我们进入主宴会厅的时候——身后的前厅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回音室——这低沉的音调又突然升高，前进队列两旁有二十根四米长的号角，声音嘹亮异常。吹响这些庞大乐器的僧侣站立在小型壁龛中，巨大的号角放置在拼花地板上的台座上，喇叭的末端卷曲向上，就像是直径数米的莲花。持续低沉的音调中，还有另外一种声音——很像远洋舰的雾号闷在冰川中发出的隆隆声——是一只巨大的铜锣在发出震响，它的直径至少有五米，每隔一定时间就被敲击一次。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来自火盆的熏香气味，这细微的芬芳烟雾在众来宾缀满珠宝、披着头巾的脑袋上移动，似乎在应和喇叭、小号和铜锣高低起伏的音调，微微闪光，变换游移。

所有人都转向达赖喇嘛，望向他身边的侍从，还有他的宾客。我抓住伊妮娅的手，向右边走去，远远躲开高台。一群群重要来宾在前面紧张地走着。

忽然，低沉的号角声停止了。铜锣最后一声震响的余音也慢慢飘远。所有来宾都已经到场。仆人使出全身的力气，将身后的大门推上。在这间巨大而又具有优秀回音效果的大殿中，我能听见无数火盆中的火苗正发出毕毕剥剥的响声。高高的顶上，暴雨突然捶打在水晶天窗上。

达赖喇嘛正盘腿坐在一块平台上，这姿势使他和台下站立的来宾视线平齐，他身下垫着复合丝垫，面露微笑。男孩的脑袋光秃秃的，身着

一件朴素的红色喇嘛袍。在他右下方坐着总管事，在达赖喇嘛十八岁成年之前，由此人统领一切——当然也需要和另外几名高僧协商。伊妮娅和我说起过这位总管事，他名叫雷丁图拉，据说是狡神转世，但我远远看过去，只能看见普普通通的红色袍子、一张瘦长的棕色脸庞、眯成缝的眼睛和零星的小胡子。

达赖喇嘛的左边是管事，住持长。此人已经相当老迈，他正望着来宾方阵，绽放出大大的笑颜。他左边是先知，是个瘦瘦的年轻女子，头发剪得非常短，红袍下是一件黄色的亚麻衬衣。伊妮娅曾解释过，先知的工作是在深沉的迷睡状态下预言未来。先知的左边站着五名圣神特使，他们的脸大部分都被达赖喇嘛所处高台的镀金支柱挡住了。我只能看见一名穿着红色枢机服的矮个男子，还有三个人穿着黑色的法袍，至少有一个人穿着军队制服。

在总管事的右边，站着传令员，也是达赖喇嘛的安保长，此人便是名扬四海的卡尔·林迦·威廉·永平寺，禅宗射手、水彩画家、空手道大师、哲学家，曾是飞行师、花艺家。永平寺大步向前走来，他体格强健，健壮的肌肉下，似乎包裹着成卷带钢，开口时，声音充斥了整个庞大的大殿：

“敬爱的来宾，来自外世界的客人，杜巴，竹巴，创巴——住在高山之巅、宏伟山谷、林谷坡地中的各位——札萨，敬爱的官员，红黄两教，众僧侣，住持，格策^[32]修习僧，第四层以上的柯萨者，穿戴速疾的世尊，众尊之夫、之妻，寻悟者，我谨代表达赖喇嘛，仁耀荣光，高明言语，纯洁之心，神圣智慧，捍卫信仰，无边之海——欢迎你们今夜前来！”

小铜号和骨喇叭吹响高昂清晰的音符。大号的响声就像是恐龙在咆

哮。铜锣把我们的骨头和牙齿都震疼了。

传令员永平寺朝后退去。达赖喇嘛开口了，孩子的声音轻软无比，但在巨大的殿堂内非常清晰且坚定。

“多谢诸位今夜前来。我们本应在更亲密的场合接见我们来自圣神的新朋友。你们中，有许多人请求觐见……今晚，你们会得到我私人的召见，并得到我的赐福。我已经下达要求，会和你们其中一些人面谈。你们今晚将会得到我私人的召见。今晚及其后几日，我们来自圣神的朋友将会和你们中的一些人进行面谈。在和他们谈话的过程中，请记住，他们也是我们弘扬佛法、追寻觉悟之道的兄弟姐妹。请记住，我们的呼吸便是他们的呼吸，我们所有人的呼吸也是佛陀的呼吸。谢谢你们。请享受今夜的庆典吧。”

话音一落，台座等物便静悄悄地滑进了一块敞开的墙壁中，一道帷幕滑落，将其遮蔽，接着又是一道帷幕，接着墙壁合上了，然后主宴会厅中的数千人齐齐地吐出了一口气。

在我脑海里，那一晚像是一出荒诞不经的节日舞会，但也是一出正式的宴会。那名神秘的枢机正坐在被帷幕罩起的台座上，他是我有生以来遇到的级别最高的教会官员，周围的排场和状况真是盛况空前。身穿红袍、头戴红帽或黄帽的僧兵护送几位幸运儿穿过一道道帷幕，最后通过一扇门，进入达赖喇嘛所在的房间，而我们其余人在火把映照下的拼花地板上走动攀谈，巡视放满上佳食物的长桌，或是和着小型乐队的音乐翩翩起舞——那里的乐器不是铜号、骨喇叭、四米大号。我当时问伊妮娅想不想跳支舞，但她笑了笑，摇摇头，接着领着我们一行人来到最

近的宴会桌。很快，我们和多吉帕姆以及她手下的九名比丘尼开始畅谈起来。

虽然知道自己可能会失礼，但我还是问这位风度翩翩的老妇人，她为何被叫作金刚亥母。我们咬着炸成球状的糌粑，喝着美味的茶，多吉帕姆朗声大笑，向我们娓娓道来。

在旧地，在全是僧侣的藏传佛教僧院中，担任住持的第一位女性很有名望，据说是金刚亥母转世，那是一位具有可怕神力的女性半神。据说，为了吓走敌兵，第一位多吉帕姆女住持不仅把自己变成了猪，还把僧院中的所有人都变成了猪。

我又询问这位现任的金刚亥母转世，她有没有变成猪的能力。这位风度翩翩的老妇人抬起头，坚定地说道：“如果这样能吓跑这些侵略者，我马上就变。”

我和伊妮娅跟众人攀谈交游，聆听音乐，瞭望巨大天窗外的闪电，在那三个多小时里，多吉帕姆说的这句话，是我听见的唯一一句针对圣神使者大声说出的反面言辞，但在华丽的丝质着装和节日的喜庆氛围下，似乎涌动着一股焦急的暗流。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几近三个世纪以来，天山星球一直都和圣神和后霸主时代的人类社会互不往来——除了偶尔会有自由贸易商人乘登陆飞船而下。

桑坦说达赖喇嘛和圣神宾客有意接见我们，但现在夜已深，我慢慢觉得这不可能是真的，就在这时，几名廷官走了过来，他们头上戴着又大又弯的红帽或黄帽，看上去像是某些插画中的远古希腊头盔，这些人找到我们，请我们跟着他们前往觐见达赖喇嘛。

我看看我的小朋友，心里做好准备，如果她表现出一丝恐惧或缄

默，就马上拉着她撒腿就跑，并掩护我们的撤退之路，但伊妮娅只是顺从地点点头，挽住了我的胳膊。于是我们跟着官员，穿过辽阔的大殿，宴会宾客形成的人海为我们让出道路。我俩款款而行，手挽手，仿佛我是她的父亲，正要在传统的教会婚礼上把她交给未来的女婿……又像是我们本身就是一对情侣。我的口袋里放着激光手电和触显式日志通信两用装置。如果圣神决意要抓住我们，那激光器并没有多大用处，但我已经下定决心，若有万一，就把飞船召唤下来。我绝不会让他们抓住伊妮娅，我会让飞船喷射出炽热的反作用推进火苗，飞下来直接砸穿漂亮的天窗。

我们穿过外部帷幕，来到一间遮着天棚的房间，外面的乐队声和狂欢声仍旧相当清晰。到这儿之后，几名红帽官员命我们手掌朝上，伸出双手。我们照做，他们继而将一条白色的丝巾放在我们手中，两头垂下，接着一扬手，请我们穿过第二道帷幕。我们在那儿见到了管事，他鞠了个躬，欢迎我们的到来，伊妮娅回了个优雅的屈膝礼，而我则笨拙地鞠了个躬。之后，他领着我们穿过一扇门，来到了一个小房间，达赖喇嘛正在那儿和他的客人一同等待着我们。

这间私人房间像是达赖喇嘛所坐平台的一种扩充——随处是金制、镀金、丝质的锦缎，装饰绚丽的挂毯，上面绣着各种图案：盛开的花朵，盘绕的巨龙，旋转的曼荼罗，其中左旋“卍”字随处可见。身后的门关上了，若不是左墙边放的三台显示器有音频获取装置，不然外面宴会的声音肯定完全听不见了。显示器正实时播放着主宴会厅各个位置上的宴会情景，男孩和他的客人正全神贯注地观看着。

我们停下脚步，等到管事示意我们继续向前，才重新迈开了步子。我们一面听着管事的低声细语，一面朝高台逼近，达赖喇嘛已经朝我们的方向转过身来。“上师抬手前，不必鞠躬行礼。见到他抬手就向前行

礼，等他放手后，你们才能起身。”

当距离高高的台座还有三步的时候，我们停下了脚步。台座上铺着闪亮的布罩，垂褶的垫子。传令员卡尔·林迦·威廉·永平寺用悦耳但洪亮的声音说道：“上师，负责悬空寺建筑工作的建筑师及其助手觐见。”

助手？我跟在伊妮娅身后，向前迈了一步，心里困惑不已，但也很感激传令员没有公布我们的姓名。我眼角能瞥见五名圣神人员的身影，但按照礼节，我必须将视线对着达赖喇嘛，且稍稍埋下目光。

伊妮娅在高台的边缘停下，她的双手仍旧举在胸前，丝巾整洁地捧在手中。管事将好几个东西放在丝巾上，高台上的男孩伸出手，迅速拿起它们，将它们放上台座右侧。那些东西取走后，一名仆从走向前，拿走白色丝巾。伊妮娅双手合起，似乎在祈祷，接着向前鞠躬行礼。男孩露出文雅的笑容，他探身向前，将手摸向我的小朋友——我的挚爱。那只手放在了伊妮娅的头顶，手指弯曲，就像是褐色头发上的一项皇冠。我意识到，这是在赐福。男孩移开手指后，从边上的一堆东西上拿起一块红色丝巾，放在伊妮娅的左手中。接着，他用力握住伊妮娅的右手，脸上的笑容愈发灿烂。就在我走向前，和达赖喇嘛进行同样的快速礼仪时，管事向伊妮娅示了下意，叫她站到总管事的低矮座位前。

管事同样在我的白色丝巾上放了几样东西，就在达赖喇嘛迅速将它们取走前，我及时看清了它们的样子。其中有一个小型金浮雕，呈现出三山形，后来伊妮娅解释说，这代表了天山星球，还有一幅人体像，一本代表言语的程式化书籍，一个代表思维的圣冢或寺庙形状的东西。没等我好好看看它们，出现和消失的礼节就已经结束。红色丝巾放进了我的一只手，男孩的小手握进了我的大手，那一握出奇坚定。虽然稍稍埋

着头，但我能感受到他灿烂的笑容。我退到伊妮娅身旁。

总管事和我们进行了同样的礼节，同样迅速——白色丝巾，象征性的物体摆上来，又被拿走，继而是红色丝巾。但总管事没有和我们握手，我们得到总管事的赐福后，管事示意我们抬起头，正眼注视。

我差一点马上抓起激光手电，疯狂扫射。除了达赖喇嘛、僧侣仆从、管事、总管事、先知、传令员、矮小的枢机、三名穿着黑色法袍的男子，还有一名穿着蓝黑两色圣神舰队制服的女子。它刚从一名高个神父身后走出，所以我们终于看到了它的脸。那双黑色的眼睛定睛凝视着伊妮娅，头发剪得很短，柔软的刘海垂在苍白的额头前。皮肤没有一丝血色，目光如同某种爬虫——冷漠、全神贯注。

五年多之前——对于伊妮娅来说，是十多年前——我、伊妮娅和贝提克在神林上受到袭击，想要杀死我们的，正是这个女魔头。这个残忍的杀人机器甚至打败了伯劳，如果不是德索亚神父舰长在轨道太空船上插手，她早已将伊妮娅的脑袋割下，装进袋中。德索亚用尽飞船的聚变核力，才将这个女魔头制伏，把它封进了熔岩中。

而现在，这个魔头又回来了，它那残忍的黑色双眼紧紧盯着伊妮娅的脸。为了找到她，它显然搜遍了千山万水，而现在，它终于找到了她。找到了我们。

我的心猛烈跳动，两腿突然发软，但是震惊之余，我的头脑如同人工智能般运转了起来。激光手电插在披风的右口袋中，通信装置在裤腿的左口袋里。我可以用右手将锋利的激光射向女魔头的眼睛，然后马上按一下按钮，设置成散射光，将圣神神父照瞎。我可以用左手启动通信志的发信功能，通过密光将预设的信息发往飞船。

但是，就算飞船立即作出响应，飞行过程中没有被圣神战舰拦截，砸透天窗，降落进宫殿，还是需要几分钟时间。在这几分钟时间里，我们铁定已经死了。

我十分清楚这个女魔头的速度——它和伯劳对战的时候，速度快得根本看不见，仅留一点模糊的铬影。我永远也不会有办法从口袋中拿出激光手电或通信装置。当我的手还伸在半途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死了。

我僵立在那儿，伊妮娅必定也马上认出了这个女人，但她没有和我一样作出震惊的反应。从外表看，她根本没有一丝反应，脸上仍挂着笑容，目光扫过圣神宾客——包括那魔头——然后重新回到了高台上的男孩身上。

首先开口的是总管事雷丁图拉。“我们的客人请求召见你们，他们从上师口中听说了你们在悬空寺的建筑工程，希望见见担任设计师的女子。”

总管事的声音跟他的容貌一样痛苦压抑。

达赖喇嘛开口了，这个小男孩的声音虽然轻软，但落落大方，和总管事的小心谨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的朋友们，”他朝我和伊妮娅指了指，“请允许我向你们介绍来自圣神的贵客。天主教神圣法庭的约翰·多米尼各·穆斯塔法枢机，教皇外交使团的让·丹尼尔·布雷克大主教，马丁·法雷尔神父，吉拉德·勒布朗神父，以及来自贵族卫队的拉达曼斯·尼弥斯司令官。”

我们点了点头。这些圣神权贵——包括那魔头——也点头致意。似乎没人注意到这是否违背了礼节：竟然由达赖喇嘛进行介绍。

约翰·多米尼各·穆斯塔法枢机用一种圆滑温和的声音说道：“多谢上师。但这两位非凡的人物，你们却只说他们是建筑师和助手。”枢机朝我们微微一笑，露出又小又尖的牙齿，“你们，还有名字吧？”

我的脉搏又加速跳动起来，一想起激光手电，右手食指便抽搐了一下。伊妮娅仍旧微笑着，但似乎没打算回答枢机的问话。我的思绪急速奔驰，想出了一个使用化名的念头。但这又有什么用呢？这些人肯定知道我们是谁，这一切都是一个陷阱。尼弥斯女魔头绝不会轻易放我们离开这间房间……它可时刻等着我们呢。

令人惊讶的是，这回开口的又是达赖喇嘛上师。“阁下，我很乐意给你们完成介绍。这位受人尊敬的建筑师名叫阿难。她的助手，据说是众多技巧娴熟的助手之一，名叫须跋。”

听罢此言，我不由得眨了眨眼。有谁跟达赖喇嘛说过这两个名字吗？伊妮娅和我说过，阿难是佛陀的大弟子，他也是一位老师；须跋是四处游历的苦行僧，是佛陀的最后一位弟子，他在佛陀涅槃前临往拜谒，成为他的追随者。伊妮娅还说，达赖喇嘛以这两个名字介绍我们，显然是觉得此中含有讽刺的意味。但我不明白。

“阿难女士，”穆斯塔法枢机微微鞠了个躬，“须跋先生。”他仔细看了我们一眼，“请原谅我的愚钝和无知，阿难女士，但和布达拉及天山周边区域的大多数人相比，我觉得你并不像本地人。”

伊妮娅点点头。“阁下，事情不可一概而论。这颗星球各个地区的居民来自多艘种舰，源自旧地的多个地区。”

“当然。”穆斯塔法枢机咕哝道，“我必须说一句，你的环网英语说得太标准了，没有一点口音。我可以问一下，你和你的助手来自天山的

哪个地区吗？”

“当然，”伊妮娅答道，她的声音和枢机一样平和，“我在这个星球的家乡位于摩里亚山和锡安山之外的山脊地区，在慕士塔格西北部。”

枢机慎重地点点头。就在这时，我发现他的衣领是一种鲜红色的波纹绸，颜色和他的袍子、帽子一模一样，后来伊妮娅跟我说，那衣领在教会中被称为“拉巴”或“拉比”。

“据旅馆主人所讲，那个地区住的多数是希伯来和穆斯林信徒，敢问，你们也是么？”

“我没有这些信仰，”伊妮娅说，“如果将信仰定义为相信超自然的东西。”

枢机的眉毛微微扬了扬。那个名叫法雷尔神父的男子朝自己的主人瞥了一眼。拉达曼斯·尼弥斯可怕的眼神一刻也没有动摇。

“尽管如此，你还是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为佛教信徒建造了一座寺庙。”穆斯塔法枢机愉悦地说道。

“我受雇为他们重建美丽的楼群，”伊妮娅说，“他们挑中我进行此项工作，这是我的荣幸。”

“尽管你没有……啊……你并不相信超自然的东西？”穆斯塔法问。他的声音已经开始带有讯问的腔调。宗教法庭的大名，就算在海伯利安农村的沼泽地中，我们也有所耳闻。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阁下，”伊妮娅说，“也因为他们相信我和我同事的能力。”

“这么说来，这项工作自有其理了？”枢机逼问，“即使它没有任何深意？”

“也许，干好一项工作就是一种深意。”伊妮娅回答。

穆斯塔法枢机轻声笑起来，不是什么高昂好听的声音。“说得好，女士，说得好。”

法雷尔神父清清嗓子。“锡安山之外的地区。”他若有所思地说道，“我们在轨道上勘察的时候，发现在那儿的山脊上建有一座远距传送门。真是奇了，我们本以为天山从来没加入过环网，但翻看记录，却发现这座传送门建于陨落之前不久。”

“但从没用过！”年轻的达赖喇嘛叫道，他竖起了一根细细的手指，“从来没人用霸主的远距传输器来往于天山。”

“确实。”穆斯塔法枢机柔声说道，“啊，或许是我们多虑了，不过我必须致以歉意，陛下。我们的飞船在轨道上探测这座远距传送门，由于太过兴奋，不小心把周围的岩石熔化了，传送门已经埋在了里面，恐怕再也挖不出来了。”

趁他说话的当口，我朝拉达曼斯·尼弥斯望了一眼。她定睛凝视，我从来没见过她眨眼睛。那目光牢牢固定在伊妮娅身上。

达赖喇嘛挥挥手，表示随它去。“没关系，阁下。一座从来没用过的远距传送门，对我们来说派不上什么用处.....除非你们圣神找到了什么办法，可以激活这些传送门？”他对这个念头哈哈大笑，笑声悦耳，充满了孩子气，但又带着智慧的机警。

“不，陛下。”穆斯塔法枢机笑着说道，“圣神也没有什么办法可以

重新激活环网。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最好不要那么做。”

我的紧张感迅速转变成一种极度的憎恶。这个样貌丑陋、穿着红色枢机服的矮个男人的言下之意是：他知道伊妮娅是怎么来到天山的，她要是想逃跑，这条路可行不通了。我朝我的小朋友望了一眼，但她似乎依旧心平气和，对这段话只是略微有点兴趣。难道还有另一座圣神不知道的远距传送门？至少这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活着：圣神封住了伊妮娅的老鼠洞，并派出了一只猫，或是好几只猫——轨道上的外交飞船，星系内无疑还隐藏着更多战舰——正随时恭候着她。如果我来迟几个月，他们肯定会俘获我的飞船，甚至将它摧毁，而伊妮娅仍旧飞不出他们的手掌。

但为什么要恭候她呢？为什么要玩现在这场游戏？

“……我们很想看看你的——叫什么来着？——对，悬空寺？这名字听上去很有意思。”说话的是布雷克大主教。

总管事图拉皱起了眉头。“不太好安排，阁下。”他说，“雨季要来了，走索道会很危险，就算是高路，在冬季的暴风下也很不安全。”

“不！”达赖喇嘛叫道。总管事朝上师转去，瘦脸上露出不悦之色，但后者毫不理睬。“我们很乐意安排行程。”男孩继续道，“无论如何，你们一定要看看悬空寺，还有中原的所有地方……甚至是泰山，爬爬这座泰岳的两万七千级台阶，看看顶上的玉皇庙、碧霞祠。”

“上师，”管事低语道，他刚和总管事交换了一个父母亲般的眼神，现在垂下了脑袋，“我应该提醒你一句，春季时毒云潮会涨起来，而接下来的七个月里，中原和星球各处没有任何路通向泰山，所以中原的泰岳只能通过索道抵达。”

达赖喇嘛孩童般的笑容消失了……我想，不是因为盛怒，而是因为自己被人当小孩看待，这令他非常不悦。接下来开口时，他声音尖厉，语气中带着命令。我认识的孩子不多，不过我倒是认识很多军官，如果我的经验直觉没错，那这个孩子将会成为一名令人畏惧的司令官。

“管事，”达赖喇嘛说道，“我当然知道索道会停止使用，大家都知道。但我还知道，每年冬季，会有一些勇敢的飞行员从嵩山飞往泰岳。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怎么把圣旨颁发到泰山的信徒中去？我们的一些翼伞还能搭载一名以上的飞行员……或叫乘客，是不是？”

管事的脑袋埋得如此之低，额头都似乎要擦到地砖上了。他的声音有些颤抖。“是，是，当然。上师，当然。我知道你知道这些，上师。我只是想……我只是想说……”

总管事图拉厉声说道：“上师，我敢肯定，管事是想说，虽然每年都会有一些飞行员飞到泰山那里去，但在这过程中，其实有很多人身亡了。我们不想让这些贵宾有任何闪失。”

达赖喇嘛的笑容又回来了，但比起几分钟前，这笑容显得更为老到，更为狡猾——几乎带着嘲弄的意味。他对穆斯塔法枢机说道：“阁下，你不惧怕死亡，是吗？你莅临此地，目的正是如此，是吗？向我们展示你们基督重生的圣迹？”

“上师，不单单只有一个目的。”枢机轻声道，“我们来此，主要是替我主捎来好消息，谁愿意听，我们会和他分享；同时，也是想和你们这颗美丽的星球讨论是否有贸易往来的可能。”枢机向男孩回敬了一个笑容，“上师，虽然十字架和重生圣礼是上帝直接赐予的礼物，但很可惜，如果要完成圣礼，我们必须取回身体或是十字形的一部分。据我所

知，掉进你们的云海之人没能找回遗骨？”

“没有。”男孩附和道，他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

穆斯塔法枢机挥了挥手。“那么，也许我们还是应该限制一下行动，就算悬空寺和其他目的地可以通行，也还是不去为好。”他说。

众人沉默了片刻，我又望了望伊妮娅，心想面谈大概快要结束，不由琢磨着散会的信号会是什么，也许管事会领我们出去。尼弥斯女魔头那如饥似渴的眼神仍旧紧紧地盯着伊妮娅，我的胳膊都不禁起了鸡皮疙瘩。突然，让·丹尼尔·布雷克打破了沉默。“我刚才正和上师、总管事图拉讨论一件事，”他对我们说，似乎我们能将某个争论彻底解决，“我们的重生圣迹和佛教徒关于转世的悠久信仰，这两者之间有着非常惊人的类似。”

“啊。”坐在黄金宝座中的男孩感叹道，脸上容光焕发，似乎有人说起了一个让他十分感兴趣的话题，“但并非所有的佛教徒都相信转世之说。暂且不管他们迁徙到天山后，佛学理论在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算在这之前，也并非所有的佛教教派都接受重生的概念。我们知道，佛陀不愿意和他的弟子谈论是否有来生这样一件事。这个问题和佛道无关，”他说，“禁锢在个人存在[\[33\]](#)的枷锁中，不可能得到回答。先生们，多数佛教教派，都可以进行深入的探索和体会，并当成悟道工具所使用，而不会堕入鬼神的概念下。”

大主教满脸困惑，但穆斯塔法枢机迅即说道：“但是，你们的佛陀不是说过这样一句话吗？——上师，你们的经文中肯定有这一段，如果我说错了，请马上纠正我——‘是有不生、不长的非缘生法存在。如果没有了这不生、不长的非缘生法，则一切生的、长的、因缘和合的就无

从解脱。[\[34\]](#)”

男孩笑容坚定。“没错，的确有这样一句话，阁下。很好。但是，在我们的物理宇宙中，难道没有一些元素，同样受制于我们物理宇宙的法则，它们还不被我们完全了解，却可以描述成不生、不长的非缘生法？”

“上师，就我所知没有。”穆斯塔法枢机说道，口吻友好，“但我不是科学家，只是个可怜的神父。”

男孩没有顾及穆斯塔法的外交手腕，他似乎决意将这话题讨论下去，“穆斯塔法枢机，我先前已经说过，自我们登上这个多山星球后，佛教的形式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如今更大程度上是以禅宗的精髓为核心。旧地有一位伟大的禅宗大师，名叫威廉·布莱克，是位诗人，他曾说过——‘永恒爱恋时间的儿女[\[35\]](#)。’”

穆斯塔法的笑脸没变，因为他没有听懂。

达赖喇嘛的笑容却消失了。男孩的表情虽和蔼，但很严肃。“穆斯塔法枢机，你认为布莱克先生的意思是，没有终点的时间是毫无价值的时间？任何长生不死的人——即使是上帝——也会嫉妒慢时间的儿女？”

枢机点点头，但没有表示出同意的意思。“上师，我不明白上帝为何要嫉妒可怜的凡人。上帝当然不会嫉妒。”

男孩浅淡近无的眉毛竖了起来。“可是，你们的基督上帝，难道不是无所不能的吗？他，当然，必定也拥有嫉妒的能力。”

“啊，上师，这真是个小小的悖论。我承认，我在逻辑辩论和玄学

理论上都学术不精。但是，身为枢机主教，从教义问答书和我自己的灵魂深处，我知道上帝是不会嫉妒的……尤其不会嫉妒他的这些带有瑕疵的子民。”

“带有瑕疵？”男孩问。

穆斯塔法枢机高傲地笑了，声音就像是一名博学的神父在向孩子布道。“人类有瑕疵，因为他们会犯下诸多罪孽，”他轻声说，“我主不会嫉妒这些罪孽深重的人。”

达赖喇嘛微微点了点头。“有一位禅宗大师，名叫一休，他曾写过这样一首诗——

三世犯之孽，

随我灭而灭。[\[36\]](#)”

穆斯塔法静候了片刻，但达赖喇嘛没有再念下去，于是他问道：“上师，他说的三世是指哪三世？”

“这是太空旅行发展出来之前的诗句，”男孩在垫子上稍稍动了动身子，“三世是指过去、现在、未来。”

“很好。”这位宗教法庭的枢机说道。在他身后，助手法雷尔神父正盯着男孩，目光冷淡，似乎带着厌恶。“但是，上师，我们天主教徒认为，这一罪孽，或者说罪孽的后果，或是罪孽的责任，并不会随着一个

人的死亡而终结。”

“确实，”男孩微笑道，“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很想知道你们为何要用那十字形生物延长自己的生命。”他说，“在我们看来，人死之后，所有罪孽都被洗清。而你们认为会有最后的审判。那么，为什么要推迟这一审判？”

“在我们看来，十字形是我主耶稣基督赐予的圣礼，”穆斯塔法枢机和声说道，“为了免除我们的罪孽，我们的救世主将自己牺牲在十字架上，让我们有了选择在天堂中永生的机会，这是审判的第一次推迟。十字形是救主赐予的另一件礼物，这或许是为了给我们充足的时间，在最后的审判前将一切都收拾好。”

“啊，没错，”男孩叹了口气，“不过，或许一休是想说，这世上并没有罪人，也没有罪孽，‘我们的’生命并不属于我们自己……”

“千真万确，上师。”穆斯塔法枢机打断了达赖喇嘛的话，仿佛在表扬一名迟钝的初学者。总管事、管事，以及高台周围的其他人，都对这一粗鲁的打断大惊失色。“我们的生命并不属于我们自己，而属于我主基督……为了侍奉祂，侍奉圣母教会。”

“……不属于我们，而属于宇宙，”男孩继续道，“我们的功业——不管是善是恶——也都为宇宙所有。”

穆斯塔法枢机皱皱眉。“上师，说得很妙，但或许太抽象了。没有上帝，这个宇宙只能是一台机器……没有思想，没有关爱，没有感觉。”

“为何？”男孩问。

“恕在下愚钝，您说什么，上师？”

“若没有你们所定义的那个上帝，宇宙为何一定没有思想，没有关爱，没有感觉？”男孩轻声道，闭上了双眼：

晨露散去归为无，

此生此世谁能留。

穆斯塔法枢机竖起手指，触摸着嘴唇，像是在祈祷，又像是完败于达赖喇嘛的问题。“妙极，上师。又是一休？”

达赖喇嘛眉开眼笑。“不，是我。是我失眠时写的一首禅意小诗。”

几位神父都吃吃地笑了起来。而尼弥斯魔头仍旧紧紧盯着伊妮娅。

穆斯塔法枢机转身看着我的小朋友。“阿难女士，”他说，“你对这些沉重的话题有何感想？”起初我没反应过来他是在跟谁讲话，但紧接着我便记起达赖喇嘛介绍伊妮娅时用的名字：阿难，佛陀的大弟子。

“我也知道一休的一首小诗，能表达我的想法。”她说：

水上书字虚亦幻，

难比念佛问来生。

布雷克大主教清清嗓子，加入了我们的谈话。“女士，看来意思清楚得很。你觉得上帝不会回答我们的祷告。”

伊妮娅摇摇头。“阁下，我认为一休想说的有两层意思。首先，佛陀不会帮助我们，也就是说，这不是他的工作。其次，规划来生是愚蠢的，因为就本性而言，我们不受时间影响，永恒，不生，不死，无所不能。”

大主教衣领上部的脖子和脸庞顿时涨得通红。“阿难女士，这些词只能用来形容上帝。”他感觉到穆斯塔法枢机正在朝他瞪视，终于记起了自己此行外交员的身份。“或者说，这是我们的信仰。”他唯唯诺诺地加上一句，“阿难女士，你这么年轻，而且是名建筑师，看上去却非常了解禅宗和禅诗。”

穆斯塔法枢机吃吃地笑了起来，显然试图让语气放轻松。“这位一休还有没有别的有关这方面的诗？”

伊妮娅点点头：

众曰：生独来，死亦独去。

吾谓此皆幻象，听吾之教，

无来，无去！

“很妙的把戏。”穆斯塔法枢机装出一副很快活的表情。

达赖喇嘛倾身向前。“一休教我们的是，我们这一生，至少会有一些时间，可以生活在一个永恒、无限的世界中，那里没有生、没有死、没有来、没有去。”男孩柔声说道，“在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将我们和所爱的人相隔，没有时间的分隔，没有空间的阻隔，没有玻璃墙阻碍我们的体验和情感。”

穆斯塔法枢机瞪着一双眼睛，哑口无言。

“我的朋友……阿难女士……也教了我这些。”男孩又说道。

有那么一小会儿，枢机的脸扭曲了一下，似乎非常鄙夷。他转身看着伊妮娅。“如果这位女士能把这位聪明巫师的把戏教给我……教给我们所有人……我将感到十分荣幸。”他语气尖厉地说道。

“十分乐意。”伊妮娅说道。

拉达曼斯·尼弥斯向伊妮娅走了半步。我将手伸进披风，轻轻地摸到激光手电的开启钮。

总管事用一根包着布料的木杖敲了敲铜锣，于是管事匆匆向前，将我们护送出去。伊妮娅向达赖喇嘛鞠了个躬，我也笨拙地学她的样子鞠了一躬。

接见结束了。

在巨大的宴会大厅中，我挽起伊妮娅的手，和她翩翩起舞。大厅

内，七十二人的管弦乐队演奏着曲子，余音绕梁，来自天山的贵族与淑女、僧侣和大臣，都站在舞池的边缘欣赏我们的舞姿，抑或和着乐曲的律动，围着我们打转。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我记得自己和伊妮娅跳了舞，午夜之前坐上随时更新食物的长桌，吃完夜宵又继续跳舞。我记得自己紧握着她的手，在舞池中起舞。我不记得以前是否跳过舞——至少是清醒时跳舞——但那晚我的确跳得尽兴，我紧紧拥着伊妮娅，火盆中毕毕剥剥的火把也渐渐变暗，先知在拼花地板上投下天窗的影子。

在凌晨一两点钟的时候，年长的宾客都已就寝，包括所有的僧侣、市长和元老政客，除了金刚亥母。管弦乐队每一次奏出方舞舞曲，她就会开怀大笑，一面唱一面打着拍子，穿便鞋的脚在光亮的地板上轻轻叩击。这个巨大的幽暗殿堂内，只剩四五百名坚决留下的司仪神父，而乐队的乐曲也奏得越来越慢，仿佛他们上的音乐发条快要失去动力。

我得承认，要不是伊妮娅——她想跳舞——我肯定早早地上床睡觉去了。但我们跳起了舞，悠悠地迈着舞步，我的一只大手握着她的小手，另一只手贴在她的背部——手掌透过薄薄的丝舞裙，感受到她的脊柱和肌肉——她的头发贴着我的脸颊，胸部软软地贴在我身上，圆圆的脑袋贴着我的脖子和下巴。她似乎微微有点悲伤，但仍旧充满活力，仍在庆祝。

几小时前，达赖喇嘛的私人接见已经结束，据说上师午夜前就已入睡，但是我们这些人继续庆祝——罗莫顿珠，我们的飞行员朋友，大笑着为每个人倒香槟和麦啤；桑坦，达赖喇嘛的次兄，还一步跳过了积满余灰的火盆；朵穆的卓莫错奇一直很严肃，却突然坐进角落，变成了一位魔术师，耍着各种把戏，喷火、套圈、隔空漂浮；接着，多吉帕姆唱起了一首缓慢悠扬的阿卡贝拉独唱曲，声音如此甜美，即使是到了现在，歌声仍时时萦绕在我的梦中。最后，黎明前的黑暗笼罩了夜空，管

弦乐队准备结束晚宴，于是几十人一起唱起了先知之曲。

突然，音乐陡然而止，舞者停住脚步。我和伊妮娅摇摇晃晃地停下舞步，环顾左右。

几个小时以来，都不曾出现圣神宾客的身影，但其中一位——拉达曼斯·尼弥斯——突然就从达赖喇嘛那帷幕壁龛的黑影下走出。她换了身服装，现在穿着一身红色的制服。身边还有两个，起初我还以为他们是神父，但我立即发现，那两个身影穿着一身黑衣，长得几乎和尼弥斯一模一样。那是一男一女，都穿着黑色的战衣，苍白的额头上都垂着黑色的刘海，眼睛都是琥珀色，毫无活力。

三人组穿过僵立着的舞者，朝我和伊妮娅走来。我本能地站到伊妮娅和那三个魔头之间，但尼弥斯的男同伴和另一个姐妹开始围着我们打转，来到我们两侧。我把伊妮娅紧紧护在身后，但她却站到了我的身旁。

僵立着的舞者默不作声，管弦乐队也噤若寒蝉，就连射过含尘空气的月光似乎也凝固了。

我拿出激光手电，紧握在手里。着黑衣的尼弥斯魔头咧嘴露出一口细牙。就在这时，穆斯塔法枢机从阴影中走出，站到她身后。四个来自圣神的家伙就这么定睛凝视着伊妮娅，在那刹那间，我觉得整个宇宙停止了，舞者都被冻在了不变的时空之中，音乐就像是冰钟乳，正悬在我们头顶，随时会粉碎而落，但就在这时，我听见人群中的喃喃声——充满恐惧的细语，焦急的吸气声。

虽然没有直截了当的威胁——只不过是四名圣神宾客走过舞池，把伊妮娅围在了中心——但是，隐隐散发着一股掠食者逼近猎物的感觉，

强烈得难以忽视，就像是那股香水、散粉、古龙水中隐含的恐惧气息一样。

“还等什么？”拉达曼斯·尼弥斯问，她望着伊妮娅，但显然是在对别人说话——或许是那两个兄妹，又或者是枢机。

“我想……”穆斯塔法枢机甫一开口，便怔住了。

所有人都怔住了。拱门入口旁的巨型号角突然吹响，发出地震般的低沉响声。但壁龛内并没有人在吹奏。骨制和黄铜的号角导引着无休无止的单音调号角声。巨型铜锣也被震得抖动起来。

舞池那边，在自动扶梯、前厅、入口垂帘拱门的方向，传来一阵沙沙的响声，一声闷室的喊叫。那里渐已稀疏的人群分出一条宽阔的道路，他们移到两侧，就像是被钢铁犁耙前的田地。

在垂帘外的前厅中，有什么东西在移动。现在，那东西钻进了垂帘，并非撩起，而是把帘子大卸了八块。在先知的月光照耀下，那东西闪着寒光，它滑移过拼花地板，浮在地板上空，就像是在飘移，发出的寒光让月光有一种死寂的感觉。红色的碎布帘挂在它不可思议的高大身形之上——至少有三米之高——在那深红色的破袍下，伸着无数双臂膀，似乎有无数双手紧握着钢刃。舞者加快脚步朝后退却，可以听见众人不约而同地倒吸了一口冷气。就在这时，闪电无声划过，先知的光芒黯然失色，光亮的地板白光频闪。长久之后，雷声终于隆隆而来，但入口大殿内充斥着不断回响的低沉号角声，震得人骨头发酥，连隆隆的雷声也相形失色。

伯劳的滑移突然停止，它离我和伊妮娅有五步之远，离尼弥斯魔头也是五步之远，离尼弥斯的两兄妹十步远（这两人原先在绕着我们打

转，现在僵住了），离枢机八步远。在我看来，裹在红色破碎帘布下的伯劳，就像是以一身红装的穆斯塔法枢机为对象描画的夸张画像，全身铬银色，而且布满了利刃。而一袭黑衣的尼弥斯克隆人就像是黑墙下的两柄短剑的影子。

巨大宴会厅的某个阴影角落中，一台钟缓缓敲响了整点之数……一……二……三……四。当然，这恰好也是此处的残忍杀人机器的数量。自上次见到伯劳起，已经过了四年多，虽然它出现在这儿干预了圣神对我们的威胁，但它的现身仍然可怖，也没那么令人愉快。那双红眼闪闪发亮，如激光在一薄层水下闪耀。铬铁下颚微张，露出一排排剃刀般的利牙。从怪物身上红色的帘布袍中，戳出几十根刀片、倒钩、利刀。它没有眨眼，似乎也没有呼吸。现在，滑移陡然而止，它一动不动停在那里，就像是一尊噩梦般的雕像。

拉达曼斯·尼弥斯在朝它微笑。

我仍旧愚蠢地握着激光手电，回忆起数年前在神林上的遭遇。当时，尼弥斯突然变成银色，身影模糊，然后就那么消失，又突然毫无征兆地在十二岁的伊妮娅身旁出现，并准备切下我那小朋友的脑袋，装进粗麻包中带走，如果不是伯劳现身阻止，她早已得手。现在，尼弥斯魔头仍然可以马上下手，而不用考虑我会作何反应。这些怪物的行动，可以说是脱离了时间的流动。这真令人痛苦，就像是父母眼睁睁看着自己孩子跑到飞速行驶的地行车前，却来不及去保护她。在那层层恐惧之上，是爱的剧痛，无法保护自己挚爱的剧痛。如果这些怪物——包括伯劳——想要伤害伊妮娅，我肯定会为了保护她而死，而且事实上很有可能，甚至只是刹那间的事。可是，我的死还是保护不了她，一想到这个，我就感到窝囊，懊恼得咬牙切齿。

我一动也不敢动，生怕自己若是动一动手、脑袋或身上其他任何肌肉，就会引发屠杀。但我转动着双眼，看见伯劳并没有望着伊妮娅，也没望着尼弥斯女魔头，它正直勾勾地盯着约翰·多米尼各·穆斯塔法枢机。长着一张蛙脸的神父必定是感觉到了这血红目光的重量，他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和鲜红的袍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伊妮娅挪了挪步子，她走到我的左侧，右手牵起我的左手，捏捏我的手指。这动作并不是孩子想要得到大人的安慰；她是在叫我安心。

“你知道会有什么下场。”她柔声对枢机说道，完全没有理睬尼弥斯魔头们，那三人又围着我们绕了起来。就像是随时会猛扑上来的猫。

宗教大法官舔舔薄薄的嘴唇。“不，我不知道。我们三个……”

“你知道会有什么下场。”伊妮娅打断他的话，声音仍然轻柔，“你已经去过火星。”

火星？我想道，这一切跟火星有什么关系？闪电又开始在天窗上划闪，投下古怪的影子。数百名被恐惧震慑住的狂欢者露出苍白的脸庞，就像是绘在黑色丝绒上的白色椭圆。如醍醐灌顶般，我突然领悟了，这颗星球上的玄学生物圈——不管有没有发展成禅宗——其实布满了西藏神话中的魔鬼和邪神：如肿瘤般步步扩散的尼文鬼；“土地神”萨达，如果有建筑工人扰乱他们的王座，他们会像恶灵般缠住他们不放；甲波王魔是那些食言的国王死后所变，全身穿着白色的甲冑，非常致命；达德神非常邪恶，只吃人类的血肉，身披黑色的甲虫壳；马默女鬼犹如无形的洪水般凶残；坟地的玛崔卡女巫，见到她们时，首先会感到一阵食腐般的气息；九曜星君会引发癫痫和其他暴虐痛苦的病症；守护土地财宝的诺津卫，挖钻石的矿工碰到他们就是死路一条；还有几十种夜魔、利

牙魔、利爪魔、残杀魔。罗莫和其他人经常向我细细讲述这些故事。我望着一张张惨白的脸庞，他们正震惊地望着伯劳和尼弥斯魔头，但我心下寻思——对于这些人来说，有了那些个故事，今晚应该不会显得特别奇异。

“这个恶魔不可能一下子打赢他们三个。”穆斯塔法枢机说道。就在我想“恶魔”的时候，他已经把它大声说了出来。我意识到，他说的是伯劳。

伊妮娅没有理睬他的话。“它能先把你的十字形收缴，”她柔声道，“我阻止不了它。”

穆斯塔法枢机的脑袋猛地扯动了一下，就像是被掴了一掌。苍白的脸色愈发惨淡。拉达曼斯·尼弥斯的克隆兄妹得到女魔头的暗示，慢慢绕近，就像是在为可怕的变形制造能量。尼弥斯一双黑眼又盯在了伊妮娅身上，这魔头正咧嘴笑着，就连最里面的牙齿也显露了出来。

“住手！”穆斯塔法枢机大喊，声音在天窗和地板间回响。巨型号角已经停止轰鸣，狂欢者互相抓着，指甲划过丝衣，发出一阵窸窣窸窣的响声。尼弥斯迅速朝枢机看了一眼，目光中充满了邪恶的憎恶，近乎挑衅。

“住手！”这位来自圣神的圣洁之人重复道，我终于意识到，他是在向他的奴隶下令，“我行使阿尔贝都和内核之令，按三大派之授权，命令尔等！”最后这段不顾一切的喊叫富有韵律，就像是在施展某种驱魔术，又像是某种奥妙的仪式，但就算是我，也明白这不属于天主教，也不属于基督教。受其护符式铁腕控制所驱使的，不是伯劳，而是他手下的恶魔。

尼弥斯和她的两名兄妹在拼花地板上退滑，就像有无形的线将他们拉回。一男一女两名克隆人从我们身旁绕过，和尼弥斯一起回到穆斯塔法身前。

枢机微笑着，但笑容中隐隐含着不安。“下次面谈前，我不会放开我的宠物。邪恶之子，我作为一名教会枢机向你保证。那么，你会向我保证，这个——”他指了指身披丝绒碎布、满身利刃的伯劳，“——这个恶魔在那之前不会偷偷追踪我吗？”

伊妮娅自始至终静如止水。“我控制不了它。”她说，“如果想要安全，那你只能和平地丢下这个星球离开。”

枢机正注视着伯劳。看这男人的姿势，似乎只要那高大的幽灵动动指刃，他就会赶紧跳开似的。尼弥斯和她的兄妹仍旧站在他和伯劳之间。“你能保证，”他说，“这怪物不会跟着我一起穿越太空……或者回到佩森？”

“我不能保证。”伊妮娅说。

宗教大法官竖起一根长手指，指着我的小朋友。“我们在这儿有事要干，和你没关系，”他厉声说道，“但我们永远不会丢下这颗星球，我对天起誓。”

伊妮娅和他对视，但没有说话。

穆斯塔法转过身，红色袍子一拂，昂首阔步地离开大厅，便鞋在光亮的地板上发出刺耳的声音。尼弥斯魔头们跟在他身后，一路后退，一男一女两个克隆人紧紧盯着伯劳，尼弥斯则以疼人的目光紧紧盯着伊妮娅。四人穿过达赖喇嘛的私人入口外的帷幕，不见了。

伯劳仍旧毫无声息地立在那里，四条手臂伸在胸前一动不动，指刃反射着先知的最后一丝光线。接着，这颗月亮落下了山，也不见了。

狂欢者开始朝出口走去，发出一波波低语声和惊叹声。管弦乐队急匆匆地将乐器包起，或拖或扛地跑走，发出一阵丁零当啷的响声。伊妮娅仍旧握着我的手，仍有一小群人围在我俩周围。

“老天爷！”罗莫顿珠叫着，大步走向伯劳，他伸出手指，试着摸了摸怪物胸前矗立的金属棘刺。在昏暗的光线下，我能看见那根手指上渗出的鲜血。“奇妙啊！”罗莫喊道，拿起一杯麦啤，痛饮了一番。

多吉帕姆走到伊妮娅的身旁，她握住我的小朋友的左手，单膝跪地，继而将伊妮娅的手掌贴上自己布满皱纹的额头。伊妮娅的右手从我手里挪开，她轻轻握住金刚亥母的手臂，扶她起身。“别这样。”伊妮娅轻声道。

“世尊，”多吉帕姆低声道，“无量寿阿弥陀佛，阿罗汉圣者，领悟一切法相的正等正觉者，请领导我们，传授我们佛法。”

“不。”伊妮娅厉声叫道，虽然面容冷峻，但她仍旧温柔地将垂老的妇人扶起，“时间一到，我自然会把知晓的一切教给你们，分享我的所有。但除此之外，我不能再做什么。神话时代已经过去。”

伊妮娅转过身，抓住我的手，领着我们穿过舞池，经过一动不动的伯劳，朝破碎的布帘和静止的扶梯走去。先前的狂欢者迅速为我们让出一条道，一如刚才见到伯劳时那样。

我们在钢铁阶梯的顶端停下脚步，睡房在远远的下方，提灯在那儿的走廊中闪耀。

“谢谢。”伊妮娅说。她抬头望着我，褐色的双眼泪眼蒙眬。

“什么？”我蠢头蠢脑地说道，“为……为什么……我不明白。”

“谢谢你陪我跳舞。”她说，探起身，轻轻吻了吻我的嘴唇。

那股触电般的感觉让我眨了眨眼。我伸出手，指着身后涌动的人群，指着伯劳业已消失的舞池，指着冲进大殿的布达拉卫兵，指着穆斯塔法和那些魔头走入的垂帘壁龛。“丫头，我们今晚不能睡在这里。尼弥斯他们会……”

“不，”伊妮娅说，“他们不会，相信我。今天晚上，他们不会悄悄走过外墙，爬过屋顶，来到我们的住处。事实上，他们会马上离开寺庙，回到轨道上的飞船中去。虽然他们会回来，但今晚不会。”

我叹了口气。

她抓着我的手。“你困吗？”她柔声问道。

我当然困。我累得都无法用言语形容。昨晚似乎已经是好几星期前的事了，我当时只浅浅地睡了一两个小时，因为……因为我们……因为……

“一点不困。”我这样回答。

伊妮娅笑了，领着我走向睡房。

乌尔班十六世：发出汝之灵，他们便受造。[\[37\]](#)

众人：汝将恢复地球之记忆，将上帝领地内的所有世界恢复原貌。

乌尔班十六世：让我们向上帝祈求。

主啊，你用圣灵之光教导了信徒之心，愿以同样的圣灵，让我们永远充满智慧，为祂安慰的话而欢喜。靠着基督我主。

众人：阿门。

乌尔班十六世赐福于耶路撒冷圣墓骑士团的徽章。

乌尔班十六世：我们得帮助，倚靠耶和華之名。

众人：祂创造了天地。

乌尔班十六世：愿主与你同在。

众人：也与你同在。

乌尔班十六世：让我们向上帝祈求。

主啊，聆听我们的祈祷和垂顾，让你的大能赐福于这一骑士勋章。你的仆从将佩戴它，请保护他们，赐予他们力量，以保卫教会的利益，将基督的信仰快速发扬光大。靠着基督我主。

众人：阿门。

乌尔班十六世将圣水泼洒在徽章之上。典礼司仪卢杜萨美枢机宣读新任骑士和升职人员的教令。每当念出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便马上起立，垂首而听。大教堂内共有一千两百零八名骑士。

卢杜萨美枢机念出受勋人的名字，以衔位排序，从高到低，一开始是骑士，其次是神父骑士。

宣读临近结束时，受勋的骑士屈膝跪地。其余人仍旧就座。

乌尔班十六世询问众骑士：你们所求为何？

众骑士答：我等请求授予圣墓骑士之名。

乌尔班十六世：今日，成为圣墓骑士意味着你们将拿起武器，为了基督的王国，为了教会的扩展，开赴战场英勇战斗。你们将拾起仁爱的善业，用你们献身战斗时的爱和信仰的深邃之灵，奉献你们的一生。你们是否准备好，毕生追寻这一理想？

众骑士答：是。

乌尔班十六世：我提醒你们，如果世人把行善视为荣耀，那么，基督的勇士更应以成为基督骑士为荣，你们应用尽一切办法，用各种善行证明，授予你们的这份荣耀和赐予你们的尊显之爵是实至名归的。你们是否准备好，承诺奉行圣社的法规？

众骑士答：以上帝的恩典，作为基督的勇士，我等承诺奉行上帝的戒律，遵守教会的训诫，听从首领的命令，奉行圣社的法规。

乌尔班十六世：借由授予你们的教令，我宣布并指定你们为我主座下圣墓骑士团的勇士。因父，及子，和圣灵之名。

众骑士进入圣殿，屈膝跪地。教皇赐福于耶路撒冷十字架和骑士团的徽章。

乌尔班十六世：接受我主的十字架，它会给你们保护，因父，及子，和圣灵之名。

每一名骑士跪在耶路撒冷十字架前，应道：

阿门。

乌尔班十六世回到祭坛台座上的座椅中。经陛下示意，典礼司仪卢杜萨美枢机开始宣读每一名新授命的骑士之名。每当一个名字念出，这名新授命的骑士便前行到祭坛前，屈膝跪地，膜拜教皇陛下。有一名骑士特意被选出，他将代表众骑士参加受勋礼，此人走到祭坛前。

乌尔班十六世：你所求为何？

骑士：我请求授予圣墓骑士之名。

乌尔班十六世：我再一次提醒你，如果世人把行善视为荣耀，那么，基督的勇士必须更加以成为基督骑士为荣，用尽一切办法，决不玷污这一声名。最后，他必须用各种善行证明，授予你们的这份荣耀和赐予你们的尊显之爵是实至名归的。你是否准备好，宣誓承诺奉行圣社的法规？

骑士将交叠的双手放进陛下手中。

骑士：大能之主，耶稣基督，圣子，圣母马利亚，我向你们宣誓，我将奉行基督战士该做的一切。

乌尔班十六世教皇陛下将右手摆上骑士的头顶。

乌尔班十六世：做我主基督的信徒、勇士、圣墓骑士，坚强勇敢，有朝一日你们将被召入祂的天庭。

陛下将金马刺勋章授给骑士，同时说：接受这些马刺，它们是圣墓荣誉和防御的象征。

典礼司仪卢杜萨美枢机将一柄拔出剑鞘的宝剑递给教皇陛下，陛下举剑，立在新授命的骑士前，接着将其交回司仪手中。

典礼司仪：接受这把剑，它象征着神圣教会的防卫，象征着基督教会势必将敌人打倒。但请注意，绝不能用其伤害任何无辜之人。

典礼司仪将宝剑插入剑鞘，陛下接过，将其授给新任骑士。

乌尔班十六世：牢记在心，圣人征服众王国，不是靠宝剑，而是靠信仰。

典礼的这一段为每一名候选骑士重复。教皇陛下得到拔出剑鞘的宝剑，用剑三次碰触每一名骑士的右肩，同时念祷：我宣布并指定你为我主基督座下圣墓骑士团的勇士。因父，及子，和圣灵之名。

接着陛下将宝剑交给典礼司仪，在那名骑士的脖子上挂上十字架和圣墓团的徽章，同时念祷：接受我主的十字架，它会给你们保护。然后不停重复：神啊，以十字之名，拯救我们于敌人之手。

每一名新任骑士起身，向陛下欠身行礼，继而走到那名高官显贵前，从他那里接过披风。接着，从骑士助手那里接过一顶贝雷帽，并马上戴上。之后他便回到长椅中的原位。

陛下开始唱圣歌时，众人全部起立，在场所有人皆应声而唱：

圣神降临

恳求造主圣神降临，

眷顾一切信者灵魂，

请由天上广施神恩，

充满我们罪人心身。

你是安慰人灵之神，
至尊天父所赐宏恩，
你是清泉热火宽仁，
赐我心灵甘露滋润。

神秘赐下七样神恩，
圣主之指鬼斧神工，
你是天父美丽承诺，
宝剑灌满热烈之火。

从天点燃凡尘感官，
抚慰死亡畏惧之心，
坚忍不拔高妙善行，
赐予吾等柔弱血肉。

遥遥而望摧敌慑恶，

狠狠降下滔天怒火，
吾等遥尊天父心愿，
此战不胜决不回头。

你是人类慈惠恩主，
圣父右臂能力所驻，
你是天父所许恩施，
赐我信众富丽言辞。

全能仁慈圣父圣子，
起死回生荣耀圆满，
神剑圣盾齐齐赐下，
圣神天堂一一驱策，

乌尔班十六世教皇陛下：基督之敌必将投降。

众人：阿门。

教皇陛下和典礼司仪下。

教皇没有返回教皇住所，而是带着枢机进了西斯廷教堂旁的小房间中。

“泪水屋，”卢杜萨美枢机说道，“我有好几年没来这儿了。”这间小屋褐色的地板砖已经相当古老，呈现出一丝黑色，屋内贴着红色的柔细墙纸，顶上是低矮的中古风格的拱形天顶，几盏金色的烛台发出刺目的光芒，没有窗户，但一堵鲜红的墙壁上垂挂着一块沉重的帘幔，颜色却很不搭调，是白色的。小屋几乎没有任何家具，只在角落里摆放着一张古怪的靠背长椅，另有一张黑色的小型桌上祭坛，上铺一块白色亚麻布，中部一具骷髅骨架，垂着一件黄色的法衣和十字褙，非常古旧，令人心生不安，旁边有一双白鞋，装饰得近乎荒谬，因时间久远，足尖已经弯曲。

“这身法衣属于教皇庇护十二世，”教宗说道，“一九三九年他当选后，就在这间屋子里穿着这身衣服。我们把它从梵蒂冈博物馆取了出来，放在这里，偶尔会来看看。”

“教皇庇护十二世。”卢杜萨美枢机沉思道。国务秘书试图回忆这位久已故去的教皇有什么特别的重要之处，他想到的，唯有庇护十二世的那尊令人不安的雕像。那雕像由弗朗西斯科·梅西纳造于一九六四年——几乎是两千年前——现已屈尊移驾至梵蒂冈下的秘密走道中。梅西纳在塑造庇护十二世的雕像时，用的是粗线条的方式，眼镜和眼窝一样空洞虚无，右臂防卫性地抬起，张开细瘦如柴的手指，仿佛是要挡开那个时代的恶魔。

“是个持战教皇？”卢杜萨美猜道。

乌尔班十六世一脸倦意地摇摇头。由于在授勋仪式上长时间戴着金色法冠，他的额头上留下了一条凹痕。“的确，这位教皇在旧地的世界大战时期统治教会，但我们感兴趣的不是这个，”圣父说道，“而是他以极其黑暗的心态，被迫实行的复杂行为，去保护教会和梵蒂冈。”

卢杜萨美缓缓地点点头。“纳粹和法西斯，”他喃喃道，“当然。”与内核的联合，并非毫无价值。

教皇的仆从已经在仅有的那张桌子上摆好了茶，现在，国务秘书就像是教皇陛下的私仆，他将茶水斟进一只精细的瓷杯，毕恭毕敬递到陛下面前。乌尔班十六世疲倦地点点头，表示感谢，继而啜了一口热气腾腾的茶水。卢杜萨美回到屋子中间那件悬挂的古衣前，以挑剔的眼光望着教宗。他的心脏又要犯病了。难道我们又要来一次重生，又要召开选举密会？

“你注意到没有，是谁被选中担当骑士代表？”教皇问道，声音有力了一点。他抬起头来，射出灼热但悲伤的目光。

卢杜萨美久久不能平静，他踌躇了片刻。“哦，有.....是前任商团首席执行官。矶崎健三。他将是仙后座四六一四圣战骑士团的名誉首领。”

“改过自新。”教皇陛下微笑道。

卢杜萨美揉揉下颌。“陛下，这赎罪苦行将远比矶崎所希望的要艰苦。”

教皇抬起头。“预计会有严重伤亡？”

“约百分之四十的伤亡，”卢杜萨美低沉地说道，“其中半数无法再获重生。那一区域的战斗异常惨烈。”

“别处呢？”教宗问。

卢杜萨美叹了口气。“陛下，动荡已经扩展到大约六十个圣神星球。约有三百万人受到了感染，他们已经摒弃了十字形。的确发生了战斗，但局势还在圣神当局的掌控之下。复兴之矢是最糟的一个……约有七十五万人感染，而且还在迅速蔓延。”

教皇疲惫地点点头，喝了口茶。“西蒙·奥古斯蒂诺，跟我们说些积极振奋的消息。”

“就在典礼前，从天山星系跃迁来一艘无人信使飞船，”枢机说，“是穆斯塔法枢机发来的全息信息，我们立即进行了解密。”

教皇拿起茶杯和茶碟，静静等待。

“他们遇见了那个恶魔之子，”卢杜萨美说，“就在达赖喇嘛的东宫殿中。”

“然后……”陛下催促道。

“由于恶魔伯劳的出现，我们没能采取行动，”卢杜萨美说，他看了看手腕上触显通信志的记录，“但这些人的身份已经确定，名叫伊妮娅的孩子……按标准年算，已经二十多岁，她的保镖，劳尔·安迪密恩，九年前我们在无限极海上曾逮捕过他，但被他逃走了……那里还有一些其他人。”

教皇细瘦的手指摸了摸薄薄的嘴唇。“伯劳呢？”

“阿尔贝都的贵族卫队.....军官.....威胁到女孩时，伯劳才出现，”卢杜萨美枢机说道，“然后又消失了。没有发生战斗。”

“但穆斯塔法枢机没有充分利用那一时机？”教皇问。

卢杜萨美点点头。

“现在，你仍旧认为穆斯塔法是此项工作的合适人选吗？”乌尔班十六世喃喃道。

“是的，圣父。一切都按计划进行。在展开逮捕前，我们本就计划先和他们接触一下。”

“‘拉斐尔’号呢？”教皇问。

“还没踪迹，”国务秘书回答，“但穆斯塔法和吴玛姬元帅确信，德索亚会在他们抓捕女孩之前出现在天山星系。”

“我们当然希望会这样，”教宗说，“西蒙·奥古斯蒂诺，你知道这艘变节的飞船对我们的圣战造成了多大的破坏吗？”

卢杜萨美知道，这句问话只是一种修辞手法。五年来，他和圣父及坐卧不宁的圣神舰队元帅一直在研读作战汇报、伤亡名单和吨位损失数。好几十次，“拉斐尔”号和叛变的德索亚舰长都差一点被抓获甚至是被击毁，但他们每一次都成功地逃进了驱逐者领空，身后撇下的是一堆散乱的护卫舰、翻滚的巨船，还有四分五裂的圣神战舰。圣神舰队竟然抓不住一艘叛变的大天使飞船，这真是奇耻大辱，圣神只能将此事捂得严严实实。

而现在，一切就将结束。

“阿尔贝都所在的派别计算出一个结果，认为德索亚上钩的可能性达到百分之九十四。”枢机说道。

“自打圣神舰队和宗教法庭撒下那个诱饵后，已经过去多长时间了？”教皇问道，他喝光茶，把杯子和茶碟放在长椅边上。

“五个标准星期。”卢杜萨美回答，“吴玛姬布置了一切，她在一艘火炬护卫舰的AI中置入了一条加密信息，宣称‘拉斐尔’号在蛇夫星系的边缘跃迁。但加密程度也不是很高，‘拉斐尔’上经过驱逐者增强的系统可以将其解密。”

“难道德索亚和他的那伙人不会察觉出这是个陷阱吗？”这个曾一度是雷纳·霍伊特神父的人若有所思道。

“不可能，陛下。”枢机说，“以前我们用过那个加密模式，曾给德索亚透露过可靠的消息……”

教皇猛地昂起头。“卢杜萨美枢机，”他厉声说道，“你是说，你们曾经牺牲了无辜的圣神人员和战舰……这些人永远也无法重生……只是为了确保这些叛变者不怀疑这些消息？”

“是的，圣父。”卢杜萨美说。

教皇吐了口大气，点点头：“可惜……但考虑到其中牵涉的利益关系……还是可以理解。”

“而且，”枢机继续道，“安插在这些船上的船员中，还有一些军官，他们会将‘拉斐尔’捕获，事实上，这些人早被宗教法庭……啊……

控制了，并知道我们打算何时对伊妮娅和天山星球采取行动。”

“这一切在几个月前就事先准备好了？”教皇问。

“是的，陛下。几个月前，阿尔贝都顾问和内核探测到的天山远距传输器出现了活动的迹象，于是向我们提出了提前几个月部署行动的计划。”

教宗将双手平摆在穿着袍子的大腿上。他的手指呈现出靛蓝之色。“恶魔之子的这条脱逃路线被毁掉了吗？”

“没错，”枢机说，“‘吉卜利尔’号将远距传送门所在的整座山都轰成了渣。陛下，远距传输器肯定无法再使用了，现在它被埋在了厚厚的岩石中。”

“内核确信这是天山的唯一一座远距传输器？”

“绝对确信，圣父。”

“那么，接下来和德索亚及其叛变大天使飞船的对抗，准备得怎么样了？”

“啊，陛下，这些具体战术细节应该由吴玛姬元帅来这里汇报……”

“西蒙·奥古斯蒂诺，我们相信你，你可以概括地汇报一下。”

“谢谢，圣父。圣神舰队在天山星系内部署了五十八艘行星级的巡洋舰。过去六个标准星期以来，它们一直隐藏在……”

“冒昧问一句，西蒙·奥古斯蒂诺，”教皇低语道，“你说有五十八艘大天使级战列舰，这是如何隐藏起来的？”

枢机微微一笑。“陛下，它们关闭了动力能源，正飘浮在内星系小行星带和星系外柯伊伯带的战略区域。它们在那里完全无法探测到，但一下达命令，它们随时可以跃迁。”

“‘拉斐尔’号这一回在劫难逃？”

“没错，陛下。”卢杜萨美枢机说道，“共有十一名圣神舰队指挥官守在那里，他们的性命就看这次伏击是否能成功。”

“卢杜萨美枢机，让我们大天使舰队的五分之一留在这么一个偏地星系，可是严重影响了圣战的效果。”

“是的，陛下。”枢机的双掌贴在袍子上，惊讶地发现掌中竟渗出了汗水。卢杜萨美知道，圣神舰队有十一名首脑的性命悬在此次任务的成败上，而他自己的未来也安危未定。

“只要能摧毁叛军，一切都是值得的。”教皇低语道。

卢杜萨美枢机深深吸了口气。

“据我们所想，德索亚舰长和这艘飞船都会被摧毁，而不是被抓获。”陛下说道。

“是的，圣父。命令是将这艘飞船轰成炮灰。”

“但我们不会伤害那个孩子？”

“是的，圣父。我们做了各种防范措施，确保这个名叫伊妮娅的污染源会被活捉归案。”

“西蒙·奥古斯蒂诺，这一点非常重要。”教皇低声道，感觉像在自

言自语。这些细节他们已经研究了一百多遍。“我们必须活捉这个女孩，和她一起的其余人.....要杀要剐随便.....但这个女孩必须活捉。请重新向我们解说一下行动过程。”

卢杜萨美枢机闭上双眼。“一旦‘拉斐尔’号被拦截并摧毁，内核飞船将会飞入天山轨道，将地球上的人口全数尽灭。”

“用死光。”陛下低声道。

“技术上说.....不尽如此。”枢机说，“如您所知，内核声称这一技术的结果是无法逆转的。它将导致永久的昏迷。”

“西蒙·奥古斯蒂诺，这回我们还运输这数百万人的尸体吗？”

“陛下，先得进行一些其他事宜。首先，我们的特别小组会到星球表面找到女孩，然后把她带到大天使护卫舰，运回佩森。我们会将她复活，隔离起来，并加以审问，然后.....”

“处决，”教皇叹了口气，“向六十个星球上的数百万叛军发出宣告，他们这个传说中的救世主实际上什么都不是。”

“是的，陛下。”

“西蒙·奥古斯蒂诺，我们都盼着和这孩子谈一谈，不管她是不是恶魔之子。”

“是，陛下。”

“那么，你认为德索亚舰长什么时候会踏入陷阱，自取灭亡？”

卢杜萨美枢机看着自己的通信志。

“不消几个小时，陛下，不消几个小时。”

“让我们祈祷一切马到成功。”教皇低语道，“让我们祈祷，拯救我们的教会和部族。”

泪水屋中，两个男人埋下了头。

从布达拉宫回来后的几天里，我终于开始对伊妮娅的计划和能力有了一个全方位的了解。

众人热烈欢迎我们的平安返回，那场面真是让我惊讶。瑞秋和西奥拥抱伊妮娅，还哭了。贝提克用完好的那只手捶打我的后背，然后拥抱我。平时不苟言笑的阿布先是拥抱乔治，继而沿着我们朝圣者的队列走下来，泪流满面地把我们都抱了个遍。整座寺庙满是欢呼声、拍手声和哭泣声。我终于意识到，许多人都不曾料到我们会从接待圣神的宴会上平安返回——至少伊妮娅不会。我们能回来，还真是死里逃生啊。

接下来，我们开始着手悬空寺的收尾工程。我和罗莫、贝提克以及其他高空装配工一起进行连接顶部步行街的工程，而伊妮娅、瑞秋和西奥管理整个营地的各项细节工作。那天晚上，我脑海中只有一件事：早点和我的挚爱上床睡觉。晚饭过后，我和她在高台走道上单独待了一小会儿，还迅速地热吻了片刻，我觉得伊妮娅也和我一样，很想马上和我享受亲昵的时光。但按日程，那晚是“论坛”夜——事后看来，也是最后的论坛夜——夜幕降临时，中部禅寺平台已经拥了一百多人。幸运的是，雨季一开始下了一阵灰茫茫的大雨后，便很快地停了下来。夕阳从昆仑山西部落下，夜晚凉爽宜人。一根根火把立在线台旁，发出毕毕剥剥的响声。经幡也猎猎作响。

今晚出席讨论会的还有几位与众不同的人物，让我大为惊讶：来自朵穆的卓莫错奇，尽管他说要去西部进行贸易，但却从布达拉宫回来；多吉帕姆也来了，身旁是九名受宠的比丘尼；还有不少来自布达拉宫宴会的著名宾客——大多数是年轻人——最年轻、最著名的，当数达赖喇嘛，他穿着素朴的红袍，戴着红帽，像是微服私访的打扮，总管事和管事不在他身边，跟他一起来的，只有担当私人护卫的传令员——卡尔·林迦·威廉·永平寺。

屋子里人山人海，我站在最后面。论坛差不多进行了一个小时，这是名副其实的论坛，伊妮娅偶尔引导大家的讨论，但从没独自主宰所有的言论。但是，她的质问慢慢地将对话推向了她要的方式。我发现，她是密宗和禅宗的大师，一些花费数十年研究戒律的僧侣向她提问，而她用公案和佛法作为回答。一名僧侣想知道为什么他们不能利用圣神提供的工具来获得不朽，伊妮娅引用佛陀的话回答他：没有人会重生，万物服从无常——这是生灭变化的规律——接着她详细阐述了“无我”的意义，佛陀否认这世上存在名为灵魂的自我。

有人询问死亡，伊妮娅引用一则禅宗公案来进行回答：

“僧问道忍：‘一僧死，他去了何处？’道忍答：‘火尽草生。’”

“伊妮娅女士，”席屹屹说道，她白皙的脸庞微微泛红，“意思是不是‘无’？”

伊妮娅曾跟我说过，“无”是禅宗的一个简练优雅的概念，翻译过来就是说——“这问题毫无意义。”

我的小朋友微微一笑。这是个露天的空间，她正坐在离门口最远的地方，恒山之上，星辰明亮可见。但先知还没有升起。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她轻声道。屋内静悄悄的，她的声音非常清晰。“同时也是指，这个僧侣就像是门钉一样死透了。他没去任何地方，更重要的是，他无处可去。他的生命同样无处可去，但那生命将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下去。人们因为僧侣的死而伤心，但生命并没由此减少。宇宙生命的天平上，没有任何东西被移去。消失的宇宙，是那僧侣意识和内心中的宇宙。雪峰尝谓玄沙：‘性真曾问我，僧死何处去；我云，便如冰化水。’玄沙云：‘妙极，但我不会如此答。’雪峰问：‘你如何答？’玄沙答：‘便如水归水。’”

片刻沉默之后，前排有人说道：“请告诉我们什么是缔结的虚空。”

“很久很久以前，”如往常一样，伊妮娅用这句话开启了长篇大论，“缔之虚便出现了。它超越了时间。从某种真切的意义上讲，缔之虚是时间的遗孤……空间的遗孤。

“但缔之虚没有时间的特点，没有空间的特点，当然也没有上帝的特点，缔结的虚空不是上帝。事实上，缔之虚的进化，虽然发生在时空标出宇宙界限的许久之后，但它不受时间束缚，不受空间拘管，从大爆炸的起点至小呜咽的终点，缔结的虚空可以跨越时空连续体随意前后走动，就像是渗进裂缝中的液体。”

伊妮娅顿了顿，抬起双手，按向太阳穴，自她儿时起我就很熟悉她这动作了。但今晚，她一点也不像孩子。那双眼睛充满了倦意，也盈满了生机。眼角旁已经出现因疲惫或忧虑而导致的皱纹。我爱那双眼睛。

“缔结的虚空是个有意识的生命，”她坚定地说道，“它来自有意识的生命——我们这里的许多人，同样是由有意识的生命创造而来。

“缔结的虚空由量子物质结成，交织在普朗克空间和普朗克时间

中，围裹着时空，就像是被套包裹着棉胎。缔结的虚空不神秘，也不玄奥，它产自宇宙的物理定律，并对其产生回应，但它是进化中的宇宙的产物。虚空的根基建立在思维和感情中，它是这个宇宙本身的意念。而不仅仅只是人类的思维和感情，它混合了数亿年来成千上万灵性生命的思想。虚空是这个不断进化的宇宙中唯一的一个不变之物——各种族分隔数百万年、数百万光年，进化、成长、盛开、凋谢、死亡，而虚空是它们唯一的一个共同点。进入缔结的虚空，只有一把钥匙.....”

伊妮娅又顿了顿。她的朋友瑞秋正盘腿坐在她身旁，全神贯注地聆听着。现在，我第一次注意到，瑞秋真是美极了，而我过去几个月来一直在傻傻地嫉妒她。她有着一头黄褐色的卷曲短发，两颊泛着红晕，大大的绿色双眸中点缀着褐色小点。她的年纪和伊妮娅差不多大，二十岁出头，由于几个月来一直在天山那金黄的太阳下劳作于高台之上，所以皮肤也被晒成了金褐色。

伊妮娅碰了碰瑞秋的肩膀。

“我身旁的这位朋友，她父亲曾发现这个宇宙的一个有趣真相，当时她还是个婴孩，”伊妮娅说，“她父亲，是个名叫索尔的学者，数十年来一直纠结于上帝和人之间的历史关系。突然有一天，当索尔处于一个最极端的境况下，即将要第二次失去自己的女儿时，他顿悟了——他凭直觉完全明白了一切，明白了数百万年来我们悠久沉思、唯有少数几个人才能知晓的真理.....索尔领悟到，在这个宇宙中，爱是一种真实、均等的力.....像电磁力和弱核力一样真实存在。像重力一样真实存在，而且由同样的一些定律所支配。比如说，平方反比定律适用于万有引力，也同样适用于爱。

“索尔意识到，爱是缔之虚的约束力，是这件衣氅的丝线和布料。

在顿悟的刹那之间，索尔意识到人类不是这件灿烂织锦的唯一裁缝。虽然索尔看到了缔之虚和爱之力，但他却无法进入这一介质。人类刚刚从灵长类远亲那儿进化过来，还没有获得足够的悟性，来清楚地看到虚空本质，或者是进入其中。

“我之所以说‘清楚地看到’，是因为所有敞开心灵的人，都曾经瞥见过虚空之地，虽然情况很少见，但如果真发生，那一瞥将非常强大。禅宗不是一种普通的宗教，它是特别的信仰，同样，缔结的虚空不是一种简单的思维方式，它是特别的思维方式。虚空就像驻波，它能和人类意识及人格的波阵面进行互动。当我们喜极而泣、与爱人离别、达到高潮时的欢愉、站在心爱之人的墓前，或是望着自己的孩子第一次睁开双眼，每当这种时刻，缔结的虚空就会被我们触碰到。”

说这些的时候，伊妮娅正望着我，我突然感到手臂上起了鸡皮疙瘩。

“缔结的虚空一直就在我们的神志和知觉周围，”她继续道，“虽然看不见，但近在咫尺，就像是夜晚睡在身旁的爱人的气息。它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宇宙中，但却无法触及，正因如此，我们人类才虚构出了神话和宗教，固执且盲目地相信超感知的神力，心灵感应和预言，恶魔和半神，重生和转世，鬼魂和救世主，还有无数种无法自圆自说的鬼话。”

听到这话，数百名僧侣、工人、智者、政客和圣人发生了轻微的骚动。风吹了起来，按设计初衷，平台轻轻摇晃着。洛京南部的什么地方响起隆隆的雷声。

“公元六世纪，菩提达摩曾说过‘禅宗四偈’，这四句话几乎是完美的

路标，可以指引人们发现缔之虚，至少是发现它平静脱俗的外貌。”伊妮娅继续道，“第一，不立文字^[38]。文字是人类个体的光和声，照亮黑夜的热闪电。缔结的虚空潜藏在万物最隐秘、最寂静的地方……孩童栖息之地。

“第二，教外别传^[39]。画家的画笔动起，别的画家就能认出他。音乐家的音乐响起，别的音乐家就能从数万人中把他分辨出。诗人说几句话，尤其是当他把诗的普通含义和形式抛弃，别的诗人就能认出他。著拉曾写过这样一短话——

两两飞来，

两两飞去——

蝴蝶。

“——在文字和影像烧尽、仍旧散着热意的坩埚中，留下了深邃之物的金子，R.H.布利斯和弗雷德里克·弗兰克曾将其称为‘燃烧一切的生命黑焰’……并‘用慈悲心肠去看，而不是眼睛’。

“《圣经》是谎言。《古兰经》是谎言。《塔木德经》和《托拉经》是谎言。《新约》是谎言。《经藏》《阿含经》《如是语经》《法句经》是谎言。菩萨和阿弥陀佛是谎言。《西藏度亡经》是谎言。《三藏经》是谎言。所有的经文都是谎言……就像我现在说的这些，其实也都是谎言。

“这些圣籍撒谎，并不是有意为之，也不是因为表达不力，而是源自文字的本质；这些美妙经籍中的所有影像、箴言、定律、真经、引文、寓言、戒律、公案、打坐和布道，最终都未能用言语将寻道的人类和缔之虚的感知连接起来。

“第三，直指人心。禅宗最能理解缔之虚的本质，因为它最清楚地发现了虚空的不存在。它也一直在深思这些问题：不用手指便能指路，不用画笔便能作画，在无声真空中聆听宏大的声音。子规曾写道——

小小渔村；

月下小舞，

生鱼之味。

“要寻找进入虚空之门的钥匙，这就是精华所在，我不是指诗。在业已死寂的数百万星球上，数百万种族建起没有屋子的村庄，他们在没有月亮的星球上月下小舞，从没有鱼的海洋中闻到生鱼的味道。其中的含义甚至超越了时间，超越了言语，超越了一个种族的寿命。

“第四，见性成佛。要做到这一点，无须花上几十年打坐，也无须受到教会的洗礼，更无须研读《古兰经》。佛法的本质，是在坩埚中燃烧出来的人类精华。花有花性，疯狗和瞎眼柴羊也有各自的狗性和柴羊性。一个地方——任一个地方——都有它的地性。唯有人类拼命挣扎，却没有得到他本来的面貌。原因有很多，也很复杂，但都可以归结为一点，那就是我们都是进化中的宇宙的一部分，是它身上一个可以自我观

察的器官。眼睛可以看到自己吗？”

伊妮娅顿了片刻，静寂之下，山那边的什么地方传来隆隆的雷声。雨已经停了几夭，但说来就来。我脑海中浮现出雨天的场景：这些建筑、群山、缆索、桥梁、走道和脚手架上都结了冰，被雾气笼罩了起来。这念头让我打了个寒战。

“佛陀明白，通过消去每日的喧嚣，我们就能感受到缔结的虚空。”伊妮娅终于开口道，“从这一点上讲，顿悟，就是在持续不停地聆听邻居震耳欲聋的吵闹响声后，如约而来的平静。但缔之虚不只是平静……它是聆听的开始。聆听死者的语言，是进入虚空的第一个步骤。

“拿撒勒的耶稣进入了缔结的虚空。千真万确。在运用死者之语言的那些人里，他的声音最为清晰可辨。但在到达下一个层次，也就是学会死者的语言之前，他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也学会了聆听天体之音，学会了如何驾着汹涌的几率波，看到自己遥远的死亡，并且在那时刻到来之时，他勇敢地直面它，而不是逃避。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他学着走出了第一步，自由穿行在缔之虚的时空网络中，他来到不远的未来，在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奄奄一息时，重又出现在了朋友和学徒之中。

“耶稣见到缔之虚不受时间影响的特性，从时间的束缚中解脱，他意识到，进入这扇门的钥匙不在于他的教义，不在于基于他理论的经文，不在于卑躬屈膝地奉承他的那些人，也不在于他所坚信的进化中的旧约上帝，而在于他自己，名叫耶稣的这个人，一个平凡的人类，细胞中携带着开锁的密码。耶稣知道，他能打开这扇门，这个能力不在于他的头脑和心灵中，而在他的血肉和细胞中……真真切切，就在他的DNA中。

“在享用最后的晚餐中，拿撒勒的耶稣命自己的信徒喝他的血，吃他的身体，事实上，他不是在进行比喻，不是请他们享用充满魔力的圣餐，也不是在进行那些数世纪的象征重演。耶稣就是要他们喝他的血.....滴着他的血的一大杯酒.....并吃他的身体.....含有他皮屑的一块面包。他是真的将自己献身了。他知道，这些喝了他血的人，将会分享他的DNA，并得到‘缔结宇宙的虚空’的能力。

“他就这样把这些东西献给了几名学徒。但是，这些人的悟性远远不够，面对这难以理解的感受和印象，面对死者永不停歇的声音，面对生者之语言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冲击，他们都被逼疯了。也无法将自己血里的声音传给其他人，只能转向教条，将那无法表述的东西转变成粗糙的文字和浮夸的说教，严格的戒律和激烈的修辞。那景象暗淡下来，最后便消失了。提升之门关闭了。”

伊妮娅又顿了半晌，她拿起一个木杯子，喝了口水。瑞秋、西奥和其他几个人正在哭泣，这可是我头一次见到。我正坐在一块新榻榻米上，见状转了个身，看了看身后。贝提克正站在敞开的入口前，那张永不衰老的蓝色脸庞非常严肃，他正全神贯注听着伊妮娅说的每一个字。机器人正用完好的右手抱着短短的左臂。我不禁想，他的胳膊还会疼吗？

伊妮娅重新开口。“奇怪的是，继耶稣后，旧地上第二个发现虚空之门钥匙的子民，竟是技术内核。这些自主智能干预自己的进化，以一百万倍于人类的进化速率，引导自己的命运，在尝试过程中，他们发现了‘见到虚空’的DNA密钥.....当然，‘见’这个字用得不太准确。或许用‘共鸣’更合适。

“但是，当内核感觉到虚空的轮廓，派出探测器，探索这个多维度

的后霍金现实时，他们却完全无法理解。理解缔之虚需要一定水平的感知移情力，而内核从来没有费心去进化出这个能力。要真正领悟虚空的实质，第一步是学会挚爱的逝去之人的语言——而内核没有任何挚爱的逝去之人。缔结的虚空对内核来说，就像是盲人拿着一幅美丽的图画，不去欣赏而是将其当成柴火；或是给聋人听贝多芬的交响曲，感受到地面的震动，却推翻重建，打造更稳固的地板。

“技术内核没有运用缔之虚的本质，相反，他们将它撕成碎片，制成一些聪明的小技术，献给人类。所谓的霍金驱动器，事实上并非如内核所说的源自古代大师斯蒂芬·霍金的理论，只是对这一发现的渗透。有了霍金驱动飞船，我们建立了世界网，建立起了霸主，其原理，就是在虚空边缘没有结构的实体中撕出小洞，一种并不太要紧的野蛮行径，但仍然是野蛮的。远距传输器却是另一回事，朋友们，我不知该如何形容……学习如何穿过缔之虚，就有点像是学习如何在水上行走，而技术内核的远距传输器穿透虚空的边界，伤害了已有数万亿年历史的完整生态环境。这就像是在一片绿意盎然、充满生机的森林中，铺出一条大路——这个比喻也无法完全表达出我的意思，因为构成这座森林的东西，是我们无数逝去的挚爱的记忆和声音，而铺就的高速路有数千公里宽，你们可以想象这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所谓的超光仪，实现了霸主内部的即时通信，它同样是对虚空的渗透。我的比喻还是很拙劣，很无能，但请想象一下，人类土著若是发现一台有效的电磁通信系统，包括了播音室、全息相机、音频设备、发电机、发射机、中继卫星、接收器、投影仪，而他们竟然将这些东西拆卸下来，用拆下来的垃圾当信号旗。事实上比之更甚。大流亡前的旧地上，人类的巨大油箱和远洋舰让海洋充斥了机械的声音，星球上的鲸鱼也因此而致聋，它们的生命之歌在远古时代就开始唱响，一百万年来一

直在进化，而今却被永远淹没，被摧毁。自那之后，鲸鱼们便决定全部赴死；杀死它们的，事实上不是人类为了取用鲸肉和鱼油的捕猎，而是缘于歌声的毁灭。而超光仪的破坏比之更甚。”

伊妮娅深深吸了口气，她扭了扭手指，似乎双手抽筋了。当她抬起头，目光扫向四周的时候，发现在场的每个人都被深深触动了。

“对不起，”她说，“我跑题了。一句话，随着远距传输器的陨落，虚空中的异族决定停止超光仪这种野蛮的行径。很久以前，这些异族就派出了观察者，生活在我们之中……”

屋内突然响起一阵窃窃私语。伊妮娅微笑着，等着声音平静下去。

“我明白。”她说，“在我还未出生前，我就知道了这件事，就算如此，我也感到很吃惊。这些观察者有很重要的职责……他们会决定人类是否可以信赖，是否可以和他们一起进入缔之虚中的世界，或者，我们可能仅仅是野蛮的汪达尔人。正是其中一名观察者，在内核打算摧毁旧地前，建议将我们的家园转移到别处。还有一位观察者，在旧地被流放到小麦哲伦星云的三个世纪里，在那里进行了种种测试和模拟，来进一步了解我们的种族，并度量我们的移情之力。

“这些异族也在内核中派驻了观察者——如果你们想说间谍的话，也可以。他们知道，虚空的疆界被损害，完全归因于内核的胡乱篡改，但他们也知道，是我们创造了内核。这些异族——该怎么称呼他们呢？——虚空的居民似乎不太准确，也许应该说是虚空的协作者？或是协造者？不管怎么说，他们以前也是硅基构造物，是无机自主智能。但和今日统治技术内核的这一族相比，也不是同一类。一个有感知的种族，如果没有进化出移情，那它就无法理解虚空的本质。”

伊妮娅稍稍抬高膝盖，两个手肘撑在上面，身体略微前倾，继续说下去。

“家父——就是约翰·济慈赛伯人——就是因这个缘由而被创造出来的，”她说道，虽然声音平静，但我能听出其中隐含的激情，“我以前跟你们说过，内核一直处在内战状态中，几乎所有的实体都在互相战斗，他们只为自己而战，从来不顾别人。这是一种十级规模的超寄生生态。他们的猎物——其他内核派别——被消化吸收，本身的代码基因材料、记忆、软件、繁殖序列都被吃尽，但这并不像死亡，这些被吃尽的内核派别仍旧‘活着’，但却是成为了得胜者的子部件，而这些得胜者，很快又将矛头转向了其他人。他们有联盟，却非常短暂。但而且他们没有价值体系、信念或终极目标，只有优化生存策略的偶然安排。内核中的每一个行动都是零和游戏的结果，自从内核势力进化出感知力以来，这一游戏就一直在进行着。内核中的大多数派别和人类打交道时，都是以零和条款进行的……优化他们和我们的寄生关系。一方得利，另一方必然吃亏。

“然而，几个世纪起来，内核中终于有一些派别认识到了虚空的真正潜能。他们了解到，他们这些没有移情能力的智能种族，永远也无法成为这生死无常、万物轮回的一部分。他们明白，缔之虚的进化构造并不像是一片珊瑚礁，如果他们不对自己的个体参数进行改变，就永远也无法在那儿找到安身之所。

“因此，内核中的一部分成员进化了——他们不是利他主义者，而是孤注一掷的活命主义者，他们意识到，要赢得这一场永无休止的零和游戏，必须将游戏终止。要想终止游戏，他们就必须进化成拥有移情力的种族。

“内核知道一件事，而忒亚·德·夏丹和其他一些感伤之人拒绝承认这件事，那就是：进化不是前进，它没有‘目的地’，也没有通往进化终点的方向。进化就是改变。如果这种改变让它生命之树的枝叶最完美地适应了宇宙的状态，那进化就是‘成功’的。对于内核的这些派别来说，如果能让进化‘成功’，他们就必须放弃零和的寄生态，找到真正的共生方式。他们必须和我们人类建立起诚实的共同进化关系。

“一开始，这些叛变的内核势力还在继续进行掠食，以发展出更多的有可能拥有移情的内核势力。他们竭尽全力改写了自身的代码，又创造出了约翰·济慈赛伯人——这是一个模拟移情生命体的完整尝试，这个模拟人拥有人类的身体和DNA，但赛伯人的记忆和人格储存在内核中。他们的敌对势力摧毁了第一个济慈赛伯人。从第一个的镜像中，第二个赛伯人又被创造出来。这个赛伯人雇下了家母，她当时是一名私家侦探，他希望她能帮他解开第一个赛伯人的死亡之谜。”

伊妮娅微笑着，有那么一小会儿，她似乎全然忘记了我们的存在，甚至忘了自己的故事。她似乎在重新体验以前的记忆。就在这时，我记起我们乘着领事飞船旅行的那段时间里，她曾经偶然提起过的一件事——“劳尔，我还没出生前……我还没变成胎儿前，我父母的记忆就已经灌输给了我。在你拥有自己的生命前，脑瓜中就被灌满了别人的记忆，对一个孩子的人格来说，你想象得到比这更加灾难性的事吗？难怪我只会添乱。”

此时此刻，她在我眼里并不像是在添乱。但这时我爱她胜过爱我自己的生命。

“他雇下家母，希望她能解决自己人格的死亡之谜。”她继续柔声说道，“但是，事实上他知道他的前身发生了什么事。他雇用家母，真正

的原因是为了和她见面，和她在一起，并且最终成为家母的爱人。”伊妮娅顿了顿片刻，微笑着，双眼望着遥远之处。“我的马丁叔叔在那本乱七八糟的《诗篇》中写过这件事，但他没有了解全部的真相。我父母结婚了，我想马丁叔叔肯定没有提及这件事……他们是在卢瑟斯的伯劳神庙结婚的，主教是证婚人。虽然这是个异教，但却是合法的，我父母的婚姻在霸主的两百多个星球上都是合法的。”她又微微一笑，目光越过拥挤的小屋，朝我看来，“嗯，我可能是个私生子，但我出生时并不是。”

“于是，他们结婚了，家母肚子里有了我——这很可能发生在仪式之前——接着，在家母前往海伯利安进行伯劳朝圣前，一些有内核作为后盾的势力杀害了家父，这件事本应结束我和家父的联系，但却发生了两件意外——家母的耳朵后植入了一个舒克隆环，而家父的人格被复制了进去。在那几个月里，家母怀着我们两个人——我在她的子宫里，而家父，第二个约翰·济慈赛伯人，在舒克隆环里。他的人格被监禁在舒克隆环的无限循环中，虽然无法直接和家母交流，但却能轻而易举地和我交流。这其中的难点是如何定义当时的‘我’。家父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带着还是胎儿的‘我’进入缔结的虚空。那时我的小小手指还没成形，但我就已经看见了未来会发生的事情，未来的我将会变成谁，甚至是我将会如何死去。

“马丁叔叔在《诗篇》中未曾提及的，还有其他一些事。在卢瑟斯中央广场，在伯劳神庙的台阶上，那帮人射杀了我的父亲，就在那时，家母的身体也沾上了父亲的鲜血，包含着经内核增强的约翰·济慈的重建DNA。家母当时还不知道，父亲的血正是人类宇宙中最宝贵的资源。他的DNA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感染其他人，传播唯一的一件礼物——通向虚空的钥匙。只要以正确的方式和人类DNA混合，它就能赐下这一

珍贵的礼物，向整个人类部族打开通向缔之虚的大门。

“我便是他们血的混合。我既有来自技术内核的进入虚空的能力，也有人类很少使用的透过移情感知宇宙的能力。不管怎样，一旦喝了我的血，就永远也无法再以原来的方式看这个宇宙了。”

说完，伊妮娅从榻榻米地垫上爬起身。西奥拿来一块白布。瑞秋拿起一个酒瓶，将红色的酒浆倒进七只大大的酒杯。伊妮娅从毛衣中拿出一只小盒，我仔细一看，那是飞船上的医疗箱，她从里面拿出一把无菌手术刀，一根消毒棉签。她没有马上使用手术刀，而是稍作停顿，目光扫过在座的人群。四下没有一丝声音，就好像几百个人都齐齐地屏住了呼吸。

“今晚，如果你们想喝我的血，我满足你们，但我无法给予承诺，保证你们会得到欢乐、智慧或是长生不死，”她轻轻地说道，“没有涅槃。没有救赎。没有来生。没有重生。但你们会得到无限多关于心灵的知识，会有伟大的发现和冒险，我只能承诺一件事，你们将会体会到这短暂人生的更多痛苦和恐惧。”

她看着一张张脸，当看到达赖喇嘛时，她微微一笑。“你们中，”她说，“有一些人在过去几年里从没落下一次讨论会。我已经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了你们，学会死者的语言，学会生者的语言，学会聆听天体之音，以及学会走出第一步。”

她看着我。“但有一些人只听过其中几次，你们没有听到我解释教会十字形的真正作用，伯劳的真实身份，你们没有听到什么是学会死者的语言，进入缔之虚需要承担怎样的负担。如果谁有怀疑，那我请你们晚些慢慢接受。对于其他人，我再重复一遍，我不是弥赛亚，只是一名

老师。如果我在这几年中教给你们的知识听上去像是真理，你们也愿意抓住这个机会，那就喝下我的血。我提醒你们，让我们领悟虚空实质的DNA无法和十字形共存，如果你们喝下我的血，那么二十四小时之内，那寄生虫就会衰竭而亡，并且再也无法在你们的体内生存。如果你们仍旧想通过十字形重生，那就不要喝我的血。

“我还要提醒你们，一旦喝下我的血，那么你们也将变得和我一样，成为圣神唾弃并追捕的敌人。你们的血也会有传染性，如果你们拿出你们的血，和想要找到虚空的人分享，那这些人也将同样受到唾弃。

“最后我要提醒你们，一旦喝下我的血，你们的孩子将生来就具有进入虚空的能力。不管怎么样，你们的孩子和他们的孩子生来就将领会死者的语言，生者的语言，生来就会聆听天体之音，并知道他们能走出跨越虚空的第一步。”

伊妮娅用手术刀的刀刃在手指上划了一下。在提灯光芒的映照下，可以看见冒出的一小滴鲜血。瑞秋举起酒杯，而伊妮娅则将那滴血挤进了一大杯酒中。七个杯子轮了一遍，最后每个杯子都被.....污染了？变质了？我开始头晕脑涨，心脏也惊恐地猛烈跳动起来。这一切真像是一出恶搞天主教圣餐的糟糕戏码。我的这个小朋友、我的挚爱.....是不是已经疯了？难道她真以为自己是弥赛亚。不，她说了自己不是。难道我已经相信，只要喝下那杯混有我挚爱鲜血的美酒，我就会发生大变？我不知道。我也不明白。

有半数人走向前，在那儿排起了队，等着从大酒杯中喝上一口。圣杯？这是亵渎，是不对的。难道不是吗？那些人只是静静地喝上一口，然后重新回到榻榻米地垫上坐下。似乎没人特别表现出注满活力，或是醍醐灌顶的样子。享用完酒的人，额头上也没有闪现任何魔鬼般的亮

光。没有人凭空飘浮，也没人说话。大家就是喝一口，回原地坐下。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直在犹豫，我希望伊妮娅能稍微往我这边看一眼。我心中有许许多多问题.....过了许久之后，我才开始朝已经缩短的队伍走去，觉得自己像是个叛徒，背叛了本应毫不犹豫地去信赖的同伴。

伊妮娅看到了我。她突然举起手，手掌对着我。意思非常清楚——劳尔，你还没到这个时候。我又迟疑了片刻，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这些陌生人和我的挚爱有了某种亲昵的关系，而我却没有，一想到此，我就浑身不舒服。我的心脏猛烈跳动，脸颊火烧火燎，但我还是坐回到垫子上。

没有正式的宣告讨论会结束的话语，。大家三三两两地离开。有一对情侣——女的喝了酒，而男的没有——手挽手走开了，就好像一切都没有改变。也许，的确什么都没有改变，也许，我刚刚见证的这个共享仪式只不过是某种隐喻或象征，是自我暗示，或是自我催眠。也许，那些极力强迫自己去感知某种叫作缔之虚的东西的人，会产生一些内部体验，让他们相信这一切真的发生了。也许，这一切都是胡说八道。

我揉了揉额头。我的头很痛，没喝酒真是太好了。有时候，喝酒会让我偏头痛发作。我不禁吃吃地笑了起来，有那么一小会儿，我感觉有点恶心，还有点空虚，似乎被人遗弃了。

这时瑞秋说道：“别忘了，明天中午，走道要完工了。上层冥想台会有一个宴会！大家自己带茶点。”

于是，那一晚就这么结束了。我爬上台阶，来到睡台，心里五味杂陈，充满了得意、期盼、懊悔、窘迫、兴奋，脑袋也一抽一抽地疼着。

我承认，伊妮娅说的东西我有一半都没有听懂，但临走时，我隐约感到失落和不着调……比如说，我确信耶稣最后的晚餐不是这样结束的。竟然提醒大家在上层举行宴会，还酒水自带。

我吃吃地笑着，接着咽了口口水，猛地停了下来。最后的晚餐，这话听起来太可怕了。我的心又开始猛烈跳动，脑袋愈发地疼了起来。看样子，我还是不去我的挚爱的房间了。

上层平台的走道上吹来一阵冷风，顿时让我的头疼好了半分。先知挂在东部一片塔状积云的顶部，微微发出银色的光芒。今晚的满天星辰看上去都冷冷的。

就在我走进我俩的房间，点上灯时，天空突然猛地炸响。

所有人都从下面的楼层走了上来。悬空寺的多数工作已完工，如今留下来的所有人，包括伊妮娅和贝提克，瑞秋和西奥，乔治和阿布，砣砣和恺伊，占定和乐乐，罗莫和桑坦，金秉勋和维奇·格罗塞，健四郎和治之，堪布拿旺扎西大师和他的师尊，年幼的达赖喇嘛，沃铁·玛耶和雅努斯·库提卡，故作沉思的林西吉普和咧嘴微笑的昌济肯张，金刚亥母多吉帕姆和卡尔·林迦·威廉·永平寺，一众人等全都到齐。伊妮娅走到我的身边，握住我的手，大家都面带敬畏地望着天空，无人发出声响。

片刻之前还在闪耀着星辰的天空，现在充满了变幻的光影。我很惊讶，那么炫目的光芒竟然没把大家刺得目盲。怒放的巨大白光，闪烁的硫黄之光，炫目的红色条纹——它们甚至比彗星或流星的尾迹还要明亮。蓝色、绿色、白色和黄色的线条纵横交错，每一条都又亮又直，就像是用钻石在玻璃上刻出的划痕。突然之间，橘黄色的光猛烈闪耀起来，似乎发生了无声的爆炸，紧随而至的是更多的白色条痕和红色划痕。一切都静悄悄的，但剧烈的光闪还是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想要遮住耳朵，找个地方躲起来，瑟缩起身子。

“苍天在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罗莫顿珠问。

“空战。”伊妮娅说。她的声音听上去已经累到了极点。

“我不明白。”达赖喇嘛说。他听上去并不害怕，只显出好奇。“圣神当局向我保证，他们在轨道上只有一艘星舰——我想，名叫‘吉卜利尔’号——而且承担的是外交使命，而不是军事使命。总管事雷丁图拉也是这么保证的。”

金刚亥母哼了一声。“上师，总管事被圣神杂种买通了。”

男孩朝她看去。

“上师，我也这么想。”上师的保镖——永平寺——说道，“我在宫中听到一些传闻。”

天空刚沉寂下来，马上又发生了十几处猛烈的爆炸，身后的峭壁被染上了红绿黄各种色彩。

“太空中没有灰尘或别的胶体粒子，我们是怎么看到这些激光切枪光束的呢？”达赖喇嘛问，他黑色的双眼炯炯有神。总管事背叛的消息显然没有惊吓到他……至少和数千公里高空发生的空战相比，没有什么有趣之处。我感到很好奇，佛教星球的这位圣童竟然也懂得基本的科学知识。

回答他的仍然是他的保镖。“上师，必定有几艘飞船被击中，被摧毁了。”永平寺说道，“有了扩扬的残骸、被冻结的氧气、分子尘和其他气体，耦合光束和带电粒子束就能被看见了。”

听到这话，大家都沉默了好一会儿。

“家父曾在海伯利安目睹过同样的场景。”瑞秋说。她揉揉赤裸的胳膊。

膊，似乎感到了突然的寒意。

我眨眨眼，盯着这个年轻的女子。伊妮娅刚才说起过瑞秋的父亲，我听得一清二楚，他叫索尔.....我熟读过《诗篇》，马上记起索尔·温特伯乃是那个传奇的海伯利安朝圣者，他的女儿正是瑞秋，瑞秋是那个婴孩.....我承认，这一切都令我感到难以置信。在《诗篇》中，瑞秋变成了一个非常神秘的女人，名叫莫尼塔，她和伯劳一起以光阴冢为工具，逆时间返回到过去。那个瑞秋怎么可能在这里呢？

伊妮娅抬起手臂，搂着瑞秋的肩膀。“家母也是，”她柔声说道，“只不过当时人们以为那是霸主军队在和驱逐者作战。”

“那现在是谁？”达赖喇嘛问，“驱逐者和圣神？为什么圣神战舰要贸然来到我们的星系？”

好几个白色光球脉动着，增大，继而暗去，最后消失。众人都眨眨眼，甩掉弥留在眼中的残像。

“上师，我觉得自打第一艘飞船来的那日起，这些圣神战舰就一直躲在那里。”伊妮娅说，“但我觉得他们并不是在和驱逐者作战。”

“那又是和谁？”男孩问。

伊妮娅别过头，继续仰望天空。“自己人。”她说。

这时，天空中突然爆发出一阵不同以往的火光.....那爆炸之光更亮，也更近，紧随而来的是三条炫目的彗星尾迹。其中一条在进入上部大气层后马上发生了爆炸，拖出十几条小残片的尾迹，最后迅速消失。第二条射向西方，耀眼的光芒从黄色变成红色，直至变成纯白，最后在地平线上方二十度角之处分崩离析，在云雾缭绕的西方地平线上炸开了

花，绽放出几百条痕迹。第三条呼啸着从西方顶点处穿至东部地平线——我故意说“呼啸”，是因为的确能听见那尖厉的声音，一开始像是烧水壶的呼哨声，接着变成嗥叫，最后成了可怕的旋风似的狂吼，声音来得快，去得也快。它最后分裂成三四个耀眼的大型物体，坠向了东方，其中一个在即将落入地平线前消失。最后一个熊熊燃烧的飞船碎片在最后时刻似乎扭动了一番，先是头部喷射出黄色火光，速度减慢，最后从我们眼前消失。

大家在上部平台上继续等了一个小时，一开始的几分钟，天上仍有几条聚变焰尾划出条痕，应该是星舰正在加速离开天山星球，之后便什么也没有了。最后，明亮的星辰又重新出现在了夜空中，于是大家都离开了。达赖喇嘛前往僧房就寝，其余人去了下层的暂住地或常住地。

伊妮娅叫几个人留下。瑞秋和西奥，贝提克和罗莫顿珠，还有我。

“我一直在等这个信号。”等众人都离开后，她轻声说，“我们必须明天就走。”

“走？”我说，“去哪儿？为什么要走？”

伊妮娅摸摸我的胳膊。我将这动作的意思理解成：我以后会跟你解释。有人开口，我赶紧闭上嘴。

“师尊，飞翼已经准备妥当。”罗莫说。

“你们不在的时候，我去了安迪密恩先生的住房，检查过拟肤束装和呼吸器。”贝提克说，“能用。”

“我们明天结束工作，安排仪式。”西奥说。

“真希望我也能去啊。”瑞秋说。

“去哪儿？”我又问道。虽然我极力控制自己不要问，仔细听他们说，但还是忍不住。

“你也去。”伊妮娅仍旧抓着我的胳膊，但这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还有罗莫和贝提克……如果你俩仍旧愿意的话。”

罗莫顿珠露出灿烂的微笑，机器人点了点头。我开始觉得整座寺庙里就我一个被蒙在鼓里，对这一切都不明所以。

“晚安了，大家。”伊妮娅说，“我们明天天一亮就启程。不必送。”

“见鬼。”瑞秋说。但西奥点点头表示同意。“我们会起来为你们送别的。”瑞秋还在说。

伊妮娅点点头，拍了拍她们的胳膊。大家四散离去，有的从阶梯走了下去，有的通过缆索滑行而去。

顶部平台上，就只剩我和伊妮娅两人。空战过后，天空似乎变得暗沉起来。我终于发现，原来是云层升到了山顶之上，就像湿毛巾盖住了黑石板，遮蔽了星辰。伊妮娅打开睡房的门，走了进去，点上灯，接着走回到门口。“怎么了，劳尔？快进来。”

我们谈了许多话。但不是马上。

要描述做爱这件事，实在是荒谬得很——哪怕只是讲讲什么时候做爱，说起来也颇为荒谬。而且那晚有一种天快塌下来的感觉，我的挚爱

刚召开了一次最后的晚餐。但是，当你和你真正爱的人做爱时，做爱本身没有一丝可笑之处。我就是在和我真正爱的人做爱。如果说，最后的晚餐之前我并没有明白这一切的话，那么，那晚我真正懂了——完完全全，毫无保留地懂了。

大概过了几小时后，伊妮娅穿上一件日式和服，而我则披上一件浴衣，两人爬出睡垫，来到敞开着的移门旁。伊妮娅在榻榻米的小炉子上煮起了茶，我俩拿起杯子，背靠移门，赤着脚互相勾靠，我的右腿和她的左膝探出在万丈深渊之上。凉风习习，空气中带着雨水的气味，但暴风雨已经移到了北方，恒山的顶峰被乌云笼罩，但还是有闪电不时划过，照亮那些低矮的山脉。

“瑞秋真是《诗篇》中的那个瑞秋？”我问。这不是我最想问的问题，但我很怕问出心中那个问题。

“是的，”伊妮娅说，“她就是索尔·温特伯的女儿，在海伯利安患上梅林症的女人，从二十七岁开始逆时间成长，最后变成了一个婴孩，索尔在朝圣之旅中带的就是她。”

“她的名字也叫莫尼塔，”我说，“还有尼莫瑟尼……”

“意思是谏告者，”伊妮娅低声道，“以及记忆。正是她当时扮演的角色。”

“那是两百八十年前的事！”我说，“在海伯利安上……离我们好几十光年远。她怎么到这儿的？”

伊妮娅笑了。热茶冒出腾腾的雾气，缭绕在她纷乱的头发上。“我出生的时间比两百八十年还要早，”她说，“也是在海伯利安上……离我

们好几十光年远。”

“这么说，她到这儿，用的是和你一样的方法？通过光阴冢？”

“是，也不是，”伊妮娅说，她举起手，阻下我的反对，“劳尔，我知道你想听直截了当的话……而不是拐弯抹角的比喻。我同意，我现在就用最平白的话和你说。事实上，狮身人面像和光阴冢只不过是瑞秋の旅程的一部分。”

我静静聆听。

“你还记得《诗篇》中是怎么说的吗？”她问道，

“我记得那个济慈的人格用什么办法把索尔的女儿从伯劳的手里救出，瑞秋又开始正常地成长……于是索尔带上她……带她进入了狮身人面像，去了未来……”我顿住了，“现在这个未来？”

“不，”伊妮娅说，“那个婴孩瑞秋的确重新长大，长成了年轻的女子，但那是在一个更远的未来，她父亲又一次将她抚养长大。劳尔，这个故事……非常奇妙，充满了各种惊奇。”

我揉揉额头，刚才头已经不疼了，但现在又有点重新发作的苗头。“那她又通过光阴冢来到了这里？”我问，“和它们一起来到过去？”

“部分是通过光阴冢。”伊妮娅说，“事实上，她也可以自行在时间的长河中行走。”

我唯有瞪眼的份了。这真是疯了。

伊妮娅笑了，她似乎读懂了我的心思，或是看明白了我的表

情。“劳尔，我知道这看起来很疯狂，我们现在见到的很多东西都非常奇特。”

“你说得轻巧。”我说，这时，我又想到一件古怪的事，“西奥·伯纳德！”我叫道。

“嗯？”

“《诗篇》中也有个西奥，对不对？”我说，“一个男的……”诗人的这首诗经过口耳相传，出现了很多不同的版本，在一些流行的简短版本中，许多次要的细节都丢失了。虽然在外婆的命令下，我读过完整的版本，但这首诗中一些无聊部分从没引起我的兴趣。

“西奥·莱恩。”伊妮娅说，“曾经是领事在海伯利安上的助手，海伯利安加入霸主后，成了星球的第一任总督。我儿时见过他一面。是个非常正直的人，话很少，戴着古老的眼镜……”

“这个西奥。”我试图理清头绪。难道是变性了？

伊妮娅摇摇头。“就像弗洛伊德说的，差那么一点点。”

“谁？”

“西奥·伯纳德是西奥·莱恩的曾曾曾曾孙女。”伊妮娅说，“她的故事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传奇。但她是出生在这个时代的……她从圣神在茂伊约的殖民地逃出，加入了叛军……但她这么做，是因为我在三百年前和一开始的那个西奥说过一句话。这么多年来，这句话代代相传。西奥知道我会出现在茂伊约……”

“怎么知道的？”我问。

“因为我跟西奥·莱恩说过。”伊妮娅说，“我什么时候会去那儿，我告诉了他，他们的家族一直保留着这条消息……就像《诗篇》让伯劳朝圣的故事一直众口相传一样。”

“这么说，你能看到未来。”我平静地说道。

“各种未来。”伊妮娅纠正道，“对，我能，我已经跟你说过，你今晚也听到了我的话。”

“你看到了自己的死亡？”

“是的。”

“能告诉我你看见了什么吗？”

“还不是时候，劳尔。请别再问我。时候一到，你自然会明白。”

“但如果有各种未来。”我听出自己的声音中含着痛苦的咆哮，“那你为什么一定要看自己死的那个呢？既然你能看到，为什么不能躲过去呢？”

“我可以躲掉这一死，”她柔声说道，“但那将是个错误的选择。”

“避死就生，怎么会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我突然发觉自己在大声嚷嚷，两只手已经紧紧握成了拳头。

她抬起温暖的双手，纤细的手指握住了我的拳头。“因为死也是这世上必要的事情，”她的声音非常轻，我不得不凑到她身边才能听见。恒山的山肩上舞动着一条条闪电，“劳尔，死亡永远比不上活着，但是，有时候却是必要的。”

我摇摇头。我觉得自己肯定看上去一脸愠怒，但我一点也不在乎。“你能告诉我，我什么时候会死吗？”我说。

她盯着我的眼睛，那双黑色的双眼真是深邃。“我不知道。”她简单地说道。

我眨眨眼。略微有点心碎。难道她都不把我放在心上，不想看看我的未来？

“我当然在乎你，”她轻声道，“我只是不想看那些几率波。看自己的死亡.....已经非常困难。看你的，就更.....”她突然发出一声怪怪的响声，我转头一看，发现她在哭。我坐在榻榻米地垫上，转过身子，张开臂膀把她搂在怀里。她依偎在我胸口。

“丫头，抱歉。”她的头发摩挲着我的嘴，虽然这么说，但我并不知道该为什么东西抱歉。我又悲又喜，感觉怪极了。一想到我会失去她，我就不禁想大喊着对着山扔石头。仿佛是上天在回应我的想法，隆隆的雷声突然从北方之巅那儿传来。

我吻掉她的泪水。接着和她拥吻起来，我感觉着咸涩的泪水，还有她温润的双唇。然后我们又一次做爱，相比前一次的急不可待，这一回缓慢、小心，似乎毫不受时间影响。

之后我们重新躺在凉爽的微风下，脸颊相偎，她的手摆在我的胸口。然后，伊妮娅说道：“你想问我问题。我现在可以回答。问吧。”

我想到早先在“讨论会”上挤满我的脑袋的那些疑问——我错过的那些她的演讲，如果要明白为什么那场共享仪式是必需的，我必须补补课。十字形到底是什么？为什么那些星球上的人都消失了，圣神究竟做

了什么？内核想从中得到什么？伯劳到底是什么东西……它是魔鬼，还是守护者？它来自何方？我们会发生什么事？她看到了什么样的未来……那自出生起就知晓的命运，又是什么样的？缔结的虚空之后，隐含着什么巨大的秘密？进入其中，为什么那么重要？如果圣神已经把这个星球的唯一一个远距传送门熔进了熔岩中，还有无数圣神战舰挡在我们去领事飞船的道路上，那我们该怎么离开？她说的那些监视人类数个世纪的“观察者”到底是谁？学会死者的语言——那四个步骤和这一切有什么关系？那个尼弥斯魔头和她的兄妹为何还没有对我们下手？

然而我问道：“你曾经和某个人在一起过？在我之前，你还和某个人做过爱？”

这真是疯了。这一切都不关我的事。她已经二十二岁了。我以前和不少女人睡过，而且已经记不得她们叫什么名字，但我记得是在地方自卫队，在九尾娱乐场工作的时候。但记不记得也没有什么分别，那我为何要在乎这事呢。

她稍微犹豫了一秒钟。“我们的第一次，不是我的……第一次。”她说。

我点点头，感觉自己真是无耻。我胸口传来真切的痛意，仿佛这个消息令我突发心绞痛了一样。但我止不住继续问了下去。“你爱……他吗？”我怎么知道那是不是“他”？她身边围着很多女人……西奥……瑞秋。想到这，我不禁对自己感到了厌烦。

“我爱你，劳尔。”她低声道。

这是她第二次说这句话，第一次是在五年半之前，我们在旧地分手的时候。听到这样的话，我的心本该欢呼雀跃，但我感受到的却是十足

的心痛。这里面一定有什么东西我没有理解。

“但还有一个男人，”这些话含在我嘴里，就像是含着一颗颗石头，“你爱他……”只有一个？还是有很多？我真想冲着我头脑中的想法大叫，叫它闭嘴。

伊妮娅将手指掩上我的嘴唇。“我爱你，劳尔。在我和你说这些事的时候，请你一定记着这一点。一切都很……复杂，比如我是谁，我必须做什么。但你一定要记得我爱你……自从在梦中第一次见到你，我就爱上了你。当年在海伯利安的沙尘暴中和你相遇时，我就已经爱着你了，虽然当时场面很混乱，枪火纷飞，还有那伯劳和霍鹰飞毯。你还记得我们坐上飞毯企图逃跑时，我是怎么紧紧抱着你的吗？我当时就爱你了……”

我沉默不语。伊妮娅的手指顺着我的嘴唇，摸向我的脸颊。她叹了口气。似乎那些话语含着千钧的重量，重重地压在她的肩上。“好吧，”她轻声说，“是有个人。我以前做过爱。我们……”

“真的吗？”我的声音听上去很奇怪，就像是飞船的人工语调。

“我们结婚了。”伊妮娅说。

在海伯利安的湛江上，我曾经和一名比我大许多的驳船工赤手空拳地干过一架，他体重比我重一倍，打架经验也比我多多了。当时他出其不意，狠狠一拳抽在我的下巴上，我顿时晕头转向，双腿发软，从驳船的栏杆上摔下去，掉进了河里。那个男人却不带任何怨恨情绪地一个人跳进水里，把我救了起来。几分钟后我苏醒了，但过了好几个小时，我脑袋里的嗡嗡声才停止，看东西也才清楚了。

我现在的感受比那时还要糟糕。我只能躺在那儿看着她，看着我挚爱的伊妮娅，感受着她手指在我脸颊上的抚触，陌生、冰冷、怪异，就像是一个陌生人。她挪开了手。

还有更糟的。

“那下落不明的二十三个月，一星期，六小时。”她说。

“你和他在一起？”我已经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说出这句话的，但我的的确确是说了。

“是……”

“结婚了……”到这里我已经问不下去。

伊妮娅微微一笑，但我觉得那是我有史以来见过的最悲伤的笑容。“由一名神父见证，”她说，“在圣神和教会的眼里，我们的婚姻将会是合法的。”

“将会？”

“是。”

“你现在还结着婚？”我好想爬起身，冲到平台边大吐特吐，但我没有动。

有那么一小会儿，伊妮娅似乎有点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是的……”她说，眼里盈满了泪水，“我是说，不……现在不了……你……该死，要是我能……”

“但这个男人现在还活着？”我打断她的话，声音平淡，毫无感情，

就像是宗教法庭的审问官。

“是的。”她用手捂住了脸，手指不住地颤抖。

“你爱他吗，丫头？”

“我爱你，劳尔。”

我稍稍挪开了身子，并非有意为之，但和她谈这种东西，我没法和她保持身体接触。

“还有……”她说。

我听着。

“我们有了……我会有……我有了一个孩子。”她看着我，仿佛是想看透我的心灵，好让我明白这一切。但完全没用。

“一个孩子。”我傻头傻脑地重复道。我的挚爱……我的这个丫头变成了一个女人，然后又成了别人的爱人，还有了一个孩子。“多大了？”我问出心中的陈词滥调，就好像是隆隆迫近的雷声。

她似乎又变得迷茫起来，仿佛不太确定什么是事实。最后她终于说道：“这个孩子……我现在找不到他。”

“哦，丫头。”我把一切都抛在了脑后，只感受到她的痛苦。我抱紧她，任她在我胸口哭泣。“对不起，丫头……对不起。”我一面说，一面轻拍她的脑袋。

她推开我，擦干眼泪。“不，劳尔，你不明白。没事……不是……这没什么……”

我放开她，盯着她。她泪水涟涟，有点心神错乱。“我明白。”我撒了谎。

“劳尔……”她伸出手，朝我的手摸索而来。

我拍拍她的手，脱掉睡衣，穿上自己的衣服，从门口拿起自己的攀登工具和背包。

“劳尔……”

“天亮前我就回来。”我对着她的方向说道，但事实上并没有看她，“我去散会儿步。”

“我和你一起去。”她站起身，身上裹着被单。闪电在她身后划过，又一场风暴迫近了。

“天亮前我就回来。”我没等她起身穿好衣服，就走出了门。

外面下着雨——冰冷，还夹带着雪。平台上很快结上了一层冰，非常滑。我飞速爬下梯子，从震颤的阶梯上小跑而下，闪电不时划过，让我看清脚下的路。我没有放慢速度，顺着东部小道一路狂奔了好几百米，最后才停了下来，这条小道通向我一开始着陆的那条山沟，但我不想去那儿。

在离寺庙半公里的地方，有几条固定缆索，朝上通向山脊的顶峰。现在，冰雪正狠狠砸着山壁，一根根或红或黑的缆索上结着厚厚的冰。我拿出锁扣，将它扣在缆索和工具上，接着又从背包中拿出动力升降器，没作任何检查就连接了上去，接着开始顺着结满冰的山坡往上爬升。

风变猛了，鞭挞着我的外套，似乎要把我从山壁上吹离。冰雪狠狠砸在我的脸上和手上。我毫不顾及，继续往上升，但有时候鸠玛尔夹钳无法牢牢固定在结冰的缆索上，不时还会滑下三四米，但我还是继续往上爬。离刀锋般的山脊顶峰还有十米的时候，我终于钻出了暴雨云，就像是游泳的人钻出了水面。天上的星辰仍旧闪着冰冷的光芒，汹涌的云层堆叠在山脉的北壁上，就像我身下的白色浪涛。

我继续往上升，最后来到一块相对平坦的地方，那里也是缆索的固定之处。到此时，我才发现这一路上来，自己身上根本没有系安全绳。

“见鬼。”我骂道，沿着十五厘米宽的山脊，朝东北走去。从北边吹来的暴风雪越发强劲。要是被吹得从南边摔下去，那我就会落入漆黑无底的万丈深渊。地面上还有一块块的冰，天也开始下起雪来。

我跑了起来，朝东面奔去，一路上跃过冰地和裂缝，没有骂上一句话。

就在我纠结于自己的不幸中时，人类宇宙正在发生其他一些事。在海伯利安，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消息要传到我们沼泽迁移旅行队需要很久，且早已受到星际圣神的过滤：这些发生在佩森、复兴之矢或其他地方的重大事件，必然会因霍金驱动器产生几个星期甚至是几个月的时间债，外加从浪漫港或别的大城市到达我们那个地区，还要额外花上几个星期。所以在从前，我一般都不会注意别的地方发生的事情。当然，当我在沼泽地和其他地方为外世界的猎人做向导时，时间滞后的程度已经减轻，但不管怎么样，这些消息仍是旧消息，对我来说也没什么重要之处。对我来说，圣神本身没什么有魅力的东西，但前往外世界旅行是另

一回事。之后，在旧地的建筑师生活和那场造成五年时间债的单独旅行，又给我带来了差不多十年的脱断。除了影响到我的那些事，比如圣神着了迷地想要找到我们，除此之外，我已经不再去注意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了。

但这一切马上就要改变。

那天晚上，当我在天山星球那狭窄的山脊上愚蠢地奔跑在雨雪和迷雾中时，世界各地正发生着惊天大事：

在美丽的茂伊约——一连串事件的起源之地（四个世纪前希莉和梅闰的相爱，一直发展到现在，让我和伊妮娅来到此地，事件也随之达到高潮），叛变迅速蔓延。移动小岛上的叛军早已经成为伊妮娅的信徒，他们追寻她的思想体系，喝下了她共享的圣酒，继而永远摒弃了圣神和十字形，发起了四处破坏和抵抗的战争，但也尽量不去伤害或杀死占领星球的圣神士兵。对于圣神来说，茂伊约是一个尤为头痛的难题，因为它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度假星球——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富有重生基督徒通过霍金驱动器前往那里旅行，享受那儿温暖的大海，赤道群岛的美丽海岸，还有迁徙的海豚移动小岛。此外，在这个海洋占了大多数的星球上，圣神建造了上百座钻油平台，也从中获得了不错的收益。这些平台建造在远离旅游区的地方，但也很容易受到移动小岛和叛军潜艇的攻击。现如今，令人费解的是，许多圣神游客也都抛弃了十字形，抛弃了不朽，成为了伊妮娅的信徒。奉命解决危机的行星总督、大主教、梵蒂冈官员都不明所以，束手无策。

在天寒地冻的天龙星七号，绝大多数大气都冻结成一整块巨大的冰川，这儿没有游客，圣神十年来的拓殖尝试也演变成了一场噩梦。

九年半之前，我和伊妮娅、贝提克在那儿交到了一群朋友，是一群性情温和的奇查图克人，如今，他们已经成了圣神不共戴天的敌人。那幢摩天大楼仍旧冰封在大气凝结成的冰层中，格劳科斯神父曾在那儿迎接各方来客，如今，那栋楼仍旧闪耀着灯火，而和蔼的老人却已丧命于拉达曼斯·尼弥斯之手。奇查图克人让这个地方的灯火一直亮着，就像是在保护一座神殿。不知何故，他们知道是谁杀死了手无寸铁的目盲老人和库奇阿特的部落——包括库奇阿特、奇阿库、爱查库特、库奇图、奇奇提库、查奇亚，这些我们知道名字的人。其余的奇查图克将谋杀怪罪于圣神，后者正企图把这群天性温和的部落迁移到赤道沿线，那里还有气态的空气，巨大的冰川也融化成了古老的永冻原。

虽然奇查图克人还没听说伊妮娅的共享仪式，也没有品尝移情的力量，但他们仍像瘟疫般降临到圣神的头顶。数千年来，奇查图克人一直在和可怕的幻灵雪兽作战，互相以对方为食，如今，他们已经把这些会打地洞的白色野兽驱赶到了南方的赤道区域，让它们降临在圣神殖民者和传教士的头上，使他们受到惨重的伤亡。圣神派军队去肃清原始的奇查图克人，但派往星球冰川中的巡逻人员都一去不返。

在复兴之矢这个城市化星球上，伊妮娅有关缔之虚的言论传到了数百万信徒的耳中。每天，成千上万的圣神教徒都会从受到感染而改变的人手中接过圣餐，不消二十四小时，这些人的十字形便会死亡，从他们身上脱落。他们牺牲了不朽，为的是……什么？圣神和梵蒂冈不明白，我当时也不明白。但圣神知道，它必须遏制这一病毒。士兵没日没夜地破门或跳窗进入民众的家，一般是在大城市穷困的老工业区。那些摒弃十字形的人没有强烈反抗——虽然他们奋勇抗击，但他们不会杀死任何人，除非万不得已。但圣神士兵为了执行命令，并不在乎屠戮众生。于是，成千上万的伊妮娅信徒命享真死——他们曾经长生不死过，但如今

却再也无法见证重生的奇迹。还有成千上万人被逮捕，送进监禁中心，置入冰冻沉眠柜，以防这些人的血液和观念污染到其他人。但是，每当有一名伊妮娅的支持者被杀害，或是被捕，就会有几十——甚至几百名——信徒安全地躲进藏身所，传递伊妮娅的教义，向其他人献出自己改变了的鲜血，并时刻进行着这种非暴力抵抗。虽然复兴之矢这台巨大的工业机器还没有分崩离析，但已经东倒西歪，发出老态龙钟的声音，自霸主将这个星球建成环网的工业枢纽之日起，还未曾有过这样的景象。

梵蒂冈派来更多士兵，对如何响应争论不休。

鲸逝中心曾一度是世界网的政治中心，而今却沦落成一个人口繁多、游人如织的花园星球，那里的叛变截然不同。尽管外世界旅客带来了伊妮娅那对抗十字形的病菌，但这个星球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阿吉拉·茜尔华斯基大主教身上。她是个心机颇重的女人，在两个世纪前，就妄想接管星球总督一职，在鲸心上展开独裁统治。当初在众枢机中耍阴谋手段，意欲推翻永任教皇再次当选的幕后黑手正是这位茜尔华斯基大主教。但她功败垂成，只得在鲸心上筹划了一出模仿大流亡前宗教改革的运动，向天下宣布，鲸逝中心的天主教会从此将承认她为教皇，并将永远脱离“腐败”的星际圣神教会。由于她行事周全，一开始就买通了当地负责重生仪式的主教，控制了重生圣礼——也就控制了当地的教会。更重要的是，大主教用土地、财富和权势争取到了当地圣神军的支持，之后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政变——圣神军政变，将鲸逝星系的多数高级官员都赶下了台，并以新教会的拥护者取而代之。大天使星舰倒没有用这种办法夺取，但有十八艘巡洋舰和四十一艘火炬舰船全力承担下了任务，防卫鲸心的新教会，还有它最新任的宗座。

星球上上万名忠诚的教会成员群起抗议，最后都被逮捕，被施以逐出教会的威胁——立即剥夺他们的十字形——然后被释放，但大主教

（即新教皇）的新教会安全部队将会对他们施行密切监视。鲸心上有不少神职组织——最著名的是耶稣会——拒绝效忠。他们中大多数人都被悄悄逮捕，然后逐出教会，最后被处决。然而还是有几百人逃脱，散布在各地，进行着抵抗运动——起初是非暴力性质的，后来变得激烈起来。许多耶稣会士在从事平民化的神职工作前，曾在圣神军中服过役，担任过神父舰长，于是他们的军事本领又有了用武之地，在星球上掀起了大型的破坏运动。

乌尔班十六世和圣神舰队顾问斟酌着面前的选择。由于德索亚神父舰长不断地骚扰着圣神舰队，由于需要派送舰队前往几十个星球来平息伊妮娅病原体的叛乱，要在天山星球展开伏击也有一定的后勤需要，所以，向驱逐者发起的伟大圣战已经被延迟，原本意欲挥出的重拳脱离了路线。而现在，又发生了这次扰乱大局的叛变。马卢欣元帅的建议是不理会大主教创立的异教，等把政治和军队的根本目标达成，再回来收拾她，但教皇乌尔班十六世和国务秘书卢杜萨美打算转移二十艘大天使飞船、三十二艘老式巡洋舰、八艘运输舰、一百艘火炬舰船，让它们开赴至鲸逃中心——但它们用的是老式霍金驱动器，抵达鲸心将会造成好几个星期的时间债。一旦在星系内集合，特遣部队将奉命克制反叛军的抵抗火力，进入鲸心轨道，命大主教和那些拥护她的人立即投降，如果对方抗命不从，就动用武力，以新教的基础设置为目标，将星球整个摧毁。之后，数万名海兵将从天而降，登陆星球，占领余下的都市中心，重新确定圣神和圣母教会的统治。

在旧地星系的火星，虽然多年来圣神一直从太空中进行轰炸，从轨道上不断进行军事入侵，但叛变情况愈发恶化。两个标准月之前，在佛波斯流亡宫殿的一场自杀式核武袭击中，克莱尔·帕洛总督和罗伯逊大主教双双殉职，命享真死。圣神作出了惨无人道的回应，他们将附近行

星带中的小行星转移过来，投进火星，还进行地毯式等离子弹轰炸，小行星轰炸后扬起了新的行星尘，他们便每夜进行切枪光束攻击，就像是无数致命的探照灯纵横交错地照过冻结的沙漠。虽然用死光会更加有效，但圣神舰队的计划人员只是以火星作为对象，杀鸡儆猴。

但结果却完全出乎圣神的意料。火星上经过地球化改造的环境，由于多年来缺乏维护，业已变得不太稳定，现在终于崩溃。现在，星球上有适宜呼吸空气的地方仅限于希腊盆地和另外几个低地势的区域。随着气压降低，海洋要么蒸发殆尽，要么在两极重归封冻状态，变成了永冻地壳。最后连绿植和树木也灭绝了，只剩下原始的白兰地仙人掌和钉莓果园，它们在这种近乎真空的条件下顽强地生存着。沙尘暴将会持续好几年，以至于圣神海军都无法派巡逻兵在这颗红色星球上活动。

但是，火星——特别是好战的巴勒斯坦火星——却适应了这种生活，早已准备好应对这一意外。他们放低姿态，继续坚持，时刻等待，一有圣神士兵登陆，便将他们杀死。其余火星殖民地的圣徒教士极力敦促进行最后一次纳米改变，以适应星球原来的面貌。成千上万人都赌了这一回，他们让分子机械改变了自己的身体和DNA，适应这个星球。

令梵蒂冈更加感到不安的是，人们以为早被消灭的火星战团如今又死灰复燃，他们的飞船一直隐藏在遥远的柯伊伯带，现在又现身了，并在旧地星系和圣神舰队的护卫舰展开了一系列游击战，空战就此爆发。在这些战斗中，虽然圣神舰队以一敌五，占有优势，但伤亡数量实在是大得无法接受，维持火星行动的代价实在是高得可怕。

马卢欣元帅和联合首领向教皇陛下提出建议，认为应该削减伤亡，暂且撤下旧地星系这个化脓溃烂的地方。元帅向教皇保证，这个星系的

势力绝不会向外拓展。他还指出，由于火星已经不具防守能力，所以旧地星系已经不再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教皇聆听了他的话语，但拒绝下令撤军。在每一次会议上，卢杜萨美枢机都会强调将旧地星系保留在圣神统治范围内的重要性（虽然只是象征性的）。教皇陛下决定稍后再作决定。于是舰船、人员、钱财和原料的大出血还在继续。

在无限极海，叛变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参与者主要是潜艇走私者、偷猎者、拒绝接受十字之道的一众倔强的土著，但由于伊妮娅传染源的到来，叛变的巨浪现又重新掀起。如今，无人护送的圣神渔猎舰队几乎已无法进入庞大的渔猎区。自动化渔猎船舰和孤立的漂浮平台受到攻击，沉至海底。越来越多的致命灯嘴鱼浮上浅水，圣神当局无法解决这些难题，简·凯莱大主教怒不可遏。米兰德里亚诺主教建议他控制一下自己的脾气，结果被凯莱逐出了教会。于是米兰德里亚诺转而宣布大南海脱离圣神和教会的控制，有上千信徒追随这位魅力无穷的领袖。梵蒂冈派出更多的圣神舰队舰船，但面对叛军、大主教军、主教军和灯嘴鱼这四方面的纷繁复杂的斗争，他们也束手无策。

在这片混乱和屠杀的背景下，伊妮娅的论道信息和共餐信息飞速地传播着。

叛变——暴力和心灵两个层面——在各地爆发：伊妮娅去过的那些星球，伊克赛翁、帕桃发、阿姆利则、格鲁姆布里奇·戴森D；在青岛-西双版纳，流传出搜捕各地非基督徒的消息，一开始引发了一片恐慌，接着圣神受到了无情的抵抗；在天津四丙，詹弩共和国宣布十字形携带者将被斩首；在富士星，伊妮娅的消息被圣神商团的叛变成员带来，就像行星火风暴一般传播开来；在沙漠星球维图-格雷-巴里亚那斯B，伊妮娅的教义经由来自“希毕雅图的苦涩”的难民携来，这些人终于明白，圣神的生活方式将会永远毁灭他们的文化，于是阿莫耶特光谱螺旋的人

民开始了战斗。在战斗的第一月，吉罗唐巴市得到解放，很快，他们就包围了庞巴西诺。基地指挥官索尔兹涅科夫大叫着向圣神舰队求援，但梵蒂冈和圣神舰队指挥官都分身乏术，命他耐心一点，并威胁如果索尔兹涅科夫无法以一己之能解决叛变，就将他逐出教会。

索尔兹涅科夫最后的确解决了，但并不是以圣神舰队或教皇陛下赞同的方式：他向阿莫耶特光谱螺旋军求和，并签下停战协定，条件是只有得到土著的批准，圣神军才可进入乡村的地界。作为回报，庞巴西诺可以继续存在下去。

索尔兹涅科夫、冯纳拉上校和其他几名基督徒还在坐等梵蒂冈和圣神舰队的惩罚，但光谱螺旋的人民已经来到庞巴西诺开始贸易，被伊妮娅改变的平民也隐身其中，他们和士兵见面、对食对饮，而那些士兵又在垂头丧气的圣神男女间游走，述说故事，奉上共餐礼。许多人都接受了。

这些，当然只是那晚成百上千个圣神星球上发生的一些渺小事事件。那是我在天山上度过的最后一个伤心夜。当然，我并没有猜测这些事件，但如果我能的话——如果我已经掌握了技巧，知道如何通过缔之虚了解到这些事情——那我也不会在乎。

伊妮娅爱过另一个男人，他们还结了婚，她没有提离婚或死亡……这段婚姻必定仍旧维系着。她甚至还有孩子。

我在洛京和悬空寺以东的冰雪山脊上发狂般地行走了几个小时，不知道为什么，我在这草率的行动中并没有摔下悬崖，就此丧命。最后，我终于清醒了过来，沿着山脊和坐式升降绳返回。我还是想在天亮前回

到伊妮娅的身边。

我爱她。她是我最挚爱的朋友。为了保护她，我会献出自己的生命。

一天之后，我得到了证明这句话的机会。在我回到悬空寺，和伊妮娅启程前往东方之后不久，又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它终于引发了那个将我们逼到走投无路的事件。

当时天亮还没过多久。湿婆阳元山下的那座古旧寺庙，如今已经成了基督徒的领地，寺庙中，约翰·多米尼各·穆斯塔法枢机、吴玛姬元帅、法雷尔神父、布雷克大主教、勒布朗神父，以及拉达曼斯·尼弥斯和她的两名兄妹，一众人等汇集一堂，正展开会谈。事实上，展开会谈的仅仅是在场的人类，尼弥斯和克隆人兄妹只是静静地坐在窗边，望着外面的云景，希文岭下的水獭湖周围，云层正不断地汹涌起伏。

“你确信叛变舰船‘拉斐尔’号已经被干掉了？”问话的是宗教大法官。

“绝对确信。”吴玛姬元帅回答，“但是，在将它轰成渣之前，它也将我们的七艘大天使战舰击毁。”吴玛姬摇摇头，“德索亚是个极其出色的战略大师。他的叛教行为，都是恶魔之子的诱惑所致。”

法雷尔神父倾身凑过擦得光亮的盆景木桌。“在你看来，德索亚或是其他人绝不可能幸免于难？”

吴玛姬元帅耸耸肩。“这是一场近轨道之战，”她说，“我们静等‘拉斐尔’号前来，等它近到地月距离后，我们才收网展开行动。有成千的

碎片进入大气层，大多数属于我们不幸遇难的七艘飞船。看情形，这些人都遇难了，至少还没有探测到任何求救信号。如果德索亚那伙人有谁逃脱了，那他们的救生舱也很可能落进了毒气云中。”

“但是……”布雷克大主教开口道。一直以来他都是个沉默寡言的人，理智且审慎。

吴玛姬看上去一脸倦意，而且还有一丝怒意。“大人，”她麻利地说道，虽然说话对象是布雷克，但她却看着穆斯塔法，“如果你准许我们派登陆飞船、掠行艇、电磁车登陆，那我们就能解决这件事。”

布雷克眨眨眼。穆斯塔法摇摇头。“不，”他说，“按照命令，我们不得让军队在此现身，直到梵蒂冈下达捕捉女孩的最后一步命令。”

吴玛姬露出苦笑。“昨晚一役就发生在星球上方，那条命令显然已经没有任何用处。”她轻声说，“军队的登场景象，必定非常震撼。”

“的确，”勒布朗神父说，“我还从来没见过此等景象。”

吴玛姬元帅对穆斯塔法说道：“大人，这个星球的人没有能量武器，没有霍金驱动探测器，没有轨道防御，没有引力探测器……见鬼，就我们所知，他们连雷达或通信系统都没有。就算我们派登陆飞船或战斗机进入大气层搜救幸存者，他们也不会知道，和昨晚激烈的开火相比，根本不会有人注意的……”

“不。”穆斯塔法枢机说道，显然他已经作出了最后的决定。宗教大法官拉开衣袍，看了看计时器。“梵蒂冈的无人驾驶信使飞船随时会到，让我们静候最后的命令，等待着捕捉这个名叫伊妮娅的感染源。一切都应以此为优先。”

法雷尔神父揉揉瘦削的脸颊。“今天早上，总管事图拉给我来电，希望我们能给他安排个职位。看样子，他们那个老气横秋的宝贝——达赖喇嘛不见了……”

布雷克和勒布朗惊讶得抬起头。

“没关系，”穆斯塔法枢机说，他显然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现在，我们只需等此行的最后一个命令，抓住伊妮娅，除此之外，一切都无关紧要。”他看了看吴玛姬元帅。“你必须向你的瑞士卫兵和海兵军官打好招呼，一定不能伤到这个女孩。”吴玛姬一脸倦意地点点头。几个月来，她一直在重复聆听这样的简短指令。“命令何时能来？”她问枢机。

拉达曼斯·尼弥斯和她那两名兄妹突然站起身，朝门口走去。“等待已经结束。”尼弥斯噙起薄薄的嘴唇，笑道，“我们会把伊妮娅的首级带回来给你。”

穆斯塔法枢机和其余几人立即站起身。“坐下！”宗教大法官大叫，“我还没有命令你们行动。”

尼弥斯微微一笑，转身向门口走去。

屋内的神父们都在大叫，让·丹尼尔·布雷克大主教正在画十字，吴玛姬元帅伸手去拿手枪皮套中的钢矛枪。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快得让人无法察觉。空气似乎突然变得朦胧。片刻之前，尼弥斯、斯库拉、布里亚柔斯还站在门口，离他们八米远，片刻之后，他们便突然消失了，三个微微闪亮的铬银身影站在了桌旁穿着黑袍或红袍的人之间。

没等吴玛姬举起钢矛枪，斯库拉便拦在了她的面前。一条朦胧的铬银手臂挥过。吴玛姬的头颅滚过光亮的桌面。无头身躯站了几秒钟，自发的神经冲动命令右手手指钩紧，于是钢矛枪开火，将笨重桌子的桌腿炸得分崩离析，石地板也四分五裂。

勒布朗神父吓得跳到布里亚柔斯和布雷克大主教之间。那朦胧的银色身影将勒布朗开膛破肚，布雷克的眼镜也掉了，急急地跑进隔壁房间。突然，布里亚柔斯不见了，一秒钟之前朦胧身影站着的地方，现在空空如也，只听到一声轻微的气爆声。接着从那个房间传来一声短促的尖叫，几乎还没开始就已经没了声音。

穆斯塔法枢机看着拉达曼斯·尼弥斯，往后退却。每当他退后一步，尼弥斯便向前一步。她已经把身周的朦胧能量场取消了，但看上去仍然不像人类，还是那么凶恶。

“你们这些该死的臭东西，”枢机轻声骂道，“放马过来啊。我不怕死。”

尼弥斯扬扬一根眉毛。“大人，你当然不怕。但是，如果我告诉你，我要把这些死尸……还有那个脑袋……”她指指吴玛姬的头颅，那一双眼睛现在终于不再眨动，正茫然凝视着，“扔进下面的酸液海洋，不会有重生的机会，那你会不会改变主意？”

穆斯塔法枢机已经退到墙边，他停了下来。尼弥斯离他仅两步之遥。“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的语气仍然坚定。

尼弥斯耸耸肩。“从现在开始，我们的职责改变了。”她说，“大法官，你准备好了吗？”

穆斯塔法枢机画着十字，匆匆念了段《忏悔经》。

尼弥斯又微微一笑，她的右臂和右腿又变成了闪闪发亮的银色物体。她迈步向前。

穆斯塔法吃惊地望着。尼弥斯没有要他的命，而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折断了他的左臂，又击碎他的右臂，踢断两条腿，两指插瞎他的双眼，但却没有伤及他的大脑。

宗教大法官感到从未有过的剧痛。在那熊熊的痛苦火焰中，他听到了尼弥斯的声音，仍旧那么平静，了无生气。“我知道，登陆飞船或‘吉卜利尔’号上有医疗箱，会将你恢复原样，”她说，“我已经给它们发了消息，它们马上就会来。回去见你的傀儡教皇，告诉他，我的主人要这个女孩的命。非常抱歉，但她必须死。告诉他们，以后一定要谨慎，如果内核众势力没有达成一致，就不要轻举妄动。再见，大人。希望‘吉卜利尔’号上的医疗箱会为你生出新的眼睛。我们即将展开的行动，值得你一看。”

穆斯塔法听到脚步声，门开的声音，之后一切沉寂下来，唯有一个人在痛苦地大叫。好几分钟后，他才意识到尖叫的人正是他自己。

我回到悬空寺时，迷雾中已经微微渗出了一丝曙光，但天还很黑，下着小雨，很冷。从固定缆索下来的时候，我终于从神志不清的状态中清醒了过来，所以我非常小心，还好如此——下山中途，制动工具在结冰的缆索上打了好几次滑，要不是安全绳拉着，我早已经掉进深渊一命呜呼了。

我到的时候，伊妮娅已经起来了，她已经穿戴完毕，正准备上路。她身上穿着一件热力滑雪衫，背着攀登工具，穿好了登山靴。贝提克和罗莫顿珠穿着同样的衣装，两人的肩上都背着鼓鼓囊囊的尼龙背包，看上去很重。他们会和我们一起去。其他一些人是为我们送行的——西奥、瑞秋、多吉帕姆、达赖喇嘛、乔治、阿布等——他们似乎又伤心又焦急。伊妮娅还是一脸倦意，我觉得她昨晚肯定也没睡。我和她一起去冒险，还真是凑成了一对：看上去都很累。罗莫走到我跟前，把一个长长的尼龙背包递给我。真重，但我还是默默地背上了它。我拿起其余的一些装备，向罗莫说了说山脉缆索的状况——显然大家都以为昨晚我是无私地侦察路线去了——说完，我走了回去，看着我的挚爱。她看了我一眼，眼神中充满了渴求，我对着她点了点头。没事，我准备好了，以后再跟你说。

西奥哭了。我意识到，这是一次不太寻常的分离——虽然伊妮娅一再向两个女人保证，晚上来临前，大家就会团聚，但大家都觉得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不过，我在感情方面还真是个白痴，再加上当时太累了，所以都没多大反应。我从人群里走开了一小会儿，深吸了几口气，集中精神。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如果想活下来，我必须发挥出全部聪明才智，提起十足的警惕。热恋会带来一个难题，我想，那就是你会缺乏足够的睡眠。

我们从东部平台启程，沿着结冰的小道，往山沟飞速前进，中途中途经过我昨晚攀爬过的缆索，最后毫无意外地抵达了山沟。在不断游移的冰雪迷雾中，盆景木树林和山陵地带看上去像是正处于远古时代，如梦如幻。黑色的树枝会突然从迷雾中显现，水滴在我们头顶滴流。小溪和瀑布发出响亮的声音，听上去比坠进左边深渊的那条洪流还要响。

在山沟最东、最高的山坳上，有一些固定缆索，已经很旧，用起来

不太放心，但罗莫还是在前面带头，爬到了那儿，他后面是伊妮娅，然后是贝提克，我殿后。我发现，虽然我们的机器人朋友缺了一条手臂，但爬起山来还是像从前那样得心应手，敏捷迅速。抵达山脉高处后，已经过了昨晚我走过的那条路——和昨晚走的路比起来，山沟就像是一条屏障。现在，我们走上了南部岩壁的一条极为狭窄的小道——破旧的道路，凸起的岩石，不时出现的冰地，碎石山坡——难题真的来了。我们头顶的山脉无处不是又湿又沉的雪塔和冰檐，所以必须小心行走。大家默声向前，甚至连小声嘀咕也没有，我们都知道，就算一点点轻微的响声，都会引发大雪崩，马上把我们从十厘米宽的小道上扫下来。到最后，路变得越来越难走，我们用一条绳索把四人系在了一起——四人分别用一根双股绳，用锁扣一端连接绳索，一端连接身上的索网轭具——这样一来，如果有谁摔下去，就会被其余人拉住，除非四人一起摔下去。罗莫在前面领路，他的步子前所未有的坚定，面对迷雾重重的虚空和结冰的裂沟，他迈出每一步都自信满满，换作我，肯定会犹豫不前。有了这根绳连着，我觉得大家都感觉好多了。

不过我还是不知道要去哪儿。我也不知道，从昆仑山往东延伸的这条山脉，会不会在经过洛京后，只继续延伸几公里，就突然到了尽头，戏剧性十足地落进几千米之下的毒气云中。在春季的某几个星期里，奇异的云海潮会往下降不少，剧毒水汽散去后，山脉也会重新出现，于是补给品商队、朝圣者、僧侣、贸易商和好奇之人就能从中原往东前往泰山，那是这个星球上最难以企及的居住区。据说，住在泰山上的僧侣从没回过中原或者天山星球的其他地方，无数代的僧侣在那高峰的最神圣之地，将自己的生命献给神秘的墓冢、寺院、仪式和寺庙。但现在天气很糟，我意识到，如果我们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走出汹涌的雨云，进入汹涌的水汽云，最后被毒气杀死。

我们没有往下走。沉默地走了几个小时后，我们抵达了中原东部边界处的悬崖。当然，现在看不到泰山，就算云层稍微散去少许，也只能看见前方潮湿的山壁、缭绕的迷雾和四周无处不在的云朵。

在东部边界有一条宽阔的山道，我们在那儿愉快地坐了下来，从背包中挖出冰冷的手抓饭，拿出水瓶喝水。在这块陡峭的山陵之上，覆着一些微小的肉质植物，在雨季丰润之水的灌溉下，他们已经长成了一个胖墩。

吃喝完毕之后，罗莫和贝提克打开了我们背着的三个背包。伊妮娅也拉开了自己的包，她的包看上去比我们背的还要重。不出我的意料，我们的三个背包中装着尼龙、合金支柱和合金框，索具，在伊妮娅的包里，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两件拟肤束装和呼吸器，是我从飞船上带来的，但我几乎已经把它们忘了。

我叹了口气，朝东面望去。“这么说，我们是要去泰山。”我说。

“没错。”伊妮娅说。她开始脱衣服。

贝提克和罗莫转过头去，但一想到还有别的男人看过我挚爱之人的裸体，我就怒火中烧，心猛烈跳动起来。我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拿出另一件拟肤束装，脱下自己的衣服，叠好放进背包中。天很冷，迷雾湿乎乎地黏在皮肤上。

在我和伊妮娅穿拟肤束装的时候，罗莫和贝提克开始装配翼伞。那身装束物如其名，紧贴肌肤，就像是第二层皮，但戴上轭具和呼吸器之后，看上去就端庄多了。连衣帽把我的耳朵裹在脑袋上，甚至比水肺呼吸器的帽子还要紧。帽子里的滤声器会传播出声音：当我们飞到空中时，它们就会成为一个通信器。

罗莫和贝提克用零件组装起四架翼伞。罗莫似乎是看出了我心中的问题，说道：“我只能为你们指出热气流的方向，保证你们乘上高速气流。到那个高度上，我可活不了。去泰山后回来的可能非常小，我也不想去。”

伊妮娅抓住这个壮汉的手臂。“你能领我们到高速气流上，我们已经感激不尽。”

勇敢的飞行师面红耳赤。

“贝提克呢？”我问道。说完，我便意识到自己提到了机器人朋友，但却好像把他当成了旁人，于是我转身看着机器人，说道：“你呢？你也没有拟肤束装和呼吸器。”

贝提克微微一笑。一直以来，我都觉得他那少见的笑容是我这一生见过的所有人类表情中最具智慧的——虽然严格意义上来说，我的这位蓝皮肤好友并不是人类。

“安迪密恩先生，你忘了，”他说，“按照设计思路，我比常人更能忍受极端的情况。”

“但是那么远的路程……”我开口道。泰山在东方一百多公里外，如果我们抵达高速气流，差不多也需要忍受一小时的稀薄空气……稀薄得难以呼吸的空气。

贝提克装好翼伞的最后一个零件，他做出来的这个东西真是漂亮，蓝色的三角形羽翼几乎长达十米。他说道：“我能忍受下来，只要我们运气好，安全地飞过这一段路。”

我点点头，开始装配自己的翼伞。我埋着头，没有继续提问，没有

看伊妮娅，也没有问她为什么我们四人要冒着生命危险去那儿，忽然，我的小朋友走到我身旁。

“谢谢你，劳尔，”她的声音异常响亮，“你出于爱和友谊，为我做这些事。我从心底里感谢你。”

我一下子说不出话来，只能打打手势，尴尬得很——她只是在谢我，而另两位朋友已经准备好为她跳进虚空之中。但她的话还没完。

“我爱你，劳尔。”伊妮娅说。她踮起脚，亲吻我的嘴唇。当她退回去看着我时，一双黑色的眸子深不可测。“我爱你，劳尔·安迪密恩。我一直爱着你。我也将永远爱你。”

我站起身，不知所措，困惑不已。这时大家都将翼伞扣在了身上，站到了虚空的边缘。罗莫是最后一个穿上的，他要将每个人的装备检查一遍，首先是贝提克，然后是伊妮娅，最后是我，确保翼伞的每一个螺母、螺栓、锁扣、黏胶都准确固定。满意之后，他恭敬地朝贝提克点点头，然后极为训练有素地扣上了自己的红色翼伞，走到悬崖边。临近虚空的这最后的十米路途上，没有长什么多肉植物，仿佛它们也怕掉进深渊中似的。悬崖边的最后一块岩台很陡，还有很多雨水，非常滑。雾气又逼近了。

“这里的雾浓得像汤一样，我们会很难看到对方，”罗莫说，“大家要沿着左边盘旋，紧紧跟住前面的人，距离保持在五米之内。队列和我们刚才来时一样，伊妮娅是黄翼，跟在我后面。后面是蓝皮肤，蓝翼。最后是你，劳尔，绿翼。乘滑翔翼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在云雾中跟丢对方。”

伊妮娅简练地点点头。“我会紧紧跟着你的。”

罗莫看着我。“劳尔，你和伊妮娅可以通过通信器交流，但这并不能帮你们找到对方。我和贝提克用手势信号交流。千万小心，别跟丢机器人的蓝翼。要是不幸跟丢了，就逆时针盘旋往上升，直到你飞出云层，到时候试着找到我们的队伍。在云层里盘旋飞行时，一定要保持圆形状态，驾着翼伞很可能飞歪，请随时校正，不然你们会撞上悬崖。”

我点点头，口干舌燥。

“好了，”罗莫说，“云层上再见。到那儿之后，我会为你们找到热气流和山脉的上升气流，将你们领到高速气流中。我要走时，会给你们打这样的信号——”他握紧拳头，直直刺了两拳，“你们要一直盘旋着往上升，越深入高速气流就越好。一直往大气层上方升，到你们觉得翼伞承受不了时，就停下来。到时候也许翼伞的确会承受不了。但如果你们不进入到高速气流的中部，就不可能抵达泰山。你们需要飞行一百一十公里的路程，才能看到第一座山肩，到那儿之后就可以呼吸了。”

我们都点了点头。

“愿佛陀对我们的愚行表以赞许。”罗莫说。他看上去非常高兴。

“阿门。”伊妮娅说。

罗莫没再说话，他转过身，从悬崖边跳了出去。伊妮娅紧随其后。贝提克扛着翼伞倾身向外，使劲一跃，便马上被云雾吞没。我快步疾行，紧跟而上。忽然间，脚下的岩石不见了，我倚身向前，在轭具中斜着身体，但已经跟丢了贝提克的蓝色翼伞。回旋的云雾让我不知所措、不辨方向。我拉了拉控制杆，微微倾斜滑翔翼，睁大眼睛凝视着浓雾，希望看见一架翼伞。但什么也没有。我这才意识到，刚才转弯转得太迟了。要么是控制杆松得太早了？我重新让翼伞保持水平，虽然感觉热气

流正推着帆翼，但我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上升，因为我已经完全变成了睁眼瞎。那迷雾像会导致某种类似雪盲的可怕效果。我没有细想，马上大叫起来，希望有谁会给我回话，给我引引方向。几米之外的正前方，马上传来一个男人的喊声。

是我自己的声音。声音从峭壁上传回，而我，即将迎头撞上。

尼弥斯、斯库拉、布里亚柔斯从湿婆阳元山的圣神领地徒步往南前进。太阳高高地挂在天空，东方厚厚的云层汹涌起伏。从圣神领地到布达拉宫，沿着库库诺尔山脉往西南方向的古老高道已经被拓宽，还建了一座特别的缆索平台，从那儿可以经过十公里的索道之路，从库库诺尔前往西南的冬宫。在这座新建的平台上，有一架特别为圣神外交人员安排的肩舆，它正挂在那儿的滑轮之上。尼弥斯如入无人之境，直接越过整排队列坐进肩舆，毫不顾忌台阶和平台上缓慢前行的穿着厚厚朱巴服的矮小之人。当她的两名兄妹也坐进笼中之后，她松开两个制动闸，肩舆飞速蹿过天堑。宫殿所在的那座山上，已经盖上了黑压压的乌云。

宫殿位于黄教山的东侧山壁，笔直朝下深入好几千米，在山的西侧有一列大型台阶，那儿站着一支由二十人宫殿护卫组成的队伍，手拿原始的长戟，或是拙劣的能量切枪，他们拦住了三人的去路。护卫队队长显得非常恭敬。“尊贵的来宾，请在此处稍候片刻，会有仪仗兵前来护送你进宫。”他俯首说道。

“我们想自己进去。”尼弥斯说。

二十名卫兵蹲伏在地，切枪挂在左臂，铁甲、柴羊毛、丝缎和精心制作的头盔组成了一道密集的墙壁。卫队长的脑袋埋得更低。“尊贵的

来宾，请原谅卑职，但如果既没有请帖，又不需要仪仗兵，是无法进入冬宫的。尊贵的来宾，我请你们稍候片刻，或许你们可以到那座塔下遮遮阴，马上会有人来接你们。”

尼弥斯点点头。“杀。”她对斯库拉和布里亚柔斯说。那两名兄妹开始相移，而她则信步走进宫殿。

行进在层数众多的宫殿中时，三人都脱出相移状态，唯有在击杀卫兵和仆从时，才再次相移进入快时间。出了主台阶，他们一步步向帕郭卡灵——祈楚桥的西门——走近，总管事雷丁图拉挡住了他的去路，身边还有五百名禁卫军。这些士兵中，有几个手持刀剑和长枪，但多数拿着十字弓、步枪、拙劣的能量武器或导轨炮。

“尼弥斯司令，”图拉开口道，他微微埋下脑袋，但眼睛仍旧望着面前的女人，“我们已经听说了你们在希文岭的所作所为。你们不得再往前。”图拉对帕郭卡灵塔上的某个人点了点头，于是祈楚桥的黑铬桥身静静地缩进了山体中。最后只剩下顶部的那个巨大吊索，外围都是铁丝网和润滑胶。

尼弥斯笑了：“图拉，你在干什么？”

“上师去了悬空寺，”长着一张瘦脸的总管事说道，“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来。我不会允许你伤害达赖喇嘛上师。”

拉达曼斯·尼弥斯笑得愈发灿烂，露出一口细牙。“图拉，你在说什么？你为了三十枚银币，把你亲爱的小男孩活佛出卖给了圣神。你难道还想讨要那些愚蠢的六面银币？”

总管事摇摇头。“和圣神达成的协议是你们不会伤害上师。但你

们.....”

“我们只想要那女孩的脑袋，”尼弥斯说，“不是你那喇嘛的。让你的人从我们面前滚开，不然格杀勿论。”

总管事图拉转过身，对着一排排的士兵喊着什么命令。这群人的表情非常严峻，忽然将武器举上了肩膀。他们挡住了去桥梁那边的道路，虽然桥已经不在。天堑中，乌云正不断翻涌。

“杀，一个不留。”尼弥斯说道，她开始相移。

罗莫曾对我们进行过滑翔机的操控训练，但我还从未真正有机会飞过。现在，悬崖从雾气中兀然现身，出现在我面前，我必须立即完成正确的操控，不然必死无疑。

我悬吊在轭具中，面前垂下一根控制杆，通过操控这根杆子，就能控制翼伞。我使出全身的力气，向右边探去，并将全身的重量压在控制杆上。翼伞倾了倾方向，但我立马意识到角度还不够大。翼伞沿弧线飞出，但照此下去，弧线的顶点位置将和山壁近在咫尺。除了控制杆，还有另外一套控制器——一副握杆，可以让空气从左右两块背翼的前沿泄出——但这些用起来很危险，控制起来很复杂，仅限紧急情况使用。

山壁在朝我迫近，我已经能看见上面的青苔。这就是紧急情况。

我用力拉动左边的紧急控制把手，翼伞左侧的尼龙布张开了一条口子，就像一个狭长的钱袋开口，而此时右翼还在承受强劲的山脉上升气流，而左翼已经将空气泄出，仿佛仅剩铝制骨架，所以翼伞整个剧烈倾斜，几乎颠倒了过来，它像是要垂直落下，一头撞向山岩的样子，我的

腿也被那股力甩到了两侧。靴子的确擦到了岩石和青苔，但此时翼伞已经开始垂直向深渊坠落，于是我松开了左把手，左侧的翼翅前沿由记忆布制成，立即恢复了原状，我又开始了飞翔——虽然那是近乎陡直的深潜。

沿着山壁往上的强劲气流就像起升的升降机一般迅速击中翼伞，我被猛地抬向高空，摆动回来的控制杆猛地砸中我的胸部，几乎把我砸得没气。翼伞一会儿猛地下降，一会儿往上攀升，试图画出一个马马虎虎的圆，不过半径足有六七十米。我又几乎上下颠倒地吊在那里，但这次翼伞和控制器在我头顶下方，而岩壁又出现在了正前方。

不好。等翼伞画完这个圆，我就会马上毙命。我猛地拉动右边的紧急把手，放出上升气流，开始头晕目眩的翻滚坠落，然后恢复翼伞，使劲拉住把手和控制杆，同时疯狂地扭动身体，恢复平衡和控制。云雾散去了少许，我清楚地看见了右手边二三十米外的悬崖，于是使劲力气和暖气流搏斗，让翼伞进入安全的路线。

最后我维持住了平稳状态，控制住了这架飞行装置，开始重新绕着左边盘旋上升，但这次非常非常小心，还好这次云雾已经散去，我得以判断和悬崖的距离，于是更使劲地推动控制杆，向右边倾斜。突然，耳边传来轻柔的声音。“哇！真好玩，再来一个！”

听到这声音，我吓了一跳，转头向头顶和身后望去。伊妮娅明黄色的三角形翼伞正在我上方盘旋，上面压着密密的云层，就像是灰色的天花板。

“免了。”我说道，拟肤束装上的通信线路贴在我喉头上，那装置捕获了我的默念之声，“我猜，我刚才大出风头了。”我又抬头望了望

她，“你怎么在这里？贝提克呢？”

“我们已经在云层上会合，你没来，于是我下来找你。”伊妮娅简单说道。她的声音很轻柔。

我感到一阵汹涌的眩晕——与其说是刚才猛烈的杂耍动作所致，不如说是因为想到她不顾一切的行为。“我没事，”我粗声粗气道，“就是想感觉一下上升气流。”

“嗯，”伊妮娅说，“那气流反复无常。为什么不跟着我上去呢？”

我照她的话做，要是自负下去，那我就没命了。迷雾不断游移，她的黄色翼伞也忽隐忽现，但和在悬崖边瞎眼般的飞行比起来，这可容易多了。她似乎能清楚地感觉到山岩的所在，我们盘旋而上时，需要接住山岩旁的强劲暖气流，所以得和它保持在五米距离内，但从来没有飞得太近，也没有绕得过远。

没过几分钟，我们便出了云层。那感受让我屏住了呼吸——周围先是慢慢变亮，接着炫目的日光照射下来，我钻出云层，就像是一名泳者从大海的白浪中探出脑袋，蓝色的天空无边无际，令人晕眩，我眯着眼，眺望这一片光明之地。

在云海之上，只能看见最高的几座山峰和山脉：在遥远的东方，泰山闪着冰冷的光芒，峰顶一片白雪皑皑；恒山在北方，距离同样遥远。我们这条起始于洛京的山脉就像是一把剃刀般耸现于云海之上，一路往西而去；昆仑山脉就像是远方的一堵墙壁，从西北奔向东南；在更远更远的世界尽头之处，能看见一些壮丽的高峰：卓木拉日，帕那索斯山，干城章嘉，高野山，冈仁波齐山，等等。在遥远的帕里山脉外，有什么东西坐落在高处，正闪耀着日光般璀璨的光芒，我想那可能是布达拉

宫，或是希文岭。不一会儿，我停止了呆呆的凝视，转回注意力，开始往高处升。

贝提克盘旋着飞近，他朝我竖了竖拇指。我朝他做了个同样的手势，接着抬起头，罗莫在我们上方五十米处，正打着手势：靠拢。盘旋向上。跟紧我。

大家按他的话照做，伊妮娅轻而易举地飞到了罗莫的身后，贝提克的蓝色翼伞紧随其后，我殿后，盘旋在机器人身下十五米之处，和他所在的圆相距三十米。

罗莫似乎非常清楚热气流的所在——有时候我们盘旋至西，迎上上升气流，接着重新盘旋往东。有时候我们似乎不再升高，但当我望向北方的恒山，便会意识到高度其实又上升了好几百米。我们时而缓缓爬升，时而缓缓盘旋向东，但泰山还在八九十公里之外。

天越来越冷，也越来越难以呼吸。我紧紧封住滤息面具，呼吸着纯氧，继续向上爬升。拟肤束装紧紧包裹着我，既像是耐压服，又像是保暖衣。罗莫穿着柴羊朱巴，戴着厚厚的手套，但我能看到他在颤抖。贝提克赤裸的手臂上面已经结了一层冰。但我们还在盘旋上升。天正在慢慢变黑，景象愈发不可思议——星球弧面上，一座座山峰开始现出身影，遥远的西南方是楠达德维，更遥远的东南方是赫尔迦佛，希文岭之外是哈尼峰。

最后，罗莫的忍耐力到了极限。片刻之前我拉开了兜帽上的滤息面具，想看看这里的空气有多稀薄，当我试图呼吸的时候，那感觉就像是到了真空之中，我马上重新封住了薄膜。我无法想象罗莫在这么高的地方是怎么呼吸、思考、完成一个个动作的。现在，他打着手势，示意我

们继续按照刚才的办法，乘着热气流往上升，接着拇指和食指扣成圈，朝我们打了个古老的代表“祝好运”的手势，最后打开三角形翼伞，放出空气，像一只托马斯鹰一般急速俯冲。片刻之后，红色的三角形便落到了几千米的下方，朝西方的山脉飞去。

我们继续盘旋上升，偶尔会从上升气流中掉出去，但每次都马上重新捕捉到了气流。我们正进入高速气流的底部区域，随着气流被吹往东部，但我们遵照罗莫的最后命令，抵制着直接转向目的地的冲动。我们现在还没到足够的高度，还没有足够强的顺风可以让我们完成八十公里的旅程。

和高速气流正面相遇，就像是驾着小舟突然进入了一条急速流淌的河流。伊妮娅的翼伞首先进入，那黄色的帆布开始剧烈震动，就像是受到了暴风的猛烈冲击，铝制骨架疯也似的弯曲起来。接着，贝提克和我也进入了其中，我们所能做的就只有在摇摆的轭具中保持平衡，握住控制杆，继续盘旋往上。

“太难了，”伊妮娅的声音出现在我耳边，“往东的势头太猛了。”

“不能往东。”我气喘吁吁道。我又让翼伞迎向了逆风，接住一股猛烈的垂直上升气流，朝上攀升。

“我知道。”伊妮娅的声音绷得紧紧的。我现在已经在她下方将近一百米之处，但还是能看见她小小的身影正奋力握着控制杆，两条腿挺得直直的，小脚丫子蹬在后面，就像是极限跳水运动员。

我左右四顾。明亮的圆日笼罩在一片冰晶似的光晕下，山脉几乎已经消失在了下方的视野中，而那座最高峰的顶峰此时就在我们身下，垂直距离离我们只有数千米。“贝提克怎么样？”伊妮娅问。

我用尽力气扭动身子，发现机器人正在我头顶盘旋。他似乎闭着眼睛，但我能看见他不时调整着控制杆。蓝色的皮肤上闪着冰霜的光芒。“我想他没事，”我说，“伊妮娅？”

“嗯？”

“圣神在希文岭和行星轨道上，他们可不可能窃听到我们的通信信号？”我的口袋里装着触显式日志通信两用装置，但我们已经决定，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使用它召唤飞船。如果圣神通过拟肤束装的通信器信号抓到我们，甚至杀死我们，那也真是够讽刺的。

“不可能。”伊妮娅喘着大气。就算是有滤息面具和拟肤束装的呼吸器，空气还是非常稀薄，非常冰冷。“我们用的通信线是短程信号，范围最多五百米。”

“那就别走远。”说完，我集中注意力，继续往上升了几百米，紧接着那近乎无声的飓风猛烈捶打着我，将翼伞吹向东部。

气流强劲得像是猛烈的水流，我们已经坚持不了几分钟了。热气流没有缓缓减弱，它似乎是完全消失了，于是我们只能任高速气流摆布了。

“前进！”伊妮娅大叫，她已经忘了，其实只要轻轻说话，我就能听见。

我看见贝提克睁开了眼睛，他朝我竖了竖拇指。与此同时，我的翼伞也脱离了热气流，被吹向东去。速度快得真是不可思议，即使在这几近真空的条件下，我们似乎还能听见那猛烈的咆哮声。伊妮娅的黄色翼伞如离弦之箭般向东而去，贝提克的蓝色身影紧随其后。我奋力和控制

器搏斗，终于发现自己根本是束手无策，无法改变哪怕一度的角度，只能无所事事地吊在那儿，任凭猛烈的气流推搡着我们，向东下方疾速飞去。泰山在前面闪着微光，但我们现在正极速下降，而山还在非常遥远的地方。在我们身下几千米外，在白色的云海之巅下，就是酸海形成的绿色光气云，它们正不断搅动，虽然看不见，但确是在等待我们的降临。

天山星系的圣神官员困惑不已。

当“吉卜利尔”号的沃玛克舰长收到来自希文岭圣神领地的怪异脉冲警报信号时，他试图呼叫穆斯塔法枢机和其他人，但却没有收到任何回应。没过几分钟，他派出了一艘作战登陆舰船，上面载着二十四名圣神海兵，还有三名医师。

上呈的秘密汇报令人费解。圣神寺院领地的会议室一片血污，凌乱不堪。到处泼洒着人血和四分五裂的脏器，唯一完整的躯体是宗教大法官，但他也被砍断了四肢，戳瞎了双眼。经DNA检测，最大的那片动脉血迹属于法雷尔神父。其余的血泊属于布雷克大主教和他的助手——勒布朗。但是现场没找到他们的尸身，也没找到十字形。医师在汇报中声称，穆斯塔法处于深度昏迷的休克状态，命不久矣；他们用野外医疗包尽力稳定住他的生命迹象，请求进一步的指示。是该直接让宗教大法官死去，继而重生，还是先把他运到登陆飞船的医疗箱，尽力治疗？这样的话，还要等上好几天他才能清醒过来，叙述出屠杀的真相。不然，医师可以使用维生系统，用药物将枢机唤醒，争取出几分钟的清醒时间来审问他——但这样一来，病人将会感受到剧痛，命悬一线。

沃玛克命他们稍作等候，继而通过密光向雷蒙皮埃尔元帅——特遣部队的指挥官——汇报。在天山星系外，好几天文单位远的地方，四十几艘飞船已经经历了和“拉斐尔”号的战斗，现在正在营救严重毁损的大天使飞船中的幸存者，同时等待着这两艘船的抵达：宗座无人驾驶飞船，技术内核机器人飞船，后者会将地球上全部人类的生命置于暂停状态。但两艘船一直都没来。雷蒙皮埃尔的所在地较近，在四光分之外，密光信息将会花上四分钟到他那儿，让他获悉一切，但沃玛克觉得他别无选择。信息以光速驰往星系外，沃玛克静静等待。

在旗舰“拉贵尔”号上，雷蒙皮埃尔意识到自己正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几分钟内必须对穆斯塔法的生死作出决定。如果他让宗教大法官死，那么，两天周期的重生也将是可行的。枢机将会遭受很少的痛苦。但这样一来，在这期间这场屠杀的缘由——伯劳，土著民，恶魔伊妮娅的弟子，驱逐者——就无人知晓了。虽然雷蒙皮埃尔只花了两秒钟就作出了决定，但这条密光信息还是会产生四分钟的延迟才会到达沃玛克那里。

“让医师稳住他的生命迹象，”他向沃玛克发送密光信息，后者所在的“吉卜利尔”号正在天山星球的轨道上，“把他运到登陆飞船的维生系统中，弄醒他，加以审问。事情清楚之后，让自动诊疗室进行判断，如果重生比治疗来得快，就让他死。”

“遵命，长官。”四分钟后，沃玛克回复道，他将命令转给海兵。

与此同时，海兵正在扩大搜寻范围，他们使用电磁反推力包在湿婆阳元山周围陡峭的山壁间搜寻。他们用深层雷达探测兰错，也就是水獭湖，但既没找到水獭，也没找到失踪神父的尸体。领地内和宗教大法官的人马在一起的，本应有一队由十二名海兵组成的仪仗队，其中包括登

陆飞船的驾驶员，但这些人也都一个不见了。他们对找到的零碎血肉和脏器，一一进行DNA检测，信息和大多数失踪人员都能对得上，但就是找不到尸体。

“是否要将搜寻范围扩大到冬宫？”担任小队首领的海兵上尉询问。这些海兵接受过特别指示，在技术内核的飞船抵达并将全部人置于昏睡状态前，绝对不能打扰到当地人——尤其是达赖喇嘛和他的那些人。

“稍等。”沃玛克回复道。他看见和雷蒙皮埃尔元帅进行通信的监视器指示灯正亮着。指挥网络上的通信触显也在闪烁。是“吉卜利尔”号上的探测玻璃罩中的情报员。“何事？”

“舰长，我们刚才在监控宫殿所在的区域。那里似乎发生了非常可怕的事。”

“什么事？”沃玛克催问道。他的手下以前从来不会这么含糊其词。

“长官，没看清楚。”情报员说道。这是一名非常年轻的女子，但很聪明，知道雷蒙皮埃尔也在听。“我们在用光学镜检测领地周围的整片区域。但请看看这个……”

沃玛克微微转过头，看着全息显像井中的大幅影像，他知道这信息正通过密光传送给元帅。是布达拉冬宫东侧，似乎是从祈楚桥上方几百米的高空俯拍到的画面。

主桥面已经收回，看不见了。但在宫殿和桥梁之间的台阶上，在东侧的宫殿和哲蚌寺之间的狭窄山脊小道上，倒着几十具尸体——数百具尸体——血肉横飞，一地碎尸。

“我的上帝。”沃玛克舰长惊叹，他画起十字。

“在尸身中，我们发现了总管事雷丁图拉的脑袋。”情报员的声音很平静。

“脑袋？”沃玛克重复道。他随之意识到，自己这句无用的话语将会和其余信息一起被传送给元帅。不出四分钟，雷蒙皮埃尔元帅就会知道沃玛克说了句极为愚蠢的话。没关系。“还有什么重要人物吗？”他问情报员。

“没有，长官。”传来年轻军官的答复，“但现在他们正在各种广播频率上播报信息。”

沃玛克扬扬眉毛。到目前为止，冬宫从没发出过广播和密光信息。“他们在说什么？”

“他们用的是汉语和大流亡前的藏语，长官，”军官回复，但她马上又说道，“舰长，他们非常恐慌。达赖喇嘛失踪了，他的安保小队的首领也不见了。禁卫军的首领，苏康星王钱布将军也死了，长官.....他们已经确认找到了他的尸身，但脑袋不见了。”

沃玛克看了看计时钟。密光信息已经飞了一半的路程。“情报员，这一切是谁干的？伯劳吗？”

“尚不知晓，长官。摄像头在别的地方，我们打算检查一下磁盘。”

“马上检查。”沃玛克说道，他已经等不及了。他向海兵中尉发送密光信息。“中尉，去宫殿。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会再派五艘登陆飞船和作战电磁车下去，外加一艘武装直升机。尽一切可能，搜寻布雷克大主教、法雷尔神父或勒布朗神父的蛛丝马迹。当然还有那些仪仗兵和驾驶员。”

“遵命，长官。”

密光线路泛起了绿光。元帅已经接收到了最新的信息。但如果坐等他的命令，时间恐怕来不及。于是沃玛克向最近的两艘圣神舰船——最外围那颗卫星外的火炬舰船——发出密光信息，命他们进入战斗戒备，并飞进星球轨道，和“吉卜利尔”号同步运行。他可能需要这些火力。沃玛克曾见过伯劳犯下的暴行，想到这个怪物可能会突然出现在他的飞船上，便不由让他感到不寒而栗。他向火炬舰船“圣波纳文丘”号王舰上的塞缪尔斯舰长发去密光信息。“卡罗尔，”屏幕上出现了那名舰长惊讶的表情，沃玛克对他说道，“请进入战术空间。”

沃玛克接入插孔，马上站到了天山星球那闪闪发光的云海之上。蓦然间，塞缪尔斯从满天繁星的黑色天穹下闪现，出现在了他的身旁。

“卡罗尔，”沃玛克说，“下面有大事发生。我觉得是伯劳，这怪物又逃出了牢笼。如果你突然和‘吉卜利尔’号失去联系，或是听到我们胡言乱语的尖叫……”

“那我马上派三船海兵过来。”塞缪尔斯说。

“不，”沃玛克说，“你必须立即用熔炼武器向‘吉卜利尔’号开火。”

塞缪尔斯舰长眨眨眼，飘浮在一旁的信号灯也闪烁起来——雷蒙皮埃尔元帅的旗舰已经向他发来了密光信息。沃玛克脱出战术空间。

那条信息很短。“我立即让‘拉贵尔’号加速，完成一次星系内跃迁，跳往天山星球的重力井安全区。”雷蒙皮埃尔元帅脸庞瘦削，表情无比肃穆。

沃玛克张嘴想要向他的上司发表反对意见，但马上意识到，等他的抗议信息抵达那儿时，雷蒙皮埃尔的飞船早已在三分钟前完成了霍金驱动跃迁。于是他闭上了嘴。像这样的星系内跃迁非常危险——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可能会发生灾难，夺去所有人的性命——但他明白元帅来此的原因，他必须赶到情报没有延迟的前线，随时随地下达命令。

上帝啊，沃玛克想。宗教大法官四肢尽断，大主教和其余人等都失踪了，而达赖喇嘛的东宫狼狈得就像是被踢翻了的蚁丘。天杀的伯劳老怪。携带教皇命令的宗座信使飞船呢？还有那艘向我们保证过的内核飞船呢？事情怎么就变得这么一团糟呢？

“舰长？”是出征部队中的那名首席海兵医师，他正坐在登陆飞船的医务室里，露出灿烂的笑容。

“说。”

“长官，穆斯塔法枢机醒了……当然，眼睛还看不见……还在经受剧痛，但是……”

“把他接上画面。”沃玛克立即命令道。

一张恐怖的脸庞出现在全息井中。沃玛克感觉到舰桥上的其他人都不由自主地瑟缩起了身子。

宗教大法官的脸上仍满是鲜血，他尖叫着，张嘴时露出鲜红的牙齿。眼窝破烂空洞，仅剩一条条扯裂的组织 and 如小溪般流淌的鲜血。

一开始，沃玛克舰长没有听明白枢机在尖叫什么。但不多久他便意识到了那是什么。

“尼弥斯！尼弥斯！尼弥斯！”

三个名叫尼弥斯、斯库拉、布里亚柔斯的人造人继续向东行进。

他们维持着相移状态，毫不在意这一过程所耗费的巨额能量。这些能量是从别处传来的，总之这不是他们所要担心的问题。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这一时刻。

在帕郭卡灵下，他们不受时间影响地完成了大屠杀，之后，尼弥斯领头，爬上塔楼，穿过吊起吊桥的巨型金属缆索。三人从容不迫地跑过哲蚌集市，在那呈现出琥珀色的浑厚空气中，一个个人形僵在原地，而三个移动的身影慢慢走过这一切。在帕里集市，数千个购物、浏览、大笑、争吵、推搡的人都变成了一尊尊雕像，尼弥斯不禁张开薄薄的嘴唇，微微一笑。她可以取下所有人的首级，而这些人都不會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但她另有目标。

到了帕里山脉的索道站台，三人终于脱出相移状态——不然缆索上的摩擦力会是一个大问题。

斯库拉，你走北面的高道，尼弥斯在通用频段上发出信息。布里亚柔斯，你走中间那座桥。我来走索道。

兄妹俩点点头，只见微光一闪，他们便不见了。站台上排着几十名乘客，尼弥斯推搡着往前，那名缆索师傅走向前，向尼弥斯发出抗议。现在正是一天中交通繁忙的时段。

拉达曼斯·尼弥斯一把举起缆索师傅，将他抛下平台。十几名男女愤怒了，一面叫嚷，一面向她挤来，看样子是想找她报仇。

尼弥斯从平台上一跃而起，抓住缆索。她身上没有滑轮，没有制动器，也没有攀登工具。她仅仅是相移了非人类的手掌，便疾速沿着缆索向昆仑山滑去。在她身后，愤怒的人群一个个扣上缆索，紧追不舍——十几个，二十几个。看来缆索师傅受到很多人的爱戴。

尼弥斯穿过帕里山和昆仑山之间的巨大天堑，花了普通人滑行的一半时间。临将抵达时，她十分随便地减慢速度，继而一头撞向山岩，但在最后的时刻，她完成了相移。登陆平台后的悬崖被她撞得岩块剥落，出现了一个凹穴，她从里面走出，重新走到缆索那儿。

第一批尾随者顺着缆索的最后几百米呼啸而至，滑轮呜呜作响。地平线外，能见到一群群人正滑行而来，就像是细线上的一颗颗黑色露珠。尼弥斯微微一笑，将双手相移，高高举起，将缆索一砍而断。

几十名男女随着缆索一起坠落，但令尼弥斯惊讶的是，并没有多少人尖叫出声。

她慢步跑向固定缆索，徒手向上攀爬，并将它们一一砍断：上升缆索，下降缆索、安全缆索。在索道南部的山脉上，有五名武装人员向她走来，他们是来自西王母的昆仑保安队员。她仅仅相移了左臂，便将他们击落深渊。

尼弥斯向西北方望去，她调整了自己的红外和远望视野，将画面放大，定格在连接帕里山和昆仑山高道的那条盆景木竹桥上。她望着那条桥往下坠落，板条、藤蔓和支撑索一路扭动着落向西山，坠入了光气云。

搞定，布里亚柔斯发来信息。

这桥上有多少人？尼弥斯问。

很多。布里亚柔斯关闭了连接。

一秒后，斯库拉登录上线，北桥坠落，我来负责高道。

很好，尼弥斯发送信息。洛京见。

三人进入洛京的山沟时，便脱离了相移态。天正下着小雨，云层密得就像是夏天的雾霭。尼弥斯稀疏的头发紧贴在额头上，她发现斯库拉和布里亚柔斯的样子同她一模一样。人群为他们分出一条道，通向悬空寺的山道空无一人。

尼弥斯带头开路，向最后一座短吊桥走去，在前面的山道上，便是通向悬空寺的台阶。这座桥是伊妮娅在这里修缮的第一座人造设施——仅仅只有二十米长，坐落在一条狭窄的山沟之间，中间连着矗立在低矮山崖和云巅之上的白云岩尖顶。现在，这座滴着雨水的建筑正被雨云笼罩着。

桥对面的山崖小道上，站着一样东西，它正隐藏在密密的云层中。尼弥斯将视野转至热力影像，当她发现这个高大的身形没有辐射任何热量时，终于微微一笑。她用额头上的雷达向他发出探测信息，仔细研究这个身影：三米高，长满尖刺，四只超级大手上，是一条条刀刃般的手指，一身甲壳很容易发射雷达信号，胸前和额头上插着利刃，没有呼吸，肩膀上竖着铁丝网，额头竖着尖刺。

太棒了，尼弥斯发送信息。

太棒了，斯库拉和布里亚柔斯附和道。

滴水吊桥对面的身影没有任何反应。

我们安全降落到泰山，距离正正好好，差几米就会完蛋。从高速气流中脱出后，我们开始无可避免地朝下降落，但很平稳。云海之上有几股热气流，还有许多下降气流，上百公里旅程的前一半，时间只有区区几分钟，那是惊心动魄般的疾速飞驰，相比之下，后半则是令人心跳骤停的坠落。我们一忽儿觉得自己会安全抵达泰山，一忽儿又觉得会坠入云海，甚至在翼伞撞入酸海之前，都不知道自己究竟什么时候会死。

我们的确落进了云海，但那是雨云，是水蒸气，是可以呼吸的云。我们三人尽量互相拉近距离，蓝色、黄色和绿色的三角形翼伞极为接近，金属骨架和帆布伞几乎相互碰触在一起，相比互相撞击导致一起坠落，大家更怕失去其中一个，更怕一个人孤独地死去。

虽然我和伊妮娅有通信线路，但在这段向东方而去的紧张下落过程中，我们仅说了一次话。云雾变得密集，我微微看见她那黄色的翼伞在我左手边，心里想着一些事，她有了个孩子……她和另一个人结婚了……她爱着另一个人，就在这时，耳边传来她的声音。“劳尔？”

“什么事，丫头？”

“我爱你，劳尔。”

我迟疑了片刻，心扑腾扑腾地跳着，但我心里马上涌起对伊妮娅的爱，刚才心里的空虚瞬间被一扫而光。“我爱你，伊妮娅。”我们在黑暗中迅速下落。我甚至觉得自己尝到了风中的腐蚀性味道……难道我已经到了光气云边缘？

“丫头？”

“嗯，劳尔。”她轻柔的声音出现在我耳边。现在，我们已经脱掉了滤息面具，但我知道.....如果落入光气云里，面具可以解救我们。但我不知道贝提克能不能呼吸毒气。如果不能，那我和伊妮娅已经有了心照不宣的计划，那就是戴上面具，希望在坠进酸海前能飞到山崖边，尽力把机器人拖上山坡，拽出毒气云。我们也知道这个计划非常肤浅，经不起实践——当初初次降落到星球上时，飞船上的雷达探测显示，星球上的大多数山峰和山脉都陡直矗立在光气云间，如果要坠入毒气云，砸向酸海，那也就是区区几分钟的事。但是，聊胜于无，有计划总好过向命运投降。与此同时，我俩都掀开了面具，想多享受一下新鲜的空气。

“丫头，”我说，“如果你知道这行不通.....如果你见到了.....”

“我的死亡？”她替我说完我的话。换作是我，我不会说得那么大声。

我蠢头蠢脑地点点头。但云雾太密，她看不清我的动作。

“劳尔，那些都只是可能。”她轻声说，“但那次最有可能发生的死亡并不是现在这次。别担心，如果我觉得这次会是.....死路一条，那我就不会叫你俩一起来。”虽然她的声音中含着紧张，但我也听出了一些诙谐的意味。

“我知道，”我真高兴贝提克听不到这次谈话，“我想的不是这个。”我想的是，或许她知道我和机器人会安全抵达泰山，而她自己却不能。但我现在已经不那么想了。只要我和她的命运仍旧纠缠在一起，我就会接受一切。“我只是在想，丫头，为什么我们又开始逃跑了。”我说，“被圣神追得四处逃命，我已经烦透这件事了。”

“我也是，”伊妮娅说，“相信我，劳尔，我们不是为了逃命而在这里的。哦，见鬼！”

这样的话真不应该从一名弥赛亚口中说出，但紧接着我便明白了她大叫的原因。一面岩壁突然出现在我们前方二十米处，碎石坡之间是一块块巨石，陡峭的山崖笔直落下。

贝提克在前面开路，他在最后时刻拉下控制杆，双腿从镙具中脱出，身上的翼伞就像是降落伞。他在地上蹦了两下，迅速卸下翼伞，脱掉镙具。罗莫曾经多次和我们说起，如果着陆在危险和风大的地方，必须迅速从翼伞中脱离，不然它就会把你拽下悬崖。这里显然是一个会被拽下悬崖的地方。

随后伊妮娅也着陆了，接着是我。三人中，我着陆的过程最惊险。我先在地上蹦得老高，接着几乎是陡直落下，不小心硌到了小石子，崴到了脚踝，于是跪倒在地，翼伞重重砸在头顶的巨石上，金属骨架弯折，帆布也破了。之后那翼伞向后倾覆，拽着我往悬崖边掉去，就同罗莫警告的一模一样。幸好贝提克及时抓住了左框架的支柱，伊妮娅也扯住了断裂的左侧板，两人稳住了翼伞，我乘机挣扎着从镙具中脱身，拖着背包，一瘸一拐地从残片中走出来。

伊妮娅趴到我脚边那块冰冷潮湿的石块上，脱下我的靴子，看了看我的脚踝。“只是扭伤，没什么大碍，”她说，“可能会发肿，但应该能走路。”

“很好。”我傻傻地说道。我正呆呆地感受着她赤裸双手对我赤裸脚踝的抚触，突然，她从医疗包中拿出一样东西，贴上我肿胀的皮肤，我感到一股冰凉，立马回过神来。

两人扶我起身，大家收好装备，于是手挽手，开始沿着湿滑的坡道往上，前往那片明亮的云雾之地。

我们爬上泰山的山坡，来到了阳光下。太阳正挂在高空。我已经脱下了拟肤束装的兜帽和面具，但伊妮娅建议我穿着束装，于是我留着它，只是在外面套上了保暖夹克，这样不至于看上去像是赤身裸体。伊妮娅也和我一个装束。而贝提克正揉搓着手臂，高空的低温几乎已经把他的皮肤冻得惨白了。

“没事吧？”我问他。

“没事，安迪密恩先生，”机器人说，“但如果在那个高度再待上几分钟……”

我朝山下的云层望去，我们已经把损坏的翼伞折叠起来，留在了那里。“我想，我们离开这里时，用不着那些翼伞。”

“对，”伊妮娅说，“快看。”

这时我们已经出了巨石和碎石坡的区域，来到了一片绿草茵茵的高地上，两边是高耸的悬崖。在长满肉质草的草地上，纵横交错的是柴羊的足迹和石头小道。冰雪融化而成的小溪潺潺地顺着岩石流淌而下，溪涧上还架着石板桥。远处有几个牧人面无表情地望着我们向高处爬来。现在，我们转过冰原下的一条之字坡道，抬起头，望向出现在眼前的一座建筑。它由白石建成，坐落在灰色的城墙上，看样子只有一个可能：一座庙宇。冰雪山坡一路延伸至蓝色的天际，在这蓝白两色的广袤空间中，这座建筑闪闪发亮，就像是一座圣坛。这时，伊妮娅指了指小径旁

的一块白色巨石，光滑的石面上刻着一首诗：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杜甫（旧地中国之唐朝）

就这样，我们来到了泰安。在那儿的山坡上，建有几十座寺庙，几百家商店、旅馆和农家，还有无数小型神龛，有一条热闹的街道，两侧摆着许多货摊，每个货摊都罩着一个明亮的帆布篷。这里的人都很好——这真是一个匮乏无用的词语，但我想，也就只有它合适——他们都一头黑发，目光明亮，牙齿雪白，肌肤健康，仪态举止充满了骄傲和活力。衣料有丝质和染色棉布，颜色鲜艳，但也有着雅致朴素的感觉。这里有许多僧侣，穿着橙色和红色的袍子。由于雨季时一向没外人来泰山，所以就算这些人瞪着眼睛朝我们看，我也不会觉得意外，但事实上他们的眼神都很友好，很亲切。实话说起来，街上还有许多人围在我们身边，叫着伊妮娅的名字，拉着她的手或袖子。我想起伊妮娅以前是来过泰山的。

伊妮娅指了指泰安市上面的一堵山崖，那儿有一块白色的巨石。在巨石的光滑一面上刻着很大的汉字，伊妮娅说是《金刚经》，是佛教的

一部重要经典。它随时在提醒僧侣和过客，世间万物的根本本质就像是头顶这片浩瀚空无的蓝天。伊妮娅又指了指泰安城边上的一天门，那是一座巨大的岩石拱门，上部是红色的宝塔状屋顶。通往玉皇顶的两万七千级台阶，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不可思议的是，竟然有人在那儿等着我们。在泰安市中心的庞大寺院中，一千两百多名红袍僧侣安静地盘腿而坐，排成整齐的队列，他们正等着伊妮娅的到来。驻留喇嘛跪地行礼，向伊妮娅致以敬意，伊妮娅扶他起身，抱了抱这位老者。接下来，我和贝提克坐到了垫着垫子的低矮讲台边，而伊妮娅开始简略地向众人演讲。

“去年春天，我和你们说过，我会在这个时候回来，”她轻声地说道，声音在巨大的大理石厅堂内清晰可闻，“现在我感到很开心，终于再一次见到了你们。你们中，有一些人在我上次来时便取得了共享礼，我知道，你们已经学会了死者的语言，学会了生者的语言，甚至还有一些人学会了聆听天体之音，并且，我向你们保证，你们很快就能走出第一步。

“从许多方面来说，今天是一个令人心痛的日子，但我们的未来是光明的，有希望，有改变。我很荣幸，你们能选择我作为你们的老师。我很荣幸，我们能一起探索这个难以想象的富饶宇宙，并分享这些经历。”她顿了顿，望了望我和贝提克。“这两位是我的同伴……我的朋友贝提克，我的爱人劳尔·安迪密恩。他们同我一起完成了此生最漫长的旅程，分享了其中的艰难困苦，他们也和我一起完成了今日的朝圣之旅。离开你们之后，我们将花上一天时间，穿过三座天门，进入龙口，最后，愿佛陀保佑，我们将前往碧霞祠和玉皇庙。”

伊妮娅又顿了顿，她望着一个个光秃秃的脑袋，一双双明亮的黑色

眼睛。我明白，这些人不是宗教狂徒，也不是毫无头脑的仆人或自惩的苦行者，事实上，这一排排人，都是些有智慧、有渴求的机敏年轻男女。虽然我说“年轻”，但在一张张充满朝气的脸庞中，还有许多蓄着灰胡子、一脸皱纹的老者。

“我亲爱的喇嘛朋友告诉我，今天有更多人想要共享虚空的礼物。”伊妮娅说。

前排约有一百名僧侣跪在了地上。

伊妮娅点点头。“那就开始吧。”她轻声说。喇嘛拿出几壶酒，几只简单的铜杯。但伊妮娅没有立即倒酒并割破手指挤出鲜血，她说道：“但是，在你们享用这杯酒之前，我必须提醒你们，带来的变化将会是身体上的，而不是心灵上的。你们个人对上帝或悟道的追求，仍将维持原样。这次改变不会带来顿悟或救赎，而只是……改变。”

我年轻的朋友竖起一根手指，那根她即将割破的手指。“我的血液细胞拥有特殊的DNA和RNA结构，还有独特的病毒因子，它将入侵你们的身体，从你们的胃壁组织开始，一直扩展到你们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这些入侵病毒将化为你们身体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它们将传承给你们的子孙。

“我已经将知识传授给你们的老师，他们也已经告诉你们，这项身体的改变将让你们更加直接地接触到缔结的虚空，当然是在训练后。由此，你们将学会死者的语言和生者的语言。最终，在经过更多的历练后，你们将可能聆听到天体之音，并真正走出第一步。”她将手指举得更高，“亲爱的朋友们，这不是比喻，而是真真切切的变异病毒。请谨记在心，你们将再也无法得到圣神的十字形，你们的子孙也不会。你们

的基因和染色体的本质将发生改变，让你们永远无法得到肉体上的永生。

“亲爱的朋友们，这一共享之物将不会给你们不死之身，得到了它，死亡便将成为一条必经之路。我再说一遍——我不会给你们永生，也不会有顿悟。如果你们寻求的只是这些东西，那你们必须自己去寻找。我给你们，只是对人类生命经历的一次深化，同其他分享人生之人建立联系的纽带，不管他们是不是人类。如果你们现在改变主意，那也没有任何羞耻之处。但享用这杯酒的人，就必须担起责任，会有一些不适，也会有非常大的危险，并且，你们也将成为传授虚空之道的老师，也将身携这一引导抉择之路的新病毒。”

伊妮娅静静等待了片刻，但几百名僧侣没有一个人离去。所有人仍旧跪在那儿，稍稍埋着脑袋，仿佛是在冥想。

“那就这么定了，”伊妮娅说，“愿你们一切如意。”她在手指上割了一刀，在每一个酒杯中滴进一滴鲜血，那些酒杯由多名年长的喇嘛举在身前。

杯子沿着队伍传下，仅仅几分钟之后，几百名僧侣便都喝过了一小口美酒。这时，我从垫子上站起身，打定主意想走到离我最近的那条队伍后，喝下这杯酒，但伊妮娅招招手，让我回到她的身边。

“还没到时候，我亲爱的。”她摸摸我的肩膀，在我耳边轻声说道。

我很想和她争论几句——为什么我不能喝？但我没这么做，只是默默回到贝提克身边。我凑到机器人旁边，低声问他：“你也还没喝过这杯酒，是吗？”

蓝皮肤的男子微微一笑。“没有，安迪密恩先生。我永远也不会喝。”

我正要问他为什么，但就在这时，共享礼结束了，一千两百名僧侣站起身，伊妮娅走到他们中间，一面交谈，一面握手。她扭回头，越过一颗颗光秃秃的脑袋朝我望来，我明白，我们该上路了。

尼弥斯、斯库拉和布里亚柔斯凝视着站在吊桥对面的伯劳，他们没有马上相移，而是先在真实的时空中对这名敌手品评了一番。

真是荒唐，布里亚柔斯发出信息，保护孩子的恶魔。全身上下都是尖牙利刺，太可笑了。

去跟古阿斯唠叨这些，尼弥斯应道。准备好了么？

准备好了，斯库拉回应。

准备好了，布里亚柔斯回应。

三人一齐相移。尼弥斯感觉到身边的空气变得厚重，光线变得像是墨汁，她知道，就算伯劳了无新意地将吊桥砍掉，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差别：在快时间下，吊桥的下落过程将会花上数个时代的时间……这足够让他们三人来回穿行几千次了。

尼弥斯打头，三人成一行纵队走上了桥。

伯劳没有动，它的脑袋没有紧随他们的方向而移动，那双红色的眼睛发出暗淡的光芒，就像是深红色的玻璃反射着最后一丝夕阳。

有什么不对劲，布里亚柔斯发来信息。

闭嘴，尼弥斯命令道。除非我开启链接，不然别上通用频段。现在，她离伯劳已经不足十米远，那怪物仍然不作任何反应。尼弥斯继续穿过浓厚的空气往前进，最后迈步走上了坚硬的岩石地。斯库拉紧随其后，站到尼弥斯左手边的位置。布里亚柔斯走下桥，站到尼弥斯右边。他们离那海伯利安的传奇之物仅三米远。而它仍旧一动不动。

“快滚开，不然就受死吧。”尼弥斯从相移状态中脱出，对着那铬银雕像喊道。“你的时代早已一去不返。那女子今日必将是我们的囊中之物。”伯劳没有任何回应。

干掉它，尼弥斯对两名兄妹下令，同时重新相移。

伯劳消失了，它从时空中逃脱了。

时间波冲击着尼弥斯的身体，她眨眨眼，继而用全波谱视野扫描业已定格的周边环境。悬空寺中有一些人，但没有伯劳的踪影。

脱出相移状态，她命令道，兄妹两人立即遵命行动。整个世界明亮起来，空气开始流动，声音又回来了。

“找到它。”尼弥斯说。

斯库拉迈开大步，前进到八正道的“慧”轴上，其后顺着阶梯一路拾级而上，来到正见平台。布里亚柔斯迅速移动到“戒”轴，跃上正语塔楼。而尼弥斯取道第三条阶梯，也是最高的那条，朝高处的正念和正定塔楼跑去。她的雷达探测到最高的那栋建筑中有人，几分钟后她抵达了目的地。她先朝建筑和山壁扫描了一阵，确认没有隐藏的房间。正定塔楼中有一个年轻的女子，尼弥斯一开始还以为找到了目标，但她马上发

现，虽然这名女子的年龄和伊妮娅差不多，但却不是她。这座雅致的塔楼中还另有一些人，其中包括一个年迈的女人，尼弥斯认出是在达赖喇嘛的宴会上出现过的金刚亥母，还有达赖喇嘛的传令员兼安保长，卡尔·林迦·威廉·永平寺，达赖喇嘛本人也在。

“她在哪儿？”尼弥斯问道，“那个叫伊妮娅的女孩在哪儿？”

没等大家开口说话，身为勇士的永平寺便以闪电般的速度从披风下掏出一把匕首，向尼弥斯掷去。

尼弥斯不费吹灰之力便躲了过去，就算不在相移状态，她的反应也比大多数人快得多。但当永平寺拿出一把钢矛枪的时候，尼弥斯便进入了相移态，她走到这名定格的男人旁，用相移场将其包裹起来，将他向移门外的深渊猛地投了出去。当然，在永平寺脱离能量场的包围圈之前，他的样子始终都像是被定在了半空中，似乎就是一只掉出鸟巢的笨鸟，飞不了，但也不想往下坠落。

尼弥斯转回身，面向男孩。她移出相移态。在她身后，永平寺发出尖厉的叫声，陡然坠向深渊。

达赖喇嘛大张着嘴巴，双唇成一个O形。对他和屋中另两个女子来说，永平寺就像是突然从他们眼前消失，然后突然出现在移门外的半空中，像是瞬间移动到了那儿，迎向了自己的死亡。

“你不能……”年迈的金刚亥母说道。

“你不许……”达赖喇嘛开口道。

“你不会……”尼弥斯猜这个说话的女人可能是瑞秋，也可能是西奥，两人都是伊妮娅的同谋。

尼弥斯没有开口。她转入相移态，向男孩走去，用能量场包裹住了他，接着举起他，带着他来到敞开的移门前。

尼弥斯！布里亚柔斯突然从正精进塔楼向她呼叫。

什么？

布里亚柔斯没有在通用频段上用言语叙述，而是花费更多的能量将全部视像信息发了过来。在他们头顶那墨汁般的空气中，一条聚变焰尾就像是一根蓝色的柱子定格在了那儿，是一艘太空船正在降落。

移出相移态，尼弥斯命令道。

众僧侣和老喇嘛用一只褐色的袋子为我们装了食物。他们还给了贝提克一套老式的增压服，我只在浪漫港的宇航博物馆中见过这种东西，他们甚至还想给我和伊妮娅也各来一套，但我们给他们看了看穿在保暖夹克下的拟肤束装。最后，一千两百名僧侣都来到一天门那儿向我们挥手送别，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两三千人也聚集过来，为我们送行。

在这条天梯上，除了我们三人外，就再也没有其他人了，所以爬起来比较容易，贝提克戴上了头盔，合上了透明罩，就像是戴上了个密封罩子，我和伊妮娅戴上了滤息面具。每条阶梯都足有七米宽，但一点也不陡，第一段路走起来非常容易，每隔几百级就会出现一块宽阔的平台。这些台阶的内部受到加热，所以就算我们已经来到了泰山中途这片常年冰冻和积雪的区域，整片台阶也仍然通行无阻。

没过一个小时，我们便来到了二天门，这是一座十五米高的拱门，顶上同样是巨大的红色塔顶。一段路之后，我们便开始攀爬龙口所在的近乎垂直的断裂线，此时，风开始大起来，温度急转直下，空气也变得

非常稀薄。先前在二天门时，我们已经重新背上了轭具，现在，我们便将轭具和台阶两边的硬碳绳索相连，为防从这条越来越陡峭的阶梯上摔下或是被风刮下，我们调整了滑轮的夹具，将它变成了一个制动器。没过几分钟，贝提克便在透明头盔中充好了气，他朝我们竖竖拇指，于是我和伊妮娅封上了滤息面具。

我们奋力向上攀爬，目的地是一千米上方的南天门，整个世界落在我们身后。这景象是几小时以来我们第二次见到了。但这次我们每爬上三百级台阶便会短暂休息一下，站起身，喘口气，眺望照亮一座座高峰的正午阳光。我们已经爬过了一万五千级台阶，泰安已经消失在了冰野和山壁的好几千米下方。这时我意识到拟肤束装的通信线路又一次让我们有了私下交谈的机会，于是我说道：“丫头，感觉怎么样？”

“好累。”伊妮娅说。虽这么说，但她戴着滤息面具的脸却露出了一丝笑容。

“能告诉我这是去哪儿吗？”我问。

“山顶的玉皇庙。”伊妮娅说。

“我猜到了。”我抬起一只脚，迈到宽阔的台阶上，接着又抬起另一只脚，迈至下一级台阶。此时台阶穿过了一块冰雪悬岩。我知道，如果转回身往下瞧一瞧，我也许会被那股眩晕感征服。这比滑翔飞行可怕多了。“能告诉我为什么要爬到玉皇庙，而我们身后的一切都要见鬼去了呢？”

“你说见鬼去，是什么意思？”她问。

“我是说，尼弥斯和她那两个兄妹很可能在找我们。圣神显然是要

行动了。一切都要完蛋了，而我们却在进行什么朝圣。”

伊妮娅点点头。稀薄的风咆哮起来，一如不久前我们飞入高速气流时那般。我们三人都埋下脑袋，弓着身体，慢慢向上攀爬，就像是扛着什么重物。我很想知道贝提克心里在想什么。

“我们为什么不能呼叫飞船，离开这鬼地方呢，”我说道，“如果我们最后还是要呼叫飞船，就赶快把事办完吧。”

虽然伊妮娅戴着面具，但我还是能看到她那黑色的双眼，眼眸中是深蓝天穹的倒影。“如果呼叫飞船，那就会有二十几艘圣神战舰如鹰身女妖般从天而降，”伊妮娅说，“没准备好，就不能这么干。”

我指了指陡峭的阶梯。“爬这座山就能让我们准备好？”

“我希望如此。”她轻声说，透过耳塞能听见她粗重的喘息。

“那上面有什么，丫头？”

我们来到了下一段三百级阶梯的起点。三人都气喘吁吁地停在了那儿，累得不想去看风景。我们已经爬到了浩瀚无云之地，天空几乎是漆黑一片。能看见几颗亮星，一颗小月亮正向天顶疾驰而去。或者，那可能是一艘圣神舰船？

“劳尔，我并不知道那上面会有什么，”伊妮娅的声音充满了倦意，“我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隐约看见一些东西……梦见一些东西……但每一次梦到的都不太一样。在我亲眼见到现实之前，我不想多说。”

我点点头表示明白，但事实上我在撒谎。我们又开始攀爬。“伊妮娅？”我说。

“嗯，劳尔。”

“为什么你不让我喝……嗯，就是那个……共享之酒？”

她扮了个鬼脸。“我不喜欢这个称呼。”

“我明白，不过大家都是这么称呼它的。你至少得告诉我……为什么不让我喝那酒啊？”

“劳尔，你还没到时候。”

“为什么？”我又感觉到内心波澜壮阔的怒气和失落，其中还混杂着对这个女子的爱。

“你知道我说的那四个步骤……”她开口道。

“学会死者的语言，学会生者的语言……嗯，对，我知道这四个步骤。”我几乎是不屑一顾地说道，同时疲惫不堪地把脚迈向这无穷无尽的阶梯，踏足于一块块大理石台阶上。

伊妮娅对我表现出的语气置之一笑。“人们一开始面对这些事的时候，往往会……执迷于此。”她轻声说，“我现在希望你能全神贯注，我需要你的帮助。”

听上去像那么回事。我凑向前，摸摸她穿着保暖夹克和拟肤束装的后背。贝提克朝我们看了看，点点头，似乎对我们的接触报以赞许。我告诉自己，他不可能听到我和伊妮娅通过拟肤束装进行的通话。

“伊妮娅，”我轻声说，“你是新时代的弥赛亚？”

我听到了她的叹息声。“不，劳尔，我从来没有说自己是弥赛亚，

也永远也不想成为弥赛亚。我现在只是一个累极了的小女人.....还受着头痛和腹痛的折磨.....我今天刚来例假.....”

她必定是见到了我震惊眨眼的表情。好吧，见鬼，我心想，碰到弥赛亚抱怨经期综合征，并不是天天会有事。

伊妮娅咯咯地笑了起来。“劳尔，我不是弥赛亚。我只是被挑中成为传道者，我也在不断尝试，在.....在我还办得到之时。”

听到这最后一句话，我不由得紧张得胃都抽紧了。“好吧。”我说。我们走完了三百级台阶，又停下来休息了片刻，喘气喘得更厉害了。我抬头仰望，还是看不见南天门的影子。虽然时值正午，但天空却漆黑一片，繁星璀璨，它们几乎不会闪烁一下。这时我意识到高速气流的咆哮声已经听不到了，泰山是天山星球的最高峰，顶峰刺向大气层的最外围。如果不是穿着拟肤束装，那我们的眼睛、耳膜、两肺都会像暴胀的气球一般爆炸，鲜血也会沸腾，还有.....

我试图转移注意力，不去想这些。

“好吧，”我说，“但假设你是弥赛亚，你会带给人类什么样的消息？”

伊妮娅又咯咯地笑了起来，我注意到她的笑声中带着深思熟虑，而不是幼稚。“劳尔，假设你是弥赛亚，”她一边喘气一边说，“你会带什么消息？”

我大笑起来。由于已经处于近真空之地，所以贝提克不太可能听到这声音，但他面带疑惑地朝我看来，必定是见到了我扬起头的样子。我朝他挥了挥手，继续对伊妮娅说道：“我一点头绪也没有。”

“没错，”伊妮娅说，“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是说小毛孩，当时还没见过你……我就已经知道自己会经历这些事……我一直在想自己会带给人类什么样的消息。除此之外，我也知道自己还要传道，我是说，某种深奥的大道。就像是登山训众。”

我左右四顾，在这么高的海拔上没有冰，也没有雪。白净的台阶一路向上，穿越了一层层陡峭的黑岩。

“啊，”我说，“这里就是山。”

“是啊。”伊妮娅说，声音又显出了无比的疲惫。

“那你想出那是什么消息了吗？”我又问。与其说是想要答案，不如说是想让谈话继续下去，让自己分分心。她和我已经谈了一小会儿了。

她又笑了。“我一直在思索，”她最后说，“试图把这消息提炼到像登山训众那么既简短又重要。最后我意识到那没有什么用处——就像马丁叔叔在那段躁狂期试图超越莎士比亚一样——于是我决定把这条消息提炼得更短。”

“怎么个短法？”

“我把它缩减成三十五个字，太长。二十七个字，还是太长。几年后，我把它提炼到了十个字，仍旧太长。最后变成了四个字。”

“四个字？”我问，“哪四个？”

我们又走到了下一块休息区……第十七或十八块。我们愉快地停下了脚步，大口喘着气。我弯下腰，戴着拟肤束装手套的手撑在膝盖上，集中精神克服呕吐的感觉。我戴着滤息面具，要是呕吐的话，那可真是

太失礼了。等我接上气，缓和好猛烈的心跳和粗重的喘息，便又问道：“哪四个字？”

“重新选择。”伊妮娅说。

我一边喘气一边思索着。“重新选择？”最后我说道。

伊妮娅笑了。她已经接上气来，正俯瞰着陡直的景色，而我甚至不敢望上一眼。她似乎还饶有兴味地观赏着，我真恨不得把她丢下山去。年轻人，有时候就是让人难以忍受。

“重新选择。”她坚定地说道。

“介不介意解释一下？”

“好。”伊妮娅说。“这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弄得简单一点。随便列举一个类目，你就能明白了。”

“宗教。”我说。

“重新选择。”伊妮娅说。

我大笑起来。

“劳尔，我没有跟你开玩笑。”她说。我们又开始往上爬，贝提克似乎正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

“丫头，我知道。”虽然话是这么说，但我也不是很肯定，“类目……啊……政体。”

“重新选择。”

“你认为圣神不是人类社会的进化终点？它带来了星际和平，是相当称职的政府，还有……哦，对……永生。”

“是时候重新选择了，”伊妮娅说，“另外，说到我们对进化的看法……”

“什么？”

“重新选择。”

“重新选择什么？”我问，“进化的方向吗？”

“不，”伊妮娅回答，“我指的是我们对进化的看法，比如它有没有方向。也就是说，我们关于进化的大多数理论。”

“嗯，那你同不同意教皇忒亚……也就是那位海伯利安朝圣者杜雷神父……在三个世纪前说过的一些话？他相信忒亚·德·夏丹的理论是正确的，认为宇宙在朝意识化和神性化发展，也就是所谓的欧米伽点。”

伊妮娅望着我。“你在塔列森图书馆读了很多书，是不是？”

“没错。”

“不，我不同意忒亚的理论……不管是很久以前的那位耶稣会士，还是短命的教皇。瞧，家母认识这两个人，杜雷神父，还有现在的这位冒牌货，霍伊特神父。”

我眨眨眼。我本以为自己了解这一切，但当伊妮娅提到这个现实……这跨越了三个世纪的联系……便不由让我踌躇了片刻。

“总而言之，”伊妮娅继续道，“过去一千年以来，进化学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一开始，内核因为害怕基因工程的快速发展，生怕人类的爆炸式发展会演变出各种各样内核无法寄生的形态，于是积极反对这方面的研究。之后，霸主由于受到内核的影响，几个世纪以来都忽视进化学和生物科学的研究。而现在，圣神也非常怕。”

“为什么？”我问。

“为什么圣神会害怕生物学和基因学的研究？”

“不，”我说，“我想我明白这一点。内核想让人类保持在能够让它们安然寄生的形态，教会也是。在他们的定义中，辨别人类的关键词是手脚等器官的数量。但我想问你的是，为什么要重新研究进化的含义？为什么要重新开辟关于进化方向等等的争论？旧理论不是也很有道理么？”

“不。”伊妮娅说。我们静静地爬了几分钟，接着她回答道：“除了像忒亚那样的神秘主义者，大多数早期的进化学家都非常谨慎，在思考进化理论时刻意不去想有关‘目的’或‘目标’的问题。那是宗教，而不是科学。就算是关于方向的念头，对于大流亡前的科学家来说也是一种被诅咒的事。在进化学中，他们只能用‘趋势’这个词，差不多像是反复发生的统计学怪事。”

“然后呢？”

“然后就是这些目光短浅的偏颇之理，就像忒亚·德·夏丹的信仰一样。进化是有方向的。”

“你怎么知道？”我轻声问道，心里在想她会不会回答这个问题。

她马上做出回答。“有些是我在出生前就看见的。”她说，“通过我那赛伯人父亲和内核的联系。几个世纪以来，那些自主智能就已经完全理解了人类的进化，而人类还懵懂无知。身为超级寄生体，这些人工智能的进化方向只有一个，那就是更高层次的寄生。它们只能看着世上的生物和它们的进化曲线，要么旁观.....要么出手阻拦。”

“那么，进化的方向到底是什么？”我问，“朝更高层次的智能前进？还是某种类神的集群意识？”我很好奇她对于狮虎熊的理解。

“集群意识，”伊妮娅说，“哎呀，还有比这更无聊、更讨人厌的东西吗？”

我没有吭声。我已经把这当成她在传道时用的方法，认为她在讲解她的理论：学习死者的语言等。我暗暗在心中记了下，下一回她讲解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必须更加认真地听讲。

“人类的一切有趣经验，差不多都是个人经历、试验、解释、分享而得的结果，”伊妮娅说，“集群意识就是那种古老的电视广播，或是在数据网鼎盛期时的生命形式.....交感式的白痴行为。”

“好吧，”我仍旧迷惑不已，“那进化到底走哪个方向？”

“朝更多的生命去。”伊妮娅说，“生命喜欢生命，道理非常简单。但让人惊奇的是，非生命也喜欢生命.....而且想进入这个圈子。”

“我不明白。”我说。

伊妮娅点点头。“早在大流亡前的旧地上.....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有一名来自俄国的生物学家，他就明白了这一点。此人名叫弗拉基米尔·维尔纳茨基，他创造了‘生物圈’这个词。而这个词，如果事情

按我预想的那样发展的话，将会很快具有新一层的意义。”

“为什么？”我问。

“你会明白的，我的朋友，”伊妮娅说，她握住了我戴着手套的手，“总之，维尔纳茨基在一九二六年写过这样一句话——‘原子一旦被卷入生命物质的洪流，就不再乐意离去。’”

我沉思了片刻。我并不懂多少科学——我知道的那些都是从外婆和塔列森图书馆中学来的——但这句话听上去有点道理。

“一千两百年前，这句话被更加科学地归纳为多罗法则，”伊妮娅说，“它最根本的理论是进化不可倒退……像旧地的鲸鱼是个罕见的特例，它们在变成陆地哺乳动物后重新想变回水生动物。生命勇往直前……它一刻不停地寻找着可以侵入的新环境。”

“是啊，”我说，“就像人类坐进种舰和霍金驱动飞船，离开了地球。”

“并非如此，”伊妮娅说，“首先，我们贸然行动，是因为受到了内核的影响，而旧地也因掉进肚子中的黑洞而奄奄一息……这同样是内核的作品。其次，因为有霍金驱动器，我们跃出我们银河所在的这条旋臂，找到那些索美尺度极高的类地行星……总之，我们改造了大多数的星球，在上面播撒出众多的旧地生命，先是土壤细菌和蚯蚓，接着是你以前在海伯利安沼泽地中狩猎的鸭子。”

我点点头，但心里却在想，如果迁移到广袤的太空，除此之外还能怎么做呢？既然家园已经不在，我们都无法回家了，去那些景色和气息和家园稍稍类似的地方……又有什么错呢？

“关于维尔纳茨基的理论和多罗法则，还有一些更有意思的地方。”

“是什么，丫头？”我还在想鸭子的事。

“生命不会退缩。”

“怎么说？”问题刚出口，我便明白了。

“是啊，”我的小朋友说道，她知道我已经懂了，“一旦生命在什么地方落脚，它就会一直待在那里。随便你列举……极寒的北极地，旧地火星的冰冻沙漠，滚烫的热泉，像天山这儿的陡峭山壁，甚至是在自主智能的程序中……一旦生命的脚步迈到了门口，它就会永远留在那里。”

“这其中有什么深意？”我问。

“这是个充满智慧的见解……如果纯粹按它原来的意思看……那就是说，有朝一日，生命将充满整个宇宙，”伊妮娅说，“将会有一个绿色的银河，然后蔓延到比邻的星簇和银河。”

“这想法真让人感到不安。”我说。

她停下脚步，望着我。“为什么，劳尔？我觉得很美妙啊。”

“绿色植物我倒是见过，”我说，“虽然能想象得出绿色的大气，但那很怪异。”

她微微一笑。“不一定只有植物是绿色的。生命会适应不同的环境……鸟儿，乘坐飞机的男男女女，驾着翼伞的你和我，人类会适应飞翔……”

“那还没有成真，”我说，“但是，我的意思是，在这样一个绿色的宇宙中，有人类、动物，以及……”

“活的机器。”伊妮娅说，“机器人……无数形态的人工生命……”

“是啊，人类，动物，机器，机器人，不管是什么……都会适应整个宇宙……可我不明白这怎么才能办到……”

“我们会办到的，”伊妮娅说，“不用多久将会有更多。”我们又走完了三百级台阶，停下来喘着粗气。

“除此之外，进化还有别的什么方向？”重新开始攀爬时，我继续问道。

“递增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伊妮娅说，“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家一直在来来回回争论这一点，但从长远看，进化毫无疑问喜好这两个特点。而在这两点之中，多样性更为重要。”

“为什么？”我问。她肯定是厌烦了我一而再再而三地问为什么，就连我都觉得自己像是个三岁小毛孩。

“科学家过去认为基本的进化机制是大量复制，”伊妮娅说，“这被称为差异化。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当生命的逆熵能——也就是进化——增加时，生命的基础构造的多样性往往趋于减少。看看旧地的那些遗孤吧，比如说，同一种基础DNA，但也会有同样的基础构造：管状肠道、辐射对称、眼睛、进食口、两性……差不多是从同一个模子中刻出来的。”

“但你不是说多样性很重要么。”我纳闷道。

“的确是，”伊妮娅说，“但多样性不同于基础构造的差异化。一旦进化获得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构造，便会扔掉各种变体，把心思集中在那个构造之上，用它创造出近乎无限的多样性.....成千上万属于同一组别的种族。”

“三叶虫。”我明白了她的意思。

“是啊，”伊妮娅说，“到了.....”

“甲虫，”我又说道，“各种各样该死的甲虫。”

伊妮娅透过面具朝我微微一笑。“没错，到了.....”

“虫子，”我继续道，“我去过的每个星球上，都有一大群一大群该死的虫子，全都雷同。蚊子。种类无穷无尽.....”

“你明白了。”伊妮娅说，“当生物体的基本构造定下来，新环境开放之后，生命便像是开进了快车道。以这些生物体的基本形态为基础，通过对多样性稍稍调整，生命便安身于这个新环境之下。新物种。自从星际航行成为可能之后，在过去的一千年里，植物和动物出现了成千上万个新物种.....并不都是通过生物工程制造出来的，有些仅仅是被扔到了新的类地星球上，便以疯狂的速度适应了新的环境。”

“三枝杨，”我能回想起的只有海伯利安上的物种，“常蓝植物。雌木根。特斯拉树？”

“这些是本地物种。”伊妮娅说。

“这么说，多样性是好的。”我试图找回原先的谈话思路。

“多样性是好的，”伊妮娅说，“就像我说的，它能让生命转入快车道，开始漫无目的地绿化整个宇宙。但旧地物种中，至少有一种完全没有产生多样性……至少在他们居住的那些美好星球上没有。”

“我们，人类。”

伊妮娅严肃地点点头。“自从我们的克罗马农祖先灭了尼安德特人之后，我们就一直卡在这个物种上，”她说，“现在是迅速改变的大好时机，但霸主、圣神、内核之类的机构不接受这样的发展。”

“人类机构也有多样性的需求？”我问，“宗教呢？社会体系？”我想到了维图-格雷-巴里亚那斯B星球上那些帮助我的人，德姆·瑞亚和德姆·洛亚一家人。我想到了阿莫耶特光谱螺旋和这个部族社会复杂而费解的信仰。

“当然，”伊妮娅说，“看那儿。”

贝提克在一块大理石板前停下了脚步，那块石板上刻着一些字，既有中文，也有早期的环网英语：

峨峨东岳高，秀极冲青天。

岩中间虚宇，寂寞幽以玄。

非工非复匠，云构发自然。

器象尔何物，遂令我屡迁。

逝将宅斯宇，可以尽天年。

——谢道韞（大将王凝之之妻）

公元四百年

我们继续往上爬。抬头望去，在下一段阶梯的顶部似乎有一抹红色的东西。是通向泰山顶峰的南天门？我们也差不多该到了。

“美吧？”我说道，指的当然是这首诗，“对人类的制度来说，难道延续性不比多样性重要？”

“那当然重要，”伊妮娅同意，“但是在过去的一千年来，人类差不多一直在这么做，劳尔.....在不同的星球上重塑旧地的制度和概念。看看霸主，看看教会和圣神，看看这个星球.....”

“天山？”我说，“我觉得它很棒啊.....”

“我也这么觉得，”伊妮娅说，“但所有的一切都是借用的。虽然佛教有那么一点演变.....至少没有了过度崇信，恢复了具有早期标志的思想开放.....但除此之外的其他东西都是在重现随旧地一同失去的东西。”

“比如说？”我问。

“比如语言、服饰、山名、当地习俗.....见鬼，劳尔，就连这条朝圣旅途和玉皇庙都是，如果我们到得了那儿的话。”

“你是说旧地上也有一座泰山？”我问。

“当然，”伊妮娅说，“还有泰安、天门、龙口。三千多年前，孔子

曾亲自爬过这座山。但旧地上的这条天梯只有七千级。”

“我倒希望爬的是那座山。”我已经不知道自己还爬不爬得动了。虽然一级级台阶都很低，但这数目就实在让人头疼。“不过我明白你的想法。”

伊妮娅点点头。“保留传统当然是好事，但一个健康的生命体是会进化的……不仅是物质上，还有文化上。”

“又回到了进化这个话题上，”我说，“你说过去几个世纪来我们忽略了进化研究，那到底还有哪些方向、趋势或目标？”

“还有不少，”伊妮娅说，“一个是个体数量的大量增加。生命喜欢纷繁复杂的物种，但它也喜欢数不胜数的数量。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宇宙就是为个体而造的。塔列森图书馆里有本书叫《进化的等级体系》，作者是旧地的斯坦利·萨尔斯。你翻到过么？”

“没有，我一直在看二十一世纪早期的全息色情小说，肯定是被我漏掉了。”

“嗯，”伊妮娅说，“萨尔斯用一句话巧妙地作了概括——‘在有限的物质世界中，可以存在无限数量的特殊个体，只要那个世界在不断扩大，而他们又能互相寄居。’”

“互相寄居，”我重复着，仔细思索着，“是啊，我明白了，就像寄居在我们肠道内的旧地细菌，被我们拖进宇宙的草履虫，还有我们体内的其他细胞……世界越多，人就越多……没错。”

“重要的一点是人越多，”伊妮娅说，“世界上曾有数千万人，但在陨落和圣神期间的这三百年，宇宙的实际人口数量——驱逐者不算在内

——已经趋于平稳。”

“啊，节育措施是很重要的，”我重复着圣神在海伯利安上宣传的东西，“特别是在十字形让人类活过一个又一个世纪的前提下……”

“没错，”伊妮娅说，“当人造永生到来时……物质和文化就变得愈发萧条。这是假设事实。”

我皱皱眉。“但不能因为这个理由拒绝延长人类的生命，对不对？”

伊妮娅的声音听上去似乎非常遥远，就好像她在思索什么更加宏大的主题。“对，”她说，“当然不能。”

“还有什么进化方向？”我问。红色的塔顶已经出现在我们上方，我暗自希望对话会让自己远离坠落山崖的恐惧。

“值得一提的还有三项，”伊妮娅说，“递增的特性，递增的互相依存性，递增的可进化性。这三者都非常重要，但最后一项是最为关键的。”

“什么意思，丫头？”

“我是说，进化本身也在进化。这是必需的。就可进化性自身而言，它也是一种继承而来的生存特质。各种系统——不管是生命系统还是其他——都必须学会如何进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身进化的方向和速度。一千多年前，我们……我是说人类……差一点就做到了这一点，但内核却将它从我们手中夺去。至少是从我们大多数人手中夺去。”

“‘我们大多数人’，这是什么意思？”

“劳尔，我保证不出几天你就会明白这一切。”

我们来到了南天门，穿过其拱状的入口。这是一座红色的拱门，顶上是金色的塔状屋顶。对面便是天街，一条缓缓的坡道，通向隐约可见的山顶。事实上，天街只不过是一条在赤裸的黑石间开辟出的小径。我们就像是走在旧地没有空气的月球上——这儿的条件对生命来说是有有点苛刻了。我刚要对伊妮娅说生命不会踏足到这种环境中，话还没出口，她便领着我们偏离了小径，来到一座小型岩石庙宇外。这座庙建在陡峭的悬崖和裂缝间，离山顶有几百米远。有一扇非常古老的气闸门，看上去像是来自极早期的种舰。让人惊讶的是，伊妮娅上前启动按垫的时候，它竟然真的能用。我们三人站了进去，外门旋转关闭，内门打开了。我们走了进去。

这是个很小的房间，光秃秃的几乎没多少东西，只有一个插着鲜花的华丽青铜壶，一张矮座上放着几根绿色的树枝，还有一尊美丽的雕像，是一个真人大小、穿着袍子的女子，似乎是用黄金制成的，曾经应该是金色的。女人脸庞丰满，神态安详，像是一名女神佛。她似乎戴着一顶叶子编成的镀金冠，脑后是一个黄金圆，就像是基督的光环，真是怪异。

贝提克脱下头盔说道：“有空气，气压正合适。”

我和伊妮娅褪下拟肤束装的兜帽。能正常呼吸真是太好了。

雕像脚底处放着一把香烛和一盒火柴。伊妮娅单膝跪地，拿起火柴，点燃一支香烛。熏香的气味非常浓烈。

“这是碧霞元君，”她抬头望着那金光闪闪的笑脸，同样露出微笑，“曙光女神。只要点上这支蜡烛，我便许下了一个求孙的心愿。”

我刚想笑，但马上就僵住了。她有个孩子，我的挚爱已经有了一个孩子。我的喉咙绷紧了，我不得不把视线挪开，但伊妮娅走上前，抓住了我的手臂。

“现在来吃午饭吧？”她说。

我已经忘了装在褐色袋子中的午饭了。要是戴着头盔和滤息面具，吃东西可不会那么容易。

于是我们坐在昏暗的光线下，在这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在缭绕烟雾和阵阵熏香的陪伴下，吃起了僧侣们为我们准备的三明治。

吃完后，伊妮娅重新打开内部闸门。“现在去哪儿？”我问。

“我听说山顶东边有处地方叫舍身崖，”贝提克说，“以前是一个诚心献身之地。据说只要从上面跳下去，就能立即和玉皇交流，保证你的心愿得到了却。如果你真想抱孙子，也可以从这儿跳下去。”

我目瞪口呆地盯着机器人。我以前从来不知道他有幽默感，顶多只是表现出一丝歪理。

伊妮娅大笑起来。“先去玉皇庙吧，”她说，“看看有没有人在家。”

到了外面，隔着一层拟肤束装望向清净纯透的一切，我立即被震撼住了。但由于正午日光毫无阻隔地猛烈照下，滤息面具也几乎变得模糊起来。就连影子也非常刺眼。

离山顶和玉皇庙大约还有五十米的时候，一个身影突然从岩石后的黑暗阴影中走出，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我以为那是伯劳，于是傻傻地握紧了拳头，但紧接着便看清了那是什么。

站在我们身前的是一个个子非常高的男子，他穿着一身真空作战装甲，配着切枪。标准的圣神舰队海兵和瑞士卫兵装束。透过抗冲击面罩，我能看见他的脸——皮肤黝黑，面容坚定，寸头竟是一头白发。那张黑色的脸庞上有新添的青灰色伤疤，那双眼睛并不友善。他扛着一把海兵级多功能突击步枪，现在举了起来，对准了我们。拟肤束装的频段上出现了他的信号。

“站住！”

我们停下了脚步。

那高个子似乎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圣神终于抓住了我们。

伊妮娅向前走了一步。“格列高里亚斯中士？”从拟肤束装的频段上传来她的声音。

男子昂起头，但并没有放下武器。即便在极度真空下，那把枪无疑也会完美地运作——不管是钢矛云、能量光束、带电粒子束、实弹，或是超动能武器。枪口正对着我的挚爱。

“你怎么知道我的……”高个子开口道，他似乎向后退了一步，“你是她。你是那个女孩，那个我们跨越无数星系寻找了那么久的女孩——伊妮娅。”

“没错，”伊妮娅说，“还有谁活着么？”

“三个。”名叫格列高里亚斯的男子说道。他朝右手边指了指，我勉强分辨出那儿有什么：一块黑色的岩石上留着一条伤痕，一堆黑漆漆的

残骸，像是星舰的脱离舱。

“德索亚神父舰长在吗？”伊妮娅问。

我记起了这个名字。对德索亚和伊妮娅来说，十年前，他在神林上找到我们，将我们从尼弥斯手中救起，又将我们放走，我记起了他在登陆飞船无线电中的声音。

“嗯，”格列高里亚斯中士说，“舰长活着，但也差不多了。在我们那艘又旧又可恨的‘拉斐尔’号上，他被严重烧伤。要不是他昏迷了，让我有机会把他拖进救生船，他也早已和‘拉斐尔’一起化为灰烬了。还有两人受了伤，但神父舰长伤得最重，他快要死了。”他放下步枪，满面倦容地靠在上面。“真死……我们没有重生龛，我敬爱的神父舰长已经命我保证，在他死后将他轰成灰，而不是让他重生成一个没有头脑的蠢货。”

伊妮娅点点头。“你能带我见见他吗？我得和他谈谈。”

格列高里亚斯扛起沉重的武器，满面狐疑地望着我和贝提克。“这两位……”

“这位是我的挚友。”伊妮娅抓住贝提克的手臂。接着又握住我的手。“这位是我的挚爱。”

高个子点点头，转过身，带着我们爬上最后一段坡道，向山顶的玉皇庙挺进。

海伯利安离焦点星球天山几百光年远的地方，一位已经为人遗忘的老人从长久无梦的冰冻沉眠中苏醒，开始慢慢地觉察到周围的环境。他正睡在一张非触地式吊床上，一大摞维生组件包裹着他，仿若无数哺婴的猛禽轻轻抚触着他的身体，数以万计的管子、线缆和脐线正给他喂食、给他的血液解毒、刺激他的肾脏、用抗生素抑制感染、监控他的生命迹象，为了让他恢复生机，持续地侵犯着他的身体和尊严。

“啊，靠，”老头粗声粗气道，“我这么个老家伙，起个床可真他妈难受，简直就是在做吃屎般的噩梦。要是能从床上下下来撒泡尿，我愿意付出一百万马克。”

“早上好，塞利纳斯先生，”诗人老头身旁有个女性机器人，她正通过一块漂浮着的生物监控器上观测着他的生命迹象，“你今天看上去精神好多了。”

“干这些蓝皮小娘们。”马丁·塞利纳斯嘟哝道，“我的牙呢？”

“还没长出来，塞利纳斯先生。”那个机器人说道。她名叫拉迪克，约有三百多岁……不过和飘浮在吊床中的木乃伊相比，这岁数还不及他的三分之一。

“随它去，”老头咕哝着，“反正也不会醒鸡巴太久。我睡了多久了？”

“两年三个月零八天。”拉迪克说。

这里是岩石塔楼的最高层，屋顶上的帆布已经卷了起来，马丁·塞利纳斯凝望着上方的天空。湛蓝色。从那淡淡的光线看来，应该是清晨或是傍晚。轻快飞过的辐射蛛纱闪着微光，但还没照亮它们半米长的薄脆羽翼。

“什么季节？”塞利纳斯勉强开口道。

“晚春。”那女性机器人回答。诗人老头的其他蓝皮机器人仆从陆续在房间内进进出出，做着难以理解的差事。只有拉迪克一直监控着诗人沉眠后苏醒的生命迹象。

“他们走了多长时间了？”他没必要特别解释所谓的“他们”是谁。拉迪克完全知道诗人老头指的是谁——不只是劳尔·安迪密恩，来到他们这座被遗弃的大学城的最后一个访客，还有女孩伊妮娅——早在三个世纪前，塞利纳斯就认识她了——而且他还希望有朝一日能再见她一面。

“九年八个月一星期零一天。”拉迪克说，“当然，都是按地球的标准算法。”

“咳咳。”诗人老头咕哝着。他仍旧凝望着天空。日光没有直接照射而下，而是透过卷至东部的帆布，泼洒在岩石塔楼的南墙上，但仍旧明亮得让他那垂老的双眼盈满了泪水。“我成了个黑夜老怪了，”他嘟哝道，“就像是吸血鬼德古拉。每隔几年从这该死的坟墓中爬出来，看看这个充满生机的世界。”

“是，塞利纳斯先生。”拉迪克没有反对，她在控制面板上改了几项设置。

“闭嘴，小娘们。”诗人说道。

“是，塞利纳斯先生。”

诗人老头呻吟起来。“拉迪克，我得等多久才能坐进悬椅？”

光着脑袋的机器人撅起小嘴。“还得等两天，塞利纳斯先生。也许两天半。”

“啊，真他妈见鬼，”马丁·塞利纳斯嘀咕着，“每次的复原工作都越来越花时间。总有一天我会醒不来的……这沉眠机器都不会有办法把我叫醒。”

“是，塞利纳斯先生，”机器人仍旧没有反对，“对于你的身体系统来说，每一次冰冻沉眠都越来越难熬，而且复苏和维生设备也太陈旧了。你说得没错，再来几次的话，你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哦，闭嘴。”马丁·塞利纳斯咆哮起来，“你真是个阴险可怕的臭娘们。”

“是，塞利纳斯先生。”

“拉迪克，你和我在一起有多久了？”

“两百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九天。”机器人说，“按标准算法。”

“而你还没学会怎么泡上一杯香喷喷的咖啡。”

“没有，塞利纳斯先生。”

“但你还是放好了咖啡壶，是吧？”

“是，塞利纳斯先生。完全遵照你的指示。”

“是你妈的头。”诗人说。

“但在至少十二小时之内，你还不能从口中摄入液体，塞利纳斯先生。”拉迪克说。

“啊！”诗人说。

“是，塞利纳斯先生。”

几分钟的沉默，像是马丁·塞利纳斯又重新睡着了，但紧接着老头便说道：“那俩孩子有什么消息吗？”

“没有，先生，”拉迪克回答，“我们现在只能接入海伯利安星系的圣神通信网，而且，他们新使用的加密算法多数都很难破解。”

“有什么小道消息么？”

“就我们所知，还没有，塞利纳斯先生，”机器人回答，“圣神正处于动荡中.....许多星系发生了革命，在偏地展开的针对驱逐者的圣战出了很多问题，在圣神疆域内也不断有战舰和运输舰发生起义运动.....在一些高度加密和措辞慎重的信息内，有一些流言蜚语，提到了一个词：病毒感染源。”

“感染源，”马丁·塞利纳斯重复着，他微微一笑，露出空荡荡的牙床，“我猜，是那个孩子。”

“很有可能，塞利纳斯先生，”拉迪克说，“不过也有可能是那些星球真的发生了病毒性瘟疫……”

“不，”诗人几乎是猛烈地摇晃起脑袋，“是伊妮娅，是她的教义。就像北京流感一般蔓延开来，拉迪克，你不记得北京流感，对吗？”

“不记得，先生。”机器人说，她检查完读数，将组件设置到自动状态，“那事发生在我出生之前，在所有人出生之前。所有人，除了你，先生。”

照往常，诗人应该会吐出一长串脏话，但他仅仅只是点了点头。“我知道，我就是个怪物。只要掏两毛钱，就可以来看看这番杂耍……看看银河内最老的老家伙……看看这个会走路会说话的木乃伊……就像是……观赏一只苟延残喘的恶心怪兽。很怪，是不是，拉迪克？”

“是的，塞利纳斯先生。”

诗人嘟囔了一声。“啊，蓝皮小姐，别抱太大希望。在听到劳尔和伊妮娅的消息前，我可不会轻易咽气。我必须完成我的《诗篇》，在她们为我造出结局之前，我还不知道真正的结果。在我见到她们怎么做之前，我如何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

“没错，塞利纳斯先生。”

“蓝皮小姐，别迁就我。”

“是，塞利纳斯先生。”

“差不多在十年前，那个小伙子……劳尔……问我他的任务是什

么。我跟他说.....营救伊妮娅.....推翻圣神.....摧毁教会的力量.....不管地球在什么鬼地方，都把它带回来。他说他会帮我完成这些事。当然，当时他和我一样已经喝得烂醉如泥。”

“是的，塞利纳斯先生。”

“然后呢？”

“然后什么，先生？”拉迪克问。

“然后，有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他完成了这些他发誓要完成的事，拉迪克？”

“九年八个月前，从圣神的通信信息中，我们得知他和领事的飞船逃离了海伯利安，”机器人回答，“伊妮娅应该仍旧安然无恙。”

“是啊，是啊，”塞利纳斯嘀咕着，有气无力地挥着手臂，“但圣神被推翻了么？”

“就我们所知，还没有，塞利纳斯先生，”拉迪克说，“我刚才已经提到，圣神被一些小麻烦缠上了，从外世界来到海伯利安游玩的重生游客，数量也下降了一点，但是.....”

“龟毛教会还在搞他们的僵尸事业？”诗人问道，原本微弱的声音稍微变强了一点。

“教会仍占有优势，”拉迪克回答，“接受十字形的沼泽人民和山区人民的数量每年都有增加。”

“干他娘的，”诗人骂道，“我想地球也没回到它该在的位置。”

“还没听到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拉迪克回答，“当然，我刚才说过，近年来我们的电子窃听术只限定在海伯利安星系内，而且自从领事的飞船载着安迪密恩先生和伊妮娅女士离开后，差不多十年来我们的解密技术都没有……”

“好吧，好吧，”老头说道，他的声音似乎又充满了极度的倦意，“让我进悬椅吧。”

“恐怕至少还得等两天。”机器人重复道，声音很平和。

“滚一边凉快去。”诗人又骂道，他飘浮在一堆管线和传感线缆中，“拉迪克，能推我到窗边吗？求你了。我想看看春天的茶马树和旧城的遗迹。”

“好的，塞利纳斯先生。”机器人回答。能为老头做些监控生命体征之外的事，她显得格外高兴。

整整一个小时里，马丁·塞利纳斯就那么望着窗外，极力控制着苏醒后的剧痛和心底里意欲回到沉眠状态的可怕冲动。晨曦微露，他体内的音频植入物将清脆的鸟鸣传到他耳内。诗人老头怀念他的义女，那个称自己为伊妮娅的女孩……他怀念他的挚友布劳恩·拉米亚，伊妮娅的母亲……在很久以前最后一次的伯劳朝圣途中，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俩都水火不容，势不两立……他想起他们当时互相讲述的故事，想起他们亲眼见到的一切……他想起光阴冢山谷中的伯劳，它那闪着红色的双眼……他想起那位学者……叫什么名字来着？……索尔……还有那个睡在襁褓中的婴孩，正逆着时光之路向虚无成长……他想起那位军人……卡萨德……对，卡萨德上校。诗人老头从没把军队的蠢驴放在眼里过……军队里的所有人……但卡萨德说了个有趣的故事，也有一段有

趣的生命经历.....还有那位神父，雷纳·霍伊特，就是个白痴假道学，但是一开始那一位.....那个双眼充满悲伤、带着皮本日志的人.....保罗·杜雷.....倒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人.....

晨曦慢慢灌进屋内，泻在马丁·塞利纳斯的身上，照亮他身上无数的皱纹和仿若羊皮纸般的透明皮肤，皮下的蓝色静脉毫发毕现，它们在富丽的光线下孱弱地搏动着，马丁慢慢地陷入了沉眠。他没有做梦.....但诗人头脑中的一部分已经开始勾画从未完成的《诗篇》的下一个章节。

格列高里亚斯中士没有夸大其词。德索亚神父舰长在“拉斐尔”号的最后一役中遭受了严重的创伤和烧伤，濒临死亡。

中士已经把我、贝提克和伊妮娅领进了玉皇庙。这座建筑同这次会面一样怪异。庙外有一块巨大的无字石碑，表面非常光滑，伊妮娅曾简要提及这块碑的来历，它来自于旧地上原来的那座玉皇庙，数千年来它一直矗立在那座门外，虽有众多朝圣者络绎不绝地前来，但从未有人在这上面题过字。庙内的殿院已经经过密封并加压，里面回声不绝，有一条岩石台阶绕过一块巨石（那其实是泰山顶峰）。在庞大庙宇的后部，建有一些为朝圣者而设的小型睡房和膳房，在其中一间房间中，我们见到了德索亚神父舰长和另两名幸存者。除了格列高里亚斯和垂死的德索亚，还有另两名男子：武器系统官单卡雷遭受了严重的烧伤，昏迷不醒；霍根·利布莱尔是四人中受伤最轻的，格列高里亚斯说他是“拉斐尔”号的“前任”副官，他只是断了左臂，那条胳膊被吊在吊带中，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烧伤或受冲击而成的淤伤，但这名瘦削的男子身上有一丝宁静和孤僻的意味，就像是正处于休克中，或是正在沉思什么事情。

伊妮娅的注意力立刻回到了德索亚神父舰长身上。

屋内有几张为朝圣者设置的普通小床，神父舰长正躺在其中一张上，赤着上身，不知道是格列高里亚斯脱掉了他上身的制服，还是在遭受冲击波攻击或在重返大气层时就已经烧毁。裤子已经四分五裂，两条腿光着。他身上唯一一处没有严重烧伤的地方，便是胸膛上的十字形寄生物——它呈现出健康的粉红色，又显得相当恶心。德索亚的头发都被烧光了，脸上划上了一道道的疤痕，显然是液体金属和辐射所致，但我一下子就看出他曾是个容貌出众的人，最惹人瞩目的是那双清澈、充满忧虑的褐色眼睛，就算是正在经受一波波势不可挡的痛楚，那眼神仍旧充满了神采。有人已经给他全身上下敷上了烧伤药膏，用上了临时表皮疗伤药和液体消毒剂，并使用了救生船上的标准医疗箱静脉点滴，但这一切对这名垂死的神父舰长来说都不会有什么效果。我以前见过这样的烧伤情况，并不是都是发生在星舰遭遇战。在冰架战役期间，我有三个朋友受伤，由于没有医疗直升机救他们出去，所以他们几个小时后便死去了。他们的尖叫声恐怖得令人无法忍受。

德索亚神父舰长却没有尖叫，看得出来，他正强忍着剧痛，咬紧牙关不喊出声，那双眼睛紧紧盯着什么东西，直到伊妮娅跪到了他的身旁。

一开始，他没有认出她。“贝茨？”他咕哝道，“是……环系官……阿盖尔吗？不……你战死了。其他人也是……坡·丹尼斯……打算放下船尾救生船的以利亚……还有右舷船体破裂时的那几个年轻士兵……可你看上去……好熟悉。”

伊妮娅想要抓住他的手，但发现德索亚失去了三根手指，于是把手伸向污迹斑斑的毯子，贴到德索亚的手旁。“神父舰长。”她轻柔地唤

道。

“伊妮娅，”德索亚说道，那双暗沉的双眼终于第一次聚焦在她身上，“你是那个孩子.....那几个月来，我们一直在追你.....我看着你从狮身人面像中出来。你是个不可思议的孩子。很高兴你还活着。”他将目光移至我身上。“你是劳尔·安迪密恩，我看过你在地方军服役的档案。我们在无限极海上差一点抓到你。”一波剧痛席卷过他的身体，神父舰长闭上双眼，牙齿紧紧咬着烧伤的血淋淋下唇。过了片刻，他睁开眼睛，继续对我说道：“我手里有一件属于你们的东西，一件私人装备，在‘拉斐尔’上。宗教法庭结束调查之后，便把它给了我。我死后，格列高里亚斯中士会把它还给你们。”

我点点头，但事实上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德索亚神父舰长，”伊妮娅低声道，“费德里克.....能听见我的话吗？你还清醒吗？”

“能。”神父舰长喃喃道，“止痛剂.....叫格列高里亚斯中士不要用.....不想永远睡下去。不想平静地离开。”又是一波剧痛。德索亚的颈部和胸部的伤痕遍布，裂着一道道大口子，就像是烧伤的鳞片。他身下的毯子上已经流上了一大摊浓液。他闭上双眼，等着痛楚的潮水退去，但这次持续得更长。我突然想起自己经受肾结石的剧痛时是怎样蜷缩起身子的。我试图想象这个男人正遭受着怎样的折磨，但却想象不出。

“神父舰长，”伊妮娅说，“有个办法可以让你活下来.....”

德索亚猛烈摇头，他已经不管这动作会带来多大的痛楚。我发现他的左耳几乎已经烧焦了。就在我看着他时，一小片焦片剥落下来，

落在了枕头上。“不！”他大叫起来，“我和格列高里亚斯说了……不要不完全的重生……变成白痴，不男不女的白痴……”他咳嗽起来，露出焦黑的牙齿，不过那也可能是在大笑，“作为一名神父，已经受够了。总之……我已经厌倦了……厌倦了……”他举起手，用黑糊糊的右手指根拍了拍血肉模糊的胸脯上那粉红色十字形，“就让这东西和我一起赴死吧。”

伊妮娅点点头。“神父舰长，我不是说重生，我是说展开真正的新生，治愈。”

德索亚似乎想要眨眼，但他的眼睑已经烧得参差不齐了。“不想再做圣神的囚徒……”他挤出这几个字，每一次都艰难地吸上一口气后才说出话来，“把我……处决。我……应得的。杀了太多……无辜的……保卫……朋友的……男女。”

伊妮娅凑近了些，让德索亚看着她的双眼。“神父舰长，圣神还在追杀我们。但我们有一艘飞船，船上有自动诊疗室。”

格列高里亚斯中士原先正疲惫地靠在一面墙上，现在他迈步走向前。名叫单卡雷的男子仍旧昏迷不醒。霍根·利布莱尔显然正迷失于自己的不幸之中，没有任何反应。

伊妮娅又重复了一遍，这回德索亚终于听懂了。

“飞船？”神父舰长问，“你们乘着它逃亡的那艘古老的霸主飞船？没有任何武装，对吗？”

“对，从来就没有过。”伊妮娅回答。

德索亚又摇摇头。“那些大天使……飞船……突然扑向我们……肯

定有五十多艘。现在应该.....还有.....不少。不可能.....跃迁逃走.....”痛苦再次袭来时，他闭上了参差不齐的眼睑。这一次，那剧痛几乎把他卷走了。等他回过神来时，就像是从什么遥远的地方回来的。

“没事，”伊妮娅低声道，“这件事用不着你担心，你就给我好好地待在医疗箱里。但在这之前，你只需要做一件事。”

德索亚神父舰长似乎已经累得说不上话，但他还是转过头，凝神倾听。

“你必须摒弃十字形，”伊妮娅说，“你必须放弃这种不死的方式。”

神父舰长焦黑的双唇动了动。“我很乐意.....”他喘息道，“但很抱歉.....一旦接受.....十字形.....再也.....无法.....放弃.....”

“不，”伊妮娅细语道，“可以。如果你选择这么做，我能将它赶走。我们的自动诊疗室很老，如果你体内还有十字形寄生物，装置就无法治愈你。我们的飞船上没有重生龕.....”

德索亚伸手向伊妮娅探去，用他那缺了三根手指、生满鳞片的手紧紧抓住伊妮娅保暖夹克的袖子。“我死也没关系.....没关系.....只要能把它赶走。把它赶走。如果.....你能.....帮我.....我就能.....像堂堂正正的.....天主教徒一样死去.....把它赶走！”他大声喊出了最后一句话。

伊妮娅转身望着中士。“有杯子吗？”

“医疗箱里有个大杯子，”高个子粗声粗气道，他摸索起来，“但我们没有水.....”

“我有。”伊妮娅说着，从皮带上拿下保温瓶。

我以为那是酒，但事实上只是水，是我们离开悬空寺时带的，这趟漫长的旅途让那一切恍如隔世。伊妮娅没有费心去用酒精棉或消毒刀，她朝我招招手让我过去，从我皮带上拿下狩猎刀，在手指上迅速一划。我不由得缩了缩身子。鲜红的鲜血流了下来。伊妮娅将手指在透明的塑料杯中蘸了一蘸，仅一秒钟，几股浓稠的深红色血液便扭动着溶进了水中。

“喝下这个。”她对德索亚神父舰长说，同时扶起垂死男子的脑袋。

神父舰长喝了一口，咳了一声，又喝了一口。当伊妮娅让他重新躺回污迹斑斑的枕头上时，他闭上了双眼。

“不出二十四小时，十字形便会消失。”伊妮娅低声道。

德索亚又发出那刺耳的咯咯笑声。“我马上就要死了，不出一小时。”

“不出十五分钟，你就会进入自动诊疗室。”伊妮娅摸了摸德索亚完好的那条胳膊，“现在.....好好睡一觉.....但别死，费德里克·德索亚.....别死。我们还有好多要谈的。我.....我们.....有一项重要的任务要交托给你。”

格列高里亚斯中士走了过来。“伊妮娅女士.....”他开口道，顿了顿，拖着腿，接着咬牙继续道，“伊妮娅女士，我能喝那杯.....水吗？”

伊妮娅看着他。“可以，中士.....但你一旦喝了，就不能再拥有十字形了。永远不能。你无法再重生。并且还有其他一些.....副作用。”

格列高里亚斯挥挥手，他已经下定了决心。“我已经追随了舰长十年之久。我以后也会继续追随他。”高个子拿起装着粉红色水的杯子，大口喝起来。

德索亚一直闭着眼睛，我以为他已经睡着了，或是因为疼痛而昏迷了，但是现在他又睁开了双眼，对格列高里亚斯说道：“中士，能把我们从救生船上拖出来的那个包裹给安迪密恩先生吗？”

“好的，舰长。”高个子走到屋子的角落，在一堆残骸中翻找了一阵。他拿起一个一米多长的密封圆筒，递给了我。

我望着神父舰长，德索亚似乎正处于昏迷和休克的状态下。“等他复原后我再看吧。”我对格列高里亚斯说。

中士点了点头，拿着杯子来到单卡雷身边，武器官昏迷不醒，嘴巴裂开着，中士往他口中倒了一些水。“单卡雷可能已经快撑不住了，你的飞船到达之前他可能就会死。”中士说，他抬起头，“或者，船上有两个诊疗箱？”

“不，”伊妮娅说，“只有一个，但它可以容纳三个人。你也能进去疗伤。”

格列高里亚斯耸耸肩。他走到名叫利布莱尔的男子身旁，把杯子递过去。但这个断了一条胳膊的瘦削男人只是盯着那杯水。

“也许等下回吧。”伊妮娅说。

格列高里亚斯点点头，他把杯子递还给她。“这位副官已经被我们拘禁，”中士说，“他是个间谍。是舰长的敌人。但神父舰长仍然冒着生命的危险把利布莱尔救出了船……舰长正是在救他时被烧伤的。但我想

霍格并不太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这时，利布莱尔抬起了头。“我知道，”他轻声说，“我只是不明白。”

伊妮娅点点头。“劳尔，希望你没把飞船通信器弄丢。”

我在口袋里摸了一下，马上就找到了触显式日志通信两用装置。“我去外面发密光消息，”我说，“用拟肤束装。还有什么指示？”

“叫它快点。”伊妮娅说。

把半昏半醒的德索亚和完全昏迷的单卡雷搬到飞船上，是件相当棘手的事。外面近乎真空，而他们没穿太空服。格列高里亚斯中士说他原先是用了一个充气式运输球，才把他们从救生船的残骸中拖到了玉皇庙，但现在运输球已经坏了。在飞船开着反重力装置、喷着聚变焰尾、缓缓而降现身前，我有大约十五分钟的时间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当它最后终于到来时，我便命它直接降落在玉皇庙的气闸门前，将斜梯伸到门口，并将密蔽场扩展到气闸门和斜梯周围。接下来的事情就是从飞船的医疗室中搬来浮架，把伤员安全地转移到船上。单卡雷仍旧昏迷不醒。把德索亚搬到架子上时，他身上的皮剥落了几块。神父舰长动了动身子，睁开双眼，但没有出声。

虽然我们已经在天山上过了好长时间，但领事飞船的内部依然令人感到那么熟悉，不过这种熟悉就像是一个重复做的梦，这个梦是关于一座很久很久以前住过的屋子。把德索亚的武器官塞进诊疗室后，我们站到了全息显像并铺着地毯的地板上。一如以往，古老的施坦威钢琴还

在，伊妮娅和贝提克也在，但却还有一个全身烧伤的高个子扛着一把突击步枪，一名前副官正在全息井的台阶上默默沉思，这景象真是怪极了。

“诊疗室诊断完毕，”飞船说，“由于他们体内存有十字形状的寄生物肿瘤，所以此时还不能进行治疗。是终止治疗，还是先进行冰冻沉眠？”

“冰冻沉眠，”伊妮娅说，“不出二十四小时，诊疗箱应该就能治疗了。在那之前，请稳住他们的情况。”

“明白，”飞船回答，接着他又说道，“伊妮娅女士？安迪密恩先生？”

“什么事？”我问。

“你们知不知道，自我刚才离开第三颗月亮的时候起，就一直有远程探测器在追踪我？就在此时，至少有三十七艘圣神战舰正朝这里赶来。其中一艘已经停泊了在星球轨道上，另有一艘刚刚在星系重力井内进行了霍金驱动跃迁，非同寻常的策略。”

“明白，”伊妮娅说，“别担心。”

“我敢肯定他们是要拦截我们，并加以摧毁，”飞船说，“在我们出大气层时就能办到。”

“明白，”伊妮娅叹了口气，“我再说一遍，别担心这事。”

“好。”飞船用一种我听过的最事务性的口吻说道，“目的地？”

“悬空寺东部六公里外的盆景山沟，”伊妮娅说，“悬空寺东部半空。”她朝腕表看了一眼，“飞低一点，飞船。保持在云层内。”

“光气云层还是水蒸气云层？”飞船问。

“你能飞行的最低云层，”伊妮娅说，“除非光气云会对你造成麻烦。”

“当然不会，”飞船说，“需要我绘制一幅穿越酸海的路线吗？虽然对圣神的深层雷达来说，这没有任何影响，但这只需要一点的额外时间.....”

“不必，”伊妮娅打断道，“就在云层内。”

我们在全息井中注视着这一切：飞船猛地投下舍身崖，冲进灰色的云层，潜了十公里，最后来到灰色的云层中。不出几分钟，我们会抵达山沟。

我们坐在全息井铺着地毯的台阶上。我终于意识到自己还拿着德索亚给我的那个密封的圆筒，我把它拿在手里，不停转着它。

“打开看看吧。”格列高里亚斯中士说。这个大块头男人正慢慢脱下伤痕累累的外层战服。切枪光束已经融化了内层，我都不敢正眼看他的胸膛和左臂。

听到他的话，我犹豫了一下。我曾说过会在神父舰长复原后打开它。

“看看吧，”格列高里亚斯又说了一遍，“九年来，舰长一直想着要把这东西还给你。”

我想不出这会是什么东西。这个男人怎么会知道他有朝一日会再见到我？我是个穷光蛋……他怎么可能会有我的什么东西，还等了九年之久，只是想把它还给我？

我打开圆筒的封口，朝里面看去。像是什么卷起来的布匹。我抽出那东西，摊开在地板上，迟钝的脑子还没转过弯来。

伊妮娅欣喜地大笑起来。“我的天，”她说，“我做过各种各样的梦，从来没预见到这件事。太棒了。”

是霍鹰飞毯……是那块飞毯……差不多在十年前，它带着我和伊妮娅飞出了光阴冢山谷。我早已把它遗失……我花了几秒钟才记起这件事。九年前在无限极海，我和那个圣神上尉在飞毯上展开肉搏，他抽出一把刀，刺伤了我，还把我推下了海。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上尉被漂浮平台上的一帮自己人用钢矛枪误杀，他掉进了紫罗兰色的大海，霍鹰飞毯继续往前飞……哦，不，我记得平台上有人截到了它。

“神父舰长怎么得到这东西的？”问题刚出口，我就马上知道了答案。德索亚当时一直在我们后面紧追不舍。

格列高里亚斯点点头。“神父舰长用它找到了你的血样和DNA样本，于是我们从海伯利安搞到了你的圣神服役记录。要是有压力服，我早就用这玩意儿把大家从那座没有空气的山上运下去了。”

“你是说它还能工作？”我按了按飞控线。这块霍鹰飞毯虽比我记忆中的更加残破，但却真的从地板上浮了起来，离地十厘米。“真想不到。”我说。

“我们正在山沟内升空，向你给我的坐标前进。”传来飞船的声音。

全息井中显示的景象慢慢开阔起来，洛京所在的山脉倏忽而过。飞船慢慢减速，悬停在一百米之外。三个多月前，飞船带我降落在天山星球时，降落地点正是眼前这个林谷山沟。只不过现在绿色的山谷中挤满了人。我看到了西奥、罗莫，以及来自悬空寺的其他人。飞船朝下降去，停在那儿，等着指示。

“降下阶梯，”伊妮娅说，“让他们都上船。”

“我想提醒你一下，”飞船说，“如果要进行长期的星际旅行，船上的沉眠睡床和维生设置最多只能容纳六人。而这个山谷中至少有五十人……”

“放下阶梯，让他们都上船，”伊妮娅命令道，“快。”

飞船没再出声，它执行了伊妮娅的命令。西奥打头，领着那帮难民爬上斜梯和环形阶梯，来到我们等待的房间中。

大多数留在悬空寺的人都在：几名寺庙僧侣，来自朵穆的卓莫错奇，前任士兵乐乐，罗莫顿珠也在，我们很高兴他的翼伞把他安全地带了回来，从他的笑容和拥抱看，他也相当的高兴。还有住持堪布拿旺扎西，占定，美仁，砣砣和恺伊，乔治和阿布，达赖喇嘛的兄弟桑坦，砖匠维奇·格罗塞和金秉勋，监工孜本夏格巴，林西吉普——他没以前那么阴郁了——还有高台装配工大淹治之和远藤健四郎，以及竹匠沃铁·玛耶和雅努斯·库提卡，就连洛京市长查理奇恰干布也在。但没有达赖喇嘛，多吉帕姆也不在。

“瑞秋去接他们了，”西奥说，她最后一个上船，“达赖喇嘛坚持要最后一个离开，金刚亥母留下来陪他。但应该快要来了，刚才我正想回去看看……”

伊妮娅摇摇头。“大家一起去。”

有这么多人，没办法让大家都安静地坐好。这些人在楼梯上乱转，有些人在图书馆那层呆站着，有些人逛到顶部的卧室，通过观景墙望着外面的景色，还有人到了沉眠舱和引擎舱。

“出发，飞船，”伊妮娅说，“目的地悬空寺。直接前往。”

对于飞船来说，直接前往的意思就是喷射出十五公里长的火焰，飞上高空，然后在最后一秒开动阻种器和主引擎，垂直往下降。整个过程花了大约三十秒钟，虽然内部密蔽场将我们好好保护着，防止把一切压成肉酱，但那些在楼上瞭望外部的人肯定是晕头转向了一番。我、伊妮娅、贝提克和西奥在全息井中注视着一切，虽然屏幕实在算不上很大，但那剧烈晃动的影像还是让我紧紧抓住了舱壁和地毯。飞船继续往下降了一点，最后悬停在寺庙建筑上空五十米外。

“啊，该死。”西奥骂道。

全息景象显示出一幅惊人的画面：一名男子正向底下的云层坠去。即使现在马上飞下去接住他也已经赶不及了，一秒钟之前他还在自由坠落，但下一秒他已经被云层吞没。

“是谁？”西奥问。

“飞船，回放并放大画面。”伊妮娅命令道。

卡尔·林迦·威廉·永平寺，达赖喇嘛的保镖。

几秒钟后，几个人影从正见塔楼中出现，来到最高处的平台。在不到一个月前，我也曾卖力地为伊妮娅建造这座平台。

“见鬼。”我大声说道。尼弥斯女魔头一只手拎着达赖喇嘛，走到了平台边缘，将手伸到了深渊之上。在她.....在她身后.....走来一男一女，是她的克隆人兄妹。接着，瑞秋和多吉帕姆也从平台的阴影中走出。

伊妮娅紧紧抓住我的胳膊。“劳尔，你想和我一起到外面去吗？”

她已经将瞭望台探了出去，但我知道她的意思并不单单是这个。“当然，”我一面说，一面想着，这是不是她的死亡？这是不是自她出生前就预见到的事？是不是我的死亡？“我当然会和你一起去。”我说。

贝提克和西奥也迈开步子，想和我们一起走到飞船的瞭望台上。“不，”伊妮娅说，“拜托了。”她抓了抓机器人的手，“朋友们，你们可以在里面观看这一切。”

“伊妮娅女士，我很想和你一起去。”贝提克说。

伊妮娅点点头。“但这是我和劳尔两个人的事。”

贝提克低了低头，接着马上回到了全息井中。图书馆和螺旋楼梯上的其余几十个人都没有说话，飞船也保持沉默。我和伊妮娅一起走到了瞭望台上。

尼弥斯仍旧将男孩拎在深渊之上。现在，我们正位于女魔头和她的兄妹俩上方，离她们只有二十米之远。我徒劳地思索着，她们能跳多高呢。

“嗨！”伊妮娅叫道。

尼弥斯抬头仰望。我又一次觉得正视她的目光，就像是正视一对空洞的眼窝，里面没有一丝人性的感觉。

“把他放下。”伊妮娅说道。

尼弥斯微微一笑，松开了抓着达赖喇嘛的手，男孩坠向深渊，但最后一刻，女魔头还是用左手抓住了他。“小毛孩，小心说话。”这名苍白的女子说道。

“让他和另外两个人走，我下来。”伊妮娅说。

尼弥斯耸耸肩。“你没必要下来。”她说，声调并没有提高，但隔着一大段距离，还是听得非常清楚。

“让他走，我下来。”伊妮娅重复道。

尼弥斯耸耸肩，他随手把达赖喇嘛丢过平台，就像是扔下了一片废纸。

瑞秋跑到达赖喇嘛身边，男孩受伤了，在流血，但还活着，她抱起他，转过身，怒目圆睁地望着尼弥斯和她的两兄妹。

“不要！”伊妮娅大叫。我从未听到过她如此这般的语调。那句话把我和瑞秋都震住了。

“瑞秋，”伊妮娅的声音又恢复了平静，“请把上师和多吉帕姆带回飞船。”这句话很有礼貌，但也混着命令的口气，不容人反对。瑞秋也没有反对。

伊妮娅下达命令，飞船朝下降去，并从瞭望台上伸下一条阶梯。伊

妮娅开始往下走，我紧紧跟在后面。最后我们来到了竹杉木平台上……地上铺的木板有我出的一份力……瑞秋领着孩子和老妇人从我们身边经过，爬上了阶梯。经过伊妮娅身旁时，女孩摸了摸瑞秋的脑袋。阶梯慢慢缩回，最后恢复成原样。瑞秋和多吉帕姆站在上面，西奥和贝提克也来了。受伤的小孩已经被谁带进了飞船。

我和伊妮娅站在拉达曼斯·尼弥斯身前，距她两米远。她的两兄妹走上前，来到女魔头的两侧。

“就你们俩？”尼弥斯说，“你的那个什么跑哪儿……啊，在那儿。”

伯劳从塔楼的阴影中飘出。我说“飘出”，因为虽然它在移动，但并不是真的在走。

我屈伸手指。这最终决战实在是怎么看怎么不对劲儿。虽然我在飞船上脱掉了保暖夹克，但身上仍旧穿着傻傻的拟肤束装和攀登轭具。虽然大多数器件都留在了飞船上，但这身轭具和多层衣物，还是不利我的行动。

不利我的什么行动？我想道。我亲眼见过尼弥斯的身手。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从未清楚地看见她的身手。她和伯劳在神林上搏斗的时候，我看到的只不过是一点朦胧的景象，接着是一阵爆炸，之后便什么也没有了。在我握紧拳头前，她就能砍下伊妮娅的脑袋，抽出我的肠子。

赤手空拳。飞船上没有什么武器，只有一把格列高里亚斯中士的瑞士卫兵突击步枪，还被我留在了图书馆那层。在地方军服役时，教官第一次叮嘱我们的话是：如果弄得到武器，就永远不要赤手空拳地战斗。

我左右四顾，平台上干干净净，空无一物，要是栏杆，我就能扭一个下来当棍子，但就连这类东西也没有。这建筑物建得非常牢固，没有什么部件能轻易扯下。

我看了看左手边的悬崖壁，没有一块松动的岩石。虽然有几个岩钉和攀登螺栓埋在裂缝里——是当初建造平台和塔楼时敲进去的，后来我们也没有操心去把它们全部拔出来——但我想，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拔出它们，就算拔出来也不可能当武器用。不过，这对尼弥斯来说很可能是小菜一碟的事，她只用一根手指就能把它们拔出来。面对这样一个女魔头，岩钉和螺母会有什么用呢？

这里找不到任何武器。我会赤手空拳而死。希望在她打到我之前，我能挥出一拳……至少是挥一下手。

伊妮娅和尼弥斯互相凝视着对方。女魔头没有朝她右侧十步外的伯劳看上一眼，她开口道：“你知道我要把你带回圣神，对不对，死丫头？”

“对。”伊妮娅说。她注视着魔头，目光炯炯有神。

尼弥斯笑了。“不过你觉得那全身长刺的怪物会再一次救你的命。”

“不。”伊妮娅回答。

“很好，”尼弥斯说，“因为它的确不能。”她朝两兄妹点了点头。

现在我知道了他们的名字——斯库拉和布里亚柔斯。我知道接下来我看到了什么，可按理说我不应该看到的，因为在那瞬间，三个尼弥斯魔头都开始相移。

本应出现的是一片稍纵即逝的铬影，接着是一片混乱，最后化为平静……但伊妮娅走上前，摸了摸我的脖颈后部，和往常一样，我感受到和她肌肤相触的电击感，但突然之间，光线发生了变化，变得更深、更暗，周围的空气也变得如水般深沉厚重。我意识到自己的心脏似乎停止了跳动，眼皮也不再眨动，呼吸也停止了。这些事听上去都会觉得恐怖，但当时我却毫不在意。

我已经戴上了拟肤束装的兜帽，从耳塞中传来伊妮娅的低语……或者，也许是她通过碰触我的脖子，直接将声音传达给了我。我说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不能和他们一样相移，也不能用它来战斗，她说，那是对缔之虚的滥用。但我能帮助大家看到这一切。

我们观看到的景象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海伯利安的恶魔举起四条手臂，朝尼弥斯的方向扑去，在尼弥斯的命令下，斯库拉和布里亚柔斯迅速扑向伯劳，将它拦在中途。就算视野已经被改变——飞船一动不动停在半空中，我们的朋友僵立在瞭望台上，眼睛一眨不眨，就像是一尊尊雕像，悬崖上有只鸟冻在浑厚的空气中，就像是封在琥珀中的昆虫——但伯劳和两个克隆生物突然做出的动作还是快得有些眼花缭乱。

在尼弥斯跟前一米外发出一阵可怕的撞击，但女魔头毫不动容，她已经变成一尊银面雕像。布里亚柔斯挥出一拳，力道猛得足以将我们的飞船一劈两段。但当接触到伯劳带刺的脖颈时，却被反弹了回来，发出的声音就像是慢动作回放的水下地震。就在这时，斯库拉给伯劳来了个扫堂腿，怪物向地上倒去，但它用两条胳膊紧紧抓住斯库拉，并顺势刺出另两只长着刀刃手指的爪子，插进布里亚柔斯的身子。

尼弥斯的两兄妹似乎很愿意接受这样的拥抱，他们咬动牙齿，挥舞指甲，一头扑向翻滚在地的伯劳。他们挥砍着刚硬的双手和胳膊，那锋利的边缘就像是切纸机一般，甚至比伯劳身上的刀刃和棘刺还要锐利。

三人疯狂地互相搏斗撕咬，在平台上翻滚，撞击岩壁，竹杉木屑被搅得飞向空中，悬停在三米之上。忽然间，三人都站起了身，伯劳的大嘴狠狠咬住布里亚柔斯的脖子，而斯库拉挥砍着攻向怪物的一条手臂，用力将其扭弯，似乎是折断了它的关节。伯劳仍旧紧咬布里亚柔斯不放，巨大的牙齿撕咬着银色人影的脑袋，接着，几乎就在同一时刻它转回身，直面斯库拉的进攻，但克隆兄妹俩已经紧紧抓住了伯劳头颅上的刀刃和棘刺，他们拼命将它朝后按去，我等着听他们扭断伯劳脖子的啪嗒声，等着那颗脑袋滚向远处。

然而，尼弥斯不知用什么办法发话了。快！干掉它！兄妹俩没有片刻迟疑，便冲向平台靠向深渊的栏杆一侧。我一下子明白了他们要干什么——把伯劳抛下去，就像刚才抛下达赖喇嘛的保镖那样。

也许伯劳也知道他们想干什么，因为那高大的怪物猛地将两个银铬身影抱在了怀里，兄妹俩举着爪子奋力挣扎，但它胸脯上的尖刺和手腕上的棘刺还是深深地扎进了他俩的能量场。三人组翻滚扭打，就像是某个分成三份的玩具，上紧了发条，锁定在动作超快的狂暴模式，开始了精神错乱般的表演，伯劳和身上两个被刺穿的身影互相踢打着撞破坚固的杉木栏杆，就像是撞上了湿纸板似的，最后疾速落向深渊，甚至在下落过程中还在扭打。

我和伊妮娅注视着眼前的场景：一个是满身闪亮尖刺的高大银色身影，还有两个矮小的手臂乱舞的银色身影，他们一起往下坠落，越变越小，坠进云层，最后被云海吞没。我知道，飞船上观看的人根本不会看

到任何东西，只不过是三个身影突然从平台上消失，栏杆断裂，空荡的平台只剩三人：我、伊妮娅和尼弥斯。名叫拉达曼斯·尼弥斯的银色魔头转过面无表情的铬脸，看向我们。

光线突然发生了变化。微风重新开始吹拂，空气变稀薄，我的心又突然跳动起来.....大声地跳动起来.....我迅速眨了眨眼。

尼弥斯又恢复到了人类的形态。“那么，”她对伊妮娅说道，“我们结束这场小闹剧吧？”

“好。”伊妮娅说。

尼弥斯微微一笑，开始相移。

什么也没发生。那魔头皱了皱眉，似乎在集中注意力，但仍旧什么也没发生。

“我没法阻止你相移，”伊妮娅说，“但其他人能.....并且他们也这么做了。”

尼弥斯像是被激怒了，但紧接着她哈哈大笑起来。“不出一秒钟，创造我的人就会搞定这一切，但我不想等那么久，就算不相移，我也能杀了你，死丫头。”

“没错。”伊妮娅说。从刚才那暴虐的混乱场面到现在，她自始至终笔挺站着，双腿开立，双手平静地摆在两侧，没有挪动一步。

尼弥斯露出一口细牙，但那些牙齿正在变长，变得愈发尖利，就像是从牙床和颌骨上长了出来，至少有三排。

尼弥斯竖起又白又长的双手和指甲，又伸长了十厘米，就像是闪闪发亮的尖钉。

她放下双手，用尖利的指甲剥去右臂的皮肉，露出某种金属质地的内骨，颜色看上去像钢铁，但却锐利异常。

“行了。”尼弥斯说道，她迈步朝伊妮娅走去。

我走到她俩之间。

“不。”我说，举起双拳，就像是一名即将开打的拳手。

尼弥斯露出一嘴利牙。

时间和运动似乎又慢了下来，我似乎又能看到相移状态下的一举一动了，但其实这只是肾上腺素和思想全神贯注的产物。我的头脑已经挂在了超速挡，感官异常警觉。我能够极为清楚地观看、感受、计算出每一微秒的变化。

尼弥斯向前迈了一步……与其说是向我走来，不如说是向我左侧的伊妮娅走去。

这更像是一局象棋赛，而不是战斗。如果我杀死这个冷酷无情的杂种，或是把她抛下平台，趁机逃走，那我就赢了。但她想赢的话，却并不必杀我……只需把我打倒，趁我无能为力之时杀死伊妮娅就行。伊妮娅是她的目标，一直以来都是她的目标。这个魔头之所以出现在这个世上，就是为了杀死伊妮娅。

象棋赛。尼弥斯刚刚牺牲了最强的两个子——魔头兄妹——干掉了我们的马，伯劳。现在，这三个棋子都已经从棋盘上抹掉，只剩下尼弥斯——黑皇后；伊妮娅，人类的皇后；还有伊妮娅的小兵……我。

这个小兵可能需要牺牲自己，但在那之前，他得先干掉黑皇后。他已经下定了决心。

尼弥斯正微笑着，牙齿又多又尖利。她的胳膊仍旧垂在两侧，长长的指甲闪闪发亮，剥去了皮的右臂就像是某种恶心的医学模型.....但那里露出的东西不同于人类.....不，完全不同于人类。那上臂内骨的刀锋竟反射着午后日光的光芒。

“伊妮娅，”我轻声说，“请退后。”我们现在在最高处的平台上，平台连着一道岩石走道和台阶，是我们一刀一刀凿出来的，通过它可以爬往悬岩走道。我想让伊妮娅离开平台。

“劳尔，我.....”

“照我说的做。”我没有提高嗓门，但已经将这一生三十二年来所学到的所有命令语气都倾注了进去。

伊妮娅朝后退了四步，走到了岩石走道上。飞船仍旧停在上方十五米之外，瞭望台上有许多张脸孔正窥视着这里的一情一景，我很想用意志力驱使格列高里亚斯中士走出来，用突击步枪把这个尼弥斯魔头轰扁，但在那一张张凝视的脸庞中，却找不到中士黝黑的脸庞。也许他的伤让他更虚弱了，也许他觉得应该来一场公平的较量。

该死，我想，我不想要什么公平的较量，只要能杀死尼弥斯，随便什么方法都行。我现在很乐意接受任何人的帮助。伯劳真的死了吗？这可能吗？在马丁·塞利纳斯的《诗篇》中，伯劳似乎在遥远的未来败在了费德曼·卡萨德上校的手下。但塞利纳斯是怎么知道的？而且，对于一个可以在时间长河中自由穿梭的怪物来说，未来又是什么呢？要是伯劳没死，现在马上回来助我一臂之力，我将感激不尽。

尼弥斯又向她的右手边，也就是我的左手边走了一步。我向左边迈进一步，阻止她走向伊妮娅。在相移的状态下，这个魔头拥有超人的力

量，移动的速度快得无法看清。她现在已经不能相移。我向上帝祈祷着。但她可能依旧比我.....比任何人.....都要快，而且强壮。我必须这么假设，她还有尖牙、利爪和锋利的手臂。

“准备好赴死了吗，劳尔·安迪密恩？”尼弥斯说，她重新抿上嘴唇，遮住了那一排排牙齿。

她的强项，可能是速度、力量和非人类的构造。比起人类来，她可能更像机器人。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她不会感觉到疼痛，而且她还可能有什么内置的武器没亮出来。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杀死她，或是废掉她.....她的内骨是金属，不是真的骨头.....虽然前臂的肌肉看上去极其真实，但可能只是纤维塑料或是粉红色的钢网。普通的打斗技巧很可能抵挡不了她。

她有什么弱点？我不知道。也许是过于自信。也许是她惯于在相移状态下杀敌.....杀那些毫无还手之力的人。但九年半之前，她和伯劳干了一架，却打了个平手——哦，事实上是打败了它，因为她把这个挡着她抓伊妮娅的拦路虎送走了。最后德索亚神父舰长插手进来，极尽飞船十亿伏特的能量，将切枪光束照射在她身上，才阻止了她的毒手。

现在，尼弥斯抬起了手臂，蹲下身，张开利爪。这魔头能跳多远？她能跳过我的头顶，攻击到伊妮娅吗？

我的强项，只是在地方军时打了两年拳罢了，羞于一提，三分之一的比赛都是输的。不过军团里的人一直把赌注押在我身上。疼痛从来不会让我趴下，我当然感觉得到疼痛，但它从来不会让我趴下。当拳头击中我的脸，我会暴怒。在早期，如果被击中脸，我会被怒火冲得忘记所有的训练，当愤怒的血红迷雾消散，而且我还能站着时，我往往会赢得

比赛。但我知道，现在那毫无理性的暴怒帮不上我的忙。如果我晕上一小会儿，这个魔头马上就会取掉我的小命。

打拳时，我的速度很快……但那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我也很强壮……但这么多年来，我从未正式训练过。在拳击场上，我能吃下重拳，这和屈服于疼痛不同……我从未在拳场上被人击昏过，即使曾有一位拳击好手好几次把我打倒在地，我都没有屈服，直至时间終了，裁判才叫停了比赛。

除了拳击，我还在费力克斯的一家大型九尾娱乐场当过保镖。但大多数是靠着心理优势，知道在不引起纷争的条件下，该怎么把讨厌的醉鬼送出门。就算出现少有的打斗，我也知道那是几秒钟就能解决的事。

在地方军时，我受过各种训练：徒手搏斗，近距离杀人，但这些事情就跟扛着刺刀冲锋一样遥不可及。

担任驳船夫的时候，我曾干过最严重的一架。对手是个男人，拿着一把长刀，准备把我大卸八块。我挺过了那场搏斗，但却被别的船夫打昏了过去。担任猎人向导时，曾有一名外世界游客拿着钢矛枪朝我杀来，我也挺了过去。不过我失手杀死了他，他重生后，便出庭状告我对他犯下的罪行。想想，这一切都是从那件事开始的。

在我所有的弱点中，这是最严重的一条——我打心眼里不想害人。除了和执刀船主以及手拿钢矛枪的基督徒猎人的打斗外，在我所有经历过的搏斗中，我都打心眼里抑制着自己，出手尽量不要过重，不要把对方打成重伤。

现在，我必须马上改变这一想法。眼前的这个魔头并不是人……而是个杀人机器，如果我不马上把它干掉，那它会反过来把我杀死。

尼弥斯朝我跃来，张着爪子，右臂向后伸展，像一把镰刀砍杀过来。

我朝后一跃，躲过了镰刀的攻击，也几乎躲过了她的利爪，不幸的是，左上臂的衬衣还是被划了一道口子，空中溅起滴滴鲜血。我没有退缩，马上跨出一步予以反击，朝她脸上连出三拳，出手迅速，力量凶狠。

就像跳来时一样，尼弥斯迅速跃后。她左手的长指甲上沾着鲜血，我的鲜血。她的鼻子被砸扁了，横斜在瘦削的脸庞上。她左眉处有什么东西被我打折了，可能是骨头，或是软骨，或是金属纤维。但那张脸上没有流血。她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自己的伤情，还在咧嘴微笑。

我朝自己的左臂看了一眼。伤口火辣辣地疼着。有毒？也许吧，下毒合情合理，但如果她真用毒，那我应该马上就要死了。她没有理由使用长效毒药。

我还站着。火辣辣的疼痛只不过是砍伤所致。一共四条，我想……很深，但还没有伤及肌肉。不碍事。集中注意力，盯着她的眼睛。猜她接下来的动作。

决不要徒手战斗。这是我在地方军学到的。近战时一定要找一把武器。如果武器坏了或丢了，就随手找找别的什么东西——石头，粗树枝，扯下的铁皮——就算操起一把石子，或是在指头缝里夹上钥匙，也比徒手来得强。教官经常跟我们说，指关节比下巴骨断得更快。如果迫不得已只能徒手搏斗，那就尽量用掌面劈，用手指戳，用钩爪攻击眼睛或喉结。

这里没有石头，没有树枝，没有钥匙……没有任何武器。这个魔头

也没有喉结。我甚至怀疑她的眼睛也和大理石一样冰冷坚硬。

尼弥斯又朝左侧动了动，瞥眼望向伊妮娅。“小甜甜，我来喽。”这魔头朝我的朋友低声噓道。

我用眼角余光瞄了一眼伊妮娅。她正站在平台外的山岩小道上，岿然不动，一脸无动于衷的表情。这不太像我心爱的那个人……照往常，她应该开始扔着石头，跳上敌人的后背……她可能会做任何事，反正不会让我一个人单打独斗。

劳尔，我亲爱的，现在是你表现的时刻。她的声音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脑中，就像是什么耳语声。

的确是耳语，声音来自拟肤束装兜帽中的拾音器。我身上仍旧穿着那该死的衣服，还有那了无用途的攀登扼具。我正要默声回答，但马上想起在天山的最高峰呼叫飞船时，自己已经和飞船的通信器连接了起来，通信器正放在我的上口袋，如果用它和伊妮娅说话，也会把所有的一切广播到飞船上。

我移到左侧，再一次拦住魔头的去路。现在已经没多少机动的余地了。

尼弥斯这一次的行动更快，她向左佯攻，接着朝我的右侧劈砍而来，右臂大张，挥向我的肋部。

我朝后跃去，但右下肋的皮肉还是被利刃划伤。我急急闪避，但她的爪子一闪而过，左爪直接冲着我的眼睛刺来，我又连忙闪开，但她的手指还是切掉了我的一块头皮。空气中马上弥漫起一股血腥味。

我踏出一步，右臂反手挥出，朝她劈将而下，就像是在挥舞一柄大

锤。我的拳头重重砸在她的下巴近脖颈处，瞬间，人造血肉被砸得稀烂，但皮下的金属和管道却没有弯折。

尼弥斯的镰刀手、爪子和左手重新挥来，我跳开了。她完全扑了个空。

我迅速向前，冲她的膝窝踢去，希望能把她踢飞。我们离远端折断的栏杆有八米远。如果我能将她扑倒在地……就算是和她同归于尽……

但那一踢就像是踢中了一根钢铁支柱，我的腿都麻了，但她却岿然不动。那根内骨上滴淌着黏液和血肉，可她没有挪动一步。这魔头至少比我重一倍。

尼弥斯回踢了一脚，这一下踢断了我左肋的一根肋骨，或是两根。我听见骨头断裂的声音。我一下子接不上气来。

我晕头转向地朝后退去，心里含着半分期待，希望那里有一根拳台的绳索供我倚靠，但那里只有岩石峭壁，一堵坚硬滑溜的峭壁。一根岩钉戳中了我的后背，疼得我几乎晕厥。

但我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吸气的感觉就像是在呼吸烈焰，我快速而痛苦地吸了几口气，确认自己还能呼吸，试图接上气来。感觉尚还幸运——断掉的肋骨应该没有刺穿左肺。

尼弥斯张开臂膀，不让我逃走，慢慢朝我走来。

我迈步走进她邪恶的怀抱，走进她臂膀刀刃的切面内，我使出全身的力气，将拳头砸向她的脑袋。她的耳朵被打烂，这一次一股黄色的液

体飘进了空中。但在那淤青的血肉下，我感觉到她硬如恒钢的头骨。连我的手都反弹了回来，弄得我踉踉跄跄朝后退，手和拳已经使不上劲了。

尼弥斯一跃而起。

我朝后跳去，跃上一块岩石，继而双脚飞出，趁她下落时，我使出全身的力气，踢中她的胸部。

尼弥斯一头朝后飞倒，但在此过程中，她还是舞了一通手臂，砍中我的扼具、夹克、拟肤束装，以及我的胸部肌肉。伤口在右胸，还好通信线没有被割断。

她来了个后空翻，双脚着地，那里离平台的边缘还有五米远。我根本没办法把她推下去。她可不会按我的规则玩这场游戏。

我举起拳头，朝她冲去。

尼弥斯举起左手，钩起利爪，朝我迅速攻来，像是要给我来个开膛破肚。我险些撞上这致命的一击，幸好我马上停住了。魔头张开右臂，准备将我砍成两半，我原地飞身一转，使出全力朝她扁平的胸部踢去。

尼弥斯哼了一声，咬向我的腿，下颚像巨犬般咔嚓一声合住。利牙咬掉了我的鞋跟和鞋底，还好皮肉侥幸逃过一劫。

我稳住身子，重新箭步向前，左手紧紧抓住她的右腕，不让镰刀手臂伤及后背和脊椎，并踏前一步，一把抓住她的头发。她张着嘴，咬向我的脸，一排排牙齿森然出现在我的正前方，我和她之间的空中全是她那黄色的唾液和鲜血替代物。我们在那儿原地旋转着，就像两个狂暴的舞者竭尽全力倚靠着对方，我拼命将她的脑袋朝后压，但她稀疏的短发

沾着我的鲜血和她自己的润滑物，非常滑，不太好抓住。

我重新冲压向她的身体，让她失去平衡，顺势将手指移向她的眼窝，上臂和上身使出全力，朝后牵扯。

尼弥斯的脑袋被我扯得不断向后歪斜，三十度，五十度，六十度，我应该听见了脊髓的折断声，八十度，九十度。她的脖子被弯下，已经和躯干呈直角，大理石眼珠抵在我绷紧的指尖上，冰凉冰凉的，大咧着的嘴巴张得愈发狂野，牙齿恶狠狠地咬向我的上臂。

我松开了她。

她鱼跃向前，就像是被什么强力弹簧弹了起来。她的爪子深深插进我的后背，刮伤了我两扇胛骨之间的骨头。

我蹲伏下身，以短拳猛击她的腹肋。两下，四下，六下，拳速飞快，施力精准，我用头顶住她血肉模糊的胸部，鲜血从撕裂的头皮上流出，两人身上全是。她胸部或隔膜处有什么东西发出噼啪一声，从口中吐出一些黄色的液体，呕在我的脖子和肩膀上。

我踉跄后退，她咧嘴朝我奸笑，利牙闪着微光，泡沫状的黄色胆汁从她的下巴流下，滴向本已非常湿滑的平台地面。

她尖叫一声，仿佛行将熄火的锅炉在噓噓地冒出蒸汽。她再一次朝我疾冲而来，镰刀手臂在空中挥舞出无形的剑弧。

我朝后跃开。离伊妮娅所在的岩壁和小道还有三米远。

尼弥斯反手挥舞起来，那条前臂竟成了螺旋桨，像是钢铁钟摆般发出嗖嗖的声音。照这势头，她想把我赶到哪里都没问题。

她想要我的命，或是把我从她面前踢开。她想要伊妮娅。

我再一次朝后跃去，刀刃这次切断了腰部以上的衣物。我朝左边一跃，方向转向岩壁，而不是小道。

就在那一瞬间，伊妮娅的身前变得毫无保护。我已经不再拦在她和魔头之间。

尼弥斯的弱点。我把一切.....包括伊妮娅.....赌在了这一点之上：这魔头天生就是个嗜血者。猎杀近在咫尺，她无法抵制杀死我的冲动。

尼弥斯挥舞着朝她的右手方前进，一面保留着跳向伊妮娅的可能，一面把我逼向岩壁。镰刀朝我的脑袋反手挥来，看样子要来个干净利落的斩首行动。

我失足绊了一下，连滚带爬向左侧前进，远离伊妮娅。现在，我来到了舞台上，双腿连连打颤。

尼弥斯骑上我的身体，黄色的液体滴溅上我的脸庞和胸部。她举起镰刀手臂，大叫一声，劈将下来。

“飞船！着陆在平台上。不要提问，立即执行命令！”

我在尼弥斯的两腿间挣扎，同时气喘吁吁地朝通信器发出指令。魔头的刃臂重重砍中坚硬的竹杉木。一秒之前，我的脑袋还在那个地方。

我仍旧被她压着，但她的刃臂已经深深扎进厚实的木头中。在那几秒间，魔头弯下腰，用另一只爪子和我搏斗，她已经没有力量抽出扎在木头中的利刃。一个黑影赫然压在我们身上。

魔头的左手指甲从我脑袋右侧划过，差一点切掉我的耳朵，刮破我的颊骨，那一击离颈静脉仅有毫厘之差。我的右手高举着，托着她的下巴，试图压住那张嘴，不让利牙咬中我的脖子和脸。但是魔头的力气比我大多了。

要想活命，就必须从她的胯下脱身。

她的前臂仍旧卡在平台的地板中，但这倒对她有利，让她锚定了身子。

黑影愈发暗沉。最多还有十秒。

尼弥斯的爪子将我全力托举的双手扫开，用力将刃臂从木头中抽出，她踉踉跄跄站起身。眼睛向左手边望去，伊妮娅正站在那儿，毫无防卫。

我翻滚着从尼弥斯的身下逃脱……同时也在远离伊妮娅……把我的挚爱毫无防备地暴露在魔头身前。我扒着冰冷的岩石，站起身。我的右手已经废掉了——在刚才搏斗的最后几秒间，手筋被切断了。于是我举起左手，从轭具中拉出安全绳索——现在只能希望它还完好无损——将锁扣扣上岩钉，只听见一声金属的啪嗒声，就像是手铐扣了起来。

尼弥斯向左侧转去，她已经不再睬我，黑色的大理石状双眼牢牢地盯着伊妮娅。我的挚爱仍旧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飞船着陆在了平台上，并按命令关闭了反重力装置，船身的全部重量都压在了木地板上，正定塔楼噼里啪啦地发出一阵被压垮的声音。飞船的古老羽翼几乎占据了整个空间，仅仅漏掉了我和尼弥斯。

魔头回头朝耸现在她头顶的庞大黑色船体望了一眼，显然没有放在

心上，她蹲下身，准备朝伊妮娅跳去。

在那片刻，我以为竹杉木会支撑住.....我以为整个平台比伊妮娅估计的要牢固，也比我的经验所认为的要坚韧.....但在刹那之间，平台发出了一阵可怕至极的崩塌声，正定平台的整个顶部和大多数通向正念塔楼的台阶都从山体上崩塌。

飞船也开始坠落，原本在瞭望台上观看着的人们都匆匆退进了飞船。

“飞船！”我冲着通信器喘吁道，“悬停住！”接着我把注意力放回尼弥斯身上。

她身下的平台分崩离析地坠落。她朝伊妮娅跃去，我的挚爱没有退后。

幸好平台崩塌了，尼弥斯没有完成跳跃。魔头跳了个空，离终点还剩一点距离，她朝下落去，但尖利的爪子重重砸中岩石走道，火花飞溅之下，她稳住了身子。

平台还在崩裂，众多碎片翻滚着坠向深渊。有些东西砸中了底下的主平台，一路扯裂了许多无辜的东西，遍地都是残骸。

尼弥斯在岩壁上晃荡，爪子和两腿在那儿胡乱抓着，伊妮娅就在她上方一米外。

我手头的安全绳有八米长，虽然左臂还能用，但满手的鲜血让绳索非常滑溜，我把绳索放出几米，从我身处的悬崖上蹦离。

尼弥斯还在往上爬，爪子已经伸到了小道之上。她找到了一条山垄

或裂缝，把自己往上拉，就像是一个想要征服悬岩的资深登山家。她弓着身子，双足在岩石上乱蹬，爬向高处，还想一跃而起，跳向伊妮娅所在的小道。但伊妮娅仍旧没有动弹一下。

我摇摆着朝远离尼弥斯的方向荡去，在岩石上跳跃，由于靴子被尼弥斯扯掉，我赤裸的脚底踏在湿滑的石头上，感觉到一阵阵撕裂般的疼痛。支撑我的绳索已经在刚才的搏斗中受损，不知道它还能支撑几分钟。

我拉紧绳索，像钟摆般向远离尼弥斯的方向荡去，荡向高空。

尼弥斯爬上伊妮娅所在的小道，屈膝，起身，离我的挚爱只有一米的距离。

我向高处荡去，右肩被岩石擦破，刹那间我顿感大事不妙，觉得速度和绳索都不够用，但又觉得似乎可以，勉强可以。

就在尼弥斯转身的时候，我向上一荡，双腿大张，跃向她的后背，接着我脚踝交叉，紧紧夹住了她。

她大叫一声，举起了镰刀臂。我的下腹暴露在外，毫无防备。

但我没有顾及这一切，没有顾及散开的绳索和身上无处不在的疼痛，我紧紧抱住她，任重力和动能将我们向后甩去。她比我重，在那可怕的一秒间，我就那么倒挂在那儿，而魔头毫不退让。但她也没有重新找回平衡，她在悬崖边摇摇晃晃，我向后弓着身子，试图将重心挪到正在流血的肩膀上。现在，尼弥斯已经远离了走道。

我马上张开双腿，放开了她。

她挥动镰刀臂，我朝后闪躲，差一点被划破肚皮。魔头没有收住冲势，离走道和岩壁越来越远，一头掉进了平台崩裂的空洞中。

我沿着悬崖壁一路跌跌撞撞，想要收住冲势。安全绳索断了。

我立即四肢张开趴在岩壁上，但还是不住地往下滑去。我的右手已经使不出力，左手手指也仅抓到一条狭窄的支撑点……而且还没有抓住……下滑的速度渐渐快起来……左足踏到了一条一厘米宽的突岩，加上摩擦力的共同作用，下滑终于止住，我紧紧贴在岩壁上，朝左后方望去。

尼弥斯正张牙舞爪地往下掉，她不停地用爪子和镰刀扎向底部平台的剩余边缘，想要改变下落的轨迹。

但还是差着四五厘米。下落将近一百米后，她砸中了一块突出的岩石，被弹了出去，以至于离峭壁更远。云层就在下面等着她。在她一千米之下的下方，阶梯、支柱、木梁和平台柱已经坠进了云层。

尼弥斯尖叫起来，那是一声极度震惊的尖叫，充满了极度的愤怒和挫败。回声在四周的山岩间回荡。

我已经快支撑不住了，我失血过多，伤痕累累。我感觉山壁在胸下、脸下、手掌下、肌肉绷紧的左足下慢慢滑动。

我朝左方望去，想和伊妮娅说再见，只要能看到她，我就心满意足了。

就在我朝下坠去的时候，她伸出手臂抓住了我。在我看着尼弥斯坠落的时候，她竟然沿着陡峭的山壁徒手爬到了我的头顶。

我顿时惊恐万分，心脏猛烈跳动起来，生怕我的重量会把我俩都拉下山去。我感觉自己在滑落……感觉到伊妮娅有力的双手在滑脱……我全身上下都是血。但她没有放手。

“劳尔。”她开口道，声音颤颤巍巍，但充满了感情，没有一丝疲惫或恐惧的感觉。

现在，她只有一双脚扒在悬崖上，那是我俩的唯一支点。她松开左手，向上一甩，把身上的安全绳紧扣在那个左右摇摆的锁扣上，后者仍旧连着岩钉。

我俩一同滑下，皮肤被磨得生疼。伊妮娅立刻用双臂抱住了我，两腿将我夹紧。这真像刚才我紧拥尼弥斯的场面，但这回这个动作的驱动力是爱，是求生的激情，而不是恨，不是杀人的冲动。

我们下落了八米，最后安全绳吊住了我们。不知道我这么重的重量会不会把岩钉拉出来，或是把绳索扯断。

我们弹了三下，最后空吊在深渊之上。岩钉支撑住了。安全绳支撑住了。伊妮娅也没有脱手。

“劳尔。”她又叫道，“我的天，我的天。”我感觉她在拍我的头，但马上意识到她是想把我扯破的头皮放回原位，想要按住我扯裂的耳朵，不让它掉下来。

“没事的。”我想张口说话，但发现嘴唇也在出血，而且肿得不行。我必须向飞船下令，但都无法清楚地发音了。

伊妮娅明白了。她凑向前，对着我兜帽上的拾音器低声说道：“飞船，下来，过来接我们。赶快。”

黑影压下，仿佛要把我们压垮。人群又来到了瞭望台上，一只只眼睛睁得大大的，巨大的飞船飘浮在三米开外——现在，我们的前后都是一堵灰色的悬崖——从瞭望台上探出一条木板。一只只友好的手将我们拉进安全之地。

伊妮娅一直用手臂和双腿抱着我，直到众人把我们从瞭望台运到飞船中，进入铺着地毯的内部，不再有坠落的威胁。

我隐约听见飞船的声音。“星系内有战舰正朝我们疾速飞来。其中一艘就在西方一万公里外的大气层上，并……”

“离开这儿。”伊妮娅命令道，“笔直升空，离开这儿。我马上给你星系内坐标。走！”

聚变引擎轰鸣起来，我觉得头晕目眩，于是闭上了双眼。我微微感觉伊妮娅在吻我，在抱我，在吻我的眼皮以及血淋淋的额头和脸颊。她在哭。

“瑞秋，”伊妮娅的声音从遥远之地传来，“可不可以给他做个诊断？”

除了我的挚爱，又有几根手指稍稍摸了我一下，我感到阵阵刺痛，但这些感觉都越来越遥远。冰冷的感觉正在降临。我想睁开双眼，但两只眼睛都已经被血粘住，或是肿了起来，完全睁不开。

“这些表面上看起来很严重的伤口，其实并无大碍。”我听见了瑞秋的声音，既轻柔，又很严肃，“头皮的伤口，耳朵，断腿，等等。但我觉得还有内伤……不单单是折断的肋骨，还有内出血。背上的那几条抓伤还伤及了脊椎。”

伊妮娅还在哭，但她的声音还是充满了命令的口吻。“你们几个人.....罗莫.....贝提克.....帮我把他搬到医疗箱那里。”

“抱歉，”说话的是飞船，它的声音就在我的意识边缘游荡，“自动诊疗室的三台容器都已经满了。格列高里亚斯中士受了内伤，昏倒了，他已经被转移到第三个容器中。三名病人现在都在全面的维生支持中。”

“该死，”伊妮娅气喘吁吁地说道，“劳尔？我亲爱的，能听见我说话吗？”

我想要回话，跟她说我没事，别为我担心，但肿胀的嘴唇和脱位的下巴只能发出一个大舌头般的呻吟。

“劳尔。”伊妮娅继续道，“我们得摆脱那些圣神飞船。亲爱的，我们要把你搬到一个沉眠箱里，你得在里面睡上一小会儿，直到医疗箱腾出空位。劳尔，能听见我说话吗？”

我决定不再说话，勉强点了点头。感觉额头似乎有什么东西挂了下来，就像是一顶湿漉漉的、没戴正的帽子。是我的头皮。

“好吧，”伊妮娅说。她凑近了些，朝我剩下的那只耳朵低语道，“劳尔，我爱你。你会没事的。我知道的。”

几双手抬起了我，搬着我，最后把我放在了什么又冷又硬的东西上。疼痛肆虐着，但已经感觉很遥远，不再让我挂怀。

在他们关上冰冻沉眠箱的盖子前，我清楚地听见了飞船平静的声音：“四艘圣神战舰正在向我们发信，说如果十分钟内不关闭引擎，就

摧毁我们。请允许我提一下，我们现在离跃迁点至少还有十一小时的路程。四艘圣神战舰都在火力射程内。”

我又听见了伊妮娅充满倦意的声音。“飞船，按我给你的目的地坐标，继续前进。不要对圣神战舰作任何回复。”

我很想笑。这事儿我们以前干过——尽管情况极为不利，但还是设法逃脱了圣神战舰的追捕。这么多年来，我慢慢学会了一件事，如果我能说话，而且头脑清晰的话，我很愿意向伊妮娅述说一下——不管你多少次战胜了这些不利条件，它们最终都会追上你的步伐。我把这件事看作是一个小小的启示，逾期的顿悟。

但是现在，冰冷的感觉爬过我的全身，进入我的体内——冰冻住我的心、头脑、骨头和肚子。我只能希望这是冰冻沉眠的作用，虽然我记得上一次进入冰冻沉眠时并没那么快。如果这是死亡，那么……啊，就让它放马过来吧。但我很想再看伊妮娅一眼。

这是我最后一个念头。

坠落！心脏猛烈地跳动，我猛然惊醒。我似乎来到了另一个不同的宇宙。

我正漂浮着，而不是坠落。起初，我以为自己是在汪洋大海，一片浮力很强的咸海之上，就像是胎儿漂浮在黑漆漆的咸海上，但紧接着我便意识到，这个世界没有一丝重力，周围没有波浪和海流，四周的介质并不是水，而是醇厚的黑漆漆的光。在飞船里？不，我是在一个又大又空旷的空间中，很黑，但是有一圈圈光线。这是一个空空荡荡的椭圆形球体，宽十五多米，周围是羊皮纸似的薄壁，透过它，能看见一颗璀璨的太阳射出隐约的光芒，四面八方是一些非常复杂的东西，像是某种巨型的有机构造体，弯弯曲曲地延伸向远方。我虚弱地挪了挪飘浮着的双手，摸向脸庞、脑袋、身体和臂膀……

我在飘浮，仅有一根极为轻便的轭带悬系着我，带子另一头连接到弯曲内壁上的一个茎蒂上。我赤着双足，身上只穿了件软软的棉袍，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睡衣？病服？

我的脸嫩嫩的，能摸到一些隆起，可能是伤疤。头发没有了，头皮光秃秃的，显然也有伤疤。耳朵还在，但非常柔软。透过昏暗的光线，能看见手臂上有不少浅淡的伤疤。我拉起裤腿，看着原先严重断裂的小

腿，已经治愈，而且长得很坚固。我摸了摸肋部，嫩嫩的，不过没有损伤。看来我终究还是进了医疗箱啊。

我肯定是大声说出了这句话，因为附近有一个漂浮的身影突然发话了：“没错，你终究进去了，劳尔·安迪密恩。不过动了几项手术，是以老式的手法做的……我做的。”

我吃了一惊——在茎蒂的牵拉下浮起身。这不是伊妮娅的声音。

那个黑漆漆的身影飘近了些，我认出了此人的身材和发型，还有那声音。“瑞秋。”我说道。嘴巴很干，嘴唇开裂，我几乎是呱呱地叫了出来，而不是在说话。

瑞秋又飘近了些，递给我一只挤压瓶。我挤了挤，一开始出来的几滴液体都变成了上下翻滚的小球，好几个都撞在了我的脸上，但我很快掌握了窍门，把他们挤进张开的嘴巴中。水凉凉的，好喝极了。

“两个星期来，你一直在通过静脉摄入液体和营养物，”瑞秋说，“现在已经能直接饮用，是件好事。”

“两个星期！”我大吃一惊，接着左右四顾了一番，“伊妮娅呢？她……他们……”

“大家都没事。”瑞秋说，“伊妮娅很忙。最近这两星期，她很多时候都在这儿陪你……照看你……但有时候她不得不和闵孟还有其他人出去一下，那时候就由我在这儿照顾你。”

“闵孟？”透过透明的墙壁，我朝外凝视。一颗明亮的恒星，比海伯利安的小。从这个椭圆形的舱室开始，这个有机构造体伸出许多不可思议的几何体，它们一路蜿蜒着朝远处延伸而去。“我在哪儿？”我

问，“我们怎么到这儿的？”

瑞秋咯咯地笑了起来。“我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你就会马上知道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伊妮娅让飞船跃迁到了这个地方。德索亚神父舰长，他手下的格列高里亚斯中士，还有那名军官单卡雷，他们知道这个星系的坐标。虽然他们都昏迷了，但另一名幸存者，那名囚犯，霍格·利布莱尔，知道这地方藏在哪里。”

我又朝薄壁外望去。这个构造体似乎非常庞大，从这个荚舱开始，有一些栅格结构的东西向四面八方延伸出去，有些处于亮光中，有些位于黑影下。这么庞大的东西，怎么可能被藏起来，又是谁藏的？

“及时跃迁离开，怎么办到的？”我嗓音沙哑地叫起来，接着又吞了几个小水球，“我们不是被圣神战舰包围了么？”

“没错，”瑞秋说，“的确是这样。在他们摧毁我们之前，我们绝对没办法飞到霍金驱动的跃迁点。来——你已经不需要再连着墙壁了。”她扯掉了茎蒂，让我自由飘浮着。但就算在零重力下，我仍旧感觉极度虚弱。

我转了转方向，在昏黑的光线下正面对着瑞秋。“那么，我们到底怎么来这儿的？”

“其实不是跃迁，”年轻女子说道，“当时伊妮娅将飞船的目的地定向太空中的一个位置，从那儿，我们直接远距传输到了这个星系。”

“远距传输？！难道还有能用的太空远距传送门？就像霸主军部飞船以前用的那些？不是全都已经在陨落期间被毁了么？”

瑞秋摇着头。“没有远距传送门，什么也没有。只不过是一个离第

二颗卫星几十万公里远的随意的点。那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角逐……圣神飞船一直在呼叫我们，威胁着要开火。最后他们的确开火了……切枪光束从四面八方朝我们袭来，要是被击中，我们肯定当场灰飞烟灭，沿着抛物线慢慢扩散，连残骸都不会留下。就在我们抵达伊妮娅给出的那个位置时，我们忽然就……来到了这儿。”

我没再一次问这是哪儿，只是飘浮到弯曲的墙壁边，想要朝外窥探一番。墙壁摸上去带着暖意，软软的，像是活的，满满的日光经过它渗透进来，使得舱内的光线变得异常美丽柔和，但这样也使得我难以看清外面的东西，只看到一颗璀璨夺目的恒星，还有小舱外那不可思议的几何构造体。

“想看看这是‘哪儿’吗？”瑞秋问。

“嗯。”

“荚舱，”瑞秋说道，“请将表面透明化。”

忽然间，我们和外面变得毫无阻隔。我差一点恐惧地大叫，虽然控制住了声音，但还是吓得打了个趔趄，想要抓住什么实实在在的东西，最后，瑞秋向我跃来，伸出一只坚定的手，稳住了我的动作。

我们是在太空中。原本环绕周围的荚舱消失了，我们正飘浮在太空中——似乎是飘浮在太空中，只不过这里有空气可以呼吸——我们是在一根树枝上……这是一棵……

不，树远远不能形容眼前的东西。我见过树长什么样。这不是一棵树。

我也听过许多关于圣徒的古老世界树的故事，在神林上还亲眼见过

世界树的残桩，我听过那些几千公里长的巨树之舰的故事，它们在一个个星系间旅行，那还要追溯到马丁·塞利纳斯的朝圣者时代。

这不是一棵世界树，也不是巨树之舰。

我听说过一些疯狂的传说——事实上是从伊妮娅那儿听来的，这么看来，它们很可能不是传说——这些故事讲述了一个环绕恒星的巨树环，一个生机勃勃的奇妙麻花状圆环，环绕着一个类似旧地太阳的恒星。我曾经算过要形成这样一个世界所需的生命物质，最后觉得这一切都是胡诌。

这不是一个树环。

它在我们周围向四面八方延伸出去，缓缓向内弯曲，覆盖了一片浩瀚的区域，这些区域就算以星球为参照物，也广阔得让我无法领会。这是一个用生命物质组成的天体，布满了交织的树枝，树干足有几百公里宽，树枝有几公里粗，树叶有几百米长，拖曳在后的根系就像是上帝的神经突触，延伸进太空，足有几百……不，几千米长。树枝密密麻麻，朝各个方向伸展。那些枝干足有旧地密西西比河那么宽大，但从远处看，却又细得像是枝桠一般。一个个树形有海伯利安的天鹰大陆那么庞大，它们和其他大型绿块融合起来，所有的东西都向内弯曲而去，奔向四面八方……有许多黑色的间隙和孔洞对着太空，其中一些间隙比周围的树干和绿叶还要庞大……但没有一处间隙是完整的……每一处地方，树干、树枝和树根都互相纠缠，将无数绿叶暴露在璀璨的光线下，那恒星正在虚空的中心处……[\[40\]](#)

我闭上了双眼。

“这不可能是真的。”我说。

“是真的。”瑞秋说。

“驱逐者吗？”我问。

“是的，”她是伊妮娅的朋友，也是《诗篇》中那个孩子，“还有圣徒，尔格，以及.....其他人。它是活的，也是一个构造体.....一个有意识的生物。”

“不可能，”我说，“要花上几百万年才能进化出这样的.....世界。”

“这是一个生物圈。”瑞秋微微笑着。

我又摇起头来。“生物圈是个很老的术语，那指的是行星上的一个封闭的活系统。”

“这就是生物圈。”瑞秋重复道，“只不过没有行星。不，有彗星，但没有行星。”

放眼望去，在几十万公里外的遥远的真空之地，这个生机勃勃的世界也慢慢泛成一片朦胧的绿色，但就在那儿，一条长长的白痕正在树干间的黑色间隙中缓缓移动。

“彗星。”我傻傻地重复道。

“作灌溉用，”瑞秋说，“需要用到几百万颗。幸好在欧特云中就有几十亿颗，柯伊伯带还有更多。”

我唯有瞪眼的份了。那儿还有另外几个白点，每一个都长着又长又亮的尾巴。在我注视它们的时候，其中一些正在树干和树枝间移动，让我觉得它们像是这个生物圈长出的鳞屑。彗星的轨迹路线穿越了这植物

体上的一条条缝隙，如果这真是一个生物圈，这些彗星在远离星系时，必须重新经过这个生机勃勃的天体。这需要多大的巧合？

“我们所在的这个东西又是什么？”我问。

“一个环境荚舱。”瑞秋说，“生命球茎。这一个专门用来进行医疗，它不仅仅照看你的静脉点滴、生命体征、组织再生情况，还在生产制造药物和其他化学品。”

我伸出手，摸了摸那近乎透明的材料。“有多厚？”

“大约一毫米，”瑞秋说，“但很强韧，能保护我们免受绝大多数陨尘的撞击。”

“驱逐者从哪儿弄到这种材料的？”

“他们用生物技术制造出了基因，那些植物自己长成了这样，”瑞秋说，“你恢复力气了吗？可以去见伊妮娅和其他人了吗？大家都在等你醒来呢。”

“行，”我答道，但马上又改口道，“不！瑞秋？”

她浮在半空，等着我说下去。在那令人惊奇的光线下，她那黑色的双眼真是充满了光彩，像极了我的挚爱。

“瑞秋……”我笨拙地开口道。

她飘浮着等在那里，伸手摸向透明舱壁，调整到头朝上的姿势，和我保持一致。

“瑞秋，我和你还没怎么聊过……”

“你不喜欢我。”年轻女子微微一笑。

“不是这样的.....我是说，从某一点上来说，你说得没错.....但那是因为我一开始没明白。我和伊妮娅分开了五年时间.....很难熬.....我想我是在嫉妒。”

她弓起黑色的眉毛。“嫉妒，怎么会呢，劳尔？难道你以为在你不在的那几年里，我和伊妮娅成了恋人？”

“嗯，不.....我是说，我不知道.....”

瑞秋举起手，免去了我进一步的慌乱。“不是，”她说，“从来就不是。伊妮娅永远也不会考虑这件事。西奥可能会有这个念头，但从一开始她就知道，我和伊妮娅注定会爱上不同的男人。”

我唯有瞪眼的份了。注定？

瑞秋又笑了。索尔·温特伯在海伯利安朝圣时讲的故事，说的就是这个小姑娘的事，我能想象她年少时的笑容。“别担心，劳尔。我恰巧知道一件事，那就是伊妮娅爱过的人只有你一个，再无别人。甚至当她还是个小女孩时，甚至在她还没遇到你之前，就已经是了。你一直就是她的真命天子。”年轻女子的笑容忽然显出一丝遗憾，“我们都是幸运的。”

我张口想说话，但还是迟疑着。

瑞秋的笑容不见了。“哦，她跟你说过那一年十一个月一星期又六小时的空白？”

“是的，”我说，“她还有了个.....”说到一半我便住了口。在这样一

名强势的女子面前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可是一件尴尬的事。她以后大概要把我给瞧扁了。

“孩子？”瑞秋马上为我把半句话补上。

我盯着她，似乎想从她俊俏的面容中找到答案。“伊妮娅和你说过？”我问，感觉自己正在背叛我的挚爱，想从别人口中挖到这些信息。但我忍不住，“你知道那个时候她……”

“她在哪儿？”瑞秋又替我说完下半句话，她同样目光炽热地盯着我，“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结婚了？”

我只有点头的份了。

“是的，”瑞秋说，“我们知道。”

“当时你和她在一起？”

瑞秋似乎犹豫了一下，像是在权衡如何作答。“不，”她最后说道，“我和贝提克、西奥差不多等了两年，她才回来。在她不在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履行她的……神职？任务？……不管那是什么，在那段时间，我们一直在执行……在向人分享她的教导，寻找意欲享用圣酒的人，并告诉他们伊妮娅什么时候会回来。”

“这么说，你知道她什么时候会回来？”

“是的，”瑞秋说，“精确到天。”

“怎么知道的？”

“她必须在那天回来，”这位黑发女子说道，“在不危及任务的前提

下，她会尽可能地利用到每一分每一秒。第二天，圣神便开始追击我们.....要是伊妮娅没有回来，没有把我们传送走，那他们就会把我们抓住。”

我点点头，但脑子里想的却不是和圣神的侥幸脱险。“你见过.....他吗？”我问，想让语气保持平静，却做不到。

瑞秋的表情还是那么严肃。“你是说，那个孩子的父亲？伊妮娅的丈夫？”

我觉得瑞秋并不是有意说得那么残酷，但这些词语撕扯着我，甚至比尼弥斯的爪子还要让我痛苦。“是的，”我说，“就是他。”

瑞秋摇摇头。“伊妮娅离开时，我们谁都没见过他。”

“但你知道她为什么选他作为孩子的父亲？”我不依不饶地问，感觉自己和那个被我们撇在天山上的宗教大法官毫无区别。

“是的。”瑞秋说，她看着我，但没有多说什么。

“这和她的.....任务有关吗？”我感觉自己越来越透不过气来，声音绷得紧紧的，“是不是有什么她不得不做的事.....因为什么原因她不得不生下这个孩子？瑞秋，能告诉我吗？”

瑞秋紧紧抓住我的手腕。“劳尔，你知道伊妮娅到时自然会给你解释这一切。”

我挣脱了她的手，粗鲁地哼了一声。“到时，”我咆哮道，“老天爷，我早就听厌这句话了。我已经等得快吐了。”

瑞秋耸耸肩。“那就去见她。威胁说如果她不告诉你，就把她打一顿。你击败了那个尼弥斯魔头.....伊妮娅绝不成问题。”

我瞪着这个女人。

“说真的，劳尔，这是你和伊妮娅之间的事。我只能告诉你，你是唯一一个在她口中提及的男人，并且，就我所知，也是唯一一个她爱过的男人。”

“见鬼，你怎么能.....”我怒气冲冲地说道，接着便闭上了嘴。我尴尬地拍拍她的手臂，这个动作让我沿着自己的轴心转悠起来。在零重力下，如果不和对方保持接触，就很难在他身边保持静止。“谢谢你，瑞秋。”我说。

“准备好去见大家吗了？”

我吸了口气。“差不多，”我说，“这个荚舱的表面可以变成镜面吗？”

“荚舱，”瑞秋说道，“透明度百分之九十。内壁高度反射性。”接着她对我说，“想在最重要的约会前，对着镜子整理整理？”

荚舱的表面变得几乎和一潭静水一样光亮。虽然比不上镜子，但还是很清楚地照出了劳尔·安迪密恩的样子，脸上留着伤疤，脑袋光秃秃的，脑壳上的皮肤像婴孩般粉嫩，眼睛周围有点淤青和浮肿，而且很瘦.....非常瘦。脸部和上身的骨头和肌肉像是用粗线条的铅笔画出的素描。眼睛看上去有点不一样。

“老天爷。”我再一次说道。

瑞秋挥了挥手。“自动诊疗室想让你再待一星期，但伊妮娅等不及了。那些伤疤会消退的……至少大多数会。点滴中的药剂可以帮你复原，再过两三个标准周，你的头发就会长出来。”

我摸了摸头皮，感觉像是新生儿难看的小屁股，皱巴巴的，但却很嫩。“两三周，”我说，“好极了。真他妈好极了。”

“别太急，”瑞秋说，“说实话，我觉得你看上去劲头蛮足的。我要是你，劳尔，就会保持这个表情。况且，我听说伊妮娅很容易被老年人打败。你现在就像个老年人。”

“多谢。”我干巴巴地说道。

“没什么。”瑞秋说，“荚舱，开门，打开主增压茎秆通道。”

舱门开启，她领我跃出了荚舱。

当我走进房间……荚舱……时，伊妮娅用力抱了我一下，力道大得让我觉得断掉的肋骨又折了。我同样用力抱着她。

在增压茎秆通道内的旅程再普通不过，通过反向运动的高速氧气流给予的强力推动，我们在一条两米宽的透明柔韧管道内急速射出，以大约每小时六十公里的速度前进。与此同时，另一些人静静地以相反的方向从我们身边擦过，相对速度高达每小时一百二十公里，这些人大多数都很瘦，没有头发，无一例外都长得非常高。接着我和瑞秋加速进入了一个中心舱，就像是血球被喷进了一只庞大心脏的心房和心室，我们在里面翻滚、跃动，避免撞到别的高速行进者，最后从一个茎秆通道的开口（一共有十几个）出去。在那几分钟里，我有点晕头转向，但瑞秋似

乎知道该走哪条路，她说每个出口的植株上都有不同的颜色，很快，我们便进入了一个荚舱，大小和我原先那个差不多大，但里面还有好多小房间、茎蒂座位，还有很多人——多数我都认识，比如伊妮娅、贝提克、西奥、多吉帕姆、罗莫顿珠，还有几个我最近认识的人，比如德索亚神父舰长，他显然已经从重伤中复原，穿着神父的黑裤子，束腰上衣，罗马衣领，格列高里亚斯中士穿着瑞士卫兵作战服；其余的人看起来都很奇妙，比如又高又瘦、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驱逐者，戴着兜帽的圣徒，这些人都在我的理解范围内；还有一些人，虽然我认识，我还是不敢相信他们竟然出现在了这里，在伊妮娅迅速的介绍下，我得知其中一位是圣徒巨树的忠诚之音——海特·马斯蒂恩，还有一位是前霸主军部上校——费德曼·卡萨德。比起瑞秋和伊妮娅的母亲布劳恩·拉米亚，他们不仅仅是诗人老头《诗篇》中的人物，还是远古神话中的原型，早已在很久很久以前死去，对这个每天固定的吃喝拉撒睡的世界来说，实在是太不真实了。

在这个零重力的驱逐者荚舱中，还有一些压根不是人的异人，至少按我的参照标准来说：比如那两个纤细的绿色生物，据伊妮娅介绍，分别是利利欧欧和欧欧亚亚，他们是来自希伯伦的赛内赛移情精，这些异星智慧生命如今已经所剩无几。我看着这些奇怪的生物，极为苍白的柏绿皮肤和眼睛；身体如此纤细，我甚至能把他们的躯干缠绕在手指上；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左右对称，有两条手臂、两条腿、一个脑袋，但是，当然一点也不像我们；四肢就像是柔韧连续的绳索，不像有什么关节骨或软骨的样子；张开的手指就像是蟾蜍的爪子；脑袋更像人类胎儿，而不是成人。他们的眼睛差不多就是绿色脸庞上的两个暗点。

据传说，赛内赛移情精早已在大流亡早期全部灭绝……他们差不多已经成了传说，甚至比战士卡萨德和圣徒海特·马斯蒂恩还要虚无缥

缈。

在做介绍时，其中一个绿色的传奇生物伸出长着三根手指的手，碰了碰我的手掌。

在这个荚舱中，还有其他一些不属于人类、不属于驱逐者，也不属于机器人的生物体。

在荚舱的透明墙壁边，飘着一些看上去像是绿白色大型血小板的东西，呈茶碟状，柔软，微微抖动着，每个都有两米宽。我以前见过这些生物……是在那个云海星球，我曾在那儿被一只天鱿鱼吃掉。

不是吃你，安迪密恩先生，从我的脑中传来语言的波动，是要转移你。

心灵感应？我想，更是对那些血小板提问。我想起来，在云海星球上也曾有过这种语言的波动，我当时就纳闷那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伊妮娅回答了我的问题。“也许会感觉有点像心灵感应，”她柔声说道，“但其实没有什么神秘之处。阿凯拉特里以一种古老的方法学会了我们的语言——他们的泽普棱共生体听到声音的震动，阿凯拉特里进行分解分析。他们以一种紧聚焦的远程微波脉冲控制泽普棱……”

“在云海星球上吞掉我的，就是泽普棱。”我说。

“没错。”伊妮娅说。

“就像旋转星上的泽普棱？”

“是的，木星也有。”

“我还以为他们在大流亡早期就被捉光了呢。”

“旋转星上的灭绝了，”伊妮娅说，“而木星上的在大流亡前就被消灭了。不过你驾着滑翔伞小舟漂流的地方，并不是木星或旋转星……而是深入偏地六百光年的另一个富氧气体巨星。”

我点点头。“抱歉，我打断一下。你刚才说……微波脉冲……”

伊妮娅优雅地打了个手势，她自儿时起就一直做这个动作，意义是随它去。“他们能精确模拟出大脑和神经中枢中的脉冲波刺激，控制泽普棱共生体的运动。我们允许阿凯拉特里刺激我们的语言中枢，让我们‘听见’他们的话语。我觉得，这就像是他们在弹奏一台复杂的钢琴……”

我点点头，但其实并不太明白。

“阿凯拉特里也是一种太空远征种族，”德索亚神父舰长说，“几百万年来，他们已经拓殖了一万多个富氧的气体巨星。”

“一万个！”我大吃一惊，当时我的嘴巴肯定是张了几秒钟。人类在太空旅行的一千两百多年来探索并定居的星球数量，还不足这个数的十分之一。

“阿凯拉特里从事这件事的时间比我们长多了。”德索亚轻声说。

我看着那些轻轻颤动着的血小板。我没有看到他们的眼睛长在哪里，也没有看到耳朵。他们能听到我们的话吗？这是肯定的……因为其中一个对我的想法做出了回应。他们能刺激语言中枢，也能阅读思维？

就在我看着他们的时候，房间内人类和驱逐者之间的谈话又开始

了。

“情报很可靠，”说话的是一个全身苍白的驱逐者，后来我得知他名叫纳弗森·韩宁，“在拉卡伊9352星系，至少有三百艘大天使级飞船正在集结。每艘飞船上都配有一名马耳他耶路撒冷骑士团的代表。显然，这是一场圣战。”

“拉卡伊9352，”德索亚若有所思道，“希毕雅图的苦涩，我知道这个地方。这是什么时候的情报？”

“二十小时之前得知的。”纳弗森·韩宁说，“在你突袭期间，俘获了三艘基甸驱动无人信使飞船.....其中两艘被毁，从剩下的那艘中，我们获得了这条情报。我们确信，派出这艘信使飞船的是一艘侦察机，它在派出飞船后，马上就被探测到，并被摧毁了。”

“三百艘大天使飞船，”德索亚说道。他揉了揉脸颊，“如果他们意识到这个情报被我们获得，那他们很可能在几天.....甚至几小时内，通过基甸驱动来到这里。假设重生需要两天时间，那我们的准备时间不足三天。我走后，防守方面有提高吗？”

另一名驱逐者张开双手，意思是“决不可能”，后来我知道他名叫西斯滕·考德威尔。我注意到，这人长长的手指间长着一些蹼一样的东西。“多数战舰都已经去了位于长城的突出战线，以抵抗圣神特遣部队的前锋。这是场苦战，我们也不指望会有多少战舰活着回来。”

“情报有没有说，圣神知道我们这儿的军力？”伊妮娅问。

纳弗森·韩宁同样张开双手，这动作和考德威尔的相差无几。“应该不知道，但另一方面，他们知道这是我们展开防卫战的主要集结地。

我敢打赌，他们肯定认为这里是我们的另一个基地，或许还有部分环轨森林。”

“在圣战的炮火烧到这里之前，有没有办法先将其粉碎？”伊妮娅在问房间内的每一个人。

“没有。”传来平静的回答，说话的是费德曼·卡萨德上校，一口环网语带着古怪的腔调。他的个子真高，非常瘦，但很强壮，下颌和嘴边长着一圈络腮胡。在诗人老头的《诗篇》中，卡萨德是非常年轻的，但眼前的这位战士至少已经六十多标准岁，薄薄的嘴唇和小小的眼睛周围已经皱纹层叠，由于长时间照射在沙漠世界的烈日下，或是长时间浸浴在太空的紫外线下，那原本黝黑的面容现在愈发显得深黑，头顶的头发根根竖起，就像是短短的银钉。

所有人都看向卡萨德，等着他说下去。

“由于德索亚的飞船已经被毁，”上校说道，“我们仅剩的游击战术也用不上。虽然我们有几艘霍金驱动战舰，但如果用它们跳跃到拉卡伊9352，然后再返回，那就会产生至少两个月的时间债。圣战大天使飞船几乎肯定会在这里等着我们回来……我们将毫无还手之力。”

纳弗森·韩宁从荚舱的舱壁旁蹦离，调整方向，和卡萨德保持同向。“无论什么情况，这仅有的几艘战舰都不会增强我们的防御。”他轻声说，虽然一口环网语带着浓烈的口音，但却十分优美动听，“如果受到攻击，难道只能眼睁睁赴死吗？”

伊妮娅飘浮在两个男人之间。“我们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她说，“也不能让他们毁掉这个生物圈。”

积极的态度，有个声音在我脑中响起，但并非所有的积极态度都可以用行动来支撑。

“没错，”伊妮娅说，她对着那些血小板说道，“但也许这一次可以。”

那就祝你们好运，脑中那声音说道。接着血小板们朝舱壁飘去，门为他们敞开，他们离开了。

伊妮娅深深吸了口气。“我看这样，大家七点在‘伊戈德拉希尔’号集合，一起享用晚餐，然后继续讨论，怎么样？到时候也许有人会想出办法。”

没有异议。人类、驱逐者、赛内赛移情精分别从几十个突然出现的出口离去。

伊妮娅浮在空中，来到我面前，又一次抱住了我。我摸了摸她的头。

“我的挚友，”她柔声说道，“请随我来。”

我们来到的是她的私人起居荚舱——不，她跟我说，是我俩的私人起居荚舱——它的样子和我刚才醒来时待的那个差不多，只不过这里还有一些有机的架子、壁龛、写字台、储物柜，以及连接通信志界面的设备。在其中一个小箱子里，放着我的衣物，是从飞船上拿到这里来的，叠得整整齐齐。在一个纤维塑料制成的抽屉中，还放着一双多余的靴子。

伊妮娅从一台冰箱里拿出食物，开始制作三明治。“亲爱的，你肯定饿了吧。”她一面说，一面撕下几片粗制的面包。在那张零重力茎蒂工作台上，放着柴羊奶酪，几块包装好的烤牛肉——肯定是从飞船上拿来的——还有几包芥末酱，好几杯天山产的麦啤。我顿时觉得饥肠辘辘。

三明治又厚又大。伊妮娅把它们放进用强力纤维制成的捕集盘中，然后拿起她那份，又拿了杯啤酒，接着蹦向了外墙。一扇门出现并敞开。

“啊……”我警觉地说道，心里想说——不好意思，伊妮娅，但外面是太空啊。难道我俩不会因为爆炸性减压，七窍流血而死吗？

但伊妮娅穿过了那扇有机大门，我只得耸耸肩，跟了上去。

外面是另一番天地，有小道、吊桥、茎蒂台阶、露台和阳台，由硬得像钢铁一般的纤维制成，在荚舱、茎秆、树枝和树干旁，缭绕着许多像是常春藤般的东西。而且还有空气可以呼吸。闻上去很是清新，像是雨后的森林。

“是密蔽场。”我早就应该猜到了。毕竟，如果领事的那艘古老星舰能有瞭望台……

我朝四周看了看。“哪里来的动力？”我问，“太阳能接收器？”

“间接方式。”伊妮娅说，她找到一处铺着地毯的茎蒂休息区，但在这个复杂织就的微型露台上，并没有栏杆。这条巨型树枝的宽度至少有三十米，前端伸进头顶的叶丛，后端是我们“身下”那些纵横交错的树枝和树干，这让我的内耳产生了一种幻觉，认为自己是在一堵由绿梁交叉

而成的巨墙上的几千公里处。我抵制着想要全身趴在茎蒂垫上紧抓不放的冲动。一只辐射蛛纱鼓翼飞过，紧随其后的是一只长着剪尾的小鸟。

“间接方式？”我问道，同时咬了一大口三明治，把嘴巴塞满了。

“就绝大部分而言，日光被转变成密蔽场，是由尔格完成的。”伊妮娅继续道，她喝了口啤酒，看着我们头顶、脚下、四周那些看似浩瀚无垠的叶丛，它们的绿色表面都面对着璀璨的恒星。由于这里没有足够的大气，无法营造出蓝色天空的氛围，但密蔽场已经将面朝恒星的景象极化，防止我们正眼注视时被日光灼瞎双眼。

我吃惊得几乎把嘴里的东西喷了出来，最后终于勉强吞了下去，说道：“尔格？毕宿星系的缚能生物？没开玩笑吧？是最后一次海伯利安朝圣时的那种尔格？”

“是的。”伊妮娅说，她黑色的双眼紧紧盯在了我的身上。

“我还以为它们灭绝了呢。”

“没有。”伊妮娅说。

我拿起啤酒杯喝了一大口酒，摇摇头。“你把我弄糊涂了。”

“亲爱的，不明白也没什么不对。”伊妮娅柔声说道。

“这个地方……”我有气无力地指了指这堵枝叶形成的墙壁，它们在我们身下伸向比行星地平线还要远的远方，我又指了指头顶极为遥远的绿黑圆弧，“不可能啊。”我说。

“并非如此，”伊妮娅说，“几千年来，圣徒和驱逐者一直在研究这

件事，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像这样的事。”

我又咬了一口，奶酪和烤牛肉真是太好吃了。“在陨落期间，有成千上万的巨树逃离了神林，这就是它们去的地方。”

“这里只是一部分，”伊妮娅说，“但在那之前，圣徒就已经开始在和驱逐者一起研究环轨森林，发展生物圈了。”

我抬头仰望，那遥远的距离让我头晕目眩。感觉自己正凭空站在这个长满叶子的小型平台上，我顿时感到天旋地转。在我们下方和右方的遥远之处，有一根像是绿色小枝似的东西，正在交错的树枝间缓慢移动。它裹在一层薄能量场下，我终于意识到，那正是一艘传说中圣徒的巨树之舰，长度几乎肯定达到了几千米。“已经完工了吗？”我问，“这是一个戴森球？一个环绕恒星的天球？”

伊妮娅摇摇头。“远未完工呢，虽然大约在二十标准年前，他们已经和所有的原始树干卷须取得了接触。从技术上来说，这是一个天球，但此时此刻，大多数地方都还是孔洞，有些大得足有几百万公里呢。”

“太他妈了不起了，”我意识到自己的口才变差了，我揉揉脸颊，抚摸着郁郁葱葱的胡子，“我昏迷了两星期？”我问。

“十五个标准日。”伊妮娅回答。

“一般情况下，医疗箱的治疗时间没这么慢啊。”我吃完了三明治，把捕集盘卡在桌子上，开始喝啤酒。

“一般情况下是。”伊妮娅同意道，“瑞秋肯定已经告诉你了，你在自动诊疗室里待的时间不怎么长。一开始的几个手术都是她亲手做

的。”

“为什么呢？”我问。

“医疗箱人满为患。”伊妮娅说，“我们一到这儿，就把你从沉眠箱中解冻了，但医疗箱的三个医疗位都被占着，在你前面进去的三位，伤势都很重。德索亚在死亡线上挣扎了一星期。那位中士……格列高里亚斯……伤情比我们在泰山遇见他的时候还要重。第三名军官——单卡雷——很不幸，虽然医疗箱和驱逐者医师极尽所能，他还是没有活下来。”

“见鬼，”我说道，放下啤酒杯，“太不幸了。”在一般人看来，自动诊疗室几乎能治好一切伤病。

伊妮娅向我投来炽热的目光，我觉得自己的皮肤火辣辣的，就像是被热辣的日光炙烤着。“感觉怎么样，劳尔？”

“棒极了，”我说，“不过还有一点疼。我能感觉肋骨在愈合，有点隐隐作痛，伤疤痒痒的。我觉得就像是睡了整整两星期，还睡过了头……但感觉很好。”

她抓住我的手，那双眼睛有点湿润。过了一会儿，她说道：“如果你死在我怀里，我真的会吓死的。”声音有点嘶哑。

“我也是。”我捏紧她的手。当我抬头仰望时，我马上跳了起来，酒杯盘旋着飞进了稀薄的空气中，就连自己也差一点飞上了半空。幸好茎蒂上的尼龙搭扣扣着我软软的鞋子，把我固定在原处。“老天爷！”我举手指道。

从这个距离来看，那东西看上去像是一条乌贼，或许有一两米

长。但根据经验和慢慢增强的透视感，我知道不只如此。

“一位泽普棱，”伊妮娅说，“有许许多多阿凯拉特里在这里从事生物圈的工作。它们栖息在二氧化碳和氧气层中。”

“它不会又想吃我吧？”我问。

伊妮娅微微一笑。“也许吧。上次吃你的那位很可能把消息传出去了。”

我朝我的啤酒杯看去，它已经翻滚着跌到了下方一百米之外，我很想跳下去抓住它，但思考了一番之后，最后还是坐在了茎蒂长凳上。

伊妮娅把她的杯子递给了我。“拿着吧，我从来喝不完这些东西。”她看着我喝了一口，“趁现在有空，你还有别的什么问题吗？”

我把酒吞下肚，做了个不屑一顾的动作。“嗯，这里有一堆绝种的生物，一堆神话人物，一堆死人。介不介意解释一下？”

“你说的绝种，是指泽普棱、赛内赛，还有圣徒？”她问。

“对，还有尔格……虽然我到现在还没真正见过一个。”

“圣徒和驱逐者一直在致力于保护这些受人猎杀的智慧生命，就像是茂伊约的移民力图保护旧地的海豚。”她说，“他们的敌人，一开始是早期的大流亡殖民者，后来是霸主，现在是圣神。”

“那神话人物和死人呢？”我问。

“你是说卡萨德上校？”

“还有海特·马斯蒂恩，”我说，“就此而言，瑞秋也算一个。那要命的海伯利安《诗篇》里的演员似乎全都聚齐了。”

“才没有呢，”伊妮娅说，声音轻柔，带着一丝伤感，“领事死了。杜雷神父也一直不得生。我的母亲也不在了。”

“对不起，丫头……”

她又摸了摸我的手。“没事，我知道你的意思……这事很让人疑惑。”

“你以前认识卡萨德上校或海特·马斯蒂恩吗？”我问。

伊妮娅摇摇头。“家母经常跟我说起他们，当然……马丁叔叔也在诗中添加了很多描述。但在我出生前，他们就已经不在了。”

“不在了，”我重复道，“你是说死了吗？”我开动脑筋，回忆着《诗篇》里的章节。据诗人老头的故事所说，海特·马斯蒂恩，这位高个子圣徒，巨树的忠诚之音，乘着风力运输车穿越海伯利安的草之海，当他的树舰“伊戈德拉希尔”号在轨道上被炸毁的时候，他也一并失踪了。圣徒的卧舱中溅满了鲜血，暗示出凶手是伯劳。他把尔格遗留在了一个莫比斯立方体中。后来，余下的朝圣者在光阴冢山谷中找到了马斯蒂恩。但他没有来得及解释他去了哪里，只是说风力运输车中的血并不是他的，又大叫着说自己的使命是成为痛苦之树的代言人，接着便死去了。

卡萨德上校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失踪的，就在进入光阴冢山谷后不久。但据马丁·塞利纳斯的《诗篇》所言，这位军部上校跟着自己的幻影恋人——莫尼塔——来到了遥远的未来，并和伯劳搏斗而死。我闭上了双眼，大声背诵出原文：

.....之后，山谷的遍地尸堆中，
莫尼塔和几位特选战士，
力战暴怒的伯劳军团，
皆已伤痕累累，
但还是找到了卡萨德的尸体，
他和毫无声息的伯劳
紧紧抱成一团，
那是死亡的拥抱。
战士们举起卡萨德，带着他，抚摸着他，
带着从失落和战斗中生起的敬意，
将他满身创伤的身体清洗呵护，
进入了水晶独碑，
这位英雄安躺在白色大理石的棺架上，
武器置放在脚边。
对面的山谷中，巨大的营火
将整个空间点亮。

男男女女举着火炬

穿过黑暗，

其他人从湛青的晨空中一拥而下，

有些驾着泡泡般轻柔的神仙飞行船，

另一些展开一对能量之翼，

或是包在了绿金的环状物之中。

之后，就在星辰闪现时，

莫尼塔与未来的友人辞别，

走进狮身人面像。

众将士齐声歌唱。

在英雄坠落的原野上，

鼠形生物穿梭在倒地的三角旗中，

微风悠悠吹拂着甲克、利刃、钢铁和棘刺。

于是，

山谷中，

巨大的墓冢闪闪发光，

从金色褪变成青铜色，
开始了它们驶向过去的漫漫旅程。

“你的记性真好。”伊妮娅说。

“我小时候背的，要是背错，外婆就会打我。”我说，“别打岔。在我看来，圣徒和上校应该已经死了。”

“他们会死的，”伊妮娅说，“我们大家都会。”

我等着她从这种阿波罗神谕式的状态中醒过来。

“据《诗篇》所言，伯劳把海特·马斯蒂恩带到了某个时刻的某个地方……”她说，“后来他回到了光阴冢山谷，然后就死了。但诗中没有提到他离开了一个小时还是三十年，马丁叔叔并不知道真相。”

我斜眼看着她。“卡萨德呢，丫头？关于他，《诗篇》写得很清楚……上校跟着莫尼塔到了遥远的未来，开始了一场和伯劳的战斗……”

“事实上是伯劳军团。”我的朋友纠正道。

“嗯，”我应道，但其实从没弄懂过这一切，“但看上去很连贯……上校跟着莫尼塔，战斗，然后死亡，身体被放进水晶独碑，接着莫尼塔陪着尸体一起穿越时间，开始前往过去的旅程。”

伊妮娅点点头，微微一笑。“还和伯劳一起。”她说。

我顿了顿。伯劳从光阴冢中出现.....莫尼塔用了某种方法和它一起旅行.....这么说，虽然《诗篇》清楚地记述了这一切，认为卡萨德在那伟大的终极战役中摧毁了伯劳，但不知怎的，怪物却还活着，甚至还和莫尼塔以及卡萨德的尸身一起逆时而上.....

见鬼。那首诗中真的是说卡萨德已经死了吗？

“瞧，马丁叔叔有时候不得不虚构一些情节，”伊妮娅说，“他从瑞秋那儿得知了一些事，但如果牵涉到一些难以理解的事，他就运用起了诗人的特权。”

“这样啊。”我说道。瑞秋。莫尼塔。《诗篇》明白无误地表示，女婴瑞秋和她父亲索尔一起前往了未来，后来她又以莫尼塔的面目返回。卡萨德上校的幻影恋人。他将跟着这个女人一路前往自己的未来，直至自己的宿命.....几个小时前，我还怀疑瑞秋是伊妮娅的爱人，当时她是怎么跟我解释的？“我的爱人将会是某位战士.....一位男性战士.....你今天将会见到他。啊，事实上，我会在某一天和他扯上关系。我是说.....见鬼，这事真是复杂。”

千真万确。我感到心很痛，于是放下酒杯，双手抱着头。

“这一切远比那复杂得多。”伊妮娅说。

透过指缝，我窥视着她。“可以解释一下吗？”

“可以，但是.....”

“我知道，”我说，“过段时间再说。”

“嗯。”伊妮娅握住了我的手。

“为什么现在就不能讲讲？”我问。

伊妮娅点点头。“现在我们得进荚舱，取消掉墙壁的透明状态。”她说。

“我们？”

“对。”

“然后呢？”我问。

“然后，”伊妮娅说，她从茎蒂上飘起，并伸手把我拉起，“我们来温存个几个小时吧。”

零重力。失重。

我以前从没真正领悟到这些词的真意，从没切身体会这一现实。

我们那间起居荚舱的透明状态被取消，富丽的夕阳余晖投射而下，仿若照射在了厚厚的羊皮纸上。我又一次觉得自己像是进入了一颗温暖的心脏，又一次体会到伊妮娅在我心中的分量。

起初，伊妮娅小心翼翼地脱去我的衣服，检视着那些术后伤疤，就像是在检查我的伤情，她轻轻抚摸着我那已经恢复的肋骨，手掌向我的后背抚去。

“我应该刮刮胡子，”我说，“洗个澡。”

“胡说，”伊妮娅柔声道，“我每天都用海绵给你擦身子，还给你洗音波浴.....今天早上也没落下。亲爱的，你很干净。你这一脸胡子，我很喜欢。”她的手指抚摸着我的脸颊。

我们飘浮在柔软的圆形床架上，我帮伊妮娅脱去衬衣、裤子和底裤。衣服脱尽后，她把它们捅进了抽屉，赤脚关上了纤维制的面板。我俩咯咯地笑了起来。我的衣服仍旧静静地飘在半空，衬衣的衣袖缓缓地

摆着，像是在打手势。

“我去拿……”我开口道。

“不，不要。”伊妮娅把我拉近。

在零重力下，就连亲吻也需要更强的技巧。伊妮娅的头发缭绕在她的脑袋周围，在日光的照射下，仿若日冕一般，我捧起她的脸，亲吻她——她的嘴唇、眼睛、脸颊、额头，然后又是嘴唇。我们开始慢慢翻滚，不时蹭到光滑明亮的墙壁，墙壁和伊妮娅的肌肤一样带着浓浓暖意。不知道谁推离了墙壁，于是我们俩翻滚着来到了椭圆形荚舱的中部。

拥吻变得更加急切起来。每一次我俩动一动身子，将另一个抱得愈发紧的时候，就会沿着无形的中心转动起来，并且越转越快，双手双脚紧紧扭缠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会停下拥吻，松脱双手和双脚，只是伸出一条胳膊，等待着暖意融融的墙壁的靠近，以此阻止翻滚。碰到墙壁之后，我们又会从又弯又亮又暖的墙壁上弹开，重新慢慢打着转，朝中心飘去。

伊妮娅停下了亲吻，脑袋后仰了片刻，但仍旧紧紧抓着我的胳膊，她细细审视着我。在过去十年间，我曾无数次见过她的这副笑容，我以为自己明白她每一个笑容的含义，但这一个比我以前见到的更加深邃、更加老练、更加神秘，也更加顽皮。

“别动。”她细语道，同时轻轻地抵着我的手臂，在半空中转了半个身。

“伊妮娅……”话一出口，我便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我闭上了双眼，

除了感官的享受，我已经遗忘了一切。我能感受到她的手紧紧地抓着我的腿肚，把我拉近。

过了片刻，她的膝盖靠上了我的肩膀，大腿轻轻撞上我的胸膛。我伸手抱住她的背凹，把她拉近，脸颊贴着她大腿内部的强壮肌肉，向内滑动。在西塔列森时，我们有个厨子养了一只虎斑猫。无数个晚上，我会一个人坐在西边的平地望着日落，感受着岩石渐渐散失热量，等着晚上和伊妮娅一起坐进她的居所，海阔天空地瞎聊。在那时，我会注视着那只猫，看着它慢慢舔食奶油碗。现在，我又想到了那只猫的样子，但没过几分钟，我脑中便只剩一种无可抗拒的感觉：觉得我的爱人正把我吞没，觉得有一股海水的咸涩味，觉得我们的动作就像是涨起的潮水，觉得自己的所有感觉都集中在了核心之地那缓慢而渐增的激动感受上。

我不知道我们这样子飘浮了多长时间。这种无可抗拒的兴奋感就像是一把火，正在耗尽时光。这种极度的亲昵行为，豁免了宇宙对于时空的需求。唯有渐增的激情特权，以及无可避免的意欲更亲近一步的要求，标绘出这一温存行为的每一分每一秒。

伊妮娅将双腿张得更开，她的嘴放开了我，但双手仍旧抓着我。在漆黑的光线下，我们又转动起来，缓慢转动的中心，便是她牢牢的手指和我的兴奋点。我们再一次双舌交织，亲吻起来，伊妮娅将我抱得更紧了。“来。”她低声道。我照做。

如果这个宇宙有什么真正的秘密，那就是这……最初几秒的暖意交融，进入挚爱的身体，并完全被接受。我们再一次亲吻起来，缓缓的翻滚已经为我们所遗忘，富丽的光线包裹着我们，如同心脏般温暖。我睁开了眼睛，看见伊妮娅的头发就像是奥菲利娅斗篷一般，在如酒般深黑

的空海中打旋。这真像是在深深的咸水中抱着自己的挚爱，像失重般上下起伏，而她的温存紧紧包裹着我，就像涨起的潮水，我们动作的节奏就像是海浪在拍击暖暖的沙地。

“噢.....”完美的动作没过多久，伊妮娅便低声道。

我停止了亲吻，想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把我俩拉开。“牛顿定律。”我贴着她的脸蛋低语道。

“每一个作用力.....”伊妮娅柔声道，她轻笑了几声，抱着我的肩膀，就像是一名泳者打算停下来休息片刻。

“.....都有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我微笑着说道，她又向我亲来。

“等式。”伊妮娅低声道。她的双腿紧紧夹住我的臀部，双乳浮在我们之间，乳头逗弄着我的胸脯。

接着，她躺了下去，又让我想到了泳者，不过这次是漂浮在水面上，她双臂张开，但十指仍旧与我相扣。我们继续围绕着我们的中心缓缓转动，缓缓翻滚，她的脑袋上下左右地动着，就像是骑着鼠海豚的骑手，正在阳光四射的深海中做着缓慢的侧手翻动作，但我对这温存行为的优雅弹道已经不再感兴趣，或是早已将其遗忘，我关心的只有温存这行为本身。在充满暖意的空海中，我们的动作加快了。

几分钟后，伊妮娅放开了我的双手，就在我们一起翻滚着的时候，她向前直起身，用力抱住我，短短的指甲扎进我的后背，同时疯狂地亲吻我，然后，她挪开脸，喘着粗气，轻叫了一声。就在她叫出声的刹那，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她那包裹着我的温存宇宙，从那儿传来一阵短暂

的紧紧悸动，一种亲密无间的共享般的脉动。片刻之后，轮到我喘息起来，我紧紧抱着她，在她体内猛烈颤动起来，同时对着她咸涩的脖颈和飘浮的头发连连低语——“伊妮娅……伊妮娅。”那是一份祈祷。我当时唯一的祈祷。我现在唯一的祈祷。

虽然又重新变成了两个人，而不再合为一体，但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就那么抱在一起，在空中飘浮着。四条腿仍旧纠缠在一起，十指扣紧对方。我亲吻着她的脖颈，感觉着嘴唇下的脉搏，就像是记忆在回荡。她的手指抚摸着浸满汗水的头发。

就在那一刻，我顿悟了，过去的事无关紧要，未来再大的事也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她和我肌肤相亲，她用手紧紧抱着我，她那充满芬芳的发丝、皮肤和充满温存的气息紧紧贴着我的胸膛。这，便是开悟。这，便是真理。

伊妮娅纵身一跃，离开荚舱的小厢房，过了一会儿，她拿着一块温暖湿润的小毛巾回来了。我俩轮流把身上的汗水擦去。我的衬衣飘了过来，空荡荡的袖子在轻柔的空气流中游摆。伊妮娅笑了起来，放慢了擦汗的动作，但这个简单的动作马上引起了其他一些事。

“噢，”伊妮娅朝我微笑道，“怎么会这样？”

“牛顿定律？”我说。

“有道理，”她低声道，“那么，如果我这样做，会有什么……反应？”

她出手试验了一下，出现的结果马上把我俩惊到了。

“离去树舰和其他人会面，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她轻声说，接着

对起居荚舱说了句话，于是，弯曲的墙壁立即变得完全透明了。我们就像是正飘浮在无数的树枝和如风帆那么大的树叶之间，暖暖的日光浸浴着我们，但当我们朝透明荚舱的另一边望出去的时候，那光线却完全隐没在了夜空和满天星辰之中。

“别担心，”伊妮娅说，“我们能看出去，但外面的人看不进来，因为从外面看是不透明的，就像镜子。”

“你能确定？”我低声道，又亲了亲她的脖子，寻找着轻柔跳动的脉搏。

伊妮娅叹了口气。“如果不出去看看的话，确定不了。有点像是休谟难题。”

我试图回忆在塔列森读过的那些哲学书，回忆我们关于贝克莱、休谟、康德的讨论，然后咯咯笑了起来。“有个办法可以。”我说，赤脚在她的小腿和腿肚上揉搓。

“什么办法？”伊妮娅嘟哝道，她闭上了眼睛。

“如果有谁能看到里面，”我一面说，一面飘到她身后，抱着她，抚摸着她的后背，“那么，不到半小时，就会有一大群驱逐者天使、圣徒树舰和彗星农场在外面转悠了。”

“是吗。”伊妮娅说，她仍旧闭着眼睛，“为什么？”

我展示给她看。

她睁开眼。“哦，乖乖。”她柔声道。

我还以为我吓到她了。

“劳尔？”她细语道。

“嗯？”我应道，但并没有停下正在进行的动作。我闭上了眼睛。

“你说这样可以确定外面是不是镜面，也许你说得没错。”她低声道，接着又叹了口气，这次显得更为惆怅。

“嗯？”我应声道。

她抓住我的耳朵，飘过来，拉近我俩的距离，然后轻声道：“为什么不让外面透明，让里面变成镜子呢？”

我立马睁开了眼睛。

“开开玩笑。”她柔声道，接着推离了荚舱壁，拉着我，来到了中部那一片温暖的空气中。

漫天星辰在我们周围闪耀。

我们穿上了黑色礼装，来到了“伊戈德拉希尔”号上参加晚宴和会议。能登上这艘传说中的巨树之舰，我真是兴奋异常，甚至没有注意到我是什么时候穿越生物圈的树枝，来到巨树之舰的树干上的，这真是有点虎头蛇尾。最后几百个人集合进了一系列平台和敞开的荚舱，巨树之舰解开锚，脱离周围那一个个如城市般庞大的叶子、一个个如行省般庞大的枝干，到了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登上了船，开始启程了。

“伊戈德拉希尔”号的长度，从巨树的尖端树冠到基部聚变能量所在

的发达根系，必定超过了一千米。在驱动器的作用下，回归了少许重力，很可能只有微重力的几成，但在失重状态中待了那么长时间，即使是这种轻微的重力回归也还是让人手足无措。不过这倒是有利于方向的辨认，几十个人终于可以坐在桌子旁，正视对方，而不是以粗鲁的姿态飘在半空……我想到了伊妮娅，还有刚才那几个小时，念头一出，我顿时脸红了。多层平台上摆着许多桌椅，但有相当一部分人并没有坐在那里，他们或是挤在连接远端树枝和平台的脆薄吊桥上，或是聚在通向枝叶丛的螺旋台阶上（这些台阶就像藤蔓一般缠绕着中央树干），或是悬吊在摇摆的藤蔓和多叶的凉棚中。

我和伊妮娅坐到了中央那张圆桌旁。就座的还有巨树的忠诚之音海特·马斯蒂恩、驱逐者的领袖、另外四十多个圣徒、来自天山的难民，以及其他一些人。我在伊妮娅的左手边就座。圣徒的重要人物坐在她的右手边。现在，我甚至能指出他们大多数人的名字。

除了巨树之舰的船长海特·马斯蒂恩，还有另外六位圣徒，包括凯特·罗斯蒂恩，据介绍，他是星树的忠诚之音，缪尔的高阶神父，圣徒兄弟会的发言人。主桌旁坐着十几位驱逐者，包括西斯滕·考德威尔、纳弗森·韩宁。但还有不少和这些长得又高又瘦的典型驱逐者体型不一样的人，包括阿姆·奇贝塔、肯特·奎恩肯特，两人又矮又黑，眼睛生动活泼，手指间没有蹼，我想，他们应该是一对夫妻；仙·奎恩塔纳·卡安，这位女性身上穿着一件由羽毛制成的华丽袍子，也可能那本来就是她身上长着的羽毛，她身旁的两位蓝色搭档也是一身蓝色羽毛，保罗·乌列和摩根·波顿，还有两人明显是驱逐者，他们的形态已经适应了真空，在整个宴席上自始至终穿着银色的拟肤束装，他们是崔芬耶·尼卡加特和帕洛·克洛尔。

有四名来自希伯伦的赛内赛·阿鲁伊特人出席会议——利利欧欧和

欧欧亚亚，这两位我已经在前一次会议上认识了，另一对由伊妮娅介绍，分别叫阿阿洛洛和尼尼洛洛，他俩都有着纤细的绿色体型。我猜测这四人可能具有某种复杂的关系。

阿凯特拉里异星人似乎没有来，直到伊妮娅指了指远处树枝间的一个地方，那里的重力比这里还要低，那些血小板生物就在辐射蛛纱和发光鸟之间飘浮着。就连那些缚能的尔格——控制树舰密蔽场的生物——也以三个莫比斯立方体的形式出现，翻译磁碟封嵌在黑色的母模内。

费德里克·德索亚神父舰长坐在我的左手边，在他左手边坐着他的助手，格列高里亚斯中士。中士旁边是穿着军部黑色制服的费德曼·卡萨德上校，他看上去就像是一尊来自古老霸主时期的全息像。在卡萨德旁边，坐着金刚亥母，她和右手边的古老军部战士一样，身板笔挺，满脸傲意。在她的左手边，坐着一位目光炯炯有神、精神全神贯注的人，正是小男孩达赖喇嘛。

来自天山的其他难民都在餐厅平台上，主桌上坐着的人中，有罗莫顿珠、桑坦、乔治、阿布、大滝治之、远藤健四郎、沃铁、砭砭、恺伊等。在我们这张桌子上，那群圣徒对面正坐着贝提克、瑞秋和西奥·伯纳德。瑞秋的眼睛从没离开过卡萨德上校，当伊妮娅讲话时，她才偶尔望向她。看那样子，就仿佛我们这些人根本不存在一样。

走上来一些小个子的圣徒仆从，伊妮娅小声跟我说，他们是克隆人船员。这些人我们倒上水和烈酒，那一小会儿时间里，平台上便充斥了常见的细语声和礼貌的餐前对话。接着出现了一阵沉默，就像大家都在祈祷似的。不一会儿，凯特·罗斯蒂恩——星树的忠诚之音——站起身开始讲话，于是大家都站了起来。

“朋友们，”戴着兜帽的矮小身影说道，“缪尔的兄弟姐妹们，尊敬的驱逐者盟友，来自终极生命树的各位具有意识的兄弟姐妹，来自圣神的人类难民，以及——”星树的忠诚之音朝伊妮娅的方向俯了俯首，“我们最为尊敬的传道者。”

“聚在这儿的很多人都知道，如今已经过了差不多三个世纪，被伯劳教会称为‘救赎之日’的行动差不多已经完成准备。缪尔兄弟会的忠诚之音一直在追随预言和保护之路，等待着所有事件的发生，并在启示的土壤变得肥沃之后，撒播下种子。

“在即将到来的几个月、几年里，不仅仅是人类种族，许许多多种族的未来都将被决定。虽然我们有些人已经得到了美妙的礼物，已经可以瞥见未来的模式，看到在时空这块不平滑毯子上掷骰子的概率，但就算这些接受了赠礼的人，也知道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并不只有唯一一个注定的未来。世事易变。未来就像是从着火的森林中冒起的滚滚浓烟，等待着特定的事件和个人的勇气，就像是风一样吹出各种各样现实的火星和余烬。

“今日，在这艘巨树之舰上……在新生并新受洗的‘伊戈德拉希尔’号上……我们将决定自身的去路，决定自己的未来。我们向缪尔领悟到的生命力祈祷，不仅希望星树的生物圈可以存活下来，也希望我们的兄弟会能存活下来，不仅希望我们的驱逐者同胞能存活下来，也希望遭受捕猎威胁的有感知的表亲们，赛内赛、阿凯拉特里、尔格和泽普棱，你们都能存活下来，不仅希望人类种族能存活下来，也希望我们的预言能够成真，所有美妙的生命种族——不只是人类，还有软壳龟、无限极海的灯嘴鱼、跳蛛和特斯拉树、旧地的浣熊、茂伊约的托马斯鹰——所有美妙的生命种族，都能作为这个宇宙蓬勃发展的生命圈中的一分子，加入可敬的新生时代。”

星树的忠诚之音转向伊妮娅，鞠了个躬。“敬爱的传道者，因为你的到来，我们今日齐聚此地。从我们的预言中以及通过我们兄弟会和其他接触了缔之虚这个纽带的人，我们知道，你是人类和内核、人类和其他种族达成和解的最佳，也是唯一的希望。我们也知道，时间很紧，即将到来的未来拥有着这个可能，前往大一统的结局，达成我们的解放.....也可能是近乎全部的灭绝。在做出决定前，有些人必定有问题要问，你可否加入我们的讨论？现在，在驱逐者、圣徒、圣神和各种迥异的人类加入保卫人类灵魂的最后一战前，该不该将这些必须讲述、必须理解的东西讲述一番？”

“好的。”伊妮娅说。

星树的忠诚之音坐了下来。伊妮娅站起身，等了片刻。我从背心口袋中掏出记录板。

驱逐者西斯滕·考德威尔：伊妮娅女士，最令人敬仰的传道者，你能肯定地告诉我们，这个生物圈、我们的星树，能够免遭圣神的袭击吗？

伊妮娅：我不知道，自由人考德威尔。就算我知道，也不应该说出来。对未来这个庞大的混沌本轮的各种可能进行预言，那并不是我的工作。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接下来的几天和几周时间，将会决定这个令人叹为观止的生物圈到底是生存还是毁灭。从很大程度上来讲，决定这一切的，是我们自己的行动，但并没有一条正确的行动路线。

首先请允许我问一个问题.....这里有我的一些朋友，他们对星树和驱逐者空间还很陌生。如果有哪位主人愿意解释一下背景情况，比如驱

逐者种族，生物圈和其他项目，驱逐者和圣徒的人生观，那将对我们的讨论有很大帮助。

驱逐者仙·奎恩塔纳·卡安：伊妮娅吾友，很高兴能为我们的新客人介绍一下情况。参加讨论的在座各位，你们必须明白各种结果对我们会有什么利害关系。

正如在座各位驱逐者和圣徒同胞所知晓的，驱逐者种族产生于八百多年前的几十个互相远离的星系。人类的种舰从旧地星系出发，船上载着受过基因技巧训练的移民，开始了伟大的大流亡前的扩张。这些种舰大多数都是慢于光速的飞行器：做工粗糙的巴萨德喷气式飞机组成的舰队、太阳能远航船、离子舰、核脉冲推进舰、引力发射戴森球，激光推动密蔽远航舰……只有少数后期的种舰才是早期的霍金驱动超光速飞船。

这些移民就是我们的祖先，他们大多数人经历了长久的沉眠，时间比现在的冰冻沉眠要长得多。但这些人都是旧地星系数一数二的基艺家、纳米技术员、基因工程师，他们的使命是寻找适宜定居的星球，并在缺乏地球化改造技术的前提下，将飞船上成千上万的冰冻旧地生命进行基因和纳米处理，制造成各种适应当地星球、能够活下来的生物。

如我们所知，有几艘种舰来到了适宜居住的星球——新地、鲸心、巴纳之域。但是，大多数种舰所抵达的星系，都无法让任何生命存活。这些移民本有一个选择——他们可以继续探索，寄希望于飞船的维生系统能够维持尽可能长的旅行时间，几十年甚至几世纪之久——或者，他们可以凭借基因塑造的技术，对他们自身和他们方舟上的胚胎进行处理，以适应比原先种舰策划人员所想象的更为恶劣的环境。

他们的确这么做了。这些人类运用最先进的纳米技术——这种在旧地和早期霸主时代被技术内核镇压的技术——改造了自身，适应了极其不适宜居住的星球，甚至还有那些星球和恒星间的更为不适宜居住的黑暗太空。过了几个世纪，霍金驱动器已经普及到了遥远的驱逐者游群中，但寻找外星球的欲望已经消退。他们现在想做的，是继续改造自身，改造旧地所有的遗孤，以适应太空的各种各样不同的恶劣条件。

在这个新使命的驱使下，他们发展出了自己的人生观.....我们的人生观，其中充满了宗教般的热情，想要把生命播遍整个银河.....整个宇宙。不仅仅是人类.....不仅仅是旧地的生命.....而是各种各样的无限复杂的生命体。

今晚，在我们的客人中，有几位可能并不知道我们驱逐者以及圣徒同胞的目标，我们不仅是要创造一个眼前这样的星树生物圈.....更希望有一天，在星树和头顶那颗黄色恒星之间的太空，将被空气、水和生命覆盖。

缪尔兄弟会和我们松散的驱逐者联邦想要的，只不过是让每个恒星周围的每个星球的表面、大海和空气充满绿意融融的生命。更重要的是，我们倾尽全力，使得银河变得生机勃勃.....绿色的触须伸进附近的银河.....生命的超弦。

这一观点所导致的意外结果，同样也是教会和圣神意图消灭我们的原因，那就是，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在自行调整人类的进化，让它符合环境的需要。迄今为止，还没有和智人有明显和独立区别的人类种族，也就是说，如果圣神人类和圣徒人类愿意，我们完全可以混种繁殖。但是，这种区别在慢慢增大，基因隔离也在扩大。已经有一些驱逐者具有了和人类不同的形态，可以说是近似于新的人类种族.....并且，

这些区别会通过基因遗传给我们的后代。

这不是教会所能容忍的。这便是这场可怕战争的缘由，它会决定人类是必须永远维持一个种族形态，还是可以继续我们在宇宙中的这场多样性的狂欢。

伊妮娅：谢谢，自由人仙·奎恩塔纳·卡安。我敢肯定，你的介绍对我这些刚刚来到驱逐者空间的朋友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当然，对于其余人来说，当我们做出这些划时代的决定时，它同样是重要的。还有谁想讲话吗？

达赖喇嘛：伊妮娅吾友，我有句话想讲，还想提个问题。事实上，圣神给予了永生的允诺，甚至连我也曾犹豫过，曾考虑过是不是要皈依基督教的信仰，当然只是在一念之间。这里的每一位都热爱生命，这是我们大家的共性。那么，你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十字形对我们有害？我必须说，虽然它是一种共生体，或者说是寄生虫，但这对我，或者对许多人来说，都不是不能接受的理由。我们的体内本来就拥有很多种生命形式，比如说肠道内的细菌，它们以我们为食，但并不会伤害我们。伊妮娅吾友，十字形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回避它？

伊妮娅：（暂时闭上了双眼，叹了口气，又重新睁开，看着男孩。）上师，十字形是技术内核在绝望中产生的，事情发生在梅伊娜·悦石攻击远距传输器造成陨落前的那几个小时里。

正如我在各种讨论会上和你们讨论过的，技术内核的存在和思维形式，完全是一种寄生虫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很久以来就是内核的共生合作体。我们的技术，是按照内核的意图创造出来的，并受到它们的限定。我们的社会，是按照内核的规划和内核的恐惧创造、改

变，继而摧毁的。我们人类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内核人工智能实体的操纵之下。而它们之间也在上演着无穷尽的恐惧和寄生之舞。

陨落之后，内核失去了通过数据网和远距传输器对霸主的控制，也失去了最强大的计算引擎——人类通过所谓的远距传输器，穿过缔结的虚空，内核便直接寄生在数百亿人类的大脑中——于是，技术内核必须找到剥削人类的另一种方法，并且必须尽快找到。

于是就有了十字形。这是一种最精良、也最为害人的纳米技术。我们的驱逐者朋友使用先进的基因技术和纳米技术，是为了促进宇宙的生命事业的发展，而技术内核却用它来促进内核超级寄生体事业的发展。

每一个十字形都含有数十亿连接到内核的纳米技术实体，每一个又通过对缔之虚媒介的粗暴利用，联系着其他十字形和内核。几千年来，技术内核一直知道虚空的存在，并且一直在使用它，错误地使用它。所谓的霍金驱动器在虚空中撕扯出一个个孔洞，而远距传输器则在虚空的基础构造上划开一道道口子。那些内核驱动的元信息网和即时的超光通信线路从缔之虚中窃取信息，采取的方法将会让整个种族目盲，毁掉数以万计的记忆。但是，内核对虚空媒介最可怕、最见利忘义的滥用，乃是十字形。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十字形最神奇的地方，并不是它恢复生命的能力，好几个世纪以来，已经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复生技术，它的神奇之处，在于它能够恢复已故之人的人格和记忆。你们只要想一想，要让一个人死而复生，这个过程中所需要的信息储存力，超过了 6×10^{23} 字节，理解了这一点，你就明白十字形的神奇了。天主教会的统治集团中，有些人知道内核在重生中扮演的秘密角色，他们将这一骇人——甚至不可思议的——计算力归结为内核万方网的储存力。

但内核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计算力。事实上，就算在它们的全盛期，在终极派企图创造完美虚拟计算实体——终极智能，一个可以分析出所有变数的分析者——的那段时间里，内核中也没有任何人工智能有能力记录并储存一个人类人格那么大的字节数据，然后将其复生。就算内核拥有这样的信息储存能力，它也绝不会有足够的能量，能将原子和分子精确重塑成人类的身体，更别提复制人类人格那精妙复杂的波形舞步了。

对于内核来说，重生一个人，到现在仍旧是不可能完成的事。

我是说，如果它们不去进一步破坏缔之虚，那个保存着所有有感知生物的记忆和情感的超现世星际媒介，那这就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内核头也不回地便干出了这件事。为那些携有十字形的人类记录波阵面人格的，正是缔结的虚空……十字形本身只是内核诞下的纳米技术数据转移工具。

但是，每当一个人重生，便会有数以千计的人格——不管是人类还是其他种族——从缔之虚的永久记录中被抹去。在你们中，有一些人已经喝过我的共享之酒，已经学会死者和生者的语言，已经试图聆听天体之音，并思考过向缔之虚迈出第一步的可能，对于你们，应该已经明白了这一汪达尔人般的野蛮行径。必须阻止它。我必须阻止它。

（伊妮娅闭上双眼，过了许久，她才再一次睁开，然后继续说了下去。）

但这并不是十字形唯一邪恶的之处。

我再说一遍，内核的人工智能实体都是寄生体，它们永远无法改变

这一事实。人工智能用十字形寄生物向人类提供重生的希望，究其原因，就是想通过教会控制人类，如果别的方法都不管用，它也能通过十字形向人类施加疼痛，不过，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

由于远距传输器的陨落，内核再也无法使用数万亿的人类神经元，它们由终极数据网连接而成的终极智能系统被中断了。由于失去了远距传输器，它们便再也不能像蚂蟥一般榨取人类大脑的养分，窃取人类宿主的神经元能量和全部的波阵面，将数十亿人类的头脑组合成一台巨大的并行计算装置，于是，内核的终极智能计划便不得不偃旗息鼓。现在，有了十字形，对人类大脑的寄生便又重新开始了。

但现在，这不单单是对数十亿人类大脑进行并行的数据空间连接，为它们所用，事实上，这一切变得愈加复杂。几个世纪前，早在公元二十世纪，有一些人类研究员在研究由前人工智能硅基智能组成的类似神经网络时，发现制造神经网络的最佳方法，就是消灭它。对于一个有知觉的意识体，或是近乎有知觉的意识体来说，它的神经网络计算本是线性的二进制进程，但在它垂死的几秒钟时间里，甚至在最后的几纳秒内，会突然突破屏障，在那垂死之刻脱离零和一的二进制进程，变得极具创造力。

早在二十世纪晚期，一些电脑模拟的战争游戏就显示出，垂死的神经网络会创造出意想不到但极富创造力的决定：比如说，在一个模拟战争游戏中，有一个尚未有知觉的原始人工智能，控制了一队受到严重破坏的远航舰队，它突然击沉了那些本已受损的船只，以便让舰队的其余舰船可以逃脱。这就是垂死、非线性的神经网络创造性的天才之处。

内核一直以来都缺乏这样的创造性。从基本上来说，它是从序列CPU中进化而来的，拥有其线性的序列体系，因此这终极寄生物只具有

一种非创造性的固执心理。

但是，十字形可以将人类的基督徒组合成一个庞大的神经网络内核计算装置，这就意味着一个拥有无限创造力的源泉。要促发创造力，它们只需消灭其中一部分神经网络。而人类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内核人工智能就像盘旋在半空的吸血鬼，等待着吸取垂死之人的大脑精华，从人类的精神之骨中吮吸脊髓。当死亡低于所需水平之下，或者内核进行创造性解答的计算需要上升时.....它们便会做出精心的策划，造成更多的死亡。

于是就有了一些奇怪的意外。与前几个世纪相比，因癌症、心脏病或类似病症死亡的人数在不断上升。还有更多精心策划的死亡形式。就算圣神对人类星际帝国强行施行了一段时间的和平禁令，但暴力死亡的事件还是层出不穷。不断有各种新的死亡形式。大天使星际舰船起了一个头，对于重生基督徒来说，死亡只是一个廉价商品，但对内核来说，却是精心策划的创造力的丰富源泉。

这就是十字形存在的缘由。这.....我相信.....至少是从人类身体和人类心灵上抹去一切的缘由。（伊妮娅说完后，全场静了许久。树舰的树叶在循环风的吹拂下飒飒作响。在这许许多多的平台、树枝、桥梁或台阶上，成百上千个人类和类人都似乎没有眨动一下双眼，他们凝视着我的伊妮娅，目光是如此的炽烈。最后，一个响亮的声音开口了.....）

德索亚神父舰长：我仍旧穿着罗马衣领，怀有天主教神父的誓言。我的教会，难道已经没有希望了吗.....我不是说圣神教会，在技术内核和贪婪自负的男女统治下的教会.....而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有无数人追随他的福音的教会。

伊妮娅：费德里克.....德索亚神父.....回答这个问题的，应该不是你，是你和像你一样的信徒。但我能告诉你，时至今日，仍有无数男女.....有些携有十字形，但更多人没有.....他们渴望回到原来的教会，这个教会关心心灵的问题，关心基督的教义和心灵的最深层次问题，而不是痴迷于虚伪的重生事业上。

圣徒海特·马斯蒂恩：尊敬的传道者，我可否改变话题，从宇宙和神学转到私人的和卑小的.....

伊妮娅：海特·马斯蒂恩，巨树的忠诚之音，你所说的没有什么是卑小的。

圣徒海特·马斯蒂恩：尊敬的传道者，我曾和你母亲一起在海伯利安朝圣.....

伊妮娅：海特·马斯蒂恩，巨树的忠诚之音，她经常和我说起你。

圣徒海特·马斯蒂恩：那你应该知道，尊敬的传道者，在我们穿越海伯利安的草之海时，大哀之君.....伯劳.....来到了我的面前。它来到我面前，然后穿越太空，把我带到了未来.....带到了这里，这个时代。

伊妮娅：是的。

圣徒海特·马斯蒂恩：在我和你，以及和我的缪尔兄弟会的同胞对话时，我慢慢明白，我的使命是侍奉缪尔，侍奉这个时代的生命事业，这一切都在几个世纪前被我们的先知从缔之虚中预言到。但这些天来，虽然我的同胞和驱逐者朋友极力隐瞒，我还是听说了马丁·塞利纳斯的史诗，并找到了一本《诗篇》.....

伊妮娅：海特·马斯蒂恩，巨树的忠诚之音，很令人遗憾，我的马

丁叔叔虽然是把他所知道的都写进了那本书，但他所知晓的并不完整。

圣徒海特·马斯蒂恩：但是，尊敬的传道者，根据《诗篇》中的记载，朝圣者在后来.....在海伯利安的光阴冢山谷中找到了我，我也在不久之后死去.....这件事，我从好友卡萨德上校那里得到了确认。

伊妮娅：从《诗篇》中的记载看，这是真的，但是.....

圣徒海特·马斯蒂恩：（举起一只手，打断了伊妮娅的话）尊敬的传道者，我所忧惧的，并不是返回过去，回到海伯利安，重新加入朝圣队伍的宿命，也不是难逃一死的宿命。我明白，对我来说，这只是一个可能的未来.....不管它的可能性有多大，或是多么合人心意。事实上，我想弄清楚的，是诗人《诗篇》中记载的我最后的那些话。在我临死前，我是不是真的叫出了以下的话：我是真正被选中的，我必须在赎罪的时刻指引痛苦之树？

伊妮娅：海特·马斯蒂恩，巨树的忠诚之音，这是《诗篇》中的记载。

圣徒海特·马斯蒂恩：（兜帽下的脸庞微微一笑）尊敬的传道者，这一时刻即将来临，对吗？你会让“伊戈德拉希尔”成为我们赎罪的痛苦之树，就如预言所声称的？

伊妮娅：是的，海特·马斯蒂恩，巨树的忠诚之音。几天后，我将起程出发，执行这一赎罪事宜。我正式请求你，让“伊戈德拉希尔”成为此次旅程的工具，赎罪的工具。我将邀请今晚在座的许多人，和我一起踏上这最后的征程。海特·马斯蒂恩，巨树的忠诚之音，我正式请求你，请你在这次旅程中驾驶树舰“伊戈德拉希尔”号，之后它将永远变成痛苦之树。

圣徒海特·马斯蒂恩：尊敬的传道者，我正式接受你的邀请，我愿意驾驶树舰“伊戈德拉希尔”号，踏上这赎罪的使命之旅。（几分钟的沉寂）

工头阿布：伊妮娅，我和乔治有个问题。

伊妮娅：请讲，阿布。

工头阿布：你和我们说过技术内核在一些星球上进行的悄无声息的屠杀，比如希伯伦、库姆-利雅得等。嗯……不是屠杀，而是令人惊心的绑架，因为这些人只是被置于某种沉睡不醒的死亡状态。

伊妮娅：对。

工头阿布：在我们离开挚爱的天山星球后，这颗星球有没有遭遇同样的命运，伊妮娅？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有没有受到内核的死亡之杖的攻击，被静静地运到了某个迷宫星球？

伊妮娅：是的，阿布，很遗憾，这样的事的确发生了。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他们的尸身正被运出那颗星球。

席屹屹：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绑架这些人？犹太人、穆斯林、印度人、无神论者、马克思主义者，现在轮到我们这个美丽的佛教徒星球。圣神打算将其他的所有信仰斩尽杀绝吗？

伊妮娅：屹屹，这的确是圣神和教会动机。但是对技术内核来说，问题并没那么简单。这些非基督徒不愿拥有十字形寄生物，内核便无法将这些人用在垂死的神经网络中。不过，只要将处于假死状态的数十亿人类储存起来，内核就能利用他们的大脑，将他们纳入庞大的并行处理神经网络。这是个彼此互惠的交易——执行搬运工作的教会，不再

受到无信仰者的威胁；而内核使用假死的技术，将这些人储存在迷宫中，便为它的终极智能网络获得了更多的电路。

工头乔治：那么，就没希望了吗？对于我们的朋友，我们难道就无能为力，只能听之任之吗？

驱逐者纳弗森·韩宁：原谅我的打断，乔治先生，伊妮娅女士，但我们需要向朋友们解释一下，当最终的时刻来临，驱逐者游群和圣神盟友将会向圣神展开反击，我们的第一个目标，便是解放迷宫星球中的这些假死之人，想办法把他们复活。

多吉帕姆：（大声地）把他们复活？怎么做到的？有谁能把他们复活？

伊妮娅：通过对技术内核的直接打击。

罗莫顿珠：伊妮娅，技术内核的老巢在哪儿？告诉我，我会马上杀过去，和那些人工智能胆小鬼作战。

伊妮娅：罗莫，自从人工智能实体在几千年前离开旧地后，技术内核的真实所在地一直是他们隐藏至深的秘密。自那时起，他们真正的物理所在地从来就无人知晓.....他们的秘密是他们对宿主最好的防御，以防后者对他们的寄生予以反击。

费德曼·卡萨德上校：首席执行官梅伊娜·悦石坚信内核栖息在远距传输媒介的间隙之中.....就像是无形的蜘蛛栖息在看不见的蛛网上。因为这个原因，她才下令轰炸远距传输网络的太空传送门.....想以此来直接打击内核。难道她错了？难道为摧毁远距传输器而付出的心血全白费了？

伊妮娅：费德曼，悦石确实错了。内核的物理所在地并不在远距传输媒介内.....事实上，远距传输媒介是缔之虚的基础构造。但是，远距传输器的被毁并不是白费心血.....它毁灭了内核的部分数据网，让内核丧失了用以吸食人类大脑的寄生媒介。

罗莫顿珠：但是，伊妮娅，你知道内核的真正栖息地？

伊妮娅：我相信我知道答案。

罗莫顿珠：你能告诉我们吗？这样我们就能使出浑身解数，向它们展开攻击，不管是用牙齿咬、用爪子抓，还是用子弹或等离子武器。

伊妮娅：现在我还不能说，罗莫。我必须等到自己确定之时。并且，物理攻击对内核是无效的，同样，物理实体也不能进入它们的内部。

费德曼·卡萨德上校：那么，它们又变得无坚不摧了吗？任何对抗都无济于事吗？

伊妮娅：不，绝不是无坚不摧，对抗也绝不会无济于事。如果命运允许，我将亲手向物理内核展开攻击。事实上，这项攻击行动早已开始，不久之后我会向你们解释。我向你们保证，我会亲自前往人工智能的老巢，直面它们，解决这一切。

费德曼·卡萨德上校：伊妮娅女士，布劳恩的女儿，我可以再问一个关于我命运和未来的问题吗？

伊妮娅：上校，我尽力回答。但我想再说一遍，未来如流水般千变万化，我真的不想讨论其中的细节。

费德曼·卡萨德上校：不管你想不想，孩子，我想我应该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对，我也读过这该死的《诗篇》。据诗中所说，我跟着名叫莫尼塔的幽灵，来到了未来，和伯劳开战.....试图阻止它屠杀其他朝圣者。这都是真的.....我在几个月前到了这里。莫尼塔不见了，但却以一个更为年轻的女子的面目出现，并称自己为瑞秋·温特伯。但是，据《诗篇》所说，我马上会和伯劳军团展开更可怕的战斗，还会战死，会被埋葬在海伯利安上新建的光阴冢——也就是水晶独碑中，我的尸身会逆时而上，返回过去，同行的还有莫尼塔。伊妮娅女士，那现在又是怎么回事？我难道来错了时代；来错了地方？

伊妮娅：卡萨德上校，家母和其他朝圣者的朋友暨保护者，请放心，一切都如计划进行。马丁叔叔写下的《诗篇》，是根据他所得到的启示。但是，你的.....或是我的.....生命的细节，并不是全部都给到了他手中。事实上，他对发生在他身外的事情所知甚少。

卡萨德上校，我这样跟你说吧.....和伯劳的大战，不管写得多么像是隐喻，它的确发生了。在一个可能的未来中，你会与伯劳战斗.....和许多像是伯劳的战士战斗.....最后战死.....获得英雄才会有的葬礼，遗体放进水晶独碑。但是，如果事情真的发生，那也是在许多年后，经过了许多战役之后。在即将到来的这几天、几个月、几年、几十年中，你有许多任务要完成。三天内，我将起程离开。现在，我请求你，请你陪我一起，乘着“伊戈德拉希尔”号上踏上征程.....这是通向那些战役的第一步。

费德曼·卡萨德上校：（微笑）伊妮娅女士，你没正面回答我的问题。我能再问一下.....在痛苦之树开赴出发的三天时间内，伯劳会出现在它上面吗？

伊妮娅：我想它会出现，卡萨德上校。

费德曼·卡萨德上校：伊妮娅女士，你还没有告诉今晚在座的各位，伯劳到底是什么东西.....它到底是何方神圣.....在这场横跨过去几个世纪和未来几个世纪的游戏里，它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伊妮娅：没错，上校，我还没有告诉今晚在座的任何人。

费德曼·卡萨德上校：那你有没有告诉过谁？

伊妮娅：没有。

费德曼·卡萨德上校：但你知道伯劳的起源。

伊妮娅：是的。

费德曼·卡萨德上校：能告诉我们吗，布劳恩·拉米亚的女儿？

伊妮娅：上校，我最好还是不要说。

费德曼·卡萨德上校：但如果我们问你，你会回答，是不是？至少如果我直接问你这个问题，你会回答我？

伊妮娅：（静静地点了点头.....那双眼中噙满了泪水）

费德曼·卡萨德上校：据《诗篇》所说，伯劳一开始出现是在我和它作战的那个遥远的未来，是不是，伊妮娅女士？就是那个内核和它的敌人进行最后殊死一搏的未来？

伊妮娅：是的。

费德曼·卡萨德上校：伯劳是.....会是.....一个构造物，是不是？
一个创造出来的东西，内核创造出来的东西。

伊妮娅：没错。

费德曼·卡萨德上校：它将是一个奇特的混种构造体，融会了内核的技术、缔之虚的能量，以及一个真实人类的赛伯人格，是不是，伊妮娅女士？

伊妮娅：是的，上校。的确是这样，而且不单单只有这些。

费德曼·卡萨德上校：伯劳将会被内核创造出来，但是，后来它又会变成另一些.....力量.....实体的仆从和化身，是不是？

伊妮娅：是的。

费德曼·卡萨德上校：事实上，伊妮娅，你觉不觉得，在这场争夺人类心灵的战争中.....在这场如同四维象棋一般在时空中来回跳跃的战争中.....伯劳就如一枚卒子，属于敌我两方.....各方？

伊妮娅：是的，上校.....但不是卒子。或许，是马。

费德曼·卡萨德上校：好吧，是马。那么，这匹严重变种了的马，即是赛伯人，连接着缔之虚，通过基因塑造，DNA改造，经纳米技术改善.....它最初的人格，是一位战士，是不是？或许正是这场千年游戏中的一位敌手？

伊妮娅：你一定要知道答案吗，上校？再没有比精确看透一个人的.....

费德曼·卡萨德上校：（轻声）一个人的未来？死亡？命运？我知道，伊妮娅，布劳恩·拉米亚的女儿，我的朋友。打你还未出生前……打我和你母亲穿越海伯利安的千山万水，前往目的地，等待我们自己和伯劳的最后命运之日起，我就知道，你已经带上了这些可怕的确定性，看到了那些可怕的景象。我知道这一切对你来说是多么困难，伊妮娅，我年轻的朋友……比我们这儿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困难。我们中，没有一个人可以支撑如此重的负担。

但是，我还是想知道自己的这个命运。我相信，我为这场战争事业所付出的多年的努力……过去多年和未来多年的努力……让我有权知道这个答案。

伯劳，是不是基于一位人类战士的人格而造？

伊妮娅：是的。

费德曼·卡萨德上校：是我的？在我战死后，内核势力……或者别的什么力量……将会把我的意志、灵魂、人格注入到这个……怪物体内……接着通过水晶独碑，送它逆时间回到过去？

伊妮娅：是的，上校。你的部分人格……只是部分……将会注入到这个被称为伯劳的生命构造体中。

费德曼·卡萨德上校：（大笑）但我还能在战斗中打败它？

伊妮娅：是的。

费德曼·卡萨德上校：（笑声愈发高昂，听上去诚恳自然）苍天在上……安拉在上……如果宇宙有灵魂，那就是讽刺的灵魂。我杀死了敌人，而他正是我自己。我吃下了他的心，他却变成了我……我变成了

他。（几分钟的沉寂。树舰“伊戈德拉希尔”号已经调了个头，我们正重新朝生物圈星树的巨大弧线靠近。）

瑞秋·温特伯：伊妮娅，我的朋友，挚爱的恩师，多年来我一直聆听你的教诲，从你身上学会了许多，但是，有一个很大的谜团一直困扰着我。

伊妮娅：什么事，瑞秋？

瑞秋·温特伯：通过缔结的虚空，你听见了其他人的声音.....他们是我们这个宇宙之外的其他有感知种族，他们的记忆和人格在缔之虚的媒介中回荡。在共享你的鲜血之后，我们中有一些人已经学会聆听这些回荡声音的细语之声.....聆听所谓的狮虎熊的声音。

伊妮娅：瑞秋，你是我最好的学生之一。总有一天，你会清楚地听到这些声音，同样，你也将学会聆听天体之音，并走出第一步。

瑞秋·温特伯：（摇头）伊妮娅，我的朋友，我问的不是这个。这个谜团，是那些.....异人.....那些狮虎熊派到我们人类空间中的那位观察者，或是许多位观察者.....他们会研究人类，并汇报给那些遥远的族类。这位观察者.....或是这些观察者.....的确存在？

伊妮娅：是的。

瑞秋·温特伯：他们可以变成人类、驱逐者或是圣徒的样子？

伊妮娅：瑞秋，这位观察者，或是这些观察者，并不会变形。他们自愿以某种凡人的体态，来到我们中间.....就如同家父是一个凡人，但也是一个赛伯人。

瑞秋·温特伯：这位观察者，或是这些观察者，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观察我们？

伊妮娅：是的。

瑞秋·温特伯：这位观察者.....或者这些观察者中的一位.....现在正和我们在一起，在这艘树舰上，在会议桌旁？

伊妮娅：（犹豫了片刻）瑞秋，我这次还是不多说了。如果这位观察者被暴露，那他马上就会被人伤害，因为那些人想要保护圣神，或是保卫他们心中所谓的“人”。我肯定了这些观察者的存在，就连这个行为也会置他们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对不起.....但我向你保证.....这个谜.....将会在不远的将来澄清，这位观察者或这些观察者的身份也将公布于众，但一切都由他们自己来做。

星树的忠诚之音、圣徒凯特·罗斯蒂恩：缪尔的兄弟姐妹们，尊敬的驱逐者盟友，敬爱的人类来宾，挚爱的有感知的友人，受人敬仰的传道者.....我们等下次在另外一个地方结束这次讨论。伊妮娅女士说出了她的请求，她将在三天内搭乘树舰“伊戈德拉希尔”号起程前往圣神空间，我想我们已经达成一致，同意了这一请求.....凭借运气和勇气，我们将为旧地的所有子女完成关于痛苦之树和赎罪之日的古老圣徒预言。现在，让我们享用晚餐，谈谈其他事吧。这场正式会议暂时休会，接下来的短暂旅途，请大家开怀畅谈，享用美食和神圣的咖啡，那可是从旧地.....我们的家园.....伟大的地球上采集而来的真正的咖啡豆。

会议休会。我也和大家聊了起来。

那天晚上，在私人荚舱的柔光下，我和伊妮娅缠绵悱恻，又聊了一些私事，晚间吃了顿宵夜，有酒、柴羊奶酪和新鲜面包。

伊妮娅去了厨房荚舱，过了一会儿，她拿着两瓶酒回来了。她递给我一瓶，和我说道：“给你，劳尔，我亲爱的.....拿着，喝吧。”

“多谢。”我没有多想，举杯到唇边。就在这时，我僵住了，“这是.....你.....”

“是的，”伊妮娅说，“这就是我迟迟没有给你的共享美酒。现在，你想喝，就喝吧。但是，亲爱的，你并不一定要喝的。如果你不喝，我对你的爱也不会变。”

我直视着她的眼睛，拿起瓶子一饮而尽。尝起来只有酒的味道。

伊妮娅哭了起来，她别过头，但我还是看到她那美丽的黑色双眼中噙满了泪水。我把她搂在怀中，两人在温暖如子宫般的光线下飘浮着。

“丫头？”我低声道，“怎么了？”一想到她可能在想过去的那个男人、那段婚姻，还有那个孩子，我的心便隐隐作痛起来.....那瓶酒喝得我有点头晕，不太舒服。也许，那不是酒的问题。

她摇摇头。“我爱你，劳尔。”

“我爱你，伊妮娅。”

她亲了亲我的脖子，紧紧地搂着我。“你刚刚所做的，是为了我，是以我的名义所做，但那也会连累你受到通缉和迫害.....”

我勉强地咯咯笑起来。“嗨，丫头，自从我和你一起乘着霍鹰飞毯

飞出光阴冢山谷以来，我就一直在受到通缉和迫害。没什么好怕的。要是圣神放弃追捕我们，我还会想念它呢。”

伊妮娅没有笑。她的泪水顺着我的脖子从胸膛流下，双手把我搂得紧紧的。“劳尔，在那些追随我的人中，你是最优秀的。在即将到来的可能持续几十年的奋战中，你会成为一名领袖。你会得到尊敬，也会受人憎恨，会有人服从你，也会有人鄙视你……亲爱的，他们会把你当成神看待。”

“乱说，”我凑在伊妮娅的头发间，低声说道，“丫头，你知道我不是当领袖的料。在这这么多年来，我从没有做过什么事，只不过是追随你的脚步。见鬼……我一生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追赶别人。”

伊妮娅仰起脸，望着我。“劳尔·安迪密恩，在我出生前，你就是我的真命天子了。当我死后，你会继续为了我们而前进。我们俩必须通过你而生……”

我伸出庞大的手指，掩住她的嘴唇。我吻着她脸颊和睫毛上的泪水。“不要说这些生和死、抛下另一个人的傻话，”我对她说，“我的计划很简单……就是永远和你在一起……经历每一件事……分享每一件事。丫头，你怎么样，我便怎么样。我爱你，伊妮娅。”我们一起飘浮在温暖的空气中，我就像抱一个婴孩般，将她抱在臂弯中。

“好的，”伊妮娅猛烈地抱住了我，“我爱你，劳尔。我们永远在一起。好的。”

我们不再说话，开始拥吻起来，我尝到了酒的味道，还有她泪水的咸涩味。之后我们又做了几个小时的爱，接着抱在一起开始进入甜甜的梦乡。看我们的样子，既像是两头海洋生物互相纠缠着浮在水中，又像

是一头相当复杂的海洋生物，在温暖而细腻的潮水中随波逐流。

第二天，我们乘上领事的飞船，离开星树，朝着恒星的方向飞去。

醒来时，我满心期待会在喝了共享之酒后，感觉到某种开悟，就像是一夜之间醍醐灌顶，至少是对宇宙有了深层次的理解，往好里讲，就是感觉到一种全能的威力。但是，醒来时我仅仅感觉膀胱鼓胀，脑袋瓜隐隐作痛，但脑中仍旧回味着昨晚的愉快回忆。

伊妮娅比我先醒，我从厕所间出来的时候，她已经在杯中热好了咖啡，水果都削好了皮，还有热乎乎的新鲜面包卷。

“别指望每天都会有这样的服务。”她微笑道。

“好的，丫头。明天我来做早饭。”

“煎蛋饼吗？”她问道，递给我一杯咖啡。

我拧开盖子，闻了闻香气，接着挤出一滴热咖啡，小心地不让它烫到我的嘴唇，或是让它飘走。“当然，”我说，“你想吃什么都行。”

“祝你找到煎蛋用的蛋。”她三下五除二吃掉了面包卷，“虽然星树很漂亮，但缺母鸡。”

“真可惜。”透过透明的荚舱壁，我朝外望去，“这里有这么多做鸟窝的地方。”接着，我变了变语气，义正词严道，“丫头，说起那杯酒.....我是说，已经过了八个小时.....”

“你没感到什么异样，”伊妮娅说，“嗯，我想你是少有的几个人之一，这法术在你们身上不管用。”

“真的？”

我的声音听上去肯定充满了惊慌，也可能是解脱，或者两者都有，因为伊妮娅摇了摇头。“不，不，跟你开玩笑呢。大约二十四小时后，你就会有感觉，我向你保证。”

“如果那时候我们.....啊.....正忙时，那该怎么办？”我挤眉弄眼了一番，以示强调。这动作让我稍微飘离了粘扣桌。

伊妮娅叹了口气。“下来，小子，不然我把你那两根眉毛钉起来。”

“嗯，”我捧着咖啡瓶，咧着嘴朝她笑着，“真喜欢你骂人的样子。”

“你快点。”伊妮娅说，她把瓶子丢进音波洗涤箱，收起了餐垫。

我心满意足地嚼着面包卷，望着墙外不可思议的景象。“快点？为什么？要去什么地方吗？”

“先在飞船上集合，”伊妮娅说，“我们的飞船。弄好之后，我们再回来料理料理‘伊戈德拉希尔’，准备明晚起程。”

“为什么去我们的飞船？”我问，“和别的地方相比，那里不是更挤么？”

“你会明白的。”伊妮娅说。她穿上了一条柔软的在脚踝部束紧的零重力裤，上身一件白衬衣，下摆塞在裤腰里，衣上有好几个粘扣封袋，脚上穿着一双灰色的便鞋。但我已经习惯赤脚在荚舱内和茎秆上走动了。

“快点，”她又说了一遍，“再过十分钟，飞船就要开了。到船坞荚舱，要顺着藤蔓走很长一段路呢。”

飞船上人很多。虽然内部密蔽场将重力仅仅维持于六分之一的水平，但由于在自由落体的状态下睡了好几晚，如今感觉像是身下有一颗木星正牵引着你。大家都挤在一个维度上，头顶的空间全都浪费着，这感觉真是奇怪。在领事飞船的图书馆那一层，大家坐在钢琴边，坐在长凳上，坐在加有厚软垫的椅子上，甚至还坐在全息井的台阶上，这些人中，有驱逐舰纳弗森·韩宁、西斯滕·考德威尔，浑身羽毛的仙·奎恩塔纳·卡安，两位适应太空环境的银色驱逐舰——帕洛·克洛尔和崔芬耶·尼卡加特，还有保罗·乌列、阿姆·奇贝塔。海特·马斯蒂恩也在，还有他的上级，凯特·罗斯蒂恩。卡萨德上校也来了，他和那些高塔般的驱逐舰一样高。还有多吉帕姆，身上那件冰灰色的袍子在低引力下优美地扬起，让她显得老迈而威严。此外，还有罗莫、瑞秋、贝提克和达赖喇嘛。其他有知觉的生命没有来。

随着飞船喷射出蓝色柱状的聚变焰尾，攀向中央的恒星，我们中的几个人还走到了瞭望台上，观赏落在后面的星树。

“欢迎回来，卡萨德上校。”大家正聚在图书馆那层，飞船说道。

我朝伊妮娅扬了扬眉毛。飞船竟然记得很久以前的一位乘客，这真

让我感到惊讶。

“谢谢，飞船。”上校回答。这位高大黝黑的男子看上去心不在焉的，似乎在沉思着什么事情。

飞船从生物圈星树的内面脱离攀升的时候，我有一种头晕目眩的感觉，这不同于飞出星球，望着它慢慢变小，落在身后的感觉。现在我们是在这个构造物的内部。原先在星树树枝内，看到的景象是树叶和树干之间的超大裂缝，从恒星对面的那个面朝外看，可以眺望到满天的繁星，四面八方是浩瀚无垠的宇宙；然而从十万公里的高空看去，所见到的是近似密实的表面，巨大的树叶变成了闪闪发亮的外表——整个世界就像是浩瀚的凹形海——这让我有一种势不可挡的感觉，被像是被困在了巨碗中，完全脱不出身。

密蔽场容纳的大气中，一根根树枝闪烁着蓝色的光芒，也让几千公里长的酒色木和摇曳的树叶带上了一种蓝色的电弧似的光芒，就仿佛整个内部的表面充满了电一般。每一处地方都充满了生机，四处有运动的物体：翅膀有几百公里长的驱逐者在枝叶间飞掠，不时还疾速飞进深邃的太空——有的是朝内部的恒星方向，有的更为迅捷地朝外掠过一万公里长的根系；在蓝色大气的包围圈中，一群更为渺小的身形微微闪光——辐射蛛纱，仙子链，鹦鹉，蓝色树栖动物，旧地的猴子，还有大群大群的热带鱼在零重力下游动，寻找喷洒着彗星水雾的地方，还有蓝色苍鹭，一群鹅和火星白兰地禽，旧地的鼠海豚。没等我给眼前这些生物分好类，飞船就已经飞得老远，再也看不清了。

直到飞出老远，那群最大的生物才终于变得明显。在“头顶”几千公里上，我看到了一群群闪亮的蓝色血小板，这些有知觉的阿凯拉特里正一起游荡。那天和这些来自云海星球生物第一次见面后，我曾经问过伊

妮娅，除了会议上的那两位，生物圈星树内还有没有别的阿凯拉特里。“还有很多，”伊妮娅回答，“大约有六亿吧。”现在，这些阿凯拉特里正毫不费力地顺着气流，从一根树干游荡到几百公里外的另一根树干。有几千群，或许是几万群。

同他们一起而行的，还有那些听话的仆从：太空鱿鱼、泽普棱、透明的水母，还有长着卷须的大型气袋，就像是在云海星球上吃掉我的那个生物。但他们更大。我原先估计云海星球上的那生物有十公里长，但这些类似泽普棱的野兽肯定有好几百公里长，如果算上那数不清的触手、卷须、鞭状物、尾巴、长鼻，或许还要长得更多。就在我注视着的时候，我意识到，这些阿凯拉特里负载的巨兽，正忙着各种事宜——将树枝、茎秆、荚果编织成精美的设计品，为星树剪除枯枝，并且修剪大如城市般的叶子，奋力将驱逐者设计的建造物拖到正确的位置，或是将材料从生物圈的某处拉到另一处。

“阿凯拉特里在这星树上控制了多少泽普棱生物？”伊妮娅刚闲下，我便马上问道。

“我不知道，”她说，“问问纳弗森吧。”

驱逐者回答道：“我们也不知道。作业需要多少数量，他们就培养多少。阿凯拉特里本身是游群组织的完美范例……是并行的集群意识。仅仅一个碟状实体，并不拥有知觉……他们拥有很高的智慧。七百多年来，这里的太空鱿鱼和其他以前来自木星世界的生物，都是需要多少繁殖多少。据我冒昧地猜测，这个生物圈周围一共有几亿……甚至是十亿。”

生物圈表面慢慢缩小，我俯瞰着这些渺小的身形。十亿个生物，每

一个都庞大得如同我家乡的羽翼高原。

到了更远的地方，头顶一百万公里上方和脚下五十万公里下方的树枝间的空隙，便清楚地展现在了眼前。我们出发的那块区域是最古旧、最密集的，但在生物圈那巨大的内弧线的更远之处，还有更多的空隙和分界线——有一些已经做好规划，其他的还在等待生命素材的注入。但是，就算在这里的太空中，同样充满了忙碌的运动身影——彗星循着精确的弧线，在根须、树枝、叶子、树干间行进，为树木赐下水之礼；与此同时，从树干射出经驱逐者瞄准、尔格驱动的热光束，还有一些经基因修订的反光叶形成几百公里宽的镜面，它们将彗星带来的水蒸发成水蒸汽，继而形成庞大的云层。这些云飘荡在尾部的根系中，朦胧地笼罩着树叶形成的几十亿平方公里的表面。

比彗星更大的，是几十颗仔细安置的小行星和游牧卫星，它们在距离生命圈内表面和外表面的几千甚或几万公里的上方移动——纠正轨道偏移，制造潮汐和引力，帮助树枝正确生长，在生物圈的内表面投下必须需的黑影，并作为观察基地和工作小屋为无数驱逐者和圣徒园艺家所用，几十年来，几个世纪以来，这些人一直在照看这项工程。

现在，飞船已经驶到了半光分外，还在加速朝恒星前进，看上去就像在搜索一个霍金驱动跃迁点，但在这个绿色天体的巨大空洞之中，似乎有更多的东西在运动：一艘艘驱逐者战舰，按圣神标准看，都极为陈旧，有着霍金驱动的圆形结核或庞大的疾行密蔽场，老式高重力驱逐舰，还有很久很久以前的罐状飞船，形状优美的货船配有恒星干扰器，张着闪闪发亮的弧形单膜帆——到处都是一个个驱逐者天使，他们拍打着羽翼，微微闪烁，迎风朝恒星行进，或是疾速向生物圈冲回。

伊妮娅和一些人回到飞船内，继续他们的讨论。讨论的话题很重要

——我们必须找个办法拖延圣神的攻击，比如某种佯攻或干扰，阻止圣神大军的猛攻。但我脑中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

就在贝提克转身离开瞭望台的时候，我拉住了他的右袖。“你能留下来和我稍谈片刻吗？”

“当然，安迪密恩先生。”蓝皮肤男子的声音一如既往地轻柔。

我等大家都走了进去，现在瞭望台上就剩我俩。从里面传来嗡嗡的谈话声，显出这里的安静。我倚在栏杆上。“真是抱歉，自从到了星树之后，还没机会和你说过话。”我说。

在富丽的日光下，贝提克光秃秃的头皮闪着光。从那双蓝色眼眸中射出的目光，显得既平静又友好。“没关系，安迪密恩先生。自从我们到这里后，大家都很忙。不过，我同意，在见到这个宏伟的造物之后，的确应该找机会好好讨论讨论它。”他伸出那条完好的手臂，朝星树的巨弧挥了挥，在中央恒星的璀璨光芒下，它似乎都要消失了。

“我想和你谈的不是星树，也不是驱逐者。”我轻声说，朝他靠近了些。

贝提克点点头，等我说下去。

“从旧地到天山的过程中，你一直和她在一起，”我说，“伊克赛翁，茂伊约，复兴之矢，还有其他星球？”

“是的，安迪密恩先生，在伊妮娅允许我们和她一起旅行的那段时间，我一直和她在一起。”

我咬紧嘴唇，觉得自己是在自欺欺人，但别无选择。“那她不允许

你们和她一起旅行的时间呢？”我问。

“你是说我和瑞秋、西奥女士等人留在格鲁姆布里奇·戴森D上的那段时间？”贝提克问，“嗯，我们一直在执行伊妮娅女士的任务，安迪密恩先生。当时我正忙着造.....”

“不，不，”我打断他的话，“我是问，你知道她不在的那段时间到底在干什么吗？”

贝提克顿了顿。“差不多一无所知，安迪密恩先生。她只告诉我们她会离开一段时间。早先她已经雇好了人，并一直在和她的.....弟子们.....一起工作。然后，有一天，她就不见了，大概离开了两年时间.....”

“一年又十一个月一星期六小时。”我说。

“是的，安迪密恩先生。完全正确。”

“她回来后，也没跟你说过她去了哪里？”

“没有，安迪密恩先生。就我所知，她从没跟任何人说过。”

我真想抓住贝提克的肩膀，让他明白这件事对我来说有多么生死攸关，有多么重要。他会明白吗？我不知道。但我没那么做，反而尽力让自己放平静，想装出一副漠不关心的表情，但却悲惨地办不到，我说道：“伊妮娅从休假中回来后，你注意到她有什么异样的吗，贝提克？”

我的机器人朋友顿了顿，似乎不是因为犹豫，而是在尽力回忆人类情绪的细微变化。“伊妮娅回来后，我们几乎马上起程前往天山，安迪密恩先生，但我记得，伊妮娅女士的情绪一直很激动，有好几个月的时

间吧——她总是一忽儿兴高采烈的样子，一忽儿便完全沉浸在了绝望中。不过，在你到天山后，这样的情绪变化似乎就完全消失了。”

“她也从没说是什么事情让她变得这样的？”我背着自己的挚爱问这些事，感觉就像是个下流胚，但我知道她不会和我谈这些事。

“不，安迪密恩先生，”机器人说，“她从没和我说起过原因。据我推测，应该是她离开后经历了一些事。”

我深吸了一口气。“在她离开前.....在别的星球时.....阿姆利则，帕桃发.....在她离开格鲁姆布里奇·戴森D前你们去过的另外几个星球.....她.....有没有.....有没有过别人？”

“我不明白你的话，安迪密恩先生。”

“有没有什么男人出现在她的生命中，贝提克？她表示出爱意的男人？和她特别亲近的人？”

“啊，”机器人说，“不，安迪密恩先生，似乎没有什么男人对伊妮娅女士有特别的兴趣.....当然啦，除了以她作为老师和弥赛亚的身份。”

“嗯，”我说，“一年又十一个月一星期六小时后，也没人和她一起回来？”

“没有，安迪密恩先生。”

我紧紧抓住贝提克的肩膀。“多谢，我的朋友。真抱歉，问了你这么多傻问题。只是.....我不明白.....有一个.....见鬼，没关系。只不过是愚蠢的人类情感罢了。”我转回身，打算走进飞船，加入讨论的队

伍。

贝提克抓住我的手腕，拉住了我。“安迪密恩先生，”他轻声说，“如果你说的人类情感是指爱，那么，根据我降世以来对人类那么长时间的观察，我认为爱绝不是愚蠢的情感。伊妮娅授道时曾说，爱是宇宙的主要能量，我觉得她说的是对的。”

我站起身，目瞪口呆地凝视着他，机器人离开了瞭望台，走进了拥挤的图书馆层。

我们进去时，讨论已经接近尾声。

“我觉得我们应该用这艘基甸驱动无人驾驶信使飞船，递上一条消息。”当我走进大厅的时候，伊妮娅正在说话，“一条直达信息，他们一小时后便会收到。”

“他们会没收这艘飞船。”仙·奎恩塔纳·卡安以她悠扬的女低音声调说道，“这是我们剩下的唯一一艘配有即时驱动的船。”

“那才好，”伊妮娅说，“这些船都是些坏种，每一次使用，都会破坏虚空的一部分。”

“但是，你还是认为我们可以用无人驾驶飞船送信。”保罗·乌列说，他操着一口厚重的驱逐者方言语调，就像是谁在无线电嘈杂的静电音下说着话。

“或是用它发射核弹或等离子武器，打击舰队？”伊妮娅问，“我想我们已经排除了这个可能。”

“在他们袭击我们之前，这是我们先发制敌的唯一途径。”卡萨德上校说。

“没用的，”凯特·罗斯蒂恩，圣徒星树的忠诚之音说，“这些无人驾驶飞船的设计初衷并不是为了精确制导。一艘大天使级的战舰，在几光分的范围内就能把它摧毁。我同意传道者的意见，用它来送一条信息。”

“这条信息能阻止他们的攻击？”西斯滕·考德威尔说。

伊妮娅做了那个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手势。“我保证不了……但会让他们犹豫，至少他们会送出即时驱动的无人飞船，推迟攻击。我想，这方法值得一试。”

“怎么写这条信息？”瑞秋问。

“请把纸和笔给我。”伊妮娅说。

西奥拿来了两样东西，放在施坦威钢琴上。所有人——包括我——都挤在伊妮娅身旁，看着她写下了如下的话：

致教皇乌尔班十六世、卢杜萨美枢机：

我打算来佩森一趟，来梵蒂冈。

伊妮娅

“好了，”伊妮娅把纸递给纳弗森·韩宁，“等我们靠岸后，请把这封信放进无人驾驶信使飞船，把发射机应答器设置成‘载有硬拷贝信息’，然后发射到佩森星系。”

韩宁接过纸张。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掌握读懂驱逐者面部表达的诀窍，但是，我还是看出他显出了一丝迟疑。那个时候，他也许和我一样，心中充满了惊恐和疑惑，只不过程度稍轻而已。

我打算来佩森一趟。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去佩森，这不是送死么？没错。而且，不管去哪儿，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我将陪在她的身边。也就是说，如果真像那句话所说，她也会一并把我送上黄泉路。一直以来总是如此。我打算来佩森一趟。这只是一个威慑他们的策略吗？一个空头威胁……拖延他们的方法？我真想走到我的挚爱身前，摇晃她，直到把她的牙齿摇落，除非她把事情一五一十解释给我听。

“劳尔。”她向我招招手，示意我过去。

我觉得她可能是要向我解释这一切，她可能在远处就读懂了我的表情，知道了我内心的骚动，但她只是跟我说：“帕洛·克洛尔和崔芬耶·尼卡加特打算向我展示一下像天使一样飞行的感觉，想跟我来吗？罗莫也会来。”

像天使一样飞行？有那么一小会儿，我觉得她说的完全是些莫名其妙的话。

“你愿意来的话，他们还有一件多余的拟肤束装，”伊妮娅继续说着，“但得赶快。差不多要回星树了，再过几分钟，飞船就将靠岸。明天前，海特·马斯蒂恩必须把货物和补给都运上‘伊戈德拉希尔’，我也

有几百件事情要做呢。”

“好啊，”我傻傻地说着，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一起去。”当时，我肯定觉得自己的这个回答是对我整整十年的奥德赛之旅的奇妙隐喻：好啊，我也不知道这是在干什么，不过，算我一份吧。

其中一名适应太空的驱逐者——帕洛·克洛尔——把拟肤束装递给我们。当然，我以前用过拟肤束装，上一次还仅仅是在几个星期前（虽然感觉像是已经过了几个月，甚至几年），当时我和伊妮娅穿着那种装束爬上了中原的泰山，但是，我这一生还从没见过、从未摸到过这种样子的拟肤束装。

拟肤束装的发明可以追溯到好几个世纪前，其设计理念是：提供一种在真空条件下防止人爆炸的最佳方法，不是太空飞行早期的那种笨重的增压服，而是一层非常薄的覆盖物，它会提供排汗的可能，但也会保护皮肤，防止酷热、极冷和真空的危害。在那几个世纪里，拟肤束装并没发生多大变化，顶多也就是加入了呼吸细丝和滤息面板。当然，我上次穿的那件拟肤束装是一件霸主时代的古董，倒也还能用，直到拉达曼斯·尼弥斯的爪子把它撕成了碎片。

但眼前的这件不是普通的拟肤束装。它呈现出银色，像水银一般肆意延展，当帕洛·克洛尔把它丢进我手中时，这东西摸上去暖暖的，就像一滴毫无重量的原生质。它就像水银般改变着形状，不，它更像是某种活生生的流体状生物在蠕动变形。震惊之余，我几乎把它丢到了地上，幸好另一只手接住了它，但我还是目瞪口呆地看着它慢慢蠕动，沿着我的手腕和臂膀爬了几厘米，感觉像是某种食肉的异星生物。

我必定是大声说出了什么话，因为伊妮娅对我说道：“劳尔，它是

活的。这拟肤束装是一个有机的生物体.....经过基因塑造和纳米技术的改进.....但只有三个原子的厚度。”

“怎么穿？”我看着它爬上了我的手臂，到束腰外衣的袖管口时，它退却了。我觉得这东西一点也不像衣服，完全就是一只食肉动物。这世上的拟肤束装都有同样一个问题，必须贴肉穿，下面不能再有别的衣服。哪个地方都不能有。

“啊，”伊妮娅说，“很简单.....和老式的拟肤束装不一样，不用拉啊扯啊的。你只需脱光衣服，站直身体，然后把这东西往头上一丢。它就会顺着你的身体往下。快点。”

这激发了我内心的什么东西，不是兴奋。

我和伊妮娅对那里的客人说了声失陪，便一起沿着螺旋楼梯跑到了飞船顶部的卧房。到了那儿，我们匆匆脱掉衣服。我看了伊妮娅一眼，她赤身站在领事那张古老的睡床旁（我记得那床也非常舒服）。我刚想和她说说，在树舰靠岸前，是不是好好利用一下时间，但伊妮娅只是朝我摆了摆手指，便把那滴银色的原生质举到头顶，丢到了头发上。

银色生物吞没了伊妮娅，我注视着这一切，那景象真令人惊慌。它沿着她那金褐色的头发往下流，就像是液体金属一般，盖住了她的眼睛、嘴巴、下巴，接着如反光的熔岩一般，沿着她的脖子流下，覆盖了她的肩膀、乳房、肚子、髋骨、耻骨、大腿、膝盖.....最后，她抬起一条腿，接着是另一条腿，于是，她被完全吞没了。

“没事吧？”我问道，声音非常轻。我的那滴银色原生质还在手中搏动，急切地想要把我吞下。

伊妮娅——或者说，原是伊妮娅，现在变成一尊铬银雕像的东西——朝我竖了竖拇指，又指了指喉咙。我明白了她的意思：同霸主时代的拟肤束装一样，从现在开始，通信将由默读拾音器进行。

我双手举起不断搏动的原生质，屏住呼吸，闭上双眼，将它丢在了头顶。

这一切只花了不到五秒钟的工夫。刹那间，我觉得自己完全无法呼吸了，那滑溜溜的物体覆盖住了我的口鼻，但紧接着，我便吸上了一口气，新鲜凉爽的氧气。

听得到吗，劳尔？比起旧装束上的耳塞拾音器，这套装束让她现在的声音听起来清晰得多。

我点点头，然后默念道：听得到，好怪的感觉。

准备好了吗，伊妮娅女士，安迪密恩先生？片刻之后，我才意识到说话的是另一名适应太空的驱逐者，是崔芬耶·尼卡加特，他正在束装的线路那头问话。我先前听到过他的声音，但当时已经通过语音合成器翻译。现在，在这条直接的线路上，他的声音甚至比仙·奎恩塔纳·卡安鸟鸣般的声音还要清澈悦耳。

准备好了，伊妮娅应道。于是我们走下螺旋楼梯，穿过人群，来到了外面的瞭望台上。

祝你们好运，伊妮娅女士，安迪密恩先生。说话的是贝提克，他正通过飞船的通信线路和我们讲话。当我们来到瞭望台的栏杆旁，站到克洛尔和尼卡加特的身边时，机器人碰了碰我俩的银色肩膀。

罗莫也在等我们，他那银色的拟肤束装显出他手臂、大腿和平坦腹

部的每一块肌肉。有那么一小会儿，我感到非常尴尬，真希望自己能在这层微薄的银色流体衣装下还穿着什么东西，或者自己以前能努力锻炼，把体型练棒。伊妮娅看上去美极了，那美妙的胴体以银铬塑造。真高兴，还好只有机器人一个人跟着我们五人来到了瞭望台上。

飞船离星树还有几千公里的距离，正猛烈减速。帕洛·克洛尔打了个手势，便轻轻松松跳到了瞭望台的细栏杆上，在六分之一重力水平下平衡住了身体。崔芬耶·尼卡加特跟着他照做，接着是罗莫，然后是伊妮娅，最后——笨手笨脚的——是我。那种立于高处、无遮无避的感觉真是势不可挡——身下是星树的绿色大盆，多叶的墙壁在四面八方向上升往无垠之地，飞船的船身在我们身下一点点弯曲，平衡在一条细长的聚变火柱上，就像是一栋建筑矗立在柔弱的蓝色柱子上，有一种摇摇欲坠的感觉。我猛然意识到，我们即将跳下飞船，这念头真是让我一阵昏晕。

别担心，在你们穿过的那一瞬间，我会马上开启密蔽场，并启动反重力装置，直到你们远离驱动器的废气排放点。我意识到，现在说话的是飞船。但我还不知道我们到底要干什么。

穿着那身束装，可以让你们粗略地了解我们对太空的适应情况，帕洛·克洛尔开口道。当然，对我们这些选择了全面整合的人来说，让我们在太空生存下来并恣意来往的，并不是这些半有知觉的束装和它们的分子微处理器，而是我们自身的皮肤、血液、视觉、大脑，它们都已经发生了全面的改变。

我们怎么……我问道，不过应付默读有点困难，感觉嘴巴有点干燥，喉部肌肉紧张。

别担心，尼卡加特说。在大家分散拉开足够的距离前，我们不会展开羽翼。它们不会相撞……有能量场存在，不会有这种事。控制主要是凭直觉。你们束装的视像系统将会接驳你们的神经系统、神经传感器，需要时就能拉出数据。

数据？什么数据？这念头刚形成，我的束装通信器就把它送了出去。

伊妮娅的银手抓住了我的手。劳尔，这会非常有趣。我想，这短短几分钟，是我们今天唯一自由的几分钟。或者只是暂时。

在那个时候，我站在栏杆边缘，如果陡直摔落，势必将坠入聚变焰尾和无尽的真空。对于她这句话的意思，我压根就没有多想片刻。

来吧，帕洛·克洛尔说着，从栏杆上一跃而下。

我和伊妮娅仍旧握着对方的手，一起从栏杆上跳下。

她放开了我的手，我俩翻滚着远离了对方。密蔽场分出一条缝，将我们弹射到安全的距离外。我们五人旋转着远离飞船时，聚变驱动器暂时关闭，接着它又重新燃起——随着它的减速度赶超过我们，飞船看上去就像是在远离我们疾速驰去——而我们继续往下落，有一种势不可挡的感觉，五个四肢张开的银色身形互相离得越来越远，但都是在垂直坠向身下几千公里外的星树。就在这时，我们的羽翼张开了。

对于今天这一趟飞行来说，只需将轻型羽翼展开一公里左右，耳畔传来帕洛·克洛尔的声音，要是我们去的地方比较远，或者飞行速度加快，那就需要张得更开一点……也许几百公里吧。

当我举起手臂的时候，从拟肤束装中冲出几条能量，它们就像是蝴蝶的羽翼般展了开来。我感觉到了日光迅速带来的推力。

我们感觉到的，主要是先前的电磁能量场航线的电流，帕洛·克洛尔说？如果你们允许我暂时控制一下你们的束装……快看，那儿。

眼前的景象发生了变化。我望向左手边，也就是伊妮娅坠落的方向，她已经在好几公里之外——那是一粒闪闪发亮的银色蝶蛹，却张着巨大的金色羽翼。在她的更远处，其他人也闪着光芒。我看见了太阳风，看见了带电粒子和离子流沿着无限复杂的太阳圈几何面流动、向外盘旋。扭曲磁场形成的红色线条盘旋着，就像是画在了一只不断变化的鹦鹉螺的内表面。所有这些旋绕的、多层的、五颜六色的等离子湍流的源头，都是那颗恒星，但那不再是一颗惨淡的星星，而是数百万汇聚的场能线的核心，整片整片的等离子云以每秒四百公里的速度喷薄而出，又被北部和南部赤道的脉动磁场拉成各种形状。我能看见朝内奔涌的磁场线的紫色光带，还有朝外爆裂的大片深红色的能量流，它们互相交织，混杂在一起；我能看见星树外边缘的太阳能冲击波，形成了蓝色的旋涡，卫星和彗星刺入这些等离子介质，就像是夜幕之下的远洋舰乘风破浪，穿过一片发着磷光的大海；我还能看见我们的金色羽翼正和这些等离子和磁场介质互相作用，它们捕获了一个个光子，就像是用网兜抓住了无数的萤火虫，翼面迎着等离子流波动着，而我们的银色身体，则沿着太阳圈矩阵的大型闪光褶皱和螺旋磁力几何面，往前加速行进。

除了这些增强的景象之外，束装的视像正将轨线信息和计算数据叠加在眼前，虽然这些数据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但对这些适应太空的驱逐者来说，必定攸关生死。这些方程式和函数一闪而过，似乎飘浮在了遥远的某处，我只记得其中的一段：

$$\frac{GM_3M_c}{r^2} = \frac{M_c V_{\text{cir}}^2}{r}$$

and

$$P_r = \frac{(1+k) S_r}{c}$$

and

$$k = \frac{R_a}{(R_a + A)}$$

and

$$a_s \text{ ————— } a_3 = \frac{(1+k) (6.3 \times 10^{17}) R_s^2}{2Mr^2} \text{ m / sec}^2$$

and

$$V_1^2 + \Delta V^2 + 2\Delta V(V_i^2 + V_e^2)^{1/2} > V_i^2 + \Delta V^2 + 2\Delta V V_i$$

即便不明白这些公式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也知道目前是什么情况：我们正极速冲向星树。我们从飞船那儿得到了速度，又从太阳风和离子流那儿获得了更多的推力。我终于明白这些驱逐者能量羽翼是怎么让人在太空中极速飞行的，但怎么才能在一千公里的距离内刹住车呢？

太棒了，传来罗莫的声音，太妙了。

我转了转脑袋，只见我们来自天山的飞行师朋友正在几千米外的右下方，他已经进入了多叶区，现在正在蓝色朦胧的密蔽场上方俯冲翱翔，那层能量场就像是一层滤息膜，包裹着众多树枝之间的空间。

他到底是怎么做的？我纳闷道。

这一次，我肯定又把脑中的这个念头默念了出来，因为我听到了罗莫那低沉独特的笑声，他送来了信息，劳尔，用你的翅膀。和树，和尔格一起合作！

和树，和尔格一起合作？我的这位朋友肯定是失去理性了。

然后，我看见伊妮娅张开了她的翅膀，她用意念和手臂的动作操控着它们。我望着她对面的树枝形成的世界，它们正以令人心惧的速度朝我们逼近。接着，我开始明白其中的技巧。

好极了，传来崔芬耶·尼卡加特的声音。正面迎着风，很好。

只见两位适应太空的驱逐者如蝴蝶般扑扇着翅膀，从星树升起的等离子能量流将他们包围，转眼之间，我从他们身边疾速飞过，就好像他们打开了降落伞，而我还在自由落体。

我在拟肤束装的能量场内气喘吁吁，心脏猛烈跳动。我奋力张开手臂和双腿，用意念驱使翅膀张得更大。能量褶微微闪光，张开到至少两千米长。在我身下，一大片枝叶缓缓移动，缓慢而有目的地转着方向，仿佛一出自然的延时全息影像，记录下花儿自动跟踪日光的景象。这些枝叶互相交叠，形成了一只直径至少达五公里的光滑碗碟，最后变得如同反光的镜面一般。

日光照耀着我。要是直接用眼睛毫无防护地观看这一切，那我瞬间就会被灼瞎。幸好束装的目镜已经将光线极化。我能听见日光正猛烈捶打着我的拟肤束装和羽翼，就像是豆大的雨点捶打着金属屋顶。我将翅膀张得更大，接住猛烈的太阳风，就在这一瞬间，底下星树上的尔格折叠了太阳圈矩阵，将等离子流折射回我和伊妮娅的身下，我们也因此迅速减速，但还不至于太费劲。我们扑打着翅膀，飞进星树阴凉的外部树枝丛，此时此刻，束装的视像中还在往我眼前流动着一条条数据。

不知何故，我确信巨树提供了以质量和反光度为基础的足量日光，而尔格提供了足量的太阳圈等离子和磁场反作用力，在两者相互作用下，我们可以以接近零的速度，落在巨大的主树枝或密蔽场上。

我和伊妮娅跟着两位驱逐者，学着他们的样，一忽儿展翅高飞，一忽儿拍打翅膀，降低速度，继而大大张开，接住日光，重新加速，在外部树枝间游窜，或是高高地飞行在星树外部的多叶枝丛上。接着，我们又深深地潜入了树枝间，折起翅膀，飞过一个个核心密蔽场外的荚舱，掠过一座座桥，蹿过忙碌的太空鱿鱼，这些生物的触手比领事的飞船还要长十倍，后者现在正小心地减速，穿越多叶区。接着，我们又重新张开翅膀，一路急升，飞经一大群一大群飘在空中的阿凯拉特里血小板，在我们经过时，这些蓝色脉动的生物似乎在朝我们招手。

在微微闪光的密蔽场下，有一块巨大的树枝平台。我不知道这对翅膀能不能穿透能量场，但帕洛·克洛尔的确穿了过去，只是闪了一下，就像一名优雅的跳水运动员刺破了平静的水面。崔芬耶·尼卡加特紧随其后，接着是罗莫，继而是伊妮娅，最后是我。我折起翅膀，缩成十几米宽，接着穿越了这个能量屏障，重新回归了空气、声音、香味、凉爽

微风的怀抱。

我们着陆在平台上。

“初次飞行，你们完成得挺棒。”帕洛·克洛尔说，她的声音经大气合成，“这仅是我们生活的一瞬，我们想和你们分享一下。”

伊妮娅解除脸部的拟肤束装，它流淌成一个水银般的衣领。她的眼睛闪耀着光芒，一如以往，充满了勃勃生机。白皙的肌肤泛着红晕，头发粘着汗水，湿漉漉的。“真棒！”她喊了一声，接着转身捏捏我的手，“太棒了……多谢。谢谢，谢谢，谢谢，自由人尼卡加特，自由人克洛尔。”

“万分荣幸，尊敬的传道者。”尼卡加特颌首说道。

我抬头一望，意识到“伊戈德拉希尔”号已经在我们头顶靠岸，树舰几公里长的树枝和树干已经与生物圈的树枝融为一体。我之所以知道巨树之舰在那里，是因为领事飞船在缓缓入港，正被一只工作乌贼拉进储藏荚舱。我能看见一名名克隆船员，他们正热火朝天地忙碌着，把众多的补给和莫比斯立方体带到海特·马斯蒂恩的树舰。还能看见几十条植物茎梗状的维生脐线和连接杆，从星树连接着树舰。

伊妮娅没有松开我的手。当我将目光从头顶的树舰转回到她身上时，她朝我靠近，吻了吻我的嘴唇。“能想象吗，劳尔？有成千上万适应太空的驱逐者生活在那儿……时时都能看到那些能量……在空旷的太空中飞行几个星期、几个月……沿着磁力场的弓形激波流和星球周围的涡流奔行……骑着十天文单位外的太阳风等离子激流，向更远的太空飞去……飞向离恒星七十五至一百五十天文单位远的太阳层顶的终端激波疆界，飞到太阳风停止、星际介质出现的地方。聆听宇宙之海的低声细

语，惊涛拍岸。你能想象吗？”

“不。”我回答。我无法想象，我也不知道她到底在说什么。当时的我完全不能理解。

贝提克、瑞秋、西奥、卡萨德和其他人都从一条转运藤蔓上爬了下来。瑞秋为伊妮娅带来了衣物。贝提克拿着我的。

驱逐者和其他人又围住了伊妮娅，急切地寻求各种问题的答案，想要得到进一步的指令，汇报基甸驱动无人飞船即将发射的消息。我俩被拥挤而上的人群冲开。

伊妮娅回头一望，向我招着手。我也举起了手——仍旧穿着拟肤束装的银手——向她挥动，但她已经不见了。

那天晚上，我们好几百个人乘上了一艘转运荚舱，由一只乌贼拉着，沿着生物圈星树的内表面，在黄道面之上朝几千公里外的西北方前进，但旅程只花了不到三十分钟，因为乌贼走了条捷径，在太空中穿出一条弧线，从我们的那个区域径直前往新址。

在星树的这一区域内，那些生机勃勃的荚舱、公共平台、树枝塔、系连桥的构造体系看上去大不相同，虽然这个巨大的建筑体和我们的那个区域离得很近。它更大，更具巴洛克风格，新奇怪异。这里的驱逐者和圣徒说起话来，都带着一丝与众不同的口音，那些适应太空的驱逐者的身上装饰着一条条我从未见过的闪亮色条。这里的大气层中，有一些与众不同的鸟类和野兽——充满异域风情的鱼类在迷雾空气中巡游，还有一大群像是旧地杀人鲸的生物，却长着短短的臂膀和美丽的手。而

且，这还只是几百公里范围内的情景。我无法想象整个生物圈中各种文化和生命形式是多么的变化多端。我第一次意识到伊妮娅和其他人一遍遍告诉我的事情……人类在过去几千年的星际航行过程中发现的星球，其表面积全部加起来，也比不上这个生物圈的内表面的面积。当星树完工之后，整个内部生物圈就会充满勃勃的生机，其宜居空间的总量，将超过银河内所有宜居星球的总和。

我们会见了一些官员。我们坐进六分之一重力水平下的拥挤平台，与几百名驱逐者和圣徒权贵共进晚餐。接着，他们带我们来到一个非常大的荚舱中，我觉得那可能是一颗小型卫星。

那里聚着十万多名驱逐者和圣徒，他们正等着我们。在中央的高台上，还有几百个赛内赛·阿鲁伊特，空中悬浮着一群群阿凯拉特里。我意识到，尔格已经将内部密蔽场的引力水平设置成舒适的六分之一标准重力，将每个人拉向生物圈的表面，但我又发现，在整个生物圈的内部，周围、上方和高空，有许许多多的座椅。于是我重新估算了一下，这群人的数量应该超过一百万。

驱逐者自由人纳弗森·韩宁和圣徒星树的忠诚之音凯特·罗斯蒂恩引介了伊妮娅，说她带来了大家等候了数个世纪的消息。

伊妮娅走到讲台边，上下左右细看了一番，就像是在和这个巨大厅堂中的每一个人进行眼神交流。音效系统真是先进，我们甚至能听到她咽口水和呼吸的声音。我的挚爱看上去很平静。

“重新选择。”伊妮娅说，她转过身，离开讲台，来到放着高脚酒杯的长桌旁。

我们中有几百人捐出了鲜血，区区几滴，之后酒杯被传递给等待的

人群。瞧，从伊妮娅那儿已经获得共享礼的只有区区几百个人，这个量无法满足那一百万名驱逐者和等待着的圣徒，但助手们用消毒刀滴下几滴鲜血，这几滴血又被转移到酒池，几十名帮手从龙头中灌满酒杯，一个个传递下去，于是，没过一个小时，希望分享伊妮娅血酒的人都得到了满足。这个庞大的天地慢慢地人去楼空。

在说出那四个字后，伊妮娅整晚都没再说过别的话。在那漫长、无休无止的一天内，转运舱终于第一次出现了寂静的场面，它开始回家.....回到星树的属于我们的区域，回到“伊戈德拉希尔”的阴影之下，二十四小时后，这艘飞船就将循着命运的脚步，走上离乡的旅途。

当时我觉得自己就像是冒牌货。差不多二十四小时前，我就已经喝下伊妮娅的酒，但一天下来，我都没有任何感觉.....除了对伊妮娅一如既往的绵绵爱意，也就是说，对伊妮娅完全不同寻常，又特别，且无须指定、无须平等的爱。

想要喝的人都已经喝了。一大片地方人去楼空，就连那些没喝的人也寂静无声，他们也许对我爱人那仅仅四个字的演讲感到失望，或者是在思索那句话字面上或字面下隐含的意思，我不得而知。

我们坐进转运舱，回到了星树那片属于我们的区域，大家一直沉默不语，除非必须讲话才开口。这不是一种尴尬或失望而导致的沉寂，准确说来，是在面对一个人某段生命的终结，面对一个开始.....一个充满希望的崭新开始时，所产生的一种既敬畏又濒临恐惧的沉寂。

重新选择。我和伊妮娅都很疲惫，而且时间也很晚，但我俩还是在黑暗的起居荚舱中做爱。这一温存的行为缓慢温柔，甜蜜得几乎难以忍受。

重新选择。在我缓缓飘入.....的确是飘入.....梦乡时，这是出现在我脑海中的最后四个字。重新选择。我明白了。我选择了伊妮娅，选择了和伊妮娅一起生活。我相信她也选择了我。

而且，明天我也将重新选择她，她也会重新选择我。后天也是。每一个明天的每一个小时，都将如此。

重新选择。是的，正是这样。

我的名字叫雅各·舒尔曼。这封信写给在罗兹^[41]的朋友们：

我亲爱的朋友们，我一直在等着确认这件事的真伪，好写信给你们。啊，我们现在终于知道了，这事太让人伤心了。我见到了一名逃跑的目击者，我和他谈过话，他把一切都告诉我了。他们被带到了唐比附近的切姆诺，全部被害，埋在了热舒夫森林。处死犹太人的方式有两种：射杀，或毒气。这样的事就发生在成千上万的罗兹犹太人身上。别以为写这封信的是疯子。啊，这是一出真实的悲剧，太可怕了。

“恐怖，太恐怖了！嗨，脱掉你的衣服，在你头上抹上黑灰，在街上跑吧，疯狂起舞吧。”我好累，都握不住笔了。造物主，请帮助我们！

我在公元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九日写下这封信。几个星期后，在二月一个冰消春暖的日子，格拉堡城周围的树林中洋溢着一股不真实的春天气息。我们——营地的人——被装进了货车。其中一些货车上画着亮丽的图画，有热带树林，还有丛林动物。这些是去年夏天从营地带走孩

子的货车。过了一个冬天，这些画已经有点褪色，德国人也没操心去修饰一下，于是，这些灰扑扑的图片就像是去年夏天的梦境一般逐渐淡去。

他们开车把我们送到了十五公里外的切姆诺，德国人把这个地方叫作库尔姆霍夫。到这儿之后，他们命我们下车去树林里解手。我解不出.....有卫兵和其他人看着，我解不出，但我还是假装了一下，最后重新扣上裤子的纽扣。

他们把我们赶回大货车，车子开进了一座古老的城堡。到这儿后，他们又命我们下车，我们排成队，行走在一个散落着衣服和鞋子的大院里，最后进了一个地窖。地窖的墙上用意第绪语写着“没人活着离开”。现在，地窖里有了几百个人，都是男人，都是波兰人，大多数都来自附近的村庄，比如格拉朵、科洛，但还有很多是罗兹人。空气闻起来有股腐烂潮湿的味道，还有冰冷岩石和腐败发霉的味道。

过了几个小时，天色逐渐昏暗，我们活着离开了地窖。这时来了更多的货车，这些车子更大，门分成左右两截。这些较大的货车是绿色的，车子两旁没有画着画。卫兵打开车门，里面差不多都挤满了人，每辆车载着七八十个人。这些人我一个也不认识。

德国人朝我们又推又打，把我们赶上这些大货车。我认识的人中，许多都在哭喊，所以当我们满满当当坐进臭气熏天的货车中时，我领着他们祈祷起来——以色列啊，你要听[\[42\]](#)，我们祈祷着。货车大门关上时，我们还在祈祷。

外头，德国人冲着来自波兰的司机和帮手大喊大叫。我听见其中一名帮手用波兰语喊出了一个词：“毒气！”接着传来一个响声，像是什么

管子或软管被接在了卡车下的什么地方。引擎轰鸣作响起来。

我身边的几个人继续和我一起祈祷，但其他一些人开始喊叫起来。货车开始慢慢开动，我知道车子正沿着一条狭窄的柏油路往前进，这条路是德国人铺的，从切姆诺通进森林。大多数村民都对此感到惊讶，因为这是条死路.....它在森林里断了头，在那个地方，路稍微变宽，以便货车掉头。但那儿没有任何东西，就只有森林，还有德国人下令建造的大炉子，下令挖的地坑。告诉我们这事的，是营地里的犹太人，是他们在森林里铺了这条路，挖了地坑，造了炉子。当时我们还不相信，后来他们走了.....被运走了。

空气有点让人透不过气来。喊叫声越来越响。我的脑袋隐隐作痛，呼吸困难，心狂野似的跳动。我左手拉着一个青年的手，那几乎是个孩子，右手拉着一位老人。两人都在同我一起祈祷。

货车中，有人在什么地方唱起歌来，声音盖过了喊叫声，是用意第绪语在唱。听声音，像是一位唱惯歌剧的男中音。

上帝啊，上帝啊，

汝为何遗弃吾等？

吾等曾经陷身大火，

然则未曾抛却汝之圣律。

伊妮娅！我的天！什么？

嘘。没事，亲爱的，我就在这儿。

我不.....什么？

我的名字叫卡尔特琳·凯特严·安迪密恩。我的丈夫是特劳布·安迪密恩，他在五个月前的一场狩猎事故中去世。我还有一个孩子，名叫劳尔，按海伯利安当地历法算，他已经三岁了，现在应该在大篷车围成的圈子那儿，正在营火边上玩呢，姨妈在照看他。

夜晚到来时，大篷车都会在山谷中围成一个圈。我沿着山谷爬上一座青翠的山丘。山谷的溪流旁长着几棵三枝杨树，除此之外，整个荒野上就再也没有任何标志性的东西，唯有矮矮的青草、莎草、岩石、青苔，以及绵羊。山丘东麓可以看见车队的几百头绵羊，也可以听见阵阵羊叫声，它们在牧羊犬的驱赶下绕着圈子，四处狂奔。

外婆正坐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上缝补衣服，从那儿可以将整个西边的山谷尽收眼底。西部地平线笼罩在一片迷雾中，这意味着那里是开阔的水源或大海的所在地，但临近的世界都是荒野，头顶是湛青的夜幕，流星在天空中无声地纵横交错，耳畔是风吹草地的飒飒之声。

我走到外婆身旁，挑了块岩石坐下。她是我已故母亲的母亲，那张脸是我们家族的脸，但稍显衰老，皮肤受尽了风吹雨打，一头白色短发，强势的脸庞棱角分明，削瘦的鼻子，褐色的双眼，眼角旁布满了鱼尾纹。

“你终于回来了，”这个老迈的女人说道，“回家的旅途顺利吗？”

“嗯，还行，”我说，“汤姆载着我们从浪漫港沿着海岸走，然后上了鸟嘴大道。没走沼泽地，所以没花摆渡费。头一晚我们住本布洛克酒店，第二晚在休斯河岸扎了个营。”

外婆点点头，忙着手里的针线活，她身旁的岩石上放着一个篮子，里面堆满了衣物。“医生怎么说？”

“医院很大，”我说，“自我们上次去浪漫港起，那些基督徒就一直在扩建医院。医院的修女.....护士.....人很好，化验时很亲切。”

外婆等着我说下去。

我俯瞰着整个山谷，太阳从那儿的乌云中探出头。一条条霞光照射在山谷的顶端，在低矮的岩石和山顶上投下精巧的影子，连石南花也被照得红彤彤的，像是着了火一样。“癌症，”我说，“新型的。”

“荒野尽头的医生早就这样说过了，”外婆说道，“他们对病情怎么说？”

我拿起一件衬衣，这是特劳布穿过的衣服，现在是他弟弟雷伊的，他是劳尔的叔叔。我从围裙里拿出自己的针线，开始缝纽扣，特劳布在最后一次北行狩猎之旅中，丢了这个纽扣。一想到把没了纽扣的衬衣给雷伊，我的脸庞不由得发起烧来。“他们建议我接受十字形。”我说。

“他们有那么先进的机器和充足的血清，也治不好？”外婆问。

“以前是可以的，”我说，“但这项技术显然使用了分子技.....”

“纳米技术。”外婆说。

“对，教会很久以前就严禁这种技术存在。但有一些较为先进的星球，那里有治疗方法。”

“但海伯利安没有。”外婆说道，她把衣服放到了裙兜边。

“没错。”开口的时候我感觉到满身倦意，因为化验和旅途的缘故，身子有点不舒服，但心里仍然非常平静，不过也很悲伤。微风吹过，我能听见劳尔和其他男孩子的笑声。

“他们劝你接受十字形。”外婆说，最后那个词很短，但却异常锋利。

“对。有个年轻的神父，人很好，他昨天和我聊了几个小时。”

外婆正视着我的眼睛。“你会吗，卡尔特琳？”

我迎向她的目光。“不。”

“确定？”

“完全确定。”

“如果特劳布去年春天照神父的话去做，接受十字形，那他现在还会活在我们身边。”

“那也不是我的特劳布了。”说完，我转过头去。自从七个星期前病痛开始折磨我以来，我第一次哭了起来。我知道，这不是为我自己哭，而是想到了那些关于特劳布的往事，想起那最后一个日出，当时他和兄弟们一起去海岸边猎捕盐水伊蛭，我永远忘不了他临走时微笑着向我们挥别的情景。

外婆握住了我的手。“你是在想劳尔？”

我摇摇头。“没有。这几个星期，我什么也不会想。”

“瞧，你不必担心那事儿”外婆柔声道，“我还知道怎么照看孩子。我还有一箩筐的故事，也会教他本事。我会让他一直记得你的。”

“他还这么小……”话刚出口，我便停住了。

外婆捏住我的手。“小孩子的记性最好了。”她柔声道，“等我们老弱不堪时，脑子里记得最清楚的还是小时候的回忆。”

夕阳西下，光线璀璨无比，但由于泪水的缘故，我的视野依然是模模糊糊的。我扭过半张脸，回避着外婆的目光。“我不想只有当他老的时候才记起我。我想……每天……都见着他……看着他玩耍，看着他长大。”

“你记得你小时候和劳尔差不多大的时候，我教给你的一首良宽的诗么？”外婆问。

我真想笑。“外婆，你教过我好几十首良宽的诗呢。”

“第一首。”外婆说道。

她这么一说，我没过多久就记了起来。我念出这首诗，尽量避免诵经般的背诵，小时候我比劳尔大不了多少的时候，外婆就是这么教我的：

春意盎然绿田野，

牵童采青何其乐。

外婆闭上了双眼。她的眼皮如羊皮纸一般薄。“卡尔特琳，你以前很喜欢这首诗。”

“现在也是。”

“它有没有说，从现在开始之后的下周、后一年、后十年，只有牵着孩童去采青才能拥有快乐？”

我笑了。“你说得倒轻巧，老太婆。”语气轻柔，充满深情，缓和了那个词的不敬，“你已经牵着他们采了七十四年的青，接下来还会有七十年的时光，可以那么做。”

“我想，没那么长时间了，”她最后一次捏捏我的手，接着松开了它，“但是，更重要的是，你应该抓住现在，趁着今晚这个春天的夕阳时分，去和孩子们走走，为今天的晚餐采些青叶。我为你做一份你最爱吃的菜。”

听到这话，我不禁拍起手来。“北风汤？但韭菜还没熟呢。”

“南方的草地有，我叫小李子同他的孩子们去那儿找了一趟，结果他们采了一大锅。去吧，去采些春叶，我要用来加到汤里。带着你的孩子，记得天黑前回来。”

“我爱你，外婆。”

“我知道。小丫头，劳尔也爱你。我来照看车队。快去吧。”

我醒来了，身子在坠落。事实上我一直醒着。星树的树叶遮蔽着荚舱，营造出夜晚的氛围，外星系的星辰星光闪烁。那些声音没有丝毫减弱。那些影像也没有消散。那并不像是梦境，而是一场混杂着影像和声音的大旋涡……成千上万声音的合唱，所有声音都吵闹地回响在耳边。直到此时，我终于记起了我母亲的声音。当拉比·舒尔曼用旧地的波兰语喊叫出声，用意第绪语祈祷的时候，我不仅仅听懂了他说的话，也明白了他的所思所想。

我快要疯了。

“不，我亲爱的，你没有疯。”伊妮娅在耳边柔声道，她正和我一起靠在温暖的荚舱壁上，紧紧抱着我。根据通信志计时器，星树这一区的睡眠时间差不多要结束了，一小时内，树叶就会转向，让阳光照射进来。

那些声音还在我耳中低声细语，呢喃、争吵、哭泣。那些影像从我脑后掠过，就像是一记重拳狠狠地砸在了我的头上，搞得像是开起了染坊，各种颜色都冒出来了。我发现自己正僵硬地缩成一团，拳头紧握，牙关紧咬，青筋暴突，就像是在抵抗可怕的风暴或是一波波剧痛。

“不，不。”伊妮娅还在我耳畔述说，那柔软的双手抚摸着我的脸颊和太阳穴。一粒粒汗珠飘浮在我周围，就像是酸腐的灵云。“不，劳尔，放松。正如我想的，亲爱的，你对这一切太敏感了。放松，让那些声音自然消退。亲爱的，你可以控制它们。只要你想听，你就能听。想让它们安静，你就能让它们安静。”

“可它们一直没走远？”我说。

“不是很远。”伊妮娅低声道。向阳面的树叶屏障对面，驱逐者天使正飘浮在阳光之下。

“你从小就一直在听这些声音？”我问。

“我还没出生前就听到了。”我的挚爱回答道。

“我的天，我的天，”我举起拳头，压着自己的眼睛，“我的天。”

我的名字叫安奈·马欣·奥苏·阿塔，出生在库姆·利雅得，当圣神来到我们村子时，我才十一标准岁。我们那个村子远离城市，远离仅有的几条高速公路和太空大道，甚至远离岩石沙漠和炽热平原中纵横交错的商队之路。

两天来，不断有圣神飞船从东往西掠过天空，我父亲说它们来自东方的某个空中基地，每到晚上，夜空就像是布满了一粒粒灰烬。阿尔-安萨里的伊玛目从奥马尔那儿接到了电话，昨天，他通过无线电向村子发来命令，要求高纬度区和炽热平原绿洲营的所有人集结在毡包外，等待进一步的指示。在我们村的泥墙清真寺有个集会，父亲已经过去了。

于是家里的其他人站到了毡包外，另外三十个家庭也都等在了外头。村子的诗人——法里德·额丁·阿塔尔——在人群中走动，试图用诗文安抚大家紧张的情绪，但是，就连大人们都很害怕。

父亲回来了。他告诉母亲，毛拉已经做出决定，不能坐等异教徒杀害所有人。但村里的无线电没有联系到阿尔-安萨里或奥马尔的清真寺，父亲觉得无线电又坏掉了。但毛拉认为异教徒已经杀害了炽热平原西部的所有人。

我们听见从其他毡包传来的枪声。母亲和大姐想要逃，但父亲叫住了她们。传来了喊叫声。我仰望天空，等着异教的圣神飞船重新出现。当我重新低下头的时候，毛拉的执法人已经绕到了我们的毡包两侧，步枪重新装上了弹匣。他们一脸严峻的表情。

父亲叫我们大家一起握住双手。“我主万能。”他说着，我们也回应着：“我主万能。”虽然如此，我还是知道“伊斯兰”这个词的意思是服从安拉的慈悲决议。

就在最后一刻，我看见了天空中的灰烬，圣神飞船正从东飞向西，穿越了极高的天顶。

“我主万能！”父亲喊道。

一阵枪声。

“伊妮娅，我不明白这些东西到底意味着什么。”

“劳尔，它们并不意味着什么，那就是它们原本的样子。”

“它们是真的？”

“和任何真切的记忆一样真实，亲爱的。”

“但我是怎么听到的？当我的意识稍微触及它们.....我能听到这些声音.....这么多的声音.....这些东西甚至比我自己的记忆还要清晰。”

“但它们还是记忆，亲爱的。”

“死者的……”

“是的，这些是。”

“学习死者的语言……”

“劳尔，我们可以用各种方法学习它们的语言。不仅仅是各种语言……英语、意第绪语、波兰语、波斯语、拓麻语、希腊语、汉语……还有它们的心，它们的记忆之灵。”

“这些鬼魂会说话，伊妮娅？”

“不是鬼魂，我亲爱的。死亡就是终结。灵魂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组合，混杂了一个人从生到死的记忆、人格……当生命离开之后，灵魂也会死亡。但是，留在挚爱之人心中的记忆并不会消亡。”

“那这些记忆……”

“它们在缔之虚中不断回响。”

“怎么会这样？所有的千千万万的生命……”

“还有成千上万的各种种族，古往今来数十亿年，亲爱的。那里面有一些关于你母亲的记忆……还有我母亲的……还有那些离我们的时空非常遥远的各种生命生命印记，也在那里。”

“我也能触及它们吗，伊妮娅？”

“或许吧。只要给你足够的时间、足够的训练。我花了好几年时间才真正明白它们。对于这些进化得极为与众不同的生命形式，就算它们的感觉都已经非常难以理解，更别提它们的思想、记忆和情感了。”

“但你成功做到了？”

“我尽力了。”

“像赛内赛·阿鲁伊特、阿凯拉特里这样的异星生命？”

“比它们还要与众不同，劳尔。赛内赛躲藏在希伯伦星球上，躲藏了好几个世代，它们就生活在人类居住者的近旁。它们有心灵感应的能力——情感是它们最主要的语言。至于阿凯拉特里，虽然它们和我们大相径庭，但程度还比不上家父拜访过的内核实体。”

“丫头，我的心很痛。你能帮我停止这些声音和影像吗？”

“亲爱的，我能帮你让它们平静下来。但只要我们还活着，它们就永远不会停止。这便是享用我的鲜血所带来的福祉，也是重担。但是，在我教你如何让它们平静下来前，请你再继续听几分钟。叶子快要转向，要日出了。”

我的名字叫雷纳·霍伊特，是一名神父，但如今，我是教皇乌尔班十六世。现在，我正在圣彼得大教堂中为约翰·多米尼各·穆斯塔法枢机举行重生弥撒，与会的是五百多名有权有势的梵蒂冈信徒。

我站在祭坛前，伸出双手，朗读《信友祷文》中的经文——

让我们虔诚地召唤万能的天父上帝，

为了拯救众生，

祂将祂的儿子从死者中复活。

担任弥撒执事的卢杜萨美枢机吟诵着——

我们向我主祈祷，

请祂将故去的、业已在洗礼中接受永生之种的

约翰·多米尼各·穆斯塔法枢机，

送回永恒的信友同伴中。

我们向我主祈祷，

祂在世之时，

曾在教会和宗教法庭中行使主教之职，

请让他重新用崭新的生命侍奉上帝。

我们向我主祈祷，

请祂将灵魂交给我们的兄弟姐妹、亲戚施主，

作为他们辛苦劳动的回报。

我们向我主祈祷，
请祂向沉睡在他重生希望中的所有人，
投下赞许的明光，
恩准他们的重生，
让他们更好地侍奉祂。

我们向我主祈祷，
请祂援助我们的兄弟姐妹，
他们受到渎神者的攻击，
受到堕落者的嘲笑，
请向这些痛苦的人施以神圣的慰藉。

我们向我主祈祷，
请祂有朝一日召唤荣耀王国的所有人，
所有虔诚效忠地集结在此处的人，

像你授予耶稣一样，
授给我们凡俗永生的祝福。

唱诗班唱起了《奉献乐曲》，在寂静的回荡声中，众人跪倒在地，开始等待圣餐礼，我在祭坛上转回身，说道——

“主啊，我们代表你的仆从，约翰·多米尼各·穆斯塔法枢机，向你献上这些礼物，请接受它们。你将这位高级神父赏赐给了这个世界。愿他暂时联合天国之圣人团，经由你的重生圣礼，回归我们的世界。靠着基督我主。”

众人异口同声地回应——

“阿门。”

我走到祭坛附近的穆斯塔法枢机的棺具及重生龛前，在上面洒上圣水，同时祈祷道——

天父，万能且永生的上帝，

靠着基督我主，

我们一如既往地向你致上谢意。

祂从死亡中复生，
给予我们曙光般的重生希望，
死亡的悲伤终于做出让步，
我们得到了不朽的光明前景。

主啊，对你的忠诚信徒来说，
生命得到了改变和重生，没有了终结。
当我们俗世的身体栖身于死亡中，
我们相信你的仁慈和奇迹将会让它重生。

如此，在天堂天使们的合唱声中，
我们赞扬你的荣光，
我们将永远赞美你。

大教堂内那巨大的管风琴发出隆隆的响声，唱诗班开始吟唱《三圣颂》：

圣、圣、圣，上主，万有的天主，

你的光荣充满天地。

欢呼之声，响彻云霄。

奉上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

欢呼之声响彻云霄。

圣餐礼过后，弥撒结束，众人散去之后，我慢慢走向圣器室。我内心充满了悲伤，心脏部位疼痛不已——千真万确。心脏病又一次提前袭来，是动脉堵塞。我每迈出一大步，每说上一句话，都会带来万般的痛楚。但我心下思忖——一定不能告诉卢杜萨美。

枢机出现了，他就像一位助手和祭童，脱去我的外袍。

“陛下，我们刚刚接收到一艘基甸无人驾驶信使飞船。”

“从哪个阵地发来的？”我询问道。

“圣父，不是舰队发来的。”枢机回答，他那肥胖的双手中拿着一张纸，面对上面的信息，他皱了皱眉。

“那是哪里？”我不耐烦地伸出手。信息写在一张薄薄的羊皮纸上。

我打算来佩森一趟，来梵蒂冈。

伊妮娅

我抬头看了看国务秘书。“西蒙·奥古斯蒂诺，能先暂停舰队的行动吗？”

他那下巴上的垂肉似乎在颤抖。“不行，陛下。二十四小时之前，他们就已经完成了跃迁，现在可能已经快要结束加速重生的预定计划，马上就将展开攻击。我们无法及时配上一艘信使飞船，通知他们暂停行动。”

我发现自己的手正抖个不停。我把信息递还给卢杜萨美枢机。“召马卢欣及其他舰队指挥官觐见。”我说道，“命他们集合余下的所有大型战舰，回援佩森星系。立即执行。”

“但是，陛下，”卢杜萨美说道，他的声音显得相当迫切，“此时此刻，有非常非常多的重要任务正在进行……”

“立即执行！”我大叫道。

卢杜萨美颌了颌首。“是，陛下。”

就在我转身离开的时候，胸膛传来的阵痛和呼吸的不畅感就像是上帝在发来警告：时间紧迫。

“伊妮娅！教皇……”

“放轻松，亲爱的。我就在这儿。”

“我刚刚听到了教皇……雷纳·霍伊特的声音……他没死，是吗？”

“劳尔，你已经在学习如何聆听生者的语言。真不可思议，你第一次接触活人的记忆，竟然是和他。我还以为……”

“没时间了，伊妮娅！没时间了。那个……卢杜萨美枢机……拿到了你的消息。教皇想召回舰队，但卢杜萨美说已经来不及了……舰队在二十四小时前完成跃迁，随时会展开攻击。伊妮娅，可能就是这儿。是在拉卡伊9352星系的大型舰队……”

“不！”伊妮娅的叫声把我拉出了喧嚣嘈杂的影像和声音，层叠的记忆和感觉。不是把它们完全驱逐了出去，而是将它们赶退，但那些声音仍旧存在，就像是隔壁房间吵闹的音乐。

伊妮娅从小房间的架子上拿了个通信志，现在正用它呼叫我们的飞船和纳弗森·韩宁。

我想将注意力集中在伊妮娅和当前的事情上，于是穿上了衣服，但是，就像是一个刚从鲜活梦境中醒来的人，那些声音和记忆的呢喃还在我的耳畔回响。

巨树之舰“伊戈德拉希尔”号上，费德里克·德索亚神父舰长在自己的私人舱室中长跪不起，他在祈祷，只不过，他不再将自己视作“神父舰长”，仅仅是“神父”而已。并且，就连这个头衔，他也不是那么确信。自从喝了伊妮娅的共享之血，胸口和身上的十字形被除去之后，日日夜夜，他都会祈祷好几个小时。

德索亚神父祈求宽恕，但他毫不怀疑，他所犯下的行径不容宽恕。

他请求宽恕自己担任圣神舰队舰长的几年来所犯下的罪行，他展开的那些战斗，他杀害的那么多生命，他毁掉的人类和上帝手中的无数美丽作品。在六分之一重力水平下，德索亚神父静静跪在他的小舱中，祈求上帝的救赎……他曾经相信、而现在怀疑的那个慈悲的上帝……求祂宽恕他，不是为了他的缘故，而是为了在即将到来的几个月、几年（或是几个小时）中，他的思想和行动可以更好地服务上帝……

我赶紧抽身离开这一次接触，就像一个人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一个窥淫狂，心里顿时一阵反感。我立即明白，这么多年来，伊妮娅的整个一生——如果她一直懂得这些“死者的语言”——那她肯定一直在竭尽全力地抗拒这些东西，避免通过这些自发而来的信息过度涉入别人的生活，她在这上面花费的精力必定多于掌握它而花费的精力。

伊妮娅让荚舱壁的门开启，带着通信志来到了外面植物丛形成的瞭望台上。我尾随着她飘了出去，在密蔽场柔和的十分之一重力水平下，降落到瞭望台表面。通信志触显上方浮着几张脸——有海特·马斯蒂恩、凯特·罗斯蒂恩、纳弗森·韩宁——但他们没有看视频取景器，而是望着别处。伊妮娅也是。

我花了一秒钟，抬起头，终于明白她在看什么东西。

一条条璀璨夺目的条痕正刺穿星树的躯体，一路上燃烧着美丽的星状橙红色火焰。一开始我还以为那只是生物圈内部表面沿线树叶翻动而导致的日出美景，乌贼、天使、灌溉彗星反射出了光线，就像是我和伊妮娅几个小时前驾着太阳圈矩阵时所做的那样。但是，我马上意识到了眼前这些究竟是什么东西。

是圣神舰船，它们正从几百个地方突破星树的防线，聚变焰尾切断了一根根树枝和树干，就像是冰冷闪亮的刀锋。

几十万公里之外，树叶和残骸发生了爆裂，地震波顺着树枝传动，我们所在的荚舱和瞭望台也在颤动。

光芒四射，一片混乱。能量光束在太空中跳跃，我们之所以能看见它们，只是因为太空中充满了各种粒子——逃逸的大气，研成粉末的有机物，燃烧的树叶，驱逐者和圣徒的鲜血。切枪光束所到之处，无不四分五裂，一片火光。

几公里范围内，可以看见更多的爆炸火光轰然而起。密蔽场还在死死坚持，猛烈的声音砸下，冲击波把我们击得逼向了荚舱壁，就像是一头负伤的野兽正浑身颤抖。就在我头顶的星树弧面突然迸发出火焰，炸进寂静的太空中时，伊妮娅的通信志也炸响起来。从里面传来各种叫声、喊声和咆哮声，刹那间，我马上明白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密蔽场已经停止运转，我和伊妮娅即将和身边数以万计飞扬的残骸一起被吸进太空。

我想把她拉回荚舱，它正徒劳地封闭自己，想要存活下来。

“不，劳尔，快看！”

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在我们头顶，在我们身下，在我们周围，星树正熊熊燃烧，正猛烈爆炸，藤蔓和树枝噼啪作响。驱逐者天使被大火烧成了灰，十公里长的工作乌贼向内爆炸，试图起航的树舰也在燃烧。

“他们在杀害尔格！”伊妮娅压着咆哮的风声和猛烈的爆炸声大叫

道。

我一拳击在荚舱壁上，喊出命令。舱门仅仅开了一秒，但已经够用，我把伊妮娅拉了进去。

但这里并非庇护所。透过已经极化的荚舱壁，可以清楚地看见等离子冲击波的攻击。

伊妮娅从小房间中拖出背包，背在了身上。我拿起自己的背包，把带鞘短刀插进皮带，就好像这能帮助我击退这些掠夺者似的。

“我们得到‘伊戈德拉希尔’号上去！”伊妮娅喊道。

我们向茎秆路蹦去，但荚舱不让我们过去，荚舱壁外传来一阵猛烈的咆哮声。

“茎秆路不能走了。”伊妮娅气喘吁吁道，她仍旧拿着通信志，是领事飞船上老的那只，她正用它拉取星树线网中的数据，“桥坏了。我们得想办法去树舰。”

透过舱壁，我望着外面。一朵朵橙色的火焰。“伊戈德拉希尔”在上方十公里外，位于内部表面，在我们东面。现在，吊桥和茎秆路已经没了，那也意味着它相当于是几千光年外。

“派飞船到我们这儿，”我说，“领事的飞船。”

伊妮娅摇摇头。“海特·马斯蒂恩现在正在‘伊戈德拉希尔’号上，忙着起航的事情……没时间将我们的飞船开出船坞。接下来三四分钟内，我们必须到树舰上去，不然……不如用驱逐者的拟肤束装？我们可以飞过去。”

现在轮到我摇头了。“我们没有束装。当时到达着陆平台，我们把它们脱下后，我就叫贝提克把束装带回树舰上去了。”

荚舱疯狂地摇动起来，伊妮娅转过头，想看看是怎么回事。荚舱壁变成了鲜红色，正在熔化。

我拉开储藏柜，把衣服和装备扔到一边，拉出一件奇异的人工制品，把它从储藏柜中拖了出来。是德索亚神父舰长送给我的礼物。

我按了按启动线。霍鹰飞毯顿时绷直，悬浮在零重力水平下。星树这一区域的电磁场尚还完整。

“快。”就在荚舱壁熔化时，我大叫道，一把把伊妮娅拉上了霍鹰飞毯。

我们被扫出了裂缝，飞进了太空和一片混乱之中。

尔格包拢的磁场仍旧维持着，但已经被搅得乱七八糟。霍鹰飞毯没有沿着大道般宽阔的树枝飞向“伊戈德拉希尔”号，而是想要正确地对齐树枝的角度，这样一来，我们的脸就像是直接指着下方，而毯子像是一列升降机，迅速穿入摇曳的树枝、摇晃的吊桥、断裂的茎路、球状的火焰，一大群一大群的驱逐者跃入太空展开战斗，英勇献身。只要飞毯还在朝着树舰逼近，我就让它自行飞行。

所剩无几的密蔽场缩减成一个个球泡，其中尚还容纳着大气，但大多数尔格能量场都已经和维持它的尔格一起消亡。虽然星树这一区域的空气还很足，但仍然是在急剧减少，气压在急速降低。我们没有宇航服。在荚舱的最后那一刻，我曾想到，这古老的霍鹰飞毯自身拥有低级别的能量场，可以将乘客固定在上面，当然也容纳了空气。虽然不是一个专门的增压工具，但九年前在一个不知名的丛林星球上，我们曾用它飞上了非常高的高空，当时也能呼吸。希望它还管用。

的确管用……至少是马马虎虎。我们飞出荚舱，像滑翔机一样升向高空，穿进一片混乱之中时，霍鹰飞毯的低级别能量场就生效了。虽然我几乎能感觉到空气在朝外泄露，但我告诉自己，它还能维持到抵达“伊戈德拉希尔”号。

我们差一点没有抵达“伊戈德拉希尔”号。

这并不是我见证的第一场太空战——不久之前，我和伊妮娅就曾坐在悬空寺的高空平台上，眺望圣神特遣部队在地月空间摧毁德索亚神父的飞船而引发的光色表演。但是，这是我第一次经历一场意图索取我性命的太空战。

在有空气的地方，那响声真是震耳欲聋：爆炸、内爆、四分五裂的树干和茎路、断裂的树枝和垂死的乌贼、警报的哀号、通信志和其他通信器的唠叨和啸叫。在真空的地方，那沉默之声更加振聋发聩：驱逐者和圣徒的尸体被无声地轰进太空——有女人、孩子、没有拿到武器或抵达战斗岗位的战士；穿着衣袍的缪尔圣徒翻滚着飞向太阳，暴虐的死亡没有给他们留下尊严——火焰发不出爆裂之声，喊叫沉默无声，飓风刮不出任何风声。

随着我们升空穿越那片大旋涡，伊妮娅蜷缩在希莉的古老通信志前。触显上方的微小全息显像上，西斯滕·考德威尔正在大叫，接着，肯特·奎恩肯特和仙·奎恩塔纳·卡安热切地说起话来。我正忙着操控霍鹰飞毯的方向，没心思去听他们绝望般的对话。

现在，我已经看不到圣神舰队的大天使飞船的聚变焰尾，唯有一条条切枪光束刺入蒸汽云和残骸能量场，就像是一把切割活人肉体的手术刀在分割星树。庞大的树干和旋绕的树枝的确在流血，树液和其他生命体液混杂在纤维般的藤蔓和驱逐者的鲜血中，飞炸向太空，或是在真空中沸腾，化作灰烟。我眼睁睁看着一条长十公里的工作乌贼被来回切成四段，临死之时，那精巧的触手剧烈痉挛着，跳动出死亡的舞步。成千上万的驱逐者天使展翅飞翔，而后呜呼死去。一艘树舰试图起航，但立马被切枪切成了两段，密蔽场内富足的氧气马上燃烧起来，在能量球的

攻击下，船内升起腾腾的烟雾，船上的船员统统罹难。

“那不是‘伊戈德拉希尔’号。”伊妮娅大叫。

我点点头。这艘濒临死亡的树舰是从北部半球来的，不过，“伊戈德拉希尔”号应该就在附近，就在这条不断震动、分崩离析的树枝之上，一公里外，也许更近。

除非我转错了方向，除非它已经被毁，除非它抛下了我们独自离开。

“我联系到了海特·马斯蒂恩。”伊妮娅叫道。我们所在的小球体中的空气正迅速逃逸，声音非常响。“几千人中，大约只有三百人到了船上。”

“好吧。”我应道，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什么几千人？但没时间细问了。在我们头顶右上方一公里外，我微微瞥到一簇深绿的树舰的影子，位于另一条完整的螺旋树枝上。于是我操控霍鹰飞毯朝那儿飞去，如果那不是“伊戈德拉希尔”号，我们也必须在那儿找到一处庇护所。星树的电磁场正在慢慢失效，霍鹰飞毯也在失去能量和惯性。

电磁场终于失效了。飞毯最后飙升了一下，接着开始翻滚着坠向断裂树枝间的黑洞中，离最近的那条燃烧着的茎路还有一公里远。在遥远的下方，在我们的身下，能看见一堆环境舱，我们就是从那儿来的：它们全部都四分五裂了，泄露出空气和死尸，茎梗和连接的树枝以牛顿式应力盲目且痛苦地扭动着。

“好了，丫头，我们尽力了。”由于没有多少空气，或是这个失效能量泡外的声音太响，以至于我的声音显得相当微弱。霍鹰飞毯是在七个

世纪前由一个老头设计出来的，目的是引诱他那豆蔻年华的侄女爱上他，它的设计初衷不是为了让飞行者在外太空中得以存活。我从飞控线上挪开，伸出胳膊，抱住了伊妮娅。

“才没有。”伊妮娅说，她拒绝的是死刑宣判，而不是我的拥抱。她狠狠地抓住我的胳膊，以至于手指甲都深深扎进了我的肱二头肌。“没有，才没有。”她自顾自地说道，按着通信志触显。

海特·马斯蒂恩戴着兜帽的脸出现在翻滚的星野背景下。“是的，”他说，“我看见你了。”

庞大的飞船正悬浮在我们头顶一公里外，在微微闪烁的紫色密蔽场下，是一层密实的天花板，由绿色的枝叶组成。船身正缓缓脱离熊熊燃烧的星树，突然传来一阵猛烈的牵扯之力，有那么一小会儿，我还以为大天使的切枪光束已经发现了我们。

“尔格正在拉我们进去。”伊妮娅说道，她仍旧紧紧抓着我的胳膊。

“尔格？”我说，“我还以为树舰上只有一只尔格在控制驱动器和能量场。”

“一般来说是这样，”伊妮娅说，“有时候，如果旅途非同寻常……比如说，要进入一颗恒星的外部壳体，或是要穿过双星太阳圈的激波，那船上就可能会有两只。”

“这么说，‘伊戈德拉希尔’号上有两只？”树舰慢慢变大，填满了整个天空。等离子炸弹在我们身后寂静地绽放。

“不，”伊妮娅说，“有七十二只。”

扩大的能量场将我们拉向树舰。经重新整理，原先的“上”变回了“下”。我们正落向一块高台，就位于树冠顶部的舰桥平台之下。没等我按下飞控线，取消我们那微不足道的密蔽场，伊妮娅就迅速拿起通信志和背包，冲向了台阶。

我利索地卷好霍鹰飞毯，塞进皮套，斜跨在背上，接着急奔向前，赶上伊妮娅的步伐。

树冠舰桥上只有区区几个人，包括树舰舰长圣徒海特·马斯蒂恩，以及他手下的几名上尉。但舰桥下的平台和阶梯上挤着许多人，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瑞秋，西奥，贝提克，德索亚神父，格列高里亚斯中士，罗莫顿珠，还有我熟悉的其余来自天山的难民，但还有几十个不属于驱逐者、不属于圣徒的人，男人、女人和小孩，这些人我先前没见过。“这些人都是从圣神星球上逃出来的，是德索亚神父舰长过去几年间用‘拉斐尔’号从一百多个星球上救出来的。”伊妮娅说，“本来我们还想在离开前让更多人上船，但现在已经太晚了。”

我跟着她爬上舰桥。舰桥上，有机控制触显围成一个圆，海特·马斯蒂恩站在中心。触显上显示着整艘船上上下下的纤维视像神经的图像，还有树舰甲板、船尾和船首的全息像。有一个通信中枢让他可以随时联系船内的圣徒，包括负责照看尔格的、在奇点密蔽核心的、在驱动根须处的等等。那里还展示着树舰本身的中央全息虚影，只要他用修长的手指稍稍碰触，就能拉出人机对话界面，或是改变航向。当伊妮娅迅速穿过神圣的舰桥，向海特·马斯蒂恩走去的时候，圣徒终于抬起了头。他头上戴着兜帽，其下的面容——来自旧地的亚洲血统——相当平静。

“传道者，很高兴你没有被留在后方。”他冷冰冰地说道，“你想让我们去哪儿？”

“外星系。”伊妮娅毫不犹豫地回答。

海特·马斯蒂恩点点头。“这势必会吸引圣神舰队的强大火力。”

伊妮娅仅仅点了点头。我看见树舰的全息虚影正在缓缓旋转，抬头望去，头顶的星野也在旋转。我们才朝星系内驶出了几百公里，现在正掉头转向星树生物圈被轰得千疮百孔的内部表面。在麻花状的树枝下，我们在那里的环境舱和会议舱已经成了一个参差不齐的孔洞。那整整数千平方公里的地方，现在全是裂开的伤口和剥蚀的树枝。“伊戈德拉希尔”号转向星树的树墙，小心翼翼地往前进，在数万亿翻滚的树叶间缓缓移动，那些仍处于密蔽场大气中的叶片正冒着熊熊火光，让整个密蔽场圆周布满了灰色的灰烬。

从另一头出来后，尔格控制的聚变驱动器便勃然喷发，速度渐起，现在，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战斗的场面。这里的太空中，有无数闪耀着的光点，那是防御性密蔽场正受到各种各样的攻击，切枪光束和无数热核炸弹、等离子弹、拖着驱动焰尾的火箭、超动能武器、小型攻击艇，还有大天使飞船。星树弯凸的外表面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纤维火山世界正迸发着无数的火焰和残骸。灌溉彗星和游牧卫星受到圣神武器的冲击，原本优美的平衡也被打破，现在正像加农炮轰进引火柴一般，横冲直撞地冲进星树中。海特·马斯蒂恩拉出战术全息像，我们凝视着整个生物圈的画面，上面正点缀着成千上万的火点，好几处大火甚至和我的家乡星球海伯利安一样大。生物圈的构造上被撕裂出几十万条裂口，想当初织就它可几乎花了一千年啊。在雷达和远程探测器上，标着数千个开启驱动力的物体，但强大的大天使飞船从好几天文单位外发射切枪光

束，逐一消灭驱逐者的神行侦察机、火炬舰船、驱逐舰、树舰，这些信号点也在慢慢减少。数百万适应太空的驱逐者奋勇扑向攻击者，但那无异于飞蛾扑火，而且面对的还是火焰喷射器。

罗莫顿珠大步走上舰桥。他穿着一件驱逐者的拟肤束装，扛着一把长长的四级突击武器。“伊妮娅，我们究竟要去哪儿？”

“离开这儿，”伊妮娅说道，“罗莫，我们得离开这儿。”

滑翔师摇摇头。“不，不行，我们得留下来战斗。我们不能抛下我们的朋友，把他们扔给圣神的秃鹫。”

“罗莫，”伊妮娅说，“我们帮不了星树。我必须离开这儿，这样才能继续对抗圣神。”

“如果你想走，那就走，”罗莫说，那英俊的面容被怒火和失落所扭曲，他将银色的拟肤束装拢向头顶，“我要留下来战斗。”

“我的朋友，他们会杀死你的，”伊妮娅说，“你根本打不过大天使级星舰。”

“看着吧。”罗莫说。现在，那件银色的束装盖住了一切，只露出他的脸。他和我握了握手，“祝你好运，劳尔。”

“也祝你好运。”我应道。我真是感到羞愧，在逃跑的同时，还义正词严地向这位勇敢的人道别，我不禁感到喉咙紧绷，脸也涨得通红。

伊妮娅摸了摸罗莫强壮的银色手臂。“罗莫，如果你和我们一起走，帮的忙会更大……”

罗莫顿珠摇摇头，流体状的兜帽覆了下来，蒙住了他的脸。从音频拾音器中传来他讲话的声音，听起来充满了金属的质感。“祝你好运，伊妮娅。愿上帝和佛陀助你一臂之力。愿上帝和佛陀助我们所有人一臂之力。”他走到平台边缘，回头望了望海特·马斯蒂恩。圣徒点点头，按了按虚影树冠附近的控制点，小声对着纤维线下达命令。

我感觉到了重力的减弱。外部能量场正闪烁变化。罗莫升空而起，转过身，飞进了我们这个树枝、空气和亮光外的太空中。他展开了银色的羽翼，光线铺洒在上面，我看着他聚起了二十多个拿着微小武器的驱逐者天使，列成一队，骑着日光，朝最近的大天使飞船飞去。

现在，其他人也走上了舰桥。包括瑞秋、西奥、多吉帕姆、德索亚神父和他手下的中士、贝提克、达赖喇嘛，但他们都没有走近，而是充满敬意地和忙碌的圣徒舰长保持着距离。

“他们在跟踪我们，”海特·马斯蒂恩说，“他们开火了。”

密蔽场勃然炸得通红，能听见嘶嘶作响的声音，仿佛树舰已经落进了一颗恒星的内部。

显示画面闪烁了一番。“顶住了，”巨树的忠诚之音海特·马斯蒂恩念叨着，“顶住了。”

他指的是防御性能量场，但圣神飞船也在继续开火，在我们加速驶出星系的时候，能量切枪光束仍不停地射向我们。除了全息显示像外，看不出我们在移动——整个天空看不到一颗星辰——我只听到头顶和四周十几米外，毁灭性的酷热能量正滋滋冒泡，噼里啪啦地撕裂一切。

“拜托了，请指示具体的航向。”海特·马斯蒂恩问伊妮娅。

我的好友突然摸了摸额头，似乎显得很疲惫，又像是迷茫而不知所措。“往外飞，只要看到星星就好。”

“炮火太猛烈了，我们绝对没办法飞到跃迁点的。”圣徒说。

“我知道，”伊妮娅说，“你只要……往外飞……飞到能看到星星的地方。”

海特·马斯蒂恩抬头望着头顶的地狱之火，“我们可能再也看不到星星了。”

“我们必须这么做。”伊妮娅说得言简意赅。

突然传来一阵连珠炮般的喊声。我抬起头，望向骚动的来源。

指挥舰桥上只有几个小平台——非常小，看上去就像是全息电影的海盗船上的瞭望台，或是有一次我在海伯利安沼泽地中看见过的树屋。喊叫声来自其中一个平台，是克隆人船员，他们正指指点点，又喊又叫。海特·马斯蒂恩抬起头，朝头顶十五米上方的小型平台凝望，接着转身看着伊妮娅：“大哀之君也在和我们同行。”

密蔽场外地狱之火五色火光正在伯劳的额头和胸甲上闪亮。

“我还以为它死在天山上了呢。”我说。

伊妮娅看上去比以前更加疲惫了。“劳尔，这个怪物在时间长河中肆意穿行比我们在太空中飞行还要轻松。它可能已经死在了天山上……在和卡萨德上校的战斗之后，它可能死了一千年……但它也可能不会死……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

伊妮娅说出费德曼·卡萨德的名字，就像是在召唤他，上校走上台阶，来到了舰桥平台上。他穿着一身古式的霸主时代装束，扛着一把突击步枪，我曾经在领事飞船的军械库中见过这把武器。他凝望着伯劳，如同一个鬼迷心窍的人。

“我能到上面去吗？”卡萨德问圣徒舰长。

海特·马斯蒂恩仍旧在聚精会神下达着命令，监控着显示屏，同时指了指攀向最高平台的绳梯。

“不要在树舰上开枪。”海特·马斯蒂恩冲着转身离去的上校喊道。卡萨德点点头，开始向上爬去。

之后，我们重新将注意力挪回到全息显示画面上。至少有三艘大天使飞船，正从不到一百万公里的距离外向我们发送部分炮火。他们轮回用切枪光束攻击我们，其余炮火则轰向其他目标。但我们誓不赴死的奇怪行径似乎把他们惹得火气上蹿，切枪光束重新扫向我们，在飞过四到十光秒的路程后，在我们头顶的密蔽场上轰然爆炸。其中一艘飞船正试图沿着火光冲天的星树的弧面转向，另两艘还在星系内朝我们的方向减速，炮火相当猛烈。

“敌方发射导弹。”舰长手下的一名圣徒上尉说道，他的声音并没多少激动感，就像是在宣布午餐时会用的语气，“两颗……四颗……九颗。亚光谱。很可能是等离子弹头。”

“挺得过去么？”西奥问。瑞秋已经走了过来，正目视上校爬向伯劳。

海特·马斯蒂恩忙着手头的事，没有回答，于是伊妮娅应道：“不

知道。看缚能者.....尔格的吧。”

“离导弹冲击还有六十秒。”那名圣徒上尉仍旧用同样的平静语调说道。

海特·马斯蒂恩碰了碰一根通信棒，开口时，声音听上去很自然，但我也发现音调强度已经被放大，以便让几公里长的树舰上下全都能听见他的声音。“请所有人遮蔽双眼，不要目视能量场。缚能者会尽量极化闪光，但还是请不要抬头看。愿缪尔的和平与我们同在。”

我望着伊妮娅。“丫头，这艘树舰有武器吗？”

“没有。”她的眼神和声音一样充满了倦意。

“这么说，我们不去迎战.....而只是逃跑？”

“是的，劳尔。”

我咬牙切齿。“那我同意罗莫的意见，”我说，“我们一直在逃跑，现在该帮帮这里的朋友们了。是时候.....”

至少有三颗导弹爆炸了。后来，我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那光芒真是炫目，我甚至能透过伊妮娅的皮肤和肉体，直接看见她的颅骨和脊椎，但那必定是不可能的。我感到一阵坠落的感觉.....感觉脚底下的一切都在坠落.....但紧接着，六分之一的重力场回归了。一阵亚音速的轰鸣让我的牙齿和骨骼疼痛不已。

我眨眨眼，摆脱掉眼中的残影。我的前方仍旧是伊妮娅的脸庞，她脸颊绯红，满是汗水，头发梳在脑后，由发箍扎着，看样子梳得很仓促。那双眼睛满是疲惫，却又充满了无限的生机。胳膊裸露，有点被太

阳晒伤。我油然涌起一丝多愁善感的感觉，伊妮娅的脸已经烙进了我的灵魂和记忆，这样的死亡方式或许还不是不能接受。

又有两颗等离子弹头让树舰颤抖了起来。接着又是四颗。“顶住了，”海特·马斯蒂恩手下的中尉说道，“所有能量场都顶住了。”

“罗莫和劳尔说得对，伊妮娅，”多吉帕姆上前说道，她穿着一件简朴的棉袍，浑身散发着君王般的优雅气息，“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在躲避圣神的追捕。该迎接他们的挑战了……我们所有人都该去迎战了。”

我望着这位老迈的妇人，目光炽烈，稍显粗鲁。我意识到她身上洋溢着一种灵力……不，不对，这词太过神秘……我只是有一种感觉，她身上正散发着一股强烈的色彩，是一种同金刚亥母的人格一样强力的深红之色。那天大家都在平台上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在注意这样的细节——罗莫爆发出勇气时，显出天蓝色的气息；海特·马斯蒂恩自信地下达指令时，显出金色；卡萨德见到伯劳时震惊异常，显出闪烁的紫色——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在学习生者的语言。抑或，这只是等离子爆炸所引起的亮光超过负荷所致。不管是什么原因，我知道这些颜色并非真实的，也不是我产生的幻觉，眼前也没有蒙上迷雾。但我也觉得是自己的意识在进行直接的接触，在视觉的某个水平之下或之上，迅速领略着这些人真正的心灵。

而伊妮娅身上散发的颜色，则涵盖了整个光谱，甚至更多——是一种渗透力极强的光芒，充满了树舰，就像是等离子炸弹的火光充满外部世界那样。

德索亚神父说道。“不，夫人，”他对多吉帕姆说，声音轻柔，充满了敬意，“罗莫和劳尔说得并不对。尽管圣神的所作所为让我们愤怒，

我们都希望展开反击，但伊妮娅是对的。如果我们活下来，我们会明白这一切的真谛，如果罗莫活下来，他也会明白这一切。这个真谛就是，如果你享用了伊妮娅的圣餐，那我们将分享所有人的痛苦，包括我们攻击的那些人。真真切切、确确实实的分享。在身体上分享到这种痛苦。分享它，作为生者的语言其中的一部分。”

多吉帕姆低头看着比她矮一个头的神父。“基督徒，你说的话确实没错。但这并不意味着，如果他们伤害我们，我们不能予以反击。”她向上挥舞手臂，囊括了被慢慢消减的密蔽场，以及上方那满是聚变焰尾和火光余烬的星野，“这些圣神……怪物……正在摧毁我们人类种族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成就。必须阻止他们！”

“还没到时间，”德索亚神父说，“不是在这里和他们战斗就是阻止了他们。相信伊妮娅。”

高个子格列高里亚斯中士走进了圈子。“我身体的每一丝力量，我训练的每一个时刻，我多年战斗留下的每一道伤痕……所有的一切都在催促我去战斗，”他咆哮道，“但我相信我的舰长。我相信他，他是我的神父。如果他说我们一定要相信这位年轻的女子……那我们必须相信她。”

海特·马斯蒂恩举起一只手。众人静了下来。“这样的争论是浪费时间。正如传道者说的，‘伊戈德拉希尔’号没有武器，尔格是我们唯一的防御来源。但如果要它们提供这一防御护盾，那它们就无法对聚变驱动器进行相移。实际上，我们得不到推进力……我们是在顺着先前的航向飘移，目前离我们原先的位置只有几光分的距离。与此同时，已经有五艘大天使改变了航向，想要拦截我们。”圣徒将脸孔转向我们，“各位，拜托了。除了传道者和她高大的朋友，劳尔，请大家都离开舰桥平

台，在下面等着。”

众人一声不吭地离开了。在瑞秋转身离开前，我注意到了她的目光所投向的方向，我顺着那方向抬起头。卡萨德上校正站在最顶部的瞭望台上，他身旁便是伯劳，高大的男子在三米高的由铬、刀刃和棘刺组成的雕像的映衬下，依旧有些相形见绌。上校和杀人机器之间的距离不到一米，互相对视，谁都没有动弹一下。

我回头看了看全息虚影。圣神飞船的亮点正迅速逼近。在我们头顶，密蔽场已经被突破。

“劳尔，拉住我的手。”伊妮娅说。

我拉住了她的手，心中顿时浮现起十年来我抓着她手时的每一次景象。

“星星，”她低声道，“望着星星。聆听它们。”

树舰“伊戈德拉希尔”号悬停在一颗橙红色星球的低层轨道上，星球的两极白雪皑皑，还能看见一些古老的火山，大得甚至超过海伯利安的羽翼高原，还有一条五千多公里长的河谷，就像是星球肚子上的一条疤痕。

“这是火星，”伊妮娅说，“卡萨德上校会在这儿离开我们。”

完成量子跃迁后，卡萨德上校已经停止了和伯劳的近距离对视，从高台上走了下来。说是量子跃迁，但对于我们所完成的壮举，实际上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一秒钟之前，树舰还在生物圈所在的星系

内，关着驱动，以低速状态滑行，同时还经受着一群群大天使的攻击，后一秒，我们便来到了旧地星系的这颗死气沉沉的星球上空，稳稳地停在了它的低层轨道上。

“你是怎么做到的？”伊妮娅完成这个把戏后，我便马上问她。毫无疑问，是她把我们……瞬间转移……到了这儿。

“我学会了聆听天体之音，”她说，“接着便走出了一步。”

我盯着她不放。现在，我仍旧牵着她的手，也没打算放手，直到她用平实的语言解释这一切。

“劳尔，一个人可以领悟一个地方，”她跟我说道，但也知道，其他人毫无疑问也在倾听，“在那一刻，那就像是在聆听它的美妙之音。每一个星球都是一个不同的和音。每一个星系都是一曲不同的奏鸣曲。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清晰且独一无二的音符。”

我没有松手。“这就是不用远距传输器的远距传输？”我问。

伊妮娅点点头。“自由传输。真正意义上的量子跃迁。”她说，“在宏大的宇宙中恣意移动，就像是电子在无限狭小的地域内自由移动。在缔之虚的帮助下迈出一大步。”

我摇起头来。“能量，丫头，能量从哪里来？无中不能生有。”

“一切从天地万物中来。”

“什么意思，伊妮娅？”

她扭脱我的手，摸了摸我的脸颊。“你还记得我们很久很久以前讨

论过的关于爱的牛顿物理学吗？”

“爱只是一种情感，丫头，不是能量形式。”

“劳尔，这两者都是。而且，它也是开启宇宙最巨大的能量源的唯一一把钥匙。”

“你是在说宗教吗？”我有几分恼火，部分是因为她说的这些晦涩的话语，部分是因为自己的愚钝。

“不，”她说，“我说的是，蓄意点燃类星体，驯服脉冲星，引爆银河核心用以开发类似蒸汽涡轮机的能量。我说的是一项横跨二十五亿年古老的工程项目，而今刚刚启动。”

我唯有瞪眼的份了。

她摇摇头。“以后再说吧，我亲爱的。现在，你只要明白，不用远距传输器的远距传输的确是可能的。事实上，这世上并没有真正的远距传输器.....并没有任何魔法门.....开启之后可以进入另一个世界.....有的，只不过是技术内核的歪曲产物，它的源头，实际上是虚空的第二大奇妙礼物。”

我本想问，虚空最奇妙的礼物是什么？但我猜测，那应该就是学习死者的语言，那些有知觉的种族的记忆记录.....说得更精确些，就是我母亲的声音。但我说的却是：“这么说，你和瑞秋、西奥从一个星球到另一个星球，不产生任何时间债，就是用的这个方法？”

“是的。”

“不用霍金驱动，就让领事飞船从天山星系飞到了生物圈？”

“是的。”

我还想问，你也是这样去了另一个星球，在那儿遇见你的爱人，和他结了婚，有了个孩子。但这些话没有说出口。“这是火星，”伊妮娅继续道，声音打破了沉默，“卡萨德上校会在这儿离开我们。”

高大的战士走到了伊妮娅身旁。瑞秋也走了过来，她踮起脚，吻了他。

“有一天，你会被叫作莫尼塔，”卡萨德轻声道，“我们将会成为恋人。”

“是的。”瑞秋说道，接着便退了下去。

伊妮娅牵起高个男子的手。他仍旧穿着古色古香的战斗服，突击步枪舒舒服服地贴在臂弯中。上校微微笑着，他抬起头望向最高处的平台，伯劳仍旧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火星的血红之光映照在它的甲壳之上。

“劳尔，”伊妮娅说，“你能一起来吗？”

我抓住了她的另一只手。

狂风裹挟着沙子扑向我的眼睛，我无法呼吸。伊妮娅递给我一面滤息面具，我戴了上去，她也戴上了一面。

沙子是红色的，岩石是红色的，天空中暴风雨团涌动，呈现出一片粉红色。我们正站在一处干涸的河谷中，旁边是一片岩石悬崖。河床上

到处都是鹅卵石，有些和领事的飞船一样大。卡萨德上校戴上了战衣的头盔，通信线路上响起了嘶哑的静电噪声。“那就是我出生的地方，”他说，“塔尔锡斯再分配营的贫民窟，离这儿大约几百公里远的地方。”他指了指前方，太阳正低垂在那儿的悬崖上空。男子穿着庞大的战衣，看上去带着不祥之兆，在空荡荡的火星平原上，沉重的突击步枪没有显出一丝陈旧，他转身望着伊妮娅：“女士，你想要我做什么？”

伊妮娅干脆利落地说出了她的命令。“此地发生了巴勒斯坦起义，而火星战团也在太空中死灰复燃，所以圣神已经暂时从火星和旧地星系撤离。这里并不是什么战略要地，而且由于军力受到限制，他们不想把资源浪费在这里。”

卡萨德点点头。

“但他们会回来，”伊妮娅说，“而且是派大军而来。不仅是为了镇压火星，更是为了占领整个星系。”她顿了顿，四处瞭望。我跟着她的目光望去，发现一群黑压压的人影正沿着岩石地朝我们走来。他们拿着武器。

“上校，在接下来五个标准年内，你必须把他们拦在星系外，”伊妮娅说道，“不管做什么……不管牺牲谁……都要把他们拦在旧地星系之外。”

我以前从没听伊妮娅说过这么倔强冷酷的话。

“五个标准年，”卡萨德上校说，他在面罩下露出淡淡的笑容，“没问题。如果是五个火星年，那倒可能稍微紧张一些。”

伊妮娅笑了。猛烈的风沙下，那群人还在朝我们逼近。“你的任务

是领导火星上的抵抗运动，”她说，声音异常严肃，“不管用什么方式，把他们号召起来。”

“包在我身上。”卡萨德说，语气中的坚定感和伊妮娅的一模一样。

“将各个部落和派系合并起来。”伊妮娅说。

“是。”

“和太空中的火星战团达成永久的同盟。”

卡萨德点点头。那群人离我们已经不到一百米，我看见他们举起了武器。

“保护旧地，”伊妮娅说，“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都要把他们拦在外面。”

我震住了。卡萨德上校必定也感到了惊讶。“你是说旧地星系。”他说。

伊妮娅摇摇头。“旧地，费德曼，把圣神拦在外面。你大概会有一年的时间来巩固并控制整个星系。祝你好运。”

两人握了握手。

“你母亲是一位勇敢优秀的女子。”上校说，“我很珍惜这份友谊。”

“她也是。”

那些黑色的身影行进在巨石的沙丘之上，渐行渐近。卡萨德上校朝他们走去，他高举着双手，突击步枪仍旧稳稳当当地跨在臂膀上。

伊妮娅朝我走近，重新牵起我的手。“很冷，是不是，劳尔？”

的确很冷。一道闪光划过，就像是谁在你的脑后砸了一拳，但却没有感到任何疼痛。一眨眼，我们便回到了“伊戈德拉希尔”号的舰桥平台上。见到我们的突然出现，朋友们都不由得往后退去；对魔法的恐惧是根深蒂固的。在树枝和密蔽场外，火星展现出一片红色的冰冷。

“什么航向，尊敬的传道者？”海特·马斯蒂恩说道。

“只管往外飞，到我们能清楚地看清星星的地方。”伊妮娅说。

“伊戈德拉希尔”号继续它的旅程。这艘船的船长——圣徒巨树的忠诚之音——称它为“痛苦之树”。无可争辩。每一次跃迁都会从我的伊妮娅身上吸收更多的能量。我的爱人，我可怜的伊妮娅，她早已疲惫不堪，每一次分离都会在越来越枯竭的能量池中，盛满越来越多的悲伤。在这个过程中，伯劳始终独自站在最高处的平台上袖手旁观，就像一艘劫数难逃的舰船上丑陋的船首斜桁，或是阴森圣诞树顶端的骇人黑天使。

把卡萨德上校留在火星之后，树舰随后跃迁至茂伊约星球轨道。这个世界正在上演着如火如荼的起义，因为其位置深入圣神空间，所以我本以为会在这里遇见大队的圣神战舰向我们展开攻击，但在那儿的几个小时里，没有出现任何攻击。

“舰队攻击生物圈星树，对我们也有好处，这就是其中之一，”伊妮娅伤感地讽刺道，“内星系的战舰都被派走了。”

这回，伊妮娅牵住了西奥的手，她将带她到茂伊约的土地上。我也再一次陪着我的好友和她的好友一起下去。

当我眨眨眼，摆脱掉那阵白光后，我们已经站在了一座移动小岛

上，树帆满载着温暖的热带风，天空和海洋碧蓝如洗，令人心醉。其他一些小岛在附近亦步亦趋，海豚侍从在两边的护航队伍后留下了白色的尾流。

高空平台上有一些人，虽然对于我们的突然出现，那些人有些疑惑，但还没到惊慌的地步。有两人前来迎接我们，一位是高个的金发男子，另一位是他的夫人，长着一头黑发，西奥和他们拥抱了一下。

“伊妮娅，劳尔，”她说，“我很荣幸地为你们介绍，这是梅闰，这位是德尼布·阿斯比克-克雷奥。”

“梅闰？”我说道，和那个男人握了握手，他的手劲很有力道。

他微微一笑。“梅闰·阿斯比克的第十代子孙，”他说，“直系子孙。德尼布来自著名的希莉女士一族。”他把手搭在伊妮娅的肩膀上，“你答应我们会回来，你做到了，你还为我们带回了最勇猛的战士。”

“对，”伊妮娅说，“你们必须保证她的安全。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你们一定不能让圣神找到她。”

德尼布·阿斯比克-克雷奥大笑起来。我发现，她可能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健康、最漂亮的女子，但我没有产生一丝冲动。“传道者，我们一直在为了生存而奔波。我们三次想要破坏三海流的石油平台建设，但三次都像打托马斯鹰一样被打退。现在，我们只希望能前往赤道群岛，躲藏在迁移的群岛中，最后在零纬度的潜艇基地重新集合。”

“即使花去所有的代价，也要保护好她，”伊妮娅重复道，接着她看着西奥，“我的朋友会想你的。”

看得出，西奥·伯纳德拼命想忍住泪水，但还是哭了，她紧紧地抱住了伊妮娅。“这么多年的时光……都很美妙。”她一面说，一面向后退去，“我祈祷你会成功。我也祈祷你会失败……都是为了你好。”

伊妮娅摇摇头。“你要祈祷我们所有人能成功。”她举起手，向她道别，接着和我走回到低处的平台。

我能闻到海上飘来的一股股醉人的咸涩味、海鱼味。日光非常强烈，我不由得眯起了眼睛，但气温非常舒服。我还能清楚地望见海豚皮肤上的水珠，看着自己胳膊上的汗珠。我甚至能想象出自己永远待在这个地方的景象。

“我们得走了。”伊妮娅说，她牵起了我的手。

就在我们爬出茂伊约的重力井的时候，一艘火炬舰船出现在了雷达上，但我们没有理睬它，伊妮娅独自站在舰桥平台上，凝望着星星。

我走到她身旁。

“你听到了吗？”她低声道。

“星星？”我问。

“万千世界。”她说，“万千世界上的人，他们的秘密和寂静。那么多的心跳声。”

我摇摇头。“那得等我抛开这么多的杂念，”我说，“我现在脑袋里还在被那些来自各处、来自各个时间的声音和影像纠缠。家父和他的兄弟们在沼泽地中打猎，格劳科斯神父被拉达曼斯·尼弥斯扔进深渊，惊惧而死。”

她看着我。“你看到这个了？”

“是的。真可怕。他看不见是谁袭击了他。在他死之前，经历了可怕的坠落……黑暗……冰冷……痛苦的时刻。他拒绝接受十字形，所以教会把他流放到了天龙星七号……这个冰雪之地。”

“是的，”伊妮娅说，“过去十年间，我曾无数次地触及到他最后的记忆。但是，劳尔，格劳科斯还有别的一些记忆。温馨、美妙的记忆……充满了光明。希望你能找到它们。”

“我只是想让这些声音停止，”我实话实说，“这些……”我指了指整个树舰，我们认识的人，以及站在舰桥控制台前的海特·马斯蒂恩，“这一切实在是太重要了。”

伊妮娅微笑道：“所有的这一切实在是太重要了。这就是最该死的问题，是不是？”她扭过脑袋，重新望向星星的方向，“不，劳尔，在你走出第一步前，你必须听到的，并不是死者语言的共鸣声……也不是生者的共鸣。而是……天地万物的精髓。”

我犹豫了片刻，不想当自己是傻瓜，但还是继续道：

……因此

海洋必须潮起又潮落百万次，

他受到压迫。可是他不会死去，

假如他能够做到这些事：彻底……

伊妮娅打断了我的话：

看清魔术的奥秘，详细地阐释

一切运动、形状和声音的意义；

深入地探究一切外形和实体，

一直追溯到它们的象征性本质；

他就不会死。

她又莞尔一笑。“我很想知道马丁叔叔怎么样了。这几年来，他不是都是在冰冻沉眠中度过？是不是一直在责骂他的那些可怜的机器人仆人？是不是还在写他未完成的《诗篇》？在我所有的梦境中，我都从没见过过马丁叔叔。”

“他快死了。”我说。

伊妮娅眨眨眼，满脸震惊。

“我今天早上梦见了他.....看到了他，”我说，“按照他的命令，那些忠实的仆人最后一次将他解冻。维生机械让他维持着生命，但鲍尔森理疗的效果已经全部褪尽。他.....”我顿住了。

“跟我说说。”伊妮娅说。

“他还活着，想撑到你去见他的那一刻。”我说，“但他已经非常虚弱。”

伊妮娅扭过头。“很奇怪，”她说，“在整个朝圣的旅途中，家母一直在和马丁叔叔斗嘴。有时候甚至还拼个你死我活。但就在家母去世前，马丁叔叔却成了她最要好的朋友。而现在……”她顿住了，声音有点嘶哑。

“丫头，你只需活下去就行，”我自己的声音也怪怪的，“活下去，健健康康的，然后回去看看老家伙。你欠他的。”

“劳尔，拉住我的手。”

飞船从一片白光下跃迁而去。

来到鲸迹中心的星球轨道，我们马上遭到了攻击，炮火不仅仅来自圣神舰船，还有叛军的火炬舰船，也就是野心勃勃的女性大主教阿吉拉·茜尔华斯为了脱离教廷而发起的战斗。整个密蔽场就像是新星一般光芒闪耀。

“你肯定不能从这些炮火下传输过去吧。”我对伊妮娅说，她把手伸向我，还有来自朵穆的卓莫错奇。

“我并不是从什么东西下传输过去的。”我的好友说道，她拉住了我的手，一眨眼，我们便来到了陆地表面，这里正是已经故去、无人惋惜的霸主的首都。

卓莫错奇从未来过鲸心，事实上，他从未到过天山以外的星球，但人类宇宙的这个曾经的资本主义首都的传说，已经唤起了他身为商人的兴趣。

“可惜的是，我没有什么东西进行买卖，”这位聪慧的商人说道，“在这么一个富饶的星球上，只要给我六个月，我就能建立一座商业帝国。”

伊妮娅把手伸进背包，拿出一块沉甸甸的金条。“给你，用它来开创你的帝国吧，”她说，“但还是记住你在这里的真正任务。”

矮个男子捧着金条，鞠了个躬。“传道者，我永远不会忘记。不过我还不能得心应手地使用死者的语言。”

“接下来几个月，你只要给我活着就行，”伊妮娅说，“之后，我相信你会得心应手地想去哪个星球就跃迁到哪个星球。”

“伊妮娅女士，你到哪儿，我就到哪儿，”商人说道，我第一次看到他显示出了一丝情感，“我会不惜一切财富——过去、未来和梦想中的财富——追随在你的左右。”

我不由得眨了眨眼。我第一次意识到，伊妮娅的许多弟子可能——很可能——都对她有一丝爱意，还有敬畏。但是，从这位对钱财着魔的商人口中听到这句话，却还是让我感到震惊。

伊妮娅碰了碰他的胳膊。“保重。”

当我们回到“伊戈德拉希尔”号时，我们仍旧遭受着攻击。就在猛烈的炮火中，伊妮娅将我们传送出了鲸逃星系。

卢瑟斯。就我先前在这儿短暂逗留的那段时间来看，这个内部城市星球是这样的：耸立在陡峭灰色金属峡谷之上的一系列蜂巢塔楼。乔治和阿布在那儿向我们道别。健硕强壮的乔治一边哭，一边拥抱伊妮娅，在昏暗的光线下，他可能会被误认为是一名普通的卢瑟斯人，但骨瘦如柴的阿布站在蜂巢的人群中，就会显得鹤立鸡群。好在卢瑟斯还是有很多来自外世界的人，只要我们的两位工头有钱，就不会出什么事。卢瑟斯也是少数几个重新使用寰宇信用卡的圣神星球之一，不过，这回伊妮娅的背包里没有这玩意儿了。

我们从空荡荡的渣滓蜂巢出来后没多久，便看到七个穿着深红斗篷的人向我们逼近。我走到伊妮娅和这些凶神恶煞的人物之间，但七个人没有袭击我们，而是跪倒在了油腻腻的地面上，他们俯下脑袋，吟唱道：

赐福于她。

赐福于我们的救世之源。

赐福于我们的赎罪之器。

赐福于我们的和解之果。

赐福于她。

“伯劳教会。”我傻傻地说道，“我还以为他们已经消失了——在陨落的过程中被消灭了。”

“我们更喜欢世人称我们为末日救赎教派。”打头的男子说道，他站起身，但仍旧朝伊妮娅的方向低着头，“不……我们并没有如你所说的‘被消灭’……只不过被迫隐于地下。欢迎前来，光明的女儿。欢迎前来，化身的新娘。”

伊妮娅摇摇头，看得出，她有点不耐烦。“杜鲁严主教，我不是任何人的新娘。我为你带来了两位男子，希望在接下来的十个月中，你能好好保护他们。”

一身红袍的主教垂下光秃秃的脑袋。“谨遵你的预言，光明的女儿。”

“不是预言，”伊妮娅说，“是承诺。”她转过身，最后一次抱了抱乔治和阿布。

“建筑师，我们还能重新见到你吗？”阿布问。

“我无法做出承诺，”伊妮娅说，“但我答应你们，如果我能做到，那我们会重新相见。”

我跟着伊妮娅回到了渣滓蜂巢滴水走廊的空荡厅堂里，我们选择在那里离去，是因为伯劳教会的教典本就想象力丰富，我们不想让我们过于神奇的离去让它变得更加离奇。

在青岛-西双版纳，我们道别的对象是达赖喇嘛和他的兄弟桑坦。桑坦哭了。达赖喇嘛没有哭。

“本地人的汉语方言说得很糟糕。”达赖喇嘛说。

“但他们会明白你说的，上师，”伊妮娅说，“他们会听你说。”

“可你是我的老师，”男孩的声音接近怒火的边缘，“没有你的帮助，我怎么教得会他们？”

“我会帮你，”伊妮娅说，“我会尽力帮你。之后就看你的了，就看他们的了。”

“我们可以向他们分享共享礼？”桑坦问道。

“如果他们要求的话。”伊妮娅回答。接着她对男孩说道：“上师，你能给我念经赐福吗？”

男孩微微一笑。“老师，应该是我向你请求赐福。”

“我请求于你。”伊妮娅说。在她的声音中，我又听出了极大的疲劳之意。

达赖喇嘛颌了颌首，他闭上眼睛，说道：“这段经文来自《普贤经》。是我前世身为伏藏上师时所阅。”

善哉！

现世诸生，轮回涅槃，

皆有一根，亦有二道二果，

其为无识和有识之表现，

普贤菩萨行愿品，
愿众生在法界之殿
领悟佛法。

诸生之根无所限，
无可言说之浩然空间
自然而成，无轮回，无涅槃。
悟此便成佛。

无识者继续轮回，
原三世之徒，
悟此无可言说之根。

伊妮娅向男孩颌首致意。“法界之殿，”她喃喃道，“真是优美简练，相比之下，‘缔结的虚空’这词真是太拙劣了。多谢，上师。”

男孩也垂了垂首。“谢谢，尊师。愿你能速求一死，少受折磨。”

我和伊妮娅回到了树舰。“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我问道，双手搭在她的肩膀上，“‘速求一死，少受折磨’？这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你打算被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这该死的假扮弥赛亚的表演，难道真会有一个

同样怪诞的结局？告诉我，伊妮娅！”我发现自己在摇晃她的身体……摇晃我的好友，我最爱的女人。我放下了双手。

伊妮娅双手搂住了我。“劳尔，陪在我身边。只要你办得到，请一直陪在我身边。”

“我会的，”我轻拍她的后背，“我对天发誓，我会陪在你身边。”

在富士星，我们向远藤健四郎和大滝治之道别。在天津四丙，一个我从没见过的小孩，一个名叫凯瑟琳的十岁小姑娘，将独自留在那里，但她看上去一点也不害怕。在大气冻结、幻影横行的天龙星七号，格劳科斯神父和我们的奇查图克朋友曾被无耻谋杀的地方，悲伤深沉的脚手架装配工林西吉普自告奋勇地留了下来，他几乎可说是非常高兴。在永埔星，留下的是一个我之前没见过的男人，这是个声音柔和的老迈绅士，看上去就像是马丁·塞利纳斯更为可亲的弟弟。在神林，也就是十年前贝提克丢掉一条胳膊的地方，海特·马斯蒂恩的两名圣徒上尉跟我和伊妮娅一起，传送了下去，他们留在了那里。在希伯伦，和我们传送下去说再见的，是两个赛内赛·阿鲁伊特移情精，利利欧欧和欧欧亚亚，星球上已经没有一个犹太定居者，倒是住满了圣神派来的基督徒，都是些心地善良的人，我们来到的是处空荡的沙漠，时值傍晚，岩石仍旧散发着白天的光辉。

在帕瓦蒂，那对总是笑嘻嘻的姐妹，席屹屹和席恺伊，终于哭了一回，她们拥抱我俩，向我们道别。在阿斯奎斯，一大家子人留了下来，是父母俩和五个金头发的孩子。接下来是无限极海，虽然这个星球的名字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全是关于痛苦和友谊的记忆，但在白云蓝海

之上，伊妮娅询问格列高里亚斯中士能不能和她到下面去，会会叛军，扛起她事业的旗帜。

“让我离开舰长？”高个子问道，他显然被这个提议震惊了。

德索亚走上前。“中士，我已经不再是舰长。我的好友，现在我只不过是一个不属于任何教会的神父。我觉得，分开比在一起要好得多。我说得对吗，伊妮娅女士？”

我的好友点点头。“我原本希望罗莫能成为我在无限极海的代表，”她说，“这个星球上的走私者、叛军和捕猎灯嘴鱼的猎人，肯定会敬重一位强有力的人物。不过，这条路也会充满艰难险阻.....叛乱还在这儿肆虐，一旦被圣神抓住，格杀勿论。”

“我可不怕！”格列高里亚斯中士喊道，“为了善业，我宁愿死上一百次，真死。”

“我知道，中士。”伊妮娅说。

高个子望了望自己的前任舰长，接着重新看向伊妮娅。“小姑娘，我知道你不想谈未来的事，虽然我们知道你时不时在窥探这一切。但请告诉我.....我和我的舰长还有重逢的机会吗？”

“会的，”伊妮娅说，“而且还能遇见你认为已经死的人.....比如纪下士。”

“那么我听从你的吩咐。或许我已经不再是海尔维希亚军的一员，但我已经学会了服从。”

“我们现在要的并不是服从，”德索亚神父说，“是更深层次的东

西。”

格列高里亚斯中士沉吟半晌。“嗯，”他最后说道，接着又沉默了一阵，“姑娘，上路吧。”他说道，向伊妮娅伸出了手。

我们把他留在了南滨的一座被遗弃的平台上，但伊妮娅说，不出一天，就会有潜艇在那儿进港。

到了马德雷德迪奥斯上空，德索亚神父走上前，但伊妮娅举起一只手，拦住了他。

“这当然是我要去的星球。”神父说，“我出生在这儿，我的主管教区是这儿。我觉得自己也会死在这儿。”

“也许吧，”伊妮娅说，“但是，费德里克，我为你准备了一个更为困难的地方，也是更危险的任务。”

“是哪儿？”神父的目光盛满了悲伤。

“佩森，”伊妮娅说，“我们的最后一站。”

我走向前。“等等，丫头，”我插嘴道，“如果你坚持要去佩森，我会陪你去的。你说我能一直陪着你。”即便在我听来，我的声音也充满了怨怒和绝望。

“是的，”伊妮娅说，她抓住我的手腕，手指冰凉冰凉的，“但到时候，我也希望德索亚神父和我们一起去。”

耶稣会士看上去有点疑惑，还有点失望，但他还是点了点头。显

然，耶稣会的服从态度比海尔维希亚军还要深。

最后，天山的竹木工沃铁·玛耶和他的新未婚妻，维奇·格罗塞，自告奋勇留在马德雷德迪奥斯。

在自由岛，我们向雅努斯·库提卡说再见。在卡斯卓-劳塞尔，这个最近刚被圣神重新改造并定居下来的地方，士兵美仁自愿留下来寻找叛军。在齐嗒星上空，我们又遇见了圣神战舰，密蔽场被炮火轰得一片怒响，光亮一团，在那儿，一位名叫海伦·迪恩·奥布莱恩的女子走上前，牵起了伊妮娅的手。在希望星，我和伊妮娅向原洛京市长查理奇恰干布道别。在草星，我们站在齐肩高的黄色大草原中，向伊谢·佩佩特挥别，他曾是义勇军中的一员，是德索亚神父把他从一座圣神监狱的厨房中解救了出来。在库姆-利雅得，众多的清真寺都被新来的圣神居民迅速推倒，或是被改造成大教堂，我们趁着夜色传送下去，轻声向两位同伴道别，一位是来自这个星球的难民，名叫梅尔文·穆罕默德·阿里；另一位是我们在天山的翻译，聪慧的佩里桑珠。

在复兴二号上空，一大队星系内战舰蓄意险恶地朝我们加速而来，但是，自愿走上前的，是那位始终没吭过声的囚犯，霍根·利布莱尔。“我曾经是个奸细。”这位脸色苍白的男子说道，他是在对伊妮娅说话，但目光却直直地看着德索亚神父，“我为了金钱出卖了忠诚，目的是为了回到这个世界，复兴我家族失去的土地和财富。我背叛了自己的舰长，也背叛了自己的灵魂。”

“我的孩子，”德索亚神父说道，“你的舰长，甚或上帝，早已宽恕了你的罪孽……如果那些的确是罪孽的话。一切都无妨。”

利布莱尔缓缓地点了点头。“自我喝下伊妮娅女士的共享之酒，我

就一直在聆听那些声音……”说着说着，他的声音渐渐减，“我认识这个星球上的很多人。”他重新鼓起了勇气，“我希望回到家，开始我的新生。”

“是的。”伊妮娅伸出了她的手。在维图-格雷-巴里亚那斯B，我和伊妮娅、多吉帕姆传送到一片沙漠荒地中，那里远离河岸边的农场，远离路边一列列涂成鲜艳颜色的小屋，我曾在那里待过一段时间，在阿莫耶特光谱螺旋的和善之人的照顾下，恢复了健康，并在他们的帮助下逃脱了圣神的追捕。这儿只有一堆乱石和干裂的土块，岩石中散落着迷宫般的管道口。在乌云密布的地平线处，夕阳发出血红的色彩，从那儿吹来一阵阵猛烈的沙尘暴。这让我想起了火星，但那儿的空气暖和些，也没这么稀薄，还带着很浓的死亡和火药的气味。

我们几乎是在一瞬之间就被一群全身裹得严严实实的人包围了，他们手里还举着钢矛枪和地狱之鞭，随时准备向我们发动攻击。我又一次试图拦在他們和伊妮娅之间，但在红色暴风下，这群人立即围在了我们四周，抬起了武器。

“等等！”一个熟悉的声音叫道，一名裹在衣物中的士兵从红色的沙丘上滑下，来到我们面前。“等等！”这名女子又一次对那些几乎马上就要开枪的人叫道。她解开了扎着兜帽的带子。

“德姆·洛亚！”我大喊一声，走向前，拥抱穿着笨重战斗服的矮个女子。她喜极而泣，泪水在脸颊上划出一条条泥泞的条痕。

“你完成了答应我们的事，为我们带回了举世无双的人。”这位救过我一条命的女子说道。

我把她介绍给伊妮娅和多吉帕姆，感觉自己很傻，又感觉很高兴。

德姆·洛亚和伊妮娅对视了片刻，接着拥抱了一下。

我看了看周围那群人，他们仍旧在红色的夕阳下畏缩不前。“德姆·瑞亚呢？”我问，“阿棱·米凯·德姆·阿棱？你的孩子——宾和瑟斯·安珀尔呢？”

“死了，”德姆·洛亚说，“除了瑟斯·安珀尔，都死了。在庞巴西诺圣神军开始最后一次攻击结束的时候，瑟斯失踪了。”

我无言地怔在那儿。

“宾·瑞亚·德姆·洛亚·阿棱是病死的。”德姆·洛亚继续道，“其他人都在和圣神的战斗中牺牲了。”

“和圣神的战斗，”我重复着，“上帝啊，希望不是因为我引起的……”

德姆·洛亚举起手。“不，劳尔·安迪密恩，不是你引起的。阿莫耶特光谱螺旋民族中还是有一些人留恋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拒绝接受十字形……这是引起战争的真正原因。你和我们在一起的那段时间，起义就已经开始了。你离开之后，我们还以为赢得了这场战争。圣神基地庞巴西诺的胆小鬼士兵想要求和，他们没管太空指挥官的命令，和我们签署了协定。但后来又来了更多的圣神舰船，他们轰炸了自己的基地……接着追踪我们的村子。之后战火烧了起来。他们着陆后，想要占领陆地，我们干掉了许多人，但他们继续派人过来。”

“德姆·洛亚，”我说，“节哀顺变。”

她伸出手，掌心贴向我的胸膛，继而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她又看了看伊妮娅。“你就是劳尔在昏迷和病痛期间念叨的那个

人。你就是他挚爱的人。孩子，你也爱他吗？”

“是的。”伊妮娅回答。

“那就好，”德姆·洛亚说，“如果一个男子临死时能对谁表示出这样的爱意，而那个人却对他没有同样的感受，那就太令人悲伤了。”德姆·洛亚看了看沉默威严的金刚亥母，“你是一名女祭师？”

“并非女祭师，”金刚亥母说，“我是桑顶寺寺主。”

德姆·洛亚咧嘴露出一口白牙。“你管教僧侣？管教男子？”

“我.....教导他们。”多吉帕姆说。狂风吹乱了她铁灰色的头发。

“那和管教一样，”德姆·洛亚大笑道，“欢迎你的到来，多吉帕姆。”接着她转向伊妮娅，“孩子，你会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吗？还是像我们的预言所说的那样，只是触摸我们，然后继续前进？”

“我必须继续下去，”伊妮娅说，“我愿意把多吉帕姆留在这里，作为你们的盟友，以及我的.....联络员。”

德姆·洛亚点点头。“但这里很危险。”她对金刚亥母说。

多吉帕姆朝矮个女子微微一笑。我几乎可以明显感觉到这两个女人身上散发出的能量。

“那就好。”德姆·洛亚说，她抱了抱我，“劳尔·安迪密恩，好好待你的爱人。生命和混沌的循环赐予你珍贵的时光，好好珍惜，好好待她。”

“我会的。”我说。

德姆·洛亚对伊妮娅说：“谢谢你的到来，孩子。这是我们的希望，也是我们的愿望。”两名女子又拥抱了一下，我突然感到有点羞怯，就好像我把伊妮娅领回了家，让她见到了我的母亲，或是外婆。

多吉帕姆点了点我们，向我们赐福。“卡雷佩亚。”她对伊妮娅说道。

我们走进朦胧的沙尘暴，一阵白光闪过，我们完成了传输。在“伊戈德拉希尔”静悄悄的舰桥上，我问伊妮娅：“她刚才说的是什么？”

“卡雷佩亚。”我的好友重复道，“在古时的西藏，商队出发攀登高峰时，在道别时就会说这句话。意思是：如果你想活着回来，就慢慢走。”

就这样，我们又去了一百多个星球，每一个都只逗留片刻时间，但每一次道别都各不相同。我和伊妮娅到底在这场最后的旅程中度过了多少个日夜，我说不太清楚，因为那只不过是简单的传上传下，然后是树舰穿过一片白光，在另一个地方出现，当大家累到难以继续的时候，“伊戈德拉希尔”号便在空荡的太空中随意飘上几个小时，尔格和我们都趁机休息一下，好好睡上一觉。

我记得至少睡了三次，所以，旅程可能持续了三天三夜。或者，也许我们旅行了一个多星期，只不过睡了三天而已。但我记得，我和伊妮娅并没睡太多时间，而是温柔地爱抚对方，就仿佛每一次拥抱都可能是最后一次。

就是在其中一次短暂的间歇，我低声问道：“丫头，你为什么要

做这些事？难道仅仅是为了变成驱逐者，长出翅膀接住阳光。我是说.....那的确很美.....但我喜欢星球。我喜欢脚下踩着泥土的感觉。我喜欢.....当一个人。当一个男人。”

伊妮娅咯咯地笑了起来，她摸了摸我的脸颊。我记得当时光线昏暗，但我还是能看到她双乳间的汗珠。“劳尔，我的挚爱，我也喜欢你当一个男人。”

“我是说.....”我笨拙地开口道。

“我知道你的意思。”伊妮娅耳语道，“我也喜欢星球，我喜欢当一个人.....当一个女人。但是，我所做的.....不得不做的，并不是为了人类的乌托邦式进化，让他们变成驱逐者天使，或是赛内赛移情精。”

“那是什么？”我的嘴贴着她的头发，低声问道。

“只是为了一个选择的机会，”她柔声道，“一个继续成为人的机会，先不管对每一个选择的个人来说，这个‘人’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重新选择？”

“是的，”伊妮娅说，“即使是选择一个人曾经做过的事，即使是选择圣神、十字形，或者成为内核的同盟。”

我不明白，但在当时，我更感兴趣的不是弄明白这一切，而是紧紧抱住她。

片刻的沉默后，伊妮娅说道：“劳尔.....我也喜欢脚下踩着泥土的感觉，喜欢聆听风吹青草的声音。你能为我做件事么？”

“任何事。”我激动地说道。

“如果我先于你而死，”她柔声道，“你能把我的骨灰带回旧地，把它撒在那儿，撒在我们共度最美好时光的地方，好吗？”

就算她用刀刺进我的心脏，那痛楚也比不上这句话的威力。“你说过我能一直陪在你身边，”最后我终于回答道，声音嘶哑，充满愠怒和失落，“你说过，你去哪儿，我就能去哪儿。”

“亲爱的，我的确说过，”伊妮娅柔声道，“但如果我先于你死去，你能为我那么做吗？你能等上几年，然后到旧地，把它撒在我们共度最美好时光的地方吗？”

我真想紧紧抱住她，直到她疼得喊出声，直到她收回这个请求。但我没那么做，而是低声道：“我他妈该怎么回到旧地？它不是在小麦哲伦星云中么？不是离我们有十六万多光年远么？”

“对。”伊妮娅说。

“嗯，你打算重新打开远距传输器，让我回那儿去吗？”

“不，”伊妮娅说，“那些门再也开不了了。”

“那你他妈怎么想让我……”我闭上眼睛，“伊妮娅，别叫我做这事。”

“亲爱的，我已经说出了这个请求。”

“那就收回这个请求，让我和你一起死。”

“不，”她说，“我请求你为我活下去。为我完成这件事。”

“该死。”我说。

“这话的意思是你答应了吗，劳尔？”

“意思是该死，”我说，“我讨厌殉道者。我讨厌预言。我讨厌悲剧收场的爱情故事。”

“我也是，”伊妮娅低声道，“你能为我完成这事吗？”

我咕哝了一声。“我们在旧地度过最美好时光的地方，是在哪里？”最后我问道，“你是说西塔列森么？因为我和你一起到过的地方不太多。”

“以后你会知道在哪儿的，”伊妮娅柔声道，“睡吧。”

“我不想睡，”我粗声粗气道。

她搂住了我。在星树上，我们曾在零重力下愉快地睡在一起。在“伊戈德拉希尔”号的微重力场中，我们曾睡在私人小舱的小床上，那段经历更加愉悦。我难以想象以后睡觉时身边没有她的情景。

“撒下你的骨灰，嗯？”最后我终于低声说了出来。

“嗯。”她呢喃着，像是已经睡着了。

“丫头，亲爱的，”我说，“你真是个变态小坏蛋。”

“嗯，”伊妮娅呢喃着，“但我是你的变态小坏蛋。”

很快，我俩进入了沉沉的梦乡。

最后一天，伊妮娅带我们跃迁到了另一个星系：中心处是一个M3型红矮星，近轨道上旋转着一颗美丽的类地行星。

“不。”瑞秋说道，我们一小群人正站在海特·马斯蒂恩的舰桥上。三百多人已经逐一离开，伊妮娅的众多弟子被分撒在众多圣神星球上，就像是许许多多的瓶子被扔进了浩瀚的大海，瓶中却没有装进任何信息。现在，便只剩下德索亚神父、瑞秋、伊妮娅、舰长海特·马斯蒂恩、贝提克，几名克隆人船员，树下的尔格，还有我。以及伯劳，它仍旧一动不动，悄悄地站在高处的平台上。

“不，”瑞秋又说了一遍，“我改主意了，我想留在你身边，和你一起去。”

伊妮娅抱着双臂，站在那儿。整个漫长的早晨，在一次次传送、一次次向弟子们道别的时间里，她都显得非常安静。“按你的意愿去做吧，”她柔声道，“小秋，你知道我不会强迫你做任何事。”

“该死。”瑞秋轻声骂道。

“是啊。”伊妮娅应道。

瑞秋握紧拳头。“这些事他妈什么时候够有个头？”

“什么意思？”伊妮娅问。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我父亲.....我母亲.....还有你母亲，他们的一生就搅和在这些事中了。而我.....已经活过两次.....一直在和看不见的敌人作战。跑啊跑，等啊等。在时间长河中来回回，就像是

一个被诅咒的失去控制的四面陀螺……哦，该死。”

伊妮娅等着她说下去。

“我有一个请求，”瑞秋说，她看了看我，“无意冒犯，劳尔，我已经有点喜欢你了，但可不可以让伊妮娅一个人带我到巴纳之域上？”

我看着伊妮娅。“我没意见。”我说。

瑞秋叹了口气。“又回到了这个偏地世界……尽是玉米地啦，夕阳啦，小镇子啦，大白屋啦，宽走廊啦。我八岁时，就已经厌倦这一切了。”

“你八岁时，是很爱这些的。”伊妮娅说。

“嗯，”瑞秋说，“是啊。”她和神父握了握手，然后是海特·马斯蒂恩，最后是我。

我一下子心血来潮，记起了诗人老头《诗篇》中最隐晦的诗文，记得我当时坐在营火边，外婆叫我一句句地重复那些诗文，而我则冲着它们哈哈大笑，暗自寻思是不是真有人会说那种话。接着我便对瑞秋说道：“再见，金丝燕。”

年轻女子以异样的眼神看着我，绿色的眸子反射着来自头顶上那颗星球的光芒。“再见，小雨燕。”

她抓住伊妮娅的手，两人就这么凭空消失了。原来当一个人没有和伊妮娅一同传送时，是看不到闪光的。仅仅是突然……消失了。

五分钟后，伊妮娅回来了。海特·马斯蒂恩从控制圈中走出来，双

手紧握，缩在袍子的袖子中。“传道者？”

“巨树的忠诚之音海特·马斯蒂恩，接下来去佩森星系。”

圣徒没有动。“亲爱的朋友和老师，现在，圣神已经将他们的半数战舰召回到了梵蒂冈所在的家园星系。”

伊妮娅抬起头，看了看美丽巨树上那些瑟瑟作响的树叶。在我们身下一千米外，聚变驱动器的耀眼火光正把我们慢慢推离巴纳之域的重力井。这里没有圣神舰船向我们发起攻击。“接近佩森后，尔格们有办法维持住能量场吗？”她问。

舰长从衣袖中伸出手，抬起手掌，指了指上方。“不好说，他们已经精疲力竭。那些攻击对他们造成了太大的伤害……”

“我知道，”伊妮娅说，“对此我万分抱歉。但我只需要让飞船在星系内维持一两分钟，也许，如果你现在就开始加速，到时当我们传送进入佩森星系时，驱动器便可完全做好准备，那树舰就能在能量场崩溃前跃迁离开。”

“可以一试，”海特·马斯蒂恩说，“但请做好立即传送的准备。在我们抵达后，树舰的性命可能会刹那间不保。”

“不过，首先让我们把领事的飞船派走，”伊妮娅说，“现在就来做这件事。请稍等，海特·马斯蒂恩。”

圣徒点点头，接着回到了显示器和触摸面板的圈子中。

“哦，不，”当伊妮娅转身看着我的时候，我叫道，“我不乘飞船去海伯利安。”

伊妮娅看上去一脸惊讶的样子。“我已经跟你说过，你会一直陪着我，难道你以为我会送你走？”

我抱起双臂。“我们已经去过了大多数的圣神和偏地世界.....除了海伯利安。不管你在计划什么，我还是不敢相信你会漏掉我们的家乡。”

“我不会漏掉的，”伊妮娅说，“但我也不打算把我们传送到那里去。”

我不明白。

“贝提克，”伊妮娅说，“飞船应该可以起程离去了。你拿好我写给马丁叔叔的信了吗？”

“拿好了，伊妮娅女士。”机器人说。蓝皮肤的男子看上去不太高兴，但也没有露出哀伤的神色。

“跟他说我爱他。”伊妮娅说。

“等等，”我说，“贝提克是你.....派到海伯利安的.....使者？”

伊妮娅揉揉脸，我觉得她比我想象的还要疲惫，但仍旧保存着一些力气，为即将来临的大事准备着。“我的使者？”她说，“你是说，跟瑞秋、西奥、多吉帕姆、乔治和阿布那些人一样？”

“是啊，”我说，“另外的那三百多个人。”

“不，”伊妮娅说，“贝提克不是我派到海伯利安的使者。不是你想的那样。而且，如果用霍金驱动器，就会造成很长的一段时间债。领事

的飞船.....还有贝提克.....会在几个月后才能到海伯利安。”

“那谁是你的使者.....谁是你在海伯利安的联络员？”我问。这个世界肯定不会被遗漏。

“难道你猜不出吗？”我的朋友微笑道，“是亲爱的马丁叔叔。在这场和内核之间的毫无休止的象棋赛中，这位诗人和批评家又一次成为了一名棋手。”

“但其他人，”我说，“其他所有人都分享了你的.....”我顿住了。

“是的，”伊妮娅说，“当我还是个孩子时，马丁叔叔就领悟了这一切。他喝下了我的酒，对他来说，要适应这一切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几个世纪以来，他一直在以自己那诗人的方式聆听死者和生者的语言。这就是他最初写下《诗篇》所用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他认为伯劳是他的缪斯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贝提克要乘飞船回去呢？”我问，“难道只是为了带你的信回去？”

“不单单是这个原因，”伊妮娅说，“如果事情顺利，我们终会明白。”她抱了抱机器人，后者尴尬地用独臂拍了拍她的后背。

连我自己都没想到我会这么感伤，片刻过后，我握住了蓝皮肤男子的手。“我会想你的。”我傻傻地说道。

机器人盯着我看了好久，接着点了点头，转身朝待机的飞船走去。

“贝提克！”就在他快要进入飞船中的时候，我叫道。

他转过身，等在那儿，而我溜烟跑到低处平台的那一小堆行李旁，接着重新跑上台阶。“带上这个吧，好吗？”我把皮筒递给了他。

“霍鹰飞毯，”贝提克说，“是的，当然，安迪密恩先生。我很高兴替你保管它，等下次见到你时，我会还给你。”

“如果我俩再也见不到面的话。”我顿了顿，心里想说，请把它送给马丁·塞利纳斯，但从那清醒的梦境中，我知道诗人老头已经奄奄一息，“贝提克，如果我俩再也见不到面，”我说，“就请你好好保管它，留作纪念，看到它，你就能想起我们曾经一起旅行过。同时也请把它作为我们友谊的纪念。”

贝提克又静静地看了我一会儿，接着点点头，走进了领事的飞船。我有点期待飞船会向我们说再见，话中可能会充满了用词错误和信息错误，但是，它仅仅是和树舰的尔格商谈了一番，便静静地开启反重力装置，升空而起，冲破了密蔽场，接着开动低挡推进器，飞到了安全距离外。我看着它加速飞去，远离巴纳之域和“伊戈德拉希尔”号，喷射的聚变焰尾真是明亮极了，刺得我眼中盈满了泪水。就在那时，我全心全意地希望自己和伊妮娅能跟贝提克一起回海伯利安，能在飞船顶部的大床上睡上几天，然后听听施坦威钢琴演奏的乐曲，在瞭望台上的零重力水池中游泳……

“我们得走了，”伊妮娅对海特·马斯蒂恩说道，“你能让尔格们准备好，迎接即将到来的事情吗？”

“一切听你吩咐，尊敬的传道者。”巨树的忠诚之音回答。

“海特·马斯蒂恩……”伊妮娅说。

圣徒转过身，等待着进一步的命令。

“谢谢你，海特·马斯蒂恩。”她说，“我代表这次旅途上所有和你一起旅行的人，代表所有在未来的日子将会传唱这次旅程的人，谢谢你，海特·马斯蒂恩。”

圣徒颌了颌首，回到面板旁。“聚变驱动开足马力到零点九二。准备避让操作。准备前往佩森星系。”他对尔格们说道。他这些心爱的生物就在我们身下的七百五十米处，围着无形的奇点。“准备前往佩森星系。”

德索亚神父原先静静地站在近旁，现在，他的左手握住了伊妮娅的右手。接着他伸出右手，向圣徒和克隆人船员的方向做了一个平静的赐福动作。“因父，及子，和圣灵之名^[43]。”

“阿门。”我说着，同时抓住了伊妮娅的左手。

“阿门。”伊妮娅说道。

我们传送进入星系后，刹那间，便有无数炮火齐刷刷向我们袭来。火炬舰船和大天使纷纷向我们展开了攻击，曾几何时，无限极海中的虹鲨也曾齐刷刷地向我发动攻击，这两者真是出奇相像。

“快走！”在周围一阵阵猛烈喧嚣的能量场爆炸声中，巨树的忠诚之音大叫道，“尔格快撑不住了！密蔽场随时会陷落。快走！愿缪尔导引你的思想。快走！”

伊妮娅只有两秒的时间去寻找佩森星系中心的黄色恒星，并且立即确定佩森星球的位置，但那已经足够。我们三人手拉着手，穿过一片白光和噪声，就像是穿过了积聚在飞船能量场周围的切枪炮火，灵魂正从地狱的火焰湖中升腾而起。

白光淡去之后，出现的是一片漫射的日光。梵蒂冈上空阴云密布，冷飕飕的，几乎像是冬天，下着绵绵冷雨，落在鹅卵石街道上。伊妮娅穿着一件柔软的茶色衬衣、一件褐色的皮背心，下身的裤子比我以前见到的要正式得多。头发精心地梳在脑后，由两个龟壳形状的发卡固定住。皮肤白净水嫩，看上去很年轻，那双眼睛虽然最近一直充满了疲惫，但仍旧闪闪发亮，平静异常。三人转身望向身边的街道和行人时，她仍旧牵着我的手。

我们是在一条小巷的边缘，这条小巷通向一条宽阔的大道。一小群一小群的人正四处走动，有穿着黑色正装的男男女女、一群群神父、一队队修女、一排跟在两名修女后的孩童，到处都是黑色或红色的雨伞。他们在人行道上来回行走，与此同时，低矮的黑色地行车在街道上无声滑过。在这些地行车的黑色座椅上，我不时瞥见一些主教和大主教的身影，由于车辆玻璃罩顶被雨水和水珠划过，所以他们的面容变了形。似乎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我们的突然出现。

伊妮娅正抬头望着低矮的云层。“‘伊戈德拉希尔’号刚刚跃迁出了星系。你们俩有没有感觉到？”

我闭上双眼，将精神集中在流淌的声音和影像组成的梦境中，这些东西现在就在我的内心深处，触手可及。那东西……不见了。外部树枝着起火来，蹿出一团团火焰。“就在他们传送离开的时候，能量场崩溃了，”我说，“伊妮娅，没有你，他们是怎么传送的？”我一说出这个问题，便马上明白了答案是什么，“伯劳。”我说。

“是的。”伊妮娅仍旧抓着我的手。冷冷的雨滴落在我们身上，雨水汨汨地流进身后的排水沟和排水管。伊妮娅静静地说道，“在伯劳的引领下，‘伊戈德拉希尔’号和巨树的忠诚之音将会穿越时空，向他的……命运……前进。”

我记起了《诗篇》中的几段情节。朝圣者们在草之海上看着树舰被烧毁，其后不久，就在风力运输车在穿越草海时，海特·马斯蒂恩便和伯劳一起神秘失踪了。几天后，伯劳重新出现，而圣徒也重新出现在了光阴冢山谷附近，之后不久便伤重而亡，七位朝圣者中，只有他没有讲述自己的故事。七位海伯利安朝圣者：卡萨德上校、霸主领事、索尔——也就是瑞秋的父亲、布劳恩·拉米亚——伊妮娅的母亲、圣徒海

特·马斯蒂恩、马丁·塞利纳斯、霍伊特神父——目前的教皇，对当时发生的事情，这些人都不明究竟。对儿时的我来说，这些都只是古老的神话，是关于陌生人的诗文。他们为什么要仔细思量着去努力和冒险，到头来只不过是重新抬起了千钧重担？现在，在我步入而立之年后，我终于意识到，这些事在我们所有人的一生中是多么的常见。

“看见街对面的教堂了吗？”德索亚神父说。

我必须狠狠摇头，集中注意力，甩掉耳畔不断回响的想法和声音。“看见了。”我应道，同时抹了抹额头上的雨水，“是圣彼得大教堂吗？”

“不，”神父说，“那是圣安妮教区教堂，它旁边那座通往梵蒂冈的门是圣安娜门。沿着这条大道往前，在那些柱廊旁，就是前往圣彼得广场的大门。”

“我们是要去圣彼得广场吗？”我问伊妮娅，“要进梵蒂冈？”

“先看看能不能进。”她回答。

我们沿着人行道往前走，在外人看来，就是一位神父正领着一个男人和一个年轻的女子在冷冷的雨天中步行。街对面出现了一幢气势雄伟的无窗建筑，上面有个标志，表示那是瑞士卫兵的兵营。从兵营中出来的士兵，都穿着正式的制服，复兴时代的黑色斗篷，白色花边衣领，黄黑相间的绑腿，他们扛着枪矛，站在圣安娜门和各个十字路口，与此同时，穿着正式黑色冲击装甲的圣神安保警员要么在路障旁巡逻，要么乘着黑色的掠行艇在头顶飘浮。

圣彼得广场已经向行人关闭，只留下几处安全门，守卫们在那儿仔

细地检查通行证和芯片身份卡。

“看样子是过不去了。”德索亚神父说。天已经黑了，伯尔尼尼柱廊顶部的灯光已经点亮，照亮了那里的雕像和岩雕宗座盾形纹章。神父指了指柱廊上两扇亮着微光的窗户。“那是教皇的私人办公处。”在它左边，是圣彼得教堂的正面，其顶部是一尊尊雕像：基督，施洗者约翰，众使徒。

“这距离一枪就能命中。”虽然这么说，但我并没有袭击教皇的想法。

德索亚神父摇摇头。“有十级密蔽场。”他左右四顾了一番。路上的行人大多都从安全门进入了圣彼得广场，我们在街上越来越显眼。“再这样等下去，他们就会来查我们的身份了。”他说。

“现在这个程度的安全巡查正常吗？”伊妮娅问。

“不。”德索亚神父说，“可能是因为你发了那条消息说你即将来佩森，但更可能的情况是，教皇陛下要去进行宗座弥撒，如果是这样，那个程度的安全巡查是正常的。我们听见的钟声，就是用来召集大家去参加陛下主持的午后弥撒。”

“你怎么知道的？”我很惊讶，他竟然能从几声钟声中明白进一步的内容。

德索亚神父也露出惊讶的神情。“因为今天是圣星期四^[44]啊，”他看上去非常震惊，可能是为我们竟然不知道这个常识而震惊，或者是因为自己这么长时间来一直想忘掉却没有忘掉而感到有些不可思议，“这一周是圣周。”他继续说道，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这整个一周，

陛下既要处理宗座的事宜，也要完成管区辖区内的工作。今天.....今天下午.....就在弥撒大会上，陛下会亲自执行仪式，为十二名神父汰洗双脚，这十二个人象征着耶稣的十二位门徒，基督曾在最后的晚餐时为他们洗脚。这个仪式一直在教皇的管区教堂内举行，也就是圣约翰·拉特兰大教堂，这座教堂以前在梵蒂冈城墙之外，但自从梵蒂冈搬迁到佩森之后，就被安置在了圣彼得大教堂内。真正的圣约翰·拉特兰大教堂在大流亡期间被留在了地球上，因为它在二十一世纪的七国大战中受到了严重的毁损，并且.....”德索亚说了一通在我看来像是神经质的唠唠叨叨，说到此处他便停住了，脸上突然变得面无表情，就像是一名癫痫病患者，或是一个陷入沉思的人。

我和伊妮娅等他回过神。事实上，我正焦急地望向穿着黑色装甲的圣神安保巡逻员，他们正沿着长长的大道朝我们走来。

“我知道另外一条进梵蒂冈的路，”德索亚神父开口道，他转回身，向梵蒂冈大道对面的一条小巷走去。

“好极了。”伊妮娅马上跟了上去。

耶稣会士突然停步。“我想，我能把大家带进去，”他说，“但我不知道怎么出来。”

“把我们带进去就够了。”伊妮娅说。

离梵蒂冈三个街区的地方，有一座荒废的没有窗户的岩石小教堂，在教堂后部，有一扇铁门。门用一把挂锁和一条大铁链锁着。紧闭的大门上有块标语，上面写着：每周六开放旅游，圣周期间关闭，请联系梵

蒂冈旅游办，基督第一殉道者广场3888号。

“有什么办法能敲开这条铁链吗？”德索亚神父问我。

我摸了摸粗大的链条和结实的挂锁。再看看身上，只有一件工具，或者说是一把武器：插在皮带刀鞘中的小型狩猎刀。“不行，”我说，“但或许可以试试能不能撬开。你们能不能在那堆垃圾模块中找找有没有铁丝……打包钢丝就行。”

我们在细雨中站了至少十分钟，周围的光线慢慢暗去，大道上的人流声似乎越来越响。每一秒，我们都做好了瑞士卫兵或安保人员会从天而降把我们抓个正着的准备。我的撬锁技巧，都是过去在湛江上从一位赌徒老头那里学来的，自从浪漫港当局以偷窃为由抓住他，把他的两根食指切掉后，他就转行玩起了赌博。在我撬锁的过程中，我想起了和伊妮娅一起走过的十年冒险之旅，想起了德索亚神父来到此地前的漫长旅程，想起了我们走过的那几百光年，还有那几万小时的紧张、痛苦、牺牲和恐惧。

可是，这个该死的仅值十个弗罗林的铁锁不作一点让步。

最后，小刀的刀尖也折断了。我骂了一声，扔掉了刀子，拿起这臭气熏天的破烂铁锁及锁链，狠狠地向满是污垢的石墙上砸去。挂锁咔嚓一声，开了。

屋里黑漆漆的。就算真有开灯的开关，那我们也找不到。如果什么地方有个白痴人工智能在控制灯光，那它也没有回应我们的命令。我们三人都没有带光源。几年来，我曾一直随身带着一把激光手电，但今天早上我把它留在了背包里。先前离开“伊戈德拉希尔”号的时候，我只是走上前一步，抓住伊妮娅的手，完全忘了要带上什么武器或其他必要的

装备。

“这里是圣约翰·拉特兰大教堂吗？”伊妮娅低声道。在这令人压抑的黑暗中，想放开嗓门说话是不容易的。

“不，不，”德索亚神父也低声道，“就是一座很小的纪念教堂，建在二十一世纪原来那座教堂旁……”他又顿住了，可以想见，他脸上肯定又挂上了那副沉思般的表情，“我想，这是间工作用小教堂，”他说，“你们等在这儿。”

我和伊妮娅肩并肩站着，耳边只能听到德索亚神父沿着小屋的内壁四处走动的声音。有什么重重的东西掉在了石地上，听声音像是什么铁器，我俩屏住了呼吸。一分钟后，我们又听到了神父用双手在墙壁上摸索的声音，还有他身上的法袍发出的瑟瑟声。接着是一声隐隐而来的“啊……”的声音，片刻之后，一根火苗摇曳而起。

耶稣会士正站在十米开外，手里举着一根点着的火柴。他左手还拿着一盒火柴。“是座小礼拜堂，”他解释道，“还配有放祈愿烛的台子。”我看见那些蜡烛已经全部化掉，不能用了，也没人拿新的换上，但烛心还是留在了那儿，而且还有一盒火柴，天知道它们在这被遗弃的黑暗之地待了多长时间。我们走到他身边，围在那一小圈亮光旁，他又点上了一支火柴，接着，我们便跟着他走到了腐败窗帘前后的一扇沉重的木门前。

“几年前，我被囚禁在这附近的时候，巴乔神父，我的重生医疗神父将这条路线告诉了我。”德索亚神父低声道。这扇门没有锁住，陈旧的铰链好久没上过油，开的时候发出了一声尖厉的吱吖声。“我想，他是觉得这其中的恐怖感会引起我的兴趣。”德索亚神父继续道，他领我

们走下一条狭窄的螺旋石梯，窄得比我的肩膀宽不了多少。伊妮娅跟在神父身后，我紧紧跟着伊妮娅。

我们一直沿着阶梯往下，阶梯延绵不绝，没有任何到头的迹象。最后终于走到尽头时，我估计我们至少到了地下二十米深的地方。接着，我们经过一系列狭窄的走廊，来到一条极为宽敞、余音绕梁的回廊中。到此时，神父已经点完了五六根火柴，每一根都要到快烧到手指的时候，他才会把它丢掉，重新点上一根。我没有问他那个小小的火柴盒里还剩几根火柴。

“在当年的大流亡时期，教会决定把圣彼得和梵蒂冈搬走的时候，”德索亚说道，现在，他的声音响亮得填满了整个黑漆漆的空间，“他们用重型能量场起重机和牵引能量场塔楼，把它全部搬到了佩森。由于重量不是问题，所以他们还连带捎上了半个罗马，包括巨大的圣天使堡，以及老城之下深达六十米的所有东西。这里是二十世纪的地铁设施。”

我终于意识到，这里是一座遗弃的地铁站台，德索亚神父开始沿路往前走去。走了一段之后，我们来到了一处天花板瓷砖坠得满地都是的地方，除了一条狭窄的小道，到处都是积了几个世纪的灰尘、落下的岩石、破碎的塑料，尘垢中兀自躺着一些难以辨识的标记，还有几条四分五裂的长凳。我们沿着一条满是回音的狭窄走道一路往下，走下几条锈迹斑斑的钢铁楼梯，我意识到，这些都是停滞了一千年之久的电梯，最后我们来到了一座站台。在站台的尽头有一条纤维塑料阶梯，通向下面的铁轨……这些铁轨仍旧埋在一层层灰尘、碎石和铁锈之下。

我们刚刚爬下阶梯，走进地铁隧道，火柴便熄灭了。但我和伊妮娅还是看清了躺在眼前的东西。

尸骨。人类的尸骨。在锈蚀铁轨间那条狭窄通道的两旁，尸骨和骷髅头整齐堆叠，几乎达两米高。一大堆一大堆的尸骨，眼窝朝外，一个个骷髅头或是整齐地相隔数米摆放，或是嵌在人类尸骨的崎岖山墙内形成各种几何形状。

德索亚神父又点上了一支火柴，开始在一堆堆骷髅遗骸间行走。走动时拂起一阵阵微风，让他擎在高处的火苗不住摇曳。“二十一世纪早期的七国大战之后，”他说，声音恢复成普通的谈话声调，“不堪重负的罗马公墓已经容纳不下那么多人的遗体。在市郊和大公园里，到处都在挖大规模的墓坑。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加上持续的洪水泛滥，导致了严重的健康问题。瞧，就是那些生化弹头。总而言之，由于地铁已经停止运转，所以执政党下令移动遗体，把它们改葬在古旧的地铁设施里。”

这一回，当火柴熄灭时，我们所在的地方又有了不同，那些尸骨堆成了五层，每一层都有一排骷髅头，那些白色的脑门反射着光线，但空荡荡的眼窝却对我们的经过视若无睹。两边的尸骨墙至少有六米长，一直升到上方两米外的拱状天顶。有几处地方，尸骨和骷髅头发生了崩塌，散落在地，我们不得不小心地跨过去。尽管如此，脚底下还是不时地会踩到什么，发出嘎扎嘎扎的响声。在一根火柴熄灭、点亮另一根火柴的间隙，我们会站在原地驻足片刻。周围没有一丝声音……不管是老鼠的游窜声，还是滴水声，都没有。打搅到此处的沉寂的，便只有我们的呼吸声和细微的话语。

“说也奇怪，”德索亚神父说道，我们又走了两百多米路，“这个把我们所有人葬在此地的灵感，并不是从罗马的古代陵墓中获得的，而是来自于巴黎所谓的地下墓穴……在那个城市的地底深处遗留着古老采石隧道。巴黎人的公墓也葬不下那么多人，不得不把更多人的尸骸搬运到这些十八世纪晚期到十九世纪中期建造的隧道中。他们发现，几公里长

的隧道，即使要容纳六百万具死尸，也是绰绰有余。啊……到了……”

我们向左转，穿过一条更加狭长的尸骨隧道，前方便出现了一条小道，小道上落着厚厚的灰尘，却留着几个足印，一路通向另一扇铁门，这扇门也没上锁。我们三人齐心协力，把门拉开。神父在前面领路，带着我们走下另外几条锈蚀的螺旋阶梯，最后我们来到了地底深处，我估计，现在我们离地面至少有三十米的距离了。就在我们踏进另外一条隧道中的时候，火柴熄灭了。这条隧道比地铁墓穴还要古老，边缘和天花板未加休整，摇摇欲坠。我瞥到有几条侧道，尸骨在这些侧道中堆得乱七八糟，骷髅头颠倒着，还有一些破破烂烂的衣物。

“据巴乔神父说，”神父低声道，“真正的地下墓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埋葬基督徒的地下墓穴，可以追溯到公元一世纪。”又有一支火柴点亮了。我听见火柴盒中发出的嗒嗒声，听上去火柴已经所剩无几了。“我想，应该是这条路。”德索亚神父领着我们向右边走去。

“我们现在在梵蒂冈下面？”几分钟后，伊妮娅低声问道。我感觉她已经有点没耐性了。火柴摇曳了一下，熄灭了。

“快了，快了。”德索亚在黑暗中说道，他又点上了一支，这回火柴盒没发出任何嗒嗒声。

大约走了一百五十米，走道到了尽头。这里没有杂乱的尸骨，没有骷髅头，有的只是周围粗糙的石墙，以及隧道尽头似乎是一面炉墙的东西。火柴熄灭了。我们等在黑暗之中，伊妮娅摸了摸我的手。

“抱歉，”神父说，“火柴用完了。”

我抵制着内心涌起的一阵惊慌。现在，我真的听到了一些声音……

往小里讲，那只是远处的老鼠在四处游窜，往严重的地步说，是靴子走在台阶上的声音。“我们沿原路返回吗？”我说道，在这一片漆黑之中，我的声音听上去真是响极了。

“我可以肯定巴乔神父说过，北面的地下墓穴曾经和梵蒂冈之下的古旧区域相通。”德索亚神父轻声道，“准确说来，是和圣彼得广场下的区域相通。”

“啊，看上去不像……”我甫一开口便打住了。在火柴熄灭前的几秒钟里，我稍微打量过面前的这堵墙，在古旧的岩石间，有一片看似像是新砌的砖墙，看上去只有几百年的历史，其他却像是已经历经几千年。我摸索着向前走了两步，最后，手指碰到了岩石、砖块和松散的灰泥。

“做得很仓促。”我说，好几年前，我在鸟嘴庄园担任过助理风景工，所以现在说话的语气中稍微带着一点威望，“灰泥已经裂开了，还有几块砖头碎掉了。”我用手指迅速摸了一遍，“给我什么东西挖挖看。该死，要是刚才没把刀子丢掉就好了……”

黑暗中，伊妮娅递给我一根尖利的棍子，也可能是树枝，我用它挖了几分钟，最后终于发现那是一根折了一头的大腿骨。德索亚和伊妮娅也拿起骨头，和我一起挖起来，还用指甲往冰冷的砖石上扒，最后指甲都破了，手指也出血了。过了一会儿，我们停下来喘口气。这里没有一丝光线，大家的眼睛仍旧没有适应黑暗。

“弥撒要结束了。”伊妮娅低声道，语气听上去像是在演一出悲剧。

“是大弥撒，”神父低声道，“时间很长。”

“等等！”我的手指突然感觉砖块动了一动——不是其中一块或几

块，而是整块砖体。

“退后，”我大声说道，“趴到隧道的边上。”我笔直后撤了几步，挺起左肩，埋下头，屈膝向前冲去。我心里做好了准备：脑袋撞扁，整个人都晕过去。

我大喝一声，撞上砖石，扬起一阵灰尘和碎片。砖头没有被我撞落，但我感觉它们有点松动。

伊妮娅和德索亚也走上前，助我一臂之力，过了一分钟，我们终于撞松中部的砖块，最后把它推倒。

从通道对面传来一丝微弱的光线，但足以让我们看清面前——一条堆满碎石的斜坡，通向一条更深的隧道。我们趴在地上往前爬去，钻过去之后，地方宽敞了，我们便站起身，在这条充满泥土气息的走道中行走起来。转了两个弯，我们来到了另一个地下墓穴，这个和上面那个一样乱糟糟的，所不同的是，这里的右墙齐腰高的地方，有一条窄窄的发光带，照亮了整个走道。我们沿着被发光带照亮的主通道，又走了五十米，转了几个弯，接着便来到了一条更加宽敞的通道，这里每隔五米便挂着一只现代化的发光球，虽然都没亮，但古老的发光带仍旧一路照向前。

“我们在圣彼得广场下面，”德索亚神父低声道，“一九三九年，自教皇庇护十一世在这附近的洞穴中下葬，这个地方还是第一次重现天日。挖掘持续了二十多年，最后便被遗弃了。现在，这地方还没向考古学家开放。”

我们来到了一条愈发宽敞的通道中——容得下让我们三人肩并肩在里面行走，打从到了地下，这还是第一次。在这儿的古岩墙和灰泥墙

上，偶尔还夹嵌着一些大理石，上面挂着一些壁画——早年的基督马赛克画，在一些堆满尸骨骷髅的洞室中，还有一些破碎的雕像。好些洞室中都曾经贴过透明塑料，这些材料现在都已经泛黄，模模糊糊的，里面那些的普通人遗体几乎都看不清了，但如果弯下腰凝视，还是能看见空洞的眼窝和骨盆的凹眼向我们回望而来。

壁画上展示的是基督教惯有的肖像——鸽子衔着橄榄枝，女人汲水，无处不在的鱼儿——但紧邻着的便是古老的洞室、骨灰盒，还有一些墓穴中挂着前基督时代的神祇像，在一幅画像上，伊希斯、阿波罗和巴克斯正用装满美酒的大酒壶迎接亡者来到来生，另一幅描绘着公牛和公羊活泼跳跃的场面，还有一幅画着一群翩翩起舞的色帝。看到最后一幅画的时候，我马上注意到他们和马丁·塞利纳斯的相似之处，于是转过头，朝伊妮娅一望，她也朝我往来，两人心照不宣。还有一些壁画，有的画着一些奇怪的生物，据德索亚神父说，她们是酒神的狂女，迈那得斯；有的画的是乡村景色；有的画着排成一排的鹧鸪；还有一幅画着一只正用嘴梳理羽毛的孔雀，一身天青色的羽毛被阳光照得闪闪发亮。

透过斑斑点点的古旧塑料或塑料玻璃窥望这些东西，让我感觉自己似乎正徜徉在一栋豢养着亡灵的地球水族馆中。最后，我们走到一面红墙前，拐过直转角，是一堵低矮的墙壁，上面斑驳陆离的蓝色已经渐渐淡去，但还能看清遗留的拉丁文涂鸦。这里的塑料片较新，可以清楚地看见里面的骸骨。整齐的尸骨堆上垒着一个骷髅头，那两个眼窝似乎在饶有兴致地注视着我们。

德索亚神父跪在尘土中，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埋下脑袋，祈祷起来。我和伊妮娅站在后面，尴尬且沉默地注视着，一如那些异教徒栖身在真正的信徒身旁。

神父起身的时候，眼眶有点湿润。“根据教会历史和巴乔神父所述，这些可怜人的尸骨是在公元一九四九年被工人们发现的。后来，经分析人员研究，结果表明这些人是一位伟人的殉葬品，那人死时大概六十多岁。我们现在就在圣彼得大教堂的主祭坛下，之所以把它建在这里，是因为传说圣彼得就被秘密埋葬在此地。公元一九六八年，教皇保禄六世宣布，梵蒂冈确认这是渔夫彼得的尸骨，也就是曾和耶稣同行的那个人，也就是那块磐石，教会将要在其上建立。”

我们望望静悄悄的尸骨堆，又望了望神父。

“费德里克，你知道我不是要打垮教会，”伊妮娅说，“我的目标是修正这个偏离正道的东西。”

“是的，”德索亚神父说道，他粗鲁地抹了抹眼睛，在脸上留下几道泥痕，“我知道，伊妮娅。”他环顾了一番，走到一扇门前，打开了它。门后是一条金属阶梯向上方通去。

“会有守卫的。”我低声道。

“应该没有。”伊妮娅说，“八百年来，梵蒂冈一直在害怕来自太空.....来自上空.....的攻击。我想，他们不太会关心这些地下墓穴。”她走到神父面前，迅速且沉默地迈上了金属台阶。我紧紧跟在她身后。德索亚神父回头朝身后昏暗的洞室看了一眼，最后一次在胸前画了个十字，接着跟着我们，朝上方的圣彼得大教堂走去。

大教堂内亮着灯光，虽然那灯光在夜晚、彩色玻璃和烛光的映衬下显得十分柔和，但在经历了漆黑的地下墓穴后，那光线也实在是太过炫

目。

我们一路上爬，穿过地下神殿，行经一座纪念教堂，岩石上刻着“盖乌斯纪念碑”几个字，走过几条侧廊、几个服务入口，穿过通向圣器室的前厅，经过笔直站立的神父和引颈而望的祭童，最后来到了圣彼得教堂中殿后部那余音绕梁的广阔之地。这里有几十名权贵，但还算不上重量级人物，没有在教堂长椅上得到一席之地，不过还是非常荣幸地获准站在大教堂的最后面，见证这一重要的庆典。瞥眼一望，我就发现大教堂的每个入口前，每一个可以出去的外厅中，都有瑞士卫兵和安保人员把守。我们站在会众身后，还不算显眼，就是一个神父和两个穿得有点朴素的教区居民，在圣周四获准进入教堂，伸长脖子一睹圣父的尊荣。

弥撒还在进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熏香和烛蜡的气味，一排排闪亮的长椅上，坐着成千上百名穿着鲜艳袍子的主教和贵宾。圣彼得王座那巴洛克式的华盖之下，是一座大理石祭坛，周围围着栏杆，圣父正跪在那里，进行他的仆役工作：为十二名就座的神父洗脚。共八男四女。在什么地方有一支庞大的唱诗班，正在唱着——

哦，圣灵，因由你，

让我们知晓圣父和圣子；

我们的信条矢志不渝，

你就是他们的源起，

你就是他们的源起。

赞美给我主，圣父，圣子，

和圣灵，融为一体啊，

愿圣子赐给我们礼物。

一切源自圣灵的礼物，

一切源自圣灵的礼物。

我迟疑了片刻，纳闷我们在这儿干什么，伊妮娅的这场了无止境的战斗为什么会把我们带到这些人的信仰中心来。我相信她教给我们的一切，也珍惜她和我们分享的一切，但是，这首优美的乐曲，这铜墙铁壁的大教堂，可是三千年的传统和信仰所造就的。我不禁回想起伊妮娅为悬空寺建造的那些简单的木台，坚固但粗俗的桥梁和阶梯。和这座既宏伟又谦卑的建筑相比……那又能称得上什么……我们又是什么？伊妮娅是一名建筑师，除了青年时师从赛伯人赖特先生，基本上是自学成才，她曾用沙漠的岩石建造石墙，徒手配制混凝土。而设计这座大教堂的，那可是米开朗基罗。

弥撒行将结束，纵长的大殿后排几个站着的人正一一离去，他们轻手轻脚地走着，生怕脚步声会打断仪式，等来到通向外面广场的台阶后，才开始小声低语起来。我看见伊妮娅正在德索亚神父耳边说着什么，便凑过身去，生怕错过什么生死攸关的指示。

“神父，你能为我做最后一件事么？”她问。

“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眼神悲愁的神父低声道。

“请马上离开大教堂。”伊妮娅对着他耳语道，“和这些人一起，马上走，不要说任何话。马上离开，在罗马城中找个地方藏身，一直等着你可以现身的那一天到来。”

德索亚神父惊讶地向后退去，他隔着半米的距离盯着伊妮娅，脸上的神色像是被谁遗弃了。接着，他凑到她耳边。“老师，请吩咐我做其他任何事。”

“神父，我只请求你为我做这件事。我请求你，并奉上我的爱和敬意。”

唱诗班开始唱另一首赞美诗。在我前方的那一颗颗脑袋上方，圣父已经为神父洗完了脚，现在正移步走向镀金华盖下的祭坛。长凳上的所有人都站起身来，期待着结尾的祷文和最后的赐福。

德索亚神父亲自向我的好友赐福，接着转回身，和一群修士一起离开了大教堂。那群修士身上的念珠随着走动发出嗒嗒的响声。

我狠狠盯着伊妮娅，目光炽烈得简直可以点燃木材。我想告诉她，别叫我走！

她招招手，叫我走近，接着对着我耳语道：“劳尔，亲爱的，为我做最后一件事。”

在这圣周四，在圣彼得大教堂内余音绕梁的中殿中举行的大弥撒仪式的最神圣时刻，我几乎放开嗓门冲她大叫一句：“不，该死的！”但我

还是忍住了，等着她说下去。

伊妮娅在背心口袋里摸索了一阵，最后掏出一只小瓶子。瓶里的液体清澈透明，但不知怎的，看上去比水要重。“你能喝下它吗？”她低声道，把瓶子递给我。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个人物：罗密欧和朱丽叶，恺撒和克莉奥帕特拉，亚伯拉德和艾洛伊斯，吴侨之和孙荷华。都是些命运多舛的爱侣。都以自杀或毒药收场。我一口喝下这瓶毒药，把空瓶丢进衬衣口袋，等着伊妮娅再拿出同样的瓶子，随我一起喝下去。但她没有这么做。

“是什么？”我低声问道，我并不害怕听到她的答案。

伊妮娅正注视着弥撒最后的场景。她凑到我耳边，低声回答。“你加入地方军时吃过圣神的节育药，这是解药。”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几乎快忍不住，差点就在圣父诵念结束祷词时放声大喊。你现在还在担心计划生育的事？你他妈是不是神经错乱了？

她凑过身，鼻息暖暖地喷在我的脖颈上，对着我再次耳语道：“谢天谢地，这两天来幸好没忘，一直带着它。别担心，要等三周过后才会起效。之后你就再也不会射不出精子了。”

我冲她眨眨眼，在圣彼得大教堂内说出这样的语句，是不是在亵渎神灵？抑或这只是低级趣味？然后，我的脑子飞速运转起来——这消息真是太棒了……不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在伊妮娅眼里，我们……她……会有一个未来……她会和我生一个孩子。但她的第一个孩子怎么

办？为什么我会认为，她这么做是为了让我和她能……她为什么要……也许这只是她想到的送别之礼……她为什么要……为什么……

“吻我，劳尔。”她低声道，但声音还是有点响，惹得站在我们前面的老修女转回身，眼神严厉地看着我们。

我没有诘问她，我吻了她。她的嘴唇很柔软，湿湿的，当初在密西西比河沿岸，在一个叫汉尼拔的地方，我和她第一次亲吻时，就如现在这般感觉。这一吻似乎持续了很长时间，她那凉凉的手指在我的脖颈后抚摸着，最后，我们的双唇终于分开。

教皇正向教堂后殿的前方走去，先是面向十字耳堂的两条翼部，接着是短短的中殿，最后是纵长的中殿，同时开始最后的赐福。

伊妮娅走进主通道，轻轻将人群拨向两边，直到来到一片开阔的空间中，她大步朝远处的祭坛走去。“雷纳·霍伊特！”她大叫道，声音在头顶几百米上空的穹顶上回响。教皇的赐福礼正进行到一半，现在他停在了那儿，我们和他之间的距离超过一百五十米。我知道，伊妮娅不可能走完这一百五十米的路，在这之前她铁定会被拦住，但我还是加快脚步跟了上去。

“雷纳·霍伊特！”她又一次大叫道。数百个人头齐刷刷朝她转来。中殿两侧的阴影中人头攒动，正眼一瞧，原来是瑞士卫兵正飞步而来。“雷纳·霍伊特，我便是伊妮娅，布劳恩·拉米亚的女儿，你曾经和她一起踏上海伯利安，开始直面伯劳的旅行。我便是约翰·济慈赛伯人的女儿，他的肉体曾被你们的内核主人杀死过两次！”

教皇站在那儿，像是怔住了一样。他竖起那只原先正做着赐福礼的骨瘦如柴的手指指着伊妮娅，那样子就像是中风了。他的另一只手紧紧

抓着胸膛上部的法衣，脑袋前后轻晃，以至于头顶的法冠也在发抖。“你！”他叫道，音调尖厉，但绵软无力，“那个异种！”

“你才是那个异种！”伊妮娅叫道，她已经跑了起来，长凳上探起一个个穿着黑袍的身影，想要抓住她，但她灵活地摆脱掉了他们。我推开她身后的两个男人，跟着她往前跑去。斜地里刺出一个人影，我从他身上跃了过去。瑞士卫兵正在人群中推搡而来，端着能量枪，但由于有太多梵蒂冈和商团的高官在火力线路上，所以未敢开火。我知道，如果伊妮娅胆敢前进到教皇面前十米之内，那么这些人将毫不犹豫地开火。“你才是那个异种！”她又叫道，并加快了奔跑的速度，同时躲避着一只只攫取的双手和突刺的臂膀。“雷纳·霍伊特，你是天主教會的犹太，将神圣的历史出卖给了……”

一个穿着圣神舰队元帅制服的大块头从刀鞘中抽出一把仪式用剑，朝我爱人的头上挥去。她躲了过去。我格挡住元帅的胳膊，拧断了它，一脚将剑踢飞，把他推倒在长凳上的那群属下身上。

卡萨德上校曾经说过，在学会生者的语言之后，每当他在别人身上造成伤痛，他就会感到切身的痛苦。现在，我终于也感受到了。就在元帅倒在那堆人身上之时，我感受到自己那条胳膊传来一阵阵剧痛：神经和肌肉的断裂之痛、碎骨之痛、身体的碰撞之痛。但当我低头看去的时候，我的胳膊仍旧完好无损，唯一的报应便是痛苦。但我不在乎痛苦。

一队神父、修士和主教围成一列，拦在了伊妮娅和教皇之间。我抬头一望，发现教宗愈加痛苦地抓紧了胸膛，倒了下去，但他身旁的几名执事扶住了他，搀着他回到了伯尔尼尼王座的华盖之下。几名瑞士卫兵疾速冲进通道尽头的那块空地上，用尖枪和身体拦住了伊妮娅的去路。更多瑞士卫兵涌向我们身后的空地，挥舞尖枪，粗鲁地推开旁观者。另

有一些身着黑色装甲和小型反重力推进带的圣神安保人员，在会众头顶十米高的地方俯冲而下。激光点在伊妮娅的脸庞和胸脯上跃动。

大片的能量光束和钢矛枪云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我猛扑上去，拦在伊妮娅和卫兵之间。激光束的光点扫掠而来，亮得我右眼什么也看不见。我张开臂膀，怒吼着……或许可以说是挑战……但绝对是挑衅。

“不！要活口！”传来一阵低沉的喊声，是一个肥硕的枢机在说话，听上去就像是上帝的声音。

一名瑞士卫兵朝伊妮娅奔去，举起尖枪，想往她后脑勺敲去，把她敲晕。伊妮娅猛地扑倒在地，在地砖上滑过，腿一扫，便剪住了那名卫兵的膝盖，那人连滚带爬地往我这儿滚来。我一脚踢中他的脑袋，接着转回身，奋力抢走另一名卫兵手中的尖枪，用力一撞，把他撞回了人群。后排有五名卫兵朝我冲来，我操起那把长长的武器，往他们那儿一挥，他们便退了回去。

一名在空中飞行的安保士兵发射了两枚飞箭，击中了我的左肩，上面可能含有镇静剂，但我把它们拔了下来，向那人扔去，身上没有任何感觉。两名卫兵抓住了我的手臂，一个是魁梧的男人，还有一个更魁梧的女人。我原地转了一圈，让这两人的脑瓜撞在了一起，最后把他们丢在地板上。“伊妮娅！”

她重新站了起来，已经挣脱一名卫兵的束缚，但又有两个穿着黑色装甲的身影挡住了她的去路。会众中爆发出阵阵尖叫。大教堂的风琴突然尖叫起来，就像是一个正在分娩的女人。一名安保人员在五米外向她开火，伊妮娅闪了过去。又有一名穿着黑色装甲的女人拿着棍棒把我的爱人击倒在地，并骑跨在她身上，把她的双手扭在身后。

我抬起臂膀，给这个圣神臭婊子重重一击，把她打飞到五米之外。但一名卫兵用尖枪朝我腹部重击了一下。又一名飞行安保人员操起神经击昏器，终于把我撂倒。按其原理，击昏器应该瞬时起效，而且得到了官方的证明，但顶着击昏器的再三攻击，我还是有时间用手卡住了最近那名卫兵的喉咙。我的身体不住地痉挛，最后向下摔去，由于所有的自主机能都停止了，我还尿了裤子。我最后的感觉，便是凉凉的尿水顺着裤管，流到了圣彼得大教堂那完美无瑕的地砖之上。

但我其实并没有真正感觉到，有十二名魁梧的人已经压在了我的背上，扣住了我的臂膀，正把我拖开。我并没有真正听到额头撞在地砖上的开裂声，也没有感觉到额头至发际线的开裂感觉。

在最后半昏半醒的三四秒钟里，我只看见一只只黑色的脚、一只只战靴、一名瑞士卫兵掉落在地的帽子，然后是更多的脚。我知道伊妮娅刚才已经倒在了我的左侧，但我没办法转头看她最后一眼。

他们把我拖走，地上留下一条鲜血、尿水和口水的痕迹。我已经丝毫顾不上这些了。

我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在对我进行“审判”的期间，我已经恢复了意识，但被神经锁拘缚着。所谓的审判，是由一群宗教法庭的黑袍法官所执行的，只进行了十分钟便做出了宣判。我被判以死刑。没有人想要亲自对我施刑，生怕玷污他们的灵魂；于是，他们决定把我转移进一个薛定谔猫箱，位于阿马加斯特这个受隔离的迷宫星球，猫箱在星球的轨道上旋转。物理的永恒定律和量子几率将会执行这一死刑。

审判一结束，他们便让我上了一艘配有霍金驱动的高重力机器人火

炬舰船，把我运到了阿马加斯特星系，同时产生了两个月的时间债。不管伊妮娅在哪儿，不管她发生了什么事，当我醒来时，他们已经封闭了我这个监狱的聚变能量壳，我已经迟了两个月的时间，再也帮不了她。

一开始的无数个日夜.....我疯掉了。然后，又过了无数个日夜，我拿起了小型椭圆密室中的书写器，开始讲述这个故事。他们肯定认为，在我等死的时候，这个书写器会是一项额外的惩罚，我在仅有的几张循环利用的薄纸上写下我的故事，就像是一条蛇吞下了自己尾巴，而且，我也知道没人会得到我的这个存储芯片，领略里面的故事。

在故事的一开始，我就跟你们说过，跟你们这些不可能存在的读者说过，你们读它的理由是不正确的。在一开始，我就说过，如果你们读它，是想要获悉她的命运，甚至是我本人的命运，那你们就选错东西了。在她的命运了尽的那刻，我并没有陪伴在她的身旁，而现在，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之时，我自己的命运也在等待着它落下它的最后一幕。

我没有在她身旁。

我没有在她身旁。

哦，天父耶稣，摩西的上帝，安拉，亲爱的佛陀，宙斯，缪尔，埃尔维斯，基督.....如果你们中的确有谁存在于这个世界，或是曾经存在过，或是已逝的灰色双手仍旧保留着一丝力量.....那么，就请赐予我一死吧。快点来吧。快让那个粒子被探测到，让毒气放马过来吧。快啊。

我没有在她身旁。

我对你们撒了谎。

在这个故事的一开始，我跟你们说，当伊妮娅的命运了尽的那刻，我并没有陪伴在她的身旁，也就是说，我并不知道她的命运为何。在好几个睡眠周期前，我重复过这句话，当时我已经把最后一段故事讲了出来。

但是，就像是教会中的一些神父所言，我避开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这便是撒谎。

我撒谎，是因为我不想谈这件事，不想说，不想重新体验一次，也不愿意去相信。但我现在已经知道，我必须向你们和盘托出。在薛定谔猫箱的囚笼中，我每时每刻都在回味这件事。自从我分享到我亲爱的伊妮娅的鲜血之后，我就明白它是真实的。

在他们把我运出佩森星系前，我就已经知道了我爱人的命运。我明白它是真实的，也一次次地体验过了。对这个故事，对我的挚爱的记忆，我有责任和你们谈谈，把它向你们叙述一遍。

我是在一颗小行星上的圣神基地接受的审判，那里离佩森有十光分远。在那十分钟审判过后不到一个小时，我便知晓了这一切，当时我被

下了药，驯服温良，绑缚在机器人飞船上的一个高重力箱槽中。就在我听到、感觉到、看到这些事的瞬间，我就马上明白了——它们是真实的；在我共享这些事的那个时刻，它们就在什么地方发生；只是因为我和伊妮娅非常亲近，再加上我在学习生者的语言上进展缓慢，才得以产生了这样一个强力的共享效果。当共享过程结束后，我开始在高重力箱槽中大叫，撕扯维生脐线，用头和拳头撞击舱壁，直到装满水的箱槽中浸满一条条旋转的血流。我脸上罩着一张滤息面具，就像什么寄生虫般在吸取我的气息，我很想把它扯掉，但没用。整整三个小时里，我就这么怒吼着，反抗着，一次次撞击自己，希望最好能把自己撞得半昏半醒，同时一遍遍重新体验伊妮娅的共享时刻，一遍遍地痛苦大叫，接着，机器人飞船通过水蛭般的脐线，向我注射了睡眠药物，高重力箱槽排干水，于是，我便在沉眠箱中沉沉睡去，而火炬舰船则飞至跃迁点，跳往附近的阿马加斯特星系。

我在薛定谔猫箱中醒来。不用人为干预，机器人飞船早已把我放进了这个聚变能量的卫星中，把它发射了出去。一时之间，我有点茫然，觉得伊妮娅的共享时刻只是一场噩梦。可是，那些真实的瞬间马上便潮涌而来，我又开始尖叫。我觉得自己又将疯上几个月。

现在，我便来告诉你们把我逼疯的这件事。

伊妮娅被人从圣彼得广场扛出来的时候，也在流血，也昏迷着，但和我不同的是，她第二天便醒来了，没有被下药，也没被插上分流器。她完全恢复了意识——我非常清晰地共享到了她的醒转，感觉是那么精细而真实，就像是第二套感官印象，甚至比回忆自己的记忆还要清楚。那是在一个庞大的圆形岩石殿堂中，直径有三十多米，天花板离石制地

板有五十多米。天花板上嵌着一块闪亮的毛玻璃，让人感觉像是天窗，但伊妮娅觉得这是一个幻象，这间厅堂实际上应该是在一座大型建筑的内部。

当时在我醒来准备前往十分钟的审判庭前，医师把我全身上下打理得干干净净，但没有人处理伊妮娅的伤口：她的左脸露出柔嫩的血肉，淤肿着，衣服也被扯掉，身体赤裸着，她的双唇肿了起来，左眼眯缝着，只有用力睁眼才能看清眼前的东西，事实上，由于得了脑震荡，所以右眼看到的也是一片模糊的景象。在她的胸膛、大腿、前臂和肚子上，布满了一条条的刀伤和淤伤。有些伤口已经结痂，但还有不少伤得很深，需要缝合，但没人为她处理伤口。那些伤口还在流血。

她被绑在一个类似十字铁骨架的东西上，那玩意儿锈迹斑斑，由一条铁链栓系着，从天花板上吊下。她背靠在这个十字架上，虽然全身的重量倚在上面，但仍然保持站姿，两条手臂被绑在锈蚀的支架下。这个近乎竖直的冰冷十字金属悬在半空，将她的手腕和脚踝残忍地夹在骨架上。她的脚趾悬在半空，离格栅地板约有十厘米的距离。她的头一点也动弹不得。除了十字骨架外，整个圆形厅堂内空空荡荡的，还有一把椅子，椅子右边是一只大大的废纸篓，废纸篓中丢着一张塑料封套。十字金属的右臂旁，有一只锈蚀的金属碟，上面摆着各种工具：古老的剔牙器和牙钳，环形刃，解剖刀，骨锯，一把长长的钳子，几根金属丝，上面每隔三厘米都有一个倒钩，长叶剪，短叶锯齿剪，装着黑色液体的瓶子，几管软膏，细针，粗绳，一柄锤子。更让人不安的是她身下的那个直径两米半的圆形火炉，只见里面烧着十几条微弱的蓝色火苗，就像是守夜灯一般。还有一丝天然气的气味。

伊妮娅挣了一挣，但完全没用。只要一用力，她那淤青的手腕和脚踝便会痛得颤动一番，于是她只得靠回到铁质支架上，慢慢等着。她的

头发蓬乱不堪，能看出来她的头皮上隆起了一个大块，脑壳底部也有一个。她泛起一阵恶心的感觉，于是集中精神，克制住不让自己吐得全身都是。

几分钟后，石墙上的一扇隐蔽门开了，拉达曼斯·尼弥斯走了进来，走到火炉对面，停在伊妮娅的右侧。接着，又有一个拉达曼斯·尼弥斯走了进来，站到了伊妮娅的左侧。继而又是两个尼弥斯走进门，远远地站在了后面。四人没有说话。伊妮娅也没和他们说话。

又过了几分钟，约翰·多米尼各·穆斯塔法枢机的影像闪了闪，出现了。这是一个和真人一般大小的全息像，它稳稳地站在了伊妮娅的前方。影像效果非常逼真，感觉就像是真人，只不过枢机正坐在一张座椅上，而全息像并没有把它表现出来，这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就好像枢机正飘浮在半空中。穆斯塔法看上去比在天山时年轻了点，面色也更加健康。几秒钟后，他身旁出现了另一个全息像，那是一个穿着红袍、身形更为庞大的枢机；接着又是一个全息像，是个瘦巴巴、似乎患着结核病的神父。片刻之后，从地牢石墙上的那扇门中走进一个高个男子，面容英俊，一身灰色的服装，他站到了那群全息像的旁边。穆斯塔法和另一个枢机仍旧坐在看不见的座椅上，与此同时，那个神父蒙席的全息像和那个以肉身前来的灰衣男子站在两张座椅后，就像是两位仆从。

“伊妮娅女士，”宗教大法官说道，“请让我向你引介，这位是梵蒂冈国务秘书，卢杜萨美枢机大人，这位是他的助手，卢卡斯·奥蒂蒙席，还有这位，是我们尊敬的阿尔贝都顾问。”

“我在哪儿？”伊妮娅问。由于嘴唇肿胀，下巴淤伤累累，她不得不将这句话重复了一遍。

宗教大法官微微一笑。“亲爱的，我们会回答你提出的所有问题。之后，也请你回答我们的问题。我向你保证。现在，让我来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你现在仍旧在佩森星球，是在圣天使堡最深的……啊……会客室中，此地处于新台伯河的右岸，邻近圣天使桥，就在梵蒂冈边上。”

“劳尔呢？”

“劳尔？”宗教大法官问道，“哦，你是说你那个毫无用处的保镖。我想，关于他的宗教法庭审判会已经结束，他现在应该上了一艘飞船，正要离开我们这个美丽的星系。亲爱的，他对你来说很重要吗？我们可以为你安排一下，让他回圣天使堡。”

“他一点也不重要。”伊妮娅喃喃道。听到这话，我一开始失神痛苦了几秒钟，但之后，我便察觉到了她在这话语下的真正想法……为我担心，为我忧惧，希望他们不会恐吓我，强迫她妥协。

“随你的便，”穆斯塔法枢机说，“我们今天想要会会的人，是你。你感觉怎么样？”

伊妮娅睁着那只完好的眼睛，盯着这些人。

“啊，”宗教大法官说道，“这世上不应该有人能前往圣彼得大教堂攻击圣父，还毫发无伤地离开。”

伊妮娅正咕哝着什么话。

“你说什么，亲爱的？我们听不清。”穆斯塔法仍旧笑意盈盈，那挤眉弄眼的样子真像是一只自鸣得意的癞蛤蟆。

“我.....没.....攻.....击.....教.....皇。”

穆斯塔法张开双手。“如果你这样坚持，那也没办法，伊妮娅女士.....但你的意图看上去并不友好。你沿着中央通道向圣父跑去，当时你想干什么？”

“警告他。”伊妮娅说。就在她聆听宗教大法官的废话之时，她有几分意识正估量着自己的伤情：青肿得厉害，但没有断什么骨头，大腿上被剑砍伤，需要缝合，胸膛上部的伤口也是。但身体系统有什么不对劲，内出血？她觉得不是。她似乎被注射了什么另类的东西。

“警告他什么？”穆斯塔法枢机极为温和地问道。

伊妮娅动动脑袋，用完好的那只眼睛看了看卢杜萨美枢机，接着又看了看阿尔贝都顾问。她没有回答。

“警告他什么？”穆斯塔法枢机又重复了一遍。但伊妮娅还是没有回答，于是宗教大法官朝最近的尼弥斯克隆人点了点头。那个苍白的女人缓步走到伊妮娅身旁，拿起那把小剪刀，似乎是琢磨了两下，接着把那工具放回到了碟子中。她向伊妮娅走近，单膝跪在火炉上，靠近伊妮娅的右臂，接着一下拉弯我的爱人的小指，一口咬掉了它。尼弥斯微微一笑，站起身，把鲜血淋漓的手指吐进了废纸篓。

伊妮娅疼得大叫起来，她头靠在十字架上，看上去快要晕过去了。

尼弥斯魔头拿起一管止血药膏，抹在伊妮娅残留的小指上。

穆斯塔法枢机的全息像看上去一脸悲愁的样子。“我们并不想滥施大刑，亲爱的，但如果真要用，我们也不会迟疑片刻。你还是放聪明点，赶快如实回答我们的问题，不然的话，你身上会有更多的东西被丢

进废纸篓。而你的舌头将是最后一个。”

伊妮娅尽力抵抗内心翻涌的恶心感。从她的残手上传来的痛楚真是不可思议，我在十光分之外感受到了那股冲击，为这二手的疼痛尖叫起来。

“我想警告教皇……你想政变，”伊妮娅气喘吁吁道，她仍旧望着卢杜萨美和阿尔贝都，“心脏病发作。”

穆斯塔法枢机惊讶地眨眨眼。“妖妇。”他轻声道。

“那你就是卖国贼，”伊妮娅一字一顿道，口气非常强硬，“你们这些人都是。你们出卖了你们的教会，而现在，你们又出卖了你们的傀儡，雷纳·霍伊特。”

“哦？”卢杜萨美枢机说道。他看上去微微有点被逗乐了，“我们怎么做的，孩子？”

伊妮娅猛地昂起头，望向阿尔贝都顾问。“内核通过十字形控制了所有人的生死，当内核需要他们死时，就会有人死去……人死时的神经网络，比活人的神经网络更富创造力。你们想要再一次杀死教皇，但这一次，他将不会再重生，对不对？”

“很有见地，亲爱的，”卢杜萨美枢机压着嗓门说道，他耸耸肩，“也许，是时候换一位新教皇了。”他抬手在空中一挥，于是，第五个全息像出现在了他们身后。教皇乌尔班十六世正躺在医院的床上，昏迷不醒，修女护士、人类医生和医疗机器正围着他打转。卢杜萨美枢机又挥了挥胖嘟嘟的手，影像消失了。

“轮到你做教皇了？”伊妮娅说道，同时闭上了双眼。她眼中跳动着

一粒粒红色的小点。当她重新睁眼时，卢杜萨美耸了耸肩膀。

“够了。”阿尔贝都说道，他径直穿过两名枢机坐着的全息像，来到火炉边，站在伊妮娅身前，“你是怎么操纵远距传输介质的？你不用传送门就能传输，用的是什麼办法？”

伊妮娅看着这个内核代表。“这让你感到害怕了，是不是，顾问？这两位枢机不敢亲自来这儿见我，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他们太害怕。”

灰衣男子露出一口完美无瑕的牙齿。“非也非也，伊妮娅。不过，你的确拥有不用传送门就能传输的能力，不仅可以传输你自己，还包括你身旁的人。卢杜萨美枢机和穆斯塔法枢机，以及奥蒂蒙席，都不想突然被你从佩森星球传送走。至于我.....如果你能把我传送到什么地方，我会很高兴。”他等在那儿，但伊妮娅没有回答，也没有动，阿尔贝都顾问又笑了，“我们知道，你是唯一一个学会这种传输方式的人，”他轻声道，“你那些所谓的弟子，都没有学会这门技术。但这是什么技术？我们利用虚空进行传输，唯一的一个方式就是在这种介质中劈砍出永久的裂缝.....而且，需要花费非常大的能量。”

“他们已经不再允许你们这么做了。”伊妮娅喃喃道，她眨眨眼，甩掉眼中的红点，迎向灰衣男子的目光。从断指处传来一波波痛楚，上下起伏，就像是汹涌大海上的滚滚浪涛。

阿尔贝都顾问的眉毛扬了一扬。“他们不允许？孩子，他们是谁？跟我们说说你的主人。”

“不是主人。”伊妮娅喃喃道，为了除去头晕眼花的感觉，她必须集中注意力才行，“是狮虎熊。”她低声道。

“别再兜圈子了。”卢杜萨美低沉地说道。这个肥硕的男子朝第二名尼弥斯克隆人点点头，那名克隆人走到碟子旁，拿起那把锈蚀的钳子，接着绕到伊妮娅的左手旁，稳稳地托起，将我爱人的五个指甲拔了下来。

伊妮娅放声大叫，昏厥了半晌，复又醒来，想要扭过脑袋，但来不及动，便一下子吐得满身都是。她轻声呻吟着。

“我的孩子，痛苦会使人失去尊严。”穆斯塔法枢机说，“回答顾问先生的问题，我们便结束这场悲伤的猜谜游戏。到时你可以离开这儿，我们会为你疗伤，你的手指会重新长出，你可以洗干净身体，穿上衣服，和你的那个人团聚，暂不管他是保镖还是弟子。你好好回答，这场丑陋的小插曲就会结束。”

就在那时，伊妮娅的身体蹒跚在痛苦之上，却意识到了他们趁她昏迷不醒时，在几个小时前注射进她体内的异类物质。她的细胞认出了它。毒物。一种可靠、缓释的终极毒物，没有解药——不管旁人做什么，它都会在二十四小时内发作。就在这时，她终于明白这些人想让她干什么，以及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伊妮娅一直都和内核有着联系，甚至在她未出生前就是了，其途径，是经由她母亲头颅内一个存储着她父亲赛伯人格的舒克隆环。有了它，她便可以直接接触原始的数据网，她现在也在这么做——她感受到，在她的细胞中，隐藏着一组组坚实而奇异的内核机械：器械中含着器械，那些探测器远在人类的理解或描述范围外，它们工作在四维甚至更高的维度上，它们正等待着，嗅探着，等待着。

枢机、阿尔贝都顾问和内核想要逼她逃跑。因为他们认为她一定会

使用她的能力从这里传送走，所以便有了这低级的全息剧中才会有的拷打场面，荒谬绝伦的圣天使堡地牢，还有这严厉的审问。只要她还撑得住，他们就不会致她于死地，当她传送离开的时候，内核器械便会在一纳秒内记录下一切，分析她使用虚空的方法，并想办法把她的方法复制出来。内核终将夺回它们的远距传输器，不是通过拙劣的虫洞，也不通过基甸驱动器，而是以一种即时且优雅的方式，而且这种方式要永远属于它们。

伊妮娅没有理睬宗教大法官，她舔了舔干裂的嘴唇，直接朝阿尔贝都顾问说道：“我知道你们的所在。”

英俊的灰衣男子的嘴角抽搐了一下。“什么意思？”

“我知道内核，物理内核的确切所在。”伊妮娅说。

阿尔贝都笑了，但伊妮娅发现他迅速地朝两位枢机和那个高个神父看了一眼。“胡说八道，”他说，“从没有人类知道内核的确切所在。”

“一开始，”伊妮娅说，她的声音因疼痛而含糊，“内核只是一个漂浮在旧地原始数据网中的短暂实体，当时名叫因特网。接着，在大流亡前，你们将那些磁泡存储器、服务器、磁心存储中枢迁移到了一簇小行星上，它们离你们计划毁灭的旧地很远，沿着一条长轨道环绕太阳旋转……”

“让她闭嘴，”阿尔贝都大叫，他转身朝卢杜萨美、穆斯塔法和奥蒂走去，“她想要岔开话题。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

穆斯塔法、卢杜萨美和奥蒂的表情却说明他们不这么认为。

“在霸主的时代，”伊妮娅继续道，她正忍受着痛苦的浪潮，费尽力

气集中注意力，稳住自己的声音，因此，那只完好的眼皮也在不住地颤动着，“内核做出了一个决定，它们认为应将内核的物理部件分散放置，这实乃明智之举——磁泡存储器矩阵深埋在九个迷宫星球的地下，超光服务器位于鲸逝中心轨道上的大工业中心，内核实体人格在远距传输器的通信带上环游，而万方网通过缔之虚的裂缝连接着这一切。”

阿尔贝都抱起双臂。“满口胡言。”

“但在陨落之后，”伊妮娅继续道，她睁着那只完好的眼睛，用眼神向灰衣男子公然挑衅，“内核开始担心。梅伊娜·悦石对远距传输介质的攻击，给你们造成了中断，尽管万方网的损坏可以修复。于是你们决定进一步将硬件分散下去，增加你们的人格，让基础磁心存储器更加微型化，便于更加直接地寄生于人类的神经网络……”

阿尔贝都背对着她，向最近的尼弥斯魔头打了个手势。“她在满口胡言，封住她的嘴。”

“不！”卢杜萨美枢机命令道，肥硕男子的双眼闪闪发亮，小心谨慎，“在我下令前，别动她一根汗毛。”

站在伊妮娅右手边的那个尼弥斯已经拿起了一根针、一卷绳索。听到这话，这个脸孔苍白的女人停下了手，望着阿尔贝都，等待指示。

“等等。”顾问说道。

“你想让你们的神经寄生方式更加直接，”伊妮娅说，“所以，数十亿内核实体形成了一个个十字形矩阵体，并直接附身在人类宿主上。内核的每一个个体，都有它们各自栖身的人类宿主，并可以将那个宿主随心所欲地摧毁。虽然你们仍旧连接着古老的数据网，以及新型基甸驱动

的万方结点，但你们喜欢和你们的食物源尽量接近……”

阿尔贝都仰头大笑，露出一口白牙。他张开双臂，转身望着三个人类全息像。“太好玩了。”他还在咯咯大笑，“你们精心安排了这场审问……”他扬起修剪过的指甲，指了指整个地牢、天窗，以及绑缚伊妮娅的那个大铁架，“到最后，这女孩竟然开始耍弄你们。真是胡说八道，不过，的确是有趣得很。”

穆斯塔法枢机、卢杜萨美枢机和奥蒂蒙席全神贯注地望着阿尔贝都顾问，但三个全息像都在用手指触摸自己胸膛上的十字形。

穿着红袍的卢杜萨美从无形的座椅上站起身，走到火炉边。全息像真是栩栩如生，伊妮娅甚至能听见主教胸前挂在红丝绳上的金十字架滑荡而过的轻响；那条丝绳由金线编成，末端是一团大大的红金毛绒束。伊妮娅定睛注视摇荡的十字架和完美无暇的丝绳，丝毫不去顾及从残手处传来的剧痛。她能感觉到，那毒物正静静传进她的四肢，就像是慢慢生长的十字形，扩展出它们的肿瘤和线虫细胞。她微微一笑，不管他们对她做了什么，她体内和血里的细胞，永远也不会接受十字形的存在。

“你说得很有趣，但和我们的主题风马牛不相及，”卢杜萨美枢机沉声说道，“你所经受的一切……”他挥了挥又肥又短的手指，指了指她的伤口和赤裸的身体，就像是对之非常反感，“并不让人愉快。”全息像凑近了些，那双伶俐贪婪的小眼睛紧紧盯着她，“你最要紧的事是回答顾问先生的问题。”

伊妮娅抬起头，看着这个肥硕男子的双眼。“如何不使用远距传输器，就进行传输？”

卢杜萨美枢机舔了舔薄薄的嘴唇。“是的，是的。”

伊妮娅笑了。“很简单，大人。你们只需要学几项课程，了解一下如何学会……死者的语言、生者的语言，学会聆听天体之音……然后享用我的鲜血，或是我的弟子的鲜血，只要他们喝过那杯酒。”

卢杜萨美向后退去，就像是被扇了一巴掌。他拿起胸前的金十字架，举在面前，就像是拿着一面护盾。“亵渎神灵！”他怒吼着，“*Jesus Christus est primogenitus mortuorum; ipsi gloria et imperium in saecula saeculorum!*”

“对，耶稣基督的确是第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伊妮娅低声道，十字架反着金光，那光芒刺着她那完好的眼睛，“如果你们愿意，应将荣耀权归给他。但是，耶稣的本意，并非是要把人们从死里复活，就像是小白鼠由着思维机器的奇想来……”

“尼弥斯。”阿尔贝都顾问大叫道，这回没人让他收回成命。站在墙边的尼弥斯走到火炉边，伸展开五厘米长的指甲，深深地扎进伊妮娅的眼睛下方，向下耙去，将我爱人的颊骨暴露在刺眼的光线下。伊妮娅痛苦地长叹一声，最后瘫倒在支架上。尼弥斯向前凑去，咧嘴大笑，露出一口尖利的细牙。喷出的气息带着一股腐肉的味道。

“咬掉她的鼻子和眼皮，”阿尔贝都命令道，“慢慢来。”

“不！”穆斯塔法大叫，他一跃而起，冲向前，拦住了尼弥斯。那双全息显像的手已经穿过了尼弥斯的实体血肉。

“先等一下。”阿尔贝都顾问说道，他竖起了一根手指。尼弥斯张着嘴，已经凑到了伊妮娅的眼睛上方，闻言便停了下来。

“这真是太残暴了，”宗教大法官说道，“就像你们当初对我做的那

样。”

阿尔贝都耸耸肩。“在当时，我们觉得你需要一个教训，大人。”

穆斯塔法因愤怒而颤抖。“你真以为你们是我们的主人？”

阿尔贝都顾问叹了口气。“我们一直是你们的主人。你们只是一群腐烂的行尸走肉，腐烂的皮囊包裹着猩猩的大脑.....一群叽哩呱啦说着蠢话的猴子，打从出生起就开始走向腐烂和死亡的道路。在这个宇宙中，你们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促成更高级的自我意识的产生，那是真正不朽的生命形式。”

“内核.....”穆斯塔法枢机极其鄙夷地说道。

“滚开，”阿尔贝都顾问命令道，“不然.....”

“不然怎么样？”宗教大法官大笑起来，“不然你严刑折磨我，就像对待这位受蒙蔽的女士一样？或者，你会再一次叫你手下的怪物把我打得奄奄一息？”穆斯塔法挥了挥手臂，穿过尼弥斯紧绷的躯干，又穿过阿尔贝都的实体。宗教大法官哈哈大笑，继而转身望向伊妮娅。“孩子，你反正都是一死，还是把你所知道的都告诉这些没有灵魂的怪物吧，之后我们便可马上让你脱离苦海.....”

“闭嘴！”阿尔贝都大叫道，他举起了一只手，就像是举着一只弯曲的爪子。

穆斯塔法枢机的全息像尖叫起来，他紧紧抓着胸脯，在火炉上翻滚，穿过伊妮娅鲜血淋漓的双脚，穿过铁架，又翻滚着越过其中一个尼弥斯的双腿，尖叫连连，最后闪了闪，消失了。

卢杜萨美枢机和奥蒂蒙席望着阿尔贝都，他们的脸上毫无表情。“顾问先生，”国务秘书用一种充满敬意的柔和语调说道，“能允许我花几分钟审问一下她吗？如果我问不出答案，那就请你随便发落。”

阿尔贝都沉着自若地盯着枢机，过了一秒钟，他拍了拍尼弥斯的肩膀，那杀人怪物便退后三步，闭上了张得大大的嘴巴。

卢杜萨美朝伊妮娅伤残的右手探去，似乎是要紧紧抓住它。全息显像的手指像是深深扎进了我爱人碎裂的血肉中。“Quod petis？”枢机低声道。在十光分外，我躺在高重力箱槽中，不住地尖叫，扭动身体，透过伊妮娅的思想，我知道了枢机这句话的意思：你有什么愿望？

“Virtutes，”伊妮娅细语道，“Concede mihi virtutes，quibus indigeo，valeum impere.”

我淹没在愤怒、悲痛和高重力箱槽的晃动液体中，每一秒都愈发地远离伊妮娅，但还是明白了这句话——力量。给我需要的力量，实现我的决心。

“Desiderium tuum grave est.”卢杜萨美枢机低声道。真是一个沉重的愿望。“Quod ultra quaeris？”还有别的愿望吗？

伊妮娅眨眨眼，从那只完好的眼睛中挤出几滴鲜血，以便更好地看清枢机的脸庞。“Quaero togam pacem.”她坚定地低声道。我渴望和平。

阿尔贝都顾问又大笑起来。“大人，”他说，语气中充满了嘲讽，“你觉得我听不懂拉丁语？”

卢杜萨美朝灰衣男子的方向看了一眼。“恰恰相反，顾问，我确定你懂拉丁语。瞧，她快要崩溃了，从她的脸上看得出来。但她最害怕的

是火……而不是这些畜生。”

阿尔贝都一副怀疑的表情。

“给我五分钟，让我给她尝尝火的滋味，顾问。”枢机说道，“如果我的办法不行，那就让你的野兽来吧。”

“三分钟。”阿尔贝都说，他走回到那个在伊妮娅脸上耙出深沟的尼弥斯旁边。

卢杜萨美朝后退了几步。“孩子，”他再一次用环网英语说道，“恐怕，这会让你感到很痛苦。”他挥了挥手，于是，火炉下的蓝色火苗突然喷出，变成一条火柱，烧焦了伊妮娅被绑住的赤足。皮肤被点燃，变黑，卷曲。地牢中弥漫着一股焦肉的恶臭。

伊妮娅放声大叫，想要挣脱夹子的束缚。但怎么用力都没用。她被禁锢在这个悬吊的铁架上，而现在，那铁架的底部也被火烧得红亮，烧灼的剧痛也随之往上，蔓延到了她的小腿和大腿上。她感觉那儿的皮肤也起泡了。卢杜萨美枢机又挥了挥手，那火柱便缩回到了火炉中，变成了隐约的小火，看上去就像是一头饥肠辘辘的食肉动物，正用幽蓝的眼睛注视着它的猎物。

“先给你尝尝这种痛苦的感觉，”枢机低声道，“不幸的是，一个人如果被严重烧伤，即便血肉和神经都被烧得无法复原，这种痛苦还会持续下去。据说这是最痛苦的死亡方式。”

伊妮娅紧咬牙关，忍住放声狂叫的欲望。鲜血从破烂的脸颊滴下，流到白皙的双乳上……我曾经捧过那对双乳，亲吻过，还曾枕在上面入睡。如今，我被监禁在这个高重力棺具中，离伊妮娅有数百万公里远，

即将加速至超光速，进入冰冻沉眠的虚无状态。面对这种境地，我只得放声狂叫，怒气冲破了沉寂。

阿尔贝都踏上火炉，对我挚爱的好友说道：“传输走吧，离开这是非之地。传输到劳尔的飞船上，把他从必死之地中解救出来。传输到领事的飞船上，那儿有自动诊疗室，会治愈你的伤口。你可以和你的爱人生活几年，你是想选择这种命运，还是留在这里，等着缓慢而可怕的死亡，而劳尔呢，在另一面同样等待着缓慢而可怕的死亡。你将永远也见不到他，永远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传输走吧，伊妮娅。趁你还有时间，你可以解救你自己，也可以解救你的爱人。再过一分钟，这个男人就会烧掉你的双腿和双手，直至将你的骨头烧成焦灰。但我们不会让你死，我会松开束缚尼弥斯的缰绳，让她饱餐一顿。传输走吧，伊妮娅，马上传输走吧。”

“伊妮娅，”卢杜萨美枢机说道，“*es igitur paratus?*”那么，你准备好了吗？

“*In nomine Humanitus, ego paratus sum.*”伊妮娅睁着那只完好的眼睛，迎向枢机的目光。以人类的名义，我准备好了。

卢杜萨美枢机挥挥手，所有的煤气喷孔都立即射出高高的火焰。火焰吞噬了伊妮娅和阿尔贝都赛伯人。

伊妮娅痛苦地伸展四肢，熊熊火焰吞没了她。

“不，”阿尔贝都在火焰中大叫，冲出燃烧的火炉，伪骨上的合成皮肤也烧掉了，那身昂贵的灰色衣装燃烧着飘向遥远的天花板，顾问的英俊面容也已经熔化到了胸脯上，“不，该死！”他再一次叫道，冒火的手指伸向卢杜萨美的喉咙。

阿尔贝都的双手穿过了全息像。枢机正透过火焰盯着伊妮娅的脸。他举起了右手。“Miserecordiam Dei.....in nomine Patris, et Filia, et Spiritu Sanctus.”

这是伊妮娅听到的最后几个字，火焰已经逼近她的耳朵、喉咙和脸庞。她的头发在火焰中熊熊燃烧，在她眼里，世界已然成了一片明亮的橙色。随着双眼被火苗慢慢烧化，那颜色也慢慢淡去了。

但是，在生命离开她的那几秒钟里，我感受到了她的痛苦。我听见了她脑中的想法，那就像是一声大叫——不，就像是我脑中的一声耳语。

劳尔，我爱你。

接着，炽热的能量膨胀开来，痛苦膨胀开来，她对生命、爱以及使命的感觉膨胀开来，穿越火苗往上升去，就像是烟雾正朝看不见的天窗升去，就这样，我的挚爱，伊妮娅，死了。

就在她死去的那一刹那，我感觉到似乎所有的景象、声音和符号的核心都爆炸了。宇宙中值得爱、值得活的一切，都在那刹那间逝去了。

我不再大叫。我不再撞击高重力箱槽的四壁。我就这么飘浮在零重力之下，感觉着箱槽排尽水，感觉着药物和沉眠通过脐线向我逼近，就像是虫子般落在我的血肉之上。我没有反抗。我已经不再挂怀。

伊妮娅死了。

火炬舰船跃迁进入了量子态。当我醒来时，我已经在薛定谔猫箱的死亡刑室中了。

没关系，伊妮娅死了。

我的牢笼中没有钟，也没有日历。我不知道自己在这种失去理智的状态下度过了多少天、多少星期，抑或是多少个月。我可能连续不睡好几天，也可能连续睡上好几个星期。这事很难讲，也不可能讲清楚。

但最后，每一天，每个小时，每分钟，氰化物和量子几率法则都在宽恕我的小命，于是，我开始讲述这个故事。我不知道，把我关在这里的人，为什么要给我提供一块书写板、一支笔，还能用再生薄纸打印出来。也许，他们觉得这样可能让一个罪孽深重的人写下他的忏悔，或是把书写笔当成无用的工具，向法官和狱卒宣泄怒火。或许，他们认为让一个罪人写下他的罪孽和伤痛，喜悦和失落，就是一种额外的惩罚。或许，从某些方面看，的确如此。

但这也是我的自我救赎。一开始的时候，它把我从无法控制的伤痛与悔恨的癫狂及自我毁灭中解救出来。然后，它救出了我对伊妮娅的记忆——把它们从她那可怕的死亡所导致的恐惧沼泽中，拉上了坚实的地面，那是我俩在一起的美好日子，她快乐的生活，她的使命，我们的旅行，她向我和全人类发出的复杂但直截了当的信息。最终，它拯救了我的生命。

在开始讲述这个故事后，我很快就发现，对于这趟漫长旅途和失败

斗争的那些参与者，我竟能分享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我知道，这是伊妮娅通过讨论和圣餐教会我的一个能力——学会死者的语言，学会生者的语言。在我的睡梦和白日梦中，我仍会遇见这些逝去之人：我的母亲经常和我说话，还有无数很久以前活过、现已死去的人，我还能品尝到他们的痛苦和智慧。但现在，让我念念不忘的并不是这些逝去的灵魂，而是别人眼里我和伊妮娅相处的这么多年时光。

我在薛定谔猫箱中等死的那段时间里，从没想过自己可以透过这监狱，聆听到外面每一个活生生的人当前的所思所想。我觉得这个轨道椭圆体的聚变能量壳会阻碍这种可能。但是，我很快就学会将缔之虚中共鸣的无数喧嚣嘈杂的往昔之声关闭起来，集中在另一些人身上，这些人在伊妮娅的故事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些人可能已经死了，也可能还活着。但我可以进入到至少其中一些人的思想和心理活动中，即使这些人的思维方式和我不相同，甚至像是什么异星生命：西蒙·奥古斯蒂诺·卢杜萨美枢机和约翰·多尼米各·穆斯塔法枢机；化身成教皇尤利乌斯和教皇乌尔班十六世的雷纳·霍伊特；商团的那些商人，如矶崎健三和安娜·佩里·考格纳尼；神父兼战士，如德索亚神父、格列高里亚斯中士、吴玛姬舰长、霍根·利布莱尔副官。在我的故事中，有几个人物，在缔之虚中主要以疤痕、孔洞、空白的形式出现。尼弥斯魔头便是那空白，阿尔贝都顾问和另一些内核实体也是。但是，这些空白之物也在虚空的感知情感矩阵中做着运动，于是，我也就追踪到了这些东西的行动，这很像一个人透过瓢泼大雨望见一个隐形人的大致轮廓一般。因此，在聆听到已故之人的轻柔呢喃声之后，我便能够重新演绎出拉达曼斯·尼弥斯在天龙星七号上滥杀无辜的行为，聆听到斯库拉、古阿斯、布里亚柔斯和尼弥斯在维图-格雷-巴里亚那斯B的滋滋响声，看到了他们的致命行动。但是，不管这些道德真空和精神噩梦对我的侵袭是多么令人反感，多么让人迷惑，另外一方面，还是有一股股暖意让我

心定，它们来自我的好友，比如德姆·洛亚、德姆·瑞亚、格劳科斯神父、海特·马斯蒂恩、贝提克，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这些人都在我的故事中占有一席之地，我透过自己的记忆搜寻到这些人——都是些非常棒的人，比如罗莫顿珠，最后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正张开翅膀，驾着纯净的日光，英勇而无望地扑向圣神战舰；还有瑞秋，她即将展开她的第二次生命，而这一次，必定也将充满传奇；还有威严的多吉帕姆、聪慧的达赖喇嘛。就这样，我用缔之虚，聆听到了自己的声音，在超出记忆能力所容许的清晰度之外，了然清晰地看到了这些记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经常将自己看成是自己故事中的一个次要角色，一个脑袋瓜不太伶俐的跟屁虫，经常是添乱，而不是带头领导，应该问问题的时候，却总是问不出问题，或是相信一些实在是说不过去的回答。但是，我也将故事中这个笨拙的劳尔·安迪密恩，看成一个追寻真爱的人，他花了一生的时间去等待这个真爱。从这一点上讲，他心甘情愿地盲目追随，也可以说是随时心甘情愿地为自己的挚爱献出生命。

尽管我毫不怀疑伊妮娅已经死去，但我从没有停止在那些死者之声的合唱中，搜寻她的声音。更确切地说，我在缔之虚的每一个地方都感觉到了她的存在，我在所有善人的思想和心灵中感受到了她的触碰，这些人曾经和我们一起走过冒险之旅，或是在我们和圣神的漫长斗争中，永远地改变了他们的生命。由于我已经学会如何撇下这些顽劣的喧嚣，在死者的合唱声中挑拣出特定的声音，后来，我便习惯于将这些在虚空中回响的人类之声视为星辰——有一些很暗淡，但如果一个人知道该往哪儿看，便可以望见它们，有一些像超新星一般璀璨，还有一些和往昔的在世之人一起，以双星组合的形式出现，或是因为爱着某些特定的人，而组成了一组亘古不变的星群，还有一些人，比如穆斯塔法、卢杜萨美和霍伊特，他们都因渴求权力的野心、贪婪和欲望而产生的可怕引力发生内爆、烧尽，衰减成心灵的黑洞，光辉几乎丧失殆尽。

但伊妮娅不是这些星辰中的一员。她就像是包围我们的日光，一如在西塔列森的一个温暖的春天，我们走在草地中，天上的太阳照耀着我们——从一个点源源不断地照耀着我们，让我们身边的每一样东西、每一个人都暖意融融，那是生命和能量的源泉。当冬季来临，或是夜幕降临时，日光的隐没就会带来冰冷和黑暗，于是我们便等待着春天和早晨的到来。

但我知道，对伊妮娅来说，她已经没有了早晨，她和我的爱情故事都没有机会起死回生了。她向世人宣告了一个强力的信息：圣神的所谓的重生是一个谎言，就如圣神给予的节育注射剂一样，是无益的。在这个自诩的不朽之人组成的有限宇宙中，几乎没有孩子存在的空间。圣神宇宙是有序的、静止的，毫无变化，贫瘠无果。孩子将会让未来变得混乱，让未来充满无限多的可能，这是圣神所不容许的。

我思索着这些，默想着伊妮娅给我的那个最后的礼物——圣神节育措施的解药——不知道它是不是有什么重大的寓意。我希望伊妮娅的意思并不是只是要我服用它，而是让我找到另一个真爱，一个妻子，让我和另一个人生下我们的儿女。我和她有过好多次讨论，其中有一次就谈到了这件事。我记得，当时我们正坐在她那间塔列森附近的小屋中，就在前厅里，吹袭的夜风带着一股丝兰花和报春花的香味。那次谈的话题是，找寻新的真爱，找寻一起生活的新人，新的可能，人类心灵拥有奇异的弹性。但我希望，我和伊妮娅在圣彼得大教堂内的最后几分钟里她给我的这个促生之礼，暗喻的是她向全人类送出的那个广大的礼物：通往混沌和奇妙世界的选择，看不见的选择。如果那只是个表面上的礼物，只是建议我找到新的真爱，生下我们的儿女，那伊妮娅就没有真正了解我。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已经透过许许多多人的眼睛，认识到劳尔·安迪密恩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年轻人，很可靠，有时候有些鲁

莽，但他并不是一个有见地、有智慧的人。虽然如此，在有些方面，至少是对自己的内心的了解，我还是很聪明，很有自知之明的，我有一件确信无疑的事：这一生和伊妮娅相爱，已经足够。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一个星期一个星期过去，然后，几乎可以肯定，一个月一个月过去，而我在这个死亡囚笼中，仍然没有迎接到死亡的到来，于是我慢慢认识到，如果我能用什麼办法奇迹般地回到生者的宇宙，那我将去寻找新的快乐、欢笑和友谊，但不会为我曾经感受过的这份爱寻找苍白的影子。也不会有孩子。不会。

写下这些点滴文字时，有那么几个奇妙的日子，我开始相信伊妮娅死而复生了……可能发生了什么奇迹。当时，我刚讲到我们抵达旧地时的情景——经过和第一个尼弥斯魔头的可怕遭遇后，我们穿过了神林上的远距传输器——并且讲完了我们抵达西塔列森的那个段落。

把头一大段故事讲完的那天晚上，我梦见了伊妮娅，她来到我这间薛定谔死刑密室中，在黑暗中呼唤我的名字，抚摸我的脸颊，还在我的耳畔呢喃。“我们要离开这里，劳尔，亲爱的。也许还会再等上一段时间，但只要你写完我们的故事，只要你记起这一切，理解这一切，就可以离开了。”当我醒来时，发现写字板被激活了，打印出的纸页上，清楚无误地留着伊妮娅的笔迹，她在上面写着一段的长长文字，其中还有她父亲一首诗文的片段。

几天来，几星期来，我都深信伊妮娅真的来过这里，这是某种奇迹，就像是后来的使徒们坚称耶稣在被处死后曾经向他的十二门徒显灵。我极其兴奋地写着这个故事，拼命想要看到这一切，记录这一切，理解这一切。但这个过程花去了更多的时间，一个月一个月过去，在这段期间，我慢慢意识到，伊妮娅并没有真正来访，这其中必有别的原因。在虚空中众多死者的声音中，我初次听到了她的细语呢喃，几乎可

以肯定，很可能情况是，这是来自她的一条信息，这条信息早已被有意地储存在书写器的存储器中，只要我写下这些文字，便会被触发。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对于我挚爱的好友来说，她有一个确定无疑的能力：能看到未来——众多的未来，她经常这么说，强调“众多”两个字。所以，她有可能会把那篇优美的文字存储在书写器内，并用什么办法得知它会被放在我的薛定谔猫箱囚笼中。

或者.....我现在已经开始相信另一种解释.....是我自己写下了那段文字，当时我已经完全沉浸其中，或者，更准确的词是“鬼迷心窍”，我对伊妮娅的人格着了魔，透过虚空和我自己的记忆，追寻着它的精华。虽然这个想法让我感到最不愉快，但它符合伊妮娅发表过的唯一一个关于来生的观点，这个看法或多或少是基于犹太人的传统，相信逝去之人只会活在他们爱过、奉献过、拯救过的人的内心和记忆中。

无论如何，几个月过去了，我还在往下写，然后我开始明白包含在伊妮娅的勇敢追求和绝望牺牲中的真正广阔——还有无益，接着我结束了这狂乱的涂写，鼓起勇气，写下了伊妮娅那可怕的死亡，写下了自己因她的死而导致的无助，我哭泣着打印出最后的几张微薄纸，读了读，回收掉，令书写器将全部文字储存在记忆库中，最后关掉了触笔，我想，我已经写完了。

伊妮娅没有出现。她没有领我逃出这囚笼。她死了。我清晰地感受到她已经在这宇宙中消失不见，就像是在喝了共享之酒后，清晰地感受着缔之虚中的共鸣。

于是我躺在薛定谔猫箱中，想要睡上一觉，忘掉食物，等待死亡的到来。

在我探索死者之声的过程中，看到过一些东西，和我的故事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其中一些是非常私人、非常隐秘的事，比如说，我曾经清醒地梦见我早已死去的父亲和他的兄弟们在野外狩猎，因此我对这位毫不认识的安静人士的慷慨大方有了一些粗略的了解；还有一些见闻则充分表明了人类的残忍，比如来自被遗忘的二十世纪的雅各·舒尔曼的记忆，这些东西只是帮助我理解今日粗暴行为的小小脚注。

但另外一些声音……

就这样，我讲完了自己和伊妮娅在一起的故事，我静静等待着死亡的到来，睡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希望那决定性的瞬间会在我睡觉时发生，同时感受着书写器记忆库中的文字，琢磨着会不会有人找到办法，穿过薛定谔猫箱那一碰就炸的壳体，找到我的故事，可能在几个世纪之后，在我重新入睡后，就可能做上这个梦。我立即意识到，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梦——几率的波阵面之舞——而是来自某个死者之声的呼唤。

在梦中，霸主领事正坐在太空船那乌黑的瞭望台上，弹奏着施坦威钢琴，对于这艘飞船，我真是再熟悉不过了。附近的沼泽地中，绿色的巨型蜥蜴状生物正在蠕动着、嗥叫着。领事在弹奏一曲舒伯特的曲子。我没有认出瞭望台外是哪个世界，但那个地方长满了巨大的原始植物，高耸的风暴云直插云霄，还有一些动物发出令人恐惧的咆哮声。

领事的身材比我想象的要矮小。一曲弹毕，他在霞光下静静地坐了片刻，最后，飞船开口了，那声音我差点没认出来，是个更聪明、更人性化的声音。

“太棒了，”飞船说，“真的太棒了。”

“多谢夸奖，约翰。”领事说，他从琴凳上站起，将瞭望台收进了飞船。天开始下雨了。

“你还是打算早上去打猎吗？”问话的声音听上去很空洞，不是我熟悉的那艘飞船。

“对，”领事说，“我经常在这里打猎。”

“你喜欢恐龙肉的味道吗？”飞船的人工智能问。

“一点也不，”领事回答，“几乎不能吃。我主要是享受打猎的乐趣。”

“你是说冒险。”飞船说。

“也包括这一点。”领事吃吃地笑了起来，“不过我会注意危险的。”

“但如果你明天去打猎后，没有回来，那该怎么办？”飞船问。这声音像是一个年轻人，带着旧地英国的口音。

领事耸耸肩。“我们已经将旧日的霸主星球探了个遍，过了多少时间来着？六年多了吧。我们已经熟悉了这些模式……混乱，内战，饥荒，分裂。我们已经见过了远距传输系统陨落后的种种结果。”

“你觉不觉得，悦石下达的那个攻击命令是错误的？”飞船柔声问道。

领事在餐柜边为自己倒了一杯白兰地，拿着酒杯走到书架旁的棋桌边。他坐到位子上，盯着面前的残局。“我完全不这么想，”他说，“她做了正确的事，只不过结果很凄惨。需要等上几十年，或许几百，

环网才会重新编织成一个崭新的世界。”他一面说，一面用双手暖着酒杯，微微摇晃着。说完之后，他闻了闻酒香，啜了一口。接着，他抬起头说道：“约翰，愿不愿意跟我下完这盘棋？”

一个年轻人的全息像出现在对面的座位上。这是个容貌相当出众的年轻人，一双淡褐色的眼睛，低低的额头，瘦瘦的脸颊，小小的鼻子，紧咬的牙关，宽宽的嘴形既彰显出镇定自若的男子气概，又有一丝爱好斗嘴的意味。这个年轻人穿着一件宽松的上衣、一条高腰裤。一头赤褐色的浓密头发，卷得很厉害。领事知道，这位客人曾经被人描述成拥有一张……吸引人的活泼脸庞，他把这归因于这个年轻人千变万化的表情，得之于他的智慧和活力。

“轮到你走了。”约翰说。

领事思考了片刻，走了一步象。

约翰马上应了一手，手指指向一个兵，领事恭顺地替他向前挪动了一格。年轻人抬起头，目光中充满了真挚的好奇。“如果你明天去打猎后，没有回来，那该怎么办？”他柔声问道。

领事一怔，从白日梦中醒来。他微微一笑。“那飞船就归你了，总之这也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他把象移了回来，“如果我俩的旅行到此结束，你接下来会怎么做，约翰？”

约翰指了指，示意把他的车移向前，同时以同样迅捷的速度回答道：“让它回海伯利安。”他说，“如果一切顺利，就编好程序，让它回布劳恩那儿，或者是马丁·塞利纳斯那儿，如果这个老头还活着，还在写他的《诗篇》。”

“编程？”领事冲着棋面皱皱眉，说道，“你是说你要离开飞船的人工智能？”他拿起象，斜着移了一格。

“对，”约翰说，他又指指自己的兵，继续让它前行，“无论如何，在接下来几天里，我就打算这么做。”

领事的眉头皱得更深了，他盯着棋面，又看了看对面的全息像，接着重新看着棋面。“你要去哪儿？”他问道，然后挪了挪后，护住自己的王。

“回内核。”约翰说，他把车移了两格。

“再次面对你的创造者？”领事问，他重新用象展开攻击。

约翰摇摇头，他坐得笔直，他还有个习惯，会不时朝后甩甩头，甩走额前的卷发，姿势很优雅。“不，”他柔声道，“我要和内核实体大闹一场。加快它们无休止的内战和两败俱伤的争斗。我要继续履行我的职责——作为一名催化者。”他指了指剩下的那枚车。

领事对这一手思考了半晌，发现构不上威胁，又对着自己的象皱皱眉。“为了什么理由？”他最后说。

约翰又笑了，他指了指一个格，他的车即将移到那里。“几年后，我女儿会需要这个帮助。”他咯咯地笑了起来，“啊，事实上，是两百七十多年。将军。”

“什么？”领事惊道，审视着棋盘，“不可能……”

约翰等在那里。

“见鬼。”霸主领事最后说道，推倒了自己的王，“真他妈见鬼了。”

“是啊。”约翰伸出了手，“再次谢谢你和我下棋，我很开心。我希望你能更享受明天的狩猎。”

“见鬼。”领事说，他没有多想，便伸手想要握住全息像的纤细的手指。他的实体手指又一次穿过了对面这人虚无的手掌，“见鬼。”他再一次说道。

那天晚上，我在薛定谔刑室中醒来，脑中回荡着两个字：“孩子！”

在我和伊妮娅形成关系前，她就已经和人结了婚，这事已经完全变成了一桩风流韵事；伊妮娅还生过一个孩子，这事就像一块余火，在我的内心和肚子中燃烧，但是，我只是疯狂地想知道那是谁、为什么。我问过贝提克、瑞秋，还有其他随伊妮娅一起踏上冒险之旅并看着她离开的人，但这些人没有告诉我答案，他们都不知道她去了哪里，也不知道她曾和谁在一起。除此之外，我从没想过这个孩子还活在这个宇宙的什么地方。她的孩子。想到这，便有好几个原因让我想要哭泣。

“这个孩子……我现在找不到他。”伊妮娅当时是这么说的。

这孩子现在可能在哪儿呢？多大了？我坐在薛定谔猫箱的床铺上，思索着这一切。伊妮娅死时……纠正一下，是被内核和那圣神傀儡残忍杀害的时候，她刚满二十三岁。她离开大家，度过了一年十一月一星期又六小时，当时她刚满二十岁。也就是说，那个孩子现在约有三岁……还要加上我在这个椭圆的薛定谔死刑室中度过的时间……八个月？十个月？我完全不知道，但如果这个孩子还活着……他，或她，哦，天哪，

我竟然没问伊妮娅这个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那天她和我说起这件事的时候，她也没提到这事。我当时深陷于自己所受的伤害中，天真地以为自己受到了莫大的委屈，以至于压根没想过要问她这件事。我实在是蠢到家了。这个孩子——伊妮娅的儿子或女儿——现在可能已经四岁了。已经学会了走路……这是肯定的。还会说话……没错。天哪，我意识到，这个孩子现在应该已经有了理解能力，会说话，会问问题……许许多多的问题，如果我少有的几次和小孩打交道的经历能说明问题的话……正开始远足、钓鱼，爱上自然……

我从没问过伊妮娅这个孩子叫什么名字。当时得知这事之后，我感受到莫大的痛苦，双眼喷出熊熊怒火，噤口不言任何事。再者，她似乎完全不想就这段生活多说一个字，我也没有问，之后的几星期里，虽然我俩一直在一起，但我的心里总是觉得不该拿这些问题烦她，那会让她感到内疚，我自己也会感到难受。但是，当伊妮娅把这段婚姻和有过一个孩子的事用只言片语和我讲起时，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愧疚。说实话，这也是让我感到愤怒和无助的部分缘由所在。不过，不知怎的，不可思议的是，这并没有妨碍我们成为爱人……几个月前我在屏幕上发现了那段我认为是来自伊妮娅的文字，上面是怎么说来着的？“我们是爱人，诗人将歌颂我们。”就是这样。虽然知道她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还生过一个孩子，但这并没有阻止我们对对方产生真挚的感情，就像是一对从未有过爱情经历的人一样，我们坠入了爱河。

或许她没有，我慢慢意识到。一直以来，我都觉得她的那段婚姻是出于一时的激情，差不多是冲动的产物，但现在，我开始以另一种方式审视它。谁是孩子的父亲？在伊妮娅的便条里，她说她过去和将来都爱着我，这正是我对她的感受——就仿佛我一直爱着她，我这一生都在等待着这一份真爱。如果伊妮娅的那段婚姻不是因为爱，也不是一时激

情，或是冲动，而是.....一时之便？不，这词用得不对。迫不得已？

在圣徒、驱逐者、崇敬伯劳的末日救赎教会和其他社会中，提到过一些预言，说伊妮娅的母亲，布劳恩·拉米亚，将会诞下一个孩子，也就是传道者伊妮娅。据诗人老头的《诗篇》所言，在第二个约翰·济慈赛伯人身死的那天，布劳恩·拉米亚正一路战斗着，逃向伯劳神庙寻求避难，当时，那些伯劳信徒吟唱过这样的话——“赐福于我们救世主的母亲，赐福于我们赎罪的工具。”这位救世主，便是伊妮娅。

如果伊妮娅注定要有一个孩子，来延续这条预言的血脉.....弥赛亚的血脉，那该怎么办？在伊妮娅这条世系中，我还没听到过另外一人的预言，但在这几个月中，我书写下了伊妮娅的一生，我从中发现了一件不容辩驳的事——劳尔·安迪密恩是个头脑迟钝的人，经常是最后一个明白事理的。也许，早已有许许多多关于另一个传道者的预言，就像是预言伊妮娅那样。也许，这个孩子拥有完全不同的力量和见识，正是宇宙和人类一直都在等待的。

显然，我不会是这个弥赛亚的父亲。据伊妮娅自己说的，第二个约翰·济慈赛伯人和布劳恩·拉米亚的结合，是技术内核的精华势力和人类之间所达成的伟大和解。不管是人工智能，还是人类，都倾尽全力，打造出了这个混血儿的能力，她可以直接看透缔结的虚空.....让人类最终学会死者和生者的语言。这个能力的另外一个名字，叫作移情。伊妮娅便是移情之子，如果这个头衔适合她的话。

这个孩子的父亲可能会是谁呢？

答案就像是晴天霹雳一般击中了我。一时之间，在薛定谔猫箱中，我被这条推理震惊得簌簌发抖，甚至因此确信静能壁中定时滴答作响的

粒子探测器已经探测到了放射出的粒子，氰化物已经被释放出来。悟道和死亡在同一时刻发生，这是多么讽刺的一件事啊。

但并没有毒气出现，出现的只有我对这件事越来越确信的态度，还有越来越强烈的想要行动的冲动。

在这场下了三百年的宇宙棋局中，除了伊妮娅等人，还有另一名棋手：那个来自异星的有知觉种族的几近神秘的观察者，伊妮娅曾多次简短地提到过他。狮虎熊，这些生物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甚至可以把旧地拐到小麦哲伦星云，而不是看着它被毁。据伊妮娅说，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他们派出了一个或几个观察者，混进我们中，据我对伊妮娅的话的理解，这些实体披着人类的形体，多年来一直在我们中间走动。在圣神年代，由于十字形的虚拟永生技术广泛普及，也因此使之变得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另外，这世上还有一些人，比如说古老的诗人马丁·塞利纳斯，通过环网时代的药物、鲍尔森理疗和绝对的决心，一直活到了现在。

马丁·塞利纳斯很老了，这是毋庸置疑的，他或许是这个宇宙最老的人类了，但他并不是观察者，这一点同样也是毋庸置疑的。《诗篇》的作者太固执己见、太活跃，对公众来说名气太响、太下流，脾气也经常坏得可以，不可能是代表外星种族的冷静观察者，这些种族的力量是那么强大，只要眨眨眼就能将我们轻易摧毁。我便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这个观察者就在某个地方一直等待着——他们以人类的形体存在，观察着一切——那很可能是一个我从没去过也意想不到的地方。这个解释有一定道理，或许正因如此，伊妮娅才被迫脱离冒险之旅，传送到了那个遥远的世界，来到观察者等待的地方，见到他，和他结婚，让一个孩子降生到这个世界。这一切既有过预言，也是迫于不受阻碍的

人类进化的必要性，她曾为此说过一通道理，并深信于此。这样，便让内核、人类和遥远的神秘人得到了和解。

虽然这个念头搅得我心神不宁，但也令人激动，自从伊妮娅死后，便再没这样的事出现过。

我了解伊妮娅。她的孩子会是一个人类小孩——充满生气、笑声和对世界万物的爱，从自然到古老的全息剧。先前我怎么也不能理解，伊妮娅为什么要把她的孩子留在身后，但现在我明白了，这是因为她别无选择。她早已知道这个可怕的命运正在圣天使堡的地牢中等着她。她早已知道自己会被热火和酷刑折磨至死，死时被非人的敌人包围，其中包括那个尼弥斯魔头。自她出生之日起，她就已经知道了这一切。

认识到这个事实后，我的双腿不住地发软。我这位挚爱的友人，心知每一天过去，都是离如此可怕的死亡更近一步，面对这种情形，她为何能这么频繁地和我大笑，乐观喜悦地迎接每一个新一天的到来，如此彻底地欢庆生命？面对此中蕴含的强大意志力，我不禁摇了摇头。我知道，我没有这种意志力。伊妮娅有。

但即便如此，她还是不能把孩子留在身边，她知道这个可怕的结局什么时候会到来、会怎样到来。据我推测，孩子正由父亲养育着。那个以人类形体现身的神秘人。那个观察者。

但是，比起刚才那个发现，这一个让我感到更加不安。就在这时，我确定伊妮娅是想要我在孩子的生命中扮演一个角色，如果她觉得这事情可能的话。或许，正是她看到了一些可能的未来，才促成了她最终的死亡。也许，她并不知道我会在同一时间被处以死刑。可是，她当时曾叫我把她的骨灰撒在旧地上……这便意味着我不会死。也许，她觉得这

些要求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多了……找到她的孩子，在这个男孩或者女孩成年前，尽力给予帮助，在这个充满利刃的宇宙中，尽力保护他（她）。

我发现自己正在哭泣——不是轻声哭泣，而是号啕大哭，声音刺耳。自从伊妮娅死后，我还是第一次这样不顾一切地哭泣，奇怪的是，这并不是出于对伊妮娅之死的悲伤，而是想到突然又有了一个机会，可以牵起一个孩子的手，可以保护我最爱之人的孩子，就像我在伊妮娅十二岁时曾经牵起她的手，极力去保护她那样。

但最后还是失败了。这一切都怪我。

是的，我最后还是没有保护好伊妮娅，但她知道我会失败，知道自己颠覆圣神的追求会失败。她知道这一切都会失败，但还是爱着我，爱着美妙的生命。

没有任何理由，容许我再在这个孩子身上失败。也许那位观察者会欢迎我的援助，欢迎我分享和孩子打交道的经历，养育这个几乎肯定不只是人类的小男孩或小女孩。我觉得我可以说，这世上没人比我更了解伊妮娅。这一点，对养育这个孩子——这个新弥赛亚——来说，是很重要的。在这个男孩或女孩慢慢长大时，我会把存储在写字板中的这个毫无用处的故事一点一滴分享给他（她），最终把一切告诉他（她）。

我拿起写字板，在薛定谔猫箱中来回踱步。现在，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无可避免的死刑。没有人来救我。这个椭圆刑室的爆炸壳体决定了这一点，如果有什么办法可以绕开这个问题，那么这么长时间以来，应该会有人到这里来。每隔几个小时，都会有一个决定生死的骰子被掷出，探测器正嗅闻着粒子是否被放射出，但是，这么长时间来，我

都安然活着，这种不可思议和好运真是让人咋舌。我已经无数次胜过了量子几率的法则，但是，好运不可能永远伴我左右。

我停止了踱步。

关于我们种族和缔之虚的新关系，伊妮娅曾传授过大道，里面提到了四个步骤。在还没来到这个囚笼前，我就已经体验到了——但还不能说是掌握——死者和生者的语言。在我的故事中，我已经提到自己可以进入虚空，至少是能看到那些生者往昔的记忆，即便这个外壳用某种方法干预了我的能力，妨碍我去感受我的朋友们现在在做什么，比如说德索亚神父、瑞秋、罗莫或马丁·塞利纳斯。

抑或，真有干预？或者那只是我下意识地不想去联系生者的世界——至少是有关伊妮娅记忆之外的东西——因为我知道，我现在已经栖息在死者的世界了。

不会持续太长时间。我要离开这儿。

在伊妮娅的教义中，还提到了另两个步骤，但她从没详细解释过——聆听天体之音，走出第一步。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这两个步骤的意思。若没有亲眼见到伊妮娅的传输，若没有她可怕的死亡共享带来的完全顿悟，我便不会明白。但现在我懂了。

我曾经以为，聆听天体之音是一种超常的类似无线电望远镜的把戏，是在聆听星辰的哔剥声、噼啪声、啸叫声，正如那些无线电望远镜十一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做的。但事实上，我才意识到，伊妮娅说的并不是这个意思。她所聆听的，并不是星辰，而是居住在那些星辰周围的所

有人——人类或其他种族——的共鸣之声。她将虚空作为某种定向光束，接着便直接传送到那儿。

她的多数传送在我看来并没有多大道理。内核控制的远距传送门是从虚空——因此也是时空——中撕扯出的粗劣孔洞，由那些拱门维持着开放状态，就像是旧日外科手术中使用的拙劣夹钳，扳开并夹住裸露的伤口边缘。我现在明白了，伊妮娅的传输，是一种无限雅致的方法。

当我和伊妮娅一起传送到星球表面，或是驾着“伊戈德拉希尔”号一起从一个星系传送到另一个星系时，我曾在那繁忙的时刻里有过一些疑惑，我们在一闪之间便去到了另一个地方，但她用的是什么办法，避免出现在一座山的内部，或是陆地上方五十米处，或是让树舰出现在一颗恒星内部。对我来说，这种鲁莽的传输就像是毫无计划的霍金驱动跃迁，带有偶然性，可能造成破坏性的结果。但每一次伊妮娅进行传送的时候，我们都准确地出现在要去的地方。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其中的原因。

伊妮娅聆听到了天体之音。她在和缔之虚共鸣，反过来，缔之虚也在和一切有知觉的生命和思想共鸣，之后，她便使用虚空那几乎无可限量的能量……走出了第一步。通过虚空，迈向那些声音所等待的地方。伊妮娅曾经说过，虚空可以汲取众多物质的能量，包括类星体、银河的爆炸之核、黑洞和黑物质。这些，或许足以将一些有机的生命形式穿越时空，将自己放置在一个合适的地方。

伊妮娅还跟我说过，爱是这个宇宙的原动力。她曾开玩笑地说自己是另一个牛顿，在未来的某一天将会解释这种很大程度上未经利用的能量源的基本定律。但她没有活到这一步。

但现在，我真正明白了她所说的意思，明白了这其中的原理。大多数天体之音，是由爱的优美和声以及韵律变化所创造的。一个人自由传输到一个地方，在那儿，他爱着的人正在等待。和你爱的人去一个地方，然后领会那个地方。爱上去观看一个个新的地方。

刹那间，我明白了以前的一件事：在我们一开始在一起的那几个月里，我们从一个星球逛到另一个星球——无限极海，库姆-利雅得，希伯伦，天龙星七号，那个我们留下飞船的无名世界，以及别的很多星球，甚至还有旧地，在当时看上去就像是废弃的远距传输器又起作用了。其实并没有。是伊妮娅携着我和贝提克，来到了那些地方——接触它们，嗅闻空气，感受那儿洒落在皮肤上的阳光，和朋友——和她爱着的某个人——一起见证这一切，理解每一个地方的天体之音，以便之后能重新演奏。

我又想起了我那场单独的冒险：乘着舟，从旧地远距传输到卢瑟斯，那个云海星球和所有的其他地方。在那传输背后隐藏着一股能量，其实正是伊妮娅的能量。她把我送往这些地方，好让我领略它们，并能在未来的某一天亲自找到它们。

我在这个薛定谔死刑室中，用写字板（现在我已经把它夹在了胳膊底下）写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曾想过，自己只是一系列传奇流浪冒险中的旅人。但这一切都有它的目的。透过一系列乐曲般的星球之旅，我和我的爱人同行，或是独自旅行，向着她前进。一系列的星球，我必须用心理解，以便在未来的某一天重新演奏。

我在这个薛定谔猫箱中闭上双眼，集中精神，摒除一切杂念，按我

在天山上学到的冥想法，进入到忘我的状态。每一个星球都有它的目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它的目的。

在那从容的虚无状态下，我向缔之虚以及它所共鸣的宇宙敞开怀抱，我终于意识到，是因为享用了伊妮娅的鲜血，获得了那些经纳米记忆修缮的机体——它们如今栖息在我的细胞中，也会栖息在我孩子们的细胞中——我才可能做到这一切。不，我立刻想到，不仅是我的孩子们，还有所有逃脱了十字形的人类种族的孩子们。若没有从伊妮娅那儿学到这些，我就不可能做到这一切，不可能听到回荡在耳边的那些声音——愈发响亮的合唱声——但在劳神写下这个故事，同时等死的这几个月里，我还没有游刃有余地学会死者和生者的语言和语法。

我意识到，若我是个不死之人，我就不可能做到这一切。就那么一下子，我便完全明白了，对生命、对别人的爱，不死之人是无法拥有的，只有那些生命短暂而且始终活在死亡和失落的阴影下的人，才会享有这一切。

我站在那里，聆听着天体之音那暴涨的合唱声，在这些声音中，我分辨出一些特别的星之音——在我的家园星球海伯利安上，有马丁·塞利纳斯的声音，他已经奄奄一息；在美丽的茂伊约，有西奥的声音；巴纳之域有瑞秋的声音；红色的火星上有卡萨德上校的声音；佩森上有德索亚神父的声音——我甚至还能听到死者的动听合唱声；在维图-格雷-巴里亚那斯B，有德姆·瑞亚的声音；在天龙星七号，有可爱的格劳科斯神父的声音；而在遥远的海伯利安，还有家母的声音；我还听到了约翰·济慈的诗文，既有他自己的声音，还有马丁·塞利纳斯的，甚至是伊妮娅的：

但是这就是人生呵：战争，业绩，
心中的失望，沮丧，焦虑和牵挂，
远远近近的想象的拼搏，挣扎，
全是人间的；它们原有这好处，
即它们仍然是空气、精美的食物，
使我们感到生存，并表明死亡
是多么宁静。人们只要有土壤
就栽种，无论长草或长花；但是
我没有可以隐入的深渊.....[\[45\]](#)

但那时，对我来说，这句话反过来才是正确的——有非常多的可以隐入的深渊。整个宇宙变得深邃，天体之音从一支简单的合唱变成一曲交响乐，如同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一般壮丽。而且我知道，只要我想听，我便可以听到它，且随时可以用它来迈出一步，去见我想见的挚爱之人，即便不行，也能迈向我曾经和人相爱过的地方，再不行的话，我也能找到一个地方，美丽富饶，值得去爱。

就在这时，类星体和银河爆炸核的能量注满了我的全身。比起驱逐者天使展开羽翼在日光的长廊里翱翔时所感受到的，还要更加美妙、更加沁人心脾。现在，这个囚笼兼刑室的致命能量壳看上去是多么可笑，完全就是薛定谔的玩笑，就像是将一根儿童跳绳摆在我的四周，当成了

囚禁的牢笼。

我走出了薛定谔猫箱，出了阿马加斯特星系。

监禁我的薛定谔囚笼就这么永远地落在了我的身后，我并没有存在于太空中的什么地方，却又可以说是无所不至，身体、铁笔和书写器全都完整无缺，一时之间，我涌起一股纯然的兴奋感，同时还感受到独自传输所带来的同样强大的头晕眼花的感觉。自由了！我自由了！一波波欢乐的感觉是如此的强烈，我几乎要喜极而泣，我真想冲着四周那虚渺之空的光线大喊，真想让我的声音加入生者和死者的合唱，真想和那冰晶般清澈的天体交响曲一起欢唱，这些声音起伏不定，就像是真切的波浪包裹着我。我终于自由了！

接着，我记起了自己渴望自由的原因，想起了将会让这一自由有价值的那个人，她已经逝去。伊妮娅死去了。于是，逃脱后的狂喜猛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只是一丝意味深长的满足感和从囚禁中解脱的满足感。这个宇宙可能已经让我的世界失去了色彩，但至少我已经自由了，可以在这个单色王国中畅行无阻。

但我要去哪儿呢？我飘浮在光线中，胳膊下夹着铁笔和书写器，在宇宙中自由漂流，但还没有决定目的地。

海伯利安？我答应过马丁·塞利纳斯，会回到他的身边。他的声音正强有力地在这虚空中共鸣，我能清楚地听见，既有过去的，也有当下的，但它在当前的合唱声中已经没有太多时间。他所剩的生命现在可以用天计数，甚至可能更短。但我不去海伯利安。还不能去。

生物圈星树？让我吃惊的是，我竟能听见它的声音，它仍旧以某种形式存在着，但在那里的合唱交响曲中，已经没有了罗莫的声音。这个

地方对我和伊妮娅来说至关重要，总有一天我会回去。但不是现在。

旧地？真是让我惊讶，我能非常清楚地听见那里的天体之音，有伊妮娅往日的声音，还有我的，还有我们留在身后的塔列森的那些朋友们的歌唱声。在缔之虚中，距离永远不成问题。时间在里面也有四季变幻，但不会带来毁灭。但我不去旧地。还不是时候。

我聆听到几十种可能，还有更多的人的声音，我的内心十分想听到他们的声音，想要拥抱他们，和他们一起哭泣，但现在，我对一个音乐反应得最为强烈，它来自伊妮娅被折磨至死的那个世界。佩森。教会的家园，敌人的巢穴——不，现在我看到的已经不是同样的东西。佩森。我知道，对我来说那里已经没有伊妮娅的东西了，只有往日的余灰。

但是，伊妮娅曾叫我把她的骨灰带回旧地，撒在那个星球上，撒在我们曾经欢笑、曾经度过最美好时光的地方。

佩森。虽然我早已迈出薛定谔刑室，但仍旧不存在于任何地方，只是一个纯然的量子几率，在这虚空能量的旋涡中，我做出了决定，向佩森自由传输而去。

梵蒂冈已经严重毁损，看上去就像是盛怒的上帝挥出铁拳，把一切砸得粉碎。周围无边无际的官僚城也已分崩离析。太空港被毁了。林荫大道被熔成了渣，边上是一堆堆废墟。原先矗立在圣彼得广场中央的埃及方尖塔断在了一旁，椭圆形广场上，几十个柱廊就像是石化的圆木般倒塌下来。圣彼得大教堂的穹顶已经在中部门廊和正门口碎成一地，一块块残骸躺倒在破裂的台阶之上。梵蒂冈城墙已经出现了上百处坍塌，原先壮丽的城墙变成了残垣断壁。城墙所保卫着的内部中世纪建筑——教皇宫、机密档案馆、瑞士卫兵兵营、圣母特蕾莎收容所、教皇寓所、西斯廷教堂——所有的一切都敞露在外，粉身碎骨，烧成焦灰，散落各处，崩塌离析。

河流这一侧的圣天使堡也被熔成了渣。从庞大的正方形基底上矗立而起的高达二十米的塔状岩石圆柱，已经化成了一个冻结了的熔岩小土墩。

我走在河流东侧的大道上，望着这一切。脚下的大道也只是碎裂的石板。在我前头，圣天使桥已经断成三段，坠进了河水中。准确说来，是坠到了河床上，因为看那样子，新台伯河的河水已经全部蒸发了，在原先的沙河底和河岸上，只剩下了亮闪闪的玻璃。在河岸之间这条堆满残骸的间隙上，有人用绳索造了一座吊桥。

毋庸置疑，这里是佩森。稀薄凉爽的空气给人的感觉一如既往，就像是那天我和德索亚神父、伊妮娅来到这里后的感受，虽然当时我爱的人还没死，那天还在下雨，天空阴沉沉的。而今日的天空中，日光洒下浓艳的光芒，甚至让圣彼得广场粉碎坍塌的穹顶都充满了美感。

在禁闭了无数个日夜后，我又重新自由行走在了蓝天之下，这真是激动人心。我紧紧握住书写器，就像是拿着一块护盾，或是护身符，抑或《圣经》，我用颤抖的双腿走在这条一度为人自豪的大道上。几个月来，我的头脑一直在分享许多地方、许多人的记忆，但我的眼睛、两肺、双腿和皮肤都已经遗忘了自由真正的感觉。即便内心悲伤不已，我还是有一点狂喜的感觉。

从表面上看，这次自由传输和以前伊妮娅带我一起传输时没什么两样，但从深层次上讲，却是完全不同的。一样的是白光，还有突然传送所带来的安逸感和不同气压、重力和光线所带来的轻微惊奇感。但这一次，我更多是聆听到了光线，而不是看到。我被群星之音携起，选中了那个我想迈向的星球。我没有花费任何力气，不需要什么巨大的能量，我只是集中精神，仔细地做出选择。那些天体之音并没有完全消逝——据我猜测，它们永远也不会消逝——但现在，它们演变成了一种背景声，就像是山对面有几位音乐家，正为夏季傍晚的音乐会作着练习。

在这个城市的废墟中，我能看到幸存者的迹象。在遥远的金光闪耀之处，两辆牛车正沿着地平线移动，后面跟着几个人影。在河流的这一侧，在崩塌的古旧石块中，我看到一些小屋和简易砖房，一座教堂，还有一座小教堂。从身后远远的地方传来一股烤肉的味道，还有一些无疑是孩子的笑声。

正当我转身朝那气味和声音的方向转去的时候，一个男人从一大堆

废墟中走出，那个地方原先可能是圣天使堡入口处的岗哨站。这是个矮小的男子，身手敏捷，半张脸隐没在胡子下，头发向后梳去，结成一条辫子，那双眼睛却充满了警惕的神色。他手里拿着一把坚不可摧的子弹枪，就是以前瑞士卫兵在典礼上使用的那种东西。

我俩对视片刻——一个是手无寸铁的孱弱男子，手里只拿着一只书写器；另一个是皮肤晒成古铜色的猎手，手里的武器一触即发。接着，我们认出了对方。虽然我以前从没遇见过这个人，他也没见过我，但我曾透过缔之虚，在别人的记忆中见过他，尽管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全副武装，脸上刮得干干净净，而最后一次呢，他则是赤裸着身体，被人严刑拷问。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认出我来的，但我能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他的确认出了我，他马上把武器放在一旁，走上前，双手握住我的手和上臂。

“劳尔·安迪密恩！”他大叫道，“这一天终于来了！谢天谢地。欢迎你的到来。”这个满脸胡子的幽灵抱住了我，接着放开我，朝后退了一步，重新打量了我一番，咧嘴傻笑着。

“你是纪下士。”我傻头傻脑地说道。我尤其记得他这双眼睛，是站在德索亚神父的立场看到的，当时他和纪下士、格列高里亚斯中士、持枪兵芮提戈跟在我和伊妮娅身后紧追不舍，几年来追着我们跨越了银河系的一整条旋臂。

“从前是纪下士，”他仍旧咧嘴笑着，“现在就只是纪白森，新罗马的公民，圣安妮教区的成员，也是一名猎手，明天的食物由我负责。”他盯着我，摇着头，“劳尔·安迪密恩。我的天。有些人觉得你逃不出那个该死的薛定谔玩意儿呢。”

“你知道那个薛定谔的椭圆玩意儿？”

“当然，”纪白森说道，“这是共睹时刻的一部分。伊妮娅知道他们要把你带到什么地方。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当然，我们都通过虚空感觉到了你在那个地方。”

我突然感到有点头晕目眩，胃里有点恶心。光线，空气，离地平线的遥远距离……那地平线有点不稳定，就好像我正在一艘小船上，正在波浪滔天的大海上看着那地平线，于是我闭上了双眼。当我重新睁眼时，纪白森正握着我的臂膀，扶着我坐向一块巨大的白石，那石头看上去像是从玻璃河对面大教堂那儿轰过来的。

“我的天，劳尔，”他说道，“你是从哪儿自由传输到这儿的？你没去其他地方吧？”

“是的，”我说，“没去其他地方。”我缓缓地吸了两口气，然后问道，“什么是共睹时刻？”他刚才说过这个词。

矮个男子用他那明亮而充满智慧的目光审视着我，开口时，声音轻柔。“伊妮娅的共睹时刻，”他说，“我们都这么叫。当然，它说它是时刻并不意味着它只有区区一个瞬间。而是她被拷问至死的所有瞬间。”

“你也感觉到了？”我问。我突然觉得有一只拳头紧紧攥住了我的心，不过，我的内心充满的到底是喜悦，还是痛苦的悲伤，到目前还不得而知。

“每个人都感觉到了，”纪白森说，“每个人都共享到了这一时刻。每个人，除了那些拷问者。”

“佩森星球上的每个人？”我问。

“佩森，”纪白森说，“还有卢瑟斯和复兴之矢。还有火星、库姆-利雅得、复兴二号和鲸逝中心。还有富士星、伊克赛翁、天津四丙和希毕雅图的苦涩。还有巴纳之域、神林和无限极海。还有青岛-西双版纳、帕桃发和格鲁姆布里奇·戴森D。”纪白森顿了顿，对着自己这一连串话笑了笑，“几乎每个星球，劳尔。还有星球之间的那些地方。我们知道，星树也感受到了共睹时刻.....所有的星树生物圈都感受到了。”

我眨眨眼。“还有其他星树？”

纪白森点了点头。

“这么多星球.....是怎么共享那一时刻的？”这个问题刚出口，我就已经明白了答案。

“是的，”从前的纪下士喃喃道，“伊妮娅去过的那些地方，随行的常常还有你。她把一个个弟子留下来的那些星球，而那些弟子，早已分享过她的圣酒，摒弃了十字形。她的共睹时刻.....她死亡的那个时刻.....就像是广播信号般，传向所有这些星球。”

我揉揉脸颊，感觉脸有点麻木。“这么说，只有那些分享过圣酒，或是从伊妮娅那儿学习过的人，才共睹了这一时刻？”我问道。

纪白森摇摇头。“不.....他们是转发器，是中转站。他们从缔之虚中将共睹时刻抽出，传播给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我傻傻地重复道，“甚至数百亿携有十字架的圣神信徒？”

“以前携有十字架的信徒，”纪白森补充道，“自那之后，许多人决

定去除身上的内核十字形。”

我开始慢慢理解。伊妮娅最后的共睹时刻不仅仅是那些话语、酷刑、痛苦和恐惧——我感受到了她的思想，分享了她的见解：关于内核的动机，关于十字形的真实寄生面目，关于它们为调节他们的神经网络，滥用人类死亡的恶行，以及，关于卢杜萨美对权力的渴望、穆斯塔法的困惑、阿尔贝都的残忍……在见证到这一切时，我还在飞往外星的机器监狱火炬舰船上，当时我在船上的高重力箱槽中狂叫，奋力扑打，如果每个人都分享到我所感受到的这一共睹时刻，那么，它对整个人类种族来说，便是一个既光明又可怕的时刻。而且，每一个活着的人类，肯定都聆听到了火焰将她吞没时，她最后的那句话：我爱你，劳尔。

夕阳西下。金色的霞光洒落在河西的废墟上，在河东岸投下迷宫般的影子。圣天使堡那堆熔化的物质一路淌向我们，就像是一座熔融的玻璃山。她叫我把她的骨灰撒在旧地上。我连这事也办不到。就算她死了，我都辜负了她的期望。

我抬头望向纪白森。“佩森上？”我问，“她在佩森没有弟子啊……哦。”我想起来了，在我们注定一死地冲向圣彼得大教堂的侧廊之前，她把德索亚神父打发走了，命他和僧侣们一起离开，混进这个他熟知的城市，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别去惹圣神。当时神父想要争辩，伊妮娅和他说了这样的话——“我只请求你为我做这一件事。我请求你，并奉上我的爱和敬意。”于是德索亚神父走进了外面的雨幕中。他，便是佩森上的广播中转站，携带着我爱人临终时的痛苦，以及对数十亿人类的洞察。

“哦，”我仍旧盯着纪白森，“但我上一次……透过虚空……见到你的时候，你仍被囚禁在冰冻沉眠状态，被关在那个……”我满脸厌恶地

挥了挥手，指了指那一摊熔化的圣天使堡遗迹。

纪白森又点了点头。“我那时的确处在冰冻沉眠状态，劳尔，就像是一块沉睡的牛肉，储藏在那个地牢中。他们杀害伊妮娅的地方，离我那里不远。但我感受到了共睹时刻。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感受到了……不管是在睡眠中，还是喝醉了酒，不管是垂死之人，还是已经疯掉的人。”

我唯有朝他瞪眼的份了。明白这一切之后，我再一次心碎。最后我说道：“你怎么出来的？怎么逃出那地方的？”我俩盯着曾是宗教法庭总部的那片废墟。

纪白森叹了口气。“共睹时刻之后不久，就发生了一场革命。许多人——佩森上的大多数人——都不想再和十字形有任何关系，他们都叛逃出这个在他们身上植入十字形的教会。虽然有些人还是玩世不恭地和恶魔做着交易，不想舍弃这一肉体的永生，但在头一星期内，就有数以百万的人寻求圣酒，想要摆脱内核十字形的束缚。拥护圣神的人试图阻止他们。于是打了起来……革命……内战。”

“又来了，”我说，“就像是三个世纪前远距传输器陨落的时候。”

“不，”纪白森说，“没到那么恶劣的地步。记住，一旦人们学会死者和生者的语言，如果谁伤害某人，那他自己也会感受到痛楚。虽然拥护圣神的人没有这个限制，但是，瞧，他们的人数相当少。”

我指了指这一片满目疮痍。“你说那是限制？你说这一切没到那么恶劣的地步？”

“这一切，并不是反对梵蒂冈、圣神和宗教法庭的人干的。”纪白森

严肃地说道，“相对来说，革命并没有造成流血场面。拥护圣神的人乘着大天使星舰逃走了，新梵蒂冈在一个名叫末睇的星球.....简直就是个茅坑之地，那里现在有半支旧舰队保卫，还有几百万忠诚之士。”

“那这是谁干的？”我问，望着周围这一大片劫后余迹。

“内核干的。”纪白森说，“那四个尼弥斯魔头摧毁了整座城市，然后抢了四艘大天使飞船，在拥护圣神的人离开后，他们就从太空中向我们发射熔炼武器。当时内核被惹毛了，可能现在都还没缓过气来。不过我们不在乎。”

我小心翼翼地把书写器放在白石上，四处张望了一番。有更多的人从废墟中走了出来，和我们保持着距离，但神色好奇地打量着我们。他们穿着工作服和狩猎装，不是熊皮或破布。显而易见，这些人生活在一个艰难之世的艰苦之地，但没有变成野人。一个金发小男孩害羞地朝我挥挥手。我也朝他挥了挥手。

“我还没有真正回答你的问题，”纪白森说，“在共睹时刻之后那个混乱的一星期，守卫把我放了.....他们把所有的囚犯都放了。在那个星期，银河这条旋臂的许多囚犯，都被释放了。在享用圣酒之后.....啊，你很难再去监禁或拷打这些人，因为你会通过缔之虚感受到他们的痛苦。还有驱逐者，自从共睹时刻后，他们便一直忙着从迷宫星球拯救数百亿被内核绑架的犹太人、穆斯林及其他信徒.....把他们复活，载他们回到家乡。”

我对此琢磨了一分钟。接着问道：“德索亚神父还活着吗？”

纪白森笑得愈发灿烂。“我想，可以说他活下来了。他现在是圣安妮教区的神父。来吧，我带你去见他。他现在应该知道你到这儿了。走

五分钟就到。”

德索亚狠狠拥抱了我，弄得我肋骨疼了一个小时。神父穿着一件朴素的黑色法衣，戴着罗马衣领。圣安妮教堂并不是我们先前在梵蒂冈中见到的那个大教堂，只是一座砖石砌成的小教堂，坐落在东岸一块开阔的区域中。整个教区看上去约有一百来个家庭，这里原是太空港附近的一个大公园，他们现在在这里狩猎畜牧，聊以谋生。我们来到教堂休息室外的明亮之地，在那儿享用晚餐，一面吃，一面把我引介给一百多家人家。看样子他们都认识我，所有人都似乎感到由衷开心，感谢我能活着，并回到生者的世界中。

夜幕降临，我和纪白森、德索亚聚到神父的私人宿舍：是毗邻教堂后部的一个简朴小屋。德索亚神父拿出一瓶酒，为我们每人满满地倒了一杯。

“文明陨落的一个好处，众所周知的，”他说，“就是随处都有装满美酒的私人地窖，一挖就有。这不是盗窃，而是考古。”

纪白森举起酒杯，像是要敬酒，但犹豫了一下。“敬伊妮娅？”他建议道。

“敬伊妮娅。”我和德索亚神父说道。我们举起酒杯一饮而尽，神父又替我们倒上。

“自我离开后过了多长时间了？”我问。跟从前一样，喝过酒之后，我的脸有点泛红。伊妮娅以前总是拿这开玩笑。

“自共睹时刻起，已经过了十三个标准月。”德索亚说。

我摇摇头。我肯定是在写故事和等死上花了太长时间，我每一次都能写上三十多个小时，然后是几个小时的睡觉时间，接下来又是整整三四十小时的工作时间。我的这种作息，被睡眠科学家称为自由奔跑：完全不按正常的生理节奏办事。

“你们和其他星球有过联系吗？”我望了望纪白森，然后自己回答了自己的问题，“肯定有吧。白森跟我提到了另外几个星球对共睹时刻的反应，还将被绑架的数百亿人送回家乡。”

“有几艘飞船来过这儿，”德索亚说，“但由于没有了大天使飞船，旅行要花上很长时间。圣徒和驱逐者在用树舰把难民送回家，我们其余的人现在已经认识到霍金驱动器对虚空会造成多大的伤害，所以不再使用这种工具了。所有人费尽艰辛，终于认识到了这一点，另外现在，还没有多少人学会如何聆听天体之音，并最终走出第一步。”

“不是费尽艰辛，”我喝了口酒，咯咯笑了起来，“而是他妈的难得一塌糊涂。”我说，“抱歉，神父。”

德索亚点点头，免去我口出秽言的罪孽。“的确他妈的难得一塌糊涂。我已经经历了几百次，每一次都觉得自己快要成功，但总是在最后一刻失去焦点处的目标。”

我望着矮矮的神父。“你现在仍是一个天主教徒。”最后我说道。

德索亚神父拿起古老的酒杯，喝了口酒。“不是简单的天主教徒，劳尔。我重新发掘了作为一名天主教徒的意义。基督教徒的意义。信仰者的意义。”

“即便在经历伊妮娅的共睹时刻后？”我问。纪下士正在桌对面注视

我们，暖暖的土墙上跃动着油灯的影子。

德索亚点点头。“我已经明白了教会的腐败，他们竟和内核达成了那样的契约。”他轻声道，“但在伊妮娅和我们分享的这个洞察中，只是强调了我身为人类的意义……身为基督子民的意义。”

我花了一分钟琢磨了一番，然后德索亚神父又开口道，“有人想选我当主教，但我平息了这些人的念头。这就是我留在佩森这一地区的原因，而大多数充满活力的社区在远离老城的地方。看看河对面我们美丽的传说遗留下的遗迹，我就会想起在等级制度上下太大的赌注，是极其愚蠢的。”

“这么说，还没有教皇？”我问，“没有圣父？”

德索亚耸耸肩，重新为我们倒满酒。十三个月来，我吃的都是循环食物，没沾过一滴酒，如今喝的这点酒，酒劲直往脑门蹿。“在革命和内核攻击开始前，卢卡斯·奥蒂蒙席就逃走了，他在末睇建立了流亡中的教皇政权。”神父的话语中带着尖锐的口吻，“我想，除了那个星系里他那些直系的防卫者和信徒，原圣神政权内的任何人都不会认为他是真正的教皇。”他喝了口酒，“圣母教会又有了一位伪教皇，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教皇乌尔班十六世呢？”我问，“他心脏病死了？”

“是的。”纪白森说道，他凑向前，两条强壮的前臂搁在桌上。

“重生了？”我问。

“不尽然。”纪白森回答。

我望着这位前任下士，等着他的解释，但没有等到。

“我已经把消息送到河对面了，”德索亚神父说，“再过一分钟，你就会明白白森的话。”

他说的一点没错。一分钟后，德索亚这间舒适小屋门口的帘子被掀开了，一位穿着黑色法衣的高个男子走了进来。不是雷纳·霍伊特。这个男人我从没遇见过，但我却觉得非常熟悉——优雅的双手，长长的脸孔，又大又悲伤的双眼，宽阔的额头，稀疏的银发。我站起身想和他握手，鞠躬，亲吻他的戒指……等等。

“劳尔，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保罗·杜雷神父开口道，“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你能回来，真让我们欣喜若狂啊。”

老迈的神父和我握了握手，手劲很强。他另外又拥抱了我一下，接着走到德索亚的碗橱旁，像是对那地方很熟悉似的，找到一口罐子，往洗涤槽里抽了点水，洗干净罐子，然后为自己倒上酒，继而来到桌子尽头，坐在了纪白森对面的椅子上。

“劳尔和整个世界隔绝了一年一个月，我们正在给他补习这期间发生的事。”德索亚神父说。

“我感觉像是过了一个世纪。”我睁着眼睛，凝神思量道。

“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个世纪。”老迈的耶稣会士说。他的口音很古雅，不知道为什么，听上去相当迷人——也许来源于一个说法语的偏地星球？“事实上，差不多是三个世纪。”

“我见到他们在你重生后，是怎么对待你的。”我趁着酒劲，唐突无礼地说道，“卢杜萨美和阿尔贝都将你杀害，让霍伊特重新从你俩共享

的十字形中重生。”

杜雷神父没有喝手里那杯酒，而是低头望着杯子，像是在等它化成耶稣的血肉。“一次又一次，”他用一种沉思般的口吻说道，“真是奇异的人生，一出生就被杀害。”

“如果伊妮娅还在，也会这么想的。”我知道这些人都是朋友，心肠很好，但总的来说，我对教会并没有什么好感。

“是的。”保罗·杜雷举起酒杯，沉默地作祝酒状。接着一饮而尽。

纪白森打破了沉默。“佩森上剩下的大多数教徒本来都想立杜雷神父为教皇。”

我望着这位老迈的耶稣会士。我已经历经过了许多事，而现在，我的面前又出现了一位传说中的人物，一位《诗篇》的主人公，我没怎么激动。当你遇见知名之士或传奇人物背后那个真正的人时，总会有一种情况发生：这个男人或女人身上有一股人类的品性，让一切不再那么虚无荒诞。而现在，这股品性便是这位神父大耳朵中长出的灰色毛发。

“忒亚二世？”我记起来，二百七十九年前，这个男人还是人们口里的好教皇，名为忒亚一世。但不多久，他便被杀害了，那还是第一次。

德索亚神父为杜雷重新倒上酒，后者摇着头，那两双大大的眼睛中盛满了悲伤，和德索亚一模一样——真心赤诚，并非是装模作样，假造声势。“我不想再做教皇了，”他说，“我会利用我的余生，去学习伊妮娅的教义——努力聆听死者和生者的声音。同时，我也会用我主在人性上的训诫，重新认识自己。这么多年来，我都扮演着考古学家和知识分子的角色。现在，我也该重新发掘自己作为教区神父的职责了。”

“阿门。”德索亚说道，他在碗橱中搜了一阵，又找了一瓶酒。前任圣神星舰舰长似乎有了一点醉意。

“你们都摒弃十字形了？”我问，虽然是在问他们三个，但眼睛望着的却是杜雷。

三人似乎都吃了一惊。杜雷说：“劳尔，现在只有傻子和愤青才留着那寄生物。佩森上这种人差不多了。在别的星球上，只要伊妮娅的共睹时刻被播放过，那里就很少会有这样的人了。”他摸了摸自己瘦瘦的胸脯，似乎在回忆，“事实上，我并没有选择。我在梵蒂冈的重生龕中重生的时候，战斗正处于白热化的阶段。我正等卢杜萨美和阿尔贝都像往常一样拜访我……谋杀我。但是，我等来的却是这个男人……”他伸出修长的手指，指着纪白森，后者微微欠身，为自己倒上了酒。“这个男人，”前任教皇忒亚继续道，“和他的起义军一起横冲直撞地赶进来，全都一身铠甲，拿着古老的步枪。他给了我一杯酒，我知道那是什么，因为我已经分享到了共睹时刻。”

我盯着这个垂老的神父，心里思索着：即便蛰伏在十字形的磁泡记忆矩阵中，即便还在重生过程中，他也能分享到那一时刻？

杜雷神父像是明白我为何这样盯着他似的点了点头。

“即便是在那时，是的。”他正视着我的目光，“劳尔·安迪密恩，现在你有什么打算？”

我仅仅迟疑了一秒钟。“我来佩森，是要找到伊妮娅的骨灰……她求我这么做……她曾这么求我……”

“我们知道，孩子。”德索亚神父静静地说道。

“总而言之，”当我缓过神来，于是继续道，“在圣天使堡中已经不可能找到了，所以我打算继续另一项使命。”

“是什么？”杜雷神父极亲切地问道。在这昏暗小屋的粗糙桌子旁，四处弥漫着男人的纯净气息，我们喝着古老的美酒，突然间，我看到了这个老迈耶稣会士内心深处的强大力量，就在马丁叔叔那神秘的《诗篇》中有过记载。我毫不怀疑地意识到，这就是那个有着坚定信仰的男人，为了不向虚假的十字形臣服，他曾亲手把自己钉在放电的特斯拉树上，经历了无限重复的死亡。这是一位真正的信仰捍卫者。这样一个男子，伊妮娅如果尚还在世，她肯定很愿意和他见一面，和他谈一谈，论论道。想到这，我顿时感到十分失落，又感到十分痛苦，于是不得不低头看着手里的酒杯，向杜雷和另外两人掩饰自己的神色。

“伊妮娅曾告诉我，她有过一个孩子。”最后我终于开口道，说到这又停住了。我不太记得这件事有没有被包括在伊妮娅的共睹时刻中。如果有，那他们就都会知道。我看了看他们，两名神父和一名下士都毕恭毕敬地等着我说下去。看来他们并不知道。

“我打算找到这个孩子，”我说，“找到他，把他养大，如果他允许我这么做的话。”

两位神父面面相觑了一番，像是有点惊讶。纪白森直直地望着我。“我们不知道这事，”费德里克·德索亚说，“太让我吃惊了。就我对人类本性的了解，我本来愿意下任何赌注，赌你是她生命中唯一的一个男人……唯一的真爱。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幸福的一对年轻人。”

“有另外一个人。”我几乎是暴力般的举起酒杯，想喝干这杯酒，结果发现杯子已经空了。我小心地把它放回桌上。“还有另外一个人。”我

又说了一遍，这一次少了些悲伤和强调的意味，“但这并不重要。这个婴孩……这个孩子……才是重要的。我要尽力找到他。”

“你知道这个孩子在哪儿吗？”纪白森问。

我叹了口气，摇摇头。“不知道，但我会传输到旧日里属于圣神的每一个星球和偏地世界，如果必要，我会踏遍银河的每个星球。甚至银河外……”我顿住了，我已经醉了，但接下来的话非常重要，本来不应该在醉酒时说的，“总之，再过几分钟，我就得开路去做这件事了。”

德索亚神父摇摇头。“劳尔，你累坏了。在这儿过个夜吧。白森在隔壁有间空房，我们大家今晚都好好睡一觉，明天早上为你送行。”

“我得马上开路。”我站起身，向他们表示自己的脑子很清醒，也能果断行动。但屋子却东倒西歪起来，就好像南部地面突然沉降了。我向桌子抓去，想撑住身子，差一点没抓住。我撑在那儿。

“也许明天早上更好。”杜雷神父说，他站起身，一只强有力的手按在了我的肩膀上。

“好吧，”我重新站起身，感觉地面还在微微晃动，“也许明早更好。”我又和他们握了握手，第二次了。而且几乎又绝望得快要哭泣，但这一回不是因为悲伤，而是因为有了这些人的陪伴，让我有了莫大的宽慰，虽然悲伤还有，它就像天体之音的交响曲背景声一般，时刻都在。我已经太长时间孤独一身了。

“来吧，朋友。”圣神海兵和海尔维希亚军的前任下士纪白森说道，他把手搭上我的肩膀，和前任教皇忒亚一起搀着我走向他的小屋，那儿有两张小床，我一头倒在了其中一张上。我马上进入了梦乡，隐约感觉

有人脱掉了我的靴子，那可能是前任教皇。

我已经忘了，佩森的一天其实只有十九标准小时，夜晚的时间非常短。到了早上，我仍旧醉心于重获自由的喜悦之中，但全身上下却疼得厉害：脑袋、背部、腹部、牙齿，甚至头发都在疼，我觉得自己的嘴巴里住着一群毛茸茸的小动物。

小教堂对面的村子里人来人往，大家正忙着大清早的各种杂事，发出吵闹的声音。小火烧着。女人和孩子忙碌着，男人们从简易小屋中走出，面目表情都差不多，满脸胡茬，眼睛通红，像是那些不幸身亡的动物。事实上，我知道自己向世界所展示出的表情和他们是一样的。

但神父们都保持着良好的形象。我望着十几个教区居民走出了小教堂，意识到德索亚和杜雷在我还在打鼾的时候，都已经进行完了一次弥撒。纪白森进了屋，大声向我打招呼，给我指了指一座小型建筑，那是男士盥洗室。冷水管将水抽到头顶的一个水箱里，可以在那里飞快地冲个凉水澡，虽然那水冰寒刺骨。佩森的清晨非常冷，就像是天山八千米海拔处的早晨，冲过澡之后，我的脑子马上清醒了过来。纪白森给我拿了干净的新衣——柔软的灯芯绒工作裤，棉纺蓝衬衣，一根粗皮带，一双结实的鞋子，比起我在薛定谔猫箱中倔强地穿了一年多的那双靴子，这双鞋真是舒服多了。剃干净胡子，全身洗干净，穿上新衣服，手中拿着纪白森年轻妻子递给我的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脖子上挂着书写器，我感觉自己像是新生了。面对心底不断膨胀的幸福感，我心中冒出的第一个念头是，伊妮娅准会喜欢这样清新的早晨，这么一想，我心中顿时又乌云密布起来。

杜雷神父和德索亚走到我跟前，站到这块俯瞰着空荡河流的大岩石上。梵蒂冈的残垣断壁就像是旧日遗留下的废墟。在刺目的晨光下，我看见一辆辆地行车正在移动，车子的挡风玻璃闪耀着光芒。偶尔还能看见电磁车高高飞行在废墟城市的上空，我再一次意识到，这不是人类的又一次陨落——就连佩森也没有没落回野蛮人的作为。纪白森跟我说，我喝的咖啡是从西部未曾经受灾变的农业城市运来的。梵蒂冈和这里这些被毁坏的行政城市，更大程度上只是一块局部的灾难区：就像是在地区性地震或飓风过后，幸存者选择留下来重建家园。

纪白森拿着几个热乎乎的面包卷，重新回到我们身边，我们四个心有灵犀般的默声吃了起来，偶尔拍拍身上的面包屑，喝一口咖啡，身后的太阳已经升得老高，照亮营火和烹饪炉中冒出的炊烟。

“我在慢慢理解这种新的看待事物的方式。”最后我终于打破了沉默，“和圣神帝国的日子比起来，你们现在可以说是与世隔绝，但是，事实上你们仍然能了解宇宙各地……别的星球上发生的事。”

德索亚神父点点头。“劳尔，你能通过虚空聆听生者的声音，和你一样，我们也能触及到我们认识并挂念的那些人。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就看到了无限极海上的格列高里亚斯中士的思想。”

当初在自由传输前，我聆听着天体之音，也曾清楚地听到格列高里亚斯的思想，但我还是问道：“他还好吗？”

“很好，”德索亚说，“那个星球上的偷猎者、走私者和深海反叛军很快就隔离了圣神勤王兵，不过，在好几个圣神前哨基地中发生了战斗，对平民平台造成了很大的毁坏。在中滨地区，格列高里亚斯摇身一变，担起了当地市长和总督的职责。但是，我得加上一句，这完全不是

他想要的。中士对指挥工作从来不感兴趣.....否则他早就成为一名军官了。”

“说起指挥工作，”我说，“现在是谁在.....负责这一切？”我指了指这片废墟，远处高速公路上移动的车辆，还有朝东岸飞来的电磁运输车。

“事实上，整个佩森星系现在暂时处于前任商团首席执行官的掌管下，此人名叫矶崎建三，”德索亚神父说，“他的总部在旧商环的废墟中，但他经常光顾佩森星球。”

我露出惊讶的神色。“矶崎建三？”我说，“在我讲述故事时，我最后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正要展开对星树生物圈的袭击。”

“没错，”德索亚说，“共睹时刻发生时，袭击还在进行，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圣神舰队中，有些部队重新集合在卢杜萨美和他的同僚周围，还有一些部队，包括矶崎建三的，都在英勇战斗，想要阻止大屠杀的发生，他当时的头衔还是耶路撒冷骑士团指挥官。多数大天使星舰都在勤王兵的手里，因为没有重生，所以他们没法使用它们。矶崎建三带着一百多艘古老的霍金驱动星舰回到佩森星系，击退了内核的最后一波攻击。”

“他是个独裁者吗？”其实我并不在乎他是不是，这和我无关。

“完全不是，”纪白森说，“佩森的每个镇子都选出了一名理事会成员，矶崎建三便在他们的帮助下暂时管理着一切。他在后勤管理上的才能非常突出.....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与此同时，这里的每个地区都运行得有条不紊。这个星系还是第一次拥有真正的民主。虽然比较松散，但管用。我觉得矶崎建三是在帮助大家建立由某种良心资本家组成的贸易

系统，日后当我们可以自由穿行在旧圣神空间时，这个系统会非常有用。”

“自由传输？”我问。

三人同时点了点头。

我再一次摇起头来。很难想象出那个未来的样子：数以百亿……数以千亿的……人们自由地从一个星球到另一个星球，却根本不用飞行器或远距传输器。数以千亿的人只要用头脑和意识触及虚空，便可以互相联系。这将仿佛回到了霸主环网时代的巅峰时刻，却无须内核的远距传送门和超光通信仪的帮助。不，我马上意识到，这和霸主时代完全没有相像的地方。这将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时代。这是整个人类文明前所未有的。伊妮娅已经永远改变了这一切。

“你今天就走吗，劳尔？”杜雷用轻柔的法语口音问道。

“喝完这杯香喷喷的咖啡就走。”阳光洒在我赤裸的胳膊和脖子上，慢慢有了暖意。

“你打算去哪儿？”德索亚神父问。

我张口想要回答，但又顿住了。我发现自己并不知道要去哪儿。我该去哪儿找伊妮娅的孩子呢？如果那个观察者把这个男孩或女孩带到了某个我无法传输过去的遥远星系，那该怎么办呢？如果他们回到了旧地，那该怎么办……我能自由传输到十六万光年外的地方吗？伊妮娅能。但那可能是因为狮虎熊在暗中帮助她。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也能听到这些人在虚空那复杂合唱声中的声音吗？对我来说，这一切实在是太庞大、太过晦涩，也和我没有多少关联。

“我不知道要去哪里，”我觉得自己的声音就像是一个迷路的小孩，“我本打算去旧地，因为伊妮娅希望我.....将她的骨灰.....但是.....”我又显露出自己的情感，因此而显得很尴尬，于是朝原是圣天使堡的那堆熔岩状的东西指去，“也许我会回海伯利安，”我说，“去看看马丁·塞利纳斯。”在他临死之前，我在心中加上这么一句。

大家都站在了大石头上，从杯中喝完最后一滴冷咖啡，拍掉面包卷的最后一粒碎屑。我突然想到一个念头。“你们谁想和我一起走吗？”我问，“或者说，跟我去任何地方。我想自己还记得怎么自由传输.....而且，伊妮娅当初还带着我们一起传输，只不过是握住了对方的手。不，她还将整艘‘伊戈德拉希尔’号传输了，只是用的意念。”

“如果你打算去海伯利安，”德索亚神父说，“那我很想陪你一起去。但首先，我有东西要给你。杜雷神父，白森，失陪一下。”

我跟着矮个神父回到了村子，进了他的小教堂。里面有间很小的圣器室，小得只能容纳一个用来放法衣的木衣橱，还有一个用来储藏圣餐和圣酒的小型辅助祭坛。德索亚拉开一个小型壁龛的帘子，从里面拿出一个比咖啡加热罐还小的小铁罐。他把它朝我递来，我伸出手，手指离它还有几厘米的时候，我突然僵在了那儿，不敢去拿。

“是的，”神父说，“这是伊妮娅的骨灰。恐怕不是很多，就找到这些。”

我的手指不住地哆嗦，怎么也不敢去拿这个暗淡的金属罐。我结巴道：“你是怎么？什么时候？”

“在内核的最后一次袭击前，”德索亚轻声道，“有一些人解放了牢房里的囚徒，然后觉得出于慎重，应该取回我们的年轻朋友被焚毁的遗

骨。说实话，还有些人想将这些遗骨据为己有，并将它们视为圣骨……开启另一次的个人崇拜。但我坚决认为伊妮娅不会喜欢这样的结果。我说得对吗，劳尔？”

“是的。”我的手抖得非常厉害，明显看得出来。我还是不敢去拿这个罐头，我几乎说不出话来，“是的，完全正确。”我竭尽全力地说道，“她肯定不喜欢那样。不管谁冒出这个想法，她都会骂上两句的。她和我讨论过好多次，关于佛陀的信徒把他当成神一样顶礼膜拜，还把他的尸骨当成圣骨，她说这是悲剧，我已经记不得谈过多少次了。而且，佛陀也曾经请他的弟子将他的身体火化，将骨灰抛撒，以便……”说到这，我不得不停住了。

“是的，”德索亚说，他从橱柜中拿出一只黑色的帆布背包，把铁罐放了进去，接着他背起了包，“如果可以，我想在我们一起旅行的时候带着它。”

“谢谢。”我只能这么说。伊妮娅的活力、能量，光洁的皮肤，闪亮的眼睛，干净的女性气息，她的音容笑貌和终极的物质存在，对这一切，我根本无法将其和那个小小的铁罐头画上等号。我垂下手，不让神父看到它们抖得是多么厉害。

“准备好起程了吗？”最后我问道。

德索亚点点头。“请允许我先去跟我的村民朋友们道别，跟他们说我会离开几天工夫。不管我们去哪儿……在之后的旅途中，你能再把我送回来吗？”

听到这话我眨了眨眼。这当然是可能的。我本来是把今天的离别看成是后会无期的，是一次星际旅行。但是，只要我活着，佩森……和这

个已知宇宙中所有的一切一样.....其实离我只有一步之遥。如果我还记得如何聆听天体之音，我就能无限次地自由传输。如果我能带上一个人和我一起旅行。如果这不是一个我还没掌握就已丢失的礼物。现在，我整个人都在颤抖。我告诉自己，这只是喝了太多咖啡引起的，然后战战兢兢地说道：“好，没问题。去吧，我再去和杜雷神父和纪白森聊一会儿。”

那位老迈的耶稣会士和年轻的士兵正在一小块玉米地的边缘，讨论着现在是不是采玉米穗的黄金时节。保罗·杜雷认为应该立即去采，但因为他非常喜爱玉米棒，所以这想法有点动摇。我走过去时，他们朝我笑着。“德索亚神父打算陪你去？”杜雷问。

我点点头。

“请代我问候马丁·塞利纳斯，”这位耶稣会士说道，“很久很久以前，在那个遥远的星球，我们曾经一起绕着远路，踏上一次旅途，还分享了一些有趣的经历。我听说过他的《诗篇》，但我承认，我不太愿意去读。”杜雷咧嘴一笑，“我想，霸主时代的诽谤法已经被废除了。”

“我想，他一直和死亡抗争着，活到现在，想要完成《诗篇》，”我轻声道，“但他恐怕永远也完成不了了。”

杜雷神父叹了口气。“劳尔，对于那些想要放手创造的人来说，人生都是短暂的。或者，对那些只是希望理解自己、理解他们自己的生命的人来说，也是如此。这，或许就是身为人所背负的诅咒，但也是一项恩赐。”

“为什么这么说？”我问。没等杜雷回答，德索亚神父和几位村民走了过来，众人聊了一会儿，说了些道别的话，还邀请我下次再来。我看

了看德索亚的黑背包，除了装着伊妮娅骨灰的罐子，神父还在里面放了很多其他东西，塞得满满当当的。

“一件新法衣，”德索亚发现我在看他的包，于是说道，“还有几件干净的内衣、袜子、几只桃子。我还拿了《圣经》、弥撒书，以及其他宣讲弥撒的必需品。我不太确定什么时候能回来。”他指了指往我们这儿拥来的一群群人，“我忘了是怎么传输的了。需要腾点地方吗？”

“应该不必，”我说，“你和我应该需要身体接触。至少第一次得这么做。”我转回身，和纪白森、杜雷握了握手，“谢谢你们。”我说。

纪白森呵呵一笑，朝后退了一步，像是我即将驾着火箭喷气管升空，而他不想被烧伤。杜雷神父最后一次抱抱我的肩。“劳尔·安迪密恩，我想我们会重新再见的，”他说，“不过可能还要等上两年左右。”

我没明白，我刚答应会在几天内把德索亚神父送回来。但我还是点点头，装出明白的样子，然后又一次和神父握了握手，然后放开了。

“要握住手吗？”德索亚问。

我学着刚才杜雷抓着我的肩膀那样，把手搭在小个神父的肩膀上，然后检查了一下，确保书写器牢牢挂着。“这样就行。”我说。

“同性恋恐惧？”德索亚笑道，像是个淘气的孩子。

“只是不愿表现得傻乎乎的。”我说道，同时闭上双眼，心里有着十足的确信，觉得这一回天体之音不会再有，我将完全忘记如何踏出走进虚空的那一步。啊，我想，如果我不得不永远留下来，至少这里的咖啡很好喝，还有那么多人可以交谈。

白光包裹而来，将我们包容。

我本以为，从白光中出来的时候，我和神父将直接来到被遗弃的安迪密恩城，甚至可能就在诗人老头的塔楼旁。但是，当我们眨眨眼，甩掉虚空的炫目之光时，却发现眼前是一片漆黑，这是一片连绵起伏的平原，阵风咻咻地吹过大片青草，它们没过了我的膝盖，没过了德索亚神父穿着法衣的大腿。

“成功了吗？”耶稣会士问道，口气中满含兴奋之情，“这里是不是海伯利安？看上去有点陌生，但我这辈子只见过北大陆的几个地方，而且那还是十一年前的事儿。对不对？重力的感觉和我记忆中一样。空气.....甜一些。”

我花了一小会儿的时间，让眼睛适应黑夜，然后说道：“没错。”我指了指天空，“看见那些星辰了吗？那是天鹅座。那边是双射座。还有那个，是宝瓶座，不过外婆总是和我开玩笑，说那是劳尔的拖车，边上是我的小马车。”我深吸了一口气，重新看了看这片连绵起伏的平原，“这是我们最喜欢的一个露营地。”我说，“我们游牧民车队的露营地。当时我还是个孩子。”我单膝跪下，在星光下看了看泥土，“还有橡皮轮胎的印子，是几个星期前留下的。我猜，车队还在走这条路。”

德索亚在草地中迈着大步来回走动，法衣发出瑟瑟的响声，就像是

一名坐卧不宁的被监禁的黑夜猎手。“近不近？”他问，“从这儿能直接走到马丁·塞利纳斯那儿吗？”

“大约有四百公里吧。”我回答，“我们在草地的东边，鸟嘴南部。马丁叔叔在羽翼高原的山丘上。”我竟然学起伊妮娅用昵称称呼诗人老头，心里不由得哆嗦了一下。

“管它呢。”神父不耐烦地说，“我们该往哪个方向走？”

耶稣会士已经迈开步子想要出发，但我重新按住了他的肩膀，拦住了他。“用不着步行。”我轻声道。在东南方，有什么东西挡住了星辰。迎着风声，我听到了一阵涡轮风扇发动机发出的高昂哼鸣声。一分钟后，我们已经可以看见闪烁的红绿导航灯，那是一艘掠行艇，正穿过草地向北飞来，天鹅座正是被它遮住的。

“安全吗？”德索亚问，我的手掌能感觉他的肩部肌肉绷得紧紧的。

我耸耸肩，“我住在这儿的时候，并不安全。”我说，“大多数掠行艇都是圣神的。准确地说，是圣神安保部队的。”

我们又等了一分钟，掠行艇着陆在地，风扇的哼鸣声减轻，最后消失，左前方的透明玻璃门转开了。艇内灯点亮。我看见了一个蓝皮肤的人，还有他的蓝眼睛、失去的左臂，蓝色的右手举着，正朝我们招手。

“安全。”我说。

“他怎么样？”我们以时速三公里的速度朝东南飞去，中途，我问贝提克。从羽翼高原的地平线上空的光线暗淡程度看，我觉得离天亮还有

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快死了。”机器人说。一时之间，我们就这么静静地往前飞。

就在刚才，贝提克在重新见到我的时候，似乎很高兴，虽然我过去抱了抱他，让他显得很尴尬。机器人被制造出来是为了侍奉人类，如果这些主人对他们表现出这种情感的反应，他们总会显得不自在。在短短的飞行旅途中，我问了很多问题。

一开始的时候，他对伊妮娅的死表达了自己的遗憾，我趁机问了一个首先浮现在心头的问题。“你感受到共睹时刻了吗？”

“不算有，安迪密恩先生。”机器人说，这个回答几乎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但紧接着，贝提克便开始向我们述说，共睹时刻之后，海伯利安在最近一年多以来发生了什么事。

正如伊妮娅所知晓的那样，马丁·塞利纳斯也是共睹时刻的中继信标。我的家园星球上的每个人都因此感受到了这一时刻。重生信徒和圣神军队的多数人即刻抛弃了信仰，请求享用圣酒，希望能摆脱掉十字形寄生虫，并避开圣神勤王分子。马丁叔叔提供了酒和血，这两个都是出自他的私人珍藏。几十年来，他一直储存着这些美酒；自从二百五十年前从十岁的伊妮娅那儿享用到圣酒后，他也一直在抽取并储存自己的鲜血。

剩下的圣神勤王分子乘着余下的三艘星舰逃脱，共睹时刻发生后四个月，圣神所占领的最后一个城市——浪漫港——被解放。这么多年来，马丁叔叔一直隐居在安迪密恩这个历史悠久的大学城中，他从那儿开始播放伊妮娅往日的全息像——是我从没见过的伊妮娅小时候的影像——并解释如何使用这崭新的方法，进入缔结的虚空，同时还呼吁不要

使用暴力。数百万土著和先前的圣神信徒，慢慢开始理解死者和生者的语言，他们无不服从了她的希望。

贝提克还跟我说，此刻轨道上有一艘庞大的圣徒树舰——“北美红杉”号——舰长正是星树的忠诚之音，凯特·罗斯蒂恩，船上还载着我们的好几个老朋友，包括瑞秋、西奥、多吉帕姆、达赖喇嘛，还有驱逐者纳弗森·韩宁和仙·奎恩塔纳·卡安。乔治和阿布也在船上。贝提克说，罗斯蒂恩一直在向诗人老头发电，请求着陆，还想在这儿待上两天，但塞利纳斯拒绝了他们的请求——说是在我来之前不想见任何人。

“我？”我说道，“马丁·塞利纳斯知道我要来？”

“当然。”机器人点到即止。

“瑞秋和多吉帕姆他们是怎么到树舰上去的？”我问，“难道‘北美红杉’去过巴纳之域、维图-格雷-巴里亚那斯B，还有其他那些星系，把他们都接到了飞船上？”

“安迪密恩先生，据我理解，驱逐者是从我们之前待过的生物圈星树的遗骸中，直接乘着树舰来到了我们这儿。而其他的人，通过共享罗斯蒂恩一次次在塞利纳斯先生那儿碰个一鼻子灰的联络过程，我觉得他们是和你一样，自由传输到了树舰中。”

我猛地从座椅上站起身来，这消息让我吃惊不已。出于某些理由，我觉得自己是世上唯一一个够聪明、够幸运的人，学会了这个自由传输的把戏。而现在，我听说瑞秋、西奥，还有那个老住持也学会了，年轻的达赖喇嘛……啊，也许只是某个达赖喇嘛，不过，瑞秋和西奥是伊妮娅最早收的弟子之一……但乔治和阿布呢？我有点泄气，但也因这个消息感到一丝兴奋。成千上万的人，必是即将迈出他们的第一步，也许是

那些伊妮娅一开始就认识、触摸过、直接教授过的人。然后……想到这成千上万的人能够自由而行，想去哪儿便去哪儿，我的头脑就又一次晕眩起来。

就在东部的山峰上亮出鱼肚白的时候，我们着陆在了被遗弃的山城。我从掠行艇上一跃而下，紧紧抱着书写器，跑上塔楼的台阶，急不可待地想要见到马丁·塞利纳斯，机器人和神父已经被我抛在了身后。见到我，诗人老头肯定会很高兴，他也会感激我做了这么多的事，帮他完成了各种不可思议的请求——在光阴冢山谷中把伊妮娅从圣神的伏击中救出，现在又摧毁了圣神，颠覆了腐败的教会，也显然阻止了伯劳对伊妮娅的伤害或对人类的攻击——十多年前，我和诗人老头在这里喝得烂醉，在那出发前的最后一夜，他对我下达了这些要求。他应该会很高兴，也会很感激。

“请你这懒鬼回来，还真他妈花时间啊。”眼前的木乃伊正躺在密如蛛网的维生管线中，“你就像他妈的二十世纪那些骗福利金的人一样，尽在外面混日子，我还以为得亲自出去把你拽回来呢。”

这个羸弱的老头躺在吊床上，所有的机器、监视器、呼吸机、机器人护理人员都在围着他转。不久之前——就我来说是不到十年前，对他来说醒着的时间只是两年——我曾经和他道别，当时在鲍尔森理疗的作用下，老头重又焕发了活力，但现在完全不同了。这简直是一具人们忘记埋葬的死尸。就连他的声音也是电子仪器合成的产物，那机器惟妙惟肖地模仿了他那呼呼的喘息声和喋喋不休的说话声。

“傻看完了吗？还是想再买张票，重新欣赏这出怪诞演出？”从木乃

伊头顶的一个声音合成器中传来问话。

“抱歉。”我咕哝道，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没礼貌的孩子在死盯着人的时候，被抓了个正着。

“抱歉有屁用。”诗人老头说道，“你是打算马上向我汇报汇报呢？还是想站在那儿，做你的乡下土包子样？”

“汇报？”我张开手，把书写器放在桌上的一只托盘中，“我以为你已经知道了最重要的事情。”

“最重要的事情？”声音合成器咆哮道，还绘声绘色地演绎出了喉咙梗塞住的呼噜呼噜声，“小子，你他妈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吗？”最后一个机器人护理员已经飞速溜出了我们的视线。

我不由有点光火，也许，岁月不光让这个老家伙的脑子烂掉，也毁掉了他的礼仪，如果他曾有过礼仪的话。接着是一分钟的沉寂，间或被一些声音打断：床下机械刺耳的滴答声，垂死老头那无用的两肺呼吸空气的呼呼声。然后我开口道：“汇报。好吧。塞利纳斯先生，你吩咐我做的事情，大多数都已经完成了。伊妮娅已经结束了圣神和教会的统治，伯劳也似乎消失了。人类宇宙已经永远改变。”

“人类宇宙已经永远改变。”诗人老头模仿着我语调，合成器中传来的声音带有浓烈的讥讽意味，“见鬼，难道我曾经叫你.....或是叫丫头.....把人类宇宙永远改变？”

我回想着十年前发生在这里的那次谈话。“没有。”最后我回答道。

“这就对了，”老头子咆哮道，“你的脑细胞终于有动静了。天哪，那个薛定谔小箱子已经把你变傻了，小子。”

我呆站着，等着。也许，只要我继续等下去，他就会静静地死去。

“小神童，当初你走之前，我吩咐你做什么来着？”他问道，语气就像个愤怒的校长。

我试着回忆当时的情景，他除了要我和伊妮娅摧毁圣神的严酷统治，颠覆这个控制着上百个星球的教会之外，还有别的什么事呢。伯劳.....啊，他的意思并非那样。我探进帘之虚，而不是自己那些有问题的记忆，找回了他最后说的那些话，当时我即将乘着霍鹰飞毯离开，去接那个女孩。

“去吧。”当时诗人老头是这么说的，“替我向伊妮娅问声好。告诉她马丁叔叔正在等她，他想在死前看到旧地。告诉她，老头子盼望着听她来解释一切运动、形状和声音的意义。”万物的精髓。

“哦，”我大声说，“对不起，没能带伊妮娅回来见你。”

“我也是，小子。”老头低声道，那是他自己的声音，“我也是。别把你那个神父拿的那罐骨灰给我。我当初说想在死前再见见我的侄女，可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有点头的份了，喉咙和胸口不禁感受到阵阵痛楚。

“其余的呢？”他又问道，“你打算完成我的最后一个请求，还是打算和你的大弟子们四处瞎逛，傻站在那里等着我死？”

“最后一个请求？”我重复道。在马丁·塞利纳斯面前，我的智商似乎已经降到了五十。

声音合成器中传来一声叹息。“小子，如果你想要我用大大的铅字把这一切讲清楚，那就把你的铁笔书写器给我。在我咽气前，我想见见旧地。我想回到那儿，我想回家。”

最后，大家做出决定，不能把他从塔楼中搬出去。机器人医师和最终被获准着陆的驱逐者医师商谈了一下，而后者又和领事飞船上的自动诊疗室交换了意见……这艘飞船就停在塔楼外，两个月前，贝提克付出了时间债的代价，从佩森星系跃迁到这儿，然后着陆在了这里。同往常一样，自动诊疗室又在电子线路上和诗人周围的医疗显示器协商了一下，结论没有任何变化。把他从塔楼中搬出来，不管是带到领事的飞船上，还是到树舰上，不管引力或气压的变化多么微乎其微，都很有可能要害死他。

所以，我们把塔楼和安迪密恩的一大块土地一同带了出去。

由凯特·罗斯蒂恩和驱逐者负责所有的细节工作，我们从巨大树舰的尔格巢穴中带来五六只尔格。我后来估计，在那个美妙的海伯利安日出时分，约有十公顷的土地升上了天空，其中包括塔楼，停在地上的领事飞船，一个个脉动着的、容纳着尔格的莫比斯立方体，停在地上的掠行艇，塔楼旁的厨房和洗衣房等附属屋，安迪密恩校园的一部分化学大楼，几栋岩石小屋，羽翼河上的半座桥，还有几百万吨的岩石和底土。整个升空过程悄无声息——密蔽场和提升场由尔格、驱逐者和圣徒操作者完美地操纵着，以至于根本感觉不到一丝移动的迹象。只不过，在马丁叔叔塔楼的圆形开口中，可以看见我们头顶的晨空慢慢变成璀璨的星野，而病房中的那些全息像，也显示出了整个移动的过程。站在房间中，头顶的星辰闪耀着、旋转着。我握着诗人老头的手，和贝提克、德

索亚神父和几名机器人护理员一起，望着那些直接回馈的全息像。

安迪密恩，我们这个星球最古老的城市，我那土著家庭名字的来源，静静地溜进旭日和大气之中，在高空轨道上的那艘十公里长的美丽树舰正等着我们，等着将这块土地纳入怀抱。“北美红杉”号已经将树枝分向两边，为我们留出一个停泊之处。这样一来，我们便从海伯利安的土地，直接走上了飞船的巨大舰桥、树枝和走道，而没有感到任何转变。接着，树舰调头转向无数的星辰。

“劳尔，你得接手下面这个环节，”多吉帕姆说，“不管是霍金驱动的变换，还是冰冻沉眠，或是必要的时间债，塞利纳斯先生都是撑不过去的。”

“这艘树舰可是个庞然大物。”我说，“船上还有许多人，许多机器。我想，你会帮我的忙，是吗？”

“当然。”这个长着一头乱糟糟银发的高个女子说道。

“我们也来。”达赖喇嘛、乔治和阿布说道。

“还有我们。”瑞秋站到西奥的身边，说道。两个女人看上去都老了不少。

“我们也来一试。”说话的是德索亚神父，他代凯特·罗斯蒂恩和齐集在边上的众人说出了一句话。

在我们下方几百米处，贝提克正看护着自己的前任主人。上面高高的舰船舰桥上，多吉帕姆、瑞秋、西奥、达赖喇嘛、乔治、阿布、德索亚神父、圣徒舰长，还有其他人，都拉起了手。我走上前，完成了这个毛糙的圆。我们闭上眼睛，聆听星辰的声音。

当我们在白光中出来时，我以为会在树舰的上空看到小麦哲伦星云的天河，但是，显而易见的是，我们仍旧在银河中，仍然在银河原来的这条旋臂中，按这些熟悉的星座来看，我们离海伯利安星系还不到几光年的距离。但我们的确到了另一个地方，但树枝上方的这个明亮的星球，并不是旧地的蓝海白云星球，甚至不像是类地星，而是一颗红色的、没有海洋的沙漠星球，上面布满了火山或撞击坑形成的星星点点的麻点，白雪皑皑的极点处闪着亮光，就像是戴了顶帽子。

“火星，”贝提克说，“我们回到了旧地星系，就在那颗名叫太阳的恒星旁。”

所有人都听到了这个星球上传来的虚空之声的回响，是费德曼·卡萨德的。我们自由传输到星球上，找到他，向他解释了这次旅程——事实上并不需要解释，因为他早已聆听到我们会来。接着我们把他带回到了“北美红杉”上。马丁·塞利纳斯送来消息，说想见见他曾经的朝圣者旅伴，于是，我和这位士兵一起迈上台阶和桥梁，向诗人的塔楼走去。

“按照传道者的吩咐，旧地星系安然无恙。”卡萨德说。我们已经迈步入海伯利安的土壤，安迪密恩城的一小部分正栖息在树舰的枝桠间。“十个月来，没有圣神舰船前来考验我们的防御力。星系内任何人，就连我们自己的战舰，都不得靠近到旧地的两千万公里之内。”

“靠近旧地？”我重复道，停下了脚步。卡萨德也停下来，转过瘦削黝黑的面容，朝我看来。

“你还不知道吗？”他问。上校举起手朝正方上指了指，在尔格的管

理下，树舰稳稳当当地开足马力，朝那个方向加速前进。

那看上去像是一对双星，不过，大多数拥有一颗大卫星的行星远看都是这样。我能看到月亮的暗淡光辉，它很小、很冷。另外一颗则拥有温暖蓝色的大海，还有生命的白色律动，那正是旧地。

在塔楼的入口处，贝提克也来到我们身边。“它什么时候……他们什么时候……这是怎么……它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问，同时仍旧仰头望着旧地，它慢慢地变大，成了一个真正的天体。

“就在共睹时刻发生的时候。”卡萨德说。他掸了掸黑色的制服，拂去上面的红沙，准备面见诗人老头。

“大家都知道吗？”我问。可怜的安迪密恩，你真是个呆瓜。总是最后一个明白一切的。

“现在已经都知道了。”费德曼·卡萨德上校说。

三人走上塔楼，去见那位濒死的老人。

经过差不多二百八十年的分别，马丁·塞利纳斯又重新见到了自己的老朋友，他心情马上好了起来。

“这么说，一千年之后，你那黑色杀手的灵魂，将会变成一颗晶种，让他们造出伯劳，是吗？”诗人老头咯咯地笑道，那声音合成器又开动了起来，“啊，真是多谢啊，卡萨德。”

军人皱了皱眉，低头望着咧嘴微笑的木乃伊。“马丁，你怎么还没

死？”他最后说道。

“快了，快了，”塞利纳斯说道，咳嗽了一声，“很久很久以前，我就已经停止了呼吸。只不过，这些人脑子不太灵光，没把我搁倒，埋葬起来。”合成器没有去模仿随后的哽咽和呼噜呼噜的声音。

“你那单调乏味、毫无价值的诗写完没有？”军人问道，老头还在咳嗽，蛛网般的管线震动起来。“没有。”我替躺在床上的这个不住咳嗽的人说道，“他没写完。”

“不，”透过喉部的送话器，马丁·塞利纳斯清楚地说道，“写完了。”

我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事实上，”诗人咯咯笑道，“是他替我写完的。”他的一只手臂从床上缓缓举起，骨瘦如柴，外面包裹着的皮肤就像是羊皮纸。因关节炎而微微扭曲的拇指朝我的方向指了一指。

卡萨德上校看了我一眼，我摇摇头。

“小子，别他妈犯傻了。”马丁·塞利纳斯说道，从扬声器中出来的声音带着一丝柔情，“你的书写器呢？”

它刚才被我放在了床边的一个托盘中，我转过身，朝那儿望去。书写器不见了。

“都印出来了。复制了大约一百万份数据拷贝。在我们传送到这里前，就已经发进了数据网。”塞利纳斯粗声粗气道。

“数据网已经不存在了。”我说。

马丁·塞利纳斯哈哈大笑起来，继而咳个不停。最后，合成器将几句咳嗽声翻译了出来。“小子，你简直就是个呆子。真是无药可救了。你以为虚空是什么东西？小子，它就是这天杀宇宙的天杀数据网。在丫头把她的共享之酒给我前，在那些纳米机械改变我之前，在好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我就一直在聆听这些声音。这就是作家、艺术家和创造大师所做的一切。聆听虚空，试着倾听死者的思想，感受他们的痛苦，同时也感受活着的人的痛苦。找到缪斯，就是艺术家或者圣人迈步走到缔之虚正门前的方式。伊妮娅明白这一切。你也应该明白。”

“你无权把我的故事发给别人。”我说，“这是我的故事，是我写的。和你的《诗篇》没有任何关系。”要是我知道他身上哪根管子是气管，我肯定会踩上去，直到那呼噜呼噜的声音在我耳边消失。

“放屁，小子。”马丁·塞利纳斯说，“你以为我为什么要派你去度过这十一年的假期？”

“为了救伊妮娅。”我说。

诗人又笑了几声，然后咳嗽起来。“她并不需要你救，劳尔。该死，事情发生时，照我所见，多半不是你救她，而是她把你从炮火中揪了出来。就算是伯劳救了你俩，那也只是因为丫头稍微把它驯服了。”木乃伊的白眼睛和里面的取像镜朝卡萨德上校看去，“我是说，驯服了你，你这个永恒的杀人机器。”

我挪步从床边走开，抓住一个生物监控器，稳住自己的身子。头顶，在塔楼顶部那个敞开的大圆中，旧地正在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圆。马丁·塞利纳斯的声音传了过来，他在叫我回去，几乎是在嘲弄

我。“但是，小子，你还没写完。《诗篇》还没写完。”

站在几米之外，我盯着他，有点冷冷的感觉。“你在说什么，老头？”

“劳尔，你得把我带到下面去，让我们写完这首诗。一同来写。”

我们没法自由传输到旧地，因为那里没有人，所以无法找到传输的指向标。于是我们决定用尔格将那一整块安迪密恩城降落在星球上。这可能会置诗人老头于死地，但老家伙冲着我们直嚷嚷，叫我们看在老天的份上闭上嘴，就这么干，所以我们乖乖照办。几个小时以来，“北美红杉”号就悬浮在旧地的低层轨道上，或者，准确地说，就是“地球”，因为马丁·塞利纳斯要我们这么叫。树舰的视像、雷达和其他传感器都显示这是一个空无人烟的星球，但各种生物欣欣向荣，有鸟、鱼、植物，大气也没有受到任何污染。我本打算着陆在西塔列森，但望远镜显示那些建筑已经不见了，剩下的只有高高的沙漠地，也许这正是它最后时日的景象，当时地球即将没入零八年天大之误那个黑洞的大口。第二个约翰·济慈赛伯人去过的罗马不见了。狮虎熊试验性重造的所有城市和建筑，显然也都不见了。地球被擦了个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城市、公路和人烟的迹象。它脉动着生命和健康，仿佛是在等待我们的回归。

在这个树舰内的城市中，我站在海伯利安的土地之上，领事飞船矗立在旁边，周围拥着伊妮娅的老朋友。我和他们大声说着往下登陆的旅程，心里琢磨着谁想一起去，谁该陪我们一起去，但脑海中自始至终被一样东西填满：德索亚神父那个肩带中的小铁罐。就在这时，贝提克迈步上前，清了清嗓子。

“抱歉，安迪密恩先生，并非有意打断。”我的机器人老朋友似乎真的充满了歉意，以至于他的蓝皮肤微微有点泛红，同以前一样，每次他不得不发表反对意见时，总会这样，“但是，伊妮娅女士针对你回旧地这件事，给我留了特别的指示。如果你确实即将登上地球，我便要将指示告诉你。”

我们都等待着。在“伊戈德拉希尔”号上，我并没听见她给机器人下达什么指示。但当时临近大结局，一切都混乱吵闹得很。

贝提克清清嗓子。“按照伊妮娅女士的指示，将由凯特·罗斯蒂恩负责登陆事宜，如果真需要登陆的话。着陆后，只有四人可以下船。她让我向所有人致以歉意，你们非常希望马上到旧地上去，但还不行。”他说，“她尤其想向一些亲爱的朋友致歉，比如说瑞秋女士、西奥女士，还有其他迫不及待想要看看这个星球的人。伊妮娅女士叫我向你们保证，自登陆日起两个星期后，也就是树舰离开轨道的最后一日，欢迎你们前往旧地。还有，她让我告诉你们，两个标准年后……也就是两个地球年后……不管是谁想自由传输到这里，欢迎他们的大驾光临。”

“两年？”我说，“为什么要有两年的隔离？”

贝提克摇了摇光秃秃的脑袋。“伊妮娅女士没有明说，安迪密恩先生。我很抱歉。”

我举起双手，手掌向上。“那么，到底谁能下去呢？”我问。即使我的名字不在名单上，我也无论如何都要下去，不管这是不是伊妮娅最后的希望。如果必要，我会不惜动用武力。或者抢下领事的飞船，乘着它登陆。又或者，独自一人自由传输下去。

“是的，先生。”贝提克说，“她特别提到了你，安迪密恩先生。当

然，还有塞利纳斯先生。德索亚神父。以及.....”机器人顿了顿，像是又感到很尴尬。

“继续说。”我的语气比我想象的要尖锐。

“我。”贝提克说。

“你。”我重复着，但马上便明白了。这个机器人曾和我们一起完成了漫长的旅行.....事实上，由于我独自走过了一段冒险之旅，付出了一段时间债，所以他和伊妮娅在一起的时间，甚至比我还长。除此之外，贝提克还曾为她、为我们冒过生命危险，许多年前，在神林上尼弥斯的伏击战中，他还丢失了一条胳膊。他聆听过伊妮娅的教义，时间甚至早过于瑞秋和西奥.....或者我.....我们在他之后才成为伊妮娅的弟子。这样看来，她当然希望贝提克能到场，见证她的少许骨灰撒向旧地微风的景象。真是惭愧，我竟然表现得有点惊讶。“抱歉，”我大声说，“你当然应该一起去。”

贝提克微微点头。

“两星期，”我对其他人说，失望清楚无误地写在大多数人的脸上，“两星期后，大家便都能下去谈谈了，看看狮虎熊为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惊喜。”

在一阵道别声后，老朋友们、圣徒、驱逐者和其他人都离开了安迪密恩城的土地，他们站到了树舰的台阶路和平台上，注视着我们。瑞秋是最后一个走的，让我惊讶的是，她竟然狠狠地抱了抱我。“真他妈希望你是值得的。”她在我耳边说道。我没听懂这个有点火气的浅黑肤色的女子的话。对我来说，她——还有大多数女人——都是一个谜。

“好吧。”我说着，一群人爬上楼，来到了马丁·塞利纳斯的床边。我能看到旧地……地球……就在我们头顶。随着密蔽场并入、增强、继而分离，那景象也变得模糊起来，最后看不见了，驱动场流动起来，整个城市从树舰之上脱离。圣徒的克隆船员和驱逐者早先已经在塔楼的病房中装配了临时控制器，马丁塞利纳斯那一大堆悬浮的医疗机器使整个屋子变得非常拥挤。我也想到，这里其实是一个好地方，因为我们要耐心坐着，等待尔格们出力，把这一大块地方降落在下面这个星球上——这一切包括一大片岩石和草地，一座拥有塔楼和停靠着航空船的城市，半截不通向任何地方的桥梁。而这个星球，五分之三的面积是水，没有任何太空港或交通管制措施。至少，我想，如果最后坠毁的话，那么，在撞击前的一秒钟里，只要注视着凯特·罗斯蒂恩，我或许能在他头巾下的冷漠面容中看到一丝灾难即将到来的暗示。

进入地球的大气层时，我们并没有任何感觉。只不过头顶的天空慢慢从星野转变成一片碧蓝，让我们知道已经成功进入。我们也没有感受到着陆的迹象。我们正静静地站着、等待着，然后原先一直埋头盯着显示器的凯特·罗斯蒂恩抬起了头，他先是对着通信线路向他挚爱的尔格们低声说了几句，接着便对我们说道：“着陆了。”

“我忘了告诉你该着陆在哪里了。”我心里想到的是塔列森的那片沙漠。那一定是伊妮娅度过最欢乐日子的地方；她会希望我们把她的骨灰带到这里，撒在亚利桑那温暖的微风之下。但是，到现在我还是无法相信那些是她的骨灰。

凯特·罗斯蒂恩朝悬浮的病床望去。

“是我告诉他该在哪里降落的。”从诗人老头的合成器中传来粗声粗气的声音，“我出生的地方，我打算归去的地方。现在，能不能劳你们

这些人的大驾，把我推出去，让我看看蓝天？”

贝提克把塞利纳斯的监控设备一个个拔下，最后只剩最必需的维生设备，然后把所有东西绑系在同一个电磁反重力装置中。当初在树舰上的时候，机器人、驱逐者克隆船员和圣徒从塔楼顶部的房间建了一条既长且缓的坡道，通向地面，然后又铺了一条走道，通往这一大块城市的边缘。我注意到，这一切都完好无损地着陆了，我们便陪着悬浮的病床，出了塔楼，来到了阳光下，到了地面上。经过领事那艘乌黑的太空飞船时，从飞船船体上的一个扬声器中传来声音：“马丁·塞利纳斯，再见。能认识你，是我的荣幸。”

躺在床上的垂老身影举起骨瘦如柴的手臂，相当快活地挥了一挥。“我会在地狱等你，飞船。”

我们离开了这块城市，走下铺就的坡道，瞭望着草地和遥远的悬崖，除了右手边的一列森林，这地方和我儿时所在的那片荒野并没有太大不同。重力和气压与在地球的四年旅居生活留给我的记忆一般无二，只不过这里的空气比沙漠中的更为湿润。

“我们在哪儿？”我并没有特别向谁发问。凯特·罗斯蒂恩留在了塔楼中。这看上去像是北半球，时值早春，在这片晨光下，站在外面的只有机器人、垂死的诗人、德索亚神父，还有我。

“过去家母庄园的所在地。”马丁·塞利纳斯的合成器低声道，“在北美保护区中心的心脏地带。”

贝提克正检查着医疗设备的输出信息，现在抬起头来。“我想，在天大之误前的日子里，这地方名叫伊利诺伊。”他说，“我想，这是那个州的中心。看哪，草原回来了。那些树是榆树和栗树……如果我没记

错，这些树在二十一世纪的此地，应该已经绝种。悬崖那边的那条河向西南偏南方向流进密西西比河。我想……啊……安迪密恩先生，你曾经在这条河上旅行过。”

“是的。”我记起了在汉尼拔的情景，那条脆弱的小舟，那次离别，还有和伊妮娅的初吻。

我们在那儿等着。太阳升高了一些。微风拂动着草地。在那列林木对面的什么地方，一只鸟聒噪了几声。我朝马丁·塞利纳斯看去。

“小子，”诗人老头的合成器说道，“如果你希望我恰好在什么时候死去，让你免除日晒的痛苦，还是别指望了吧。虽说我奄奄一息，但我这条老命还能撑一阵子。”

我微微一笑，摸了摸他那瘦骨嶙峋的肩膀。

“小子？”诗人低声道。

“是，先生。”我说。

“几年前，你跟我说，你那姥姥，就是你管她叫外婆的那个，总是叫你背诵《诗篇》，把你的耳朵都磨出老茧了？是这样吗？”

“是的，先生。”

“你还记得我是怎么描述这个地方……还记得它在我那个日子是什么样的？”

“我可以试试看。”我闭上了眼睛。我非常想进入虚空，直接获取外婆教我念诗的那些声音，而不是绞尽脑汁地从记忆中回忆，但是，我还

是选择了困难的方式，用她教我的记忆方法，回忆起这些确切的诗句。
我站在那里，仍旧闭着眼睛，大声念出我记起的段落：

草地西南片开外，

树木轮廓犹如约纸，在其上方，

短暂的晨光由紫罗兰色蜕变成紫色。

天空仿若精美的透明瓷器，

没有一丝云朵或者凝迹的伤痕。

第一束日光，如同交响乐前的宁静；

紧随而来的日出，仿佛铙钹共鸣的突然一击。

橙色和赤褐色爆发成金灿灿的光芒，

那超长的冷光从天而降，洒向茵茵翠意：

叶影，树荫，柏木和垂柳的卷须，

以及林间空地上静谧翠绿的柔滑草坪。

老妈的庄园——我们的宅院——面积有一千英亩，

坐落于百万英亩荒野之中。大得如同

小型草原的草地上，青草绵绵，长势喜人，

使人禁不住想要躺下来，

在柔软的茵茵绿草上小憩片刻。

壮丽的遮荫树好比日晷仪，

一列列树荫庄严地转着圈；

此刻正在会合，正在收缩，向正午行军，

它们最终会往东延伸，告示一日的终结。

威严的橡树。

巨大的榆树。

棉白杨、柏树、红杉，还有盆景。

榕树垂下新生的树干，

就像是以天作顶的神庙中光滑的支柱。

柳树整齐地列于运河两侧，列于偶然冒出的溪涧之畔，

垂下的枝条迎着风儿，吟起远古的挽歌。

背到这里，我便停住了。下一部分我记不清了。我从来都不喜欢《诗篇》这些虚情假意的文字，相反，我更喜欢描述战斗场景的段落。

背诵诗文的时候，我一直把手搭在诗人老头的肩膀上，整个过程中，我感觉到他在慢慢地放松下来。睁眼时，我以为这个老人已经死在了床上。

但马丁·塞利纳斯对着我咧嘴一笑，露出那色帝般的笑容。“不赖，真不赖，”他粗声粗气道，“对于一个酸腐的文人来说，还算不赖。”两颗视像镜转向机器人和神父，“明白我为什么会选中这小子，为我写完《诗篇》吗？虽然他写的东西狗屁不如，但他的记忆力就和大象一样。”

我正想问，大象是什么东西，就在这时，我无意之间朝贝提克瞥了一眼。刹那间，在这么多年和这个温文尔雅的机器人相处之后，我明白了他的真实身份。我吃惊得张大嘴巴。

“怎么了？”德索亚神父问，他的声音中带着警惕。也许他以为我心脏病发作了。

“你，”我对贝提克说，“你就是那个观察者。”

“是的。”机器人说。

“你是他们中的一个……是从他们……从狮虎熊那里来的。”

神父看了看我，又看看贝提克，继而望向躺在床上微笑的老者，最后又看了看机器人。

“虽然伊妮娅选择了这个词，但我从不觉得这是个好称呼。”贝提克非常平静地说道，“我从没真正见到一头狮子，或是老虎，或是熊。不过，我也明白，这些生物都有一种共同点，它们都非常凶狠，和我们这个异星种族……啊……迥然不同。”

“几个世纪前，你就化身成为一名机器人，”我仍然定睛凝视着他，这一切在我心中变得愈发透彻、剧烈、痛苦，就像是脑袋被狠狠打了一拳，“所有的重大事件发生时，你都在场.....霸主的崛起，海伯利安上光阴冢的发现，远距传输器的陨落.....我的老天，还有最后一次伯劳朝圣，你大部分时间都在场。”

贝提克微微俯下光秃秃的脑袋。“安迪密恩先生，如果要进行观察，那就必须待在合适的位置上观察。”

我凑到马丁·塞利纳斯的床前，如果他已经死了，那我也准备把他晃醒，从他嘴巴里撬出答案。“老头，你知道这事吗？”

“在他跟你一起走之后，劳尔，”老人说，“在我从虚空中读到你的故事，才明白.....”

我向后退了两步，走进柔软的高草中。“我真是一个傻瓜。”我说，“我什么都看不见。我什么都没懂。我蠢透了。”

“不，”德索亚神父说，“那是因为你在热恋中。”

我向贝提克走去，一副如果他不迅速并诚实作答就把他掐死的表情。也许我真会。“你是那位父亲，”我说，“你跟我撒了谎，说你不知道伊妮娅在那两年到底去了哪里。你是那个孩子的父亲.....你是接下来的这位弥赛亚的父亲。”

“不，”机器人平静地说道，他是观察者，只剩一条手臂的观察者，和我们一起出生入死的朋友，“不，”他又说了一遍，“我不是伊妮娅的丈夫。我不是孩子的父亲。”

“拜托，”我的手颤抖起来，“别对我撒谎。”但我知道他不会撒谎，从未撒过谎。

贝提克盯着我的眼睛。“我不是那个父亲，”他说，“现在并没有父亲。从来就没有另一位弥赛亚。没有孩子。”

死了。他们都死了……她的孩子，她的丈夫——不管他是谁，或是什么东西——还有伊妮娅。我亲爱的丫头。我挚爱的丫头。一切都没有了。化作云烟。不知怎的，当初，在我下定决心要去找孩子，去请求这位观察者父亲，让我成为孩子的朋友、保镖、弟子，一如自己和伊妮娅曾经的关系，并用这新的希望作为逃脱薛定谔猫箱的手段时，我的内心深处已经知道伊妮娅的孩子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不然的话，我肯定会在虚空中听到这个灵魂的歌声，如同聆听一曲巴赫的赋格……没有了孩子。一切都化作了云烟。

我转身看着德索亚神父，准备从他那里拿过装着伊妮娅遗骨的罐子，准备用指尖第一次触上那冰冷的铁皮，接受她永远逝去的事实。我会独自一人走开，找到一个地方，撒下她的骨灰。如果必要，我会从伊利诺伊走到亚利桑那。或者，就去汉尼拔那儿……我们初吻的地方。也许，那就是她曾度过最幸福时光的地方。

“罐子呢？”我问道，声音有点含糊不清。

“我没带来。”神父回答。

“在哪儿？”我没有生气，只觉得非常非常疲惫，“我回塔楼拿。”

费德里克·德索亚神父深吸了一口气，摇摇头。“劳尔，我把它留在了树舰上。不是我忘记拿，而是故意留在那里的。”

我盯着他，更多的是感到困惑，而不是生气。接着，我终于发现他——还有贝提克，甚至床上的诗人老头——都早已转过头，望向高耸的河岸。

看上去像是有一朵黑云从那儿经过，但紧接着又有一道非常明亮的光线暂时照亮了草地。两个人影一动不动在那儿站了许久，然后相对较矮的那个轻快地朝我们走来，继而开始奔跑。

当然，从这个距离看，那个高大的身影更加好认——阳光照射在它的铬银外壳上，就算离得那么远，那对红眼还是清晰地闪着光，一身的棘刺、长钉和剃刀般的手指发着寒光。但我没时间去看一动不动的伯劳。它已经完成了它的工作。它将自己和身边的那个人，穿越时空传输到了这里，轻而易举得就像是我已经学会的在空间中传输的本领。

伊妮娅跑完了最后三十米。她看上去变年轻了——没有被烦恼和事件弄得那么疲惫——在阳光下，头发几乎是金黄的，草草地扎在脑后。在她向站在小山上的我们这儿跑来时，我一直僵在原地，我意识到，她的确是年轻了。她刚满二十岁，相比当初我在汉尼拔离开她时，她现在大了四岁，但和我最后一次见到她相比，她年轻了三岁。

伊妮娅吻了吻贝提克，抱了抱德索亚神父，凑到床上，无限温柔地吻了吻诗人老头。最后，她朝我转过身来。

我仍旧僵在原地。

伊妮娅朝我走近，踮起脚，一如过去她想亲我脸颊时那样。

她轻轻吻了吻我的嘴唇。“对不起，劳尔，”她细语道，“对不起，这一切对你来说实在是太难承受了。对所有人都是。”

对我来说太难承受。她站在那里，远远地瞻见未来：在圣天使堡中受到的拷打，尼弥斯魔头们就像是食腐鸟一般绕着她赤裸的身体打转，还有那升腾的火焰.....

她又摸摸我的脸颊。“劳尔，亲爱的。我在这儿。是我。接下来的一年十一月一星期又六小时，我将和你在一起。我永远也不会再提这些时间。我们有无限的时光。我们会永远在一起。我们的孩子也会和你在一起。”

我们的孩子。不是迫不得已而生的弥赛亚。不是和观察者结婚。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人类孩子，会犯错、跌倒后会哭的孩子。

“劳尔？”伊妮娅用她那满是老茧的手指摸着我的脸颊。

“嗨，丫头。”我伸出臂膀，紧紧抱住了她。

第二天傍晚时分，我和伊妮娅的婚礼过后几小时，马丁·塞利纳斯故去了。当然，德索亚神父为我们执行了婚礼仪式，后来他又在日落前执行了葬礼。神父说他很高兴，幸好带了法衣和弥撒书。

我们把诗人葬在绿草茵茵的高耸河岸上，从那儿可以望见草原和远处森林的美丽景色。就我们所知，马丁母亲的宅邸就坐落在附近某处。由于四处有野兽出没——前一天晚上我们听到了狼的号叫——所以我和贝提克、伊妮娅挖了一个很深的墓穴，然后搬了一块沉沉的大岩石头，压在墓土上。在这块朴素的墓石上，伊妮娅刻上了诗人老头的生卒年月——整段岁月离一千年仅差四个月——并用书写体深深刻上他的名字，在其下的空白之处，只写着五个字——我们的诗人。

至于伯劳，自打它和伊妮娅一起来到这里之后，就一直站在那绿草茵茵的高耸河岸上，从没动弹过一下，不管是那天我和伊妮娅的婚礼仪式，还是诗人死去的美丽傍晚，或是日落时埋葬马丁·塞利纳斯的葬礼仪式——墓穴离它不到二十米远，这怪物一直僵立在那里，就像是一名扛着银枪、裹着刺衣的哨兵。但当我们从墓穴离开后，伯劳便缓缓走向前，最后站在了墓碑旁，四条臂膀绵软地垂在两侧，天空最后一丝惨淡的霞光在它光滑的甲壳上和红宝石般的双眼中闪耀。之后它再没移动。

德索亚神父和凯特·罗斯蒂恩劝我们在塔楼的房间中再睡一晚，但我和伊妮娅有别的计划。我们从领事的飞船上拿了些露营装备，一只充气筏，一把猎枪，好多冻干的食物——以备狩猎失败之需，我们将这些东西塞进两只重重的背包。现在，我们站在安迪密恩城的边缘，望着黄昏的景象，四周芳草萋萋，树林和天空正在慢慢变黑。在暗淡的黄昏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诗人老头的石冢。

“天快黑了。”德索亚神父反对道。

“我们有提灯。”伊妮娅莞尔一笑。

“外面有野兽。”神父说，“我们昨晚听到了号叫声……天知道有什么食肉动物在外面晃？”

“这里是地球。”我说，“只要不是灰熊，我都能用这把猎枪搞定。”

“如果真有灰熊呢？”耶稣会士坚持他的意见，“而且，你们会迷路的。这里没有路，也没有城市。连桥也没有。你们怎么过河……”

“费德里克，”伊妮娅握住神父的前臂，轻柔但坚定，“这是我和劳尔的新婚夜。”

“哦。”神父说，他迅速地抱了抱她，和我握了握手，然后朝后退去。

“我能提个主意吗，伊妮娅女士，安迪密恩先生？”贝提克胆怯地说道。

我刚把带鞘短刀插在皮带上，听到这话我抬起了头。“你打算告诉我们，你们这些在缔之虚对面的家伙，在未来的几年里对地球的规

划？”我说，“或者，终于打算亲自向人类问声好了？”

机器人看上去一脸尴尬的样子。“啊.....不，”他说，“其实，我是想送你们一件结婚礼物，东西很普通，我的主意主要是和它有关。”他把那只皮盒子递给了我们。

我马上认出了这是什么。伊妮娅也是。我们跪身趴在地上，拿出霍鹰飞毯，把它摊在草地上。

我轻轻一按，毯子便激活了，悬浮在距地面一米的半空。我们把背上的包裹堆了上去，绑定，又把枪放上去，即便这样，还是有一些空间可以容纳我俩——我可以盘腿坐在上面，而伊妮娅背靠我的胸膛，坐在我的怀中。

“有了它，我们便能过河，飞过野兽的头顶。”伊妮娅说，“今晚，我们不打算到太远的地方露营。只要过河就好，只要你们听不到我们的声音就行。”

“听不到声音？”耶稣会士说，“但如果你们喊出声，我们又听不见，为什么要待在这么近的地方呢？如果你们大喊救命，然后.....哦。”他的脸顿时红了。

伊妮娅抱了抱他，继而和凯特·罗斯蒂恩握握手。“两星期后，如果瑞秋他们想来四处看看，那就请你们让他们传输下来，也可以乘领事的飞船下来。在正午的时候，我们在马丁叔叔的墓碑那儿见个面。他们可以在这儿待到日落。两年后，地球欢迎任何打算自由传输前来的人，他们可以随意探索这片土地。”她说，“但他们只能待一个月，再长就不行。也不能建造任何永久性建筑。不管是大楼，还是城市、道路，还是篱笆。两年.....”她朝我微微一笑，“今后几年，我和狮虎熊会为这个星

球做些有趣的规划。但是，接下来两年时间，是我们的……我和劳尔的。所以，巨树的忠诚之音，请你在驾着树舰离开的时候，拉个‘严禁进入’的牌子，可以吗？”

“行。”圣徒说。他走回到塔楼中，安排尔格立即起飞。

我和伊妮娅坐上飞毯，我的臂膀环抱着她。接下来这段时间，我再也不想放手让她离去。一个地球年，十一个月，一星期，六小时，如果你想让它变成无限的时光，那它就会。一天也会。一小时也会。

德索亚神父向我们赐福，接着说道：“接下来几个月里，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你们需要什么物资，要我送到旧地上来吗？”

我摇摇头。“不需要，谢谢，神父。我们有露营装备，有医疗箱、充气筏，还有这把枪，一切都妥妥当当的。我在海伯利安上当过猎人向导，那可不是徒有其名的。”

“有件事。”伊妮娅说。我看到她的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在往常，这预示着恶作剧即将上演。

“愿闻其详。”德索亚神父说。

“要是你能在一年后回来，”伊妮娅说，“我可能需要用到一个接生婆。时间够长，你可以研读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德索亚神父的表情一片茫然，似乎想要张口说话，又好好想了想，接着严肃地点了点头。

伊妮娅大笑起来，她摸了摸他的手。“和你开玩笑，”她说，“多吉帕姆和德姆·洛亚已经答应我，如果我需要她们，她们就会自由传输到

这里。”她扭回头，看了看我，“我的确会需要她们。”

德索亚神父舒了一口大气，他伸出一只强健的手，摆在伊妮娅的脑袋上，做最后一次赐福，接着缓缓走上安迪密恩城，沿着坡道，回到了塔楼中。我们目送他消失于黑影之中。

“他的教会最后会怎么样？”我轻声问伊妮娅。她摇摇头。“不管发生什么，它都有机会获得新生.....去重新发现它的灵魂。”她扭过头，望着我。

“我们也是。”

我觉得自己的心脏因紧张而猛烈跳动了起来，但我还是开口了：“丫头？”

伊妮娅转过头，脸颊贴着我的胸膛，仰望着我。

“男孩还是女孩？”我说，“我从没问起过。”

“什么？”伊妮娅有点困惑。

“大约一年之后，你需要金刚亥母和德姆·洛亚前来的原因啊？”我的声音有点含糊不清，“是男孩还是女孩？”

“啊。”伊妮娅终于明白了我的意思。她又把脸转了回去，背靠着，圆圆的后脑勺抵在我的下巴上。当她开口时，我能感觉到那些字正通过骨骼传导而来，“我不知道，劳尔。我真的不知道。一直以来，我都想避免瞥见我生命的这一部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都将是崭新的。哦.....我当然瞥见过这之后的事，因此知道我们会有一个健康的宝宝，离开我的宝宝.....离开你.....将是我这一生最难承受的事.....比我自投

圣彼得大教堂、亲面圣神宗教法官还要难。我还瞥见，在这段时光之后，我会重新和你在天山上相见，那是我的未来、你的过去，因为无法告诉你真相，于是承受着莫大的痛苦。但是，我也非常宽心，因为在未来，我们的宝宝将会安然无恙，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你都会抚养他长大。我知道，你永远也不会让孩子忘记我是谁，还有我有多么爱你们两个。”

她深深吸了口气。“不过，至于是男孩还是女孩，或者我们会给他起什么名……亲爱的，对此我一无所知。我宁愿不去看这段时光，我们的时光，我是和你一起，一天一天地去亲历。和你一样，对这个未来，我一无所知。”

我抬起臂膀，交叉在她的胸前，紧紧抱住她，贴着自己。从旁边传来一声尴尬的咳嗽声，我们抬起头，这才意识到贝提克还站在霍鹰飞毯旁。

“老朋友，”伊妮娅说，她抓住他的手，而我仍旧紧紧抱着她，“还有什么话吗？”

机器人摇摇头，继而说道：“伊妮娅女士，你有没有读过令尊的十四行诗，《致荷马》？”

我的爱人想了想，皱皱眉，接着回答道：“应该有，但我记不起来了。”

“安迪密恩先生刚才询问德索亚神父教会的未来，也许，这首诗的其中一部分，和这个问题，还有其他一些事都有着一点联系。可以让我念念吗？”

“有请。”伊妮娅说。透过紧贴着我的她那强壮后背的肌肉，还有用力捏着我的右大腿的手，我感觉她和我一样，急不可待地想要马上离开，找一个露营地。希望贝提克的背诵能简短一点。机器人吟诵道：

“哎，黑暗的边缘总有光线，

悬崖之上有未践的草地，

子夜总怀着待绽的曙天，

敏锐的盲人有三重视力……”

“谢谢，”伊妮娅说，“谢谢，我亲爱的友好。”她稍稍挣脱我的怀抱，最后一次吻了吻机器人。

“嗨。”我就像是个被人丢在一旁的小孩，发着牢骚。

伊妮娅吻了吻我，这一次时间很长，非常长，非常深远。

我们挥挥手，做最后的道别。我按按飞控线，这飞毯有着好几世纪的悠久历史，它向上升了五十米，最后一次在漂泊的安迪密恩城的岩石塔楼上方飞了一圈，绕过领事那乌黑的太空船，接着笔直向西飞去。我们已经以北极星为引导，轻声谈论着西面几公里外的一块高地，那里似乎有一个风景优美的露营地。我们飞过诗人老头的墓穴，伯劳仍旧静静站在那里，就像是一名守卫。我们飞过河流，夕阳的最后一抹霞光正照射在波光粼粼的河面漩流上，接着，我们向高空升去，俯瞰着青翠欲滴

的草地和迷人的森林，这是我们新的游乐场，我们的古老世界.....我们的新世界.....我们的第一个世界，未来的世界，也是最好的世界。

全系列完

① 阿布特·沃格勒是法国作曲家。这段诗中的“除了以这种方式”是指作曲。

[1] 德索亚念的经文都是拉丁文。

[2]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 1867-1959）：二十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建筑师之一，在世界上享有盛誉。

[3] 摘自写给查尔斯·布朗的一封信。

[4] 布和斯科特是美国作家哈珀·李《杀死一只知更鸟》中的人物。斯科特·芬奇是小说的叙述者，她是一个聪明的女孩。亚瑟·“布”·拉德力是斯科特的邻居，一位隐遁人士。斯科特童年时把他看成恐怖的代名词，很怕他。事实上他非常善良，常为孩子们留下一些陈旧的小礼物，并且在斯科特和她哥哥被袭击时拯救了他们。

[5] “赵州狗子”是禅宗最重要、最著名的经典公案之一。“僧问赵州：‘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州云：‘无。’”这个“无”是对前面问题的否定。赵州是说，不管狗子有没有佛性，“你问得不对（问题不成立）”或“你的问题没有意义”。

[6] 主业会：由施礼华创立于西班牙马德里，正确的成立日期是1928年（与下文有出入，疑作者笔误）。拉丁语意为“天主的事业”。其使命为鼓励社会各个层面的基督徒在俗世的生活中与他的信仰要能完全吻合实践，并且将基督的福音传播至全球及社会的各个层面及角落。

[7] 指第五个拉格朗日点L5，其又名特洛伊点。拉格朗日点，是指一个小物体在两个大物体的引力作用下在空间中的一点，在该点处，小物体相对于两个大物体基本保持静止。1772年，法国数学家拉格朗日在

关于“三体问题”的论文中推导证明出拉格朗日点的存在。在每个由两大天体构成的系统中，按推论有5个拉格朗日点，但只有两个是稳定的，分别是L4和L5，而特洛伊小行星就位于这两个区域，所以又名特洛伊点。

[8] 海尔维希亚：瑞士的古名。

[9] AI这个英文缩写，通常代表“人工智能”，但“万用工具”这个词的缩写也是AI。

[10] 汉尼拔是美国密苏里州的一座小镇，也是马克·吐温的故乡。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芬历险记》中，有一个叫圣彼得堡的小镇，原型就是汉尼拔。

[11] 斯库拉：希腊神话中吞吃水手的女海妖，有六个头十二只手，腰间缠绕着一条由许多恶狗围成的腰环，守护着墨西拿海峡的一侧。

[12] 古阿斯和布里亚柔斯是希腊神话中的百手三巨人中的两个。

[13] 这里指的是美国联邦军将军谢尔曼在1864到1865年时领导的大进军。他在被任命为美国联邦军西路军总司令后攻占了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并进行了一次破坏性进军，一路采取三光政策，直到大西洋沿岸，有效地把南部邦联分割成了两半，这次进军被称为“谢尔曼的大扫荡”。

[14] 《以诺书》：一本伪造的并非真是以诺写的书。该书是一本关于犹太人的传奇，描写了约200位违抗神的天使和已婚女人。

[15] 冈道尔夫堡：原是意大利的一座小镇，是教皇的避暑地。

[16] 吸积盘：一种由弥散物质组成的、围绕中心体转动的结构（常见于绕恒星运动的盘状结构）。

[17] 太阳圈：也称为日球，是太阳风吹入星际物质（由银河系渗入的氢和氦）的空间中造成的气泡。

[18] 所谓的帕斯卡赌注是这样的：如果你信神，结果神不存在，那你也不会损失什么；可是如果你不信神，结果神存在，那么你就会下地狱。

[19] 天体之音是毕达哥拉斯提出的，他认为球形宇宙以地球为中心，排列有序，群星按照预定的速度运行，产生旋律，产生节奏，由此产生“天体之音”。

[20] 一种焰火的名字。

[21] 斯通以德索亚的名字称呼他，主要用于熟人间谈私事的场合用。

[22] 朱巴：指传统藏服。

[23] 光气：一种无色的挥发性液体或气体，剧毒。

[24] “缘分”的藏文是Tendrel，Ten的意思是“依赖”，drel的意思是“业力的联系”，Tendrel可以解作“互相依存的联系”，即万事万物都是互相依存的，不能独立存在。

[25] 在美国南达科他州的黑山地区，有一座拉什莫尔山，山高1800米左右，刻有华盛顿、杰斐逊、罗斯福、林肯4个巨大的石雕像。

[26] 拉普兰：位于芬兰、挪威的北部，它有四分之三处在北极圈内，独特的极地风光和土著民族风情，使它成为旅游胜地。

[27] 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28] 此人确有其人。全名托马斯·雷伊，美国生态学者。创立并发展了一项旨在创建人工智能地位的计划。

[29] 墨菲定律的内容是：会出错的，终将会出错。引申出来就是指，任何事都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如果你担心某种情况发生，那么它就更有可能发生。

[30] 南传上座部佛教巴利语佛典。共分五品。

[31] 选自《经集》第五品“彼岸道品”第七章。

[32] 即沙弥，是出家并守护沙弥十戒的僧侣，女子称为格策玛。

[33] 佛教哲学中，将个人的存在归结为“五蕴”，由色、受、想、行、识五要素构成。五蕴加在一起，通俗来说叫作“众生”“个人”“我”，其实就是苦（佛教四圣谛：苦、集、灭、道）。但佛教有一个无我论，多数宗教都认为人身上有一个恒常不变的、永久长存的和绝对的实体，但佛法不承认这灵魂、自我或我的存在。

[34] 这一段话是对涅槃的概括。

[35] 摘自《天堂与地狱的婚姻》。

[36] 一休在1457年写了一篇作品《一休骸骨》，借一个关于骸骨的梦，来说明他的信念，认为这个世界的一切壮丽辉煌，只不过是过眼云

烟的幻象而已。人，只不过是副骸骨，外面披上五颜六色的皮，男女相爱，只见色相罢了。一旦停止了呼吸，肉体腐败，颜色尽失，爱欲也就消失了。你再也分辨不出谁生前有钱有势，谁又是贫穷低贱了。

[37] 这段经文摘自《圣经·诗篇》。

[38] 不立文字：指禅家悟道，不涉文字不依经卷，唯以师徒心心相印，理解契合，传法授受。

[39] 教外别传：不依赖佛经，而靠自身感悟来体会佛理。

[40] 这其实是一个戴森球（Dyson Sphere）。是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的著名构想。

[41] 罗兹：波兰中部城市。二战时德军曾在附近设过多个集中营。下文的几个地名同属于波兰。

[42] 犹太教经文《摩西五经》中的最前面一段话。

[43] 原文是拉丁语。

[44] 圣星期四：指复活节前之星期四。

[45] 这段诗文摘自济慈的《安迪密恩》。

Orphans of the Helix

螺旋的遗孤

[美] 丹·西蒙斯 著

DAN SIMMONS

潘振华 译

螺旋的遗孤

庞大的神行舰从霍金空间跃迁，来到双星系统红白相间的光芒下。阿莫耶特光谱螺旋的六十八万四千三百民众尚在冰冻沉眠中沉沉入梦，飞船的控制权被授予五个人工智能掌管。他们刚刚遇上异常现象，五个人工智能中，有四个一致认定必须让庞大的神行舰跃出超光速霍金空间，关于下一步的打算，还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持续了好几微妙。

在遥远双星的照射下，神行舰美不胜收，红白相间的光束洗浴着它长达千米的外壳，光芒在三千个人工环境沉眠荚舱上闪耀，这些荚舱以三十个为一组，一百组荚舱绕着各自的中心快速自旋，那些挥舞的振臂活像巨大桨片层叠起来形成的阴影，而那三千个荚舱本身，好像是一颗颗独自发亮的宝石，在红光和白光下闪亮欲燃。这艘飞船经伊妮人改造，从飞船长长的中轴伸出的旋转轮毂不再与之平行——前三十根支臂略向后倾，中间的三十条支臂稍长，略往前倾，这样，沉眠荚舱可以相互交错，交织成一个整体，即使偶有分离，也仅在几微秒间。于是，在完全开动的情况下，这艘飞船就变得名副其实——双螺旋号，从大约几百公里外观察，可以看见它的外形，正像是旋转的人类DNA双螺旋，闪烁着双星的光芒。

五个人工智能一致决定，最好的办法是收回旋转荚舱。巨大的轮毂

改变了它们的运动方向，直到发光的螺旋变成一长溜的三千个碳-碳旋臂，速度逐渐降下，每条旋臂尖端的椭圆形荚舱逐渐清晰可辨。最后支臂全部静止下来，缩回飞船狭长的船体，每一个沉眠荚舱都嵌入船体上对应的凹坑，像是一颗颗蛋被小心地放入蛋杯。

双螺旋号的外形现在已名不副实，变成了一支又长又细的箭矢，臃肿的三角形箭头是控制中心所在地，而霍金驱动和更大的聚变引擎散布在箭尾，飞船正为各居其位的旋臂和荚舱盖上防护罩，共有八层。经所有人工智能投票同意，飞船在保守的四百倍重力下减速向一颗G8白星驶去，同时展开二十级密蔽场。双星系统并没构成明显的威胁，但更远的地方还有一个星系，主星是一颗红巨星，抛散出大量尘埃和恒星残骸——这现象合情合理。最以其导航技术和小心谨慎为傲的那位人工智能警告道，进入指向G8恒星的轨道时航行需极为小心，务必避开L1内拉格朗日点，因为该处正发出大量的边界激波，于是五个人工智能开始着手绘制减速进入G8星系的最佳路径，以最大限度避免日光层冲击。那里的辐射冲击波倒是可以轻易处理，甚至用三级密蔽场就够了，但船上可有六十八万四千三百个人类灵魂在他们的守护之下，这些人工智能没有一个敢铤而走险。

他们的下一个决定关乎管理权，照旧一致通过。鉴于现在偏离原轨道，减速进入G8星系，他们没有理由不唤醒人类。名叫西行的人工智能负责管理人员名单、执勤表及心理档案，曾完成过与六十八万四千三百男女老幼见面及一一了解他们的任务，他花了几秒钟浏览完全部名单，决定该让哪九个人醒来。

德姆·利亚醒来时，没有从老式冰冻沉眠装置中醒来时那种沉闷的宿醉感。她在沉眠舱中坐起，机械手按传统给她递来一杯橘子汁，她顿时感觉精神饱满，身强体健。

“紧急情况吗？”她问道，声音不像是刚从沉睡中苏醒那样沙哑低沉。

“没有威胁到飞船或者使命的事件，”人工智能西行说道，“只是一个异常现象引起了我们的兴趣。从一个星系传来了古老的无线电信号，也许能从该地取得补给。飞船运行及维生系统没有任何问题，所有人都安然无恙，飞船平安无事。”

“从在上个星系停留以来，我们走了多远？”德姆·利亚问道。她喝完最后一口橘子汁，在航服的左臂拴好翠绿色缎带，戴好头巾。她所在民族的传统是穿沙漠长袍，不同家族崇拜各自不同、但同属于阿莫耶特光谱的颜色，不过乘神行舰出行时，经常会处于零重力状态下，所以穿长袍并不实际。

“六千三百光年。”西行答道。

德姆·利亚停止了眨眼。“自上次醒来以后，过了多少年呢？”她柔声问道，“旅途总的船上时间有多少年？总的时间债又是多少年呢？”

“自上次醒来起，过了九年船上时间，共一百零二年时间债，”西行说，“旅途总的船上时间三十六年，相对于人类聚居区总的时间债四百零一年三个月一周零五天。”

德姆·利亚揉揉脖子。“你唤醒了我们中的多少人？”

“九人。”

德姆·利亚点点头，不再和人工智能多废话，向四周扫视了一圈，看了一遍那两百多口密闭的复活棺，她的家人和朋友还在继续沉睡。然后她乘上船体内部载客车，驶向指挥甲板，其他八人也快要聚到那里去

了。

依照阿莫耶特光谱螺旋人的要求，伊妮人仿照古老的火炬舰船和旧地大流亡前航海舰船的舰桥，修造了指挥甲板。甲板的方向有些向下倾斜，德姆·利亚在驾车到指挥甲板的途中，注意到飞船密蔽场维持在稳定的一倍重力下，这让她感到满意。舰桥自身有大约二十五米宽，为各位专家建有各自的指挥节点站，中央有一张会议桌——当然，是圆的——苏醒的人正聚集在那边，啜着咖啡，如往常一般，就冰冻沉眠的梦境开着无伤大雅的玩笑。巨大的半球形指挥甲板周围，是一圈宽阔的窗户，窗外便是太空。德姆·利亚站了一分钟，看着星丛陌生的布局，又收回视线，望向似乎漫长得了无尽头的螺旋号船体，沉重的百叶窗遮蔽了明亮的聚变火焰尾迹，那条尾迹足有八公里长，被偏转折回，指向他们的目的地——而双星系统本身，一颗小小的白星和一颗红巨星，都清晰地出现在了视野中。当然，窗户并不是真正的窗户；它们的全息外景图可以随时更换、变焦，甚或变得不透明，而现在那如幻的场景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德姆·利亚把注意力转向桌边的八人。在与伊妮人一起的两年船上训练期间，她已经认识他们所有人，但对任何一个都不熟悉。他们每个人都是精英，这类在传送途中可能被唤醒的人，从整个民族中遴选而出，总数不到一千。他们边喝咖啡边互相熟悉，她辨认着他们的彩带条纹。

四男五女。除她之外，还有一个女人也是翡翠绿，那就意味着德姆·利亚还不能确定指挥权到底是落在自己手上，还是给那个年轻女子。当然，不管结果如何，都必须是全票通过才能决定，由于翡翠绿这一簇在阿莫耶特光谱螺旋的诗歌及社会中，代表着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指挥的能力、对技术的宽容、保护濒危生命形式的意愿——距离人类聚

居空域如此之远，这六十八万四千三百阿莫耶特难民就可以被看作是濒危生命形式——几乎可以认定，在异常状态下的苏醒中，绿色族民总会经全票通过担任全权指挥。

除了另外那位绿簇族民外——她是个年轻的红发女子，名叫蕾斯·珊德勒——还有以下人员：红簇男子，帕特科·乔治·德姆·米欧；年轻的白簇女子，德恩·索阿，德姆·利亚是从模拟外交中认识她的；黑簇男子，乔恩·米凯·德姆·阿棱；年长的黄簇女人，奥姆·莱伊，德姆·利亚记得，她擅长飞船的系统操作；白发的蓝簇男人，彼得·德伦·德姆·塔耶，主要受训内容应该是心理学；还有一个魅力四射的紫簇女子——几乎可以肯定，她被选中是由于天文需要——名叫科姆·罗伊；最后是一个橙簇男子——他们的医师，德姆·利亚和他有过好几次交谈——塞缪尔·利亚·科姆·阿里，大家称他作萨姆医生。

互相介绍之后，是一阵沉默。这群人望着窗外的双星星系，在螺旋号聚变尾迹那耀眼得惊人的光芒下，G8白星几乎完全被掩盖了。

最后，红簇的帕特科·乔治说道：“好了，飞船，解释一下。”

西行冷静的声音从广布的扬声器传来。“我们的探测器及天文观测发现这一星系值得研究，正要对其搜索，看是否有类地行星存在。”

“在双星系统内吗？”紫簇科姆·罗伊说道，“确定不是在红巨星星系？”阿莫耶特光谱螺旋人希望飞船为他们寻找的星球，标准非常清楚明白——G2恒星、类地星球、旧索美尺度至少九级、蓝色海洋、适宜的温度——换句话说，就是天堂。他们上下求索，不论这样的目标在多少万光年之外，要寻找多少万年。他们对此抱定了希望。

“红巨星星系里已没有行星了。”人工智能西行温和地赞同道，“我

们估计该星系是一颗G2黄-白矮星……”

“太阳。”坐在德姆·利亚右边的蓝簇彼得·德伦低声说道。

“没错，”西行说，“与旧地的太阳极为相似。我们估测，它的主序星阶段，即氢燃烧阶段在约三百五十万标准年前变得不稳定，扩张入红巨星阶段，吞噬了星系内的所有行星。”

“红巨星扩张了多少天文单位？”另一个绿簇族民蕾斯·珊德勒问道。

“大约一点三。”人工智能说。“没有带外行星吗？”科姆·罗伊问，螺旋号上中的紫簇醉心于复合结构和棋牌，热衷于较复杂的人际关系及天文学，“依照旧地或海伯利安星系的标准，如果它扩张的范围只是略超出地球轨道，那应该会残存下气态行星或岩状行星。”

“也许带外行星都是极小的小行星，被持续以气体形式排放出的重粒子驱走了。”爱管闲事的红簇帕特科·乔治说。

“兴许这里根本没形成任何星球，”白簇外交官德恩·索阿说道，嗓音充满了悲伤，“至少在那种情况下，当太阳变成红巨星时，不会摧毁任何生命。”

“西行，”德姆·利亚问，“为什么我们要朝着白星减速？我想看看它的详细资料，行吗？”

影像、轨道、数据柱出现在桌子上方。

“那是什么？”年长的黄簇女人奥姆·莱伊问道。

“是个驱逐者森林环，”乔恩·米凯·德姆·阿棱说，“这一部分都是，存在了许多年。有一艘古老的驱逐者大流亡种舰比我们抢先一步到了那里。”

“抢先一步到了哪里？”另外那个绿簇族民蕾斯·珊德勒问道，“这个星系里应该没有行星了，是吧，西行？”

“没有，女士。”人工智能说。

“你是不是打算在他们的森林环上重新取得补给？”德姆·利亚问。他们原计划要在离开人类空域的漫长路途中避开所有伊妮人、圣神居民、驱逐者占据的星球及要塞。

“这一带轨道森林环异常的富饶，”人工智能西行说道，“但我们唤醒你们、开始系统内减速的真正原因，是生活在森林环上或者附近的人们正在发射遇难信号，使用的是霸主早期通行的代码波段。虽然很微弱，但到这里之前的两百二十八光年路途中，一直能收到这一信号。”

这句话让他们所有人都住了口。螺旋号的出发日是在伊妮娅的共睹时刻过去后八十年，那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标志着大部分人类民族新纪元的开端。共睹时刻之前，教会操纵下的圣神政府统治了人类空域三百年。这里的驱逐者也许从没有经历过圣神历史，甚至可能连圣神之前上千年的霸主历史也知之甚少。另外，加上时间债，螺旋号已经完成了四百多年的旅行，如果这些驱逐者是旧地大流亡时期移民的后裔，或来自早期霸主的睦邻星系，他们可能已有一千五百标准年，乃至更久，与其他人类民族没有接触了。

“有趣。”彼得·德伦·德姆·塔耶说，他所在蓝簇的训练包括深入的心理学及人类学研究背景。

“西行，请播放遇难信号。”德姆·利亚说。

传来一阵静电噪音、砰砰声、唢哨声，其中似乎夹杂着模糊的两个字音。口音是霸主早期的环网英语。

“它说什么？”德姆·利亚问，“听不大清楚。”

“救命。”西行说。人工智能的声音带着一点亚洲口音，听起来不免有些可笑，但现在，它的语调平淡而严肃。

围在桌边的九人又在沉默中面面相觑。他们的目标本是远远离开人类和现代人类——伊妮人的生存空域，让他们自己的民族和阿莫耶特光谱螺旋的文化，追寻自己的目标，寻找自己的命运，不再受伊妮人的干涉。但驱逐者只是人类这一生物的另一支，试图通过适应太空来决定自己的进化路径，他们与盟友圣徒一同旅行，用他们所知的基因秘密种植轨道森林环，甚至完全围绕恒星种植出球面恒星树。

“据你估计，有多少驱逐者生活在轨道森林环上？”德恩·索阿问。她在白簇接受过相关训练，如果他们和驱逐者之间将进行接触，她极有可能成为外交官。

“我们可以确定，恒星这面的三十度弧上住有七亿。”人工智能说，“如果他们在整个森林环或其大部分区域上散居，估计约有好几十亿人口。”

“有没有阿克拉塔或者泽普棱存在的可能？”帕特科·乔治问道。目前已知的所有巨大森林环和恒星树都是在霸主陨落期间，驱逐者和圣徒假手这两类外星民族之力建成的。

“没有，”西行说，“从中央窗户望去，你也能注意到遥远空域中森

林环的全貌。我们距它还有六十三天文单位.....这是放大一万倍的景象。”

他们全都转头看着前窗，森林环似乎仅在几千公里之外，那些绿色的叶子、黄色和棕色的枝条，以及辫结的主干扭曲着直到视野的尽头，G8恒星在其后耀眼闪亮。

“看起来不对劲。”德姆·利亚说。

“正是感觉到有些异常，加上遇难信号的紧急，使得我们决定将你们从深沉睡眠中唤醒，”西行说着，他的声音听起来又略微有些困惑，“这片轨道森林环不是驱逐者或圣徒的生态建设成果。”

塞缪尔·利亚·科姆·阿里轻声吹起口哨。“是外星人修造的森林环，但有人类血脉——驱逐者居住其上。”

“自从我们进入这个星系以后，还有别的发现。”西行说着，突然左窗被一台机器的图像塞满——那是艘飞船——极为臃肿而丑陋，几乎无法用言语描述。这时螺旋号的图像添加到屏幕底部，以直观地显示它的规模。螺旋号有一公里长，而另外这艘飞船的底面长度至少是它的一千倍。怪物又大又宽，呈球根状，丑得要死，黑得像炭，还有点儿像昆虫，简直是生物进化加上工业制造的失败之作。在它正面的中央，像是长着一张布满钢牙的大嘴，其后是一条粗糙的通道，两面似乎都是一长溜口钩、轧碎刀、剃刀般锋利的砂轮，没有尽头。

“看起来活像上帝的剃刀。”帕特科·乔治·德姆·米欧说，话说到一半，他的声音微微一颤，把冰冷的讽刺掩盖了下去。

“上帝个屁，”乔恩·米凯·德姆·阿棱低声说道。作为黑簇成员，

生命支持是他的专长之一，他从小就是照管着维图-格雷-巴里亚那斯B星上那些巨大农场长大的。“那是架地狱出产的脱粒机。”

“它在哪儿？”德姆·利亚开口道，西行已经在显示屏上换上了另一幅全息图，这是他们减速朝森林环行驶的轨道。那架恶心的机器状飞船从黄道平面上方进入星系，领先他们约二十八天文单位，正急剧减速，但减速的速率不及螺旋号，且直直朝驱逐者森林环开去。轨道图很清晰——按机器目前速率来算，它会在九标准天之后直接切断森林环。

“这可能就是他们发遇难信号的原因。”另一个绿簇民，蕾斯·珊德勒不带感情地说。

“如果它是冲着我或者我的故星来的，我会大声尖叫，即使不借助无线电，你也能在两百二十八光年外听到我的声音。”年轻的白簇民德恩·索阿评论道。

“如果说我们约两百二十八光年的路上一直能收到这微弱的信号，”帕特科·乔治说，“那就意味着，要么这东西是在星系内超级慢地减速，要么……”

“它以前来过这里，”德姆·利亚说，她命令人工智能使窗户不透明化，然后退下，“我们是不是该分派各自的职位、任务、权力，之后作出首要决定？”她轻声说。

桌旁的其余八人严肃地点点头。

从一个陌生人、一个不熟悉光谱螺旋文化的人眼里看来，接下来的五分钟可能会让他瞠目结舌。大部分问题在两分钟内就得到了一致通过，只有一小部分通过讨论解决。他们的文化崇尚以全票通过来做出决

定，其中约定俗成的一系列规则，包括手势、身势、简短陈述、沉默的点头等，经过四个世纪的演化，实行起来十分顺利。他们的父母和祖上都知道指令结构和纪律的重要性——与圣神残余势力在维图-格雷-巴里亚那斯B星上短暂而惨烈的交战中，有五十万同胞壮烈牺牲，而大约三十年后，逃跑的圣神野蛮人来到他们星系烧杀抢掠时，又牺牲了一万。但他们决意只能让全票通过的人担任指挥，由此以同样的方式作出尽可能多的决定。

在前两分钟里，完成了任务分派以及围绕各自责任的详细要求。

德姆·利亚担任指挥。在必要的情况下，她个人的一票可以否决其余八人全票通过的结果。另外那名绿簇，蕾斯·珊德勒，则更愿意监视推进器和机械工程，她与不苟言笑的人工智能芭蕉一起，利用这段身处霍金空间之外的时间，对飞船上下进行了仔细的检查。

红簇男子，帕特克·乔治，毫无悬念地接受了安全主管的职位——包括掌管飞船的防御和保障任何与驱逐者的接触中的安全。在使用飞船武器的问题上，只有德姆·利亚可以超驰他的决定。

年轻的白簇女人，德恩·索阿，将要管理通信和外交，但她要求彼得·德伦·德姆·塔耶分担她的一部分任务。彼得接受的心理学训练也包括理论外星生物心理学。

萨姆医生将监视船上所有人的健康，以及在接触驱逐者和圣徒后，研究他们的生理进化。

他们中的黑簇男子，乔恩·米凯·德姆·阿棱，掌管生命支持——不仅要和相应的人工智能一起，检查并控制螺旋号相关系统，还要在接待驱逐者登上飞船时，为他们安排合适的环境。

奥姆·莱伊是九人中最年长的，也是飞船上的象棋大师，她接受了协调飞船各系统及担任德姆·利亚的首席顾问的任务，协助解决接下来将出现的问题。

天文学家科姆·罗伊接受了所有远程探测的任务，但在空余时间内，她仍旧急切地想了解更多双星系统的情况。“有没有人注意到，我们前方的白星很像一位老朋友？”她问。

“鲸逝。”蕾斯·珊德勒脱口而出。

科姆·罗伊点点头。“我们从森林环的位置也可看出二者的类似之处。”

每人都看到了。驱逐者喜欢G2恒星，他们可以在距之一天文单位处种植轨道森林，而这个森林环距其恒星仅有0.36天文单位。

“同鲸逝中心与其恒星间的距离几乎相等。”帕特科·乔治思忖道。鲸心，在千年以后仍旧闻名遐迩，它曾是宇宙的中心，霸主的首都，而后再在圣神统治下，它变成了一颗落后星球，直到圣神末期，当地教会的一个红衣主教发动政变，反对已穷途末路的教皇，大部分重建的城市都被夷平了。战争过去八十年后，螺旋号驶离人类空域，伊妮人重新入住古都，再现它的繁华，建起宽阔的庄园，树起美丽的古典建筑，把那些被切枪刺得千疮百孔的废墟变成世外桃源。伊妮人的世外桃源。

任务分配以后，这群人讨论起是否需要将家属从冰冻沉眠中唤醒。光谱螺旋家庭主要以三人婚姻为单位——一男两女或一女两男——而大部分人的子女都在飞船上，问题显得尤为棘手。乔恩·米凯谈到生命支持方面的考虑——这个原因其实不重要——最后所有人一致同意，认为让家庭成员以乘客身份醒来，只会使决策复杂化，因而决定让他们继续

深度睡眠，唯一的例外是德恩·索阿的丈夫和妻子。年轻的白簇外交官承认，如果没有深爱的两人陪伴左右，她会觉得没有安全感，而其他人也同意为她破例，同时提出温和的建议，除非紧急情况发生，她苏醒的配偶应尽量不靠近指挥甲板。德恩·索阿立即同意了。随即又召出西行，着手唤醒德恩·索阿的两名配偶。他们没有孩子。

之后，最重要的问题得到了讨论。

“我们真的要减速进入森林环，插手驱逐者的问题吗？”帕特科·乔治问道，“假设他们的遇难信号还没得到过回应。”

“他们仍旧在旧的频带上发送信号，”德恩·索阿说道，她已接入了飞船的通信系统，一头金发的年轻女子看着虚拟视野中的什么东西，“那怪物机器还在朝他们那里前进。”

“但我们得记住，”红簇男子说，“我们的目标是在离开已知空域的路途中，尽量避免与带来麻烦的人类驻地接触。”

现在负责管理机械工程的绿簇民蕾斯·珊德勒笑了。“我认为，我们作出避开圣神民、驱逐者、伊妮人的总计划，是因为没有考虑到会在已知人类空域的八千光年之外，还能到达人类——或者说人类后裔殖民地的情况。”

“不过与他们接触也可能意味着给所有人带来麻烦。”帕特科·乔治说。

他们全都明白红簇安全主管话里真正的意思。光谱螺旋中的红簇族民毕生致力于体肤之勇、政治信仰、艺术热情，但他们的训练也经常包含对其他生物的同情。其余八人明白，他说接触可能意味着给所有人带

来麻烦，这“所有人”并不仅仅指飞船上六十八万四千二百九十一一个沉睡的灵魂，还包括驱逐者和圣徒自身。这些旧地的遗孤，这一簇独立进化的人类旁支，已经至少一千年，乃至更久，没有接触过人类及其历史。就连最简短的接触，也可能为驱逐者文化带来问题。

“我们应该进入星系，看能不能提供帮助.....并获取新鲜的补给，如果可能的话，”德姆·利亚说，她的语调很亲切，但不留余地，“西行，我们如果持续以最大限度减速且不增加内部密蔽场，到达森林环外五千公里处的会合点将花多长时间？”

“三十七小时。”人工智能说。

“就是说，我们能比那丑八怪机器早到三天多一点。”奥姆·莱伊说。

“该死，”萨姆医生道，“那机器可能也是驱逐者修造出来，供他们往返日光层冲击场和红巨星星系之间，不过是辆丑陋的电车。”

“我倒不觉得。”年轻的德恩·索阿说，没听出萨姆话语里的讽刺。

“嗯，驱逐者已经注意到我们了。”帕特克·乔治说道，他已经接入了系统节点，“西行，请再次打开窗户，使用与上次相同的放大倍率。”

突然，房间充满了星光和阳光，光芒从辫结的轨道森林环反射而来，看上去像极了杰克和巨大的豆茎，绕明亮的白星蔓生开去，直到视野的尽头。现在，图案上开始出现了点别的东西。

“这是实时的吗？”德姆·利亚低声道。

“对。”西行回答，“显然，我们一进入星系，驱逐者就注意到了我们的聚变尾迹，现在他们打算来跟我们打个招呼。”

好几千条光带——乃至上万——扑扇着离开了森林环，像一群明亮的萤火虫，又像一段辐射蛛纱，从辫结的巨叶、树皮和大气中剥离。几千颗光粒向星系外奔来，朝螺旋号涌来。

“请把影像稍放大些好吗？”德姆·利亚问。她本是对西行说话，但接入飞船视觉网的科姆·罗伊率先完成了这一命令。

光之蝴蝶。一百、两百、五百公里宽的羽翼迎着太阳风，驾驭着从明亮的小星倾泻而出的磁场线。实际上这些发光的有翼天使，或者说魔鬼，还不止几万，有好几百万。至少好几百万。“希望他们比较好。”帕特科·乔治说。“希望能和他们交流。”年轻的德恩·索阿低语，“我是说.....在过去的一千五百年间，他们依照自己的意愿进化，成什么形态都有可能。”

德姆·利亚把手放上桌子，发出一声轻响。“我建议现在停止猜测和期望，为会合作好准备，那是在.....”她顿了顿。

“二十七小时零八分钟之后，如果驱逐者继续向星系外航行，来见我们。”西行提示道。

“蕾斯·珊德勒，”德姆·利亚轻声说，“我建议你和负责推进的人工智能开始着手确认我们最后的减速足够温和，不致给前来迎接我们的几万驱逐者送去炙人热浪。如果外交接触以那样开场，可真是糟透了。”

“如果他们带有恶意前来，”帕特科·乔治说，“聚变驱动将会是我

们最有力的武器……”

德姆·利亚打断了他。她的声音轻柔，但不容争辩。“在驱逐者明确他们的动机之前，请勿讨论与之交战。帕特科，请检查飞船所有防御系统，但在我们单独讨论进攻之前，请勿在众人面前作此类发言。”

帕特科·乔治点点头。

“还有别的话或者问题要补充吗？”德姆·利亚问。没人回答。

九人从桌旁起身，忙乎各自的任務。

不眠不休超过二十四小时后，德姆·利亚独自站着，身处微型白星系统之中，G8耀眼闪亮，距她的肩膀仅有只码之遥。辫结的世界树如此之近，伸手可及，甚至可用双手捧住它，而齐胸的位置，几百万微光闪亮的羽翼汇聚在螺旋号上——他们减速的聚变尾迹已经减少到零。德姆·利亚站在一片虚无之中，双脚稳稳地在黑色空间中站立，奇异的森林环绕在她腰间，群星组成的星座和迷蒙的星系散在她的头顶、周围，围绕她裹成一个球体，直到浩渺无边。

突然间，西行到了她身旁。这位十世纪僧人的虚像摆出他通常的姿势：盘腿，轻松地飘浮在黄道平面上方，与德姆·利亚保持几码的得体距离。他没有穿上衣，赤足，肚子圆滚滚的，圆脸、眯缝的双眼、红润的脸颊发散出祥和的感觉。

“驱逐者驾驭太阳风的技术真是高超。”德姆·利亚低声道。

西行点点头。“你注意到了，但事实上，他们是在磁场线一系列的冲击波上滑行，获得令人惊骇的爆发力和速度。”

“我听说过，但从未亲眼见到，”德姆·利亚说，“能否……”

马上，他们所在的恒星星系变成了从G8白星倾泻而出的磁场线的迷宫，在开端时是弯曲的，然后变得平直，间隔相等，就像齐射而来的激光切枪。显图上用红色标出复杂精密的磁场线轨道，蓝线显示从星系外射入的数不清的宇宙射线的路径，与磁场线并排而列，大有拨开磁场线前进的势头，好似一群大马哈鱼奋勇地逆流而上，去恒星的腹地产卵。德姆·利亚注意到恒星的弧形磁场线联结着南北极，互相叠加，排列紧密，使得大部分宇宙微波向外偏转，不容易沿着无阻碍的极地磁场线抵达恒星。德姆·利亚改变了比喻，觉得更像是精子在拼命地游向发光的卵，却被凶险的太阳风和一浪浪磁波丢开，被磁场线发出的激波赶走，好似有人在用力挥舞一条电缆或者长鞭。

“有风暴。”德姆·利亚说，她看见飞行线路上的众多驱逐者正在翻滚着、滑行着，沿离子、磁场、宇宙射线的激波前锋起伏前进，运用发光的力场能量之翼在吹向四面八方的太阳风中稳固自己的位置，沿磁场线时而前进，时而后退，最后乘上激波往前冲去，速度更快的太阳风冲上面前的激波，立即激荡起海啸一般的震颤，往星系外翻滚而去，随即横扫而回，就像巨大的海浪撞击上G8恒星燃烧的海滩后，奔涌而归。

驱逐者在这一团混乱的线条和图案中间——红线磁场线、黄线电离线、蓝线宇宙射线、荧光表示看似平静的表面下，撞击的激波前锋——俨然得心应手。德姆·利亚看了一眼外面红巨星波涛起伏的日光层，与明亮G8恒星沸腾的日光层交界面，那颜色鲜亮的风暴让她想起同样多彩的海洋，闪着磷光撞击同样五光十色、由坚毅的炽热能量构成的大陆。真是严酷的环境。

“咱们回到常规显示吧，”德姆·利亚说，于是立即出现了恒星、森

林环、扑扇着羽翼的驱逐者，还有减速的螺旋号——只是后两者完全小得看不清楚。

“西行，”德姆·利亚说，“请邀请其余所有人工智能来此。”

微笑的僧人扬起淡淡的眉毛。“所有人立即来此？”

“对。”

他们很快出现了，但不是一齐，而是一个人的虚拟外表完全呈现一两秒后，下一个才出现。

最先来的是紫式部，她比矮小的德姆·利亚还要娇小，那具有三千年历史的古老和服与外袍看得指挥官屏住了呼吸。这样的美丽在旧地上仅仅是稀松平常，德姆·利亚想。紫式部礼貌地鞠了躬，将小手藏进外袍袖子。她的脸画得几乎纯白，用浓妆勾出唇线和眼线，长长的黑发优雅地盘起，德姆·利亚——她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留着短发——无法想象对这么一头长发的别、扣、梳、辫、打理和洗濯将会多么繁琐。

一秒钟后，一休从螺旋号虚拟的那一端自信地走过空旷的空间。这个人工智能选择了这位早已长眠于世的禅宗诗人年长的人格——一休约七十岁光景，比大多数日本人高，头顶很秃，前额因思虑而长出皱纹，而明亮的眼睛周围也因笑容产生了鱼尾纹。飞行开始之前，德姆·利亚曾在飞船的史库中阅读过十五世纪的僧侣、诗人、乐者、书法家的轶事。她依稀记得在历史上，一休活到七十岁时，爱上了比他小四十岁的盲眼歌女，于是让他的爱人一同搬进寺庙居住，这使年轻的僧侣们颇为震惊。德姆·利亚喜欢一休。

接下来出现的是芭蕉。伟大的俳句家选择以身材瘦长的十七世纪日本农民形象出现，戴锥形帽，穿木屐，这是当时农民的行头，指甲里还经常带有泥土。

良宽优雅地走近众人围成的圆圈。他穿着华丽的蓝色长袍，镶有令人惊叹的金边。他的头发很长，梳成辫子。

“我叫你们全体立刻来此，是因为与驱逐者会合所具有的复杂性。”德姆·利亚坚定地说，“从日志中我了解到，你们中有一人反对传送出霍金空间，回应呼救信号。”

“是我。”芭蕉说，他的口音是后圣神现代英语，但嗓音却如沙粒一般嘶哑，像武士一样带着喉音。

“为什么？”德姆·利亚问。

芭蕉瘦长的手打了个手势。“我们公认的程序优先级并不包含此类特定事件。我认为这一决定相对于我们真正的目标，寻找一颗殖民星球而言，潜在的危险太大，而获益几率太小。”

德姆·利亚往朝飞船涌来的驱逐者游群指指。现在他们都只有几公里远了。一标准日多以来，他们一直在古老的无线电宽频带上播送他们是为和平而来。“你还觉得这太冒险了吗？”她问高大的人工智能。

“对。”芭蕉说。

德姆·利亚点点头，微微皱眉。人工智能在重要问题上持不同意见，这种情况下总是难以决断，这就是为什么伊妮人会在技术内核崩溃后让它们实行自治，也是总会有五个人工智能参与投票的原因。

“显然，你们其他人认为可以冒这个险？”

紫式部以她细弱端庄的声音作出回答，几乎像是自言自语。“我们认为，这是囤积新的食物和水的绝佳机会，而文化方面的问题应是由你们来做出主要考虑，不该由我们决定。当然，在传送出霍金空间之前，我们没有探测到星系内的巨型飞船，这影响了我们的决定。”

“这是人类与驱逐者共建的文化，可以说肯定含有适量人数的圣徒，而他们可能自霸主时代最初就与外在人类宇宙失去联络，如果那样的话，”一休热情地说着，“他们也可能是古时大流亡期，在所有人类中迁徙得最远的文明。这是个绝妙的学习机会。”德姆·利亚不耐烦地点着头。“距会合只剩几小时了。你也听到了他们的无线电联络——说他们打算向我们致意和交流，我们也回之以礼。双方的语言差别不大，完全可以在使用翻译珠的情况下完成面对面交流。可我们如何确认他们的确为和平而来？”

良宽清清嗓子。“应当记住，一千多年以来，与驱逐者之间所谓的战争都是人类挑起的——先是霸主，然后是圣神。驱逐者最初定居的深空都是和平之地，这一偏远的殖民地可能没有经历过此类战争。”

西行盘踞在虚空中轻笑。“也应当记住，在圣神与驱逐者的实际交战中，这些和平的、适应太空的人类为了保卫自己，学会了修造和使用火炬舰船，改进了霍金驱动战舰、等离子武器，有的还缴获了圣神基甸驱动武器。”他光膀一挥，“我们扫描过前来的每一个驱逐者，没人携带武器——就连木矛都没有。”

德姆·利亚点点头：“科姆·罗伊给我看过天文上的相关证据，显示他们系泊的种舰在很早以前被人为从森林环割裂——也许仅仅在他们

到达后几年，乃至几个月内。本星系无小行星，欧特云位置分散，且距离极远。可以想见，他们没有金属产业，也没有发展工业的能力。”

“夫人，”芭蕉说道，面容充满了关切，“我们如何得知呢？驱逐者修改了自己的身体，生出足以延伸几百公里的力场翼。他们距飞船够近时，理论上可以使用这些翅翼叠加的等离子效应来突破密蔽场，并攻击飞船。”

“被天使之翼拍死，”德姆·利亚轻声说，“这死法真讽刺。”

人工智能没有答话。

“谁直接参与帕特科·乔治·德姆·米欧的防御策略决定？”寂静中，德姆·利亚问道。

“是我。”良宽回答。

德姆·利亚早已知道答案，但还是不禁想道，幸好不是芭蕉。在人工智能与人类合作的外族接触这块上，帕特科·乔治已经够有妄想狂了。

“几分钟后双方将相遇，帕特科认为最好应采取什么措施？”德姆·利亚平淡地问良宽。

人工智能略微迟疑。他们明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必须既有判断力，又忠诚于共事的人类，同时还清楚，要考虑飞船上选举出的指挥官角色所偏好的决策。

“帕特科·乔治打算将二十级外密蔽场扩展一百公里。”良宽轻声说，“所有能量武器置于待命状态，预设目标为飞来的那三十万九千两

百零五名驱逐舰者。”

德姆·利亚微微拱起眉毛。“我们的系统要消灭三十多万目标，得花多长时间？”她轻声问。

“2.6秒。”良宽说。

德姆·利亚摇摇头。“良宽，请告诉帕特科·乔治，你和我讨论后，我要求密蔽场不要扩张到一百公里的距离，能稳定维持在距飞船一公里即足矣。可以继续采用二十级场——驱逐舰能看出它的力量就够了。同时，飞船的武器系统暂时不瞄准驱逐舰；他们也许能看见我们的定位扫描。良宽，你和帕特科·乔治如果没有安全感，可以随意运行模拟战争，但在我下达命令之前，请勿将任何能量转移到武器上，也不允许目标定位。”

良宽鞠了个躬。芭蕉点点虚拟木屐，不发一言。

紫式部轻摇纸扇半遮面。“你相信他们。”她轻声说。

德姆·利亚没有笑。“不完全是。从没完全相信。良宽，我命令你和帕特科·乔治激活密蔽场系统，这样一来，如果有驱逐舰试图用太阳能翼的聚焦等离子突破密蔽场，密蔽场能立即增至紧急等级三十五级，并扩展到五百公里。”

良宽点点头。一休微笑道：“就驱逐舰的数量而言，他们的行进速度可真快，夫人。他们个人的能量系统可能不足以在这样的冲击之下激活个人生命支持，不到半个天文单位远处，他们肯定不会开始减速。”

德姆·利亚点点头。“这是他们的问题。我觉得他们不会这么做。多谢大家与我商讨。”

六个虚拟人类形象一闪而逝。

会合未动干戈，也不拖泥带水。

二十小时前，驱逐者通过无线电发向螺旋号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是否来自圣神？”

一开始，这问题让德姆·利亚及其他人吃了一惊。他们原本猜测，在圣神崛起以前，这些人应该早与人类空域失去了接触。然后黑簇的乔恩·米凯·德姆·阿棱说：“共睹时刻。他们一定经历过共睹时刻。”

听到这话，九人在沉默中面面相觑。每人都知道，伊妮娅被圣神与技术内核共同折磨与谋杀的“共睹时刻”被人类空域中的每一个人共同感知——垂死年轻女子的所思、所忆、所知沿缔结的虚空呈完形共振，沿宇宙的量子网格的经纬传播，与移情共鸣，将所有源自旧地人类基因的人维系在一起。但这里也有吗？好几千光年之外也能感知？

德姆·利亚突然意识到那个想法有多傻。将近五个世纪以前，伊妮娅的共睹时刻一定已沿着缔结的虚空的量子经纬传播到宇宙的四面八方，接触到遥远的外星种族与文化，它们的目的地遥远得连任何人类远航的技术，或者所有的人类交流，加上第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人类的声音所参与的一百二十亿年来所有具有感知的生命体间的同感交流，都从未到达。伊妮人曾告诉德姆·利亚，这些种族中的大部分早已灭绝，或是进化得面目全非，但他们的同感记忆依旧在缔结的虚空中震荡。

显然，驱逐者也在五百年前经历过共睹时刻。

“不，我们不是圣神，”螺旋号以无线电回复接近的三十多万驱逐者，“事实上圣神在四百标准年前已被摧毁了。”

“船上是否有伊妮娅的信徒？”下一条驱逐者信息传来。

德姆·利亚他们叹了口气。也许这些驱逐者一直在绝望地等待伊妮人信使，或先知，或是只要能带给他们伊妮娅的DNA这一圣礼，使他们也成为伊妮人。

“没有，”螺旋号无线电回应道，“没有伊妮娅的信徒。”随后，他们开始解释自己是阿莫耶特光谱螺旋，以及伊妮人怎样帮助他们修造并改进这艘飞船，使他们得以踏上漫长的旅途。

一阵沉默之后，驱逐者的无线电传来：“船上是否有人见过伊妮娅，或者她的爱人劳尔·安迪密恩？”

九人再次茫然地面面相觑。一直盘腿坐在距会议桌较远地面上的西行开口了。“船上没人见过伊妮娅。”他轻声说，“劳尔·安迪密恩在维图-格雷-巴里亚那斯B星上生病期间，光谱民族的一家人藏匿并帮助过他，后来，该家庭中的两名配偶在当地与圣神的战争中牺牲——母亲之一德姆·瑞阿和父亲阿棱·米凯·德姆·阿棱。夫妻三人的儿子——名为宾·瑞阿·德姆·洛阿·阿棱——也在圣神炮轰中死去。阿棱·米凯已婚的女儿失踪了，被宣定死亡。夫妻中幸存的女性德姆·洛阿在共睹时刻之后不到几周，接受了圣礼，成为伊妮人。之后她离开了维图-格雷-巴里亚那斯B星，再没回来。”

德姆·利亚和其他人没有接腔，他们知道这位人工智能说话点到即止。

西行点点头。“结果却有了意外的转折，人们本以为他们十几岁的女儿，瑟斯·安珀尔，在圣神基地对光谱螺旋民众进行的大屠杀中丧生

了，但事实上她与其他一千名孩子和年轻人被飞船送到外星，在圣神最后的要塞星球圣特雷莎，被作为重生圣神基督徒抚养长大。瑟斯·安珀尔接受了十字形，在一班宗教警卫的监管下生活，直到九年之后，伊妮人解放那颗星球，德姆·洛阿才得知她的女儿还活着。”

“她们团聚没有呢？”漂亮的年轻外交官德恩·索阿问道，眼里噙满了泪水，“瑟斯·安珀尔的十字形有没有取下来呢？”

“她们团聚了，”西行说，“德姆·洛阿刚得知女儿还活着，就马上传送到了她所在的地方。瑟斯·安珀尔让伊妮人为她除下了十字形，但表示不愿从姻母那里接受伊妮娅的DNA圣礼，不愿自己也成为伊妮人。档案显示，她愿意回到维图-格雷-巴里亚那斯B星，看看自己被绑架的地方残存的文化。此后她当了老师，在那里生活和工作将近六十标准年，并接受了以前家庭所属的蓝簇。”

“经历过十字形的苦楚，却决心不当伊妮人。”天文学家科姆·罗伊轻声说着，似乎无法相信。

德姆·利亚说。“她现在就在船上，处于深度睡眠之中。”

“没错。”西行道。

“她上船的时候多大年纪？”帕特科·乔治问。

“九十五标准岁，”人工智能边说边笑，“虽然现在和我们一起，但在出发之前那几年，她接受过伊妮人的药物治疗，因而面容和精神都还和六十岁刚过的女人不相上下。”

德姆·利亚揉揉脸。“西行，请唤醒族民瑟斯·安珀尔。德恩·索阿，请去她的沉眠荚舱，在她醒来时解释清楚情况，让她明白驱逐者即

将到来。相比于光谱螺旋，他们似乎对认识伊妮娅丈夫的人更感兴趣。”

“当时还不算是她的丈夫。”黑簇的乔恩·米凯纠正道，他在细节上有些迂，“劳尔·安迪密恩在维图-格雷-巴里亚那斯B星上逗留期间，还没娶伊妮娅呢。”

“能在会见驱逐者之前，与瑟斯·安珀尔在一起，我感到万分荣幸。”德恩·索阿开心地笑着说道。

驱逐者众人与飞船保持着距离——五百公里——三名大使上了船。双方已通过无线电沟通，得知三人在十分之一重力下不会感觉不适，于是指挥甲板后部和上部那些美丽的日光泡罩将密蔽场设定在相应水平，座椅和照明也作了相应调整。螺旋号上的人一致认为，具有上下的空间感时，交谈会容易一些。那里绿意盎然，德恩·索阿和驱逐者都应该会感到舒适。飞船很快在巨大的日光泡罩顶加上一个气闸，在旁恭候的人望着两个身附羽翼的驱逐者缓慢走进，拖着一个较矮小的家伙，他穿着一件透明的太空服。驱逐者在森林环上呼吸的是100%氧气，飞船也为他们在泡罩里提供了这样的待遇。德姆·利亚意识到，当驱逐者客人进来，被带到特制的椅子上时，她有一点过度兴奋的感觉，不知道是因为纯氧还是新环境的缘故。

驱逐者刚坐进椅子，似乎就开始研究那五个光谱螺旋人——德姆·利亚、德恩·索阿、帕特科·乔治、心理学家彼得·德伦·德姆·塔耶、瑟斯·安珀尔，安珀尔极具气质，留着短短的白发，双手交叠在腿上，很优雅。曾担任过教师的她，坚持要穿整条长袍和蓝色斗篷，在一些关键的地方缝上了粘条，以免衣服在低重力情况下随动作到处乱飘。

驱逐者代表团那几人都让人忍不住打量。在左边，在外表最优雅的低重力椅子上，坐着一个完全适应太空的驱逐者。他自我介绍是一个深空旅人，几乎有四米高——让德姆·利亚觉得自己越发的矮了。光谱螺旋人通常矮小结实，不是因为在高重力星球上生活了几个世纪，只是因为他们祖先的基因——而适应太空的驱逐者在其他很多方面看来，也远远不像人类。手臂和腿很长，像蜘蛛脚一样，附在细瘦的躯干上。这人的手指起码有二十厘米长。他身体的每一平方厘米——似乎在紧致的散汗压缩层下，他什么都没穿——都包裹在自我生发的力场内，实际上，所有人的身体都会散发出光影，而这种力场是对光影的增幅，能使他在硬真空中存活。他的肩膀上下有几行突起，这是对基因的修改，可以使他扩张力场翼，捕捉太阳风与磁场。深空旅人的基因已被修改得与人类基因大相径庭，双眼成了两条黑缝，前面挂着两颗球状瞬膜；本是耳朵的地方，成了一片格子，似乎是无线电接收器；嘴也成了一条细缝，没有嘴唇——通过脖子上的无线电传输腺来交流。

光谱螺旋方面的代表早已得知这位驱逐者的基因修改，所以每人都戴上了微型耳塞，除了可接收深空旅人的无线电信号之外，还能在安全密光上与人工智能交流。

第二名驱逐者只有部分适应太空的基因修改，明显更接近人类。他有三米高，身材瘦弱，四肢细长，外质皮肤没有植入永恒力场，双眼和脸部瘦削，骨节突兀，没有头发——说一口非常标准的早期环网英语。他自我介绍为基尔·瑞德特，农场主，同时也是历史学家。一见便知，他应该是代表团的实际领导，或者至少被推选做发言人。

农场主左边坐着的是圣徒——一个年轻女人，没有头发，脸型精致，略带亚洲风格的五官，与所有圣徒一样，长着大大的眼睛——身着传统的棕色长袍和兜帽。她自我介绍为瑞塔·卡斯汀，树的忠诚之音，

她的嗓音温柔而意外地悦耳。

螺旋光谱分遣队自我介绍完后，德姆·利亚注意到，两名驱逐者和圣徒都瞪着瑟斯·安珀尔，而后者向他们甜甜地笑着。

“为什么你们要乘坐这样一艘船旅行至此？”农场主基尔·瑞德特问道。

德姆·利亚解释说，他们决定远离伊妮人和人类空域，开辟新的阿莫耶特光谱螺旋殖民地。关于阿莫耶特光谱螺旋文化的起源，对方产生了疑问，德姆·利亚尽量简洁地向他们讲述了一切。

“那么，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圣徒树的忠诚之音瑞塔·卡斯汀说道，“你们完整的社会结构是基于一出六百多标准年前只演出过一场的戏剧——一种娱乐形式。”

“不是整个社会结构。”德恩·索阿为圣徒作答，“当然，文化随着变化的情况与需求而发展和变化，但它的哲学根基和文化都包含在那位哲学家兼作曲家兼诗人兼整体艺术家，哈尔普尔·阿莫耶特所著的一场戏剧中了。”

“那么这位……诗人……对于围绕他笔下的一出多媒体戏剧而建造起来的社会，怎么看？”农场主问。

这是个微妙的问题，但德姆·利亚只是笑笑，答道：“我们无从知晓。阿莫耶特公民在戏剧演出之后一个月，就死于一场登山事故，直到二十标准年后，才出现第一个光谱螺旋社会。”

“你们崇拜这人吗？”农场主基尔·瑞德特问。

瑟斯·安珀尔回答了这个问题：“不，光谱螺旋族民从未神化过哈尔普尔·阿莫耶特，虽然我们的社会以他的名字而命名。我们确实尊敬他，也遵照我们从他那一场美轮美奂的光谱螺旋戏剧中所获悉的价值观与人类潜能而生活。”

农场主点点头，似乎很满意。

西行温柔的声音在德姆·利亚耳边低语。“他们正在一条私密波段上连续播送视频及音频信号，外边的驱逐者们正接受这些信号，传送到森林环。”

德姆·利亚看看坐在对面的三人，最后将视线定格在深空旅人，那位完全适应太空的驱逐者身上。他的眼睛藏在镜面一般鼓突起的瞬膜后，几乎看不见，造型像极了昆虫。西行追踪着德姆·利亚的视线，声音再次在她耳边响起。“对，就是他在播送。”

德姆·利亚竖起手指敲敲嘴唇，以隐藏低语。“你侵入了他们的密光？”

“对，当然，”西行说，“他们的密光很原始，播送的仅仅是此次会晤的视频与音频，没有子频道，周围的和森林环上的驱逐者也都没有在无线电上回应。”

德姆·利亚微微点头。鉴于螺旋号自身也对本次会晤进行完整的全息记录，此外还有红外线研究、脑波活动磁场共振分析及十几种秘密进行的非常规观察，她也没理由因驱逐者记录这场会晤而发难。突然她的脸红了。红外线研究、密光物理扫描、远程神经元核磁共振成像。显然，完全适应太空的驱逐者直接就能看见这些探针——这个人，如果还可称作人的话，他的生活中能看见太阳风，能感受磁场线，能在硬真空

中，凭借单个的离子，乃至无所不在的宇宙射线确定方向。德姆·利亚低声说：“关闭罩泡里的所有传感器，只开全息采像仪。”

西行沉默地执行了命令。

德姆·利亚注意到深空旅人突然眨起眼睛来，似乎是有人刚关掉了耀眼的灯光，让他眼睛闪起金星。然后驱逐者看着德姆·利亚，微微颌首。那条长在嘴巴位置的怪缝，被力场层与透明的外胚层皮肤等离子保护着，与外界隔开，现在正在微微颤动，光谱族女人猜测那可能是微笑。

年轻的圣徒，瑞塔·卡斯汀开口道：“.....正如你们所知，我们经历了世界网时代，大约在霸主政权建立期间离开了人类空域。首批大流亡结束后，我们已经离开了半人马星系。我们的种舰会定期进入实际空间——途中神林的圣徒加入了我们——因此，对于星际世界网社会的变化，我们也可以通过超光信息和偶尔的一手资料获知。但我们继续往外探索。”

“为什么到了这么远呢？”帕特科·乔治问。

农场主答道：“很简单，是由于飞船故障。它的程序遗漏了能种植环轨乾坤树的星球，因而让我们冰冻沉眠了几个世纪。最终，飞船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旅途太长，沉眠舱的设计不能担此重荷，致使我们中的一千二百名同胞不幸死去——飞船恐慌起来，于是每遇上一个星系，都离开霍金空间查探，可惜一直遇上的恒星，要么无法供养圣徒种植的树环，要么无法保证驱逐者的生命。我们从飞船的记录得知，它差点让我们降落在一个双星系统，里面有一颗黑洞一直在吞噬邻近的红巨星。”

“那吸积盘看起来一定很漂亮。”德恩·索阿微笑笑意，说道。

农场主薄薄的嘴唇抿出一丝微笑。“对，我们差点就要边观赏那壮丽景象，边等着它在几周或几月之后来抹杀我们了。幸好，飞船动用了最后的一点思维能力，又完成了一次跃迁，最终找到了完美的办法——抵达这个双星系统，我们驱逐者可以在白星的日光层上安居乐业，同时还有业已建成的森林环。”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呢？”德姆·利亚问。

“一千两百三十多标准年前。”深空旅人无线电回应道。

圣徒女人前倾着身子继续讲述这一故事。“我们最先发现的，是这片森林环与神林上的那片基因特征完全两样，没法像以前那样养育出自己美丽的秘密的星树。它的DNA序列和作用都极为陌生，稍微做点改动都可能会危及整个森林环的生命。”

“你们应当在那个外星森林环内外着手种植自己的森林环。”瑟斯·安珀尔，“或者像其他的驱逐者那样，试着先建造一个星树生长区。”

树的忠诚之音瑞塔·卡斯汀点点头。“我们才刚开始这样打算——将种舰停在外星森林环的枝叶之间，在其几百公里之外开辟出各类优势基因生长中心，突然……”她顿了顿，似乎在寻找合适的词语。

“驱逐舰来了。”深空旅人播送道。

“所谓驱逐舰，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接近你们森林环的那艘船吗？”帕特科·乔治问。

“正是同一艘。”深空旅人播送道。这五个字里似乎充满了愤怒。

“就是那个地狱来的恶魔。”农场主补充道。

“它摧毁了你们的种舰。”德姆·利亚说。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驱逐者住地没有金属反应，外星森林环外也没有圣徒自己培育的森林环。

农场主摇摇头。“它不仅吞没了种舰，还吞下了两万八千多公里长的森林环本身——每一片叶子，每一颗果实，每一只氧荚，每一条水须——甚至我们的优势基因培育中心。”

“那时，完全适应太空的驱逐者人数比现在少得多。”瑞塔·卡斯汀说，“尽管接受基因改造的人们试图拯救同胞，但在驱逐舰.....吞噬者.....那机器第一次造访时，还是牺牲了数万人。我们对那怪物有很多种称呼。”

“来自地狱的飞船。”农场主说，德姆·利亚意识到他说这话的口气似乎不含有一丝修辞的成分，好比在对这架机器憎恨的基础上，已经发展出了一门宗教。

“它多长时间来一次？”德恩·索阿问。

“每五十七年，”圣徒说，“确切数字。”

“从那红巨星星系来的？”德恩·索阿又问。

“对，”深空旅人回应道，“从那颗地狱之星来的。”

“要是你们知道它的轨道，”德姆·利亚说，“那也该能提前得知它要.....毁坏、吞噬的区域吧？为什么不避免开拓那些地方，或者至少在最后关头疏散居民呢？毕竟，树环的大部分区域都不会有人居住.....树环表面区域应该比五十多万个旧地或海伯利安还宽阔吧。”

农场主基尔·瑞德特再次露出苍白的微笑。“至于现在——还剩七八标准天——那大块头驱逐舰，不仅将完成减速周期，还将开始复杂的部署，引导自己去森林环某个人口稠密的部分。它总是去人口稠密地区。一百零四年前，它的最后一条轨道抵达氧荚富集区，而那个地方是我们两千多万未完全适应太空的驱逐者的家园，其旅行管道、桥梁、塔楼、巨型平台、人工培植的生命支持荚舱等设施一应俱全，是经过六百多标准年缓慢的建设才最终完成。”

“全都毁灭了，”树的忠诚之音瑞塔·卡斯汀声音里充满了忧伤，“被吞噬了，刈割了。”

“人员伤亡大吗？”德姆·利亚问道，声音很平静。

深空旅人摇摇头播送道：“上百万完全适应太空的驱逐者集结在一起，疏散了需要呼吸氧气的人们。死亡人数不到一百。”

“你们是否曾试过与那……机器交流？”彼得·德伦·德姆·塔耶问。

“几个世纪来，”瑞塔·卡斯汀说道，声音激动得发颤，“我们利用仅存的无线电、密光、脉塞和几架全息传送仪，而深空旅人们则运用他们的翼场——成千上万——将信息以简单的数字代码发送。”

五个阿莫耶特光谱螺旋人都没说话。

“可没用，”农场主平淡地说，“它仍旧来，选择森林环上人口稠密区域，张口吞噬。我们从未得到过一个回复。”

“我们认为，它是完全自动的，而且非常原始。”瑞塔·卡斯汀说，“也许有几百万年之久了，其运行仍然遵照外星森林环刚建立起来

时开发的程序，收割大块大块的树环、树干、树枝，还有树环制造出的含有数百万加仑水的载水管……然后回到红巨星星系，过段时间之后，又朝我们驶来。”

“我们曾一度相信，红巨星星系内还幸存有一颗星球，”深空旅人播送道，“一颗将永远掩藏在那凶险太阳彼端的星球，也许早在G2恒星成为巨星之前，它就修造了这个森林环，作为其食物来源，因而，尽管这会给我们带来莫大的不幸，仍旧坚持收割自己的食粮。但我们错了。这样的星球不存在。现在我们相信，驱逐舰是在古老盲目的程序指令下，自动运行着，刈割森林环的任意区域，摧毁我们的居所，这些做法没有任何目的。红巨星星系内的所有人类和生物肯定早已逃跑了。”

德姆·利亚后悔没有让天文学家科姆·罗伊也到场，她正在命令甲板上巡逻。“在接近双星系统时，我们没看见任何行星。”绿簇指挥官说道，“一颗有生命的行星在G2恒星变化为红巨星的途中还能幸存的几率微乎其微。”

“然而，驱逐舰的航线距离那可怕的红巨星很近。”驱逐者农场主说，“也许还存在某种人工环境——太空栖息地之类的——或挖空的小行星，需要这座森林环为居民提供食物的环境，可这也不能作为大屠杀的借口。”

“既然他们有能力修造这架机器，他们就可能在G2恒星形势危急时离开了星系，”帕特科·乔治想道。红簇族民看着深空旅人。“你们有没有试过去摧毁机器？”

深空旅人那怪异的脸微笑了，外部场下没有嘴唇的口咧开，像一条蜥蜴的嘴。“试过许多次，好几万真正的驱逐者牺牲了。机器有能量防

御系统，它的切枪在大约是一万公里之外就可把我们轰成灰。”

“那也可能只是个流星防御系统。”德姆·利亚说。

深空旅人的笑容愈发灿烂，看起来很可怕。“那样的话，它完全无愧于高效杀人机器的称号。我父亲死于上一次进攻行动。”

“有没有尝试过去红巨星星系呢？”彼得·德伦问。

“我们已经没有太空船了。”圣徒回答。

“那试过你们自己的太阳能翼吗？”显然，彼得边问，边在脑子里计算这样的一趟往返将花费多长时间。很多年——如果算上太阳风的速度，可能要花几十年——可相对于驱逐者的寿命来说，这算不得什么。

深空旅人瘦长的手指伸直，横砍了一下。“日光层紊乱太猛烈了。但我们也试了几百次——进行了几十次远征，却只有极少几次有人生还。在你们的六标准年前，我哥哥就在这样的一次行动中牺牲。”

“深空旅人自己也受了重伤。”瑞塔·卡斯汀轻声说，“离开时是六十个最好的深空探索者——回来时只剩下两个。我们动用了剩下的所有医疗科技来挽救深空旅人的生命，而他自己也在疗养荚舱营养液里待了两年。”

德姆·利亚清清嗓子。“你们需要我们做什么？”

两名驱逐者和圣徒都朝前靠过身来。农场主基尔·瑞德特代表大家发了言：“如果你们和我们同样相信，红巨星星系里已不存在有人居住的星球，那请马上摧毁驱逐舰，消灭那收割机，将我们从这盲目、久远、无穷无尽的灾祸中拯救出来。我们将会非常慷慨地补偿你们——食

物、水果、旅途中需要的所有水，先进基因技术，我们对附近的星系了解，什么都成。”

光谱螺旋人面面相觑。最后，德姆·利亚说：“如果你们在这里没有感觉不适，请容许我们四人对此事稍作商量。如果你们愿意，瑟斯·安珀尔将很高兴与你们一起交谈。”

农场主挥挥两条长长的手臂，一双大手打出一个手势。“我们完全适应这里，很高兴能有机会与尊敬的安珀尔女士——曾见过伊妮娅丈夫的女士交谈。”

德姆·利亚注意到，年轻的圣徒瑞塔·卡斯汀，显然对商讨结果有些惴惴不安。

“然后你会告诉我们决定，对吧？”深空旅人播送道，他那闪着蜡泽的身体，巨大的眼帘，以及古怪的面相让德姆·利亚不禁有些不寒而栗。这是一个生物，以光为食，摄入足够的能量，可展开几百公里宽的电磁太阳能翼，回收利用自己呼吸的空气、排泄物、水，生活在酷热酷寒、具有辐射的硬真空环境里。自旧地非洲上的早期原始人以来，人类已经变化了太多。

如果我们拒绝的话，德姆·利亚想道，那大约三十万像他那样适应太空的驱逐者就会愤怒地降落在我们的神行舰，犹如愤怒的夏威夷人为发泄怒火，把詹姆斯·库克船长船上的钉子给拔出来。那位好船长最终不仅死得惨不忍睹，内脏还被掏出来，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有的烧有的煮。德姆·利亚刚这么想，心里突然又放心下来。这些驱逐者不会攻击螺旋号。她全身的直觉都这么告诉她。就算他们这么做，她想，我们的武器在2.6秒内就可以蒸发掉他们中的大多数。想到这里，她心里泛

起一阵罪恶感，还微微有些恶心，她向驱逐者作了别，与其他三人一道乘电梯下了指挥甲板。

“你是不是见过，”树的忠诚之音瑞塔·卡斯汀问，她几乎屏住了呼吸，“伊妮娅的丈夫？”

瑟斯·安珀尔微微一笑。“当时我年仅十四标准岁。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正通过远距传输器作星际旅行，途中由于生病——肾结石——在我姻母家里住了几天，然后圣神部队逮捕了他，而后派人来审问。我父母帮助他逃跑了。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就在我们那儿待了几天。”她又笑了，“请记住，当时他还不是伊妮娅的丈夫。他还没有接受她的DNA圣礼，甚至还没有意识到她的血肉和教导能对人类各族造成多大的影响。”

“可你见过他。”农场主基尔·瑞德特坚持道。

“对。他大部分时间里精神错乱，痛苦不堪，被圣神士兵铐在我父母的床上。”

瑞塔·卡斯汀靠近了些。“他身上是不是有什么……光环……之类的东西？”

“哦，有的，”瑟斯·安珀尔轻笑道，“直到父母用海绵给他擦过身子。之前他已经艰难跋涉了许多天。”

两名驱逐者和圣徒似乎失望得靠后了些。

瑟斯·安珀尔靠向前，手掌放上圣徒女人的膝盖。“我为刚才的无礼道歉——我也知道，劳尔·安迪密恩在我们所有人的历史上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也记不太清楚，而且

当我住在维图-格雷-巴里亚那斯B星上时，还是个处于叛逆期的年轻人，想离开所在的光谱社区，去附近某座圣神城市接受十字形。”

其他三人明显靠在了椅背上，两张接近人类的脸上挂满了震惊。“你曾希望接受……那个……线虫植入身体？”

作为伊妮娅共睹时刻的一分子，宇宙各处的每一个人都看见——得知——感觉到那“永生的十字形”背后——完整的事实——大量的寄生人工智能结点在现实空间中创造出技术内核，随心所欲地利用每一个寄主体内的神经元和突触，尤其是通过谋害人类寄主，使用互连的神经元网络获得最大的活性——因为人类临死前，神经元活动在快要消亡的那一刻是最具爆发性的。而后，教会将会使用技术内核提供的技术来复苏人类肉体，而内核的十字形寄生虫在一次次的死亡和重生之间，变得越来越强大，连接越来越精密。

瑟斯·安珀尔耸耸肩。“当时它以永生作宣传，而且能给我机会离开那乌烟瘴气的小村庄，加入真正的大世界——圣神。”

三名驱逐者外交官听得目瞪口呆。

瑟斯·安珀尔伸手解开领子，拉到喉咙根部，看得出从那里往下有一道伤疤，是伊妮人取下十字形时留下的。“我被绑架到残余的一颗圣神星球，被十字形寄生了九年。”她的声音如此轻柔，几乎都传不到三名外交官耳朵里去，“而且那种生活开始的时间，就在伊妮娅的共睹时刻后不久——在她完全揭露内核计划用这种卑鄙的东西来奴化我们之后。”

树的忠诚之音瑞塔·卡斯汀握住年长的瑟斯·安珀尔的手。“然而在你从中解放之后，却拒绝成为伊妮人，加入了古老文化的遗族。”

瑟斯·安珀尔笑了。她双眼含泪，看起来突然苍老了许多。“对。我觉得亏欠了同胞们——因为在危急时刻离弃了他们。总得有人把光谱螺旋文化传承下去。在战争中我们已经失去太多族民。当伊妮人向我们敞开大门时，离开的甚至更多，人们很难拒绝成为类似神明的人物。”

深空旅人发出一声咕哝，声音听起来像强静电。“在驱逐舰的威胁之下，这是我们最大的恐惧。森林环上已不再有经历过共睹时刻的人生存，但它的细节——那亲身体验移情与缔结的虚空的结合力使人感到的荣耀，伊妮娅的教导，许多伊妮人得以传送——自由传送——到宇宙的任何一个地方。唔，伊妮教在这里发展壮大，最后，我们中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会毫不犹豫地放弃驱逐者或圣徒传统，选择立刻成为伊妮人。”

瑟斯·安珀尔揉揉脸，又笑了。“那么，很显然伊妮人从未拜访过这个星系。得记住，伊妮娅坚持没有‘伊妮教派’一说，不讲究崇拜、授福或个人崇拜。那是共睹时刻所揭露的思想中极为重要的部分。”

“我们知道，”瑞塔·卡斯汀说，“但在缺乏选择与认识的情况下，文化通常被视为宗教。我们之所以以如此大的热情与激动迎接你们伟大飞船的到来，原因之一就是船上可能有伊妮人。”

“伊妮人要来的话，无需搭乘飞船。”瑟斯·安珀尔轻声说。

三人点点头。“如果那一天即将到来，”深空旅人广播道，“决定权就在于每一位驱逐者和圣徒的良知。至于我，会选择继续在太阳风的巨浪中驰骋。”

德姆·利亚与其他三人已经回来了。

“我们决定提供帮助，”她说，“但得赶快。”

德姆·利亚或其他八位人类及五位人工智能中的任何一员，没有任何理由用螺旋号冒险，直接对抗那个叫作驱逐舰，或者收割机，或者驱逐者给它起的别的什么名儿，总之就是那架复仇机器的东西。承载着六十八万四千三百光谱螺旋先锋沉眠的三千个生命支持荚舱被塑造成蛋的形状，并不仅仅是出于工程方面的考虑，也不是偶然。他们的文化已经把所有鸡蛋放进了一个篮子里——字面意义——不可能让那篮鸡蛋参与战斗。芭蕉和其他几位几个人工智能已经开始思索如何对付那迎面而来的收割飞船。在28天文单位那么宽广的距离之外，太空战很容易打起来——而传统的激光，或切枪，或者带电粒子束武器只需差不多一百九十六分钟就可以跨越那样的距离——霸主、圣神、驱逐者船队全都开发出了能随意迁入迁出霍金空间的运动型导弹，在雷达还来不及宣布导弹接近前，飞船可能就被摧毁。既然这“收割机”绕着它的既定路线以亚光速缓慢爬行，似乎可以推测它不大可能携带超光速武器，但“不大可能”这个词本就是自古以来涣散人心、打击士气的东西。

应在光谱螺旋工程师的要求，伊妮人重建了螺旋号，将其建成了完全模块化的机体。一旦到达具有完美恒星的理想星球，可以分解为众多探针、飞船、登陆舱、潜艇、空间站等。这三千个独立的生命荚舱可以独自登陆，开始殖民，虽然最终计划是会在对新世界的详细研究之后，把着陆点细致安排。等到螺旋号完成部署，它的所有荚舱、登陆舱、探针、航天飞机、指挥甲板、中央聚变核等全数着陆之后，留在轨道中的就没多少部件了，只剩下巨大的霍金驱动组件，以及维修程序和机器人，用以维护它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内保持完好状态。

“我们将首先使用星系探索用探针，调查这艘驱逐舰。”德姆·利亚说。那是个较小的模块，更适于用在纯真空环境下，进入大气层的适用

性倒还次之，仅允许较低程度的摩擦，可是比起螺旋号上大部分的非武器部件来讲，探针已经武装到了牙齿。

“不知我们是否有幸同往？”农场主基尔·瑞德特问，“我们没有一个族民曾活着接近那机器一万公里处。”

“一定，”德姆·利亚说，“探针很大，可以搭载三四十人，而我们这边只去三人。我们会将内部密蔽场保持在十分之一重力，并对座舱进行相应调整。”

探针与古老的战斗火炬舰船极为相似，它在二百五十倍重力下加速朝前进的机器飞去，内部密蔽场设置为无限叠加，而外部场则提高到最大值十二级。德姆·利亚在导航。德恩·索阿一一尝试所有方法，看能否与巨大的飞船交流，在每个波段上发送和平信号，从原始的无线电到调谐的超光速粒子脉冲。没有回答。帕特科·乔治·德姆·米欧接入了座椅上的防御/反击虚拟脐线，其余乘客坐在探针狭小的指挥甲板后部观望。西行最后决定跟来，他巨大的全息图袒胸露乳，盘腿坐在主视窗附近的柜桌上。德姆·利亚保持着轨道不直接对准怪物，怕的是它携带有简单的流星防御系统；如果它们按当前坐标前行，则会在黄道平面上方与飞船擦肩而过，相距上百万公里。

“它的雷达开始追踪我们，”帕特科·乔治说，他们当时相距六十万公里远，减速状态良好。“无源雷达。没有武器。除了简单雷达之外，它似乎没有其他的探测装置，无从得知我们的探针上是否有生命形式。”

德姆·利亚点点头。“西行，”她轻声说，“请到相距二十万公里时播报我方的坐标，准备进入拦截目标的路线。”矮胖的僧人点点头。

晚些时候，探针的推进器和主引擎接受了些许调节，星野旋转起来，巨型机器的影像充斥了主窗。图像放得很大，像是两者之间相距仅五百公里。那怪物难看得无以言表，专为真空设计，前方的金属牙齿和旋转的刀片嵌在下颚一样的外罩上，而其余部分看起来就像是一处古老太空驻地千百年的遗迹，上面长满了疣、编条、球根囊、瘤和细丝。

“距离一万八千三百公里，持续靠近。”帕特科·乔治说。

“瞧它变得多黑呀。”德恩·索阿低声说。

“而且破败不堪。”深空旅人播送道，“我们中还没人从这么近的距离看过它。瞧那一层层的陷穴，沉积了好多重碳。它就像是颗苍老的黑卫星，被小流星冲击了一次又一次。”

“但它修复过。”农场主粗声粗气地评论道，“还能用。”

“距离一百二十万公里，持续靠近。”帕特科·乔治说，“除搜索雷达之外，刚刚还加入了目标指示雷达。”

“防御措施如何？”德姆·利亚问，语调平静。西行回答了。“十二级场已开启，无限制叠加。带电粒子束激活。运动型反导弹准备就绪。等离子护盾最高能极。反导弹装备正控制。”这就意味着德姆·利亚或帕特科·乔治一下令即可发射——而如若人类乘客死了——命令则由西行下达。

“距离十五万公里，持续靠近。”帕特科·乔治说，“相对 Δ 速度降至一百米/秒。另加三个目标指示雷达，已自动跟踪。”

“有没有别的信号？”德姆·利亚问，声音有些紧张。

“没有了，”虚拟控制台旁的德恩·索阿回答，“除了原始雷达之外，机器似乎没有别的收发装置，船上绝对没有生命迹象。内部交流显示它存在……智能……但不是真正的人工智能，更像计算机，各种类型的物理计算机。”

“物理计算机！”德姆·利亚说道，甚为震惊，“你是说硅基……芯片……石斧水平的技术？”

“或者略高。”控制台前的德恩·索阿确认道，“现在接收到了磁泡内存的读数，但没有更高级数据了。”

“距离一万公里……”帕特科·乔治开口，但马上打住，“那机器在朝我们开火。”

外层密蔽场闪了不到一秒。

“发射了十几发带电粒子束和两发粗糙的激光切枪，”帕特科·乔治看过虚拟图像后说道，“攻击力很弱，一级场都可以轻易对付。”

密蔽场又闪了一次。

“同样的组合，”帕特科报告道，“能量设置稍低。”

又一次闪光。

“设置又降低了。”帕特科说，“我想，它是在尽全力打击我们，因而能量逐渐不足了。几乎可以确定仅是流星防御系统。”

“咱们不要过分自信了。”德姆·利亚说，“还是看看它到底有什么防御措施。”

德恩·索阿似乎很震惊。“你要攻击它吗？”

“我打算看看能否攻击它。”德姆·利亚说，“帕特科，西行，请将切枪瞄准那个隆块的顶部.....”她用激光铁笔指着一处黑黑的、坑坑洼洼的、鱼鳍状的投影，可能是个散热器，两千米高。“.....再加上一个运动型导弹.....”

“指挥官！”德恩·索阿抗议道。

德姆·利亚看着年轻女子，手指伸到唇边。“加上一个运动型导弹，去掉等离子弹头，对准机器前端下缘，即孔洞的唇缘。”

帕特科·乔治向人工智能重复了命令。具体标靶的坐标被显示并确认。

带电粒子束几乎立即就击中了目标，散热鳍上被汽化出一个直径五十米的洞。

“它启用了0.6级场。”帕特科·乔治报告道，“这似乎是它的防御极限。”

运动型导弹穿透了密蔽场，就像一颗子弹穿过黄油，立即炸开，炸穿了六十米厚黧黑的金属，撕裂了收割机前端的大口。探针里的每一个人望着寂静的爆炸和汽化的金属从弹孔散开，那近乎迷人的姿态，以及从那豁口喷出的残渣碎屑。巨大的机器没有还击。

“要是我们当初没有取下弹头，”德姆·利亚低声道，“并且瞄准船腹，现在那收割机早已爆成分散至直径一千公里的残片了。”

坐在椅子上的农场主基尔·瑞德特身子前倾。在十分之一重力场

下，所有的椅子都装上了约束系统，现在他的已经激活了。

“求你们了，”驱逐者说道，他在索具和安全气囊的制约下稍稍有些不适应，“马上摧毁它吧。让它停下吧。”

德姆·利亚转头看着两个驱逐者和圣徒。“等会儿，”她说，“我们必须先回到螺旋号。”

“那样我们会失去更多的宝贵时间。”深空旅人广播道，话里不带任何感情。

“对，”德姆·利亚说，“但在它开始收割之前，我们还有六标准天多的时间。”

探针加速离开了那个表面本已漆黑磨损、刚才又多了几块伤疤的怪物。

“这么说，你们不会摧毁它啰？”探针迅速返回螺旋号的路上，农场主问道。

“暂时不会，”德姆·利亚答道，“建造它的那个民族可能还在使用它。”

年轻的圣徒似乎快要哭出来了。“可你们的仪器——比我们的望远镜精密得多——我跟你们说过，红巨星星系里没有其他星球了。”

德姆·利亚点点头。“然而你自己也提到，还有存在太空栖息地、罐头城市、中空小行星等的可能……而我们的调查既不详细，也不完整。我们的飞船之所以进入你们星系，只是因为这个地方十分安全，而不是要对这个红巨星星系展开详细调查。”

“就为了这么一个细微的可能性，”驱逐者农场主说道，语调呆板而生硬，“你要让我们这么多人为之冒险？”

西行的声音低低地在德姆·利亚的次声回路中响起。“人工智能一直在分析，倘若那几百万驱逐者使用太阳能翼集中攻击螺旋号，会产生怎样的情况。”德姆·利亚没有答话，依然看着农场主。

“飞船可以击败他们，”人工智能作出总结，“同时也确实存在受损的可能性。”

德姆·利亚于是对农场主道：“我们要把螺旋号开往红巨星星系，欢迎你们三人同行。”

“全程需要多长时间？”深空旅人问。

德姆·利亚看着西行。“如果在聚变推进的最大动力下，会花九天时间。”人工智能说，“那段时间仅够近日点动力部署，不足以在星系中逗留，搜索每一颗小行星或残骸是否存在生命形式。”

两名驱逐者摇着头。瑞塔·卡斯汀拉低兜帽，盖住眼睛。

“还有另一种可能。”德姆·利亚说。然后她把螺旋号指给西行看，现在它已填满了主视窗。探针减速，轻盈地穿过飞船密蔽场，旋转好方位准备停靠，几千名身披能量翼的驱逐者为之让路。

他们又在日光泡罩中碰头，商量对策。所有的十名人类——德恩·索阿的妻子和丈夫也被邀请来参与投票，但决定待在下方，全族总部内——所有的五个人工智能，以及森林环民族派来的三位代表。深空旅人的密光继续将这里的视频和音频传送到附近的三十万驱逐者，以及他们身后树环上等待的几十亿驱逐者所在的地方。

“情况是这样，”德姆·利亚说，日光泡罩中，是一片凝重的沉默，“你们知道，我方的飞船螺旋号，装载着经伊妮人改进的霍金驱动。我们以超光速前进时，会对缔结的虚空的结构造成伤害，但比起原先的霸主或者圣神飞船，还不到它们的万分之一。伊妮人允许我们开展这样的旅途。”头巾上绕了绿带的矮小女人停下话头，看了眼驱逐者和圣徒女人，接着继续道，“我们到达红巨星星系时，应该是在……”

“还需四个小时旋转到相对论速度，然后跃迁，”蕾斯·珊德勒接口道，“约需六个小时减速进入红巨星星系。花两天调查生命迹象。同样，回程时间也需十小时。”

“就算在途中可能有耽搁，螺旋号回来后，也至少会再过两天，驱逐舰才会开始收割。如果红巨星星系中没有生命，我们就立即用探针摧毁自动收割机。”

“可是……”农场主基尔·瑞德特开口道，脸上挂着一副与人类别无二致的讽刺微笑。先前他的面色还很凝重。

“可是，在如此拥挤的双星系统里启用霍金驱动，太危险了，”德姆·利亚说道，声音平静，“这种短程跃迁无论如何都非常危险，而且红巨星还在喷发出气体和残骸……”

“你说得对。这么做很愚蠢。”深空旅人在他的无线电波段播送道，“我的宗族将这种工程代代相传，而驱逐者种舰的所有指挥官中，没有一人能完成双星系统内部的跃迁。”

树的忠诚之音瑞塔·卡斯汀的目光扫过光谱螺旋人。“可你们有这么多强力聚变引擎……”

德姆·利亚点点头。“芭蕉，使用我们聚变引擎的最大推动力，调查红巨星系统需要多长时间？”

“三天半时间传送到另一个星系，”面容空洞的人工智能说道，“两天时间调查。再花三天半时间回来。”

“没有办法缩短时间吗？”奥姆·莱伊问，她是黄簇族民，“削减安全措施？增大聚变引擎马力？”

西行开口回答：“往返九天的计算就是在忽略所有安全措施，聚变引擎开足百分之一百二十马力的基础上得出的。”他悲伤地摇摇光头，“不，那不可能实现。”

“但霍金驱动……”德姆·利亚说着，房间里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停止了呼吸，除了深空旅人之外，依照传统意义来讲，他一直都没有呼吸。光谱螺旋推选出的总指挥转向人工智能：“如果我们这么做了，可能带来什么样的灾难？”

紫式部前跨一步。“这两种传送——不管是进入还是离开霍金空间——都会太靠近双星系统的洛希瓣。据我们推测，螺旋号有2%的可能全毁，有8%的可能部分受损，而荚舱生命支持网受损的可能有6%。”

德姆·利亚看看驱逐者和圣徒。“我们会有6%的几率失去上百——上千——沉睡的亲属与朋友。我们曾宣誓保护他们，直到抵达目的地。那么做的话，我们整个文化消亡的几率也有2%。”

深空旅人悲哀地点点头。“我不知道你们的伊尼人朋友为你们的设备增添了怎样的奇迹。”他广播道，“但在我看来，你们低估了这些风险。这个双星系统内无法进行霍金驱动跃迁。”

沉默延伸开去。最终德姆·利亚说：“我们的选择，是要在不清楚红巨星星系中是否有生命——或许还存在完整的物种群——依赖于它的情况下，摧毁收割机。不管存在生命的可能性多么微小，我们都不能那么做。这违背我们的道德准则。”

瑞塔·卡斯汀小声说道：“我们理解。”

德姆·利亚继续道：“我们还可以传统方式行进，调查本星系。但这就意味着你们将会遭受驱逐舰的最后一次洗劫，如果红巨星星系中不存在生命，我们会立即启动聚变驱动返回，摧毁机器。”

“驱逐舰最后一次到访会摧毁上万乃至上百万驱逐者的家园，这对他们可算不上多大安慰。”农场主基尔·瑞德特道。

“完全算不上安慰。”德姆·利亚表示同意。

深空旅人站直身子，足有四米高，在十分之一重力下略微有些飘浮。“这不是你们的问题。”他广播道，“没理由让你们以同胞的生命冒险。我们感谢你们考虑到……”

德姆·利亚举起一只手，阻止他的无线电信号。“我们现在就投票，决定是否通过霍金驱动跃迁至红巨星星系，然后赶在驱逐舰伤害你们之前回来。如果那里有外星种族，那么我们在系统内还有两天时间，也许可以和他们对话，兴许他们可以为机器重新设定程序。我们都一致认可，它在你们着陆之后，第一次到来就偶然‘吃掉’你们的种舰，那几率是无穷小的。实际上，它在你们殖民的土地上不间断地收割——也就是那一个树环，表面区域等同于五十万个海伯利安——这表明它这么做是出于程序设定，似乎是要消灭某种异态的杂草或者害虫。”

三名外交官点点头。

“我们的投票规则是，”德姆·利亚说，“只有全体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做出决定，有一张否决票都意味着我们将不会使用霍金驱动。”

西行之前一直盘腿坐在桌子上，现在他移到了其他四个站着的人工智能旁边。“仅作参考，”胖胖的小僧人说道，“我们人工智能投票反对启用霍金驱动，五比零。”

德姆·利亚点点头。“知道了。”她说，“仅作参考，因为这种决定，人工智能的投票不算数，只有阿莫伊特光谱螺旋人或其代表，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她转回头看着另外九个人类，“使用霍金驱动，赞成还是反对？我们十人的决定，将关系到成千上万的族民。瑟斯·安珀尔？”

“赞成。”身穿蓝袍的女人眼眸清澈和温柔得令人惊诧，一如她的表情。“乔恩·米凯·德姆·阿棱呢？”

“赞成。”黑簇生命支持专家声音沙哑，“赞成。”

“奥姆·莱伊？”

黄簇女人踌躇了一下。船上，没有第二个人比她更清楚这么做对飞船系统带来的风险。2%几率遭到毁灭的风险对她而言，必定是一个可怕的赌注。她用手指摸了摸嘴唇。“我们的决定涉及两个文明。”她说着，显然是在自言自语，“兴许是三个。”

“奥姆·莱伊？”得姆·利亚又问了一遍。

“赞成。”奥姆·莱伊说。

“科姆·罗伊？”德姆·利亚向天文学家征询道。

“赞成。”年轻女子的声音微微有些颤抖。

“帕特克·乔治·德姆·米欧呢？”

红簇安全专家粲然一笑。“赞成。就像古话说得好，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嘛。”

德姆·利亚有些恼怒。“你是在代表六十八万四千两百八十八名沉睡中的同胞说话，不该这么没心没肺。”

帕特科·乔治的笑容凝固了。“我投赞成票。”

“塞缪尔·利亚·科姆·阿里医生？”

医生苦恼的程度，就跟帕特科刚才的厚脸皮差不多。“我得说……还有这么多未知……”她四处看了看，“赞成吧。”她说，“那得靠我们自己去弄清楚。”

“彼得·德伦·德姆·塔耶呢？”德姆·利亚向蓝簇心理学家发问道。

这位年纪稍大的人一直在咬笔头。现在他看看它，笑了笑，把它放回桌子上。“赞成。”

“蕾斯·珊德勒呢？”

瞬间，另外那个绿簇女人的眼里似乎显示出了蔑视的意味，几近愤怒。德姆·利亚做好了将得到否决票，并听一通长篇大论的准备。

“赞成。”蕾丝·珊德勒说，“我相信，从道义上讲，这也是需要的。”

最后一个是这个团体中最年轻的。

“德恩·索阿呢？”德姆·利亚问道。

年轻女子说话之前，清了清喉咙。“赞成。咱们去看看吧。”

所有眼睛都转向公选的指挥官。

“我也投赞成票。”德姆·利亚说，“西行，准备最大加速，朝霍金驱动传送点进发。科姆·罗伊，你和蕾斯·珊德勒、奥姆·莱伊去寻找一个最佳入站传送点，方便在全星系范围寻找生命。农场主、深空旅人、树的忠诚之音卡斯汀，如果你们要留下来等，我们现在就准备气闸，如果要跟我们一起走，那就得立即动身了。”

农场主没有和别人商量，就回答了：“我们希望同行，德姆·利亚公民。”

她点点头。“深空旅人，请叫你的同胞清理出开阔的航道。我们将以黄道平面斜上的角度向外驶离，但聚变尾迹会像龙息一样猛烈。”

完全适应太空的驱逐者播送道：“已经完成了。许多人都希望能一览胜景。”

德姆·利亚轻声自言自语。“但愿我们的胜景不要出乎意料。”她说。

螺旋号安全完成了跃迁，次系统只受到了一些轻微干扰。他们在距

红巨星表面三天文单位的距离，调查了星系。本来以为调查要花两天，但实际在不到二十四小时内就完成了。

没有隐藏的行星，没有小行星，没有中空小行星带，没有经改造的彗星，没有人工的太空栖息地——怎么也看不到生命迹象。至少三百万年前，当G2恒星完成向红巨星演变的最后一步时，它的氦核开始以聚变反应第二阶段的高温，把自己烧成灰，而在远离核心的外层，最初的氢聚变还在继续，整个过程又释放出碳和氧原子，二者加入反应，于是……很快……恒星重生为红巨星。很显然，在那新生红巨星太阳的势力范围之外，没有带外行星，没有气态巨星，也没有岩石星球。任何带内行星都被恒星的扩张整个儿吞噬掉了。尘埃放射出气态物质，加上重度辐射，几乎清理掉了这个太阳系内所有比镍铁陨星更大的东西。

“那么，”帕特科·乔治说，“就这样。”

“我能否授权人工智能开始朝回程传送点全加速？”蕾斯·珊德勒问。

驱逐舰外交官们已经带着各自的专用椅，走向了指挥甲板。舰桥处只有十分之一重力，但是没人感觉不适，因为阿莫伊特光谱的每一个专家——除了瑟斯·安珀尔——都坐在控制椅里，与飞船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搜索过程的大部分时间里，驱逐舰外交官都沉默着，现在也没有人来打破这一沉默，但他们都转头看着中央控制台前的德姆·利亚。

公选出的指挥官用指节敲了敲下唇。“暂时不要。”他们为了搜索，已经绕了红巨星一周，现在距离它酷热的表面还不到一个天文单位。“西行，你有没有检查过恒星内部？”

“才刚完成对它的采样。”人工智能和蔼的声音传来，“是本阶段红

巨星的典型情况。太阳亮度大约是其G8伴星的两千倍。我们对核心进行了采样——没有异常情况。显然那里的氦核非常活跃，尽管存在电子互排斥。”

“它的表面温度多少？”德姆·利亚问。

“大约三千开氏度。”西行的声音传来，“大约是它G2恒星时期表面温度的一半。”

“哦，天啊。”白簇科姆·罗伊坐在天文站连接的控制躺椅上低声说道，“你该不会是在想……”

“请对恒星进行深层雷达扫描。”德姆·利亚说。

恒星旋转着，他们绕它飞行，不到二十分钟后，全息图就出现了。西行说道：“只有一颗岩石星球。仍然在轨道中。大约五分之四旧地大小。雷达显示有海底和河床的痕迹。”

塞缪尔医生道：“在太阳不断扩张，蒸干它的海洋和空气之前，它可能跟地球差不多。不管是什么人或者东西住在那里，都曾受到上帝的恩惠。”

“太阳的对流层多厚？”德姆·利亚问。

“不到十五万公里。”西行说。

德姆·利亚点点头。“启动最大密蔽场。”她轻声说，“咱们去会会它们。”

他们接近岩石星球，那景象就像是在一片红色大海里游泳，德姆·

利亚这么想着。头顶，恒星的外层大气打着旋，盘旋而上，飓风从磁场深处生出，消散。密蔽场已经发热了，尽管他们身后拖了三十条六万公里长的微单纤线缆，用以散热。

一个小时里，螺旋号和那个曾经是旧地或海伯利安的星球残骸之间的距离，就减少至不到两万公里。各种各样的传感器都显示，在旋转的红色黑暗中存在一个岩石星球。

“一团煤渣。”乔恩·米凯·德姆·阿棱说。

“一团充满了生命的煤渣。”主要传感节点处的科姆·罗伊说道。她调出深层雷达全息图，“绝对是蜂窝结构。内部有海洋，有水。至少有三十亿具知觉的实体。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人类，但他们有机器，运输机械，还有类似于城市的蜂窝。甚至还可以看到他们每七十五年收割一次回来时，收割机的泊港。”

“但是仍然没有懂的联络吗？”德姆·利亚问。螺旋号一直在每一个波段和光谱播送基本数学信号，用上了飞船的所有通信技术——从无线电脉塞到调谐超光速粒子。也收到了各种各样的无线电反馈。

“调谐重力波。”一休解释道，“对于我们的数学或几何信息，没有回应。他们能接收我们的电磁信号，但不懂，而我们对于他们的引力子脉冲，也无法破译。”

“如果要得出这种电波的语法模式，需要研究多长时间？”德姆·利亚问。

一休布满皱纹的脸看起来似乎很痛苦。“几周吧，至少。兴许上月。说不定几年。”人工智能以同样失望的表情瞪着人类、驱逐者和圣

徒。“对不起。”他说着，摊开手，“此前，人类只接触过两个具知觉的外星种族，而且都是他们找到了与我们交流的方式。他们.....生物.....是真正的外星人。语言里的共通词汇都不多。”

“我们不能再待在这里了。”机械操纵节点旁的蕾斯·珊德勒说道，“核心处正在生成强力磁风暴。而我们无法以足够快的速度散热。我们得走了。”

突然，瑟斯·安珀尔站了起来，她虽然一直坐在椅子上，但没有接入节点，迄今也没有需要她操心的工作，她在十分之一重力下，飘在甲板上方一米处，呻吟着，突然昏死过去，缓缓地往甲板坠去。

萨姆医生、德姆·利亚和德恩·索阿一起伸出手去，但还是医生截住了她。“其他所有人原地待命。”德姆·利亚道。

瑟斯·安珀尔睁开她那极蓝极蓝的眼睛。“他们是如此不同。完全不是人.....虽然呼吸氧气，但不像瑟尼斯簌移情体.....模件一样的.....多重大脑.....纤维超多.....”

德姆·利亚抱住年长的女子。“你能与他们交流？”她急切地说，“向他们发送影像？”

瑟斯·安珀尔无力地点点头。

“把他们的收割机和驱逐者的影像一起发过去。”德姆·利亚厉声说道，“让他们看看，他们的机器给驱逐者城市星丛造成了怎样的破坏。让他们看到，驱逐者是.....人类.....有感知。虽然擅自占用了森林环，但没有损坏它。”

瑟斯·安珀尔又点点头，闭上双眼。过了一会儿，她开始哭

泣。“他们……都……感到很……伤心。”她低声说着，“机器带回的没有……照片……只有食物、空气和水。它设有程序……就跟你推测的一样，德姆·利亚……害虫要全部消灭。他们……对夺去了驱逐者的生命感到非常……非常……难过。他们提出……种族集体自杀……如果那样能够补偿造成的破坏。”

“不，不，不。”德姆·利亚说着，捏了捏正在哭泣的女人的手，“告诉他们，不需要这样。”她托住年长女人的双肩，把她抱起来，“这可能会让你难受，瑟斯·安珀尔，但你得问问他们，能否给收割机重新编程。告诉它不去进犯驱逐者定居地。”

瑟斯·安珀尔闭上双眼，好几分钟没有睁开。过了一阵，她似乎都停止呼吸了。然后那双美丽的眼睛又睁大了。“可以。他们正在发送重新编程的数据。”

“我们正在接收调谐引力子脉冲。”西行说，“还是无法破译。”

“我们不需要破译了。”德姆·利亚说着，深吸了一口气。她抱起瑟斯·安珀尔，扶她回到椅子上。“我们只需要把它记下来，等到回去的时候，原样反馈给驱逐舰就行了。”她又捏了捏瑟斯·安珀尔的手，“能不能传达一下我们的感谢并道别？”

女人笑了。“我已经完成了。尽我最大的努力。”

“西行，”德姆·利亚道，“咱们离开这鬼地方，加至最大速度，到传送点去。”

螺旋号成功从霍金空间跃迁回G8星系，没有受损。驱逐舰已经修正了轨道，不再朝向森林环的人口密集区，德恩·索阿在减速时用无线

电传输了记录下的调谐引力子波，巨大的收割机用它自己那难以破译的引力子雷鸣回应了什么，然后就听话地调转航向，朝森林环一个偏僻无人的区域驶去。深空旅人用它的密光装置向他们展示了在森林环的城市、平台、荚舱、树枝和塔楼上，人们欢呼雀跃的情景，然后关闭了无线电设备。

他们又聚集在日光泡罩里。人工智能没有一个在场，也没有偷听，人类、驱逐者、圣徒围成了一个圈。所有眼睛都望着瑟斯·安珀尔。那女人的双眼紧闭着。

德恩·索阿很小声地说道：“那颗星球上的……那些生物……到了恒星扩张的前夕，不得不修造树环，建造收割航天器。他们为什么不……离开呢？”

“这颗星球是……是……家园啊，”瑟斯·安珀尔低声说着，双眼依旧紧闭，“就像小孩子……不想离开家……因为外面太黑了。很黑……很空寂。他们热爱……家园。”年长的女人睁开双眼，苍白地笑了笑。

“你为什么之前不告诉我们，你是伊尼人？”德姆·利亚轻声地问。

瑟斯·安珀尔逐渐恢复，下巴和上了。“我不是伊尼人。我母亲，德姆·罗阿，在把我从圣特雷莎的地狱解救出来后，给了我伊妮娅的圣血——当然，是妈妈的。但我决定不使用伊尼人的能力。我决定不跟随他人，而是继续待在阿莫伊特人中间。”

“但你可以和它们以心灵感应交流……”帕特科·乔治开口道。

瑟斯·安珀尔摇摇头，急切地打断了他的话。“这不是心灵感应。这是……连接上……缔结的虚空。这是通过纯粹的移情，超越时空，聆

听亡者与生者语言。记忆不是一个人的私有财产。”这个九十五岁高龄的女人，看起来仍旧只是中年模样，她把手放到眉毛上，“也会带来一半的麻烦。多年来，我都努力不去注意那些声音.....不想加入记忆。所以冰冻沉眠是如此的.....宁静。”

“伊尼人的其他能力呢？”德姆·利亚问道，声音仍旧很柔和，“自由传输过吗？”

瑟斯·安珀尔摇摇头，一只手依然捂着双眼。“我不想学习伊尼人的秘密。”她说，声音听起来很疲惫。

“但是只要你想，你就可以做到的。”德恩·索阿说道，声音里充满了敬畏，“你只要走出一步——自由传送——一秒钟后，你就可以回到维图斯-巴连努斯B，或者海伯利安，或者鲸逝中心，或者旧地，不是吗？”

瑟斯·安珀尔放下手，看着年轻女子，目光灼热。“可我不愿。”

“在我们到达目的地，到达最终的光谱螺旋殖民地之前，”另外那个绿簇族民蕾斯·珊德勒问道，“你都打算继续和大伙儿一起，在深度睡眠中度过吗？”

“对。”瑟斯·安珀尔说。这唯一的一个字，是个宣言，也是挑战。

“那我们怎么对其他族民讲呢？”乔恩·米凯·德姆·阿棱问道，“殖民地里，有一个伊尼人.....具有伊尼人能力的人.....这会改变.....一切。”

德姆·利亚站起身来。“在我身任各位一致选出的指挥官的最后时刻，我可以下达这一命令，公民们。但是，我要求投票。我觉得瑟斯·

安珀尔，而且只有瑟斯·安珀尔有权决定，是否将她的.....能力告知我们光谱螺旋家族的同胞。在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后的任何时刻，”她直视着瑟斯·安珀尔，“或者是永远保密，这由你自己定夺。”

德姆·利亚转头把其余八人一一看了个遍。“我们永远不会泄露这一秘密。只有瑟斯·安珀尔有权告诉别人。如果赞成，请说同意。”

全票赞成。

德姆·利亚转向站着的驱逐者和圣徒。“西行已向我确认，这一过程没有被你通过密光播送出去。”

深空旅人点点头。

“那么，你关于瑟斯·安珀尔通过缔结的虚空与外星人接触的记录呢？”

“已销毁。”四米高的驱逐者播送道。

瑟斯·安珀尔踏前一步，离驱逐者近了些。“但你们还是想要一点我的血.....一点伊妮娅的DNA圣物。你们还是想要这个选择。”

农场主基尔·瑞德特长长的双手在颤抖。“是否泄露这个秘密，以及是否赐予我们圣礼，都不应由我们来决定.....需要七大理事会召开秘密会议.....以及向伊妮娅教会征求同意.....或者.....”显然，这名驱逐者想到他的几百万乃至几十亿驱逐者同胞将会永远离开森林环，自由传送到人类-伊尼人空域或者其他地方，心里一阵痛楚。他们的宇宙将会永远得到改变。“但我们不能代表所有人拒绝。”

“而且我们不太好意思开口.....”树的忠诚之音瑞塔·卡斯汀说道。

瑟斯·安珀尔摇摇头，走到萨缪尔医生身旁。医生递给圣徒一个防震小瓶，里面装的是血。“刚抽的。”医生说。

“你们必须作出决定。”瑟斯·安珀尔说，“那条路总会伴随着诅咒。”

农场主基尔·瑞德特凝视着小瓶，过了很久，才颤抖着双手接过来，小心翼翼地放到驱逐者力场装甲的安全口袋里。“看看它会带来什么，也很有趣。”驱逐者说。

德姆·利亚笑了。“知道吗，旧地有一句古老的骂人话。中文。‘宁为太平狗，不做乱世人’。”

西行调出了气闸，驱逐者外交官们走了，带着另外上亿个光之生灵，驾驭着太阳风，跟随着磁力线，犹如在急流运送下的光之船，乘风破浪回到森林环。

“如果你们大家不介意，”瑟斯·安珀尔微笑着说道，“我要回到沉眠舱休息了。过了漫长的多少天啊。”

最初苏醒的九人等到螺旋号成功传送入霍金空间后，才回到深度睡眠。当他们还在G8星系内，加速朝上，远离黄道面时，美丽的森林环遮挡了小小的白色太阳，奥姆·莱伊指向船尾的窗户道，“快看那里。”

驱逐者正在向他们道别。几十亿双纯能翼闪耀着阳光。

终于进入了霍金空间，只需要向人工智能确认一番，就足以让飞船稳定在完美的形式，让它的旋臂和沉眠荚舱正常运行，他们回到了正路上，一切正常。他们一一回到沉眠匣里——先是德恩·索阿及其配偶，然后其他人也回去了。最后只有德姆·利亚仍没睡，在沉眠匣盖上前的

几秒钟，她还在里面坐直了身子。

“西行。”她说道，声音很明显是在召唤。

矮胖的佛教僧人出现了。

“你先前知道瑟斯·安珀尔是伊尼人吗，西行？”

“不知道，德姆·利亚。”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飞船有我们所有人完整的基因和医疗资料。你肯定知道。”

“不，德姆·利亚，我向你保证，瑟斯·安珀尔公民的医疗资料没有超过光谱螺旋正常值的界限。没有伊尼人DNA存在的迹象。精神资料中也没有反映。”

德姆·利亚对着那全息图像皱了会儿眉，然后道：“那就是伪造了生物记录？可能是瑟斯·安珀尔，或者她妈妈动了手脚。”

“对，德姆·利亚。”

德姆·利亚单臂撑着头说道：“据你所知——据任何人工智能所知——螺旋号上还有没有别的伊尼人，西行？”

“据我们所知，没有。”胖胖的僧人说着，满脸真挚。

德姆·利亚笑了。“伊妮娅常讲，进化有方向和目标。”她轻声说，不像是说给人工智能听的，更像是在自言自语，“她说过，有一天，宇宙会绿意盎然，生机勃勃。她教授道，多样性是进化的最佳策略之一。”

西行点点头，不置可否。

德姆·利亚躺下，头枕在枕头上。“我们觉得伊尼人在帮助我们保存自己的文化——这艘飞船——遥远的殖民地方面，真的非常慷慨。我打赌，伊尼人已经帮助了一千个小型文化传送出人类空间，到未知领域。他们想要多样性——驱逐者、其他人。他们希望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把神性的礼物传递出去。”

她看着人工智能，但佛僧脸上只带着他通常浅浅的微笑。“晚安，西行。在我们睡眠的时候，请照顾好飞船。”她拉过盖子关上，于是系统开始运转，让她进入冰冻沉眠。

“是，德姆·利亚。”僧人对沉睡中的女人说道。

螺旋号继续在霍金空间穿行，划出巨大的弧。旋臂和生命荚舱编织出复杂的双螺旋，抵御从先前恒星的位置出现的假彩色和四维震动的洪流。

在飞船内部，人工智能已关闭了密蔽场重力、大气及灯光。飞船在黑暗中继续前进。

然后，一天，离开双星星系后约三个月，通风口嗡嗡响起来，灯亮了，密蔽场重力激活。所有的六十八万四千三百殖民者继续沉睡着。

突然，三个人影出现在位于指挥中心舰桥和首轮生命荚舱旋臂之间的走廊中央。中间的人影有三米多高，身上是尖刺和硬甲，四条手臂，身上到处缠着铬刺线。它那千面的眼睛闪着红光，仍停留在突然出现的那个地方，一动不动。

左边的人影是个刚进入中年的男子，卷发已泛白，有着深色双眼和

俊俏面容。他皮肤很黑，身穿柔软的蓝棉布衫、绿短裤和拖鞋。他朝着女人点点头，开始朝指挥中心走去。

女人年纪要大些，非常显老，尽管有伊尼人医疗技术的帮助，她身穿一件毫无瑕疵的朴素蓝袍。她走向通道口，乘电梯直上第三条旋臂，沿走廊走下去，进入一倍重力环境的生命荚舱。她在一个沉眠匣旁停下，从以脐线连接监控的匣盖面板上，拂开冰和凝水。

“瑟斯·安珀尔，”德姆·洛阿低声说着，手指抚在冰冷的塑料上，几厘米以下，就是她姻女皱纹满布的脸。“睡好，亲爱的。睡好。”

指挥甲板上，高个男子正和几个虚拟人工智能站在一起。

“欢迎您，皮泰，伊妮娅和安迪密恩的公子。”西行说着，微微躬身。

“多谢，西行。你们怎样？”

它们以超越语言和数学的方式，告诉了他一切。皮泰点点头，微微皱眉，摸了摸芭蕉的肩膀。“你内心有太多斗争吗，芭蕉？你希望能和解？”

头戴斗笠、脚踩泥泞木屐的高个男子说道：“是的，求求你，皮泰。”

那人友好地拥抱了人工智能，捏捏他的肩膀。两人闭了一会儿眼睛。

皮泰放开他后，忧郁的芭蕉咧嘴大笑。

“多谢，皮泰。”

那人坐在桌缘上，说道：“咱们看看现在是要去哪里。”

一个边长四米的全息立方体出现在他们面前。那些星星都很眼熟。螺旋号从人类-伊尼人空域出发的漫长旅途，用红色标出了踪迹。投射出的轨迹仍旧在以蓝色粗线前行——朝银河系中心延伸的蓝线。

皮泰站在原地，手伸进全息立方体，碰碰螺旋号投影路径右方的一颗小星。那个部分立即放大了。

“去检查检查这个星系，可能挺有趣的。”男子说道，带着舒心的微笑，“不错的G2恒星。第四颗行星大约是旧索美尺度的7.6。可能还会高一些，但已经进化出了一些非常危险的病毒和凶猛的动物。非常凶猛。”

“六百八十五光年。”西行补充道，“加上四十三光年航向修正。很快。”

皮泰点点头。

紫式部把扇子从脂粉厚重的面庞移开。她的微笑有些挑逗。“等我们到了那里，皮泰先生，那讨厌的病毒会不会自行消失？”

高个男子耸耸肩。“基本上吧，女士。大部分。”他粲然一笑，“但凶猛的动物将依然还在。”然后他与每一个人工智能握手，“保证安全，我的朋友。保护我们的朋友安全。”

皮泰疾走回主走道里那铬与刀刃组成的噩梦身边，德姆·洛阿走过铺就地毯的甲板，来到他旁边，柔软的长袍在地上拖出窸窣的声响。

“好了吗？”皮泰问。

德姆·洛阿点点头。

伊妮娅和劳尔·安迪密恩之子把手搭到站在他们中间的怪物身上，手掌平放在一块十五厘米长的弯曲荆棘附近。三人消失了，无声无息。

螺旋号关闭密蔽场重力，存储起空气，关掉内部的灯，在寂静中继续前进，尽量避免航向修正。

S O N G O F K A L I

迦梨之歌

[美] 丹·西蒙斯 著

DAN SIMMONS

阳曦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迦梨之歌 / (美) 丹·西蒙斯 (Dan Simmons) 著；

阳曦译. --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6

（读客外国小说文库）

书名原文: Song of Kali

ISBN 978-7-5594-1658-2

I. ①迦... II. ①丹... ②阳...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43275号

SONG OF KALI: Copyright ©1985 by Dan Simmon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rmonk, New York, USA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中文版权 © 2018上海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经授权，上海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图字：10-2017-041号

书 名 迦梨之歌

著 者 (美)丹·西蒙斯

译 者 阳 曦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邀编辑 叶 子 刘 雨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文化

版 权 读客文化

封面设计 读客文化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x 1270mm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209千

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1658-2

定 价 49.9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10-87681002（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献给哈兰·埃里森，

你听到了那首歌；

同样献给凯伦和简，

你们就是我的“他声”。

黑暗笼罩，无人可逃.....希腊人和他们的追随者浸沐在金黄的正午中，触摸到人类与美的无上和谐，在那一刻，他们以为自己已彻底摆脱那片阴影。然而这只是错觉，希腊人依然浸润其中。尽管如此，仍有无数生灵艳羡那短暂虚妄的超脱，那些深陷泥泞与饥荒的生灵，那些在长街上踟蹰、在战争中挣扎的生灵，那些艰难度日、奋力求存的生灵，那些蒙难哀号的脆弱人类，在维苏威火山令人窒息的浓烟中，在加尔各答动荡的午夜，他们看清了自己的真正处境。

——索尔·贝娄 [\[1\]](#)

何曾走出来，这里就是地狱啊。

——克利斯朵夫·马洛 [\[2\]](#)

有的地方太过邪恶，不应存在；有的城市妖气缭绕，切勿前往。加尔各答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去往加尔各答之前，我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去往加尔各答之前，我完全不相信真的存在所谓的邪恶——至少它不会超脱于人类的行为独立存在。去往加尔各答之前，我就是个蠢货。

征服迦太基城以后，罗马人杀掉城里的男人，将女人和孩子卖作奴隶，推倒宏伟的建筑，打碎高耸的石雕，在废墟上点燃熊熊大火，把盐撒进地里，让那片土地再也无法萌出新芽。但是对加尔各答来说，这一切都还不够。加尔各答应该被彻底抹除。

去往加尔各答之前，我曾积极参加反核游行；现在，我时常梦见核爆的蘑菇云在城市上空升起，建筑熔成玻璃的湖泊，平整的街道上流淌着熔岩之河，而真正的河流早已蒸发成大团的水汽。我看到人类的身影在那猩红的末日火光中像昆虫一样扭动，像恶心的螳螂一样爆裂开来，汁液四溅。

只要那座城市是加尔各答。这样的梦就丝毫不会让我难受。

有的地方太过邪恶，不应存在。

今天在加尔各答发生的一切.....我该责怪谁呢？

——香卡·高希 [\[3\]](#)

“别去，博比，”朋友告诉我，“不值得。”

那是1977年6月，我从新罕布什尔来到纽约，跟《哈泼斯》杂志的编辑敲定加尔各答之旅的细节问题。办完事以后，我决定去探望老朋友阿贝·布龙斯坦。我们那本小型文学杂志《他声》的办公室位于上城区一幢不起眼的写字楼里，跟俯瞰麦迪逊大道的《哈泼斯》编辑部相比，这地方实在有些寒酸。

阿贝独个儿待在凌乱的办公室里，忙着编辑《他声》的秋季号。办公室的窗户敞开着，室内的空气却沉闷潮湿，就像阿贝嘴边那支没点燃

的雪茄一样。“别去加尔各答，博比，”阿贝重复道，“把这活儿推给别人吧。”

“阿贝，事情已经定了，”我说，“我们下周就走。”我迟疑片刻，又补充了一句，“他们给的报酬相当不错，而且包下了所有开销。”

“哼。”阿贝回答。他把雪茄挪到另一边嘴角，冲着面前那堆稿子皱起眉头。这个男人个头不高，头发蓬乱，满头大汗——活像个输红了眼的赌徒——单看外表，你绝对想不到这个国家最负盛名的“小型杂志”竟然出自他的手。1977年，《他声》虽然还无法媲美老牌的《愚言评论》或《哈德逊评论》，但我们的季刊已经有了不少订阅户。《他声》首发的故事里有五篇被收进了《欧·亨利奖选集》，乔伊斯·卡罗尔·欧茨还专为我们的十周年纪念号写了一篇小说。在不同的时间段里，我曾充当过《他声》的助理编辑、诗歌编辑和免费校对员。但过去这一年，我一直待在新罕布什尔的山区，思考，写作，还出了一本诗集，现在，我对《他声》的贡献相当有限。尽管如此，我仍把这本杂志当成自己的心血，也把阿贝·布龙斯坦视为挚友。

“《哈泼斯》到底为什么挑上了你，博比？”阿贝问道，“要是这事儿真有那么重要，他们都打算包揽全部费用了，干吗不派个够分量的人去？”

阿贝问到了点子上。1977年，罗伯特·[\[4\]](#)·C.卢察克依然籍籍无名，虽然《冬魂》已经在《纽约时报》上收获了半栏评论。不过，我希望传到人们——尤其是掌握着话语权的那几百个人——耳朵里的全都是些好话。“《哈泼斯》看上我是因为去年我在《他声》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我说，“你知道的，就是关于孟加拉语诗歌的那篇。你说我在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身上花了太多笔墨。”

“噢，我记得，”阿贝说，“《哈泼斯》那帮跳梁小丑居然知道泰戈尔，我真是不胜惊诧。”

“切特·莫罗打电话给我，”我说，“他很欣赏那篇文章。”我才不会告诉阿贝，莫罗根本不记得泰戈尔的名字。

“切特·莫罗？”阿贝咕哝着说，“他不是忙着给电视系列剧写配套小说吗？”

“他在《哈泼斯》担任临时助理编辑，”我回答，“他希望在十月号上发表加尔各答的这篇文章。”

阿贝摇摇头：“阿姆丽塔和我们的伊丽莎白女王陛下还好吗？”

“她叫维多利亚。”我纠正道。阿贝明明知道孩子的名字。我告诉他我们为女儿起了这个名字的时候，阿贝评论说，作为印度公主与芝加哥波洛克^[5]的后代，这可真是个WASP式^[6]的好名字。这个男人极度敏感。阿贝虽然早已年过五十，但至今仍和母亲一起居住在布隆克维。他将全副身心都投入了《他声》，除了与这本杂志直接相关的事物以外，他对世界的其余部分完全漠不关心。有一年冬天，办公室里的暖气坏掉了，几乎整个一月他都穿着羊毛大衣坚持工作，直到暖气修好。近年来他跟别人的互动基本通过电话或信件完成，但他的尖酸刻薄并未因此减少半分。我开始明白，在我不干以后，他为什么雇不到新的助理编辑和诗歌编辑。“她的名字叫维多利亚。”我重复了一遍。

“随便吧。你打算抛妻弃女，远走高飞，请问阿姆丽塔对此作何感想？顺便问一句，你们的孩子多大了？几个月？”

“七个月了。”我回答。

“正是难哄的时候呢，现在丢下她们去印度可不是什么好主意。”阿贝说。

“阿姆丽塔也去，”我纠正他，“还有维多利亚。我告诉莫罗，阿姆丽塔可以帮我翻译孟加拉语。”其实真相有一点点偏差。提议让阿姆丽塔一起去的人是莫罗。事实上，很可能正是因为阿姆丽塔，这份工作才会落到我的头上。打电话给我之前，《哈泼斯》联系了三位研究孟加拉语文学的权威，其中两位是居住在美国的印度作家。那三个人都拒绝了这个活儿，但他们联系的最后那个人提到了阿姆丽塔——虽然她的研究领域是数学而非文学——于是莫罗顺藤摸瓜找到了我。“她会说孟加拉语，对吧？”莫罗在电话里问我。“当然。”我回答。事实上，阿姆丽塔会说印地语、马拉地语、泰米尔语和一点儿旁遮普语，还有德语、俄语和英语——但就是不会说孟加拉语。其实差不多嘛，我很乐观。

“阿姆丽塔想去？”阿贝追问。

“她期待得很，”我回答，“自从七岁时跟着父亲移居英国以后，阿姆丽塔就再也没回过印度。她还希望我们在去印度的路上能在伦敦停留几天，好让她的父母见见维多利亚。”最后几句是真的。阿姆丽塔原本不愿意带着婴儿一起去，但我告诉她，这件事对我的职业发展非常重要。最后，我还提出可以顺路去一趟伦敦，于是她终于点了头。

“好吧。”阿贝不甘心地咕哝，“去加尔各答吧。”他丝毫没有掩饰语调中的不以为意。

“说说看，你为什么不想我去？”

“过会儿再说，”阿贝回答，“现在先跟我说说，莫罗到底请你去调查达斯的什么事儿？我还想知道，你为什么让我在《他声》的春季号上

留出一半的版面来刊登达斯的東西。我讨厌再版，达斯的诗再版的次数已经多得让人作呕了，我敢打赌，他没发表过的作品加起来也不超过十行。”

“达斯，是的，”我说，“但不是再版，会有新东西的。”

“快说。”阿贝催促道。

于是我说了。

“我去加尔各答是为了寻访诗人M.达斯，”我告诉他，“找到他，跟他聊聊，然后将他的新作带回来公开发表。”

阿贝紧盯着我。“啊哈，”他说，“这不可能。M.达斯已经死了，这已经是六七年前的事了吧。我想想看，应该是1970年。”

“1969年7月。”我忍不住卖弄起来，“1969年7月，M.达斯前往东巴基斯坦——现在是孟加拉国——的一个小村庄参加他父亲的葬礼，确切地说，是火葬仪式。回来的路上，他失踪了，所有人都觉得他被谋杀了。”

“对，我想起来了，”阿贝说，“当时你和阿姆丽塔还住在波士顿的公寓里，我在你们家住了几天，新英格兰诗人协会举办了一场诗歌朗诵会来纪念他。你读了一段泰戈尔，还有几段达斯的作⒑，描写的是……她叫什么来着，那个修女——特蕾莎修女。”

“我还专门写了两篇文章来纪念他，”我说，“现在看来，当时我们有些操之过急。达斯似乎在加尔各答重新露面了，或者说，至少有他的新诗和信件流传出来。《哈泼斯》通过当地的代理拿到了一些样稿，达斯的旧识说，这些新作绝对是他写的。但谁也没见到他本人。《哈泼

斯》希望我能尽力搞到一些他的新作，但这篇文章的侧重点主要是‘寻访M.达斯’，诸如此类的东西。下面是好消息：无论我带回来了什么东西，《哈泼斯》都有优先发表的权利，但是他们不要的稿子，我们就可以登在《他声》上。”

“听起来像是二手资料。”阿贝嚼着雪茄咕哝道。根据我对布龙斯坦的了解，这已经算是热情洋溢的感谢了。我沉默着没说话，然后他终于又开了口：“那么这八年他到底去哪儿了，博比？”

我耸耸肩，扔给他一份影印的资料，那是莫罗给我的。阿贝狐疑地看了看，把它举到一臂以外仔细审视，就像在研究杂志中插一样，然后又把它扔了回来。“我放弃，”他说，“这是什么玩意儿？”

“达斯的新诗片段，据说是他在这几年里写的。”

“这是用什么写的，印地语？”

“不是，主要是梵语和孟加拉语。这里是英语译本。”我递给他另一份影印本。

阿贝一边读，一边皱紧了汗津津的眉毛。“基督啊，博比，难道这就是我们春季号要刊登的东西？某位高贵的女士一边用后入式乱搞，一边趴在一具无头的男尸身上吸血？还是说我看漏了什么？”

“你没看漏，就是这么回事。当然，这只是不完整的几个小节。”我说，“而且翻译得不怎么样。”

“我还以为达斯的作品以抒情和感性著称，类似你对泰戈尔的评价。”

“以前确实如此，其实现在也是。可能不那么多愁善感，但是相当乐观主义。”同样的话我也曾用来捍卫泰戈尔。真见鬼，我也为自己的作品这样辩解过。

“啊哈，”阿贝说，“乐观主义。嗯，我喜欢这一句里的乐观主义——‘Kama Rati Kamé / viparita karé rati’，根据这份译本，它的意思是说——‘卡玛和拉提因欲望而疯狂，像狗一样猛干’。真不错，念起来别有韵味，博比。有点儿像早期的罗伯特·佛洛斯特。”

“这是一段传统的孟加拉歌谣，”我说，“注意看达斯如何赋予它新的韵律。他从经典的吠陀梵文开始，然后转换成庶民的孟加拉语，最后又回到吠陀梵文。这样的体裁处理相当复杂，即使经过翻译仍留有余韵。”我终于闭上了嘴巴。这都是莫罗告诉我的，而他也是从某位“专家”那儿听来的。小房间里实在太热。敞开的窗外传来喧嚣的车声，远处缥缈的汽笛让人感觉莫名地安心。“你说得对，”我重新开口，“这听起来完全不像是达斯。他曾为特蕾莎修女写下史诗，很难相信这些东西同样出自他的笔下。我猜达斯早就死了，现在这事儿是个骗局。我不知道，阿贝。”

阿贝在转椅上往后一仰，我以为他打算取下嘴边的香烟，但他只是眉头紧皱，把雪茄挪向左边嘴角，然后又是右边。他靠在椅背上，反手将粗短的十指交扣在脖子后面。“博比，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我在加尔各答的经历？”

“没。”我惊讶地眨眨眼。写出第一本小说之前，阿贝在通讯社当过记者，满世界乱跑，但他很少谈论那时候的事儿。接受了我写泰戈尔的那篇稿子以后，阿贝无意中提过，他曾在缅甸和蒙巴顿勋爵一起待过九个月。我没怎么听他说起过自己的记者生涯，不过偶尔听到的几件事都

很有趣。“是在大战期间吗？”我问道。

“不是，是在战后，1947年印巴分治那会儿。英国离开那片土地，把印度分成两个国家，让两个教派的人自相残杀。那会儿你应该还没出生吧，萝卜头？”

“我读过那段历史，阿贝。所以你当时是去加尔各答报道动乱？”

“不是，那时候人们再也不想读到任何跟战争有关的事儿了。我去加尔各答是为了报道甘地……圣雄甘地，不是后来那位印度铁娘子……甘地在加尔各答，我去采访他。和平的象征，裹着缠腰布的圣人，真是出好戏。总而言之，当时我在加尔各答待了大概三个月。”阿贝停下来用手梳了梳稀薄的头发，他看起来似乎有些语塞。我从没见过阿贝在运用语言上迟疑过哪怕一秒——无论是说是写，还是大喊大叫。“博比，”他终于重新开口，“你知道‘瘴气’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

“有毒的气体，”他的故弄玄虚让我有些不高兴了，“比如沼泽里溢出来的那种，或者其他什么有毒的东西。可能源自希腊语里的‘miainein’，意思是‘造成污染’。”

“没错，”阿贝再次开始转动嘴角的雪茄，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的小小炫耀。在阿贝·布龙斯坦看来，他的前诗歌编辑本来就该懂希腊语。“呃，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唯一可以用来描述加尔各答的词语就是……瘴气。除此以外，我甚至想不出别的任何形容。”

“它的确建筑在一片沼泽之上。”我还是不太高兴。我从没见过阿贝这个样子，神神叨叨地说些胡话，简直就像你一直信赖的老好水管工突然开始大谈特谈占星术，“而且雨季就要到了，我猜，这的确不是一年中舒服的时候。可是我认为……”

“我说的不是天气，”阿贝打断了我，“虽然加尔各答的确又潮又热，是我待过的最可怕的地方。简直比1943年的缅甸和台风季节的新加坡还要糟糕。耶稣啊，它甚至不如八月的华盛顿。不，博比，我说的是那地方本身，真见鬼。那座城市有些……有些瘴气沉沉的。我待过的脏乱差的地方可不少，但没有哪座城市像加尔各答那么无聊、差劲。想到那地方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博比。”

我点点头。真是太热了，我感觉眼皮后面开始抽痛。“阿贝，你是没见过真正糟糕的地方。”我温和地说，“试试看，去北费城待一个夏天，或者芝加哥南边也行，我就是在那里长大的。然后你就会觉得加尔各答简直像是娱乐城了。”

“嗯，”阿贝的视线根本就不在我身上，“也不光是城市本身。我想离开加尔各答，于是我的总编——可怜的笨蛋，他几年后得了肝硬化死掉了……总而言之，那个浑球儿给我派了个新活儿，让我去孟加拉乡下的某个地方报道一座桥的建成仪式。我是说，那地方连铁路都没有，两片丛林全靠这座该死的桥连在一块儿。桥下面的河有几百码^[7]宽，水深可能只有三英寸^[8]吧。但这座桥是用战后美国提供的第一笔援助款建起来的，所以我得去报道这事儿。”阿贝停下来望向窗外。街上某处传来西班牙语怒气冲冲的叫喊，但阿贝似乎并没有听见，“总而言之，特别无聊。工程师和施工队伍已经离开了，仪式上有政客，有宗教人士，大概就是印度很常见的那一套。一切结束以后，时间已经很晚了，我来不及坐吉普车回去——反正我也不急着赶回加尔各答——所以我就在村子边上的一座小客房里住了下来，那幢房子可能还是英占期的遗物。那天晚上真是热得要命——汗根本滴不下来，直接就在皮肤上蒸发了——蚊子多得让人发疯，于是到了午夜以后，我索性爬了起来，信步走到桥边。我站在那里抽了支烟，然后开始往回走。要不是有月光，我

根本就不会看见那一幕。”

阿贝取下嘴边的雪茄，做了个怪相，仿佛是在嫌弃雪茄的味道。“那个孩子看起来顶多十来岁，或者更小一点。”他说，“桥西边的水泥桥墩上有几根支出来的铁棍，可能是加固支撑用的，那孩子就被穿在铁棍上面。看得出来，当时他没有一下子死透，铁棍从他身体里穿过去的时候，他还挣扎了一会儿——”

“他爬到桥上以后摔了下去？”我问道。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阿贝说，“当地政府在验尸报告里也是这样说的。但我真他妈想不出来，他怎么能恰好就扎到那些棍子上……除非他是从高处的梁上跳下去的。然后又过了几周，就在甘地结束绝食和加尔各答的暴乱平息之前，我去了英国领事馆，想查一篇文章，基普林的《建桥者》。你应该读过吧？”

“没有。”我说。基普林的散文和诗我都读不下去。

“值得一读。”阿贝说，“基普林的短篇小说相当不错。”

“那么这篇小说讲了什么？”

“呃，故事的核心是这样的，孟加拉人有个传统，每座桥修完以后，他们都会精心准备一个宗教仪式。”

“某种不寻常的仪式？”我隐隐猜到了他想说什么。

“也不算，”阿贝说，“在印度，大大小小的事他们都会搞点儿宗教仪式。只是孟加拉人的仪式启发基普林写下了那篇小说。”阿贝把雪茄放回嘴边，从牙缝里挤出最后的一句，“每座桥建成以后，他们都会献

祭一个活人。”

“好吧。”我说，“真棒。”我收好影印的资料，把它放回公文包里，然后起身告辞，“阿贝，如果你又想起了基普林的哪篇小说，请务必打电话告诉我们。阿姆丽塔对这些东西非常着迷。”

阿贝站起身来，身体前倾，粗短的手指按在稿件堆上：“该死，博比，真希望你不要去那个……”

“瘴气沉沉的地方。”我补充道。

阿贝点点头。

“我会离新桥远一点儿的。”我一边走向门口，一边说。

“至少考虑一下，让阿姆丽塔和你们的宝宝留下来。”

“我们已经决定了，全家一起去。”我说，“机票、酒店全都订好了。我们有自己的想法。现在唯一的问题是，如果那真是达斯写的，如果我真能弄到授权，你想不想要他的新作？你说呢，阿贝？”

阿贝再次点点头，把雪茄扔进凌乱的烟灰缸里。

“我会从加尔各答欧贝罗大酒店的游泳池边给你寄明信片的。”我打开房门。

关门离开的最后一瞬，我瞥见阿贝站在那里，手臂向前半伸，像是想挥手，又像是无奈地宣告放弃。

你想了解加尔各答吗？

那就准备好忘记她。

——苏希尔·罗伊

出发之前的那个晚上，我和阿姆丽塔一起坐在前门廊上，她正在给维多利亚喂奶。萤火虫在树影间闪烁，蟋蟀、树蛙和几只鸟儿的鸣叫声组成了婉转的夜曲。我们的房子离新罕布什尔的埃克塞特只有几英里【9】远，但有时候这里显得如此安静，仿佛身在另一个世界。在那个埋头写作的冬天，这样的与世隔绝让我觉得享受，但现在我坐立不安；可能正是这几个月的隐士生活让我变得蠢蠢欲动，渴望旅行，渴望见到陌生的地方、陌生的面孔。“你真的想去吗？”我问道。夜色中我的声音响亮得有些突兀。

宝宝已经喝完了奶，阿姆丽塔抬起头来，窗户里透出的朦胧灯光照亮了她高耸的颧骨和柔软的棕色皮肤。她的黑眼睛看起来晶莹闪亮。阿姆丽塔有时候真是美极了，以至于一想到我们有可能不曾相遇、不曾结婚生子，我的头就会真的痛起来。她轻轻托起维多利亚，在她的衣襟合上之前，我瞥见了乳房的柔美曲线和挺翘的乳头。“去一趟也没什么，”阿姆丽塔说，“我也想见见爸妈。”

“但是印度，”我说，“加尔各答。你想去吗？”

“如果我能帮上忙的话，去一趟也可以。”她说。她把一张叠好的干净尿布搭在我肩上，然后把维多利亚递给我。我轻轻揉着宝宝的脊背，感受着她的温暖，嗅着她身上的乳香和婴儿气息。

“你确定这不会妨碍你的工作？”我问道。维多利亚在我怀里扭动起来，胖乎乎的小手伸向我的鼻子。我朝她手心里吹了口气，她咯咯地笑起来，然后开始打嗝儿。

“没问题的。”阿姆丽塔回答。但是我知道，她只是为了让我宽心。劳工节以后，她就要开始在波士顿大学教一门新的研究生水平的数学课，我很清楚她要做多少准备工作。

“你期待重回印度吗？”我继续问道。维多利亚已经把头奋力凑到我颊边，高兴地在我的领子上蹭着口水。

“我很好奇，它和我记忆中的样子会有什么不同。”阿姆丽塔说。她的嗓音柔和，剑桥的三年让她的英语带上了一点儿口音，但绝不是那种平淡乏味的纯粹英式口音。听她说话的感觉就像是一只涂满油的手掌有力地抚过你的身体。

阿姆丽塔七岁的时候，她的父亲把自己的工程公司从新德里搬到了伦敦。她曾跟我说起过儿时记忆中的印度，和一般人的刻板印象别无二致：文化光怪陆离，到处都嘈杂混乱，种姓歧视无处不在。这一切和她的性情格格不入：阿姆丽塔是安静与高贵的化身，她讨厌噪声，以及任何形式的杂乱；世间的不公令她惊骇，语言与数学井井有条的韵律规范了她的头脑。

阿姆丽塔跟我讲过她在新德里的家，夏天她也曾和姐妹一起住在孟买一位叔叔的公寓里：光秃秃的墙上到处都是陈年的污渍，窗户大开，床单粗糙，晚上有蜥蜴在墙上匆匆爬过，一切都那么廉价而杂乱。相比之下，我们在埃克塞特郊外的家就像北欧设计师的梦那样干净开阔，闪烁着原木特有的光泽，椅子整齐舒适，墙壁雪白，隐藏式光源照亮艺术家的杰作。

阿姆丽塔的钱支撑着我们的房子和小小的艺术收藏。她曾开玩笑说，这是她的“嫁妆”。起初我不愿意花她的钱。1969年，也就是我们结婚的第一年，我的总收入是5732美元。那一年我辞掉了卫斯理学院的教职，开始全职写作和编辑。我们住在波士顿，公寓矮得连老鼠都得蹲着走。但我不在乎，我愿意为自己的艺术追求而吃苦。阿姆丽塔却不愿意。她没有争吵，也听从我的意见没有动用自己的信托基金。但是1972年，她付了这幢房子和四英亩【10】土地的首期款，并买下了我们的第一件藏品，那是杰米·韦思的一幅小型油画。后来我们又陆续买了其他八件藏品。

“她睡着了。”阿姆丽塔说，“你可以停下来了。”

我低下头，发现她说得对。维多利亚入睡得很快，她张开小嘴，半握着拳头，婴儿急促的呼吸软软地喷在我的颈间，我继续轻晃着她。

“我们把她抱回去吧？”阿姆丽塔提议，“外面开始凉了。”

“再等一分钟。”我说。我的手掌比宝宝的背还宽。

维多利亚出生的时候，我三十五岁，阿姆丽塔三十一岁。多年来只要有人愿意听——也有一些不愿意听的——我就会喋喋不休地一再强调，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我高谈阔论人口过剩、强迫年青一代直面惨淡的二十世纪是多么不公平，不想要孩子又要生的人有多蠢。对于这件事，阿姆丽塔依然从来不曾争辩——不过以她接受的正规逻辑训练，我怀疑她能在两分钟内把我的所有论点批驳得体无完肤——但在1976年初的某个时间，大约是在本州初选那会儿，阿姆丽塔自顾自地停了避孕药。1977年1月22日，杰米·卡特完成就职仪式重回白宫两天以后，我们的女儿维多利亚出生了。

“维多利亚”这名字绝不是我选的，但暗合我的心意。七月里炎热的一天，阿姆丽塔第一次提出了这个名字，当时我们都一笑了之。坐着火车到达孟买的维多利亚车站，这似乎是阿姆丽塔最早的记忆之一。那幢宏伟的建筑是英国殖民时期的遗迹，迄今仍是印度的地标之一。每次想起它，阿姆丽塔总会心生敬畏。从那时候起，维多利亚这个名字在她心中就成了美丽、优雅和神秘的化身。所以最开始，我们只是开玩笑说要给宝宝起名叫维多利亚，可是到了1976年的圣诞节，我们就发现，如果宝宝是个女孩的话，再也没有比这更合适的名字了。

维多利亚出生之前，我总爱抱怨那些有了孩子就没了自我的朋友。明明都是些聪明人，我们曾无数次愉快地讨论各种话题，政治、散文、剧院之死，或者诗歌的衰落，可现在他们却只会喋喋不休地谈论自己的儿子长了第一颗牙，或者花好几个小时事无巨细地描述小希瑟在幼儿园的第一天。我发誓，我绝不会沦落到这等地步。

但我们的孩子是不一样的。维多利亚的成长值得所有人精心研究。我发现自己完全沉醉于她的呢喃儿语和笨拙的动作。换尿布这事儿确实令人生厌，但只要看到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挥动肉乎乎的胳膊，深情凝望着我，那什么都不在话下。是的，我觉得她深情地凝视着我，因为她的父亲，一位出版过作品的诗人，竟然甘愿屈尊为她做这等凡俗琐事。七周后的一个清晨，维多利亚第一次赏光露出了真正的微笑，我立即打电话给阿贝·布龙斯坦分享这个喜讯。众所周知，阿贝从不会在早上十点半之前起床，据说是为了保持语感，但那天他依然祝贺了我，然后礼貌地指出，这会儿才凌晨五点四十五。

现在，维多利亚七个月大了，她的天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差不多一个月前，她就学会了比画“这么大”；而在那之前好几周，她俨然已经成了“躲猫猫”的大师。六个半月大的时候，维多利亚学会了爬——这显然是高智商的标志，虽然阿姆丽塔并不赞同——尽管她总是倒退着爬，但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现在，她的语言能力每一天都在突飞猛进，虽然我还不能从她的牙牙儿语中分辨出“爸爸”或“妈妈”的音节（哪怕我把录下来的磁带放慢一半的速度也听不出来），但阿姆丽塔狡黠地微笑着向我保证，她曾经听到维多利亚说过几个完整的俄语或德语单词，甚至还有一整句的印地语。而且我每天晚上都会为她读点儿东西，有华兹华斯的《鹅妈妈歌谣》，有济慈，还有我精心挑选的庞德的《诗章》片段。她似乎很喜欢庞德。

“上床去吗？”阿姆丽塔问道，“明天我们得一早起来。”

我留意到了阿姆丽塔的语调。有时候她是真的在问“我们现在睡觉吗”，而有时候她其实是在说“我们做爱吧”。现在显然是后者。

我抱着维多利亚上楼走到摇篮边，把她放进摇篮。然后我站在原地

凝望了片刻，维多利亚趴在摇篮里，身体微微有些倾斜，周围放满了毛绒玩具。她的头靠着防护垫，月光温柔地洒在她身上，仿佛上帝的恩赐。

片刻之后我走下楼梯，锁好门窗，关掉所有的灯，然后回到楼上。阿姆丽塔在床上等我。

在我们做爱的最后几秒钟里，我翻身看着她的脸，希望为我不曾诉之于口的问题找到答案，但一片云从月亮上飘过，将一切掩埋在突如其来的黑暗之中。

午夜，这座城市就成了迪士尼乐园。

——苏布拉塔·查克拉瓦蒂

我们的飞机由南向北飞越孟加拉湾，在午夜抵达了加尔各答。

“我的上帝。”我喃喃低语。阿姆丽塔倾身越过我的座位，向窗外张望。

在阿姆丽塔父母的建议下，我们乘坐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飞机去孟买过了海关。一切都很顺利，但印度航空公司从孟买飞往加尔各答的航班因机械故障延误了三小时。经过漫长的等待，我们终于登机，然后又在机舱里坐了整整一小时，既没有灯也没有空调，因为外部发电机已经撤走了。坐在我们前面的那位商务人士说，三周以来孟买到加尔各答的

航班就没有哪天不延误的，因为飞行员和航班工程师正在闹矛盾。

起飞以后，我们的飞机又因为剧烈的雷暴向南绕了一大圈。维多利亚闹了大半个晚上，但现在她在母亲的怀里睡着了。

“上帝啊！”我再次惊叹。加尔各答在我们脚下铺展开来，整座城市占地两百五十多平方英里，在绝对黑暗的云层和孟加拉湾之间，一大片灯火如银河般璀璨。我曾在夜间乘飞机抵达过许多城市，但从没见过这样的图景。和普通城市的电灯光芒不同，午夜加尔各答闪烁着数不清的灯笼和篝火，还有一种奇怪的柔光——简直像是真菌的磷光——从千万个看不见的角落溢出来。大多数城市的灯光是一条条连续的直线，那是地面上的街道、高速公路和停车场，但加尔各答的灯火看起来星星点点、杂乱无章，仿佛散落的星座，被一条条黑暗的河流隔开。按照我的想象，战争期间的伦敦或者柏林遭到轰炸以后——整座城市燃起熊熊大火——也许正是这个样子。

就在这时候，起落架的轮子触到了地面，可怕的潮气涌进凉爽的机舱。转眼间我们就下了飞机，跟着挤挤挨挨的人流走向行李提取处。航站楼又小又脏。虽然已经很晚了，但到处都是汗流浹背的粗人，他们高声喊叫，横冲直撞。

“难道没人来接我们吗？”阿姆丽塔问道。

“有。”我从破烂的传送带上手忙脚乱地取下我们的四个袋子放在脚边，任凭周围的人潮起伏涌动。小小的航站楼里充斥着歇斯底里的气氛，身穿白衬衫和纱丽的男男女女都很暴躁。“莫罗在孟加拉作家协会有个熟人。应该有个名叫迈克尔·莱纳德·查特吉的人会开车送我们到酒店。但我们现在晚了好几个小时，他可能已经回家了。我看能不能叫辆

的士。”

但是看到门口那些挤挤挨挨高声叫嚷的人，我停下了脚步。

“是罗察克先生和夫人吗，罗伯特·罗察克？”

“卢-察克。”我条件反射地纠正了他的发音，“是的，我就是罗伯特·卢察克。”我看着这个好不容易才挤到我们身边的男人。他又高又瘦，穿着一条脏兮兮的棕色裤子，白上衣已经变成了灰色，在泛绿的荧光灯下显得特别龌龊。他的脸看起来相当年轻——可能不到三十——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但一头黑发滑稽地支棱着，穿透力极强的黑眼睛让人觉得那背后潜藏着被压抑的暴力冲动，黑色的眉毛在鹰隼般锐利的鼻子上方几乎连在了一起。我后退半步，放下一只行李袋腾出右手。“查特吉先生？”

“不，我没看到查特吉先生，”他的声音有些刺耳，“我叫M.T.克里希纳。”他的口音很重，听起来像在唱歌，再加上周围的嘈杂，一时间我误听成了“空虚的克里希纳【11】”。

我伸出手，但克里希纳已经转身向外带路了。他用右手奋力推开前面的人。“这边请。快，动作快点儿。”

我朝阿姆丽塔点点头，拎起行李。这么热又这么吵，维多利亚居然没醒，真是不可思议。“你是作家协会的人吗？”我问道。

“不不不。”克里希纳没有回头，“我是个兼职老师，你知道吧。我在美国教育基金会印度分部有个熟人，我的顶头上司沙阿先生，他又在纽约认识一位亲爱的老朋友，亚伯拉罕【12】·布龙斯坦先生。于是这位先生的善意最终着落在我头上。快走。”

航站楼里热得像蒸笼，外面的空气似乎更加潮湿凝重。探照灯照亮了航站楼大门上方的银色标志。“德姆-德姆机场。”我大声念道。

“对对对。以前他们在这儿造过子弹，一战以后这事儿就不合法了。”克里希纳解释道，“这边请。”

突然我们身边就围了十多个搬运工，吵嚷着争抢不多的几件行李。他们的大腿像芦苇一样单薄，双腿赤裸，身上胡乱搭着棕色的破布，其中有个人少了只胳膊，另一个看起来遭过火烧：他几乎没有脖子，下巴和胸口之间是大片狰狞的疤痕组织。显然他没法说话，但他损毁的喉咙仍在发出急促的声音。

“把行李给他们。”克里希纳急速说道。他大大咧咧地做了个手势，搬运工一拥而上，争抢我们的袋子。

我们沿着弧形的车道只走了六十步左右。氤氲的湿气坠得空气沉甸甸的，像浸透了水的军毯一样又黑又重。有那么一瞬间，我恍惚觉得是在下雪，空气中似乎有白色的碎屑飘拂，然后我意识到，那是无数昆虫在航站楼探照灯的光束中飞舞。克里希纳朝搬运工做了个手势，指指不远处的一辆车，然后我惊讶地停下脚步。“是辆巴士？”我问道。虽然那辆蓝白色的车看起来更像是小面包车，而不是正经大巴。车身上喷着美国教育基金会印度分部的缩写，USEFI。

“对对对。只有这辆车了。咱们得快点儿。”

一名搬运工像猴子一样敏捷地爬上车顶，其他人把四个行李袋挨个儿递给他，然后他再把行李绑在车顶的架子上。他们用一条黑色的塑料绳绑行李的时候，我漫无目的地想，我们干吗不直接把行李塞进车里呢？管他呢。我耸耸肩，找出两个五卢比的硬币准备给搬运工当小费。

克里希纳取走了我手里的一枚硬币，然后把另一枚还给我。

“不要，太多了。”他说。我再次耸耸肩，然后扶着阿姆丽塔把她送上车。搬运工焦躁的叫喊终于惊醒了维多利亚，她大哭起来，又为这片喧嚣增添了新的音符。我们冲着睡眼蒙眬的司机点点头，坐到右边第二排座位里。克里希纳在门口跟三个搬运工争执。他们的孟加拉语说得很快，阿姆丽塔没法完全听懂，但仍能捕捉到只字片语。她告诉我说，那些搬运工很不高兴，因为五卢比没法平均分成三份，所以他们要求克里希纳再给一个卢比。克里希纳喊了几句，然后试图关上巴士车门。年纪最大的那个搬运工脸上沟壑纵横，胡茬儿都已经白了，他上前一步，用身体挡住了折叠门。其他搬运工从航站楼门口向这边走过来，叫喊声开始变成咆哮。

“看在上帝的份儿上，”我对克里希纳说，“拿去，再给他们几个卢比吧。我们赶紧离开这儿。”

“不行！”克里希纳的视线扫过我们这边，现在那双眼睛里的暴虐已经挣脱了束缚。他的表情看起来有些凶狠，就像某些血腥运动的玩家一样。“太多了。”他固执地说。

现在已经有一群愤怒的搬运工聚集在巴士门口，突然他们开始伸手拍打车身。司机坐直身体，紧张地调整着头上的帽子，门口那个老头儿已经踏上了最低的一级台阶，似乎想挤进车里，但克里希纳伸出三根手指坚定地按向他赤裸的胸口，老头儿后退一步，回到了棕褐色的人群中。

几根粗糙的手指突然抓住了阿姆丽塔身侧半开的车窗，一脸烧伤疤痕的搬运工正在往上爬，就像在做引体向上。他的嘴巴在几英寸外神经

质地快速开合，我们都看见了，他没有舌头。唾沫喷溅在尘迹斑斑的车窗上。

“见鬼，克里希纳！”我猛地站起身，打算直接把钱给搬运工。就在这时候，三名警察从阴影里冒了出来。他们头戴白色头盔，身穿卡其色短袖上衣，腰缠武装带。其中两名警察手持“拉蒂”——印度版的警棍，沉重的木棍长达三英尺【13】，末端镶有金属帽。

搬运工仍在大喊大叫，但看到警察过来，他们还是让出了一条路。那张疤痕狰狞的脸从阿姆丽塔身侧的车窗外消失了。第一个警察用棍子敲敲车头，老搬运工转头跟他大声抱怨，警察举起吓人的棍子，更加响亮地吼了回去。克里希纳抓紧机会一扳把手，终于关上了车门。他快速对司机说了句什么，我们的车终于动了起来，沿着黑暗的车道开始加速。有人朝车尾扔了一块石头，发出哐当一声巨响。

然后我们离开机场，拐上了一条空荡荡的四车道马路。“VIP高速公路，”克里希纳还站在门口，“只对非常重要的人士开放。”右边一块灰扑扑的广告牌一闪而过，上面用印地语、孟加拉语和英语分别写着一条简短的标语：欢迎来到加尔各答。

我们没开车头灯，但车顶的小灯一直没关。阿姆丽塔漂亮的眼睛下面已经开始出现黑眼圈。维多利亚筋疲力尽，但是她睡也睡不着，哭也没力气，只好在妈妈怀里一阵阵咕哝。克里希纳侧身坐进我们前排的座椅，头顶的小灯和窗外间或掠过的街灯照亮了他鹰隼般锐利的鼻子侧影和愤怒的表情。

“我在美国的大学里待了差不多三年。”他说。

“是吗？”我说，“真有意思。”其实我恨不得一拳把这浑球儿砸个满

脸开花，瞧他惹来的好事儿。

“对对对。我跟黑人、奇卡诺人和红印第安人待在一起，这些人在你们的国家都饱受压迫。”

高速公路两侧黑漆漆的沼泽突然变成了路肩上的一座座棚屋。灯笼的火光透过粗麻袋搭成的墙壁漏了出来。远处篝火照出的瘦长剪影在黄色的火光中疯狂地跳动。没有经历任何过渡，我们就已离开乡村，进入雨中的狭窄街道。蜿蜒的道路旁排布着一座座废弃的高楼，锡制屋顶的贫民窟绵延好几英里，漆黑破败的店面密密麻麻地向前延伸，完全看不到尽头。

“教我的教授都是些蠢货。保守派的蠢货。他们觉得书里那些已经死亡的词语组成的东西才叫文学。”

“嗯嗯。”我随声附和，虽然我完全不知道他打算说什么。

街道已被雨水淹没，有的地方水深有两三英尺。破烂的帆布棚子下面有许多裹着袍子的身影，他们或坐或蹲，有的人已经睡着了，有的人还在盯着我们的车看，阴影中我只能看见他们反光的眼白。每条巷子里都露出敞开的屋子、毫无遮掩的庭院、照明的火光，以及交错移动的阴影。一个瘦弱的男人拉着一架沉重的板车，巴士开到他身边的时候，他不得不跳到路边。我们的车呼啸而过，扬起的水帘把男人和他的货物都浇了个透湿。他挥舞拳头，嘴里嚷嚷着我们听不见的污言秽语。

街边的建筑老得看不出年代，仿佛是某个被遗忘的史前文明残留下来的废墟，那些阴影、角度、孔洞、空隙，看起来完全不像是人类的建筑。不过，我们总能在这些摇摇欲坠的德鲁伊建筑的二楼或三楼发现人类栖息的迹象：光秃秃的灯泡在天花板上摇晃；窗户里不时冒出来一两

个脑袋；斑驳的墙壁灰泥剥落，露出白色的建筑骨架；从杂志上剪下来的多手俗丽神像歪歪扭扭地贴在墙上或者窗玻璃上；孩子们吵吵嚷嚷地玩耍、奔跑、穿过狭窄阴暗的巷道；婴儿的哭声若隐若现；角落里时常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巴士轮胎碾过湿土和柏油路面，发出细碎的声响；裹着布片的人影像尸体一样躺在人行道的阴影之中。一种恐怖的似曾相识感笼罩了我。

“我写了一篇论文，阐述沃尔特·惠特曼对禅宗佛教的亏欠，结果那个蠢货教授不肯接受这篇论文，于是我愤而退学了。真是个傲慢狭隘的蠢货。”

“嗯嗯。”我回答，“我们能把车里的这些灯关掉吗？”

我们正在驶向这座城市的中心。破烂的贫民窟开始让位于更宏伟但看起来甚至更破旧的建筑。街边看不到几盏路灯。十字路口的深水坑反射着周围模糊的火光。每间黑漆漆的店面门口都有裹着破布的人影无声地躺在地上，就像一堆堆无人认领的衣服。看到我们的车，有的人会突然坐起来，目送巴士离开。车里的黄色灯光让我们看起来像是三具涂过蜡的尸体。我现在终于理解了战俘在敌人的首都游街时的感觉。

前方，一个男孩站在一片漆黑的水坑旁，抓着某只动物的尾巴甩动，我觉得那是一只死猫。巴士靠近的时候，他猛地把手里的东西扔了出来，毛茸茸的尸体还没撞上挡风玻璃我就认了出来，那是只死老鼠。司机咒骂着猛打方向盘撞向那个孩子，男孩敏捷地蹦开，棕色的腿在窗外一闪而过，他原来站立的那片水洼被巴士的右轮碾得水花四溅。

“你肯定明白，当然，因为你是一位诗人。”克里希纳咧咧嘴，露出细小尖锐的牙齿。

“灯能关掉吗？”我又问了一遍。怒火在我心中升腾，阿姆丽塔用左手碰了碰我的胳膊。

克里希纳用孟加拉语快速说了几句，司机耸耸肩，咕哝着什么。

“开关坏了。”克里希纳告诉我们。

我们拐进一片开阔的广场。这里原本可能是一处停车场，它仿佛一条阴暗的实线，切开迷宫般破败的建筑群。广场上杂物遍地，两辆废弃的有轨电车停在中央，有十多户人家倚靠车身搭起了帆布的棚子。雨又开始下了。突如其来的大雨像从天而降的拳头般敲打着金属车身。挡风玻璃外只有司机的那一侧有雨刷，它慢吞吞地左右摆动，雨帘很快在我们与城市之间拉起一层面纱。

“我们必须谈谈M.达斯先生。”克里希纳说。

我眨眨眼。“我希望你把车灯关掉。”我缓慢而坚定地说。从机场开始，我的怒气就开始不断蒸腾。有那么一瞬间，我恨不得掐死这个自命不凡、感觉迟钝的白痴——我要紧紧扼住他的喉咙，直到他青蛙似的眼睛从愚蠢的脑袋上爆出来。怒火在我体内涌动，仿佛高度数酒精饮料带来的暖流。阿姆丽塔一定是感到了我的愤怒，她拽住我的胳膊，握得就像老虎钳一样紧。

“我得跟你谈谈M.达斯先生，这很重要。”克里希纳强调道。车里的闷热几乎达到了忍受的极限，汗珠凝固在我们的脸上，仿佛烫出来的水疱。我们的呼吸像水汽一样停留在空中，外面大雨如注，就像整个世界都已毁灭。

“我要关掉这些该死的灯。”我站了起来。要不是怀里抱着维多利

亚，阿姆丽塔铁定会伸出双手抓住我。

我居高临下地俯视克里希纳，他浓密的眉毛惊讶地往上抬了抬。阿姆丽塔松开我的右臂说道：“没关系，博比。我们到了。看，酒店在那边。”

我停顿了一下，然后弯腰望向窗外。大雨去得和来时一样突兀，只剩下零星飘拂的雨丝。我的怒火也随着雨点敲打车顶的噼啪声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

“要不我们回头再谈吧，卢察克先生，”克里希纳说，“这是头等大事。要不就明天？”

“好的。”我抱起维多利亚，率先走出巴士。

欧贝罗大酒店的立面像花岗岩崖壁一样黑黢黢的，但一线灯光从两扇大门之间漏了出来。破烂的遮阳棚一直延伸到路边，大门两侧无声地站立着十多个撑伞的人影，有人还举着被雨水浸透的标语牌。我看到一块牌子上有一把锤头和一把镰刀，还有英语单词“不公平”。“是罢工的人。”克里希纳一边解释，一边朝一个身穿红背心、睡眼惺忪的搬运工打了个响指。我耸耸肩。凌晨一点半，雨季的加尔各答，一座漆黑的酒店外面有一群抗议者，似乎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过去的半小时里，我的真实感已经悄悄溜走了。喧嚣的声音在我耳边咆哮，仿佛无数昆虫的鸣叫，不曾停歇过一秒。一定是时差的问题，我默默地想。

“谢谢你来接我们。”克里希纳转身回到车上，阿姆丽塔对他说道。

他露出幼鲨般的微笑。“好好好。明天我再跟你们聊。晚安，晚安。”

酒店的入口处似乎有几条阴暗的门廊，像隔离带一样将大堂与街道分隔开来。酒店大堂十分明亮，前台店员非常清醒，衣着也很整洁，他们十分热情地欢迎了我们。是的，卢察克先生和夫人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是的，他们收到了我们的电报，知道航班延误了。行李搬运工是个老头儿，在我们坐电梯上六楼的时候，他发出鸽子般的声音逗了逗维多利亚。他离开的时候，我给了他十卢比。

我们的房间就像这座城市的其他所有东西一样巨大而空旷，阴影重重，不过看起来还算干净，而且门上有沉重的门闩。

“噢，不！”浴室里传来阿姆丽塔的声音。我强忍头痛，三步就跨了过去。

“他们没有浴巾，”阿姆丽塔说，“只有洗脸的毛巾。”然后我们一起大笑起来。只要有一个人停下来，另一个人又会开始笑。

我们花了十分钟时间在空床上给维多利亚做了个窝，然后脱下被汗水浸透的衣服，冲了冲澡，最后一起钻进薄被单里面。空调发出哐当声和空洞的呼哧声，不远处别的房间冲马桶的声音响得像是爆炸。那声音在我的鼓膜上跳动，仿佛喷气发动机的轰鸣。

“祝你好梦，维多利亚。”阿姆丽塔说。宝宝在睡梦中轻轻咕哝了一声。

还不到两分钟，我们就睡着了。

打破本土的藩篱后
人们在那广阔的庭院中
尽情交流，
和善地漫步。

——普南杜·帕特里

“任何东西在晨光里看起来都更加可爱。”阿姆丽塔说。

我们在酒店的花园咖啡厅共进早餐。亲切的服务生为我们拿了一把儿童高脚椅，维多利亚坐在上面高兴地发出咕咕声。咖啡厅正对庭院里的花园，脚手架上的工人愉快地互相打着招呼。

我一边就着茶一点一点地啃烤松饼，一边阅读英文版的加尔各答报纸。一篇社论呼吁建立更现代的交通系统，报纸上刊登着售卖纱丽和摩托车的广告，满脸笑容的印度家庭成员们高举手中的可口可乐瓶子，同一个版面上还有一具尸体的特写照片——准确地说，是一具支离破碎的尸体，脸像爆掉的轮胎一样稀烂，眼球向外凸出。昨天人们在豪拉车站一口无主的钢制箱子里发现了它——七月十四日，星期四——如有尸体身份的任何线索，请联系政府铁路公司豪拉警务督察，案件号 NO.23dt.14.7.77u/s302/301I.P.C（S.R.39/77）。

我把报纸叠起来放到桌上。

“卢察克先生？早上好！”我起身跟走过来的这位中年印度绅士握手。他个子不高，肤色很浅，头几乎已经秃了，鼻子上架着厚厚的角质框架眼镜，精纺西装富有热带气息，剪裁无可挑剔，而且他握手的动作相当礼貌。“卢察克先生，”他说，“我是迈克尔·莱纳德·查特吉。卢察克夫人，很高兴见到您。”他微微鞠了一躬，握住阿姆丽塔的手，“昨晚未能迎接二位，我向二位致以真诚的歉意。我的司机弄错了航班信息，他告诉我孟买过来的飞机延误到了今天早上。”

“没关系。”我说。

“但是二位远道而来，却没得到合适的欢迎，实在是失礼了，真是万分抱歉。我们非常高兴看到贤伉俪的到来。”

“‘我们’是指谁？”我问道。

“请坐。”阿姆丽塔说。

“谢谢。多漂亮的孩子！她的眼睛和您一模一样，卢察克夫人。‘我

们’是孟加拉作家协会，卢察克先生。我们一直和莫罗先生有来往，也很欣赏他出色的杂志。现在，我们期盼跟您分享最杰出的孟加拉……不，是最杰出的印度诗人的最新作品。”

“这么说，M.达斯还活着？”

查特吉轻轻笑了起来。“噢，千真万确，卢察克先生。过去六个月以来，我们收到了他的多封信件。”

“但是你见过他吗？”我追问，“你确定那就是M.达斯？为什么他会失踪八年？我什么时候能跟他见面？”

“慢慢来，卢察克先生。”迈克尔·莱纳德·查特吉说，“慢慢来。我为您和我们作家协会的执行委员会安排了一次初步的会谈。今天下午两点，您方便吗？或者您和夫人希望先休息一天，在城里转转？”

我看了一眼阿姆丽塔。我们已经商量好了，如果我不需要翻译，她就和维多利亚一起留在酒店里休息。“今天就很好。”我说。

“太好了，太好了！我一点半会派车来。”

我们目送迈克尔·莱纳德·查特吉离开咖啡厅。在我们身后，竹子脚手架上的工人正在快活地朝着花园里路过的酒店员工叫喊。维多利亚砰砰拍打着高脚椅的托盘，为窗外的人助威。

酒店对面那片杂乱的空地上竖立着印度联合银行的广告牌。广告牌上没有任何图像，只有醒目的黑色字母印在白色的背景上：加尔各答——国家的文化之都？——一种猥琐的定义？作为银行的广告，看起来

真让人摸不着头脑。

查特吉先生派来的是一辆本地产的普雷米尔，司机身穿卡其色短上衣，头戴帽子。我们驶上乔林基街，在拥堵中缓缓前行，于是我终于有机会一瞥加尔各答白天的风采。

堵得水泄不通的街道上什么都有，看起来有些滑稽。行人、三三两两的自行车、富有东方韵味的人力车、轿车、装饰着万字符的平板卡车、数不清的摩托车，还有吱吱嘎嘎的牛车，全都挤在一条狭窄破败的人行道上。牛在大街上闲庭信步，堵塞交通，它们不时把头探进商店里窥探，或是在新鲜的垃圾堆中埋头翻找。说到垃圾堆，不光是路边有，就连马路中央也不能幸免。我们经过的一段路旁，齐膝深的垃圾绵延了三个街区，就像道路两旁的堤坝。很多人满不在乎地在垃圾中跋涉，跟牛和乌鸦争抢能吃的东西。

除此以外，还有腰扎棕色武装带的警察指挥车辆停下来，好让排成纵队的女学生穿过马路，她们的白上衣和蓝裙子款式都很保守。下一个十字路口中央有一座红色的小庙。香火与垃圾交织的甜腻气息飘进敞开的车窗。道路两旁颓败的建筑和电线上悬挂着红色的标语。到处都有棕色皮肤的人在马路中央横冲直撞——白色的衣服和棕褐色皮肤交相辉映，像一股股涌动的潮汐，他们呼出的湿气似乎让空气都变沉了。

白天的加尔各答令人印象深刻，虽然还是有些吓人，但昨晚那奇怪的恐惧和愤怒都已烟消云散。我闭上眼睛，试图分析自己在巴士里为何那么生气，但热浪和嘈杂让我无法集中精力。宇宙中所有的自行车铃声似乎都和汽车喇叭声混杂在了一起，再加上人们的叫喊声和城市自身的背景声，共同组成了一道近乎实质的噪声之墙。

作家协会的总部设在达尔豪希广场外一幢灰色的庞大建筑里。查特吉先生在楼梯下迎接我，然后领着我爬上三楼。会议室很大，而且没有窗户。脏兮兮的天花板上有一幅残缺的壁画，绿色粗呢台面的会议桌旁坐着七个人，看到我们进来，他们都抬起头来。

查特吉为我们做了介绍。哪怕在最合适的条件下，我也很难记住别人的名字，更别提现在，一连串孟加拉语的音节和一张张富有教养的棕色面孔很快就搞得我晕头转向。在场唯一的一位女士一头灰发，身穿厚重的绿色纱丽，她满脸倦色，不停地伸手整理着自己的领口，她的名字似乎叫作利拉·米纳·巴苏·贝利帕。

双方的口音差异让短短几分钟的闲谈显得异常艰难。但我发现只要放松下来，让音乐般的印式英语在脑子里流过，我很快就听懂了他们在说什么。他们铿锵顿挫的语调有一种奇怪的流畅感，差点儿让我着迷。突然间，一位身穿白色罩衣的侍者从阴影里冒了出来，为大家送上装满糖的有缺口的杯子、凝固的水牛奶和一点点茶。我坐在那位女士和委员会主席古普塔先生之间，他是一位高个子中年男人，脸庞瘦削，龅牙看起来有些凶狠。真希望阿姆丽塔在我身边，她的冷静正适合充当我与这些热情的陌生人之间的缓冲。

“我觉得卢察克先生应该听听我们的提案。”古普塔突然开口说道。其他人纷纷点头。就在这时候，仿佛在暗示什么一样，灯突然灭了。

没有窗户的房间顿时陷入绝对的黑暗。楼里各处传来声声叫喊，有人送来了蜡烛。查特吉先生从桌子对面探过身来，安慰我说这事儿稀松平常。看起来这座城市每天都要停电，因为整体电力供应不足，所以需要各个区域轮流拉闸。

黑暗和烛光似乎让这里变得更热了。我感觉有些头重脚轻，于是赶紧抓住桌子边缘。

“卢察克先生，您应该知道，像M.达斯这么伟大的孟加拉诗人，能够得到他的大师之作，这是一份无上的荣幸。”古普塔的声音像双簧管一样高亢，沉重的音节在空气中缭绕，“虽然我们还没有看到这部作品的完整版，但我衷心希望贵杂志的读者懂得欣赏它的可贵之处。”

“好的。”我回答。一滴汗珠凝结在古普塔先生的鼻尖，跳动的烛光投出的人影足足有十四英尺高，“你们有没有收到达斯先生的其他手稿？”

“还没有。”古普塔先生说。他的黑眼睛湿漉漉的，眼圈很重。烛泪滴落在绿呢桌面上。“委员会将决定该如何处置这部史诗之作的英语版权。”

“我想见见达斯先生。”我说。桌子周围的人们互相交换着眼色。

“不可能。”开口的是那位女士。她的声音高亢尖细，就像锯子在金属上摩擦。气急败坏的鼻音和她高贵的形象很不相称。

“为什么？”

“多年来M.达斯一直杳无音信，”古普塔温和地回答，“有一段时间，我们所有人都相信他已经死了，于是我们深切地哀悼了这位国宝级的诗人。”

“那现在你们又怎么知道他还活着？有人见过他吗？”

会议室再次陷入沉默。烧了一半的蜡烛噼啪作响，尽管屋里一丝风

都没有。我觉得越来越热，开始有些不适。有那么一秒钟，我脑子里产生了一个疯狂的想法：蜡烛很快就会燃尽，我们将坐在潮湿的黑暗中继续交谈，就像一群没有身体的鬼魂，在一座死去的城市的倾颓的建筑物里徘徊不去。

“我们有他写的信。”迈克尔·莱纳德·查特吉说。他从公文包里取出几封信，挺括的信封发出窸窣的声响。“毫无疑问，我们的朋友还活着，他就活在我们中间。”查特吉润湿手指，弹了弹叠得整整齐齐的薄信纸。昏暗的光线下，手写的印度语看起来宛如符咒。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查特吉先生大声读了几段。信中问到了一些亲戚的近况，提起了几位共同的朋友，还回忆了一场二十年前的讨论细节。写信者问古普塔先生，多年前是否为达斯的一首短诗预付过稿费，但后来一直没有出版。

“好吧，”我说，“但我得亲自见见达斯先生，这对我的文章来说非常重要。只有这样，我才能……”

“请稍等。”查特吉先生举手打断了我。我看不见他的眼睛，镜片上只有反射的火焰在跳动。“这或许可以解释您为什么不可能见到他。”他折起一页纸，清了清嗓子，然后开始宣读。

……所以你看，我的朋友，世事变幻，但故人仍在。我还记得1969年7月的那天，正值湿婆节期间。《时代》周刊报道了那位在月球上留下足迹的男人，我从父亲居住的村庄返回城市：在那座偏远的村庄里，人类跟着劳作的耕牛在土壤中留下足迹，和五千年前的祖先一模一样。火车经过一座座村庄，神灵的塑像坐在车上，农民拖着沉重的神车在泥

土中跋涉。

返回我们热爱的城市，这趟旅程嘈杂而拥挤。一路上，我为自己空虚琐碎的生活深感沮丧。我的父亲度过了漫长而有意义的一生。在他的村子里，从婆罗门到哈里贞，每个人都希望参加他的火化仪式。我在田野中漫步，早在我出生之前很久很久，我的父亲就在这里灌溉、耕耘，从变化无常的自然手中夺回自己应得的果实。他的葬礼结束后，我告别兄弟们，独自去观摩一棵巨大的菩提树，那是父亲在少年时亲手栽下的。无论走到哪里，我都能看见父亲辛苦劳作留下的痕迹。那片土地似乎在缅怀他的离去。

然后，我问自己，你又做了什么呢？再过几周，我就要五十四岁了，我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写过一些诗，获得过一些同行的欣赏，也激怒过一些批评者。我织了一张幻梦之网，自居为伟大的泰戈尔的继承者。然后，这张谎言编织的网让我深陷其中。

到达豪拉车站的时候，我已经看清了自己的人生和诗作是多么肤浅。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在这座可爱的城市里工作、生活，它是孟加拉的心脏和血石，但我从来不曾触摸这座城市再造的精华，也不曾用我微不足道的作品描摹过它。我曾竭力描绘孟加拉最浅薄的外表、最陌生的闯入者和最不诚实的面孔，希望借此揭示它的灵魂。这就像试图描写一位美丽而复杂的女士，却只会罗列她借来的衣裳。

甘地曾经说过：“若不曾死过一次，就不算活过一生。”在豪拉车站离开头等车厢时，我已经明白，甘地的话的确是至高的真理。要找到真正的生活——为了我的灵魂、我的艺术——那我就必须放下旧日的种种外物。

我把两个行李箱随手送给了第一个凑上来的乞丐。现在想起他惊讶的表情，我仍忍不住莞尔。他会怎么处理我的精纺亚麻衬衫、我在巴黎买的领带，还有我的众多藏书，我完全无从知晓。

我穿过豪拉大桥，走进这座城市，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旧日的我已经死去，我将永远离开曾经的家，抛弃老习惯，告别我爱的人们。我要让全新的自己重新走进加尔各答，就像三十三年前，那个充满希望、有些口吃的小村少年第一次走进这座城市一样——只有这样，我才能让自己的眼睛恢复清澈，为最终的作品做好准备。

现在，你看到的正是这部耗费了我毕生精力的作品，这也是我第一次真正地尝试讲述这座母亲城市的故事。从多年前的那天起，新生的我走遍了这座挚爱城市的许多角落，过去的我甚至不曾听说过这些地方——而我竟愚蠢地觉得自己对这座城市了如指掌。

新的生活引领我在迷茫中寻找出路，去占有那些被丢弃的东西，与贱民一同劳作，在可胜公园的愚人中寻找智慧的闪光，从萨德街的娼妓身上发掘美德。通过这些经历，我逐渐了解了支撑这座城市的黑暗之神，甚至早在神祇诞生之前，他们就已经在那里。找到他们，我也就找到了自己。

请不要寻找我，那只会是徒劳无功。就算找到了我，你们也不会认出我现在的模样。

我的朋友，我写下这封信，是为了委托你们处理这部新作。这首诗还没有写完，我还有很多很多工作要做。但时间越来越紧迫。我希望先让这些片段尽量广泛地散播出去。批评的意见对我来说无足轻重，署名和版权也不值一提。我在乎的是，它必须出版。

请通过老渠道回复。

达斯

查特吉停了下来，寂静中隐约能听到街上的喧闹。古普塔先生清清嗓子，问了一个有关美国版权的问题。我尽可能地解释了几句——包括《哈泼斯》的提案和《他声》更加谦逊的建议。接下来我们又讨论了片刻，有人继续提问，蜡烛越燃越短。

最后，古普塔转向其他人用孟加拉语很快地说了几句，我再次希望阿姆丽塔在我身边。然后，迈克尔·莱纳德·查特吉说：“能请您在走廊里稍等片刻吗，卢察克先生？委员会将投票决定如何处置M.达斯的手稿。”

我站起身来，感觉双腿发软。一位仆人举起蜡烛领着我走到外面。楼梯转角的平台上有一把椅子和一张小圆桌，仆人把蜡烛放在桌上。灰蒙蒙的天光透过楼梯井正对达尔豪希广场的毛玻璃窗户照了进来，但微弱的光线反而让平台角落和走廊深处的黑暗显得更加浓重。

我在这里坐了大约十分钟，就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阴影中传来一阵响动。有什么东西在光圈外执著地挪动。我举起蜡烛，看到一只足足有小狗那么大的老鼠，被光线一照，它立即就不动了。老鼠僵在平台边缘，湿漉漉的长尾巴在楼板上来回甩动，阴郁的眼睛在光圈边缘虎视眈眈地看着我。它向前走了半步，我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恶心。它的动作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伏击猎物的猫。我半抬起身体，抓住脆弱的椅子，打算朝老鼠扔过去。

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声音，吓得我跳了起来。老鼠的身影迅速融入黑暗，木质楼板上只留下纵横的抓痕。查特吉先生和古普塔先生走出阴暗的会议室，烛火在查特吉先生的眼镜片上跳动。古普塔先生向前一步，走进我高举的蜡烛光圈，他的笑容充满期待，牙齿又长又黄。

“定下来了，”他说，“明天您就能拿到手稿，具体的安排我们再跟您联系。”

加尔各答没有和平；
血腥的召唤在午夜响起.....

——苏坎多·巴塔查尔吉

事情太顺利了。返回酒店的路上，我忍不住想道。按照我的想象，身为调查记者，我应该身穿军用风衣——耶稣啊，在这么热的天气下——东奔西走，细心拼凑线索，解开这位幽灵般的孟加拉诗人神秘失踪又重新现身的谜团。可是现在，在我到达这座城市的第一个下午，谜题就已经解开。明天，星期六，我就能拿到手稿，带着阿姆丽塔和宝宝飞回家。我的文章该怎么写？这也未免太简单了。

我的身体坚持认为现在是清晨，但腕表告诉我，已经下午五点了。

酒店附近老旧的写字楼里不时有上班族鱼贯而出，就像白蚁钻出灰色的化石残骸。聚居者在破烂的人行道上烧水泡茶，手提公文包的男人从熟睡的婴儿身上跨过。衣衫褴褛的男子蹲在阴沟边撒尿，就在离他不足六英尺的地方，另一个人在水坑里洗澡。我穿过那群共产主义抗议者，进入空调凉爽的酒店，感觉就像得救了一样。

克里希纳在大堂里等我。酒店助理经理看他的眼神就像在看恐怖分子。一点儿也不稀奇。克里希纳的样子比昨天还狂野。他的黑发左右支棱，像一个个惊叹号；凸出的眼珠又大又白，在黑眉毛的衬托下分外醒目。一看见我，他立即露出大大的笑容，伸出双手趋向前来。我下意识地跟他握了握手，然后才意识到，克里希纳突如其来的热情是为了打消助理经理的疑虑。

“啊，卢察克先生！真高兴再见到你！我是来帮你寻访诗人M.达斯的。”克里希纳继续摇晃我的手，他还是穿着昨晚那件脏兮兮的上衣，古龙水的麝香味夹杂着汗味扑面而来。强劲的空调吹得我的胳膊开始起鸡皮疙瘩，我感觉到身上的汗水渐渐干了。

“谢谢你，克里希纳先生，但是没必要了。”我收回右手，“我的事都已经安排好了，明天就能完成任务。”

克里希纳僵住了。他脸上的笑容遽然消失，浓密的眉毛在高耸的鼻穹上方紧皱起来。“啊，我明白了。你去过作家协会了，对吧？”

“是的。”

“是啊，是啊。关于我们那位著名的M.达斯，他们肯定给你讲了个引人入胜的故事。那个故事满足了你，是吗，卢察克先生？”克里希纳的声音越来越轻，说到最后一句时几乎变成了耳语。而且他一副心领神

会的狡黠表情，惹得大堂对面的助理经理皱起了眉头。天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他以为作家协会跟我说了什么？

我迟疑了。真见鬼，我不知道克里希纳跟这整件事有什么关系，也不打算花时间去弄清楚。我暗自骂了阿贝·布龙斯坦几句，谁让他自作主张，打乱我的安排，还害我被这个怪人缠上。与此同时，我清楚地知道阿姆丽塔和维多利亚正在等我，而且事情的走向让我很不愉快。

我的犹豫落在了克里希纳眼里，他倾身抓住我的前臂。“我想请你见一个人，卢察克先生。他会告诉你关于M.达斯的真相。”

“你是什么意思，真相？那个人是谁？”

“他不愿意透露身份。”克里希纳低声说。他的掌心潮湿，眼白中浮现着丝丝缕缕的黄色血管，“听完他的故事以后，你一定能理解。”

“什么时间？”我脱口而出。我之所以没有叫他滚开，完全是因为刚才在车里的时候，整件事让我感觉不太踏实。

“现在！”克里希纳得意地一笑，“我们可以马上去见他！”

“不可能。”我猛地抽回自己的手臂，“我得上楼去洗个澡。我答应过我的妻子，要跟她一起出去吃晚饭。”

“啊，对，对。”克里希纳点点头，舔了舔下排的牙齿，“当然。那我把会面安排到九点半，可以吗？”

我犹豫了一下。“你的朋友提供信息是想要钱吗？”

“哦，不，不！”克里希纳举起双手，“他不会容忍这样的事情。只

是我的确花了很大力气才说服他把这件事告诉别人。”

“九点半？”我问道。想到要在加尔各答的夜晚外出，我就感觉不太舒服。

“是的。我们去一家咖啡馆见他，那家店晚上十一点打烊。”

咖啡馆。这个词听起来真亲切。如果能拿到一些有用的素材……

“没问题。”我说。

“到时候我在这里等你，卢察克先生。”

抱着我女儿的那个女人不是阿姆丽塔。我停下脚步，手还放在门把手上。要不是阿姆丽塔及时从浴室里走了出来，我估计还得傻站在原地，甚至迷惑地退回走廊上。

“噢，博比，这位是卡马克雅·巴拉蒂。卡马克雅，这是我的丈夫，罗伯特·卢察克。”

“很高兴见到您，卢察克先生。”她的声音就像拂过花朵的春风。

“幸会，呃——巴拉蒂小姐。”我傻乎乎地眨了眨眼，望向阿姆丽塔。我一直觉得阿姆丽塔纯真的眼睛与柔和的脸部线条美得惊人，但有了这位年轻的女士做对比，我只能看到她脸上属于中年人的皱纹、微微叠起的双下巴和鼻梁上不完美的凸起。年轻女子的倩影烙在我的视网膜上，就像灯泡留下的残影。

她墨玉般漆黑的头发柔顺地搭在肩上，她的脸是略尖的椭圆形，曲线非常完美；柔软的嘴唇微微颤抖，仿佛专为欢笑而生，无比性感；她

的眼睛闪闪发亮——大得超乎想象，厚重的眼影和浓密的睫毛衬得瞳孔格外漆黑，令人惊心动魄的眼神犹如黑暗中的灯塔，仿佛能洞察一切。她的眼神中有东方的微妙韵味，也有一缕西式的风情，混合着天真与世俗，什么都恰到好处。

卡马克雅·巴拉蒂非常年轻——绝对不超过二十五岁——她身穿一件丝质的纱丽，轻得仿佛飘浮在身体上方；浑身上下流露出甜美的女性气息，就像拂面而来的怡人和风。

我一直以为鲁本斯画作中厚重的色彩和诱人的肉体是“骄奢淫逸”的最好诠释，但这名年轻女子单薄的身体和层层轻纱之下若隐若现的肌肤却让我体会到了这个词的真切含义，我感觉嘴里发干，脑子一片空白。

“卡马克雅是M.达斯的外甥女，博比。她想了解一下你要写的这篇文章，我们已经聊了一小时。”

“啊？”我看了一眼阿姆丽塔，重新将视线投向女孩身上。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是的，卢察克先生。我听到有小道消息说，我舅舅给几位老同行写了信。我想知道您有没有见过他……他现在好吗……”她垂下眼帘，声音也越来越低。

我在一把扶手椅边缘坐下。“没有，”我回答，“我是说，我没有见过他，但他很好。嗯，不过我也很希望见他。我正在写一篇文章——”

“好的。”卡马克雅·巴拉蒂微微一笑，把维多利亚放回床中间，宝宝的毯子和维尼熊玩具都放在那里。她优雅的棕色手指深情地拂过宝宝的脸颊。“我不会再打扰您了。我只想知道舅舅是不是很健康。”

“当然！”我说，“呃，我们当然愿意跟你聊一聊，巴拉蒂小姐。我是说，如果你很了解你的舅舅.....那么你也许能为我的文章提供一些素材。不知你能不能再待几分钟.....”

“我必须走了。我父亲肯定希望他回家的时候能看到我。”她转身对着阿姆丽塔微笑，“也许我们可以明天见面再聊，和刚才说好的一样？”

“好极了！”阿姆丽塔回答。自从离开伦敦以后，我第一回看到她这么轻松。她转头问我：“卡马克雅知道一家很不错的纱丽店，离这里不远，就在伊莱特电影院附近。我是说，博比，如果明天你不需要我陪同的话，我很想在这里买点衣服。”

“嗯，现在还说不准。”我回答，“这样，你们先安排。我不知道他们明天几点来。”

“那我明早再给您打电话。”女孩微笑着对阿姆丽塔说。我发现自己有些嫉妒，多么希望她微笑的对象是我，那将是来自天堂的赐福。随后巴拉蒂站起身来，跟阿姆丽塔握了握手，同时用印度女性常见的优雅手势理了理身上的纱丽。

“很好。”阿姆丽塔回答。

卡马克雅·巴拉蒂向我微微鞠了一躬，然后转身走向门口。我点头回礼，她开门走了出去。房间里还残留着隐约的芬芳。

“我的基督啊！”我叹道。

“放轻松，博比。”阿姆丽塔说。她无可挑剔的英国口音里藏着一丝笑意，“她才二十二岁，却在十一年前就已经订婚了。婚礼定在今年十月。”

“简直是暴殄天物。”我一边说，一边重重坐在宝宝身旁的床上。维多利亚转过头来挥舞手臂，想跟我玩耍。我一把抱起她高高举起，她咯咯笑着，小脚乱蹬。“她真是达斯的外甥女？”

“她以前经常帮他整理手稿，削铅笔，去图书馆跑腿，至少她是这么说的。”

“是吗？那时候她只有十来岁吧。”我抱着维多利亚上下颠动，左右旋转，在空中画弧，她兴奋地尖叫起来。

“他失踪的时候，她十三岁。显然，她爸跟达斯闹翻了，在他们的父亲去世以后。”

“他们的父亲？噢，你是说达斯的……”

“是的。总而言之，多年来达斯的的名字在他们家成了禁忌。我觉得她似乎不好意思联系查特吉或者作家协会的其他人。”

“但她找到了我们。”

“这不一样。”阿姆丽塔说，“我们是外国人，所以不算数。我们还出去吃晚饭吗？”

我把维多利亚放低到胸口的高度。她的小脸兴奋得红彤彤的，腾云驾雾的动作一下子停了，她似乎拿不准是不是应该哭一下。随后她就忘了这事，开始蹬我的腿，拼命朝我怀里拱，胖乎乎的小手紧紧抓住我的衬衫领口。

“我们去哪儿吃呢？”我解释了一下，九点半我得去见克里希纳介绍

的那位神秘陌生人，“这会儿进城有点儿晚了，要不我们直接叫客房服务，或者去下面的王子餐厅吃饭？我听说有个名叫法蒂玛的脱衣舞女要表演节目。”

“维多利亚肯定会闹个不停，”阿姆丽塔说，“不过我觉得，比起客房服务来，她应该更喜欢法蒂玛。”

“那好呀。”我说。

“我马上就好。”

脱衣舞女法蒂玛是个肥胖的中年印度女人，她的表演完全可以让埃克塞特童子军俱乐部的孩子们集体观看，完全不必担心引来任何流言。不过，王子餐厅里以超重中年男为主的观众似乎相当欣赏她的演出。维多利亚却完全不买账。她放声大哭，所以在法蒂玛开始转第二圈的时候，我们三个只好匆匆退场。

我们没有回房间，而是在酒店黑暗的庭院里漫步。傍晚的时候下过一场大雨，但现在雨已经停了，低垂的云层之间撒着几点星子。面朝庭院的大部分房间都已拉上厚重的窗帘，透进花园的灯光只有不多的几缕。我们轮流抱着维多利亚，宝宝的哭号逐渐变成了缓慢的啜泣，最后终于完全停了下来。我们在游泳池边待了一会儿，最后在黑暗的咖啡厅附近找了一条矮长椅坐下。水底聚光灯投下的光晕在枝繁叶茂的树木和竹枝的帘幕间跳跃，我发现游泳池另一头漂浮着一个黑色的影子，然后认出来那是一只淹死的老鼠。

“维多利亚睡着了。”阿姆丽塔说。我瞥了一眼，看见宝宝的手握成

拳头，双眼紧闭，哭够了以后，她总是睡得这么心满意足。

我伸展双腿，向后仰头，突然觉得很累，可能是时差还没倒过来。随后我坐直身体，望向阿姆丽塔。她轻轻摇着宝宝，眼神若有所思。长时间钻研某个数学问题的时候，她总会露出这种表情。

“故地重游的感觉如何？”我问道。

阿姆丽塔看着我，眨眨眼：“你说什么，博比？”

“印度，”我说，“回来的感觉如何？”

她理了理宝宝的领口，把孩子递给我。我让维多利亚靠在肩窝里，目送阿姆丽塔走到池边，她理了理身上棕色的裙子。来自池底的灯光向上照亮了阿姆丽塔高耸的颧骨。我的妻子真美，自从结婚以来，这个念头在我脑子里转过千万次。

“感觉似曾相识，”她的声音非常轻柔，“不，这个词不太准确。实际上，感觉就像走进了一个反复出现的梦里。那炎热，那噪声，那语言，那气味——一切都陌生而熟悉。”

“如果你觉得不愉快，我非常抱歉。”我说。

阿姆丽塔摇摇头：“我没有不愉快，博比。我是有点儿害怕，但没有不高兴。我觉得这里引人入胜。”

“引人入胜？”我惊讶地看着她，“我们有看到什么引人入胜的东西吗？”阿姆丽塔是个用词严谨的人，她对语言的要求比我还要苛刻。

她笑了。“你是说，除了卡马克雅·巴拉蒂以外？”她脱下凉鞋，伸

脚拨动蓝色的池水。我已经看不见游泳池那头的死老鼠了。“说真的，博比，我觉得这里的一切有一种怪异的吸引力。就像这些年来，我脑子里的某些区域一直在沉睡，但在这里，它苏醒了。”

“那么你想多待几天吗？”我问道，“我是说，事情办完以后。”我有些困惑。

“不用。”阿姆丽塔坚定的语气毋庸置疑。

我摇摇头。“一下午我都把你扔在酒店里，晚上我又要出去，真对不起。”我说，“早知如此，就不该一家人都来。我高估了这里的条件，辛苦你和维多利亚了。”楼上某处传来几句听不懂的争吵，仿佛是阿拉伯语，然后是一串鼻音很重的孟加拉语。一扇门砰地关上了。

阿姆丽塔走回我身边重新坐下。她接过维多利亚，把宝宝放在自己腿上。“没关系的，博比。”她说，“我有心理准备。我猜在拿到手稿之前，你应该不需要我帮你翻译了。”

“对不起。”我再次道歉。

阿姆丽塔重新望向游泳池。“我七岁的时候，”她说，“在全家搬去伦敦之前的那个夏天，我见到了一个幽灵。”

我瞪大了眼睛。就算阿姆丽塔告诉我她爱上了酒店里搬行李那个老头儿所以要离开我，我也不会比现在更惊讶、更不敢相信。阿姆丽塔是——或者说，在此刻之前曾经是——我认识的最理性的人，她对超自然的那一套玩意儿完全没有任何兴趣。每年夏天去海边度假的时候我都会带上斯蒂芬·金的小说，但她一眼都不愿意看。

“一个幽灵？”我机械地重复道。

“当时我们从新德里的家里出发，乘火车去孟买拜访叔叔，”她说，“每年夏天，和母亲一起坐火车去孟买都是我和姐妹们最兴奋的时刻。但是那一年，我的妹妹桑塔尔生了病，所以我们只好在博帕尔西边的一个小站下了车，然后在车站的旅店里住了两天，请一位当地的医生给她治病。”

“她没事吧？”我问道。

“没事，只是麻疹而已。”阿姆丽塔回答，“不过当时，我是家里唯一没出过麻疹的孩子，所以我单独睡在房间外面正对森林的小阳台上。无论是谁要想走到阳台上，都必须穿过我母亲和姐妹们睡的房间。那个夏天的雨季还没有来，天气非常热。”

“然后你看到了幽灵？”

阿姆丽塔轻笑起来。“半夜里，我被一阵哭声惊醒了。刚开始我以为是妹妹或者妈妈在哭，然后我意识到，一个身穿纱丽的老妇人正坐在我的床边啜泣。我还记得，当时我一点儿都不害怕，只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母亲会允许这个人穿过她们的房间，来到阳台上。

“她哭得很小声，但听起来撕心裂肺。我伸手想要安慰她，但我的手还没碰到她，老妇人就停止了哭泣，抬头看着我。就在那时候我意识到，她的年龄其实不算太老，是某件极度不幸的事情让她变得那么苍老。”

“然后呢？”我追问，“你怎么知道那是个幽灵？她突然消失了，或者一步步走向空中，要么突然变成了一堆破布和油脂，还是别的什么？”

阿姆丽塔摇摇头：“月亮被云层遮蔽了几秒，月光重新洒下来的时候，老妇人已经不见了。我大声喊叫，母亲和姐妹们跑到阳台上，她们向我保证，绝对没有人穿过她们的房间。”

“嗯，”我说，“听起来有些无聊。那时候你才七岁，说不定只是做梦而已。就算当时你真的醒了，也可能是女服务员从防火梯爬了上来，或者别的什么原因。”

阿姆丽塔把维多利亚托到肩上。“我承认，这个鬼故事不怎么吓人。”她说，“但多年来我都很害怕。你要知道，就在月亮进入云层之前的那个瞬间，我看到了那个老妇人的脸，我非常清楚她是谁。”阿姆丽塔轻拍宝宝的脊背，望向我，“她就是我。”

“你？”我问道。

“就在那时候我已经决定，我要搬去一个没有幽灵的国家。”

“真不忍心跟你挑破这事，小姑娘，”我说，“可是你要知道，大不列颠和新英格兰都以闹鬼著称。”

“也许吧。”阿姆丽塔抱着维多利亚站了起来，“但是我看不见它们。”

晚上九点半，我坐在酒店大堂里。炎热和疲惫让我的头痛愈演愈烈，晚餐桌上喝了太多的劣酒，现在我有些想吐。我甚至开始琢磨，克里希纳出现的时候我该用什么借口取消这次会面。九点五十分的时候，我决定告诉他阿姆丽塔或者宝宝生了病；到了十点，我意识到自己什么都不必说了。就在我起身准备上楼的时候，克里希纳突然出现了，浑身衣着凌乱，整个人看起来心烦意乱。他的双眼又红又肿，就像哭了很久

一样。他快步走上前来，严肃地跟我握了握手，活像是在殡仪馆里向痛失至亲的遗属表示哀悼。

“怎么回事？”我问他。

“非常非常不幸。”他的声音沙哑，“很坏的消息。”

“你的朋友怎么了？”我问道。突然间我觉得一阵解脱，也许那位神秘的消息人士摔断了腿，要么就是被电车撞了，或者突发心脏病。

“不不不。你肯定听说了吧，纳博科夫先生去世了，真是莫大的悲剧。”

“谁？”透过他浓重的口音，我只听到了另一个孟加拉名字。

“纳博科夫！纳博科夫！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微暗的火》《阿达》。你们英语文学界最伟大的语言大师。他的离去是整个圈子莫大的损失。”

“噢。”我终于明白过来。其实我连《洛丽塔》都没有读过。等到我想起自己打算推掉这次会面的时候，我已经跟着克里希纳走进了潮湿的暗夜里。他领着我走向一辆人力车，枯瘦的小个子车夫缩在红色车座上打盹儿。我情不自禁地后退了几步，我实在不愿意让这个单薄得像稻草人似的汉子拉着我在肮脏的街道上跑。“我们还是叫个出租车吧。”我提议道。

“不，不。这是我约好的车。路很近，我的朋友正在等我们。”

座椅被傍晚的雨浇湿了，但坐起来也不算难受。小个子男人赤裸的脚掌拍打着地面，双手紧抓左右车轭，他奔跑的动作敏捷而娴熟，身体

向上的时候双臂总是伸直往下，尽量减少车座的颠簸。

人力车没有像样的车灯，只有一盏挂在金属钩上的煤油灯来回摇晃。不断有卡车和轿车按着喇叭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他们也没开车灯，我看得心惊胆战。电车仍在运行，车窗上拉着金属网格，昏黄的车顶灯照亮了一张张汗津津的脸。虽然夜已经深了，但公交车上还是有很多人，载着乘客左右摇晃，人们抓紧窗户上的横栏，一不留心就会被甩开。路过的火车满满当当，许多人的脑袋或者身体的某个部分根本挤不进阴暗的车厢。

路上看不到什么街灯，但许多小巷和半隐半现的庭院中透出苍白的磷光，正是我在航班降落时见过的那种。炎热丝毫没有随着夜晚的到来而减退，如果非要说的话，现在我感觉比白天还热。厚重的乌云低悬在建筑物上方，仿佛湿透的抹布一样将城市的热量重新反射到我们身上。

我再次感到焦虑在体内积聚。我很难描述紧张的情绪到底来自哪里，显然不是因为任何实质性的威胁。虽然人力车碾过松动的石板、垃圾堆和电车轨道的时候，我的确感觉自己脆弱而无助。我想起自己的皮夹里还有价值两百美元的旅行支票，但紧张感像胆汁一样溢到了我的喉咙口，绝不可能仅仅是因为这笔钱。

夜间的加尔各答有某些东西直接触动了我脑子里最黑暗的区域。近乎孩童的恐惧毫无来由地在我的意识中氤氲，又被成人的理智强压下去。夜间的市声听起来全然无害——远处隐约的叫喊，刺刺的刮擦声，经过那些身披布片的人影时，偶尔也会听到他们的只言片语——但这些看似正常的声音却令我毛骨悚然，仿佛半夜里藏在床底的怪物的呼吸。

“迦梨斯特。”克里希纳说。他的声音很低，几乎被车夫的赤脚拍打

人行道的啪啪声淹没。

“抱歉？”

“迦梨斯特，意思是‘迦梨的地方’。这座城市最开始就叫这个名字，你肯定知道吧？”

“啊，我不知道。我是说，以前我可能在哪儿听说过，不过现在已经忘了。”

克里希纳转过头来。天色太暗，我看不清他的脸，却能感受到他的凝视。“你肯定知道，”他干巴巴地说，“迦梨斯特的前身是一座名叫迦梨卡塔的村庄，而这座村子是迦梨最神圣的庙宇——迦梨格特的所在地。这座庙宇现在依然矗立，就在离你的酒店不到两英里的地方。你肯定知道这事儿。”

“嗯。”我不知该如何回答。一辆电车以很快的速度转过街口，我们的车夫突然猛地转弯穿过轨道，完全不顾身边掠过的电车。背后传来愤怒的叫喊，眼前出现了一条开阔空旷的街道。“迦梨是一位女神，对吧？”我问道，“湿婆的配偶之一？”虽然我热爱泰戈尔，但我的确很多年没有读过《吠陀经》了。

克里希纳发出一阵奇怪的声音。起初我以为他是在嘲笑我，等我转过头去，才发现他正用手指堵住一边鼻孔，响亮地对着自己的左手擤鼻涕。“对，对。”他说，“迦梨是湿婆神圣的夏克提[【14】](#)。”他看了看自己左手上粘的东西，满意地点点头，然后将它弹向车外。

“你肯定知道她长什么样吧？”克里希纳问道。街道侧面破败的建筑都笼罩在黑暗中，其中一幢房子里传来女人互相叫喊的声音。

“她的样子？不，恐怕我不知道。她.....那些雕像.....她有四条胳膊，对吧？”我左顾右盼，咖啡馆怎么还没到？路边几乎看不到商店，我很难想象这堆废墟里居然藏着一间咖啡馆。

“当然！当然！她是一位女神，显然她拥有四条手臂！你一定得去看看迦梨格特那座伟大的偶像。它是吉格拉塔【15】，‘觉醒的’迦梨。非常可怕，一种恐怖的美丽，卢察克先生。她手结无畏印和予愿印——分别象征驱除恐惧和赐予慈悲——可是非常可怕。神像很高，看起来灰扑扑的，她的嘴巴张开，舌头很长。她长着两颗.....那个词怎么说来着.....吸血鬼的牙齿？”

“獠牙？”我抓紧湿漉漉的坐垫，不知道克里希纳到底打算说什么。人力车拐进另一条阴暗狭窄的街道。

“啊，没错，没错。她是唯一征服了时间的神祇。当然，她吞噬了所有东西。普鲁萨姆、埃斯瓦姆、加姆、阿维姆、阿亚姆。她浑身赤裸，美丽的脚下踩着一具尸体，手中高举套索.....绞索、哈提万加.....那个词怎么说的？一根棍子？不，是顶端镶嵌颅骨的棍棒，骷髅杖.....另外还有一把剑和被砍下的头颅。”

“被砍下的头颅？”

“当然。你肯定知道。”

“我说，克里希纳，真见鬼，你为什么要唠叨这些——”

“啊，我们到了，卢察克先生。下车吧，请快一点儿，我们已经晚了。咖啡馆十一点就要打烊。”

眼前的街道不过是一条垃圾遍地、雨水横流的小巷子，我没有看到

任何招牌或者店面，更别说咖啡馆了。所有建筑的外墙都漆黑一片，只有楼上的窗户隐隐透出灯笼的火光。车夫已经放下了车轭开始点烟，我依然坐在车上没有动弹。

“请快一点儿。”克里希纳冲我打了个响指，就像昨天招呼那群搬运工一样。他走到街边一个睡着的男人身旁，推开一扇毫不起眼的门。门里的灯泡照亮了一道狭窄陡峭的楼梯，隐约的交谈声从楼上飘了下来。

我跳下车，跟着他走进灯光中。克里希纳推开二楼的另一扇门，一条宽阔的走廊出现在我们面前。“你看到街道那头的大学了吗？”他回头问我。我点点头，虽然那所学校的建筑看起来跟仓库差不多。“当然，这就是大学的咖啡店了。不，我说得不对，应该说咖啡馆。就像格林尼治村一样，没错。”

克里希纳向左一拐，领着我走进一间宽敞的屋子。粗壮的柱子撑起高高的天花板，墙上没有窗户，让我想起芝加哥洛普区附近的一座车库。昏暗的灯光下至少摆着五六十张桌子，但只有几张桌子旁边有人。身穿宽松白上衣的青年三三两两地坐在做工粗糙的深绿色咖啡桌旁，他们的表情看起来热忱而诚挚。吊扇在二十英尺高的天花板上有气无力地转动，微不足道的力量显然不足以搅动潮湿的空气，稀稀拉拉的灯泡时明时暗，让眼前的场景看起来像是闪烁的老旧默片。

“一间咖啡馆。”我机械地重复道。

“这边请。”克里希纳领着我穿过挤挤挨挨的桌子，走向最深处的角落。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男子独自坐在墙边的长凳上，看到我们过来，他站起身来。

“卢察克先生，这位是贾伊普拉卡希·穆克塔南达吉。”克里希纳为

我介绍道，随后他又对那个年轻人说了几句孟加拉语。屋里太暗，我看不清他的样子。青年迟疑着伸手与我相握，他的掌心湿漉漉的，我借机打量着这张瘦削的脸庞。他戴着厚厚的眼镜，脸上的青春痘很多，脓疱简直闪闪发亮。

我们沉默地站了片刻。青年搓搓手掌，偷偷瞥了几眼咖啡馆里的其他学生。我们进来的时候就有人转过头来，但现在他们都移开了视线。

一位满脸胡茬儿的白胡子老头儿送上咖啡，我们在桌边坐下。杯子有好几个豁口，釉面上还有放射状的灰色裂纹。咖啡劲头十足，而且味道好得出人意料，可惜有人自作主张地加了大量的糖和酸牛奶。老头儿不言不语地站在桌旁，克里希纳和穆克塔南达吉同时将视线投向我，于是我掏出皮夹，抽出五卢比放在桌上。老头儿拿了钱就走，完全没打算找零。

“穆克塔南达吉先生，”我居然能记住这个名字，真为自己骄傲，“你有加尔各答诗人M.达斯的消息？”

男孩低下头，对克里希纳说了句话。克里希纳快速回答了他，然后向我露出鲨鱼般的微笑。“很遗憾，穆克塔南达吉先生的英语不太流利。卢察克先生，恐怕他不会说英语。他请我为他翻译，如果你准备好了的话，卢察克先生，他现在就告诉你他的故事。”

“我以为这是一次采访。”我说。

克里希纳举起右掌：“对，对。请你理解，卢察克先生，贾伊普拉卡希·穆克塔南达吉先生愿意跟你见面，完全是为了帮我的忙，我曾是他的老师。其实他不太情愿。如果你能耐心听他的故事，我会尽量准确地翻译。听完故事以后，如果你还有问题，我会向穆克塔南达吉先生转

达。”

真该死，我想道。一天里我第二次后悔没带上阿姆丽塔。我考虑了一下是否应该取消会面或者重新安排时间，随后又打消了念头。最好赶紧办完这事儿。明天我就将拿到达斯的手稿，运气好的话，晚上我们就能坐上回家的飞机。

“很好。”我说。

年轻人清清嗓子，推了推厚厚的眼镜。他的声音比克里希纳还要尖细。每说几句话，他就会停下来揉揉脸或者脖子，等待克里希纳翻译成英语。最开始我有点儿不耐烦，但他说的孟加拉语就像音乐，克里希纳的英语口音也暗含韵律，如咒语般令我渐渐入迷。感觉像在看一部外国影片，你努力想跟上字幕，却情不自禁地沉浸其中。

有几次我打断他的叙述提出问题，但穆克塔南达吉似乎不喜欢这样。于是几分钟后，我不再提问，只是慢慢啜饮正在变凉的咖啡，静静聆听。克里希纳有时候也会转头用孟加拉语跟男孩说几句，他们对话的时候，我只恨自己为什么是个只懂英语的白痴。他们的语速极快，我怀疑就算阿姆丽塔来了也未必能听懂。

克里希纳的语法经常很奇怪，用词也不大妥当，故事刚开始，我就不由自主地在脑子里重新组织他的语言。有时候我会在笔记本里记下一些细节，但片刻之后，就连这样的动作也成了分神的负累，于是我放下手中的笔。头顶的风扇缓缓转动，闪烁的灯光仿佛夏夜里远处的闪电，我全神贯注地沉浸在克里希纳为贾伊普拉卡希·穆克塔南达吉转述的故事之中。

一个要求

当我死后

请不要丢掉我的肉和骨头

请把它们堆起来

让它们

用气味

告诉人们

生命在地球上的价值

以及

最终

爱的价值

“我是个首陀罗种姓的穷人，我的父亲雅各迪斯凡兰·比布蒂·穆克塔南达吉生了十一个儿子，他曾加入圣雄甘地的队伍，徒步走向海边。

“我的家乡是杜尔加布尔附近一个名叫安古达的村子，杜尔加布尔位于加尔各答通往贾姆谢德布尔之间的铁路上。安古达是个贫困的小村，外面的人对我们漠不关心。唯独有一次，萨博兰简·文卡特斯瓦拉尼的两个儿子被老虎吃掉了，布巴内什瓦尔的一家报纸派了个人来采访萨博兰简·文卡特斯瓦拉尼，问他感觉怎么样。我记得不太清楚，因为它发生在世界大战期间——这件事过去了差不多十五年以后，我才出生。

“我家并不是一直都这么穷。我的祖父S.莫克西·穆克塔南达吉借过钱给村里的一个放债人。我是父亲的第八个儿子，到我出生的时候，我们早就把祖父借出去的钱都拿了回来，还倒欠了许多。为了付清部分债务的利息，我的父亲不得不卖掉家里最肥沃的六英亩土地——也就是离村子最近的那块地。剩下的十五英亩土地零零散散分布在很远的地方，父亲把它分成了十一份，每个儿子一份，但我们的土地实在太少，每份土地种出来的东西还不够养活两头小牛。

“1971年，这样的情况好转了一点点：我的哥哥马梅德希沃参军去打仗，结果没过多久就被巴基斯坦人杀死了。家乡的兄弟们瓜分了他的

土地，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很穷。

“于是我的父亲想出了一个主意。我在杜尔加布尔的基督教农业学院读了八年的半日制课程。那所学校是由孟加拉家畜授精中心的大富翁迪比先生资助的，规模很小。我们的书不多，老师也只有两个，其中一个患有梅毒，脑子正在变得越来越不正常。

“不管怎么说，我是父亲的家族里唯一读过书的人，所以他决定让我离开家去上大学。他打算让我以后当个医生，要是能做生意就更好了，这样我就能给家里拿回去很多很多钱。而且如果我去上学，我的那份地也就可以分给别人了。显然，在我父亲看来，一位医生或者一位有钱的商人绝不会计较那么一点儿贫瘠的土地。

“对于这个主意，我自己倒是有些矛盾。我既没坐过火车，也没坐过汽车，从没走出过安古达八英里以外。我可以读一些非常简单的书，用孟加拉语写一些基本的句子，可是我不懂英语和印地语，唯一记得的梵语只有《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的几句片段。

“简而言之，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成为医生。

“父亲又从放债人那儿借了一笔钱——这次是以我的名义。我那个疯疯癫癫的老师替我给加尔各答大学写了一封推荐信，然后寄给了他的大学导师。迪比先生在皈依基督之前就曾向甘地发誓，他将为我们的村庄尽心竭力，鞠躬尽瘁，所以他也给大学写了一张字条，请求他们大发慈悲，接纳一名默默无闻的低种姓贫苦佃农的孩子进入神圣的知识殿堂。

“去年，大学有了一个名额。为了表示感谢，我把借来的大部分钱都送给了老师和迪比先生的秘书，然后离开家乡，出发前往加尔各答。

那时候，我真是害怕极了！

“加尔各答带给我的种种冲击我们先略过不提，我只能说，当时的我分分秒秒都能得到新的启示。但是没过多久，我就消沉下来。我的钱勉强够付第一个学期的学费，剩下的钱根本住不起昂贵的宿舍，也不够租学校附近的学生旅舍。来到加尔各答的第一周，我一直睡在马坦公园的灌木丛下面，但雨季没完没了的雨水和警察的两顿毒打迫使我下定决心，我一定得找个地方住。

“我在学校里报的四门课程也不太如意。国家历史导论的课堂上有四百多名学生，我既买不起课本，也抢不到离讲台够近的座位。老师讲课的声音很小，而且他只说英语，所以我完全听不懂。于是我开始逃课到处去找住的地方，在那时候，我真想回到安古达的家里。就算每天只吃一顿，每顿只吃米饭和麦饼，我的钱也支撑不了几周。即使运气够好，能找到一间可以租的屋子，那我也只会更快饿死。

“就在那时候，我看到了学生论坛上一个招募室友的广告，从此以后，一切都变了。那间屋子离学校有六英里，位于一幢房子的第七层。整幢房子里住的主要是来自孟加拉国和缅甸的难民。招募室友的是个一年级的学生——他比我年长几岁，非常聪明。当时他的专业是药学，但他希望将来能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当个核物理学家。他名叫桑贾伊，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站在房间里，周围堆满了稿纸和脏衣服，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我的生活将永远地发生改变。

“他希望租出去半个房间，每个月收两百卢比。不过他肯定看到了我一脸的沮丧。当时我一共还剩下不到一百卢比，听他说完，我就知道自己白白走了两小时的路。失望之下，我问他能不能让我坐一会儿，几

天前警察手持拉蒂把我打了一顿，现在我的脚疼得厉害。后来我发现，他们敲断了我的足弓。

“听了我的遭遇，桑贾伊充满同情。当他听到我被警察殴打，又给不起学校舍监索要的贿赂，他立即变得怒不可遏。后来我发现，桑贾伊的脾气像雨季的风暴一样狂野。前一分钟他可能像雕像一样沉稳冷静，但下一分钟也许他就会被社会的不公激怒，一拳砸向沤烂的墙板，或者猛踢蜷缩在楼梯下面的缅甸小孩。

“桑贾伊还加入了毛派学生联盟（MSC）和印度共产党（CPI）。虽然这两个派别互相蔑视，经常对骂，但他似乎不以为意。尽管他的父母每个月都寄钱给他，但桑贾伊还是说他们是一对‘腐败的资本主义寄生虫’，因为他们在孟买拥有一家小型制药公司。起初父母把他送到国外读书，但他固执地跑了回来，‘重新近距离接触祖国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最终他忤逆父母的心愿，也不肯去孟买或德里的老牌名校，而是选择了粗俗平民化的加尔各答大学来完成学业。

“我们交换了彼此的人生故事以后，桑贾伊立即把租金要求降低到了每月五个卢比，还主动要借两个月的生活费给我。我必须承认，当时我高兴极了。

“接下来的几周里，桑贾伊教了我不少大城市的生存技巧。每天早上太阳升起之前，都会有贱民卡车司机开车将动物尸体运去炼油厂，我们可以搭他们的车去市中心。桑贾伊告诉我，在加尔各答这样的大城市里，种姓的界限一钱不值，革命很快就要爆发，到那时候，种姓制度顷刻间就会灰飞烟灭。我同意他的观点，但从小接受的教育根深蒂固，公交车上坐在陌生人身旁的时候，或是从街头小贩手里接过炸甜面团的时候，我依然忍不住会想他属于哪个种姓。总而言之，桑贾伊教会了我怎

样蹭免费的火车，去哪儿找欠我朋友人情的街边理发师刮胡子，如何趁着幕间休息的时候挤进连放三小时电影的夜场剧院。

“那段时间我逃掉了学校里所有的课，但我的分数从四个F上升到了三个B和一个A。桑贾伊也教会了我怎么从高年级学生手里买旧论文和考卷。为了买这些东西，我又被迫跟这位室友借了三百卢比，但他毫不在意。

“起初桑贾伊带我去过毛派联盟和印共的集会，但没完没了的政治演说和漫无目标的内讧让我昏昏欲睡，没过多久他就不再要求我陪他去了。有时候我们也会去拉克希米酒店的夜店看姑娘穿着内衣跳舞，比起政治集会来，这样的活动显然更吸引我，可惜次数太少。对我这样虔诚的印度教徒来说，看艳舞简直就不可想象，但是我得承认，我确实看得非常激动。桑贾伊说这是‘布尔乔亚式的堕落’，不过他又自圆其说地解释道，见证这种病态的腐败是我们的职责，革命的目标就是扫除它们。总而言之，我们一共见证了五次腐败，每次桑贾伊都会慷慨地借我五十卢比。

“在同一间屋子里住了三个月以后，桑贾伊向我透露了他跟本地黑帮和骷髅外道的关系。我早就怀疑过桑贾伊跟黑帮有牵扯，但我从没想过他会跟骷髅外道混在一起。

“就连我都知道，多年来这座城市的某些区域一直处于亚洲暗杀教派和黑帮的控制之下。他们会向各式各样的流亡者收取人头费和保护费，同时掌控着进出本城的毒品。要是有人胆敢挑战他们的传统和权威，这些人绝不惮于沾染鲜血。桑贾伊告诉我，有的贫民窟居民每天晚上会从破烂的单间宿舍里溜出来，去偷河里的红蓝导航信号灯，就连他们都得交一份保护费给黑帮。后来黑帮手下的一艘货船装了一船的鸦片

和走私黄金准备运往新加坡，却因为河面的导航灯被偷，结果在胡格利河里搁浅了。出了这事儿以后，黑帮对贫民窟那些小偷征的保护费就翻了三倍。桑贾伊说，他们不得不拿出那艘船的大部分利润来贿赂警察和港口当局，好不容易才摆平了这事儿。

“当然，去年的这会儿，我们的国家还处于紧急状态的最后阶段。报纸必须接受审查，监狱里满是惹恼了甘地夫人的政治犯，有小道消息说，在南方，坐火车逃票的年轻男子都会被强制结扎。当时的加尔各答也一片混乱。过去十年来，不计其数的难民涌进了这座城市，有人猜测总人数高达一千万，还有人说是一千五百万。我搬去跟桑贾伊同住的时候，这座城市在四个月里换了六届政府。当然，最后印共趁乱夺取了领导权，可是就连他们也束手无策，整座城市群龙无首。

“直到今天，加尔各答的警察也无力进入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区域。去年他们试图组织人手三五成群地在白天巡逻，但黑帮抓了几名巡逻队员，把他们大卸八块送了回来，然后警察局局长就再也不肯让自己的人在有士兵护送的情况下进入这些地区了。而我们印度的军队表示，他们忙得很，没空管这事儿。

“桑贾伊承认，他通过制药业的熟人跟加尔各答的黑帮搭上了关系。而且他还说，到第一学年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已经混得相当不错了。现在他不仅负责从同学手里收保护费，还担任着黑帮与城北乞丐头目行会之间的联络人。这些活儿的报酬都不高，但却给了他可观的地位。有一回《印度时报》心血来潮，在社论里义愤填膺地抨击加尔各答猖獗的儿童绑架案，当时正是桑贾伊向行会传达了命令，于是此类案件数目锐减，《时报》将正义的目光转向了谋杀案。桑贾伊再次通知乞丐头目，风头已过，可以继续拐骗儿童、打断手脚来补充手里的敛财工具。

“桑贾伊正是通过那些乞丐头目得到了加入骷髅外道的机会。骷髅外道教派的历史比黑帮兄弟会更加悠久，甚至比这座城市还要古老。

“当然，他们崇拜迦梨。以前他们一直在迦梨格特神庙公开地举行崇拜仪式，但是因为他们每个星期五都要献祭一名男孩，所以英国人在1831年禁绝了他们的教派。在那以后，骷髅外道就转入了地下，但依然发展得枝繁叶茂。过去一百年来，整个国家风雨飘摇，很多人投入骷髅外道的怀抱。但他们的入教门槛很高——桑贾伊和我很快就会领教到了。

“好几个月的时间里，桑贾伊一直在设法联系他们，但始终徒劳无功。然后，到了去年秋天，他们给了他一个机会。那时候桑贾伊和我刚刚成为朋友，我们共同承诺要遵守兄弟会誓约，我已经帮他们完成过几次跑腿传话的任务，有一次桑贾伊生了病，我也替他收过一次钱。

“但是，桑贾伊邀请我和他一起加入骷髅外道的时候，我还是挺惊讶的，而且有些害怕。我们村子里有一座供奉难近母杜尔噶的神庙，所以我很熟悉这位女神，虽然当她化身为迦梨的时候变得那么残忍恐怖。不过，我依然十分犹豫。杜尔噶代表母性，而迦梨通常被视为荡妇。杜尔噶的形象庄严中正，而迦梨衣着暴露——虽然没有完全赤裸，但也露得差不多了——黑暗就是她的斗篷，人类的颅骨是她的项链。在专属节日以外的时间崇拜迦梨是一种旁门左道，也就是左道密教怛特罗。我还记得小时候有个堂兄给我看过一张卡片，上面印着一个女人——一名女神——跟两个男人淫乱地交合。结果我们的小秘密被叔叔发现了，他一把夺走卡片，还扇了堂兄一个耳光。第二天，大人就请了一位年长的婆罗门来教育我们，这种怛特罗的垃圾危险至极。我还记得他说，左道密教‘犯了M开头的五个错’——玛德亚、玛姆萨、玛特撒、穆德亚和梅桑。当然，普通人眼里的错误也许正是骷髅外道孜孜追求的东西——酒

精、肉、鱼、手印和性交。老实说，那段时间我脑子里经常惦记着性的事儿，但要亲身参与淫邪的崇拜仪式，感觉还是很吓人。

“可是我欠了桑贾伊太多太多。真的，我开始意识到，欠他的债我可能永远都还不清了。所以在他第一次去见骷髅外道那帮人的时候，我陪着他一起去了。

“我们约在迦梨格特附近的一处集市见面，当时是晚上，市场里空荡荡的。我不知道那些人应该是什么样子——我对骷髅外道的认识完全来自那些专门吓唬小孩的离奇故事——但那两个来接我们的人和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他们衣冠楚楚，看起来像是商务人士——其中一个人甚至还拎着公文包——两个人说话都很和蔼，行为举止文质彬彬，对我们俩也很礼貌，完全不介意阶级与种姓的隔阂。

“他们的仪式也很庄严。那一天是敬拜杜尔噶的新月之日，他们在迦梨的偶像前供奉了穿在铁棍上的牛头，鲜血不断滴落在铁棍下方的大理石盆里。

“作为一个从小就虔诚崇拜杜尔噶的人，虽然他们献给迦梨/杜尔噶的祷文枯燥而漫长，但我仍然可以领会。的确有一些小小的变动，但很容易听懂，虽然我有好几次错把迦梨/杜尔噶的名字唤成了帕尔瓦蒂/杜尔噶，那两位绅士听得笑了起来。只有一段祷词跟我以前学的完全不同：

世界充满痛苦，

噢，湿婆的恐怖妻子，

你在咀嚼血肉；

噢，湿婆的恐怖妻子，

你的舌头在畅饮鲜血，

噢，黑暗之母！噢，赤裸之母。

噢，湿婆的爱人，

世界充满痛苦。

“然后，神庙举行仪式的队伍里有人抬着巨大的陶像。每尊陶像身上都涂着祭品的鲜血，有的神像是迦梨的禅蒂相，即恐怖者；有的是无首女神，在迦梨砍下自己的头颅痛饮自己的鲜血时，无首女神正是被斩首的那位十大明^{[【16】](#)}。

“我们跟着队伍离开神庙，来到胡格利河岸边，当然，这条河里流淌着恒河的圣水。他们把陶像投入河中，坚信它们会重新浮出水面。我们跟着人群吟唱：

迦梨，迦梨巴洛巴亥

迦梨白阿格特奈

意思是：

噢，兄弟们，以迦梨之名，

唯独迦梨，赐予庇护。

“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比起安古达的简陋仪式，这里的典礼是那么威严壮丽。两位绅士走到我们身边。迦梨格特的吉格拉塔如此明白，我们受邀参加骷髅外道的正式集会，时间是下个满月的第一天晚上。”

克里希纳停止了翻译，他的声音开始变得有些沙哑：“你有什么问题吗，卢察克先生？”

“没有，”我说，“请继续。”

“桑贾伊激动了整整一个月。我发现他小时候完全没有接受过宗教的熏陶，而我何其幸运。和印度共产党的所有党员一样，桑贾伊必须处理自己内心的政治信仰与深植灵魂的印度教之间的冲突。你必须明白，对我们来说，宗教不是一种抽象的需要践行的信仰，而是如呼吸般自然的东西。真的，要让一个人彻底地摒弃印度教，简直比让他停止心跳还难。作为一名印度教徒，你必须接受神的方方面面，永远不能人为地区分所谓的好坏，在孟加拉，这样的氛围尤其浓郁。桑贾伊很清楚这条法则，但西方的思想在他的印度灵魂上镀了薄薄的一层，让他拒绝真正接受这一点。

“那个月里我曾经问过他，既然他无法真心崇拜迦梨女神，又为什

么要千方百计地联系骷髅外道的人。当时他非常生气，骂了我半天，他甚至威胁说要提高我的房租，或者叫我还钱。然后，也许是他想起了兄弟会的誓言，又看到了我悲伤的表情，于是他向我道了歉。

“‘力量，’桑贾伊说，‘我寻找信仰是为了力量，贾伊普拉卡希。我知道骷髅外道拥有与他们的规模毫不相称的强大力量。那些黑帮无所畏惧.....但就连他们也害怕骷髅外道。暗杀帮派的喽啰愚蠢而粗暴，但他们绝不会招惹骷髅外道的人。普通人憎恨骷髅外道，或者假装这个教派并不存在，但他们的憎恨完全是出于嫉妒。光是骷髅外道这个名字就足以让他们感到恐惧。’

“‘也许你想说的是尊重。’我纠正道。

“‘不，’桑贾伊说，‘我要说的就是恐惧。’

“杜尔噶仪式后的第一个新月之夜，也就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迦梨崇拜仪式的那个晚上，一个身穿黑衣的男人在一处废弃的市场跟我们见面，带领我们前往骷髅外道的集会地点。途中我们路过了陶偶一条街，数百尊各式各样的迦梨看着我们，稻草编成的骨架露在未完工的陶土身体外面。

“他们的神庙设在一座巨大的仓库里，和迦梨格特一样，这里的地下也有一条河流。接下来的仪式里，我们一直能听见川流不息的水声。

“外面还有一点儿微弱的亮光，但是我们一走进仓库，就陷入了全然的黑暗。他们的神庙就修建在仓库里面，蜡烛照亮了庙前的道路。冰凉的地板上有蛇在四处游动，但光线太暗，我看不清那是眼镜蛇、蝰蛇还是其他什么蛇。总而言之，周围的气氛相当阴郁。

“这里的迦梨神像比迦梨格特那边的要小一些——但还是那么枯瘦阴郁、眼神锐利，看起来更加可怕。微弱的烛火不停跳动，女神的嘴巴有时候似乎张得很大，有时候似乎又闭了起来，露出一抹残忍的微笑。神像刚刚上过漆，胸口点缀着鲜红的乳头，腹股沟处漆黑一片，舌头猩红，微光中她的长牙非常非常白，细长的眼睛凝视着走上前去的我们。

“这座雕像有两处很不寻常的地方。首先，雕像脚踩的是真正的尸体，一进神庙，我们立即就闻到浓重的香火气息中夹杂着缕缕尸臭。那是一具男性的尸体——皮肤苍白，透过羊皮纸般脆弱的肉体，我能看见下面的骨头，他的一只眼睛微微睁开，看起来就像是以死亡为主题的雕塑。

“看到尸体，我其实不太意外。按照传统，骷髅外道信徒会佩戴骷髅穿成的项链，每次仪式前他们都会强奸并牺牲一名处子。就在几天前，桑贾伊还开玩笑说，我或许会成为被选中的处子。当时我们谁都没当真，不过那一刻，在那阴暗的仓库神庙里，鼻尖缭绕着腐败的气息，我很庆幸他们似乎没有这样的打算。

“第二个奇怪的地方不太明显，但更加可怕。迦梨的四只手臂在空中狂怒地挥舞，其中一只手抓着绞索，第二只手紧握骷髅，第三只手高举宝剑，然而第四只手却空着。按照常理，这只手应该拎着一个人头，现在却空空如也。雕像的手指仍是抓握的姿势，里面却什么都没有。我感觉自己的心脏狂跳起来，我偷偷瞥了一眼桑贾伊，显然他也在极力抑制内心的恐惧。我们身上的汗味与神庙香火以及腐尸的味道交织在一起，郁闷难当。

“骷髅外道信徒走进神庙，他们没有穿袍子，也没穿任何特殊的服饰。大部分人裹着简单的白色缠腰布，这样的装束在乡下十分常见。所

有信徒都是男人。灯光太暗，完全看不清谁身上佩戴着婆罗门的种姓标志，但我猜测，其中应该有几个祭司。我眼前能看到的人有五十来个。给我们带路的黑衣男子退入笼罩神庙大部分区域的阴影之中，毫无疑问，那里还有更多信徒。

“除了我和桑贾伊以外，到场的还有其他六个新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我们八个人颤抖着在神像前围成一个半圆，正式的信徒都排列在我们身后，他们开始吟唱。我的舌头僵得不听指挥，节拍总是慢了一秒。桑贾伊干脆彻底放弃，整个仪式过程中他一直紧闭双唇，挤出浅浅的微笑，但苍白的嘴唇让他的紧张暴露无疑。我们两个人都情不自禁地不时偷眼去瞟迦梨空着的那只手。

“他们唱的颂歌我从小就很熟悉，听到那感性的歌词，我总会想起神庙石壁上的阳光、节日的大餐和四处散落的花瓣芬芳。而现在，神庙黑暗潮湿的空气中弥漫着腐肉的味道，熟悉的歌词似乎也被赋予了别样的含义：

噢，我的母亲，

神山之女！

世界充满痛苦，

它承载着所有过去；

我不再悲苦，不再焦渴，

因为在它的国度里，

这都徒劳无益。

她的脚犹如玫瑰，

保护世人远离恐惧；

死亡或许会低语——我即将降临；

她与我笑着相会。

“仪式结束得很突然，他们没有游行。一名信徒离开队列，走上神像脚下的低矮讲台。现在我的眼睛已经适应了黑暗，于是我认出了那个人。他是加尔各答的一位名人，我才来了几个月就能认出他来，那他肯定是本城的大人物。

“这位祭司说话十分轻柔，他的声音几乎被地下河的潺潺水声盖了过去。他说起了骷髅外道的神圣教派。很多人听到了召唤，他吟诵道，但被选中的寥寥无几。他说，入教的考验将持续三年。听他这么一说，我倒吸一口凉气，但桑贾伊只是点了点头。于是我这才意识到，有些事情桑贾伊早就知道，但没有告诉我。

“‘你们要完成许多任务，以证明你的虔诚和你对迦梨的价值。’祭司轻声吟诵，‘现在你可以离开。但只要你踏上这条道路，就再不能回头。’

“周围一片死寂。我望向其他人，所有新人都没有动弹。当时我应该离开……我真该转身就走……要不是桑贾伊纹丝不动地站在原地，紧抿嘴唇露出面无血色的笑容。我觉得自己的双腿十分沉重，根本挪不开步子。心跳得厉害，震得肋骨隐隐作痛，我几乎无法呼吸。但我终究没有动弹。

“‘很好，’迦梨的祭司说，‘明天午夜之前，你们得完成两件事。现在你们可以先完成一件。’他一边说，一边从缠腰布的褶皱下面抽出一把小匕首。我听到桑贾伊与我同时吸了一口气。我们八个人不安地站得笔直，但祭司只是微微一笑，然后用刀锋划开自己掌心柔软的血肉。一条极细的血线慢慢洇开，在烛光下看起来是黑色的。祭司放下刀子，然后从神像脚下的尸体紧握的拳头里抽出几根看起来像是草叶的东西，并将其中一片叶子举到烛光下。接下来，他翻过受伤的那只手，将它覆在草叶上方。鲜血缓慢落在石头地板上的声音清晰可闻。那片三英寸长的草叶一头沾上了猩红的血色。另一名教徒立即从黑暗中走了出来，他举起所有草叶，转身背对我们，一步步走向神像。

“他走开以后，我看见所有草茎都插在迦梨神像紧握的拳头里，只露出一小段，根本无从分清哪根上面沾着祭司的血。‘你，上前来，’祭司指指桑贾伊，‘来到女神身边，接受吉格拉塔的礼物。’

“桑贾伊迟疑了一瞬，然后走上前去。他站在神像伸展的手臂下方，渺小的身影衬得女神更加高大。就在他探身向上的时候，一阵恶臭扑面而来，仿佛女神脚下那具扭曲的尸体恰巧选择了这一刻将恶臭喷薄而出。

“桑贾伊抽出一根草茎，然后立即用双手捂住。回到我们站立的位置以后，他才摊开双手，望向窝在掌心的草叶。叶子是干净的。

“接下来，祭司挑中了队伍另一头的胖男人。他瑟瑟发抖地走向女神，抽出草茎然后本能地把它藏了起来，就像桑贾伊一样。后来的我们都做出了同样的举动。紧接着，胖男人高高举起干净的叶子，胖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写满了解脱。

“接下来的第三个人捂紧双手，透过一条细缝窥见了干净的叶子。第四个人伸手去取草茎的时候甚至情不自禁地抽泣了一声。女神的眼睛低垂，红色的舌头看起来仿佛又长了几英寸。第四片叶子也是干净的。

“我是第五个被选中的人。我仿佛在很远的地方看着自己走向女神，探身去够草茎的时候，我不得不抬头望向她。绞索在空中摇晃，空洞的眼窝隔着骷髅杖凝视着我。她的剑是钢质的，看起来十分锋利。我站在那里的时候，那具扭曲的尸体发出一阵汩汩的声音，大概地下的河流正好从我们脚下流过。

“女神冰冷的石头手指似乎不肯放开我挑中的那根草茎。我觉得我越是用力，她就握得越紧。突然间手上一松，草茎被拔了出来，我不假思索地捂住了它，因为光线太暗，我甚至完全没看见它是什么样子。我记得在我走回人群的路上，突如其来的狂喜侵袭了我。然后我摊开手，翻来覆去地检查草叶，最后什么都没发现，在那一瞬，我甚至产生了一种古怪的失落感。我回过头，直直望向女神的眼睛。她的笑意似乎变得更浓，长牙也变得更白了。

“第六个人的年龄比我小，看起来刚刚进入青春期。不过，他迈开大步走向吉格拉塔，毫不犹豫地抽出一根草茎，看起来倒是颇为勇猛。回到圈子里的时候，他迅速举起手，我们所有人立即看见了草叶上的红色斑点，甚至有一滴血顺着叶子落在黑色的地板上。

“所有人立即屏住了呼吸，等待.....等待什么？什么也没有发生。仪式继续进行，祭司指向第七个人，他上前取回了干净的叶子，紧接着最后一个人从女神手里抽出仅剩的那根草茎。我们默默地站在圈子里等待，时间似乎过去了很久很久，我不禁开始揣想，那个男孩现在在想什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他为什么不跑？然后一个念头突然从我脑海中掠过：虽然我相信男孩被选中成为迦梨的受膏者，但会不会有这样的可能，其实他并不是被选中，而是唯一可以逃脱某种命运的人？很多人听到了召唤，但被选中的寥寥无几。祭司刚才这样说的时候，我以为他是在刻意模仿马坦公园附近游荡的基督教传道士成天念叨的废话。但他会不会是想说，男孩是唯一一个被吉格拉塔眷顾，有资格加入骷髅外道的新人？想到这里，我的脑子已经变成了一片糨糊，失望与解脱夹杂着在这片混沌中搅动。

“祭司回到讲台上。‘你们的第一个任务已经完成了。’他低声说，‘明晚午夜之前，你们必须完成第二个任务，然后回到这里。现在，去吧，去聆听湿婆的新娘迦梨的命令。’

“两个身穿黑衣的男子走上前来向我们招手。我们跟着他们走向仓库神庙深处的一堵墙。墙上挖出了几个小壁龛，壁龛外挂着黑色的帘子。两名信徒像婚礼上的带位员一样打着手势，为我们每个人安排一个格子，然后向前再走几步，安排下一个人。桑贾伊走进了他的壁龛，黑衣男在我前方招手的时候，我下意识地迟疑了一秒。

“帘子后面的壁龛很小，我只记得里面漆黑一片，没有任何家具，三面石墙上也没有任何装饰。黑衣男低声告诉我：‘跪下。’然后拉上了沉重的帘子。最后一丝光也消失不见，我顺从地跪下。

“周围一片死寂，灼热的黑暗中就连地下河的水声都听不见了。我

开始为自己擂鼓般的心跳计数，就在我数到第二十七下的时候，一个声音直接钻进了我的耳朵。

“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柔和、无性别的声音。我吓得跳了起来，双手胡乱在空中挥舞，但什么都没有碰到。

“‘你要献给我一件祭品。’那个声音低声说。

“我重新跪下，瑟瑟发抖地等待新的指示或触碰。但是一秒钟以后，帘子被拉开了，我站起来离开壁龛。

“新人重新在神像前围成半圆，我这才意识到现在我们只剩下七个人。很好，我心想，他跑了。就在这时候，桑贾伊碰碰我的胳膊，示意我抬头看神像。我发现女神脚踩的尸体不知道什么时候换了一具，更年轻，更新鲜，而且没有头。

“她的第四只手不再空空如也，在她手挽的那把头发末端，头发依附的头颅轻轻在空中摇晃。那张年轻的脸看起来有些惊讶，血溅落在地板上的声音犹如细雨。

“之前我完全没听到任何惨呼。

“‘迦梨，迦梨巴洛巴亥，’我们开始吟唱，‘迦梨白阿格特奈。’

“骷髅外道的信徒开始鱼贯而出，一个黑衣男领着我们走向暗处的一扇门。我们在那间接待室里穿上自己的凉鞋，离开了仓库。桑贾伊和我穿过迷宫般的小巷，回到了海滨路。然后我们叫了一辆人力车返回公寓，时间已经很晚了。

“‘她是什么意思？’点亮两盏灯笼，钻进行军床的毯子下面以后，我

才鼓起勇气开口问道，‘她想要什么样的祭品？’”

“‘蠢货。’桑贾伊回答。其实他和我一样抖得厉害，我能感觉到他的绳床在摇晃，‘明天午夜之前，我们得献给她一具身体。人类的身体。一具死尸。’”

加尔各答，加尔各答，你是暗夜中的魔地，

残暴无匹，

我乘着蛇身般扭绞的河流，

漂向无人知晓之地。

——苏尼尔库玛·南迪

克里希纳停止了翻译。他的声音越来越沙哑，像是蟾蜍的嘶声聒噪，倒是和那双凸出的眼睛十分相称。我好不容易才将视线从穆克塔南达吉的脸上挪开。我意识到自己听得太过投入，甚至忘记了克里希纳还在场。他一停下来，我立即心烦意乱，就像录音机或电视机恰巧在节目

最精彩的地方坏掉了一样。

“怎么了？”我问道。

克里希纳侧了侧头，我顺着他的视线望去，一脸白胡茬儿的老板正向我们这桌走来，于是我突然发现，不知不觉之间，宽敞的咖啡馆已经空了。除了我们这桌以外，所有的桌子上都倒扣着沉重的椅子，风扇仍在慢悠悠地转动。我看了看表，11:35。

老板——如果他真是老板的话——对着克里希纳和穆克塔南达吉咕哝了几句。克里希纳疲惫地挥挥手，老头儿又说了几句话，这一回他提高了声音，语气也颇为不善。

“怎么了？”我追问。

“他得关门了。”克里希纳哑着嗓子说，“他说电是要钱的。”

我望了望头顶那几只忽明忽灭的昏暗灯泡，差点儿笑出声来。

“我们可以明天再继续。”克里希纳提议道。穆克塔南达吉摘下眼镜，疲倦地揉着眼睛。

“管他妈的。”我说。我点了点皮夹里的卢比，然后递给老头儿一张二十块的钞票。他还是站在原地咕哝着什么，于是我又给了他十卢比。他挠挠自己满是皱纹的脸，慢吞吞地走回柜台后面。其实我才花了不到三美元。

“继续吧。”我催促道。

“桑贾伊觉得午夜前我们铁定能搞到两具尸体。不管怎么说，这里是加尔各答。

“早上搭便车去市中心的时候，我们问运送动物尸体的哈里贞司机有没有拉过人的尸首，他们说没有，市政公司雇了专门的人——有种姓的穷人——每天早上去人行道上收尸，不过仅限于商业区和市中心。别的地方没有这项服务，比如说在单间宿舍绵延几英里的那些区域，尸体只有家人才会去认领，否则只能喂狗。

“‘那些人在市中心收了尸体以后会送去哪里？’桑贾伊追问道。司机回答，有个专门的萨松验房。那天上午十点半，在马坦公园附近吃过炸的甜面团以后，桑贾伊和我去了萨松验房。

“验房占据了老英国区一幢大楼的底层和地下两层。石雕的狮子守卫着门前的台阶，但是验房大门紧锁，还用木板挡了起来，显然这扇门已经很多年没有开过了。后门有卡车进进出出，看来大家都走那边。

“验房里很挤，堆放尸体的拖车挤满走廊，甚至堵到了办公室门口。空气中弥漫着强烈的尸臭，骤然看到这一幕，我吓了一跳。

“一个男人拿着记事本走出办公室，白色制服上染着黄斑，他微笑着问：‘有何贵干？’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桑贾伊毫不犹豫地开口了：‘我们是从瓦拉纳西来的。我们到加尔各答来，是为了寻访两名表亲，很不幸，他们被逐出了西孟加拉的家乡，只好到城里找生活。唉，可惜他们还没找到像样的活儿，就生了病，然后死在了街上。二表哥的妻子写信告诉了我们这个惨剧，然后就逃回了泰米尔纳德。这个婊子完全没想过要给自己的丈夫收尸，更别提照管另一位表亲。但现在我们来了，我们千辛万苦才

来到加尔各答，只为了把他们带回瓦拉纳西去火葬。’

“‘啊，’那个办事员撇了撇嘴，‘该死的南方女人。她们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得体。都是些禽兽。’

“我点头表示赞同。看来事情很顺利！

“‘男的还是女的？是老人、年轻人，还是婴儿？’殓房办事员熟练地问道。

“‘抱歉？’

“‘我是说你们的另一名表亲。我猜那个跑掉的女人应该是嫁给了一个男人，但另外那个表亲是男是女？多大岁数？还有，他们是哪天被收走的？先回答我，性别？’

“‘是个男的。’桑贾伊说。

“‘女的。’我同时回答。

“办事员原来正领着我们往屋里走，听到我们的回答，他迟疑地停下脚步。桑贾伊狠狠剐了我一眼。

“‘抱歉，’他轻快地说，‘可怜的卡米拉当然是女的，她是贾伊普拉卡希的表亲。我满脑子只想着自己的表哥萨马尔。当然，贾伊普拉卡希和我只是姻亲。’

“‘啊，’办事员眯起了眼睛，来回打量着我们俩，‘你们该不会是大学生吧？’

“‘不是啊，’桑贾伊赔笑道，‘我父亲在瓦拉纳西开了个卖毯子的

店，我替他工作。贾伊普拉卡希在他叔叔的农场帮忙。我读过点书，他完全没上过学。为什么这么问？’

“‘没事，没事。’办事员一边说，一边瞟了我一眼。我的心跳得厉害，真怕被他听见。‘只不过我们这儿有些学医的大学生……呃……他们有时候会来认领大街上的亲人。请走这边。’

“地下室里的房间宽阔潮湿，空调开得很凉。墙壁和地板上有一股股水痕，许多尸首赤身裸体地躺在轮床和桌子上。尸体的堆放似乎没有严格的顺序，只是按照年龄和性别大致分开。我们路过堆放童尸的房间，里面相当拥挤。

“桑贾伊说，我们的表亲是在一周之前的某天过世的。根据他的说法，萨马尔表哥四十多岁。

“我们进的第一个房间里大约有二十具男性尸体，每具都有不同程度的腐烂。房间里的温度有点儿高，冷却管里的水一滴滴溅落在尸体身上。桑贾伊和我都掀起上衣捂住口鼻，眼睛也被熏得泪汪汪的。

“‘该死的停电，’办事员喃喃诅咒，‘最近每天都要停几小时，对吧？’他走过去掀开几具尸体身上的盖布，做了个邀请的手势，仿佛在介绍待售的小公牛。

“‘不是，’桑贾伊严肃地端详着第一具尸体的脸，然后走向下一个，‘不是，这个也不是。等等……不。这个有点儿像。’

“‘嗯。’

“桑贾伊检查了一张又一张桌子、一辆又一辆拖车。那些可怕的脸回望着他，眼球浑浊，嘴巴微张，有的还耷拉着肿胀的舌头。有几具尸

体露出恶心的微笑，仿佛在讨好我们，期盼着我们的垂青。‘不，’桑贾伊机械地说，‘不是这个。’

“‘上周收来的都在这里了，你确定没记错时间？’办事员毫不掩饰语气中的怀疑和厌烦。

“桑贾伊点点头，我一时搞不清他在玩什么把戏。赶紧认领一个，让我们离开这里！‘等等，’他说，‘角落里那个呢？’

“那具尸体孤零零地躺在一张钢桌上，仿佛是被无意间扔在那儿的。他的膝盖和前臂微微向上抬起，双手紧握成拳，头几乎已经秃了。他的脸向内朝着阴湿的墙壁，仿佛为自己裸露的躯体感到害臊。

“‘太老了。’办事员咕哝道。但我的朋友已经迅速向前迈了五步。他走到那具尸体身边，弯腰审视那张脸，尸体微伸的苍白拳头拂过桑贾伊掀起的上衣和赤裸的肚皮。

“‘萨马尔表哥！’桑贾伊哽咽着喊了出来，随后他紧紧握住了那只僵硬的手。

“‘不不不，’验房办事员拉起自己脏兮兮的衣角擤了擤鼻子，‘他是昨天才送过来的，太新了。’

“‘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我可怜的萨马尔表哥。’桑贾伊瓮声瓮气地回答。我看见他眼里竟然真的有泪珠在转动。

“办事员耸耸肩，翻着手里的记事本，查了好几张表格。‘无身份信息，周二早晨收入。发现于萨德街，浑身赤裸……相当得体，是吧？推测死因——因坠落或钳制导致脖子折断，可能是歹徒想抢走他的衣服。估测年龄，六十五岁。’

“‘萨马尔表哥才四十九岁。’桑贾伊说。他拉起衣襟擦了擦眼睛，随后重新捂住鼻子。办事员再次耸耸肩。

“‘贾伊普拉卡希，你为什么不去找找卡米拉表姐呢？’桑贾伊说，‘我先去找人来搬萨马尔表哥。’

“‘不，不。’验房的人说。

“‘为什么不？’桑贾伊和我同时问道。

“‘不行。’男人看着手里的记事本皱起眉头，‘你得先认领了这具尸体，才能把它搬走。’

“‘可是我刚认领了他呀，他就是萨马尔表哥。’桑贾伊仍然抓着尸体握紧的拳头。

“‘不不，我是说正式的认领，你得去邮局办手续。’

“‘邮局？’我问道。

“‘是的，是的，是的。市政府把失踪人口和无名尸体管理办公室设在了邮局里，就在三楼上面。要办认领手续，你们得交两百卢比给市政府。每具被认领的尸体的亲人各需两百卢比，就是这样。’

“‘哎呀！’桑贾伊高呼，‘为什么要交两百？’

“‘当然是为了出具正式的认领证明。然后你还得去滑铁卢街的市政公司办公室，他们只在周六对公众开放。’

“‘现在离周六还有足足三天！’我叫道。

“‘我们去那儿干吗？’桑贾伊问道。

“‘当然是为了付五百卢比的收尸费。因为他们提供了运输服务。’办事员叹了口气，‘所以，我得拿到认领证明、认领费收据、收尸费收据，当然还有运送尸体的许可证，然后才能把他转交给你们。’

“‘啊，’桑贾伊松开了萨马尔表哥的手，‘那么我们又该去哪里办这个许可证？’

“‘拉吉巴哈旺[\[17\]](#)附近的国家行政办公室许可证发放窗口。’

“‘当然，’桑贾伊说，‘那么它的费用是……’

“‘每具尸体八百卢比，五具以上有折扣。’

“‘我们还需要别的什么东西吗？’桑贾伊追问。他的声音绷得很紧，按照我的经验，只要他用这样的口气说话，那么接下来他马上就会捶打墙壁，或者一脚踹向我们院子里和楼梯上到处乱跑的缅甸小孩。

“‘还有，还有，’办事员说，‘还有死亡证明，这个我可以开。’

“‘啊哈，’桑贾伊吸了口气，‘要多少钱？’

“‘五十卢比而已，’办事员笑道，‘然后就是房租了。’

“‘房租？’我瓮声重复，上衣依然捂在嘴巴上。

“‘是的，是的，是的。如你所见，我们这里真的很挤。所以每具尸体每天的床位费是十五卢比。’他翻了翻记事本，‘你们的萨马尔表哥要付一百零五卢比的房租。’

“可是他才在这里待了一天！’我喊道。

“是的，是的。但是恐怕我们得收一周的费用，因为他.....呃.....他的情况比较恶劣，要使用特殊的设备。现在我们可以去找你的卡米拉表姐了吗？’

“我们得花差不多两千卢比！’桑贾伊爆发出一阵怒吼，‘而且这仅仅是一具尸体的价格！’

“噢，是的，是的，’办事员露出微笑，‘我想，瓦拉纳西的毯子生意最近应该不错？’

“我们走，贾伊普拉卡希。’桑贾伊转身就走。

“但卡米拉表姐怎么办？’我喊道。

“走就是了！’桑贾伊把我从房间里拽了出去。

“殓房外停着一辆白色的卡车，桑贾伊凑到司机身旁。‘那些尸体，’他说，‘都会送到哪儿去？’

“什么？’

“那些无人认领的尸体，从这儿运出去以后，你们会把它们送到哪里？’

“司机坐直身体，皱起眉头。‘大部分都会送去奈都传染病医院，由他们负责处理。’

“医院在哪儿？’

“‘阿帕霍特普路那头。’

“街上很堵，我们坐了一小时的公车才到了地方。老旧的医院里挤满了人，有的盼望痊愈，有的只能等死。长长的走廊和无处不在的病床让我不由得想起了殓房。鸟儿钻进窗户的栏杆，一边四处寻找食物的碎屑，一边在乱糟糟的床单上拉屎。蜥蜴从崩裂的墙壁上匆匆爬过，我看见一只啮齿动物在病床下面一溜烟儿不见了。

“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实习医生拦住了我们。‘你们是谁？’

“桑贾伊惊讶地报上我们俩的名字，我知道他的脑子肯定在疯狂转动，试图编一个合理的故事。

“‘你们是为了那些尸体来的，没错吧？’实习医生质问道。

“我们俩眨了眨眼。

“‘你们是记者，对吗？’他继续追问。

“‘是的。’桑贾伊回答。

“‘真该死。我们早就知道事情会闹到这步，’实习医生低吼道，‘听着，这不是我们的错！’

“‘为什么？’桑贾伊问道。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本破破烂烂的旧笔记本，我知道上面写满了乞丐头目交的保护费、我们的洗衣费账单和购物单。‘能请你谈几句看法吗？’他捏住一支破铅笔头。

“‘这边来。’实习医生突然说道。他领着我们穿过伤寒病区、相邻的厨房和室外的几处垃圾堆，来到医院背后。这里有一片长满杂草的空

地，面积有几英亩。远处隐隐能看见粗布袋和锡顶搭起的棚子，一大片单间宿舍正在成形。草丛中停着一台生锈的推土机，推土机上靠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儿，他怀里抱着一把古老的手动步枪。

“‘嘿呀！’实习医生喊道，老头儿跳了起来，举起步枪。‘那里！那里！’实习医生一边喊一边指向草丛深处，老头儿开火了，枪声传向我们身后高耸的大楼。

“‘糟糕，糟糕，糟糕！’实习医生一边诅咒，一边迅速弯腰捡起一块大石头。听到枪声，一条灰狗从草丛里探出头来紧盯着我们。这条狗瘦得皮包骨头，肋骨清晰可见。随后它转身夹着尾巴跑开了，嘴巴里粉红色的东西一闪而过。实习医生用力一扔，石头没砸到狗，只飞了一半就落入了草丛。推土机旁，老头儿正在拼命摆弄枪栓，好像是有哪儿卡住了。

“‘真见鬼！’实习医生骂了一句，然后领着我们穿过草地。我发现地上到处都是土丘和不长草的秃痕，仿佛那台推土机是一只家猫，多年来它一直在这里磨爪子。我们在一个浅坑旁边停下脚步，刚才那条灰狗就是在这里出现的。

“‘啊！’我惊得退了一步。一只腐烂的人手从潮湿的土里伸出来，扫过我的凉鞋，碰到了我的赤脚。还有别的东西从土里露了出来。就在这个时候，我才注意到远处还有别的坑，也有别的狗在坑里翻找。

“‘十年来我们一直是这样处理的，’实习医生说，‘可是现在，那些工人宿舍离这里越来越近……’他又捡起一块石头，掷向另一群狗，狗群从容不迫地散入灌木丛里。在我们身后，老头儿终于捅出了前一发子弹的底火，重新上好了膛。

“‘这些是基督徒？’桑贾伊握着的笔纹丝不动。

“‘大部分应该是印度教徒。谁知道呢？’实习医生吐了口唾沫，‘火葬场不愿意白干活。可是现在，这些狗已经在这里刨了几个月。我们愿意付钱，只要……等等，你们已经听说了今天那件事，是吗？所以你们才会赶来，对不对？’

“‘当然。’桑贾伊温和地回答，‘不过你也许愿意从自己的角度谈谈。’

“我根本没注意他们在说什么，当时我只顾着四下观察。到处都有人体的某个部位从翻开的土里露出来，就像一条条死鱼浮在池塘的水面上。但是，就我目力所及之处，恐怕桑贾伊和我很难在这里找到完整的祭品。乌鸦在我们头顶盘旋，老头儿在推土机的金属轮子旁坐下，似乎是睡着了。

“‘今天的事情引来了很多投诉，’实习医生说，‘但我们必须做点什么。请你们在报道中一定要写上，医院愿意付火化费。’

“‘好的。’桑贾伊一边回答，一边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

“我们走向医院大楼。病人家属在垃圾山旁搭起了临时的帐篷。‘我们必须做点什么，’实习医生说，‘你肯定知道，每天都在停电。那么多狗在这里转悠，以前的法子行不通了。所以我们付钱给市政公司，让他们把东西运走。今天早上，我们从冷库里取出三十七具新鲜的，让他们送去阿舒托希火葬场。我们怎么会想到，他们居然派了一辆敞开式的货车，而且那辆车还在大街上堵了好几个小时？’

“‘真的，到底怎么回事？’桑贾伊一边问，一边匆匆记录。

“‘更糟糕的是，卡车在火葬场的堆放场卸货以后，周围涌来了大批庆祝节日的人群。’

“‘没错！’我说，‘迦梨女神节今天正好开始。’

“‘可是我们怎么知道，这个节日会让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到那个堆放场去呢？’实习医生厉声问道。我没有提醒他，迦梨女神掌管着所有火葬场和一切与死亡有关的地方，甚至包括战场和非印度教的墓地。

“‘你们知不知道，就算采用了城里先进的电加热技术，一次完整的火化需要多长时间？’实习医生追问。‘两小时。’他自己答道，‘每一具都需要两小时。’

“‘最后那些尸体怎么了？’桑贾伊冷漠地问道。现在已过正午，离午夜还有十个小时。

“‘啊，那些投诉！’实习医生抱怨道，‘有几个参加礼拜的人晕了过去。今天早上真的很热。但我们不得不把大部分东西留在那边。司机拒绝开着满载的卡车穿过下午拥堵的街道把它们送回这里，或者送去萨松殓房。’

“‘多谢。’桑贾伊跟他握了握手，‘我们的读者一定很高兴看见医院方面的意见。噢，顺便问一句，天黑以后你们的警卫还会留在这儿吗？’桑贾伊冲着那个正在打盹儿的老头儿点了点头。

“‘是的，是的。’满头大汗的实习医生快速回答，‘天杀的，我们必须这样。嘿呀！’他突然大喊一声，然后弯腰捡起一块石头掷了出去，一条狗流着口水拖着一块体积很大的东西逃进了灌木丛里。

“‘晚上十点，我们开车来到阿舒托希火葬场。桑贾伊从乞丐头目那

儿借了一辆小面包车，那是他们用来接送残疾乞丐的。面包车的后车厢很窄，没有窗户，而且气味非常难闻。

“我不知道桑贾伊居然会开车。我们在路上横冲直撞，狂按喇叭，乱闪车灯，蛇形换道，好不容易才穿过夜晚的车流到达目的地。坦白说，坐了这么一趟以后，我依然拿不准他到底会不会开车。

“通往停尸场的门锁着，但我们从毗连的洗衣场钻了进去。露天管道里已经没有水了，水泥砌成的洗衣台和板子都空荡荡的，低种姓的洗衣工天黑后就离开了。一道石墙隔开了火葬场和洗衣场，但是和这座城里大部分围墙不一样的是，那堵墙的墙头没有镶嵌碎玻璃或者其他锋利的东西，所以很好翻。

“翻过墙以后，我们踌躇了片刻。夜空中看不见任何星星，新月尚未升起，周围一片漆黑。火葬场锡顶的房子看起来像是夜空下的灰色剪影，靠近大门的地方还有另一片影子：那是一座带有穹顶的宽阔木台，下面装着木质巨轮。

“‘是迦梨女神节的神车。’桑贾伊低声说。我点点头。车上的锡制百叶帘拉得严严实实，但我们都知道，那位长着四条手臂、巨大而愤怒的神祇就坐在车里。人们通常不会认为这样的节日神像拥有觉醒的力量，但现在是晚上，她独个儿待在这片死亡之地里，谁知道是否会有什么不同？

“‘这边。’桑贾伊低声说，然后带头走向最大的亭子，也就是离神车最近的那座。我们路过一堆堆的木头，那是有钱人火葬用的；然后是一堆堆的干牛粪饼，这种更加常用。专为葬礼乐队预留的亭子没有屋顶，在月光下只是一片光秃秃的灰板。在我看来，那更像是一座停尸台，冷

酷地等待承载某位身形巨大的神祇。我紧张地看了看百叶帘紧闭的神车。

“‘这里。’桑贾伊说。他们躺在地上，大致还算排列成行。如果天上有月亮，神车的影子就会落在他们身上。我上前一步，然后转开头去。‘哎呀，’我说，‘明天我只能把这身衣服烧掉了。’我完全可以想象，在炎热的白天，这身衣服在人群中会引发什么结果。

“‘但愿我们还有明天。’桑贾伊咕哝着，然后跨过那些扭曲的身体。有的尸体身上盖着挡水的帆布或者毯子，但大部分人只是坦坦荡荡地躺在天空下。我的眼睛逐渐适应了微弱的星光，现在我能看到一些灰色或白色的反光，那是尸体的骨头，它们挣脱了肉体的遮蔽。模糊的阴影中，不时有扭曲的肢体执著地向外支出来。我想起在医院外面险些抓住我脚掌的那只手，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快点！’桑贾伊挑中了第二排的一具尸体，然后拖着它走向后面那堵墙壁。

“‘等等我！’我绝望地喊了一声，但他已经没入了阴影，现在只剩下我孤零零地待在黑暗中，与脚底那些碍事的玩意儿待在一起。我走向第三排中央，然后立即后悔了。这地方简直没处下脚，僵硬的肢体横七竖八，到处支棱。一阵轻风拂过，不远处似乎有一片破布随风鼓动。

“突然间，最靠近高耸神车的那一排传来响动。我吓得挺直了腰，努力握紧软绵绵的拳头。结果我发现那是一只鸟——它的个头很大，肥得飞不起来，只能在地上拍打黑色的翅膀。鸟儿跳到尸体身上，然后消失在神车穹盖下的阴影之中。低垂的锡质百叶帘后传来一阵杂乱的响动，我能想象那座巨大的神像在车里扭动，四只手臂向着木质车架伸

展，无神的眼睛茫然地望着自己的领地。

“突然，有什么东西一把攥住了我的脚踝。

“我大叫一声，向旁边一跳，结果被绊倒在冰冷的肢体之间。我的手臂按在一具尸体的腿上，它的脸埋在草丛中。那个东西依然紧紧抓着我的脚踝，要我说的话，它还在使劲把我向后拖。

“我挣扎着跪坐起来，疯狂地试图收回自己的右腿。我拼命喊叫，甚至希望能惊动前门的警卫。我真的希望赶紧过来一个人，不管是谁都行。然而没有人来。我大声喊着桑贾伊的名字，却无人应答。那个东西紧紧抓住我的脚踝，我的脚踝疼得像火烧一样。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重新站直身体。那东西松开了，我单膝跪下，仔细查看那到底是什么。

“一具尸体身上盖着一层丝质的防水布，上面缀着许多尼龙线。我刚才踩进了一圈松脱的线头里，结果越拉越紧。看清楚以后，我只花几秒钟就解开了那堆线。

“我笑了。就在这时候，星光下我看见一只苍白的手从丝质防水布旁边露了出来。我用凉鞋的鞋尖把那只手推回盖布下面。真棒。让桑贾伊直接去拖尸体吧，反正他也不在乎和贱民干一样的活儿。我用丝布裹紧这具尸体，尽量不接触它的肉体，然后捡起松脱的线头把它捆好。最后，我扛起这件柔软的重物，快步穿过黑暗的亭子。随着我渐渐走远，神车里的响动也停歇下来。

“桑贾伊在墙脚的阴影里等我。‘快点！’他低声喊道。已经十一点多了，这里离骷髅外道的神庙还有好几英里。我们俩合力举起两具尸体，

扔到墙那边。

“从停尸场到神庙的那段路简直是场噩梦——一场荒诞的噩梦。桑贾伊在车流中左右摇摆，逼得别人的牛车踏出路外、行人跳上垃圾堆躲避，我们的货物也在后车厢里来回滚动。他还疯狂地闪着车灯警告对面的卡车，表明自己决不会让路。有两次他丧心病狂地从左侧超车，甚至开到了人行道上。我们在加尔各答的深夜飞驰，将一连串怒骂留在身后。

“最后我们终于惹上了事儿。开到马坦广场附近，桑贾伊试图在一个十字路口迎着对面三条车道的车流硬穿过去。路中央放着一个巨大的拖拉机轮子，警察站在上面指挥交通。看见这一幕，警察跳下轮子，挥手示意我们停车。在那个瞬间，我真的以为桑贾伊会直接从他身上碾过去。结果我的室友双脚猛踩刹车，同时使劲拽着方向盘，仿佛想拉住一头狂奔的公牛。我们的面包车猛地顿了一下，差点儿翻车，最后终于在离警察伸出的手掌只有一英尺的地方停住了。发动机熄了火，后车厢的一具尸体骨碌碌地滚到前面，一只赤裸的脚搭在驾驶座和我之间。幸运的是，两具尸体外面的裹布都还没散开。我赶紧扯过一片布盖住尸体的脚，交警怒气冲冲地走向桑贾伊那边。他把头探进右侧车窗，脸上的愤怒简直要溢出来了。

“‘你他妈以为自己在干什么？’警察的宽大头盔随着他的怒吼上下摆动。感谢所有神祇，这个警察不是锡克教徒。他用西孟加拉口音朝我们大喊大叫，不时举起沉重的拉蒂棍敲打桑贾伊那边的车门以示强调。大城市里的所有警察似乎都是锡克教徒——如果这位交警也是的话，他的棍子早就敲到我们头上了。

“桑贾伊还没来得及辩解，更别说重新发动汽车，那名警察就已经

后退一步，抬手捂住了鼻子。‘呸！’他吼道，‘他妈的，你们在车里装了什么？’

“我绝望地蜷缩在座位上。一切全完了。警察会把我们抓起来，我们会在可怕的胡格利监狱里待一辈子——不过反正我们的这辈子也没几天了，因为要不了多久骷髅外道的人就会杀了我们。

“但是，桑贾伊却露出灿烂的笑容，把头伸出窗外：‘啊，最最尊敬的长官，您肯定认出这辆车了，对吧长官？’他张开手掌拍了拍坑坑洼洼的车门。

“警察疑惑地皱起眉头，又往后退了一步。‘嗯。’他瓮声说道。

“‘对，对，对，’桑贾伊依然一脸傻笑，他高声说，‘这正是霍特普及阿帕霍塔兰简联合会首席乞丐大师戈帕拉克里希南·尼兰德兰纳斯·G.S.马哈帕特拉的财产！后面装的是他手下最宝贵、最值得同情的六位麻风病人。这可都是摇钱树啊，尊敬的长官！’桑贾伊左手发动了引擎，右手一挥，指向后车厢，‘一小时前我就应该把马哈帕特拉大师的财产送回他们的食宿站了，尊敬的长官。这会儿他肯定想砍了我的头。可是，如果您能逮捕我们，尊敬的警察先生，那我至少能为自己无伤大雅的迟到找到一个借口。求您了，如果您要逮捕我们，我这就把后车厢打开。长官，那些麻风病人虽然宝贵，但没法走路，所以您得帮我把他们搬下车。’桑贾伊作势摸索车门，仿佛真的打算下去一样。

“‘别！’警察厉声大喝，然后冲着桑贾伊蠢蠢欲动的手不耐烦地挥了挥拉蒂棒，‘滚吧！马上！’他一边说，一边转身快步走回路中央。就在他跳下轮胎后的短短几分钟里，车已经堵住了三条街，他重新开始挥舞手臂、吹响警哨，理清那一团乱麻。

“桑贾伊再次发动面包车直接碾过广场公园的草地，绕开堵成一团的路口，迎着对面的车流转弯驶入海滨南路。

“我们尽量把车停在靠近仓库的地方。街上很黑，不过面包车后面有一盏灯笼。我们的祭品被裹布上松脱的绳子缠得乱七八糟，桑贾伊不得不点燃了灯笼，试图把它们解开。我看了看表，还差十分钟到十二点。这块表是桑贾伊送我的，它经常会慢一点儿。

“借着灯笼跳动的火光，我只能勉强看到，桑贾伊从停尸场弄回来的是个老头儿。这具尸体没有牙齿，头发也只剩下一小把，两只眼睛都有白内障。我那具尸体裹布上松脱的尼龙绳像蜘蛛网一样缠在老头儿身上。

“‘真见鬼！’桑贾伊低声咒骂，‘这活像一副发臭的降落伞。不，这张该死的网跟防水布缠到一起了。’最后，他不得不用牙齿把绳子咬断。

“‘快点，’他叫我，‘把你那具身上的裹布剥下来，他们不想看到它裹在布里。’

“‘可是我不……’

“‘快动手，他妈的！’桑贾伊怒气冲冲地催促。他的眼睛都快从涨红的脸上蹦出来了，灯笼发出噼啪的轻响。‘见鬼，见鬼，见鬼！’他咒骂道，‘我就该照原来的计划，把你当成祭品送上去，那就他妈的简单多了。真见鬼！’桑贾伊愤怒地托住老头儿的双肋，把他从破烂的袍子里拖了出去。

“我呆若木鸡地站在那里，心里一片茫然。然后我慢慢地蹲下来，

开始解最后几个绳结，抽出最后几根绳子，其实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跟你讲，贾伊普拉卡希，你就是社会不公的受害者，你的困境触动了我。我会把每月两百卢比的房租降到五卢比。如果你还需要头两三个月的生活费，我很愿意借给你。’

“泪水流过我的脸颊，滴落到脚下的裹尸布上。我听见桑贾伊在很遥远的地方催促，但我依然快不起来。我机械地解开最后几根纠缠的绳子，想起桑贾伊收留我的那一刻，我如何流下感动的泪水，而在他决定带我参加骷髅外道入会仪式的时候，我又是何等惊讶。

“‘我就该照原来的计划，把你当成祭品送上去。’

“我胡乱擦擦眼睛，恼怒地扯开裹尸布，把它扔进面包车另一头的角落。

“‘哎呀！’我叫出了声，同时情不自禁地往后一仰，砰地撞上车厢壁，巨大的反弹力将我向前一推，我险些扑倒在眼前这件东西身上。灯笼被打翻了，它在金属地板上骨碌碌地滚动，我再次惊叫起来。

“‘怎么了？’桑贾伊跑回面包车旁。然后他猛地停下脚步，抓住车门，‘啊……’

“我像扛自己的新娘一样从停尸场里背回来的这件东西或许曾经是一个人。但是现在，它已经完全不成人形。整具尸体肿胀膨大，足足有普通人的两倍尺寸——它看起来更像是腐烂的巨大海星，而不是人类。那张脸已经失去了形状，只剩下一整片白色，几处内陷的褶皱和裂缝显示出眼睛、嘴巴和鼻子曾经在的地方。这玩意儿完全就是人体的恶心版仿品，由正在化脓的真菌和腐烂的死肉胡乱捏成。

“整具尸体一片苍白——非常白——白得像是胡格利河里翻起的死鲤鱼的肚子一样。它的皮肤质感像是被漂白的腐烂橡胶，或者说，像是毒蟾蜍的肚皮。整具尸体肿得发亮，看起来鼓鼓囊囊，仿佛里面膨胀的气体和肿大的器官早已挤满整个身体，随时可能爆开。断裂的肋骨和其他骨头在膨胀的身体里清晰可见，就像生面团发酵时露出里面嵌着的小棍子一样。

“‘啊，’桑贾伊又抽了一口凉气，‘一个淹死鬼。’

“像是为了证明他的判断，尸体骤然散发出一阵河泥的酸臭气味，一只虫子似的玩意儿从黑洞洞的眼窝里钻了出来，湿漉漉的触角试探着夜晚的空气，然后在光线的刺激下，它又缩了回去。我能感觉到，那具肿胀的尸体里还有其他很多东西在动。

“我紧紧靠在车厢壁上，朝着后门挪动。我应该一把推开桑贾伊，逃进可爱的夜色里，但他拦住了我，把我推回后车厢那边。

“‘把它抱起来。’桑贾伊说。

“我瞪着他。掉落的灯笼在我们之间投下疯狂跳动的影子，我直愣愣地瞪着他，除此以外什么都做不了。

“‘把它抱起来，贾伊普拉卡希。仪式就要开始了，我们只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赶快。’

“我真该跳起来撞开他。我真该一把掐住他的脖子，直到他满嘴谎话的喉咙吐出最后一口气。然后我看到了枪。那把枪突然出现在他手中，就像机灵的流浪魔术师掌心突然绽出一朵莲花。那是一把很小的手枪，看起来简直不像真的。但它确实是真的，我毫不怀疑。黑洞洞的枪

口指着我的眉心。

““把它抱起来。”

“无论如何，我绝对不可能抱起身后地板上的那个玩意儿。除非让我知道，如果我不照做的话，三秒钟后我就一定会送命。死掉。和车里那玩意儿一样。和它躺在一起。在它上面。和它一起。

“我跪下来把灯笼扶正，免得火扑出来点燃裹尸布，然后我伸出双臂，插进那个东西的下方。它看起来似乎很欢迎我的拥抱，它的一只胳膊悄悄搭在我身侧，就像羞怯的爱人试探的抚摸。我的手指深深陷进那片白色之中，它的肉摸起来很凉，滑溜溜的，我相信我的手指随时可能戳进它体内。我退出面包车外，向前走了一步，手指触及之处感觉有柔软的东西在那里搅动、移位。那东西软绵绵地倚在我身上，有那么一瞬间，我无比确信它会立即融化，哗啦啦地泼在我身上，就像一摊潮湿的河泥。

“我抬头望着夜空，踉跄向前走去。在我身后，桑贾伊扛起他那件冰凉的货物，跟着我走进骷髅外道的神庙。”

撒以坦潘察帕桑阿帕亚特——普鲁萨姆，埃斯瓦姆，加姆，阿维姆，阿亚姆.....

普鲁萨姆普拉萨满阿拉布黑特，普鲁索海普拉萨满帕桑南姆.....

“我们唱着《百道梵书》中的圣歌。”

“歌词的意思是说：‘献祭应该按照这样的顺序.....首先是人，然后是马、公牛、公羊和山羊.....人在所有动物之首，也是神最喜爱的.....’

“黑暗中我们跪在觉醒的迦梨脚下。他们已经替我们换上了纯白的裹腰布，我们赤着脚，额头上画着符。七个新人围成半圆形跪在迦梨神像前，身后是一道蜡烛组成的弧线，其他教徒围在蜡烛外面。我们带来

作为祭品的尸体摆放在正前方，一位骷髅外道的祭司在每具尸体的肚子上放了一个白色的小小颅骨。那颅骨属于人类，但是看起来很小，绝不会是成年人的。颅骨空荡荡的眼窝凝视着我们，带来莫名的压力，就像被女神饥饿的眼睛盯着一样。

世界充满痛苦，

噢，湿婆的恐怖妻子，

你在咀嚼血肉；

“第八个新人的头颅依然挂在迦梨指尖，但现在，那张年轻的脸已经变成了灰白色，嘴唇向后咧开，仿佛在笑一样。不过神像脚下的尸体却不见了，女神戴着镯子的脚抬在半空中，底下空无一物。

噢，湿婆的恐怖妻子，

你的舌头在畅饮鲜血，

噢，黑暗之母！噢，赤裸之母。

“我脑子里空荡荡的，只有桑贾伊刚才说的话在不断回响。‘我就该把你当成祭品。’我真是个乡镇下来的傻瓜。更糟糕的是，这个乡镇下来的

傻瓜永远也没法回乡下了。无论今晚还会发生什么，我知道安古达的简单生活已经被我永远地抛在了身后。

噢，湿婆的爱人，

世界充满痛苦。

“神庙安静下来，我们合眼入定，只有在觉醒的神祇身旁，你才有可能进入最深的冥想状态。然后我渐渐听到了声音。地下河隐隐约约的水声，有什么东西从我赤脚附近的地板上滑过。我无觉、无思。我重新睁开眼睛，发现神像猩红的舌头伸得比刚才更长。但我毫不讶异。

“其他教徒陆续走上前来，七名祭司走到我们供奉的可怖祭坛对面，分别与七个新人面对面地跪下。我对面那位婆罗门看起来十分面善，或许是位银行家，某种需要每天对别人露出和蔼微笑的工作。

噢，迦梨，噢，她带来恐怖，

噢，无首女神，她被砍下了头颅，

噢，禅蒂，最残暴的化身，

噢，卡玛斯基，她是噬魂者，

请聆听我们的祷告，噢，湿婆的恐怖妻子。

“我的祭司托起我的右手翻过手掌，似乎打算替我看手相。他的另一只手伸进裹腰布的褶皱，等到那只手重新抽出来的时候，我看到了钢刃的闪光。

“主祭司用额头触碰女神抬起的那只脚，他的声音非常轻柔。‘你们的血肉将取悦女神。’

“其他祭司同时开始行动。刀锋划过我们的手掌，就像在削竹子一样。祭司灵巧地切开我掌心最厚的部位，削下一条肉来。我们所有人都吸了一口凉气，但只有那个胖子疼得叫了起来。

“‘彼将悦纳牺牲，噢，至伟女神。请接受他献上的血肉。’

“这套祷文我并不陌生。每年十月，我都会在村里简单的迦梨女神节仪式上听到这些话，每个孟加拉小孩都对祷文熟烂于心。但以前我见到的牺牲都只是象征性的，我从未见过婆罗门高高举起从我身上割下来的粉红色肉条，然后弯腰将它塞进尸体张开的嘴里。

“接下来我对面那个满脸笑容的和善祭司托起我受伤的手，将它的掌心翻转向下。黑暗中我们身后的骷髅外道教徒再次齐声吟唱《真言颂歌》，黑色的血滴缓慢而沉重地溅落在我脚下那个淹死鬼雪白的脸上。

“颂歌唱完以后，我的银行家祭司熟练地从长袍里取出一块白布，替我裹好手上的伤口。我向女神祷告，希望这一切赶快结束。突然，我体内涌起一阵空虚恶心的感觉，胳膊也开始发抖，我真怕自己会晕倒。那个胖子和我之间隔了三个人，他真的晕了过去，一头栽倒在他带来的那具尸体冰冷的胸口，那是个老得掉了牙的女人。他的祭司完全没有理

会，自顾自地和其他同伴一起退入黑暗中。

“求你了，女神，快结束吧。我默默祷告。

“但仪式没有结束，那时还没有。

“领头的那位婆罗门从吉格拉塔脚下抬起头来，转向我们。他慢慢地沿着我们围成的半圆转了一圈，仿佛是在仔细检查我们带来的祭品。在我身前，他停留了一小会儿，我不敢抬头直视他的眼神。我想他可能觉得我带来的这具泡涨的尸首毫无价值。就在那一刻，它还在继续散发河泥的腥臭和腐肉的气味，那味道像是它酸臭的呼吸。可是一秒钟后，祭司沉默地走开了。他继续检查桑贾伊的祭品，然后沿着队列走向远处。

“我抬头斜睨，正好看见祭司抬起赤脚把那个胖子从他冰冷的枕头上踢了下去。一位教徒疾步上前，匆匆把孩童的颅骨重新放回尸体凹陷的肚皮上。胖子无知无觉地躺在冰冷的老太婆身旁，就像两个毫无相似之处的恋人在拥抱中被迫分开。我毫不怀疑，也许接下来就该轮到这张脸被挂在黑暗女神的指尖。

“祭司回到我身前，我开始拼命试图控制身体的颤抖。这一次他打了个响指，三名教徒应声上前。我感觉到桑贾伊近乎绝望地想尽量远离我，其实我自己也恨不得拔腿就跑。一阵冰凉的寒意拂过我的身体，冷却了我痉挛的双手，抚平了我的恐惧，清空了我的思绪。那几个教徒朝我弯下腰的时候，我几乎想大笑出声。但我控制住了自己。

“他们小心翼翼地，几乎是充满爱意地抬起那具肿胀的尸体，将它送到神像脚底的石板上，然后示意我上前加入他们的行列。

“接下来的几分钟在我的记忆里像是恍惚的梦境。我记得自己和骷髅外道教徒一起跪在不成形状的死物前方。我想我们吟诵了《梨俱吠陀》第十卷的《原人歌》。其他教徒从后方的阴影里走上前来，他们提着一桶桶的水，洗净我献上的祭品。我记得自己当时觉得很好笑，既然它已经在圣河里浸泡了那么久，为什么还需要净化。但我没笑出声。

“主祭司再次取出那根草茎，就是昨天决定新人少年命运的那根，草茎上依然沾着干涸的血迹。祭司把刀子浸入一盏灯的黑油里蘸了蘸，然后用它在尸体的眼窝上方画着半圆，那对眼窝里曾经盛放着观看世界的眼珠，现在却空荡荡的。我曾在圣像里见过这样的动作，当我意识到祭司是在标记眼睑，我又差点儿笑出声了。要是在我们的村子里，这样的仪式会让陶偶都看得目不转睛。

“其他人走上前来，把青草和鲜花放在尸体的额头上。高大恐怖的迦梨神像低头凝视，我们唱了一百零八遍基础的《根本真言》。祭司再次上前，这一回他依次触碰了神像的所有肢体，然后将拇指按在尸体苍白肿胀的胸口，那曾是它的心脏跳动的地方。就在那一刻，我们齐声吟唱《吠陀真言》，它的最后一句是这样的——‘噢姆，愿毗湿奴赐予你性器，陀湿多雕琢你的形状，生主赋予你精液，而迦梨将接纳你的种子。’

“歌声再次充盈着黑暗的空间，教徒开始吟唱最神圣的《真言颂歌》。就在这时候，一阵狂风伴着巨响在神庙中刮过。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地下的河流会喷涌而出，把我们所有人淹没。

“冰冷的风在神庙里呼啸，拂过头发，掀动裹腰布，吹熄了我们身后的大部分蜡烛。不过根据我的记忆，神庙里一直都有亮光。有的蜡烛仍在执著地燃烧，只是烛焰在风中疯狂地跳动。但是，如果烛光真的还

亮着——哪怕非常微弱——那么我实在无法解释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我一动不动地跪着，神像和它受膏的祭品就在我身前不到四英尺远的地方。根据我的感觉，其他人也没有动，只有几个教徒划燃火柴，重新点亮了蜡烛。几秒钟内他们就完成了任务。然后风停息下来，巨响消失不见，蜡烛重新照亮高大的迦梨觉醒神像。

“那具尸体变了。

“它的肉还是那么苍白，但现在，迦梨脚下的躯体有了人的形状。它依然和之前一样赤条条的，额头上撒满鲜花，眼窝上滴着斑斑点点的灯油，但几秒钟前还是腐肉的地方突然出现了一根软趴趴的灰色生殖器。它的脸依然不算完整——还是没有嘴唇、眼睑和鼻子——但肿胀的面容已经显出了人脸的特征。空荡荡的眼窝里重新出现了眼球，苍白的皮肉上到处是伤，但那些骨头已经看不见了。

“我闭上眼睛默默祈祷了一句——现在我已经想不起来当时念的是哪位神祇。桑贾伊倒抽一口凉气，我再次睁开眼睛。

“那具尸体有了呼吸。它张开的嘴里有了气流的声音，毫无生气的胸膛开始起伏，一次、两次，逐渐汇成缓慢的韵律，看起来似乎相当吃力。然后，那具尸体突然毫无滞涩地坐了起来。它缓缓地以最虔诚的姿态用无唇的嘴巴亲吻迦梨的脚底，然后从神像脚下抬起腿，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那张脸径直转向我，我能看见曾经是鼻子的地方长出了一片片湿漉漉的血肉。它向前走了一步。

“我着魔般目不转睛地望着那个高大的身影僵硬地跨过我们之间三步的距离。它站在我身前，挡住了神像的大部分身体，只剩下那张枯瘦的脸越过它的肩膀凝视着我。它的呼吸非常艰难，就像肺里仍然装满了

水。真的，它走路的时候下巴微沉，水从张开的嘴角一股股地涌出来，流过它起伏的胸口。

“直到它站在我面前，我才终于低下了头。河泥的腥臭像雾气般笼罩着我。那复活之物慢慢伸出苍白的手掌，触碰我的前额。它的皮肉冰冷柔软，微微有些潮湿。直到它收回手掌，慢吞吞地走向下一个新人，我仍能感觉到它的手掌在我眼睛上方留下的印记，像冰冷的火焰般灼烧着我滚烫的皮肤。

“骷髅外道的教徒开始吟唱最后一段颂歌。我的嘴唇完全不听大脑的指挥，情不自禁地加入了他们的赞颂。

迦梨，迦梨巴洛巴亥

迦梨白阿格特奈

噢，兄弟们，以迦梨之名，

唯独迦梨，赐予庇护。

“吟诵结束了。两名祭司和主祭司一起，扶着刚刚复活的那个东西走进神庙后方的阴影之中。其他教徒从另一个方向鱼贯而出。我环顾最内层的圈子，发现那个胖子已经不见了。我们六个人站在昏暗的仓库里面面相觑。可能过了一分钟，主祭司回来了。他还是穿着那身衣服，看起来和之前没什么区别，但是他变了。他的步伐里多了几分轻松，举止也变得更加随意。这让我想起成功完成演出的演员来到台下的人群中，

他卸下一个角色的妆容，又换上了另一个。

“祭司满脸微笑，快活地走到我们面前，挨个儿跟所有新人握手，对每个人说着同样的话：‘纳玛斯戴【18】，现在你是骷髅外道的教徒了。请静候敬爱的神的下一次召唤。’

“轮到我的时候，我感觉他的握手非常虚幻，甚至比不上仍在我前额徘徊不去的冰凉触觉那么真实。

“一名黑衣人领着我们回到前厅，我们沉默着换回自己的衣服。其他四个人告别后一起离开了，他们兴奋地交谈，像是被留堂的孩子突然重获自由。最后只剩下桑贾伊和我站在门口。

“‘我们是骷髅外道的教徒了。’桑贾伊低声说。他露出灿烂的微笑，朝我伸出手来。我看着他，看着他伸出的手臂，然后我狠狠地朝地上吐了口唾沫，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开了神庙。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我在城里流浪了几个月，专门找隐蔽的地方睡觉，不敢相信任何人。我在恐惧中等待‘我敬爱的女神的下一次召唤’，但它一直没有来。开始我觉得很轻松，紧接着又恐慌起来，现在我已经不在乎了。最近我公开回到学校，回到熟悉的街区和我从前经常出没的地方，比如这里。

“人们似乎知道我变了。熟人看见我总会远远避开，街头的陌生人瞥了我一眼，就自动给我让出空间。也许现在我成了不可接触者，也许我已经是骷髅外道教徒了，哪怕那一切如此狼狈。我不知道。我再也没去过那座神庙，也没去过迦梨格特。也许我不是骷髅外道的教徒，而是他们的猎物。我等待答案揭晓。

“我想永远地离开加尔各答，但我没钱。我只是一个首陀罗种姓的穷人，来自安古达村，但我或许永远不可能再变回原来那个自己。

“只有克里希纳先生一如既往地把我当成朋友。他让我告诉你我的故事。现在我讲完了。”

翻译到最后几句的时候，克里希纳的嗓子已经哑得几乎说不出话了。我眨眨眼，转头四顾。店主在柜台后呼呼大睡，两只脚伸在外面。屋里十分安静，听不到外面的任何声音。我的表显示现在是2:20。

我猛地站了起来，不小心带翻了椅子。我的背很痛，时差和疲劳让我困乏不已。我伸了个懒腰，揉着脊柱旁边酸痛的肌肉。

穆克塔南达吉看起来筋疲力尽。他取下厚厚的眼镜，疲惫地揉着眼睛和鼻梁。克里希纳端起穆克塔南达吉面前冰冷的咖啡，咕咚咕咚地灌了下去，然后试着清了清嗓子。

“你……咳咳……你有什么问题吗，卢察克先生？”

我居高临下地盯着他们俩。我觉得自己的嗓子可能也说不出话了。克里希纳用手指捏着自己的鼻子，大声擤着鼻涕并将它甩到地板上，然后重新开口：“你有什么问题吗，先生？”

我面无表情地盯了他们几秒钟才开口回答。“只有一个问题。”我说。克里希纳礼貌地抬起眉毛。

“他妈的，”我说，“……该死，这个见鬼的故事……到底跟诗人M. 达斯有什么关系？”看来我砸在桌上的拳头正好吻合咖啡杯的共振频

率，它们纷纷跳了起来。

现在轮到克里希纳盯着我了。我还记得在我五岁的时候，有一天午睡时把屎拉在了裤子上，当时幼儿园老师盯着我的眼神跟他现在一模一样。克里希纳转向穆克塔南达吉说了五个字，那个年轻人疲倦地重新戴上沉重的眼镜，他的回答比克里希纳的问话还要简短。

克里希纳抬头看着我：“你肯定知道我们刚才说的就是M.达斯。”

“你们说的哪一个人？”我茫然问道，“是谁？你到底是什么鬼意思？你是说，那个祭司就是伟大的诗人M.达斯？你是说真的？”

“不，”克里希纳干巴巴地回答，“不是祭司。”

“既然如此，那么谁……”

“那个牺牲，”克里希纳说得很慢，就像在教一个很笨的小孩，“那份祭品。M.达斯先生就是穆克塔南达吉先生献给女神的牺牲。”

加尔各答，你在市场上售卖

勒脖子的绞索。

——图沙尔·罗伊

那天晚上我梦见了错综复杂的廊道和洞穴，然后梦里的场景突然变成了芝加哥南面一处批发家具的仓库，大二的夏天，我曾在那里打过工。仓库已经关门了，但我仍在无数塞满了家具的展厅之间游荡。空气中充满赫库纶纤维和廉价木器蜡的气味。我开始奔跑，一边跑一边绕开挤得满满当当的展厅。然后我突然想起来，阿姆丽塔和维多利亚还在某间商店里，如果我不能赶快找到她们，那我们一整夜都会被锁在仓库里。我不想让她们孤零零地留在这里等我，不能让她们被锁在黑暗之中。于是我一边跑一边大喊她们的名字，我找了一间又一间屋子，不停

地喊叫。

电话响了。我伸手想按掉床头柜上的旅行闹钟，但执著的铃声不肯停歇。现在是早上八点零五分。等我终于发现铃声来自电话的时候，阿姆丽塔已经走出浴室接起了电话。她打电话的时候我一直迷迷糊糊的，直到被淋浴的声音再次惊醒。

“是谁啊？”

“查特吉先生，”阿姆丽塔的声音夹杂在水声之中，“他们要到明天才能给你手稿，他打电话来道歉。其他就没什么了。”

“嗯，真该死，又要多待一天。”

“他邀请我们四点钟去喝茶。”

“哦？去哪儿？”

“迈克尔·莱纳德·查特吉先生家里。他会派车来。你要陪着我和女儿下楼吃早饭吗？”

“嗯。”我扯过阿姆丽塔的枕头盖住自己的脸，立刻又睡着了。

仿佛只过了五分钟，阿姆丽塔就抱着维多利亚回来了。一位身穿白色制服的侍者捧着托盘跟在她身后，旅行闹钟显示现在是10:28。

“谢谢。”阿姆丽塔一边说，一边把宝宝放在毯子上，付了侍者几个卢比的小费。维多利亚拍着手转头目送那个人离开，阿姆丽塔单手捧起托盘，伸出一根指头按住自己的下巴，优雅地对我行了个屈膝礼。“纳玛斯戴，早上好，大人。鄙店衷心祝愿您度过美好而愉快的一天，唉，

虽然今天已经过去了一大半。是的，是的，是的。”

我在床上坐了起来，她在我腿上铺了一张餐巾，然后小心地把托盘放了上去。然后她再次屈膝行礼，并对我伸出手掌。我在她掌心放了根欧芹。

“不用找了。”我说。

“噢，谢谢，谢谢您，最最慷慨的大人。”她一边碎步后退，一边谄媚地鞠躬。维多利亚把三根手指塞进嘴里，狐疑地看着我们。

“我以为你今天要去买纱丽。”我说。阿姆丽塔拉开厚厚的窗帘，虽然外面的光线不算强烈，但我仍被刺得眯起了眼睛。“基督啊，”我说，“那真是阳光吗？在加尔各答？”

“卡马克雅和我已经买完东西回来了。那家店真不错，真的，东西都很合适。”

“但是你什么都没买？”

“噢，买了。他们一会儿就送过来。我们俩都买了很多，我大概把你的预付款都花光了。”

“真糟糕。”我低头露出一脸苦相。

“怎么了，博比？你的咖啡凉了？”

“不，不是咖啡。事实上，咖啡很好。我只是突然发现自己错过了跟卡马克雅见面的机会。真是糟糕透顶。”

“要不了你的命。”阿姆丽塔把维多利亚放在床上，开始给她换衣

服。

咖啡的味道很棒，而且旁边还放着一把续杯用的金属小壶。我揭开托盘盖子，发现里面有两个鸡蛋、几片黄油吐司，还有.....最不可思议的.....三片真正的培根。“太棒了，”我说，“谢谢你，小姑娘。”

“哦，不值一提，”阿姆丽塔说，“当然，厨房几小时前就关门了，但是我告诉他们，这是为612号房的著名诗人准备的。为了打听战争故事，那位诗人在外面跟男孩子们鬼混了大半个晚上，回来的时候还在不停地自言自语，声音大得足以吵醒他的妻子和女儿。”

“抱歉。”

“昨晚你们到底聊什么了？你一直在说梦话，我不得不推了推你。”

“对不起，真的很抱歉。”

她替维多利亚换上新尿布，扔掉旧的那张，然后回到床边坐下。“说实话，博比，克里希纳那位神秘陌生人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那个人真的存在吗？”

我递给她一片吐司，她先是摇头拒绝，然后又接过我手里的面包，咬了一口。“你真想听这个故事？”我问道。

阿姆丽塔点点头。我喝了口咖啡，决定略掉一些细节，然后我尽量放平声音，不带丝毫挖苦地开始讲述。说到某些情节的时候，我偶尔会停下来摇摇头或者发表几句意见，最后我把穆克塔南达吉三小时的冗长讲述浓缩成了十分钟的梗概。

“我的上帝！”我讲完以后，阿姆丽塔惊叹。她看起来有些恍惚，甚

至有点儿神不守舍。

“呃，无论如何，以这种方式在加尔各答美丽的市中心结束完美的一天，还真是锦上添花。”

“你不害怕吗，博比？”

“上帝啊，不。我为什么要害怕，小姑娘？我唯一担心的事情是，当我回到酒店的时候，皮夹还在不在我身上。”

“你说得对，但是……”阿姆丽塔欲言又止。她转向维多利亚，把掉落的安抚奶嘴塞回她手里，然后返回床边。“我的意思是说，哪怕从最好的方面去想，你也是跟一个疯子待了一整晚，罗伯特。真希望……真希望我当时在场，这样我就可以打断你们。”

“我也希望。”我真诚地回答，“要我说的话，我觉得穆克塔南达吉一直在用孟加拉语反复背诵葛底斯堡演讲，整个鬼故事全都是克里希纳一个人编出来的。”

“这么说来，你觉得那个男孩说的不是真话？”

“真话？”我皱眉反问道，“你是想说什么？尸体能起死回生？被埋在淤泥里的诗人重新活了过来？亲爱的，M.达斯八年前就失踪了。要是他死了的话，恐怕这会儿早就变成僵尸了，你觉得呢？”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阿姆丽塔微笑着说，但她的笑容看起来很疲惫。我真不该带她来。但是当时我强烈地感觉自己需要一个翻译，需要有人帮助我理解印度的文化。真是失算。“我只是觉得，也许那个男孩以为自己讲的就是真话。”她说，“他可能真的参加过骷髅外道之类的入会仪式，然后看到了一些不能理解的事情。”

“对，有这个可能，”我说，“我不知道。那孩子情况很糟——眼睛通红，脸上很脏，看起来非常神经质。要我说的话，他可能在嗑药。我总觉得克里希纳在他的故事里加了很多东西，或者改了很多。这有点儿像是喜剧里常见的老梗，外国人只是咕哝几句，结果翻译的人叽里咕噜说了十分钟。你知道我的意思吧？说到底，也许他真的是想加入那个秘密会社，然后他们就在他面前装腔作势地耍了一套把戏。不过我猜，这全都是克里希纳想出来的鬼主意。”

阿姆丽塔收走我腿上的托盘，把它放到梳妆台上，然后把托盘里的杯子和银器重新排成各种图案。她没有看我。“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问你要钱了吗？”

我掀开被子走到床边。一辆公车从街道中央驶过，它根本没有停车，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乘客们敏捷地上上下下。天上的云层依然压得很低，但仍有阳光在破烂的人行道上投下斑驳的影子。“没有。”我回答，“至少没有直接开口。但最后克里希纳拐弯抹角地说了几句——他假装低声嘀咕——说他的朋友必须设法离开这座城市，去新德里或者别的地方，甚至可能去南非。毫无疑问，他们肯定愿意笑纳几百美元。”

“他问你要钱了吗？”阿姆丽塔严肃的英国腔变得比平常更加尖锐。

“没有。他没有直说——”

“你给了他们多少？”她似乎一点儿也不生气，只是很好奇。

我走到行李箱边，取出干净的内衣和袜子。我再次意识到，那些人反对婚姻——确切地说，是反对与另一个人长期共同生活——的理由我的确无法推翻，婚姻中配偶会一次又一次准确推断你的行为，让你一再

地认识到，自由意志是多么虚幻。“二十美元，”我回答，“我身上最小面额的旅行支票就是那么多。我把大部分卢比都留给了你。”

“二十美元，”阿姆丽塔笑了，“以今天的汇率计算，差不多相当于一百八十卢比。你在支票上写了穆克塔南达吉的名字？”

“没有，我没写抬头。”

“要靠一百八十卢比走到南非，他可真得省着点花了。”阿姆丽塔温和地说。

“见鬼，哪怕他们俩拿钱去买鼻嗅糖我也不在乎。也没准儿他们会开个慈善账户——拯救穆克塔南达吉逃离愤怒的骷髅外道基金会，可抵扣税收。饶了我吧。”

阿姆丽塔没有说话。

“换个角度来看，”我说，“二十块还不够给我们请个临时保姆，然后去埃克塞特看场坏电影再吃顿麦当劳的。他的故事比我们专程开车去波士顿看的某些电影精彩多了。我们出发之前跟丹和巴布一起花五块钱看的那部傻乎乎的弱智电影叫啥来着？”

“《星球大战》，”阿姆丽塔回答，“你觉得这个故事里有任何东西可以写进《哈泼斯》的报道里吗？”

我系紧浴袍的带子。“可以写我和他们在咖啡馆见面的经过。我会尽力描绘在我……莫罗怎么说的来着？……在我寻访M.达斯的冒险旅途中，我遇到了一些多么超现实、多么荒谬的角色。但我不会写穆克塔南达吉的疯狂故事。至少不会花太多笔墨。我会简单提一下，但骷髅外道那事儿太诡异了。这种杀戮女神的三流故事倒像是系列电影里的东西。

我会深入了解一下帮派的部分——没准儿骷髅外道就是加尔各答版的黑手党——但其他的内容就太奇怪了，不适合写进一篇介绍伟大诗人的严肃文章里。不，不仅仅是奇怪，简直就是……”

“变态？”

“不管怎么说，他们应该不会介意我对素材做一点儿健康的加工。其实刚才我想说的是‘老套’。”

“上帝保佑，怎么又是这种陈腔滥调，对吗？”

“你说得很对，小姑娘。”

“好吧，博比。我们接下来该干点什么？”

“嗯，问得好。”我说。我正在跟维多利亚玩躲猫猫，我们俩都把被单当成掩蔽，每次我举起被单像帘子一样隔在两个人中间，维多利亚就会和我一起咯咯地笑起来。然后她会用手指捂住眼睛，我假装困惑地左顾右盼，千方百计想把她找出来。她很喜欢这个游戏。

“我先洗个澡。”我说，“然后我们想办法给你和宝宝弄两张下午飞伦敦的机票。到目前为止，除了听懂搬运工的抱怨以外，你的翻译技能毫无用武之地。白吃饭不干活的嘴巴太多啦，我可不想继续付钱。我只能留在这里等查特吉准备手稿，但你完全没必要多待一天。今天是周六，你可以在伦敦玩一玩，去父母家住几夜，然后我们找个差不多的时间一起回到纽约……比如说，周二晚上。”

“抱歉，博比。这不可能。我有几个理由。”

“胡说八道，”我说，“哪有什么不可能。”维多利亚和我发现了对

方，于是我们咯咯笑了起来。“说说你的理由，我再一个个驳倒你。”

“第一，我们跟查特吉约好了四点喝下午茶——”

“我会转达你的歉意。还有呢？”

“第二，纱丽店还没把东西送来。”

“我走的时候会把它带回去的。还有呢？”

“第三，维多利亚和我会想你的。是吧，宝贝儿？”维多利亚暂时停止游戏，冲着她妈妈礼貌地打了个哈欠。然后她改变了游戏规则，一把扯过被单盖在自己头顶。

“抱歉，三个理由都不成立。”我告诉阿姆丽塔，“你出局了。我也会想你们，不过也许只有等你走了，我才有机会见见你的朋友卡马克雅。我记得今天下午两点有一班去伦敦的飞机。如果没有的话，我会陪你们在机场等下一班飞机。”

阿姆丽塔捡起几件宝宝的玩具放进抽屉。“还有第四个问题。”她说。

“什么？”

“英国海外航空公司和泛美航空公司取消了所有从加尔各答出港的航班，除了英国海外航空公司早上六点四十五分从泰国过境的那一班以外。工作人员说，是行李出了问题。昨晚我已经打电话问过了，当时我很无聊。”

“见鬼。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吧，真糟糕。”维多利亚感觉到我们语调

的变化，她拉下头顶的被单，小脸一皱，眼看就要哭了。“肯定有别的办法能让你们离开这个该死的——抱歉，宝贝儿——城市。”

“噢，有的。印度航空的国内航班还在照常飞行。我们可以去德里或者孟买转乘泛美航空的国际线，或者随便哪家公司的国际航班。但现在我们已经错过了去新德里的早班机，其他所有航班都需要中转，要多花不少时间。我宁可在这里等你，博比。我不想一个人在这个国家奔波，小时候我就已经受够了。”

“好的，甜心，”我伸手拥住她，“那就这样吧，我们看看能不能订到英国海外航空周一的早班机。基督啊，早上六点半。呃，至少飞机上会有早饭。那就这么说定了，我先去洗澡？”

“好的。”阿姆丽塔抱起宝宝，“我会跟航空公司的人确认航班，你安心洗澡去吧。”

那天下午，我们出发去观光。我用婴儿背带把维多利亚挂在身上，然后带着妻女走上了炎热、嘈杂、混乱的加尔各答街头。温度和湿度都徘徊在一百附近，我们在一家名叫“沙阿沙阿”的餐馆吃了顿相当像样的午宴，然后乘坐出租车沿着乔林基街前往印度博物馆。

博物馆外面竖着一块小牌子，上面写着：“禁止在花园内练瑜伽！”馆舍里面很热，所有展柜都脏兮兮的，整座博物馆意外地空旷，只有一群讨厌的德国游客在里面吵吵嚷嚷。我对一楼的人类学展品没有太大兴趣，但一件古代艺术作品吸引了我的目光。

“那是什么？”看到我弯腰仔细观察玻璃展柜里面的东西，阿姆丽塔

开口问道。

那是一座黑色的小雕像，铭牌上标着“代表杜尔噶女神的迦梨相：约公元前八十年”。这尊神像一点儿也不吓人。我既没看见绞索和颅骨，也没发现砍下的头颅。神像的一只手里抓着一根看上去像是树枝的东西，另一只手倒握着蛋杯，第三只手可能是握着三叉戟，但那玩意儿看起来真的很像打开的瑞士军刀，她的最后一只手掌心向上，托着一枚微型的黄色甜甜圈。和博物馆里的所有女神像一样，她腰线很高，乳房坚挺，耳朵低垂。她的表情看起来闷闷不乐，牙齿显得很锋利，但我完全没看到吸血鬼式的獠牙或者长长的舌头。她披着火焰般的头巾，在我看来，旁边展柜里标着“杜尔噶”的那尊神像比这尊恐怖多了。杜尔噶理应是雪山神女仁慈的化身，但那尊雕像长着十条手臂，每只手里的武器都比这个的凶猛。

“你的朋友迦梨看起来似乎不太可怕。”阿姆丽塔说。就连维多利亚都在背带里挣扎着往前凑。

“这件东西是两千年前的了，”我说，“也许在漫长的历史里，她变得越来越残暴嗜血。”

“有的女人就是无法优雅地老去。”阿姆丽塔表示赞同，然后走向下一个展柜。维多利亚似乎很喜欢一尊巨大的迦尼萨铜像，这位象头神掌管着财富与繁荣，喜欢玩乐；剩下的时间我们开始在博物馆里到处寻找迦尼萨的踪迹。

阿姆丽塔想去维多利亚纪念堂感受下殖民遗迹，但时间有点儿晚了，所以我们只是坐在出租车上绕了一圈，指着窗外高耸的白色建筑告诉宝宝，那座大房子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

回到酒店时，外面下起了倾盆暴雨，我们匆匆换了衣服，下楼时发现查特吉那辆普雷米尔就在门口等着，雨已经停了。

几天以来我头一回系上了领带，汽车驶上街头时我有些坐立不安，我不断调整着领结，希望领口能松一点，或者我的脖子能细一点。我的短袖衬衣后背已经湿透了，然后我突然发现自己脚下的袋鼠鞋斑斑点点，脏得不成样子。总而言之，我感觉自己浑身皱巴巴的，而且一身是汗。我转头看了看阿姆丽塔。她看起来——一如既往地——平和安宁。她穿着在伦敦买的白色棉布裙，戴着婚前送她的青金石项链。天气这么热，我总觉得她的头发早该打结成绺，但现在它们柔顺地披在她肩头，闪烁着迷人的光泽。

我们坐了大约一小时的车才到达目的地，这提醒了我，加尔各答的面积比纽约还大。街上的交通还是那么疯狂混乱，但查特吉的司机默默地找到了最便捷的路径。有几个特别混乱的路口竖立着巨大的白色标牌，上面写着：“小心驾驶！今年以来这条街上已经死了125个人！”然而过往的司机似乎完全没打算要减速。牌子上的数字是钉上去的活页，就像老式棒球场上的记分牌一样。一路上我们看到的最大的数字是二十八^[19]。我不禁开始胡思乱想，这个死亡人数是整个路口的，还是只包括人行道那几平方英尺。

有时候我们会在高速公路上飞驰，道路两旁都是大片的单间宿舍——这是一种锡质屋顶和麻袋墙壁搭成的贫民窟，泥泞的街道穿插其中——绵延好几英里，宿舍尽头是高耸的厂房，烟囱将燃烧的火焰和未经过滤的煤烟喷向雨季的云层。看到这一幕，我意识到环保和控制污染之类的理念如此奢侈，只能在工业发达的国家盛行。未经处理的污水、燃烧的牛粪、数百万吨垃圾和无数永不熄灭的野火交织成千奇百怪的气味，飘荡在加尔各答的空气中，再加上汽车尾气和工业废气，我简直无

法呼吸。

工厂的建筑看起来也乏善可陈，破烂的砖块、生锈的钢构、打破的窗户，还有四处蔓延的野草——仿佛工业文明已经像恐龙一样消亡，只留下冰冷的残骸横陈在大地之上。但是，哪怕是最破烂的废墟里也有浓烟升起，衣衫褴褛的人影在阴暗的建筑物里进出，仿佛被一只黑胃吞噬。我试着去想象自己住在这些连地板都没有的棚屋里，在某间阴郁的工厂上班，却发现脑子里一片空白。

阿姆丽塔一定和我有同样的想法，我们沉默地坐在车里，各自望着车窗外无望的行人来来往往。

然后，短短几分钟内我们驶过了一座横跨好几道铁轨的大桥，又穿过一片商店林立的过渡街区。突然，一条整洁古雅的林荫路出现在我们眼前，两旁的宏伟宅邸围墙高耸，铁门紧闭。墙头数不清的玻璃碎片反射出点点阳光。有个地方的高墙上清出了大约一码宽的安全地带，但棕褐色的石墙上涂抹着黑色的条纹。擦得闪闪发亮的汽车停在长长的车道尽头，铁栏杆高耸的大门上至少用三种语言写着“小心恶犬”。

不难想到，这里曾是英国人的住宅区，殖民统治者竭尽全力隔出这么一块地方，远离混乱的城市和城市里的原住民。但是就算是在这里，你仍能看到衰败的痕迹——到处都是脏兮兮的墙壁、缺了木瓦的屋顶和赤裸敞开的窗洞——但这是一种受控的衰败，一种绝望的努力——试图抵御在加尔各答其他区域疯狂蔓延的混乱。不时有明媚的花朵和其他美丽的园艺在高耸的铁门后一闪而过，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颓败的气息。

我们在一道铁门前停下，司机匆匆下车，取下腰带上的一串钥匙打开门上的挂锁。环形车道外围绕着鲜花盛开的高大灌木和枝条低垂的乔

木。

迈克尔·莱纳德·查特吉热情地迎接了我们。“啊，卢察克先生和夫人！欢迎光临寒舍！”他的妻子也站在门口，身旁伴着一个少年。我刚开始以为那是他们的儿子，随后立即意识到，肯定是他们的孙子。查特吉夫人看起来已经六十出头了，我立即把她丈夫的年龄往上调整了一点儿。查特吉光滑的脸上不见一丝皱纹，头似乎生下来就是秃的，仿佛到了五十岁以后，他就永远地停留在了这个年纪。

我们在前门的台阶旁寒暄了片刻。维多利亚得到了恰如其分的褒奖，我们也夸了他家的孙子。然后主人带领我们简单参观了一下屋子，最后我们穿过另一扇门，来到俯瞰一条小街的宽阔露台上。

我对他们的房子很感兴趣，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一瞥印度上层家庭的生活。这幢房子留给我的第一印象相当矛盾：所有房间的天花板都很高，看起来宽阔威严，但墙壁很脏，漆面已经开始剥落；漂亮的胡桃木餐边柜上满是划痕，柜顶放着一只毛绒猫鼬，它的玻璃眼睛雾蒙蒙的，毛皮坑坑洼洼；昂贵的克什米尔手工地毯铺在破碎的油毡上；曾经装饰得十分现代的宽敞厨房现在堆满了脏兮兮的瓶子、旧板条箱和结了一层壳的金属平底锅，一只小炭火炉子放在地板正中央，煤烟熏黑了曾经洁白的天花板。

“外面会舒服一点儿。”查特吉一边说，一边为阿姆丽塔推开门。

因为刚才的暴雨，地上的石板依然湿漉漉的，但摆放茶具的桌子和带有软垫的椅子是干的。查特吉的女儿已经成年，她是个体形壮硕的年轻女子，眼睛非常可爱。她和阿姆丽塔用印地语聊了得体的几分钟，然后带着儿子离开了。查特吉似乎对阿姆丽塔的语言能力大感惊讶，于是

他用法语问了她几句话。阿姆丽塔回答得很流利，他们俩一起大笑起来。随后他又换了一种语言，我后来才知道是泰米尔语，阿姆丽塔依然对答如流。他们开始用简单的俄语互相调侃。我一边喝茶，一边对查特吉太太微笑。她报以微笑，并递给我一块黄瓜三明治。我们继续微笑着听那两个人用各种语言施展幽默，然后维多利亚开始闹了。阿姆丽塔从我怀里接过宝宝，查特吉转头问我。

“您要再来点茶吗，卢察克先生？”

“不用了，谢谢，这样就很好。”

“或许来点更烈的东西？”

“呃……”

查特吉打了个响指，一位仆人应声而出。几秒钟后，他捧着托盘里的玻璃酒樽和杯子来到桌边。

“您喝威士忌吗，卢察克先生？”

这还用问，那教皇是天主教徒吗？我暗自腹诽。“没问题。”阿姆丽塔曾经警告我说，大部分印度威士忌都很烈，但呷了一小口我就发现，查特吉的酒樽只盛放最上等的威士忌，基本可以肯定有十二年以上，基本可以肯定是进口的。“好酒。”

“是格兰利维，”他说，“没调过的。我发现这种酒比调和式的顶级货更加醇正。”

我们聊了一会儿诗歌和诗人。我试图把话题引向M.达斯，但查特吉不愿意深入讨论那位失踪的诗人，他只是简单地说，古普塔已经安排好

了明天移交手稿的具体事宜。然后我们开始长篇大论地讨论严肃作家在我们各自的国家过上体面生活的难度。我知道了查特吉的钱来自家族遗产，他还有其他的利息、投资和收入。

然后，话题不出意料地转向了政治。查特吉坚信，如果能在之前的选举中挫败甘地夫人，那么整个国家会比现在好很多。我对印度的民主复兴很感兴趣，而且我希望能在关于达斯的文章中提到这方面的内容。

“她是个暴君，卢察克先生。所谓的紧急状态只不过是块遮羞布，为了掩饰她的暴政丑陋的嘴脸。”

“所以你觉得她不会重回国家政治舞台？”

“不可能！永远不可能，卢察克先生。”

“但我觉得她的政治基础还很深厚，如果目前的联盟告吹，国大党依然有可能成为多数党。”

“不，不，”查特吉连连摆手，“您不懂。甘地夫人和她的儿子已经完蛋了。不出一年他们就会锒铛入狱，记住我的话吧。因为各式各样的丑闻和暴行，她的儿子正在接受调查。等到真相大白，能逃出一条命就算他走运。”

我点点头：“我读过一些报道，因为激进的人口控制政策，他得罪了不少人。”

“他是个贱货，”查特吉冷淡地说，“一个自大、无知、独断专行的贱人。他的政策无异于种族灭绝。他的猎物是穷人和没受过教育的人，虽然从本质上说，他自己就是个文盲。他的暴行就连他自己的母亲都为之震惊。要是今天他敢走进人群里，人们会赤手空拳把他撕得粉碎。我

很愿意出一份力。再喝点茶吗，卢察克先生？”

一辆汽车驶过铁栅栏外安静的小街。几点雨滴打在我们头顶宽大的菩提叶片上。

“您对加尔各答印象如何，卢察克先生？”

查特吉突如其来的问题让我有些措手不及。我喝了口威士忌，任暖流融入我的血液，然后才回答道：“加尔各答非常迷人，查特吉先生。这座城市如此复杂，短短两天实在不足以全面感受。真遗憾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深入探索。”

“您真会说话，卢察克先生。其实您想说的是，加尔各答非常可怕。它已经触动了您敏感的神经，对吗？”

“可怕这个词并不准确，”我说，“这里的贫穷的确令我讶异。”

“啊，是的，贫穷。”查特吉笑了起来，就像这个词蕴含着深刻的讽刺意味，“的确，这里太贫穷了。以西方标准而言太过肮脏。这必然冲撞美国式的思维，因为美国一直致力于实现消灭贫穷的伟愿。你们那位前总统约翰逊怎么说的来着……对贫穷宣战？别人还以为对越南宣战就能满足他。”

“我们也输掉了与贫穷之间的这场战争，”我说，“贫穷仍在美国大地上挥之不去。”我放下空杯子，一位仆人出现在我肘边，重新为我斟上威士忌。

“是的，是的，但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加尔各答。我们一位杰出的诗人曾经说，加尔各答像是‘一只被碾碎了一半的蟑螂’。我们的另一位作家曾把这座城市比作奄奄一息的老妓女，周围堆满了氧气罐和腐烂的橙

皮。您同意他们的看法吗，卢察克先生？”

“这些比喻都很有力，查特吉先生。”

“您的丈夫说话一直都这么周到吗，卢察克夫人？”查特吉举杯微笑着问，“不，不，您不必担心会冒犯我。我已经习惯了美国人和他们对这座城市的看法。他们对加尔各答的感受相当两极化，一种人觉得这里充满‘异国风情’，他们专注于享受游客的乐趣；另一种人饱受惊吓，恨不得立刻忘掉自己亲眼看到但无法理解的那些东西。是的，是的，不出所料，面对印度，美国精神作出的反应和无菌脆弱的美国肠胃一模一样。”

我望向查特吉夫人，但她正把维多利亚放在膝头上下颠动，似乎完全没听见自己丈夫的这番宣言。与此同时阿姆丽塔也瞟了我一眼，我觉得这是一种警告。我露出微笑，表示自己无意争论。“您或许是对的，”我说，“不过我觉得自己既不懂‘美国精神’也不懂‘印度精神’——如果这些东西真的存在的话。人的第一印象总是相当浅薄，我深知这一点。我一直很仰慕印度的文化，甚至早在遇到阿姆丽塔之前，当然，她也与我分享了一些印度文化之美。但是我得承认，加尔各答的确有点儿吓人。有一些非常独特的东西……独特而令人不安的大都会病。也许只是因为这座城市太大了。有朋友告诉我说，墨西哥城也有同样的问题，虽然它也很美丽。”

查特吉点头微笑，然后放下酒杯。他十指搭成塔形看着我，那目光就像老师在衡量一名学生是否值得投入更多时间。“您去过的地方不多吧，卢察克先生？”

“不太多。多年前我去过欧洲背包旅行，后来也在丹吉尔待过一段

时间。”

“但是没来过亚洲？”

“没有。”

查特吉放平双手，似乎觉得自己已经表明了观点。但这节课还没上完。他打了个响指，低声吩咐了几句，几分钟后仆人送上了一本蓝色的小书，我看不清书名。

“请告诉我，您觉得这段关于加尔各答的描述是否公平合理，卢察克先生。”说完这句，查特吉就大声读了起来：

……一大片老旧的房子，看起来摇摇欲坠，曲折狭窄的巷子在房屋之间迂回盘旋。这里完全没有隐私可言，只要深入这片区域，你就会发现大街上——我们姑且称之为街道——到处都是闲汉和窥视的目光，他们躲在半掩的窗户后面，藏在拥挤得近乎令人窒息的房间中……下水道污浊不堪……阴暗的走廊里垃圾遍地……墙被煤灰熏得乌黑，门在铰链上摇摇欲坠……到处都有一群群的孩子，随心所欲地释放着自己。

他停止阅读，合上那本书，然后礼貌地挑起眉毛，等待我的回答。

如果能够取悦招待我们的主人，我不介意继续扮演直肠子的角色。“它说得有其道理。”我说。

“是的。”查特吉笑着举起手里的书，“卢察克先生，这是十九世纪

五十年代一位作家笔下的伦敦。我们必须考虑到，印度的工业革命才刚刚开始，那些深深震撼您的——不，不，请不要否认——错位和混乱正是革命的副产品。您很幸运，卢察克先生，因为您所在的文明已经度过了这个阶段。”

我点点头，努力克制内心的冲动，我真想告诉他，同样的描述套在芝加哥南部也很合适，我就是在那里长大的。但我还是觉得有必要再努力一下，澄清我对加尔各答的感觉。

“您说得很对，查特吉先生，我很赞同。今天坐车过来的路上，我也有类似的想法，现在您把它阐述得非常清楚。但我必须说，在我们逗留的短短两天里，我感觉到了加尔各答有一些……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我不太确定那到底是什么。一种奇怪的感觉……我猜是暴力。这座城市的表象下隐藏着压抑的暴力。”

“或者您想说的是疯狂？”查特吉直截了当地问。

我没有回答。

“您看到今天的英文报纸了吗？”

“报纸？没有。”

查特吉翻开放在糖碗旁边的报纸，然后递给我。

今天的头条来自纽约。昨晚纽约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停电，自1965年那次大停电以来最严重的电力中断。就像商量好的一样，抢掠暴行在城里各处的贫民区和较贫穷的区域此起彼伏。数千人参与了这场看似无脑的暴动和偷窃。有的人全家出动，砸破商店橱窗，抢走电视机、衣物和其他便于携带的东西，暴徒们甚至聚集起来为他们欢呼。数百人被

捕，但市长办公室和警方发言人承认，对于这么大规模的抢掠，警方无能为力。

报纸还援引了美国媒体的社论。自由主义者认为这是社会抗议浪潮的复兴，并将犯罪行为归咎于歧视和贫穷，而饥饿则是最直接的导火索。保守派的专栏作家辛辣地反驳说，饥饿的人不会第一时间跑去抢音响系统，并呼吁执法者拿出雷霆手段。面对这么大规模的随机暴乱事件，所有振振有词的社论都显得那么空洞无力。似乎在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和野蛮之间只隔着一道电灯的薄墙。

我把报纸递给阿姆丽塔。“这件事真是糟糕透顶，查特吉先生。您很好地证明了自己的观点。我绝对不想自以为是地对加尔各答品头论足。”

查特吉露出微笑，再次将十指搭成塔形。他的眼镜反射着灰蒙蒙的阳光，我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倒影。他轻轻点头。“如您所见，这是大都会病，卢察克先生。只是这里的贫穷和涌入城市的大量难民加剧了这个问题。加尔各答现在已经被没有受过教育的外国人占领了。我们的问题的确存在，但并不独特。”

我默默点头。

“我不同意。”阿姆丽塔突然开口说道。

查特吉和我同时惊讶地转过头去。阿姆丽塔敏捷地一抖手腕放下报纸。“我完全不同意，查特吉先生，”她说，“我认为这是个文化问题——从很多方面来说，它都是印度独有的问题，如果说不仅限于加尔各

答的话。”

“哦？”查特吉一边说，一边轻敲手指。尽管他的微笑依然镇定，但是显然，遭到女人的反驳让他深感惊讶和恼火。“您是什么意思，卢察克夫人？”

“既然逸闻也能证明观点，”她温和地说，“那么我也想分享一下我昨天见到的两桩趣事。”

“洗耳恭听。”查特吉的笑容里蕴含着几分讽刺。

“昨天我在欧贝罗酒店的花园咖啡厅吃早饭，”阿姆丽塔说，“维多利亚和我独自坐在桌边，但餐厅里还有其他很多人。几位印度飞行员坐在我隔壁那张桌子上。离我们几英尺外，有一位女性不可接触者正在用园艺剪修剪草坪——”

“抱歉，”查特吉打断了阿姆丽塔的叙述，现在他脸上的讽刺已经显露无疑，“我们更愿意称之为‘命定阶层’。”

阿姆丽塔笑了。“是的，我很清楚。”她说，“命定阶层，哈里贞，‘神的子民’，我从小就听惯了这些冠冕堂皇的说法，但语言只不过是一种掩饰。我相信您一定非常清楚，查特吉先生。她之所以属于‘命定阶层’，仅仅是因为她生来就没有种姓，到死去也不会改变。她的孩子几乎注定会成为和她一样的仆工，因为她是一个不可接触者。”

查特吉的笑容凝固了，但他没有再次打断。

“总而言之，她蹲在地上，一点一点地剪着草坪，一边剪一边以鸭形的姿势在草坪上移动，至少在我看来，这样的动作相当痛苦。谁也没有注意到她。她就像正在被修剪的草坪一样，只不过是美丽花园的背景

而已。

“前一天夜里，门廊上的一根电线掉了下来。它就垂落在庭院的草坪中央，但谁也没有想到要把它修好，或者把电闸关掉。侍者去游泳池那边的时候总是大步从电线上跨过。女性不可接触者伸出剪子想把电线挪开，那把园艺剪不是绝缘的。

“剪刀刚一碰到电线，她立即被电流击得往后一仰，但她已经被电流吸住了，无法甩开。那感觉一定非常痛苦，但她只是撕心裂肺地喊了一声。她在地上打滚，在我们眼皮子底下遭受电刑。

“我说的是‘我们’，查特吉先生。侍者抄着双手冷眼旁观。附近平台上的工人面无表情地向下张望。我旁边那桌的一位飞行员讲了个小笑话，然后继续喝他的咖啡。

“我的反应速度不算快，查特吉先生。我这辈子总是喜欢请别人替我办事，哪怕是最简单的小事。我曾经恳求姐姐去买我们的火车票。甚至就在今天，博比和我要点比萨，我依然坚持让他去打电话。但是在当时，时间已经过去了半分钟，显然，庭院里的男人——那里至少有十多个男人——并不打算救助那个可怜的女人，于是我只好采取了行动。这不需要太多思考和勇气。咖啡厅的门旁边倚着一把扫帚，我用扫帚的木柄挑开了女人手上的电线。”

我盯着我的妻子。阿姆丽塔一点儿也没提起这事儿。查特吉心不在焉地点点头，但我抢先开口了。“她伤得重吗？”

“显然不重，”阿姆丽塔说，“有人讨论了一会儿要不要送她去医院，可是十五分钟以后，她又开始剪草坪了。”

“好的，好的，”查特吉说，“故事很有趣，但我们必须考虑到它发生的背景——”

“第二件事发生在大约一小时后，”阿姆丽塔继续平静地讲述，“我和一位朋友去伊莱特电影院附近购买纱丽。交通很糟糕，车堵了好几个街区。一头老牛站在大街中央，人们大喊大叫，拼命按喇叭，但没有一个人试图上前把它赶走。突然那头牛开始尿尿，水流急促地打在路面上。我们附近的人行道上有一个女孩——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大约十五岁，穿着一件洁白的上衣，戴着红色头巾。看到老牛开始撒尿，女孩立即跑到街道中央，伸手接起牛尿泼在自己的额头上。”

寂静中能听见树叶沙沙的声音。查特吉看了一眼自己的妻子，又将目光转回阿姆丽塔身上。他的手指无声地相对敲击。“这就是您要讲的第二件事？”他问道。

“是的。”

“当然，卢察克夫人，尽管您孩提时就离开了自己的祖国——印度，但您想必记得，对牛的敬重是我们的宗教符号。”

“我记得。”

“那么您当然知道，在印度，并不是所有人都像西方人那样……视阶级差异如寇仇。”

“我知道。”

“那么您是否知道，在我们的国家，有很多人认为尿液……尤其是人类的尿液……拥有强大的灵力和疗效？您是否知道，我们的现任总理莫拉尔吉·德赛先生每天早上都要喝几盎司他自己的尿？”

“是的，我知道这件事。”

“那么，无意冒犯，卢察克夫人，我不明白您描述的‘事件’到底有何出奇之处，当然，除了文化冲击以及您对祖国文化的厌恶以外。”

阿姆丽塔摇摇头。“这不仅仅是文化冲击，查特吉先生。作为一个数学家，我总是以抽象的方式将文化看作一系列拥有共同元素的相似集合。或者，请您试想一下，将它视作各种各样的人类学实验，看看人们在不同的文化中如何生活、如何思考、如何对待彼此。也许因为我本人的成长背景，也许因为我小时候总在各处颠沛流离，所以对于自己见过的、身处其中的文化，我总能保持一定的客观性。”

“然后呢？”

“然后，查特吉先生，我发现印度的文化思维中有一些非常特别的东西，其他文化里没有的东西——或者说，就算他们曾经拥有过这些东西，也没有继续保留到今天。我发现，在我的祖国，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或许比今天人们热议的还要恶劣。我发现，这片诞生了非暴力思潮的土地，这片我生长于斯、拥有最强归属感的土地，仍在被蓄意的冷酷的暴力行径撕得四分五裂。是的，您的总理先生的确每天都要喝几杯自己的尿，但是查特吉先生，这个事实根本无法美化喝尿的行为，无论是在我眼里，还是整个世界眼里。我的父亲常常告诉我，圣雄甘地走过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每到一处，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呼吁人们团结如兄弟，不是宣传如何反抗英国人，也不是散播非暴力的理念，而是教给人们一些基本的东西——最基本的东西——讲究个人卫生。”

“不，查特吉先生，作为一个印度人，我不认为加尔各答的所有问题都是普通常见的大都会病。”

查特吉搭成塔形的手指僵在空中，他的眼睛死死盯着阿姆丽塔。查特吉夫人不安地扭动身体。维多利亚抬头看着母亲，但没有发出一点儿声音。要不是一颗硕大的雨点恰巧选在这一刻如潮湿的炮火一样坠落在我们身侧，我真不知道该说点儿什么。

“我想我们还是搬到里面去会舒服一点儿。”查特吉夫人提议。暴风雨呼啸而来。

回酒店的路上，因为有查特吉家的司机在场，我们开始用老夫老妻特有的暗语交流。

“你真该去联合国工作。”我说。

“我的确在联合国工作过。”阿姆丽塔说，“你忘啦，我替他们做过一个夏天的翻译，两年后我才认识了你。”

“嗯，有没有发动过战争？”

“没有，这些活儿还是留给专业的外交家吧。”

“吃早餐的时候看见一个女人触电，这件事你都没跟我说过。”

“你也没问。”

有时候就连做丈夫的都知道不该再说下去了。我们望着车外雨帘中绵延的贫民窟，有的居民丝毫不打算躲避瓢泼般的大雨，他们没精打采地蹲在泥泞中，深深低着头承受暴雨的敲击。

“看到那些孩子了吗？”阿姆丽塔轻声问道。我刚才没注意，但现在我看见了。几个七八岁的女孩怀里抱着更小的孩子。我回过神来，这是

几天来我们在加尔各答最常见到的场景——孩子抱着孩子。下雨的时候他们会躲到雨棚、天桥或者漏水的帆布下面，褴褛的衣衫染着鲜艳的颜色，但就连那鲜艳的大红和皇家蓝都掩不住布料上的污迹和裂缝。女孩骨瘦如柴的手腕和脚踝上戴着金镯，那是她们未来的嫁妆。

“这里有很多孩子。”我说。

“也可以说几乎没有。”阿姆丽塔的声音轻得近乎耳语。我花了好几秒钟才意识到，她说得对。对我们看到的大部分孩子来说，他们的童年早已消逝。帮带更小的弟妹、沉重的劳作、早婚、拉扯后代，这就是他们的未来。那些赤身裸体在泥泞中嬉戏的孩子，他们中有许多人根本活不到成年；而那些能够活到新世纪、长到我们这个年纪的幸运儿，将面对一个充满饥饿和混乱的国家。

“博比，”阿姆丽塔说，“我知道美国的小学不怎么教数学，但是你们在中学里学过欧几里得平面几何，对吧？”

“是的，这些东西就连美国的高中都会教，小姑娘。”

“那你应该听说过非欧几何？”

“嗯，我确实听过这方面的不雅流言。”

“我是说真的，博比。我在努力理解一些事情。”

“接着说。”

“呃，跟查特吉说了相似集合和社会实验的比喻以后，我就在想一件事。”

“嗯哼。”

“如果说印度文化是一个实验，那么西方思维的偏见告诉我，这次实验失败了。至少它无法适应、保护自己的人民。”

“我没有异议。”

“但是，如果它仅仅是一个集合，那么按照我的比喻，也许会出现一个还要糟糕得多的可能性。”

“你是想说什么？”

“如果从集合的角度思考，那么我相信，我头脑里的两套文化永远是矛盾的，而我则是这两套文化共同的产物。那么说到底，我就是两个毫无交集的集合的交集。”

“东方和西方泾渭分明，两条平行线不可能交会？”

“你发现我的问题所在了，是吗，博比？”

“也许一位优秀的婚姻顾问可以——”

“请不要说下去了。这个比喻让我想到了一个更可怕的类比。我们在加尔各答所见的种种不同，如果它根本不是来自另一个集合，而是完全来自另一种几何空间，那会怎样？”

“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以为你懂欧几里得。”

“我和它只是点头之交，从来没有深入了解过。”

阿姆丽塔叹了口气，转头望向窗外的工业化梦魇。我突然想到，眼前的场景犹如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描述的工业废土，再乘个十次方。随后我又想到，阿姆丽塔的数学类比已经开始影响我脑子里的文学意象了。

我看见一个男人蹲在路边大便。他掀起上衣遮住脑袋，举起小小的铜碗接了点雨水准备清洗左手。

“集合和数论有重合的地方，”阿姆丽塔说，她的语气让我恍然惊觉，她是认真的，“但不同的几何体系之间没有任何交集。它们的基本公理和原理各不相同，最后推导出完全不同的现实。”

“不同的现实？”我问道，“怎么会有不同的现实？”

“也许你没有，”阿姆丽塔说，“也许只有一种现实是‘真’，也许只有一种几何体系是真实存在的。但是问题在于，如果我们选择了错误的那个，我——和我们一家子——会遭遇什么呢？”

回到酒店的时候，有个警察在等我们。

“有一位先生在等您。”助理经理一边说，一边递给我房间的钥匙。我返回大堂，以为会看到克里希纳，但是从深紫色沙发上站起来的是个包着头巾、留着络腮胡的高个子男人，看起来显然是一位锡克教徒。

“罗察克先生？”

“卢-察克。是的，我就是。”

“我是加尔各答警察局的辛格警探。”他掏出警徽和一张贴着褪色照片的证件，证件的塑料膜已经变成了黄色。

“警探？”我没有跟他握手。

“卢察克先生，我想请您协助调查我们手里的一个案子。”

一定是克里希纳给我惹了麻烦。“是什么案子呢，警探先生？”

“M.达斯先生的失踪案。”

“啊！”我恍然大悟，随后把房间钥匙递给阿姆丽塔。我可不打算邀请这位警探去我们的房间。“您应该不需要我的妻子协助调查吧，警探？我们的孩子该吃奶了。”

“不，只需要耽搁您一分钟，卢察克先生。很抱歉打扰您下午的安排。”

阿姆丽塔抱着维多利亚走向电梯，我转头四顾。助理经理和几个搬运工好奇地望着这边。“不如我们去审照室里聊吧，警探？”这是印度酒店对酒吧的委婉叫法。

“很好。”

酒吧里光线更暗，不过在点单的时候，我有更充分的时间来观察这位高个子锡克教徒。我点了金酒和汤力水，他只点了汤力水。

辛格警探有一种不经意的威严气质，这样的人平常习惯于发号施令。他的口音里带着英国多年熏陶留下的痕迹，不是慢吞吞的牛津剑桥腔，而是桑德赫斯特或者其他某所院校特有的精确。他穿着一套剪裁精

良的茶色西装，比普通制服略短一点。他的头巾是酒红色的。

这位警探的外貌非常符合我对锡克教徒少得可怜的认知。作为一个少数宗教派别，他们可能是印度社会里最积极进取、成果斐然的族群。他们对机械类的东西很在行，虽然大部分锡克教徒居住在旁遮普，但全国到处都有他们的人在开出租车或者操作重型设备。阿姆丽塔的父亲曾经说过，他手下百分之九十的推土车司机都是锡克教徒。军队和警察的高层也是锡克教的地盘。根据阿姆丽塔的说法，印度北部的公司化农场全都属于锡克教徒，他们掀起资本化的绿色革命，为这片土地引入了现代农业技术。

“干杯。”辛格警探举起杯子呷了一口汤力水。一条钢制手镯叮当敲打着他沉重的腕表，和他的胡子以及随身携带的小匕首一样，那是他们教派的信物。星期四在孟买机场的时候，一位保安就问了排在我前面的那个锡克教徒：“除了佩剑以外，你是否还携带了其他武器？”我们其他人必须接受搜身，但锡克教徒只是咕哝着表示否认，保安就放他走了。

“请问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警探？”

“请告诉我您所知道的关于诗人M.达斯的一切信息。”

“达斯已经失踪了很久，警探。你还对这个案子有兴趣，我有些惊讶。”

“M.达斯的案件仍未结案，先生。1969年的调查表明，他很可能成为违规操作的受害者。您的国家有针对谋杀的限制法令吗？”

“不，我觉得没有。”我答道，“但是在美国，我们得先找到尸体才能立谋杀案。”

“正是这样。所以我们欢迎您分享一切相关信息。M.达斯的朋友里有许多颇有影响力的人物，卢察克先生。现在，在诗人失踪八年后，他的一些朋友甚至走到了更高的位置。如果能够圆满地结束这宗案子，所有人都将得到解脱。”

“好吧。”我说。然后我告诉了他我和《哈泼斯》的关系，以及孟加拉作家协会的安排。我在内心挣扎了一下要不要告诉他克里希纳和穆克塔南达吉的事儿，但那个故事太过离奇，我觉得还是不要分散警方的精力为妙。

“所以，除了那份不知道是否能够拿到手的诗稿以外，您也不知道M.达斯是不是真的还活着？”辛格问道。

“除了诗稿，还有迈克尔·莱纳德·查特吉在委员会面前念过的那封信。”我补充说。辛格点点头，好像他早就知道有这封信一样。

他继续问道：“您计划明天去取那份稿子？”

“是的。”

“地点是哪里？”

“我不知道，他们还没有告诉我。”

“什么时候？”

“他们还是没告诉我。”

“届时您会见到达斯吗？”

“不会。至少我认为不会，是的，我确信不会。”

“为什么呢？”

“呃，我多次强烈要求见一见这位伟大的诗人，亲眼确认他真的还活着，但每一次都撞上了石墙。”

“石墙？”

“他们拒绝了我，非常直接。”

“啊。那么您放弃了见他的打算？”

“是的。我当然希望见他，要完成这篇文章，我需要面对面地采访。但是说实话，警探，如果能够早点拿到那份该死的手稿，明天一大早就带着老婆孩子离开加尔各答，我也同样高兴。就让那些文学家去研究手稿到底是不是M.达斯写的吧。”

辛格点点头，仿佛我的态度理所当然。他在一个小活页本上写了几句话，然后端起汤力水一饮而尽。“谢谢您，卢察克先生，您真是帮了大忙。占用了您周六傍晚的时间，我再次致歉。”

“真的没关系。”

“噢，”他说，“还有一件事。”

“嗯？”

“明天，您去取这份所谓的达斯手稿时，能不能让我们局的警察小心地跟在您身后？这或许有助于我们的调查。”

“跟踪？”我喝下杯里的残酒。如果我拒绝的话，可能会惹来麻烦，而且几乎可以肯定，这些条子还是会跟上来。此外，有警察待在附近也

许能缓解我对这次接头的紧张情绪。

“不必告诉您的合作对象。”辛格补充道。

我点点头。从我个人的角度而言，我压根儿不在乎查特吉、古普塔和整个作家协会有没有牵涉其中。“好吧，”我说，“如果有助于调查的话，我同意。我自己也不知道达斯是不是真的还活着。我很乐意帮忙。”

“啊，太好了！”辛格警探站起身，我们终于握了握手。“祝您旅途愉快，卢察克先生。希望您写作顺利。”

“谢谢你，警探。”

一整个傍晚都在下雨，我和阿姆丽塔本想出门共度周六之夜，可是一拉开窗帘，看到外面的泥泞、暴雨和蹲在街边的可怜人，我们俩都兴致全无。在灰暗多雨的白天与漆黑多雨的夜晚之间，热带的黄昏只是转瞬即逝的一小段过渡。整片广场已成泽国，对面的棚子下面有几盏灯笼忽明忽暗。

维多利亚累得哭闹不已，所以我们早早把她放进了窝里。然后我们打电话叫了客房服务，结果晚餐过了整整一小时才送上来。终于吃上饭的时候，我又学到了一课：永远不要在印度教国家点冷的烤牛肉三明治。阿姆丽塔的中国菜倒是非常美味，我厚着脸皮求她分了我一点。

晚上九点，阿姆丽塔正在洗澡准备睡觉，有人在外面敲门。是纱丽店派来送货的男孩，他浑身都湿透了，但阿姆丽塔买的纱丽安然无恙地裹在一个很大的塑料袋里。我给了他十卢比的小费，但他坚持要我换成

两张五卢比。那张十卢比的钞票有点儿撕破了，看来这个国家不接受损坏的现金，这件事让我不太高兴。男孩离开以后，阿姆丽塔披着丝袍走出浴室，打开袋子看了一眼，然后她宣布，店里送错了货，这是卡马克雅的纱丽。于是我们花了二十分钟时间翻查黄页，试图找到那个正确的巴拉蒂，但这个姓氏在印度就像纽约的“琼斯”一样普通。而且阿姆丽塔觉得卡马克雅家里可能根本就没有电话。

“管他妈的。”我说。

“你倒是说得轻巧，花了一个多小时挑纱丽的人又不是你。”

“卡马克雅也许会把你的那份带过来。”

“哼，既然我们周一一大早就要走，那她最好明天能拿来。”

我们早早上床了。维多利亚醒了一次，哼哼了几句，不知道她做了什么梦，在床上手舞足蹈的。我抱着她在屋里转了几圈，她终于又睡着了，口水浸湿了我的肩膀。接下来的几小时里，我觉得这房间要么太热，要么太冷。墙壁里传来吱吱呀呀的机械声，听起来就像是整堵墙全都掏空装上了升降机，而且每一架升降机的铰链和滑轮都生了锈。隔着两扇门有一群阿拉伯人在大喊大笑，他们似乎压根儿没考虑过把派对挪到自己的套房里，再把门关上。

大约十一点半的时候，我终于从湿乎乎的床单上爬了起来，走到窗边。雨滴依然敲打着黑暗的道路，街上一辆车都没有。

我打开行李箱。这次我只带了两本书：一本是我自己的新作精装本，另一本是我在伦敦一家书店买的企鹅版达斯诗集平装本。我在门旁的椅子上坐下，打开一盏阅读灯。

我承认，这是我第一次翻开自己的书。开篇是与书同题的那首诗，《冬魂》。我试着想读一遍，但在加尔各答的热夜里，听着无情的暴雨敲打窗格，我实在无法融入诗中那幅曾经鲜明地烙印在我心头的图景：一位老妇人在佛蒙特的农舍里走动，与屋里和善的鬼魂交谈，屋外皑皑白雪覆满田野。于是我取过另一本书。

达斯的诗立即迷住了我。在开篇的几首短诗里，我最喜欢《家庭野餐》，面对需要耐心忍受的古怪亲戚，他展现出了一种诙谐但绝不居高临下的态度，只有寥寥几句描述和引用流露出东印度风情，例如“……孟加拉湾被鲨鱼磨利的湛蓝海水/被船帆和远处蒸汽船的烟雾衬得格外晴朗”，以及“……摩诃巴里补罗神庙/砂岩被经年的海风与祈祷侵蚀/现在成了边角光滑的玩物/供孩子们攀爬/纳尼叔叔拍照”。

我再次开始阅读那首《特蕾莎修女之歌》。这一次，诗中充满希望的泰戈尔式的余韵淡出了我的视野，我更多地注意到那些直白的描述，例如“……街头的尸体/路边的尸体/她在那无望的被遗弃的尸体间穿行/温暖的婴儿哭泣着祈求救赎/倚着这座没有乳汁的城市冰冷的乳房”。读到这里，我很想知道，如果达斯的伟大诗篇描写的那位年轻修女听到召唤，来到加尔各答帮助受尽磨难的大众，但最终只能为他们提供一个能够安稳死去的地方，那我是否还能感受到那么强烈的同情。

我翻到封底，凝视M.达斯的照片，逐渐安下心来。他高高的额头和悲伤湿润的眼睛让我想起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照片。达斯的脸庞和他一样拥有贵族的典雅和高贵。只有那张嘴，那对过分丰满、嘴角微微上翘的嘴唇流露出诗人不可或缺的敏感和些许自我中心。我觉得我找到了卡马克雅·巴拉蒂惊人的美貌源自哪里。

关灯回到阿姆丽塔身边的时候，我对明天的感觉好了一些。窗外的

雨仍在继续敲打这座混乱不堪的城市。

加尔各答，勇气之主，

你为何想要彻底摧毁我？

是的，我有一匹马，有一处国外的永久居所，

我要去往自己的城市。

——普拉纳本度·达斯·古普塔

周日早上一起去取手稿的人员组合相当奇怪。古普塔八点四十五分打来电话时，我们已经起床了两小时。在花园咖啡厅吃早饭的时候，阿姆丽塔就说了要跟我一起去，我休想把她甩开。其实她的决定倒是让我松了口气。

古普塔的开场白和我在印度打过的所有电话一样独特。

“喂。”我说。

“喂，喂喂。”电话的效果非常糟糕，就像我们俩是在用两个锡罐和几英里长的细线通话。刺刺的静电声十分刺耳。

“古普塔先生？”

“喂，喂。”

“你好吗，古普塔先生？”

“很好。喂，卢察克先生？喂？”

“我在。”

“喂。事情已经……喂？卢察克先生？喂？”

“是的，我在这里。”

“喂！事情已经安排好了。今早九点半我们来接您，就您一个人。”

“抱歉，古普塔先生，我妻子要一起去。我们决定……”

“什么？你说什么？喂——”

“我说，我的妻子和女儿要一起去。我们在什么地方交接？”

“不，不，不。事情都安排好了，您得自己去。”

“是，是，是。”我说，“今天要么让我家里人一起去，要么我就不

去了。实话告诉你，古普塔先生，我有点儿厌倦这套007的把戏了。我飞了一万两千英里是为了来取一份稿子，不是为了在加尔各答鬼鬼祟祟地一个人乱转。我们到底在哪里碰头？”

“不，不。您一个人来更好一些，卢察克先生。”

“为什么？如果会有危险，那最好先告诉我——”

“不！当然没有危险。”

“到底安排在什么地方见面，古普塔先生？我真的没时间说这些废话了。如果我空着手回去，那么我还是会写一篇文章，但你们恐怕就得跟我们杂志的律师打交道了。”我的威胁十分空洞，但对面沉默下来，线路里只剩下吱嘎吱吱的声音——也就是印度电话线的正常背景音。

“喂，喂？卢察克先生？”

“我在。”

“很好。当然，我们欢迎您的夫人一同前来。我们会在泰戈尔故居跟M.达斯的代表碰头——”

“泰戈尔故居？”

“是的，是的。那是间博物馆，您知道吧？”

“太棒了！”我说，“我一直很想看看泰戈尔故居。真是完美。”

“那么查特吉先生和我十点半到酒店接您。喂，卢察克先生？”

“啊？”

“再见，卢察克先生。”

古普塔和查特吉直到十一点以后才出现，但是我们下楼的时候，克里希纳却在大堂里等着。他还是穿着脏兮兮的上衣和皱巴巴的裤子。看到我们他显得格外高兴，他向阿姆丽塔鞠了一躬，揉了揉维多利亚稀薄的头发，然后跟我握了两次手。他说，他是来通知我，多亏了我慷慨的赠礼，我们“共同的朋友穆克塔南达吉先生”已经动身返回安古达村。

“我以为他说他再也回不去了。”

“啊！”克里希纳耸耸肩。

“呃，我猜他和托马斯·伍尔夫【20】都错了。”我说。克里希纳愣了一秒，然后放声大笑，维多利亚吓得哭了起来。

“你拿到达斯的诗了吗？”他的笑声和维多利亚的哭声都减弱以后，克里希纳问道。

“没有，我们现在正准备去拿。”阿姆丽塔替我答道。

“啊！”克里希纳笑了。我看到他眼里的光芒一闪而逝。

我脱口问道：“你想和我们一起去看吗？也许你愿意看看被水泡涨的尸体写出来的诗是什么样的。”

“博比！”阿姆丽塔喊道。克里希纳点点头，但他的笑容比以前更像鲨鱼了。

看到我们的阵容，古普塔和查特吉倒是不太惊讶。我没有勇气告诉

他们，这位加尔各答最大的变量也要跟我们一起去。

“古普塔先生，”我说，“这是我的妻子阿姆丽塔。”他们用印地语寒暄了两句。“先生们，这是我们的……向导，M.T.克里希纳先生。他也会陪着我们一起。”

两位先生干脆地点了点头，但克里希纳反倒开口了：“我们以前见过！查特吉先生，你不记得我了？”

迈克尔·莱纳德·查特吉皱起眉头，托了托自己的眼镜。

“啊，你不记得了。你呢，古普塔先生？啊，好吧，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刚刚从卢察克先生美丽的国度返回。我申请过作家协会的会员。”

“噢，是的。”查特吉说。不过显然，他根本什么都没想起来。

“是的，是的，”克里希纳笑道，“我收到的评语说，我的散文‘缺乏风格和约束，不够成熟’。不用说，我的申请没有得到批准。”

除了克里希纳以外，所有人都很尴尬。但不包括我。欣赏着这出好戏，说实在的，我开始有点儿庆幸自己邀请了克里希纳。

拥挤的普雷米尔向东离开旅馆。古普塔、查特吉和查特吉身穿制服的司机挤在前排。就我所见，司机一只手伸在窗外，另一只手不停地调整帽子，全靠两腿的膝盖开车。但坐起来倒是和平时没什么两样。

我在后排，挤在克里希纳和阿姆丽塔之间，阿姆丽塔把维多利亚抱

在膝上。所有人都大汗淋漓，但克里希纳似乎比其他所有人更早开始出汗。

天气热得要命。走出有空调的酒店，阿姆丽塔的相机镜头和查特吉的眼镜立即蒙上了一层雾气。外面至少有一百一十华氏度^[21]，我的棉质上衣瞬间就贴在了背上。酒店对面杂乱的广场中蹲着四五十个男人，他们膝盖高耸过颊，身前的地上摆着抹灰刀、灰泥板和铅锤，看起来像是一群工人。我问克里希纳这些人为什么蹲在这儿，他耸耸肩答道：“现在是周日早晨。”似乎所有人都满足于这句神谕般的答案，我也没再追问下去。

我们沿着乔林基街行驶，在旧日的政府大楼拉吉巴哈旺门前右转，向南进入达拉姆塔拉街。吹入车窗的空气没有带来一丝凉意，反倒像滚烫的砂纸般摩擦着我们的皮肤。克里希纳打结的头发在空中舞动，就像许多条蛇织成的网子。每次遇到红灯或者交警，司机就会关掉引擎，于是我们只好沉默着汗津津地坐着，等待车再次开动。

我们向东驶入阿帕塞库拉路，然后拐进拉贾丁恩德街，这条曲折的公路旁有一条水渠如影随形，死水里的垃圾臭气熏天。赤条条的孩子在棕色的浅坑里泼水嬉戏。

“看那边。”查特吉指向我们右侧，一座高大的庙宇粉刷得艳丽夺目。“那是耆那教的神庙，很有意思。”

“耆那教的祭司绝不杀生，”阿姆丽塔说，“如果离开庙宇，他们会让仆人扫净道路，这样就不会意外地踩到虫子。”

“他们老是戴着医用口罩，”查特吉说，“以免不小心吞下任何活物。”

“他们从不洗澡，”克里希纳补充道，“因为他们尊重生活在自己身体上的细菌。”

我点点头，暗自揣测克里希纳是否也尊奉耆那教的传统。加尔各答惯常的气味中夹杂着未经处理的污水臭味，再加上克里希纳，我开始觉得有点儿受不了了。

“他们的宗教禁止食用任何活着的或者曾经活着的东西。”克里希纳快活地介绍。

“等一下，”我说，“那等于什么都不能吃。他们靠什么为生呢？”

“啊，”克里希纳笑了，“问得好！”

我们继续行驶。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家位于霍特普路。我们把车停在附近的一条小街上，步行穿过一道门进入更加狭窄的庭院，然后在一间小招待室里脱了鞋，最后才进入两层的小楼。

“出于对泰戈尔的尊敬，人们像供奉神庙一样供奉着这间屋子。”古普塔肃穆地说。

克里希纳踢掉脚上的凉鞋。“我们国家的所有公共遗迹到头来总会变成神庙，”他大笑起来，“在瓦拉纳西，政府修了一座亭子，在里面放了一幅巨大的印度地形图，用来向愚昧的佃农介绍我国的地理知识。现在那地方已经成了神庙，我见过有人在外面顶礼膜拜。它甚至拥有了自己的节日。一幅地形图！”

“安静。”查特吉说。他领着我们走上一道阴暗的楼梯。泰戈尔住过

的套间里没有家具，但墙上陈列着一排排照片，展柜里摆着各式各样的遗物，有价值连城的原始手稿，也有一罐罐大师最爱的鼻烟。

“看来这里只有我们。”阿姆丽塔说。

“哦，是的。”古普塔表示赞同。这位作家笑起来就更像啮齿动物了，“这间博物馆周日通常不开放。我们能进来是经过了专门的安排。”

“太棒了！”我其实只是在喃喃自语。突然间，墙上的喇叭里传出了泰戈尔的录音，喇叭声音很大，伴着刺耳的吱嘎声，泰戈尔读着自己的诗作节选，还唱了几段自作的歌谣。“真棒！”

“M.达斯的代表应该很快就到。”查特吉说。

“不急。”我回答。博物馆里有好几幅泰戈尔的油画。他的风格让我想起了N.C.魏斯——印象派风格的插画家。

“他得过诺贝尔奖。”查特吉说。

“是的。”

“他谱写了我们的国歌。”古普塔说。

“对，我差点儿忘了。”我回答。

“他写过很多伟大的剧作。”古普塔说。

“他建立了一所了不起的大学。”查特吉说。

“他就死在这里。”克里希纳说。

我们所有人停下脚步，望向克里希纳指的方向。除了一团团灰尘以外，那个角落空空如也。“那是1941年，”克里希纳说，“老人灯尽油枯，像没上发条的钟一样日渐虚弱。他的几位弟子闻讯而来，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这里。很快所有房间里都挤满了人，有的客人甚至从未见过这位诗人。好几天过去了，老人一直处于弥留之中。于是狂欢开始了。有人去了美军司令部……当时已经有士兵进了城……带回了一台放映机和几卷胶片。他们开始放《劳雷尔和哈迪》，还有米老鼠的卡通片。昏迷的老人躺在角落里，几乎被人彻底遗忘。他一次次从死亡般的沉睡中苏醒过来，就像鱼儿浮上水面透气。想象一下，当时他有多困惑！越过朋友的背影和陌生人的脑袋，他凝视着墙上闪烁的图像。”

“泰戈尔就是用这支笔写下了那些著名的剧作。”查特吉大声介绍，试图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克里希纳身上引开。

“他写了一首诗来描绘当时的感觉，”克里希纳继续说道，“在《劳雷尔和哈迪》的陪伴下死去的感觉。在那最后的日子，他给自己的诗作标上日期，他非常清楚，每一首诗都可能是最后的遗作。在那昏迷之间短暂的时光里，他依然争分夺秒地写着。感伤的乐观主义已经消逝，他最广为传颂的作品中那标志性的温和雅致也不见了踪影。因为，你看，在一首首诗作之间，他直面着死神的黑暗脸庞。他只是个饱受惊吓的老人。但那些诗……啊，卢察克先生……那些最后的诗作，真美。充满痛苦。就像他的死亡一样。泰戈尔望着墙上闪烁的电影画面，暗自揣想——‘我们是否都是幻觉？是投在白墙上的短暂幻影，是无聊神祇打发时间的浅薄娱乐？是这样吗？’然后，他死了。就在这里。在这个角落。”

“这边走。”古普塔喊道，“这边还有很多可看的东西。”

他说得没错。我们看到了泰戈尔的朋友和同时代其他人的许多照片，包括爱因斯坦、萧伯纳和威尔·杜兰特的签名照，照片里的杜兰特非常年轻。

“这位大师深深地影响了W.B.叶芝先生。”查特吉说，“您知道吗，《第二次来临》[【22】](#)中那‘什么样的野兽’——狮身人头的怪物——就来自泰戈尔向叶芝描绘的毗湿奴的第五个化身？”

“不，”我说，“我不知道这个。”

“是的。”克里希纳说。他伸手抚过布满灰尘的展柜，然后对查特吉笑道，“泰戈尔送了一本自己的孟加拉诗歌合订本给叶芝，你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吗？”古普塔和查特吉皱起眉头，但克里希纳没有理会。他弯腰低头，双手虚握，仿佛抓着一把看不见的武器。“嗨，叶芝在伦敦的家里冲到起居室对面，抓起一把别人送他的武士刀，对着泰戈尔的书劈了下去……嘿呀！”

“真的吗？”阿姆丽塔问道。

“是的，真的，卢察克夫人。然后叶芝大喊：‘泰戈尔见鬼去吧！世上鲜血横流，他却在歌颂和平与爱！’”

喇叭里泰戈尔的音乐戛然而止。我们所有人蓦地回头，看见一个男孩走进房间。小男孩大约有八岁，衣衫褴褛。他背着一个帆布袋，但那个袋子太小了，形状也很不规则，完全不像是装着手稿的样子。男孩挨个儿打量着我们，最后来到我面前。

“你就是卢察克先生？”男孩的腔调怪里怪气，好像这些话都是强行背下来的，他似乎根本不会说英语。

“是的。”

“跟我走。我带你去见M.达斯。”

一辆人力车在庭院里等着，看样子除了男孩以外，还能坐得下阿姆丽塔、维多利亚和我。古普塔和查特吉快步走向他们的车，准备跟在我们后面，只有克里希纳站在门口没有挪步，他似乎失去了兴趣。

“你不来吗？”我喊道。

“不去了，”克里希纳回答，“我们回头见。”

“我们明早就走。”阿姆丽塔大声说。

克里希纳耸耸肩。男孩对车夫说了一句话，车夫拉着我们离开庭院。查特吉的车跟在我们身后，再往后半个街区，一辆灰色的小轿车不动声色地离开了泊位。轿车后有一辆慢吞吞的牛车，车里坐着几个衣衫褴褛的人。想到牛车的车夫没准儿就是警察局派来跟踪我们的条子，我差点儿笑出了声。男孩用孟加拉语吼了一句，拉车的苦力扯着嗓子回答了他，然后加快了脚步。

“他说了什么？”我问阿姆丽塔，“我们这是要去哪儿？”

“男孩说的是‘快点儿’，”阿姆丽塔微笑着回答，“车夫说，这几个美国人沉得像猪一样。”

“嗯。”

我们穿过堵成了一锅粥的豪拉大桥，与眼前的情景相比，我之前见过的一切堵车都显得不值一提。桥上的行人和车一样多，无论是步行者还是机动车的数量都已达到道路的容量上限。这座桥梁由错综复杂的灰色纵梁和坚固的钢网筑成，横跨浑浊的胡格利河，总长超过四分之一英里，远远看去像是给孩子玩的桥梁建筑模型。我举起阿姆丽塔的美能达相机拍了张照片。

“你为什么要拍照？”

“我答应过你父亲。”

男孩冲着我挥舞双手，急促地反复喊了几句话，听起来语气不善。

“他说什么？”

阿姆丽塔皱起眉毛：“他的口音我不太听得懂，不过大概是说，拍这座桥的照片是违法的。”

“告诉他没关系。”

她用印地语说了一句，男孩不高兴地回了句孟加拉语。

“他说有关系，”阿姆丽塔转述，“他还说，我们美国人应该把间谍的活儿留给卫星去干。”

“耶稣啊！”

人力车停在一座看起来没有尽头的砖石建筑外面，这里是豪拉火车站。查特吉的车和后面那辆灰色轿车已经消失在桥上的车流之中，看不到任何踪迹。“现在怎么说？”我问道。

男孩转身取下帆布小包送到我手里。它的重量吓了我一跳，我立即解开拉绳，检查包里有什么东西。

“老天爷，”阿姆丽塔说，“这么多硬币。”

“不仅仅是硬币，”我拈起一枚，“全是印着肯尼迪头像的五十美分硬币，至少有五六十个吧。”

男孩指指车站入口，急促地说了一句话。“他让你进去，然后把这东西交出去。”阿姆丽塔转译。

“交出去？给谁？”

“他说有人会问你要的。”

男孩满意地点点头，伸手从包里抓了四枚硬币，然后跳下车消失在人群中。

维多利亚手舞足蹈地想抓硬币，我系紧拉绳，看着阿姆丽塔。“呃，”我说，“现在全靠我们自己了。”

“听凭您吩咐，大人。”

小时候我觉得芝加哥的商品市场就是我能想象的最大建筑。然后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我有幸进了一次肯尼迪航天中心的航天器装配大楼，当时领着我参观的朋友说，有时候室内会有云朵出现。

豪拉火车站比那两栋大楼更加令人震撼。

整幢建筑物似乎是为巨人而建的。一进门就能看到十几条火车轨道，上面停着五个火车头，其中有几个还在冒烟；数不清的小贩推着浓雾蒸腾的小车，叫卖各种我连名字都说不出来的东西；成千上万的人汗流浹背地挤来挤去，还有更多人或蹲或睡，甚至有人在做饭——他们就住在这里；到处都充斥着嘈杂刺耳的声音，你根本听不见自己的叫喊，更无法静下心来思考。这就是豪拉火车站。

“圣母在上啊。”我惊叹。一副飞机螺旋桨挂在离我头顶几英尺外的大梁上，正在缓缓搅动沉重的空气。远处还有十几台类似的风扇，为嘈杂的车站又增添了几分噪声。

“怎么啦？”阿姆丽塔喊道。维多利亚伏在母亲胸口嘟囔着什么。

“没事！”我们开始漫无目的地瞎逛，努力推开人群，却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阿姆丽塔扯着我的袖子，我弯下腰好让她能凑到我耳边说话。“我们是不是应该等一下查特吉先生和古普塔先生？”

我摇摇头：“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去弄肯尼迪硬币吧。”

“你说什么？”

“没事。”

一个矮个子女人走向我们，她背上的那个东西可能是她的丈夫。那个男人的脊柱扭曲成古怪的角度，一侧肩膀直接长在了驼背上，双腿像无骨的触须一样埋在女人的纱丽褶皱中。皮包骨头的黝黑手臂拦住了我们的路，掌心向上摊开。“巴巴，巴巴。”

我犹豫了一秒钟，然后从帆布袋里掏出一枚硬币放到他手里。他的妻子遽然睁大了眼睛，急切地向我们伸出双手。“巴巴！”

“我应该把整个袋子都给她吗？”我冲着阿姆丽塔叫喊，但她还没来得及回答，已经有十几只手挤到了我面前。

“巴巴！巴巴！”

我试图后退，但无数手掌堵住了我的后路。我开始迅速分发硬币。那些手紧紧抓住银色硬币缩了回去，随后又迫不及待地伸出来继续索要。忙乱中我瞥见阿姆丽塔和维多利亚站在十英尺外，不由得暗自庆幸我和她们拉开了一点儿距离。

聚集在我身边的人越来越多。刚才还只有十个或者十五个人吵吵嚷嚷地伸手索要，几秒之后就变成了三十个人，然后是五十个。感觉像是万圣节，我正在忙不迭地向“不给糖就捣乱”的孩子分发糖果。但事实很快打破了温和的幻象，一只因麻风而溃烂的黑手不顾一切地向前伸，粗糙的手指直接戳到了我脸上。

“喂！”我大喊了一声，但是比起这群暴徒制造的噪声，我的抗议显得那么软弱无力。我周围起码挤了上百个人，而我成了圈子的焦点。拥挤造成的压力让我害怕起来。一只摸索的手不小心撕开了我的上衣，我顿时袒胸露怀。不知道谁的手肘狠狠地撞上我的脑袋侧面，要不是四面八方都有人挤着，我肯定当场就倒下去了。

“巴巴！巴巴！巴巴！”人群开始向月台边缘移动，从月台到铁轨有六七英尺的落差。背着残疾男子的女人突然惊叫起来，她的背带松了，男人掉进了沸油般激昂的人群中。我身旁的一个男人开始尖叫，然后不断用手掌侧缘拍打另一个人的脸。

“真他妈见鬼！”我嘟囔着把帆布袋抛向空中。袋子划过一道懒洋洋

的弧线，在空中翻了过来，硬币哗啦啦地撒在这群暴徒和一个高声叫嚷的米贩头上。人群的叫声陡然高了一个音调，发狂的人们纷纷涌向月台内侧，但就在这时候，我听见重物砸在铁轨上的沉闷声响。一个女人在我咫尺之遥的地方放声尖叫，唾沫直接喷到了我身上。背后有人重重地推了我一下，我踉跄着向前倒去，手忙脚乱地抓住了一条纱丽，最终还是跪倒在地。

人群向我围拢过来，刹那间我恐慌地伸手抱住了自己的头。无数条腿和皮包骨头的膝盖不停地撞到我脸上，他们穿的裤子肮脏褴褛，不如说是破布。有人在我背上摔倒了，有那么一刻，我觉得所有暴徒的重量都压在了我身上，他们从我背上碾过，将我的脸紧压在地板上。我远远地听见兽性的吼叫中传来阿姆丽塔焦急的声音。我张嘴试图大喊，但一只脏兮兮的赤脚立即踢中了我的脸。有人踩到了我小腿背面，腓肠肌立即传来一阵撕裂般的痛楚。

感觉上一秒钟我还迷失在翻涌的黑暗之中，下一秒我就看到了高处破碎的天窗透入的阳光，还有阿姆丽塔。她左手抱着维多利亚，右手正在推开仍不甘心的最后几个乞丐。暴徒终于散去，阿姆丽塔扶着我在肮脏的月台上坐起来。刚才的一幕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潮水，短暂的肆虐后又迅速退去，眼前的人海又恢复了混乱但无害的模样。不远处一个老头儿蹲在一把巨大的正在沸腾的水壶上，混乱中那水壶竟然奇迹般保持着平衡，没有丝毫倾倒的迹象。

“对不起，对不起。”终于喘匀了气以后，我不停地对阿姆丽塔道歉。危险终于过去，阿姆丽塔情不自禁地边笑边哭，她紧紧拥抱着我，随即扶着我站起来。我们开始检查维多利亚身上有没有淤青或抓伤，但她偏偏选择这一刻大哭起来，我们俩不得不手忙脚乱地用拥抱和亲吻安抚她。“真对不起，”我再次致歉，“刚才我真是太蠢了。”

“看。”阿姆丽塔说。我低下头，发现自己脚下放着一个毫不起眼的棕色公文包。我捡起公文包，艰难地穿过招徕生意的人力车夫挤了出去。我们在街边找了一处相对比较空旷的地方，靠在一根砖砌的柱子上，人流在我们左右自动分开。我又检查了一下维多利亚。她没什么问题，只是外面的光线更强，刺激得她不停眨眼，显然她还在犹豫要不要继续哭泣。

阿姆丽塔抓住我的小臂。“我们先看看公文包里有什么东西，然后离开这里。”她说。

“我过会儿再打开它。”

“现在就打开，博比。”她说，“要是我们历尽艰难，最后拿回去的却是某位商务人士的午饭，那岂不是愚蠢透顶？”

我点点头，拧开公文包上的扣子。包里没有午饭。一叠手稿静静地躺在里面，估计有几百页。其中有的是打印稿，有的是手写的，一共至少有十几种不同颜色和尺寸的纸张。我匆匆翻了几页，确定这些东西真的是诗，而且是英文的。“搞定，”我说，“咱们走吧。”

我合上公文包，打算找一辆出租车。就在这时候，普雷米尔拖着刺耳的刹车声在我们身边停下，查特吉先生和古普塔先生忙不迭跳下车来，激动地嚷嚷着什么。

“幸会啊，”我懒洋洋地说，“二位怎么来得这么晚？”

我用身体和灵魂

思念着加尔各答的女人.....

——阿南达·巴格奇

镜子里那个人看起来一团糟。他的头发蓬乱，上衣被撕破了，白色宽松棉裤脏兮兮的，胸口还有指甲留下的抓痕。我对自己苦笑一下，脱下破烂的上衣扔到地上。阿姆丽塔用棉签蘸着双氧水替我清理伤口的时候，我疼得龇牙咧嘴。

“查特吉先生和古普塔先生都不太高兴。”她说。

“手稿没有孟加拉语的版本，这又不是我的错。”

“哪怕是英文版的他们也肯定想多研究一会儿，博比。”

“我知道。他们可以读《哈泼斯》登载的节选，要么就等春季号的《他声》。前提是莫罗找来的专家真能确定这是达斯的作品。我个人表示怀疑。”

“难道你今天不打算先读一读？”

“不，我明天在飞机上先看一眼，回家以后再细读。”

阿姆丽塔点点头，她已经清理完了我胸部的伤口。“回家以后得请海因茨医生给你看看。”

“好吧。”我们走进另一间屋子，坐在床边上。今天停电，空调已经停止工作，屋里热得像桑拿房一样。打开窗户也无济于事，反倒多了街上飘来的噪声与臭气。维多利亚坐在地板上的窝里，她什么都没穿，只是裹着尿布和橡皮裤。小姑娘正在跟一个装着铃铛的大球搏斗，目前球占了上风，看来它胜券在握。

说实在的，暂时不读手稿，这个决定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我从来不愿抑制自己的好奇心，也不擅长推迟满足感。但我现在疲惫低落，而且出于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在我们一家三口安全返回美国之前，我压根儿就不愿意碰那份手稿。

那些警察去哪儿了？我再也没见到那辆灰色轿车，现在我开始怀疑那辆车到底是不是他们的。不过话说回来，加尔各答的所有事儿就没一件靠谱的，我为什么要指望警察会是个例外呢？

“那么，今天剩下的时间怎么安排？”阿姆丽塔问道。

我躺回床上，抓起一本游客指南。“呃，我们可以去看看庄严的威廉堡，或者瞻仰纳克霍达清真寺——顺便一提，这座寺庙仿造的是阿克巴的陵墓，鬼知道阿克巴是谁——要么我们回到河对岸，去植物园转转。”

“外面很热。”阿姆丽塔说。她已经换上了短裤和T恤，T恤上用英语写着“女人就应该待在家里（众议院）——和参议院【23】”。我很想知道查特吉对这件衣服作何感想。

“我们可以去维多利亚纪念堂。”

“我敢打赌，那里连风扇都没有，”她说，“有没有凉快一点儿的地方？”

“酒吧？”

“今天是周日。”

“好吧，我一直想问，为什么一到周日，印度教国家到处都关门闭户——”

“公园！”阿姆丽塔突然喊道，“我们可以去赛马场附近的马坦公园走走，我们坐出租车的时候看到过，那地方一定有风。”

我叹了口气：“试试看吧，至少公园里肯定比这儿凉快。”

结果我错了。公园里一点也不凉快，到处都是三三两两的乞丐，让我痛苦地想起上午那段愚蠢的经历。就连频繁的倾盆大雨也无法驱散他

们。我口袋里的零钱早就散光了，但他们吵嚷的声音反而越来越大。我们交了两卢比门票，躲进公园里的一处动物园。其实园子里只有几只可怜的动物关在笼子里，热得直吐舌头，同时还不得不不停地甩动尾巴赶开密如乌云的昆虫。公园里的小河散发出一股浓重的阴沟味儿，再加上动物的气味，实在令人难以忍受。老虎看起来很疲惫，几只猴子也闷闷不乐，我们抱着维多利亚让她看动物，但她只想缩在我怀里，贴着湿漉漉的上衣睡觉。大雨再次袭来时，我们找了一座小亭子避雨；亭子里还有个六七岁的男孩，他正在看顾躺在一块破石头上的婴儿。男孩不时挥手赶开宝宝脸上盘旋的苍蝇，阿姆丽塔试着想跟他说话，但他只是沉默地蹲在原地，棕色的大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她。阿姆丽塔把几个卢比和一支圆珠笔塞到他手里，然后我们起身离开。

酒店里已经来电了，尽管空调在呼哧呼哧地工作，但房间里却一点也不凉快。阿姆丽塔先去洗澡了，我刚脱下湿透的上衣，就听见急促的敲门声。

“啊，卢察克先生！纳玛斯戴。”

“纳玛斯戴，克里希纳先生。”我挡在门口，不打算让他进来。

“你的事办得顺利吧？”

“还不错，多谢关心。”

他抬起浓眉：“但你还没读过达斯先生的诗作？”

“是的，还没有。”如果他打算借阅手稿，我已经做好了拒绝的准备。

“好的，好的。我不想打扰你，不过在你去见M.达斯先生之前，我

想先把这个给你。”克里希纳递给我一个皱巴巴的纸袋。

“我不打算去见——”

“是的，是的，”克里希纳夸张地耸耸肩，“可是谁知道呢？再见了，卢察克先生。”我跟他握了握手。我还没来得及看纸袋里装着什么，他已经吹着口哨转身走向电梯。

“是谁啊？”阿姆丽塔在浴室里大声问道。我坐回床边。

“克里希纳。”我一边回答，一边打开纸袋。松散的破布里裹着什么东西。

“他来干吗？”

我盯着手里的东西愣住了。这是一把自动手枪：金属镀铬，又小又轻，看起来像是我小时候摆弄过的玩具枪。但黑洞洞的枪口一点儿也不像假的，当我搞明白怎么卸下弹匣以后，里面满满的一匣子弹看上去就真实得过头了。枪柄上用极小的字母写着“GUISSEPPE.25 CALIBRE”。“真他妈见鬼！”我低声咕哝。

“我问你呢，他来干吗？”

“没事儿！”我大声回答，然后左右张望。衣柜离我只有四步。“他只是来告个别。”

“你刚才说什么啦？”

“没说什么。”我把手枪和弹匣分别用破布紧紧地裹起来装回纸袋里，然后把袋子扔进衣柜上方宽阔的架子深处。

“你刚才咕哝了一句。”阿姆丽塔走出浴室。

“我只是想催你一下。”我一边说，一边从衣柜里拽出绿色针织衫和棕色宽松长裤，随后关上柜门。

我们订了一辆早上四点四十五分出发去机场的出租车，然后早早上床了。我躺了好几个小时，随着眼睛逐渐习惯室内的黑暗，房间里家具的轮廓渐渐显出具体的形状。

我对自己感到不满，这样的形容似乎太过轻描淡写。我躺在加尔各答湿热的夜里，意识到自己在这座城市里的所有行动要么漫无目的，要么犹豫不决，或者干脆二者兼具。我有一半的时间像个无脑的游客一样到处乱转，另一半的时间被本地人当成无脑游客戏耍。我他妈到底要怎么写这篇文章？我怎么能被一座城市毫无来由地吓跑？恐惧……无名的、愚蠢的恐惧……它战胜了一切合理的逻辑，控制了我的行为。

克里希纳，这个狗娘养的疯子。他给我那把枪干吗？我试图说服自己，那把枪只是克里希纳又一次莫名其妙的夸张举动，但是，这会不会是精心编造的陷阱？他会不会向警察告密，说那个美国人非法携带武器？我霍地从床上坐起，身上黏乎乎的一片湿冷。不。这对克里希纳又有什么好处？携带手枪在加尔各答是违法的吗？我只知道，加尔各答是美国步枪协会的大本营。

午夜之前的某一刻，我起身打开桌上的小阅读灯。阿姆丽塔翻了个身，但是没醒。维多利亚睡得很熟，小屁股在轻薄的毯子下面拱起一块。公文包开关发出咔嗒一声轻响，在寂静中显得无比清晰。

破烂泛黄的手稿胡乱塞在公文包里，但每页纸上都有蘸水笔留下的力透纸背的编号，我只花了几分钟就把它按照顺序整理好了。手稿一共有五百多页，就诗歌而言，真算是鸿篇巨制。五百页的诗稿对美国任何一家杂志的编辑来说都不是小事，想到这里，我苦笑起来。

这份稿子没有封面，没有简介，也没有署名。要不是我早就知道它号称出自M.达斯笔下，完全无从猜测它的作者到底是谁。

第一页看起来像是用复写纸拓下来的，字迹十分模糊。我把诗稿往灯下凑近了一点，开始阅读。

牛魔玛依刹钻出肮脏的巢穴，

召集起庞大的军队，

提毗、婆伐尼、卡塔雅尼，

雪山神女的众多化身，

告别了湿婆，昂然向前，

迎接与仇敌的最后一战。

接下来的几节描绘了牛魔玛依刹有多可怕，它强大而凶恶，就连神也不免受到威胁。然后到了第三页，诗歌的韵律和“调子”突然变了。我认出页边的潦草字迹写着：迦梨陀娑【24】《鸠摩罗出世》，公元四百年，新译。

邪恶的鸟儿聚集成群，
准备吃掉恶魔的大军，
它们在女神主人头顶飞翔，
遮蔽了太阳。

巨蛇突然出现，
身体漆黑如煤烟，
高昂的头颅喷吐毒液，
可怕的巨蛇，
挡在雪山神女面前。

无数骇人的小蛇，
扭动着替太阳披上灰袍，
仿佛随时准备庆贺，
无论死去的是神还是恶魔。

我打了个哈欠。“邪恶的鸟儿聚集成群”，要把这样的东西交到切特·莫罗手里，只有上帝才能帮我。而要让阿贝·布龙斯坦接受这样的“达斯史诗新作”，那恐怕连上帝都帮不了我。我跳过几节类似的浮夸段落，唯一驱使我继续读下去的是一种模糊的好奇心，牛魔玛依刹看起来显然战无不胜，我想知道雪山神女打算怎么击败他。神魔之战的开场耗费了一节又一节诗篇，完全就是罗德·麦克库恩[【25】](#)版的荷马史诗。

闪电横贯天堂，

火焰肆虐四方，

恐怖的巨响撕裂心脏，

万里无云，一道霹雳从天而降。

主人的仇敌成群结队，

巨象趑趄，马匹摔倒，

仆从吓得缩成一团。

大地颤抖，海洋升起，

摇撼群山。

在女神主人的仇敌面前，
狗群抬头向着太阳，
发出震耳欲聋的哀嚎，
然后悄悄溜走。

我也想溜走了，但我还是读了下去。看起来雪山神女的处境不妙。虽然有大神湿婆的帮助，她依然无法战胜强大的玛依刹。雪山神女重生为战神杜尔噶，十只手臂挥舞着各式各样的武器。神魔之战持续千年，但玛依刹依然屹立不败。

就在那太阳之下
豺狼发出刺耳的嚎叫，
仿佛迫不及待地妄想痛饮
战败神祇的鲜血。

然后女神们从战场上撤退，研究下一步行动。微不足道的凡人乞求她们不要把地球让给暴虐无情的玛依刹。女神做出了一个残酷的决定。所有神祇的意志拧成一股，一位女神从杜尔噶的前额里跳了出来，她看上去更像是恶魔，而非神祇。她是力量的化身、暴力的符号，时间也无

法击败她，尽管无数神祇和凡人在时间的威力下只能俯首。她裹着比夜色还要黑暗的斗篷，大步流星地跨过天空，向世间播撒恐惧，就连将她带到这世上的神们都为之战栗。

她听到了战斗的召唤，于是应召而来。但是，在对付玛依刹和狂暴的恶魔军团之前，她要求得到献祭。她想要的祭品十分可怕。在那年轻的地球上，所有城镇村庄里的人类，无论男女老幼，无论是纯洁还是堕落，都将作为祭品献到饥饿的女神面前。达斯手稿侧边又出现了潦草的记号，勉强可以认出来写的是“薄婆菩提：《茉莉和青春》”。

那里的恐惧就此苏醒，
被恶毒的魔鬼层层包围；
葬礼柴堆的火焰用晦暗的光芒
舔食鲜美的猎物
可怕的黑暗将它们彻底吞噬。
苍白的幽灵
污秽的妖精之魂，
还有他们阴恻恻的欢笑
尖声回荡。

迦梨的年代万岁。

迦梨的年代就此开启。

迦梨的年代万岁。

迦梨之歌正在唱响。

一晚上读这么多已经足够了，可是看到下一行，我眨眨眼，情不自禁地继续读了下去。

致：中央建设办公室

自：I.A.托普福父子事务所，爱尔福特

主题：2号和3号火葬场

鄙司已收到贵处订单

共五组焚化炉，每组三个

包括两部

用于抬升尸体的电梯

和一部紧急电梯。

另有一套

实用的添煤装置

及清灰设备。

鄙司确保

订单中全套炉具的

效率与耐用度

保证使用最好的材料

与最完美的工艺。

静候佳音，

等待您的差遣。

A.托普福父子事务所

爱尔福特

然后没有任何过渡，诗篇又回头继续描述公元五世纪迦梨的诞生。

火红的灰烬从空中纷纷飘落，
伴着鲜血与人骨，
直到燃烧的天堂彼端被浓烟占据
染成晦暗的颜色。

万岁，万岁！恰母妲-迦梨，强大的女神，万岁！
我们赞颂她们的舞蹈，
她们的光芒照亮湿婆的庭院，
她们的步伐将整个地球踩在脚下。
黑暗是她们的长袍，
随着她们的舞步来回飘扬：
那旋转的脚跟撕开眉间的新月；
甘露从撕裂的球上滴落；
面对可怖的生活，
她们颈间装饰的每一颗颅骨都在放声大笑；
迦梨的年代就此开启，那首歌正在开始唱响。

这一切只是前奏，整部诗篇如黑暗的花朵缓缓绽放。有时候，达斯富有诗意的笔调如流星般一闪而过，但很快又淹没在经典的吠陀式描述、从档案中摘录的新闻以及记者习以为常的陈词滥调之中。但那首歌始终不变。

漫长的岁月里，所有神祇无数次商议如何控制他们创造出的黑暗力量。它暂时销声匿迹，藏身于万神殿中，但它的本性绝不会被磨灭。其他神灵在凡人的记忆中逐渐淡去，只有它——只有她——的力量在不断增强，因为千万年来，神与人蓄意扭曲了宇宙的温和本质，唯有她代表着这个宇宙的黑暗面。

但她与任何人或神的意志无关。她凝聚着古往今来人类努力试图摒弃的原始冲动和行为。

诗篇里点缀着无数的小故事、逸闻和民间传说，所有故事都蕴含着几分真理的味道。每个故事都折射出几分振聋发聩的现实，每个故事里都有迦梨之歌隐隐回荡。人物、地点和时间交织成复杂的网络，强大的能量从中呼啸而过。

进入本世纪以后，迦梨之歌汇成了大合唱。牺牲的烟雾向上升腾，飘进迦梨乌云密布的居所，于是这位女神苏醒过来，听到了属于她的歌。

一页又一页。有时候整段都是晦涩的呓语，仿佛打字的人在用拳头胡乱捶打键盘；有时候好几页都是手写的潦草英语，根本无法辨认。梵语和孟加拉语的片段夹杂在正文的段落中，点缀在页面的边角处，有时候纸上还有图案。

——萨德街的一名妓女杀死了她的爱人，然后以爱的名义贪婪地吃掉他的尸身。迦梨的年代就此开启。

——现代无数惨遭杀戮的尸体齐声尖叫；本世纪的暴行留下的坟墓汇成浩大的合唱。迦梨之歌正在唱响。

——炸弹的闪光顷刻间将混凝土墙壁烧得漆黑，孩子玩耍的身影被永久地蚀刻在破碎的墙上。迦梨的年代就此开启。

——父亲耐心地等待最后一个女儿放学回家，他温柔地用左轮手枪顶在女孩的太阳穴上开了两枪，然后把她温暖的尸体放在母亲和三个姐妹身旁。警察赶来的时候，他正在对着安静的妻女低声哼唱摇篮曲。迦梨之歌正在唱响。

我合上手稿的时候，没读的部分只剩下一百来页。我的眼睛早就睁不开了，中途我还惊醒了两次，发现自己的下巴已经垂到胸口。我木然把手稿放回公文包里，看了看床头柜上的表。

现在是凌晨三点四十五分。闹钟很快就会响起，我们得收拾东西坐车去机场。算上在伦敦的中转时间，回家的漫长旅程要耗费二十八小时。

我筋疲力尽地呻吟一声，爬回床上躺到阿姆丽塔身旁。酒店房间头一次显得这么凉爽宜人。我拉上被单，闭上眼睛，现在我还能再睡一小会儿。片刻之后闹钟就会响起，我们得起床梳洗。

就睡一小会儿。

我在另一个地方醒来。有人把我搬到了这里，周围一片漆黑，但我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这是迦梨的神庙。

那位女神就站在我身前，她的脚半抬在空中，脚下空无一物。她的四只手也空空如也，我看不见她的脸，因为我躺在神像身侧的地板上。

我并不害怕。

我发现自己赤身裸体。不过没关系。一张蒲席垫在我身下，凉凉地贴着我的身体。几支蜡烛照亮了神像。空气中飘荡着麝香与香火的气味，不知何处传来男高音的圆润吟唱。又或许只是流动的水声。这不重要。

神像动了。

迦梨转过头来看着我。

我只是有点儿惊奇，她的美丽令我震惊。她椭圆形的完美脸庞光彩照人，嘴唇丰满而湿润。她向我露出微笑。

我站起身来。我的赤脚感觉到蒲席凹凸的编织纹理，清风拂过我赤裸的胸腹，我微微打了个寒战。

迦梨转过身来，手指飞舞。她的手臂在空中起伏，帮助她保持平衡，她的脚踩住了基座，现在她轻盈地双脚站立在原地，明亮的眼睛不曾离开我一瞬。

我闭上眼，但她的模样仍挥之不去。我看到她泛着柔光的肌肤，她的乳房高耸，丰满而沉重，硕大的乳头在圆形乳晕中央昂然挺立。她的腰肢高挑，细得不可思议；到了髋部，身体的曲线骤然放宽，完美得足以承受男人挺进的骨盆。新月形的下腹部柔软微凸，淡淡的阴影笼罩着模糊神秘的耻部。这位舞者的双股并未相触，但起伏的曲线仿佛在内侧交会；她的脚很小，足弓很高，脚踝上的镯子随她的动作发出叮当的轻响。她双腿分开，我看到了阴影三角中的皱褶和那道向内弯曲的柔美裂缝。

我的阴茎蠢蠢欲动地开始变硬，它顽固地抬起头，刺破夜晚的空气。我感觉到力量在体内奔流，向下体汇集，我的阴囊绷得越来越紧。

迦梨轻轻跨下神坛。她的项链轻轻碰撞，脚踝上的镯子发出细碎的响动，她赤裸的脚掌踩在石头地板上，留下肉感的柔和声响。

她离我还有五步。她的手臂在阴影中挥动，如性感的芦苇随着看不见的清风起舞。她的整个身体伴着河水音乐般的韵律摇摆，左膝高高举起，与手肘和弯曲的手臂相触。芬芳肉体散发出的女性气息包裹了我。

我想靠近她，但动弹不得。怦怦的心跳如鼓点般塞满我的胸膛，我的臀部情不自禁地随着韵律摆动，身不由己地向前冲刺，我的所有意识都集中在悸动的阴茎根部。

迦梨的左腿在空中划过一条弧线，轻轻落地。

她一步步向我走来，脚镯叮当轻响。

昂纳拉-纳比-帕姆刻-汝哈，河流潺潺呢喃，我听得清楚明白。

她的四条手臂无声地舞动，手指微屈，指尖相触，优雅地滑过甜美的空气，伸向我的身体。她的乳房沉甸甸地挤在一起。

胜利属于大山的女儿。

她又向前迈了一步。她的指尖抚过我的脸颊，目光轻轻落在我肩头。她的头向后仰去，双目因激情而半闭。我看到她完美的轮廓、粉红的脸颊与颤抖的嘴唇。

卡马克雅？

伊娃耶纳瓦布哈提萨姆布胡阿毗。

亚亚提普鲁萨伊塔雅思塔达纳纳姆瑟拉坎亚亚。

迦梨又向前迈了一步，将我拥入怀中。她的长发披在肩头，如小溪沿着柔美的山麓滑落；光彩照人的肌肤隐隐透出香气，双乳之间温柔的沟壑中有汗珠闪烁。她的双手握住我的小臂，第三只手缠绵地抚摸我的脸颊，而最后的那只手轻轻捧起我的睾丸。她纤细的手指拂过我僵硬的阴茎，绕着龟头轻轻打转。

我是萨姆布-湿婆，化身为毗湿奴。

莲花和它的茎秆从我的肚脐中生长出来。

我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呻吟。我的勃起触到了她下腹的终点。她低下头，旋即抬起睫毛浓密的美丽双眼，火辣辣地望着我。柔软坚韧的阴阜贴着我的身体摩擦，稍稍后退，又激烈地挺进。

我终于能动了。我立即伸出双臂，回应她热情的拥抱，柔软的乳房在我的身体上挤平。她的手摸索着我的脊背，她屈起右腿环绕我的臀部，随着手指的引领，她骑到我的身上，双踝紧扣在我耸动的臀部下方。

迦梨，迦梨巴洛巴亥。

宇宙间只剩下我们的韵律与响彻天地的吟唱。她的温暖令我沸腾。她湿漉漉的嘴唇探寻着我的脖子，寻找着我的舌头。我紧紧抓住她，捧着她的身体。她的乳房在我胸口摩擦，肌肤间涂抹着一层薄汗。我的脚屈成弓形，小腿紧绷，只为了拼尽全力深深地刺入迦梨。

世界凝聚成我的身体里绽放的一圈火焰，烈火在我体内蒸腾爆燃。

我是湿婆。

迦梨，迦梨巴洛巴亥。

迦梨白阿格特奈。

我是神。

“神圣的耶稣啊！”我霍然从床上坐起。被单已被汗水浸透，我的睡

裤被射出的精液浸湿了一片。

“噢，基督啊！”我双手捧住剧痛的脑袋使劲摇晃。阿姆丽塔不在床上。强烈的阳光穿透了窗帘，旅行闹钟显示着10:48。

“真见鬼，下地狱去吧！”我冲进浴室，把睡衣扔进脏衣袋，然后把淋浴开到最大，拼命搓洗身体。足足一刻钟后我才从淋浴间里出来，四肢仍在颤抖。我的头疼得厉害，眼前似乎有无数小点在舞动。

我迅速穿好衣服，吃了四片阿司匹林。黑色的胡茬儿浮现在我苍白的脸上，但我决定今天不剃胡子。我走出浴室，正好看到阿姆丽塔抱着维多利亚回来。

“见鬼，你们这是去哪儿了？”我没好气地问。

她僵了一下，脸上和煦的微笑渐渐退去。维多利亚像看陌生人一样盯着我。

“说啊。”

阿姆丽塔的脊背挺直了，她的声音很平静。“我去纱丽店问了卡马克雅的地址。我试着打了个电话，但没接通。既然我们还得再待一天，那么我想把送错的布料换回来。你没看见我留的字条吗？”

“按照计划，我们这会儿都该飞到伦敦了。这他妈是怎么回事？”我的声音依然沙哑，但怒气已经开始消散。

“你是什么意思，博比？你到底想问什么？”

“我是说，见鬼的闹钟怎么没响，还有我们订好的出租车，英国海

外航空的机票，都没了？我就是这个意思。”

阿姆丽塔疾步走到床边放下宝宝，然后穿过房间拉开窗帘，双臂抱胸开始回答：“‘见鬼的闹钟’四点响了，于是我就起来了。但你不肯起床，我只好拼命摇你，结果好不容易把你弄了起来，你却来了一句：‘咱们再待一天吧。’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整晚不睡觉，光顾着读那份诗稿。”

“我说过？”我摇摇头，一屁股坐在床边。最恶劣的宿醉依然敲打着我的头颅，让我恶心欲吐。但宿醉从何而来？“我真那么说过？”

“你说过。”阿姆丽塔的声音冰冷。结婚这几年来，我冲她发火的次数屈指可数。

“见鬼！对不起，我当时没睡醒。都怪那份该死的手稿。”

“你说你要留着它上了飞机以后再读。”

“是的。”

阿姆丽塔放下双臂，走到镜子前，整理着一缕散落的头发。她的嘴唇恢复了血色。“没关系，博比。我不介意再待一天。”

我情不自禁地喊了起来，我的声音听起来如此陌生。“去他妈的，我介意。你和维多利亚不能再留在这里。印度航空飞德里的航班是几点？”

“九点半和一点各一趟。怎么了？”

“你去坐下午一点那趟飞机，晚上转泛美航空的国际航班离开德

里。”

“博比，如果这样……你是什么意思，让我一个人去？你不走吗？你已经拿到手稿了。”

“你们俩走，今天就走。我还得耽搁一会儿，这篇讨厌的文章还有点儿事没完。一天就够了。”

“噢，博比，我讨厌一个人带着维多利亚旅行——”

“我知道，小姑娘，但没办法。我们重新打包一下行李。”

“我根本没拆开。”

“很好。给维多利亚准备一下，把包放到一起。我下楼去叫辆出租车，再找个搬运工。”我吻了一下她的脸颊。平常我独断专行的时候，阿姆丽塔总会争一争，但今天她听出了我语气中的异样。

“好吧。”她说，“不过你最好抓紧点。你得知道，在印度没法通过电话预留机票，你只能早点儿赶到机场，然后排队等着。”

“明白。我马上就回来。”

“古普塔先生？”大堂里的电话能用。

“喂，是我。喂？”

“古普塔先生，我是罗伯特·卢察克。”

“你好，卢察克先生。喂？”

“听着，古普塔先生，我希望你能安排我跟M.达斯见一面，私人会面，就他和我两个人。”

“什么？什么？这不可能。喂？”

“你最好还是让它变成可能，古普塔先生。我不管你去跟谁联系，总之告诉达斯，我今天就要见他。”

“不行，卢察克先生。你不明白，M.达斯从未答应过任何人——”

“是的，这些我早都知道。但他会见我，我很有把握。我希望你能促成此事，古普塔先生。”

“我很抱歉，但是.....”

“听着，先生，我解释一下现在的状况。我的妻子和女儿很快就会离开加尔各答，我明天也要走了。如果我走之前见不到达斯，那我还是会给《哈泼斯》写一篇稿子。你愿意听听我打算怎么写吗？”

“卢察克先生，你必须理解，我们不可能安排你和M.达斯见面。喂？”

“我会在文章里写，出于某些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的原因，孟加拉作家协会的人一手导演了比电影还要离奇的文学骗局。出于某些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的原因，这群人收下了一笔钱，交出了一份手稿，而这份稿件名义上的作者八年前就已经死了。除此以外.....”

“这完全是捏造，卢察克先生！这些描述不属实，我们可以提起诉

讼。我们会诉诸法庭，而你拿不出任何证据。”

“除此以外，这群人为当地一位邪恶的女神炮制了一篇淫邪的颂歌，并冠以一位伟大诗人的名头。据加尔各答的权威消息来源称，作家协会之所以这样做，可能是因为他们与一个名叫骷髅外道的组织有密切联系——该组织是一个非法邪教，与加尔各答的黑道有关，据说他们会向那位疯狂的女神献祭活人。这些内容听起来怎么样，古普塔先生？喂，古普塔先生？喂？”

“我在，卢察克先生。”

“你觉得怎么样，古普塔先生？就让我这么写，还是安排我跟M.达斯见一面？”

“我们会安排的。请在三小时后回电。”

“噢.....还有，古普塔先生？”

“我在。”

“我已经把.....啊.....这份初稿寄了一份给纽约的编辑，但是我在信里附了一笔，让他先不要拆阅稿子，除非我迟迟没有回去。希望我只是多此一举。我非常愿意将达斯本人的访谈写进文章。”

“你多虑了，卢察克先生。”

往返德姆-德姆机场的所有的士司机都是参加过1971年印巴战争的老兵。我们的司机右脸颊上有一道伤疤，一只眼睛上蒙着黑眼罩；车在

VIP高速公路繁忙的交通中左右穿梭，我不由得开始无聊地揣想他的单眼视力如何，深度判断会不会有问题。

又开始下雨了。所有东西都抹上了一层泥巴的颜色——无论是天上的云，还是地上的路，以及鳞次栉比的锡顶窝棚和远处的厂房。只有路边偶尔一闪而过的菩提树上涂着红白相间的条纹，为灰暗的场景增添了一抹色彩。城市的边缘地带，新的公寓大楼正在拔地而起。大楼周围的竹制脚手架和推土机告诉我它是新修的，但建筑物本身和市中心那些最老的废墟一样破破烂烂、摇摇欲坠。越过推土机，我看见一座座拥挤的单坡顶小屋，里面挤满了人。那是建筑工人的家人还是等待搬进新楼的居民？这些棚屋很可能意味着一片新的单间宿舍区正在形成，方圆两百五十平方英里的贫民窟还在继续扩张。

我在半夜里见过的那块白色标语牌出现在我们左侧，它的这一面写着——

加尔各答祝您

一路顺风

身体健康

一个女人蹲在标语牌下的泥泞中，她的头上顶着几个平底锅和一个巨大的铜罐。

机场非常拥挤，但没有我们到达那天那么疯狂。飞往德里的航班已

经满员了，但恰好有个人取消了行程。是的，泛美航空的班机将于晚上七点离开德里。我们应该能买到票。

我们先托运了行李，然后在机场里乱逛。所有椅子都被别人占了，我们费了一番工夫才找到个安静的角落给维多利亚换好尿布，然后走进一家小咖啡店要了杯软饮料。

我们俩几乎没有交谈。阿姆丽塔似乎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而我依然头痛欲裂。梦的片段时而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每次我的心都随之一抽，分不清是紧张还是难堪。

“如果遇到最坏的情况，”我说，“你错过了今晚泛美航空的飞机，那么你可以去投奔新德里的姑妈。”

“是的。”

“或者在机场旁边找家好酒店。”

“嗯，我可以自己搞定。”

一个比利时旅行团挤进咖啡店，其中有个丑得惊人的女游客，她身穿网眼裤，拎着巨大的象头神迦尼萨石膏像。他们全都笑得肆无忌惮。

“到了波士顿以后，你就给丹和巴布打电话。”我叮嘱道。

“好的。”

“我应该比你晚一天到。嘿，要不你在希斯罗机场[【26】](#)给你爸妈打个电话？”

“博比，我真的不介意多待一天。也许你会需要我帮忙……翻译。

你要办的事跟那份手稿有关，对吗？”

我摇摇头：“太晚了，小姑娘。你的行李已经上飞机了。好吧，就算你可以不换衣服，但要是没有额外的一次性尿布，我们就真的完蛋了。”

阿姆丽塔没有笑。

“说真的，”我握住她的手，“我只是要跟古普塔和那些小丑做些收尾工作。真见鬼，现在我搞到的材料完全不够写一篇文章，仅此而已。一天就够了。”

阿姆丽塔点点头，拍拍我手上的戒指：“好吧，不过小心点儿。记住，只能喝瓶装水。如果卡马克雅来找我换布料，你一定得确认她拿来的是对的……”

我笑了：“遵命。”

“博比，你为什么不让那个女服务员进来？”

“啊？”

“让她进来打扫房间。我们出门之前，你叫她明天再来打扫。”

“因为达斯的手稿在房间里，”我答得很快，“我不希望有陌生人进来。”

阿姆丽塔点点头。我喝下最后一口已经变得温热的芬达，看到一只小壁虎在墙上匆匆爬过，暂时没力气去想酒店衣柜架子深处那把点二五的自动手枪。

航班开始登机，我吻别了妻女，就在这时候，阿姆丽塔突然想起了什么。“噢，要是卡马克雅没来酒店，你能顺便去一趟她家，把布料换回来吗？”她开始在皮包里翻找。

“这事儿很重要吗？”

“那倒不是，但我还是希望能办妥。”

“你为什么不直接去店里换？”

“因为尺寸都是裁好的。而且我以为肯定还能再见到她。真糟糕，我记得我把那张纸放进包里了。算了。我记得地址。”阿姆丽塔掏出一盒从王子餐厅随手拿的火柴，匆匆把地址写在盒盖内侧。“要是没时间就算了。”她说。

“好吧。”我肯定不会有时间的。我们再次亲吻，维多利亚在我们俩中间扭动，周围的人群和噪声弄得她有些糊涂。我双手捧住宝宝的头，感受着她柔软的发丝。“祝你们旅途愉快，咱们过几天见。”

德姆-德姆机场没有封闭的登机通道。乘客穿过一条湿漉漉的宽阔柏油路，爬上印度航空的客机舷梯。阿姆丽塔转身举起维多利亚胖乎乎的小胳膊挥了挥，然后走进法国制造的空客飞机。正常情况下，我应该等到她们起飞以后再离开。

我看了看表，快步走回航站楼找了个电话亭。铃响第五声，古普塔接了起来。

“已经安排好了，卢察克先生。现在我给你地址……”我摸索着自己

的笔记本，但只找到了阿姆丽塔给我的那盒火柴，我匆匆把门牌号写在卡马克雅的地址旁边。

“噢.....还有，卢察克先生.....”

“嗯？”

“这次你得一个人来。”

我从出租车上下来的时候，雨已经停了。街道上升腾的蒸汽弥漫在老旧的建筑之间，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古普塔给我的地址是城市老区的一处街角，但过来的路上我没看见任何熟悉的地标。

暴雨后的街道和人行道上挤满了人。自行车按着铃从行人身旁掠过，汽车尾气让水雾弥漫的空气变得更加厚重。一头年迈的公牛疲惫地躺在繁忙的街道中央，背上满是疮痍和新鲜的溃疡。车辆纷纷从它身边绕开。

我站在原地等待。这里的人行道其实是一条四英尺宽的泥泞小径，夹在排水沟和老房子的墙壁之间。房子之间有三英尺宽的缝隙，我忍着刺鼻的恶臭，走过去望向狭窄的巷道深处。

长长的巷道尽头，垃圾和有机废料堆得很高，有八到十二英尺。显然，多年来这里的居民一直从高处的窗户直接把垃圾往下扔。黑黑的影子在臭气熏天的垃圾堆之间移动，我赶紧从巷口退开，回到分隔街道和人行道的排水沟旁，虽然沟里的雨水混杂着污水，但还是比巷子里的气味好得多。

我盯着身边匆匆路过的每一张脸。和所有大城市一样，这里的行人都戴着一张匆忙不耐烦的面具。很多男人穿着僵硬的涤纶上衣和宽松的涤纶喇叭裤。我深感惊讶——这个国家出产全世界最好、最廉价的棉质衣物，但本地中产阶级的标志性穿着是完全不透气的昂贵涤纶。偶尔会有一张满面油光的脸顶着油腻的黑发朝我的方向瞥上一眼，但谁也没有停下脚步。倒是有一群只穿着肮脏卡其短裤的孩子围着我转了几分钟，一边喊着“巴巴！巴巴！”一边笑得前仰后合。我一个子儿都没掏，几分钟后，他们就跳进排水沟，踩着四溅的水花跑掉了。

“你是卢察克？”

我吓得跳了起来。我正望着眼前的车流，这两个男人却悄然出现在我身后。其中一个人穿着普通的涤纶衣服，另一个人却身穿劳工阶层标志性的脏兮兮的卡其布衣服。这两位看起来都不怎么令人愉快。穿印花衬衫的那个长得又高又瘦，楔形的脸上颧骨高耸，嘴唇很薄。穿卡其布的男人个子略有些矮胖，看起来比他的朋友蠢笨一点。他的眼里有一种昏昏欲睡的轻蔑神色，让我想起这辈子认识的所有喜欢恃强凌弱的人。

“我就是卢察克。”

“来。”

他们在人群中穿梭的速度很快，我不得不一路小跑才能勉强跟上。我问了几个问题，但他们一个也没有回答。再加上人群的喧闹，于是我很快决定闭上嘴巴，只管跟着他们走。

我们走了快一小时。刚开始我就不太认识路，后来更是彻底迷失了方向。云层遮蔽了天空，我甚至不能靠太阳推测方位。我们穿过和巷子差不多宽的拥挤小街，又走进挤满了人和垃圾的真正小巷。有几次他们

领着我钻进短短的隧道，穿过有人居住的庭院。孩子们奔跑尖叫，三三两两地四处蹲着。女人拉起纱丽遮住一半脸庞，只露出一双狐疑的黑眼睛。我们在隧道中穿行，路过一个又一个庭院。老人趴在生锈的铁栏杆上面无表情地向下张望；婴儿哭喊；烧饭的火在水泥地上燃烧，烟雾凝固在滞涩的空气中。

穿过又一条短短的隧道，我们进入了一条长达几个街区的巷子，这里简直比美国的大多数主干道还要拥挤。巷子尽头是一片开阔的空地，所有建筑物都已被推倒，但一堆堆的碎石之间搭着帐篷和临时的窝棚。空地上还有一片很大的水坑，可能曾经是地窖之类的地方，现在坑里灌满了雨水和肮脏的污水。几十个大大小小的男人在里面泼水玩闹，周围的建筑物二楼还有人不断往棕色的池子里跳。不远处，两个赤身裸体的男孩大笑着用棍子戳水面上的某个东西，那东西看起来像是被淹死泡涨的老鼠。

我们终于彻底走出迷宫般的楼群，钻进一片低矮的单间宿舍区。砌得松松垮垮的石墙和麻布袋搭成一间间窝棚，旧广告牌、锡板和漂白的木头废料奇迹般组成了多层公寓。二三十个男人蹲在一处空地里大便，年轻的女孩坐在幼小弟妹身后的石头阳台上，小心翼翼地梳理着纠结成络的头发，在里面捉着虱子。看见我们靠近，骨瘦如柴的狗一溜烟儿跑得不见踪影，但这里所有的生物似乎都没有什么领土意识。人类的眼睛在窝棚门后的阴影里向外窥视，隔一会儿就有孩子突然蹿到我们面前，手掌摊开，但很快就有成年人在看不见的地方高声叫他回去。

空气中突然充满香火的气息，我的眼睛也被熏得隐隐作痛。路边是一幢摇摇欲坠的绿色建筑，庭院里传出钟声和不成曲调的吟唱，听起来似乎是一座神庙。绿色的神庙外面，一位老妇人带着孙女从一个很大的篮子里往外掏牛粪。她们把粪便搓成汉堡包大小的粪饼，好做晚上烧火

的燃料。神庙的墙壁上贴着一排排留着手指印痕的干粪饼，宽约三十英尺。泥泞的街道对面，几个男人正在用竹子搭建一座亭子的框架，看起来和大型折叠式帐篷差不多大小。看到我们走近，男人停下了嘴里的号子，沉默着目送我们经过。如果说刚才我还有点儿怀疑这两位向导到底是不是骷髅外道的教徒，那么一路遭遇的沉默早已驱散了我心头的疑云。

“还要走很久吗？”雨又开始下了，我把伞落在了酒店里。现在我的白色宽松长裤膝盖以下全都沾满了泥巴，棕色袋鼠鞋也早已不成样子。我停下脚步。“我说，还要走很久吗？”

卡其壮男摇了摇头，指指棚户区尽头那座灰色的厂房。最后的几百码里，我们爬上一座泥泞的小山坡，我滑倒了两次。山顶上围着一圈高高的铁丝网，网上还挂着带刺的铁丝。透过网格，我看见生锈的油桶和空荡荡的铁路岔轨分布在建筑物之间。

“现在怎么说？”我转头望向脚下的单间宿舍区。锡屋顶上压着无数灰黑色的石头，漆黑的门道里随处可见敞开的火光。在我们来的方向，一座座低矮的窝棚绵延不绝，融入远处朦胧的天际。上百道烟柱袅袅升起，消散在灰褐色的天空之中。

“进来。”楔子脸高个子男人拉开一处铁丝网。

我犹豫了。我的心跳得比爬山的时候还要厉害，轻飘飘的兴奋感让我的胃一阵阵抽紧，感觉就像自己正在走向高高的跳水板尽头。

最后，我点点头，钻进铁丝网。

厂区内一片寂静。我意识到自己已经习惯了这座拥挤的城市里无处

不在的交谈声、大大小小的动静……和不绝如缕的人。而在这一刻，随着我们在昏暗的巷道中穿行，寂静变得越来越沉重，如潮湿的空气一般。我实在无法相信这家工厂仍在运作，矮小的砖房几乎已经被茂盛的杂草和灌木彻底淹没。远处的墙上有一扇巨大的玻璃窗，它原本由上百块玻璃组成，现在只剩下十来块玻璃完好无缺，其他的都变成了黑洞洞的豁口，偶尔有小鸟拍打着翅膀在洞口飞进飞出。各处都散落着空油桶——它们曾经是鲜艳的红色、黄色或蓝色，现在却全都变得锈迹斑斑。

我们转进一条更窄的巷子，这是条死胡同。我遽然停下脚步，手伸进工装衬衫右下的衣兜里，握住了上山时我悄悄捡的那块手掌大小的石头。奇怪的是，这一刻我一点儿也不害怕，只是非常好奇他们俩接下来打算干什么。我回头瞥了一眼确保背后没有危险，脑子里快速回忆着刚才穿越巷道的路线，然后转过头来，盯着那两个教徒。小心那个大块头，我暗自提醒自己。

“这里。”卡其男指指侧墙上一道狭窄的木楼梯，楼梯顶上的门比正常二楼的位置高一点。常春藤爬满了厚厚的墙壁，墙上没有窗户。

我没有动，手在衣兜里握紧了石头。那两个人等了好一会儿，然后交换了一个眼色，转身朝我们来的方向走去。我侧身背靠墙壁给他们俩让路，我能感觉出来，他们没打算让我跟上去。刚开始我还能听见他们踩在碎石路上的脚步，片刻之后，我的耳边只剩下自己沉重的呼吸。

我抬头打量那道陡峭的楼梯。高耸的墙壁和只露出一线的天空让我有些头晕目眩。突然间，不知何处的屋顶下爆发出一阵鸽子拍打翅膀的喧闹，随后又逐渐远去，鸟儿挥动翅膀的声音在阴沉的天空中回荡，犹如步枪的脆响。现在才下午三点半，天色已经很暗了。

我走回巷道的分岔口向两头张望。至少一百步内没有任何东西，掌心里的石头冰冷而沉重；来自穴居时代的工具，光滑的表面上还沾着红色的陶土。我把石头举到齐耳高，再次抬头望向高墙上的那道门，它离地足有三十英尺，门上的菱格玻璃早已涂成黑色。

我闭上眼，放缓呼吸，然后把石头揣回衣兜，爬上朽坏的楼梯，去面对门后的一切。

.....婊子加尔各答

你尿出黄色的麻风病，犹如黄疸的尿液，

像一幅伟大的湿壁画艺术作品.....

——图沙尔·罗伊

这个房间又小又黑。木头方桌中央，一盏酥油灯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微不足道的灯光被四周墙壁上黑色的破帘子吞噬得一干二净。这里与其说是房间，不如说是裹着黑色寿衣的墓室。桌边摆着两把椅子，布满裂纹的桌面上躺着一本书，光线实在太暗，完全看不清书的标题，但我还是一眼认出了它。那是一本《冬魂》，我自己的诗集。

推开楼梯顶上的门，迎面而来的是一道狭窄幽暗的走廊，我不由得想起河景公园的游乐屋，差点儿就笑了起来。我的肩膀擦过通道两侧的墙壁，剥落的石膏墙皮飘落在我肩头。滞重的空气中充斥着木头腐烂发霉的气味，让我想起童年时钻进格子门廊下头，在黑暗中玩湿泥巴的经历。要不是隐约看到走廊尽头油灯的亮光，我绝不会走进这里。

一进屋子，挂在墙上的黑色纱帘就飘到了我脸上。我一挥手，黑纱轻若无物地飘开，脆弱得像是被抛弃的蜘蛛网。

如果桌上那本诗集是想激起我的兴趣，那他们成功了。但如果他们是想让我放松下来，那效果适得其反。

我站在离桌子四英尺的地方，再次握紧衣兜里的石头，但这微不足道的武器看起来相当可怜，像是孩子的玩物。我再次想起河景公园的游乐屋，这次我真的笑了。如果有什么东西从帘后的阴影中扑出来，那我就请他尝尝被石头迎面拍一记的滋味。

“嘿！”我的喊叫和光线一样被黑帘吞噬得一干二净。油灯的火焰随气流跳动。“嘿！回合结束！游戏玩完了！快出来吧！”面对眼前荒谬的情景，我内心某个部分很想笑，而另一个部分恨不得放声尖叫。

“来吧，咱们快点儿演完这出。”我一边说，一边上前几步，拉出一把椅子在桌边坐下。我掏出兜里的石头压在自己的诗集上，把它当成一方笨重的镇纸。然后我叠放双手，像第一天上学的孩子一样坐得笔直。但是片刻之后，屋里依然没有任何动静。这里真的很热，汗珠从我下巴上滴落，在桌上的灰尘中砸出一圈水痕。我继续等待。

然后，灯火被微不可觉的气流吹得弯了一下。

有人掀开了黑色的帘子。

一个高大的身影撩开黑纱，在阴影中停顿了一下，然后犹豫不决地蹒跚着走进灯光中。

我先是看到了那双眼睛——湿润而睿智的眼睛流露出长者特有的温和，眼里承载着超越人类负荷的知识。毫无疑问，那是一双诗人的眼睛，我眼前的正是M.达斯。他越走越近，我痉挛般抓紧了桌子边缘。

我眼前的……东西仿佛来自坟墓。

他披着一块灰色的破布，可能是残存的寿衣。牙齿在凝固的狰狞微笑间闪闪发亮——他的嘴唇已经腐烂消失，只剩下一团乱糟糟的息肉。鼻子也几乎彻底没了，一层新生的湿润薄膜沉重地起伏，完全无法遮盖颅骨上的两个开孔。与惨不忍睹的下半边脸相比，那曾经令人瞩目的前额还算完整，但头皮上不规则地散落着一块块疥疤，残存的白发以奇怪的角度四处支棱。左耳彻底没了形状，仿佛一团烂肉贴在脸侧。

M.达斯拉出另一把椅子，我注意到他右手有两根手指的第一指节已经没了。一层破布裹住他的残手，却无法遮盖手腕上腐烂的斑块和裸露在外的肌肉与韧带。

他重重地坐了下去。巨大的头颅前后摇晃，仿佛纤细的脖子无法承受它的重量。破烂的衣衫飘起然后迅速落下，胸口的大洞一闪而逝。房间里只剩下我们沉重的呼吸。

“麻风。”我喃喃低语，但听起来响得像是喊叫。微弱的灯火疯狂地跳动，仿佛随时都会熄灭。油灯对面那双湿漉漉的棕色眼睛望着我，现在我可以看见，他的一部分眼睑已经被啃掉了。“我的上帝，”我低

呼，“噢，上帝啊！达斯，他们对你做了什么？是麻风吧。”

“是.....的.....”

我无法准确描述他的声音。残缺的嘴唇根本无法完成某些发音，只能靠舌头与裸露的牙齿相撞，口齿不清地勉强说出几个字来。我甚至不知道他如何还能说话。更疯狂的是，尽管他费尽力气说出的几个字咿咿漏风，但依然无法埋没纯正的牛津口音与优雅的语法。唾沫沾湿了裸露的牙齿，喷向灯火，但他的话依然清晰可辨。我动弹不得，更无法挪开视线。

“是.....的.....”诗人M.达斯回答，“麻.....风.....但.....现.....在.....它.....改.....叫.....汉.....生.....病.....了.....卢.....察.....克.....先生.....”

“当然。抱歉。”我点点头，眨眨眼，但仍然无法移开视线。我意识到自己依然紧紧抓着桌沿，木头裂纹的触感让我找回了一点现实感。“我的上帝，”我喃喃重复，“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我读了你的作品，卢察克先生，”M.达斯嘶声说道，“你是一位感性的诗人。”

“你怎么拿到这本书的？”蠢货，控制一下自己，“我是说，你为什么觉得这些诗很感性？”

达斯缓缓眨了眨眼。残缺的眼睑像磨损的百叶窗一样无法完全遮盖眼白。充满智慧的眼神被掩盖起来以后，这张脸的恐怖程度立即增加了一千倍。我按捺住自己转身就跑的冲动，屏住呼吸，直到他再次睁开眼

睛望着我。

达斯的声音深沉悠然：“佛蒙特真的有那么多雪吗，卢察克先生？”

“什么？噢，你是说……是的。是的。不是每个冬天都有那么多雪，但有时候的确是。尤其是在山区。他们会用棍子和橙色的小旗标记道路和邮箱。”我唠唠叨叨地说个不停，但要是不能让我说这些，恐怕我只能把拳头塞进嘴里堵住自己的尖叫。

“啊，”达斯的轻叹听起来像是垂死的海洋动物吐出的最后呼吸，“我真想看看。是的。”

“我读了你的诗，达斯先生。”

“嗯？”

“关于迦梨的诗，我是说。当然，你肯定知道。你把它送到了我手里。”

“是的。”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卢察克先生？”

“你为什么要把它送到国外出版？为什么要交给我？”

“它必须出版。”达斯怪异的声音里第一次有了感情，“你不喜欢它吗？”

“是的，我不喜欢它。”我回答，“完全不喜欢。但有些地方非

常.....令人难忘。可怕而难忘。”

“是的。”

“你为什么会写这首诗？”

M.达斯再次闭上眼。他可怕的头颅微微前倾，有那么一瞬，我以为他睡着了。他头皮上的疮疤在灯光下呈灰绿色。“它必须出版，”达斯嘶声低语，“你会帮我吗？”

我没有回答。我不确定他最后说的是不是一个疑问句。“好吧，”我最终开口说道，“告诉我你为什么会写它、你在这里干什么。”

达斯再次凝望着我，刹那的眼神交会让我突然醒悟过来，这次会面并不是只有我们两人。我情不自禁地用眼角的余光瞥了瞥左右，但除了阴影以外，我什么都没发现。屋里热得令人窒息，汗水从我脸上涔涔滚落。“你是怎么.....”我斟酌着词语，“你是怎么变成现在这样的？”

“麻风。”

“嗯。”

“我多年前就已经感染，卢察克先生。我一直忽略了那些症状。我的手上一块块地起鳞，先是麻木，然后变成疼痛。甚至在我巡回签名的时候、在大学里主持研讨会的时候，麻木和疼痛也在侵袭我的双手和脸颊。早在表面的溃疡出现之前很久，早在我去东边参加父亲的葬礼之前很久，我就已经知道了这是什么。”

“但现在这种病有药可治！”我喊道，“当然，你肯定已经知道.....药物！现在麻风能治了。”

“不，卢察克先生，我的病无法治愈。就连那些相信这类药的人也只能说，药物可以控制症状，有时候也能遏制疾病发展。但我信奉的是甘地的健康理念。皮疹和疼痛降临时，我开始斋戒。我严格控制饮食，接受灌肠，净化自己的身体和头脑。多年来我一直这样做，但没有任何效果。我知道它不会起效。”

我深深吸了口气，在裤子上擦了擦掌心的汗。“呃，既然你知道.....”

“请听我说，”诗人低语，“我们的时间不多。我要给你讲个故事。那是1969年夏天——现在想起真是恍若隔世。我父亲的火葬仪式在我出生的那个小村举行，早在几周以前，我身上就开始出现流血的溃疡。我告诉我的兄弟，这只是过敏。我想离群索居，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返回加尔各答的漫长旅程给了我充足的思考时间。你有没有见过我国的麻风病院，卢察克先生？”

“没有。”

“你不会愿意看见。是的，我可以出国，我有那个钱。开明国家的医生很少见到汉生病晚期的患者，譬如你的国家，卢察克先生。你看，麻风在大多数现代国家其实并不存在。这种疾病总是伴随着污秽、淤泥和糟糕的卫生情况，自中世纪以后，西方世界早已遗忘了这些东西。但是在印度，它还没被遗忘。是的，在我深爱的印度，它依然存在。单单在孟加拉就有五十万麻风患者，你知道吗，卢察克先生？”

“我不知道。”我说。

“是的，我也不知道。但是别人告诉了我。你要知道，很多患者没

有等到麻风进一步发展，就已经死于其他原因。不过，我刚才讲到哪儿了？啊，对了。我到达豪拉车站的时候是傍晚。当时我已经做出了决定。我考虑过去国外求医，也想过忍受疾病缓慢侵袭的疼痛岁月。这种病的治疗总是难免隔离和羞辱，我已经准备好了承受。这些我都想过，卢察克先生，但我最终选择了拒绝。下定决心以后，我感觉十分平静。那天傍晚，透过头等包厢的车窗，遥望豪拉车站的灯火，我感觉自己的内心和整个宇宙一样安宁。

“你相信上帝吗，卢察克先生？我不信。现在我也不信……确切地说，我不相信任何光明的神祇。但有别的……我说到哪儿了？对。我离开车厢，内心一片澄明。这个决定不但能让我免遭残疾之苦，也替我一并豁免了别离的痛苦。至少我当时曾这样以为。

“我把行李随手送给了车站的一名乞丐，他万分惊讶。啊，是的，请你务必原谅我昨天向你传递手稿的方式，卢察克先生。我现在能享受的快乐不多，讽刺正是其中之一。我只希望我能看见那一幕，那该有多好。我们说到哪儿了？是的，我离开车站，走向那座我们称之为豪拉大桥的宏伟建筑。你见过那座桥吗？是的，你当然见过。我真笨。我总觉得它是某座抽象雕塑中一个美丽的部件，卢察克先生，很少有人能够发现它的艺术美感。那天晚上，豪拉大桥相对比较空旷——桥上只有几百个人。

“我在大桥中央停下脚步。我没有犹豫太久，因为我不希望给自己太多时间思考。我必须承认，当时我在脑子里写了一首十四行诗，或许可以说是一首绝命诗。那时候，我也是个感性的诗人。

“我跳了下去。就从大桥正中间。那里距离胡格利河漆黑的河面足足有一百多英尺。坠落的过程仿佛没有尽头。我向你保证，要是我早知

道这种自杀的实施和高潮之间要经历那么漫长的等待，那我铁定会另想办法。

“以这样的高度坠向水面无异于直接撞上水泥地，卢察克先生。我的头颅瞬间炸开，如花朵绽放一般。脊背和脖子啪一声折断，就像沉重的树枝断裂。

“然后我的身体沉了下去。我说‘我的身体’，是因为当时我已经死了，卢察克先生。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怪事发生了。人死了以后，灵魂不会立即离开，而是以旁观者的角度冷漠地观察事件的发展。要不是这样，我如何能描述当时的感觉？眼看着一具扭曲的身体沉入胡格利河底的淤泥，看着鱼儿啄食自己的眼睛和身上柔软的部位，亲眼看着这一切，却毫不忧虑，也不恐惧，只有一点点好奇。这就是我当时的感觉，卢察克先生。这就是可怕的死亡……与我们可怜的生命中其他一切必然发生的事情一样乏善可陈。

“我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在那里躺了多久，逐渐融入河底的淤泥，直到潮水，又或是船只掀起的波浪，将我被遗弃的躯壳送到岸边。孩子们发现了我。他们哈哈大笑着用棍子戳我的皮肉。然后骷髅外道的教徒出现了。他们小心翼翼地——尽管这样的小心对当时的我来说毫无意义——把我搬到了他们教派众多神庙之中的一座。

“我在迦梨的怀抱中醒来。她是唯一一位能够同时藐视死亡和时间的神祇。她复活了我，卢察克先生，但她有自己的目的。她有自己的目的。如你所见，这位黑暗之母让我的身体恢复了呼吸，却没有妥善除去痛苦在我身上遗留的痕迹。”

“她的目的是什么，达斯先生？”我问道。

诗人无唇的嘴永恒地咧着，仿佛一个残酷的微笑。“难道还不够清楚吗，我可怜的精力到底用到了哪里？”达斯说，“我是女神迦梨的诗人。虽然我配不上如今的地位，但我是她的诗人、祭司和化身。”

整个谈话期间，我内心的某个部分像达斯描述的那样冷眼旁观。我的意识似乎有一部分高踞在天花板上的某处，漠然看着整场对话。而另一部分的我想要歇斯底里地大笑，想高声尖叫，想狂暴地掀翻桌子，逃离这片不怀好意的黑暗。

“这就是我的故事。”达斯说，“你想说什么吗，卢察克先生？”

“我想说，疾病把你的脑子搞糊涂了，达斯先生。”

“嗯？”

“或者你清醒得很，只是在某人面前演戏。”

达斯什么也没说，但那双可怕的眼睛迅速往侧面瞥了一眼。

“关于这个故事我还有个问题。”我的声音居然这么稳定，我感到有些吃惊。

“什么问题？”

“如果你.....如果那具身体直到去年才被发现，那么我很怀疑能有多少东西残留下来。要知道，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七年。”

达斯霍地抬起头来，就像噩梦版的弹簧玩偶盒。帘后的黑暗中传来刮擦声。

“哦？谁告诉你那具身体是去年被发现的，卢察克先生？”

我的喉咙一紧，来不及思考，我迅速回答：“穆克塔南达吉先生告诉我，这次神秘的复活发生在去年。”

一阵热风吹过，火苗投下的影子在达斯残缺的脸上跳动。他嘴角的恐怖微笑一如既往，但阴影中又多了点别的东西。

“啊！”达斯呼出一口长气。他裹起来的烂手在桌上做了个无奈的手势，“是的，是的。有时候总会……总会……重演一番。”

我身体前倾，把手放在那块石头旁边，仔细审视着桌子对面那个被麻风摧毁的高大身影。我的声音诚挚而迫切。“为什么，达斯？看在上帝的份儿上，为什么？为什么你会加入骷髅外道？为什么要写下这首鸿篇巨制的淫诗，描述迦梨卷土重来，统治整个世界，或者别的天杀的玩意儿？你曾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只为真理和纯真吟唱。”我的声音听起来平淡无趣，但我知道，我只能这样说。

达斯重重地向后一靠，敞开的嘴巴和鼻孔发出浊重的呼吸声。人能以这种状态存活多久？在那些未受疾病侵袭的地方，他的皮肤几乎是透明的，看起来像羊皮纸一样脆弱。这个人有多久没见过阳光了？

“这位女神有一种伟大的美。”他低声回答。

“是死亡与腐烂之美，还是暴力之美？达斯，泰戈尔的门徒什么时候学会了赞颂暴力？”

“泰戈尔是个瞎子！”诗人啾啾的低语中注入了新的力量，“泰戈尔看不见。也许他在垂死时终于瞥到了一眼。也许。如果他真的看到了，那么泰戈尔也会臣服于她，卢察克先生。当死亡悄然侵入你的夜室，牵

起你的手，每个人都会臣服于她。”

“宗教的冠冕无法让暴力变成正义，”我说，“也不能美化你对邪恶的歌颂——”

“邪恶。咳！”达斯咻的在地上吐了口黄痰，“你什么都不懂。邪恶。世上没有邪恶，也没有暴力，只有力量。力量是宇宙间唯一伟大的基本原则，卢察克先生。力量是唯一不证自明的真理。所有暴力都是在练习如何使用力量。暴力就是力量。我们之所以会有恐惧，我们恐惧的正是某种存在将力量施加在我们身上。我们所有人都在寻觅如何挣脱这样的恐惧。所有宗教都是为了让你得到更强大的力量，去战胜那些可能控制自己的东西。但她是我们唯一的庇护，卢察克先生。只有噬魂者能够赐予我们无畏印，消除所有恐惧，因为只有她掌握着终极的力量。她就是力量的化身，超越时间，超越一切理解。”

“真是下流，”我说，“这只是为了掩饰残忍而想出的廉价借口。”

“残忍？”达斯笑了，他的笑声听起来像是一堆石头在空荡荡的瓮里来回碰撞，“残忍？当然，就连满嘴永恒与真理的感性诗人也必然知道，你口中的残忍其实是这个宇宙唯一认可的真相。残忍是生命不可或缺的供养。”

“我不接受你的说法。”

“哦？”达斯慢慢地眨了两次眼，“你从未品尝过力量的美酒？你从未尝试过暴力？”

我迟疑了。我不能告诉他，我这辈子都在努力试图控制自己的脾气。上帝啊，我们是怎么说到这儿的？我现在到底在干吗？

“没有。”我回答。

“胡说八道。”

“真的，达斯。噢，我打过几次架，不过总的来说，我总是尽量避免使用暴力。”当时我大概九岁或者十岁，莎拉有七八岁。在自然保护区边缘的树林里。“脱下你的短裤，快点儿！”

“这不可能。每个人都品尝过迦梨的血酒。”

“不，你错了。”巴掌掴在她脸上。一次、两次。奔涌的泪水和迟疑的服从。我的手指在她细弱的胳膊上留下红色的印记。“只有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事。孩子闹着玩的把戏。”

“没有无足轻重的残忍。”达斯说。

“太荒谬了！”极度亢奋。不光是因为她裸露的苍白身体和随之而来的奇怪性冲动。不，不光是这个。还有她的无助，她的服从。我可以为所欲为。

“走着瞧吧。”

为所欲为。

达斯吃力地站起来，我靠在椅背上。

“你会出版这首诗吗？”他的声音粗犷嘶哑，仿佛正在冷却的余烬。

“也许不会，”我说，“为什么不跟我一起走呢，达斯？你不必留在

这里。跟我走，你亲自去出版它。”

在我十七岁的时候，有个蠢货表哥怂恿我拿他爸的左轮手枪跟他玩俄罗斯轮盘赌。他在枪里填了一发子弹，转动弹舱，然后把手枪递给我。我记得自己当时什么都没想，只是故作镇定地举枪抵住自己的太阳穴扣下扳机。枪机空响了一声，但是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肯靠近任何枪支。现在，在加尔各答的黑暗之中，我毫无来由地再次体验到了举起枪管抵在自己头上的感觉。这寂静显得如此漫长。

“不，你必须出版它。这……很……重要。”

“为什么？你不能离开这里吗？事已至此，他们还能把你怎样？跟我走，达斯。”

达斯半闭上眼睛，我眼前的东西遽然失去了人类的形状。破布包裹的躯体散发出墓土的恶臭，我身后的黑暗中传来清晰的响动。

“我选择留在这里。但你要把迦梨之歌带回你的国家，这很重要。”

“为什么？”我又问了一次。

达斯的舌头像一头粉红色的小动物，在他光滑的牙齿上一触即退。“它不仅是我最后的作品，也是一份宣言。一份诞生宣言。你会出版这首诗吗？”

我停顿了十次心跳的时间，任由沉默将我引向不可知的黑暗边缘。然后我微微点了点头。“好吧，”我说，“我会出版这首诗。可能不是全部，但我会设法将它发表出去。”

“很好。”诗人转身准备离开，然后他迟疑了一下，几乎有些羞怯地

转过头来。我第一次在他的声音里听到了属于人类的渴望。“还有……还有一件事，卢察克先生。”

“嗯？”

“但这意味着你得再回来一趟。”

想到逃脱之后还要返回这座墓穴，我的膝盖都有点儿发抖。“什么事？”

他含混地指了指那本依然放在桌上的《冬魂》。“我没有多少书可以读。他们……那些照顾我的人……没有什么分辨力，我必须准确地说出标题，他们才能把书找来，而且经常都是错的。所以我对新的诗人知之甚少。也许你……不知道你能不能……替我挑几本书？”

老人蹒跚着向前走了三步，在那个可怕的瞬间，我以为他会用那两只腐烂的手抓住我的。他的动作戛然而止，但那双破布包裹的手悬在空中，反而显得更加迫切、无助而动人。

“好的，我会帮你弄几本书。”但不会回到这里。我暗自想道。我可以把书交给你骷髅外道的朋友们，但我绝不会回到这个见鬼的地方。不过我还没来得及说出自己的想法，达斯再次开口了。

“我特别喜欢美国新锐诗人埃德温·阿林顿·罗宾逊的作品，”他匆匆说道，“他的诗我只读过一首，《理查德·科里》。那首诗的结局真美，非常适合现在的我，那就是我梦寐以求的东西。你可以带给我这样的作品吗？”

我惊得目瞪口呆。那位美国新锐诗人？我实在不知该如何回答，最后我只能点了点头，生怕说错一个字。“好的，”我从牙缝里挤出一句

话，“我试试。”

那个可怜的扭曲身影转身离开房间。一秒以后我也退了出去。黑帘缠绵地拂过我的身体，仿佛不肯放我逃离，但我马上就自由了。自由！

我眼里的加尔各答如此美丽。穿透云层的微弱阳光，拥挤的人群，傍晚糟糕的交通——解脱的愉悦给眼前的所有东西都镀上了一层光晕。然后我想起了达斯的最后几句话，无数问题纷至沓来。不，等会儿再想。至少现在，我是自由的。

那两个教徒在楼梯脚下等着。几分钟内，他们就领着我穿过棚户区来到了大街上。我截下一辆出租车。离开之前，一名教徒塞给我一张脏兮兮的卡片，上面草草写着一行字：迦梨格特前——9:00。“到时候我把书送到这里？”我问那个瘦子。他点头表示肯定，也算是告别。

黑黄相间的出租车融入几乎完全不动的车流，我花了十分钟时间享受极度紧张之后的解脱感。刚才的经历真是活见鬼！莫罗绝对不会相信。现在就连我自己都觉得难以置信。我坐在那里，周围可能埋伏着加尔各答疯狂的街头暴徒，我就那么坐在桌边，跟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遗留下来的不知道什么东西交谈。真是活见鬼！

《哈泼斯》不可能发表这样的故事。《国家探秘报》或许可以，但《哈泼斯》绝对不会。我大笑起来，那个浑身冒汗的小个子出租车司机回过头来，惊讶地盯着这个疯子美国佬。我微微一笑，花了几分钟时间构思开头，裁剪故事，提炼出主干和愤世嫉俗的腔调，莫罗就喜欢这个。等我想到应该记住上车的位置时，已经来不及了，车早就开出去了好几英里。

最后我终于看到了熟悉的高楼，这意味着我们离市中心很近了。我在距离酒店大约两个街区的地方下了车，路边有一家看起来快要倒闭的商店，店门上方挂着一块硕大的招牌：曼尼书店。金属书架犹如迷宫，到处都是高耸的书堆，有新的也有旧的，一些书上已经积了厚厚一层灰，这里的书大部分都是英文版的。

我花了大约三十分钟挑了八本优秀的新诗。店里没有罗宾逊的集子，倒是有一本《口袋现代诗》，里面收录了《理查德·科里》《黑山》和《沃尔特·惠特曼》。我翻着泛黄的书页，皱起眉头。难道我误解了达斯的意思？应该不会。

我依然没有想好应该怎么办，但我还是花几分钟时间挑了最后两本尺寸合适的书。店员找了几个奇形怪状的硬币给我，我向他打听附近哪里有药店。他皱眉摇头表示听不懂，几经尝试之后，我终于让他明白了我的意思。“啊，是的，是的，”他说，“药剂师。”他指给我书店和酒店之间的某个位置。

当我回到欧贝罗大酒店的时候，已经差不多是下午六点了。那群共产主义者依然蹲在马路边上围着一小堆火煮茶。我忍不住欣喜地朝他们挥挥手，一步跨回有空调的、安全的另一个世界里。

我在半睡半醒中迎来了加尔各答的黄昏。刚才的激动与如释重负已经悄然流逝，取而代之的是疲惫和犹豫。我不断回想下午的每一个细节，徒劳地试图淡化达斯残缺不全的身体带来的恐惧。但是，我越是想逃避，当时的画面就越是清晰地浮现在我紧闭的眼睑后面，一次次的回放让它变得越发阴森可怖。

“.....真美，非常适合现在的我，那就是我梦寐以求的东西。”

压根儿不用翻开新买的平装本诗集，我知道达斯说的那首诗是怎么写的。

然而理查德·科里，在一个宁静的夏夜，

回到家里，用一颗子弹打穿了自己的头颅。

过去的十年里，西蒙和加丰克尔的歌让这一幕变得家喻户晓。

那就是我梦寐以求的东西。

已经快七点了。我换了条裤子，洗漱一番，然后下楼吃了份简单的晚餐。我点了咖喱饭和炸面团，阿姆丽塔总说这种炸面团名叫“普里”，但菜单上写的是“卢齐”。吃饭时我还喝了两瓶冰凉的孟买啤酒，一小时后我回到楼上，感觉轻松多了。还在走廊里我就听见房间的电话在响，可是等我终于摸到钥匙的时候，铃声停了。

棕色袋子依然静静地躺在衣柜深处的架子上。那把点二五口径的自动手枪看起来比我记忆中还小。或许正是因为它看起来太像玩具，我才终于下定了决心。

我取出从药店买来的刀片和胶水，然后掂了掂三本尺寸较大的诗集，看来只有精装本的劳伦斯·达雷尔比较合适。动手之前，我迟疑了片刻；我这辈子最讨厌糟蹋书籍。

我花四十分钟时间干完了活，每一分钟都在担心自己的手指头会被割掉。碎纸片堆了半个垃圾桶，整本书的内页看起来像是被老鼠啃了很多年，但那把小手枪完美地嵌进了我切出来的洞里。

光是看着它就让我的心不由得狂跳起来。我不断地告诉自己，我随时可以改变主意，把这玩意儿扔到某条巷子里。事实上，既然它被嵌进了书里，那么我可以很方便地把它带到酒店外面扔掉。至少我是这么告诉自己的。

但我又把它取了出来，小心翼翼地装上填满的弹匣，啪嗒一声锁上卡扣。我翻来覆去地看了一圈，没有找到保险。然后我把枪放回书里，谨慎地在书页的几个点上涂了胶水，把它封了起来。

那就是我梦寐以求的东西。

我摇摇头，把所有书放回写着“曼尼书店”的棕色袋子里。达雷尔放在从下往上数的第三本。

现在是八点五十分。我关好房门，快步跨过走廊。就在这时候电梯门开了，阿姆丽塔抱着维多利亚走了出来。

而午夜，野兽般的哭嚎.....

谁是谁的敌人，谁——

在这座虚假城市的暴虐之中？

——希德斯沃·森

“博比，太糟糕了。一点的航班延误到了三点。我们在机舱里坐了很久，空调大部分时间都不工作。乘务员说延误是因为机械故障，但我旁边那个孟买商人说，其实是因为飞行员和工程师闹矛盾。他说最近几周类似的事儿已经发生了好几次。然后飞机返回了航站楼，我们所有人都被赶了下来。维多利亚吐了我一身，随身包里倒是有替换的上衣，但我根本没时间去换。噢，真是糟透了，博比。”

“啊哈。”我一边回答，一边看了眼手表。现在刚刚九点，阿姆丽塔坐在床边，但我依然站在敞开的门口。我简直无法相信，她和宝宝真的在这里。见鬼，见鬼，见鬼！我很想一把抓住阿姆丽塔使劲摇晃。疲惫和混乱搞得我头晕目眩。

“然后他们叫我们改乘另一趟飞德里的航班，中途需要在贝拿勒斯和克久拉霍停留。如果这趟航班能够按时起飞，我还能赶上泛美航空晚上的飞机。”

“但它没有按时起飞。”我喃喃说道。

“当然没有。而且我们的行李也没转运。不过我还是打算坐晚上七点半的航班去孟买，然后转英国航空的飞机去伦敦。但是，不知道加尔各答机场的着陆灯出了什么毛病，从孟买飞来的航班被迫转去了马德拉斯。他们把起飞时间改到了十一点，可是博比，我太累了，维多利亚哭了好几个小时……”

“我明白。”我说。

“哦，博比，我打了好多次电话，但你一直没接。那个经理答应替我传话。”

“他没有，”我说，“我回来的时候看到他了，但他什么也没说。”

“那个狗娘养的，”阿姆丽塔用俄语词喃喃咒骂，“他答应过我。”阿姆丽塔从来不会直接骂脏话，只有外语单词才能让她骂得出口。她知道我不会说俄语，但她不知道我那位波兰外祖父最喜欢用这个词儿来形容所有俄国人。

“没关系。”我说。现在局面彻底变了。

“对不起，但我只想洗个冷水澡，给维多利亚喂奶，然后明天跟你一起离开。”

“当然。”我说。我走过去亲吻她的前额，我从未见过阿姆丽塔如此沮丧，“没关系的。我们明天一早就走。”我再次看了看表，现在是九点零八分，“我马上就回来。”

“你一定得去吗？”

“是的，就几分钟。我必须把这些书交给别人。我保证只耽搁一小会儿，小姑娘。”我站在门口，“听着，一定要锁好门，扣上防盗链，好吗？除了我以外，不要给任何人开门。要是电话响了，不要管它，千万别接。明白吗？”

“可是为什么呢？出什么……”

“照我说的做就行了，别管那么多。我最多三十分钟就回来。拜托，阿姆丽塔，听我的就好。回头我再解释。”

我转身想走，可是看见维多利亚躺在刚才换衣服的毯子里手舞足蹈，我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回头穿过房间，一把抱起宝宝，顶着她光溜溜的肚皮啧啧逗了几声。她柔软的小身体什么也没穿，高兴得咯咯直笑。一看见我，她的嘴角都快咧到耳朵下面了，一边笑，她还一边伸出双手来抓我的鼻子。她身上带着强生婴儿洗发水的味道，肌肤软得超乎想象。我把她仰面放下，抓着她的两条小腿做自行车运动。“照顾好你妈妈，等我回来，好吗，小家伙？”

维多利亚收起笑容，严肃地望着我。

我又亲了亲她的肚子，轻抚阿姆丽塔的脸庞，然后快步走了出去。

我从没去过迦梨格特。我一走出酒店大门，一边琢磨该把那本达雷尔扔到哪里。就在这时候，一辆黑色的普雷米尔停在我身旁。开车的是那个矮壮的卡其汉子，一位陌生人打开后车门。

“请进，卢察克先生。”

我后退一步，举起装书的袋子挡住胸口。“我……我应该去……去迦梨格特见一个人。”我觉得自己真是蠢透了。

“请进吧。”

我在原地僵了几秒，然后左右看了看。酒店入口离我只有二十步。遮阳棚下一对衣着考究的年轻印度夫妇正在说笑，身旁的搬运工从一辆灰色的奔驰上取出他们的行李。

“给，”我说，“这是我答应替他找的东西。”我把敞开的袋口叠好，递给后座上的男人。

但他没有伸手。“请上车，卢察克先生。”

“为什么？”

男人叹了口气，搓搓自己的鼻子：“那位诗人想见你。时间不会太长，他说你答应过。”

大块头司机皱起眉头，半侧过身子，仿佛打算说点什么。后座上的男人轻轻按住他的手腕，再次开口了：“那位诗人想给你点儿东西。请

上车吧，卢察克先生。”

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弓身钻进了车里。车门啪一声关上，我们加速汇入车流，汇入加尔各答的夜色。

雨和火交织在窗外。高速公路，偏僻的街道，小巷，还有无尽的废墟中泥泞的车辙。灯笼的火光和反射的城市灯光交错而过。我一直在等待那位骷髅外道教徒转过头来要求我把书交给他检查，等待随之而来的怒吼和拳头。

我们在沉默中行驶。我抱着那袋书，始终转头望着窗外，但是除了倒影中那张苍白的脸以外，我几乎什么都没看到。最后我们在一扇高大的铁门外停了下来。

不远处，两座高耸的砖砌烟囱向夜空喷吐着火光，这不是我之前走过的那条路。一个身穿黑衣的男人从黑暗中钻了出来，打开门让我们进去。

车头灯照亮了空无一人的砖砌建筑、铁轨岔道和矮小的土山，一辆废弃的卡车被杂草掩埋了一半。车终于停下来的时候，我看到眼前矗立着一道很宽的门，门上悬着黄色的灯泡，无数昆虫在光晕中飞舞。

“请下车。”

我们穿过了很多扇门、很多条走廊。两个黑衣男拿着手电筒为我们带路。不知何处传来隐约的弦乐，还有西塔琴的声音和鼓声。我们在一道狭窄的楼梯上方停下脚步，黑衣男厉声对司机说了句什么，然后他们开始搜查。

一个男人取走了那袋书。我被动地站在原地，任由一双粗糙的手拍打我身体侧面，探查大腿内侧，快速地上下摸了一圈。司机打开袋子，取出最上面的三本平装书。他几乎是怒气冲冲地翻着书页，然后把它们扔回袋子里，换了本更大的精装书。卡其男把精装书递给其他三个人看了看，不是达雷尔那本。然后他把书扔了回去，重新叠好袋口，一言不发地递回我手里。

我自己又能呼吸了。

黑衣教徒用手电筒做了个手势，我跟着他又爬了一小段楼梯，然后右转进入一条狭窄的走廊。他推开一扇门，我走了进去。

这间屋子并不比我们下午见面的那间更大，但四周没有悬挂纱帘。一盏煤油灯放在木架上，旁边还有一个瓷杯、几个木碗、几本书和一尊佛陀的小铜像。迦梨的化身为什么要把佛像放在身边，真是奇怪。

达斯盘腿蜷缩着坐在地板上，身旁是一张矮桌。他正在研读一本小书，听见我走进房间，他抬起头来。现在的光线比下午明亮一些，他遭受的折磨也更加一览无余。

“啊，卢察克先生。”

“达斯先生。”

“你能够回来，真是太好心了。”

我打量着小房间。房间对面有扇敞开的门，通往一片黑暗。不知从哪里飘来焚香的气味，刺耳的西塔琴声若隐若现。

“这就是你带来的书吗？”达斯举起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手，笨拙地指了指。

“是的。”我屈膝把袋子放在矮桌上。一份祭礼。油灯发出轻微的刺刺声，黄绿色的火苗在诗人剥落腐烂的右脸上投下一圈圈光晕，他的头皮上有很深的裂缝，里面隐隐露出白色，与周围的深色皮肤形成鲜明对比。黏液堵塞了达斯撕裂的鼻孔，沉重的呼吸比油灯燃烧的刺刺声还要响亮。

“唉！”达斯叹了口气，近乎虔诚地抚摸着皱巴巴的纸袋，“曼尼书店。是的，我曾经跟他很熟，卢察克先生。战争期间我有一次连房租都交不出来，于是我就把自己收藏的一批爱情诗集卖给了曼尼。他把那些书单独保存起来，直到几年后我有钱去赎。”达斯抬起湿润的大眼睛望着我，我再次被他眼神中蕴含的对痛苦的了然深深折服。“你把埃德温·阿林顿·罗宾逊带来了吗？”

“是的。”我回答的声音有些发颤，于是我艰难地清了清喉咙，“不知道我对他的理解是否与你相同，或许你应该重新考虑一下。那首《理查德·科里》实在配不上诗人的身份，它没有留下任何希望。”

“有时候希望并不存在。”达斯低声说道。

“任何时候总有一线希望，达斯先生。”

“不，卢察克先生，并没有。有时候剩下的只有痛苦，以及对痛苦的顺从。也许还有对世界的蔑视和反抗，因为是它将痛苦加诸你身上。”

“反抗就是希望的一种，难道不是吗，阁下？”

达斯长久地凝视着我。然后他快速回头瞥了一眼后面那间黑屋子，举起手中正在读的那本书。“这是给你的，卢察克先生。”他把书放在桌上，这样我就不必从他手里去接。

那是一本薄薄的旧书，装订得很好，羊皮纸书页十分厚重。我轻轻抚摸浮雕压花的封面，然后翻开。厚重的书页丝毫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发黄变脆，书脊依然像新的一样柔软，这本小书处处流露出手工精制的匠心。

书里有的诗是用孟加拉语写的，有的是英语。我立即认出了那些英语句子。扉页上写了一长串孟加拉语的题词，但最后的几句话是用英语写的：赠给年轻的达斯，你是我的“天选八子”中最有希望的一个。诚挚的——要不是我昨天刚刚隔着玻璃看过诺贝尔奖领奖词后草草签下的那个名字，现在我肯定认不出来这里写的是什麼。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939年3月。

“我不能接受它，阁下。”

达斯只是沉默地看着我。那双沧桑的眼睛超越了时间与悲伤，却流露出我曾见过的一丝毅然。他就那样看着我，于是我没再推辞。

诗人的身体颤抖了一下，我意识到为了集中精力说话，他一定承受着极大的痛苦。我起身打算离开。

“不，”达斯低声说，“靠近一点儿。”

我单膝跪下。这个可怜人正在崩解的身体散发出一股气味，我尽量靠近他试图听得更清楚一点，但情不自禁地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今天，”他嘶声说道，“我谈到了力量。一切暴力皆是力量。她就

是这样的力量。她无拘无束，时间于她毫无意义，痛苦为她带来牺牲的甜美气息。这是她的时代，她的歌永不结束。如你所见，她的时代已经再次降临。”他的喃喃低语换成了孟加拉语，然后是法语，最后又变成印地语。他像梦呓般说个不停，眼神涣散，痛苦的嘶声低语奔流不息。

“是的。”我悲伤地说。

“暴力即力量，痛苦即力量。这是她的时代。你看见了吗？看见了吗？”他的声音越来越高，变成了咆哮。我想让他放低声音，以免惊动外面的教徒，但最终我只是单膝跪地，凝神静听。油灯的火苗随着他激动的嘶叫有节奏地跳动。“那核心无法坚守，混沌已降临人间！她的歌才刚刚唱响……”

老人身体前倾，残缺的肺喷出干热的呼吸。在这一刻，那个诗人又回来了。那野性癫狂的光芒从他眼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深重的疲惫。疮疤斑驳的手抚摸着桌上的那堆书，仿佛在安抚一只猫咪。当他再次开口的时候，声音已经冷静下来，几乎恢复了正常。“请记住这件事，卢察克先生。这是不可说的时代，但仍有超越不可说的举动。”

我凝视着他，但达斯没有看我，他的目光没有焦点。

“我们总有办法实施不可说的事，”他低声说，“而她能够实施不可想的事。现在，我们可以自由地追随。”

达斯不再说话。唾液浸湿了他的下巴。我知道，现在他的头脑已被彻底摧毁。寂静持续了几分钟。最后，他终于费力地再次凝聚心神，重新把视线投向我。那只裹着肮脏破布的腐烂残手抬到半空中，轻轻做了个祝福的手势。

“去，去吧。现在就去。”

我跟跄地退回走廊，浑身抖得厉害。对面的黑暗中射出一道手电筒的光芒，一只粗鲁的手夺走《泰戈尔诗集》，从头到尾翻了一遍，又把它送回我手里。我双手紧紧抓住那本小书，跟着手电筒的光圈穿过走廊与楼梯组成的迷宫。

我们站在敞开的大门前。枪声响起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外面的车和雨滴。两声脆响几乎同时炸开，在黑暗中听起来单调而决绝。

护送我的四个男人停下脚步用孟加拉语大声交谈，然后跑回楼梯上面。有那么几秒钟，我孤零零地被丢在敞开的大门口。我茫然望向那黑暗的雨夜，内心一片空白，眼前的一切是那么虚幻，我不敢做任何动作，也完全无法思考。然后，卡其壮男跑回楼梯下面抓住我的衣襟，和匆匆赶来的其他几个人一起把我拖回了楼上。

油灯依然散发着清冷的白光，手电筒的光束时短时长。我被推着往前走，穿过挤挤挨挨的人群，穿过嘈杂的人声，走到寂静的圈子中央。

达斯看起来像是趴在桌上，他的左手紧紧握着那把镀铬小手枪，枪管歪歪扭扭地插在他肿胀变形的嘴里。他的一只眼睛几乎完全闭上了，另一只眼睛只能看见眼白，鼓鼓地向外凸出，就像那颗稀烂的头颅内部仍有巨大的压力。黑色的血液从他的嘴巴、耳朵和鼻孔里源源不断地流出来聚成一摊。空气中飘荡着焚香与无烟火药混合的气味。

人群在大声喊叫。房间里至少有八九个男人，还有更多人留在黑暗的走廊里。一个男人放声尖叫，另一个人激动地挥舞着胳膊，不小心戳到了我的胸口。卡其男弯下腰把枪从达斯紧咬的牙关里拔了出来，一枚门牙顺着枪掉了下来。他挥舞着血淋淋的手枪厉声哭号，像是某种祷告

或者诅咒。更多人涌进房间。

这不是真的。我完全感觉不到任何东西，巨大的轰鸣声在耳朵里挥之不去。周围的喧嚣变得十分遥远，似乎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又有一个人走进房间。他的年纪更大一些，头已经秃了，裹着佃农常穿的简陋缠腰布。但是一看到他，人群立即让出路来。他低头查看了一番达斯的身体，然后轻轻地、近乎虔诚地碰了碰诗人满布疮疤的头颅，就像达斯刚才抚摸我带来的礼物一样。男人的黑眼睛望向我这边，他轻声向人群说了几句话。

几双手抓紧我的胳膊和衣服，把我拖进了黑暗之中。

我在一间空屋子里坐了不知道多久。门后一直有响动，屋里唯一的光来自一盏小油灯。我坐在地板上，试图去想阿姆丽塔和宝宝，但完全无法集中精力。我的头在痛。片刻之后，我捡起他们没有拿走的那本书，读了几首泰戈尔的英文诗。

又过了一会儿，三个男人走进房间，其中一个人递给我一个装在茶托里的小杯子，杯口水汽缭绕，里面的茶是黑色的。

“不用了，谢谢。”我低头继续看书。

大块头开口了：“喝。”

“不。”

卡其男抓起我的左手，干脆地往上一掰，我的尾指应声而折。我尖叫起来，书掉到地板上。我抓住受伤的手痛苦地摇晃，那杯茶又递到我

面前。

“喝。”

我接过杯子凑到嘴边。苦涩的茶烫伤了我的舌头，部分茶水伴着剧烈的咳嗽喷了出来，但在那三个人的注视下，我还是把剩余的茶全都吞了下去。我的尾指以滑稽的角度向上跷着，火辣辣的疼痛顺着手腕和胳膊一直传到颈窝里。

有人取走了空杯子，两个男人离开房间。壮男得意地一笑，拍拍我的肩膀，就像在哄孩子一样。然后他们都走了，只留下我一个人品味黑茶的苦涩和自己的懦弱。

我试图把折断的手指复位，但只要一碰那手指，我就忍不住大叫起来，差点儿晕倒。我浑身汗如雨下，皮肤变得又冷又黏。我用右手捡起那本书，翻到刚才正在读的那页，试图专心阅读一首描写火车邂逅的诗。我的身体仍在和着痛苦的节拍轻轻摇摆。

不知道他们在茶里放了什么，我的喉咙感觉像在灼烧。几分钟后，书上的字开始变得东倒西歪，一片模糊。

我试图站起来，但就在那个瞬间，油灯爆出一朵明亮的火花，然后熄灭在黑暗中。

黑暗。痛苦与黑暗。

疼痛把我从舒适的黑暗中拽了出来，进入一种不太愉快，但依然看不见任何光明的状态。我感觉像是躺在冰冷的石头地板上，周围没有一

丝光线。我坐起来，左臂的锐痛让我忍不住叫出了声。剧烈的疼痛随着每一次心跳变得更加凶猛。

我用右手摸索周围，但什么都没有摸到。只有冰冷的石头与湿热的空气。在这样的黑暗中，我的眼睛看不到任何东西。以前我只感受过一次这样的绝对黑暗，那是在密苏里州，我和几位朋友钻进一个洞穴探险，然后我们灭掉了所有的电石灯。那是一种令人产生幽闭恐惧的黑暗，充满强大的向内的压力。一个念头从脑海中闪过，我不由得呻吟起来。万一他们把我弄瞎了呢？

我手忙脚乱地摸了摸自己的眼睛，感觉一切正常。脸上完全不疼，只是那杯茶依然让我晕乎乎的。不，谢谢，我当时这样回答。想到这里我不由得笑出了声，又忙不迭地咽下笑声。

左手一阵阵抽痛，我小心翼翼地收回左臂放到胸前，开始在地上摸索着爬行。手指触到了一堵墙——可能是光滑的砖石，也可能就是石头。这是在地下吗？

我站起身来，头晕得更厉害了。我靠在墙上，脸贴着冰冷的墙面。我在身上摸索，发现自己穿的还是原来的衣服。上衣口袋里有航空公司的收据、两本笔记本里较小的那本、签字笔，还有下午我在山坡上捡的那块石头留下的碎屑。裤兜里放着房间钥匙、钱包、硬币和一张纸，还有阿姆丽塔给我的那盒火柴。

火柴！

我逼迫自己用颤抖的左手捏住火柴盒，右手划燃一根火柴，拢着它举了起来。

这间屋子实际上是一处壁龛，三面围绕着坚固的石墙，最后一面挂着黑色的帘子。似曾相识感涌上心头。火柴熄灭之前，我只来得及撩开帘子，发现帘后藏着一片更广阔的黑暗。

我等了一会儿，仔细聆听。气流从我脸上拂过，我不敢点燃下一根火柴，生怕外面的大房间里有别的人。除了我自己粗重的呼吸以外，我还听见了一种柔和的低音，像是巨人的呼吸。或许是河流的水声。

我小心翼翼地穿过沉重的帘子，进入外面宽阔的开放空间。我什么都看不见，但是感觉这里十分开阔。空气似乎比里面更冷一些，气流的方向变幻莫测，带来焚香的气味和某种更加厚重丰饶的气息，就像放了一周的垃圾一样。

我一小步一小步地往前走，右手警惕地挡在身前，同时尽力抑制脑子里莫名其妙冒出来的画面——来自英语童谣的画面。我走了二十五步，但什么也没碰上，骷髅外道的教徒随时可能回来，他们随时可能出现。我开始跑了起来。我张大嘴巴在黑暗中没头没脑地奔跑，左手紧紧握在胸前。

有什么东西撞到了我的头。我眼冒金星摔了下去，撞上一块石头，然后终于彻底摔倒在地。落地时我不小心压到了左手，疼痛让我忍不住惊呼出声，浑身颤抖。火柴盒从我指间滑了出去。我不顾疼痛，跪在地上疯狂地摸索，心里明白自己随时可能再挨一下。

右手摸到了那个方方的纸盒。我抖得厉害，足足试了三次才划燃了一根火柴。顺着火柴的微光，我向上望去。

我正跪在一尊迦梨神像脚下，刚才我的头正好撞到了她低垂的一只手。鲜血顺着眉毛流进我的右眼，我眨了眨眼。

尽管头晕得厉害，但我还是站了起来。我决不肯对着这玩意儿下跪。

“听到了吗，婊子？”我仰头对着四英尺外的那张石脸高喊，“我绝不会向你下跪。你听见了吗？”那双无神的眼睛连看都没看我这边，露出来的牙齿和舌头像吓唬孩子的恐怖漫画。

“婊子！”我说。火柴熄灭了。我踉跄着走下讲坛，远离那尊神像，重返黑暗的空旷之中。我朝另一个方向走了十步，然后停下来。没道理非要在黑暗中瞎转，时间紧迫。我又划了根火柴，一边举着一边从兜里摸出那张航空公司的收据。自制的小火炬投出大约十五英尺的光圈，我举高火炬四下张望，试图找到一扇门或者窗户。下一个瞬间，我僵住了。

那尊神像不见了。

基座和讲坛空空如也，一秒钟前它还站在那里。

逐渐暗淡的光圈外传来刺耳的刮擦声，我的左侧有什么东西在动。火已经烧到了我的指头，我不得不扔掉纸片，黑暗重新降临。

我又划了根火柴，微弱的火光连我自己都无法照亮。我从工装衬衫口袋里掏出线圈笔记本，用牙齿扯下几张纸来，又换了只手。火柴熄灭了，黑暗中离我不到十英尺的地方传来响动。

又一根火柴。我吐出皱巴巴的纸页，赶在幽蓝的火苗熄灭之前跪下来点燃了散落的纸张。小小的纸堆蓦地腾起一团光明。

那个东西僵在半空中，它的六条肢体扭曲成奇怪的角度，看起来像是一只巨大无毛的蜘蛛，但某些肢体的前端还长着指头，似乎在摸索着

什么。它的脖子弓着，将那张枯瘦的脸送到我面前。乳房吊在胸前，就像昆虫肚子上粘着的卵。

你不是真的。

迦梨张开嘴巴，仿佛在向我喷吐毒液。她的嘴巴张得很大，猩红的舌头滑落下来，五英寸、十英寸，就像滴落的红色蜡油。舌头垂到地板的位置重新卷起，像搜寻猎物的毒蛇一样迅捷地滑过冰冷的石头，朝我这边爬了过来。

我终于尖叫起来，我一边尖叫，一边把笔记本剩下的部分全部凑到火堆上。然后我举起燃烧的硬皮本，迎向那咻咻作声的梦魇。

舌头遽然向旁边滑开，正好让开了我的脚，那个幽灵挥舞着六条扭曲的肢体迅速后退，消失在火光外的黑暗中。笔记本已经烧到了我的手指，我挥手朝着刮擦声的方向把它扔了出去，然后转身就跑。

我全速奔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感觉不到，手臂收在胸前。要不是我一边跑一边划燃了火柴，那我肯定会一头撞上前面这堵墙。然而就算看见了，我依然撞了上去。火柴熄灭，我尖叫着转身又划了一根。冷冰冰的眼睛在我右边一闪而过，随之而来的还有一阵奇怪的声音，听起来像一只猫在呕吐。

我背靠那堵木墙，紧紧贴在上面。要是墙上挂着帘子，不管是什么材质，我肯定会一把将它点燃。被光明的火焰烧死总好过在黑暗中和它待在一起。

我沿着墙向左侧挪动，一边走一边不停地划火柴，很快盒子里就只剩下几根了。现在那双眼睛已经不见了，我受伤的左手摸到了木板、裂

纹和钉子，但就是没有门，也没有窗。刮擦声无处不在，像是软骨在石头和木头上摩擦。现在我觉得头越来越晕，几乎无法支撑自己的身体。

这地方一定有出口。

我停下脚步，举起烧卷的火柴，吸了口气，然后点燃整个火柴盒。在那短短的一瞬光明之中，我看到头顶三英尺处的墙上有一扇窗户。窗玻璃完好无损，只是被涂成了黑色。垂死的火焰舔着我的手指，火光逐渐暗淡下去。

我扔下燃烧的火柴盒，蹲身向上一跳。窗框嵌在墙里，我的手指摸到了一条裂隙。我的双腿在光滑的墙壁上乱蹬，试图找到支撑。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我猛地向上一拉，手肘撑上狭窄的窗台，脸颊贴在涂黑的玻璃上。我停留在这个位置，双臂不受控制地颤抖，我凝神聚力，准备用胳膊敲碎玻璃。

有什么东西抓住了我的腿。

小臂的整个重量全都压在那根折断的尾指上，我本能地向后一仰，再也无法保持脆弱的平衡，整个身体从墙上滑了下来，重重摔在坚硬的地板上。

黑暗有若实质。

我半跪起身，就在这时候，我感觉那东西出现在我身旁。

四只手抓住了我的身体。

四条手臂粗暴地把我抬了起来。

人死了以后，灵魂不会立即离开，而是以旁观者的角度冷漠地观察事件的发展。

我听到遥远的声音。一道光照在我的眼脸上，然后遽然消失。冷雨敲打着我的脸和胳膊。

雨？

又是一阵声音，争吵声越来越大。不知何处传来汽车引擎打火的微弱声音，排气管轰鸣，轮胎压得碎石嘎吱嘎吱响。我的额头有点儿疼，左手火辣辣地抽痛，鼻子发痒。

死亡不可能是这样。

四缸发动机制造的噪声相当惊人。我试图观察周围的情况，却发现自己的右眼睁不开了，眉间的伤口流出的血已经把它彻底糊了起来。

神像的那只手。

我悄悄将左眼睁开一条缝，看见卡其壮男和另一个教徒正抬着我——半拖着我。另外还有几个人在雨中激烈地争执，其中包括那个白衣秃子。

你可以继续睡了。不！

冰冷的雨水、疼痛的左手和无法忍受的瘙痒阻止了我再次滑入无意识的黑暗渊薮。抬着我的那个人把头转向我这边，我赶紧闭上眼睛——但我还是看见了一辆绿色的面包车，驾驶座的车门上有凹痕，后车厢没

有窗户。想到这辆车装过什么，我感到一阵恶心。

那群人还在继续争吵，声音越来越高。我耐心听着，就像自己突然精通了孟加拉语。毫无疑问，他们是在讨论执行了秃头的命令以后，该如何处置我的身体。

最后，卡其男嚷嚷了几句，然后和另一个教徒一起拖着我走向面包车后厢。我的脚背在碎石上摩擦，脸朝着地面，他们顺势将我往不通风的车厢里一扔，我的头砰地撞上车厢壁，然后又在金属地板上撞了第二下。我冒险睁开眼，看见大块头和另一个教徒爬进后车厢和我待在一起，还有一个人跳进前排左侧的乘客席。司机转过头来问了一句，大块头用力踢了踢我的身体侧面。我感觉肺里的空气全都被挤了出去，但我一动不动。那个教徒大笑着说了句什么，是以“奈”开头的。

算我欠你两笔，干你娘的肥猪。

炽热的愤怒澄清了我的意识，驱散了恐惧的阴霾。可是当面包车发动引擎，轮胎挤压碎石的吱嘎声透过金属传进我紧贴地板的耳朵，我依然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我在电影里看过上千次类似的桥段，在这样的时刻，主角应该狠狠打上一架，从反派手里逃脱。

我不可能打得过他们。

要是没人帮忙，恐怕我连坐起来都成问题。我之所以这么软弱，不光是因为他们在那杯茶里放了奇怪的药。我已经受伤了，我不想让他们再伤害我。我只能继续假装昏迷，祈祷能够多争取几分钟时间，这就是我唯一可能的武器。

他折断了我的手指。我以前从未尝过骨折的滋味，就连小时候也没

有过。这让我隐约有些骄傲，就像上学从不缺勤一样。现在，这个汗津津的杂种不假思索、毫不费力地折断了我的指头，简直比我给电视换台还要轻松。他表现出的麻木残忍让我相信，这些人绝不会轻易地把我扔在某个地方，让我自己回酒店去。

所有暴力都是在练习如何使用力量。

要不是因为另一种更强大的恐惧，我一定会哀求他们放了我。黑暗中我浑身瘫软，不知道他们下一步打算干什么。但是，在表层的恐惧之下，我内心深处知道，只要他们能把怒火发泄在我身上，阿姆丽塔和维多利亚就是安全的。所以我一个字也没说，什么也没有做，只是一动不动地躺在燥热的黑暗中，忍受着车厢里干掉的大便和陈年呕吐物的恶臭，听着四个教徒的玩笑和擤鼻子的声音，赞美没有格外疼痛的每一秒钟。

面包车换了几次挡，高速驶上一条平整的道路。有几次排气管的巨大噪声反射回车厢，仿佛我们在高楼之间穿行。偶尔能听见卡车的声音，我偷偷睁开眼，看到别人的车头灯在面包车内壁上投下矩形的光影。一秒钟后，卡其男略带嘲讽地轻声对我说了句孟加拉语。我的心狂跳起来。

然后我们停了下来。伴着一声刺耳的急刹车，后车厢里的另一个教徒被甩向前面，他大声咒骂起来。司机嘟囔着按了几下喇叭，愤怒的车号厉声响起。我能听见车外传来大声的回骂，紧接着是一声清脆的鞭响和公牛愤怒的咆哮。我们的司机一边叫骂，一边狂按喇叭。

一分钟后，我听见前排的车门打开了，司机和前面的教徒都跳下车，骂骂咧咧地走向车前的障碍物。咒骂一刻都不曾停息。第三个教徒

挤到前面跳下车，加入了外面看不见的骂战。现在后车厢里只剩下我和卡其男。

我的机会来了。

知道自己必须行动还不足以促使我真正采取行动。我知道自己应该冲向敞开的车门，砸晕蹲在身边的这个男人。快动手啊！尽管我深知这是最后一次意外的机会，最后一次逃跑的机会，但我还是无法将想法转化为行动。静静地躺在那里似乎能把正面冲突再推迟几分钟，在这几分钟里不会有新的痛苦，我也不会被杀死。

车厢后门突然开了，大块头被人从侧面使劲一推，笨拙地摔倒在地板上。一只手抓住我的胳膊，粗暴地拉着我坐起身来，我的双腿滑向车外。我痛苦地眨眨眼，勉强睁开右眼，眼脸上还蒙着一层血痂。

“来！站起来！快！”是克里希纳的声音。克里希纳居高临下地看着我，头发飞舞，牙齿锋利，笑容愉快而热烈。要不是他精瘦的右臂坚定地扶着我，我可能直接一头栽了下去。

“纳辛！”卡其男叫喊着跳出车厢，他的块头足有克里希纳的两倍，脸上写满狂怒。“闭嘴！”

克里希纳抬起左手笔直地向前一捣，像是交警示意停车的手势。掌根像块砖头一样拍在冲过来的卡其男脸上，他的鼻子立即像果酱一样被压扁了。下一个瞬间，他才尖叫着向后退去，结果后脑勺正好撞上面包车的后门，整个人立即跪地倒下。克里希纳依然用右臂稳稳地扶着我，左腿迅速一抬，胫骨分毫不差地勒在大块头的喉咙上。

伴着一声类似厚塑料破裂的轻响，卡其男的尖叫骤然而止。

“来！快点！”克里希纳拖着东倒西歪的我，我尽量加快脚步，试图找回平衡，但双腿像是打了麻药一样。我回头望向那个倒地不起的男人，面包车的所有门都大开着，像折断的翅膀一样耷拉着，对面的牛车堵住了路口和狭窄的街道。另外三个教徒目瞪口呆地站在牛车旁，有那么几秒钟，他们只是直愣愣地望着这边，然后才回过神来叫嚣着冲向我们，双手在空中狂乱地挥舞。其中一个人高举着一件武器，看起来像是把长刀。牛车吱吱嘎嘎地消失在黑暗中。

“跑！”克里希纳喊道。他用力拉着我，我的上衣绷开了，人也差点儿摔倒。我挥舞双臂向前栽去，但他一把抓住我破烂的上衣后背，把我拽了起来。

我们向左拐进一条漆黑的巷子，然后再次左转，冲进挂着灯笼的院子。一位老妇人惊讶地看着我们穿过敞开的大门，克里希纳掀开一道珠帘，我们跃过阴暗的室内一排排熟睡的人体，从后门穿了出去。

叫骂声在身后此起彼伏，我们已经蹿进了下一个院子。三个教徒刚刚冲进黑暗的门道，我们就已经摸进了另一条更狭窄的小巷。我们在没过脚踝的垃圾中跳跃跋涉，就连这里也有裹着破布的沉默身影，蜷缩着蹲坐在远离低处水洼的地方，头顶的屋檐还在不断滴水。克里希纳甚至直接从一个蹲着的人影瘦骨嶙峋的膝盖上跨了过去，他看上去更像是具尸体，而不是活人。

我完全跟不上克里希纳，我们飞奔着爬上两道木梯，我终于在黑暗中跪倒，大口喘着粗气。那几个教徒在下面的院子里大声喊话。

克里希纳把我推进一扇敞开的门里。屋里有十几个人，他们要么蹲在火堆旁边，要么蜷缩在龟裂的板墙下。天花板有一部分已经塌了，碎

石和掉落的石膏在屋子中央堆成了一座小丘，占据了他们原来生火的地方。浓烟熏黑了墙壁和松松垮垮的天花板。

克里希纳压低声音快速说了句什么，我觉得自己听到了“迦梨”这个词语。谁也没有抬头看我们，死气沉沉的眼睛只顾望着低矮的火光。

楼梯上传来脚步声。一个男人的叫声。克里希纳紧紧抓住我的手臂，领着我走进一个小房间。除了几个铜罐和一尊迦尼萨的小雕像以外，这里别无他物。窗户敞开着，窗外是两幢房子之间的窄巷。

克里希纳走到窗边跳了下去，我却在低矮的窗台前犹豫起来。巷子最多有五英尺宽，但窗户离地至少有二十英尺，下面是全然的黑暗。我能听见克里希纳落地时发出的挤压声，但什么都看不见。我知道自己不敢跳进那片无光的渊薮。

突然我听见骷髅外道教徒在外面那个房间门口叫嚷。一个女人惊叫起来。我蜷起左臂跳了下去。

我落地的位置起码有七八英尺深的垃圾。一跳下来，垃圾就没到了大腿，我身不由己地歪倒下去，感觉身下压着的脏东西软绵绵的。尖叫的老鼠沿着墙根纷纷逃跑，我什么都看不见。狭窄的空间里我试着跋涉向前，双腿在垃圾中激起轻微的哗哗声。随着我的扑腾，腐烂的垃圾逐渐淹到了齐腰的高度，我开始恐慌起来。

“嘘！”克里希纳抓住我的肩膀，示意我不要乱动。头顶的窗口透出朦胧的光线，一个男人探出头来，然后又缩了回去。

“快！”克里希纳抓住我的胳膊，我们开始在垃圾沟里艰难地游动。我在墙壁上借力一推，我们俩紧抓住彼此的手臂，尽量保持平衡，感觉

像在齐腰深的泥浆里行进。

突然，在我们身后，有人举着一块燃烧的木板从我们跳下来的窗口探出头来。那个男人故意把木板直接扔进垃圾巷，只见一团火在地上弹跳一下，引燃了几块油腻的破布，随后那团火就不动了。克里希纳和我立即停在原地。从高处看下来，我们俩应该毫不起眼，和周围的垃圾堆没什么两样，但有个教徒指着我们的方向朝另外两名同伙叫了起来。

我不知道那个握刀的男人是自己跳下来的还是被人推下来的，但无论如何，他咆哮着和我们一样坠落在巷子里。火炬在垃圾堆里烧得噼啪作响，它和那几团破布燃烧的火光清晰地照亮了上百只毛茸茸的蠕动的活物——有的甚至长得和猫差不多大——为了避开浓烟，它们翻过垃圾堆，逃向我们这边。

我瞬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我从不知道这种生理反应真的会这么强烈。克里希纳回头迎向我们来的方向，那个教徒探出头来，就像潜水员浮出水面。他的双臂还在扑腾，右手中闪过金属的冷光。现在，燃烧的火炬正在熄灭，克里希纳离他越来越近，在我眼中逐渐变成了一道剪影。他们的怒吼在老鼠的叫声中显得那么微弱。油腻肥胖的动物身体不断地擦过我赤裸的手臂，我终于忍不住吐了出来。我在恶臭熏天的黑暗中无助地干呕。

上面的两个教徒探出头来向下张望，但小巷已经被黑暗再次淹没。我觉得自己看见了克里希纳和那个男人以奇怪的姿势扭打，仿佛两个笨拙的舞者用慢动作起舞。教徒持刀的手不断挥向侧面的砖墙，刀锋划得火花四溅。然后我觉得自己看见了克里希纳从背后一把抓住他的长发，扯着他的脑袋把那张脸按进了垃圾坑里。黑暗中我眯起眼睛，我觉得自己看见克里希纳的膝盖压住那个教徒弓起的脊背，拼尽全力将他按向垃

圾深处.....下一秒钟克里希纳已经回到我身边，拖着我向远离窗户的方向前进。

两个教徒从头顶那扇窗户里消失了。我们移动得非常慢，就像被梦魇住了一样。我们不断被垃圾绊住，然后借助另一个人的支撑脱困。

快走到头的时候，一个念头突然划过我的脑海，让我差点儿又吐了出来。前面没有一丝光。我们会不会走错了方向，前面会不会是一堵砖墙，一条死胡同？

我们没有走错。艰难的五步之后，巷道向右一拐，垃圾的深度开始下降。又走了十五步，我们终于离开了垃圾巷。

我们跌跌撞撞地踏上一条湿漉漉的空旷街道。老鼠从脚边惊慌地跑过，跳进路边盛满雨水的排水沟里，溅起一片片水花。我警惕地左顾右盼，但没发现那两个教徒。

“快点，卢察克先生。”克里希纳低声催促。我们穿过街道，敏捷地跨过路边倾斜的石板，躲进低垂的金属遮阳篷下面的阴影之中。我们跑过一家又一家商店，有的商店潮湿的门廊上还睡着人，但谁也没有出声，也没人试图拦住我们。

我们转入另一条街道，然后穿过一条短巷，来到更宽阔的大街上。一辆卡车刚刚拐过街角，路边竟然点着街灯，无数窗户里透出闪烁的灯火，一面红旗在头顶迎风飘拂，我听见邻近的街道传来喧嚣的车声。

我们在一家防盗栏紧闭的黑暗门廊前停留了一分钟，两个人都弯下腰大口喘着气，但克里希纳瘦削的脸上又露出了那种嗜血而享受的愉悦神情，和我第一天在巴士上看到的一模一样。他又吸了口气，然后直截

了当地开口了。

“现在我得离开你了，卢察克先生。”他说。

我瞪着他。他双手合十，微微鞠了一躬，然后转身走开。他的凉鞋踩着路上的水洼，发出轻微的声响。

“等等！”我喊了一声，但他没有停步，“就一分钟，嘿！”他已经快要消失在阴影中了。

我向前跨出一步，走进街灯昏暗的光圈。“停下！桑贾伊，停下！”

他顿住了，然后转过身来，缓缓朝我这边走了两步，修长的手指似乎有些痉挛。“你刚才说什么，卢察克先生？”

“桑贾伊，”我重复了一遍，但这次我的声音轻多了，“我没认错人，对吧？”

他站在原地，黑发如蛇妖般扭曲，眼睛像在喷火。然后他又笑了，笑容逐渐扩大，看起来比鲨鱼咧开的嘴巴还要恐怖，活像是饥饿的食尸鬼。

“我没认错人，对吧，桑贾伊？”我停下来吸了口气。我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但我必须说点什么——什么都行——把他稳住。“你在玩什么游戏，桑贾伊？这他妈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一动不动地站了几秒钟，我几乎开始盼望他朝我冲过来，修长的手指伸向我的喉咙。但他没有。他猛地一仰头，放声大笑。“是的，是的，是的，”他说，“是有很多游戏，卢察克先生。这个游戏还没结束呢。再见，卢察克先生。”

他转过身，小跑着消失在黑暗中。

加尔各答是我心中一块可怕的石头。

——桑尼尔·甘歌帕狄亚

要是我能早点找到一辆出租车.....

要是我当时直接回了酒店.....

我花了近一小时才回到酒店。起初我在街道上跌跌撞撞地瞎走，尽量躲在阴影中，一旦有人靠近就立即站住。我蹒跚着走进一处空院子，院子背后传来主干道鼎沸的车声。

一个男人突然从幽暗的门道里探出头来，我尖叫着后跳一步，本能地握紧拳头。这个动作让左手尾指一阵剧痛，我又叫了一声。那个男人

——那个老头儿浑身穿得破破烂烂，头上裹着一张红色的大手帕——也吓得向后退去，一声“巴巴”还没出口就变成了惊叫。我们两人从相反的方向蹿出院子。

主干道上卡车轰鸣，私人轿车从自行车流旁边掠过。一辆公交车慢悠悠地沿着街边开了过来，在我眼中宛如救命的稻草。我扒住仍在移动的车厢试图挤上去，司机看了我一眼，我立即把满满一袋硬币扔了过去。除了乘车需要的派萨^{【27】}以外，袋子里的美元大概能顶他好几天的工资。

公交车很挤，我在站立的乘客中努力找了个不容易被街上的人看到的位置。车上没有拉环。我抓住金属栏杆，随着公交车的换挡和到站时的加减速左摇右摆。

有那么一小会儿，我进入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过去几小时的超负荷运转掏空了我的所有精力，现在只要安全地站在这里，我就已经很满足了。车开过很多个街区以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周围空出了一大片地方，乘客都在空旷的圈子外看着我。

难道你们没见过美国人吗？我暗自想道。然后我低下头，看见了现在的自己：一身衣服浸透了腐败的垃圾，散发出一股恶臭；上衣至少撕开了两个大口子，谁也看不出来它曾经是白的；赤裸的胳膊上糊着一层碎屑，右手小臂还散发着呕吐物的芬芳；左手尾指扭成一个不可能的角度；根据前额和眉毛的感觉，额头上应该有一大片青紫，眉毛、眼睑和脸上糊满血痂。毫无疑问，我的头发肯定比克里希纳最凌乱的发型还要狂野。

“嘿！”我轻轻挥手，跟人群打了个招呼。女人拉起纱丽遮住自己的

脸，人群自发地向后退去，直到司机大声训斥，叫乘客不要挤他。

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我他妈的这是在哪里？这辆公交说不定是开往新德里的夜班快车，就算不是，我也很有可能走错了路。

“有人会说英语吗？”我问道。乘客们瞪大眼睛退得更远。我弯腰透过窗户栏杆向外望去，驶过几个街区以后，我终于看到了闪烁的霓虹灯，像是酒店或者咖啡馆的外立面。几辆黑黄相间的出租车停在门口。

“停车！”我喊道，“我就在这儿下。”看到我走过来，乘客迅速向两边分开。司机在马路中央来了个急刹车，车厢里根本就没有能打开的门，人群自动为我让出了下车的路。

我跟出租车司机争执了好几分钟以后才想起来身上的钱包还在。三个司机瞥了我一眼就觉得不必浪费时间，等到我终于掏出钱包举起一张二十美元，那三个人突然满脸堆笑，点头哈腰地纷纷拉开车门请我上去。我坐进第一辆车，说了句“欧贝罗酒店”就闭上眼睛。出租车咆哮着驶入雨后湿滑的街道。

几分钟后我意识到表还戴在我手上。光线太暗，看不清表盘。不过借着外面十字路口的灯光，我看到时针和分针指着11:28.....这不可能！从我坐车去见达斯到现在只有两小时？感觉像是过了一辈子。我敲敲表壳，但秒针仍在不紧不慢地走动。

“快点！”我催促司机。

“遵命！”他快活地回答。虽然我们俩谁也听不懂对方的话。

看到我走进大堂，助理经理脸上的表情简直充满了恐惧。他举起一只手：“卢察克先生！”

我冲他挥挥手就进了电梯，现在我不想跟他说话。

肾上腺素带来的盲目愉悦已经消失，现在我感到恶心疲惫，当然还有疼痛。我靠在电梯壁上握住自己的左手。我该怎么跟阿姆丽塔交代？无数想法在脑子里搅动，最终我决定简单地跟她说我被抢了。以后有机会再告诉她真相。也许吧。

时近午夜，但走廊里还有人。我们的房门敞开着，看起来像是在开派对。然后我看见了两个扎着武装带的警察，还有辛格警探熟悉的大胡子和头巾。阿姆丽塔报了警，我说过三十分钟就回来。

听到脚步声，几个人回头看着我，辛格警探快步迎了上来。我一边在脑子里编织抢劫的细节——都是些小事，完全没必要在加尔各答再待一天！——一边故作轻松地朝他挥了挥手。“警探！谁说在你需要警察的时候他们总是不见踪影？”

辛格没有说话。然后我疲惫的大脑才真正注意到眼前的蹊跷。酒店的客人三三两两地站在走廊里，望向我们敞开的房门。敞开的房门。

我推开警探冲回房间。我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但是看到阿姆丽塔坐在床边对着一位做笔录的警官说话，我狂跳的心脏骤然一松。

我虚脱地靠在房门上。一切都很好。然后阿姆丽塔望向我，她镇定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我终于明白，一切并不好。或许永远都不会好

了。

“他们带走了维多利亚，”她说，“他们偷走了我们的宝宝。”

“你为什么要让她进来？我告诉过你，不要让任何人进屋。你为什么要让她进来？”我第四遍质问，阿姆丽塔已经回答了三次。我无力地背靠墙壁坐在地板上，小臂搁在屈起的膝盖上，折断的指头苍白地跷起。阿姆丽塔笔直地坐在床边，双手呆滞地叠放在一起。辛格警探坐在旁边的高背椅里，来回打量着我们俩。通往走廊的门已经关上。

“她说她把布料送了过来，”阿姆丽塔再次回答，“她想换回自己的。你和我明早就要走了。”

“可是……唉，基督啊，小姑娘——”我欲言又止，颓然低下头。

“你没有说过不要理她，博比。我认识卡马克雅。”

辛格警探清了清嗓子：“但是当时已经很晚了，卢察克太太，您有没有考虑到这个因素？”

“有，”阿姆丽塔转向辛格，“我重新挂上了门链，也问了她为什么来得这么晚。她向我解释了一下……她看起来很不好意思，警探……她解释说，她得等到父亲睡着了才能溜出来。她还说之前她打过两次电话。”

“那么她真的打过吗，卢察克太太？”

“电话的确响过两次，警探。博比告诉我不要接，所以我就没理。”

两个人齐齐望向我，我迎上辛格的目光，但不敢看阿姆丽塔。

“您确定不需要医疗服务吗，卢察克先生？这里有值班医生。”

“不，我确定。”刚才辛格一问，我就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所有的事情。可能有点儿语无伦次，但没有丝毫隐瞒，除了我带枪给达斯的那件事以外。当时辛格警探只是一边点头一边做着笔录，就像他每天晚上都能听到这种故事。

无所谓了。

他重新转向阿姆丽塔。“很抱歉让您再次回顾这件事，卢察克太太，可是能不能请您估计一下，当时您离开了多长时间？”

阿姆丽塔冷静的防线有一丝松懈，我看见了面具下潜藏的歇斯底里和悲痛。我想走过去拥她入怀，但我什么也没做。

“一分钟，警探。可能还没有那么久。当时我正在跟卡马克雅说话，突然一阵头晕。于是我请她稍等，然后走进浴室往脸上泼了点冷水就出来了。也许只有四十五秒。”

“那孩子呢？”

“维多利亚.....维多利亚在那里睡觉。就在窗边的那张床上。我们用.....我们用枕头和垫子给她做了个窝.....她喜欢蜷起来，警探。她喜欢头下面垫着东西。有了垫子，她也不会到处乱滚。”

“我明白。”

我勉强自己站起来，走到阿姆丽塔坐着的床尾。哪里都好，只要别

让我看见维多利亚曾经躺过的床上那一圈空荡荡的垫子和蓝白色的睡毯。小毯子依然皱巴巴的，有一块还有点儿湿，维多利亚睡觉的时候喜欢扯过毯子盖住自己的脸。

“这些你刚才都听过了，警探，”我说，“你什么时候才打算结束问话，出去找.....去找那些偷走我们孩子的人？”

辛格的黑眼睛望向我，我想起了达斯眼睛里的痛苦。现在我更明白了一点，痛苦或许没有极限。

“我们在找，卢察克先生。整个加尔各答警察局都得到了通知。酒店里没人看见那个女人离开。附近街上的人也不记得有一个这样的人抱着孩子或者包袱。我派了一辆车去查看卢察克太太从纱丽店拿到的地址。如您所见，我们从隔壁房间重新拉了电话线，这样我们可以和外面保持联系，同时也不会占用您房间的线路。”

“不占用我们的线路？为什么？”

辛格垂下眼帘，拇指轻搓笔挺的裤褶，然后重新抬起头来。“因为他们可能会打电话来要求赎金，卢察克先生。对于这类绑架案，我们必须假设绑匪会要求赎金。”

“啊！”我重重地坐在床上。警探的话像锋利的刀刃切开我的身体，而我必须承受。“我明白了。好吧。”我握住阿姆丽塔的手，她的手冰冷僵硬，“可是骷髅外道的人？”我问道，“会不会和他们有关？”

辛格点点头：“我们正在查证，卢察克先生。您要知道，现在已经很晚了。”

“可是我跟你仔细描绘了见到达斯的那个厂区。”

“是的，您提供的信息或许很有用。但是您得理解，胡格利附近的加尔各答老区有很多类似的地方。要是算上北边那些仓库和码头区域的话，可能有上百处。而且它们都是私人产业，很多业主是国外的投资客。卢察克先生，您确定那地方离河不远吗？”

“不，我不确定。”

“您也不记得任何地标？街名？任何易于识别的标志？”

“没有。只有两座烟囱。那里有一片贫民窟——”

“那地方看起来像是他们的固定据点吗？有没有发现长期居住的迹象？”

我皱起眉头。除了达斯摆放私人物品的那个寒酸置物架以外，我没有发现任何久住的迹象。“有一尊神像，”最后我说道，“那地方是他们的神庙。那尊神像搬动起来应该不太轻松。”

“那尊会走路的神像？”辛格问道。要是他的语气里流露出哪怕一丝嘲讽，我肯定会扑上去掰断他的手指头或者别的任何零件。

“是的。”

“现在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是否与此事有关，对吧，卢察克先生？”

我抚摸着我的手，瞪着他：“那个女人是M.达斯的侄女，警探。她肯定跟那帮人有关。”

“不是。”

“‘不是’？什么意思？”

辛格取出一个金质烟盒。这还是我第一次在现实中看见有人从专门的烟盒里取出香烟点燃。“我是说，不，她不是M.达斯的侄女。”他说。

阿姆丽塔倒抽一口凉气，就像被人扇了一巴掌。我呆呆地看着他。

“卢察克太太，您说卡马克雅·巴拉蒂小姐是诗人M.达斯的外甥女。按照她自己的说法，她应该是达斯妹妹的女儿，对吗？”

“是的。”

“M.达斯没有姐妹，卢察克太太。或者说，没有平安活到成年的姐妹。现在他有四个活着的兄弟，都是农民，都住在孟加拉国的同一个村子里。您看，八年来我一直在跟踪M.达斯先生的失踪案，我很熟悉他的家庭背景。如果在我们第一次谈话时您提起过这个女人，那么卢察克先生，我肯定当时就会指出破绽。”辛格吸了口烟，拈起粘在舌头上的一根烟丝。

电话响了。

我们面面相觑。响的是新装的几部电话之一。辛格接了起来。“喂？”他听了很久，终于用印地语道了谢，然后又补充了一句，“很好，队长。”

“怎么样？”我问道。

辛格警探掐灭烟头站了起来。“恐怕我们今晚能做的不多了。我早上再回来。隔壁房间里整晚都会有我的人值班，有位警官在楼下的总机房守着，任何打进你们房间的电话都会被监控。刚才打电话来的是我手

下的队长，当然，卡马克雅·巴拉蒂留给纱丽店的地址是假的。她亲自到店里取了送错的布料，我的人花了不少时间才找到了她留给商店的门牌号，因为那地方一共也没几幢房子。”他犹豫了一下，然后抬头看着我，“她留下的门牌是一处公共洗衣场。”他说，“洗衣场和旁边的火葬场。”

在最初的几小时和接下来的几天里，阿姆丽塔一直是我们两个人中更勇敢、更聪明的那个。辛格离开以后，我仍然呆坐在床上，幸亏有她掌控大局，督促我换下脏臭的衣服，还用一根小牙刷当作夹板尽量帮我把折断的手指包扎起来。她替我复位手指的时候我又吐了一次，但胃里已经没什么东西了，干呕很快变成了愤怒的哭泣和失落，幸亏阿姆丽塔及时把我推进了浴室。水不够热，压力也不够，但已经很好了。我在淋浴喷头下站了半小时，中间还睡着了一小会儿，让水流冲走我的记忆与恐惧。当我穿上干净的棉质内衣，满心的疲惫里只剩下一小团悲伤和困惑还在执著地燃烧。我走出浴室，和阿姆丽塔一起沉默地度过了这个不眠之夜。

周二的清晨悄然来临，我们坐在床边看着加尔各答的日出，惨白的阳光照进敞开的窗帘。寺庙的钟声、电车的铃声、小贩的叫卖声和喧嚣的市声随着第一缕阳光涌入我们的房间。“她不会有事的，”我隔一会儿就念叨一次，“我知道她不会有事的，小姑娘。她一定会好好的。”

阿姆丽塔什么也没说。

清晨五点三十五分，电话响了。是我们房间的电话，我冲过去接了起来。

“喂？”我以为自己能听见回音，感觉就像在对着一个山洞说话。

“喂？喂？卢察克先生，喂？”

“我是。你是哪位？”

“喂？我是迈克尔·莱纳德·查特吉，卢察克先生。”

“嗯？”你是来牵线搭桥的吗？你是不是也参与了这件事，狗杂种？

“卢察克先生，警察晚上来找过我。他们说您的孩子失踪了。”

“嗯？”如果他只是想表达同情，那我打算挂了。但他不是。

“警察吵醒了我，卢察克先生。他们吵醒了我的家人，他们直接找到了我家里。警察似乎觉得我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他们半夜跑来向我问话，卢察克先生。”

“嗯，然后呢？”

“我打这个电话是为了提出严正的抗议，你们中伤了我的人格，侵犯了我的隐私，”查特吉的声音又高又尖，简直像在怒吼，“您不应该向他们提及我的名字，卢察克先生。我在这个社会里也算有头有脸。我不能容许这样的中伤，阁下。你们没有这样的权利。”

“什么？”除了这个音节，我什么都说不出来。

“你们没有这个权利，阁下。我警告你，如果你胆敢继续胡乱指控，把我的名字和作家协会牵扯进你的私人事务，卢察克先生，那么我的律师将做出法律上的反应。我是在警告你，阁下。”

查特吉哐一声挂了电话，线路里嘈杂的静电声又持续了几秒，然后传来第二声咔嗒的轻响，那是总机房的警察挂断了线。阿姆丽塔站在我身边，但是在那个瞬间，我什么都说不出来。我只是站在那里，紧紧握住话筒，就像捏着查特吉的脖子。怒火在我身体里沸腾，我的血管仿佛在燃烧，肌腱紧得像要崩裂。

“什么事？”阿姆丽塔焦急地摇着我的胳膊，我转述了查特吉的话。

她点点头。不知为何，这个电话激发了她的活力。她先是用新拉的线路打了个电话给新德里的姑姑。阿姆丽塔的姑姑在孟加拉没有熟人，但她在政府的下议院里有个间接的朋友。阿姆丽塔简单地说了说绑架的事，请姑姑帮忙。我不知道她能提供什么帮助，但阿姆丽塔采取了行动，单单这件事本身就让我感觉好了一些。

然后她打了个电话给孟买的叔叔。她的叔叔也开着一家建筑公司，在南亚次大陆西边颇有影响力。虽然被一个十多年都没联系过的侄女搅散了好梦，但他还是决定立即坐最快的飞机赶来加尔各答。阿姆丽塔劝他别来，不过她也请叔叔好好想想，在孟加拉的政府里有没有帮得上忙的熟人。他一口答应下来，叮嘱我们保持联系。

我坐在那里，仿佛事不关己一样听着优雅的印地语，看着我的妻子忙忙碌碌。打完电话以后她向我通报进展，我感到一阵安心，就像孩子知道大人在商量重要的事情。

辛格警探直到八点半才来，在那之前，阿姆丽塔已经给加尔各答的三家大医院打了电话。不，昨晚没有美国孩子入院，也没有任何符合描述的白人孩子。

然后她打给了验房。

我绝对不可能打出那个电话。我甚至无法站在她身旁看着她挺直脊背，冷静地询问电话那头睡意蒙眬的陌生人，我们孩子的尸体有没有在加尔各答的暗夜里被送到殓房。

答案是否定的。

直到她道谢挂断以后，我才注意到她的双腿开始颤抖。很快她的身体也抖了起来，然后是手，最后她不得不伸出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脸。我走过去将她拥入怀中。她没有松手，还没有，但她轻轻把头放在我的颈窝里，我们拥抱着轻轻摇晃，什么也没说。我们轻轻摇晃，共同分担这份痛楚。

辛格警探没有带来新的消息。

他和我一起坐在酒店房间的小桌旁喝咖啡。戴头盔的男人进进出出，送来文件，接受指令。

辛格告诉我们，机场和火车站的安全负责人都得到了通知。你们有孩子的照片吗？我有，是两个月前的。那时候维多利亚的头发比现在少多了，脸上的特征也不太明显。胖乎乎的圆腿下面露出橙色毯子的一角，那天是阵亡将士纪念日，我们一起去野餐，想起来恍若隔世。我真不愿意交出这张照片。

辛格又问了几个问题，反复安抚我们，最后他又走了。瘦瘦的警察小队长把头探进门里，用英语提醒我们有事就找他，他在隔壁值班。我们点点头。

白天一分一秒地流逝。阿姆丽塔叫了午餐，但我们谁也没吃。我冲

了两次澡，时间都很长。但我没关浴室的门，以免错过电话或者阿姆丽塔说的话。我的身上还残留着昨晚留下的臭味，我感觉很累，仿佛灵魂已经脱离肉体。思绪不断原地打转，就像循环播放的磁带。

要是我没有去。

要是我没上那辆车。

要是我早点回来。

我关掉喷头，一拳砸在瓷砖上。

下午三点，辛格带着局里的两位警官回来了。其中一位警官不会说英语，另一位一口装模作样的伦敦腔。他们的报告毫无帮助。

那所大学里根本没有名叫M.T.克里希纳的老师。过去十年里有五位克里希纳在这里教过书，其中两位已经退休了，另外两位也有五十多岁了，还有一位是女的。

美国教育基金会印度分部没有任何有关克里希纳的记录。事实上，加尔各答根本就没有USEFI的办公室，他们最近的分支机构在马德拉斯。警察也打电话问过了，马德拉斯的人完全不认识什么克里希纳或者桑贾伊。他们没有派过任何人去加尔各答机场接我们，USEFI根本不知道我在印度。

加尔各答大学倒是有很多名叫桑贾伊的学生。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任何一个符合我的描述。警官们还在调查，但要联系上目前在册的所有桑贾伊，那可能要花费好几个星期，毕竟现在正当假期。

另外，的确有个名叫贾伊普拉卡希·穆克塔南达吉的学生，但他上个学期根本没有注册。不过大学的咖啡馆有个侍者两天前在他们店里见过穆克塔南达吉。

“那是在我跟他会面以后。”我说。

看起来的确如此。穆克塔南达吉给那位侍者朋友看了一张他买的火车票。他说自己要回家，回安古达村去。然后侍者再也没有见过这位年轻人。辛格打了个电话给贾姆谢德布尔的警监，对方答应发电报给杜尔加布尔的地方治安官。治安官会直接去安古达村找穆克塔南达吉，然后把他带回城里问话。周三下午应该就会有消息了。

“还要等到明天！”

“是的，卢察克先生。那是个很偏远的村庄。”

加尔各答的电话簿里有很多姓巴拉蒂的家庭，但我们联系上的所有家庭都没有二十多岁名叫卡马克雅的女儿。毕竟这个名字太不寻常。

“为什么？”我问道。

“我等会儿再解释。”辛格回答。

警方也联系了地下黑帮的线人，目前没有任何有用的信息，但他们仍在努力。接下来警方还会讯问乞丐行会的人。

听完他们的报告，我的胃开始翻腾。“那骷髅外道呢？”我问道。

“什么？”另一位警官问道。

辛格用孟加拉语对他说了句什么，然后重新转向我。“您必须明

白，卢察克先生，从技术上说，骷髅外道的教派只是个——传说。”

“狗屎，”我说，“昨晚有人要杀我，这绝不是传说。我们的小女儿失踪了，这也不是什么传说。”

“您说得对，”辛格说，“但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暗杀会、黑帮和所谓的骷髅外道有关。而且更复杂的是，为了镇住新成员或是吓唬普通人，很多犯罪团伙都会举行密宗式的神秘仪式，祭拜本土的神祇——在这个案子里，他们拜的是迦梨。”

“啊哈。”我说。

阿姆丽塔双臂抱胸，看着三个警察。“这么说，你们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新消息？”她问道。

辛格瞥了另外两人一眼。“是的，没有进展。”

阿姆丽塔点点头，抓起电话。“是的，喂，这里是612号房间。能帮我接一下新德里的美国大使馆吗？是的，这很重要，谢谢。”

三位警察眨了眨眼。我把他们送到门口，阿姆丽塔在电话旁等着。另外两个警察先走一步，我把辛格留住了。“卡马克雅·巴拉蒂这个名字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

辛格摸了摸胡子：“卡马克雅……这个名字在孟加拉并不常见。”

“为什么？”

“这是个宗教性很强的名字，她是……雪山神女的化身之一。”

“你是说迦梨？”

“是的。”

“那么它到底哪里不寻常，警探？毕竟满大街都有人叫罗摩或者克里希纳。”

“是的，”辛格摘着袖口的线头，手腕上的钢镯闪闪发亮，“是的，但卡马克雅，还有它的变体卡马克斯，这两个名字跟迦梨非常可憎的一面有关。人们曾在阿萨姆邦的大庙里尊奉这位神祇，他们的一些仪式相当不健康。多年前这个邪教流派就已被禁绝，他们的神庙也荒废了。”

我不为所动地点点头，走向房间，冷静地等待阿姆丽塔打完电话。疯狂的大笑在我脑海中不断积聚，愤怒的尖叫左冲右突，随时可能挣脱牢笼。

漫长的一天终于挨到了下午五点，我下楼走进酒店大堂。电梯里我感到一阵阵幽闭恐惧，几乎无法呼吸。但大堂也好不了多少。我在礼品店买了一支雪茄，但店员老是盯着我看，助理经理同情的目光也始终粘在我的身上。我觉得大堂里有对夫妇正在低声谈论我的事情，花园咖啡厅的几位侍者探出头来望着我指指点点，这恐怕就不仅仅是我觉得了。

我匆匆向六楼退却，三步并作两步地爬上楼梯，释放压抑的精力。英式的六楼其实是七楼，这种叫法头一回让我有机会多锻炼了一下。冲进六楼走廊时，我浑身冒汗，气喘吁吁。阿姆丽塔快步迎了上来。

“有消息了？”我问道。

“我刚刚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她急促地喘着气。

“什么事？”

“阿贝·布龙斯坦！克里希纳第一天来机场接我们的时候就提到了阿贝的名字。这个印度人铁定跟USEFI或者他们的人有关系。”

阿姆丽塔冲进614号房告诉队长这个新情况，我回到房间里要了个美国长途。尽管有警察亲自在总机房坐镇，但我的越洋电话还是等了半小时才接通。听到来自纽约的熟悉声音，我感觉内心某些东西被撕得四分五裂。“博比，早上好啊！你他妈是从哪儿打来的电话？听起来像是月球上的廉价对讲机。”

“阿贝，听着。听我说，拜托。”我尽量简短地告诉了他维多利亚失踪的事情。

“啊，狗屎，”阿贝喃喃咒骂，“狗屎，狗屎，狗屎。”尽管隔着一万英里的糟糕线路，我依然能听出他嗓音里深深的痛苦。

“听着，阿贝，你能听见我说话吗？案子里有个嫌疑人名叫克里希纳.....M.T.克里希纳.....但我们觉得他的真名叫桑贾伊什么的。上周四他来机场接我们。能听见我说话吗？很好。这个克里希纳说，他为USEFI工作.....也就是美国教育基金会.....是的.....他来接我们是为了帮上司的忙。阿姆丽塔和我都不记得他说的那个上司的名字，但他还提到了你，阿贝。他专门提到了你的名字。喂？”

“沙阿。”阿贝的声音夹杂在空洞的回音中。

“什么？”

“沙阿。A.B.沙阿。你去了伦敦以后，我马上给他发了个电报，请他尽量帮帮你。”

“沙阿。”我重复一遍，迅速记了下来，“很好。我们该怎么找他，阿贝？加尔各答的电话簿里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不，博比，他不在加尔各答。沙阿是《印度时报》的编辑，但他也是新德里USEFI的文化顾问。他几年前在哥伦比亚教过书，我是在那时候认识了他。但我从没听说过那个狗娘养的克里希纳。”

“多谢，阿贝，你真是帮了大忙。”

“真见鬼，博比，我很抱歉。阿姆丽塔现在怎么样？”

“很好。她是块岩石，阿贝。”

“啊！一切都会好的，博比，你必须有这个信念。他们会把维多利亚给你找回来，她不会有事的。”

“嗯。”

“有消息了就告诉我一声。我住在老妈家里，你知道号码，对吧？需要我帮忙的话，随时开口。啊，真见鬼！一切都会好的，博比。”

“再见，阿贝。多谢。”

阿姆丽塔不光通知了辛格，加尔各答共有三家大报，她已经联系上了两家，现在正在跟第三家通电话。她用印地语干脆利落地发号施令。

“我们早该想到要登报，”放下电话，阿姆丽塔对我说，“现在要等到明天才能登出去了。”她在每家报纸都订了半版的广告。听差一会儿

就来取翻印的照片，就是我们给警方的那张。若能提供任何有用的信息，我们悬赏一万美元；如果能把维多利亚安全地送回来，或者让我们安全地把她接回来，那就是五万美元。绝不刨根究底。

“耶稣啊，”我说了句蠢话，“我们上哪儿去弄五万美元？”

阿姆丽塔望向窗外，傍晚的街道一片混乱。“我本来想的是这个数的两倍，”她说，“但十万美元差不多相当于一百万卢比了。五万听起来更可信，那些贪婪的家伙更有可能动心。”

我摇摇头。我的脑子真的完全转不动了。我立即给辛格打了个电话，告诉他关于沙阿的新情况。他答应马上跟进。

我小睡了一小时左右。我不想睡的。前一分钟我还坐在窗边的椅子上望着傍晚最后一丝惨白的阳光逐渐消逝，下一刻我猛地抬起头，发现夜已经深了，暴雨拍打着玻璃窗。警察的电话有一部在响，阿姆丽塔快步从走廊里回到房间，但我抢在了她前面。

“卢察克先生？”是辛格警探，“我联系上了新德里的A.B.沙阿先生，他在家。”

“然后呢？”

“他的确收到了你那位布龙斯坦先生的电报。沙阿先生很尊重你的朋友，于是他立即派了基金会的一位下属过来，为你充当向导和翻译。那个年轻人名叫R.L.达万。”

“派过来？你是说，从德里赶到加尔各答？”

“正是这样。”

“那么他人呢？”

“沙阿先生也是这么问的，我们也很想知道答案。于是我们仔细地询问了这位先生出发时的外貌和穿着。”

“然后呢？”

“然后，卢察克先生，看来R.L.达万先生早就来到了我们身边。上周四的下午，有人在豪拉车站的一个箱子里发现了他的尸体。”

晚上十点以后停了一会儿电。外面的暴雨下得正急，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每隔几秒钟，闪电就划破暗夜，将整个房间照得透亮，远远胜过服务员送来的两支蜡烛。街道几分钟内就被汹涌的水流淹没，瓢泼大雨越下越大，声势惊人。乔林基街上看不见一丝灯光，我很想知道，那些蹲坐在麻袋窝棚里的人和街头连麻袋都没有的人，他们该如何熬过这样的夜晚。

维多利亚就在外面的某个地方。

我恼怒地大声吼叫，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我拎起电话，然后又换了另一条线打给辛格。电话线断了。

助理经理上楼来向隔壁那位睡意蒙眬的警察解释情况并向我们道歉。本地区成千上万的电话都乱了套。他派了个听差去电话公司，但那边的办公室都关门了。谁也不知道电话线什么时候能修好，有时候得等好几天。

经理离开以后，我从衣柜里拖出我们的衣服搭在卫生间的浴帘杆

上。

“你在干什么？”阿姆丽塔问道。她的声音有些含糊。阿姆丽塔已经四十多小时没睡觉了，黑眼睛里满是疲惫。

我什么也没说，自顾自地把衣柜里挂衣架的沉重圆木棍抽了出来。木棍差不多有四英尺长，握在手里感觉十分结实。我把它立在门边的一把椅子后面，窗外一道闪电在很近的位置划过，把洪水肆虐的街道照得雪亮。

晚上十一点十分，外面传来沉重的敲门声。阿姆丽塔在椅子上惊醒了，我起身举起木棍。“是谁？”

“辛格警探。”

这位锡克教徒戴着一顶宽檐雨帽，黑色的雨衣不断往下滴水。两位浑身湿透的警察和他一起站在走廊里。“卢察克先生，希望你能跟我们走一趟，有很重要的事情。”

“去哪儿，警探？”

辛格抖了抖雨帽上的水。“萨松验房。”阿姆丽塔情不自禁地吸了口凉气，辛格赶紧补充了一句，“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死者是个男性。”

“一个男人？和那个谁有关吗……达万？”

辛格耸耸肩，雨水渗进地毯。“我们不知道。这起谋杀案的……风格很像是黑帮干的。如果你愿意那么说的话，也可以说是骷髅外道。我们希望你能配合辨认一下尸体。”

“你觉得那可能是谁？”

辛格再次耸肩：“你愿意去吗，卢察克先生？我的车在下面等着。”

“不，”我一口拒绝，“绝对不去。我不会离开阿姆丽塔，没的商量。”

“可是要确认尸体的身份……”

“拍张照片吧，警探。你的部门应该有相机吧？要是没有的话，我就等到早上看报纸登的特写。加尔各答人似乎很喜欢看报纸上的尸体照片，就像我们美国人爱看连载漫画一样。”

“博比！”阿姆丽塔厉声喊道，她的声音沙哑。我们都累坏了。“警探只是想帮忙。”

“是的。”我说，“但我绝不会再离开你。”

阿姆丽塔取过钱包和雨伞：“我和你一起去。”

辛格和我同时望向她。

“反正电话也断了，”她说，“谁也没法打进来电话。已经二十四小时了，还是没有人勒索赎金，没有任何人联系我们。如果去认尸能带来帮助，那我们现在就去。”

闪电照亮了被木板封死的窗户和两只被大雨冲刷的石狮子，它们显然来自更天真的古早时代。弯曲的车道在黑暗中穿过滴水的房子和一堆堆被暴雨冲散的垃圾，通往殓房后门的入口。歪歪扭扭的遮阳篷挂在萨

松验房宽阔的门上。

一个制服皱巴巴的男人在外间的办公室接待了我们。就连这里的空气都充满了福尔马林浓郁的味道，像是高中的生物实验室。办公室的文件柜装得满满当当，每张桌子上的文件夹都堆得很高，跳动的煤油灯投出飘忽的影子。那个男人双手合十，潦草地向我微微鞠躬，然后对浑身滴水的警探说了一长串孟加拉语。

“他说卢察克太太可以留在这儿。”辛格翻译道，“我们就在隔壁房间里。”

阿姆丽塔点头回答：“他还说验房需要一台紧急发电机，警探。他邀请市政厅的政客挪动屁股亲自来这儿闻闻玫瑰的芬芳。对吗？这是一句习语。”

“说得很对。”辛格无奈地苦笑着对验房的职员说了句什么。小个子男人的脸红了，然后他领着我和辛格穿过房门，走进一条贴着瓷砖的短走廊。

悬挂的油灯照亮了一片区域，看起来活像是开膛手杰克的操作室。这里脏得要命。纸张、杯子和各式各样的碎屑丢得到处都是。刀子、手术刀和骨锯胡乱扔在脏兮兮的托盘和桌子上。

巨大的碟形无影灯——现在没亮——和带导流槽的钢桌证实了这间屋子的用途。除此以外，还有一具尸体躺在桌上。

“啊！”警探一边轻呼，一边靠近了一点儿。他急切地示意我跟上，验房职员取下墙上的油灯，挂在无影灯的弧形支架上。摇晃的油灯在光滑的钢桌上照出层层涟漪。

小时候父母给我买过一套《康普顿图画百科全书》，我最喜欢的就是介绍人体的那章。书里有很多页码覆着一层半透明的描图纸。你可以从整个身体开始，例如皮肤，然后逐渐深入体内拥挤的神秘世界。书上的所有东西都整整齐齐，标注了不同的颜色和编码以便查询。

现在我眼前的这具尸体正是那一章的第二页——肌肉与肌腱。从脖子往下，整张人皮被彻底剥开分向两边。所有皮肤都堆在尸体下方，像一项皱巴巴湿漉漉的斗篷。但这里的肌肉没有整齐的编号，只有看起来像一堆生肉的赤裸人体。油腻的液体反射着灯光，粗壮的白色纤维逐渐过渡为粉红裸露的肌肉束，黄色的肌腱被拉长了，就像血淋淋的皮筋。

辛格和另一个人都看着我。要是他们觉得我会惊叫或者呕吐，那恐怕是要失望了。我清清嗓子。“你们已经开始解剖了？”

辛格把职员简单的话翻译成英语：“没有，卢察克先生。两小时前他被送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才反应过来。“耶稣啊！杀了人为什么还要剥皮？”

辛格摇摇头。“他被发现的时候还没有死。根据目击者的说法，当时他在萨德街上尖叫着狂奔，然后摔倒在地。片刻之后，叫声停了。最后终于有人报了警。”

我情不自禁地倒退两步，仿佛听见母亲的声音在普拉斯基街那幢房子的三楼回荡：罗伯特·卢察克，赶紧给我滚过来，要不我就活剥了你的皮。原来真有这样的事儿。

“你认识他吗？”辛格急迫地问道。他示意验房职员把灯弄得亮一点。尸体的头向后仰着，刚刚开始尸僵将他最后的痛苦凝固在脸上。

“不，”我从咯咯作响的牙缝里挤出一个字，“等等。”我强迫自己走进狭小的光圈。那张脸上没有任何伤痕，只是表情极度扭曲。我仿佛被打了一拳。

“你真的认识他。”辛格说。

“是的。”我提过他的名字。亲爱的上帝啊，我跟达斯谈话时提到了他的名字。

“他是克里希纳先生吗？”

“不是。”我从明亮的手术桌旁退下。我提到了他的名字。“那副眼镜不见了，他应该戴着眼镜。他名叫贾伊普拉卡希·穆克塔南达吉。”

阿姆丽塔和我一直睡到了早上九点。我们没有做梦。敞开的窗外肆虐的雨声阻断了所有的梦。天亮之前，电力和空调都恢复了，但我们谁也没有发现。

十一点时，辛格派了一辆车来接我们去警察局总部，我们的酒店房间接到的电话都会被转接过去。警务中心也是一间幽暗而空旷的屋子，设在另一幢如迷宫般阴暗复杂的建筑物里。成堆的文件夹和泛黄的档案几乎淹没了所有桌子和打字机前埋头工作的男人，老旧的打字机看起来仿佛来自维多利亚女王的时代。阿姆丽塔和我花了好几个小时浏览厚厚的照片簿。看过几百张女人的脸以后，我很怀疑自己还能不能认出卡马克雅·巴拉蒂来。不，我一定能。

最后只有一个收获。一张阴暗褪色的照片上有个穿灰色囚衣的大块头男人，审视了半天以后，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折断我手指的那个卡其

男。

“可是你不能确定？”辛格问道。

“是的。他比照片上更老、更壮，头发也 longer。”

辛格咕哝了一句，把照片和档案递给别人。他没告诉我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为什么入狱。厚塑料破裂地轻响。

午后我们回到酒店，惊讶地发现登在报纸上的警方号码接到了一百多个电话，不过暂时没有特别有效的信息。有几个人说他们在某个地方见过这样的孩子，警方已经在跟进，但队长并不乐观。大部分电话都只是一些想卖孩子的人，广告上的价钱让他们垂涎欲滴。

我摔上房门，和阿姆丽塔一起躺在床上等待。

我几乎彻底遗忘了那个周三夜晚的所有事情。当时的情景清晰地烙印在我脑子里，但每个场景似乎都是独立的，彼此之间毫无关系。经历了那段日子以后，我完全分不清记忆里的到底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还是挥之不去的噩梦。

晚上八点左右，我起身吻别熟睡的阿姆丽塔，然后离开了酒店。刹那那间我清晰地看到，这一切只有一个解决方案。我要走进加尔各答，找到那些骷髅外道的教徒，告诉他们我很抱歉，无论他们要我干什么我都答应，然后他们就会把宝宝还回来。这很简单。

要是不行的话，我就去找迦梨女神，亲手杀了那个婊子。

我记得自己走过了很多个街区，但有时候我又觉得自己当时乘着出租车，望着人行道上的一张张脸，坚信卡马克雅随时可能出现。或者克里希纳。或者达斯。

然后出租车停在一棵菩提树下等待，我翻过铁门上方锋利的矛尖，跌跌撞撞地冲上鲜花环绕的车道。整幢房子漆黑一片。我摇晃百叶窗，疯狂地捶门。“查特吉！”我高喊。屋子里一片漆黑。

突然我又在河边行走，豪拉大桥在天黑前的最后一缕微光中若隐若现。砖砌的街道逐渐变成泥泞的小巷和阴暗的贫民窟。孩子们围着我跳舞，我把所有零钱都扔给了他们。我记得自己回过头，发现那些孩子都跑掉了，只有几个成年男子跟在我身后。他们的嘴巴在动，但我什么也没听见。他们围成一个半圆，开始小心翼翼地向我逼近，胳膊半抬在空中。

“骷髅外道？”我充满希冀地问道。或者我认为自己是这么问的，“你们是骷髅外道的人吗？迦梨的信徒？骷髅外道？”

他们犹犹豫豫地交换着眼色，彼此打气。我看着他们破烂的衣衫和饿得瘦骨嶙峋的身体——浑身肌肉紧绷——明白他们不可能是骷髅外道的教徒。也不是暗杀会。不是黑帮。这只是几个饥饿的可怜人，愿意拼上性命去抢外国佬的钱。

“来吧！”我喊了出来，嘴角上扬露出笑容。我无法控制地大笑起来，虽然在同一个时刻，我感觉身体像是被某个锋利的东西挖了个洞。这几天发生的所有事情，那个夜晚，还有维多利亚——在那一刻，所有死结都化为纯粹的愉悦。

“来吧！”我喊道，“快，快啊，请便吧。”我张开双臂，仿佛准备拥

抱他们。我的确打算拥抱他们，像运动员在更衣间里那样汗淋淋地热忱拥抱，同时快乐地用牙齿撕开他们绷紧的喉咙。

我觉得我会这样做。我不知道。那几个人面面相觑向后退去，最后消失在阴影重重的小巷中。看到他们离开，我几乎哭了出来。

分不清是在这件事之前还是之后，我走进一座石头门脸的小庙，遇到了一个人。庙里有一座黑牛跪地的粗笨雕像，牛脖子上挂着红白相间的项链。一个老头儿蹲在地上朝烟雾缭绕的暗处吐了口唾沫，惊恐地看着我。另一个衣衫褴褛的人不断指着我的脚急促地说着什么。我觉得他是想让我脱鞋。

“去他妈的。”我平静地说，“没关系。告诉他们，我认输，行吗？告诉他们，想要我做什么都行，好了吧？我保证。真的。我向上帝发誓，以童子军的荣誉发誓。”我觉得自己哭了起来。透过泪光的折射，我看见门牙都快掉光的老头儿朝我露出憨厚的笑容，他拍着我的肩膀，瘦骨嶙峋的身体前后摇晃。

雨中的荒地有大片的棚屋和废旧的轮胎，我在泥泞中跋涉了好几英里，走向高耸的烟囱和它喷出的火焰。明晃晃的火焰将周围的一切照得通红，但无论我怎么努力，它看起来还是那么遥远。我相信那个地方真实存在。我不知道。直到现在，这一幕仍是我梦中无法靠近的地平线。

我在微熹的晨光中发现了那个小女孩。她躺在大街上——躺在通往主街的泥泞小路上。女孩看起来不超过五岁，黑色长发凌乱打结，身上裹着一层棕色的薄被，被夜晚的大雨淋得透湿。她睡得很香，我情不自禁地走了过去，单膝跪在地上的泥水中。早起的人流和自行车已经开始

来来往往，尽管巷子很窄，他们还是自动绕开了我们俩的位置。

女孩双眼紧闭，仿佛在专心思考。她的嘴巴微微张开，小拳头蜷缩在脸颊边上。很快她就不得不醒来，生火、伺候男人、照顾幼小的弟妹，她的童年已经结束，虽然她根本不曾品尝童年的滋味。很快她就会变成一个男人的财产，走上和母亲一样的道路，在那一天，她会得到传统的印度式祝福——“愿你能生下八个儿子”。可是现在，她还能安然熟睡，紧握拳头，棕色的脸蛋贴着泥土，双眼在晨光中紧闭。

然后我摇摇头，回过神来。天差不多已经亮了，雨后的空气几乎算得上清新，不知何处飘来新鲜花朵和潮湿泥土的迷人气味。

我清晰地记得自己坐着人力车回到酒店，各种声音和颜色鲜明地冲击着我的感官。我的头脑也澄明如洗。要是我不在的时候出了什么事.....要是阿姆丽塔需要我.....

天刚刚亮，但阿姆丽塔在走廊里迎上了我。她快乐地挥着胳膊，双眼溢满泪水。事情发生以来，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她哭。

“博比，哦.....博比，”她说，“辛格警探刚刚打了个电话，他正在过来的路上，马上就到。他们要送我们去机场。他们找到她了，博比。他们找到她了！”

我们沿着空荡荡的VIP高速公路飞驰，地平线上明亮的晨光让所有东西看起来都像是浮雕，汽车的影子在潮湿的地面上匀速前进。

“你确定她没事？”我问道。

“是的，是的。”前排的辛格头也不回地答道，“我们二十五分钟前才接到那边的电话。”

“你确定那是维多利亚？”阿姆丽塔接着追问。我们俩都向前探着身子，手臂压在前排的椅背上。阿姆丽塔的双手无意识地揉着一张面巾纸。

“那里的警卫认为她就是维多利亚。”辛格说，“所以他扣下了带着宝宝的那对夫妻。他们还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扣留，负责安全的官员告诉那对夫妻，他们的旅行签证有点儿问题。现在他们以为另一位官员会赶过去在签证上重新盖章。”

“为什么不干脆把他们抓起来？”我问。

“以什么罪名呢？”辛格反问道，“在孩子的身份完全确认以前，他们没有犯下任何罪行。人家只是想飞去伦敦而已。”

“是谁发现了维多利亚？”阿姆丽塔问道。

“就是我才提到的那位警卫。”辛格打了个哈欠，“他在报纸上看到了你们的广告。”辛格低沉的声音里有一丝不满。

我握住阿姆丽塔的手，和她一起望着窗外已经开始变得熟悉的乡村景色。我们俩都盼着车能跑得更快一点儿，但前面有个牧民赶着一群羊堵死了湿漉漉的人行道，好一会儿也没挪开。我们喊叫着催促司机按喇叭，让他赶紧想办法开过去。然后汽车换挡绕过一辆装满了甘蔗的牛车，我们回到畅通的左车道上。颜色俗艳的卡车从我们右边飞驰而过，向进城的方向开去，身穿白色上衣的男人向我们挥舞棕色的胳膊。

我强迫自己坐回后排，深深吸了几口气。窗外的日出堪称壮丽，就

连路边空荡荡的废弃高楼和单坡棚屋仿佛都已被晨光净化，但我完全无心欣赏。女人们顶着高耸的铜罐，在青翠的田埂间投下颇长的影子。

“你确定她没事？”我又问了一遍。

“我们已经快到了。”辛格回答。

我们驶上弧形车道，越过黑黄相间的出租车。出租车顶闪烁着雨滴的反光，司机四仰八叉地睡在前排座椅上。车还没停稳，我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打开了门。

“哪边？”

辛格绕到车的这边指了指，我们快步走进航站楼。辛格追上我们匆忙的脚步，不断跨过肮脏的瓷砖地板上裹着破布睡得横七竖八的人影。“这里。”他推开一扇门，门上用孟加拉语和英语写着“仅限授权人士”。一位女性不可接触者蹲在走廊里，将尘土和废纸扫进簸箕。十五步以后，我们走进一间屋子，室内宽敞的空间被隔板和柜台分割开来，我听见电报机和打字机咔嗒作响。

我立即看到了他们，那对印度夫妇挤在远处的角落里，年轻的妻子搂着宝宝。这两个人看起来很陌生，年纪也很小。男人个子不高，眼神躲躲闪闪。每隔几秒钟，他就会抬起右手摸摸下巴上稀稀落落的胡子。女孩看起来比她的丈夫还小，衣着简朴得像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围巾也无法掩饰她打结的头发和眉心已经花掉的红点。

但我和阿姆丽塔站在二十英尺外，眼里只有那个女人抱在怀里快速摇晃的襁褓。孩子裹得严严实实，我们看不见她的脸，只能看见脸庞露出苍白的一角。

我们靠近了一点儿。我的横膈膜突然一阵剧痛，疼痛很快溢满整个胸腔。我没有理会。辛格警探朝着骤然紧张起来的制服警卫做了个手势，警卫直接对那个年轻男子说了句什么，男子立即站起身来，紧张地走向柜台。女孩挪开位置让他过去，就在那个瞬间，我们看到了宝宝被围巾层层包裹的脸。

她就是维多利亚。孩子已经睡着了，皮肤苍白得像在发光，但是毫无疑问，她就是维多利亚。

阿姆丽塔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所有人立即动了起来。年轻男子肯定想冲出去，因为警卫和柜台后的一个人迅速攥住他的胳膊把他拖了回去。女孩沿着长凳缩进角落，紧紧把襁褓抱在胸前。她开始不停地抖动，嘴里喃喃念着什么，听起来像是摇篮曲。阿姆丽塔、警探和我冲上去堵死了女孩的所有退路，但她只是转过脸对着绿色的墙壁，嘴里的呢喃声越来越响亮。

辛格想拉住阿姆丽塔，但她已经快步上前抓住女孩的头发猛地往后一拉，然后一把抢过她左臂抱着的维多利亚。

每个人都在大声喊叫。阿姆丽塔高高举起我们的宝宝，动手解开她身上脏兮兮的紫色围巾，不知为何，我情不自禁地后退了几步。

阿姆丽塔的第一声尖叫盖过了周围的所有声音，整个房间刹那间安静下来。我继续往后退去，直到脊背撞上柜台。就在阿姆丽塔开始哭喊的时候，我慢慢转身低下头，手在冰凉的柜台上握成拳头。

“啊！”我说。无力的叹息仿佛来自童年最早的记忆，“啊，”我说，“啊，不，拜托。”我的脸紧紧贴着柜台，拳头堵住自己的耳朵。但我依然清晰地听见阿姆丽塔的哭喊变成了啜泣。

我还留着那份报告——辛格寄到德里的那份报告。和印度的所有东西一样，报告的纸张又薄又差，上面的字也很模糊，几乎是半透明的，就像孩子传递秘密的拙劣把戏。但是没关系。根本不用看，报告里的每一个字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1977年7月22日C.M.P.D./D.D.A.S.S.2671067

苏贾塔·丘杜里和黛维·丘杜里夫妇准备乘坐1977年7月21日04:38的航班飞往伦敦旅行，警卫雅各摩安（亚什帕尔，D.D.A.SEC.SERV.1113）通过文件确认了他们的身份，并将他们扣留在海关B-11区域，因为雅各摩安怀疑这对夫妇带着的婴儿可能是美国人卢察克家失踪的女儿。卢察克于1977年7月18日报案称女儿失踪〔备注：C.M.P.D.案件号NO.117，日期1977年7月18日（S.R.50/）〕。亚什万·辛格警探（C.M.P.D.26774）与卢察克夫妇（罗伯特·C.与阿姆丽塔·D.）于1977年7月21日05:41到达机场，确认婴儿身份，这名婴儿的确是出生于1977年1月22日的维多利亚·卡罗琳·卢察克。经孩子的母亲检查确认，婴儿维多利亚·C.卢察克几小时前就已死亡。苏贾塔和黛维·丘杜里夫妇随即被捕并被送往乔林基街的加尔各答警察局总部，罪名是涉嫌绑架、谋杀以及试图偷运赃物出国。经尸检报告〔备注：卢察克-C.M.P.D./M.E.2671067/21.7.77〕确认，卢察克婴儿的死亡时间为2~5小时，不法分子企图将婴儿的尸体作为容器，向国外运送偷来的赃物：物品列表及估价如下：

红宝石（6枚） 1, 115, 000卢比

蓝宝石（4枚） 762,000卢比

欧泊石（4枚） 136,000卢比

紫水晶（2枚） 742,000卢比

碧玺（5枚） 380,000卢比

进一步的细节请联系辛格（亚什万 C.M.P.D.26774）。报告完毕。

加尔各答一直在谋杀我。

——卡比塔·辛哈

加尔各答不肯放我们离开，这座恶臭的城市又纠缠了我们两天。

阿姆丽塔和我不肯丢下维多利亚。哪怕是在警察做尸检或送葬人整理遗容的时候，我们也坚持守在隔壁的房间里。

辛格说，我们还得在加尔各答待几个星期，至少要等到审讯结束。我回答说不行。我们分别对着一位看起来十分乏味的速记员陈述了一遍证词。

美国大使馆的人从新德里赶来了，那个男人真是只多管闲事的小白

兔，他名叫唐·沃登。面对那些尸位素餐的印度官僚，他的处理方式就是向对方道歉，然后回过头跟我们解释，完全是因为我们执意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带着孩子的尸体回国，所以才会搞得这么麻烦。

周六我们最后一次乘车前往机场。我们租了辆老旧的雪佛兰，沃登、阿姆丽塔和我挤在后座上。外面的雨下得很大，车里闷热潮湿，但我完全不在意。我的眼睛紧紧盯着前面那辆医院的白色小面包车。虽然交通拥挤，但它没有打开紧急灯。没什么可急的。

在机场我们又耽搁了最后一次。一名机场官员和沃登一起走过来，两个人都在摇头。

“怎么回事？”我问道。

印度官员抹了抹自己脏兮兮的白上衣，没好气地进了几句印度斯坦语。

“什么？”我完全听不懂。

阿姆丽塔开始翻译。她累得不想抬头，声音也低得几乎听不见。“他说我们花钱买的那口棺材不能上飞机。”她疲惫地说，“金属制的航空棺材已经送到了，但运送……运送尸体……需要的文件还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签字批准。他说，我们可以周一去市政厅办理必要的文件。”

“沃登？”我站起来喊了一声。

大使馆的人耸耸肩。“我们必须尊重他们的法律和文化。”他说，“我一直觉得，如果你们愿意在印度火化尸体，那事情就简单得多了。”

女神迦梨掌管着所有火葬场。

“过来。”我说。我带着他们穿过背后的门走进一间办公室，维多利亚的尸体就放在隔壁。印度官员看起来很不耐烦，我抓住沃登的胳膊，把他拽到房间角落里。

“沃登先生，”我低声说，“现在我要去隔壁房间，把我女儿的遗体装进他们要求的那口棺材。如果你胆敢进来，或者以任何方式阻挠我，那我就杀了你。明白了吗？”

沃登眨了好几次眼，最后点了点头。我走向那位官员解释了一下。我的声音并不大，说话的时候我的手指轻轻抵在他的胸口，但是他看着我的眼睛，那眼神里的某些东西镇住了他。当我解释完毕，穿过来回晃动的门走进隔壁光线昏暗的房间，他只是沉默地站在原地。维多利亚在等我。

那间屋子十分狭长，里面空荡荡的，只有几堆盒子和无人认领的行李。房间尽头有一条金属辊的传送带，那口钢制航空棺材敞开放在传送带旁的柜台上。而在房间的另一头，装货平台旁边的长凳上放着我们在加尔各答买的灰色棺材。我走向灰色的棺材，毫不犹豫地掀开了盖子。

维多利亚出生的那天晚上，我们准备好的仪式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我为此紧张了好几周。我早就知道，埃克塞特医院鼓励新爸爸亲手把宝宝从产房送进隔壁的育婴房，完成必需的称重和测量流程，然后再把新生儿送回休息室里的母亲身边。这事儿让我担心了挺长一段时间。我很怕自己不小心把她摔了。这个想法很傻，可是即便经历了女儿出生

的激动和愉悦，当医生从阿姆丽塔怀里抱起维多利亚，问我愿不愿意把我的小姑娘抱到楼下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心依然紧张得怦怦直跳。我还记得自己一边点头微笑，一边暗自惶恐。我记得自己如何托起她小小的脑袋，让那个刚刚出生的潮乎乎的小身体靠在我的胸口和肩头。从产房到育婴房一共有三十步，每走出一大步，自信和愉悦都在我心头不断扩大，就像维多利亚在帮助我。我还记得当我突然意识到，我抱着的是自己的孩子，于是情不自禁地傻笑起来。那一直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记忆。

这次我一点儿也不紧张。我轻轻抱起自己的女儿，托着她的头，让她的身体靠在我的胸口和肩头，和以前的无数次一样。然后，我走了三十步，来到钢制的航空棺材旁边，棺材里还有白纱铺成的小床。

航班延误了几次才起飞。在机场等待的九十分钟里，阿姆丽塔和我一直握着彼此的手。当那架巨大的747飞机终于开始滑行，我们没有向窗外张望，满脑子依然想着那口小小的航空棺材，刚才我们亲眼看着它被装上飞机。飞机爬升到巡航高度，我们一直没有说话。云层遮盖了加尔各答最后的身影，我们也没看一眼。我们带着宝宝回家了。

的确，某种启示即将到来。

——威廉·巴特勒·叶芝

维多利亚的葬礼安排在1977年7月26日星期二。我们把她葬在一处小小的天主教墓园里，墓园所在的小山俯瞰着埃克塞特。

明亮的阳光下，那口白色的小棺材仿佛在发光。我没有看它。整个简短的下葬仪式里，我一直盯着达西神父头顶的那片蓝天。透过树冠的缝隙，学院旧建筑上方高耸的砖塔清晰可见。一群鸽子在夏日的晴空中转圈翱翔。就在仪式结束之前，不远处传来一阵孩子的喊叫和欢笑，但是一看到我们，他们的笑声戛然而止。阿姆丽塔和我同时转过头，看见一群年轻人骑着自行车毫不费力地朝下山的方向呼啸而过。

阿姆丽塔计划在秋天重返学校任教。我什么也没做。回家三天后，她清空了维多利亚的房间，把它重新布置成一间缝纫室。她从没在里面做过手工，而我根本不曾踏进那里一步。

当我终于开始清理从加尔各答带回的衣服时，我觉得应该仔细搜一搜那件猎装衬衫的口袋，就是那晚我送书给达斯时穿的那件，现在它又脏又破，不成样子。那盒火柴已经不见了，我满意地点点头，但是一秒钟后，我在另一个口袋里找到了我的记事本。也许那晚我带了两本记事本。

十月底，阿贝·布龙斯坦来拜访了一天。之前他出席了葬礼，但是除了吊唁的常规对答以外，我们没有谈别的。后来我又跟他聊过一次——那是一个深夜，我喝了酒，给他打了个语无伦次的电话。阿贝耐心听我唠叨了近一小时，最后柔声说道：“上床去吧，博比。好好睡一觉。”

十月的那个周日，我们端着白葡萄酒坐在起居室里，讨论如何维持《他声》的运转，以及卡特的能源新政能否解决石油短缺。阿姆丽塔时常礼貌地点头微笑，但整个谈话过程中，她仿佛一直远在千里之外。

阿贝提议说，我们应该一起去屋后的树林里散会儿步。我眨了眨眼。阿贝讨厌所有形式的运动。在那个美丽的秋日，他和往常一样穿着皱巴巴的灰西装和黑色翼纹牛津鞋，脖子上系着薄领带。

“当然。”我干巴巴地回答。于是我们俩一起沿着林间小道走向山里的池塘。

这个季节的森林漂亮极了。小路上铺了一层厚厚的铬黄色榆叶，只要转个弯，总有火红的枫叶和漆树扑面而来。长满棘刺的山楂树上挂着小小的果子，洁白的桦木在湛蓝的天空下昂然挺立。阿贝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根吸了一半的长雪茄，一边低头苦走，一边心不在焉地嚼着烟草。

我们走了三分之二英里，离俯瞰公路的山顶大概还有一半路程。阿贝一屁股坐在路边一棵歪倒的桦木上，开始有条不紊地脱下鞋子清理里面的沙土和细枝。我坐在他身旁，回头望向刚才上山时绕了一圈的池塘。

“你还留着达斯的手稿？”他突然问道。

“是的。”如果他是想替《他声》要那份稿子，那么不管最后能不能谈成，我们的友谊都完蛋了。

“嗯，”阿贝清清嗓子，吐了口唾沫，“你没写采访稿，《哈泼斯》的人有没有叽叽歪歪？”

“没有。”路对面不知何处传来啄木鸟的笃笃声。“我把预付款退了回去，不过他们坚持付清了差旅费用。你也知道，莫罗已经不在那儿干了。”

“嗯。”阿贝点燃雪茄，烟草味与秋天的清新气味十分相称，“你想好该怎么处理那首见鬼的诗了吗？”

“没有。”

“不要出版它，博比。不论何时何地。”他把仍在冒烟的火柴扔进一堆落叶，我重新捡出火柴棍捏在指间。

“嗯。”我回答。我们沉默了片刻。凉爽的微风在山间拂过，吹得脆弱的落叶簌簌摩擦。北边远处有只松鼠正在朝着另一只侵入者大声叫嚷。

“博比，你知不知道我在大屠杀中失去了几乎所有家人？”阿贝突然问道。他没有看我。

“不，这事儿我不知道。”

“是的。妈妈幸免于难，因为她和让当时正在伦敦，他们原本打算来看我。让赶回家乡，想救出摩西、穆蒂和其他人。我们再也没见过他们。”

我一言不发。阿贝向着蓝天吐出一口雪茄的烟雾。“博比，我跟你这个，是因为在事后回头去看，似乎所有事情都是命中注定，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不断地想，你本来可以改变它，但你没有做到——比如说，你忘了做某件事，结果事情一发不可收拾。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懂。”

“但是，博比，没有什么命中注定，这就是他妈的运气差而已。不是谁的错，不要责怪任何人，除了那帮吃屎的混账以外。”

我沉默地坐了很久。秋叶在我们身侧打着旋儿飘落，为遍地金黄的毯子增添了一丝忧伤的美感。“我不知道，阿贝。”最后我终于说道。我的喉咙剧痛，几乎让我无法继续说下去，“我没有做对任何一件事。是

我把她们带去了加尔各答。当我发现事态失控以后，并没有立即离开。最后，我也没有确认她们的飞机是否安全起飞。我实在想不明白。这事儿是谁干的？凶手是谁？克里希纳？那个自称卡马克雅的女人又能得到什么……她在整件事里扮演了什么角色？最重要的是，我为什么会犯下那个天杀的愚蠢错误，为什么要把枪带给达斯——”

“两枪。”阿贝说。

“什么？”

“那天晚上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过，当时你听到了两声枪响。”

“是的，呃，那是把自动手枪。”

“然后呢？你觉得要是换了你，轰掉自己脑袋的时候你还会补一枪以防万一，是吗？”

“你是想说什么，阿贝？”

“杀掉达斯的人不是你，博比。也不是达斯自己。也许是某位可亲的骷髅外道教徒谋划了这一切，不是吗？那个名叫克里希纳的哥们儿……桑贾伊……管他妈的叫什么名字——也许他在觊觎桂冠诗人的宝座。”

“为什么——”我咽下嘴边的话，头顶数百英尺外，一只海鸥正在顺着上升的热气流转圈翱翔。“但这事儿跟维多利亚有什么关系？噢，上帝啊，阿贝……伤害她能为谁带来好处？我真的不明白。”

阿贝站起来又吐了口唾沫，他的西装上沾了不少树皮的碎屑。“我们走吧，哈，博比？我得坐大巴回波士顿去赶那见鬼的火车。”

我领着他迈步走向山脚，但阿贝抓住了我的胳膊。他严肃地看着我。“博比，你必须知道，你不必明白，也不会明白。你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不要以为自己可以……你忘不掉。但你必须继续生活。听到我说的话了吗？也许每一天都很难熬，但你必须继续活下去。不然的话，那些杂种就赢了。我们不能输给他们，博比。你听懂我的话了吗？”

我点点头，转身快步走上几乎被落叶彻底淹没的林间小道。

十一月二日，我收到了辛格警探的一封短信。他在信里通知我，那位男性嫌疑人苏贾塔·丘杜里再也无法站上审判席了。在胡格利监狱关押期间，丘杜里“遭遇了严重的违规行为”。确切地说，有人趁他睡着的时候把一条毛巾塞进了他的喉咙。那位被确认为黛维·丘杜里的女人将于本月内接受审讯。辛格承诺随时向我通报进展，但我再也没有收到过他的消息。

十一月中旬，寒冬的第一场大雪之后不久，我重读了达斯的手稿，包括之前在加尔各答没有读完的最后一百多页。达斯的那句简介说得很对：这是一份诞生宣言。要想知道这首诗的重点，我觉得叶芝的《第二次来临》足以概括。叶芝的诗作更加出色。

我突然想到，对我来说，如何处理达斯的手稿，这个棘手的问题与祆教徒如何处理死者有着古怪的相似之处。印度的祆教正在逐渐萎缩，这个教派认为土、空气、火和水都是神圣的，所以不想用死者的尸体污染它们。最后他们想了个机智的主意。多年前阿姆丽塔跟我描述过孟买一座公园里的寂静之塔，秃鹫在塔顶上耐心地盘旋。

我不肯烧掉这份手稿，因为我感觉自己内心理智的高墙十分脆弱，那个黑暗的东西就在墙后等待，手稿燃烧的烟雾像是献给它的祭品。

我最后想出的解决方案比寂静之塔乏味得多。我亲手把那几百页纸撕成了碎片——它们依然散发着来自加尔各答的恶臭——然后把碎片塞进垃圾袋，又在里面放了点腐烂的蔬菜，免得被拾荒者捡走。我开车去了几英里外的一处大型垃圾场，亲眼看着黑色的袋子从陡峭的垃圾堆侧面滚落，消失在酸臭的垃圾池里。

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十分清楚，虽然扔掉了手稿，但我仍然无法阻止迦梨之歌在脑子里回荡。

阿姆丽塔和我继续住在原来的房子里。我们忍受着朋友们没完没了的建议和同情，可是在那个严寒的冬天，我们越来越少见到外人。与此同时，我们也越来越少见到彼此。

阿姆丽塔决定写完自己的博士论文，她每天总是起得很早，在学校里教完课以后，她就在图书馆里泡着，晚上修改论文，继续学习，然后早早上床。而我起得很晚，我经常在外面吃晚饭，然后混到深夜才回家。阿姆丽塔大约晚上十点结束学习，然后我就会占据她的位置，一直阅读到凌晨。在那没有阳光的几个月里，我什么都读——斯宾格勒、罗斯·麦唐诺、马尔科姆·劳瑞、黑格尔、斯坦利·埃尔金、布鲁斯·卡顿、伊恩·弗莱明，还有辛克莱·刘易斯。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在书架上摆了几十年却从未翻过的经典作品，还有从超市里买回来的畅销书。我什么都读。

二月，一位朋友给我介绍了波士顿北边一所小型学院的临时教职，

我接受了他的好意。刚开始我每天往返，但没过多久我就在学校附近找了一间带家具的小公寓，从此以后我就只有周末才会回到埃克塞特，甚至好几周都不回去。

阿姆丽塔和我从来没有谈过加尔各答的事儿。我们也绝口不提维多利亚的名字。阿姆丽塔退回了数论和布尔逻辑的世界里，看来她在那里过得比较舒适：在那个世界里，一切都严守规则，真值表可以通过逻辑推导得出。而我留在外面，陪伴我的只有笨拙的语言和变幻莫测的荒谬现实。

我在学院里待了四个月，要不是有位朋友打电话通知我阿姆丽塔进了医院，我可能根本不会回到埃克塞特。医生给她下的诊断是急性肺炎兼劳累过度。她在医院里住了八天，回家后又因虚弱继续卧床休养了一周。那段时间我一直待在家里照顾阿姆丽塔，种种细节让我逐渐找回了以前的柔情蜜意，但接下来她马上宣布自己已经好些了。六月中旬，她重新投身于计算机前，我也回到了自己的公寓。我感觉怅然若失，就像体内有个巨大的黑洞，正在将我吞噬。

六月里我买了把鲁格手枪。

我在学校里认识了沉默寡言、个头矮小的生物学教授罗伊·贝内特，四月，他邀请我加入他的射击俱乐部。多年来我一直支持禁枪法案、厌恶手枪，但是那个学年末的大部分周六我都和贝内特一起泡在靶场里。在那个地方，似乎就连孩子都很精通双手握枪、双腿分开的射击姿势，而我此前只在电影里见过这个动作。如果有人需要去对面回收靶子，所有人都会礼貌地放下武器，微笑着从瞄准线旁退开。很多靶子都

做成人体的形状。

有人建议我给自己买把枪，罗伊面带微笑，以传教式的热忱向我推荐了点二二口径的打靶手枪，他说这是不错的入门装备。我点头表示同意，但是第二天我立即买了一把价格不菲的7.65毫米复古鲁格。卖枪的女人说，这把自动手枪是她亡夫的宝贝与骄傲。随枪附赠的还有一只漂亮的手提箱。

我一直没有真正掌握大家推荐的双手握枪姿势，但已经能够颇为熟练地射穿二十码外的靶子。我在靶场上度过了很多个黄昏，夕阳在地上照出长长的影子，清脆的枪声此起彼伏。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但我每一次举起那涂过油、校过准的武器，都会感觉它潜藏的力量流过自己的身体，就像喝下一杯很烈的威士忌。我眯起眼睛谨慎地瞄准，耳畔传来震耳欲聋的枪声，突如其来的后坐力震动我僵硬的胳膊，在我心中激起一阵近乎狂喜的情绪。

阿姆丽塔康复后的一个周末，我带着那把鲁格回到了埃克塞特。一天半夜，她走下楼梯，发现我正在摩挲刚刚上过油、填满了子弹的武器。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看了我很久，然后一言不发地返回楼上。第二天早晨，我们谁也没提这事儿。

“印度出了本新书，轰动极了。我听说是一首史诗，讲述迦梨的故事，那是他们的一位守护女神。”那个书商说道。

我到纽约来参加道布尔戴出版社的派对，主要是为了免费的酒水。当时我正站在阳台上，挣扎着要不要去拿第四杯威士忌，就在这时候，我听见了那个书商对着两个分销商高谈阔论。我走过去抓住他的胳膊，

把他拖到阳台的角落里。这个人刚刚参加了新德里的一场书展，他并不知道我是谁。我解释说，我是个诗人，对印度的当代作品很有兴趣。

“是的，呃，恐怕我也没法告诉你这本书的更多细节，”他说，“我提起它只是因为这本见鬼的书似乎不太可能在我们这儿卖得很好。真的，只是一首长诗而已。大概印度的知识分子会激动得发狂，但是当然，我们不会有兴趣。诗歌在美国本来就卖得不好，更别说……”

“那本书的名字叫什么？”我问道。

“那个名字挺有趣的，我记得很清楚，”他说，“大概叫迦梨珊布哈，或者迦梨萨巴，诸如此类的名字。我之所以记得，是因为我曾经跟一个名叫凯莉·萨默斯的女孩共事过，我注意到……”

“作者是谁？”

“作者？抱歉，我想不起来了。我之所以记得这本书，完全是因为出版商铺了很多货，但我从未真正留意过它的内容，你明白吧？脑子里只记得那么一大堆书。在德里每一间酒店的书店里，我总会看见它蓝色的封面。你去过印度吗？”

“达斯？”

“什么？”

“作者的名字是叫达斯吗？”我问道。

“不，不是达斯。”他回答，“至少我印象中不是。应该是个很难拼的印度名字。”

“是不是叫桑贾伊？”我追问。

“抱歉，我不知道。”书商说。他开始有些不耐烦了，“有什么区别吗？”

“不，”我说，“没什么区别。”我离开书商，独自靠在阳台栏杆上。两小时后，月亮已经升到了这座城市锯齿般的楼群上空，我依然待在那里。

七月中旬，我收到了一张照片。

不用看邮戳我就知道信来自印度。薄薄的信封散发出那个国家的气息，上面盖着加尔各答的邮戳。我站在车道尽头，站在高大的白桦树浓密的树荫下，拆开了信封。

我第一眼看见的是照片背面的留言，只有一句话：达斯还活着。照片是黑白的，很不清晰。前景里的人被闪光灯照成了白晃晃的一片，而后面的人看起来和剪影差不多。尽管如此，我还是立即认出了达斯。他的脸上疤痕累累，鼻子完全变了形，但是麻风的症状远远没有我见他的时候那么明显。他穿着一件白色上衣，手向前伸出，仿佛在对着学生强调什么事情。

照片里的八个男人围着一张矮桌坐在垫子上。闪光灯照亮了达斯背后剥落的壁画和桌上几只脏兮兮的杯子。除了达斯以外，还有另外两个男人的脸清晰可辨，但我不认识他们。我的目光停留在达斯右侧的剪影上。光线太差，那张脸的细节十分模糊，但我依然看到了猛禽似的鼻子和雨云般蓬乱的头发。

除了照片以外，信封里别无他物。

达斯还活着。那我能怎样？M.达斯又被那个婊子女神复活了一次？我站在那里，再次凝视照片，屈指轻弹。谁也看不出来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阴影里的人是克里希纳吗？那个人的头和身体微微前倾，看起来充满攻击性，我有一种感觉，那的确是他。

达斯还活着。

我转身离开车道走进树林。低矮的灌木从脚边擦过，空虚感在我体内积蓄旋转，仿佛随时可能裂开一道黑色的口子。我知道，一旦那道黑暗之门开启，我将再也无法挣脱。

我走了四分之一英里，溪流越来越宽，再往前走，它就会汇入一片沼泽。我在林间跪下，把那张照片撕成细碎的小片，然后推开一块大石，把纸片洒在松软暗淡的泥土中，又把石头推回原地。

回家路上，我脑海中一直盘旋着同一个画面：潮湿的白色物体拼命朝土里钻，试图避开外面的光线。

那天晚上我打包的时候，阿姆丽塔走进房间。“我们得谈谈。”她说。

“等我回来。”我回答。

“你要去哪儿，博比？”

“纽约，”我说，“就去几天。”我将另一件衬衫放进箱子，下面是那

把鲁格和六十四发子弹。

“我们必须谈谈，这很重要。”阿姆丽塔伸手搭在我胳膊上。

我往后退开，拉上黑色行李箱的拉链。“等我回来。”我说。

我把自己的车留在家里，乘火车前往波士顿，叫了辆出租车赶到洛根国际机场，然后登上晚上十点环球航空飞往法兰克福的航班，转机抵达加尔各答。

什么样的野兽，终于等到它的时辰，

懒洋洋地走向伯利恒，来投生？

——威廉·巴特勒·叶芝

飞机到达英国海岸的时候，太阳已经升起，但即便阳光洒在我的腿上，我仍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无尽的暗夜里。我浑身剧颤，强烈地感觉自己被困在一个脆弱的加压管里，悬浮在海面上方几千英尺的高空之中。更糟糕的是，我感觉自己内心的压力越来越大，起初我以为是幽闭恐惧，后来才发现没有那么简单。我头晕目眩，感觉就像有一个力大无穷的矮人在我体内疯狂地搅拌。

飞过欧洲上空的时候，我抓紧座椅扶手，看着电影屏幕上的角色嘴

巴无声地开合，想起泰戈尔的最后时刻。乘务员送来飞机餐，我尽责地吃了下去。快要入夜的时候，我试图睡觉。但内心的空洞和晕眩愈演愈烈，昆虫的振翅声在耳畔挥之不去。我不断进入半睡半醒的状态，但每一次都被遥远缥缈的嘲笑声猛然惊醒。最后我终于放弃了努力。

飞机在德黑兰加油的时候，我强迫自己加入其他乘客的行列。飞行员在广播里说外面的气温是三十三度，直到潮湿的热浪扑面而来，我才意识到他说的是摄氏度。

时近午夜，但空气依然燥热。航站楼里搭了个大得足以产生回音的棚子，里面灯火通明，到处都是伊朗国王的照片。佩枪的警卫和士兵在附近漫无目的地晃荡。裹着黑色罩袍的穆斯林女人像幽灵般轻盈地滑过日光灯下绿莹莹的空旷大厅。老人们有的躺在地板上睡觉，有的跪在黑色的拜毯上，周围满地都是烟蒂和玻璃纸；不远处有个六岁左右的美国男孩，金发和红条纹上衣在一片黑色中分外扎眼，男孩缩在一张椅子后面，举起M-16玩具步枪对准海关柜台。

机场广播宣布，我们的航班将在十五分钟内再次登机。我跌跌撞撞地越过一个系着红围巾的老头儿，发现自己进了一间公厕。厕所里很黑，唯一的光来自门口挂的一盏灯泡。朦胧中只能看见黑色的影子来来往往，有那么一瞬，我怀疑自己误闯了女厕，眼前的人都披着罩袍，但接下来我立即听见了低沉的喉音，以及小便声。突然间我的头晕得更厉害了，于是我蹲在亚洲的厕所里呕吐起来。将最后一顿飞机餐全都吐掉以后好一会儿，我还是痉挛不止。

我身子一歪，彻底瘫倒在冰冷的瓷砖地面上。整个身体仿佛已被虚无吞噬，我浑身颤抖，汗如雨下，涕泪交流。耳畔的嗡嗡声越来越响，我终于听清了它的字句，迦梨之歌犹如黄钟大吕。我意识到自己已经跨

过那条边界，进入她新的王国。

几分钟后我摸黑爬起来，走到唯一的水池旁尽量清理了一下，然后快步回到绿幽幽的灯下，随着人流排队登上前往加尔各答的航班。

凌晨三点十分，我们离开云层在空中盘旋一圈，最后降落在加尔各答德姆-德姆机场。我随着人流走下舷梯，踏上湿漉漉的柏油地面。整座城市仿佛着了火。低矮的雨云反射着橙色的灯光，红色信号灯在无数水洼中投出倒影，航站楼背后透出探照灯雪亮的光芒。我跟着人群走向海关栈房，耳边只能听见此起彼伏的高声叫嚷。

一年前，阿姆丽塔、维多利亚和我花了一个多小时才顺利通过孟买的海关。这次我只花了不到五分钟。我一点儿也不担心他们可能打开我的行李。一身肮脏卡其衣服的小个子男人用粉笔在我的行李箱上写了个X，那个位置下面正好放着我的鲁格和子弹，下一刻我已经进了主航站楼，正在走向外面的出口。

有人会来接我。可能是克里希纳-桑贾伊。在他死前，他会告诉我该去哪里找卡马克雅。

已经快要凌晨三点半了，但机场里的拥挤并未减轻分毫。刺刺作响的荧光灯照得室内一片惨白，所有人都在喊叫着扒开周围的人群，但我对周围的一切充耳不闻。我跨过基普林笔下“裹着破布的死人”，完全不在乎是否会踩到睡在地上的人。我在人群中随波逐流，感觉自己的四肢麻木瘫软，任凭大家推来揉去，像个笨拙的提线木偶。我闭上眼睛聆听那歌，感受武器带来的力量，它离我的右手只有几英寸的距离。

查特吉和古普塔也必须死。无论他们牵涉得是深还是浅，他们都必须死。

我被人群裹挟着前进，就像身处一场风暴之中。周围的噪声、气味和压力与内心越来越强烈的虚无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在我的意识中凝成一朵绽放的黑暗之花。现在，那笑声已经非常响亮。我紧闭双眼，清晰地看见他的面容从垂死城市的灰塔上空升起，听到他的声音引导着越来越洪亮的吟唱，看到他挥动手臂，应和那恐怖之舞的节拍。

你一睁眼就会看见某个熟人。不必等待，就从这里开始吧。

我强迫自己闭紧双眼，双手抓紧行李箱，将它抱在胸口。我能感觉到人群拥着我走向外面的出口。搬运工的叫嚷和加尔各答酸臭的汗味已经清晰可辨。我用右手摸索着拉开箱子的隔袋拉链，装满子弹的手枪就放在这里。

就从这里开始吧。

我的双眼依然紧闭，但接下来的几分钟在我眼前铺展开来，就像一扇门轰然洞开，像巨兽般的城市张开血盆大口，我感觉黑色花朵在我内心盛放，我从容地举起上过油的鲁格，圣礼拉开帷幕。力量流过我的手臂充盈我的身体在暗夜中喷吐火光，奔跑的人影一个个倒下。我重新装填心满意足地听到新弹匣就位的咔嗒轻响，疼痛与力量从我体内喷薄而出。奔跑的人影一个个倒下，血肉四处飞溅。烟囱的火焰点亮夜空。借着那猩红的火光，我穿过大街小巷与隐秘的暗巷找到维多利亚。这次我会及时赶到，我会及时找到维多利亚，杀掉那些从我身边夺走她的家伙杀掉那些胆敢阻拦我的家伙，杀光那些——

就从这里开始吧。

“不！”我大喊一声，睁开双眼。我的叫声让那歌唱凝滞了一两秒，就在那个瞬间，我从行李箱拉开的隔袋里抽出手，疯狂地挤向左侧。出口处的门离我只有十步，人潮不知疲惫地涌动，现在人流变得更快、更密。我瞥见门外身穿白衣的男子站在一辆蓝白色的小巴车旁。他的头发像黑色的闪电一样左右支棱。

“不！”我举起行李箱胡乱拍打，拼命挤向墙边。人群中一个高个子男人挡住了我，我猛击他的胸口，直到他让开一条路。现在我离敞开的出口只有三步，人群锲而不舍地推着我前进，就像空气争先恐后地挤进真空。

就从这里开始吧。

“不！”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叫了出来。我奋力向前，挤开人群，就像在齐胸的河水里扑腾。我的左手抓住一道侧门的栏杆，侧门上没有标记，但我知道它通往航站楼的禁区。尽管人潮汹涌，不断有别人的手指和胳膊擦过我的脸，但我仍紧紧抓着自己的行李箱。

我挤进侧门，拔腿就跑，行李箱拍打着我的右腿，机场工作人员一脸讶异地让到路旁。歌声变得前所未有地响亮，我痛苦地捂住自己的耳朵。

就从这里开始吧，从现在开始。

我猛地停下脚步，捶打墙壁，然后身不由己地踉跄后退。我的四肢痉挛颤抖，仿佛突然犯了癫痫。我朝航站楼的方向退了两步。

“去你妈的！”我一边高喊——我认为自己喊了——一边挣扎着走到墙边，那里有一扇门，然后我发现自己四肢着地，趴在一间狭长幽暗的

屋子里。

房门关着，四周寂静无声。绝对的寂静。只有我一个人。这间屋子很长，光线幽暗，里面空荡荡的，只有几堆无人认领的行李、一些盒子和箱子。我坐在水泥地板上，如梦初醒般左右张望。我将视线投向右侧，那口航空棺材静静躺在破旧的柜台上。

歌声停了。

在那几分钟里，我坐在地板上大口喘气。现在内心的虚无几乎让我感到愉悦——至少没有黑暗恶毒的东西。

我闭上眼睛。我还记得我抱着维多利亚，在她出生的那晚，以及后面的无数次，她身上的奶香和婴儿香，从产房到育婴房的三十步。

没有睁开眼，我抓住行李箱的把手站起身来，奋力把它扔向房间另一头。箱子撞上一个蒙尘的架子，然后掉进一堆箱子里看不见了。

我离开房间，沿着空旷的走廊走了二十步进入航站楼，又迈出十步来到唯一有人的售票柜台前，买了一张最早的国际机票。

航班没有延迟。二十分钟后，汉莎航空前往慕尼黑的飞机准时起飞，除了我以外，机上只有十个乘客。我甚至没有想过要望向窗外，看加尔各答最后一眼。飞机的起落架还没收起，我就已经睡着了。

第二天下午我在纽约着陆，随后转乘达美航空的727飞机回到波士顿的洛根国际机场。飞机降落时，最后一丝神经质的力量离我而去，我打电话请阿姆丽塔来接我，嗓子整个都哑了。

当她开着那辆红色平托赶到的时候，我浑身颤抖，几乎有些神志不清。她想送我去医院，但我深深蜷缩在黑色合成材料的座椅里不断催促，“开车。求你了，开车。”

我们沿着I-95公路向北行驶，傍晚的夕阳在公路中间的护栏上投下修长的影子。刚刚下过一场暴雨，道路两边的田野湿漉漉的。我的牙齿几乎不受控制地咯咯发抖，但我仍在不停地说话。阿姆丽塔沉默地开着车，只是偶尔转过头来，用那双深沉而忧郁的眸子看我一眼。就算我已经开始重复喋喋不休，她依然没有打断我。

“我意识到，那正是他们希望我去做的事情。他希望我这么做。”我们已经开到了州际线附近。“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他希望我取代他的位置，就像他取代了达斯。或许是克里希纳救了我，因为他知道有一天他们会为了某个疯狂的目的让我回去。我不知道，也不在乎。你知道什么才真正重要吗？”

阿姆丽塔一言不发地看着我，薄暮的微光下，她棕色的皮肤宛如黄金。

“我每一天都在责怪自己，我知道，这样的愧疚不死不休。我觉得那是我的错。那就是我的错。现在我发现，你也一直在责怪自己。”

“如果我没有放她进来——”阿姆丽塔开口了。

“就是这样！”我几乎喊了起来，“我知道。但我们不能这样下去。如果我们无法放下，那不光会毁了彼此、毁了自己，也会毁了我们三个人存在的意义。我们将沦入黑暗。”

阿姆丽塔在索尔兹伯里平原出口附近的一个休息站停了下来。她松

开方向盘，我们默默地坐了几分钟。

“我想念维多利亚。”我说。自从去年离开加尔各答以后，这是我第一次在她面前提到这个名字。“我想念我们的宝宝。我想念维多利亚。”

她轻轻靠向我的胸口。我听见低沉的呜咽，感觉到温热的泪水，但我有些糊涂。然后我明白过来。

“我也是，博比，”她说，“我也想念维多利亚。”

我们拥抱在一起，卡车带来的噪声与气流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高峰期即将结束，车流依然拥挤，轮胎碾压路面的声音不绝于耳，夕阳金灿灿的余晖洒满公路。

想一想吧，一切仇恨都被逐尽，
灵魂恢复了它本来的天真，
最终认识到了灵魂就是自娱，
就是自我安慰，自我警惕，
它甜蜜的意志将是天国的意志，
纵然每一张脸都怒气冲冲，
每一个多风之处都吼个不停，
或每一只风箱迸发，她依然自怡。

——威廉·巴特勒·叶芝，《为我女儿的祷告》

现在我们生活在科罗拉多。1982年春天，我受邀来到这里山间的一所学院开办了一个小小的工作坊。后来我又回了东岸一趟，把阿姆丽塔接了过来。短期的访问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定居。我们把埃克塞特的房子租了出去，包括所有家具在内，但那九幅画我们带了过来，现在它们就挂在小屋粗糙不平的木墙上。1973年买的那幅杰米·韦思小型油画挂在光线最充足的窗边，刚开始的几个月，山间光线的质感迷住了我们，阿姆丽塔和我开始尝试画油画，当然，作为初学者，我们都相当笨拙。

以波士顿的标准来看，学院的硬件设备相当原始，薪水也很低，但我们住的房子曾是游骑兵的营地，透过宽大的窗户，可以望见北边一百多英里外白雪皑皑的群峰。强烈而明澈的光线照得山峰的轮廓清晰得近乎疼痛。

我们大部分时间都穿着牛仔服，阿姆丽塔学会了在泥泞的雪地上开四轮驱动的野马。我们想念大海，也想念我们的朋友和海滨文化的种种好处。现在，离我们最近的镇子在山脚下，离学校足足有八英里，在夏天的旺季，镇上号称共有七千居民。镇上最高级的餐馆名叫“LaCocina”，在西班牙语里，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厨房”。要想出去吃晚餐，那么我们可以在必胜客、诺拉的早餐角、盖里烤肉和州际公路上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卡车休息站之间挑选。夏天阿姆丽塔和我经常光顾风味冰淇淋店。在新的市政中心落成之前，镇里的图书馆开在一辆清风房车里面。这里距离丹佛大约三小时车程，冬季两头的山口都会关闭一段时间。

但这里的空气格外清新，早晨我们总是感觉身体轻飘飘的，就像重力也随着海拔的升高减弱了一样。白天光线的质感远非愉悦可以形容，

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恩赐。疗愈的恩赐。

上一个秋天，阿贝·布龙斯坦去世了。当时他刚刚完成冬季号的编辑工作，那期杂志登载了安·比蒂的一个短篇，阿贝在步行前往地铁站的路上突发心肌梗死。

阿姆丽塔和我飞回去参加他的葬礼。葬礼结束后，我们和其他吊唁者一起去了他和母亲同住的连排屋里喝咖啡，老太太招呼我和阿姆丽塔跟她一起走进阿贝的房间。

三面墙的大部分空间都放着顶天立地的书架，让狭小的房间显得更加逼仄。布龙斯坦太太已经八十六岁了，她坐在床边，看起来虚弱得连支撑自己的身体都很困难。房间里还残留着阿贝招牌式的雪茄味和皮革封面的气味。

“这边请。”老太太说，她递给我一个小小的信封，手稳得惊人，“亚伯拉罕让我把它交给你，罗伯特。”她低沉的喉音年轻时一定相当迷人。现在，岁月削去了她声音里的光华，虽然措辞精确，但听起来只是很舒服而已。“亚伯拉罕要我亲自把它交到你手里——照他的说法，如果实在不行，我就亲自去科罗拉多找你。”

要是换个时间，弱不禁风的老太太搭便车穿越草原的画面准能让我会心一笑，但现在，我只是点点头，拆开信封。

1983年4月9日

博比——

如果你读到了这封信，那么说明近期我们俩都没遇到什么值得激动的事情。我刚刚从医生那里回来，虽然他没有叮嘱我别买播放时间太长的唱片，但他也没打算卖给我任何长期的证件。

我希望你（和阿姆丽塔？）不要为了我而打断任何重要的事情。我是说，如果那个你称之为家的穷乡僻壤真能有什么重要事情的话。嗯，在我写信的时候，那还是你的家。

最近我修改了自己的遗嘱。现在我正坐在老朋友马德·哈特住处附近的公园里抽着雪茄，打量那些早早就穿上了吊带衫和短裤、拼命说服自己春天已经来临的姑娘。今天的的确挺暖和的，但还没暖和到让她们不起鸡皮疙瘩的地步。

要是妈妈还没跟你讲的话，那我现在告诉你，在我的新遗嘱里，我把所有东西都留给了她。所有东西，但不包括原版的普鲁斯特，保险箱里与各位作者的通信文件，以及《他声》的所有权益、荣誉、执行主编的职位和微不足道的银行账户。我把这些留给了你，博比。

现在，请稍等一下。我可不想被别人指责，说我把一份沉重的担子挂在了你无忧无虑的波兰脖子上。只要你觉得合适，你大可把杂志转让给别人。如果你觉得应该把它交给别的更有责任感的人——那么请自便。我会把这些事情全权委托给你处理。

博比，只要你记住我们创办这本杂志的初衷。千万别把它卖给只想借机避税的浑球儿大企业，也不要让分不清好文章和狗屁的笨蛋糟蹋我们的杂志。如果你实在无法找到足够水准的人来接手，只能暂时停刊，我也完全赞同。

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你决定继续把它办下去——那么很好。你会

惊讶地发现，他声这样的杂志社搬迁起来居然那么简单。不管你住在哪个见鬼的地方，直接把它搬过去就好（反正米勒也打算涨房租了）。如果你真的打算接手，千万不要费劲去维持“阿贝原来的编辑风格”。阿贝没有什么编辑风格！只管发表你觉得好的东西就行了，萝卜头。听从你的直觉。

不过还有一件事。除了翻来覆去地致敬《裸体午餐》以外，世上还有其他佳作。你收到的大部分投稿都会让你抑郁得想死。如果稿子够好的话，当然值得刊登，但我们仍有空间可以留给那些对人性依然抱有一线希望的作品。至少我觉得应该有。你比我懂，博比。你曾比我更接近那火焰，但你仍选择了回头。

我得走了。旁边有个警察老是盯着我，估计他觉得我是个老色鬼，不过他也不能算错。

你可以把这封信读给妈妈听——否则她不会安心的——不过请务必跳过“狗屁”和“大企业”前面的“浑球儿”二字，好吗？这是你要做的第一件编辑工作。

请向阿姆丽塔转致我的爱意。

阿贝

阿贝说得对，杂志社搬迁起来非常轻松。得知《他声》将使用学校的邮政地址，校方兴奋极了。他们甚至殷勤地把我的课时减少到了两节，薪水照旧。我甚至怀疑，只要我的存在能让阿姆丽塔继续留在数学系里，他们情愿让我不上课白领工资。阿姆丽塔也很满意，因为她可以

随意使用学校里的计算机，在丹佛的时候，她只能跟人共用克雷公司的怪兽机器。最近她表示——“这地方相当先进”。显然每天去数学系的路上，她完全没有注意到半圆顶的临时学生宿舍、煤渣块砌成的房子和小得可怜的图书馆。

我发现，在科罗拉多的山地编辑一本东海岸的文学杂志完全不是什么难事，不过我的确需要每年出五六次差，去跟印刷厂协商，拜访几位作者和赞助人。阿姆丽塔帮忙处理了一些出版事务，作为读者，她的欣赏水平也高得惊人。她说，语言和数学两个领域的训练赋予了她一种象征性的平衡感——其实我压根儿不懂她在说啥。不过在阿姆丽塔的催促下，我还是发掘了更多西岸的作家，包括乔安·葛林柏和牛仔诗人。

结果令人振奋，订阅数直线上升，我们对外铺了不少货，老读者似乎依然很忠诚，很快我们就会看到效果。

我不再写诗。从加尔各答回来以后，我再也没写过诗。

迦梨之歌从未真正消失。它一直在我耳畔徘徊不去，就像信号糟糕的收音机里刺耳的背景音乐。

我依然会梦见自己跨过脚下裹着灰布的人体，穿过泥泞的荒地，望见远处烟囱喷出的火焰舔舐低矮的云层。

山风呼啸的夜晚，我有时会起身走到木屋窗边，望着外面的黑暗，听着六条肢体在石块上抓挠的声音。我站在原地等待，但它饥渴的嘴巴和眼睛始终躲在黑暗之中，不敢靠近……是什么让它不敢靠近？我不知

道。

但迦梨之歌仍在唱响。

不久前我们附近出了件事，有位老妇人和她成年的女儿，两个人都自称“好天主教徒”，她们把自己的孩子放进炉子里烤熟，仅仅是为了驱逐让他夜哭不止的恶魔。

我有个学生的远亲在加州念书，最近那个高中生奸杀了自己的女朋友，然后在三天里请了十四位朋友来参观女孩的尸体。有个男孩朝尸体扔了块砖头，想看看她是不是真的死了。但没有一个孩子想过要报警。

上个月我在纽约亚当森斯认识了几个新的出版商，四十二岁的先·利就是其中之一，他是来自金边的难民。利曾在柬埔寨拥有自己的建筑公司，几年前他靠着行贿偷渡到泰国，随后转道来到美国。在亚当森斯，他从印刷厂学徒干起，一路爬到现在的位置。喝了几杯酒以后，利跟我讲了全城被迫撤离的惨剧，在八天的强行军中，他的父母不幸遇难。他低声向我讲述夺去他妻子生命的劳改营，然后在一个清晨，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三个孩子被送去了遥远的“劳教营”。利描述了他逃亡途中经过的一处荒野，在那片方圆半英亩的空地上，人类的颅骨足有三四英尺深。

迦梨的年代就此开启。

上周我去了房车里的移动图书馆，研读所谓的加尔各答黑洞相关资料。在那之前，这个词对我来说只是个形容而已。历史上的那件事似乎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从本质上说，所谓的黑洞其实只是个不通风的房

间，十九世纪印度零星爆发过多次暴乱，某次暴乱期间，有很多人被关进了那个房间里。

不过这个词一直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我想出了一套关于加尔各答的理论，不过我的想法基本完全出于直觉，用“理论”来形容似乎有点儿太过正经。

我认为现实中真的存在黑洞，黑洞存在于人类的精神之中。比如说，由于过大的密度或过于深重的悲痛，又或者只是因为人类纯粹的邪恶，事物的经纬突然崩裂，我们内心的黑暗之核吞噬了周围的一切。

我一边读报纸，一边举头四顾，感觉自己正在一寸寸下沉，世上的黑洞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它们张开丑恶的大嘴，贪婪地狼吞虎咽。黑洞并不仅仅存在于遥远国家的陌生城市之中。

我没有向阿姆丽塔透露自己的想法，只是问了问她最近天文学家对黑洞的研究有没有什么进展。她解释了一长串，大部分都基于一个名叫斯蒂芬·霍金的男人做的工作，对我来说技术性太强，基本无法理解。不过她提到的几件事激起了我的兴趣。首先，她说光和其他被捕获的能量似乎真的有可能从黑洞中逃脱。我忘了她具体是怎么解释的，但是根据我得到的印象，虽然能量不可能直接逃出黑洞，但它有可能“通过某种隧道”进入另一个时空。其次，她说就算宇宙中的所有物质和能量都被黑洞吞噬，但这只会导致所有质量挤压在一起，引发下一次大爆炸。她说这会开启一个全新的宇宙，有新的规则和形态，以及无数璀璨的新星系。

也许。我坐在山顶编织贫瘠的比喻，始终无法忘怀脏兮兮的围巾里那一角苍白的脸庞。有时候我会触碰自己的手掌，试图回忆起上一次将

维多利亚的小脑袋托在掌心的感觉。“照顾好你妈妈，等我回来，好吗，小家伙？”

风在外面呼啸，星子在寒夜中颤抖。

阿姆丽塔怀孕了。她还没有告诉我，但我知道两天前她从医生那里得到了确切的消息。我想她应该是在担心我的反应。其实大可不必。

一个月前，就在九月开学前夕，阿姆丽塔和我开着野马爬到矿山老路的尽头，然后背着包在山脊上徒步了大约三英里。除了脚下吹过松林的轻风，天地间听不到其他任何声音。老矿井废弃以后，山谷迅速恢复到了原来的样子，似乎从来不曾有人在这里居住过。我们探索了几条矿道，然后翻过另一道山脊，看到白雪皑皑的山峰环绕在我们周围，一直通往弧形的地平线尽头。我们停下来，默默地望着一只鹰在半英里外的高空中乘着上升的热气流盘旋。

那天晚上，我们在一处高山湖泊附近扎营，雪水融成的湖很小，水冷得刺骨。午夜，半个月亮升上天顶，淡淡的月光照亮了四周的山峰，不远处岩石嶙峋的山坡上，一片片雪地反射着明晃晃的月光。

那天晚上，阿姆丽塔和我做爱。这并不是从加尔各答回来以后的第一次，却是我们第一次忘记所有事物，醉心于彼此。结束以后，阿姆丽塔枕在我胸口睡着了，我躺在那里，望着英仙座的流星一颗颗划过八月的夜空。数到二十八颗的时候，我睡着了。

阿姆丽塔今年三十八岁，快要三十九了。我相信医生会推荐她做羊膜穿刺。我会劝她不要做。羊膜穿刺主要是为了帮助父母发现胎儿是否

有基因缺陷，以便及早流产。我觉得就算真的有问题，我们也不会选择放弃。我还觉得——非常强烈的感觉——我们的宝宝不会有问题。

这一次最好生个男孩，不过女孩也没关系。宝宝必将勾起一些痛苦的回忆，但绝不会比我们现在经历的更痛。

我依然相信，有的地方妖气缭绕，切勿前往。偶尔我会梦见核爆的蘑菇云在城市上空升起，人影在火葬的柴堆上扭动，那熊熊燃烧的火堆曾是加尔各答。

黑暗的唱诗班藏匿在某处，随时准备宣告迦梨的时代来临。我无比确信。正如我也同样确信，随时都有人愿意充当她的仆人和走狗。

暴力就是力量。

我们的孩子将在春天出生。我希望他或她能够体验到晴空下的山坡带来的愉悦、冬日清晨的热巧克力，还有夏日周六午后草地上的笑声。我希望我们的孩子能聆听好书友善的声音，以及好人带来的更加友善的沉默。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写过诗了，不过最近，我买了一本装订得很精致的巨大空白本子，开始每天在上面写东西。我写的不是诗，也不打算发表。那是一个故事——确切地说，是一系列故事——关于一群不可能的朋友一起走过的冒险旅途。故事里有一只会说话的猫、一只无畏而早熟的老鼠、一匹英勇但孤独的半人马，还有一只虚荣心很强却不敢飞的老鹰。这个故事关乎勇气与友谊，它们在有趣的地方完成了很多小任务。这是一本睡前故事。

迦梨之歌依然与我们同在。它已经陪伴了我们很长时间，它的旋律不断回荡，越来越响。

但还有其他声音会被人们听见。还有其他的歌会被唱响。



马上扫二维码，关注“熊猫君”

和千万读者一起成长吧！

【1】本段落出自贝娄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译注（本书中注释，如无特殊说明，均为译注）

【2】本句出自马洛名篇《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戴镗龄译。

【3】印度诗人。

【4】博比的正式名。

【5】以杰克逊·波洛克为代表的现代抽象艺术风格。

【6】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一般用于形容美国中上层阶级的刻板形象。

【7】1码等于0.9144米。

【8】1英寸等于2.54厘米。

【9】1英里等于1.6093千米。

【10】1英亩等于4046.86平方米。

【11】empty Krishna，empty发音类似M.T.。

【12】阿贝的正式名。

【13】1英尺等于0.3048米。

【14】sakti，印度教中宇宙初元的创造力量，也代表女神的生殖力，指代湿婆的女性体，湿婆的配偶有时也被视为夏克提。

【15】jagrata, 印度教中“醒”的状态。

【16】印度神话中的女神。

【17】Raj Bhavan, 印度的政府大楼。

【18】Namaste, 南亚和东南亚的合十礼, 梵语原意是“向你鞠躬致意”。

【19】原文如此。

【20】美国著名作家, 代表作《天使望故乡》的英文原名是“You Can't Go Home Again”, 直译为“你再也回不去家乡”。

【21】约为43.3摄氏度。

【22】*The Second Coming*, 叶芝代表作之一。本书中引用这首诗的内容均援引裘小龙译本, 出自《抒情诗人叶芝诗选》,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6年第一版。后文另一首叶芝的诗A Prayer for My Daughter亦援引自同一本书, 不再另注。

【23】A woman's place is in the house and the senate。这是一句女权双关语, the house字面上是指“家里”, 但也有“众议院”的意思。

【24】Kālidāsa, 印度古代著名梵文诗人, 其生卒年不可考, 目前普遍认为他生活于公元4世纪。《鸠摩罗出世》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迦梨陀娑”名字直译过来的意思是“迦梨女神的奴隶”。

【25】Rod McKuen, 美国当代流行音乐家。

【26】伦敦最主要的国际机场。

【27】印度货币单位，约等于中国的“分”。1印度卢比等于100派萨。

THE ABOMINABLE

珠穆朗玛之魔^I

[美] 丹·西蒙斯 著
DAN SIMMONS

刘勇军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珠穆朗玛之魔 / (美) 丹·西蒙斯 (Dan Simmons)

著 ; 刘勇军译.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9

（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

书名原文: THE ABOMINABLE

ISBN 978-7-5399-9472-7

I. ①珠… II. ①丹…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58632号

Copyright©2013 by Dan Simmons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rmonk, New York,

U.S.A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2017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图字：10-2016-202号

书 名 珠穆朗玛之魔

著者 (美) 丹·西蒙斯

译者 刘勇军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丽

特邀编辑 叶子 夏文彦

责任监制 刘巍 江伟明

策划 读客图书

版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890mm × 1270mm 1/32

印张 27.5

字数 599千

版次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472-7

定价 118.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10-85866447（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主要人物表](#)

[前言](#)

[—第一部分— 登山者](#)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主要人物表

1925年珠峰探险

理查 ■勇敢、无畏的上尉，参加过一战最激烈的战斗，受到不少于14次嘉奖。受人之托，毅然发起了这场珠峰挑战。

杰克 ■年轻、浪漫的美国男孩，醉心于登山，冒着生命危险，加入了这场珠峰探险。

让-克洛德 ■世界上最顶级的登山向导，他能否带领探险队走出“死亡地带”.....

雷吉 ■神秘、自信、拥有深蓝色眼眸，管理着印度的大片茶园，为什么执意要攀登珠峰？

这本书要特别献给雅各布“杰克”·威廉·佩里，感谢他提供给我的回忆（1902.04.02—1992.05.28）。

当人与自然接触时，伟大的事业将会诞生。

——威廉·布莱克

前言

我是在1991年夏天见到杰克·佩里^[1]的。

我对南极探险和探险家的兴趣由来已久。早在1957年到1958年的国际地球物理年活动上，我就产生了兴趣。当时美国还在那里建造了几座永久基地。说实话，南极探险让当时只有十岁的我特别向往，大约1990年的时候，我隐约觉得应该写一本以南极为背景的小说。可是，一晃十五年过去了，我才正式动笔，出版了一本跟北极（不是南极）有关的灾难小说，也就是2007年出版的那本《极地恶灵》（The Terror），但1991年夏，我又向出版社推荐了一套三部曲的新书。其实，本人主要对南极探险感兴趣，对北极则兴致寥寥（可造化弄人，我这套书终究没有写成）。又过了很多年，这期间我一直在看欧内斯特·沙克尔顿、罗伯特·法尔肯·斯科特、艾普斯雷·切瑞·格拉德等英烈在南极的探险故事，因此我对南极的兴趣也日渐浓烈。

1991年夏天，妻子的一个朋友说她认识一个真正的南极探险家。不过那人年纪可不小了，住在科罗拉多西斜坡区德尔塔小镇的一个特护养老院中。20世纪30年代，他曾跟随海军少将理查德·伯德的美国探险队

前往南极。

最后卡伦表示，反正玛丽就是这么跟她说的。其实，我怀疑那位老人不是得了老年痴呆症，就是信口开河，要么就是他吹惯了牛皮。说不定三种说法都对。

可根据玛丽的说法，这个八十九岁高龄的老人名叫雅各布·佩里，他曾于1934年参加美国南极探险队。当年，那次探险可谓麻烦不断，而伯德少将总喜欢一个人出风头，结果，在一片冰天雪地中，他独自在一个高级气象站的冰洞里待了五个月，因为炉子通风不好，他差点儿死于一氧化碳中毒。伯德还打算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一本畅销书来着，书名倒也不难猜测，名为《孤独》。

玛丽告诉我妻子卡伦，那是1934年的一个冬天，整个南极伸手不见五指，暴风雪肆虐，佩里和另外三人艰难跋涉了100英里^[2]，去营救伯德少将。后来，所有人被困住了，不得不等到十月，也就是南极洲的夏天来临才被救起。“听起来他正是你要找的人，可为你提供有关南极的信息。”卡伦说，“估摸着你专写这位佩里先生，就能写出一本书了。没准儿他跟到达北极的第一人皮里少将是同一个人呢！”

“佩里，”我说，“即便他去过南极，也不会是那个声称在1909年到达北极的罗伯特·皮里少将啊。”

“为什么不能？”卡伦说，“这可说不准。”

“首先，他们的名字就不一样，一个叫佩里，一个叫皮里。”我说。玛丽非要和我较真儿，我有点儿不高兴了，也有可能是因为无论谁对我的写作内容指手画脚，我都会来气。于是我特地强调，“皮里少将”和玛丽说的那个住在德尔塔的小老头儿“佩里”先生，根本不是同一人。

“还有，”我说，“皮里少将现在应该一百三十岁左右了。”

“行了，行了。”卡伦说着举起双手，在几十年的婚姻生活中，我们早已对这种信号有了共识，意思是夫妻双方谁也别不依不饶，紧盯对方的错误不放了。“我承认我错了还不行吗？可这位佩里先生没准儿真有精彩的故事讲给你听呢……”

“还有，”我打断他的话，老实说，我还真有点儿一根筋，“罗伯特·皮里少将1920年就死了。”

“这个雅各布·佩里仍在德尔塔活得好好的，”卡伦说，“不过也是个行将就木之人了。”

“行将就木？你是说因为他这么大年纪了吗？”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活到八十九岁或者九十岁了，大可归类为“行将就木”的范畴。见鬼，1991年的时候，要是谁超过六十岁了，我都会认为他来日无多。（不怕告诉你们，我承认，2011年我写这篇愚蠢的前言时，已经六十三岁了。）

“不，不只是因为他的年龄，”卡伦说，“玛丽在电邮中还说 he 得了癌症，当然，他还能四下走动，不过……”

之前卡伦进来的时候，我正坐在电脑旁浪费时间，把候选书名敲进电脑里。现在我已经关掉电脑了。

“玛丽真说过他在1934年时跟伯德去过南极？”我仍不放心。

“是啊，她真这么说了，”卡伦说，“我知道你对他有兴趣。”虽然我的心思被妻子猜中了，但她说话的时候并没有自鸣得意。“其实你离开办公室几天也好。从这里走州际公路到大章克辛只要五六个小时的车

程。到了德尔塔，你可以跟盖伊和玛丽一起过夜。”

我摇摇头。“我开那辆马自达去。到时候我过了I-70高速公路，穿过卡本代尔，再翻过麦克卢尔山口。”

“你那辆马自达能翻越麦克卢尔山口吗？”

“等着瞧好了。”我说，假如我在第二天早上就跟佩里先生聊上，当天就可以回家了，这样看来，这次行程就是两天，我思忖着该在旅行包里塞什么衣服。我有一件乐斯菲斯旅行袋，正好可以放在那辆马自达的小行李箱里。我心里盘算着还得带上我的尼康相机。（当年数码时代还没开始呢，至少没有数码相机这玩意儿。）

幸亏我一心想着要驾驶我那辆崭新的1991年产马自达车走山路，这才有幸见到了雅各布·佩里先生。

*

科罗拉多的德尔塔是个大约六千人口的小镇。我按照之前计划的路线来到那里，从哥伦伍德温泉离开I-70高速公路，往南行驶，然后拐入卡本代尔的65号公路，沿着那条狭窄的双车道，翻过高高的隘口，路过马贝尔和佩奥尼亚偏远的居民点，不由得感觉这座小镇被群山环抱。德尔塔位于格兰德台地南部的宽阔河盆中，当地人还称那座山为“世界上最大的平顶山之一”。

杰克·佩里在德尔塔所住的地方压根儿就不像养老院，更不像二十四小时特护的养老院了。在几笔联邦补助金的帮助下，玛丽将曾经辉煌、现已破败的酒店翻修了，并跟隔壁一个空荡荡的仓库合并。看上去就像一个1900年的四星级酒店，怎么看也不像是养老院。

我发现雅各布·佩里在三楼有自己的房间。（玛丽对养老院的一项翻新便是安装了电梯）玛丽向他介绍，并解释我前来采访他的原因——丹是名小说家，准备写一本与南极有关的书，听说了杰克的事，她如是说——佩里先生邀我进去。

房间和老人似乎很搭调。佩里的房间很大，屋子里有张双人床，整理得十分利索，往窗外望去，掠过屋顶和小镇低矮的商场，北边便是群山和格兰德台地。高至天花板的书架上满满当当地放着硬皮书，我注意到许多书都是介绍世界各地的山脉的，书架上还有不少纪念品：卷在一起的老式登山绳、北极探险者经常佩戴的克罗克斯玻璃护目镜、一个破损的皮质摩托车头盔、一个老式的柯达相机，还有一把旧冰镐，木柄要比现代的冰镐长得多。

至于杰克·佩里，我真的不敢相信他有八十九岁的高龄了。

当然，岁月在他身上有了明显的痕迹，过去近九十年的岁月压得他的脊椎有点儿弯曲、变形，让他矮了一两英寸^[3]，但他的身高仍然超过6英尺^[4]。他穿着一件短袖斜纹粗棉布衬衣，我发现他的二头肌也因为年龄的关系萎缩了，但它们仍然十分健硕强壮。尽管岁月不饶人，但他的上半身依旧充满力量，呈倒三角形，看起来孔武有力，看来当年没少锻炼过。

几分钟后，我注意到他左手的小指和食指不见了。看起来像是旧伤了，指关节骨头残根上的肉已经变成棕色，跟他手上其他部分和前臂上的皮肤一样饱经沧桑。尽管如此，这一点也不影响他手的灵活性。后来，我们聊天的时候，佩里先生还玩起了两根细细的皮鞋带，每根都有18英寸长，我惊讶地发现他能系很复杂的结，一只手拿着一根绳子，两只手同时打结。那样的结应该是航海结或是专业攀岩结，而我用两只手

都没办法打出这样的结来，再借我支童子军也不行。佩里先生无所事事地打着手中的结，均是单手完成，接着他又心不在焉地用左手剩下的两根手指和大拇指把结解开。看起来像是老习惯了，可能是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他既没有注意完成的结，也没有注意打结的过程。

我们握手时，我感觉我的手指消失在了他那双有劲的大手里。不过，他可没像地头蛇那样，想故意给我个下马威，用力捏我的手。他握手的力度恰到好处。他的脸在高纬度和空气稀薄的日光下晒过多年，紫外线已经进入他的表皮细胞——让伤疤留下了永久的褐斑，而在这些褐色的伤疤中，还有一些可能是做黑素瘤小手术时留下的。

老人仍然有头发，只是剪得特别短。我能透过他那稀松的白发看到褐色的头皮。他笑起来的时候，露出了两排牙齿，只是下面和后面掉了两三颗而已。

佩里那双湛蓝的眼睛给我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在我看来，那双眼睛似乎没有留下岁月的痕迹，全然没有快九十岁的人那种浑浊、无神的感觉。佩里的蓝眼睛充满好奇，眼神专注、勇敢无畏，像是有几分……孩子气。我跟初出茅庐的作者一起合作时，无论他们多大，都会提醒他们，描述笔下角色时，不要跟电影明星或者名人比较。这样的方法是偷懒，也会耗费时间，实在老套。不过，我当时没办法向妻子卡伦描绘佩里先生的那双湛蓝的眼睛。五年后，我们一起观看电影《皇家赌场》，那是新的007系列电影的第一部，丹尼尔·克雷格饰演詹姆斯·邦德，我当时兴奋地小声说：“看，佩里先生那双湛蓝的眼睛就有那么蓝。事实上，丹尼尔·克雷格活脱脱就是一个年轻版的佩里。”

卡伦在漆黑的电影院里瞥了我一眼，说：“嘘。”

再回到1991年，我在德尔塔的特护养老院时，不知为何，我非常羡慕佩里架上和桌上的那些老古董，一时半会儿没有回过神来，才发现角落里放置了一个长木柄冰镐和一些石头样品。他后来告诉我，这些是从各种不同的山峰下收集来的。架子上还有被岁月侵蚀后失去光泽的黑白照片，以及一台小型照相机——那是一款柯达相机，拍照之前需要展开，十分古老，但并未生锈，看起来保管得极好。

“里面还有胶卷……有些年头了，”佩里先生说，“但从没冲洗过。”

我摸着那个小相机，转身看着老人。“难道你不想看看里面的照片吗？”

佩里先生摇摇头。“照片不是我拍的。事实上，这个照相机不是我的。但德尔塔那个药房老板说里面的胶卷也许仍然能够冲洗出来。也许有一天我想看看里面的照片。”他向我指了指内置式桌子旁边的一把椅子。我看到桌子上散落着一些颇为用心的画作，画的是植物、岩石和树。

“我很久没接受过采访了。”佩里先生说，脸上像是露出自嘲的笑，“即便是在几十年前，我在媒体面前几乎也没话说。”

我以为他在谈论1934年伯德的那次探险。我搞错了，真是蠢得可以，而且，我当时甚至没有去求证。如果我有记者最基本的刨根究底的本能，那无论是我的生活还是这本书都会大为不同。

我居然又把话题扯到自己身上，谦虚地说（对我这么一个自我主义者来说，确实如此）：“我很少采访别人。我自己写书通常都会求助图书馆，包括那些学术图书馆。你介意我记笔记吗？”

“请便，”佩里先生说，“你只对我在1933年到1934年间跟伯德的那次南极探险感兴趣吗？”

“是的，”我说，“我很想写一本以南极为背景的悬疑惊悚小说。你若能跟我说说南极的探险故事，肯定会对我有帮助。特别是那种恐怖的事情。”

“恐怖的事情？”佩里又笑了，“惊悚小说？除了寒冷、黑暗和孤独外，你的小说中会有邪灵之类的元素吗？”

我微微一笑，但不由得有些尴尬。如果没有冗长的文字为背景，书中的情节往往会很荒谬。说实话，有些情节即便将背景交代清楚了，也会显得很愚蠢。没错，我想过在书里安排一些恐惧的大家伙，让它们去追赶、杀戮，然后吃掉书中的角色。只不过我还没将这种恐怖的家伙设定好。

“差不多吧，”我承认道，“就是那种大家伙，会让主人公的生命受到威胁的玩意儿，比如从又黑又冷的地方突然冒出来的东西。那玩意儿会将爪子伸向主人公的南极小屋，或者被冻住的船等等。反正就是那种饥肠辘辘的怪物。”

“比如杀人企鹅。”佩里建议道。

我俩不约而同地笑了。虽然我的妻子、经纪人、编辑也曾问过这样的问题，每次，我说会写一本南极惊悚小说时，他们都会问：“写什么呀，丹？你书中的怪物是那种身形巨大、变异的杀人企鹅吗？”这点子够烂的，大家都想一块儿去了。（直到现在我才承认，我真想过把它设计成大反派。）

“其实，”佩里说，可能注意到我脸都红了，“企鹅群栖地恶臭的粪便还真的是要人命。”

“这么说来你真去过企鹅群栖地了？”我问，将笔放在研究笔记上。我感觉自己像吉米·奥尔森^[5]。

佩里先生点点头，再次笑了，但这次他那双湛蓝色的眼睛似乎是在搜寻内心深处的某段记忆。“我的第三次探险，也是最后一次探险的冬天和春天是在罗伊德小屋度过的……本想在那里研究附近企鹅的群栖地以及动物行为。”

“罗伊德角的小屋……”我惊讶地说，“岂不是沙克尔顿的小屋？”

“没错。”

“我以为欧内斯特·沙克尔顿的小屋是个博物馆——游客皆不得入内。”我试探性地说。当时，我实在太惊讶，甚至都忘记记录了。

“现在的确是博物馆了。”佩里说。

我感觉自己真是个十足的白痴，赶紧埋头记录，以掩饰自己的失态。

雅各布·佩里语速很快，好像是特意为了缓解我的难堪。“对于英国人来说，沙克尔顿堪称他们的民族英雄，等到1935年冬天，海军上将伯德将军派我前往南极观察企鹅的群栖地时，那里已经跟博物馆差不多了。英国人有时也会使用那个小屋，他们偶尔也会派鸟类学家前往那里观察企鹅的群栖地，那里一直储藏着食物，所以，倘若附近基地的美国人或者其他人遇到麻烦，都会用那个小屋避难。但是，我奉命去的时候，很久没人在那里过冬了。”

“我真没想到英国人竟然允许美国人在沙克尔顿的小屋里待上几个月。”我说。

佩里先生咧嘴一笑。“不是这样的。他们才没有这么做呢。伯德上将从来没有征得过英国人的同意。他只是派我和另外两人去了那儿，我们用两个雪橇带去了七个月的供给——第二天，那两个人再乘雪橇，带着他们的狗回到了伯德的基地。对了，我是用撬棍将关着的门和百叶窗撬开的。我本可以把狗留下来陪我过冬。但实际情况是，伯德上将不愿见我，所以他才将我打发得远远的。只要我能熬过冬天就好了。伯德上将喜欢做科学试验不假，但事实上，他压根儿就没打算观察或者研究企鹅。”

我把这些统统写了下来，尽管不大明白，但总觉得他说的这些很重要。我也不知道如何将沙克尔顿的小屋用在我那本连名字都没有、且尚未构思成形的悬疑小说里。

“沙克尔顿和他的手下在1906年建造了那个小屋。”佩里先生说。他柔和的声音中带着些许沙哑，有些刺耳。我从后来的谈话中得知，那是因为在去年冬天的手术中摘除掉了部分左肺。但是，尽管声音有些沙哑，他的男高音听起来仍然很悦耳。我想，在做手术之前，佩里先生肯定有副讲故事的好嗓子。

“沙克尔顿手下的人在1908年离开了小屋……我到那里的时候，里面还留下一辆大汽车，”他说，“可能是因为那里的东西不容易生锈、老化得比较慢吧。我不知道沙克尔顿遇上厚厚的雪时，那玩意儿能不能开10英尺远，但英国人对那些机械装置情有独钟。伯德上将也喜欢那玩意儿。总之，那年南极的早秋，我被他们留在了那个小屋里。当时是1935

年3月。同年十月初，也就是南极的早春时分，我终于被人接走。我的工作 是前往罗伊德角一个很大的企鹅群栖地观察阿德利企鹅。”

“但那可是南极的冬天。”我顿了顿说，总觉得自己接下来说的话肯定会特别傻，“我总以为阿德利企鹅不会……我是说，不会在一个地方过冬。我以为它们会在十月的某个时间到达那里，然后在来年三月初带着它们的小企鹅离开。我是说，那些幸存下来的小家伙。我说错了吗？我一定是弄错了。”

雅各布·佩里又笑了。“你说得完全正确，西蒙斯先生。我到那里的时候，只能看到两三只企鹅摇头晃脑地跳进海里——那时候正值罗伊兹岛的三月初，很快小屋附近就会结冰，无冰水面差不多在数十里之外，我是在十月份的春季被人接走的，当时，阿德利企鹅还没返回群栖地再度交配，养育幼仔。我没法观察企鹅的习性。”

我摇摇头。“我不明白。你不是奉命去那里……天哪，花了七个多月，差不多八个月的时间……去罗伊兹岛的群栖地观察企鹅，可那里当时压根儿就没有企鹅。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没有阳光。你不是生物学家或者科学家吧，佩里先生？”

“不是，”佩里先生再次咧嘴笑，“我在哈佛大学学的是英文，主要研究18世纪、19世纪的美国文学，当然也包括不少英国文学。1923年我毕业时，亨利·詹姆斯正炙手可热。詹姆斯·乔伊斯是一年前，也就是1922年出版了《尤利西斯》。而他那本《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则是六年前出版的。我当时花了一年时间在欧洲滑雪、登山——二十一岁那年，我继承了一笔小小的遗产。1924年，我看了马多克斯·福特《国际观察》上的一篇故事，遂而决定立即离开瑞士，前往巴黎，见到他在文中写的那个年轻人，把我自己写的东西给他看。”

“你去了吗？”我问道。

“是的，”佩里先生笑道，“当时，海明威是《多伦多星报》驻欧洲的通讯记者，要说对付我这种头脑发热的人，他还真有一套。我是在他的办公室跟他见面的，那个地方很小，脏兮兮的。他立即叫我去楼下的咖啡厅喝咖啡，除了我之外还有其他人。过了几分钟，他看了一眼手表，便说他必须回去工作了，将我这个正做着作家梦的人留在了咖啡厅里。”

“你把你写的故事给他看了吗？”

“当然，他看了三部，每部都只翻了翻前几页，便说让我不要放弃自己的正职工作。可这根本不是你想听的，对吗？人老了就喜欢唠叨。”

“挺有意思的。”我只嘟囔了这么一句，但我同时又在想，天哪，你居然见过欧内斯特·海明威，还被他告知你不是当作家的料。这是什么感觉？要么就是佩里在吹牛？

“还是回到你感兴趣的话题吧，西蒙斯先生，谈谈1933年到1935年间南极的事——我被伯德上将聘用，做了一名杂工，因为我有登山的经历。在探险期间，探险小组的科学家会在各大山峰做些研究工作。我压根儿就不懂科学，对企鹅也不怎么了解，现在还是不太了解，尽管养老院里的电视经常播放自然纪录片。但在1935年，这都不是问题，因为伯德上将只想把我打发走，直到那年春天，当所有人都要离开南极时，他们才来接我。”

“所以，你在又冷又黑的地方待了七个月？”我傻乎乎地说，“你到底做了什么让他这么不待见你？”

佩里先生用一把非常锋利的小折刀切开一个苹果，递给我一块。我接了过来。

“我救过他的命。”他嘴里吃着苹果，平静地说。

“对哦，玛丽说1934年，伯德上将孤身一人被困在一个高级气象站里，你跟几个人一起救了他。”我说

“没错。”佩里先生说。

“看来是因为他被人救了后觉得没面子，就把你赶去了罗伊兹角的小屋，也让你体验体验孤独的滋味？”我实在是搞不懂。

“差不多吧，”佩里说，“只不过我没有像伯德上将一样，差点儿一氧化碳中毒.....也没有像他一样要求救援。他有个无线电，每天都会联络小美利坚站。我却没有。我跟基地毫无联系。”

“前一年八月，你参加营救伯德的小分队时，”我说，看了一眼跟玛丽的聊天笔记，然后又看了看参考书（1991年的时候，可没有谷歌），“当时正值南极的冬天，你和另外三人行驶了100英里。当时，如同迷宫一般的冰隙不是被风吹塌，就是被大雪覆盖，一路看不到几面警告旗。100英里的路程，几乎一片漆黑，你们驾驶着一辆雪地牵引车，你那玩意儿就跟一辆加了金属盖的福特T型车差不多。而且，就只有你和三个来自小美利坚站的救援人员。”

佩里先生点点头。“波尔特博士、韦特先生和我的顶头上司E.J.德玛斯掌管雪地牵引车。是德玛斯坚持让我跟去，开那辆雪地牵引车的。”

“这算是你的探险任务吗？”佩里又给了我一块美味的苹果。

“作为杂工，与那些该死的雪地牵引车有关的工作都是我的事。夏天，如果那些科学家要离开小美利坚站，我就得帮他们开车，”老人说，“我想是因为德玛斯先生觉得我即使在黑暗中，也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将车开进冰隙中吧。后来，我们得知大部分警告冰隙的旗子都不见了，我们不得不打道回府，但立即又出发了——尽管当时的天气更加恶劣了。”

“我怎么觉得听起来还是伯德上将想惩罚你呀。”我说，感觉嘴中的苹果又脆又鲜，“居然让你孤身一人待在一个地方长达七个月之久。”

杰克·佩里耸耸肩。“还不是因为‘救了’上将——他讨厌任何人用到这样的字眼儿，让他挂不住面子。不过他没办法对波尔特博士和韦特先生怎么样——他们可是探险队里的大人物，他将德玛斯先生也派去一个遥远的、他几乎见不到的地方参加任务。他派我先去参加夏天的探险任务，后来，又让我在罗伊德角待了整整一个冬天。最后，伯德上将在报告中甚至都没提我参与救他的事。我的名字也没在大多与南极有关的史书中出现。”

听到伯德上将竟是一个卑鄙小人，我感到十分震惊。“在大冬天被派往罗伊德角跟单独拘禁有什么区别？”我说，压抑不住内心的怒气，“连无线电也没有吗？我看是伯德上将被关押三个月后变成了疯子——他自己倒是每天用无线电跟小美利坚站联系。”

佩里先生咧嘴笑道：“没有无线电。”

我越想越不明白。“他让你在罗伊德角沙克尔顿那个地方待了七个月，其中还有五个月是全黑的？！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佩里先生摇摇头，但无论是他的表情还是他说话的腔调都没有半点

儿生气或是怨恨。“我不是说过我是被探险队聘用前往那里登山的吗？我们救了伯德之后，被要求和他一起待在他在高级气象站挖的地下室里。我们是8月11日到，一直待到10月12日。然后伯德和波尔特博士医生一起乘‘朝圣者’号飞走了——我终于参加了夏天的探险，让我有机会用我的登山技巧帮助那些科学家。”

“‘朝圣者’是飞机吗？”我说。

佩里完全可以说，既然是说飞走了，这玩意儿不是飞机是什么？难道是只大信天翁吗？但他只是礼貌地点点头，说：“他们开始探险时有三架飞机，‘大福克’……”他停了下来笑着说，“是‘福克’飞机，西蒙斯先生，F-O-K-[\[6\]](#)……”他将这架飞机的名字拼写了出来。

我咧嘴笑道：“我明白了。不过，你叫我丹就可以了。”

“那你得叫我杰克。”他说。

直呼“杰克”，我还真有点儿说不出口。跟那些名声在外、头衔很响或位高权重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一般不会觉得他们有多了不起，但在雅各布·佩里先生面前，我却觉得他真的很厉害。对我来说，即便嘴上多次以“杰克”相称，但我在心里仍旧尊称他为“佩里先生”。

“总之，”他继续说，“我们有架大福克，名叫‘蓝色刀锋’……不过，我们到达南极后，他们第一次想让这架飞机飞离地面时就撞毁了，对了，我应该说飞离冰面才对。他们还有一架更大的水上飞机，名字是威廉·霍利克，但那家伙好像时常需要维修。所以，十月份天气刚稳定下来，那架叫‘朝圣者’号的单翼机便被派去接伯德上将和波尔特博士了，我们到达他那里后，将他冰川下地下室的通风设备修好了。我记得在我们等待的那几个星期中，波尔特博士会经常观察星星、流星，测量气

压。伯德病得不轻，整天昏昏沉沉的，什么也做不了。一氧化碳对上将的脑子肯定不会有什么好影响。八月份，在‘朝圣者’号将伯德上将和波尔特博士接走后，我、韦特和德玛斯便开着那辆雪地牵引车回到了小美利坚站……我也恰好赶上了他们前往海恩斯山脉的探险。”

“你加入探险队就是为了去南极爬山吗？”玛丽敲门进来后给我俩端来了两杯柠檬水，但也短暂地打断了我们的思路。柠檬水是自制的，味道好极了。

佩里先生点点头。“登山算是我的看家本领，也是我参加那次探险的唯一原因。嗯，就是登山。对了，我还会开车，那些设备玩得也很溜……所以，冬天来临，不用登山的时候我就帮德玛斯折腾那些雪地牵引车……但我去南极就是为了登山。”

“你登过很多山吗？”我问。

佩里再次咧嘴笑了，那双蓝色的眸子像在沉思。“1934年夏天，上过麦金莱峰……可不是麦金利山，但南极附近的那座山峰名字跟它很像。还登上过海恩山脉上几座没有命名的山峰……科学家去那里寻找苔藓和地衣，我将他们安全送达山脊后，便登上了山峰，下山后我再帮他们整理设备。1934年夏天，我爬上了福特山脉的伍德沃德山，后来又征服了雷亚山、库伯山和桑德斯山。从专业角度来看，这些山都提不起我的兴趣。山上到处都是冰雪，还有许多冰隙、冰崖和雪崩。让-克洛德可能会喜欢。”

“让-克洛德又是谁？”我问道，“是伯德探险队中的成员吗？”

佩里先生的眼神之前陷入了深深地沉思中，这时他凝神看着我，笑道：“不，不是。他只是我很久以前认识的一个登山者。凡是跟雪啊、

冰啊、冰川啊，或者冰隙有关的东西他都喜欢。对了，我还登上过幽冥山和恐怖山。”

“这最后两座是火山吧。”我是想告诉他，对南极我并不完全是个门外汉，“是以两艘英国船的名字命名的，对吗？”

佩里先生点点头。“是由詹姆斯·克拉克·罗斯在1841年命名的，他也被认为是真正发现南极的人，尽管他们并没正式踏入过南极大陆，‘幽冥’号是他的汽船，而‘恐怖’号则是由罗斯的副指挥官弗兰西斯·克罗泽指挥的。”

我把这些统统记下来，也不知道我这些材料对我正在构思的变异巨型企鹅袭击沙克尔顿南极小屋的那本书有何用途。

“几年后，克罗泽成了约翰·富兰克林爵士探险队的副指挥官，而‘幽冥’号和‘恐怖’号都迷失在了北方的冰原里。”佩里先生心不在焉地说，像是结束了刚才的回忆。“我说的是英国人的破冰船，”他笑着说，“可不是火山，那两座山仍然在那儿。”

我抬起头。“船沉了吗？我是说‘幽冥’号和‘恐怖’号，几年后沉了吗？”

“比这个可要糟糕，丹。那两艘船完全消失了。约翰·富兰克林爵士、弗朗西斯·莫伊拉·克罗泽还有127名船员。他们本想前往西北航道和加拿大的北边，可所有人都……失踪了。那里的荒岛上留下了一些坟墓和人骨，但至今仍然没有船或者大部分船员的遗体。”

我胡乱地把这些统统记下来。其实我对北极以及与之有关的探险都不感兴趣，但一百多号人和两艘船居然凭空消失了？我叫他重复了克罗

泽船长的全名，然后写下来，佩里耐心地将克罗泽的名字拼出来，像是把我当成了小孩。

“总之，”佩里先生说，“因为伯德上将见到我不怎么高兴，可能是他一看到我，便会想起在他那个言过其实的‘高级气象站’，想起因为自己的过失差点儿被一氧化碳毒死，后来还让其他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他的事吧。所以，第二年，也就是我在南极的最后一个冬天，伯德上将并没有让我跟其他人在主基地过冬，而是命令我从三月份到十月份独自待在沙克尔顿在罗伊德角的小屋‘观察企鹅’。”

“应该是说观察已经离开的企鹅。”我说。

“没错。”佩里先生交叉双臂，咯咯地笑起来，我发现他的前臂仍然强壮，上面还有几道青灰色的疤痕，是旧伤了，“但那个时候是秋天，还不是特别冷。我每天都能闻到企鹅群栖地的恶臭。不过，慢慢地也就习惯了。”

“对你来说那是真真切切的惩罚啊！”我再次对他说，想到这种孤独的滋味，我仍然觉得恐惧，继而转为对伯德卑鄙行为的愤怒，“我说的惩罚可不是指企鹅粪，而是指那种被单独拘禁的滋味。”

佩里只是对我笑了笑。“我挺喜欢的。在沙克尔顿小屋过冬的那几个月，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那里又黑又冷，没错……有时候那里非常寒冷，因为那个小屋的保暖设施做得并不好，并不适合一个人居住，小屋到处都是缝隙，在那种暗无天日的日子里，风真是无孔不入……但感觉很好。我用帆布和沙克尔顿以前的板条箱在门边做了个小房间，这样，我待在里面会感觉暖和一些。虽然有些早晨，睡袋开口处的狼獾皮几乎都会覆盖着一层白霜，但那种体验……不错。真的不

错。”

“那年冬天你登过山吗？”我问。话刚一出口我便意识到这个问题有些愚蠢。他能在零下六七十度，一片漆黑的环境下爬山吗？

令人吃惊的是，他再次点点头。“1908年，沙克尔顿的手下就登上过幽冥山——至少上过火山口的边缘。”他说，“我独自一人上过三次，不过走的路线都不一样。有一次还是晚上。哦，虽然他们将第一个在冬天登上幽冥山的荣誉给了一个叫罗杰·米尔的英国登山者，他于六年前，也就是1985年登上了幽冥山，但我在1935年冬天就上过幽冥山两次。不过，书上可没有记录，可能有人会记载这些，但我懒得提及。”

他陷入了沉默，我也不说话了，也不知道这个慈祥的老头是不是在我面前信口雌黄。接着，他站起来，抬起那把木柄旧冰镐，说：“1991年1月，也就是几个月前……麦克默多站一个叫查尔斯·布莱克默的钢铁工人花了17个小时登上了幽冥山。他的事迹在各种高山期刊中都有记录，因为他创造了一个官方的新纪录。”

“你在五十六年前登山时留意过时间吗？”我问。

佩里咧嘴笑道：“十三小时十分钟。不过，我以前也留意过。”他笑了笑，然后摇摇头，“但这个可帮不了你的研究，丹。关于南极探险，你到底想了解些什么？”

我叹了口气，意识到作为一个采访者，我实在太不合格了。（从某种程度而言，作为一个人我也很不合格）“你能告诉我些什么？”我说，“我是说我想了解一些书本上没有的东西。”

佩里摸了摸下巴。他下巴上的白须硬邦邦的，传出明显的刮擦

声。“呃，”他轻轻地说，“当你看着地平线附近的星星时……特别是碰上特别冷的天气……那些星星会四处跳动。时而跳向左边，时而跳到右边……同时还会跳上跳下。我觉得是地面或者冰冻海洋上有大团超冷空气所致，像正在移动的镜头一样……”

我飞快地在纸上写着。

佩里先生咯咯笑道：“这样的小事对写小说有帮助吗？”

“这可说不准。”我说，继续记录着。

后来，那些在地平线上跳动的星星出现在了我的那本《极地恶灵》第一页的结尾和第二页的开头部分，小说十六年后才得以问世，写的是约翰·富兰克林爵士在西北航道的那次灾难，跟南极毫无关系。

但《极地恶灵》出版时，佩里先生早就罹患癌症去世了。

*

我后来获悉，佩里先生参与过几次著名的登山探险，比如他去过阿拉斯加的好几座山峰，前往南美探险，攀登乔戈里峰，当然还有1991年夏天我们聊过的他跟伯德上将在南极探险的三年。“采访”期间，我们聊得不错，谈到了旅行、勇气、友谊、生、死，还有命运——聊了差不多四个小时。其间我一次也没问到点子上，我是说没有问及他1925年在喜马拉雅山的探险经历。

我们的长谈即将结束之际，我看得出佩里先生累了。而且，他说话时的呼哧声更加明显了。

发现到我注意到他声音中的异样后，他说：“去年冬天，医生帮我

切掉了我一块肺。我得了癌症。肺的其他部分可能也感染了，但癌细胞已经转移到别的地方了，所以，到时候肺可能不是我致死的原因。”

“对不起。”我说，那一刻我真的词穷了。

佩里先生耸耸肩。“嘿，如果我能活到九十岁，我就赚到了，丹。你是没办法体会我现在的心情。”他咯咯笑道，“我得肺癌其实挺荒唐的，因为我从不抽烟。这辈子连一根都没抽过。”

我不知道该如何接他的话。

“说起来还真是讽刺，我搬到德尔塔就是为了离那些山近一些，到那里只需几分钟路程。”佩里先生继续说，“可现在我哪怕爬一座小山丘也会气喘吁吁。即使是在小镇边缘的草地上走几百英尺，也让我觉得跟爬上28,000英尺以上的山峰一样喘。”

我仍然不知道该怎么说，得了肺癌是很可怕的事。只不过我当时实在太愚钝了，也没问他什么时候，在哪里爬过28,000英尺以上的高山。一座超过8000米的山，大约就是25,000英尺高，这样的高度足以称为死亡地带了。登山者每待一分钟，他的身体就会更加虚弱，会咳嗽、气喘、呼吸短促，登山者甚至没办法通过睡眠补充能量（在那么高的情况下，睡觉已经成为奢望）。我后来想，不知道佩里先生是用28,000英尺这个高度形容他现在的呼吸有多困难，还是真冒险登上过这么高的山峰。我知道南极最高的山文森峰也不过16,000多英尺。

我还没来得及问个聪明点儿的问题，佩里先生便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我不是在抱怨，只是喜欢这样的讽刺。如果这个操蛋的世界真有上帝，那就太他妈的太讽刺了。对了……你是作家吧。”

“是的。”我小心翼翼地说。新近认识的人，他们接近作家的一般目的就是希望能帮助他们：第一，帮他们找个经纪人；第二，帮他们出版书；第三，找个经纪人帮他们出版书。

“你有自己的经纪人吧？”佩里问道。

“嗯？”现在，我说话的语气更加谨慎了。尽管才跟佩里聊了四个小时，但我非常崇拜他，不过业余写作就是业余写作。那种东西压根儿就没办法出版。

“我一直都想写点儿什么……”

他终于开口了。从某种程度而言，听到这番熟悉的话我感到很失望。跟许多新认识的朋友聊天时，他们的话题经常会绕到这上面来。但我也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要是他以前没把书写好，现在他差不多快九十岁了，而且即将死于癌症，还有什么机会写作呢？

佩里先生看着我脸，看懂了我的心思，然后大声笑道：“别担心，丹。我不是叫你帮我出版书。我可没打算出版。”

“那你想干什么？”我问。

他再次揉了揉脸和下巴。“我想写点儿东西，希望有人看到。这样可以吗？”

“可以呀。这也是我写作的原因。”

他摇摇头，我总觉得他有点儿不耐烦。“不是。你写东西是想让许多读者了解你的想法。我只想找一个读者。能够理解、相信我所写的东西。”

“你是说家人吗？”我问。

他再次摇摇头。我察觉到他提出这样的要求对他也是难以启齿。

“我唯一的家人就只剩下一个侄孙女了，也许是曾侄孙女，我也弄不清她到底跟我什么关系。她住在巴尔的摩还是什么地方。”他轻声说，“我从没见过她。真是见鬼，我甚至都没见过她母亲或者奶奶。但玛丽和养老院有她的地址，不知记在哪里。说将来等到我离开后，就可以将我的东西都寄到那里去。丹，如果我真写了，我希望它能被真正理解它的人看到。”

“是小说吗？”

他咧嘴笑道：“不是，但我相信读起来会像小说一样。可能像那种二流小说吧。”

“那你开始写了吗？”

他再次摇摇头。“没有，这个机会我等了几十年了……见鬼，我都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也许等到死神叩响我的门时，我才会有动力。这不，它正在敲门呢。”

“无论你想给我看什么，我都会觉得非常荣幸，佩里先生。”我说。说这话时，我特别真诚，连我自己都有些吃惊。通常来说，我看那些业余爱好者写的东西时，总会觉得上面跟粘了鼠疫杆菌似的。但此刻我却意识到，无论这个老人写什么，我都特别想看，虽然我当时觉得他写的可能是20世纪30年代伯德的那次南极探险经历吧。

雅各布·佩里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久久看着我。那双蓝色的眼睛莫名地触动了我，他那八根满是伤疤、硬邦邦的手指似乎正敲击着我的

脑门。那种感觉并不愉悦，却十分亲切。

“好吧，”他终于说道，“要是我真写了什么，我一定会寄给你。”

我早已经将印有我地址等信息的名片给了他。

“不过有一个问题。”他说。

“什么问题？”

他举起两只手，即便他的左手失去了两根手指，但他的手仍然极为灵巧。“我完全不会打字。”他说。

我笑了。“如果你将手稿交给出版商，”我说，“我们会帮你找个打字员，帮你打出来。我也可以为你效劳。只不过……”

我从我那个磨损得厉害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莫莱斯基牌的米色空白日记本，里面共有240页。这本空白的日记本外面裹着一层柔软的“皮”，上面有个皮质的双环，可以放笔。我已经将一支削好的铅笔放在环里。

佩里先生摸着皮质的封面。“这也太昂贵了……”他想将笔记本还给我。

“昂贵”这两个词让我十分受用，但我摇摇头，将那本皮封日记本重新塞到他手里。

“你花了好几个小时跟我聊天，这东西算是我聊表心意。”我说。我本想在后面加上“杰克”的称呼，但仍然没办法直呼他的名字，“我真的想送给你。我很期待能够拜读你的作品。而且我向你保证，到时候我一

定诚实地做出评价。”

佩里先生仍然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翻着皮封日记本，咧嘴笑道：“等你拿到书后，我肯定已经进黄土了……丹。所以，你只管批评就是。反正你也伤不到我的自尊。”

我一时语塞。

*

2011年夏末，我写下本书手稿的前言时，离1991年跟雅各布·佩里的谈话已经过去二十年了。

1992年5月末，玛丽在德尔塔医院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佩里先生辞世了，被癌症夺去了生命。

我问玛丽，佩里先生是否有东西留给我时，她似乎很惊讶。他所有的遗物——其实也不多，就是那些书和旧物——都已经打包好，送去给他住在巴尔的摩的侄孙女了。当时玛丽并不在养老院里，而是在丹佛的医院里。是她的助手邮寄的包裹。

九个星期前，也就是2011年晚春，距离我的德尔塔之行差不多二十年后，我收到UPS的快递，寄件人叫小理查德·A.杜巴戈，家住马里兰州卢瑟维尔-蒂莫尼姆。我以为是一包希望我签名的旧书，有些读者没经过我允许就把书送来让我签名让我特别恼火，我本想原封不动地将包裹寄回去。不过，我还是用美工刀狠狠地将包裹划开了。卡伦看了配送单上的信息，说我们从未收到过从卢瑟维尔-蒂莫尼姆寄来的书，这把逗乐了，她很快便上网查了（卡伦的确热衷于地理）。

但里面寄的并非是我签名的旧书。

包裹中有十二本莫莱斯基牌的笔记本。我仔细地翻看，发现上面正反面都写着字，字很小，标准的草写体，书写者的手强劲有力。

即便那个时候，我也没想到那是佩里先生写的，直到我翻到日记本的最后一页。

日记本的皮封仍在，上面还有一个二号铅笔的笔头，但皮封已经破烂不堪，经过佩里先生长年累月的触摸，它被油脂浸透已经变黑。在十个月漫长、枯燥的写作过程中，显然，他每写一本就会把这个皮质封皮换上去。

里面还有封打印的信。

亲爱的西蒙斯先生：

我母亲莉迪亚·杜巴戈于今年四月去世了，享年七十一岁。在整理她的遗物时，我找到了这个盒子。这是1992年由她的一位远房亲戚——雅各布·佩里先生所在的特护养老院寄给她的，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是在那里度过的。母亲似乎并不太了解，也从没见过她的这位伯祖父，看起来我母亲只是扫了几眼盒子里的东西，估计也就选了一两件物品在每个星期举行的车库甩卖中出售，其余的东西都原封未动。我相信，她应该从没打开过包裹中的笔记本。

最上面一本笔记本中的第一页是一封信，不过那封信不是写给母亲，显然是写给德尔塔特护养老院经营者“玛丽”的，信中要求将这些笔记本，还有一部柯达袖珍相机寄给你。上面还有你的地址，所以，我才将这个迟来已久的包裹寄给你。

如果二十年前你就在等待这些物品了，耽搁了这么久，我万分抱歉。母亲是个健忘的人，在中年时就是如此。

因为这些笔记本是要寄给你的，所以我决定不看里面的东西。不过我还是扫了几眼，发现母亲的这个亲戚真是了不起的艺术家：里面有地图，还画了山，还有一些别的素描，颇具专业水准。

我再次对母亲的疏忽大意和迟来的包裹表示歉意，我相信雅各布·佩里先生当年是希望它能及时送到你那儿的。

小理查德·A.杜巴戈敬上

我将盒子拿到书房，拿出那摞笔记本，下午便开始看起来，读了个通宵，到了第二天早上，看了大约九本。

雅各布·佩里的遗愿令我考虑了好几个月。后来，我决定出版雅各布·佩里的终稿（也是唯一一份手稿）。我觉得他花了生命最后的十个月辛苦写出这些手稿，肯定是希望它出版。我还相信这也是他选择我作为他的第一个读者的原因。他知道我能判断手稿值不值得出版。我确信，雅各布·佩里的手稿——也就是这本书——绝对值得出版。

第二版，也是限量发行的版本中会有佩里先生亲笔写的书稿，里面包含佩里先生加在文本里的几十幅素描、肖像画、认真画出的地图、山上的景色、老照片还有其他东西。这个版本只有文字，但我觉得这已经足以讲述雅各布·佩里从1902年到1992年的故事，足以让我们听到这样的故事。作为他的编辑，我只是校正了一些拼写错误，并且在文本中加了少数说明性的注释。佩里先生让我作为他的第一个读者和编辑，是因

为他信任我并希望我能够竭力让读者读到这份奇怪却格外美丽的遗作。

我认为这是他的真实愿望。

不过，现在我只能向上帝核实了。

—第一部分—

登山者

1

马特洪峰只给你两个选择：在左边失足，你便会死在意大利；往右边走错一步，你便会死在瑞士。

我们三个在马特洪峰顶吃午饭的时候，得知了马洛里和欧文在喜马拉雅山失踪的消息。

那是1924年6月末的一天，天气很好，那则消息登在三天前的一份英国报纸上，报纸是意大利布勒伊一间小旅馆的厨师用来包我们那份厚厚的冷牛肉山葵新鲜三明治的。我的帆布背包里揣着这份轻飘飘的报纸，直到登上马特洪峰仍浑然不觉，但是很快，这则消息就会像沉重的石头一样压在我们胸口。跟报纸一同放在包里的还有用山羊皮囊装着的酒、两个水壶、三个橘子、一根100英尺长的登山绳和一大包意大利香肠。我们并没有及时发现那份报纸，或者看到上面那则足以改变我们命运的消息。我们的心思全在山峰和周遭的景色上。

我们在六天的时间里，反复攀登马特洪峰，但一直没有登顶，理由恐怕只有“教会执事”[\[7\]](#)知道了。

从策马特镇上山的第一天，我们登上了霍恩利山脊——那也是1865年温伯尔走的路线——同时还得避开像无数伤疤一样分布在山面的固定绳索和缆绳。第二天，横穿茨姆特山脊时，我们用了相同的方法。第三天，我们经霍恩利山脊瑞士的一侧，再度横穿那座山，穿过岩体松散的北面峭壁，累得够呛，我们攀登的地方就在山峰下面，也是理查坚决反对我们上的那座山峰。接着，我们沿意大利一侧山脊往下，于黎明时分到达我们设在朝南面对布勒伊绿色高地上的帐篷。

五天后，我才意识到，我们走的是当年的登山者走过的路线，拜他们所赐，马特洪峰这才出名。当年二十五岁的爱德华·温伯尔行事果断，在登山方面堪称专家，他临时组建了一个三人登山队，包括英国传

教士查尔斯·哈德森（来自克里米亚半岛的牧师）、哈德森新收的十九岁门徒——道格拉斯·哈多，还有信心满满的弗朗西斯·道格拉斯爵士（他刚刚通过英国陆军部的考试，而且名列前茅，在118名竞争者中领先第二名近500分），他当时年仅十八岁，是昆斯伯里第八任侯爵之子，他到阿尔卑斯两年了，还是个新手。除了温伯尔那个由水平参差的年轻人组成的登山队外，还有他请来的经验和水平差距颇大的三个向导：“老彼得”陶格瓦尔德（其实他也只有四十五岁，却被当成了老人）、“小彼得”（二十一岁），还有经验极为丰富的迈克尔·克罗泽，他三十五岁，是来自夏蒙尼的向导。事实上，他们只需叫克罗泽一人作为向导便可，但温伯尔早先答应要雇用陶格瓦尔德父子，而这名英国登山家向来言而有信，即便整个登山队的人员组成已经相当臃肿，另外两个向导完全是多余的，他还是信守诺言。

教会执事一直在向我们介绍让-安托万·卡尔的勇气和成就，此人既是温伯尔的朋友，也是竞争对手，还是他以前的登山拍档。不过，直到我们登上意大利山脊我才体会到这点。我们攀行的那些复杂路线就是卡尔开拓的。

我们拥有自己的登山帐篷，也就是温伯尔帐篷，这种帐篷就是当年那个久负盛名的著名登山家在这座山上设计的，因此名字沿用至今。山的两边是低矮的冰川，帐篷就搭建在冰川上方的草地上。我们每天傍晚之前都会登上一侧山脊，天黑之后，我们通常会围着一小堆火随便吃点东西，轻声交谈，然后舒舒服服地睡几个钟头，再起来登山。

我们登上了马特洪峰的福吉恩山脊，但在靠近山顶时，我们还是绕过了那些陡峭的悬壁。这算不得失败。因为我们花了一整天时间，希望想出办法征服那个从未有人踏足的悬崖，但因为既没有设备，也缺乏技巧，决定还是不去垂直攀登了。（这个悬崖于1942年，也就是十八年后

终被阿弗雷德·佩里诺、贾科莫·奇亚拉和路易斯·卡雷尔征服，路易斯·卡雷尔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小卡雷尔”，如此称呼他是为了向那位著名的前辈表示敬意）正是我们的谨慎才没有人员伤亡，要知道，考虑到1924年的装备和登山技巧，登上福吉恩山脊的悬壁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件事情还让我想起了初次跟三十八岁的英国人理查·戴维斯·迪肯，以及二十五岁的法国人让-克洛德·克莱罗克斯在艾格尔峰北面山脚下见面时的情形，当年，我们还没登上异常凶险的艾格石壁。但此事暂时不表。

实际上，被他众多朋友和登山伙伴称为“教会执事”的理查，以及刚刚成为夏蒙尼向导协会成员、也许是最顶级的登山互助会成员的让-克洛德均同意，让我参与耗时几个月、横贯冬、春、夏三季的阿尔卑斯山之行。我确实很享受在哈佛求学的时光，但是跟理查和让-克洛德（我后来干脆将克洛德为唤作“J.C.”，反正他似乎也并不介意我叫他的绰号）在一起的这段时光，却是目前为止我这一生中最具挑战性、也最激动人心的经历，真的让我受益匪浅。

至少在珠峰的梦魇开始之前是这样的。当然，我又扯远了。

在马特洪峰的最后两天，我们在凶险的西面登上部分山脊，然后又借助绳索下来，研究登山路线，计划该如何登上真正危险的北面，那也是阿尔卑斯山难以克服的地区之一。（七年后，弗朗茨和托尼·施密特在北面露营一晚后，终于登顶成功。他们一路从慕尼黑骑自行车前往山里，完成北面登山的壮举后，他们又骑车回家）对我们三个来说，现在只能算勘探任务。

最后一天，我们终于为北面那个看似无法征服的“茨姆特之鼻”悬崖制定出了登山路线，然后再次撤了下来，横穿至意大利山脊，最后，理

查允许我们登上最后的几百英尺。六月末，风和日丽的一天，我们终于登上了狭窄的山峰。

在马特洪峰的那一个星期，我们登山的时候遭遇了倾盆大雨、突如其来的暴风雪、雨夹雪、能给岩石披上雨凇的冻雨，还遭遇了大风肆虐的天气。最后一天，山峰上天朗气清，万籁俱寂。因为风不大，理查用一根火柴就点燃了他的烟斗。

马特洪峰的山顶是个狭窄的山脊，如果你从略低、稍微宽一点的“意大利山峰”和高而狭窄的“瑞士山峰”之间走过去，也就百来码^[8]长。在过去的九个月里，理查和让-克洛德教会我一个道理，所有漂亮的山都不会让你犯难。马特洪峰只给你两个选择：在左边失足，你便会死在意大利；往右边走错一步，你便会死在瑞士。

意大利这侧是高达4000英尺的峻峭岩石，而瑞士这边则是陡峭的雪坡和岩石嶙峋的山脊，这些山脊落差达数百英尺，人若掉下去，很有可能尸骨无存。山脊线上白雪皑皑，我们的平头钉靴在上面走过，留下了清晰的印记。

马特洪峰的山脊并非那些兴奋的记者所宣称的（现在他们仍然这么认为）“刀刃山脊”。我们在山脊的雪地里留下的脚印证明了这一点。要是山脊真的如同覆盖大雪的刀刃一样，我们的靴印肯定会留在两边，因为在真正的刀刃山脊上行走，肯定会像只笨拙的鸭子一样，慢慢悠悠地摇摆，一条腿在西边，另一条腿在东边。要是脚一滑，估计能把你的蛋蛋给扯了，但是我们并没有，上帝保佑，那可是在4000英尺高的地方。

我们可以在“刀刃山脊”上稍宽一点的地方，也就是垂直的雪檐上玩让-克洛德所谓的“跳绳游戏”。在这种大雪覆盖的刀刃山脊行走时，

我们可能绑在一起，倘若我们前面或者紧跟在你后面的登山者滑到了另一边，你的第一反应（因为在大雪覆盖的刀刃脊上几乎找不到保护点^[9]）——你多次训练后形成的“本能反应——定会跳向山脊线的对面，如此，你们两人都会悬挂在4000英尺高的山脊上，甚至更高的地方，到时候，你肯定会祈祷，首先：绳子可千万不能断，要不你们两个都得完蛋。其次，你俩的体重可千万不要差太多。

这么做还真是管用。我们在勃朗峰的刀刃脊上练习过无数次。但是，那个山脊对于失败后的惩罚，或者说对于绳子断裂后的惩罚，只会让当事者滚到50英尺下的雪地里，而不是从4000英尺高的地方掉落。

我身高6英尺2英寸，体重220磅^[10]，所以，当我跟可怜的让-克洛德（身高5英尺6英寸，体重135磅）玩“跳绳游戏”时，理论上来说，他会像上钩的鱼一样从大雪覆盖的山脊线那边翻过来，这样，我们两个都会滑下雪坡。但是，因为让-克洛德习惯背最重的背包（他使用他那把长冰镐的时候速度最快，也最有技巧），所以，平衡的问题还好解决，高应力麻绳会嵌入垂直的雪檐中，直到勒到下面的岩石和坚硬的冰块上。

但是，正如我说的，马特洪峰长长的山脊比法国的大马路还要宽，至少走在上面没什么问题，在某些地方可以成纵队走过。如果你艺高胆大，或者真傻得可以，你可以手插口袋，心不在焉地玩这个游戏。理查就是这么做的，他从夹克口袋里拿出他的旧烟斗，点燃了，在上面来回踱步。

理查平日沉默寡言，甚至可以好几天不说话。这天上午，他显然豪情大发。一边抽着烟斗，一边示意我和让-克洛德成纵队跟在他后面，去远端的山脊。我们在那里可以俯瞰意大利山脊，之前走过的路线一览无余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甚至还看到了温伯尔走过的路线，后来，他决

定走看似更有难度（事实上，因为那边有大冰块突出的角状物，反而容易些）的瑞士山脊。

“他和卡雷尔的登山队去过那儿。”理查说，然后指着一条尖塔状的狭窄山脊下面三分之一处的线路，“经过多年的努力，温伯尔终于比他的老朋友和那个意大利向导要早两三个小时到达山峰。”

当然，他讲的是温伯尔和他手下六个登山队员于1865年7月14日首次登上马特洪峰的情形。

“温伯尔和克罗泽有没有用石头扔他们？”让-克洛德问道。

理查看着我们的这位法国朋友，想确定他是否在开玩笑。接着两人都笑了。

理查指着我们左边的峭壁说：“温伯尔一门心思只想引起卡雷尔的关注。他和克罗泽大声叫喊着，往北坡扔下了石头，当然啦，他们并没有朝意大利人正在攀登的山脊扔。但在卡雷尔和他的队员听来，觉得那动静如同加农炮弹。”

我们三个人看着下面，像是看到了意大利向导和他的同伴正吃惊地望着上面，眼睛里满是绝望。

“卡雷尔认出了老朋友温伯尔那条宽松的白裤子。”理查说，“卡雷尔认为他还要一个小时左右才能登上山峰，当时，他和他的队员已经爬过山脊最艰难的部分，但看到温伯尔已经登顶后，他转身领着他的队员下去了。”理查叹了口气，深深地吸了口烟斗，然后望着我们下面的群山、峡谷、草地和冰川。“两三天后，卡雷尔登上了马特洪峰，依旧是从意大利山脊那边上去的。”他轻轻地说，像是在自言自语，“尽管英国

人显然取得了胜利，成为第一批登顶马特洪峰的人，意大利人也成了第二批登顶者。”

“没错，他们的确赢了，可却是如此的悲剧。”让-克洛德轻轻地说。

之前，我们将背包堆在了狭窄山脊最北端的几块大石头上，回到那里后，我和让-克洛德开始准备午餐。这是我们在马特洪峰的最后一天，兴许也是我们在一起这么久后最后一次一起登山……没准这辈子都没机会了。我特别希望不是这样的结局。我只想跟这些新结识的朋友完成欧洲的“游历”，攀登阿尔卑斯山。但理查很快就要去英国办事了，J.C.也不得不回到夏蒙尼向导协会履职。每年，夏蒙尼的向导都会依照夏蒙尼山谷诡异的传统，带上具有兄弟情谊的神圣绳子在那里聚会。

我不再去想分离抑或是永别的离愁别绪，也没再去拿午餐，我迫切地想把这些景致尽收眼底，牢牢记住，这种感觉比腹中的饥肠辘辘更甚。

空中万里无云。离我们130英里外的海滨阿尔卑斯山清晰可见。最先由温伯尔和向导克罗泽登上的艾克林斯国家公园庞大的轮廓像一头大白猪一样映衬在天空中。我稍稍往北边望去，看到罗纳河远端奥伯郎特高高的山峰。西边，所有低矮的山峰在勃朗峰的对照下都相形见绌，山顶上的皑皑白雪反射着太阳光，晃得我的眼睛都睁不开。我稍微将脸转向东边，望着那边一座接一座的山峰，有的是我过去九个月跟我的新朋友登上过的，有的则等着被人征服，有的则永远不会有人涉足了——那些奇形怪状的白色山顶在远处模糊成崎岖不平的地平线，笼罩在一片薄雾中。

查理和让-克洛德吃着三明治，不时抿一口水。我停止观望，也不再胡思乱想，开始吃起东西来。冷牛肉的味道美极了。面包坚硬的外皮很有嚼劲。山葵将我的眼泪都辣出来了，勃朗峰变得更加模糊。

我往南边望去，由衷地赞叹温伯尔在他那本经典的作品《1860—1869年登阿尔卑斯山记》中所描绘的景色。我是前一天晚上才在布勒伊上面的帐篷借助蜡烛看过的，这会儿仍能清楚地记得里面的内容，爱德华·温伯尔于1865年7月14日第一次描绘了马特洪峰的景致，而我则于1924年6月末贪婪地看着温伯尔这段景色描写：

那里有阴郁的黑森林、生气勃勃的草甸、翻腾的瀑布和静谧的湖泊，有肥沃的土地、未曾开花的荒原、阳光明媚的草原，以及寒冷的高原。那里有最崎岖的山峰，最优雅的轮廓，有险峻、陡峭的悬崖，缓缓起伏的山坡，有岩石嶙峋、白雪皑皑的大山，忧郁而庄严，或是闪闪发光，或是银装素裹，城墙、炮塔、顶峰、金字塔、圆顶、锥体和尖顶，形态万千！真可谓巧夺天工，天从人愿。

看得出来，爱德华·温伯尔一定是个浪漫的人，19世纪中晚期，众多黄金时代的登山家皆是如此。跟1924年那种简洁、现代的风格相比，他的文采是那样的绚丽、古典。

但是，我经常被人诟病毫无浪漫可言，坦白说，我的确如此。这是性格使然，也许，我就是个这样的人。虽然，我是一名哈佛毕业生，专业还是英文，准备创作自己“伟大”的旅行见闻和小说——当然啦，我只会以那种简洁、现代的风格创作——但我还是能惊奇地发现爱德华·温

伯尔19世纪的文字是那样华丽，读到这样的文字，我的眼眶再次湿润了。

1924年6月的这天，看到这段五十多年前写下的文字，我怦然心动，看到情感丰富的爱德华·温伯尔对景色的描写，我的灵魂更是被其俘虏。这位伟大的登山家第一次登上马特洪峰，看到这样的景色时才二十五岁。而我两个星期前才刚刚庆祝完自己的二十二岁生日，如今也有幸能一览这美丽的景色，我感觉自己离温伯尔和一群登山者如此之近，他们中有些人被诟病为愤世嫉俗，有些人跟我一样不谙浪漫，此刻，我正从这个山脊，从这块低矮圆石的顶端往南望向意大利。

整个秋天、冬天和春天，我都跟让-克洛德和理查攀登阿尔卑斯山，每次攀登完一座山峰，我们都有一个问答环节。提问时，我们从来不会表现得高高在上，其实我还挺喜欢这种过程的，因为我能从两位登山家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自打我从美国来到欧洲后，也成为了一名出色的登山者，多亏了让-克洛德和理查彬彬有礼的教导——有时候他们也会开些善意的玩笑，但在教导我的过程中，他们从来不会卖弄学问。我知道我正逐渐成长为一名出色的登山家，应该说是一名世界一流的登山家，而且我也成为一个小兄弟会中的一员。除此之外，理查和让-克洛德会对我谆谆教诲，包括山峰上的问答指导，帮助我学会如何去爱我刚爬过的山。即使在跟那座山的亲密接触中，她可能凶险异常，我也应该爱她，比如遇上风化的岩石、雪崩、攀爬的时候连个手点^[11]也没有，掉下去便会粉身碎骨；比如，被迫在壁架上露营，狭窄的壁架上甚至都无法垂直放下一本书，我们却还要在冰冷的天气里挤在那里，有时还会碰上冰雹风暴、雷暴，晚上，我那个冰镐的金属嘴在电暴下闪着蓝色的光，为了不让自己睡过去，掉入万丈深渊，你还得在下巴下夹一根蜡烛。尽管经历了这么多艰难险阻，理查，特别是让-克洛德一直都在教

我，要爱我们攀登过的山，爱真实的她，即使跟她在一起经历了最艰难的时期，对她的爱仍要矢志不渝。

马特洪峰的问答教学是由让-克洛德发起的，比以往都要简短。

每座精彩的山峰总有让你爱慕的东西。而马特洪峰就是一座了不起的山。你爱这座山峰的峭壁吗？

不爱。马特洪峰的峭壁，特别是我们耗费了大部分时间的北坡，都不值得爱。那上面到处都是碎石。掉落的岩石犹如雨下，还有雪崩。

那你爱岩石吗？

不爱。岩石太过奸诈。反复无常，还会撒谎。用锤子将岩钉敲入岩石中，你肯定听不到正常的钢铁相撞声，听不到铁器撞击岩石的声音，一分钟后，你用两根手指就可以将毫无用处的岩钉拉出来。马特洪峰的岩壁太恐怖。登山者知道，所有的山都有随时倒塌的危险，因为它们垂直露在外面，无遮无挡，就会不可避免地被风、被水、被天气和重力腐蚀，但比起大多数山峰，马特洪峰的碎石要更加不稳定。还指望我爱上岩石？没门！

你爱山脊吗？

不爱。马特洪峰最著名的山脊：意大利的福吉恩山脊和瑞士的茨姆特山脊要不就是太危险——不断有岩石掉落，雪崩时有发生，要不就是太温顺——上面安装了为女性登山者和一把年纪的英国老人使用的缆绳。爱这样的山脊？绝不。至少在爱德华·温伯尔之后就不爱了，当时这里还无人涉足。

可你爱这座山。这点你很清楚。那你到底爱它什么？

我爱它。马特洪峰能为登山者解决许多问题，但是，跟没有登上过的艾格尔峰北坡，以及其他一些我见过或者听过的山峰不同，马特洪峰能让每个出色的登山者干净利落地解决每个问题。

马特洪峰上是一堆坍塌的碎石，但它的峭壁和山脊却是那样的美。她就像一个上了年纪的女演员，在心酸的外表下，卸去令人心酸的妆容后，年轻时的面颊和骨架仍然有其值得炫耀之处，仍然经常能看到昔日近乎完美的容貌。山峰独自矗立在那儿，跟其他的山并无关联——也许，它是整个阿尔卑斯山最干净、最值得记忆的地方。去让一个从未见过山的小孩画一座山，她会用蜡笔画出马特洪峰。那座山峰就是那样深入人心。北面垂直的上沿往外弯曲了一部分，像一片碎浪板，那座山像是随时都在动似的。那个陡峭的崖壁能够自己酝酿天气，形成大块的云彩。那是一座实实在在的山。

你会爱它的魂魄。

没错。它的魂魄不由得你不爱。爱德华·温伯尔那个忠诚的向导让-安托万·卡雷尔受爱国情感驱使，背叛了他。1865年7月14日，他领着菲利斯·乔达诺登上了意大利山脊，此举是为了让所有意大利人享有最先登顶的荣誉。二十五岁的温伯尔绝望地冲到策马特，希望从另一边的山脊上山，跟他一同前往的还有他那个匆忙组建的登山队。

从那日起，四个死去的灵魂从岩石上用最大的声音对我喊话，任何一个登山者都必须学会聆听他们，爱他们，尊重他们踩过的每块岩石、睡过的板石，在温伯尔等七个登山队欢呼过的狭窄山峰上发出胜利的欢呼，集中注意力从四人掉落致死、现在仍然凶险的万丈山崖下山。

我的朋友，你会喜欢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是的。我的确喜欢这样的景色。尽管登山让我的肌肉酸痛，手上血肉模糊。但这样做绝对值得——身体上的痛楚早已忘却。映入眼帘的只有景色。

我吃着东西，眺望风景，让-克洛德为我设计的问答教学圆满完成，这会儿，他摊开三明治干酪布外的报纸。

“马洛里和欧文在登顶珠峰的时候遇难了。”他用轻柔的法国口音大声读了出来。

我停止咀嚼。查理不是在捣实烟斗里的烟丝就是在掏里面的烟灰，这会儿，正在平头钉靴上敲打烟斗。听到这话后，他也僵在了那里，他将靴子放在膝盖上，那个空烟斗则靠在靴子上，直勾勾地盯着让-克洛德。

让-克洛德说：“伦敦，1924年6月20日，珠峰委员会极为遗憾地收到了一封来自……”他不说了，将那张皱皱的报纸塞到我手里，“杰克，这是英文报纸，你来读。”

我十分惊讶，不明白让-克洛德为何不继续读下去了。据我所知，他的英语读写均十分流利，我接过报纸，在膝盖上抹平，接着大声读了出来：

伦敦，1924年6月20日，珠峰委员会极为遗憾地收到了一封来自诺顿上校的电报，电报是6月19日下午4点50分从帕里镇发出的。

马洛里和欧文在最后一次登山中殒命。那天，登山队余下的成员均安全到达营地。在其余人员离开后，两名追随者在最后一天丧生于珠峰

的雪崩中。

珠峰委员电报诺顿上校，对探险队表达了深深的同情。两位英勇的登山队员的牺牲肯定跟恶劣的天气情况和大雪脱不了干系，登山行动从一开始一直受到恶劣天气阻碍。

我继续读着报纸，那份报道既表达了对遇难者的哀悼，又算是一篇传记：

这起悲剧事件的遇难者，乔治·莱·马洛里是唯一参与过前两次探险的人，而作为他们新招募的队员A.C.欧文在三年前就开始想登上这座山，最后却被这座山索了命。就在几天前，我们才刚刚发表马洛里亲自撰写的有关这次探险第二次失败的文章.....

那次失败是因为风雪，登山队不得不从最高的营地撤下来。

但那只是暂时的挫折，我们绝没有失败。

这是马洛里写给《泰晤士报》的话。接下来的几段，大抵上是说尽管天气寒冷、大风肆虐，随时都会雪崩，预示着今年的登山季节即将结束，季风即将到来，但马洛里并不甘心。

我停下来，看着两位朋友，想知道他们会不会示意我不要再继续读下去，把报纸递给他们，但让-克洛德和理查只是盯着我，等着我继续。

微风轻起，我紧紧地抓住皱巴巴的报纸，继续读着那篇长文的第二栏。

马洛里的整篇文章都充盈着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这次行动，”他说，“暂时耽搁下来，只是为了更精彩的高潮。我们很快达成了意见。第三次行动中，我们将从绒布冰川上，不管结果如何，这都将是我们最后一次尝试。”他在文中写到了这次行动成功的概率，还说他已经有了心理准备。“我们预计，”他接着写道，“珠峰不会对我们手下留情”，哎，果不其然，珠峰索去了他的命！

我放下报纸，理查和让-克洛德坐在那里等着，从理查的肩头望去，一只很大的乌鸦悬在微风中，它的身体几乎停在了5000英尺高的稀薄空气中。

我跳过了一些散文式的批评，继续念道：

马洛里向来都是一位“值得尊敬的登山者”，他有决心登上珠峰（“唉！”我不由得在心里叹息了一声，但并没有说出来），在C.G布鲁斯将军、E.F.诺顿少校以及一些前辈的努力下，他们征服了阿布鲁奇公爵创下的22,000英尺高的纪录，现在正往远处独立的乔戈里峰进发。

这篇文章的主人公自然是三十七岁的乔治·莱·马洛里，他做事果断，是个攀登珠峰的老兵了；年轻的安德鲁·欧文，年仅二十二岁，居然跟我一样大！他们于6月8日早上离开了他们的高地营，应该带上了氧气设备。之后，两位英雄只露过一次面，也就是几小时后，他们的队友诺埃尔·奥德尔看到他们“精力充沛地往山顶攀登”。后来，云层迫近，暴风雪来袭，马洛里和欧文再也没有出现过。

我将《泰晤士报》上的报告大声读了出来，他们是那天晚上失踪的。当时，奥德尔已经上到了危险的六号营地，那天晚上，他朝高海拔的山上大声叫喊，认为马洛里和欧文可能会趁黑下山。马洛里将他的火把和提灯留在了六号营地的帐篷里。即便在这种恶劣天气下幸存了下来，他也没办法给下面的人发出信号。

根据《泰晤士报》的这篇文章，五十个小时过去了，即使一直不肯放弃希望的诺尔·奥德尔也放弃了，将两个睡袋成“T”型放置，以便让低营地上带有望远镜的人看到。这个信号是他们之前约定好的，意指无须继续搜寻了，两名登山者永远失踪了。

我终于放下报纸。风势渐大，不停地吹打着它。下午，蓝色的天空已不见那只乌鸦的踪影，下午的天色正逐渐变暗。

我摇摇头，感觉我那两个朋友身上强烈的感情，但对其内心真实、复杂的想法并无所知。“后面的情况大抵相同。”我沙哑地说。

理查终于挪动了身子。他将冰冷的烟斗放在那件花呢夹克的胸袋里。“他们说还有两个人遇难了。”他轻轻地说。

“什么？”

“第一段就写到了登山队还有两名队员遇难。可到底是哪两个，又是怎样遇难的？”

“哦。”我笨手笨脚地摊开报纸，手指从头挪到尾，指到最后一段。文章写的不是马洛里就是欧文。但我终于在最后找到了另外两人的信息。在这儿呢。文章说：

根据德国探险者布鲁诺·西吉尔的说法，登山队的大部分人都离开了珠峰的大本营，身负为德国人攀登珠峰执行侦察任务的西吉尔看到了三十二岁的珀西瓦尔·布罗姆利，此人是莱斯特第五任侯爵的兄弟，还有另外一名德国登山者——西吉尔认出他是科特·梅耶，两人是在五号和六号营地之间被雪崩卷走的。布罗姆利勋爵是诺顿上校探险队的非正式成员，跟同探险队从大吉岭前往珠峰大本营。虽然季风季节已经来临，诺顿上校的探险队早已从山上撤了下来，他们当时认为布罗姆利勋爵和梅耶打算最后一次去搜寻乔治·马洛里和桑迪·欧文的下落。最后，布罗姆利爵士和那名德国登山者的尸体都没找到。

我再次放下报纸。

“一名世袭的贵族死在珠峰上，报纸上竟然只有寥寥几句。”让-克洛德咕哝道，“上面写的全是马洛里，全是他和欧文的报道。”

“我们在英国称他为‘珀西勋爵’或‘珀西瓦尔勋爵’，”理查轻声说，“‘布罗姆利勋爵’是他的兄长，他是一名侯爵。就算珀西·布罗姆利

是第二位继承人，他其实也不配做一个贵族。乔治·马洛里虽然出身贫寒，但确实是那次探险中真正的贵族。”他站起来，把手插进裤子口袋里，低着头，漫步走到狭窄的山脊那头。他看起来就像在校园里心不在焉地行走的教授，正思考他所研究领域的疑难问题。

理查走远后，我小声对让-克洛德说：“他认识马洛里或者欧文吗？”

让-克洛德看着我，往前探了探身子，尽管理查已经走远，但他还是用近乎耳语的声音说：“我不知道他是否认识欧文，杰克。但他认识.....马洛里，理查认识他很多年了。战争开始前，他们曾在剑桥的同一所大学上学。战争期间，他们曾多次一同上过战场。理查曾于1921年受马洛里之邀参加一次侦察活动。1922年，他们还曾一起在珠峰勘探。但今年无论是马洛里，还是登山俱乐部，都没有邀请他。”

“天哪！”我以为已经慢慢了解我这两位新朋友及登山伙伴。现在我才发现，我压根儿就不了解他们。“原本在珠峰上失踪的可能是马洛里和理查，而不是年轻的桑迪·欧文。”我小声对J.C.说。

让-克洛德紧咬嘴唇，看起来像是确保理查仍远远地在意大利山脊那边似的，他似乎正入神地盯着某个地方。

“不，不是这样的，”让-克洛德小声说，“在前两次探险中，马洛里和理查有几次都.....怎么用英语地道地说‘跌落’呢？”

我以为他是想形容两个人用绳子绑在一起，往下掉时的情形，尔后我才恍然大悟。“应该是‘争吵’^[12]。”我说。

“是的，是的，而且，恐怕两人吵得还很凶。我确定，自打他们从

1923年的那次探险回来后，马洛里没有跟理查说过话。”

“两人为什么事情争吵呢？”我小声说。现在又起风了，将山峰上的小冰块吹到我们脸上。

“第一次探险……正式的说法应该叫作侦查探险活动，但马洛里等人的真实目的是在到处都是冰崩和冰川的大本营找到前往山里的最快路线，然后尽快开始登山。我知道理查和马洛里都相信他们可能在1923年的那次探险中登顶成功。”

“他们野心可真不小。”我喃喃道。理查仍在山峰远端的意大利山脊上。风从他那个方向吹来，越来越大，我怀疑即使我们大声喊，他也未必能听见我们说话。但我和让-克洛德继续快速小声地说着。

“所以，马洛里坚持认为前往珠峰北坳的最佳路线是从东边出发，往上翻越卡塔山谷。但那里却是一个……用英语怎么说‘culdesac’？”

“死胡同。”

让-克洛德咧嘴笑了。有时候，我觉得他还挺喜欢这种半生不熟的英语。“是的——死胡同。马洛里领着所有人绕过那座大山，走了一个又一个的死胡同——他甚至让布洛克上到西绒布，他们差点儿穿过边境，进入尼泊尔境内，寻找往南登上珠峰的路，最后他们认为南面的冰川和冰崩，再加上那些山脊根本没办法登山。最后只能从北坡上去。”

“我很怀疑。”我小声说，与其是在对J.C.说，不如说我在自言自语。

“无论如何，几个月就这么白白浪费了。”让-克洛德说，“至少在理查看来，时间的确浪费了——他们不停地往东边、西边勘探，该测量的

都测量了，该拍照的也都拍照了。却仍然没有找到前往北坳的路。”

“我看过一些照片。”我说，一边瞥了一眼，确保理查仍然在山峰远端。他看起来像是一动没动。“照片挺漂亮的。”

“是的。”J.C.说，“最初那批照片，是马洛里登上一座较高的山峰，找了个绝佳的观测点拍摄的，但是他将照片底片放错了。结果什么都没拍出来。那些照片都是布洛克等人拍出来的。”

“可是这些跟马洛里和查理的争吵有什么关系。”我问，“他们做了这么多年的朋友，我想，彼此肯定也十分尊重……后来却形同水火。”

让-克洛德叹了口气。“大山附近的大本营最初设在一个小峡谷的进口处，那里有一条河穿过平原。他们肯定不下百次地从那条河边走过，但并没有实地勘探。理查就想探查一下这条河，看能不能找到前往北坳的路线，但马洛里每次都会反对他，坚持声称这条河流向东绒布冰川，在那里停了下来。他们看到一侧的山谷有个入口，上面铺着碎石，以及以前的冰川留下的像尖塔一样的积雪，走在上面很容易。理查告诉他们，这个山谷可能会再次蜿蜒横向西侧（事实上的确如此），这样他们就会顺一条安全容易的路线去到北坳了。马洛里表示反对……当时他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说什么这几个星期的勘探白白浪费了，无论是往东还是往西的路线都耽搁了。而且，马洛里和登山俱乐部还认为夏天的季风季节才是登珠峰的最佳时间。但是，到了六月，天还是没完没了地下雪，就连马洛里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时间非常糟糕，就连勘测都不行，更别说爬山了——暴风雪太频繁，怎么说来着，越往上越猛烈。”

“1923年他们就为这事争吵吗？”我小声说。

让-克洛德近乎凄凉地笑了笑。“最后一块砖……不对……那句话怎

么说来着？最后压垮骆驼的是什么东西来着？”

“稻草。”

“最后一根稻草是理查不断催促，说什么应该爬上嘉措拉，去那里勘查。马洛里觉得这种做法完全无用，拒绝了理查的要求。”

“嘉措拉是哪里？”我问道。1924年6月我对珠峰的地理几乎完全不了解。我只知道世界上最高的山峰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的边界，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只有通过西藏才能去那里，真要是登山的话，只能从北坡上去。说得具体些，上到北部山脊上面的东北部山脊和北坡，前提是探险队的照片都是真实的。

“嘉措拉是通往西侧，将康雄冰川和东绒布冰川分开的高隘口。”J.C.说，“他们遇上了名副其实的极地大暴风雪，雪都到了他们腰部……是这么说的吗，杰克？”

“齐腰高。”

“齐腰高的雪越积越深，即使到达平原地区后也什么都看不见，他们还以为到达山顶了。在暴风雪中就连搭建帐篷也成为奢望。马洛里对时间的浪费异常暴怒。但是，到了早上，天放晴了，从嘉措拉大雪覆盖的营地可以看到前往北坳的完美路线：可以直接从山谷上去，然后再经山谷的侧面（在他们勘查的过程中，这条路线理查据理力争过多次）穿过冰雪覆盖的地方，上到另一边的山侧凹地，然后，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上到北坳。从那里直接前往北山脊，再一路上到高高的东北山脊。但季风季节的雪会把他们活埋了，风势异常恐怖，即使他们勘查到了一条不错的路线，可以去到一个1000英尺高的冰墙，从那里上到北坳，但当时已经错过了登顶的时机。9月24日，他们不得不从山上撤下来，因

此，他们实际上并没有登上珠峰。”

理查刚才一直在抽烟斗，但现在他正将里面的烟灰敲出来，随时都会回到我们这边。

“想必这就是他们争吵的原因。”我小声说，“所以今年理查才没有跟马洛里一起去珠峰探险。”

“不是。”让-克洛德耳语道，急急的声音变得严厉起来，“是因为在第二次探险行将结束的时候，发生了意外——1923年那次探险过后，他们在英国没待几个星期就又回去登山了。理查也被邀请了，但对方并不情愿。1923年，不知何故，马洛里写给他妻子的一封信被复制后在登山者之间传开了。里面的内容我大抵能记得——不过后来我还是查看了马洛里到底怎么写的。内容大抵如下：

尽管我跟他相识多年——我们在剑桥的时候就是很好的朋友，特别是在放学后我们去威尔士登山期间，但我不是特别喜欢他。他很喜欢摆架子，跟个土财主似的，就像一个被溺爱的诗人，不仅不时表现出保守主义的偏见，而且有时候态度相当傲慢。有时候，如果有人跟他意见不合，他会真的充满恨意。我们的朋友理查·戴维斯·迪肯喜欢那个别人给他取的绰号，他第一次来到剑桥大学莫德林学院时，总共也就五十个同学。我相信‘教会执事’这个绰号定能满足他膨胀的自我。露丝，总而言之，上次探险之后。我感觉再不应迁就他，也不会再迁就他了。他知道的倒不少，但就是固执己见、冥顽不灵，要是别人知道了他不知道的东西，他一点儿都不高兴。要是他幸运地猜中了某件事情，比如他找到了嘉措拉隘口的路线，他会把自己的运气当成本事，好像他才是领导

者，根本不把我当回事。

“你的记忆力真不错，朋友。”

让-克洛德一脸惊讶。“这不奇怪！你们美国的学生不也经常被要求背诵动辄上百页的诗歌、美文和其他材料？要是没背出来，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对吗？在法国，记忆能力跟学习能力是画上等号的。”

理查往这边看了过来，表情仍显茫然，显然是在努力思考什么。但我确定他马上就会回来。

“快。”我对让-克洛德说，“告诉我1922年那次探险，也就是那次所谓压垮他们之间友谊的最后一根稻草到底是什么。”

我承认这句话我说得有点语无伦次，但让-克洛德看着我，好像我突然开始说起了阿拉姆语。

“1922年，他们感觉有很大机会登顶。”让-克洛德说，这时，理查开始往我们这个方向走来，“他们爬上威严的冰墙，上到北坳，然后横跨那里到达北山脊，经北部山脊前往东北山脊，再从那里登顶。但是，恐怖的大风逼着他们从那边的山脊下到北坡。他们登山的进场非常缓慢，也充满凶险。于是，他们不得不撤回大本营。但在6月7日那天，尽管季风季节的大雪越积越深，马洛里仍然觉得这条路线可行，坚持要再上北坳，认为他们仍然可以登上顶峰。”

“理查反对再领着挑夫和登山队员上北坳。他认为已经变天了，今年登顶珠峰的机会已经没了。更重要的是，比起马洛里，理查对冰雪状况的了解比他多得多，而马洛里在冰川上和阿尔卑斯山探险的次数实在

有限，理查说现在很可能会有雪崩。就在一天前，一些勘探北坳的登山者借助他们留在冰墙上的绳梯下山时发现过去两个小时里，那里有过宽约50米的雪崩，淹没了他们的足迹。理查因此才拒绝登山。”

这个理查现在离我们也就50英尺远，要不是大风呼啸，淹没了我们的声音，我们肯定早就停止说话了。但是让-克洛德还是匆匆说完了最后几句。

“马洛里骂理查是懦夫。6月7日那天早上，马洛里领着一行十七个人前往北坳，所有的夏尔巴人都用绳子拴在一起。他们果然在北坳200米下面遭遇了雪崩，出事的地点正是理查警告他们的斜坡。九名挑夫被一起卷走了，马洛里离雪崩发生的地方也就几米，但即使是他也被卷入雪浪中。后来，两名挑夫被挖了出来，但另外七个人全都丧生，遗体被埋在冰隙中，就是那个雪崩差点儿把他们带过去的地方。不出理查所料，在这样的天气状况下，试图穿越松散板状雪坡的行为无异于疯狂之举。”

“天哪。”我小声说。

“情况就是这样。”让-克洛德同样震惊，“自从两年前的那个六月后，两个老朋友再也没说过话。理查也没被邀请参加今年的探险。”

我什么也没说。要不是他和马洛里吵架了，理查很可能被邀请参加这次重要的探险——也许是本世纪最重要的探险。想到这个，我感到真是造化弄人。而如今，倘若报纸写的东西可信，这起事故俨然成为了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世纪悲剧。我想到人只有在悲壮死去后才会留下不朽的名声，事实上的确如此，想起了《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等许多报纸是如何评价乔治·马洛里的。

过去的四天我们错过了这一切，我们只顾着爬山、下山、睡觉，再爬山。

“怎么会……”我欲言又止。理查看起来马上要过来了。风越刮越大，撕扯着他的羊毛夹克和领带。我已能听到他那平头钉靴发出的声音，那双鞋显然跟上个星期马洛里和欧文穿的极其相似，鞋子在雪地上“嘎吱”作响，我看到它们在马特洪峰的山脊薄薄的雪上留下浅浅的印迹。

他的手插在羊毛裤的袋子里，右上口袋里的烟斗已经冰冷，理查定定地看着让-克洛德，轻声说：“我的朋友，如果你有机会去攀登珠峰，你愿意去吗？”

我以为让-克洛德会开个玩笑——尽管报纸的消息令人伤感，但他向来爱开玩笑，不过，他只是久久地抬头看着我们那个事实上的领导人，不发一言。理查那双清澈的灰色眸子闪着令人不安的光芒，他不再看着J.C.，而是抬起头，像是正入神地盯着远处的某个点，我回头望了望，还以为那只高飞的乌鸦回来了。

“我愿意去。”让-克洛德终于回答，“珠穆朗玛峰很大，离夏蒙尼山谷十分遥远，我作为这里的向导，需在这里履职，而且这里还有不少老主顾等着我，相对于那些尚未被世人所知的山，我觉得这座山更具英国特色。我认为它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会成为冷血的人类杀手，我的朋友理查·迪肯。但是，我愿意去，我的朋友，要是我有机会去征服那头野兽，我会去。是的，我一定会去。”

我等着理查问我同样的问题，不过，我并不知道如何回答，但他并没有问我。

理查只是在风中大声喊：“我们从山坡上下去，然后经瑞士山脊前往策马特。”

这让我有些小小的意外。我们更好的装备，比如帐篷和睡袋都放在意大利山脊，也就是布勒伊上面的高坡上，而且我们的很多物资也都在那边。好吧，这么做只意味着我们还要长途跋涉经过托尔杜雷山口往回走。作为三人中最年幼的那个，我只有听话的份儿。不过，我只是希望能够在策马特租到一头骡子。

于是，我们开始沿突然变得陡峭的山坡往几乎垂直的阴暗山脊走去，爱德华·温伯尔上山时候就曾将那里称作“危险地段”，后来他们下山时，那个“危险地段”还真是名副其实，给了他们致命的打击。所以，当理查说“我们将绳子连在一起攀爬这段如何？”时，我跟让-克洛德（克洛德有片刻的犹豫，几乎不易察觉，但我还是看出来）同时吓了一跳。

我们在攀登峭壁和山脊时，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将绳子连在一起。要是谁掉下去就糟了——理查就曾掉下过。这里的大部分山脊和大块岩石都无需拴绳子，就比如我们现在倾斜往下的北坡山岩，因为太过凶险，所以不能将绳子拴到一块儿。那里几乎没有露头^[13]或者突出物，最上面的登山者没法将安全圈扔过去，绕在上面——1924年，阿尔卑斯山的登山者都是这么做的。

我将不同的登山绳展开，放在肩膀上，放出一条最短的绳子。接着，我们三个将绳子全都绑在腰间，彼此之间的距离也就20英尺。顺序自然无需讨论。让-克洛德第一个，他在冰雪中的经验最为丰富，而且面对即将攀爬的陡峭岩壁时，他也非常厉害；我第二个，因为我是三个人中最没有经验的，但我有一双强壮的手臂；理查殿后，他是咱们

的“备用大锚”。要是我和让-克洛德掉下去，排在第三位的理查就是我们的安全栓.....可是，要想在如此凶险的岩石上拖住下落的队友，恐怕这个世界上谁也没这个本事。再说了，如果真出事，我们的那根细麻绳肯定早就崩断了。

但这条具有兄弟情谊的绳子让我们感到无比安全，尽管绳子很细，可以说只是象征性地发挥一下作用。被我们当作定海神针的理查也是如此。我们走过瑞士山峰的边缘，开始下山。

*

我的腿还没有小心翼翼地落在又湿又陡的狭窄岩壁上时，我发现居然还有别人以前固定在那儿的绳索，还有一根金属缆绳，被挂在或用登山钉^[14]固定在山坡边缘的远端。有几根绳子是今年夏天一些热心的向导系在那儿的。其余的绳子都有些年头了，因为年代久远，天气寒冷，以及在高纬度太阳光的作用下，绳子慢慢地发生了化学和物理变化，都快被风化成粉了。是那些“当事人”，也就是那些登顶高峰的游客，攀爬岩石、冰块，以及面对变幻莫测天气的门外汉会借助的绳子。有些人会利用它们从几乎垂直的峭壁悬崖上快速滑下，但也许这根绳子承受了你的快速下降的体重，下一根可能会突然断裂，你就会从4000英尺高的地方掉到大石头上，或者掉到冰川下面的冰隙里。

仅凭观察是没有办法判断哪根麻绳是新的、安全的，哪根绳子又是旧的、已经腐烂的，在上面攀爬将是致命的。这个时候，向导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我们三个下降的时候，根本没有理会那些绳索。让-克洛德领着我们往边缘靠去，那里时常会有岩石跌落，即使是在六月份，小雪崩也时

常发生。在我们沿着峭壁往下降落的几分钟时间里，他尽可能让我们避开掉落的岩石和雪崩，在靠近山脊的地方寻找更加坚固的落脚点。

可是我们为什么要走这条路线呢？为什么在临近结束时，我们还要重走道格拉斯爵士和温伯尔登山队其他成员于1865年7月14日遇难时的路线呢？

许多对登山稍微感兴趣的人都知道，下山会比上山更危险，但他们可能不知道，登山者跟山的关系可能随时发生变化，特别是在登山或者下山途中攀爬岩石的时候。往上攀爬时，登山者会展开身体紧靠岩壁，身体和面颊都会亲密地贴在岩石上，要伸出手指摸索壁架，或者寻找岩石上的支点，登山者的整个身体都会寻找哪怕最小的壁架、缝隙、楔形物、悬壁、石块，就如同跟山亲热一样。而在下降的过程中，登山者惯常的做法是脸朝外，这样，登山者更容易看到下面和旁边几码或者几米远的狭小壁架和落脚点。登山者会背靠着岩石，他的脸会转向（注意力亦会如此）身体下面，他们所看到的景色是空旷的天或地，而不是让人安心的坚固岩石或者厚厚的积雪。

对于菜鸟来说，下山更让人害怕，即使对于老手来说，也绝不能掉以轻心。在下山时丧命的人要比上山时多得多。但即使我小心翼翼地手脚并用，跟在J.C.后面，即使我不解为什么理查要建议我们走这条让温伯尔登山队多半成员葬生的死亡路线，我最纠结的问题依然是：理查为什么不问我是否愿意去登珠峰？

当然，这个问题有些愚蠢，没什么实际意义：我没钱加入登山俱乐部喜马拉雅山探险队。（事实上，这是一个有钱人参与的体育俱乐部，我在二十一岁时获得的那点儿遗产现在被我花得差不多了，也正是因为这笔遗产，我才能前往欧洲登山）而且，这是一家英国登山俱乐部，一

般不会邀请美国人。英国登山者和他们的老男孩校友会理所当然地认为，由一名英国测量员以一名英国地图制作者的名字命名的珠穆朗玛峰是英国人的骄傲。不管美国人的登山技术有多高超，他们也绝不会邀请。

再说了，我跟那些试图登顶珠峰的英雄相比，经验还差得远呢。在哈佛上学那阵，我倒有过许多攀爬经验，老实说，我爬的山比我上的课还多。暑假的时候，我曾三次前往阿拉斯加进行小规模探险，但这些经历再加上我跟让-克洛德以及理查这几个月的登山经历还不够，或者说如果要攀登世界上最高，可能也是最凶险的山峰，我的技术还不到家。我的意思是说，乔治·马洛里可刚刚死在珠峰上，而且很有可能就是被他那个身体条件出众，但是年轻、相对缺乏登山经验的安德鲁·欧文（昵称桑迪）掉下去的时候拖累而丧生的。

最后，就在我们又下降几米的时候，我不得不承认连接我们三个人的绳子基本上都是比较松弛的，倘若真有那么一天，登山俱乐部突然邀请我这个道行尚浅又穷困潦倒的美国人陪他们参加接下来的珠峰探险，我不相信自己还会有勇气去攀爬珠峰。（我知道他们肯定还会去的。一旦英国人一心想完成某个壮举，他们一般不会轻言放弃，尽管他们的英雄罗伯特·法尔肯·斯科特、乔治·马洛里在登山的时候牺牲了，但英国佬向来顽固。）

就在这时，我和让-克洛德已经到达了温伯尔登山队第一次成功登顶后，四名成员下落时惨死的地方。

*

我暂停现在的叙述，是想告诉读者，我知道现在突然讲述1865年7

月的那次事故会有些奇怪，那起事故毕竟离1925年的这次探险差不多有六十年了。但是，你到时候就会知道，温伯尔登山队在攀登马特洪峰时发生悲剧事件看似与此毫不相干，但正是这起事故促使迪肯、克洛德和佩里组成了喜马拉雅山探险队，尽管这次探险任务极不正式，也几乎无人报道。

温伯尔探险队一行七人在爬山的时候是用绳子拴在一起的，但不知何故，他们在下山的时候分成了两组。爱德华·温伯尔和他那个经验丰富的向导迈克尔·克罗泽不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就是累迷糊了。他们的第一根绳子拴了五个人，而登山经验最丰富的克罗泽紧跟在向导后面，后面则跟着完全没有经验的哈多，接下来是经验相对丰富的哈德森，最后面的是十八岁的登山好手弗朗西斯·道格拉斯爵士。

几名同伴下山的时候，剩下的三个人仍然站在瑞士山脊的顶端。接着，他们也用绳子拴在了一起，第一个是“老彼得”，接下来是“小彼得”，最后就是爱德华·温伯尔。两个平庸的向导加上一个经验丰富的登山者，成功登顶后的下山者当中包括五名英国人，一个算是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个是颇具有天赋的业余登山者，另外三个则完全是新手。两名来自瓦莱州的人（陶格瓦尔德父子）只能说差强人意，而最具天赋的当属来自萨瓦的迈克尔·克罗泽。按照正常的逻辑，应该由经验极其丰富的克罗泽领导这支探险队，做决定和领头的都应该由他说了算，但是，尽管他带头领着登山队通过了峭壁上面的“危险地段”，指挥这支登山队的仍然是温伯尔。而克罗泽也从来都没闲着，尽管哈德森能帮上很大的忙，偶尔会帮忙扶着道格拉斯爵士，甚至手把手地将他的脚放在合适的壁架和支撑点上，而克罗泽在下落的时候每一步都要帮助战战兢兢、身体条件一般的哈多。不仅如此，他还得寻找位置最佳、最安全的下山路线，然后下到更容易的山脊上。

于是，他们七个下到了山峰和弯曲的崖壁之间的“危险地段”，也就是刚才我和让-克洛德和迪肯刚下来的地方。

但是，就在“危险地段”的上方，他们当中最年轻的道格拉斯爵士大胆地提出一个十分可行的建议，所有人应当用绳子拴在一起下山，就跟他们之前成功登顶时所做的一样。我不知道温伯尔或者克罗泽为何不早做决定。

事实上，这种做法并不能为他们提供额外的安全保障。马特洪峰下面的这个“危险地段”就在山峰下面，底下还有个波浪形的悬壁，即使1924年，已经有了固定绳索，下山的路线也已确定，大部分松动的岩石都被登山者踢到山崖下了，在这里下山也极为不易。当年温伯尔下山的时候，这个“危险地段”比现在还要凶险，尤其是那种“客观存在的危险”，比如岩崩，但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个地段最大的危险就是这里的壁架、指攀支点、落脚点都特别小，且很难找到，根本没有用作安全点的突出大圆石和扁平石块。

所以，当七个登山者，特别是那几个业余爱好者见温伯尔跟陶格瓦尔德父子拴在一起后，他们顿时信心大增，其实老彼得和道格拉斯爵士之间的绳子根本不够结实，后来发现，这种安排真的不能额外增加多少安全系数。

接下来的事情发生得很突然，尽管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当事人就在策马特接受了讯问，尽管后来温伯尔等人撰写文章、在报上讲述此事，甚至还出过一些书，尽管报纸上有关这起事故的报道不计其数，但没人确定他们掉落的先后顺序。

看起来最大的可能是最没有经验、年仅十九岁的道格拉斯·哈多不

小心踩空了，跌落下去，尽管当时克罗泽还在手把手地帮他，但哈多还是重重地撞在了克罗泽的身体上，将这名向导从他站立的地方撞了下去。更有经验的查尔斯·哈德森牧师和登山技巧出众的弗朗西斯·道格拉斯爵士站在狭小的岩壁上，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两人带了下去。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七人登山队中的四人就这样滚落下去，当场殒命。

绳子上剩下的三人，老彼得仍然跟道格拉斯以及另外几个正往下掉落的人拴在一起，上面还有“小彼得”和爱德华·温伯尔，经验丰富的温伯尔本能地做出了反应。

因为老彼得的绳子拴在一个牢固的安全点上，他是唯一有机会阻止他们往下跌落的人。而且他站在一个相对较宽的落脚点上。不仅如此，尽管整个登山队身处“危险地段”，但也只有他站在那个为数不多的几块凸出岩石下，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将绳索套在那块岩石上。他上面的小彼得和温伯尔一只手抓住岩石，另一只手拼命抓住绳子，防止摔落。

绳子迅速绷紧了。四个人下落，以及另外三人加速下滑带来的身体冲击太大，其中老彼得面临的冲击力为甚。绳索从他的手中滑过，在上面留了一道很深的伤痕，数周才消退。（后来，老彼得逢人便会愧疚、沮丧地给他们看他那只受伤的手。）

但是，尽管老彼得将绳索缠在了那块露头上，或者，正是因为绳索缠在了石头上，它才啪的一声在空中断了。事隔很久以后，爱德华·温伯尔告诉一名记者，他清楚地记得1925年绳子恐怖的断裂声，到死都不会忘记。

温伯尔在书中写道：

在短短的几秒钟内，我们亲眼目睹了不幸的同伴背朝下，摊开手，往下滑落的情形，他们也在拼命自救。他们尽管当时并没有受伤，但很快一个接一个从我们眼前消失，从马特洪峰冰河下的一座座峭壁跌落下去，当时的高度差不多为4000英尺。

整个高度差不多有1英里，人掉下去需要一段时间，幸运的是（如果这个词用在这里恰当的话），他们还没掉到底下就已经死了，或者早就粉身碎骨了。我不止一次地从一些登山者口中获悉，美国和欧洲有人曾这样描述过这种恐怖的事情：登山者漫长的跌落时间可能长达几小时。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这些描述无一例外地提到下落过程并不连续，人会撞在岩石上、雪上和冰块上，一路会流下很多血，冰镐也会砸得粉碎，衣服和靴子都会被鲜血染红，整个身体会裂成碎片。

根据温伯尔（他还责怪当时已经吓得胡言乱语的陶格瓦尔德父子耽误了行程）的叙述，他的朋友掉下去一个半小时后，温伯尔和陶格瓦尔德父子才来到组成山脊的天然石板梯上。从那个角度，他们没办法看到朋友恐怖跌落后形成的血路，他们的尸体肯定不停撞击大石头，在峭壁上弹来弹去，最后从马特洪峰陡峭的北坡跌落，掉到坚硬的冰川上。

最后，温伯尔花了两天时间才软磨硬泡地说服策马特的向导去“寻找同伴的尸体”。当地向导全部来自一家关系密切的向导工会，他们显然比这名虽有天赋，但仍是业余登山爱好者的英国人更加清楚，人从这里跌落后，“尸体”还会剩下什么。而且，向导显然也更加清楚温伯尔所谓的“只要爬到山脚下就行”意味着什么。去马特洪峰北坡的山脚下非常危险，从某种程度而言，这比登山还要危险，山脚下有隐藏的冰隙，随时都会坍塌的冰塔，还有由陈冰组成的极不稳定的尖顶和倾塔，以及冰

石组成的迷宫，人在里面迷路几个小时，甚至达数天之久都是常事。

但温伯尔最终还是找到了志愿者，他们给“志愿者”钱，大部分向导都勉强同意星期一（星期日他们必须留在策马特做弥撒）前往那里。后来，他们终于找到了尸体。

温伯尔后来承认，他满心期待，柔软的积雪和近一公里的垂直掉落地带能给他的同伴带来奇迹，也许还会有一两个生还。

别说生还了，几乎可以用尸骨无存来形容。

找到的三具尸体散落在北坡下面的冰块和岩石上，“救援者”周围一直有岩石落下。不过，向导四散找地方躲避时，温伯尔和另外几名英国人站在原地没动。其实，英国人站在冰川上的行为只能用愚蠢和固执来形容，岩石和圆石像冰冷的流星一样纷纷在他们周围掉落。

起初，谁也没办法从一堆支离破碎的尸体里分清谁是谁，就连温伯尔也不行。但后来这个英国人通过迈克尔·克罗泽的一点点胡子，认出了他的朋友兼向导。克罗泽的胳膊和腿都断了，大部分头骨也都破碎了，但一部分下颚保存了下来，胡须的颜色跟克罗泽的吻合。岩崩有所减轻的时候，其中一名向导回来了，他是迈克尔·克罗泽的旧友，认出了一只撒落在好几码远外的前臂上的伤疤，还有一只手落在一块冰石上，上面伤疤更多，他的朋友记得很清楚，这些伤疤就是克罗泽手上的。

说来真是奇怪，克罗泽被肢解的躯干上那条裤子只是稍微破了一点，在整个下落的过程中，口袋里还保存着六枚金币。

有人还发现了克罗泽的十字架，如果没戴那玩意，他绝不会爬山，

那个十字架就像颗十字形的子弹一样，深深地、牢固地嵌在他的下颚里。其中一个叫罗伯特森的人觉得克罗泽的家人可能需要，于是打开小折刀，把十字架挖了出来。

哈德森的尸体仅是通过他的钱包辨认出来的，里面还有一封他妻子寄给他的信，哈德森下落的过程中，这封信完好无损，而他的胳膊、腿和头都没了。温伯尔还找到了哈德森的手套，接下来，他走过满是鲜血的冰川深处，才找到一顶英式宽边遮阳帽，那是温伯尔不久以前才送给克罗泽的。

哈多的大部分尸体撒落在克罗泽和哈德森中间。

后来，再次发生了岩崩，向导们跑去躲避，温伯尔站在尸体旁边，这才发现绳索仍然拴在克罗泽和哈多剩余的躯干上，哈多和哈德森的尸体同样也被绳索连接着。

他们没有发现弗朗西斯·道格拉斯的尸体。有记录说，他们那天找到了道格拉斯爵士的一只靴子，但里面并没有脚，还有人说温伯尔发现了道格拉斯登山时系的一条皮带。还有传言说是一只手套。

直到那个时候温伯尔才发现，拴前面三个人的绳索更粗，更结实，而老彼得跟道格拉斯拴在一起的绳索要细得多，也轻得多，真正的登山者一般不会使用这种绳索。当时温伯尔坚信，老彼得故意使用一条不那么坚实的绳索，以防下面四人掉下去。几年后，这名英国著名的登山者曾直言不讳地发文谴责过这名老向导。

但是，事实上，所有绳索，包括拴七个人的细绳子，也就是老彼得系在肩膀上、跟道格拉斯相连的那根绳子，无论是当天还是平日里，他们根本不会多想，也没担心过。在悲剧发生以前，爱德华·温伯尔也没

有担心过绳子的厚度、抗张强度，没有计算过不同直径绳子的断裂点和绳子的构成。

后来，无人找到过十八岁的弗朗西斯·道格拉斯的尸体，而这也让这起悲剧事件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弗朗西斯·道格拉斯那个年迈的母亲昆斯伯里夫人因为儿子的遗体都没找到而悲痛欲绝。

事实上，情况甚至更糟。昆斯伯里夫人很快得了幻想症，认为她那个年轻的儿子仍然还在马特洪峰的某个地方活着，也许被困在冰洞里了，靠吃青苔和同样被困的野山羊，喝着冰洞里面掉下的雪水幸存了下来。也许——但最大的可能还是昆斯伯里夫人幻想的——她深爱的儿子弗朗西斯只是受伤了，没办法独自下山，也许是他甚至没办法给下面很远的人发出信号。她还跟一位到访的老友说，也许弗朗西斯掉到冰川上幸存了下来，他没有跟那些死得很惨的人拴在一起，甚至现在仍在哪个冰隙里，想方设法避免被冻死。

之前差点儿加入温伯尔，参加那次著名登山行动的廷德尔教授后来返回马特洪峰，参与了系统搜索道格拉斯爵士尸体的行动。他给昆斯伯里夫人写了封信，承诺“为了让您安心，无论有多困难、多危险，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找到您那个勇敢的儿子，将他带回祖国和家乡”。

但是，道格拉斯的母亲对谁想带回儿子弗朗西斯的尸体并不感兴趣，她知道他还活着，希望能找到儿子。

她到死都深信弗朗西斯·道格拉斯爵士仍然活着，只是被卡在了高高的马特洪峰北坡，或者在山脚冰川下面冰蓝色的洞穴里徘徊。

*

所以，我们下到“危险地段”，理查招呼我们停下休息会儿，我和让-克洛德都在离他下面几米远的地方站定了，我们两个感觉越来越冷（这个时候，北坡已经完全笼罩在一片阴影中，风咆哮的声音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冷），我当时在想，理查到底想干什么。也许是因为年岁不饶人吧，虽然理查比二十二岁的我身体更坚实，但他毕竟马上就要三十七岁了（乔治·马洛里殒命珠峰时恰好也是这么大）。

“就是这个地方，”理查轻轻地说，“克罗泽、哈多、哈德森和道格拉斯正是从这个边缘掉下去的……”他指着下面40英尺或50英尺的地方，马特洪峰独特的拱形悬壁永久地变成了一处索命的地方。

“妈的，”让-克洛德说出了我们的心声，“我和杰克都知道，你也清楚我们的想法。别告诉我们，理查·迪肯，你以前不就是个老师吗，现在居然在没有固定绳索的情况下，把我带到这样一条凶险的路线上，离你右边30步远的地方，我们有得是路可以下去，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钉好登山钉，将一根新绳索穿在上面。别告诉我们，你带我们从这里下去，只是想告诉我们这段所有喜欢阿尔卑斯山和这座山的人从穿开裆裤的时候就都知道的历史。我们还是别说话了，赶紧从这个该死的山坡上下去。”

尽管知道下面就是万丈深渊，我们按照刚才的计划，轻松、自信地朝右边走去，来到相对安全的石块上，那里有个向上的梯子，也是温伯尔没有走意大利那侧（往下的石块）而转走瑞士山脊后说过的路线，尽管在那里会继续面临岩崩和冰块滑落的危险，但我们还是从那里下山。按照让-克洛德惯常的说法，是“小菜一碟”。

还好没发生什么意外，但我们清楚地知道，在天完全黑下来之前，我们能到达3260米，也就是11,000英尺高的宏利小屋，小屋坐落在一个狭窄的壁架上，嵌入在山里面，那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小屋。下降三分之二的距离后，我们来到了早已安排好物品的储藏处。（我们的储藏处主要包括一些额外的食物和水，还有可以在小屋休息的毯子，这里差不多也是当年温伯尔的登山队在上山时将背包留下的地方。也不知道幸存下来的三个人下山，拿起遇难的四个朋友的背包，背下山时心中是何种滋味。）

我发现自己感觉特别病态、特别沮丧——不仅仅是攀登马特洪峰后身体感到虚弱的缘故，而且最近几个月来，我一直都在跟这两个人登山，但现在都结束了。我现在该怎么办？回到波士顿后试着找份工作吗？学文学的都喜欢按照自己的喜好找份教职，这样的工作会让那些一年级新生都感到无聊透顶，他们对所谓的文学压根儿就提不起任何兴趣，想到我将来也会在学校的十八层地狱中不得翻身，便更感郁闷了。让-克洛德看起来也相当痛苦，但他有份让人艳羡的工作，他可以回去继续做他的夏蒙尼向导。他跟理查是挚友，显然不用歇太久就会继续登山，至于我，跟他们的关系算是暂时告一段落了。

这时，理查像白痴一样咧嘴笑起来。我好像从来没见过理查·迪肯咧开大嘴笑过，当然，我倒见过他面带讽刺的笑。但像正常人一样咧嘴大笑，更别说笑得像个白痴一样？我还真没碰到过。他的笑怎么看也不对劲儿。还有他的声音，虽然听起来明显让人察觉到他的兴奋，但说话的语速却很慢，颇有几分剑桥生抑扬顿挫的意味。说话的时候，理查故意认真地看着我们两个——他平日里也很少这样。

“让-克洛德·克莱罗克斯，”他轻轻地说，“雅各布·威廉·佩里，你们愿意在1925年春天和夏初的时候陪我去攀登珠峰吗？经费已经全额

到位。就我们三个人，再加上一些必要的挑夫，其中包括一些经常攀登高峰的夏尔巴人，他们可以帮我们建立高地营地，不过他们只是挑夫。登山的只需三个人——就是我们三个。”

当时我和让-克洛德觉得这事根本就是天方夜谭，或者是根本就是胡说八道，我们本该大声喊：你不是开玩笑吧，还是去骗那些雏鸟吧，英国佬。但这话刚才可是理查说的，所以，我和那名年轻的法国夏蒙尼向导面面相觑了好几秒钟，然后不约而同地转头看着理查，表情格外严肃。

“愿意。我们去。”

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在世界上最漂亮的9400英亩^[15]土地中央，永久地停留着一颗破碎受伤的心。

从伦敦坐车到布罗姆利在林肯郡的庄园一共花费了我们两个小时，因为我们本就比预定的时间早，又不想太早去往那里，于是还在桑迪吃了午餐。但正午时分，当时仍比约定的时间提前了几分钟，我们到达了斯坦福德枢纽站。现在，离目的地也就几英里远了。我承认，自己竟然紧张得想吐。虽然我以前从来没有晕车的经历，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夏日，坐在敞篷式旅游车里，微风习习，送来农场和森林芳香的气味，路旁景致宜人，头顶湛蓝的天空万里无云。

斯坦福德枢纽站又叫“木匠旅馆”，英国人还就喜欢这样混淆视听，我们将车转左，拐入一条狭窄的小巷。接着，一个十英尺高的砖石墙在我们左边出现了，挡住了我们2英里以内的风景。

“那堵墙是干什么的？”我问正在开车的理查。

“这墙将布罗姆利的庄园圈起一小部分。”叼着烟嘴的理查说，“鹿园在墙的另一边，布罗姆利夫人不希望她那些被驯服的鹿跳到墙外受伤。”

“也是为了防偷猎者吧，我想。”让-克洛德说。

理查点点头。

“布罗姆利的庄园有多大？”我在车后座上问道。

“呃，我想想，”理查说，“我好像记得前任侯爵，也就是已故的布罗姆利爵士曾经留出了大约8000英亩的农田——大部分都是休耕地，是用来捕猎的，还有大约900英亩林地，大部分是可以追溯到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原始森林。鹿园、花园和庭院什么的也就留出400英亩，所有这些均由为数不少的林木工人和园丁全年照料。”

“一共差不多有10,000英亩。”我傻傻地说，转头看着那堵高墙，像是突然能看穿它似的。

“差不多。”理查同意我的看法，“事实上，远不止9400英亩，我们经过的斯坦福德村其实也属于布罗姆利庄园，住在斯坦福德里面的村民以及斯坦福德附近140栋左右的房舍也都属于那个庄园，另外还包括斯坦福德里里外外的好几十个商业地产，布罗姆利夫人现在还拥有、管理着部分庄园。他们说这是从前的地主时代，可不是开玩笑的。”

我希望自己的脑筋能够转过弯来。这样的私人领地我自然也见过不少。当年我在哈佛上学的时候，暑假会去登山。有一次我去了西部攀登落基山脉，火车经过不少牧场，我估摸着得有50万英亩，没准有100万英亩。有人告诉我，在我们家乡马萨诸塞州，不到一英亩的牧场就能让

一头牛吃得饱饱的，而在东科罗拉多或者怀俄明州，同样一头牛需要40多英亩的牧场才不至于饿死。那里的大牧场生长的多半是山艾、银鲛，如果牧场有小溪的话，小溪边上还会长些古老的杨木，但大部分牧场都没有小溪。按照理查的说法，布罗姆利的庄园有900英亩古老的林地，可这些林地用来干什么呢？可能是用来狩猎，或做消闲散步之用。那些驯服的鹿会在那片专属的园区闲庭信步，如果它们在太阳底下走累了，就得找个遮阳的地方。

墙蜿蜒往南，我们开着车又往前面行驶了一小段距离，然后左转，沿满是车辙的马路上驶去，然后毫无预兆地从一个古老的拱门进入庄园。车行驶在一条宽阔的碎石路上，那里没有房子，没有花园，从这里到地平线那头郁郁葱葱的山丘之间没有任何引人兴趣的东西，理查将我们的旅游车停在树荫下，领着我们往一辆马车走去，司机长着大胡子，马车由两匹白色的马拉乘，在一条狭窄的柏油路上等着，小路蜿蜒进入绿色的庄园深处。马车的两侧和后面装饰得非常豪华，看起来像是为维多利亚女王的加冕游行设计的。

司机跳了下来，为我们打开无顶的马车车门。他看起来年龄着实不小了，没准还真参加过维多利亚女王的游行呢。我非常羡慕他那又长又白的八字胡，这让他看上去有点儿像一只又高又瘦的海象。

“欢迎回来，迪肯少爷。”老人说着关上了门，“恕我冒昧，先生，您看上去非常健康。”

“谢谢，本森。”理查说，“你也是。很高兴你仍然在这里做管家。”

“哦，我现在只掌管入口的马车了，迪肯少爷。”老人敏捷地跳到马车前面，拉住缰绳和鞭子。

我们一路沿着一条巷子驶去，马车的车轮（铁制的轮，而非橡胶的）在柏油路面上轰隆行驶，两匹大马马蹄嘚嘚，在这种情况下，本森肯定没办法听到我们正常的说话声。但我们还是将头凑在一起，说话声几乎跟耳语差不多。

让-克洛德说：“迪肯少爷？你来过这里呀，我的朋友。”

“上次我来这儿还是十年前的事了。”迪肯说，“因为布罗姆利家的小主人珀西瓦尔玩游戏时耍赖，我一拳打在他的长鼻子上，结果被他们的一个男管家揍了。”

其间我一直都左顾右盼，想将周围的景色尽收眼底：修剪得非常整齐的草坪，山丘、树林、灌木，还有一个有好几英亩宽的湖，微风习习，水面荡起涟漪，波光粼粼。马车往南边行驶，我终于看到了正式的花园，还隐约看到地平线上有一栋高高的建筑物。但这么一栋独立的建筑物实在太过宽敞，造价也太过昂贵，即便是布罗姆利的府邸也显得太奢华——所以，想必那里应该是个村庄吧。

“莫非你跟布罗姆利一家是世交？”我小声说。这样的问题有些无礼，但我感到很意外，甚至有些震惊，问题就脱口而出了。之前理查坚持要我去他在萨维尔街的裁缝那儿，特地为这次会面买件定制的西服，我从来没穿过这么合身的衣服，或者从来没感觉那么好过。而且，理查还坚持帮我付款，但因为我跟理查一起在欧洲待了好几个月，清楚他本人没那么多钱。现在我却在想，出了斯坦福德的下一个9000公亩的庄园是否叫作迪肯府邸。

理查摇摇头，放下烟斗，自怜地笑笑。“我们家以前倒是有点儿声望，不过到头来却没有钱留给我这个令人失望的子孙。当今放弃贵族头

衔是不合法的，否则，我一定毫不犹豫地放弃。实际上，自从我参战归来，对这个贵族头衔一直都是避之不及。不过，上个世纪的时候，我偶尔会来这里跟查尔斯·布罗姆利玩，他跟我差不多大，还有他弟弟珀西，他没什么真正的朋友和玩伴，你很快就会知道原因了。但这一切都随着我在珀西瓦尔鼻子上的那拳结束了。后来，反而是查尔斯来看我了。”

我知道理查跟乔治·马洛里同年，都是1886年出生的，但因为他的头发仍然黝黑，身体也非常健壮，在登山方面很多都比我和让-克洛德做得好（我相信我以前提及过），比如登山技巧，冰天雪地里的经验，耐力。我从没想过理查·迪肯在上个世纪还生活了十四年……也没想过他在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下生活了十五年。

马蹄嘚嘚，我们继续往前行驶。

“所有访客都要将车停在大门口，再坐马车进去吗？”J.C.大声问马车司机本森。

“哦，不是的，先生。”老人头也没回地回答道，“要是布罗姆利府邸或者布罗姆利公园举行聚会或者接待客人，就得如此。当然啦，现在这样的情况已经少见，开车来的司机可以直接驾车进入庄园。我们有些身份高贵的来访者，包括前女王和现任国王都是如此。”

“乔治国王五世也到访过布罗姆利府邸？”我说，美式的鼻音中透着乡下人的震惊。

“哦，是的，先生。”本森开心地说，用鞭子轻轻抽打两匹白马的屁股。

我只知道现任英国国王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改换自己家族姓氏的，从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改成了更具英国特色的温莎王室，此举是为了撇清他们跟德国的关系。但恺撒仍然是乔治五世的表亲，他们的关系还很亲密。而且，他们的相貌也十分相像。如果他们在互访的时候交换勋章，把衣服换了，我敢说他们能在神鬼不觉的情况下互相统治对方的王国。

我曾问过理查有关现任国王的事，他只是说：“雅各布，我的老伙计，他的时间恐怕不是花在打猎上就是集邮上。要是乔治陛下有第三样嗜好，或者还擅长别的什么，那我也不知道。”

“还有别的英国皇室成员参观过布罗姆利府邸吗？”让-克洛德大声问道，想让司机本森听清楚。

“哦，是的。”司机这次从穿着黑色制服的肩膀上回过头来，“1557年，布罗姆利府邸开始动工，也就是西班牙无敌舰队横空出世的前一年。自府邸建成之日起，几乎所有的皇室成员都来过，并在这里住过。伊丽莎白女王在这里有个专属公寓，别人都没住过。所谓的‘乔治府邸’只在1844年的几个月里用作度假套房，伊丽莎白女王回来过多次。据说女王陛下非常喜欢安东尼奥·贝利奥画的天花板。”

马车继续往前行驶，我们再次沉默了一会儿。

“是的，许多国王、王后，威尔士的王子以及别的皇室成员都喜欢在布罗姆利府邸举行聚会，或是在这里过夜，甚至长时间在此度假。”本森补充道，“但最近几年，皇室成员来的次数少了。布罗姆利勋爵，也就是家族的第四任侯爵十年前去世后，比起来这里看望这些寡妇，国王陛下也许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要做.....如果你不介意我这么说

的话，先生.....”

“在珠峰失踪的珀西·布罗姆利不是还有个兄长吗？”我小声问理查，“就是那个莱克斯顿的第五任侯爵？他是莱克斯顿的第五任侯爵吗？”我对理查说。

“他就是查尔斯。我跟他很熟。他在‘一战’的时候因为毒气致残，后来再也没有真正恢复过。实际上，他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从来没有出去，已被护士照顾多年。所有人都认为查尔斯时日无多，今年某个时候，珀西将接任莱克斯顿的第六任侯爵。”

“他是怎么中毒的？”让-克洛德小声问道，“英国军队到底将布罗姆利勋爵安排在哪里？”

“查尔斯曾经官拜陆军上校，在许多残酷的战争中幸存了下来，但在战争的最后一年，他和政府的一些要人，以及一些士兵参加了红十字代表团，去往前线，向当局汇报战况。”理查轻轻地说，“英国人在其前线跟德国人安排了三个小时的停火协议，但出现了意外，一枚炮弹几乎在他们身边爆炸.....结果发现是芥子气。大部分政府要人都预先准备了毒气罩。但对查尔斯来说没什么用处，因为他最致命的伤并没有在肺上，芥子粉随着弹壳嵌入了他的身体里。这样，有些伤口——特别是暴露在芥子气粉末的伤口再也无法治愈了。每天都得清理伤口，天天受罪。”

“该死的德国人。”让-克洛德嘶声骂道，“永远都不要相信他们。”

理查不无苦涩地笑了笑。“毒气弹是英国人发射的。只是英国人的毒气弹发射的距离短了些。有人并没有接到停火协议的通知。”马车的车轮声和马蹄声继续响起，不到一会儿，理查补充道：“实际上，当时

的炮兵负责人还是乔治·马洛里，那发毒气弹要了六名红十字要人的命，还将可怜的查尔斯·布罗姆利爵士害成了残疾，不过我听说马洛里当时并不在场……他回英国本土疗伤去了，好像是病了还是什么。”

接着，理查更加大声地说：“本森，你能跟我们说说庄园西侧供皇室成员进出的门吗？”

我瞥见我们前面有一个正式的花园，田野和低矮的山丘修剪得极为整齐，地平线上尖顶、尖塔林立。对于一栋独立的房舍来说，尖顶和尖塔实在繁多，即使对于一个村庄来说也太多。我们像是正驾车行驶在一个郁郁葱葱的城市里。

“当然可以，迪肯少爷。”马车司机说。他那白色的长须微微抽动，我即使坐在后面也能看到，也许因为他正在微笑。

“自从17世纪以来，伊丽莎白女王、维多利亚女王和乔治国王五世等人总会被安排在临近傍晚的时候来。当然，诸位，这也得看皇室成员是否方便，因为西侧有好几百扇专为欣赏日落设计的窗户。我觉得玻璃专门处理过，它们全都闪着金光，先生，你或许会觉得每扇窗户后面像是燃烧着明晃晃的火。即使是在冬天的傍晚，无论是女王还是国王都能感受到最温暖、最诚挚的欢迎。府邸西墙的中心有扇金门，除了皇室成员外无人可以进入，对了，准确地说，那扇金门应该只能称为黄金雕刻的门，因为只在几扇漂亮的外层雕刻着金饰，这也是为伊丽莎白女王第一次来访特地设计、建造的。当时布罗姆利勋爵还没有死，1598年，伊丽莎白女王和她随行人员应该在这里待了好几个星期。诸位，侧翼的中间有个漂亮的庭院，那里非常隐秘。不过，到时候你们跟布罗姆利夫人喝茶的时候应该可以瞥见部分庭院，据说莎士比亚的剧团曾在这里演出过好几次。庭院进行了专门的设计，说话声和别的音效能够非常自然地

放大，可供好几百名观众欣赏戏剧表演。”

我很不知趣地打断了他的话：“让-克洛德，理查，看看山丘上那个古老的遗迹。看起来就像一个中世纪的小城堡，要么就是个要塞，现在已经被破坏了。塔楼周围全是蔓生的常春藤，石头也已经坍塌，一堵破损的墙上有个哥特式的高窗，里面还长出了古树。真是神奇，也不知道有多少年头了？”

“应该不到一百年。”理查说，“是那种装饰建筑，杰克。”

“什么？”

“就是那种没什么用处的装饰建筑。17世纪到19世纪风靡一时——期间风格有些反复。我想这应该是上一位布罗姆利夫人在18世纪晚期建的装饰建筑，她要求在山丘上建立这样一座中世纪的城堡，这样，她骑马经过时便能看到了。大部分景观在那之前已经重新设计过了，我想应该是在17世纪晚期的时候由全能布朗^[16]设计的。”

“谁？”让-克洛德问道，“这个绰号用在登山好手身上倒是不错。”

“他的真名叫兰斯洛特。”理查说，“但所有人都叫他‘全能布朗’。他被认为是18世纪最伟大的园艺师，我想想看……他设计的花园和庭院，我都数不过来，英国几乎两百座顶级的乡村别墅、府邸以及像布莱尼姆宫这样的皇室庄园的园艺都是他设计的。我记得很清楚，我母亲曾经告诉过我全能布朗曾在1760年的时候跟汉娜·莫尔说过一番话，当年，他们两个都很有名。”

“汉娜·莫尔又是谁，她是干什么的？”我问道，也没为自己的无知感到尴尬。英国这个国家比我想象的要陌生。

“她是一名宗教作家，阅读极为广泛，而且她还是一名非常慷慨的慈善家，在1830年去世之前，她一直都在致力于慈善事业。总之，全能布朗将他那些复杂的花园和庭院称之为‘语法景观’，他带着汉娜·莫尔去看庭院时，可能其中也有她的庭院，但我不知道她有没有请布朗为她设计乡村别墅，而里面的园林设计全是按照她自己的要求设计的，我现在还大致记得母亲引用布朗的话，二十年前母亲去世之前，一直对园艺情有独钟。”

我觉得这会儿就连坐在驾驶位的本森也在听了，因为他的身子比之前更向后倾，甚至没有拉缰绳了。

“‘瞧瞧，’万能布朗可能指着如同浑然天成，但实际由他设计的景观说，”理查说，“‘我打算在这里加个逗号，至于这里’——他会指着一块大石头、倒伏的橡木或者看起来比较自然的元素说，那些东西可能离花园有一百码的距离，可能就在花园里，‘这里的风格转换必须明确，因此我要在这里加个冒号，为了让景观看起来不是很满，要分隔开来，所以我要在这里加一个括号。这里得加个句号，然后我才开始设计别的主题’。”理查顿了顿说，“他大抵会这样说话。母亲跟我聊全能布朗的事已经过去好多年了。”

我能从他沉思的眼神中感觉他像是正在聆听母亲的声音。

“也许山丘上的那座装饰用的城堡就是个分号。”我傻傻地说，“不，等等，你不是说过全能布朗是不会设计这种无用的装饰建筑的吗？”

“即使给他100万英镑^[17]，他也不会设计这玩意儿。”理查笑着说，“他的专长是设计精致的花园，就连最专业的眼光也看不出那是个

花园。”理查指着部分林木繁茂的山坡说，那里各式各样的灌木、倒伏的树干和野花让人称奇。

就在这时，马车驶过一个低矮的小坡，我们稍稍往右拐去，马蹄声依旧在柏油路上嘚嘚响起，我们所有人都静了下来。

那些颇为正式的花园现在已经清晰可辨，花园要么被笔直的车道和环形车道包围，要么横穿而过，车道上铺着纯白色的砂砾，要么就是碾碎的牡蛎壳，说不定还有珍珠呢。花园和喷泉令人叹为观止，但花园那头的布罗姆利府邸第一次映入我的眼帘时，我立即从马车上站了起来，望过本森的肩膀，不由得脱口而出：“我的上帝。”

我的行为可能不是特别有礼貌。但我刚才的感叹却像极了美国信奉正统基督教派的人说的话（我在波士顿的家人均是论教派的信奉者）。

布罗姆利府邸是那种正统的都铎式大厦，我之前也提到过，这栋大厦由第一任布罗姆利勋爵设计，他曾是伊丽莎白女王的财政大臣，于1550年开始建造这座房子。理查后来告诉我，当年英国崭露头角的年轻人建了好几栋“奇屋”，布罗姆利府邸只是其中一栋，但我忘记所谓的“奇屋”到底是什么意思了。他还告诉我，虽然布罗姆利的第一任勋爵和他的家人于1557年，也就是西班牙无敌舰队出现的头一年第一次搬进了庄园宜居的房舍，但布罗姆利府邸前后建造的时间超过三十五年。

三十五年外加四个世纪，即使不算那些修修补补，就连我这个对建筑一窍不通的门外汉也能简单地算出，住在里面的王公贵族对这个庄园的改建肯定不下千次了。

“这栋房子……”我听到年老的本森一字一顿地说，他的声音轻柔，却很自豪，“在内战时受到了损毁，克伦威尔的手下都是禽兽，他们的

行径跟土匪无异，即使对那些最精致的艺术品也毫不留情，但第五任侯爵将损毁的南侧用窗户封起来，建了一个不错的画廊。我听说里面灯火辉煌，除了寒冬腊月，里面甚是迷人。17世纪晚期，第八任伯爵将画廊封起来，尔后改建成了一个大礼堂，这样也更容易提供暖气。”

“伯爵？”我小声对理查说，“我以为你说的全是贵族、小姐，以及珀西瓦尔家族的侯爵夫人什么的。”

理查耸耸肩。“随着时间流逝，他们的头衔会有所改变，老伙计。1500年建造这座庭院的人是威廉·巴兹尔爵士，也就是布罗姆利第一任勋爵。他儿子，查尔斯·巴兹尔爵士也被称为布罗姆利勋爵，于1604年，也就是伊丽莎白女王驾崩一年后，被封为莱克斯顿的第一任侯爵。”

他说了一大通，但除了伊丽莎白的驾崩外，他说的这些我都没弄明白。我们的马车绕过那栋巨大建筑物的南面，朝东侧远处的入口驶去。

“你可能会觉得这个空荡荡的角落挺有意思。”理查指着我们经过的一个房子的角落说。西侧有两排垂直的漂亮窗户，窗户大概有60英尺或80英尺高，但这栋房子的角落看起来不是那么高雅，像只是用分量不轻的砖石匆匆遮盖起来的。

“几百年前，也不知道布罗姆利家族的哪位勋爵发现，虽然整片地方都镶嵌着玻璃，从高高的大礼堂可以看到外面的橘苑，美轮美奂、光线充足，但是玻璃做成的漂亮窗户太多了，承重墙不够。英国橡树屋顶又特别重，再加上还装了许多科利韦斯顿瓦。”

“什么叫科利韦斯顿瓦？”让-克洛德说，“这名字听起来像是英国的猎狗，要么就是牧羊犬。”

“科利韦斯顿瓦是一种由特别重的灰色板岩做成的厚板，英国古代一些大庄园喜欢用它做屋面瓦。这种瓦最初是由罗马人在这片土地找到并生产出来的。实际上，现在除了布罗姆利府邸的庭院以及少数几个偏僻之所外，英国几乎已经找不到科利韦斯顿瓦了。总之，你也看到了，几个世纪前，伯爵因为担心使用一些漂亮的垂窗遮盖，加了些承重墙。我们从北侧进来的时候，你们看到四楼上面的那些小窗户就是了，上面安装了玻璃窗格，但后面全是砖石。屋顶特别重。”

布罗姆利府邸的整体效果令人惊愕，围墙林立，里面的空间和室内的庭院比我去过的许多马萨诸塞州村庄都要大，但吸引我的还是屋顶以及上方的东西。（我怀疑我当时肯定惊得下巴都快掉了，但是，那一幕看得我太入迷了，也顾不上失态不失态了。我确定如果我真像个乡下来的白痴一样，理查定会帮我下巴合上。）本森快活地从马车的横档上跳了下来，绕到侧面，帮我们打开半截门。

高高的庄园顶上有无数垂直的（有部分是水平方向的）突出物：看起来没什么用途的方尖碑、雄伟的钟塔，钟面对房子南侧明显未曾使用过的客房，还有一排排高高的古希腊风格的柱子……实际上，这些柱子是大房子里众多的壁炉烟囱，还有一些无端生出来的拱门。雉堞状塔楼垂直的塔尖上嵌有又高又薄的窗户，塔楼犹如阴茎，上面像是顶着不少松饼，塔身下面有一些圆形小窗，地平线上，老伦敦桥风格的悬挂式上层楼面跟一些更加厚重、更多窗户的建筑物相连，屋顶上杂乱无章地矗立着一些塔楼，还有一些更高、更瘦、更性感的阴茎状塔楼随意散落在塔楼之间以及塔楼上面其他的凸起物上。最后是一些颇为优雅的塔楼，看起来像是从中东清真寺剽窃而来的穆斯林尖塔。

这时，又有一个穿着老式制服的管家出现了，他的着装非常正式，看起来显然比我们的马车司机更老，但他刮得光秃秃的脑袋就像台球一

样光滑，因为脊椎已经弯曲，他显得更谦卑，站在东侧开着的门里，朝我们鞠躬，口中说道：“欢迎，先生们。布罗姆利夫人正在等你们，她马上就来。迪肯少爷，恕我冒昧，你气色真好，身体也很棒。”

“谢谢，哈里森。”理查说。

“你说什么，先生？”哈里森将手握成杯状放在左耳朵上说。除了驼背，他看上去耳朵也很背，而且显然不大擅长解读唇语。理查将刚才的五个字大声重复了一遍。哈里森笑了笑，露出两排漂亮的假牙，接着粗声粗气地说：“请跟我来，各位。”说完转身领着我们进入。

我们跟着这个老管家慢慢地从前厅走了进去，然后进入好几个大房间，谁也不知道要去往哪里，这时，理查小声对我们说：“三十年前，我揍小珀西瓦尔勋爵时，打我屁股的管家就是哈里森。”

“我今天也想看看他是怎么打你屁屁的。”让-克洛德邪恶地笑道，这样的表情我以前见过，有些淘气，在女士面前挺受用的。

我们跟着老管家拖着步子慢慢地经过一组具有艺术风格的悬挂式波斯地毯，挂着红色帷帐的门厅，然后从至少三个“公共房间”里穿过去，光是那些古董的工艺、颜色、尺寸和品质就让人叹为观止。

但让我几乎惊讶得停住脚步的并非那些镀金的古董家具。

哈里森的左臂大体朝天花板一个普通的房间一指，用老人特有的沙哑声音说：“先生们，这是天堂室，相当.....”

我没有听到最后一个词，没准他说的是“出名”。

对我来说，这里更像一个“橄榄球室”，因为天花板至少高达40英

尺，房间看起来也跟美国的橄榄球场一样长、一样宽。我觉得可以在这些装有不少画作的镀金墙上装上几排露天看台，在这里举办哈佛对耶鲁的橄榄球比赛。

但那个饰有无数精致画作的天花板再次让我惊讶得掉下了下巴。

我确定天花板上挂着好几百幅（没错，是好几百幅！）裸体或者近乎赤裸的男女画像，这些画像应该是以异教徒方式描绘出的诸神嬉戏图，但在我这种凡夫俗子的眼中，这样的画显然堪称极为淫秽的作品。令人称奇的是，画家将天花板上的画像巧妙地转移到墙上，画像里的人物很明显是在私通，互相扭打着滚到了墙上，丰盈的大腿、胸部、二头肌堆积在角落里，侧门和镜子上也还印着更多交错缠绕的身体，像是只有缠绕在一起，才不至于掉到波斯地毯和镶花地板上。房间内的三维效果着实让人眼花缭乱、令人不安。

“这些壁饰大部分都是安东尼奥·贝利奥于1695年到1696年画的。”理查轻轻地说，显然认为那个上了年纪的“导游”听不见，“如果你觉得这些画作就让人惊叹了，那你们应该去看看宏伟的楼梯尽头的天花板上‘地狱之口’的壁饰，按照贝利奥的说法，地狱之口是一只巨猫的咽喉，它正张开血盆大口，吞噬迷失的赤裸灵魂，像吃掉恶鼠一样轻而易举。”

“叹为观止。”让-克洛德也看着天堂室的天花板，用近乎耳语的声音感叹道，“不过有些.....用英语怎么说来着.....招摇。对，太招摇了。”

理查面带微笑。“这样的词在他当年在这里作画的时候就被人提及了。他在庄园里对每个女仆都是为所欲为，甚至包括在田野劳作的乡下

女孩。实际上，他们将一个童书插画师带来这里完成这个地狱般的天堂室时，那些壁画还没完工。对了，那个插画师应该叫斯托萨特。”

我盯着几十个互相缠绕，拥挤在一起的男男女女的裸体形象，如我刚才所说，许多都从天花板上掉下来，顺着墙壁扭打一起。我不禁在想，这些画作的其中一部分真是由一名童书插画师所作？

老管家拖着步子，一言不发地走过天堂室，我跟在后面，真得感谢理查坚持让我去萨维尔街的裁缝那儿找了这么一套得体的黑色西服。因为J.C.曾经跟我说过，理查这个曾经生于富庶家族的最后一个成员现在可谓穷困潦倒，我之前也坚决不答应，但理查说他就是没办法让我穿着那件积满灰尘、款式奇特、如同大便色的花呢西服去见布罗姆利夫人。我生气地向理查解释，这件“大便色的东西”是我最好的花呢西服了，我在哈佛上学那阵，这件衣服可是跟着我出席过大大小小的场合（至少出席过着装要求不那么正式的场合），但我这位在登山时结交的英国朋友对我的抗议不为所动。

我们离开了天堂室，进入一间温馨得多的小厢房，我再次感激理查在萨维尔街为我选中、并且付款买下的定制西服。让-克洛德穿着一件老式西服，整个人显得信心满满，那身旧衣服让他看起来就像一个登山向导，要是他穿双山地靴的话肯定会很不错。

*

老管家哈里森终于把我们带到厢房，房间有两个富丽堂皇的走廊，天堂室那头还有个豪华的图书馆。我们颇费了一番工夫才来到这里，这个舒适的小厢房看起来就像个迷你娃娃屋，尽管这里差不多有美国大部分中产阶级的前客厅一半大。

“请坐，先生们。茶很快上来，布罗姆利夫人也会很快来的。”说完这话，老哈里森便慢悠悠地走出去了。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听起来就像他和英国最大庄园之一的女主人是平起平坐的。也许两人到哪儿都影形不离。

这个小房间一度给人一种亲切的感觉，中间豪华的波斯地毯上放着几件家具，周围则是闪亮的镶花地板，一个高背椅上放有一块像19世纪织物一样的东西，一个低矮的圆桌上可能会摆放即将呈上来的茶水，两边分别立着一把精致的椅子，似乎很不结实，承受不了一个成年男子的重量，那把布面椅的正对面有一把红色靠背长椅，让我一度觉得这个是布罗姆利府邸其中一个私人房间，但我很快意识到自己错了。铺着精致壁纸的墙上贴的画和相片全是女人的。房间里还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书架，跟早先时候我们瞥见的那个超大的图书馆不同，这里的书也不多，像是自制的，也许是剪贴簿、相册、食谱或者族谱。

但是，不管这里看起来多像私人房间，其实不是。我知道布罗姆利夫人肯定是在不那么正式的会面中使用这个房间。也许她在这里跟她的庭院设计师、猎场看守人或来做客的远房亲戚——那些不会在这里过夜的亲戚闲聊。

我和让-克洛德、理查紧挨着大腿，笔直地坐在那张红色的长靠椅上等着，椅子坐上去感觉有些不舒服，也许这说明我们不能在这里逗留太久。我拇指和食指捏着新裤子上笔挺的折痕紧张地来回动。

这时，图书室墙面一扇暗门突然开了，伊丽莎白·马里恩·布罗姆利夫人走了进来。我们三个匆忙起身，差点儿将对方撞翻。

布罗姆利夫人个子很高，一袭黑衣让她看上去更高了，她穿着一条

蕾丝裙，黑色的镶褶边高领，裙子可能是19世纪的，但看起来莫名的时髦。她腰身挺得很直，泰然自若，显得她更高挑，俨然一副社会要人的样子。我以为我要见的是个老夫人——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在珠峰失踪的时候已经三十多岁——但这位布罗姆利夫人，头发梳得精致且时髦。她的发型我只在杂志上见过，她的头发除了鬓角略显花白外，几乎全是黑的。她黑色的双眸明亮、炯炯有神——更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她朝我们走来时步伐显得十分轻快，绕过桌子后，往我们走近，她笑得很慈祥，显然是发自内心的。她朝我们伸出两只手致以问候，那两只手优雅、白皙，是那种钢琴家的长手，一点儿也不像普通老妇人的手。

“哦，迪奇……迪奇……”布罗姆利夫人双手握着理查那双长满茧的大手，“见到你回到这里真好。你母亲把你留在这里跟查尔斯一块儿玩的情形好像就在昨天……哦，当年小珀西想跟上你们，你和查尔斯这两个大点儿的孩子就会生气！”

我和让-克洛德大胆地互相看了一眼，没有说话，满是狐疑。迪奇？！

“见到您真高兴，布罗姆利夫人，但我们居然会在这种情况下见面，我真的感到很抱歉。”理查说。

布罗姆利夫人点点头，然后低下头，眼眶湿润了，但她很快笑了笑，再次抬起头。“非常遗憾，查尔斯今天不能亲自来见你，你也知道，他的身体状况已经相当糟糕了。”

理查同情地点点头。

“你不也在战争中受伤了吗。”布罗姆利夫人说，仍然将一只手放在查理的手上面，另一只手扶着他的手肘。

“我的只是小伤，早就好了。”理查说，“跟查尔斯被毒气荼害的情况完全不同。我一直在挂念他。”

“你慰问珀西瓦尔的信写得很好，真的很好。”布罗姆利夫人轻轻地说，“看我，太无礼了，迪奇，把我介绍给你朋友认识吧。”

我们简短地介绍了一下，一切都很顺利。布罗姆利夫人还用流利的法语跟J.C.交谈了，我能听懂一点点，大体是，克洛德这么年轻就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夏蒙尼向导，这让布罗姆利夫人刮目相看，让-克洛德则回之以灿烂的笑。

“佩里先生，”她终于跟我说话了，我笨拙地伸出手，她优雅地用双手握着我的手。这样简单的接触却有种触电般的感觉。“即使在我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乡村，我都听说过波士顿的佩里家族颇有声望。”

我结结巴巴地说着感激的话。没错，我的确来自一个颇有声望的古老家族：我是这个家族的倒数第二代，代代相传的波士顿婆罗门家族的历史可追溯至17世纪30年代，家族成员多为商人、哈佛大学毕业生，名声在外，一些英雄还曾在邦克山和葛底斯堡战役中表现出众。

但可惜的是，波士顿的婆罗门·佩里家族现在已经几近破落。尽管家道中落，但父母仍旧会将哈佛耶鲁大学橄榄球比赛轻描淡写地称之为“比赛”，也不会阻止我去楼高七层，自1831年开始就专为我们这种家族服务的S.S.皮尔斯百货公司购买少得可怜的圣诞商品。而且，在明知道家族已经败落的情况下，他们仍然会让我入读高级私立学校，让我体验布鲁克莱恩乡村俱乐部（当然，我们仍旧只会称之为“乡村俱乐部”，就好像这世上只有这一所俱乐部一样）的网球场、绿草如茵的草坪和正式的餐饮区，也不会影响父母供我读完哈佛，从而榨光了家中的最后一

点儿财产。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将所有课后时间、暑假都花在了和朋友攀岩和登山上，从不担心开销。即便我在二十一岁那年继承了姑姑的1000英镑，也从没考虑交给父母，帮忙支付他们或者我的部分账单，最后，我还是将这笔钱花在了欧洲，用来攀登阿尔卑斯山。

“请坐。”布罗姆利夫人对我们所有人说。她朝那张矮桌子的另一边走去，在那张看起来很舒服的高背椅上坐了下来。恰在这个时候，三名女仆打扮的人从另一扇门里走了进来，她们端着的盘子上放着茶壶，古老的瓷杯和碟子、银勺，以及放有糖和奶酪的银质器皿，一个五层布置的银质托盘，每层都放有小糕点和饼干。

其中一名佣人想要倒茶，但布罗姆利夫人说由她来做就行，她还问了我和让-克洛德要喝什么茶，至于“迪奇”，她自然记得，只是在他的茶里加了一点儿奶酪，一点儿柠檬和两颗糖。问到我时，我傻傻地答道：“什么都不用加，夫人。”结果，布罗姆利夫人冲我笑了笑，就只给我呈上了茶托和茶杯。其实我最讨厌喝茶了。

我们又闲谈了几分钟，当然，基本上是理查和布罗姆利夫人在说话。后来她俯过身子，轻快地说：“我们还是谈谈你的另一封信，迪奇。也就是我收到那张漂亮的慰问卡后三个星期收到的信，你在信中说你们三个要去珠峰寻找珀西瓦尔。”

理查清了清嗓子。“我这么做也许十分冒昧，布罗姆利夫人，但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的失踪还有很多谜团尚未解开，我觉得我能帮上些忙，设法解开事故的谜团，不管是意外也好，从山崖掉落也好，还是雪崩也好……或者别的什么情况也好。”

“没错，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好。”布罗姆利夫人说，她的声音近乎

严厉，“你知道吗？那个目睹整个事情经过的德国人声称是‘雪崩’卷走了珀西和一名德国挑夫，那人叫赫尔·布鲁诺·西吉尔，现在既不回我的电报，也不回我的信。他只是给我寄了一封极为无礼的信，说在这件事情上他没什么好说的，然后就不再说话了，尽管登山俱乐部和珠峰委员会要他更为详细地说明当时的情况。”

“这可不行。”让-克洛德轻轻地说，“家人应该知道真相。”

“我不大相信珀西瓦尔真的死了。”布罗姆利夫人说，“他可能受伤了，在山里迷路了，已经危在旦夕，还有可能在藏人的村子附近等待救援。”

原来如此，我想，理查是想利用这位有点儿疯狂的母亲。我感觉有些恶心，随即放下了茶杯和茶托。

“诸位，我知道我家珀西在山里幸存的机会十分渺茫，但我没有失去心智。我住在现实的世界里。但不去救援，不派人去山里寻找，我如何确定他是否死了？珀西瓦尔还年轻……他的一生是那样的神秘……那样的复杂……过去我几乎不怎么了解他，我感觉自己至少应该知道他是怎么死的……或者至少知道他是怎么失踪的。知道他为什么去西藏。为什么去珠穆朗玛峰。为什么死的时候跟那个叫梅耶的德国人在一起。”

她停了下来，我看过的报道都说那个年轻的勋爵珀西瓦尔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赌徒，他去过德国和奥地利，常年在外面流浪，几乎从不回英国的家乡，他会住在全欧洲最豪华的酒店，坊间传说（不过我没有胆量向理查求证）他是个鸡奸者，特别喜欢逛德国和奥地利的妓院，寻找跟他臭味相投的男人做这种事。神秘、复杂，没错，有这种喜好，做这种事情的人生能不神秘复杂吗？

“珀西是个优秀的运动员……你肯定还记得，迪奇。”

“我记得。”理查说，“珀西是要代表英国参加1928年奥运会的划船比赛吗？”

布罗姆利夫人笑了笑。“他年纪大一些的时候，二十几岁之后吧，听起来很滑稽，是吧？但这正是珀西的计划，他打算四年后加入英国划船队，去参加阿姆斯特丹的奥运会，你应该还记得他在牛津的时候就特别擅长划船，体形也保持得相当不错，每次回家，他会跟英国奥运会级别的划船队训练。他还会去荷兰、法国和德国训练。但珀西擅长的——或曾经擅长的可不只是划船一个项目。”

“他去珠峰之前还去过什么地方登山？”理查问道，“我跟珀西瓦尔好久没联系了。”

布罗姆利夫人笑了笑，又给我们倒了些茶。“他跟着他的表亲和世界上最优秀的向导在阿尔卑斯山有过十五年的登山经历。”她骄傲地说，“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爬山了。二十岁的时候，他从大乔拉斯峰的南侧登上过那里所有五个山峰，包括那座最高、最险的山峰，好像叫什么行者峰。当然还有马特洪峰，巴迪勒峰……”

“他是从南边登上去的？”理查打断她的话。

“我不太确定，迪奇，但我相信应该是的。珀西和他的向导还做了……怎么说来着，在登山的时候做长距离侧向移动时怎么说？”

“横越攀登？”让-克洛德提醒道。

“没错，谢谢。”布罗姆利夫人说，“珀西和他的向导横越攀登了勃朗峰，从圆顶小屋到大米来兹，当时还碰上了夏日暴风雪。我记得他还

把他在大孔班山的情况写了下来，也不记得具体做了什么，但他在那里只待了很短的时间，大部分写的都是从山峰看到的景色。我还收到他的明信片了，里面谈论的正是……没错……就是横越攀登，说他横穿了芬斯特拉尔霍恩峰，还成功登顶内斯杭峰。”她不无伤感地对我们笑了笑，“珀西这几年都在进行一些冒险的体育运动，其中就包括登山，做母亲的能不担心吗，我只能在我们家图书馆里忧心忡忡地看着地图上那些山峰。”

“可他从来没加入过登山俱乐部。”理查说，“而且他直到去年春天还不是诺顿、马洛里等人组织的珠峰探险队的正式成员吧？”

布罗姆利夫人摇摇头，她那精致又简约的发型再次让我暗中赞叹不已。让本来个子不矮，笔直站着的她显得更高了。

“珀西瓦尔以前从来不会加入协会。”她说，意识到自己已经用过去式描述儿子了，一丝伤感蓦地在脸上掠过，“我是在三月份收到他的短笺的，是从他表亲雷吉在大吉岭附近的茶园寄来的，信上说他可能跟随马洛里先生或与他同行去探险，他们打算进入西藏，后来就杳无音讯了，直到六月份噩耗传来。”

“你能记得陪同他一起登山的向导的名字吗？”理查问道。

“哦，记得。”布罗姆利夫人说，脸上的表情稍微开心了一点儿，“三个向导都来自夏蒙尼，全是他最喜欢的。”

她说了三个人的名字，让-克洛德叹了口气。“他们三个是我们那里最出色的。”他说，“他们对岩石和冰雪环境极为了解。是非常优秀的向导，本人也是极其出色的登山者。”

“珀西瓦尔很喜欢他们。”他母亲说，“还有个经常跟他一起爬阿尔卑斯山的英国人，也叫珀西，好像姓费罗还是费雷。”

“珀西·费拉吗？”理查问道。

“没错，就是这名。”布罗姆利夫人说，脸上再次露出了微笑，“我能记得法国和德国的向导，自己的同胞英国人却不记得，真是有点儿奇怪？”

理查转头看着我和J.C.，说：“在跟布罗姆利勋爵一起爬山之前，珀西·费拉有十六年还是十七年极地高山的攀爬经验。”他又径直盯着我，补充道，“后来费拉成为了登山俱乐部的主席，也是他提议让乔治·马洛里参加1921年探险珠峰的活动的。”

“看来跟您儿子一起爬山的都是顶尖好手。”让-克洛德对布罗姆利夫人说，“尽管他从来没加入哪家登山俱乐部，也没被邀请参加珠峰探险，但他的登山能力不容置疑。”

“但珀西并不在任何登山俱乐部的正式名单上，也不是珠峰委员会的一员。布罗姆利夫人，您知道您儿子为什么几乎跟马洛里的登山队同时上的珠峰吗？”

布罗姆利夫人喝下最后一口茶，然后将茶杯轻轻地放在托盘上。“正如我说的，我收到了珀西瓦尔三月份发自大吉岭茶园的短笺。”她耐心地说，“很显然，珀西和马洛里及他的登山队今年三月的第三个星期在他表亲雷吉位于大吉岭附近的茶园见过面……我儿子刚从亚洲探险归来，没打招呼就去大吉岭旁边的茶园……那个茶园经营了多年，现在由珀西的表亲雷吉照管。”

“雷吉在寻找马洛里探险队的尼泊尔挑夫，也就是所谓的夏尔巴人时帮了很大的忙，这些挑夫有很多亲戚在茶园工作多年。其实，探险队的真正领导人是五十八岁的查尔斯·布鲁斯准将……但诺顿上校告诉我，其他人返回英国时，布鲁斯将军病倒了，在探险队离开大吉岭、从嘉措拉隘口前往岗巴镇和西藏时不得不回去。已成为探险队成员的诺顿上校被选为探险队队长，代替布鲁斯将军，后来诺顿还好心地亲自来看了我，根据他本人的说法，他任命乔治·马洛里为登山队的队长。关于珀西瓦尔最后的日子，我了解的也就这么多了。他并没有跟英国探险队一起露营，也没有跟他们一起登山。”

“布罗姆利勋爵是单独前去旅行的，还是有男仆陪同？”理查问道。

“哦，珀西总喜欢独来独往。”布罗姆利夫人说，“真有点儿搞不懂他，因为每次选择衣物和行李的时候都会满腹牢骚，但这的确是他的喜好。诺顿上校说他在珠峰探险的五个星期里，都是一个人扎营。”

“他从来没跟探险队待在一起吗？”让-克洛德有些惊讶地问道，“为什么这名英国勋爵要跟英国探险队分开呢？”

布罗姆利夫人将两只手放在手杖上，轻轻摇了摇头。“根据诺顿上校以及登山俱乐部的说法，应该没有。就连雷吉也不知道为什么珀西要去西藏，或者选择在探险队附近登山，而不是加入他们。”

“那些德国人呢？”理查问道，“不是说发生雪崩时，那个叫梅耶的人跟布罗姆利勋爵在一起吗？布鲁诺·西吉尔说他在下面的山上目睹了雪崩的过程。你知道珀西认识这些人吗？”

“绝对不认识！”布罗姆利夫人大声叫道，“这点我十分肯定。根据登山俱乐部以及我在英国政府的朋友的说法，这人好像就是一介草民，

至于西吉尔先生……就这么说吧，珀西应该不会跟这样的人交际。”

理查摸了摸眉毛，像是头痛发作了一样。“要是真如布鲁诺·西吉尔所说，马洛里和欧文失踪的时候，布罗姆利勋爵并没有跟英国探险队在一起，那他如何跟那个不认识的德国人一起被雪崩带到五号和六号营地之间呢？马洛里的五号营地在7625米高地上方几百英尺，那可是25,000英尺，布罗姆利夫人，真的很高了。但他们出发登顶山峰的六号营地超过了8000米，也就是差不多26,800英尺。仅比珠穆朗玛峰的山顶矮了3000英尺。报纸推测说：在诺顿以及探险队宣布那两人失踪后的几天里，布罗姆利勋爵试图去搜寻两人，但探险队从山上撤退的时候，既没有看到布罗姆利勋爵，也没有看到梅耶和西吉尔。既然诺顿上校等人已经离开了那里，你能解释珀西瓦尔为什么还留在高山上吗？”

“我真的不是很明白。”布罗姆利夫人说，“除非珀西瓦尔……我的珀西……想独自或者在那名德国登山者的陪同下登顶珠峰。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可能。你也知道，珀西……野心向来很大。”

听到这话，理查只是点点头，瞥了我一眼。诺顿等人没去救援马洛里和欧文，让他们等死，放弃了进一步登山的机会，不仅是出于尊重同伴的目的，而是因为他们惧怕已经开始的季风季节。他们在难得的好天气下从珠峰大本营撤回，只是担心在季风天气迫近的威胁下，即使像诺顿这样的业余登山者也不会想要去登顶珠峰——或者爬到高处去寻找失踪的马洛里和欧文。季风来袭时，被困在高高的珠峰上是特别愚蠢的行为，无异于自杀之举。

我们陷入了久久的沉默中，气氛似乎有些尴尬。这会儿，茶也喝光了，我们没办法转移注意力，我和让-克洛德随便吃了些点心，理查终于开口了。

“布罗姆利夫人，你希望我们三个进行这个任务吗……事故发生一年后再去执行救援任务是有点儿迟，不过，倒可以称为搜索任务……也就是在今年春天可以再次攀登珠峰的时候。”

她低下头，我看到她的皓齿轻轻地咬着丰盈的下唇。“珠峰委员会和登山俱乐部并没打算组织1925年的探险活动，对吗，迪奇？”

“是的，夫人。”理查说，“因为马洛里和欧文，当然，还有您儿子的失踪，让登山俱乐部和珠峰委员会拿不定主意了，可能要等几年后才会再次组织探险队前往珠峰。而且，西藏似乎对登山俱乐部和珠峰委员会也很生气，具体原因我不是很清楚。听说中国西藏当地的督领可能不会这么快再允许组织探险队前往。当然啦，登山俱乐部和珠峰委员会都自以为珠峰是英国人的山，根本不愿想象被别的国家的人捷足先登了，但阿尔卑斯山有传言说德国人正在努力争取。不过我觉得他们在明年夏天前还是没可能前往那里，1925年肯定不行。但我们三个能够做到。”

“珀西加入的马洛里探险队有好几十个人。”布罗姆利夫人说，“我相信里面有20多个白人，还有几百个挑夫以及几百只驮兽，我记得珀西在那封从茶园寄出来的信中向我抱怨，说他们打算用西藏部队的骡子，但终归还是不行。诺顿上校曾对我说，一个一个地建立营地速度极为缓慢，首先要在冰川上扎营，然后将营地建立在珠峰以及与之相邻山峰之间的冰脊上。几位，我研究过山里的地势，知道他们刚开始攀登北坳山脊的冰墙时，白人登山者每往上面攀登几英尺，就会给挑夫凿出阶梯。这么多人上山可能要花好几个星期的时间，登山的进度极为缓慢。你们三个人怎么能行——不是说登顶珠峰，我对这次探险并没有兴趣——只要能够上到五号和六号营地，搜寻我儿子就行。”

这次回答的是让-克洛德。“布罗姆利夫人，我们爬山的速度会非常

快，会用攀爬阿尔卑斯山的方式，而不是像马洛里探险队一样，跟部队冲锋一样攀登珠峰。我们应该会雇几个夏尔巴人当挑夫，包括一些可以攀登高峰的挑夫，也许会找珀西的表亲雷吉帮忙在你的茶园里找些好手，但是，只要我们到达珠峰，速度和效率将成为我们不变的目标。我们会按照攀爬阿尔卑斯山的方式登山、睡觉、吃干粮，我们的背包里随身携带露营设备，无须担心建立营地的问题，我们应该能在一到两个星期内完成从北坳四号营地一路到六号营地以上的全面搜索工作，而不用像布鲁斯将军的登山队一样，带着一大队人马上到那么高的地方，那个要花五到十个星期。”

布罗姆利看着我们三个，然后又定定地看着理查。她的目光突然涣散了……不是冷漠，而是生疏，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这次救援……搜索行动要花费多少钱，先生们？”

理查回答了，语气也跟布罗姆利夫人一样，显得很正式。“登山俱乐部在他们前两次登山行动，也就是1921年的勘探行动和1922年的实际登顶行动中留出了10,000英镑。他们估算勘探计划只用花费3000英镑，而1922年的实际登山行动将余下10,000英镑都花光了。但他们检查了两次行动的预算。今年，也就是1924年，您儿子、马洛里还有欧文失踪的这次登山行动中，花费了他们差不多12,000英镑。”

布罗姆利夫人一直用严肃的目光盯着理查的脸。

“你是要我出12,000英镑，进行这次搜索探险计划，寻找我儿子吗？”

“不是的，夫人。”理查说，“我们现在只有三个人，或许还有几十个优秀的夏尔巴登山挑夫，还有一些其他东西，比如前往加尔各答的汽

船，还有帐篷、登山设备，包括在上次探险中芬奇发明、由桑迪·欧文改进的氧气设备，还要租一些马和骡子，将我们和装备驼到珠峰大本营，我估计这次搜索探险行动的所有花费不会超过2500英镑。”

听到这么少的数字，布罗姆利夫人惊讶地眨着眼睛。坦白说：“这个数字对我来说并不低。”

“我们是专业的阿尔卑斯山登山者，夫人。”理查说，往穿着一袭黑衣的布罗姆利夫人靠了靠，“我们的速度很快，而且可以全天候登山，我们吃得很少，会用绳索将睡袋挂在山腰上睡觉，如若不行，我们会在狭窄的壁架上坐一整晚，还会在下巴下面点根蜡烛，这样就不会打瞌睡了。”

布罗姆利夫人的目光扫过我们三个，接着又盯着理查，始终没有说话。

“布罗姆利夫人。”理查说，“您也提到了，您儿子跟随诺顿和马洛里的探险队到珠峰时，带了很多物资。光是陆军和海军合作社就带去了60吨鹅肝酱，301磅猎人火腿，48瓶蒙泰贝洛香槟。你必须明白，我们的探险绝不会这样——我们三个都是阿尔卑斯登山专家，行动迅速，知道去哪里找您儿子，能够很快上到高山，完成工作后则会全身而退。”

理查说了一大通，我不大确定布罗姆利夫人是否被他说服了，良久，她终于开口了。

“我会为你们的探险提供3000英镑。”她轻轻地说，“但我有一个条件。”

我们等在那里。

“我希望我的一个家人一同前往。”布罗姆利夫人用我以前从没听过的语气说。语气中透着一股高贵的气质，声音虽小，但不容辩驳，像是已经说定了一样，“珀西的表亲雷吉也登过阿尔卑斯山，他曾经跟珀西以及我之前提到过的许多优秀的向导一起去过，他完全有能力跟你们至少登上珠峰的低矮部分，也许他能一路上到三号营地，或者任何你们设在大山之间冰脊高地的营地。当然，登山的决定都由你说了算，迪奇。但雷吉将统筹探险事宜，比如分发资金给夏尔巴人和康巴镇牦牛出售者，大抵上是打理这些事务。雷吉表亲将跟踪每笔收据和每笔钱的花销，同意吗？”

理查转头看着让-克洛德和我，我能看出他的心思。再加上一个跟珀西差不多业余的登山者.....可能会拖延我们的速度，而且，如果我们必须在冰川或者北坳的冰面上救他，可能还会让我们陷入危险境地。但布罗姆利夫人的话似乎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不带雷吉表亲，她将不会赞助这次探险。这个“雷吉表亲”显然不是真正去跟我们登山的。

“没问题，夫人，我们同意。”理查说，“我们很高兴能有珀西的表亲前往。还不用让我操心钱的事了。坦白说，这活儿对我来说可不轻松。”

布罗姆利夫人突然站了起来，我们三个也很快起身。她依次握着理查、让-克洛德和我的手。我看到她黑色的眸子里噙着眼泪，但她并没有让眼泪流出来。

“这次探险需要多久.....”她说。

“我们应该到明年仲夏的时候完成探险，并将报告带给您。”理查说，“我会带一个小照相机去，但我答应，无论找到什么，我们都会带

回来，比如布罗姆利勋爵的私人物品、衣物、信件.....”

“要是他死了的话，”布罗姆利夫人用极其平淡的语气打断他的话，“他会希望自己被葬在雪山。但如果你真的带回来一些让我有念想的东西，我会非常感激，尽管看到.....照片.....的话会让人无比难过。”

我们全都点点头。我突然莫名地想哭，还觉得十分内疚。当然也很兴奋。

“要是珀西还活着。”布罗姆利夫人说，这会儿，她站得更直了，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我希望你能把他带回我身边。”

她再没有说话，转身从图书馆墙面的那扇暗门中离开了房间。

我们花了好几秒钟才意识到主人算是送客了，理查也兑现了之前答应我们的承诺，资助三个（现在还加了一个“会计”）习惯阿尔卑斯登山方式的登山者去攀登珠峰。如果我们找到可怜的珀西的尸体，更好，要是没找到，这个世界上最高的山峰或许会被我们征服。

听到一声轻轻的咳嗽后，我们转头发现老管家哈里森正站在远端的门附近，准备领着我们回到走廊，然后经过那个大图书馆，再经过更多的走廊，来到天堂室、门厅，七拐八弯地回到前门，然后我们就可以出去了。

*

搭乘马车前往庄园出口的路似乎遥遥无期。那个长着海象胡须的马车司机本森一路无言，我们坐在马车上也没有说话，但心潮澎湃。

本森将我们带到用白色碎石铺就的司机专用停车场，那里除了我们停靠在树荫下的双座马车外再无别的车辆，这个时候我们仍然没有说话。

让-克洛德突然跑向碎石停车场那边修剪过的大草坪，高声叫喊，连着翻了四个跟斗。这一刻，我和理查开心得像白痴一样冲对方大笑不已。

但我们开车往前行驶时，虽然开心，虽然对这段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探险之旅满怀期待，但一个念头却不时从我脑海里冒出来。在世界上最漂亮的9400英亩土地中央，永久地停留着一颗破碎受伤的心。

我们能给她带去些许安宁吗？这是我们“共谋”这个计划以来，我第一次想到这个问题。我意识到，我们刚开始讨论这个“难以置信的珠峰探险三人行计划”时，首先应该想到这个问题。

我们能给布罗姆利夫人带去些许安宁吗？

在英国这样一个美丽的夏日午后，我们在户外开着车，长长的影子掠过田野和空旷的公路，我觉得也许我们可以登上珠峰，找到珀西·布罗姆利的尸体，从那座死亡之山带些什么东西回来，什么东西都行，然后.....然后怎样？仍旧不能治愈布罗姆利夫人那颗破碎的心，因为她就要失去八年前被英国人的芥子气炸弹荼害的大儿子，而她的小儿子也永远迷失在了珠峰，也许布罗姆利勋爵在珠峰突如其来的死亡的真相能带给她慰藉。

也许吧。

开着车一路前行的时候理查一直在笑，坐在副驾驶座的让-克洛德

也在笑，他的头歪向一边，像一只迎着风的狗，我决定加入他们，咧嘴笑起来。

我们根本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危险。

3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布罗姆利勋爵的尸体，我们或许也能找到马洛里或者欧文的尸体.....或者他们两个的尸体。

1924年的夏末和秋天，人们为马洛里和欧文举行了很多追悼会，但最重要的追悼会可能是在10月17日于圣保罗大教堂举行的。那次追悼会仅限受邀人员参加，而我们三个人中也只有理查受邀出席了。后来关于葬礼的事他很少在我们面前提及，但伦敦的报纸到处刊登着切斯特大主教的悼词。而大主教最后还引用了圣经中大卫王的悼词：“乔治·马洛里和安德鲁·欧文活时相悦相爱，死时也不分离。”

让-克洛德第二天指出，要真是这样的话，若其中一人在上山或者下山的时候先掉下去，那他们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分钟或者几个小时里肯定是分开的，事实上还真有可能是这样。

主教马洛里和欧文的悼词里只稍微提到了布罗姆利勋爵和科特·梅

耶的死：“我们还须缅怀那个月在山里死亡的其他人。”那年夏天或秋天，布罗姆利夫人并没有为儿子举行追悼会。（也许是因为她仍然相信儿子仍在珠峰绒布冰川下的某个地方活着，真的相信我们三个能在他失踪一年后救下他）布罗姆利夫人催促理查，让他在1924年秋天开始探险，希望他能在冬天开展珠峰“营救”计划，但他很确定地告诉她，冬季，喜马拉雅山以及通往那里的路都没办法过去，也没办法攀登。布罗姆利夫人尽管无比伤心——精神也极不稳定，但她在内心深处终于相信1925年春天和夏天的任务顶多算是搜索，而非救援。

10月17日那天晚上，他们还为马洛里和欧文举行了集会，尽管人特别多，集会者不得不租用了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但理查想办法让我和J.C.参加了。皇家地理学会及其下属机构登山俱乐部举行的会议“旨在接收1924年珠峰探险报告”。与会者大多为登山者，还有不少记者，他们表现出了极为高涨的热情。

这次集会的最后一个环节是阅读摄影师兼登山家的诺尔·奥德尔的报告。许多人相信，马洛里在试图攀登最后一座山峰的时候，应该是奥德尔而不是年轻的安德鲁·欧文跟他在一起。奥德尔的报告中说，他曾在地营地中心急如焚地等待两位失踪的登山者，他最后一次看到他们是在四、五号营地之间，当时云层稍微散开了。不过，奥德尔似乎也搞糊涂了，他不知是看到“两个黑色点”在东北山脊的第一台阶上方的雪地里移动，还是在第二台阶，甚至可能在更小的第三台阶和“金字塔式的雪地上”移动，此处离山峰已经很近了。

“因此留下的疑问是，”奥德尔在报告中说，“珠峰被征服了吗？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并没有直接证据。但考虑到当时的环境.....考虑到他们最后被人发现时所在的位置，我相信，马洛里和欧文真的有可能登上了珠峰。不过，我只能推测到这一步了。”

听到这话，那些英国最出色的登山者开始窃窃私语。许多人，甚至包括曾经跟马洛里和欧文一起探险的队友都不相信两人登顶的证据。即便奥德尔看到的情况是真实的，即便马洛里和欧文爬上了凶险的第二台阶，那时天色已晚，他们不大可能成功登上珠峰，可能不得不趁着夜色下山，那个时候，他们的氧气瓶不是空了，估计也用得差不多了。所以，这天晚上，大部分在阿尔伯特音乐厅聚会的世界级登山者都认为，马洛里和欧文爬得太高，又加上天色已晚，便打算趁着夜色下山，应该远没有接近顶峰，后来，两人在月黑风冷，超过27,000英尺高的北壁摔死了，在28,000英尺高的地方，大气中含氧量极低，根本无法呼吸。

但是，我记得奥德尔在报告的最后认为，马洛里和欧文是被冻死的，此话一出，遭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反对。

对于这两个民族英雄，这两个即将成为英国传奇的人来说，“冻死”可不体面，但那些认识马洛里的外国登山者，以及那些跟马洛里一起登山的人——在这样一个十月中旬的晚上，他们对所谓的爱国热情并不感兴趣——他们也不相信马洛里，甚至桑迪·欧文会傻到被活活冻死。会议结束后，我们听到大部分登山者讨论，他们猜测，那天傍晚日落之前，两人开始从顶峰或他们所在的高处下山，天色渐暗，狂风怒吼，他们在北壁避风时，其中一人——几乎可以确定就是欧文——摔倒，牵连另一人失去平衡，两人一同掉入万丈深渊。

就连1924年这次致命探险的正式领队，爱德华·“泰迪”·诺顿也在大本营写道：“奥德尔在他的报告中说两人是被活活冻死的，这让我深感遗憾。”他又在珠峰委员会强调，“我们剩下这些人都认为失足跌落的可能性很大。”

十月的那个晚上，登山俱乐部聚会结束后，我们步行回到了酒店，

让-克洛德问了理查，“你觉得马洛里和欧文到达山顶了吗，理查？”

“我不知道。”理查嘴里叼着烟斗说，我们匆匆赶路，烟叶的芳香弥漫在冰冷、潮湿的空气中。

“你真觉得他们是被冻死的吗？”J.C.仍不甘心，“要么就是摔死的？”

理查拿开嘴中的烟斗，看着我们。在角落路灯的光亮中，他灰色的眸子闪着光芒。“不管是公共报道也好，还是《阿尔卑斯山期刊》根据奥德尔等人提供的情况刊登的报道也好，根据这些去判断他们是怎么遇难的，或是在哪里遇难的，显然不够。我们三个必须去跟诺顿、约翰·诺尔、奥德尔、萨默维尔医生，以及去年三月份跟我一同参加那次探险的朋友谈谈。然后我们再去德国，也就是慕尼黑，跟那个登山家布鲁诺·西吉尔谈谈，他说尽管他在珠峰海拔较低的地方，但他所处的位置足够高，亲眼目睹了雪崩将布罗姆利勋爵和那个神秘的德国人梅耶卷走了。你们意下如何？”

我和让-克洛德默默地对视。我从J.C.的眼神里看出来，他绝不会跟我和理查去德国。他的三个兄弟死在德国人手里，他很久以前就发过誓，绝不会踏入德国一步。

“我知道，克洛德。”J.C.还没开口，理查便说，“我理解。下个月，也就是十一月，我和杰克去慕尼黑，到时候再将西吉尔所述的布罗姆利爵士和德国挑夫梅耶遇难一事告诉你，要是他提到了马洛里和欧文失踪的详细情况，我们会一并告诉你。不过，你得在伦敦多待一段时间，跟我们一起去看诺顿等人。”

“要是这个叫西吉尔的家伙什么都不知道呢？”我近乎悲观地

说，“要是我们下个月的慕尼黑之行完全是浪费时间，要是我们无法获悉马洛里和欧文失踪事件的最新情况，或者更惨的是，无法了解布罗姆利的情况怎么办？这才是跟我们这次任务休戚相关的。”

“这样，”理查笑着说，眼神似乎充满渴望，“那我们就明年三月去珠峰，亲自找出他们到底出什么事了。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布罗姆利勋爵的尸体，我们或许也能找到马洛里或者欧文的尸体.....或者他们两个的尸体。珠峰干燥的风会让尸体风干、变成木乃伊，可比古埃及的大祭司的本事强多了。”

那两匹藏马被爆头了。

那年十月，在马洛里和欧文正式的追悼会结束后，我们拜访了1924年珠峰探险队的成员爱德华·F.诺顿上校，医务官R.W.G.辛斯顿，霍华德·T.萨默维尔医生，约翰·B.诺尔上尉，以及诺尔·E.奥德尔，后面三个人是理查的好友。登山队的这些前领导人和成员将参加皇家地理协会在肯辛顿·戈尔一号街举行的登山俱乐部会议，我们被安排到星期六下午在地图室跟他们见面。

“我希望他们能在入口处留下口讯。”我说，这不，我们从肯辛顿花园对面的出租车下来，黄昏的影子拉得长长的，艾尔伯特音乐厅的大圆顶赫然耸立在皇家地理协会的砖砌建筑上。日落时分，林荫大道对面树木林林总总，圆顶反射的光让十月的树叶像是着火一般。”

“我是会员。”理查说，“去地图室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和J.C.互相看了一眼。

除了院子外墙壁龕上放有探险家大卫·利文斯顿的半身像外，根本无从得知这栋爬满藤蔓的建筑是地理学者和探险家的大本营。

进入里面，有人接过我们的帽子和外套，一个穿着燕尾服，打着白色领带，满头银发的老人说：“迪肯先生，欢迎回来。好久没在这里见到尊驾了。”

“谢谢，詹姆斯。”理查说，“要是我没弄错的话，诺顿上校等人已经在地图室等我们了。”

“是的，先生。会议刚刚结束几分钟，五个人正在地图室里面的娱乐室等你。要我陪你去吗，先生？”

“我们自己去就可以了，谢谢你，詹姆斯。”宽宽的走廊地板上刷着亮漆，还摆放着玻璃橱，我真想像在教堂里那样小声说话，但理查说话的声调就跟在外面一样。

地图室很漂亮，夹楼里堆了不少皮封书，长桌子上的地图摆放在木制的楔形展柜上，还有一个很大的地球仪，估摸着一名杂技演员能踩在地球仪上一路滚到肯辛顿大道，但我并没有被那个大地球仪吸引。主室的一侧是一栋1875年的建筑，玄关上装有许多窗户，一个点着的壁炉镶嵌在墙里。我们走近时，辛斯顿、诺尔、诺顿、萨默维尔和奥德尔朝我们走了过来，理查介绍了我和J.C.，我们三个坐在面对壁炉成拱形排列的最后几张皮椅上。夕阳透过我们背后的窗户射了进来，发出柔和的金光。

理查介绍以及我们握手的时候，我发现虽然我从未见过他们本人，

但能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他们的各种探险的照片都有出版。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留着户外运动员特有的大胡子——或者至少也是留着奔放的络腮胡，而现在，他们都将胡子刮得干干净净（除了萨默维尔先生和辛斯顿医生等人，他们的胡须也修剪得十分整齐），要是我跟他们在街上擦身而过，我估计没办法认出他们。

爱德华·菲利克斯“泰迪”·诺顿上校个子奇高，我身高为6英尺2英寸，他至少比我高一两英寸，我发现他身上的一切，比如沉静自如的做派、冷峻的眼神，将他军人习惯发号施令的气质体现得淋漓尽致。理查德·辛斯顿医生三十七岁，身材颇长，他并非登山者（在1924年的探险中，他既是医生，也是一名博物学家），但我知道他也曾去过北坳的四号营地，照顾患上雪盲的诺顿和其他身体有恙的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医生曾在法国控制的美索不达米亚和东非服役，在枪林弹雨中表现得十分英勇，获得过军功十字勋章。辛斯顿也许不是登山者，但我十分敬重他。

理查向我介绍了西奥多·霍华德·萨默维尔，这位叫霍华德的也是位医生，还曾是位传教士，但他的体格健壮得像搬运工。理查告诉我们，自从1922年珠峰探险以来，萨默维尔从来没真正返回过英国，自那时候起，他就一直在印度南部的尼约尔担任传教医生。萨默维尔现在待在伦敦只是为了参加马洛里和欧文的悼念活动，以及这次登山俱乐部和皇家地理协会举行的会议和宴会。

萨默维尔长相英俊，即使没有他在西藏拍的照片上蓄的浓黑胡须，他卷曲的头发、晒得黝黑的脸，富有表现力的黑色眉毛，以及他脸上突然出现的灿烂笑容，都让他看起来有些放荡不羁，但其实他并不是这种人。理查几乎从来没提及他的战争经历，但去年我们在阿尔卑斯一座山峰露营时，他跟我们说过萨默维尔是他一个非常特别的朋友，在手术帐

篷里救助伤兵时，变成了虔诚的和平主义者。那是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早上，当时只有他和另外四名医生，却有数千名伤兵等着救援，有许多人都是致命伤，而且他们自己也知道。理查说萨默维尔曾跟他说，帐篷外面鲜血淋漓的担架和雨披上还躺着好几百个人，每个人都知道哪怕耽搁一分一秒的治疗都有可能让他们送命，但没有一个伤兵要求优先治疗。一个人也没有。

我握着萨默维尔的手，他的手长满老茧，对一名外科医生来说略显粗糙，看着他清澈的双眸，我总觉得这样的经历会让任何躁动的灵魂瞬间变得安宁。理查还告诉我们，萨默维尔虽然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但他并不教条。“基督教唯一的问题就是从来不会真正受到审判。”萨默维尔曾经跟理查这样说，那是1922年的一次探险中，他们待在一个两人帐篷里，帐篷则搭建在一个白雪皑皑的高隘口上。

约翰·诺尔上尉是个瘦子，脸上布满皱纹，眼眶深陷，眼神焦虑不已。也许原因在于此：在1924年的探险中，诺尔拿出8000英镑，承担那次探险的全部费用，以此换取所有的胶卷和照片，他们甚至还带了特别设计的照相机和电影摄像机，上到北坳那么高的地方，拍摄登顶者的远景，不过前提是马洛里和欧文得登上珠峰。去年春天，他甚至带了一个用作暗房的帐篷到珠峰大本营，还付钱请了不少人携带洗出来的照片从珠峰跑到大吉岭，然后将照片邮寄给伦敦的大报纸。现在，他正在发行他最主要的电影《珠峰史诗》，但因为马洛里和欧文最后的行踪几乎都被云层遮住了——至少他们在北坳的行踪没被发现，人们在私下里说诺尔上尉对影片的结尾很不满意。除非诺尔的电影能在英美两国引起轰动，否则这个可怜的人那8000英镑基本上算是打水漂了。

我看着奥德尔，觉得他完全有理由在1924年这样一个秋天的晚上心神不宁。

约翰·诺尔上尉是最后一个收到乔治·马洛里信笺的，但我们今天晚上问候的最后一个人，既是地质学家，又是登山者，理查的这位特殊朋友，诺尔·奥德尔将永远是最后一个见过马洛里和欧文活着的人。

马洛里和欧文试图从六号营地危险的帐篷撤回的前一天晚上，奥德尔曾经孤身一身待在五号营地。他一个人前往六号营地的那天本来最适合登顶。那天晚上12点50分，奥德尔在26,000英尺的高度爬上了一个100英尺高的峭壁。那晚，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看到马洛里和欧文在靠近最后一个金字塔底下的山脊上。”

马洛里和欧文追悼会刚刚结束没几天，登山俱乐部会议人满为患，里面传出的消息令整个英国哗然，很多登山者，甚至包括同一个探险队的同伴都质疑奥德尔“亲眼目睹”之事。马洛里和欧文真会如奥德尔所述那样，他们会在下午12点50分就登上了所谓的“第三台阶”，把身影留在珠峰顶上白雪皑皑的三角岩上吗？这是有可能的，但似乎很值得怀疑。即使他们带了氧气瓶，这样的登山速度也令人瞠目。不可能，有人争辩道，奥德尔肯定只是看到他们在第二台阶攀登。绝无可能，另外一些离着珠峰十万八千里的专家也说，那时天色尚早，马洛里和欧文只可能在第一台阶，奥德尔肯定搞错了，尽管他有照片和地形图为证，说明他所在的那个地方被山脊和山体挡住视线，看不到第一台阶。但是，当时云仅仅散开了一分钟，他只能瞥见两个影子正在爬山，视线很快变得模糊了，当然，前提是那两个影子是人的话（但很多登山家都认为那只是雪地上的两块石头而已）。

我们全都坐了下来，另外一名打着白色领带，穿着燕尾服的侍应依照我们的吩咐，拿来了威士忌，这时，诺顿上校打破了沉默。

“见到你真高兴，理查。真是抱歉，我们只有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间，之后登山俱乐部正式的晚宴就要开始了。既然你是皇家地理协会的会员，以前还是探险队成员，我们给你找个房间自然也没问题……”

理查挥手示意不必了。“我今天都没穿正装来，泰迪，而且也不合适。我就不参加了，我和我的朋友只是想问你们几个问题，问完就走。”

我们的酒水很快呈了上来，纯的威士忌，琥珀色，在雪莉酒桶里盛放了十八年之久。喝下去的时候感觉暖暖的。我的手没有哆嗦，但我总觉得会把持不住似的。我还意识到，我将来可能永远没有机会跟一群令人敬仰的世界级登山家共处一室，这可能正是我紧张的原因。我并不害怕去攀登珠峰，但站在这群世界闻名的登山家面前，想到他们也有此雄心却未完成宿命，我不由得感到恐惧。

“应该是关于马洛里和欧文的事吧？”诺顿对理查说，我觉得他的语气突然变得冷漠。过去四个月以来，他们这些人被多少次问过有关“两位英雄”失踪的事？

“不是的。”理查说，“今年夏天，我拜访了布罗姆利夫人，答应她尽我所能帮她找到失踪的儿子。”

“你是说年轻的珀西瓦尔·布罗姆利？”电影制作人诺尔说，“我们怎么帮她？布罗姆利又没跟我们在一起，这你知道的，理查。”

“我好像记得他是从大吉岭出发的，跟你一起到了绒布。”理查抿了一口威士忌，那张犀利的脸被我旁边的炉火照得轮廓分明。

“他没跟我们在一起，理查。”霍华德·萨默维尔说，“他在我们后面，就他一个人。他一个人坐着一匹藏马，带着一头驮着装备的骡子。

一直落后我们一两天。后来，他追上了我们，还看了我们的营地……对吧，约翰？”他问电影制作人诺尔，“好像来过三次吧？”

“我记得是两次。”诺尔说，“第一次是在康巴镇的时候，我们在那里睡了三晚。最后一次是在协格尔镇，后来我们往南朝绒布寺和绒布冰川去了。我们在协格尔镇待了两晚。小布罗姆利好像在每个地方露宿都不会超过一晚。他有一个简易的温伯尔帐篷，是那种更小、更轻便的帐篷。”

“他不会走在你们前头吧？”让-克洛德说，他正美美地喝着威士忌，“我是说，你们会在一个地方待了好几个晚上，而布罗姆利却只会露营一个晚上……”

“呵呵，”辛斯顿医生笑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但不是这样的……布罗姆利好像还往岔路走了。比如，我们在江嘎镇待了两晚后，他往南沿年楚河走了一段距离，可能是想在低处的山峰上欣赏一下珠峰的风景吧。总之，等我们到达协格尔镇的时候，他又落在了我们后面。”

“最奇怪的是，”诺顿上校说，“无论小布罗姆利勋爵什么时候来营地里看望我们，他都会带上自己的食物和饮料。我们想要款待他，可他根本不买账，其实我们的食物很充足，后来还剩好多罐装食品，就那么扔那儿了。”

“这样看来他带去的补给品挺多的？”理查问道。

“如果周末去林肯郡露营倒是够了。”约翰·诺尔说，“要是单枪匹马闯西藏的话，肯定不够。”

“没有正式批准，他怎么能单独前往那里呢？”我脱口问道，感到脸

都红了，就跟我肚子里的威士忌一样烫。我今晚本来不打算说话的。

“问得好，佩里先生，”诺顿上校说，“我们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卫兵会检查我们的文件，所以，我们觉得布罗姆利勋爵肯定拿到了正式的批准文件，也许是通过孟加拉政府拿到的。布罗姆利在大吉岭附近的茶园，现在属于布罗姆利·蒙特福特了，他们跟藏人的关系一直不错，而且跟孟加拉和锡金的管事的人也一直挺要好。”

“我骑马去过布罗姆利勋爵的营地一两次，”诺尔·奥德尔说，“当时探险才刚刚开始，就在我们翻过加里普山隘口进入西藏后不久。小珀西瓦尔看起来挺喜欢独处，对我的来访不温不火，但等到我坐在他的火边时，他看起来又相当友好。我很担心他的健康，你也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很多人都得了痢疾，开始出现高原反应——但布罗姆利的情况却非常好。每次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的身体状况都很好，精神劲儿十足。”

“他跟着你们从协格尔镇到达绒布冰川脚下的大本营吗？”理查问道。

“当然不是啦。”诺顿上校说，“我们转向南边，朝珠峰去的时候，布罗姆利继续往东，走了12英里到15英里去了定日镇。后来我们再没见过面。感觉他打算过了定日镇，继续往东走。你也知道，理查，那里的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勘探过。我记得1922年你跟我们去那里，当年，就折腾得够呛。”

“是的。”理查答道，也没再详述当时的情况。

“当初在他们家族的茶园时，”辛斯顿医生说，“我感觉小布罗姆利去西藏是跟人见面的。感觉他带的食物和装备只够走到协格尔镇那头某

个地方，去那个约会地点似的。”

“那他的登山装备呢？”理查问道，“布鲁诺·西吉尔曾经告诉德国媒体，布罗姆利爵士和另外一个人是在珠峰上葬身雪崩中。你们有没有看到布罗姆利勋爵带了登山装备？”

“带了些绳子，”诺顿说，“在西藏，绳子总能派得上用场。但他带的绳子不多，攀登珠峰肯定不行……而且食物也不多，没有帐篷，没有普里默斯气化炉，甚至没有足够多的东西上三号营地……肯定没办法上到北坳……更别说上到五号营地或者登上北壁了。”

“这个叫布鲁诺·西吉尔的……”理查说。

“是个骗子，”诺顿上校说，“对不起，理查，我不想这么无礼的。但是，西吉尔跟媒体说的一切全是一派胡言。”

“所以，你从没见过西吉尔或者另一个德国人，包括那个跟布罗姆利勋爵一起遇难的梅耶吗？”理查问道。

“我们在山上或者冰川上的时候，方圆1000英里的地方都没听说过任何德国人。”诺顿上校说。他高耸的颧骨上泛起了红晕。我现在才想到，这杯苏格兰威士忌可不是他今天晚上的第一杯酒。要么是他的酒劲上来了，要么就是诺顿想到今年在试图登顶珠峰期间他们周围有德国人，感到十分愤怒，难以忍受。

“坦白说，我都被搞糊涂了。”理查说，“你们的探险队最后撤出大本营，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是6月16日吗？也就是马洛里和欧文失踪八天后，对吗？”

“没错。”奥德尔说，“我们让最疲劳的登山者休息了，然后为马洛

里和欧文，以及1922年失踪的挑夫立了碑，但16日下午，我们最后一批人离开了绒布河谷。当时除了我之外，探险队的其他成员身体状况都很糟糕，真是很奇怪：比如大伙儿的心脏均出现了问题，诺顿上校患上雪盲后还留下后遗症，大家都生了冻疮，身体极度疲劳，而高原反应不断，头痛。所有人都不停咳嗽。”

“在山里的时候我也咳嗽了，差点儿没要了我的命。”霍华德·萨默维尔说。

*

“总之，我们分批撤离时，部分人的身体情况已经非常糟糕，大多数跟诺顿上校一起去勘探了以前从没去过的高里三喀峰下面的绒辖河谷，我们去往那里是征得当局同意的，在低海拔的地方休整十天后，我们艰难地回来了。”

“我必须把胶卷带回来，于是，我径直带着挑夫和骡子返回大吉岭。”诺尔上尉说。

“我们的制图师约翰·瓦斯·哈泽德希望你们1921年探险时去过的地方调查完，理查。”诺顿上校说，“我们同意他陪同印度勘探人员哈里·辛·塔帕前往西绒布地区几天，6月16日，他们带着几个挑夫往西去了，我们跟两人道了别，那天，我们大部分人往北边和西边去了。”

“我独自一人出发的，还绕了道。”奥德尔说，“我想再研究下周边的地质情况。”

另外四个著名的登山家笑了。奥德尔对地质痴迷，即便在27,000英尺高的珠峰也不例外，俨然成了另外几个幸存者的开心果，否则，他们

定会十分忧郁。

“我告诉奥德尔，在返回的途中，如果他能带上我们的运输官E.O. 谢比尔，绕道100英里也没什么关系。”诺顿说，“西藏山区有土匪，至少谢比尔会说藏语。”

奥德尔看着上校。“爱德华，一个星期后，谢比尔向我承认，你曾警告过他，说什么我们这次探险结束后，他再也不想看到我。我记得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亲爱的谢比尔，你可能永远也不想再见到奥德尔。’”

诺顿上校低头看着酒杯，颧骨上红晕的颜色似乎更深了。

“但我跟谢比尔在一起的时候，每天对地质勘探十分感兴趣。”奥德尔继续说，“我们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牢靠。多亏了探险队的大部分成员在高里三喀峰背阴下的绒辖河谷休整了十天，我们及时在大吉岭跟探险队会合了，哈泽德带着塔帕和挑夫刚刚从新绒布的地图勘探中回来。”

理查从马甲口袋里掏出表，瞥了一眼，说：“现在只剩下几分钟了，你们马上就要去参加晚宴了，我的朋友。坦白说，现在我完全不知道珀西瓦尔在哪儿了，更别提梅耶和西吉尔了。《泰晤士报》完整地报告了马洛里和欧文的遇难事件，同一个星期，这份报纸也报道了布罗姆利勋爵和梅耶在珠峰死亡的事件。我相信你肯定从大吉岭将这份报告用电报发了出去。如果4月24日，也就是你们探险队往南前往珠峰的那天之后，你们再也没见过布罗姆利勋爵，同时布罗姆利继续往西走，那会怎样……”

“真是十分抱歉，理查。”诺顿上校说，“我们说得特别乱，但我们

当初听到有关布罗姆利勋爵死亡消息的转述时就已经比较凌乱了。我跟你解释一下，就在约翰·哈泽德和哈里·塔帕即将到达西绒布地区进行勘探的时候，一些宗教朝圣者遇见了他们，并通过哈里·塔帕的翻译跟他们说，说什么有两位英国先生在定日镇，一个叫布罗姆利，另一个不会说英语的‘英国人’叫梅耶，他们租了六头牦牛往南边去了，再往东沿河去了卓布山口，然后往南去往绒布冰川和珠穆朗玛峰。”

“你确定藏人是说布罗姆利和梅耶一起往珠峰去了吗？”理查喝完了威士忌，将杯子小心地放在挨着他椅子旁边的餐桌上。

“是的。”诺顿上校说，“哈泽德和塔帕往回朝东北方向，朝彭拉山口和协格尔镇去的时候，两个往绒布寺方向去的朝圣者也跟他们说了同样的话。不过，他们强调说还有七个‘不会说英语的英国先生’，说他们在布罗姆利和梅耶离开后，开车抵达了定日镇，但他们很快又离开了村子，往东南方向而去，像是去追赶布罗姆利了。”

“这也太奇怪了。”理查说。

“这还不是最奇怪的。”诺顿继续说，“哈泽德和塔帕还真看见了布罗姆利和梅耶。而且还看到了跟在他们后面的七个人。”

“约翰·哈泽德现在在哪儿？”让-克洛德说。

约翰·诺尔的左手下意识地摆了摆。“哦，可能是回印度帮政府绘制地图了吧。”

“那哈里·塔帕呢？”理查问道。

“也在印度绘制地图。”诺顿上校说，“但并没有跟哈泽德在一起。”

“你能告诉我哈泽德看到什么了吗？”理查问道。

这时，辛斯顿开口了，我感到脖子和后背发紧，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可我们还没有获得想要的重要信息。

“哈泽德和哈里往东北方向去了，他们刚爬上一条古老的商队路线，往彭拉山口走去，那时，眼尖的哈里说看到两队人正骑着马往南去。大概在离他们几英里远的地方，但那天天气特别好，哈泽德说他们看到珠峰上的烟雾比以往都要多，雪如同浪花一样往方圆30多英里远的地方扩散开来，一直飘到我们东边的山峰上。实际上，哈泽德和哈里还特意拐到附近的山上，这样哈泽德就能用军用望远镜证实自己看到的情况了。哈泽德说两个人在最南端，他说他确定看到了布罗姆利勋爵从大吉岭带去的藏马和骡子，而且后面还一路跟着六只牦牛，七个人坐在更高大的马上，离他们后面有几十英里远，也许骑马都需要五个小时或者七个小时才能赶上他们。哈里说他们坐的马更大，不是藏马，要么就是又高又大、长着粗毛的蒙古马。”

“那些人会不会在追他们两个？”理查说。

“哈泽德只是觉得特别奇怪。”诺顿说，“他们在大吉岭追上我们时，哈泽德告诉我们他和塔帕本应该往南回绒布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不知布罗姆利和那些跟在他后面的人是不是在我们的山里偷猎，看起来真像是那么回事。但因为要绘制地图，哈泽德已经落后我们好几天了。他想赶在我们到加尔各答之前追上我们，最后，他和哈里转头往北越过了彭拉山口。”

“是哪天看到的？”理查说。

“6月19日。”诺顿回答道，“就在我们离开绒布冰川河谷，跟探险队

分开后的第三天。”

“这事真是挺有意思的。”诺顿说，“但这也没办法说明布罗姆利勋爵就死在珠峰的雪崩中。不知道你有没有从别的可靠途径收到更多信息呢？”

“还真有。”奥德尔肯定地回答道，“我和谢比尔即将完成有趣的地质勘探任务时，往东北的主干道走去，其间，我们碰到了三个之前陪我去往珠峰的夏尔巴人，他们非常重要，在高海拔地方全凭他们携带东西。你还记得1922年那个老虎夏尔巴人[\[18\]](#)吗，那人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名叫彭巴·切任，但不知何故，所有人都叫他‘卡米’。”

“卡米啊，我记得。”理查说，“他在没有备用氧气瓶的情况下，居然把很重的行李带到了五号营地。”

“没错。”奥德尔说，“尽管今年的探险意外不断，他却跟以前一样靠谱。不过，我和谢比尔再次往东北方向走的时候，吃惊地发现卡米和两个不会说英语的表弟德斯诺和尼玛在一起。他们正鞭打着他们的小藏马，匆匆赶路……你也知道，夏尔巴人很少这么做。他们之前已经回到了绒布冰川，而当时的情况就像在逃命似的。”

“那是哪天？”理查问道。

“6月21日。”奥德尔说。

诺顿上校清了清嗓子说：“卡米和他的两个表弟跟我们往回走，但他们不希望跟着大部队。我觉得他们只是想自行回家，便答应了。但后来他们显然是想回到我们的大本营……或许还想上到更高的营地。”

“是想将营地里的东西洗劫一番吗？”让-克洛德说，“也许我应该说

他们只想把东西清理干净拣点儿剩下的东西？”

诺顿蹙着眉头。“看起来好像的确是这样。不过，我们也没留下什么贵重的东西了，除非把我们留在各个营地的大麦和罐头也算上。”

“卡米后来坚持道，他们不小心把一个宗教护身符落在了后面。”奥德尔说，“他认为是把那玩意留在大本营或者塞在二号营地的石墙里了。他说没有那个东西，他们没办法回到家里，回到村子里，我自然相信了他的话。”

“他们说看到什么了？”理查问道。

我偷偷地看了一眼表。现在离皇家地理协会在劳瑟庄园正式的宴会顶多只有三分钟了，这些受人尊敬的登山家马上就要出席酒会。我回头瞥了一眼，跟肯辛顿大道交会的博览会路华灯灼灼。十月的夜晚已经降临了。

“卡米说他和两个表弟于6月20日抵达了我们大本营。”奥德尔说，“他们找寻了一番，但护身符并没在那儿。他们在那儿发现的情况没将他们吓得半死……七匹蒙古马瘸着腿在墓碑下面行走，融雪的水池下方几百码的地方有片杂草。”

“那些马没人照顾吗？”理查问道。

“连个鬼影子都没见着。”奥德尔说，“山谷上方一点儿，还没走到苦修者冰塔那头，他们看到了一个帐篷，卡米很快认出那是布罗姆利勋爵的温伯尔帐篷——这也是我们看到布罗姆利在旅行途中每天用来睡觉的那顶，还有两匹藏马。那两匹藏马被爆头了。”

“被爆头了！”让-克洛德愕然喊道。

奥德尔点点头。“卡米告诉我们，他和两个表弟也吓坏了，尼玛没再往前走了，也没有待在两匹被杀的藏马附近，德斯诺带着尼玛回到了大本营，卡米则爬上冰川，往二号营地去了。他说他必须找到护身符。而且他对布罗姆利勋爵的处境感到好奇，也多少有点儿担心，布罗姆利在行进途中曾多次到过我们的营地，对卡米很好。”

“他后来还见过布罗姆利吗？”我问。

“没有。”奥德尔说，“后来卡米找到了他的护身符，那玩意儿如他所料，卡在他们在二号营地建立的桑格墙里。”

“什么叫‘桑格墙’？”让-克洛德问道。

理查解释道：“就是我们和挑夫在一号营地以及一号营地以上建立的石墙。可以将帐篷围起来，这样起风的时候就不会把东西吹走了。那挑夫通常只在地上铺一块布，然后用杆子撑着油布当顶，在石墙里面睡觉。”接着，理查转头对奥德尔说，“卡米看到什么了？”

奥德尔揉了揉脸。“卡米向我们承认，找到护身符后，他本来应该很快跟他的两个表弟会合，但因为出于好奇，他继续往三号营地去了。”

“季风雪覆盖的冰隙肯定十分危险。”让-克洛德说。

“六月的第一个星期达到峰值。没错，马洛里和欧文最后在爬山的时候，风的确刮得很大。但我们在6月16日离开的时候，季风并没有抵达绒布，就是卡米说他在6月20日折回去时也都没有到来。雪倒是下了，风也很大，但并不是季风。直到我们返回大吉岭，季风才真的到来。真是太奇怪了。”

“卡米说他在二号营地的时候，当时他还没爬上最后那4英里的冰川，穿过高高的冰塔，他听到上面的山上，也就是北坳上传来打雷一样的声音。”奥德尔说。

“打雷一样的声音？”理查问道。

“卡米觉得特别奇怪。”奥德尔说，“因为那天的天气非常好，天空一片湛蓝，能清楚地看到珠峰上的雪羽^[19]——但他却说那动静听起来像打雷。”

“是雪崩吗？”J.C.问道。

“要么就是手枪或者步枪开枪后的回声？”理查说。

听到这话，诺顿很震惊，但奥德尔点点头。“卡米在冰川上露营了一个晚上，在晨光中看到我们的三号营地出现了新帐篷，他说，我们设

在北坳壁架上的四号营地上出现了更多的帐篷。他还说看到高高的山上有三个人影，就在东北山脊跟北部山脊交接的地方。他说远处的西边，也就是第一台阶和第二台阶之间，有块大石头。那块石头看起来像个蘑菇。三个黑色的小点站在那块石头附近，突然间，就只剩下一个人影了。几个小时后，他看到有人从北坳陡峭的冰面上下来了，使用的正是桑迪·欧文接在一起的绳梯。他想下山的应该有四五个人吧。”

“如果没有望远镜，即使视力很好的夏尔巴人也没办法在那么高的山脊线上看清楚到底是谁。”理查若有所思地说。

“嗯，没错。”诺顿上校微笑道，“卡米承认，他从三号营地德国人的空帐篷里‘借’了一个蔡司望远镜。”

“你把欧文的绳梯落在后面了？”理查问诺顿，“还将它留在北坳的冰崖上吗？”

“我们本想拿下来，因为那根绳梯已经磨损不堪、使用过度，已经很危险了。”上校说，“但最后觉得弄下来太麻烦了，而且，我们想到也许在下次探险的时候还能用得着，所以，我们就留在上面了。说实话，这也算是对桑迪的一种怀念吧。”

理查点点头。“我知道你们马上就要走了，但我还想问问，卡米到底跟你说了什么，让你根据一个德国的布鲁诺·西吉尔的说辞认为布罗姆利勋爵已经殒命？”

奥德尔清了清嗓子。“卡米当时被打雷的声音吓得要命，但他第二天还是待在了三号营地附近，想看到底是谁从山上下来了，希望是布罗姆利勋爵，但是，就在他正要放弃，准备离开三号营地区域的时候，有人用浓重的英国口音叫他停下来。冲他喊叫的那人手里拿着一把黑色的手枪。应该是把鲁格尔手枪，卡米想。他随即停了下来。”

“珠峰上还会出现手枪。”让-克洛德小声说。我听得出来，手枪让他十分厌恶。我能感觉到。

“至少解释了是谁枪杀了布罗姆利和梅耶的两匹小藏马。”我说。

*

理查摇摇头。“也许那两匹马只是瘸了。没准儿是布罗姆利和梅耶自己把它们打死的，然后打算牵着牦牛步行回定日镇或者协格尔镇。”

“总之，可怜的卡米以为自己会因为擅自闯入别人的领地，偷窃蔡司望远镜被人射杀。”奥德尔继续说，“他还告诉我们，当时他只希望他

的两个表弟有勇气找到他的尸体，体面地将他葬在冰隙里。但那个手持德国造鲁格尔手枪的人却用英语问了卡米是谁——卡米在加尔各答待了挺长时间，所以能听出那人操着德国口音。卡米告诉那人，他是夏尔巴人，跟诺顿和马洛里的探险队是一起的，他跟其他几个人回来拿忘记的东西，他们正在等他回去。”

“还有多少人？”那个德国人不友好地问道。

“‘九个。’卡米撒谎道，‘还有两位英国先生在绒布寺等。’”

“他挺聪明的。”理查说。

“总之，那个德国人放下了手枪，声称自己是欧洲探险者，名叫布鲁诺·西吉尔，他还说他只是跟两个朋友来这里勘探的，但卡米并不相信只有两个人，因为他看到六个人骑着蒙古马，还看到四个人仍然在欧文的绳梯上，也不相信西吉尔见过布罗姆利勋爵和那个跟他在一起的叫科特·梅耶的德国人在20个小时前死在了雪崩中。”

“当时卡米的头脑还很清醒，问了布罗姆利先生遇难的地点在哪儿，西吉尔说是在北坳上的四号营地之上。卡米说他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伤心。他假装在西吉尔面前哭起来了，卡米承认道，因为他知道德国人在布罗姆利出事的地点上对他撒谎了，直到这个时候，卡米仍然相信他可能被这个德国人开枪打死，但西吉尔只是摆了摆手，叫他离开绒布。”

“卡米遵照他说的做了，”奥德尔说，“从危险的冰川滑下去，跟尼玛和德斯诺会合了。三人用鞭子抽着马，连夜离开了那里，后来便撞见了我和谢比尔，跟着他们往北，朝商道去了。”

“于是，我们在大吉岭发出电报，第一次详细地将布罗姆利勋爵遇害的情况试探性地告诉了《泰晤士报》。”诺顿上校说，“我们坐火车到加尔各答不到两天后，西吉尔就现身大吉岭，将布罗姆利勋爵死亡的消息电传给了德国的《人民观察家报》。”

“《人民观察家报》是德国右翼法西斯主义者的报纸，对吗？”让-克洛德问道。

“是的。”霍华德·萨默维尔说，“是纳粹党发行的报纸。但西吉尔是一位颇受尊敬的德国登山家，他的故事很快被《明镜周刊》转载，然后又被《柏林日报》和《法兰克福日报》转发。我们草草完成第一份报告后不到一天，西吉尔的故事几乎一字不差地被《泰晤士报》转载，并被夹在了我们的报告中，说实话，我们也不怎么关心这个。”

诺顿和其他人点点头。

“不过，哈泽德、哈里·塔帕，西藏的朝圣者和卡米的报告都会佐证西吉尔的观点，他们都曾目睹布罗姆利勋爵爬过珠峰。”理查总结道，“我现在只能给布罗姆利夫人一点点希望，或者安慰她，她儿子在山上失踪的报告只是个错误。”

“也许不是，”霍华德·萨默维尔说，“但这件事情真的非常奇怪。给人的印象非常糟糕，难道不是吗？不只是因为小珀西是个贵族。”萨默维尔拍打着他那把高背椅的皮质扶手，“好了，各位，时间到了……”

我们站了起来。

“最后一个问题。”在感谢完他以前的同事和登山拍档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后，理查说，“我们对布鲁诺·西吉尔都有所了解，这名德国人

从事登山运动已经有些年头了，但据我所知，他从来都不是一名探险家。那个科特·梅耶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布罗姆利勋爵为什么要选择跟这个奥地利人还是德国人去攀登珠峰，尽管他们只往上爬了一点点？”

诺顿上校耸耸肩。“英国登山俱乐部一直跟德国登山俱乐部有联系，他们说所谓的科特·梅耶根本不是注册登山者。这事也太蹊跷了。”

“我也觉得非常奇怪。”我们走过地图室往宴会厅走去时，辛斯顿医生说，“太他妈的奇怪了。”

他们跟我们握手道别的时候感觉比之前的问候热情多了。

外面，北风从肯斯顿花园吹过宽阔的林荫大道，风中不仅夹杂着一股植物和鲜花的味道，而且弥漫着落叶和腐叶浓烈而刺鼻的味道。秋日，死亡的味道发出阵阵恶臭。云很低，我嗅到即将下雨了。

“我们最好找辆出租车。”理查说。

坐车回酒店的途中，我们谁也没有说话。

在这样的鬼地方留下烟斗真是太愚蠢了。

我们参加完十月的追悼会，登山俱乐部的报告看完了，也亲自拜访过诺顿、萨默维尔、诺尔、奥德尔和辛斯顿，但是，离十一月去慕尼黑见西吉尔还有段时间，我和让-克洛德准备打点去珠峰的行李。但理查叫我们先不要忙着做这事，他说为这次探险准备各种物资之前还有两件事要做。

理查说我们先得了解有关乔治·马洛里的一件重要的事情，这事对我们挑战即将面对的珠峰至关重要，为此我们必须驱车去威尔士。（我对威尔士根本不了解，只是隐约记得他们发音的时候似乎不用元音，要么就是用很多元音？我很快就会弄明白的。）

离我跟理查动身去德国之前还有几个星期。他将我们跟布鲁诺·西吉尔的约会安排在十一月。期间，理查提醒我说让-克洛德的三个哥哥

在一战中牺牲，而且他的两个叔叔和十几个其他男性近亲也都在战争中丧生。

了解到这些真相后，我觉得很惊奇，因为让-克洛德在夏蒙尼做向导时不拒绝德国客户，而且理查说他跟德国人打交道时，跟对待他的法国、意大利、英国、美国客户一样，都很小心，也十分有礼，保护得也很到位。但理查说，J.C.在内心深处非常痛恨德国人。

但十一月份的慕尼黑之行迫在眉睫。

我们将大部分东西都装在了汽车后座和行李箱里，那是一辆借来的汽车，里面放满了帆布背包和登山的装备，包括许多理查自己设计的昂贵绳索——我和J.C.将其称之为“理查的奇迹绳”，因为用混合材料制成的绳子抗张强度非常不错，比我们在阿尔卑斯山使用过的登山绳坚实多了，我估计我们会用这些绳子去爬珠峰。“我们先去彭亚山口。”理查说。

“彭尼山口？”我说，尽管他不是这么说的，“听起来就像汤姆·麦克斯西部片中的某个地方。”

引擎发动了，理查并没有回答我，而是开车驶出了镇子，朝威尔士而去。

*

彭亚山口位于威尔士北部，靠近斯诺登峰附近，那里峭壁高耸、岩板林立，我们经过位于山口的酒店，理查说英国许多攀岩爱好者都曾下榻过这里，许多优秀的攀岩者都会来到此地，其中就包括马洛里于1909年认识的老朋友杰弗里·温思罗普·扬。

要是去酒店美美地吃顿午餐，来一品脱啤酒就好了，但我们并没有停车，之前我们在背包里装了些三明治和水，但我私下里希望能带上些好吃的东西。

我们开着车在泥泞的路上行驶了一个小时，沿途有不少适合攀登的峭壁，但理查一路驾车开过，最后，我们来到了一个相当偏僻的地方。他终于将那辆小轿车停了下来，说：“从行李箱中把你的帆布背包和所有的装备都拿出来，伙计。绑牢了，我们接下来要步行很长一段距离。”他所言不虚。我们走了两个多小时才来到他选中的峭壁（我不记得那里是叫利韦德还是叫利奇格，但那真是一块很大的峭壁，到山顶的垂直高度至少400英尺，山顶下面50英尺的地方有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悬垂部分）。我们只知道理查在一战爆发前曾和马洛里及其妻子、克洛德·艾略特、大卫·派伊以及另一位更出色的登山者哈罗德·波特攀登过这里的山，他们在1911年首次登上这里的峭壁，还开辟过不少新的路线，这些人当中，还包括当年最优秀的登山者，可能也是跟马洛里关系最好的朋友齐格菲里德·赫福德。

我和克洛德准备坐下来，研究一下有点儿瘆人的岩壁，顺便吃点儿简单得可怜的午餐，但理查坚持认为我们应该再等一等，再走一走。

我们没有料到的是，他领着我们绕过一块巨大的峭壁，来到后面。不过，从那里爬上山峰就跟玩儿似的，只要从几个倒伏砾石爬上去，很容易就能从壁架爬上山顶。我们也正是这样上去的，这让我感觉不是很舒服。我讨厌从容易的线路上山，尽管一般来说这是在垂直峭壁上侦察地形的最好方法。许多伟大的攀岩者都是这么做的，尽管在开始攀登之前在下面检查地形情况让人反感。虽然理查告诉我们乔治·马洛里也是从这条容易的路线上的山，又顺着绳索降落下去侦察地形，再让他的登山搭档哈罗德·波特带头上山。

即便我们将物资拉到了峭壁顶上，理查也不允许我们吃东西。那个狭窄的峭壁根本没办法用来侦察地形，因为山峰下面那个四五十英尺下的悬崖遮住了视线。

“你来做我的保护点。”理查说，将我们千辛万苦拿到山顶的一卷长绳子递给我。将绳子拴在我身上其实也符合情理，我是我们三人中最重的，也是最高的，可能也是最强壮的，而且这上面也没个拴绳子的地方，但即便如此，我也很恼火。这样会浪费我的体力，因为说不定理查还计划让我们攀爬这里的峭壁呢。

幸运的是，山峰上有一块壁架，我的双脚能牢牢地卡在上面，这样即使我一人做保护点也不会往下滑了。我感觉我后面的让-克洛德拿起绳子，就像我和理查都会被绳子拉下去似的，身形更小、体重更轻的让-克洛德能在下落的过程中抓住我们的可能性为零。他肯定也会跟我们一样，从300英尺高的地方掉下去。

理查背对着峭壁，顺着绳子往下降落时还若无其事地抽着烟斗，很快从山峰的边缘消失了，他下降得很快，每次跳跃都能下落八到十英尺的距离。绳子上的负重很大，我丝毫不敢大意，摆出经典的确保姿势，一边留意绕过我肩膀的绳子，幸亏山峰的岩壁里有道裂缝，我可以将靴跟塞到里面。

让-克洛德仍然紧紧地拽着绳子的一头，往峭壁边缘走了几步，他俯身向前，看了看，说：“他现在在悬崖下不见了。”

接着，绳索令人吃惊地变得松垂了。他仍在降落，我必须继续松绳子，但他现在开始沿着壁架往水平方向移动，我也不用紧绷着绳子了。接着，绳子不再动了，我仍然站着没动，让-克洛德又往边缘俯过身

子，说：“我看到悬壁上冒出了烟。理查正坐在该死的壁架抽烟呢。”

“老子可是饿坏了。”我说。

“我想喝点儿我带上来的葡萄酒。”让-克洛德说，“这事儿一点儿也不好玩。在这里攀岩跟咱们爬珠峰根本就是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不管马洛里和理查战前是怎么征服这些愚蠢的石头的，珠峰可不是简单的攀岩，那里有冰、雪、冰川、冰隙、冰墙、高高的山脊和陡峭的雪原。这次威尔士之行简直就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

他好像听见我们说话似的，绳索警告性地扯了一下。然后我又再次摆好确保姿势，绷紧绳子，往后靠着，拉着理查整个身体的重量，幸亏不是特别沉，因为他的消瘦的体形跟夏洛克·福尔摩斯差不多。他往上爬到悬壁上，又爬上50英尺高的岩石，他攀爬的时候，身体后倾，几乎成水平方向。

接着，他终于爬上了山峰上的壁架，站在我们旁边，解开拴在身上的绳结，没再抽那个该死的烟斗了，想必烟斗肯定放在他的衬衣口袋里，这时，理查开口道：“我们先吃东西，然后下去完成我们来这儿的计划。”

*

“我希望你们两个爬上去。”理查说，我和J.C.不由得盯着令人生畏的峭壁。

“爬到山顶上吗？”让-克洛德说，低头看着一堆堆绳子、登山扣、登山钉等装备，这些都是我们费了好一番周折才拿到这里来的。我们还得将德式的登山钉钉入岩壁里，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会用上马蹬，还会

将绳梯挂在令人心生畏惧的悬壁下面，用普鲁士结一圈圈地绕在上面，找到攀着点，然后展开四肢，贴在宽阔的岩壁边缘，爬上去。

理查摇摇头。“我是说要你们爬到我忘记拿烟斗的地方。”他说，指了指悬壁下方，也就是岩壁离地面四分之三距离的一块长草的壁架，“我想把烟斗拿回来。”

按理说，我和J.C.会毫不客气地说，你干吗不自己去。但我们两个都没有说话，这事儿不是跟马洛里有关就是跟我们攀登珠峰有关。

“不能使用马蹬。”理查说，“就你们两个，只能用绳子，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使用冰镐。”

冰镐？我和让-克洛德再次面面相觑，抬头看了看那个斜坡。

理查留下烟斗的草皮壁架在我们上方约250英尺的距离，完全被壁架遮盖，但上面足够宽敞，可以将一条腿悬挂在上面，抽着烟斗，在25层楼高的地方观赏风景，之前理查正是这么做的。

*

他花了好几分钟时间才从山峰降到那个壁架，用绳索降落的时候难度着实不小，然后才爬到那个悬壁下面。可现在却要从这里爬上去.....

爬上那块峭壁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登山者就算脾气再好也会说出难听的话来。

“我知道。”理查说，像是读懂了我们的的心思，“这玩意儿的确不好对付。”

那块长满草的壁架下方是一块很大的突出部分，大约有50英尺到75英尺宽，表面光滑，十分陡峭，就像一头巨大的石头母猪或者一个不修边幅的退役职业拳击手的下腹部。我比较擅长攀岩，当年在马萨诸塞州等地方，我攀爬过无数岩石，还在科罗拉多和阿拉斯加小试身手。我向来觉得，哪块峭壁只要在理论上可以攀爬上去，对我来说都不在话下。

可是，山脊下这面长草的峭壁实在让人生厌，根本就没办法攀爬。至少按照1924年的标准、装备和能力是办不到的。（也许德国人用生铁制成的装备，比如登山扣、登山钉能够做到，这些东西我们倒也带上了，但在这次攀爬中理查不让我们用德国人的装备。）我发现上面没有壁架，没有缝隙，没有指攀支点，没有可以落脚的山脊，那头光滑的“母猪”将那个弯曲的肚子往外伸了出来，然后往我们站立的地方内弯进去。在这样一个垂直的峭壁（也就是弯曲的下腹上面）上，登山者唯一能指望的就是速度和摩擦力了，比如四肢展开时身体各部位的摩擦力，包括手掌、面颊，以及尽量贴着岩壁的躯干所产生的摩擦力。只有让身体成为岩石的一部分，登山者才不会从200英尺高的地方掉下去，摔成肉泥。但这个向内弯曲的“母猪肚子”下面有三分之一的地方根本没有产生摩擦力的攀爬点，如果没有可以攀附的地方，也没有登山钉，登山者几乎只能呈水平方向挂在上面，极易掉下去。即使有登山钉，我也没看到这个坚硬无比的花岗岩上有任何裂缝或者柔软的地方可以将登山钉钉进去。

所以，通过直线攀登的方式，上到理查的烟斗所在的草皮壁架上根本行不通。这个方法被否定了。

看来只能借助那条往上横过大部分岩壁的裂缝了，裂缝在长草壁架上方250英尺高的地方，距离壁架右侧50英尺远。

我和让-克洛德来到底下，抬头望去。我们必须将身子后仰，才能看清楚那道狭窄的缝隙在大悬壁下方不远处逐渐消失了。

攀爬开头的30英尺非常容易，这段距离不长，岩石、碎石和山梁均已腐蚀，但那条狭窄的裂缝贯穿上方，现在只能祈祷上面有我们看不到的指攀点和立足点。

“我最讨厌借助像阴户一样的裂缝攀登了。”让-克洛德嘟囔道。

听到这话，我吓到了。到目前为止，我从来没听这位新结交的登山朋友使用过淫秽的字眼，或者说过此等粗俗的话。我只能理解为让-克洛德不知道那是英语中最忌讳的词语。

但是，我再次抬起头，顿时明白了让-克洛德为何如此厌恶这样的攀登。我们必须完全将双手嵌入裂缝中，攀登超过200英尺的距离，胳膊肯定会弄得生痛，手指也会鲜血淋漓，必须将靴尖或者鞋尖嵌入狭窄的之字形裂缝中。我怀疑这个极小的裂缝中根本没几个像样的地方可以做保护点，压根儿就没办法在裂缝两边寻到手点或者脚点。

“你带头，杰克。”让-克洛德问都没问，直接是指示。这个颇具天赋的年轻登山向导擅长于在冰雪和高山的山脊、山崖上攀爬，却不喜欢这种攀岩。

他说：“我们要不要用绳子连在一起？”

我再次看了看岩壁和裂缝，长草的“烟斗壁架”距离我们必须借助裂缝横过的最高点尚有50英尺的距离，而且能不能爬上去还得两说。事实上，至少对我来说，单独攀爬可能会更安全。岩壁上根本没几个可以系绳索的地方，要是其中一个人掉下去，另一个人几乎不可能拖住他。

但有机会总比没机会好。

“好。”我说，“我们之间的绳索保持10米的距离应该就行了。”

让-克洛德嘟囔了一声。这么短的绳距能增加抓住掉落者的机会，打个比方，如果我领头攀爬，摔了下去，而处于保护点的人（让-克洛德）需要承受60英尺高的物体下落的惯性，如果第二个人，也就是让-克洛德掉下去，领头的攀岩者（如果我能抓牢的话）承受的身体重量要远小于前者。但是，这么短的绳距意味着往上攀爬的速度将慢下来，两个人都必须经常停下来，为对方寻找保护点。按理来说，攀岩的速度是很快，这样又慢又危险是最忌讳的。

“但我们应该带不少绳索上去，”我补充道，“到时候从放烟斗的壁架上降落时用得着。我可不想再从那条该死的裂缝里爬下来。”

让-克洛德生气地看了一眼我们上方约250英尺高的“烟斗壁架”，然后又看了一眼理查，说：“即使从顶上用套索下降，绳子也够长了。”

“我们分两步吧，J.C。”我壮着胆子说，“裂缝的中间部分应该至少有一个像样儿的保护吧。到时候我们先让领头的用绳索降落，然后他再将第二根下降的绳子系在那上面。小菜一碟。”

让-克洛德只是嘟囔了一声。

我转头看着理查，J.C.也盯着我们的“带头大哥”，我用明显生气的语气说：“我希望你能解释下，这次舍命帮你拿烟斗的攀岩跟马洛里或者攀登珠峰有什么关系。”

“等你们帮我拿到烟斗后我会解释的，伙计。”理查用自鸣得意的英国腔说，我这个美国人真想给这样的英国佬一记老拳。

我和让-克洛德背靠着峭壁坐了下来，开始卷备用的绳子，我们必须在后背和腹部绕很多圈，接着，我们又将背包清空了，以便携带更多的绳子。我的背包通常都是用来装冰镐的，尽管让-克洛德觉得在这样一个没有冰雪的岩壁上带上冰镐是疯狂之举，但我觉得没准真能派上用场呢。

他吃惊地盯着我——看来他真觉得我有些疯癫了。我脱掉登山靴，穿上那双之前塞在背包里的旧胶底运动鞋，那是我用来在预备学校、大学网球场，以及红土球场打网球的，上面烂了好些个洞。其实我挺理解的这位法国朋友的怀疑。借助裂缝攀爬时，穿的登山靴必须又硬又重才行，这样才能将脚指头嵌入极小的山嘴里，或者立足点里，只有这样才能在寻找下一个立足点的时候站稳。要是穿着网球鞋徒手攀登，到时候，我的脚指估计不是变得青肿，就是变得血肉模糊。

但我现在心里只想着，徒手横切攀登50英尺远的“烟斗壁架”，那里非常光滑，看来上方250英尺高的“猪肚皮”上压根儿就没有攀附点。攀登这样的岩壁时，我习惯穿最柔软的鞋子，我的美国同僚将德国新一代攀岩者穿的那种鞋底柔软、抓缚能力超强的鞋子称为“攀岩鞋”。今天，我那双上面有洞的旧网球鞋就得用作攀岩鞋了。

*

我和让-克洛德用绳子连在一起，开始攀登。我们很快就能将裂缝派上用场了，那玩意儿比我想象得还要难对付，尽管我的手因为攀岩早已变得坚硬，上面长满了老茧，第一个绳距还没结束的时候，我的手指就出了不少血。那双网球鞋上的洞更多了，我感觉我那双瘀青、撕裂的脚上也像是裂开洞了。

但我们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不时在裂缝上找到拴绳的保护点，速度也快起来了。让-克洛德看着我将手或者脚指头嵌入看似不大可能的岩壁里，稳稳地跟在我后面，我们往上的攀爬很快变得顺利起来。只是偶尔会有几声夹杂着美式和法式英语的骂声，传到理查所在的下面，这会儿，他正悠闲地靠在一棵树上，只会偶尔向我们瞥来几眼。

我们正攀爬第三个绳距，大约在峭壁上爬了100英尺左右的距离时，我脑中突然蹦出一个想法：大部分攀岩者都喜欢在靠近马路边的峭壁和岩石上攀爬，从垂直的岩壁上掉下来会造成致命的伤害。如果攀岩者摔下去的时候幸存下来，但因为骨折，或者后背受伤了，动弹不得，尽快送受害者去进行医疗救助（前提是他能够被移动）变得尤为重要。如果因为后背和脖子被摔断不能移动，那就得尽快给他找来医疗救助。可我们艰难跋涉了两个小时才来到这个峭壁处，别说找辆车了，就是四轮马车也没办法从这些大石头中间驶过去，在我看来，一战前，马洛里、理查、哈罗德·波特、齐格弗里德·赫福德等人在此处攀岩，可以说是艺高人胆大，或者说可以说他们妄自尊大到愚蠢的地步。

我应该告诉其他人这事真的很蠢，我心里想，忍痛拽紧流血的左手，再次将其当成了楔子，尽量伸着胳膊，塞入我头顶的缝隙里。接下来，虽然脚下空无一物，我还是开始双臂用力，往上拉自己。

我找到缝隙中的尖物，可以至少将一只烂网球鞋的鞋尖放在上面后，我的一只手找到了一个真正的攀附点，至少比光靠只能提供摩擦力的楔形岩壁要好，便大声喊道：“确保完成^[20]。”等着让-克洛德爬过10米的距离，或者等到他的头能够挨到我那只穿着球鞋，悬空的脚下。

在峭壁上攀爬了大约200英尺后，我们终于停下来喘口气。不过，在这个临时的攀附点停留太久，只会更加消耗我们的体力，但我们必须

休息一会儿。这时，让-克洛德用夹杂着法语的英语喊道：“我的朋友，这样的攀岩真是操蛋。”

“可不是。”我答道，将我学的那一星半点的法语派上了用场。现在我左手的小指还真有可能断了，至少感觉像断了一样，这样去爬珠峰可不是什么好事，尽管我们至少还要等八个月后才会去。

“让-克洛德。”我朝下面大声喊道，“我们只有爬到这条该死的缝隙上面，才有机会横过峭壁，到达那块悬壁上。”

“我知道，杰克。到时候你得将半个身子晃过去，半个身子滑过去，才能往下去到烟斗壁架。差不多要攀爬20米才能横过那段表面光滑，几乎垂直的岩石。到时候我们还得在身上系条绳子，当然，前提是能在我上面给我找个保护点，不过我觉得这事不靠谱。等你滑下那个圆顶状壁架的时候，你肯定会将我像拉葡萄酒瓶的活塞一样从裂缝中的保护点拉出来。”

“谢谢你丰富的想象力和鼓励。”我说，接着，我更大声地喊道：“爬！”随即将那只可能已经断了的手指嵌入头顶3英尺深的裂缝里，以此支撑我整个身体的重量，一边摸索着寻找另一个指攀支点，或者为我的网球鞋寻找裂缝。

*

我们现在正好位于那块6英尺宽的悬壁下方，身体紧贴在岩壁上，不由得感觉到一股压迫感，好像头顶那块悬壁正将我们所剩无几的支撑点压榨得没了似的，现在这条该死的缝隙几乎成水平方向了。不过，25层楼高的景致倒是不错，但因为上面几乎没有支点了，难度可想而知，我们两个哪有心情欣赏景致。现在我们离草皮壁架只有40英尺的距离

了，但在几乎垂直、表面光滑的弯曲岩壁上，像是有半英里那么远——那块我打算借摩擦力滑过去的岩壁情况比我想象得要棘手。

我小心翼翼地腾出一只手，将穿在帆布背包环里、至今还无半点儿用处的冰镐拿出来，然后将长而弯曲的破冰锥尽可能深地塞进水平缝隙里。幸运的是，缝隙有个向下的V形口。接着，我又腾出一只手，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压在上面。缝隙里有个往下倾斜的弧形，正好契合弯曲的破冰锥。

冰镐卡在了里面，但我不愿意孤注一掷，事实上，我现在还真有点孤注一掷的味道，我吊在上面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了。

“这就是你的保护点。”我对让-克洛德说，他正沿着那条即将消失的裂缝，往我的右边移过来，其实，现在他已经超过我了，在整个攀岩过程中，他第一次跟我有了眼神接触。

“等等，你就在冰镐那里等着我。”让-克洛德淡定地说。

“知道。你将左脚踩在这个垂直的缝隙里，也就是将我的网球鞋鞋尖撕裂的地方。”

“如果吊在你的冰镐上，我的腿不够长，踩不到那个缝隙。”J.C.有气无力地说。这次攀岩早已让我们筋疲力尽。我心里非常清楚，让-克洛德其实希望自由攀爬^[21]，爬上这个极为凶险的悬壁上，然后上到山顶，而不想帮我下到那个该死的壁架上。“你可以把腿伸长点。”我说，然后将第二卷我之前拿到峭壁上的50英尺长的绳子末端递到他。J.C.比我更擅长打结。

我们准备好了后，将新绳子绑好，让-克洛德和我之间的绳距为80

英尺。我横切攀登的岩石上面光秃秃的，这样的距离很有必要，现在离壁架还有60英尺远，为了在峭壁爬上爬下，绳子应该稍微松点儿，但这也意味着如果我从80英尺的高度摔下去，J.C.必须抓住我。我看了看他的确保姿势。他的左腿倒是伸长了点儿，但也只是几乎水平地悬挂在那儿，那只在岩壁上的靴子比我所在的缝隙要高。他左手抓着冰镐，整个身体悬挂着，他身体的大部分重量被右前臂以及他在缝隙下面找到的一个3英寸宽的岩壁支撑着。

我想象着让-克洛德会怎样救我：如果我掉下去，他肯定会像葡萄酒瓶的塞子一样从那个小小的支点拉出来。对了，现在这样的情况看起来动静会更大，估摸着用香槟酒瓶塞比喻更恰当。

不过，一旦我上到烟斗壁架，如果我要为他做保护者^[22]，我们之间得用绳索连接在一起。我想象自己是J.C.，我会腾出右手，将刀打开，准备在保护绳绷紧之前，将其割断。也许他也会这么做，现在，因为岩石的遮挡和他身体的位置，我没办法看清楚他的手。

“好吧。”我说，“真是白费心思。”

理查和让-克洛德早已习惯我这个美国佬特有的抱怨方式，但这次即使抱怨也没用。理查看起来像是在我们下方250英尺的地方打起了瞌睡，他背靠着一块温暖的石头，用花呢帽遮住眼睛，让-克洛德自然也没心情听我叽叽喳喳的抱怨。

我将脚从缝隙里抽了出来，踩到几乎垂直的光滑岩壁上。

我仅仅滑动了一两英尺的距离，就因为摩擦力滑不动了。接着，我四肢展开贴在岩壁上，衬衣、脸、肚子、睾丸、大腿都贴在上面，我紧绷着小腿，希望能和岩壁产生摩擦力，现在，大部分摩擦力都是我穿着

网球鞋的脚指头提供的，这会儿，我的鞋尖几乎跟鞋子和脚成直角了。感觉有点儿不舒服，但也好过从250英尺的地方掉下去。

我不能趴在这里不动，于是，我开始慢慢往左边滑去，朝那个现在在我下面25英尺远的该死的烟斗壁架滑去，但水平距离大约还有60英尺。

我不停寻找攀附点，就连岩壁上极小的皱褶也不放过，但这个地方的岩壁实在可恶，连一点儿皱褶也没有。我继续往左边滑去，借助摩擦力和速度，我将身体紧紧贴在几乎垂直的岩壁上——如果速度够快，有时候瞬间的重力可以忽略不计。我现在还能贴在这个弯曲的“猪肚皮”上，80%的功劳都要归功于这双网球鞋。

我像螃蟹一样往左边横过去的时候，很难将绳子放给让-克洛德。绳子的大部分都在我的帆布背包里，除了绳子之外，背包里还有另外一些小物品，总会往后拉我，让我不能紧贴在岩壁上，但我仍然必须将绳子从右肩绕过去，继续放给J.C.。绳圈本身也会往后拉我，让我很难跟峭壁产生摩擦力，每次我放出更多的绳子给让-克洛德时，我都会往下面滑一点点，接着，我又会将手掌、手指和前臂紧贴在岩壁上。

我继续往下滑去，现在离烟斗壁架的距离已经超过一半多一点儿了。我的身体刚刚离开了那块大岩壁的光滑部分。

我很想抓住岩壁，只要岩石上有任何攀附点，有任何隆起和不规则的地方，我都会将手指伸过去，但我继续往下滑，起初还慢一点儿，后来越来越快。我现在的位置已经低于“烟斗峭壁”的水平位置，而且那块峭壁仍然离我左边很远，这会儿，我正往下慢慢朝一个弯曲的岩壁滑去，我完全有可能掉下去。如果掉下去，我肯定会掉到理查正在午睡的

地方。如果J.C.没有机灵地用刀切断绳索，那他肯定也会被我拉下去。往下滑动之前，我想我应该大声叫他，他现在离我也就40英尺远，所处的位置非常尴尬，他挪了挪，希望放在稍稍隆起岩壁上的右臂能承受更多重量，但我无暇顾及，也没来得及大声喊了。他要是割断绳子，随便他，如果没有割，那他就随我一同赴死。刹那之间定生死。

我左侧的身体突然荡过去，翻了个跟头，头很快朝下，尽管我的四肢仍然展开着，但身体已经翻转过来，我的脸和身体的上半部分擦过突然变得粗糙的岩石，渗出血来。

粗糙的岩石。

我那血肉模糊的手指变成了利爪，试图抓住一块足够大的岩壁，阻止我加速下滑，趁机将身体翻转过来。我掉了一块指甲，也许是两块，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也不能降低我的速度——这种倒姿非常不利。

现在，我已经下落到之前横切过来的峭壁20米的下方，而且下落的速度越来越快——绳子还没有绷紧，剩余的绳子仍从我的肩膀上飞快地滑落，我和让-克洛德之间的绳子仍然处于松弛状态，等到系在我背包里的绳子再飞出40英尺左右，我就会从离我几米远的边缘掉落下去。

这时，我右脚的鞋尖突然塞入下落点上方石头缝的深处，突然停了下来。“好险！”

帆布背包要从我的头上翻转过来，但并没有将我拉下去。

过了很久，总觉得像是过了几个小时，我仍然四肢展开，挂在岩壁上，血从手上和撕裂的面颊滴到了我身下的岩石上。接着，我开始想办法慢慢移动身体上方一只网球鞋支撑的脚指攀附点，先是将身子侧向右

上方，然后再做打算。

移动那个脚指头遇到了大麻烦，我觉得特别别扭。为了想办法用一只脚指头支撑身体，我不得不将其余的身体尽量拱成U形，将手臂和带血的手指上绷直了，但这个姿势很不利，我要在运动鞋从断层里掉出来，以及我和让-克洛德从岩壁上掉下来之前，设法将一只手塞进岩缝里。要是这时候将脚抽出来，我弯曲的身体肯定会摔出去。接着，我再次向下滑去。

无论按照什么标准，这里的地形都跟阿尔卑斯山相去甚远。接下来很可能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瞬间，200英尺下面的理查并没有在看，我突然开心起来。

这种翻转的姿势马上就要耗光我的能量了，我的思维也因为血冲到脑袋里而变得迟钝，每次一想到这个，我的身体就会越来越虚弱。而我右脚的网球鞋尖很可能会从岩石缝里脱落。

我尽可能地往岩石那边扭动身体，利用那粗糙的岩壁当攀附点，将自己最大限度地弯成U形，于是，我手指紧紧地扣着，尽量扭转身子。这时，我运动鞋的鞋尖又不听使唤地滑了出来，我的腿再次滑动。看来我掉下去只是时间问题了，但幸亏我的身体弯成U形，利用惯性，我将身子猛地向之前落脚的那块山脊甩去。

感谢上帝，那里不仅仅是个狭窄的山脊，而且还有条缝隙，而且那条缝隙够深，完全能将双手塞到里面，这下，我将手深深地嵌入裂缝中，终于将身体头朝上倒过来了，就连我的运动鞋也在刚才我的头所在的位置下方找到了一块粗糙的岩石作为支点。我发现那个缝隙大约6英寸宽，至少18英寸深，往左边延伸，结束的地方在烟斗山脊下方25英寸

远。水平裂缝的终点居然是往烟斗山脊延伸，这也让我离烟斗山脊也更近了。

这时，我听见让-克洛德在下面大声喊，因为峭壁是弯曲的，我看不见他。只能听到他在大声喊：“杰克！杰克？”

“我没事儿！”我也冲他大声喊道。周围传来我的回声。

我真没事儿吗？现在，我的手指攀附在刚才的裂缝上，可以往左边攀爬，但现在还有更好的登山方式。

我仔细看了看那块岩石，在裂缝上面找到了几块隆起的岩壁，我的手完全可以攀附在上面。于是，我将一只手攀附在裂缝里，以防发生意外，接着，我猛地将右手伸向一道突出的岩壁，可我的胳膊竟然够不着，所以，我的膝盖和穿着运动鞋的双脚不得不一阵乱蹬，活像美国新拍的迪斯尼短片——《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角色那样，像是电影中真人正和笨拙的卡通人物在互动。只不过我成了那个笨拙的卡通角色，腿不停地抖动，脚疯狂地蹬着。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安全的手点，接着，我的身子猛地往左上方甩去，这个攀附点不是那么牢靠，但因为在攀爬的时候，我利用速度和摩擦力克服了暂时的失重状态，有下面的裂缝做支撑，倒也能够支撑我身体的重量。

果然成功了。现在，我的脚踩到了下面的裂缝里，只要慢慢地将脚挪过去，就能往左边移动。即便我的手里攀登的裂缝或者突出的岩石不那么牢靠，但我的上半身已经贴在了弯曲的岩壁上。我脚下快速地挪动，不出几分钟，我就到达了裂缝的最高点，但是，现在我离上面那块该死的烟斗岩石的起始点还有15英尺的距离，而且中间全是光秃秃的岩

石。

我抬头望去。现在，我可不想让我的脚离开这个足以救命的裂缝。我不想再四平八叉地趴在岩壁上，听天由命。我右边跟让-克洛德相连的长绳往上弯曲，已经看不到了。这边突出的岩石很多，我暂时看不到我的伙伴。

接下来，我的信心慢慢恢复了，我学过攀岩，在马萨诸塞州和新英格兰有过这样的经历，后来又去了落基山脉两次，暑假还曾去过阿拉斯加。跟我在哈佛的朋友攀爬过两年后，我成了我们那群人中最会攀岩的。

这个距离15英尺，往上的光滑峭壁实在惹人生厌。加油，杰克，垂直峭壁的阻力、牙齿、膝盖、运动鞋的鞋尖都能派上用场，没错，若有必要，牙齿也能派上用场，只要三秒钟就足够爬过15英尺的距离。

我张开手臂，手指抓在峭壁上，身子往上一冲，将双脚从那道足以保我不死的裂缝中抽了出来，匍匐往上爬去。

这个时候，我早已筋疲力尽，等我触到烟斗峭壁时，我不得不停下来喘口气，身子在上面挂了一阵儿，然后才翻身到上面的草皮。

该死的理查。他全然不顾我和让-克洛德的性命，这家伙到底唱的是哪出？

他那个该死的烟斗就放在我右边10英尺的草皮上，我站起来，看到了理查刚才在这里看到的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色，可我千辛万苦下来，命都快丢了。这里还有块薄薄的砾石，石头往后上方弯曲，正好可以作为绳降的锚点。我将绳子挽了几个圈绕在上面，然后往左边退去，冲让-

克洛德挥挥手。这会儿，他正朝那条垂直的裂缝退去，现在，他将我的冰镐嵌入了他脚下的岩壁里。他让一只胳膊嵌入缝隙中，站在冰镐弯曲的钢面上晃荡，这是他新的保护点，如果我从崖壁边缘掉下去，他也许能阻止我。

也许行。

也许不行。

我匀了匀呼吸，大声喊道：“准备，拴保护绳！”回声在峭壁间回荡。

让-克洛德肯定地挥挥手。我绷紧了系在我俩中间约60英尺左右的绳子。

J.C.从我那个冰镐所在的小小的岩壁上下来颇费了一番工夫，他利用下面垂直的缝隙爬了下去，取回斧子，塞进他那个帆布背包的圈里。

接着，他再次从远处挥了挥手，大声喊道：“可以爬了！”接着便爬上了峭壁。

他在第三次横过峭壁后，开始往下降落。他滑落时跟我先前采取的方式一样，不过，现在，因为我们之间有了连接的绳子，克洛德在朝悬壁下自由滑落时不用头朝下。

他不会去到那里。现在，我们之间的绳子长度不到40英尺，我将一只脚放在一块大石头上，作为额外的支撑点，再借助我绕在身后一块尖石上的保护点，就能轻易支撑他身体的重量了。不过，在我拉让-克洛德的时候也会磨损绳子，但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到时候我们会检查绳子的磨损度，如果必要的话，我们降落的时候会用更短的绳子。

让-克洛德决定不去自己防滑了，免得给自己的手指、指甲和膝盖造成更大的损伤。他在我的下方晃了个很大的弧形，我的保护绳能够轻松地拖住他，接着，他朝我的下方直接晃了过来。

尽管有块尖石做保障，但我丝毫不敢怠慢，J.C.直着身子，一边紧紧抓住绳子，鞋底终于落到了岩壁上。他开始这样攀爬，唯一支撑他的只有那根磨损绳子的张力，我很快将绳子拴在了自己身上，不希望那根绳子继续在石头上磨损。那是一根上好的马尼拉绳，也是理查所能找到的最贵的绳子，但这根救生索仅有半英寸粗。

接着，他终于翻身上那块峭壁，重重地落在草地上。

我卷起绳子，仔细检查。

“该死的理查。”J.C.喘着粗气，用法语骂道。

我点点头。尽管我的法语水平不济，但这句骂人的话我还是听得懂。我恨恨地表示同意。

让-克洛德将他身上的最后一圈绳子松开，走到边缘，拿起理查的烟斗。“在这样的鬼地方留下烟斗真是太愚蠢了。”他用英语说道。接着，他将那个该死的东西放在扣着纽扣的大衬衣口袋里，这样就不会掉出来了。

“我们准备用绳子降落吗？”我问。

“杰克，给我三分钟，让我好好欣赏上面的景色。”他说。我从他说话的语气中看出，这会儿，他早已筋疲力尽了。

“好主意。”我说，于是，我们将脚垂在峭壁上，在软软的草地上坐了五分钟还是十分钟，我们背靠着被太阳晒得暖暖的弯曲尖石，等会儿，我们打算用它做下降的锚点。

从离地面将近250英尺高的这块岩壁上看到的景色美不胜收，像极了从纽约25层高的摩天大楼的大窗户里看到的景色。我发现还有几块更高、更薄的峭壁，对于登山者来说也更具挑战性。这会儿，我百无聊赖地想，不知乔治·马洛里、哈罗德·波特、齐格弗里德·赫福德和理查·戴维斯·迪肯是否也爬上过那些峭壁，我是说马洛里和理查于1909年从剑桥毕业后到1914年参加战争的那几年。

至于我，也就是今年夏天登上了威尔士的峭壁，也许这辈子就这么一次机会了。挺有意思的，但下次就免了。

活着的感觉真好。

欣赏完景色后，让-克洛德的体力也恢复得差不多了，我们将绳子牢牢地绑好用来下降。对了，我们用的绳子也就是刚才用来拉J.C.的那根，现在将其绑在岩石上作为保护绳看起来还行。不过，我还在背包里留出了一根绳子，以防万一。

用绳子下降的过程很好玩，下降80英尺后，我们在光滑的岩壁上晃动。事实上，我们的脚还能点在上面，做钟摆式运动。后来，让-克洛德终于抓住那条垂直裂缝的边缘，这才没有晃荡了。不一会儿，他将脚嵌入裂缝中，找到一个十分安全的足点，接着还找到了我们先前攀爬时发现的崎岖峭壁，也就是位于垂直裂缝中的那个可靠平台，不一会儿，我也跟他一样荡了上去。

J.C.为两根绳子的保护点打了一个精巧的结，这么长的下落距离，

要是绳子卡住没办法解开就麻烦了，从这里的裂缝到最后一段下降的距离，我们需要一根160英尺的绳子，期间还要两次分出80英尺来。

“拉左边的绳子。”我和让-克洛德齐声喊道。要是拉错了绳子，J.C.那个漂亮的结就会卡在我们系好的吊索里，到时候就麻烦了。

我检查了绳子的末端，将绳子扭转的部分绕直了，还将之前系在绳子末端的安全结解开了。接着，我们两人互相提醒后，同时拉下左边的绳子，我试了试绳子，看是否牢固。接下来，绳子开始轻松地往下落去，我又大声喊道：“注意绳子！”这是我的老习惯，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很有必要，绳子下降的距离有80英尺，即便登山者站在一个位置绝佳的狭窄平台上，也可能被绳子拉下来。

就在我大声喊“注意绳子”的时候，我们一边先将第一根绳子拉出来，卷好。接着，我们依葫芦画瓢，将第二根绳子也拉下来。

绳子并没有卡住，也没有碎石掉落。我们取回了第二根绳子，卷起来。J.C.开始将两股绳子用夏蒙尼向导特有的打结方法打了一个完美的结。

五分钟后，我们收起长绳，落到地上，我们让到一边，让那堆绳子落在地上，接着，我们又将绳子上的灰尘和松果抖落。

按理说，我们应该立即检查绳子，将其卷起来，但我们没有这么做，而是朝理查仍在睡觉的大石头走去。

岂有此理，我以为我们艰难的攀爬，横切攀登的时候他一直都在看着我。

我不客气地用那双已经磨损不堪的运动鞋踢了踢他的膝盖，将他唤

醒。

理查取下帽子，睁开眼睛。

我愤怒地说：“你不是要告诉我……妈的……这事跟攀登珠峰有关系吧？”

“是啊。”理查说，“前提是你把烟斗取下来。”

让-克洛德没有笑，从口袋里拿出烟斗。这个烟斗在我们下降的过程中没有裂成两半我还真觉得有点儿遗憾。

理查将烟斗放进那件夹克的胸前口袋里，站起来，抬头看着岩壁。我们三个人全都抬头看着那上面。

“1919年，我跟乔治·马洛里一起上去过。”他说，“我整整五年时间没有爬过山，战争就耗去了四年，战争结束后，我还找了一年的工作。”

我和让-克洛德满脸不悦，等着他继续说。我们可不想听什么老套的英雄故事，登山的探险故事。现在，我们的心思全都在珠峰上，想要爬雪山、冰川、冰隙、冰墙、光滑的石板、大风呼啸的山脊、大北壁，我们都已经迫不及待了。

“马洛里在上面勘探完，用绳子降落后，还将烟斗放在了那个草坪山脊上。”理查说，“当时攀爬的只有我、马洛里和露丝，露丝不想爬到顶端。马洛里在左边的草皮山脊上发现悬壁上有一道凹痕，那也是在没有岩钉、绳梯和所有现代化悬挂工具的情况下，唯一可以上去的悬壁。”

“我上去了。但从那道裂缝到草皮山脊，然后再次往上翻到悬壁上将我的精力都耗尽了。后来，我们用绳子绑在一起，但你们刚才也发现了，那个保护点根本不顶用。我和马洛里只得从同一块岩石上横切过去。”

“这事除了告诉我们乔治·马洛里是一个攀岩好手外，跟攀登珠峰有什么关系？”我的声音仍然透着愠怒。

“我们从后面爬下来后，然后绕到这里，拿好装备准备回去了。”理查说，一边回头看了看峭壁，“马洛里告诉我和他妻子，说他将烟斗忘在那个草皮山脊上了，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我还有个备用的烟斗，也可以给他买个新的时，马洛里已经再次爬上那道裂缝，就是你设置保护点的地方，克洛德，然后他又独自从光滑的岩石横穿过来。”

我简直不敢想象。我像是看到一只黑色的大蜘蛛正匆匆穿过岩壁。他居然是一个人？还没有设置保护点，而且也没有别的帮助？即使在1919年，这种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独自攀岩行动也会被诟病为粗鲁、炫耀之举，为马洛里所属的皇家地理协会登山俱乐部所不齿。

“接着，他拿起那卷他之前爬山时用的60英尺长绳，横穿了崖壁，然后用那根绳索降落下来。”理查继续说，“马洛里拿回了烟斗，他的妻子露丝异常愤怒，生气地责怪他不仅上到了那个悬壁，他又独自完成了整段攀岩。”

我和J.C.安静地等着。我们今天的行为肯定有个合理的解释。

“马洛里和欧文遇难那日，他们于早上9点离开了26,800英尺高的六号营地。开始的时候，他们攀爬的速度很慢。”理查说，“你们两个都看过珠峰的照片和地图，但只有在呼啸的大风和刺骨的寒冷中上到那个山

脊，你们才会真正明白。”

我和让-克洛德继续听着。

“你们一旦上到东北山脊，”理查说，“如果上面的风没将你们吹下来，那情形就如同攀爬被冰雪覆盖、往下倾斜的陡峭石板登上山顶。不过第三台阶的情况又全然不同。”

我和让-克洛德交换了一下眼神。我们在珠峰的山脊地图上见过那三个台阶，但在地图和远距离拍摄的照片上，那里跟普通的台阶差不多，并非真正的障碍。

“第一台阶在北壁下面一点，从下面可以轻松绕过去，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就可以再次登上那个山脊。”理查说，“至于第三台阶，活着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那里的情况。但第二台阶.....我曾上去过。第二台阶.....”

理查的表情很是奇怪，像是很痛苦似的，他好像正在讲述一战发生的恐怖经历。

“第二台阶没办法绕过去。那里就像无畏号战舰灰色的船头，旋云飞转，飞雪扑面。马洛里和欧文就登上过第二台阶，现在，我们三个人必须不借助任何工具攀爬上去，那里高约28,300英尺，在那上面每迈一步都会让你喘上两分钟。”

“我的朋友，东北山脊上的第二台阶，也就是那个像极了战舰的船头和前部灰色的船体堪称我们登顶的拦路虎，那里高约100英尺，比你们今天爬去取烟斗的山脊要低得多，但这段距离十分陡峭，处处都是危险、易碎的岩石。大风来临之前，我发现唯一可以登上第二台阶的路线

是一条十五六英尺高的垂直小道，就在我们自由攀爬路线的上方，这条小道上还有三条宽宽的裂缝，一直通到第二台阶的顶端。当然这是我在登山伙伴诺顿生病之前看到的，我们就是因为他病了才被迫下山的。”

“如果刚才你们还登上了那个通往山顶的悬壁，你们刚才的攀岩可被认定为非常艰难级^[23]。从技术上而言，登上超过28,000英尺高的第二台阶，已经超过了登山俱乐部的非常艰难级。记住，即便带着重重的吸氧装置，你在那么高的地方，甚至更高的地方每待一秒钟，身心都会受不了。在这样的高度下，甚至没办法爬上岩壁。山脊上还有更高的第三台阶等着我们，那才是真正的拦路虎，先得登上顶峰下面那块金字塔雪坡，然后才能挑战几乎不可能战胜的第三台阶。”

让-克洛德没有说话，只是久久地盯着理查。

J.C.终于说话了：“所以，你才想看看我们，确切地说是想看看杰克能不能完成刚才与之类似的自由攀登，然后像拎包一样把我拎起^[24]。他做到了，可我还是不明白。难道刚才的行为就让你觉得我们能在超过28,000英尺高的地方攀登？”

理查露出了热情的微笑。“至少我相信我们去到那里不算是自寻死路了。”他说，“我相信我能征服第二台阶。现在，我觉得杰克上到那里也没问题了，当然，你也没问题，让-克洛德。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登顶珠峰，除了马洛里和欧文冻僵的尸体外，我们不知道第二台阶上面的情况。当然，他们的尸体也有可能在第二台阶的底端，但这意味着，我们至少可以放手一搏。”

我将最后一根绳子卷起来，搭在肩膀和帆布背包上，想着这一切，尽管我刚才很愤怒，但我已经原谅理查莫名其妙让我们去拿烟斗的举动

了。马洛里跟着理查爬过之后，还不借助任何工具独自上去了呢——这事儿多刺激呀！因为据理查所言，马洛里擅长利用绳索下降法进行侦察。

我们往停在远处的车走去，登山结束后，我们还在崎岖的山路上走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我感觉内心像是在飞翔一般。我的心，我的灵魂，或者说我们内心深处的某样东西，在快乐地飞行，在我们头顶翱翔。

我们三个即将去攀登珠峰了。

不管是否能找到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的尸体——我觉得这种可能性非常小，但我们三个将用攀登阿尔卑斯山的方式，登顶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理查觉得我们能登上第二台阶垂直岩壁上那个“无畏战舰”的船头。至少，我没问题。

那一刻起，我内心像是燃烧着一团烈火，在随后的几个星期、几个月里，那团火一直都在燃烧。

我们马上要去攀登那座该死的山了。现在，我们已经别无选择。

我们三个将登上世界之巅。

至高领袖，圣名不容玷污。

我在欧洲待的那一年里，从没踏足德国，大部分时间都在法国和瑞士登山。不过我们倒是在瑞士碰到了不少来自德国的登山者：有些德国人很友好，有些则不。我第一次见到让-克洛德和理查的时候，我们三个人望着艾格尔峰北壁，一致认为凭借当今的登山技巧和技术，压根儿就不可能登上这一面山壁，当时附近有五个非常紧张、非常严肃而且非常不友好的德国人在高谈阔论，仿佛他们真的要去攀登艾格尔峰的北壁。当然啦，他们不会这样做。他们就连山周围的冰隙都过不去，估计在那道斜坡上爬100英尺左右就该放弃他们大胆的探索了。

为了准备我们的德国之旅，我和理查先回了法国，他必须去那里结束一些金融业务，后经由瑞士去了苏黎世，又向北到了边界地区，从那里换乘火车，因为那时候德国火车的铁路轨距与周边国家的并不相同。这当然是德国的邻国所采取的军事防御措施，即便恺撒大帝从前的土地

早已因为《凡尔赛和约》而变得毫无危害了。虽然我们坐在火车包厢里（这还要多谢布罗姆利夫人的开支），可理查还是小声告诉我，现在的魏玛共和政府就是一个相当无能的左翼辩论学会。

随后，在那天早晨，我们到了慕尼黑。

那天下起了雨，低沉的乌云快速向西飘去，而我们的火车则向东行驶。1924年11月的德国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有点儿摸不着头脑。

德国的村庄非常整洁，都装有飞檐，一些现代建筑挨着住宅、公共建筑，而这些住宅和公共建筑看上去像是从中世纪时就已经存在了。鹅卵石被雨水打湿了，反射着微弱的日光。有几个男人在村里的路上走着，他们的穿着打扮很像是种田的农夫或工厂里穿着吊带工装裤的工人。不过我还瞥见几个男人，穿着时髦的灰色双排扣西装，拿着皮质公文包。不过我透过火车车窗看到的每一个人，包括农民、工人和商人模样的人，看上去……都像背着包袱。仿佛德国的地心引力比英国、法国和瑞士的地心引力都要大。就连穿着西装的年轻男子打着被雨打湿的雨伞匆匆而行时看上去都有些弯腰驼背，微微佝偻着，头低着，眼睛抬也不抬，仿佛每个人都背负着无影无形的重担。

随后我们穿过了一片工业区，在那里，大量矿渣之间是一排排砖和煤渣砖盖成的又长又脏的建筑物。很多塔状建筑和工业烟囱喷出巨大的火舌，仿佛橙色聚光灯的灯光照射到了飘飞而过的雨云之上。在这里我连个人影都没看到，方圆好几英里内都是这些丑了吧唧的工业用整块石料，以及大量煤渣、矿渣、沙子和废弃物，这些东西在雨中快速从我的火车车窗前掠过。

“去年一月的时候，”理查说，“德国政府拖欠了给条约缔约方的赔

款。德国马克对美元的汇率从1921年的75：1跌到1923年初的7000：1。德国政府请求协约国同意延期偿付赔款，至少要等到德国马克开始升值时再行赔付。协约国的答复是由法国给出的。前法国总理，后来成为法国总统的庞加莱派法军占领了鲁尔工业区和其他位于德国腹地的工业区。去年一月，这些军队来了，当时德国马克对美元的汇率是23：1，然后一路跌到1800：1，后来是160,000：1，到了去年八月初，竟然跌到了1,000,000：1。”

我试着去理解他的话。我一直很烦经济方面的事儿，从前了解到法军进入德国占领了这片工业区时，我当然没注意到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占领工业区这事儿会对德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

“到了去年十一月，”理查说着向我这边探了探身，用略高于耳语的声音说，“得用40亿德国马克才能换一美元。因为鲁尔法军在监视所有的工业生产、内河交通和钢铁出口，德国实际上是被一分为二了。在我们路过的每个工厂里，所有德国的工业工人其实都处于占领工业区的法军的武装警卫和监督之下，这些工人去年宣布罢工——而且，和鲁尔的工厂一样，在大多数这些工厂里，钢和其他产品的真正生产活动都已经停止，这是因为德国工人消极抵抗，总是搞破坏，甚至打起了游击战。法国人不停地抓人，把抓到的人驱逐出境，还把他们认为的怠工头头儿排成一行枪毙，可结果还是无济于事。”

“老天。”我说。

理查冲着街上的男男女女点点头。“去年，那些人都明白，就算他们的银行户口里有百万马克，也不够买一磅面粉，或者几个烂胡萝卜。买几盎司糖或一磅肉根本就是奢望。”

他深吸一口气，指着雨水滑落的窗外我们正要进入的慕尼黑郊外。“杰克，那里的人都很泄气，而且民怨沸腾。去见西吉尔时可得加倍小心。虽然美国人对这场战争的胜利只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依旧算是异类。不过很多人，并非所有人，一看到英国人和法国人就讨厌，在慕尼黑，让-克洛德很可能人身安全堪忧。”

“我会小心的。”我说，甚至不肯定在这个奇怪、悲伤又愤怒的国家里，需要怎样“小心”，又要在多大程度上小心才行。

理查并没有提前订好宾馆。我们买了晚上10点回苏黎世的卧铺。我有点儿想不通这一点，因为我们完全可以把慕尼黑豪华酒店房间的费用算在布罗姆利夫人的预付款开支账户上。我知道，和让-克洛德不一样，理查既不恨德国，也不恨德国人——我还知道，自从一战爆发以来，他经常到这里来——所以，根本就不是因为焦虑或害怕，我们才会连个好觉都不睡，便如此急匆匆地今天晚上就离开这里。我感觉，就是因为要和那位登山者布鲁诺·西吉尔见面，所以理查才会陷入这种我不理解的忧心忡忡的状态。

西吉尔在一封简短的电报里说他同意和我们见面——就见一小会儿，因为他是个大忙人（他就是这么说的）——地点就在慕尼黑东南边一家名为贝格勃劳凯勒的啤酒馆里。见面时间定在晚上七点，我和理查还有时间把我们的行李寄存在火车站，在车站头等车厢休息室的卫生间里稍稍梳洗一番，然后打着深色雨伞，在慕尼黑市中心一家商店也没有的奇怪街道上逛了一两个钟头，然后坐出租车去了市郊。

慕尼黑看上去十分老旧，称不上风景如画，一点儿吸引我的地方都没有。雨依旧很大，雨点砸在石板木瓦房顶上，一条条街道上既昏暗又阴冷，和任何一个波士顿的十一月夜晚毫无区别。自打我知道要来德国

之后，我总觉着自己第一次真正接触德国，应该是在美丽的夏日暮光下，在菩提树下的大街上闲逛，街上还有数百位穿着考究又友好的德国人，向我说“Guten Abend（晚上好）”。

大雨倾盆而下，出租车车窗刮雨器徒劳地刮擦着玻璃上的水流，我们穿过河上的一座桥，桥很宽阔，却空无一人。几分钟之后，那位非常不客气的出租车司机用蹩脚的英语宣布我们到了——也就是紧邻罗森海马大街的海德豪森区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并且找我们要三倍车费。理查仿佛是在点数假钱似的点数了一大摞高面值德国马克，没反驳一句话，就付了车费。

啤酒馆的石拱入口非常巨大，Bürger（贝格），Bräu（勃劳）和Keller（凯勒）几个字自上而下排列，雕刻在一个拙劣的圆形雕花环中间，这个石雕花环是椭圆形，凹凸不平，底下是个石拱顶。雨水从陡峭的石板房顶上和溢满水的檐槽里流到石拱门上，再哗哗向下流淌。穿过拱门走到真正的大门，就好像是正在走进火车站而不是什么酒吧或餐馆。不过好在到了门厅之后总算不用淋雨了。

当我们真正到了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里面的时候，理查和我都惊讶得一步也迈不开了。

这里得有两三千人，大部分都是男人，坐在桌边用硕大的石杯大口喝着啤酒，这些石杯如此粗制，仿佛今天下午才在森林里开凿而成，而且这个地方简直巨大无比，充斥着回声，更像是个巨大的会堂，而不是我以前所见过的各类餐馆或酒吧。说话声，手风琴乐声——如果那不是有人在被严刑拷打时发出的叫喊声的话——向我袭来，真像是一股冲击波袭来一样。这里的气味是另一股冲击波：三千个只是胡乱洗洗或根本就沒洗澡的德国人，从他们所穿的粗糙衣服来看，大多数都是工人，他

们身上的气味混杂着浓浓的汗臭味就像惊涛巨浪一样朝我们涌来，其中夹杂的啤酒味是如此浓烈，以至于我真以为自己掉进了啤酒桶里。

“迪肯先生？来这边。这儿！”一个男人大喊着发出命令，而不是在请求。他站在这个拥挤不堪的屋子中间一张拥挤不堪的桌边。

我猜站在那里的那个男人就是布鲁诺·西吉尔。他瞧着我们穿过这个喧闹的地方走近他身边，目光冰冷，一双蓝眼一眨不眨。欧洲人都知道，他是个很棒的登山者，按照那些登山运动杂志所说，此人极为擅长在从无人踏足的阿尔卑斯山山坡上找路。可在我看来，除了因为那件深褐色汗衫袖子卷起来而露在外面的一节结实的前臂，这人压根儿就不像个会登山的人。此人太过刻意地追求肌肉发达，太过上重下轻，太过矮壮结实，太过身材短粗。西吉尔的一头金发剪得很短，头顶上的头发扁平，就像硬毛刷一样，而两侧的头发则被剃得一点儿不剩。有很多块头更大的人和他一起坐在桌边，头发都修剪成差不多的样子。对于西吉尔来说，这个发型可不好看，因为这样正好显得他那对招风耳从花岗岩石块一样的脸孔两侧突出来。

“迪肯先生，”我们走向桌边时西吉尔说。这个德国人低沉的声音穿透了啤酒馆里嘈杂的说话声，仿如一把尖刀刺穿了柔软的肉。“欢迎来到慕尼黑来，几位爱登山的朋友。通过《登山杂志》和其他途径，我可以说是久仰你的大名，知道你是很多山峰的首攀者。”

不出所料，布鲁诺·西吉尔的英语带着德国口音，不过在我这个不那么讲究的人听来，也算是流利，而且能听得懂。

我一早知道，理查也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就像随口说出法语、意大利语和其他语言一样，可我还是很惊讶于他能够如此快速且有力地回

答西吉尔——“多谢，西吉尔先生。对您的成就和壮举，我同样如雷贯耳^[25]。”

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坐火车返回的路上，理查把西吉尔和那些德国人所说的每句话以及理查的德语回答都翻译给我听了。现在我猜得没错，听了西吉尔的恭维，理查回答说他也久仰西吉尔在登山方面的成就和壮举。

“雅各布·佩里先生，”西吉尔一边说，一边和我握手，他的手紧握着我的手，力道非常大，嘎吱直响，我能感受到他的手上长着被岩石磨出的老茧，“波士顿佩里家的人。欢迎到慕尼黑来。”

波士顿佩里家的人？关于我的家庭，这个德国登山者到底知道什么？而且，不知何故，西吉尔用他那Y式德语发音说我的名字“Perry（佩里）”时听上去仿佛他是个犹太人。

西吉尔下穿一条皮短裤，上穿一件棕色汗衫，很像军装，袖子高高卷起，外套一件护胸。这间巨大的啤酒馆里人人都穿着皱巴巴的西装，混在这些中间，他这身打扮本应该显得可笑才对，可他赤裸在外的大腿和手臂结实得很，皮肤被太阳晒得黧黑，那双超大号的手如罗丹雕塑一般，反而使他显得很有力量——几乎就像是神一般的存在。

他向我们挥挥手，示意我们去他对面的一张长凳那边——坐在那里的几个男人挪了挪，给我们腾出地方，这么做时他们仍然一口口地喝着啤酒——然后我和理查坐了下来，做好准备开始面谈。西吉尔冲一位男侍者挥挥手，要了啤酒。我简直太失望了。我本以为会有漂亮的小姐儿穿着乡村风格的低胸衬衫给客人端啤酒，可捧着摆有巨大石杯的托盘的全都是些穿着皮短裤的须眉男子。而且我的肚子饿得咕咕直叫，距离我

和理查在火车上吃的那顿简便午餐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可不管是这张桌面上，还是我们周围的桌面上，除了啤酒杯和德国男人毛茸茸的前臂，就空无一物了。显而易见，这里的用餐时间要么是已经过了，要么就是还没到，也有可能是这里除了啤酒什么都不卖。

一眨眼的工夫我们的啤酒就送上来了，我必须承认，我从前可没用冷冰冰的石头啤酒杯喝过味道甘醇、口感浓烈的德国啤酒。举了这东西三次之后，我总算开始理解为什么我们桌子这一侧的男人全都有发达的二头肌。

“先生们，”西吉尔说，“请允许我来介绍一下坐在这张桌子上的几位朋友。唉，他们都对你们的语言不太在行，今晚别指望他们能说英语。”

“那他们能听得懂吗？”理查问。

西吉尔浅浅地笑了笑。“事实上不行。我左边第一位是乌尔里希·格拉夫先生。”

格拉夫先生是个瘦高个儿，留着浓密的黑胡子，很是滑稽可笑。我们冲彼此点头示意。依我看，我们这些人之间大抵不会再握手了。

“乌尔里希是他的贴身保镖，去年十一月，他用他自己的身体挡在他身前，中了好几颗子弹，枪枪致命。可你们瞧，格拉夫先生恢复得挺不错。”

我听到西吉尔一直在强调“他他他”，简直奇怪极了，而且他的语气里几乎透着一股尊敬的意味，可对于他们谈论的那个人是谁，我根本不得要领。看上去西吉尔压根儿就不打算给我提示，而是继续介绍，我只

好扭头看着理查，希望他能为我解惑。可理查正看着桌子对面西吉尔正在介绍的几个男人，并没有注意到我问询的目光。

“格拉夫先生左边是鲁道夫·赫斯先生，”西吉尔说，“赫斯先生在去年十一月的那次行动中负责指挥一队冲锋队。”

赫斯先生长得怪模怪样，有一双超大的耳朵，胡子拉碴——他这样的人如果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或者和外人接触，可能得一天刮两到三次脸才能保持整洁——有一双忧郁的眼睛，两道浓眉很像动画片里的人物。在我观察他的时候，他要不就是因为惊讶一直扬着眉毛，要不就是皱着眉头。说实话，一看到赫斯，我就想起了小时候曾在波士顿公共公园里见过的一个疯子，那疯子从附近的精神病院里逃了出来，然后在距离我不到30英尺远的地方，一点儿没有反抗便被三个穿着白大褂的护理员抓住了。那疯子之前一直绕着湖边拖着脚径直朝我走来，仿佛他在执行一项只有他能完成的任务。看着赫斯，我就觉得毛骨悚然，这感觉和当初我看着那个疯子经过天鹅形游船式凉亭朝我走来时的感受一模一样。

对于“去年11月的行动”，我同样一点儿头绪也没有，不过听上去那好像是一次军事行动。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坐在这张桌子上的许多男人都穿着带有肩章的准军事棕色汗衫。

我从记忆中搜索关于1923年11月德国的新闻，可那个月我去了勃朗峰登山，现在根本想不起在我们为数不多几次住进瑞士旅店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听过和看过相关的报道，而那里的广播和报纸大部分都是法语或德语。过去的一年就像是一段爬山假期，而我几乎彻底同外界脱节了，一直到我了解到马洛里与欧文在珠穆朗玛峰失踪的事儿，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而且不管去年十一月发生在慕尼黑的“行动”是什么，都没有引起我的注意。照我推测，那行动不过是一次与政治有关的白痴行为

罢了，恺撒大帝倒台之后，不成气候的魏玛共和国掌权，德国人在政治光谱的两边搞些小动作，所以才有了那次的行动。

不管这行动是什么，它都与我们跋山涉水来慕尼黑见布鲁诺·西吉尔的原因毫不相干。也与西吉尔正在介绍的身边这六个登山者的姓名更不相干。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这位是卡尔·巴赫纳先生，除我之外，他是我们这群登山伙伴的另一位领队。”西吉尔说着掌心向上，指着我右边的那个大胡子男人，此人皮肤黝黑，脸部瘦削，神情严肃。

“真荣幸能见到您，巴赫纳先生，”理查说。随后他用德语把这话又说了一遍。巴赫纳轻轻点点头。

“巴赫纳先生，”布鲁诺·西吉尔接着说，“是慕尼黑和巴伐利亚州很多顶级登山者的导师，这些人都是慕尼黑大学登山俱乐部的成员。”

在哈佛大学求学期间，我到底有多少次盼着我的学校也能有一个像慕尼黑登山俱乐部这样的正式俱乐部？虽然有好几位教授也爱好登山，帮助组织我们到阿拉斯加州和洛杉矶脉探险，可哈佛大学登山俱乐部要到几年之后才告成立。

“巴赫纳先生还是刚刚成立的德国-奥地利登山协会领导人。”西吉尔说。

这句德语就连我都能听懂。我从登山杂志中得知，正是卡尔·巴赫纳倡议把德国和奥地利的登山俱乐部联合在一起。

西吉尔指了指巴赫纳旁边的两个年轻人。“我猜你们从杂志上已经了解到阿图尔·维曾巴赫最近攀登冰川的壮举了……”

比较靠近我们的那个人朝我们的方向点点头。

“……这位是他的登山拍档，尤金·洛温赫茨。”

我知道，这两位年轻人因为设计出了非常短的冰镐而名声大噪，那东西实际上就是冰锤，因此，在短冰镐、登山钉和冰锥（像理查这样爱登山的英国人则把使用这种方法登山的德国人戏称为“悬挂和重击派”）的帮助下，就可以非常快速地登上或许会令我们铩羽而归的冰壁，因为我们这些人在攀登冰壁时都是使用老式登山方式，在冰壁上开凿踏脚处。

“上个星期，阿图尔和尤金只用了十六个小时就沿着直线路线攀上了德朗峰北壁。”西吉尔说。

我太惊讶了，不由得吹了声口哨。仅用十六个小时就沿直线路线爬上了全欧洲最难攀爬的一座北壁？如果这是真的——德国人说起登山似乎从不曾吹牛——那么这两个坐在我右边喝啤酒的男人真可谓开创了登山历史的新时代。

理查噤里啪啦快速地说了一句德语，后来他把这句话翻译给我听：“两位先生，你们有没有把新型冰镐带在身边？”

阿图尔·维曾巴赫把手伸向桌下，拿出了两把短冰镐，它们的斧柄长度还不到我自己那把木柄冰镐的三分之一，斧刃则要尖利和弯曲得多。维曾巴赫把这两件革命性登山工具摆在他面前的桌上，却没有将它们递给我或理查，让我们近距离瞧一瞧。

这倒是无所谓。光是看着这两把短冰锤（这名字比较适合），我就能够想象，这两个人是怎么劈凿出踏脚处，一路上把长登山钉或新式德

国冰锥凿进冰山里，以保自身安全，登上了冰雪覆盖的德朗峰北壁。而且，我可以肯定，他们也用到了10爪冰爪——这东西是1908年由英国人奥斯卡·埃肯斯坦发明的，可英国登山者倒是很少用到。现在这些新一代巴伐利亚州冰山攀登者经常使用这种10爪冰爪，他们一路把这些冰爪和短冰镐凿进巨大的冰壁里向上爬。这不光是设计巧妙——简直就是技艺高超。我不知道这么说是否公平，如果这能有任何意义的话。

西吉尔介绍了最后三位登山者——一位是冈特·埃瑞克·里格勒，两年前，也就是1922年，他成功地改造了德国登山钉，使之适用于攀登冰川；一位是卡尔·施耐德，我在杂志上看到过这位年轻人的神奇经历；还有一位是约瑟夫·维恩，这位登山者的年纪比较大，出于某种原因，他把头发都剃光了，他在登山杂志上说他的目标是要带领苏联和德国联合登山队攀登列宁峰和苏联高加索地区其他不可能攀登的山峰。

理查用流利的德语表达了我和他见到这些伟大的巴伐利亚登山者所产生的荣幸之情。这六个受到夸奖的男人——算上布鲁诺·西吉尔正好是七个——根本没有任何反应，连眼睛都没眨巴一下。

理查又喝了一大口装在那种沉重啤酒杯里的啤酒，然后对布鲁诺·西吉尔说：“现在我们可以谈谈正事儿了吗？”

“这可不是像你说的‘谈谈’而已，”西吉尔厉声说，他那巴伐利亚式的礼貌突然间彻底消失，“那是审讯，仿佛我身在英国的法庭里。”

听了他这话我目瞪口呆，可理查只是笑着说：“不要紧。如果我们是在英国的法庭里，那么我肯定戴着搞笑的白色假发，而你呢，肯定是在被告席上。”

西吉尔蹙着眉。“我只是一个证人，迪肯先生。只有被告——往往

是有罪的人——才会在英国法庭的被告席中，不是吗？证人就坐在……坐哪儿呢？应该是法官旁边的一把椅子上，是不是？”

“是，”理查表示赞同，他依旧笑眯眯，“我说得不对，予以纠正。我们用德语说话，以便你所有的朋友都能听懂，可以吗？稍候我会翻译给杰克听。”

“不用了，”布鲁诺·西吉尔说，“我们说英语。你的柏林口音真叫我这听惯巴伐利亚口音的耳朵难受。”

“抱歉，”理查说。“不过我们都认为你是唯一一个看到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和他的登山同伴科特·梅耶在雪崩中丧生的证人，不是吗？”

“迪肯先生，你到底是仗着什么权柄，在这里审讯……或者说是询问我？”

“一点儿权柄都没有，”理查平静地说，“我和杰克·佩里到慕尼黑来找你谈话，全是要帮布罗姆利夫人个人一个忙。她的儿子在登山时突然去世，她只想知道更多细节而已，这完全可以理解。”

“帮布罗姆利夫人一个忙，”西吉尔说，即便那浓重的德国口音也掩不住他声音里的挖苦意味，“依我看，帮了这个忙，肯定能得到一大笔钱。”

理查依旧保持微笑，等待着。

终于西吉尔砰地一摔他那空空如也的石头啤酒杯，招呼一旁恭候的服务员再来一杯，然后嘟囔着说：“关于那次事故，我早就把我所见到的一切细节都对德国《登山杂志》说了，还就此写了信给你们的皇家地

理登山俱乐部杂志。”

“那只是一篇非常简短的报告。”理查说。

“那次雪崩是瞬间发生的，”西吉尔说道，“你参加过马洛里早前率领的两次珠峰探险，你见过雪崩吧？或者起码在阿尔卑斯山时也该见识过吧？”

理查点了两下头。

“那你就该知道，不管是一个人，还是许多人，这一秒他们还在那里，等到下一秒他们就消失了。”

“是的，”理查表示同意，“可很难了解清楚珀西瓦尔勋爵和那个叫梅耶的人到底在山上做了什么。他们为什么到那里去？为什么你和你的六位德国朋友也在那里？你告诉《法兰克福日报》，当你在定日镇听说有一个奥地利人和一个英国人在西藏定日镇租了牦牛，买了登山装备，你们就改变了路线，还说你和你的朋友们纯属好奇，才会向南去调查一番……仅此而已。”

“我对报纸说的都是实话，”西吉尔说，语气有些不屑，“你和你的美国同伴不远万里来到慕尼黑，就是为了听我确认我所说过的话？”

“你从前的证词意义不大，或者说根本没有意义，”理查说，“如果你能帮助我们找到遗漏的事实，那么布罗姆利夫人，也就是小珀西瓦尔的母亲，将会非常感激。她心心念念想的就是这事。”

“你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帮一位老太太了解更多……你们英国人怎么说来着？……关于她儿子之死的细节。”西吉尔说，那表情简直就是在冷笑。我真惊讶，理查居然一直都没发脾气。

“那位科特·梅耶是不是来自你的……哦……登山队？”理查问。

“不是！在定日镇的藏人告诉我们他的名字之前，我们从没听说过此人……那些藏人还说他和英国的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骑马向东南方向的绒布寺去了。”

“这么说梅耶根本不是个登山者？”

西吉尔喝了一大口啤酒，打了个嗝，耸耸肩。“我们谁也没听说过科特·梅耶这个人。我们只从那些和他说过话的定日藏人口中听说过他的名字。坐在这张桌子上的人几乎认识每一个德国和奥地利的真正登山者。是不是，我的朋友们？”他的这个问题是在问他的德国同伴。他们点点头，几个人还连连称“是”，虽然刚才西吉尔才和我们说，他们都听不懂英语。

理查叹了口气。“你宁可让我问你各种问题，让你感觉像是在法庭里，西吉尔先生，你为什么就不能把你知道的事儿和盘托出呢，说说你们为什么会在通往珠穆朗玛峰的路上？你们看到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和科特·梅耶在干什么？或许你们甚至还知道为什么这两个人的马会被枪杀。”

“等我们到那里的时候，他们的马已经死了，”西吉尔说，“如你所知，迪肯先生，一号营地是一片崎岖不平的冰川堆石地区。或许他们的马都摔断了腿。也可能是布罗姆利先生或梅耶先生发了疯，所以把马都打死了。谁知道呢？”这位德国登山者又耸耸肩。

“至于我们‘跟踪’布罗姆利和梅耶两人到绒布冰川去的原因，”西吉尔接着说，“让我来告诉你一些我没对任何人说过的秘密。我和我的六

个朋友只是想去见见乔治·马洛里、诺顿上校和其他登山者，我们听说他们那年春天去登珠峰了。很显然，因为我们旅途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中国，所以一直没听说马洛里和欧文已经遇难，甚至不知道他们的探险队有没有抵达那座山。不过，当定日镇的藏人告诉我们，布罗姆利已经出发去了他们口中的珠穆朗玛峰，我们就打定主意，就像你们英国人和美国人常说的，‘为什么不呢？’于是，我们就去了东南方，而没有返回北方。”

不知什么原因，西吉尔的德语口音开始在我听来非常刺耳。

“当然了，”理查说，他的语气文质彬彬，却显得坚持不懈，“当你们看到诺顿和马洛里的大本营已经废弃，只剩下一些帐篷碎片和尚未吃过的废弃罐头，你肯定就明白，登山队已经离开了。那为什么还要继续沿着冰川向上攀登北坳和更高的地方呢？”

“因为我们看到两个人正从北部山脊下山，而且显然他们碰到麻烦了。”西吉尔厉声道。

“你们在大本营就能看到那两个人，那里距离珠穆朗玛峰可有12英里啊？”理查问，听他的语气，与其说他是在质问，倒不如说只是好奇罢了。

“不，不！发现死马之后我们就去了二号营地，而且认为我们此前从未听说过的布罗姆利和那个叫梅耶的人可能碰上麻烦了。我们从马洛里的二号营地看到他们在山脊线上。我们用的是德国精密望远镜，蔡司望远镜，那可是世界上最棒的。”

理查点点头，认可这话属实。“这么说，你们一看到北坳下方1000英尺处废弃的马洛里三号营地，就搭建了你们自己的营地，然后爬上了

北坳。你们有没有用到诺顿上校的探险队在那最后100英尺垂直冰壁上留下的绳梯？”

西吉尔手指一摇，否定了这个假设。“我们没有用到他们的梯子，也没有用固定绳索。我们用的是我们自己攀登冰川的冰镐和其他德国登山技术，才爬上了那面冰壁。”

“嘉密·赤仁说看到几个你们的人顺着桑迪·欧文的绳梯从北坳上下来。”理查说。

“嘉密·赤仁是谁？”西吉尔问道。

“就是你们遇到的那个夏尔巴人，那天就是他举着左轮手枪对准了三号营地附近的地方。你还把布罗姆利之死的事儿告诉了这个人。”

布鲁诺·西吉尔耸了耸肩，冷笑一声。“夏尔巴人。你们听着，夏尔巴人满嘴谎言。我和我的六个朋友根本就没靠近那架都已经磨损的绳梯。你们也看到了，根本就没那个必要。”

“这么说，你们纯粹是为了到中国探险，可你们还把登山和登冰川的设备带在身边。”理查说着拿出烟斗，开始往里面塞烟叶。这个巨大房间里的烟雾已经浓得不能再浓了。

“中国有很多高山和陡峭的山口，迪肯先生。”西吉尔此时的语气已经不是充满敌意，而是有些瞧不起人了。

“我无意打断你的叙述，西吉尔先生。”

西吉尔又耸耸肩。“如你所说，我要叙述的已经不多了，迪肯先生。我和我的朋友去攀登北坳，是因为我们看到那两个从北部山脊下来

的人有麻烦了。一个似乎出现了雪盲症，被另一个人牵引着，几乎可以说是另一个人在搀着这个人了。”

“这么说你们是在北坳扎营了？”理查说着点燃了他的烟斗，嘬了几口，让烟叶烧着。

“没有，”西吉尔大声说道，“我们没在北坳扎营。”

“嘉密·赤仁看到，在北坳的那道壁架上至少有两顶帐篷，而诺顿和马洛里的四号营地曾经就在那里。”理查说。他的声音听上去又一次是好奇的意味多，质问的意味少。他就是在帮一位伤心母亲的忙，探明实情，从而弄清她儿子失踪的团团迷雾，让她得到慰藉。

“那些帐篷是布罗姆利的，”西吉尔说，“一个已经被高山上的狂风吹烂了。就是因为这风，退下山来的布罗姆利和梅耶才被迫离开了山脊线，到了五号营地上方的冰壁上，那里的积雪很不结实。我用英语和德语向他们喊话，叫他们不要去那面冰壁，因为那里的雪太不稳固了要不就是风太大了，他们没听到我的话，要不就是他们压根儿没想搭理我。”

理查微微扬了扬两道浓眉。“你们的距离已经近到可以和他们讲话了吗？”

“是向他们喊话，”西吉尔说，他的语气分明是对反应迟钝的儿童说话的语气，“我们之间的距离有30米，或者更远。随后，他们脚下的雪开始摇晃，然后大量积雪呼啸着，从那面冰壁向下坠了数千英尺。他们在这次雪崩中彻底消失了，我没有听到他们发出任何声音。”

“你们就没试着到下面去看看他们是不是还活着？”这声音里没有夹

杂着任何谴责的意味，可布鲁诺·西吉尔依旧很生气，怒目而视，仿佛受到了多大侮辱似的。

“根本就不可能下到那面冰壁下面去。根本就看不到那面山壁的本来面目了。山壁上的雪全都被雪崩卷走了，很显然小布罗姆利和科特·梅耶都死了，被埋在数千英尺山下几吨重的雪中，没命了，完蛋了。”

理查点点头，仿佛他完全能够理解。我还记得，他曾经眼见着乔治·马洛里攀登通往北坳的那道长雪坡，并且提醒他不要这么做。1922年，在珠穆朗玛峰的一次雪崩中，这座雪坡夺去了马洛里七位挑夫的性命。

“这些事在你给报纸的报告中都写了，其实你只是重复了一遍，说什么通往六号营地的山脊上狂风大作，珀西瓦尔勋爵和梅耶先生不得不退到北壁的岩石滩和冰雪上，以便能够下到五号营地，”理查说。

“是的，一点儿不错。”

“西吉尔先生，想必在上山去寻找这两个人时，你们也不得不离开山脊，爬上了那边山壁。这就是说，你们和他们相遇了，你们看到他们，冲他们大喊，他们也冲你们喊来着，这一切都发生在山壁之上，而不是山脊上。这就解释了为何山脊上没发生雪崩。”

“是的，”西吉尔说。他说这个英语单词时带着盖棺定论的语气，仿佛这次询问已经结束了。

“可是，”理查说，修长的手指比画成一个塔尖，“你刚才告诉我，即便山脊上狂风呼啸，你们和那两位已经遭遇不幸的人相隔30多米，也就是100英尺，可是你们仍可以互相喊话，且能够听见对方说话。”

“英国人，你到底在暗示什么？”

“我没有任何暗示，”理查说，“不过我还记得，1922年，我在那座山脊之上时，那里海拔那么高，我和另外两名登山者被迫离开那座山脊，顺风到了布满岩石的北壁上，我们之间相隔五步，这可比30米短多了，可还是听不到彼此的呼喊声。”

“这么说，你觉得我是个骗子？”西吉尔的声调很低，脸部紧绷。他把双手和前臂从桌上拿开，右臂动了动，仿佛正从他那宽腰带里拿出什么东西——没准儿是一把小手枪，一把刀。

理查轻轻放下烟斗，手放在桌子上，手掌向下，他的手指修长，手上因抓握岩石而遍布伤痕。“西吉尔先生，我并没有说你是骗子……我只是在尝试理解布罗姆利和他的奥地利登山伙伴在人生最后几分钟的经历，以便能够详细地向布罗姆利夫人报告，她此刻伤心欲绝，以至于还幻想着她儿子现在还活着，就在山上的某个地方。依我看，你刚一离开那道山脊，继续沿着山壁向上攀爬，风就小了，呼啸声也不那么大了，所以你完全能够对着30米开外的布罗姆利喊话。”

“是的，”西吉尔说，他依旧一脸怒容，表情阴沉，“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

“那么，”理查问，“你冲他们喊了什么，特别是对布罗姆利说了什么，在雪崩开始之前，他们是怎么回复你们的？他们两个人是谁出现了雪盲症状？”

西吉尔犹豫了一下，似乎在这次的询问中再多说话，就意味着他屈服了。不过接下来他还是开口了。他那个长着奇怪眉毛的朋友赫斯先生露出了困惑的眼神，似乎聚精会神地听着刚才的英语对话，而且可以听

得懂他们到底在说什么，不过我也不能肯定。或许这个瘦削的男人充其量也只能听懂一两个单词，也可能是耐心等待西吉尔先生给他翻译。不论如何，反正他看上去对他们的对话十分感兴趣。

我确信，虽然我不肯定为什么，反正我就是知道我右边的男人，也就是著名的登山者卡尔·巴赫纳先生绝对听得懂这唇枪舌剑的英语对话。

“是布罗姆利勋爵率领着出现雪盲症、步履蹒跚的梅耶，我对布罗姆利喊——‘你俩怎么爬这么高？’”西吉尔说，“然后我又喊——‘你们需要帮忙吗？’”

“你对着布罗姆利喊话时，你的六个德国探险家同伴和你一起在山脊上吗？”理查问。

西吉尔摇摇他那个头发剪得很短的脑袋。“没有，没有。海拔太高了，我的朋友们受到的影响都比我严重。他们有几个留在三号营地休息，你们英国的探险队就这么叫，还有几个爬上了北坳。我一个人爬上北部山脊，去了五号营地和更上面的地方。就像我在给几家报纸和登山杂志的报告里写的那样，我碰见布罗姆利和他那个得了雪盲症的同伴时只有我一个人。你肯定在此之前也看过了我的解释了吧？”

“这是自然。”理查又抽起了烟斗。

西吉尔叹了口气，似乎是觉得和他用英语说话的这个人慢吞吞的，简直不可理喻。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请问你的目的地在哪里，西吉尔先生？带着那些蒙古马、驴子和登山设备，你本来打算到哪里去？”

“想看看我能不能碰到乔治·马洛里和诺顿上校，而且没准还可以远距离观察一下珠峰，迪肯先生。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或许还能登上珠峰？”理查问。

“登珠峰？”布鲁诺·西吉尔重复了一遍，然后哈哈大笑，笑声十分刺耳，“我和我的朋友们只带了一些基本的登山设备，远远不足以登上那样一座山。况且季风已经迟到了好几个星期，随时可能朝我们袭来。只有布罗姆利这么傻的人才会认为凭借那些所剩无几的罐头、马洛里登山队留下的破烂绳梯和被冰雪覆盖的固定绳索，就可以爬上珠峰。布罗姆利真是个傻瓜。当他在人生最后时刻双脚踏在松动的冰雪之上时，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傻瓜。他不仅送了自己的命，还让我的同胞[\[26\]](#)也丢了命。”

就和鲁道夫·赫斯一样，坐在我右边的几个德国登山者也纷纷点头表示同意。西吉尔旁边那个大块头，也就是头发剃光的乌尔里希·格拉夫，刚才西吉尔介绍他是某人保镖的那个人，依旧直勾勾地盯着前方，对眼前的一场闹剧视而不见，仿佛失去了知觉。也有可能他压根儿就毫无兴趣。

“我亲爱的迪肯先生，”西吉尔继续说，“人人都说，珠峰根本就不是一座可以单人攀登的高山，”他冷酷地看着我，“也不是两个……或三个……来自不同国家的登山者凭借野心和阿尔卑斯山式攀登方式就能征服的。采用阿尔卑斯山式攀登方式决不可能登上珠峰。那里也不是一个人逞英雄的地方。不，我只是想从远处看看那座山。”

“在那最后一天，你在山壁上对布罗姆利和梅耶喊话，”理查说，“你能再说一遍你对他们说过的话吗？”

“我已经说过了，我们只说了几句话。”西吉尔说。他看上去挺不耐烦。

理查等他回答。

“我问他们——我向他们喊道——‘为什么你们爬得这么高？’”西吉尔又说了一遍，“然后我还问他们是不是需要帮助……他们显然需要。一看就知道梅耶得了雪盲症，而且累得没力气了，没有布罗姆利的帮助，他根本连站都站不住。那位英国勋爵本人看上去有些迷惘，不知所措……茫然恍惚。”

西吉尔停下来又喝了几口啤酒。

“我警告过他们，千万别到那道雪坡上去，可他们一意孤行，雪崩开始了，我和他们的对话就此告终……彻底结束了。”西吉尔说。很显然，他不打算再重复这件事了。

“你说过，你用德语和英语和他们喊话，”理查说，“梅耶用德语回答你了吗？”

“没有，”西吉尔说，“那个被定日镇的藏人称为科特·梅耶的人已经筋疲力尽了，而且得了雪盲症之后非常痛苦，根本说不出话来。他一个字都没说。直到冰雪卷走他之前，他一个字都没有说过。”

“你还和他们说了——喊了——别的话吗？”

西吉尔摇摇头。“冰雪在他们脚下摇晃，雪崩把他们从珠峰的那面冰壁上卷走，我退到了更加结实的山脊上，风太大了，我几乎是爬着回去的，我先是退到了四号营地，然后是北坳，最后离开了那座山。”

“你就没看到山下他们的尸体？”理查问。

西吉尔此时已经怒不可遏了。他的嘴唇变得很薄，完全是在咆哮了。“按照你们英国人的单位来说，从北壁的那个位置到下面的绒布冰川有该死的5英里多的落差！我没有到8000米之下的地方去寻找他们的尸体，迪肯先生，我用我自己的冰镐，离开了我所处的那些覆盖着松垮冰雪的板岩，这些雪随时都会开始崩塌，然后返回了被冰雪覆盖的板岩的北部山脊，以便我能尽快下到北坳。”

理查点点头，表示理解。“那么你觉得这两个人为什么要登上那里？”理查的声音显得他是真心感觉好奇。

布鲁诺·西吉尔看着桌子那一边的巴赫纳和其他几个德国登山者，我又感觉好奇了，这些人里到底有几个听得懂这次的英语对话？

“事实就摆在眼前啊，”西吉尔说，此时他的声音里透着一股蔑视的意味，“几分钟之前我就已经说过了。你没听到吗，迪肯先生？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迪肯先生？”

“再和我说一遍，拜托了……”

“你们那位假行家布罗姆利在向导的带领下爬过阿尔卑斯山，然后就以为凭借一己之力，靠着诺顿和马洛里探险队剩下的破绳子和帐篷，只带一个傻瓜似的科特·梅耶当挑夫和登山同伴，就能爬上珠峰。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傲慢……这话用希腊语怎么说来着……hubris（狂妄自大）。纯粹一个自大狂。”

理查缓缓地点了点头，用烟斗杆轻点着下嘴唇，仿佛一个绝世谜团得到了澄清。他说道：“在摔下来之前，你觉得他们已经登上了多高？”

西吉尔哈哈一笑。“谁在乎这个呢？”

理查耐心等待着。

终于，布鲁诺·西吉尔开口道：“如果你认为那两个傻瓜可能登顶了，那就赶快醒醒吧。他们离开我们的视线也就那么点儿时间，根本不可能爬到五号营地以上的地方……如果他们用了马洛里的人留在五号营地里的吸氧器的话，没准能达到六号营地。不过我怀疑那里有没有吸氧器。肯定没有登到六号营地，这点我很肯定。”

“为何你如此肯定？”理查问，显得很通情达理，兴趣盎然。他依旧用烟斗杆轻击下嘴唇。

“因为风，”西吉尔说，完全是在总结陈词，“天寒地冻，狂风大作。当我在五号营地上方遇到他们的时候，待在山脊线上，就已经让人受不了了。再往上靠近六号营地的地方，海拔将近8000米，向上是裸露在外的东北山脊，那儿海拔更高，要不就是光秃秃的山壁，再走下去就意味着找死了。他们根本不可能爬得那么高，迪肯先生。毫无可能。”

“你带着极大的耐性回答了我的问题，西吉尔先生，”理查说，“我诚心向你表示感谢。你提供的信息或许可以令布罗姆利夫人释怀了。”

西吉尔闻言只是咕噜一声，然后他瞧着我。“你在看什么，年轻人？”

“那面墙上的红色旗子，就在那个被绳子隔开的角落里，”我直言，一边指着西吉尔身后，“还有红旗子上白色圆环里的符号。”

西吉尔盯着我看，那双蓝色的眼睛冷若冰霜。“美国来的雅各布·佩里先生，你知道那个符号是什么意思吗？”

“是的。”我说。在哈佛大学时，我对很多梵文和印度河流域文化有过涉猎。“这个标志来自于印度、西藏地区，和其他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文化，意思是‘好运’，有时候也表示‘和谐’。我想，这个标志用梵语来念就是svastika。据说，印度古老的庙宇中到处都是这种标志。”

此时西吉尔直勾勾看着我，仿佛我在嘲笑他，或是在嘲笑对他来说某个非常神圣的物件。理查点燃了烟斗，看着我，但一言不发。

“在现今的德国，”西吉尔终于说，薄唇几乎动也不动，“我们都念swastika。”他用听上去是英语的字母念给我听，“这是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也就是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SDAP）的光荣象征。这个党派，还有那些照片里的那个男人将会成为德国的救世主。”

我的视力挺好，不过还是看不清“照片里的那个男人”是谁。在那个被绳子隔开的角落里，红色旗子下面的墙上挂着两幅非常小的带相框照片，此外角落里还有一面卷起的红旗，升到了旗杆6英尺高的位置。我估计这面旗子和那两面悬挂在墙上的旗子差不多。

“过来。”布鲁诺·西吉尔命令道。

所有人——那些德国人，也包括赫斯，坐在桌子对面、西吉尔身边的光头男人，巴赫纳，我们这面的所有登山者，然后是依旧抽着烟斗的理查，都站了起来——我也不例外，都跟着西吉尔走到那个角落里。

那条隔开这片小角落纪念区域的绳子就是一条普通的四分之一英寸粗的登山绳，被刷成了金色，两端系在两个小柱子上，就是在豪华餐厅入口，餐厅领班用来勾住天鹅绒短绳子的那种柱子，而那片区域就像一

片临时搭建起来的圣坛。

有一个男人出现在那两张照片里，所以，据我估计，这个男人，还有这个使用万字旗的社会党就是“德国的救世主”。在红旗下面、靠右边墙上的照片是这个男人的独照。从远处看，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查理·卓别林的照片，因为此人鼻子下面也有一撇可笑的小胡子，可此人并非卓别林。这个男人有一头深色头发，中分，还有一双深色的眸子，眼神热切或者说“狂怒”地看着照相机或摄影师。

左边的照片里也有这个男人，他和另外两个人站在一个地方的门口，我认得那就是这间啤酒馆的门口。另外两个人都穿着军装，留着查理·卓别林式小胡子的那个人则穿着宽松便服。在照片里的三个人中，他的个子最矮，当然也最不显眼。

“此人是阿道夫·希特勒。”布鲁诺·西吉尔说，然后密切关注我作何反应。

我什么反应都没有。我想我听到过这个名字，此人与1924年十一月德国此地持续的动荡局面有关，不过我对此的印象并不深刻。显然他是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一位社会主义领袖。

在我身后，优秀的登山者卡尔·巴赫纳说：“Der Mann, den wir nicht antasten lassen。”

我看向西吉尔，希望他能给我翻译一下，可这位德国登山者一语不发。

“至高领袖，圣名不容玷污。”理查翻译给我听，此时他把烟斗拿在一只手里。

此时我注意到，那面印有白色圆环和万字标志的红旗已经破了，像是被子弹打穿的，而且血淋淋的，如果那些干涸的棕色斑点的确是血迹的话。我冲着旗子伸出手，打算问个问题。

在刚才的谈话过程中，那个光头圆脸的肌肉男一直默默坐在西吉尔身边，此时他身体突然一晃，一把拍打在我的手上，把我的手向下打偏，如此一来，我并没有真的摸到那块破碎的织物。

我被吓了一跳，赶紧放下手，看着这个如摔跤选手一般恶狠狠的人。

“这是Blutfahne，也就是血旗，是阿道夫·希特勒和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追随者的一件圣物，”布鲁诺·西吉尔说，“绝对不可以让非雅利安人触摸。Ausländer（外国人）也不行。”

理查并没有给我翻译这个词，不过根据前言后语我也猜到了其中的意思。

“那是血吗？”我傻兮兮地问。今天晚上我所做的每一件事，说的每一句话，以及每一种感受，都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傻瓜。而且我就快饿死了。

西吉尔点点头。“去年11月9日，慕尼黑警察毫无人性地向我们开枪，那是一次屠杀，旗子上的血迹就是这么来的。这面旗子属于风暴第五冲锋队，上面的血迹大部分属于我们的同志，在他被那些警察打死的时候，正好倒在这面掉下来的旗子上。”

“不成功的啤酒馆暴动，”理查向我解释，“我记得那起事件就是从这家啤酒馆开始的。”

西吉尔透过我朋友的烟斗冒出的烟雾看着他。“我们更喜欢称之为希特勒暴动或希特勒-鲁登道夫暴动。”那位德国登山者厉声说，“而且，那也不像你说的，是一次‘不成功的’的政变。”

“真的吗？”理查说，“警方镇压了你们的起义，驱散了游行的纳粹党人，逮捕了党首，你们的希特勒先生也锒铛入狱。我相信，他现在正在服刑，他因为叛国罪被判入狱五年，而他被关押的地方就是古老的堡垒监狱兰茨贝格监狱，位于莱希河的一座悬崖之上。”

西吉尔露出了奇怪的笑容。“阿道夫·希特勒已经成为了德国人的英雄。今年年底之前他就会出狱。就算是在那里，那些所谓的‘守卫’也把他当作皇室一样妥善照顾。他们知道，总有一天，他会成为这个国家的领袖。”

理查轻轻拍了拍烟斗，把烟叶弹掉，将之放在粗花呢夹克口袋里，随后非常感激地点点头。“非常感谢西吉尔先生今晚提供了这么多信息，还要感谢你让我了解到了关于希特勒暴动和希特勒先生目前状态的真相，原来事情并不像雅各布他们这些美国人所说的那样，是我理解错了。”

“我送你们出贝格勃劳凯勒大门。”西吉尔说。

*

刚到晚上10点，我们的火车便驶出了车站，这趟列车将驶过边界前往苏黎世。我现在了解到准时是德国人的一大特点。

我很高兴我们能有一间私人包房，如果我们愿意，就可以赶在后半夜到瑞士边界更换铁轨和火车之前，在里面伸展四肢躺在衬垫长椅之上

打个盹。在从贝格勃劳凯勒到慕尼黑火车站的出租车上，我才意识到，我的汗衫被汗浸透了，硬挺的衬衣被汗浸透了，就连我那件很厚的羊毛西服外套也都被汗浸湿了。我看着慕尼黑的灯光渐渐隐去，取而代之的是乡间的一片漆黑，我的手不住地颤抖。在看到其他任何城市的灯光消失在我身后时，我从未这么高兴过。

我声音里的颤抖终于消失了（这倒是和刚才我的手抖挺搭调），于是我说：“这个阿道夫·希特勒，我听过他的名字，但对他毫无印象，他是不是那个呼吁打倒魏玛共和国的德国共产主义领导人？”

“正好相反，老伙计，”理查伸平四肢躺在包厢另一个衬垫长椅上答道，“因为受审，整个德国都听到了希特勒那些慷慨激昂的言辞，他之所以出名且如此受人爱戴，完全是因为他那些极右翼观点，恶毒的反犹太主义思想等等。”

“啊，”我说，“可他去年因为试图发动政变而被扣上了叛国罪的帽子，要被关进监狱五年啊？”

理查坐起来，又点燃了烟斗，然后把火车车窗打开一条缝，从而驱散包房里的烟味，不过我倒是不介意。“照我看，西吉尔先生说的两件事都是真的，一是新年之前希特勒就会出狱，总共坐牢还不到一年，二是在那座河上监狱里，当局像对待达官贵人一样厚待他。”

“为什么？”

理查微微耸耸肩。“1924年的德国政治不是我这个小人物的，不过，从这场超级通货膨胀席卷德国以来，极右翼势力，确切地说就是纳粹党，似乎为很多备受挫折的人说起了话。”

对那个留着查理·卓别林式胡子的小个子男人，我觉得我的确提不起一丝兴趣。

“顺便提一句，”理查又说，“关于那个坐在你对面、光头圆脸一脸阴沉的男人，就是你想要摸他们那面神圣血旗时拍你手的那个男人。”

“怎么了？”

“乌尔里希·格拉夫是希特勒先生的私人保镖，可能正因如此，在去年十一月那场荒唐的暴动中，他才会挡住了射向希特勒的几颗子弹。不过今晚你也看到了，格拉夫身强体壮，很可能会活下去，再次成为德国救世主纳粹的英雄，对此我十分肯定。在加入纳粹和成为他们领袖的保镖之前，格拉夫是个屠夫，半专业摔跤选手，而且只要给钱，他就会在街上和别人打架。有时候他还自愿毒打，甚至杀死那些犹太人或德国共产党人，对他的老板分文不取。”

我心里琢磨着，良久，我才开口说话，声调略高于耳语，虽然周围就是包厢的四壁。

“关于珀西瓦尔勋爵和奥地利人梅耶遇难的经过，你相信西吉尔说的那些话吗？”我问。就我自己而言，我有多不喜欢西吉尔和其中几个他的朋友，就有多不相信他这个人。

“一个字也不信。”理查说。

听了这话，我从我本来半躺半坐的地方腾地一下直直坐了起来。

“不信？”

“不信。”

“那么你觉得布罗姆利和梅耶遇到了什么事？西吉尔撒谎有什么好处？”

理查又一次轻轻耸了耸肩。“可能是在定日镇听说马洛里的登山队已经离开之后，西吉尔和他的朋友们准备非法尝试登顶珠峰。西吉尔当然没有得到西藏登山和旅游的许可。没准西吉尔和他的五个朋友在北坳下面的某个地方追上了布罗姆利，强迫他和梅耶冒着与季风差不多的恶劣天气，与他们一起去登山。当布罗姆利和梅耶摔死的时候，也有可能是因为其他原因死在了山上，西吉尔只好退回去，然后编造了一个迷失男孩之类的故事，说什么另外两个男人孤身登山，然后被一场雪崩吞噬了。”

“你不相信他说的，觉得并没有发生雪崩？”

“雅各布，我曾经去过那片山脊和山壁，”理查说，“那部分山壁很少会堆积如此多的雪形成西吉尔所说的那种从板岩上落下的大规模雪崩。而且就算真有雪崩，我总感觉布罗姆利在攀登阿尔卑斯山时已经积累了足够多躲避雪崩的经验，所以不会笨到去登那样一座雪坡。”

“如果不是雪崩夺走了布罗姆利和那个奥地利人的性命，你说会不会是他们和西吉尔一起在六号营地上方登山时摔死的？”

“还有其他可能，”理查说，“特别是因为，根据我对珀西·布罗姆利并不多的回忆，他未必会让他自己受到几个德国政治狂热分子的威胁，满足他们的企图，和他们一块儿去攀登珠峰，让他们把登顶珠峰的荣耀献给他们祖国德国。”

理查端详着他的烟斗。“我真希望能更了解珀西瓦尔勋爵。我对你和让-克洛德说过，我偶尔会被带到他家，陪珀西的哥哥查尔斯玩，有

点儿像贵族让别人把其他东西送到家来一样，当时查尔斯和我差不多大，大概九岁、十岁的样子。小珀西瓦尔总是闹着跟我们一起。他这人吗，你们美国人怎么说来着，雅各布？就是个跟屁虫。”

“在那之后你就再没见过珀西瓦尔吗？”

“哦，在英国花园派对和欧洲我无意中碰到过他几次。”理查含糊地说。

“珀西瓦尔真的是……同性恋吗？”我很难大声说出这个词，“有些欧洲妓院是年轻男子在出卖色相，他真的是那里的常客吗？”

“那只是传闻，”理查说，“雅各布，那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我想了想，可理不出头绪。我意识到，我一直过着中规中矩的生活。我的朋友里从来都没有同性恋。至少据我所知没有一个是那样的人。

“布罗姆利勋爵和科特·梅耶还有可能是怎么死的？”我问，我感觉挺尴尬的，所以急着改变话题。

“可能是布鲁诺·西吉尔杀了他俩。”理查说。我俩中间弥漫着一股蓝色烟雾，不过这烟雾盘旋一阵，便飘向了敞开的窗户。钢铁车轮驶在金属铁轨之上，响声震天。

听到他这话，我不由得深感震惊。理查是在虚张声势地开玩笑吗？就为了吓吓我？若果真如此，他的确干得漂亮。

我的母亲是位天主教徒，曾经是奥莱利夫人，是波士顿婆罗门名门望族佩里家族的另一个名誉污点，我从小就知道可赦轻罪及不可赦重罪

之间的差别。在我看来，在珠穆朗玛峰这样一座山上杀死另一个登山者比不可饶恕的重罪还要罪无可赦。对于一个登山者而言，这种谋杀不可恕重罪还夹杂着亵渎神明的意味。“杀死一起登山的人？为什么？”我终于开口道。

理查把烟斗在设于扶手一端的烟灰缸里捣了捣。“我看我们得去登一登珠峰，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也就是找到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的尸骨，以便找出答案。”

理查拉下粗花呢帽子，盖在眼睛上，没一会儿便睡着了。良久，我就这么直挺挺地坐在哐当哐当直响的火车包厢里，脑筋不停转动，想要理清这怎么也理不清的局面。

最后我关上窗户。外面的天气越来越冷了。

岩架只有那个面包托盘那么宽.....

1925年3月底，另一趟列车沿着窄轨铁路从乌烟瘴气的加尔各答驶往7000英尺高的大吉岭高山。在这辆火车上，我终于有时间在我们出发之前，好好回想去年冬天和今年春天这好几个月的繁忙时光。

1925年1月初，我们三个人返回苏黎世，去探访乔治·英格尔·芬奇，此人可能是除理查·戴维斯·迪肯之外，英国还在人世的最好的登山者。

1922年，芬奇和马洛里、理查一起，也是珠峰探险队的一员，和理查一样，他的运气也很差，得不到当权派的青睐——而且芬奇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仅和乔治·莱·马洛里意见不和，而且还和整个珠峰委员会、登山俱乐部和三分之二的皇家地理协会成员关系疏远。

芬奇曾在巴黎医学院学习，但在这里的学习时间并不长。后来，他

于1906—1922年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求学期间转而学起了物理科学，然后成了皇家地面炮兵的一位上尉，一战期间曾在法国、埃及和马其顿作战。战后，他大多数时间都在瑞士登山，他在阿尔卑斯山脉首攀的山峰数比珠峰探险队其他精挑细选成员的首攀数加起来还要多。相比珠峰委员会的登山者和其他英国登山者，他更为了解德国的和其他全新的欧洲登山技术，可他并没有入选1921年珠峰登山队入选名册，官方给出的原因是他的身体太差了。而真正的原因则是，尽管他是英国公民，还在一战期间被授予炮兵军官的勋章，可战前战后的很多年里，他都住在讲德语的瑞士地区，在那里登山，所以他更习惯讲德语，而不是英语。正如查尔斯·布鲁斯准将对选拔委员会甄选人员的描述——“如有可能，他们，我们，都希望珠峰探险队能成为老男孩俱乐部。我们自己称之为‘BAT’阵容，即‘清一色的英国人’”。

据理查所说，布鲁斯将军是珠峰委员会的头儿，1922年探险队的领导，就连清一色英国人探险队这个要求也是他提倡的，他曾经写信给其他有可能成为委员会和探险队成员（包括理查在内）的人，说乔治·芬奇是“一个故事大王，说话天花乱坠，根本不够资格入选。每年2月1号刷牙，如果那天的水很热，他还会洗个澡，否则的话就会等到明年这一天”。

然而，根据理查所言，在委员会清一色英国人的眼中，芬奇的主要罪名除了经常蓬头垢面和奇怪的德国口音这些“不够格”的地方之外，还因为乔治·芬奇不断提出征服珠穆朗玛峰的创新登山技术。皇家地理协会和登山俱乐部（在这一方面也包括珠穆朗玛峰委员会）都不喜欢这种“创新”。他们认为老方法都是好方法：钉靴，19世纪样式的冰镐，为了在28,000英尺及以上海拔高度的零下温度下保护登山者免受这种几乎是非地球气候的天气伤害，使用一层层薄羊毛夹层。

理查说，这位成功的登山者芬奇有很多新奇的创新，其中就包括他设计并制造的一种外套，这衣服专为珠峰的环境设计，夹层里填充的是鹅绒（而不是普通的羊毛、棉或丝绸）。芬奇尝试了很多种材料，最后选定了一种很薄却非常坚韧的气球用织物，制造出了一种长大衣，大衣上有很多缝制出来的间隔空间，里面填塞了鹅绒，从而把人类身体的热量储存在这些气囊里。在北极，鹅身上的鹅绒就是这么给鹅保暖的。

理查解释说，结果在1922年那次登山过程中，在海拔20,000英尺及以上的高山上，芬奇是唯一一个没有被高海拔地区的狂风和严寒冻僵的人.....

然而，虽然乔治·芬奇在以往的珠峰登顶尝试中表现优异（1922年5月7日，他和小杰弗里·布鲁斯尝试登顶，勇敢无畏却没有成功，那时他们创造了最高攀爬纪录，不过这个纪录只保持了很短一段时间），可他还是被挡在了1924年那次珠峰探险之外，究其原因则是芬奇提议并改装了皇家飞行服务队的吸氧设备，1922年和1924年，探险队员都使用过这种吸氧装备，而且效果非常好。（在1924年最后一次珠峰探险中，尝试登顶时马洛里和欧文都携带了芬奇式吸氧装备，不过修补天才桑迪·欧文做出了很多改装，后来两位英雄都失踪了。）

芬奇的吸氧装置在高海拔模拟室的实验中，在艾格尔峰甚至在珠峰上都被证明效果显著。很久之后，关于芬奇的吸氧装置，珠峰委员会主管探险资金支出（与引资）的负责人亚瑟·希克斯给出了被多次引用的官方评价：“如果这种吸氧设备妨碍他们在没有该设备的情况下攀登更高高度，我将非常遗憾。如果有人不吸氧就登不上25,000-26,000英尺，那他们就是一群不中用的东西。”

不中用的东西？

“对于一个从未离开过伦敦海平面的人来说，说出这种话自然轻而易举。”1925年1月，我和理查坐火车前往苏黎世时，他这样评价。

“我真想把希克斯先生送到珠峰26,000英尺的地方，看看他如何气喘吁吁、干呕并且像离开了水的鱼一样上下前后地乱蹦，”理查接着说，“然后问问他，他是不是觉得他自己是个‘不中用的东西’。我真觉得他就是这么一个不中用的东西，即便在海平面上也是一样。”

正因如此，在我们自己的珠峰探险中，我们初步计划带上25套经欧文改装的芬奇式吸氧设备和100个氧气罐。（1924年，马洛里和他的队员们带了90个氧气罐，供12名登山队员和高山挑夫使用。我们的氧气罐数量比他们的要多。而且这次只有我们三个人登山）“那个叫雷吉的表亲呢？”让-克洛德曾这样问，提醒理查不要忘了布罗姆利夫人的条件：带上在布罗姆利茶园种茶的那位表亲和我们一起去。

“‘雷吉表亲’当然是留在大本营啊，呼吸呼吸16,500英尺高山上夹杂着浓郁牦牛味儿的空气。”理查说。

此时此刻，时值今年的第一个月，天气寒冷，我们即将尝试攀登珠穆朗玛峰，很有可能就此丧命，所以理查希望我们去一趟乔治·芬奇的第二故乡苏黎世见见这个人，和他聊一聊。（理查曾经邀请他来伦敦，并表示会支付车马费，这么做非常合情合理，毕竟我们有三个人，而芬奇只有一个人，不过这位性情暴躁的登山者在电报中回复道：“现在整个英国都没有这么多钱能引诱我回伦敦。”）

我们在皇冠大厅饭店见到了乔治·英格尔·芬奇，即便是从苏黎世豪华餐馆的高标准来说，这里都堪称奢华，而且这里在全欧洲都享有盛名。理查告诉过我们，虽然皇冠大厅饭店曾有着辉煌的历史，可近些年

来，这里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在德国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期间内，这家古老的餐馆一直凭借其在19世纪的卓越声誉才得以惨淡经营。然而，希尔达·扎姆斯蒂格和戈特利布·扎姆斯蒂格夫妇买下了这个地方，将之装饰一新，把这里变成了一个完整的大型公司，包括一位新厨师，一份包含了最美味的巴伐利亚美食、经典美食和瑞士美食的菜单，并且提供最高级的服务，使得这家餐馆达到了瑞士和苏黎世真正的优秀标准。因此，在几英里之外的边界那一边，德国人食不果腹，而瑞士的银行家、商人和其他上流社会公民则可以享受到奢华盛宴。

皇冠大厅饭店位于拉米大街4号，在苏黎世大学西南方不到1英里处，而利马特河正是从此处汇入苏黎世湖。一月末的风吹拂着湖水，时不时地被行驶在宽阔的拉米大街上的有轨电车遮挡，那车子噗噗驶过，声音轻柔，而我虽然穿着最厚的羊毛正装大衣，还是被冻了个透心凉。

就是在这这一刻，我才发现我自己特别想知道，如果在苏黎世的拉米大街上，瑞士的一座湖上吹来阵阵微风，被风吹了一会儿，我都快被冻僵了，牙齿直打战，那么我究竟怎么才能能在26,000多英尺高的珠峰上，征服亚北极区的狂风，并且活下来？

我原以为我在波士顿、纽约、伦敦和巴黎已经享尽美食了，那时候吃饭时要么用我姑姑留给我的遗产付账，要不就是理查德布罗姆利夫人之慨来埋单，可皇家大厅饭店自然是我踏足过的最大也是感觉最为正式的餐厅。我们和芬奇见面的那天是这家餐厅这一周里唯一供应午餐的一天，男服务员、餐厅领班和其他工作人员依旧穿着礼服。到处都摆放着高大的盆栽植物，这个角落里，那根柱子边，还有那扇窗户附近，可谓无处不在，这些植物看上去太正式了，失去了植物的味道；似乎它们也希望穿礼服。

我穿的是那套理查在伦敦给我买的深色西装，但是走过苏黎世皇家大厅饭店那巨大的宽敞空间，坐在午餐桌边的大都是穿着正装的男子，也有一些优雅的女士，我不禁意识到，在欧洲上流社会里，我依旧感觉那么心神不定。即便脚穿最好的（也是唯一的）一双精心擦拭过的黑色礼服鞋，可我突然觉得这家大型餐厅里的每个人肯定会认为我的鞋子又笨拙又破旧。

我们被带到一张餐桌边，上面铺有白色亚麻桌布，摆着银餐具。有个男人坐在那里，此人个子不高，很瘦，一张脸轮廓清晰。他压根儿就没注意已经倒好的红酒和清水，似乎沉浸在他正在阅读的那本书中。芬奇是这家餐厅里唯一一身日常粗花呢西装和背心打扮的人，而且当时看上去并不整洁（背心上落着烟灰），他很舒服地跷着腿，摊手摊脚地坐在那儿，毫不在意周围的事物，我认为只有非常非常富有或者非常非常自信的人才会如此。理查轻咳一声，这个面容瘦削的男人抬起头，合上书，将之放在桌子上。那本书的标题很长，字体很大，而且是德语，我根本看不懂。

芬奇摘下老花镜，抬头看着我们，仿佛他根本不知道我们是谁，或者不明白我们为何会站在他的餐桌边上。我无法肯定他鼻子下面的那块污渍是他那张被晒成棕褐色的脸上一撇粗硬的褐色胡子，还是已经在他的下巴和脸颊上生长出来的棕色须茬蔓延到了鼻子之下。

理查重新介绍了他自己，虽然他们俩在1922年的时候结伴一起试攀珠峰，然后又给我们几个做了介绍。芬奇懒得站起来，只是抬起一只似乎非常软弱无力的手晃晃，仿佛他盼着我们亲吻他的手，而不是和他握手。他的手指又长又细，可和别人握手时却十分有力，不光让人感觉惊奇，几乎有些令人震撼了。然后，我注意到，他的手、手指和指甲都有损伤；这个男人是个登山者，常年赤手空拳用力抓住那些花岗岩、石灰

岩和锋利冰川上的裂缝和支撑点，所以留下了这些创伤。

“杰克，让-克洛德，”理查接着说，“我很荣幸给你们介绍乔治·英格尔·芬奇先生。你俩都知道，两年半之前，我和芬奇先生都参加了那次探险队，在珠峰的东部山脊和北壁，我们爬到了27,300英尺以上的位置.....而且没有带吸氧设备。这在当时是一项登高纪录。然而，虽然我们那天没有带氧气罐去爬山，乔治还是帮忙设计了去年六月马洛里和欧文失踪时使用的吸氧装置，而且他为人十分善良，吃过午饭后，他将带领我们参观他在苏黎世的工作室，向我们介绍吸氧装置的工作原理.....并且会对我们的.....这一趟搜寻探险.....给予各个方面的建议。”

说了这么多话，理查似乎有些发窘，而且不太肯定接下来该说些什么，他很少有词穷的时候。这时芬奇懒洋洋地挥挥手，让我们几个坐在那三个空位子上，这才缓解了这一刻的尴尬。

“请坐，”芬奇说，“我自作主张，点了红酒，不过我们当然还可以再点一瓶.....特别是这顿饭由你付账，理查。”芬奇笑了笑，那笑容转瞬即逝，一口牙齿露了出来，他的牙很小，微微被烟熏黄了，但非常坚固。虽然登山俱乐部对他有成见，侮辱他，可显而易见，他绝不止一年只刷一次牙。“这里的食物不错，而我基本上没钱来这里吃饭，即便是午餐也吃不起，”他用那口略带德国口音的英语接着说道，“所以你说你请客的时候，我才会建议来这里见面。”他漫不经心地向餐厅领班挥挥手，而那位穿着礼服的男人虽然惊讶于芬奇的一身打扮，还是立马也向他示意，而且带着明显的敬意。没准苏黎世人都对芬奇在登山方面的成就如雷贯耳。也有可能这里的服务员只是认为，只要能在皇冠大厅饭店吃得起饭，就算是有钱人，就理应得到这种尊贵的待遇。

我承认，在我们点餐时（我只是说理查点什么我就吃什么），在

让-克洛德和芬奇起劲儿地聊着该点哪种红酒配餐时，我有点儿生气。我觉得芬奇说那句方言“this joint has good food.（这里的食物不错。）”是因为我是个美国人，而且看上去是个不太成功的美国人。

（很快我就知道原因并非如此；乔治·英格尔·芬奇会说很多种语言，而且说话时会带出各种方言，甚至是美国特有用语，这纯属一种随意的乐趣。在苏黎世的这一天快结束时，我觉得，芬奇虽然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但是相比我所认识的其他登山者，或许他是最不屑于拿自己的见识、能力和个人成就在他人面前显摆的人。）

这里的食物的确好吃。不论什么牌子的红酒都很好喝（我二十二岁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辨别红酒）。而我本以为服务员会很招摇，甚至对我们几个外国人表现出带有德国意味的瑞士式专横无礼，可他们却非常礼貌地招待我们，他们默默地上菜，撤盘，仿佛都是隐形人。（我从父亲那里听到为数不多的几条箴言之一就是：不引起客人注意就是优质服务。此外，在他和我妈妈送我到哈佛大学的那一天，他把我拉到一边，严肃地说了另一个观点：“好了，杰克。从这一刻起，你就是个男人了，要对你自己负责。努力别让酒瓶靠近你的卧室，尽量让老二留在你的裤子里，还要埋头书本，直到你拿到文凭为止。任何文凭都可以。”）

我放下我的红酒杯，这才注意到芬奇、让-克洛德和理查正在讨论我们的计划，比如说这会儿正说到我们即将进行“寻回探险”，把布罗姆利的个人物品带回来给他的母亲，又或者，因为我们都晓得带回个人物品的可能性近乎于零，所以起码要带回详细报告，说明小珀西瓦尔到底是怎么死的。理查之前和我们保证过，芬奇绝对了解不能把我们这次私下探险的消息告诉任何人。“再说了，”理查曾经这样补充道，“现在芬奇和登山俱乐部、珠峰委员会及整个皇家地理协会之间关系紧绷，他自

然不会急着告诉他们任何事情……更不用说我们的秘密了。”

“这么说你认识珀西瓦尔……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让-克洛德开口问。

“我第一次见到他还是几年前的事情了，那时他雇我做向导。”芬奇温和地说，是那种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人才有的语气，而且略带德国口音，“当时布罗姆利想以横切攀登方式攀登迪奥维斯布兰赤斯山……”他顿了顿，第一次看了看我，“迪奥维斯布兰赤斯山是一座尖坡状的山，佩里先生，那里非常陡峭，像根大钉子一样，是位于阿罗拉山谷东边的格兰茨登特斯主山脉最边上的一座山峰。”

“没错，我去过那里。”我说，我的声音里有些不耐烦。毕竟我不再是一个登山菜鸟了。去年秋天，我、让-克洛德和理查已经以横切方式登上了迪奥维斯布兰赤斯山。

芬奇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我的语气，也可能他注意到了，却压根儿不在意。他点了一下头，继续说道：“即使是在那时，小珀西就有能力完成横切攀爬，不过他希望尝试攀爬他口中‘诱人’且令人印象相当深刻的连绵冰川竖坑，这些冰川竖井是菲尔皮科冰川上部上方2000英尺高的岩壁上的裂口，他希望有人用绳索和他拴系在一起攀登。”

我们三个人都等着芬奇说下去，可他似乎对布罗姆利这个人以及我们的对话失去了兴趣，把他的注意力又放到了牛排和红酒上。

“你觉得他这人怎么样？”理查问。

芬奇抬起头，仿佛理查说的是斯瓦希里语。（我意识到，这么比喻真糟糕，因为事实证明，乔治·英格尔·芬奇会说一点儿斯瓦希里语，

而且相比说斯瓦希里语，他的理解能力更强。)

“我的意思是，”理查说，“他表现得如何？”

芬奇耸耸肩，态度模棱两可，看起来像是这次谈话就这么不咸不淡地结束了，真让人沮丧。不过，没准儿他意识到了几点情况，一来我们可是千里迢迢而来，二来确实有可能我们不久以后会登上珠峰山肩非常高的地方，找到珀西·布罗姆利的尸体，再者，毕竟是我们（或者说布罗姆利夫人）请芬奇在瑞士最贵的一家餐厅里吃了饭。没准儿这里还是全欧洲最贵的餐厅哩。

“布罗姆利很不错，”芬奇说，“就一个业余爱好者而言，他的攀登技术挺棒。从不抱怨，即便我们不得不在陡峭的南部山脊一块非常狭窄的壁架上过夜，从那个地方到峰顶只有一段距离很短却极难攀爬的斜坡。那天晚上漫长无比，天寒地冻，没有吃的，没有合适的过夜装备，可他依旧一句怨言也没有。我们两个人没有保暖的外衣或睡袋，岩壁上连块供我们拴系的突出岩石都没有。而且那块岩架只有面包托盘那么宽……”芬奇说着朝那个窄窄的银托盘点点头，“我们没有蜡烛可以点着放在下巴下面以免我们打盹，所以漫漫长夜里，我们只能轮流坐在那里放哨，确保另外一个人不会睡着，然后前倾身体一头栽下3000英尺，摔到下面的冰川上。”

或许是为了确保我们了解了他的看法，芬奇补充道：“我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了那个年轻人。”

“这么说，比起时下其他登山者，珀西瓦尔勋爵更为优秀了？”理查就快把他的精煮牛肉吃完了，这是非常美味的一道菜，由精选牛肉和根菜类蔬菜及各种调味料在浓汤里一道炖制而成，搭配烤土豆片，以及加

入了辣根调味品的苹果末和酸奶油混合调味料.....我一直非常惊诧，英国人居然可以用叉子叉起一小块肉，叉子背面蘸上酱汁，看上去不仅轻而易举而且非常得体。在我看来，在英国和欧洲吃东西就和去中国得适应筷子一样。

“这取决于你心里想的‘其他登山者’是谁。”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芬奇答道。他小心翼翼地看着我们的领队，“有没有具体对象？”

“布鲁诺·西吉尔？”

芬奇哈哈大笑起来，那笑声刺耳极了。“那个小霸王，纳粹狂热分子，希特勒先生的朋友？”他说，“西吉尔是个技艺纯熟的登山者，可他还是个爱扯谎的Scheisskopf（笨蛋），他这人有可能会杀死比他年轻的登山伙伴。我从来没和他一起登过山，但多年以来，我在登山时差不多碰到过他十几次。不论是登岩山还是冰山，他都很得心应手，小心翼翼，能力卓绝。”

“这个Scheisskopf.....是什么意思？”让-克洛德问。

“没脑子，靠不住的家伙。”理查一边飞快地说，一边回头看着守候在近旁的服务员。他对芬奇说，“那么，如果西吉尔先生告诉你，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和他的奥地利登山同伴一起，冒险攀登危险重重的珠峰北壁，还走上了很明显有发生雪崩可能的冰雪板岩，你不会相信他吗？”

“我不会相信布鲁诺·西吉尔说的每一句话，即便这个无赖告诉我，明天太阳会升起。”芬奇说着把我们最后一些红酒倒进了他的杯子里。

“理查，1921年你带领马洛里爬上了嘉措拉山口，那时候有几个人最先见过了怪物脚印，你不就是其中之一吗？”乔治·英格尔·芬奇一边吃大块涂有奶油的薄皮苹果卷一边问。让-克洛德和理查只喝香浓咖啡当甜点。我吃的则是味道浓郁的巧克力布丁。

“怪物？”让-克洛德问，显然打起了精神。我注意到，这位体格健壮的法国登山向导非常吃不惯这些油腻的巴伐利亚饭菜，他都有些昏昏欲睡了。“怪物？”他又说了一遍，仿佛不太肯定这个英语单词的意思。

“是的，”芬奇答，“坐在这里的我们的朋友理查，和那位令人对他的死深感遗憾的乔治·马洛里，在22,000多英尺高的嘉措拉山口发现了某种巨型两足动物留下的脚印，理查告诉马洛里，他们可能会在那座高高的山口上找到一条通往珠峰的路线，结果证明他说的完全正确。不过在攀爬途中，我想当时是1921年9月底，他们却发现了怪物的脚印，但没有看到怪物。是不是？”他转头看着理查。

“9月20号，”理查说着小心翼翼地放下咖啡杯，“当时正是季风季节的高峰期。下的都是雪末，而且到屁股那么深。”

“尽管雪那么大，可你们还是登上了这座小山的山峰，那里更像是一座山峰，而不是山口，是不是？”芬奇说。他并非是在发问。

理查挠了挠下巴。我看得出来，他很想点着烟斗抽一口，却强忍着在芬奇仍在享受甜点时不这么做。“我和马洛里没费劲就在冰瀑上开辟了道路，但是雪太深了，我们的速度慢了下来，挑夫只能带着帐篷返回山峰之下800英尺的地方。1922年，我们——我、马洛里、惠勒和布洛克，以及预备队的沃拉斯顿、莫希德、霍华德-伯里——都登顶了，并且建立了营地。”

“那些怪物的脚印呢？”让-克洛德念念不忘。

“是啊，那些怪物的脚印呢？”我问。在整个就餐过程中，我只说了几句话，这就是其中一句，而我说的其他几句话都是请别人递东西给我。

“在冰瀑之上，也就是20,000英尺和22,000英尺的地方，我们这些登山者和挑夫都没踏足过那里，上坡处的松软积雪上和积雪更为坚固、冻得非常结实的地方都有很深的脚印，在这些地方，不必完全敲裂积雪表面冻的一层冰，我们就可以爬上去，”理查说，他的声音很轻，“好像是某种双足生物留下的脚印。”

“为什么说‘好像’？”芬奇问。他那撇毛茸茸的胡子下面出现了一抹笑容，“马洛里、沃拉斯顿、霍华德-伯里和其他几个爬上嘉措拉山口的人都信誓旦旦，说那些就是某种双足、长爪、类似哺乳类生物留下的巨大脚印。”

理查把最后一点儿咖啡喝掉。服务员忙着给我们添咖啡，我们都接受了续杯，这样就能坐得久一些。

“雪地里的脚印有多大？”我问。

“真是长着爪子的类人生物留下的14英寸到16英寸长的脚印？”芬奇说，他一边扭头看着理查，一边把刚才的话变成了一个问题。

我们的朋友只是点点头。终于，再一次放下咖啡杯，他说：“等到沃拉斯顿和其他人终于登上了嘉措拉山口，我们的挑夫，也就是我的和马洛里的挑夫，早就踩过了我们看到的最初那些脚印，因为在第二次攀登时，我们几个人打头阵。所有英国登山者都不可能肯定那到底是什么

或者雪地里的脚印到底有多长。”

“可乔治·马洛里拍了照片。”芬奇说。

“的确。”理查说。

“而且照片里的脚印与很久以前，也就是1889年的时候，锡金一座高山山口上有人报告发现和拍下来的脚印几乎一模一样。”芬奇说。

“他们倒是这么告诉我的。”理查说。

芬奇轻声笑笑，然后转头看着我和让-克洛德。我肯定我和让-克洛德一样都有点儿目瞪口呆。

“那些挑夫很清楚那些脚印是什么，也知道是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留下了那些脚印，”芬奇用夹杂着轻微德国口音的英语说，“那是人熊雪人的脚印……也就是耶蒂。”

“谁的脚印？”我说，我把咖啡杯举在半空中，仿佛我既喝不到里面的咖啡，也不能将之放在杯盘中。“那是什么东西？”让-克洛德几乎和我异口同声。

“耶蒂，”芬奇重复了一遍，“这可不是那些当地人认为生活在山里的魔怪，而是一种真正的类人生物，活生生地存在，会呼吸，嗜血……一种生物巨怪，足有8英尺高，甚至更高。有一双巨足。一只很像大猩猩或者人类的怪物，可以在珠峰附近海拔22,000英尺及更高的高山上存活。”

我和让-克洛德互相大眼瞪小眼。

芬奇吃着果馅奶酪卷，又笑了起来：“转过年来，也就是1922年，我也亲眼看到了脚印，那时候我和杰弗里·布鲁斯第一次登上了东北山脊。那些脚印在25,000英尺高的冰封雪壁之上，我们人类从来都没有攀爬到那片雪地，很明显那是像我们一样的双足动物留下的脚印，可几乎是个头最高的人的脚掌长度的两倍，而且在雪地较浅的地方，那些脚印几乎整体嵌进了柔软的冰中，我们可以看到怪物双脚的真正轮廓，差不多有16英寸长，脚指处看上去还长着爪子。”他看着理查，“1922年，在我们都在讨论耶蒂的时候，你也身在绒布寺，是不是？”

理查点点头。

芬奇又瞧了瞧我和让-克洛德。“因为靠近卓布村，且位于通往珠穆朗玛峰的绒布河谷入口对面，所以绒布寺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

“珠穆朗玛？”让-克洛德插嘴道。

芬奇刚才就转过头看着理查，出于某种原因，在他回答J.C.的问题时依然看着他。“当地人都称埃佛勒斯峰为珠穆朗玛峰。意思是‘尘世圣母’。”

“啊，是，”让-克洛德说，“我怎么忘了。我们在皇家地理协会和登山者聊天时，诺顿上校曾经提到过这个名字。”

“这么说，绒布寺的喇嘛都知道这个……叫耶蒂的生物喽？”我问。我可不想让这个“怪物”的话题中断。

芬奇点点头，对理查说：“1922年4月底，你和我都在那里，你也听到那个绒布寺的大喇嘛和他的弟子们讲的关于珠峰耶蒂的事儿了。那个喇嘛是不是说有四只这种生物生活在那里？”

“是五只，”理查说，“布鲁斯一直求他们讲讲那些脚印和神秘生物的事儿，大喇嘛札珠仁波切十分平静地告诉我们，他和喇嘛们曾经见过五只耶蒂。他说，它们生活在绒布河谷的上游河段、北坳甚至更高的地方。札珠仁波切说，耶蒂要比那些山间魔怪可怕多了，因为这些魔怪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他说，耶蒂长得很像人类，但是更高、更大，有宽阔的胸膛，手臂长且有力。他说，耶蒂浑身长着长长的毛发，有一双黄色的眼睛。那个喇嘛告诉布鲁斯和我们——你也在那里，芬奇，我知道你还记得喇嘛的话——有时候，耶蒂会袭击卓布村，却从不曾来绒布寺肆虐，它们喝牦牛的血，长着尖爪的手掌一挥，就会要了男人们的命，而且还会掠走卓布村的女人，我看杰弗里·布鲁斯对这件事最感兴趣。”

“这怪物抓走人类的女人干什么？”让-克洛德问，声音很小，几乎有些天真烂漫。

我们三个人没忍住全都咯咯笑起来，J.C.的脸腾一下红了。

“那个喇嘛还说，村里派男人带着武器到冰川河谷上去，”芬奇说，他的声音十分低沉，这样在近处候命的服务员就听不到了，“却从来没有找到过耶蒂和被掳走的女人，至少没有找到活着的女人，找到的始终是那些女人被啃噬过的骨架和头盖骨。据那位喇嘛所说，那些女人骨头里的骨髓都被吸光了。他说，头盖骨上的眼窝看上去就像是被舔净了一样。”

我终于还是把我的咖啡杯放到了杯盘上。杯子和杯盘相碰时咯咯直响。听了这声音，我不禁想象着珠峰上的狂风呼呼吹着被啃咬过的胸腔和头盖骨上被掏空了的眼窝。

乔治·英格尔·芬奇喝完了他的咖啡，又看看我们这沉默三人组，确定我们也都喝完了，然后优雅地朝服务员挥挥手，被岩石蹂躏过的手指在空中一比画，示意要账单。当账单被送过来的时候，他同样优雅地一比画，示意将之递给理查。

*

我们走出皇冠大厅饭店的前门，左转走到了拉米大街上，自湖上吹来的冷风迎面袭来，我被冻得牙齿咯咯直响。走过了一个半街区后，我们来到了凯伊大桥，然后左转，走到一条名为尤托奎亚伊的空旷林荫大道上，然后沿一条冰冻的湖边通道，步履艰难地朝东南方向走去。我们的右边是一排低矮的混凝土栏杆，上面结满了尖尖的冰锥。下面隆隆声响个不停，提醒我们，湖冰正在嘎嘎地挤压着栏杆下的水泥防波堤，靠近湖岸处的湖水已经结冰，冻得非常结实，100码左右以外的地方才是冷冰冰但依然流动的湖水。狂风呼啸着，劲道十足，在白色的冰和白色的水上掀起了白色的浪花，而这没准会把我吹倒的狂风使得始终效率高超的瑞士人没法清理尤托奎亚伊大道人行路上的冰雪，所以他们只好撒大量的盐在上面。芬奇刚才说他的储藏仓库就在不到半英里远的地方，我和让-克洛德一边沉重而缓慢地走在理查和芬奇身后，一边希望能偷听到他们的对话，狂风大作，天寒地冻，半英里的距离走起来似乎太远了。

我和让-克洛德加快脚步，缩短与前面两个人的距离。

“我知道你打算做什么，”乔治·芬奇说，“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理查。”

“我打算做什么，乔治？”

“按照阿尔卑斯式攀登方式攀登珠峰，”这个个子较矮的人说，“并不是按照马洛里、布鲁斯和诺顿那样采用军事包围袭击式方式，也就是每一次都缓慢扎营，冲击，撤退，再冲击，而你和你年轻的朋友们想要一次冲锋快速登顶。可这行不通，理查。你们肯定会把命丢到那里的。”

“布罗姆利夫人给我们钱，让我们进行调查和寻回行动，起码要找到她儿子的尸体并将其埋葬，”理查说，“如果运气好，我们会在较低的地方找到他的尸体，远远到不了布鲁诺·西吉尔所说的四号和五号营地之间的地方——这说法根本说不通。但我并没有说我们三个人打算攀登珠峰。”

乔治·芬奇点点头。“但是你一定要尝试，理查。我了解你。所以我为你和你那两位优秀朋友的命运感到不安。”

理查没有回答。我们走过歌剧院，左转到了一条名为福尔肯的大街上。至少我们此时是顺风而行了。

“你还记得吗，1922年，”芬奇继续说，“那一天，我们登上了海拔17,200英尺的庞拉山口，生平第一次看到了珠峰。”

“记得。”理查咕哝着说。

“庞拉山口的风太大了，我们只能躺下来，大口喘着气，紧紧靠在岩石上，以免被风吹走，”芬奇接着说，“可突然间，100英里以外的喜马拉雅山脉奇观赫然出现在我们眼前。珠峰在往南40英里远处，可那座巨大的高山便是万物的主宰。理查，还记得吗，云雾从珠峰飘散开来？你还记不记得，珠峰的雪旗向西绵延数英里？这座可恶的高山创造了它自己的气候环境。”

“乔治，我与你一样，也在那里。”理查说。我们往右转，来到了一条狭窄的街道，两旁都是前门紧闭的仓库和萧瑟老旧的公寓大楼。一块被冰雪覆盖的路标牌上印有泽菲尔德路几个字。

“以后你就会知道阿尔卑斯冲锋式登山方法根本就行不通。”那位登山者说着从外衣口袋里拿出一串又重又沉的连在钥匙环上的钥匙，找出仓库大门的钥匙。“登山者会生病，挑夫会生病，可怕的狂风，大雪突然从天而降，季风季节提前到来，受伤，雪崩，岩石坠落，帐篷撕裂，氧气罐失灵，痢疾，高空病，冻伤，火炉出现故障……任何挫折都有可能发生，阻碍不计其数。理查，这点你和我一样清楚……任何阻碍都可能毁了整个阿尔卑斯式登顶尝试。你们中有人会丧命，也许所有人全都会死在那里。进来吧。”

芬奇走进那漆黑一片如无底洞似的仓库，摸索着寻找电灯开关。

这座仓库的一层——我那美国式思维认为的一层——并非我预想的那种巨大存储空间。或者说这里的确是很大的存储空间，却被分隔开了。9英尺高、没有吊顶的墙隔离出了十几个存储区，每片区域的入口都装有一个金属格栅门和沉重的挂锁。我们跟着芬奇走到这片充满回响的空间中央，他从钥匙环中找出另外一把长钥匙，然后打开铁丝格栅门，让我们走进他的储存区，这里大约是25乘20英尺大。

只见里面远端的墙边有一张很长的工作台，上面堆了很多氧气罐。

我们左边的墙上悬挂着十几种不同大小的冰镐。架子上有多双鞋底钉有平头钉且装有毛垫毡的靴子，一个长挂物架上挂着各种式样的羊毛登山夹克、可抵御北极严寒的皮猴，此外还有一整排极为特别的长棉衣和大衣。我数了数，挂物架上竟有十件御寒衣，而且我真惊讶，芬奇居

然需要这么多件衣服。

等我走过去，芬奇便关上了门。我举起挂物架上离我最近的一件羽绒填充长外套，说：“这就是你那件著名的气球布夹克吗？”

芬奇瞪着我。很显然，为了这件特殊材质的衣服，他已经忍受了太多的嘲笑。“这是我为珠峰环境设计的鹅绒夹克，”他厉声说，“没错，这确实是气球织物，我唯一能找到的不会被撕裂和扯破的材料，而且很容易用这种材料缝制羽绒隔层。穿上这件衣服，在差不多24,000英尺的珠峰东北山脊下我都不觉得冷。”

理查咯咯直笑。“我可以担保。我们三个人，也就是我，乔治和杰弗里·布鲁斯三个，而布鲁斯当时还是个登山新手，使用‘英国空气’，也就是乔治的吸氧装置穿越了黄色地带^[27]，到了东北山脊下的某个地方。我们本来可以登上山脊的，结果布鲁斯的吸氧装置出了问题。原来是布鲁斯的装备里有一根玻璃管碎了。很幸运，乔治带了一根备用玻璃管，可他不得不停下来，把他自己的吸氧设备改装，以便在他修理布鲁斯的装置时，可以同时供杰弗里和他一起吸氧。这些事都要在27,300英尺的高山上完成.....在当时，这可是人类踏足的最高点。”

“然后我们不得不返回，”芬奇怒气冲冲地说，“布鲁斯出现了暂时性缺氧症状，所以那次登顶尝试只能半途而废。他一直是坚持不用‘人造空气’登顶的人之一。如果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登山者.....”他的咆哮声减弱了，可铭刻在乔治·英格尔·芬奇脸上的悲伤和愤怒依旧挥散不去。

理查点点头，表示了解芬奇的沮丧。这时，我第一次彻底意识到，这两个男人登上的海拔高度比1922年马洛里和任何人登上的都要高，却

并没有得到1924年再次探险珠峰的机会，这该是多么大的侮辱和失望啊。当他们得知没有入选1924年珠峰试登顶探险队，得感到多么气愤。我一只手握着芬奇的气球外套，突然之间我想到，这两个骄傲的男人被拒之门外，必定一直以来都在体会愤怒的滋味。

理查说：“我只是想说，那天晚上我们返回四号营地，我和杰弗里·布鲁斯都快被冻僵了，可乔治穿着他的羽绒服登山一直都很暖和。所以我才叫你们俩带来两个空旅行包。我已经付钱给乔治，让他给我们做了九件这种大衣。”

“九件？”让-克洛德说，他瞧着衣架上一排鼓囊囊的羽绒夹克，“这么多有什么用？这衣服很不结实，一穿就破吗？”

“不是，”理查说，“我想我们尝试登顶时，每个人都要带两位高山攀登挑夫，一起到达山上的营地。我也给他们订购了几套吸氧装备和羽绒服。一共九套。这些衣服可以压缩到很小。我们今天就把它们装在旅行包里，亲自带回去，以免在海运途中丢失。”

芬奇咕哝着说：“马洛里把我的羽绒服当作去年珠峰探险队员的备选外套，”他说，“可是没有一个人买。他们宁愿穿丝绸、羊毛、棉质的衣服，他们就喜欢穿多层羊毛的衣服去登山，去赴死。”

“多层羊毛的衣服很暖和，”让-克洛德试探性地说道，“很多个晚上，在高山露营时，我都是穿着这衣服才活下来的。”

芬奇并没有争论，只是点点头，先是摸了摸他挂在那里的两件已经穿旧了的羊毛短外套，然后又摸摸其中一件沙克尔顿防风华达呢滑雪衫。“羊毛的确不错，可一旦湿了，就不再保暖。汗，雪或雨都会浸湿羊毛。如此一来，除了背包里四五十磅重的东西，三十几磅的吸氧装

置，你还得穿着四十磅重的浸湿了的羊毛爬山。而且，当你停下来，被高山上的寒风一吹，羊毛衣服里浸透的汗水就会冻成冰……”他摇摇头。

“你的羽绒衣是不是被汗水浸湿后便不再松软了呢？”我问。

芬奇又摇摇头。“我的底层衣物采用普通羊毛制成，但因为羽绒透气性好，所以积攒的汗水会少很多。浸湿之后，羽绒会不再蓬松——鹅绒里的气囊会给鹅绒，还有穿着鹅绒夹克的我保暖——不过我所选择的气球用织物防水功能很好，除非是被完全浸泡在一座湖里。”他微微一笑，“而珠峰20,000英尺之上的地方没有几座湖泊……除非是滑倒。”

“我没见过绒布冰川上游有湖泊或者死水，”让-克洛德一边说一边直勾勾地看着芬奇，“只有冰川河谷的入口处有一些融雪水池。”

我这位法国朋友明显有些咬文嚼字，乔治·芬奇为此叹了口气，轻轻地耸耸肩，“如果你从东北山脊或珠峰的顶峰山脊上垂直跌下2英里，那么你的冲击速度或许足以融化寒冰，从而形成大水坑。”

芬奇知道的比我们多，不过所有登山者凭经验都知道，一位登山者不管是从哪座山上摔下来，都不可能一直摔到山脚下。他们的身体会撞到很多岩石、砾石、冰碴、山脊，和坠落途中其他的凸出物……这样的障碍物太多了，以至于最后只有一小块一小块残骸滚落到下方的冰川上，全都无遮无掩，而且几乎难以辨认这些残骸曾经属于人类。

“或许不会如此，”他又说，一边指着零乱的工作台，“理查，羽绒衣确实已经做好了，你今天就可以取走。我还想着，我们或许可以看一看我们1922年时使用的那种吸氧设备，然后看看桑迪·欧文为他和马洛里最后登顶尝试改装的吸氧设备，以及现在我和你确认的最后样式。我

需要你的认可，才能把它们海运到利物浦，装上你们下个月要坐的船。”

还有一个星期就到了我们二月份出发的日子了。当然了，我和让-克洛德自从去年十一月就知道理查为我们这次小规模探险订购了氧气罐和吸氧设备。而且我们知道他决定不使用英国西贝·戈尔曼公司生产的吸氧设备，即便1921年、1922年和1924年的官方珠峰探险均使用这家公司制作的吸氧设备，或许实际上正因如此，他才没有用这家公司的产品。理查曾经解释过这么做的缘由，西贝·戈尔曼公司没准儿会泄露风声，说有另外一支探险队购买吸氧装备到喜马拉雅山探险，而这消息没准会传到皇家地理协会的理事们、登山俱乐部和珠峰委员会的人耳中，这样风险就太大了。他说，据他所知，没有哪家英国制氧公司值得托付我们的秘密。所以他转而利用“瑞士资源”。

此时我和J.C.都知道这个资源名叫乔治·英格尔·芬奇。

可当我大声说出心中的想法时，芬奇只是笑了笑，然后摇摇头。“不，佩里先生，我们的朋友理查·戴维斯·迪肯的确把布罗姆利太太的钱汇给了我，不过我则把这些钱给了苏黎世科学仪器和精密钢管制造公司。这是我认识的一家苏黎世科学仪器制造商。”

我看上去肯定一脸疑惑。“我是一位科学家，佩里先生。一位化学家。我一直和科学仪器公司有业务往来。他们是瑞士人，这就是说，谨慎的态度已经被灌输到了他们的大脑里。”

长工作台上高高堆着很多氧气瓶、氧气瓶框架、阀门、管子、调节阀，以及各种面罩，而工作台上方的墙上用木钉挂着很多工具，有的很普通，有的很怪异。

芬奇把一套吸氧设备从桌子那边拉到我们跟前。他对理查说：“看着眼熟吗，理查？”

理查只是点点头。

“我们俩都带着这东西登上了27,300英尺，是不是，理查？”芬奇说，“而且，如果布鲁斯面罩里的玻璃管没有被冻裂，我们很可能爬得更高。”

“并不会高很多，”理查说，“乔治，那一天我们不可能登顶。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儿。”

芬奇紧咬牙齿，露出一个奇怪的笑容。“如果我们让布鲁斯一个人返回五号营地，你和我两个人带着这些氧气罐，继续向上攀登那道山脊和更高的地方，可能会登顶……还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愿意把命丢在那里。我想我们会在黄昏时分到达峰顶。”

理查又摇了摇头。我意识到，他并没有否认他们能做到，也就是在1922年5月末，他们两个人会在黄昏时分或黄昏过后不久登顶珠峰，只是理查不愿意就这么死去。

我决定问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可这个问题很可能对芬奇来说是个侮辱，因为正是他提倡使用氧气登珠峰）。“这种氧气设备真的有用吗？我认识的大部分英国登山者都反对在攀登珠峰时使用氧气罐。”

让我惊讶的是，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是理查。“大多数英国登山者从没登上过珠峰北坳下面的地方。如果他们能登到这么高，他们就会知道随身携带氧气的好处了……携带氧气与携带食物或者携带火炉融化冰雪煮热水一样必要。”

或许我和让-克洛德看起来一脸怀疑的神情.....我知道我肯定如此.....因为芬奇接着说起了很多细节。他立刻停下来问：“几位更习惯用公制单位还是英制单位？”

“都可以。”让-克洛德说。

我承认，我并不习惯公制度量，虽然我在法国、意大利和瑞士登山时总是使用单位米来计算高度。可我还是不太会把公制数字换算成英尺或英里。

“我两种方式都会使用，”芬奇说，“或许只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在1922年的珠峰探险中，以前进基地为起点进行了两次重要的登顶尝试，那一年，前进基地的海拔高度为5180米，也就是17,000英尺，佩里先生。乔治·马洛里和霍华德·萨默维尔在尝试登顶时，用了十四个半小时登上了8320米的高度，也就是将近27,000英尺。记住，他们没有用吸氧设备。所以马洛里和萨默维尔的攀登速度只有每小时120米，也就是将近393英尺。我说的这些都还清楚吗？”

我和J.C.都点点头，我虽然点头了，却没说实话。在说到第一个海拔高度时，我就已经换算不过来了。

“后来，我、理查和杰弗里·布鲁斯也是从前进基地开始尝试登顶，爬到了8320米.....也就是我之前提到过的27,300英尺，在这里重复一遍，是因为直到去年马洛里和欧文失踪之前，那都是人类攀登珠峰的一个高点。带着氧气，我们用了十二个小时零一刻钟就登上了这个海拔高度。因此我们三个人带着最初那种氧气罐的登山速度达到了每小时155米.....也就是517英尺。这显然比马洛里或萨默维尔的登山速度要快，我和理查都认为，如果不是因为山脊上狂风大作，我们也不会速度

缓慢地以横切攀登方式攀登北壁，否则我们的登山速度和最终登上的海拔高度将会更高。”

让-克洛德举起一根手指，仿佛他是个学生，想要向导师提问。“可因为布鲁斯的吸氧设备有个阀门坏了，你们只能返回。所以，说到底，还是氧气罐让你们的登顶可能成为了泡影。”

芬奇笑了。“到时候我会具体说一说阀门的问题。不过请记住，克莱罗克斯先生，背着氧气罐到那样高的海拔还有一个好处。”他瞧着理查，“它救了我们三个人的命。”

“怎么说？”我问。

“5月24日，我、理查和布鲁斯让我们的挑夫下山，在海拔25,600英尺、也就是7800米的高度一片空旷的地方扎营。在那里，我们最终遇到了大麻烦，我们被狂风吹了36个多小时，我们的帐篷都被吹离了地面。那顶帐篷成了一叶孤帆，随时可能被吹下3000英尺落差的悬崖。根本不可能睡觉，白天黑夜，我们都得压住帐篷底防潮垫，时不时还得有人冒险出去，顶着狂风往砾石上再系一条绳子。后来狂风真正开始减弱，我们本应该立刻退到低处，可我们没一个人愿意这么做，即便我们的食物不够吃了，我们的身体也被冻得麻木了。那天夜里，我们都虚弱极了，三个人都出现了冻伤初期症状，到了早晨，我们或许就会丧命。天寒地冻，又经历了一个无眠之夜之后，我们谁也无法下山到低处的营地里去。然后，我就想到了我们带来的氧气罐。”

我们看着理查。他点点头，动作轻微到几乎难以察觉。“那天夜里，氧气救了我们的命，”他说，“一整夜，当我们觉得冷到极点的时候，我们就接传氧气瓶，甚至呼吸几口氧气都会让我们更加暖和一点

儿.....效果立竿见影。就这样，在那样一个我在任何一座山上都没有经历过的最糟糕的夜晚，我们可以睡上一觉，保持身体温暖，最后活了下来。”

“第二天早晨，我们开始登顶，”芬奇说，“我们三个人早上6点30分离开帐篷，开始强力登顶。吸氧装置不仅在夜里救了我们的命，让我们不至于被冻死，而且还让我们恢复了决心，在第二天尝试登顶，或者至少要登上东北山脊。记住一点，这创造了一个纪录，在史无前例的海拔高度停留了四十八小时，而且几乎没有食物，水也不充足，我们是在经历了这四十八小时之后尝试登顶的。夜里狂风大作，大部分时间，我们甚至根本无法从外面舀起一锅雪，或者把炉子点燃。不过有了氧气，我们就能在那一天向着东北山脊进发。按照我刚才所说的登山速度，我们之前已经登上了25,500英尺，而且凭借罐装氧气，很多个小时里我们的速度达到了每小时666英里，而马洛里和萨默维尔的速度只有363英里。几乎是他们速度的两倍，先生们。”

“很好，”我对理查和芬奇说，“就连我都感觉这意义重大。我们将带着吸氧装备登山。这种设备如何运转，芬奇先生？”

芬奇开始向我和让-克洛德解释这种设备的工作原理，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对着我说话，可随后他停了下来。“佩里先生，你是这次探险的修理技师，是吗？”

“我不是！”我说，差点儿被吓了一跳，“我几乎连火花塞都不会换。让-克洛德才是懂技术的那个。”

芬奇眨眨眼。“我真够蠢的。佩里先生，我觉得你对技术在行，或许是因为你长得太像桑迪·欧文了，去年马洛里探险队的技术工作差不

多都是由他来完成的，甚至他还改造了这套吸氧装置。我想你和他的年纪一样大，二十二岁？身高相同。体重相同。看上去同样信心十足。都有一副体育学院桨手似的体魄。同样的金发。就连笑容都一模一样。”他转身面对J.C.，“请原谅我，先生。我本该看出你才是你们几个当中的工程师。”

“多谢，”让-克洛德点头道，“不过我担心我只能算是个修理匠而已，芬奇先生。根本同年轻聪明的工程师欧文先生没法比，我的父亲是位铁匠，大半生都从事这一工作，战前他开了一间小型钢铁制造公司。战争期间，公司得到了迅速发展，家父开始为军方锻造更为复杂的金属制品。我常常会在一旁看着……有时候还会帮忙……不过我并不是一位工程师。”

“我看你一定会成为你们几个人中的工程师。”芬奇一边说，一边放好那套沉重的吸氧设备。

他停顿了一会儿，然后按照我猜想的那样，开始讲起了这种设备的工作原理。

“我知道理查很清楚，”芬奇说，“不过你们两位是否知道，在海平面和比方说28,000英尺的高山上，空气中的氧气含量有什么差别吗？”

我再一次感觉自己像个被突击测验难倒的小学生。我拼命地回想着海平面上空气里的含氧量，可脑海里一个数字都没有，甚至更为拼命地找出公式，可以让我换算出28,000英尺高山上的氧气量，那个数量肯定较小。没准儿是除以28？可用什么来除？“28,000英尺高山上的空气含氧量与海平面上的几乎相同。”让-克洛德信心满满地说。

什么？我的法国朋友显然脑筋不太灵光。

“非常好。”芬奇说。他努力不像令人讨厌的学究那样哼哼唧唧、抑扬顿挫地说话，而是保持正常的语调。“可如果氧气量在这两个海拔高度大致一样的话，那么为什么，”他戏剧性地顿了顿，“你在海平面上可以轻而易举地沿着海滩跑1英里，在28,000英尺的高山上走两步就得停下来像条鱼似的大口呼吸？”

“气压不同。”让-克洛德说。

芬奇点点头。“从科学角度来讲，我们对高海拔生理学几乎一无所知，而我们所掌握的知识大部分都来自于英国空军部在过去几年的一些研究，以及1921年到1924年几次珠峰探险的实验，很显然飞机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攀升到10,000英尺以上。可我们很清楚，正因为海拔20,000英尺以上的地方气压低，所以我们才会丧命，准确说那里会杀死我们的脑细胞，杀死我们的器官和代谢能力，还会夺走我们理性思考的能力。而且，正如克莱罗克斯先生所言，正因气压不足，呼吸才会更加困难，更加难以把氧气吸入我们的肺里，氧气也更难被推入肺脏细小的毛细血管和血管中从而恢复红血球的数量。”

他把那套沉重的吸氧装备举高一些。“这些瓶子里的氧气——也就是1922年我们那次珠峰探险时被夏尔巴人有趣地称为‘英国空气’的东西——被加压了，适用于15,000英尺的海拔高度。一个身体健康的登山者在这样的海拔高度不会出现呼吸困难的情况。”

我还记得，去年六月我们攀登的马特洪峰的海拔高度为14,690英尺。在那里我没有出现呼吸困难的感觉。吸进肺里的空气感觉略微稀薄和冰冷，不过空气也很充足，足以让我们使出登山所需的体能。

芬奇把一个看上去很沉的氧气罐包放在我面前。“这非常接近英国

空军部提供给我们的那个设计，而他们是按照德雷尔教授给他们设计制造而成。请注意，这个框架是非常坚固的卑尔根钢铁登山背物架，可以承载四个钢制氧气罐，像我前面所说的，每个氧气罐都被加压到了15,000英尺。接下来再看看这些管子，还有调节阀——这东西从肩膀上绕过，垂到登山者的胸口，登山者如果乱动这些零件，就有无法吸入氧气的危险——而且，最重要的是，算上我自己的改装，这里总共有不少于三种不同的面罩。”

芬奇缩身把装有四个氧气罐背架的背带套在身上。管子，阀门.....各种各样的东西.....就像一条未被切断的脐带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每一个装满的氧气罐重5.75磅，”他说，“克莱罗克斯先生，你更喜欢使用英国磅制单位的数据，还是我该使用公斤单位？”

“我完全能理解磅制，”让-克洛德向他保证，“还有，请叫我的教名吧。”

“是的，非常好，”芬奇说，“嗯，为了准确起见，我将使用公制单位，每个氧气罐的重量为2.6公斤多一点儿。而整个吸氧装备重14.5公斤.....也就是32磅，佩里先生。”

“叫我杰克吧。”我说。

“Oui,tresbien，”他又说了一遍，“嗯，杰克.....理查很清楚这种款式氧气罐的重量。你为什么不背上试试看，然后交给让-克洛德让他也背上试试。”

我从芬奇那里接过卑尔根钢铁登山背物架和氧气罐，迅速把粗背带套在身上，身体一缩，将之背好。我不知道该如何操作那些调节阀、管子和面罩，于是任由它们摇晃着悬挂在我身前。

“不是很沉，”我说，“我背过比这沉差不多两倍的东西登了很多难登的山。”

“没错，”芬奇笑着说，“可你该记得，除了氧气瓶和卑尔根背物架，你还得背背包或帆布包。还有食物、衣服、备用登山用具，在高山上扎营用的帐篷.....杰克，你用的普通三人帐篷有多重？”

“60磅。”

在我看来，芬奇的笑容开始有了自鸣得意的意味。“背着这些1922年式氧气罐，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失去平衡，身体后倾，而且想想吧，爬岩壁时，所有这些阀门、调节器和罐子都垂在你的胸前！背着这个装备，在19,000英尺以上的高山上，走10步你就会累得筋疲力尽。”

让-克洛德此时正用手摸着氧气罐、流管和调节装置，仿佛他通过触觉就能更加彻底了解这装备的用途。我后退一步，给他让出更多空间。

“你俩都背上试试吧，”理查说，“请吧，两位。”

J.C.把吸氧装置竖放在工作台上，轻而易举便套好了背带。他把背的东西抬高一点儿，然后将交叉带子在胸前系紧。“不算太糟，”他说，“我以前登山时背包里放的东西更重。不过关于平衡问题，我觉得你或许说得没错.....”然后让-克洛德做了一个让我惊讶无比的动作，他一只脚踩到工作台的凳子上，仅靠双臂支撑，抬起身体和吸氧装置，然后跪在坚固的工作台上。他双手按在墙上，站了起来。

让-克洛德赫然耸立在我们之上，说：“没错，攀爬陡峭的岩石或冰川要比现在难处理得多。”随后他一下子跳到了4英尺之下的地面上，仿

佛他的背上压根儿就没有背着32磅沉的加压钢制氧气罐。

轮到我的时候，我把背带放松，以适应我更为壮硕的体形和围长，再把背带系紧，然后在工作室里走了几步，哼了一声，没作任何表示。在J.C.的帮助下，我缩身摘下背包，将之轻轻放在工作台上。我无法肯定这样的重量是否会成为我登山的阻碍，不过，尽管我从未大声讲出来，可我力气更大，年纪更轻，我一直依赖我这两方面的优势来使自己展现更好的体能，而我的体能或许会比三十七岁的理查和身材瘦小的让-克洛德要好。

“现在来说说多功能面罩的悲伤故事吧，”乔治·英格尔·芬奇说。他把三个面罩从工作台另一边拉过来。“这一个面罩叫节气面罩。在珠峰那样的高海拔高山上，气压较低，登山者吸入的大部分氧气在奋力登山时又都被呼出去了，你的身体或红细胞并没有从这些氧气中得到任何好处，这种面罩就是为了应对这个情况设计。所以说，节约装置有两个阀门……”

芬奇把面罩翻过来，轻轻敲了敲内部的复杂结构。“转动这两个阀门，二氧化碳就可以被滤出面罩，但可以储存未使用的氧气重新使用。不过这该死的阀门通常都会被冻住，这样一来，整个面罩就成了废物。”

这时他又拿起一个面罩，看上去要沉得多。“我们希望这种备用面罩——也就是标准面罩——能够解决那个问题，它采用非常柔韧的铜，表面覆有麂皮。这种面罩的设计理念在于可以随意将之弯曲，以符合每一位登山者的脸型。你们看，这里面没有阀门……”他轻轻拍了拍空荡荡的面罩内部，“咬住输氧管的一端来控制呼吸和重新呼吸。操作简便。”

“马洛里最讨厌那个面罩。”理查说。

芬奇笑了。“的确如此。他同样讨厌我教给每个人的应急备用方案，这方案就是扯掉面罩，直接用氧气罐吸氧，皇家空军飞行员在10,000英尺高空短时飞行时经常这么干。而且由于某种原因，他也不喜欢这个面罩和裸管，因为用这个面罩，登山者会像婴儿一样流口水，然后口水就会被冻住，要不就是口水流到喉咙和领子处被冻住。”

“那么第三个面罩怎么样呢？”我说着一指。

“这就是我对标准面罩流口水问题给出的解决方案，”芬奇说，“T型玻璃管，就像是小勒嘴一样，而不是采用橡胶管。这可以使流出的口水减少到最低程度，而且特别有助于再次吸入身体呼出来的未加利用的氧气。不过还有一个问题，这问题是杰弗里·布鲁斯发现的，就在1922年，他、我和理查向东北山脊攀登，而且创造了最高登山纪录的时候.....”

“这种管子会被冻裂。”让-克洛德说。

“正是，”芬奇叹口气，“在极寒气候下，玻璃管就变得十分脆弱，会被冻裂.....或阻塞.....在这两种情况下，给登山者的所有氧气输送就会被切断。在1921年和1922年两次珠峰探险之前，许多大气科学家都认为，登山者若使用加压到15,000英尺的瓶装氧气，如果氧气输送突然中断，而这时的海拔是.....比方说是在布鲁斯的阀门裂掉时，我、布鲁斯和理查登上的27,300英尺.....那么登山者将会立刻毙命。”

“可并没有人因为这样的故障而死。”让-克洛德说，显然他很清楚吸氧装置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历史。

“的确如此。至少有两位我们的登山者和三名挑夫在吸氧装备失灵的情况下一直登上了东部山脊25,000英尺处的五号营地。可正如我和理查刚才讨论的那样，那天布鲁斯的阀门坏了，的确导致我们三人在尚未登上东北山脊前返回。”

“这么说，我们就要用这款氧气背架和这种带玻璃阀门的面罩去登珠峰？”我问，先看看理查，又看看芬奇。

“不是。”这两个人立刻说。

芬奇从靠着工作台后面的一堆装备中又拿出一个卑尔根登山背物架。这个背包看上去有些不同。

“这就是桑迪·欧文的马克五号式样，”芬奇说着轻轻拍了拍钢制氧气罐，“你们看看哪里不一样了。”

在我看来，这装备确实不太一样，可要是我能看出哪里不同，就他妈的真是活见鬼了……等等，我注意到，背物架里有三个氧气瓶，而不是四个。我为自己的明察秋毫而微微一笑。

“几乎每个地方都不同，”让-克洛德一边说，一边又一次用双手抚摸背物架、氧气罐、刻度盘和管子，“首先，我看得出来，欧文上下颠倒了氧气罐，所以阀门现在在底部而不是顶部……”

哦，我还真活见鬼了。他也是。

“欧文拆除了几乎所有的管子，”让-克洛德接着说，“而且在极大程度上简化了这个流量表，将之安装在背物架下部的中心位置，这样整个装备的平衡性就更好了。”

没有请求允许，J.C.就用力把桑迪·欧文式氧气装备背到背上。“现在这根软管绕过肩膀，而不是在手臂之下，而且穿过原本垂在胸前的阀门和管子。那些东西都没了。氧气输送应该更为流畅，登山也应该更容易了。而且感觉轻了很多。”

“很对，”芬奇说着点点头，“已故欧文先生的马克五号式几乎比以前的款式轻了足足五磅，同时效果更好，还把尴尬的情况降到了最低点。”

哦，真是活见鬼了，我又一次想到。

“欧文先生还在牛津大学求学期间就完成了大部分改装工作，”芬奇接着说，“他把改造方案寄给了一家公司制造生产，也就是自以为是的西贝·戈尔曼公司，在差不多一年时间里，他们几乎没有按他要求做出任何改装。”

“任何改动都没有？”我重复一遍。

“任何改动都没有，”芬奇说，“他们压根儿对他和珠峰委员会的改造要求置之不理，海运过来的装备还是我、理查、马洛里和布鲁斯在1922年试登顶时用过的款式，不灵便、漏气、笨拙。诺埃尔·奥德尔是我的好朋友，他是最后一个看到马洛里和欧文向高处攀登的人，据他对我说，到了加尔各答时，探险队的90个氧气罐有15个已经空了，24个泄露得非常严重，根本不能用来登山。欧文先生告诉奥德尔，他自己，也就是桑迪只是小心翼翼地从小货箱里拿出吸氧装备，结果就有一套因此坏掉了。1922年，我们到达珠峰大本营时，我也发现了同样的情况，十分之一海运过来的氧气瓶都不能用了。焊接点全部漏气，因为在前往珠峰途中经过了高地沙漠，垫圈全部变干，焊接点不再保持气密，而且绝

大多数计量表都失灵了。有些装置还可以调整，我把能调整的全调整了，可基本来说，要评价一下西贝·戈尔曼公司的氧气罐的话，那就是它们全都是……垃圾。”

让-克洛德摘下欧文的马克五号设备，“砰”一声将之放在工作台上。“那么桑迪·欧文是怎么改造的呢？”

芬奇浅浅一笑。“在前往珠峰长达350英里的徒步行进过程中他一直动手修理，然后在大本营和更高处的营地接着改装，一刻不停地修理和改装，而且使用的是手边为数不多的工具和零件，一直到那天早晨，他和马洛里离开六号营地，消失在珠峰之上。”

“那么我想我们将收到欧文的马克五号式了？”让-克洛德说。

“是的，不过是按照我的规格进一步改良过的款式。而且你们收到的装备不是西贝·戈尔曼公司制造的，而是由我刚才说的那家苏黎世科学仪器和精密钢管制造公司生产的。”他的笑容微微加深，“而且，我保证，先生们，装备将会被精心制造出来，赶上而且超过已故欧文先生的装备标准。”

理查上前一步，摸了摸马克五号氧气罐。“乔治，你说你做了几处你自己的最终改造。”

芬奇点点头。“我请苏黎世的工程师用铝金属制造了卑尔根登山背物架、流量计，还有其他几个氧气罐元件，铝是从铝土矿中提炼出来的一种非常坚固的金属。我希望也可以用铝制造氧气罐，可是没有设备来安装适用的阀门或给铝制氧气罐加压，所以，氧气依旧得装在钢罐之中。不过现在只要装备三个而不是四个氧气罐，而且还配备了新型铝制元件，整体重量已经大幅下降了。”

芬奇又拉出一套吸氧装备。这套器械与桑迪·欧文的马克五号设计十分相似，可同时又有些.....不同。

“重量减轻了多少？”理查一边问，一边用一只手抚摸铝制背物架。

芬奇耸耸肩，可骄傲感溢于言表。“从西贝·戈尔曼公司的32磅降低到了20磅多一点儿。”

“你还改装了面罩阀门。”理查说。

芬奇举起他的马克六号登山背物架的面罩。那个面罩在设计上似乎比其他面罩更简约，拿在芬奇那只布满疤痕的手上显得更为柔韧。“我没有采用玻璃材质，而是使用了非常高级的橡胶改装了呼吸-再呼吸的口阀门，”他说，“我们在30,000英尺及以上海拔高度和极端干燥的环境下对橡胶进行了实验，橡胶并没有脆化或渗漏。我自作主张，把西贝·戈尔曼公司所有会漏气的垫圈和阀门也都换成了这种质量相当高的橡胶材质。”芬奇低下头，他的声音听上去几乎有些尴尬或羞涩，“理查，我没有时间到高山上去一一检验这些新零件了。我原想要试验一番.....也有此打算，我觉得艾格尔峰北壁的山脊或许是个不错的实验场地.....不应该让你到了珠峰那样的高度才去看是否一切运转正常.....可把这些新设计制造出来用去了太多的时间.....”

理查轻轻拍了拍芬奇的后背。“谢谢你，我的朋友。我肯定，你在苏黎世进行的实验完全可以确保我们订购的氧气罐将会运转良好，而且不会像之前那些一样出现泄漏。乔治，谢谢你所做的工作和建议。”

芬奇微微一笑，点点头，然后把双手插在了口袋里。

理查看看表。“要想赶上火车，最好现在就出发了。”

“我送你们去火车站。”乔治·英格尔·芬奇说。

火车很准点，自然不必为此担心。这可是一列瑞士火车。

我和理查要经由法国其他地区返回瑟堡，然后回到英国，继续做准备工作。让-克洛德则要返回夏蒙尼作短暂停留，凭我的直觉，他这趟去主要是和他即将迎娶的那个女孩道别，然后会在伦敦和我们会合，这之后，我们就该前往利物浦，出发去印度了。我们每个人都会带两个装有九件压扁了的羽绒服的皮质旅行箱搭乘自苏黎世驶出的列车。

就在我们准备上火车的时候，在冒着严寒前往车站的路上一直沉默不语的芬奇突然开口道：“还有件事情我应该告诉你们，这事关乎你们前往珠峰的原因.....也就是关乎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

我们停下脚步。理查的一只脚已经踏上了列车下面一层台阶。我们后面已经没有人了。我们站在那儿，手拿着十分轻的旅行箱，认真听着，这时候火车冒出蒸汽，温暖且飘移的蒸汽笼罩在我们周围。

“几年前我和布罗姆利一起登山，那之后我又见过他一次，”芬奇继续说，“1923年的春天，他到苏黎世来找我，还去了我家。那是四月份的事儿。他说他想向我打听1922年我们那次珠峰探险的一件事儿.....”

芬奇似乎是在组织词汇。我们静静地等待着。月台那一边，最后一些乘客正在登上列车。

芬奇吁出一口气，那一小团哈气和蒸汽混合在了一起，他接着说：“事实上，这十分荒唐。小布罗姆利希望我告诉他我所知道的一切，我所看到的或听到的一切，而对象就是.....嗯.....人熊雪人。”

“耶蒂？”我惊讶地说。

芬奇挤出最后一抹微笑。“是的，佩里先生，我是说杰克。就是耶蒂。我告诉他，我在珠峰北坳附近的绒布冰川上看到了脚印，给他看了去年马洛里在嘉措拉山口附近发现脚印后所拍摄的照片，还和他讲了那个绒布寺喇嘛的话，说他们肯定有五只耶蒂生活在绒布河谷的上游河段。这就是我给小布罗姆利看过和讲过的全部内容，这些内容根本不值得他特地从巴黎到苏黎世来一趟，可他似乎并没有感觉失望。他感谢我抽时间给他提供信息，喝完了他的茶，当天下午就返回了巴黎。”这时列车长向我们挥挥手，用力地指了指他的表。

理查立刻说：“布罗姆利有没有告诉你，他为什么会对耶蒂的故事感兴趣？”

芬奇只是摇摇头。随后他跨步向前，微微屈身，非常正式地磕了磕脚后跟，这有点儿普鲁士范儿，与我们每个人握了手，然后说：“再见，先生们。不知何故，我总感觉我再也见不到你们三个了，不过我还是祝你们旅途一路顺风，珠峰探险好运，搜寻时……诸事顺利。”

到秣市的巴宝莉商号（“找平克先生购买”）。

去年十一月，理查曾经告诉过我们，在1921年到1924年的几次珠峰探险中，登山俱乐部和珠峰委员会给每名队员拨款50英镑购买全套“装备”。他还对我们说，这些上流社会的先生们大部分又自掏腰包购买设备，所以他做主，从布罗姆利夫人的预算中给每人拨出100英镑用于购买装备，如果必要，金额还会再行增加。

就算有理查自己那份1921年和1922年珠峰探险的装备清单，以及他的朋友电影制片人兼登山者约翰·B.L.诺埃尔上尉提供的1924年最新的珠峰探险装备清单，寻找和购买攀登珠峰所需的登山服和专业登山设备几乎无异于在为南极探险做准备。不过，时至今日，实际上是到去年欧文和马洛里失踪的那个时候，整个英国为登顶珠峰所做的准备都是以南

极探险为模板：比如说，雇用挑夫在途中按阶段设置一连串食物和材料补给营地，或者以我们的情况来说，是在珠峰上不同的海拔高度设置这样的营地；然后在这些营地之间来回移动，直到最后，挑选出规模更小、素质更加精良的一队人，在好天气的情况下，向顶峰发起冲刺。正如罗伯特·弗尔肯·斯科特在十三年前到南极探险时所做的一样，当时只有他和四个精心挑选的精英，计划乘雪橇进行他们长达1600英里的南极环程探险。那次探险有欠考虑，斯科特和他的四个同伴时运不济，全都遇难，所以我努力不要老是琢磨着拿那次探险和我们的探险对比。

然而，我们现在购买的衣物和材料，与斯科特和他的同伴在北极冻死时所穿的衣服极为相似，只不过我们的装备有了很多绝妙的现代化改进。

神圣清单上的第一个物品就是防风衣，而且清单上写明要买防风衣，我们应该“到秣市的巴宝莉商号（‘找平克先生购买’）”。这家商店号称全伦敦最时髦的男子服饰用品商之一，“是欧内斯特·沙克尔顿的装备供应商”，我和让-克洛德真有点儿为此打退堂鼓。有一天，趁着理查忙着准备其他探险物资的时候，我和J.C.结伴一起去了那家店。

结果，那一天“平克先生”生病了，并没有出现在秣市的巴宝莉商号，反而是一位穿着正式且彬彬有礼的“怀特先生”用了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帮我们挑选合适尺码的衣服，然后我们收到了一张收据，并且得到保证，这些东西会在当天下午送达我们的旅馆。结果我们买的东西太多了，只好返回旅馆，只是在逛完巴宝莉商店后在返程途中停下来喝了一品脱啤酒。

我们在巴宝莉商号买的绝大部分衣物都是沙克尔顿购买过的防风提灯裤、罩衫和手套。我们购买了一种连指羊毛手套，戴在由沙克尔顿华

达呢制成的更大的连指手套里面。我们还在巴宝莉购物清单里加入了厚羊毛围巾。

在珠峰之上，我们还需要保护我们的头和脸，而且我们要穿越西藏前往珠峰，这个过程需徒步跋涉350英里，途经很多海拔在17,000英尺及以上的山口，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要保护头脸，而且，令我相当惊奇的是，巴宝莉商号居然出售一种皮革飞行头盔，也可能是摩托车头盔，衬里是兔皮或狐皮，还有可系在下巴下面的护耳。而且他们还卖一种麂皮面罩，很薄、柔软、透气，有皮革衬里，我们每个人都买了一个。这个组合太令人惊奇了，皮革耳套、带子、皮毛、黄铜拴扣，最棒的是还有一种很大的护目镜，由克罗克斯眼镜玻璃制成，如果我们愿意，可以将之缝进皮革面罩和头盔里。戴上厚实的眼镜，眼前的景物都变成了深色，可以保护我们的眼睛不被高海拔高山上的刺目阳光伤害。每个登山者都知道爱德华·诺顿的故事，1922年，他和萨默维尔勇敢地以横切攀登方式攀爬珠峰北壁，在攀登那道从顶峰向下延伸、填满冰雪的巨大沟壑时以失败告终，在这个过程中，他并没有戴护目镜。那次攀登要求登山者使出所有技术，所以诺顿好几个小时内都没戴眼镜，以便确保看清手抓和脚攀的位置。他以为他爬的是光秃秃的岩石，而不是会反光的冰川雪坡，所以阳光不会伤害他的眼睛。

他们并没有成功登上那座暗藏危险的峡谷，可那天晚上，下山来到六号营地时，诺顿饱受了双眼失明的痛苦。他得了眼炎，也就是雪盲症，而且出现了感染，这之后，病痛和失明折磨了他整整六十个小时。他们只好帮助这位失明的同伴下山回到前进营地里，把他安置在一顶铺有睡袋的帐篷中度过那个饱受病痛的夜晚。据说，在那顶帐篷里，诺顿受到了极大的病痛折磨。

在早期几次探险中，沙克尔顿夹克——其实就是上了蜡的棉夹克

——有助于保护羊毛衣物免被浸湿，可这种衣服的保暖效果不好，虽然从理论上而言这种衣服具有防风功能。理查有这样一个疯狂的想法，他认为，一个登山者，至少是我们三个登山者，只要穿着芬奇的鹅绒夹克和我们的防水沙克尔顿夹克，完全可以在天黑之后待在珠峰的空旷地上而不会被冻死。或许——绝无可能，只是或许而已——只要衣服足够保暖，我们就能在25,000英尺之上的开阔营地中熬过一整夜。

据理查说，落日之后，在东北山脊之上，欧文和马洛里失踪时穿的那为数不多的几层衣服根本不可能让他们静坐一个小时后还能存活。“我无法保证，芬奇先生的羽绒衣能够在珠峰之上保人不死，”在我们决定选择何种外套之际，理查这样说（其实主意都是他拿的），“可我知道，1922年时，芬奇比我们其余人感觉都暖和，再说了，羽绒比好几层的羊毛衣服更轻，而且沙克尔顿夹克应该可以保持鹅绒干燥，所以值得赌一赌。”

涉及到我们在世界之巅的生死存亡，我很不喜欢用到“赌”这个字眼儿。

在我们去巴宝莉商号的第二天，我和让-克洛德与理查一道去了杰明街的法格兄弟商号买登山靴。在那里，我们发现了一款非常适合我们三个人的皮底毡靴，这一款近来的新设计自然是为极地探险而制，特意做成超大尺码，至少可以容纳三双厚毛袜。在1924年的珠峰探险中，一旦登山者登到了较低的冰川上方，几乎没有人选择穿毡靴，所以也不会有人确切地知道，在真正高海拔的山上，穿毡靴攀登岩石和寒冰会有怎样的效果。

“为什么我不能穿我自己的登山靴？”让-克洛德说，“那双靴子我穿了很多年了，效果非常好，只是不时需要更换鞋底而已。”

“我们这些参加了前两次珠峰探险的人，甚至是芬奇也算在内，以及参加去年珠峰探险的高山登山者，都穿的是我们自己的钉靴，”理查说，“我们的脚全都冻得冰凉，几个人的脚被冻伤了，还有人失去了脚趾。去年，桑迪·欧文告诉约翰·诺埃尔，其中的缘由不仅仅在于这些专业登山靴有平头钉，无论你选择何种样式均如此，马洛里和其他人就选择了不同式样的靴子，还因为靴子的内底和外底之间有小块金属板，从而增加额外的抓地力。而且有些平头钉都是锯齿状的。”

“那又怎么样呢？”我说，终于对我们的领队有些不耐烦了，“这些价格不菲的钉靴能让登山变得更容易吗？若果真如此，金属板倒是个好主意，是不是？反正金属板轻得很。”

理查摇了摇头，每当他这样做，就表示“不，你不了解”。

“为了减轻重量，欧文确实建议我们应该少用一些平头钉，”他说，“在军队里，我们得知脚上负重一磅等于背上负重十磅。我们在‘一战’期间使用的皮靴非常结实，却设计得十分轻便，以便可以最大限度地行军。不过，桑迪·欧文给诺埃尔的警告并非针对重量，而是因为钉靴会把热量向冰冷的地方传导。”

“把热量向冰冷的地方传导？”让-克洛德重复了一遍，仿佛他不肯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皮底和厚袜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隔绝珠峰上岩石和冰雪中的可怕寒气，”理查说，“可欧文有一个想法，我们大家所穿的钉靴把自身体传到脚上的热量再通过那些金属板和平头钉传出去。当然，热量总会向冰冷处传导，而且，根据欧文的分析，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脚趾差点儿被冻伤以及真正冻伤的情况出现。在我们的那次探险中，亨利·莫

西德不得不在我们回到印度之际被截去一根脚指和几根手指尖。他申请参加1924年的珠峰探险，可因为受过伤，便被拒之门外。所以我同意桑迪·欧文的见解，钉靴会使人失去身体的热量，将之传导到岩石或冰雪之上。”

“那我们为什么到这里来？”我说，“如果这些贵得要命、带平头钉的靴子只会更快地让我们的双脚变得更加冰冷，我或许还是穿我那双值得信赖的旧登山靴为好。”即便在我自己听来，这话都有些孩子气的任性。

理查从夹克口袋里拿出几张纸并将之展开。每一张上都有用铅笔或墨水小心画上的图示，两侧有一行行一列列的手写字体。英文拼写得简直乱七八糟，可其中的意思却清晰明了，桑迪·欧文在标准登山靴设计基础上做出了他自己的修改，标明了应该在贴边和带钉鞋底之间的哪些地方增加数层毛毡。欧文书写总结（理查确认这些注解确实出自欧文之手，在欧文和马洛里失踪前的最后几天，欧文把这些纸交给了诺埃尔上校）的笔迹十分清晰，但拼写却一塌糊涂，他是这样写的：**Boots shulde be spareingly naild for liteness—everry ouns counts!**（除了第一个单词，欧文的拼写都不正确，意为：为轻便设计，登山靴应该少加靴钉——每盎司重量都至关重要！）

“这样的拼写。”我对理查说，一边举着折叠起来的笔记，仿佛它是一个证物。在经历了好几个月的新闻报道和葬礼演说之后，每个人都知道安德鲁·“桑迪”·科明·欧文毕业于牛津大学墨顿学院。“是高山缺氧的结果吗？”

理查摇摇头。“诺埃尔说，欧文是他见过的最聪明的年轻人之一……在工程学以及实际应用中进行修补方面，他几乎就是一个天

才.....不过因为某种原因，这个年轻人一直都没有学会如何正确拼写。不过这似乎并没有让他畏缩不前。他是牛津大学划船俱乐部（OUBC）的划手，还是极为臭名昭著的墨顿学院密耳弥冬餐饮俱乐部的成员。”

“臭名昭著？”让-克洛德说。他一直在仔细查看欧文关于特种登山靴的图表，闻言惊讶地抬起头来，“欧文参加了臭名昭著的.....什么东西？”

“是一个餐饮俱乐部，成员都是有钱人家的少爷，大多数人都是优秀的运动员，他们专门破坏大学的校规，砸烂学校的窗户。”理查说。他拿回折好的几张纸，将之交给恭候一旁、一直与我们讨论靴子的法格兄弟。“现在我们要决定，我们去的时候，是穿欧文设计的登山靴，这种靴子更新，或许还更为暖和，还是选择这种新款毡靴，还是按照让-克洛德刚才要求的那样，穿那种超级硬挺的靴子，并且搭配他新设计出来的冰爪，又或者，干脆就带我们自己的靴子。”

“我们为什么不四种都要呢？”让-克洛德问，“用不了多久，我就会让你们见识到，为什么我要求的那种特别硬挺的靴子在珠峰上来说必不可少。这四种靴子都十分必要——高帮毛毡可防寒，特别硬挺的靴子则适合我新设计的冰爪，欧文带靴钉的毡靴，还有我们自己的旧靴子当作备用，或许需要换新底。布罗姆利夫人的钱够用吗？”

“够用。”理查说。他指着那几张图表，对法格兄弟商号的人说：“每人两双这种专用靴，多加一层毛毡，金属板不要接触到金属钉。每人两双这种特别硬挺的靴子，让-克洛德会给你们一张写着规格的纸。每个人再要两双拉普兰德南极毡靴。现在我们有时间，可以量一下尺码。”

然而，在为我们1925年这次小型探险准备的装备当中，最大的变化既不是芬奇的气球外套，也不是欧文设计的新靴子。

J.C.最近一次从法国回来，刚刚和我们会合便火急火燎地让我们在一月底前抽出两天时间。理查回答说这压根儿就不可能；一月份到二月底的这段时间我们一定要坐船去印度，所以根本没有两天时间来浪费。

“这事儿很重要，雷沙^[28]，”让-克洛德说。此时J.C.喊了理查的名字，他只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才会这么做，每每听到J.C.的法语发音，我都觉得很有意思。“这特别重要。”

“重要到关系整个探险的成败？”理查的声音并不友好。

“对极了，就是这样。”J.C.看着我们俩，“我就是这么认为的，没错，这两天就是这么重要，整个探险的成败就在于此。”

理查叹了口气，拿出一个带日历的日记笔记本，他一直把这个本子装在夹克口袋里。“这个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他终于开口道。“1月24日和25日。我有几件重要的事儿要办.....我会挪到别的日子去做。那个周末会有满月.....这会有什么差别吗？”

“或许会。”让-克洛德说。他突然露出一抹小男孩似的灿烂微笑，“满月或许真能带来某些改变呢。没错。谢谢你，我的朋友。”

1月24日星期六，日出之时，我们就出发了，或者说在一月末这样一个日子里，冷风不住地吹着，天色十分灰暗，四周笼罩着雾气，还飘着雪花，我们只是估摸着这个时候是日出之时而已。我们三个谁也没有汽车，所以理查只好从他一个叫迪克·萨默斯的朋友那里借了辆车。那是一辆沃克斯豪尔牌汽车，在我的印象里，这款车大约长30英尺，共有

三排座椅，有充足的空间让乘客摆放双腿，而且轮子几乎到我的胸口这么高。（理查告诉我们说有这么一件稍具讽刺意味的事儿，不到两年前，迪克·萨默斯就是开着这辆沃克斯豪尔汽车进行了第一次汽车双向穿越湖区威利诺斯山口和哈德诺特山口的探险，那是一条颠簸石路，汽车难以通行，且理查说这条路只比羊肠小径宽一点点。我说我怎么没发现这事儿有什么讽刺的，结果理查点燃了烟斗，道：“这倒是。我忘了说了，萨默斯开车探险的时候，桑迪·欧文就坐在第三排座椅上，而与他坐在一起的，是两位漂亮姑娘。”）

刚一离开萨默斯的车库，我们就意识到，这辆巨大的沃克斯豪尔汽车更适合夏季穿越高地山口的探险，而不宜在冬日里驾驶。这是一辆敞篷汽车，英国人管这车叫折篷汽车或无篷汽车，我们三个只花了三十分钟，骂骂咧咧的，还弄伤了手指，才把无比复杂的篷顶打开，锁好，然后又用了半个小时把柔软的侧窗和后窗玻璃扣好，“咔哒”一声关上，尽管如此，一把车驶上伦敦的街道，朝着东北方向出城，我们就意识到，这辆破车的上层部分有很多裂口，还不如一个便宜的漏勺呢。把这辆巨型汽车开上街还不到十分钟，雪花就迎面扑来，雪堆积在车子的木底板上，我们的脚上，我们的腿上也落满了雪。

“我们得开多长时间才能到？”理查问坐在驾驶座上的让-克洛德。J.C.一直都没有公布我们的目的地在何方，理查为此格外恼火。（这并不是说这些日子他没事给自己找气受；为了我们这次有限的小型“搜寻探险”，他一直在做大量的后勤工作，忙得他没时间睡觉，也没工夫吃饭，更别提放松放松或者锻炼了，而且很显然他已经筋疲力尽了。）

“我听说，在风和日丽的夏天，开车的话，将近六个小时就能到。”让-克洛德用两只戴着羊毛手套的手紧紧握着巨大的方向盘，一边高兴地说，一边把唇边的雪吹开，“今天需要的时间没准儿长一点儿。”

“十个小时？”理查咆哮道，边试着点燃他的烟斗。这可不太容易，他总共戴了三层手套，最里面是新买的露指手套，第二层新买的羊毛连指手套，第三层则是沙克尔顿布料做成的连指手套。我们起码是穿着去南极的衣服开始了此次汽车郊游。

“如果运气好，我们十二个小时能到，”让-克洛德开心地大声说，“休息一下吧，像你所说的那样，放松，放松。”

想好好休息纯属妄想，原因有两个：首先，在奔驰过程中，这辆沃克斯豪尔汽车只有一个理论上的加热器，尽管那东西吹出来的都是冷风，我们三个人还是都冲着这个加热器前倾身体，挤作一团。而我呢，则是从第二排座椅上向前靠；其次，让-克洛德根本不习惯开任何汽车，在英国尤甚，更要命的是他还总弄错应该拐弯的方向，如此一来，这趟冰雪上的汽车旅程简直堪称惊心动魄。

雪越下越大。我们继续朝着西北方向驶去，而唯一鲁莽到敢在这种鬼天气上路的汽车就只有卡车了。我们一路经过了赫默尔亨普斯特德，考文垂，然后是黑烟缭绕的伯明翰市，随后朝着什鲁斯伯里驶去。

“我们现在正开往威尔士北部。”在到达什鲁斯伯里前，理查叹口气说。不知怎的，他说“威尔士”这几个字的韵律仿佛是在说“地狱”。

宽阔的第三排座椅以及我所坐的第二排座位的一半空间都放着几个又大又沉的背包，J.C.在我们的帮助下才能把它们搬上车。这些袋子太沉了。我们一会儿转左，一会儿转右，晕头转向地想在这条被冰雪覆盖的路上再次呈直线行驶，而袋子里则传出一阵阵钢铁撞击的铿锵声，还有沉重的金属发出的砰砰声，我猜那些袋子里肯定装了很多装备。

“你把氧气罐带来了吗？”我问，一只手紧抓着前排座椅，仿佛是抓

着过山车上的控制杆。

“没有。”让-克洛德心不在焉地说，一边咬着下嘴唇，一边见缝插针，操纵着这辆12英尺宽的沃克斯豪尔汽车，既要躲开迎面而来的卡车，还不能碰到这条被冰雪覆盖的道路左边那些难以逾越的树篱和深沟。

理查把烟斗拿开了一会儿。我刚刚才决定，我应该再靠得近点儿，把手伸向它，也就是他的烟斗，因为这东西好歹是个热源，这辆汽车那个所谓的“加热器”太不顶用了。“不会是氧气罐，”理查闷闷不乐地说，“还记得吗，芬奇会直接把那些东西从苏黎世送到我们的船上装船。”

天黑了。我们的晚餐是冷冻三明治，这可是货真价实的冷冻食品，里面有很多冰碴哩，放三明治的食盒此时大部分地方都有积雪，而一保温瓶热汤早在十个小时之前我们到达伦敦西北部郊区的某个地方时就已经凉透了。

雪还在不停地下。沃克斯豪尔汽车微弱的前大灯射出的灯光也就和两根摇曳蜡烛的光差不多。这倒无所谓，反正也没有别人傻到在这样的晚上上街。没准儿让-克洛德一心盼望的满月在我们开车的时候早就升起来了。只是我们看不到而已。落雪打着旋儿，这个世界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让-克洛德顶着风雪坚定地向前开着，一边眯着眼睛看着前方白茫茫的黑暗，一边眨眼，把落在眼睛上面未融化的雪花抖落。

“我们这是去斯诺登峰。”理查说。一阵狂风刮起，摇晃的车身两侧、车顶和窗格都漏风，他的烟斗灭了。

“不。”让-克洛德严肃地说。我最后一次看到他笑还是在刚过了伯

明翰的时候。

那天夜里，我们并没有到达他的那个目的地。首先，一路上都很好使的两个轮胎被刺破了，这下子我们就更到不了目的地了。很幸运，迪克·萨默斯是个很有远见的人，他把两个完好的备胎绑到了这辆沃克斯豪尔汽车的左后脚踏板上（因此我只能从右侧上下后座）。不幸的是，我们终于发现，顶着呼啸的暴风雪更换备胎所需的千斤顶和其他工具肯定都被放在这辆巨大的沃克斯豪尔汽车里的一个小行李箱中了。关键是这个行李箱被锁住了。更关键的是汽车点火钥匙居然无法将之打开。而我们的车坏在了路中央，如果恰巧有一辆卡车或其他汽车快速从雪花纷飞的黑暗中驶来，那我们几个的末日就到了。（我们甚至连个手电筒都没有，或者按照理查的叫法，称之为“torch”^[29]，连蜡烛都没有，更别提照明火把了，所以压根儿就别想把这些东西摆在路上警示其他车辆。）

那天夜里，我们几个骂骂咧咧，就像是编制了一张非常厚的脏话毯子，而我肯定这张毯子至今飘荡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边界附近的某个地方，久久无法散去。

最后，我们中有一个人想到，或许这个行李箱只是被冻住了，而不是锁住了，所以只要使劲儿敲击那个依靠合页连接的箱盖即可。结果，并没有费多大力气，那个小小的金属片就一下子翻了上来，只见里面有千斤顶，轮胎撬棒等物，而这些工具看上去像是适用于比这辆庞大笨重的沃克斯豪尔汽车小上好几圈的汽车。

这倒无所谓。反正我们只用了九十分钟就把轮胎换好了。

那天晚上，我们到了一个叫作瑟里吉卓迪恩的地方，在那里的小旅馆过夜，那里房费特别高，而且不是很干净。我们到得太晚了，他

们之前供应的温热食物都已经没有了，店主也没有打开厨房，让我们去找点儿吃的。公共房间里有一个壁炉，尽管店主回房睡觉时走上前来，仿佛是想告诉我们，不要再往火里添煤了，可一看到我们三个人愤怒的目光，他便灰溜溜地没敢走过来。

我们一直在这团小火边待到半夜，希望能够暖和过来。随后我们拖着脚步去了客房，房间很小，充斥着一种怪味儿，而且几乎和沃克斯豪尔汽车一样冷。因为J.C.告诉我们，周六晚上我们得在外面露营，所以我们带来了最好的羽绒睡袋，可这个窄巴巴的房间太冷了，那股子味儿难闻得要命。凌晨3点左右，我只好多穿上几层外套，步履艰难地走了回去，看看能不能再把炉火点燃。

无此必要。因为让-克洛德和理查已经在我之前到了那里了，点燃了一小堆闪闪发亮的煤火，他们俩歪歪扭扭地躺在两张安乐椅上，四肢跨在上面，正打着呼噜。房间里还有一张老式安乐椅。我把椅子拖过来，尖锐的声音并没有吵醒我的两位登山搭档，然后我将之摆放在距离那一小堆炉火最近的地方，拉过羽绒睡袋，像是盖被子似的盖在身上。然后沉沉睡去，一直到清晨6点，客栈主人把我们从我愉快的安乐窝中唤醒。

1925年1月25日周日，这一天是我这一生最美好的日子之一，尽管我只有二十二岁，年纪很小，大部分人生还在前面等着我。然而，说句实话，在这之后近七十年的时光里，在和别人分享我那些“最美好的日子”时，从不曾如同那天一样，能感受到像我和我的朋友兼绳索上的弟兄让-克洛德·克莱罗克斯和理查·戴维斯·迪肯在一起时的美妙感觉，而且，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我们一起经历了更多这样的日子与时刻。

到处都是厚厚的积雪，可这天天空碧蓝，阳光明媚。在我印象中，或许这是我待在英国期间阳光最灿烂的日子了，或许还有我们去探访布罗姆利夫人的那个夏日，那一天的天气也非常好。天气依旧天寒地冻的，起码有零下十度，所以雪没有融化，可这辆巨型沃克斯豪尔汽车有强力发动机和巨大、怪异且布满疙瘩的轮胎，这车在雪地上开倒也十分适得其所。那天早晨，即便是在威尔士的省道上，路上一辆车都没有，我们还是把车开到了每小时30英里，这速度既舒适又安全。

开了几英里后，我们都意识到，我们不能忍受再一次像待在坟墓一样待在这辆沃克斯豪尔汽车里了。于是我们把车停在路中间，公路上空荡荡，覆盖着白雪，令人目眩。我们身后的两道车痕如同这个白茫茫半球形世界里的两道黑色铁轨，在最近一条小路的那一边消失不见。我们把顶棚拆开，把乒乓响的窗户，帆布侧罩以及其余的东西都放在车子底板上，挨着我身边J.C.那几个巨大的袋子。

我们每个人都穿上了五层羊毛衣服，然后穿上羽绒气球织物大衣，之前我们把这服装装在旅行箱里，从苏黎世芬奇那里带了回来，另外又穿了从巴宝莉商号买来的沙尔克顿夹克。我和让-克洛德还把飞行皮头盔（没准儿是摩托车头盔）和面罩戴上，最后还戴了用克罗克斯眼镜玻璃制成的防眩光护目镜。

我至今依然希望那一天能有人在这里，在我们几个人路过杳无人烟的斯诺登峰地区时给我们拍张照片。我们看上去肯定很像威尔斯先生笔下那些火星入侵者。

可事实证明，我们的目的地，也就是让-克洛德的秘密目的地，并非冬季常有人攀爬的斯诺登峰或者乔治·马洛里登过的彭亚山口板岩，去年秋天，我们几个登上了这座岩山。我们在那年一月的一个周日上午

10点左右到达了目的地，即伊德沃尔湖及其附近的冰碛石，冰擦岩（让-克洛德说的是法语，不过因为去年一年我爬了很多座阿尔卑斯山脉的高山，所以我对这种岩石并不陌生），有闪光条痕的崖边，遍布冰碛石和碎石的荒芜斜坡，漂砾（是一些砾石，被很久以前的冰河带到这里，停留在布满岩石的平原之上，仿佛是巨人在比赛时投掷的石头，后来被巨人们忘在了这里），以及我们周围随处可见的垂直山壁、板岩和斜坡上裸露在外的深层岩体。这座湖现在已经冻上了，周围是直上直下的坚硬岩山。我们从车里出来，在雪地之中活动双腿，这时候J.C.伸手指着格莱德尔法沃尔和嘉恩两座山的高峰。我和让-克洛德都穿着蜡棉绑腿，以保持长筒袜干燥。理查也穿了一条提灯裤，带着老式绑腿，不过这是用最好的羊绒制成的，他看上去像极了1921年、1922年和1924年珠峰探险队照片中那些一副挑剔样子的英国登山者。而且，理查那件气球织物外套的扣子没系，里面的卡其色羊毛衬衫露了出来，再加上那件卡其色提灯裤，他看上去真像个军人，而他在一战期间就是一名上尉。

看到理查这样一身打扮，穿着棕色和卡其色的衣服，带着厚绑腿，一种不安的感觉不禁在我心中升起。他从那辆大车里出来，伸展四肢，伸着脖子回头看周围的山峰和冰瀑。然后从那件又老又旧的羊毛外套口袋里拿出烟斗，将之点燃。如果这身衣服会让他想起战争期间那些痛苦的回忆，他自然不会表现出来。我还记得，寒风中他的烟草的味道很像一剂强效药。

我很担心我们还得再步行两个小时才能到达我们登山的地方，就像到马洛里登过的那座该死的管状岩架去的时候一样，可让-克洛德直接把巨大的沃克斯豪尔汽车停在了距离他真正的目的地只有一百来码远的地方。

他要的是夏季的瀑布、如今的冰瀑；他要的是200英尺高的冰封岩

壁和岩壁尽头令人望而却步的结冰突出板岩。他找到了他要找的地方。伊德沃尔湖大部分水域都已结冰，此处是湖的远端，上方是伊德沃尔山谷的悬崖，整个山谷都是冰冻的瀑布和壮观的冰川。我们用力把那些沉重的袋子拖到其中一座最大、最陡峭、顶部最为突出的垂直冰川脚下，他猛地把他的东西扔到雪地里，然后向我们挥挥手，示意我们也这样做。然后他说了一些话，而阿尔卑斯山和喜马拉雅山的攀登方式都将因为他的这番话彻底地改变。

“首先，你们必须换上法格商号给我们做的新靴子。”让-克洛德说。他从其中一个沉重的帆布包里拿出两双硬挺的靴子。J.C.自己那双已经穿在了脚上。

我和理查嘟囔着发牢骚，却还是找了独立的砾石，坐在上面脱下我们那双很舒服且已逐渐合脚的新登山靴，然后用力拉上这双硬挺到了极点的靴子。在伦敦的时候，我们曾经穿着这种新靴子练着走了走，非常不舒服。（拉普兰德靴子最舒服，这种高帮靴带有绒毛，由毛毡和皮革制成，像是穿着那种及膝高、特别暖和的印第安莫卡辛鞋在走路一样。很不幸，在长达350英里前往珠峰的徒步行进过程中，一路上遍布岩石和砾石，往往还得背负着沉重的背包，如果我们一直穿着这种带有绒毛的靴子，我们的脚底肯定会受到严重的瘀伤。不过这种靴子是在营地里的最佳选择。）

我和理查穿着这种包裹住整个小腿的“硬靴”笨拙地走了几步，先是皱着眉头看了看彼此，然后瞪眼看着让-克洛德。这种蠢笨的靴子压根儿一点儿灵活性都没有。这靴子永远不会有合脚的一天，绝不可能成为穿着舒服的远足靴或登山靴。

让-克洛德似乎一点儿也没有被我们愤怒的目光吓倒。他正忙着像

变戏法似的，把很多金属制品和金属与木头混合制品从他那三个袋子里拿出来。“这些是什么？”让-克洛德举着两个旧冰爪问我们，我见过他用过很多次这东西。

“冰爪？”我说，讨厌这两个字结尾处我的声音里那小学生似的升调。“冰爪。”我更加坚定地又说了一遍。

“干什么用的？”他继续一本正经地说，声音中只夹杂着轻微的法国口音。

“攀越冰川，”我越发坚定地说，“有时候还可以攀爬雪坡，如果不是很陡的雪坡的话。”

“每个有多少爪尖？”

“爪尖？”我傻兮兮地问。

“就是底上的尖刺。”理查说。他又在翻找他那个该死的烟斗了。我们前面的冰川下端悬垂着很多4英尺长的冰锥，我真想用其中一个给他来一下。

“十个爪尖。”我说。我只好想象着我放在家里的冰爪，然后在心里数了数它有多少个爪。笨蛋。自打我十几岁时就开始用这东西了。“十个。”

“为什么爬山时我们不能更多地使用这种冰爪？”让-克洛德问，“为什么我们不用它来攀登珠峰？”他那轻柔天真的声音在我听来十分靠不住。这里面肯定有陷阱。我瞧了瞧理查，可他突然间只顾着点燃他的烟斗。

“因为这该死的东西并不适合攀登岩石。”我终于开口说。我真不耐烦再扮演这种缺心眼小学生似的角色了。

“在珠峰之上，我们脚下踩的都是石头吗？”

我着实地叹了口气。“不是，让-克洛德，在珠峰之上，脚下所踩的并非都是岩石，却也足够多了。在偶尔出现的雪地上，我们可以使用冰爪，如果那些地方不是特别陡峭的话。不过钉靴效果更好，抓地力更强，附着摩擦力更大。根据登山俱乐部的报告和1924年珠峰探险队高山登山者的口述，珠峰北壁、东北山脊和东部山脊由主要向下倾斜的板岩组成，就和陡峭房顶上的石板瓦一样。而且是非常陡峭的屋顶。”

“这么说在那里使用冰爪欠妥了？”

我的一位预备学校几何老师时常用这副调调引导课堂指导和讨论。我也很讨厌他。

“非常欠妥，”我说，“那就像是穿着钢制高跷走路一样。”要想解释清楚还真不容易。

让-克洛德缓缓地点了点头，仿佛终于对攀登喜马拉雅山脉和阿尔卑斯山脉的高山有了基本了解。“那诺顿的峡谷呢？”

所谓“诺顿的峡谷”，就是现在的登山者对从珠峰北壁中央垂直向上延伸到顶峰三角岩的一道巨大沟壑的叫法，沟壑中尽是板岩和冰雪。一年前，爱德华·诺顿和霍华德·萨默维尔开拓了一条从东部山脊通往北壁的路线，这条路线在所谓的黄色岩石带之上，高28,000多英尺。诺顿领头，而且他们俩并没有用绳索拴系在一起。萨默维尔感觉身体很不舒服，远远落在后面，而诺顿已经到达了那道巨大的垂直峡谷，想要试着

爬上去。可那里的雪几乎及腰深。而在雪不那么深的地方，向下倾斜的板岩上都覆盖着一层冰。诺顿这才意识到，他所处的位置堪称极端危险，放眼望去，只见打滑的脚下就是绒布冰川，落差足有8000多英尺，他迫不得已，只能结束了登顶尝试，非常缓慢地下山去找萨默维尔，并且用颤抖的声音问他们是否可以一条绳子相互系在一起。（在登山时，特别是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这种勇敢尝试之后突然丧失勇气的情况可谓司空见惯，甚至是在阿尔卑斯山脉，这种情况也屡见不鲜。仿佛大脑突然之间恍然大悟，迸发了求生本能，即便是最勇敢的登山者，他们的肾上腺素和雄心抱负最后也都被压制了下去。在真正危险境地中，如果未加提防这种“勇气丧失”的情况，那么登山者往往都没能活着从登山探险中归来，乔治·马洛里就是一个例子。）

诺顿为攀登那道峡谷所作的努力是一次令人震惊的尝试。他创造了一个新的海拔攀高纪录，即28,126英尺，而唯一能够打破这一纪录的，或许只有马洛里和欧文沿狂风大作的东北山脊所做的最后一次登顶尝试，他们也因此命丧黄泉。

不过大多数自称攀登过珠峰的人都断言说诺顿的峡谷是无法攀越之地：太过陡峭，太多松软的雪，太多地方需要垂直攀爬。而且，在那样一个又高又冷的地方，好几个小时内付出了极端的努力，可只要脚底一滑，便会导致严重后果。

“为什么不使用冰爪攀爬诺顿的峡谷？”让-克洛德问，“又或者用冰爪攀爬27,000英尺以上的东部山脊和东北山脊的陡峭雪坡，那里只有马洛里和欧文上去过。”

听到最后半句话，我不禁浑身发冷。不过也可能是因为当时我已经脱掉了芬奇的气球外套，恰巧一阵冷风从伊德沃尔山谷上方、从伊德沃

尔湖对面吹过来，我才会感觉冷。

“在陡峭如诺顿的峡谷这样的雪地之上，冰爪根本不管用，”我暴躁地说，“甚至在他们27,300英尺左右的高山营地下方那片高山山脊雪地上也不能用。”

“为什么不能？”让-克洛德问，带着法国人的自命不凡，听了让人很不爽。

“因为人类的双脚和脚踝不能弯曲到那种程度，该死的！”我大声说，“还因为当登山者的重量不压在冰爪之上时，冰爪没有受压，根本不能保证在陡峭的雪坡上始终拥有抓地力，J.C.，这点你清楚得很！”

“是的，我很清楚，杰克。”他说着把旧冰爪扔在雪地上。

“我想我们的朋友有东西给我们看。”理查说。他的烟斗此刻冒着烟，他从牙缝里挤出了这句话。

让-克洛德笑了，弯腰去够他那个大背包，然后拉出一个闪闪发亮的全新金属冰爪。要好一会儿之后我才看出这东西的新奇之处。

“这个冰爪前面有尖刺.....爪尖，”我终于说道，“就像是角一样。”

“12爪冰爪。”让-克洛德说，他的语气现在变得非常锐利，很有条理，“德国的冰川攀登者都在谈论这种冰爪。我让我父亲进行了设计，并且制造出来。”

我们都知道让-克洛德的父亲一开始是个铁匠，后来经营着一家金属浇注和成型公司，是全法国最大的同类型公司之一，当然在夏蒙尼也是最大之一。还要多亏法国政府在一战期间下的合同（以及英国政府的

几份合同和美国政府的一份合同），老克莱罗克斯先生的生意才能飞速发展。现在他们生产各种产品，从专业钢质管道到牙科器械，无所不包。

“看上去挺危险的。”我说。

“的确，”让-克洛德说，“专门用来攀爬那座不想被人征服的高山。”

“我想我明白了，”理查说着走上前来，接过那个看上去挺吓人的12爪冰爪，“你把这些爪尖踢进冰川，用你那双特别硬挺的新靴子的鞋底腰部来支撑你全身的重量，因为那个部位十分坚固，不会弯曲，你将之作为一个平台。甚至从理论上来看，还可以用这种冰爪攀爬近乎垂直的冰川。”

“是的，”让-克洛德说，“不过不仅仅是‘近乎垂直的冰川’，我的朋友。还可以爬更加垂直的冰川，以及比垂直冰川更危险的地方。我曾经在法国做过试验。今天我们要在这里试验一番。”

我承认，我的心开始快速地怦怦直跳。我一直不喜欢攀越冰川。我讨厌那些让我的靴子在上面直打滑的表面，虽然这么说有点儿牵强。J.C.说的那句“今天我们要在这里试验一番”使我惊出一身冷汗，本就冰冷的皮肤现在又湿又冷。

“还有呢，”让-克洛德说，“给我看看你们的冰镐，我的朋友们。”

我们当然都带了自己的冰镐来。我把我的冰镐从雪里拿出来，放在面前。冰镐的木柄很长，顶端是金属扁斧和镐头。理查从雪里找回了他的冰镐，然后靠在上面。

“杰克，你的冰镐有多长？”让-克洛德问。

“38英寸。我很喜欢这种比较短的长度，这样在陡坡之上，就可以凿出踏脚处。”

“你的呢，理查？”他的法语口音就像是在说理查。

“48英尺。我知道，这属于老式冰镐。不过我也是个老派的人。”

让-克洛德只是点点头。然后他把手伸进雪地里的那个鼓鼓囊囊的袋子，拿出好几把“冰镐”，而这些根本称不上冰镐。最长的一把也只有20英寸多一点儿。我的老天，这就是一些锤子吗。只不过顶端装着不同的扁斧和镐头，而有的斧柄是木头的，还有的是……我的天……居然是钢质的。

原来让-克洛德的老爸在他的钢铁配件工厂就忙着做这些东西啊。

“这是你的设计？”理查问，一边举起其中一个荒唐可笑，像锤子似的东西。

J.C.耸耸肩。“在德国人今年的设计基础之上改进的。就是去年十一月你们俩从慕尼黑回来之后对我讲过的德国人的设计。所以十二月的时候，我和几个德国年轻人一起在夏蒙尼攀登冰川，我见识到了他们的新技术，也用过了一些他们的新设备。然后我在我父亲的工厂里做了我自己的一些变动，提高了它们的性能。”

“那些根本就算不上冰镐！”我几乎有些语无伦次地说。

“算不上？”

“算不上，”我说，“你不能用它们长途徒步跋涉，不能靠在它们之

上，不能在陡坡上把冰凿出踏脚处。”

让-克洛德举起一根手指。“正好相反。”他轻声说。刚才他一直把那五把短短的又像冰镐又像锤子的东西放在帆布袋子上，现在他从里面拿起一把。他举起的这个东西看起来最像普通的冰镐，木柄等处都很像，不过更像是被丢在雨里淋过、缩小了三分之二的冰镐。然而，不像我们的冰镐似的，它的一端没有扁斧，短的那一端只有一个钝钝的锤头。根本就是一把锤子嘛！

“我和我父亲把这种破冰锤叫‘笔直下垂’，”J.C.说，“在陡峭的冰坡或雪坡之上开凿踏脚处的能力超强。而且有了它，再也不会出现从前靠在老式较长的冰镐上而失去平衡的情况了。”

我只是摇摇头。

“那把是最短的。”理查说着指了指一把大号破冰锤大小的东西，它通体都由钢制成，底部很尖，带有螺纹，一端有一个很长的平头镐，另一端是一个非常短的扁斧。

J.C.笑了，将之拿起，交给理查。理查用没拿东西的那只手接过来。“很轻。铝做的？”

“不是，钢制的。不过斧柄是中空的。我和我的父亲称之为工艺弯曲短冰镐。可用来攀登冰坡，特别适合开凿踏脚处。而这把稍长一些，配有木柄，看上去更像是缩短了普通冰镐，不过配有弯曲、锯齿状的长镐头，我们称之为反向弯斧，是用来……”他转身面对我们身后那面不可能攀爬的垂直冰壁，“专门攀登这种冰壁的。”

理查把这两把短冰镐交给我，然后摩挲着满是须茬的脸颊和下巴。

虽然那天早晨我们从那家非常差劲的旅店弄了些热水，但是他还是懒得刮胡子。

“我开始有些明白了。”他说。

我拿着这两把武器似的冰镐手柄，把那两个非常锋利，如同镐头似的的东西晃来晃去。我想象着这些又长又弯曲的镐头穿透一个法国人的头盖骨是怎样一番情形。

“你是怎么发现这个地方的.....伊德沃尔山谷？”理查问。他向后伸着脖子，仰头望向垂直的冰崖，此时，上午快过去了，在阳光的照射下，那里闪闪发光。突出的板石和悬冰就悬挂在我们的头顶之上，可怕极了，仿佛这巨大沉重的突出冰石随时会坠落到200英尺之下，砸在我们身上。这块突出岩冰太宽了，压根儿不可能脱绳攀登，岩石的宽度至少是让-克洛德身高的双倍，而且因为结了冰，宽度又增加了5到6英尺。凭借理智的方式，根本没可能爬上这块垂直突出岩冰的最后8英尺左右的冰壁。

“我找英国的冰川攀登者打听过的，问他们哪里是英格兰和威尔士最好的冰川。”让-克洛德答。

“英国有攀登冰川的人吗？”理查问。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假装惊奇或惊讶的语气。我一直相信理查认识英国所有的登山者。法国和德国的大多数登山者他肯定也认识。

“倒是没几个。”让-克洛德说，露出了一个浅浅的笑容。

“还有什么？”理查一边问，一边指着依旧十分鼓鼓囊囊的袋子，听上去十分着急想看里面会有什么古怪的东西突然冒出来。

让-克洛德·克莱罗克斯转过身，后退几步，把手搭在眉头，和理查一起举目张望那面几乎垂直的冰壁，以及我们上方差不多200英尺处那道令人胆战心惊的突出岩冰。“接下来，”他说，在越来越大的风中，他的声音几乎不可闻，“.....接下来，我们三个人今天就要爬一爬这面冰壁。从下到上。也包括那块突出的岩冰。一直登顶。”

好吧，我得实话实说。那一刻，如果不是我肯定我的丝绸内裤和新买的羊毛提灯裤会冻成又长又非常不舒服的冰锥，我没准会被吓得尿裤子。

“你他妈.....不会.....是.....认真.....的吧.....”我对我这位身材矮小、从前的法国好朋友说。这是我生平第二次说“他妈的”这几个字，当着我这两位新结识的登山伙伴说自然是第一次。

J.C.笑了。

*

J.C.从最大的袋子里拉出三个非常结实，却是用轻革做成的.....“安全带”，这个词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不过前面的带子在胸口中央交叠在一起，配有金属挂钩，而整个宽带上还有很多挂钩.....当我和理查犹豫不决地用力拉着安全带套在身上的时候，让-克洛德则尽量抬高左腿，把他那带有12个爪的前踢式新冰爪踢进冰壁里，然后用他那两把短冰镐带有镐头的一端劈凿，我注意到短冰镐通过短皮带和环连接在他的手腕上，然后他缓缓站起来，直到最后，他身体的重量完全靠那只硬挺的左脚登山靴支撑。他的安全带发出叮当声，这是因为他在上面别了很多他自己设计的钢质工具，包括另外一件放在皮套里的破冰工具，很多发亮的挂钩，一大包冰锥，还有其他几袋叮当响的东西别在他的带子

上。一大卷绳子吊挂在他的肩膀和胸口上，此刻，他正一边向上爬，一边慢慢地把绳子放到他身下。

他向下拉右手中的那把短冰镐，急速抖动，从冰里拔出来，然后用带镐头的一端深深劈凿进上方4英尺的地方。此时J.C.全身的重量依旧靠左脚支撑，我觉着这么做倒是没什么难度，然后他抬起右脚踏住上方几英尺的地方，扭动左脚上的前踢冰爪，将其拔出冰层，然后凭借双臂的力量向上拉升身体。他使劲将左手里的冰镐深深凿进比右边冰镐所处位置更高的冰壁里，然后抬起左脚，登踏进寒冰之中。

J.C.站在那面冰壁6英尺高处，就和他站在城市里的人行道上一样悠闲轻松，他扭着身子看看后面终于把安全带套好了的理查，说：“如果是珠峰北坳下方的冰壁，我们就必须给其他登山者和挑夫做好攀登准备，你觉得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开辟出必不可少的踏脚处？”

理查眯着眼睛向上看。“这里太陡了，无法开辟踏脚处。而且还有那块突出的岩冰.....根本是不可能的。挑夫上不去，即便有固定绳索也不成。”

“那么好吧。”J.C.说，站在那笔直的冰壁上，他甚至连粗气都没喘，“那我们就带一个去年桑迪·欧文串起来给挑夫用的百英尺绳梯似的东西。挑夫可以顺着它跟着我们登山。”

“那也是在马洛里自由攀登冰川竖坑，也就是冰壁上的一道裂沟之后，”理查说，“他们还装了一个滑轮，以便把装备拉上去。”

“可假设有人能够只凭借凿出踏脚处这种方式就能登上这座冰壁，”让-克洛德不依不饶，“第一次攀登需要多长时间？”

理查有向上看了看。阳光照射在垂直的冰壁上，十分刺目。他用力拉过护目镜戴好。“三个小时，”理查说，“或许四个小时，或许五个小时。”

“七个小时，”我说，“起码需要七个小时。”

J.C.笑了笑，又开始一边用冰爪楔入冰面，用短冰镐凿冰壁向上爬。每隔30英尺他会停一停，用他的镐头带尖的一端在他上面或面前的冰壁上凿出一个小洞，然后从别在安全带上的包里拿出一个12厘米到18厘米长的冰锥，用手旋拧冰锥，且总是按照尾部倾斜向上的角度，也就是向下倾斜着将之拧进冰壁之中，据我的判断，冰锥与他的重力和引力的方向呈现45度到60度角。有时候，冰太硬了，冰锥无法完全被旋拧进去，J.C.就使用冰镐镐头的尖端或从他的带子上拿出一种破冰工具，伸进冰锥的孔里，从而发挥更大的杠杆作用，将冰锥彻底推进冰中。

每固定住一个长冰锥，他就咔哒一下套一个挂钩在上面，然后用他自身的重量来测试其是否结实，而绑在登山靴上的冰爪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冰壁。

即便每隔10码左右他就要停下来，把起到保护作用的冰锥插入冰壁之中，可他还是像只蜘蛛一样向冰壁上方爬去。有时候他需要使劲儿把两把冰镐都凿进冰里，然后使用双手把不易旋拧进冰壁里的冰锥弄稳固。这两把冰镐仅用一根两端叉开的拴绳连接在一起，这根拴绳则从安全带胸口部分的一个挂钩中穿过，连接着他手腕上的一个挂钩。

随着他越爬越高，我也越来越难看清楚他是如何移动的。他把他的绳子穿过安全带胸口和腹部部位一连串复杂的结中。从理论上讲，如果他从冰壁上掉下来，他的绳子会延缓他的下坠趋势，可如果他又向上攀

登一步，在他还没来得及插入另一枚冰锥之前，他真从他所处的高度摔下来，那么在绳子卡住最近一个嵌入冰壁的冰锥的孔眼之前，他可能已经垂直摔下了60英尺。就算有很好的立足点和绳索拴系点，能够把拴在一个已经垂直跌落了60英尺的人身上的绳索拴牢在拴系点上的登山者几乎寥寥无几。向下的拉力太大了。而且在那样长距离的滑落之后，跌落的速度将非常快。

再说了，1925年的登山绳在受力过大的情况下往往会突然折断。

我之所以想到这一点，是因为我注意到让-克洛德的那一大卷绳子看上去是如此巨大，不仅他开始攀登时盘绕在他胸口上的绳子足有200多英尺长，而且现在像一张蜘蛛网垂悬在冰壁上的绳子比以往我们用过的绳子都要粗。

让-克洛德继续垂直攀登这座不可能攀登的冰壁，在不得不躲避蜂窝冰或外露的冰块时，他只能向左或向右移动几英尺或几码，如此一来，他身后留下的那些固定绳索看上去真有点儿像是蜘蛛网了。

理查刚才从他背心口袋里把金表拿了出来，一直盯着看。我知道这块表还是一个计时器。他在给我们的朋友计时。

此时让-克洛德的身形已经变得非常小，他到达了这面垂直冰壁180英尺左右的高度，那块15英尺宽的突出岩冰就在那里，他把最后一枚冰锥嵌入冰壁和突出岩冰的连接处，他把胸口或腰部（距离太远了，很难看清楚）安全带上的锁扣扣在连接这枚冰锥的一根粗带子上，然后冲着下方大喊（听上去只有一点点呼吸不畅）：“多长时间了？”

“二十一分钟。”理查收好表，大叫着回答他。

我可以看到让-克洛德摇了摇头。他戴了一顶松松垮垮的红色绒线帽，和贝雷帽不太像。“要是多加练习，我只要用一半的时间，而且……”他透过张开的双腿形成的V字型垂直向下看过来，“……我想用掉的冰锥也会更少。”

“让-克洛德，你已经让我们刮目相看了，”理查喊，“你已经证明了你的新装备！棒极了。现在下来吧！”

那个身体套在安全带和系带里向后仰、在我们上方差不多200英尺高处的人摇了摇头。他喊叫了几句话，可我和理查谁都没听清楚。

“我是说——‘登顶’。”

他又喊了一遍，再一次从双腿之间低头看着我们。

我急坏了，紧搓着双手，这么做一点儿用也不管，因为我才是我们三个之中擅长攀爬近乎垂直山壁的人。我应该喜爱接受这种垂直攀爬的挑战才对啊，有很多暴露在外的裂缝性岩石，甚至并不十分危险的突出岩石都是又一次挑战。可现在这种情况……简直就是自杀啊。

当时我就意识到，我真的非常讨厌冰川。带着这些愚蠢的安全带和叮当乱响的金属去爬珠峰这个想法似乎突然之间变得可憎无比。既令人讨厌，又荒唐透顶。英国登山者经常嘲笑在坚硬的岩壁和斜坡上使用金属挂钩、岩钉等物的德国登山者和少数法国登山者，给他们冠上“嗜血铁怪”这样的称号。

在那一刻，我还意识到自己原来是那么紧张不安。和这两个人一起攀登高耸的阿尔卑斯山脉的壁架、山脊、岩壁、峰顶或斜坡时，我从不曾有过这种紧张感。

我抬头看着，盼着J.C.能下来。他剩下的绳索足够长，可以借之下来。如果他相信那些该死的冰锥的话。

让-克洛德·克莱罗克斯既没有借绳索下降也没有快速沿着上去的路下来，那个时候，也就是六十五年前，他做了一件令我难以置信的事情。

首先，一条绳子此时依旧连着J.C.胸口部位的安全带和他插入这面冰壁顶端垂直部分的一个冰锥，他向后倾斜，一直到这条5英尺长的索带绷紧，使他几乎与冰壁处于垂直位置。随后，他把两把冰锤尽可能远地凿进突出岩冰里。然后J.C.抬起双脚，太吓人了，我赶紧把目光移开，又回头去看，等着瞧他是怎么掉下来的，然后他把他的冰爪和脚指处的冰爪牢牢地楔入垂直冰壁和水平突出冰岩接缝部位的折角处。

他不知怎的就这样水平地悬挂在那里，一边用一只手臂支撑着他整个身体的重量，一边插入长冰锥，他只能猛击冰锥，以便把最后几厘米凿进去，我听见钢锥穿透冰层楔入坚硬岩石的声音，然后他把一个挂钩和一条双拴绳皮带别在那枚冰锥上，然后下降身体，最后他的身体只依靠绳索水平悬挂在突出岩冰下方差不多7英尺的地方。

然后，每次向内摆动时他都使用抵在垂直冰壁的钢制冰爪尖端，他开始来回摇摆身体，完全依靠一枚冰锥和一条绳子，身体并不接触冰壁或突出岩冰，只是会一次次地蹬踏冰壁或突出岩冰，每一次都更用力，以便可以更大幅度地向外摇摆。

“圣母玛利亚。”理查低声说。也可能这话是我说的。不过我真记不清了。

可我真真切切地记得，让-克洛德在20英尺宽的突出岩冰下不停向

外摆动，而当他把两支冰镐都使劲插入了他上面的冰顶时，他停下了摇摆动作。只有一把冰镐牢牢地嵌入了冰顶，不过他还是拉升身体，以便使他水平悬挂的绳索能够变松。他开始一阵猛踢，最后，靴子前端的冰爪尖头再一次嵌入了冰顶。然后他把另一柄冰镐用力敲进冰顶。

所有的登山者都必须有强壮的身体。在我们的前臂上你会看到大块肌肉，其他运动员则很少拥有，更别说“普通”人了。不过像那样不止是水平悬挂，因为他脑袋的位置比爪尖嵌入冰层、绑着冰爪的靴子还要低，而且这么做时完全凭借双手握住短冰镐的力量支撑，凭借两只前臂和上臂的力量。这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可他做到了。

然后他松开一把冰镐。他的左手在安全带上摸索着，然后从悬荡着的装备袋里拿出一枚冰锥。

这枚冰锥突然从他的指间滑落，然后掉到了200英尺下的下方，这说明当时他的手指已经快没有力气了。这枚长冰锥砸到了我和理查之间的一块低矮的砾石上，反弹开来，激起一串火花，落在四周的积雪上，我俩赶紧躲开。

J.C.冷静地伸手又拿出一枚冰锥，然后正了正袋子，以免更多的装备掉出来。让-克洛德交换了下握住嵌入冰顶的冰镐的手，所以此时他的重量全部由左手支撑，然后平静地把最后一个起锚固作用的冰锥旋拧进去。他从安全带里拿出一个很小的钢制破冰工具，把这枚冰锥旋拧进最后一部分冰中，然后将其使劲儿敲进冰下的岩石里。我真搞不懂，在他做这些事儿的时候为什么没从那块突出的岩冰上掉下来。

他又把安全带上的皮带放松了七八英尺，然后开始大幅度地来回摆

动，而他的脑袋和双脚都比他的躯干低。在他向外摆动时，最远的距离超过了突出岩冰的边缘。他来回摆动着，我等着看、等着听嵌入冰顶的两枚冰锥弹出来，然后他急速顺着冰壁掉下30或60英尺，而这几乎肯定会把他摔得不省人事。而我和理查两个人中得有一个不得不顺着固定绳索爬到冰壁之上，把我们那位失去意识或者已经摔死的朋友救下来。我可不希望上去的人是我。

让-克洛德并没有掉下来，他摇摆的弧线反而超出了突出岩冰的边缘，甚至摇摆到了突出的冰石之上，在第二次摇摆到这个距离时，他把两把破冰锤的弯曲镐头用力凿进冰层。

他每次拉出一把破冰锤，向上拉升身体，越来越高，再一次凭借手臂和前臂的力量支撑整个身体，到了这个时候，因为紧张和毒素，他的手臂肯定已经开始颤抖了。

他爬到了12英尺高突出岩冰的外部垂直冰壁7英尺处，然后把他的新式攀冰冰爪的前尖爪嵌入了冰中，冷静地把他所需要的最后一枚起保护作用钢制冰锥旋拧进冰中。唯一能看出J.C.已经十分疲倦的迹象，就是在他把一个挂钩别在那枚冰锥之上。然后使用Y型拴绳连接好他的胸口和安全带之后，他向后倾斜，与那面很短的冰壁成约40度角，休息了几分钟。或许他并不是累，只是肾上腺素骤降之后造成登山者在经历了真正可怕情况后手和手指开始颤抖。此时他的短冰镐从他手腕处的带子上悬垂下来。即便是从200多英尺下的地方，我都可以看到他在张合手指。

然后他再次抓住两把冰镐，直起身子，再一次又砍又劈，向上爬去。

我和理查看着他伏在突出岩冰的顶端，把他右手破冰锤尖嵌入了什么东西里，然后他站起来，越过了悬冰边缘，消失在了我们的视线中。

片刻之后，他又出现了，站立在边缘附近，把绕在肩膀上的剩余绳子取下来，低头冲着我们大喊。

“我还有差不多100英尺的绳子，”胜利者的呼喊声回荡着，“我已经把两端系好了。我们需要两根绳子做保护，所以带另外100英尺绳子上来，就是理查那条比较粗的奇迹绳，我放在第二个包里，你们爬到一半的时候将它们系在一起。谁下一个上来？”

我和理查面面相觑。

我又一次成了我们三个人之中的“厚脸皮”。如果我们能够到达位于28,000多英尺的东北山脊峰顶附近所谓“第二台阶”的战舰船头，我可是被寄予厚望能够自由攀登岩壁的那个人啊。

但是在那一刻，我感觉怕极了。

“我第二个上。”理查说着身体一缩，把J.C.那条100英尺长的“优质绳索”套在身上，走到那面冰壁前，举起了两把破冰锤。

我们既不想再住在瑟里吉卓迪恩那个寒酸的旅馆里，也不想住在威尔士附近的任何地方，于是理查趁着黄昏和漫长黑夜，一直把车开回了伦敦。沃克斯豪尔汽车的车头灯依旧是有等于没有，不过一等到天黑后我们上了真正的高速公路，理查就开着这辆沃克斯豪尔汽车跟在各种各样的卡车之后，我们与那些卡车之间的距离很近，利用它们的红色小尾灯给我们指路。我们花了点儿时间，用力移出顶棚、窗户和侧面活板，将它们安放在原处，扣紧，“啪嗒”一声关好。不知怎的，加热器似乎终

于开始工作了（或者可能只是我们的身体变得太热了），让-克洛德伸开手脚躺在后座的垫子和装备袋子上，在返回的路上呼呼大睡。我和理查说话的时候，都是压低声音，而且带着恭敬的语气。这不可思议的一天以及让-克洛德带给我们的不可思议的惊喜一直萦绕在我心头。

终于轮到我了，而且攀爬的过程并不如我想象中那样可怕。破冰锤和12爪冰爪给人一种战无不胜的感觉。而且理查之前已经把另外一根100英尺长、被J.C.称为“理查的奇迹绳”的绳子带了上去，系在了让-克洛德的另一根绳子上，如此一来，算上第一条固定绳索，我的整个攀登过程基本上处于双重保护之下。

一共两次，在尚未使用三个坚固的爪尖踏稳下一步之前，我便稍微有些着急地移动我的冰爪，结果我和冰壁拉开距离，这时候双重绳索就派上用场了。而且有一次，因为紧张，我本可能跌落50英尺左右之后，我下面的冰锥才会降低我下跌的速度（或者无法减速），但是，突出岩冰上有一棵大树（在低下的时候我看不到），绑在树上的第二根安全绳及时阻挡了我，所以我只下滑了5英尺左右，而且理查也拉住了这根绳子。

从下面看那块突出岩冰可把我吓坏了，可攀爬的感觉还是挺好玩儿的。那两枚冰锥刚才已经支撑过两位体重较轻的登山者了，而我的体重较重，所以我很担心这些冰锥不够结实，不过在水平悬挂在突出岩冰下方时，理查已经花时间牢牢地凿进了第三根更长的冰锥，使出浑身力气把冰锥最后五六厘米楔进岩石之中。

所以，我在大幅向外摆动时其实还挺享受的，在我摆动到最大幅度时身下空无一物，只有200英尺空荡荡的空气以及地面上的岩石，然后我在第一次尝试时，便成功地将两个冰锤的镐头凿进了突出岩冰的外部

垂直部分。事实证明，多年来攀登险峻岩山的经验在攀登冰山时并非没有用武之地：我只用双臂的力量紧紧抓住冰锤，拉升身体，翻上了最后10英尺，从而成功登顶。一到了峰顶，伊德沃尔湖、伊德沃尔山谷和远处的山峰与湖泊的风景尽收眼底，美不胜收，而让-克洛德训斥了我几句，责怪我不该不使用冰爪攀爬最后几英尺，不过我没有说什么，只是咧开嘴对着他笑。

我们一个接一个借绳索下来，将第二根安全绳留在了冰壁上，然后，在那天剩下的时间里，我们在较低的斜坡上进行练习。只有理查的新绳子才能给我们这么大的信心，让我们可以这样拉拽着它下降。这种绳子的直径更宽，由大麻纤维、普通登山绳和一些他没有告诉我们的秘密材料混合制成，不过就是这些秘密材料使得这种绳子拥有更大的柔韧性和更大的强度极限。在1924年和1925年，几乎没有几个登山者相信他们可以依靠绳子下降这么长的距离。现在理查把这些登山者的绳子称为“我们以前那种晒衣绳似的登山绳”。

在开车回伦敦的漫漫长路上，我努力保持清醒，以便和理查做伴，他一直在开车，所以不能睡觉。而我那已经疲惫不堪的思绪中不停闪过一些关于这种冰川及冰层攀登新技术的法语词汇，这些都是J.C.反复灌输给我们的。

步行法，即走过平坦的寒冰和坡度15度并不陡峭的斜坡，仿佛是在攀越冰川，从前我们穿着普通的10爪冰爪一起这样做过很多次。

鸭式行走，即走在最大30度的斜坡上，穿着10爪冰爪谨慎穿入冰层前进。这种方法看上去和感觉上就和听上去一样傻，不过我们可以使用老式长冰镐对付这样的斜坡。

平切步，即在最大65度左右的斜坡上，在用每只冰爪的10个爪尖支撑身体直立时，使用冰镐向上凿劈。这是休息一下的好办法。

然后是一些普通的冰镐移动方式：在35-50度的斜坡上，采用身体斜挎姿势，这种在陡坡上凿出踏脚处的方式非常优雅；俯劈式，在斜坡、45-60度陡坡甚至更陡的坡上采用的一种寻找支撑点的方式，可以开凿出踏脚处或使用双手（比如说用不持物的手旋拧冰锥）。

关于冰锤也有专门词汇，比如凿挖角度，以及在攀登时抓住工具上端抑或下端，还有一些词汇从我学会的那一天起至今依然记忆犹新，如刺斧式，即低持姿势劈刺，用于45-55度角陡坡；握刺式，即高持姿势劈刺，我们用于攀登50-60度这些较为陡峭的斜坡；那天我们最常用的方式是双斧法，用于攀登60度斜坡，垂直冰壁和突出岩冰。

由于最后这些技巧均采用了“前踢式”冰爪技术，我肯定，正如让-克洛德所说，他是在去年十二月和德国人及奥地利人一起登冰川时从他们那里学来的，不过我有一点儿糊涂，为什么这些词不是德语。答案很简单：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一直使用老式法国10爪冰爪和长式冰镐方面的词汇，于是就沿用法语增添了更多的词汇。真是搞不懂欧洲人。

那个周日下午，我们在伊德沃尔湖附近坡度不大（却滑得厉害）的冰坡上开始学习了一种我觉得是“舞步”（自那时以来，在使用过数千次这种方法后，至今我依然这样认为）的登山技巧：平切步——身体斜挎，比如说，脚放平上坡，同时以身体斜挎的优雅姿势使用短冰镐寻找下一个支撑点。在一个非常陡峭却算不上垂直的斜坡上，让-克洛德非常漂亮地采用了这一方法，看他使用这种方式登山真是饱了眼福——左腿向内弯曲，直至微微呈内八字姿势，双手握住短冰镐，劈凿斜坡高处，然后右腿跨过左腿，仿佛是做出了一个技巧十足的舞步，这之后，当冰镐

的斧尖和套在右脚靴子上12爪冰爪的10个钢爪再一次完全按压进了冰层时，在斜坡更高处摇摆左腿，直至左脚底部的10个钢爪牢牢咬合住冰层。

随后重复进行这样的舞步。

让-克洛德给我们展示了在攀登时如此耗费体力的陡坡上可采取的各种休息方式，不过我最喜欢的就是简易的坐姿脚，在斜坡上向后倾斜，直至臀部几乎（但并未完全）触到冰面，左腿弯曲，左脚置于身下，左脚冰爪全部嵌入冰中，右脚踝转动，右腿继续向外侧，使右脚登山靴及冰爪与右膝盖所指方向成差不多90度角。并不需要使用冰镐或冰锤来维持这个姿势，如此一来，只要你的腿部和大腿肌肉不再痉挛，登山者就可以更长时间保持这个姿势，双手执冰镐，有很多时间俯瞰斜坡以及下面的风景。

然而，那天下午大多数时间以及在美丽的威尔士日落时分，我们都在学习如何按照基本的低持姿势劈刺和高持姿势劈刺方式使用最短的冰镐和冰锤，以及前踢式（只使用12个冰爪的前面两个爪尖）支撑姿势，前踢式牵引姿势，前踢式高持姿势劈刺方式（我们攀登那面垂直冰壁时采用的方式），三点钟姿势，这种姿势要求在陡坡之上使用两把冰锤，一个高出另一个，同时右腿弯曲，在身后向下猛踩冰面，把前两个冰爪踢入十分陡峭的斜坡，从而使得体重完全靠冰锤支撑，而冰锤的镐头则采用低持姿势劈刺进冰层（同时使用两把冰锤攀登，大体上要将它们置于身下），如此等等。

那天下午余下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学习冰川横切攀登和下坡技巧，特别是快速下山技巧（我一直钟爱从陡峭的雪坡上滑降下来，仅使用普通的冰镐当作方向舵，然后在快到底部时再利用这把冰镐自行减

速，而J.C.给我们展示了穿着冰爪、脚放平下山的方式，可以使用持短冰镐斜挎身体姿势，或者以锚固姿势用冰镐在身后拖拉，这种方式几乎同样快速，而且适用于极为陡峭的斜坡）。

*

晚些时候，在一面岩壁下方的陡峭雪坡上，让-克洛德给我们展示了他的最后一个绝技。

那是一个很小的金属工具，相对较轻，V形，装有钢质弹簧，用手施加压力便可松放弹簧，在无施加任何压力的情况下弹簧会自行绷紧，凭借这个工具可以沿着固定绳索滑行。J.C.穿着他全新的12爪冰爪费力地爬上了一座雪坡，把理查的奇迹绳系在一根长冰镐上，然后把这把冰镐深深敲进了我们头顶150米高处砾石下面的冰层中，然后他又凿进了几枚冰锥，以便加固这个支撑点，随后他脱下冰爪，十分娴熟地从这个陡坡上滑降到我们身边。这条绳子就像是闪闪发亮的白色冰雪中一道长长的黑色裂纹线。

接下来，J.C.给了我们每人一个这种手动绳索夹具。

“很简单，对不？”他说，“完全释放手部的压力，它就能紧紧扣在绳子上。如果愿意，可以用它悬垂在绳索上。用一只手轻轻挤压，这个装置就会沿着绳子滑动，好像绳子就是一个引导装置。如果用力挤压，那么这个装置，还有你，就不再有.....该怎么说来着？摩擦力。你们在绳索上的摩擦力就没有了。”

“你说我们该怎么用这个小工具？”我问，不过我注意到理查已经领会其中的意思了。

“最好可以将之安装在某种轻型登山安全带上，”理查说，“这样登山者在固定绳索上时就能腾出双手了。”

“非常好！”让-克洛德大喊，“我一直都在做这种轻型皮革和帆布安全带。不过，今天的话，我们来试试用一只手吧，好吗？”

J.C.把这个小工具夹紧在固定绳索上，一边平稳地向上爬，一边将之向上滑动，甚至都没有穿冰爪。理查是下一个，施加压力，释放弹簧，只走了几步远，他就掌握了其中的窍门。我用了较长时间才摸清情况，不过很快我就意识到，用了这个傻兮兮的弹簧驱动小工具紧扣住固定绳索，登山时的安全性就增加了，而它扣住绳索的紧实度要比登山者戴着厚重手套的手握住绳索的紧实度强多了。如果像他和理查刚才讨论的那样，能够把这东西通过绳索或挂钩连接到登山安全带上，那么保险度将会更高。

冷风吹过，我们在这座坡度50度、150米长的斜坡顶端挤作一团。太阳西沉，正落入山峰后面。月亮在东方升起。

“现在我们用它来一次可以控制的下降，”让-克洛德说，“我相信，你们将会看到，这种装备甚至将会被用在垂直的固定绳索上。这东西，怎么说来着？万什么失。”

“是万无一失，”理查说，“给我们展示一下快速下降吧。”

于是J.C.松开装置的夹钳，把它从双线固定绳索上取下来，之所以用双线，是因为在我们顺着绳索滑降下来之后可以把绳子收回，他把冰镐取走，这样的话，只有长冰锥作为绳拴支撑着双线，然后他把那个小工具在我下面的一条绳子上夹紧，接下来，在不穿冰爪的情况下，开始快速滑降，而整个滑降过程只是靠他用手控制那个弹簧装置施加压力来

完成。

“太神奇了！”我和理查滑降到坡底时我气喘吁吁地说。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最快的滑降之一。

“在我们出发之前，在徒步前往珠峰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多加练习。”让-克洛德说。

此时此刻，我们置身于黄昏的阴影之中，突然间天气变得冷极了。J.C.正在把绳子拉出冰锥的孔，收回那条长绳子。

“你给这个工具起名字了吗？”理查问。

J.C.一边咧着嘴笑，一边熟练把神奇之绳从拳头到手肘卷成长长的一圈，一圈又一圈地卷起来。“Jumar。”他说。

“这个法语词什么意思？”我问，“代表什么？”

“什么也不代表，”J.C.说，“这是我小时候养的一条狗的名字。要是它乐意，它可以为追一只松鼠而爬到树上去。我没见过比它更会攀爬的狗了。”

“Jumar。”我重复道。真是个奇怪的词。我觉得我永远也习惯不了这个词。

“好几个月以来，我一直担心珠峰绒布冰川和北坳之间的最后一面冰壁。”我们快到伦敦时，理查静静地说。冬日的日出散发着朦朦胧胧的光芒。

一直没有睡觉的我点点头。“为什么？”我低声说，“1922年，你、

芬奇和其他人找到了通往北坳的雪坡，还在上面凿出了踏脚处供挑夫使用。去年六月，虽然没有雪坡，却有道裂沟，也就是如同竖坑一样的冰墙，马洛里自由攀登了上去，降下了固定绳索，随后还弄了桑迪·欧文临时搭建的绳梯。”

理查微微点点头。“杰克，可绒布冰川会升高，下沉，产生裂缝，出现断层，移动，瓦解，形成冰隙。有一点是肯定的，绒布冰川再也不会是去年马洛里攀登时的样子。在绒布冰川上，马洛里正好可以展示他的登山技巧。也不会是前年芬奇和我们攀登时的样子。今年春天，冰壁上可能会出现可以攀爬的裂缝，或者形成新的雪坡，还有可能，那里会出现一座200英尺高的垂直冰壁。”

“哦，如果是近乎垂直的冰壁，”我说，我累极了，却突然有了一种想逞强的感觉，“让-克洛德不是有那些带前爪的冰爪，傻兮兮的小冰镐，还有那个叫祝玛的玩意儿？我们绝对能爬得上去。”

良久，理查只是默默地开着车。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圣保罗大教堂的穹顶映入眼帘。

“好了，杰克，”他说，“我想，我们已经准备好，可以去攀登珠峰了。”

我只希望，这位所谓的布罗姆利勋爵阁下，能提前一天从山上滚到加尔各答来，帮我们“安排”一下，运这些又大又沉的箱子到该死的货运站去，我他妈的就是这么希望的。

加尔各答是个可怕的城市，夜晚走在路上，地上尽是吉卜林笔下“裹尸布里的死尸”，事实证明那些并非死尸，而是有些人把床单裹在身上，躺在小路上呼呼大睡，而且这里的一切都散发着一股味儿：有焚香味儿、香料味儿、人尿味儿、牛身上的味儿，密集人群中散发出的汗臭和呼吸的气味儿，这股气味倒是不会令人不悦，还有牛粪燃烧后喷出的烟雾中夹杂的芳香。每一个深色皮肤的男人都带着好奇、轻蔑或决然愤怒的目光，而女人们的眼神里则充满诱惑，魅力十足，甚至是那些信奉伊斯兰教的女人们，也从严严实实的黑色衣物里看我，在我看来，这样的眼神倒有几分性感。

这一天是1925年3月22日，很久以后才会进入酷热天气以及夏末的

雨季，届时将会下起瓢泼大雨，不过，现在我感觉加尔各答的天气已经像一条湿乎乎的毯子，把我从头到脚卷在了里面。

起码这就是在这里待了两天半后这里留给我的印象。

所有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那么新奇。尽管去年我乘船穿越大西洋从波士顿到了欧洲，可在这次搭乘卡里多尼亚号从利物浦来到加尔各答的这五个星期航程中，我似乎体验到了千倍万倍的异域风情。最开始的那几天过得简直苦不堪言，海风大作，波涛汹涌，拖船好不容易才载着我们离开利物浦港，而且我惊讶地发现，我是唯一没有晕船的人。船只左摇右晃，船上的人仿佛是在进行一场完美比赛，而挑战的内容很简单，就是从甲处到乙处，然后向前，再向上到木甲板上。我每天都会在前左右摇个不停的椭圆形木甲板上跑12英里，而我一点儿晕船的症状都没出现，可在这段航程的最初一段时间里，晕船症简直把让-克洛德和理查折磨得痛不欲生。

船缓慢经过苏伊士运河的时候挺无聊的，到了西地中海又赶上了暴风雨，我只能在甲板下闷了一天，除此之外，这趟前往加尔各答的航程可谓一次愉快的经历。在科伦坡，我买了一些花边，并把它们寄给了我在波士顿的母亲和姑妈。这里是一个小镇，房子都是白色的，四周都是样子怪吓人的密林。一切都是如此新奇，我兴奋极了。而且我知道，这一切不过是前奏而已，只是当时的我对此没有充分认识。

*

1921年、1922年和1924年的三支珠峰探险队都经由加尔各答前往正式起点大吉岭，不过，登山俱乐部珠峰委员会和该俱乐部创始组织皇家地理学会像赞助探险队一样，出资赞助代理人，让他们在加尔各答待

命，分类整理成箱的补给和装备。如此一来，在登山者抵达的时候，他们所需要的每一样东西要么是已经装上了前往大吉岭的火车，要么是整理完毕，只待装车。

我们是一支秘密探险队，而且并不合法，所以自然不会有代理人在加尔各答等我们。理查负责支出布罗姆利夫人的钱，至少是在“雷吉表亲”在印度接手此事之前，财政大权都掌握在他手里，而且，很快理查就告诉我和让-克洛德，印地语“bandobast”一词为“安排”之意。很显然，在加尔各答，“bandobast”（加尔各答大部分人都说孟加拉语，而不是印地语，不过这个词依旧在这里沿用，我想这是因为在使用多种语言和多民族混合的印度，这个词差不多代表着一个人所周知的概念）与中东的“小费”是一个意思，也就是说，就算要做最简单的事情，都得使钱。

不过理查和马洛里等人一起参加过最早的两次珠峰探险，而且对探险队的大小事宜都很感兴趣，包括想在加尔各答办事就得付小费这种潜规则（我和让-克洛德只希望稍后在大吉岭和西藏，理查也能搞定一切），所以我们到达加尔各答的第三天下午，那12个沉重的大箱子便从码头运到了火车站货运站。箱子里除了有从欧洲带来的必需品外，还有很多理查的优质新绳子。

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将从加尔各答另一边的锡尔亚达火车站搭乘一辆名为大吉岭之星的夜间火车——姑且说那是一辆火车吧——只到西里古里站，那里是一个小贸易中转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抵达时间是第二天清晨6点30分。我们只能从那里换乘大吉岭喜马拉雅铁路列车，大家都说，那是一辆玩具似的窄轨列车，发着嘎嘎声攀爬喜马拉雅山脉最南端山麓，而后抵达大吉岭，攀升高度为海拔7000多英尺，英属印度下辖孟加拉殖民英政府的避暑之地就在那里。这趟火车将行驶大约400英里，理查告诉我们，大吉岭之星上太热了，而且尘土飞扬，根本别想

睡觉。

无所谓。反正我也没打算把待在火车上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睡觉。

我们待在加尔各答的第一天早晨收到了“雷吉表亲”的电报，上面是这样写的：

3月24日周二在大吉岭珠峰旅店见。届时我将担任此次探险的指挥。

——L./R.K.布罗姆利-蒙特福特

“担任此次探险的指挥，胡说八道。”理查说着用修长的手指将电报团成一团，然后扔到了地上。

“这里这个‘L./’是什么意思？”让-克洛德把皱巴巴的电报捡了回来，将之抚平，然后问道。

“Lord（勋爵）。”理查说着狠狠地咬了一下尚未点燃的烟斗柄，我本以为那烟斗柄会啪一声折断呢，“也就是雷金纳德·某某·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勋爵。”

“为什么他要在他的姓名里加入布罗姆利这个姓氏呢？”我问。英国皇亲的行事风格对我来说依旧神秘无比。

“我他妈的怎么知道？”理查厉声说。他很少会这样发脾气。我和让-克洛德被他的语气吓了一跳，不由得后退一步。“我只希望，这位所

谓的布罗姆利勋爵阁下，能提前一天从山上滚到加尔各答来，帮我们‘安排’一下，运这些又大又沉的箱子到该死的货运站去，我他妈的就是这么希望的。他住在这个讨厌的国家里，他了解这里的文化，在这里，做他妈的一件最小的事儿，都得他妈的使钱，这些贿赂行为虽然不是什么不可饶恕的罪过，可要是不这么做，在任何地方都寸步难行，而且没有一个人他妈的能守时赴约。所以，当我们真正需要他这个大饭桶时，这位‘探险指挥’跑到哪里去了？”

我和让-克洛德面面相觑，我觉得我俩都在想同一件事。乔治·马洛里一年前来到这里的时候身上可没有承担行政职责，后来他们到了西藏，领队杰弗里·布鲁斯在前往珠峰大本营为时五个星期的徒步行进途中病倒了。布鲁斯犯了心脏病，而且就连西藏山口的海拔都无法适应，要知道在这些地方，连珠峰的影子都还看不到呢，所以队医只能要求五十八岁的布鲁斯返回大吉岭，就这样，原本是登山领队的诺顿上尉成了探险队的总指挥，马洛里则成了登山领队。

不过，即便马洛里需要负责策划登山的后勤工作，但他无须负责更为沉重的行政职责，其中包括管理整个探险队，租骡子，雇挑夫，处理所有西藏和其他方面的要求，其中有一项工作最累人，那就是和整个英国探险队及100多名鱼龙混杂的挑夫打交道，而且还要应付他们之中有人突然患病的状况。

理查突然间发起了脾气，而正如我所说，我认识理查的·戴维斯·迪肯超过一年半了，我从没有听过他这样说话（对于后勤工作以及登山遇到的挫折，他平常的反应不过是耸耸肩，抑或露出一个冷笑，然后把烟斗点燃吸两口），我和让-克洛德盯着对方，我知道我们都在想，我和让-克洛德自由自在地享受航海乐趣时（风大浪大之际，让-克洛德就会出现短暂的晕船症状，因此变得软弱无力，因此，或许应该说他是在

晕船间歇“享受”蓝海遨游），理查则在处理无数关于未清算的钱款，以及行政、后勤和登山等方方面面的琐事。

在乘坐卡里多尼亚号航行期间，虽然理查每天都会为保持体形而锻炼身体，可他一直没有时间像我那样，每天在左摇右摆的甲板上慢跑几英里。每每都能看到他坐在那间头等舱房的小桌子边，伏案研究珠峰及其附近区域的地形图、照片和过去三次英国珠峰探险的官方报道和私人记述，其中就包括理查本人记满的20个笔记本，那是在他和马洛里闹翻之前，参加1921年和1922年珠峰探险时写下的。

我们的珠峰探险此时才处于起步阶段，正在做准备搭乘火车从加尔各答锡尔亚达火车站到西里古里小镇，然后一路向上前往大吉岭，从那里，前往珠峰的真正徒步行进才开始，然而，理查已经累了。

而且我还意识到事情不止如此。这位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勋爵发来的电报言辞嚣张，惹恼了理查。这位“雷吉表亲”本应该只是资助我们从大吉岭到珠峰的探险，而不是“成为探险的指挥”。也难怪理查会有此反应，我只是非常担心四十个小时之后，等到这两个男人真正见面了，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而且我还有一种可怕的感觉，那就是我们这次珠峰探险随时会有泡汤的危险。这当然不是第一支因为两位准领队之间的矛盾在行动之初就功亏一篑的登山探险队。（据我在随后六十九年里的观察，这也不会是最后一支因此而瓦解的探险队。）

然而，在这辆又吵又热永远布满灰尘的火车里，我们坐在同样又吵又热永远布满灰尘的头等车厢中，离开了锡尔亚达火车站，前往西里古里，我发现自己只是望着窗外我所经过的最无聊的风景：无边无际的稻田，偶尔有几个棕榈树种植园夹杂其间。这趟火车上可谓一团糟，有二等车厢的乘客，三等车厢的乘客，还有不花钱白坐车的乘客，这些蹭车

的人悬挂在除头等车厢外的每一节车厢的车门上、窗户上，更多的则待在车顶上。随着夜幕降临，数千堆篝火和提灯映入眼帘，我们一路经过的这片广袤平坦平原上的许多村庄因此变得清晰可见。仿佛有一百万人在同时烹制晚餐，大多数人都是在他们门户开放的家中或门口露天点一堆火做饭，即便我们的车窗关着，唯有高高安在墙上的小电扇慢悠悠旋转，传来一点点风，可还是有一股子并非完全令人讨厌的气味儿充斥空气，我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在这个天色渐暗的黄昏中，我们经过的大部分用来烧饭的火堆都是以干牛粪为燃料，这一点也得到了理查的确认。

理查并没有因为早前在加尔各答准备区突然发脾气而道歉，不过，随着我们所坐的这趟前往西里古里的夜车深入乡村，漆黑的夜色不时被村庄里或单独人家燃起的数百甚至数千堆火堆打破，他的态度举止表现出他不仅很抱歉，也很尴尬。在我们的小包房里，我们吃了一篮子旅馆烹制的烤鸡，喝了一瓶口感很棒的白葡萄酒，待会儿我们三个人还要躺在这里的折叠床上睡觉。吃完之后，理查烟斗里的烟草香味与印度潮湿空气里夹杂着的牛粪味儿混合在了一起。

这样的平静有些不同寻常。我们很少交谈，随着这列小火车发着轰鸣声驶过一个个村庄，一栋栋房子，这些地方因为篝火和偶尔出现的几盏提灯而变得闪亮，我们几个人反而对窗外飞快闪过的动人景色更感兴趣。我们此时正往高处爬升了一点点，不过我们都知道，明天早晨，那辆窄轨大吉岭喜马拉雅铁路列车将搭载着我们从接近海平面的高度一路爬升到平均海拔高度7000英尺左右的大吉岭，而这座城镇和布罗姆利-蒙特福特茶园就位于被称为小喜马拉雅的马哈巴拉特山脉。

太热了，我们只好打开窗户，如此一来，更多的尘土、烟雾和飘飞的灰烬全都一股脑儿钻了进来，不过随着我们呼啸着驶过更多的椰子和

香蕉种植园，混浊且潮湿的空气变得微微凉爽起来，一阵阵热带灌溉棕榈树的浓郁臭味飘来，牛粪篝火的烧饭味儿就算没有被这股味儿掩盖，也渐渐与之混合在了一起。

在离开加尔各答的三四个小时之后，这辆大吉岭之星快车哐当哐当地驶过了萨拉桥，这座桥横跨在帕德马河上，非常有名。这之后，四周变得漆黑一片，唯有平原另一边成千上万座影影绰绰的遥远村庄划破了这黑夜。

晚上11点，我们三个人都躺在铺着薄褥垫的折叠床上，从我那两位登山伙伴制造出的声响来判断，他们没一会儿就沉沉地睡去了。

有那么一会儿，我烦得很，各种想法和疑虑在我脑海里兜兜转转，明天晚上或周二早晨，与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勋爵在珠峰旅店的会面可能会像我担心的那样，演变成一场灾难。过了一会儿，伴随着列车的摇晃，以及大吉岭之星的铁轮碾压在铁轨上发出的舒缓声响，我也睡着了。

*

第二天清晨，我们在西里古里车站给英国人和其他国家的白人乘客准备的保留区里喝了茶与咖啡，吃了一顿丰盛的西式早餐，然后便换乘了那趟窄轨列车。这趟车总是在大吉岭之星抵达西里古里三十五分钟后准时发车，前往大吉岭。坐着这辆火车行驶了7英里后，我们来到了苏克那车站，开始沿着极陡峭的之字形转向线，慢悠悠地驶向大吉岭。这辆火车真的非常小，好像小男孩们梦寐以求的那种玩具火车，只不过稍稍大了一点儿。拥挤不堪的孟加拉平原上那股潮湿的气味儿很快就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清新的微风，我们还看到了一片绿色的茂密森

林，林子里散发着雨后的清新气味，树林间时而出现茶园一行行高低起伏的茶树。我们原本预计会在正午抵达大吉岭，但我们碰到了两次岩崩，滚落的岩石横亘在铁轨上，因此耽搁了好几个小时。

“康尼岛小玩具火车”的工程师和消防员在三等甚至是二等车厢里一通吆喝，叫出了十几个人去搬从雨后湿透的悬崖上掉落下来的岩石，不过我和让-克洛德也满腔热情地加入其中，用撬棍撬起那些小块岩石，把它们从铁轨上弄走。

理查站到一边，双臂交叉，恶狠狠地瞪着我们。“要是你们现在弄伤了后背、大腿或者双手，”他轻声说，“你们攀登珠峰的机会就泡汤了。我的老天，让其他乘客去搬吧。”

我和让-克洛德笑了笑，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却也没搭理他，继续帮着清理铁轨，而那个工程师、消防员和一无是处的列车长（在大吉岭喜马拉雅铁路玩具列车发车之前，这个人就收走了我们的车票，因为人没法在一个个小车厢之间穿行，不过从那之后，这个人就闲待着，没活可干）全都懒洋洋地看着我们，交叉着手臂，皱着眉头。时不时地，他们还用孟加拉语、印地语和其他一些方言大喊大叫，要么是指挥我们，要么就是批评我们几句。最后我们终于把铁轨清理了出来，我和J.C.摇摇晃晃地走回了车厢。

又行驶了12英里后，我们居然再次碰到了岩崩，火车再次停了下来，这一次掉下来的岩石和砾石更大，一股脑全都堵在了铁轨之上。“暴雨。”那位工程师说着耸耸肩，抬头看看我们上方的垂直悬崖，无数微型“瀑布”从那里流下来。我和让-克洛德再次和那些二三等车厢的乘客一起，把数吨重的岩石撬离铁轨。理查可好，直接躺在他的铺上，打了个盹儿。

就这样，我们晚了好几个小时才到大吉岭，并没有按照列车时刻表承诺的那样在正午抵达，而是快到黄昏的时候才到。因为下暴雨，在我们快到大吉岭的路上，并没有看到据理查说平时都能看到的干城章嘉峰和喜马拉雅山脉的其他高峰。搬了几吨沉的石头，我们两个都累得腰酸背痛，而且有了瘀伤，尽管权当是为登山磨炼体魄了，可我们的肌肉还是疼得厉害，而且登山时必不可少的手指也被划破了，流出血来；我们这一队的第三个成员也在“流血”，不过他是恨我们恨到快吐血了。

我们走回康尼岛快线第五节也就是最后一节车厢，那里是所谓的“运货车厢”，其实就是一个平板挂车，我们的箱子和盒子被胡乱捆牢在上面，覆盖着防水布，而我们真不晓得，该怎么才能把这好几吨重的东西运到珠峰旅店去。（探险队员，特别是领队，往往都会被邀请待在山上的总督府邸，不过我们的探险完完全全是一次非官方活动，所以我们只想神不知鬼不觉地行事。我们住店时也不能引人注目。）

突然之间，如同奇迹降临一般，一个高个子男人举着一把雨伞从瓢泼大雨中向我们走来。他后面跟着十几个挑夫，这些人从三辆福特卡车里涌出来，在卡车的驾驶室后面，有木制车板。火车站月台没有篷顶。在海拔7000英尺的这个地方，雨水冰冷无比，卡车引擎盖里冒出蒸汽，引擎依旧运转着，散发出热量。

这个高个子男人穿一件雅致的米色棉袍，长羊毛背心垂挂下来，有点儿像棕色围巾。他头戴一顶帽子，设计精致，大小正合适，这帽子的款式与我迄今为止在印度所见的帽子都不一样。他看上去既不像印度人也不像中国人，说他不像后者，是因为他身上亚洲人的特点并不多，说他不像前者，是因为他的肤色并非深棕色，个子不够矮，而且发色不够深，他可能是一个传说中的夏尔巴人。我对夏尔巴人简直如雷贯耳，我知道夏尔巴人往往个子都很矮，这个男人的一双棕色眼睛与我的双眼在

一般高度，而我的身高则是6英尺2英寸。他既没说话，也没做任何手势，可不知怎的，他身上散发出一股强烈的威严感。显然就像有些人说的那样，这人真可谓“威风凛凛”。

理查冒着雨向前走了几步，雨水从他的帽子上如瀑布似的落下来，这时候那个男人把雨伞举了过来，如此一来，那把宽大的圆形黑伞就能多遮住一点儿理查的身体。

“是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勋爵派你来的吗？”理查问。

那个人盯着理查。雨水哗哗落下，有那么一会儿，我们之间一片沉寂，故而显得时间极为漫长。

理查只好指着他自己的胸口，说：“我……理查·戴维斯·迪肯。”然后他指着那个高个子男人的胸口，“你呢？”

“帕桑。”他的声音太轻了，伴随着雨滴吧嗒吧嗒落在雨伞上的声音，我勉强才能听清他的话。

“还有呢？”理查问。

“帕桑……酋长。”

我淋着雨走近，然后伸出手。“很高兴见到你，帕桑萨达[\[30\]](#)。”

这个男人一动不动，只是挪了挪雨伞，往我头上遮了遮。

“不，不，杰克，”理查说，几乎是在瓢泼的雨水中大声呼喊了，“‘Sirdar’的意思是‘首领’。他是这些挑夫的头儿。很明显现在只有帕桑能帮我们。”他转过身看着那个大高个儿。“帕桑，你……能……搞

定……这些……吗？”理查猛地指了指一堆堆盖着防雨布的箱子，而我和让-克洛德已经开始着手解开捆绳。“搬……到……珠峰旅店？”理查茫然地指着山上黑漆漆的梯形山城大吉岭，然而雨太大了，什么都看不清楚，然后他用更大的声音又说了一遍。“珠峰……旅店？”

“不成问题，迪肯先生。”帕桑用一口标准的牛津剑桥口音英语说。他那温柔低沉的声音听上去与理查的口音一样，都很像上流社会英国人的音调。或许他的音调更为标准。“五分钟就好。”

帕桑把雨伞交给我，然后走进雨中，用印地语和孟加拉语对那十几个在瓢泼雨中默默等待的挑夫大喊。那些人冲过来，把箱子上的绳子解开，然后快速地将它们搬到几辆福特卡车的后面。不知怎么回事儿，反正我只记得我侧着身体靠在第一辆卡车乘客座一边的门上，让-克洛德一只脚踩我的左膝上，然后我们三个人居然就都挤进了驾驶室里，帕桑也在里面，他负责开车。瓢泼大雨越下越大，卡车颠簸着行驶，上下震颤，齿轮摩擦时嘎嘎直响，转过一个个看不见的弯，在一条仿佛没有尽头、陡峭且模糊的之字形路上前行，唯一一个尚能用的挡风玻璃刮水器砰砰不停地在帕桑前面以最小的弧度刮着雨水，无论是从前面、侧面，还是后面，我什么都看不到。不管大吉岭是个什么样子，我都甭想在这个夜里看清楚。

在开车上山的途中，我们四个人谁都没有说一个字。

*

我本以为珠峰旅店会是一栋老旧的石屋，周围也是一些老旧的石屋，除了灰色，还是灰色。可我们停在了一栋高高矗立在山坡上的三层维多利亚式建筑前，旅店十分亮堂，看上去富丽堂皇。这座旅店或许很

符合美国人心里想象的老派伦敦小镇的模样，因为这里有山墙、椽、塔楼，精致的停车门廊里有砖砌的车道和伊丽莎白时代的柱子，正门右侧有一栋木瓦角楼，前面花园里铺有一条白色碎石路，旅店前面栽种着枝繁叶茂的小树（并非那种我们坐着那辆小火车在较低海拔地区穿行其中的多树干高大印度榕树），后面则种着优雅高大的松树。

我们刚一走到旅店大门处，大雨便戛然而止，仿佛有人关掉了水龙头。没过多久，一轮满月便从匆匆飘走的云后露了出来，照亮了旅店后方北面、东面和西面那些应该是高峰雪顶的物体。

“这里离喜马拉雅山脉并不近，是不是？”我们三个人从酒店又向后退了几步。走出旅店的飞檐，抬头望着，眼前所见不是什么山峰，肯定就是更多的云而已。这些云距离大吉岭非常远。

“那是照射在冰雪之上的月光，”让-克洛德说，“山峰与山脊。”

虽然已经很晚了，可还是有四个衣着华丽的帅气男服务员从大厅里急匆匆出来，把我们的行李（有几个手提箱，不过大部分都是背包和旅行袋）搬进旅店。理查坚持我们几个去找帕桑及福特卡车里的其他挑夫，确认我们的装备已经安全存放。一看才知，我们的东西被放在一栋巨大的建筑里，显然这里曾是珠峰旅店的大马厩。在帕桑的监督下，挑夫们小心翼翼地把我们的箱子运送进三个带有摇摆高门的大马厩里，重新盖好防雨布。

“我觉得我们之中应该有个人留下来，看着我们的……”理查道。

不过，在把我们的箱子过了数，检查完毕，确认防雨布也都系紧之后，帕桑关上马厩大门，把门前沉重的锁链锁好，并默默地把钥匙交给理查。“迪肯先生，今天晚上一切都会安然无恙。我派了茶场一个非常

值得信赖的雇工来这里睡觉和放哨，以防万一。谁也不知道会不会有意外发生。”

我们步履艰难地走回了旅店前面，四周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气味儿，铺天盖地席卷而来，有潮湿的草叶味儿，肥沃土壤味儿，车道两边花园里各种花朵的馥郁香气，拱桥下潺潺流水边湿漉漉的苔藓味儿，潮湿的树皮味儿，车道上没有铺砖和其他铺路材料的地方都铺着树皮，而或许最为浓烈的气味儿还属茶树散发的香气。在山城大吉岭之上、之下和两侧的陡峭山坡上，有成千上万块绿色的梯田，此时梯田被月光照射得十分明亮，田里栽种着数十万株茶树，茶树已经成熟了，湿漉漉的，在高山微风的吹拂下，茶树香气迎面袭来。整个城市灯火通明，很多都是电灯。

旅店的夜间值班经理是个印度人，打扮正式，穿着长礼服和19世纪的高领圈，我们来到他的旅店，他似乎非常兴奋。宽敞的大厅异常空荡，只有几个守候在近旁的服务员，帕桑和我们三个人。

“好，好，好。”经理一边用浓重的印度口音说，一边打开巨大的登记簿，将之转过来，然后拿出一支高档钢笔。红木柜台因年久和经常使用而闪烁着金光。“布罗姆利探险队，好，好，”经理含笑继续说，“尊敬的布罗姆利-蒙特福特探险队光临敝店，我们万分欢迎。”

理查眼中射出两道愤怒的目光，几乎（并非完全）足以浇灭经理的灿烂笑容。“我们不是……布罗姆利探险队，”我们的领队轻声说，“我们这一队人并没有命名。可如果要定名的话……那就是迪肯-克莱罗克斯-佩里探险队。”

“好，当然，好，好。”经理说着紧张不安地瞥了一眼帕桑，而帕桑

甚至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先生，好，好，我们顶层的一半房间都是为布罗姆利探险队保留的，那里是我们这里最好的套房，现在我们都把顶层称为马洛里之翼。”

理查叹了口气。我们都累极了。他在登记簿上签了名，然后把那支钢笔交给J.C.，J.C.签名后又把笔交给我。那些穿着制服的服务员迅速过来拿起我们行李箱、背包和旅行袋。这些人并非给我们搬运板条箱的深肤色挑夫。我们三个人和一位服务员挤进一部单厢升降梯，这是一部非常古老的铁制电动电梯，而负责发电的居然是一大堆错综复杂却依然在运转的链条和齿轮。一位操作员开始滑动升降机门，将之关上。

“等一会儿。”理查说着走向登记处。那位经理突然立正站好，仿佛一位正在接受昔日德国皇帝检阅的普鲁士士兵。

“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勋爵已经在这里住下了吗？”理查问。他的声音冷冰冰的，抑或他只是太累了才会这样说话，“要是他还没休息，我希望今晚能和他见一面。”

经理灿烂的笑容僵在了脸上，变成了一个龇牙咧嘴的表情，难看到了极点，他一边又是点头又是摇头——是的，没有，是的，没有——一边用眼睛直瞟帕桑。帕桑还默默站在原地，周围是一堆行李和几个服务员。

“见面定在明天早晨。”帕桑说。

“是，是，是，”放下心来的经理长吁一口气，“明天早晨……是的……早餐室可供几位使用。”

理查摇摇头，双手捋了捋稀疏的头发，走向升降梯里，我们还在那

里等着他。我们或许是准备攀登世界上最高的山，可今天晚上我们太累了，我们的豪华套房正在恭候我们，我们却连爬上三层楼梯去房间的力气都没有了。

深蓝色是一种奇怪且少见的颜色：比海蓝色要深，甚至比更深一些的蓝色，即画家口中的藏青色，还要深。我的母亲画画时并不经常使用深蓝色，可当她用到这种颜色时，她就会用拇指把小块纯天青石碾成粉末，然后从杯里滴几滴水或者用她的唾液把粉末浸湿，接下来用她的调色刀用力地刺戳，把一点点这种浓郁到极致的色调，也就是深蓝色，涂到她正在创作的海景和天空景色的画上。若有一丁点儿过量，色调平衡就会被打破。如果用量刚刚好的话，那会是世上最美丽的色彩。

珠峰旅店的套房名副其实，起居室里摆放着加了厚垫料的维多利亚式家具。我们的观景套房有高大的窗户，都面朝东南方，可以看到旅店下方山坡上那些大吉岭建筑物；拉开窗帘，透过不停移动的云朵，能看到一座座高山，它们如同壁垒一样巍峨耸立在北方和东北方，山峰上白雪皑皑，笼罩在月光之下。“哪一座是珠峰？”我用恭敬的语气问理查。

“左侧中间，那一座看上去很低的小山峰.....你根本看不清楚，”他

说，“近处的几座高峰如卡布尔峰和干城章嘉峰把珠峰挡住了。”

在这个宽敞的套房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间卧室，而且.....最棒的是.....居然有羽绒床垫。

我和让-克洛德真想一觉睡到第二天早晨10点，谁晓得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再在羽绒床垫上睡觉啊？可理查早早地穿戴整齐，脚踏登山靴的他走起路来靴底噔噔直响，一手毁了我们的安睡计划。他砰砰砰敲打我们的房门，把门打开，先是叫醒了让-克洛德，然后咚咚咚走进我的房间，一把拉开厚重的窗帘，让高海拔地区的阳光照射进来，把我叫了起来，而这时候，太阳才刚刚出来。

“你能相信吗？”他厉声说道，这时我正东倒西歪地坐在我那既舒服又暖和的床边。

“相信什么？”

“他没让我进去。”

“谁没让你进去哪里？还有，现在几点了？”我的语气有些不客气。我现在都怒火中烧了。

“快7点了。”理查说着走进让-克洛德的房间，确定他已经起床穿衣服了。等他回来的时候，我正从盆里把肥皂水泼到脸上和腋窝，然后换了新衬衫和长裤。昨天晚上我洗了一个很长时间的热水澡，然后才上床睡觉，事实上，还泡在热水里的时候我就睡着了。我不知道在这家特别高档的珠峰旅店里是否应该正式打扮，可理查穿着斜纹布长裤，登山靴，白衬衫和亚麻背心，可见在这里人们不必穿着正式就可以去吃早餐。不过我还是穿上花呢夹克衫，打一条领带。即便这家旅店不那么正

式，能接纳理查的登山装。可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勋爵会不会介意就得打个问号了。

“谁没让你进去哪里？”我们在走廊里再次碰面时我又问了一遍。在理查真动气的时候，他会把本就很薄的嘴唇抿成更加薄的一条线。而今天早晨，根本就看不到他的嘴唇了。

“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勋爵。我们套房另一端的大厅整个侧厅都被他封闭了，还让帕桑酋长和另外两个夏尔巴人壮汉站在门口，这两人双手怀抱胸前，杰克，他们是在守着门啊，仿佛那里是他妈的闺房。”

理查厌恶地摇摇头。“很明显，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勋爵会睡到日上三竿，而且不希望被打扰。即便来求见的是几位不远万里而来，冒着生命危险去寻找他亲爱表弟尸体的登山者。”

“那是他深爱着的人吗？”让-克洛德问，他和我们并排走下极为狭窄的楼梯。

“谁？”理查厉声说，显然仍在为在雷吉勋爵的套房门前吃了闭门羹而生气。

“小珀西瓦尔勋爵，”让-克洛德说，“珀西表弟。布罗姆利夫人的败家儿子。我们要去寻找的就是此人的冰冻尸体。小珀西是大吉岭的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勋爵深爱着的人吗？是这位雷吉表兄的亲爱表弟吗？”

“我他妈的怎么知道？”理查咆哮道。他领着我们下楼，来到那间宽大的早餐室。

“我看我们先好好吃一顿早餐，”我说，然后就再也听不到理查式的怒吼了。印度把我们朋友阴暗且焦躁的一面召唤了出来，我们从来没见

过他这样。我认识理查·戴维斯·迪肯好几个月了，我始终相信，在他选择当众表露情感之前，他肯定会先把自己的头扭下来。

没过多久，我就发现我的这个认知简直大错特错。

细长的早餐室空荡荡的，只有一张七人用餐桌。半夜接待我们的那位经理带领我们来到桌边，放下五份菜单。我和让-克洛德同坐在桌子一边，理查坐在我们对面，我们把我右边的桌子首位和理查左边的座位留空。我本以为早餐会是英式自助餐，就是上流社会吃的那种，想吃点什么自己动手拿，可珠峰旅店给我们吃的显然不是这种早餐。一共五份菜单，这就表示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勋爵和另外一个人要加入我们，没准儿另一个人会是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勋爵夫人。这可不是什么福尔摩斯级的推理，早晨没喝咖啡，我现在依旧昏昏沉沉地想睡觉。

等了他们二十分钟之后，我们决定点餐。等待的大部分时间都很安静，只有我们的肚子传来咕咕叫声。早餐是纯正西式的。让-克洛德只点了松饼和黑咖啡，而且是一大壶黑咖啡哟。这位既是值班经理也是服务生的先生噘着嘴板着脸说：“不要茶吗，先生？”

“不要茶，”让-克洛德咕哝着说，“咖啡，咖啡，只要咖啡。”

身兼值班经理和服务员的这位先生闷闷不乐地点点头，然后慢吞吞地走近几步，赫然站在我身边，又把笔举了起来。“佩里先生呢？”

我本应该发现这有些不同寻常，他居然光是凭借我们昨晚的登记就能记住我的名字，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除了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勋爵和夫人以及他们的随从，我们似乎是这家旅店里唯一的三位客人。我不知道该点什么，在英国时我就点不到我真正喜欢吃的早餐，而这份菜单包括的又都是英式早餐。

理查朝我这边靠过来。“杰克，试试看蒙蒂全早餐。”

我没见到菜单上有这种早餐。“蒙蒂全早餐？”我对理查说，“那是什么？”

理查笑笑。“信我的没错。”

我点了一份蒙蒂全早餐和咖啡，理查也点了一份蒙蒂全早餐，另要了茶，让-克洛德又喃喃地念叨着“咖啡”，然后，长长的房间里再一次只剩下了我们三个人。

“珠峰旅店这些日子生意不太好啊。”等餐时我说。

“别傻了，杰克，”理查说，“一看就知道，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勋爵包下了整栋旅店，就为了不让别人知道我们今天在这里见面。”

“噢。”我说，感觉自己真够缺心眼儿的。不过更傻的是我居然又问了句：“为什么他要这么做？”

理查叹口气，摇了摇头。“我们这一趟得避人耳目，路过大吉岭时必须神不知鬼不觉。”

“哦，”我刨根问底，“如果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勋爵不让别人到这个地方来，以便我们今天早晨可以见面……那他在哪儿？为什么让我们一直等？”

理查耸耸肩。让-克洛德说：“显而易见，英国的勋爵到了印度都喜欢睡懒觉。”

我们的早餐送来了。咖啡喝起来就像微热的地沟水。我的早餐盘上

高高摆着一大堆油炸食品，有些直往盘子外面掉，仿佛是在逃跑；这一堆东西包括六片烧焦了的培根，至少五个煎蛋，两大片厚厚涂着黄油的炸面包，某种半流动的黑色布丁，炸番茄蜷伏在烤番茄边上，一排外皮都被炸焦了的香肠，皮开肉绽的炸洋葱被随意撒在盘子各处，昨天晚餐的剩菜和土豆现在被稍稍一炸，然后杂乱地堆在一起：我知道这乱七八糟的剩菜与土豆叫油煎菜肉。我讨厌油煎菜肉。

以前我倒是也吃过大份的英式早餐，不过这一盘.....也太离谱了吧。

“好极了，”我对理查说，“为什么这叫作‘蒙蒂全早餐’？这个‘蒙蒂全早餐’是什么意思？”

“意思吗，差不多就是‘全包括’，或者‘应有尽有’。”他已经按照英国人的方式，开始用叉子叉住这些油炸食物往嘴里送，真叫人没法忍受，只见他左手持叉，叉头朝下，叉背冲外，插起一块摇摇欲坠的食物，右手则一直拿着餐刀切那一大堆凝胶状食物。

“‘蒙蒂全早餐’是什么意思？”我打破砂锅问到底，“这个词的来源是什么？谁是蒙蒂？”

理查叹口气，放下叉子。相比食物，让-克洛德显然对山景更感兴趣，他此刻正看着窗外大吉岭的明媚晨景。

“杰克，关于‘Full Monty（全早餐）’这个词的词源，有很多解释，”理查缓慢而庄重地说，“我觉得最靠谱的一个说法源自蒙塔古·伯顿爵士的裁缝生意，我想他是在世纪之交后不久开始这门生意的。伯顿的服务可以说是最自相矛盾的，他给普通资产阶级男性定制西服。”

“我觉得你们这些英国人穿的全是定制西装.....你在伦敦给我定制西服的时候怎么叫来着？”我说，“定做。”

“定制西装当然只是上流社会的专享。”理查说，“不过蒙塔古·伯顿爵士把这种定制西装卖给那些成年后只会穿几次西服的男人，比如他自己结婚的时候，他的孩子们结婚的时候，朋友们的葬礼，他自己的葬礼，诸如此类。而且伯顿的商店有一个特色，就是为顾客终生改裁同一套西装，这样，资产阶级绅士发福了，他的西装也可以改大。而且改动过的西装不会像波士顿人所说的那样‘过时’。伯顿最初只有一家店，我想这店位于德比郡，几年之后，他就拥有了遍及整个英国的连锁店。”

“那么，要求Full Monty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我想要全套西装？每样都要？”

“对极了，我亲爱的朋友。外套，裤子，背心.....”

“是马甲。”我纠正。

理查又眯起了眼睛。事实上这一次是因为我切香肠时把汁液溅到了他身上。

我说几句挖苦话，接着便说不下去了，嘴巴张开，无法闭上，因为我这一生所见过的最美的女人走进了房间。

*

我无法淋漓尽致地把她描述出来。几十年前，当我第一次尝试动笔把这些回忆写下来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一点，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患上癌症，死亡的阴云尚未笼罩在我的头上。当时，到了描述.....她的时

候，我便不得不放弃那次尝试。或许，通过形容她不是什么样的人，我

可以让你们了解到一点点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当时是1925年：时尚女性都有一定的样子。要想在1925年做个时尚女，就意味着女性的胸脯必须像男孩子一样平（我听说天生没有平胸的女性可以买胸带或其他类似的内衣制造出平胸效果），而与帕桑并肩走进早餐室的这个女人的的确确胸脯鼓鼓的，不过她并没有刻意炫耀她的丰胸。事实上，她穿了一件细亚麻衬衫，那更像是一件男式衬衫，而不是女性的罩衫，剪裁式样很像男性工人的野外工作服。但这并没有掩盖住她的玲珑曲线。

1925年的时髦女人会把头发剪短，再把一部分头发做成卷发，波士顿、纽约、伦敦的妓女、荡妇尤以贴在额头和两鬓的卷发为时尚，抑或最最时髦的人则喜欢留短髻发。而这个与帕桑在一起的女人有一头天然蜷曲的长发，垂到肩膀之下。

1925年流行的女性发色是近似于银灰色的金色，这个女人的发色却很深，介于蓝色和黑色之间。阳光照射到她的一头长发上，随着阳光的移动，她一头乌黑卷发上的光泽不住闪烁和舞动。我在哈佛大学遇到过老于世故的社会女性，在波士顿地下酒吧遇到过妓女，这些女人都把她们真正的眉毛拔光，然后用眉笔画上细细的、高高弯起的假眉毛，这是珍·哈露迅速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导的时尚潮流。而这个朝我们的桌子走过来的女人有两道浓密的黛眉，眉弯的幅度不大，却无限秀美。

还有她的双瞳……

当她在25英尺开外的楼梯底部时，我以为她有一双蓝色的眼睛。可在她走到20英尺远的地方时，我意识到我想错了，她那双眸子是深蓝色的。

深蓝色是一种奇怪且少见的颜色：比海蓝色要深，甚至比更深一些的蓝色，即画家口中的藏青色，还要深。我的母亲画画时并不经常使用深蓝色，可当她用到这种颜色时，她就会用拇指把小块纯天青石碾成粉末，然后从杯里滴几滴水或者用她的唾液把粉末浸湿，接下来用她的调色刀用力地刺戳，把一点点这种浓郁到极致的色调，也就是深蓝色，涂到她正在创作的海景和天空景色的画上。若有一丁点儿过量，色调平衡就会被打破。如果用量刚刚好的话，那会是世上最美丽的色彩。

这个女人眼眸的深蓝色可谓恰到好处，既令她其余的美好完美无缺，又使她其余的美好更添几分亮丽。她的眼睛完美无瑕。她整个人亦是一个完美的可人儿。

她从房间那边走过来，帕桑在她右边，落后半步的距离，然后他们两个人走到桌子首位的空座后面停了下来，这样一来，理查处在她的右边，让-克洛德和我在她的左边，而我则像呆子一样注视着她。我、理查和让-克洛德连忙起身，和她打招呼，不过我承认我站起来时更像是一个弹簧装置弹了起来。让-克洛德笑了。理查没笑。帕桑拿着一堆书，还有看上去像是一卷卷地图的东西，不过我的双眼正忙着，根本抽不出空在帕桑或我的朋友们身上流连。

除了一件漂亮的亚麻衬衫，这个女人还穿一条骑马裙，系了一条宽腰带，其实那是一件马裤，但看上去很像裙子，而且似乎是用世界上最柔软、最精美的软羔皮做成的。在大吉岭高山阳光的照耀下，软羔皮变成了一种更为淡雅的均匀色彩，且变得更加柔软了。真有点儿像她穿着种植茶园的工作服来了这里（如果有这么剪裁合身的工作服的话）。她的骑马靴是那种女士只有在高高的草地和蛇形地域骑马时才会穿的靴子，看上去是用极为柔软的皮革制成，我觉得那肯定是刚刚生下来的小牛犊的皮。

她站在桌子首位边上，帕桑轮流和每个人点头示意。“理查·戴维斯·迪肯先生，让-克洛德·克莱罗克斯先生，雅各布·佩里先生，我很荣幸地向各位介绍凯瑟琳·克里斯蒂娜·雷吉娜·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

在一一介绍我们的时候，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向我们每个人点点头，不过她并没有主动和我们握手。她戴一双与她的靴子同样材质的薄皮手套。

“佩里先生，克莱罗克斯先生，终于见到两位，我感到非常愉快，”她说，然后转身面对理查，“还有你，迪奇，我表兄查理和表弟珀西小时候时常给我写信讲你的事儿。你从前还真是个野孩子呢。”

“我们期待能和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勋爵见一面，”理查冷冷地说，“他在附近吗？我们有关于探险的事儿和他商量。”

“蒙特福特勋爵在我们山上的种植场里，乘车三十分钟便到，”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说，“不过我恐怕他无法与各位见面。”

“为什么？”理查问。

“他在茶园的地下墓室里。”这个女人说，她那双令人惊艳的双眸一直清澈无比，而且始终看牢理查的脸。她像是有些高兴。“我和蒙特福特勋爵1919年在伦敦结婚，然后我们回到印度，回到这座茶园，这里是我长大的地方，也归我管。在我成为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的八个月后，蒙特福特勋爵罹患登革热，与世长辞。他一直不曾真正适应印度的气候。”

“不过我给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勋爵写过信……”理查气急败坏地

说。他从上衣口袋里拿出烟斗，用牙齿紧紧咬住烟斗，却没有动手装烟叶或将之点燃，“布罗姆利夫人说的是表亲雷吉^[31]，所以我自然而然地以为是.....”

她笑了，我的双腿变得更软了。“凯瑟琳·克里斯蒂娜·雷吉娜·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她轻声说，“我的朋友们叫我‘雷吉’。克莱罗克斯先生，佩里先生，我真心希望你们叫我雷吉。”

“雷吉，叫我让-克洛德吧。”我的朋友说着朝她一躬身，执起她的手，亲吻了一下，尽管她还戴着手套。

“杰克。”我挤出这两个字。

雷吉在桌子首位坐下，这时候那个仪表堂堂的大高个儿帕桑像个保镖似的站在她身后。他交给她一幅地图，她将用过的盘子和杯子随手推到一边，腾出空间，把地图铺在桌子上。我和让-克洛德看了对方一眼，也坐了下来。理查使劲儿咬了一下烟斗柄，噼啪一声清晰可闻，不过他最后还是坐了下来。

雷吉开始说话。“你们建议的路线是标准的路线，其中大部分我都同意。后天我们可以开茶园的卡车到第六英里石，在那里做最后的打包工作，并将物资装在驮兽身上，然后和夏尔巴人一起步行穿越提斯塔桥及周边地区，抵达甘旁，另外一些我们的夏尔巴人会准备更多骡子在那里等我们.....”

“我们？”理查说，“你说我们？”

她笑着抬头看着我们。“这是当然，迪奇。我姑妈同意资助你们去寻找珀西表弟的尸体，所以我和你们一起去自然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这

次探险要得到继续资助，这是一个绝对条件。”

理查肯定已经意识到，他快把他最喜欢的烟斗的柄咬断了，于是猛地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险些碰到雷吉的头。他没有道歉，反而这样说：“你加入珠峰探险队？一个女人？还要去大本营？还要去西藏？简直荒唐。可笑至极。绝无可能。”

“要想为寻找珀西瓦尔表弟尸骨的探险得到资助，这是绝对条件，这是我的探险队。”雷吉说，笑容依然挂在她的脸上。

“我们会继续探险，但你不能参加。”理查说。他的脸涨得通红。

“你完全可以这样做，但再也不能从布罗姆利家的财产里得到一分钱。”雷吉说。

“很好，我们就用我们已有的资金继续行动。”理查吼道。

哪里来的资金？我琢磨着。就连从利物浦到加尔各答的船票都是用布罗姆利夫人的钱买的……很显然这些钱都是雷吉的茶园赚来的。

“除了我的赞助必不可少外，我会告诉你们两个我参加这次探险的理由，”雷吉冷静地说，“你要么当个好人听我说，要么继续弄出那些无聊的声音来打断我。”

理查交叉着手臂，一言不发。看他脸上的表情，还有他那副架势，就知道他绝对不会被说服。

“首先……或者说，这是排在资金之后的第二个理由，”雷吉说，“你们的探险队居然没带医生，这简直太可怕了。前三支英国珠峰探险队至少都带了两位医生，其中一位是外科医生，而且通常情况下他

们会有两位以上的医务人员随队。”

“战争期间我学了一些重要的急救知识。”理查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

“我肯定你确实学过，”雷吉面带笑容说道，“在探险过程中，如果我们任何一个人受了弹片伤或被机枪射中，我一点儿也不会怀疑你能让我们多活几分钟。可在西藏的战线后方压根儿就没有急救所，迪肯先生。”

“你是想告诉我们，你是一位能干的护士？”理查说。

“是的，我的确是，”雷吉说，“在我们的两个茶园里共有1.3万名当地人工作，因为他们，我学习了很多护理技术。不过我要说的重点不在于此。我准备请一位优秀的医生加入我们的探险队。”

“我们没有钱加入人了……”理查道。

雷吉优雅地扬起一只手，打断了他的话。“帕桑医生，”她对她的酋长说，“你愿意对这几位先生说说你的从医资历吗？”帕桑医生？我心想。我得坦白，在帕桑用那口流利且文雅的英国口音说出下面这番话之前，有那么几秒钟，印度托钵僧、神棍以及海地伏都教巫医的模糊形象在我们脑海里蹿来蹦去。这么想真令我羞愧难当。

“我在牛津和剑桥分别上过一年大学，”这位高个子夏尔巴人说，“后来我在爱丁堡医疗中心受训过一年，在密德萨斯医学院受训过三年，在海德堡，向著名的胸外科医师克劳斯·沃海姆医生学习过十八个月的外科学，在回到印度之后，我在拉合尔的卡拉斯修道院医院当过一年住院实习医生。”

“剑桥和牛津从来不允许……”理查说，接着把后面要说的话生生咽了回去。

“不允许他们之中有东方佬？”帕桑医生不带一丝敌意地说。他露出了至今我们见过的第一个灿烂笑容。这笑容里没有夹杂着一点儿恶意。“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他接着说，“这两座优秀学府出现了奇怪的幻想，以为我是埃达普王公的小儿子，我说的爱丁堡和密德萨斯医学院也是这样想的。在你进剑桥求学前，迪肯先生，我在那里待了一段并不长的时间，在当时，和印度皇室保持良好关系对英国来说非常重要。”

我们都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让-克洛德小声问道：“帕桑医生，恕我冒昧地问一句，您接受了如此卓越的医学训练，而且成为了一名有行医执照的医生，为什么你会回到这里……在雷吉的……在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的茶园里……当一个……酋长？”

他又露出了灿烂的笑容。“酋长只是我这次到西藏圣山珠穆朗玛峰探险的名衔，”他说，“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刚才说过了，有13,000多名男女工人直接接受她的雇佣。这些工人还有家人。在大吉岭和喜马拉雅山脉南部之间的群山里，我作为一名医生的本领得到了施展。我们有两个种植场诊所，每个大茶园都有一个，恕我直言，无论是从医疗设备上，还是从可供药物方面，这两个诊所都比大吉岭的小型英国医院还要先进几分。”

“你和我们去探险了，谁给这里的人看病呢？”我听到自己这样问。

“除了我，最仁慈的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还送其他几个年纪更轻的人去英国和新德里学医。我们几个女性夏尔巴人已经在加尔各答和

孟买完成了护理综合训练，和我一样，为了回报她们的恩人，她们回到了茶园，为人们服务。”

“你真是个外科医生？”理查问。

帕桑笑了笑，这个笑容有些不同，较为犀利。“请允许我离开一会儿，我去从我的袋子里取手术刀和柳叶刀，然后向你展示一下，迪肯先生。”

理查转过脸来看着雷吉。“你说过有三个我们必须接受你一起去的理由。我们可以带着帕桑医生一起，对此我们感激不尽，可带一个女人去珠峰探险……”

“我认为，没有官方通行证，你们会发现在西藏寸步难行。”雷吉说。

“我……我们……”理查说。他用拳头敲击了一下桌子，“布罗姆利夫人承诺过，她会拿到通行证，还说我们到大吉岭时就能收到证明文件。”

“的确如此。”雷吉说。她把一只手举过右肩，帕桑把另一卷文件放在她的手里。她在地图上把那张厚羊皮纸抚平，而那张地图上则标着我们计划好的徒步路线，以大吉岭为始，穿越绒布，最后抵达珠峰，耗时五个星期。“各位想看一看吗？”她问，然后把证明转过来。

我们三个人全都站起来一点点，身体伏向桌子，好看个清楚。这是一份手写证明，笔迹漂亮极了，上面盖有六个印章和蜡封。

致帕里崇（PHARIJONG）、廷柯（TING-KE）、甘巴（KAMBA）和卡达（KHARTA）等地督领：

各位都已牢记在心，有几位大人要去一睹珠穆朗玛峰圣容，虽然在1924年那次所谓的“珠峰探险”之后，出现了一些无礼行为，但这次你们已得到特批，因为领队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是藏人和多位西藏当地首领的老朋友，我们希望她偕同她的几位同伴能够前往珠穆朗玛峰，尝试寻回她已故表弟英国勋爵珀西瓦尔·布罗姆利的尸首，而各位中的很多人都曾见过他。他于1924年在圣山上丧生，我们的朋友布罗姆利家族真心希望能够将他安葬。我们相信，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及其同伴必将一如既往地对待藏人表现友好和慷慨，正如她在她的大吉岭茶园中长久以来建立的传统一样。因此，特出具一份通行文书，望各位和西藏所有官员和子民，在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及其帮手提出要求之际，提供运输工具，如供骑行的马匹，驮兽及苦力等，务求令你们双方均获满意。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若需要其他帮助，不论白天黑夜，不论是在行进途中还是在休息之际，不论在她们的营地之中或附近还是在我们的村落里，都要予以诚挚的配合，她们提出任何关于运输工具或其他事宜的要求都应立即予以办理。不论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和她的帮手去到何地，西藏全境都应竭尽全力给予必要的协助。

水狗年签发

督领印章

理查一语未发。他面无表情，和我以前所见的他一模一样。九个月前的一天，我们在马特洪峰峰顶知道了马洛里和欧文遇难的消息，那时

候他的脸上没有一点儿表情，此时他这张面无表情的脸比当时更甚。

雷吉（我当然地直呼她的昵称）把督领的官文和那张大地图都卷了起来，交给帕桑，说：“我已经告诉旅店侍者把你们的衣物打包了。我们现在就得出发去茶园，这样就能利用今天余下的时间来讨论你们提出的路线，登山细节、途中所需的食物，如何与西藏当地首领打交道，以及所有其他事宜。明天早晨你们要选择你们的贴身夏尔巴人和马匹。我有很多很棒的人选，明天，趁着喝茶的工夫，我们就能选出60来个挑夫，他们将在天黑之前把装备装到驮兽身上。”

她站起来，大步走出早餐室，帕桑——是帕桑医生才对，我提醒自己——跟在她身后，保持一步远，他大步流星，姿势优美舒展，并没有被甩在后面。片刻之后，我和让-克洛德站起来，彼此对视，强忍着不在沉默无语的理查面前嘻哈笑出来，然后我们走到楼上，去看看我们的行李打包好了没有。

终于，理查也跟着我们走上楼去。

我突然意识到形势出现了逆转；我们现在需要祈求她带上我们去探险，而不是反过来她求我们。我看到理查的目光有几分呆滞，他也接受了这个现实。

雷吉的主茶园房子里有一间藏书室，里面的长长的读书桌上铺着好几张地图。在波士顿有钱的朋友家里，抑或在英国，我几乎没见过藏书如此之多的藏书室。即便是布罗姆利夫人的藏书室里也没有这么多层，这么多夹楼，亦没有这么多一直伸向宽阔天窗的圆形铁楼梯或可移动梯子。这张读书桌大概有14英尺长，两侧摆有地球仪，一个上面绘有古时地形，另一个绘有现今的地形，而地球仪的直径肯定有6英尺。我们围站在读书桌一端，除了雷吉在珠峰旅店给我们看过的标有我们建议路线的地图，另有几幅彩色地图放在那张地图之下或旁边。

那天早晨，我们气派十足地来到了山上的茶园，至少是雷吉和我们。三辆卡车拖运着我们的食物和装备一路向山上驶去，打头的一辆车由帕桑医生驾驶，不过我、让-克洛德和雷吉都坐在一辆1920年产劳斯莱斯银灵牌汽车的豪华车厢内。天下起了雨，司机所在的前座是露天的，不过让-克洛德舒舒服服地坐在带有厚垫子的后座上，挨着雷吉，但没有挤到她，她头上是黑色顶篷，而我则坐在J.C.对面一个小折叠座椅上，这个座椅只是个用皮革包裹的镶板，从我们和司机所在前座之间的隔离墙上翻下来。要命的是这条泥土路上到处坑坑洼洼，凸块随处可见，每一次我们碾压到了深坑或大块隆起物，我就会被抛起来，没戴帽子的脑袋便会与顶篷的硬帆布来个亲密接触，然后再次狠狠地跌到座位上。我的两条长腿只能和J.C.两条不那么长的腿交缠在一起，每次被弹起来之后，我都不住地道歉。

理查选择坐在司机左边的前座上。司机是一位印度人，身材不高，沉默不语，名叫爱德华，他的个子太矮了，我搞不清楚他如何才能看到银灵汽车那似乎没有尽头的引擎盖另一端。这辆车名叫“银灵”，可与其说它是银色的，倒不如说是一种淡奶油色，闪闪发光的水箱、车头灯底座、五条镀铬金属条纹——从水箱一直延伸到同样闪闪发光的保险杠。挡风玻璃窗框和很多其他亮晶晶的零星零件如封闭备胎的闪亮镀铬金属辐条，而备用轮胎就安在挡泥板下部前门前端。

车子的镶板可以滑动，这样雷吉就能和司机说话，此时只有右侧也就是司机那侧的镶板开着。发动机咆哮着，倾盆大雨砸到厚厚的顶篷上发出稀里哗啦的声音，如此一来，我们所有人都只能冲理查大喊，他才能听到我们说话。理查身后镶板上的玻璃采用磨砂工艺蚀刻着布罗姆利家族的族徽，那是一个狮鹫兽，执一柄格斗用的长矛，我见过布罗姆利夫人在林肯郡的房子里有一面飘动的旗子，旗子上也有同样的标志。

“你的茶园有多大，布罗……雷吉？”让-克洛德问，突然狂风大起，风声呼啸。

“距离大吉岭比较近的主种植场大约有26,000英亩，”雷吉说，“在西北方向更高的山上，我们有一个更大的茶园，不过大吉岭的那辆小火车到不了那里，只通这个主茶园，所以把那里的茶叶送到市场上就需要更多的成本。”

总共超过五万英亩啊，我心想。那得是好多好多的茶啊。随后我想起，英国人一天到晚都喝那东西，而且数以亿计的印度人也都有喝茶的习惯。

这里的陡峭群山上到处都是梯田，种植着一排排茶树，山上因而都变成了绿色，每棵树之间的间隔就和葡萄园里的葡萄树之间的间隔差不多，不过茶树要矮得多。我看到有男女工人穿着湿漉漉的棉制沙丽和衬衫，在无边无际的一排排绿色茶树之间工作，这些茶树沿着群山的曲线栽种，如同地形图上一条条弯曲的平行线。这片绿色颇具气势磅礴之势。

大约二十分钟后，我们在这条布满车辆碾压痕迹的陡峭泥土路上转弯，开上了一条白色碎石车道，这条车道很长，地势向上倾斜。我不知道自己期待这条长车道的尽头会是一栋什么样的房子，没准儿是另一栋石砌房屋，就像布罗姆利夫人在林肯郡的家一样，不过雷吉的家虽大却不张扬，周围有马厩和构造坚固的附属建筑，所以这里的色彩和风格更像是一栋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大农舍。三辆卡车跟在我们后面驶到了宽阔的车道上，不过在银灵汽车到达房子前面宽阔的碎石环路之前，卡车便转弯朝马厩和车库驶去。这条环路中央和外围种着各种各样的绿色热带植物，此时这些植物都湿漉漉的。车子停下，爱德华快步走过来打开

了雷吉这边的车门。

时到今日，我都没再坐过别人的劳斯莱斯。

*

热带地区的夜色降临，我们享用了一顿小牛肉美餐，餐厅的餐桌甚至比此刻仍摆着地图的14英尺长读书桌还要长，我们四个人——算上沉默不语的大高个帕桑医生的话，就是五个人——回到了那间藏书室，每个人都喝了白兰地，我和J.C.吸了雪茄，理查则抽着他的烟斗，一声不吭，显然依旧在琢磨有什么理由可以让雷吉在我们大约三十六个小时后出发时不和我们一起走。我们没有再次围绕在摆着地图的桌旁，而是围坐在巨大壁炉的炉前砖地上，仆人们之前已经把炉火点燃了。在这座海拔8000英尺的茶园里，简直冷得要命。

“带一个女人登珠峰，这想都不用想，绝对办不到。”理查说。

雷吉不再摇晃梨形小口高脚杯里的白兰地，抬起头来。“根本就不必想，迪肯先生。我一定要去。你需要我的钱、我的夏尔巴人、我的马、我的马鞍、帕桑的医术，以及我从西藏督领那里得到的许可。”

理查露出一个苦瓜脸。至少她不再称呼他“迪奇”了，我心想。

“那么，布罗……雷吉……是怎么得到批准的呢？”让-克洛德问。

雷吉又笑了。“我直接去找了达赖喇嘛和督领，请他们发放个人许可给我。”她说，“有个弗雷德里克·马萨曼·贝利少校曾阻止西藏向英国人颁发登山许可。不过，我压根儿就没搭理他。他为这事儿恨上了我。在贝利想到办法阻止我们之前，我们必须尽可能又快又不引人注目地穿过锡金。他是一个小人。我们只有唯一一个优势，我动了些手脚，

故意误导他，让他以为我们的探险队会在八月份季风季节之后才会前往珠穆朗玛峰，而不是现在，在季风季节来临前的几个月里就开始行动，而且我还让他觉得我们会走南部直接路线，也就是穿越唐古平原和舍波拉山口，而不是走更东边的传统路线。”

“为什么贝利会傻到相信有人会在八月份再次尝试登顶珠峰？”理查问。他参加的1921年那次珠峰勘测探险就是在八月进行的，结果唯一的发现便是八月份的雪太深了。不过，在六月五日这一天，时值季风季节初期，刚刚下过一场暴雪，马洛里固执己见，非要返回北坳三号营地，结果马洛里、萨默维尔和其他人遇到了雪崩，共有七名夏尔巴人和西藏南部人遇难，但这些人里不包括理查，因为他觉得当时的雪情太危险了。

“因为一年前的八月，我、帕桑和另外六个人就那么做了。”雷吉说。

我们三个人齐刷刷地转过脸盯着她，谁也没说话。帕桑医生正站在雷吉的安乐椅后面，是唯一一个只有一半身体被笼罩在闪烁火光下的人。雷吉坐在椅子上，身体前倾，伏向她手中的白兰地。终于，理查开口问道：“做什么了？”

“攀登珠峰，”雷吉答，声音十分尖刻，“我们尝试去找珀西表弟的尸体。我本来应该较早出发，赶在夏季的时候，可在诺顿上尉、杰弗里·布鲁斯和前马洛里探险队其他成员失败而归之后，正好是季风季节肆虐最严重的时候。我和帕桑只能等到不再下暴雨，而且珠穆朗玛峰上不再下雪，我们才和六个夏尔巴人开始徒步前往珠峰。”

“你们走了多远？”理查说，听上去有些半信半疑，“协格尔镇？还

是更远？难道你们到了绒布寺？”

雷吉抬起头，不再看她的白兰地，听了这话的语气，她挺生气，那双深蓝色的双眸因此变得更深了。不过她的声音依然非常坚定，而且情绪控制得很好。“我、帕桑和另外两个夏尔巴人在23,000英尺之上的马洛里四号营地待了八天。可大雪一直下个不停。有一天我和帕桑向上攀登到了马洛里的五号营地，但是那里没有剩下任何补给，而且暴雪越下越大。我们非常幸运地返回了北坳，之后又在那里被困了四天，也就是被困八天里的后四天，而最后三天连一口吃的都没有。”

“马洛里的五号营地在海拔25,200英尺的高度。”让-克洛德小声说。

雷吉只是点点头。“待在北坳四号营地的这八天里，我的体重减轻了30多磅。其中一个夏尔巴人那旺·布拉因为高空病和脱水，差一点儿丢掉性命，明天早晨你们就能见到他。8月18日，趁着这种鬼天气稍微好转的时候，我们一路下山退回到马洛里的一号营地，一直留在北坳下三号营地的四个夏尔巴人几乎是把那旺抬下了冰川，我们在一号营地重新集结，然后徒步走了回来。大雪从未真正停止。九月中旬，我们步履沉重地穿越冒蒸汽的锡金丛林，结果赶上了持续不断的暴雨。我还以为我的身上永远都不会有变干的一天了。”

我、理查和让-克洛德在火光的笼罩下彼此交换了一下眼神。我很肯定我的想法得到了呼应，这个女人和那个高个子夏尔巴人在季风季节的高峰期登上了珠峰25,000多英尺的地方？在23,000多英尺的高处连续待了八天？在前三次珠峰探险中，几乎没有人能在这么高的地方待上这么多天。

“你在何处学的登山？”理查问。白兰地似乎对他产生了影响，我从

不曾见过他这副样子。或许都是这里的海拔高度惹的祸。

雷吉拿着她的空杯子比画了一下，帕桑立刻冲着黑暗中点点头，然后一位仆人走到火光之中，给我们所有人的酒杯中又倒满了白兰地。

“在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就爬过阿尔卑斯山，”她简单地说，“我曾和珀西表弟一起登过山，和向导登过山，自己一个人也去过。我从印度回欧洲时，去阿尔卑斯山的次数比回英国的次数还要多。在这里我也登过山。”

“你还记得你的登山向导的名字吗？”让-克洛德问。他纯属好奇，声音里一点儿挑衅的意味也没有。

雷吉说出了五个年纪较大的夏蒙尼登山向导的名字，这些人很有名，就连我也知道他们的大名。布罗姆利夫人曾经提到过其中三个向导的名字，多年以前他们曾和她的儿子珀西瓦尔一起登山。让-克洛德再次轻声吹起了口哨，当年布罗姆利夫人说起这五个人里其中三个人的名字时，他也这么做过。

“你自己一个人攀登过哪些山峰？”理查问。他的腔调和刚才不一样了。

雷吉微微耸耸肩。“佩沃斯峰，艾勒弗洛伊德兹峰，梅吉峰，大乔拉斯峰北壁，巴岱尔峰东北山壁，德鲁斯峰北壁，还有勃朗峰和马特洪峰。此外就是这里的一些山峰，不过这里只有一座8000米的高峰。”

“一个人。”理查说。他的表情有些怪。

雷吉又耸了耸肩。“你爱信不信，反正对我来说都无所谓，迪肯先生。你需要了解的就是，去年秋天，我的姑妈布罗姆利夫人给我写信，

请我想办法为你们‘寻找珀西瓦尔’的探险拿到攀登珠峰的许可证，其实那个时候我早已去过了拉萨，拿到了许可……而我申请许可是为了今年春天再进行一次尝试。我自己的第二次尝试，而且这一次我要带帕桑和更多夏尔巴人一起去。”

“可许可证上提到了‘其他几位大人’……”理查说。

“我本想自己去找几个人，迪肯先生。我的确已经和他们取得了联系，并且邀请他们今年春天和我一起踏上寻回探险。当然了，我将付给他们酬劳。不过伊丽莎白姑妈写信告诉了我你们的名字，我做了一些调查，发现你们……足以胜任。再说了，你是我查尔斯表兄的朋友，而且你也见过珀西。我觉得最好给你一个机会。”

我突然意识到形势出现了逆转；我们现在需要祈求她带上我们去探险，而不是反过来她求我们。我看到理查的目光有几分呆滞，他也接受了这个现实。

“你的查尔斯表兄现在怎么样了？”他问，似乎他既想改变话题，也想得到答案。

“一周之前，我收到了伊丽莎白姑妈发来的电报，”雷吉说，“在你们来加尔各答途中，查尔斯终因肺病恶化去世了。”

我们三个人都表示了我们的哀悼。理查似乎因这个噩耗而特别不安。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沉默不语，唯有木柴燃烧时噼啪作响。

我和J.C.抽完了雪茄，我学着他的样子，把雪茄屁股扔进了火里。我们把空杯子放在桌子上。

“对于路线和你们的给养计划，我们需要做一些变动，”雷吉说，“不过我们可以下午再做，你们先去选你们的夏尔巴人和马吧。天一亮，夏尔巴人都会到这里来，今天晚上他们就在距此不到1英里的地方扎营，而且我想到外面去迎接他们。为免几位中有人睡过了头，我会让帕桑去敲各位的门，叫你们起来。晚安，先生们。”

雷吉站起来，我们也赶紧起身，她离开了火光的照耀范围。几分钟之后，依旧沉默不语的我们跟着一个男仆前往二楼我们的房间。我注意到，在我们沿着宽大而蜿蜒的楼梯拾级而上时，理查仿佛无意抬动他的双脚。

可如果在北坳下的三号营地遭遇了暴雪，你怎么在好几个星期内给鸡肉保鲜，迪肯先生？你打算随身携带冰块？还是带着冰箱？

我们在雷吉的房子里起了个大早。这幢茶园中的房子有一座打理得十分整洁的后院，和板球场一般整洁，大小也相同。房子上方和下方都笼罩在晨雾之中，这雾气仿佛来源于一排排绿色茶树的呼吸作用。突然之间，我能看到许多人的轮廓在这些成排的茶树之间移动，然后从中走出来，来到后院，如同雾气凝结成了人形。在阳光的照耀下，我数了数，一共有三十个人，这时候晨雾开始消散。在茶园所在群山的另一端，远处喜马拉雅山脉的白色山峰赫然耸立，在黎明阳光的映衬下，那些峰顶是如此明亮，以至于我只能眯着眼睛望向它们，纵然如此，它们那白色的光辉还是照得我们的眼睛流出了泪水。

“人太多了，”理查说，“我原本计划只带大约十二名夏尔巴人苦力。”

“他们是夏尔巴人，不是苦力，”雷吉说，“‘夏尔巴人’的意思是‘来自东方的人’。几代以前，他们从19,000英尺的囊帕拉山口那一边迁徙过来。为了他们的土地和独立，他们已经奋战了千年。而且他们从不曾让自己沦为任何人的‘苦力’。”

“人还是太多了。”理查说，这时候那些不规则的人形变得更加充实，正穿过草地向我们走来。

雷吉摇摇头。“稍后我会解释为什么我们至少需要三十个人。现在我来一一介绍他们，并且把大约十几个我觉得会成为优秀高山登山者的人拉到一边。你们的布鲁斯准将和诺顿上尉喜欢叫他们‘老虎’。被选出的人大部分都能听说英语。我会让你们三个人给他们面试，你们可以选择任意两个成为你们的登山搭档。”

“你知道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我问。

雷吉点头。“当然了。我还认识他们的父母、妻子和家人。”

“这些夏尔巴人都住在大吉岭附近吗？”让-克洛德说。“在你的茶园周围？”

“不是，”雷吉说，“这些人都是精英中的精英。有些人住在尼泊尔的索鲁坤布地区，就在珠峰的南部通道附近。其他人来自尼泊尔的赫拉姆布鲁、阿朗山谷和若瓦林地区。还有些人来自加德满都。这些登山者中只有四分之一住在步行四天可到达大吉岭的地方。”

“之前的探险队总是在大吉岭挑选一些夏尔巴人，然后再从途径的西藏村庄里增加一些挑夫。”理查说。

“没错。”雷吉说着用她的皮马鞭抽打她戴着手套的手掌。日出之

前，我们三个人聚在巨大的厨房里喝咖啡，正好这时候她骑完晨马走进厨房。“所以前三次英国珠峰探险才会有优秀的夏尔巴人登山者，而许多挑夫却不适合登山。藏人都很棒，自豪、勇敢，可当他们当了挑夫后，他们往往会表现得像英国的工会工人，闹罢工，争取更多的薪水，更多的食物，缩短工作时间……而且都选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发难。或许你还记得你两次在这里的探险经历，迪肯先生。可夏尔巴人就不会这么做。如果他们受雇提供帮助，那么他们就会一直帮忙到死的那一天为止。”

理查咕哝了一声，不过我注意到，这次他倒是没有反驳雷吉。

帕桑已经让三十个夏尔巴人大致排成一行，然后他们一个个走上前来，给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鞠躬，雷吉亲自将他们介绍给我们。那些奇怪的名字涌进我的脑海里，我真搞不懂她是如何能分清这些棕色皮肤的矮个子男人的，不过随后我就想到了我自己的美国式记忆法：这个夏尔巴人的体重比其他人重，这个留着黑色的胡子，那个人有一小撮胡子，这个人的胡子刮得比较干净，不过一对眉毛连接到了一起，成了眼睛上方的一条黑线。这个人少了一颗门牙；他后面的那个人拥有明媚灿烂的笑容。有些人很魁梧，有些人很单薄。有些人穿着上等棉衣，其他人穿的则是破衣烂衫。有些人穿着西式登山靴；许多人穿凉鞋；还有人打赤脚。

介绍完毕，帕桑冲着一半以上的人挥手，示意他们站到后面更远一点的地方，然后他们友好地蹲坐在那里，彼此轻声说着话。

“以前我可从没给夏尔巴人做过工作面试。”让-克洛德说。

“我做过。”理查说。

不过到了最后，还是帕桑和雷吉帮我们做出了决定。在我们三个人不着边际地和夏尔巴人聊天的时候，帕桑会说“尼玛可以一整天搬运他体重两倍沉的东西，而且不会累”，要么雷吉会给出这样的意见“昂·蚩力居住的村子海拔为15,000多英尺，而且似乎可以适应更高的海拔”，等等诸如此类的信息，他们还介绍了这些夏尔巴人听说英语的能力，这些信息有助于我们做出决定，特别有助于我们选出自己的贴身夏尔巴人。

二十分钟后，我们意识到雷吉只有一个夏尔巴人，这人就是帕桑，同时帕桑也是所有夏尔巴人的酋长，甚至同时还要兼任探险队的队医。J.C.选了诺布·切蒂和拉帕·伊舍做他的夏尔巴人。这两个人来自不同的村落，而且显然没有亲戚关系，可看上去就像是两兄弟一样。他们俩的刘海都遮住了眼睛，雷吉解释说，这样的长刘海可以充当加深护目镜，这样一来，住在四周都是冰川的高海拔地区，他们就不会得上雪盲症。

理查选的是尼玛·特仁，这是一个个子不高、很结实的夏尔巴人，他总是先大声笑，然后才用他那蹩脚英语回答每一个问题，他可以搬动他体重两倍多的东西。理查的第二个选择是一个较高较瘦的人，英语更好，名叫登津·伯西亚，这个人走到哪里都会带着他自己的小兄弟特比·诺盖。

我选了一个名叫巴布·里塔的人做我的双虎之一，这人总是笑咪咪的，又矮又胖，但一看便知非常健康和快乐，又选了住在高海拔村庄里的昂·蚩力做我另一位登山搭档。巴布的灿烂笑容很有感染力，我没法不对他报以笑容。他的一口牙齿一个不缺。昂的个头儿相对较矮，但他的桶状胸太宽阔了，我的父亲准会将之形容为“做肯塔基州一流的法官”。我可以想象得到，昂·蚩力可以一路爬到珠峰峰顶，而且不用从任何人的氧气罐里吸一口氧气。

我们又用了几分钟时间来聊天，然后雷吉宣布任命一个很开朗的人作为此次探险的厨子，这人个子很矮，名叫瑟姆楚比，很显然他没有姓氏。另有一个高个儿夏尔巴人负责管理驮兽，这个人不苟言笑，肤色相对较浅，名叫那旺·布拉。

“说到驮兽，”雷吉说，“我们现在得把装备分配到驮篮里。”她拍拍手，帕桑一比画，这三十个男人朝着较低处的马厩飞快走去，装着装备的卡车就停在那里。

“好了，先生们，你们该去选择你们的马和马鞍了。”雷吉说着带领我们向高处那个更大的马厩快速走了过去。

*

“你是在开玩笑吧。”我坐在一匹白色小马身上，双脚贴着地面。

“这些是西藏矮种马，”雷吉说，“相比普通的马或矮种马，这种马更擅长走我们要去的冰山雪径，而且能够在普通的马或骡子找不到食物的地方找到草吃。”

“是啊，可是……”我说。我站起来，让这匹马从我腿下走过去。让-克洛德见状捧腹大笑。他的腿够短，所以他能够抬高双腿，夹在马肚子两侧，看上去就和他正在奔驰中一样。理查选了一匹马，不过他懒得骑上去试试。

拂晓的时候，雷吉骑完马之后，我看到她那匹高大的花毛马小跑着回到马厩里，我还以为我们会骑着真正的骏马去西藏。毕竟杰弗里·布鲁斯的1924年探险装备清单建议每个英国人都把他们自己的马鞍带来。

这匹白色小马从我弓着的双腿下走过去，我不禁仔细端详着它。老

天，就连英式马鞍都会把这个可怜的家伙压垮；如果换成了美国的西式马鞍，这家伙肯定直接就被压死了。

理查仿佛读懂了我的心思，说：“骑马时你可以只铺一块毯垫在这可怜的牲口上，不过老是抬着腿，你肯定会累的，杰克。在一些狭窄山路上，从马上滑下来可相当危险……那里和山下的河流之间可能会有三四百英尺的垂直落差。1921年时，马洛里曾希望我们使用一种藏式木马鞍，不过我并不做此推荐。”

“为什么不？”我问。

“这种木马鞍是‘V’型的，”雷吉说，“两三百英里之后，你的睾丸就会被压碎了。”

从前我可从没听过一个女人脱口说出睾丸二字，然后我意识到我的脸忽然变得通红。让-克洛德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我去帮帕桑医生监督装载装备。”理查说。

雷吉给一个穿制服的仆人讲解哪匹小矮种马该配哪个小矮种马马鞍。而我拿到了最大的一个马鞍。

“准时11点吃午餐，”她在理查身后大喊，“然后我们得把给养的事情定下来。”

理查停下脚步，转过身，张开嘴巴想说什么，可接着他却从他的花呢夹克衫口袋里拿出烟斗，咬住烟斗柄，并没有将它点燃。他用右脚脚后跟做了一个军事旋转动作，然后用齐步走的步速快步走出马厩，朝着车库和小马厩走去，我们能听到夏尔巴人的呼喊声和骡子的叫唤声从那个方向传来。

*

午餐期间，理查和雷吉一直在大声争论着，下午，装备和给养终于按比例分配为数个包裹，以便能在明天早晨快速装到骡子身上，这时候是我们喝雪利酒的时间，他俩还在争个不停。在大餐厅吃晚餐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又争论了起来。

他们为了补给吵，为了路线吵，为了搜寻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尸体的候补计划吵，为我们抵达珠峰后的攀登方式吵，而所有争论的核心点都在于谁来当此次探险的领队。

在午餐时间的争论中，理查提出了一件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虽然理查和1924年的珠峰探险队有接触，可我们始终未能解开这个难题：到底为什么珀西瓦尔·布罗姆利能在大吉岭加入探险队？不论是查尔斯·布鲁斯准将（在他生病被迫离开探险队之前），还是后来成为探险队总指挥的诺顿上尉，都是非常顽固的人，肯定会严格遵守他们已经制订好的计划。且不论再吸纳一个人进探险队，给养和随身携带帐篷数量等计划肯定会被打乱，而且小珀西自然也算不上那种闻名遐迩的登山者，以至于马洛里和其他人不会强烈反对在最后时刻收编这样一个多余的累赘。甚至理查的好朋友诺埃尔·奥德尔，曾告诉过理查，他们也搞不懂为什么珀西会被允许跟来。他们只知道，布鲁斯准将和诺顿上尉坚持这样做是对的，可这根本不合常理，而且，理查问过的每一位登山者，他们都说珀西这个小伙子人挺好，为人很低调，而且只要他本本分分地跟在探险队后面，落后于大部队差不多半天时间，大家就不会找茬。

不过他们并不打算让小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跟到绒布冰川脚下

的珠峰大本营。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

在争论给养的过程中，理查又把话题绕回到了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得到允许，可以随队前往珠峰。

雷吉已经说得不耐烦了，她的语气听上去像是要结束大部分对话一样。“我只说最后一次，迪肯先生。1924年探险队的几位领导受邀到茶园来和利顿勋爵及夫人共进晚餐，这时候珀西瓦尔表弟也受邀到这里来，我们几个人一起吃饭。你或许还记得，利顿勋爵曾经是孟加拉总督，他和布鲁斯准将及诺顿上尉几个人在书房里单独和珀西聊了大半个钟头。当他们出来的时候，布鲁斯和诺顿都宣布，珀西得到允许，可以跟着探险队，你知道，他不能和他们一起，而且并不是正式成员，不过他可以在后面跟着，前提是珀西要自己准备马匹、帐篷和食物。最后这一点不成问题，因为在探险队抵达加尔各答的两个星期前，珀西就已经把他的装备放在茶园里了。”

理查摇摇头。“这说不通。让人跟在探险队后面去西藏？没有官方许可就能进藏？即便珀西瓦尔勋爵落后于真正的探险队只有一天时间，可作为一个英国人，他要是被逮捕或拘留了，整个探险队就可能与领主和西藏发生矛盾。这根本就说不通。”

“我听人说过很多次领主了，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让-克洛德说，“当地的首领？村长？还是别的什么？”

“其实都不是，”雷吉说，“大部分西藏居民聚集地都由领主管理，通常是两个人，一个是喇嘛，另一个人是村子里的俗家人。不过也有只有一位领主的时候。”她转过身看着理查，“时间不早了，迪肯先生。你的问题都已经得到满意的答复了吗？”

“只除了为什么你的表弟会在诺顿探险队离开那里之后还要尝试攀登珠峰。”理查不依不饶。

雷吉哈哈大笑起来，只是她的声音里一点儿幽默的意味都没有，“珀西从来不打算尝试攀登珠峰。这一点我十分肯定。”

“西吉尔告诉《柏林日报》和《伦敦泰晤士报》，他的确这样尝试过，”理查说，“西吉尔说，当他和其他几个德国人到达二号营地的时候——他们探险，一开始只是打算碰运气看能不能碰到马洛里，后来只是出于纯粹的好奇——他，也就是西吉尔，和其他几个德国人能看到你的表弟和科特·梅耶正步履蹒跚地从北部山脊下来。而且很显然碰到了麻烦。”

雷吉坚定地摇摇头。她那头蓝黑色秀发从肩膀上划过。“布鲁诺·西吉尔在说谎，”她尖锐地说，“珀西或许是出于某种原因才去了那座山上，不过我肯定，他去西藏并不是为了要登上珠峰。布鲁诺·西吉尔就是个臭名昭著的德国恶棍，而且爱撒谎。”

“你怎么知道西吉尔是个臭名昭著的德国恶棍？”理查问，“你认识他？”

“当然不认识，”雷吉厉声说，“不过我到德国和其他地方打听过。西吉尔是个危险的登山者，不只让他自己陷入危险，对和他在一起的人来说，他也是个危险分子，而且他在慕尼黑的时候，就是个法西斯暴徒。”

“你觉得西吉尔和你表弟及梅耶的死有关？”理查问。

雷吉用她那双深蓝色眼睛凝视理查，却没有回答。

在那天下午较为安静的时间里，我们给雷吉看了J.C.改进过、用来攀登垂直冰壁的12爪冰爪和短冰镐。接下来，让-克洛德展示了他的祝玛登山装置和我们带来的凯佛斯绳梯。

“太棒了，”雷吉说，“有了这些东西，攀登北坳就容易多了，而且有了固定绳索和绳梯，挑夫也能更安全了。不过我恐怕我没有足够硬挺的登山靴来配这种尖冰爪。”

“只有领头登山者才需要冰爪，”理查说，“而我保证肯定不会是你第一个上去。”

“我多带了一双硬挺的登山靴，”让-克洛德说，“我觉得你穿上或许合适。我现在就去拿来，我们来看看怎么样。”

这双靴子的确适合她。她挥舞了几下短破冰锤，练习了一下。理查压根儿都没正眼瞧她，不过我能看得出来，他可是强忍着才没去看雷吉。

“我为你们所有人准备了一个新发明。”雷吉说。她去了储藏室，几分钟后回来时手里拿着四副像是皮带橄榄球头盔的东西，也很像煤矿工人戴的皮带。不过那东西后面有两块绝缘电池，前面有一个电动矿灯。

“去年九月从珠峰回来之后，我就准备了这些东西，”她说，“蒙特福特勋爵曾在威尔士有很多采矿生意，这些都是最新型的，电动头灯，而不是可能引发爆炸的碳化物火焰。电池有点儿沉，不过它们可以支持头灯开启四个小时……而且我有很多多余的电池。”

“到底有什么用呢？”理查一边把皮带、灯和有些沉的电池举在一臂距离的地方，一边问。

雷吉叹口气。“去年，当诺顿、诺埃尔和其他人大败而归退回到大吉岭的时候，我和他们聊天时他们告诉我，马洛里和欧文本来计划在凌晨6点或6点30分离开高山营地，可他们做所有事儿的时候都慢腾腾的。穿好靴子，在火炉上把雪融化，以便在出发之前烧热水熬热粥，结果却推翻了炊具，还有背好氧气罐并将之调好，在那样的海拔高度，一切做起来都是那么慢，所以一直拖拖拉拉到了8点多才离开营地。要想尝试登顶，这个时间离开营地就太晚了。就算他们登顶了，也没有可能在天黑之前下山返回五号营地。或许连黄色地带都到不了。”

“你认为脑袋上戴着这些……这些……东西，登山队能多早离开营地？”理查问。

“不能晚于凌晨2点，迪肯先生。我建议在真正尝试登顶的前一夜近午夜时分离开营地。”

一想到要在夜里登上那么高的海拔，理查便哈哈大笑起来。“我们肯定都被冻僵了。”他轻蔑地说。

“不会，不会，”让-克洛德说，“还记得吗，理查，这还要多亏你，我们有了芬奇先生那些特别暖和的鹅绒夹克，足够我们几个和四位夏尔巴人穿。而且，我觉得布罗姆……雷吉这么说很有道理。夜里雪崩会少很多。雪和冰也更为坚固。在比较坚硬的雪和冰上，新的冰爪效果更好。而且如果这些头灯真能把路照得很清楚的话……”

“这些头灯给数百名现代威尔士矿工照清了路，”雷吉插口道，“至少工程师和监工因此受惠。而且，在黑漆漆的矿洞里，威尔士矿工可享受不到星光或月光。”

“太棒了！”让-克洛德说。

“很有意思。”我说。

“午夜时分离开高山营地尝试登顶，”理查说，“简直疯了。”

*

因为要徒步去珠峰，我们一共用到了40头骡子，而每一只骡子都能驮两个包裹，即可负重160磅。一位夏尔巴人挑夫除了要背着非常重的装备，还要负责牵两头骡子。

不过雷吉一直要求带更多速食食品去。理查则坚决反对她的提议。我们吃了一顿美味的野鸡晚餐，喝了口感极佳的白葡萄酒，那酒在玻璃的映衬下美极了，吃饭的时候这两个人又向对方开火了。

“我认为你不理解我对这次探险背后的想法，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理查冷冷地说。

“我非常理解，迪肯先生。你打算用阿尔卑斯山式攀登方法向世界上的最高山发起冲击，把那里当成马特洪峰来攀登。你计划在沿途的西藏村落里买尽可能多的食物，还要打猎获取更多的食物，野山羊、兔子、西藏原羚，也就是一种西藏的小羚羊，白鹿、喜马拉雅岩羊，所有你能找到和猎到的猎物。”

“说得不错，”理查说，“你自称登过阿尔卑斯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那么你就该知道，从来没有人用过阿式登山法攀登过珠峰。”

“这是有原因的，迪肯先生。不止因为珠峰太高，还因为珠峰的气候。就算现在还没到季风季节，山上的气候也可能瞬息万变。珠峰有它自己特有的气候，迪肯先生。你根本不可能有足够多的便携食物在山上撑好几个星期，如果能够以星期计时的话。你知道，食物快耗尽的时

候，你也不可能总是从绒布冰川下去，翻过庞拉山口，到协格尔镇去买吃的。而且在每年的这个时候，庞拉山口靠近珠峰一边的小村庄初冬也没有足够多的多余食物。”

现在我知道，藏语里“拉（la）”代表山口。庞拉山口就是协格尔镇以南一座海拔高度为17,000英尺的山口，翻过了这座高山山口，就可以到达绒布寺、绒布冰川和珠峰。大多数探险队都用了四天多的时间，从协格尔镇徒步跋涉到绒布冰川河谷入口处的珠峰大本营……然后再花好几天时间才能找到路向上攀登绒布冰川，前往北坳。

“我们可以沿途从村民那里购买备用食物。”理查坚持说。

雷吉哈哈笑。“一般的西藏村民会把他们的最后一只鸡卖给你，即便这么一来他们的家人就要挨饿，”她说，一排晶莹洁白的牙齿露了出来，“可如果在北坳下的三号营地遭遇了暴雪，你怎么在好几个星期内给鸡肉保鲜，迪肯先生？你打算随身携带冰块？还是带着冰箱？而且一旦翻越过绒布冰川，就根本不要打算靠打猎活下去。除了非常罕见的喜马拉雅山野绵羊，以及更为罕见的耶蒂，那里什么都没有。就算你不去登山，整天打猎……依旧很可能饿肚子。”

理查没有理会关于耶蒂的话题。“我去过那里，请记住，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我在那里待了好几个星期，探索珠峰北面的通路，而你根本不可能在那里待上这么久。”

“1921年，你只能在那里逗留这么长时间，因为你和马洛里根本找不到明显的路翻越东绒布冰川，迪肯先生。”

理查绷起脸。

“听着，”雷吉说着转头面对我和让-克洛德，同时也看着理查，“我并不建议我们按照布鲁斯、诺顿和马洛里所做的那样安排我们的给养……天哪，我是看着他们离开大吉岭的。70个夏尔巴挑夫，穿越边界的时候又增加了一些藏人，总共140个挑夫，300多只驮兽，不光带了氧气、帐篷和必要的补给，还有大量罐头食品，有鹅肝、熏肠，还有牛舌。”

“海拔越高，食欲越不好，”理查说，“所以需要能够刺激食欲的食物。”

“噢，是的，我知道，”雷吉笑笑，“去年八月在北坳我的体重掉了30多磅，或许你还记得我告诉过你这事儿。在23,000英尺以上的高度，一想到食物就会觉得讨厌。而且人也没有力气来做饭。所以我才增加了罐头食品，简单的主食，很多袋面条和大米，开水一煮就能变热，以防我们被恶劣天气困住。”

理查看着我和让-克洛德，仿佛我们应该立刻跳起来，和他站在一边，与雷吉争个你死我活。结果我们只是对他笑笑，等着看好戏。

“我们没有准备300头驮兽，”雷吉继续说，“我们只带了40只，如有需要，可以在沿途购买替代的驮兽。我们没有70名夏尔巴人挑夫，我们只用到了30位。我们不会在协格尔镇雇另外150名挑夫，但我已经安排好，在那里把我们的骡子卖了，换成牦牛，并且继续用这30名夏尔巴人做挑夫。但我们必须有充足的食物。寻找珀西表弟可能需要好几个星期。我们决不能只是因为没有食物了，就放弃寻找，打道回府。”

理查叹口气。他不能把我们参加这次探险的真正原因告诉她。我们要等到一个好天气，采用阿式登山法一举登顶，然后……回家。

雷吉依次看着我们每一个人。“我知道你们加入这次探险的真正原因，先生们，”她说，仿佛她能读懂我们内疚的心理，“我知道你们希望登上珠峰，你们只不过是利用我姑妈的钱，而且寻找珀西瓦尔的尸体只不过是一个借口，以便你们能去到那座山，如果够幸运的话，还可以登顶。”

我们无言以对。我们谁也没有与她那冷酷的目光对视。

“这无所谓，”雷吉接着说，“找到珀西瓦尔的尸体对我来说比对你们更重要，至于原因吗，你们或许尚无法理解，不过我也想登上珠峰。”

听了这话，我们全都抬起头来。一个女人登上珠峰峰顶？这太可笑了。可我们没有一个说话。

“9点了。”雷吉说，与此同时，钟声响彻这幢巨大的茶园房子，“该睡觉了。天一亮我们就出发。”

我和J.C.与雷吉一起站起来，可理查依旧坐在那里。“必须先把谁当探险队指挥的问题敲定才能睡觉，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一个探险队不能有两位领队。这样肯定会乱套的。”

雷吉再次露出了微笑。“去年，布鲁斯准将患上了疟疾之后，这法子就行得通，迪肯先生。泰迪·诺顿上尉当了探险总指挥，他可能是知道他自己最后无法入选登顶小队，而马洛里先生则负责攀登计划和甄选尝试登顶的人选。当然了，结果证明，可以尝试登顶的人就是他自己和他那位非常健康却缺乏经验的助手桑迪·欧文……真是出色的小伙子。我很开心曾邀请他到我家里来做客。现在，我想我们得使用相同的方法。我负责这次探险，而你主管登山，负责做出登山方面的决定，而

关于寻找珀西表弟尸体一事，我若提出合理建议，你则需要听取。”

我看得出来，理查正努力琢磨恰当的话来彻底反驳这个建议。可他的嘴皮子太慢了。

帕桑……帕桑医生……把雷吉的椅子拉开，给她让出路。

“晚安，先生们，”她轻声说，“天一亮，我们就出发前往珠峰。”

[1]即雅各布·佩里。——译注（本书中注释，如无特殊说明，均为译注）

[2]1英里约为1.61千米。

[3]1英寸约为0.03米。

[4]1英尺约为0.30米。

[5]《超人》漫画中的角色，刚出场时是初出茅庐的新记者。

[6]“Fokker”：福克是德国的一种飞机品牌，在德语发音中跟英语中骂人的话“Fucker”（蠢货）相似，故佩里强调了一次，还将单词拼写了出来。

[7]专用于宗教方面的一种职位称呼，主要执行各项教会底层工作的天主教神职，又称六品。

[8]1码为0.91米。

[9]Belay，保护点，登山术语，是指登山者将绳子拴在某个可以拴绳的地方，比如突出的峭壁、另一个登山者身上，也叫“确保者”。

[10]1磅约为0.45千克。

[11]登山术语，与此对应的还有脚点。

[12]身为意大利人的克洛德的英语不是很地道，跌落“fall down”和争吵“fall out”这两个词组比较相似。

[13]岩石和矿体露出地面的部分。矿体的露头是矿床存在的直接标记，也叫矿苗。

[14]爬山者用以攀登悬崖用的铁柱，一端有环可穿绳。

[15]1英亩约为0.41公顷。

[16]“Capability Brown”，当时英国著名的园艺设计师。

[17]1英镑约为8.56人民币。

[18]自1924年珠穆朗玛峰探险开始，“老虎”（Tiger）的称谓就经常被使用，而且随后只有顶尖水平的人们才能被叫作“老虎”（Tiger），他们还会获得一枚虎头形状的铜制奖章。1939年5月30日，首批奖章授予给那些曾到达过高海拔区域的夏尔巴人。

[19]“snowplume”，由山顶吹向空中的雪。

[20]Onbelay，这种口号也是攀岩者经常吆喝的。

[21]自由攀爬意指不预先设置保护点，相对于预先设定保护点的传统攀爬。

[22]保护者也是登山用语，意指将绳子拴在身上或其他锚固点上，为其他登山者提供保护的人。

[23]“Very Severe”是攀岩等级中的一种，攀岩等级从易到难大致为：容易、普通、困难、非常困难、艰难、非常艰难、极度艰难。

[24]指的是杰克站在壁架上，做保护点后拉克洛德的过程。

[25]原文为德文：Vielen Dank, Herr Sigl. Ich habe ebenfalls von Ihren Erfolgen und Leistungen gelesen.

[26]奥地利共和国是在一战后形成的，之前是奥地利与匈牙利联合王国，与普鲁士、萨克森等都属于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所以西吉尔才说梅耶是他的同胞。

[27]从7650米往上，到海拔8100米的山脊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里的岩石是深黄色的，也就是英国人在1922年登珠峰时所说的“黄色地带”（Yellow Band）。

[28]让-克洛德实际上是在说理查，但他的法语发音念起来并不准确。

[29]意为手电筒，前一个表示手电的英语单词为flashlight。

[30]酋长英语为Sirdar，这里杰克误以为这是帕桑的姓氏，所以喊他为帕桑萨达。

[31]在英语里，cousin一词代表表兄弟姐妹，所以理查他们误以为这位布罗姆利夫人口中的表亲雷吉是表兄雷吉。

THE ABOMINABLE
珠穆朗玛之魔Ⅱ

[美] 丹·西蒙斯 著
DAN SIMMONS

刘勇军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珠穆朗玛之魔 / (美) 丹·西蒙斯 (Dan Simmons)

著 ; 刘勇军译.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9

（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

书名原文: THE ABOMINABLE

ISBN 978-7-5399-9472-7

I. ①珠… II. ①丹…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58632号

Copyright©2013 by Dan Simmons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rmonk, New York,

U.S.A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2017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图字：10-2016-202号

书 名 珠穆朗玛之魔

著者 (美) 丹·西蒙斯

译者 刘勇军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丽

特邀编辑 叶子 夏文彦

责任监制 刘巍 江伟明

策划 读客图书

版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890mm × 1270mm 1/32

印张 27.5

字数 599千

版次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472-7

定价 118.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10-85866447（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第二部分— 珠穆朗玛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第二部分—

珠穆朗玛峰

1

1925年4月25日，星期六

珠穆朗玛峰依旧在40英里^{[\[1\]](#)}开外的地方，可在喜马拉雅山脉众多白色高峰的轮廓线之中，它依然是最显眼的一座，抬头望向天空，能看到的就是这座高峰。我怀疑理查带了一面英国国旗来，准备将它插到峰顶

上。不过现在我可以看见，这座高山已经有了细长三角旗。一片白色的云雾和浪花溅沫般的飘雪，在自西向东的狂风吹拂下，滚滚翻腾着，足有20英里长；在珠峰雪顶的东面，一片白色羽状物在较低的山峰上方从右到左打着旋儿。

“我的天哪。”让-克洛德低声说。

算上帕桑在内，我们一行五人在前徒步跋涉，夏尔巴人挑夫赶着牦牛在后，我们几个爬上了庞拉山口东面一座低矮的山峰，帕桑站在我们身后几码^[2]远的地方，位于山口高点之下，抓着J.C.那匹小白马的缰绳，庞拉山口上的风太大了，这匹马受了惊。过了庞拉山口，就到了绒布冰川和珠峰。此时我们四个人只能躺在砾石散落的地面上，否则就会被风卷走。

我们随随便便向右侧躺着，很像罗马人在宴会上躺在长榻上一样，理查离我最远，用右手手肘支撑身体，左手稳稳拿着军用望远镜；他旁边是雷吉，她俯在地上，靴底看起来像是倒转的感叹号，她用双手扶住一个海军式望远镜，抵在她前面一块低矮的砾石上；她的旁边是让-克洛德，他比我们几个坐得都直，眯缝着眼睛透过护目镜看着南方；最后是我，我靠着右手手肘斜撑着身体，处在他们三个人的后面。

我们几个都戴着宽边帽子，好遮挡阳光，在这样的海拔高度，阳光毒辣得要命，在前几个星期里，我被晒得快着火了，身上直脱皮，难受得不得了，显然桑迪·欧文曾经也受过这罪，我们三个男人把我们脑袋上的帽子尽可能向下拉，以便抵御狂风，而雷吉则戴了一项非常奇怪的男士软呢帽，左面、前面和后面的帽檐很宽，右边则用纽扣扣住，帽子上有可调节的带子，绕过她的下巴，把帽子系得非常紧。她说她是在几年前去澳大利亚时无意中找到了这款帽子。

我们一个个叫出群山的名字，像是小孩子在大声说出圣诞礼物：“在西边，那座高山名叫卓奥友峰，海拔26,906英尺^[3].....”“格重康峰，25,990英尺.....”“那座把阴影投射到珠峰上的山峰是洛子峰，海拔

两万七千……我忘了……”“27,890英尺。”“东面那里是珠穆隆索峰，25,604英尺……”

“还有马卡鲁峰，”理查说，“27,765英尺。”

“我的老天。”我又一次低声说。人们可以征服美国落基山脉的最高峰，但对于这些有着白色山尖的巍峨高山，他们或许就连山麓小丘都无法翻越。那些山坳，也就是那些鞍状山口，是连接珠峰和其他山峰之间的低点，最低海拔高度也有25,000英尺，比北美任何一座高山都高出3000英尺。

据雷吉和理查说，一般情况下，前面几支探险队队员在向西前往协格尔镇的徒步跋涉途中都能看到珠峰，特别是如果他们愿意绕道定结县以西的雅鲁山谷，向上爬一段距离，就能把珠峰看得更清楚了，可过去五个星期我们都是顶着厚厚的低矮云层艰苦跋涉，时常还要冒着冻雨和飞雪前进，因此，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在庞拉山口顶端，我们第一次看到了那座山。

雷吉示意我向前，我趴伏在她的身边，身下是发红的泥土和坚硬的岩石，这还真是一个奇异的亲密时刻呢。她把镜筒弄稳，好让我透过望远镜往前看。

“我的老天。”这似乎是今天我唯一会说的几个字。

虽然我年纪不大，在锡金的时候我度过了我的二十三岁生日，可我已经拥有了足够多的登山经验，所以我很清楚，一座山从远处看似乎无法攀爬，可到了特别近的地方或者到了山上，就能发现攀登路线，或许还会有极易攀爬的路线呢。可珠穆朗玛峰看上去……是那么巨大、那么高耸、那么白，风是那么大，而且无限遥远。

让-克洛德爬过去借用理查的望远镜。

“从这里看不到北坳或东绒布冰川的高点，因为中间有很多山挡住了视线。”理查说，“不过朝东北山脊看，能看到靠近顶峰的第一台阶和第二台阶吗？”

“我能看到的只有无边无际的浪花溅沫般的羽雪。”让-克洛德说，“现在东北山脊上刮的什么风？”

理查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只是说：“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大深峡谷，他们现在都称之为诺顿的大深峡谷，从顶峰三角岩下方一直向左下延伸。”

“噢，是啊……”J.C.低声说。

透过雷吉那个两个镜筒贴得太近的望远镜，我压根儿不可能看清那道峡谷是否填满了雪，是否是个雪崩随时会爆发的夺命之地。

“春季的狂风真是太好了。”雷吉说，庞拉山口上狂风大作，呼啸着，咆哮着，从砾石之间刮过，她的声音几乎被风吹散了，“风吹走了季风季节和冬季的积雪。这样我们就有更大的机会找到珀西了。”

珀西。我越来越迫切地想赶快去到那座山，开始攀登，几乎把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的事儿和我们不远万里来到此处的表面原因抛到了脑后。一想到这个年轻人的尸体就在那座难以攀登且异常危险的高山上的某个地方，而且令人无法忍受的狂风在那里肆虐，我便不由得浑身发抖。

帕桑强有力的声音自较低的地方传来。“最前面的挑夫已经快到我们后面的山口顶端了。”

又是被狂风吹，又是顶着自始至终都毒辣辣的太阳眯着眼看远处的那座山峰，我们疲劳的眼睛开始泪流不止。我们四个人不情不愿地站起来，把一层层沉重的鹅绒和羊毛衣服上的灰尘和石子弹掉，转过身，后背对着从西面吹来的大风，走向一条狭窄的羊肠小道，翻越这座鞍状山口。狂风吹着我们的后背，我们走起路来都有些摇摇晃晃。

*

锡金遍布着各式温室花朵，有一丛丛杜鹃花，空气浑浊潮湿，呼吸起来十分不顺畅，杂草丛生的山谷里热气腾腾，扎营的空地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空地。漫漫长日里，我们徒步穿越湿漉漉的植被，还要躲开驿

站，到了一天结尾的时候，盐分都从我们身体里滤了出来。所谓的驿站就是英属印度设立的小平房，很整洁，每隔11英里（徒步行进一整天才能走11英里）有一个，位于一条很长的通向西藏的主路上，而这条路正好延伸到最近的一个西藏贸易市镇江孜镇。据雷吉和帕桑医生介绍，每一座驿站平房里都有新鲜的食物、床、可以阅读的书，和一名常设仆人，人称守卫。不过我们一队人要么是在驿站前1英里左右的地方扎营，要么是在过了驿站2英里处扎营，从来没有利用驿站之便，尽管这些驿站被设立在那里，就是为照顾我们这样的人。

“几支英国探险队都住在驿站里。”进入锡金的丛林后不久，我们围坐在篝火边，理查说道。

“其他几百位英国人也这样，”雷吉说，“还有向北去江孜镇的贸易代表、英属印度的官员、剥制动物标本的人、制图员，外交人员。”

“可我们不是这些人，”理查说，“看到我们的登山设备，好几英里长的绳子，那些仆从就会把关于我们的消息传到西藏。”

“怎么把消息送出去？”让-克洛德问。

理查把他的烟斗拿开，浅浅地笑了。“先生们，其实并不像我们感觉的那样，我们已经超出了所有地图的覆盖范围。即便是在锡金此地也是一样。英属印度架设了电话和电报线缆，一直向北，翻越那些高山山口，连通了江孜镇。”

“一点儿不错，”雷吉说，“我们不能离开这条南北主贸易通道，之后我们才能转向西面，向康巴镇前进，进入西藏。不过呢，不去驿站里相对舒舒服服地过夜，而是在崎岖不平的地方扎营，我想我们唯一要对付的就是那些水蛭。”

出发时我们先从大吉岭向下前往提斯塔桥。3月26日，那些夏尔巴人在天亮之前就出发了，他们牵着马，背负着装备，我们则带着我们的背包和额外的给养坐在两辆卡车里，一辆由帕桑驾驶，雷吉则是另一辆，沿着崎岖不平的路到了第六英里石。在那里我们赶上了这些徒步前

行的夏尔巴人，而司机爱德华和另外一个人把卡车开回了种茶场。然后，我们和30名夏尔巴人一起，骑着马，牵着骡子，继续沿陡峭的山路下山，跨过提斯塔河，前往噶伦堡村。

过了噶伦堡我们就扎营了，因为雷吉不愿意这么快就引起锡金总督弗雷德里克·贝利少校的关注，此人反复无常，专门搞破坏，不让珠峰委员会拿到进藏许可，这样一来，有朝一日他就有机会自己去爬那座山了（这事儿是雷吉告诉我们的）。我们进入锡金境内时遇到了一位边防人员，他是在英国军队中服役的廓尔喀士兵，只有他一个人在此驻守，他认可了雷吉的西藏通行证，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而且这位孤零零的边防人员居然冲自己喝令：“右手敬礼！”“左转！”“齐步走！”我们都被逗笑了。后来理查告诉我们，如果没有长官或者军士给这些廓尔喀士兵喝令，他们就会非常高兴地把自己命令得团团转。

我们在锡金境内一共走了六天，途中两次碰到穿警察制服的棕色皮肤男人，他们截住了我们这支由夏尔巴人、骡子和白色小马组成的队伍。不过每一次雷吉都把这些官员拉到一边，私下里和他们说话，而且我猜她还给了他们钱。不管怎么样，在锡金境内没有人阻止我们，连着一个星期，我们呼吸着过分香甜的杜鹃花花香，每每涉水穿过及腰深的潮湿草地之后，就得把水蛭从我们未加衣着的身体部位上拔掉。然后，我们终于接近了加里普山口，过了这座山口，就是西藏了。离开锡金我们一点儿遗憾都没有；那里阴雨不断，没多久我们的衣服就都被浸透了；没有一天能见到阳光，晾干衣袜。我原以为自己是唯一在穿越锡金途中患上轻度痢疾的人，结果我很快发现，让-克洛德和理查也得了这病。唯有雷吉和帕桑似乎对这种令人尴尬不已的疾病免疫。

在我自己吃了好几天的鸦片铅丸之后，理查终于注意到我生了病，让我去找帕桑医生看看。我不好意思地承认我的肠道出了问题，结果这个大高个夏尔巴人点点头，轻声告诉我，鸦片铅丸对痢疾倒是有一点儿疗效，可夜里吃这药带来的副作用会比这病本身还要严重。他给了我一

瓶甜甜的药，不到一天我的肚子就消停了。

一开始，我都是走在我的白马前面，背着包里大约70磅^[4]重的装备，不过雷吉说服我，让我在能骑马的时候就骑马，并且让骡子驮着我的大部分装备。“你得保存体力，到珠峰上去用。”她说，很快我就意识到她说得太对了。

得了痢疾，我的身体有些虚弱，后来便开始慢慢恢复，这期间我已经适应了我们的探险队一到傍晚便停止前进这个习惯，而夏尔巴人开路小队已经搭好了温伯尔帐篷和用来做饭的大防水布帐篷，我们睡袋也铺好了，只等着我们到来；巴布·里塔和诺布·切蒂每天早晨都会给我和让-克洛德端来咖啡，我习惯一听到他们轻声说“早上好，大人们”这句话就醒来。理查在我们隔壁喝他的咖啡，而雷吉总是比我们任何人都早起且穿戴整齐，她会和帕桑一起在火边喝早茶，吃松饼。

一直到我们攀登14,500英尺的加里普山口，我才意识到在锡金患过的那场病给我的身体带来了多大的损伤。几年前，我和哈佛大学的登山好友一起在科罗拉多攀登14,000多英尺的朗斯峰，我可以飞快地登上顶峰，站在宽阔的山顶感觉激情澎湃，而且还能倒立。可现在在向加里普山口顶端攀爬的过程中，既要攀登之字形山路，还要翻越湿滑的岩石，这些石头倒是有点儿像无穷无尽的天然楼梯，我发现自己走出三步便要靠在我的长冰镐上喘大气，然后再走三步。这座山口的制高点还不到珠峰海拔的一半，所以我这个样子可不是个好兆头。

我看得出来，让-克洛德的呼吸也有些急促，移动速度比以往稍慢了些，尽管他登顶过许多座14,000多英尺的高山。我们原本的三人组合中只有理查一人似乎已经适应了这种海拔，我注意到，他依旧很难赶上雷吉徒步行进和登山的飞快步速。

我们到达了西藏的亚东县，西藏和锡金这两个地方简直有着天壤之别。在加里普山口的高点，我们已经看到了亚东县，在我们向干燥的西藏高原行进的过程中，雪不停下着，狂风不住从西面吹来。走出了姹紫

嫣红的锡金丛林，那里有粉色、有浓艳的奶油色，还有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颜色，不过雷吉和理查认出那些是淡紫色和鲜红色，我们来到了一个彻彻底底的无色世界，乌云低沉，仿佛就在我们的头顶之上，周围尽是灰色的岩石，唯有西藏当地暗红色的土壤为这片大地增添了一点点色彩。狂风卷起红色泥土，很快我们的脸都变得脏兮兮的，而且冷风吹得我们直流眼泪，粘满泥土的脸颊上留下了一道道泪痕，流下的泪水犹如鲜红的血液。这之后我才意识到，即便是在海拔相对较低的地区，也应该带上护目镜。

*

4月27日，星期一，这是我们徒步跋涉的最后一天，我们在狂风肆虐的小村庄初东村外过夜，转过天来，我们穿过一条18英里长的山谷，朝绒布寺进发，绒布寺距离绒布冰川的入口只有11英里远，而我们的大本营就应该设在那里。

“绒布是什么意思？”让-克洛德问。

理查可能不知道答案，也可能心事重重，所以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还是雷吉给出了答复：“雪之寺。”

我们在这座暴露于狂风之中的寺院停留了很长时间，请求拜见神圣喇嘛，札珠雅旺滇津诺布仁波切，也就是札珠仁波切活佛，希望他能为我们做一场赐福法式。“夏尔巴人不像藏族挑夫那样笃信这个，”在我们等待期间雷吉解释道，“不过在我们动身前往大本营之前，得到这样的赐福依然是一件好事儿，何况我们还要去攀登珠峰。”

可我们的愿望破灭了。这个名字听起来像锡罐从混凝土台阶上滚下来时发出声响的喇嘛叫人捎信来说，此时他与我们见面“不祥”。这位神圣喇嘛派来说，如果神圣喇嘛感觉他出现给我们赐福是吉祥的，那么札珠仁波切将召唤我们回到绒布寺。

雷吉对此感觉非常惊讶。她说，不管是绒布寺里的普通喇嘛，还是这位神圣喇嘛，她和他们的关系都很好。不过当她问到一位她认识的喇

嘛，为什么札珠仁波切拒绝见我们，这位光头老人回答了她，他说的是藏语，雷吉给我们翻译了过来，意思就是：“占卜结果大不利。那座山上的魔鬼已经苏醒，十分愤怒，更多的魔鬼即将到来。珠峰上的人熊雪人活跃起来，愤怒异常……”

“人熊雪人？”让-克洛德问。

“耶蒂，”理查提醒我们，“就是那些无处不在长满毛发的类人怪物。”

“……你们的布鲁斯准将三年前向我们保证，所有英国登山者都属于英国一个大山崇拜的教派，他们都是来珠穆朗玛峰进行神圣朝圣之旅的，不过我们现在知道布鲁斯准将撒谎了。你们英国人并不崇拜那座山。”那个老喇嘛一边说，雷吉一边飞快地翻译。

她用抑扬顿挫的藏语说了几句话，并鞠了一躬，包括帕桑在内的我们五个人便退出了这位神圣喇嘛所在的地方。那位老人继续转起了祈祷轮。

我们又回到了外面的大风之中，她呼出一口气：“糟透了，先生们。我们的夏尔巴人，特别是我们精挑细选出来能攀登高山的老虎夏尔巴人，都非常非常希望得到这份赐福。我们现在得建好大本营，然后我会回来，努力说服神圣喇嘛，让他相信我们这次登山值得他为我们赐福。”

“如果那个老家伙不愿意赐给我们他那该死的祝福，那就祝他下地狱。”理查咆哮着说。

“不，”雷吉说着身体一晃，优雅地跨上了她的小白马，“如果我们没法为我们的夏尔巴人得到赐福，那么该下地狱的人就是我们了。”

*

那还是在三月底的时候，过了噶伦堡之后，我们扎了营，这时有一位神秘的陌生人来找理查。

我注意到帕桑医生领着一位又高又瘦的男人走进营地，雷吉和这个

人聊了起来，可除了穿着传统的夏尔巴人尼泊尔式服装外，他还戴了一顶印度人的棕色无檐帽，而且这个陌生人一身棕色皮肤，留着黑色大胡子，我本以为这就是个特别高的夏尔巴人，没准是帕桑的亲戚来这里看我们。我注意到他穿着一双结实的英国徒步旅行靴，不过靴子已经穿得很旧了。

结果证明，这个人不仅仅是个白人，还是个英国人，而且是个非常有名的英国人。

在整个营地开始窃窃私语这个陌生人的身份之前，理查的贴身夏尔巴人尼玛·特仁已经过来请我们的朋友了。“有位先生想见你，大人。”尼玛带着一如既往的灿烂笑容对理查说。

理查和让-克洛德一直在摆弄氧气罐流量开关，他闻言抬起头看我们的访客，只见此人留着大胡子，穿着尼泊尔农夫的衣服，脚上却穿一双结实的英国徒步旅行靴，他连忙跳起来，慢跑几步握住那人的手。我以为理查会把这个陌生人带到篝火边，介绍给我和让-克洛德认识，结果这两个人却去了附近的河边，那条河将会汇入我们之前横穿的蒂斯塔河，我觉得他俩真是太没礼貌了。透过一排排的树木，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陌生人像夏尔巴人喜欢的那样，蹲坐在那里，理查则坐在河边一块小砾石上，两人立刻便热火朝天地聊了起来。

“那人是谁？”雷吉终于走过来问我们是不是还想要咖啡，这时候我问她。

“K.T.欧文斯。”她说。

我简直惊讶到了极点，就算她宣布那个陌生人是耶稣二度降临人世，我也不会更为惊讶。

自从我十二岁起，肯尼斯·泰伦斯·欧文斯就是我的文学偶像之一。这位“登山家诗人”是一战前英国最厉害的五位仍在人世的登山家之一，不过他还是一位更为著名的英国自由诗体诗人，与死于一战期间的鲁伯特·布鲁克和其他伟大诗人齐名，这些诗人包括维尔浮莱德·欧

文、爱德华·托马斯和查尔斯·索利，也与那些为数不多依然活着书写一战题材诗歌的诗人并称，这些诗人有西格夫里·萨松和艾弗·格尼。

K.T.欧文斯在战争期间一路从中尉升到了少校，并且在战争中活了下来，但他没有写下任何关于那场战争的文字。事实上，据我所知，自从一战爆发以来，欧文斯连一篇诗文都没有写过。在这方面，他和理查很像，战前理查写了很多诗，因此名声大噪。但自从战争打响之后，他再也没有出版过一个字，抑或明显写过一首诗。欧文斯也没有像乔治·马洛里和理查（马洛里常常是在理查的陪同下一起登山）那样，再去攀登阿尔卑斯山脉，虽然在一战之前，他就是在那里成为一个如此著名的登山家。K.T.欧文斯凭空消失了。据一些报纸和文学杂志报道，K.T.欧文斯去了非洲，一个人爬上了乞力马扎罗山，并且留在了山上。还有人肯定他去了中国，攀登那些无名高山时不幸被当地的土匪杀死了。而最新的权威消息则说，K.T.欧文斯为了净化他在一战中的经历，造了一艘小帆船，想要环游世界，结果在南大西洋碰到了暴风雨后葬身大海。

我再一次透过树枝看过去。K.T.欧文斯就在那儿，身上穿的衣服很像是干净的破布，黑色大胡子有些部分已经变得花白，蹲坐在那里，正语速飞快地和理查聊天。简直太难以置信了。

我站起来，拿过我的金属水壶，向那条河走去。

“迪肯先生不希望我们去打扰他。”雷吉说。

“我只是去打点儿水，”我说，“我不会妨碍他们的。”

“一定把水煮开了再喝。”雷吉说。

我蹑手蹑脚地走到河边，始终保持与这两人之间隔着厚厚的树枝。我一边往我的大金属水壶里灌水，一边把身体往左边的树枝靠靠，以便偷听。我这才发现，理查说话的声音非常小，根本听不清楚，不过欧文斯的声音倒是粗声粗气的，他是个大嗓门。

“……我去了非常高的地方侦察，发现山脊上有一道非常危险的台阶，是一面约40英尺高的岩壁，就在峰顶山脊之下……在山谷中，我用

望远镜就能看到，爬到……山侧凹地上……我又看到了它……”

什么意思？欧文斯似乎在为第一台阶或第二台阶提醒理查……可能是第二台阶，因为顶峰山脊就在……珠峰东北山脊上。不过我们谁都知道第一台阶和第二台阶，虽然没有人能登上那么高的山脊去征服它们

（特别是更大、看上去更陡的第二台阶），不过马洛里和欧文在他们失踪的那一天可能做到了。自1921年那次探险以来，在历届探险队所拍摄的照片中，这两道台阶都清晰可见。为什么欧文斯现在要劝理查当心这样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情呢？而且，出于某种原因，他用到凹地这个词来指代北坳，而没有说山坳。对于1921年那次侦察探险以后被命名的各种地貌，没准儿这位诗人登山家有他自己特殊的名字呢。欧文斯是不是一个人去登珠峰，然后因为这些位于东北山脊之上的巨大石阶障碍而不得不退回？这两道石阶是主因，再加上山脊线上狂风大作，诺顿和其他人才不得不移动到北壁之上，尝试攀爬近乎垂直的大深峡谷。

“……用固定绳索或许……”从理查的轻声答复里我只听到这几个字。

“是，是，那或许可以，”欧文斯判断道，“不过我无法肯定在……之下有营地或贮藏补给品的地方……”

理查低声说了几句话。他可能是提醒欧文斯小声说话，因为当他们再聊起来的时候，这位著名诗人登山家的声音几乎低不可闻了。

“……最危险的部分几乎要算是冰瀑了……”欧文斯急切地说。

冰瀑？我琢磨着。他指的是北坳之下、东绒布冰川最上方的那面近乎垂直的冰封雪壁吗？当然了，那里的确很难攀爬，在1922年的珠峰探险中，七名夏尔巴人挑夫就是被那里的雪崩夺走了生命，可为什么那里会是珠峰探险中“最危险的部分”？毕竟两次探险都已成功登上了比那还要高的地方，甚至每天还会把沉重的物资从那面冰壁运上去。那可是登山者和挑夫时常来往的地方。去年，桑迪·欧文临时建造了一架木绳梯，以便挑夫可以更容易且更安全地攀登那里。甚至帕桑和雷吉都费力

地在那面冰壁上开凿出踏脚处，自由攀登了上去，而且赶在坏天气困住他们之前，他们还到了北坳营地，甚至还向上攀爬了一段距离，当然这些是建立在她的话可信的基础下，而我相信她说的都是真的。我们带来了洞穴探险者专用绳梯和让-克洛德的新12爪冰爪，还有他那个祝玛小玩意，这样挑夫就能更容易且更安全地攀登北坳了。

*

“我排列了顺序，”欧文斯粗声粗气地说，“白色，绿色，红色。确保.....让它们到高处，非常非常高，而且.....”

这句话我一个字都没听懂。我一直蹲在河边偷听，突然之间，我的靴子在一块石头上一滑，这时水瓶已经装满了，然后我听到理查说：“嘘，附近有人。”

我只好红着脸，若无其事地盖上瓶盖，站了起来，尽可能表现出一副天真的样子，漫步回到了营地，也不知道理查和他那位名人朋友有没有透过长满树叶的树枝看到我。

这两人向下游走了一点点，走出了我们的视线，来到一片空地之上，没人可以蹲伏在那里还不被发现，他们俩又非常热烈地聊了三十分钟。然后理查一个人回到了营地。

“欧文斯先生不和我们一起吃晚餐吗？”雷吉问。

“不了，他今天晚上就回去了。希望明天晚上能到大吉岭。”理查一边答，一边非常犀利地看着我，我坐在那儿，那个暗示我偷听的证据，也就是水瓶还在我的手里。在我的脸变得通红之前我赶紧低下头。

“理查，”让-克洛德说，“你从来没和我们说过你认识K.T.欧文斯。”

“我们从来也没有说起过这个人啊。”理查说着自在地靠在一个包装箱上，手肘放在穿着羊毛裤的膝盖上。

“我非常愿意结识K.T.欧文斯先生。”J.C.接着说，我觉得他的语气里夹杂着些许责怪。

理查耸耸肩。“肯^[5]这人不喜欢与人交往。他找我谈些事，说完他

就走了。”

“他住在哪里？”我努力问出这个问题。

“尼泊尔。”回答问题的是雷吉，“我想是在提扬博泽附近。就在坤布谷里。”

“我以为尼泊尔禁止白人——英国人——居住。”我说。

“并非如此。”理查说。

“欧文斯先生在战后去了那里，”雷吉说，“我想他娶了一位尼泊尔妻子，还生了几个孩子。他得到了当地的接纳。他很少穿越边境到印度或锡金来。”

理查一言不发。

那些白色、绿色和红色的顺序到底是什么？我真想问问理查。为什么那面冰壁，或者说欧文斯口中的冰瀑，会是攀登珠峰最危险的部分？为什么他会说到营地和贮藏补给的地方？在三支英国探险队都没能登上的珠峰北面，他是不是发现了什么，抑或落了什么东西？

“你是在战争期间认识了欧文斯少校的吗？”雷吉问。

“是的，那时候我认识他，”理查说，“不过那之前我俩已经相识了。”他站了起来，拍了拍膝盖，“很晚了。我们是不是去找瑟姆楚比做点儿吃的，不然今晚我们就得挨饿了？”

*

许多夏尔巴人因为没能得到赐福而怨声连连，在他们的抱怨声中，我们离开了绒布寺，他们一直嘟嘟囔囔，没完没了，结果帕桑医生冲他们大喊了几声，他们这才安静了下来。我们这三十五个人在山谷中吃力地走了2英里，穿过了一条河，朝着绒布冰川的入口走去，然后我们抵达了前三支探险队的大本营所在地，这时候距离日落还有一个来小时的时间。我们在绒布寺空等了一场，结果大喇嘛札珠仁波切拒绝接见我们，我们这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就这样白白浪费掉了。

我承认，在我们抵达大本营所在地的那一刻，我感觉沮丧不已。前

三支探险队都以这里为大本营，这个地方在绒布冰川河谷之内，但南面一道40英尺高的冰碛石山脊正好遮挡了狂风，北面视野开阔，我们就是从那个方向过来的，而且这里有平坦的地面，可以搭建帐篷（有些地方甚至连大一点儿的岩石都没有），甚至这里还有一个融化的湖泊，马、骡子和以及我们换来的牦牛可以到那里喝水。附近有一条冰河，周围都是人畜的粪便，只有把河水煮开才能喝，但我们更喜欢用融化干净的雪煮水喝，不过呢，我们可以用河水洗个澡。

这里也有前三支英国探险队留下来的垃圾和废弃物：破碎的帐篷帆布和破帐篷杆；一片乱七八糟的废弃氧气罐和框架；低矮的石墙，在狂风的吹拂下，有些地方已经倒塌，一大堆好几百个废弃的锡罐，罐子尚未生锈，有些罐子里满满当当装的都是尚未吃过的美食，现在已经腐烂，都是前几支探险队剩下的；在主帐篷区的左边，一条平整岩石线沿线区域明显是厕所。在这里迎接我们的是一条沟里无数风干了的人类粪便，诺顿和其他人从这里撤走的时候，既没把这个沟挖深，也没有将之填平。

还有更让人压抑的呢，在这片遍地垃圾的马洛里大本营的下坡处，有一座高高堆起的石头金字塔，是前一支探险队用来纪念死在珠峰上的亡魂的。最上面的一块圆石上涂着“纪念三次珠峰探险”几个字，这块圆石下面的一块石头上刻着“1921年凯勒斯”几个字，这是为了纪念在1921年那次侦察探险中遇难的一位医生，而理查也是那次探险队的一分子。在这两块石头下面，马洛里和欧文的名字也被刻在了石头上，同样被刻在上面的还有在1922年那次雪崩中丧生的七名夏尔巴人的名字。这座石头金字塔纪念碑似乎把整座大本营变成了一个墓地。

但不知怎么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还是珠穆朗玛峰，它与马特洪峰的叠嶂山峦并不一样，那座高峰依然矗立在狂风肆虐的绒布冰川河谷上方12英里处。只有在偶尔不再飘雪、几乎常年环绕珠峰的云雾片刻散开之际，我们才可以看到珠峰的西部侧腹和山脊在夜色下闪闪发光，可即

便在如此遥远的距离，这座山看上去依然是那么奇形怪状、巨大无比。珠峰并不像勃朗峰和马特洪峰一样是一座别具一格的高山，它更像是一排难以逾越的巨牙屏障之中一颗无比巨大的尖牙。从峰顶和山脊刮起的狂风此刻已经吹过了东边的地平线，不仅在附近的凯勒斯峰上方吹拂，还吹过更高而且非常巨大、非常高耸、非常陡峭、非常雄伟、非常遥远的喜马拉雅山脉诸多山峰，而连绵的喜马拉雅山脉就像是诸神建造的一堵墙壁，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我可以感觉到理查非常不喜欢在这里扎营，不过在这漫长的一天里，夏尔巴人没有力气背东西再往前走了。理查一直希望我们能在河谷高处距此地超过3英里远的地方建立我们第一个大本营，在之前的几次探险中，那里曾是一号营地或前进营地。不过这片大本营营地已经有16,500英尺高了，虽比难以攀登的珠峰顶峰低了12,500多英尺，但依旧足够高到让我们大部分人在负重60磅时上气不接下气了。根据理查和雷吉所说，一号营地的海拔是17,800英尺，那里是所有珠峰营地中阳光最充足的一个，然而，从珠峰北壁横扫绒布冰川的呼啸狂风却也更为频繁地摧残那里。那里的冰比冰碛石多，而且帕桑医生也曾说过，即便是在比此地低1300英尺的下方，一旦患上了高空病，将更加难以复原。在我们五个星期的徒步行进过程中，晚上扎营时雷吉提出了有力的理由说服了我们，即我们应该在这里建立第一条帐篷线，如果有人患上了高空病，就可以退到这里来，而理查似乎不再有兴趣为这件事争来争去。他打算把几乎全部高山攀登装备贮存在二号营地，也就是大本营上方6英里处。

这时他把一直背着的沉重装备卸下来，从里面拿出一个几乎空无一物的帆布包，然后对雷吉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请你监督在这里建好大本营。我要去河谷上方一号营地侦察侦察。”

“简直疯了，”雷吉说，“你还没到那儿天就该黑了。”

理查把手伸进那个几乎空无一物的帆布包里，拿出一个雷吉的电池灯皮头盔。他把头灯打开，然后关掉。“我们可以见识一下这个威尔士矿工的新发明是不是管用。如果不起作用的话，我的背包里还有一个老式手电筒。”

“你不应该一个人去，理查，”让-克洛德说，“特别不能一个人到绒布冰川上去。黄昏里，有的冰隙你根本就看不到。”

“我或许不会爬到一号营地那么远，”理查说，“我的外套口袋里倒是有些饼干，不过如果你们留给我一些热咖啡和热汤的话，我将不胜感激。”

他转身离开，身影消失在正渐渐被阴影笼罩的河谷上方。

雷吉把帕桑叫过来，几分钟之后，他们就把已经疲惫不堪的夏尔巴人挑夫组织起来，把牦牛和骡子身上的装备卸下来，并且做出决定，哪个帐篷应该搭在这片莫名忧伤之地的哪个区域。帕桑指挥着夏尔巴人把一项温伯尔大防雨帐篷搬到一片倒塌的石墙内，把帐篷帘挂好，并宣布这是医疗帐篷。立刻就有几个夏尔巴人排队咨询和接受治疗。

我们的山谷已经陷入了黑暗之中，可珠峰却在我们上方很远的地方闪闪生辉，冰冷、强大，不受外界影响，而且与世隔绝。它太令我震撼了，我不禁望而生畏。

*

那是我们留在锡金的最后一夜，然后我们就要翻越加里普山口进入西藏，而这一天，4月2日，正是我的二十三岁生日。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的生日是哪一天，不过肯定有人看过了我的护照，注意到了我的生日，因为他们给我办了一场庆生会。

那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小村子里扎营，村子距离古雅通有十二三英里远，我不记得那座村庄的名字了，或许那里根本没有名字，当然也没有驿站旅馆，不过那里却有被我称为摩天轮的东西，理查管那个东西叫“布莱克普尔摩天轮的缩微模型”，而雷吉则说那是“小型维也纳摩天

轮”。那个东西非常粗糙，用原木制成，包含四个“乘客车厢”，只比人们可以爬进的木箱子大一点点。就算是至高处，这个“摩天轮”也无法把一个人的双脚抬高到10英尺的高度，他们哄着我坐到其中一个盒子里，而维持这个东西运转的机械装置居然就是让-克洛德在一边向下拉旁边的车厢，而理查则在另一边向上推另外一个车厢。这个奇妙的装置肯定是给村子里的孩子们搭建的，不过我们进村的这一路上没看到一个孩子，而且在第二天早晨动身之前也没见着有小孩。

接下来他们把我停在了所谓的高点之上，村子里全部八栋小茅屋都呈现在我的眼前，房顶只比我的膝盖高一点点，然后，雷吉、理查、让-克洛德、帕桑和几个会说英语的挑夫唱起了《他是一个快乐的好伙伴》，随之他们又唱了《祝你生日快乐》，歌声很不齐。我得承认，我坐在那上面，穿着羊毛袜的双腿来回荡着，而我的脸，则涨得通红通红的。

雷吉带来了做美味蛋糕的所有材料，甚至还准备了糖霜和蜡烛，她、让-克洛德和厨子瑟姆楚比用普里默斯牌便携式汽化炼油炉和石砌炉灶烤好了蛋糕，然后那晚我们每个人都享用了这个蛋糕。理查拿出了两瓶上等白兰地，我们四个人为彼此的健康干杯，一直喝到深夜才罢休。

最后，所有人都摇摇晃晃地回到了帐篷中，钻进了睡袋里，而我则东倒西歪地走出了我的帐篷，仰头望向夜空。这是我们待在锡金期间为数不多没有下雨的几个时刻之一。

我二十三岁了。出于某种原因，相比二十二岁，这个年纪似乎老了很多，却并没有带来更多的智慧。桑迪·欧文去年在珠峰遇难时是二十二岁还是二十三岁来着？我记不大清楚了。应该是二十二岁吧，我觉得，比那一夜在锡金的我要年轻。白兰地的气味令我头昏眼花，我靠在摩天轮其中一根很不结实的支柱上，眼神越过黑色的树梢，继续望着已经升到丛林上方的一轮半月。这一天是周二，再过一天，我即将踏上偏

远的土地，进入西藏的高原荒野。

我想到了雷吉。她带女式睡衣来了吗？或者她既穿着日常的衣服，也穿着内衣睡觉，又或者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穿宽大的睡衣裤？还是像理查一样裸睡，即便在蜈蚣和蛇经常出没的地方也不例外？

我又一次摇摇头，希望能把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的倩影甩出我的脑海。雷吉最起码要比我大十岁，或许更多。

那又怎么样呢？我那被白兰地解放了的大脑这样问。

我望着那弯半月，月光如此明亮，给雨林上部的树叶洒上了一层银光，星辰慢慢悠悠地爬向它们的最高点，可在月光的衬托下，那些星星全都黯然失色，我想象着，在未来的徒步行进和登山过程中，我即将做出各种英雄行为，然后雷吉就会因此垂青于我，那时我俩之间的感情肯定更胜于我们现在的纯友谊，或者起码也是另一种不同的感情。

她给我烤了一个生日蛋糕。她早就知道我的生日，费力地运来面粉、糖和罐装牛奶，还在这个村子或者上一个村子里找到了鸡蛋，和瑟姆楚比、让-克洛德一起在用来烧饭的露天炉火上把蛋糕烘烤好。我不知道这是如何做到的，蛋糕可口无比，连巧克力糖霜都那么好吃。蛋糕上还插了23支小蜡烛，一小簇一小簇的火焰燃烧着。

她给我烤了一个生日蛋糕。在我的初恋中，我删除了让-克洛德和瑟姆楚比对这个蛋糕的贡献，删除了理查真心的演唱和鼓掌，以及他那珍贵的礼物白兰地。她给我烤了一个生日蛋糕。

在我放声大哭之前，我努力爬回了我的帐篷，脱掉靴子，挣扎着钻进睡袋，努力让自己只想着一件事：她给我烤了一个生日蛋糕，并且希望这是我进入梦境之前的最后一个念头，可在我睡着之前，我的最后一个想法其实是，现在我已经二十三岁了。我能活到二十四岁吗？

*

在珠峰大本营的第一个早晨，我醒来时我感觉头疼欲裂，还有些恶心。这情况真让我极度失望，一个多月前，我在锡金得了痢疾，帕桑医

生给我治好之后，近来我来感觉自己的体力已经完全恢复了。我一直觉得，我的年纪最轻，所以我会是此次探险过程中最健康的一个人，可事实证明，我竟然是探险队中身体最不济的那一个。

有那么一刻，我甚至无法记起今天是哪一天，所以在我爬出我那温暖的睡袋、来到严寒中（那天晚些时候我们看了温度计，发现最高温度是零下28摄氏度）之前，我看看了我的袖珍日历。这一天是1925年4月29日，星期三。我们穿越锡金的时间落后于诺顿和马洛里所用的时间，不过后来我们一路向西，徒步穿越西藏，前往山城要塞斜格尔镇，后取道南方前往绒布，在长途跋涉过程中，我们走了雷吉给我们指出的捷径，弥补了之前在锡金境内损失的时间。在前几支探险队停留了两夜的村庄里，我们也只停留了一夜。整整一年之前，马洛里、欧文、诺顿、奥德尔、杰弗里·布鲁斯、萨默维尔、比瑟姆和其他高山登山者带着登顶珠峰的希望，在这个地方醒来，迎来了他们在大本营的第一天。

我发现让-克洛德已经钻出了睡袋，此刻正在活动，他一边点燃我们那个小普里默斯炉，一边向我说早安。他已经穿戴整齐，而且走到距离营地很远的地方取回了干净的雪，将之融化，做我们在这里的第一杯咖啡。此时没有夏尔巴人像在徒步行进过程中那样，一大早端着热饮来到我们的帐篷门前，不过厨师瑟姆楚比大概正在那个圆圆的大试验帐篷里，用最大一个多烤架普里默斯炉子给我们做早饭。这个试验帐篷是雷吉带来的，在大块防水布不足以为我们遮挡越来越恶劣的环境之后，我们便把它当普通用餐帐篷来使用。

我们这次探险一共带了三种基本类型的帐篷：较为沉重的A形温伯尔帐篷，多年以来人们一直使用这种帐篷，前几次珠峰探险用的也是这种帐篷，我们计划只在海拔较低的地方用这种帐篷扎营；另一种是很轻但十分坚固的米德式A形帐篷，可用于高山营地；最后就是这种雷吉带来的圆顶试验帐篷。营地运动公司制造的一种特殊框架半球形帐篷就是以这种帐篷为原型，外壳采用双层提花布料制成。我们给这个帐篷起了

个名字，叫“雷吉的大帐篷”，它有八根弧形木支柱，每一根柱子都可以从中间折叠，方便托运。这种帐篷的帐篷底防水布是和帐篷缝制在一起的。我曾经见过，在这里的严寒气候中搭建这顶帐篷时，雷吉和帕桑监督夏尔巴人铺了另一块更厚的帐篷底防雨布，雷吉说这块防雨布是飓风工作服制造公司为她特制的。这款特别的圆顶帐篷里不仅有两扇窗户——我们的其他帐篷当然只有系带式出口而没有窗户——还有系带式大门，构造相当复杂，但防风功能很强大。此外，大帐篷装有通风设备或者说是烟囱通风帽，这东西可以朝任何方向旋转，以适应风向。这个帐篷能够容纳四五个人舒舒服服地睡觉，在吃饭时间，我们轻轻松松就能挤进去八九个人。

雷吉和帕桑在我们徒步行进过程中第一次搭建起这个圆顶帐篷时，理查没好气地说这个精巧的设计还真像是个没有了冬青树枝的圣诞葡萄干布丁。

然而，事实证明，相比我们的温伯尔帐篷和米德式帐篷，无论是保暖效果，还是防风效果，这个大帐篷都要更胜一筹。在我们留在大本营的头几天，我记下了这一点：未来的探险队应该携带小型半球形帐篷，或许还要搭配四个铰链连接的弧形支柱，而不是八个，可以用来在最危险的营地里扎营，比如山上的四号、五号、六号营地，甚至是七号营地，如果这个较高的营地能够被搭建起来的话，在这些地方，只能从冰雪之中开凿出搭建帐篷的平台，或者费力把可以移动的岩石挪开。这种圆顶帐篷在山上不仅占地较小，而且今天这样的呼啸狂风只能吹过这顶大帐篷，对它并不会产生多大影响，而与此同时，A形帐篷已经被风吹得来回摆动，发出的巨响像是很多支步枪在同时发射。

“天气怎么样？”我一边从J.C.那里接过我的第一杯热咖啡，一边睡眼蒙眬地问道。

“你自己看看吧。”我的朋友说。

我一面小心翼翼地端着咖啡，一面蹲伏在带子系得很紧的帐篷开

口，向外看。

那绝对是一场大暴风雪。我连附近的帐篷都看不见了，甚至是中央大帐篷也不见了踪影。

“哦，该死的。”我低声说。我原本觉得我们的帐篷里已经够冷的了，可寒风不断地吹进来，吹透了我的两层长内衣和第三层我睡觉时穿的内衣，险些没把我冻死，“理查昨晚去一号营地那里探路回来没有？”

如果我们那位经验丰富的登山领队在来到大本营的第一个晚上就被暴风雪困住，然后被冻死，那该有多讽刺，多悲伤啊？

J.C.点点头，抿了口咖啡。“他半夜回来的，回来之后没多久，就开始下暴雪了，狂风也更大了。他的贴身夏尔巴人登津·伯西亚说，他的面罩上结了一层冰。而且理查饿坏了。”

“我也是。”我把我的咖啡一饮而尽。我还是很恶心，头也疼得厉害，不过我相信，只要把肚子填饱了，我就会感觉好一点儿，“我马上穿衣服，如果能过得去的话，我们到大帐篷里吃早餐时见，你说怎么样？”

*

4月18日，我们仍在徒步向珠峰行进，这一天，我们与土匪狭路相逢。

到了这时候为期五个星期的徒步跋涉已经过半。我们在较大的西藏城镇定结县扎营了两个晚上，并且决定不转向雅鲁楚山谷，虽然那里可以看到珠峰，可那里气候恶劣，常年云雾缭绕，雨夹雪、暴雪和狂风天气更是家常便饭。我们沿着主要贸易通道，向16,900英尺的定结山口走去，电光火石之间，一群人骑着马咯噔咯噔地冲下山来，把夏尔巴人和他们牵引着的骡子赶到前面，和我们聚在一起，然后把我们团团围住。

这些骑马的人大约有60个，全都穿着精致的皮革和野生皮毛衣服，戴着长帽檐的帽子。他们的脸、眼睛和皮肤的颜色更像是亚洲人，而不像我们在西藏这两个半星期徒步跋涉途中所见过的村民。这些强盗不是

留着大胡子，就是蓄着小撮胡子，而那个土匪头子则是个大块头，胸肌发达，拳头特别大，脸上的毛发和他帽子上的毛发一样多。他们全都拿着步枪，既有看上去很像19世纪毛瑟枪的枪，也有古印度陆军用的后膛枪，更有一战期间使用的现代恩菲尔德式步枪。我知道雷吉和帕桑每个人都带了一把步枪，就在他们的枪套里，是用来打猎用的，而且在利物浦的时候，我偶然间看到理查把一把肯定是他服役期间用过的韦伯利左轮手枪放在了他的背包里，可这三个人谁也没有行动，把他们的武器取出来，而是任由这些土匪飞奔过来，在我们周围踏来踏去，像赶羊一样把我们赶作一团。

我们的夏尔巴人，特别是那些称不上老虎的夏尔巴人，看上去都吓坏了。帕桑倒是一副倨傲的表情。骡子的日常行程被打破了，不由得一阵骚动，随后安静下来。我的西藏小白马想要脱缰逃跑，可我站稳脚跟，死死抓住马鞍，把马的一半身体拉离了地面，直到马儿平静下来才松手。

土匪们骑的都是身形较为高大的蒙古矮种马，毛发粗浓杂乱，可鬃毛和尾巴都被精心交错编织在一起，相比我们这些可笑的小马，它们在体形上更为接近真正的欧洲马。

红色的尘埃终于落定，土匪们把我们分成两组包围起来：绝大多数土匪在包围夏尔巴人挑夫和矮种马，而那个匪首则带着大约12个武装土匪把我、雷吉、理查、J.C.和帕桑团团围住。这许多步枪虽说没有直指我们，但我们依然是土匪们的射击目标。我瞧着这些人，脑海里闪过唯一的念头，我们不知怎的穿越了时空，来到了好几个世纪以前的过去，遇到了成吉思汗和他的一部分游牧部落。

雷吉走上前去，开始用藏语和强盗头子飞快地交谈，不过用的也可能是某种西藏方言。在亚东、帕里、康巴镇及其他很多我们路过的较小村庄里，雷吉都用藏语和领主及村民说话，主要是为了买食物讨价还价，或是为了在他们的村子附近扎营，可她现在说的这种语言听上去并

不太像她之前用的那种藏语。

这位匪首露出一副坚固的白色牙齿，他说了几句话，结果他的土匪同伙全都哈哈大笑起来。雷吉和他们一起笑，因此我只好认为那个匪首不是在占她便宜。（没准儿是在拿我、让-克洛德和理查开涮。）只要这些土匪不向我们开枪，我对此倒也无所谓，可就在我胆怯地寻思着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如果这些强盗抢走了我们的骡子、装备、氧气罐、帐篷、食物、雷吉的和布罗姆利夫人的钱，那我们的探险也就泡汤了。

土匪头子咆哮了几句话，依旧像个疯子似的咧着嘴笑，然后雷吉给我们翻译：“可汗说，今年去珠穆朗玛不吉利。他说所有的魔鬼都已苏醒，而且非常愤怒。”

“可汗？”我傻兮兮地重复了一遍。或许我们穿过了某种时空隧道。不管什么原因，这都不像是成吉思汗的蒙古部落包围了我们。

“吉米可汗。”雷吉说。她对这位名字古怪的匪首说了几句话，然后转过身，走回一头骡子边上，之前帕桑一直把这头骡子拴在她的白色矮种马后面。她拿着两个比较小的装货箱走了回来。她先是微微鞠了一躬，带着笑容说了几句话，然后便把第一个箱子呈送给了可汗。

他从皮带里抽出一把比阿拉伯人的半月形刀短不了多少的弯刀，把箱子撬开。箱子里有一些稻草，稻草上放着一个很有光泽的红木小盒子。可汗把装货箱扔在一边，几个他的人连忙驱赶他们的坐骑蜂拥着凑到近处，想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这些家伙身上散发着足以熏死人的气味儿，有马味儿，人的汗味儿，烟味儿，大粪味儿，还有马汗味儿。

可汗把刀放回刀鞘，从那个红木盒子里拿出两只美国制西式左轮手枪，枪上装有镀铬自动剥线器，配象牙手柄。子弹盒表面包裹着红色丝绒。其他土匪一齐爆发出一阵惊呼声，听上去像是又羡慕，又生气，又嫉妒。可汗骂了他们几句，他们便乖乖地不吭声了。另外一队包围着我们那些被赶到一堆的夏尔巴人，一直在密切监视他们。

雷吉用那种西藏方言说了几句话，并把第二个较大的箱子交给可汗。他又一次撬开纸板箱，这次他举起一个盒子，冲他的人喊了几句。

这个装货箱里堆着一盒盒独具风味的约瑟夫·朗特里牌英国巧克力。可汗开始把这些盒子抛给他的手下。突然之间，绝大多数土匪喊了起来，并开枪，我们的夏尔巴人只能拼命抓住那些马和骡子不松手。我再一次把我那吓坏了的小马前蹄拉离了地面。

可汗打开了第一个盒子，剥开包装纸，里面是一块精致的椭圆形巧克力，然后美美地吃了起来，而他那些脏兮兮的手指都快和巧克力一个颜色了。

“杏仁巧克力，”他用英语说，“非常非常好。”

“我希望您喜欢这些。”雷吉说，这回她也说起了英语。

“当心那些魔鬼和耶蒂。”吉米可汗说。他开了一枪，用踢马刺踢了一下他那匹毛发粗浓杂乱的马，然后这匹蒙古铁骑便朝着他们来时的东北方向疾驰而去，消失在了一片红色的尘埃之中。

“老朋友？”我们重新组成了一排长队，再次朝着定结跋涉，这时候理查问道。

“有时候会有生意往来。”雷吉说。她的脸被那些大马扬起的尘土染成了红色。我意识到，我们所有人的身上都落满了尘土，下起了冰冻毛毛雨，我们身上那一层泥土很快就变成了红色泥浆。

“吉米可汗？”我听见自己提问，“他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名字？”

“他的名字承袭自他的父亲。”雷吉一边说，一边用力拉她那匹固执的小马的缰绳，牵引着它踏上一条陡峭的小路，向着海拔16,900英尺的定结山口走去。

*

我们被困在大本营的前三天里，理查简直快发疯了。我也以我自己的方式失去了理智，我担心自己就快没命了，因为这该死的高度让我的

头一直疼个不停，一天至少呕吐一次，而且胃口尽失，晚上还睡不着觉。每翻一次身，我都不禁气喘吁吁，本就睡得不踏实，一喘粗气就会醒来，只能艰难地喘大气，而我躺在帐篷底下的那些石头上，到了转过天来的夜里，我的身体都对这些石头有印象了。这真是太荒唐了。大本营的海拔只有16500英尺啊。要到了北坳之上，真正的攀登才算开始，那里的海拔几乎比这个低矮大本营高一倍半。16500英尺并没有比我去年嬉戏过的一些阿尔卑斯山脉的山峰高出很多，我不停地对自己这样说。为什么在那里没问题，在这里却问题一大堆呢？

你通常在那些山峰上停留的时间都不超过一个小时，呆子，那个有推理能力的我解释道。你可是在这里住下来了呀。

在这悲惨的三天里，我压根儿就不想听到那个该死的理性自我说三道四。我还拼命不让别人发现我的情况，可让-克洛德和我住在同一个温伯尔帐篷里，不仅听到了我呕吐的声音，我在夜里的喘息声他也听得一清二楚，甚至还看到我手脚撑着睡袋，像条病狗似的气喘吁吁。在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在我们在雷吉大帐篷里一起开计划会议的时候，其他人肯定都注意到了我有些无精打采，可他们什么都没说。我能看得出来，雷吉和理查都没有因高海拔而出现不适，在留在大本营的第二天，让-克洛德轻微的高空病就消失了。

虽然这里极度寒冷，狂风大作，气候也很恶劣，可我们并没有整日蜷缩在帐篷里度过我们在大本营的头几天。在第一个整天之中，暴风雪铺天盖地，气温只有零下29摄氏度，我们还是冒着暴雪蹒跚而行，把我们的全部装备都卸了下来，并且整理妥当。这里没有草给骡子吃，所以几个夏尔巴人把它们赶回了初东村，我们把牦牛拴在了半英里外一个有遮蔽的地方，那里比较靠近我们北面的一条河，这些毛茸茸的可怜牲畜可以把爪子伸进岸边飘动的雪里，寻找到非常少的一些草料。

我们还在帐篷边上搭建了一个大温伯尔帐篷，给让-克洛德当工作室，他在那里检查氧气罐、装氧气罐的架子、普里默斯炉和我们的装

备。他的工具可比一年前可怜的桑迪·欧文用的工具强多了，而那时候欧文就是用那些工具出色地完成了他那些修理和维护工作，临时建造了绳梯，还改造了吸氧装置，可让-克洛德的这套工具依旧相对落后。让-克洛德会金银锡的焊接，却不会铝和钢铁的焊接；在具备合适工具的前提下，可以拆开照相机、手表、火炉、提灯、冰爪和其他东西并把它们重新组装好，可他没有多少备用零件来做替换；他可以把金属恢复原形，可如果某些东西严重损坏到无法复原了，他并不能锻造出新的金属制品来。

很幸运，经过了两天的测试之后，让-克洛德告诉我们，我们那100个氧气罐中，只有14个漏压了，而这14个中的9个只是部分漏压。而理查告诉过我们，去年诺顿、马洛里和欧文的探险队一共带了90个氧气罐，却有30多个漏压。在抵达斜格尔镇进行盘点之际，他们那30个氧气罐里的大部分氧气都漏光了，根本成了废物。有了桑迪·欧文在去年徒步行进途中重新设计的马克五号吸氧装备，再加上几位天才的进一步改进，包括乔治·芬奇、让-克洛德和他那位曾经是铁匠现在是钢铁制造商的父亲，特别是在垫片、阀门和流量表等几个方面的改进，效果果然十分明显。就算我们此次探险没有成功——甚至就连我们要在珠峰较低处找到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尸体这个有限的目标也没有实现——也决不会是因为缺乏夏尔巴人口中的“英国空气”而败北。

正如我所说的，我们并没有无所事事。在第二天，我们先是费力地把牦牛和骡子背驮的物资重新装到了挑夫的背篮里，其他板条箱有的放在大本营里，有的被放在一边，留待将来运到一号、二号或三号营地，然后我们四位大人和帕桑单独在雷吉的大帐篷里开会，敲定我们的策略。

“我们登顶的日期依然定在5月17日。”这时理查开口道，我们四个人伏下身体看雷吉帐篷中的圆形铺地防潮布上的地形图和手绘地图。我们头顶上悬挂着的一盏提灯不住发出滋滋声。帕桑站在阴影之中，守卫

着已经系紧的入口，以免冷不防有人闯进来。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找珀西表弟？”雷吉问。

理查用那个冰冷的烟斗轻轻敲着他的牙齿——帐篷里的空气太浑浊了，充斥着湿羊毛的气味儿，再加上点儿烟味儿也无所谓——说：“一路上在每个营地我都会安排时间去搜索，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

“可你的目标依旧是珠穆朗玛峰。”她说。

“是的，”理查清清喉咙，“如果有必要的话，在登顶小队成功之后，我们可以花时间继续搜索珀西瓦尔勋爵的尸骨，一直到季风季节真的光临此地为止。”

雷吉笑着摇摇头。“我非常了解人们在这里创造了高海拔攀登记录且没有登顶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状态。在吸氧装置失灵之后，布鲁斯犯了心脏病，出现了外伤性休克，而且被冻伤了。1922年，莫西德、诺顿和萨默维尔的身体都很虚弱，根本不能安全下山，跌向了那块突出的冰石，还是纠缠在一起的绳子救了他们的命，而且马洛里根本不可能用绳索把他们仨拴住防止他们滑落。高山攀登的挑夫不是死于大脑栓塞，就是因为摔断了腿而丧生，其他挑夫则由于严重冻伤而被遣回。去年，因为得了雪盲症，诺顿疼得尖叫了六十个小时……”

理查挥挥手，打断了她的反驳。“没有人说这座山不会让我们遭受重创。我们可能都会没命。但也有可能，即便我们在5月17日登顶了，我们中有人，或者我们所有人都能在良好的状态下，指挥老虎夏尔巴人去寻找珀西。我们具有前几支探险队都不具有的优势。”

“愿闻其详。”雷吉说。我看得出来让-克洛德好奇得要命，我承认我自己也相当渴望听一听理查的解释。

“首先是氧气装备。”理查说。

“前三支探险队中有两支用的都是类似的氧气罐。”雷吉说。她的声音非常平静。

理查点点头。“的确如此，可他们的氧气罐远没那么好。而且数量

也没有那么多。乔治·芬奇肯定，问题在于，包括我在内，以前大多数登山者使用氧气罐的时间太晚，用量也太少。甚至是在大本营，高空病就已经开始侵蚀我们储备的体力了。和你能够适应这里，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可你也看得到，只是17,000英尺的海拔就已经对一些夏尔巴人和.....其他人产生影响了。”

他的目光只是从我身上一闪而过。

“在北坳之上，”他接着说，“特别是8000米之上，我们的身体和大脑就会开始衰弱。不只是累了，疲倦不堪，而是真正的衰弱。前几支探险队往往只是到了北坳之上，才少量发放氧气罐，甚至对挑夫也是如此。之后也只是在登山的时候才发放氧气罐。我计划我们从三号营地开始就使用氧气，有需要的时候，老虎夏尔巴人也要用，搭建帐篷的时候也要用。甚至睡觉的时候也是如此。”

“我和帕桑在北坳待了两个星期，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也登上了更高的地方。”雷吉说。

“整个过程中你是不是非常痛苦？”理查问。

她低着头。“是的。”

“晚上的时候，你睡得好吗.....或者能睡得着吗？”

“不能。”

“即便是还有食物的时候，你有胃口去吃吗？”

“没有。”

“在你在那个海拔高度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到了需要融雪做汤或想喝水的时候，你能鼓励你自己去取雪，并且点燃普里默斯炉吗？”

“不能。”

“你们是不是几天之后就会脱水、头疼和呕吐？”

“是的，”雷吉叹气道，“到了珠峰上就会这样，不是吗？”

理查摇摇头。“这是因为在珠峰将近8000米和以上的高度，我们的身体就开始衰弱。虽然在夜里吸几公斤氧气无法阻止这种缓慢的衰弱过

程，但它可以稍稍延缓这个过程。让我们在一定的高度多停留几天，想清楚，适当地让我们的身体机能发挥作用。”

“理查，这么说，我们从北坳向上攀登时都要用英国的空气吗？”让-克洛德问。

“是的。而且在北坳上也得用。我可不想变成傻瓜，女士和先生们，这座山让每个人都变成蠢人，还会让人出现幻觉。至少在冰瀑脚下的三号营地就会出现这些症状。1922年，我和绳子上的第四个人一起爬了两天……这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是幻觉。如果能日夜使用氧气，就算流速很慢，也能减少那种致命的糊涂状况。我希望这些氧气足够支撑我们到达顶峰和找到布罗姆利的尸体。”

我看得出来，雷吉并没有完全被说服，可她有什么选择呢？她一直很清楚，理查、让-克洛德和我的主要目标就是登顶（不过病了两天，对于实现这个目标，我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她只能相信我们将会竭尽全力在上山和下山途中寻找珀西，如果我们能“下山”的话。

*

在第四天早晨，暴风雪终于出现了减弱的迹象，我们在大帐篷里重新开会，仔细检查理查的行动计划。“每一支英国探险队都由军人率领是有理由的。”我们俯身围在珠峰地图周围时理查说。他的目光更多地停留在雷吉的脸上，看我和让-克洛德的次数要少很多，我知道，他这是要做最后努力，说服雷吉。“这种攻顶方式，也就是先到一号营地，然后到二号营地，以此类推，到六号或七号营地，然后尝试登顶，属于经典的军事包围战略。”

“就像‘一战’期间的围攻战？”雷吉问。

“不，”理查带着终极结论的语气说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一场为期四年的愚蠢战壕战。为了拿下几码土地，一天内会有数万条性命白白葬送……第二天，在付出了同样的代价下，这几码土地又会得而复失。不，我现在说的是中世纪以来的经典围攻战。就像对约克城康沃利

斯将军的围攻，围攻一方是你们的将军，杰克……华盛顿……这一招是他的法国朋友教给他的……”理查冲让-克洛德点点头，“……这人就是拉斐特。在敌人无法撤退的地方将他们包围，那是在一个半岛之上，只要法国军舰能挡住英国皇家海军不去救康沃利斯和他的人，他们就插翅难逃。接下来便是炮轰。在轰炸之下，一码接着一码地向前推进战壕，一英里一英里地前进，一直前进到敌人的防区附近。随后发动最后的快速攻击……必胜。”

“可你们那些英国将军没有一个在珠峰之上，”让-克洛德说，“把他们的战壕推进到峰顶近处，然后发动最后的成功冲刺。”

理查点头表示同意，不过我能看出来他有些心不在焉。或许是雷吉那坚定目光的缘故。“1922和1924年的探险队都计划在27300英尺左右建立七号营地，却都没能实现这个目标。马洛里和欧文，以及在他们之前尝试登顶的我们其他人都从六号营地，也就是26800英尺的高度开始攻顶。”

“这之间不过只有500英尺的差距。”雷吉说着将目光移到绒布冰川和珠峰的地图上。

“在这样的海拔高度，登上500英尺垂直距离意味着需要半天时间。”理查把玩着他那个并未点燃的烟斗，“这属于无谓的付出。”

“因为挑夫筋疲力尽了，诺顿和马洛里不是没能建起七号营地？”我问。我听说过这个消息，也看过所有的报道，“他们不能把帐篷运到更高的地方去？”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理查说，“不过那些正式登山者因为在六号营地上方背运物资也全都筋疲力尽了。1922年那次我和芬奇也是如此。再说了，七号营地一直是为了在不带氧气的情况下发动最后的攻顶而准备的。在马洛里决定由他和欧文带着氧气罐进行登顶尝试的时候，再多爬500英尺的垂直距离似乎并没有多大区别。”

“可你却觉得区别甚大。”雷吉说。

“是的。”即便她在讽刺，理查的语气也表示他并没有注意到。他把烟斗柄抵在用墨水画出的六号营地上方、北部山脊与长长的东北山脊相交处下方的一个地方，“问题不只在于那里的海拔，虽然那也足以令人感觉衰弱。越接近东北山脊，那些板岩就越陡峭，可压紧的雪会少很多，也很少有地方能开凿出够搭建一个帐篷的平台，登山者没有足够的体力去挪动石块创造出一个平台来。可最重要的是那里狂风肆虐。六号营地已经够糟糕的了，可越靠近东北山脊，大部风时间都会有狂风。就连登山者都会被卷走，更不用说帐篷了。”

“理查，你原本就打算从25,300英尺的五号营地快速攻顶的，”让-克洛德说，“我们三个登山者只带着背包、面包、水、巧克力，或许还要带着旗子插在顶峰之上。”

理查苦笑一下。

“或许还要带帐篷袋，”我说，“如果我们下山时，在爬下第二台阶或第一台阶的时候，正好赶上日落时分，就用得上了。”

“啊，有一个困难。”理查边说边搓着他那长满须茬的脸颊，刮擦声清晰可闻，“没有人能在那样的海拔高度露营一夜后还活着。在四号、五号、六号营地，待在帐篷里，带着可正常工作的普里默斯炉，想活下来非常难。所以我才决定我们必须从七号营地发起攻顶，抑或像马洛里和欧文那样，在下面的六号营地进行尝试。但要早一些出发。甚至还要像雷……像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建议的那样，夜里就出发。那些小头灯效果非常好。不过我还没有想出在天亮前或天黑后登山时，怎么不被冻死。”

“说到求生嘛，”雷吉道，“请允许我离开一会儿……”她走出帐篷时雪吹了进来。帕桑一直待在后面，重新绑好了门绳。

理查看着我们，可我们耸耸肩。没准儿他说了什么话让她不高兴了。

几分钟之后她从她自己的帐篷里回来，把雪从她那一头漆黑的长发

上抖落，她怀里抱着许多衣服，一开始我们以为她又拿来了几件芬奇鹅绒服。

“你们三个以前笑话我居然带着脚踏缝纫机徒步行进。”她说。没等我们开口，她接着说道，“不，我听到你们几个发牢骚了。你们说那可是半个骡子的负重。在徒步行进的途中，晚上我在我的大帐篷里缝纫衣服，你们能听到脚踏板的声音。我听到你们窃笑来着。”

我们没有人能否认这一点。

“这就是我的工作成果。”她说着把那一堆体积庞大但十分轻盈的东西递了过来。

那是三条缝纫好的鹅绒长裤。我心想，所以在种茶场的时候她才会要走了我们三个人的尺寸。

“我认为芬奇先生只解决了一半问题，”她说，“通过登山者所穿的丝绸、棉和羊毛内衣与裤子，依旧会失去很多身体热量。我做的这些衣服足够我们几个人、帕桑和八名老虎夏尔巴人穿。我不能保证穿上这衣服，我们每个人都能在28,000英尺以上活着露营一夜，但这样我们至少有机会可以在天亮前和天黑后继续行动。”

“这些衣服会被扯破的。”理查说。我和让-克洛德正忙着脱掉我们的靴子，扭动着身体穿上我们新的鹅绒裤。

“这些裤子同样采用了芬奇先生制作大衣用的那种气球织物，”雷吉说，“而且，所有的裤子外面我都罩了一层蜡棉。非常轻。比你们穿的芬奇羽绒服还要强韧。请注意看你们所有人的裤子，里外都有纽扣、背带或裤裆开口部位的纽扣。和你们说，裤裆开口部位这些纽扣可是费了我很多额外的功夫。”

听到这话，我的脸红了。

“我还用最后一些气球织物做了几件带纽扣的鹅绒兜帽，搭配芬奇做的羽绒服，”雷吉说，“而且我得告诉你们，在这样的海拔高度使用缝纫机是件非常困难的工作。”

理查使劲儿咬着冰冷的烟斗，沉着脸，“你到底是从哪里拿到的气球织物？”

“我牺牲了种茶场的热气球。”雷吉娜·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说。

*

我和让-克洛德戴着我们的三层手套，穿着芬奇的外套、雷吉的裤子、沙尔克顿防风夹克、雷吉刚刚做好的扣子鹅绒兜帽，还有非常结实的鹅绒裤蜡棉罩层，顶着飞雪，冒着零下15摄氏度的严寒，在大本营周围溜达了二十来分钟。有了我们的三层连指手套、皮制羊毛飞行员帽子、新的兜帽、巴拉克拉瓦盔式帽和护目镜，在这种极端恶劣的天气下，居然感觉异常暖和。

雷吉全副武装完毕后也出来了。我心想，一点儿也看不出来她是个女人了。事实上，她看上去根本就不像人。

“我感觉自己真像米其林轮胎先生。”让-克洛德透过内衬羊毛、罩住脸的巴拉克拉瓦盔式帽口部罩盖哈哈笑。我和雷吉也笑了。我曾见过米其林轮胎先生的海报和广告牌，那是一个矮胖的品牌广告形象，通身都由轮胎制成，自从1898年开始在巴黎推出。

“再背上氧气罐，”雷吉说，“我们感觉我们像极了火星人的。”

“我们就是火星人的。”让-克洛德哈哈大笑。

当时我猛地意识到，在接下来的几天甚至几个星期里，我们或许会感觉自己不再是在进行人类的登山活动，不会再与岩石、冰雪和这个世界互动。

理查从他的帐篷里出来。他拿着他的长冰镐，穿着芬奇的羽绒服，戴着全套手套和护头装备，可腰部以下依然穿着厚实的英国羊毛提灯裤、绑腿和皮制登山靴。

“反正我们也都出来了，而且看来今天天气会变晴。”他说，“我们三个人运一些温伯尔帐篷到一号营地去，然后查看一下那里的冰川情

况，你们说怎么样？这样连冰爪和短冰镐都用不到。”

“不带老虎夏尔巴人？”雷吉说。

理查摇摇头。“就让这第一次侦察只有登山者参加吧。”

我们回去取了更大的背包，一些绳子和长冰镐。在理查的监督指导下，我们每个人都负重40磅到50磅，包括帐篷零件、支柱、更多的绳子、单个氧气罐、普里默斯炉和一些罐头食品，就连雷吉也背了全部负重。帕桑只穿戴着他在大帐篷里时穿戴的棉袍和围巾，双臂抱在胸前站在外面，满脸怒容，一副不赞成的样子，盯着我们四个人顶风冒雪，步履蹒跚地走出我们的岩石屏障，登上了遍布砾石和冰雪的绒布冰川河谷。

1925年5月2日，星期六

我们用了将近两个小时时间背着我们的装备，在绒布冰川冰床上爬了3英里，来到了一号营地所在地。这或许道出了这里的海拔和严寒状况，没准儿还可以表明我的状态是多么糟糕。

我们向上攀登，暴风雪渐渐停止了，我惊讶地发现我们登山靴下的冰碛石上只有一两英寸^[6]积雪，刚好令我们脚底打滑。这是我们“围攻”珠峰的第一阶段——我在心里觉得，与其说这是我们按原定计划进行的快速攀登，倒不如说是基于南极探险那种在途中建立补给站的方式——我们倒是用不着爬到冰川之上，不过我们确实浪费时间在迂回穿过很多冰冻尖柱上，这些冰柱有50英尺到70英尺高，令人眼花缭乱，人们将之称为“苦行者”：这些东西看上去像极了穿着白色长袍的宗教朝圣巨人。除了这些把冰碛岩石槽谷变成了重重障碍的冰柱，还有数不清的融冰池，池子上面结满了冰，可那层冰往往非常薄，在我们尝试穿过这些滑溜溜的冰面时，一脚下去就会把冰踩裂，靴子也会被浸湿了。

鉴于我们来到绒布冰川河谷入口处以后，就一直忍受着零下十几摄氏度的严寒，我们现在这样做似乎毫无意义可言，可这也是珠峰及其周边地区异乎寻常之处的一部分；在河谷里的有些地方，岩壁和冰壁挡住

了寒风，在五月初的温暖阳光照耀下，被遮挡地方的温度会达到50摄氏度，而大本营的温度还要高。在绒布冰川之上，气候最为恶劣，可在这第一天里，我们只是待在冰川外围，沿着前几支探险队口中的槽谷，也就是冰碛岩石底部行进，情况倒也不是很糟。

我的背包要比我之前的任何负重都沉，而且，在我们费力上山的时候，我一直走在理查和雷吉身后，与他们拉开50英尺的距离，以免他们听到我沉重的呼吸声和偶尔的干呕声。可就因为我现在浑身不舒服，我才意识到，在1921年的夏末秋初，为什么好几个月马洛里和布洛克都没找到那条前往北坳的通道。他们发现绒布冰川主区的主要通道通往珠峰西部山脊下方的洛拉山口，而且这条通路更高的地方根本无法通行。宽阔的喀拉冰川从珠峰东北山壁和北壁向下延伸，而后却一直向正东方延伸到嘉措拉，理查终于把马洛里生拉硬拽到了那里，正是在那个地方，探险队终于发现了真正通往北坳的路，也就是我们所在的东绒布冰川。

不过东绒布冰川是一个难以捉摸、难以应付的地方，与大本营所在地绒布冰川河谷主要区域相接，而后却又蜿蜒延伸到东方，然后是东北方，接下来直愣愣地转向西北方——和喀拉冰川平行，从一号营地延伸向北坳。1921年的探险队曾经尝试沿着不同山脊登上北壁，可最有可能的一座山脊，即沿着绒布冰川主区东边延伸的一座山脊，却把他们带进了死胡同，他们把那个绝境称为北峰，而我们现在则称那座山为章子峰。

1921年夏末正是季风季节肆虐最严重的时候，马洛里和布洛克就是不能相信这样一座大冰川竟会孕育出这样一条涓涓细流，就是流经我们的大本营的那条河，而且他们一直沿着北部的各条路来来回回绕圈子，甚至转向更西边和东边，然后又转回了西边，苦苦寻找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或小河，而这样的河一定要配得上一一直延伸到北壁或北坳的冰川才行。

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河。正如理查在1921年猜测的那样，这条流经大

本营的涓涓细流是东绒布冰川唯一的河。为了这个正确的猜测，再加上理查到嘉措拉山口探路，他们不仅在那里新落的雪上发现了耶蒂的脚印，而且还在那里看到了正确的路，我相信马洛里永远也不会与理查真正握手言和。

今天我们本可能会浪费更多的时间，因为有很多通道介于五层楼高的冰柱之间，这些通路要么通向冰壁，要么连着冰碛石山脊死胡同。可在我们来到大本营的第一个晚上，理查来这里探路的时候随身携带了竹枝，所以沿着雪地里这些不规则的线条，我们始终没有走错路。我们并没有真正到达绒布冰川之上，也没有到有冰隙的真正斜坡之上，所以我们自然没有用绳索相互拴系在一起，可我们还是排成了一条纵队，理查领先，雷吉在他后面，让-克洛德轻轻松松地走在雷吉后面，我呢，则远远落在最后面。有时候，在众多的冰柱之间，我根本已经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了，唯有凭借着如薄棉布一般的冰雪上的竹枝印记和模糊脚印，我才知道该在何处转弯。

最后，我们终于到了一号营地，我们四个人赶忙卸下我们背负的东西，气喘吁吁地坐下来，背靠在砾石上。1921年的探险队正是在这个地方扎营，这里和本营一样，到处都是使用过的痕迹，令人不胜其烦。不过这里的位置同样避风，而且有一条宽阔的淡水河流从冰碛石山脊处流淌出来。前几支探险队没有在这里搭建石砌矮墙，如果在那些低矮的石墙内搭建帐篷或支撑起油布的话，石墙可以起到额外的防风作用，可有些地方的石头已经被移走了，地面也被收拾得极为平滑，所以一眼就能看出前几支探险队在哪里搭过帐篷。

“我们搭一顶温伯尔帐篷和一顶小帐篷，吃午饭，然后返回。”理查说。

“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迪肯先生？”雷吉说。

此时我依旧上气不接下气，就算我想，也没法加入他们的对话。再说我也不想。让-克洛德看上去呼吸很顺畅，他的手肘放在膝盖上，正

用刀子切苹果吃，不过他似乎也没兴趣投入讨论。

“什么，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理查说，他眼睛睁得老大，假装天真。

“我们背这么重的装备到一号营地来啊，根本就是多此一举。”雷吉厉声说，“诺顿和杰弗里·布鲁斯去年都是让挑夫把物资运到一号、二号、三号营地，而英国登山者一直留在大本营里，保存体力攀登北坳和更高的地方。”

“去年八月你和帕桑不是也把你们自己的装备背到了这个地方？”理查问。

“是的，可我们有6个夏尔巴人帮忙。而且我和帕桑只背着很轻的帐篷，我们无论到哪个营地都会带着这些帐篷……再有就是背最少量的食物。”

理查用水壶喝了几口水，没有说话。

“这是某种测验吗？”雷吉不依不饶，“一个对我、杰克和让-克洛德的低级测验，仿佛我们没有徒步行进350多英里，翻越一座座最高海拔达到19,000英尺的山口？测试我们是不是能够把40多磅的物资背到河谷上来？”

理查耸耸肩。

雷吉平静地从她那个超负荷的背包里拿出一瓶沉沉的桃罐头，砸向了理查的脑袋。他赶紧闪避，刚刚好避过。桃罐头从一块砾石上弹了出去，但没有摔裂。

让-克洛德痛快地哈哈大笑起来。

理查只是指了指雷吉和让-克洛德的脑袋上方，然后说：“看。”

这时候雪不仅停了，云也向南边飘去。从我们所处的地方向上，珠峰高处还有9英里的危险冰川和山坳以及差不多2英里的垂直距离。喜马拉雅山脉的空气是如此干净与清新，仿佛我们一伸手，便能触摸到清晰可见的第一台阶和第二台阶，手指向下即可触摸着诺顿的峡谷，仿佛还

可以把手掌按在珠峰那白雪皑皑的尖顶上。

没有人说话。然后雷吉把她那塞得过满的背包里的东西都倒在地上，站起来，说：“你可以搭起帐篷，把你的罐装食物堆在这里，迪肯先生。我要回大本营了，去把装备分给夏尔巴人，明天要来回两趟搬运装备。”

然后让-克洛德也把他包里的东西倒出来，风减弱了，只能算是微风，可帐篷布依旧被吹得不住摆动。“我要回大本营指导夏尔巴人如何使用冰爪和祝玛。”他消失在了下坡处那些冰柱后面，落后雷吉几分钟时间，不过他似乎没打算赶上她。

我依旧坐在那里，靠在背包上。

“杰克，把东西倒出来就回去吧。”理查说。他点燃了他的烟斗，“雷吉是对的。这就是某种测验，我错了，不应该让你们三个人遭这份罪的。”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叫她“雷吉”。

“我在大本营没有事急着要做。”我说。我承认我现在很不爽，不仅因为我们刚到珠峰他就在这样的海拔高度测试我们，还因为我现在连气都喘不上来了，可那该死的烟斗居然还直往外冒烟。“我帮你把两个帐篷搭起来。”我听到我自己说。

理查再次耸耸肩，不过他缓缓站起来，目光依旧落在珠穆朗玛峰那越发清晰可见的山峦之上。

我一边强忍着不要太大声地呼哧呼哧喘气，一边从一大堆东西里翻找温伯尔帐篷那块较大的铺地防潮布。

1925年5月5日，星期二

中午时分，我们来到了三号营地区域。我们从绒布冰川下方的槽谷冰柱丛里走出来，第一次真正看到北坳，这时候我不禁感叹道：“天哪，这里可真是个可怕的地方。”靠近直通北坳的那面巨大冰封雪壁的地方，有一堆崎岖的三角形岩石，这里因此变得更加可怕了，我意识到那堆石头其实是一座纪念碑，为纪念1922年雪崩丧生于此处的七名挑夫而设，在那堆三角形岩石边上，堆着七个空氧气罐，气氛因此显得更加悲凉。

我根本无从得知，终有一天，三号营地不仅会成为我们的避难所，在这里我们的呼吸不会那么困难，并且让我们在克服无法忍受的重重困难之际得到喘息之机，不过这里也对我的耐力进行了一次可怕的考验。

我和让-克洛德领头，进行了从二号营地到三号营地的第一次攀登，我们的贴身老虎夏尔巴人拉帕·伊舍和诺布·切蒂与J.C.用绳子连在一起，昂·蚩力和巴布·里塔则用绳索与我系在一起，向上攀登。我们在距离真正营地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和之前一样，一看到倒塌的帐篷杆，冰雪覆盖的废弃帐篷上的破碎帆布，以及其他一些探险队留下来

的零碎东西，就知道那里是营地了，然后我们看着前方那面1000多英尺高的冰峰雪壁，从这面雪壁上去就是北坳了，而北坳的一边是珠峰的北部山脊，另一边则是章子峰的南部山脊。“Col”是一个威尔士词汇，意思是“鞍状山”，不过这里自然是我亲眼所见的最高一座鞍状山。

夏尔巴人坐在砾石上气喘吁吁，已经筋疲力尽，我和J.C.就拿着他的望远镜，眺望那面矗立在三号营地另一边的巨大冰封雪壁。我很高兴和我的法国朋友与几个夏尔巴人在一起。今天雷吉还在二号营地，监督第二队夏尔巴人把他们负责运输的装备运到这里的三号营地来，而让-克洛德已经用竹枝标记出了穿越冰川的路线。理查则在大本营，和第三队夏尔巴人往来于一号营地和二号营地之间背运装备。

“马洛里的冰隙不见了。”让-克洛德说着把他的小型望远镜交给我。

一年前，马洛里通过一道冰隙，自由攀登上了最后200英尺，到达了北坳之上，就是在那次尝试攀爬那面垂直冰壁的时候，他们放下了桑迪·欧文制造的独具匠心的木绳梯，布鲁诺·西吉尔曾经扯谎，说他的人没有用这条绳梯下山；雷吉也说去年八月，虽然绳梯已经磨损，她和帕桑还是顺着爬了上去。因为有了这架绳梯，去年那只大型探险队中的许多挑夫才能爬上北坳，而不必找人不停地为他们开凿出踏脚处。

眼下那道冰隙和绳梯都消失了，全都与那面不停变化的冰壁和冰川融为了一体。北坳上有一道岩架，到达那里的最后200英尺垂直距离再一次变成了一面滑溜溜的90度坚硬冰壁，而前两次探险队都把帐篷搭建在北坳的那道岩架之上。可冰壁下面800多英尺的雪坡看上去同样凶险万分。

“这片通往冰壁的雪地看起来太深了。”我一边呼哧呼哧喘着粗气，一边说。二号营地和三号营地之间的最后一段攀爬距离，很短却很艰难。过程中，我们并没有使用吸氧装置，如果理查坚持他的计划，这就是最后一段我们需要无氧攀爬的距离。而且我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和

我们一起上来的老虎夏尔巴人全都瘫倒在地，向后躺在他们所背负的装备上，他们太累了，提不起一点儿力气把他们背上那30磅到40磅的装备卸下来。

J.C.摘下他那个用克罗克斯眼镜玻璃制成的护目镜，然后抬起头眯着眼瞧着那面冰壁。

“千万别得雪盲症。”我说。

他摇摇头，可他继续把手放在眼睛上方，眯着眼研究这面1000英尺高的冰封雪壁。“相比冰川上，那里新落的雪更多。”他终于说道，并且戴上了护目镜，“或许情况糟得就像……”

让-克洛德在尚未想好之前住了口，可我能够读懂他的心思，所以能听到这句话没说完的那部分：或许情况糟得就像1922年时的雪坡状况，那个时候雪崩夺走了7名夏尔巴人的性命。可理查来到此处的三号营地之前，我们无法肯定这一点，不过我怀疑情况就是如此。

“趁着我们还没有瘫倒在咱们的朋友边上，咱们还是帮他们重新站起来吧，免得大家一块被冻死。”让-克洛德说。他转过身，开始劝那四个疲惫不堪的夏尔巴人站起来，这几个人背着装备，个个萎靡不振。“就剩下几百码了，而且都是下坡路。”他用英语对他们说，他知道他的夏尔巴人诺布和我的夏尔巴人巴布会翻译给另外两个人听。

我们从绒布冰川脚下一片巨大的冰柱森林蹒跚走向一片冰碛石。今天我们所有人都穿上了冰爪，夏尔巴人穿的是10爪冰爪，我和J.C.则穿了12爪冰爪。即便我们现在准备穿越冰碛石岩石带也依然没有脱下冰爪。这时候，我指着我们前面、距离营地差不多200英尺远的一片开阔地，说：“那肯定是一年前嘉密·赤仁遇到布鲁诺·西吉尔的地方。”

让-克洛德只是点点头，我感觉到他已经累坏了。

*

从绒布大本营到一号营地之间，需要攀爬3英里，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徒步向上穿越横向冰碛石床，还要穿越成百上千根冰柱之间的薄

冰地带。从一号营地到二号营地，同样需要向上攀爬3英里，一路上既要跨过冰碛石，也要穿越真正的冰川，不过途中大部分路程都要沿着槽谷而行，从河谷底部的冰柱之间穿行。然而，从二号营地到那面冰壁底部的三号营地，需要向上攀爬5英里，而这难以攀登的一段距离几乎全都是越来越陡峭的冰川。

而且冰川之上布满了成百上千道冰隙，上面覆盖着新雪。

J.C.在这些看不见的裂缝中间，弯弯曲曲地踩出我们的行进路线，我跟在他后面已经有两天了，大多数时候，让-克洛德都是在深及大腿或腰部的雪中开路，深深的雪上只留下了我们的脚印，不过我们还用细枝标记了路线，在较为陡峭的地方安装了固定绳索。

这两天的日头全都高高的，透过我的护目镜，可以看到这片冰川雪原到处都是漂移的雪面波纹和相对应的蓝色阴影，如迷宫一般。其中一些蓝色阴影只是影子。但很多则是薄薄一层雪下的冰隙，不管是谁，如果掉到了这些裂口中去，或许就会跌下数百英尺，一直跌落至冰川的中心。不知怎的，让-克洛德似乎总是知道这些阴影都是怎么回事儿。

从二号营地攀爬到三号营地的过程中，有两次我们不得不绕到那些特别宽的缝隙两侧寻找道路。第一次是在昨天，J.C.终于找到了一座雪桥，他判断那里能够承受我们的重量。我把我的冰镐深深插进冰层之中，再把让-克洛德身上的绳子拴在冰镐上，然后我拉住绳子做保护，他第一个跨过了那座雪桥，接下来我们把两条及腰高的坚固引导绳和祝玛连接在一起，再把祝玛扣在夏尔巴人新的登山安全带上。

第二个大冰隙处可没有雪桥，而且若打算向缝缝两边绕行，只能走向无边无际的雪原，那里有更多隐藏的冰隙。最后，我只能用绳子拉着J.C.，而夏尔巴人就用绳子拉着我，然后把另一把短冰镐插在冰隙边缘的另一边，这样绳子就不会绷入雪中了。让-克洛德使用他的新式短冰镐和12爪冰爪顺着那个可怕的裂缝向下爬了60英尺到70英尺，最后他到达了一个位置。在那里，两面冰壁贴合的距离足够近，然后他跨出了一

大步（个子不高的人的一大步），把右手里的冰锤使劲凿进对面的冰壁里，又把右脚的冰爪前爪踢进对面的冰壁里。随后他摆动左臂和左腿，越过了这个不断扩大的深渊，深渊底下则是绝对的黑暗，他把两只脚上的冰爪前爪都楔进蓝色的冰壁里，之后一边把两把短冰镐凿进冰中，一边向上爬，而两把冰镐楔进对面冰壁的位置一个比另一个高。

J.C.一爬出来，站在冰隙对面，我就把一卷结实的绳子扔了过去，然后又把他用来固定绳索的两把长冰镐也扔了过去。接下来我用两把冰镐和几枚长冰锥把绳索固定在我们这一边的冰隙处。J.C.身上穿着我们尚无人在这座山上系过的安全带，然后他把安全带上的扣环扣在一个祝玛上，抬起套着冰爪的靴子，跨过绳子，两臂轮换着，屁股冲着我们，拉着跨越无底洞的双绳，快速朝我们过来，仿佛他是个在游戏场上玩耍的小孩儿。

“夏尔巴人背着东西可过不来。”我气喘吁吁地对他说，这时候他正解开身上的绳索，从危险的边缘走开。

让-克洛德摇摇头。他一直在攀登，忙这忙那，而我还在这里气喘吁吁。“现在让他们把背的东西卸下来，放在这里，我们回二号营地。现在雷吉应该已经让她那队九名挑夫把绳梯运到二号营地了。我们可以把两个10英尺长的绳梯捆扎在一起，再用我们过雪桥时用的引导绳，接下来……搞定！”

“搞定！”我重复了一遍他的话，却不像他那么热情。一路上沿着冰川攀登到这里，路程很长，难度很大，而且到处都是危险，到三号营地的这段5英里路程我们已经差不多走了三分之二了，可现在我们竟然还得退回二号营地，去搬运绳梯和更多的绳索回来。和我们在一起的几个夏尔巴人正咧嘴笑着。他们今天搬运东西已经累得够呛了，自然很乐意把沉重的装备卸下来，毫无负担地走下带有竹枝标志的冰川，那里很安全。

理查提醒过我们，前几支探险队的计划和行程，也包括一年前马洛

里探险队的计划和行程，到了最后就是这么变得乱七八糟的，在前往三号营地和北坳途中长11英里的槽谷和冰川上，他们把装备卸得到处都是。他说，这世上所有的军事计划都无法克服这种因为冰隙和人员疲惫而带来的固有混乱状况。

“反正我们也需要更多的竹枝。”J.C.说。这倒是真的。让-克洛德选的这条攀登冰川的路线冰隙太多了，而且蜿蜒曲折，在我们已经走过的3.5英里路上，很少有笔直的路线。我们其实需要大量竹枝准确标记路线，给后来的挑夫引路，在下暴风雪的情况下竹枝尤为不够用，可我们却低估了所需竹枝的数量。

然而，到了5月5日星期二的下午1点左右，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装备安全地运到了三号营地。我们把15英尺长、捆扎在一起的木梯子放在无底裂缝上，仅用及腰高的引导绳把我们自己固定在冰爪上，然后穿了过去，我真希望自己再也不会经历这样恐怖的事情了（不过我知道肯定还会有更多这样的经历）。我们搭起了我和J.C.共同居住的小米德帐篷，而且因为预计大部队会按照计划搬运物资来到这里，我们还搭起了雷吉的半球形大帐篷。今天晚上，那四位夏尔巴人可以睡在里面。

*

我们的计划是这样的，我们几个今晚在这里扎营，等着雷吉带领老虎第二队9名夏尔巴人把物资运到这里来，按计划他们会在明天中午之前抵达，然后我们在三号营地继续等待，并乘机适应新环境，一直到第二天，也就是5月7日星期四，理查会带着老虎第三队到来。根据计划，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或许会再整体一天，然后派人尝试攀登那1000英尺高的斜坡和冰壁，从而登上北坳。我心想，之所以这么安排，主要是因为理查不希望任何人在他不在的情况下登上北坳，或许他还希望由他来第一个攀登那面斜坡与冰壁。

在这个周二的晚上，天色尚未变得漆黑一片，我的头就开始剧烈地疼了起来。

在我们到达大本营时，我就开始头疼了，那里要比此处低很多，可突然间我感觉就像有人每隔30秒就把一根冰锥楔进我的头骨里似的。我看到的一切开始震颤起来，眼前的景物和很多黑点一起乱蹦乱跳，而且开始压缩成一条隧道。我活了这么大，还没有出现过偏头疼，我只记得自己有过两三次严重的头疼，可这次我简直要疼死了。

我没顾得上穿上我的鹅绒大衣或外套夹克，也没戴手套，便爬出了左摇右晃的帐篷，绕开了我们拴系的另一个较大帐篷，在最近的一块砾石后面哇哇大吐起来。就算我的胃里已经空空如也，可是头疼还是令我不停地干呕。没几秒钟，我的手就冻僵了。

在模糊的意识之间，我意识到三件事：第一，风太大了，之前我和J.C.蜷缩的小米德帐篷此刻被风吹得猛烈摇晃着，发出巨响，如同洗好的衣服被放到飓风之中晾干时发生的声响（我以为这声响是从我那抽痛的头盖骨里发出来的）；第二，狂风不停地吹，温度会继续下降，暴风雪也越下越大，我几乎看不到8英尺之外的大帐篷；第三，也是最后一件事，就是让-克洛德穿着芬奇羽绒外套，穿过帐篷开口处走了过来，正大声喊我回到帐篷里面去。

“行行好，杰克，到里面去吐吧！”他大叫，“我们可以把盆扔到外面去。要是你在外面再待一分钟，你的冻伤一个月都甭想好！”

强劲的风呼呼刮着，帐篷布猛烈飘荡着，我勉强能听懂他的话。如果我的头没有跳着疼，我的五脏六腑没有忙着向外涌，我倒是会觉得他的第一句话还挺好玩儿的。可现在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好笑，而且我几乎连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了，没法爬回我们同住的那个被风吹得砰砰直响的帐篷。雷吉的大帐篷就在八九英尺之外，四个夏尔巴人在里面挤作一团，现在我连大帐篷的影子都看不到了，不过我能听到大帐篷的帆布在风中摆动的声音。处在那顶帐篷和我们的帐篷之间，那声音听上去就像两个步兵营在交火。然后我回到了帐篷里，J.C.摩擦着我那双被冻僵的手，然后帮我钻进我的睡袋里。

我的牙齿颤抖得厉害，连话都说不出来，不过一会儿之后，我还是挤出了一句话：“我……快……死了……我们……甚至……还没……真正……到……这座……该死的山上……呢。”

让-克洛德哈哈笑起来。“我才不信你会死呢，我的朋友。你只要吃点儿治高空病的药就能好了，我也在抵抗高空病。”

我摇摇头，想要说话，结果磕磕巴巴得厉害，最后只挤出两个字：“水肿。”

我不是第一个在登山途中死于肺水肿和脑水肿的人。我想不出还有别的病能引起这么严重的头疼和恶心。

J.C.听了这话一个激灵，马上从背包里拿出手电筒，在我的眼前用光晃了几晃。

“我想不是，”他终于说道，“我看这就是高空病，杰克。而且你在经过槽谷和冰川的时候被严重晒伤了。不过我们来给你喂些热汤和茶，然后看看你感觉如何。”

可是我们做不了热汤了。我们带来的普里默斯炉，就是那个可以供六人使用的较大的炉子，怎么都点不着。

“他妈的，”J.C.小声说，“再等几分钟，我的朋友。”他开始非常熟练地把这个复杂的机械装置拆开，吹了吹小阀门，检查了那些零件，用手电筒照着看底下那些细长的气缸零件，我的父亲每次擦完步枪后都这样看枪筒里面。

“所有的零件都在，而且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他终于这样宣布。他飞快地把炉子重新组装好，就像美国海军在拆卸检修后重新组装步枪一样快。

这该死的东西依旧点不着。

“燃料出问题了？”我提出了一个可能性。我蜷缩在睡袋里，因为盖着帆布和羽绒，我的声音显得有些低沉。即便只是看着J.C.在这么寒冷的情况下竟光着手把活儿干得这么漂亮，我的头都会疼得更加厉害。一

阵阵头疼和胃痉挛袭来，我像一条在被飓风掀起的大浪里浮沉的小舟一样来回滚动。我特别不愿意再爬到外面去吐，只要我能躺着不动，我就不会爬出去吐。

“从二号营地这一路长途徒步过来，我们差不多把水瓶和水壶里的水都喝光了。”让-克洛德说，“没有热的食物我们可以活好几天，可要是没法融雪烧热茶和饮用水的话，在这里被困上几天，我们就有麻烦了。”他穿上了外面几层衣服。

“你说的在这里被困上几天是什么意思？”我设法透过睡袋结了一层冰霜的开口边缘说，“雷吉和她的老虎队明天中午之前就能到了，而且理查和他的夏尔巴人在黄昏之前也能来。到了明天的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就会热闹得像纽约中央火车站，到时候食物会有的，燃料会有的，普里默斯炉也会有的，而且多得可以供一支军队使用。”

就在这个时候，一阵时速肯定超过100英里的狂风猛地吹向帐篷的北边，从铺地防潮布底下吹过，如果让-克洛德没有扑过去伸开四肢压在帐篷底布上，那么这风很可能就把我们卷向空中吹走了。片刻之后，就在我们会不会成为空中飞人还未有定论之际，我们从原地被狠狠地弹了起来。与此同时，帐篷壁开始不停地来回摆动，噼啪直响，像是重新开始的步枪火力。我猜那几个我们牢牢拴紧的拴系器具都已经断裂了，要么就是桩子都被拔出来了。也没准儿是狂风把那些半吨重的砾石也给吹走了，我们之前把牵索系在这些岩石上，以便可以加固帐篷。

“或许明天他们来不了了。”让-克洛德大声说，他的声音大得就算在枪炮声中也能听得到，“不过，我们得想办法把雪融化了，在他们来之前煮茶和饮用水。而且我们还得去看看隔壁的夏尔巴人怎么样了。”

*

从外面看来，雷吉那顶半球形大帐篷的御风效果似乎比我们那个A形温伯尔帐篷要好，可我们刚一走进去，立刻就看到同住在帐篷里的四个夏尔巴人可没有这么好的御风能力。我和让-克洛德拿来了一些冰

冻罐头食品，还把那个失灵的普里默斯炉也拖了过来，虽然可能性不大，可我们还是盼着某个夏尔巴人能修好它。走进帐篷时，雪片从我们身后吹进来，我们赶紧把入口用带子系紧。

帐篷内唯一的光源来自一小支印度教徒进行宗教仪式时使用的那种蜡烛，这根蜡烛是用酥油制成的，又短又粗，火焰周围没有遮风物。酥油是一种清牛油，这一小支蜡烛散发出恶臭味，让本来就很恶心的我更加恶心得要命。四个夏尔巴人看上去可怜极了；巴布·里塔、诺布·切蒂、昂·蚩力和拉帕·伊舍全都在帐篷中央蜷缩成一团，盖着一件潮湿的芬奇鹅绒外套。其中两个人的一半身体在他们自己的睡袋里，而且这些睡袋也是湿的，可另外两个人连睡袋都没有。帐篷里看不到任何他们背来的装备或食物，甚至连一块多余的毯子都没有。这四个人，这四个早前被当成名副其实的老虎夏尔巴人的人，像是穷途末路的迷失者见到了可能的营救人员一样，直愣愣地瞧着我们。

“你们的另外两个睡袋呢？”J.C.问。

“拉帕在二号营地的时候把背包里的一些东西拿出去了，好减少负重。”诺布·切蒂说，他的牙齿咯咯直响，“他把他的睡袋、我的睡袋和另一块铺地防潮布留下了……是无意的，大人。”

“他妈的！”让-克洛德说，“睡袋是你们的负重中最轻的东西了。你们有没有水？”

“没有，大人，”我的贴身夏尔巴人巴布·里塔说，“爬到这座营地的途中，我们把瓶子里的水都喝光了。我们一直盼着你们已经融化了一些水给我们。”

我们几个人挤成一小团，J.C.砰地把难搞定的普里默斯炉放到我们中间，把问题说了出来。巴布和诺布翻译给昂·蚩力和拉帕·伊舍听。

“食物哪去了？”让克洛德问，“汤和罐头食物呢？”

“我们拿不回我们背运的东西了，”诺布说，“都被深埋在雪下了。”

“胡说八道，”J.C.厉声说，“我们几个小时之前才把那些东西卸在距

此几码远的地方。我们现在得出去，把食物和背包拿回来，看看有什么可以用的。没准儿还有一个普里默斯炉？”

“不会，”巴布带着绝望的语气说，“不过我背了很多普里默斯炉四方油罐到冰川上来。”

让-克洛德摇摇头。要不是我的头太疼了，我也会摇头的。除非我们能把普里默斯炉点燃，否则这些小罐装煤油根本一无是处。“戴上你们的手套，穿上沙克尔顿外套夹克。”J.C.命令道，“现在雪太大了，而且天也黑了，没法在外面整理背上来的东西，所以我们得把包裹和行李袋拉进帐篷里。”

外面的天越来越黑，暴风雪阻挡了我们的视线，可视距离只有几码远。我不知道我们这次出来找行李，是不是应该用绳子互相系在一起。这时候，让-克洛德在呼啸的狂风中大声呼喊，让巴布和昂互相紧紧抓住，并且拉紧我，让诺布和拉帕也紧抓着对方，同时还要拉紧他。我们磕磕绊绊地走着，感觉已经离开了大帐篷几码远，来到了我们认为夏尔巴人卸下包裹的区域附近。我和J.C.的背包与行李袋都被压在我们帐篷入口处的岩石之下。当然了，那些背包和袋子都空了，只剩下一些罐头食品，因为我们背来的东西里有两个沉重的帐篷、帐篷杆和那个不能运转的普里默斯炉。所以，我们能不能活下去，就看我们能在夏尔巴人的背包里找到什么东西了。我们原本以为，相比北坳上的四号营地，甚至是相比北部山脊和东北山脊上无遮无掩的营地，三号营地应该处在有遮挡的地方，可狂风呼啸着从那道1000英尺高的冰壁和斜坡上猛吹下来，暴风雪是如此之大，真能把我吹倒。巴布·里塔和昂·蚩力忠心耿耿地和我一起栽倒在雪地里。我趴在地上，一通乱摸，希望能在堆积物、冰雪覆盖的砾石和帐篷这一面越堆越高的雪之间找到他们的背包和行李袋。

“在这里！”我几乎听不到J.C.的声音，可我和两个夏尔巴人还是朝着他的声音的方向爬了过去。

此时，一大堆包裹上都覆盖了超过10英寸的新雪，我们每个人都抓住包裹一角，开始把它们拖回大帐篷……可大帐篷哪去了？好在拉帕·伊舍没有吹灭他们放在帐篷底布上的那根小酥油蜡烛，不过把点燃的蜡烛放在那里无人看管这事办得可真够蠢的，因为在这些帆布帐篷里，火永远是危险的源头。我们一边拖拉着装备，像猪一样发出咕噜声，骂骂咧咧个不停，一边爬向那微弱的烛光。

因为不可能冒着风雪在外面把包裹、背包和行李袋里的东西拿出来，所以我们只好在帐篷里整理，结果状况简直变得一团糟。

大量的雪被从外面吹了进来，我们的鹅绒夹克和裤子（夏尔巴人没有穿我们为他们准备的额外羽绒裤）以及两个已经铺展开的睡袋上全都落满了雪，在接触了体温之后，雪很快融化成了水。鹅绒越湿，防寒效果就越差，只有湿到一定程度，鹅绒才会发挥冰冷的湿毛巾所具有的那种防寒效果，才可以保暖。

我在帐篷底布上找了一块最干的地方把身体缩成一团，我头昏眼花，费尽力气不让自己再次出现剧烈的恶心感，浑身不住颤抖，每一次发抖，头就会更疼一点儿。这时候煤油的恶臭味突然传来，强烈到令人无法忍受，对我的病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让-克洛德正在整理包裹和行李袋。他倒是又找到了几罐冰冻罐头食品和密封包装食物。19世纪以来，英国皇家海军都把这种密封包装食物称为“压块汤粉”，却没有找到水。另外还有五个多普里默斯炉油罐。

现在我们煤油倒是够多的了，足以炸掉一座德国碉堡，或者把北坳那面冰壁烧个窟窿，可那个该死的普里默斯炉压根儿就没法燃烧这些煤油。

J.C.在帐篷中央清出一块地方，把他的另一件羊毛衬衫铺在上面，当作工作区。他之前从他自己的背包里拿来了手电筒，在那越烧越短的小酥油蜡烛闪烁的蓝色光亮外，增添了一些亮度。

他把普里默斯炉又立了起来。我们有两个用来煮东西的大锅，每个

人都有一个用来喝水的锡杯。J.C.肯定，正如说明所说，油罐子里还有三分之二没用过的煤油，他在炉子燃烧头下面的小酒精杯里点燃一点点酒精，启动油罐泵，用泵加大压力，再次尝试点燃炉子的燃烧头。

没有反应。

J.C.用法语滔滔不绝地骂了起来，他用的词太新鲜了，以至于他每骂20句，我才能听懂一句。他开始把炉子拆开，又开始咒骂起来，同时非常小心，以免煤油或剩下的酒精洒出来。

“为什么会点不着呢？”我蜷缩成胎儿的姿势，忍着抽痛的头疼，挤出了这句话。

“我……不……知……道。”让-克洛德咬牙切齿地说。狂风一刻不停地猛烈吹动大帐篷的帐篷壁，我们四个人只能死死抓住圆顶的木梁，盼望在我们的体重和逐渐松弛的力量的作用下，大帐篷能够屹立不倒。与此同时，J.C.在外面挥动着他的小钢管仪器，低声低语地把结果告诉帐篷里的我：气压低得吓人，而且还在下降，傍晚外面的气温居然低至零下39摄氏度。我们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我们的身体、帐篷和恐惧，狂风从上方猛烈吹向北坳脚下这片“有遮挡”的区域，我们凭借这三个因素以身测试风速，不过这风肯定达到了飓风的速度。有些时候，风速肯定达到了时速100英里，甚至更猛烈。

我强迫自己坐起来，看着已被拆散的普里默斯炉黄铜零件，只见它们此刻在唯一一个手电筒的微弱光亮和就快熄灭的酥油蜡烛烛光的照耀下微微闪着光。

我觉得这世上再也没有比瑞典造的普里默斯炉更白痴的机械装置了。

理查买的几乎全都是1925年的最新款炉子，不过对这些炉子进行了改造，使之适用于高海拔地区，一些改进是根据乔治·芬奇提出的意见做出的，其实这些炉子和1892年时的早期压力炉非常相似。在我们穿越锡金和西藏地区的时候，一直使用储备品里的普里默斯炉做饭吃。从来

都没有点不着的时候。

J.C.再次把炉子燃烧头举高，冲着光亮处，确认有没有堵塞的情况存在，这时候我慢腾腾地摆弄其他零件。

这个简单的小机器是1925年产黄铜普里默斯炉210型，这种新型炉子有固定的支架。它的点燃程序与多年来我在徒步行进和登山途中用过的其他款普里默斯炉完全一样。在我曾经去过的任何海拔高度，普里默斯炉一直都挺好用。

首先，人们使用设置在主燃料箱里的抽运机制给燃料箱加压。压力增加了，主燃料箱里的煤油就会顺着连接燃烧头的管道上升。为了给这些喷烧管预热，人们需在环绕喷烧管的内置酒精杯里点燃少量甲基化酒精，也就是普通的酒精。

从今天下午到现在天都黑了，我们把这套程序做了十几次，结果全是徒劳。

一旦这些喷烧管达到了足够的高温，就有一股浓烈且几乎看不见摸不着的热煤油气体喷雾从燃烧头的中心喷嘴里喷涌出来。当空气和这种气体混合在一起之后，即便是珠峰上的稀薄空气也一样，炉子那简单且结实的出火环就会迫使煤油气体进入火环之中。从技术上来讲，并非是煤油点燃了普里默斯炉的蓝色火焰环，而是煤油喷雾产生出来的等离子煤油气体将之点燃。火焰环燃烧头总是发出特别大的声音，很多登山者和露营者都管它叫普里默斯“咆哮者”。确实，普里默斯炉融化冰雪烧制饮用水，熬制热汤，煮炖食物，还能给设立在高山上冰雪和岩石之中的冰冷帐篷增加热度，这期间炉子会发出阵阵轰鸣声，对于筋疲力尽的登山者而言，没有比这更令人感觉安心的声音了。

此时此刻……什么都没有。

“我们可以用小酒精炉做些茶，或许还能烧汤，”我说，“再加热一些沙丁鱼。”小酒精炉是专为高山帐篷准备的，主要用来做热茶，不过都是被当作帐篷里的备用炉子。

“所有包裹里都没有酒精炉。”让-克洛德说。我们交换了一个内疚的眼神，我知道我们都有同样的愧疚感，这是因为，对于我们向着这座高山的第一次真正徒步行进，我们没有仔细监督该带哪些装备，没有监督好夏尔巴人，也没有监督好我们自己。

“这么说只有普里默斯炉了。”我说。

我傻兮兮地把那个黄铜罐在两只手里倒来倒去，却没有找到任何孔洞或泄漏的地方。其实这个圆罐子一旦有裂口，煤油就会喷洒出来，所以这怎么也算不上我所做过的最聪明的分析。仿佛被催眠了一样，我数了数，这个金属罐的一侧居然嵌印着11种语言。现在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只过去了八年，这家瑞典公司就把这种炉子卖到了至少11个国家。如炉子上及附属卡所写，该公司名为斯德哥尔摩B.A.亨杰斯公司。那张附属卡是为了给“普里默斯炉的实用配件”做广告的，比如说带喷嘴的酒精罐：型号1745；清洁针盒：型号1050；当然还有挡风板：型号1601。

这款普里默斯炉只有一块三角板作为“挡风板”，可每次试着点燃炉子的时候，J.C.都把身体蜷缩在炉子周围挡住吹来的风，所以说挡风板不是问题所在。从技术上来看，按要求，我们只能在帐篷外面使用普里默斯炉，可压根儿就别指望在撕扯着我们帐篷入口的强风下把这东西点燃。

“没问题啊！”让-克洛德一边检查每一个被拆开来的配件，一边说，这些配件包括用来加热和熄灭火焰的燃烧头喷嘴、储备帽磁头归位轴套、燃烧头收集器套管、出火环、密封腭、燃烧头里的铅封，还有加压泵皮带。

他一边喘着气，一边嘟囔着，使用带在身边的为数不多的工具——螺丝刀、小扳手和一些探针——把炉子重新组装好，再一次尝试点燃炉子，还是不行。

“煤油罐里的压力上不来。”他终于说道。

“怎么会呢？”我使出浑身力气说出这句话。一旦用泵给普里默斯炉

加压，压力上升，煤油就会被推入小管子里。我每次这么做都能点燃炉子。

让-克洛德摇摇头。

诺布·切蒂充满歉意地小声说：“在攀登东卡拉山口的时候，那里距离康巴镇还很远，那旺布拉把他背的东西掉到了一个陡坡上。大人们一个都没看到，因为那旺和驮装备的骡子一起走在后面。有一个普里默斯炉摔到了大块岩石上，被反弹起来，向山下滚了好几码远。那旺布拉把它和其他东西都捡了回来，重新打包好，没有把这个意外告诉帕桑医生、理查大人或布罗姆利夫人。”

“那是好几个星期之前的事了，”我说，“那之后，我们肯定有使用过那个……这个……普里默斯炉。”

“或许没有，”让-克洛德疲惫地说，“在每个扎营地点，我们都习惯使用相同的几个普里默斯炉。这个炉子是从预备在山上使用的储备品中拿出来的，是几个1925年款适用于较高海拔的炉子中的一个。”

“你能修好吗？”

如果我们被困在这里几天，那么我们是死是活，就全看他能不能把炉子修好了。热汤和茶极为重要，可现在迫在眉睫的一件事就是融雪煮饮用水喝。

“煤油罐没漏，”J.C.说，“我刚才把加压泵拆开，把加压泵和皮带检查了十好几遍。我看不出任何地方有问题，也没发现有损坏的零件。可是这东西他妈的就是用不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几个人一句话都没说，不过这寂静中充斥着飓风越发狂野、越发大声的嘶吼，我们每个人都紧紧抓住帐篷底布或帐篷壁，以免我们被风吹走。

“桑迪·欧文修好了无数东西，造了方便登上北坳的绳梯，在大本营或者还要往上的地方修好了整个吸氧装置，而且进行了重新设计，”J.C.喃喃自语，“再看看我，一个夏蒙尼的登山向导，一个铁匠兼

发明家兼钢铁实业家的儿子，在离开大本营的第二个晚上，连个他妈的一个普里默斯炉都修不了。”

“除了普里默斯炉或酒精炉，我们有没有其他办法点燃可以控制的火，来融雪烧汤？”我问，“我们有两个锅、有锡杯、还有很多火柴、酒精和煤油。”

“如果你想的是把煤油倒进杯子里点燃，然后把我们的锅放在上面，那就忘了这个念头吧，杰克。”让-克洛德说，“直接燃烧煤油产生的火焰可不能用来加热东西。要想得到我们需要的蓝色火焰，我们就要……”突然间J.C.不说话了，并且把那个黄铜煤油罐从我手里拿走。他之前已经拉开了压力泵装置，不过现在他正试着拧那个装在上面的螺丝，在开始烧饭的时候，我总是把那个螺丝向一边旋转，点燃火焰，用完之后，便把螺丝向另一边旋转，把普里默斯炉关闭。

“这个该死的放气螺钉，”让-克洛德说，“之前每次一拧它就旋转，可这东西现在错扣住了……螺钉打不开，加压煤油喷嘴就升不起来。其实就是这个该死的东西错扣住了，而且弯曲了，所以煤油罐无法持压。这个天杀的放气螺钉！”

他用扳手和小钳子继续拧放气螺钉，可这东西还是纹丝不动。我看着他用尽结实的手臂和手的力量去旋转这个螺钉。可螺钉动也不动。

“我来试试。”我说。我的块头比让-克洛德大，我的手比让-克洛德的手大很多，而且我可能还比这位夏蒙尼向导强壮，可是，不管是赤手空拳，还是使用扳手和钳子，都没法让这个放气螺钉向任何一边旋转半分。

“螺纹完全磨损了，煤油罐不耐压了，坏了的放气旋钉不能增压。”让-克洛德说。这话听上去就像我们的死亡判决，不过我大脑里仅存的逻辑思维提醒我，没有水，我们可以活几天，没有食物，我们可以活几个星期。不过我猜，要是有了大量雪融化的水和一些热汤，我现在的头疼和其他高空病症状就会减轻很多。

与此同时，这个半球形帐篷的篷壁一直在奋力脱离把它们撑在原地的弧形帐内木支柱。在支起帐篷前，夏尔巴人偷懒没有铺那块较厚的帐篷底防潮布，现在那片薄薄的防潮垫拼了命要在我们身下飞起来，甚至还想把散布在垫子上的我们六个人、沉重的食物、煤油罐一并掀起来。我从来都没有经历过地震，不过现在的感觉肯定和地震差不多。只是地震没有这么大的声音罢了。我们依旧得冲着彼此大喊，才能听到对方说的话。

“我和杰克回我们自己的帐篷睡觉，”让-克洛德告诉巴布和诺布，“六个人躺在这里太挤了。尽量睡一会儿，告诉昂·蚩力和拉帕·伊舍别担心。到了早晨暴风雪没准就停了，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也会带着她那队夏尔巴人和补给到这里来，或者我们还可以走向二号营地。”

我们一直穿着登山靴和沙克尔顿防风夹克，所以本可以马上爬出帐篷。可J.C.说了声“等等，杰克”便把煤油罐塞到我手上。他还拿起了那个已经重新组装好却依然不能使用的普里默斯炉。“我们把这些油罐放在你们的帐篷外面。”他对着巴布·里塔大喊。

可他并没有这样做。J.C.向我打手势，示意我和他一起，把怀中那些小型油罐搬到我们那个可怜的歪歪斜斜的帐篷远端。到了那里，他把他的东西放在一块砾石后面，我也学着他的样子做。他把嘴靠近我的耳朵，这样我就能在风中听到他说的话了。“我在山上见过的一些最严重的伤势都是帐篷火灾引起的。如果我们的朋友们渴极了，我可不相信他们不会去点燃那些罐装煤油。”

我点头，而且非常理解，在风和日丽的白天或晚上，这样的尝试，特别是在帐篷外面进行这种尝试，或许值得冒险一试。可在一个你周围和脚下都左摇右晃的帐篷里就不值得去尝试了。

我们自己那个7英尺长6英尺宽的小帐篷看上去歪歪扭扭的，可怜极了。J.C.竖起一根手指，告诉我在外面等一会儿，然后他爬到帐篷深

处，从他的背包里拉出了一卷理查的神奇绳。他把绳子剪成不同长度的几段，然后我们使用较沉的一根绳子给这个被狂风卷动的帐篷多加了几道拴系保障。在冰川侧碛之上，长帐篷支柱压根儿就不顶用，所以我们又把本就很像蜘蛛网一样的绳索拴在与冰碛石冻结在一起的岩石上，又系在了巨石上，甚至还系在了一根冰柱之上。

到了这时候，我都已经被冻僵了，我们终于完成了工作，可以爬到低矮的帐篷里去了，这时候我总算松了口气。

我们钻进依旧干燥的鹅绒睡袋深处，脱下靴子，却把它们放在睡袋里，挨在我们身边，这样到了明天早上，它们就不会被冻得太结实、连穿都穿不进去。在这样的低温下，如果登山者把靴子放在睡袋外面，到了早晨，系靴带的时候带子往往会突然断掉。我是穿着乔治·芬奇的那件鹅绒大衣钻进了羽绒睡袋里，再加上雷吉做的兜帽和米其林轮胎先生鹅绒裤，我本来凉透了的身体，现在很快又恢复了体温。

“这里，杰克，把这些也放在你的睡袋里。”J.C.一直开着他那个笨重的手电筒，借着光线我能看到他递给我的是一罐冰冻意大利面、一小罐肉糖、一块覆有橡胶膜的“压块汤粉”硬块，还有一盒桃罐头，这就是雷吉用来砸理查脑袋的那盒，我能看到上面的凹痕，感觉仿佛是几百年前的事儿了，可其实就发生在昨天。

“你在开玩笑吧。”我说。这些冰冻罐头贴在我身上，我还能睡得着吗？

“才没有，”让-克洛德说，“我睡袋里放的罐头是这些的两倍。我们身体的热量或许能把一些食物融化，起码可以把它们变软。桃罐头里面有甜水，早上起来，我们可以和另外那四个人一起喝，用英语怎么说来着，可以解解渴。”

现在就打开来喝吧，就我们两个人，我脑海中闪过一个卑鄙的想法。可高贵的品德获胜了。再说了，我还肯定地知道，此时此刻，桃罐头里的液体绝对冻得像砖块一样硬。

J.C.轻快地关掉了手电筒，以便可以节约电池，不过他惟妙惟肖地模仿理查的声音说道：“好吧，今天的事给了我们什么教训，我的朋友们？”

几乎每次登山之后理查都会这么问，而且只要登山时遇到了麻烦，他一准儿会提出这个问题，可J.C.把大学导师那口牛津剑桥口音模仿得太像了，我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虽然这一笑，我本就很疼的头开始痛得更厉害了。

“我想，在我们把装备运往更高处的营地时，应该更仔细地检查都带了些什么东西。”我对着狂风呼啸的黑暗说。

“是的。还有呢？”

“反复察看确保挑夫没有扔掉一些重要的东西，比如他和他同伴的睡袋。”

“是的。还有呢？”

“除了普里默斯咆哮者，或许还应该给每个帐篷里配备一个乌纳炉。”我们为攀登珠峰购买的乌纳炉比普里默斯炉更小更轻，而且燃烧固体燃料，一般在较高的营地上使用，因为到了那个时候必须维持最低限度的负重。我十分肯定马洛里和欧文带了乌纳炉去了六号营地。

“普里默斯炉几乎没出过问题，”J.C.这样回答，“罗伯特·弗尔肯·斯科特就带着一个普里默斯炉走了900英里，运到了南极，而且回来路上的大部分时间也在使用。”

“可瞧瞧斯科特和他的人怎么样了。”我说。

我们开始哈哈大笑起来。仿佛是在呼应我们似的，从北坳吹来的狂风开始更大声地呼啸着。我感觉我们这顶小小的双人帐篷摇啊摇的，马上就要散架了，虽然我们已经在外面加固了很多绳子，系得像个蜘蛛网似，或许正因为如此，帐篷才快要散架。

我们没有再说什么，过了一会儿我开口问：“明天上午晚些时候你觉得雷吉会带着夏尔巴人和额外的补给到这里来吗？”

良久，让-克洛德都没有给出答复，我差一点儿都以为他睡着了。然后他说：“我表示怀疑，杰克。如果暴风雪还是这么大，下个不停，天又这么冷，我觉得冒着这样的天气攀登最后这3.5英里冰川就是蛮拼了。别忘了，他们并不知道我们的普里默斯炉坏了。他们准会以为我们有吃的，有喝的，而且会……你们美国人那个词怎么说来着，我还挺喜欢那个词的……静观其变。没错，就是在这里静观其变，耐心等待，就和他们一样。照我猜，一发现暴风雪来袭的迹象，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就会明智地选择从二号营地退回去。即使在天气最好的时候，那个营地也非常寒冷，而且暴露于寒风之中。”

他说得没错。我们原以为二号营地是个很宜人的地方，因为前几支探险队的队员都说，不像一号和三号营地，那里的位置极佳，喜马拉雅山上方的天空里哪怕只有一丝阳光也会照射到那里。可等我们到了那里的时候，那里一直是云雾缭绕、狂风肆虐，冷得要命。唯一的优势在于从那里能够望到凯勒斯峰美丽的风景，这座山峰得名于一位在1921年的侦察探险中丧生的医生。

“有了我们沿途设置的固定绳索，”我满怀希望地说，“他们或许几个小时之内就能从一号营地，抑或甚至从大本营上来。”

“我看不行，”让-克洛德说，“今天早晨我们开路时雪已经比膝盖还高了。现在那些脚印都没了，都被吹走了，或者是被填平了。我估计，到了早晨，许多固定绳索也都会被雪覆盖住。这场暴风雪非常大，我的朋友。如果雷吉或理查尝试爬上来，那么他们和那些挑夫就会……你们的话怎么说来着……”

“踩坑开路？”

“对，就是踩坑开路，至少是从一号营地上来的路上他们得这样做，途中他们得绕开冰碛石，还要登上冰川。冒着这么大的暴风雪，既看不到路也看不到冰隙，这样做非常累人，而且相当危险。”

“我们一路上都留下了竹枝标志。”

“我们必须假设，到了早晨，”J.C.说，“许多标注就都被掩埋或吹走了。”他转而用起了理查那种缓慢、深沉且受过高等教育的英国人的口音，“我的朋友，还有一件事我们都知道，那就是起码要在每隔一个的竹枝标志或木绳路标上插一面红旗。”

这次我的头太疼了，根本笑不出来。而且我现在有点儿害怕了。

“如果这场暴风雪明天一整天都不停，我们该怎么办，让-克洛德？”

“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待在这里，静观其变，一直等到暴风雪停下来的那一刻，”他在帆布帐篷壁发出的枪声般的噼啪声中说，“不过我很担心那两个没有睡袋的夏尔巴人。他们的状态看上去已经不那么好了。我希望今夜他们的朋友能够帮助他们保暖。可如果这种情况再延续超过一天，我想我们就应该尝试回到二号营地去。”

“不过你也说了，那里差不多和三号营地一样冷，一样狂风肆虐。”

“可现在那里至少应该有六顶帐篷，杰克。很有可能他们还会留下一个包裹，以便在更高的营地上使用，那里面会有一些食物补给，至少一个普里默斯炉、一个乌纳炉子及固体梅塔燃料。”

“他妈的……好吧。”我说。

我翻了个身，正好压在一个冰冻的罐头上，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我还可以感觉到帐篷底下的每一块冰碛石，大部分冰碛石都硌着我的脊椎骨和肾脏。在我们搭这顶帐篷的时候，这片营地里的雪还没有这么多，绝对不会引起雪崩，并且在帐篷底下形成了一个十分舒服的垫子，还可以在上面融化出一个人形。可现在雪大都落在了帐篷顶上，或者积聚在帐篷壁上。

我翻来覆去，又疼又冷，根本就睡不着，过了一会儿，我睡着了，可还是又疼又冷，睡睡醒醒之间，我听到让-克洛德说：“杰克？”

“怎么了？”

“我觉得我们应该直接登上那面冰壁，这样甚至都不用接近1922年

发生雪崩的那道斜坡。那里的新雪太多了。这样做不容易，可是我觉得我们只能直接登上那道900英尺长的斜坡，一面攀爬，一面设置固定绳索，然后攀登那面几乎垂直的蓝色冰壁，马洛里爬过的冰隙曾经就在那里。”

他肯定是在开玩笑，我心想。一个带声音的幻觉。

“没问题。”我说。

“好，”J.C.说，“我还担心你打算用过去的方法呢。”

让-克洛德开始打起了呼噜。十秒钟之后我也睡着了。

一段时间之后，最后我们觉得那应该是在凌晨3点左右，虽然我已经钻到了睡袋里面，可还是有很多冰球砸到了我的脸上，我立刻醒了过来。我清醒过来，还因为让-克洛德在越来越大的狂风呼啸声中冲着我大声呼喊。

大风终于撕开了我们这座绝对防风的新米德帐篷北面的整个接缝处，那里的帆布全都被撕碎了。暴风雪正劲力十足地吹向我们。

“快！”让-克洛德大叫。手电打开，只见我们两个人之间横亘着一面雪墙，什么都看不到。J.C.正奋力穿上他的靴子，然后他一只手抓起背包，手电和鼓鼓囊囊的装着食品罐头的笨重睡袋在他另一只手里，同时还在对着我大喊。

我根本没顾得上系靴带，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刺痛着我的脸颊，而且我也忘了戴上我的各式手套，一只手拖着我自己那个鼓鼓囊囊装着罐头的睡袋，另一只手攥着几乎是空荡荡的背包，步履蹒跚地跟在他身后，走进了狂风与暴雪的旋涡之中。

如果雷吉的帐篷也被吹垮了，那我们就都没命了。

1925年5月7日，星期四

“是时候打包下山了。”在经历了痛苦不堪、漫长无尽、只能待在帐篷里的两个白天，以及两个更为漫长无尽、潮湿、冰冷、无眠的夜晚之后，天色亮了起来，这时候让-克洛德说道。

我抬起手，抚摸着在脸上正在剥落的条纹，我心想，或许我们的大限已经到了。

我们的个人装备里并没有镜子。“对我说实话吧，让-克洛德……麻风病？”

“是太阳晒伤，”J.C.说，“可你的情况很糟，我的朋友。你被晒伤的皮肤变成了红白色的条纹，而且已经开始脱落，可因为缺氧，你的嘴唇和剥落皮肤下面的嫩肉很像是蓝色，我想那是青紫色。”

“红，白，蓝，”我说，“天佑美国。”

“或者是法兰西万岁。”让-克洛德说，不过他并没有笑出来。我注意到，他和四个夏尔巴人中除了巴布之外的三个人的嘴唇上、脸上和手上也都现出了淡蓝色。

昨天，我一直舔食一个罐头形冰冻楔状土豆和豌豆当作早饭、午饭

和晚饭。那东西吃起来一股子煤油味儿，夏尔巴人背来的包裹里混杂各种东西，其他东西也都散发着这种味道。我之前爬到外面又吐了一次，从那之后再也没有吃过任何东西。（我们把那个桃罐头焐热了，我们六个人都抿了一小口冰冻桃汁。只喝了这么一点点，我们的渴意被撩拨了起来，难受得要命，还不如什么都不喝呢。）

我快被冻僵了。在第一个晚上，我和J.C.原以为昂·蚩力和拉帕·伊舍能分别和另外两个夏尔巴人分享同一个睡袋，毕竟我们的睡袋是按照欧洲男性的体形设计的，完全可以容纳两个身材矮小的夏尔巴人。这些睡袋缝制得像个茧，既没有纽扣也没有拉链，所以压根儿不能把睡袋打开，像羽绒被那样，一面盖在上边，一面铺在下边。就这样，在第一个晚上，昂·蚩力只好穿着羊毛外套睡觉，他们几个都选择穿这种外套，而没有穿我和J.C.攀登到这里所穿的“米奇林”芬奇鹅绒套装（第一天在穿越槽谷和在冰川之上的时候，天很热，我们不得不把这些衣服脱下来，我就是在这些地方被严重晒伤的）。结果，昂·蚩力和拉帕·伊舍的脚指和脚都被冻伤了。J.C.会说英语的贴身夏尔巴人诺布·切蒂在两个晚上都呼吸困难，所以只好把脸露在睡袋外面睡觉；结果，巴布冻伤了脸，生出了一块块白色冻斑。

因此，昨天晚上我和让-克洛德把我们的芬奇羽绒外套和羽绒裤子让给了昂·蚩力和拉帕·伊舍，因此搞得我整个晚上都没合眼。在新鹅绒外套和裤子下面，我穿的是普通马洛里式羊毛诺福克上衣、毛衣、羊毛提灯裤和袜子，现在就连羽绒睡袋都无法给我保暖了。本来就算身体上难受得要命，我还是可以打个盹儿的，可接下来我就彻底地清醒了过来，可能是因为实在太冷，也可能是因为我感觉有人正掐着我的脖子，要把我勒死。没准儿两者皆有。

现在做动作感觉好很多，我穿着靴子费力地移动着，然后把高帮毛毡拉普兰德“拖鞋”塞进我那个空背包深处。不过我每动一下，浑身的力气就会被用光，然后只能停下来，呼哧呼哧地喘粗气。我看到让-克洛

德在艰难地系已经冻上的靴带时同样要停下来歇歇。几个夏尔巴人的动作甚至比我和J.C.还要慢，还要笨拙。

不过最后我们还是都打包完毕，穿上了靴子和冰爪，并且把一层层衣服穿好，我和让-克洛德又穿回了我们的芬奇外套，以便下山时御寒。然后J.C.说了句话，搞得我怨声连连，四个夏尔巴人则默默地垂头丧气。他是这样说的：“我们必须也把这顶帐篷、支柱和铺地防潮布打包。”

“为什么？”我哀怨地说。雷吉的试验大帐篷经历了两天两夜的狂风后依然屹立不倒，可这该死的东西沉得要命。上山的时候我只背了这帐篷的一部分，就差点儿没被压趴下。我心想，现在能不能活下去就看我们能不能快速下到二号营地或更下面的地方了。把这顶该死的帐篷留在这里吧，给下一支老虎队用，这是我心里的想法，不过我并没有将之大声说出来。

“我们可能需要它在冰川上遮挡恶劣天气。”让-克洛德解释道。

我强忍冲动，才没有再次哼哼唧唧。一想到要在开阔的冰川上露营，我就感觉那跟死也没什么分别。可要是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只能露营……

我知道J.C.说得对，于是我对巴布·里塔说：“好，你听到他说了。你和昂·蚩力现在就把支柱拆下来。诺布，你和拉帕到外面，把桩子拔下来，然后把拴系器具解开。除非迫不得已，否则千万别把它们弄断了，然后把所有绳子都连在拴系结上别拿下来。”

如果我们迫不得已只能在冰川上搭起这顶帐篷，我看我们可没有任何力气去拴新绳子，而且周围或许也没有合适的岩石和砾石。

*

再一次站在外面，还背着背包，感觉奇怪极了。狂风一点儿也没有减弱，暴风雪猛烈地下着，还是和之前的两天两夜一样大，可让-克洛德那个既是无液气压计也是温度计的便利机器告诉我们，低压随着温度

在上升，而气温现在已经达到了非常宜人的零下12摄氏度。

“冰川上有积雪，正好可以穿冰爪。”狂风不停地刮，怒号声夹杂着J.C.的声音飘入了我的耳朵里。

*

情况糟透了。

我和J.C.惊讶地发现冰川上只积了2英尺新雪，并没有像我们担心的那样，下了三天这么大的暴风雪，新的积雪会达到4英尺到5英尺厚，可雪面冻得并不结实，所以每走出十几步，我们就会一脚踏空，陷进及膝高或及腰深的雪里。尽管如此，我们倒是从没有一起摔倒过。我们就像六个身体麻痹的盲人一样，向冰川下方走去。

我们之前已经决定，用理查的奇迹绳互相系在一起，这绳子贵得离谱，是他个人为此次探险的新发明（经费都是布罗姆利夫人出的）。对于在冰川上临时使用的引导绳这类用途，我们上山途中用的都是阿尔卑斯山攀登标准的八分之三英寸棉绳，在我看来，因为在马洛里和欧文生前的最后时刻，有人看到他们攀登这座山时用的就是这种绳子，所以这绳子应该叫“马洛里-欧文登山绳”。不过对于垂直的固定绳索，以及在没把握的情况下互相拴系在一起，理查坚持用他这种混合了棉、马尼拉麻、大麻纤维和其他材料的新型绳索。这几种材料混合在一起，绳索变得更粗更重，达到了八分之五英寸粗，而不是阿尔卑斯山攀登沿用多年的八分之三英寸粗这个标准，因此背运起来更沉，也更难以快速打结，不过理查在登山俱乐部的熟人带着他去了伯明翰一家商业绳索坚固度测试机构：全新且没有任何磨损的八分之三英寸标准棉绳会在承受500磅拉力的情况下绷断。这个数字听上去已经不小了，可一个标准体形的男性自由跌落，同时他身上系着一根30英尺长的拴绳，他自身的体重再加上跌落60英尺后的速度差不多就能把八分之三英寸标准棉绳拉断。“我看我们还是把这没用的东西当成交感巫术的好，绝不能用它们来做真正的安全防护措施。”理查曾经这样说。

去年冬天，理查让我们在威尔士试验了他的新绳子，那时候他告诉我们，不论是在喜马拉雅山脉还是在阿尔卑斯山脉，太多登山者丧命都是在再次从陡坡下来的时候，而不是在具有真正的安全保障下用绳索下降途中殒命，这种绳子低弱的拉伸强度就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另一个原因。测试结果显示，理查的这种新式混合纤维绳——这是他喜欢的叫法——可以承受1100多磅拉力。理查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不过这绳子肯定比马洛里和欧文在他们在世的最后一天所拴系过的八分之三英寸棉“晾衣绳”（理查以前这么叫这种绳子）要结实。理查设想未来制作出一种尼龙混合材料绳索，平均测试拉力强度可达到5000磅，只是他还不知道用1924年到1925年的材料该怎么做出这样一条绳子。

然而，即便是有了这种改进过的新型绳子，我和J.C.还是得分出下山的先后次序。毫无疑问，让-克洛德应该是打头的那个，可后面呢？当然是我们这另外五个人，昂·蚩力和拉帕·伊舍的脚冻伤了，而且肿得老高，连站都站不稳，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他们俩连靴带都系不上了，还是我和J.C.给他们系好了冰爪，所以，如果让-克洛德突然掉进了隐藏的冰隙内，根本不能指望他们俩能拉住拴绳。而且我或者理查的奇迹绳都没可能拉住三个向下跌的人，就算我能飞快地把我的长冰镐插进雪下的冰川里也无济于事。

于是我们采用了一个折中办法，J.C.走在最前面，巴布·里塔第二个，在这糟糕的一天里，他是最健康的一个夏尔巴人了，然后是我（我可以拉住前面两个人的可能性很小），昂和拉帕则跟在我后面蹒跚而行，他们两个人互相搀扶，最后是诺布·切蒂，他的脸部冻伤了，全身上下都有冻伤，是我们的最后一棒中坚力量。如果昂和拉帕其中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全都掉进了我后面的冰隙，从理论上来说，我倒是可以拉住他们。

我们都知道，至少是我和让-克洛德清楚得很，如果到了诺布·切蒂得拉住我们所有人或者大部分人的地步，那我们的命就都不保了。

所以我们跟在J.C.的后面，离开了很快就变得模糊的三号营地遗迹，朝东绒布冰川退了回去，然后走下冰川惊人陡峭的斜坡。在没完没了的暴风雪中，让-克洛德是怎么找到路，躲开三天前顶着明媚阳光上山时他辨认出的那成百上千道冰隙的，我一直不得而知。大多数用来标记路线的竹枝不是被吹走了，就是被雪盖住了，不过他偶尔把手伸进雪下，用力拉出来一个竹枝，从而确定我们几个没有走错路。

我不相信有超自然的力量存在，可在这一天之后，我一直觉得，在觉察冰川的能力方面，让-克洛德·克莱罗克斯肯定具有诡异但货真价实的第六感。即便是在大晴天，可以通过观察阴影来辨别冰隙，这些裂缝都难以辨认，更不要说在这种什么都看不到的暴风雪鬼天气里了。好几次，他扬起手，示意我们停在原地不动，然后他转过身来，沿着他自己那些在雪中很快就消失的脚印走了回来，带领我们退回上方，绕行，然后向下从冰隙边上走过。在经过这些裂缝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其余几个人能看到一点点冰隙的迹象，可多半情况下，除了让-克洛德，我们谁都看不到也感觉不到这些缝隙。

就这样，我们先是花了好几个小时漫长而痛苦的时间穿衣服，绑靴带，穿好冰爪，把帐篷分装到不同的背包里打包好（J.C.负责背运大部分帐篷），又用了四个多小时停停走走地走下冰川，然后我们来到了那道搭有梯子的裂缝边上，周二上山的时候，此处距离三号营地只有不到一个小时的路程。

让-克洛德抬起了落满雪的手臂，我们停下来，然后开始慢慢走近那道冰隙。

用绳索捆扎在一起的两个15英尺长梯子此刻已经滑到了一边。

“他妈的。”J.C.说。

“真他妈的。”

此时雪依旧很大，梯子的远端已经陷入雪中，我们很难看清楚，尽管距离只有15英尺，不过几分钟之后，一阵疾风吹来，雪片被吹散了，

我们趁此机会重新评估了一下形势。

在冰缝的南部边缘有一片塌陷，仿佛一根支撑远端缝隙的冰柱向下移动了6英尺左右。一根奇迹绳绷索不见了，另一根，也就是我们面朝南时处在我们左边的那根绷索，此刻因为绳上冰雪重量的压迫已经陷入了雪中，一看就知道在另一边固定绷索的带洞眼桩子和冰锥已经松了。我们之前曾留下了两套登山装备，那些负载沉重、预计在周三上山来的挑夫就可以穿戴上，走过这个摇摇晃晃的梯子，以保安全，其实就是把安全带上的登山扣钳牢在其中一条绷索上，可现在安全带都没了，不是被掩埋在新雪下，就是掉进越来越宽的冰隙里了。

我们解开了把六个人连在一起的绳子，巴布·里塔又把绳子系上，这下变成四个夏尔巴人连在一起，而巴布处在第一位。我则和让-克洛德系在一起，他用双手和膝盖支撑身体，爬向梯子和裂缝边缘。

我借用了昂·蚩力和诺布·切蒂的长冰镐，然后和J.C.拼尽全力把它们深深插进了积雪和硬冰之中，然后把大约30英尺的奇迹绳绕过冰镐，这样一来，如果让-克洛德掉下去，这些冰镐就能成为主要的锚固点。我做手势示意昂和诺布走到冰隙边的冰镐锚固点并倚在冰镐上。我又借来了拉帕·伊舍的长冰镐，把它横放在缝隙边缘，并把弯曲的镐头深深插进冰里使之固定住。如果J.C.掉下去，我希望锚固点的绳子和我拉住的绳子能搭在冰镐平滑的木柄上，而不是绷在裂缝的边缘。巴布·里塔拿着他的冰镐插在我们后面，并把一卷绳子绕过冰镐，以防昂、诺布和拉帕脚下出现裂口。现在他就是他们的保护人。

接下来我把我自己那把冰镐的钢尖尽可能深深插进冰雪之中，粉末状的雪太多了，所以始终感觉没有真正插牢，然后我一边从冰隙边缘退开，一边放松我留在我和J.C.之间的那30英尺绳子。

他开始爬上那个此时已经倾斜得非常严重的梯子。我稳住自己的身体，以便能抵挡住在他坠落之际拉绳子时突然产生的冲击力。

让-克洛德一边爬，一边拿着一把系牢在他背包上的短破冰锤，用

力把他前面梯子横档和边缘上的冰雪敲掉，所以他只能用一只手抓住他前面的梯子。他依旧背着全部装备，我们两个不想把我们的决定大声说出来：如果梯子能够支撑得住的话，我们希望夏尔巴人背着他们的背包跨过梯子。现在天寒地冻的，气温不断下降，浪花溅沫般的雪打着旋儿，如果用手把装备送过去，肯定会耗费非常长的时间。所以只能孤注一掷。

就在J.C.爬到一半的时候，此时的他正向下爬，双脚和背部要比他的头部高，突然间横亘在缝隙上的梯子又往下面的雪中坠了大约6英寸，我连忙再次稳住身体，做好准备应付他掉下之际我拉住绳子时对脊柱产生的猛烈震荡。

我预想的危险并没有到来。冰隙远端新延伸出来的冰雪架状突出物足够结实，支撑的时候也够长，所以让-克洛德安全地爬了过去。令人惊讶的是，他依然留在梯子上，把几枚冰锥用力凿进了他爬向的那面布满残冰雪屑的蓝色冰壁上。他拿出两根事先裁好的6英尺长奇迹绳，并将它们一端系在冰锥上，然后把另外一端绕在梯子的两边，一直到绳子绷紧为止。

这起不到多大保护作用，但聊胜于无。

现在透过猛烈的暴风雪我几乎看不到让-克洛德了，不过我能听到他沉重的呼吸声，这时候他正把他自己的长冰镐从背包里拉出来，并把它深深插进裂缝那一边大约10米开外的地方。他把更长的绳子系在新的破冰锚固点上，而且让人惊讶的是，他又爬回了梯子上，把这些新的支撑绳索系在梯子的中间部分。我把另外两根系在我们自己破冰锚固点上的绳子扔给他，然后他向前移动，把这两条绳子系在梯子靠近我们的这一端。接下来，他并没有站在我们所在的裂缝一边，而是再一次费力地爬到了严重倾斜的梯子上，而且这次是冰爪冲前，倒着爬回去的。

他站在对面的残冰雪屑上，使用破冰锤和带着连指手套的双手清除了一些残冰雪屑，以便挑夫能更容易地站起来，顺着8英尺长的崎岖垂

直斜坡走到冰川上。

他把他自己的保护绳和最后一卷奇迹绳索从裂缝那边扔给我，然后慢慢退回去，把他那一端的绳子绕在他的冰镐锚固点上，随后做出保护的姿势。

“好，”我尽可能用最权威的语气说道，“拉帕第一个。巴布，在我把我和克莱罗克斯大人的保护绳系在拉帕身上时，你要拉住另外两个人。还请你告诉拉帕和其他两个人，要用双手和膝盖支撑身体，爬到梯子那边去，而且劳驾，背包不能取下来，要慢慢靠过去。告诉他们一点儿危险都没有。就算梯子会折断，对这些新绳拴也不会有影响，我和克莱罗克斯先生都会拉住你们的。好了……拉帕先上……”

有那么一刻，这个已经吓坏了的夏尔巴人并没有走上前来，而且我肯定我们都想撒手逃跑。

不过到了最后，在我打了许多手势，巴布·里塔用尼泊尔语喊了很多话之后，拉帕终于开始一次向前爬1英寸，向着梯子爬了过去，然后试着把他的膝盖放在梯子那依旧结着冰的边缘上，一次只挪动一只他那戴着连指手套的手。时间漫长无比，好在拉帕终于爬过了梯子，让-克洛德为他解开他身上的绳子。这个被冻伤了的夏尔巴人像个小孩子似的在那一边嘻哈大笑。

还有我们四个人，我疲惫地想。不过我还是笑了笑，示意一瘸一拐的昂·蚩力趴下，爬到前面来，然后把我们的绳子系在他身上。

良久，四个夏尔巴人都到了冰隙那一边，再次系好了他们自己的登山绳，我使尽浑身力气把深深凿进冰雪中的那三把冰镐拔出来，然后用力丢到了缝隙另一边。J.C.把它们都捡了回来。

此时只有让-克洛德一个人拉住我了，不过他抛给我的第二根绳子还系在他自己那把依旧作为破冰锚固点的冰镐上。我把一条松散的奇迹绳系在我身上，在我的脚上打了一个普鲁士绳结，以防梯子在我身下断裂。登山者掉进冰隙时，若能凭借自身的力量借助普鲁士绳结爬出冰

隙，也就是通过绳结制造出小小的攀登锚索脱困，要比让一个人或几个人在另外一边拼力把他拉上来效果好很多。

我笨手笨脚地穿过梯子，这时候我居然向下看了看那道裂缝中令人目眩的蓝黑色深渊，这么做简直大错特错。在这架摇摇晃晃、边缘结着冰的倾斜梯子下面，仿佛有一个无底洞，不是仿佛，那真真正正是一个无底洞。人到了梯子上，梯子似乎向前下方倾斜得更加严重了。我感觉血直往头上冲。

接下来我爬过梯子，好几只热切的手臂帮我站了起来。我把连着所有人的绳子重新系在自己身上，然后回头看了看那架如蛛网一般乱糟糟、临时搭建起来的梯桥，我们几个人刚刚都从那上面爬了过来。这时候疲惫不堪的我因为还活着这个事实不由得感到一阵纯粹的快乐，于是我也像拉帕·伊舍刚才那样，哈哈大笑起来。

下午的天色已经不早了，我们还有很远的路要走。让-克洛德在前开路，还像刚才那样，我用绳子把自己系在第三位，也就是巴布·里塔的后面，然后我们继续冒着暴风雪缓慢地向冰川下方走去。我看得出来，昂·蚩力和拉帕东倒西歪地走着，仿佛根本感觉不到他们冻伤的双脚带来的疼痛；他们的脚冻僵了行走反而更好一些。

不知怎的，我始终搞不懂J.C.到底是怎么一直找对路的。我们来到了冰川较低的地方，再一次穿行于令人压抑的高耸冰柱之间，这里的新雪比较少，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竹枝，这些竹枝仿佛被人粗心大意地飞快洒在一张雪白白纸上的墨渍。在这个灰蒙蒙的下午，大雪和天空连在了一起，巨大的冰塔就像穿着白衣的巨人幽灵一样突然从我们前面和周围冒出来。

然后我们来到了横亘在我们和二号营地之间的最后一个障碍，只要能跨越这个障碍，我们就可以喝到新鲜的水、滚热的汤，还可以吃到真正的食物。这个障碍就是在营地上方不到半英里处的最后一道冰隙，这道缝隙上原本有一座又宽又厚的雪桥，我们还在上面系了绷索，这样在

穿越雪桥时就能产生一种安全感。

绷索还在原处，不过因为上面结了冰，所以它们全都陷进了雪中。雪桥连影儿都没有了，全都掉进了那道宽阔的冰隙里。

我和让-克洛德靠在一起对表。现在是下午4点30分过一点儿。四十五分钟之后，或许还到不了四十五分钟，冰川就会完全被珠峰山脊的阴影笼罩，慢慢变黑。大雪还在不停地下，气温也在持续降低。随后我们分别向左右，也就是裂缝延伸的两个方向走了半英里多的距离，然后认为雪桥才是跨越这道裂缝的最佳方式。就算我们尝试再次横穿冰川，也没有竹枝可以在遍布冰雪覆盖的冰隙中间给我们引路。我们只能等到明天早晨再行动，而且如果老天关照我们的话，明早天气可能会好起来。

我们看了看对方的眼睛，然后让-克洛德大声地对巴布和诺布说：“我们把装备卸在这里，要距离那道冰隙30英尺远。然后搭帐篷。”他把他的冰镐插进距离冰隙边缘10米远的雪中。

挑夫们站着不动，想到要在冰川上再过一夜，他们不由得目瞪口呆。

“快！利索点！趁现在天还没黑，一定要赶在风变得更大之前弄好！”J.C.使劲儿拍他那双戴着连指手套的手，回声折回到我们耳畔，听起来就像是枪声一样响。

这声响让几个夏尔巴人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我们都使出浑身力气忙活起来，先是卸下两块铺地防潮布，把帐篷搭好，尽可能楔进更多临时弄好的桩子和冰锥。我意识到，如果大风还是和前两个夜里那么大，我们的帐篷还有我们几个的小命很有可能都要交待了。我能想象得到雷吉的大帐篷里和在帐篷里挤作一团的我们六个人在今天夜里是个什么样子：狂风就像个冰球似的，横扫过冰面，不停地吹着我们、帐篷和所有的一切，我们用手指按压，以免自己被风吹得在铺地防潮布上摇来摆去，最后，我们全都被卷进了这个无底的冰隙。

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都到了帐篷里面，并且蜷缩在一块儿取暖。我

们谁也没尝试去吃点儿东西。我们渴极了，这感觉根本没法用语言来形容。我们六个人不停地咳嗽，在高海拔地区咳嗽起来，那声音简直太可怕了。“就像是豺狂吠的声音。”J.C.曾经如此形容。在他第二次说起这个形容的时候，我就直接问我的朋友，他是不是真的听过豺的叫声。“昨天听了一夜，杰克。”他这么答复。

这天夜里，我和让-克洛德把我们的羽绒睡袋给了昂和拉帕，而我们则穿着芬奇的羽绒外套和雷吉的鹅绒裤子睡觉，同时还盖上了薄毯子。我还把我的靴子放进一个防风雨麻布袋子里当枕头。

我和J.C.都累坏了，可我们冷得要命，着急得不得了，想装睡都不成。我们努力往对方身上靠近一些，再靠近一些，可我们发现对方都在打哆嗦，牙齿咯咯直响，因此我们本就糟糕的状况似乎更是雪上加霜了。没准儿我们的身体已经停止产生任何热量了。

这样下去，你们俩都会没命的，杰克。我自己的声音在我的脑海里回荡，这语气令我很不爽。听上去像是它已经放弃了。

“到了明天早——早——早晨。”让-克洛德小声说。天已经彻底黑了下来，狂风刮得更猛烈了，“我会拉着固定绳索爬过去，下——下——下到二号营地，尽快带人和我一块儿回来，还会带回梯子、食物和热饮——饮——饮料。”

“听起来倒是——是——个计划。”我的牙齿直打战，不过我还是挤出了这句话。接下来我说，“或者我今晚可以试一试，让-克洛德。带上手电和……”

“不行，”我的朋友轻声说，“我觉——觉——觉得那根绳子支——支——支撑不住我们任何一个人的重——重量。我的体重比较轻。今夜太累——累——累了，根本不能做保护。明天一早再说。”

我们又往对方那里靠了靠，闭上眼睛，假装睡着了。狂风更凶猛了，帐篷帆布又开始噼里啪啦响起来，像是一场机关枪扫射的战斗。似乎感觉到整个帐篷被风吹着向南面的冰隙滑去，可我太疲倦了，而且脱

水得严重，所以对此无能为力，我就这么躺在那儿一动不动，其他人的身体挤在我边上。

让-克洛德有个坏习惯，他那缓慢的呼吸声往往会连续停止像是几分钟的时间，这期间一点儿声音也没有，而且也没有呼吸，一直到我摇晃他，他才会貌似又恢复了呼吸。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后半夜。这么做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理由，让我在寒冷的黑夜中保持清醒。每次我把他摇晃回尘世，他就会小声说“谢谢，杰克”，然后再次进入那不稳定且半睡半醒的呼吸状态。

突然之间我在黑暗里坐直身体。肯定出了什么可怕的事儿了。我能听到J.C.和其他人在一片漆黑中发出的呼吸声，当然也有我自己的喘息声，可一些重要的东西消失了。

风停了。超过四十八个小时了，风声第一次消失了。

让-克洛德坐在我边上，我们摇晃着对方的肩膀，要么是在默默地庆祝，要不就是都开始歇斯底里了。我四处摸索着，终于找到了那个四方方的手电筒，然后将之打开照亮了我的手表。凌晨3点20分。

“我现在就该去试试绳子，”J.C.小声说，“等到日出的时候我就没有力气跨过去了。”

在我回答之前，就听到帐篷门上传来了抓扒声和撕扯声。我们从前学了一招，就是应该留一部分帐篷门不要系紧，否则帐篷系得严严实实，呼吸就更加不畅了。我开始在幻象中看到明亮的光线照射在我们所有人身上。在突如其来的光亮下，只见诺布·切蒂的脸颊都已经被冻成了纯白色和黑色。一个巨大且强有力的东西正用爪子抓着帐篷门想闯进来。

突然间，理查和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的脑袋钻进了帐篷。我可以看到他们戴着连指手套的手里发出手电光，而且他们身后还有更多的光，是提灯，好几盏提灯。他们俩人还戴着雷吉的威尔士矿工头盔，在那些光的照耀下，布满讨厌冰屑的帐篷内部以及我们那一张张眼睛睁得

老大的脸都被照亮了。

“你们怎么来了？”我挤出这句话。

理查笑了。“我们早就准备好，只要暴风雪小了，我们就出发。我不得不承认，这些矿工的头灯还算过得去……”

“比过得去好很多吧。”雷吉插口道。

“可你们怎么跨……”让-克洛德道。

“冰川出现了变化，”理查说，“西面大约600米处，也就是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地方，冰川两边都塌了，那里的底部很浅，所以成了一片碎片区。大约下沉了150英尺，然后又向上集聚，形成了一个斜坡。爬起来一点儿都不危险。我们留了些固定绳索在那里。挪点儿地方，先生们，我们进来了。”

不只是理查和雷吉挤进帐篷里把帐篷填得满满当当的，连帕桑也爬了进来。他从他的背包里拿出了一个医用包。

外面的夏尔巴人蜷伏在门口，把装在热水瓶里的保卫尔牛肉汁、茶和汤递了进来，他们自己的头灯亮着，还有至少三盏提灯把大范围的光亮投射到了他们的笑脸上。一个较大的热水瓶装的全是水，我们每个人轮流着痛痛快快地喝了很多水。

帕桑医生已经检查了诺布的脸、拉帕和昂冻伤脚。“得让特比和尼玛背他俩走了。”帕桑说。他开始把臭烘烘的鲸油抹到那两个人发黑的赤脚上和诺布的脸上。

“我们现在就走？”我挤出这句话。我连自己站不站得起来都不确定，不过热水让我体内某些已经消亡的东西又活了过来。

“现在的时机正好，”理查说，“会有夏尔巴人来帮助你们每个人。我们还给你们都准备了头灯。你们美国人怎么说那个词来着，杰克？就算我们绕道走一条新路穿越那道冰隙，四十五分钟后我们也能回到二号营地，或许还用不了这么多时间。我们已经用竹枝标记了路线。”

“来吧，杰克，我来帮你站起来。”雷吉说着把我的手臂放到了她的

肩膀上。她居然能提起170磅重的我，仿佛我是个小孩子，然后搀扶着我走入了黑暗之中。

满天的星星亮晶晶的。没有雪，也没有云，映入眼帘的唯有在珠峰峰顶和山脊上猛烈飘浮着的浪花溅沫般的雪，而珠峰峰顶和山脊就在我们上方，与我们的距离只有3英里又10,000英尺远。

让-克洛德在别人的搀扶下走出了帐篷，他也抬头看着珠峰和星光闪烁的浩瀚夜空。“Nous y reviendrons.”他对着珠峰说。

也许我说得不对，不过我觉得我学了不少法语了，足以翻译出这句话，他说的是“再会，珠峰”。

1925年5月9日，星期六

这一天天气说不出地热。

昨天晚上，我和让-克洛德被从大本营“医务室”里放了出来，而我俩用来睡觉的这顶米德双人帐篷中很闷热，尽管帐篷帆布门向后系着，留了非常宽的开口，可躺在里面还是有种像在撒哈拉沙漠上被灼烤的感觉，包裹着我们的帆布太烫了，散发着一股裹尸布的味道。

我和J.C.脱得只剩下内衣了，可还是哗哗流汗，这时我们看到理查大踏步穿过崎岖不平的冰碛石旷地朝我们走过来。

*

昨天早晨，也就是周五黎明之前，理查、雷吉、帕桑和其他人赶来救我们，他们把我们带到了山下的二号营地，在那里我和J.C.继续喝了一杯又一杯凉水。

他们帮助昂·蚩力和拉帕·伊舍返回大本营，让帕桑在他建在大本营的医疗帐篷“医务室”里治疗他俩的冻伤，我本以为这期间他们会把我和J.C.留在二号营地，不过理查坚持我们所有人都一起回大本营，也包括诺布·切蒂，他的脸冻伤了，现在抹着厚厚一层鲸油和白脱油。喝了大量的水和一些热汤之后，我和让-克洛德又变得生龙活虎起来，可以

和帕桑及另外六个夏尔巴人徒步穿越槽谷，不过昂·蚩力就需要别人用临时搭建起来的担架抬着，拉帕·伊舍则依靠他的一个夏尔巴人朋友在一边搀扶他，一瘸一拐地下山。虽然我们灌下去了这么多杯水，居然没有一个人会憋不住要在下山途中停下来撒尿，由此可见，我们初期的脱水症状是多么严重。

在21,500英尺高的三号营地困了两天两夜之后，感觉海拔只有16,500英尺的大本营的空气是那么浓，足以让人在里面游泳。而且呀，在帕桑医生的“医嘱”下，我们六个人都从挑夫们背到三号营地的其中一个吸氧装备中吸了一些“英国空气”。周五下午把我和让-克洛德从医务室打发走之后，他把一瓶连接着两个吸氧装置的氧气罐送来给我们，调节器的流量仅为每小时一升氧气，他还清楚而有力地嘱咐我们，到了晚上，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醒来，只要喘不过气，或感觉冷，就要吸氧。

有了“英国空气”的大力相助，我和J.C.睡了整整十三个小时。

*

我和让-克洛德四肢伸开躺着我们的睡袋上，一半身体露在帐篷外面，理查蜷缩在我们身边，酷热的阳光洒在我们身上。理查上半身只穿了一件衬衣，可下身还穿着厚羊毛提灯裤和高绑腿。

“哦，我的最后两位病人怎么样了？”他问。

我和J.C.都坚持说我们感觉好极了，睡得好，今天早晨吃早餐时胃口大开，没有出现冻伤的迹象，也没有“高山疲劳”后遗症，而且我们并没有言过其实。我们说我们已经准备好，可以再次经过槽谷和冰川前往三号营地，现在，马上，随时都能出发。

“很高兴你们感觉好多了，”理查说，“不过现在不急着想去三号营地。再休息一天。有一个观点我和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都赞同，那就是往高处爬，在低处睡。特别是二位老弟连着三天晚上又是挨冻又是被风吹的。”

“没带我们你就去爬了那面通往北坳的冰壁啦？”让-克洛德说，他

的声音听起来既失望又带着责备。

“没有，”理查说，“昨天和今天早晨我们一直在加固通往三号营地的路，并且监督夏尔巴人把更多的装备运到那里去。雷……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现在在二号营地，今天一整天我们都要来回搬运东西。我和她都认为到了明天我们就更能适应三号营地的环境了，如果你们两位可以在明天下午早些时候到达那里的话，我们可以在周一早晨尝试攀登那面通往北坳的冰壁。”他拍了拍让-克洛德的胳膊，“我可是指望你在冰雪中给我们带路呢，老伙计。我向你保证，在你准备好之前，我们决不会登上北坳。再说了，今天北坳上的风太大了。或许到了明天或后天风会变小。”

“风？”我说。大本营连一丝风都没有。

理查转向另一边，然后伸出左臂，仿佛是在介绍某个人。“看那里冒烟了。”他说。

我和J.C.一直都对蔚蓝的天空和珠峰北壁上方炫目的皑皑白雪感到惊奇，不过此刻我们注意到风居然在这么高的地方刮着。山峰上和北部山脊上浪花溅沫般的雪向左边飘去，一直飘向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太神奇了，”我说，“槽谷那里也这么热吗？”

“高出20多摄氏度吧，”理查笑着说，“我的温度计显示，在一号和二号营地之间，冰柱中间的温度超过了38摄氏度。冰川上的温度更高。我们一直给挑夫大量的时间休息，还给了他们很多水，就算这样，在他们步履蹒跚地爬上三号营地之后，还是累得站也站不住，东西也吃不下。”

“他们的负重有多少，理查？”

“从二号营地到三号营地时，都不超过25磅。大部分只有20磅左右。”

“这样就得多来回几趟了。”让-克洛德说。

理查只是有些心不在焉地点点头。

“今天早晨我们那四位朋友怎么样了？”我意识到我该先问问我们那四个夏尔巴人怎么样了，于是我开口问道。

“巴布·里塔和诺布·切蒂已经开始再次挑运装备了，”理查说，“拉帕的脚都变黑了，不过帕桑医生说他的脚指或许能保得住。但昂·蚩力的情况就不那么乐观了，帕桑说至少要和昂的所有脚指都说再见了，没准两三根手指也保不住。”

听到这个消息我特别震惊。周四早晨，在三号营地，我们帮着昂把他那已经变形的双脚塞进靴子里，那时候他的脚就肿得老高，而且被冻得硬邦邦的，变成了白色，昨天，我们几个人全在医务帐篷里，我倒是知道帕桑医生用了很长时间治疗这两个夏尔巴人，不过我不知道结果居然是要截肢。

“其他一些夏尔巴人已经开始给昂准备新的‘大人们的靴子’了，他们在脚尖那里塞入楔形物，以便弥补他那些很快就会失去的脚指。”理查说，“昂的斗志非常高。帕桑可能会在周三切除他的脚指和手指，昂的三根手指看上去糟透了，都变成了棕色，而且已经萎缩、干瘪，样子就像埃及的木乃伊。昂坚持要在下周周末重新开始挑运装备。”

他说完之后，一阵庄严的静肃随之而来。最后还是让-克洛德开口说：“你肯定不需要我们今天就登上三号营地吗，理查？我和杰克感觉很好，完全可以爬山，而且我们也可以把装备从这里背上去。”

理查摇摇头。“我不希望你们背装备，即便明天你们上山时也是一样，要登上那座通往北坳的山壁，需要非常大的体力……那道斜坡大部分地方的雪都有及腰深，而且你们也见识过了那面蓝色的冰壁，马洛里心爱的冰隙曾经就在那儿。我和雷吉会把周一早晨开路的任务留给你们两位老兄。我们则跟在你们后面，架设固定绳索和洞穴探险者专用梯子。”

“别忘了我的自行车。”J.C.说。

理查点头。“明天你可以把自行车和你的个人装备一块背上去，”他

说，“反正也不会增加多少重量。”

我们总共徒步跋涉了五个星期才到达珠峰，在这期间，让-克洛德的“自行车”就是一个调侃的对象，一个真正的奇珍异品。在我们重新打包骡子或牦牛驮背的装备时，只能偶尔瞥见一眼那辆自行车的车座、脚踏板和车把。我知道那压根儿不是真正的自行车，因为根本就没见过自行车轮胎或轮子，而且几个人信誓旦旦地说他们见到自行车框架上连接着非常奇怪的可折叠金属法兰，不过似乎只有J.C.和理查知道那该死的东西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天气能够一直这么美好，”让-克洛德说，“当然了，这可怕的燥热除外。”

“我肯定，太阳毒辣辣的，今天北坳上的气温会超过38摄氏度，不过至少风停了。”理查说。

“周二和周三晚上待在三号营地时，”我说，“我们都肯定季风季节已经开始了。”

“还没有，”理查说，“还没有。”他拍了拍他那穿着羊毛裤子的大腿，在蜷伏了很长时间之后终于站了起来，“我再去看看昂和拉帕怎么样了，还要和帕桑医生聊几句，然后带几个小伙子跟我一块儿上山。我们会把装备运到三号营地去，今晚日落之后收工。”

“理查，”J.C.说，“你是不是忘了问我们什么事儿了？”

理查咧嘴笑了。“噢，先生们，”他说，“从你们这趟运送装备到三号营地的小型探险中，我们都得到了什么经验教训？”

我和让-克洛德哈哈笑了起来，可没等我们说话，理查就挥了挥一只手，然后大踏步朝医务室帐篷走了回去。

1925年5月11日，星期一

这一天是个尝试攀登珠峰的好日子。

很不幸，我们只能从珠峰侧腹发起冲击，尝试在天黑之前登上北坳，并在那里建立脚支点。早晨7点刚过，我们就从三号营地出发了，第一队有四个人，用绳子拴系在一起，让-克洛德领头，然后是我，第三位是理查，最后是理查那位登山能力最强的贴身老虎夏尔巴人尼玛·特仁。第二队由雷吉打头，她后面是总笑嘻嘻的夏尔巴人巴布·里塔，另外三个老虎夏尔巴人在他后面，给这根绳子发挥锚固作用的是理查的贴身大个子夏尔巴人登津·伯西亚。帕桑依旧在大本营里照顾昂·蚩力和拉帕·伊舍。

事实证明，理查并没有像他承诺我们的那样，在这个周末无所事事。雪很松软，从三号营地徒步行进到那道巨大的斜坡脚下，一路上要穿过及腰深的雪，非常累人，这原本需要两个小时的时间，甚至更多。可理查、雷吉和几个夏尔巴人昨天已经冒着酷热开辟了道路，所以我们只用了三十分钟就来到了真正的斜坡脚下，并且做好了攀爬准备。

过去的几天里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在白天阳光的照耀下，最上面

几英寸的雪能融化掉，到了晚上，三号营地之上非常寒冷，这些表面上的雪能够冻硬，可以像冰一样坚固，这样我们就能使用新型12爪冰爪。现在就是进行测试的时候了……我和J.C.清醒地意识到，我们俩不需要再捣蛋了，不需要再像在威尔士时那样，假装自己是真正的喜马拉雅山脉登山者了。让-克洛德新设计的冰爪、破冰锤、祝玛和其他设备，还有理查的奇迹绳（每次我们用这种绳子下山，而不是劈凿出踏脚处下山，都是在用性命当赌注），这玩意儿要么功效神奇，能够免去耗时多日的重复劳动，要么就是被证实是一堆代价昂贵的错误，而且足以致命。有一个事实已经非常明显了：我们能否赶上理查设定的登顶日期5月17日，就看我们是否可以快速征服北坳。

最初300英尺那段距离无异于一道陡峭的斜坡，马洛里和在他之前的一些人——也包括理查——都花了整整好几天用冰镐为挑夫在结冰的积雪表面开凿出脚支点。甚至是在那时，那些踏脚处很快就被风吹来的雪和新下的雪填满，因此需要更多时日来进行“维护”开凿工作，在21,000英尺之上，这可是个沉重的活儿。而且为了把挑夫的费力程度降到最低限度，登山者以前还需要按照简单的Z形路线来来回回地在雪坡表面上开凿出踏脚处。

今天则是另外一番光景。

让-克洛德言而有信，果然用他的冰爪在这道1000英尺的斜坡上开凿出了一条路，与他右边7名夏尔巴人在1922年的雪崩中丧生的位置成一直线，之间相隔大约100码远。虽然只是在坡底附近，我们还是安装了固定绳索，这道斜坡风险较小，位于较为陡峭的斜坡底部，所以我们用的是较轻的八分之三英寸“马洛里棉绳”，而且每隔大约50英尺，让-克洛德就会停下来，这时候我就会用木槌把又长又尖顶端带有孔眼的支柱凿进斜坡里。我们都背着一卷卷沉重的绳子（背包里还有很多），这种较细的棉绳消耗得很快。

相比在及腰深的雪中前进、开凿踏脚处，使用12爪冰爪“开路”要容

易得多，可纵然如此，没多久我还是听到了让-克洛德沉重的呼吸声。我们所有人全都进入了这样的节奏，走三步，停下来，喘气，然后再向上走三步。

“现在该用氧气了。”两条绳子上的人排成一条长长的垂直线，在我们再一次停下来时，理查喊道。

这是理查定下的规矩，在22,000英尺之上，所有可能的登顶者都要使用氧气罐。我们登山时并没有使用全套吸氧设备，J.C.给我们五个白人和登津·伯西亚每个人分离出了一罐氧气，我们把这个单个氧气罐及其调节阀放进我们的背包里，没有使用芬奇改进过的金属背物架。那些全套的吸氧装备要留待在北坳之上冲顶时使用。至于其他四个夏尔巴人，则要看看他们能不能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登上北坳。

“我真不需要英国空气。”雷吉冲上喊。

“我还好。”J.C.站在我们上方向下喊。

理查摇摇头。“随便把调节阀调到最低的流量，不过从这里开始，在剧烈的攀爬时我们要一直使用氧气。”

我假装很不情愿使用氧气，可其实昨天一整天没骚扰我的头疼现在正试图反击，每次短暂停歇时，我大口喘着气，头就会随着我的脉搏一起抽痛，我把吸氧罩置于护目镜之下，罩在脸上，听到氧气输送时发出的轻柔啾啾声，我立马就感觉头疼好多了。流量开关可以设定成每分钟1.5升，这是最低流量，也可以设定成每分钟2.2升。我选择了较低的流量。

片刻之后，我就感觉好像有人给我注射了一剂强力兴奋剂。那道雪坡的坡度开始大幅增大，也更加危险，第一根绳子上我们四个人之间以及雷吉和她那队四个夏尔巴人之间出现了一道裂缝，可J.C.攀登的速度还是快了一倍。巴布·里塔和其他三个挑夫神经麻木地负重登山，一开始倒也没问题，不过很快他们就跟不上我们这些用了氧气的人的步伐了。

果然和我们预计的一样，到了一个位置，那些马洛里式晒衣绳用光了，理查示意我们转而始使用他那种较为沉重的奇迹绳。此时斜坡已经非常陡峭了，我们完全可以借用绳索下降——如果我们学会相信新绳子可以让我们安全地从这种前所未闻的高度下降的话。接下来我们开始把余下的带孔眼桩子凿进斜坡之中。

我们下一次暂停是在上午11点左右，在我们等着雷吉和她的老虎队赶上来的当儿，我才意识到，在这面1000英尺高的冰封雪壁之上，我们已经攀登了600多英尺了。这里无遮无掩的——从此处望去，三号营地的帐篷显得非常小，而且距离很远——可固定绳索紧紧拴系在每隔一段距离就楔进的冰锥上，12爪冰爪难以置信地紧紧抓牢冰雪，还有那些短破冰锤，这个组合给了我们真正的安全感。

我们在那面近乎垂直的冰壁下方200英尺处休息，这时候理查打手势示意我和J.C.交换位置。让-克洛德则示意他还有的是力气，可理查只是重复了一遍他的命令手势。就在我 and J.C.站在垂直线上交换位置的一刻，我们身上的绳子解开了，也没有人保护我们。现在由我领头了，于是我调了氧气罐调节阀，把1.5升最小流量调到了最大每分钟2.2升流量。氧气应该足够我登上北坳，不过过一会儿我还是会降低流量。我敢肯定，理查还是希望让-克洛德领头攀登那面赫然矗立在我们上方的垂直蓝色冰壁。

我承认，我现在既兴奋又有些失望，兴奋的是在这次探险中我终于处于领头地位了，失望的是我不是第一个只凭借12爪冰爪、每只手拿一把短破冰锤在这样的海拔高度攀登冰壁的人。这个荣誉属于J.C.。

趁着我们在垂直冰壁下方陡峭的斜坡冰面上停住的当儿，我把所有的鹅绒衣服都脱了，把它们塞进背包里，只穿着羊毛衬衫和棉内衣攀登，可我浑身还是被汗浸湿了。此时此刻，有那么一段时间内，东绒布冰川和北坳上方的整个凹地都暴露于阳光的直晒当中；我们下方的三号营地区域与我们有60层楼的距离，那里已经变成了一个洒满耀眼阳光的

盆地。

雷吉和她的老虎们——我可以看到50英尺开外巴布·里塔正露出白色牙齿笑着——追了上来，这时候一根很沉的奇迹绳被递到了我手里。在我们所有人都休息了一两分钟之后，我紧了紧我的氧气罩，使用冰爪和破冰锤，开始了我自己的攀登。

就这样攀登了十五分钟之后，我意识到，我从来没有在一座山上感觉自己如此强大过。我的头不疼了。我的双臂和双腿充盈着新的力量，同时我的心里则被一股全新的自信感填得满满当当的。

这种J.C.说他从顶级德国登山者那里偷学来的新型冰川攀登方式有趣极了。我每隔大约30英尺就停下来，布置和紧固下一段固定绳索，现在这些绳索几乎垂直地悬挂在我们身边，不过我现在不会再每用冰爪楔进冰壁攀登四五步就停下来喘大气了。我感觉好似我可以像这样整日整夜不停地攀爬。

我第一次开始相信我们这一小群人或许真有机会可以登顶珠峰。我知道，理查一直在考虑从五号或六号营地登上北壁，仿照诺顿上校在1924年尝试攀登大深峡谷的做法，也就是向黄色地带上方，采用横切攀登方式离开山脊，向右移动，抵达径直向上延伸到顶峰三角岩下方雪原的那道冰雪断崖，如果那道峡谷内的雪能够像北坳这面冰壁上的雪一样冻得这么结实，这个计划就应该行得通。一边吸氧一边攀登，拂晓前便从营地出发，信赖芬奇和雷吉的羽绒衣能够让我们承受住严寒，我们便可以轻而易举地登顶，然后在日落之前返回，当然这需要一个前提，那便是登顶时也像今天这样，简简单单地用12爪冰爪和破冰锤就能搞定。

赶在梦想超越现实之前，我不再胡思乱想。即便是现在，我也还是很清楚，在珠穆朗玛峰之上，没有什么会来得“轻而易举”。我听过理查的讲述，也读过和听过别人的经历，再加上我们在三号营地受的罪，我早就清楚地了解到，这座山可以给予一切，却也可以飞快而决绝地把一切收回。或许大深峡谷会是我们计划的一部分，可我提醒自己，攀登珠

峰的过程最终都不会与“简单”二字贴边。

突然之间我们便爬到了那面垂直的冰壁上。我再一次停了下来，让我下方的理查使劲凿进冰锥，把最后一部分奇迹绳固定好，我喘着粗气，但没有用面罩吸氧，因为信任冰爪的尖头和两把冰镐深深插进冰雪之中的斧尖——我对它们的信任已经超过了今天之前我想象中的程度——然后我向后倚，抬头看着那面闪亮的冰壁，它是我们征服北坳的最后一道屏障。

那面冰壁似乎无法攀爬。在我右边几码开外的地方，我能看到很多冰隙和翻滚的冰川漂砾，这些都是一年前马洛里自由攀爬过的冰隙的遗迹，我敢如此肯定，是因为我见过那次攀登的一张照片，而且也听过理查的描述。马洛里的移动方式既像蜘蛛也像体操运动员，在垂直的冰面上他可以快速攀爬，即便登山高手紧随其后攀登也模仿不来。那里就是桑迪·欧文的绳梯放下来的地方，不管是挑夫还是后来的登山者，都因为这架绳梯而受益无穷。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带来了木绳结合的洞穴探险者专用梯子，不过我们计划从北坳这块突出的冰架顶端放下梯子，而不是在攀登时固定梯子。

我冲着理查竖起了我的拇指，意思是说如果他觉得可以，我还可以继续领头攀爬那面垂直冰壁，不过他摇了摇头，然后回头看了看J.C.。J.C.就在理查下方，正处在现在看来极为陡峭的斜坡之上。理查把一只戴着手套的手掌冲上，这时他在问让-克洛德是不是还有力气可以领导最后的冲锋。我知道，如果让-克洛德做不到，理查会亲自带领我们攀登这面200英尺高近乎垂直的斜壁。这是理查在今天早晨的攀爬中没有领头的主要原因。

J.C.竖起拇指，然后他把他的绳子和其他负重卸下，交给了在他边上的登津·伯西亚，他的氧气罩、护目镜和皮飞行头盔遮挡住了他的脸和脸上的表情。

我和他再一次交换了位置，不过这一次更加小心翼翼，因为在这里

脚一滑，摔下去可就没命了。在攀登这样的冰冻雪面和真正的冰川时，这些破冰锤效果非常好，可我们并不曾用它们进行过充足的自我防滑练习。

然后我们再次把自己系在了绳子上，我呼出了一口气，到现在我才注意到自己之前一直屏气凝神来着。这倒提醒我该把我的氧气流量调回到最低的1.5升。

在雷吉身后的那些夏尔巴人，除了总是笑眯眯的巴布·里塔之外，看上去全都又累又焦急。他们全都穿着我们的试验登山安全带，雷吉还帮着他们每个人把登山扣扣在固定绳索上，不过我注意到每一个夏尔巴人（再次除了值得信赖的巴布·里塔外）还牢牢地抓住那根绳子，他们抓得特别紧，其实仅仅为了得到一些安全感，根本不必抓得这么紧。

突然间雷吉把她身上连接着夏尔巴人的绳子解开，并快速地把一根30英尺长的奇迹绳系在尼玛·特仁的安全带上。在无绳的情况下，她不停爬上爬下，使用她的长冰镐在冰雪之上为每一位挑夫开凿出更多的碗状坑窝。接下来她向他们说明，通过倒换双手（这样就用不着彻底松开能让他们安心的固定绳索了），他们可以慢慢转过身来，把屁股降低到那些碗状的凹陷里，不过其间要一直把普通10爪冰爪嵌入他们身下的冻雪之中。看着他们坐在这面近乎垂直斜坡上的雪座里，我真高兴我们给老虎夏尔巴人带来了内衣、沙克尔顿斜纹防水布料制成的厚羊毛裤子。美景映入眼帘，巴布·里塔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

现在是时候给让-克洛德的新型登山设备和技术来一次终极测验了。

*

因为一直伸着脖子看，我的脖子直疼，而且我发现我正以更大的幅度向后倚靠，这或许是因为我太相信我的冰爪爪尖和破冰锤的斧刃了。不过，要想看到让-克洛德的绝技其实并不难。

正如他在威尔士攀登那些安全得多的冰川一样，在这面近乎垂直的

冰壁上，J.C.一边用冰爪踢进冰壁，一边向上攀登，如同在驿站平房的墙上爬行的壁虎。在攀登最初的50英尺时，他身上还系着和我们连接在一起的绳子，而我和理查都把我们的冰镐整个插进了冰雪之中作为我们的支撑，给他做保护。可这条超长的绳子用完了，他便把一枚冰钉凿进冰壁之中，解开了我们的保护绳索，把他的奇迹绳系在冰锥上作为保护。在攀爬这面200英尺高的冰壁过程中，他每爬大约50英尺就会这样做一次，否则他一旦摔下来，就会是在无绳情况下垂直跌落。而若在垂直跌落了400英尺后，就连理查的奇迹绳也会因为支撑不住他的体重而断裂。

在那面冰壁上爬了大约三分之二距离的时候，J.C.停了下来，把手伸进背包里摸索，然后拿出了他的氧气罐。我和理查交换了一个愧疚的眼神，本来的计划是要让-克洛德带着新氧气罐爬这面近乎垂直的冰壁，将之开到每分钟2.2升全速流量。可我们都忘了给他换氧气罐了，甚至是让-克洛德自己都把这事儿忘得一干二净，他只顾着赶快开始我们今天攀爬中最激动人心的一部分。

此时他摘下氧气罩和自由悬垂的调节器与各种管子，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背包里，同时把空氧气罐拿了出来，用身体把氧气罐按压在冰壁上，这时用那只没有执物的右手拧开了连接处的螺丝。

J.C.一边喊了声“下面的人当心”，一边把空氧气罐摇摆了一次，两次，三次，然后用力把它扔到了我们的右边。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他做这些动作，既高兴又害怕，在下落1000英尺的过程中，氧气罐一开始先是碰到冰壁弹起，然后又从冰雪上弹起，最后掉到了下面的冰川之上。氧气罐反弹时发出的声响动听极了，最后一次从一块冰雪覆盖的砾石上弹跳时发出的声音尤为美妙。

理查把他自己的面罩拉下来。“需要更换位置吗？”他冲上面大喊。

在有风的日子，这样的叫喊声绝对会被狂风的呼啸声淹没，可今天太平静了。我用前臂位置的汗衫把汗擦干，即使现在我们站在垂直冰壁

下方的斜坡上，只有一只手臂拉住固定绳索，冰爪的两个前爪和我们左手的破冰锤依然可以支撑住我们。

让-克洛德笑了，摇摇头，然后抬头看看他上方尚未攀爬的部分。接下来他开始再次移动起来，他停下来的次数多了，移动也更为缓慢，不过依旧在平稳地攀登。

又过了十五分钟，我们看到他强行直立起身子，完全依靠冰爪爪尖支撑身体，然后伏向北坳边缘，把右手的破冰锤深深插进我们看不到的水平寒冰之中。然后他的身影便消失了。

过了一会儿，他的头和肩膀部位重新出现，有一根绳子开始蜿蜒垂下。很显然他在北坳表面上安装了锚固点，并用绳索把身体连接在上面。

“把梯子递上来！”让-克洛德大喊。

我们依言行事，不过在此之前，我们这八个人或坐或站在最后这面垂直冰壁下方的冰崖上，先是为他送上了一阵欢呼。

洞穴探险者专用梯子分为好几段，每段长50英尺，全部四段梯子连接到一起，正好可以够到北坳的边缘。因为担心每段梯子之间的连接物不太牢靠，J.C.又爬下这些50英尺一段的梯子，使用剪短的奇迹绳、冰锥和更多的登山钉加固了连接处。这是一项非常费力的工作，等到把最后一段梯子固定好之后，J.C.已经汗流浹背了。这时候他也来到了那面冰壁的底部，和我们待在一起，我们用力拍打他的后背和肩膀，在高海拔的稀薄空气下，我们的声音非常嘶哑，却也充满了庆贺时的喜悦之情。

理查把他身上和我们连接在一起的绳子解开，然后顺着绳梯爬了上去，冰爪咬合住木制横挡，由此向夏尔巴人和我们余下几个人展示他完全信任这些绳梯。我们一个接着一个地爬了上去，雷吉退到后面，在夏尔巴人都上去之后才爬上来。我则跟在我的老朋友巴布·里塔后面，他像只猿猴似的顺着绳梯向上爬，居然边爬边向下看，还冲着我笑，我不

禁替他紧张起来。我真想对上面的他大喊，让他记住三点接触规则，即在登山时务必保证身体的三个部位接触到固定的物体（比如说双脚一手；双手一脚，诸如此类），我得摘掉我的氧气罩才能喊出来，可现在我还享受着“英国空气”带来的好处呢，所以舍不得把它摘下。巴布爬了上去，倒也没出事儿。我们攀爬最后一段距离，从梯子上翻到北坳边缘，因为有些紧张，所以全都有些左摇右摆。巴布把手伸出来，等着我爬上去，然后他用两只强有力的手抓住我的手和前臂，帮着我膝盖着地，然后站起来。

我走了几步，离开梯子顶端，然后看着这片令人头晕目眩的区域。

我们已经登上了前几支探险队搭建帐篷的“架岩”，这片区域是北坳北边的一片塌陷区域，较高处的冰脊则形成了一道完美的防护墙。然而，1922年时这里大到可以让探险队搭建几十顶帐篷。到了1924年，这里便收缩成了30英尺宽的冰架，只能搭建很窄的一排帐篷。此时此刻，冰架竟然只有不到10英尺宽了。现在这里太接近悬崖了，而且非常狭窄，根本不能用来搭建我们的四号营地。

不过这里依然是个整体的好地方，几乎所有人都沿着冰架南壁弯着腰坐着。我走到一行人的最边上，和他们一起弯着腰坐着，过了一会儿，雷吉和最后三位夏尔巴人也爬了上来。她用尼泊尔语和藏语提醒他们现在不要把装备卸下来，因为他们还得爬过这道快要垮掉却被冰脊围绕的冰架，然后她在我边上坐下，把刚才对他们说的话告诉了我。

狂风和雪崩卷走了冰架上前几支探险队留下来的所有帐篷和使用过的痕迹，只剩下我们脚下一座倒塌的绿色帐篷，帐篷帆布已经被风撕扯成了碎片，一根帐篷杆依旧斜插在冰架上。我用我的冰爪戳着绿色的帆布，对雷吉和让-克洛德说：“想想吧，马洛里没准儿就睡在那里呢。”

“绝无可能，”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说，“这顶帐篷是去年八月我和帕桑搭的，在这里被困的一个星期中，我们就住在里面。”

我早就关上了我的氧气阀门，氧气罩垂在胸口，可现在我真希望面

罩还在我的脸上；这样就没人能看到我的脸腾一下涨得通红了。良久，我们就坐在那儿，望着眼前难以置信的奇景，大部分东绒布冰川从我们脚下蜿蜒延伸（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号营地），在我们左边，巨大的章子峰直冲天际，右边，突出的珠峰山肩和东部山脊划破天空，延伸成为陡峭的锯齿状群峰。

让-克洛德看了看坐成一排的我们几个人和夏尔巴人，说：“教会执事哪去了？”

“你说的是迪肯先生？”雷吉说，“他带着尼玛·特仁和登津·伯西亚以及一大堆竹枝走了，去找更好的地方搭建四号营地。”

“那我们坐在这里干什么？”我问。

我和J.C.费力地站起来，我又把氧气阀打开。我们走到了一道狭窄的冰上，冰的一边是夏尔巴人伸开的腿和冰爪，另一边则是连接冰川的1000英尺高悬崖，然后我们走到了能看到理查和那两个夏尔巴人脚印的地方，跟着我们翻过这片冰架区域，来到了北坳之上。

来到了真正的北坳之上，我和让-克洛德不由得停下脚步，目瞪口呆地凝视着眼前的景象。整个珠峰北壁现在就矗立在我们面前，仿佛有人把剧场的帷幕拉开了一样。在我们的左边，在最后几座被雪覆盖的巨大冰塔那一边，北部山脊从北坳的这座山口处赫然耸立，北部山脊这道斜坡有4500英尺高，与海拔27,636英尺的东北山脊相接，而理查依旧称之为珠峰东北山肩。从我们上方远处的北部山脊和东北山脊相连处，沿着山脊线向右徒步1英里就能到达真正的珠峰顶峰。从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放眼望去，这座山的北壁，也包括诺顿的峡谷在内，看上去是绝对的垂直，不过我知道，从山脚处看到的山景都很有欺骗性。那道峡谷或许依旧是我们最大的赌注，尤其是狂风大作，我们根本无法登上山脊线。

用不着拿望远镜，我和J.C.就能清楚地看到我们面前北部山脊大约三分之二高处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些微微倾斜，理查计划把我们的

五号营地设在这里。在那片区域之下，北部山脊包含一块不规则的圆形扶壁状凸出岩石，这块岩石并未延伸出很远，便融入进了一座弓形舌状冰雪山壁，而这座冰雪山壁则连通着北坳上我们所处的这座被雪覆盖的低矮山口。

说来也真够怪的。我们不费力就能看到从顶峰之上刮落下来的浪花溅沫般的雪，在明亮蓝天的映衬下，这些雪末仿佛一条20英里长的白色围巾，更多的雪末从东北山脊和北部山脊较高的地方飞扬起来，这些雪末仿佛被巨风吹起，可在北坳之上，就连一丝风都没有。我还记得理查说过，他、马洛里和其他人在1921年执行侦察任务时第一次到达这个地方，狂风在北坳顶上到处肆虐，风力极为强劲，人就连几秒钟都站不住，可唯独我们后面现已变得越来越小的冰架上连一丝风都没有。当时要想经过我和让-克洛德现在所走的地方肯定必死无疑。我心想，一次是在入冬后和季风季节来临前这之间一段很短的时间节点内攀登珠峰，另一次是在季风季节期间攀登珠峰，两者之间的差别就在于此。

理查和两个夏尔巴人绑着冰爪的登山靴在雪地里留下了非常清晰的脚印，我们跟着这些印记向西走去，翻过了那道冰架。在我们身后，雷吉已经让巴布·里塔和其他三个夏尔巴人行动起来，不过在23,000英尺的海拔之上，背着装备的他们只能沉重而缓慢地走着。如果有任何夏尔巴人在这个海拔高度生病，按照计划，就要给他们吸氧；如若不然，就只有我们四个高山攀登者在北坳之上使用氧气。

出于某种原因，我从没想过北坳之上会有张开大口的冰隙。北坳之上当然应该存在冰隙，北坳上的冰不停地开裂，然后坠向低处的东绒布冰川。尽管我看过不止一遍前几次探险队员的叙述，也听理查说起过我们必须穿越北坳顶上的冰隙，可我认为北坳顶上应该是一片平滑的表面。

事实并非如此。顺着那三个人的脚印，我沿着狭窄的山脊穿越极深的冰隙，这时候我意识到我们要再一次穿越冰隙了。我们翻过一座巨大

的雪桥，理查几分钟前用插着红旗的竹枝在雪桥上做了标记，我们时而绕行，时而穿过一连串倒塌的巨大冰塔，这些冰塔通往一道向上倾斜的斜坡，那道斜坡比较宽，布满了更多的裂缝，最后我们终于可以看到理查、尼玛·特仁和登津·伯西亚正搭建营地的地方。那里是一处避风处，位于一片巨大的吹积物和冰塔之间，靠近北坳的南脊，而在那个地方上方，正是北坳与向上延伸的北部山脊冰雪山坡的相连之处。

我的目光一直向上，定格在了珠峰的北部山脊和北壁上。我能清楚地看到山脊和山壁上那些向下倾斜的黑色花岗岩石板，有些石板只有一部分被雪覆盖，其他石板则闪闪发光，仿佛表面结了冰。大部分阿尔卑斯山攀登者，也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不喜欢攀登这种向下倾斜的岩石石板。爬这样的石板，特别像爬一些哥特式教堂的陡峭斜坡，斜坡上的瓦片滑溜溜的，危险至极。有时候，这些石板瓦会在你身下断裂。

这些冰隙就像迷宫一样，穿行其中的路线只用很少几根插着红旗的竹枝来标记，于是我和J.C.只好用绳子与三个夏尔巴人及雷吉系在一起，排成一条直线，继续迈着沉重而缓慢的步伐，向上朝着这个四号营地的新地点走去。

我们刚到理查和他的两位贴身夏尔巴人所在的地方，我们的朋友们便立刻卸下他们的负重，瘫倒在雪地之上。这时候先我们到达的夏尔巴人刚好完成了他们的工作，搭建好了一顶大温伯尔帐篷和两项较小的米德式帐篷。依靠最后一点儿氧气，我把我自己背包里的东西拿出来，包括一个10磅重的米德帐篷和三个睡袋，今天我就是背着这些东西登山的。

我们带来了很多水，数个装着热水的暖水瓶，还有一些轻便的食物储备：大部分都是巧克力、葡萄干和其他高热量零食。不过我们今天背负的东西主要是搭建四号营地所需的帐篷和睡袋，运气好的话，我们还能用这些东西搭建五号营地。一位夏尔巴人背来了一个可供多人使用的普里默斯炉，不过，有了我和J.C.在三号营地险些丧命的教训，每一个

营地都接到了命令，至少要持有两个酒精炉，而且更重要的是，还要有多功能乌纳炉和梅塔固体燃料。理查不想让高处的营地冒险，导致那里的人无法融雪烧饮用水、茶（在这样的海拔高度，喝到的茶都是不冷不热的）和汤。

在向夏尔巴人讲明把什么东西搭建在什么地方之后，雷吉站在理查身边，相当迟疑地望着那些挡在我们和北部山脊之间的巨大冰塔。“你肯定这些东西能抵挡住狂风吗？”她问。

理查耸耸肩。他的眼中闪烁着真正的喜悦，在玛特洪峰和其他地方，每当他发自内心地享受登山乐趣时，我就能看到他这个样子。“1921年和1922年，我们常常注意到，在北坳西端这一片周围有巨大冰塔环绕的避风处中，风要小得多。”他说。他的氧气罩垂在胸口上，并未使用。“而且，泰迪·诺顿告诉我，去年的时候，除了那道冰架，他还会选择这里搭建四号营地。”

雷吉看上去并没有完全被说服。我提醒我自己，她和帕桑被困在北坳之上一个星期，那时候狂风肆虐，苦不堪言，每时每刻都担心他们的帐篷——在冰架上我轻轻碰过的绿色帆布碎布和断裂的帐篷杆——会被巨风卷下北坳。北坳自此便成了她焦虑的根源。

“从这里很容易就能爬上北部山脊，”她终于开口说道，“而且相比从前设在冰架上的营地，这里比较适宜我们在深夜从五号营地或更高的地方过来……冰架那里冰隙太多了，天黑之后根本躲不开。”

理查点点头。雷吉用英语和尼泊尔语给夏尔巴人做了更多指示。她希望帐篷的开口处面向闪闪发光的巍峨章子峰，那一边，正是东方。

夏尔巴人完成了他们的工作，这时候我们四个人找了地方坐下来。J.C.和理查坐在卷起来的睡袋上，一边吃巧克力，一边向西望着冰塔上方能够看得见的部分北部山脊。我走过去和他们坐在一起。

“今天还要接着攀登吗？”我问。

理查摇摇头。“今天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我们要返回二号营

地，晚上睡个好觉，明天至少要用绳子把夏尔巴人连成三队，把食物和其他补给背到这里来，也包括在更高营地使用的装备。”

“你是想后天尝试登顶吗？”让-克洛德对理查说。

他笑了，但是没有回答。

这时候雷吉开口了。她的声音非常坚决。“你忘了吗，我们必须去寻找珀西瓦尔勋爵。”

“一点儿也没有忘，夫人，”J.C.说，“我一直把搜寻当成我们此次登山的一部分。”

接下来是一阵尴尬的沉默，随后我开口说：“北坳之上的那些冰隙怎么样？我们不应该检查一下那里，搜索……搜索……珀西瓦尔勋爵吗？”

“嘉密·赤仁报告说他看到三个人在东北山脊之上，”雷吉说，“然后就只能看到一个人。我认为，我们只有到达那里，才能发现关于我已故表弟尸体的蛛丝马迹。我知道，去年八月的时候，此处和马洛里的五号营地之间没有任何痕迹。而且去年夏天，我和帕桑把提灯降到了这里所有的冰隙之下。什么都没发现。显然我们没有必要去搜寻那些新出现的冰隙。”

“这么说，今天我们要做的事儿，”我说，“就是吃完午饭，把四号营地搭建好，然后下山回到二号营地，夜里睡个好觉。”

“就是这样。”理查说，对于他声音中夹杂着轻微讽刺语气，我一点儿也不感觉惊讶。

*

理查带领我们下山。下山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而且如果夏尔巴人能像我和J.C.那样——我们完全是在测试奇迹绳——整个下山过程都借助绳索的话，速度会更快。在我们上方北坳的最西端，我们留下了六顶牢牢固定的帐篷，包括两顶温伯尔帐篷和四项米德帐篷，并把补给品稳妥地放在里面，包括睡袋、毯子、各式炉子和梅塔固体燃料，并

把煤油放在了帐篷外。

我和让-克洛德自告奋勇最后下山，这样就可以测试一下借助固定绳索下山时绳索的坚固度如何（不过我们动了一些手脚，那就是在对方借助绳索下山的时候，我们还是为对方做了保护），而且在那样无遮无拦的海拔高度借助绳索下来绝对是一件惊险刺激的事儿。我和J.C.原以为今天的攀登比较容易，谁都没想到居然会这么好玩儿。

我们终于从较低处那面斜坡的固定绳索上下来，那天早晨我们都认为，靠近三号营地的斜坡最低处大约200英尺距离根本用不着架设固定绳索，因为那里完全是一道相对平缓的雪坡。这时候我们发现巴布·里塔正站在那里等着我们，他不停地用穿着靴子的双脚踩踩地面保暖，而夜晚的阴影越来越浓重。他已经把冰爪取下来了（冰爪和我们的新硬挺登山靴还有唯一的缺陷，那就是冰爪的带子往往会阻隔血液循环，如此一来，虽然我们在新设计的“硬挺”登山靴中多加了好几层毛毡，还是会感觉双脚冰冷），此时我和J.C.也脱下了冰爪。

“今天非常棒，是不是，杰克大人，让-克洛德大人？”巴布问，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非常愉快的一天，巴布·里塔。”我说。我们三个人开始向下方走去，每走一步脚都会深深陷进雪中。本来相安无事，可我偏偏心血来潮地说，“巴布，你愿意见识一下真正的登山者是怎样下这样的斜坡的吗？”

“哦，是的，杰克大人！”

我先确定我的冰爪牢固地拴系在我的背包外面，而且如果我掉下去或者不得不自我防滑时，拴在这个位置上的冰爪不会刺到我，然后从前面一队人踩踏出来的槽谷中跳出来，把我的长冰镐放在外面，开始从这道长长的雪坡上滑降，我的钉靴在我身后踢出了一条如同雄鸡羽尾的痕迹，而长冰镐带镐头的一端则成了我的方向控制器。

“看咱俩谁先到！”J.C.喊道，然后他跳上了在阴影下越冻越结实的

雪面，“待在这里别动，布巴。当心，杰克！”

让-克洛德的滑降速度比我快，很快就要超过我了。该死的夏蒙尼登山向导！像障碍滑雪赛那样，我们就这样一路滑向低处，在快到斜坡底部的时候，突然转向躲开为数不多的几块砾石，然后J.C.穿过了平地上那个想象出来的终点线，领先我至少15英尺。

我俩在冰碛石边缘哈哈笑，使劲儿跺着我们冰冷的双脚，然后转过头，等待巴布·里塔踩坑开路，从那条落有深深脚印的槽谷小路上走下来。

“我，一样！”那个矮个子夏尔巴人喊道，他离开前面的人留下的脚印，来到了冰冻的雪面上，把冰镐放在他的身后，当成舵杆，然后开始模仿我们滑降下来。

“不要，千万别！”让-克洛德大喊，可已经太迟了。巴布飞快地从斜坡上滑降下来，像个疯子似的哈哈大笑。

接下来他把冰镐的镐头或斧尖深深地按压进雪中，这是滑降初学者常犯的一个错误，引导尖端必须轻触雪面才行，结果他的镐头深深嵌入雪中。巴布开始猛烈地颠簸起来，然后他仰面摔倒在地，手臂伸开，后背冲下从斜坡上猛冲下来，速度越来越快，在他向下滑的过程中，他背包里的个人物品都散落了出来。如果说现在和刚才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他此刻笑得更厉害了。

“自我防滑！”我把手围在嘴边做成扩音器，大声喊道，“自我防滑，巴布！”

他的冰镐已经掉了，不过他还有他的双手，如果把连指手套脱掉，他应该可以用戴着手套的手指深深插进雪中，从而延缓他的下降速度。我们已经给所有夏尔巴人培训了自我防滑技巧，并让他们进行了练习。

可巴布现在身体展开，不停地打转儿，先是头朝上，然后头又朝下，双手和脚后跟仅能拍打着表面已经结冰的积雪。他猛冲下来，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一路上他都笑着，笑声越来越大。

在距离斜坡底部只有50英尺的地方，巴布飞过了一道隐藏的雪坡。“哎哟！”他飞到了8英尺高的空中，此时依旧是头冲下，这时候他用英语喊道。

然后，他撞到了一个看上去很像大雪枕的地方，撞击时传出了一声奇怪的声响，他的笑声戛然而止。他四肢伸开的身體旋转了最后三圈，在滑降到距离我们不到30英尺远的地方停了下来。我和J.C.此时已经狂奔起来，踩坑开路，奔向那个突然沉静下来的夏尔巴人。我一直在祈祷，他只不过是有些喘不过气来而已。

接下来，我们注意到皑皑白雪之上留下了长长一道红色痕迹。巴布头冲下撞到的雪“枕头”其实是一块被冰雪覆盖的砾石。

1925年5月12日，星期二

昨天夜里，也就是周一夜里，我们把已经不省人事的巴布从三号营地转移走。一听到我们的叫喊声，其他人立刻从帐篷里跑了出来，他们原以为会听到他的笑声，想不到听到的却是我们的呼救声。我们一帮人跪在地上，把昏迷不醒的巴布·里塔围在中间，此时的他依旧四肢张开，面部朝上。

雷吉看了一眼这个夏尔巴人太阳穴上的肿块和一大片瘀伤，便把急救箱扔给理查，然后一边用尼泊尔语给另外两个夏尔巴人下命令，一边给他们指出方向，接下来她和他们一起跑回帐篷，用多余的帐篷帆布和帐篷杆组装担架。理查蹲伏在巴布身边，小心翼翼地扬起他那血流如注的脑袋，飞快地把两个纱布垫放到巴布头皮上大量出血的部位，快速缠绕纱布绷带把纱布垫固定住。他敏捷且淡定地用他的铅笔刀剪断绷带，把绷带打成结。

“他还好吗？”我问。我的贴身夏尔巴人出意外了，我整个人，乃至我死气沉沉的语气，都表示我内疚无比，我要为这次意外负上责任。让-克洛德看上去同样很内疚。

“头部创伤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理查说。他一直轻轻抬着巴布的

肩膀，小心翼翼地触摸着这个小个子男人的脖子和后背，一直向下摸到他的尾椎骨处，“我想他的脊柱没有受伤。我们可以移动他。我们现在能采取的最佳措施就是尽快把他运到大本营，让帕桑医生给他医治。”

“挪动他真的安全吗？”J.C.说，他很久以前告诉过我，夏蒙尼向导全都接受过训练，对于从山上摔下来的人，只要有丝毫脊柱受伤的可能，或者严重的脖颈创伤，就绝对不能移动伤者。

理查点头。“根据我刚才触摸后的判断，他的脖子没断。他的背部没问题。我觉得移动他比让他整夜留在这里危险要小。”

雷吉和尼玛·特仁带着临时搭建好的担架回来了，他们把帆布对折缠绕在两根6英尺长的帐篷杆上，并牢牢扎紧。

“我们需要人把他抬下山，”理查说，“我看得要六个人。四个人抬担架，另外两个随时替换这四个人。”

“我们来抬他。”我和让-克洛德带着哀伤和内疚异口同声道。

理查点点头。“彭巴、铎杰伊、登津、尼玛，你们四个人和两位大人一起下山。”

雷吉飞快地给三个不懂英语的夏尔巴人进行了翻译。我之前看到雷吉已经取了两盏提灯和两套头灯回来。她一直等待着，最后我们蹲伏在毫无意识的巴布身边，数了三下，极为轻柔地把他从雪地里抬到已经展开的担架上。

雪地上沾满了巴布的血，他的绷带已经被血染红了。

雷吉默默地把提灯交给彭巴和铎杰伊，然后把头灯装备交给我和J.C.。“特比！”她叫在一旁守候的夏尔巴人中个子最高的那个。我记得特比·诺盖会说英语。“你来当通信员，先行一步，能走多快就走多快。告诉二号营地和一号营地的人，我们到达每个营地的时候，可能需要新的志愿者来抬担架。不过不要在这些营地浪费太多时间，你要尽快到大本营，看看帕桑医生是不是能够上山来接抬担架的人。一定要向帕桑医生说清楚巴布·里塔头部的伤势以及他是如何受伤的。大帐篷外还

有一盏提灯，出发时拿上吧。”

特比点了一下头，慢跑着离开了这道雪坡，跑过营地区域内被雪覆盖的粗糙冰碛石时一把拿起了提灯，片刻之间便消失在了冰柱后面，随后登上了冰川上的小路。

让-克洛德抬起了担架杆的左前端，我则握紧右后端。尼玛·特仁抓住右前端，登津·伯西亚和我一起抬后面。我们再一次数了三下，然后把担架抬到了及腰处。巴布·里塔仿佛没有一点儿重量。

“我们先在三号营地把明天需要背运的东西整理出来，一弄好就去追你们，”理查说，“告诉帕桑医生，我会带着所有人去一号营地或大本营。”

向冰川下方行进这段路非常累人，尤其是因为漫长的白天里我们都一直在登山。在我们爬上冰川准备下山之前，雷吉交给彭巴一整套吸氧装置和装在背物架上的三个满氧气罐。她的主意是，如果我们累了，就可以离队，吸一些“英国空气”，同时让彭巴或铎杰伊接替我们。

可我和让-克洛德都没有中途退出，我们用了整整四个小时下山，经过了几个营地，甚至就连夏尔巴人都轮流替换了对方。我俩也经历了非常难熬的时刻，比如说绕道下山来到冰川上，然后向上行进，再次翻越数道陡峭斜坡。在这样的时刻之后，有那么一两次，彭巴把氧气罩先是举到了J.C.的脸上，又举到了我的脸上，我们吸了几口丰富的英国空气，继续抬担架下山。戴着仿羚羊皮棉织物面罩的巴布·里塔看上去就和睡着了一样。

帕桑医生在一号营地迎上了我们，他让我们把担架放在几个箱子上，借着提灯的光亮，他给巴布进行了初步检查。

“我想迪肯先生说得对，巴布的颈部和脊柱没有直接创伤，”帕桑说，“不过我们要把他抬到下面去。你们还抬得动吗，得去大本营呢，或者我去找别的挑夫来？”

我和让-克洛德无论如何都没打算让别人来替我们抬起担架的这两

个角。当然了，这态度挺荒唐的，因为这好像是我们在惩罚我们自己。不过当时我就在想，我们，特别是我，的确应该受到惩罚。我至今依然如此认为。如果我们没有表现得像两个缺心眼儿的小学生，如果我没有大喊一声“瞧好了”，然后做出那样愚蠢的行为，巴布·里塔现在应该好好地在三号营地，一边吃晚饭，一边和他的夏尔巴人朋友嘻嘻哈哈。

快到夜里11点的时候我们终于来到了大本营。医务室帐篷侧边的帘子掀了起来，这里的夜暖和得惊人。一丝风都没有。医务室帐篷挂着六盏煤油灯，啾啾声不绝于耳，我终于明白了为何帕桑医生希望在这里做重要的医治工作，因为这里的空气不那么稀薄，比较暖和，而且光线也比其他营地充足很多。

和我们一块下来的四位夏尔巴人回了他们的帐篷，我和J.C.则瘫倒在医疗帐篷的铺地防潮布上，与此同时，帕桑开始仔细检查巴布·里塔的伤势。我的双臂累坏了，我感觉我再也不能把它们抬起来了。

帕桑医生先是清理了巴布的伤口，换上了新绷带，然后给他做了三十分钟检查，包括量血压，测脉搏，还检查了其他生命体征，这之后他一个字都没说。接下来帕桑拿出一个氧气罐，把氧气罩放在巴布的脸上，并把流量开到最大，又把两条毯子向上拉到这个夏尔巴人的下巴下方，然后把刚才用过的其中一盏提灯和两面镜子撤走，这时候我终于开口问：“情况有多坏，帕桑医生？”

“他气息微弱，脉搏也很弱，呼吸困难，”帕桑说，“我几乎可以肯定，巴布头部撞击到砾石的部位出现了血肿，也就是说，那里形成了血块。”

“你能治吗？”让-克洛德问。我知道这位登山向导见过很多人在山上死于大脑栓塞，这些人死前都是如此，要么是受了伤，要么是出现了高空病，从而导致肺部或大脑中出现血块。对于我而言，这只是个医疗术语而已。

帕桑医生叹了口气。“氧气应该能起点儿作用。要是在正规医院，

我会尽全力找到血块的准确位置，然后，如果病人无法苏醒，生命体征持续减弱，我或许会进行开颅手术。在这里，在这样的条件下，我最多能做的就是老式的环钻术。”

“有什么差别吗？”我问。

帕桑把他的大手放在巴布头盖骨缠着绷带的部位上。“做开颅手术的话，我会剃去巴布这部分头皮上的头发，然后切开头皮，没有X光机，我只能尽全力去猜测血块的位置以及该从何处切开头皮。接下来，我会在他的头盖骨上钻一个小洞，摘除一块头盖骨……我们称之为骨瓣。然后我会把所有压迫巴布大脑的头骨碎片取走，排出凝固的血块和积聚在一起的血液。如果大脑因为这次受伤出现肿胀，我或许会不把骨瓣复原，如此一来，从技术上来说，手术就变成了颅骨切除术。如果肿胀不严重的话，我就会使用小金属盘、金属线或手术缝合线把那片骨瓣恢复原位。”

“这听起来挺简单的。”我强忍着顺着喉咙而上的恶心感挤出这句话。

帕桑摇摇头。“这是现代的手术。在如今这样的情况下，借助我带来的手术工具，我只能做环钻术。”

“那是什么？”

帕桑似乎陷入了沉思中。他终于开口道：“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就有了环钻术。这种手术就是在病人的头盖骨上钻一个洞，露出硬脑膜，从而可以缓解大脑因伤后出血、血块或头骨碎片所导致的压力。我还真带了一个环钻来。”帕桑绕到一个装有手术设备的小箱子边，然后举起一个工具。

“这不过是个手钻罢了。”我说。

这位夏尔巴人医生点点头。“正如我所说，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使用这种头部穿孔工具。有时候倒也管用。”

“你怎么封闭钻洞？”让-克洛德问。我从他的声音里听出他也感觉

挺恶心的。

帕桑耸耸肩。“从理论上说，这样一个洞应该比骨瓣入口大，不过我可以用金属线或缝合线把这块圆形头骨缝合到原处，或者找个大小合适的硬币这种普通东西旋拧在头盖骨上。当然了，头盖骨上是没有神经末梢的。”

“你要那样做吗？”我问，“我是说，在头上穿孔。”

“除非迫不得已，”帕桑说，“在这种海拔高度做那样的手术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而且这里的卫生条件也不好。况且他的头骨和头皮至少有三个部分碰撞到了那块砾石，所以我不能肯定血块的位置。我可不想在巴布·里塔的头盖骨上钻了三个孔之后还没有找到正确的位置。”

“对不起，请允许我离开一下。”让-克洛德说着走出了帐篷。我以前还真不知道我这位法国朋友这么容易恶心。

“我们观察巴布10到12个小时，”帕桑医生说，“如果他能苏醒，那我们就可以照顾他直至他可以乘坐担架出行，那之后就要尽快把他送回大吉岭。”

我不禁想到了为时五个星期的徒步行进。如果翻越海拔较高的山口，会有近路直接通往锡金北部地区，可这些山口非常高，而且只在夏季中开放很短一段日子。不管是穿越肮脏的西藏山城这种长途行程，还是翻过暴风雪肆虐的危险高山山口这样的近路，似乎都不适合一个脑部受伤或刚刚接受了环钻术的人。

让-克洛德带了两个大本营的睡袋回来。“我们今夜可以睡在医务室的铺地布上吗，帕桑医生？”他说。

帕桑笑了。“我们有更好的法子。医务室帐篷后面用帘子遮盖的部分有两个空床，就在昂·蚩力和拉帕·伊舍睡觉的地方旁边。我来帮你们把床搬到这片主区域来。你们今夜可以留在巴布·里塔身边。”

*

我很晚才睡着，日出之后才进入梦乡，然后突然惊醒过来，因为我产生了一种恐怖的感觉：出事儿了。我从睡袋里向外看，只见巴布·里塔正直挺挺地坐着，双眼睁得老大，咧开嘴笑着。帕桑就站在附近，双臂交叉在胸前。我把睡在我旁边床上的J.C.摇醒。

“哦，杰克大人，让-克洛德大人，”巴布·里塔喊道，“太好玩了，我从前从没这样过！”

我费力地向这个夏尔巴人挤出一丝笑容。J.C.只是盯着他看。

“我太幸运了，死的时候这么靠近敬爱的札珠仁波切。”巴布·里塔接着说，脸上的灿烂笑容依旧，“我希望你们能请求绒布寺的堪布法师来决定我应该得到什么样的葬礼。”

“谁都不会死。”我开口说，可随即我就住了口，因为我看到巴布·里塔瘫倒在那张铺着垫子的诊疗床上，一整夜帕桑就是在那里观察他的病情。这个夏尔巴人挑夫的眼睛依旧张着，笑容还挂在他的脸上。不过我看得出来，他已然没有了呼吸。

帕桑医生飞快地从他的床边跑过来，在漫长无比的几分钟里，他想尽各种办法让他苏醒过来，可巴布·里塔那饱受蹂躏的身体和高贵的灵魂毫无反应。他死了。

“我很遗憾。”帕桑医生终于说。他合上了巴布那双睁得圆溜溜的眼睛。

我不能自己地看着让-克洛德。从他的目光中我看得出来，他也同意这样一个事实：就因为我们充满孩子气的胡闹举动，就因为我们缺乏常识，我们把这个好人害死了。

1925年5月14日，星期四

过去两天堪称登顶的绝佳时间。自从珠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以来，这座山峰终于不再“冒烟”了。就连东北山脊上的狂风似乎也减弱了，不再能吹起浪花溅沫般的雪。今天北坳上的气温达到了21摄氏度。狂风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肆虐，把大量的雪从山脊岩石上甚至从大深峡谷上吹落，现在这风仿佛收敛了不少。

然而，今天我们谁都没在山上。我们所有人，包括全部夏尔巴人、帕桑医生、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理查、J.C.和我，都沿着河谷艰难跋涉11英里，从大本营前往绒布寺，去接受札珠仁波切为我们举行的祈福仪式。

理查抿着嘴，嘴唇显得非常薄，而且十分苍白，因为压制着情绪，所以脸上没有一丝表情。由此可见，因为我们自作自受而错过了本月里两个登顶的好日子，而且说不定这还是这一年里唯一的两个好日子，他简直气坏了。我和让-克洛德都等着理查把他满腔怒火撒到我们身上。

不过夏尔巴人都很开心，仿佛现在是学校的假期。对于巴布·里塔的突然去世，他们似乎都没有特别难过。我把心中的疑团向帕桑提了出

来，这位酋长兼医生说：“他们认为，如果巴布·里塔注定要在这座山上死去，那么他就不可避免地要死在这座山上，因此也就没有特别的理由去哀痛了。今天又是新的一天。”

听了这话我不禁摇摇头。“那为什么他们还要这么急切地从绒布寺的神圣喇嘛札珠仁波切那里得到赐福呢？反正他们的命运都是注定了的，那位堪布赐福与否又有什么差别呢？”

帕桑露出了一个浅浅的笑容。“佩里先生，千万别指望我能弄明白所有宗教里都很常见的内在矛盾。”

*

昨天，我们用一块我们能找得到的最干净的也是最白的帐篷布把巴布的尸体包了起来，大本营的夏尔巴人把他的尸体放在一个担架上，又把担架绑在一只牦牛的背上，然后由帕桑带领六个夏尔巴人骑马穿越河谷，把巴布的尸体护送到绒布寺。

我和让-克洛德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也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受邀参加由札珠仁波切为巴布·里塔选择的葬礼，于是我们只好背起食品和氧气，还有J.C.那个神秘的“自行车”包裹，徒步11英里，穿越槽谷和东绒布冰川，把这些东西背到三号营地去。得知雷吉和理查依旧在北坳上的四号营地或更高的地方，我和J.C.便稍稍减轻了我们的负重（在让-克洛德那个超大号背袋里，除了他那个笨重的“神秘自行车”外，几乎就没有别的东西了），然后沿着固定绳索和洞穴探险者专用梯子登上了北坳。当然我们已经捎信给理查，把巴布去世的噩耗告诉了他，可他传回了一封信，说什么因为巴布的葬礼我们也插不上手，所以他要留在高处的营地里。我们俩对很多事情都感觉内疚，因此并没有商量就决定在攀登那面冰壁的时候不使用氧气，把氧气留待日后给别人使用。有两个夏尔巴人跟随我们一起上山。

J.C.让那两个夏尔巴人和他一起留在那道冰架边缘，说：“你先走一步，去四号营地吧……我要在这里请铎杰伊和朗杰帮我装配好我的自行

车。等我们做好了，我就去找你们。”

我穿越白茫茫、热辣辣的北坳广阔区域，来到了四号营地。从雷吉那里得知，理查带着包括登津·伯西亚和特比·诺盖在内的四个夏尔巴人登上了北部山脊最低处，选择了一块区域，建起了五号营地，搭建了两顶帐篷。那是北部山脊上不是特别高的一个地方，海拔高度稍稍超过23,500英尺，此时他们是刚刚返回了营地。

在高海拔太阳紫外线的照射下，理查的脸几乎被晒成了黑色，他对我们笑笑，说：“如果这种风平浪静的天气能够持续下去，我们明天就可以从五号营地开始尝试登顶。”

一个小时之前，雷吉刚刚带着四个夏尔巴人把更多装备从三号营地背了上来，她听了这话之后看上去有些疑惑。她身后的北坳以及我们周围的区域全都热浪滚滚，闪烁着白色的光芒。我决定要一直戴着用克罗斯眼镜玻璃制成的加深护目镜。

理查狼吞虎咽地吃着他的午餐，包括加热了的土豆汤、牛舌、醇巧克力和可可茶，边吃边建议我们今天下午返回三号营地，明天再回到四号营地来，然后推进到五号营地，周四晚上就在那里过夜。如果周四的天气和周三一样，到处风平浪静，我们就可以在午夜时分从那座高山营地出发，在5月15日星期五进行登顶尝试。

“这么说我的威尔士矿工头灯终于派上用场了？”雷吉说，语气里夹杂着几丝怨气。

理查太兴奋了，所以没心情吵架，他只是又笑了笑，说：“我们今天在五号营地搭建的两顶米德帐篷最多可以容纳四个人。我建议，周五凌晨时分我们连成两条绳索出发，登津·伯西亚和我是第一根绳索，杰克和让-克洛德你们是第二根绳索。我们都使用氧气。调到较低的流量，瓶装氧气应该可以使用十五个半到十六个半小时。这些时间足够我们登顶并在日落之前返回五号营地了。”

“在这个计划中，我充当什么角色呢？”雷吉问。

理查只是盯着她看。

“你承诺过的，一路上山的时候我们会寻找珀西瓦尔的尸体，”雷吉继续说，“嗯，我必须跟你们一起去，这样才能确定我们是真的进行了搜索。”

理查皱着眉继续吃巧克力。“你去登顶始终不是计划的一部分，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

“可那是我计划中的一部分，迪肯先生。”

因为没用氧气登山，所以我一直大口喘着气，没有加入他们的争论。我的心思现在不在珠峰上，始终萦绕在我心中的依旧是巴布·里塔死时的脸孔和圆睁的眼睛。

这时候我们注意到彭巴·谢尔巴一个人艰难地爬了上来，走出冰架区域，沿着标记出来的路线穿越北坳，朝我们所在的这片最西端的营地走来。我们几个一言不发地等着彭巴走到我们近前。

他带来的这消息太令人错愕了。札珠仁波切捎信来说，让我们所有人第二天，也就是在周四这一天，都到绒布寺去接受他的赐福。据彭巴说，巴布·里塔的葬礼在周五日出之际举行，不过只有巴布的直系亲属才会受邀留下来参加葬礼。

“妈的！”理查吼道，“现在可是一整年里最他妈好的天气了……我们只差一步就能登顶这座山了……现在的天气比乔治·马洛里碰到的所有天气都要好……那个该死的佛教老堪布居然捎信让我们全都出现在他面前。见鬼去吧。我不去。”

“我们都要去。”雷吉说。

“又不是去参加巴布的葬礼，”理查坚称，“不过是另一次该死的赐福仪式罢了，我们还得掏钱，给每个夏尔巴人两卢比，在那个可恶的喇嘛堪布每一次做该死的赐福时，他们就可以把钱给他。这之前我已经有过两次这样的经历了，我他妈的感觉已经得到了足够多的赐福了，我宁愿趁着好天气去登顶珠峰，也不愿意明天一整天都坐在那座令人讨厌的

寺庙里。”

“我们都得下山去。”雷吉说。她的声音听起来几乎有些……宽慰。

“绝不。”理查把他的蒸煮罐扔到一边，锅子撞到小乌纳炉边上的冰发出哐当一声。

“你要在没有夏尔巴人的支持下去登顶吗？”雷吉说。

“如果我不得不这样做，那我也别无选择。”理查说。他看着我和J.C.，“我的朋友们，将来我们三个人系在一条绳子上好了，我们明天把吸氧装备和我们袋子里的额外衣物与食物运到五号营地去。”

雷吉摇摇头。“你这样做，不仅仅是对札珠仁波切的侮辱，迪肯先生，如果你在这位圣僧赐福的那一天去尝试登顶，你就会失去全部夏尔巴人的忠诚。他们一直在耐心等待这份赐福。你如果怠慢这位喇嘛，并且在没有得到札珠仁波切赐福的情况下攀登珠峰，很多夏尔巴人现在就会退出这次探险。”

“他妈的！”理查说，“杰克，让-克洛德，你们俩会跟我一起去，是不是？”

在让-克洛德尚未开口前，我就知道他要说什么。“不，理查。我们要和雷吉及其他人一块下山接受赐福，并且去纪念巴布·里塔。”

*

周四天气好极了，一大早，我们全都离开大本营，沿河谷徒步跋涉11英里，去接受那位喇嘛的赐福。就连冻伤的昂·蚩力和拉帕·伊舍也跟了来，他们坐在骡子上，由他们的朋友牵引着一路前行，他们的脚指和手指截肢手术因此推迟了一天。帕桑医生骑着一匹小马，雷吉骑一匹个头较大的马，他俩并肩而行。理查一个人走着，不费劲儿就与那些迈着缓慢沉重步伐的马保持同样的速度，他阴沉着脸，拒所有人于千里之外，仿佛一座城堡在敌军攻打时紧紧关闭了大门。

我一踢马肚子，赶上了雷吉和帕桑，向他们打听这座寺庙和这座寺庙的堪布是何来历。

“札珠仁波切是莲花生大师的化身。”她说。看到我茫然的眼神，她又说道，“在穿越西藏的途中你一直都有见过莲花生大师的形象，杰克。他是一位长了九颗头的神明。”

“是的。”

“绒布寺是西藏境内海拔最高的一座寺庙.....也是全世界海拔最高的寺庙，”雷吉继续说道，“信徒们不停地到那里朝圣，许多人每隔几码就要跪地伏拜.....而他们所走的路程足有数百英里长呢。我们周围的山里遍布着很多山洞，洞里面住着遁世的圣僧。绒布寺的一些喇嘛说，许多年之后，很多圣僧每天只吃三粒大麦就能活下去。而且在这里的严酷冬季之中，他们全都赤身裸体。”

我转过头看着我们身边的帕桑医生，说：“你相信吗？”

帕桑微微笑了。“别问我，佩里先生。我是天主教徒，从小就是。”

他真挺有教养的，假装没有注意到我傻兮兮的惊讶之情。

雷吉看着我。“你觉得绒布寺有多久的历史了，杰克？猜猜看。”

我们去大本营的路上在那里停留了一次，所以我记得这座寺庙非常古老，有摇摇欲坠的纪念碑和其他圣殿。“一千年了？”我大着胆子说。

“现在这位堪布札珠仁波切于二十四年前才开始兴建绒布寺，”雷吉说，“那时候他三十五岁，当时名叫雅旺滇津诺布。他想方设法从定日镇的商人那里得到资助，还找在尼泊尔坤布地区囊帕拉山口和其他山口中生活和教书的夏尔巴人集资修庙。这里有人称他为桑耶佛、绒布佛。他则选定了札珠仁波切这个名字，他是传说中的莲花生大师的活化身，还是施身法的灵魂导师。”

我不得不问：“施身法是什么？”

“是佛家的一种精神修行，”雷吉回答道，“从字面意思上来看，施身法意思是‘断除’与这个虚幻世界的联系。11世纪的女瑜伽士玛吉拉准第一个在绒布河谷之中修行施身法.....女瑜伽士就是某种密宗女术士。七岁的玛吉拉准就被认为是优秀的佛教门徒，她一生都致力于让她的思

想摆脱所有大智慧。”

“有时候我感觉自己也在做相同的事儿。”我说。巴布的死让我内疚不已，更不用说昂和拉帕即将截肢这事儿了，这一切全都因为我和J.C.的指导才能太差了。我的内疚感与时俱增。

雷吉用犀利的目光看了我一眼。“玛吉拉准九百年前来到了绒布河谷，凭借她的施身法修行方式打破了所有正统观念。”她说，“她教化人们，唯有可怕恐怖之地才是真正的修行场所，如绒布河谷及其周边冰川，抑或藏骨场、坟地这些荒郊野地，这些地方最恶劣、最崎岖、饱受风吹日晒的环境方能促进灵魂的真正蜕变。”

我骑在我的小马上，一边随着马儿的身体颠簸着，一边思考着她的话。位于我们前上方的绒布寺低矮屋顶此刻映入了眼帘。

帕桑说：“玛吉拉准曾写过这样的话，若现实无恶化，人则不享解脱……去到悚然之地和山间荒芜处徘徊……莫因教义和书籍而致心有旁骛……在恐怖和荒凉之境……获得真正之体验。”

“也就是说，”我说，“要面对心魔，战胜恐惧。”

“对极了，”雷吉说，“把你的身体当作礼物，献给大山之中和荒野之上的魔鬼。这是毁灭人心中最后一丝残余虚荣与骄傲的最佳方法。”

“这一点我倒可以证明。”我说。

“作为绒布寺施身法的灵魂导师，”帕桑说，“札珠仁波切曾让一千多名到这里的山上来寻找大智慧的人去面对魔鬼。大多数人都是有去无回，这些人被认为是在他们的山洞里和高地上开悟了。”

“我想我们可以在名单中再加入四个名字。”我喃喃地说。我心中想的这四个人是马洛里、欧文、布罗姆利以及刚刚过世的巴布·里塔。我用更大的声音问道，“札珠仁波切会不会告诉我们怎么对付耶蒂？”

雷吉笑了。“告诉你一件真事，一位想要成为苦修者的年轻人确实问过仁波切，如果耶蒂光临了他的洞穴，他应该如何应付。这位大师是这么答复他的：‘嗨，当然是邀请它进来喝杯茶了！’”

想象着那幅生动的画面，我们陷入了沉默之中，默默地朝着绒布寺进发。

*

我们在楼下的接待室里一直等了大约九十分钟，可那位大喇嘛手下的高级僧侣居然带我们去吃了一顿午饭，吃的是酸奶、米饭，还有他们常喝的酥油茶。这东西非常浓稠，喝起来有些恶心。寺里的木碗倒是非常干净，可在无数牙齿的磨锉下，筷子已经形成了尖形，关键是这些牙齿没有一颗属于我们自己。他们还给我们吃了用辣黑胡椒腌制过的萝卜，结果吃得我涕泗横流。

我们终于被领上了楼，我们的夏尔巴人低着头跟在我们后面，然后来到屋顶上一个有点儿像半封闭阳台的空间里，札珠仁波切就在那里等着我们。他坐在一个金属宝座上，那东西看上去活脱儿就是一个红色铁床架。我们几位大人和帕桑被带领着坐到摆放在这间凹室两边的精致软垫长凳上，可大多数夏尔巴人全都趴在冰冷的石地上，目光和脸都低垂着。这时我才知道不应该直视圣贤的眼睛。

可我还是情不自禁地盯着他看。

圣贤莲花生大师的化身札珠仁波切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他的头异常大，形状很像一个短粗的大南瓜。理查曾经告诉过我，他一直记得这位神圣喇嘛那迷人且令人愉快的灿烂笑容。这位圣贤那张宽大的脸上依然挂着灿烂的笑容，不过看上去从理查上次见过他之后，他似乎掉了几颗槽牙。

仁波切的声音十分低沉粗哑，像是因为长时间诵经而变哑了，我突然间意识到，他现在并没有在念经，而是在问理查或雷吉问题，没准他的疑问是针对他们两个人的。无论如何，雷吉把问题翻译了过来：“札珠仁波切想知道，之前已经有很多登山者大人和夏尔巴人送了命，为什么我们还要再次攀登珠穆朗玛峰？”

“你可以告诉他……‘因为它就在那儿。’”理查建议雷吉。我们这位

来自英国的朋友依然表情严肃。

“我是可以，”雷吉说，“不过我不认为我会这么说。在我给出我的答案之前，你有没有别的答案要说？”

“悉听尊便。”理查怒气冲冲地说。

雷吉转过头看着那位神圣喇嘛，欠欠身，然后用音调优美的藏语飞快地说了起来。仁波切笑得更灿烂了，并且微微低着头。

“你只是告诉他，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寻找你的表弟珀西瓦尔的尸体，还要纪念他一番。”理查指责道。

雷吉瞪了他一眼。“迪肯先生，我知道你懂藏语。如果你不想我来回答，那么别用我的翻译，你自己和大师说啊。”

理查只是摇摇头，脸色比刚才更难看了。

仁波切又说话了。雷吉冲他一点头，然后翻译给理查、J.C.和我听：“法师提醒我们，珠穆朗玛峰高处异常寒冷，对于那些不遵循圣路的人来说，充满了危险。他告诉我们，除了佛教修行，否则到那里去没有任何意义。”

“赶快说点儿好话，请求他的赐福和保佑吧。”理查说，“然后向这位法师保证，留在绒布冰川期间我们不会杀害动物。”

雷吉依言行事。仁波切点点头，好像他很满意，然后问了一个问题。雷吉没有和理查商量，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大喇嘛再次点点头。

“我没听明白。”理查低声说。

“法师说，他和其他喇嘛未来两个星期里要在寺中做一场影响力甚大的成圣仪式，并且提醒我们，这种仪式往往会唤醒这座山中的魔鬼和愤怒的神明。”

“烦请感谢他的提醒。”理查说。

雷吉把理查的谢意转告给仁波切，他开始滔滔不绝说了起来。雷吉认真聆听，低着头，用悦耳的藏语简短地回答神圣喇嘛的问题。

“什么意思？”理查说。

“法师在夸奖我，”雷吉说，“他说，他每次见到我都会越发肯定，我是11世纪密宗女术士玛吉拉准的化身。他还说，如果我能使我的施身法修行达到化境，我就能成为珠穆朗玛峰及其邻近山脉与山谷的女主人。”

“你怎么回答的？”理查问，“我只听懂了一个藏语词，意思是‘不够格’。”

“是的，我说我可没资格让他做出这样的对比。”雷吉说，“不过我倒是承认一点，施身法修行现在对我来说非常有吸引力，正如我之前说过的，现在世事对我诱惑太多。”

“我能问问题吗？”让-克洛德轻声说。

“我看就一个吧，”雷吉说，“如果我们要在晚餐时间赶回大本营，现在就要进行祈福仪式了。”

“我就是想知道，”J.C.小声说，“是不是像诺顿上校和其他人说的那样，‘珠穆朗玛’真的指的是‘尘世圣母’。”

雷吉笑了，把这个问题翻译给长着一颗硕大脑袋的仁波切听。这位老人——年逾花甲的他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老很多——又笑了笑，用音调优美的诵经式声音回答了这个问题。

“根据仁波切所说，事实并非如此。”雷吉说，“而且法师很感谢你提出这个问题。他说，对于这里各个圣地的名称，尊贵的大人们往往只会选择他们喜欢的译法，根本不在乎它们真正的名字。他说，珠穆朗玛这个名字被曲解为‘尘世圣母’倒也无厚非，可他说对于他们这些生活在这座山附近的人来说，这座山更常用的名字用藏语说来就是康珠穆朗，它的意思更加接近于‘鸟国白雪’。

“不过他还说，珠穆朗玛峰的藏语名字这么翻译起来还是过分简单了。”雷吉继续说道，“法师说，珠穆朗玛这个名字比较好的翻译是‘一座可以从九个方向同时望到的高峰，靠近时无法看到它的顶峰，一座高耸的大山，所有的飞鸟飞越峰顶之后就会立刻变成盲鸟’。”

我和让-克洛德不由得面面相觑。我想我们都认为这位法师绝对是在耍我们。

札珠仁波切再一次用他那低沉的声音喃喃说了起来。雷吉翻译道：“法师已经决定明天拂晓时分举行我们死去的朋友巴布·里塔的葬礼。神圣喇嘛问这里有没有巴布·里塔的直系亲属愿意留下来参加葬礼。”

雷吉用尼泊尔语翻译了这个问题，可夏尔巴人始终低垂着眼睛。很显然，他们谁都不能算作巴布的家人。

既没商量也没看对方一眼，我和让-克洛德就齐刷刷站起来，走上前去，我们低着头以示敬意。“求你了，”我说，“我和我的朋友都希望能被视为巴布·里塔的家人，如能蒙准留在这里，参加明天早晨他的葬礼，我们将不胜感激。”

我能听到理查牙缝里传来的咝咝声。我还能听到他的想法。又一个用来尝试登顶的早晨就这么白白浪费掉了，这一天算是白费了。可我才不在乎呢，而且我肯定J.C.也无所谓。巴布无谓的死深深地撼动了我们。

雷吉翻译了我的话，法师欣然准许。然后雷吉让既通藏语又谙英语的诺布·切蒂今晚和我们一起留下来，帮我们翻译。

札珠仁波切点点头，又说了起来，雷吉道：“现在该进行赐福仪式了。”

*

其实给我们所有人的赐福仪式只用了不到四十五分钟就完成了，我们几位大人和夏尔巴人都接受了赐福。札珠仁波切喃喃地说了起来，音调十分优美，我始终没搞清楚他是在说话还是在诵经（或者他既是说话也是诵经），然后其中一个大喇嘛做手势示意将要被赐福的人走上前来接受赐福。雷吉和理查被同时请上前去，那位神圣喇嘛示意赠送礼物给他们俩：每人得赠一幅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画像和一方丝绸，那块丝绸太短了，当围巾都不行。雷吉和理查都深深地鞠了一躬，可我注意到，他

俩都没有像夏尔巴人那样，跪地伏拜。雷吉拍拍手，便有四位夏尔巴人呈上了她送给仁波切的礼物：四袋调制好的水泥。扎珠仁波切再一次灿烂地笑了，我知道这些水泥将被用来修缮寺庙的纪念碑和其他相对较新的建筑，这些建筑物因采用泥土、石块、唾液和良好的愿望建造，现在早已破败不堪了。这四袋水泥是我们徒步跋涉途中一只骡子的全部负重，理查和雷吉为此也争得不可开交。不过大师和那几位高级喇嘛看到这礼物这么高兴，总算是值得了。

我接到示意，走上前去，仁波切用一个看上去像是白色金属胡椒粉盒的东西碰触我的脑袋，此时我深深地鞠了一躬，J.C.曾经告诉过我，那东西也是一种转经筒。没多久我们几位大人就都接受了赐福，下面该轮到夏尔巴人了。他们接受赐福的时间比较长，因为他们每个人都俯卧在冰冷的石地上，慢慢爬到仁波切身边，接受他的赐福，他们既没有抬头，也没有接触那位圣贤的目光。

只有一个人觉得今天他要是接受了赐福，就会天诛地灭，这个人就是帕桑。他笑眯眯地看着我们的一切活动，虽说脸上一副看热闹的表情，却也十分恭敬，没有喇嘛示意他上前接受赐福，显然他已经提前谢绝了。扎珠仁波切似乎一点儿都不介意。

赐福仪式终于结束了，夏尔巴人陆续退出，他们一直是面向仁波切和其他高级僧侣，慢慢退出去的。然后扎珠仁波切说了些话，雷吉翻译道：“死者的家人可以留下来参加明天早晨的葬礼。”然后这位大师也离开了。

我们走出寺庙主殿，和雷吉、帕桑及理查道别。夏尔巴人已经开始了长途跋涉，返回大本营。

“选择留下来参加葬礼，你们俩会后悔的。”理查只对我们说了这一句话。

我问我们为什么会后悔，不过他没搭理我，而是抽了一下他那匹小马，马儿先是慢跑起来，然后开始飞奔，去追赶那些夏尔巴人。

“给我们讲讲那位莲花生大师的事儿，就是仁波切是他的化身的那个大师，”让-克洛德对我们的高个子医生说，“他是人还是神？”

“两者都是。”帕桑说。

“八世纪，莲花生大师把佛教带到了整个西藏。”雷吉补充，“他用佛法真理征服了珠穆朗玛，然后击败了所有山间妖魔、神明和女神的邪恶力量，使他们成了佛教护法。空行母女王是所有邪魔和神明之中最邪恶和最强大的一位女神，她化身成了珠穆朗玛纯白的山峰，她的裙裾一直延伸到了此处的绒布河谷。”

让-克洛德轻声说：“如果莲花生大师已经打败了这里所有的神明和魔鬼，还把他们变成了佛教护法，那为什么扎珠仁波切还说他们非常愤怒，并且将为我们求情？”

雷吉跳上她的白色小马，笑了笑。“在很大程度上，对那些遵循圣路的人来说，这座山上的神明、女神和魔鬼一点儿危险也没有，杰克，”她说，“还有那些精通佛法的人也不会出事儿。不过非佛教信徒和那些信仰不坚定的人可就危险重重了。你们确定要参加葬礼？”

我和J.C.点点头。

雷吉对又高又瘦的夏尔巴人诺布·切蒂说了几句话，然后策马而行，急匆匆去追夏尔巴人和理查那队人。夜晚临近，他们的身影已经消失在了灰蒙蒙的天色中。帕桑医生冲我们点点头，然后大踏步赶去和其他人汇合。“暴风雪就要来了”，这是他给我们的临别赠言。

天黑了。又一次，乌云凝聚，暴风雪降临，气温至少下降了16摄氏度。

“季风？”我说。

J.C.摇摇头。“这风的前沿是从北边吹来的。季风都是从南方和西方刮来，不停地吹向喜马拉雅山脉，直到最后，狂风肆虐各个峰顶，如同海啸卷过低矮的防浪堤。”

这时有两位喇嘛来到外面，对诺布·切蒂说了什么。

“这两位喇嘛要带我们去睡觉的地方。”我们的夏尔巴人说，“他们还为我们安排了一顿便餐，有米饭和更多酸奶。”

*

那两位年老的喇嘛——这俩人一共只剩下大概五颗牙齿了——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没有窗户（通风却好得不得了）的小房间里，根据诺布所说，我们一整夜都得在这里待着，等到睡醒之后去参加在日出之际举行的巴布·里塔的葬礼。我们只有一根蜡烛，三碗米饭，装在一个公用碗中的酸奶，一些水，以及已经铺在石地上的三条毯子。

在离开之前，这两位喇嘛在一面嵌在深色壁龛里的墙边停了下来，然后举高蜡烛，让我们看清那里的壁画。

“我的天。”我轻声说。

只见一群长着分趾蹄的魔鬼把登山者扔进了深渊之中。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但丁的赤焰地狱，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遍布白雪、岩石和寒冰的炼狱。这幅壁画上画着一个不停旋转的旋涡，很像是暴风雪，旋涡卷着不幸的登山者一直向下，向下，向下。这座山显然就是珠峰，山的两边有很多只正在咆哮的狗在守卫，狗身体的比例巨大。不过壁画中最令人不安的一部分是一个躺在珠峰山脚下的人，此人躺在那里的姿势就像是一个人祭躺在祭坛之上。这个人是个白人，有一头黑发，显然是位大人。他的身体被刺穿了，一根矛竿依然插在他的身体上，长着角的魔鬼围绕在他身边。我和J.C.走到近前，只见那个白人被开肠破肚了。他还活着，可内脏和肠子都涌到了雪地之上。

“真不错。”我说。

两位喇嘛笑笑，点了点头，随后便拿着他们的蜡烛离开了。

我们坐在冰冷的石头上，把毯子裹在身上，努力把米饭和酸奶咽下肚。狂风越来越大，吹拂着整间庙宇，风咆哮着，风声如同一个女人在发出恐怖的叫声。太冷了，而且越来越冷。

“不知道这些壁画有多少年了。”让-克洛德说。

“是去年秋天画上去的，先生们，”诺布·切蒂说，“我听其他几个喇嘛在说这幅壁画。”

“那是在马洛里和欧文失踪之后，”我说，“为什么会这样？”

诺布·切蒂拨弄着他的米饭。“在这座寺里，定日镇，还有其他村庄都流传着一个传闻，说是大人们在较高山上的营地里留下了很多食物，有米、油、糌粑，很多很多食物。”

“糌粑是什么东西？”我问。

“就是用大麦粉烘烤成的食物。”诺布·切蒂说，“反正河谷里的一些村民和牧人都攀登上了东绒布冰川，想要把那些丢弃的食物据为己有，可就在理查大人搭建我们三号营地的那个地方附近，七个耶蒂突然从它们藏身的冰川山洞里跳了出来，追赶那些年轻的牧人和村民，一直追着他们离开冰川，跑出了河谷。所以扎珠仁波切找人画了这幅壁画，警告贪婪和愚蠢的人，不要随着那些外国来的大人到那么危险的地方去。”

“太棒了。”我说。

我们蜷缩在各自的毯子里，可依旧冷得要命，根本就睡不着。绒布寺里回荡着各种声响，附和着狂风的呼啸声，既有远处传来的喇嘛凉鞋踩踏石地面时发出的啪啪声，还有偶尔传来的一两声令人沮丧的诵经声，更有转经筒不停转动时发出的嗖嗖声。

我们并没有和对方商量，就决定一直点着那根蜡烛，把它隔在我们和壁画之间。

1925年5月15日，星期五

凌晨4点30分左右，一位高级喇嘛来找我们，可不是他“叫醒了我们”，因为我和J.C.一整夜都没合眼。诺布·切蒂倒是选择到外面冒着严寒和狂风去睡觉，这也不能怪他。这位喇嘛拿的蜡烛和绒布寺里的许多其他蜡烛一样，就是一个小碗里放的酥油。那股子味道简直太难闻了。

经过了慢慢长夜，我终于意识到，这个据说是圣地的地方里的一切味道都让我讨厌至极。我倒不是嫌这里脏，绒布寺可以说是我在西藏所见过的最干净的地方之一，我讨厌的是各种各样的混合在一起味道，人体常年不清洗散发出一种模模糊糊的怪味儿（一年之中这里的人往往只在秋天洗一次澡），酥油灯冒出的强烈气味儿，那是一种强烈的麝香味儿，而且建造这座寺庙建筑的石块也散发着一股味道，那似乎是一股铜的气味儿，就像是刚刚喷溅出来的血液的味道。我不由得为这最后一个念头骂了自己两句，这里的藏传佛教徒根本和暴力两个字沾不上边儿。在附近的贝鲁尔山谷中，世代以来，动物们过着不被打扰的生活，理查曾经告诉过我们，未受驯服的山羊会跑进你的帐篷里，野生天鹅会飞过来啃咬你的手，而且据说喜马拉雅山脉的白狼不会在那里猎杀它们的猎物。所谓的贝鲁尔，就是几个世纪之前，法术高强的莲花生大师用佛法

的力量变出的圣谷。

一位喇嘛出现在昏暗的天色中，我们跟着他和他那盏闪烁的酥油灯穿行于许多如迷宫一般的房间。在另一位喇嘛来找我们的时候，诺布·切蒂依然用指关节揉着双眼。

我本来以为葬礼会在绒布寺内举行，结果喇嘛们带着我们走出后门，沿着一条石块铺成的小路走去。我们几个人默不吭声地穿过了一大堆如迷宫一般高大的砾石，然后开始向上攀爬。不管这次葬礼要在何处举行，至少已经距离绒布寺有半英里远了。

最后我们停在了一片开阔地上，那里有四个藏人，这几个人破衣烂衫的，一看就知道很穷，他们正站在一块非常奇怪的平坦石头边上等待着。在这块巨大的石头祭坛（我觉得这石头就是祭坛）后面，矗立着很多更高的砾石，上面好像还雕刻出了很多巨大的怪兽塑像。

第一位来找我们的喇嘛说话了，诺布·切蒂翻译道：“这位喇嘛说这四个人是阿旺丹曾一家祖孙三代，祖父、两个儿子和孙子，他们是巴布·里塔的死亡使者。喇嘛还说葬礼期间你们可以坐在那里。”诺布·切蒂指了指一块长长的平坦砾石，然后转身就走。

“等等！”让-克洛德说，“你不留下来参加葬礼吗？”

诺布扭过头来说：“不了。我不是巴布·里塔的家人。”他一直走进了黑漆漆如迷宫一般的砾石之间，和两位带我们到这里来的喇嘛一起走远了。

此时东方现出了隐隐的光亮，可今天肯定是个乌云密布、冰冷无比的日子。夜里我把特地带来的一件毛衣也穿上了，可不管是这件毛衣，还是我的法兰绒衬衫，抑或是那件薄薄的诺福克上衣，都没法让我暖和起来。我真希望也把我的芬奇羽绒外套塞进背包里带了来，而不是只带了几块巧克力和那件毛衣。我看到J.C.也被冻得瑟瑟发抖。

我们冲阿旺丹曾一家人点头致意，那个应该是祖父的老人有一张布满皱纹的脸，脸上都是花白的粗短须，那两个非常胖的中年男人一共只

有两道眉毛，而那个像电线杆一样瘦的小男孩只有十几岁，不过看上去非常小。阿旺丹曾一家人对我们的点头致意毫无反应。似乎还有什么人要来。

终于又有四个喇嘛从砾石迷宫里走了出来，这几个人的级别很显然比刚才带我们这里的两个喇嘛要高。绒布寺在我们身后的山下，现在连影儿都看不到了。出于某种原因，我倒是希望扎珠仁波切本人能够来主持这次葬礼。可很明显，这个给白人打工的夏尔巴人不够格，所以那位莲花生大师化身的神圣喇嘛不会来为他主持葬礼……

我和J.C.站在那儿，这时候下起了一阵毛毛细雨，虽然时间不长，却冷得要命。

葬礼结束了。让-克洛德点点头，我们离开了，从绒布寺周边绕了一大圈，默默地走下山，找到了诺布·切蒂，他正牵着我们的三匹马在那里等我们。我们一言不发，一夹马肚子，驱赶着它们朝大本营奔去。

之前，骑我们的小马从绒布寺到大本营只需要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可今天暴风雪打着旋儿，什么都看不到，再加上狂风劲吹，严寒无比，我们回去的路程居然用了三个多小时。

在返程的前半部分路途中，我和J.C.都没说话。

还差一个小时就到大本营了，刚好到达距离冰碛石和本营下方不远的那条河，一半河水已经冻上，这时候J.C.对我说：“我想这在理论和实际上都是有道理的，因为大部分西藏的土地一年中有十个月都被冻得结结实实的。”

“你说得对。”我说。不过我有些言不由衷。

在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后，让-克洛德转过头看着我。在确定走在前面的诺布·切蒂听不到我们的话之后，他轻声对我说：“如果我在这座山上挂了，杰克，你一定要保证把我埋进冰隙里，或者就让我留在我死的地方。行不行？”

“我保证，”我说，“你也会这样对我的，是不是？”

J.C.点点头，之后我们一路无语，骑着小马冒着暴风雪又走了十五分钟，回到了大本营。

1925年5月15日，星期五

我们在中午之前回到了大本营。那里差不多成了一片废弃的营地。

当然了，帕桑医生还在那里，他那两位被冻伤的病人还在他们的帐篷里养病。昨天所有人从绒布寺回来之后，帕桑进行了截肢手术：昂·蚩力的十根脚指都没了；拉帕·伊舍则失去了四根脚指和右手的三根手指。帕桑告诉我和J.C.，正常情况下，他会再等很长一段时间才做手术，可从昂·蚩力的脚指开始，溃烂已经扩大到了整只脚，坏疽也在威胁拉帕的右手和左脚。

我和让-克洛德去看望他们俩：昂·蚩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兴，他说他迫不及待地想试试放在他登山靴脚指位置的木楔，看看在没有真正脚指的情况下走路是什么样子。我和J.C.都产生了一个想法，却没有大声说出来：一个夏尔巴人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中穿着凉鞋走路，并不会穿英国制造的登山靴。可很显然昂倒是不在乎这其中的细微区别。

拉帕遭受的创伤没有昂严重，却要沮丧得多。他们两个人的脚上都缠着绷带，红黄色的碘酒浸透了绷带。拉帕轻轻捧着他那只现在只剩下两根手指的右手，一边流眼泪，一边叨叨。据帕桑翻译，他是在说他再

也找不到工作了。

来到帐篷外，我和J.C.说起了昂·蚩力的高昂斗志，帕桑则轻声说：“永远不要怀疑在术后使用一点点鸦片带来的效果，那东西可以令人精神振奋。”

大本营里只有大约五个夏尔巴人，帕桑告诉我们，昨天雷吉和理查给大部分夏尔巴人都分配了背运任务，把装备都背到“高处的营地”去，即在最后一道冰坡底部的三号营地和北坳之上的四号营地。帕桑还说，今天有人捎信下来，山上狂风大作，暴雪特别大，所有人都被困在了北坳下面，只有理查、雷吉和两个老虎夏尔巴人上去了。而且据帕桑猜测，现在就连他们这四个人或许也退回了三号营地。至少二号营地和三号营地有很多顶帐篷、睡袋和食物，可以供多人住进去或整休。

帕桑对我们说，他自己也很着急要到更高的营地去，只要他的两个病人病情见缓，他就动身。当然了，他能不能恢复自由，还要看有没有人再受重伤，以至于他只能把伤者送回大本营医治。照我猜测，帕桑只是不愿意和他的雇主，也就是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分开这么久。

我和让-克洛德决定要把装备背到今天我们能到达的最高营地去，虽然我们从大本营出发的时间比较晚。我看我俩都太需要来一次洁净的登山之旅，把装备背上去，一扫黎明时分的阴霾。我知道我会做到。

很多吸氧装备已经被夏尔巴人运去了较高的营地，我和J.C.尝试搬运两套装在背物架上的整体氧气罐，这六罐氧气几乎无一渗漏，我们缩身套上了安全带，准备在夜幕降临之前把这两套吸氧装置背上我们所能登上的最高处。

把欧文和芬奇改良过的吸氧装备背在背上——今天我们不会吸一口英国的空气，所以面罩和阀门都塞在金属框架里——我们背运的东西就差不多已经达到了理查规定的负重标准上限25磅，不过我们还是背了一些个人物品，以备在哪个高处营地停留之用，或许我们要在那里一直待

到尝试登顶的一刻呢。于是，我们用了两个卡肩式前背包，这东西其实是一战期间用来装防毒面具的袋子，是理查买来的（可没买防毒面具），很便宜，他买了很多。这种背包好用极了，可以塞进我们的个人物品，包括额外一些衣物，剃须工具包——我已经有一个星期没用这些东西了，因为我挺讨厌用冷水刮胡子——照相用具，卫生纸，等等。高处的营地里可能有多余的睡袋，不过我和J.C.都不想冒险：我们把睡袋紧紧地卷起来，罩上防水保护套，然后绑在了氧气管框架的外金属杆上。

我们带上了那些尺寸不一的奇特冰镐（只把长冰镐放在外面，不和其他东西系在一起）和两个J.C.的祝玛，并穿上了12爪冰爪，用带子将之绑好（虽然去二号营地的大部分路途都要在冰碛石上穿行）。今天冷得要命，雪也非常大，我们穿上了芬奇的羽绒外套和雷吉的羽绒裤子，外面套上了沙克尔顿夹克和滑雪裤。

我们离开时和帕桑握了握手，随后穿越肮脏的冰碛石壁和偶尔出现的几根冰柱，一路登上了布满岩石的河谷。天气依旧十分恶劣，可视距离只有15英尺。这里的风要比绒布河谷的大，落下来的雪似乎并没有积得很厚，坚硬的雪粒如同大号铅弹一样，刮到我们的脸上，弄得我们生疼。

我俩用一根40英尺长的理查奇迹绳系在一起，肩上还悬挂着更多的绳子，由我打头，我和让-克洛德一路向上穿越12英里长的河谷和冰川，向北坳进发。

*

我和J.C.先是登上了槽谷，随后攀上了二号营地上方的冰川，在这段漫长的徒步跋涉中只在必要的时候说了几句话。我们分别陷入了各自的思绪中。

我想到了山上的死亡。巴布因为我们的胡闹而白白丢了性命，我对他的死感到了真真切切的内疚。此外，我还想起了其他一些发生在登山

时的死亡事件，以及我对这些死亡的反应。对于登山时的突然殒命，我并不陌生。

之前我已经说过了，哈佛登山俱乐部一直到去年，也就是1924年才正式成立，可当我于1919年—1923年在哈佛求学期间，每逢假期和闲暇时间，在春天和秋天里我们几个人就去附近的昆西采石场登山，到了冬季则会去征服新罕布什尔州的山脉。在登山圈子里，我们几个人称“哈佛登山四人组”。

大学讲师亨利·S.霍尔是我们的非正式领队，我们这支特别登山队就在他家里开会，正是此人于1924年组建了哈佛的正式登山俱乐部。我们这个小队的另外两名成员是特里斯·卡特（与我同岁）和艾迪·贝茨，贝茨比我们小一岁，是个讨人喜欢的混血儿，堪称顽强的登山者。个子不高，他登山时会使用膝盖、手肘和快速移动的后脚跟，登山技术异常娴熟。

霍尔教授和他那些年纪更大、经验更丰富的登山伙伴专门攀登加拿大的落基山脉和阿拉斯加的落基山脉，不过攀登后者的时候并不多。在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初秋学校放假，我们四个人去爬了加拿大亚伯达的神庙山，登上了东部山脊——现今这座山脊的攀登难度评级为IV5.7左右。艾迪失足了，拉断了一根60英尺长、连接着他、特里斯和我的绳子，不幸摔死了。我们并没有做保护，艾迪摔下来得非常突然，而且是垂直落下，如果不是绳子断了，我和特里斯肯定会和他一起掉下那面北壁。

当然了，艾迪的死令我们非常哀痛，我们用年轻人怀念同龄死者的特有方式表达悲伤。艾迪的父母来哈佛收拾他的遗物，我很想和他们说话，可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掉眼泪。开学之后，我开始翘课，就坐在我的房间里沉思。我肯定我再也不会去登山了。

这时候霍尔教授来看我。他告诉我，要么去上课，要么就退学。他说我现在这副鬼样子只是在浪费我父母的钱而已。至于登山嘛，霍尔对

我说，只要下第一场雪，他就会带学生登山者去登华盛顿峰，还说我应该自己做决定，以后是不是要继续登山——他觉得我的登山技能倒算是可圈可点——还是从此与登山一刀两断。“但是，死亡是这种运动的一部分，”霍尔教授告诉我，“这是一个严酷的现实，很不公平，可客观现实就是如此，用绳子和我们连在一起的朋友或伙伴死了。如果你还想继续登山，杰克，你必须学会说句‘他妈的’，然后继续前进。”

我从没听过哪位老师或教授说这三个字，这给了我很大的震撼。他传授给我的经验教训同样令我醍醐灌顶。

可在过去几年的登山经历中，我还是学会了说“他妈的”，然后继续前进。起码是在一定程度上学会了这么做。在我、理查和J.C.攀登阿尔卑斯山脉的那几个月里，我们参加了不少于五次营救，其中三次都有人不幸遇难。诚然，遇难的登山者我一个都不认识，可我逐渐了解，人从山上掉下来，一定会被摔得支离破碎，不成人形：四肢张开，骨断筋折，摔下去的过程中衣服被凹凸不平的岩石扯破，血流各处，头骨被撞碎，或者身首异处。从高处摔死决不是一件有尊严的事情。

巴布·里塔并没有从山上掉下来，他只不过是跟着两个傻瓜从一个斜坡上滑降下来。下雪的时候，在美国任何一座市政公园里，人们都可以找到这样一个带雪橇滑道的斜坡。只是那些滑道里往往不会有藏在雪下的砾石。

“他妈的，”我听到自己轻声说，“继续前进。”

*

狂风呼呼吹过槽谷中的冰柱，一登上冰川，我们就要挖出固定绳索，在穿越冰隙之际确保安全，不过那些插着旗子的竹枝给我们指明了方向。

我们赶在天色开始发暗之前来到了三号营地，可雷吉和理查不在那里。三号营地里有六顶帐篷，其中两顶是超大号的米德帐篷，可我们却看到八个夏尔巴人都蜷缩在较小的米德帐篷里睡觉。彭巴呻吟着说他们

都感觉很不舒服：全都得了“高山疲劳症”，1925年，我们都这样叫高空病。没有睡袋的人就裹着厚厚的毯子。彭巴说，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和理查大人都在北坳上的四号营地，特比·诺盖和登津·伯西亚与他们在一起。据彭巴说，那里的风太大了。

我和让-克洛德退出这个臭烘烘的米德帐篷，商量了一下。天已经晚了，等我们到了四号营地时，天就该黑了。不过我们带了威尔士矿工头灯来，我的防毒面具袋里还有一个手电筒，我们俩都感觉自己浑身充满力气，而且没有耐性等下去。

说来也真够奇怪的，攀登最难的一部分竟然是从三号营地踩坑开路，向着那道雪坡脚下进发，然后在斜坡上徒步跋涉200英尺，来到第一根固定绳索开始拴系的地方。暴风雪和昏暗的天色遮掩住了害死巴布的那块砾石，可我还是不禁想象着，新落的雪下有一层冰冻的鲜血，就像是白面包下方涂抹的薄薄一层草莓酱。我们来到了斜坡比较陡峭的部分，固定绳索就在那里，我们只能用冰镐挖开新堆积的雪，找到固定绳索，并把它们从雪里拽出来。接下来，我们从帆布袋里找出了头灯装备，又拿出了那个小登山装备，让-克洛德按照他小时候养的一只狗的名字给这小装置取名为“祝玛”。他好像就是这么说的。

J.C.仔细做了检查，确保我已经把祝玛牢牢钳在理查的奇迹绳上，我说：“真是你发明了这个小装置？”

我的朋友笑了。“的确是我，不过是与父亲合作的成果，那时候他帮一个名叫亨利·布鲁诺的法国年轻人打造一种装置，这个人希望能借助这个装置攀登山洞里自由悬挂的绳索。因为这东西是给一个人做的，所以我父亲没想着去申请专利，布鲁诺也没这个打算，他把他那种较大的洞穴探险绳索上升设备称为‘猴子’。我决定改良一下，把这东西做得更小、更坚固，从而增加安全性，并且采用较轻的金属打造，又增加了一个弯曲把手和把手防护装置，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戴着连指手套的手伸进去了。另外我还设计了一个比较坚固的凸轮扣在绳索上，这样就

不用害怕失足或绳子断裂了，瞧，就是这样！”

“不过‘祝玛’真的是你的狗的名字吗？”

让-克洛德笑只是回报给我一个更加灿烂的笑容，随后开始使用这个机械装置登山，我琢磨着应该把使用祝玛登山的方式称为祝玛式登山了。

*

一年前，不管是马洛里、欧文、诺顿，还是其他人，都用了四五个小时才能登上这面连接北坳的冰壁，尤其是遇到了我和J.C.碰到的这种打着旋儿的暴风雪的时候。在攀爬这面冰壁时，大部分时间马洛里差不多都是弯着腰，尽心尽力地用冰镐在冰雪之上开凿出新的踏脚处，因而累得筋疲力尽。我和J.C.把新冰爪的前尖刺进冰雪之中，同时借助祝玛向上攀登，只用了不到四十五分钟就登了上去，在这个时间里，我们还在半途休息了一下，悬在绳子上吃了几块巧克力。我们确实用到了长冰镐，可只是在向上攀登的途中用它来插进冰雪之中，以便在左手占用的情况下保持平衡，抑或用它来敲掉我们上方几码固定绳索上的冰雪。

暴风雪太大了，从冰架穿越北坳，前往位于北坳西北角高大冰塔之下的四号营地，这一段路程令人胆战心惊。可理查和其他人已经为我们打好了非常棒的基础，即便狂风肆虐，暴风雪侵袭，他们还是布置了稳固的竹枝和红色三角旗。如此一来，穿越这条路线简单得就像走在一条8英尺宽的高速公路上一样，虽然遍布着很多数百英尺深的冰隙，可这些缝隙都已经被标记分明了。

现在四号营地建起了一顶中型温伯尔帐篷，这顶帐篷是拆分开背运上来的，还建了RBT，也就是雷吉的大帐篷，以及两顶较小的米德帐篷，理查计划把运往更高营地的装备放在这两顶帐篷里。等这些东西被运上五号和六号营地之后，夏尔巴人在上下来往于理论上的补给线时就可以住在这些米德帐篷和温伯尔帐篷里。

我们走进温伯尔帐篷门，理查和特比·诺盖吃惊地抬头看着我们。

我俩先是在小前区抖去外衣上的雪，然后到里面找他们。我想我俩现在的模样肯定非常可笑，羽绒兜帽高高系紧，皮飞行头盔罩住了整张脸，头灯亮晃晃的，护目镜上结了一层冰，沙克尔顿夹克的肩部积了很多雪。这两个人显然没想到会有人来，他俩正靠在一个乌纳炉边，梅塔燃料燃烧着，一个大锅里正煮着什么东西，在23,500英尺海拔之上，气温特别低，我们用乌纳炉和梅塔燃料来煮东西吃。在这样的海拔高度沸点为77摄氏度左右，而在海平面上则需要达到100摄氏度。77摄氏度听起来似乎很烫了，可等到冷空气一吹，我们“煮沸”的热饮就会降到人体体温的温度。

我们露出了脸，这时理查说：“晚饭立刻就好，先生们。我们做了很多炖牛肉。”

我和J.C.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很显然，在经历了好几个小时的徒步跋涉和登山之后，早晨的阴霾已经自动消失了。

我原以为理查会因为巴布·里塔的死指责我，结果他并没有这样做，甚至连个尖锐的问题都没问。我知道理查·戴维斯·迪肯也非常喜欢巴布·里塔。

“你有什么登山计划，理查？”我们吃完了最后一点儿炖肉和重新加热的饼干，抿着不冷不热的咖啡，这时候J.C.问道。

“到了早晨，除非天气变得更糟，否则我们就去尝试登上北部山脊，前往五号营地。”他说，“几天之前我们在那里建了两顶米德帐篷.....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它们没有被风刮走，也没有被雪崩卷到下面的冰川上。”他指着我和J.C.放在帐篷一角的吸氧装备，“你们上来的路上用了吗？”

我们摇摇头。

“很好，”理查说，“不过在四号营地还存有其他吸氧装备，而且我建议你俩夜里用一个氧气罐.....用那个双人吸氧罩。如果你们感觉冷，或者真的感觉不舒服，1.5公升流量的氧气会让你们好起来。如果明天

早晨去登山，我们都需要睡个好觉。说到这个，你们有没有带多余的电池和矿灯来？”

我点头。

“很好，”他又说了一遍，“我所说的‘明天早晨’，指的是凌晨3点半或4点左右。”

我本想说，啊，你终于听从雷吉的建议了，不过我还是决定把这句话咽下去，只是问了句：“雷吉和登津·伯希亚呢？”

“在大帐篷里。”理查说。突然之间他笑了起来，“今天早晨，在三号营地，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无意中听到我和几个夏尔巴人在那里讨论RBT，她就跑过来质问我。她听好几个人说过这个RBT，所以她想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告诉她这代表‘雷吉的大帐篷’，并因为冒昧使用她的名字向她道歉，结果她只说了声‘啊’，脸还腾一下红了。我真搞不懂她到底以为我们在说什么。”

我想了足有一分钟，然后突然想到了一个可能性.....“雷吉的大帐篷[7].....”这下子轮到我脸红了。我赶紧灌下去几口咖啡，掩饰我那张红彤彤的脸。

狂风猛吹着温伯尔帐篷的帐篷壁，不过此时倒不像一个星期之前在三号营地那样，感觉帐篷要塌了。而且，就算这顶帐篷被吹垮了，我们还有两项没用过的米德帐篷和雷吉的大.....帐篷.....可以当作这场暴风雪中的救生艇。

当然了，除非在拴系结和桩子被狂风卷起来时，我们来不及从帐篷里跑出去。如果是那样的话，赶在这顶帐篷尚未滑向边缘掉进无底冰隙或垂直坠到1000英尺之下的冰川上，我们只能尝试用手抓破帐篷帆布逃生。

我们钻进睡袋里，依旧抿着最后一点儿咖啡，这时我把随身携带的一本书拿了出来。这是一本非常流行的战时英国诗选《人类的精神》，然后开始给其他人高声朗读一首丁尼生的诗，这时候理查突然开口

道：“打扰一下，杰克。我能看看这书吗？”

“当然了。”我不再朗读，把书递给他。

理查站了起来，依旧穿着靴子的他套上羽绒外套，卷起了他的睡袋，抓起他自己的背包，走出帐篷，走进了猛烈的暴风雪之中。

我真有点儿摸不着头脑，只好对自己笑笑，心想这就是个玩笑罢了，没准儿是他拿书当卫生纸了，虽然我们都随身携带了一些卫生纸来。我把头和肩膀伸出温伯尔帐篷，刚好看到理查把《人类的精神》扔进其中一个较深的冰隙里。然后他消失在了打着旋儿的暴风雪中，朝着其中一项堆满装备的米德帐篷走去。

我合上帐篷门帘，瞧着J.C.和特比。这两个人看上去和我一样，都挺惊讶，而且搞不清楚状况。

我晃晃脑袋，想说点什么，又琢磨着是不是这么高的海拔让我们这位年纪较大的英国朋友患上了暂时性失心疯，这时候帐篷帘的带子突然解开了，雷吉走了进来。她并没有穿羽绒外套，不过她倒是把它们拿了过来，一起拿来的还有她的羽绒睡袋和可充气睡垫。

“我能进来吗？”她问，其实这时她早就已经进到帐篷里来了，正在重新系好帐篷门。

“请……是的……欢迎……当然。”我和J.C.连声说。特比一直瞪眼看着，我这才想起来他只懂一点儿英语。

我们挪出地方，雷吉把她的睡垫和睡袋铺好，解开靴带，把靴子脱下来，然后钻进睡袋里，不过她并没有躺下，还坐在那儿。她飞快地用尼泊尔语对特比说了什么，然后这个夏尔巴人点点头，穿好靴子，卷起他的睡袋，又抓起他的背包，走到了外面的暴风雪中。

“我就是告诉特比，今夜我要在这个帐篷里睡觉——如果你们两位没问题的话——还说登津·伯西亚在我的圆顶帐篷里一个人挺孤单的。特比明白了我的暗示。我们现在有更多空间躺着睡觉了。”

今晚在这里睡，我头昏昏地想。接下来我才意识到自己真够可笑

的，居然像个老古板似的对此感觉惊讶。除了木乃伊式的睡袋，我们三个人都是里三层外三层的，穿着好几件棉、羊毛和鹅绒衣服。我想起了在英国听说过的一个故事，讲的是罗伯特·弗尔肯·斯科特在南极的一件事儿。很显然，在地位和社会阶级方面，斯科特是个相当保守的人。据说，他们在海岸附近搭建了一栋大型简陋屋，在里面一个大房间里，他居然挂了一张毯子，把士兵和军官隔开。可在向极地行进初期——此时其他几个人返回了那栋简陋屋，从而逃过了一劫，没有在那次探险中丧生——有人非常谦恭地问斯科特，晚上到外面冒着严寒回应自然的召唤去解手时，为什么他用的时间要比别人长。“大致来说，”据称斯科特这样说，“难就难在要把3英寸长的东西从7英寸厚的衣服里弄出来。”

换句话说，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今夜和我们在一起非常安全。当然了，就算我们三个人都裸睡，她一样不会受到任何侵犯。

“我出去上厕所时正好看到理查先生把一本书扔下悬崖，然后匆匆去了那顶米德帐篷腾地方睡，而那顶帐篷中的一半地方都放着为更高营地准备的物资。”

听到这里我不禁愣了一下。上厕所？在这样的暴风雪下大小便，就连我们这些男性登山者都不会离开帐篷，只是使用被我们称为“尿瓶”的东西，我们可不像斯科特那样对这种事儿特别挑剔。等天气好了，我们就把那些东西倒在外面，可我从来都没想过，一个女性登山者在……“上厕所”时会遇到的麻烦。我发现自己很想知道她是不是在冰隙边上摇摇晃晃，而且也很担心她会冻伤。

我绝对不会承认我的脸又红了，不过我的的确确别开了脸，一直到我恢复了泰然自若，才转过头来。

“那是本什么书？”雷吉问。我意识到J.C.也在等着我的答复。

“哦，是罗伯特·布里吉斯编纂的英国诗选《人类的精神》。”我连忙回答道，“我听说乔治·莱·马洛里曾经在四号营地给帐篷里的人大声朗读书中的诗歌，所以我觉得或许……挺合适……去……”我把话吞

了回去。

雷吉点点头。“我知道为什么迪肯先生会把书扔到山坳下面去了。”

我看看J.C.，可他看上去和我一样，都是一头雾水。海拔这么高，理查疯了不成？我们应不应该认为他到现在还在生马洛里的气，抑或还嫉妒他？似乎哪一点都说不通。

接下来雷吉问了一些问题。她的话简直令我难以置信。

“你们有谁见过你们的朋友理查·戴维斯·迪肯的裸体？”她用平静的声音问道。

我和让-克洛德再一次面面相觑，可我们谁都无法给出回答，只能冲她摇摇头。

“就知道你们没看过，”她说，“我看过。”

我心想，我的老天，自从我们在大吉岭遇到她的那时起，她和理查就开始谈恋爱了。他们气呼呼地争来吵去只不过是放烟幕弹而已。

J.C.问了一个重要问题。或许法国人对这种事儿更加开放。“请允许我问一问，你在何时见过他的裸体，夫人？”

雷吉笑了。“就在你们在大吉岭种茶场里待的第一个晚上。不过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我让帕桑故意在迪肯先生的白兰地里放了一剂吗啡，好让他睡得沉一些。然后我和帕桑只借着蜡烛光检查了他的身体。很幸运，气候温暖，你们的迪肯先生正好是裸睡的。你们了解的，这并不涉及隐私。纯粹是出于医疗上的必要。”

这个时候对于这件事儿压根儿就没什么好说的，所以我什么都没说。这事儿不仅疯狂，而且非常放肆。不涉及隐私？还有什么会比有人把你迷晕，然后趁你赤身裸体时检查你的身体更侵犯隐私的事儿？我发现自己很想知道，那天晚上她和帕桑是不是也检查了我们两个的身体，我倒是记得那夜我睡得很香。可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和J.C.都没有大声地把那个问题问出来，不过雷吉倒是自己给出了答案。

“你们有谁在战前就认识迪肯先生？”

我们都摇摇头。

“你们有谁在战争刚结束的那几年里就认识他了？”

我们再一次示意否定的答案。有时候我都忘了，让-克洛德只是比我先两个月认识了理查并和他一起登山的。

雷吉叹了口气。“‘一战’期间，R.D.理查上尉在不少于14次公文中被传令嘉奖，”她轻声说，“你们知道这其中的意义吗？”

“这是说理查是一员勇将？”J.C.犹豫不决地说。

雷吉笑了。“英勇无畏往往与杀人无数脱不开关系，”她说，“能在四到五份公文中被通令嘉奖说明这个人非常优秀。在七到八份公文中得到提名的往往只有那些胆量非凡的人，而这些人往往都会战斗中牺牲。至于迪肯上尉，你们知道的，他有很多次机会被晋升为少校或上校，可他都拒绝了。他参加过蒙斯的那场混战，那时候，在第一次马恩河战役中，他们把英国远征军安插在前线上的坑洞里，他去过伊普尔……很多英国军人都会把这个地名念成伊皮尔。1915年他参加过发生在罗斯的阿托奥伊斯战役。1916年2月，他去索姆作战，刚刚第一天，早餐时间还没到，英军就损失了5.8万人；还参加过梅西纳战役，在那里的弹坑里待过。最后，1917和1918年，他分别参加过帕斯尚尔战役和第二次马恩河战役中最激烈的战斗。”

“你是怎么知道的？”我问。

“一部分信息来自于我已故表兄查尔斯，”雷吉说，“大部分消息都是珀西瓦尔表弟告诉我的。”

“我一直以为珀西瓦尔，也就是小布罗姆利勋爵，并没有参加过‘一战’。”让-克洛德说。

“珀西瓦尔是没有在那场战争中上阵杀敌，”雷吉说，“至少没有像戴维斯上尉和查尔斯那样，穿上军装当个军人。可珀西瓦尔和英国政府以及美国陆军部的联系……姑且说是……非常密切吧。”

“可在你得知理查要来执行这次探险任务的时候，你的表弟珀西已经死了。”J.C.刨根问底。

“是的，”雷吉说，“但是，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打着珀西瓦尔的旗号确实为我打开了某些大门……或者我应该说，打开的是装有文件的抽屉。”

“我就不明白了，”我说，我语气中的不满情绪清晰可闻，“到底为什么理查那些令人称羡的作战记录，能够证明你和帕桑给他下麻药、在他睡觉时检查他的裸体是正当的行为？”

“我已经做了安排，要在今年春天去珠峰探险，寻找珀西瓦尔的尸体，”雷吉说，“有三位瑞士登山向导符合我的要求，将和我一起回来攀登这座山。后来我听说迪肯先生要带着你和让-克洛德一起来——而迪肯先生只不过是趁机利用伊丽莎白姑妈的钱资助你们登山——而且你们已经动身到了加尔各答。我必须确定迪肯先生的身体状况是不是适合登山。”

“他的身体好得很。”我说，丝毫不掩饰我的愤怒，“你也见识过他是怎么徒步行进和登山的了。他可以说是我们当中最强壮的一个。”

雷吉微微耸耸肩，不过这并不足以表示她很抱歉或感到后悔。“从查尔斯表兄那里，以及通过查尔斯和珀西瓦尔为我搞到的美国陆军部秘密档案，我了解到，迪肯上尉的受伤次数不少于12次。他在任何时候都不允许他自己像乔治·马洛里那样，被作为伤员送回英国。在前线的时候，马洛里一直在前沿阵线后方的炮兵部队里服役。在索姆的第40次围攻战中，马洛里官拜少尉，当看到别人在他身边被打死时，马洛里少尉连一分钟都没有耽误就到前线上去作战，与身在步兵团的理查·迪肯有天壤之别。后来，马洛里被当成伤员送回英国接受手术，其实那只是一次战前受过的踝关节旧伤而已，我认为那是在某个采石场攀登岩壁时摔下来导致的结果。1917年4月8日，他以伤员的身份离开法国，转过天来，就发生了阿拉斯战役，4万英国士兵战死。在这场战斗中，迪肯上

尉第15次受伤。乔治·马洛里在上面有熟人——这么说没有讽刺的意思——所以他在英国度过了之后战争的大部分时间，在培训基地里一边养伤一边工作。在他感觉身体恢复得不错的时候，他还告疗养假，和朋友一起去威尔士登山。后来，帕斯尚尔战役爆发，战事惨烈，马洛里接到命令，让他返回所在的炮兵营。可他未能在规定的时间返回，因为他在英国又受伤了。他在温彻斯特骑摩托车时出了意外，这次伤到了脚和拇指。你们或许会说，如果这些事情是真的，那么乔治·马洛里少尉还真是经历了一场轻轻松松的战争呢。”

“另一方面，迪肯上尉虽然多次受伤，可每一次都是返回了前线。他绝不允许自己被当成伤员遣返回英国。据我所知，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从没有回过英国，对于一个军官而言，这非常非常不同寻常。从前线回伦敦或者回家只需要一天，而且军官们只要一有假期，就会回去。通过那些公文和他受的伤，我还了解到，迪肯上尉至少两次直接接触了芥子气。”

“他的肺很健康，”我说，“他的眼睛也好得很。”

“啊！”让-克洛德说，仿佛他终于有所领悟似的。

雷吉摇摇头。“你不了解，杰克。芥子气不只是会伤害人的眼睛、肺部和黏膜组织，比如说可怜的查尔斯表兄遭受的那些伤害。当芥子气直接喷洒到人体之上，毒气的黄色粉末就会直接侵蚀伤口的肌肉。在此之后，这些伤口就永远都不会愈合了。芥子气受害者身上的伤口会出血和化脓，余生每一天都要重新包扎。我亲爱的查尔斯表兄身上就有这种化脓的伤口。你们有谁还记得约翰·德·瓦斯·哈泽德这个名字？”

“哈泽德是去年探险队的成员，”让-克洛德说，“正是此人把四个夏尔巴人留在了北坳上，当时正下着和现在一样猛烈的暴风雪，最后还是让马洛里、萨默维尔和其他人冒着生命危险从三号营地登上那里把那几个夏尔巴人接了下去。”

雷吉点点头。“哈泽德先生在战争期间获颁了十字勋章。这种勋章

不同寻常，只颁发给在执行任务时涌现的战斗楷模或受伤的人。理查先生在战时赢得了四枚这种勋章。哈泽德先生去年参加了珠峰探险，他身上有很多伤口，固体芥子气造成的伤口尤为严重，而他的后背上还有弹片没有取出来，大腿和臀部则留下了机关枪造成的伤口。在这里登山时哈泽德的伤口开裂了。在羊毛和棉衣服之下，这个可怜人身上不停地出血。在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却成了最无能为力的那个人。”

“你是怎么知道的？”我又说了一遍这句话。

“我的表兄弟查尔斯和珀西有很多关系，”雷吉说，“而且我本人也和泰迪·诺顿上校长期通信，去年秋天你们在皇家地理学会见过此人。”

“这么说，”J.C.说，“你觉得你必须做一次核实……我想核实这个词儿是英语中的法律用语……核实理查·迪肯的身体状况，所以趁理查在你的种茶场里因为喝了吗啡而沉沉睡去的当儿，你就让帕桑去检查他的伤口？”

“没错。”雷吉说。她的语气里一丝挑衅的意味都没有，可也没有丝毫羞愧感夹杂其中。

“你有什么发现？”让-克洛德问。

我扭过头瞪了J.C.一眼。

“你们或许可以想象得到，他身上疤痕组织多达十几处。”雷吉答，“因为受过机关枪伤，左小腿已经没有肌肉了。他的躯干上至少有三处贯穿伤，在这些部位，弹片或子弹穿透了迪肯上尉的身体，显然没有伤到致命的血管和器官。在赤身裸体的情况下，你们的理查·戴维斯·迪肯上尉浑身前后都是疤痕，看上去就像一只蜘蛛在他的肉体上编织了一张白色的网。”

“像那样监视他是一件相当无礼的事儿。”我说，虽然是对一位女士说话，我依然用了最为严厉的声音。

雷吉点点头。“确实是。这几乎是对迪肯先生的隐私无可饶恕的侵

犯。可我必须了解清楚。当时，我联系的那三位瑞士登山向导已经从欧洲坐船出发了，要来帮我寻回珀西瓦尔的尸体，如果我不让他们三个人参与，而是和你们三位一起攀登珠峰，那么我就要给身在科伦坡的他们发电报。”

“理查过关了吗？”J.C.听起来一点儿都不生气，只是有点儿糊涂。我真不肯定，如果雷吉检查的是一丝不挂的他，他还能不能用这样的语气说话。细想想，没准儿他还真能这样心平气和。

“通过了，”雷吉说，“可帕桑告诉我，因为一些旧伤的位置不好，而且非常严重，所以你们的迪肯先生必定始终都在忍受疼痛。”

“那又怎么样呢？”我说，“很多世界级的登山家都在忍痛登山。”

“或许他们都不如迪肯先生那么痛。”雷吉答，“而且我很抱歉对你们所有人说谎了，我说我亲爱的表兄查尔斯在你们来印度的时候医治无效身亡。可事实是，他自杀了。我的伊丽莎白姑妈说，也就是布罗姆利夫人，在勇敢地忍受了7年多伤痛折磨后，他无法再忍受下去了。”

听了这个消息，在漫长的几分钟里，我们一言不发。

“我只是好奇，”让-克洛德终于说，“你雇用的那三位瑞士登山向导是谁？”

雷吉说出了他们的名字，让-克洛德不禁吹了声口哨，要么是因为敬畏，要么是因为尊重，反正他的眼睛睁得溜圆。“简直不可思议，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你居然让他们回去了，反而和我们一起去看山。”

雷吉笑了。“浪费了他们的时间，我补偿了这三位瑞士向导一些钱，在他们从科伦坡返回的时候，我寄给了他们一张数目不小的支票，可我的姑妈已经开始支钱给你们三位了。我的姑妈从大吉岭的种茶场得到她的收入，而我从十四岁开始便负责经营种茶场。和你们三个人一起来这里，再加上帕桑和老虎夏尔巴人，貌似是最省钱的做法。不过我必须了解迪肯先生的伤势……确定他的身体是否适合在这里登山。你们知

道的，他已经三十七岁了。”

“乔治·马洛里去年失踪的时候也是三十七岁。”我傻傻地说道。没有人接着我的话说。

让-克洛德扭动手臂和肩膀，把上半部分身体钻出睡袋。他得把双手弄出来才行。不用手比画他就没法认真地说话。

“可是，夫人，你刚才问我们是不是在战争刚结束的那几年就认识理查·迪肯了。那段时间与你对我们这位朋友领导才能的关注有什么关系吗？”

“你们知道迪肯先生在战争刚结束的那段日子里都在干什么吗？”雷吉问。

“只知道他去了瑞士和法国的阿尔卑斯山脉，大部分时间都在登山。”J.C.说。

雷吉点头。“迪肯先生的母亲在战争开始前的几年就过世了。他的父亲于1917年死于心脏病。迪肯先生还有一个哥哥，名叫杰拉尔德，是一名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快到1918年时他也去世了。如此一来，两套豪宅、伯爵头衔、世袭贵族以及上议院成员的位置就都归理查·戴维斯·迪肯独享了，而且较大的那栋房子名为荆棘馆，和这幢房子一比，我伊丽莎白姑妈住的那栋布罗姆利宅邸看上去就成了窝棚。”

“迪肯伯爵？”我说。

雷吉哈哈笑。“我喜欢美国人。不，迪肯先生本可以成为第九代沃特斯伯里侯爵。”她用英国人那种含糊不清的发音说出了沃特斯伯里几个字……听起来有点儿像沃茨布里。

“本可以成为？”J.C.说，此时他的手掌向上摊摊手。

“迪肯先生宣布放弃了这些。拒绝了。”

“我不晓得还会有人……不想……当伯爵。”我说。

“在英国，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如此，”雷吉说，“可迪肯先生就这么做了。我知道，他的远亲全都在争夺这个头衔，可事情最终不了了

之。与此同时，在1918年，我相信迪肯先生是从法国把他的两栋豪宅、2.9万英亩^[8]土地以及财产收入都捐赠给了英国政府。他建议他们把他那栋已有九百年历史的祖宅荆棘馆改成疗养院。战后他再也没有回去那里。他现在有一份十分微薄的收入，依我看，战前他以各种笔名创作了很多小说，现在可以不时得到一些版税。而且，自从1918年来，他几乎一直待在阿尔卑斯山。”

“你是想说理查·戴维斯·迪肯是个疯子吗？”我问她。

雷吉直直地看着我，一双朱红色的眼睛眯缝着。“并非如此，”她尖锐地说，“我只是在解释为什么你们的朋友会拿走你的诗集，并把它扔下悬崖。”

“我不明白。”我说。

“迪肯先生知道，1914年9月，彼时与德国的战争刚刚开始，新成立的机密机构战争宣传局召集一些英国著名作家和诗人召开秘密会议，会议地点就在白金汉门大街惠灵顿馆战争宣传局所在地。托马斯·哈代和H.G.威尔斯先生均在受邀之列……”

“《世界大战》^[9]！”我叫道。

雷吉点点头，继续说道：“与会的还有拉迪亚德·吉卜林，约翰·梅斯菲尔德，天主教作家G.K.切斯特顿，阿瑟·柯南·道尔……G.M.特里维廉，J.M.巴里……”

“《彼得·潘》^[10]！”我兴奋地说，“不好意思，雷吉。请接着说吧。”

“迪肯先生当时是一位相当受尊敬的诗人，所以他也在受邀之列。”她轻声说，“一同受邀的还有他的诗人朋友罗伯特·布里吉斯。根据要求，他们在战争期间要做的事情就是不去服兵役，而是利用他们的文学天分来为打赢这场战争增加砝码，就连像迪肯先生这些年纪较轻的人也不例外。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维持英国公众的高昂斗志，而且永远……永远……都不要让他们知道真正的战争有多么残酷。”

“可理查还是入伍了。”让-克洛德说，此时他的手指交叠在一起，仿佛是在祷告。

“的确，”雷吉说，“可是他的诗人朋友罗伯特·布里吉斯留了下来，而且在整个战争期间他都没有再写一个字。相反，布里吉斯编辑了一本鼓舞人心的英文诗选，就是乔治·马洛里在四号营地读过两次的《人类的精神》，也就是你今晚想要读的那本书，杰克。”

我有点儿糊涂了。“可那些都是非常优秀的英文诗歌，”我说，“是经典。书里甚至还收录了一首理查早期创作的诗歌。”

“可无论战争是什么样子，书里都没有提到一个字。”雷吉说。

“对极了，”我说，“那些诗歌囊括了很多主题，可没有一首关于战争的英文诗歌。而且……”

我突然间住了口。我想我开始明白了。

“报纸也是宣传攻势的一部分，”雷吉说，“当然了，他们必须这么做，不是吗？死亡名单不得不在报纸上登出，可真正战争中的那些恐怖之处向来没有被详细写出来……一次都没有。所有的报纸都受到战争宣传局的控制。我的查尔斯表兄1917年写信告诉我，劳合·乔治对《曼彻斯特卫报》的C.P.斯科特说过一句话，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说的是‘如果人们真正知道’，他指的是法国和比利时大屠杀的真实情况，‘战争明天就会停止’。”

在我再次开口说话之际，我的声音变得非常缓慢、非常谨慎，仿佛我的话要绕过那些冰隙一样。“这么说……《人类的精神》……也是战争宣传局……宣传攻势的一部分……只是为了将战争继续下去，即便牺牲再多人命，也在所不惜。”

雷吉什么都没说，甚至也没有点头，不过我可以看得出来，因为我现在会思考了，她很为我骄傲。我不太习惯做课堂上的笨学生，但我还是很自豪，因为我挺聪明的，还知道我是不是笨学生，以及我在哪些时候笨得要命。

让-克洛德看上去一副不解的样子。“雷吉，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狂风呼呼吹着帐篷壁，砰砰声不绝于耳，他只好大声说话，我们才能勉强听清楚，“把理查那些惊人的个人履历告诉我们，你肯定还有别的目的。”

“一点儿不错，”雷吉说，“我很清楚你们三个人都一心盼着用我姑妈的钱来攀登珠峰。可是我确信，理查·戴维斯·迪肯先生没打算活着离开这座山。”

1925年5月16日，星期六

在偷了我的书扬长而去之前，理查有一个计划：我们在午夜时分起来，借着啾啾响的提灯把茶加热，穿戴整齐，离开帐篷，在凌晨4点左右登上五号营地。所以在J.C.、雷吉和我都钻进那些木乃伊似的睡袋里睡觉时，我把我的怀表设定好，以便它可以在凌晨3点30分把我唤醒。这块表非常漂亮、价格不菲，是我从哈佛毕业的时候父亲送给我的，而且不管在珠峰之上发生什么事，我最不希望的就是这块表受损。这表有一个极具独创性的小功能，可以给表设定时间，到了设定的时间，嵌在表背面的一个小金属杆就会持续震动，悄无声息地通知你时间到了。

我把这块表放在背心口袋里，到了凌晨3点30分，我的心脏上方传来了一阵疯狂的震动。虽然累得要命，可我还是马上就醒了过来。

说来也够怪的，在这有限几个小时的睡觉时间里，我居然睡得还不赖。只有一次让-克洛德把我摇醒，轻声说了句“你喘不上气了，杰克”，然后我就从放在我们之间的氧气罐里吸了一口英国的空气，可除此之外，这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我在这么高的地方睡得最好的一次了。

在三号营地的时候，光是费力翻身就会让我气喘吁吁地醒过来，因为用力而上气不接下气，可我还不不停地翻身，越是翻身越是喘不过气，而且被冻得要命，心里直窝火。可这里的海拔要比三号营地高1500英尺，我居然睡得像个婴儿一样安稳。

哦，这一天凌晨我们并没有出发前往五号营地。帐篷壁依旧飘动着，噼啪直响，我能清楚地听到无数雪粒撞到帆布上发出的咔嗒咔嗒声。又有一天可以睡觉和休息了，我一边感激地想，一边钻回睡袋里，这时候我仅余的理智告诉我，在这样的海拔再待一天绝非好主意。

1925年还没有“死亡地带”这个词儿，可在英国对珠峰进行了三次探险之后，人们也渐渐对这个词的含义有了基本了解。

在四号营地这里，我们的身体已经开始受到高海拔的侵蚀了。在前面的讲述中，我已经说过，不管高度如何，空气里的氧气含量都和海平面上的氧气含量是一样的，确切说来就是20.93%，可因为气压持续下降，我们的肺和身体无法获取这一珍贵资源。在海拔只有17800英尺的一号营地，那里的气压为海平面气压的一半，因此我们的肺可以吸入的氧气量也只有海平面上的一半。如果我们真的登上29000多英尺的峰顶，那里的气压只有海平面上的三分之一，能正常吸入的氧气量根本不足以让人保持清醒，而会出现头疼、恶心和其他严重的“高山疲劳症”。从一个登山者的角度来看，最危险的三种症状就是神志不清、幻觉、判断力削弱。

因此，8000米上方——24,000多英尺，那里比我们今夜在北坳睡觉的地方高出500多英尺——就是真真正正的“死亡地带”，绝不可以在那里多作停留。在8000米及以上的地区，人的身体会受损，真真正正地受损，在那样的海拔每多待一分钟，受损的程度就会越发严重，相关的技术术语为“坏死”。帕桑医生曾经说过，在氧气匮乏的危险境况中，不仅仅会有成百上千万脑细胞死亡，大脑其余部分也不能发挥正常功能，甚至我们的血液会变稠，血液循环速度会变慢，主要器官开始肿胀（这是

因为我们所有人的心脏早已开始发胀，甚至连夏尔巴人都不例外），那是真真切切的肿胀，直至器官胀破，或者停止运转，不再工作。

我们的平均心跳早已加快到每分钟140多下，因此，每向上攀登一步，或每做一个简单的身体动作，都会变得困难无比。在徒劳无功地给我们的肌肉和大脑输送更多氧气的过程中，我们的血液就已经在血管中急剧变稠，因此，在这样的海拔停留的每个时刻，或者登上更高处的时候，我们患上中风和血栓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从而一命呜呼。而且讽刺的是，我们血管中的血液因为缺氧变成了暗红色，这样一来，脸颊、嘴唇和四肢就呈现出青紫色。

唯有偶尔吸一口“英国空气”才能有助于我们避开这些较为严重的问题。

而且，我们依旧在珠峰顶峰之下5500英尺的地方。

我心里琢磨着我们得赶快上山，可想归想，我还是钻回我的羽绒睡袋去补眠了。我承认，我先从氧气罐里吸了一大口氧气。我冰冷的双脚和脚指瞬间便暖和了过来。

接下来有人或有什么东西闯进了帐篷门，我猛地醒了过来，想要坐起来。三次尝试之后，我总算坐直了身体。

原来是雷吉出去了。去上厕所？我琢磨着，可接下来我就注意到她的睡袋也不见了。

进来的人则是理查，阵阵雪花随他一起飘了进来，而且他还带进了一阵冷风。如果不是他早前绑在鹅绒外套手臂位置的红带子，我根本就认不出来面前的这人是理查：他身上落满了雪，还结着冰，飞行头盔、巴拉克拉法帽和护目镜边缘都是冰锥，他用带着巨大连指手套的手把冰弄掉，寒冰破碎的声音不绝于耳。他背着覆盖了一层冰的氧气装备，可他的脸上并没有带着氧气罩，我肯定调节阀被关闭了。

“今天早晨真冷啊。”他气喘吁吁地说。

我把表拿出来。早晨7点刚过。

“你去哪儿了，理查？”我注意到J.C.把他的胡子整理得比我的好看多了。我的须茬好像都长出来了，而且痒痒的。

“就是去看看北部山脊是不是适合攀登，”理查回答，“看来不行。”

“是雪的缘故吗？”我说。

“是风，”理查说，“风速肯定已经超过了每小时120英里。我试着去爬那些石板了，可在我攀爬的时候，我被风吹着，身体前倾得特别厉害，以至于我的鼻子差不多都贴到了花岗岩上。”

“你一个人去登山？”让-克洛德说，他的声音中夹杂着一丝指责，“你一直都不建议我们这么做，理查。”

“我知道。”理查摸索着把乌纳炉放到温伯尔帐篷主区外的前部区域里，用他那冻僵的双手尝试在主区内点燃火柴，然后去点乌纳炉。可是风一来就会把火吹灭。“他妈的。”他说。然后他把炉子拿到了主区内，这个举动彻底违反了防火安全协议。我替他点燃了梅塔燃料，他把一大锅雪放在小前厅区内风最小的地方。

“我看我们去不了五号营地了。”他说着拉开了外层衣服的拉链，仿佛帐篷里的温度没有达到零下，而是像热带一样暖和。

“我把头钻进帐篷里，把他们都叫起来了，”理查继续说，“雷吉之前已经醒了有一会儿了。一看就知道特比和登津·伯西亚感觉不舒服。她在给他们吸英国的空气。不过几分钟之后她就会过来，参加作战会议。”

“谁向我们宣战了，我的朋友？”J.C.问。

理查笑了，露出一口白牙，新长出来的胡子上依旧摇晃着悬挂的冰锥。“我想是这座美丽的大山向我们宣战了，我的朋友。或许是上帝，或许是神明，或许是命运，也或许是机遇，反正他们认为我们有能力迎接这个挑战。”突然间他摘掉了里面一层连指手套和丝绸手套，猛地把赤裸的青紫色右手伸向我，“杰克，昨天晚上我把你的书拿走扔掉了，现在我为我的白痴行为诚挚地向你道歉。我这样做真是不可理喻。等这

次探险结束，我们一回去，我就买一本新书给你，或许还可以找布里吉斯签上名。”

自从1913年以来，罗伯特·布里吉斯就成了英国的桂冠诗人，因此我觉着这倒也不失为一个还不错的提议。

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只好握住他伸出来的手。真像是抓住了一块冰冻牛肉哪。

雷吉走了进来，把她身后的帐篷门系好。她穿着我们给她的鹅绒外套。看她身上这副打扮，唯一不适合攀登这座山的就是那双高帮拉普兰德毛皮靴了，在晾干登山靴的时候，我们几个人比较喜欢穿这种靴子在营地活动。拉普兰德毛皮靴的鞋底相对较软，不适宜用来攀登近乎垂直的积雪、岩石和寒冰。

“登津·伯西亚病了。”既没有打招呼，也没有任何前奏，她便直截了当地说道，“六七个小时以来他一直在呕吐。我们得送他下去……至少要去三号营地，可最好到更下面的营地去。”

理查叹了口气。我们现在必须做出艰难的决定。如果我们留在北坳的四号营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身体会越来越虚弱，可这里的位置很好，如果天气好转，我们就可以冲向北部山脊的五号营地。然而，可能一个星期，或者更长时间内都不会有好天气。可如果我们选择下去，就非得耗时、耗力背运装备不可。位于那面冰壁脚下的三号营地已经住满了夏尔巴人，每个帐篷里都有人。有些人可能已经患上了高山疲劳症，还可能必须把他们转移到山下的大本营去。我们的装备都分布在一号到四号营地之间，其中包括预备背上五号、六号营地的装备，还有用来在那里搜索珀西瓦尔尸体的装备，而且现在让夏尔巴人轮流背运装备的精心安排也泡汤了。

我知道，迄今为止的每支珠峰探险队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管计划多么周详，不论挑夫的队伍多么庞大，均无一例外，现在我们处在海拔23,500英尺，在一顶随风摆动的温伯尔帐篷里挤作一团，感觉束手无

策。

“我把登津送下去，”让-克洛德说，“而且我会带着特比·诺盖。”

“特比感觉还好，”雷吉说，“只是有点儿累了。”

“我们三个用绳索连在一起，他可以帮我照顾登津，”J.C.说，“而且如果有必要，我们俩还可以帮登津下到二号营地或一号营地。”

理查想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如果我们现在都下去，就得把六个夏尔巴人挤出三号营地的帐篷。”

“我们只剩下三个你设计的祝玛了，如果我们不得不跟着你们下去，或者在更高的地方设置固定绳索，就得用它们来扣住固定绳索下山或上山。”我说。我感觉我的头脑像是被毛茸茸的羊毛裹住了似的。

“我还知道怎么打摩擦力结。”雷吉说。

我真想用力弹我的脑门。我们这么快就依赖于那些新装置了。相比J.C.造出来的那个机械装置，下山时在固定绳索上打摩擦力结或许要安全得多。是不太方便，可绝对稳稳当当。

“哦，我们三个人，杰克，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和我，还得决定我们要在这里待多长时间。”理查带着结冰的胡子说，“睡觉时我们可以用氧气罐，到了夜里，如果我们感觉无力，氧气也可以助我们缓解这种状况，可留在这里把英国的空气用光绝对是一场不能取胜的比赛。那意味着还得背运更多的吸氧装置上来，留待我们在五号和六号营地进行实际工作时使用……更何况尝试登顶或不停寻找珀西瓦尔勋爵和梅耶时也得用氧气……我们准备的数量只有那么多。关于我们三个人下一步要做什么，各位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简直大吃一惊，理查居然会让我们对这事儿各抒己见，或者说貌似他有此意。无论是出于他的从军背景还是个人品性，在任何情况下他往往都会充当领导者的角色。而且在大吉岭上我们早就都同意了，在此次探险中，但凡涉及登山的事儿，都由他来做主，就连雷吉都赞成这一安排。

短暂的沉默过后，让-克洛德说道：“我觉得今天我可以把登津送到他所需的最低营地里去，然后在天黑之前返回四号营地。我还可以让人给帕桑和其他人接力传达命令，告诉他们，一旦天气稍微好转，就由那些人通过接力方式把装备运上来。”

“暴风雪这么大，狂风这么猛烈，”雷吉说，“你真能下山之后再爬回来吗？”

让-克洛德耸耸肩。“我想可以。在阿尔卑斯山的时候，在类似的天气下我就这样做过……而且那时候也没有我们现在在那面冰壁和冰川上布置的固定绳索。我会带几块新电池，好用威尔士矿工头灯在天黑之后攀爬最后一段路程。”

“好吧。”理查说，“我建议我们按照让-克洛德的计划行事，今天由他把登津送到所需的最低营地，让特比到下面去，这样就有额外的地方给下一队夏尔巴人，这些人将负责把装备从这里背运到五号营地去。不过只限时24到36小时，我们四个人在这里停留的时间不能超过这个限制。你们觉得怎么样？”

他又让我们各抒己见，我再一次感到惊讶。我告诉我自己，这表示理查是多么尊重我们的意见。

“我同意。”雷吉说，“现在是周六早晨。要是到了下周一早晨，风雪还不停，或者依然不见减弱到足够的程度，我建议我们那时就全都下山，至少要到二号营地去。夏尔巴人肯定会给我们让地方，或者他们也可以去大本营。”

“明天是周日，也就是5月17日。”让-克洛德小声说。

理查只是盯着他看，没有出声。

“那是你计划中的登顶日期，理查。”

理查唯一的回应就是用那只赤裸的手捋了捋他那潮湿的胡子。大部分冰还挂上面，可有些已经融化了。

J.C.开始穿外套。“我现在就去找登津和特比，带他们下山。雷吉，

怎么决定还是看你，但我建议你搬到这顶温伯尔帐篷里来，等到更多的人上山来，登上北坳之后，你再作打算。哪怕是一点点身体的热量都能帮助你熬过这段时间。等我回来，就我们四个人住在这里。我带回来的夏尔巴人可以住在另一顶帐篷里。”

“我同意。”她说，“我去拿我的东西，并且告诉登津和特比知道你要带他们下山，让-克洛德。我马上就回来，而且……啊……我会带本书回来看……是狄更斯的《荒凉山庄》。我想这书是安全的，不会被搜查和没收。”

理查只是一边后悔地笑着，一边摩挲着他的湿胡子。

*

凌晨3点30分，小小的铜表锤头在我的心脏上方有规律地振动着，我猛地醒了过来。我立刻意识到有什么东西消失了……不对劲儿。

原来是风停了。一丁点儿声音都没有，只有其他几个人粗重的喘息声。因为我们的呼吸，帐篷内壁结了一层霜，可帐篷壁一动不动。天气非常非常冷。我更加仔细地聆听，可既没听到风声，也没听到从前风吹雪撞击帐篷帆布发出的持续不断的背景声音。

我穿好靴子和鹅绒外套，尽量不弄出动静，爬出睡袋，努力在不吵醒任何人的情况下悄悄溜出帐篷门。让-克洛德是在天黑之后回来的，那时候已经将近晚上10点了。他说他已经把登津交给了二号营地的四个夏尔巴人，他们肯定会顺利地把他送回大本营。我们给他留了满满两热水瓶的水，他几乎把这些水都喝光了，然后还没来得及把整个身体都钻进睡袋就睡着了。

来到外面，我伸伸四肢，小心翼翼地走了几步，远离四周堆满积雪的帐篷。我走出了很远，肯定已经进入了冰隙区域，或者来到了北坳的边缘。等我确定所在的地方安全后，我便站定身体，上下左右地张望。

好一副壮丽奇景啊。

月亮并非满月，介于半圆和四分之一圆之间，月光却分外明亮，在

银色月光和满天星光的照耀下，我身后的章子峰及我上方的珠峰雪坡和顶峰闪烁着晶莹的白光，仿佛是它们自己散发出了冰冷的苍白清辉。在我的北面，在北坳之下，被月光照亮的厚重积云在乳白色的光线下翻滚着，浓稠得一如翻腾的牛奶，向着北坳最上方200—300英尺范围内汹涌奔腾。三号营地和下面的一切全都被云雾遮盖住了，不过这里上方的天空布满了星辰和明月，因此明亮无比。在北方远处，云雾升腾，仿佛闪光的巨大蜥蜴类动物生着羽翅的脊柱，我可以看见一座座8000米以上的冰雪顶峰延伸向西藏深处。

“令人难以忘怀的美景，不是吗？”

一个轻柔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好险我没跳到山坳下面去。原来是理查。

“你上来多久了？”我轻声说。

“一会儿。”

“下面是刮季风吗？”

理查的身形黑乎乎的，他摇了摇头。“别忘了，季风是从西方和南方吹过来的。那一直困住我们的暴风雪，是从北方形成的。在西面的季风来临之前的一个星期到十天内，会出现从北方形成的各种气候。这一个来星期内的气候就是一年中最适合攀登珠峰的气候。”

他从一个热水瓶中倒出了什么东西，然后递给我一个杯子。我大口小口地喝了起来：原来是不冷不热的阿华田即饮饮料。

“你觉得现在是出现好天气的最佳时机吗？”我轻声说。

“说不准，杰克。不过我觉得今天我们应该向五号营地挺进。”

我抿着我的饮料，点点头。“我是不是要去叫醒其他人？”

“算了，还是让他们再睡一会儿吧，”理查轻声说，“让-克洛德累坏了。我知道雷吉睡得不是很好……不停地吸氧。我去给你们几个登山的人做早餐，一个小时就好。你可以睡到5点再起来。”

“你们几个登山的人？”我重复了一遍他的话，“你今天不去五号营

地了？”

“不去了。”他对我说，可他的目光却一刻不停地掠过笼罩在月光之下的北部山脊、东北山脊和珠峰顶峰，“我们在那里搭了两顶米德帐篷，如果运气好，现在它们依旧好端端地在那里等着你们。你、雷吉和让-克洛德可以住在里面，为搜索珀西瓦尔勋爵做准备。依我看，如果要进行有效搜索，我们还得尽可能在最靠近27,000英尺的地方建立起六号营地。你们三个一开始攀登，我就会到下面去，今天早些时候带着帕桑和最强壮的老虎夏尔巴人上来。我们会使用让-克洛德的自行车装置把沉重的装备运上北坳，然后重新打包食物、吸氧装置以及至少一顶帐篷，留待在最高营地使用，明天早晨，也就是周一，把这些东西送上去给你们。”

“今天是登顶日，”我低声说，“17日。”

我可以看到理查的牙齿在月光下闪着微光。“如果没有搜索任务，或许可以。我们四个人一路向上，尝试登顶，天黑时返回五号营地。”

“可你不打算这么做？我以为我们三个人要向顶峰发起冲击，然后才去搜索。你为什么会变卦？”

那个瘦削的身影摇了摇戴着兜帽的头。“我可以向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撒谎，说我们会在从顶峰下来的路上搜索她表弟的遗体，可我之前已经上去过26,000英尺了，杰克。一旦冲击过珠峰的最高山脊，这座该死的大山就会让你油尽灯枯。前一天你的肾上腺素暴涨，准备好征服这座山的顶峰，上刀山下油锅都在所不辞。转过天来，就得要夏尔巴人帮助你摇摇晃晃地下到大本营去，你的力气消失了，心脏膨大，双眼半盲，脚指和手指都冻伤了。我真想今天就向顶峰发起冲击，可我答应了那位女士，我们要去寻找珀西瓦尔，我们得用几天时间来做这事儿，然后再看看我们是不是还有力气去尝试登顶。”

我抬头看着在我们上方耸立的北部山脊，那里无比陡峭，白色的冰雪覆盖着鲸背状的黑色岩石。我没有带吸氧装置出来，所以我发现自己

正喘着大气，以便可以在这里屹立不倒。我有一点点因为这个暂缓计划而松口气，我可不愿意像去年的马洛里和欧文一样，消失在那样的海拔高度，可我更多的是陷入了深深的失望中。或许我们的登顶梦要就此告終了。为什么理查会在最后一天改变主意。我们的目标始终都是登上这座该死的高山的顶峰啊。

“那意味着要在8000米之上停留很长一段时间。”我终于大声说道。

“或许吧。”他似乎承认了他的决定会使我们错过登顶珠峰的最佳时机，可他没有告诉我他为什么会做出这个决定，尤其是关键时刻才放弃的原因。我可以看到，东北山脊在我们上方远端犹如一条布满钻石的大道在闪烁微光，一直延伸到顶峰。以往那种夺命狂风现在彻底消失了。

“你认为找到珀西瓦尔勋爵的机会大吗？”我终于挤出这句话。

“不，”理查说，“我猜连百分之一的概率都没有。可我们已经承诺过我们会尽力寻找。我们拿了布罗姆利夫人的钱。”

对此我没有发表意见。我把空杯子递给他，他把它放到热水瓶的顶端并将之拧紧。

“再去睡会儿吧，杰克。吸几口英国空气，保保暖，如果可以的话，就睡一会儿。等我用乌纳炉把早餐热好，就去叫醒你们。”

在慢慢走回帐篷之前，我最后看了一眼这片充满了魔力的景色：珠峰及其相连的较低山峰在星光下闪烁其华，云雾聚集于北坳之下汹涌翻滚，唯有微微可见的浪花溅沫般的飞雪飘带从那座终极山峰的顶峰处飞扬下来，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即将向着那里攀登。自从我们离开英国以来，我的一部分自我第一次感觉到，今天我们原本真的可以登顶这座该死的高山，而且这一次我是有了真真正正的信心，而不是那种毫无实际意义的虚张声势。如果我们不会浪费太多时间去寻找一个死人，那么未来几天内我们仍有机会登顶。确有可能。

1925年5月17日，星期日

结果，今天只有我和雷吉迈着沉重的步伐去攀登那面花岗石板岩侧壁，前往五号营地。

让-克洛德承认他有点儿不舒服，“有点儿没精打采”，他借用理查的英国说法这么说，然后我们一致认为他应该和理查一块到下面去，帮助组织把装备运到北坳上来，明天再背运到五号和六号营地。

“这倒有机会让我的自行车大显身手了。”J.C.说。

我想我还没有花篇幅描述过这个新奇的装置，让-克洛德把它拆分开，一路穿越西藏运到这里，并在我们登上北坳的第一天便把它尽职尽责地组装了起来。这个新发明的确由自行车零件组成，包括自行车座椅、脚踏板、齿轮和自行车链条，不过这东西还有个软垫靠背（因为使用这个新发明的人需要一边躺着一边踩踏板，过程中膝盖要比头部高）和向四个方向延伸出6英尺的金属支柱，让-克洛德用冰锥、登山钉以及蛛网一般的绳索把每一根支柱牢牢固定在那道冰架之上。那个自行车式小装置绝无可能从那道狭窄的冰架上掉下去，除非北坳上的冰川自己出

现大面积崩解。

脚踏板上方大约一米处有一个9英尺长的金属臂，J.C.将之拆分成三节运送而来，每一节长3英尺，组装在一起之后就变成了非常结实的水平法兰面，这东西也用多种拴系工具加固了，上面放有第三个自行车齿轮和滑轮组件。

在周五的暴风雪来临之前，我们只来得及运了两包装备来检测这个装置的性能，不过这个自行车装置虽然做工粗糙，效果却好得不得了。在1924年的珠峰探险中，夏尔巴人曾把绳索放下去，把装备拉上马洛里的冰隙（马洛里曾攀上了冰隙的最后200英尺冰壁），不过那些装备要相当轻才行。用腿和脚踩踏这个装置的踏板，通过减速齿轮获得的杠杆作用就能把装备拉上来，要比使用背部和手臂的力量提拉装备省力得多，而且拴系在连续循环的400英尺长理查奇迹绳上的装备最多可达到50-60磅。在23000英尺之上，踩自行车可以说是一项剧烈运动，这一点无可否认。可我们每个人都试了试，发现只在两个人的合作下，一个人踩脚踏板，另一个人在装备升上冰架时把它们从绳索上解下来放好，就完全可以把数吨重的物资运上北坳，再也用不着夏尔巴人排成没完没了的长队背运装备了，他们再也不必气喘吁吁地一次又一次停在绳梯或固定绳索上休息了。

“如果我能运一个汽油发电机来该有多好啊！”让-克洛德说。

可今天J.C.病了，要到下方的营地恢复，所以在这个风和日丽的周日早晨，只有我和雷吉朝着日出的方向，去攀登那面板岩山壁，前往五号营地。在我们从营地出发前，雷吉一个人站在距离我们几码远的地方，专心致志地把咝咝响的吸氧装置上的流量调节阀调好，趁着这个当儿，让-克洛德轻声对我说了最后一句话：“我的朋友，理查、登津和特比只在五号营地里搭了两顶双人小帐篷。如果我运气好的话，我可以一个人睡在其中一顶帐篷里。”

*

我和雷吉并没有用绳索拴系在一起，原因是什么我也不太搞得清楚。照我看呢，这是因为从北坳向上攀登那片几百码的雪原只能算是踢冰爪练习，过了这片区域之后，就到了那些该死的黑色花岗石板岩上了，我们几乎只能迈大步向上攀登这些高大的岩石障碍物。在沿着山脊线攀登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为数不多的山脊刃岭和可怕的突出岩石，不过我们采用横切攀登方式，移动到北壁同样向下倾斜的花岗岩石板上，然后向上攀登，绕过那些突出的岩石，然后向左移动，返回宽阔的山脊线，由此便可以轻易地避过这些地方。

这并不是说从北部山脊——或者说是东北山肩（对照上方远处那面直通顶峰的东北山脊而言），理查偶尔就这么称呼那里——摔下来不会死人。

在这个黎明前的清晨，风断断续续地吹着，与理查和他的两个夏尔巴人在周五遭遇的持续狂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次的狂风已经达到了飓风级别，理查他们三个人被吹得只能向前弯曲身体，以至于他们的头比他们的膝盖还要低，而且他们的鼻子几乎触到了他们面前的岩石石板。我和雷吉现在则可以稍稍向前弓着背走路。我听说过，在索姆河战役中，在顶着敌人的机关枪火力冲锋的过程中，法国和英国步兵都身体前倾，仿佛被风吹得直不起腰一样，我们现在的样子就和他们差不多。只不过偶尔会有狂风从后面猛吹我们的后背，把我们吹得摇摇晃晃，不停摆动手臂来保持平衡。在这里向后摔倒绝对会被摔成一摊烂泥。我们沿着山脊爬着，突然之间风仿佛从四面八方同时向我们猛烈吹来。雷吉被吹得只能向前倒下，带着连指手套的双手在她前面结冰的石板上一通乱摸，寻找抓握点，她并没有让风吹得向后摔倒，否则等待她的就只有万丈深渊。

我们真应该用绳索拴系在一起的。我知道，我的每一点登山感觉和登山经验都在告诉我们，我们应该那样做的，可出于某种原因，我愣是没有向她提出这个建议，或者坚持这样做。也许是我觉得这样做太亲密

了吧。

我头一次充分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不仅是理查和他的两个夏尔巴人，还有在此之前的几支英国高山探险队，他们在寻找合适营地的过程中都遇到过这样的困境。在我们的右边即西面，这道陡峭山脊的边缘和北壁都暴露在从西北方向不停吹来的狂风之下，威力十足的大风在那里肆虐。帐篷在该处连一个小时都坚持不住。可在北部山脊的西面就连可供搭建一顶帐篷的平地都没有，甚至一顶小帐篷都没地方搭。

在我们的左边，也就是东面，山脊在一定程度上倒是挡住了狂风，可在山脊的那一面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一道道无遮无掩的陡峭斜坡。而这些峡谷的尽头则是5000英尺落差的悬崖，下面就是绒布冰川主区，这些峡谷里星星点点地遍布着如混乱迷宫般的巨大倾斜岩石，身在其中，登山者立刻就会迷失方向，坏天气时尤为如此。

理查和马洛里在1922年以及马洛里在1924年都很担心下山的登山者会转错方向，误入这些具有垂直落差的峡谷死胡同。出于这个原因，我和雷吉今天早晨带了很多带红旗的竹竿，把它们深深插进主要线路沿线，而我们选择做标志的地方都是有人顶着暴风雪下山时可能会转错方向走向死亡的地方。

我们继续朝着阳光的方向攀登，用克罗克斯眼镜玻璃制成的护目镜依旧放在罩着皮头盔的额头上。在我们走出那片雪原、摇摇晃晃地登上北部山脊后不久，珠峰顶峰就一直金光灿灿。此时章子峰、马卡鲁峰、珠穆朗卓峰和附近其他高峰的山尖都闪烁着光辉，就连我们北边远处的高山雪顶也开始迎接早晨的到来。我殷切盼望着晨光能够照射到我们所处的山脊线海拔较低处，因为这里太冷了。即便穿着新羽绒服和毛毡靴也无济于事，只有不停地运动才可以使身体不至于在这样的海拔持续丧失核心热量，而不断地运动压根儿就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儿。

理查曾经对我们所有人演示过他和马洛里的高海拔深呼吸技巧，深深吸一口气，吸气的的时间要比自然吸气时间长，然后迈一步，停下来，

把气呼出，然后再深深吸气走下一步。但我和雷吉都在吸氧气，设定为较低流速每分钟1.5升，因此我们没法像理查曾经教给我们的那样做出那么大幅的动作。调节器根本不允许我们这样做。尽管如此，我和雷吉还是松开氧气罩，松开的时间足以让我们走完整整二十步，然后停下来一动不动，呼哧呼哧大口喘气，不过，不论是在雪坡上，还是这样的石板上，我们能做到的最好方式就是走完13步短步后就停下来。而且，每登高100英尺，我们停下来喘气的时间就越长，也越发频繁。

我不停地向下看，向四周看，而不是看我应该看的双脚。我就是忍不住要这样做。我始终钟爱所有高处的风景，而且在我的经历中，在我这短短二十几年的生命中，我所见的风景没一个能比得上在我们接近25,000英尺时从珠峰北部山肩看到的壮阔美景。我们身后建有一号到三号营地的东绒布冰川河谷之上依旧乌云密布，暴风雪徒劳地尝试把充满水汽的乌云卷向北坳，云层翻滚着，奔涌着，扑向彼此。在那些云雾之上，这里的空气是如此澄澈，而50英里开外的一座座顶峰看上去仿佛我们向下或向后退一伸手就能触摸到。我深深地弯下身体，把穿着羽绒和细帆布裤子的双腿叉开成V字形，透过露出的缝隙就能看到北坳上的四号营地：在这座被白色冰雪覆盖的鞍状山上，一顶顶绿色帐篷已经成了黑色斑点。

在理查和J.C.的迫切要求下，我和雷吉都穿上了12爪冰爪，在整个攀爬过程中都要穿着它，没完没了地徒步攀登这些石板时也不例外。一开始，穿着冰爪攀登岩石，脚下没有坚硬的靴底，让我紧张到不行，而且每迈一步，都得思考怎样抬起双脚，一旦走神，前爪尖就很容易被勾住，从而导致失足，可在向上攀登了两三个小时之后，我便清清楚楚地了解到站在冰爪上的好处。冰爪与岩石的真正接触点和钉靴的一样多，不过穿着冰爪向冰雪覆盖的岩壁过渡要容易得多：可以把前尖踢进冰雪中，同时以与攀登光秃岩石相同的速度向上攀登。而且，真正光秃的岩石其实并不多。虽然狂风大作，大部分岩石上的积雪还是冻成了光

滑的薄冰层。冰爪可以刺穿并深深插进这些冰中，安全保险，任何靴钉都无法企及。

我们当然也用到了长冰镐，每走13步我俩都会停下来，把身体深深弯下，倚在冰镐上急切地让吸氧装置把嘶嘶响的空气送入我们受尽苦头的肺中。我们每个人都带了三个氧气罐，并计划在前往五号营地的途中每人只使用一个，不过我们登山时用的并不是金属氧气罐背架，而是让-克洛德改装过的特殊背包。尽管需要多花几分钟时间才能把这种背包准备好，氧气管和调节阀必须穿过几个位置巧妙的孔洞，随后用带子紧紧地绑在一起，不过背袋里还可以放额外一些食物、衣物和其他几样东西，而这些东西原本只能强塞进垂在我们胸前或肩膀上的防毒面具包里，非常不方便。我当然知道三个氧气罐以及配套的阀门、软管和齿轮有多重，不过多亏欧文先生和克莱罗克斯先生的改装，所以即便算上我们背负的额外一些东西，总负重量也不超过30磅。而那些东西中就包括另一顶10磅重的米德双人帐篷，我们把帐篷分拆开，各背一部分。

阳光照射到我们身上。我意识到我身边的米其林轮胎先生正在做手势，示意我把护目镜拉下来。她的护目镜早已经戴好了。我很不喜欢这样做，因为这种特殊的眼镜会扭曲颜色，而且，戴上这东西和那该死的氧气罩，我就感觉自己被锁进了另一个世界里，就像个身上穿戴着沉重的金属头盔和潜水服的人。不过她是对的。此时我们身处向上倾斜的石板和低矮的岩石尖峰之上，这片区域很长，周围没有一点儿雪，但在这样的海拔高度，我们还是有可能患上雪盲症。如果攀爬时间太长，光是紫外线就会令人致盲，在深色的岩石上同样如此。我和雷吉都把小型军事望远镜放在了第一层衣服沙克尔顿夹克下面。望远镜并非攀登珠峰的必要工具，却有助于我们寻找她表弟珀西瓦尔的尸体。她并没有把望远镜拿出来，而且我也没看到我右边的北壁上有任何线索，值得我掏出我的望远镜。趁我们停下来掰开巧克力放进嘴里嚼的当儿，我问她是不是已经开始寻找了。

“山脊的两面都要找。”她嚼着巧克力气喘吁吁地说，“不过.....别忘了.....去年八月.....我和帕桑.....在登上.....五号营地.....的途中.....仔细.....找过了。当时.....两边.....都没有.....一点儿线索。”

我差一点儿就忘了，对于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来说，前往五号营地的这段攀登线路可以算是驾轻就熟了。可对我来说还是头一遭。

我们曾经问过理查，我们从北坳到五号营地需要多长时间，他给出了一个准确数字：五小时零十分钟，这真够有趣的。不过和所有迪肯式的事情一样，他真的检查了1922年和1924年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人使用氧气从四号到五号营地攀登时间的记录，从而得出了这个准确时间。

在攀登了五小时十二分钟之后，在我们上方几十码远的地方，我们终于看到了理查搭建在新五号营地上的两顶小帐篷。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这肯定是在开玩笑。

这是我所见过的最糟糕的营地。事实上，这里根本就算不上营地。那里是一处稍稍变宽了一点儿的山脊，在一片区域内，理查、登津·伯西亚和特比·诺盖搬来了很多岩石，搭建了两个倾斜得厉害的平台，比建在它们上面的帐篷还窄，而且这片区域只有一部分有遮挡，不会受到崩石和从高处岩脊处吹来的狂风的影响。

那两顶小米德帐篷甚至都不在同一高度上。一项位于我们攀登线路的右方，明显倾斜，边上就是悬崖峭壁。另一顶帐篷的位置甚至更为岌岌可危，比第一项帐篷要高出差不多30英尺，位于我们攀登线路的左边。第二顶帐篷真真正正悬浮于虚空之上，边上就是有5000英尺落差的悬崖，悬崖下就是绒布冰川主区。有那么一刻，我以为这只是理查和他两个夏尔巴人开的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玩笑而已。我们根本不可能在这里过夜，我心想。这他妈的根本不可能。

然而我可以理解理查选择这个地方的原因：对于较低的那顶帐篷而言，这道石脊是一道很棒的保护屏障，而理查他们用粗绳结成了一张网，把那顶看上去更为暴露在外的较高帐篷连接在它边上的三块砾石

上。每顶帐篷的迎风面都有新的积雪，但没有一顶帐篷倒塌或被吹走。

就算如此，我还是不能相信我们就要把性命托付给这个位于石板斜坡之上、选位疯狂的营地，真真正正闭上眼睛睡觉就更是不可能的事儿了。

可是，透过我的厚护目镜仔细察看这道山脊和山壁，我压根儿就找不到其他合适的地方来建营地。

雷吉转过身，坐在较低帐篷边上其中一块向下倾斜的大石板上。她把氧气阀关掉，摘下氧气罩。我也如法炮制。得不到充足的氧气，无法充分地呼吸，溺水的感受立刻袭来，恐慌感也随之浮现。好在我们克服了这种感受。

如同我之前想象过的海底潜水员一样，雷吉缓缓地解开了帐篷门上的带子，俯身朝里面看。这顶帐篷的入口面冲石壁，并没有面对陡峭的悬崖。

“睡……袋……和……这里的其他东西……都还在……理查……和那两个人……放置……的地方，”她一边呼哧呼哧喘着气，一边说，“乌纳炉和……梅塔燃料砖也是。可是……有很多……飘雪。落在……睡袋……里面……我们的身上可能会变湿。”

他妈的。哦，好在我们带了自己的睡袋来。此刻阳光是如此明媚，处在避风的地方，还有点儿热。我把外面一层羽绒服的拉链拉开。

“小……扫帚。”我一边说一边轻拍背包左边的一个外袋。

雷吉点点头，找回了那把小扫帚，然后她不知打哪来的力气，斜靠在帐篷上，把大部分积雪都扫了出来。她把那些睡袋从内向外翻转过来，拖到了阳光下，用石头压在上面起保护作用，以免偶尔吹来的一阵狂风把睡袋卷走。

接下来，她从里面的衣袋里拿出了一个高海拔气压表看了看。“25,250英尺。”她边说边喘粗气。这时候我意识到她正指着我们左下方的什么东西。

我花了一分钟才看清那是什么。一块冰雪覆盖的陡峭岩石上有两块已经撕烂了的绿色碎帆布。“1922年的……五号营地……”她说。

得知我们比1922年那支探险队的铁人高出200-300英尺建立营地，我不由得感觉非常满意，自信油然而生，不过这也挺傻的。

“1924年的……帐篷……在……哪儿？”我问。

雷吉耸耸肩。她以前说过，去年夏天她和帕桑爬上了1924年的五号营地，所以我猜她的确知道那个营地在哪里，不过此刻她太累了，所以没法告诉我。

一想到要冒着狂风待在这些岌岌可危的高处，我的阴囊就不禁一缩。因为曾经看过理查、诺顿和其他人的报告，所以不管我们选择哪顶帐篷过夜，我都很清楚这一天余下的时间要怎样打发。

首先，我和雷吉得准备一小张必需品清单，这里已经有一架乌纳炉了，我们得留着它，明天到更高的营地再用，然后我们就可以钻进睡袋里，在温暖阳光笼罩的帐篷帆布下，尽情享受那份并不真实的温暖。我们太累了，根本做不了任何有建设性的事儿，所以我们就躲在各自的睡袋里，睡上四十五分钟到一个小时，或许还可以吸几口英国的空气，借以驱赶已经在我们头盖骨里搅动的头疼，这疼痛真如同远处在东绒布冰川河谷翻涌的厚重云层一般。

接下来，我们中的一个——但愿是雷吉——使出浑身力气爬出睡袋，在此过程中她肯定会频频停下来休息，并且不断呻吟，然后爬出我们的日间帐篷，穿过十分陡峭的斜坡，找到距离我们最近的净雪。这样的地方距离这顶帐篷大约有10步远，而距离我们左上方那顶悬空于悬崖之上的帐篷只有四步远，然后用尽最后一点儿力量把两个大铝锅装满雪。

随后，我们就要轮流哼哼唧唧着一起点燃该死的烧梅塔燃料的火炉，再打开一些食品罐头和包装袋——在这样的海拔高度，这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花两个小时做一顿难以下咽的晚餐，或许是干肉饼，

也可能是罐头牛肉（理查打包了很多这东西带来，所以他肯定很喜欢），然后“煮”一些不冷不热的茶，加大量糖和炼乳进去。

我上气不接下气地琢磨着，或许我可以睡上一天一夜，我们的热水瓶里还有水，够我喝到明天的，也可能到不了明天我就没命了。随便吧。

雷吉说了一句话，让我吃惊得够呛，而且吃惊二字都不足以描述我的感受了。她说：“去……六号营地……你说……怎么样？”

“今天？”我几乎是尖叫着说出了这两个字。

她一面点头，一面从拉链拉开的芬奇羽绒服里面拿出了一块精致的女式手表，说：“还没到中午呢。理查说了……他们从五号营地……到六号营地……只用了……四个半小时。到不了天黑……我们就能到那里。”

有那么一刻我肯定这纯粹只是说说而已，雷吉不可能是认真的，可随后我看着她那张已被晒黑的脸，看着位于拉低的氧气罩和抬高的护目镜之间的她那双明眸，我就知道她绝对没开玩笑。

“他们是在……早晨……开始……攀登的，”我说，“而且是在休息过后才动身的。”

雷吉摇摇头，我见到她那头蓝黑色的长卷发从鹅绒帽兜下的羊毛帽里掉了出来。“在这样的高度……你不能休息。身体会……受损伤。睡……也睡不着。今晚……我们或许也能……再向上攀登……1700英尺。明天一早……开始寻找……珀西。然后下山。”

“理查和J.C.希望我们留在这里……留在……五号营地。”我勉强说出这句话。

雷吉耸耸肩。“我会给他们留个字条。”她从内袋里拿出一个小皮本和一小截铅笔。

我的老天，我心想。她来真的！

我只好使出王牌。对此她很可能无言以对。这会救了我们的命……

至少我的小命会因此保住。“那里……根本没有……六号营地。”我说，努力假装出非常遗憾的语气。“我们都不知道该在哪里……搭建营地。天黑之前……我们不可能……建立起营地。无遮无掩的，我们肯定会没命的。”

“噢，这不成问题。”雷吉说。她起劲儿地写着她的字条。随后她把半干的睡袋推回倾斜的帐篷里，先给我看了看字条，然后把它放在最近一个睡袋上面，用一块石头压住。那张简短的字条（我肯定这玩意儿绝对是我们的死亡判决书）上是这样写的：中午抵达五号营地。二人皆好。决定去27,000英尺左右建立六号营地。明天会在山壁上开始搜索。雷吉。

她把帐篷门系紧，我们不住哼嗨着，气喘吁吁地站了起来。有那么一秒钟我有些头昏眼花，好悬没头朝下摔下2000多英尺，掉到北坳上，我连忙摇摆手臂，乱摆的手臂就像不会飞的鸟儿那已经退化了的翅膀。如果我真的向后摔下去，这里和我们下方的陡坡都阻止不了我下滑的趋势。我继续摇摇欲坠，东倒西歪，摇晃着手臂徒劳地寻找平衡，接下来我感觉到雷吉一只强有力的手抓住了我的上臂，把我的身体拉正。

我终于找到了平衡，貌似恢复了正常呼吸，这时候她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等第一个氧气瓶……空了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丢掉。”她说，然后拉上了氧气罩，“或许在第二阶段……的攀登时……我们应该……少用一些氧气。更多的……留到……明天用。”

“当然。”我气喘吁吁地说道，我的氧气罩就放在我的嘴唇下方，“你说什么……都对……夫人。”

我们转过身，面对滑溜溜的黑色花岗岩石板和冰雪，那里特别陡峭，既十分凶险又难以攀登，并准备迈出我们的第一个13步。刚到下午，天气寒冷无比，阳光越拉越低，在我们上方差不多6000英尺之处，冰雪覆盖的珠峰顶峰三角岩西壁开始闪光。浪花溅沫般的雪再一次被狂

风卷着，向东南方向延伸出好几英里。我开始想象着27,000英尺上狂风大作的情形，我们的目的地就在黄色地带下方几百英尺处，而黄色地带则是最后一道有形的地标和分界线，从那里向上，便是东北山脊和那道直通顶峰的笔直——虽然这几乎有些不太可能——山脊线路。不过我只能叫停我的想象力，不然的话，我一准儿会找块砾石坐下来，开始像个小孩子似的哭天抹泪。

我们迈出了第一个13步。

1925年5月18日，星期一

“杰克，”雷吉轻柔地说，“要是你没睡着，出来看看这个吧。”

我当然睡不着。我们的“六号营地”只是一个令人伤心的笑话罢了。一顶10磅重双杆小米德帐篷被搭在了一块极端陡峭的石板上，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把我们的脚抵在帐篷向下倾斜的一端拴系的砾石上，倾斜着睡觉，好家伙，感觉就像是斜立着身体一样。在我们把帐篷搭建在山的这一面并加重帐篷的时候，好在我想着把另一块毯子系紧在那块石板的平坦表面上，如此一来，一整夜，在这个27,000英尺的异度空间中，彻骨的寒冷并没有完全从冰冷的岩石上钻进我们体内。

在黑暗之中我睡了几分钟。我还隐隐地意识到，尽管身在茧状睡袋里，可我和雷吉依旧可以说是依偎在一起，我们俩真像冬日里坐在伦敦一辆双层巴士的上层车厢里的两个乘客，挤在一起互相取暖，这辆车倾斜得严重，而且车厢里塞满了人。好在夜里的风不那么大。如果一直提心吊胆，等着在高空被风卷走，恐怕我连那片刻的半睡半醒状态都不能

享有。

“好。”我说着坐了起来，痛苦不堪地穿上外面几层衣服和靴子，一整夜我都把这些东西放在我的睡袋里。对于讲卫生，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背包里最后一双干净的棉袜穿上。就算不顶什么用，起码能在心理上略感安慰。

我从帐篷较高的一边爬出来，真挺像向上爬出一条挂满白霜的隧道，或许更像是出生之后居然发现自己身在月球之上。

在我们这个位于27,000英尺的快乐小家的另一边，阳光的光带渐渐下沉，我意识到，一段时间以来我听到的滋滋声根本不是下雪的声音，那是乌纳炉和梅塔燃料在可怜兮兮地接连融化一小锅又一小锅雪时发出的声响。这炉子烧水的时间肯定有一会儿了，因为雷吉已经装了三暖瓶……不冷不热的东西了。干这些活儿的时候她一直穿着所有的衣物，坐在卷起来的睡袋上，靴子抵在一块石板的脊梁上，以免从这座山上滑下去。

我努力回想水在27,000英尺上的沸点，是91摄氏度？还是90摄氏度？反正不久之后这个温度就会变得非常低，如果我们不停地向上攀登，似乎就算没有炉子加热，锅里的水也会开。

事实上，我隐约记得乔治·芬奇说过，如果我们人类设法去到宇宙空间，完全在大气层之上，我们血管和大脑里的血液就会沸腾，即便我们身体背阴一面的体温或许会低于零下200华氏度也是一样。“当然了，”为了让我们感觉好过点儿，芬奇只能做出补充（当时我们正在那家四星级的苏黎世餐厅里吃甜品），“你们倒是不必担心你们的血液会在外太空里沸腾，因为你们的肺和身体早就已经爆炸了，就像那些我们偶尔从深水中捕捞上来的可怜深海生物一样。”

听了这话，我忍不住把满嘴的布丁都喷了出来。

我把我的睡袋从倾斜的石板上拉上来，打算坐在雷吉身边。我想把睡袋塞到屁股底下，这时靴子突然一滑，而我并没有穿冰爪，因为我的

手指根本绑不了带子，在我的脚后跟触到另一块楔形岩石支撑住我身体其余部分之前，雷吉再一次伸出了强有力的手，把我扶稳。之前我们不得不在北壁攀爬不长的一段距离，这才找到了这片差劲儿的营地，而去年马洛里和欧文的六号营地现在根本连影儿都没有了。傍晚阴影很长，岩石如迷宫一般，雪花打着旋儿，也可能是我们没有注意到，而且这里的山壁毗邻北部山脊，就处于黄色地带之下，貌似并没有特别陡峭，可真要是脚底一滑，便会摔到6000英尺之下的东绒布冰川上。少年乔治·马洛里曾经攀登过一座坡度为35度到40度的石板瓦屋顶，那次攀登举世皆知，或许这里的山壁和那个屋顶可有一比。

“你感觉怎么样，杰克。”我意识到她并没有用氧气，所以我很高兴我也没有把夜里使用的氧气罐拉出帐篷。

“好极了。”我没精打采地说。如果说在五号营地那样的海拔，我的脑袋里装的都是羊绒的话，那么在六号营地这里，我感觉我的大部分大脑都已经变得空空如也了，唯有头疼一直萦绕不去……思考或说话都可以让头疼跳出来折磨我一番。

“你整夜都在咳嗽。”雷吉说。

这我倒是知道。我持续不断地咳嗽着，有时候我真以为会把内脏都咳出来。照我看，这咳嗽一准儿是因为在这样的海拔之上，令人难以置信的干燥已经蔓延到了肺部最小的囊泡，并使得喉咙里的黏液都干涸了。

“就是太冷了。”我说。事实上，我感觉有个坚硬的东西卡在了我的喉咙里。一想到这个，我就感觉很恶心，我赶紧把这个念头甩脱。

雷吉张开双臂。“我想你或许乐意看看日出。”

“哦……是的……谢谢。”我含糊地说。

我的老天，那简直美极了。我那一部分失灵的大脑和渴望温暖的灵魂都依稀感受到了眼前的美景。片刻之后，我眼中所见的真实美景和冉冉升起的太阳带来的些许温暖便开始进入了我的躯体，只是我的躯体现

在有些行动迟缓，快被冻僵了，咳嗽起来没完没了，而且在瑟瑟发抖。

在这一刻，毫无疑问，我和凯瑟琳·克里斯蒂娜·雷吉娜·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是这个地球上触及太阳光芒位置最高的人。我看向我的左边，伸着疼痛不已的脖子抬头凝视珠峰峰顶，它是如此接近！却又无限遥远！此时此刻，它就在我们上方2000英尺处，这2000英尺的距离几乎无从攀爬，而从我们西边的山脊线前往那里只有不到1英里的距离，太阳把光辉洒向顶峰的红色岩石上。在连接顶峰的最后一段山壁下方，顶峰三角岩上一片闪烁光辉的雪地看上去宛如仙境，根本不属于这个尘世。

我没精打采地想，这样的海拔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人类命里注定与这里无缘，也不会逐步进化以适应这里的环境，我忍受着在我身体里搅动的轻微疼痛感琢磨着。与此同时，一个完全自相矛盾的想法冒了出来——命中注定我来到了这里。我倾尽一生等待的就是要来征服珠峰。

约翰·济慈怎么评论消极能力来着——一个人在心里同时怀有两种对立的想法，不需要竭尽全力使这二者和谐一致？这可问倒我了。或许这话压根儿就不是济慈说的……没准儿是叶芝说的，也可能是托马斯·杰斐逊或爱迪生也说不定……我到底在胡思乱想什么呢？

“给你，喝点儿这个。”雷吉说着把其中一个暖水瓶交给我，“不是很烫，不过里面有咖啡因。”

喝了这些不冷不热的咖啡，我险些没吐出来，不过我转念一想，在这个世界之巅，雷吉天还没亮就起来了，给我加热咖啡，供我早晨享用，把咖啡吐到身上可不是什么感谢她的适当方式。

我注意到雷吉不时用悬挂在脖子上的望远镜仔细观察我们下面的一道道斜坡。

“看到什么了吗？”

“北壁上的雪太多了……乍一看……雪下面的每块岩石和砾石都像

是人的尸体。”她把望远镜放下，“没有。什么都没看到。只能看到两个

人径直朝我们爬过来了。”

“什么？”我说着把她的望远镜拿过来看。就算有她的指点，我还是过了一会儿才看到了她说的人，因为这两个人完全像是两个灰色的斑点沿着山脊在灰黑色的岩石上慢慢移动。只有在他们在偶尔出现的雪地前方移动时才能真正看出这两个斑点是活的，而且是在向上攀登。

“理查打头？”我说。

“让-克洛德呢？”

“他不在，连在绳子上的第二个人个子很高，不是J.C.。肯定是一个个头儿很高的夏尔巴人，理查叫来的……等等！是帕桑！”

她把望远镜拿了回去。我看到她的脸上闪着快乐的光芒。天空碧蓝，天气越来越温暖，云在我们下方远处的河谷上方盘旋，看得见的壮阔冰川蜿蜒延伸向没有低矮云层的地方，许多海拔20,000英尺的高峰在太阳光线的笼罩下一个接着一个地竞相闪光，像是一连串金色蜡烛被逐个点燃。不知怎的，有了美丽的她，眼前这个世界就完美了。

这两个人又用了半个小时才走到我们近前，在攀登最后一段距离时，很多时候他们都是穿过迷宫一般的沟壑向上攀爬，这些峡沟起始于黄色地带下方约1000英尺处，并且向我们上方的山脊线延伸，所以我们根本看不到他们，正因如此，他们可以说是突然之间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我和雷吉一边等着我们的朋友爬上来，一边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包括一些英国饼干、几块巧克力、几勺只解冻了一半的通心粉，然后又加了点儿巧克力和咖啡。这期间我和雷吉并没有开口交谈。我曾经梦想成为一个作家（我在巴黎见过那个叫海明威的家伙之前，至少还怀揣着这个梦想），而那些作家或许会将我和雷吉之间的沉默描述为“惬意”。于是我逐个叫出那些正闪烁光华的群峰的名字，借此让我昏昏沉沉的大脑恢复正常，也让我可以满足一下：那里当然是珠穆朗玛峰的悬崖峭壁和北峰；东边远处的肯定是干城章嘉峰的雪顶；西边是卓奥友峰；南边的洛子峰刚刚开始被笼罩于阳光之下；在阳光的照耀下，更为

遥远的詹卡山脉缓缓地褪去了模糊的影子，坚硬的花岗岩越来越清晰可见；在很远很远的西藏中部，有一座非常高的高峰，它正在清晰可见的地平线上方凝视着我们。我叫不出它的名字。

然后理查和帕桑到了，俩人依旧用一根60英尺长的理查奇迹绳拴系在一起。我和雷吉见状不禁看了彼此一眼，一是高兴，二是因为我们犯了错。在昨天的攀登过程中，我们始终没有用绳索拴系在一起，就连我们登上北壁后，或者不得不爬过沟壑，在陡峭的地方使用双手攀登时也没用。我真搞不懂，这只不过是我俩共同分享的一个小秘密而已，我居然会这么高兴。

“现在还不到早上7点呢。”雷吉说，“你们到底是什么时候……出发的？从哪儿出发的？”

自打我可以用望远镜看到帕桑以来，他的氧气罩就没放在脸上，而是悬垂着。我怀疑他已经把氧气用光了，因为我可以看见两个氧气罐的顶部从他的背包里伸了出来。那些氧气罐足够他从北坳登上这里，即便开大流量也没问题。这当然不像是帕桑医生在炫耀。没准儿不需要瓶装氧气，他也可以比我们欧洲人登得更高。不管事实是什么，反正理查一直带着氧气罩来到我们所在的石板处并站稳脚步，不过现在他关上了流量阀，拉下氧气罩，站在那里喘大气，好一阵子之后才回答了雷吉的问题。

“凌晨2点……刚过……就出发了，”他挤出这句话，“五号……营地。昨天……下午……到了那里。”

我瞧着他们的威尔士矿工头灯，强挤出一个笑容。这两套头灯依旧捆扎在他们的鹅绒帽兜下面，羊毛帽子上面。乔治·芬奇的鹅绒外套，J.C.的冰爪和其他各种发明，理查的新绳子和精心安排的后勤保障，还有我的闯劲、勇气和热情，有了这些，我们确实为这第四次也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小的一次珠峰探险带来了一些特别元素。然而，或许还是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的奇特矿工头灯和不论满月与否均从午夜开始登山

这个主意，才能真正决定我们此次可能攀登的最高高度。

“你们的速度很快。”雷吉说。她把她的睡袋铺开，放在理查脚边，“坐会儿吧，先生们。不过先要确保你们的鞋底和脚后跟牢牢抵住什么东西才行。”

帕桑咧开嘴笑了，站在那儿一动不动，转过头看着眼前的景色，随后又转过头看着黄色地带，东北山脊以及珠峰的顶峰三角岩，它们赫然耸立在我们上方，貌似与我们非常接近。理查非常小心谨慎地摘掉背包，一边缓缓地坐下来，一边把背包搁在他身后的两块小块砾石之间。他曾经告诉过我们，1922年，在海拔26,000英尺，霍华德·萨默维尔放背包时一个不小心，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背包掉到了9000英尺之下的绒布冰川主区上。他们俩都没有带护目镜，理查的脸被高海拔的阳光晒得黧黑，他和帕桑看上去像哥俩儿似的。

“我们……之所以……速度快，”理查终于说道，“是因为……一些考虑非常周到……的人在陡峭的……地方……拴系了……数百英尺……固定绳索，”他冲着我们的方向点点头，以示感激，“沟壑内……带有红旗的竹枝……也帮了很大的忙。”

“反正一路到这里来我们能做的似乎只有这个。”雷吉说，脸上又露出了温暖的笑容。

“你们……提前一天……建立营地……做得很好，”理查说，“这样我们就有一整天的时间去搜索北壁了。”

“我们不会搜索整个北壁，是吗？”雷吉问。我知道她只是在开玩笑而已。

理查微微笑，指向下方。我注意到他的嘴唇已经干裂出血了。

“我们按照计划……假设东北山脊下方……是一片巨大的梯形区域……这片区域以北部山脊和第一台阶相交的地方为始。”他非常笨拙地转过身，抬头望着第一台阶，从他所在的位置只能看到第一台阶的顶部，他说，“我的老天，从这里似乎能够登得上去，是不是，杰克？不

过第二台阶.....”

雷吉把她的望远镜交给他，就像我之前一样，理查仔细观察了第二台阶。“攀登那里的岩石倒是有一点点难度，”他说，“不过当然了，这就是我们.....带你来的原因，杰克。在岩石上，你是我们的先锋。”

“‘攀登那里的岩石倒是有一点点难度’！”我大声惊呼，“在我欣赏日出的间歇.....我举着望远镜.....观察了大半个钟头.....这该死的第二台阶.....就和诺顿或者别的什么人在皇家地理学会描述过的一样。第二台阶是个庞然大物，垂直的‘舰首’高100英尺，他妈的绝对会把人吓得尿裤子。”我停下来喘了几口大气，“真抱歉我说粗话了，雷吉。”

“可以理解。”她说。

“无论如何。”理查一边继续说道，一边摘下外面一层连指手套，张开带着手套的双手，指向在我们下面延伸的陡峭岩石，“按照我们之前的决定.....我们会去搜索那片梯形区域，不过从这里的六号营地开始找起，要比从五号营地.....攀登上来再搜索简单得多。”

“你们还有力气今天去搜索吗？”雷吉问。

帕桑又笑了。理查露出一副苦瓜脸。

“我们还剩下两个满装氧气罐，”理查说，“你们俩呢？”

“每人两个。”我确认道。

像是想起什么似的，他把刚刚耗尽的那个氧气罐从背包里拉出来，拆下阀门和橡皮管。他刚要小心翼翼地把氧气罐放在凹凸不平的岩石之间，雷吉就阻止了他。

“我和杰克昨天晚上丢我们的第一个氧气罐时发现了一件.....好玩的事儿。”

理查微微扬了扬眉，他的矿工头灯就在他的眉毛上方。

雷吉从他手里接过了氧气罐，用两只带着手套的手将之高高举过头顶，用力掷了出去，氧气罐从此处山壁向外飞去。

氧气罐撞击到了下方60英尺处的斜坡，又弹起了50-60英尺，之后

再次撞到了岩石上，不断地向下猛冲，在明媚的晨光中变成了一个窄小的模糊影子，撞击发出的铿锵声不绝于耳，仿佛回响声永远都不会停止。随后氧气罐消失了。

理查摇摇头，不过还是笑了笑。“如果那东西掉到1英里之下的北坳上，砸到我们其中一个夏尔巴人朋友身上，我可不负责任。”他说，“这倒提醒了我。那道陡坡从这里的山壁向下延伸，最低处比我们正下方的五号营地低不了多少，一直连通到大深峡谷。我们的搜索区域.....就以那里为最低边界。”

“我还是那句话，”雷吉轻声说，“那依旧是数百英亩的面积。而且还是直上直下的。”

“还是有些坡度的，”理查说，“感谢老天。”他把手伸进拉链已经拉开的羽绒外套，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折叠的纸。纸展开之后，我看到了一张更为正式的图表，这图表是他画的，在穿越西藏的徒步行进过程中我们一直就此进行讨论，到了大本营又继续讨论。

那是一幅珠峰北壁的简图，这座北壁大致从此刻位于我们东边的北部山肩一直延伸到我们西边几百码远处的大深峡谷，在这幅图上，理查用四种不同颜色的墨水画出了四条自左至右呈之字形的横线，随后又从右向左折返画线，这些线条横贯了简图上的珠峰北壁。

“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理查正式地说，“迄今为止你是我们最好的登山者，所以如果你能继续向上攀登400英尺，前往这片凹地上方的黄色地带的底部，沿着黄色地带各条沟壑下方的山脊从东到西进行搜索，那就最好了。我认为.....你不需要爬进.....任何一条沟壑。使用望远镜眺望就可以了。那里的岩架逐渐断绝，到不了诺顿的峡谷，所以请不要超过那个地方。你可以把山脊上方的第一台阶当成一条山脊线.....过了那里之后，向西不要走出太远就返回。”

雷吉点点头，不过还是说道：“你让我去黄色地带底部，因为那里是最宽阔、最安全也是最容易以横切方式攀登的岩架，是不是？”

“恰恰相反，”理查说，他的表情十分严肃，“我要你去那里，是因为那条搜索路线有最长的一段落差。而且……”此刻他的严肃表情消失了，换上了淘气的神态，“……因为要到那里就要向上攀登，而我们其余人则要下山搜索。帕桑医生？”

“是？”帕桑说。这是今天我听到他说的第一句话。他的声音听上去没有半点儿而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反而如同在海平面上聊天。

“烦请向下几百码，到那块不太好形容的岩石侧壁处……”理查不再说话，给他指出了方向。所谓的“侧壁”还真的是难以形容，我们花了好几分钟才看清楚，不过照我猜测，去年，诺顿创下了世界最高攀登纪录28,600英尺，那时候诺顿和萨默维尔就是从大深峡谷退到了这面可翻越的“垂直山脊”上。当然了，这只是已知的最高攀登纪录而已，因为没有人晓得马洛里和欧文在殒命前到底登上了多高。

“只要那里足够结实，你就尽可能向西移动，然后向下爬几百英尺，沿一条最佳线路朝北部山脊向东折返。”理查接着说。他抬头看着这个大个子夏尔巴人，“帕桑，今天早晨攀爬过程中你没用氧气，好样的，不过在部分搜索过程中你或许想要吸一口英国的空气。只是让你保持警惕而已。”

“好吧。”帕桑说。他正手搭凉棚低头看着下方远处陡峭如屋顶的石板，这一大片宽阔区域正是他的搜索范围。

“我来负责这一大片凹地区域，位于帕桑医生负责的所谓难以形容的侧壁和五号营地之间。”理查说。

“那片区域太大了，”雷吉说，“而且非常陡峭。根本无遮无掩。”他耸耸肩。“所以我会非常小心的。别忘了不要摘下你们的护目镜，我的朋友们。即便身在深色的岩石上也是如此，切记……”

“诺顿上校。”我说。

“正是。”理查说，“我们每人使用一个氧气罐，把第二罐留起来今夜用，不过到下午两点我们应该一起回到五号营地。我相信昨天晚上我

们谁都没睡好，而且如果有办法……我不希望……还有人出现高海拔健康问题了。”他看着我，“你的咳嗽严重了，杰克。”

我暴躁地摇摇头。“继续吸瓶装氧气就会好的。”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我仍然感觉喉咙里像是卡了块鸡骨头似的，可我不愿意争论，也不愿意发牢骚。

理查点点头，显然不相信我的话，然后打开了他的背包。“我有东西给各位。”他说着拿出了三个很像手枪的东西，“这东西很短，用黑色金属制成，枪筒很宽。”

“决斗用的手枪？”雷吉开玩笑地说道。我是唯一听了这话嘻哈哈笑的人，不过很快我的笑就变成了干咳。

“我不知道卫瑞信号枪还有这么小的。”帕桑说。理查摆出卫瑞彩色信号弹，这东西比霰弹大不了多少。这些信号弹和信号枪比我见过的所有航海和军事方面的装备都小得多。我曾经见过理查在伦敦把这个词儿写在了一张清单上，当时也搞不懂他为什么这么做，而且出于某种原因他拼写的是“卫瑞”（Verey），显然这是英国拼写方法，不过我倒是一直知道这种信号枪的名字应该是“卫瑞”（Very），取自信号枪第一个设计者的名字。

“我在战争中使用过威百利-史考特马克三号信号枪，那是一种老式的大口径短枪，”理查说，“黄铜做的大家伙，喇叭状的枪筒。可以发射一枚1英寸口径信号弹，杰克，你可能见过那种1英寸口径卫瑞信号枪。不过一些德国科学家设计了这种枪体较小的12毫米口径卫瑞信号枪，用于夜间巡逻。我们缴获了一些。”他从他的背包里拿出了他那把较大的英国造卫瑞信号枪，借以向我们展示二者的区别。这把枪和配套信号弹比放在我们面前岩石上那些较小的德国造的要大上两倍。尽管枪身较小，样子丑了吧唧的，可这些玩意儿为黑色金属枪身，功能完备，而且一看就是德国造的。

“这么说。”我说。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早晨，于27,000英尺的珠峰北

壁，我偏偏开起了玩笑，“军队让你带走了三把较小的德国信号枪和你自己那把较大的英国造卫瑞信号枪？真够大方的！”

“我承认我确实拿走了这把大信号枪，”理查说，“压根儿没人想着把它要回去，而且我也没有提醒他们。复员期间这样的事儿多的是。给你们的小枪是我在厄玛-爱尔福特公司倒闭之前从他们那里邮购的。另外，让-克洛德的那把我昨天已经给他了。”

“该怎么用呢？”雷吉问，这才是现在应该关心的事儿。她早就拿起了一把信号枪，并且用力打开那个弹匣缺口确定里面没装信号弹，一看就知道她对枪支十分在行。她用手指触摸那些用颜色编码的较小12毫米口径信号弹，这些信号弹就放在理查手边一块平坦的岩石上。

“你们也看到了，这些信号弹有三种颜色，红色，绿色，以及在战争期间被我们称为白星色的颜色。”理查继续说。我不得不承认，他听上去一点儿都不像在做讲座，只是在给他的朋友们做讲解罢了。“我建议我们使用绿色来示意我们有发现，而其他人则应该过去找你。红色表示你碰到麻烦了需要营救。而一看到白色，就代表所有人该回五号营地了。”

“这么说，如果我掉到山下了。”我说，现在我依旧有些头重脚轻的感觉，而且有那么一会儿，我糊里糊涂地居然把搜索这个严峻的目标忘得一干二净了，“我应该在摔下去的过程中发一枚红色信号弹？”

另外三个人盯着我看，好像我长了两个脑袋。

“这倒也无妨，杰克。”理查终于说。

接下来我们都忙活了一阵，背好我们的背包，把卫瑞信号枪和信号弹放在背包外面的口袋里，就算不摘下背包也可以够到，而且远离我们的氧气罐，十分安全。

“杰克要负责搜索山壁较低的区域。”我们都把东西背好站起来时，雷吉说道，“你真觉得珀西瓦尔会从东北山脊上，或从北部山脊延伸出来的那面山壁上，摔下这么远的一段距离？”

理查没有耸肩，不过他那轻柔的声音里倒是夹杂着耸肩传达的不屑意味。“一旦人体从这种坡度的斜坡上摔下来，雷吉……往往就会持续滚落很长一段距离。如果如西吉尔所说，他是因为雪崩才摔下去的，那么珀西和梅耶的身体从跌落之初就会以垂直速度下跌。”

“这么说他们的尸体根本就不可能在这面山壁上了。”雷吉说。

理查没有回答，不过我们都能听见那句无声的“或许不会”。突然间在我们下方急坠2000英尺，那就是说他们总共垂直跌下了8000多英尺，光是想想都觉得毛骨悚然。

“布鲁诺·西吉尔说你的表弟和梅耶是因雪崩而丧命，可我觉得他说的不是实话。”理查补充道。这是我头一次听到他对这件事儿的判断。

“可如果珀西和梅耶是从我们上方东北山脊的另一面，也就是南面掉下去的……”雷吉道。

“那就找不到他们了，”理查干脆地下了结论，“跌落12,000多英尺，几乎垂直坠向康雄冰川。即便我们沿着……东北山脊攀登这座山……马洛里曾说他会这么登山……也没有理由去搜索南面。在那样的海拔高度，我们根本分辨不出尸体，抑或尸块。特别是一年来那里又落了不知多少雪。而且那里必定会有悬雪，打死我也不会接近这样的地方。”

“那我呢？”我问。

“你什么？”理查说。

“我搜索的区域啊？”

“哦，”理查说着指了指搜索网格地图上最边上那条蓝色墨水线，“我分派给你的是最危险的一片区域，杰克。那是最靠近陡坡的一段区域。我想你不必一路搜索到五号营地下方太远的地方，也无须下降到斜坡边缘。因为，从东北山脊跌下这么远的一段距离，我们人类的身体早已经四分五裂了，或者至少已经血肉模糊了，成了乌鸦的盘中餐……那是一种生存在高海拔地区的乌鸦，甚至可以飞到这样的高度

来。啊，我很抱歉，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

“为何这么说？”雷吉冷静地问。

“我的话有些过分了。”理查说。他低下头。

“先生，我曾经见到过高山上的尸体，”雷吉说，“而且我也很清楚，即便是在这样的海拔高度，如果梅耶和我表弟的尸体依然在这座山上的某个地方，那么食腐动物肯定能找到他们。”

“可是……”理查说。之前说了刺耳的话，他本来想说些好话弥补，可他几乎懵然不知现在又说错话了，“处在这一海拔高度的北壁可谓是一座高地荒漠。虽然只过了一年，尸体也应该变成了干尸。”

我感觉有必要改换一下话题，说些更高兴的事儿。我伸着脖子抬头看那个大高个儿夏尔巴人，说：“帕桑医生，我真惊讶你能不顾你的病人们爬到这里来。登津·伯西亚怎么样了？”

“他死了。”帕桑说，“是肺栓塞，高海拔引发了血块，血块移位后堵住了肺部主动脉。就算那天晚上我和他一起在北坳的帐篷里，我也无能为力，救不活他。在从一号营地转移到大本营的路上他就已经死了。”

“天啊。”我轻声对自己说。

雷吉看上去明显有些颤抖。“阿门。”她说。

1925年5月18日，星期一

理查为了去他的搜索区域进行搜索，要和我一起，下降到黄色地带下位于北壁的集水盆地中间区域，所以他建议我们在共同下降时用绳索拴系在一起。我立马就答应了。

我又一次想起，在向上攀爬的过程中固然有很多登山者丧命，但下山时丧命的人更多。我还想到，在马特洪峰上，下山时一个人要面冲外，而不是面冲山壁靠在上面，所以在陡峭但算不上垂直的斜坡上，登山者下降时不会像他们往上登时那样使用双手，而且你已经是向着地心引力的方向移动了，不管你在向下移动的过程中有多慢、多仔细都是一样。这面陡峭的石板雪坡在那片“难以形容的岩石带”下方延伸，理查曾经请帕桑去察看了一番，发现那里并不像马特洪峰那样陡峭。正是在马特洪峰的那部分山体上，爱德华·温伯尔第一次胜利登顶时，他四位同伴失足摔死了。可这块向下倾斜的花岗岩依旧滑溜溜的，相当危险，而且，相比爬下轮廓较为清晰、坡度小很多的北部山脊，从北壁的这个地

方爬下去要困难得多。

我们之前采用横切攀登方式折回了东边，向着北部山脊的方向攀爬，所以我意识到理查确实希望始终按照他为我们画出的搜索模式东西、折回东面、再向西进行搜索。

我们抵达了东边最远处山脊线附近的那道陡峭斜坡，那里比北部山脊低几百英尺。在这里，六号营地里唯一的帐篷被我们上方的巨石挡住，已经看不到了，不过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五号营地的帐篷（现在那里有三顶帐篷，昨天晚上，理查和帕桑在比另外两顶帐篷高出约80英尺的砾石上搭起了雷吉的大帐篷）。理查的搜索区域从这里开始，我们解开连在一起的绳索，我把我那部分绳索打成环状，放进背包里，小心放置以免绳子和输氧管缠绕在一起。从开始下山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开始吸英国的空气，此时理查拉下了他的氧气罩，把护目镜抬了起来。

“在那里的时候千万当心，杰克。千万不要失足。”在我们下山的时候，一股劲风吹来，这风几乎把他的声音都吹散了，不过我一直透过厚护目镜仔细看着他的嘴唇变化。我只是点点头，然后向山下移动。我的搜索区域从五号营地的三顶帐篷所处高度开始，不过覆盖范围一直到西边的北部山脊。

在到达了我觉得是指定给我的海拔高度时，我便朝着大深峡谷的方向折返，开始小心谨慎地采用横切攀登方式移动，我用负责登山的左手握住长冰镐，始终先是牢牢地把长冰镐楔入山壁，才会迈出下一步。如果一个人时刻关注自己的双脚，准备迈出下一步，那么就很难去搜索死尸了。

我又穿上了冰爪，虽然冰爪上的带子会阻断血液循环，让我的双脚变冷的速度加快。在过去两天的攀爬过程中，我已经注意到，穿着冰爪攀登岩石和碎石几乎成了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再也用不着使用登山靴带平头钉的鞋底登山了。北壁上依旧有很多冰雪，所以每隔几码的距离，冰爪就能派上用场。

我偶尔会停下来，弯腰，靠在我的冰镐上，伸着脖子往上面看，确认我的朋友们是不是都好。一来是因为距离太远，二来是因为岩石和冰雪混杂在一起，所以好一会儿之后我才能看清那三个人形在他们的搜索区域内来回移动。雷吉的位置最远，她的身影在黄色地带的反衬下显得最为醒目。地理学家奥德尔在他给登山俱乐部的报告中将这片700英尺高的岩石带称为“一片中寒武纪含有透辉石和绿帘石的大理石区域，被风化成了与众不同的黄棕色”。这话的意思就是，中寒武纪时期，喜马拉雅山脉处于远古海洋的海底，无数小海洋生物石化，融进了大理岩石中，在这里堆积起来。上大学时我的地理课成绩只得了C，可我也知道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不过我可以看到在上方远处，雷吉沿着黄色地带下的那条山脊线移动，不时尽心尽力地停下来，用她的望远镜向上观察位于她上方如迷宫一般的沟壑。这些沟壑在真正的东北山脊下方不远处形成了一道道迷宫，而从理论上讲，我们要从东北山脊前往顶峰（马洛里和欧文也视东北山脊为前往山脊的理论通道），而且，如果布罗姆利和科特·梅耶从山脊上掉到这里，即北面，那么就应该到这些沟壑所在区域寻找他们的尸体。如果是她第一个找到她表弟的尸体，我将会感觉非常难过。

或许和我一样，雷吉停下来用望远镜观察，就是为了找个借口喘息一下。即便带着吸氧装备，做这样的横切攀登也非常累人。我突然间非常高兴理查坚持搜索和返回五号营地的过程一定要在一瓶氧气用光之前完成，也就是说时长为四个半小时。我感觉自己可以睡上一个星期，可我也知道，在冷冰冰布满突出岩石的五号营地，这根本无法做到。或者说，在8000米之上的任何地方，这都是妄想。我开始意识到，在珠峰之上，疲劳是一个累积的过程。疲劳程度不断提高，直到人因此丧命，或从这座山上下去。

我再次移动起来，然后突然意识到我已经非常接近大深峡谷了。第一台阶在我上方远处，于东北山脊上赫然耸立，我现在就处在第一台阶

的极西区域，并且几乎已经到了可怕的第二台阶下方。我的搜索区域到这里为止。如果再向着这个方向前进，我就需要在诺顿峡谷的极深雪中和无遮掩的陡峭区域内跋涉。我转过身，向斜下移动，做横切攀登返回东方和北部山脊，我们那些倾斜的帐篷就在那里。

我下方100英尺左右的位置有一道陡坡，它带给了我一股挥之不去的威胁感。只要脚一滑，瞬间我就会尖叫着从边缘滚下去，没人能来救我。现在我真后悔刚才开了那个愚蠢的玩笑，说什么跌下去的过程中发射红色信号弹，摔向下面冰川的过程肯定会成为我这一生最糟糕也是最后一段有意识的时刻。我想不到比这更恐怖的死法了。

人在向下跌落数千英尺的过程中，脑海里会闪过什么念头呢？

我努力不去想这个问题，而是假设我肯定先是撞到岩石上，被撞得失去意识，然后才从这道悬崖的边缘摔下去，继续向下坠，最后摔死。想到这里我倒是高兴了点儿。不过我真不相信这个假设。我的大脑因为海拔太高而变得傻兮兮的，可一部分大脑还在做算术，计算在自由跌落的过程中，我的有意识状态会持续几分几秒。

“见鬼去吧。”我大声说，然后集中精神注视着我的登山靴以及我前面冰雪覆盖的山坡。

在我搜索了大约三十分钟之后，我发现自己挺希望理查给我们的是个人无线电装置，而不是这些丑了吧唧的信号枪。当然了，每个无线电装置的重量达60多磅呢，在这样的海拔高度背这东西挺累人的，而且那些易坏的真空管需要进行大量的填料工作和精心呵护才不致损坏。可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东西连接着大约300英里长的电线，我们每个人得在身后拖着这些线去……

我停了下来，晃晃脑袋，希望自己不要再犯糊涂了。山下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晃动，很像是灌木丛的树枝在摇晃，或是丝绸碎片在风中飘扬。也可能是什么鬼怪幽灵在向我挥手，冲我招手示意呢。

就在前下方那片我看到有东西在动的雪地里，我还看到了一个绿色

的东西。

真够奇怪的，我那迟钝的思绪缓缓地转动着，在这么高的海拔，我的脑子已经变成了一摊糖浆，不过现在我的大脑正在换挡。我可不觉得这么高的地方还能生长绿色植物。

等等。它们不会在这么高的地方生长。

我停下来，举起望远镜。我的双手直哆嗦，所以只好蹲伏下来，险些失去平衡，然后我把冰镐插进山壁，把望远镜架在上面。

只见一具尸体面朝下趴在那道陡峭斜坡上，而那个“绿色植物”其实是尸体右脚上穿的绿色皮靴，尸体的手臂伸到身体上方，仿佛他依旧在奋力阻止他自己的下滑趋势。左脚上没有穿鞋子，只剩下了破破烂烂的袜子。那“一小片雪”压根儿就不是雪，而是尸体的衬衣和裤子破了洞，从而露出来了大理石白的肉。所谓动的东西就是越来越大的狂风吹动了什么东西的残片（或者是人肉在动？）。

我那昏昏沉沉的脑袋产生的第二个想法是：这是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还是梅耶，或者那是不是理查、帕桑，甚至是雷吉？会不会是我的一个朋友摔下来了，而我没看到也没听到？我完全有可能注意不到这样的意外，因为我穿着一层又一层皮衣和鹅绒衣，戴着氧气罩和护目镜，每呼吸一次，调节器就会给我输送氧气，咕嘟咕嘟直响，声音清晰可闻。就算一个行进乐队在我身后摔下来，我也听不到或看不到。

理查或帕桑今天都没有穿绿色皮靴，雷吉更没有。而且，即便相隔几百英尺，我现在也可以看出，这具死尸在那里已经好一段时间了。我注意到那些呈波浪形的碎石——这一片北壁区域大部分都布满了这些小块松散岩石——早已滑下来盖住了死尸的一部分头部。

我更加小心地移动起来，我很清楚卫瑞信号枪就在我的背包袋里，不过在靠近观察之前，我并不打算发信号。我不再看那个离奇出现的东西，而是专心看着脚下，开始下坡，朝着那具死尸和死尸另一边的恐怖斜坡移动过去。

1925年5月18日，星期一

我终于还是发射了绿色信号弹，信号弹似乎并没有升得太高，而且只燃烧了几秒钟便呈弧形落到了我上方的斜坡之上，最后发出几声啾啾声便熄灭了。我瘫倒在尸体边上。我的双腿再也支撑不住我的身体了，不过我搞不清楚这是因为我太兴奋了，还是就快筋疲力尽了。

这具尸体不是布罗姆利就是科特·梅耶。几秒钟之前，我站在这个死人边上，低头看着它，得出了这个肯定的结论。不过现在我注意到尸体小腿上有破烂和松开的绑腿，所以我意识到这肯定是个英国人，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从不穿绑腿登山。

我居然找到了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

就在这个时候，我拿着信号枪开了一枪，开枪的时候我不得不摘下两层连指手套，这样还险些把包着绿色外皮的12毫米口径信号弹弄掉了，就像挨冻一样，我震惊得连手指都不会弯曲了。把信号枪放到一边，我这才注意到我的膝盖酸软，或许我最好坐一下。

我的背包里有两个氧气罐和一些易坏的东西，所以我并没有按照平

常坐在山坡上的方式坐下来。不出几分钟，珠峰北壁这一片花岗岩的深层凉气就浸透了我那层层丝绸、棉、羊毛和鹅绒衣服，钻进了我的屁股，随后又钻进了大腿。没过一会工夫我就被冻了个透心凉。现在，我不仅辨认出这具尸体上绑着英国绑腿，还留意到尸体有破碎的羊毛提灯裤和诺福克夹克，所以我更加肯定此人就是珀西瓦尔·布罗姆利了。在我透过望远镜观察的时候，此人是面朝下趴着，双臂扬起，没戴手套，被太阳晒黑的修长手指深深陷入头上方的冰冻碎石之中，而他的头和脸都被半埋在松散的碎石下。

现在我可没兴趣看一看这个死人的脸。我之前说过，我在山上见过不少死尸，不过除非必要，我并不急着一睹此人的真面目。雷吉看到我的信号弹之后几分钟之内就会下来，不得不面对她亲爱的表弟现在这副样子，一想到这种情形，我心里就有说不出的讨厌。

那种讨厌的感觉之中还夹杂着几分尴尬。大部分尸身上还有衣服，而且尸身尚算完整，只是右边小腿断了，腿骨露了出来，我觉得登山靴上部就容易造成这种断裂伤。而且此人后背异常宽阔，布满肌肉，后背上的衣服破了几个洞，可乌鸦已经光顾了他的臀部，所以他的臀部现在都暴露在外。我认为这些乌鸦其实是高山红嘴山鸦的变异物种。这些鸟已经吃到了可怜的布罗姆利的直肠部位，开始掏他的内脏吃。我考虑是不是应该把我的夹克盖在尸体触目惊心的伤口上，就像有人在伦敦或纽约的街头暴毙，别人就会拿东西盖住死者的脸一样，可我冷得直哆嗦。我太需要这件羊毛夹克了。我还知道我最好把冰爪解开，站起来，用力跺我那已被冻僵的双脚，恢复血液循环，然后来来回回地走一走，以便可以稍稍暖和一点儿。

等等。

这具尸体的双手看上去像是被太阳晒成了深棕褐色，那是一种异乎寻常的深棕色。有那么一刻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腐烂的结果，可随后我意识到，这就是皮肤在高海拔阳光照射后变成的深棕褐色，我们用了五个

多星期徒步穿越西藏，又来回穿梭于珠峰之上的槽谷和冰川背运装备，J.C.、理查甚至是雷吉和我的皮肤也都被晒成了这种颜色。高海拔的紫外线甚至可以非常快地把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的皮肤晒成深棕色。我还注意到，死尸曝露在外的皮肤上没有一丝冻伤痕迹，就连因为衬衫和诺福克夹克从中间扯裂而裸露在外的背脊和肩膀处都没有冻伤。那真是强有力的肩膀啊。我还真不知道珀西瓦尔表弟是个这么身强力壮的人。

死尸不会被冻伤，杰克。只有活人才会遭那样的罪。

这我当然知道。我的大脑还在转动，只是慢腾腾地，想法来得就像远处发生了爆炸一样，最开始的火光冲天过后很久，减弱了的爆炸声才会传来。

布罗姆利的左腿就压在右腿小腿可怕的断裂处上方，腿断之处白色的骨头和半干瘪被撕裂的韧带残余物都露在外面。

我这才明白，当他摔到这里的时候尚未断气。至少还可以把他的好腿放到断腿之上，期望借此减轻痛苦。

一想到这个，我就感觉很不舒服，连忙用力扯下氧气罩，准备随时吐出来。不过呕吐感很快就过去了。我意识到我还真够幼稚的，如果我的年纪相当，在一战期间到美国兵团中服兵役，见到了这样的场面，我该怎么办啊？那些军人大半年里都要泡在及膝深的腐烂尸体和死人堆中。

那又怎么样呢？我那意识较为清楚的部分大脑里浮现出了一个答案。在这里我只需要面对可怜的珀西瓦尔·布罗姆利一个人的尸体而已。你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军人的，杰克。

透过诺福克夹克上的一个破洞，我看到小布罗姆利穿着七八层衣服：最外面是一件防寒夹克衫，因为一年来的冷风侵蚀，这衣服已经变成了碎布，还有诺福克羊毛夹克，至少两件毛衣以及几层棉质和丝绸衣服。一开始我透过望远镜以为看到了裸露的棕色头骨，其实那只是皮摩

托车头盔，和我戴的这种薄飞行头盔很相似。这个死人的皮头盔有些地方已经扯破裂开了，我觉得挺奇怪的，怎么布罗姆利露在外面的一丛头发的发根处很接近铂金色，其余部分则是深棕色。男人也像女人那样染头发吗？

我没在他半埋在碎石下的脸侧发现护目镜带子。

他显然挣扎过一阵子，并且成功地阻止了他的下滑趋势，并没有从我们下方约20码开外的陡坡掉下去，而且他的双臂呈现出典型的手指抓挖式自我防滑姿势，如果一个登山者失足滑落，并且丢掉了冰镐，那么这就是自救的最后一招。我抬头看着这道陡坡，并没有发现布罗姆利的冰镐，也没有看到他左脚上不见了踪影的靴子。

最先吸引我注意力的那个摆动的东西是一张用八分之三英寸宽绳索结成的绳网，我们三个人十分轻蔑地把这种绳子称为晾衣绳，虽然在攀登阿尔卑斯山脉的时候我们没少用到它。这绳子系在布罗姆利的腰上，被拉得非常紧，并且纠结缠绕在他的左肩，断掉的一端——我可以看到绳子断裂处已经磨损和伸展开的线头——随着越来越大的狂风不停摆动。这就是刚才我看到的“摆动”动作。

布鲁诺·西吉尔曾经说过，在雪崩把布罗姆利和科特·梅耶卷走的时候，他们两个是用绳索拴系在一起的。看来我们不得不相信这个德国人到底还是说了真话。

然而，在雪崩或是猛烈的摔落过程中，绳子已经断了。只有老天知道科特·梅耶最终摔到了何处。我再一次仔细观察上方的斜坡，既没有看到德国人的死尸，也没有看到我的三位朋友到下面来找我。

我是不是应该把另外两枚信号弹也放出去？没准儿他们没看到绿色信号弹呢。那东西只燃烧了一会儿就灭了。

我决定还是继续等一等再说。我的双手到现在都还没暖和过来呢。

电光火石间我看到有人在移动，不过那可不是从上面下来的人，来人是小小个子，穿着沙克尔顿夹克，以横切攀登方式从东面直接穿越这

面陡峭山壁朝我移动过来。

那肯定是科特·梅耶，我心想。不知怎么回事儿，反正这人摔下来后没死，一直在等待有人来找他和布罗姆利。

也可能是梅耶也死在了这里，现在是他的木乃伊尸体正赶过来和我聊聊天。还有可能那就是珀西瓦尔·布罗姆利的鬼魂也说不准。

是我呼哧呼哧的喘息和不停的咳嗽让我意识到我太久没吸英国的空气了，可不是那些幻象让我想起来的。我戴好氧气罩，把流量调到每分钟2.2升。我的脑袋因此立刻变得清醒起来。

在这个戴着护目镜、穿着厚厚登山服的人来到我身边之前，我就认出了他：是让-克洛德。在氧气的帮助下，我只用了30秒钟就想起了理查说过的话：今天J.C.会带一队夏尔巴人登上五号营地，向高处的营地背运装备。他肯定是看到了绿色信号弹，所以过来瞧瞧出了什么事儿。

我站了起来，身体微微有些摇晃，然后费力地靠在我的冰镐上。让-克洛德小心翼翼地绕过尸体，先是拥抱了我一下，然后拉下氧气罩，转过身，这样我们就都可以低头看着那个死人了。

“我的天啊。”风势渐长，他说道。

我把我自己的氧气罩拉低，以便说话。

“这绝对是布罗姆利，”我解释道，“看见绑腿了没有，J.C.。绝对是个英国人。你看他的右腿断了。可能还有其他伤，不过我们从这个角度看不到。可我认为他可能不是从东北山脊上摔下来的，你知道……否则不会像现在这样留有全尸。而且肯定不是从北部山脊坠落的，这里是正西方，距离那里太远了。他生前沿着这道山脊线向上，可能快到达第二台阶了。那里没有雪崩。”

我说得太多，呼吸得太少，所以刚开始干咳，我就把氧气罩放回原位，弯下身子，一直到不再咳嗽才站起来。

“他的右腿也是在别处折断的，杰克，”J.C.说，“而且你看他的右臂肘关节，似乎也断了……或者也是严重脱臼了。照我看，这个可怜人的

尸体正面在摔落过程中受损最严重……”让-克洛德停了下来，手掌搭在眼睛上方，仔细研究我们上方的那道斜坡。而且他把护目镜抬高，以便能看清楚些，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么做呢。“不过你是对的，”他说，“这道连接东北山脊的斜坡足有1000多英尺长。这人不可能摔下这么远。他没准儿是从黄色地带下面的岩石处掉下来的。你的大部分法医分析都正确无误，不过恐怕有件事你错了，我的朋友。”

“是什么？”我说，接着我的唾沫就喷了出来，因为我忘了摘下氧气罩了，而且面罩里那个简单的再呼吸小装置根本不能变换功能，把人的话传送出去。我只好把这个该死的东西摘下来，又说了一遍，“什么事？”

J.C.想说什么，却停了下来，指着上面。

三个用绳索连在一起的人映入眼帘，帕桑打头，雷吉居中，理查处于保护位置，他们使用长冰镐凿进山壁，慢慢走下坡来。他们就在20多码开外的地方。我早该料到，在回应我的信号弹前，处事谨慎的理查肯定会花时间把他们几个人用绳索拴系在一起，而不是贸然让所有人独自冲下山来。

“我错在哪里？”我问，想继续和J.C.刚才的话题。他只是摇摇头，在我们的三位朋友到我们身边时，他从尸体边上退后一步，缓缓地绕过尸体，以尸体为中心，向下坡处绕了半圈，以便让他们更容易地观察尸体。我立刻感到非常抱歉，因为我没有脱下哪怕是我的沙克尔顿夹克，去盖住珀西瓦尔勋爵被乌鸦啄食过的臀部和自下部身体被掏出来的内脏。现在可怜的雷吉正俯身向前，不得不亲眼看到这可怕的一幕，这人曾经和她一起长大，几乎就和她的亲弟弟一样。

我的氧气罩依旧放在嘴下。“我很抱歉，雷吉。”我说，我意识到在我发绿光的厚护目镜下，泪水正奔涌而出。或许就是冷风把眼泪吹出来了而已。

她摘下她自己的氧气罩，充满疑惑地看着我。她把护目镜抬高。上

午快过去了，在阳光的照射下，她的脸色十分苍白。

“我很遗憾你不得不看到你的表弟变成了现在这样。”我又一次表示了我的悲伤之情。我现在唯一的心愿就是不要让我做第一个找到他的人。

她摇摇头，看了看另外三个人，然后目光又落在我身上。现在他们全都在盯着我看。

“这不是珀西瓦尔。”雷吉说，风越来越大，寒冷无比，她不得不抬高声调才能让我们听到她的话。

出于本能反应，我又向后退了一步，我的冰爪在什么东西上一滑，所以我只好靠在冰镐上，不然就会摔倒。我提醒我的身体，我们距离那道近乎垂直的陡坡只有几码远啊，摔下去小命就没了。我真糊涂极了。这个登山者明明是个英国人啊，我敢肯定这一点。如果不是她的表弟……

“我认得这人宽阔的肩膀和那双绿色登山靴。”雷吉说，“珀西瓦尔瘦得多，他的上半身没有这么发达。而且他从来都没有绿色登山皮靴，杰克。我肯定你找到的是乔治·莱·马洛里。”

1925年5月19日，星期二

午夜过后，我们五个人——理查、帕桑、雷吉、让-克洛德和我——坐在雷吉的大帐篷中我们各自的睡袋里。大帐篷搭建在五号营地的倾斜石板上，每个人都紧紧抓住帐篷内的一根支柱，奋力不让越来越大的狂风把帐篷帆布撕裂，或者把我们抛到山下。我们特别特别累。

我感觉很难过，那天下午我们并没有花时间埋葬乔治·马洛里。我看了看表，这才意识到那已经是昨天下午的事儿了。现在是5月19日，距离理查计划中的登顶日已经过了整整两天。狂风越来越大，夜幕降临之后，一整个早晨都在珠峰峰顶盘旋的荚状云已经下降到我们头顶之上，带来了打旋儿的暴风雪。如果我们继续和马洛里的尸体留在北壁之上，那么就得再用一两个小时劈砍冰冻的岩石，得到足够的石块掩埋他的尸体。暴风雪就要来了，即便是最薄的一层石冢，也会比平常耗费更多的体力和时间。因此，我们仔细地检查了马洛里的尸体，记录下他跌落的位置和周围的特征，并且记下了地标，以便在必要之际我们可以找到马洛里的最后安息地。做完这些之后，理查就宣布是时候自西向东以

横切攀登方式长途跋涉回五号营地了。我表示反对，说虽然天快黑了，风也越来越大，可马洛里当然值得被妥善埋葬，这时候还是雷吉说了句话：“在大雪、烈日、月亮和星辰之下，他已经在这里躺了差不多一年了，杰克。再多等一夜也无妨。我们明天再回来。”

事实证明，我们没有说到做到。

为此我感到非常遗憾。

可结果证明我们的返回绝对是明智之举。到了下午2点，狂风已经大到掀翻了五号营地一顶小米德帐篷的部分系泊索具的程度。在陡峭的山坡上，只剩下了乱糟糟一大堆倒塌的绿色帐篷帆布及折断的帐篷杆，帆布上还覆盖着冰雪。我们本应该把这顶帐篷重新搭建起来，或许要使用冰镐当支柱，可我们懒得费力气了。另外一顶米德帐篷被掉落下来的小块岩石砸破了，这些落岩就像是榴霰弹一样，把帐篷壁和顶部都砸裂了。要是那些岩石跌落的时候有人待在帐篷里，肯定当场就没命了。更糟糕的是，我们还要在漫漫长夜里忍受越来越大的狂风和更多从山上疾速滚下的岩石。

就这样，我们五个人全都挤进了雷吉的大帐篷。昨天（我更正，因为我想起来现在已经过了午夜，所以应该说是周日），理查和帕桑背运装备到五号营地，他们在一块倾斜的砾石顶上搭起了大帐篷，不过边上两块更大的砾石形成了一道崩岩保护屏障。理查和帕桑不仅用大块石块压住了帐篷边缘，把德国钢制岩钉凿进坚硬的岩石里，作为帐篷桩，而且把整个帐篷拴紧了，他们用20码长的高强度新绳索以Z字形来来回回地绕在帐篷圆顶的顶尖，然后把绳索拴系在比帐篷低的大块砾石上和上坡处的大巨石上。

雷吉的帐篷大得很，足能容得下我们五个人一起坐着吃饭，可是躺下睡觉就是个难题了。

尽管没有时间开凿被冻住的岩石埋葬马洛里，可我们还是冒着严寒，在北壁之上簇拥在他的尸体边上一个小时。即便我们在他的衣服里

找到了标签，上面写着“G.马洛里”，可理查还是希望确认这个死者的身份。尸体的左边被冻住了，于是我们三个人用小刀把这一边的碎石一点点拨开，最后我们终于可以把他抬起来一点点，看到了尸体正面和脸部。

抬起尸体的过程真像是抬起一根经过漫长寒冷的冬天被牢牢冻在地上的木头。

最后，还是理查躺下来，一点点接近尸体，挪到被抬起来的僵硬尸体下面，并且停留了很长时间，以便可以看清这个死人的脸。

“是马洛里。”理查说。

“你还看到了什么？”帕桑问。

“他的双眼闭着。脸颊和下巴上长着须茬，但胡子没有长长。”理查的声音非常疲倦。

“我是说有没有明显的伤痕。”帕桑说。

“右边太阳穴上有一处可怕的刺伤，贯穿了他的眼睛。”理查说，“或许在跌下来的途中他撞到了石头上，也可能在他自我防滑的时候，冰镐的镐头发生了反冲，刺到了他。”

“那个伤口有没有贯穿他的头骨？”帕桑问。

“是的。”

“我们现在能把他放下来了吗？”我一边喘粗气一边问。为了执行搬尸任务，我们几个人都把氧气罩拉了下来。仅仅是费力搬抬一具部分内脏已被掏空了的尸体就差不多让我受不了了。

“是的。”理查重复了一遍这两个字，然后从尸体身下滑了出来。然后，他用几近耳语的声音说道，“永别了，乔治。”

*

我们检查了马洛里的口袋，拨开了他挂在胸前的一个帆布袋。正如我说过的，这具尸体上没有背与氧气罐配套的金属吸氧装备，也没有背包，只有一个小手提袋被压在他的胸前和一只手臂下，他的口袋里卡着

几样东西。

在他的诺福克夹克口袋里有一个测高仪，和我们带来的这种仪器差不多，最高可测量到30,000英尺，不过这个测高仪的石英玻璃表面在坠落过程中已经摔坏了，指针也不见了。

“真糟糕，”雷吉说，“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他和欧文是不是登上了顶峰。”

“我想他们肯定带了几架相机，”理查说，“泰迪·诺顿告诉过我，马洛里本人就带了一部柯达袖珍相机。”

在可以伸进手的地方我们把那个小袋子向外拉，我用只戴着内层手套的手摸索了一番，摸到了里面一个硬邦邦的金属物件儿。“我想我们找到相机了。”我宣布。

可那并不是相机，而是一大块坚硬的东西，包括一大盒天鹅维斯塔斯牌火柴和装在金属锡罐里的肉糖锭。我们把这些东西放回了原处。我们在马洛里的口袋里找到的其他金属物都是各种个人日常用品，仿佛马洛里只是在冬日里出门到海德公园里散步：一小截铅笔、一把剪刀、一个安全别针、一个小金属剪刀套、一条可分离皮带，用于连接氧气罩和他的皮摩托头盔。我之所以认识最后这个东西，是因为当时我的下巴底下也系着这样一个带子。

我们把肉糖锭、火柴和其他东西都放回他的袋子和口袋里，继续把别的东西翻出来：一块非常旧的素色手帕，似乎是擦鼻涕用的，手绢里面有一管凡士林膏（我们知道这凡士林是用来涂抹在皸裂的嘴唇上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带了一管来，连牌子都是一样的），还有一条更漂亮的手帕。这块软绸手帕上有精致的交织字母印，印着G.L.M.^[11]三个字母，有蓝色、深紫红色和绿色的图案，还包着几张纸。理查仔细看看这些纸，不过这似乎都是私人信件，除了信封上的致敬语和其他字迹他没看其他内容（其中一封是寄给乔治·莱·马洛里先生的，由西藏雅隆英国贸易代表转交）。这些只是私人和探险事务基本信函，没什么值得关

注的地方，不过在一封信的空白处，有用铅笔潦草写下的一串奇怪数字，这封信并不是他妻子写给他的，而是来自于某位女士。

“这是氧气压力度数，”让-克洛德说，“或许记的就是最后一天凭借氧气他们可以走多远。”

“这里只有五组氧压度数，”雷吉说，“我想他们离开四号营地的时候带了不少五罐氧气。”

“确实如此。”理查说。

“这么说这里没有任何东西有助于我们了解他的死因了，”雷吉说。

“或许吧。”理查说，他把每封信都重新折叠起来，放回相应的信封里，用那块有交织字母印的手帕将它们整齐地裹好，又把手帕放进死者的口袋里。

虽然我们什么都没拿，我依旧感觉自己像个盗墓的。我以前可没翻过尸体的口袋。理查做这样的事儿似乎驾轻就熟，我意识到，在西方战线上，他当然这样做过，或许都做了几百次了。

我们在马洛里的其他口袋里只找到了他的折叠小刀和护目镜。

“这非常重要，”雷吉说，“他的护目镜还在他的口袋里。”

一开始我并没有明白个中原因，那时候我正忙着咳嗽呢，可让-克洛德说：“没错。他们摔下来的时候要么是黎明时分，要么就是天黑之后……在马洛里出发的前一天，他已经见识过了诺顿的雪盲症。所以他绝对只会在太阳落山之后才摘下护目镜。”

“不过，在他们其中一个或两个人都掉下来的时候，他们是在向上攀登，还是在下山？”帕桑问。

“我觉得是在下山。”理查说。

“他们带手电筒了吗？”雷吉问。

“没有，”理查说，“奥德尔在他们六号营地的帐篷里找到了手电筒，并带了下来。他们并没有带上他们唯一的手电筒这个事实只能说明，他们是在日出之后离开六号营地的。还说明乔治·马洛里是个健忘

的人。”

“请不要说死人的坏话。”我一边咳嗽一边说。

“这可不是坏话，”理查说，“这是事实。在前两次我和他一起参加过的探险中，乔治这人总是丢三落四的，他的袜子、剃须工具、帽子、卷装厕纸等等。他这人就这样。”

“可是……”我说了这两字，然后发现接下来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理查把手掌搭在眼睛上方，在打着旋儿的暴风雪中尽可能望向斜坡高处。自从我们头顶上乌云密布以来，我们全都摘下了护目镜，以便能看得清楚。“没有手电筒、提灯或蜡烛等任何照明装置，在黑暗之中，从黄色地带下方第一台阶这一面下的沟壑区域下来非常困难。”

我们都抬头看这面山壁低处上方远处的岩石山脊和沟壑。“鉴于他的身体完好无损，而且在快要停下来时他显然还有意识奋力自我防滑，所以，马洛里并不是从东北山脊这么高的地方跌下来的。”理查说，这确认了我刚才的猜想，“而且也不是从黄色地带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的。很可能他是从其中一道沟壑或者更下面比较接近我们这里的较小岩石带上跌落的。”

“这么说，桑迪·欧文的尸体或许就在上面‘等’着我们呢。”雷吉说。

理查耸耸肩。“没准是欧文第一个掉下来的，把马洛里拖下了他的立足点。除非我们也找到欧文的尸体，否则我们永远都没法知道真相如何。”

你的意思是，在这之后，我们还要接着搜索？疲惫不堪的我心里琢磨着。

就在这个时候，理查生硬地命令我们，暴风雪已经来了，趁现在狂风尚未变得更大、能见度尚未继续降低，立刻返回五号营地。

*

“所以说，在乔治·马洛里的尸体上我们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东

西，可以告诉我们他和桑迪·欧文到底有没有登上顶峰，”雷吉说，“马洛里的手表和侧高仪都摔坏了，指针也没了。”

“或许正是失落的東西给了我们最好的线索。”理查说。

我从肮脏的鹅绒睡袋深处微微抬起头。“柯达相机？”

“不是，”理查说，“是一张马洛里妻子露丝的照片。我和诺顿及其他几个人聊过，他们都说马洛里从四号营地开始就带着那张照片，他曾经答应露丝，他会为了她把那张照片放在顶峰之上。当然了，没有人在四号营地找到过那张照片，在更高的两个营地里也没有。”

“也可能是在他们回转之前落在了某个高处的地方呢，只有老天知道这地方在哪儿。”J.C.说。

理查听了这话点点头，咬着冰冷的烟斗杆。

“照片没了，也不能证明他登顶了。”雷吉说。

“当然，”理查表示同意，“或许只是他把它丢在什么地方了。或许正如让-克洛德所说，放在了他回转之前的最高处……谁知道那是哪里呢。”

“那个丢失的相机最吸引我。”帕桑说。他深沉的声音一如既往地轻柔与从容不迫。

“为什么？”我问。

“什么时候一个人会把相机给别人？”这位高个子夏尔巴人问。

“在请别人给他拍照片的时候，”雷吉说，“在顶峰上，给欧文拍照后，马洛里或许把柯达相机交给了那个年轻人。”

“纯属推测而已，”理查说，“如果有希望可以明天继续搜索，那么我们有的或许就不是推测了，也许我们能发现真相。我们现在得睡一会儿了。”

“说得容易，”我边咳嗽边说，“在这该死的海拔高度，我就是没法睡得着。”

“注意你的措辞，杰克，”理查说，“现在可有女士在场。”

雷吉翻翻白眼。

“我带了安眠药来，”帕桑说，“吃下去，至少可以睡上三四个钟头。”

所有人突然之间都安静了下来，我以为大家都在想我正在琢磨的事儿：在狂风把我们的帐篷卷下悬崖的时候，我们几个没准儿都还在呼呼打呼噜呢。

我想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可雷吉抬起手掌，示意我噤声。“嘘，大家都不要出声儿，”她轻声说，“有人。我听到有人在尖叫。”

我的前臂上起满了鸡皮疙瘩。

“是风吧？”理查说，“不可能有人在叫。四号营地在我们下面，距离太远了，而且……”

“我也听到了，”帕桑说，“有人在黑暗之中尖叫。”

[1]1英里约为1.61千米。——译注（本书中注释，如无特殊说明，均为译注）

[2]1码约为0.91米。

[3]1英尺约为0.30米。

[4]1磅约为0.45千克。

[5]肯尼斯的昵称。

[6]1英寸约为0.03米。

[7]这里意指晨勃，所以听到这话后，雷吉和佩里都感到难为情了。

[8]1英亩约为0.41公顷。

[9]H.G.威尔斯创作的一部科幻小说。

[10]J.M.巴里所著剧名及该剧主角。

[11]马洛里的名字George Leigh Mallory的首字母。

THE ABOMINABLE
珠穆朗玛之魔

[美] 丹·西蒙斯 著
DAN SIMMONS

刘勇军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珠穆朗玛之魔 / (美) 丹·西蒙斯 (Dan Simmons)

著 ; 刘勇军译.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9

（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

书名原文: THE ABOMINABLE

ISBN 978-7-5399-9472-7

I. ①珠… II. ①丹…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58632号

Copyright©2013 by Dan Simmons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rmonk, New York,

U.S.A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2017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图字：10-2016-202号

书 名 珠穆朗玛之魔

著者 (美) 丹·西蒙斯

译者 刘勇军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丽

特邀编辑 叶子 夏文彦

责任监制 刘巍 江伟明

策划 读客图书

版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890mm × 1270mm 1/32

印张 27.5

字数 599千

版次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472-7

定价 118.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10-85866447（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第三部分— 雪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尾 声](#)

[编后记](#)

—第三部分—

雪 人

请丹·西蒙斯先生注意：前面大部分故事我都是以现在进行时写成，因为我参考了本人于1924年夏秋两季和1925年冬天的日记和登山笔记，行文以现在时能够让我的记忆再次变得鲜活。我知道，不管写成什么时态，我写得都不是很专业，但这本书的最后一个故事我只跟一个人说过，从来没写下来。当时我甚至都没有记笔记。现在我凭着记忆，用过去式写下了这部分从未记载过的内容，但希望你能明白，书中所写都是真实的，自1925年后，你是第二个听过这个故事的人。

帕桑证实听到尖叫声后不到五分钟，我们三个，我、理查和帕桑就走到大雪纷飞的外面。之前，我们说好了，得有人留下按住帐篷的支柱，雷吉自告奋勇留了下来。我和J.C.则扔硬币决定，结果他输了。

“你听见了吗？”理查对帕桑大声喊道。

“没有，但我好像看见了什么。”夏尔巴人说。他指着我们留在五号营地的最先建立的两个帐篷。

因为我那个威尔士矿工头灯上发出的光束里飘雪飞舞，我花了足足一秒钟时间才看清楚，但我还是看到了：山下几块砾石后面100英尺^[1]左右的地方闪烁着一束令人毛骨悚然的红光。

我们三人系在一根绳子上，甚至没有来得及穿上冰爪，我便领着他们往下朝陡峭的石头坡而去。因为风的缘故，石头上没落多少雪，但上面覆盖着一层闪着光亮的厚冰，令每块岩石比以往更滑了。再次穿着平头钉靴走路的感觉怪怪的。这几天冰爪带给我的安全感早已不复存在了。

十五分钟不到，我们便到达了最初的五号营地，有个帐篷被岩崩完全毁坏了，另一个帐篷也坍塌了，我们恰好看到那道红色的闪光逐渐熄灭。很显然，那根本不是什么一闪而过的卫瑞信号灯发出的光，也不是我们带在身上那种铁路上用的光亮更为持久的手提式信号枪，这种信号弹发出的光有红白两色。

光亮10英尺以外的地方，一动不动地躺着一个人，那人穿着探险队员穿的鹅绒外套。紧靠着倒塌的米德帐篷躺在那儿，帐篷完好无损地摊开在那儿。

我们朝他俯身过去，灯头照在他的脸上，那人仰面躺着，瞪着一双眼睛。

“是洛布桑。”理查说，“他已经死了。”

一天前，理查曾说只带几名挑夫去五号营地，洛布桑则是那些挑夫的头儿。现在，离我们早上在六号营地见面的时间仅仅才过了十七个小时。可是现在，这位个子不高，但登山决心却很大的夏尔巴人看起来真的死了。他张开嘴巴，瞳孔放大，眼睛一动不动。

“今天没有其他人死在这里。”帕桑说着放下帆布背包。他是我们中间唯一一个携带行李的人。我透过他摇晃的头灯灯光和飞舞的雪花发现他的医用皮袋放在重重的背包里。“佩里先生，”他说，“你能否打开洛布桑的外套和衬衣，让他的胸部露出来。”

我走了过去，单膝跪在陡峭的斜坡上，笨拙地脱掉连指手套，按照帕桑的吩咐做了，压根儿就没想过有什么妙手回春之术能让一个看起来死翘翘的人复活，他的身体和暴露在外的脸已经覆盖了一层被风吹拂而来的薄薄冰晶。

但帕桑拿出一个我从没见过的大医用注射器。注射器的针足有6英寸^[2]长，那个注射器就跟兽医用在牛身上的一样，这玩意儿哪儿能用在人身上呀。

“按住他的胳膊。”帕桑指示道，摸着洛布桑赤裸的褐色胸膛。那个夏尔巴人的眼睛仍然一眨不眨地盯着空荡荡的天空。

为什么要按住他的胳膊呀？我记得自己当时是这么想的。难不成尸体还会走吗？

帕桑正忙着数肋骨，找到了这个可怜的夏尔巴人皮肤下瘦骨嶙峋的胸骨，他用两只赤裸的手，将那个大注射器拿到3英尺高的地方，接着

便扎进了洛布桑的皮肤，穿透他的胸骨直达心脏。针尖刺穿胸骨时发出令人恶心的咔嚓声，即便在红色光亮的嘶嘶声和风的咆哮声中也清晰可辨。帕桑将注射器的活塞推了下去。

这时，洛布桑的身子突然往上一拱，要不是我和理查死死地将他按住，他可能会滚下山崖。接着，这个小个子开始大口喘着气。

“天哪。”理查自顾地小声感叹道。我同样感到十分惊讶。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种治病救人的方式，而且，在接下来的60多年里我也不曾见过。

“直接将肾上腺素注入心脏，”帕桑医生喘着气说，“如果真有什么可以让他复苏，那就只剩下这种方法了。”

帕桑将脚抵在洛布桑旁边，将针从那人的胸膛抽了出来，那情形活像步兵听令从对手的尸体里抽出刺刀一样。洛布桑猛地吸了口气，用力眨了眨眼睛，试图坐起来。过了一会儿，我和帕桑一起帮忙将穿着厚靴子的洛布桑抬起。我感觉就像帮助拉撒路^[3]站起来一样。

神奇的是，洛布桑竟然能够支撑部分身体的重量。要是他做不到，我们就不得不将他丢在这儿，在这么高海拔的地方，即使三个人也没办法抬着个这么重的人走上100英尺的陡坡。他眨着眼睛，气喘吁吁，我和理查分左右支撑着他的身体，帕桑医生背着背包，紧跟在他后面，我们四个人蹒跚着往山上雷吉的大帐篷走去。如果之前我们五个人睡在这个圆顶帐篷里还能勉强凑合的话，现在是六个人了，更是绝无可能了。不过，新加入的这个人还活着，我挺开心的。

几个小时前，我们用乌纳炉烧了热水，煮了汤。现在，雷吉给仍然喘着粗气的洛布桑喝了点儿可可。他一饮而尽。等他看起来像是可以回答问题的时候，雷吉先问了他第一个问题，她先是用英语问的，接着又用像放连珠炮一样的尼泊尔语问。“天这么黑，你为什么上到这儿来，洛布桑？”

那人再次睁大眼睛，我脑中闪过一段让人生厌的记忆，想起了几分

钟前，他死了一样的眼睛无神地盯着天空。

他含糊不清地用尼泊尔语说着什么，四下看了看，然后又急迫地用英语说起来。“你们一定要下去，夫人、大人们、帕桑医生。现在就得下去。雪人把大本营的人都杀光了。”

我们总算睡了几个钟头，太阳终于在云层中央慢慢升起，灰色的光亮掠过。我们一直把氧气罐开到低流量，给洛布桑输氧，他睡得很好。当天气愈发寒冷的时候，我的咳嗽也越来越厉害了，大伙儿吸了点儿“英国空气”。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被允许最先使用那个大石头做成的厕所，我们其他人则是一个一个，或者两个同时去的。在25,600英尺高的地方倒有个好处，因为大伙都处于严重脱水状态，尿并不多。

我们并没有点燃乌纳炉，尽管我们还有六根备用的梅塔炉条。昨天我们装满了两个小热水瓶，应该可以应付过去。

我们穿衣服的时候几乎没有说话。理查问了洛布桑几个有关袭击他的“雪人”的问题，但洛布桑说得含糊不清，我们四位“大人”自然不相信什么雪人。曾于1921年和1922年见过“怪兽”踪迹的理查就极度怀疑。他不止一次地提醒我们，炙热的阳光会将普通四足动物的脚印变成两足动物的大脚印。至于我，在1925年时候，我对雪人仍然将信将疑，但我不相信会有两只脚的怪兽吃掉我们的夏尔巴人挑夫。

我们所有人检查了储存在雷吉那个大帐篷里的吸氧装备的管子和阀门——我们做好了充分的计划，打算在我们返回五号营地的时候用这些备用的吸氧装备进行登顶。然后，我们又将一些带下来的东西装在了背

包里。我们四个人身上都带了卫瑞信号枪，除我之外，大家都还剩三发信号弹。不过，在理查的要求下，只有我背着他放在背包里的两个氧气罐。

“不用所有人下去吧。”我说，这会儿，我们终于站在了帐篷外面，周围的环境像极了伦敦寒冷的大雾天气。“我可以留下来，等你们先把情况摸清楚。”

“你一个人在这里做什么，杰克？”让-克洛德问道。

“把马洛里埋了。”

听到这个答案，J.C.看起来并不惊讶。我知道他也觉得将尸体无遮无掩地扔在斜坡上不好。但我们都知道，听从理查的命令，撤回五号营地的做法是正确的。要是我们遇上昨天傍晚时的暴风雪，今天珠峰北壁埋的可就不止一具尸体了。

“不，杰克，”理查说，“首先，你甚至没办法在这种乌云密布的天气下找到乔治的尸体；再者，即使你找到了他的尸体，今天也可能被大雪覆盖了。我们需要你领着我们下到四号营地。”

“让-克洛德也可以带路。”我最后一次反对道，说得多少有点儿勉强。

“等我们到达雪地和北坳的冰隙处时，再由他领头。”作为登山的领导者，理查的这番话不容辩驳。“你领着我们从岩石上下去。这段路由你带头。这也是我出钱让你来这儿登山的原因，我的美国朋友。”

我没再反驳，将氧气罐的调整器调低至1.5公升的流量，然后重新戴上氧气罩，系在我那个东摇西晃的头盔上，这让我想起了乔治·马洛里放在口袋里的那截类似的带子。我耸耸肩，背上那个沉重的背包。除了两个氧气罐之外，我背的东西不多：一把卫瑞信号枪，以及剩余的两发12毫米口径的信号弹和一块巧克力。

在漫长的下山过程中，只有领头的登山者才会携带和使用两个氧气罐。我们将昨天剩下的五个氧气罐以及一些简单的装备放在了五号营

地，星期日是理查留在那儿，星期一则是J.C.留下。在此期间，夏尔巴人挑夫将不少于六个装满东西的背包挑上山，每个背包中装有三个氧气罐，而在登山的时候，他们一个都没有使用。储藏东西的地方海拔有些低，就在那堆坍塌的帐篷那儿，周围到处都是岩石，也就是在前一天晚上我们找到洛布桑的地方。如果我们返回更高的营地，我们手里有20罐氧气，足以实施搜索珀西的行动，即使我们四个人登上山峰也不在话下。甚至可以分两组，每组三人进行登顶。我记得当时我是这么想的，要是六个人都登上山峰的话那就好了。

洛布桑显然吓坏了，但我再也没想过雪人的问题。

“今天用两根绳子下山。”理查宣布道，也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或建议，“杰克带着第一根绳子先下，帕桑医生跟在后面，让-克洛德做保护点。然后由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领着第二根绳子下去，洛布桑跟在她后面，我殿后。”之前的固定绳索有些可能被埋了。但洛布桑说他昨晚登山的时候将大部分绳子都从雪里拉了出来，这也会给我们节省不少时间。除非有人病了，除了杰克外谁也不能使用氧气，等到了四号营地上方的雪地里，杰克再将氧气罐交给让-克洛德。

J.C.开始抗议，说他不需要氧气，还说前一天他在攀登五号营地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没有使用，但理查没再说话，只是摇了摇头。

但是，大伙儿将巴拉克拉法帽戴上，或者将厚厚的围巾罩在脸上——戴上多多少少会影响说话，这时，雷吉用拉丁语说：“洛布桑的精神有点儿不正常，也不知道大本营那边会是什么情况。”

“我怀疑有什么东西把那些夏尔巴人吓傻了，他们可能放弃这次探险。”帕桑医生说。

洛布桑终于明白我们在说什么了，不过我确定他不明白我们用拉丁语说他精神不正常的话。“不，不，不，”洛布桑用英语喊道，“不是害怕得……跑了……而是全部死了！被雪人杀死了。所有人都死了！”

“你当时在哪儿？”帕桑也用英语问道，“雪人杀死夏尔巴人是你亲

眼所见吗？”

“不是，不是，”洛布桑承认道，“如果我在场的话肯定也死了。但厨师塞姆楚比和管驮兽的那旺·布拉看到了尸体。大本营的所有人都死了。非常恐怖。到处都是血、头颅、胳膊、腿。是雪人杀死的他们！”

理查拍了拍他的背，帮帕桑打了一个结实的结，系在了他和雷吉绑在一起的绳子上。“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了，”他说，“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记住了，洛布桑是我们这里唯一一个没有穿冰爪的人。我们下山的时候必须特别小心。”

我将氧气罩拉了下来。“我只希望找到那些竹枝做成的记号，在云雾中将绳子固定好。”我说。但是谁也没有回答我的话，于是，我又将氧气罩戴上了。

J.C.说：“今天的光线这么暗，而且雾气弥漫，我们没必要戴该死的护目镜，对吧？”

“是的，”理查说，“等到天变亮了我们再把护目镜戴上。下山的时候最重要就是看清楚脚底下。”

我和J.C.还确保了帕桑医生的绳子系得没问题，我们每个人之间的距离大约是30英尺，这样的距离当然很短，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还非常危险，随便哪个掉下去，旁边的人都没有时间设置保护点。理查虽然没说话，但我同意他的做法，我们之间的绳子应该足够短，这样，无论风刮得有多大，无论天气情况有多糟糕，我们在大部分时间里都能看到前面或者后面的同伴。

“好了，杰克，”理查在后方很远的地方说，“你带头下去吧，拜托了。”

我用冰镐仔细开路，横过向下倾斜的积雪和冰块，绕过砾石，蜿蜒朝下，经过破损不堪的五号营地下面部分，往东走过十几码^[4]的距离，然后往后朝北部山脊的高处爬去，那里有段危险的台阶。

3

以前的珠峰探险者谁也没像我们一样，有这么多固定绳索，我们在那里固定了很多可靠的理查奇迹绳，所以，没有哪个探险队员能像我们一样，能相对轻松地从小五号营地撤回。

或者说，我们至少应该相对轻松些。事实上，当时的云层很厚，大风肆虐，我相信风速达到了每小时50英里^[5]，大风异常可怕，不时向我们袭来。那个星期三，也就是5月13日，我们从山脊、冰坡和珠峰冰川上下来的那段经历对我而言简直就是噩梦。

有些用做记号的竹枝仍在，但其余的不是被夜里的大风吹走了，就是吹到一旁，要么就是被大雪覆盖了。从北部山脊的山坡下到北坳期间，我无数次地自行做出决定：我要不要直接从这里走，是从右边直接前往那个看起来熟悉的山沟，还是从左边去到那个更陡峭的地方？我一直在努力回忆白天攀登五号营地时那些没有出路的山沟，那只会让我们往东而去，要是在6000英尺高的陡坡上转错了方向，我们可能会掉到绒布冰川上。

当我发现没有歪歪斜斜的竹枝做成的标记后，我几乎别无选择地往右走。但是，两次错误转左后，我领着众人来到了珠峰的北壁，那里有

几个隐藏的悬崖和垂直的冰窟窿。我两次都小心翼翼地往后方横切过去，最后，我们终于来到北部山脊的高处。接着，我领着大伙儿向下，终于又看到了先前的固定绳索，这时，我们才确定找对路了。

当我在齐腰高的雪地里艰难地行到一个不那么陡峭的地方，确定我们现在已经行走在北部山脊的雪地上，这里离下面的北坳不是很远了，就让大家停了下来，并叫J.C.到前面，取代我的位置，还将氧气罐交给了他，让他领着我们通过冰隙。

“记住，这个背包我还得要回来。”我将背包交给他的时候说，接着，我艰难地走到绑着三个人的绳子后面。我的信号枪、信号弹、双筒望远镜、空水瓶、一件备用毛线衣和一块吃了一半的巧克力仍在背包里。

让-克洛德下山的速度要比我快，他在雪地里找到了一块覆盖冰层的硬地，尽管我们穿着冰爪，但他领着我们，几乎是从上面滑下去的。我发现，自从巴布遇难后，我在这次探险中滑行的距离还真是够远的。

但从五号营地出发两个小时多一点儿后，J.C.领着我们通过了雪地上最后几块隐藏的冰隙，来到北坳东边角落里，几顶帐篷就在那里高冰塔的遮阳处。

整个营地空荡荡的。

“大家都吓坏了。”洛布桑说，“昨晚，我是自告奋勇上去的，就是为了给你们报信，其余的人都想下去。”

“为什么？”理查问道，“如果雪人真在下面的话，大家待在四号营地不是更安全吗？”

洛布桑一个劲地摇头。“雪人会爬山，”他说，“它们住在北坳的山洞里，对我们特别生气。”

*

洛布桑早已吓坏，理查并没有在意他语无伦次的说话，我至少应该问他，我们不请自来，入侵了雪人在北坳的家，如果他们生气，为什么

先破坏我们的大本营。但我们当时都没有讨论那些神秘的怪兽，而是去寻找帐篷里的食物和水，但里面并无水瓶和热水瓶。两天前，那些该死的夏尔巴人曾经答应过我们，留在四号营地等我们，可现在他们把我们备用的睡袋、普里默斯炉和乌纳炉都带走了。不过，雷吉发现了三根忘记带走的炉条，我们点燃炉条，在乌黑的锅里装上新雪，架到明火上，这样，我们至少可以喝到融雪水了。接着，帕桑又在一个温伯尔帐篷里凌乱的衣服下找到两罐几乎冻成块的意大利面，理查还找出一听火腿和一些青豆，我们将这些东西全都倒进最后一口锅里，火苗在慢慢变小。

大伙儿又累又饿，而且还处于脱水状态。现在没了氧气，我一直咳嗽个不停，那种跟嗓子里卡着根鸡骨头的感觉更加明显了。而洛布桑一想到继续留在四号营地，显然吓得不轻，其余的人早已筋疲力尽，也没什么胃口，但是，我们必须先吃点儿东西，喝点儿什么，才能继续往冰崖下面走。我们喝了些茶，还强迫自己吃了些东西。

有了六个J.C.带来的祝玛装置，加之不少固定绳索，我们自然可以借助绳索从冰面降落，而且冰面下方大约800英尺高的大部分陡坡也可以用绳索下降。但为了照顾洛布桑的攀岩技巧，我们利用洞穴探险者的长梯下山，当然，祝玛装置和固定绳索上的摩擦力结仍然可以派上用场。不过，我们并没有利用绳索速降的方法下山，而只是抓住绳子，降低速度。尽管东绒布冰川山谷上方的云雾越来越厚，但相对而言，我们下山的过程仍然快速、高效。

“这是季风吗，理查？”让-克洛德问道，浓雾中，我们借着两根固定绳索，跳步往下滑落。

“不，我想应该不是的。”理查说，“南边的云层越积越厚，但风仍然是从北方和西北方向吹过来的。”

J.C.点点头，没再说话，继续往下滑去。绑着绳子的洛布桑大致在他的前方，洛布桑这会儿早已疲惫不堪，每次往下跳跃时，都会大叫一声。

我们在三号营地发现了十四个夏尔巴人，他们之前是跟洛布桑在一起的，跟我们出发的时候相比，现在人数少了一半，他们在那儿挤成一团。那里的帐篷显然不够十五个夏尔巴人安身，所以，有些人像叠罗汉似的坐在温伯尔帐篷和米德帐篷里，要不是他们脸上露出异常惊恐的表情，那一幕看起来还真是挺滑稽的。其他人则坐在外面，围着一堆熊熊燃烧的篝火。

“你不是说去找燃料把火烧起来吗，你从哪儿弄到的燃料点这么大堆火？”理查劈头盖脸地向他遇见的第一个夏尔巴人质问道，他会说一点点英文。原来是厨师塞姆楚比，他本该待在大本营或者一号营地的。

塞姆楚比没有回答，但雷吉指了指篝火旁边一堆引火物。夏尔巴人用斧头将我们拿到三号营地所有的包装箱都劈碎了，我们还计划将这些东西拉到更高的地方呢。

“妈的，这下好了，”理查说，“他妈的这下好了。”他紧紧地拽着塞姆楚比的肩膀。“这火能阻止雪人靠近吗？”

塞姆楚比使劲点点头，这会儿，他连英语都忘记说了，只是不断重复着“Nitikanji.....Nitikanji.....”。

“什么意思？”理查问帕桑医生。

“雪人。”帕桑说，“也就是耶蒂，名字来源于‘yate’，意为住在高地上的人，你也知道，这玩意儿也叫人熊雪人。”

“雪人。”理查厌恶地说，“有谁见过这些雪人吗？”

十五个夏尔巴人立即咿咿呀呀地说开了，但是雷吉和帕桑指着唯一一个见过真正怪兽的那旺·布拉，让他从头道来。在这段探险中，所有的驮兽都由他照管，过去三个星期，他一直都待在大本营，照看我们带来的藏马和牦牛。

我知道那旺·布拉会说一点儿英文，但跟塞姆楚比一样，他好像也吓得失了神。

雷吉听着这个个子不高，但身材结实的人叽里咕噜地说了一长串音

节，然后又解释给我们听了：“那旺·布拉说他是大本营唯一幸存下来的人。然后又说昨晚黄昏刚过，雪人就来了。那些家伙身材高大，面目狰狞，长着獠牙，还长着长长的爪子和胳膊，周身長有灰色的毛。那旺·布拉刚从一号营地返回，就看到它们正在屠杀大本营的人，他转身玩儿命地跑，这才活了下来。后来，他跟一号和二号营地的少数几个夏尔巴人跑到三号营地。当时，那些饥肠辘辘的怪兽非常生气，没人想留在人熊雪人所在的山谷里。”

“饥肠辘辘？”我说，“那旺的意思是雪人不但把一号营地的夏尔巴人杀了，而且还吃掉了？”

雷吉将这个问题抛给了那个领头的赶骡人，那旺·布拉大概说了三十秒钟，雷吉翻译道：“是的。”她说。

“大本营里有多少雪人？”理查问道。

那旺和另外十几个夏尔巴人立即回答了。

“七个，”雷吉说，“一共七个雪人。”

“不，我不是问雪人，妈的。我是说大本营有多少夏尔巴人？他们仍然在那儿吗？”

雷吉用尼泊尔语说着什么，十几个人立即回答了。

“十二个夏尔巴人。”她说，“塞姆楚比说在大屠杀中，有的远离大山，往北边的绒布寺方向跑了，但他看到，那些人还没跑到河那边的平原，有更多的雪人将他们杀死了。”

“看来七个雪人干掉了十几个强壮的夏尔巴人。”

“对不起，”帕桑说，“有两个夏尔巴人拉帕·伊舍厄和昂·蚩力并不是很强壮。他们的脚指头和手指被切断了，当初他们是留在大本营养伤的。”

“那就是七个雪人杀掉了十个强壮的夏尔巴人和两个正在养伤的人。”理查说道，“有人记得把大本营的三支步枪带上来吗？”

我不得不想了想，终于记起探险队有多少支步枪了。雷吉带来一支

枪用来打猎，帕桑和理查各有一支。我们到达这里后一共有三支步枪，三支枪放在一个特殊封存的帐篷里，藏在挂锁锁着的板条箱里。即便厨师想用其去打猎，也得征得我们的同意。

“我们还有这些武器。”理查说着从背包里拿出一把大手枪，那不是卫瑞信号枪，而是一把真正的手枪。

他打开那把自动中折式设计的左轮手枪，里面连一颗子弹都没有，然后让我们所有人试了试那把枪。

那把手枪很重，是韦伯利·马克六型左轮手枪。还有一个粗短的皮绳，上面几乎沾满了黑色的油脂、汗渍和烟，套在手柄底端的一个金属圈上。

“用的是点455口径的子弹。”理查说，给我们看了一盒又大又沉的子弹，接着便将那把左轮枪拿回去了，将六个弹膛都装满了子弹。

“感谢上帝，我们总算还有件武器。”雷吉说。

“这是你在‘一战’中使用的手枪吗？”我问。

“这是我在战前买的，已经用了四年。现在我只希望当初要是把那几支步枪带到三号或者四号营地来就好了，可是我们把那些枪全都留在大本营了，这事做得也太蠢了。”

之前，我都没怎么注意那三支步枪，甚至在雷吉或者帕桑带着一支枪去打猎的时候也不曾留意。我只是将它们当成了普通的猎枪，虽然我现在记起其中一支可能是理查的，他曾吹嘘说枪上面还装了望远镜瞄准器。

夏尔巴人又开始咿咿呀呀地冲雷吉说着什么，但我看得出来，塞姆楚比垂着脑袋，意思是在“雪人袭击”他们期间，所有的夏尔巴人都没想过闯入“大人们帐篷”，从箱子拿出步枪。

“没事的，”理查说，“没什么关系。到时候我们去二号营地拿些帐篷来，你们十四个夏尔巴人可以待在那里面，然后我们五个人再去大本营拿步枪。你们这些人谁愿意跟我们去二号营地？”

帕桑医生用尼泊尔语重复了一遍理查的问题。没有哪个夏尔巴人自愿跟我们去。

“那好，”理查说，“那就由我选人了，你，你，你，你，还有你……”他点出了六个夏尔巴人，包括那旺·布拉和厨师塞姆楚比。“你们跟我去二号营地，帮我们将一些帐篷拆了，然后拿到上面的三号营地来。”

帕桑解释了理查的命令，那些人不停摇头。理查突然大声对帕桑医生说：“告诉他们这不是请求，而是他妈的命令。如果他们今晚不多拿至少三个帐篷上来，到了早上，他们中就得有人死掉。告诉他们五个，到时候我们和帕桑将留在二号营地，直到他们将至少四个帐篷拿到这里来。等到他们安全返回冰川后，我们五个人才会下山去核实大本营的情况。他们可以把我的手枪拿回到三号营地。”

那五个人叹了口气，垂着脑袋，但有几个人听说可以将那把韦伯利·马克六型大左轮带在身上显然很高兴。接着塞姆楚比说了什么，雷吉随即翻译了：“厨师说如果命运让他们死在珠穆朗玛峰的雪人手里，那就听天由命吧。”

理查只是咕哝了一声。“告诉那六个人，让他们拿起背包，别再拖拖拉拉了。”

雷吉俯身往理查身边靠了靠，低语道：“我们把这里唯一一把武器留给他们是否是明智之举？”

“我可不是留给他们，”理查说，“我只是借给塞姆楚比，等到我们从大本营返回就可以了。这里有十四个夏尔巴人需要保护。我们五个人至少还有卫瑞信号枪。”

十分钟过后，我们就准备好了。理查将那把左轮手枪交给塞姆楚比的时候还安排了一个小仪式，然后他将那把装了信号弹的信号枪放在他那份沙克尔顿夹克的大口袋里。犹豫了一阵后，我和雷吉、帕桑，还有让-克洛德拿出我们那几把小卫瑞信号枪，在里面装上了12毫米口径的

信号弹，我选择了白色的，这样一来我就只剩一发红色的可用了。我们将那几把小得出奇的信号枪放进了外面的口袋里。

“我们要借助绳索上到冰川吗？”让-克洛德说。

理查想了想说，“还是算了。到时候我跟在你旁边领路，你帮我们指出可能被昨晚的大雪覆盖的冰隙。杰克，你让六个夏尔巴人紧排成一列纵队，跟在我和克洛德后面。我们一步步往前走，让他们跟着我们的步子走。雷吉和帕桑医生，请你们跟在最后面。”

然后他又对塞姆楚比说：“将手枪的绳套绑在手腕上，没错，除非要瞄准的时候才去握枪把。这枪可没有保险栓。”

塞姆楚比像摸眼镜蛇一样摸着那把手枪，但那把枪似乎让另外五个要下山的夏尔巴人和那些留下来的人恢复了一些信心。

所有人都点点头。我们离开三号营地，先是向上，然后往下，沿又长又危险的冰川朝二号营地出发了。

4

我们抵达大本营的时候已快到黄昏了。

路上耽搁了不少时间，我们领着六个吓得胆战心惊的夏尔巴人从冰川下去，来到19,800英尺的二号营地。检查营地后，发现那里并没有受损，看来雪人或者山怪并没有控制那里，然后还要帮助夏尔巴人拆卸营地，重新把帐篷、杆子、支柱装好，包括其中一个必须在三号营地使用的温伯尔大帐篷，还有三个较小的米德帐篷。最后，还得说服那些夏尔巴人，二号营地和三号营地之间的2.5英里的路程是安全的。结果，还是塞姆楚比那把大左轮派上了用场，他们在三号营地的亲朋好友还等着这把枪防身，这才说服他们回头往冰川走去。

在二号营地的时候，理查还叫那旺·布拉跟我们去了大本营，在目睹雪人袭击的人中，他是唯一的幸存者。在出发去一号营地和本营之前，我们六个在二号营地乱糟糟的帐篷里使用了那个大普里默斯炉，煮了美味的可可当午餐。我们五个人这几天就没吃过这么热乎的东西，我们还煮了豌豆汤，吃了饼干、火腿、奶酪，用新鲜的巧克力当甜品。

下午3点左右，吃完午餐后，我确定大伙儿都想钻进二号营地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帐篷里，睡上一整天。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从二号营地下到仅有17,800英尺高的一号营地还有2.5英里，我们之前上山、下山的时候在槽谷中间插了竹枝当标记，这条路相对比较容易。但这个星期三，我们并没有走平时走的那条路，下山时，我们走的那条路比之前的长一倍，那条路位于槽谷上方崎岖不平的冰川侧碛上，紧邻冰川。横过大石头的高高冰川侧碛比平常沿槽谷的那条路要难行得多，但我们可不想这么快碰上一号营地的“怪物”，也不希望那些家伙从营地突然朝我们扑过来。我们希望在它们看到我们之前先发现它们。

不过一号营地并没有任何异常情况。帐篷里面空空如也，备用的吸氧装置和食物就跟前几天我们去往北坳之前放在那里时一样，藏得好好的。我们仔细查看了一号营地附近的雪地，试图找出奇怪的靴印，我在心里跟自己说，我们也可能是在找雪人的大脚印，但那里除了一直驻扎在一号营地的夏尔巴人不在之外，并无任何异常情况。我承认，在高海拔的地方折腾几天几夜后，我感觉17,800英尺高的地方，浓郁的空气让人觉得很顺畅。

从一号营地到仅有16,500英尺高的大本营还有最后3英里的距离，这次，我们仍然避开那条偏僻的小路，从那条小路下山不仅绕远，而且也让我担心。等我们抵达一道冰碛石脊时，那里距离大本营，横过一个低矮的山脊就可到达，除了那旺·布拉外，我们所有人不管有没有戴着手套，都握着卫瑞信号枪。跟我、J.C.、雷吉和帕桑手中拿着的德国信号枪相比，理查手中的卫瑞信号枪显得特别大。那旺则从二号营地拿了一把很大的切肉刀。

我个人倒希望理查带上那把该死的左轮手枪。

我们找了个所有人都可以挨着岩石山脊匍匐的地方，从那里可以俯瞰我们和本营之间最后一块冰碛石脊。接着，我们用望远镜看着下面的营地。

“天哪。”让-克洛德小声说。

我一时说不出话来了，吓得手直哆嗦，差点儿把望远镜掉了。

大本营周围到处都是尸体。所有的帐篷都被撕碎，坍塌在地上，包括那顶最大的温伯尔帐篷和医务帐篷，就连周围低矮的石墙上的帆布也都被撕了下来。

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所有的尸体都已不成形。有一具尸体的头都没了，另一具尸体倒是有头，四肢也都完好无损，但里面的内脏全部扯了出来。远处的平原上，也就是冰冻的溪流汇成浅河的地方，秃鹫在两具尸体上面盘旋。我们通过望远镜发现，最远端躺着的尸体穿着夏尔巴人的服装，但已经无法辨认，特别是低矮的云层像浓雾一样掠过地面，尸体在我们的视线里一片模糊。突然间，云层散去，血肉模糊的尸体惊骇地再次展现在我们面前。看到大本营血流成河，我脑海里只闪出一个词：怪异。

我们无法通过望远镜分辨大本营里躺着的尸体，眼中只有丑陋的死亡，每一具支离破碎的尸体、残缺不全的四肢、断裂的头颅都浸泡在自己的血池里。

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接着，我放下望远镜，揉了揉眼睛，又看了看，惨景依旧。

帕桑站起来，要往下面的大本营走去，但理查轻轻把他拉到了冰碛石山线后面。“再等等。”理查耳语道。

“那里也许有伤员需要我们照料。”帕桑说。

理查小声说：“他们全都死了。”我们所有人都靠坐在一块岩石上，浓雾逐渐散去，然后又包围了我们。我们轮流用望远镜看着，直到夜幕降临。

“也许有些伤员我们没办法从这里看到。”帕桑小声说。我从没见过这个夏尔巴人如此激动。“我必须下去。”

理查摇摇头。“尸体都数得过来。所有人都在那儿，他们显然全都

死了。先等着。”这并不是请求。我从没听过理查·迪肯，这个英国前陆军上尉用军事命令的口吻说过话。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云层飘动着，尸体时而隐没其中，时而暴露于外。天气越来越冷。除了偶尔有乌鸦在断肢残骸上出现，此外再无别的生物。光线已经非常暗了，这时，理查终于说：“可以了。”

理查建议，确切说应该是轻声命令我们朝屠场走去时应当分散开来。我发现他将那把信号枪放进了口袋里，却示意我们其余四个人将枪拿在手里。后来我才意识到，倘若有敌人藏在岩石后面，准会误将我们12毫米口径的卫瑞信号枪当成真枪。理查的那把大口径信号枪反倒会帮倒忙。

检查尸体的过程让人觉得怪异、不安。出于本能，我本想检查每一具尽管血肉模糊但四肢尚好的尸体，看有无生命迹象，毕竟，之前在五号营地的时候，帕桑不就是用一个匪夷所思的装着肾上腺素的大针管，才令洛布桑起死回生的吗？但理查只是草草地检查了一遍尸体，当我们在尸体中认出老朋友时，他还示意我们不要叹息，也不要大声叫出来。接着，他又指示我和J.C.跟他一起去温伯尔大帐篷。

那个大帐篷已被撕碎，破烂的帆布像碎肉一样挂着，我们发现这里也有几具尸体。所有的箱子像是被人疯狂地挥舞着斧头劈开了（要么是被爪子撕碎的？我心想）。但那些藏有步枪和备用弹盒的箱子均不见了踪迹——韦伯利左轮手枪和步枪都消失了。

理查蹲在地上，这样，如果周围的岩石和山丘上有谁拿着武器袭击我们，之前夏尔巴人围着帐篷建立的石墙多少能给我们一些遮挡。那个时候，不断移动的云雾成为了我们最好（也是唯一）的朋友。

“这下好了，如果之前雪人没有武器，现在连武器都有了。”理查轻轻地对我和让-克洛德说。浓雾下，雷吉、帕桑和明显吓坏了的那旺·布拉仍在一具具的尸体中间走来走去，轻轻屈膝，然后往另一具尸体走去。

“别凑在一起。”理查命令道，他再次让我想起了约克郡33团76步兵营的理查·迪肯上尉。“即便要隔着一定的距离大声说话，那也比聚在一起充当活靶子强。”

“这事绝不是人做出来的。”雷吉说。她站在一具夏尔巴人的尸体上，他的心脏和其他内脏都被掏空了，脸上满是血，已经无法辨认。他身上唯一的标识就是那双鞋子了，那是当地的夏尔巴补鞋匠为脚指头切断的人特地做的。

“是昂·蚩力。”我轻声说，现在，我离雷吉和那具恐怖的尸体不过10—12英尺的距离。

“我要赶紧给一两具尸体进行解剖，找出他们死亡的真正原因。”帕桑说，“佩里先生、克莱罗克斯先生、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你能帮我吧昂·蚩力和诺布·切蒂的尸体抬到那个倒塌的医务帐篷吗？有些动手术的板子仍然完好无损，我看到碎石地上有个提灯还能用。”

“找出他们死亡的真正原因？”我自言自语地嘀咕道。这些人不是被撕开了，就是被爪子挠开了，被咬得血肉模糊，甚至连骨头都碎了。解剖又能看出什么呢？

理查想的跟我们并不一样。“你打算点着提灯解剖？那些杀手可能仍在周围等着我们呢。”他俯在拉帕·伊舍那具无头尸体上说。拉帕的胸腔已经被掏空了，断裂的肋骨露在外面，而他的头就夹在他的肋骨里，所以我才能认出这人就是拉帕。

“是的，我要把提灯点燃，”帕桑说，“还有，理查先生，你能帮我把拉帕·伊舍的头拿过来的吗……没错，光是头就可以了。等我把尸体抬到医务帐篷的石墙下，就能如你所愿，让大家再次散开了。”

*

理查叫我用那把又短又粗的卫瑞信号枪“掩护”帕桑，而帕桑这会儿正全神贯注地在提灯黄色的锥形光下手术，提灯挂在一根高高的帐篷柱上，而那个帐篷柱则靠在断裂的手术台上。我试图将目光撇开，凝视在

我们和冰塔、冰碛石脊之间移动的云雾，我总觉得移动的浓雾像是突然从黑黢黢的地方冲出来的灰色大块头一样，但有时候我不得不回头看着帕桑在昂·蚩力的早已掏空的胸腔里挖着什么。我发现帕桑用的是他从那个医用袋里拿出的解剖刀和钳子，先前留在大本营医务帐篷里的医疗工具都被扔在了地上，散落得到处都是，但都未曾带走。这会儿，他正在昂·蚩力清晰可见的脊髓里捣鼓着。

我赶紧回过头去，往后看着周围黑魑魑的地方。雷吉、理查、让-克洛德，甚至那旺·布拉全都穿着大号的灰色防水滑雪衫，在翻腾的云雾中，他们像极了站在那里，或者正缓慢移动的雪人。现在又开始下雪了。

听到身后传来金属碰撞金属的咔嚓声，我随即转过头去，发现帕桑用钳子将一个又黑又小东西扔在布满尸体的手术台上那个白色的金属盆里。

“佩里先生，你能帮我把昂·蚩力先生的尸体抬开吗——我们打算将它放在石墙下面的地上，你还能帮我把切蒂先生的尸体抬到桌子上吗？”

我依照他的吩咐做了，不过，我仍旧戴着我这个厚厚的连指手套，这样，血就不会粘到我的手上。但这么做显然是错的。我再也没办法把手套上的血擦干净了。

我承认我一直看着帕桑拿起拉帕·伊舍的头颅，靠近自己的脸，一直将脸贴在他的头颅上，在火光下转动着，像是正在检查一个稀有的水晶饰品一样。拉帕左边整张脸都被掏空了，事实上，看起来就像被熊的巨爪挠掉了一样。我看到恐惧的头骨深处流出了闪亮的灰色物质。

帕桑医生将拉帕的头颅放在桌子上，他皮开肉绽的脸贴在桌面上，我赶紧再次转过身去，差点儿没吐出来。接着，帕桑拿起一把看起来薄薄的却挺吓人的锯子。我听到锯片切割拉帕的头骨的刺耳声，强忍着没有用手捂着耳朵。过了一会儿，我再次听到金属撞击金属的咔嚓声，随

即回头看去，帕桑已经将拉帕的头颅移到一边，正在诺布·切蒂没了内脏的尸体里捣鼓着。

不是吧，我不由得想，这么做真的有必要吗？我们把这些可怜的人的尸体埋了不就行了？

帕桑之前戴上了他装在医用袋里的两只长长的橡胶手套，但是，他现在连手肘上都沾满了血。

突然，只听得右边传来窸窣窸窣的声音，我下意识地拿起那把德国造卫瑞信号枪，差点儿没扣下扳机，幸亏我随即意识到刚才的声音是雷吉、让-克洛德和那旺·布拉发出来的，他们全都弓着身子挤了过来，飞快地在理查的后面移动着。等他们来到低矮的石墙下粗糙的地面上时，理查没有说话，只是指着每一个人，然后示意他们朝矮墙边上指定的柱子走去。理查、雷吉和让-克洛德手里仍然拿着卫瑞信号枪，而那旺·布拉则将那把刀插在了宽宽的皮带上，手里拿着那把他在大本营的碎石地上找到的切肉刀。

“发现什么了吗？”我小声问道。

“跟那旺·布拉说的一样，死了12个人。”理查在石墙对面的开口轻声说道，之前，这个开口是用来做医务帐篷入口的。

“那边平地上那两个呢？”我再次小声问道。

“都死了。头都烂了。心脏也被扯了出来。”理查小声答道。

“谁去检查的？”我问。

“我。”

我努力地想象，尽管夜幕已经降临，雾气弥漫，但是他独自从几百码的开阔地走到两具尸体所在的平地得需要多大的勇气。我想我肯定做不到。不过，我很快意识到这事对理查来说早已驾轻就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四年里，他曾无数次地让自己暴露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

“除了昂·蚩力和拉帕·伊舍外，你还认识其余的人吗？”我鼓起勇气问。

理查小声对匍匐在石墙周围的其他人说了几句话，然后才回答了我的问题。“眼睛瞪大点儿。尽量用眼角的余光观察，这样就不会放过任何细小的动静了。”接着他又对帕桑医生说，“解剖结束后，你能把那个该死的提灯熄了吗？”

帕桑点点头，将最后一块金属扔到金属盆里，把提灯灭了。不再成为活靶子……或者说不再成为盘中餐的感觉让我顿时轻松下来，我重重地吁了一口气。

雷吉沿着北墙的石头，朝我这边走了过来，悄悄对我说：“杰克，我们认出了所有人。不过这事儿可不容易。除了昂·蚩力和拉帕·伊舍外，其余的死者包括尼玛·特仁、纳姆亚、乌切、楚比、策林·拉莫，对了，他就是那个年轻的见习和尚，你可能还记得……”

我记起了那个身体瘦弱、总是微笑的老虎夏尔巴人，以前，他经常会跟绒布寺的僧人说话。

“……还有基鲁·特姆巴、昂特仁和昂尼伊玛。后两个人往北跑过了那条小溪。”

“是那两个‘昂氏’兄弟吗？”我小声问道。

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看到雷吉戴着兜帽的脑袋摇了摇。“‘昂’只是一个昵称，杰克。是‘小和爱戴’的意思。昂特仁意思说‘心爱之人会长寿’。昂尼伊玛意思是说‘心爱之人在星期日出生’。”

我只能摇摇头，心中既悲切又尴尬。之前，我甚至连那些人名字的意义都未曾弄清楚。在我看来，他们只是挑夫，是我们达到目标的一种手段，“我们”即指理查、J.C.和我。我从来没想过多学习一些他们的语言，而我会的大都是命令。

我发誓，如果我活着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我一定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我发现理查已经将他那件沙克尔顿外套脱下来，披在他和帕桑身上当雨披。接着，其中一个小矿灯点亮了，我透过衣服的缝隙，发现他们

正在那个黑漆漆的“小帐篷”里看着一些钝色金属，一共三块，全都放在帕桑医生的金属盆里。

“是子弹。”帕桑说，声音刚好够我们其他人听见，“每一颗都是从死人身上取出来的。你可能记起来了，昂·蚩力身上的那颗子弹穿心而过，心脏已经不见了，不过，那颗子弹嵌在了脊椎里。子弹因为冲击力变了形，但我觉得你能辨认出来，迪肯先生。那颗子弹跟嵌入拉帕·伊舍脑袋里的子弹差不多，后者并没有打穿坚硬的头骨，也没有变形。”

“9毫米的巴拉贝鲁姆弹。”理查拿着那颗较大的子弹小声说，“‘一战’中我见过英国人身上拔出不少这样的子弹。”

“我也见过不少。”帕桑医生说。我记起来了，战争期间，帕桑曾在英国人的医院学习、实习、工作。

“这种型号的子弹是从德国人的鲁格尔手枪发射出来的，”理查说，“弹匣容量七发。战争临近结束的时候，一种卡宾枪，也就是鲁格尔·巴拉贝鲁姆M17的派生枪，用的就是这种子弹，那种枪配备30发容量的弹匣，枪管更长。”

“我们并没有听到枪声。”让-克洛德嘶声说。他手里拿着信号枪，蹲在那儿，使劲盯着他所在区域被雾气笼罩的漆黑地方。说话时也没往我这边看。

“之前一直刮大风，”理查说，“雪也没停过。在这样的山上，声音效果会非常奇怪。”

“但我们昨晚听到洛布桑冲五号营地大声喊叫的声音了，”雷吉小声说，“当时也刮大风，但我们还是听见了。”

“那时候风是从他躺着的五号营地，直接朝我们吹过来的，”理查小声说，“大本营、二号营地和三号营地之间全是冰塔和冰钉，昨晚从东西两边吹来的风都很大，如果人们，包括二号营地的夏尔巴人没听见枪响，我也不会感到奇怪。”

“那意思是我们要对付的是拿着德国造鲁格尔手枪的雪人咯？”我

说，试图活跃活跃气氛。或者至少可以提升自己的士气。

谁也没有说话。

帕桑这会儿还在沙克尔顿夹克的遮挡下，他拿着三颗子弹中的最后一颗。“这颗子弹真是奇怪。仍然完好无损，但我认不出来。反正不是9毫米弹。”

“是8毫米子弹，”理查说，“奥地利和匈牙利人喜欢使用这种子弹，这种类型手枪是在‘一战’前由卡雷尔·克卡和格奥尔格·罗斯设计的。该手枪最初由奥匈帝国的骑兵所用，后来德国人为其步兵军官生产，就是罗斯·斯泰尔M1907半自动手枪。有一次在战壕，我被一把这样的枪指着脑袋，不过，那把枪的撞针掉在了空枪膛里。”

我忍不住问道：“这种东西能装几发子弹？”

“十发。”理查说。接着，他将小矿灯关了，重新穿上那件沙克尔顿夹克，示意我们蹑手蹑脚地朝他靠过来。

“我倒希望我们对付的是雪人，但显然不是。”他小声说，“看来我们要对付的是几个杀人狂，也许就是那旺·布拉从远处看到的七个人，他们中至少一部分人手里拿着半自动手枪，甚至全自动手枪。”

“你是说机关枪吗？”我愚蠢地我问道。

“是冲锋枪，”理查纠正道，“现在还不知道。但我们现在必须尽快回三号营地，以防那些杀人魔鬼袭击夏尔巴人。”

“可是那些夏尔巴人身上的伤口，”雷吉尖声说，“他们的四肢都被砍掉了，帐篷也遭到了破坏，有些人头也没了，心脏都被撕扯了出来……”

“很有可能由利器或者特殊的工具所致，有种非常锋利的花园爪可能会造成我们看到的这种效果。”帕桑小声说，“他们虐尸，把尸体肢解，就是想让夏尔巴人感到彻骨的恐惧。”

“感到彻骨恐惧的是我。”让-克洛德小声说，但他脸上露出浅浅的笑。他怎么能笑得出来呢？我心想。

“我们上山的时候就不用绳子绑在一起了。”理查说，一边慢慢看着每个人的眼睛，“但我们移动的时候要排成一列纵队，而且得尽可能小声点儿，要紧挨着你们前面的人，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将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手里拿着信号枪的人，必须装上子弹，还得将备用的子弹放在外面的口袋里，到时候可以很快拿出来。”

“可是你的那把左轮手枪被夏尔巴人拿去了，”雷吉说，“我们手里拿着的可不是真正的武器，那些夏尔巴人不应该下来救我们吗？”

理查笑了笑。“到了三号营地后，我会要回枪的。不过现在，想到塞姆楚比拿着一把枪要对付六七个全副武装的凶手，我就不自在。我们知道这些猎食者有什么本事。”理查的头朝屠场歪了歪，我能闻到铜臭一样的血腥味，支离破碎的尸体和脑髓也散发着一丝臭味，而且味道正越来越浓。

“这些人都是谁？”J.C.小声说。

理查没有回答，只是冲我们做了个手势，示意我们离开保护医务帐篷的石墙。

“我们这次又要直接穿过槽谷上去吗？”雷吉小声说，这会儿，我们已经列好了纵队，理查领头，雷吉跟在他后面，接下来是我，然后是帕桑、那旺·布拉，让-克洛德在最后面。

“是的，”理查小声说，“但我们不会走原来那条小道了。而是从冰柱、冰钉和冰碛石中间穿过去。我动的时候大伙儿就跟着动，我停下来时大伙儿就停下来。如果我们冲敌人发射信号弹，你们在发射之前一定要看清楚目标。记住，信号弹可不是武器。超过10英尺的距离，就没办法打中目标了。不要浪费任何一发子弹。”

我们谁也没有说话。而是一个接一个地跟上了理查，我们伸出左胳膊摸着前面的人，右手拿着卫瑞信号枪，大雪纷飞、周围一片漆黑，我们上到绒布冰川河谷，重新往珠峰出发。

我们慢慢走到上面漆黑的槽谷，在一道道布满冰钉或是冰碛石的山脊中穿梭着，（但我们并没有蹲伏或者蹑手蹑脚地走路，除非理查做手势让我们停下来）我忍不住想，这次探险真是太离奇了。

我们六个人排成一排，慢慢绕过一个个50英尺高的冰塔，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情形。那时，我会强迫我两个妹妹跟着我一起玩牛仔和印第安人的游戏，我们会在波士顿韦尔兹利的老郊区房子后面茂密的果园里玩。我们会躲起来，偷偷地往外瞅，然后偷偷跑到另一棵树边，再次躲起来。我若看到他们的裙子或者围裙在林中斑驳的光影中摇曳，就会用我那把木雕的手枪对着她们“开火”。但是即使我打中了她们，我的两个妹妹就是不愿意把连衣裙弄脏了，总是拒绝躺在森林的地上装死。至于我，每次都会死得既惨烈又真实，结果，在我看来，我们最终把牛仔和印第安人的游戏变成了“射杀雅各布，看着他在地面上打滚死掉”的游戏。

回忆跟妹妹的往事让我不由得想，自从我们从英国漂洋过海来到这里后，我们中谁也没寄过任何一封信给我们的朋友或者家人。这次珠峰

探险本来就是秘密行动，所以，我们并没有收到来自科伦坡、塞得港、加尔各答或者大吉岭的信或者明信片。这跟英国人在1921年、1922年和1924年的探险全然不同。当时，那些跑腿的人会拿着信在大吉岭之间往来，让登山者不间断地跟外面的世界保持紧密的联系。如果有人，比如亨利·莫斯黑德或者霍华德·萨默维尔写下家书，说他们想要吃巧克力蛋糕，几个星期后就能收到。

我知道让-克洛德每隔一天就会写一封信给他的心上人（或者他的未婚妻了？）安妮·玛丽。我知道他们打算在十二月，也就是J.C.晋升为夏蒙尼高级向导后结婚，到时候，他微薄的薪水有望大幅提高。

我不知道理查在这次探险中是否写过信。除了在那本皮封的旅行日志中写过正式的探险书信和笔记外，我从没见他写过任何东西。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我曾写过几封信给我父母，有封是写给我在哈佛的前女友的，还有一封信写给了我喜欢的妹妹埃莉诺，但我不喜欢将这些信带在身边，结果，我将我的写作天赋都用在详尽的登山日志上了。

飞快地穿过槽谷时，我心里想，如果我们死在这座该死的冰川上或者山上，谁也不会知道。

我们并没有走在插着竹枝或者红旗的小路中央，而是迅速穿过一个个的冰塔，不管小路在哪边，我们离那儿应该都不是很远了，一个小时后，我们终于到达了18,800英尺高的一号营地，大屠杀发生的大本营在我们下方1300英尺远。

之前我们下山的时候，一号营地的情况看起来还行，但仅仅几个小时后，那里也是一片狼藉。帆布被砍得七零八落，柱子倒在了地上，板条箱也被砸开了，跟我们在大本营看到的情形差不多，东西被损毁殆尽。但一号营地并没有发现尸体。我们检查了雪地上的印记，但上面除了一些平头钉靴留下的脚印外再无其他，我们许多老虎夏尔巴人都会穿平头钉靴。

接着，让-克洛德冲我们喊道，一个15英尺宽的雪地里留下了三个

巨大的雪人足印。那些足印跟人类的脚印相似，但是长很多，我估摸着超过18英寸，事实上，脚指头还会向内歪曲，有几分像大猩猩或者大型哺乳动物的脚印。

“从步伐来看，这些家伙个子可不小，”理查小声说，“至少7英尺高。也许有8英尺。”

“你不会真认为……”雷吉说。

“我没有，”理查小声对她说，“我压根儿就么这么想过。你看，每个假脚印的下面还有靴印，每一步都会踩在巨大的雪人脚印里。”

“如果他们这么做是想把我们杀光，那他们可真是用心良苦，但也相当愚蠢。”雷吉说。

理查耸耸肩。“我仔细观察过大本营的大屠杀，这种弄出假脚印的做法就跟小孩玩的愚蠢把戏一样，是想吓跑我们所有的夏尔巴人。也许他们计划杀死包括夏尔巴人在内的所有人，然后让当地人相信是雪人所为。不过，这些野蛮的凶手的目标并非夏尔巴人，而是我们四个，算上帕桑医生，应该是我们五个。”

这样的推断很有说服力，我想。

*

二号营地燃起了大火。那些家伙把能找到的一切都烧毁了，但他们并没有找到我们藏在大雪覆盖的砾石中的五个氧气罐，那些石头位于我们往营地下方走的路上，也就是冰川那侧如同迷宫一样的冰塔、冰钉和冰碛石中间。

“三号营地的人可以看到这样的火，”雷吉说，“看来他们懒得假扮雪人了。”

“他们是一群拿着火柴和打火机的雪人。”让-克洛德戏谑道，“我们留在三号营地的14个夏尔巴人会爬上北坳逃命吗？”帕桑医生问道。

“我想应该不会。”理查说，“这样做无异于自寻死路。”

“他们可能会分散逃跑。”雷吉说，“先爬上冰碛石，再下山。寄希

望下到大本营，再三三两两或者一个一个地跑到那边的平原。”

“这样做很聪明。”让-克洛德同意道。

“你相信他们会这么做吗，迪肯先生？”帕桑问道。

“不相信。”

我在火焰中看着六个氧气罐。在压力的作用下，上面的刻度盘显示大部分氧气罐的数值都达到了极限。“我们现在打算怎么处理这些东西？”我问道。

“把它们带上。”理查说。

“可这是为什么呀？”我说，“我们不是要去三号营地接幸存的夏尔巴人吗，然后再跑去绒布寺，或者卓布村，要不就去协格尔镇？”在我刚才提到的三个地名中，只有协格尔镇看起来够大、够远，可用做我们临时的栖身所，尽管沿小路往北走的话，大本营离那里顶多60英里，乌鸦飞行的直线距离则不到40英里。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不介意变成一只乌鸦。但就在这时，我又想到了乔治·马洛里掏空的肠子和内脏，不免感到一阵恶心（这并非我第一次感到恶心了），那个伟大的登山家的腹腔里有些种子似的东西，我想，那些东西可能马洛里在弥留之际吃的东西。

我晃了晃头。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对我们现在的处境毫无帮助。现在，我们围着吸氧装置蹲在地上。

“……夏尔巴人可能不会借助固定绳索和绳梯逃往四号营地，因为他们知道这些……杀手……可能会将他们逼入死胡同，”J.C.说，“但我们现在的处境也一样。登山探险的事算是结束了，不是吗，理查？现在为什么还将这些笨重的吸氧装置拉到冰川上面去？”

理查叹了口气。

“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还必须再次登山。”雷吉轻轻说。

“为什么？”我问，“你不是还想让我们寻找你的表弟吧？我是说……想想看，拜托了，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我们已经死了14

个夏尔巴人，十几个人都死在了那些虐杀成性的屠夫手里。现在的情况都这样了，我们怎么还有心情再去登山？爬上山顶还有什么意义呢？”

“不，不是爬上山顶。”雷吉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但是，找到布罗姆利的尸体比什么都重要。”

“她说得对。”理查说。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同意了，雷吉冲他惊讶地眨了眨眼睛。

我现在完全搞糊涂了，但我瞥见让-克洛德也点了点头。他的目光游走于雷吉和理查之间。“这次探险的目的根本不只是为了为你们的家人找到珀西瓦尔的尸体，对吗，雷吉？”

她咬了咬下嘴唇，在昏暗的星光下，我看到她将嘴唇都咬出血来了。“是的，”她终于开口道，“根本不只是为了寻找珀西瓦尔的尸体。”接着，她又将目光移到理查身上。“你知道为什么必须找到珀西的尸体吗？你知道不让其他人找到他的尸体有多重要吗？”

“我应该知道。”理查小声说。

“天哪，”雷吉说，“我们两个的朋友是同一个人吗？是那个签过很多支票的人吗？”

理查笑了笑。“不过他比较喜欢以黄金作保障。当然是的，夫人。”

“天哪。”雷吉再次感叹道，手指拂过眉毛，像是感觉很热似的。“我从来没想过你居然……”

“你们说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J.C.说，“不过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你们，那旺·布拉趁着夜色溜走了。”

理查点点头。“是大约两分钟以前的事儿了。他朝北边大本营的方向走了。也许是逃跑了。”

“他不是懦夫。”帕桑说。

“他不是，夏尔巴人就没有懦夫。”理查同意道，“他们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勇敢的，战后很多事情都证明如此。但那旺等人面临的是与他们的信仰相悖，打小就令他们恐惧的怪兽。”

“你对他们的信仰了解多少，理查？”让-克洛德话语中透着一丝怒气。

这次是雷吉回答的。“你不知道迪肯上尉成为佛教徒多年了吗？”

我扑哧一笑。“胡说。理查甚至不愿接受札珠仁波切的祈福。”

“有些佛教徒是不相信鬼怪的，而且不会敬神拜佛。”理查说。

我不再笑了。“你没开玩笑吧。”

“你难道没看到探险期间，你朋友每天都会打莲花座吗？”帕桑问道。

“看到了。”J.C.说，听声音就像跟我的一样震惊和难以置信。“我以为他在……想问题呢。”

“我也误会了，”我说，“以为他在计划一天的事情。”

“如果真是思考日常计划，打莲花座的人是不会小声念‘唵嘛呢叭咪吽’的。”雷吉说。

“这下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让-克洛德说。

我坦白我扑哧一声笑出来了。J.C.从哪儿学会这种表达方式的？

“我能问问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浪费时间，只顾着谈论我的信仰问题吗？”理查说，“现在我们必须做出决定，到底是去三号营地召集夏尔巴人，还是先逃走再说，或者跟许多夏尔巴人一样，往北走，然后我们五个人再赶去北坳？别被那些拿着鲁格尔手枪的雪人抢先了。我们还可以沿山谷一路逃亡，怎么样？”

“我有一个问题，理查。”

“什么，让-克洛德？”

“你什么时候变成佛教徒的？”

“1916年的7月份的时候。”理查说，“但算你们走运，我只能算半个佛教徒。如果我有机会手刃那些杀害我们夏尔巴人朋友的凶手，我绝不会心慈手软。你们可以说我是个假和尚。”

在不到二十四个小时的时间里，我第二次感觉双臂上起了一层鸡皮

疙瘩，脖颈后面的毛发竖了起来。杀光那些陌生人？他们手上拿的可都是真家伙，而我们手里拿到却是跟小玩具一样的信号枪。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让-克洛德说。

“我也是。”我小声说。我真是这么想的吗？没错。

“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帕桑说，“她听谁的话我就听谁的话。”

理查摸了摸脑门，像是极不情愿再次在这种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处境下坐镇指挥一样。但他说：“一旦我们上到冰川，前往三号营地，可能有去无回。你们必须相信我们的判断……也就是说相信我和雷吉的判断。她依旧是整个探险队的队长，而登山和战斗的事则由我说了算。”

“你能告诉我，找到布罗姆利勋爵的尸体为什么会比我们想象的重要得多吗？”J.C.小声对雷吉说。

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再次咬着带血的嘴唇，然后看着理查。

“如果能够安全去到北坳的四号营地，我们就告诉大家。”他说，“要是我们一路往东跑，跑去协格尔镇，现在更不适合讨论这事儿。”

“好吧。”让-克洛德说，像是理查已经解释了什么似的。

我现在完全是一头雾水，但我也没有说什么。

这时，离我们东边很远的高处，一束红色的光突然出现。我们目瞪口呆地看了好几分钟。

“光亮是在冰川上出现的。”雷吉小声说，“比起三号营地，光亮出现的地方离我们更近。是红色的信号弹吗？”

“持续的时间太长了。”理查说，“即便是铁路的信号弹持续的时间也没这么长。”

“那道光真是有点儿瘆人。”雷吉小声说。

“像是有谁为我们打开了地狱之门一样。”让-克洛德说。

“应该是陷阱，”帕桑轻声说，“是引诱我们的陷阱。”

“没错，”理查说，“但是，现在我们必须抓几个俘虏，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儿，看看我的对手到底是何方神圣。我们是得小心点儿，但我们又必须步入他们的陷阱。我们干脆把自己当成无人地带的夜间巡逻者吧。”

“大部分在无人地带巡逻的人是不是都有去无回啊？”我问道。

“是的。”理查说。接着，他示意我们将18个氧气罐中的15个搬走，还将附在铝合金框上的阀门、橡胶管和氧气罩取了下来，然后将这些吸氧装置放在我们几乎空荡荡的背包里。我们马上就搞定了这事儿，没有弄出声响来。

跟着，理查又做出手势，让我们四个人成一行纵队跟在他后面，J.C.则走在最后面。我们半蹲着，一路快速往前走去，钉鞋踩得岩石和冰块嘎吱作响，我们往上穿过如迷宫一般大雪覆盖的冰塔，上到东绒布冰川暴露的冰面上。

红色的闪光是在冰钉丛和大冰隙南面垂直的冰原上出现的，当初，我们还曾试图在大冰隙上架梯子，梯子掉下去后，我们在东边四分之一英里处还找到了一条下山的路线。那块隆起的冰原就在主干道东侧一点儿，就像一个又高又薄、如剃刀般锋利的垂直峭壁，只不过上面都是透明的冰块——一根根独立的冰塔，而不是连绵至槽谷。那道鬼魅般的红色闪光正是从这个迷宫一样的冰原上发出的。

理查做手势让让-克洛德领头，于是，我们跟着这位夏蒙尼向导穿过如蛛网密布，白雪覆盖的隐形冰隙。我们知道冰隙无处不在，因为白天的时候，我们每次在二号营地和三号营地上下穿梭时都能看到。我不知道J.C.如何在晚上避开这些冰隙。云层仍然很低，雾气像灰色的触须一样从云层飘散过来，在我们身旁缠绕，天上既没有一丝月光，也没有半点儿星光。理查领着我们来到此地，部分是凭感觉，部分则完全凭借记忆，部分是靠他绑在右边脚踝上的矿工头灯，他每次只会打开几秒钟，点亮他前面几英尺的冰、雪或者岩石。令人诧异的是，每次他打开那个小灯，几乎都能发现10英尺外有红旗。

我们靠近冰脊上红色的光亮时，他并没有使用脚踝上的灯。接着，

他领着我们绕过冰脊后面，往南边走去。鲜红色的亮光在不停移动的冰雾中分散开来，将空气变成了深红色。

理查示意我们全都趴下来，我们随即照做，反应就跟训练有素的军犬一样。他先是指示让-克洛德，又指了指冰脊开阔地左边低矮的冰塔，然后摸了摸自己的胸部，又往右边指了指冰脊，J.C.点点头。两人立即出发了，飞快向前跑去，就像只是用冰爪的前爪尖点在地上。顿时，飞溅的碎冰就像冰冻的血一样在冰冷的夜空中飞舞着。

两人靠在各自的冰柱上，像是准备往一个危险的房间冲一样。接着，理查稍稍点头，两人举着卫瑞信号枪，飞快绕过冰墙。

他们并没有开枪。惊心动魄的几秒钟过后，他们消失了，但J.C.很快又回到了开阔地，示意我们朝前走。帕桑第一个领头，接着是我，雷吉殿后。我们尽量跟着理查和J.C.在雪地里的脚印，小心翼翼地在染成红色的夜色中走着，我们到达冰脊的开阔地时，发现红色的光亮来自一个现代的手电筒，说是电筒，其实是一个黑色的盒子里面装了明亮的直射灯泡，普通透镜上装了一款红色的镜头。冰柱群中，一块如同房间大小的雪地里靴印密布。

“是陷阱……”帕桑说。

一个高大的身形从一个大冰塔旁绕了过来，直扑雷吉。我看到一个个子很高的家伙，披着一身灰色的长毛，灰白色的脸棱角分明，就像把人类的头骨从里面翻到外面一样。我良久才意识到他的右手还拿着一个黑色的金属物件。

我僵在那里，但雷吉可没有。就在那个长毛的家伙举起右手，朝她的方向冲过来时，她单膝跪下，扣动她那把卫瑞信号枪，红色的信号弹径直射向长毛怪的胸膛，距离顶多七八英尺远。

信号弹打中了那人的胸部，往上反弹后，击中它下巴下面柔软的部分，它身上穿着的厚毛皮衣着了火，如同骷髅一般的脸猛地上扬，摆向一边。一秒钟过后，它面具下的嘴张得大大的，没有尖叫，只是发出喷

射状的红光。高大的身形转了一圈、两圈、三圈。接着，它的胸膛开始燃烧，火光将它左右两边扭曲的脸颊都照亮了，如同一根放在南瓜灯里的巨型红色蜡烛。接着，人影……消失了。

它并不是退到冰脊或者冰塔后面，刚才它还在那儿绕着圈，身上燃起了火，发出嘶嘶的声音，接下来……便消失不见了。

不一会儿，我看到冰川里面传出红色的光亮，连忙跑到雷吉旁边。“你没事儿吧？”

“没事儿。”她说，在信号弹的光亮下，她呼出来的气变成了红色，而信号弹的光亮似乎并不像从我们脚下的冰川下发出来的。她冷静地将一发新的信号弹从信号枪的后膛装了进去。我转身朝前面脚下闪光的地方跑去，但让-克洛德用一只强壮的手抓住我的胸部，挡住了我。

“那是冰隙。”他低声说道。接着，他将绑在自己身上的绳子一头交到我手上，然后匍匐着朝前，慢慢爬过冰块。他低头看着雪地里参差不齐的圆孔下面，我从让-克洛德的脸上看到红色的闪光渐渐消失了。

“边缘很牢固。”他回头小声说，示意我们往前走。我和理查也将胳膊撑在地上，往冰隙西面看去。理查已经把那个像很沉的黑盒子一样的手电筒拿了过来，那玩意儿发出的光可比矿工灯强多了，他伸长胳膊，将手电筒伸到深渊下面，这么做可能是防止我们被冰川上的其他人看到吧，他随即打开了手电筒。

我看到那张如同白色头骨一样的脸，像是正从下面40英尺还是45英尺远的地方抬头看着我们，我差点儿扭头就跑。接下来，我意识到那个杀手脸上戴着的面具在下落的时候套到头顶上了。因为他的头往前耷拉着，即使从高处也看不到他的脸。那件长毛皮夹克的胸部和脖颈处仍在着火，烧焦的肉腾出一股烟雾，发出恶心的气味。我很高兴雷吉没有跟我们其他三人一起到前面来。

那人往后一头栽进了冰隙里，而那道冰隙的顶部大约7英尺宽，下面则不足1英尺半，所以他的身体就被卡在那里了。很显然，他的脊椎

已经完全断裂，靴底的平头钉正从狭窄开口的一侧对着我们，他头顶那个做工粗糙的雪人面具给人的感觉就像他的头骨正从另一边对着我们，通过他毛皮夹克上摇曳的火光和理查刺眼的手电光，我们可以看到他戴着手套的手软塌塌地放大腿上，那上面还有一把黑色的9毫米鲁格尔手枪。

摔落时的冲击力将他的身体挤成一个尖尖的“V”形，结结实实地卡在冰隙最狭窄的部分，我们看到他严重畸形的身体下的冰隙变宽，下面一片漆黑，像是无底深渊。

理查把灯熄了，远离冰隙的开口往后挪动着，帕桑和雷吉围了过来，蹲在我们旁边。

“我们需要那把枪。”理查小声说。

“我下去，”J.C.小声答道，“我体重最轻，而且我手里还有冰镐。理查和杰克，你们做我的保护点。”

“不，让-克洛德。”理查不假思索地说，“我们做保护点，让杰克下去。我不想使用冰镐，弄出声音，在我们这些人当中，就数杰克的腿最长、最强壮，他上来的时候能搞定这个如同竖井一样的冰隙。”

我看到让-克洛德惊讶地眨了眨眼睛。

“我们需要那把枪，”理查继续说，“但这么做会延误我们去三号营地提醒那些夏尔巴人。当然，现在可能为时已晚。但我们不能就这么放弃了。让-克洛德，你是我们当中最出色的冰川攀爬者。你带上帕桑给你做翻译，你们两个用最快的速度上到三号营地。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不要使用头灯。如果你们能赶在那些该死的假雪人之前到，就让那里的夏尔巴人早做防备……你们现在只有我的那把韦伯利左轮手枪和帕桑手上的12毫米口径的信号枪。要是能如我所愿，尽快拿到那把鲁格尔，我们一定尽快来找你们。”

让-克洛德点点头，但雷吉说：“不，让我跟让-克洛德去，理查，拜托了。帕桑比我强壮得多，他可以帮你做杰克的保护点。而且，我觉得

夏尔巴人可能更会听我的命令。”

听到这个建议后，理查考虑了一秒钟，然后点点头：“你说得对。去吧……小心点儿。”

雷吉和让-克洛德互相看了一眼，悄悄地朝西北方向，也就是布有竹枝标记的小路走去，对我们其他人则连个眼神交流都没有就离开了。这一秒钟，他们还在杀手手电筒红色滤光镜中和冰隙里即将熄灭的火焰形成的血色灯光下，下一秒钟，他们就已经消失在漆黑的夜色和翻滚的云雾中。

理查从放满物品的沉重背包中拿出一卷长绳（当时我们仍然背着从二号营地拿来的备用氧气罐），将绳子的一头递给我。然后，他很快爬回冰隙圆形的开口，将帕桑那把长柄冰镐的铲型头嵌入参差不齐的洞沿，与齐平的边缘距离大概几英寸远。之后，他又在离边缘1英尺远的地方拿出他那把最长的冰锤，尽可能地深插入冰雪中，然后用他的小刀切断一截绳子，很快打了个结，然后绑在较短的那把冰镐的一头，用作长冰锤的锚点。

等他爬回我和帕桑蹲伏的地点后，我将他的奇迹绳在腰上和大腿上部绕了两圈，做成一个活动吊索，然后又小心地打了一个摩擦结。

理查站在离冰隙边缘8英尺的地方，将他自己那把冰镐深深嵌入了冰里，用长绳绕了两圈，然后将保护绳绕过帕桑的肩膀，再将绳子绕过自己的肩膀。

“如果你们想让我们放低点儿就扯两下。”理查对我说，“扯一下就表示稍微松一点儿。三下表示要我们把你拉上来。”

“除了那把鲁格尔手枪外，你还需要什么吗？”我问。

理查摇摇头。“我倒想把整具尸体都拉上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搜他的口袋，弄清楚他到底什么来头，为什么要跟我们做对。但那具尸体嵌得太紧了，杰克。我觉得将你拉上来后，再去拉尸体需要不少时间。但是，如果你能轻易摸到他的口袋，那就在里面找一下，看看他身上有没

有一盒9毫米的子弹，看看文件或者身份证什么的。不过千万不要冒险。他的脊椎全都断了，整个身体夹在那里极易松动，随时可能掉到深渊下面。”

我点头示意听明白了，随即将头灯套在头上，打开，走到冰隙的圆形洞口，等着理查和帕桑尽可能往后倾，绷紧保护绳，然后将冰爪踩着西边的冰墙上，将绳子往冒烟的冰隙降落。我借助头灯发现冰隙壁的碎冰呈蓝色，看起来就跟突出的匕首一样锋利。

*

下到跟尸体齐平的高度后，我估计那具尸体跟表面的距离差不多50英尺，于是，我拉住摩擦结上方的绳子，扯了两下，然后将身体转了个圈，背抵着降落时靠的那面冰墙。接着，我将两条长腿分别架在尸体旁边，又将冰爪的爪尖深深嵌入对面的冰墙里。我跟那具尸体几乎贴在了一起，现在，我已经看不到羔羊皮还是毛皮背心上的火焰了，也不知道那件普通的夹克外面到底覆盖着什么，但他的衣服仍在冒烟。我随即意识到那人的胸部和脖子上的肉烧着了。

我尽可能地朝那个人脸的方向弯下腰，动作异常缓慢，我可不想将那把鲁格尔手枪撞入黑魑魑的下面，接着，我小心翼翼地将戴着手套的左手伸向那把手枪。

拿到了！

我把手枪拿了上来，小心塞进我那件滑雪衫和芬奇羽绒服里面毛衣下的衬衣里。我自己也可能掉进冰隙底部，反正我的头灯没照到底，只看到崎岖不平的冰墙。几百英尺下面漆黑一片，什么都可不见了，但无论如何，我一定不能丢了手枪。

我仔细查看了那人头顶的面具，看起来像是那种白色的轻木雕刻而成的，上面印有夸张的褶皱。张开的嘴巴周围雕刻的是真正的牙齿，可能是从狼或者身形巨大的狗身上拔下来、粘在面具槽里的。

我拍了拍他裤子的口袋，裤子松松垮垮，外面其实套着一层羊毛，

但是为了看起来像猛兽的皮毛，就染成了灰色，但里面并没有可能是子弹盒的坚硬物品。接着，我透过外面的毛皮摸到了他裤子口袋里的文件，但我在想，如果不将那具成V形的尸体翻过来，我根本没办法拿到。妈的。

接着，我把头灯完全打开，照着那个死人真实的脸，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凉气。第一眼看上去的时候，感觉就像乌鸦把他的眼睛吃掉了，像是有人将融化的蜡到在了他的脸上，但我很快意识到他的眼睛已经炸了，部分被火焰的高温融化了。他的眼睛已经变成玻璃状液体，像融化的蜡一样，正顺着满是胡茬的脸往下滴。

那人嘴巴张得大大的，想是突如其来的死让他始料未及似的。之前被雷吉的火焰弹反弹，嵌入下巴后冒出的烟已经熄了，一股像是腐食动物的恶臭扑鼻而来。我不得不将头转到右边，将脸颊靠在冰墙上，好呼吸几口新鲜空气，或者说暂时恶心一会儿。我猛吸了几口空气，又把护目镜推下。

可能是因为我刚才轻轻动了，也可能是冰川自身的原因，反正那人的身体微微歪了一下，几秒钟的工夫，他的靴子就搭到了他的肩膀上，那具尸体往下滑去，挤在一个不足1英尺宽的开口里，由于他的脊椎全都断了，坍塌的肋骨就跟一个令人讨厌的手风琴一样折叠在那儿。

这时，那具尸体开始往下掉，接下来的几秒钟真是恐怖，我那双冰爪的爪尖从对面的冰墙上滑了出来，尸体往下掉的时候肯定擦到我了，但我感觉更像是那具死尸抓住了我的脚踝，试图将我一起拖下去。我的心脏怦怦直跳，甚至没办法从冷飕飕的冰隙里往肺里吸入足够多的空气。接着，我就突然悬空了，我的冰爪也完全从对面的冰墙上脱落了。我滑落了一两英尺，理查和帕桑这才将我拴牢了。理查的奇迹绳并没有断，但我感觉那绳子从没有绷得那么紧过。

我并未在半空中多做停留，而是猛地转过身来，将右脚的冰爪踩进西侧的冰墙里。接着，我又将左脚嵌入东边的冰墙，两只胳膊张开，保

持身体的平衡，扯了三下绳子之后，开始沿着狭窄的冰隙往上爬。我能感觉两个强壮的人正在上面用力拉着绳子，但我还是舒展身子，一步一步地往上爬。杀手随时都可能在冰川上出现，我可不想等杀手出现的时候傻乎乎地卡在冰隙里。

我终于爬上冰冷刺骨的冰川，滚在开阔地上，碰到了帕桑嵌入冰雪地里的冰镐木制斧柄，斧柄可以防止我身下的绳子不被冰川边缘割断，我又滚了几个圈。接着，我拿起两把用做保护点的斧头，站了起来，远离冰隙洞口小心翼翼地往后退去，这个时候，我仍然背对着两个正在等我的朋友。这会儿，两人都已经气喘吁吁，不论在什么高度，用绳子拉着一个体重超过200磅^[6]的人都是件苦差事，在超过20,000英尺的地方干这活就更难了。

我让他们喘了会儿，然后弓着腰，双手放在膝盖上，差点儿把肺咳到冰川上。

“你的咳嗽越来越严重了，佩里先生。”帕桑说。他在摇曳的红光中走着，在背包和医用袋里寻找着什么。

“要是你继续这么咳下去，我们还没靠近雪人，就会被它们发现。”理查说，“你拿到枪了吗？”

我将手伸进放有那个冰冷金属块的衬衣里，尽管隔着丝绵衬里，但那玩意儿似乎一直在灼烧我，我将枪拿了出来，递给理查。

他娴熟地拿起那把半自动手枪，好像知道该如何使用——这个我并不怀疑。接着，他拉上扳机护圈（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枪的保险栓……冰隙里的死人之前是将它拉下来的）附近的一个按钮，然后，他抓住鲁格尔半自动手枪上面小小的圆筒状物体，前后拉了几下，直到复位。接着，他又检查了一下打开的后膛，然后摸了一下什么东西，弹盒便掉到了他的手上。

“妈的！”

理查捏着两发从弹盒中拿出的9毫米子弹，不过，弹盒中也就两发

子弹。

“你没在他的口袋里找到其他子弹吗？”理查问道。

“没有，至少在那件雪人外套里没有找到。不过，我没办法摸到他后面的口袋。”

理查摇摇头。“除非他们在大本营杀人的时候用光了弹药，否则，这周围肯定还会有别的子弹，也许这个‘雪人’的背包就藏在冰塔或者冰脊后面，谁会傻到袭击五六个人的时候，弹盒中只有两发子弹，而且还不上膛呢？”

这个问题我答不上来，所以我也没想回答。我甚至是不明白他所谓的上膛是什么意思。

“他的背包里可能还有子弹。我们三个赶紧在周围找找，你们可以打开头灯，我也会使用这个大手电筒，但我们顶多在此逗留五到十分钟。我们不能落后让-克洛德和雷吉太远。”

我再次咳嗽起来，几乎将整个身子蹲了下去，等我直起身子后发现帕桑的一只大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扶着我。

“给，把这个喝了，佩里先生。全部喝掉。”

他将一个小瓶子递给我，我把里面的液体全都喝了下去，那玩意儿像一团流动的火一样噼里啪啦顺着我的喉咙而下。接着，我将瓶子还给了帕桑医生。三十秒钟不到，我就没有不得不咳嗽的冲动了，这也是在差不多四十八个小时的时间里，我第一次不再感觉有块叉骨卡在我的喉咙了。

“这是什么东西呀？”我小声对帕桑说，这会儿，我们正跟着理查离开“雪人”伏击我们时手电发出的红色光圈。

“大部分成分为可待因，”帕桑小声说，“如果你再次咳嗽的话，我这儿还有。”

我们打开头灯和手电筒，寻找了将近十五分钟，但除了在冰脊和冰柱后面找到杀手的靴印外，我们并没有看到他有可能存放子弹的背包。

理查最后将我们叫到一起，我们随即离开了。我能感觉理查明显十分沮丧。那把仅有两发子弹的德国造半自动手枪又能顶什么用呢。

有总比没有好，我暗自告诉自己。我想我只不过是想说服自己，之前我只身下到那个恶心的冰隙里的努力没有白费。

我们刚回到了西侧的冰隙，也就是冰川小路上亮着红光的地方，理查转过身来，将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说：“杰克，我不想告诉J.C.，不过，我之所以让你下去是因为你可能认得雪人面具下的那张脸，你认出来是吗？”

“是的。”

“那人到底是谁？”

“卡尔·巴赫纳。”我说，“布鲁诺·西吉尔那个德国登山拍档，年纪不小了，而且挺出名的，他好像是德国登山俱乐部的主席兼创始人，去年秋天在慕尼黑那晚，我们见到西吉尔的时候，他就坐在桌旁。”

理查离我很近，即使灯光昏暗，我也能看清楚他脸上的表情，他似乎并没有感到惊讶。

我们看到火光，听见枪声的时候离三号营地尚有1英里的距离。

“妈的！”理查骂道。我知道他担心雷吉和J.C.恰好赶上了大屠杀。

手枪在长长的冰川峡谷下发出奇怪的回声，居然有种莫名的亲切感，像是最后几颗玉米在平底锅里噼里啪啦变成爆米花发出的声音，但枪声很快变得密集起来。断断续续的手枪声中突然传出一个声音，听来像是有人正撕扯着一块又长又厚的布。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我小声说。

理查伸出一根手指，示意我不要出声，只管听着。这会儿，我们谁也没有吸氧，在21,000英尺高的地方飞快地跑完一段距离后，嘴里只剩下出气的份儿了。这时，撕扯的声音再度响起。

“可能是伯尔格曼-斯迈瑟式冲锋枪，”理查终于说道，“如果真是这种枪的话，那些夏尔巴人，包括让-克洛德和雷吉只能自求好运了。”

“这种枪的速度有多快？”我问道，其实我并不想知道。

“每分钟能发射450发子弹，”理查，“只有在开枪者装32发蜗型鼓式弹匣时速度才会慢下来。这种体积庞大的弹匣会让斯迈瑟式MP-18/I型冲锋枪携带起来不是很方便，也会影响射击的准确度，但在发射速度这

么快的情况下，准确度的要求又不是那么高了。只管一通扫射就行了。德国人在壕沟近战时特别喜欢用这种枪。

“天哪。”我不由得惊叹道。

“我们快走吧。”帕桑说着开始小跑起来，他的钉鞋在我们头灯光柱的照耀下一闪一闪的。

“我想……他们……都用不着假扮雪人了。”理查气喘吁吁地说，这会儿，他正跟在那个长腿夏尔巴人身边跑着。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带着30磅重的吸氧装置，背包里还有别的东西。

“是的，”帕桑同意道，“现在只是单纯地杀人了。”

我越跑越快，追上他们两个，但喉咙被东西堵住的感觉又回来了，我不时得停下来，弓着身子，双手放在垫得厚厚的膝盖上，咳到呕吐。我再次加快速度，试图追上他们。黑暗中，他们谁都没有等我。

*

火焰点亮了整个山谷，连章子峰的崖壁和北坳的冰壁也亮着光。我们现在离三号营地不到200英尺远了。这时，两个黑影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像是要挡住我们的去路似的。

我将手举起，差点儿用那把小卫瑞信号枪对着近前的影子开枪，突然听到理查大声说：“不要！”随即将我手臂打了下来。

是雷吉，J.C.则紧跟在她后面。

“这边走。”让-克洛德嘶声叫道，我们跟着他离开布满深脚印的小路，沿大雪覆盖的冰柱和冰塔往北而去。我们踩着嘎吱作响的雪走了不到一会儿，我很快意识到，J.C.从这里离开小道因为这里的冰壳很厚，我们不会在上面留下靴印。

“我们必须立即前往三号营地。”理查小声说，声音中明显透着焦躁。枪声在几分钟前已经停止了。理查用那只戴手套的手拿着巴赫纳那把只剩下两发子弹的鲁格尔手枪，而不是那把大卫瑞信号枪。

J.C.和雷吉领着我们在冰钉和冰塔北边约200米的地方走着，然后往

东穿过冰块组成的迷宫，终于到了一个可以俯瞰三号营地的地方，将背包中的望远镜拿了出来。

“妈的……天杀的。”理查小声骂道。

*

三号帐篷已经变成了一片火海。夏尔巴人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那儿，我们借助火焰发出的光数了数，那里至少有九具尸体，那些堆积起来，没被烧毁的板条箱和物资都被斧头砍成了碎片。周围并没有假雪人，但我看到雾气升起的地方，血染的脚印往南进了冰塔丛里。

我们五个人瘫坐在冰脊下方，面面相觑。

“我们来得太迟了，没能救下他们，”让-克洛德说，“他妈的全是我的错！”

“怎么回事儿？”理查问道。

让-克洛德不知是在哭泣还是在喘气，哽咽着说：“我掉进该死的冰隙里了，我这算哪门子夏蒙尼向导和冰川专家！”

“你开灯了吗？”我问道。

“没有。”J.C.沮丧地说。

“你们将绳子绑在一起了吗？”我问。

“没有。”他气喘吁吁地叹了一口气，长气，“之前一直都是由我带路，希望我和雷吉能上到或者至少靠近冰地中的那条小路。突然间，雪裂开了，我往一个25英尺深的冰川掉去，幸亏我头顶的冰镐卡在了冰隙狭窄的部分。我整个人都吊在斧柄上。然后，我借助冰爪往上爬，后来，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扔了一根绳子给我。她在上面拉我，我打了个普鲁士结。不过，我还是花了差不多十五分钟才爬上来，还差点儿将那个重重的背包掉进深渊了。我居然像个菜鸟一样掉进了冰隙里。”

“这事儿不能怪你，让-克洛德。”理查小声说，“今晚太他妈的黑了，而且我们也都累坏了。星期二在五号营地的时候我们谁也没踏踏实实地睡上一两个钟头的觉。现在已经是星期四午夜时分了。我们星期

天、星期一都在27,000英尺高的地方，在高度度过的时间太长了，而且我们的水少得都不够仓鼠喝，然后在一天之内下了10,000英尺，今晚，我们又爬了差不多5000英尺。现在我们身体还没有出现大的状况已经是奇迹了。”

“这里的夏尔巴人……”让-克洛德欲言又止，开始哭起来。

“他们一点儿机会都没有，”理查说，“全是我的错。我是这次探险队的队长，要为所有人的安全负责。现在夏尔巴人可能都死了，但这是我的错，我是指挥者。”

“我们现在只发现九具尸体。”雷吉小声说，“如果我们将所有挑夫送上冰川后，他们全都安全地从二号营地返回的话，三号营地上应该是14个夏尔巴人才对。”

“之前那旺·布拉是跟我们在一起的，后来他失踪了，”雷吉继续说，“我们只希望他能够安全离开那个峡谷。”

“对方使用的可是伯尔格曼-斯迈瑟式冲锋枪和鲁格尔半自动手枪，他手里拿着的却是一把切肉刀。”理查有点儿苦涩地说。接着，他将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上次那两个跑过河的怎么死的？”帕桑说。

“是用远程步枪射杀的，”理查说，“我想枪应该是从我们这里偷走的。”

“我认识我和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带来的猎枪。”帕桑说，“我们两个打猎的时候使用的都是1920年曼利夏手动栓式步枪。你带来的那把是什么枪，迪肯上尉，是改装过的恩菲尔德步枪吗？”

“是的。”理查说，“装了一个广棱公司生产的瞄准器。因为是手动栓式，望远镜瞄准器往左边偏移了3英寸，须用右眼瞄准，但是实战中也可以换到左眼。我在前线的时候就使用过这种枪。这枪看起来非常笨重，当然，实际上也确实很重，但效果相当不错。”

“‘一战’结束后，他们还让你留着这把枪吗？”我问。

“这是非法的，但我还是把它留在了身边。当然，瞄准器是我自己花钱买的。”

“可是理查……”让-克洛德停了数秒，“你不是一名军官吗？你唯一的武器就是那把韦伯利左轮手枪，可是你今晚把枪借给塞姆楚比了，不是吗？”

“说我是军官也行，不是军官也行。”理查低低地说，像是一名天主教徒正在忏悔一个谁也不知道的秘密似的，“尽管我是一名军官，但我当年自告奋勇，要将自己训练成了一名狙击手。我们的部队在壕沟作战的那几个星期中，我的水平突飞猛进。”

听到这番话后我不知道自己该作何感想。我只是听说战争结束后，敌我双方的人都恨死了战场上的狙击手，己方的士兵也一样。

“信奉佛教的狙击手。”雷吉终于打破沉默，“看来我们必须将其中一把步枪找回给你用。”

“其实我和雷吉已经尝试过了。”让-克洛德说，“雷吉建议我们应该在这边冰塔伏击雪人，就是那些该死的德国登山者假扮的雪人，只等他们回到这条冰川小道上。她的想法不错，我同意了。我们用信号枪袭击那些手里拿着步枪或者斯迈瑟式冲锋枪的家伙，希望能在夜色中趁乱夺下他们手中的一把武器，然后再撤回到这里的冰阵中。”

“那你们两个都可能送命。”理查说。

让-克洛德耸耸肩。“我们需要真正的武器，我的朋友。你们拿到那个家伙的手枪了吗？”

理查拿出了那把黑色的鲁格尔手枪。“可惜只有两发子弹，后膛里一颗子弹都没有。我想巴赫纳压根儿就没当过兵。”

“是巴赫纳？”让-克洛德说，“是你们去慕尼黑的时候跟西吉尔在一起的那人吗？”

“谁是巴赫纳？”雷吉问道。

我小声对她解释着，然后理查打断我的话。“你们看到德国人在三

号营地实施的大屠杀了吗？一共有多少袭击者？13个夏尔巴人中有谁逃走了吗？”

“我们看到至少八个身穿毛皮外套的德国人。”雷吉说，“他们杀完人后甚至没戴雪人面具。他们把帐篷和物资点燃后，便把面具和毛皮背心扔进了火里。”

“我相信我们的人有些负伤逃进了冰塔丛中。”让-克洛德小声说，“靴印显示德国人顺着他们的血迹，追着他们进了迷宫一样的冰阵，把他们杀了。”

“我之前还希望有些血是德国人的呢。”我说，“我们的厨师塞姆楚比手中不是还有理查那把左轮手枪吗？我忘了，里面有多少发子弹来着？”

“只有六发，”理查说，“那是一把双动式左轮手枪。但在转动的时候里面有个自动退壳器，所以，如果有备用的子弹，开枪的人又很擅长使用这种手枪，每分钟能够发射20到30发子弹。”

“塞姆楚比擅长使用这种枪吗？”J.C.问道。

“不擅长。”理查有些恼怒地说。

“他手里有备用的子弹吗？”帕桑问道。

“没有。”

“我仍然希望他打中一两个混蛋。”我说。

“同意。”让-克洛德小声说。

我们不时探出身子，用望远镜往冰脊那边看去，但是除了即将熄灭的火之外，那边惨景依旧。德国人并没有回来。雪地里的尸体也没有苏醒过来。

“我们必须下去。”雷吉说。她的声音比我的更冷静。

“为什么要下去？”我问，“为什么要冒险？”

“我们需要吃的，需要煤油、普里默斯炉或者乌纳炉，还需要可以烧火的炉条、睡袋、备用的衣服，需要德国人没有损坏的任何有用的东

西。”她说。

“我们还是撤回到冰川上去吧。”我说，“靠近那些火的话太冒险。德国人可能正等着我们这么做。他们可能正等我们上钩。”

“没错，”理查同意道，“但雷吉说得对。我们必须尽量收集三号营地的东西，大本营、一号营地、二号营地都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如果我们想生存下来，就需要食物、燃料和炉子。”

“你为什么觉得那里会有东西留下来？”即使在我自己听来，我的声音都透着绝望和慌张。

“你不记得了吗，杰克？”理查说，“我们将一些物资藏在了三号营地，是用油布遮住的，大概在营地西边50码远的地方，也就是在章子峰下参差不齐的砾石那儿。今天下了雪，我们的东西就更不容易被发现了。那些东西离营地很远，德国人可能没有发现，而且，跟大本营和其他营地的情况不一样，他们到那儿的时候还有日光，而他们今晚到达三号营地后，天已经黑了。”

“我们要不要先计划下一步做什么，往哪个方向走，该作何计划，然后才去拿那些物资？”让-克洛德说。

“这个没什么好讨论的了，”我坚持道，“探险结束了。现在的问题是到底要不要往西边登山，越过章子峰的山脊，经洛拉山口去尼泊尔，或者往东越过东北山脊。不，这个不行，我们还得离开这个山谷，翻过嘉措拉山口，也就是大风口，然后再翻过岗巴拉山口，进入西藏。我觉得这样或许我们还有机会。”

“等我们找到吃的后再讨论去哪儿，干什么的问题。”理查用命令的口吻说，“我这么说是有原因的，杰克，让-克洛德，我只是没告诉你们而已。首先，我们必须找到个炉子，弄些燃料，只要用得着的东西都要拿上。我们下去的时候还得寻找幸存者。”

“夏尔巴人还是德国人？”我问。

“所有幸存者。”理查说，“但我敢用我的左睾丸打赌，我们绝不可

能俘虏德国人。”

“加上我的。”雷吉马上说。

尽管这个位于冰川小路旁的位置十分凶险，但我们全都笑了出来。等我们终于不再笑的时候，理查说：“谁想跟我一起下去？”

“我去。”J.C.马上说。

“我跟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留在这里。”帕桑说。

“我也跟你们两个下去。”听到自己这么说，我甚至都挺惊讶的。

我、理查和J.C.还什么没找到，就发现了两具夏尔巴人的尸体。德国人（我们确定那是德国人）并没有像他们在大本营那样，以假扮雪人的方式，用刀刃或者锋利的靶子什么的虐尸，我们借着即将熄灭的火光，发现三号营地的夏尔巴人全都是被枪打死的。大部分都中了好几枪。有些尸体被近距离的冲锋枪打了个稀巴烂。

塞姆楚比就在其中，他之前想往东边跑，但背后中枪，倒在了现在已被烧毁的温伯尔帐篷后面。不管在他身上还是附近都没有发现理查的那把左轮手枪。我们不知道他死之前是否开过枪。但那把手枪已经不见了。

我们并没有进入德国人追杀夏尔巴人的冰阵里，而是往北，沿着坚硬的路面往前走去，几乎到了冰墙那儿，然后绕到仍在燃烧的三号营地的脚下。理查猜得没错。我们藏在营地东侧约100英尺远的地方的物资没有被德国人发现。我和理查钻进了防水布下，打开头灯，照着储存的物资，而让-克洛德则在外面放哨。

我们运气不错，储存的物资包括六个尚未使用的背包、一堆帆布提袋。里面虽然没有备用的吸氧装置，但有个普里默斯炉、两个乌纳炉、

12根炉条。我们将那个普里默斯炉和剩下的东西放进一个空背包里，尽管我们早已清楚，普里默斯炉在这么高纬度的地方经常不怎么灵光。但总觉得值得带上这么一个重家伙，这样我们就有机会喝到融化的雪水。

事情即使已经到了这一步，我仍然觉得没必要登上北坳，现在只能往北边和东边方向去往大风口，也就是嘉措拉山口。四年前，也就是在1921年的探险中，理查最后就是领着马洛里经由这里看到了东绒布冰川。如果我们在到达嘉措拉山口之前避开那些德国杀手，我们就可以一路往东去往卡塔冰川（在1921年的探险中，那里已被仔细绘制在地图中）了，然后我们再往上越过20,000英尺高的岗巴拉山口，进入中国西藏北部，到了那里后，我们可以立即往东，避开凶险的康雄冰川，该冰川一直从延伸（从南侧）至东北山脊几乎垂直的山脚。据说，岗巴拉山口非常危险，会毫无预兆地出现暴风雪，还有恐怖的大风，甚至在仲夏时分都会降雪，所以，英国探险者才没有为了节约时间从北边进入西藏和珠峰区域，但现在对于我们来说，这不失为一条不错（而且是快速的）的撤退路线。

我一门心思想离开这里。如果我能提出一个好办法，我确定自己定能说服雷吉和理查，不管他们藏着什么“事实”，现在还没有告诉我们。关键是那些拿枪杀了大部分或者所有夏尔巴人的凶手现在正在找我们。

还有一种可能性：我们回家的路线不用那么凶险（不过在西藏需要长途跋涉），我们可以等到明天早上，爬上东绒布冰川高高的山肩，然后我们往东去往大风口，翻过嘉措拉山口，沿“大城墙”喜马拉雅山底部走数英里，翻过常有人行走的舍波拉山口，往下进入葱翠的提斯塔谷，接着便可进入地势更低的甘托克，从那里直接前往大吉岭。这段路更难走，我不确定是否有白人走过这条路线，但是，这样走至少不用撞上那些手持自动武器的德国杀手，因此更安全。

其实还有条更为冒险的路线。西侧的洛拉山口离我们更近，那里就在章子峰后面，与东绒布冰川交接，但需长距离横过章子峰，下山时的

困难不得而知。然后，又要爬上一个十分险峻的陡坡去往洛拉山口，这样一来，我们几乎肯定会被关在尼泊尔人的监狱里五年，因为我们未经允许进入了别国……尼泊尔从来都不允许外国人进入他们的国家，K.T. 欧文斯先生是我想到的唯一一个特例。但理查跟那人是朋友，没准欧文斯可以救我们出来。

就这么决定了，我会据理力争，要么不顾恶劣的天气，前往高高的岗巴拉山口，要么长途跋涉，往东去到相对安全的舍波拉山口，据我所知，这两个地方都在发生大屠杀的大本营的东侧。我努力在我们储存的物资里翻找着，将在那里找到的空背包都塞满了。

等我们往北转了一圈后回到帕桑和雷吉等待的营地西侧时，帐篷的火已经熄了，现在只剩下灰烬了。还没走到半路的时候，理查说：“把物资都扔在这儿吧。”

这么做简直太荒唐了。我们就快靠近北坳的冰壁了，之前我们倒是在那里设置了固定绳索，但我们的绳子远在洞穴探险者的绳梯上面。我绝不会再再用祝玛装置爬上那些绳子或者绳梯了，即使德国人追在我们屁股后面来了我也不会。那上面根本就是死路一条。爬上北坳意味着死亡，根本就是逃无可逃了，因为南侧是一个几千英尺的绝壁，通往章子峰后面幽深的山谷。往高处攀登不是珠峰就是章子峰，后者我们可从没攀爬过，那里“仅有”24,878英尺高（比我们的五号营地要低），去往那里顶多算是判了“死缓”。于是，我开始抗议，但理查大声说：“相信我，杰克。把东西扔在这儿，相信我，求你了。”

那30个夏尔巴人不也相信你吗，迪肯上尉，他们现在全都死了。我差点儿就把这句话大声说了出来。但我现在早已经筋疲力尽，终于没有说出来。正是因为我的沉默，我们的友谊（我花了超过六十五年时间才确定我们之间的确存在友谊）才一直十分坚定。

这个绰号为教会执事的理查·迪肯上尉，曾在四年艰苦卓绝的战争中给手下发布过无数次命令，刚才居然对我说“求你了”这样的话。

纵使有千万条理由，这个时候我也闭口不提，往山口撤退的时候我一言不发，只是把身上携带的东西扔进了雪地里。接着，我们绕过洞穴，上到冰川，跟帕桑和雷吉会合了。

*

在要塞营地的时候，为了不让屁股冻僵，我们围坐在背包上，希望商量出一个万全之策。尽管理查命令我们将氧气罐开到2.2公升的流量，吸了三分钟（他还看表了），我们说话的声音还是变得模糊不清，要么像喝醉了酒一样，要么听起来傻傻的。我们现在都快虚脱了。脑中差点儿都没办法组成词语了，我不禁想起我以前看过的一部英国电影，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被迫在越来越低的气压下做算术题，那种情况等同于飞机飞行得越来越高，而我们在这个高度上上下下超过七十二个小时了，所有的飞行员不仅做不出算术题，而且都栽倒在了桌子上。

但是，我们和他们可没法比，他们有科学家和医生看着，随时准备在他们昏过去的时候恢复密闭舱里的压力。

而在我们这个特殊的“密闭空间”以外，要么是外太空，要么是一群全副武装的德国疯子。

我将下巴顶在胸口，轻轻打起了鼾，理查轻轻把我推醒了，J.C.正在说话。

“杰克说得对，我的朋友。除非这里还有我和他不知道的秘密，现在唯一的合理的做法就是，只要天一亮就爬出这个该死的峡谷，前往进入西藏或者尼泊尔的最近山口。因为我既不想送了命，也不想被人关进大牢，所以我建议我们经岗巴拉山口或者舍波拉山口进入西藏。尼泊尔人对非法入侵者并不友好。”

“有些事情你和杰克并不明白，我的朋友。”雷吉说，“理查或许不知道详情，但我想他已经猜到了几分……也许他现在已经知道了。其实这话我很难说出口。帕桑也只知道个大概。”

“你们在说什么呀？”我不明就里地问道。

“告诉你们我们今晚攀登北坳的原因。”理查说。

“这也太荒唐了。”我含糊不清地说，“我现在真的累坏了，除了钻进睡袋，哪儿也不想去。”我们之前在三号营地储存物资的地方又拿了五个鸭绒睡袋，全都绑在了背包外面，而我们愚蠢地将那些背包扔在了北坳山脚，离这里四分之一英里外厚厚的积雪中了。

“我也同意今晚去爬北坳，佩里先生。”帕桑说，“请允许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和迪肯上尉解释。”

她将那张疲惫的脸转过来，看着这位前步兵上尉，“你来解释好吗，理查？”

“我不大确定我了解的情况够不够，”他的声音听起来几乎跟我的一样疲惫，“我是说，我知道老板是谁，时间、原因也清楚，但对于整个计划我不大确定。”

“可你之前承认说你都知道，也大致知道自己是在为谁工作，我们那个朋友签过不少支票，但他喜欢黄金。”雷吉说。

理查疲倦地点点头。“没错，我大致了解他的计划。”他说，“我有时会为他工作，不，是同他一起工作，有时算他的合作伙伴。”

我说：“你们他妈的能不能说人话啊。”我也许没打算将话说得那么狠的。

雷吉点点头。“想必你们都听说过了，我的表弟珀西瓦尔是个败家子，令他家人非常失望。在‘一战’的时候还做出了让他祖国丢脸的事，他没有去参军，也没有去打仗。战争期间，他不是躲在瑞士就是在其他安全的地方，比如，奥地利。发生这样的事情，他母亲都羞于启齿，珀西表弟只差一点点就成为英国的叛徒了。在我最后一次跟他接触中，我知道英国和欧洲大陆都盛传珀西瓦尔是一名放荡的花花公子，一名性变态者，用现在的新词说，就是同性恋。”

对这些事情我们不便发表评论，所以，我们都没有说话。

“但是这些全都是表象。”雷吉说，“都是精心计划的伪装。”

我看着理查，想听他的解释，也许会告诉我们因为在山上极度疲乏，雷吉得了幻想症，但他那双灰色的眸子只是牢牢地看着她的脸。

“我的表弟珀西瓦尔以前是一名特工，我是说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和战后都是。”雷吉说，“先是供职于英国秘密情报局，尔后为英国海军情报局工作，最后为……怎么说呢，英国政府一位位高权重者管理的专门情报网服务。”

“珀西他妈的是间谍？”我说，这个时候我早已筋疲力尽，没劲儿去注意自己的措辞。

“没错。”雷吉说，“年轻的科特·梅耶也不是他的登山拍档，而是珀西在奥地利最值得信任、最重要的联络人。八个月前，他们在西藏的定日镇，也就是这里的东北方碰了头，当时梅耶正被德国人追杀，他一路往东逃去了，最后进入了中国内地，往南逃到了西藏。”

“他逃跑的路线可真够长的。”让-克洛德说。

“后面有一群穷凶极恶的德国人在追他。”雷吉说，“你们今晚也都看到了那些恶魔干的好事。”

“梅耶到底要在定日镇将什么东西交给了珀西，德国人要这样大费周章地要回来？”理查问道，“这个谜团我一直没有解开。”

“我也不清楚，”雷吉说道，“我只知道事关英法两国的未来，让-克洛德。”

“好像不关我这个美国佬和美国的事吧。”我听见自己说。我的声音听起来明显有些生气。

雷吉看着我。“没错，杰克，的确跟你没关系。你卷入其中真的抱歉，但我不知道如何阻止你跟你的英国和法国朋友前来。不管我们剩下的人，我的意思是说不管是谁加入了我们，下一步怎么做，我觉得你都应该绕过这个冰川峡谷，往东南方向，前往舍波拉山口，从那里进入印度。这比前往东边两个山口更安全，也更直接。如果运气不错，轻装上阵的话，你三个星期左右就能回到大吉岭。”

我张开嘴想说点儿什么，但没并没有说出口。

“德国人不会追你的，杰克。”雷吉说，“他们对你没有兴趣。一丁点儿兴趣都没有。他们第二年回到这里，就是因为还没有拿回科特·梅耶给我表弟珀西的东西，而且因为他们还觉得我们五个人或许有机会找到那东西。也许他们自己也能在山上某个地方找到它。”

“他们杀了30个夏尔巴人，那可是30个活生生的人。”我说，强忍着愤怒和沮丧的眼泪，“他们到底要找回什么东西？难道是某艘无畏战舰的设计图，难道是活塞式飞机上更先进的机枪设计图？不就是这些该死的东西吗？”

雷吉摇摇头。“这些德国人，不管他们有多少人，我相信去年只有七个人，但他们都听命于布鲁诺·西吉尔，他们确实看到珀西瓦尔和梅耶从这座山上掉下去了，也许是他们害他俩掉下去的。但是不管什么原因，西吉尔和他手下的人都没有找到梅耶试图交给英国特工，也就是交到我表弟手里的东西。你们要记住，这些德国人并不代表魏玛共和国，并不是代表德国。但总有一天，这些恶魔全都会追随那个叫希特勒的恶魔……不管梅耶想将什么东西交到珀西手里，都会戳到他的痛处，都会伤到他们的头头。我关心的也就是这个。”

我已经筋疲力尽，没有听懂她在说什么。

“我只知道，”我说，“如果我们再次登上北坳，就会走投无路，像老鼠一样被他们围住。哪怕只有四五个德国人，可他们手里有枪，我们没有。他们手里有步枪，你那把带有瞄准器的恩菲尔德步枪的有效距离是多远，理查？”

“超过500码，”理查说，“最大距离在3000英尺左右。”

“超过半英里了。”我说。

“没错，”理查说，“但这么长的距离，准确度会大打折扣。”

我没有理会他的解释。“即使没有狙击手，也不用爬到北坳，都完全可以打中身在北坳上的我们，就别说更矮的北部山脊了。”

理查耸耸肩。“可能吧。这得看风速和天气状况。”

“迄今为止，该死的风和天气并没有站到我们这边。”我大声说。

谁也没有说话。

良久，让-克洛德对雷吉说：“我也同意杰克的看法，为了那些机枪和无畏战舰的设计图，搭上我们的命不值，将来反正也会被别的间谍偷去。而且，我们现在并没有跟德国人再次交战，在跟德国佬的战争中，我已经没了三个兄弟、两个叔叔和五个表亲，雷吉。你得向我保证，无论梅耶先生从德国人或者奥地利人那里偷来了什么，首先，那玩意儿一定得是独一无二、无可取代的，其次，那玩意儿得和你我两个国家的生死存亡有关。”

雷吉深深地叹了口气，我第一次看见她的眼泪都快出来了。“第二件事我没法确定，让-克洛德。但我可以向你保证，不管那是什么东西，梅耶都花了大半年时间，试图将它交到我的表弟珀西手里，所以，这东西肯定是独一无二的。去年，珀西瓦尔遇难之前，他也曾向我保证这东西非常重要，并非那种老套的新机枪或者炸弹的设计图。”

“所以，珀西是去年才向你承认他英国间谍的。”我说，也不知道这到底算不算是问题。

雷吉微微笑了笑。“我认识他多年了，杰克。珀西爱我。我以前就跟你说过，我们之间并不像表姐弟，而是更像亲姐弟。我们小时候就在一起玩，长大后，还一起登过阿尔卑斯山和喜马拉雅山的山麓。他肯定会告诉我并没有背叛英国，当然也不是放荡的花花公子。”

“可是你并不知道，”我不依不饶地说，“不知道梅耶手里拿的是什
么，不知道梅耶跟他一起穿越了整个东欧和中东……一路进入了西藏，
对吗？那些东西既然那么重要，既然值得你表弟为此献出生命，可你居然连那个东西是什么都不知道？”

“是的，我只知道那个东西非常方便携带。”雷吉说，“珀西也就跟我说了这个。他本应带着那个神秘的东西……于七月初返回大吉岭。现

任孟加拉总督约翰·亨利·科尔爵士和现任反情报局局长兼英国驻印度情报处处长亨利·罗林森，都接到了伦敦方面的报告，至少可以说明珀西瓦尔去取的东西非常重要，这两人现在仍然在等我的消息。”

“我不明白。”我没精打采地说，“为什么会有人选择在珠峰的山坡上进行这样的交易？简直就是疯子。要是有人在那里守株待兔，一旦上山后，甚至都没办法下来。”

雷吉看着我说：“珀西和梅耶并没有选择在珠峰进行交易，杰克。他们是在定日镇碰头的。但布鲁诺·西吉尔和他的爪牙一直都跟对梅耶穷追不舍。最后，珀西不得借助马洛里探险后留下的绳梯，先是上到北坳。后来，根据嘉密·赤仁的说法，他爬到了更高的地方，有可能甚至上到东北山脊了。他当初肯定祈祷德国人不会爬到那么高的地方，不会跟着他和梅耶上到那么高的山坡上，没准珀西在想，有了诺顿-马洛里探险队留在山上的大量物资，他们可能比下面的德国人更能熬，或者，因为当时季风即将来临，他们还可以趁机溜走。但珀西估计错了。西吉尔带来了德国最好的登山者，他们都是政治狂热分子。就是现在追杀我们这些人，他们又回来了。”

我们良久没有说话，只有越来越小的风穿过冰墙发出的声音。

最后，理查对雷吉说：“你现在愿意冒着生命危险，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拿回你表弟珀西拼了命也没拿回的东西。”

“是的。”

“我今晚跟你一起借助固定绳索登上北坳。”理查平静地说，“我们继续登山，直到找到珀西，或者直到……”他不说了，但我们知道他后面想说什么。

“我也去，”让-克洛德说，“我恨死天杀的德国佬了。我恨不得把他们的眼睛抠出来。”

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雷吉便说话了：“我没开玩笑，你应该偷偷翻过舍波拉山口，从那里径直去往大吉岭，杰克。你是美国人，这事儿

跟你没有关系。”

“谁说跟我没关系！”我说，“拉斐特战役，我们参与了！贝劳伍德战役、坎提尼战役、第二次马恩河战役、蒂埃里城堡战役、缪司-阿恭恩战役，等等。”我现在已经疲惫不堪，一口气把美国人参加的战役都说完了。“还有蒂珀卡努河和泰勒战役。”我不相干地补充道。我的脑袋昏昏沉沉的，所以这话听来还挺不错的。

“我也跟你们一起去。”我说，“你们拦我试试。”

没人说话，也没人拍我的后背。也许这个时候大伙儿都太累了。

“还有一件事情，”让-克洛德说，“你们觉得自己今晚还有没有精力登上1000英尺高的雪壁，再借助绳梯爬上北坳，然后再经山坳去到四号营地？”

“我们很快就知道了。”理查说。

我们下面很远的地方，三声枪响的回声从槽谷的冰塔、冰钉和覆盖着60英尺高的冰柱里传来。接着，便是死一般的沉寂。

几年前，也就是1991年冬天，我在科罗拉多这间老年人公寓兼特护养老院写下这个回忆录的时候，那里的经理玛丽·普法尔茨格拉夫星期三叫我以“嘉宾演讲人”的身份，去中庭就我以前的登山经历聊几句。我还真对着养老院的其他六名住户“聊了几句”（我看了表，也就七分钟），演讲的内容大多跟我在安第斯山脉和南极洲夜晚登山有关，我还提到了那两个地方漂亮的星空（南极光在星空的幕帘下闪亮、起舞）。我那些上了年纪的观众只问了两个问题。在玩多米诺骨牌时最喜欢跟我唱反调的霍华德·赫伯特问道：“你左手的两根手指是什么时候没的，杰克？”（我早有预感，他早就想问我这个问题了，但因为出于礼貌，这才没问）“是在阿拉斯加。”我老实地告诉他。（我没有提到我在16,000英尺高的雪洞里待了九天的具体细节，九天里，我的两个登山伙伴连命都丢了）接着，海伍德夫人——当时我想她的老年痴呆症肯定已经非常严重了——问道：“你睡觉的时候能爬山吗？我可不是在开玩笑。”

“是的。”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我知道这个情况是因为直到那天我对1925年5月14日凌晨，也就是星期四那天攀登北坳的前四十五分钟全

然没了记忆。我定是在登山的过程中睡着了。

在冰崖上攀登北坳的时候，我之所以醒了是因为我的头和肩膀突然顶到了厚厚的云层。我感觉像是从海里突然冒出，这才突然醒了。

天哪，那里真是美不胜收。当时天色已晚，所以我确定那轮残月早已升起，但仍然藏在珠峰赫然耸立的北部山脊和东北山脊后面。那是我们最爱又最恨的山峰，到处弥漫着如溅沫般的雪花，然后，在明亮的星光下，背景光是那样的美。即便当年我在哈佛求学那阵，前往远离城市几百英里的地方登山的时候，也从未见过这么明亮的星星。在那么多次登山的经历中，我一次也没见过，即使在阿尔卑斯山的深处，星星也未曾这般明亮过，当时，我在山峰上露营，无数山峰遮住了城市的灯或者农场的提灯发出的光亮。喜马拉雅山的星空前所未见。珠峰之上，银河在星光照耀的白雪上弯成拱形，宛如夜空中坚固的公路桥，地平线附近星星的数量和亮度丝毫未减，只是硬生生地将满天星斗和星光照耀的雪地、冰川和山峰分隔开来。

风停了。这是这几天头一次没有起风（至少在23,000英尺高的高处是头一次）。远处和近处的山峰，章子峰、卓奥友峰、马卡鲁峰、洛子峰、阿玛达布拉姆峰，洛拉峰——因为我当时早已疲惫不堪，有些山峰我并没有认出来——离我如此之近，宛如带着白色尖顶的金花菊，像是伸手可得一般。

我们从晃荡的绳梯下来，来到北坳狭窄的冰架上时，我意识到理查并没有跟我们在一起。难道他在我睡觉登山的时候摔下去了？还是被人开枪打死了？

“他在下面绑那些物资。”J.C.解释说。

“绑在什么上面？”我说。

“源源不断地绑在绳子上，绳子则系在连接在自行车上面的滑轮上。”让-克洛德解释说，“你还记得吗，之前在三号营地的时候，你在那里找来的十几样重物都是这样拉到北坳的。”

我强迫自己清醒过来，记忆也逐渐恢复了。当时，理查说他留在下面，将物资绑好，到时候用自行车的踏板摇上来，我以为他说的是疯话。如果三号营地的德国佬听到绳子和滑轮的声音，只须用强力探照灯或者手电筒一照，他想走都走不掉，很容易用他们手里的步枪将他射杀，但在北坳下面1000英尺高的地方，我什么也没说。当时我只顾着将我的祝玛装置夹在固定绳索上，在J.C.的装置往上滑时释放凸轮，在剩下最后100英尺左右的距离时，还得忙着将我那个已经很重的背包拉到绳梯上，不让那玩意儿在不断出现的冰雾中往后翻跟斗。

我们穿着冰爪，在明亮的星光下，被冰爪踢起的碎冰发出闪亮的光，我和J.C.、雷吉、帕桑匆匆沿着光滑的壁架朝让-克洛德固定自行车的地方走去。

*

一切宛如梦境。翻滚的云层下，理查绑在绳子上的物资很重，我、J.C.、帕桑和雷吉轮番踩着滑轮自行车的踏板，真是累得够呛。而其他两个没有踩踏板的人则要指挥我们什么时候该停下来，他们得将身子从峭壁上探出去，或者将冰镐挂在重物上，两人合力将东西拉到冰脊上，第三个人则要从连续不断的滑轮绳上解开笨重的物资，然后还要将物资或抬或拉到冰脊的最东边。

我们就这样折腾了差不多三十分钟，然后两根绳子扯了四下，这是理查事先说好的信号，意味着所有的物资都被拉上来了，他即将从下面割断绳子，然后自己上来。我们将那根长滑轮绳拉了上来，绑在了其中一个装有物资的背包上，又检查了一下背包和别的物资，从而确保它们在我们从冰脊下到真正的北坳时是安全的。接着，我们又回到绳梯的顶端等着。

*

经过漫长的等待后，绳子和绳梯终于绷紧了，我们用手试了试绳子，绳子在我们手中晃动，那动静像是有条大鱼上钩了，但周围一片死

寂。云雾中，我们无从判断是我们的朋友还是那九个或者十个德国人正朝我们爬来。最后，理查终于从迷雾中出现了，在清澈的空气中爬过最后30英尺的距离，将带在身边一大卷绳子扔在地上，用力翻身上来，我们张开双臂，准备帮他。

“我们要将你身后的绳梯拉上来吗？”雷吉问道。

理查已经累坏了，他没说话，只是摇摇头。过了一会儿，在我们让他吸了几口氧气后，他说：“就放在那里吧。我从三号营地拿了一把大斧头和两把短柄小斧，放在其中一个包里。等德国人早上开始爬那条绳梯的时候，我们就先等着，等到他们爬到高处的时候，就将绳梯从这里砍断。”

这是他将之前我们用来攀附垂直峭壁，尤其是洞穴探险者的绳梯周围那些固定绳索拉上来的原因。如果绳梯突然断了，没有了那根绳子，连个攀附的点也没有。

“我们整个晚上都得在这里放哨。”让-克洛德说，“德国佬可能随时爬上绳梯。他们也会还会假装在陡坡和冰墙上凿出踏脚处，骗我们上当。”

“不会的。”理查说。他停了一会儿，调整呼吸，然后说：“我觉得今晚他们不会上来了，过去两天下面的云层特别厚，我甚至都不大确定他们会不会看到绳梯和固定绳索。”

“但他们应该会顺着我们的足迹找到它们。”帕桑说。

理查疲倦地点了点头。“没错。但我觉得西吉尔会在白天派人爬上绳梯试探我们。”

“你确定西吉尔在下面吗？”雷吉问道。

理查耸耸肩。“要么就是西吉尔，要么那人长得像西吉尔，这个不重要。他们都是登山者，而且是德国右翼政治狂热分子，我现在只希望狂热蒙蔽了他们作为登山者的常识。但是今晚我们不用放哨。我们尽可能将这些装置拉过山坳，到四号营地去，尽可能暖和身子，尽可能睡久

一点儿。这样做有风险，如果德国人趁着夜色从冰崖攀登上来，我们就完了，但现在我们所有人都需要休息。”

“可是，如果西吉尔和他的杀手真在今晚爬上绳梯……”我说，这时，理查打断我的话，不过我挺高兴的，因为我自己都讨厌我那颤抖的声音。

理查将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我们实在太累了，杰克。我们在这么高的地方差不多三天三夜没睡觉了。明天早上，不管天气状况如何，我们肯定会再次登山。我建议我们今晚先睡一觉，明天早上等那些德国人从这里爬到北坳时，我们再对付他们。”

一时半会儿谁也没有说话，接着，我们一个个点点头。“雷吉，帕桑医生，”理查说，“你能不能将一两袋很重的物资从山坳顶上拉过去，拿到四号营地，请把我们的睡袋也放到那里？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每个包里都有备用睡袋。乌纳炉在那个我用粉笔标记为一号的袋中……我们今晚就应该拿出来，放在帐篷前面，尽管我们要等到早上才用。帕桑，你还要将自行车滑轮上和洞穴登山者的梯栏上几百英尺的绳子卷起来拿走。放在四号营地的帐篷外面，跟你拉上来的物资放在一起。

“杰克，让-克洛德，”他继续说，“你们两个把那个神奇自行车滑轮装置拿给我，我们将绑在上面的绳子都割下来，然后把所有的支架、支柱都拔出来，再将这个金属怪拉到壁架这头。”

“为什么，理查？我们已经把滑轮上的绳子割断，卷起来了。为什么还要把那辆自行车拉到这儿来？”

“因为我们手头上的武器不够。”理查说。

相对而言，我们睡得还好，尽管所有人都患了头痛病，而且我咳嗽得更厉害了。我想我们肯定没梦见德国人手持斯迈瑟式冲锋枪对着我们的帐篷一通乱扫。也许我们该做这样的梦，但我想我们谁也没有。当时，我们太他妈的累了。

我在冰冷的夜晚醒来后打开阀门，吸了一点儿暖暖的氧气，然后又沉沉地睡过去了。其他人也跟我一样，不过，我相信帕桑不用吸氧气也能踏实地睡一晚上。根据我父亲送我的那块怀表显示的时间，我差不多到早上7点钟才完全醒来。

帕桑和雷吉将乌纳炉放在帐篷前面热咖啡，用罐子煮东西吃。那天阳光明媚。虽然很冷，但并没有起风。北部山脊和东北山脊上的天空蓝得摄人心魄。

“J.C.和理查呢？”我警觉地问道。

“他们凌晨4点半就去绳梯顶端放哨了。”雷吉说，“天没亮就去了。”

“我去看看他们，然后再回来喝咖啡、吃早餐。”我边咳嗽边说，一

边忙着绑上冰爪。

“对了，理查叫你无论之前穿了什么，都得加上你那件芬奇羽绒服。”雷吉说，“如果你一定要穿上沙克尔顿的滑雪衫，你就穿在那件鹅绒外套下。哦，外面还得套上我给你做的那条鹅绒裤子。对了，他还说，兜帽要一直戴在头上。”

这个时候我才发现雷吉和帕桑医生是这样穿戴的，他们将兜帽竖起来，绑得紧紧的。“为什么？”我说。“理查说我们现在在三支步枪的射程范围内。”帕桑说，“而且他的那把恩菲尔德步枪还有瞄准器。芬奇羽绒服上的气球布是灰白色的，比起灰色的沙克尔顿外套，这种衣服在北坳和北部山脊前沿白雪的映衬下，更难看清楚。”

“好吧。”我们都穿上了冬天的迷彩服。也不知道今天还会有什么惊喜，我想。“给。”雷吉说，“两热水瓶温度适宜的热咖啡。你可以跟J.C.和理查一起喝。”

我将热水瓶放在羽绒服的大口袋里，一只手拿着长冰镐，另一只空余的手里拿着那把迷你卫瑞信号枪。我匆匆走过北坳，往冰脊跑去，一直都没忘记低下头。我感觉那种蹒跚走路的姿势挺傻的，但想到自己正成为狙击手的靶子，就感到浑身不自在。

J.C.和理查没在冰脊上，而是靠近北坳的冰壁上方，离绳梯的顶端大约40英尺的距离。我扑通一声趴在他们旁边，将热水瓶递给他们。

“真是雪中送炭，谢谢，杰克。”理查说着拿过一个热水瓶，放在雪地里，另一只手继续稳稳地拿着那个大望远镜。我忘记从四号营地把我的杯子带来了，不过，J.C.把他的杯子给了我。

“天破晓后他们就开始不老实了。”让-克洛德说，“忙着埋尸体，把帐篷烧成的灰烬撒开或埋起来。”

“埋起来……”我说，也用望远镜看了看。

下面的三号营地一片狼藉，一共八个人，脸上不是缠着白色的围巾就是手帕，所有人都穿着白色的户外外套，确实正在拖拉最后几具被谋

杀的夏尔巴人的尸体。其他人则将前一天晚上大破坏后留下的灰烬和碎屑铲到大油布上。

“要是有人能将我那个恩菲尔德的瞄准器拿回来，我愿意给他1000英镑。”理查小声说。

“他们为什么……”我说。

“德国人不知道另外一支英国探险队是明年还是后年来这儿。”理查说，终于将望远镜拿了下来，拧开了热水瓶的盖子。让-克洛德已经喝过了热气腾腾的咖啡，递给我他的杯子。“但他们不想留下杀人的证据。”理查继续说，“德国人特别擅长掩人耳目。”

“他们把那些东西埋到哪里去了？”我小声说，努力地回想所有夏尔巴人的名字。

“可能埋在冰塔那头，西侧冰碛石边缘那道很深的冰隙里。”理查说，“咖啡的味道不错。”

“所以他们把证据处理后就来对付我们吗？”我说。

“几乎可以肯定。”理查说。

我伸长脖子，看着湛蓝的天空，清新、静谧的空气。珠峰北壁在我们头顶若隐若现，宛如一个难以驾驭的舞台道具。“现在既没有风也没有云，我们的优势不在了。”我不假思索地说。

“没错，”理查说，“但今天是登顶山峰的好日子。”

我不大确定他是不是在开玩笑。但我并没有笑。

“除了你的步枪之外，他们手头上还有我们放在大本营的两把猎枪。”我说，“你说你那把改进版的恩菲尔德步枪的有效射程达到550码，最大射程超过1000码。”

“北坳也就在他们上头1000英尺高的地方。”我生气地说，“这里全都在那把步枪最大射程范围内。即使我们爬上北部山脊，也会在他们的射程内。”

理查点点头。“但他们并没有很好的角度来瞄准我们，杰克。我怀

疑那个拿着我的狙击步枪的德国人现在就在三号营地下面，那也是冰川的制高点，他想在那里瞄准我们。但北坳太高了，他们没法看清楚上面的我们，况且我们也不会站在边缘。所以目前来说，他们在有效射程里看不清我们。只要我们不把头从冰脊线上伸出去，我觉得他们都不会开枪。”

“可我们现在都已经把头伸出去了呀！”我说，有点儿激动了。“我们就像打靶场的鸭子一样把头伸了出去！我是说，他们难道连望远镜镜头上的反光都看不到吗？”

理查往东边指了指。“没这么快，杰克。太阳仍在东北山脊和山顶那边升起，不是在我们后面就是在我们右边。傍晚的时候，我们就得注意使用望远镜的时间和地点。至于你说会看到我们的头伸出去……你可能已经注意到我和让-克洛德建的那个小冰雪隧道了。尽管那玩意儿让我们的视线受阻，但可以让我们身在暗处，也让他们很难直接发现我们。”

“你看来相当自信。”我没好气地说。

“其实我们也不是很有信心。”J.C.说，“但我觉得理查说得对，我们不大可能成为他们步枪的靶子，至少在我们开始沿北部山脊的雪地往五号营地爬的时候不会。”

“既然我们在白天露面这么危险，为什么不晚上爬山？”我向理查发难。

“因为，”他说，声音不大，但透着一股恶气，“我们在离开北坳之前想干掉几个德国人。”

听到这话，我差点儿笑出声来。“怎么干掉？用你那把偷来的鲁格尔手枪，那里面可只有两发子弹，你就想对付八个还是十个德国人？难不成等到他们从我们特意为他们留下的绳梯上来后，用我们的信号枪向他们射击么？”

“不是这样的。”理查说。

“那我们要怎么‘干掉几个德国人’？”我说，“朝他们扔石头吗？”

“你差不多说对了。”理查说。

我只是傻傻地盯着他。突然间，一个想法让我肚子上的肌肉一下子绷紧了。“你们在冰雪隧道里注意外面的动静，怎么能知道德国佬会不会在冰壁上凿出踏脚处，上到我们东面几百码出的北坳？”这样的画面在我的脑海里如此清晰，我像是已经看到这一幕似的。

“要是他们在凿踏脚处，我们能听见响声。”让-克洛德说，“而且，他们这会儿正忙着清理犯罪证据，把尸体抬过去掩埋，即使冰隙就在他们旁边，在21,300英尺高的地方干这活也不轻松。他们还要掩盖在大本营杀人的事儿，更别说还要把一号和二号营地的证据收拾干净。我和理查觉得他们肯定到下午才能掩盖那些犯罪证据。”

“但那个狙击手肯定在某个地方看着我们，等着我们现身。”我说。

“没错。”理查说。

我径直看着他的眼睛。“如果你是那个狙击手，你会怎么办？你現在会藏在哪儿？”

理查将烟斗从口袋里拿了出来，叼在雪白的牙齿中间。他没有点燃。我从没在这么高的地方看到他抽烟斗。

“要是我的话会在半夜登上章子峰的山坡。”他冷静地说，“找个隐藏的射击点，或者待在靠近24,800英尺高的山峰上，一直等到破晓，到时候，我们所有人都会在北坳上，那里全在他的射程和视线范围里。我的那把恩菲尔德步枪上面安装一个十发容量的弹匣。如果是我，都不用换弹匣就能把我们全干掉。”

我突然有种想吐的感觉，接着，我猛地抬起头，眼睛紧张地扫视头顶西侧章子峰白雪皑皑的陡坡。

“你怎么知道那个混蛋现在没在那边瞄准我们？”我问。

“因为我们是今天凌晨4点30分就到这儿的，一直看着章子峰上面是否有灯光。”让-克洛德说，“我们什么也没看到。希特勒的手下纵有本

事，也不可能趁着夜色爬上这么险峻的山坡。”

“可现在天早就亮了……”我说。

“我们一直都在观察。”J.C.说，“什么情况也没有。我们看到了一个德国佬，那人个子很高，拿着理查那把带有古怪瞄准器的步枪，消失在了冰塔里，朝冰川的小路方向走去。其余人则在忙着抬被他们射杀的夏尔巴人的尸体，将灰烬以及我们剩下的帐篷和板条箱铲走、打扫干净。”

我摇摇头。我从来没当过兵，所以，我不懂得这些策略，更不用说战略战术了。但那一刻我真是怕得要死，即使在登山或者爬上冰壁时，经历的那个最危险的时刻，我也没这么怕过。理查像是能读懂我的心思，或者看懂我的表情似的，再次将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

“我们已经有了计划了，杰克。我向你保证。记住，他们是德国人，向来自高自大。他们今天肯定会来对付我们，肯定会从我们留给他们的绳梯上爬上来，他们几乎确定我们没有可对他们造成伤害的武器，所以没什么防范意识。到时候，我们尽可能多干掉那些兔崽子，再战略性地往山上撤。”

听到这话，我还是笑了。我笑得很惬意，笑得很大声，三号营地那些身穿白色外套、正拖着我们朋友尸体的人没准儿能听见。但这并不是那种歇斯底里的笑。

“怎么啦？”让-克洛德问道。

我忍住笑声，但仍然咧着嘴。“只有我的朋友理查·迪肯，这位本可成为沃特伯里侯爵和世袭贵族的人，”我说，“才会将攀登珠峰称为‘战略性撤退’。”

那天下午5点左右，德国人果然气势汹汹地奔我们而来。他们在洞穴探险者绳梯下面的陡坡上凿出踏脚处，因为我们已经将固定绳索拿了上来，他们到绳梯下面的时间晚了差不多三个小时。

理查仍然相信他们会匆匆爬上绳梯，用他们带来的步枪和自动化武器压制我们，将我们消灭在北坳上。我们猜想，卡尔·巴赫纳死在冰隙后，应该不会有超过十个穿着白色外套的德国人了。他们会将我们杀光，把我们的营地埋了，把灰烬（以及我们的尸体）埋在最近的冰隙里，然后在天黑之前回到我们三号营地下面隐藏在冰塔中的营地里，正好可以赶上他们吃晚饭的时间。

这就是他们的如意算盘，理查说。

一开始，他们的计划进展得十分顺利。六个人在我们之前安放固定绳索的陡坡上凿踏脚处，一直在我们手枪的范围之外，距离这么远，理查可不想浪费那两发宝贵的子弹。不久，六个身穿白色外套的男子都聚在了绳梯下面。我们之所以能看到，是因为我在山脊东侧约20码的雪脊里挖了几个观测孔，让-克洛德在山脊西侧约20米的地方也挖了几个。现在，我们在东西两侧都有了很好的观测点。至少没有人可以在别处凿

出踏脚处，经1000英尺高的陡坡上到北坳偷袭我们了。

J.C.吹了声口哨，我看到理查戴着白色兜帽的脑袋从悬崖边缘覆盖着白雪的崖径后面探了出来，不过，下面的人自然没办法看到他，就连冰塔里或者冰川上的狙击手都不可能看到，让-克洛德举起两只戴着手套的手，六根手指头一晃，做出攀爬的手势。

他们终于上来了。一共六个人。当然是全副武装。

这天，我们五个人可是一点儿也没闲着。帕桑和雷吉正在依照理查的指示行事，或者至少在按照理查那天早上提出的计划行事，他们已经拔了营，将四号营地重要的东西放在五个背包里收拾好了，带上一些很重的物资，其中一个包裹里面装有我们从营地里找到的温伯尔大帐篷，接着便在山坳上找到一个合适的冰隙。他们前一天晚上将我们拖上来的包裹从冰隙里放了下去，然后将紧紧绑好的帐篷和支柱放进了漆黑的冰隙下面，又把雪踢到用来固定的桩子上，遮盖起来。要是顺着我们留在北坳上的靴印努力寻找，这些储存的物资是很容易找到的，但是他们没理由去找——我们设了诱饵，在四号营地留了一个氧气罐和两个米德帐篷，考虑到日耳曼人向来不喜欢拖泥带水，肯定会当即一把火将东西烧掉。

当我问理查帕桑和雷吉在干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时，他只是说：“如果我们找到珀西的尸体，再从这边下去的话，我们需要食物、装备、衣服和炉灶。”

如果？我一下慌了。还要从这边下去？珠峰上还有别的下山路线吗？

这些问题我还是将来再问吧。

这个时候，有三把被敌人偷去的步枪正瞄准我们，还听到类似斯迈瑟冲锋枪的枪向我们开火的声音，我只好把脸和身体埋在雪里，因为不能确定我们的确切位置，他们的子弹嗖嗖地打到冰墙和崖径上，离绳梯末端所在的冰脊两端也就60码的距离。还有别的子弹从我们头顶呼啸而

过。

我惊讶地发现——没人告诉我（我也从没在哪本书里看到过）——子弹近距离飞过时发出的声音像极了夏天农场里白木蜂箱中蜜蜂的嗡嗡声。

这是生平第一次有子弹向我飞来，尽管子弹离我躲藏的崖径尚有一段距离，但那种身体反应既古怪又有趣：我很想藏在别的什么东西或者别的什么人后面，甚至想躲在我自己后面，我最初的想法是将自己埋在北坳的雪里和岩石堆里，直到完全逃离这里。

这就是战争的感觉，我想，这就是战争爆发时懦夫的表现。

我不再往下面钻了，强迫自己稍稍抬起头，望过去。

我、J.C.和理查这天真是一刻都没闲着：一直盯着下面的德国人。对了，那天上午九十点的时候，帕桑和雷吉来了，我们便将这项任务交给了他们。然后，我们一直弓着腰，将我们找到的大冰块往冰脊上的崖径后面推，那里也是马洛里和以前的探险队搭建四号营地帐篷的所在地，现在，我们的绳梯末端就放在那块冰脊上。

前一天晚上，山谷里云雾缭绕，理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用一根10英尺长的奇迹绳绑在绳梯的支柱上，将新的桩子打进山脊后墙附近后，又将旧桩拔了出来。这活儿对于一个疲惫不堪的人来说可不轻松，何况还在这么高的地方，他的身体已经越来越虚弱。但理查一直都是一个人在搬运、装载、绑系我们用J.C.的自行车装置拉上来的重物。

这会儿，那六个德国人一只手攀着绳子，另一只手则朝绳梯尽头的崖径和冰脊开枪，我从观测孔里发现他们拿的多为鲁格尔手枪，但也有几把我不认得的半自动手枪。他们知道自己的处境有多危险，但有狙击手的掩护，而且他们还不停地用火药压制我们，令我们没办法来到绳梯顶端，所以肯定觉得非常安全。

我感觉这样的场景很像中世纪敌人的骑兵爬上城墙攻城长梯的情形。北坳现在正是我们的城堡，但从绳梯上爬上来的可不是骑兵，而是

德国纳粹。

让-克洛德对理查、雷吉、帕桑做了做手势，告诉他们德国人爬到多高的地方了，他们这会儿正趴在山脊和绳梯正上方的崖径后面。五个手指头和一个拳头表示50英尺，六根手指头和一个拳头以及八根手指头和一个拳头都各有所指。

我们的那根洞穴探险者的绳梯一共是115英尺，他们马上就要爬到顶端了，一路爬的时候，只要觉得哪里有动静，他们就会朝哪里开枪。那几个狙击手正用步枪瞄着山脊上绳梯末端附近的崖径。我不知道斯迈瑟式冲锋枪发出的子弹往哪边飞，但子弹不停地在我身边发出嗖嗖的声音，我怕得要命。我听见理查那把狙击步枪正在远处的冰川上时不时放一枪。

我承认我非常害怕。

不过，还没有吓到手足无措的地步，理查吹了两声口哨，我很快照他说的做了。当时我和让-克洛德趴在那里，往后面退了好几步，往山坳里面走去，以最快的速度跑到了帕桑和雷吉正在等待的大冰块中间，然后往上朝山脊上面的崖径滚去。

J.C.还没来到崖径上，就从我们之前挖出观测孔望去。他伸出一个拳头，告诉我们德国人还在往上爬，然后，他伸出八根手指，告诉我们德国人离绳梯的顶端不到20英尺了。

现在，我真是有点儿六神无主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我往上一跃，跳过崖径，滚到冰脊上，很快半滚、半爬着朝冰脊的后墙爬去。

子弹射在了我上面五六英尺高的冰壁里，锋利的碎冰溅在脸上，感觉生痛。更多的子弹击中了我前面的冰脊边缘。但理查说得对，只要我趴低点儿，即使带瞄准器的恩菲尔德狙击手也瞄不到我，当然，我总得离开这个该死的冰脊，我心里想。

但这也是先前计划好的。

“快点儿。”理查气喘吁吁地说，一边挪到让-克洛德那堆大东西后

面，其实就是一堆用螺栓拴好的金属起吊装置，那玩意儿还带有自行车座、车把、滑轮、法兰盘、长长的金属支架。“我们只有几秒钟时间。”

我点点头，我们将绑着冰爪的靴子放在之前练习的地方，背靠在后面的墙上，我们蜷曲着腿，用尽全力往前推。

那辆带有滑轮的大自行车滑过我们用冰镐挖出的两个导沟中间。我们甚至把之前融化的雪水放在四个热水瓶里，撒在峡谷里做了一个滑道。

这个用螺栓组装起来的金属自行车有几百磅重，很容易滑出去，在拿走最后一块支撑架时，理查不得不冒着中枪的危险站起来扶着。

理查刚刚趴下，子弹刷的一下齐射过来，打在冰脊的后壁和上方壁架的雪里。

我们下方的人发出惨叫声，声音离我们越来越远。子弹仍旧嗖嗖地朝我们射来，但现在朝我们开枪的人比之前少了。

J.C.伸出三根手指。他那辆带滑轮装置的爱车将绳梯连同三个德国人都带了下去。从绳梯上掉落距离可不短，先是几百英尺的垂直冰壁，尔后则是冰壁下面几百英尺的陡坡。德国人的尖叫声终于停了。接着，便是死一般的沉寂。但J.C.刷地又向我们伸出三根手指，意味着至少又有三个德国人朝我们爬过来。除非他们没有用绳梯，我脑中蹦出这样的想法，像是在祈祷，感觉怪怪的。

让-克洛德从躲藏的地方挥了挥拳头。

另外三个德国人仍在往上爬，他们攀爬的时候显然将双手都用上了，因为绳梯掉下去的方向已经没有发射子弹了。

“抓住我的脚踝！”理查说。

我将冰爪尽可能深地插入壁架，尽量用力抓住理查的脚踝，这么多年的攀岩经历使我的手和手腕变得非常强壮。不过，之前我们在山坳上平坦的冰雪地里练习的时候似乎要容易些，理查就像杂技演员一样往前滑动，他穿着那件灰白色的芬奇夹克，肚皮贴在地上，滑过我们为J.C.

的滑轮自行车建立的光滑冰道。

我尽可能深地将我的冰镐插进后壁和壁架之间的接口处，右胳膊紧紧地抓住冰镐。即使这样，我还是往前滑去，几乎就要从壁架上掉下去。最后，我的冰爪插得更深了，右臂的肌肉和韧带差点儿撕裂，但在我的努力下，理查疯狂的下滑终于停下了，但是，他的整个上半身几乎水平悬挂在了壁架外面。

他用了两到三秒钟的时间，慢慢用那把黑色的鲁格尔手枪瞄准，我能想象最上面的德国人那张白色的脸，也许他正用一双蓝色的眼睛抬头看着在他上方20英尺高的理查。接着，那把鲁格尔手枪响了，与此同时，步枪子弹击中了理查附近的冰壁。狙击手显然很紧张，生怕射中他们自己的人。现在，绳梯上还剩下两个人，但理查等在那里，那几秒钟像是格外漫长、恐惧似的。他终于将第二发，也是最后一发子弹紧贴着垂直的冰墙，往下射了出去。

“撤！”他大声喊道，我疯狂地拖着他的脚踝，抓住他长筒羊毛袜下强壮的腓肠肌，接着是大腿和臀部。最后，他终于跟我一起回到了冰壁底下。

“两个人都掉下去了。”他气喘吁吁地说。没过多久，他又大声说道：“雪球！”

所谓的“雪球”其实只是冰块，但每个至少重30磅到40磅。之前我们在那里等得无聊，于是干脆花了不少工夫去找这些雪球，然后又将这些冰块做成的“弹药”全都滚到了崖径后面。

我和理查慢慢滚动冰块，尽量减少其对壁架造成的冲击，不过就算冰块掉落我们也不会介意。接着，我们走到笨重的雪球后面，将雪球往冰冻的滑道上踢去。每次我们一吆喝，雷吉和帕桑都会将大冰块往我们这边滚，我们先将冰块固定在滑道上，然后走到后面，瞄准后再踢出去。

我们在“弹药库”里准备了12个这样的冰块，全都踢出去了。绳梯开

始的地方下面有900英尺左右的陡坡，极易造成雪崩。

让-克洛德飞快地冲了过去，趴在观测孔那儿。那把斯迈瑟式冲锋枪已经不再向理查射击了，这说明这种全自动武器的枪管热得很快，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只有不紧不慢的步枪声偶尔会打破喜马拉雅山的沉寂。

“又有四个德国人掉下去死了。有个家伙大难不死，没有滑下去，然后又跑到绳子那儿，再次往上爬了。”让-克洛德大声喊道，“他爬得很快，大概已经爬过一半的距离了。现在离我们越来越近，差不多爬过绳梯三分之二的距离了。”

理查点点头，拿起那把他插在壁架后壁下面的消防斧，数到十，刷刷两下，便将两根用来固定绳梯的绳子砍断了。

下面传来一声长长的尖叫声，听起来让人格外安心。

“快！”理查大声说，我往壁架的西端跑去，跳入我们之前挖出的藏身所，滚到崖径后面，子弹呼啸着飞了过来。几秒钟过后，理查也跳进了东端的矮沟里。

我和理查总算躲在高高的崖径后面，跟J.C.、帕桑和雷吉会合了，我们做了个手势，告诉大伙儿，谁也没被枪打中。

“我一直都在观察，”帕桑医生说，“死了五个人，包括从绳梯上掉下去的那个。还有一个还在翻滚，但我确信他的脊柱肯定断了。其他人也受伤了，那个拿斯迈瑟式冲锋枪的德国人和另一个人迅速从冰塔里跑了出来，帮助他们回到了躲藏的地方。”

“如果他们跟我们昨天晚上看到的一样，有12个人。”理查说，“再除去雷吉昨晚干掉的巴赫那，那五个人中肯定会有人害怕。”

“你觉得他们会就此放弃、离开吗？”我问道，感觉心脏怦怦直跳，我几乎听不见自己的说话声了。

理查看着我，那表情就像我刚才放了个屁。

雷吉回答道：“他们不会放弃的，杰克。他们不知道我们是否找到

了珀西和梅耶的尸体，取回了他们身上的东西，但他们不愿像我们这样冒险。如果再次失败，他们也许永远也回不了德国，回不了欧洲。纳粹党会要了他们的命。他们已经跟死人无异了。”

“天哪，”我小声说，“梅耶交到你表弟手里的到底是什么，雷吉，难不成是圣杯吗？”

“我不知道是什么，杰克。”她说，“但对于西吉尔的政党来说，远比圣杯重要。”

“德国佬还会再次爬上来的，”让-克洛德说，“最有可能在北坳崖壁的好几处地方同时开始爬。他们现在很可能还不止五个人。今年他们显然全部出动了。那些家伙往崖壁上爬的时候，狙击手会在后面掩护他们。那把步枪相当厉害，再加上还有一个相当厉害的瞄准器，理查。”

理查咕哝了一声。我知道他在责怪自己不该将步枪留在前进营地。

“你觉得他们今晚还会再来吗，迪肯先生？”帕桑问道。

“我想应该不会了。”理查说。我们正使用那个特意留在这里的氧气罐，正轮流戴上面具恢复体力。轮到理查的时候，他深吸了几口“英国空气”，再次说道：“在没有到涉足过的冰坡上凿踏脚处，不管他们在哪里凿，都得要好几个小时，那时候天早就黑了。而且他们还得爬上最后100英尺左右的垂直冰壁。我想他们应该不会摸黑去爬最后那段垂直的冰壁。”

“那些德国佬可能不知道理查拿到了巴赫纳那把只有两发子弹的鲁格尔手枪。”让-克洛德说，“你刚才开枪没准儿已经将他们吓个半死了。”

“正因如此，他们更会趁夜登山。”我说，吸几口氧气，又从热水瓶里喝几口咖啡，如此反复。经历过生平中第一场小规模战斗后，我承认感觉……很奇怪。我竟然不知道战斗结束后，人会同时感到兴奋和莫名的沮丧。但我知道自己最强烈的反应是什么了——活着的感觉真他妈的好。

“可是，他们在攀登艰难部分时，肯定会将手电筒绑在脖子上。”理查说。他的声音就跟我的一样沙哑。“要是巴赫纳的那把枪里还有八发子弹，肯定够他们八个喝一壶的。”

“你的手枪的枪法也很准吗？”雷吉问道，“当时除了胸灯闪烁外，你的枪可是对着一团黑漆漆的地方，而且天气那么冷，你的身子还挂在深渊边缘。”

“还行吧。”理查说。

我看到他们的脸上掠过一丝奇怪的笑。他们好像在说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我感觉一丝嫉妒，真想给自己一个嘴巴。

“那我们还按照原定的计划行事吗？”J.C.说。

“是的……除非有人反对。”理查说。

谁也没反对。

“要拿到上面去的背包和别的装置都准备好了，是吗？”

“是的。”雷吉说。

“那我们现在就带上物资，朝五号营地出发。”理查说。

我像小学生一样举起手来，问我是否可以先去上厕所。“天还没黑。下面那个用你那把恩菲尔德步枪开火的德国人枪法还行。他会不会等我们上到北部山脊的雪地上，从冰川上可以看到我们时，一个个把我们干掉？”

理查看着珠峰将落日遮住的山峰和山脊，“黄色地带”、山顶上的砾石，以及北部山脊都闪着明亮的光。不过，山的其余部分和我们现在所在的北坳都处于阴影下。

“等我们上到北部山脊的雪坡时，肯定差不多天黑了。”他轻声说，“我们就不需要用绳子绑在一起了，而是要像今天早上商量的那样，采取不同的步调，采用横切方式往雪坡上爬，直到走到固定绳索那儿，不要开灯，甚至连头灯也不要开。”

“等到了固定绳索那儿又该怎么办？”我问，“我们到时候肯定得使

用头灯，那时候天就已经很黑了。可我们不还是在位于冰川上的德国狙击手的射程范围内吗？”

“没错，我们仍在那把枪的最大射程内。”理查说，“但我们只有到了固定绳索所在的险要地带时才打开头灯，杰克。我们可以借助星光、本能和J.C.的祝玛装置登山。”

“太好了。”我说。

“本来就不错，我的朋友。”让-克洛德说，“除了你的咳嗽还没好之外，我们的感觉似乎都不错。现在我们已经适应了——至少适应了这部分的攀登。在星光下登上珠峰肯定是任何登山者梦寐以求的事。”

“只要不是绝唱就行。”我边咳嗽边说。

“我还是给你些止咳药水吧，佩里先生。”帕桑医生说，“但不会给你太多了。我们可不想你因为喝了可待因而变得昏昏沉沉。幸运的是，我这里还有颗药丸，可以防止你打瞌睡。”

“晚上我们可能都需要这种药丸。”理查说。

“我们要摸黑爬上五号营地吗？”我问，因为咳嗽了一整天，再加上肾上腺素激增，我感觉实在太累了。

“不是的，亲爱的杰克。”雷吉牵着我那只戴手套的手说，“你不记得了吗？我们到时候会在五号营地搭建大帐篷，休息一下，然后将大帐篷收起，赶在黎明之前上到六号营地。”

现在我记起整个计划了。真是活见鬼，妈的，我几乎将这话说了出来。但因为女士在场，而且还因为我是名哈佛毕业生，算得上一名绅士，但主要还因为当时只是1925年，我这才没有大声骂出来。

我们互相靠在一起，支撑着各自的身体，低着头，踉踉跄跄地朝四号营地以及储存在那儿的物资出发了，我们接下来的登山经历，绝对是前所未有的。

1925年6月的一个深夜，我们从23,000英尺的三号营地登上了27,000英尺的六号营地，攀越了位于珠峰山肩的北部山脊。几年之后，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我独自一人趁着夜色攀登了南极的幽冥山。除了这一个人的登山之夜，就再也没有比那个珠峰的攀登之夜更美好、更让我享受的攀爬经历了。在那个珠峰的夜，所有的美好都极其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星光灿烂，美不胜收。在这样的背景下，登山时我的身体享受到了无限乐趣，而且和我钟爱的朋友们一起登山，我的心中更是无比喜悦。

当然了，后来我很想知道，帕桑医生给我吃的可待因和苯丙胺是不是对我享受到的美妙感觉产生了什么影响。我隐隐意识到，我依旧感觉喉咙里像是咽下了如我手掌大小的锯齿状金属物，可我的咳嗽已经减轻了，甚至都可以再次轻易使用氧气罩，所以那种奇怪的感觉也就不再那么困扰我了。

我们并没有用绳索拴在一起，而是各自分散开，依旧没有打开头灯

和手电筒，从北坳上方那道山脊处被冰雪覆盖的岩石带脚下开始攀爬，然后恢复成一条直线，并且使用祝玛装置扣牢在固定绳索上。之前，在攀爬途中，我们在所有倾斜石板的陡峭部分都安装了固定绳索。

我们并没有像登山队在深雪中开路时常做的那样轮流领头攀登，而是轮流殿后。因为最后一个人要承担非常累人的工作，要拉住从带孔眼的桩子上松开的每一段固定绳索，把绳索卷成圈，绕在肩膀上拖拽，一直到需要解开下一段绳索为止。

“啊……”有一次，我们停下来更换起确保作用的最后一位登山者，让-克洛德说，“防止后面的德国人顺着固定绳索追来，这我可以理解……可一根固定绳索都没有了，我们自己下山的时候不就难了吗？”

“到了五号营里，在继续往上攀登之前我们会有五分钟休整时间，那时候我们再讨论这个问题。”理查说。就我所见，到目前为止，在整个攀爬过程中他一直都没戴氧气罩，也没有打开流量控制阀。我们拿了很多吸氧装备，所以我真搞不懂他为什么现在就要这么节省氧气。

我们继续推进。现在没有一个人使用罐装氧气，尽管五号和六号营地藏有备用的吸氧装置和氧气罐。我们似乎已经达成了默契，要尽量节省氧气，反正早晚能派上用场。

我们听到下方远处的河谷里传来了两次步枪枪响的遥远回音，可我一直都没听到子弹在我们周围的岩石上弹跳起来的声音，也没有听到令人不安的蜜蜂似的嗡嗡声又一次在我身边飘过，而这嗡嗡声根本不是蜜蜂发出来的。理查“体贴周到”地在他的恩菲尔德步枪上装了望远镜瞄准器，德国人可以用这个来对付我们。即便如此，理查说在夜色下也不可能从垂直1英里的下方，在岩石和脏兮兮的冰雪中找到穿深灰色衣服的人，我们再一次调换了芬奇外套和暗褐色沙克尔顿夹克的位置，把芬奇外套穿在最外面，并且把帆布防风裤穿在羽绒绑腿外面，所以浑身上下都成了灰色的。理查向我们保证，与其担心在这么远的距离被步枪击中，还不如担心闪电、岩崩或雪崩给我们带来的威胁。（后两者是对我

们的真正威胁，如果我不是因为药物而进入了近乎狂喜的状态，我心里或许真的会七上八下的）

按照计划，我们在五号营地休息了五分钟，把氧气流量开到了最大，可随后我们在那里又用了十五分钟拆卸雷吉的大帐篷，分成支柱、帆布、防雨罩和铺地防潮布几部分，分别装进我们的背包里。那里的氧气装备太多了，我们背不走，所以我们又花了更多时间费力地把它拖拽出大约五十码，拉到了北壁的岩石和碎石区，藏在一块巨大的三角形砾石后面。如果下山时我们需要找这些“英国空气”——当然了，假设我们可以活着下山的话——那么这块砾石的奇特形状会是我们唯一的引导物，因为我们不可能用竹竿或旗子来标志位置，白白便宜了那些德国人。

我们把那里沉重的固定绳索收回，将其中大部分卷起来后和吸氧装置一起藏在那块岩石后面。我们每个人都把150英尺长卷成圈儿的奇迹绳背在肩膀上或放进背包里，虽然在这一段的攀爬中我们依旧没打算用绳索拴在一起，但如果碰上特别难攀爬的地段，我们只能靠这些绳索摆脱困境。

我们把雷吉的大帐篷的每一部分都打包好，把另外一些不满的氧气罐藏在了北壁上，把放在我们背包里的氧气罐换成满装的。然后以横切攀登方式回到了北部山脊，忙活完这些之后，我们都开始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这时候我终于把一直想问的问题说了出来：“没有了固定绳索，我们怎么下山？”我问理查，“下山的时候，我们要从那块三角形岩石和上面我们所有藏绳索的地方找回那些固定绳索，重新布置起来吗？那样我们八成会被累死。”

“这算是个解决办法。”理查边吸氧边说。他终于和除帕桑以外的我们所有人一样，开始使用“英国空气”了。“如果德国人放弃了，或者我们能把他们全都杀了，那么我们倒是可以按照这种方式返回。”

“我们还可以怎么下山？”让-克洛德问，“从东北山脊不可能返回嘉

措拉山口，理查。那里只有一面近乎垂直的刃状山脊，布满了檐板、山脊刃岭、尖柱形石，还有上千英尺的陡坡。下降到北部山脊另一边的康雄冰川也不可能，那里的落差足有10,000英尺。所以，除了摔下去，你有没有考虑其他的下山方式？”

理查靠在他的长冰镐上，他背负的大量装备比他的头还要高。他对J.C.坏坏一笑。“我正在考虑采用横切攀登方式。”他说。在这个神奇的夜晚，只有一丝风都没有的时候，我们才能用正常的声音说话。

“横切攀登。”让-克洛德说，他先是看了看珠峰峰顶的那面山壁，然后又看看在星光照耀下闪闪发光的大深峡谷的山壁。“依我看，不能从诺顿的峡谷下山，”他说，“那里下方几百英尺处有一道近乎垂直的陡坡，不过还没到那道陡坡，我们没准就被雪崩卷走了。无论是在北壁上或是在北壁另一边，我们都不可能采用横切攀登方式下山，理查。”

“说的没错，”理查说，“可如果采用横切攀登方式，从北峰穿越到南峰，然后下降到南坳，到达马洛里命名的西库姆冰斗，怎么样？”

听到这个提议，有那么一会儿，我们都陷入了沉默，不过我可以看到雷吉洁白的牙齿在星光下闪着光。处在理查和凯瑟琳·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之间，我突然冒出一种感觉，仿佛我们是被两匹饿狼带到了这座世界上最高的山上。

“这……太疯狂了，”我终于说道，“北峰和南峰之间的那道山脊是什么样子，我们一点儿线索都没有……而且从第一台阶到北峰这一面之间的山脊是什么状况我们也不知道。即便我们登上了珠峰的最高峰，采用横切攀登方式来到了南峰——我想这倒是有可能的，而从南峰下到南坳可以说绝无可能了。从来没有人见过那道山脊，更不用说尝试攀登了……向上攀或向下爬都是一样。”

“的确如此，我的朋友。”让-克洛德严肃地说。

“让我们在去六号营地的途中接着讨论吧。”理查说。

“我看到三号营地有隐约的灯光。”雷吉说。

“德国人开始摸黑在那道连通北坳的冰壁上开凿踏脚处了，天快亮时他们就会登上来。”J.C.说。

我很想继续讨论采用横切攀登方式穿越珠峰顶峰两面山壁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真的没有时间这样做了。我们把背包背好，把一顶倒塌的米德帐篷和另一顶被砸漏的米德帐篷留在原来的雪地上，再一次迈开沉重缓慢的步伐，攀登这座陡峭的山脊斜坡。我们几个人很幸运，在五号营地上方不到200英尺处，我们再一次找到了固定绳索。理查再次殿后，承担起了最沉重的工作，在我们向上攀爬时负责收回固定绳索并将之卷起来，而我们其余人就把祝玛装置钳牢在粗绳索上，开始滑动这个装置，向上攀登，拴在一条绳索上的我们每走四步就要停下来喘粗气。

我们都在使用理查曾经教过我们的“马洛里技巧”：尽可能深吸一口气——尽管我们心里明白，在海拔8000米以上，压力不足，所以无法吸足氧气——凭借这口气走出四步，然后停下来，喘气，如此往复。

就这样，在即将到来的曙光中，我们五个人不停地向上攀爬。

在我们的“六号营地”，雷吉搭建了唯一一顶双人米德帐篷。在一路攀爬的过程中，我们连帐篷的影子都没看到，而且我们在北壁之上移动了很远一段距离，甚至已经过了我们印象中的营地所在地，却依旧不见那顶帐篷的踪迹，不过雷吉把我们带到了正确的地方。在似乎是很久以前的星期二，我们在那里留下了备用氧气罐和一点点食物，然后才分散去北壁寻找尸体，而且那里还有星期一晚上用过的两个睡袋。在从北坳出发之前，我们在四号营地融雪煮了热水、茶、咖啡和其他一些不冷不热的饮料，现在这些东西就在我们背上。

“看上去舒服极了。”理查看着那顶小帐篷说。这顶帐篷搭在一块呈40度仰角的砾石顶上，周围有两块更大的砾石。北部山脊上的这段攀登距离位于黄色地带下方不远，遍布填满了岩石的沟壑与迷宫一般的大块砾石。可是，四天之前，不过那仿佛是上辈子的事儿了，雷吉决定把我们的六号营地建在这个距离山脊线只有数百英尺的地方。在山脊之上，

连一块近乎平坦的地方都没有。

曙光逐渐照亮了东北山脊后面的整个天空，此时尚未笼罩在我们的头顶之上，过不了多久，阳光就会直射到珠峰顶峰。珠峰顶峰就在我们西面1英里远的地方，比我们高出2000英尺。

自从离开五号营地以来，我们第一次摘掉背包，瘫坐在上面，每个人都小心翼翼的，以免背包或我们自己掉下这面如陡峭屋顶石板一般的板岩山壁。我们都累坏了，而且我感觉可待因和苯丙胺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了。咳嗽回来复仇了。

现在只有J.C.的望远镜在外面，所以我们轮流使用他的望远镜，轮到我的时候，我拿起望远镜开始寻找今天妄图杀掉我们的那几个人。从北坳到北部山脊，又到更高处五号营地里闪烁微光、还有虽已倒塌却依然清晰可见的绿色帐篷，我们仔细察看了所有能望见的地方。但都没有发现有人。

“没准儿他们放弃了，打道回府了。”我一边撕心裂肺地咳嗽着，一边说。

雷吉摇摇头，伸出手一指，手臂直指正下方。“他们正从四号营地出发，杰克。我看到了五个人。”

“我也看到五个，”理查说，“其中一个似乎背着一个背包，我的步枪挂在这人肩上。这人有可能是西吉尔，除非他带了一个经验更丰富的狙击手来……这还真有可能。”

“他妈的。”让-克洛德轻声说。

“这群混蛋。”我说。我意识到理查不再把望远镜对着下面，而是望着北壁另一边和珠峰最高的顶峰，在研究着什么。“在寻找传说中的横切攀登路线吗？”我说，这句挖苦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是的，”理查说，“肯·欧文斯曾经说过，在两面顶峰之间的山脊线上有一道非常凶险的台阶，从他在坤布谷中的居住地提扬博泽，他可以看得很清楚。那是一道该死的岩石台阶，就和据说无法攀登的第二台

阶一样，而第二台阶就在我们上方的东北山脊那里。不过肯说了，这道山峰之间的岩石台阶只比下坡一侧高出了大约40到50英尺。”

“在那样的海拔高度，那里根本是无法攀登的，理查。”J.C.说。

“也许吧，”理查说，“不过我们也不是非要攀爬那里，让-克洛德。如果我们能翻越这一面的顶峰，我们就可以下山。我们只需要使用绳索从那道该死的台阶下来，然后向下爬到南峰，从那里下山就可以了。”

没有人说话，不过我怀疑其他三个人的想法和我的一样：我连迈步的力气都没有了，更甭提攀登1英里长的东部山脊和两道主要台阶了——据说，在我们右上方的第二台阶根本“不可能攀登”——更不用说陡峭的顶峰三角岩和真正的檐板顶峰了。简直是天方夜谭。

“用不了多久我们是不是就得担心西吉尔或其他什么人会拿着你的步枪朝我们开火了？”我问，真希望能换个话题。

“我觉得那个拿着我的步枪的人会精心挑选时间与地点向我们射击。”理查说。

“这毫无疑问，”我说，“为什么他要这样？”

“因为他和我们都在寻找相同的东西。”理查说。

“逃离纳粹狂热分子的魔掌？”我说。

理查摇摇头。“是梅耶和布罗姆利带在身上的东西。”

“我相信，一年之前，布鲁诺·西吉尔犯了一个错误，他在错误的地方向梅耶或布罗姆利开枪，也可能他命中了这两个人，我很抱歉，雷吉，可在这个地方，在他们的尸体摔下来或被雪崩卷走之际，西吉尔和他们距离很远，根本不可能把他们拉住。”

“我同意，”雷吉说，“这很符合去年嘉密·赤仁从三号营地附近使用德国望远镜看到的情形。他认为他看到东北山脊上有三个人……后来突然间就变成了一个人。而且他还听到了一声应该是枪响的回声。”

“所以说我们应该到那里搜索，”理查说，“要沿着山脊线。除了马洛里和欧文，几乎没有人登上过东北山脊。”

“我的朋友，如果你的推测是正确的，”J.C.说，“这三个人就是西吉尔、雷吉的表弟珀西瓦尔和那个叫梅耶的年轻人。”

“是的，”理查说，“我认为西吉尔不会再次犯同样的错误，如果真是另一个人拿着我的步枪的话，他也不会允许他的狙击手盲目射杀我们。如果他们在北部山脊或趁着我们以横切攀登方式前往六号营地的途中向我开枪，那我们的尸体极有可能朝着绒布冰川主区摔下去，掉进沟壑里，或者一路坠向下方，滚过北壁，摔到6000英尺之下的东绒布冰川上。在这样摔下去之后，不管他们要找的是什麼，哪怕是一份文件，能保存完整的可能性都非常小。”

“你这说法还真是鼓舞士气啊！”J.C.说。

“所以说，他们并不愿意向我们开枪，除非他们肯定我们不会摔下很远一段距离。”理查说，他一点儿也没有被他自己的推测吓倒，“因此，我的建议是，我们只管一直在这些混蛋上面攀登就可以了。”

雷吉揉搓着她苍白的额头。我不知道她的头是不是和我的一样疼到了极点。但起码她不像我这样咳嗽得这么厉害。

“什么意思，理查？”她问，“我们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了。我们都累坏了。”

“我的意思是，不停地爬到天黑。”理查说，一边朝着我们上方的黄色地带和东北山脊看，并且抬高护目镜。狂风沿着那道山脊卷起浪花溅沫般的雪，把飘雪吹离那两道台阶和顶峰三角岩，而那两道台阶和顶峰三角岩看似近在眼前实际却非常遥远。此时此刻，踏足之处都是雪，或者说冰爪之下有很多积雪。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异域。在这个异度空间里，几乎没有任何形式的生命存在。

“我们要么是爬上第一台阶，要么是以横切攀登方式绕过去……我们甚至可以通过横切攀登方式沿着黄色地带顶端的那道狭窄山脊线绕过第一台阶——然后向山脊线折返，接下来，去征服该死的第二台阶。”理查接着说，“我们就待在这一面的山脊线下方，这样我们就不会

把自己暴露给下面的枪手，然后在最后的顶峰三角岩之下，搭建起雷吉的大帐篷，建立史无前例的法-英-美联合七号营地。”

“这有什么用呢，理查？让不可避免的结局晚来一点点？不需要我提醒你吧，德国人有武器，而我们呢，有的只是信号枪。”

“首先，”雷吉说，她这是在代替已经上气不接下气的理查做解释，“前往东北山脊是能找到我表弟珀西的最佳方式，只有这样才能知道科特·梅耶花了好几个月偷偷溜出欧洲的原因。这非常重要。这才是我们来这里的真正原因。”

“可是真正找到他们的概率……”我开口道。

“你连乔治·马洛里都找到了。”雷吉说。

我叹了口气。“那块开阔地那么大。说实在的，我可以说是偶然间发现他的。现在我都拿着望远镜观察了十分钟了，可从这里我根本都看不到马洛里的尸体。他尸体的位置我是很清楚的呀。”

到现在我依旧为我们没有埋葬马洛里而感到难过。

“哦，或许我们也可以偶然找到梅耶先生或者我的表弟呢。”雷吉说，“如果我们能爬上北部山脊，至少就可以走到嘉密·赤仁最后看见他的地方。可是在第二台阶上扎营，理查……如果突然刮起狂风，我可认为我的圆顶帐篷能顶得住。而且那里接近29,000英尺，将会非常非常冷。”

“你们都忘了一件事儿。”我一边咳嗽一边粗声粗气地说。

“是什么，杰克？”理查说。

“你和诺顿曾经把第二台阶比喻成一艘战舰的舰首，”趁着没有继续咳嗽，我费力地说出这句话，“那是一块100英尺高的近乎垂直的岩石。人登不上那里，就连马洛里也不行。在那样可怕的海拔高度，没人能做到。而且，第二台阶下的北壁看上去太陡峭了，根本不可能以横切攀登方式绕过去。”

“你说的不对，杰克。”理查说，“有一个人就可以自由攀登第二台

阶的那块垂直岩石。”

我的大脑不停转动，把欧洲和美国所有伟大的岩山攀登者都想了一遍，琢磨到底谁可以接受挑战，能在这种把人吓得屁滚尿流的高度自由攀登第二台阶，却没有想到一个合适的人选。

“就是你，”理查说，“就是你，我的朋友。我们出发吧。”

他再一次背上沉重的包。我注意到，这一次他把氧气罩戴到了嘴上。我们其余人也都如法炮制。理查把两个我们之前留在六号营地的氧气罐放进他那本就超负荷的背包里，这两个氧气罐是满的，非常沉。然后他率先向上攀登那面砾石散布的山壁，朝着特别陡峭的岩石沟壑攀去。经过了这片区域，我们就可以向上穿越黄色地带，尔后进入遍布更多沟壑与岩石的迷宫区域，在那之后，我们就可以抵达狂风肆虐的东北山脊了。

穿越黄色地带从而攀上北壁，之后向东北山脊移动，自从我来到珠峰之后，这可以说是最需要攀登技巧的几个地方。虽然斜坡更陡，岩层带来的挑战更严峻，甚至摔下8000英尺陡坡的可能性加大，我们都没有用绳索拴系在一起。有很多条路都可以穿越迷宫般的突出岩石和积雪，而其中大部分都向上延伸到填满冰雪的陡峭沟壑，而且大多数路都通向死胡同，路上还遍布着危险异常的突出积雪和拦住去路的砾石。理查选择了一条路，他认为从那里走最可能到达一道较浅的斜坡，那道斜坡则会通往一道山脊线，而这道山脊线就在第一台阶那块巨大突出岩石的东边不远处。我们没有用绳索拴系在一起，照我看，一来是因为经历了好几个小时的平行攀登，我们都已经习惯了，不过这可不是个好习惯，二来是因为在向上攀登陡峭沟壑时，我们全都聚精会神地把冰爪前爪踢进山壁，把我们的冰镐用力凿进我们上方的山壁中，吃力地靠在上面，大口喘粗气（我们只是断断续续地吸用罐装氧气，所以变得更迟钝了），然后继续沿着各自的路线，先踢冰爪，再走出令人痛苦不堪的一两步。

我们使劲儿踢冰爪，结果大块大块的雪直往下掉。理论上，这样很容易导致雪崩，所以没有人愿意跟在后面。我们全都分散向上攀登，没人真正充当这次攀登的领导者，没有人按部就班地攀爬，就算有人失足开始下滑，也不会牵连身边的人。可不管我什么时候看他们，都能看到理查排第一，处于最上面，他是负责开路的那个人；第二个是让-克洛德，随后是我，接着是帕桑，最后则是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她跟在她的夏尔巴人朋友身后向上爬，至少落后于他15英尺。

就在我们快要攀登到这道雪沟最陡峭部分三分之二高度之际，雷吉跌倒了。

那一刻，我正靠在我的冰镐上，低着头，视线越过我的靴子，看着正下方，所以我看到她脚下一滑。她穿着冰爪的右脚踢进一块岩石，而这块岩石貌似是雪下一块坚硬砾石的凸出部分，在攀爬这道沟壑之际，很多次我们都用这样的砾石尖来当踏脚点，可事实并非如此。这块松散的石头从雷吉脚下滚落，她的身体一侧重重摔到山壁上，氧气罩嘶嘶响着从她身上掉下，她立刻向下坠去。

她真是好样儿的，在猛烈的摔落过程中，她紧紧握住她的长冰镐，然后翻滚身体，面部冲下，使身体保持稳定，随后把宽阔的斧刃凿进山壁，开始自我防滑。这完全是一名技艺娴熟的登山者才有的身手，所有动作都在瞬间完成，显得既自信又优雅。

可那个12爪冰爪真该死，在过去几天的攀登中它的作用是那么大的，可此刻在她下滑的时候冰爪陷进了雪中，爪尖陷得很深，使她整个人反转过来，长冰镐从她的双手中飞了出去。

此刻她正头冲下沿着沟壑向下滑去，而下面则是陡峭的斜坡和尖厉的岩石。帕桑迅即转过身来，开始迈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大步沿着陡峭的雪沟向下走去，可他绝无可能截住她。现在她已经摔下了三分之二的距离，正在加速坠向一道100英尺的陡坡，那道陡坡之下，就是那片宽阔的集水盆地的高点，而我正是在那个盆地底部找到了马洛里的尸体。过

了那个高点，她就会不停地向下坠落，直至粉身碎骨，可怕至极。

这时，凯瑟琳·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做出了惊人之举。

她并没有像我们大多数人那样，用戴着手套的手无助地去抓冰雪来延缓她越来越快的下跌趋势，而是继续沿着越来越宽的沟壑滑坡旋转下坠。不过不知怎的，在她骤然跌向那道陡坡时，她的背包一直好端端地在她身上。她极为敏捷地把手伸向后面的背包，然后拉出两把J.C.设计的短破冰锤。她之前一直用带子把破冰锤牢牢系在装水瓶的侧袋上方。

眼看着雷吉就快坠下北壁最陡峭的悬崖，这时候她确定系破冰锤的腕带已经绕在了她的手腕上，然后使用一把破冰锤的尖端使自己旋转起来，从而可以变成头冲上的姿势，接下来，她扬起两条手臂，把镐头深深插进冰雪之中。在像这样快如闪电的三次劈凿之后，她不再旋转了，可依旧向下滑去。

她又拿着破冰锤劈凿了两次，运用上半身的力量，使破冰锤的尖端深深插进冰雪中，此时她戴着连指手套的手也都深深插进了冰雪里，就这样，她下滑的速度慢了下来，最后终于停住了，此时她距离下方的那道斜坡只有几码远，而斜坡之下就是整个北壁。

穿着冰爪的理查和帕桑不停地跳跃着向沟壑下方赶去，情况异常危险，不一会儿他们就下去了，而我们痛苦不堪地爬上来时则用了整整大半个钟头。他和帕桑下到雷吉的身边，她依旧四肢展开躺在那里，脸冲下埋在雪中，冰爪扬起。我和J.C.几乎在同一瞬间转过身，想去找他们，可是理查冲我们大喊，让我们留在原地，因为我们损失的时间已经够多了。

过了一会儿，雷吉坐了起来，帕桑用绑着冰爪的登山靴给她提供了一个搁脚物，让她坐在雪上的时候不致滑倒，很快她就拿着热水瓶喝了点儿理查之前煮的热茶。

现在依旧没什么风，所以在这道近乎垂直的斜坡上，雷吉在我们下方将近100英尺的地方所说的每一句话我和J.C.都能听得清清楚楚。“我

真笨，真笨，”她一直喃喃地说，“笨死了！”

帕桑正给她仔细检查，把手伸进她的外层衣物里，触摸她的手臂、腿和躯干。看他这样子，我真后悔自己不是医生。然后他告诉我们，除了一些擦伤和挫伤，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应该安然无恙。

“我们得看看你的脚踝。”理查非常担心地说。人从陡坡上滑下来，如果冰爪把人掀翻，脚踝往往就会扭伤或折断，又或者摔断小腿腿骨，就像我们曾经在乔治·马洛里的尸体上清清楚楚看到的一样，而且他死的时候甚至还没穿冰爪呢。正是他那双沉重的登山靴引起了胫骨有创骨折，我们还曾经看到了他白花花的骨头。

在这两个人的帮助下，雷吉站了起来，身体微微晃了晃，抓住帕桑的大手后总算站稳了，然后她说：“很疼，我是说我的脚踝，不过没有扭伤，也没断。”

就在这时，帕桑跪在她面前，好一会儿都没起来，我以为他这是在祷告呢，然后我意识到他只是在把那位女士的冰爪带子重新绑紧。

“你的长冰镐找回来了。”理查说着将之交给她。

雷吉皱皱眉，我靠着冰镐站在斜坡上距离她100英尺的上方，她的侧脸清晰可见，她说：“这不是我的。”

“肯定是你的。”理查说。“这把长冰镐弹到了距离那道沟壑右边底部约20英尺处的地方，我就是在那里找到的。”

雷吉指了指。“我的旧冰镐在那儿，就在这道沟壑的中间位置，半埋在雪里。我居然松开了冰镐，简直笨死了。这是一把新的申克冰镐。”

“你并没有松开你自己的长冰镐，夫人，”帕桑医生说，“它是自己从你的手中扯掉的。如果你绷紧系住长冰镐的腕带，就像你拉紧系在短破冰锤上的腕带一样，在猛烈的扭力下，你的手腕肯定会断。”

“是的，”雷吉心不在焉地说，“可这把长冰镐是谁的？看上去像是全新的，可是木杆的颜色比我的还要深。而且木杆上方约三分之二处还

有三道刻痕。”

“三道刻痕？”理查说，他的声音听起来怪极了。他从她手里拿过冰镐，仔细地研究了一会儿，然后从背包里拿出望远镜，开始仔细观察我和J.C.所站的那道沟壑右边的一个较窄狭沟。我这么一动不动地静静站着，每多站一秒，就更冷些，脚尤为如此。

“那里有东西。”帕桑说。

“是的。”理查说，“一个人。或者说是一具尸体。”

这两个高大男子各站一边，扶着雷吉，她穿着冰爪走了十几步，然后他们三个人开始平稳地向上攀登，不过并没有朝着那道我们快要翻过的沟壑爬去，而我和J.C.一直站在那里等着他们。我们右边那道更窄、更陡峭的沟壑才是他们的目的地。有个人抑或有具尸体正在那里等着我们去一探究竟。

我要了点儿小聪明，所以我第一个到了另一道沟壑里的那个人身边。我没有像让-克洛德和其他人那样采取明智的做法，先是从我们所处的那道沟壑爬下去，然后再爬上那道相邻的狭沟，而是拼尽仅余的那点儿力气，自由翻过了横亘在我们所处的沟壑与旁边那道沟壑之间9英尺高的砾石岩脊，落到了那里的雪中。我狂乱地摆动双臂，飞快地把冰镐牢牢凿进山壁里，这才勉强稳住了身体。不过我这种不经大脑的冒险倒是让我先于其他人几分钟来到了尸体边上。

那尸体就在那儿，我立刻就看到它了。而且，虽然在死尸方面我的经验有限，可我还是看出来这具尸体有点儿怪。

这是一个又高又壮的人，仿佛他曾经坐在一块平坦岩石上，而这块岩石就在他最后安息地的上方几码远处，这之后他终于翻滚下来，呈现出一个僵硬的坐姿。

这是一位英国登山者，这一点毫无疑问。和马洛里一样，他的背上也没有氧气罐或氧气罐背架，他的诺福克夹克外面套着一件厚外套，现在已经被风撕扯成了碎片，还有几层清晰可见的羊毛衣，在他的脑袋右侧有一些皮摩托头盔或飞行头盔的残片，这些残片非常奇怪地堆积在一

起，边上还有大羊毛帽子的碎片在不住摆动。他没有戴护目镜，一张脸露在外面。

我意识到，我之所以觉得这具尸体的姿势奇怪，是因为已被冰冻的他呈现出一个前倾的坐姿，双手握在一起，手指紧扣，要么是在祈祷，要么就是让双手保暖。他的双手挤按在膝盖中间，两只手靠得如此之近，仿佛那只是被冰冻住的一块东西。

我咬着牙蹲下来，仔细观察他的脸。

这是一张英俊的脸，或许还非常年轻，尽管被珠峰高海拔的狂风和烈日侵蚀了至少一年，他的脸已经变得非常怪异了。我依旧可以看到，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在标准氧气罩的挤压下，他笔挺鼻子的鼻梁附近和曾经必定是线条优美的嘴唇的两边都留下了深深的压痕。其实看着他的嘴我就感觉很是不安，因为不管是临死前的呐喊，还是死亡造成的肌腱紧缩，反正他的口张得很大，呈现出奇怪的样子，枯萎的嘴唇向外翻起，距离白色的牙齿很远，棕色的牙龈线裸露在外。

他的眼皮闭着，双眼似乎深深地下陷，仿佛眼球已经没有了，雪霜积聚在他的枕骨眼眶里。这张曾经年轻英俊的脸的右侧几乎完好无损，只是从他的脸颊、前额和下巴处悬挂着一些非常奇怪的半透明条状皮肤。他左脸上的皮肉被割开了，一开始我以为那是他摔下来时划破的，可就在其他人赶来之前，我才意识到那只是乌鸦落在这具冰冻的肉体上，用嘴啄开上面的皮肉，啄食底下更为柔软的组织时造成的。就这样，这个可怜人的左边颧骨、左边脸上的所有牙齿和一道道呈褐色的韧带和肌肉组织就都露在了外面。看上去真像是这具尸体的那侧脸正咧着嘴冲我笑，我得承认，那副景象搅得我心神不宁。

他的一半额头和头皮并没有挨着移位的摩托头盔和羊毛帽子，我看到那里的头发很短，而且金灿灿的，透过克罗克斯眼镜玻璃制成的护目镜看出去很像是白色。我把我的护目镜拉上去一会儿，以便能看得更加仔细，这时候我看清了，那依旧向后梳的短发就是白色的，不过这当然

是因为一年来暴露在这么高海拔的强烈紫外线之下，他的头发被漂白成了这个颜色。保存完好的右脸上有一层白色须茬，不过背阴处受损的左脸下颚线附近的须茬依旧是金色的。

我向四周看，想找找有没有背包和摔落时其他被摔成碎片的残余物，不过这具尸体就只背了一个小帆布防毒面具袋，从脖子上垂挂在身前，和乔治·马洛里的情况一样。我挣扎着把突如其来的一阵恶心感压下，再次把氧气罩放在摩托车头盔上，把流量阀调到低挡，吸了几大口氧气，好让我的脑细胞再次活跃起来。

我的四位登山同伴踢着冰爪爬上了这道沟壑的最后几码，在我身边站定，这时候我从尸体边上退后了几步。有那么一会儿我们谁都没说话，与其说这是我们有意在对脚边的这位死者表示哀悼，倒不如说是我们都在呼哧呼哧喘气。可以稍后再哀悼死者……现在，我正如饥似渴地吸着加压氧气罐中的氧气，现在的流量正适合15,000英尺的海拔。然后我用力眨了眨眼睛，希望甩脱在我越来越窄的视觉锥面里短暂跳动的黑点。在这个漫长无尽的星期里，自由攀越位于28,000英尺之上的岩脊可算不上我做的最聪明的一件事儿。

我把我的氧气罩拉下来。“是你的表弟珀西瓦尔吗，雷吉？”

雷吉看着我，仿佛觉得我在开玩笑。然后她看出我居然是认真的，便摇了摇头。之前从斜坡上摔了下去，几缕漂亮的蓝黑色秀发从她那个内衬皮毛的皮质飞行头盔里掉了出来。她也把厚重的护目镜抬到眼睛上方，我想她这样做是方便观察尸体，她那双深蓝色的眼睛比以往的颜色更深了，摄人心魄。

“看起来这人死的时候也就二十岁出头，”雷吉说，“我的表弟珀西去年已经三十四岁了。而且，珀西的头发，我是说珀西生前的头发是深色的，比尸体的头发长，而且他留着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演出《黑海盜》时留的那种稀疏的黑胡子。”

“那么，这个人是谁？”

“先生们，”雷吉说，她的声音悲伤至极，“你们眼中所见的正是二十一岁的安德鲁·科明·‘桑迪’·欧文的遗体。”

让-克洛德用手在胸前画了个十字。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这么做。

我把我的氧气罩向下拉，以便可以说出话来。“我不明白了。我是在700还是800英尺的下方找到的马洛里……不过欧文的身上也有根绳索。而且也是在距离尸体相当近的地方断的……”我没有说下去。

理查四下看看。“你是对的，杰克。”他说。这里高达28,000多英尺，风依旧非常非常小。“马洛里不是从此处掉下去的，并没有滚下黄色地带和那些没有轮廓的山脊及岩石，否则他的尸体的受损程度要严重得多。”

“当时他们没在一起？”让-克洛德问。他的语气夹杂着不同意的意味，这语气完全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夏蒙尼登山向导的语气。

“我觉得并非如此。”理查说，“依我看来，他们失足落山的地点在此处之下很远的地方，应该是在黄色地带和那道山脊线下方，就在那些岩石沟壑区域中的某个地方。其中一个人先摔了下去，而且难以置信的是，我觉得先摔下去的那个正是马洛里。”

“理由呢？”我问。

“因为欧文膝盖上的伤。”帕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我倒是没注意到这一点。曾是浅色现在已经变成脏兮兮的绑腿上方的衣物都已经撕破了，上面沾满了干涸的斑斑血迹，裸露在外面的膝盖已经成了一堆粉碎的软骨。

“这能证明什么呢？”我问，然后把氧气罩放好。

“证明欧文只摔下去了很短一段距离，而马洛里摔下去的距离较长。”理查说，“不过注意一下，那根八分之三英寸粗的登山绳断裂的地方距离欧文的尸体只有10英尺，和马洛里的情况一样。因此，据我推测，绳子是被尖厉的岩脊割破的，不过他们先是被撞出了内伤，之后绳子才断的。”

“这就是他们的死因？”雷吉问。

“不，”帕桑说，“马洛里先生的死因有两个，一是摔伤，二是夜里的温度太低了。不过，正如我们都亲眼得见的那样，我认为，就算不是因为断腿带来的巨大痛苦，就是因为头部受了那么严重的伤，所以他失去了意识，而且他不是几秒钟之内失去了意识，而是过了几分钟之后才这样的。至于欧文先生，我相信他是从他站的地方被拉下来的，或许是这里下方某处砾石上的保护位置，在并不长的坠落途中，膝盖被摔得粉碎，相当相当疼，顺便说一句，膝盖粉碎可以说是人体能承受的最疼的伤之一。不过，一来绳子断了，二来或许是听到了马洛里先生在长距离坠落过程中的叫喊声和岩石滚落声越来越小，所以欧文先生向上爬了几码甚至几百英尺，来到了这里，然后他在黑暗之中坐了下来，最后被冻死了。”

“他为什么要上山？”让-克洛德问，“六号营地就在东边山下几百码远的地方。”

“还记得吗，马洛里先生和欧文先生都没有指南针。”帕桑轻声说，“或许马洛里先生在摔下去的时候，正在领头穿越黄色地带下面的岩石迷宫区域，可在绳子断裂之前，他把欧文先生拽下了他的保护位置，致使欧文先生摔断了腓骨。”

“腓骨？”J.C.说。

“就是膝盖骨。”帕桑说。

“可是，”让-克洛德继续刨根问底，“马洛里已经掉下去了，欧文为什么要向山上爬啊？”

“或许是因为靠近山脊的这里还有太阳落山前的最后一丝光线，而欧文被冻坏了，认为到这里来会让他多感受几分钟温暖，可以多活几分钟。”雷吉提示道，“先别管别的了，我找到了他的笔记本。”

她拿出了欧文的笔记本，这个本子中欧文的诺福克夹克胸袋里，而不在那个防毒面具袋中。

我们都围拢过去。正如我们以前所见，桑迪·欧文的拼写简直糟糕透顶，而很多很多年之后我才意识到他可能是失读症患者，可在这个本子上，他使用一支钝铅笔写的大多是缩写语句，读起来简直像是在解译德国密码。

我再次拉下氧气罩。“‘dsdkd 1st btl 3.48 m. in2 asnt aft V jt blw 1st st aft u fl fl 2.2l alwy’是什么意思？”

回答的是让-克洛德。他辨认桑迪·欧文那些缩写潦草字迹的能力并不比我们其余人高超，可关于乔治·芬奇、桑迪·欧文、他自己以及他父亲改良过的氧气罐，他却是行家。“离开五号营地，攀登了三小时四十八分钟后，丢弃第一个罐——氧气罐，”J.C.译解道，不过他还没有翻译完，“丢弃位置在第一台阶之下，”他继续道，“一路上都使用最大流量2.2公升。”

“应该就是这个意思，”理查说，他的声音里几乎带着敬重，“如果那天早晨他们从五号营地开始一路上都把流量开到最大，那么他们就会在快到第一台阶的时候扔掉第一个空氧气罐。”

“他们带了几罐氧气？”雷吉问。

理查耸耸肩。“没人能肯定。不过还记得马洛里口袋中那些用精致手帕包裹的信吗，其中一封旧信的边缘有很多数字，根据那个记录，我推测他们最后带了五罐氧气。”

“我的天，”雷吉轻声说，“有了五个氧气罐，在日出前后出发，他们完全可以登上珠峰峰顶，而且还有足够的罐装氧气供他们至少再次翻越第二台阶。”

“最后两条记录是什么意思？”理查问。

“‘M lft R in btfl pls. bf vry prd. acd cnt b hlpd/Mslrp sn. ne hts bt nt as much as bee4. m sbfc hts mr. nt. mny srrs. Btfl. Vry vry cld noiw. Gby M I lv u an F and H nd Au TD. Im sry’.”

理查想了一会儿，然后他的手指咯咯作响，仿佛是要穿透厚厚的连

指手套。“马洛里把露丝的照片留在了一个美丽的地方。我俩非常自豪。出了意外，没有救援……马洛里摔下去了，绳索断了。”

“最后一部分说的是什么？”帕桑一边问一边在明媚阳光的照耀下看笔记。他指着“ne hts bt nt as much as bee4. m sbfc hts mr. nt. mny srrs. bfl. vry vry cld noiw”这一行。

“‘膝盖很疼，可不像刚才那么疼了’。”雷吉翻译道，她已经掌握了弄懂这位死者的缩略法的窍门，“‘我的……’”看到“sbfc”几个字母时她停顿了下来。

“‘晒伤的脸’？”理查提示道。

雷吉点点头，叹了口气。“‘晒伤的脸疼得更厉害了。夜里。漫天星斗。美不胜收。现在非常非常冷。’”

我不愿意尖叫出声，所以只好透过厚护目镜牢牢注视着死者。他的脸没有任何变化。

“这部分呢？”让-克洛德问，指着最后一部分乱七八糟的笔记：Gby M I lv u an F and H nd Au TD. Imsry.

理查和雷吉看了看对方，理查点点头，然后雷吉用紧绷却很平稳的声音翻译道：“永别了，妈妈。我爱你、爸爸和休——这是桑迪的哥哥——还有……‘T.D.姑妈’，”雷吉停顿一下，“T.D.姑妈。我差不多可以肯定了。此人教名为克里斯蒂娜，在茶园吃最后的晚餐时他两次提到了她。接下来就是……‘我很遗憾’。”

*

“可是，在他们一路穿越这些壁架和沟壑的时候周围必定是漆黑一片，没有月亮，”理查说，几乎是在自言自语，“所以护目镜才会被放在袋子和衣兜里。”

“这他妈的……全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纯属推测。”让-克洛德说。

“是的，我的朋友，”理查说，“不过有一点很令人满意，那就是我

们或许找到了他们登顶的证明。”

“是什么？”我问。

“桑迪·欧文写了，马洛里把他妻子露丝的照片留在了一个美丽的地方。而这个地方让欧文和马洛里俩人都非常骄傲。在我听来，这就是在含蓄地宣布他们登顶了。”

“也没准儿是马洛里把露丝的照片留在了他们登上的最高处，但那个地方不是顶峰，”雷吉说，“那里是他们的折返点……到了这个地方，他们认为不得不回撤了，否则天一黑，麻烦就大了。只要是在第二台阶上方，所有地方的风景都堪称美景。”

“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了。”我说。

理查瞧着我。“除非我们尝试用横切方式攀登双峰，”他说，“并且在更高的地方，在上方的北峰，找到露丝的照片。”

听了这话之后没有人说话。我意识到我们全都交叉双手站在那里，仿佛是在为桑迪·欧文祈祷。正像我前面提到的，我们肯定会为他默哀的。

“我真遗憾那些该死的乌鸦吃了他的脸。”我突然说。

“它们并没有啄食他的这边脸。”帕桑医生说。他摘下两层连指手套，用带着薄薄一层手套的手指着从桑迪·欧文右脸上悬垂下来的奇怪透明线条。“这是在他活着的时候因为严重晒伤而剥落的皮肤，”帕桑说，“特别是因为氧气罩深深陷进了嫩肉和晒伤的血肉里，所以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天，肯定极度痛苦。”

“欧文肯定不会抱怨的。”雷吉断然道。

理查眨眨眼。“我差点儿忘了，去年你在你的种茶场见过他。”

雷吉点点头。“他是个了不起的年轻人。相比乔治·马洛里，我对他的好感要多得多。”她指着 he 肩膀上的防毒面具袋和超大尺寸的诺福克夹克口袋，“我们应该看看 he 带了什么东西。”

“请饶恕我们，桑迪。”理查说。说完他就打开了防毒面具袋的口袋

盖，开始把东西一样样翻出来。

*

和马洛里一样，他只带了一些私人物品，包括几斤喉糖、一些纸、同样的用来连接氧气罩的皮带，不过还有一个又小又沉的相机。

“我想这就是乔治·马洛里的柯达袖珍相机了。”理查说。

“的确是，”雷吉说，“去年三月，在他们出发前一夜，我在布罗姆利种茶场举行送行晚宴，他曾经给利顿夫人和赫尔迈厄尼的姐姐托妮·内华丝看过这相机。”

“大伙儿都把护目镜戴好吧，”理查说，“雪太亮了。”他把那架柯达袖珍相机给我们传阅，只说了句“别弄掉了”。

相机很小，是黑色的，比一盒沙丁鱼罐头大不了多少。欧文很容易就可以把这东西放进其中一个超大号衬衫衣兜里，可出于某种原因，他选择把它放在帆布防毒面具袋子里。在对待文物方面，J.C.的胆子可比我大多了。相机上有一个皮腔，连接着可折叠且带铰链的X型金属连接架，他一下子拉开了那个皮腔，相机立马就展开了。这个机械装置如此轻易就被打开了，仿佛它并不曾在珠峰28,000英尺的地方经历过季风肆虐的夏季、漫长无比的冬季和气候恶劣的春季。

这款相机没有取景器。若要拍摄照片，人只要把展开的相机举到齐胸高，然后低头看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棱镜。快门开关只是一个小小的控制杆。从机械方面来讲，这款柯达袖珍相机就是一部傻瓜相机。

J.C.依旧把相机举在齐胸高的位置，向身后的山上退了一步，拉开与我们五个的距离，之所以说五个，是因为也算上了桑迪·欧文的尸体。“画面是上下颠倒的。”然后他说：“大家一起说茄子。”

理查刚说了“不要，我们……”几个字，J.C.便已经按下了快门。

“可以用啊，”让-克洛德说，“真应该好好表扬柯达公司一番，或许我该给他们写一封宣传推荐信。”

“在这样的时刻你怎么还能开玩笑。”雷吉说。她的声音很轻柔，可

J.C.却耷拉着脑袋，活脱一个刚受完斥责的小孩子。我们谁都不愿意惹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不高兴。

“如果胶卷格上有画面，”理查疲惫地说，“你或许已经把它二次曝光了，那张照片也就毁在了你的手里。”

“那倒不会，”让-克洛德说着把护目镜戴好，“我早就注意到那个推进胶卷的小法兰了，并且把它放置好了才去给你们拍照片。这装置居然没被冻住，真是太神奇了。”他冷静地看着理查，“如果这是马洛里的相机，为什么欧文先生会把它放在他的包里？是不是他们俩各带了一架柯达袖珍相机？”

“根据诺顿和约翰·诺埃尔所说，”理查说，“只有马洛里有一架柯达袖珍相机。在最后的两天里，欧文应该从四号营地带了几架相机，包括诺埃尔的其中一架微型电影摄像机，不过他的衣兜和斜挎包里并没有这些东西。”

理查沮丧地摇了摇头，桑迪·欧文的尸体似乎带给了他深深的压抑感，虽然他从不曾见过这个人。然而，他突然又高兴起来，抬起头来，护目镜下的目光扫过我们每一个人。“一个人如果想用柯达相机给自己拍照，他会怎么做呢？”他几乎是有些高兴地问道。

“交给别人给他拍照！”雷吉飞快地给出了答案。（我注意到，虽然现在氧气让我的思维加快了，可雷吉的思考速度还是比我的快。）

“如果他们登上了顶峰，”J.C.插话道，“那么马洛里肯定会先给欧文拍照，然后把小相机交给欧文，请他给自己拍。当时欧文可能顺手就把相机塞进他自己的包里了。这完全说得通。”

“我们得拿走这架相机。”理查说。

“如果我们拿走相机，”雷吉说，“那么我们也要把桑迪·欧文写的临终遗言拿走，交给他的母亲和其他几位家人。”

“我们可以做到，”理查说，“但前提是我们找不到珀西瓦尔表弟和梅耶，还有他们的……不管那是什么东西吧……而且我们必须在一时

间内对这次探险守口如瓶。不过你还是把笔记本拿走吧，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如果未来几天内我们命大活了下来，并且在一切告一段落之后可以谈论这次探险，那么我还有所有人就都会想知道，马洛里和欧文去年到底有没有登顶珠峰。”

“给你，杰克，”理查说，“我来保存欧文的笔记本。你拿着相机。我敢打赌相机里面有曝光的底片，这可以解答马洛里和欧文去年是否登顶这事儿的所有疑问。”

“为什么是我？”我说。不知为什么，一想到要把马洛里的相机放在身上，我就感觉非常不安，仿佛那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因为你背的东西最少，还因为我觉得你会在这次珠峰攀登探险中活下来。”理查说。

事实上，我从没想过自己能登上珠峰28,000英尺高的东北山脊，但是，当初，我幻想着踏在上面的感觉时，总会想象我们三个人庄严地握手，或者像兄弟般的互相拍打着后背，或者只是从世界最高的地方看着这个世界。

结果，真的登上这道山脊后，我们早已累得筋疲力尽，动都不想动了。过了好一阵，让-克洛德踉踉跄跄地走到附近的岩石旁边，将他的氧气罩扯下来，吐得一塌糊涂。帕桑只是盯着南边，好像那儿有什么东西正等着他似的，我们开始休息了，将氧气罐开到2.2公升的最大流量，吸了更多的氧。我、理查，还有雷吉用望远镜往底下看去，想找到那几个正在苦苦寻找我们，要将我们除之后快的德国人。

“他们在那儿呢，”我指着那边说，“一共是五个人，刚刚朝黄色地带上面的冰缝出口爬，在我们六号营地西北300英尺远的地方。他们只要三十分钟就能到达我们所在的山脊。”

“看到了吗？”我问。

“是的。”

我甚至能看清楚那个领头的登山者了，从他登山的进度和简短停顿的时间判断，那人应该是五个人中最强壮的一个，他的胸前还斜挎着一把步枪。“你觉得那人是布鲁诺·西吉尔吗？”我问理查。

“我怎么知道，杰克？”理查没好气地说，“他们全都穿着白色的冬季作训服，戴着兜帽，护目镜下还系着白色的围巾，要么就是戴着面罩。这么远的距离，我怎能认出是不是西吉尔？”

“可是，你觉得会是他吗？”我说。

“应该是的。”理查说着将望远镜放了下来，那玩意儿在厚厚的皮带上晃荡着。“他是他们的头儿。也是最出色的登山者。他一心只想找出我们，然后将我们干掉。他登山的时候透着一股莫名的杀气。是的，我想应该就是他。”

“有些事情，我仍然不明白，理查，雷吉夫人。”让-克洛德说。他从瓶中喝了一小口水，漱了口，吐到雪地里。“科特·梅耶或者你的表弟珀西瓦尔到底从德国政府手里拿了什么东西，雷吉，以至于那些家伙疯了似的想拿回来。毕竟，现在英法两国跟德国的关系并没有闹僵。”

雷吉叹了口气。“珀西并非被派去了解现任德国政府的情况……”她说，“魏玛共和国羸弱不堪，缺乏决断力。而我和理查的共同朋友叫珀西瓦尔获得的是极右翼民族极端分子的信息。”

“现在，德国国内不是极左翼分子就是极右翼分子。”J.C.说。

“是的。”雷吉说，“但只有纳粹，也就是布鲁诺·西吉尔和他的朋友所代表的党派，才会在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里对英法两国带来极大的威胁。至少我们那个签过很多支票并喜欢黄金的朋友是这么认为的。”

“我讨厌你们说话这么神神叨叨。”我一边痛苦地咳嗽着一边生气地说，“那些间谍，即便他们站在我们这边，也都是为政府、特务机关工作的，而不是为哪个喜欢金子的人服务的。你们说的那个人到底是谁，他一个人怎么有能耐派遣间谍去德国。我们现在都快把命搭上了，当然有权知道这个英国间谍头子是谁。”

“这次他只是派遣英国的间谍去奥地利，”雷吉纠正道，“将来有一天，你没准会亲自见到这个人，杰克。到时候，我们再决定该怎么办。那些该死的畜.....那些德国人.....再过四十分钟左右就能上到东北山脊了，我们得赶紧做决定，否则我们很快又会进入步枪的射程范围了。”

除了呼呼的风声外，四周一片寂静。之前在峭壁和沟渠的时候，周围十分平静，但在东北山脊狭窄的小径上，狂风呼啸。雪花卷起的飞沫在离我们头顶不到1000英尺的山峰四处飞溅。现在，我们必须大声喊才能听见彼此说的话，可越是这么做，我本来绷得紧紧的喉咙就越痛。最后，我决定干脆闭嘴得了，让其他人去解决问题。其实，我压根儿就不在乎那个英国间谍头子是谁。事实上，布罗姆利和科特·梅耶的死就是拜他所赐，现在，正是因为他，我们很可能也会葬身于此。

在山脊线下方约100英尺的地方让-克洛德拍拍我的肩膀，说：“杰克，你仍然背着欧文先生的冰镐。”

是的。之前我们决定最好将桑迪·欧文的尸体留在原处，因为一年后，顶多两年，就会有别的英国珠峰探险队前来。如果我们把他埋了——而且如果我们这次探险出于神秘原因不能曝光，那他们就再也找不到他了。

理查就是这样推论的。但我还是茫然地拿着欧文那把手柄上有三个凹痕的冰镐，来到了第一台阶东侧的山脊线这儿，J.C.提醒我后，我将冰镐小心地放在一块大石头上，冰镐的金属尖头指着山下尸体所在的位置。这会儿，沟壑里的尸体自然看不见了，明年或者后年，英国登山者应该能找到那具尸体。

我又怎么会知道？下一支英国探险队直到1933年才再次攀登珠峰，而且找到了我留下的冰镐，却没有再往下行几百英尺去找欧文的尸体。

“我们必须从第一台阶爬上去，或者登上去。”理查说，“让第一台阶作为我们和德国人之间的屏障。你意下如何，杰克.....攀岩的任务就交给你了。你觉得该爬上去，还是横切绕过第一台阶的下面？如果攀登

的话，我们是从那些砾石爬上去，还是从康雄东壁附近、山脊左边的岩石上爬上去？”

我抖了抖身子，不再幻想。接着，我朝山脊南侧的边缘走了几步。我们早已习惯这样的攀爬方式，就像绕过北壁时我们做的那样，暴露的距离长达8000英尺，但在下面的时候，我们至少在面对垂直的峭壁之前，还能幻想山坡会逐渐平缓。但是在狭窄的东北山脊的南侧边缘，全是超过10,000英尺的垂直峭壁，下面便是如参差不齐的鲨鱼牙齿一样的康雄冰川。我们和冰川之间下面将近两英里处的峭壁上除了咆哮的大风外什么也没有。

“妈的。”我将身子从南侧边缘探出去的时候骂道。

“我完全同意。”让-克洛德说。他正站在我右肩处。这个时候我不希望他站在我后面，不小心推我一把。于是，我往后退去，抬头看着东北山脊第一台阶挡住我们去路的大石头，除了越来越大的风之外，四周一片沉寂，我考虑了很长一段时间。珠峰的上头涌起一团如同白帽一样的漩涡状卷云，似有不祥的预兆。

“如果我们按照当初马洛里和欧文采取的方式，自由攀登第一台阶。”我说，全然没想到我的声音听起来会如此权威，“我建议从靠近康雄东壁的左边上去。那边更容易攀爬，攀附点更多。但我们有不错的绳子，还有J.C.的祝玛装置。我觉得让我们中一个人把背包和氧气罐扔掉的话更容易攀爬，从那些更为粗糙的砾石上面爬到右边，然后上到顶端，在那里找个不错的保护点，一路将绳子固定，其余的人则可以借助祝玛装置攀爬。”

我相信理查一定会叫我攀爬，毕竟在他们当中我算是攀岩好手了，这也是他们带我来这里攀登世界之巅的原因。但他们不知道现在像是有一只爪子锋利的龙虾住在我的喉咙下部和上呼吸道一样，不时地动来动去。那玩意儿每次一动，几乎完全会阻断我的呼吸。

“我领着大伙爬过第一台阶，然后固定绳索。”理查立即说，“我们

还是让杰克留着气力攀爬第二台阶，那里才叫真正的攀岩。”

我没有争辩。这会儿，我们已经来到第一台阶下沿南侧那堆砾石所在的地方，正在固定绳索。理查将身上的背包拿了下来，脱掉手套。我突然说：“等等！我们不是要去第一台阶的北侧寻找布罗姆利勋爵的尸体吗？之前我们不是这样计划的吗？”

雷吉抓住我的上臂。“我们已经找过了，杰克。只不过找到了桑迪·欧文的尸体。如果搜遍所有的沟壑，得花上好几个钟头，甚至几天，你也看到了，他并没有挂在山脊的南侧。而且，我觉得嘉密说得对，不管他看到的那三个人——后来变成了一个——在第一台阶和第二台阶上面的蘑菇石之间出了什么状况，那里就是我们现在要找的地方。等我们通过这个第一台阶再说。”

“再说了，西吉尔和他的手下马上就要来了，我们不能再耽搁了。”理查说。

“可是……”我说，话没说完，我又咳嗽了好一阵。

雷吉将手放在我的后背上。“帕桑，”她冲那个一直没说话的夏尔巴人喊道，“我们的朋友咳嗽得非常厉害，你能给他一些药吗？”

“不能再吃可待因了，”帕桑医生说，“现在海拔这么高，那东西极易带来催眠作用。不过，如果你想吃药的话，我袋子里还有些古印度人的咳嗽药。”

“好的。”我说，伸出戴着手套的手，帕桑先是在他的背包里翻找了一会儿，又去翻了翻他的小医疗包。

帕桑将一小盒史密斯兄弟止咳糖放在我的手心里，那是种新型的薄荷糖，那时候这种药才问世两三年。

雷吉一边拴绳，一边回头看过来，她笑了笑，但我只管打开盒子，将三粒糖扔进嘴里。

“我准备攀登了。”理查说着系好绳子，又将更多的绳子卷在肩膀上，“谁来做保护点？”

“我来。”雷吉和J.C.同时说。两人都将绳子从肩膀上递了过来，让-克洛德将绳子绑在那块最窄的垂直砾石上。两人异口同声地喊道：“确保完成！”

理查将绑在他身上用作保护点的绳子抖松了，然后看了看极为陡峭的大砾石，开始攀爬起来，他身材瘦长，活像只大蜘蛛。他的姿势虽然不是很漂亮，但在攀爬的过程中，大多数时候都非常管用。他从一个手点爬到脚点，然后又攀住另一个危险的手点，身后不断放出绳子，他四肢展开，飞快地往上攀登着，只有在几乎没有摩擦力的垂直峭壁上，攀岩者才会这样展开四肢，紧贴在上面。

我转身拿起望远镜。德国人已经上到东北山脊了，在我们后面不到800英尺的地方，现在他们的高度已经跟我们齐平。我看着他们停顿了很久，想好好喘口气。接着，那个胸前斜挎着步枪的高个子领头者说了什么话，然后做了个手势，五个人艰难地往西，朝我们这边爬过来。

“快点儿！”我大声冲理查喊道。

即便有理查的固定绳索，但攀登第一台阶的过程也真是够累人的。在28,000英尺的上方，动一动都会耗费大量精力，但是，在我们横过山脊顶端时，终于不见了五个穷追不舍的德国登山者，我们总算长吁了一口气。我们刚将第一台阶上的固定绳索收回，卷好，雷吉已经把氧气罩扯了下来，继续往前走去，我甚至还没来得及透口气。

“当然，”她说，“如果真如嘉密所看到的那样，西吉尔真在东北山脊的这个地方撞见了珀西表弟和科特·梅耶，那也意味着西吉尔之前也登上过这么高的地方。他可能是登上珠峰最高纪录的保持者，而且尚在人世。因此，他可能知道如何更快地绕过第一台阶。”

“诺顿上校在攀登大深峡谷的时候到底爬上过多高的地方？”让-克洛德说，“我原以为只是跟我们现在所在的山脊齐平而已……也是28,000英尺高。”

“诺顿在28,126英尺高的地方，也就是大深峡谷的最高点折回来了。”理查说，“萨默维尔到达了28,000英尺的地方，也就位于泰迪·诺顿所在位置的后下方，只是横切了北壁，应该没有登上大深峡谷。”

“如果西吉尔和其他的德国人真知道有更快的方式可以绕过第一台

阶，这些登高纪录也就不算什么了。”我戴着面具气喘吁吁地说。

理查没有理会我的回答，只是指着大雪覆盖、岩石嶙峋的北壁。大深峡谷看起来就像黑色崖壁上一道垂直的白色伤疤。“诺顿和萨默维尔之前上到了那里，也就是我们西侧几百码的地方，几乎上到山峰正下方才折回来的。如果我们继续沿这边的山脊往上爬，上到第二台阶的下面，就能打破诺顿的记录。”

“那里离山峰仅有700英尺的距离。”理查气喘吁吁地说，他的话几乎淹没在越来越大风里，大风令我们的身体往西侧倾斜着，我们衣服上但凡有点线头、布片什么的，都会像飓风中挂在晾衣绳上的衣服一样，随风狠劲儿地拍打。

“700英尺。”理查同意道，“但我们要从西侧登顶，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从这里爬上山脊估计需要三到五个小时。快点儿。我看到那块蘑菇石了，你们看到了吗？”

我们往大风和飞雪中望去，尽管我们脸上几乎遮得严严实实的，但大雪打在脸上暴露的部分仍然生痛。就在我们走到第一台阶和更加险峻、更加恐怖的第二台阶的中间时，一块活像蘑菇一样的低矮砾石出现了。

“我们不能留在这里的山脊线上！”让-克洛德大声喊道，“这里太狭窄、太陡峭。而且风势也太大了。如果德国人已经越过或者绕过第一台阶，我们就完全暴露在他们步枪的射程范围内了。”

理查点点头，开始横切下到北壁上，试图找到脚点以及通往西侧的大致路线。到达这个位置后，我们分成了两组，理查、雷吉和帕桑拴在第一根绳子上。让-克洛德和我拴在了第二根绳子上。我们排成两个纵队，艰难横切往下之前，我大声冲雷吉喊道：“现在我们要怎样找布罗姆利的尸体？”

“尽量别摔下去就行。”她大声回应道，“至少我用望远镜看到蘑菇石上有块相对平整的地方。我们先到那里落脚，再寻找别的地方。如果

珀西和梅耶真是从东北山脊掉下去的，那他们掉下去的地方肯定是在那里。”

我们就是这样做的，落到山脊线下面，再寻找横切路线。一路都是剥落的岩石，北侧几码远的地方就是皑皑白雪，如同剃刀般锋利的山脊线下方非常恐怖。我能看到正下方的小点，那是下方约5000英尺北坳的帐篷，也就是说，我下面1英里多的地方完全是空的，尽管我不知道那些帐篷是我们的还是德国人的。但我确定，一旦拴在绳子上的我们掉下去，肯定会一路弹撞，被撕得粉碎，到时候我们碎裂的尸体肯定如雨点般落在三号营地东边的东绒布冰川上。

这时，我们五个人中有三个人将第一罐氧气罐用光了，不得不在不怎么安全的落脚点上停下来换阀门，然后互相帮助将空氧气罐从背包中拿出来，再由他人帮忙解开氧气罐的配件和管子，我们也没在意是否暴露在德国人的枪口下了。即使雷吉故意将她那个银色的氧气罐高高抛起，从崖壁扔了下去，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安全的。那玩意儿先是砸到了下面200英尺的地方，然后一路哐当从北壁蹦跳下去，消失在了我们的视线内。那个该死的氧气罐掉落的声音像是永远都不会消失似的。当时，我总觉得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有虐待倾向。

我和J.C.也将氧气罐扔了，但我有些不忍地看着我的那个氧气罐不停地往下掉，于是，我别过头去，看着白雪皑皑的崖壁，将戴着皮头盔的额头紧贴在冰冷的岩石上。我和让-克洛德互相帮助，将三瓶氧气罐中的第二瓶的流量设置成每分钟1.5公升的低速率，并确保氧气罩上的调节器是打开的。这段攀岩的过程中我需要氧气。我可不想犯傻，或者变得行动迟缓。我很想把氧气阀开到每分钟2.2公升的流量，但我知道，我必须省着点儿用才行。

这段横切攀岩过程之所以危险，是因为落脚点都是松松垮垮的，南侧山脊线下方一两百英尺的斜坡都是向下倾斜的石块，松散的碎石非常光滑，整个碎石斜坡看起来像是被经年累月的冻融分解而成的页岩一

样。砾石之间显然还有从没踏足过的雪，里面藏有深坑。雷吉称之为“老虎陷阱”，我想她在印度的十几年中，肯定没少射杀、诱捕过老虎。但我怀疑那些高贵的英国王公是否曾将老虎困在雪坑里。要是谁从齐胸高的雪坑里掉下去，同伴要想将他救出来估计得使出浑身解数才行，危险自不必多说。

理查一直都用他那把长冰镐开路，避开那些雪坑，他还会用那把冰镐为我们指出雪坑或者特别光滑的地方。到目前为止，我们既没有掉进雪坑，也没有从崖壁上掉下去。

但接下来我们来到了一个死胡同。

*

“妈的。”我听到在我前面40英尺远的理查轻轻骂道。跟这里其他所有东西一样，他说出来的话也被风从西吹往了东边。

挡住我们去路的并非砾石，而是一块又长又光滑的花岗岩，那块花岗岩从我们上方剃刀一样的山脊延伸至我们攀爬路线下方20英尺的地方。但我立即发现，我们既没办法从障碍物的下面过去，也没办法从上面过去，当然也没办法绕过去。这块光滑的花岗岩往上形成了一个险峻的刃岭，绕过这块致命的花岗岩，那个成锯齿状的尖峰就是北部山脊了。今天，谁也没办法自由攀登上去，至少，从北壁的这个地方没办法上去。

我们在山脊下沿采取的横切路线，通常都能完美地解决绕过这块光滑的花岗岩的问题，但完美的解决方案通常意味着实施难度大，这次确实不好办了。

倘若是阿尔卑斯山，登山者会采取盲攀的方式，那里可比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低20,000英尺。登山者绕过光滑的石块时，只能寄希望于将四肢展开，紧贴在岩壁上，保持三到四秒的时间不会掉落下去，他需要几秒钟的时间让脚踩到另一边，因为该死的岩石是弯曲的，登山者自然看不到另一面，所以，他只能祈祷另一边会有手点或者脚点。有时候的

确会有。但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从每年阿尔卑斯山登山者的死亡人数就可以判断。

在阿尔卑斯山采取这种听天由命的登山方式虽然危险，但如果登山拍档有牢靠的保护点，即便掉下去也不怕。

但我们五个人在这个陡峭、光滑的横坡上，压根儿就没有靠谱的保护点。我们四个人倒可以充当理查的保护点（当然，我们这几个人中，只要谁傻得可以，都可以试试这种盲攀），一旦掉下去，意味着五个人全都会从北壁掉下去。我们的脚下和头顶倒有几块粗短的突出岩石，但所有的石头都不够大、不够坚固，没办法将绳子绑在上面，就连理查的奇迹绳也不行，那些拟作保护点的岩石十分锋利，绳子绑在上面后极有可能断裂。

“好吧，”我在后面大声喊道，“接下来怎么办？是不是要回到第一台阶，先想一会儿？要么朝那些德国人扔石头？”

“我们绝对不能回去。”理查大声说。

他解开跟雷吉和帕桑绑在一起的绳子，脱掉沙克尔顿的滑雪衫和芬奇羽绒服，再将沙克尔顿的外套重新穿上。又将那件羽绒服和两层内里的手套塞进背包里，然后将背包拿了下来，小心递给雷吉，让她将背包垫在她的身体和崖壁之间。接着，他低头看了看那条羽绒裤和硬挺的登山靴，我知道他还想把那双12爪冰爪脱掉。不过，他最终还是没有脱。

接着，他将登山绳拿了出来，系在腰间。我以为只有我和J.C.发现他使用的结只是看起来像一个简单的死结而已，其实那是个活结，很显然，一旦理查掉下去，结就会自行打开，绳子不会有任何张力，也不会拉动保护者。我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做，所以我什么也没说。让-克洛德也没有说话。也许直到那一刻我才意识到理查·迪肯是多么勇敢。

雷吉大声喊道。“不要！让我们为你做保护吧！求你了，理查！”

理查甚至都没看她。“我系的这根绳子不需要任何保护。”他说，早已盯着那块光滑的大石头，他将采取盲攀的方式跨过去。我感觉他将动

作在心里过了一遍，在短短的几秒钟内脑中思索着身体该如何应对。

“好了。”他说，接着便将右腿尽量伸长，跳到与临近石柱相连的光滑石头上。

他立即开始滑落，他并没有本能地去寻找着手点，当然找也没用，而是张开手掌。羊毛手套紧贴石头，他的滑雪衫、肚皮、腹股沟、气球布裤子紧紧贴在光滑的岩壁上。接下来他滑行的速度慢了下来，然后几乎停了下来。现在，理查只是靠极微小的表面摩擦力才能靠在岩壁上。从我自己的经验判断，这样的摩擦力根本没办法阻止他下滑、跌落。

他在往下掉！先是胆战心惊地朝下面的悬壁滑落，然后慢慢地停了下来，接着又不可阻挡地再次滑落。

理查没有等待。摩擦力和速度是他唯一的武器，其中速度更为关键。他在滑行的时候拼命往右边爬去，仍然伸展四肢趴在岩壁上，手掌、面颊、肚子、大腿、冰爪紧紧地刮擦着岩石，对抗着他那疲劳的身体施加的压力。在他往远端7英尺高的拱形石柱滑去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离开了石头另一边的突出部分，像是确定那边有壁架、脚点，或者手点在等他一样。

当然，他采取盲攀的方式绕过石柱时，这些东西他统统都看不见。也许那边压根儿又是一块没有任何攀附点的光滑石柱。

理查不见了，过了许久，一点儿动静都没。但那根绳子并没有伸出去，那个他绑在身上、毫无作用的假结也没有解开。至少现在还没有解开。最重要的是，我们并没有听到他从8000英尺高的地方掉下去时发出的惨叫声。

我发现自己居然在想，理查掉下去的时候是否会惨叫。

良久，石柱的另一侧传来了一个沉稳的声音。“这边有块凸出的壁架，正好可以将保护绳系在岩石上。我觉得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往蘑菇石爬了。”

我们全都长吁了一口气，但是谁也没说话。我的脑子早已疲惫不

堪，现在我脑海里只想着一个问题，到时候我们下去的时候可怎么办？在这样的情况下，登山者通常会使用一根或者多根固定绳索。如果是携带金属攀登器材的德国登山者，他也许能找到狭小的裂缝，将岩钉打进去作脚点。

但我们不能在这里留下固定绳索。这只会帮助追赶我们的人。（我坦白，当时我想——更多是希望，也许有一两个德国人，甚至所有的德国人都会从这个险要的地方掉下去摔死。）

但显然不会是这样的情况，如果雷吉的夏尔巴人朋友嘉密没有撒谎，那个德国登山好手布鲁诺·西吉尔早就解决了这个难题。

“现在由我来做保护点吧。”理查的声音从看不见的石柱那边传来。我和雷吉当然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我想雷吉也应该明白。意味着如果有人滑落的话，理查已经站稳，完全可以抓住绳子，我们剩下几个人就可以不用做保护点，从而免遭被拽下去的厄运了。

雷吉的靴子倒也往下滑了，但她还是爬了过去，跟理查相连的保护绳绷得紧紧的，他几乎是将她从岩石那头拖过去的，她终于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跟他站在了壁架上。帕桑过去的时候就像一只四平八稳的大蜘蛛一样。让-克洛德则是完全凭借速度和岩壁上的摩擦力攀爬过去的。尽管我咳嗽得非常厉害，但自然也爬了过去。

这样，我们再次一同站在了另一边真正的壁架上，我看见了理查之前冲我们喊的那条通往上面悬壁的小路。

“你觉得那条小路能接上壁架跟蘑菇石相连的宽阔部分吗？”雷吉问道。

“没问题。”理查回答得很干脆。接下来，我们第一次用绳子绑在了一起。理查这次打了一个结实的单环八字结，我们开始往东北山脊上方攀登。我们一个一个踢着冰爪往上攀登，上到了狭窄的山脊线上。

太阳已经过了最高点。风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冷。珠峰上面那顶像透镜状的帽子一样的云变成了一大团灰色，倾斜压在山顶上，让我想起

了桑迪·欧文尸体那顶歪歪斜斜的破羊毛帽。

即使站在那块奇怪的蘑菇形状的扁平大石头上，我们也无暇庆祝。我知道这种头重脚轻的大石柱是因为风化和地壳形成的，这玩意儿实际上应该叫石脊。但我们对岩石的形成可没有多大兴趣，在极为陡峭、光滑的板岩和砾石上攀爬了数英里后，虽然蘑菇石上面白雪皑皑，但相对扁平，大约有8英尺宽、12英尺长，对我们来说，看起来就像一个又大又平、十分安全的橄榄球场。

“这个地方最适合扎营了。”理查说。

“你在开玩笑吧。”我边咳嗽边说，每次咳嗽的时候我都会取下氧气罩，“我们现在可是在28,000英尺的高度。”我们的心脏估计都肿了，肌肉也不听使唤了，肾脏、肚子，以及别的器官的功能估摸着也不正常了。现在，我们的血液肯定非常稠密，估计都快产生大量血栓了。我们的红细胞没有了需要的氧气，大脑也处于缺氧状态，就跟油箱里只剩下几滴汽油残渣的汽车一样。我们即将患上低体温症了，这种病除了会昏睡过去、冻死之外，还有许多可怕症状，其中最突出的是剧烈颤抖，即使挨冻的时候也会将自己的衣服扯掉。现在，我们往南侧走几英寸就会从9000英尺高的地方掉下去，往北侧走几英尺，则会从10,000英尺高的地方坠落。

但此刻我们非常开心。这会儿，我们并没有瞧见那几个全副武装的德国人，而且我们暂时实现了目标。

也许理查说得对。这个地方的确适合建立七号营地，有了氧气罐，特别是雷吉那个坚实的防风大帐篷，我们可以相对安稳地睡一觉了，还可以早早地将威尔士矿灯打开，睡上两到两个半小时，再去攀登世界之巅。

当然啦，除非晚上起风。或者德国人朝我们开枪，或者我们先被冻死。

但我们已经顾不上这么多了，全都躺在蘑菇石北侧这个上面覆盖着

雪的坚实小平台上，我们将氧气罐的流量调高，吸了五分钟，然后通过厚厚的护目镜，眼神呆滞地看着四周。只有雷吉没有闲着，不过她接下来做的事情完全出乎我的意外。

平台的北缘有块突出的小岩石，跟一个雪檐相连，而那个雪檐的形成即便没有几十年也有几年了。即便处于昏昏沉沉的状态中，我们也都知这个飞檐并不牢固，无论是谁一脚踏上去，都会垂直掉入山脊南边的康雄冰川上。

但雷吉匍匐着朝大石头的边缘和危险的雪檐爬去。

J.C.最先意识到我们的这个女性登山拍档即将送命。他扯下氧气罩，大声喊道：“雷吉，不要！你在干什么？停下来！”

她回头看了我们一眼。扯掉护目镜，我并没有在她的眼睛里看到疯狂的眼神。当然，低体温症患者在临死之前从来都不会看起来疯疯癫癫的。

“看到飞檐上那块缺口了吗？”她问。声音听起来有些兴奋，像是喘不过气来似的，但她的语气并没有表现得有多不理智。

我们往那边望去，的确看到了，就在那块足以让她送命的岩石跳板左侧6英尺远的地方。

“那又怎样？”我说，“快回来，雷吉，求你了。快爬回来。”

“哦，闭嘴，杰克。”她在大风发出的呼啸声和低吼声中说。接着，她指了指那块受风化影响而悬空的雪檐，上面有一块约5英尺见方的缺口。

“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大约一年前说可能有人从这里掉下去。”帕桑用他牛津剑桥毕业生特有的欢快声音说。

“如果是一年前掉下去的，”我说，这会儿，我的咳嗽又加重了，“那个雪檐也应该冻在一起了吧。”

“那不一定。”理查说，“去吧，雷吉。小心点儿。”

她往前挪动着，爬上那个突出的小岩石，要是我，肯定不相信那块

突出的小悬壁能支撑我身体的重量。接着，她将挂在背上的望远镜拉了下来。来回擦了两下镜片，低头看着下面，突然僵住了。

“他们在那儿。”她说。

“谁？”我大声喊道。第一想法就是德国人已经偷偷从山脊线南侧爬了上来。

“梅耶和珀西瓦尔表弟。”雷吉说，语气十分淡然。

“用这种望远镜你看不到冰川下那么远的地方吧。”让-克洛德说。

雷吉叹了口气，摇摇头，在呼呼作响的风中喊道，“他们并没有掉到那么远，两人仍被绳子拴在一起。而那条绳子挂在了山脊下方100英尺左右的一块突出的峭壁上。梅耶的尸体头朝下挂在峭壁的左侧，而珀西的尸体则面对风向，头朝上，挂在峭壁的西侧。”

“他们两人从这么高的地方掉下去，马洛里的晾衣绳又挂在了锋利的岩石上，整整过了一年时间，绳子为什么没有断？”让-克洛德小声说。

雷吉并没有在大风中听到他的声音，但理查听见了。“谁知道呢？”他说。接着他又用能让我们所有人都听见的声音大声喊道：“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想办法在那根旧绳子断裂之前，把两具尸体拉上来。”

我以为德国人拿着枪追在我们屁股后面上来了，他们到达第一台阶了吗？他们也用盲攀的方式翻过那块花岗岩了吗？不管什么情况，他们肯定就在我们后面，理查说布鲁诺·西吉尔绝不会善罢甘休的。那个纳粹粹手里还有一把鲁格尔手枪和理查的狙击步枪。其他手持武器的法西斯也跟他一起爬了上来。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还是不要提德国人了，也不要去想他们了。

“解开绳子。”理查说，“雷吉，你待着别动。我们来帮你。必须有人下去将绳子绕到那两具尸体上。”

“我去。”J.C.立即自告奋勇地说，“我体重最轻。”

理查点点头。

我想，感谢老天幸亏不是我，然后立即感觉羞愧难当。

理查和帕桑站在那儿，我和J.C.趴在壁架上，匍匐着朝雷吉和东北山脊北侧的边缘爬去。

将绳子拴在两具尸体拉上来有些复杂，至少对于身处28,000英尺高的地方，脑袋昏昏沉沉的我们来说有些棘手。

我们首先将四根绳子绑在了蘑菇石的石柱上，石柱的“杆”看起来足够坚固，即使绑几架大钢琴在上面也没有问题。在帕桑和理查的帮助下，其中一根绳子用登山扣绑在雷吉腰间的保护绳上。但是，看着她躺在那块细长的岩石上，头和肩膀下垂得非常厉害，这一幕仍然让人胆战心惊。

保护绳系在石柱上，两把冰镐则放插在飞檐边缘，防止绳子绷进边缘的冰雪里，帕桑拖着两根打好套索、已经绑好的绳子，我和理查则把让-克洛德从高高的壁架边缘慢慢放了下去。雷吉则充当我们的眼睛。

“好了……慢点儿……很好……很好……慢点儿……很好……他现在在石脊和两具尸体上面15英尺的地方……很好……慢点儿……停……再往下一点儿……好了！”

我很高兴不用看我的那位法国朋友在离我们十层楼高的下面那块像被蛀成木糠一样的石脊旁边晃荡，石脊上还挂着一根八分之三英寸粗、磨损严重的旧绳子，而绑着那两具尸体的棉绳也已经腐烂，在风化

的作用下慢慢扭曲了。

“他示意先绑珀西瓦尔，”雷吉说，“他需要我们将绳子放松6英尺，而且还需要一根绳子。”

帕桑快活地走到雷吉旁边的石脊边缘，放下那根用来绑尸体的绳子。接着，他冷静地走到我身边，将绳子递给我。按照计划，理查应该继续为J.C.做保护，而一旦J.C.将旧绳子割断，我就得将布罗姆利的尸体拉上来，一旦绳子系牢，帕桑则要拉梅耶的尸体。当然，前提是不能出现任何差池。

但让-克洛德首先得将两根额外的绳子绑在尸体的头和肩膀上，打上结，紧紧地系在他们的胳膊下面。

“让-克洛德将脚放在石脊上，几乎呈水平方向探出身子，正在拉珀西的尸体。”雷吉报告道。

即便光是听到这样的描述也让我点儿反胃。在这次探险中，我们学会了信任理查的奇迹绳，绳子大多是用在J.C.的自行车滑轮装置上拉那些重物，从来没有断裂过，但谁也没有像J.C.现在这样，性命全部系于这根绳子。包括雷吉在内的四位登山者（不过，并不包括帕桑，因为他的登山技巧似乎是与生俱来的）都曾见识过不少绳子因为拉拽重物，或者掉落带来的压力而被断的情形，比如拴在马洛里和欧文身上的绳子。

“放低点儿……”雷吉说，这话是对我说的，因为我在理查的右边，正在往下放帕桑给我的绳子，我先放下去100英尺的距离，绳子的一端预先做了个套索。“好了，他拿到了……再放下四到五英尺的距离，杰克……好了，他将绳子套在了珀西的胳膊下面……珀西的胳膊现在不会动了。”

“是死后僵直造成的吗？”我拿着第二根长绳，小声问站在附近的帕桑。

“不是，尸体已经超过一年了。”帕桑说得很小声，雷吉在大风中自然听不见他的说话，“布罗姆利冻了这么久，身体早就变僵硬了。”

“好吧。”我说，感觉我这问题问得实在愚蠢。

“他已经将绳子套在尸体上了，但很难将活结拉紧。”雷吉说。

我用眼角的余光瞟了瞟，发现理查的脸上渗出了汗珠。他用来保护让-克洛德的绳子系在了蘑菇石上，但理查用肩膀，现在又用腰承受着所有的重量。他的手套除了最里面一层的薄丝外，全都脱落了，我看到血已经浸透了那层薄丝。

我承认我有些紧张。不是有个词叫“死沉”吗，现在，我们真在拉一个死人，这个词还真应景。感觉世界上似乎都没有这么沉的东西了。

“好了，杰克……他将珀西的尸体绑好了……”雷吉说。

我开始拉绳子，但雷吉大声喊道：“停！”

我忘记J.C.还得将那根绑在尸体上、悬挂了差不多一年的旧绳子割断。

“让-克洛德的脚已经离开石脊了。”雷吉说，“他整个人荡了出去，想将靴子重新放到岩石上。”

我闭上眼睛，试图想象身体被一根绳子绑着，被一个人拉着，在这么高的地方自由晃荡的感觉。

理查嘟囔了一声，我意识到这声嘟囔可能是拉保护绳勒的，不是对雷吉报告的反应。我开始拉绑着珀西尸体的绳子，让J.C.的双脚离开了石脊，拴在他身上的绳子一下绷紧了，紧紧地勒着理查的手、肩膀和腰。

“好了，他的靴子再次触到了岩石。”雷吉报告说。

汗从理查的须茬上直往下滴。我们很久都没吸氧了。现在，我们的背包全都靠在蘑菇石的南侧。

雷吉还没有叫帕桑上前，他便开始放下第三根带有套索的绳子，用来绑住科特·梅耶。绳子放出大约50英尺后，他匍匐在地，躲过我那根绷紧的绳子，然后又躲过理查放给了J.C.的绳子，这样一来，他就成了我们三个确保者中最左边的那个。

“再放一点儿.....再放一点儿.....现在慢点儿.....”雷吉喊道，“好了，他拿到了。再将绳子放松5英尺左右，帕桑。”

帕桑冷静地照做了。

“该死的.....”雷吉喊道，“现在他单脚放在石脊上也够不着梅耶。他必须将身子荡出去才能抓住他。”

“啊，天哪。”我小声说。这么小的地方，这么多绳子悬挂在下面，不出事才怪。

“你需要帮助吗？”我小声对理查说，他早已脱掉冰爪，正全力将鞋底抵在蘑菇石北侧5英尺宽的小石脊上。

他摇了摇头，豆大的汗珠被渐渐起势的大风吹向了西边。

“他荡出去了.....他又荡出去了.....还是没绑到。”雷吉报告道，“现在他几乎成水平方向蹬离了石脊，想要再次尝试。”

“天哪。”我再次小声感叹道，觉得这次真该祈祷了，我意识到，在用绳子降落，或者做保护点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慢慢相信了理查的奇迹绳，但是，如果让-克洛德还没有将绳套套在梅耶的尸体上，那根磨损了的旧绳子就断了的话，那理查做确保的绳子将绑着两个人的重量。即便绳子的一端拴在了蘑菇石上，我真的怀疑那根绳子是否能承受两个人的重量。

J.C.的保护绳从来没绷得这么紧过，那根绳子嵌入了飞檐边缘，紧绷着连接在两把冰镐上。我们将多根绳子绕过冰镐，系在别的保护点上，又在蘑菇石的石柱上绕了两根。

理查嘟囔着，用力拖着J.C.荡出去的身体。手套上的薄丝已经被鲜血染红了。

“梅耶的尸体翻转了过来。”雷吉报告道，“让-克洛德想将他绕到右侧，再往上拖。”

理查那根愚蠢的奇迹绳在这么大的张力下怎么会不断呢？我再次感到不解。好吧，等一两分钟再看看。与此同时，我站得稳稳的，但还没

开始用力往上拉拴着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的绳子，如果他还活着的话，现在估计成了莱克斯顿第九任侯爵了。

“他绑到梅耶了！”雷吉大声喊道，“他正套绳子在梅耶的胳膊下面。现在让-克洛德荡回到石脊上了。”

理查轻轻地嘟囔着。那根混合绳拴得紧紧的，看起来他正紧绷着身子，弓着背，那双沾满血的手像是正试图将一条巨大的枪鱼钓上来似的。

“杰克，帕桑，准备好，”雷吉大声喊道，“让-克洛德现在正准备割断那根旧绳子。他已经将那把小折刀打开了。”

我找了一块低矮的砾石，将靴子抵在上面，我一直都穿着冰爪，因为我不知道到时候是否能够再熟练地绑上去，这会儿，我身子后仰，使出吃奶的力往后拉，尸体慢慢地上来了。

绳子越绷越紧……但并不用怎么使力，几乎感觉不到重量。难道乌鸦将布罗姆利勋爵的尸体掏空了，它们不是也将乔治·马洛里那具可怜的尸体的腹腔也吃光了？天哪，看在雷吉的份上，我真希望不是这样的情况。

“拉！”雷吉大声喊道，这还用你说，我心里想，因为我和帕桑正双手交互，往上拉绳子上拴着的尸体。只有理查仍然被动地拉动紧绷的绳索保护绳。我们决定，等J.C.上到我们拉尸体的山崖那儿，我们再拉他上来，一方面是防止多条绳子失控乱荡，另一方面也是怕J.C.和他的确保绳被自由下落的尸体带下去。

布罗姆利的尸体终于上了飞檐，当然，现在他的尸体正挂在冰雪悬壁下面。

“稍微等一下。”雷吉说，现在，她身体的大部分重量都压在那块风化的飞檐上，飞檐已经断裂过一次，看起来相当危险，只见她挥舞着那把长柄冰镐，那情形活像船长的妻子正用鱼叉在船底叉一条大鱼。

她钩住绳子，珀西的头和肩膀终于映入了我们的眼帘，我使出吃奶

的力气用力拉着。

“回到岩石那儿！”理查咆哮道，我意识到他这话是说给雷吉听的。她照做了，不紧不慢地往后面退去。

现在帕桑准备拉梅耶的尸体了，他轻松地将尸体拉到了东北山脊上，那名德国人的头和肩膀往上滑动，穿过大约一年前他和珀西瓦尔掉下去砸出的月牙形洞口。我远远地看着这一幕——因为那一刻，我所有的感官印象似乎都来自遥远的地方，那条让-克洛德几分钟前从中间割断的旧绳子早已磨损不堪，有好几节仍然挂在两具尸体上。

尸体拴牢后，我们尽量拖着它们往蘑菇石上面拉过来，同时也给我们自己留了一定的空间。我和帕桑扔掉保护绳，帮理查拉绳子。雷吉还留在石脊上，她的头和肩膀比之前悬挂得更远了。她冲下面的J.C.做了个手势，我们准备要把他拉上来了。

我知道，奇迹绳的真正考验来了。我希望我们带来了足够的绳子，这样，就能将两根绳子绕在让-克洛德身上，但我们之前用那根200英尺的绳子绑那两具尸体了。

现在，我们必须慢慢将他拉上来，三个人的步调出奇的一致，看着脆弱的绳子蜿蜒绕过用做锚点，成水平方向放置的冰镐手柄。我们每次拉动的时候，雷吉都会告诉我们还剩多长的距离。

“40英尺.....30英尺.....25英尺.....让-克洛德的脚接触不到崖面，他又悬在了半空中.....”

我们从理查肩膀和手上的张力可以判断，他仍然承受着让-克洛德身体的主要重量。

“15英尺.....10英尺.....5英尺.....现在小心点儿！”雷吉不再给我们报距离了，而是俯身下去，抓住克洛德的外套，帮忙将他拉上来，我们终于可以看到他的肩膀了。我们三人再次拉着保护绳，他终于爬了上来，手和膝盖撑着飞檐，飞快地爬了过来。等到让-克洛德爬上山脊后，雷吉的身子几乎要往前掉下去，但帕桑伸出一只很大的右手，用力

拉她的保护绳，又将她拉回到了石脊上。她匍匐着朝我们爬过来。在我们收回所有的绳子，解开绳结，卷起来，安全地放在蘑菇石下面后，所有人都在尸体旁边蹲成了一个小圈子。

“这是我表弟珀西瓦尔。”我们听见雷吉在风中大声说。她将手套脱了下来，摸着胸前那件已经磨损不堪的沙克尔顿羊毛长袍。

尸体并没有发出腐臭味，两具尸体的手和脸都暴露在外，因为梅耶胸前的衣服撕裂了，所以，他的胸膛有部分也裸露了出来，在紫外线的照耀下，那部分肉几乎被漂成了白色，就跟马洛里后背的颜色一样，两具尸体的皮肤看起来稍微有些风干，他们的眼睛和面颊跟普通的尸体并无二致，都凹陷了下去，但身上的肉并没有被乌鸦吃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梅耶的左肩膀上有道弹痕，不过应该不是致命伤，但是我们将布罗姆利勋爵的尸体翻过来仔细检查后，并未在他身上发现伤口。

“珀西瓦尔不是德国人杀死的？”我说，沙哑的声音中透着疲惫，有些飘忽，显得很激动。

“是他们杀死的，我的朋友。”让-克洛德说，“但并不是用枪打死的，他们射中了梅耶先生，珀西勋爵要不跳下去，同样会被枪打中。”

“戴上手套，雷吉。”理查轻轻地说，我刚看到他将那副羊毛手套戴在了已经血肉模糊的丝绵手套上。

“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帕桑说，“我们可以帮你搜查布罗姆利勋爵的尸体。”

雷吉摇摇头。“不用了，帕桑。你能帮我检查下珀西的伤口吗？然后再分析梅耶的枪伤。你们其余人则帮忙搜查梅耶的衣服。”

“我们到底要找什么？”让-克洛德问道。

“具体是什么我也不知道。”雷吉说，“但那东西肯定很方便携带。梅耶可是拿着它走了大半个地球，先是从欧洲到了中东，又去了伊朗和中国。”

我们搜查尸体的时候动作很慢、很轻，虽然它们完全感觉不到受辱

或者受伤。也许是因为雷吉的动作很轻，我们只是学她的罢了。

尽管梅耶的尸体在珠峰悬挂了差不多一年，尸体已经风化，但我感觉他非常非常年轻。

“这个德国人多大了？”我并没有特意问谁。

“我想应该是十七岁吧。”雷吉说。她正全神贯注地搜查她表弟的口袋。

梅耶和布罗姆利身上都没有背包。我们将他们身上的外套、羊毛裤、诺福克夹克、背心里的口袋都搜遍了。梅耶那件夹克的左边口袋里有一叠用德语写的信——我甚至不认识信封上的德文活字——里面还有护照以及二十个盖了章的边境通行文件。

梅耶那件夹克衫的左边口袋里还有一大叠钞票。

“天哪！”我说，“是真钞吗？”

理查将钞票成扇形展开。那叠钞票仍然扎着带子，上面清楚地印着：伦敦国民地方银行有限公司。

“真有这么一家银行，是吧，理查？”

“应该是的。”理查说，“我也在那里存了一点点钱。”他开始数起了钞票，“一共是15,000英镑。”

“看来你的表弟是想花钱买情报。”J.C.对雷吉说。

她抬起头，不再看那些口袋了。“很有可能。他的情报就是这样来的，他跟一些愿意冒着自己和家人生命危险背叛奥地利或德国上司的人打交道。珀西倒是跟我提到了一些情况，通常是在吃饱喝足之后，他就会告诉我，间谍就是向那些不受待见的人买情报。”

“看来，”我指着我们仍在搜查的那具年轻人的尸体说，“这个奥地利人也是个不受待见的人。”

“应该不是。”雷吉说。她的话几乎淹没在从西边吹来的风中。“你们再看看他的护照，就能大致明白他的所作所为了，为了这份情报，他什么都豁出去了。”

我看着那个奥地利护照和上面的描述，但我并没有发现任何特别感兴趣的东西。姓名：科特·亚伯拉罕·梅耶。出生日期：1897年10月4日。职业：见习打字员。

“在这儿呢。”理查说，指着用德国活字标签写的宗教一栏，下面用工整的字体写着：希伯来人。

“他为你表弟充当间谍就因为自己是犹太人？”我问雷吉，但她没有回答。

她只是将那叠又厚又结实的马尼拉信封从她表弟尸体上那件夹克衫的胸袋里拿了出来。她做得很小心，还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以防大风把信封吹走了。

大信封里还有五个小信封。每个信封里面看起来都装着同样数量的照片，都是七张。我没看清楚那些照片，因为雷吉仍然弓着腰在翻看那个包裹，但我心里却在惦记着那15,000英镑的现钞，它们可比齐柏林伯爵设计的最新的军事飞艇的照片强得多。

“啊——”雷吉惊叹道，说话的感觉像是突然气短了，看来有重大发现，“你们想知道珀西和梅耶为什么会死吗，几位？”

除了帕桑以外，我们全都点点头。帕桑医生这会儿仍在忙着将梅耶尸体上的背心和衬衣割开，检查他锁骨下沿、肩膀上部的枪伤。

“小心点儿。”雷吉说，“一共有五套一模一样的照片，不过这套这片是有底片的。别让照片吹走了。”她将一叠照片交到理查手里，他看着七张照片，慢慢点点头，然后仔细将照片交到了让-克洛德手里。

跟理查毫无反应的表情不同，J.C.反应十分激烈，他的头猛地后仰，像是突然闻到了一股恶臭似的，一边伸长胳膊，将照片往前甩。“我的朋友，这……这……这也太恶心了。”

我紧张地从他的肩膀上望过去，但只是瞥见了黑色的背景下三个白色的影子。

“太恶心了。”J.C.难以置信地摇着头，再次小声说，“真他妈的恶

心！”

他转过头来，将照片交到我手上，我双手紧紧地抓住照片，大风呼啸，我低着头，看着那些照片。直到这个时候我才记得自己的雪地护目镜还没有取下来，我手忙脚乱地将护目镜取下，仔细看着七张黑白照片。

每张照片里都有一个皮肤苍白、身材十分消瘦的男人，年纪大约二十九或三十岁出头，而这个男人正跟四个年轻男子做爱，确切地说应该是四个男孩，最大的大概十三岁，最小的不会超过八九岁。照片拍得非常清晰，在漆黑背景下，照片中的裸露的肌肤很白，只是边角上有些朦胧的灰色。房间看起来像是欧洲廉价的旅馆，考虑到厚重的家具和暗色的墙壁，可能是在奥地利。摄像师肯定用了闪光灯，或者曝光的时间很长，因为在这组照片中，可以看到一扇窗户的百叶窗被拉了下来。每张照片的清晰度和景深近界线都表明照相机的档次很高。每张照片都是五乘七英寸，底片则放在包裹底下的纸套管里。

虽然一共只有七张照片，但上面的内容却差别很大。我承认，看着这些照片时，我的下巴都惊讶得掉了。我不止一次地仔细看这些照片，看到第一张照片时，我本该羞怯别过头去，但我忍不住想再看一眼，那种情形就跟若干年后，我驾车遇见严重的交通事故后，也会强迫自己再看一样。

那名成年男性非常瘦，看起来显然是因为营养不良所致，肋骨和髌骨高耸，有些疤痕清晰可辨，照片中的那人头发分向左边，看起来活像一名资本家，他油腻腻的短发显得十分干练，梳得一丝不苟，但在做爱的时候，照片中的头发有些凌乱。在唯一一张嘴唇没有因为激情而张开的照片中，显示那人的嘴唇很薄，表情格外严肃。

在一张照片中，那人在鸡奸最小的男孩的同时，嘴里还含着那个十三岁男孩僵硬的小阴茎。另一张照片中，一个不过十岁的男孩正帮那个成年男子手淫，而那名成年男子则在把玩两个小男孩的阴茎，而第四个

男孩，也是他们年纪中最大的那个，赤身裸体地站在那儿，表情呆滞，像是服用了毒品。

那个男孩的脸让我感到莫名的熟悉，我像是被电击了一样，他就是科特·梅耶！比他死在珠峰的时候也就小了四岁左右。

“啊……天哪。”我小声说。

有张照片几乎很难辨认，照片上的五个白色的消瘦身影全都卧躺在乱糟糟的席子上，恶心地首尾相连、寻欢作乐，让我这个无辜的美国新教徒不忍直视。唯一的一张可以看清楚的脸是那个成年人的。我盯着那张脸，试图不去理会照片中交媾、抚摸的场景，总觉得我以前见过他似的。我肯定见过一次。慕尼黑啤酒馆的海报上有张照片。不知何故，照片上的那张脸年纪更大，也更丰满，纳粹海报上那人并非三十岁出头，而是三十五六岁了。但两张照片中的黝黑色眸子是一样的，同样蓄着查理·卓别林式的夸张胡子。那一刻，我居然不记得他的名字了。

我将照片放回信封里，抬头看着雷吉、J.C.和理查。“你表弟就是这个死的。”我气喘吁吁地对雷吉说，“我们的小命都差点儿丢了，就是为了获得这些淫秽的照片？”

“真恶心。”让-克洛德轻轻地说，避开了我的目光。

“恶心？”我大声喊道，“简直就是一群疯子！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将来也不想再看到。可是，如果真有哪个德国人跟街边的顽童做出这种离经叛道的事儿，谁会在意？谁他妈的会关心这种照片啊！”

“他不是德国人，”雷吉说，“他是奥地利人，虽然他在搬去德国的几年前才失去了奥地利国籍。你也知道，他是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袖，那是个非常危险的组织，杰克。”

“他不是坐在大牢吗？”我大声喊道，“去年十一月，我和理查在慕尼黑那个该死的啤酒馆就听说过这事了！”

“他十二月被释放了。”理查说，“当时我们在伦敦购买靴子和绳索。”

“我才不管他是不是社会主义者！”我大声喊道，一边愤怒地在蘑菇石上来回踱步，“谁在意那些该死的社会主义者呀，纽约就有好几千这样的成员，在我生活的波士顿可能也有好几百人。布罗姆利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我指了指脚边的尸体，注意到了“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式的胡须”，以及尸体的面颊和下巴上的黑色短须。有那么一刻我恶心得差点儿昏倒，我猛然记起人死后毛发是会继续生长的。

“……就是为了获得这个该死的社会主义者这些恶心的照片？”我有气无力地把这句话说完了。

“他不是社会主义者，杰克。”雷吉说，“他是纳粹。是纳粹分子。”她一边在背包里翻找着什么。

“那又怎样？”我不依不饶道，“就连我都知道德国的魏玛就有数百个这样政治狂热分子。就连我这样的人都知道，我可是连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几乎分不清。我们差点儿登上珠峰峰顶，我们这么辛苦才爬上来，结果居然……我们历尽千辛万苦，结果却只是为了获得一个恶心的鸡奸者及其受害者的照片。天哪，你们看看，其中一个受害者，房间里的其中一个孩子，居然是小科特·梅耶。他居然将这种垃圾卖给你的表弟珀西！”我简直气坏了，两根手指将照片夹在风中，说：“我要把这种垃圾扔了。”

“杰克！”雷吉生气地说。

我低头看着她。她居然双手举着那把12毫米口径的信号枪，正对着我惊得目瞪口呆的脸。

“如果你胆敢把照片扔了。”她平静地说，“我就用这把信号枪打死你，我对天发誓我一定会的。我爱你，杰克。我们所有人都爱你。把照片还给我，否则我一枪打爆你的脸。你知道我会的。在冰川上的时候，我就用这玩意儿干掉过德国人。”

那一瞬间，我知道她说的是真话，知道她爱我，是那种姐弟之间的爱，唉，（也许把我当成了她死去的表弟）我也知道如果我把照片扔

了，她立马就会开枪。接着，我记起了红色信号弹射中卡尔·巴赫纳张开的嘴中的情形，他眼睛里的液体就跟融化的蜡一样流到了面颊上。

我仔细将信封里的照片和底片交还给了雷吉。

“我好奇的是，”理查用平日里谈话的语气说，好像刚才我们之间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照片到底是谁拍的。不是……布罗姆利吧？”

“不是。”雷吉说。她的声音突然变得极其疲惫，“不过，珀西瓦尔会经常装扮成放荡的亲奥、亲德英国逃亡者出入这种场所。拍摄照片的是科特·梅耶。他有一个非常巧妙的小照相机，那玩意儿具有延时功能。珀西给他就是为了让拍这些照片。”

我们所有人都将目光聚焦在这具奥地利人的尸体上。他是那样的年轻。我第一次发现梅耶的鼻子下有一道姜黄色的印记，很显然，这个小伙子即将长出胡须了。

“梅耶也是间谍？”我说，也没期望谁会告诉我答案。

“是的。”雷吉说，“科特·梅耶也是犹太人。”她说，好像这就把一切给说通了。

那一刻，我以为她的意思是说，犹太人自然比其他人贪婪，为了钱，什么都愿意做，当然，在哈佛上学的时候，或者在波士顿生活的时候，我从没跟犹太人打过交道，然后我记起纳粹好像非常不待见犹太人，特别是德国或者奥地利的犹太人。但这个叫希特勒的混蛋却跟一群犹太男孩发生性行为，除了那名成年的纳粹外，照片中的所有人都割了包皮。这说不通啊。一切都是那样……淫秽不堪。但我只是摇了摇头。

“在跟我表弟珀西瓦尔共事的人中，科特·梅耶算得上最勇敢的人。”她说，“珀西跟许多勇敢的人一起并肩作战过，大多数人正是因为他们的勇敢，最终都牺牲了。”

我对这番言论没有发表任何看法。

“在这儿。”雷吉说，她已经将那把刚才威胁杀死我的卫瑞信号枪放了下来，继续在她表弟的尸体上搜寻着。

她拿出一块折好的绿色丝绸布，我的第一个想法觉得那应该是一块上好的手绢，跟乔治·马洛里尸体上的那块极为相像，但是，等雷吉将它打开后，却是一块3英尺宽、4英尺长的旗子，上面绣着一只狮鹫跟老鹰为了争夺一根中世纪的金色长矛厮杀的图案。

我见过这面旗子，不过我见过的那面旗子更大，我们去拜见布罗姆利夫人的时候，曾见过这面旗子在布罗姆府邸飘扬。

“你的表弟真的认为他和……这个男孩……能登上珠峰吗？”理查问道。

“很显然，他们唯一的机会就是不停地往高处爬，逃离追赶他们的纳粹。”雷吉说，她的声音仍然相当尖锐，“有了马洛里和欧文探险队的固定绳索和营地，他们当然有机会。但没想到那些德国人也是登山好手，但珀西还是使出了浑身解数，要是不被西吉尔追上，他们可能从马洛里和欧文的最高营地登上珠峰，不过，珀西的目的并不在于此，他们登山只是为了逃离德国人。”她将那面折好的旗子放在衣服里层，“现在我要登上顶峰，帮他完成这个愿望。”

“如果我们还不快点儿的话，什么都来不及了。”让-克洛德在呼啸的大风中喊道。

就在我们只顾看那些淫秽的照片、聊天，发生了内斗的时候，J.C. 早从背包里拿出了望远镜，走到东北山脊被大雪覆盖、凶险异常的南侧，往下监视我们来时的路。

“德国佬刚刚从花岗岩那边过来了。”他冲我们喊道，“只要三十分钟，或者用不到三十分钟他们就能上到这里了，得看西吉尔先生的登山技巧。我们应该当机立断，赶紧离开这里。”

“去哪儿？”我猛地咳嗽了一阵后说。我知道我必须下山，下到空气不那么稀薄的地方，这样，即使我的喉咙里卡着龙虾壳和咔嗒作响的爪子，我也能够呼吸了。

理查转过头来，看着右上方向，然后又往上面，也就是离我们不到

100米的第二台阶看了看，看似不可征服的第二台阶赫然耸立出现在我们上方。离第二台阶不远的地方——或者至少看起来不那么远的地方大风呼啸，珠峰的峰顶正吐出一道20英里长的溅沫，像是拖着一道长长的尾巴。

第一和第二台阶之间的后半段距离和前半段距离一样，异常凶险，充满不确定性。

山脊线上有一大片锋利岩石，朝天竖立，滑溜溜的，山脊上还覆盖着冰雪，因此极难攀爬。我们所有人用一根绳索拴系在一起，理查处于领头位置，在那道狂风肆虐的山脊下方10英尺位置，他在冰雪上开路，而这道山脊则在东绒布冰川这一面的北壁和大深峡谷上方。周围越来越光秃，无遮无掩，以至于理查每走一步，雪就会滑下来，在他脚下堆积几英寸甚至几英尺高，然后形成一个并不稳固的平台，刚刚好可以防止他滑倒，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我们其余四个人都没有很好的保护位置。

我们没有回头看那五个德国人，不过我们可以感到他们就在我们身后不远处。在我们几个人为珀西和梅耶先生准备葬礼的时候，J.C.用望远镜看到的最后情况是那队德国人的领头登山者——我们依旧认为此人就是布鲁诺·西吉尔——已经绕过了那块花岗岩，此刻正在为他的四个登山同伙搭建固定绳索。显然，在那五个德国人之中，西吉尔是最强壮的一个，我们很高兴，其他几个人稍稍拖慢了他的速度。

可这还不够。

然后让-克洛德回到了我们当中，我们在梅耶和布罗姆利勋爵的尸体边上待了一会儿。

雷吉说了一小段祈祷文，我非常惊讶地看到理查和她一起念念有词。数年之后，我见识过英国国教式的葬礼和葬礼祷告，并且意识到雷吉经仔细推敲后对祈祷文做了一些改动，可是很显然，理查在战场上给死去的战友念过无数次这些祈祷文，所以他可以跟得上她，一起念那些加以省略和改动后的祷文。尸体躺在那道悬崖北部边缘上方的一道短岩石斜坡上，我们和两具尸体一起坐在那里，祷文听上去倒是很舒服，不过我觉得稍微有点儿长，毕竟德国人正在我们后面攀登北壁。雷吉拿出了她的一块金绿色丝绸手帕，这手帕要比珀西瓦尔携带的那面旗子小，上面还有布罗姆利家族的族徽，她把它盖在她表弟的脸上，然后系好。理查则从衣兜里拿出一块干净的白手帕，盖在科特·梅耶的脸上。

雷吉垂着头，护目镜依然罩在眼睛上，然后开始吟咏起来：

我将举目仰望群山；那里会给予我救助。耶和华，天与地的缔造者，也会给我帮助。

他不会允许你移动脚步；他会保护你，不让你睡着。

看啊，他保护这座高山世界的荣耀，使之休眠或沉睡。

耶和华本人就是你的守护神；耶和华是你的高台，搀扶你的右手；以至白天烈日不会灼伤你，夜里月亮不会照耀你。

耶和华会保护你不受所有魔鬼侵犯；是的，他甚至会守护你的灵魂。

你出你入，耶和华必会保护你，从这一刻直到永恒。

因此，我们把死去兄弟的灵魂托付给万能的上帝，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和科特·梅耶是我们连在一条绳索上共同攀登高山的兄弟，我们把他们的尸体交付给大地、空气和寒冰；珀西瓦尔笃信救世主耶稣基督，科特·梅耶敬爱我主耶和华，所以我们坚信，他们会复活得享永生，大

地、海洋和高山放弃他们的尸身之际，带着荣耀的威严，基督和耶和華將會到來，評判這個世界。

我們沒有帶什麼到世界上，同樣也不能帶走什麼。耶和華賞賜，耶和華收回；願上主的聖名受贊頌。阿門。

“阿門。”我們其餘人都說，然後讓-克洛德、帕桑和我推動他們兩個穿著登山靴的腳，一直把他們推下石脊的邊緣，隨後他們的尸身旋轉著靜靜地滾了下去，掉到了差不多兩英里之下的康雄冰川，尸体被摔得支離破碎。我們誰都沒去看尸体墜落的过程，而是立刻著手重新打包我們的背包，我看到雷吉把裝有她那份照片的信封放进了她里面夾克的口袋里，我則把我的照片放在背包背面的一个安全位置，然後我們找回了破冰斧，開始向著第二台阶艰苦跋涉。

我們在蘑菇石的東側避風面坐了片刻，感覺陽光暖暖的，可是，我們剛一從山脊線下來，開始採用橫切攀登方式前往北壁，從數英里垂直冰雪山壁上吹過來的風就越來越大，把我們身上的暖意吹得一點兒不剩。我們不能停下來，否則就會被凍死。

*

在折回第二台阶腳下的山脊線之前，我們沒有一個人說話。就算不知道好鬥的德國人很快就會從我們後面突然冒出來，也不知道我們是否在步槍的射程範圍內，眼前的情形依然十分可怕。

“如果你能帶我們爬上那里，傑克，”理查把氧氣罩拉下後說，“不是如果，我是說等你帶我們登上那里了，就會發現第二台阶的頂端雖然平坦却佈滿砾石，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非常完美的防禦陣地，即便對只裝備衛瑞信號槍的我們也是一樣。”

我抬頭望著那道陡峭的雪坡，只見雪坡向上延伸到一堆不可能攀登的岩石，而盡頭則是一面近乎垂直的岩壁。趕快和理查說說吧，你的喉嚨里像是堵了塊東西，你呼吸困難，我大腦中殘存的那點兒理智堅持

着。然后他就会承担起责任，亲自去自由攀登这该死的第二台阶。或者叫让-克洛德去也行。见鬼，杰克·佩里，现在就连雷吉和帕桑都比你善于攀登岩石。

我说：“是啊，那上面就是名副其实的阿拉莫^[7]。”

“阿拉莫是什么？”J.C.问。对于现在的处境他似乎还挺高兴的。

我又咳嗽起来，于是雷吉三言两语给他简明扼要地介绍了阿拉莫的历史。

“听起来像是一次伟大的战争。”雷吉大致介绍了那场战争的情况，不过没有说出结局，J.C.听后说道：“结局怎么样呢？”

我叹了口气。“墨西哥人侵占了那个地方，并且杀光了所有的保卫者。”我一边咳嗽一边说，“我心中的英雄大卫·克洛科特和他的同伴吉姆·鲍伊也惨遭不幸，鲍伊刀就是这两个人发明的。”

“哦，”让-克洛德说着笑了笑，“那真要谢天谢地了，好在我们要对付的是德国人而不是墨西哥人。”

我把沙克尔顿夹克和鹅绒外套脱下来，摘掉外面几层连指手套，只剩下一层最薄的丝绸分指手套。

我们用冰爪踢进山壁，一起攀向这道雪坡上我们所能到达的最高处，前方就是岩石散布的第二台阶脚下。这道石崖看上去有大约有90英尺高，北面绝对无法攀登，不过中间偏左一些的岩石上有一道裂缝，确切地说应该是节理。在那道狭窄裂缝和90英尺高山壁脚下，J.C.、理查、雷吉和我都忙着搜索一条可以攀登的路线。我把我那个用克罗克斯眼镜玻璃制成的护目镜向上推，以便能看得清楚些。

这个问题太他妈严重了，根本就解决不了。在登山圈子里，人们给这样的难题起了个有趣的名字：生死挑战。这样的海拔高度令难度更大了。而且让一个喉咙里像是卡了碎玻璃的人解决起来更是难上加难。整个第二台阶都由古老的石灰岩组成，这里曾经是海底，而岩石的磨损速度要比岩石下面的页岩和其他石头的磨损速度慢得多。

那道90英尺高悬崖的前10码或许倒可以攀登，因为这座6英里高、难以攀登的庞然大物下面三分之一部分遍布着各种崩塌的砾石、喷出岩和较小的裂缝。那些最大的砾石和向东倾斜的崖壁之间有一道沟，如果攀登岩石的技术纯熟，精力充沛，可以进行一连串探险，倒是可以从这道沟一试，可是我只能在那块该死的砾石顶上加大步伐，维持平衡，然后再去尝试攀爬三部分攀登距离中的第二道斜坡。

如果是在威尔士的彭亚山口附近攀登位于这些砾石和崖壁之间的第一道斜坡，然后不偏不倚地落在位于陡峭雪坡的砾石顶上，可以说是一件极具挑战性却也有趣至极的午后消遣活动，可现在我实在难以想象，身处28,246英尺高的地方，要做到这一点到底需要多少力气。

不过我一直在不停地观察，试图找出一条最佳路线。如果真有“最佳路线”的话。我身边两个最擅长攀登岩石的人让-克洛德和理查都没有说话，怕打断我的思路。事实上，或许他们谁都提不出行得通的路线。

从那块巨大砾石最上方30英尺处以及与悬崖连通的地方，陡峭的雪带上有一道很高、很危险的台阶，或者更恰当地说那里有陡峭的锥形积雪，而我正是要从那里采用横切攀登方式沿着陡峭的斜坡向上攀登，然后折回左边，前往裂缝中部，那里正是悬崖和几乎成直角的山壁的交界处。只有天知道那些锥形雪是不是结结实实地位于悬崖之上，或者雪崩会不会把我从那里卷走。在这之后，如果我折回左边，来到裂缝中央上一个较高的点，那么我就得学着如何像佛教的菩萨那样悬在空中，然后行进到这次攀爬的第三部分脚下，那里是最后一段距离，也是最难以攀登的一段距离。

那道“裂缝”看上去是那么窄，我想侧着身体过去都不成，而且大部分地方都还没有我的手掌宽。从冰雪覆盖的陡峭斜坡上的一个位置，另外一道小很多的裂缝呈现出树形分散结构，以非常奇怪的角度向上延伸，或许那里根本没有利用价值。

这次攀爬的最后一道垂直斜坡就是一道夺命斜坡，这么说几乎没有

一点儿夸张。

不管按照哪个国家或大陆的攀登难度评级方法，这最后20来英尺陡坡肯定会被列入“极难攀登”等级。到了1991年，也就是我动笔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人们把“极难攀登”等级定位5.9或5.10级。若要攀登这道陡坡，不仅仅要求有卓绝的登山技能，还要有绝对的献身精神。当然可以说那是献身精神，不过简单说，这其实就是在找死。

而且，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难度等级是攀登海平面的难度等级。比海平面高出28,200多英尺的这里，会被评为几级呢？

我怎么能对理查、让-克洛德、雷吉和帕桑他们几个人说出这简简单单的三个字：我不行。不仅是因为我的喉咙被冻住了，像是卡着东西，而且疼得要命，上呼吸系统也被冻住了，吸入的氧气量还不到平常的三分之一，还因为就算在夏天的马萨诸塞州，这面山壁与地面的距离只有10英尺，我身下铺满了床垫，我也不可能登上这最后20英尺的斜坡，更何况是这里距离下面的东绒布冰川有8000多英尺的垂直距离呢。

没有人能做到。在那一刻，我很肯定乔治·马洛里没有能力登上那里，也没有登上那里。我很肯定马洛里和欧文到了第二台阶后近距离地看了一眼，然后就转身离开了。不管是因为什么耽搁了，以至于他们必须在日落后穿越黄色地带下面的岩架下山，反正在那一刻我绝对肯定，绝不是因为他们先是登上了第二台阶然后从上面爬下来而耽误了。

绝无攀登可能。

“你怎么看，我的朋友？”让-克洛德说。

我咳嗽了一下，清清喉咙。“从三角形雪顶开始，”我说，“那里距离那面山壁和大裂缝有6英尺到10英尺远。先是自由攀越那些砾石，到达那块砾石的中央，然后向上攀登，如果必要的话，可以使用爬烟囱的方式，然后跨一大步，登上那片陡峭的雪地。接下来，采用横切攀登方式折回裂缝中央，然后顺着这道裂缝的上部和其他裂缝向上攀登那一段垂直距离，然后……哦，剩下的路线还是等我到了那里再想吧。”

这话听上去挺流畅，可实际上我说话时可不是这个样子。我不得不停下来咳嗽了三次，弯着身体，撕心裂肺地咳嗽，而每一次咳嗽发作都可能是我临终前的最后一次咳嗽。

“我同意这条路线，”理查说，“不过你感觉你能按照这条路线登上吗，杰克？你咳嗽得很厉害，而且越来越厉害。我很乐意一试。”

我感觉自己摇了摇头。时至今日，我都不肯定我到底说了什么，是说了“不，这样的自由攀登根本不可能做到，我打死都不去”，还是“我非要坚持第一个上”？

显然我的朋友们听到的是后者。

这时候我脱下了诺福克夹克、羊毛裤和我的薄丝绸手套。其他东西都已经被塞进了我的背包并已绑好。我办了一件蠢事，竟然把我的厚羊毛帽拉得特别低，盖住了我的皮摩托车头盔，因为我把我的护目镜推到了额头上，所以羊毛帽也盖住了我的护目镜。这可以说是一次终极攀登了，我必须看着下方，时刻关注我的双脚。我的氧气罩和护目镜阻挡了我的视线，所以我感觉自己距离这个既狂风肆虐又寒冷无比的世界之巅极为遥远。我把背包、氧气罐、防毒面具包和冰镐都摘掉了，我的背上没什么东西能让我失去平衡。我一直穿着冰爪，因为我已经学会依赖它们来攀爬岩石，但岩石和我的脚之间再没有别的东西了，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我的病、我的累，还有令我软弱无力的恐惧。

“你们知道的。”我像是聊天那样对理查和雷吉说，漫不经心的语气只是被气喘和咳嗽打断。“我正在琢磨一个好办法，有了这个办法，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而且我们两边都不会再有人死了。”

理查和雷吉两人都扬起眉毛，等着我说下去。

“等西吉尔和他的同伙一出现，我们就带着白旗出去，”我一边咳嗽一边说，“到时候我会把照片给他们，或许底片也要交出去。”

“这就是你的意见？”让-克洛德说。他听上去既震惊又失望。

“不过我们只给他们四个信封，把第五个藏在这些裂缝和砾石之

中，”我急切地说……我的肺疼痛难忍，吸入的氧气这么少，我用最快的速度说道，“我们自己留一套，你们懂的。”

“而且你还要把底片给德国人？”雷吉问。我看不懂她的表情。

我耸耸肩，外套脱掉了，耸肩倒是更容易了。可不一会儿我就感觉越来越冷。

“我对摄影很在行，所以我知道有了相片就可以做出新的底片……我想他们管这技术叫拷贝……”我说道，仿佛这不是什么生死攸关的大事，只不过是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而已，“这样一来，西吉尔和他那些愚蠢的手下或许会觉得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而我们也能活着离开，把全部七张相片交给……不管你们那个神秘人是谁吧，反正就是个喜欢签支票和黄金的人。德国人得偿所愿了，两年来要找的东西找到了，他们也就没理由杀我们了。”

理查摇摇头，我觉得他有点儿伤心。“不管怎么样他们都会杀掉我们的，杰克。即便他们认为他们拿到了全部照片，他们也不会冒这个险。别忘了，这个星期他们几乎把所有夏尔巴人都杀了，而且他们去年还杀死了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和那个奥地利男孩子。他们不会让我们活着回去把这件事公之于世的。”

“再说了，德国人杀人是不需要理由的，”让-克洛德说，“他们本性如此。”

我点点头，仿佛我凭借一己之力弄懂了其中的利害关系。我早晚都能自己想明白的……起码能明白理查那些话的意思。可这一刻我的思绪依旧围绕着裂缝、砾石、雪地和那面近乎垂直的冰壁，冰壁就矗立在我的头顶上方，与我之间的距离差不多有十层楼那么高。似乎根本没有办法能登上那里。

“不过我们使用那些照片……”我觉得我不得不把这话说出来，就算是我的遗言好了。此时此刻，我一边看着我的四个同伴一边说话，“即便会赢得一场战争，或者有助于维系和平……当然现在都只是猜测……

使用那些照片、那种东西，去要挟别人……终究不是……我是说不可能是……一件体面的事儿。”

有那么一会儿，只有狂风吹过岩石的峭壁。

理查说：“如果像西吉尔先生这样的德国人当政，杰克，还是会打仗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事。而且，归根究底，战争压根儿就不是一件体面的事儿。不是。相信我，我说的绝对是事实。在战争开始萌芽之际，只可以从两个方面挽救那仅有的一点点体面，一是彻底避免战争，比你和我都聪明的人曾经说过，这些肮脏的照片或许可以起到这个作用；二是在真正的战争到来之际，表现出最勇敢的一面，即便在每一个清醒的时刻你都感觉害怕，即便要想尽一切办法让你的同伴活下来。”

“你一直这么做了四年，理查，”J.C.说，“拼尽全力让你的战友活下来。此时此刻，在这座山上，你依然在这么做。”

理查突出哈哈大笑起来，吓了我们一跳。“我亲爱的朋友，”他说着拍了拍让-克洛德的肩膀，“我亲爱的朋友们。”他说着用目光扫过我们每一个人。他把护目镜推上去后说出了这番话，他那双灰色的眼睛露了出来，我看到寒风已经把他的泪水吹了出来。“我的朋友们，对于保护我的属下的性命，我可以说是一败涂地。我甚至没能在这次和平时期的探险中保住我们那30位夏尔巴人的性命。在这座山上，他们也是我的属下。他们大多数都死了。我的老天，我连我的步枪都没保住，更不要提凭借聪明机智，保护我们的夏尔巴人朋友免遭毒手了。如果在‘一战’期间我杀掉的好人或者帮忙杀死的好人跟我们来爬珠峰，那他们肯定会从大吉岭排到这该死的珠峰顶峰上来。”他陷入了沉默。

“哦。”大家在寒风中沉默了良久，然后我说道：“我最好在起风之前开始向上爬。这个保护点相当不错，所以我会一直拴着绳索向上爬45英尺，到那片雪地的左上方。看上去你们其中一个人可以登上那个点，然后在那里拉绳索保护我，起码也可以看到我摔到了何处。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可以在雪地上用冰爪踢出一块小平台给你们之中上去的那个

人。不过，不行，那个保护点很不安全，如果我从那面山壁上掉下去，我肯定会把作保护的人也拉下去的，所以还是让我帮忙，带你们其中一个人和固定绳索上去，前往那最后一道垂直斜坡脚下的雪地上，然后我会继续自由攀登，只把绳子松垮地绕在身上，这样如果我摔下去，你们还可以尝试拉住我。”

“等你在砾石上找到保护点，我就爬上去。”理查说。

让-克洛德这时正在北壁边缘探着身子，使用他的望远镜望着我们的脚印和来时的路线。“德国人正向着蘑菇石那里攀登呢，”他在风中说，“如果我们要准时抵达我们的阿拉莫，我们就得快点儿爬上去了。”

我对坐禅一无所知；每天早饭之前，理查都会盘腿坐着，很明显陷入了沉思中，而据雷吉所说，理查正是在坐禅。我就要把脑袋别在裤带上，去攀登第二台阶了，所以当然既没时间也没兴趣向他打听这事儿。

不过我当时怀疑，而且现在已经确定，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登山，一旦失足就无法挽回，与坐禅同等奇怪，却也一样美丽。登山者摒除一切杂念，只关注他计划做出的动作，他眼中所见、所感、所觉和所希望的支撑点，以及牢牢在陡峭或垂直山壁上移动所需的速度。人想象即将做出的动作，准备好伸出哪条腿和哪只胳膊，手指要抓住何处，双脚该踏着何方，以及在没有任何摩擦力的时候如何创造出能救命的摩擦力。

就这样，我系上理查的保护绳——虽然只能在这次不可能的攀登前半程系着，开始了攀爬，先向左边朝着那道大裂缝的角落爬去，山壁从那个地方以锐角角度连接在一起，所有重要的山壁连接处都从近乎垂直的山壁相交处下方开始延伸，那是一道真真正正的裂缝，不过到了高处，裂缝就加宽到了15英尺到16英尺，更高处则宽至45英尺。那道裂缝下部布满了岩石和细砾——那是一个接缝处，而且，从下面看，似乎在本次攀登的前半段根本没有任何有利因素。

事实上，不利因素倒是一大堆。我快速以横切攀登方式向左朝着接缝处附近那面朝南的山壁攀去，随后我的身体整个都被阴影遮住了，突然之间天气越来越冷，冻得我难受极了。在毫无用处的接缝处附近费力攀登，我感觉一刻比一刻冷，情况糟透了。我只好加快速度穿过这片背阴面，否则以后我肯定会失去手指、脚指、脚或手，而且天知道外科医生的手术刀还会切下我的什么部位。

我沿着狭窄的沟槽向上爬去，越来越接近峭壁的连接处，然后转向右边，手指在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寻找攀附点，我的冰爪爪尖在一道道裂缝上维持平衡，这些裂缝有的还不到半英寸宽。随后又攀爬了一小段垂直距离，在爬到一半的时候，我的左手深深挤进锥形雪下方的一道垂直裂缝里，疼极了，向左移动，随后又向右移动，在来回移动的过程中终于找到了极微弱的附着摩擦力。接下来再次向上攀爬，最后我终于在一块4英寸宽的细长砾石上找到了平衡，咳嗽几声，呼哧呼哧喘着气。在这里，4英寸就算得上是大马路了……简直就是堪萨斯州的大草原。

这里就是我从底下看到的位于那片雪地上的“高阶”，当时我决定等登上了这里再担心这里的情况。

哦，我终于上来了。这里没有任何地方可以供我的冰爪楔入，也没有任何支点供我的手抓握，以便我可以跨出大约4英尺，跨到那块被冰雪覆盖的下倾陡峭板岩上（那个地方绝对算不上壁架）。

在攀登这样的岩壁之际，如果你停下来左思右想，那死神很快就会降临。有时候你必须相信直觉、经验，以及肾上腺素相对于理性思维所具有的一点点优势。

现在我知道，在攀登那道巨大的台阶之际，如果我掉下去——说跳下去更形象些，理查根本不可能拉住我，而且在我向上推进的过程中，从我的双腿之间看到脚下8000英尺的落差，有那么一瞬间，我很后悔自己把保护绳索拴在身上，即便这段攀登距离比较低，也“比较容易”。在我坠下崖边摔死的时候我真的真的不愿意拉着理查一起和我坠向深渊。

我把肚子贴在滑溜溜的冰雪之上。现在这道陡峭的岩架已经被太阳晒了好几个钟头了，部分雪地变得又湿又滑……我的手指插进松散的冰雪之中，找不到任何可以抓握的地方。我拉开肚皮和岩壁的距离，然后滑向右边，朝着那道近乎垂直的悬崖滑了过去。

这道板岩上的积雪足有六英寸到八英寸深，接下来我在上面来回甩动登山靴，带前爪的冰爪突然间找到了一个带有附着摩擦力的地方。我下滑的速度越来越慢，随后我停了下来。我慢慢地移动，硬挺登山靴前端的冰爪只能碰到冰雪，根本碰不到冰雪之下的岩石，我想方设法用冰爪前部分的四个钢制爪尖一英寸一英寸地向左上方挪动我的身体。最后，尽管斜坡非常陡峭，而且周围无遮无掩的，我还是站在那儿，伸手去够一块更高处的岩石，以便可以站稳身体。

接下来我向这道锥形雪架左边即北面远处移动过去，找到了一片区域，我在那里踢出了一小块冰雪平台，站在上面，把绳索在我唯一能找到的岩石上绕一圈，而被我当成保护点的岩石其实就是一块向上倾斜3英寸的石头，大约到我鼻子的高度，却比我的鼻子还窄，然后我摇晃几下，让绳索变松，然后拉住松弛的绳索，像往常一样，将其绕在我的肩膀上，接下来喊了声“确保完成”！

“爬！”理查大喊——有时候他还会用我那根拉紧的绳子，以免他自己从山壁上向后弹飞出去——他效仿乔治·马洛里，四肢展开，朝着我爬上来，如同一只极度兴奋的蜘蛛。

不出几分钟他就爬到了我身边。我知道我必须动起来了，我们现在身处阴影之中，我意识到，因为没有穿戴鹅绒外套，而且什么手套都没戴，我的身体已经开始哆嗦了（也许既是因为兴奋也是因为寒冷），于是我从大裂缝的角落里向上攀登了两三英尺，让理查·迪肯站在我刚才站的位置，也就是我在那个角落里堆积的一块极为平坦的雪地，有一平方英尺大小。（在登山术语中，大裂缝指的是这样一道裂缝，这种裂缝太宽，手或拳头无法在里面找到牵引力，而且更为不适合楔进登山钉，

如果你正巧和钢铁侠德国人一样，喜欢用登山钉，但这种裂缝又太窄，根本不可能把整个身体塞进去。实际上，这样的裂缝根本毫无用处，只能当垃圾桶，扔些瓶子和别的东西进去）现在我的一只脚就在那道裂缝里，我只能依靠冰爪踏在石灰岩上的压力和两只伸展开的手臂支撑着，站在两面峭壁相交处的一块角状突出物上，只比理查的头顶高出几英尺。在任何海拔高度，这都是个耗费体力的支撑位置，而且在这么高的地方，我知道我只能坚持短短的片刻时间。

“不要摘下保护绳。”理查气喘吁吁地说。他艰难地向上攀登着，脸色十分苍白，即便有时候他还要用到我那条绷紧的绳索帮忙。我无法想象自己的脸色如何，不过在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从西奈山下来的摩西，而他的两边太阳穴上则长出了两个发光的角。只不过幸运的是我是上山，而不是下山。

“不。”我说。我一边凭借登山靴、后背和一只张开的手掌牢牢支撑住身体，一边解开拴系在腰上的绳索安全带，把保护绳索在诺福克夹克衣带上绕了两圈，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带着保护绳索攀爬。不过在我从山壁上掉下来的一刻，保护绳索在拉力下就会松掉，然后，趁着我那震颤不已的身体里尚有一丝丝暖意、力气和意志力，我开始向上攀去。

从我开始自由攀登那道凶险异常的第二台阶的那一刻，我就明明白白地知道，不论我是只能再活三分钟——这其中还要算上我跌下1.5英里时留有意识的时间，抑或再活七十年，这都是我最骄傲的一次攀登尝试。

因为总感觉喉咙里卡着一块锯齿状的压缩物，我都喘不过气来了，可去他妈的吧。我深吸一口28,140多英尺的寒冷空气，效果却差强人意，现在我要凭着吸入的这一口气完成这次攀爬。也许我根本做不到。

按常识和以往的登山经验，我应该尝试留在那道25英尺山壁的最左端，利用那道大裂缝想想办法。

去他妈的吧。留在那道大裂缝附近，肯定会没命的，我忍着五脏六腑传来的疼痛琢磨着。于是我通过其中一道向上延伸的较窄裂缝的分支缝隙向右边移动。

右边最大那些垂直裂缝里布满了松散的小块石块。还是那样，要是

登山靴踏上去，手抓握那里，肯定会没命的。所以也不要考虑那里了。

用手抓握并不牢靠的支撑点，我用最快的速度爬上了这面平坦山壁的头三分之二距离。向下看我一准会大声狂笑出来，自打我们到了第一台阶脚下，地平线就一直清晰可见；现在到了第二台阶，隔着薄雾缭绕的地平线，200英里开外的群山山峰全都若隐若现，喜马拉雅山脉每一座8000米高的山峰现在都在我的脚下，我尽量克制自己不再去看那些美丽风景，而是像只在滚烫岩石上爬行的蜥蜴一样，不停地向上移动。

只是这块岩石并不滚烫；因为外层空间里的深层寒冷，这块岩石冰冷无比。这块该死的板岩大部分都面向北边，极少能得到阳光的照射，所以全都冷冰冰的。我的双手和我的身体接触到岩石的部位快速地吸收了岩石中的凉气，凉意侵体的速度甚至超过了我的攀登速度。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我的整个身体都能接触到岩石。

我把我冰冷的双手放在我知道但是看不到的抓握点上。冰爪的钢尖在石灰岩和花岗岩上踢出了火花。

现在我就快到顶部了——顶部是一块突出的岩石，即便是在夏天的威尔士，这也是一块无法攀爬的岩石，除非有很多普鲁士结，一根用来悬挂身体的坚固绳子，再加上祝玛小装置，才可向上攀登，翻过这块岩石——所以我不停向上爬，让每个冰爪爪尖找到一个支撑点，然后滑向左边，向着那个迄今为止毫无用处的大裂缝移动。

好吧——就因为那道裂缝在这个位置很宽，我的手或前臂可以伸进去，同时又太窄，容纳不了我的身体，可这并不意味着我不能以一定的角度固定手臂，把我的手肘挤进那道裂缝里。然后，片刻之后，把我的左脚和左腿挤进下面。我意识到，这就是我的计划。

权当是个计划吧。

在这道裂缝附近自然没有任何牢固的手抓点和脚踏点，事情绝不会这么顺顺当当的，不过在这样的自由攀爬过程中，摩擦力和速度才是王道，我祈祷自己能利用这两点向上攀登。

此时此刻，我的肺在燃烧，眼前发黑，裂缝上尖利的岩石划得我的腿钻心的痛，我不去管这些，而是用膝盖抵着岩壁，向第二台阶顶部又爬了几码，这时候我碰到了……另一块悬壁。

我不由得再一次停下来哈哈大笑。这样做肯定会耗光我肺部的最后一些氧气，不过我的肺里本来就没多少氧气了。

这块悬壁向我右边延伸出大约6英尺远，于是我尽可能把右腿伸到最远处，用冰爪刮擦，最后我的登山靴碰到了一道壁架，而这壁架大约只有一支折断的铅笔那么宽。我把我全身的重量都转移到这道壁架之上，然后用打滑的右手摸索着，却找不到任何抓握点，就这样，我仅凭左手那个带有摩擦力的抓握点靠在那块板岩的垂直部分。

在上方3英尺处还有一道岩架，我把左脚登山靴踏在上面，有那么一瞬间，我摇摇晃晃的，真真正正地悬空了。随后我站了起来，我的上半部分身体已经越过了那块突出岩石的边缘，我的右手碰触到了大量的岩脊、岩石和支撑点。我终于到了第二台阶的顶部。

我奋力攀上去，又向前滚了好几英寸，以便我的头、肩膀或双脚远离那8000英尺的落差。

我还是气喘吁吁的，好在还可以站起来，于是我站了起来。这里距离第二台阶的崖壁只有几英尺，是一块4英尺长3英尺宽的石灰岩平台，非常棒，这里有一道道波状岩石、岩脊，甚至后面还有一些露出来的矮小岩石，可以把保护绳索系在上面。

谢天谢地。

我的喉咙太疼了，一呼哧呼哧喘粗气就疼得更厉害了，我真想大声叫出来，可结果我只是冲下面喊，告诉大家我来做保护，让他们向上爬。后来，帕桑医生告诉我，我的叫喊声很平稳、很平静。我随身携带了120英尺长的奇迹绳，在这块岩石平台和那些矮小突出岩石上套了扁带环之后，我用掉了其中的97英尺。

理查攀爬得很从容，尝试自由攀登这段路线的主要部分，不过有两

三次还是求助于保护绳索的拉力才没有出意外。我对此一点儿也不在乎，而且永远也不会和他提起这事儿。我们又不是在这里比赛。

除了让-克洛德，每个人都完全利用打结的保护绳索爬上了这段不可能攀爬的距离。开始是我和理查两个人拉绳做保护，然后是三个人在拉，最后是四个人。

大家都忍不住地从第二台阶的顶端眺望四周的美景。过了这道台阶，还有第三台阶，那道台阶位于远处的东北山脊之上，以及冰雪覆盖的顶峰三角岩之下。不过，这道台阶是一面峭壁，很像一块棉花糖。情况一目了然，如果我们不愿意向上攀登从而翻越那些砾石，完全可以采取横切攀登从那里的雪地绕过第三台阶。

过了第三台阶——似乎我们从这里扔一块石头就能击中那里——有一道雪坡直通顶峰三角岩，这道斜坡开始一段距离很平缓，越到后面越陡峭。攀登那里时得小心翼翼的，不过没有一处地方像是攀登第二台阶那样有这么多技术上的需要。

然后就只剩下冰雪覆盖的顶峰和顶峰上危险的飞檐了，天空如水晶一般，阳光明媚，顶峰上的一切清晰可见。之前的荚状云现在已经消散，只留下一点点残云从峰顶飘向西面，不过这并不是那种预示着要变天了、暴风雪即将到来的荚状云。第二台阶顶上的风很大，和往常一样，从西北方呼呼吹来，我们都被风吹得弯着腰，快乐得大喊大叫。

至少别人可以这样做。

我终于意识到我根本不能呼吸了。我的四位朋友在第二台阶顶上向西边走了几步，这时候我跪倒在地，然后趴到了这块石灰岩平台的另一边。

我喘不上气了，我甚至都咳嗽不出来了。我那遭受重创疼痛不已的肺中没有空气出入了。卡在我嗓子下部如龙虾爪一样尖锐的东西堵住了所有的呼吸，现在那东西感觉更像是一大块锯齿状冰冷金属。我要死了。我知道我就快没命了。我的四个朋友大喊着，拍着彼此的后背，在

中午的阳光下举目观瞻珠峰顶峰，而我就快死了，在我的眼前，跳动的黑点已经变成了快速关闭的幽黑隧道。

帕桑医生转过身来，飞快地跨出三大步，朝我走过来。他单膝跪在地上，我漠然地意识到其他三个人现在也围绕在了我身边，真正的死亡与我如此接近，我感觉他们赶过来已经无关紧要了，他们全都低头看着我，有点儿搞不清楚状况，雷吉跪在我边上，显然有点儿不知所措。这倒是一点儿不错，瞬间我就想明白了。我们全都是孤零零地死去，不管谁守在边上都是一样。

“帮我把他扶起来。”帕桑的声音传来，无论是在视觉还是听觉上，他的声音都模糊极了，我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有人粗鲁地用力把我从岩石上拉了起来，让我跪在地上，扶稳我的身体。

无所谓。已经有一分半钟到两分钟我不能吸气呼气了，卡在我喉咙里的那个破碎的东西马上就要把我的喉咙从里面切开了。我就要被淹没了。我已经被淹没了。不过既不是我被水淹没的，也不是空气充满了我的肺。我发出了最后一阵呜呜声，然后想要向前倒去，不过有人依旧按着我的肩膀，坚持让我以跪着的姿势死去。我隐隐为我要死了这事儿感觉遗憾，我真想再为我的朋友们尽一点儿绵力。

不过我已经帮他们登上了第二台阶。这是我最后一点儿有意识的思维。

帕桑的手掌——我相信那是帕桑的大手——用力地按压我的胸口，他按压的力道这么大，我肯定他会弄断我的肋骨和胸骨。反正也无所谓了。

与此同时，他又使劲儿拍打我的后背，我的脊柱差一点儿就折断了。

随着一次强有力的推按——仿佛有什么浑身是刺的可怕生物就要从我的喉咙和嘴里钻出来了——我终于把那块堵在喉咙里的东西喷了出来。

雷吉终于允许我向前朝着我刚才咳出来的东西倒去，那东西看上去很像我的一部分脊柱，血淋淋的。那没准是一条深红色的超级三叶虫，几天前的夜里，这家伙趁着我在五号营地睡觉的时候爬进了我的喉咙里。不过我才不关心这怪物到底是什么东西，我终于能呼吸了，我高兴得直掉眼泪。一呼吸就很疼，疼痛感真真切切，不过我可以呼吸了。空气从我的身体里进进出出。刚才眼前的一片昏黑不见了，我的视觉渐渐加宽，昏黑不见了。我在灿烂的阳光下眯缝着眼睛，最后雷吉轻轻把我的护目镜拉回了原处。我爬上第二台阶的时候一直没有戴护目镜，以便我可以看清我的双脚，看清所有的一切，不过我可不想像诺顿上校那样，被雪盲症折磨得死去活来。

我到底还是活了过来，我头昏眼花地想。我有点儿恶心，吐出了很多东西，更多的血溅到了刚才我吐到岩石上的那块刺状物上。

“这是什么东西，帕桑医生？”让-克洛德问。

“这是……这曾经是……他喉咙里的黏膜。”帕桑说。

“可这东西就像螃蟹一样，很硬，而且又长又尖。”理查说。

“这东西被冻住了很多天了，”帕桑医生说，“都冻结实了。这东西慢慢变大，一点点地把他的喉咙和食道堵住，直到最后，气道也被堵得严严实实。”

“没有了这东西，他还能活吗？”理查问。在我听来，他只是对这个问题感觉特别好奇。我在心里记下以后一定要找他算账。

“当然，”帕桑笑着说，“佩里先生今后几天内呼吸会很疼，我们得尽快带他到下面空气不那么稀薄的地方，不过他很快就会好起来。”

我很不爽，他们竟然这么谈论我，好像当我不存在似的，好像我已经死了。在别人的一点点帮助下，我挣扎着站了起来，老天啊，朋友们一张张戴着护目镜的脸，令人惊奇的顶峰三角岩，他们身后深蓝色的天空，一座座白色的顶峰，那些顶峰另一边惊人的地平线，这一切的一切简直美极了。我太高兴了，眼看着眼泪就要流出来了。

“都别动。”布鲁诺·西吉尔的声音在我们身后6英尺到8英尺的地方突然响起。我回头一看，刚好见到一把黑色的手枪对着我们，那把鲁格尔手枪被他稳稳地拿在右手中，恩菲尔德步枪则挂在他的左肩上。他站在石灰岩平台的顶上，我的攀登绳索就拴系在那里，他两腿分开，身体纹丝不动，与我们距离很远，所以我们根本不可能向他冲过去，他稳稳拿着鲁格尔手枪，傲视我们。完全是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如果有人稍微动一动，”西吉尔说，“我立刻就把你们全打死。你们继续活着对我一点儿用也没有了。还要谢谢你，佩里先生，第二台阶可是个不容易搞定的地方，你在上面搭了固定绳索，真是帮了大忙了。”

风猛烈地推着我们的后背。我们在第二台阶的岩石顶上挤成一排，全都遵照布鲁诺·西吉尔的命令面对他。

巴赫纳的那把鲁格尔手枪仍在理查身上，我仍在痴心幻想。枪的确在他身上。但他把两发子弹都打了，枪里已经没子弹了。而西吉尔的那把鲁格尔里肯定装满了子弹。上次理查说鲁格尔的弹匣里能装多少子弹来着？八发？足以把我们所有人都撂倒，而且，即使重新装子弹也很快，足以给我们致命一击。

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磨难，没想到却落得一个这样悲惨的结局。这一切全都是拜我那不顶用的喉咙所赐，都是因为我让大家分心了，他们才没有把那根100英尺长的保护绳拉上来，现在，那根绳子仍然绑在第二台阶顶上的石灰岩阶梯上。我的大脑飞快地转动，想着可能的脱身之计，但现在我们已经穷途末路。

“请告诉我照片在哪儿？”西吉尔说，“你们就别浪费我的时间和精力了，免得我还要搜查你们的身體和背包。”

“什么照片？”让-克洛德问道。

西吉尔对着他扬手就是一枪。尽管大风呼啸，枪的爆裂声仍然很大。J.C.倒在了大雪覆盖的岩石上。我看到血从他身体右侧流了出来，但血似乎并不是喷出来的.....好像并没有打中主动脉。可我又懂什么呢？我只知道喜马拉雅山的登山者在这个高度受了重伤或得了重病，很难活下去。

我们都朝倒在地上的J.C.走去，但那把鲁格尔手枪晃了晃，我们只得站住了，把手重新举起来。帕桑说：“我可以看看他，帮他治疗吗，西吉尔先生？我是医生。”

西吉尔冷笑道：“不，你才不是什么医生。你只是个地位低下的印度人，你的手永远都不要碰雅利安人的身体.....即便一个死了的法国人你也没资格。”

我的牙齿磨得咯咯响。但我并没有动。我没有朝离我8英尺远的背包冲过去，掏我那把可怜的、连子弹都没装的卫瑞信号枪。我没有将手放下来。即便只能再多活几分钟，我发现我也很想苟且活着。

“你们从尸体上把照片拿出来时，我都用望远镜看到了。”德国人说，“一共五个信封。不要再侮辱我的智商了。”

“西吉尔先生，”我喘着气说，“我可以吐口水吗？”

“什么？”他用那把鲁格尔指着我的脸。

“我口里有血，西吉尔先生。我病了。我可以将嘴里的血吐出来吗？要不我会呕吐的。”

德国人什么也没说，于是，我将身子转到一边，不希望风将我吐出的血吹到西吉尔或者其他人身，我将那团堵在我喉咙里的血吐了出来。“谢谢。”我对西吉尔说，“谢谢你没有开枪打我，先生。我真可怜。”

“你的状况可不好，佩里先生。”西吉尔再次笑着说，“你可能得了肺栓塞。”他用手枪对着我们晃了晃。“所有人都把衣服脱了，扔在脚

边，然后让开。可别想逞能，否则你们全都得死。”

“我先来。”雷吉说着往前走了一步。很快将她的背包放在她伸手可及的位置，然后将那件滑雪衫、芬奇羽绒服和鹅绒裤脱了，风猛烈地鞭打着她的背，她只得用脚踩着衣服。又过了十五秒钟，她将那件看起来像丝质内衣的羊毛上衣脱了。西吉尔看着她，咯咯地笑着，但他手里紧紧地拿着那把鲁格尔，紧盯着大家。如果雷吉想以此转移西吉尔的注意力，让理查或者我有机会冲向他，那这个计划显然行不通。我们之间的距离仍然很长，要是冲过去肯定会被打中。再加之我们两个是并排站立的，没有谁能挡住德国人的子弹。所以，西吉尔用那把该死的手枪能将我们所有人撂倒。

雷吉脱下衬衣，扔在那堆衣服上，用一只穿着靴子的脚一脚踩住，防止被风吹走。她脱下衬衣里的棉衣和丝质内里。现在，她就只剩了条提灯裤，上半身除了胸罩，什么都没穿。接着，她将手伸到后面，解开文胸。

我真想哭。雷吉身上娇嫩部位几分钟之内，甚至只要数秒钟可能被冻伤。让-克洛德仍在大雪覆盖的岩石上扭动着，血往四面八方流去。

“对不起，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布鲁诺·西吉尔笑道，“可惜我以前见过女人的奶子。英国女人的奶子也见过！而且比你的大。不过，既然你都脱光了，我就最后一个杀你.....或许在你死之前还能让我的手下看看，让他们玩玩。”他一下变得面目狰狞，接着咆哮道，“照片呢？你这个英国婊子。”

“在我的背包里。”雷吉说，“我可以帮你.....”

西吉尔摇摇头。

就在这时，让-克洛德猛地站起来，连流血的伤口也没捂就冲向西吉尔。

那名德国人往后退了半步，连开两枪。两颗子弹不是打中了J.C.的

胸部就是打中了他的肠子。但他仍然踉踉跄跄地朝西吉尔逼近。

西吉尔朝左侧的北壁走了两步，但离那片风化脆弱的雪檐仍有几码远。接着，他又开了两枪。第二颗9毫米的子弹穿透了J.C.身体，从仍然放在背包里的氧气罐穿了过去，氧气呼啸着往上蹿，被风吹到了空中，两人顿时被冰晶一样的浓雾包裹住了。

我们也都往前冲去，但让-克洛德紧紧抱住西吉尔，逼迫那个身形比他大的男人往后退去，一步、两步、四步……

“不，不，不！”西吉尔尖叫道，一边用鲁格尔手枪黑钢柄使劲砸让-克洛德的头。两人又蹒跚着往后退了三步，踩到了雪檐上。

“该死的德国佬！”让-克洛德气喘着说，咳了很多血出来，西吉尔那件纯白色滑雪衫的胸前都被血浸透了。即使身上中了五颗子弹，嘶嘶作响的氧气在他们周围形成了冰雾，J.C.仍然用他那满是鲜血的右手使劲捶打着西吉尔身体左侧。

他们身下的雪檐断了。两人都从雪洞里掉了下去，消失了。除了雷吉，我们所有人都冲到第二台阶北端。西吉尔拖着长长的尖叫声往下坠去，两人纠缠在一起，翻滚着往下落去，尖叫声逐渐消失了。没有哪块峭壁像阻止珀西瓦尔和梅耶一样，奇迹般的将他们两个拦住，而且，西吉尔和J.C.并没有用绳子拴在一起，让-克洛德只是用一只像老虎钳一样的胳膊紧紧地抱住西吉尔。最后，两人终于消失了，在10,000英尺下的康雄冰川下连个点都看不见了。

我没有听到让-克洛德发出任何一声尖叫。我当时相信，至今仍然相信，他在掉下去之前就已经死了，尽管抱着西吉尔一同掉下飞檐是他之前就计划好的。

理查低头看去，并没有往掉落的地方看，而是看着岩石边缘，这个时候我才知道，J.C.为什么一直用他那只空余的手一阵乱打了。

他将理查那把恩菲尔德步枪从西吉尔的肩膀上扯了下来，在他们掉下去前的那一瞬间，扔到了崖边。

我将枪拾起。“瞄准器掉在岩石上摔碎了。”我呆呆地说。

“没关系。”理查说着从我手上拿过那把步枪。他咔嗒一声，将那个梯形金属弹匣从扳机护环前面拉了出来，很快子弹倒在手上，数了数那些包黄铜的长子弹。接着，他很快将用大拇指将子弹压进弹匣里。我数了数，一共10发。子弹的铅弹头看起来很重、很尖。

在帕桑的帮助下，雷吉再次穿好衣服。她冷得不由自主地哆嗦着，嘴唇也冻得发紫。尽管刚才布鲁诺·西吉尔在嘲笑她，但她还是成功地分散了他的注意力，让-克洛德这才有时间冲过去。

我跟理查走过第二台阶顶端，来到那道90英尺高陡坡顶端的一个石灰岩阶地。他一只膝盖跪在阶地后面，支撑着他的胳膊肘，将步枪放在了石头上。我单膝跪在他旁边，接过他从背包里拿出来的望远镜。

“你做我的着弹点观察员。”理查说。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理查。”

“就是告诉我的枪打得低了还是高了，太往左边了，还是太往右边了。”他说，“如果我没有打中的话，告诉我打错的方位，往左边偏多少，往右边偏多少，往上或者往下偏了多少。我会根据你喊出的数据调整。”他的声音很平静，像是我们正在谈论帕丁顿车站的铁路时间表一样。

“明白了。”我说着将那架分量不轻的望远镜架在眼睛上。

另外四个德国人刚刚走到蘑菇石和第二台阶之间那一段距离的一半位置。他们刚才肯定在石柱的东侧休息，那个地方正好可以躲避咆哮的大风。而他们中身体最好、爬山技术最好的西吉尔没有休息，就继续往上攀登了。

雷吉和帕桑还没来得及走到我们身边，理查手里拿着那把左侧的瞄准器已经坏了，只剩下金属瞄准架的步枪，深深地吸了口气，端着枪打出了第一发子弹。枪声吓了我一跳，差点儿没将我的耳朵震聋。

山脊线上的第一个德国人往后掉了下去，好像有人下面猛地拽他

的腿一样。我透过望远镜发现他白色滑雪衫的胸前渗出了殷红的血，流到了白雪中。

“搞定。”我说，“一枪命中他的胸膛。”

另外三个德国人中的两个忘记他们是用绳子拴在一起的，而且现在仍然跟那个中枪的拴在一起，两人转身要跑。那具被鲜血染红的尸体被两个逃跑的德国人往东拖了几码。如果不是因为伤心，我一定会觉得很有趣儿，那一幕真是像极了电影里启斯东警察^[8]滑稽的场景。两个奔跑的德国人倒成了一堆，第三个德国人站了起来，从滑雪衫的口袋里掏出一把手枪——我不知道那是一把鲁格尔还是别的手枪，忙乱地我们的大致方向，连着开了几枪。我听到一颗子弹在远处发出蜜蜂那种嗡嗡声，但其他子弹离我们远着呢。子弹的声音几乎淹没在了风中。

理查又深吸了一口气，稳稳地端着枪，打中了那名德国人的脸。我哆哆嗦嗦地拿着望远镜，看到那人的血、肉、破碎的头盖骨四处飞溅。手枪从那名死者的手里飞了出去，他瘫倒在地，倒在了覆着雪的岩石上，那双长腿仍然因为神经冲动抽搐着。但是，我通过望远镜可以看到，他灰色的脑浆飞溅在了戴着头盔的头后面。

“他死了。”我说，“一枪爆头。”我不知道这种通告是不是着弹点观测员的工作，但我总得做点儿什么帮助理查。

另外两个人挣扎着站了起来。一个人仍然朝我们这边望过来，那人歪着头，想知道我们是否在第二台阶的顶端。突然间，那个德国人伸出双臂，举向空中，任何人都知道这是投降的动作。

理查又朝他开了两枪，两枪都打在了心脏以上的胸部位置。我仍然用望远镜看着他，突然意识到，我真想伸手捂着那人胸膛上血肉模糊的伤口。

最后一个人将兜帽翻向后面，扯掉氧气罩和巴拉克拉法帽，那张无遮无拦的脸看起来很像德国人，非常年轻，我透过望远镜发现，他下巴上连一点点胡茬都没有。那人趴在地上，像是在哭。我好想说：他只不

过是个孩子！

我没有大声说出来。科特·梅耶也只不过是个孩子。

理查对着他开了三枪，一枪过后，那名穿着白色滑雪衫的男子在地上不停滚动，两枪过后，那人不再扭动了。

现在，东北山脊上一片静谧，除了风吹着破烂的衣服偶尔晃动外，无论是人和物都静止了。

雷吉和帕桑站在我们身后，低头看着山脊。没人说一句话。这时，我们几个好像心有灵犀似的，全都转身朝北侧走了几步，站在了坍塌的飞檐边缘。下面很远的冰川看起来仍然空荡荡的。

“妈的。”理查轻轻骂道。

“嗯。”雷吉小声说。

我们从边缘退了下来，围着背包在低矮台阶的背风面坐了下来，地上散落着七颗铜子弹，理查出于习惯地将子弹捡起，放在外面的一个口袋里，我们剩下的四个人全都盘坐在风中，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做。

我们弓着身子挤在岩壁顶端的平台东侧，这样才能交谈，但我们先是将氧气罐开到最大的流量，摒弃杂念，狠狠地吸了五到八分钟的氧气。这对我多少有些帮助，吸气或者呼气的时候我都没有咳嗽。

最后，我们把氧气罩拿了下来，开始谈论下一步的计划。

“简直不敢相信，让-克洛德就这样死了。”雷吉说。我们朝她靠近了些，想听清她的话，不过，大风似乎小了些。像是珠峰也识趣地让我们可以短暂缅怀朋友。

但是，尽管风势减弱了，但我们仍然许久没有说话。“现在该做决定了。”理查最后说。

我不明白他到底什么意思。“什么决定？包括西吉尔在内的十几个德国人都死了，对了，还包括被雷吉的信号枪击中，摔下裂缝的那个。现在，谁也不会阻止我们回大本营，然后离开这个鬼地方，回到大吉岭了。”对于一个喉咙痛得这么厉害的人来说，我说的话还真是不少了，我的三个朋友不得不听我用这么沙哑的声音说话，让我觉得挺不好意思

的。

“我相信西吉尔先生今年肯定是有备而来。”理查说，“死了十几个德国人不假，但如果像西吉尔这么狡猾的人不将一两个人留在槽谷的冰川上，或者埋伏在大本营下面，我反倒会感到奇怪了。他肯定采取了措施防止我们逃走。”

“当务之急就把照片和底片拿回伦敦。”雷吉说，“这样，让-克洛德 and 所有夏尔巴人才能死得其所，不管我们的那些夏尔巴人朋友知不知道这个计划。”

理查点点头，然后又点了点，接着又摇了摇头。最后，他抬起头，从我的头顶往西边望去。“我想爬上这座山，但是我以前从未抛弃过身陷危难的朋友，现在也不会这样做，杰克。”

听到这话我感到十分惊讶。“如果你想爬山，我没事儿，可以跟你一起上去。”我撒谎道。我感觉那只咳出去的嗜血三叶虫好像把我的内脏吃光了——就像乌鸦将马洛里掏空那样。

“不是，佩里先生，你现在身体状况糟糕，不适宜跟他一起上去。”帕桑平静地说。

我愤怒地冲他眨巴着眼睛，他有什么资格否决我毕生的梦想？

他是医生，因为吸了氧气而仅余的一点点理智这样说道。

“从这里上到顶峰还需要大约两个小时，如果速度稍微慢下来，再加上被顶峰三角岩深雪覆盖的小径阻挡，没准儿需要两个半小时。”理查说，“但我们的氧气足以往返了。”

“不对，我们的氧气不够了。”我气喘吁吁地说，再次糊涂了，“我们各自只剩下一整罐氧气了。”

“杰克，你难道没留意西吉尔身上和其他几名被杀死的德国人身上携带的氧气罐吗？”理查说，“他们的氧气装备，包括让-克洛德的我们都可以拿来用。这些氧气罐肯定是德国人在二号营地或者五号营地找到的。他们爬往东北山脊的时候每个人顶多用完一罐……这样，我们至少

还剩下八罐氧气，而且都是满的。”

我明白现在正是我们登顶的绝佳机会，比当初马洛里和欧文最后一天登顶珠峰的机会要大得多。当时，他们每个人背着两到三罐氧气，必须从27,000英尺高的六号营地一路爬上来。而且，他们带的装备要比我们的重得多。现在，我们已经上了第二台阶，离山顶只有两个小时了，垂直高度也就800英尺了。现在我们不仅有足够的氧气装备，而且我们还把雷吉的大帐篷拿了上来……要是我们突然遇见了恶劣的天气，必须在这里扎营，也可以用得上。以前，探险队在27,000英尺高的地方露营等同于死亡。现在我们有了雷吉的帐篷，有了鹅绒服，还有充足的氧气罐，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对这支由理查、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帕桑、佩里和让-克洛德组成的探险队来说，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想到J.C.的名字，想起我们攀爬这座该死的山时他的兴奋劲儿，我不禁泪盈于睫。

“我也想去。”我用沙哑的嗓音说，“我们一起去，同时登上山峰。”

“不行。”帕桑说，“佩里先生，你一定得原谅我，先生，你现在咳嗽的时候，喉头处冻坏的黏膜还没有出太多血。但是，要是你继续往上爬，要是在海拔这么高的地方多待几个小时，甚至是几天，你很可能患上肺栓塞，这还只是最轻的情况。要是在这么高的地方再过一个晚上，甚至可能危及你的生命。”

“我不怕。”我喘着气说。但我现在总觉得昏昏沉沉的，像是随时可能倒在这白雪覆盖的岩石上似的。

“我们能在夜幕降临的时候登顶然后返回吗？”雷吉问道，“要不我们或许只能在暴露的地方搭帐篷，比如蘑菇石上面？”

理查深吸了一口气，摇摇头。“我希望一个人去，而且我没打算返回了。”

我想大声抗议，但我的喉咙痛得厉害，所以，我只得赶紧吸了一口

氧。

“你爬上这座山难不成是为了自杀吗？”雷吉吼道，“你根本就是个懦夫，原来查尔斯表兄对我说的话都是骗人的，你获那么多亮闪闪的勋章有什么用！”

理查笑了笑。

有什么好笑的？我记得自己当时是这么想的。那颗子弹击中J.C.以及他那个金属的氧气罐后，我不停听到氧气发出嘶嘶的声音。当时，那动静就跟让-克洛德的灵魂被迫从他的身体里飘荡出来一样。

“爬上这座山之后不下来，不是自杀之举，是什么？”雷吉生气地问理查。她像是要揍他一样。

“你还记得肯·欧文斯来锡金看我的情形吧……”理查问道。

“K.T.欧文斯！”我依旧用沙哑地嗓音说，“这事跟他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文斯就决定归隐了，他现在住在尼泊尔，在珠峰南侧下昆布谷有自己的农场。他还是个诗人，只是没有将自己的作品示人而已。而且，他还是个登山家，虽然现在没人听说过他还在爬山了。”

“你是说，”雷吉十分暴躁地说道，“你的朋友肯·欧文斯已经爬上了珠峰，现在正准备一艘飞艇什么的在山上等你？”

理查咧嘴笑道：“没这么神，雷吉。但欧文斯肯定侦察过从另一边，也就是南边上山的路线，勘探过那里的山坳和山脊，他答应我，我从昆布冰川的冰瀑下去的时候，会找到一些夏尔巴人朋友在路上留下的标记，以及在冰隙处留下的绳梯。他说那也是整个登山中最危险的路段，就在珠峰南侧靠近大本营的地方。”

“南侧才没有什么大本营呢。”我沙哑地说，现在，我的声音听起来像是用长指甲划过黑板的刮擦声。

“现在有了，杰克。”理查说，“肯·欧文斯上个星期在那边爬山，而且他们还安放了固定绳索，为我在南坳留了帐篷。”他看着雷吉

说，“是为我们留下的。”

“南坳。”我重复道，这会儿，我痛得直打哆嗦，在过去的九个月里，“北坳”这样的字眼儿我听过无数次，也想过无数次，但我总觉得珠峰不存在南坳，也许，这样的地方压根儿就不存在。

“尼泊尔不允许外国人进入。”雷吉说，“你可能会被关进监狱的，理查。”

理查最后一次摇头。“肯·欧文斯在那儿有朋友。他在昆布谷的农场雇佣了大约一百个当地人，在那里颇受尊敬。而且他在1919年的时候还皈依佛门了，他可是真正的佛门弟子，跟我这个早上坐禅、下午枪杀德国人的半吊子不同，许多尼泊尔人都把他当成圣人。他会给我安排地方的。”

雷吉看着他，良久没有说话。“你为什么要放弃所有，理查？为什么要归隐？”

理查沉重地回答道：“我应付不来这个世界，雷吉。最好的我已经留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再也回不来了。”

雷吉摸了摸面颊，然后抬头望过理查的头顶，看着闪亮的白色三角岩。“作为布罗姆利家族的成员，我一直都在履行自己的职责，自从我九岁来到印度后，一直都为我是个英国人感到自豪。”她说，“我十四岁的时候接管了种茶场，一直经营至今。正是我们在种茶场的收入才保证了英国布罗姆利庄园的开销。我二十六岁那年，为了获得新的资金，保证种茶场的顺利经营，我嫁给了一个我不爱的老头子。在蒙特福特爵士生前，我几乎都不怎么了解他……而且他也从来没想过要了解我。我不想再被责任所累了。”

“你在说什么，雷吉？”我问。

“我是说我也想登顶珠峰，也不介意去看看那个封闭了好多年的尼泊尔，杰克。”

“我也要跟你一起上去，夫人。”帕桑医生说。

她摸着他的胳膊说：“不行，我的朋友。这次你不要再跟着我了。杰克必须下到大本营，去大吉岭。我们得将照片交到合适的人手里。我从来没有命令过你做任何事，亲爱的帕桑，但我求你在我登山的时候，带杰克下山，返回种茶场。”

帕桑看了看，好像想要争辩似的，但最后，他只是低着头，黑色的眸子蒙上了一层雾，不过也可能是被风吹的。

“你知道我把遗嘱放在哪里。”雷吉说，我又吸了一口氧气。“你知道密码箱的密码。遗嘱里，我将种茶场留给你和你的家人了，帕桑。”

“不过里面有个条款。”雷吉说，“遗嘱的附录规定，如果我死了，或者我消失了，茶园三分之一的利润应该继续交给林肯郡的布罗姆利夫人……直到她去世。然后所有的利润才归你，亲爱的帕桑。”

他点点头，不再看她。

“等等，”理查说，“今天下午，谁都别想去登顶，更不用说横穿峭壁，前往肯·欧文斯留下固定绳索、帐篷和物资的地方——除非我们确保在帕桑的陪同下，杰克能够下山。”

“慢着。”我沙哑地说，“我们可以把雷吉的大帐篷搭在蘑菇石那里，睡一晚，早上再决定。到时候没准我的身体就好了。我们再一起登顶，如果你们两个非要决定做出愚蠢的举动，横切南侧到尼泊尔，我和帕桑从这条路下山就是。”

帕桑摇摇头。他的声音轻柔，却透着不容辩驳的坚定。“不行，佩里先生。真的对不起。你今天就必须下山。”他说着朝雷吉和理查转过身去。“佩里先生走路的时候还不至于太过依靠别人搀扶。我相信他还能坚持一会儿，特别是下山的时候。如果他不能再坚持了，我就背他。等我们两个下山，他的呼吸顺畅些后，我就陪他去绒布寺，在那里打点一下，再去大吉岭。”

“嘿！”我又咳嗽起来，用沙哑的声音说，“难道我就没有发言权吗……”

我还真没有。

我们都站了起来。这会儿，风已经小了很多，但那个如透镜一样的云雾帽子重新扣在了珠峰上。

理查拿出他那把军用卫瑞信号枪，对着天空和远处的山峰发射了一发信号弹。那是一发白色的信号弹，白磷弹爆炸后要比我们的登山信号弹亮得多。

白色、绿色，然后又变成了红色，我还记得K.T欧文斯在锡金与理查谈话的情形，事情好像发生在一万年前。

“我相信，”理查说，他的声音透着莫名的伤感和一丝欣喜后的疲惫，“我……我是说我们……”他看了看雷吉，雷吉随即点点头。“……一定能够登顶珠峰，再横切两座山峰之间陡峭的山脊线，然后借助绳索下降到肯·欧文斯告诉我的大帐篷处，找到他和夏尔巴人在南侧山脊上为我们准备好的固定绳索，我们能赶在午夜之前到达那里。如果我们不能借手电筒和头灯下山，到时候就在南峰那头露营，早上下山把帐篷留在那里，不要了。”

“简直就是疯子。”我说，“登顶珠峰倒没什么问题，这个我们都知道，可你居然要从南侧横切下山，不是疯子是什么？”

理查和雷吉看着我笑了笑。这个世界本来就已经疯了。

“帮我个忙。”理查说，“把你们所有的保护绳和备用绳索都收起来，把J.C.的绳索也都收好。不过，你们下山之后，得在第二台阶下面给我们留下100英尺的绳子。如果我们真要从山上返回，会用得着的。可以吗？”

我默默地点点头。

理查从里面的口袋里拿出一张折好的纸条，说：“这是那人的姓名和他在伦敦的地址，你到时候将照片给他，杰克。一定要亲自交到他手里。而且只能交给他，千万不要弄丢了。”

我再次点点头，将那张折好的纸条放进衣服最里层那件带纽扣的羊

毛衬衣口袋里。我没有打开纸条，也没想着看一眼里面的名字，想着我现在即将下山而不是上山，我感到十分震惊，心情也极为沮丧……之前，我可是为了他们才自由攀爬到了第二台阶！

但当时我那种突如其来的沮丧心情是因为让-克洛德的突然离世所致，我有种手足无措的感觉。我内心深处清楚地知道，将来再也见不到我这位来自夏蒙尼的朋友了，再也听不到他的欢笑了。

“帕桑，”雷吉说，“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到时候如果不是杰克，而是你只身前往伦敦交付这些照片，你知道你要见的人是谁，也知道他在哪儿吧？”

“我知道，夫人。”

我握着理查伸出来的一只手。仍然不相信我们就要分别了。

“一定要活着。”我听见自己这样跟他说。

“我会的。”理查说，“记住，我本该死在艾格尔峰的北壁，而不是珠峰上。你的身体很快就会复原的，杰克。”

凯瑟琳·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吻了我。她用力吻在我的唇上。然后退后，站在理查旁边，我最后一次看着她那双漂亮的、无与伦比的深蓝色眼睛。

“别忘了把你的护目镜带上。”我郁闷地说。

然后我和帕桑借助之前留给布鲁诺·西吉尔的祝玛装置，从绳子上降落，下到第二台阶下面的雪地里，那里仍然十分恐怖。接着，我看到理查从长绳子上爬了上去，一眨眼的工夫，他就不见了。两个人很快消失了，他们应该爬上了东北山脊宽阔的西端，上到了通往三角岩和顶峰的雪地。

我则往山下而去。

我们两个一前一后沿着刀刃山脊，往那几个死了的德国人所在的雪地走去，我像个小孩似的哭起来。帕桑拍拍我的后背，然后捏了捏我的肩膀。“这是窒息造成的创伤。”他说。

“不是的。”

我之前并没有听到理查要求帕桑什么，也没听他给什么建议，但是，当我们来到四名死去的德国人身边时，他似乎很清楚该怎么做。我坦白，当时我只是靠在我的冰镐上，试图大口通过我那个像是已经千疮百孔的喉咙呼气，在一旁看着他。

他先是搜查了每一个德国人，拿走他们身上的一些文件，但主要是将他们随身携带的手枪取走，其中一名死者身上的外套里还有一把斯迈瑟冲锋枪，另一个人身上还有理查的那把韦伯利左轮手枪，帕桑将那把枪交给了我。我将它塞在沙克尔顿滑夹克下面那件羽绒服的口袋里。帕桑还将四具尸体身上的氧气罐拿了下来，然后又搜查了他们的袋子或者小背包，将里面用得着的东西或者一些有价值的情报掏了出来，放在了他自己那个鼓囊囊的包里。他还将一个帆布提袋装满了，把它交到我手上。

“从现在起我们得背着这些金属氧气罐，佩里先生，将那些更重的背包留下来。”他说，“我们将其他的物品背在背包里。”

我的脑袋感觉非常迟钝，也没想着怎么做划算，但我确定那三个大氧气罐足以让我们下到大本营，或者至少可以到藏着让-克洛德的新型呼吸装备的地方。我想那些德国人应该没有将它们全部找出来。

“你同意这个计划吗，佩里先生？”

我点点头，仍然没办法开口说话。

我们出发前，帕桑先是将他那个分量不轻的新氧气罐的肩带和几个装备包的肩带背在了肩上。接着，他拿出一把又长又弯曲的小刀，将连接四名死者的绳子割断了，还将尸体一具一具地拖到山脊北侧边缘，将尸体推了下去。那一刻，我感到一种强烈的情感冲击着内心的麻木。但是，我不知道那是因为迁怒于四名德国人亵渎了冰川下J.C.的尸体，还是因为看到这四名德国人为西吉尔的罪恶付出代价后而产生的那种原始的、不合时宜的喜悦。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才明白这次抛尸的意义。1925年的时候，我们五个人都觉得很很快就会再有英国登山队前往这里，也许1926年他们就会来。我们中没有一个人料到下一拨探险队直到1933年才来，尽管他们找到了欧文的冰镐，但他们没有想到根据冰镐所指的方向，爬到下面去找到欧文的尸体，1933年的探险队甚至没翻过第一台阶。直到1938年，一支小探险队才终于从北侧登顶珠峰。

当然，这些情况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倘若将德国人的尸体，特别是被英国的狙击步枪所杀的尸体留在蘑菇石那头，肯定会让英德两国大动干戈。没有比将尸体从东北山脊推下去，掉到北壁上更明智的选择了：我们在北壁找到马洛里和欧文的尸体纯属巧合。要是探险队在那里找到德国人的尸体，那就太不好了。

我看着帕桑将最后一具德国人的尸体处理掉的时候，终于意识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喉咙里那个冰冷的东西害得我不停咳嗽，在加上因为黏膜已经发炎数日了，不管我愿不愿意承认，现在我的身体情况已经非常糟糕了。这会儿，我站在山脊上，看着帕桑清理尸体，感觉促使我上到第二台阶的最后一点儿肾上腺素刺激带来的能量终于榨干了。

帕桑医生说得对。如果我执意登顶，甚至在这么高海拔的地方待上一晚，我肯定会小命不保。当我站在离山峰如此之近的东北山脊的台阶上时，才终于清醒过来，现在我只想下山，只想活过来，为雷吉、理查、珀西表弟和科特·梅耶，为我们被杀害的夏尔巴人朋友，尤其是为让-克洛德。

活着下山，将照片交到需要它们的英国当局者手里。

我们从蘑菇石远端的山脊下山时，我以为自己根本没有精力绕过嵌入北壁的那块砾石，但我还是能够站着，看着帕桑轻而易举地过去了，他知道另一侧的壁架和攀附点的位置，当然轻松。接着，他为我做好保护点，顺利地帮我也爬了过去，不过，我在跨越最后一步的时候脚底滑了一下，但帕桑还是像拎包一样把我拉到了壁架上。

我实在太累了，没精力去难为情。我不停往山峰望去，有一次——就在我们抵达六号营地那唯一一顶帐篷时，我想我看到了两个小点在珠峰下沿，正往白雪皑皑的顶峰三角岩移动过去。

但那一刻我实在疲惫不堪，没有从帆布包里拿望远镜去看他们。自那时起，我总是在想，如果在陡峭的三角岩上的真是雷吉和理查，我当时是否能够认出来。

那天下午，阳光明媚，我和帕桑背着我们在五号营地找到的德国人藏在那儿的新氧气罐，继续往山下走。他倒没有搀扶着我，但是大部分时间我们都走在一起，每当我的身体愈发虚弱的时候，他都会扶着我的胳膊。

他领着我横过最后一段山脊，然后清楚地记得要从那个裂缝的开口下到低矮的岩壁上。接着，我们便去到了只有一个帐篷的六号营地，那个帐篷仍然屹立在那儿（尽管已经倾斜得非常厉害）。德国人在上山的时候显然没有看到它。六号营地里剩下一点儿吃的：一些巧克力、一罐沙丁鱼、一热水瓶水，都是我们留在那里没带上山脊的，我们将这些吃的全都放在了那几个早就装得满满的提袋里。

在六号营地的时候，乌云密闭，眼看着又一场暴雪即将来临，我坐在帐篷高侧那边的砾石上，手肘放在膝盖上，用望远镜对准珠峰，就在乌云遮住视线之前的短短几秒，我看到白雪覆盖的峰顶上有绿色和金色的东西摇晃着。

怎么会是绿色和金色的？他们在仅有27,000英尺高的六号营地时，上面风势渐大，天气也越来越恶劣，但理查和雷吉绝不会将大帐篷搭建在山峰上。这样做无异于自杀。

除非他们真想一起自杀，也许两人会将胳膊搂在一起，蜷缩在睡袋里，等到接下来的探险队登顶后发现他们。

他们在这段旅程中互相爱上对方了吗？我迟钝地想，感到心中隐隐作痛。他们是否早就达成过某个疯狂的决定，要一起死在珠峰顶上？

接着，我记得雷吉的大帐篷里并没有金色，肯定是那面印有布罗姆利家族徽章的旗子，上面是一只狮鹫和一只鹰为一根金色的长矛厮杀的图案，那个倒是绿色和金色的。肯定是那面珀西带到山上的丝绸旗，也就是雷吉从那具尸体的口袋里拿出的那面旗子。

山顶上是珀西瓦尔和雷吉的旗子！

但刚才在白雪盖顶的山峰上闪过几秒钟的织物有一个人那么高。怎么可能是那面小旗子……

然后我记起来了。我们分开的时候雷吉还将让-克洛德的冰镐拿去了，她将冰镐挨着两把短冰镐绑在了她背包的外面。

我咧嘴笑了笑，将刚才所见讲给帕桑医生看了。他从我手里拿过望远镜，抬头看去，但现在云层已经越来越厚，我想他应该没机会看到我刚才看到的那一幕。在峰顶气流的作用下，那块绿色和金色的织物呈水平方向晃动了短短的三秒钟，那一幕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脑海中。

我现在又感觉呼吸困难了，当我将金属氧气罐的带子背到背上，将一些东西放到提袋中时，我在六号营地的砾石旁边站了好一阵，弯腰一阵猛咳，发现自己居然将鲜红色的血溅在了黑色的石头上。

“我喉咙里又有什么东西结冰了吗？”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后，我用沙哑的声音对帕桑说。

他让我张开嘴，这样，他就能用雷吉那个威尔士矿工头灯微弱的光帮我检查了。

“不是，佩里先生。”过了一阵他说，“里面没有阻塞物。但你喉咙的左侧壁非常粗糙，都肿了，有可能完全阻塞你的上呼吸道，除非你赶紧躺下来。”

“然后……我就会死吗？”我说。我现在已经处于极度疲劳状态，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丝毫不能引起我的兴趣了。

“不会的。雅各布先生。这种情况很正常，我帮你做个简单的气管切开手术就可以了……在这儿。”他用一根戴着手套的手指往我的喉管

里摸着，“吸氧装置上有不少玻璃管和橡胶软管。”他继而又说。

做个简单的气管切开手术，我良久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要是手术失败呢，帕桑医生？”我用沙哑的声音说，痛苦的声音听着像是在哀鸣。

“然后，为了防止你的肺萎缩，我还要在这里弄个小洞，这样才能让你萎缩的肺再度充气，让你能够再次呼吸。”他说着将那根戴手套的食指放在我左胸上。“那些不同型号的软管和阀门正好可以派上用场。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在温度这么低的情况下用沸水给这些东西消毒。”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胸膛：在上面打个洞，将一根氧气软管伸出来，导入空气，让我萎缩的肺再次充气？

我将背上那个氧气罐往上挪了挪，系紧带子，戴上氧气罩，用从没有过的坚定声音说：“我可以躺下来。”

登上珠峰往往要好几天，甚至几个星期，但下到冰川上的营地，很多时候甚至下到大本营却只要几个小时，往往一个漫长的下午就够了。

但这是有固定绳索的情况。我们之前将大部分固定绳索都拔掉了，就是防止德国人轻易上山。而且我们还将那些可以区分上行和下行路径的竹竿和旗子拔了，这些标记可以防止登山者步入垂直的雪坑里，那可是死路一条，一旦踩进去，就会掉入万丈深渊，摔向下面的绒布冰川或者东绒布冰川。

不过，帕桑似乎认识路。那天下午，乌云密布，雪球撕扯着我们裸露在氧气罩外的部分脸颊。我将氧气开到了2.2公升最大的流量，而帕桑大部分时间甚至都没吸氧，但即使这样我都没办法将空气吸入，因为喉咙红肿而阻塞的气管。每次呼吸，我都痛得要命。

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里还发生了几件奇怪的事情。

我们到达之前的五号营地时——先前，德国人不知何故将最后一个温伯尔帐篷烧了——帕桑让我靠在烧成灰烬的帐篷旁边的一块岩石上，还将我的登山绳绑在了岩石上，像是把我当成了小孩或者藏马，要防止

我乱动似的。接着，他朝北部山脊的方向走去，在东侧的砾石那儿花了几分钟时间寻找备用的吸氧装置和食物，也就是那些西吉尔和他的手下没有找到并将之据为己有的东西。

我坐在那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把氧气罩取下来，拼命想从稀薄的空气中吸入更多的空气和氧气。这时，让-克洛德下到雪坡上，坐在我旁边的砾石上。

“见到你真高兴。”我沙哑地说。

“我也是，杰克。”他冲我笑了笑，然后俯身往前，下巴搁在戴着连指手套的手上，双手则放在冰镐的扁斧上。他没有背氧气罐，也没有戴氧气罩，我想肯定是他掉到冰川上后，那些东西都丢了。

“等等。”我说，努力想保持清醒。我知道这事儿很奇怪，但我就是说不上来。“你怎么还带着你的冰镐？”我终于问道，“我看到雷吉跟理查往山顶去的时候，将冰镐放在了背包里。”

让-克洛德给我看了那把冰镐的轻木手柄。手柄离刀刃三分之二的地方有三个凹痕。“这是我从桑迪·欧文那儿借来的，你当时把它留在了岩石上。”J.C.说，“桑迪说他并不介意。”

我点点头。这样倒说得过去。

最后，我终于鼓起勇气说：“人死了是什么感觉，我的朋友？”

J.C.用法国人特有的方式朝我耸耸肩，又笑了笑，我很熟悉他的耸肩动作。“Etre mort, c'est un peu comme être vivant, mais pas si lourd.^[9]”他轻轻地对我说。

“我听不懂，你能翻译给我听吗，J.C.？”

“当然可以。”让-克洛德说。他再次将冰镐的刀刃插在雪里，这样，他面对我的时候就能靠在上面了。“意思是说……”

“杰克！”帕桑在漫天飞舞的雪里冲我喊道。

“我在这儿呢！”我用沙哑的声音大声应道，我甚至没感觉喉咙的疼痛了，“我跟让-克洛德在一起呢。”

J.C.从那件芬奇羽绒服的口袋里拿出他的手表。“我得下去了，为你和帕桑将路线标记出来。我等会儿再跟你聊，亲爱的朋友。”

“好的。”我说。

帕桑从漫天飞舞的大雪中拿出两个新氧气罐，给我们换上，还从另一个帆布包里拿出一袋饮用水和别的物资。

“我刚才没听清楚，佩里先生，”他说，“你刚才在喊什么？”

我笑了笑，摇摇头。我的喉咙太痛了，不想重复刚才的话。帕桑将新的氧气罐给我装上，再次打开流量阀门，确保氧气流出。接着，他再次帮我将氧气罩的带子系在我那个摩托车皮头盔上。

“天越来越冷了。”他说，“我们必须继续赶往北坳的四号营地。你用绳索绑在一起，相隔15英尺……可以吗？雪这么大，我希望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能够看到你或者听见你说话。”

“可以。”我的话被面罩和氧气阀挡在了里面，帕桑估计都没怎听清楚我的回答。他将一根短绳绑在我身上后，我站了起来，晃了晃，在这位高个子夏尔巴人的帮助下，我总算站稳了。接着，我们左下方陡峭的北壁，而不是北部山脊走去。帕桑拍了拍我的肩膀，拉住我。“也许应该由我领着你走一阵，佩里先生。”

我耸耸肩，想学着J.C.的样儿，希望像法国人一样优雅地耸下肩，不过，我自然做不到。于是，我站在那里，冰冷的双脚不停地跺着，直到帕桑将一根绳子递给我，我迈着沉重的脚步，紧跟在他后面往前走去。

北部山脊依旧是全部向下倾斜的石板，上面覆盖着冰雪。我差点儿忘了。如果雷吉和理查已经横切攀登到南峰并且已经开始下山，用绳索从那块巨大岩石上下山——现在我把那块巨大岩石称为“K.T.欧文斯台阶”（二十九年后，这里被重新命名为“希拉里台阶”，我对此一笑置之）——那么他们俩此刻应该已经下到了珠峰西南山脊了，那里的板岩比较容易攀爬，全都向上倾斜，而后就该顺着那道岩石阶梯向下，向着南坳和南坳下方的西库姆冰斗前进。

然而这可能吗？他们必须横切攀登位于两面山峰之间的山脊，山脊如刀锋一样尖厉，布满了冰雪覆盖的檐板，在攀爬的过程中，我们在几个有利位置看到了那道位于两面山峰之间的山脊。在那道山脊上，是不是也需要向下攀登，又或者是不是一个死亡陷阱，就像是东北山脊上那道令布罗姆利勋爵、科特·梅耶和让-克洛德丧命的檐板？不，对J.C.而言，那里不能算是陷阱，我心想。他明明知道那块檐板极易断裂，却故意把西吉尔推到了上面，他心里清楚得很，那个地方根本不可能承受两个人的重量，即便那两个人中有一个是体重很轻的小个子法国人。

可理查和雷吉现在是不是到了西南山脊，下到了欧文斯保证过设有

固定绳索的地方？我隐隐记得，在我和帕桑到达我们从前的六号营地之前，曾经看到珠峰顶峰另一边的天空里又升起了两枚信号弹，分别是黄色和白色。三枚信号弹的排列顺序为红色、黄色、白色。

欧文斯之前说过信号弹的排列顺序。理查传达了什么信息给他的老朋友？难道是把保卫尔牛肉汁放在普里默斯炉上，我们只出去几个小时？

我想不是。理查一直都不喜欢保卫尔牛肉汁。

或者理查和雷吉现在已经登上了顶峰，并且做了一件聪明事儿：原路返回了。他们是不是在六号营地中唯一一顶帐篷里？不，等等，我隐隐记得理查一直背着沉重的装备，里面是雷吉的大帐篷，而雷吉则背着一个乌纳炉。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停下来。

不过他们有这样做吗？天色很晚了，现在几点了？自从我和帕桑离开第二台阶后已经过了多少个小时了？离开六号营地多少小时了？离开五号营地多少小时了？我摸索着衣服里面，想把我的怀表找出来，却遍寻不获。

天就快黑了，太阳的光辉很快就会被洛子峰的山峰遮住。云层消散之后，我们迎来一个相当晴朗的下午。我可以看到远处有两顶绿色的帐篷，就在远处下方的北坳之上。

我看着我的右边，突然注意到，北部山脊的那块角状突出物上方约10度方位的天空中飘浮着三个看上去很奇怪的东西。特别奇怪。

看形状，那些东西有点儿像风筝或气球，不过这些东西更像是有机生物体。显然是活物。他们飘动的方式像极了水母，帕桑尚未注意到它们，当我们顺着山脊线下山时，这些东西始终和我们保持平衡。三个东西全是半透明的，我可以看到有朦朦胧胧的颜色——红色、黄色和白色——流经它们的身体，特别像在血管里奔腾的血液。其中一个飘浮的物体两边都有近似方形的短小物，有点儿像退化的翅膀。另外一个东西的头部有一块突出物，像是鸟的喙，不过那几乎是透明的。第三个东西的

中间部位附近有一个由一连串光束粒子组成的旋风涡，仿佛一场熠熠闪光的暴风雪正在它的体内形成。

这三个飘浮的东西彼此有规律地跳动着，不过我冷静地观察到，它们飘浮的节奏与我那颗紧绷的心跳动的节奏并不合拍。帕桑带领着我下山，他始终没有转向右边看它们。这时候这三个物体就在山脊线上飘浮，一直跟着我们，它们每一个都是透明的，却又非常奇怪地呈现深色，特别是当云飘浮到它们后面的时候。

我看向别处。在我把头部转向别处的时候，它们并没有出现在我的视线范围内。

为了验证我的思维是不是受到了病症和高海拔的影响，于是我看着貌似在我们脚下绵延的群峰，回想起它们的名字和海拔高度，借以测试我是不是正常：北坳那一端是章子峰，海拔24878英尺，卡塔夫峰位于连通哈塔冰川的那座山口的另一边，海拔高度为23,894英尺，我的左端最远处是彭卓日峰的山肩和顶峰区域，海拔23,507英尺，在彭卓日峰的右边，与绒布冰川的连接处是凌特仁峰，海拔仅有21,142英尺。

我的头脑和记忆似乎并没有失常。

我又看向我的右边。那三个有机体依旧飘浮着，与我们下山的线路平行，总是位于北部山脊线上方的同样角度，不过它们几个会交换位置：现在是那个长了钝鸟喙的东西位于左边，那个有方形小企鹅翅膀的东西飘浮在最左边，有规律地跳动着，中心部位闪光的那个东西处在最前面，跟随着我们一起下山。

是灵魂？灵魂是这样的吗？在摆脱了我们的肉体后，我们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吗？我提醒我自己，我根本不相信上帝、天堂、地狱或者任何关于来世的东西，就连条理清晰的佛教轮回转世说我也不信。

可这三个是什么呢？在越来越暗的天色中，这三缕灵魂跟着我们有什么目的？

让-克洛德。雷吉。理查。

我把我的氧气罩拉下来，这样不必拧紧流量阀也能说话，可这样一来，我就喘不过气来了，咳嗽个没完没了……或许我的眼泪也流了出来。帕桑一直在我前面10英尺处小心翼翼地走下板岩，我闹出的动静太大了，他停下脚步，转过身来。

我意识到我的眼泪在我裸露在外的脸颊上都快被冻住了，我只能指着那三个物体盘旋的方向。帕桑扭过头去看。几秒钟之后，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另外一片雪云已经飘了过来。那三个飘浮有机体不见了。尽管之前我也看到其他小片云朵飘到它们前面，挡住了我的视线，可等云飘走之后，它们始终还是在那里，不过这一次我肯定它们彻底消失了。等到那片浮云飘走后，它们果然不见了。

不管这些……生物……带来了什么样的消息，它们只想与我一个人分享。

我摇摇头，示意帕桑没什么，我很好，然后把氧气罩戴好。我们吃力地行走，继续这段漫长而危险的下山路程。

*

北坳上原来的四号营地附近有三顶帐篷，有我们的两顶温伯尔帐篷和一顶较小的棕褐色德国帐篷。三顶帐篷都是空的。帕桑彻底搜查了那顶德国帐篷，出来时只拿着另外几份文件，然后把它们撕成了碎片。

他把我们俩连接在一起的绳索解开，冲我打手势，要我坐在一个空包装箱上，他则要去看看我们藏起来的装备是不是还在。我们之前把那些东西悬挂在其中一个冰隙里了。

有一段时间我没有吸氧气，就坐在那里气喘吁吁，每吸一口气，我的喉咙都疼得要命，每呼出一口气简直就是疼上加疼。为了转移注意力，我强迫自己去享受帕桑点燃的普里默斯炉产生的热度。

帕桑直到暮色很深了才回来，他拿回了两个新氧气罐和更多的食物，把这些吃的放进了沸腾的锅中。整个北坳和我们下山经过的北部山

脊大部分区域此时都已经被笼罩在越来越深的阴影中。只有一道道山脊的上半部分、北壁最上方的五分之一以及珠峰的真正顶峰依旧在落日灿烂光线的照耀下，闪烁着红色、橙色和白色的光辉。

峰顶上的雪形成了羽毛状的烟云，延伸向更远的东边，我从来没见过峰顶的雪飘这么远。那上面的风肯定猛烈得很，足以夺去所有生灵的生命，人根本不能在那里活下来。

我告诉我自己，他们肯定都在西南山脊上，或者是在南坳上，在雷吉的圆顶帐篷里，他们会把睡袋用拉链连在一起，两个人挤作一团。但我无法说服自己去相信这样的猜测。我想象着他们的尸体就在顶峰这一面的高处，抑或顶峰另一面的可怕雪脊上，被冻得僵硬，就像是马洛里和欧文的尸体一样。又或者他们的尸体悬挂在登山绳索上，就像梅耶和珀西瓦尔的尸体那样。只等着乌鸦找到他们的尸体。

在那一刻我知道，即便今天我能够活下来，能够活着从这座山上下来，即便有一天我会再次登山，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这辈子永远都不会返回珠穆朗玛峰。

*

北坳和下面区域的连接处是一面1000英尺高的山壁和斜坡，我们的洞穴探险者专用梯子自然没有垂悬在最上面那100英尺的垂直冰壁上，之前我们砍断了梯子的支撑点，几个德国人和梯子一块掉了下去，不过德国人把两个新锚桩深深楔进了北坳边缘冰架上的雪中，把他们的八分之三英寸粗的晾衣绳登山索拴系在上面，借此取代了我们的梯子。

我和帕桑花时间又凿进了一个锚桩，把一个从四号营地带来的空背包装满雪，尽可能埋进最深处，并把上面的雪踩实。我把一个套结滑行装置和其中一个多余的德国登山扣安在另外两个锚桩边上，从而起到加固作用。

不过我们依旧不相信他们留下来的那该死的绳索。好在我们每个人都背了120英尺长的理查的奇迹绳来，那是从四号营地藏装备的裂缝里

找到的。现在，我们在绳扣上打了八形结，从而把这些绳索和位于腰部的安全带上的绳子拴系在一起，然后我另外又打了摩擦力结，以便在借绳索下降的时候使用。让-克洛德那精巧的祝玛装置我们连一个都没有了。我意识到，在五号营地他停下来和我聊天的时候，我真应该找他要几个才对。

就这样，我们现在有了两条垂悬的绳索，我们对其中一条很有信心，所以我们可以同时借助绳索从那面山壁上下来。在借绳索下降前，我们做了最后一件事儿，即从那些防毒面具背包里找出了我们的威尔士矿工头灯，又从我们带来的那些小电池中一通摸索，终于找到了几块还能用的电池。

接下来由我走在第一位，我们拴系着保护绳索，快速向后退到了北坳边缘下面，离开珠峰，走向下面那道900英尺长的雪坡。

*

我们讨论着是不是要在过了三号营地才扎营过夜，我们每个人有一个睡袋，不过我们都不希望停下来。即便我们以夜间行进的步速推进，用我们的小头灯照路，穿越冰川上的裂缝，我们应该也可以在黎明时分抵达大本营或更远的地方。

我们刚刚离开空荡荡的三号营地，帕桑就拴系一根30英尺的绳索，领头穿越冰川，这时候我一脚踩塌了覆盖在一道冰隙上的雪，掉了下去。

帕桑一听到我的叫喊声，立刻就采取了行动，和所有有过登山经验的专业登山者一样专业。他用力把冰镐深深凿进他脚边坚硬的雪中，牢牢支撑住他自己的身体作为保护，所以我只掉下去了大约15英尺就停住了。我一直把我的冰镐握在手里，这会儿我立刻把它楔进我上方对面的裂缝冰壁里，开凿出一个牢固的手抓点，同时我用腾出来的手打了普鲁士结，以便可以向上攀爬。

可接下来我犯了个错误，我居然用我的头灯灯光照亮，看了看那道

裂缝的更深处。

就在我下方20英尺处，全是一张张蓝色的死人脸，足有好几十张脸孔，还有好几十张张开的大口和好几十双瞪得溜圆的眼睛。死人的手臂和蓝色的手从他们被冰雪覆盖的尸体处向上伸向我的靴子。

我大喊出来。

“怎么了，杰克？”帕桑喊，“你受伤了？”

“没事儿，我很好，”透过我肿胀的喉咙和受损的喉头，我尽可能用最大的声音呼哧呼哧喘着气。“快把我拉上去……快……”

“在我拉保护绳索的时候你不想借助普鲁士结向上爬了吗？”

“不了……赶紧把我拉上去……快点儿！”

帕桑依言行事，不去理会绳索在裂缝结着冰的边缘摩擦后散落下来的碎屑。他非常强壮。我把我的冰镐拔出来，在我被拉上去的时候劈凿出支撑点。我终于从冰隙里面出来了。

我爬到帕桑所站的位置，一边给他讲我看到的情形，一边急促地喘着气。帕桑一直都没有使用吸氧装置，把氧气罐都省下来给我使用。

“啊，”帕桑说，“我们摔倒的这个裂缝正好是西吉尔先生和他的朋友们丢弃我们三号营地夏尔巴人朋友尸体的万人冢。”

我开始发抖，根本停不下来。帕桑从他其中一个塞得满满的防毒面具背包里拿出一条毯子，披在我的肩膀上。

“你不想去……看看吗？”我问。

“有可能他们中有人还活着吗？”他问。黑暗中我们的头灯光束在对方的胸口上跳动。

我想了片刻，回想着我在下面见到的一堆堆蓝色的脸、冰冻的眼和冰冻的手与尸体。“没有。”我说。

“那我就不去看了，”帕桑医生说，“我相信我们距离正确的路只有几码远了。佩里先生，为了更好地避开冰隙，是不是换你来领头为好？”

“当然。”我说，然后我把我的氧气罩重新戴上，拴系好绳索，走到了前面。我们大部分的标记竹枝都已经不见了，不过西吉尔的那些德国人在原来那条穿越裂缝的安全路径上留下了清晰可见的脚印。我低下头，用头灯光束照向我前面的路，集中精神辨别路线，努力让自己暂时抛开一切杂念。我知道，如果我偏离了正确的路，让-克洛德就会回来纠正我。

*

19,800英尺的二号营地和17,800英尺的一号营地都不见了。不管德国人对剩余的帐篷和贮藏的装备做了什么，反正我和帕桑用我们的头灯找不到任何痕迹。因为我们小心翼翼地向下推进，更因为我走得很慢，所以在假曙光就快出现的时候，我们终于从一号营地下来，距离16,500英尺的大本营曾经的所在地只剩下大约1英里远了。如果像理查担心的那样，有几个德国人正在那里等着我们，那么我们的威尔士矿工头灯将会彻底暴露我们的踪迹，不过已经疲惫不堪的我和帕桑发现，只有等到走出这该死的河谷，我们才能停下来。

我一次又一次地想象着雷吉和理查孤立无援，也许病了，也许受伤了，被困在了四号营地或五号营地，那里与此处的冰川河谷完全是两个世界，他们被困住了，病了，或许受伤了，等着我和帕桑去救他们。

我们根本不可能去救他们。我就连呼吸都有困难，只能勉强站住，摇摇晃晃地从布满冰碛石的长坡上下来，而斜坡两边都是赫然耸立的冰柱和冰壁。就算只有到了二号营地才能活命，我也爬不回那里去了，甚至我都无法再次攀越冰川了。

我们小心翼翼地离开冰碛石山脊和尖柱形石，来到了大本营所在地。那里什么都没有了。所有的尸体都被移走了，所有的帐篷踪迹全无，很可能被付之一炬了。仿佛理查-布罗姆利探险队根本不曾来过这里。

现在天空越来越亮，黎明前的朦胧光亮驱散了黑夜。不知为何，我

和帕桑还用绳索拴系在一起，我们围着曾经的大本营中帐篷和石砌矮墙的所在地远远地绕了半圈，然后走到最后几道冰碛石山脊另一边的碎石平地上。我们把头灯关掉，把皮质头灯装备放进防毒面具背包里，搁在吸氧装备的上方。我们把防毒面具背换到后背上背着。我背着四个沉重的防毒面具背包返回这里，里面塞满了各种东西，有一个我们从未使用过的乌纳炉，还有多余的炊具，都被我们一路背了下来。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我忍着疼轻声说，“我能把这最后两个氧气罐摘下来吗？”

“还不行，佩里先生，”帕桑医生轻声答复我，“你的喉咙发炎红肿，所以你现在的呼吸还是很困难。除非迫不得已，否则我可不想做气管切开手术。”

“说得对。”即便我轻声细语，听上去也十分沙哑，“接下来我们要走哪条路？徒步11英里前往绒布寺，去看看我们是不是可以从那里得到帮助。我不确定我是否能走到卓布村或协格尔镇。”

“西吉尔先生可能把他的几个朋友留在了绒布寺。”帕桑说。

“妈的。”

“这群混蛋，”帕桑说，“不过我们可以走过这最后的几英里，到绒布寺附近，然后穿上我带来的朝圣者的斗篷，到时候你藏在进路入口处的岩石中，我到绒布寺里去侦察。如果那里没有德国人，我们就可以得到莲花生大师古鲁仁波切的化身、绒布寺的活佛扎珠仁波切的关照和庇护了。”

“听起来倒是个计划，”我气喘吁吁地说，“不过我认为我们首先应该……”

这时候突然枪声响起，我们被子弹击中。

子弹首先命中了帕桑的头，在一片血雾之中，他的脑袋突然向前栽倒，鲜血溅到了我的脸上和拉下来的氧气罩上。片刻之后，我感到第二颗子弹打穿了我的背包和吸氧装置，命中了我的背部上方，就在左肩胛

带的右上方。

帕桑已经向前摔倒在我们冰爪下面的锋利岩石上，显然已经没气了。还没来得及张口大喊，我的背部就中弹了。我向前摔倒，躺到了他边上，没一会儿我就失去了意识，根本来不及用前臂阻止我自己不要摔下去。

我的后背疼极了，喉咙也疼极了，周围渐渐被黑暗笼罩，最后，黑暗笼罩了一切。

过了一会儿，我恢复了部分知觉，只听到两个男人在大声说话。他们就在我们上坡处大约10英尺的地方，处于逆风位置。此时风更大了，咆哮着从绒布冰川河谷吹下来。不过好在这两个人用德语大声地交谈，我在呼呼的风声中也能把他们的话听得清清楚楚。

帕桑趴在那里，已经死了，我们俩靠得非常近，我们的脸只相隔几英寸远。他从没有把他的一头黑发梳成分头，不过现在他的皮帽子和外面一层羊毛帽子都已经掉了，一道恐怖的白色条纹出现在他的黑发之上，我认为那是露出的头盖骨或者脑浆从他的头顶流下来的残迹。他的脸上都是血。我努力从身体一侧抬起手去摸他，想要晃晃他，确认他是不是真的死了，这时候帕桑突然说了话，沾满鲜血的嘴唇却一动不动。“别动，杰克。”他的声音很轻，与他相隔6英寸的我几乎都没听到，所以我肯定那两个德国人听不到他的声音，因为这两个人正在10英尺开外的地方争吵，而且处在逆风方向。

“我来翻译。”帕桑说。

“你的头……”我轻声提问。

“头皮受伤往往都会大量出血，”他这样轻声答复我，“如果我们能

活下来，我会留下头疼的毛病，此外就没有大碍了。他们没有搜我们的身。我来翻译给你听，杰克，这样我们就能知道该在什么时候拿出我们外层衣服下面的手枪了。”

我差点儿忘了，那把韦伯利左轮手枪就塞在我的芬奇外套口袋里，而帕桑把那支装满子弹的鲁格尔手枪放在他的鹅绒外套口袋里。

令人惊奇的是我认得这两个人的声音，我在慕尼黑的时候听到过。那把较为粗重和深沉的声音属于那个右翼德国激进分子的保镖……这个保镖叫什么名字来着？乌尔里希·格拉夫。

另外一个声音属于那晚坐在那张桌上的另一个人，那人一共没说几句话，不过我还记得他那与咬舌发音差不多的声音，此人正是阿图尔·维曾巴赫。

此时正说话的乌尔里希·格拉夫，他几乎是在发牢骚了：“SS Sturmbannführer Sigl……hat gesagt, dass ich sie anhalten soll, und ich habe sie aufgehalten.”

一切都是那么不真实，帕桑满脸是血，他的眼睛依旧闭着，厚厚地粘着淤积的血液，鲜血几乎遮住了他一张一合的嘴唇。他轻声做着同声翻译。如果我以前知道他会说德语，那现在也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

“党卫队突击大队长西吉尔说了要阻止他们，所以我就阻止他们了。”我要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他正在翻译格拉夫刚才说的话，又过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片刻时间，我才意识到被阻止和射杀的“他们”指的就是“我们”。

“Idiot！”维曾巴赫吼道，“Sturmbannführer Sigl hat gesagt, dass du sie aufhalten sollst bevor sie das Tal verlassen können. Aber nicht, sie zu erschiessen.”

帕桑轻声翻译道：“白痴！突击大队长西吉尔说的是要在他们离开河谷前阻止他们。不是要打死他们！”

狂风把乌尔里希·格拉夫的声音送到我们耳边，他的语气很像傻兮

今生闷气的小孩子的声音：“Naja, mit meinen Schüssen ich sie doch angehalten, oder?”

“哦，我射杀了他们，也就是阻止了他们，不是吗？”帕桑粘满鲜血的嘴唇一张一合翻译道。

我听到维曾巴赫叹了口气。“Sturmbannführer Sigl befohlen, sie zu verhören und sie dann nach Fotos zu durchsuchen. Aber keiner von ihnen sieht so aus, als ob wir sie noch verhören können.”

“突击大队长西吉尔命令我们审问他们，然后搜他们的身，把那些照片找出来。不过这两人似乎都咽气了，还怎么审问啊。”这话让我燃起了一丝希望。可摔下来的时候，我的右手压在了身体下面，现在只能一点点挪动这只手，先是伸进了我的沙克尔顿夹克，然后伸到了芬奇外套的右边口袋里，韦伯利左轮手枪就在那儿，我的肋骨下部被这把枪挤压得生疼。

“Was sollen wir jetzt machen?”格拉夫说，“Warten bis einer wieder zu sich kommt?”

我看到帕桑动了动，意识到他正把他的手伸向羽绒外套，去拿鲁格尔手枪。他轻声翻译着，声音小到连我都几乎听不到。“那我们该怎么办？等着他们恢复意识？”

发音口齿不清的维曾巴赫模仿德国牧羊人，从喉部发出粗重沙哑的咕噜声答了一句话：“Nein, vergiss das Verhör. Töte sie erst, und dann durchsuchen wir sie. Aber mit Kopfschuss, nicht auf den Körper zielen.”

“不。别再提审问的事儿了，”帕桑飞快地低声翻译道。“先杀了他们，然后搜身。不过要打他们的脑袋，别打身体。”

听了这话，我便冒险把韦伯利手枪从我的夹克里掏了出来，放在身下。我的手指先是摸到了扳机环，随后摸到了扳机。我的大拇指摸到了击铁上。我记得理查告诉过我，左轮手枪没有保险栓。我可以看到帕桑微微一动，拿出了他的鲁格尔手枪放在身下。

“Warum denn?”格拉夫问。

“为什么?”帕桑轻声翻译,我意识到这个傻呼呼的保镖问的不是为什么要射杀我和帕桑医生,只是在问为什么要打我们的脑袋而不是身体。

“Aamit wir keine Fotos beschädigen, Falls sie welche bei sich haben, du Trottel,”阿图尔·维曾巴赫厉声说。“Sturmbannführer Sigl kommt bald aus den Bergen zurück. Stell Deine Schmeisser auf einen Schuss ein.”

他们的登山靴踩踏地面发出嘎吱嘎吱声,表示他们已经向我们的方向走过来了,然后帕桑轻声做了翻译。我其实已经大致听明白了维曾巴赫刚才都说了什么。

“如果他们把照片藏在身上,这样我们就不会把照片弄坏了,蠢货。”帕桑轻声说,“突击大队长西吉尔应该很快就从山上下来了,所以把你的施迈瑟式冲锋枪调成单发发射,让我们赶紧把事情做妥当……”

他们居然用施迈瑟式冲锋枪!该死的!就为了不把我们随身携带的淫秽照片打穿,这些纳粹混蛋竟然要拿枪打我们的脑袋。我那份照片放在我的防毒面具背包里,帕桑的照片就在他那件羊毛夹克的大口袋里。几秒钟之内他们就会把我们打死,然后搜我们的尸体,这样他们就心满意足了。是时候起来了。

我和帕桑同时滚向对面,然后跪在地上,举起了我们的手枪。

至于下一刻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至今依然没弄明白。上一秒那两个德国人还大踏步向我们走来,下一秒就有一团团模模糊糊的灰色东西在他们周围来回移动。那些东西个头儿特别大。只见打着旋儿的雪中都是灰色的皮毛。触目所及都是毛茸茸的东西。

我看到乌尔里希·格拉夫的脑袋突然间就和身体分了家,飞到了空中。我还看到一个身形巨大的灰色东西在大雪中俯身压向阿图尔·维曾巴赫,他被吓得大声叫了起来。

然后有什么东西撞到了我的脑袋一侧,我拿着韦伯利手枪开了一

枪，可我不知被什么撞了一下，结果这一枪是瞄准上方开的，什么都没打中。我看到帕桑从他在冰碛石上所跪的位置向前摔去，鲁格尔手枪已经从他的手里掉了下去，他一张脸血淋淋的，双眼再次闭上，然后我再一次面朝下栽倒在岩石上，陷入了黑暗之中。

我躺在一个气味清新的丝绸帐篷里，缠着绷带的脸埋在很多气味不是那么清新的丝绸枕头里。我的手腕被绑在支柱上，这些支柱都被凿进了地里，周围则是很多精致的波斯地毯，而帐篷地面上的大部分空间都铺着地毯。我的头疼得厉害。我的背部上部分特别疼，在我和帕桑第一次中枪的时候，我可以感觉到德国人的子弹打在了我身上的某个部位。我向左右两边扭扭头，只见到很多的地毯、高高的帐篷柱、帐篷和枕头，却不见帕桑。或许他已经死了。没准儿我现在也是个死人了。

不过锥心的疼痛告诉我，我还没死。我注意到，天这么冷，我居然光着膀子，原来是我刚开始移动身体的时候不小心把身上的毯子弄掉了，不过我的背上有个又大又黏糊的东西。我百无聊赖地琢磨着那颗子弹是不是打中了我的肺或脊柱，又或者命中了我的心脏附近。我的头太疼了，没法儿想明白这个问题。

我听到身后有声音响起，于是我飞快地转过头，结果弄得我的头一阵剧痛，差一点儿就晕了过去。不过我还是看到了一个长了一张亚洲人

脸孔的西藏人，或者说是个长得很像西藏人的蒙古人，这人走进帐篷，手里拿着一个热气腾腾的碗，我看到这个人注意到我醒了过来，然后便匆忙地跑了出去。

我想起来了，原来是强盗啊。我只希望这群强盗是与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相交甚好的强盗，是那些接受了手枪和巧克力贿赂的强盗。那群人的头子叫什么名字来着？

吉米·可汗。谁会忘记这样的名字呢？

那个长了一张亚洲人脸孔的小个子男人穿过高高的帐篷门走了回来，身穿皮毛衣服的他依旧用手拿着那个直冒热气的碗，帕桑和强盗吉米·可汗走在他身边。帕桑显然已经把他的头包扎好了，脸上的血也洗掉了。他看上去再也不像个死人了。我能看到他左边太阳穴上的子弹沟痕末端，在深色皮肤的映衬下，仿佛一道白色疤痕。

强盗吉米·可汗用藏语说了什么，然后帕桑翻译道：“可汗说很好，你活过来了。”

根据几个月前我们第一次见面的经历，我还记得吉米·可汗既会说英语也能听得懂英语。“帕桑，为什么要把我绑在桩子上？我是个犯人吗？”

“不是，”我的高个子夏尔巴人朋友说道，“你昏过去了，杰克。我决定趁你昏迷的时候把子弹从你的背部取出来，只有用绳子把你捆住，才能让你不至于翻身，压到绷带。”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弯曲的小刀，然后割断了绑着我双手的绳子。

“我的背上中弹了，可我居然还活着？”我说。我的脑袋迷迷糊糊的，疼得厉害。

“乌尔里希·格拉夫先生——他的尸体上有他的身份证明——似乎打中了我们两个人。”帕桑说，“那颗击中我的子弹只是撕裂了我的头皮，在我的头盖骨上留下了一个凹槽。我只昏迷了很短一段时间。而击中你后背上部的那颗子弹呢，据我所知，穿透了你的两个氧气罐，损坏

了流量调节器上的一个金属零件，还穿透了你背上防毒面具背包里的乌纳炉和两个锅。啊，子弹还穿透了吸氧装置的铝架，然后才击中了你的身体。杰克，那颗子弹在击中你的身体时，大部分动能已经消失了。我从你1英寸的皮肤和肩部浅层肌肉下面取出了子弹。”

听了这话我眨眨眼。我的后背很疼，但不像脑袋那么疼。我中弹了！“你怎么知道是格拉夫打中了我们俩？”

“在我们站立地方附近的一块砾石底部，我发现了擦破我头皮的子弹，那枚子弹已经被碾平了，”帕桑说，“不过还是从你后背上取出来的那颗子弹让我确认了此事。两枚子弹都是9毫米巴拉贝鲁姆弹……总之，好在你是被手枪从远距离击中的，不然的话，你就没命了。”

“阿图尔·维曾巴赫最后一刻朝我们走过来的时候手里也拿着一把鲁格尔手枪。”我挤出这句话。我真正的想法则是：哪个纳粹朝我们开枪有什么关系吗？

“的确如此，”帕桑边说边举起一块小铅块，“很明显他们把施迈瑟式冲锋枪的9毫米子弹的子弹头涂成了黑色。我们身中的子弹都有黑色的子弹头。格拉夫的鲁格尔手枪用的就是这种子弹。”

我在垫子上坐起来，因为头昏眼花，所以身体有点儿晃。“格拉夫和维曾巴赫怎么样了？”我问。我尝试回忆当时的情况，却只记得一团模模糊糊的颤动影像，我举起了韦伯利手枪，还有巨大的深灰色物体在打着旋儿的雪中来回移动，尖叫声不绝于耳。

“问得好。”帕桑说。他的声音里夹杂着警告的语气，不过我只顾着疼了，没能分辨其中的意味。

“如果你能站起来，杰克，”帕桑说，“我们扶你到外面，在更多的秃鹫到来之前，给你看点儿东西。”

“你来解释吧。”吉米·可汗对帕桑说，然后拍了拍我的后背，这一下正好拍在绷带覆盖伤口的位置。我强忍着，才没有呼痛。

就在我们被远距离伏击的附近，有一块宽大的平坦砾石——显而易

见，那两个德国人一直藏在后面，就在去年他们给马洛里、欧文及1922年丧生的七名夏尔巴人树立的三角形岩石纪念碑另一边20来码远的地方——在这块砾石之上，乌尔里希·格拉夫和阿图尔·维曾巴赫被斩下的脑袋被钉在整齐排列的一排短桩上。他们的眼睛瞪得滚圆，似乎正在充满惊讶地盯着我们看，因为死亡，他们的眼睛上覆盖了一层白色薄膜，变得呆滞起来。他们的脑袋边上四条被撕断的手臂，手还连在上面，两条右臂位于格拉夫头颅的左边，而两条左臂则位于维曾巴赫头颅的右边。

“我的老天呀。”我轻声对帕桑说。看着站在几码开外满脸堆笑的吉米·可汗，我又轻声说道：“可汗和他的人真的是好好教训了这些可怜的恶魔。”

帕桑医生看着我，眼睛一眨不眨。他说话的时候声音似乎大得很。“可汗先生告诉我，他和他手下的55个人在事发后三十分钟左右到了现场。他和他的人非常惊讶地看到耶蒂对德国人的出现非常愤怒，料理了我们的敌人。”

“这太荒唐了。”我说。不过我终于弄明白了帕桑语气中的警告意味，看了看他，然后闭上了嘴。出于某种原因，强盗们希望我们相信，是耶蒂在漫天飞舞的雪中杀死了那两个德国人，而不是几个浑身上下穿着皮毛衣服的野蛮强盗骑在马上干了这事儿。我搞不懂他们为什么想要我们相信这个故事，不过我终于还是想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得紧紧闭上嘴巴。这些强盗已经敲过我的头了。

狂风从珠峰上吹下来，沿着槽谷吹过砾石，吹乱了楔在桩子上的死人短发。此时秃鹫已经成群结队地飞了过来，啄食那两个人的眼睛，开始了它们的大餐，我连忙别过头。

“我昏迷了多久，帕桑？”

“大约五个小时。”

我看了看我那块依旧嘀嗒运转的怀表。（我父亲从不拿便宜货当礼

物)刚过中午,吉米·可汗和他的两个手下走到近处,交叉着双臂,嘟囔着什么,很满意那些被斩断的脑袋、四条被砍断的手臂以及皱缩得很严重的死人手。我第一次注意到,在那巨大的砾石平台后面约15码的地方,有一堆高高的东西,估计是那两人的内脏。我没有看到他们肢体的其他部分。

“是人熊雪人。”吉米·可汗说,他的两个手下嘟囔着,点头表示同意,“耶蒂。”

“很好。”我说。我摇摇晃晃地从胜利纪念柱和一大堆残碎肢体处走开,找到一块小砾石坐了下来,“你说什么都行,吉米·可汗先生。”

“我在他们的头盖骨和其他分离的肢体上没有找到弹伤。”帕桑医生说,仿佛在给强盗提出的耶蒂杀人这个白痴论提供法医验证方面的支持。

可汗哈哈笑,我看了帕桑一眼,我的眼神本应该很犀利才对,足可以让他吓了一跳,但却没有得到这样的效果。或许是因为我的头没完没了地跳动着作痛,所以我眼神中的威慑力减弱了。

“后来呢?”我问。

“可汗先生和他的同伴允许我搭一顶帐篷,让我把子弹从你身上取出来,并让你休息几个小时,”他轻声说,“不过他们不愿意把他们的帐篷搭在这附近。很明显他们认为古鲁仁波切的化身,也就是绒布寺的扎珠仁波切听说这里发生了这么血腥的事儿后会很不高兴。”

“我认为那位古鲁仁波切喜欢散布耶蒂在绒布河谷出现的故事。”我说,“还记得绒布寺里那幅相当新的壁画吗?那幅壁画吓得普通人和喇嘛都不敢接近这座山。”

“哦,可汗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坚持让我们立刻返回东方,今天下午就启程。他们给我们两个人都准备了蒙古马。”

“我们不能走,”我惊讶地说,“雷吉和理查……”

“他们不会下山……至少不会从这条路下山,”帕桑说,“我肯定这

一点。所以我们应该和吉米·可汗及他那些友好的强盗一起走，杰克。他们提出要带我们从此处往正东方走，然后再次向南走，翻越舍波拉山口。他们会一直把我们送到印度。而且，因为我们轻装简行，如果高山山口的好天气能够持续，我们就用不着像来时那样耗时五个星期才走完那段路程，我们回去时甚至还用不了三个星期。在回大吉岭的这一路上，吉米·可汗和他的人会骑马和我们一起走，保护我们，如果你的伤口疼或头痛，他们就会用轿子抬着你走。”

“他这么帮忙，肯定有所求，”我没精打采地说，“就连他的老朋友雷吉都要给他上贡才能从他的地盘上过。”

“我提出，只要我们安全地抵达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的种茶场，我就会给他1000英镑。”

“什么？”我喊出来，“我们根本没有1000英镑给这些强盗！我们俩连1英镑都没有。”

“你忘了吗，佩里先生，”帕桑悲痛地说，“如果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回不来——我真诚地向我们的救世主祈祷她能回来，而且是很快就能回来——她就把整个种茶场都交到我手上。她唯一的条件就是只要她在林肯郡的姑妈布罗姆利夫人活着，我就要把茶场每年三分之一的收入交给她。我突然间发现自己有钱了，不过愿上帝保佑这只是暂时的。无论如何，考虑到迪肯先生和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让你传递回伦敦的消息是如此重要，我认为花1000英镑换取可汗在我们回去的路上提供保护和马匹非常值得。可汗的人很少去印度大吉岭这么远，但是可汗先生为人很慷慨。他甚至还会留两个人在大本营附近待两个星期，好看看我们的朋友有没有从这条路下山。”

我对此没有发表任何评论。

我抬头看着珠峰，此时的珠峰大都已经**被雪云遮盖住了，狂风从北部山脊和北坳上呼呼刮着，然后又看了看砾石上那两个德国人双眼圆睁的头颅。此刻秃鹫忙得很呢。

“如果我们不打算亲自留在这里等待他们的消息，”我轻声说，试图理清思绪，“那我们出发前往大吉岭宜早不宜迟。我们去看看他们给我们选择了什么样的矮种马吧。”

八月中旬的伦敦偶尔会闷热难耐，可现在的空气里却夹杂着一丝寒意，让我想起了十个月前我们去皇家地理学会时的情形。当然了，八月份树叶尚没有变色，不过空气里却包含着些许味道……我觉得那是人们在屋里燃烧煤炭和木柴而散发出的烟味儿。我穿了三件套的厚羊毛西装，我那套最好的定制西装在我出门期间不翼而飞了，所以我只好退而求其次。我希望这刚刚来到的短暂寒意不会令这套衣服显得那么扎眼。

那栋大厦已经很有年头了，再加上常年被煤烟熏，现在已经变成了棕色，大堂十分壮观。脚步声在瓷砖和大理石上回响着。我告诉守门的卫兵，我约好了和财政大臣见面，他领我找到一位接待员，这位接待员领我去见了一位文书，这位文书带我去见了这位大人物的助手，这位助手又把我带到了一间贴有壁纸的等候室里，让我坐在一张破烂的皮沙发上，只等了两三分钟后，我就被带到了财政大臣的里间办公室。

财政大臣。雷吉和理查用隐晦的话谈论这个人的时候是多么可爱啊，他们说他是“我们那位喜欢签支票的共同的朋友”，还说“我们那位非常喜欢黄金的朋友”。在独自坐船从印度回英国的漫长旅途中，通过

看报和向别人打听，我才弄明白他们后面那句话是什么意思。那指的是这位财政大臣决定要在鲍德温政府执政期间恢复金本位制。

这件事发生在去年五月，彼时我和我的朋友们正在攀登珠峰，所以我不知道雷吉和理查有没有听说英国真的恢复了金本位制度，不过他们显然知道这个人十分青睐以黄金为基础的经济。在我坐船回英国途中，我还看了关于此次恢复金本位制度的所有新闻，许多经济学家议论声不止，不认同恢复金本位制度，不认同这位财政大臣。

那位男性秘书走开，我看着这间宽大房间的另一边，那里有一块很破旧的地毯、一张大书桌和一把椅子，椅子上空荡荡的，一个矮胖的男人正背对着我。他默默地站在那里，一边抽雪茄，一边透过被煤烟熏黑的窗户看着外面，他的两条腿张得很开，有点儿像拳击手的姿势，他那双短而粗的双手在他的背部紧紧攥在一起。

在他的秘书或助手（或是别的职务）走了大约一分钟之后，他转过身来，上下打量我，微微皱着眉头，或许看不顺眼我的羊毛西装，然后说道：“佩里，是吗？”

“是的，阁下。”

“你能来太好了，佩里先生。”他冲我挥挥手，示意我坐在一张看上去很不舒服的椅子上，同时他自己在桌子后面那张带垫子的大椅子上坐了下来。

在我们的探险开始前，我一共在伦敦待了好几个月，那时候我倒是听说过“温斯顿·丘吉尔”这个名字，不过我不记得是不是曾经看过他的照片。我隐约记得，几年前，他退出保守党加入自由党，1924年他又重新加入保守党，媒体对此一片哗然。我还记得，我们在伦敦的旅店里整理装备时，理查嘲笑《泰晤士报》的一篇报道，并且给我和让-克洛德引用了丘吉尔的一句话（一旦涉及到丘吉尔，理查就没有任何幽默感了）：“任何人都可以背叛，但若要再次背叛，就需要有一定的智慧。”

显而易见，再次背叛起作用了：丘吉尔现在作为保守党员在埃平拥

有一个民选议席，并且在鲍德温保守党政府内身居要职。对于财政大臣这个职务，我唯一了解到的另外一件事就是，丘吉尔因此得到了“尊敬的阁下”这一尊称，以及唐宁街11号一栋免租金的房子，显然这房子就在首相府邸的旁边。

“你是美国人，佩里先生？”

这也算是个问题？“是的，阁下。”我说。

我承认，如果这个人就是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为之牺牲的情报部门负责人，很可能前上尉理查·迪肯和凯瑟琳·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也因为此人而丧命，他当然很不符合间谍组织首脑这一角色。我觉得他更像是一个穿着细条纹西装和马甲的巨大婴儿，嘴里还叼着雪茄。

“你们美国人在把我——还有英国政府——往绝路上逼啊！”他在宽大的办公桌对面用深沉洪亮的声音说道。他打开了一盒雪茄，将其从宽大的桌面另一边推过来。“来根雪茄，佩里先生？要么来根香烟？”

“不用了，谢谢，阁下。”我根本搞不懂他说的“绝路”是什么意思。当然他说的不是即将转交那个信封的事儿。信封被我塞在我那个超大号夹克口袋里，里面装有七张该死的照片和底片。我只想赶快把东西转交，然后离开这间办公室，离开伦敦。

“我是指战争债务，小伙子，”这个叫丘吉尔的人说，“英国欠你们美国佬多到离谱的一笔钱，足有4,933,701,642英镑。每年光是利息就有35,000,000英镑。你们的总统、国务卿和财政部长一直嚷嚷着让我们还钱。我问你，佩里先生，在法国把战争债款支付给我们英国之前，我们拿什么还呢？天晓得，法国拿到了他们的战争赔款，而且他们也分到莱茵河谷钢材卖的钱，可法国人还钱的速度太慢了，他们就像个租户，每个月的收入不是用来交给房东，而是都用在了买彩票上。”

我含糊地点点头。在印度和海上待的那几个星期里，我的喉咙已经好得差不多了，所以我现在说话时只有一点点磨锉声，从前那种青蛙似的低沉嘶哑的声音不见了，不过此刻我想不出该说些什么才好。我现在

只知道一件事儿，装有照片的那个信封似乎在我胸口的右上部分烧出了一个洞，而且如果这个又矮又胖的男人噤里啪啦地说个不停，一直把雪茄的烟吹向我的方向，那我准会跳到这张超大号的桌子对面，把这个狗娘养的掐死，去他妈的英美关系吧。

“哦，不是你的错，跟你没有关系，”财政大臣丘吉尔说，“东西带来了吗？”

我说了一句可能破坏间谍圈子规矩的话：“你是说布罗姆利的照片和底片，阁下？”

“是的，是的。”他把雪茄捻灭了，短粗的手指交叉在胸前。

我把信封拿出来，在不站起来的情况下尽量将之放到桌子对面最远处。我很惊讶，丘吉尔甚至看都没看那个信封一眼，就用一只短粗的手把它扫进他脚边的一个红色公文包里。

“太好了。”他说。

我觉得他这是在下逐客令，所以我站起来打算离开。

“今天是星期五。”丘吉尔说，他甚至都没站起来在我走之前和我握握手。我当然知道今天他妈的是什么日子。我就是和他的手下约好了今天见面的。

“我认为，就取得这些东西的详细情况，我们应该好好谈一谈，”丘吉尔说，“你明天有空吗？”

明天有空吗？这他妈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过去几天，没有了理查和让-克洛德，我只能独自一人在伦敦等待着。我从没感觉这么孤独和无助过。这些英国人说话云里雾里的，奇怪得很。

丘吉尔肯定已经看出我的表情有些茫然，因为他这样说：“我是说一起用晚餐。”

“有空，阁下。”我回答，一股失望感在我的肚子里盘旋。我真不愿意和这个无足轻重的人打交道，就因为他，我那三个最亲爱的朋友以及我朋友的表弟都被害死了。

“那么明天下午我们会安排你去查特韦尔。”他自顾自说着，仿佛已经订好了似的，“这个周末克莱米不在那里，不过会有好多位有趣的宾客参加晚宴，当然了，孩子们也在那儿。来吃一顿丰盛的大餐吧，佩里先生，你可以在那里过夜，在我们私下里谈话的时候，我们可以更详细地聊聊。”

“晚宴时要穿正装。”财政大臣继续说道。我曾经从某处看到过，他已经五十岁了，不过看他那矮胖的体形、胖乎乎的红润脸颊，浑身充满活力，所以他看上去要年轻得多。“你是不是碰巧带了白色领带、燕尾服之类的衣服来伦敦？”

“没有，阁下。”我说，喊这位无足轻重的丘吉尔叫“阁下”我已经烦透了，“只有我现在穿的这套西装。”

丘吉尔明智且果断地点点头，然后按了按他办公桌边一个控制杆。刚才带我进来的那个男秘书仿佛变戏法一样出现在屋内。“泰勒上校，”丘吉尔说，“烦请你带这位小伙子去萨维尔街我的裁缝那里，请他加快速度做一套燕尾服，再做一两套夏装和秋装西服，或许还要一套睡衣、几件衬衫和合适的领带，明天中午就要，劳驾。告诉他们账单由财政部支付。”

对于他的安排我不知道该有什么想法，所以也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但我只想说：我不需要白色领带和晚礼服，我也不需要你那该死的施舍。于是我对丘吉尔点点头，他点了一根新雪茄，在我还没离开房间之前就读起了文件。

“等等，”我说着停下来转过身，“有件事儿我想问问。”

他那张圆脸上露出了一抹天真无邪的微笑，在宽敞的房间对面看着我，等待我说下去。

“查特韦尔是什么地方，又在哪里？”我听见我自己这样问。

查特韦尔是丘吉尔的乡村别墅，位于肯特郡的韦斯特勒姆附近，距离伦敦25英里远。中午我去裁缝铺取了我的新衣服，试了试，让裁缝把衣服的尺寸改合适了。他们给我选了几件白衬衫，我穿了其中的一件，还穿了他们刚刚给我做好的棕褐色亚麻西装，那位裁缝选择了一条颜色适中的绿色与紫红色相间的领带搭配西装。然后我坐着部门派出的车子，去赶下午1点15分的火车。（至于是哪个“部门”我就不得而知了）另有这样一辆由司机驾驶的豪华轿车在韦斯特勒姆火车站接我，把我送到了几英里之外的查特韦尔。

我本以为查特韦尔庄园是一栋大型别墅，就像布罗姆利夫人的宅邸那样，要不就是我曾经听说过的理查·迪肯战后放弃的那种豪宅，不过查特韦尔庄园更像是马萨诸塞州乡村里一栋很舒服的房子。很久之后，我才知道，查特韦尔庄园是一栋相当简单的砖房，始建于19世纪，有很多附属建筑物和糟糕的景观，所以外形极为难看。而这栋建筑物并非几代以来都属于丘吉尔家族，而是不久之前才由丘吉尔买下，而且多多少少由丘吉尔的工匠进行了重建。

丘吉尔本人也对庄园进行了改造。

一位仆人把我带到了一个房间里，我抓紧时间“梳洗一番”，然后一位年纪较大的男仆走进房间，告诉我丘吉尔先生希望能和我见一面，问我现在是否方便。我告诉他我很方便。

我原以为我会被带进一间巨大的藏书室，可结果这位高个子、一头灰发的仆人（我之前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只回答了句“梅森，先生”）带着我绕行来到了房子的一侧，只见温斯顿·丘吉尔头戴一顶男士软呢帽，身穿溅满了灰浆的深色连衫裤工作服，正在那里砌砖。

“呵，欢迎，佩里先生。”他喊道，一边用抹刀把灰浆抹平，砌上另一块砖。

那是一面很长的墙壁。

“在伦敦的办公室我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不过这才是我真正的工作。”丘吉尔继续说道。我早就注意到他最喜欢的说话方式就是自言自语。“也就是砌砖和书写历史方面的书。我特别联系了砖瓦匠协会之后才开始砌我的第一面墙。他们吸收我为荣誉会员，不过我依然在交会费。我这个星期的真正工作就是写两千字、砌两百块砖。”

他把抹子放下，突然抓住我的手肘，领着我绕行来到了房子的后面。

“我管这里叫‘惬意的猪’。”丘吉尔说。

“哪里，阁下？”我说。

“哦，当然是这栋房子。查特韦尔庄园。而且如果你是佩里先生，那我就是丘吉尔先生，别再叫我‘阁下’了。”

“好吧。”我说，生生把“阁下”两个字咽了回去。

我们来到一个天井，周围是一片低矮的规整式园林，不过这位财政大臣带我绕过房子去看的并不是这座花园。“这就是三年前我买下这个地方的原因。”他说。

我知道他说的是从山顶看到的风景。不管是当时，还是时至今日，这都是我所见过的最美丽也是最青翠的太平盛世乡村美景。远处有一片

森林，里面有山毛榉、栗树、橡树，绿油油的草地一望无际，还有我所见过的最长、绿草最茂盛的斜坡。

“惬意的猪共占地80英亩^[10]，”丘吉尔说，“不过正是因为峡谷的美景和这一大片肯特郡林地，我才买下了这个地方，虽然克莱门蒂娜^[11]说这里太贵了，而且还需要重建，我们负担不起。我觉得实际情况确实如此。”

“太美了。”我说，意识到我自己有些词穷。

“我可以想象得到，这里的美及不上珠穆朗玛峰。”这位体格魁梧的小个子说道。他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小心翼翼地注视着我。

“那是一种不同的美，阁.....丘吉尔先生，”我说，“珠峰到处都是岩石、冰、刺目的光线和狂风。包括狂风在内，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冰冷刺骨。一般情况下，在大本营以上的地方连一点儿绿色都没有，甚至连青苔都没有。除了登山者和稀少的乌鸦外，没有任何生物。没有树、没有树叶、没有草.....几乎没有柔软的东西，丘吉尔先生。只有岩石、寒冰、雪和风。这里更.....温和、更有.....人气。”

丘吉尔一直在仔细聆听，现在他点点头。“我最好接着工作。修完了那道墙，克莱门蒂娜卧室的露台扩建工作就算完成了，等我砌好了那道墙，我就要去建另一堵堤墙。”他挥动短短的手臂和胖乎乎的手，指向左边，“我还建了那些池塘。看到水和水中生物总是乐趣无穷。”

那些池塘很美，而且看上去很自然。不过这一次我什么都没说。

“像你们美国佬爱说的那样，别拘束，就当是你自己的家。”丘吉尔说，“要是你饿了，就告诉梅森或马修斯，他们会给你做三明治。客厅里有酒，你的套房里也有很不错的威士忌，我想在你们那一边池塘^[12]，你们管这叫苏格兰威士忌。你的房间里还有书，不过你也可以随意从主藏书室借书。要是你找不到书，那是因为你压根儿不想找到。所有的一切都是公平游戏。6点我们会喝雪利酒或威士忌，7点30分吃晚餐，用餐时间之所以定得早一些，是因为我们其中一位客人会让带一架

放映机来，饭后给我们放电影。或许只给孩子们放。我想你肯定会发现今晚一起吃晚饭的客人非常有趣，其中三位尤为如此，待会儿见，佩里先生。”

*

我见到的第一位客人是T.E.劳伦斯。美国记者罗威尔·托马斯在战争期间和战争后期称他为“阿拉伯的劳伦斯”。我刚到楼下参加酒宴，劳伦斯正好也到楼下来。他穿着阿拉伯王子那种裹住全身的长袍，腰带上别着一把弯曲的匕首，匕首的手柄上镶嵌着珠宝。

“挺傻的，我知道。”我们彼此做了自我介绍，并握了握手，然后他说，“不过孩子们喜欢。”

没多久一个年纪较大的人也加入了我们，丘吉尔称他为“教授”。此人是F.A.林德曼教授，后来T.E.劳伦斯小声对我说，1916年，无数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因为无法摆脱那些纸糊似的飞机的水平螺旋状态而丧命，林德曼教授利用高等数学想出了一种机动飞行动作，并称这种方法可以让所有飞机摆脱最严重的尾旋。劳伦斯告诉我——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依旧戴着那条女人气十足的白色棉头巾——英国皇家空军和飞行员都说这种飞行动作不起作用，于是这位教授亲自上阵，展示如何飞行。他在不带降落伞的情况下驾驶一架斯帕德飞机，故意让飞机进入最危险的水平螺旋状态，利用以数学为基础的机动飞行动作，熟练地将飞机从俯冲拉起，此时飞机距离地面只有几百英尺远。显然，秘诀在于让人的手与脚离开控制装置，据林德曼教授说，如果飞行员放任不管，飞机自身便会笔直飞行，与地面平行。他称，正是所有对控制装置的校正和过度校正命令促成了死亡螺旋。劳伦斯说，教授驾驶另一架较旧的双翼飞机进入可怕的螺旋状态，并再次拉起飞机。

T.E.劳伦斯深信不疑地对我说，在这之后，所有皇家空军飞行员都要学习教授的机动飞行动作。

那天的晚宴包括孩子们在内约有12人。丘吉尔的女儿戴安娜十六

岁，儿子伦道夫，看上去十四岁，一个十一岁的女孩名叫萨拉，还有孩子们的两个表兄妹，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们的名字我忘了），这两个孩子的年纪大约和戴安娜及伦道夫的岁数差不多。晚宴期间，丘吉尔向教授“发难”，让他“在不超过五分钟的时间里用浅显明了的话告诉我们量子论到底是什么”。

丘吉尔从马甲口袋里拿出他的表，开始计时，林德曼教授就开始讲，还余出二十秒时间他就讲完了。所有人都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我真的听懂了。

参加晚宴的还有一位“特殊客人”，当我第一次看到此人在客厅中接过一大杯冰镇香槟酒时，我不由得大吃一惊。

我看到的这个人竟是阿道夫·希特勒。我和帕桑医生一起，在种茶场待了一个月养病，我在那里等待着，其实只是希望有一天理查和雷吉会突然出现，在那期间，我经常想到希特勒。在种茶场，在坐船从印度返回的那几个星期航程里，我看了所有我能找到的关于希特勒的文字。

现在希特勒就在这里。有那么一会儿我开始优柔寡断起来（我担心的不仅是我应该做什么、必须做什么，还担心我怎么才能做到），不过我注意到这人有一头卷发和愉快的表情，脸部骨架微微有些长，而且我还意识到正是这人的假胡子才会使得他和希特勒那么相像，在逗玩孩子们之后、晚餐之前他把胡子摘了下来。根据丘吉尔的介绍，此人是查理·卓别林，他虽然在英国出生，现在却是美国居民。

那天晚上提早吃晚餐，以及孩子们和我们一起用餐的原因就在于此，卓别林带来了他的最新影片（以及一架便携式电影放映机），要在饭后给我们放他最新的电影，以免影响孩子们休息。

然而，卓别林这个人虽然很搞笑、很爱笑，可酒还没喝完，我们还没有被带到长长的餐厅之前，他就把主人家惹恼了。卓别林似乎对他的政治主张十分坚定，而且一直逼着丘吉尔解释为什么财政大臣和鲍德温政府要坚持恢复金本位制。“你们的经济会因此受创，你知道的，”卓别

林一边喝酒一边咄咄逼人，“最糟糕的是，物价会上涨，穷人就倒霉了。”

丘吉尔显然很不爽别人指责他做得不对，更讨厌在他自己的家里面对这样的争论，所以等到我们都在桌边找到位置坐下的时候，他气得一句话都不说了。

不过卓别林做了一件奇怪的事，从而打破了沉默。“我今天晚上就得赶回伦敦，所以给大家放完新电影之后，我们或许就没有时间聊天了，所以我在餐桌边给大家来一次预演。”他说。他拿出了新电影《淘金记》的拷贝，这部片子六月份的时候在美国首映，此时尚未在英国上映。

卓别林拿起两把叉子，插进两个小圆面包里。“我的小流浪汉，”这位演员说，“去了阿拉斯加淘金，还要努力博取一位他邂逅的年轻姑娘的欢心。至少在他的想象中，他和她在一起，并且尽全力给她留下深刻印象。因为他不能说话，所以他这样和她交流。”

说完了这句话，那个对政治感兴趣又严肃的查理·卓别林消失了，那个笑嘻嘻又可爱的小流浪汉角色出现了。他用肩膀抵在那两把叉子和小圆面包上，仿佛那两个小圆面包是他的脚，插进小圆面包的叉子是他的腿，他用小圆面包和叉子跳了一小段舞，一边跳一边哼唱着，甚至还用叉子和小圆面包做了高踢腿和灵敏的劈叉动作。最后，他用小圆面包和叉子行了屈膝礼，并且露出了一个小流浪汉式的傻笑。

所有人又鼓起了掌。不快的气氛完全消失了。丘吉尔是我们中间笑得最尽情的一个，他又变得好交际且好客，刚才的火气都不见了。

晚餐妙趣横生，大家都很开心，其间还出现了另一个有些奇怪的插曲。T.E.劳伦斯前倾身体，俯向坐在桌子另一边的卓别林，他那条头巾的丝绸流苏差点儿粘到了果汁冰水里，他对那位电影明星说：“卓别林，卓别林。犹太人？你是犹太人吗，先生？”

卓别林脸上一直挂着笑容。他把装有白葡萄酒的玻璃杯——当时我

们都在吃野鸡肉——对着劳伦斯的方向举起，说：“啊，不是，我出生时就注定我没能享受这一殊荣，劳伦斯先生。”

稍后，椅子和放映机都已经摆放在长客厅里，孩子们和宾客都涌向那里，我则找借口告辞了，我说我很累，事实上我的确很累。我和卓别林握了手，告诉他我希望我们有一天能够再见面。他热切地握着我的手，说他也盼望着那一刻。

然后我回到楼上的房间睡觉，接下来的九十多分钟里，一楼不断传来阵阵笑声。

*

仆人梅森把我叫醒了，他叫我的声音轻是轻，可没完没了的，一直到我醒了才住口。我感觉这时候也就是半夜。我父亲的那块表显示此时快到凌晨4点了。

“如果您不介意太早的话，先生，”梅森举着一根蜡烛轻声说，“丘吉尔先生正在他的书房里，刚刚完成工作，现在很想和您谈谈。”

我当然介意。我介意的不仅仅是他们深更半夜无礼打扰我，那位大人物一心血来潮，三言两语就传唤我去见他，而且我对所有的一切都介意得不得了。昨天的晚餐和谈话内容十分有趣，能够见到查理·卓别林对我而言更是跟做梦一样，然而，在珠峰之上发生了那么多事儿，我的朋友们被派去了那里的原因至今依旧是个谜，所以即使再好的应酬也不能弥补依然在我心中翻涌的愤怒和失望。我难过极了，根本没有心情继续那种诙谐幽默的聊天和社交狂欢。我打定主意，一定要直截了当地问问这位财政大臣，为什么他有权力浪费别人的生命，葬送了珀西瓦尔·布罗姆利、让-克洛德·克莱罗克斯、理查·迪肯和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这些人的性命，或者浪费那些已经死掉的优秀的夏尔巴人的性命，以及那个年轻的奥地利人科特·梅耶的性命，我真想找到那个T.E.劳伦斯，对着他的脸，大声告诉他梅耶正是一位犹太人。还要告诉他，梅耶比我遇到过的那些穿丝绸衣服、打扮成阿拉伯人的英国纨绔子弟都要有

胆识。

我到丘吉尔的书房里去找他时，他肯定还紧皱着眉头。虽然心情不大好，可我还是承认，这间位于顶楼的房间真是太令人难忘了。梅森带着我穿过都铎式建筑式样的门口，后来我才知道那种装饰叫作模制门窗框，然后他静悄悄地走了出去，同样静悄悄地关上了门，我看了看四周和上方。我的视线无法从房间的上方收回。天花板显然被移走了，成穹状弯曲的梁和椽都露在外面，看上去就和英国这个国家一样古老与坚固。这间巨大的房间铺着宽大且褪色的地毯，不过中央部分并没有铺地毯。书架嵌在高高的墙壁内，满满当当装的都是书。（我已经见过楼下的那间藏书室了，那里的藏书足以满足任何一座美国中西部中型城市的阅读需要）房间四周摆放了很多椅子和几张低矮的书桌，其中一张豪华的红木雕刻的书桌后面有一张非常舒适的布面椅，可是丘吉尔却站在一张高桌子后面，那张桌子的桌面有些倾斜，用很有年头的木头制成，未加任何修饰。

“迪斯雷利^[13]式书桌，”丘吉尔大声说，“我们维多利亚时期的前辈就喜欢站着工作。”他小心翼翼地抚摸着墨迹斑斑的倾斜桌面，仿佛是在爱抚它。“这当然不是迪斯雷利用过的桌子。是我让本地的一位木匠做的。”

我站在那儿，还穿着睡袍和拖鞋，感觉自己傻兮兮的。不过我立刻就注意到丘吉尔先生也穿着睡袍和拖鞋。他穿的是一件绿色、金色和大红色相间的丝绸睡袍。他的拖鞋不合脚，所以只要他一走动，拖鞋就嗒嗒直响，就像现在，他用相当大的玻璃杯给我们俩都倒了一杯威士忌，鞋的响声一直不绝于耳。我接过杯子，但没有喝酒。

丘吉尔注意到我又抬头看高高的椽子和墙上古老的画作。

“这正好是查特韦尔最古老的部分，”丘吉尔用低沉的声音说道，“可以追溯到1086年，也就是黑斯廷斯战役后的二十年。我在这里写作。你知道吗，我是个作家，并以此为生？我写的大都是历史书。通

常我都是口述给一位秘书，她的速记水平必须相当高，以便能够跟上我的速度。今天夜里因为我同时写两本书，所以我向两位女士口述了我的内容。我还有两位男性研究员在这里帮我。刚刚在楼梯上你肯定没有碰到他们。”

我点点头，却始终没有吭声。我们就这样面对面站着。丘吉尔抿着他的威士忌。我则一口没喝。

“你生气了，佩里先生。”他说，威士忌酒杯就抵在他的唇边。他那双明亮的小眼睛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却又来回闪烁，仿佛时刻保持警惕，以防有人偷偷接近他。

我冲他耸耸肩，这是在模仿J.C.那种法式耸肩动作，堪称惟妙惟肖。

丘吉尔笑了。“你生气了，这也不能怪你。不过最让你生气的事儿是什么呢，年轻人？是因为昨天你交给我的那些照片是那么肮脏污秽，还是因为你的朋友和其他人为了拿到那些龌龊的东西而貌似白白献出了生命？”

我们走向大红木书桌旁边的两张椅子，却没有坐下来。书桌非常整洁，一看就知道这位作家不常用，因为书和手稿都堆在那张又高又长的迪斯雷利式书桌上。

“我很想知道，丘吉尔先生，”我说，“一个变节的政客，一个连该加入哪个政党都决定不了的人，从一个政党到另一个政党，紧紧抓住权力不放。到底为什么他可以决定人们应该为他而死？”

丘吉尔猛地转过头，看他那副样子仿佛是第一次见到我。有那么一刻，整栋房子里都静悄悄的，只有三层楼下某个地方的钟表鸣奏了四下。我想我和丘吉尔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就更谈不上说话了。

这位穿着扎眼丝绸睡袍的财政大臣终于开口说道：“你知道吗，佩里先生，我的母亲是美国人？”

“不知道。”我说，我这话说的不带一丝语气，借此表示我对实际情

况一点儿兴趣都没有。

“这或许就是我一直对美国政治和英国政治都相当感兴趣的原因，就更不要说欧洲大陆上的政治了。你想知道你国家的政治和英国的政治之间主要差别吗，佩里先生？”

不太想知道，我心想，不过我还是一语不发。

“我不愿意假装对柯立芝总统几位内阁顾问的身份了若指掌。”丘吉尔说，仿佛我很有兴趣一样，“你们的上一位总统哈丁在加利福尼亚猝死后，或许一开始柯立芝留用了一些哈丁的人。不过我敢保证，佩里先生，在去年击败了毫无竞争力的民主党人戴维斯和那个非常有趣的进步党人拉福莱特，凭借一己之力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卡尔文·柯立芝不仅仅可以做主，现在他身边必定也围绕着自己的亲信。你能理解这个吗，年轻人？”

“不能。”我说。我满脑子想的都是J.C.抓着党卫队突击大队长西吉尔摔下雪檐，坠下了10,000英尺，氧气从打穿的氧气罐中奔涌而出的画面。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我最后看到的雷吉和理查，然后他们就转身向西方，开始攀登东北山脊的最后一段距离，踏着雪地向顶峰三角岩进发。

“我想说的是，杰克……我可以叫你杰克吗？”

我依旧一声不吭，只是冷冷地注视着这个长了张婴儿脸的大块头。

“我想说的是，佩里先生，美国政党选举他们的总统，不过改选的时候那些总统的顾问和内阁成员也会随之更换。在哈丁死后，柯立芝总统就更更换了哈丁总统选定的一些能力较差的人……他这样做的时候甚至还没有当家做主。”

“你到底想说什么？”我问。

“我说的是，在英国，这种方式就行不通，佩里先生。不同的政党赢得选举，不同的首相随着他们的政党走上权力巅峰或远离权力中心，不过政治阶级——你或许会说是政客——的基本核心是一致的，就是要在数十年内持续掌权。到了十一月我就五十一岁了，在我这几十年的公

共生活中，我当过贸易委员会主席、内政大臣、海军大臣……一直到加里波利之战惨败……随后我又随军到前线作战，接下来我回到了权力走廊，当上了军需大臣、陆军大臣，然后是空军大臣，现在我成了财政大臣。”

我等待着。最后我还是喝了一口苏格兰威士忌。味道十分浓烈，而且醇和爽口。这酒根本不能缓解我的紧张，也不能浇灭我的怒火。

“一个像我这样的英国政客需要保持一张朋友关系网，甚至要有一张仇敌关系网，”丘吉尔接着说，“即便在我们不当权的时候也要如此。而且像我们这样的人，在陆军、海军、国家各部门或战争中组织情报工作，或者从我的经历来看，我管理的情报工作涉及到这四个方面，所以我们不能放弃这些关系网。情报就是一切，佩里先生，而且有价值的情报，不管这情报是怎么得来的，都关系到一个国家和帝国的存亡。”

“非常惊人的履历啊！”我说，努力让这句话中的八个字极尽挖苦，“不过，像你这样一个普通公民命令优秀的男女深入险境，去偷一些……肮脏的照片，你的履历和这有什么关系吗？”

丘吉尔叹了一口气。“我同意，从梅耶先生那里获取相片是一次情报工作，而且是一次非常肮脏的工作，佩里先生。大多数真正的情报工作都非常肮脏。然而，有时候，正是这些生活中最为污秽的因素会成为打赢战争或维持和平最有效的武器。”

听了这话我不禁哈哈大笑。“你并没有说服我，凭那个德国人的几张照片，那个长着大胡子的小丑和疯子的照片，就能对英国和其他任何国家的未来安全产生任何影响。”

丘吉尔耸耸肩。这样一个大块头穿着花哨的睡袍做出这样一个动作真有点儿像奥利弗·哈代的姿势。“那些照片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丘吉尔说，他的声音变了。我感觉他和我打起了官腔，就是那种他在电台里说话的调调。他伸手拿起一本书，我进来时他正在看这本书，并把那书封面冲下放在红木书桌边上的一张长台一侧。“阿道夫·

希特勒先生在狱中写了一本书，在你们去喜马拉雅山脉那几个月里进行了改写和文字编辑，而且，总的说来，吸引了数量不多却十分疯狂的读者。我这里有一本预发本。希特勒先生希望给这本骇人听闻——我保证，佩里先生，这本书真正堪称骇人听闻——的书起名为Vierinhalb Jahre Kampf gegen Lüge, Dummheit und Feigheit，简单翻译过来就是《一场历时四年半针对谎言、愚蠢和懦弱的斗争》。佩里先生，作为作家，我知道希特勒先生给他的书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一本也甭想卖出去。很幸运，只是对于希特勒本人很幸运而已，他的德国出版商简化了书名，于是真正出版的书名就成了Mein Kampf，也就是《我的奋斗》。”

我本来以为书名会是一句妙语。结果却全不沾边。

丘吉尔把书递过来给我。“接着这本书，佩里先生。读一读。你可以把它带走。这书几年之后或许才会在英国和美国上市销售。或许几年之后这书在德国会成为必读之物。看看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对德国、欧洲、犹太人和整个世界都有什么疯狂的计划吧。”丘吉尔说“纳粹”两字的发音很像是在说“纳集”。

“我看不懂也不会说德语。”我冷冷地说。我用那只空出来的手拿着这本书，又喝了一口苏格兰威士忌。我的一部分自己真想把这本书扔回给他，然后转身走出这间房间，打包行李，离开这个地方，即便三更半夜的，在乡下我根本找不到一辆出租车。但我可以步行离开。

不过我还是犹豫了，依旧手拿希特勒写的那本分量沉重的书，另一只手举着威士忌酒杯。

“不管怎么说，”我说，“即便你是一个作家，你也应该知道，书无关紧要。人命才是一切。”

丘吉尔走近一步，他的那双旧拖鞋发出轻轻的嗒嗒声。“那么，在你离开之前，佩里先生，请了解一点。我认识并且十分尊敬理查·迪肯的父亲，而且在战争前后就认识理查本人。他理解我.....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理查·迪肯见识过未加制止的侵略会带来什么样的惨痛代

价。

“你还要了解一点，”他接着说，声调平缓，并无气势汹汹的意味，“雷吉·布罗姆利九岁的时候我就认识她了，而且非常喜欢她。她的表弟珀西不仅赢得了我的喜欢和看重，而且他还是‘一战’期间和‘一战’结束后我的海军情报网络的核心人物。为了我们的国家，他牺牲了很多，其中也包括他的名誉，佩里先生。而且，我为他们而泣，我真的哭过，这是因为甚至不能让他的勇气和牺牲为世人所知……不过这就是情报工作，佩里先生。”

我把空威士忌酒杯放在镶嵌皮革的红木书桌上，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这张书桌属于丘吉尔的父亲，不过我没有放下他给我的那本沉重的书。我强烈希望能大骂这个又矮又胖的男人，说些话让他也尝一尝与那三位朋友有关的回忆灼痛我心时的痛苦滋味，不过我的另一部分自我只是希望能够离开这里，好好思考丘吉尔说过的话。我肯定，到最后我还是不会按照心里的想法，做出过激的举动，可尽管如此，我想想总归是可以的吧。

“你希望今天早晨——当然是等天亮了——坐一早的列车离开这里，还是愿意在查特韦尔过完这个周末，以便我们接着聊？”

“离开，”我说，“我去打包，做好准备，早晨8点就走。”

“我会让人在7点给你准备好早餐，让司机在你方便的时候送你去火车站。”丘吉尔说，“我恐怕不能送你了，因为我会睡到很晚，然后在起床前在床上把今天的大部分工作都做了。你会在伦敦待一段时间吗，佩里先生？”

“不。我会尽快离开英国。”

“回阿尔卑斯山？”丘吉尔说，他的脸颊红红的，微笑如婴儿一般。

“不，”我厉声说，“回家。回美国。远离欧洲。”

“我祝你一路顺风，同时感谢你和我们共同的朋友，做出了杰出贡献和所有的牺牲。”丘吉尔说，他终于伸出了他的手。

我只犹豫了片刻便握住了他的手。他的手很有力，甚至还长了老茧，或许是因为他经常砌砖、挖池塘和建坝墙的缘故。

*

那天早上早些时候，汽车载着我，几乎是静静地沿着那条长长的车道行驶，远离查特韦尔，远离——他管这里叫什么来着？“惬意的猪”？老天，英国人真是可爱到了极点。汽车驶过古老参天的橡树和榆树、月桂树和修剪过的杜鹃花，然后驶过入口大门附近最后一片茂盛的针叶树。晨光之下，所有的花与树上面都落满了露水，晶莹闪烁，我强忍住那股冲动，才没有回头望去。

1941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还有七个月，美国才会遭遇珍珠港事件，进而加入那场已经在欧洲大陆上打响了将近两年的战争，我则与我的美国医生登山朋友查理及他的新婚妻子多尔卡丝一起去攀登了大特顿山（我们在珍妮湖的联合营地就是查理和多尔卡丝的蜜月套房）。这时候，我了解到鲁道夫·赫斯偷了一架德国空军的飞机飞往英国，跳伞到了苏格兰。赫斯其人是德意志第三帝国的第二号人物，所谓的副元首，地位仅次于希特勒，曾经在慕尼黑的那间啤酒馆里，这个长着两道浓眉的沉默男人和我们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就坐在党卫军突击大队长布鲁诺·西吉尔身边。

报纸只是简要介绍了这件事，而且看来根本说不通。

赫斯驾驶的梅塞施密特BF110D重型战斗机特别装配了可供长距离飞行使用的副油箱，可他却只身一人驾驶飞机。英国的雷达发现了赫斯的飞机，在喷火式战斗机和其他战斗机的拦截下，他开始低空飞行，借此规避雷达和躲避追踪他的飞机，不过他在苏格兰选择了一条不合逻辑的飞行路线：低空飞过基尔马诺克，攀升后飞跃克莱德湾，然后再次在内陆地区倾斜飞行，最后飞越了苏威克沼泽。当时依旧是最高机密设备

的英国拦截雷达后来报告称，这单独一架战机在格拉斯哥南部某地坠毁，不过鲁道夫·赫斯已经在坠机前跳伞逃生，降落在伊格尔沙姆村，着陆时脚踝受了伤。

赫斯被捕后进了英国的监狱，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全部信息。

珍珠港事件之后，我的登山好友查理便入伍了，成为了一名空军军医。当时我已经三十八岁了，没有特殊才能，只有很多旅行和登山经验，于是我被几个兵种拒之门外。不过到了最后，美国一个特设情报机构接纳了我，这个组织的名称OSS是首字母缩略语，全称则是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战略情报局）。在那里，我学会了希腊语，最后跳伞到希腊群岛，这些岛的名字如凯法利尼亚岛、萨索斯岛、科斯岛、斯佩察岛以及我最喜欢的海德拉岛。我在那里做一份并不危险的工作，帮助组织和武装游击队，并且尽我们所能给德国占领者制造麻烦。

这里我要很惭愧地说一句，所谓的“制造麻烦”，通常就是伏击德国的将军和其他高级军官，并暗杀他们。我还要既羞愧且骄傲地承认一点，那就是我的工作表现相当出色。

就这样，对于1941年鲁道夫·赫斯孤身驾机飞往英国这一貌似疯狂的举动，二战期间我在战略情报局服役时偶然间发现了更多的资料，这些情报在当时都属机密信息（现在依旧如此）。

在伊格尔沙姆村被抓后，赫斯首先在吉夫诺克接受了皇家观察团军官的审问，他坚称他带来了“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重要秘密信息”，不过赫斯只会对汉密尔顿公爵吐露实情。

赫斯被带到了格拉斯哥的玛丽丘兵营，在那里他的确单独见到了汉密尔顿公爵。谈话一结束，英国皇家空军就驾驶飞机把公爵送到了牛津附近的基德灵顿，然后有人驱车把公爵从那里送到了伦敦，到了伦敦之后，他在迪奇雷庄园秘密会见了首相温斯顿·丘吉尔。

还记得当时是不列颠之战中最黑暗的日子。英国军队在向敦刻尔克撤退期间被打得溃不成军，其实已经被逼到了海上，他们的重武器和无

数英军士兵的尸体都被丢弃到了海滩之上。1940年夏，法国战败并被占领，德国召集了2400多艘驳船，要运送德军和装甲部队穿越英吉利海峡。德国还发出作战计划，要求数十万德国士兵入侵英国，伞兵会在布赖顿和多佛尔附近降落。几个小时之后，由驱逐舰和德国纳粹空军掩护的驳船和专门的登陆艇就会从布伦出发驾向伊斯特本，从加莱前往福克斯顿，从瑟堡驶向莱姆里杰斯，从勒阿弗尔进军文特诺和布赖顿，从敦刻尔克和奥斯坦德前往拉姆斯盖特。

然而，据说，那年春天，温斯顿·丘吉尔给阿道夫·希特勒送去了一份秘密的最后通牒，而传递这份通牒的人正是英国前国王爱德华八世，也为了娶美国一个离过婚的沃丽斯夫人，放弃了王位。1940年，这位前国王当时被世人称为温莎公爵，他和他那位一直闷闷不乐的公爵夫人生活在巴哈马。通过战略情报局的渠道我了解到，英国情报部门和丘吉尔政府都很怀疑这对夫妇亲纳粹，所以在二战爆发之前，他们不允许这两个人留在法国或西班牙。所有的情报部门都知道，即便暂居巴哈马，温莎公爵的朋友圈和他的公务随员中也有很多来自六个纳粹军政机构的德国间谍。

1943年，我们在特斯波蒂亚岛上，忙着锁定意大利、保加利亚和德国军官，进行暗杀，同时还要除去助纣为虐的卡姆阿尔巴尼亚人和希腊国家社会主义党。这时候我听到了一个小道消息，丘吉尔通过巴哈马的温莎公爵交给希特勒一件证据，表示英政府掌握了阿道夫年轻时的一些照片，照片对他很不利，而且令人难堪，不过只要元首下命令，取消迫在眉睫且不可扭转的对英入侵，他们就愿意克制自己，不把这些照片公之于世。

我在战略情报局有个熟人，此人刚刚从伦敦、古巴和巴哈马回来，并且认识这次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中的每一个参与者（他还说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也是这次行动的参与者，海明威在古巴做间谍，偶然间听到了行动中的几次谈话，并且受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战略情报局

和美国海军情报局的严密监视）。我的这位熟人说，希特勒被丘吉尔的威胁搞得寝食难安，于是秘密派他的心腹——副元首鲁道夫·赫斯飞往英国，去执行这次有去无回的秘密任务。据战略情报局控制官提供的消息，希特勒的要求很简单：不公布照片（不管照片上是什么内容），不入侵英国。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丘吉尔接受这一条件的消息是如何传递到柏林的，我的朋友和战略情报局的头儿只知道这次的传递渠道不是住在巴哈马的温莎公爵或公爵夫人，不过消息确实传递过去了。那年夏末，“海狮计划”被取消了，在这个计划中，希特勒精心策划了很多不惜血本的计划，做了后勤安排，筹集了新式武器，以便可以从海上和空中入侵英国，结果全都化为了泡影。英国政府对此给出了官方解释：德国人放弃了入侵英国的计划，皆因为赫尔曼·戈林领导的德国纳粹空军无法战胜英国空军，然而，在希特勒下达取消命令的时候，德国即将在英吉利海峡上建立空中优势，而英国皇家空军的机场距离彻底被毁也只有一步之遥了。就这样，不列颠之战那场空战成为了拯救英国免遭德国纳粹铁蹄践踏的关键因素，因而永垂青史，而1921年来自奥地利经由中国西藏地区和印度传递而来的对纳粹不利的七张照片和七张底片则与此毫无关系。

1943年，我窝在希腊群山中的一个山洞里，笑着流出了眼泪。我举起装有巴斯巴亚尼斯·普洛玛莉·吾尊酒（一种茴香口味的酒，我时常感觉这酒难喝极了）的杯子，敬那三十位勇敢的夏尔巴人、年轻勇敢的奥地利犹太人科特·梅耶、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凯瑟琳·克里斯蒂娜·雷吉娜·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苏沙恩特·拉宾德拉纳特·帕桑医生、理查·戴维斯·迪肯和让-克洛德·克莱罗克斯。他们中的四个人是我此生最好的朋友。

尾 声

1992年4月

致丹·西蒙斯先生：我想读者肯定知道当高筒靴不再是男装风尚的时候，尾声（epilogue）”——特别是这个词以非常少见地“ue”两个字母为结尾——就已经很少出现在小说中。然而，我的确想要说一说与1925年开始的故事无关的几件事情，与你分享一些很短的题外话。同时我还相信，你应该已经读了我那厚厚一摞笔记本，如果你与别人分享我的故事了，并且发现这篇尾声使人厌烦或毫无意义的话，你会把它排除在关注范围之外。

1925年秋天，我回到了美国，这之后又过了几年我才开始考虑是不是要继续登山。当我终于再次登山的时候，我选择留在科罗拉多落基山脉，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西部的山区里，我找了一份开荒的工作，一共干了两年，那里几座最高的山峰位于海拔14,000英尺的山脉之中。随后我去了大特顿山，那里的一座座尖锐山峰或许堪称美国最美的山。我在杰克逊霍尔遇到了查理和他的妻子，要到很久以后，杰克逊霍尔才成了有钱人和名人的度假胜地。我们三个人都很喜欢滑雪。

20世纪20年代，我再次开始攀登美国以外的高山，于是我去了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那里有很多人类尚未涉足的顶峰。如果我想到哪个国家登山，我就会到货船上当一级水手，或者到有钱人的游艇上工作，而且正是因为这个背景，我才找到了那份我们见面时我提到的那份工作，让我和海军上将伯德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南极待了两年。

可就在1929年，我收到了一张来自尼泊尔的明信片。那时，离开珠峰差不多整整四年了。

首先，我应该说一说，1928年后，要想得到进藏许可或攀登珠峰的许可越发困难了。在1924年马洛里和欧文那支探险队之后，第一支成行的英国探险队是1933年由休·拉特利奇带领的。他们攀登到了非常高的海拔高度，找到了桑迪·欧文的冰镐。从前我把那把冰镐留在了第一台阶之下的一块砾石上，不过他们并没有像我期待的那样，把冰镐当成一个指向山下桑迪·欧文尸体的箭头。或者在当时，在我们留下欧文尸体——他冰冻的双手依旧交叠着，夹在紧紧冻在一起的膝盖中——的地方，松散岩石又向下滚动了很长距离，或者他的尸体都已经滚下了山。

不论如何，1933年在休·拉特利奇领导下的第四支英国珠峰探险队甚至都没有攀登到1924年泰迪·诺顿登上的海拔高度。1935年艾瑞克·

希普顿领导的探险队走的是与拉特利奇相同的路线，不过他们倒是找到了更多耶蒂的脚印并且拍摄了照片。1936年和1938年，包括艾瑞克·希普顿和比尔·蒂尔曼等人在内许多相同的登山者又回到了珠峰。1936年的登顶尝试就和理查在1925年时给我们策划的一样，只是采用“阿尔卑斯式攀登方式”，不过希普顿、蒂尔曼和他们的人却因为糟糕天气只能止步于低处。

然而，在西藏对外国登山者关闭的同时，尼泊尔则敞开了大门。

说回那张尼泊尔来的明信片。小小的卡片上贴着极具异国情调的尼泊尔邮票，大多数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没见过，不过上面贴满了印度和英国邮票，因为这张明信片由新德里和伦敦皇家地理学会的官员转寄给我，而在明信片的背面有一段简短的手写字迹——

杰克——

希望你一切安好。昆布谷的农场十分富饶多产，我们都很开心。小查尔斯和露丝-安向你问好。

你永远的朋友们

结尾语的后面没有留下名字。昆布谷的农场？我知道的唯一一个成功住在尼泊尔并在那里务农的西方人就是K.T.欧文斯，不过在1925年他来锡金的营地时几乎都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而且当然不会在问候语的最后写下“你永远的朋友们”（还是复数）。

除了理查和雷吉还会有别人吗？如果“小查尔斯和露丝-安”是我两位朋友在1925年5月末在那座山上消失后生下的孩子，那么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把那个男孩子叫作查尔斯，因为那是曾经在一战中严重受伤的雷吉的表弟，即珀西的大哥的名字。可露丝-安呢？许多年以后，我查找伦敦的旧档案，发现理查·迪肯有一个妹妹，名字就叫露丝-安，这个女孩在1899年出生后的一个月就夭折了。

因此，我至今都相信雷吉和理查结婚了，又或者他们两个生活在了一起，并选择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和40年代远离俗世，生活在尼泊尔。可理查真能冷眼旁观与德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许他已经受够了军旅生涯。

我做过很多不同的工作，还去了很多地方登山，特别是我和我的朋友查理一起去登山。1933年，我到阿拉斯加探险（与另外一位哈佛校友布拉德·沃什布鲁恩结伴而行），攀登了克利伦峰，1934年我又去了阿拉斯加，攀登弗拉基尔峰。20世纪40年代末，我第三次进阿拉斯加探险，和另外四个人在17,900英尺的一个小雪洞里被困了九天。其中两个人因为低体温症而送了命。我很幸运，因为冻伤只失去了左手的最后两根手指。

在结束与伯德等人的那次南极探险之后，我于1936年第一次返回了喜马拉雅山脉，当然我并不情愿这样做。那是一次对楠达德维峰的勘察探险，楠达德维峰是一座非常美丽的高山，周围是由无可攀登的悬崖峭壁环绕的禁猎区，那是一次令人惊奇的经历，同行的还有我的朋友查理、比尔·蒂尔曼、艾迪·卡特等人。1938年，我还和一些哈佛登山俱乐部的校友勇闯世界第二大高峰——28,251英尺的乔戈里峰，而且，在我看来，这里比珠峰要危险得多。（我相信我曾经提到过，我在那里求学期间，这个俱乐部尚没有正式成立）那一年没有人登顶。

我还提到过，二战期间我还曾为美国战略情报局工作过，我不会再说更多细节来烦你了，我只想说一件事：我曾经利用机密渠道寻找任何关于雷吉和理查·迪肯的只言片语，或者关于珀西瓦尔·布罗姆利、科特·梅耶和布鲁诺·西吉尔的信息，可没有找到丝毫新的线索。

1953年，我以五十一岁之龄和我的朋友查理踏上了我的最后一次喜马拉雅山脉探险之旅，在他们第二次尝试攀登乔戈尔峰的时候充当登山支援者。那一年也没有人能登顶，相比珠峰，乔戈里峰可以说像是一个更为无情的女子，一直死死守着她的秘密。不过我的确碰到了一次难得

的机会，亲眼看到彼得·斯科恩宁用绳索拉住了在陡峭冰坡上失足摔落的四位登山同伴（包括我的朋友查理医生）。据我所知，在这样的海拔高度保护四个人，并救了他们的性命，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很不幸，我们的一个同伴阿特·基尔凯在下山的时候受了伤，而在我们把基尔凯抬下山的过程中，穿越一片非常危险的地带时，其他几位登山者——后来被查理称为“绳索上的兄弟”——把基尔凯裹在睡袋里，然后牢牢拴在一道陡峭的斜坡上。可是，要么是因为我们谁都没有听见的雪崩，要么是基尔凯本人（出于未知的原因）从我们拴系他的坚固锚固点滑了下来，反正他最后摔死了。

以前我就说过，从高山上这样摔下来绝不会一滴血都不流，摔下来的人几乎总是会留下一道道血痕，血肉模糊，衣服被扯破，四肢扯断，脑浆迸裂，等等。在我们下山的那几个小时里，查理一路上看到的都是他好友的血和支离破碎的肢体，而且这以后他不曾从这次的经历中真正恢复过来。多年以后，查理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和幻觉症，总认为他汽车前面的高速公路上都是鲜血。在很久很久以后，也就是1992年，他的这种病被医生称为“创伤后精神紧张症”。

在第二次乔戈里峰探险和阿特·基尔凯死后，我就和喜马拉雅山脉永别了。

不过我忽略了在那几十年里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就是这个命了，只能写写尾声了。

1948年，我去了柏林，执行战略情报局盘问纳粹军官的任务，有一次我看德国报纸——战争期间我学会了德语——偶然注意到了一篇文章，读过之后，我不禁放下啤酒，出神了好几分钟。

四位德国一流登山者在冬季尝试攀登艾格尔峰，他们选择的是与海因里希·哈勒第一次成功攀登艾格石壁时的相同路线，也就是攀登异常危险且堪称登山者夺命地的艾格尔峰北壁，北壁上有一个地方被命名为“蜘蛛”，在这个地方的最上方，他们发现了一具孤身登山者的冰冻尸

体，这个地方的下面是那片白色网状垂直致命雪地，上面就是冰裂出口，过了冰裂出口，就是这座海拔13,022英尺夺命高山的最后顶峰山脊了。

这位登山者的年纪在五十五至六十岁之间，似乎对于攀登艾格尔峰而言过老了。很显然这个人碰到了横扫北壁的可怕暴风雪，因此没能登上最后几道斜坡。他独自一人在一道6英寸宽的岩架上露营时，被暴风雪困住了，天气恶劣，他上下不得，最后被冻死。这人身上没有任何身份证件、钱包或者其他可以证实他身份的东西，附近的村庄或艾格尔峰北壁脚下山谷里的克莱纳谢德格旅店里都没有人记得此人从他们那里路过。那篇文章还说，那几位德国登山者称，在这位被冻死的中年登山者脸上，有一抹淡淡的笑容。

1948年的冬天，理查·迪肯五十九岁，在这样的年纪尝试攀登任何危险山壁都是疯狂之举，更不要说是孤身一人去登山，更更不要说攀登的对象是艾格尔峰了。虽然尸体的身份永远也不能得到证实（而且不可能再见到那具尸体，因为在1948年夏末第二次尝试登顶的登山者到达那个高度之前，尸体就已经被雪崩卷走了），而且那几位德国登山者发现尸体时身上也没带照相机，我却可以清清楚楚地想象到理查的脸。我甚至可以想象得到，暴风雪令他止步于与顶峰如此接近的地方，低体温症开始出现，那时候他是怎么想的。他必定不会责怪那座山。

他经常说，他命中注定要死在艾格尔峰北壁。

理查的那次孤身登顶尝试——如果那人真是理查的话（没有证据支撑这一点，我只是在心里肯定是理查无疑）——是不是在雷吉死后或返回印度后他才出发，又或者是不是她一直在等着他从那座山上返回尼泊尔，我无法肯定。我无法想象她会允许他在冬天一个人去尝试攀登艾格尔峰，而且是在欧洲的那场战争刚刚结束后不久，不过我同样无法想象，在理查打定主意之后，会有任何人与事能够阻止他。据那几个德国人称，那个人头发斑白，不过他那具冰冻的尸体看上去则是顶尖的运动

员体形，那可以说是一具优秀登山者的尸体。

我最后要说的是，自从我和帕桑医生在1925年分开之后，几十年来我们一直保持联络，并且我两次去印度看他，一次是在1931年，另一次是在1948年的夏天。我第二次去见他主要是为了给他看那年冬天死在艾格尔峰上那名孤身登山者的报道。

帕桑是全印度平民中最富有的人之一，而且他很好地利用了他的财富。布罗姆利夫人于1935年去世，所以来自前布罗姆利大吉岭种茶场的财富就都归帕桑和他的家人所有了。他有七个子女，而且长大成人后都很成功，包括一名女儿在内的三个孩子都在印度议会里任职。帕桑把他的大部分财富都用于帮助印度百姓，把钱捐给医院、救济院、诊所和奖学金基金会，并且资助怀揣医生梦的年轻印度学子。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研究医院至今依旧享有盛名，长盛不衰。

帕桑于1973年去世。他的名字和他的遗赠不仅在大吉岭而且在全印度都受人尊敬。

几十年来我们之间的通信时断时续，却充满了回忆和感情，而且我已经留言把我们之间的通信随着那些笔记本和那个柯达袖珍相机一并寄给你了，丹。

啊，是的，那架相机。乔治·马洛里的相机。从1925年的珠峰之旅中，我带回了两件重要的东西，一个是理查的韦伯利左轮手枪，二战期间我在希腊群岛和其他地方都用过，另一个就是马洛里的小柯达袖珍相机。1925年5月的那一天，在珠峰27,000多英尺的地方，我们在桑迪·欧文的尸体上找到了那架相机。

我始终没有把相机里的胶卷冲洗出来，事实上我从来都没有把胶卷从相机中取出来。不过几年前，我想应该是1975年，一位柯达公司的研究人员和我在科罗拉多州阿斯彭进行简单的攀登，这时候我和他聊了聊，问他如果有这样一架被遗落在喜马拉雅山脉的相机（我只告诉他相机遗落的位置“海拔非常高”，此外没有透露更多的信息），那里面的胶

卷是不是还能够冲印出来.....胶卷上是不是还有影像。

“当然可以，”那位专家说，“特别是，相机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寒冷干燥的空气中，这就更加没问题了。”然后他神秘地眯起眼睛看着我，说：“我敢打赌，你说的准是乔治·马洛里失踪时带的那架从来都没有人找到过的柯达袖珍相机，对不对？虽然你没说起过，不过我知道你曾经去过喜马拉雅山，你攀登过乔戈里峰，对不对？你想知道如果那架相机能找得到，我们是不是可以恢复马洛里和欧文在顶峰上的照片.....来呀，杰克，承认吧。你想想的就是那架相机，不是吗？”

我不好意思地承认了我的确如此。我并没有说起那架相机就在我在阿斯彭的小公寓里，距离我们当时登山的地方只有一两英里远。

现在我把乔治·马洛里的柯达袖珍相机交给你，丹·西蒙斯，并且我很遗憾没有让它一直留在28,000英尺、零度以下这种对于胶卷而言更为适宜的环境中。我承认我很好奇冲洗出来的照片会有什么样的影像，不过我又没有特别好奇，所以在我有生之年并没有把它们冲印出来。对于马洛里和欧文是否登顶，我有着自己的看法，正如对于理查和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在马洛里和欧文尝试登顶的一年后是否登顶，我也有自己的看法一样。我一直不喜欢把纯粹的猜想和不争的事实相混淆。

我很抱歉，我的手稿那么长，在你阅读这几十本笔记本中潦草的字迹时肯定会感觉眼睛十分疲劳。不过我发现，在得癌症和其他方式的死亡判决下达之后，在人生的最后六到八个月里，人们往往能够集中精神辨认出哪些人与事在他们的人生中占据重要地位，以及哪些人与事无关紧要。我很幸运，因为我这一生有过很多经历，而且认识了很多人在当时而言很多经历都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因为总是会有人离我而去，不过那些经历与我结识的那些人从来都不是无关紧要的。

我在这些潦草的文字中写到的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非常重要，那些我至今仍然记得他们名字的勇敢夏尔巴人也同样重要。

这篇带点儿外行味道且多愁善感的文字既是“尾声”也是写给你的信，我承认，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感觉非常难过，所以现在我要用简单的文字作为结尾——

你的朋友
雅各布（杰克）·佩里
1992年4月28日

编后记

丹·西蒙斯

去年，还没读完杰克·佩里最后一本手写笔记本，我就心急火燎地给住在马里兰州卢瑟维尔-蒂莫尼姆的小理查德·A.杜巴戈打了电话。差不多二十年前，也就是在1992年，杰克那个装有笔记本和照相机的包裹被误寄给了此人的母亲。

在电话中小杜巴戈先生非常和蔼可亲，而且非常愿意帮忙，不过我感觉我打扰他看重要的电视节目了，那是一场橄榄球比赛，我听到背景声音了。小杜巴戈先生是不是知道偶然间寄给杰克·佩里的曾侄孙女、也就是他母亲莉蒂亚的包裹里有没有这样一个照相机？我这样问道，我

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照相机应该和笔记本在一起。那东西对我很重要，我补充道，我听到我自己声音里夹着很强的占有欲，几乎都有点儿着魔了。我并没有告诉这位马里兰州的先生，寄给他母亲的那个相机几乎可以告诉全世界，马洛里和欧文在1924年6月到底有没有登顶珠峰。

小杜巴戈先生确实记得那架相机被放在地下室的盒子里，和佩里先生字迹潦草的笔记本在一起，那东西可有年头了，他说，很像是那种19世纪的照相机，不过他很肯定那东西已经不在。2011年那一年他刚刚搬离那栋房子，他的女儿和女婿扔掉了很多没用的东西，好准备让他搬进“一个比较小的地方”。不过杜巴戈先生基本肯定他的母亲莉蒂亚·杜巴戈在她每周举行的宅前旧物出售时已经把那架旧相机卖掉了，或许就是在他从佩里先生那里收到这件旧物后不久就卖了，而且那可能还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事儿了。他明确无误地记得，盒子里还有一把很沉的旧手枪——谢天谢地，里面没有子弹——而且他的母亲亲自把枪交给了卢瑟维尔-蒂莫尼姆警察局，好让他们摆脱这可怕的东西。

不过，是的，现在小杜巴戈先生回想往事，越发肯定他的母亲在宅前旧物出售中把那架古老的相机给卖了，或许就是在1992年的夏天刚收到那个来自科罗拉多州特护养老院的包裹时就卖掉了。他不知道到底是谁在她的宅前旧物出售中买下了那架相机，不过他认为他倒是记得她说过那旧东西卖了两美元。“还能帮到什么忙吗？”

“不用了，”我说，“谢谢你。”然后我挂断了电话。

*

我对杰克提到的前往阿拉斯加、楠达德维峰和乔戈里峰的时间做了一点点调查，结果发现杰克的登山好友，也就是他口中的那位“查理”医生肯定就是查尔斯·休斯顿医生。此人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登山家，比杰克·佩里小十一岁，2009年9月去世。1953年，彼得·斯科恩宁在乔戈里峰斜坡上一人拉住了四个人，那次的事儿现在看来堪称传奇，而休斯顿就是四个摔倒的人中的一个。休斯顿和他的探险搭档罗伯特·H.贝茨

于1954年根据那次探险写了一本书《乔戈里峰：野蛮高山》（K2: The Savage Mountain），书中惟妙惟肖地描述了那次一人保护四人的事儿，这本书现在看来堪称一本经典著作。

休斯顿一个人写作和出版的大部分书籍都是学术医疗著作，内容关于高海拔缺氧症对人类身体和大脑的影响。

尽管我相当擅长利用信息自由法案从政府获取信息（为了写我的小说《骗子工厂》（The Crook Factory），我收集了很多关于欧内斯特·海明威战时在古巴做间谍时取得丰功伟绩的信息，其中很多信息从前都属于机密信息，一直到我利用信息自由法案将之解禁，它们才被公开），可关于杰克·佩里在二战期间和战后一段时间内在战略情报局工作的那几年，我在过去的一年里始终不曾找到任何编纂过的官方报告。然而，正如我完全可以把那位老先生想象成一个刺客一样，我肯定他必然去过他提到过的地方，做过他提到过的事情。

2012年的秋末，我正在把杰克那许多本笔记本上的文字用打字机打出来，并且加上注释，汇成这份超长的手稿。这份手稿或许会出版，虽然没有几个出版商会碰这样厚的一本书（居然还出自一个外行之手），而且我甚至都不肯定我能不能让我自己的代理人读一读这些文字。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决定驱车前往德尔塔小镇，去看一看杰克的坟墓。

雅各布·佩里生前要求不要将他的尸骨埋在德尔塔公墓，而是要求入葬一个较小的偏僻公墓，这个公墓位于科罗拉多州的乌雷小镇，沿着50号和550号高速公路一共行驶48英里即可到达。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资料，那里共有居民924人。那是秋末的一天，科罗拉多州的天空蔚蓝清澈，天气十分寒冷，我抵达了这个偏远的山顶公墓时，这时候我终于明白他选择这片长眠之地的原因了。

那一天，从公墓放眼望去，整个斯内费尔斯山脉的连绵高峰全都映入眼帘；赫然耸立的白色米尔斯峰映衬着蓝色天空，位于最后一点点没有掉落的发黄白杨树后面；西边的圣胡安山脉、安肯帕格里峰和整个

安肯帕格里旷野清晰可见，令人赏心悦目；不远处就是泉河山口公路，那里有垂直的白云石板和山脊；吉克多山近乎垂直的北壁令人恐惧；引人注目的烟囱岩清晰可见，与一座座拥有白色雪顶的山峰相连，除了安肯帕格里峰和斯内费尔斯峰，这些山峰还有威尔逊峰、埃尔蒂恩特峰、埃俄露斯峰、温德姆峰、阳光峰、红云峰……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我这人并不笃信宗教，不过那一天我还是带了一瓶已有二十五年的麦卡伦牌苏格兰麦芽威士忌和两个小玻璃杯。我把两个杯子都倒上酒，一杯放在那块小小的墓石上，那上面只写着雅各布·威廉·佩里，生于1902年4月2日，卒于1992年5月28日，然后我举起了另一杯酒。

很久以前，只是为了好玩，我背熟了韦吉尔所著《牧歌集》英译本中的几句诗。此时此刻，我把装着苏格兰威士忌的酒杯向着圣胡安山脉的山峰高高举起，在这个秋日里，在小小的布里奇峰另一边，圣胡安山脉的山峰被笼罩在最后一抹斜阳余晖之下，我尽我所能完整地背出了那些诗句：

“只要河流奔腾入海，抑或阴影笼罩山之陡坡，抑或星辰在苍穹之中凝视，你的荣耀，你的盛名，对你的颂扬都将永垂不朽。”

我一口喝光了上好的威士忌，把酒瓶和另一个酒杯留在墓石之上，然后向东北方向调转车头，远离那些拥有皑皑雪顶的高峰，向家的方向驶去。

丹·西蒙斯

科罗拉多州

2011年5月至2012年9月



扫二维码，关注卖书狂魔熊猫君，并回复“珠穆朗玛之魔”，了解更多丹·西蒙斯创作背后的故事。

[1]1英尺约为0.30米。——译注（本书中注释，如无特殊说明，均为译注）

[2]1英寸约为0.03米。

[3]《路加福音》中满身生疮、历尽苦难的乞丐，死后进入天堂。

[4]1码为0.91米。

[5]1英里约为1.61千米。

[6]1磅约为0.45千克。

[7]位于美国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1836年得克萨斯独立战争中曾被墨西哥占领。

[8]启斯东警察，1914—1920年初由美国启斯东影片公司拍的默片喜剧中经常出现的一队愚蠢而无能的警察。

[9]法语，意为：死了和活着差不多，只是那份沉重感消失了。

[10]1英亩约为0.41公顷。

[11]丘吉尔的夫人。

[12]“北大西洋”的戏称。

[13]英国著名政治家、小说家。

T H E T E R R O R

极地恶灵^上

[美] 丹·西蒙斯 著
DAN SIMMONS

左惟真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极地恶灵 / (美) 丹·西蒙斯 (Dan Simmons) 著 ;

左惟真译.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5

(读客外国小说文库)

书名原文: The Terror

ISBN 978-7-5594-1657-5

I . ①极... II . ①丹 ... ②左... III .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8) 第043277 号

THE TERROR: Copyright © 2007 by Dan Simmons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rmonk, New
York, U.S.A.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 2018 上海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经授权，上海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图字：10-2018-080 号

书 名 极地恶灵

著 者 (美) 丹·西蒙斯

译 者 左惟真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邀编辑 唐正瑛 刘 雨 徐奥林

责任监制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文化

版 权 读客文化

封面设计 读客文化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刷 三河市吉祥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mm x 1270mm 1/32

印张 28.5

字数 631 千

版次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1657-5

定价 128.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10-87681002（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 [1 克罗兹](#)
- [2 富兰克林](#)
- [3 克罗兹](#)
- [4 古德瑟](#)
- [5 克罗兹](#)
- [6 古德瑟](#)
- [7 富兰克林](#)
- [8 克罗兹](#)
- [9 富兰克林](#)
- [10 古德瑟](#)
- [11 克罗兹](#)
- [12 古德瑟](#)
- [13 富兰克林](#)
- [14 古德瑟](#)
- [15 富兰克林](#)
- [16 克罗兹](#)
- [17 厄文](#)
- [18 古德瑟](#)
- [19 克罗兹](#)
- [20 布兰吉](#)
- [21 布兰吉](#)
- [22 厄文](#)
- [23 希吉](#)
- [24 克罗兹](#)

[25 克罗兹](#)

[26 古德瑟](#)

[27 克罗兹](#)

[28 培格勒](#)

我以爱，将本书献给肯尼斯·托比、玛格丽特·谢尔登、罗伯特·科斯威特、道格拉斯·斯宾塞、杜威·马丁、威廉·瑟夫、乔治·芬拿曼、德米特里·迪奥姆金、查尔斯·莱德勒、克里斯蒂安·尼比、霍华德·霍克斯与詹姆斯·阿尼斯，非常谢谢他们给了我永不褪色的北极记忆。

正因白色难以捉摸的特质，其概念一旦脱离和善的联想，而与恐怖的事物结合，就会把恐怖推向极致。亲眼去看看极地的白熊、热带的白鲨吧，不就是它们平滑、鳞片的白，使它们成为可怕绝伦的动物吗？正是那死人般的白，为它们无声且意气洋洋的表情增添一股可憎，甚至比恐怖更令人厌恶的柔和感。也因此，即便是凶猛、露出尖牙的老虎穿着它色彩鲜明的外衣，也无法像全身被白色包裹的熊或鲨一样撼动人们的勇气。

——梅尔维尔《白鲸记》

（Herman Melville, *Moby Dick*, 1851）

1 克罗兹

北纬七十度五分，西经九十八度二十三分

一八四七年十月

克罗兹船长登上甲板，发现来自天空的幽灵正在攻击他的船。在“恐怖”号上方有几十道隐隐闪现的光束向他直刺而来，却又倏地缩了回去，仿佛恶狠狠的幽灵伸出绚烂的手臂准备发动攻击，最终却下不定决心。幽灵骨骼分明的手指伸向“恐怖”号，张开，准备捕攫，然后又收了回去。

外面的温度是零下五十华氏度，而且还在迅速下降中。稍早之前，就在一天中仅有的一小时微弱晨光出现之际，起了一场大雾。为了降低船上人员被落冰击中以及船因覆冰过重而翻覆的风险，三根中桅和更上方的上桅、上索具、最高桅都已被拆下收起。如今雾已散去，短了一大截的船桅看起来就像被粗暴修剪过的树枝，枝叶落尽，包覆着冰雪，反射出从昏蒙地平线一端舞动到另一端的北极光。

克罗兹注视着眼前的景象，在极光下，船四周锯齿状的冰原先变成蓝色，接着释出血光般的紫红，最后发出翠绿的光，颜色像极了童年时见过的北爱尔兰山丘。在距船首右舷约一英里远处，遮挡住姐妹船“幽冥”号的巨无霸冰山也一度如幻象般绽放光彩，好似内部有团冰冷的火焰在燃烧。

克罗兹拉起衣领，仰起头——他四十年来检查船桅及索具时养成的

习惯，注意到头顶上的星光冰冷而稳定，但靠近地平线的星光不只在摇曳，还会移动，时而左蹦右跳，时而上下轻摇。

克罗兹不是第一次见到这番景象，上次与罗斯到南极，以及前几次在北极水域探险时他都看到过。参与那次南极之旅的一名科学家（他在冰雪中度过第一个冬天时一直忙着磨制并擦亮自己的望远镜镜片）就曾经跟克罗兹说，冰封的海面及看不见的冰冻陆块上方，覆盖着一层厚重但不稳定的冷空气，当光线在其中不断快速折射时，就可能造成星光扰动。他口中的冰冻陆块，指的是人类尚未亲眼见过的新大陆。或者，克罗兹心想，是白人未曾见过的北极圈内新大陆。

克罗兹和他的朋友、当时的探险队总指挥詹姆斯·罗斯发现一个过去没人知晓的大陆——南极洲，也不过是将近五年前的事。他们用罗斯的名字为那里的海洋、峡湾及陆地命名，用赞助者和朋友的名字为山岭命名，用他们的两艘船（现在这两艘船）的名字，为两座能从地平线上看见的火山命名，于是那两座冒着烟的山就叫作“幽冥”和“恐怖”。克罗兹很讶异，他们没有用船上那只猫来为重要的地形或地物命名。

也没有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截至一八四七年十月这个天色昏暗的冬日傍晚，没有任何一块北极或南极的陆地、岛屿、海湾、峡湾、群山、冰棚、火山，或他妈的随便一座浮冰山叫作弗朗西斯·罗登·摩伊若·克罗兹。

克罗兹一点儿也不在乎。其实他想这些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有点醉了。好吧，他想，同时调整脚步，让自己在这船身朝右舷倾斜十二度、船首下垂八度的结冰甲板上保持平衡。这三年来我经常喝醉，不是吗？一直没清醒过来，自从苏菲……不过，跟那可怜又不幸、再怎么清醒也没用的废物富兰克林比起来，我就算是喝醉，也是比他强得多的海员及船长。他那头脸颊红润、口齿不清的宠物卷毛狗菲茨詹姆斯也一样，跟我没的比。

克罗兹摇摇头，踏着结冰的甲板朝船首走去，走向在摇曳闪烁的极光下唯一看得到的守卫。

这守卫身材短小，长得像老鼠，名叫科尼利厄斯·希吉，是名副船缝填塞匠。在这里担任守卫的每个人在黑暗中看起来都一样，因为他们领到的是同样款式的御寒衣物。他们都裹着一层层法兰绒和羊毛衣，外头罩着厚重的防水大外套，肥大的袖口下，露出臃肿的连指手套；他们都用威尔斯假发——一种有耳罩的厚重值班风帽紧紧包住头，还用长长的保暖巾缠住整颗头，只露出冻僵的鼻尖。不过每个人打理或穿上御寒衣物的方式仍有些不同：有人多围了一条从家乡带来的保暖巾，有人硬是多罩上一顶威尔斯假发，有人的皇家海军定制手套下，则隐约可见他的母亲、妻子或爱人亲手编织的彩色手套。所以，即使他们人在外头被黑暗包围住，离克罗兹还有一段距离，克罗兹还是能够借此辨认出船上尚存的五十九名军官与船员。

希吉这时正顺着被垂冰包覆的船首斜桅方向往船外眺望。皇家海军“恐怖”号受到冰层推挤，现在是船尾向上、船首向下，船首斜桅最前端的十英尺埋在海里，形成一道冰脊。不知是这位副船缝填塞匠完全迷失在自己的思绪还是天太冷，直到克罗兹走到他身旁的护栏前，他才注意到船长过来了。护栏宛若一座冰雪筑成的祭坛，而守卫的霰弹枪就靠在祭坛上。在酷寒的室外，就算戴着连指手套，也没人想碰一下金属物品。

克罗兹倾身接近在护栏附近的希吉时，希吉惊了一下。“恐怖”号的船长看不见这位二十六岁小伙子的脸，倒是看见他呼出的气立时变成一朵可以反射北极光的冰晶云，从被威尔斯假发及层层保暖巾缠裹住的脸上飘出。

在冰天雪地的冬季，军人无须行礼，连航海中常用的手指触额礼也可以省略。不过裹着厚重衣物的希吉，还是行了甲板人员为了感激船长

访视所行的古怪小曳步——耸肩——点头礼。

因为天气实在太冷，守卫的值班时间已从四小时缩短为两小时（克罗兹心想，在这艘太过拥挤的船上，我们不仅有足够的人员可以轮班，守卫人数再加倍也没问题），而且从希吉慢吞吞的动作可以看出他已经快冻僵了。虽然克罗兹告诉过他们很多次，在甲板上要不时活动筋骨，走动一下或原地跑步，必要时还可以上下跳，只要随时注意冰上的情况即可，但他们却宁可不动如山，仿佛自己是在南海海面上，穿着热带休闲衣全神贯注地观察追寻美人鱼的踪迹。

“船长。”

“希吉。什么事？”

“长官，他们开枪后……就那一声枪响……差不多两小时后，一切正常。但刚刚我听到，应该是……也许是一声尖叫，是有个东西，船长……从那冰山后面发出来的。我跟厄文中尉报告过了，不过他说，那大概只是冰在作怪。”

“幽冥”号方向一传来枪响，克罗兹就得到了通知，并在两小时前登上了甲板，不过枪响没有再出现，他也因此没派人到另一艘船上去通报或到冰原上去调查。摸黑到冰冻的海里本身就很危险，更何况现在在满布陡峭冰脊及高大雪脊的蛮荒冰原里，还有那只……东西……在等着，派人出去根本等于要他们去送死。现在两艘船唯一能互通信息的时间，只有接近正午那段一天比一天短的微亮时光。再过不了几天就不再会有真正的白昼了，只有北极的永夜。二十四小时的夜。一百天的夜。

“也许是冰，”克罗兹说，心里想着厄文为何没跟他报告有尖叫声这回事，“还有枪响，那也是冰在作怪。”

“是，船长。是冰没错，长官。”

两个人心里却都不相信。毛瑟枪或霰弹枪的枪响都非常独特，即便是从一英里外传来也不容易听错。在如此接近北极之地，声音更传得异常遥远而清晰。不过，浮冰确实比先前更紧迫地压挤着“恐怖”号，并且不时隆隆作响，呜咽、破裂、折断、怒吼，或尖叫。

最困扰克罗兹的是尖叫声，他每晚仅约一小时的熟睡时光经常会被打断。这种声音像极了他母亲临终前几天的哭号……也像他老姨妈说的故事中，女巫在夜里预测家人死期已近时发出的哀号。而这两种声音都让当时年幼的他辗转难眠。

克罗兹慢慢转过身。他的睫毛上挂着冰霜，呼出的气与鼻涕也在上唇结了一层硬壳。船上的人已学会把胡子塞进保暖巾和毛衣里，塞得愈深愈好，即便如此，他们还经常被迫剪掉与衣物冻成一团的毛发。跟大多数军官一样，克罗兹每天刮胡子——为了节省燃料，侍从送来的“热水”通常只是勉强融化的冰——这让刮胡子成为一件苦差事。

“沉默女士还在甲板上吗？”克罗兹问。

“哦，是的，船长，她几乎一直在。”希吉压低了声音，但其实根本没有必要。即使“沉默”听见他们的对话，也不可能听得懂他们的语言。可是船上的人却相信——随着冰原里那只东西潜伏在他们附近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更加相信——这位年轻的爱斯基摩女人是拥有神秘力量的女巫。

“她跟厄文中尉一起待在左舷的哨站。”希吉加了一句。

“厄文中尉？他不是一小时前就下哨了吗？”

“对，长官。不过这几天，不管沉默女士在哪里，中尉都跟到哪里。长官，希望您不会怪我直说。她不下到船舱，他也不下去，除非他不得不下去。我的意思是……我们没有人能像那个巫……女人，在外面

待那么久。”

“盯着冰原，专心顾好你的工作，希吉。”

克罗兹粗哑的声音又把这名副船缝填塞匠吓了一跳，但他还是尴尬地行了耸肩礼，然后转过头去，雪白的鼻子再次朝向船首外的黑暗。

克罗兹大步朝左舷的守望哨走去。八月时，他们以为有机会脱困，足足兴奋了三个礼拜。上个月希望破灭后，他准备让船在此过冬。克罗兹再次下令把下桅绕着船的平行轴转上去，形成一道主梁，接着他们搭起金字塔形的帐篷，把大部分主甲板盖住，并重新把在空欢喜中拆下并收好的木制屋椽装回去。可是，即使大伙儿每天都花好几个小时的工夫在雪中铲出几条厚约一英尺的通道，用尖嘴锄、冰凿等工具除冰，清掉落在帐篷里的雪沫，最后撒上一道道的沙来增加走道摩擦力，甲板表面仍然结着一大片冰。在前后左右都倾斜的甲板上，克罗兹的移动方式与其说是大步走，还不如说是在做优雅的滑冰动作。

这时段的左舷守卫是准少尉詹姆斯·伊凡斯。他是船上最年幼的船员，大家叫他汤米或汤姆，他总是把他母亲织的一顶怪模怪样的绿色针织帽整个紧罩在他笨重的威尔斯假发上，克罗兹一眼就能认出他来。伊凡斯向船尾移动了约十步，让第三中尉厄文及沉默女士保有一点隐私。

克罗兹想踢人，踢每个人的屁股。

爱斯基摩女人身穿毛茸茸的毛皮外衣、连衣帽及裤子，看起来就像一头矮小圆肥的熊。她的后背半对着身材高大的中尉，厄文顺着护栏紧靠着她，没有碰到她，但比起军官与绅士们在露天派对或游艇上与淑女们保持的距离来说，他们两人的距离近多了。

“厄文中尉。”克罗兹并非有意要在问候中加入强烈的呵斥，可是这个年轻人的直觉反应还是让克罗兹有点得意。厄文当下吓得魂不附体，

像被一把利刃刺了一下，几乎失去平衡。他用左手抓住冻结的护栏，然后——虽然他明知船困在冰中时的行礼规定，还是坚持举起了右手，行了正式军礼。

这礼行得还真荒唐，克罗兹心想。穿戴着臃肿的连指手套、威尔斯假发，以及层层御寒衣物的年轻厄文，原本就很像一头在行礼的海象了，再加上这小子并没有用保暖巾盖住他刮干净的脸——也许是想让沉默女士看看他有多英俊——鼻孔下方挂上了两根长长的垂冰，看起来就更像了。

“不用多礼。”克罗兹半斥责地说。你这白痴，他心里补上一句。

厄文僵直地站着，注视着沉默——至少是注视着她毛茸茸的连衣帽，然后张口想说话。但是，他很显然根本不知道要说什么，于是又闭上嘴。他的嘴唇和他冻僵的皮肤一样惨白。

“现在不轮到你值班，中尉。”克罗兹说。他再次从声音里听出自己的权威。

“是，是，长官。不对，长官，我的意思是，船长您是对的。我的意思是……”厄文再次闭上嘴，不过嘴里的牙齿还在不断打战。在这酷寒天气里，牙齿可能会在两或三小时后碎掉——准确来说是爆裂开来，碎掉的骨头及珐琅质碎片会嵌进两颚紧合后形成的空穴中。根据克罗兹的经验，有时候还可以在牙齿爆裂前先听到珐琅质的龟裂声。

“你为什么还待在这里，约翰？”

厄文想要眨眼，但他的眼皮已经被冻僵，只能睁着。“您命令我看好我们的客人……要留心……要照料沉默，船长。”

克罗兹叹出的一口气变成冰晶，在空中飘了一秒后，掉在甲板上，

仿佛许多粒小钻石落在地上。“我不是指每一分钟，中尉。我要你看好她，向我报告她做了什么事，让她远离船上的不幸与伤害，而且不要让船上任何人做出.....占她便宜的事。你觉得她现在待在外面甲板上比被人占便宜更危险吗，中尉？”

“没有，船长。”厄文的话听起来不像是回答，反倒像是问句。

“你知道一块肉直接摆在外面多久会冻结吗，中尉？”

“不知道，长官。我的意思是，知道。我想应该非常快。”

“那你应该要知道，厄文中尉，你已经冻伤六次了，而且现在还不算是真正的冬天。”

厄文中尉忧愁地点了点头。

“不到一分钟，没有衣物保护的指头或拇指，或躯干的任何部位，就会被冻成冰棒。”克罗兹继续说，他知道自己根本在胡诌。在温度只有零下五十华氏度的情况下，肉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会结成冰，不过他希望厄文不知道。“在那之后，暴露在外面结成冰的地方会像冰柱一样断掉。”克罗兹补了一句。

“是的，船长。”

“那么你真的认为我们的客人有可能会.....被人占便宜.....在甲板上，厄文？”

在回答之前，厄文似乎在思考。克罗兹明白，这名第三中尉花了很多时间在思考其可能性。

“到下面去，约翰。”克罗兹说，“请麦克唐纳德医生看看你的脸和手指。我对上帝发誓，如果你又严重冻伤，我一定会扣你一个月的皇家

探索队薪水，并写信告诉你母亲。”

“遵命，船长，谢谢您。”厄文再次敬礼，他知道自己得识相些。低身钻入帐篷里，朝主梯道走去的时候，他的一只手仍半举在空中敬礼。他没有回头看沉默。

克罗兹又叹了口气。他喜欢约翰·厄文。这小子志愿来参加探险，跟他一起来的还有另外两个他在皇家海军“优良”号服役时的伙伴——第二中尉哈吉森及大副霍恩比。不过“优良”号是艘糟透了的三舱层船，在诺亚忙着制造他的方舟之前就已经是艘老船了。那艘船没有任何船桅，而且永久停泊在朴茨茅斯，用作皇家海军训练新秀炮手的训练船。克罗兹知道它停在那里已经超过十五年了。很不幸，先生们，他们第一天上船时，克罗兹曾告诉这几个男孩——他那天醉得比平常还厉害。“你们四周看看，会注意到虽然‘恐怖’号和‘幽冥’号都设计成炮舰，先生们，但是两艘船加起来连一门炮都没有。从‘优良’号来的年轻志愿者啊，除非把储藏在粮食库的霰弹枪及陆战队的毛瑟枪也算成炮，否则我们就和刚出生的婴儿一样毫无武装！跟那个贱亚当出生时一丝不挂的贱样一样，毫无武装！换句话说，先生们，你们这些火炮高手对这次探险一点也没用，就像公猪的乳头一样，完全没用。”

克罗兹那天的挖苦并没有浇凉这几名年轻炮兵军官的热情，厄文和两个同伴甚至更迫切想到冰雪中冻上几个冬天。当然，那时是在一八四五年，英格兰一个温暖的五月天。

“现在这个可怜的毛头小子竟爱上了爱斯基摩女巫。”克罗兹嘀咕出声。

沉默缓慢地朝他转过身来，仿佛听懂了。

平常她的脸藏在连衣帽下，五官也被连衣帽的狼毛宽饰边遮住。不

过今晚，克罗兹倒是看见了她的小鼻子、大眼睛以及整张嘴。北极光的脉动在她的黑眼睛里闪烁。

对克罗兹船长来说，她并不迷人。她有太多野蛮人的特征，所以不太能被视为完全的人类，更别说她的身体会有什么吸引力了——即便他是一个信奉长老会的爱尔兰人。此外，他的心与他的下半身仍然对苏菲·克瑞寇记忆鲜明。不过克罗兹看得出来，为何远离家乡、亲人及心上人的厄文会爱上这未开化的女人：她本身就非常奇特，再加上她的出现及她男伴惨死的凄凉景象又正好与外头黑暗中那只怪兽发动首次攻击诡谲地交织在一起，足以像一团火焰，召唤无可救药的年轻浪漫主义者——第三中尉约翰·厄文如飞蛾般振翅疾疾地扑去。

另外早在一八四零年，在范迪门陆块探险时，克罗兹就发觉——起航前几个月，他在英格兰又确认了最后一次——他已经太老，爱尔兰特征太明显了，太平凡了，不该再谈恋爱了！

现在他只希望这个年轻女人到外面黑漆漆的冰原里走走，不要再回来。

克罗兹还记得四个月前的那天。跟她在一起的爱斯基摩男人噎死在自己血里的那个下午，麦克唐纳德医生检查过她之后，向富兰克林和他报告。麦克唐纳德说，根据他的医学判断，这名爱斯基摩女孩大约在十五到二十岁之间——原住民的年龄实在很难判断，初潮已经来过，不过从各种征象来看，她还是处女。麦克唐纳德医生还说，这个女孩从不说话或发出声音，即便目睹了不知是她父亲还是她丈夫的男人被枪杀后躺着等死也不开口的原因是，她根本没有舌头。根据麦克唐纳德医生的看法，她的舌头不是被割掉的，而是从舌根处整个被咬掉。不是被她自己咬掉，就是被其他人或其他东西。

克罗兹相当吃惊。主要不是因为得知她没有舌头，而是因为听到这

个爱斯基摩姑娘是个处女。他在北极圈附近待的时间够长了，尤其是参加培瑞的探险时，他们还曾待在一个爱斯基摩村落附近过冬。他很清楚此地原住民把性交看得很随便，男人们常会拿太太或女儿来跟捕鲸人或皇家探索队的探险者换取不值钱的小东西。克罗兹知道，这些女人还会为了乐趣自己送上门来。当那些船员正绷紧神经、气喘吁吁、哼哼唧唧地在她们两腿间办事时，她们还能咯咯笑闹，或是跟其他女人或小孩闲聊，跟动物没两样。在弗朗西斯·克罗兹眼中，她们穿的毛皮或带毛的皮衣根本可以看成她们自己野兽般的外皮。

船长举起戴着手套的手轻触帽檐。由于帽子被两圈厚重的保暖巾紧紧裹住了，他此时不可能脱帽或抬帽致意。“向你致意，女士，而且我建议你尽快回到自己的舱房里。外面变得冷飕飕的。”

沉默盯着他看，她没有眨眼，尽管不知为什么她的长睫毛上完全没有结冰。当然，她也没有开口说话，只是看着他。

克罗兹再次象征性地把帽子往上提了一下，然后继续在甲板上巡行。他爬上被冰挤高的船尾，然后顺着右舷那一侧甲板向下走，中途还停下来跟另外两个轮值的人说话，给厄文足够的时间到下面的船舱脱下御寒外装，以免让人觉得，船长喜欢紧跟在他的中尉后面。

正当他准备结束跟最后一位冷得发抖的守卫——一等水兵宣克斯的谈话时，二兵威吉斯，船上最年轻的陆战队士兵从帐篷里冲了出来。威吉斯只在制服上套了两件宽松的衣服，还没开口传递讯息，牙齿就已经在打战了。

“我代汤普森先生向您致意，长官，工程师说您应该去底舱看看，愈快愈好。”

“怎么了？”如果锅炉终于坏掉了，克罗兹知道，他们就全完蛋了。

“船长，对不起，不过汤普森先生说您必须下去，因为水兵门森几乎在抗命了，长官。”

克罗兹把身体站直：“抗命？”

“汤普森先生是说‘几乎抗命’，长官。”

“把话说清楚，二兵威吉斯。”

“长官，门森拒绝再扛煤炭经过死人房。他也不愿意再下到底舱去。他说他并无冒犯之意。他不上来，就坐在主梯道最底层，不会再扛煤炭回锅炉间。”

“他在搞什么鬼？”克罗兹感到一股熟悉又阴沉的爱尔兰脾气已经蓄势待发。

“是那些鬼在作怪，船长。”陆战队二兵威吉斯透过打战的牙齿说，“我们在搬运煤炭或从更里面的储藏室拿东西的时候，都听得到它们的声音。所以除非有命令，不然大家都不愿意到下舱去。底舱有东西，躲在黑暗里，一直在乱抓、乱撞。长官，那可不是冰。门森很确定那是他的老伙伴沃克，他.....它.....和其他堆在死人房里的尸体，用手指东抓西抓想跑出来。”

克罗兹克制住冲动，打算用一些事实来安抚这名陆战队二兵。年轻的威吉斯不见得会因为他的话而宽心。

第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死人房中乱抓乱翻的声响，几乎可以确定是成千上百只啃咬威吉斯同伴们冷冻尸体的大黑鼠发出的。克罗兹比年轻水兵更了解挪威的老鼠，他知道，这种夜行动物，在漫长的北极冬天，从早到晚都在活动。这些该死的害虫牙齿越长越长，意味着它们得一直咀嚼东西。他看过它们咬穿皇家海军的橡木桶、一英寸厚的锡板，甚至

镀铅的板子。老鼠在下面对付水兵沃克和他五个可怜同伴（包括克罗兹的三名优秀军官）的冷冻尸体，比一般人咀嚼一条盐腌的冰牛肉片还容易。

其实克罗兹并不认为门森和其他人听到的只是老鼠的声音。

根据克罗兹在雪地度过十三个冬天的悲惨经验，老鼠在吃尸体时又快又轻。只有当这些疯狂嗜血、狼吞虎咽的害人精自相残杀时，才会发出频繁的尖叫声。

在底舱制造出乱抓乱撞怪声音的，另有其物。

克罗兹决定不去提醒二兵威吉斯第二个简单的事实：虽然船舱最底层由于处于水位线或冬季海水冻结线下方，温度通常很低，也比较安全，但冰的压力迫使“恐怖”号的船尾抬高到了比正常位置高了十来英尺的地方。这部分船身虽然还封在冰中，但封住它的不过是几百吨参差积叠的海冰堆，以及船员为了增加船身隔冷效果而额外堆进去的几吨雪。雪被堆高到离船护栏只有几英尺。

克罗兹怀疑，某个东西已经向下挖穿几吨雪，并且像挖隧道般挖穿了像铁一样硬的冰板，来到船身外。那东西用某种方法察觉出船身内部哪里贴有铁板（例如储水槽），然后再从储藏间外侧少有的没有加固的房间中选出一间——死人房，借此直接进入船里。而它此刻正在撞打、刨抓，想进到船内来。

克罗兹知道，世界上只有一种东西像那样力大无比，而又极其耐心、狡猾——冰原上那只怪兽，正试着从船下方攻击他们。

克罗兹船长没有再跟陆战队二兵威吉斯多说一句，就下船舱解决问题去了。

2 富兰克林

北纬五十一度二十九分，西经零度零分

伦敦，一八四五年五月

他曾经是，而且永远都会是那个“吃自己鞋子”的人。

在起航的四天前，约翰·富兰克林爵士船长染上了早在蔓延的流行感冒。他很确定，将感冒传染给他的，不是水手或伦敦的码头工人，也不是他那一百三十个船员与军官（他们都和拖车的马一样强壮健康），而是简夫人社交圈中的某位令人作呕的马屁精。

吃自己鞋子的人。

依照传统，北极探险英雄的妻子都会织一面旗，让丈夫带去插在她们到达的最北点。而这一次，旗子会在完成走通西北航道的使命后高高升起。富兰克林回家时，他的妻子简已经快要完成她的丝质国旗了。约翰爵士一走进客厅，就在马鬃沙发上找了个挨着她的地方半瘫着。他不记得自己把鞋子脱掉了，不过显然，不是简，就是他的仆人，在他躺在沙发上不久，整个人半昏半睡、头痛恶心、皮肤发烫时帮他脱掉了鞋子。简对着他絮叨着她忙碌的一天，连顿都没顿一下。约翰爵士努力去听，但是他的高烧却像起伏不定的潮水带走他的意识。

他是吃自己鞋子的人，已经二十三年了。自从他第一次走陆路横越加拿大北部寻找西北航道的任务失败，于一八二二年回到英格兰后，这称谓就跟着他了。他还记得他回来时，人们的窃笑及对他开的玩笑。富

兰克林吃了他的鞋子，在历时三年的凄惨行程里，他还吃过更糟的东西，包括岩粥——从岩石上刮下的苔藓煮成的恶心稀粥。在外面待了两年后，他们没有东西吃了，他和他的人（富兰克林在茫然之下把他的军队分成三组，自己带一组，然后让另外两组人自生自灭）为了生存，就把靴子和鞋子上面的部分煮来吃。约翰爵士——他那时候还只是约翰而已，是在后来又进行了一趟长途内陆航行和一次糟糕的海路北极探险后被封为爵士的——在一八二一年，除了咀嚼没有鞣过的皮革碎片外，什么都没的吃。他的手下们连水牛皮睡毯都吃了。接着有些人继续去吃其他东西……

不过他从来没有吃过人。

直到今天，富兰克林还是怀疑他那支探险队里的其他人，包括他的好友及首席中尉约翰·理查森医生，是否也和他一样成功抗拒了诱惑。当他们分成几组各自挣扎，想尽办法穿过北极的荒地及林地，回到富兰克林临时搭建的小要塞——冒险堡，以及真正能被称得上营地的天佑堡与决心堡时，发生了太多事。

九个白人和一个爱斯基摩人死了。一八一九年，三十三岁却已经开始发福、秃头的年轻中尉约翰·富兰克林从决心堡带了二十一个人出来，但后来死了九个，沿途吸收的当地向导也死了一个——富兰克林先前不愿意让这个人离开探险队自己找粮食的。两个人被残忍地谋杀，当中至少有一个人毫无疑问是被其他人吃掉的。但是只死了一个英格兰人，只死了一个真正的白人，其他人都是法国船工或印第安人。

探险算是成功了——只死了一个英格兰白人，即使其他人几乎都变成讲话含糊不清、满脸胡子的枯瘦骨架。他们之所以能活下来，都是因为那可恶、性欲过剩的准少尉乔治·贝克穿着雪鞋走了一千两百英里路把补给品带回来，而且带来更多比补给品还要重要的印第安人，让富兰克林和他这帮快死掉的同伙有东西吃，而且有人照顾。

那可恶的贝克，完全不是个好基督徒，他自以为是，不是真正的绅士，虽然后来因为指挥现在由富兰克林爵士指挥的皇家海军“恐怖”号做过一次北极探险，而被册封为爵士。

在那次探险，也就是所谓的贝克探险中，“恐怖”号被一座突然耸起的冰塔抛向空中约有五十英尺高，然后再猛烈摔下，造成船身每块橡木板上都开始渗水。乔治·贝克驾着会渗水的船一路来到爱尔兰海岸，在船即将沉没的几小时前将船拖到岸上。船上人员用链子缠绕住船来挤压船舷，让船板在返航途中能暂时凑在一起。所有的人都得了坏血病——牙龈变黑、眼眶流血、牙齿掉落——还有伴随着坏血病而来的精神失常及妄想。

当然，贝克在那之后就被封为爵士。当你到极地探险而且失败得相当凄惨，并且赔上了许多条人命，回来之后，英格兰皇室及海军部就会册封你；如果你还活着，他们会给你一个官衔并为你举办游行。一八二七年，富兰克林到北美洲的高纬度区域完成他的第二次海岸线地图绘制之旅后，乔治四世亲自册封他为爵士。巴黎地理学会颁给他金质奖章。他被任命为配备二十六门大炮、小巧精致的快帆船皇家海军“彩虹”号的船长，而且衔命开往每个皇家海军船长日夜企盼被派往的目的地——地中海。他还向已故妻子伊莲娜最要好的朋友——精力充沛、美丽外向的简·葛瑞芬求婚。

“于是在喝茶时，我向詹姆斯爵士解释，”简说，“约翰爵士的信誉和名声对我而言，比我亲爱的丈夫与我同在带给我的任何快乐都还珍贵无限倍，即使意味着他必须离开四年……或五年。”

那个十五岁的黄刀印第安^[1]女孩叫什么名字来着？在冒险堡的冬季营房里，贝克还曾经为了她要去决斗。

绿袜子。没错。绿袜子。

那女孩很邪恶。美丽，但邪恶。她毫无羞耻心。富兰克林虽然想尽办法不去看她，却还是在一个月色皎洁的夜里，看见她脱下充满异教风的外袍，光着身子走过半个船舱。

他那时三十四岁，却还是第一次看见女人的裸体，而且是迄今为止他所见过的最美丽的裸体。她的裸体肤色暗黝，双乳如球形水般饱满，却还带着少女的生涩。乳头还没挺起，乳晕则是几圈奇特、平滑的暗褐色环圈。在之后的二十五年里，这景象一直无法从约翰爵士的记忆中抹去，即使他试着忘记，也为此祈祷过。这女孩的阴毛并不像他后来在第一任妻子伊莲娜身上看到的古典V字形——他只有在某次她准备入浴时不小心瞥见过一次，因为伊莲娜难得与他做爱一次，而且不容许有一丝光线照上她的身躯，也不像现任妻子简年华已逝的胴体上，那片稍微稀疏也稍微宽松的麦色窝巢。都不是！在印第安女孩绿袜子的性器官上方，只有一道窄而纯黑的垂直阴毛。像乌鸦羽毛一样纤柔，像罪恶一样漆黑。

他们在富兰克林称作冒险堡的木屋里度过第一个似乎永无止境的冬天时，苏格兰准少尉罗伯特·胡德就跟一个印第安女人生了一个小杂种，但是他很快又爱上十来岁的黄刀印第安女子绿袜子。这女孩先前就跟准少尉乔治·贝克有过一腿，但是贝克出去打猎后，她就转而忠贞于胡德，只有异教徒和原始人才能如此自然地更换性伴侣。

富兰克林还记得在长夜中传来的充满激情的呻吟，不是他与伊莲娜那种几分钟的激情（当然，她从来不会呻吟或发出任何声音，因为淑女本来就不该），也不是他跟简度蜜月时，在那值得纪念的夜晚里体验到的两回合短暂激情。都不是！胡德和绿袜子的激情声浪可以有六七回。在紧邻木屋的斜顶小屋里，胡德和那女孩的呻吟声才稍有停止迹象，又开始传来欢乐的笑声、咯咯低笑声，接着是轻柔的喘息，最后在那毫无羞耻的女孩对胡德的连番催情下，再次引发一阵狂野的嘶吼。

简·葛瑞芬在一八二八年十二月五日，芳龄三十六岁时，嫁给刚封爵的富兰克林爵士。他们到巴黎去度蜜月。富兰克林并不特别喜欢那城市，也不喜欢法国人，但是他们下榻的旅馆倒是相当高级，食物也很棒。

富兰克林一直有点害怕他们到西欧大陆旅行时会碰上那个叫罗热的家伙——彼得·马可·罗热，就是那个因为打算出版一本鬼扯的字典或什么的，而得到文学界关注的人。他曾经向简·葛瑞芬求婚，但是和其他她年轻时的求婚者一样被她拒绝了。富兰克林后来曾经偷看过简在那时期写的日记（他还为自己的罪行找了借口：她希望他去找出并且浏览她用小牛皮装订的一本本日记，不然为什么要把它们放在那么显眼的地方？），读到她在罗热最后娶了别人后，用细密、娟秀的笔迹写下的一段话：“我一生的罗曼史已经结束了。”

乔治·贝克准少尉和一群印第安人打猎回来时，他的伙伴罗伯特·胡德准少尉和绿袜子已经连续在六个几无止境的北极夜里发出做爱的声音。于是两个人安排在隔天日出时（大约早上十点）来场一决生死的决斗。

富兰克林不知道要如何处理。这位肥胖的中尉连粗野的船工和态度轻蔑的印第安人都没办法约束，更别说去管束顽固的胡德或冲动的贝克了。

两位准少尉都是艺术家，也都是地图绘制专家。因此，从那时候起，富兰克林就不再相信艺术家了。巴黎雕塑家为简夫人做手部雕塑时，或伦敦一位爱洒香水、有性怪癖的人花了将近一个月时间为她画油画时，富兰克林都不让他们单独与简相处。

贝克和胡德在晨光乍现时要一决生死，富兰克林却无能为力，只好躲在木屋里，祈祷最终的伤亡不会让已经做了许多妥协的探险变得毫无

原则。他的任务指示并没有明确告诉他，在这趟长达一千两百英里的内陆、沿海岸、顺河流的北极之旅中，他应该要携带食物。他只好自掏腰包，提供食物喂饱十六个人。他原以为印第安人接下来会为他们打猎，好提供给他们充足的食物，就像向导们会帮他背袋子，并且替他划桦树皮独木舟一样。

事情过了二十三年，他终于愿意承认——至少对自己承认，选择采用桦树皮独木舟是个错误决定。进入有冰块阻碍的水中，沿着北边海岸线才走没几天，脆弱的船就开始解体了。那时他们离开决心堡已经超过一年半。

富兰克林双眼紧闭、前额发热、脑袋阵阵作痛，一面听着简喋喋不休的闲扯，一面回想那个早晨，当贝克和胡德在木屋外各走了十五步，然后转身要开枪时，他躺在厚重的睡袋里，用力把眼睛闭起来。该死的印第安人和该死的船工，他们原始野蛮的天性把生死决斗看成余兴表演。富兰克林还记得，绿袜子那天早晨容光焕发，全身闪现出性爱的光芒。

即使躺在睡袋里，双手捂住耳朵，富兰克林还是听得到起步、转身、瞄准、发射的口令。

接着两下扳机声，然后是群众大笑。

负责下决斗口令的苏格兰老水兵约翰·黑本个性难搞，没半点绅士风度，他在前一天晚上就将两把特别预备的手枪里的火药和子弹取走了。

在拍腿大笑的印第安人及一帮船工的不断取笑下，泄了气的胡德与贝克分道扬镳。不久后，富兰克林命令乔治·贝克回决心堡去，向哈得逊湾公司买更多生活必需品。贝克一去几乎是一整个冬天。

富兰克林吃了自己的鞋子，也靠着从岩石上刮下来的苔藓维生，这种黏滑食物连有教养的英格兰狗吃了都会吐。不过，他从没吃过人肉。

在那场决斗后，又过了漫长的一年。与富兰克林的小组分头出发后，理查森的小队发生了一件事。探险队里有点疯癫的易洛魁族印第安人麦可·泰罗霍射杀了艺术家兼地图绘制员罗伯特·胡德准少尉，子弹正中额心。

在谋杀案发生的一礼拜前，印第安人带回一块味道浓烈的腰腿肉给那群饥饿的人吃，坚称这是一块狼肉，那只狼不是被驯鹿用角刺死的，就是被泰罗霍用鹿角刺死的，印第安人说的话总是变来变去。一小队饿坏的人将那块肉煮熟吃了，不过理查森医生还是在肉被吃光之前发现，那块肉的皮上有些刺青。医生后来告诉富兰克林，他可以确定泰罗霍带回来给他们吃的，是那礼拜死在途中的一名船工的尸体。

理查森在刮岩石上的苔藓时听到了枪声，那时，饿坏的印第安人刚好与被枪射死的胡德单独在一起。是自杀，泰罗霍坚称，但是理查森医生之前处理过不少起自杀案，知道子弹射进罗伯特·胡德脑中的方式，不会是自己开枪造成的。

现在这名印第安人拥有的武器包括一把英国刺刀，一支毛瑟枪，两把装满火药，随时可以发射的手枪，以及一把和他前臂一样长的刀子。还活着的两个非印第安人黑本和理查森，总共只有一把小手枪和一支不可靠的毛瑟枪。

英格兰当今最受人尊敬的科学家与医生，诗人罗伯特·彭斯的朋友理查森，当时只是一位有潜力的探险队医生与自然学者。他一直等到麦可·泰罗霍某次从外面搜寻粮食回来，确定他的双手都抱着柴火时才举起手枪，冷血地把子弹射入那印第安人的脑袋里。

理查森医生后来承认他吃了胡德的水牛皮毯，但不论他还是黑本——那小队唯一存活的两个人——都没提到之后那个礼拜，在艰苦跋涉回冒险堡的路上，他们还吃了些什么东西。

在冒险堡里，富兰克林和他那组人已经虚弱到无法站立或走路。相较之下，理查森和黑本看起来有精神多了。

约翰·富兰克林可能是个吃自己的鞋子的人，但是他从来没有……

“厨师今天会准备你最喜欢的烤牛肉。她是新来的——我可以确定之前那个爱尔兰女人虚报了斤两，偷窃对爱尔兰人来说和喝酒一样自然——我就提醒她，你的牛肉一定不能太熟，牛排刀碰到时要能渗出血来。”

富兰克林在逐渐退逝的热潮中浮沉，尝试理出思绪来回答她，但是头痛、恶心及高热的巨浪还是令他无法招架。汗水穿透他的贴身衬衣及固定的衣领。

“海军上将托马斯·马丁的夫人今天寄来一张可爱的卡片和一束很美的花，我完全没料到，但我必须承认那些玫瑰放在玄关真的很漂亮。你看到那些花了吗？你参加酒会时有时间跟马丁上将说话吗？当然，他也不是那么重要，不是吗？即使他的身份是海军总司令？他当然没有部长或首席参谋们优秀，更不能与你那些北极议会的朋友相比了。”

约翰·富兰克林爵士船长有很多朋友。每个人都喜欢他，却没有人尊敬他。几十年来，富兰克林很清楚前面那点，却避免去想后面那点，不过现在他知道了：每个人都喜欢他，但没有人尊敬他。

在范迪门地之后就没人尊敬他了。在塔斯马尼亚监狱事件以及他拙劣的处理方式之后，就没人尊敬他了。

他的第一任妻子伊莲娜在他离开，去进行第二次重要探险时，开始走向死亡。

他知道她即将死去，她也知道她即将死去。早在结婚典礼上，她的肺病、她会在丈夫死于战争或探险前病死的念头，就伴随着他们。在他们二十二个月的婚姻中，她为他生了一个女儿，他唯一的小孩，小伊莲娜。

他的第一任妻子身材娇小、脆弱，却拥有惊人的意志力及精力，她要求他继续第二次探险，去寻找西北航道，还说这趟海陆路并用的探险要沿着北美洲的海岸线走。她说这话时嘴里已经咳出血来，她也知道人生快到终点了。她说，在她人生结束时，如果他身在别的地方，对她而言会比较好一点。他相信她了。或者说，至少他相信对自己会比较好一点。

约翰·富兰克林是个非常虔诚的信徒。他祈求上帝让伊莲娜在他出发前就先过世，但她撑过去了。他在一八二五年二月十六日出发，在前往大奴湖的途中写了很多封信给他的爱妻，在纽约市及奥尔巴尼市把信寄出。四月二十四日，他在彭圭森英国海军基地得到她过世的消息。她在他的船离开英格兰后没多久就过世了。

一八二七年，他结束探险回来，伊莲娜的朋友简·葛瑞芬已经在英国等他。

海军上将的酒会到今天还不满一个礼拜——不，是刚好一个礼拜，在他得了这该死的感冒之前。当然，约翰·富兰克林爵士以及“幽冥”号与“恐怖”号的所有军官和副官都参加了酒会。此外，参与这次探险的一些非军职人员——“幽冥”号的冰雪专家詹姆斯·瑞德，“恐怖”号的冰雪专家托马斯·布兰吉，以及几位发饷官、船医及主计官也参加了酒会。

那一天，富兰克林穿着崭新的蓝色燕尾服及蓝色金边长裤，配上饰有金穗的肩章、典礼佩剑，以及纳尔逊时代的三角礼帽，看起来相当风光。他的旗舰“幽冥”号的船长詹姆斯·菲茨詹姆斯常被称为全皇家海军最英俊的人，当时看起来就和这位战争英雄一样抢眼、有礼。菲茨詹姆斯当晚几乎迷倒众生。弗朗西斯·克罗兹则和平常一样，看起来僵硬、笨拙、忧郁，并且带着一点醉意。

但是简弄错了，北极议会的会员们并不是富兰克林的朋友。事实上，北极议会根本不存在。它只是个名誉学会，不是真正的组织，不过它还是全英格兰最难入会的“老男孩”俱乐部。

酒会时，富兰克林、他的领导军官们，以及传奇的北极议会里那些高个儿、消瘦、灰发的成员全混在一起。

要成为这个议会的会员，基本条件就是带领一支探险队走向北极圈的最北端……而且活着回来。

拥有会员资格的那一长排人当中，富兰克林的排名算是落在最后。他只能为自己的毫不起眼感到汗颜及结舌。梅尔维尔子爵在其中最值得注目。他曾经是海军部的部长，也是这次探险的赞助人约翰·贝罗从前的赞助人。不过梅尔维尔并不是北极探险老手。

那天晚上的富兰克林有点紧张。北极议会中真正传奇的人物，大多七十多岁。对他而言，这些人与其说是活着的男人，不如说更像是《麦克白》里的十三个女巫，或群聚的灰色幽灵。他们当中的每一位都比富兰克林更早去寻找西北航道，而且都活着回来了，不过都只剩半条命。

那天晚上富兰克林在想，在北极圈过冬后，真的有人还能活着回来吗？

约翰·罗斯爵士的苏格兰脸上，布满了比冰山还要多的棱面，眉毛

向外突出，就与他的侄儿詹姆斯·克拉克·罗斯从南极旅行回来后所描述的企鹅颈毛与羽毛一样。罗斯的声音粗哑，像拖着一块沙石划过破裂甲板的声音。

约翰·贝罗爵士比上帝还老，而且权力是他的两倍。他是英国专业极地探险之父。和他比起来，当晚在场的所有人，即使是白发的七十几岁老人，都只能算是男孩——贝罗的男孩。

即使与皇室成员相比，威廉·裴瑞依然是绅士中的绅士。他曾经四次试图穿越西北航道，结果却只能目睹船员们死亡，他的“怒气”号被冰挤压、碎裂、沉没。

刚被册封为爵士的詹姆斯·克拉克·罗斯适逢新婚。他的妻子要他发誓不再从事探险。如果他愿意，这次探险的总指挥会是他，而不是富兰克林，他们两个人都心知肚明。罗斯和克罗兹站在一起，离其他人有些距离，他们喝着酒，谈话声却轻柔得像在密谋似的。

那可恶的乔治·贝克爵士！对于要与曾经是他手下的小小准少尉（还是个好色之徒）同享爵士头衔，富兰克林一直无法释怀。在这欢庆的夜晚，约翰·富兰克林爵士船长简直希望黑本在二十五年前没把火药及子弹从决斗用的手枪里取走。贝克是北极议会中最年轻的成员，即使经历了皇家海军“恐怖”号被猛烈撞击、险些沉没的悲惨事件，他看起来还是比其他人都快乐且自鸣得意。

约翰·富兰克林爵士船长本身滴酒不沾。在喝了三小时的香槟、葡萄酒、白兰地、雪利酒及威士忌之后，其他人都开始放松，他身旁的笑声愈来愈大，大厅里的谈话也愈来愈不正经。富兰克林却变得更加镇定，他明白，这次酒会，以及这些金质纽扣、丝绸领结、闪亮肩章、精致美食、雪茄及笑容，都是为了他而准备的。这一次，全部都是为了他。

所以，当老罗斯冷不防把他拉到一旁，在雪茄的烟幕及水晶酒杯反射的闪闪烛光中，咆哮着向他发问时，他吓了一跳。

“富兰克林，你是根据什么鬼理由要带一百三十四个人去啊？”他的声带像沙石磨过粗糙的木板，发出刺耳的声音。

约翰·富兰克林爵士船长眨了眨眼：“这是一次重要的探险，约翰爵士。”

“天杀的十足重要哪！如果发生状况，光是带三十个人横越冰地，坐进船里，然后回到文明世界就已经够难了。何况一百三十四个人……”老探险家发出粗鲁的声音，像要吐痰似的清了清喉咙。

富兰克林微笑点头，希望这老人不要再缠他。

“而且你的年纪，”罗斯继续说，“你已经六十了，知不知道啊？”

“五十九，”富兰克林生硬地说，“爵士。”

老罗斯浅笑着，看起来比之前更像一座冰山。“‘恐怖’号的吨位是多少？三百三十吨？‘幽冥’号大约是三百七十？”

“我的旗舰是三百七十二吨，”富兰克林说，“‘恐怖’号是三百二十六吨。”

“两艘船的吃水都是十九英尺，对吗？”

“是的，爵士。”

“真他妈的疯了，富兰克林。你这两艘船是有史以来到南北极探险的船舰中吃水最深的。所有关于这两个区域的证据都显示，你们要去的地方水并不深，而且到处都是浅滩、岩石及暗冰。我的‘胜利’号吃水只

有一英寻^[2]半，九英尺而已，已经驶不出我们过冬时待的浅水湾了。乔治·贝克指挥你那艘‘恐怖’号时，还把他的屁股都摔到冰上去了呢。”

“两艘船都已经加固过了，约翰爵士。”富兰克林说。他感觉汗水正从他的肋骨和胸部流到他凸起的肚皮上。“它们是目前世界上最坚固的履冰船。”

“那么关于蒸汽机及动力引擎的那些胡扯又是怎么回事？”

“那并不是胡扯，爵士。”富兰克林说，他可以听到自己声音中的压抑。他完全不懂蒸汽机，不过他的探险队里有两位优秀的工程师，还有菲茨詹姆斯——新成立的蒸汽海军部门中的一名成员。“这些引擎有非常强大的动力，约翰爵士。它们能让我们在船帆失效时破冰前进。”

约翰·罗斯爵士哼了一声：“你的蒸汽机甚至不是航海用的引擎，我没说错吧，富兰克林？”

“确实不是，约翰爵士。但它们是伦敦与格林威治铁路公司能卖给我们的最佳引擎，而且已经改装成船用引擎。它们是两头威力强大的野兽啊，爵士。”

罗斯啜了一口威士忌：“是啊，威力强大，除非你打算在西北航道上架设铁道，在上面开他妈的火车。”

听到这里，富兰克林耐着性子轻笑了几声，但是他听不出这评语有何幽默之处，而且粗俗的言语对他而言是莫大的侮辱。他常常无法分辨别人的玩笑话，一点幽默感也没有。

“但也不是真的那么威力强大。”罗斯继续说，“他们塞进你的‘幽冥’号船舱的那部一点五吨重的机器，只能产生二十五匹马力。至于克罗兹的那部引擎更没有效率……顶多二十匹马力。但是，要把你们拖离

苏格兰的那艘‘拖运者’号，它的蒸汽引擎较小却可以产生两百二十匹马力。为什么？因为那是一部船用引擎，是专为航海设计的。”

对于这点富兰克林不置可否。他笑了笑，为了填补片刻的沉默，他向身旁端着香槟经过的侍者招手，拿了一杯酒。因为喝酒有违他的原则，他之后就一直拿着杯子站在那里，偶尔望着气泡渐稀的香槟，想找机会在没人注意时把酒处理掉。

“想想看，如果没有那两部引擎，你这两艘船的底舱还可以多塞进多少补给品啊！”罗斯抓着话题不放。

富兰克林环顾四周，想要找个救兵，但是每个人都兴高采烈地在跟人交谈。“我们已经有足够三年用的存货了，约翰爵士。”他最后说，“如果缩减每日的配额，我们还可以撑上五到七年。”他再次露出微笑，试着软化罗斯僵硬的表情，“而且‘幽冥’号和‘恐怖’号都有中央空调系统，约翰爵士。我确信你会希望你的‘胜利’号也有这种装备。”

约翰·罗斯爵士暗淡的眼神中发出一道冷光：“‘胜利’号像一颗蛋一样被冰层压碎了，富兰克林。你那先进的蒸汽中央空调对此也没辙，不是吗？”

富兰克林再次环顾四周，希望菲茨詹姆斯能看见他，甚至克罗兹，谁来解救他都行。只是，似乎没人注意到老约翰爵士和胖约翰爵士正在此热烈地（或是单向地）对谈。一位侍者经过，富兰克林把没动过的香槟放回托盘上。罗斯眯起眼睛打量富兰克林。

“光是要让其中一艘船在北极有一天的暖气，就要烧掉多少煤炭，你知道吗？”这位苏格兰老人继续追问。

“嗯，这我真的不清楚，约翰爵士。”富兰克林带着一丝胜利的微笑。他真的不知道，也不特别在乎。工程师们会去负责蒸汽引擎和煤炭

的事，海军部事先就会帮他们计划好。

“我知道，”罗斯说，“光是要让热水保持流动，使船员们的起居区有暖气，你一天就需要用掉一百五十磅的煤。而光是要让蒸汽引擎保持运转，你一天就要用掉半吨宝贵的煤炭。假设这两部丑陋的炮舰能有四节的速度，那么你一天就要用掉两到三吨的煤。如果你还要船破冰而行，你要用掉比这多得多的煤。你船上带了多少煤，富兰克林？”

约翰爵士船长摆了摆他的手，才发觉那动作有点轻蔑，甚至没有男子气概。“哦，差不多是两百吨吧，爵士。”

罗斯再次眯起眼看他：“准确地说，‘幽冥’号和‘恐怖’号各九十吨。”他粗声地说，“而且那是在你刚离开格陵兰，还没穿过巴芬湾，根本还没碰到真正的冰之前。”

富兰克林笑而不答。

“假设你到了要过冬的冰封之地，而九十吨煤炭的百分之七十五还没有烧掉，”罗斯继续说，就像船穿过软冰一样向前逼近，“先不说冰封的情况，你的蒸汽机在正常情况下，可以再运转多少天？十二天？十三天？还是十四天？”

约翰·富兰克林爵士船长完全没有概念。他虽然专业而且熟悉航海，但基本上不会去考虑这种事。或许他的眼神反映出他一时的恐慌，不是由于煤炭，而是由于他在约翰·罗斯爵士面前表现得像个白痴，因为那个老海员正用钢钳般的手指抓住他的肩膀。罗斯倾身靠近时，约翰·富兰克林爵士船长闻得到他口里喷出的威士忌味。

“海军部计划怎么搜救你，富兰克林？”罗斯粗声问。他的声音很低，四周都是宾客们在酒酣耳热之际的笑声及闲聊声。

“搜救？”富兰克林眨了眨眼。两艘全世界最先进的船只，为了在冰中航行，船身做过结构强化，以蒸汽为动力，装载了五年或更多冰地所需的补给品，船上人员全都是约翰·贝罗爵士亲自挑选的，会需要或有可能需要别人的救援？富兰克林做梦也没想过，这想法实在太夸张了。

“你有没有打算在沿途经过的岛上贮藏一些东西，设立补给站？”罗斯轻声说。

“贮藏？”富兰克林说，“把我们的生活必需品留在沿途？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

“如果你必须走冰地来脱困，你的人员和小船就会有食物和庇护所。”罗斯口气强硬，眼睛闪着光。

“我们为什么要走回巴芬湾？”富兰克林问，“我们的目标是走通西北航道啊！”

约翰·罗斯爵士将头收了回去，把富兰克林的上臂抓得更紧了。“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搜救船或搜救计划？”

“没有。”

罗斯抓住富兰克林的另一只手，使劲捏压，让庄重的约翰爵士船长几乎皱了眉头。

“那么，小伙子，”罗斯轻声说，“如果我们在一八四八年还没有听到你的消息，我一定会亲自去找你。我发誓。”

富兰克林猛然醒来。

他全身被汗浸湿。他觉得晕眩而虚弱，心脏怦怦跳，随着每声心跳，头就痛得宛如教堂大钟在他头颅里撞击。

他惊骇地看着自己。他的下半身正盖着一条丝巾。

“这是什么？”他紧张地大叫，“这是什么？有一面旗子盖在我身上！”

简女士站在一旁吓呆了：“你看起来很冷，约翰。你一直在发抖，我就拿它当毯子帮你盖上。”

“我的天啊！”约翰·富兰克林爵士船长大喊，“天啊，女士，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难道不知道国旗是盖在死人身上的吗！”

3 克罗兹

北纬七十度五分，西经九十八度二十三分

一八四七年十月

克罗兹船长顺着短梯下到主舱，推开密闭的双重门，迎面扑过来的热气让他差点儿打了个趔趄。虽然靠热水循环运作的暖气系统已经停机几小时了，五十几个人的体温及烘焙食物残余的热气，还是让主舱达到了接近冰点的温度，比外面高了八十华氏度。对在甲板上待了半小时的人来说，来这儿相当于全身裹着衣服去洗蒸汽浴。

因为待会儿还要继续往下走到没有暖气的下舱与底舱，所以克罗兹没把御寒外套脱掉。也因此，他不能在温热的主舱里待太久。不过他还是做了每个船长都会做的事：停了一会儿，四周看看，确定他上甲板去的半小时里，一切都还正常。

虽然这里是船上唯一可以睡卧、饮食及起居的船舱，却和开采中的威尔斯矿坑一样黑暗，舱顶的小天窗在白天及现在长达二十二小时的夜里都被雪覆盖住。鲸油灯、提灯及蜡烛东一个，西一个，照亮小小的圆锥形区域，不过大部分人都是凭记忆在黑暗中移动，记住如何避开那数不胜数、若隐若现、堆积在地上或悬挂在空中的食物、衣物、帆具，以及睡在吊床上的人。所有吊床都挂起来时——每张十四英寸宽——除了船身两侧那两条十八英寸宽的走道之外，船舱里就完全没有走路的空间了。不过现在只有几张吊床挂了起来，是值夜班的卫兵在上哨前补觉。谈话、笑闹、咒骂、咳嗽等声音，以及被惹毛的狄葛先生的锅铲声与粗

野谩骂，嘈杂到能盖过冰层的挤压声与呜咽声。

这艘船在设计图上标示挑高七英尺^[3]，但实际上，头顶上有厚重的横梁，横梁下悬挂着置物架，上面还储放了数以吨计的杂物与多余的木材，对船员来说主舱高度不到六英尺。因此，“恐怖”号上少数特别高的人，比方说此刻躲在下层船舱的门森，就得一直保持驼背的姿势。弗朗西斯·克罗兹没那么高。即使他戴着帽子而且围着保暖巾，在走动时也不需要低头。

在他右手边，一条走道从他所站之处向船尾延伸，看起来低矮、阴暗、狭窄，其实是通到“军官区”的舱道。军官区由十六个有隔间的小卧铺及两间狭窄的军官用餐房构成，是专供军官及士官长们使用的拥挤空间。克罗兹的房间和其他人的一样大，长六英尺，宽五英尺。舱道很暗，而且只有两英尺宽，只能容许一个人走，并且人要低下头避免撞到悬垂的货架，壮实的人必须侧身才能在狭窄的通道中前进。

军官寝室占去船身长度九十六英尺之中的六十英尺。此外，因为“恐怖”号的主舱只有二十八英尺宽，狭窄舱道就成为通往船尾的唯一一条直线通道。

克罗兹可以看到位于船尾的会议室溢出的光。那里虽然像阴间一般寒冷黑暗，但还是有几位还活着的军官在会议长桌旁边一派轻松地抽烟斗，或是从藏书一千两百册的书架上拿书来读。船长听见演奏音乐的声音：一张金属碟片正在播放用手风琴演奏的五年前三在伦敦音乐厅相当流行的旋律。克罗兹知道是哈吉森在播放音乐，这首曲子是他的最爱，而且总是会惹火爱德华·利铎中尉——克罗兹的执行长暨古典音乐迷，让他气得几乎要发疯。

军官区那边看来很不错，克罗兹转过身来看这一面。普通船员的起居区占了剩余三分之一的船身长度——三十六英尺，却挤进了四十一名

船员及见习生——原本有四十四人，这四十一名是还活着的。

今天没有安排课程，而且一小时之内，他们就要打开吊床，钻进去休息了，所以大部分人都坐在他们的储物箱上或是一堆堆收起来的东西上，在昏暗的灯光下抽烟或说话。起居室中央是费兹尔专利火炉，狄葛先生就是在这里烘烤他的饼干。对克罗兹而言，狄葛是全舰队最棒的厨师，而且是个战利品，因为就在探险起航之前，克罗兹才从约翰·富兰克林爵士船长的旗舰上把这位难以驯服的厨师偷过来。他无时无刻不在烤东西，通常是烤饼干，同时诅咒、拍打、狠踢及痛骂他的助手。船员们在靠近这个超大的火炉时总会加快脚步，从附近的一个舱孔走到更下层的船舱去把存货带上来，而且动作必须非常快，以免被狄葛先生满口的怒气扫中。

在克罗兹眼中，费兹尔专利火炉看起来就和底舱的蒸汽引擎一样大。除了有个超大的烤箱及六个大炉火座外，这个大型铁制新玩意儿的内部还装了一部脱盐机及一部巨大的手动抽水机，可以直接从海里或底舱中一排巨大的贮水槽中汲水上来。但是，现在外面的海水和底舱的水全都冻结了，所以狄葛先生炉火上几口直冒泡的大锅，正忙着融化从底舱水槽里切下再搬过来的大冰块，以供应船上所需的水。

在狄葛先生的置物架和壁橱（原本前方舷墙的所在）再过去一点，能看见船首舱的病床区。船上过去两年都没有病床区。这区域本来从地板到天花板都堆满了板条箱与木桶，需要看船医或助理船医的船员就只能在船上时间早上七点半到狄葛先生的火炉附近看病。现在船上的存货愈来愈少，生病或受伤的人愈来愈多，木匠就在船首舱隔出独立空间来当病床区。不过，船长还是可以看到穿过板条箱那条类似隧道的通道，里面的空间是他们留给沉默女士睡觉的地方。

在六月的某天，他们花了不少时间讨论——富兰克林坚持不让这名爱斯基摩女人待在船上，克罗兹接纳了她，但是他和他的执行长利铎中

尉对于该让她住在哪里有过一番荒唐的讨论。他们知道，即使是爱斯基摩女巫，住在甲板上或者最底下两层的船舱里也一定会冻死，所以他们只剩下主舱可以选择。她当然不能住在船员的起居区，虽然拜冰上那只东西所赐，那里的确有些空的吊床。

在克罗兹十来岁还没当船员前，以及后来他当准少尉在船上实习的时期，偷渡上船的女人都是被送到船的最底层、最前方的锚缆收置间里。那里没有一丝光线，也几乎没有新鲜空气，散发着恶臭，离水手舱倒还不算远——偷偷带她们上船的幸运儿就住在这里。但是即使是在六月，也就是沉默女士出现的时候，皇家海军“恐怖”号锚缆间的温度也低于零度。

不行，让她跟船员在同一个区域起居，不能列入考虑范围。

军官区？也许可以！那里有空房间，因为有几个军官已经死了，甚至被撕碎了。但是利铎中尉和他的船长很快就认为，男人睡觉时，如果在薄隔间及滑动房门外有个女人，那样很不健康。

那怎么办？他们不可能特别为她安排睡觉的地方，然后派一名武装守卫随时保护她。

最后的点子为爱德华·利铎想到的：在原本该是病床区的船首舱中移动一些储藏箱，制造出能让她在里面睡觉的小洞窟。船上唯一一个整晚、每晚都醒着的人就是狄葛先生，他总是在尽责地烘烤他的饼干及煎早餐要吃的肉。即使狄葛先生曾经对女人感兴趣，但至少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此外利铎中尉和克罗兹船长还考虑到，住在靠近费兹尔专利火炉的地方，会让客人感到温暖。

安排很成功，没错。但是沉默女士受不了闷热，她在隐藏在板条箱及木桶间的小洞穴里睡觉时，只好全身赤裸地躺在毛皮上。船长无意间

发现了，那影像就此停留在他脑海里。

在自己和火炉上的大冰块一样开始融化前，克罗兹赶紧从钩子上取下一个提灯点亮，把舱口盖打开，爬梯子到下舱去。

在还没到极地航行之前，克罗兹常常用“很冷”来形容下舱，但其实“很冷”这个词过于轻描淡写。实际上，光是从主舱爬六英尺长的梯子下去，温度就下降了至少六十华氏度。这里是绝对的黑暗。

克罗兹履行船长的例行职责，花了一分钟四处看了看。提灯发出的光很微弱，大约只能把他呼出的雾气照亮。他四周是由板条箱、大桶、锡罐、酒桶、木桶、煤炭袋及被帆布盖住的一堆堆东西布成的迷阵，这些东西是船上仅剩无多的补给品，从地板一直堆到舱顶。

即使没有提灯，克罗兹也能在这黑暗、到处有老鼠尖叫的地方走动，他熟悉船上的每一英寸。有时候，尤其在深夜，当冰块在呜咽作响时，克罗兹会发觉“恐怖”号就是他的妻子、母亲、新娘及妓女。如此亲密地认识由橡木与铁条、麻絮与压舱物、帆布和铜框所构成的女人，将会是他唯一能够拥有，且会拥有的婚姻经验。他对苏菲还能有别的想法吗？

在夜更深，冰的呜咽转为尖叫时，克罗兹甚至会认为船已经成为他的身体及心灵。外面，在甲板及船舱之外，死亡正在等待，永恒的冷在等待。但是在这里，虽然被冻结在冰里，带着温暖、谈话、动作及神志的心跳仍然持续，即使已经非常微弱。

克罗兹明白，当他进到船里更深的地方，就仿佛走入一个人身体或心灵的更深处，在那里遭遇的事物不见得都会美好。下舱是肚腹，是贮藏食物及生活必需品的地方，每件东西都依照其需求的急迫性来储放，让那些被狄葛先生用叫骂及捶打差派来的人很快拿到他们要的东西。再

下面一层，就是他现在要去的底层，是更深处的内脏及肾脏。几个大水槽、大部分的煤炭和更多补给品就摆放在这层。不过最困扰克罗兹的是与三层船舱相对的他的心灵状态。

在他一生中大半时间里，忧郁一直像鬼魅或瘟疫一样缠着他。他知道成年后在极地黑暗中度过的十二个冬天，使他的秘密弱点变得更糟了。他还觉得，因为苏菲·克瑞寇拒绝他，所以内心的苦楚最近又更加剧烈地发作着。克罗兹认为，有些许光亮、偶尔过于温暖但还能居住的主舱，相当于他心灵中的清醒部分；至于与下舱对应的，则是愁云笼罩的心灵世界。这些日子他经常栖身在此，听着冰的尖叫，等着金属栓锁及木梁固定架因为过冷而爆炸；最后，最下方的底舱，带着可怕味道及死人的房间，对应的就是疯狂。

克罗兹摇头甩开思绪。在堆积如山的木桶与板条箱之间，有条直通船首的下舱走道，他顺着它望下去。提灯的弱光被前方粮食房的舱壁挡住，而两侧的走道变得比主舱通往军官区的舱道还窄。人必须跻身在粮食房与置放“恐怖”号仅存的煤炭袋的储放区之间，才能通过这两条狭窄的走道。木匠的储藏间在前方的右舷侧，水手长的储藏间则在左舷侧。

克罗兹转过身来，用提灯照向船尾。一些老鼠懒懒地从灯光照到的地方逃离，消失在装盐腌食物的木桶和装罐头食物的板条箱之间。

即使只靠提灯的微光，船长也可以看到烈酒房的挂锁还锁得好好的。克罗兹手下的军官每天都会到这里来取朗姆酒，加水调出当天中午船员的饮酒配额——四分之一品脱酒精度一百四十的朗姆酒，配上四分之三品脱的水。烈酒房里还储藏了军官们的葡萄酒与白兰地，以及两百支毛瑟枪、餐刀及军刀。皇家海军的惯例向来是从主舱的军官区及会议室开一个舱窗，直接通到位于正下方的烈酒房。一旦有叛变发生，军官们也能先一步拿到武器。

位于烈酒房后方的是弹药储藏室，里面有一桶桶火药及子弹。在烈酒房两侧则有各种储藏间及储物室，包括一些链索储置室；船帆间，里面放了一堆冰冷的帆布；御寒衣间，船上主计官黑帕门先生从这里发御寒外衣给船员。

烈酒房和弹药储藏室的更后方是船长的储藏室，放的是船长个人的，而且是自费的火腿、奶酪及其他奢侈品。船长偶尔会有摆桌宴请军官的习惯。虽然和已故富兰克林船长塞满了“幽冥”号储藏室的高级食物相比，克罗兹储藏室里的收藏毫不起眼，但是克罗兹现在几乎空了的食物储藏室至少已经在冰雪中维持两个夏天及两个冬天了。此外——想到这里，他脸上露出了微笑——里面有个不错的酒窖，军官们到现在都还蒙受其利，里面还有他不可或缺的无数瓶威士忌。“幽冥”号上可怜的船长、中尉和非军职人员已经两年没有烈酒可喝了。约翰·富兰克林爵士本人滴酒不沾，所以他还活着的时候，他的军官们用餐时也不碰酒。

这时，在那条从船首通过来的狭小走道中，有个提灯向克罗兹浮动过来。克罗兹马上转过身，看到一只毛茸茸像黑熊的东西，巨大的身躯正塞挤在储煤区与粮食房的舱壁之间。

“威尔森先生吗？”克罗兹问。从他的圆胖身材以及穿戴的海豹皮手套与鹿皮裤——都是起航前发给每位船员的装备，但是很少有人穿在法兰绒与毛质制服外面——克罗兹认出这位木匠副手。他们还在外海航行时，这名副手利用他们在迪斯科湾丹麦人的捕鲸站里获得的狼皮，缝制了一件宽大并坚称很温暖的外衣。

“船长。”威尔森是船上最肥胖的人之一，一只手提着提灯，另一条手臂的腋下夹着好几箱木匠工具。

“威尔森先生，替我向哈尼先生问好，你能请他和我一起下底舱吗？”

“是，长官。底舱的哪里，长官？”

“死人房，威尔森先生。”

“是，长官。”威尔森好奇的眼神才多停了一秒，提灯的光马上在他眼里产生反光。

“还要请哈尼先生带一根撬杆，威尔森先生。”

“是，长官。”

克罗兹站到一旁，跻身在两个小木桶之间，让这位较胖的人可以跟他错身而过，然后爬梯子上到主舱去。船长知道自己可能是在无端打扰他的木匠——要这位先生在寝室即将熄灯之前再费一番工夫把御寒衣物全都穿上，却没给他一个好理由。但是他有个直觉，宁可现在去打扰他，而不是再晚一点。

在威尔森肥大的身躯挤过通往主舱的舱口盖后，克罗兹船长把下面的舱口盖也打开，往下进入底舱。

整个底舱比船外冰平面还低，所以几乎和船身外的陌生世界一样冰冷，而且更加黑暗，没有北极光、星光或月光来柔化黑暗。空气中弥漫着沉重的煤屑及煤烟味，还混杂着污物、污水的臭味。克罗兹看得见黑色煤粒在嘶嘶响的提灯四周翻转飞舞。从后方黑暗里传来刮抓、滑动、急走的声音，克罗兹知道这只是锅炉房里有人在铲煤。锅炉残余的热气足以让梯子底部不时溅起的三英寸高的污水不至于结成冰。

更前方，也就是船首深埋在冰里的位置，积了几乎一英尺深的冰水，虽然船员每天都会花六小时或更多时间来把水汲走。“恐怖”号与任何生命体一样，会透过一些机体呼出水汽，其中包括了狄葛先生从不休息的火炉。虽然主舱的湿气一直很重，到处都结着冰，下舱维持在冻结

状态，底舱却像个地牢，每根横梁下都垂着冰柱，融化的水落到地板积水上，溅得比脚踝还高。沿着船身两侧整齐排列了二十一个铁储水槽，其扁平的黑色表面又为底舱增添几许寒意。探险队起航时，储水槽里装满了三十八吨的清水，现在却成为穿着盔甲的冰山，碰上它的铁皮，你就会失去自己的皮肤。

马格纳·门森就如二兵威吉斯所言，在梯子底部等候，不过这个大块头一等水兵站着，而不是坐在梯子上。这里的横梁不高，这个大块头的头和肩膀被迫弯下。他苍白、凹凸不平的脸以及布满短须的下颚，让克罗兹觉得他很像一颗去了皮的、塞在威尔斯的假发里的白色土豆。在刺眼的提灯照射下，他的眼神并没有遇上船长的瞪视。

“出了什么状况，门森？”克罗兹的语气里没有刚才对守卫及中尉的责备。他的音调平和、冷静、确定，但每个音节背后都带有教训与责骂的力道。

“是那些鬼魂，船长。”人虽然长得非常高大，但是马格纳·门森的声音却像个小孩，音调高而微弱。

一八四五年七月，“恐怖”号与“幽冥”号在迪斯科湾，格陵兰的西岸暂时停靠，当时约翰·富兰克林爵士船长就已经觉得他该把探险队中的两个人开除，一名陆战队二兵及“恐怖”号上的制帆匠。克罗兹建议将他船上的水兵约翰·布朗及二兵艾特肯也一起开除，他们几乎没有用处，一开始就不该让他们参加这次旅程。不过在那之后，克罗兹偶尔会希望他当时就把门森跟那四个人一起送回家。即使这个大块头还不算低能，但也相去不远，无甚差别。

“你知道‘恐怖’号上并没有鬼魂，门森。”

“是的，船长。”

“看着我。”

门森仰起脸来，却没有去面对克罗兹的目光。船长相当讶异，在巨大的一张脸上，门森暗淡的眼睛竟然非常渺小。

“你是不是违抗了汤普森先生的命令，不愿意把煤炭搬到锅炉间，水兵门森？”

“不是，长官。是，长官。”

“你知道在船上违抗任何命令的后果吗？”克罗兹觉得自己在跟小孩子讲话，虽然门森应该至少三十岁了。

大水手的脸突然亮了起来，因为他知道问题的正确答案。“哦，是的，船长。鞭刑，长官，抽打二十下。如果我抗命超过一次，那就是一百下。如果我抗命的对象是真正的军官，而不只是汤普森先生，就要被吊死。”

“你答对了。”克罗兹说，“但是你知道只要船长认为合适，他想要怎样处罚抗命的人都可以吗？”

门森的眼睛向下看着他，暗淡的眼神透露出困惑。他听不懂这个问题。

“我的意思是，只要我觉得合适，我要怎么处罚你都可以，水兵门森。”船长说。

困惑的表情在那张愚笨的脸上纾解开来：“哦，是的，当然，船长。”

“我可以不抽你二十鞭，”弗朗西斯·克罗兹说，“而选择把你关到暗无天日的死人房里二十小时。”

门森原本就冻僵、没有血色的五官这下失去更多血，克罗兹已经准备好要在他昏倒前躲到一旁。

“你.....不会.....”男孩般的嗓音像是在震动。

四下冰冷，只有提灯嘶嘶作响，克罗兹沉默了许久。他让这名水手去体会他的表情。最后他说：“你认为你听到了什么声音，门森？有人说鬼故事给你听吗？”

门森张开嘴，似乎很难决定该先回答哪个问题。他肥大的下唇结了冰。“沃克。”他终于说。

“你怕沃克？”

詹姆斯·沃克是门森的朋友，年纪与这白痴差不多，也不比他聪明到哪里去。他最近才死在冰上，至今才一个礼拜。船上的规定是，船员要在船附近的冰上挖一个洞，即使冰层像现在厚达十到十五英尺。如此一来，一旦船上失火，他们才有水灭火。沃克和他的两个伙伴先前就被派到黑暗的冰上去执行挖洞任务。他们要把先前挖好的洞再凿通，如果不用大铁钉去撞，这种洞不到一小时会再封冻起来。当时那只白色的“恐怖”突然出现在一道冰脊后面，撕扯掉那水兵的一只手，并且一下子就将他的肋骨撞成碎片。在船上的武装守卫还来不及举枪瞄准前，它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沃克讲鬼故事吓你？”克罗兹问。

“是，船长。不是的，船长。是他说的这些话。在那个东西杀死他的前一天，他跟我说：‘马格纳，如果哪一天冰上那只地狱来的鬼东西抓走我，我会穿着白寿衣回来，在你耳边告诉你地狱有多冷。’所以，天啊，帮帮我，船长，詹姆斯跟我说了这些。现在我听见他正想从死人房里出来。”

仿佛事先安排好似的，这时船身突然吱嘎作响，他们脚下寒冷的舱板发出呻吟，横梁上的金属托架也用呻吟回应，而且在四围的黑暗里有刮与抓的声音，似乎从船尾传到船头。船外的冰仍然不太安分。

“这是你听到的声音吗，门森？”

“是，船长。不是的，长官。”

死人房位于船尾方向的右舷侧，离他们约有三十英尺，就在最后一个发出呜咽声的铁水槽再过去一点。但是当船身外的冰停止作声时，克罗兹只隐约听到从更后面的锅炉间传来铲子推送声及刮扒声。

克罗兹受够了门森的无稽之谈：“你知道你朋友不会再回来了，马格纳。他被牢牢缝在他的吊床里，和几个冻得硬邦邦的死人在一起，用三层最厚重的帆布缠裹起来，放在多出来的船帆储藏室里。如果你听到那里有任何声音，那是该死的老鼠在打他们尸体的主意。你明明知道，马格纳·门森。”

“是，船长。”

“在这艘船上不准有任何抗命行为，水兵门森。你现在必须做选择。汤普森先生要你搬煤炭，你就搬煤炭。狄葛先生要你下来拿存粮，你就来拿存粮。立刻而且有礼貌地听从命令，否则，你要面对审判.....面对我.....并且准备自己一个人在阴冷、没有提灯的死人房里待上一整夜。”

门森没再说一句话，只用手指触额行了一个礼，然后提起先前放在梯子上的一大袋煤炭，搬运到船尾的暗处。

工程师只穿着一件长袖汗衫及灯芯绒裤，和四十七岁的老炉工比尔·乔纳森一起在铲煤。另一个炉工路可·史密斯正趁着两次轮值中间的空

当，待在主舱睡觉。“恐怖”号的炉工班长，年轻的约翰·托林顿，是探险队第一个过世的人，他死的那天正好是一八四六年的元旦，不过他是自然死亡。这名十九岁男孩很可能是听从了医生的建议，到海上航行来治疗肺结核。可是当船在第一个冬天被冰困在比奇岛的港湾里时，他就在病了两个月之后向死神投降了。培第医生与麦克唐纳德医生告诉克罗兹，这男孩的肺就和扫烟囱人的口袋一样，结结实实地塞满了煤屑。

“谢谢你，船长。”年轻的工程师在两次铲煤间的空当停了片刻。水兵门森才刚把第二袋煤炭放下，又回去搬第三袋了。

“不用客气，汤普森先生。”克罗兹看着炉工乔纳森。他比船长年轻四岁，看起来却比他还老三十岁。在他饱受岁月雕刻的脸上，每条深浅不一的皱纹都被黑煤与尘垢装点得更清晰。连他没有半颗牙齿的牙床也被煤灰弄成灰黑色。克罗兹并不想当着炉工的面去责备工程师——他也算是个军官，虽然不是军职人员，不过他说：“我希望，将来如果还有类似事件发生，我们不会再叫陆战队士兵去传递消息。”

汤普森点头，用铲子把锅炉的铁炉栅铿锵关上，接着身体倚着铲子，要乔纳森到上面去跟狄葛先生要些咖啡。克罗兹很高兴炉工走了，不过他更高兴炉栅关上了，在走过冰冷的地方后，这里的温度让他有些恶心。

船长必须为这位工程师的命运抱屈。士官长詹姆斯·汤普森是一级工程师，毕业于伍立奇的海军蒸汽机工厂——全世界训练新一代蒸汽动力工程师的最佳机构。但是在这里，在这艘封冻在冰里、一年多来没靠自己动力移动过半英寸的船上，他只穿着一件肮脏的汗衫，和普通炉工一起在铲煤。

“汤普森先生，”克罗兹说，“很抱歉，你今天从‘幽冥’号回来后，我一直没有机会跟你说话。你有机会跟葛瑞格先生谈话吗？”

约翰·葛瑞格是旗舰“幽冥”号上的工程师。

“是的，船长。葛瑞格先生认为等到真正的冬天来了之后，他们就不可能再去修复受损的驱动轴了。即使他们能够钻一条通道到冰下面去，把最后一根螺旋桨换成临时赶工出来的那根，‘幽冥’号在蒸汽动力下仍然哪里都去不成，因为新换上的驱动轴本身也弯曲得很厉害。”

克罗兹点头。一年多前，“幽冥”号拼命要在冰里前进时，弄弯了第二根驱动轴。在那个夏天，这艘吨位较重、引擎也较有力的旗舰带头在冰堆中前进，让两艘船有水道可走。但是在他们后来被冰困住长达十三个月以前碰到的最后一块冰，竟然比尚未接受考验的螺旋桨及驱动轴上的铁还硬。那年夏天潜到水里的船员全都冻伤，而且到鬼门关前走了一回。根据他们的说法，不只螺旋桨破裂，连驱动轴也弯曲、断裂。

“煤炭呢？”船长问。

“每天只让热水在主舱流通一小时的话，‘幽冥’号有足够的煤来提供.....大概.....四个月的暖气，船长。明年夏天就完全没有煤炭来发动蒸汽引擎了。”

如果我们明年夏天能脱困的话，克罗兹想。有了今年夏天的经验（冰没有任何一天有融化的迹象），他现在是个悲观主义者。在一八四六年夏天，他们还能自由行动的最后几周里，富兰克林以非常惊人的速度消耗“幽冥”号的煤炭存量，他很确定只要能把最后几英里的堆冰撞碎，探险队就可以到达沿着加拿大北岸的西北航道，而在晚秋时，他们就可以在中国喝茶了。

“那么，我们自己的煤炭使用状况呢？”克罗兹问。

“也许足够提供六个月的暖气，”汤普森说，“但前提是，我们把供暖时间从两小时缩短为一小时，而且我建议尽快在十一月之前开始执

行。”

那只剩不到两个礼拜。

“蒸汽引擎呢？”克罗兹问。

如果明年夏天冰有软化的迹象，克罗兹打算叫“幽冥”号上所有还活着的人都挤到“恐怖”号上来，然后孤注一掷，全力沿着来时路线撤退，顺着布西亚半岛与威尔士亲王岛中间那条无名海峡往上走。两年前他们匆促地从那里航行下来，然后经过沃克角及巴罗海峡，再像软木塞从瓶口被拔出来一样，从兰开斯特海峡退出，接着装上所有的帆并燃烧剩余的煤，“如烟如絮地”前进，向南冲入巴芬湾，必要时连多余的帆桁及家具也拿来烧，以得到最后需要的蒸汽动力，并且尽可能让船行驶到格陵兰周边的开放水域，捕鲸船就可以发现他们。

不过即使奇迹发生，他们真能从冰中脱困，还是需要蒸汽引擎动力来对抗向南流动的冰，以便向北走到兰开斯特海峡。克罗兹和詹姆斯·罗斯曾经指挥“恐怖”号与“幽冥”号从南极的冰里脱困，不过他们当时是顺着洋流与冰山航行的。但现在，在该死的北极里，两艘船却得逆着从北极下来的冰流航行，才能到达可以让他们逃离北极圈的海峡。

汤普森耸了耸肩，看起来筋疲力尽：“如果我们从明年一月一日就关掉所有暖气而勉强活到了夏天，就可以在无冰的状况下……有六天蒸汽动力？或者五天？”

克罗兹又点了点头。汤普森几乎给他的船宣判死刑了，不过，这并不表示两艘船上的人只有死路一条。

外面黑暗的走廊传来一些声音。

“谢谢你，汤普森先生。”船长从铁钩上把提灯提起来，离开光亮的

锅炉房，踏着积水及黑暗向前走去。

托马斯·哈尼在走廊上等着，他的烛光提灯在气味很差的空气中噼啪燃烧。他隔着很厚的手套，把铁杠杆像毛瑟枪般握在前方，还没动手把死人房的门闩打开。

“谢谢你来这里，哈尼先生。”克罗兹跟他的木匠说。

没有任何解释，船长就把门闩撬开，进入冷到会把人冻死的储藏室。

克罗兹忍不住把提灯举高，去照亮后面的舱壁，也就是堆放六个用帆布包裹的尸体的地方。

那堆尸体正在扭动。克罗兹早猜到了，他预期会看见帆布下面有老鼠在动，不过他发现帆布裹尸布上面竟也有一大堆老鼠。有一大堆老鼠在舱板上方，组成了一个边长超过四英尺的立方体，足有几百只之多，正忙着抢好位置去吃冰冻的死人，尖叫声非常响亮。更多老鼠在脚下，在他和木匠的脚间急速钻来钻去。它们正赶着去吃大餐呢，克罗兹心想。它们一点也不畏惧提灯的光。

克罗兹把提灯照回船身，在随着船身而倾斜的舱板上朝左舷走去，并且开始沿着倾斜的墙巡行。

在那里。

他把提灯拿近了一点。

“啊，我会被诅咒到下地狱，还会被当成异教徒吊死。”哈尼说，“对不起，船长，但是我没想到冰移动得这么快。”

克罗兹没有回答他。他弯腰低头，仔细察看船身弯起而凸出的木

板。

船身厚木板被挤得向内弯起，与其他地方优雅的弧形相比，这里的木板几乎多凸出一英尺。最内层的木板已经裂开，至少有两条厚木板的一头已经松落。

“天哪！”木匠也弯身站在船长旁边，“这些冰还真是他妈的怪兽，对不起，船长。”

“哈尼先生，”克罗兹呼出的气在厚木板的冰上多撒了些冰晶，反射着提灯的光，“除了冰，还有什么东西能造成这样的破坏？”

木匠大声笑起来，然后突然停止，因为他发现船长并不是在开玩笑。哈尼的眼睛张大，接着眯了起来：“再跟您说一次对不起，船长，不过如果您的意思是……那是不可能的。”

克罗兹没有说话。

“我的意思是，船长，船身是用最好的英格兰橡木做的，厚达三英寸，长官。而且为了这次探险——我的意思是，因为这里的冰，长官——他们还用了两层非洲橡木，每层有一点五英寸厚，把它的厚度加倍了，长官。而且非洲橡木板是沿着对角线方向加上去的，长官，比单单是直条加厚还来得坚固。”

克罗兹着手检查两条松脱的厚板，试着不去注意他们身后及身边像河水般翻涌的老鼠，以及从后方舱壁方向传来的啮噬声。

“而且，长官，”哈尼继续说，声音在寒冷中更显沙哑，呼出的朗姆酒气在空气中瞬时冻结，“在三英寸的英格兰橡木和三英寸沿对角线加上去的非洲橡木上，还补加了两层加拿大榆木板，长官，各有两英寸厚。这让船身厚度又多了四英寸，船长，而且这两层木板与非洲橡木成

斜对角交叉。也就是总共有五层木板……在我们与海之间隔着十英寸厚的全世界最坚固的木材。”

木匠突然把嘴闭起来。他想起刚才说明的船体结构细节，船长其实都知道，因为在船起航前的几个月里，克罗兹就亲自在造船厂监工。

船长站着，用他戴着连指手套的手去触摸最内层木板脱落的地方。那里的间隙超过一英寸。“把提灯放低一点，哈尼先生。用你的杠杆撬开松落的地方。我要看看冰对外面那层船身橡木做了什么。”

木匠照做了。铁杆撬开和铁一样冷的木板所发出的声音，以及木匠的出力声，几乎盖过身后老鼠狂野的咬啮声有几分钟之久。弯曲的加拿大榆木被撬开、掉落，两层裂开的非洲橡木也被撬掉，只保留船身原有的那层、现在向内折弯的英格兰橡木。克罗兹走得更靠近一点，提着他的提灯，让两个人看得见现在的状况。

船身有个约一英尺长的裂缝，里面的冰碎片及冰柱反射出提灯的光。但是在裂缝中央，有个远比前者更令人害怕的东西——黑暗。没有东西。在冰里有一个洞，一条隧道。

哈尼把一根碎裂的橡木再向里面扳一点，让克罗兹可以用提灯把洞照亮。

“他妈的耶稣基督，他妈的老天。”木匠喘着气。这次他没跟船长说对不起了。

克罗兹很想舔舔发干的嘴唇，但是他知道，在零下五十华氏度的黑暗里这样做会有多痛。他的心剧烈跳动着，他也很想和木匠一样，用一只手去扶船身，使自己镇定下来。

一阵能将人冻僵的空气从外面冲进来，差点儿将提灯吹灭。克罗兹

只得用另一只手挡住风，让火苗继续抖摇，让两个人的影子在舱板、舱梁及舱壁上乱舞。

船身最外层的两片长木板已经被某种无法想象、无法抵挡的力量撞碎，而且向内折弯。透过微微抖动的提灯发出的光，他们清楚看到裂开的橡木上留有巨大的爪痕，以及一条条已经冻结却依然鲜艳的血迹。

4 古德瑟

北纬七十五度十二分，西经六十一度六分

巴芬湾，一八四五年七月

哈利·古德瑟医生的私人日记：

一八四五年四月十一日

今天我写了一封信给我哥哥，我是这么写的：“军官们对于走通西北航道都抱有相当高的期望，还希望在明年夏季结束前就到达太平洋。”

但是我必须承认我自己对这次探险的期望（也许有人会觉得我很自私）：我们能多花一点时间才航行到阿拉斯加、俄国、中国及太平洋的温暖海域。虽然我受的是解剖学训练，而且只是以助理船医的身份被约翰·富兰克林爵士船长招募上船，但事实上我不只是外科医生，我是个研究者。而且我承认，虽然我是以业余身份参与这次探险，但我希望能在这趟旅程里成长为一名自然学者。我个人从来没有接触过极地的植物与动物生态，但我计划亲身去熟悉下个月就将起程前往的冰雪国度的生态。我特别有兴趣去了解北极熊，因为从捕鲸船及极地探险的老前辈那里听到的说法，大多数都太像神话了，让人难以置信。

我认为这本私人日记非常非常特别。虽然下个月起航后，我就会开始写正式的航海日志，把所有跟我的专业有关的事件，以及身为助理船医及约翰·富兰克林爵士船长开通西北航道的探险队员，在皇家海军“幽

冥”号上观察到的事全都记录下来。但是我觉得这还不够，我还需要做另一种记录，更私人的记录（即使回国后，我也不会让别人读），这是我的责任。如果不是为别人，至少也是为我自己去留下记录。

到目前我唯一知道的是，我与约翰·富兰克林爵士船长一起参与的探险，绝对会成为我人生最重要的一趟经历。

一八四五年五月十八日，礼拜日

所有人员都上船了，为了明天的起航，还有最后一些准备动作正二十四小时不断地进行着，尤其要把超过八千罐（菲茨詹姆斯船长这么跟我说）在最后一刻才会送到的罐头食物装上船。今天，约翰爵士为我们“幽冥”号上的船员和“恐怖”号上愿意过来参加的人主持了一场礼拜。我注意到，“恐怖”号的船长，一位名叫克罗兹的爱尔兰人，并没有来参加。

没有一个人在参加过这场历时颇长的礼拜，并且听了约翰爵士非常长的讲道后会不深受感动。我怀疑全世界没有任何一支海军的任何一艘军舰，会有如此虔诚的船长。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毫无疑问会安全无虑，而且一直受到上帝圣手的保护。

一八四五年五月十九日

多完美的起航！

因为从来没在海上旅行过，更别说是身为受人瞩目的探险队的一员，我完全不知道该期待什么，不过再怎么准备，我也料想不到这一天会是如此光荣。

菲茨詹姆斯船长估计，会有超过一万个诚心为我们祝福的人及重要人士挤在格林海瑟码头为我们送行。

演讲一个接一个，直到我觉得只要夏日的天空还充满阳光，人们就不会愿意让我们起航。乐队不时演奏着音乐。简夫人——她先前与约翰爵士一起待在船上——从梯板走下船，“幽冥”号六十几名人员兴奋地对她欢呼。乐队又开始演奏。接着，当船缆全都解开时，欢呼声如雷响起，而且持续了好几分钟，这时即使是约翰爵士亲自在耳边大喊，我也听不见他的命令。

昨天晚上，格尔中尉和史坦利总船医好心告诉我，在扬帆时军官照例不该表现出任何情绪。虽然我只是职务上相当于军官，但也适用于这条准则。当我与几名穿着帅气蓝色外套、排成一列的军官站在一起时，即使心里觉得很威风，我还是努力克制自己不要表现出来。

不过只有我们得这样。水手们肆意放声喊叫，挥舞着手帕，甚至还让自己悬挂在梯索上，我还看到许多浓妆艳抹的码头妓女在跟他们挥手道别。连约翰·富兰克林爵士船长也向简夫人、女儿伊莲娜和他的外甥女苏菲·克瑞寇挥舞一条红绿相间的手帕。她们也对他挥手，直到跟在我们后面的“恐怖”号挡住望向码头的视线。

我们被蒸汽拖船拖着走。在刚开始的一段旅程中，有强大动力的全新蒸汽快帆船皇家海军“搬运者”号，以及一艘租来帮我们携带部分必需品的货船“小巴瑞多”号，会跟在我们后面航行。

就在“幽冥”号要离开码头时，一只鸽子停在主桅高处。约翰爵士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女儿伊莲娜正在大声喊叫，但她的声音被欢呼声与乐队声淹没了。她那时穿着亮绿色的丝质洋装，撑着翠绿色的洋伞，非常引人注目。接着她用手指向鸽子，约翰爵士和许多军官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朝上看，露出微笑，然后也指给船上其他人看。

我必须说，与昨天做礼拜时的讲道内容比起来，鸽子的出现可以说是上帝会保护我们的最佳保证。

一八四五年七月四日

横越北大西洋到格陵兰的旅程实在惊险。

虽然我们被另一艘船拖着前进，但在那三十个暴风雨的日子里，我们的船还是不断上下摆动、左右摇晃、翻滚，摇晃到最低点时，船两侧密封起来的炮座离水面不到四英尺，有时船甚至无法前进。过去这三十天中，我有二十八天在晕船，而且晕得很厉害。维思康提中尉告诉我，我们的速度从来没超过五节。他向我保证，这种状况对只能靠帆来前进的船来说相当可怕，但是对最新科技的梦幻产物“幽冥”号及我们的伙伴船“恐怖”号（两者都能靠隐藏在船下的蒸汽动力推进器前进）来说，就构成不了太大威胁。

三天前我们绕过位于格陵兰南端的送别角。我必须承认，看到这块大陆，以及它直逼到海的陡峭岩壁与看不见源头的冰河时，我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这震撼强度与海上颠簸对我的肠胃的折磨强度有的比。

老天啊，真是个寒冷的不毛之地！而且现在还是七月呢。

不过，我们的士气非常高昂，船上所有人对约翰爵士的经验和判断力都很有信心。昨天，最年轻的中尉费尔宏中尉信心十足地跟我说：“在以前的航行里，我从来不曾像这次一样觉得船长就是我的同伴。”

今天我们来到丹麦人的捕鲸基地迪斯科湾。数以吨计的补给品从“小巴瑞多”号搬到我们的船上，下午我们把船载来的十头牛宰了。今天晚上，两艘探险队船上的所有人员都有新鲜的肉可吃。

根据我们四位船医的建议，今天有四个人被探险队开除，他们会随着拖船和货船回到英格兰。其中包括“幽冥”号的军械匠托马斯·伯特，以及三名“恐怖”号上的人：陆战队二兵艾特肯、水兵约翰·布朗，以

及“恐怖”号主要制帆匠詹姆斯·伊烈特。两艘船上人员的清单上只剩下一百二十九人。

下午，随处可见丹麦人的鱼干和煤灰形成的云。好几百袋煤炭要从“小巴瑞多”号搬上我们的船，而在军官们的鼓励声中，“幽冥”号上的船员正忙着用侧面光滑的石头——他们称之为“圣石”——反复摩擦甲板，要将它磨干净。虽然有这件额外工作，大家的心情还是很好，因为大家都知道，今晚可以大吃大喝一顿。

除了四个要被送回家的人以外，约翰爵士还会把六月的人员名册、正式公文和私人信件一起交由小巴瑞多号带回去。接下来几天，每个人都会忙着写信。

过了这礼拜，下一封写给家人的信就要等我们到达俄国或中国以后才能寄出去了。

一八四五年七月十二日

另一次起航，也许是走通西北航道之前的最后一次起航了。今天早上我们解开船缆，扬帆西行，离开格陵兰，“小巴瑞多”号上的船员们发自心底地为我们喊了三声加油！并挥舞着他们的帽子。在我们抵达阿拉斯加之前，我们不会再见到其他白人了。

一八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我们停泊在一座漂浮的冰山旁，有两艘捕鲸船——“威尔士亲王”号和“冒险”号在我们附近下锚。我很高兴有机会与那两艘船的船长和船员聊了好几个小时北极熊。

今天早上我爬上那座大冰山，经历十分恐怖，绝无享乐可言。昨天一早水手们就爬上了冰山，用斧头在垂直的冰壁上砍出一些踩脚的洞，

接着把绳索固定上去，让动作不太敏捷的人也可以爬上去。约翰爵士下令在大冰山上设一个观测站。这冰山比我们船桅最高处还要高一倍以上，当格尔中尉和“恐怖”号的几位军官在上面做大气与天文测量时——他们在陡峭的冰山上搭了一座帐篷给必须留下来过夜的人使用——“幽冥”号的瑞德先生及“恐怖”号的布兰吉先生这两位探险队冰雪专家，就趁着白天，用铜制望远镜向西及向北眺望。后来才有人告诉我，他们是在找一条最好的路，让我们可以从附近这片几乎冻结的冰海里走出去。我们最可靠而且最健谈的二副爱德华·考区告诉我，就北极的时令来说，现在才找船道太迟了，更别说是去找传说中的西北航道了。

我站在冰山上，往下看着下锚在冰山附近的“幽冥”号与“恐怖”号，只见一团由缆绳——我现在已经算是航海老手了，应该要记得称它为“缆索”——构成的迷阵，把两艘船紧紧系在冰山上。我脚步不稳地栖身在比什么都高的冰山上，看到两艘船最高处的瞭望台正在我下方，体内有种想呕吐及惊悚的晕眩感。

站在比海面还高出几百英尺的冰山上的确很振奋。冰山顶端大概有一个板球投打区那么大。地质观测站的帐篷在蓝色冰上看起来很不协调。我期望能在这里安静地遐想，但是冰山顶端到处都有人拿着霰弹枪朝数以百计的鸟（他们跟我说那是北极燕鸥）射击，此起彼落的枪声不断打散我的思绪。一堆又一堆刚被射下来的鸟会先用盐腌好，再储存在木桶里，虽然天晓得这些额外的木桶该收藏在哪里。我们的两艘船早就因为装载的存货过多而吃水很深，并且船身吱嘎作响。

“恐怖”号上的助理船医麦克唐纳德医生——和我的位阶一样——有他的一套理论。他认为，用盐腌的食物在对抗坏血病上，效果比不上新鲜或没加盐的贮藏食物。因为比起其他食物，两艘船上的水手大都爱吃盐腌猪肉，麦克唐纳德医生很担心用盐腌的鸟肉并不能增加对坏血病的抵抗力。不过，我们“幽冥”号上的船医史蒂芬·史坦利把这些担忧视为

无稽之谈。他指出，除了“幽冥”号上有一万份煮熟后贮存起来的肉之外，光是罐头食品就包括了煮过及烤过的羊肉、小牛肉，以及各种蔬菜，比如马铃薯、胡萝卜、防风草根，还有混合蔬菜、各种汤和九千四百五十磅的巧克力。九千三百磅的柠檬汁也被带上船，作为对抗坏血病的主要食物。史坦利曾经告诉我，即使可以在果汁里添加糖，一般人还是不喜欢喝他们的每日配给柠檬汁，而身为探险队的随队船医，我们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确定每人每天都吃了他们当天该吃该喝的分量。

令我记得相当有意思的是，两艘船上的军官和船员在打猎时几乎都使用霰弹枪。格尔中尉曾跟我保证，两艘船上都带了一整个军械库的毛瑟枪。当然，要像今天这样打下数以百计的鸟，理所当然要用霰弹枪，但是，回想在迪斯科湾时，我们分成几小队出去猎驯鹿和北极狐，即使是受过毛瑟枪射击训练的陆战队士兵都还是选择带霰弹枪。除了因为个人偏好，当然也因为习惯。一般而言，军官们都是没用过毛瑟枪或步枪打猎的英国绅士，除了在近距离海战中需要使用单发射击的武器外，陆战队士兵过去也几乎全都是用霰弹枪来打猎。

霰弹枪能让我们捕获大白熊吗？到目前我们还没有见过任何一只这种奇特的动物，虽然每位经验丰富的军官及船员都跟我说，一旦进入堆冰中就会碰到它们，即使那时没碰到，要在那里过冬（如果被迫如此）时也肯定会碰到。这里的捕鲸人传述的白熊的故事令人难以捉摸，实在是既美妙又恐怖。

当我在记录时，有人告诉我，也许是因为洋流，也许是因为风，也许是因为必须去捕鲸，两艘捕鲸船“威尔士亲王”号和“冒险”号已经离开我们在冰山附近的停泊处了。约翰爵士船长看来是无法按照原先计划，跟其中一艘捕鲸船的船长——应该是“冒险”号的船长马丁——用餐了。

或许更重要的是，大副罗伯特·沙金刚刚告诉我，大伙儿已经把天文及地质仪器搬下来，拆掉帐篷，将今天稍早帮我爬上冰山的几百码固

定绳索——缆索——缠绕起来。

显然，两位冰雪专家、约翰爵士船长、菲茨詹姆斯中校、克罗兹船长和其他军官，已经找到了从这反复无常的浮冰中走出去的最佳水道。

几分钟后我们将解开船缆，离开曾经暂居的冰山。只要看似永不消逝的北极微光一直伴随，我们会持续航向西北。

这次起航后，即使是最坚固的捕鲸船也不会再见到我们了。至于这趟英勇探险之外的世界，就如哈姆雷特所说：唯余沉默。

5 克罗兹

北纬七十度五分，西经九十八度二十三分

一八四七年十一月九日

克罗兹梦到在鸭嘴兽池畔野餐，还有苏菲在水里抚摸他的身体的场景。然后他听到一声枪响，猛然醒来。

他在卧铺上坐起来，不知是几点，也不知是白天还是夜晚，虽然白天与夜晚早就没有区别，因为太阳从今天起开始消失，直到二月前都不会再出现。不过，在还没点亮舱房内的小提灯看表之前，他就知道时间很晚了。船上出奇的安静；除了受压挤的木头及被冻在冰里的金属发出嘎吱声外，非常安静；除了熟睡船员的鼾声、屁声、咕哝声，以及厨师狄葛先生的咒骂声外，非常安静；除了船外冰原几无间断的呻吟、撞击、断裂、翻涌声外，非常安静；除了这些与安静相违的声音外，还要加上强风发出的女妖尖叫声。

但吵醒克罗兹的不是冰声或风声，而是枪声，霰弹枪声。穿过层层橡木板及覆盖在外面的冰与雪，声音有些模糊，但百分之百是霰弹枪声。

克罗兹睡觉时，大部分衣服都还穿在身上，现在他已经把其他衣服都套上了，只差穿上御寒外套。侍从托马斯·乔帕森这时正用他独特的轻声三连敲在敲门。船长把门拉开。

“甲板上有状况，长官。”

克罗兹点点头：“今天晚上轮到谁站岗，托马斯？”他的怀表告诉他现在几乎是民用时间的凌晨三点了。在乔帕森大声把名字念出来的前一刻，他脑中的每月及每日轮值表已经让他想起了人名。

“比利·史特朗和二兵海勒，长官。”

克罗兹再次点头。他从壁橱中拿出手枪，检查火药，把枪塞进腰带，然后挤过侍从身旁，从位于右舷侧的船长小舱房里走出来，穿过隔壁的军官用餐房，接着很快地穿过另一道门，向前走到主梯道。在清晨的这个时刻，主舱大半在黑暗中，狄葛先生的火炉除外。但是当克罗兹在主梯道底部停下脚步，从钩子上取下他的厚重御寒外套费力地穿上时，几间军官、副官及职员卧舱里的灯也开始亮起。

有的门拉开了。大副霍恩比向后走到梯子旁，站在克罗兹身边。第一中尉利铎匆匆从舱道向前跑，带着三把毛瑟枪及一把军刀。跟在他后面的是哈吉森中尉与厄文中尉，也各自带着武器。

在梯子前方，水兵们还在吊床里发着牢骚，但是有个二副已经把一些人赶出来了——让睡梦中的人从吊床上滚下来，然后推他们到后面去拿御寒外套及武器。

“有人到甲板上去看那枪声是怎么回事了吗？”克罗兹问他的大副。

“梅尔先生在负责，长官。”霍恩比说，“他叫你的侍从去找你后，就到甲板上了。”

鲁本·梅尔是水手舱班长，一个沉稳的人。至于在左舷担任守卫的水兵比利·史特朗，克罗兹知道他曾经随皇家海军“百瑞德”号出海过，他不会朝鬼影子开枪的。另一个值班的卫兵威廉·海勒是目前陆战队士兵中最老的一个，而且照克罗兹估算也是最笨的一个。他三十五岁了，却还是个二兵，常生病，也常喝醉，更常是一副无用的模样。两年前，

他最要好的朋友比利·艾特肯在狄斯可岛遭开除、被皇家海军“拖运者”号载送回家时，他差点儿也有同样的命运。

克罗兹把手枪塞进厚重毛外套的大口袋，从乔帕森手上接下一个提灯，用一条保温巾缠住自己的脸，然后带头爬上倾斜的梯子。

船外就和鳗鱼肚里一般黑，没有星光，没有北极光，没有月光，而且很冷。厄文中尉六小时前被派上来量温度时，甲板的温度是零下六十三华氏度，而现在，狂风咆哮着刮过残根般的船桅，扫过结冰的倾斜甲板，带来大量的雪。罩在主梯道舱口盖上方的帆布帐篷已经冻结，克罗兹从里面走出来，用戴着连指手套的手贴住脸来保护眼睛。他看到右舷闪烁着提灯的微光。

鲁本·梅尔一只脚跪着，在照料仰躺在地上的二兵海勒。海勒的帽子和威尔斯假发都掉了。克罗兹还看到，他的半颗头颅也不见了。他头上似乎没有血迹，不过克罗兹看到陆战队士兵的脑袋在提灯光的照射下闪闪发亮，浆状的灰色东西上已经结了一层光亮华丽的冰晶。

“他还活着，船长。”水手舱班长说。

“他妈的耶稣基督。”挤在克罗兹背后那群船员中有人说。

“行了！”大副喊出声来，“别他妈的亵渎神。没人问你，你就他妈的别说话，克里斯普。”霍恩比的声音介于獒犬的咆哮与牛的鼻息之间。

“霍恩比先生，”克罗兹说，“派水兵克里斯普用最快的速度到下面去，拿他自己的吊床来把二兵海勒抬下去。”

“是，长官。”霍恩比和那水兵同时回答。快跑的皮靴在甲板上砰砰作响，不过很快就被尖叫的风声淹没了。

克罗兹站着，让提灯绕圆圈晃动。

二兵海勒在结了冰的梯索下方站岗，旁边的粗厚护栏已经被打碎。克罗兹知道，在缺口之外，冰雪堆积得像雪橇的滑坡道，向下延伸三十英尺或更长的距离。只是在一片炫目的雪中，斜坡的大半部分是看不见的。在克罗兹用提灯照亮的一小圈雪上，并没有任何明显的足迹。

鲁本·梅尔举起海勒的毛瑟枪：“没发射过子弹，船长。”

“风雪这么大，二兵海勒可能是在那东西发动攻击时才看到它的。”利铎中尉说。

“史特朗呢？”克罗兹问。

梅尔指着船的另一边：“不见了，船长。”

克罗兹对霍恩比说：“找一个人留下看着二兵海勒，等克里斯普带着他的吊床上来时，把他抬下去。”

两位船医——培第和他的副手麦克唐纳德突然出现在灯光圈中，麦克唐纳德只穿着几件轻薄的衣服。

“老天保佑。”跪在陆战队士兵旁边的总船医说，“他还在呼吸。”

“尽你所能照料他，约翰。”克罗兹说，然后指着梅尔和挤在旁边的水兵，“你们其他人都跟我来。把武器调整到随时可以发射的状态，即使得脱下连指手套也都给我准备好。威尔森，把两个提灯都拿在手上。利铎中尉，请到下面去再选二十个人，要他们穿上全副御寒衣物，给他们毛瑟枪。不是霰弹枪，是毛瑟枪。”

“是，长官。”利铎在风中大声回答，但克罗兹已经带着那一群人向前走，绕过积雪及帐篷，沿着倾斜的甲板向上朝左舷的哨站走去。

威廉·史特朗不见了。他那条长长的毛质保暖巾被撕碎了，碎片散挂在缆索上剧烈飘舞。在这里站岗的人常喜欢缩在左舷厕所的背风面来躲避强风，而史特朗的大外套、威尔斯假发、霰弹枪，以及一只手套就掉在厕所背面的护栏附近。不过这里看不到威廉·史特朗的人影。护栏的冰上有些红色污渍，他一定是站在这里，然后突然看到巨大的身影从呼啸的风雪中冒出来攻击。

克罗兹没说半句话，就叫两个带着武器的水兵提着提灯继续往船后方走，三个朝船首去，另一个带着提灯到位于船中央的帐篷下面去看看。“请把梯子拿过来，包伯。”他跟二副说。二副的肩膀上扛着一团他刚从下面带上来的新鲜（也就是还没冻结的）绳索。绳梯很快就挂在船边了。

克罗兹带头爬下绳梯。

左舷侧的船身露在冰海外，沿着船身堆积的冰和雪上面有更多血迹。一道道在提灯照射下看起来黑漆漆的血痕，从炮口位置向外延伸至由冰脊及冰塔构成、随时在改变阵型的冰原迷宫。在黑暗中，这一切只能“感觉”而无法“看见”。

“它希望我们跟到外面去，长官。”第二中尉哈吉森说，他边说边倾身靠向克罗兹，让他的声音在狂风呼号中也清晰可闻。

“当然，它就是这么想的。不过我们还是要跟下去，史特朗有可能还活着。那东西干过相同的勾当。”克罗兹看了看背后。除了哈吉森，只有三个人跟着他从绳梯上爬下来。其他人不是在甲板上搜寻，就是忙着把二兵海勒搬运到甲板下面去。船长之外，只有另一个人带着提灯。

“阿米提，”克罗兹对白胡子里已经塞满雪的弹药士说，“把你的提灯交给哈吉森中尉，然后跟着他走。吉伯森，你留在这里，等利铎中尉

带着主力搜索队下来时，告诉他我们往哪里去了。跟他说，千万不要让他的人随便开枪，除非他们能确定枪口不是在对着我们。”

“是的，长官。”

克罗兹跟哈吉森说：“乔治，你和阿米提先朝船首走大约二十码。接着和我们保持平行，一起向南搜索。尽可能让我们随时都能看见你的提灯。”

“是，是，长官。”

“汤姆，”克罗兹对最后剩下的年轻人伊凡斯说，“你跟着我走。把你的贝克步枪准备好，不过击铁先扳到一半就好。”

“是的，长官。”这男孩的牙齿在打战。

克罗兹先等哈吉森走到他们右方二十码处——他手中提灯的光在大风雪中看起来非常微弱——才领着伊凡斯走进由冰峰、冰塔、冰脊构成的迷宫里，追踪冰上间歇出现的血痕。他知道，再迟个几分钟，血迹可能就会被雪盖住。这位船长甚至连将手枪从大外套口袋里取出来都嫌麻烦。

在离船将近一百码时，皇家海军“恐怖”号甲板上提灯的光已经看不见了。克罗兹看到一道冰脊——因为冰板在海平面下彼此碾压与翻挤而被推出表面的长条冰堆。到现在，克罗兹和已故约翰·富兰克林爵士探险队的每个人已经在冰雪中度过两个冬天了，他们都见识过冰脊在巨大的轰隆声及撕裂声中，魔术般地向上升起，接着还横越冰冻的海面快速延展，速度有时快得让人追不上。

这道冰脊至少有三十英尺高，垂直的冰砾堆由许多大块冰岩叠成，每块冰岩至少都有汉萨姆双人座马车一样大。

克罗兹沿着冰脊走，把提灯尽可能举高。西边哈吉森的提灯已经看不见了，“恐怖”号附近也都看不清楚。到处有雪峰、漂冰、冰脊、冰塔挡住视线。在“恐怖”号与“幽冥”号相距的一英里间有座巨大冰山，在有月光的夜晚还可以看到另外五六座。

但是今晚竟看不到冰山，只看到这三层楼高的冰脊。

“在那里！”克罗兹在风中大叫。伊凡斯靠了过来，举起他的贝克步枪。

白色冰墙上有一道黑色血痕。那东西已经把威廉·史特朗带到冰砾构成的小山上面了，而且选择了一条近乎垂直向上的路。

克罗兹开始攀爬，右手拿着提灯，用空出来的手戴着连指手套去摸索，试着找出裂缝与破口，可以把冻僵的手指及结冰的靴子放进去。乔帕森曾经在他一双靴子的鞋底钉上长钉，以增加在冰上的抓地力，但他刚才并没时间去穿上那双靴子。他现在穿的普通水兵靴在冰上很容易踩滑，或直接刮过冰面。但他发现，上方二十五英尺高的地方还有更多冰冻的血迹，就在冰脊顶端的乱冰下方，所以克罗兹右手拿稳提灯，左脚反复猛踩一片倾斜的冰板。尽管大外套的羊毛因此一直戳刺着他的背，他还是用这种方式爬到冰脊上方。船长的鼻子失去知觉，手指也都麻木了。

“船长，”伊凡斯从底下的黑暗中问，“您要我也上去吗？”

克罗兹喘得厉害，一时说不出话来。等他的呼吸稍微顺一点后，他对下面说：“不用……你在下面等。”他现在看到哈吉森的提灯光出现在西北方，离这座冰脊还有三十码以上。

他挥动手臂以便在风中保持平衡，整个身体倾向右边，因为强风的气流把他的保暖巾向左拉直，几乎随时都能把他直接推倒。克罗兹将提

灯伸出去，照亮冰脊南边。

这一面几乎是垂直陡降三十五英尺。没有威廉·史特朗的人影，冰上也没有黑色的血痕，完全没有任何活物或死物来过的迹象。克罗兹无法想象有东西能顺着如此陡峭的冰面走下去。

他摇了摇头，发现睫毛几乎已经冻在脸颊上了，克罗兹开始顺着上来时的路爬下去，有两次还差点儿跌在突出的冰刺上。最后还因为踩滑而直接从将近八英尺的高度，摔到伊凡斯所在的冰原表面。

但是伊凡斯不见了。

贝克步枪躺在雪上，击铁还是扳到一半。旋涡状的雪上并没有足迹，没有人或其他东西的足迹。

“伊凡斯！”克罗兹船长发号施令已经超过三十五年了。他可以在西南风中狂吼，或是船在冰风暴中吐着白泡沫穿过麦哲伦海峡时，让士兵们听见他的声音。现在他把他能运用的所有音量全都贯注于一气：“伊凡斯！”

除了风的呼啸外，没有回音。

克罗兹举起贝克步枪，检查里面的火药，朝空中开了一枪。那爆裂声连他自己都觉得不甚响亮，但是他看到哈吉森的提灯突然转向他，从“恐怖”号方向来的另外三个提灯也变得隐约可见。

离他不到二十英尺处有东西发出吼声。当然这有可能只是因为风找到了穿过或绕过冰峰或冰塔的一条新通道，但是克罗兹很清楚并非如此。

他放下提灯，在口袋里摸索着拿出手枪，用牙齿把连指手套脱下，

只隔着一层很薄的羊毛手套抵着金属扳机，然后他将这把毫无威慑力的武器举在胸前。

“出来吧，你这对贱眼睛！”克罗兹大叫，“你出来，有种就来找我，不要找一个小男孩，你他妈就是个染梅毒的海盖特妓女生的、只会舔人屁股、喝人尿水、强奸老鼠的毛茸茸小鱼卵！”

除了风的呼啸外，没有回音。

6 古德瑟

北纬七十四度四十三分二十八秒，西经九十度三十九分十五秒

比奇岛，一八四五—一八四六，冬天

哈利·古德瑟医生的私人日记：

一八四六年一月一日

皇家海军“恐怖”号的炉工约翰·托林顿今天一早过世了。新年第一天，我们被困在比奇岛的冰里已经进入第五个月了。

他的死是预料中的事。几个月前我们就已经很清楚，托林顿在参加这次探险时，肺结核就已经到了末期。如果去年夏末他的症状早几个礼拜出现，他就会被“拖运者”号送回家；甚至在那之后，我们还可以请两艘捕鲸船将他送走——我们在往西航行横越巴芬湾，并穿过兰开斯特海峡，进入目前过冬的北极荒原之前遇到的那两艘船。讽刺而可悲的是，托林顿的医生告诉他，出海航行有益于健康。

当然，托林顿是由“恐怖”号的培第总船医与麦克唐纳德医生负责治疗的，在诊疗时，我有好几次也在场，而且今天早上这位年轻炉工死了之后，几位“幽冥”号的船员就护送我到他们的船上去。

十一月初，他的病情开始加重，克罗兹船长就免去这位二十岁小伙子到通风不良的底舱当炉工的职责。在底舱，光是空气中的煤灰就足以让一个肺部功能正常的人窒息。托林顿从做炉工开始，就走上肺结核呈

螺旋式不断恶化的不归路了。不过，要不是另有因素在促成，托林顿还有可能多活几个月。

亚历山大·麦克唐纳德医生告诉我，托林顿最近几个礼拜已经非常虚弱，连由同伴搀扶着在主舱稍微走动一下都没办法，却又不幸在圣诞节得了急性肺炎，从那时开始就一直病危。今天早上我看到他的尸体时吓了一跳，约翰·托林顿的尸体竟然那么消瘦。不过培第和麦克唐纳德医生都解释说，他这两个月胃口越来越差，即使在他的饮食中提高罐头汤和蔬菜的比重，他还是持续消瘦。

今天早上我看着培第与麦克唐纳德整理尸体。托林顿穿着干净的条纹衬衫，头发最近才剪过，指甲也很干净。他们用干净的布条缠绕他的头，以免下巴掉下来，再用更多白棉布条缠住他的手肘、手、脚踝及大脚趾。这样做是要把四肢固定在躯干上，以便量出这可怜男孩的体重——八十八磅！——也是为尸体下葬做准备。我们完全没有考虑要解剖尸体检验，因为肺结核并发急性肺炎很显然就是这小伙子的死因，不解剖也就不担心其他船员会受到尸体内脏污染。

我协助两位“恐怖”号的船医同事，把托林顿的尸体抬起来放进棺材里。棺材是他们船上能干的木匠托马斯·哈尼和他的副手，一个叫威尔森的人，用心制作的。尸体还没有出现尸僵。两位木匠在用桃花心木制成的棺材底部铺了一层木屑，又在托林顿头部下方垫了一层特别厚的木屑。因为目前尸体腐败的味道还不重，所以空气中主要都是木屑的味道。

一八四六年一月三日

我一直在回想昨天约翰·托林顿的葬礼。

包括我在内，“幽冥”号只有几个人来参加葬礼，我和约翰爵士、菲

茨詹姆斯中校，以及几个军官，徒步从我们的船走到他们的船，然后又往比奇岛岸边走了两百码。

我一直无法想象，有哪年冬天会比今年正折磨我们的冬天还糟糕。我们在面积不小的德文岛西南端、比奇岛的背风岸下锚，但被冻结在这个小湾里。即使有变化无常的冰脊、恐怖的黑暗、呼号的暴风，以及不断威胁我们的冰，菲茨詹姆斯中校和其他人却跟我说，这里的情况已经不错了，如果我们离开这个停泊处，状况还会糟上一千倍：在停泊处外，会遇到冰从北极直流而下，仿佛遭遇北方之神派出万火奔窜的大队敌军。

约翰·托林顿的同船伙伴把覆盖着蓝色毛质宽巾的棺材搬过船的护栏（护栏被冰柱撑得比平常还高），再轻轻垂放到船外。“恐怖”号的水兵则把棺材绑在一个大雪橇上。约翰爵士在棺材上覆盖一面国旗，接着托林顿的朋友和同桌同伴装好背带，拉着雪橇走了大约六百英尺，到达比奇岛尽是冰与沙砾的岸上。

当然，一切都在近乎完全黑暗的情况下进行，因为即使在一月的正午，太阳也不会出现，而且已经连续三个月不见太阳了。他们告诉我，还要一个多月，那颗“亮星”才会再度出现在南方地平线上。照亮整个行列——棺材、雪橇、人力纤夫、军官、船医、约翰爵士、穿着全套制服（外面却套着和其他人同款的外套）的皇家海军陆战队士兵——的，就是一路伴随我们从冰海走到冰岸的忽闪忽闪的提灯光。最近有几道冰脊在我们与比奇岛的沙岸之间隆起，不过“恐怖”号上的人已经事先劈砍并铲走了一些冰，让我们在走这段伤心路时无须绕太多路。刚进入冬天时，约翰爵士下令在连接两艘船与沙砾地峡的最短路线沿路架设一些坚固的桩，牵起绳索，并挂上提灯，因为我们已经在地峡上盖了一些建筑物，其中一间（如果船不幸被冰毁掉的话）可以让我们存放两艘船上的大部分存货；另一间可以当临时宿舍，兼做科学观测站；第三间是军械

锻造室，设在这里可以避免易燃的船舱因火焰和火星失火。我已经知道，水手们在海上最害怕的就是火。不过，这一路的木桩及提灯后来还是被废弃不顾，因为海中的冰层不断在移动、隆起，将我们的东西抛散或摧毁。

葬礼进行时在下雪。在这片连上帝都弃之不顾的北极荒原上，风势和平常一样强劲。埋葬地北边耸立着一道全黑的峭壁，就像月球上的山岭一样遥不可及。“幽冥”号和“恐怖”号的提灯在狂刮的风雪中仅仅发出一点点非常微弱的光。偶尔在快速移动的云层间可看见一小片冰冷的月，但即使是薄而淡的月光，也很快就再度消失在风雪与黑暗中。亲爱的上帝，这真是冥府般的荒凉之地。

在托林顿死后几小时，“恐怖”号上几个最强壮的人就不停工作，用鹤嘴锄和铲子帮他挖坟墓。按照约翰爵士的命令，坟墓规定得有五英尺深。洞是在冻得最硬的冰及岩石地上挖出来的，我才看了一眼，就知道这项挖掘工程有多艰巨与费力。旗子被移开，棺材被小心地，甚至是恭敬地放进窄坑里。棺材上很快就盖满了雪，在提灯的照射下闪闪发亮。克罗兹的一名军官把木制的墓板摆在适当位置，然后一个巨人般的水兵抡起一把特大号木锤，猛力几锤将它打入冰冻的沙砾地里。这面精心雕刻的木制墓碑上写着：

纪念

约翰·托林顿

他于主后一八四六年

一月一日

在皇家海军“恐怖”号上

离开了这世界

年仅二十

约翰爵士主持礼拜，并念颂了悼文。葬礼进行了很久，他的声音轻

而单调，只有风声及与会人士为了避免脚趾冻伤而跺脚的声音偶尔干扰他的讲话。我必须承认，在狂号的风和我的胡思乱想之间（想到这地方如此孤寂，记忆中又浮现出那穿着条纹衬衫的尸体及被缠起来的四肢，这具尸体刚刚才被放进那冰冷的洞里，这些都在令我郁闷，最令我感到压抑的是沙砾地峡上方那道永黑的峭壁），约翰爵士的悼词我几乎没听进去几句。

一八四六年一月四日

又有一个人过世了。

这次是我们“幽冥”号上的人，二十五岁的一等水兵约翰·哈特内尔。在我以为是下午六点的时候，我们把桌子顺着链条放下，正准备吃晚饭，哈特内尔踉跄地撞在他弟弟托马斯身上，然后摔倒在舱板上咳出血来，没过五分钟就死了。他在主舱前方的病床区咽下最后一口气时，史坦利船医和我都在他身旁。

他的死让我们很震惊。哈特内尔完全没有出现坏血病及肺结核的症状。菲茨詹姆斯中校当时也和我们在一起，他惊愕的表情全写在脸上。如果这表示瘟疫或坏血病正开始在船员间蔓延，我们得马上了解状况。我们当下（趁布帘还没拉开，也还没有人来为哈特内尔做安葬准备）就决定要解剖尸体，做进一步检验。

我们把病床区的桌子清理干净，搬来一些板条箱，把外围的人和我们隔开，还用布帘尽可能将验尸区围起来，以免我们的动作受到干扰。我也拿来我的工具。史坦利虽然是总船医，却建议由我来解剖，因为我受过解剖学的专业训练。我划了第一刀，开始解剖。

匆忙之间我采用了“倒Y字”切开法，那是在受训期间快速解剖尸体时习惯采用的切开法。常见的Y字切开法是从两个肩头斜向下切，让

Y字的两臂在胸骨下方会合。而我用了倒Y字切开法，Y字的两臂是从靠近髋关节的地方开始，斜着向上在哈特内尔的肚脐附近会合。史坦利批评了我一下，让我觉得有点难堪。

“速度最重要。”我轻声跟船医伙伴说，“我们要尽快完成工作，船员们一定不希望知道他们的同伴正在被我们开膛剖肚。”

史坦利船医点点头，我继续做下去，仿佛要证明我刚才的说法没错，哈特内尔的弟弟托马斯这时开始在布帘另一面大哭大叫。哈特内尔的死和托林顿的死很不一样。托林顿是在“恐怖”号上慢慢走向死亡，同伴们有时间调整心态面对他的死亡，也有时间将他的个人物品打包，并且帮他写信给母亲。但是约翰·哈特内尔突然倒下就死去，把船上的人全吓坏了。没人能忍受船医们在他的尸体上动刀。现在，只有菲茨詹姆斯中校以他的身躯、地位与风度挡在愤怒的弟弟、慌乱的船员和我们的病床区之间。我可以听得出，要不是托马斯的同桌同伴拉住他，而且菲茨詹姆斯也在场，他早就冲进来了。当我用解剖刀划过肌肉组织，并用刀子及肋骨撑开器把尸体打开时，我还是听得见布帘外几码处的抱怨与怒气。

我先把哈特内尔的心脏取出来，截掉几根连在上面的血管。我把心脏拿到提灯光下，史坦利接过去，用一块布把上面的血洗掉。我们两个人都盯着它。它看起来很正常，没有明显病变。史坦利继续把器官拿到光源下，由我在右心室及左心室各划了一刀。把坚韧的心肌向后剥开后，史坦利和我一起检查里面的瓣膜。看起来也很健康。

把哈特内尔的心脏丢回他的腹腔后，我用手术刀快速一划，将这名一等水兵的肺下叶割开。

“在那里。”史坦利说。

我点了点头。那里不仅有明显的伤痕及肺结核的征兆，也有症状说明，这名水兵最近还饱受急性肺炎之苦。约翰·哈特内尔和约翰·托林顿一样都得了肺结核，不过这位年纪较大、较强壮、（照史坦利的说法）较粗野、嗓门儿也较大的水手隐瞒了他的症状，甚至连自己也隐瞒了。直到今天，他才晕倒并且死去，差几分钟就可以吃到晚餐的腌猪肉。

拉起他的肝并且割下后，我拿到灯光下观察，史坦利和我都相信，除了看到足以确认他得了肺结核的迹象外，我们也看到哈特内尔是个大酒鬼的证据。

就在隔着一层布帘的几码外，哈特内尔的弟弟托马斯怒气冲冲地吼着，在菲茨詹姆斯中校的严厉呵斥下才勉强制止住。我可以从声音中听出其他几位军官——格尔中尉、维思康提中尉、费尔宏中尉，甚至德沃斯，船上的二副——也都出面安抚并威吓这一群近乎暴民的水手。

“可以了吗？”史坦利低声问。

我再次点头。哈特内尔的身体上、脸上、嘴里、器官中都没有任何坏血病征兆。虽然我们仍然无法得知，肺结核或急性肺炎或两者并发，怎么可能让这名一等水兵这么快死去，但至少很明显的是，我们不必担心他的死是瘟疫造成的。

从船员起居区传来的声音愈来愈大，所以我很快把一小块肺、肝和一些器官放进腹腔里，就放在心脏旁边。我没花时间去将器官归回原位，只是大约把它们塞成一团。接着我将哈特内尔的胸腔板大致放回原位（后来我才发现，我把上下弄颠倒了）。接着史坦利总船医用一根大针及粗帆线把倒Y字切口缝起来，他的动作又快又自信，任何制帆匠都会羡慕他的好身手。

在接下来一分钟，我们帮哈特内尔把衣服穿回去，僵硬的尸体已经

开始为我们带来麻烦了，然后我们推开布帘。史坦利的声音比我低而且有磁性，他向哈特内尔的弟弟及其他人保证，我们只剩下一件事要做，那就是清洗这位同伴的尸体，之后就可以准备下葬了。

一八四六年一月六日

这次的葬礼对我而言其实比前一次更难过。我们再次庄严地从船上走到墓地，这次的主角是“幽冥”号和其船员，虽然麦克唐纳德医生、培第船医和克罗兹船长也从“恐怖”号过来加入了我们的行列。

棺材再次覆盖上旗子。他们为哈特内尔的上半身穿了三件衣服，包括他弟弟托马斯最好的衬衫，却只用一条裹尸布把他赤裸的下半身包起来。棺材放在挂着黑绉纱的主舱病床区时，上半部的盖子没盖上，几个小时后举行葬礼时才会钉上。雪橇再次缓慢地从冰海走上冰岸，提灯飘动在漆黑的夜里。今晚有些许星光，也没下雪。陆战队士兵们有事要处理，因为有三只大白熊正在冰中四处嗅闻，朝我们走近，就像几具白色幽灵浮现在巨大冰墙之间，士兵们得发射毛瑟枪将它们赶走——看得出他们射中了其中一只熊的侧面。

约翰爵士再次念颂悼文，不过这次比上一次短，因为哈特内尔不像年轻的托林顿那么讨人喜欢。我们又一次穿过吱嘎作响、刺耳、呜咽的冰原，走回船上，只是这次在冰冷之中有轻舞的星光为伴。我们身后唯一的声音，就是铲子及鹤嘴锄等工具渐趋微弱的刮地声，几名船员正在将冰冻的土填入新挖的洞里，洞就在托林顿那座完美的坟墓旁。

或许是那道俯视全局的黑色峭壁，破坏了我第二次葬礼中的情绪。这次我故意选择站在背对峭壁的位置，并且尽可能靠近约翰爵士，以便听到他带着希望与安慰的话，但我还是不断感觉到那一整片冰冷、全黑、垂直耸立、毫无生命、不带一丝光线的无情厚石就在我身后，仿佛它是通往“从来没人能从那里活着回来的国度”的一道大门。相较于那

块黑色、看不见表情的石头呈现的冰冷现实，约翰爵士充满同情与勉励的安慰话语几乎没有发挥效果。

两艘船上的气氛都很低迷。进入新的一年还不到一个礼拜，我们就死了两个伙伴。明天我们四个医生已经约好要在一个隐秘处——“恐怖”号主舱的船长室——讨论该做什么，来避免在这看似受诅咒的探险中失去更多人命。

第二座坟墓的墓碑上写的是：

纪念

约翰·哈特内尔

皇家海军“幽冥”号一等水兵

他死于主后

一八四六年一月四日

年仅二十五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

《哈该书》第一章七节

在今天的最后一小时，刮起风来。时间将近午夜，“幽冥”号主舱里大部分的灯都熄了。听着风的呼啸，我想到在黑暗、刮着大风的沙砾地上，那两堆由石砾堆成的冰冷矮石堆，我想到两个躺在冰冷坑洞里的死人，想到那片看不出表情的黑色岩面，还可以想象如排枪齐发的雪粒已经开始猛力击打在两面木制墓板上，要把上面的字全毁掉。

7 富兰克林

北纬七十度三分二十九秒，西经九十八度二十分

约在威廉王岛西北偏北方二十八英里处

一八四六年九月三日

约翰·富兰克林爵士船长很少对自己这么满意。

前一个冬天，船困冻在比奇岛（大约是目前所在位置东北方数百英里处）相当令他难堪。他很愿意向自己或同辈朋友承认这点，可惜在这次探险中，他并没有这样的朋友。死了三个队员，先是一月初的托林顿与哈特内尔，接着是四月三日的皇家海军陆战队二兵威廉·布莱恩。全都死于肺结核并发急性肺炎，令人震惊。富兰克林从没听说过，有哪次海军探险，在航行初期就有三个人因为自然原因而死亡。

三十二岁的二兵布莱恩墓碑上的刻字是富兰克林亲自选的，“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十五节）。不会有路人经过布莱恩、哈特内尔与托林顿在混杂沙砾与冰的地峡上的三座孤寂坟墓，所以这段话就像说给不存在的读者看的，也一度像是在对“幽冥”号及“恐怖”号上那些还不到叛变地步但也相去不远的不悦船员发出的挑战。

哈特内尔死后，四位船医就会面商议，判断有可能是初期的坏血病让他们体质变弱，使急性肺炎和肺结核这类先天毛病上升到致命的程度。史坦利、古德瑟、培第与麦克唐纳德四位船医向约翰爵士建议改变

大家的饮食。最好有新鲜的食物（除了偶尔会有几只北极熊出现在冬天的黑暗里，他们几乎没有活物可吃，而且他们也发现，吃这种巨大笨重野兽的肝可能致命，但原因不明），没有新鲜的肉和水果时，应该让船员减少他们最爱吃的腌猪肉、腌牛肉或腌鸟肉的分量，多多食用蔬菜汤之类罐头食物。

约翰爵士听从了建议，下令将两艘船上的菜单改成至少有一半食物要取材自库存的罐头。这招似乎奏效了。从四月初二兵布莱恩过世起，到一八四六年五月下旬两艘船重获自由、不再困在比奇岛的小湾为止，不再有人死掉，甚至没有人得重病。

在那之后，冰块快速散裂开来，富兰克林就照两位优秀的冰雪专家为他选择的水道路线，蒸汽机与船帆并用，向南及向西航行。套句富兰克林那一辈喜欢用的话，他们走得“如烟如絮”。

随着阳光回归大地，水面解冻，大批动物、小鸟和水中生物也重新出现了。在那漫长而缓慢的北极夏日里，直到午夜时分，太阳仍然在地平线上，温度有时会超过冰点，天空中则布满成群的候鸟。富兰克林能从水鸭中辨认出海燕，从小海雀中辨认出绒鸭，从所有鸟类中辨认出活泼的小海鹦鹉。在“幽冥”号和“恐怖”号四周愈来愈宽的水道中，有不少会让美洲原住民捕鲸人眼睛一亮的鲸鱼出没，此外还有多得不得了的鳕鱼、鲱鱼和其他小鱼，以及更大型的白鲸与北极鲸。船员们把捕鲸的小船放到海面上出去捕鱼，还经常射杀较小的鲸鱼当消遣。

每天晚上，每支狩猎队回来时都带着新鲜的野味当晚餐。一定会有鸟肉，还有可憎的环斑海豹与竖琴海豹，它们冬天躲在洞里，不可能射得到或抓得到，但现在它们正不知羞耻地待在未冻水域的冰上，成为明显的射击目标。

船员并不喜欢海豹肉的味道，因为它油脂过多而且味道干涩。不过

这些流线型动物丰富的皮下脂肪对在冬天里饿坏的胃还是有吸引力的。他们也射击一些通过望远镜看到的大海象，它们吼叫着，用长牙沿着岸边寻找牡蛎。有些狩猎队会带回白北极狐的毛皮与肉。不过大伙儿对缓步而行的北极熊倒是视而不见，除非这些步履蹒跚的野兽准备攻击或杀死他们。没有人真正喜欢白熊的味道，更何况现在有这么多更美味的肉可吃。

富兰克林领受的任务中有一个权宜选项：如果他发现“由南进入西北航道之路为冰或其他障碍物所阻”，他可以转而向北，顺着惠灵顿航道进入“不冻北极海”——其实就是航向北极。不过富兰克林一生所为都是说一不二：他遵照主要指示而行。今年夏天，他们在北极圈的第二个夏天，两艘船就从德文岛向南航行。富兰克林带领着皇家海军“幽冥”号与皇家海军“恐怖”号经过沃克角进入一个岛屿密布、到处是浮冰的未知水域。

前一个夏天的情况差点儿逼他将船航向北极，而不去寻找西北航道。到那时为止，约翰·富兰克林爵士船长大可因为速度及效率自豪。那一年，一八四五年，他们在夏天航行的时间缩短了，他们离开英格兰时已经稍晚，离开格陵兰时更比预定时间晚了许多，他却还是以破纪录的时间横越巴芬湾，穿过德文岛南边的兰开斯特海峡，然后准备穿越巴罗海峡。将近八月底，他们发现绕过沃克角向南走的路已经被冰挡住了。冰雪专家向他报告，北边有开阔水域，要顺着德文岛西侧走，进入惠灵顿海峡。所以富兰克林就照着他的第二优先指示，转而向北走，也许它会是一条通往不冻北极海，甚至是北极点的无冰航道。

结果，并没有一条可以通往传说中不冻北极海的水道。格林内尔半岛（富兰克林探险队的每个人都认为，这块陆地极有可能是尚未被发现的部分北极大陆）挡住了他们的路，逼使他们顺着水道往北偏西，接着几乎是正西的方向走，直到走到半岛最西端。他们再次向北转，却碰到

一大片冰墙，显然从惠灵顿峡道一直延伸到无穷远。沿着高耸冰墙航行五天之后，富兰克林、菲茨詹姆斯、克罗兹和两位冰雪专家都相信，惠灵顿峡道北方并没有开敞的北极海。至少在那年夏天是如此。

冰封情况愈演愈烈，迫使他们绕过之前被称为康沃利斯陆块的陆地，转而向南走。现在他们明白，那片陆地其实是康沃利斯岛。约翰·富兰克林爵士船长知道，他的探险队即使在别的方面一事无成，至少解开了一个谜。

一八四五年夏末，大块大块的冰快速冻结，而富兰克林也完成环绕广阔、荒凉的康沃利斯岛一圈的任务，重新进入沃克角北方的巴罗海峡。他们确认经过沃克角继续往南的路还是受到阻挡，已经全部结成坚硬的冰了，所以就在面积很小的比奇岛附近寻找冬天下锚处。他们进入了在两周前勘查过的小海湾。富兰克林知道他们算是及时赶到，因为在海湾浅水处下锚的次日，兰开斯特海峡中最后几条未冻结的水道就不通了，持续移动的堆冰让船无法再航行。像“幽冥”号与“恐怖”号这种用铁与橡木做过结构强化的新科技杰作，是否真能在海峡的冰中度过一个冬天，还很值得怀疑。

不过，现在是夏天，他们已经向南及向西航行好几个礼拜了。他们途中一有机会就补充船上存粮。瞭望员从主桅高处侦察到有未冻结水域的迹象，他们就试着找航道。迫不得已时，他们每天冲撞冰堆，硬挤出一条从冰中穿过的路。

破冰时该由皇家海军“幽冥”号带头，这是旗舰的权利，也是它理所当然的职责，因为在两艘船中，它的吨位较重，蒸汽引擎的动力也较强——多出五匹马力。但该死的是，连接到螺旋桨的长驱动轴已经被水下冰块撞弯了。驱动轴无法运作，也抽不出来，只好改由“恐怖”号领航。

看见威廉王陆块结冰的海岸线就在前方往南不到五十英里处，两艘

船脱离了北边巨大岛屿的保护。这座岛挡住他们经过沃克角直接往西南的路——也就是约翰奉命航行的路，迫使他后来向南走，穿过皮尔海峡以及之前没人走过的海峡。走出皮尔海峡后，向南及向西的冰又开始活跃，几乎又要连成一片。他们的行进速度缓慢到像在爬行。冰层变厚了，冰山愈来愈多，可走的水道愈来愈窄且愈分散。

九月三日早上，约翰爵士召集他的船长、主要军官、工程师与冰雪专家开会。这群人走进了约翰爵士舒适的个人舱房。“恐怖”号上与它相对应的位置是军官的大会议室，里面收藏了不少图书及音乐碟片。在“幽冥”号上，整个船尾的宽度都是富兰克林的专属舱区，有十二英尺宽及令人难以置信的二十英尺长，在右舷侧还有个专属的私人洗手间“舒适之座”。富兰克林的私人厕所几乎刚好和克罗兹船长及其他军官的整间卧舱一样大。

约翰爵士的侍从艾德蒙·侯尔把餐桌加长到能容纳所有来参加会议的军官：“幽冥”号的菲茨詹姆斯中校、格尔中尉、维思康提中尉与费尔宏中尉，以及“恐怖”号的克罗兹船长、利铎中尉、哈吉森中尉与厄文中尉。除了八位军官坐在长桌两侧之外，约翰爵士坐在长桌一头，靠近右舷舱壁及他私人洗手间入口，长桌另一头还站着两位冰雪专家——“恐怖”号的布兰吉先生与“幽冥”号的瑞德先生，以及两位工程师——“恐怖”号的汤普森先生与旗舰上的葛瑞格先生。富兰克林还请了“幽冥”号的船医史坦利来参加会议。富兰克林的侍从在桌上摆了葡萄汁、奶酪和船上的饼干。在富兰克林宣布会议开始之前，大家还轻松地闲聊了一会儿。

“各位，”约翰爵士说，“我很确定你们都知道为什么要开这次会。感谢上帝，我们过去这两个月的旅程非常顺利。我们已经把比奇岛抛在几乎三百五十英里之后了。根据哨兵及雪橇侦察队的报告，在我们南方及西方稍远处还看得到未冻结的水面反射出的闪光。如果上帝愿意的

话，我们还是有能力走到那片水域的，并且在今年秋天就航行在西北航道上。

“不过就我所知，我们西边的冰在厚度及数量上都持续增加。葛瑞格先生说，‘幽冥’号的主要转轴已经被冰撞坏，即使我们还能靠蒸汽动力前进，旗舰的效能也已经大打折扣。我们的煤炭存量也在减少。冬天很快就要来临。换句话说，各位，今天我们必须决定该怎么做，以及该朝哪个方向走。我认为我很有理由说：我们这次探险任务的成败，将会取决于今天所做的决定。”

很长一段时间无人作声。

富兰克林向“幽冥”号红胡子的冰雪专家做了个手势。

“或许，在我们大胆说出自己的意见并公开讨论之前，该先听听冰雪专家、工程师及船医的说法。瑞德先生，你可不可以把你昨天跟我报告的关于目前及未来冰况的细节也告诉其他人？”

瑞德和另外四个人站在长桌尾端，站在“幽冥”号这一侧的他清了清喉咙。瑞德向来独来独往，在这么多高层人士面前讲话，让他的脸涨得比胡子还红。

“约翰爵士……各位先生……这不是什么秘密。就冰况来说，自从我们五月从冰里脱困，并且在六月一日左右离开比奇岛的海湾以来，我们算是他妈……我是说……蛮幸运的。在海峡里，我们大多是在海绵状的冰中前进，那完全不成问题。在夜里——一天只会有几个小时被叫作‘夜’的黑暗——我们就挤破饼状冰^[4]前进——就是上礼拜海水一直处于快要结冰的状态时，我们看到的那种冰，不过这也不是什么真正的问题。

“我们一直避免去碰触沿岸新结成的冰，那些才比较有威胁性。再来就是快速流动的冰，这些冰能把任何船的船身撞碎，即使是结构经过强化的‘幽冥’号或带头的‘恐怖’号也一样。不过，就像我刚说过的，我们也避开了快速流动的冰……到目前为止。”

瑞德在流汗，他很显然希望自己没扯那么久，他很清楚自己还没回答约翰爵士的问题。他清了清喉咙继续说下去。

“说到会移动的冰，约翰爵士和各位长官，我们到目前都还没有碰到太多浮冰的碎片、厚一点的漂冰和冰山块，以及那些从真正的冰山脱落下来的小冰山。我们之所以能避开，是因为我们一直都能找到没结冰的宽敞水道及开阔水域。但是这一切都要结束了，各位长官。随着夜愈来愈长，饼状冰现在随时都在，而且我们还碰到愈来愈多漂流的小冰山和冰丘。就是这些漂流的冰丘，让我和布兰吉先生非常担心。”

“为什么，瑞德先生？”约翰爵士问。从他的表情看得出来，他和往常一样，对听取各种不同冰况的报告感到无趣。对约翰爵士来说，冰就是冰，是该去冲破、绕过、战胜的东西。

“是雪的问题，约翰爵士。”瑞德说，“在那些东西上面堆积的厚雪，长官，以及在它们侧面的潮位线，都在告诉我们，我们遇见的是陈年的堆冰，真正麻烦的堆冰。就是这种堆冰将我们封冻起来，诸位知道吗？就我们目前所看到，或者乘雪橇向南及向西侦察到的，各位长官，全都是堆冰。除了在威廉王陆块南方的极远处，好像还看得到一些没结冰的水域闪现的微光。”

“西北航道！”菲茨詹姆斯中校轻声说。

“也许！”约翰爵士说，“非常有可能。不过要走到那里，我们必须先穿过超过一百英里，甚至是两百英里的堆冰。我听说‘恐怖’号的冰雪

专家有一套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我们西方的冰况会变得这么糟。布兰吉先生？”

托马斯·布兰吉并没脸红。这位年纪较大的冰雪专家说的话，由一个个断续爆裂的音节组成，声音粗得像毛瑟枪的枪响。

“进到那一堆冰里是死路一条，我们已经走过头了。事实上，自从我们出了皮尔海峡后，就面对了一条冰流，情况恶劣到可以和巴芬湾北方任何一条冰川相提并论的地步。而且冰况一天糟过一天。”

“为什么会这样，布兰吉先生？”菲茨詹姆斯中校问。他自信的声音有点儿吐字不清。“虽然季节已经很晚了，但我知道在海水整个冻结前，我们应该还找得到没冻结的水道，而且在接近大陆的地方，比方说在威廉王陆块半岛的西南方，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应该都还找得到尚未冻结的海面。”

冰雪专家布兰吉摇摇头：“不，我们现在谈的不是饼状冰或海绵冰，各位先生，我们碰到的是堆冰。它从西北方来。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连成一串的巨大冰山，向南直下数百英里，所到之处冰山崩裂，海水冻结。我们只不过是之前一直受到保护，没有直接对上它罢了。”

“受什么保护？”格尔中尉问。他是个相当英俊且讨人喜欢的军官。

回答的人是克罗兹船长，他向布兰吉点点头，示意他先退回原位。“我们向南走的时候，是我们西侧的岛屿在保护我们，格雷厄姆。”这位爱尔兰人说，“就像一年前我们发现康沃利斯陆块其实是一座岛一样，我们现在知道威尔士亲王陆块其实是威尔士亲王岛。这一大块陆地一直在阻挡着冰流的威力，直到我们从皮尔海峡里出来。现在我们看得出，有一整片堆冰向南推挤，穿过我们西北方那些管他叫什么名字的岛，然后很可能就一路移动到我们前方这块大陆。不论顺着大陆海岸

往南还能碰到什么未冻结水域，我们是撑不了多久的。如果坚持要向前走，在空旷的堆冰里过冬，结果就是：我们自己也一样撑不了多久。”

“这只是一种意见。”约翰爵士说，“谢谢你提出想法，弗朗西斯。不过我们现在必须决定要采取什么行动。嗯……詹姆斯？”

菲茨詹姆斯中校看起来就像平常一样，神情轻松而且能掌控全局。从参加这次探险以来，他的体重增加不少，纽扣几乎快要制服上迸开来了。他的面色红润，波浪状的金发留得比他在英格兰时还长。他向长桌边的每个人露出微笑。

“约翰爵士，我赞同克罗兹船长的说法，困在面前这堆冰里绝对会很不妙。但我不认为这就是我们硬向前走的必然后果。我相信我们所领受的命令是，尽我们所能向南走，而不是航行到未冻结水域去完成发现西北航道的使命。我个人认为在冬天来临前可以完成这项任务，要不然就是靠近海岸找个比较安全的水域，也许是个海湾，让我们可以过个舒服一点的冬天，就像我们在比奇岛那样。至少，根据约翰爵士前两次的陆路探险，以及其他入先前几次航海探险的经验，我们知道，沿岸的海水通常会因为河流带来温度较高的水，从而比较晚，甚至很晚才结冰。”

“如果我们朝西南走，却到不了没冻结的水域或岸边呢？”克罗兹轻声问。

菲茨詹姆斯做了一个不以为然的手势：“这么做，至少在明年春天冰融化时，我们会更接近目标。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弗朗西斯？你该不会真的想建议我们把船再沿着海峡开回比奇岛，或者撤退回巴芬湾吧？”

克罗兹摇头：“现在把船开向威廉王陆块的东边，并不会比开向它

的西边难到哪里去。事实上，开往东边还更容易些，因为根据我们的瞭望哨和侦察队的报告，那里还有一大片未冻结的水域。”

“开往威廉王陆块的东边？”约翰爵士的语气透露出诧异，“弗朗西斯，这是条死路。没错，我们会受到这块半岛保护，但是也可能因此被冻结在东边，在距离这里几百英里、明年春天冰都不见得会融化的一个长峡湾里。”

“也许……”克罗兹说，他环顾长桌旁众人，“也许威廉王陆块也是一座岛。在这种情况下，它可以保护我们，让我们不至于受到从西北方漂来的堆冰的直接冲击，就和过去这个月威尔士亲王岛给我们的保护一样。而且威廉王陆块东边那一片没结冰的水域很有可能会延伸到海岸边。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顺着较温暖的海水往西再多航行几个礼拜，或许还可以找到一个完美的港湾——或许在某条河的河口——如果我们还得在冰里度过第二个冬天的话。”

房间里又是一段很长的沉默。

“幽冥”号的维思康提中尉清了清喉咙：“你相信怪人金恩博士的理论？”他轻声问。

克罗兹皱了皱眉头。他知道理查·金恩博士的理论。金恩根本不是航海人，只是个平民。人们不喜欢他，也不把他的当一回事，因为他认为——而且非常直言不讳地表达他的意见——约翰爵士这次大型航海探险活动愚蠢、危险，而且耗费惊人。金恩根据他制作的地图，以及几年前参与贝克陆路探险的经验，推测出威廉王陆块其实是座岛，而距他们更远的东方小岛布西亚，其实是个长条形半岛。金恩主张，寻找西北航道最简单又最安全的方法，就是派遣几小队人马在加拿大北边走陆路，顺着沿岸较温暖的海域向西前进。他还认为，北边这数十万平方英里的海洋里布满了迷宫般的岛屿及冰流，足以吞噬一千艘“幽冥”号

和“恐怖”号。克罗兹知道在“幽冥”号的藏书中有本金恩颇具争议性的书——他借了那本书读了，现在还放在“恐怖”号上克罗兹的卧舱里。他也不知道，他是这支探险队唯一读过或会去读这本书的人。

“不，”克罗兹说，“我并不接受金恩的理论，我只是提出一个很有可行性的建议。各位想想看，我们过去以为康沃利斯陆块很大，极可能属于北极大陆，但是我们在几天内已经绕行它一周了。我们当中很多人认为德文岛会一直向北及向西延伸，直通到不冻的北极海，但是我们这两艘船走到了它西边的端点，而且还发现了几条通往北边的未结冰渠道。”

“我们领受的任务指示，要我们从沃克角直接向西南方航行，但是我们发现威廉王陆块直接挡住了我们的路。更重要的是，它毫无疑问是一座岛。而我们在向南航行时，往东方瞥见一条冰位较低的冰带，很可能就是把萨默塞特岛与布西亚半岛分开的一条冻结海峡，这证明金恩是错的，布西亚并不是向北直通到兰开斯特海峡的连通半岛。”

“没有任何证据告诉我们，那个冰位较低的海面是一条海峡。”格尔中尉说，“把它想成是被冰覆盖住、地势较低的沙砾地，正如我们在比奇岛所看到的，还比较合理些。”

克罗兹耸肩：“或许吧，但是我们这次探险得到的经验是，之前认为非常大的或是连通的陆块，到头来都被证明只不过是岛屿。我建议掉转航向，避开西南方的堆冰，先向东航行，再向南走，顺着很可能是威廉王岛的东岸前行。这样至少我们可以受它保护，不需要碰上布兰吉先生所谈的那个……在海里漂移的冰川……即使后来发现苗头不对，它其实是条又长又窄的峡湾，我们还是很有机会能在明年再向北绕过威廉王陆块，回到我们现在的位置，而且情况也不会变得比较差。”

“除了燃烧掉的煤炭以及浪费掉的宝贵时间外。”菲茨詹姆斯中校

说。

克罗兹点了点头。

约翰爵士搓磨着他圆鼓且刮得很干净的脸颊。

在一阵沉默中，“恐怖”号的工程师詹姆斯·汤普森说话了。“约翰爵士，各位先生，既然大家谈到船上煤炭的库存，我想我要说，我们的库存已经非常非常接近无法再回头的地步了，我是说真的。光是上个礼拜用蒸汽引擎在堆冰边缘硬撞出路来，就用掉了煤炭存量的四分之一以上。现在的库存量只比百分之五十多一点而已……如果蒸汽机正常运转的话撑不到两个礼拜，要像之前那样破冰前进的话，更是只能撑个几天。如果我们再被冰困在这里一个冬天，光是提供两艘船的暖气就会用掉大部分煤炭。”

“我们随时都可以派人上岸去砍树来当柴火。”坐在克罗兹左边的爱德华·利铎中尉说。

除了约翰爵士之外，房间里的每个人都笑开了，大大纾解了紧张气氛。或许约翰爵士想起了他第一次到美洲大陆北部岸边的陆路探险。北美大陆的苔原从岸边向南延伸足足九百英里，才会出现第一棵树或真正的灌木！

“有个方法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蒸汽动力，让船尽可能走远些。”在大伙儿大笑之后较轻松的沉默中，克罗兹低声说。

大家的头都转向“恐怖”号的船长。

“我们把所有人员及煤炭都从‘幽冥’号搬到‘恐怖’号，然后全力一搏。”克罗兹继续说，“不是硬穿过西南方的冰堆，就是顺着威廉王陆块或是岛的东岸下去勘察。”

“全力一搏。”在大伙儿还因为惊讶而沉默的时候，冰雪专家布兰吉复述了克罗兹的话，“对，这很有道理。”

约翰爵士一时只能猛眨眼。当他终于能再发出声音时，口气还是难掩讶异之情，好像克罗兹刚刚又说了一个无法理解的笑话。“放弃我们的旗舰？”他终于说出口，“放弃‘幽冥’号？”他环顾整间舱房，仿佛只要请军官跟他一起欣赏一下他的舱房，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舱壁上有一排又一排的陈列架及书籍，桌上有精美的水晶与瓷器，头顶上方的整面舱板里装着三座普雷斯顿专利豪华天窗，能让夏末的光充足地洒进舱房里。

“放弃‘幽冥’号，弗朗西斯？”他又说了一次，声音比之前更强硬，语气却像是想请人为他解释某个他没听懂的隐晦笑话。

克罗兹点头：“它的主驱动轴已经撞弯了，长官。您自己的工程师葛瑞格先生刚才告诉我们，即使是搬到旱地上的造船厂也无法修复，无法被抽出来，更不用说现在我们的船还塞在堆冰里。情况只会愈变愈糟。同时考虑两艘船，那么我们只会有几天或一个礼拜的煤量来破冰。如果失败的话，两艘船都会被冻在海里。如果被冻在威廉王陆块西边那片空旷大海里，我们将完全不知道洋流会把那整块冰和我们带往哪里去。很有可能会被推到陆块背风岸的浅水湾，这意味着完全的毁灭，即使这两艘船是最顶尖的船。”克罗兹一面看着四周的东西和从天窗射进来的光，一面点头。

“但是如果我们把煤炭全都集中在受损比较轻微的船上，”克罗兹继续说，“尤其是如果还很幸运能在威廉王岛东边发现没冻结的水道，我们就会有超过一个月的煤炭量，可以用最快的速度沿着海岸往西航行。‘幽冥’号是被牺牲了，但是我们可能——我们会——在一个礼拜内走到折转点，然后回到我们熟悉的几个沿岸峡角。并且在今年，而不是在明年，就走通西北航道，进入没冻结的太平洋。”

“放弃‘幽冥’号？”约翰爵士又重复了一次。他的声音里没有不悦或怒气，他只是感到困惑，大家正在讨论的想法实在太荒唐了。

“‘恐怖’号会变得非常拥挤。”菲茨詹姆斯中校说。他似乎是认真在考虑克罗兹的提议。

约翰爵士船长转向右边，看着他最喜欢的军官，然后脸上慢慢出现冷冷的笑容，表情就像是大家不只是故意讲了一个他听不懂的笑话，他自己还是那笑话的笑柄。

“没错，会很拥挤，但是只有一个月或两个月，大家应该勉强还能忍受。”克罗兹说，“我船上的哈尼先生和你们船上的木匠维基斯，会监督内部舱壁的拆卸工作。除了大会议室可以改装成约翰爵士在‘恐怖’号上的舱房，军官餐厅或许可以留下之外，所有军官舱房全都拆掉。这样空间就会很充裕，即使还要在冰上待一年或更久。这两艘原本设计来当炮舰的船，别的优点不说，至少船舱空间特别大。”

“把煤炭和船上的补给品全移到‘恐怖’号上要花不少时间。”维思康提中尉说。

克罗兹再次点头：“我已经请我的主计官黑帕门先生初步估算过所需时间。你们可能还记得，这次探险的罐头食物承包商葛德纳先生，直到我们航行前不到四十八小时内才把食物送来，所以那时必须大幅调整安置库存。但我们还是按时完成，使船如期起航了。黑帕门估计，如果两艘船的人员在漫长的白天都全力工作，晚上睡觉时只留一半的卫兵，那么把一艘船所装载的物品全搬到‘恐怖’号上，只需要不到三天的时间。我们大概会像个人口众多的家庭一样，拥挤几个星期，但之后会像是重新出发——煤炭存量充足，食物够我们再吃一年，船的一切功能也正常。”

“全力一搏。”冰雪专家布兰吉又说了一次。

约翰爵士摇摇头，笑了笑，好像他终于受够了这笑话。“嗯，弗朗西斯，这真是一个.....很有趣.....的想法，但是我们当然不会放弃‘幽冥’号。当然，我们也不会放弃‘恐怖’号，如果你的船遭遇一些小小的不幸的话。好，在今天这个会议上，我还没听到谁提议撤回巴芬湾。我可以假设没有人想提议这么做吗？”

房内又陷入一阵沉默。这时他们头上传来船员们当天第二次磨洗甲板的隆隆声及刮擦声。

“很好，那么决定了。”约翰爵士说，“我们继续向前走。不只是因为任务指示要求，还因为刚刚几位先生也指出，愈靠近大陆岸边我们会愈安全，即使那块陆地本身就像我们先前经过的可怕岛屿一样不堪居住。弗朗西斯、詹姆斯，可以去把决定告诉你们的船员了。”

约翰爵士站了起来。

大伙儿愣了一秒。船长、军官、冰雪专家、工程师及船医只能瞪大眼睛面面相觑，但是，接着海军军官们很快地起身，行礼，列队走出约翰爵士的大舱房。

这些人沿着狭窄的舱道向前走，用力踩着梯子爬上甲板时，史坦利船医拉住菲茨詹姆斯中校的袖子。

“中校，中校，”史坦利说，“约翰爵士一直没给我机会报告，但是我想要告诉大家，我们发现船上的罐头食品中出现愈来愈多的腐坏状况。”

菲茨詹姆斯微笑着，却将袖子从史坦利手中挣开：“我们会安排一个时间让你私下告诉约翰爵士船长，史坦利先生。”

“但是我已经私下告诉过他了。”矮小的船医还不放弃，“我是想让他其他军官知道，这样的话，万一……”

“晚一点吧，史坦利先生。”菲茨詹姆斯中校说。

船医又说了一些其他话，但是从一旁走过的克罗兹并没有听见他在说什么。克罗兹向他的水手长约翰·雷恩招手，要他把小艇准备好，好趁着白天顺着狭窄的水道回到“恐怖”号上。领航船的船首此时正像楔子般夹在厚厚的堆冰间，黑色的烟仍然从烟囱里不断涌出。

两艘船朝西南方走入堆冰。接下来四天，船前进得异常缓慢。皇家海军“恐怖”号以惊人的速率燃烧煤炭，利用蒸汽引擎动力朝愈来愈厚的冰层撞去。即使在有阳光的日子，南方远处那些可能存在的未冻水域的闪光也已经看不见了。

九月九日温度陡降。尾随在后的“幽冥”号后方的狭长水道先是覆了一层薄冰，接着整个被冻结。两艘船周围的海面，成为由小冰山、大冰山及突然隆起的冰脊构成的时而耸起、时而汹涌、时而平静的白色世界。

这六天来，富兰克林试过他能用的每一种极地探险技巧：把黑煤灰撒在前方冰上，让它加速融化；逆风航行；派杂务班日夜带着大型冰锯去把前方的冰一块一块切下来移走；移动压舱物；叫一百个人同时用凿子、铲子、十字镐及棍棒把冰劈开；把小型锚抛到前方远处的厚冰层里，然后利用绞盘把“幽冥”号——前一天，就在冰层突然变厚前，它又开到“恐怖”号前面再次带头冲撞——一码一码地向前拉。最后富兰克林下令，每个身体状况正常的人都爬到冰上，身上都拉着缆索，最强壮的人身上带着雪橇挽具，试着使劲将船往前拉，每次前进的一小英寸路，都是交织着汗水、咒骂、嘶喊，丧人志气、伤人脏腑、损人筋骨的一小段艰苦路。约翰爵士向他们保证，未冻结的沿岸水域就在他们前方，只

要再走个二十、三十或者五十英里就可以抵达了。

未冻结的水也有可能是在月球表面。

一八四六年九月十五日，夜已经开始变长，温度骤降到零华氏度以下，冰开始呜咽作响并摩擦两艘船的船身。早上，每个到甲板上的人都亲眼看到，不管望向哪个方向，海都已经成为一整片白色固体，一直延伸到地平线。在几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之间，克罗兹和菲茨詹姆斯都找到了足够的阳光，根据阳光照射的角度来确定他们的位置。两位船长都算出他们大约是困在北纬七十度五分，西经九十八度二十三分，离威廉王岛——或者是威廉王陆块，就看事实上到底是岛还是陆块，以后再来讨论吧——西北岸约二十五英里的地方。

他们现在位于已经结成冰——会移动的一整块冰的大海之中，直接搁浅在冰雪专家布兰吉所谓的“移动冰川”的前方，受到它全力猛攻。冰河从极区往西北方向一直延伸到难以想象的北极点。就他们所知，在一百英里之内没有任何一个可以庇护他们的港湾，即使有，也没办法前往。

那天下午两点，约翰·富兰克林爵士船长下令停掉“幽冥”号和“恐怖”号上的炉火，也放掉两具锅炉的蒸汽压，只留下足够的压力让热水流过管道，使两艘船的船舱保有一些暖气。

约翰爵士并没有对全员宣布，实际上也没必要。那天晚上，“幽冥”号的船员回到各自的吊床上睡觉，哈特内尔还是一如往常地为他已故的兄长轻声祷告。在他隔壁吊床的三十五岁水兵亚伯拉罕·席立却出声嘘他：“我们现在在一个鸟不生蛋的鬼地方！汤米，你的祷告也好，约翰爵士的祷告也好，都没办法救我们脱离这里……至少，十个月内一点机会也没有！”

8 克罗兹

北纬七十度五分，西经九十八度二十三分

一八四七年十一月九日

距离约翰爵士在“幽冥”号上召开那次重要会议，已经过了一年两个月零八天，两艘船还是冻结在距离一八四六年九月那天所在位置的不远处。从西北方来的洋流会让整个冰层一起移动，但过去这一年里，它让冰海、冰山、冰脊及两艘受困的皇家海军船舰缓慢地绕圈子转。所以两艘船的位置大致上维持不变，还是被困在威廉王岛西北方二十五英里处。它们就像军官会议室中金属音乐盘上的一块铁锈，继续缓慢地旋转着。

在十一月的白天，或者说是在这几小时黑暗里（其间曾经出现过日光），克罗兹船长整天都在寻找失踪的船员威廉·史特朗和托马斯·伊凡斯。当然没人指望这两个人还活着，虽然被冰上那东西抓走的风险很高，但他们还是继续在搜寻。船长和船员完全没有考虑别的做法。

他们同时派出四支队伍，分四个象限去搜索。每队五人，一个人拿两盏提灯，另外四人带着装好弹药的霰弹枪或毛瑟枪。每四小时换一次班。每当一队人冻到发抖从外头回来时，要去换班的一队已经穿好御寒衣物在甲板上等候出发：枪支清理完毕，装好子弹，随时可以发射，提灯里也早装满了油。他们接着就到前一队人刚才停止搜索的地方继续搜索。四支队伍从船所在位置，向外绕着愈来愈大的圆圈搜索那片混乱的冰原，甲板上的守卫可以从寒雾及黑暗中看见他们的提灯，但是，小

冰山、大冰岩、冰脊或过远距离的阻碍，会使它们时隐时现。克罗兹船长和一名提着红色提灯的水兵走过每一个象限，确认每一队的状况，然后回到“恐怖”号，探视船上的人员及状况。

他们搜索了十二个小时。

在暮更^[5]二钟响时刻，下午六点，最后一批搜索队全回来了，没有任何一队发现失踪的两个人，但是有几个水兵面带愧色，因为他们朝着乱冰中的狂风，甚至直接朝着冰开枪，把冰塔想成逐渐逼近的白熊。克罗兹是最后一个进来的人，他随着这些人进入主舱。

克罗兹爬下梯子时，大多数船员已经将湿外衣及靴子收好，到船首区用铰链垂放下来的餐桌旁去用餐，军官们也都到船尾区用餐了。侍从托马斯·乔帕森和利铎中尉赶忙过去，协助他将衣襟结了冰的几层外衣脱掉。

“您冻僵了，船长。”乔帕森说，“您的皮肤被冻伤到发白了。请到后面的军官用餐房来吃晚餐吧，长官。”

克罗兹摇头：“我必须去找菲茨詹姆斯中校谈谈。爱德华，我不在的时候，有从他们船上来的信差吗？”

“没有，长官。”利铎中尉说。

“请吃些东西，长官。”乔帕森继续催促他。身为一名侍从，他的身材算是相当高大，在恳求船长的时候，他低沉的声音变得像是怒吼，不像是哀求。

克罗兹摇头：“麻烦你帮我包几块饼干，托马斯。我可以在去‘幽冥’号的路上吃。”

乔帕森看起来对这愚蠢的决定很不以为然，但他还是很快走到正忙着用大火炉烤东西的狄葛先生那里。此时正是晚餐时刻，主舱暖烘烘的，算是一天二十四小时中最温暖的时候，温度可升高到四十几华氏度。这些日子以来，船上只燃烧极少量的煤来产生暖气。

“您想要带几个人一起去？”利铎问。

“不带人，爱德华。大伙儿吃过后，我要你再安排至少八队的人到冰原里做最后四小时的搜寻。”

“但是，长官，您是不是该考虑……”利铎说到一半就没再说下去了。

克罗兹知道他想说什么。“恐怖”号与“幽冥”号之间的距离虽然约莫多于一英里，但这一英里路孤寂又危险，有时甚至要花上好几小时才能走完。碰上暴风雪，或是冰原上的风稍大些，就有可能迷路，或在强风中寸步难行。克罗兹不准船员单独走这段路，必须传信息过去时，他至少会派两个人去，而且命令他们一碰上坏天气就要折返。两艘船间那座高达两百英尺的冰山经常会挡住视线，让他们看不见彼此船上的闪光与火焰，虽然每天都有人去把路铲通铲平些，实际上却可说是个迷宫，一个由不断移动的冰塔、满布冰阶的冰脊、翻倒的小冰山及杂乱的冰阵构成的迷宫。

“没事的，爱德华。”克罗兹说，“我会带着我的指北针。”

利铎中尉露出微笑，虽然在这区域待了三年，这笑话早已不好笑了。根据仪器测量到的结果，两艘困在冰里的船的所在位置差不多正好在地磁北极上方。所以，指北针在这里和占卜杖一样没用。

厄文中尉侧着身子走过来。这个年轻人被冻伤的脸颊上有几块白斑和几片冻坏了的、翻开的皮肤，涂在上面的药膏闪闪发光。“船长，”厄

文急促地说，“您有没有在外面的冰上看到沉默？”

克罗兹已将帽子和围巾脱掉，正用手拨掉被汗水和雾气弄湿的头发上的冰屑：“你是说她没在病床区后面让她藏身的小洞里？”

“对，长官。”

“你到主舱其他地方找过了吗？”克罗兹主要是担心，在大部分人都出去搜索或在甲板上守候时，这个爱斯基摩女人去了她不该去的地方。

“是，长官。没看到她的踪影。我问过一些人，不过昨天傍晚以后就没有人看过她。就是在.....攻击发生之前。”

“那只东西攻击二兵海勒和水兵史特朗时，她在甲板上吗？”

“没人知道，船长。她有可能在，那时候只有海勒和史特朗在甲板上。”

克罗兹叹了一口气。他想，六个月前，这位神秘客人和这梦魇一起出现，现在如果她被与她的出现息息相关的生物抓走，就真的太讽刺了。

“去搜整艘船，厄文中尉。”他说，“每个偏僻角落、缝隙、壁橱及船缆房都要搜。要用地毯式搜索，并且要假定如果她不在船上，那么她就是.....被抓走了。”

“您说得很对，长官。我要找三四个人帮我搜寻吗？”

克罗兹摇头：“就你一个人，约翰。在熄灯就寝前，我要其他人再回冰原去搜寻史特朗和伊凡斯，如果你没找到沉默，就自己选择加入其中一队。”

“是，是，长官。”

这时有人提醒他，病床区有伤患，于是克罗兹向前经过船员用餐区走到病床区。即使在暗无天日的日子，在餐桌上用晚餐的船员通常也会有提振士气的谈话及欢笑，今天却是一片死寂，只有汤匙刮过金属的声音及偶尔的打嗝声打破沉寂。船员们都累坏了，瘫在用来当椅子的储物箱上。船长从他们身旁挤过去时，只有几张疲倦、无精打采的脸仰起来看他。

克罗兹在病床区帘幕的右侧木柱上敲门，然后走进去。

培第医生正在病床区中央的一张桌子旁，为一等水兵乔治·凯恩的左臂缝合伤口。他抬起头看到克罗兹：“晚安，船长。”他说。凯恩用他没受伤的手碰触前额行礼。

“怎么了，凯恩！”

年轻水手开始发牢骚：“我爬一座他妈的冰山的时候，他妈的霰弹枪管滑进我的袖子，碰到我他妈的光溜溜的手臂，船长，对不起，我讲话很粗。我把枪管抽出来，他妈的六英寸肉就跟着掉出来了。”

克罗兹点头，然后四处看了一下。病床区很小，不过里面已经挤进六张床了。其中一张是空的。三个人正在睡觉，据培第和麦克唐纳德的说法，他们大概是得了坏血病。第四个人，大卫·雷斯，两眼直盯着天花板，他一直有知觉，但不知怎的，已经几乎一个礼拜没反应了。在第五张床上的是陆战队二兵威廉·海勒。

克罗兹从右舷侧的钩子上又拿了一盏提灯，举在海勒上方。这士兵的眼睛闪着光，但是当克罗兹把提灯靠近他时，他并没有眨眼。他的瞳孔看起来一直都是放大的，头颅已经用绷带缠裹起来，但是血和灰质又开始渗漏出来。

“他还活着吗？”克罗兹轻声问。

培第走过来，用一块布抹去手上的血：“是的，很奇怪，他还活着。”

“但是我们在甲板上看见他的脑髓了。我现在还看得见。”

培第疲惫地点点头：“是没错。如果不是在这里，他还有可能恢复健康。当然，他会变成白痴，不过我可以用螺丝把一片金属固定在他原来脑壳的位置，如果他有家人的话，他们可以照顾他，把他当宠物来养。但是在这里……”培第耸了耸肩，“肺炎或坏血病或饥饿会夺走他的生命。”

“有多快？”克罗兹问。水兵凯恩已经穿过帘幕走出去了。

“天晓得！”培第说，“还要再继续搜寻伊凡斯和史特朗吗，船长？”

“是的。”克罗兹把提灯挂回靠近入口的钩子上。阴影再次笼罩陆战队二兵海勒。

“我想您一定知道，”筋疲力尽的船医说，“年轻的伊凡斯或史特朗能活着回来的概率是零。但是，每次搜寻很可能会带来更多的皮肉伤、冻伤及更多需要截肢的状况，许多人已经失去一根或多根脚趾了，而且在慌张中难免会有人开枪打到别人。”

克罗兹平静地看着船医。如果有哪个军官或船员用这种态度跟他说话，他一定会叫人鞭打他。但是因为这个人的社会地位及疲惫状态，船长没跟他计较。麦克唐纳德医生已经因为流行感冒而躺在吊床上三天三夜了，所以培第这几天非常忙碌。

“继续搜寻的风险让我来担心就好，培第先生。你只要担心如何去

帮那些笨到会零下六十华氏度将金属直接放在自己皮肤上的人把皮肉缝起来就好。此外，如果外面那只东西把你抓到暗夜中，你难道不会希望我们去找你吗？”

培第笑得相当无奈：“如果这只北极熊老兄把我带走，船长，我只能希望我当时带着手术刀，这样我可以将它插入自己的眼睛里。”

“那你就随身带着手术刀吧，培第先生。”克罗兹说完，穿过帘幕走到安静的船员用餐区。

乔帕森已经用手巾包好一些饼干，在厨房的微光中等他。

外面的寒冷阵阵逼近，克罗兹觉得脸、手指、腿和脚像被火烧一样，但还是走得相当愉快。他知道这比感觉麻木要好得多。即使脚下及周围的冰在黑暗中不断缓慢呻吟与尖叫，风也不断在呼啸，他也不在意。他很清楚，有东西正在跟踪他。

他有两小时的路程要走。今晚的大半路程与其说是走，倒不如说是攀爬、急走与用屁股向下滑；爬上、翻越与滑下冰脊。走了二十分钟后，云散见月，四分之三月亮露脸，照亮了幻境般的情景。一轮明月相当清亮，冰晶月晕围绕在四周。后来他发现，那其实是两个同心的月晕，较大那圈的直径足以盖住东方三分之一的夜空。

没有星星。克罗兹把灯弄暗以节省油，然后继续走，用带来的船矛去探测前方的每束黑影，要确定那只是阴影，而不是裂口或冰隙。他已经到达冰山东侧，月亮在这里被挡住了，冰山在冰原上投射出一片长达四分之一英里的、漆黑且扭曲变形的阴影。乔帕森和利铎坚持他应该带支霰弹枪，但是他告诉他们，他并不想带那么重的东西上路。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并不觉得霰弹枪对心中想到的敌人有任何作用。

突然出现异常宁静的片刻，一切竟出奇地同时停止作声，让他只听

得见自己的喘息。克罗兹突然想起童年时的经历。某个冬夜，他很晚才回家，因为从下午到傍晚他都和朋友们在山丘上玩。一开始他低头快跑，想要越过结霜的石南灌木地，后来在离家还有半英里左右时停下来。他还记得自己站在那里，望着村庄里发亮的窗户。当时，冬季夜空中的最后一点微光已经渐渐褪去，周围的山丘也开始变得模糊、黝黑、难以辨识，对年纪幼小的男孩来说，这幅情景相当陌生。直到在愈来愈弱的光线中，连他原先看见的位于村庄边缘的家也变得模糊不清，失去了立体感。

克罗兹记得，那时雪花开始落下，而他独自一人站在石头围成的羊栏外的一片黑暗中。他知道会因为太晚回家而被甩巴掌，更晚回家只会让他被修理得更惨，但是他不想朝家的光亮走去。他要享受夜风的温柔声音，他知道在这寒风凛凛、芒草冻结的草地上，他是唯一的男孩，或许也是唯一的一个人，这个夜晚透着下雪的味道。他与透着灯光的窗户及温暖的壁炉分属不同世界，他很清楚自己属于这村庄，此时却不属于村庄的一部分。这感觉很恐怖，几乎像是偷尝禁果，因为他发现自己竟然与寒冷及黑暗中的每样东西以及每个人都是分离的。现在他又再次有了相同的感觉，这些年来，他在地球两极从事探险任务时，相同的感觉也曾经多次出现过。

有个东西从高耸的冰脊上下来，跟在他后面。

克罗兹把提灯调亮，放在冰上。金黄色的光圈只能照到十五英尺远，之外是一片黑暗。他用牙齿咬掉厚手套，让它落在冰上，右手只剩下一只薄手套。他把船矛交到左手后，从外套口袋里拿出手枪。冰雪在冰脊上滑动发出的沙沙声愈来愈大，克罗兹也把击铁扳好。冰山的阴影挡住了月光，船长只能看到冰块的巨大黑影似乎在闪烁的光中不断晃动与推移。

接着，有个毛茸茸的、难以辨认身形的东西，沿着他刚刚爬下来的

冰脊移动，就在他上方十英尺、西边不到十五英尺远，只要一跃就可以扑到他身上。

“站住！”克罗兹立刻伸出了笨重的手枪，“表明你的身份。”

那身影没有作声，继续移动。

克罗兹没有开枪。他丢下手里的长船矛，拾起提灯拿向前方。

看到这毛茸茸的东西呈波浪般前进时，他几乎要开枪了，但最后一刻他还是克制住了自己。这身影向下滑了一点，然后快速移动，显然已经下到冰地上。克罗兹让手枪的击铁回到原位，把枪放回口袋，然后弯腰去捡他的连指手套，提灯还拿在手上。

沉默女士走进光中，她的毛皮外衣和海豹皮长裤让她看起来像只矮小圆胖的动物。她把连衣帽向前拉得很低来挡风，所以克罗兹看不见她的脸。

“真该死，女人。”克罗兹低声说，“你只差一秒就被我开枪射死了。你到底上哪儿去了？”

她又走近了一些，几乎到了伸手可及的距离，脸还是被连衣帽中的黑暗笼罩着。

他突然感到一阵寒意，从后颈直传下背脊。克罗兹想起他祖母摩伊若曾经描述过，有个透明的骷髅脸就藏在女妖的黑色连衣帽里。于是他把提灯举在他们两人之间。

这位年轻女人的脸是人而不是女巫，她黑色的眼睛大大睁着，反射着光，脸上没有表情。克罗兹想起他从来没看过她脸上有表情，或许只能勉强说看得出她有些好奇吧。即使是他们开枪射死可能是她的丈夫、

兄弟、父亲的人，让她亲眼看着那人被自己的血噎死时，她也是毫无表情。

“难怪船员们会认为你是带来厄运的女巫。”克罗兹说。在船上，在船员面前，他总是对这位爱斯基摩女巫很客气，而且照规定行事，但是现在他既不在船上，也不在船员面前。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他和这可恶的女人同时远离他们的船。而他非常冷，也非常累。

沉默女士盯着他，接着伸出一只戴着连指手套的手。克罗兹把提灯放低一些，看到她要拿一样东西给他，一个柔软的灰色物，像是已经去掉了内脏与鱼骨、只剩皮肉的一条鱼。

那是一条船员的毛袜。

克罗兹接过来，用手去感觉在袜子脚尖部位的一团东西，当下确定那是人脚的某个部位，很可能是大脚趾及其他脚趾，还带着血，而且是温热的。

克罗兹到过法国，认识一些派驻过印度的人，他听过狼人及虎人的故事。在范迪门陆块，也就是他认识苏菲·克瑞寇的地方，苏菲告诉他一些当地传说。有些土著可以变成怪兽，他们被称为“塔斯马尼亚恶魔”，这种生物能把人的手脚直接扯下来。

克罗兹摇了摇毛袜，看着沉默女士的眼睛。她的眼睛就和“恐怖”号的船员在冰原里挖的洞一样黑，船上的死人就是被从这些洞投入海中，这些洞最终又会封冻起来。

那是一团冰，不是脚。但是袜子本身并没有被冻硬。毛袜待在零下六十华氏度的户外还不是很久。合理的猜测是，这女人身上带着这只毛袜从船上过来，但克罗兹却不认为是如此。

“史特朗呢？”船长问，“伊凡斯呢？”

沉默对这些名字没有反应。

克罗兹叹了口气，把毛袜塞进外衣的口袋里，然后拾起船矛。“我们现在离‘幽冥’号比‘恐怖’号还近。”他说，“你现在只能跟我一起走了。”

克罗兹转身背向她，再次感到一阵寒意从后颈直传下背脊。在愈来愈强的风势中，他脚下嘎吱作响，朝着“幽冥”号的轮廓走去。一分钟后，他听见后方传来她踩在冰上的轻柔脚步声。

他们攀爬过最后一道冰脊，克罗兹看到“幽冥”号的灯光比他以前所见到的还亮。这艘船正困在冰中，被怪异地举起，船身倾斜得非常厉害，光是在他看见的左舷侧，帆桁上就悬挂了一打甚至更多提灯。非常浪费灯油。

克罗兹知道，“幽冥”号受损的程度比他的“恐怖”号还严重。除了去年夏天那根长驱动轴——这根轴被设计成可以适时收回，以防被海面下的冰碰坏，但是在七月破冰而行时却没有去注意——被撞弯、螺旋桨也不见了之外，这艘旗舰在过去两个冬天里，受损的程度远比它的姐妹船厉害：在勉强能当避风港的比奇岛海湾里，海里的冰严重扭曲、挤裂、压松了船身的板条，而“幽冥”号受伤害的程度甚于“恐怖”号。

去年夏天，他们疯狂地想要在冰里硬冲出一条路来，让旗舰的舵受到了损伤；因为天气严寒而爆裂的螺丝、铆钉、金属支架的数目，也是约翰爵士的船比较多；用来破冰的船身铁皮层脱落或扭曲的程度，也是“幽冥”号较甚。虽然“恐怖”号也被冰层向上推高，受到挤压，但是皇家海军“幽冥”号的情况更严重，在过去两个月（也就是在第三个冬天），它仿佛处于冰制基座上，整艘船被推起，海冰的压力还同时顺着

船首的右舷侧、船中央的底部、船尾的左舷侧，在船身上撞出一道长长的裂痕。

克罗兹知道，约翰·富兰克林爵士的旗舰永远无法航行了。它现在的船长詹姆斯·菲茨詹姆斯和船员也都明白。

在走进船上提灯照亮的区域前，克罗兹躲到一座十英尺高的冰塔后面，把沉默拉到身后。

“喂，船上的人！”他用能让整座造船厂都听得见的声音大吼着。

霰弹枪声轰然响起，离克罗兹五英尺远的一座冰塔应声碎裂成四散的冰屑，反射出提灯的微光。

“停止射击，该死的瞎了眼睛，你他妈的笨蛋，蠢货白痴！”克罗兹咆哮着。

某个军官从脑袋进了屎的白痴守卫手上夺下霰弹枪时，“幽冥”号上起了一阵骚动。

“没事了。”克罗兹对畏缩的爱斯基摩女孩说，“我们现在可以走了。”

他停下脚步，不只是因为沉默女士没有跟他走进光里。这时他可以借着反射的光看见她的脸，她正在微笑。她那两片从来没移动过的丰润嘴唇正轻微地弯起，微笑。好像她明白，而且很喜欢他刚才那场暴怒。

但是，在克罗兹能确认她真的在微笑之前，沉默又回到杂乱的冰堆阴影里，消失了踪迹。

克罗兹摇了摇头。如果这个疯女人想被冻僵，就由她去吧。他有事要和菲茨詹姆斯船长讨论，随后还要在黑暗中走一段漫长的路回到自己

船上，然后才能躺下来睡觉。

疲累的他这才发现，至少在过去半小时内，他完全没感觉到自己的脚的存在。他蹒跚的脚步踩在肮脏的冰雪坡道上，朝着已故约翰爵士残败不堪的旗舰甲板走去。

9 富兰克林

北纬七十度五分，西经九十八度二十三分

一八四七年五月

一八四七年四月、五月和六月，春天和夏天根本没来。约翰·富兰克林爵士船长也许是两艘船上唯一一位外表看起来还很平静的人。

一开始，约翰爵士并没有向大家正式宣布他们至少会在这里再受困一年，他没必要这样做。去年春天他们还在北方的比奇岛时，船员及军官们全都充满期待地看着太阳重新出现，整层封冻的冰开始分裂成大块浮冰和雪泥状的碎冰片，水道开始出现，冰也不再紧紧抓住他们的船。一八四六年五月底，他们再度起航了。

去年春天，船员和军官们看到许多鸟、鲸、鱼、狐、海豹、海象及其他动物再次现身，六月初在他们航向的岛上，更看得到发青的苔藓及低矮的石南丛。但是今年不一样。海上的冰没有融化，意味着没有鲸鱼、没有海象，也几乎没有海豹——他们看到过少数几只环斑海豹，就和初冬一样很难捉到或射到。现在放眼望去，除了脏雪与灰冰外，什么都没有。

每天的日照时间都很长，温度却还是很低。虽然富兰克林在四月中旬就已经下令把船桅全竖立起来，重新装上帆桁、系好索具，两艘船也都装上新帆，但一切都是白费工夫。蒸汽锅炉除了偶尔将温水推送进暖气管之外，根本没在燃烧。瞭望员的报告是，朝各个方向望去都是结实

的、整片的白。几座冰山都还在去年九月间冻结的地方。

菲茨詹姆斯、格尔中尉，以及“恐怖”号的克罗兹已经借由观测星象确定，洋流正以每个月一英里半的慢速将冰往南推，但是将他们整个卡住的冰自入冬以来却一直在逆时针旋转，把他们又送回原先的位置。冰脊还是继续像白色土拨鼠洞穴一样从地底冒出来。冰层变薄了些，防火洞挖掘队现在已经可以锯穿冰层，但冰层还是超过十英尺厚。

在这种状况下，约翰·富兰克林船长爵士还能保持冷静，因为他有两样东西：信仰和妻子。职责上的重担及逆境中的挫折联合起来想要将他压倒在地时，约翰爵士虔诚的基督教信仰总是能让他看到希望。每一件会发生的事都是——他明白而且深信——上帝的旨意。别人认为无可避免的下场，在关心世人、充满怜悯的上帝统治的宇宙中不见得会发生。冰层有可能在盛夏（也就是不到六个礼拜之后）突然散裂开，只要几星期的顺风航行或蒸汽动力航行，他们就可以成功航行到西北航道。只要还有煤炭，就可以利用蒸汽动力向西顺着海岸航行，并且在九月中旬左右，也就是薄冰又要开始冻结的时候，逃离高纬度的北极区，接着就可以全靠风力航行到太平洋。富兰克林一生还经历过更大的奇迹。年达六十、受过范迪门陆块的羞辱，之后还被任命为这次探险队的总指挥，本身就是个很大的奇迹。

约翰爵士对上帝的信心深厚真诚，但他对妻子的信心比前者更大，甚至可说是更骇人。简·富兰克林女士的个性不屈不挠.....不屈不挠是唯一能形容她的词。她的意志没有止境，而且几乎在每件事上，简·富兰克林女士都能矫正这世界的谬误及妄为，让世界臣服在她钢铁的意志之下。他想，他的妻子整整两个冬天都得不到他们的任何消息后，一定已经开始运用她庞大的私人资产、丰富的人脉和无限大的意志力，去说动海军总部、国会，以及只有天晓得的一些单位来搜寻他。

最后这件事确实有点困扰约翰爵士。他再怎样也不希望被人“搜

救”，不管那支仓促成军、趁夏天短暂雪融到来的搜救队是走陆路还是海路，也不管带队的总指挥是那满口威士忌味的约翰·罗斯爵士，还是年轻的詹姆斯·罗斯爵士（虽然他已经不再从事极地探险，但是约翰爵士相信简女士一定会逼他复出），对他来说都是羞愧与耻辱。

但约翰爵士还是能保持冷静，因为他知道，海军总部不会那么快就被说动，即使有他妻子简从旁推动也不行。约翰·贝罗爵士和传奇的北极议会的成员，更不用说约翰爵士在皇家海军探索队总部的长官们，都很清楚“幽冥”号与“恐怖”号带了三年的存粮，如果减少每日配额，还可以撑更久。何况船员们还有捕鱼及打猎的能力，只要他们看得见猎物。约翰爵士知道他的妻子，他那位不屈不挠的妻子，碰到这种情形一定会尽一切努力组织搜救队。但是几乎可以确定，皇家海军可怕而绝妙的惰性会保证这支搜救队到一八四八年的春天及夏天，甚至更晚，才组织得起来。

也因此，约翰爵士在一八四七年五月底组织了五支雪橇队，朝几个方向的地平线出发，去了解状况。其中一支奉命沿着来时的路，找找看有没有未冻结的水域。他们在五月二十一、二十三及二十四日三天出发，而格尔中尉那一队——最重要的一队——最后出发，朝着东南方的威廉王岛去。

除了勘察外，第一中尉格雷厄姆·格尔还有另一项重要任务：把这次探险开始以来，约翰爵士写的第一份现况报告存放在陆地上。

这件事是富兰克林的海军军旅生涯中最接近违命的一次。海军总部给他的命令是，在探险中要随处堆起锥形石碑，在其中存放现况报告。如果他们的船没有如期出现在白令海峡，皇家海军搜救队将会知道富兰克林朝哪个方向走，以及知道他们可能延迟的原因。但是富兰克林并没有在比奇岛留下信息，虽然他有整整九个月的时间可以准备一份。

事实上，约翰爵士很不满意他们第一个冬天在那么冰冷的地方下锚，那年冬天有三个船员死于肺结核及急性肺炎，也令他相当羞愧，所以他私下决定只把坟墓留在那里，当作他唯一要传递的信息。幸运的话，在世界各地大幅报道他成功走通西北航道这项伟大事迹的多年之后，才会有人发现这几座坟墓。

但是现在距他上次传送急件公文给上级几乎有两年了，所以他口述了一份现况报告让格尔记下，放在一个密封的铜罐里。他总共有两百个铜罐子。

他亲自告诉格尔中尉及二副查尔斯·德沃斯信息要放在哪里。大约在十七年前，詹姆斯·罗斯爵士的探险队曾经到过威廉王陆块，他们在旅程最西点堆了一个六尺高的锥形石碑，铜罐就是要放入那个石堆里。富兰克林知道，皇家海军要找这次探险的消息时，一定会先去那里，因为那是每张地图上的最后一个地标。

那天早上，在格尔、德沃斯及六个船员出发前，约翰爵士在他的专属舱房里看着自己地图上那一处用潦草字迹写的最后地标，忍不住露出微笑。十七年前，罗斯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就别提它现在的反讽效果了——将沿岸最西边的岬角取名为胜利角，并把附近的高地取名为简·富兰克林岬与富兰克林角。现在约翰爵士看着因天候侵蚀而变成暗褐色的地图，在画得非常仔细的胜利角西方，只有一些黑线及一大片没有标示的区域，他觉得，他和这些人好像是被命运或上帝故意带到这里来的。

约翰爵士自认为他的口述信息——格尔中尉用笔录下来——简洁有力：

一八四七年五月____日。皇家海军“幽冥”号及“恐怖”号.....在北纬七十度五分，西经九十八度二十三分的冰上过冬。一八四六到一八四七年冬天，先顺着惠灵顿海峡向上走到北纬七十七度，再沿康沃利斯岛的西岸回航，最后在北纬七十四度四十三分二十八秒，西经九十度三

十九分十五秒的比奇岛过冬。约翰·富兰克林指挥这支探险队。一切状况良好。由两位军官及六个船员组成的侦察小队，于一八四七年五月二十四日离开船的所在地。葛·格尔中尉。查·德沃斯二副。

富兰克林告诉格尔及德沃斯，把铜罐封起来并塞进詹姆斯·罗斯的石碑之前，要记得在纸上签名并填上日期。

富兰克林口述信息时没有注意到——格尔也没有更正——他把他们在比奇岛过冬的年份讲错了。去年，他们受困在有陆地遮蔽的比奇岛冰冻海湾，那是第一个冬天（一八四五到一八四六年）；今年，他们被困在一望无际的堆冰中，这才是一八四六到一八四七年冬天。

没关系。约翰爵士相信他现在只是在给后代人留下一份次要信息，有可能只是留给某个皇家海军历史学家，他也许很想在约翰爵士未来的探险报告中（约翰爵士已经计划好还要再写一本书，书的出版会让他的私人财产能和他太太的财产相提并论）多加一点佐证史料，而不是在口述一份不久就会被每个人读到的报告。

格尔中尉的雪橇队出发的那天早上，约翰爵士穿着厚重的衣物到冰上去送行。

“各位，你们需要的东西都带了吗？”约翰爵士问。

第一中尉格尔点了点头，他在所有领导军官中排第四，仅次于约翰爵士、克罗兹船长及菲茨詹姆斯中校，他的下属二副德沃斯脸上闪现一道笑容。太阳非常明亮，几个人已经戴上“幽冥”号补给官欧斯莫先生发的格子网护目镜，以防眼睛被炫目的日光照射而看不见东西。

“是的，约翰爵士。谢谢您，长官。”格尔说。

“一大堆羊毛吧？”约翰爵士开了个玩笑。

“是，长官。”格尔说，“八层织得密实的高质量诺桑伯兰新剪羊毛，约翰爵士，把内裤也算进去的话，那就有九层。”

听到两位军官开玩笑，五个船员都笑了。约翰爵士知道，这些人很喜欢他。

“准备好在外面的冰上扎营了吗？”约翰爵士问其中一人，查尔斯·贝斯特。

“哦，是，约翰爵士。”矮小但粗壮的年轻水兵说，“我们有荷兰帐篷，长官，还有八张可以垫也可以盖的狼皮毯。还有补给官用上等哈得逊湾牌毛毯帮我们缝的二十四个睡袋，约翰爵士。我们在冰上会比在船上还温暖呢，长官。”

“很好，很好。”约翰爵士心不在焉地回答。他望着东南方的威廉王陆块——或是岛（如果弗朗西斯·克罗兹那离谱的理论可信的话）。它看起来只是地平线之上的天边一小片较暗的区域。约翰爵士向上帝祷告，他真的很希望格尔和他的手下能在岸边发现没冻结的水域，不管是在把信息藏好之前或之后。约翰爵士已经不惜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甚至之外）强迫这两艘船（即使“幽冥”号已经损坏得相当严重）穿越前方变软的冰层（但愿它真的变软了），进到能给他们更多保护的沿岸水域，以及能给他们带来获救希望的陆地。在那里，他们可以找个安静的海湾或碎石沙洲停留，木匠与工程师可以为“幽冥”号做些必要修复：把驱动轴弄直，换上新的螺旋桨，用支柱撑起已扭曲的内部强化铁条，或许也换掉一些脱落的铁皮——好让他们继续前进。

如果无法修复，那么约翰爵士认为——但他还没跟任何一位军官提过——就要照克罗兹前一年提议的凄惨计划，让“幽冥”号下锚，把船员和即将告罄的煤炭一起移到“恐怖”号，然后这艘拥挤（却兴致高昂，没错，约翰爵士很确信，兴致高昂）的船就会顺着海岸向西航行。

在最后一刻，“幽冥”号的助理船医古德瑟请求约翰爵士让他加入格尔的小队。虽然格尔中尉和德沃斯二副都没有对此表示热烈的欢迎，因为在军官或船员中，古德瑟并不太受欢迎，但是约翰爵士同意了。助理船医要求参加的理由是，他需要收集更多关于可食野生动植物的信息，来对抗极地探险队最怕的坏血病。他特别感兴趣的是白熊的生活习性，在这怪异又不像夏天的北极夏天里，他们唯一看得到的动物就是白熊。

现在，约翰爵士正看着这些人把装备绑到沉重的雪橇上，矮小的医生——他个子小，脸色苍白、看来虚弱、下巴后缩，两颊留着怪异的胡须，还带着一种奇怪、连对人通常很和善的约翰爵士也不敢领教的阴柔目光——悄悄靠过来跟他谈话。

“再次谢谢您让我参加格尔中尉这一队，约翰爵士。”矮小的医生说，“这趟出去，对于从医学上来评估各种抗坏血病性质的动植物，包括威廉王陆块的陆地上肯定有的苔藓在内，可能无比重要。”

约翰爵士不自觉地吐了吐舌头。这名船医不可能知道，他这位总指挥曾经靠这种苔藓煮的稀汤维生好几个月。“非常谢谢你，古德瑟先生。”他冷冷地说。

约翰爵士知道这只笨手笨脚的年轻鹦鹉喜欢人家称他“医生”而非“先生”。但这称呼有问题，虽然古德瑟的家世不错，但他毕竟只受过解剖员的专业训练。照理他的位阶只相当于两艘船的士官长，所以在约翰爵士看来，这位非军职助理船医只能被称为“古德瑟先生”。

刚刚还轻松地和船员开玩笑的指挥官，这时突然变冷淡，让这位年轻船医难堪得脸都红了。他把帽子戴紧，笨拙地向后退了三步，回到冰上。

“哦，古德瑟先生。”富兰克林补上一句。

“是，约翰爵士？”这位年轻新贵满脸通红，几乎尴尬到舌头打结。

“你要原谅我，那份要塞进威廉王陆块詹姆斯·罗斯碑里的正式公报上只提到格尔中尉侦察队有两个军官和六名船员。”约翰爵士说，“我在你请求加入之前口述完那份文件。如果我事先知道你也会加入，那我就会说：两个军官、一个助理船医和五个船员。”

古德瑟看来一时有些困惑，不太确定约翰爵士的意思，但他还是鞠了躬，又拉了一下帽子，喃喃地说：“很好，没有问题，我了解，谢谢您，约翰爵士。”然后又向后退开了。

几分钟后，约翰爵士看着格尔中尉、德沃斯、古德瑟、莫芬、法瑞尔、贝斯特、哈特内尔及二兵皮金登穿越冰原，消失在东南方。在愉悦的表情及表面的冷静下，他其实正在思索失败的可能性。

在冻结的冰海里再过一个冬天，再过整整一年，足以让他们弹尽粮绝了。探险队的粮食、煤炭、油料、充当油灯燃料的焦木醚，以及朗姆酒，都会告罄。最后一件东西消失时，很可能就是船员发动叛变之际。

不只如此，已经可以预期一八四七年的夏天将会非常寒冷，而且没有半点融冰迹象。如果一八四八年的夏天也和今年一样，在冰里再多待一整个冬天或一整年，绝对会把他们一艘或两艘船全部摧毁。就如同之前的失败探险，那时约翰爵士和船员们必须弃船逃命，拖着长舟、捕鲸船及匆忙拼凑起来的雪橇，穿越不甚结实的冰原，祈祷上帝让他们看到未冻结的水道。即使有幸发现水道，一旦雪橇不小心撞破薄冰层而落入海中，或是逆风又把沉重的小舟再吹到堆冰上时，他们又会死命诅咒这些水道。而且找到水道也意味着，饿得没有力气的船员接下来要夜以继日地不断划桨。约翰爵士知道，接下来就是陆路的逃命之旅：八百英里或更长的路途，看起来千篇一律的岩石与冰；湍急的河流，里面到处是巨石，每颗都足以把小舟撞碎（根据他的经验，再大一点的船就没办法

在加拿大的河里航行)；还有那些怀着敌意的爱斯基摩土著。即使看起来很友善也是骗人的，其实他们另有所图。

约翰爵士继续看着格尔、德沃斯、古德瑟、五个船员及一部雪橇，消失在东南方的冰眩光中，他意兴阑珊地想着，当初是不是应该带狗来。

约翰爵士从来就不觉得带狗到极地探险是个好想法。这种动物有时候有助于提振船员士气——至少到了它们要被射杀然后被吃掉的时候——但是整体分析起来，它们肮脏、吵闹又好斗。如果要在甲板上运载数量多到能完成任务的狗，也就是说，能像爱斯基摩人一样让它们背上肩带把雪橇拖到格陵兰，甲板上就会充斥拥挤的狗窝、不断的吠叫声以及随时都闻得到的粪臭味。

他摇摇头，露出微笑。这次探险他们只带了一只名叫涅普顿的野狗，还有一只叫乔可的小猴子。对约翰爵士这艘方舟来说，有这些动物就够了。

对约翰爵士来说，格尔离开后的那礼拜过得像乌龟慢爬一样。其他几支侦察队陆续回来了，队员们疲惫不堪，而且几乎冻僵。因为他们得自己拖着雪橇横越或绕过无数冰脊，所以层层羊毛衣都被汗水浸湿了。他们的报告内容都一样。

东小队的目的地是布西亚半岛：没有未冻结水域，连一丝狭小水道也没有。

东北小队的目的地是威尔士亲王岛及他们来这片荒凉冰原时走的路：没有未冻结水域，水平线外也没有能预示未冻水域存在的黑暗天空。这一队的人辛苦地拉了八天雪橇，还是没能到达威尔士亲王岛，连岛的影子都没看到。他们从来没想过，冰脊及冰山能把冰原扭曲到这地

步。

西北小队的目的地是引导冰河绕过威尔士亲王岛西岸及南端、向南冲向他们的无名海峡：除了白熊和冰冻的海以外，什么都没看见。

西南小队的目的地是推定的维多利亚陆块，以及岛屿与大陆之间的理论通道：没有未冻结水域。除了可恶的白熊没有其他动物，只有数以百计的冰脊和许多冻结在原地的冰山。根据皇家海军“恐怖”号的军官利铎中尉——富兰克林指派他负责这支全由“恐怖”号船员组成的雪橇侦察队——的说法，他们好像在本该是海洋的地方，挣扎着往西翻越一座又一座的冰山。在旅程最后，天气恶劣到八个人当中有三个脚趾严重冻伤，八个人也都有某种程度的雪盲。利铎中尉自己在过去五天里完全看不见东西，而且头痛得非常厉害。约翰爵士知道，极地探险老手利铎曾经在八年前跟随克罗兹与詹姆斯·罗斯到南极去，但这次他被装在雪橇上，由几个还勉强看得见路的人拖着回来。

在他们探勘过、直线距离大约二十五英里以内的地方（他们实际绕行及跨越障碍地走了约有一百英里长的路），都没有未冻水域。没有北极狐、野兔、驯鹿、海象或海豹。很显然也没有鲸鱼。这些人已经准备好要拉着雪橇绕过裂缝及小水道，来寻找真正的未冻水域，但是利铎说，海的表面是一整块白色固体——他被晒伤的皮肤从他鼻子及白绷带下方与上方的太阳穴脱落了。在他们西行冒险的最远处，或许离船有二十八英里，利铎命令还保有最好视力的船员，叫乔纳森的副水手长，爬到附近最高的一座冰山上。乔纳森用鹤嘴锄砍劈出踩脚的狭缝，然后把补给官钉在皮靴底部的防滑钉插进去，花了好几小时才爬上去。到了上面后，他用利铎中尉给他的望远镜向西北方、西方、西南方、南方观察。

他的报告令人沮丧。没有未冻水域，没有陆地。在遥远的白色地平线那端只有冰塔、冰脊和冰山在喧闹。有些白熊，其中两只后来被他们

射杀来当新鲜的肉吃，不过他们已经发现这种动物的肝脏与心脏对人体健康有害。他们早就因为拉雪橇越过那么多道冰脊而精疲力竭，所以他们只割下不到一百磅这味道重、肌肉结实的肉，包裹在防水帆布里，用雪橇载回船上。接着他们剥了较大那只熊的皮毛，剩余的熊尸就留在冰上任它腐烂。

五支侦察队中的四支都带回坏消息和许多被冻伤脚，但是约翰爵士最殷切期盼的是格雷厄姆·格尔的归来。他们最后的希望，同时也是最好的希望，一直是在东南方，在威廉王岛上。

最后，在六月三日，也就是格尔出发十天后，船桅高处的瞭望员向下喊说有支雪橇队正从东南方接近。约翰爵士把他的茶喝完，穿上合宜的衣服，加入一大群已经冲上甲板好奇观看的船员。

现在连甲板上的人也看得见冰面上的队伍了，约翰爵士举起他漂亮的铜制望远镜——十五年前，富兰克林曾经在地中海指挥一艘有二十六门炮的快帆船，望远镜就是那艘船的军官与船员合赠他的礼物——看过之后，他就知道为什么瞭望员先前的口气听起来有些困惑了。

第一眼望去一切好似都没问题。五个人拖着雪橇，就和格尔中尉出发时一样。三个人跟在雪橇旁边或后面跑，也和格尔离开那天一样。那时的八个人，现在一个不少。

但是.....

其中一个奔跑的身影看起来并不像是人。这些身影距离他们还有一英里以上，而且是在冰塔和突起的杂乱冰堆间（那里原本该是一片平静的海面）若隐若现，所以实际状况还不明朗，不过，看起来很像有个短小、肥胖、无头，但毛茸茸的动物在雪橇后面追赶。

更糟的是，约翰爵士看不到格雷厄姆·格尔高大的身影在带头，也

看不到他常喜欢围的那条鲜艳的红色保暖巾。其他几个人在拉雪橇或在跑——当然，当属下身体状况没问题时，中尉不可能去拉雪橇，那似乎太矮小、腰弯得太低，而且太低等了。

最糟的是，雪橇在回程时似乎载了远超过负荷的重物，他们在去程多带了一个礼拜分量的罐头，但是他们现在比原本预估的来回时间上限晚了三天。有一分钟之久，约翰爵士满心以为这几个人猎杀了驯鹿或大型陆上动物，想把新鲜的肉带回来。但是等远处身影从最后一个大冰脊后面出现，虽然还是离他超过半英里，约翰爵士的望远镜已经揭露出一个可怕的事实。

在雪橇上的不是驯鹿肉，而是两具被绑在装具上像是人类尸体的东西，一具叠着一具，叠法相当草率，这只能意味着死亡。约翰爵士现在可以看到两颗突出来的头，一边一颗。上面那具尸体的头留着长长的白毛，但两艘船上没有任何人有这样的发型。

船员们从倾斜的“幽冥”号的侧边护栏把绳索垂下去，方便他们肥胖的船长走下斜冰坡。约翰爵士下到主舱，把礼刀佩带在制服上，然后在制服、勋章、佩刀外面套上御寒外套。他上到甲板，翻过护栏，呼着气、喘着气，让侍从协助他走下斜坡。不管来者是何人或是何物，他都要去迎接。

10 古德瑟

北纬六十九度三十七分四十二秒，西经九十八度四十一分

威廉王陆块，一八四七年五月二十四日至六月三日

哈利·古德瑟医生坚持加入这支侦察队的一个原因是，他要证明他和大多数船员一样强壮与能干。但他很快就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即使格尔中尉和德沃斯先生都反对，但他第一天坚持要和船员一样轮流拉雪橇，好让五个该拉雪橇的船员中有一个可以跟在旁边稍做休息。

古德瑟根本无法达成所愿。制帆匠和补给官制作的皮质和棉质挽具，对古德瑟的窄肩及凹胸来说太大了。这件挽具用一个结巧妙地系在拉绳上，水手们可以在一秒钟之内打出或解开，古德瑟却一辈子都学不会。即使把挽具前面的腰带绑到最紧，挽具还是会从他身上滑落。接着他会在冰上踩滑，一再跌倒，让其他人不得不停下拉雪橇的脚步，暂停片刻，喘喘气，再重新拉。古德瑟医生以前从没穿过船上发的冰靴，那些穿过鞋底的鞋钉常让他绊倒。

戴着沉重的网格护目镜时看东西会有困难，但如果把护目镜推到前额上，照射在北极冰原上的太阳光又会在几分钟内几乎让他瞎掉。他穿了很多层羊毛衣，其中好几层已经被汗水浸湿，就算他的身体正因激烈运动而过热，他还是在发抖。挽具压迫他的神经，让血液不易流到他瘦小的手臂及冰冷的手上。他的连指手套不时掉落在地上。他的呼吸急

促，喘气声愈来愈大而且持续不断，让他觉得很丢脸。

如此荒谬地度过一小时后，鲍比·法瑞尔、汤米·哈特内尔，约翰·莫芬和陆战队二兵比尔·皮金登这四个拉雪橇的人——查尔斯·贝斯特这时跟在旁边走——都停下来拨掉连帽外套上的雪，彼此对望。古德瑟一直没办法跟上拉雪橇的节奏，但没人说半句话。在某次暂停时，他接受了贝斯特接替他拉雪橇的提议，从挽具里脱身，让真正的船员来拉那辆沉重、货品高堆的雪橇——雪橇的木制滑板随时都可能冻结在冰上。

古德瑟精疲力竭。这才是在冰上的第一天早上，他已经因为拉了一小时雪橇而累得要命，如果现在可以把睡袋放在狼皮毯上摊开，然后倒头睡到隔天，他会非常高兴。

这一切发生在碰上第一道真正的冰脊之前。

放眼望去，船东南侧的冰脊在刚开始两英里内算是最矮的，仿佛是因为“恐怖”号在那里，所以背风面的冰就平缓许多，把冰脊都逼到更远的地方去了。但是第一天傍晚，真正的冰脊就升起，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这些冰脊可是比两艘船在冰上过冬时阻隔在它们之间的冰脊还高，仿佛愈靠近威廉王陆块，冰层下方的压力就愈大。

碰上前三个冰脊时，格尔中尉领他们朝西南方走，去找冰脊上的较低点或向下倾斜的地方，让他们可以不费太大力气就爬过去。虽然会让他们多走不少路，也多花些时间，但总胜过把雪橇上的货物全卸下。不过，第四道冰脊他们就绕不过去了。

只要暂停的时间超过几分钟，他们当中一个人——通常是年轻的哈特内尔——就必须从雪橇上绑得好好的货物里拿出一罐焦木醚燃料，点燃一个酒精炉，用锅子把雪融化成热水，不是用来喝——要解渴的话，他们随身塞在外套内以防冻结的水壶里就有水——而是要把温水浇在雪

橇的滑板上。疾行的滑板会在宛如粗织布的冰雪表层上割出辙痕，如果雪橇停下来，辙痕会自动冻结。

这辆雪橇的移动方式，完全不同于古德瑟在他养尊处优的童年看过的平底雪橇及轻雪橇。大约两年前，他第一次到堆冰上冒险时就发现，即使穿着真正的皮靴，也根本没办法像他在家乡结冰的河面或湖面玩耍一样，在这里的冰海上快跑或滑冰。海冰的某种特性——可以确定是它的高含盐量——会增加摩擦力，使滑行的轻松度降到几乎是零。对希望像小男孩滑冰般在冰上快跑的人来说也许有点扫兴；对于去拉、推，以及用人力拖曳满载数百磅物品、本身也重达数百磅的雪橇横越冰原的队伍来说，必须多花上许多力气来应付。

这就相当于要拖曳数千磅笨重的木材与货物经过粗糙的岩石地。而翻越一道冰脊的难度，可能就相当于翻越四层楼高的巨石与沙砾堆。

放眼望去，第一道挑战不过是横阻在往东南方路上无数冰脊中的一道，应该有六十英尺高。

他们解开绳子，把固定住的上层食物、装燃料罐的箱子、狼皮毯、睡袋、厚重的帐篷拿了下来。雪橇的负荷量减轻了，地上就多了五十至一百磅捆起来的東西及箱子。他们得先将这些东西拉到陡峭、倾斜、锯齿状的冰脊上，然后才能来谈如何移动雪橇。

古德瑟很快就发现，如果冰脊只是个别凸起，也就是说，只是从较平坦的海冰上直接凸起的一条脊，爬上冰脊就不会是令人丧志的苦差事。没有一片冻结的海是平滑的，但怪异的是，每道冰脊周围五十至一百码内的海冰，都成为由崎岖的雪堆、倾倒的冰塔、巨大的冰岩所构成的迷宫。在开始真正攀爬冰脊之前，你必须先解开并走过这迷宫。

攀爬冰脊从来就不是沿直线前进，它是一种折磨：你得一下子往

前，一下子往后，不断在看似坚固却一踩即破的冰面寻找踏脚处，或在一块随时可能脱落的大冰块上寻找扶手处。八个人就是从锯齿状的路径向上攀爬，还经常直接沿对角线斜移，同时把重物向上传给另一个人。他们用鹤嘴锄在冰丛上劈砍，来制造踩阶及架子，尽可能不让自己摔下去或被摔落的人撞到。从结了冰的连指手套中滑脱而摔落地面的行李，会引来下面五个船员的咒骂。在格尔或德沃斯叫他们住口之前，他们咒骂时吐的气早已变成几朵冰晶云了。每件东西都必须打开再打包，至少重复十次。

最后终于轮到沉重的雪橇了，大约有一半的东西还绑在上面。他们必须拉，推，抬，撑，把困在冰塔中的雪橇移出来、调整角度、再次抬起，然后拖到陡峭的冰脊顶端。即使到了冰脊顶端，这些人也不能休息，一旦放松一分钟，就会让八层被汗水浸湿的外衣与里衣开始冻结。

把新缆索绑在雪橇后方的垂直柱与十字支架上后，几个人就到前面去扶着雪橇让它向下降。通常是由身材壮硕的陆战队员皮金登，以及莫芬和法瑞尔负责，其他人则扣好他们的索扣，让雪橇在四处喘息、呼叫、警告声及更多咒骂声所编成的切分音合唱中，往下移动。

接着，他们会小心翼翼地把行李重新装上雪橇，检查绳索有没有绑好，把雪煮沸，倒在冻结在辙痕里的滑板上，然后重新出发，在冰脊另一面的杂乱冰阵中奋力向前。

三十分钟后，他们会再碰上另一道冰脊。

对哈利·古德瑟而言，在冰原上过的第一夜是场可怕的回忆。

这位船医一辈子没露营过，但是他知道格雷厄姆·格尔说的是真的。格尔笑着说，在冰上做每件事都比平常多花五倍的时间：解开行李、点燃酒精灯及酒精炉、架好褐色的荷兰帐篷、把螺丝钉固定在冰上

当锚桩、摊开许多捆毛毯及睡袋，尤其是加热带来的猪肉与汤罐头。

还有，他们得不停地动——挥手、抖脚及跺脚——不然四肢会冻僵。

德沃斯先生提醒古德瑟，正常的北极夏天（去年夏天从比奇岛向南破冰而行就是一例）在这纬度上的无风六月阳光天，温度可以高达三十华氏度。不过今年例外。格尔中尉在晚上十点测量气温——他们在这时停下工作准备就寝，太阳还在南方的地平线上，天空也还很明亮——温度计的读数是零下二华氏度。他们中午停下来喝茶及吃饼干时，是正六华氏度。

荷兰帐篷很小。在暴风雪中，这顶帐篷可以救他们的命，但是在冰上的第一夜天气晴朗，而且几乎无风，所以德沃斯和五位船员决定到帐篷外，睡在狼皮毯及防水帆布上，只盖哈得逊湾牌的毛毯睡袋。如果天气突然变坏，他们会退到拥挤的帐篷里。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古德瑟决定和船员一起睡外面，而不单独与格尔中尉睡在帐篷里，即使格尔既能干又和蔼可亲。

日光近乎令人发狂，将近午夜才稍微变暗，但天空亮度还是像伦敦夏天晚上八点左右，古德瑟睡得着才怪。他一生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累过，但他无法入睡。他发现，劳累一天之后的疼痛和酸痛让他更难入眠。他多希望自己带了镇痛剂。只要服用少数剂量，就可以减轻不适感，让他睡着。古德瑟和那些有医师证书可以开药的船医不一样，他并没有药瘾，只使用鸦片让自己容易入睡，或让自己在需要专心时能集中注意力。一个礼拜顶多一次或两次。

天气很冷。吃完加热过的罐头汤与罐头牛肉，又在乱冰堆中找到一个较隐秘的地方解放了一下——这也是他生平的第一次，而且他知道动作得快，不然身体某些重要部位会冻伤。之后古德瑟就到长六英尺、宽

五英尺的大狼皮睡毯上，摊开睡袋钻进去。

不过，他并没有钻到让自己觉得温暖的深度。德沃斯跟他说，他得把皮靴脱下来一起塞在睡袋里，这样皮革才不会被冻硬——古德瑟的脚底曾被一只皮靴靴底的钉子刺到——睡觉时必须穿着所有衣物。羊毛衣（所有的羊毛衣，古德瑟今天已经很有经验了）全被他整天的汗水和呼出的热汽浸湿了。好个没完没了的一天。

大约在午夜，光线有一阵子变得昏暗，让他看见了一些星星。两年前在冰山上做特别观测时，有个军官私下为他解释过，其中有些其实是行星。不过，日光一直没消失。

寒冷也没有消失。不再移动或活动后，古德瑟瘦小的身体对寒冷更是毫无招架之力，只能任由寒气从睡袋过宽的开口跑进来，也任由寒气从冰地上穿过垫在下面毛已落光的狼皮毯偷偷爬上来。寒气也像手指冰冷的掠食者，爬穿哈得逊湾公司制的厚毛毯。古德瑟开始发抖，他的牙齿在打战。

在他周围有四个人在睡觉，另外两个人担任守卫，呼噜声大到让船医不禁怀疑，在他们西北方几英里远处，在无数道冰脊之外——亲爱的上帝啊，我们回程时还要再翻越这些冰脊一次——冰上那两艘船上的船员们会不会也听得见这些粗重、充满鼻音的打鼾声。

古德瑟在发抖。照这样下去，他很确定他撑不到早上。他们会把他从皮毯与睡袋里叫醒，结果却只发现一具冻僵、蜷曲的尸体。

他尽可能钻到毛毯缝成的睡袋深处，把已经结了一道冰的开口在头上方封起，在睡袋里面吸着自己的酸汗味和呼出的气，不再让自己暴露在冰冻的空气中。

除了阴险的光，以及那潜伏着、更阴险的冷——致命的冷，在比奇

岛几个墓碑上方黑色峭壁的冷，坟墓的冷——之外，古德瑟知道还有那些声音。这位船医原以为自己已经很习惯过去两个黑暗冬季里，船上横梁的呜咽声、船上过冷的金属偶尔发出的嘎吱声与噼啪声，以及仿佛用老虎钳紧钳住两艘船的冰发出的怪声。但是在这里，在他和冰之间除了几层羊毛及狼皮外一无他物，所以在他身体下面的冰的呻吟及动作，就变得更可怕，好像他睡在一只活生生的野兽肚子上。即使是夸大其词，冰在下面移动的感觉也异常真实，让他在将自己像胎儿般紧紧蜷曲起来时感到头晕。

大约在凌晨两点——他靠着从睡袋口透进来的光看怀表——哈利·古德瑟开始陷入类似睡眠的半睡状态。然后他被两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吵醒。

睡袋因为他的汗水而被冻得僵硬，他像新生儿要咬破胎膜一样与它奋战，终于，古德瑟让头与肩膀从睡袋里露出来。夜里冰冷的空气向他脸上袭来，温度低得足以让他停止心跳。现在天空被日光照得更亮了。

“怎么了？”他大叫，“发生什么事了？”

二副德沃斯和三个船员站在他们的睡袋上，戴了手套的手拿着睡觉时也握着的长刀。格尔中尉从帐篷里冲出来，全身衣服都穿好了，空手拿着一把手枪，没戴手套！

“快向我报告！”他对着查理·贝斯特——两名守卫之一大吼。

“中尉，是熊。”贝斯特说，“有两只很大的家伙，整晚都在这里窥探。您还记得我们停下来扎营之前，在离这里大概半英里的地方就看到过它们。不过它们愈来愈靠近我们，不断在绕圆圈，最后约翰和我只得开枪，把它们赶走。”

古德瑟知道，约翰指的就是二十七岁的约翰·莫芬，今晚的另一个

守卫。

“你们两个都开枪了？”格尔问。中尉爬上附近冰雪堆最高点，用铜望远镜在这一区域搜寻。古德瑟很纳闷儿，为什么格尔的手还没有冻在金属上。

“是，长官。”莫芬说。他正重新把弹药从后膛装填到霰弹枪上，戴着羊毛手套处理弹药显然很不方便。

“你们射中它们了吗？”德沃斯问。

“射中了。”贝斯特说。

“不过没什么用。”莫芬说，“只是霰弹枪，距离又超过三十几步。熊的毛皮很厚，头颅更厚。不过至少我们让它们负伤逃走了。”

“我没有看到它们。”格尔中尉站在比他们高十英尺的冰丘上说。

“我们猜它们是从冰上那几个开口不大的洞里出来的。”贝斯特说，“约翰开枪的时候，比较大的那只就是朝那里跑的。我们原本以为它快要死了，但是等我们追得够远，才发现那里并没有尸体。它不见了。”

雪橇队先前就注意到冰上有些较松软的区域，不规则形状的洞，直径大约有四英尺。环斑海豹挖的呼气孔可没这么大，对白熊来说却太小，而且间隔太远。洞上面总是结了一层几英寸厚的软冰。刚开始他们看到这些洞，还燃起了找到未冻结水域的希望，但后来发现这样的洞太少，而且彼此距离太远，只不过是一些容易陷落的冰层。前一天下午稍晚时，走在雪橇前方的水兵法瑞尔就差点儿掉进一个洞里。他的左脚踩了进去，连膝盖都没入了。一行人因此停下来，让这发抖的水手换穿羊毛衣、靴子、袜子与裤子。

“好吧，反正也差不多该换法瑞尔与皮金登担任守卫了。”格尔中尉说，“鲍比，到我的帐篷去拿毛瑟枪。”

“我比较会使用霰弹枪，长官。”法瑞尔说。

“我可以用毛瑟枪，中尉。”那个壮硕的二兵说。

“那么就去拿毛瑟枪，皮金登。用霰弹枪的小弹丸乱射只会激怒它们。”

“是，长官。”

贝斯特和莫芬两人显然不是因为紧张发抖，而是因为在外面站了两小时的岗冷得发抖。他们带着睡意脱下皮靴，爬进已经在等他们的睡袋里。二兵皮金登和鲍比·法瑞尔则将他们肿大的脚硬塞进刚从睡袋里取出的皮靴，无精打采地朝附近的冰脊走去，开始站岗。

古德瑟抖得更厉害了，现在他的鼻子与脸颊也和手指与脚趾一样失去知觉。他曲身躲到睡袋更深处，祈祷上帝让他入睡。

但他并没有睡着。两个多小时后，二副德沃斯开始叫醒大家，要他们从睡袋里出来。

“我们还有一整天的事要做，小伙子们。”二副很有活力地大叫。

他们离威廉王陆块的岸上，还有超过二十二英里的路程。

11 克罗兹

北纬七十度五分，西经九十八度二十三分

一八四七年十一月九日

“你整个人都冻僵了，弗朗西斯。”菲茨詹姆斯中校说，“到后面休息室去喝杯白兰地吧。”

克罗兹比较喜欢喝威士忌，但是有白兰地总比没有好。他走在“幽冥”号的船长前面，通过又长又黑的舱道，前往原本是富兰克林的专属舱房，现在已经是“恐怖”号的会议室。这里是图书室，也是没事的军官休憩的场所，必要时他们还会在这里开会。克罗兹认为，这能让人看出菲茨詹姆斯的难能可贵之处，在约翰爵士死后，他还是继续住在自己的小舱房里，而把这间宽敞的房间改装成大家的休息室，有时也充当手术房。

除了从休息室透进来的一点光外，舱道全暗。“幽冥”号的舱板比“恐怖”号倾斜得更厉害，不过倾斜方向刚好相反，倾向左舷而非右舷，船尾下陷而非船首。虽然两艘船设计上几乎完全相同，但克罗兹总是会注意到两者间的差异。“幽冥”号的味道闻起来不太一样。除了同样有由提灯里的鲸油、肮脏的身体、污秽的衣服、经年累月的煮食、煤炭的灰渣、一桶桶的尿，以及船员的呼吸等混合而成悬浮在冰冷阴湿空气中的臭味外，还有别的味道。因为某种原因，“幽冥”号发出更多源于恐惧与绝望的恶臭。

维思康提中尉和费尔宏中尉两位军官正在休息室抽烟斗，但是两个人都站起身来，向两位船长点了个头后就退出去，并在身后把滑动门拉上。

菲茨詹姆斯打开一个厚重的壁柜，拿出一瓶白兰地，在约翰爵士的水晶杯里倒了一大杯给克罗兹，也为自己倒了一小杯。已故的探险队总指挥带上船来供自己及军官们使用的精美瓷器与水晶器皿中，并没有白兰地酒杯。富兰克林是个虔诚的禁酒主义者。

克罗兹不品酒。他三口就把白兰地喝光，要菲茨詹姆斯帮他再倒酒。

“谢谢你这么快就给我们回复。”菲茨詹姆斯说，“我是在等‘恐怖’号的回复，但没想到你会亲自过来。”

克罗兹皱了皱眉头：“回复？我已经超过一个礼拜没有从你这边听到任何消息了，詹姆斯。”

菲茨詹姆斯眼睛瞪大了好一阵子：“你今天傍晚没收到我给你的信息？五个小时前我派二兵里德到你们船上送信，我以为他今晚在你们那边过夜。”

克罗兹慢慢地摇了摇头。

“啊……可恶。”菲茨詹姆斯说。

克罗兹从口袋里拿出毛袜，放在桌子上。这里有舱壁灯照射，光线比较充足，但毛袜上还是看不出暴力攻击的迹象。“我在路上发现的。离你的船比离我的要近些。”

菲茨詹姆斯拿起毛袜，略带悲伤地端详着：“我会问问船员，看看

他们认不认得。”他说。

“也有可能是我手下的。”克罗兹轻声说。他简短地把他们遭遇的攻击告诉菲茨詹姆斯。二兵海勒的重伤几乎致命，威廉·史特朗和年轻的汤姆·伊凡斯也失踪了。

“一天四个人。”菲茨詹姆斯说。他为两人再多倒了一些酒。

“是的。你要派人告诉我什么？”

菲茨詹姆斯解释说，瞭望员发现整天都有巨大的东西在乱冰中移动，就在提灯光照射范围之外。船员开了好几次枪，但是被派到冰原上的船员都没看到血迹或任何足迹。“所以我跟你道歉，弗朗西斯，那个白痴鲍比·强斯几分钟前朝你开枪。船员们的神经都绷得很紧。”

“我希望他们不会绷紧到以为冰原上那东西已经学会用英语对他们大喊！”克罗兹讥讽地说，又喝了一口白兰地。

“不，不，当然不，是我自己太愚蠢。接下来两个礼拜我会处罚约翰，不让他喝朗姆酒。我再次道歉。”

克罗兹叹了口气：“别这样。如果你想惩罚他，将这个讨厌鬼破口大骂一顿就行了，但是不要拿走他的朗姆酒。这艘船的气氛已经够差了。沉默女士刚刚跟我在一起，穿着她那件天杀的毛茸茸外衣。强斯可能是看到她了。如果他真的把我的头轰掉，那也是我不够机警。”

“沉默跟你在一起？”菲茨詹姆斯挑起眉毛。

“我不知道她到底在冰上搞什么玩意儿。”克罗兹粗哑地说。受了一天冰寒，又经过一阵大喊，他的喉咙很痛。“在离你这里大约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她悄悄地靠近我，那时我也差点儿向她开枪。我们现在在

这里说话，年轻的厄文很可能正把‘恐怖’号整个翻过来找她呢。我派这小子负责留意这个爱斯基摩荡妇，一开始就是个错误的决定。”

“船员们认为她会带来厄运。”菲茨詹姆斯的声音非常非常轻。在狭小的主舱里，声音很容易就穿过隔间。

“嗯，他们不这么认为才奇怪呢！”克罗兹感觉到酒精的作用了。从前一天晚上起，他就没再喝酒了。现在酒精让他的肚子及疲累的大脑很舒服。“这女人在恐怖事件开始发生的那一天和她的巫师老父或丈夫一起出现。她的舌头被某个东西从根部咬掉。船员难道不该把她视为罪魁祸首吗？”

“但是你让她待在‘恐怖’号上超过五个月？”菲茨詹姆斯说。这位年轻船长并没有责怪之意，他只是好奇。

克罗兹耸耸肩：“我不相信巫术，詹姆斯，也不相信会有什么带来厄运的人。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把她放到冰原上，那家伙会吃掉她的内脏，就像它现在正在吞吃伊凡斯与史特朗的内脏，也许还有你那二兵里德的内脏一样。他是不是比利·里德，那个红头发的陆战队士兵，老爱跟人谈论那个作家狄更斯的？”

“威廉·里德，是的。”菲茨詹姆斯说，“两年前在狄斯可岛船员们赛跑的时候，他跑得非常快。我想或许派个跑得快的人……”他停下来，咬了咬嘴唇，“我应该等到白天才让他出发。”

“为什么？”克罗兹问，“白天也不会比较亮。说实在的，即使在正午，天空也不会亮到哪里去。白天或晚上已经没差别了，接下来的四个月也一样。外面那东西不会只在晚上出来狩猎……或是只在黑暗中发动攻击。搞不好你的里德不久后就会出现。我们派出的信差之前也曾经在外面的冰原里迷路，过了五六个小时，才一面发抖一面咒骂地回到船

上。”

“或许吧。”菲茨詹姆斯的语气反映出他的怀疑，“我会在白天派搜索队去找他。”

“这正是那东西希望的。”克罗兹的声音非常疲倦。

“或许吧，”菲茨詹姆斯回答，“但是你刚刚不是才跟我说，昨天晚上和今天一整天你都派人在冰原里找史特朗与伊凡斯吗？”

“如果我一开始没带伊凡斯出去找史特朗，那个男孩现在还会活着。”

“托马斯·伊凡斯。”菲茨詹姆斯说，“我记得他，块头很大。他不能算是男孩吧，弗朗西斯？他应该.....已经有.....怎么说？二十二或二十三岁了吧？”

“汤米今年五月满二十岁。”克罗兹说，“他在船上过的第一个生日，正好是我们起航的次日。船员们心情都很好，帮他剃了光头庆祝他的十八岁生日。他好像也不在乎。认识他的人都说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他曾经在皇家海军‘山猫’号上服役过，之前则是在一艘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上工作。他十三岁时就到海上航行了。”

“我记得没错的话，就跟你一样。”

克罗兹笑得有些悲哀：“和我一样。看看这带给我的好处。”

菲茨詹姆斯把白兰地放回壁柜锁起来，回到长桌：“告诉我，弗朗西斯，在.....是一八二四年吗？.....你们被冻在这里的时候，你真的扮成贵妇人老侯普纳的黑人仆役？”

克罗兹又笑了，不过这次轻松许多：“没错。一八二四年裴瑞的‘黑

克拉’号与侯普纳的‘怒气’号一起向北航行，也是来找这条可恶的西北航道，那时我只是‘黑克拉’号上的一名准少尉。裴瑞的计划是让两艘船穿过兰开斯特海峡，然后顺着摄政王子峡湾向下走。但我们那时并不知道布西亚是个半岛，直到一八三三年，约翰和詹姆斯·罗斯那次探险后才明白。裴瑞认为他可以向南航行，绕过布西亚，然后拼命直航到富兰克林在六七年前经由陆路探勘过的海岸线。但裴瑞出发太晚了。为什么这些笨头笨脑的探险队总指挥老是出发太晚？还好我们很幸运，在九月十日，也就是一个月后抵达兰开斯特海峡。但是冰在九月十三日就开始作怪了，我们完全没有机会穿越海峡，所以‘黑克拉’号的裴瑞和‘怒气’号的侯普纳中尉只好叫我们夹着尾巴向南逃。”

“一场强风把我们吹回巴芬湾，我们算很走运，在摄政王子峡湾附近找到一个非常小的停泊港，在那里过了十个月，把我们的乳头都冻掉了。”

“但是，”菲茨詹姆斯露出一丝微笑，“你扮成了小黑童？”

克罗兹点头，喝了一口酒：“在冰中过冬时，裴瑞和侯普纳两人是喜欢叫大伙儿穿着奇装异服办化装舞会的狂热分子。举办化装舞会是侯普纳的点子，他称为‘大威尼斯嘉年华’，时间是十一月一日，刚好是太阳接下来会消失几个月而船上士气开始低迷的时候。裴瑞穿着一件大斗篷从‘黑克拉’号走下来时，所有人早已经聚集好，大多数人都变了装，因为两艘船上都有一大箱各式服装。他一直没把斗篷脱掉，当他终于丢掉斗篷时，我们看到裴瑞扮成那个老船员。你还记得在查腾附近，会为了半分钱而演奏小提琴的那个装了义足的家伙吗？哦，你当然不记得，你太年轻了。”

“我认为裴瑞这个老家伙想当演员胜过当船长，他每个地方都学得很像。他演奏起小提琴，用假的义肢单脚跳来跳去，然后大叫：‘大老爷们，给可怜的乔一个铜板吧，他为了保卫他的国王及国家，失去了他

的谋生工具！”

“结果船员们笑得东倒西歪。侯普纳对于弄假成真的无聊玩意儿可是比裴瑞还热衷，他扮成一名尊贵女士来到化装舞会，穿着当年巴黎最时髦的款式，胸线放得很低，用硬衬布撑起的大褶裙蓬比他的屁股还高。至于我，因为那时候还精力过盛，更别说还笨到很多事都不懂，也就是说，才二十几岁。我打扮成侯普纳的仆役，亨利·帕肯·侯普纳这老头，曾经在某家讲究衣着的人喜欢去的伦敦服饰店，买了一件正统的仆役衣服，他把那件衣服带来北极，只为了让我穿一次。”

“船员们看了有没有笑？”菲茨詹姆斯问。

“哦，船员再一次笑得东倒西歪，这时已经不太有人注意裴瑞和他的义肢了，大家都在看老亨利慢慢走进场，我跟在他后面帮他捧高丝绸的下摆。他们怎么可能不笑呢？扫烟囱的人与穿着缎带衣的女孩，拾荒者与鹰钩鼻的犹太人，砌砖工人与苏格兰高地勇士，土耳其舞者与伦敦卖火柴的女孩？你看！这就是年轻的克罗兹，那个年纪愈来愈大的准少尉，自以为将来会成为海军上将，但是到现在连中尉都还没升成呢。他大概忘记，他不过是另一个肤色黝黑的爱尔兰黑鬼。”

菲茨詹姆斯有一分钟之久没说话。克罗兹可以听到黑暗的船首那边吱嘎作响的吊床上传来此起彼落的鼾声与屁声。就在头顶上甲板某处，有个守卫正在跺脚以防脚冻僵。克罗兹有些不好意思，他竟然这样结束他的故事。他清醒的时候绝对不会跟人这样讲话，但另一方面，他还是希望菲茨詹姆斯会再拿出白兰地，或者威士忌。

“‘怒气’号和‘黑克拉’号什么时候才从冰里脱困的？”菲茨詹姆斯问。

“隔年夏天的七月二十日。”克罗兹说，“但是后来的事你大概知道

了。”

“我知道‘怒气’号后来被撞毁了。”

“没错。”克罗兹说，“在冰开始软化后五天。我们先前沿着萨默塞特岛的岸边缓慢前行，希望不要与堆冰正面接触，也避开老是从海岸峭壁落下的石灰岩。有一阵强风把‘怒气’号吹到一处满是沙砾的沙洲上。我们靠人力拉，用冰螺丝钻。流了很多汗，想把船弄出来，但是，接着两艘船都被冻住了，一座可恶的冰山，就像蹲踞在‘幽冥’号和‘恐怖’号之间的这个贱货一样大，推挤着‘怒气’号去撞向岸边的冰，把舵扯掉，把船骨撞成碎片，把船身木条压弯折断，害得船员们只能日夜不停地用四个抽水泵轮流把水汲到船外，让船勉强浮在水面上。”

“而你们也真的撑了好一阵子。”菲茨詹姆斯很快地回答。

“撑了两个礼拜。我们甚至用缆索把船绑在一座冰山上，但是他妈的那条缆索断了。接着侯普纳试着把船抬高来修理龙骨，就像约翰爵士对‘幽冥’号的打算，但是那场暴风雪破坏了这个点子，而且两艘船都有被推挤到岬角背风岸的危险。船员们最终在抽水时累倒了，累到听不懂我们的命令，而在八月二十一日，裴瑞下令所有人都到‘黑克拉’号上，然后解开船缆，让船不致被推挤到岸上，而可怜的‘怒气’号被挡住去路的冰山一股气推上岸，直接被推挤到海滩上。我们连将它拖离岸边的机会也没有，眼睁睁地看着冰将它撞成碎片。最后我们终于在惊险之中让‘黑克拉’号脱离困境，每个人夜以继日地把水汲出船外，木匠也二十四小时抢修船身。

“所以我们从来就没接近过西北航道，也没发现什么新陆地，还损失了一条船。侯普纳后来被送交军事法庭，裴瑞也把那看成是对自己的审判，因为侯普纳一直在他的指挥下。”

“每个人都被判无罪。”菲茨詹姆斯说，“甚至得到舆论的称赞，我记得。”

“只有称赞，并没有晋升。”克罗兹说。

“但是你们全都活下来了。”

“是的。”

“我想要在这次探险中活下来，弗朗西斯。”菲茨詹姆斯的语气轻而坚定。

克罗兹点了点头。

“我们早在一年前就该照裴瑞的做法，将两艘船上的船员全都安置在‘恐怖’号上，向东绕过威廉王陆块。”菲茨詹姆斯说。

这次轮到克罗兹扬起眉头。不是因为菲茨詹姆斯认同威廉王陆块是一座岛——他们在今年夏末派出的雪橇侦察队就已经确定这是事实了——而是因为他竟然会同意他们去年晚秋就应该放弃约翰爵士的船，全力逃跑。克罗兹知道，对任何一国的海军的任何一位船长来说，最困难的事就是放弃自己的船，对皇家海军来说尤其困难。虽然“幽冥”号的总指挥是约翰·富兰克林爵士，但是詹姆斯·菲茨詹姆斯才是真正的船长。

“现在为时已晚了。”克罗兹身体有点不适。休息室有几面舱壁靠近船身，上方有三扇普雷斯顿专利豪华天窗，虽然里面很冰冷，却还是比冰原上的温度高出六十或七十华氏度，两个人可以看到他们呼出的气、克罗兹的脚，特别是脚趾，正在解冻，感觉就像有锯齿般的别针及灼热的针头猛刺着他。

“是的，”菲茨詹姆斯同意，“但是你够聪明，在八月就用雪橇把一

些装备和粮食运到威廉王陆块上了。”

“那只不过是一小部分补给品，如果我们真的决定要以那里作为我们的存活基地，需要运送的东西还要多很多。”克罗兹粗声说。他先前下令从船里搬出两吨的衣物、帐篷、求生装备、罐头食物，贮藏在岛的西北岸上——如果他们入冬后很快就必须放弃两艘船的话。但是运送动作不只慢得夸张，而且相当危险。几个礼拜辛苦的雪橇运送，只搬了一吨左右的货粮——帐篷、额外的御寒衣物、工具和几礼拜的罐头食物。没有其他东西。

“那东西不会让我们待在那里。”他低声说，“我们早在九月就可以全都搬到帐篷里住，我已经派人在陆地上做了准备，我们可以搭起二十来个帐篷，你还记得吧！但是帐篷营地对我们的保护比不上船。”

“是比不上。”菲茨詹姆斯说。

“前提是两艘船撑得过这个冬天。”

“对。”菲茨詹姆斯说，“弗朗西斯，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些船员把那只生物称作‘恐怖’？两艘船都一样。”

“没有！”克罗兹觉得受冒犯。他不希望他的船名用在邪恶事物上，即使那只是船员们在开玩笑。但是他看着詹姆斯·菲茨詹姆斯褐绿色的眼睛，发现这位船长很认真，所以船员们想必也是认真的。“恐怖？”克罗兹把怒气吞了下去。

“他们认为它不是动物。”菲茨詹姆斯说，“他们认为它的狡猾来自别处，不属于自然界……是超自然……他们认为在外面黑暗冰原里的东西是个恶魔。”

克罗兹几乎要吐口水来表达不以为然。“恶魔？”他轻蔑地说，“这

批船员也相信鬼魂、仙女、灾星、美人鱼、诅咒，以及海怪。”

“我看过你刮船帆召风。”菲茨詹姆斯带着微笑说。

克罗兹没有说话。

“你活得够久，也到过够远的地方，所以你看过的其他人不知道存在于这世上的东西。”菲茨詹姆斯补上一句，显然想缓和气氛。

“对。”克罗兹大笑一声，“企鹅！我多么希望它们是这里最大的野兽，但它们只待在南方。”

“南极那里没有白熊吗？”

“我们没看过半只。七十年来向南航行的捕鲸队或探险队中，也没有人曾经在朝向或绕着那雪白多火山的冰冻陆地航行时看过半只。”

“你和詹姆斯·罗斯是最早发现那个大陆，还有那些火山的人。”

“对，是我们没错。而且詹姆斯爵士因此而得到很多好处。他娶了一个美娇娘，封为爵士，幸福快乐，不需要再到寒地受冻。而我……我……还在这里。”

菲茨詹姆斯清了清喉咙，似乎要改变话题：“你知道吗，弗朗西斯，在这次航行之前，我还真的相信有未冻结的北极海存在。我还很相信国会听从那些所谓‘北极专家’的预测是对的。就在我们起航前的那年冬天，你还记得吗？就刊登在《泰晤士报》。那些专家谈热压障碍，谈在冰层下方流动的墨西哥湾流会向上将暖流带到不冻结的北极海，以及确信在这里的某处有大陆，虽然我们还没看见。他们非常确定有大陆存在，甚至提案并通过法律，派遣南门及其他监狱的囚犯到北极圈来铲煤。在离这里只有数百英里远的北极大陆一定有储量丰富的煤。”

克罗兹这次真的幽默地大笑起来：“对，最晚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蒸汽船就会定期搭载旅客做横越不冻北极海之旅，到时这些人铲的煤炭，可以让旅馆有暖气，也可以让蒸汽船的燃料补给站有充足的煤。哦，老天啊，让我成为南门监狱里的囚犯吧！根据法律规定，也基于人道考量，他们的囚房是我们舱房的两倍大啊，詹姆斯。而且我们的未来既温暖又有保障，只需要在那样奢侈的环境里，轻松地等待北极大陆被人发现并且成为了殖民地的好消息。”

这次两个人都哈哈大笑。

这时上方甲板传来砰砰的重击声，是快跑的脚步，而不只是跺脚声。接着传来更多声音，而且有一阵冷空气滑过他们脚边。有人把在舱道远端的主梯道舱口盖打开，接着就是好几双脚匆忙爬下阶梯的声音。

敲门声在休息室的薄门上轻轻响起时，两位船长正静静地等候。

“进来。”菲茨詹姆斯中校说。

一个“幽冥”号船员带了两个“恐怖”号的人进来：第三中尉约翰·厄文与一个叫宣克斯的水兵。

“很抱歉打扰，菲茨詹姆斯中校，克罗兹船长。”厄文说话时牙齿略微颤抖着，他的长鼻冻得发白。宣克斯还拿着毛瑟枪。“利铎中尉派我用最快速度来向克罗兹船长报告。”

“继续说，约翰。”克罗兹说，“你现在没在找沉默女士了吧？”

厄文失神了一秒钟：“最后一支搜索队回来时，我们看到她还在外面的冰上。不是的，长官，利铎中尉要我请您马上回去，因为……”年轻中尉停了下来，好像一时忘掉了利铎要他来报告的事。

“考区先生，”菲茨詹姆斯对带领两个“恐怖”号人员进来的“幽冥”号值班大副说，“麻烦你退到外面舱道上，出去时顺便把门关上，谢谢。”

克罗兹也注意到这时出奇的安静，打鼾声及吊床的嘎吱声似乎突然都停了。在船首方向的船员睡卧区里有太多只耳朵已经醒来，在聆听他们对话。

门关起来后，厄文说：“是威廉·史特朗和汤米·伊凡斯，长官。他们回来了。”

克罗兹眨了眨眼：“你在讲什么鬼话，回来了？还活着？”他感觉到几个月以来第一次涌起的希望。

“哦，不，长官。”厄文说，“其实.....只是.....一个身体。所有搜索队都回来要准备休息的时候，有人看到它被船尾的护栏撑住.....大概在一个小时前。值班的守卫什么都没看见。但它已经在那里了，长官。照利铎中尉的命令，宣克斯和我用最快的速度穿过冰原来向您报告，船长。徒步跑过来。”

“它？”克罗兹怒声说，“一个身体？回到船上？”对“恐怖”号的船长来说这完全说不通，“我记得你刚刚说的是，史特朗和伊凡斯都回来了。”

第三中尉厄文的整张脸已经冻成白色：“他们是都回来了，船长。或者，至少是他们的一半。当我们到船尾去检查靠在那里的身体时，它就倒下去了，然后.....嗯.....分成两半。就我们所看到的，腰部以上是比利·史特朗，腰部以下是汤米·伊凡斯。”

克罗兹和菲茨詹姆斯只能彼此对望，说不出别的话。

12 古德瑟

北纬六十九度三十七分四十二秒，西经九十八度四十一分

威廉王陆块，一八四七年五月二十四日至六月三日

经过五天辛苦横越冰原之旅后，格尔中尉的信息贮置队终于在五月二十八日晚上到达威廉王陆块的詹姆斯·罗斯碑。

他们接近时，直到最后一刻才看见岛的身影，并且发现一个好消息：靠近岸边有些水滩里有可以饮用的淡水。但也有一个坏消息：这些水滩大多是从一系列几乎没有缺口的冰山底部渗出来的，有些冰山高达一百英尺或更高。冰山被海上的冰推挤到浅滩上及岸边，看起来就像是一道白色的城堡围墙，顺着视线所及的海岸线伸展下去。他们花了一整天才翻越这道障碍，而且不得不将一些毛毯、燃料及补给品留在海面的冰上，以减轻雪橇的负载。困难及麻烦的事还有一件，他们在来的路上打开的某些汤罐头与猪肉罐头根本是坏的，必须直接丢掉，使得回程只剩不到五天的食物量——如果其他罐头没坏掉的话。除此之外还要加上一点，这地方显然已经是海边，冰却还有七英尺厚。

对古德瑟而言最糟的是，威廉王陆块（他们后来知道的威廉王岛）是这辈子最让他失望的地方。

在北边的德文岛和比奇岛常有强风，即使在最佳状况下也不适合生存，除了偶尔看得到一些苔藓及低矮植物外，几乎算是不毛之地，但是跟目前威廉王陆块的景象比起来，那里算是伊甸园了。比奇岛有裸露的

地面，有沙与泥土，有雄伟的峭壁和海滩，这些在威廉王陆块全都没有。

在他们翻越冰山屏障后的半小时里，古德瑟还无法确定他是不是踩在结实的土地上。他已经准备好要和同伴一起庆祝登陆成功，因为这是他们一年多以来第一次脚踩在陆地上。但是在过了冰山之后，海中的冰就换成杂乱的岸边冰。几乎没办法判断岸边的冰在哪里结束，海岸从哪里开始。到处都是冰、脏雪、更多的冰、更多的雪。

最后他们终于到了一个被风刮到没有积雪的区域，古德瑟和几名水兵扑向那块沙砾地，四肢跪在结实的地面上，像是在向上帝献上感恩。但是地上的小圆石还是被冻得相当僵硬，和伦敦冬天的圆石一样坚硬，却冷上十倍。这股寒意穿透他们的裤子及几层盖住膝盖的衣物，进入骨头，也向上穿过他们的连指手套，传到手掌及手指，仿佛是地底深处冰冻的阴间正向他们发出沉默的邀请。

他们又花了四个小时才找到罗斯碑。理应有六尺高的石堆，在胜利角或附近应该很容易找到——格尔中尉先前是这么告诉他们的。但是在这片空旷的岬角地，冰堆经常高过六尺，而且强风早就把石碑最上方的一些小石块吹到地面了。五月底的天空并不会像夜空该有的黑暗，天空不断发出微光，很难看出东西的立体形状或判断距离。唯一看得比较清楚的是熊，因为它们会走动。五六只饥饿好奇的熊已经若即若离地跟踪他们一整天了。除了偶尔看得到熊步履蹒跚的笨拙动作外，其他东西在灰白的光中都看不真切。一座看起来高五十英尺、离他们半英里远的冰塔，实际上只位于二十码外，而且只有两英尺高。一片裸露的砂石地看起来只有一百英尺远，竟位于被风不断吹蚀、没有突出特征的岬角上，离他们有一英里之遥。

不过他们最后还是找到了石碑，根据古德瑟那只还在走的表，当时已经将近晚上十点了。所有人都累到两臂下垂，模样和水手们说的猿类

没两样。每个人也都累到不想讲话。雪橇还留在他们刚上岸的地方，离这里大约半英里。

格尔把两份信息（他遵照约翰爵士的指示多抄了一份）中打算贮放在更南边的岸上的一份拿出来，填上日期，把自己的名字签上去。二副查尔斯·德沃斯也签了名。他们把纸卷起来，装进带来的两个密封铜罐的其中一个。将铜罐丢入空无一物的石碑里面后，他们把先前移开的石块放回原处。

“嗯。”格尔说，“就是这样了，对吧！”

他们走回到雪橇，正准备吃午夜的晚餐时，夹带闪电的暴风雪就来了。

在翻越冰山时为了减轻背负的重量，他们把厚狼皮毯、铺地的防水帆布，以及大多数罐头都堆放在冰上。他们想，食物既然是装在密封且焊合起来的罐头里，一直东闻西嗅的白熊就不会感兴趣，即使感兴趣，也吃不到罐头里的东西。他们的计划是，在陆地前进时只带两天份减量的食物，而且所有人都睡在荷兰帐篷里。如果在路上看到而且射到猎物，也可以拿来打牙祭，不过，在他们看到这地方的荒凉景象时，就自动打消这想法了。

德沃斯指导他们预备晚餐。他把炉具组从设计精巧、层层收纳的一系列藤篮里拿出来。不过，他们打算在登陆后第一顿晚餐里吃的四个罐头中有三个坏掉了。于是他们只剩周三配额减半的腌猪肉——这一直是船员们的最爱，因为它有许多脂肪，不过在一天辛劳后，这分量根本不能解除饥饿感，而最后那罐没坏掉的罐头上标示的是“特级清乌龟汤”，没有人喜欢吃。根据经验，它既非特级也不清，而且很可能与乌龟一点关系也没有。

在过去一年半里，也就是从托林顿死于比奇岛之后，“恐怖”号的麦克唐纳德医生非常在意船上的储粮。在几位船医的协助下，他不断忙着实验，想找出什么样的食物摄取比例最能避免坏血病。古德瑟听这位年纪较大的医生说，这次探险队的食物承包商来自猎狗沟，名叫史蒂芬·葛德纳，他用非常低的投标金额取得了这份合约。可以确定的是，女王陛下的政府和女王陛下的皇家海军探索队总部，都被他用还没处理好的，而且很可能是有毒的食物瞒骗过去。

听到罐头里装的是腐坏的食物，几个船员的下流言辞在冰冷空气中此起彼落。

“冷静下来，小伙子们。”格尔中尉忍受了一两分钟水手们用最粗俗下流的言辞连番乱骂之后说，“你们听听我这个建议：我们现在就把明天那份罐头也打开来吃，吃到我们满意为止，然后再想办法在明天晚餐前回到存放食物的冰上，即便明天我们要到午夜才有的吃。”

大伙儿发出欢呼声表示赞同。

他们接下来开的四个罐头里有两罐没坏掉，其中一罐很奇怪，是没有肉的“爱尔兰炖肉”，平时这种罐头大家只会勉为其难地吞下肚；另一罐是听起来很好吃的“牛颊与蔬菜”。他们觉得牛肉应该是来自鞣皮厂，蔬菜则是来自某个存放根菜的荒废菜窖。不过总比没的吃好。

他们刚把帐篷架好，将睡袋摊开，放在帐篷里当床垫，在酒精炉上把食物热好，把温热的金属碗盘传到每个人手上，天空就开始电闪雷鸣。

第一道电光打在距离不到五十英尺的地方，让每个人手上的牛颊、蔬菜与炖汁全都洒了出来。第二道闪电的落点更接近了些。

他们冲向帐篷。闪电从天划下，击打在他们四周，就像连珠炮在攻

击。直到他们在帐篷里叠成一堆，八个人挤在原本设计来容纳四个人及一点轻装备的帐篷里。水兵鲍比·法瑞尔看着支撑帐篷那几根包铁条的木支柱骂道：“哦，他妈的。”随即抢着去找出口。

和板球一样大的冰雹正从天坠落，把碎冰片弹飞到三十英尺的高空中。闪电的爆裂火光破坏了午夜的北极微光。一道道闪电相去不远，彼此重叠，闪光在天空中划出烈焰，让他们的双眼因为光影残留而暂时失明。

“不，不！”格尔大叫，声音压过雷声。他将法瑞尔从帐篷出口拉回来，把他推倒在拥挤的帐篷里。“在这岛上不管走到哪里，我们都是最高的东西。你当然可以使尽全力把包着金属的帐篷支柱丢得远远的，但还是要待在帆布下面。进到你的睡袋里，然后躺平。”

他们争相照着做。在威尔斯假发或帽檐下面，在缠裹很多圈的保暖巾上面，他们的长发像蛇一样扭曲着。暴风雪愈来愈猛烈，各种声音震耳欲聋。透过帆布与毛毯打在他们背上的冰雹，就像一个个大拳头把他们揍得青一块紫一块。古德瑟在被冰雹痛殴时大声呻吟。不过害怕的成分还是大于疼痛，这次连续痛打，已经算是他从中学以来被打得最痛的一次。

“他妈的神圣耶稣啊！”托马斯·哈特内尔大叫，冰雹与闪电愈来愈严重。稍有头脑的人都躲在哈得逊湾牌毛毯下面而不是躺在上面，试着拿毛毯来缓冲冰雹的威力。帐篷的帆布几乎让所有人都窒息了，在他们下面的薄帆布一点也没办法阻止寒冷向上流到他们身上，还把所有人的气息全都取走。

“天气这么冷怎么还会有闪电暴风雪？”古德瑟向格尔大叫，在这窝惊骇的人中，他们两个恰好躺在一起。

“这种事偶尔会发生。”中尉喊回去，“如果我们决定离开船到陆地上扎营，就得把一大堆讨厌的避雷棒带过来。”

这是古德瑟第一次听到弃船的想法。

先前在吃晚餐时，他们聚集在离帐篷不到十英尺的一块巨石旁，而这时候闪电碰巧打在那块石头上，然后反弹飞过他们被帆布盖住的头部上方，击打到另一块离他们不到三英尺的巨石。接着每个人把头压得更低，试着抓住下面的帆布，让自己能躲到岩石旁边。

“天哪，格尔中尉，”约翰·莫芬大叫，他的头最靠近已经塌下来的帐篷开口，“情况这么糟，外面竟然还有东西在走动。”

格尔大喊：“熊吗？这时候还在四处走动？”

“太大了，不可能是熊，中尉。”莫芬喊着回答，“那是……”这时闪电再次打中那块巨石，然后在他们身旁爆炸，产生的静电让帐篷的帆布在空气中跃起，每个人都畏缩地把身体压得更平，脸部紧贴着地上冰冷的帆布，只顾着祷告，不愿再多说话。

这次攻击持续了一个小时之久。古德瑟只能将它想成攻击，就好像是希腊诸神因为他们擅自在北风之神的管辖区过冬而大发雷霆。在最后一声雷响之后，闪光开始变得断断续续，接着朝东南方逝去。

格尔第一个从帐篷里出来，不过即使是古德瑟心目中毫无所惧的中尉，在这阵轰炸停止后，也整整停了一分钟之久才站起来。其他人也跟着双膝跪地爬出来，而且停下四下张望，好像四肢还在麻痹之中或是在向人求饶。东方的天空是由云对云，或云对地面的放电形成的一幅晶格图案。雷声隆隆地传过这平坦的岛，震度大到足以在皮肤上产生实际压力，让他们忙着捂起耳朵，不过冰雹已经停了。放眼望去，撞击到地面上的小白球，堆积了两英尺高。一分钟后，格尔起身，开始四处察看。

其他人也僵硬地站起来，缓慢地移动，试着活动四肢，古德瑟猜他们的手脚也都被打出瘀血了，因为他将自己的疼痛视为他们集体被上天惩罚的指标。午夜的微光被南方一整片厚云层挡住，看来，真正的黑暗已经来临。

“快来看这个。”查尔斯·贝斯特在呼叫。

古德瑟和其他人都聚集到雪橇旁边。在晚餐被中断之前，罐头食物和其他东西都已经拆封，堆积在煮食区附近。闪电好像刻意去击打由罐头堆成的矮金字塔，而避开雪橇。葛德纳的罐头食物全被闪电击得四散，就像保龄球一次全被击倒一样。焦黑的金属，以及还冒着蒸汽的劣质蔬菜与腐败的肉，散落在半径二十码的范围内。在船医的左脚附近，有一个烧焦、扭曲、变黑的容器，侧面的“厨具”字样还看得很清楚。那是他们旅行膳食工具组中的一件，在他们忙着去找掩蔽处的时候，它正好放在酒精炉上热东西。它旁边装有一品脱焦木醚燃料的金属罐爆炸了，破裂的碎片朝四面八方飞去，显然在他们挤在帐篷里的时候，碎片刚好从他们头上飞过。假如闪电把放在木箱中的燃料罐——雪橇上的两把霰弹枪与弹药就在它们旁边几英尺——点燃了，他们全都会被烧死。

古德瑟有股想笑的冲动，但是他又怕自己会同时哭出来。一时之间大家都没有说话。

约翰·莫芬爬到帐篷附近，在一道刚被冰雹摧残过的低矮冰脊上。他大叫：“中尉，来看这个。”

大家也爬上去看他在注视的东西。

就在矮冰脊背面，有一些几乎不可能有的足迹。足迹从南方的乱冰堆附近开始出现，一直延伸到西北方的海面才消失。这些是不可能的足迹，因为它们比地球上现存所有动物的足迹都还大。这五天来，他们已

经看过白熊在雪地上留下的脚印，那些脚印有时也非常大，有些还长达十二英寸，但是这些不清楚的足迹却比那些还要再大一半，有些看起来甚至和人的手臂一样长。而且这些足迹毫无疑问是新的，因为凹痕不是在原先的雪中，而是被压入厚厚的新鲜冰雹上。

不论行经营地的是什麼，都是在闪电与冰雹风暴正大的时候来的，正如莫芬所说。

“这是什么东西？”格尔中尉说，“这不可能啊。德沃斯先生，麻烦你到雪橇上帮我拿一支霰弹枪和弹药过来，谢谢。”

“是，长官。”

二副还没把霰弹枪拿回来，格尔中尉就已经迈步朝西北方去追踪足迹了，而莫芬、陆战队二兵皮金登、贝斯特、法瑞尔和古德瑟也步履维艰地跟在后面。

“这些脚印太大了，长官。”陆战队士兵说。古德瑟知道皮金登会被选进侦察队的主要原因，他是两艘船上少数曾经猎捕过比鹅还大的猎物的人。

“我知道，二兵。”格尔说。他从二副德沃斯手中接过霰弹枪，冷静地装填了一发弹药，然后七个人继续大步踩在冰雹堆上，朝着被冰山保护的海岸线外的黑云走去。

“或许不是脚印，而是某种……北极兔或是会在融雪上蹦跳的东西，用整个身体留下的凹痕。”德沃斯说。

“对。”格尔心不在焉地说，“或许是这样，查尔斯。”

但是，它们确实是脚印。哈利·古德瑟医生很清楚，每个走在他旁

边的人也都知道。虽然古德瑟从来没有猎过比兔子或鹧鸪大的东西，但他看得出来，这并不是某种小动物用整个身体反复地先向左跳、再向右跳产生的凹痕，而是某只动物先用四条腿走路，然后——如果足迹可信——近乎是用两条腿走了将近一百码所留下的足迹。从那里开始的足迹就像是人的足迹，如果有个人的脚和他的前臂一样长、步幅将近五英尺，而且没留下趾痕、反倒是留下爪痕的话。

他们到达饱受强风侵袭的砂石地，在好几个小时前，古德瑟还曾经高兴得在此四肢跪地。这里的冰雹撞碎成无数的小碎冰片，整个区域还是光秃秃。足迹到这里就停了。

“大家散开。”格尔说，不过他的霰弹枪还是轻松地夹在手臂下，仿佛这里是艾塞克斯，而他正在自家庄园里散步。他用手去指每个人，指出要人去勘察的地方。这个多石区域不比一个板球投打区大多少。

看不出有任何离开沙石地的足迹。他们慢吞吞地前进，不希望岩石区外还没被破坏的雪被自己的脚印破坏掉，前后搜索了几分钟，检查了一遍又一遍。接着所有人都站着不动，互看着彼此。他们几乎站成一个圆圈。没有任何离开这块岩石区的足迹。

“中尉……”贝斯特开口说。

“再安静一分钟。”格尔很快地说，语气还算温和，“我还在思考。”他是唯一在移动的人。他大步走过所有人身旁，望着四周的雪、冰、冰雹，模样像是要找出对他们搞恶作剧的小男孩。暴风雪已经向东走得更远，光线变得更强了。现在已经将近凌晨两点，在石头外侧的雪和冰雹层都没有被碰过的迹象。

“中尉。”贝斯特还是忍不住开口，“是汤姆·哈特内尔。”

“他怎么了？”格尔骂了一声。他正开始要绕第三圈。

“他不在这里。我刚刚才想到，我们从帐篷里出来后，他就没跟我们一起。”

古德瑟猛然抬头，然后和其他人同时回头看。身后三百码左右的矮冰脊挡在那里，使他们看不见坍塌的帐篷和雪橇。在一整片白色与灰色的空间里，没有别的东西在移动。

他们全都拔腿往回跑。

哈特内尔还活着，但他失去了知觉，人躺在帐篷帆布下面。厚帆布被拳头大的冰雹撕破了，冰雹就从破口处打进帐篷，头的一边被打得红肿，左耳在流血，但古德瑟很快就发现他还有微弱的脉搏。他们从坍塌的帐篷里把这个昏迷的人拉出来，同时拿了两个睡袋，尽可能让他保持温暖及舒适。黑云又开始飘到他们头上。

“情况有多严重？”格尔中尉问。

古德瑟摇了摇头：“不知道，要等他醒来……如果他还醒得过来的话。我很讶异我们当中没有更多人被打昏，刚才可是有许许多多坚硬物体倾泻而下啊。”

格尔点头：“他哥哥约翰去年死了，我很不希望我们在那之后再失去汤米。他们的家人会承受不了打击。”

古德瑟记得他在准备约翰·哈特内尔的葬礼时，为他穿上他弟弟托马斯最好的法兰绒衬衫。他想到在北方数百英里远的地方，那件被埋在冻土底下的衬衫，以及被雪覆盖的沙砾地，在黑色峭壁下方，冷风正吹过两座木制墓碑。古德瑟忍不住发抖。

“我们都快冻坏了。”格尔说，“我们要补点觉。二兵皮金登，去找一些可以当帐篷支柱的杆子，然后帮贝斯特与法瑞尔再搭起帐篷。”

“是，是，长官。”

两个人在找帐篷杆子时，莫芬就把帆布拉高。帐篷已经被冰雹摧残得看起来就像是一面战旗。

“我的老天。”德沃斯说。

“睡袋全都湿透了。”莫芬说，“帐篷里面也湿了。”

格尔叹了口气。

皮金登和贝斯特带回两截焦黑、弯曲的铁骨木杆。

“支柱被雷击中了，中尉。”陆战队二兵报告，“看起来是木头里的铁骨引来闪电，长官。它现在已经不能当帐篷的中央支柱了。”

格尔只是点点头：“我们的斧头还在雪橇上。把斧柄拆下来，再拿多出来的霰弹枪，用两样东西一起当支柱。需要的话，可以融掉一些冰来做支架。”

“酒精炉已经爆裂了。”法瑞尔提醒，“短时间之内我们没办法将冰融化。”

“雪橇上还有两座酒精炉。”格尔说，“我们的水壶里也有些饮用水。它现在是冻结的，可以放进衣服里让它融化。把水倒进在冰地挖出来的洞里，很快就会冻结。贝斯特先生？”

“是的，长官？”年轻矮胖的水兵回答。他努力忍住一个哈欠。

“尽你所能将帐篷打扫干净。用刀子把两个睡袋的缝线割断，今晚我们可以挤在一起取暖，然后用它们来当‘垫被’与‘盖被’。我们需要一些睡眠。”

古德瑟端详着昏迷的哈特内尔，想看看他有没有苏醒的迹象，但是这个年轻人还是像一具尸体，得检查他的呼吸好确定他还活着。

“我们一早就要往回走了吗，长官？”约翰·莫芬问，“我的意思是，去拿贮放在冰上的物品，然后回到船上？我们已经没有足够的食物在回程上充饥了。”

格尔笑着摇了摇头：“几天不吃不会怎样，老兄。既然哈特内尔受伤了，我会派你们四个人把他放到雪橇上，然后到贮放东西的地方去。尽可能把那里弄成最好的营地，我会带另一个人照着约翰爵士的指示再往南走。我必须把给海军总部的第二封信放好。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尽一切可能往南走，看看那里有没有未冻结水域的迹象。如果不去，我们这趟就白来了。”

“我自愿和你一起去，格尔中尉。”古德瑟说，听到自己的声音时他还觉得有点讶异。基于某种原因，一直和这位军官在一起对他而言很重要。

格尔看起来也很讶异。“谢谢你，医生，”他轻轻地说，“但是，也许你和受伤的同胞在一起比较好吧？”

古德瑟耳根都红了。

“贝斯特会和我一起去。”中尉说，“在我回来之前，二副德沃斯负责指挥返回冰上的队伍。”

“是，长官。”两个人同声说。

“贝斯特和我大概在三小时后出发，我们会尽可能向南走，只带一些腌猪肉、装信息的罐子、一个水壶，以及一些毛毯，还有一把霰弹枪。我们大概会在午夜时掉头回来，并且试着在明天早上四点前到冰上

和你们会合。在回船的路上，雪橇装载的物品重量会比先前轻，除了，嗯，哈特内尔，而且我们已经知道翻越冰脊的最佳位置了，所以我跟你们打赌，我们在三天，而不是五天内，就可以回到船上了。”

“如果到了后天午夜，贝斯特和我还没有回到冰上的营地，德沃斯先生就带着哈特内尔回船上。”

“是，长官。”

“二兵皮金登，你会不会觉得特别累？”

“是的，长官。”三十岁的陆战队士兵说，“我的意思是不会，长官。我可以做任何您要求的任务，中尉。”

格尔微笑着：“很好，你负责接下来三个小时的守卫。我唯一能答应你的是，等雪橇队在今天稍晚到达放粮食的地方时，你可以第一个去睡觉。去把没当帐篷支柱的毛瑟枪拿在手上，但是人留在帐篷里，偶尔把头伸到外面观察一下动静就好。”

“没问题，长官。”

“古德瑟医生呢？”

船医把头抬起来。

“可不可以请你和莫芬先生把哈特内尔先生带到帐篷里，让他舒服一点？我们要将汤米放在我们的正中间，让他温暖一点。”

古德瑟点点头。他走过去，没将他的病人从睡袋里移出来，直接抬起病人的肩膀。昏迷的哈特内尔头上的肿块，就和医生苍白的小拳头一样大。

“好了，”格尔看着正被撑起来的破烂帐篷，透过打战的牙齿说，“其他人现在可以把毛毯摊开，大家就像孤儿一样挤靠在一起，试着睡一两个小时吧。”

13 富兰克林

北纬七十度五分，西经九十八度二十三分

一八四七年六月三日

约翰爵士无法相信眼前所见。和他预期的一样，总共有八个人，但是这些人……不太对劲。五个疲惫不堪、满脸胡子、戴着护目镜拉雪橇的人当中，有四个没问题——水兵莫芬、法瑞尔、贝斯特，以及带头的高大二兵皮金登——但是第五个拉雪橇的是二副德沃斯，他的表情透露出他刚到鬼门关走了一趟。水兵哈特内尔走在雪橇旁边。这个瘦弱的水兵头上缠裹着好几层布，走路摇摇晃晃，就像是从莫斯科撤退的一名拿破仑军队成员。船医古德瑟也跟在雪橇旁边走，而且在照顾躺在雪橇上的人，或某个东西。富兰克林在找格尔中尉那件非常独特的红色羊毛围巾，那条保暖巾几乎有六尺长，不可能看不见。怪异的是，几个跌跌撞撞的黑影看起来好像都围着缩短版的格尔围巾。

最后，跟在雪橇后面的是个矮短、被毛茸茸毛皮外衣包裹起来的生物，富兰克林看不见被连衣帽遮住的脸，但是，那生物只可能是个爱斯基摩人。

约翰·富兰克林爵士船长看到雪橇之后大叫：“我的天啊！”

要让两个男人并排躺在上面，这雪橇的确是太窄了，约翰爵士的望远镜也没欺骗他，雪橇上的两个人是一个叠一个。在上面的是个爱斯基摩人，一位睡着或昏迷的老人，褐色的脸上有些皱纹，流线般的白发倾

泻在那顶向后翻、塞在头下方当枕头的狼皮连衣帽上。雪橇朝着“幽冥”号驶来，古德瑟在照顾的就是这位老人。躺在爱斯基摩人仰躺身体下面的，是格雷厄姆·格尔中尉变黑、扭曲、无疑已死的脸与身躯。

富兰克林、菲茨詹姆斯中校、维思康提中尉、大副罗伯特·沙金、冰雪专家瑞德、总船医史坦利，以及一些士官，例如副水手长布朗、主桅台班长约翰·沙利文，以及约翰爵士的侍从侯尔先生，全都冲向雪橇。还有四十来个听到瞭望员大喊爬上甲板的船员，也一起跑向雪橇。

还没与雪橇队的人员会合，富兰克林他们就在半路停下来。在望远镜里看来像是围在拉雪橇人脖子上的几截红色保暖巾，原来是深色大外套上的一大片血污。这些人身上沾了不少血。

大伙儿顿时一阵哗然。几个拉雪橇的船员拥抱住冲向他们的朋友。托马斯·哈特内尔昏倒在冰地上，几个人将他团团围住，试着帮助他。一时之间，所有人都在说话与大叫。

约翰爵士只去注意格雷厄姆·格尔中尉的尸体。他的身体被睡袋盖住，但是部分睡袋已经滑开，所以约翰爵士看得到格尔英俊的脸。他脸上有些地方因为失血而苍白，其他地方则被北极的太阳晒黑。他的五官扭曲，眼皮略为张开，露出的眼白因为结冰而晶亮。他的嘴巴张开，下颚下垂，舌头伸了出来，双唇向后咧开，离牙齿有一段距离，像是龇牙发怒或是受到极度惊吓。

“把那个……野蛮人……从格尔中尉身上移开。”约翰爵士下令，“现在就动手！”

几个人赶紧听命行事，抓住爱斯基摩老人的肩膀与脚，将他抬起来。老人呻吟着，而古德瑟医生大叫：“小心！动作轻点！他的心脏旁边有一颗毛瑟枪的子弹。请将他抬到病床区，谢谢！”

另一个爱斯基摩人毛皮外套上的帽子向后翻开了，富兰克林发现那是个年轻女人时吃了一惊。她靠到受伤老人的旁边。

“等一下！”约翰爵士对着助理船医挥手大叫，“病床区？你真的建议我们让这个……原住民……进到船上的病床区？”

“他是我的病人。”古德瑟说话时带着强硬的、倔强的语气。约翰爵士完全没料到这个矮小的船医竟会如此顽固。“我必须把他弄到可以动手术的地方，尽可能把子弹从他身体里取出来。不行的话，至少也该将血止住。把他抬进去，谢谢各位。”

抬着爱斯基摩人的船员看了看他们的探险队总指挥，想知道该怎么办。约翰爵士一时困惑到说不出话来。

“赶快行动啊。”古德瑟用自信的口气命令着。

船员们显然把约翰爵士的不作声当成了默许，抬着灰发的爱斯基摩人爬上由雪堆成的坡道，进到“幽冥”号的甲板上。古德瑟、爱斯基摩姑娘及几位船员跟在后面，其中一些人扶着年轻的哈特内尔。

富兰克林几乎隐藏不住惊吓与恐惧，还站在原地低头注视着格尔中尉的尸体。二兵皮金登与水兵莫芬正在解开将格尔固定在雪橇上的绳索。

“看在老天的分上，”富兰克林说，“把他的脸盖起来。”

“好的，长官。”莫芬说。在冰原及冰脊上颠簸，赶了一天半的路之后，哈得逊湾牌的毛毯已经从格尔脸上滑开，现在这名水手才将它拉起来。

约翰爵士还是可以通过红毛毯的凹陷处，看到这位英俊中尉嘴巴大

张的凹洞。“德沃斯先生。”富兰克林急促地说。

“是，长官。”二副德沃斯移步过来，用手指触前额，他先前一直在监督船员们解开绑住中尉身体的绳索。富兰克林看得出，这位脸被晒伤成肉红色又被风刮得伤痕累累、络腮胡杂生的二副，已经累到只能行举手礼了。

“一定注意将格尔中尉的遗体带到住处，然后你和沙金先生在费尔宏中尉的监督下，为安葬做准备。”

“是的，长官。”德沃斯和费尔宏同声回答。

法瑞尔与皮金登虽然疲累不堪，却还是拒绝其他人协助，两人把中尉的遗体抬起来。格尔的尸体就和木柴般僵硬。他的一只手弯曲着，伸出来的那只手掌因为日晒或腐坏而变黑，看起来就像冻结在空中、作势要攫抓猎物的一只爪子。

“等一下。”富兰克林说。他突然想到，如果派德沃斯去处理，他得等上好几小时才能听到队伍的副领队向他正式报告，而那可恶的船医已经带着两个爱斯基摩人走了。“德沃斯先生，”富兰克林说，“你大致安置好格尔中尉的遗体后，就到我的舱房来找我。”

“是的，长官。”二副疲累地回答。

“不过，你可以先回答我，格尔中尉最后和谁在一起？”

“我们全部的人，长官。”德沃斯说，“不过，我们在威廉王陆块上或在它附近的最后两天，是水兵贝斯特和他在一起，只有他们两个人。查理知道格尔中尉做的每件事。”

“很好。”约翰爵士说，“去办你该办的事吧，德沃斯先生。我很快

就能听到你的报告了。贝斯特，你现在就跟我和菲茨詹姆斯中校一起走。”

“是，是，长官。”这名水手边说边把挽具上的最后一条皮绳割断，因为他已经没力气去解开结了。他连举手行礼的力气都没有。

水兵查尔斯·贝斯特站着，向座位上的约翰·富兰克林爵士、菲茨詹姆斯中校与克罗兹船长（这位皇家海军“恐怖”号的船长在雪橇队登上“幽冥”号后的几分钟内，碰巧为了其他事来拜访）报告，他们头顶上的三扇普雷斯顿专利豪华天窗，因为有终日不断的阳光的照射，呈现乳白色。富兰克林的侍从艾德蒙·侯尔偶尔也当秘书，坐在军官后面做记录。贝斯特理所当然是站着，克罗兹建议让这疲惫的人喝一点白兰地提神。约翰爵士露出不以为然的样子，但他还是同意请菲茨詹姆斯中校从他私人收藏中拿一点酒出来。烈酒似乎让贝斯特重新有了活力。

微微晃动的贝斯特在报告时，三位军官不时用问题打断他。当他事无巨细地描述到威廉王陆块的艰辛路程时，约翰爵士忍不住催他赶快跳到最后两天发生的事。

“是，长官。嗯，第一天晚上在石碑附近被闪电与雷声攻击后，我们发现……脚踪，足迹……在雪地上，我们想睡个几小时，但是没能如愿，格尔中尉和我带着一点食物出发向南走，德沃斯先生则带雪橇和帐篷里剩下的东西，以及当时被冻得冷冰冰的可怜的哈特内尔往另一个方向走。我们彼此说了‘明天见’后，中尉和我向南，德沃斯先生和他的人朝海上的冰走。”

“你们身上有没有带武器？”约翰爵士问。

“有的，约翰爵士。”贝斯特说，“格尔中尉有手枪，我拿了一把霰弹枪。另外一把在德沃斯先生那一队人手上，二兵皮金登还有一把毛瑟

枪。”

“告诉我们，为什么格尔中尉要把你们分成两队。”约翰爵士说。

贝斯特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但是接着就开窍了：“哦，他告诉我们他要遵照您的吩咐，长官。石碑附近的营地被闪电摧毁，帐篷也受损之后，大多数队员必须回到先前设在海冰上的临时营地。格尔中尉和我继续走，打算把第二个信息筒存放在更南边的沿岸某处，并且顺便看看南方有没有未冻结水域。结果一点都没有，长官。我是说，未冻结的。一点影子都没有，您连想都别想……在黑暗的天空下看不到一丝水的反光。”

“你们两个走了多远，贝斯特？”菲茨詹姆斯问。

“我们到达大海湾时，格尔中尉估算我们已经向南跨越雪地及冰冻的沙砾地走了四英里路。那海湾很像我们一年前过冬的比奇岛海湾。但是你们知道，即使我们是在陆地上，要在雾里、风中、冰上走四英里有多辛苦，长官。我们可能实际上走了至少十英里，才前进这四英里。海湾被冻得很结实，和这里的堆冰一样坚固。这里夏天时，海湾里的冰和海岸之间经常会出现一小片没冻结的水，但是那里连一点点水也没有。所以我们穿越海湾的开口处，长官，沿着一个突起的海岬又走了四分之一英里左右，然后格尔中尉和我在那里立了一个石碑，没有罗斯船长的那么高或漂亮，这点我很确定，但是很坚固，而且够高，可以一眼就看到。我们把石头堆到和眼睛一样高，把装在精巧铜罐里的第二封信息放了进去，中尉跟我说内容和第一封完全相同。”

“然后你们就掉头回来了？”克罗兹问。

“不是的，长官。”贝斯特说，“我承认我那时候已经没力气了，格尔中尉也一样。那一整天我们走得实在很辛苦，连雪脊都觉得很难跨

越，当时还有大雾，我们只有在雾稍稍散去时才偶尔瞥见海岸。我们搭好石碑，把信息放进去时，已经是下午了，但格尔中尉还是要继续沿着海岸向南走六或七英里。有时候我们看得见东西，但大多数时候看不见。不过，我们可以听见。”

“听见什么，小伙子？”富兰克林问。

“在跟踪我们的东西，约翰爵士。有只个头很大的东西，在呼吸，有时候会低声吠叫……你们知道的，长官，就像那些白熊，好像它们在咳嗽。”

“你认得出那是熊的声音？”菲茨詹姆斯问，“你说过你们是在那块陆地上放眼望去最大的东西。假如有只熊在跟踪，在雾稍稍散去时，你一定会看到它。”

“是的，长官。”贝斯特说。他眉头紧皱，好像快要哭出来：“我的意思是，不，长官。我们不能确定那是不是熊，长官。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可能可以看到，也应该会看到。但是事实上我们没看到，也看不到。有时候我们听到它就在我们背后咳嗽，在雾中，离我们才十五英尺，我拿霰弹枪对准它，格尔中尉也在手枪里装好弹药。我们等着，几乎屏住呼吸。但是雾散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一百英尺远，却看不到任何东西在那里。”

“那一定是幻听的现象。”约翰爵士说。

“是的，长官。”贝斯特表示同意，但语调透露出他其实不了解约翰爵士的用语。

“岸上的冰会发出怪声。”约翰爵士说，“也可能是风。”

“哦，是的，是，长官，约翰爵士。”贝斯特回应，“只不过那时候

没有风。但是冰.....那就有可能，长官。总是有这个可能。”他的语气却像是在说这是不可能的。

约翰爵士转移话题，似乎有点恼怒：“你进来前，提到你和另外六个待在海冰上的人会合后，格尔中尉就死了.....被杀了。你就直接讲这一段吧。”

“是，长官。是这样的，当我们向南走到我们所到的最远处时，应该接近半夜了。我们前方的天空已经看不见太阳了，但是天空发出金色光芒.....这里的半夜您应该很清楚，约翰爵士。有一阵子雾变得很薄，我们爬上一个满是岩石的小山丘.....其实也不算山丘，只是一个比四周平坦冰冻沙砾地高约十五英尺的高地.....我们可以看到海岸蜿蜒着向南延伸到模糊的地平线，也常常瞥见沿着海岸线堆积的冰山突出在地平线上。没有水。一路下去一切都冻成固体。所以我们掉头往回走。我们没有帐篷与睡袋，只有冰冷的食物可以嚼。我还因为这样掉了一颗牙。我们两个都很渴，约翰爵士。我们没有炉子来把雪或冰融化，而且又只有格尔中尉放在外套和背心里面水壶里的一点点水。”

“所以我们整晚赶路。先是在勉强可算夜晚的微光时段走了一两个小时，然后又继续走了好几个小时，有五六次我走路走到睡着，根本只是在绕圆圈，直到最后跌倒在地上。格尔中尉抓住我的手臂，摇摇我，带我朝正确的方向走。我们经过刚堆好的石碑，越过海湾。差不多在第六钟响的时候，太阳爬上高空，我们就走到前一晚扎营的地方，就是靠近第一个石碑的地方，我是指詹姆斯·罗斯爵士纪念碑。其实那应该是两天前的晚上，就是我们被第一场雷电交加的暴风雪侵袭的时候。我们又继续向前走，沿着岸边冰山上的雪橇痕迹，然后再次走到海冰上。”

“你说，‘第一场雷电交加的暴风雪’，”克罗兹打断他的话，“意思是有其他暴风雪吗？你们不在的这段时间，这里也有好几场暴风雪，不过最猛烈的那场好像是在南方。”

“哦，是的，长官。”贝斯特说，“即使雾很浓，雷声每隔几小时又会隆隆响起，我们的头发被吹乱，好像想脱离我们的头，而我们身上带的任何金属——皮带扣、霰弹枪、格尔中尉的手枪——会开始发出蓝光。我们在沙砾地上找个可以蹲坐的地方躺下来，试着让自己成为地面的一部分，而世界就在我们四周爆炸，就像特拉法加的炮火一样，各位长官。”

“你那时也在特拉法加，水兵贝斯特？”富兰克林冷冷地问。

贝斯特眨了眨眼：“不是的，长官。当然不是，长官。我只有二十五岁，长官。”

“我当时人就在特拉法加，水兵贝斯特。”约翰爵士口气强硬地说，“那时我担任皇家海军‘贝勒冯’号的信号官，船上四十个军官中有三十三个在那次行动中殉职。请你克制一下自己，在接下来的报告里，别用你没经历过的事做比喻，不管是明说或暗喻。”

“是，是，长……长官。”贝斯特结巴地说，语气里不只有疲累与悲伤，还夹带着说错话的恐惧，“对不起，约翰爵士。我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是……我不应该……也就是说……”

“继续说下去，水兵。”约翰爵士说，“不过，直接跟我们说格尔中尉死前几小时发生的事。”

“是的，长官。嗯……如果没有格尔中尉帮忙——愿上帝祝福他——我没办法爬过那一片挡路的冰山，不过我们最终还是办到了，然后直接走到海冰上，朝离我们大约只有一英里或两英里的海上营地走去，德沃斯先生和其他人在那里等我们。可是没多久我们就迷路了。”

“你们怎么可能会迷路？”菲茨詹姆斯中校问，“你们不是跟着雪橇的辙痕走吗？”

“我也不知道，长官。”贝斯特说，他的声音因疲累与悲伤而无精打采。

“当时有雾。雾非常大。大半时候，我们往任何方向都看不到十英尺远。阳光让每件东西都闪闪发亮，让每件东西看起来都是平的。我猜同一座冰脊我们可能就爬了三四次，而每爬一次，我们的方向感就变得更混乱。而且在海冰上，有些地方的雪被风刮走，使得雪橇的滑板没留下任何痕迹。不过事实上，各位长官，我认为格尔中尉和我两个人在半路上睡着了，所以不知不觉跟丢了雪橇的辙痕。”

“嗯，”约翰爵士说，“继续说。”

“好，接下来我们听到枪声……”贝斯特接着说。

“枪声？”菲茨詹姆斯中校说。

“是的，长官。有毛瑟枪声，也有霰弹枪声。在大雾中，枪声在四周的冰山与冰脊间产生回音，听起来就像四面八方同时传来枪响，但是枪声很靠近我们。我们开始在雾中大声打招呼，很快就听到德沃斯回应我们的招呼声。三十分钟后——雾过了这么久才稍稍散去——我们跌跌撞撞走到海上营地。队员利用我们不在的大约三十六个小时已经把帐篷补好了，大致修补好了，就搭在雪橇旁边。”

“枪响是要导引你们找到他们吗？”克罗兹问。

“不是的，长官。”贝斯特说，“他们是在射熊和爱斯基摩人。”

“解释清楚。”约翰爵士说。

查尔斯·贝斯特舔了舔他破裂而且凹凸不平的嘴唇：“德沃斯先生可以解释得比我清楚，各位长官。大致的情况是，他们前一天回到海上营

地，然后发现罐头都被打开，而且散落一地，全被糟蹋了。他们认为这是熊干的好事，所以德沃斯先生和古德瑟医生决定开枪射击在营地四周嗅来嗅去的熊。就在我们到达之前，他们刚射中一头母熊和它的两只小熊，正在处理那些肉。但是他们听到有东西在周围移动，各位长官，很像我先前提到的在雾中的咳嗽声与呼吸声。然后，我猜就是那两个爱斯基摩人，那个老人和他的女人越过冰脊走来，但在雾中看起来只是出现了更多的白色毛皮。二兵皮金登发射他的毛瑟枪，鲍比·法瑞尔发射他的霰弹枪。法瑞尔两个都没打中，但是皮金登正中是那男人的胸膛，他倒了下来。”

“等我们到那里时，他们已经把被射中的爱斯基摩人、那女人以及一些白熊肉带回海冰上的营地，在冰上留下一道道血迹。长官，我们最后一百码左右的路程就是跟着血迹走的，而古德瑟医生正在挽救爱斯基摩老人的生命。”

“为什么？”约翰爵士问。

贝斯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其他人也没说话。

“很好。”约翰爵士最后说，“你们和二副德沃斯，以及其他几个营地的人会合之后又过了多久，格尔中尉才受到攻击？”

“不会超过三十分钟，约翰爵士，很可能还更短。”

“是什么东西挑动对方攻击？”

“挑动？”贝斯特重复了一下。他的眼神看起来已经不集中了：“您的意思是，比方说开枪射杀白熊？”

“我的意思是，攻击发生当时到底是什么情况，水兵贝斯特？”约翰爵士说。

贝斯特摸摸自己的前额，嘴巴张开好一阵子才开始说话。

“没有东西挑动它。我那时在跟汤米·哈特内尔说话，他在帐篷里，头上缠满绷带，不过已经清醒，从第一场闪电暴风雪之前某个时刻开始，他就不记得任何事了。德沃斯先生在监督莫芬与法瑞尔把两个酒精炉装好，以便煮些熊肉来吃。古德瑟先生当时已经把老爱斯基摩人的毛皮外套脱掉，正打算在老人的胸部挖一个可怕的洞。那女人一直待在旁边观看，不过我当时没看出她到底站在哪里，因为雾又变厚了。二兵皮金登则是拿着毛瑟枪站在一旁守候。突然间格尔中尉大叫：‘安静，大家安静！’我们全都闭起嘴巴，停止说话或工作，只剩下两个酒精炉的嘶声，以及大锅上融雪冒泡的声音，我猜我们想炖白熊肉来吃。接着格尔中尉拿出手枪、装上火药、扳好击铁，然后离开帐篷走了好几步，然后……”

贝斯特停了下来。他的眼神已经完全无法集中了，嘴巴还是张着，附着在下巴的唾液闪闪发光。他看着某个不属于约翰爵士舱房里的东西。

“继续说。”约翰爵士说。

贝斯特的嘴巴在动，但是没发出声音。

“继续说吧，水兵。”克罗兹船长用较温和的声音说。

贝斯特把头转向克罗兹，眼睛还是注视着远处某个东西。

“接着……”贝斯特开始说，“接着……冰就直接升起来，船长。就升起来，然后包围住格尔中尉。”

“你在胡扯什么？”在一阵沉静之后，约翰爵士发出斥责，“冰不可能直接升起来。你到底看到了什么？”

贝斯特没有把头转向约翰爵士：“冰直接升起来，就像我们看过那些突然升起的冰脊一样。只不过那不是冰脊，不是冰，它直接升起来而且有个.....形状。一个白色的形状，一种体形。我记得它有.....爪子，没有手臂，至少一开始时没有，但是有爪子，非常大，还有牙齿。我还记得那些牙齿。”

“那是一只熊。”约翰爵士说，“一只北极白熊。”

贝斯特只是摇了摇头：“很高。那东西似乎就从格尔中尉下面升起来.....将格尔中尉围住。它实在.....很高。比格尔中尉还高两倍，你们知道他跟一般人比起来算是很高大，但那东西比他更高大。那东西.....围住他.....的时候，格尔中尉就好像消失了。我们放声大叫，莫芬趴在地上找霰弹枪，二兵皮金登边跑边把毛瑟枪对着那东西，但是他不敢开枪，因为那东西和中尉现在已经合而为一，然后.....然后我们听到压碎与断裂的声音。”

“那只熊在咬中尉？”菲茨詹姆斯中尉问。

贝斯特眨眨眼，看着脸色红润的中校：“咬他？不是的，长官。那只东西没咬他。我连它的头都没看到.....不能算看到。只有两个黑色的圈圈浮在十二三英尺的空中.....是黑的，但又是红的，你们知道，就像一只狼转头对着你，而太阳光刚好照到它的眼睛一样。压碎与断裂的声音是格尔中尉的肋骨、胸部、手臂与骨头断裂的声音。”

“格尔中尉有没有大声呼救？”约翰爵士问。

“没有，长官。他没发出半点声音。”

“莫芬和皮金登有没有开枪？”克罗兹问。

“没有，长官。”

“为什么没有？”

贝斯特露出怪异的微笑：“为什么？根本没东西可射啊，船长。前一秒，那东西还在那里，上升到格尔中尉上方，把他捏碎，就像你或我把一只老鼠捏碎一般。但后一秒，它就不见了。”

“你说不见了是什么意思？”约翰爵士追问，“它要逃回雾里的时候，莫芬和陆战队二兵难道不能朝它开枪吗？”

“逃回？”贝斯特跟着说了一遍。他那诡异、令人不舒服的笑容更明显了：“那个形状并没有逃走，它只是再回到冰里，就好像太阳走到云的背后，东西的影子就突然不见了。等到我们到格尔中尉那里时，他已经死了。他的嘴巴张得大大的，却连尖叫的时间都没有。那时雾已经散去。冰上没有洞，也没有裂缝。连竖琴海豹用来换气的呼吸孔都没有。只有格尔中尉躺在那里，整个人被压碎了。他的胸部整个向内凹，两只手断了，耳朵、眼睛、嘴巴都在流血。古德瑟医生把我们全都推开，但是他也无能为力。格尔已经死了，而且开始变得和他下面的冰一样冷。”

贝斯特那诡异、惹人厌的笑容时隐时现，他破裂的嘴唇在颤抖，但还是张开到露出牙齿，眼睛比先前更无法集中注意力了。

“你……”约翰爵士才开口就停了下来，因为查尔斯·贝斯特昏倒在舱板上了。

14 古德瑟

北纬七十度五分，西经九十八度二十三分

一八四七年六月

哈利·古德瑟医生的私人日记：

一八四七年六月四日

当史坦利和我将受伤的爱斯基摩人身上的衣物脱光时，史坦利提醒我，这人身上还有个护身符。一块扁平光滑的石头，比我的拳头还小，形状像白熊，看来不是雕刻出来的，而是天然形成的，表面被拇指抚摸得相当光滑，像极了一只有着小小的头、长长的脖子、粗壮而伸直的腿、正迈步向前的活熊。当初在冰原上检查这受伤的男人时，我就看见这个护身符了，不过当时我不觉得有问题。

二兵皮金登毛瑟枪射出的子弹，就从护身符下面不到一英寸的地方进入原住民的胸膛，打穿他第三与第四肋骨间的肌肉，稍微擦撞到上方的肋骨，然后穿过左肺，卡在他的脊椎，使他的神经受损。

我没办法救活他。根据先前的检查，如果我试着取出子弹，他一定会马上死掉；另一方面，我又无法止住他肺里的出血，但是已经尽我所能把这个爱斯基摩人抬到史坦利船医和我在病床区搭设的手术室内。昨天回到船上后，史坦利和我用最冷酷无情的工具在他前方与后方的伤口探查半小时之久，并且用力割开伤口，直到在脊椎里找到子弹，并且确认他正如我们所预料，不可能活太久。

但是这个异常高大、体格强健的灰发野蛮人，显然还不想让我们的预料成真。他还活着，继续让气息从他破裂、血淋淋的肺里呼出来，也不断咳血。他继续用他那对令人不安的浅色眼睛瞪着我们，看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照史坦利的建议，麦克唐纳德医生也从“恐怖”号过来，把爱斯基摩女孩带到病床区后方的凹室里去检查，我们用一条毛毯做帘幕，将两区隔开。我相信史坦利船医并不是真的想叫麦克唐纳德去检查这女孩，他只是希望当我们忙着检查她丈夫或父亲血淋淋的伤口时，她能被请到病床区外……看起来这病患和女孩对足以让任何一位伦敦淑女以及还在受训的外科医生马上晕过去的鲜血或伤口，没什么特别感觉。

说到晕倒，史坦利和我刚检查完垂死的爱斯基摩人的伤势时，约翰·富兰克林爵士和两个搀扶着查尔斯·贝斯特（听说他在约翰爵士的舱房里晕倒了）的船员正好走进来。我们叫那两个人把贝斯特放在一旁的病床上，我只粗略检查了一分钟就列出他晕倒的原因：一、极度疲累，我们每个参与格尔侦察队的人，在持续奔波、挨饿十天之后（在冰上最后两天两夜除了生熊肉外，几乎没的吃），都会有这样的状况；二、体内水分丧失殆尽（我们没有时间停下来用酒精炉融雪来喝，所以用直接嚼冰与雪的笨方法，不但没补充到水分，反倒还消耗了身体原有的水分）；三、还有一个在我看来非常明显的原因，但是询问他的军官们竟然没看出来。可怜的贝斯特站着向船长们报告，而且他的八层羊毛衣有七层还穿在身上，他们只给他一点时间去脱掉沾了血迹的大外套。连续十天十夜在平均温度接近零度的冰上活动后，“幽冥”号的温暖对我来说已经难以忍受，到病床区后我就把衣服脱到只剩两层。对贝斯特来说，船舱的温度当然更快令他支撑不住。

我们向约翰爵士保证贝斯特会康复，给他闻闻嗅盐，他几乎就能起来走动了，之后约翰爵士用略显嫌恶的眼神看着那位爱斯基摩病患，当时他

人趴在床上，血迹斑斑的胸部与腹部朝下，因为史坦利和我在探刺他的背部，要把子弹找出来。我们的总指挥问，他会存活吗？

“不会太久，约翰爵士。”史蒂芬·撒母耳·史坦利说。

听到他们在病人面前这么说，我的脸扭动了一下。在将死的病患前提到最不乐观的评估时，医生通常会用中性的拉丁文来表达，但是我马上就明白，这个爱斯基摩人不可能听得懂英语。

“帮他翻身，让他正面朝上。”约翰爵士下令。

我们很小心地照着做，虽然对这灰发的原住民来说，这样的疼痛比施以酷刑还难受，但他没有发出半点声音。我们用探针挖刺他时，他一直是清醒的。他的目光定在我们探险队总指挥的脸上。

约翰爵士倾身靠向他，提高音量，放慢语速，好像对方是个耳聋的小孩或白痴。他大声问：“你……是……谁？”

爱斯基摩人仰脸看着约翰爵士。

“你……叫什么……名字？”约翰爵士大喊，“你……哪……族？”

垂死的人没有回答。

约翰爵士摇了摇头，露出厌恶的表情，虽然我并不清楚是爱斯基摩人胸部裂开的伤口，还是他那土著特有的顽固，使约翰爵士厌恶。

“另外一个原住民呢？”约翰爵士问史坦利。

总船医正忙着用两只手压住伤口，用沾满血的绷带包扎，就算不能完全止血，也希望能减少从这野蛮人肺里涌出来的血。他朝着凹室帘幕点了点头。“麦克唐纳德医生和她在里面，约翰爵士。”

约翰爵士粗率地穿过毯子帘幕。我听到结结巴巴的声音和几个零星的词语，接着我们的总指挥又出现了。他退了出来，脸上红得发亮，让我差点儿以为我们这位六十一岁的总指挥中风了。

接着约翰爵士的红脸因为震惊而显得苍白。

这时我才想到，里面那年轻女人刚才一定全身赤裸。几分钟前我曾经顺着半开的帘幕瞥见凹室里的情形，我注意到，麦克唐纳德用手势要她脱去外衣（她的熊皮毛衣）时，那女孩点了点头。在脱掉厚外套后，她的腰部以上就没有任何衣物了。

当时我正忙着在桌子上打点那垂死的人，但还是留意到，这不失为在宽松毛皮下保暖的好方法，相较于可怜的格尔中尉的每个雪橇队成员都穿了许多层羊毛衣，这种保暖效果好多了。在毛皮或动物的毛发底下不穿任何东西，可以让身体变得温暖，必要时（例如在费力工作时）也可以让身体变得够凉，因为汗水能很快从身体释出而被狼皮或熊皮的毛吸收。相反的，我们这些英格兰人穿的毛衣几乎都是一下子就被汗水浸湿，而且从没机会真正变干。只要我们不再走路或拉雪橇，毛衣很快会冻结，失去隔冷效果。我们回到船上时，我已经很确定回程时背上的重量，差不多是去程时的两倍。

“我会再……再找个更合适的时间来看她。”约翰爵士结结巴巴地说，然后从旁边退了出去。

约翰·富兰克林爵士船长看起来在发抖。让他发抖的，是这年轻女人一丝不挂、挑动他感官的伊甸园胴体，还是他在病床区的凹室里看到别的东西，那我就不确定了。他没再说半句话就离开了手术室。

一会儿之后，麦克唐纳德把我叫到后面的凹室里。那女孩——年轻女人，我先前已经注意到她的性征了，虽然科学上早已证明，野蛮部落

的女性会比文明社会的年轻女士更早进入青春期，而且早很多。她已经穿上她的厚毛皮外套，以及海豹皮长裤了。麦克唐纳德医生看起来有点焦虑，甚至有些烦躁，当我问他有什么问题，他用手势叫爱斯基摩姑娘把她的嘴张开。接着他举起提灯，用一面凸透镜来聚光，要我自己看。

她的舌头在接近舌根的地方被截断。不过还留下一小截，我觉得这已经足以让她勉强吞咽及嚼食大多数食物，麦克唐纳德也附和我的意见。但是，如此看来，她绝对无法发出复杂的声音（如果任何一种爱斯基摩语言可以算是复杂的话）。那是旧疤痕，不是最近才造成的。

我承认自己那时害怕得把头转开。谁会对一个小孩子做这种事？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当我用“截断”这个词时，麦克唐纳德医生轻声纠正我。

“你再看一次，古德瑟医生。”他的声音非常轻，“它并不像是用环形切割手术截断的，也不像是用石刀这类原始工具切的。这个可怜小姑娘的舌头是在她还很小的时候就被咬掉的，断的地方那么接近舌根，不可能是自己咬的。”

我从那女人身旁走开一步。“她还有其他地方有问题吗？”按照我过去的习惯，我用的是拉丁语。我读过关于黑暗大陆一些野蛮习俗的报道，据说他们会拙劣地仿照希伯来人对男孩子做的事，对他们的女人行使残忍的割礼。

“没有。”麦克唐纳德回答。

我当下明白约翰爵士为什么突然脸色苍白，而且显然受到惊吓。但是当我问麦克唐纳德他有没有把这项观察告诉总指挥时，这位船医却跟我保证他没有。他说约翰爵士进到凹室，看到那个爱斯基摩女孩一丝不

挂后，就略显激动地离开了。接着，麦克唐纳德开始把他刚为这位俘虏（或客人）做的快速体检结果告诉我，后来史坦利船医进来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我的第一个想法是，那个爱斯基摩男人死了，但是事情并非如此。原来是有个船员来找我，要我到约翰爵士与另外两位船长跟前报告。

我看得出来，约翰爵士、菲茨詹姆斯中校及克罗兹船长，对我关于格尔中尉的死做的报告感到失望。虽然通常我会因此感到难过，但是这一天也许是因为极度疲累，也因为我在加入格尔中尉的冰上侦察队后，心态有了改变，长官们的失望没有影响我的情绪。

我先把垂死的爱斯基摩男人的情形报告了一次，接着提到那女孩失去舌头的怪事。三位船长喃喃讨论起来，但只有克罗兹船长发问。

“你知道为什么会有人这样对待她吗，古德瑟医生？”

“我完全不知道。长官。”

“有可能是动物干的吗？”他追问。

我停了一下。我压根儿没想过这个可能性。“有可能。”我最后说，虽然我很难想象什么北极肉食性动物会咬掉一个小孩的舌头，却留下她的性命。但是话说回来，很多人都知道爱斯基摩人有习惯和凶恶的狗住在一起。在迪斯科湾我就亲眼见过一次。

他们不再针对这两个爱斯基摩人发问。

他们想知道格尔中尉被杀的细节，也想知道杀死他的是什么生物，我告诉了他们真相。我当时正在挽救爱斯基摩老人的性命，他出现在雾中，被二兵皮金登开枪击中。在格雷厄姆·格尔临死前的最后一刻，我

才抬头看了他一下。我还解释说，不断移动的雾气、各种尖叫声、让人分心的毛瑟枪响、中尉手枪走火的声音、跪在雪橇边的我受限的视界、快速移动位置的人与光，都在干扰我，根本无法确定自己看到什么，我只看到有个很大、白色的形状围绕着倒霉的军官，他手枪的火光，还听到更多枪响，接着雾又把一切笼罩住了。

“不过，你可以确定那是只白熊吗？”菲茨詹姆斯中校问。

我迟疑了一下：“如果真的是白熊的话，”最后我说，“它就是只大得超乎寻常的北极熊。在我印象中，那是只像熊的肉食性动物，巨大的身躯、巨大的手臂、小小的头、黑曜石般的眼睛，但是细节可不如这些描述那么清楚。大致来说，我记得的是，那东西似乎是凭空出现，直接升起来环抱住格尔中尉，而且它站立起来的高度是格尔中尉的两倍。那真是恐怖。”

“这我相信。”约翰爵士冷冷地说，我甚至觉得像是在刻意挖苦，“但是，古德瑟先生，如果它不是熊的话还能是什么？”

我先前就注意到了，约翰爵士从没有按我正式的职级称我为医生。他用“先生”称呼我，就和他称呼任何一个副官或没受军官教育的士官长一样。我经过了两年才明白，这位我相当尊敬、日渐衰老的探险队总指挥，不会用同样的尊敬来回报只不过是船医的我。

“不知道，约翰爵士。”我说。我只想赶快回去看我的病人。

“我知道你曾经表示过你对白熊很有兴趣，古德瑟先生。”约翰爵士继续说，“原因是什么？”

“我受过解剖学的专业训练，约翰爵士。而且在这次探险起航前，我还梦想成为自然学家。”

“现在不想了吗？”克罗兹船长用他温柔的爱尔兰腔问。

我耸了耸肩：“我发现田野调查不是我的强项，船长。”

“但是你曾经解剖过我们在比奇岛及这里打到的白熊，”约翰爵士紧抓着话题，“研究它们的骨骼与肌肉组织，而且和我们一样在冰上观察它们。”

“是的，约翰爵士。”

“你觉得格尔上尉身上的伤口，和这种动物制造的伤痕吻合吗？”

我迟疑了一秒。在我们把可怜的格雷厄姆·格尔的尸体搬上雪橇，然后像噩梦般穿过堆冰回来之前，我已经检查过伤口了。

“是的，约翰爵士。”我说，“就我所知，这区域的北极熊是世界上体形最高大的掠食者。和北美洲最大型且最凶猛的灰熊比较，它只有灰熊的一半体重，用后脚站立起来却可以比灰熊高出三英尺。它的力气也非常大，可以轻易把一个人的胸部压碎，破坏他的脊椎，就像可怜的格尔中尉的遭遇。不仅如此，北极白熊是唯一惯于把人类当成猎物的掠食者。”

菲茨詹姆斯中尉清了清喉咙。“我说啊，古德瑟医生。”他轻声说，“我在印度曾经看过一只非常凶猛的老虎，根据村落里的人的说法，它已经吃下十二个人了。”

我点点头，在那时刻我突然发现自己非常虚弱。疲惫对我身体的影响就好比浓度极高的酒。“长官……中校……各位先生……你们的人生阅历都比我丰富得多。不过根据我大量阅读跟这主题相关的书籍得到的心得，陆地上其他肉食性动物，狼、狮、虎，还有别种熊，有可能在受到挑衅时咬死人，而且其中某些动物，比方说您提的老虎，菲茨詹姆斯

中校，如果因为生病或受伤而无法猎捕到平常的猎物，就会改变习惯吃人肉。但是只有在北极的白熊，北极熊，平常就把人类当猎物来跟踪、猎捕。”

克罗兹点了点头：“你是从哪里学到这些的，古德瑟医生？在书里读到的？”

“在一定程度上是，长官。但是在迪斯科湾的时候，我大半时间都花在与当地人讨论熊的行为，当我们靠近巴芬湾停泊时，我还到‘冒险’号及‘威尔士亲王’号上请教马丁船长与达拿特船长。这两位先生不仅回答了我关于白熊的问题，还带我认识他们几个船员，其中包括两个年老的美捕鲸人，他们在冰上待过十多年。他们都知道许多白熊潜伏攻击爱斯基摩原住民的故事，甚至提到人们受困在冰海时，白熊将他们从船上直接抓走的逸事。其中一位老人，我记得他叫康诺斯，他说一八二八年他们船上就有两个厨师被熊杀死，其中一个是在主舱遭到攻击，当时其他人都在睡觉，而他正在靠近火炉的地方忙碌。”

克罗兹听了之后，露出微笑：“或许我们不该听信一个老水手说的每一句话，古德瑟医生。”

“是的，长官。当然不能完全听信，长官。”

“好，那就这样了，古德瑟先生。”约翰爵士说，“如果还有别的问题，我们会再请你回来。”

“是，长官。”说完，我疲惫地转身，准备回船首方向的病床区。

“哦，古德瑟医生。”我还没走出约翰爵士舱房的门，菲茨詹姆斯中校就叫住我，“我有一个问题，虽然我很不好意思承认我不知道这问题的答案。为什么白熊要被称为海熊？应该不是因为它喜欢吃水手吧？”

“不是的，长官。”我回答，“我想是因为它比起陆地动物，更像是海洋哺乳动物。我读过一些报道，上面说有人曾经在离岸几百英里的海里看过它，而‘冒险’号的马丁船长也亲自跟我说，这种熊在陆上或冰上发动攻击的速度很快，能以超过二十五英里的时速冲向你，在海里也是最善于游冰的生物之一，游程可达六十或七十英里，而且中途不用休息。达拿特船长说，有一次他的船在离陆地很远的海中，以八节的速度乘风航行，竟然有两只白熊和船并肩游了十海里左右，最后索性把船抛在身后，以白鲸般的自在速度游向远方的浮冰。所以有了这个学名……海熊……虽是哺乳类，却大致上算是海里的生物。”

“谢谢你，古德瑟先生。”约翰爵士说。

“不客气，长官。”说完我就离开了。

一八四七年六月四日 续

爱斯基摩男人在午夜刚过没几分钟就死了。不过他死前说了一些话。

当时我正坐着睡觉，背就靠在病床区的舱壁上，史坦利把我叫醒。

灰发男人正躺在手术台上垂死挣扎，手臂晃动的方式看起来像是想游泳到空中。他穿孔的肺正大量出血，血也从他的下巴涌流到缠裹了绷带的胸膛。

我把提灯光调亮时，爱斯基摩女孩从她先前睡觉的角落爬起来，我们三个人倾身向前看着这垂死的人。

老爱斯基摩人弯起一根强壮的手指戳自己的胸部，在相当靠近弹孔的位置。他每喘一口气就汲出更多鲜红的动脉血，但是他咳嗽带出的声音可能只是一些字。我用一根粉笔把他的发音写在石板上，那块石板是

有病患在睡觉时，史坦利和我沟通的工具。

“安卡库特·图库路克！夸鲁伯维酋……安卡库特·图库克……帕尼格……通拔克！塔尼克……拿努阿巴苗·图库脱亚西路……尤米阿帕·图库脱亚西路……纳努克·图库卡！帕尼格……通拔克·纳努克……安卡库特·库库路克！”

接着出血状况严重到让他无法再说话。血像喷泉般从他身体里涌出来，让他呛到，即使史坦利和我将他撑起来，试着帮他清通呼吸道，他还是只能呼吸到自己的血。在经过最后一段恐怖挣扎后，他的胸部不再起伏，躺回我们的手臂里，原本瞪视的眼神变得僵直、没有生气。史坦利和我让他躺回平台上。

“小心！”史坦利大叫。

一开始我不知道这位船医在警告我什么。老人已经死了，不会动了，我靠到他身边时也测不到脉搏和呼吸。不过，接着我转身看到那个爱斯基摩女人。

她从手术台上拿了一把沾满鲜血的手术刀，走近我们，举起那把武器。我一眼就察觉，她根本没在注意我。她的眼神固定在那人死后的容颜及他的胸膛上，他可能是她的丈夫、父亲或兄长。在那几秒钟内，由于完全不知道她的异邦部落有什么习俗，我脑海里浮现出一些疯狂行径的影像：女孩把男人的心脏挖出来，也许还进行可怕的仪式，然后把心脏吃掉；或者把他的眼珠子挖出来；或者切下他的一根手指；或者在他身上那些类似水手文身图腾的网状旧疤上，再多加几道。

她没有满足我的疯狂想象。在史坦利还来不及抓住她，而我只想得到防卫性地蜷缩在那死人身上时，爱斯基摩女孩使出外科医生般伶俐的刀术，让手术刀灵巧地向前移——她显然经常使用锋利无比的刀子，切

断了系在老男人胸前护身符的牛皮绳。

她取走那块扁平、白色、沾了血迹的熊形石块及被切断的牛皮绳后，将它们隐秘地藏在毛皮外套里、她身上某个地方，然后把刀子放回手术台。

史坦利和我面面相觑。接着这位“幽冥”号的总船医就叫醒担任病床区助手的年轻水手，要他去通知当班的轮值军官，请对方转告船长：老爱斯基摩人死了。

六月四日 续

我们在凌晨一点半，也就是三钟响左右，埋葬了爱斯基摩人。我们把他的尸体用帆布包起来，塞进冰上离船只有二十码的防火洞里。这个防火洞让我们可以汲取到冰下十五英尺深处的活水，是这寒冷夏天唯一还保持畅通的洞。就如我先前说过，水手们最怕的莫过于火了。约翰爵士的命令是把尸体丢到这个洞里。当史坦利和我努力想用船矛把尸体塞进狭窄的洞里时，我们听见东方几百码处的冰原里传来砍凿声及偶尔的咒骂声。二十人组成的工程队正在连夜赶工，想挖出一个更像样的洞，以供隔天或是同一天稍晚格尔中尉的葬礼使用。

现在在深夜里，还有足够的光线可以读《圣经》——如果有人带到冰上来读的话，但实际上没人会这么做——微弱的光让我们两个船医及两个被叫来帮忙的船员更容易戳、刺、推挤并让尸体滑动，将爱斯基摩人的尸体深深塞进蓝色的冰里，最后让它落入下面的黑水中。

爱斯基摩女人安静地站着、看着，依然没有任何表情。有一阵风从西北偏西的方向吹来，让她的黑发从有污渍的连衣帽中扬起，就像乌鸦颈毛一样横飘在她脸上。

执行埋葬任务的原本只有我们几个人，史坦利船医，两个喘着气、

轻声咒骂的船员，原住民女人，还有我。但是后来，克罗兹船长和一名高瘦的中尉也出现在风雪中，看我们做最后阶段的打点，或最后两个阶段的使劲猛推。终于，爱斯基摩男人的身体滑过最后五英尺，消失在冰下十五英尺的黑色洋流里。

“约翰爵士的命令是，不准这女人在‘幽冥’号上过夜。”克罗兹船长轻声说，“我们来带她回‘恐怖’号。”克罗兹对着那个高大的中尉（他的名字我现在想起来了，叫厄文）说，“约翰，她就由你负责了。帮她找个船员们看不到她的地方，或许是病床区前方的货物堆里，并且确保她不受到任何伤害。”

“是，长官。”

“对不起，船长，”我说，“但是为什么不让她回到她族人那里呢？”

克罗兹听后笑了笑：“通常我会同意你，医生。但是就我们所知，在方圆三百英里内没有任何爱斯基摩人的聚落，连个小村落也没有。他们是迁徙的民族，尤其那些我们称为北方高地人的部族。但是，这位老人和这年轻女孩怎么会在夏天来到这么北方的堆冰呢？这片堆冰上没有鲸鱼、没有海象、没有海豹、没有驯鹿，除了白熊和冰上那只凶手外，也没有其他生物。”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去，听起来似乎不是在回答我的问题。

“也许有一天，”克罗兹说，“我们存活的关键在于能不能找到爱斯基摩原住民，并且和他们交朋友。难道我们要在还没和她成为朋友之前就让她走吗？”

“我们开枪打死她的丈夫或父亲。”史坦利船医说。他的眼睛注视着那年轻女人，她依然盯着现在空无一物的防火洞。“这位沉默女士可不见得会对我们宽宏大量。”

“没错。”克罗兹船长说，“我们的问题已经够多了，可不希望再看到小姑娘带着一队愤怒的爱斯基摩战士回到我们船上，趁我们睡觉的时候谋杀我们。不，我认为约翰爵士是对的.....在我们知道该如何处置她，以及处理自己的问题前，应该把她留下来。”克罗兹对着史坦利笑。这两年来，这是我第一次对克罗兹船长的笑留下印象。“沉默女士。这名字很好，史坦利。太好了。走吧，约翰，走吧，女士。”

他们向西顶着风雪，往第一道冰脊走去。我顺着雪堆爬上“幽冥”号。我要回到我的小卧舱，对现在的我来说它就像最完美的天堂。我要好好睡一整晚实实在在的觉，自从十几天前格尔中尉带我们朝东南偏南的冰原走去以来，我就没好好睡过觉了。

15 富兰克林

北纬七十度五分，西经九十八度二十三分

一八四七年六月十一日

约翰爵士过世那天，他差不多已经从撞见爱斯基摩姑娘一丝不挂的惊吓中恢复过来了。

根本是同一个年轻女子，同样一个十来岁的黄刀印第安妓女。在一八一九年他命运多舛的第一次探险中，魔鬼就派她——爱拈花惹草的罗伯特·胡德的十五岁姘头绿袜子来引诱他，这一点约翰爵士非常确定。现在引诱他的女人，同样拥有在黑暗中也能发光的咖啡色皮肤、同样的身高、同样的那种女孩子的圆形乳房、同样的褐色乳晕，在性器官上方也同样有像乌鸦羽毛般漆黑的暗色阴毛。

同样一个在梦中勾引男人与她交媾的女妖。

约翰·富兰克林爵士船长看到她光着身体躺在病床区、麦克唐纳德船医的桌台上——就在他的船上——一时大惊失色。但是约翰爵士很确定，在那天似乎永无止境、令人不知所措的剩余时间里，他并没有让船医们及另外两位船长察觉出自己的异常反应。

格尔中尉的葬礼在六月四日礼拜五当天很晚才举行。一支人数众多的工程队花了二十四小时才挖穿冰层，让他的遗体可以葬到海里。要完成这件工程，他们必须先用黑色炸药把如岩石般坚硬的冰层最上方的十英尺炸掉，再用鹤嘴锄、铲子挖出一个宽口坑洞，以便能把剩下五英尺

左右的冰打穿。他们在中午完成工作时，“幽冥”号的木匠维基斯先生与“恐怖”号的木匠哈尼先生，已经做好一个精巧的木制平台，搭在十英尺长、五英尺宽的直通暗黝之海的洞口上。带着长鹤嘴锄的工程队人员留驻在坑里，随时注意不让平台下方的冰再次冻结。

船上的温度较高，格尔中尉的身体开始快速腐败，所以木匠们先用桃花心木做了一个非常结实的棺材，里面衬了一层馨香的香柏木。

两层木料之间还加装了一层铅，而非一般在帆布埋葬袋里装入两颗铁球，以确保尸体会沉到水里。铁匠史密斯先生铸造，锤打，并且镌刻了一面漂亮的纪念铜牌，用螺丝锁在桃花木棺材上。因为这次葬礼兼具岸边土葬与一般海葬的性质，约翰爵士特别要求棺材一定要做得够重，好让它马上沉下去。

在八钟响，暮班第一段刚开始不久——下午四点——两艘船的人员聚集在离“幽冥”号四分之一英里的埋葬地。约翰爵士下令，船上除了留下基本数目的守卫外，所有人都要参加葬礼。他还规定制服外面不可以套上别的衣物。所以时间一到，一百多位穿着正式却一直在发抖的军官与船员就聚集在冰上。

格尔中尉的棺材从“幽冥”号船侧放到冰上，然后绑在为了今天悲惨任务而强化过的大型雪橇上。约翰爵士将国旗覆盖在棺材上。接着，三十二个水兵，二十个来自“幽冥”号，十二个来自“恐怖”号，慢慢拉着棺材雪橇走了四分之一英里到达埋葬地点。当中最年轻的四个人在船员名单上还是见习生：“幽冥”号的乔治·钱伯斯与大卫·杨格，以及“恐怖”号的罗伯特·高汀与托马斯·伊凡斯，在蒙着黑布的鼓上敲奏着慢版的进行曲。这支严肃队伍由二十个人护送，包括约翰·富兰克林爵士船长、菲茨詹姆斯中校、克罗兹船长，以及其他军官与副官（留守在两艘人几乎走空了的船上的指挥官除外），每个人都穿着正式的军服。

在埋葬地点，穿着红外套的皇家海军陆战队火枪队已经站着等候了。他们由“幽冥”号三十三岁的中士大卫·布莱恩带队，队员包括下士皮尔森、二兵哈普魁、二兵皮金登、二兵希里，以及二兵里德，这些人全都来自“幽冥”号。旗舰上的陆战队只有二兵布莱恩缺席，因为他去年冬天就过世了，被埋在比奇岛。此外还有中士妥兹、下士黑吉斯、二兵威吉斯、二兵黑蒙、二兵海勒、二兵达利，他们都来自皇家海军“恐怖”号。

接掌格尔中尉的指挥任务的维思康提，他拿着格尔的三角礼帽与军刀走在雪橇后面。在维思康提旁边的是费尔宏中尉，他拿着一个蓝色丝绒垫，上面放着年轻格尔这些年来在皇家海军服役期间得到的奖章。

雪橇队接近下葬坑洞时，原本排成一列的十二个陆战队员分成两列，让出一条通道来。陆战队员转身面向通道，枪口倒转朝下，让拉雪橇的人、灵柩雪橇、高阶护卫群及哀悼者的队伍从中间通过。

军官围着坑洞站着，而一百一十个船员就在军官之间找自己的位置。有些水兵为了看得更清楚，还站在冰脊上。约翰爵士则是带着两位船长站在坑洞东侧一个临时搭建的平台上。只见三十二个拉雪橇的人缓慢、小心翼翼地合力把沉重的棺材卸下来，让它顺着角度调得刚好的木板，滑到搭建在长方形黑水池上方的木制平台上，暂时停放在那里。棺材就位时，除了有几条厚木板支撑之外，还有三条坚固的船缆帮忙撑住重量，由拉雪橇的水兵从两侧拉着。

鼓声停止时，所有人都脱帽，冷风吹拂着船员们的长发。为了这场葬礼，每个人的头发都洗过、分边而且用丝带绑住了。这天相当冷，在六点钟时量的温度不超过五华氏度。但是这满布冰晶的北极天空，就像是由金色光芒构成的坚实圆顶。仿佛是要纪念格尔中尉，被冰封住的太阳旁边多了三个太阳，在南方真正太阳的上方及左右两侧各飘着一轮幻日，全都被七彩的日晕环带连接起来。在场许多船员都向眼前完美的景

象低头行礼。

葬礼由约翰爵士主持，一百一十个围绕的船员可以轻易听见他洪亮的声音。大家都已经很熟悉这种仪式。他说了一些安慰勉励的话，会众的回应也可以预期。在葬礼后段，冰上又回响起熟悉的话语时，大家忘了强风的存在。

“因此，我们把他的身体交给深海，任其毁坏，期待在海交出它吞噬的死人那天，尸体会再复活，并且得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予的来世。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的大能，改变我们卑贱的身体，与他荣耀的身体相似。”

“阿门。”众人说。

接着皇家海军陆战队十二人组成的火枪队举起毛瑟枪，发射了三次排枪，最后一次只发射三枪，而不是前两次的四枪。

在发射第一次排枪时，维思康提中尉点了点头，撒母耳·布朗、约翰·威吉斯，以及詹姆斯·瑞吉登三人便将沉重棺材下面的厚木板抽掉，让它悬在三条船缆上。发射第二次排枪时，棺材往下放，直到碰到黑水。发射最后一次排枪时，水兵们慢慢松开拉船缆的手，让沉重的棺材和上面的铜牌——格尔中尉的奖章，军刀现在也停放在桃花心木棺材上——消失在水面下。

冰冷的水翻搅了几下，船缆被拉起来丢置在一旁，长方形的黑水区看起来空空如也。在南方，幻日和日晕都不见了，只有一轮红日还在天空的圆顶下散发光芒。

船员们默不作声地散开，回到各自的船上。现在不过是暮班第一段的二钟响时分而已，对大多数船员来说，这是吃晚餐及喝第二次配额酒的时刻。

第二天，六月五日礼拜六，两艘船上的船员们全挤在船舱里，因为又有一个北极夏天的闪电暴风雪在上空发作。原先在主桅高处瞭望的人被叫下来，留在甲板上担任守卫的人也都离金属和船桅远远的，因为闪电正穿过浓雾从高空打下来。雷声隆隆，大型闪电不断击打着装在船桅和舱顶的避雷棒，圣艾尔摩之火^[6]的蓝色手指沿着帆桁爬窜，滑过索具。值完班下到船舱来的憔悴瞭望员，告诉那些眼睛还睁得大大的同胞，他们看见一个接一个的闪电球在冰上滚动与跳跃。那天稍晚，闪电与天空的电光图案闪烁得更激烈，暮班的瞭望员报告说，有只很大的东西，大到不可能是只白熊，在雾中沿着冰脊徘徊踱步，一会儿看不见，一会儿又被闪电的光照亮，但是不到一两秒就又不见了。他们说，有时候那只东西像熊一样用四只脚走路。另一些时候，他们发誓，它轻松地用两条腿走路，就和人一样。他们说，那只东西绕着船走。

虽然水星就要落下，礼拜天的黎明却相当晴朗，而且比前一天冷了三十三华氏度，中午的温度是零下九华氏度。约翰爵士发布消息说，当天大家都要参加“幽冥”号上举行的主日礼拜。

约翰爵士船上的船员和军官每个礼拜都得参加主日礼拜。在暗无天日的几个冬天月份里，他就在主舱里主持礼拜。不过，只有最虔诚的“恐怖”号船员会越过冰原来参加礼拜。因为主日礼拜是皇家海军的要求——与其说是规定，不如说是传统——克罗兹船长在礼拜天也会安排礼拜，但是因为船上没有牧师，所以礼拜变得徒具形式，有时只是读读船上法规，而且时间只有二十分钟，不像约翰爵士那样热切地让礼拜进行九十分钟或两个小时。

但是这个礼拜天，大家都没有别的选择。

在三天内，克罗兹船长第二次带着他的军官、副官及船员们越过冰原到这边来，这次大家都在制服外面套上大外套并戴着手套。他们到

达“幽冥”号时才惊讶地发现，礼拜竟然要在甲板上举行，约翰爵士则是要站在后甲板区讲道。虽然上方的天空是淡蓝色的，今天没有冰晶的金色圆顶，也没有具有象征意义的幻日，但是风非常冷，在后甲板区下方的船员们挤在一起，自我安慰地想要借此取暖，而两艘船的军官仿佛一整队穿着大外套的侍从，全都站在约翰爵士后面，站在甲板饱受风霜洗礼的那一面。十二个陆战队士兵再次排成一列，站在甲板背风面，中士布莱恩站在最前面，士官们则聚集在主桅前方。

约翰爵士站在罗盘箱上，箱子上罩着先前覆盖在格尔中尉棺材上的国旗，以符合“神圣讲道坛”的规定。

他只讲了一个小时左右，所以没有人冻坏脚趾或手指。

约翰爵士的本性与倾向都偏好《旧约》胜过《新约》，所以他带着大家回顾了几个旧约先知的预言。他的讲道一度集中在先知以赛亚关于地球的预言：“看啊，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随着愈来愈多经文及解说出现，连主甲板上穿戴大外套、围巾、连指手套那群人中最迟钝的船员也慢慢开始明白，总指挥在讲这次寻找西北航道的探险，以及目前受困在北纬七十度五分、西经九十八度二十三分的窘境。

“这土地将全然空虚，全然荒凉：因为上主已经这么说了，”约翰爵士继续说着，“地上的居民啊，恐惧、陷坑、网罗都临近你.....躲避恐惧声音的必坠入陷坑；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因为天上的窗户都开了，地的根基也震动了.....地全然破坏，尽都崩裂，大大地震动了。地要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

仿佛是要证实这悲惨预言，“幽冥”号四周的冰原上突然传来大声的呜咽，船员脚下的甲板也开始移动。上方结了冰的船桅及帆桁似乎在震动，在淡蓝色天空中轻轻旋转。没有人离开队伍或发出声音。

约翰爵士从《以赛亚书》跳到《启示录》，让他们看到还有更多悲惨景象在等待背弃上主的人。

“但是如果他们.....我们.....不违背与上主所立的约呢？”约翰爵士问，“请你们看约拿的例子。”

几个船员一时轻松地呼了一口气。他们很熟悉约拿的故事。

“上帝差派约拿到尼尼微城去大声责备那地方的人，因为他们罪恶满盈。”约翰爵士大声地说，他一度过于微弱的声音此时突然变大，强度与抑扬顿挫甚至可以和受神感召的国教派牧师媲美，“但是约拿——你们都知道这件事，伙伴们——他逃离上主给他的使命，也逃离上主的同在，反倒往约帕去，跳上第一艘驶离的船，那艘船恰好要开往他施，在当时世界的尽头之外。约拿愚笨地以为自己可以搭乘这艘船到远离上主国度的地方。”

“‘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接下来的事你们都知道了.....你们知道那些船员如何大声呼喊，想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厄运降临在身上，然后他们做了签，抽出约拿来。‘他们问他说：我们怎样做，使海浪平静呢？.....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

“但是一开始船员们并没有把约拿抛出船外，他们有这么做吗，伙伴们？没有。他们是勇敢的人也是很好的水手，擅长航海，所以他们竭力划桨，要让快沉没的船靠岸。但是最终他们没有力气了，所以向上主呼喊，然后牺牲约拿，把他抛出船外。”

“但《圣经》上说，‘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

“请注意，伙伴们，《圣经》并没说约拿是被一条鲸鱼吞下肚。没

有！并不是我们在正常夏天会在这附近北极圈海域或巴芬湾看到的白鲸、露脊鲸、须鲸、抹香鲸、杀人鲸或长须鲸。不是的，约拿是被上主特别为他预备的一条‘大鱼’吞下肚，也就是说，那是上主耶和华特别为了这目的创造的一只深海怪兽。在《圣经》里，这只怪兽般的大鱼有时被称为利维坦。”

“我们也像这样，被派遣到目前所知的世界尽头，伙伴们，这里比他施还远，那里其实不过是在西班牙罢了。我们被派到连平常事物都会起来反叛我们的地方，这里的闪电会从冰冻的天空打下来，这里的寒冷从来不会变温和，这里的白色野兽会在冻结的海上行走。没有任何人，文明人或未开化的人，会把这地方称为家。”

“但是，我们仍然在上帝的国度里，伙伴们！约拿并没有因他的厄运而抗议，也没有因他受的处罚而诅咒，反倒是三天三夜在鱼腹内向上主祷告，所以我们不应该抗议，而是要接受上帝的旨意，他把我们放逐在冰海的肚子里，过了连续三个漫长的冬夜。我们应该和约拿一样，向上主祷告：‘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

“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

“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

“亲爱的伙伴们，请记得我们已经，而且必须继续以感恩的声音为祭品献给上主。我们必须偿还我们许的愿。我们在基督里的朋友及弟兄，格雷厄姆·格尔中尉发现今年夏天我们是不可能从利维坦的肚腹中被释放了，但愿他此时就睡在上主的怀中。今年我们是无法从这片奇冷

无比的冰海肚子中逃离了。如果他能活着回来，这是他原本要带给我们的信息。”

“但是我们的两艘船都还完好无缺，伙伴们。我们这个冬天，甚至过了这个冬天，如果需要的话.....还能持续更久，都还会有足够的存粮。我们还有煤炭可以燃烧来取暖，有同伴之谊给我们更深的温暖，而最深层的温暖则来自我们确知的事：我们的上主未曾放弃我们。”

“在利维坦的肚腹中，再过一个夏天，接着再一个冬天，伙伴们，我向你们发誓，上帝的恩典怜悯就会帮助我们离开这可怕的地方。西北航道是存在的，就在西南方地平线的方向，离我们没有多少路程，格尔中尉一个礼拜前几乎亲眼看到它。我们在几个月后，在这拖得异常悠长的冬天结束后，就会航向它、行经、驶出，然后远离，因为我们会为了遭受的苦难而向他大声祈求，而他也会在这地狱般的肚子之外垂听我们的祷告，他已经听到我和你们的声音。”

“现在，伙伴们，我们正因为利维坦恶灵化身成怀有敌意的白熊而苦恼。不过那东西毕竟只是白熊，不管它想怎么效忠我们的敌人，它都只是一只没头没脑的野兽。和约拿一样，我们要向上主祷告，让这恐怖的东西离开我们。而且可以确定的是，上主会听我们的祷告。”

“杀掉这只不过是野兽的东西吧，伙伴们，在成功的那一天，不论是我们当中哪个人下手杀掉，我发誓我会自掏腰包付给你们每人十英镑金币。”

挤在船腰的船员开始窃窃私语。

“每个人十英镑金币。”约翰爵士重复了一次，“不是只给像大卫杀死歌利亚一样杀死野兽的人奖赏，而是每个人都有奖赏，大家都有份，而且得到同样多。此外，你们还会继续领到皇家探索团的薪水，还有我

承诺将来再多付给你们津贴，多给和你们签约金一样多的津贴，只为了报答你们愿意再多待一个冬天在这里吃好吃的食物、吹暖气、等待雪融！”

如果做礼拜时可以笑出声的话，当时肯定会有人笑出来。但事实上，船员们只是互看彼此面色苍白、几乎冻伤的脸。一个人十英镑金币，约翰爵士还答应回去后再额外给和签约金一样多的津贴。许多人一开始就是看在高额签约金的分上才参与这次探险，大多数人都能拿到二十三英镑！当时一个人一礼拜的房租只要六十便士，租一整年只要十二镑。这还只是加在皇家探索团一般水兵一年六十镑薪水之上的福利而已，却已经超过岸上任何工人薪水的三倍。木匠的薪水是七十五镑，水手长是七十镑，工程师可以拿到整整八十四镑。

船员们面露微笑，并且偷偷在甲板上跺脚，以防脚趾冻坏。

“我已经命令‘恐怖’号上的狄葛先生和‘幽冥’号上的沃尔先生，今天为我们预备一顿节庆晚餐，来预祝我们必能战胜的不幸，这次探险任务必然成功。”约翰爵士从装饰国旗的讲道坛上向下喊，“我也准许两艘船上的人今晚多喝一份朗姆酒。”

“幽冥”号的船员只能垂着松垮垮的下巴彼此对望。约翰·富兰克林爵士会容许大家在礼拜天喝酒，而且还多喝一份？

“大家和我一起来祷告吧，伙伴们。”约翰爵士说，“亲爱的上帝，再次转眼向着我们，哦，上主，赐恩典给你的仆人。求你使我们早早饱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

“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

“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

“愿主我们上帝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坚立。”

“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

“起初、现在、直到永远，阿门。”

“阿门。”一百一十五个声音回应。

约翰爵士讲道后的四天四夜里，有一场六月暴风雪从西北方来，让可见度变得很差，活动起来也很不方便，但是在冰冻的海面上却不时传来霰弹枪的砰砰枪响和毛瑟枪的嗒嗒声。每个可以找到理由到冰原上的人（狩猎队、防火洞维护组、两艘船间的信差、测试新雪橇的木匠、获准带船狗涅普顿出去散步的水兵）都带着武器，朝着任何移动中或是在风雪或雾里看起来像是会移动的东西开枪。没有人被误射致死，但是有三个人得去找麦克唐纳德医生或古德瑟医生，请船医帮忙把射在大腿、小腿及臀部的霰弹枪子弹碎片取出来。

礼拜三，一支狩猎队真的带回一只白熊尸体——绑在两部连在一起的雪橇上——以及一只和小牛一样大的小熊。

有些人开始大喊大叫，要求付给每个人十英镑金币，但即使是到船北方一英里射死野兽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它太小了。他们有两把毛瑟枪与三把霰弹枪，总共开了十二枪才射倒这头熊，熊瘫在满是血迹的冰上，还不到八英尺长，而且还太瘦，是母的。他们杀死母熊，但留小熊活口，拉着它跟在雪橇后面回来。

约翰爵士下船来检查这头已死的动物，夸赞那几个人为大家找到了食物。虽然每个人都不喜欢吃煮熟的熊肉，而这只瘦熊的肉看起来肯定比以前的更多筋更难嚼，但是他指出，这并不是利维坦化身杀死格尔中尉的怪兽。约翰爵士解释说，所有亲眼见到中尉之死的人都很确定，就

在临死之前，这位英勇的军官还朝着那只怪兽的胸膛发射了手枪。这只母熊虽然身上满是弹孔，但它胸部却没有手枪的旧伤口，也找不到手枪的子弹。真正的白熊怪兽，约翰爵士说，要根据这样的特征来辨认。

有几个船员想把小熊当宠物养，因为它已经断奶了，可以吃解冻的牛肉，而另一些人则当下想把它宰了。约翰爵士听从陆战队中士布莱恩的建议，下令让小熊活着，用项圈和链子将它系在冰上的一根桩上。就在礼拜三晚上，六月九日，中士布莱恩和妥兹，还有大副爱德华·考区，以及这趟旅程仅剩的制帆匠老约翰·莫瑞，请求到约翰爵士的舱房报告。

“我们在这件事上的做法不对。”中士布莱恩说，他是这一小群人的发言人，“我是指猎杀野兽。”

“错在哪里？”约翰爵士问。

照布莱恩的手势来看，他指的是外面满是血迹的冰上正被屠宰的母熊。“船员们不是猎人，约翰爵士，我们两艘船上没有半个真正的猎人。我们出去打猎的人以前在陆地时只是偶尔猎猎小鸟，不是猎大型动物。嗯，也许我们可以射倒鹿，或是北极驯鹿，如果我们能碰上一只的话。但白熊是可怕的敌人，约翰爵士。我们先前能射杀白熊，多半是因为运气好，而不是猎技高超。白熊的头颅厚到能挡住毛瑟枪的子弹。它身上有非常多脂肪与肌肉保护，就像古代骑士受甲冑保护。它是强而有力的动物，即使是体形较小的熊，您自己也看过，约翰爵士，用霰弹枪打它的肚子，或用步枪射它的肺，也不会让它倒下来。还有，很难找到它们的心脏。这只瘦巴巴的母熊需要霰弹枪与毛瑟枪合计开十二枪，而且都是近距离发射才能射倒。即使是这样，它还是很有机会逃脱，如果它不是要留下来保护幼子的话。”

“那么你如何建议，中士？”

“建一个隐匿棚，约翰爵士。”

“隐匿棚？”

“就好像我们要猎鸭一样，约翰爵士。”妥兹中士说。这名陆战队士兵苍白的脸上有一道紫色胎记。“莫瑞先生知道如何制造。”

约翰爵士转身对着“幽冥”号的老制帆匠。

“我们可以使用原本要做驱动轴替换品多出来的几根铁棍，约翰爵士，然后把它们弯成我们要的护栏形状，”莫瑞说，“当成隐匿棚的轻框架，就像帐篷。您知道的。”

“只是它不像我们的帐篷一样呈金字塔形，”约翰·莫瑞继续说，“反倒是长而矮，上方是一道突出的遮棚，差不多就像村郊市集的帆布棚架，长官。”

约翰爵士露出微笑：“难道我们的熊不会注意到冰上多出一个村郊市集的帆布棚架吗，先生们？”

“不是的，长官。”制帆匠说，“我会在晚上，或我们称为夜的微明时光来临前，把帆布剪好、缝接好，将它漆成像雪一样白。把这隐匿棚靠在一个矮冰脊上，让它们融为一体。只有细长的枪支发射狭缝会稍微被看见。维基斯先生会用葬礼时平台上的木头在棚架内装设一条长椅，让射手们可以脚离冰地、温暖地坐在板凳上等候。”

“你预计要安排几个射手在这个……猎熊隐匿棚？”约翰爵士问。

“六个，长官。”布莱恩中士回答，“我们需要一起发射排枪，才能射倒野兽，长官，就好像在滑铁卢，要数千个人才能打倒拿破仑的手下。”

“万一这只熊的嗅觉比在滑铁卢时的拿破仑还好呢？”约翰爵士问。

有些人在窃笑，但是中士妥兹说：“我们考虑过，约翰爵士。最近这些日子，风大多是从西北偏北方向吹来。如果把隐匿棚放在可怜的格尔中尉下葬处附近的矮冰脊上，长官，我们就可以把西北方一整片空旷的冰原当成杀戮区，那里有将近一百码的开放空间。白熊很可能会从上风处较高的冰脊上爬下来，约翰爵士。当它到了我们设定的地方，一排接一排的米尼式子弹会射入它的心和肺，长官。”

约翰爵士在考虑。

“但是得叫大家不要随便走动。”二副爱德华·考区说，“如果冰原上有一大堆人晃来晃去，而且随时听得见他们和侦察兵对着冰塔和阵风胡乱开枪，不会有任何一只识相的熊走进船周围五英里内，长官。”

约翰爵士点点头：“你们打算用什么引诱熊进到杀戮区呢，先生们？你们考虑过用饵吗？”

“是的，长官。”中士布莱恩的脸上现在带着微笑，“我们要用新鲜的肉引诱凶手进来。”

“我们并没有新鲜的肉，”约翰爵士说，“连只环斑海豹都没有。”

“不，长官。”这名脸部轮廓鲜明的陆战队中士说，“但是我们有那只小熊。等到隐匿棚搭建完成，我们就把小熊宰了，血流得愈多愈好，长官，然后把肉放在离射击区不到二十五码的冰上。”

约翰爵士说：“所以，你们认为我们这只动物会吃同类的肉？”

“哦，是的，长官。”中士妥兹说，他紫色胎记下方的脸变红了，“我们认为，这只动物会吃任何在流血或闻起来像肉的东西。当它

来的时候，我们就把成排子弹射到它身上，长官，接着每个人就可以得到十英镑，然后过完冬天，获得胜利，然后回家。”

约翰爵士慎重地点了头说：“就这么做吧。”

礼拜五下午，六月十一日，约翰爵士和维思康提中尉到外面去检查猎熊的隐匿棚。

两位军官不得不承认，即使近到三十英尺，隐匿棚还是几乎看不见，它的底面和背面直接贴在一道矮冰脊上，约翰爵士几天前就是在这里诵读悼词的。白色的帆布交叠得相当完美，在枪支发射的狭缝上，帆布条间隔不等地垂着，将结实的水平置枪架分成好几段。制帆匠兼军械匠巧妙地将帆布固定在铁制的长杆与肋条上，即使风像现在这般猛烈，把雪刮得在冰原上狂飞，帆布还是纹丝不动。

维思康提领着约翰爵士沿着冰脊背面一条冰滑的小径走——射击区看不到这地方——接着越过矮冰墙，从帐篷后面一个狭缝进入隐匿棚。中士布莱恩和几个“幽冥”号的陆战队士兵——下士皮尔森、二兵希里、里德、哈普魁和皮金登——在里面。探险队总指挥走进来时，几个人站起来迎接。

“哦，不，不，各位，坐着就好。”约翰爵士非常小声地说。在这窄长帐篷两侧的铁护栏上，有些弯曲的铁制镡具，馨香的厚木条架在上面，让陆战队员即使不站在狭窄的射击狭缝旁边，也可以坐着达到射击高度。另外还有一层木条让他们的脚可以不踩在冰上，而毛瑟枪就摆在前方触手可及的地方。这拥挤空间里弥漫着新木材、湿羊毛及枪支润滑油的味道。

“你们在这里等多久了？”约翰爵士小声地问。

“还不到五个小时，约翰爵士。”中士布莱恩说。

“你们一定很冷吧。”

“一点也不冷，长官。”布莱恩低声说，“棚子够大，我们可以偶尔在里面走来走去，而且木条能让我们的脚不被冻坏。‘恐怖’号的陆战队会在妥兹中士的指挥下，在二钟响时来接替。”

“有没有看见什么？”维思康提中尉小声问。

“还没有，长官。”布莱恩回答。这位中士和两位军官倾身向前，直到脸碰到从射击狭缝吹进来的冷空气。

约翰爵士看见那头小熊的尸体，它的肌肉在冰上异常鲜红。除了小小的白色头颅外，他们把它身上的皮全剥掉，让血流出来，再用桶子盛起来，把血洒在四周。风吹着雪横越过宽广的冰原，在一整片白色、灰色、淡蓝色的背景中，鲜红的血令人感到不安。

“还得看看我们的敌人会不会吃同类。”约翰爵士小声地说。

“是的，长官。”中士布莱恩说，“约翰爵士，要跟我们一起坐到长板凳上吗？长官，这里还有很多空间。”

其实没有多少空间，尤其是原先就在木条上排排坐的几个胖屁股外，还要加上约翰爵士的大屁股。由于维思康提中尉还站着，陆战队士兵尽可能把身体往前移，所以长板凳上可以挤坐七个人。约翰爵士发现，坐在这高高的位置上，冰原上的情形一目了然。

约翰·富兰克林爵士船长觉得，他和其他男人从来没有这么愉快相处过。约翰爵士花了很多年才明白，他和女人——包括有艺术气质、容易紧张的女人，例如他的第一任妻子伊莲娜，以及强势、不屈不挠的女人，例如他的现任妻子简——在一起时，会比和一群男人在一起自在得多。但是在上礼拜天的主日崇拜后，他的军官与船员给他的微笑、点

头，以及真诚注视表达的认可，胜于他四十年军旅生涯的任一时期。

没错，他是一时兴起答应给每个人十英镑金币，更不用说将相当于普通水手五个月薪水的签约金再加倍了。约翰爵士的财源宽裕，即使钱在他离家三年多的时间里变少了，他还是很确定，简女士的私人财产可以支付因荣誉而产生的新债款。

不管怎么说，约翰爵士认为，答应给赏金，以及出人意料地容许船员们在他禁酒的船上喝酒，都是神来之举。约翰爵士和其他人一样，因为探险队中最有前途的年轻军官之一格尔中尉突然去世而心情沮丧。冰原上找不到任何未冻结水域的坏消息，以及还得在冰上过黑暗冬天的悲惨宿命，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沉重打击。但是答应给每个人十英镑金币，并容许两艘船上的人大吃一餐，让他暂时克服了这难题。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四个船医上礼拜才告诉他：有愈来愈多罐头食物已经腐坏，很可能是因为罐头焊接不够严密。约翰爵士目前只能暂时把这事搁在一旁。

风吹着雪横越广大冰原，让那具小尸体在它凝结并且冻结的X字形血迹中忽隐忽现。没有任何东西从附近冰脊及冰塔走过来。约翰爵士右边的人轻松地坐着，其中一个嚼着烟草，其他人把戴着连指手套的手扶在竖立的毛瑟枪枪口上。约翰爵士知道，只要他们的复仇者一在冰上出现，连指手套会在一瞬间全脱掉。

他边想边微笑。他发现自己正试着记住这场景、这时刻，使它变成一桩逸事趣闻，好在将来说给妻子简、女儿伊莲娜，还有可爱的外甥女苏菲听。他最近经常把他们在冰上的窘境看成一系列逸事，甚至用文字记录下来，他没写太长，差不多就是能让对方专心听完的地步，以便将来与那些可爱的女士们分享，或是作为和其他人外出吃晚餐时闲聊的话题。这一天，可笑的猎熊隐匿棚，一群挤在里面的人，愉快的感觉，枪

支润滑油、羊毛、烟草的气味，甚至是压得很低的灰色雪层、吹刮的雪，以及等待猎物时的张力，在未来几年会对他很有用处。

约翰爵士的目光突然转向最左边，越过维思康提的肩头，他看着距离隐匿棚南端不到二十英尺的葬坑。那天葬礼后，黑水区的开口又冻结起来了，坑洞本身也被雪填满了。即使只看到冰上的凹陷，也会让多愁善感的约翰爵士因为想起年轻的格尔而再度难过起来。不过，那场追思礼拜确实办得不错。他是带着尊严及军人的风范来主持礼拜的。

约翰爵士注意到，在那冰坑最底部有两个靠得很近的黑色东西躺在那里。黑色的石头，还是纽扣或硬币？也许是一个礼拜前某个刚好站在坑洞旁边的水兵故意留下来纪念格尔中尉的？在暴风雪即将来临前时时变化的昏暗光芒中，两个小黑圈仿佛带着悲伤责备的眼神回瞪约翰爵士——除非你知道要往哪里找，否则几乎看不见。他想，会不会是天候让海中两个小洞阴错阳差地在经历冰冻与风雪的交互作用后没被封起来，因此在灰色的冰上露出两个由黑水形成的小圆圈？

那两个黑色圆圈在眨眼。

“啊……中士……”约翰爵士开口说。

葬坑的整块冰块似乎突然爆裂，开始移动。某个巨大、白色、灰蒙蒙且强有力的东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他们卷了过来。它升到冰面上，冲向隐匿棚，接着消失在南侧帆布外，消失在发射狭缝的视界外。

几个无法确定刚刚看到什么的陆战队士兵完全来不及反应。

相当强劲的力道冲击离维思康提和约翰爵士不到三英尺的隐匿棚南端，把铁棍折断，把帆布撕碎。

陆战队士兵与约翰爵士急忙跳到地上，上方、后方及侧面的帆布都

被撕开了，长猎刀一样的黑爪子划破了厚帆布。每个人都在大叫，接着传来一阵可怕的腐尸臭味。

中士布莱恩举起毛瑟枪。那东西就在隐匿棚里面，就在里面，和他们在一起，在他们身旁，用非人的手臂环绕他们。他还没来得及开枪，那只掠食者呼出的腐臭味就冲出一道气流，中士的头随即从肩膀上脱落，穿过射击狭缝，飞掠过冰原。

维思康提大叫起来，有人发射了毛瑟枪，子弹只打到他旁边的陆战队同胞。帆布隐匿棚的顶部已经不见了，在原本该看见天空的开口处，有个很大的东西挡住了。正当约翰爵士转身，想要冲出破裂的帆布帐篷时，他感觉膝盖下面一阵剧痛。

接着他眼前的东西开始变得模糊且怪异。他似乎是整个人上下颠倒地看着船员们从破帐篷中被抛出来，然后看着他们像十柱球戏中的球柱一样，被撞散在冰原上。另一支毛瑟枪也发射了，不过那是某个士兵把枪丢在地上想四肢并用爬离时不小心击发的。这一切约翰爵士都看在眼里，不可思议且诡异地从一个颠倒、摇摆的角度看着。他腿部的疼痛变得难以忍受，接着他听到类似小树折断的声音，然后他被往前抛，掉进那个葬坑里，朝等着他的一圈新黑水滚去，他的头撞穿薄冰，就像一颗板球撞破玻璃窗。

冰冷的水让约翰爵士激烈跳动的的心脏暂时停歇。他想大叫，却只吸进咸咸的海水。

我在海里面。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海里面。多么奇妙啊！

接着他挥舞双手，身体不断翻转，感觉自己的大外套已被撕碎，碎片和破布正从他身上剥离。现在他完全感觉不到他的腿，脚在冰冻的水中踩不到东西。约翰爵士拼命用手臂和手掌抓水、划水，尚不知道自己

在这片可怕的黑暗中是在努力游向水面，还是把自己推到更幽深的黑水里。

我快淹死了。简，我快淹死了。参加探险队这么多年来，我考虑过各种最终死法，亲爱的，但是我从没认真想过我会淹死。

这时约翰爵士的头撞到坚硬的东西，几乎把他撞得不省人事。他的脸再次被压到水面下，咸咸的水再次充满他的嘴和肺。

接着，亲爱的，上帝的保佑带领我到水面，或至少让我呼吸到那一英寸夹在海面与上方十五英尺厚冰之间的空气。

约翰爵士的手慌乱挥动着，身体翻转成背部朝下，腿还是没有任何用处，手指在上方的冰上乱刮。他强迫自己让心脏和四肢平静下来，他需要克制自己的动作，好让鼻子在冰层与冰冷的水之间找到一丝丝空隙。他在呼吸。他抬高下巴，把海水咳出来，并且用嘴巴呼吸。

谢谢，亲爱的耶稣，上主.....

约翰爵士压住想要大叫的冲动。他沿着冰层底部爬，像是在爬墙。冰层的底部不太规则，有时向下突然进入水里，让他得不到一丝空气，有时却又向上升起五六英寸甚至更高，他几乎能让整张脸浮出水面。

虽然在他上面有十五英尺厚的冰，却还是有微弱的光线——蓝色的光，上主的光——在离他眼睛仅几英寸的粗糙冰切面上折射。部分日光从那个洞——格尔的葬坑射进来，他刚才是从那里被丢进来的。

我唯一要做的事，我亲爱的女士们，我亲爱的简，就是找到回冰上那窄洞的路，也就是说，确认自己所在位置，但是我知道我只有几分钟.....

不是几分钟，是几秒钟。约翰爵士可以感觉到冰冷的水快要将他冻到失去生命了，而且他的脚显然状况严重。他不仅无法感觉到脚的存在，还感觉到它们并不存在。海水中有他的血的味道。

接着，女士们，全能的上帝，我看到了光.....

在他左边。开口在他左手边十码或不到十码的地方。

这里的冰比黑色的水面高，空间足够让约翰爵士把头抬起来，用他秃而冰冷的脑门儿顶着粗糙的冰喘气，水和血从眼睛里流出来，并且看见救赎主的光辉就在不到十码远的地方。

某个巨大而潮湿的东西在他与那片光之间升起，四周变得完全黑暗。他原先可以呼吸的几英寸空气突然被夺走，取而代之的是难闻至极的腐败口臭扑面而来。

“救救.....”约翰爵士气急败坏地开口，边说边咳。

潮湿的恶臭味接着环绕住他，巨大的牙齿在他脸的两侧合起，他的头两侧、耳朵正前方的骨头和头颅整个被咬碎。

16 克罗兹

北纬七十度五分，西经九十八度二十三分

一八四七年十一月十日

五钟响，清晨两点半，从“幽冥”号回来的克罗兹船长已经检查过威廉·史特朗和托马斯·伊凡斯的尸体。冰原上那只东西将它们靠在船尾后甲板区的护栏上，并且看着它们被搬进船舱下面的死人房存放。现在克罗兹坐在他的舱房里，看着桌上的一瓶新威士忌及一把手枪，陷入沉思。

克罗兹的小舱房有将近一半的空间被嵌在右舷船身的卧铺占去。卧铺看起来很像小孩子的床，侧边加高、刻了图案，下方有几个内嵌橱柜，凹凸不平的马毛床垫的位置差不多和他的胸部一样高。克罗兹在真正的床上从来就睡不好觉，他常常希望能再睡他还是资浅军官、准少尉以及船上见习生那些年里睡的摇晃吊床。固定在船身的卧铺，可说是整艘船最冷的睡卧处，比士官长们的卧铺还冷，因为他们的小舱房在主舱船尾区中央。跟船首区幸运的船员睡的吊床相比，他的卧铺更冷。吊床悬挂在船员用餐区，旁边就是散发光热的费兹尔专利火炉，狄葛先生每天都在那里煮食二十个小时。

嵌在升高而内倾的船身上的几个书架上摆了一些书。就克罗兹的卧榻来说，这些书或多或少发挥了隔冷效果，虽然效果不大。天花板下方还有更多本书塞在垂挂在弧形木梁下方长约五英尺、几乎和舱房同宽的书架上，书架下方三英尺左右就是位于卧铺与走道间的外翻式书桌。普

雷斯顿专利天窗的黑色圆孔在舱房正上方，凸而不透明的玻璃嵌在被三英尺高的积雪及帆布覆盖住的甲板里，无法为舱房带来一丝光线。冰冷的空气不断从天窗流进来，就像死了很久却还挣扎着想呼吸的生物呼出的冰冷气息。

克罗兹的书桌对面是装设洗脸盆的窄架，脸盆里没有水，因为水会冻结，克罗兹的侍从乔帕森每天早上会从火炉那里为他取热水来。在书桌与洗脸盆之间，小舱房只剩下一点点空间让克罗兹站立，或者像现在这样坐在书桌前一个没有椅背、不用时可以收到洗脸盆下的凳子上。

他继续看着他的手枪和威士忌。

皇家海军“恐怖”号的船长常觉得他对未来一无所知，除了他的船和“幽冥”号将永远不能再靠帆或蒸汽动力航行之外。但是他提醒自己有一件事可以确定：在他的威士忌告罄时，弗朗西斯·罗登·摩伊若·克罗兹就会开枪把他的脑袋轰掉。

在已故的约翰·富兰克林爵士船长的储藏室里装满贵重的瓷器（当然全都有约翰爵士名字的缩写与家族徽章），以及切工精细的水晶容器、四十八只牛舌、同样刻有他徽章的漂亮银制品、好几桶烟熏的威斯特伐利亚火腿、双层格洛斯特郡奶酪塔、从住在大吉岭的亲戚的农场特别进口的一袋袋茶叶以及许多瓶他最喜欢的覆盆子果酱。

克罗兹也带了一些特别的食物，以便偶尔宴请军官，但他的钱和专属船长的储物空间，大多献给了三百二十四瓶威士忌。不是什么高级的苏格兰威士忌，但对他来说已经够了。克罗兹知道，自己早就是重量不重质的酒鬼了。有时候，就像夏天特别忙的时候，一瓶酒可以让他喝上两个礼拜或更久。其他时候，譬如过去这礼拜，他一个晚上可以喝掉一整瓶。自从去年夏天越过两百瓶的门槛后，他就不再数空瓶了，不过他知道他的威士忌存量已经所剩不多。在他喝完最后一瓶的最后一滴酒，

侍从告诉他已经没有酒时（克罗兹知道那一定会是晚上），他计划好要扳起手枪击铁，让枪口对准太阳穴，然后扣下扳机。

他知道，一个重实际的船长会提醒自己，烈酒房里还有为数不少的烈酒，四千五百加仑浓缩的西印度朗姆酒，每一瓶酒标示的酒精强度都在一百三十到一百四十之间。这些朗姆酒每天以“及耳”（四分之一品脱的酒用四分之三品脱的水稀释）为单位，分配很少的量给船员们喝，船上剩下的已稀释与未稀释的朗姆酒，多到能让人在里面游泳。一个比较不挑肥拣瘦而习惯豪饮的酒鬼船长可能会把船上的朗姆酒当成自己的备用酒，但是弗朗西斯·克罗兹不喜欢朗姆酒。威士忌才是他的酒，没有威士忌，他就差不多完蛋了。

看到年轻的汤米·伊凡斯身体被拦腰截断，还穿着裤子的腿看似一个滑稽的Y字，靴子则被鞋带紧紧系在脚上。这让克罗兹回想起，他被叫去看离“幽冥”号四分之一英里处的残破猎熊隐匿棚的那天。他知道，再过不到二十四小时，就是六月十一日那场灾难满五个月的日子。一开始，克罗兹和几个跑去察看的军官搞不清楚隐匿棚到底出了什么惨事。隐匿棚的结构被撕成破片，用来当框架的铁棒被弄弯且撞坏，长板凳也被撞成碎片，而在碎片之中躺着中士布莱恩的无头尸体，他是探险队军阶最高的陆战队士官。他的头——克罗兹到达时还没被找到——被打落后在冰原上滚了三十码，才停在那具被剥了皮的小熊尸体旁边。

维思康提中尉断了一条手臂，但不是被白熊怪兽弄断，而是他自己在冰上跌断的，二兵威廉·皮金登的左肩被他身边的陆战队士兵二兵罗伯特·哈普魁开枪射中。哈普魁的肋骨断了八根、锁骨粉碎、左手臂脱臼，他后来说他被怪兽的大爪斜斜猛力一击。二兵希里和里德都活了下来，没受到严重的伤，不过两人都因为自己吓得屁滚尿流、惊声尖叫、手脚并用地在冰原上爬而感到羞愧。里德逃跑时还断了三根指头。

不过，真正引起弗朗西斯·克罗兹注意的，是约翰·富兰克林爵士那

两只还穿着裤子与靴子的腿与脚。膝盖以下完好无缺，两脚却是分开的，一只还在隐匿棚里，另一只却掉在葬坑的洞口附近。

他一面喝着杯子里的威士忌，一面想，是什么样的恶灵，竟然会从膝盖把一个人的腿截断，然后带着还活着的猎物进到冰洞里，把他丢进去，等稍后再来处理。克罗兹试着不去想接下来冰层下方发生了什么事，不过有几个晚上，在喝过一些酒、试着要让自己入睡时，他还是想象得出那里上演过可怕的事。他也很确定，上礼拜这时候格雷厄姆·格尔中尉的葬礼，其实是在准备一顿特别的大餐，给那只已经在冰底下等待及窥视的熊吃。

克罗兹并没有因为格雷厄姆·格尔中尉的死而太难过。格尔家教很好，受过良好教育，出身英国国教派，读私立学校，曾经是皇家海军的战地英雄军官，天生就有领导才能，与上司与下属都处得来，事事谦虚，属于生下来就是要做大事，连对爱尔兰人都很好的举止优雅的英国人。这四十多年来，弗朗西斯看过太多他妈的高级名流笨蛋被拔擢在他之上。

他又喝了一口酒。

那东西到底有什么样的邪恶智力，竟然能在几乎找不到猎物的冬天里杀了猎物而不吃，反倒把一等水兵威廉·史特朗的上半身与年轻的汤姆·伊凡斯的下半身送回来？伊凡斯是五个月前格尔葬仪队中负责敲打蒙鼓的“船上男孩”之一。什么样的生物会在黑暗中将这年轻人从克罗兹身旁抓走，却不去动站在三码外的船长……并且还把一半的尸体送回来？

船员们知道答案。克罗兹也知道船员们知道答案。他们知道那是冰原上的恶魔干的，不是某只长得特别巨大的北极熊在搞鬼。

弗朗西斯·克罗兹船长并非不同意船员们的看法，虽然今晚稍早他与菲茨詹姆斯中校喝白兰地时，还把此看法斥为无稽之谈。不过，他还知道一些船员们不知道的事：想在这个恶魔国度杀死他们的恶魔，并不只那只要将他们一个个杀死、吃掉的白色毛茸茸怪物，而是这里的一切——永不停歇的寒冷，不断压挤的冰，闪电，暴风雪，海豹、鲸鱼、鸟类、海象及陆上动物全都绝迹的怪异现象，不停向他们进逼的堆冰，在结冰的白色海上勇猛前进的冰山（它们背后留下的未冻水面还不到一艘船的长度），地震般突然爆发的白色冰脊，舞动的星星，马虎封装变成毒物的罐头食物，迟迟不来的夏天，一直不解冻的水道——每一样东西。冰原上那只怪兽只是想置他们于死地的一种恶魔面貌，而且那恶魔希望他们每个人都受尽折磨。

克罗兹又喝了一口酒。

他对极地状态的了解更胜过对自己的。他觉得古希腊人说得对。他们说，在地球这个圆盘上有五个气候带，其中四个是相同的、相对的、对称的（就和许多希腊的事物一样），像蛇身上的环带一样缠绕着世界。两个是温带，适合人类居住；中间的环带赤道带，并不适合任何有智慧的生物。不过希腊人却因此误以为没有人能居住在那里，克罗兹认为，那里只不过是没有人罢了，他曾经到过非洲和其他赤道地区，确信那些地方不会产生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至于两个极地区域，早在探险家们到达北极与南极的荒原以前，希腊人就推论说，从任何角度来看都不适合人类，连旅行经过都不合适，更不用说要在那里居住一段时间了。

那为什么，克罗兹想，像英格兰这样蒙上帝祝福、被他放在两个温带中最温和、最绿意盎然、最适合人类居住地带的国家，会不断把船只和人员丢到北方及南方极地的冰上？那些地方连穿着毛茸茸外衣的野蛮人都不愿意去。

回到刚刚那个问题，为什么弗朗西斯·克罗兹要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两个让人不敢领教的地区，去效命于从来就不肯定他的能力与价值的国家及官员们？而且他还心知肚明，总有一天他会死在极地的寒冷与黑暗中。

船长记得自己还是小男孩，在他十三岁到海上航行前，他就已经把深层的忧郁像冰冷的秘密一样藏在心底。在那一个冬夜，他站在村落外的山丘上，愉快地看着灯光渐渐消逝，忧郁的本质就慢慢显露出来。他会找个小地方躲起来——幽闭恐惧症对弗朗西斯·克罗兹来说从来不是问题——对黑暗产生深深的恐惧，把黑暗看成是偷偷取走他母亲与祖母性命的死神。其他男孩们在阳光下玩耍时，他却独自倔强地躲在地窖里寻找死神。克罗兹还记得那个地窖像坟墓一样冰冷，有寒冷与发霉的味道，黑暗及不断向内挤压的力量让他心中只剩下晦暗的思想。

他在小酒杯里盛满酒，然后又喝了一口。冰的呜咽声突然加大，船也用呜咽来回应，它尝试在冰冻的海中移动，却没有地方可去，只好把自己挤压得更紧，并发出呻吟。底舱的金属框架被压缩着，突然发出的破裂声听起来很像手枪的枪声。船首区的船员与船尾区的军官们鼾声不断，他们早就习惯那些想把他们压扁的冰在夜里发出的各种怪声。在零下七十华氏度夜里甲板上值班的军官，一直靠跺脚来保持血液循环。四周响亮的跺脚声在船长听来，像是疲倦的父母在告诉这艘船，不要再出声抗议了。

克罗兹很难相信苏菲·克瑞寇曾经到过这艘船，就站在这间舱房里，说它多雅致、整齐、舒适；成排的书突显舱房主人多有学问，透过天窗洒进来的南半球自然光多怡人。

那已经是七年前的事了，一八四〇年十一月南半球的春天，差不多就是这个礼拜左右，当时克罗兹也是搭乘“幽冥”号与“恐怖”号，在去南极的路上顺道造访了澳洲南方的范迪门岛。那次探险队的总指挥是克罗

兹的朋友，社会地位比他高的詹姆斯·罗斯船长。他们暂时停靠在霍巴特城，要把最后一批补给品装上船，然后再前往南极水域。犯人流放岛的总督约翰·富兰克林爵士坚持这两位年轻军官——罗斯船长与克罗兹中校——在访问期间要住在总督官邸。

那段时光相当美妙，而且对克罗兹来说有致命的爱情魔力。

他们到那里访问的第二天，富兰克林就来探视探险队的两艘船。船相当干净，重新整修过，存粮也差不多都备妥了，那时年轻的船员还没留胡须，也还没被接下来的两个南极冬天弄得憔悴不堪。罗斯船长以主人身份接待约翰爵士总督和简·富兰克林夫人到船上参观时，克罗兹发现他成了总督外甥女——有着暗褐色头发及明亮眼睛的年轻苏菲·克瑞寇的护花使者。那一天，他坠入情网，而且怀着盛开的爱情之花进入接下来两个南极冬天，爱情发展成萦绕在他心里的一股执着爱恋。

在总督官邸里那几顿有仆人扇风、时间拖得很长的晚餐里，大家都能尽兴畅谈。总督富兰克林五十多岁，看起来心力交瘁，怀才不遇。他在范迪门陆块的第三年，当地的媒体、地主、官僚政客群起反对他，让他更加消沉。不过他和妻子简夫人都因为皇家探索团同乡（或者像约翰爵士喜欢称呼他们的，他的“探险队同胞”）的造访而重新有了活力。

苏菲·克瑞寇一点都没有不快乐的迹象。她相当聪颖、活泼、有朝气，有时候她的意见或胆量还会让人吓了一跳，甚至比她那位颇有争议的舅妈简夫人还令人惊讶。她年轻美丽，似乎对四十四岁的单身中校弗朗西斯·克罗兹的见解、生活，以及各种想法很感兴趣。克罗兹其实不习惯这阶层的社交，所以努力让自己有最合宜的举止，酒也喝得比以前少，并且只喝葡萄酒。他原本犹豫要不要讲的笑话，却都能让她哈哈大笑。面对他试探性的隗语，她总是会用愈来愈高层次的机智来回答。对克罗兹来说，这就像是在跟比自己厉害许多的对手学网球。到了第八天，也就是这次长访的最后一天，克罗兹已经觉得自己不输给任何一个

真正的英格兰人。他是生在爱尔兰的绅士没错，但是他已经走出自己的路，拥有有趣精彩的人生，不输给任何人，而且在克瑞寇小姐美丽的蓝色眼睛里，他比绝大多数的人来得优秀。

当皇家海军“幽冥”号和“恐怖”号离开霍巴特城的海湾时，克罗兹还是称呼苏菲“克瑞寇小姐”，不过他们并没有刻意隐藏彼此之间的秘密联系：偷偷互视、朋友般的相对无言、分享的笑话，以及私下的相处。克罗兹知道，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恋爱。在他原本的人生中，“罗曼史”等同于造船厂妓女户、暗巷里的私娼、为一些不值钱的小东西和人做那码子事的原住民女孩，以及在伦敦高级妓院被敲几次竹杠。但这一切都过去了。

现在弗朗西斯·克罗兹知道，一个女人穿的最迷人且最性感的服装，就是许多层的保守衣物，就像苏菲·克瑞寇到总督官邸吃晚餐时的穿着——有足够多的丝质纤维遮住身体的曲线，让男人能专心欣赏她令人愉快的智慧。

接下来的两年是这样度过的：在堆冰中生活，瞥见南极洲，忍受企鹅栖息地的恶臭，用两艘疲累的船为远方两座冒烟的火山命名，历经黑暗与春天，感受被冻在海上的恐惧，全靠风帆力找到并且辛苦行经现在被称为詹姆斯·罗斯的海，最后穿过波涛汹涌的南海航道，回到住了一万八千个囚犯和一位极不开心的总督的岛上，进入霍巴特城。这一次他们没有安排参观“幽冥”号和“恐怖”号。两艘船全都是润滑油、煮食、汗水及劳务的臭味。参与南极之行的男孩，这时几乎都成了眼睛凹陷、满脸胡子的男人，他们一点都不想再参加皇家探索团的任何探险活动了。除了皇家海军“恐怖”号的船长之外，每个人都想尽快回到英格兰。

弗朗西斯·克罗兹只想再看到苏菲·克瑞寇。

他又喝了一口威士忌。他透过甲板和冰雪隐约听到在他上方的船钟

敲了六下，凌晨三点了。

五个月前约翰爵士被杀害时，船员们都很难过。大多是因为随着这位大腹便便又秃头老人的过世，他答应要给每个人的十英镑，以及和签约金一样多的津贴都不算数了。不过，富兰克林死后，船上的情况几乎没有改变。菲茨詹姆斯中校现在名副其实地成为“幽冥”号的船长。笑时露出闪亮的金牙、手臂还在吊绷带的维思康提中尉接替了格雷厄姆·格尔在探险队的领导职位。似乎没人对此有意见。克罗兹船长接掌探险队总指挥的职务，不过现在探险队困在冰上，他也没办法有什么和富兰克林不同的作为。

不过，克罗兹在当下做了一件事：搬运超过五吨物资穿过冰原到威廉王陆块，安置在离罗斯纪念碑不远的地方。他们现在已经很确定那是一座岛，因为克罗兹派遣过雪橇队去侦察那片区域。克罗兹还亲自参与五六次先遣的侦察任务，为之后的人在冰脊和沿岸地带的冰山障碍中开辟较好走的路。

他们带去额外的冬季御寒衣物、帐篷、用来搭建小木屋的木材、装干燥食物的木桶、数以百计的罐头、避雷棒（连约翰爵士舱房里的铜制床杆也拿来当避雷棒），以及万一在接下来的冬天被迫放弃两艘船，船员们可能会用到的生活必需品。

在冬天再次来临前，又有四个人被冰上那只生物夺去性命。其中两个人是在克罗兹也亲身参与的侦察任务中，被那只东西从帐篷里抓走的。

不过，他们自八月中旬起就停止运输任务，主要原因是恐怖的闪电与浓雾又回来了。一连三个多礼拜，两艘船都笼罩在浓雾中饱受闪电攻击，只能进行可以短时间内回到船上的冰上活动，大多是狩猎队出去打猎，另外几次则是防火洞工程队出去维修。等到怪异的浓雾和闪电终于

停歇已经是九月初，严寒与冰雪又回来了。

虽然天气变得很恶劣，克罗兹还是派遣贮粮雪橇队到威廉王陆块去。不过，自从准副迦尔斯·马克宾和一名水兵在雪橇队三部雪橇前方几码处被杀之后，克罗兹就“暂时”停止置放存粮的旅程。因为风雪刮得很大，没人看见他们是怎么死的，但他们临死之前的尖叫声，在其他船员及带队军官第二中尉哈吉森耳中听来异常清晰。从那次暂停到现在已经有两个月了。在十一月一日之后，已经不再有任何一个神志清楚的船员会自愿到黑暗里去参与历时八到十天的雪橇之旅。

船长知道他至少必须在岸上贮放十吨的物资，目前为止才运送过去五吨而已。但问题是，在那低矮、饱受强风吹刮、尽是沙砾与冰雪的沙洲上扎营，会让他们变得毫无防卫能力。那夜，那东西在威廉王陆块上直接将船长帐篷旁的一个帐篷撕裂，要不是水兵乔治·金纳德和约翰·贝茨及时逃命，恐怕也凶多吉少。只要他们还能撑下去，两艘船的船身与突出在海面上的甲板，都可以成为各式各样的墙，把船变成堡垒。相较之下，待在沙砾地上的帐篷里，不论他们彼此靠得多近，都至少要派出二十个武装士兵在四周日夜看守。即使如此，那东西还是能在守卫反应之前就侵入。每个曾经随雪橇队到过威廉王陆块、在那里的冰上扎过营的人都知道这点。而且夜晚愈来愈长，待在帐篷里没受到保护的恐惧，就像对北极酷冷的恐惧一样，愈来愈深地渗入船员们的身体。

克罗兹又多喝了一些威士忌。

一八四三年四月——南半球的初秋，虽然那时白天还很长且温暖——“幽冥”号和“恐怖”号回到范迪门陆块。

罗斯和克罗兹再次成为总督住处的座上宾，不过这次，富兰克林总督与夫人脸上都蒙上了一层阴影。克罗兹不想特别去注意，能再次接近苏菲·克瑞寇，他就已经非常快乐了。不过，“幽冥”号及“恐怖”号在南方

冰地上探险期间，霍巴特的气氛、事件，以及阴谋、背叛、揭发与危机等，也已经让向来不受拘束的苏菲受到影响。住在总督官邸的前两天，他就听到一堆消息，拼凑出富兰克林夫妇沮丧的原因。

情况似乎是，当地的势力——以善于诋毁人，并且会在背后出卖人的殖民地大臣约翰·蒙塔古船长为代表——很早就认定约翰爵士办不好事，也看不起他那发言坦率、不合传统的妻子简夫人。克罗兹唯一从约翰爵士那里听到的是（其实是他们三名男士在官邸藏书颇丰的书房里喝白兰地、抽雪茄，而沮丧的约翰爵士忍不住跟罗斯船长诉苦时，克罗兹碰巧听到的），当地人“欠缺敦亲睦邻的情谊，并且令人遗憾地，极度缺乏公共精神”。

从苏菲那里，克罗兹知道约翰爵士已经（至少在社会大众眼中）从“吃自己鞋子的人”变成（套用他自己的形容词）“连苍蝇都不会去伤害的人”，并且很快又变成（如同塔斯马尼亚半岛广为流传的形容词）“穿着女人衬裙的男人”。苏菲跟他保证，之所以会有最后这种诽谤，一方面是因为约翰爵士和他的妻子一直想改善当地土著以及岛上被迫在不人道情况下劳动的囚犯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殖民地的人不喜欢简夫人。

“你知道，前几任总督会把囚犯租给当地的农场主或城里的商业巨子，让他们去执行那些疯狂计划来抽取佣金，并且把嘴巴闭得紧紧的。”他们两人在总督官邸庭院的树荫下散步时，苏菲·克瑞寇解释，“约翰舅舅不跟他们玩这种游戏。”

“疯狂计划？”克罗兹问。他发现，当他们两人在天快黑的温暖傍晚单独散步、轻声细语地交谈时，苏菲的手正挽着他的手臂。

“如果农场经营者希望在他的土地上开一条新路，”苏菲说，“总督就应该借给他六百个饿得要死的囚犯，或者一千个。这些人要从破晓一

直工作到日落，脚上戴着铁链，手上铐着手铐，忍受热带的热气，没有水或食物。而且，如果他们跌倒或脚步蹒跚，还要被人鞭打。”

“我的天哪。”克罗兹说。

苏菲点点头，眼睛仍然注视着庭院的白石路：“虽然岛上没发现黄金，殖民地大臣蒙塔古叫囚犯去挖矿坑，囚犯就被派去挖凿。他们挖了四百英尺深，计划才被废止，因为这里的地下水位很浅，坑里不断冒出水来，而且据说在那可恶的矿坑中，每挖深一英尺，就会有两三个囚犯丧命。”

在还没再说一次“我的天哪”之前，克罗兹就把话吞回去了，不过他心里也只有这句话要说。

“你离开后一年，”苏菲继续说，“蒙塔古那只黄鼠狼、那只毒蛇，就捏造玩忽职守的罪名，劝约翰舅舅将某个和这里的士绅相处融洽的本地医生解职。约翰舅舅与简舅妈因此成为众矢之的，虽然事实上简舅妈并不赞成把那医生解职。你知道，约翰舅舅多么讨厌流言蜚语，更别说到去制造任何痛苦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常说他连一只苍蝇也不会去伤害……”

“是的。”克罗兹说，“我曾经看过他很小心地把一只苍蝇从饭厅里移走，然后放了它。”

“约翰舅舅听从简舅妈的建议，让那位医生复了职，这使他成为蒙塔古一辈子的仇人。私下的争吵与指控开始浮出台面，基本上，蒙塔古开始把约翰舅舅称为骗子及懦夫。”

“我的天哪。”克罗兹说。他心里想的其实是：如果换成我在富兰克林的处境，早就把这他妈的蒙塔古叫出来决斗，先在他的两颗卵蛋里各塞入一颗子弹，然后再把最后一颗子弹送进他的脑袋。“我希望约翰把

这个人开除。”

“哦，他正是这么做的，”苏菲苦笑着说，“不过那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蒙塔古去年搭船回英格兰，约翰舅舅宣布解除他的职务的信也同船寄达。可悲的是，蒙塔古恰好是殖民部部长史坦利爵士的好朋友。”

哇，总督这下真的完蛋了！克罗兹想。他们已经走到庭院远端的石板凳了。“太不幸了！”他说。

“事情比约翰舅舅与简舅妈想象的还糟。”苏菲说，“康华尔的《纪事报》上刊载了长篇文章，题目是《极地英雄的低能统治》。《殖民时报》甚至还怪罪到简舅妈头上。”

“为什么要怪她？”

苏菲冷笑：“简舅妈和我很像，非传统。你看过她在总督官邸里的房间了吧？上次你来，约翰舅舅带你和罗斯船长参观了吗？”

“哦，是的。”克罗兹说，“她的收藏品实在很棒。”简夫人的起居室，也就是容许他们参观的部分，从地毯到天花板尽是动物骨架、陨石、化石、原住民战斗用的棍棒、原始的鼓、木雕的战斗面具、看来似乎能让皇家海军“恐怖”号以十五节速度前进的十英尺长桨、许许多多鸟类标本，而且至少有只猴子标本达到专业等级。克罗兹从没在博物馆或动物园里看过这样的收藏，更别说是在一位女士的卧房里。当然，弗朗西斯·克罗兹也没什么机会看到其他女士的卧房。

“有个参观过她卧房的人写信到霍巴特的一家报社，我逐字念给你听，弗朗西斯，‘我们这位总督夫人在总督官邸里的几间私人房间，看起来比较像博物馆或动物园，而不像一位女士的起居室’。”

克罗兹发出咯咯声。他也有同样的想法，心里有点罪恶感。他

说：“那么，这个蒙塔古现在还在搞鬼吗？”

“还变本加厉呢！史坦利爵士，那条毒蛇背后的毒蛇成为蒙塔古的后盾，让那只臭虫复职，官阶和约翰舅舅将他解职的职位差不多，并且寄给约翰舅舅一份申诫令。简舅妈私下告诉我，文件的内容十分不堪，简直就和用马鞭抽打差不多。”

我会开枪射那个鸡奸者蒙塔古的那两粒卵蛋，把史坦利的那两粒割掉，稍微加热后拿给他吃，克罗兹想。“那真是糟糕。”他说。

“还有更糟的。”苏菲说。

克罗兹在昏黄的光线下寻找泪珠的闪光，但没有看到。苏菲不是会流泪的女人。

“史坦利让社会大众都知道申诫令的内容？”克罗兹猜。

“那个.....混账...·在他把正式申诫令寄给约翰舅舅之前，把一份副本交给了蒙塔古，那只黄鼠狼手下的黄鼠狼用最快速的邮船寄到这里。早在约翰舅舅收到官方寄来的申诫令前几个月，许多副本已经在霍巴特城约翰舅舅的仇家间流传。每当约翰舅舅或简舅妈去参加音乐会或在正式场合行使总督职权时，殖民地的人都在窃笑。原谅我用了淑女不该用的词，弗朗西斯。”

我要把史坦利爵士的那两粒蛋冰冷地放在用他自己的屎炸出来的面团上，送给他吃，克罗兹想。他没有说话，只是点头表示他不介意苏菲的不雅言辞。

“就在约翰舅舅与简舅妈觉得事情已经糟糕至极时，”苏菲继续说，声音略微颤抖，但是克罗兹知道，那是因为愤怒而不是因为怯弱，“蒙塔古寄了一份装有厚达三百页纸的包裹，给他在这里的地主朋友们，里

面包含所有他用来向史坦利爵士控告总督的私人信件、总督官邸文件及正式公文。包裹现在放在首都的中央殖民地银行，约翰舅舅知道，城里的世族及商业领袖中有三分之二已经完成他们的朝圣之旅，到那家银行去阅读资料或听人家说里面写了什么。在那些文件里，蒙塔古船长称呼总督是‘低能’……而且我们还听说，这算是那堆可恶文件中最文雅的用语了。”

“约翰爵士在这里的地位似乎岌岌可危。”克罗兹说。

“有时候除了担心他的人身安全外，我也担心他的精神状态。”苏菲表示同意，“约翰·富兰克林爵士总督是很敏感的人。”

他连一只苍蝇都不会去伤害，克罗兹想：“他会请辞吗？”

“他会被召回英格兰。”苏菲说，“整个殖民地都知道。这也就是为什么简舅妈几乎气昏了……我从没看过她这样子。约翰舅舅预期他会在八月底前就收到召他回国的正式公文，也许还会更早。”

克罗兹叹了口气，将他的手杖顺着庭院石子路上的一道沟痕向前移。两年来在南方的冰上，他一直期待能与苏菲·克瑞寇重逢，现在他人在这里，但他发现这次拜访全被政治斗争和人身攻击的阴影遮盖。在叹出第二口气之前，他忍住了。他已经四十六岁了，却还表现得像个蠢蛋。

“你明天想到鸭嘴兽池走走吗？”苏菲问。

克罗兹为自己倒了另一杯威士忌。头上传来预报死亡的女妖尖叫声，那不过是北极风吹过船桅上的索具发出的声音。船长很同情几个还在甲板上站岗的人。

威士忌酒瓶几乎空了。

就在那时候、就在那里，克罗兹做了决定：在这个冬天，要重新开始用雪橇运送存货到威廉王陆块，就算沿途一片黑暗、暴风雪经常来袭、冰原上那只东西的威胁不断。他别无选择。“幽冥”号开始有被冰层压碎的迹象，光是在船受损处附近搭建海上营寨也无济于事。一般来说，这种做法有其道理，先前就有好几支不幸的极地探险队在冰冻的海上搭营，让巴芬湾的洋流带着他们向南漂流数百英里，进入未冻结的海域。但是，一方面，这里的冰没在移动；另一方面，比起到二十五英里外那块黑暗陆地（不论那是半岛或是岛）的冰冻沙砾地上去搭营，在冰上搭营会让他们更没有防卫力。何况他已经把五吨多的物品贮放在那里了。剩下的部分也应该在太阳再出现前运送过去。

克罗兹啜饮了一口威士忌，决定下一趟的雪橇之旅要亲自带队。在看不到获救希望，也没办法多发一份朗姆酒给船员喝的情况下，温热的食物最能振奋士气了。所以接下来的几趟雪橇之旅，要把四艘捕鲸船上的烹调用炉拆下来。假如两艘真正的船舰被废置在海中，四艘捕鲸船就变成用来航行的结实小船了。“恐怖”号和姐妹船“幽冥”号上的费兹尔专利火炉太重了，没办法搬到岸上，而且直到克罗兹下令弃船的前一分钟，狄葛先生都还会用火炉烤饼干给大家吃，所以最好还是用小船上的火炉。

四个火炉都是铁制的，和撒旦的蹄一样重，再加上雪橇还得载运更多用具、食物及衣物到岸上贮放。不过火炉上岸后会很安全，可以很快就点燃，虽然煤炭本身也要被拖行二十五英里，穿过遍布冰脊、像地狱一样冰冷的海冰。威廉王陆块上没有树木可当柴火，它南方几百英里内的陆地上也没有。克罗兹决定，接下来就把火炉送过去，而他也会跟着去。他们会拉着雪橇穿过绝对的黑暗以及难以置信的寒冷，让恶魔走在最后头。

一八四三年四月，克罗兹和苏菲·克瑞寇第二天早晨就一起骑马出

城，往鸭嘴兽池骑去。

克罗兹原以为他们会搭四轮马车出城，就像他们当日进入霍巴特城寄住时那样，但是苏菲准备了两匹装好马鞍的马和一只驮着野餐用品的载物骡子。她骑马的样子跟男人一样。克罗兹发现，她穿的暗色裙子其实是一条七分裤，搭配白色帆布罩衫，既女性化又有点野性。她戴了一顶宽边帽，让阳光不会晒到她的肌肤。她的高筒靴擦得锃亮，皮质柔软，看起来要花上弗朗西斯·克罗兹一年的船长薪水才买得起。

他们向北骑，远离总督官邸及首都，沿着一条窄路穿过农场，经过流放罪犯看守所，穿过一片雨林，进入地势较高的空旷郊野。

“我还以为鸭嘴兽只出现在澳洲。”克罗兹说。他在马鞍上一直找不到舒服的骑乘姿势。他从来就没有太多机会或理由骑马。随着马鞍的上下震动与弹跳，他的声音也跟着颤抖，这点令他相当难堪。苏菲在马鞍上则是神色自若，她和马的动作完全合一。

“哦，不，亲爱的，”苏菲说，“那些怪异的小生物只出现在北方大陆沿岸某些地区。但是在范迪门陆块上，到处都有它们的踪迹。不过它们很害羞，现在已经没办法在霍巴特城里看到它们了。”

听到“亲爱的”的声音，克罗兹感到脸颊一阵温热。

“它们危险吗？”他问。

苏菲轻松地笑着：“公的在求偶季节确实有些危险。它们的后腿上有一根秘密毒刺，刺的毒性在繁殖季会变强。”

“可以杀死一个成人？”克罗兹只在图片上看过这种滑稽小生物，对于它的危险性，他半开玩笑地表示关心。

“除非他的身材特别娇小。”苏菲说，“不过，遭遇鸭嘴毒刺攻击而活下来的人说疼痛相当难熬，他们甚至宁愿去死。”

克罗兹向右看着这年轻女子。有时他很难判断苏菲什么时候在开玩笑，什么时候认真。以目前情况来说，他假设她是在说真话。

“现在是繁殖季吗？”他问。

她又露出微笑：“不，亲爱的弗朗西斯，繁殖季在八月到十月，我们现在应该很安全，除非碰到一个恶魔。”

“哪个恶魔？”

“不是的，亲爱的，是一个恶魔。你可能听人说过塔斯马尼亚恶魔。”

“我听说过。”克罗兹说，“据说它们是种很可怕的生物，它们的上下颌可以张开到和一艘船底舱的舱口一样宽，而且它们以凶狠著称，是贪得无厌的猎食者，能将一匹马或一只塔斯马尼亚虎整个吞下肚。”

苏菲点头，表情严肃：“这全是真的。这种恶魔全身是毛、胸腔容量很大、食欲很好，而且相当凶猛。如果你听过它们的声音——我们不应该称那声音叫吠声、吼声或咆哮声，听起来还比较像是精神病院失火时会听到的一团不知所云的胡言乱语与叫骂声——我跟你保证，即使是像阁下弗朗西斯·克罗兹这么有勇气的探险者，也不敢再在夜里一个人走进这里的森林或原野。”

“你听过它们的声音？”克罗兹问。他再次注视着她那张认真的脸，想知道她是不是在跟他说着玩。

“哦，有的。那声音无法形容，恐怖之至。那声音会让猎物僵住，

让恶魔有充裕时间张开它无比大的牙床，把受害者整个吃掉。这声音可怕的程度只有它猎物的尖叫声能比拟。我听过一整群羊惊慌地咩咩尖叫，因为一只恶魔正要把它们整群吃掉，一次吃一只，连半只蹄都没留下。”

“你在开玩笑吧！”克罗兹说，两眼仍然盯着她，想知道她是不是说真的。

“我从来不会拿恶魔开玩笑，弗朗西斯。”她说。他们正骑入另一片黑暗森林。

“你说的那些恶魔会吃鸭嘴兽吗？”克罗兹问。他是问真的，这问题听起来很蠢，他很高兴詹姆斯·罗斯或他的任何一位船员没听见他发问。

“塔斯马尼亚恶魔真的什么都吃。”苏菲说，“不过你运气还不错，弗朗西斯。恶魔只会在夜里出来狩猎，除非完全迷路，我们应该可以在夜晚来临前就看到鸭嘴兽池以及鸭嘴兽，吃完我们的午餐，然后回到总督官邸。如果天黑时我们还待在森林里，就要靠上帝来救了。”

“因为有恶魔？”克罗兹问。他故意问得很轻松，但是他感觉得到藏在语调里的紧张。

苏菲拉扯缰绳让她的母马停下来，她对着克罗兹微笑，真诚、灿烂、完美的笑容。克罗兹也叫他那匹去势的马停下来，动作却很笨拙。

“不是的，亲爱的。”年轻女人轻声说，“不是因为恶魔。是因为我的名誉。”

克罗兹还来不及想出回答，苏菲却大笑起来，用马刺踢马向前冲去。

酒瓶里的威士忌已经不够盛满两杯了。克罗兹把其中一大半倒出来，把酒杯举在他与隔间墙上那盏闪烁的油灯之间，看着火光在琥珀色的液体里舞动。他慢慢喝下这杯酒。

他们没有看到鸭嘴兽。苏菲跟他保证，在这距离森林里的路有四分之一英里远、直径不到五十码的圆形小池塘里，总是看得到鸭嘴兽，而且它的巢穴入口通常就隐藏在从岸边伸入池里纠缠盘结的树根背后。但是他就是没看到。

然而，他看到了全身赤裸的苏菲·克瑞寇。

他们在鸭嘴兽池畔多荫的一面享受了一顿美好午餐，一条昂贵的棉质桌布铺在草地上，桌布上有野餐篮、杯子、食物容器及他们两人。苏菲叫仆人准备了几包烤牛肉，用布包起来并做好防水处理，然后放进算是这里最昂贵、但在克罗兹先前待的地方却是最便宜的“冰”里，以防牛肉在早晨骑马途中坏掉。他们也带了煮熟的马铃薯和几小碗美味色拉。她还带了一瓶上好的勃艮地葡萄酒和几个约翰爵士收藏的刻徽水晶杯。她喝得比这位船长还多。

用完餐后，他们斜躺下来，两人相距不到几英尺，东聊西扯地谈了一小时，眼睛一直盯着池塘的深色水面。

“我们是在等鸭嘴兽吗，克瑞寇小姐？”克罗兹趁着谈论极地危险及美景的小空当问她。

“不是，如果它真想让我们看到，我想我们应该早就看到了。”苏菲说，“我刚刚只是饭后休息。现在我们可以下水游泳了。”

克罗兹疑惑地看着她。他当然没想到要带泳裤。他也没有泳裤。他知道她一定又是在嘲弄他，不过她说话时又都是一副正经样，让他无法百分之百确定。这使得她略带淘气的幽默感，对他更有吸引力。

她继续开着很有挑逗性的玩笑，她站起来，拍掉暗色七分裤上的几片枯叶，然后环顾四周。“我想我就到灌木后面把衣服脱掉，然后从长着草的岸边进到水里。当然，我也邀你一起到水里游泳，弗朗西斯，或者你也可以依照自己对绅士风范的认知，选择要不要下水。”

他用微笑让她知道他是个有教养的绅士，不过他的微笑有点飘忽不定。

她直接走到浓密的灌木丛后面，没有再回头看。克罗兹还是待在桌布上，斜着身体半躺着，刮得很干净的脸上神情愉快。看到她白皙的手臂突然将身上那件白罩衫向上提起，然后披挂在高大的灌木上时，他的表情冻僵了。不过他的阴茎并没有冻住。在他的灯芯绒长裤和过短的背心下面，克罗兹的私密在两秒内就从“稍息”直接变成“登上后桅顶端”。

苏菲的暗色七分裤，以及一些白色镶着花边、不知如何称呼的内层衣物，在几秒后也和浓密灌木上方的罩衫摆放在一起。

克罗兹只能瞪着眼前的景象。他方才轻松的笑容已经变成死人般的瞠目结舌。他确信他的眼睛快要 from 头部蹦出来了，但是他无法转过身去，也无法把他的视线移开。

苏菲·克瑞寇走进阳光里。

她一丝不挂，双臂轻松垂在身体两侧，手指略为弯曲。她的乳房不大，但是很高，很白，尖端两颗大乳头呈粉红色，不像克罗兹之前见过的所有女人（妓院妓女、缺牙的娼妓、原住民女孩）一样是褐色的。

他曾经看过真正全身赤裸的女人吗？一个白种女人？在此刻，他觉得没有。即使他曾经看过，他知道现在那一点也不重要了。

阳光反射在年轻苏菲令人炫目的白肌肤上。她并没有把自己的身体

遮起来。克罗兹还僵冻在原先的呆滞状态及无神表情中，只是他的阴茎有了反应，变得更肿胀与疼痛。克罗兹真正吃惊的是：他心中的女神、英格兰女性的完美典型、他早就在心理上与情感上认定为他的妻子及他未来儿女母亲的女人，竟然会有这么浓密、华美的阴毛，看来就像跳动着黑色V字形的倒三角形。放荡不羁是他目前近乎空洞的心灵所能想到的唯一形容词。她已经把她的长发解开，任之垂到肩膀上。

“你也要下水吗，弗朗西斯？”她站在草地上轻声唤他。她的语调平和，就像在问他想不想再多喝一点茶。“或者，你只是想继续睁着眼睛看？”

她没再多说，以一个优美弧线跃入水中，雪白的手掌与白皙的手臂最先穿破镜面般的水面，身体其他部分接着也进入水中。

这个时候克罗兹开口准备说话，但是他显然说不出话来。一会儿之后他就把嘴巴闭了起来。

苏菲轻松地游来游去。在她强壮、雪白的背部后方，可以看到她白色的臀部不断向上翘起。她的湿头发在背上分叉开来，仿佛有人用最黑的印第安墨水在她背上画了三笔。

她的头冒出水面，双脚轻松地踩着水，让自己悬停在池塘远端，靠近她刚到时就指给克罗兹看的那棵大树。“鸭嘴兽的巢穴就在这些树根后面。”她大声说，“我不觉得它今天想出来玩。它太害羞了。你可别跟它一样啊，弗朗西斯，来吧、来吧。”

像是在做梦一般，克罗兹发现自己站起来，朝苏菲对面岸边一处最浓密的灌木丛走去。当他着手解开纽扣时，手指抖得非常厉害。他发现自己把脱下来的衣服都叠成一个个密实、整齐的小方块，再把这些方块放在他脚旁草地上一个大一点的方形上。他相信他花了很长的时间，但

他剧烈的勃起一直不消退。他想用意志力叫勃起停止，或是想象勃起已经结束，但它还是硬邦邦地直挺到他的肚脐前方，在那里前后摆动，龟头像信号灯一样红，而且绷紧的几英寸肉上没有任何包皮。

克罗兹站在树丛后面，听着苏菲游泳溅起的水花声，却还是下不定决心。他知道，他再犹豫一下，苏菲就会从池塘里爬上来，回到她的树丛帘幕后面等身体变干，而在他今后的一生中，他会一直咒骂自己是笨蛋、没种。

克罗兹透过灌木丛的树枝缝隙窥视苏菲，等到小姐转身背对他，朝远端岸边游去时，他才赶紧扑入池塘里。其实他的动作比较像跌进水里，而不是跳进去，不过因为他现在一心只想在克瑞寇小姐转身面对他之前，把他那根阴茎弄进水里，不被她看见，所以也就顾不得形象了。

等到他从水里浮上来嘶嘶喘着气，她正在二十英尺外的水里踩水，对他微笑。

“我很高兴你决定下来和我一起游泳，弗朗西斯。现在如果公鸭嘴兽带着它的毒刺出现，你就可以保护我。我们要检查巢穴的入口吗？”她优雅地转了身，朝悬垂到水面上方的大树游去。

克罗兹发誓在水中要和她保持十英尺——不，十五英尺——的距离，然后，他跟在她后面像狗一样划水，有如一艘快沉没的船无法抗拒保护岸的魅力。

这池塘比他意料中还深许多。他在离她十二英尺处停下来，笨拙地踩着水，好让头能保持在水面上。克罗兹发现，即使在岸边，就是大树树根顺着高约五英尺的陡峭堤岸向下伸入水里、岸上垂下的长草投射出黄昏阴影的地方，他不断摆动的脚和不断探试的脚趾，还是无法一下子就踩到池底。

突然，苏菲朝他游了过来。

她一定是注意到了他眼神中的惊慌。他不知道要奋力向后划，还是只是警告她，他现在正在阴茎嚣张的状态下。她停下来用蛙式划水，他可以看见她的白色乳房在水面下晃动，接着她向左侧点了点头，然后轻松地朝树根方向游去。克罗兹也跟着游去。

他们攀附在树根上，彼此距离只有四英尺左右，还好他们胸部以下的水颜色很深。苏菲用手指着树根纠结的池堤上一个可能是鸭嘴兽巢穴入口，也可能只是泥巴凹陷的地方。

“这只是个野营巢穴，或者叫单身巢穴，而不是孵育巢穴。”苏菲说。她的肩膀和锁骨都相当美。

“什么？”克罗兹问。他很高兴，而且有些讶异他说话的能力已经恢复了，但是并不满意自己发音古怪、放不开，而且牙齿还在打战。这里的水不冷。

苏菲微笑着。她的一缕褐发就贴在她尖尖的脸颊上。“鸭嘴兽会挖两种巢穴，”她轻声说，“有些自然学者称这一种叫野营巢穴，不管是公的或母的鸭嘴兽，在繁殖季外都是住在这种巢穴。单身鸭嘴兽住在这里。孵育巢穴则是母鸭嘴兽为了繁殖后代而挖的，在做完那件事后，会再挖一个小房间做育儿室。”

“哦。”克罗兹说。他紧紧抓附在树根上，就像从前在飓风中、在两百英尺高的索具上紧紧抓住船的缆索。

“母鸭嘴兽会下蛋，你知道吗？”苏菲说，“就像爬虫类一样，但又会像哺乳类一样分泌乳汁。”

在水面下，克罗兹可以看见她胸部两颗白球正中央的两颗黑褐色圆

圈。

“真的啊？”他说。

“简舅妈可以算是一个自然学者，她认为在公鸭嘴兽后腿上的那根毒刺不仅可以用来和其他公鸭嘴兽打架，也可以让它在和母鸭嘴兽一起游泳及交配时钩住对方。或许，当它紧靠在交配伴侣身上时，那根刺不会分泌毒液。”

“是吗？”克罗兹回答。不过他在想自己是不是该说：“不是吗？”他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谈论什么。

苏菲抓着纠结的树根，让自己更靠近克罗兹，直到她的胸部几乎碰到他。她冰冷的手大得超乎寻常，就平放在他的胸部。

“克瑞寇小姐.....”他说。

“嘘。”苏菲说，“不要出声。”

她把左手从树根上移开，放到他的肩膀上，整个人钩挂在他身上，就像她先前钩挂在树根上。她的右手向下滑移，横过他的肚子，去触摸他的右臀，接着又将手收回到他身体正中央，然后再次向下伸。

“哦，天啊。”她在他的耳边轻声说。她的脸颊靠着他的脸颊，湿头发贴在他的眼睛上：“我现在是不是摸到一根毒刺啊？”

“克瑞寇小.....”他说。

她的手用力挤压那根。她优雅地漂浮起来，霎时之间，她两只有力的腿已经靠在他左腿两侧了，接着她让她的重量及温暖摩擦着他的身体，向下滑移。他把那条腿稍微抬高些，将她推高，让她的脸能浮在水面上。她的眼睛闭着。她的臀部坐在他腿上，双乳平贴在他的胸膛上，

右手开始抚摸他全身。

克罗兹发出呻吟声，但只是一种期待的呻吟，而不是松弛的呻吟。苏菲靠在他的脖子上，也发出轻柔的呻吟声。她的下体紧贴着他那只抬起的大腿。他可以感觉到她下体的热气和湿润。怎么可能有东西比水还湿？他很纳闷儿。

接着她热切地发出呻吟，而克罗兹也把眼睛闭起来。他有点遗憾这样就不能再看见她，但是他别无选择。她的身体再次用力压在他身上，一次、两次，然后第三次，而且她的抚摸变得快速、急促、专业、掌握状况，并且有所要求。

当他在水中剧烈地悸动与抽搐时，脸就埋在她的湿头发里。克罗兹在想，这一阵又一阵的射精也许永远不会停下来，而且如果可以的话，他一定会马上向她道歉。不过，他又再次呻吟，而且几乎已经抓不住树根。他们晃动着，脸颊沉到水面下。

这时最让弗朗西斯·克罗兹感到困惑的是——此时宇宙中每一件事都令他困惑，但是没有任何一件事能烦扰他——这位小姐正压着他，大腿紧紧夹住他，脸颊用力靠着他的脸颊，但双眼紧紧闭着，还有她也在呻吟。女人真的不会有男人那种强烈的感觉？有些妓女也会呻吟，当然是因为她们知道男人喜欢听这种声音。很显然，她们根本没有任何感觉。

但是.....

苏菲抽身回来，注视着他的眼睛，轻松地笑着，嘴唇整个吻到他的嘴唇上，把腿抬起来成为大折叠刀的形状，用力一蹬，让自己离开树根，然后朝着放置她的衣物、此时正略微晃动的灌木丛游去。

难以置信：接着他们穿好衣服，捡起野餐用品，把东西装载在骡子

上，登上马鞍，然后两人骑回总督官邸，一路上没说半句话。

难以置信：当天晚上吃晚餐时，苏菲·克瑞寇开心地笑着，并且和她的舅妈、约翰爵士，甚至是当天特别多话的詹姆斯·克拉克·罗斯船长聊天，而克罗兹却大半时间都保持沉默，只是一直看着桌子。他只能佩服她的.....那些法国人怎么说的？sangfroid（泰然自若），而克罗兹的心思和灵魂还沉浸在身体在鸭嘴兽池经历的高潮里几乎停不下来，原子和身体本质被散射到宇宙各角落。

不过克瑞寇并没有刻意避开他，或者表达责备之意。她对着他微笑，发表对他的看法，并且，就像她每天晚上在总督官邸所为，试着让他也加入谈话。当然，今天她对他的微笑比以前温暖一点？带着更多感情？一定是这样。

当天晚餐过后，克罗兹问她要不要到庭院散步，她推辞了，理由是她先前就答应罗斯船长要和他在大厅玩牌。克罗兹中校愿意加入吗？

不，这次换克罗兹中校推辞了。她表面上是温暖而轻松地揶揄他，但是他听得出她话里的话：今晚在总督官邸里一切要表现如常，等将来两人有机会单独相处时再来讨论他们的未来。克罗兹中校大声宣告，他的头有点痛，想要早点休息。

隔天天还没亮，他就醒来，穿上他最好的制服在官邸走廊走动。他确信苏菲也会有同样的冲动想早一点和他见面。

但她并没有。约翰爵士是第一个来吃早餐的人，他喋喋不休地跟克罗兹说了一堆令他难以忍受的琐事。克罗兹从来就没学会谈论琐事这门无聊的艺术，更无法扮演好他在谈话中的角色。他现在该谈的主题是出借囚犯去帮忙挖运河。

其次下来的是简夫人。连罗斯也比最后才露面的苏菲更早下来吃早

餐。克罗兹已经在喝他的第六杯咖啡了。多年前和裴瑞在北极的冰上，他就已经知道早晨喝咖啡比喝茶好。他留了下来，看着那位小姐吃她平常吃的蛋、香肠、豆子、吐司和茶。

约翰爵士不知道消失到哪里去了，简夫人散步去了，罗斯船长走失了。苏菲终于用完了她的早餐。

“你想到庭院走走吗？”他问。

“这么早？”她说，“现在外面已经很热了。这个秋天还没有变凉的迹象。”

“不过……”克罗兹开口说。他尝试用目光告诉她，他的邀请有急切性。

苏菲笑了：“我很愿意和你到庭院去散步，弗朗西斯。”

他们慢慢地走，不停地走，等着一个囚犯园丁把一袋袋笨重的新鲜肥料全卸下来。

等到那个人走了以后，克罗兹领着她，顶着风走到位于长形正式庭院远端、有树庇荫的石板凳。他扶她坐到板凳上，等着她把阳伞收起来。她抬头看他，克罗兹焦躁到没有心情坐下，他就站在她前面，重心反复从一脚移到另一脚。他觉得自己看得到她眼中的期待。

最后，他的心神恢复正常，然后他单膝跪地。

“克瑞寇小姐，我知道我只是女王海军里一个小小的中校，而够资格照顾你的，至少得是个海军舰队的特级上将……不，我的意思是，有皇家血统，可以指挥海军特级上将的人……不过你要明白，我知道你明白，我对你的感情之深，如果你也看得到你对我也有同样的感……”

“我的天啊，弗朗西斯，”苏菲打断他的话，“你该不会是要向我求婚吧？”

克罗兹没有回答。他单膝跪着，两只手掌压在地上，身体靠向她，就像是在祷告。他在等待。

她轻拍他的手臂：“克罗兹中校，你是很棒的人。虽然你有一些看起来永远无法磨平的粗糙棱角，但你是个绅士。而且你是个聪明人，知道我永远不会成为一个中校的妻子尤其能显示出你的聪明。那是不合适的。那是永远不可以……接受的。”

克罗兹试着说话，却想不出任何话来。他还能运作的脑袋，此时还试着把他熬了一整夜编出来冗长的求婚词念完。勉强算的话，他已经念了差不多三分之一了。

苏菲轻笑出声，并且摇了摇头。她的眼睛快速朝四周看了一下，确定没有人看到或听到他们，连囚犯也没有。“请不要在乎昨天的事，克罗兹中校。我们过了很棒的一天。在池塘的那段……插曲……对我们两个人来说都很愉快。那只是我……本能……的反射动作，或者说是，在那几刻里，我们一时感觉彼此特别亲近而有的后果。但是，请你不要误以为，我亲爱的弗朗西斯，只因为我们曾经有过片刻的轻率举动，你就要对我负有任何责任或义务。”

他看着她。

她还是微笑着，但是并没有他习惯的温暖。她异常轻柔地说，声音穿过热空气，强似一声坚定的耳语：“这并不表示你已经玷污我的名誉，中校。”

“克瑞寇小姐……”克罗兹又想说话，但随即停下来。如果现在是他的船被推挤撞向岸边、泵失去作用、底舱积了四英尺深的水而且水位还

在升高、索具纠结、船帆破裂，他知道要下什么命令，以及接下来要说什么。但此时，他完全一筹莫展。在他身体里面只有节节升高的疼痛及震惊，让他受伤最深的是，他认出某种非常古老、他非常了解的东西。

“如果我要结婚，”苏菲继续说，再次打开她的阳伞，在她头上转了转，“对象也会是我们耀眼的罗斯船长。虽然我命中注定不会只是个船长夫人而已，弗朗西斯。他得被册封为爵士……不过我相信他很快就会被册封了。”

克罗兹注视着她的眼睛，想在里面看到一些开玩笑的迹象。“罗斯船长已经订婚了。”他最后终于说，声音听起来像是一个已经受困多天，没水可喝的人发出的嘶哑声，“他们计划在詹姆斯回到英格兰后就马上结婚。”

“哦，呸！”苏菲站起来，把阳伞转得更快，“今年夏天我自己会搭乘快速邮船回英格兰，甚至是在约翰舅舅被召回之前。詹姆斯·克拉克·罗斯还没有完全认识我。”

她低头看着还在原处的他，他仍然荒谬地单膝跪在白色沙砾地上。“还有，”她愉快地说，“即使罗斯船长娶了那个痴痴等他、伪装有皇室血统的年轻女子，婚姻也不能阻止任何事。他和我常常谈到她，我可以跟你保证她是个没头脑的人。婚姻不是死亡，也不是《哈姆雷特》里从来没人能回来的‘未知国度’。我们已经知道有男人从婚姻里出来，然后找到真正适合他们的女人。记住我的话，弗朗西斯。”

他终于站了起来。他站着，把黏在他最好的礼裤膝盖上的白色沙砾拍掉。

“我得走了。”苏菲说，“简舅妈、罗斯船长和我今天早上要到霍巴特城，去看几匹范迪门公司刚刚进口来配种的新种马。如果你想跟我们

一起去，请不用客气，弗朗西斯。不过，在去之前拜托你先去换套衣服，也顺便换一副表情。”

她轻轻碰了一下他的前臂，然后走进总督官邸，沿路转着她的阳伞。

克罗兹听到甲板的钟敲了八响。现在是凌晨四点。如果船在海上，通常再过半小时，船员们就会从吊床上被拉起来，开始磨甲板及清洗东西。但是现在，在黑暗中、在冰上，而且是在风中，克罗兹听得见风还在索具之间咆哮，这意味着很可能又有一场暴风雪，而现在才不过是他们第三个冬天的十一月十日，船员们可以睡晚一点，一直闲散到晨班的四钟响，也就是早上六点。那时冰冷的船会活跃起来，船舱会充满大副及二副的吼叫声，以及船员们穿着毛皮鞋的脚踩在舱板的声音，接着就是大副、二副扬言要把吊床割断，让它和包在里面的船员一起落到舱板的威胁声。

与平常的海上任务比起来，这里真是个闲散天堂。船员们不仅睡得晚，还可以在八钟响时在主舱吃早餐，然后才去做早上的勤务。

克罗兹看着威士忌的瓶子与杯子。两者都是空的。他举起那把沉重的手枪——在装填好火药及子弹后更加笨重。他的手还分辨得出轻重。

接着他把手枪放进船长外套的口袋里，把外套取出来挂在钩子上。克罗兹用乔帕森每天晚上特地为他准备的干净布，把威士忌酒杯擦干净，然后放回抽屉。再接着他很小心地把威士忌空瓶放进盖着的藤篮里，这篮子是乔帕森专门为这个目的而放在滑门旁边的。克罗兹在黑暗中尽了一天的职责，回到舱房时，藤篮里又会有一瓶新的威士忌。

他一度考虑穿多一点，把他的毛皮鞋换成真正的皮靴，套上保暖巾、帽子及全副御寒衣，然后上到甲板去，走出船外走进黑夜及暴风雪

中，等待船员们起床，然后再下到船舱去和军官们一起吃早餐，接着一整天都不睡觉。

有好几个早晨他都是这样。

但是，今天早上不能。他太虚弱了，而且天气冷到让他只穿着四层羊毛衣与棉衣的他连站在这里一分钟都受不了。清晨四点，克罗兹知道，正是夜晚肚腹中最寒冷的部分，也是大多数生病或受伤船员放手让灵魂离开，让自己被死神带走，进入真正未知国度的时刻。

克罗兹爬到毯子下面，把脸沉进冰冷的马毛床垫里。大概还需要十五分钟或更长的时间，身体的热度才会开始让这摇篮般的空间变温暖。运气好的话，他可以在那之前睡着；运气好的话，在另一个黑暗寒冷日子到来之前，他还可以像醉鬼一样睡上两小时；运气好的话，在快昏睡过去时他想，他永远都不会再醒来。

17 厄文

北纬七十度五分，西经九十八度二十三分

一八四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沉默女士不见了，将她找出来是第三中尉约翰·厄文的职责。

船长并没有命令他去做……但是在六月，也就是大约六个月前，克罗兹船长决定把爱斯基摩女人留在皇家海军“恐怖”号上时，曾经告诉厄文要负责看好她，至今克罗兹船长没有废除命令，所以厄文认为得为她的行踪负责。而且，这位年轻人爱上她了。他知道那很笨，甚至很疯狂，竟然去爱上一个野蛮人，一个连基督教都不信的女人，而且还是没受过教育的原住民，连一句英语都不会说（任何语言都一样，反正她的舌头被截断了），但厄文还是爱上了她。她的某个特质让这高大、强壮的约翰·厄文很难不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而现在她不见了。

礼拜四，也就是两天前，他们发现她不在她该在的地方——主舱病床区前方零乱区域的一堆板条箱后面。不过船员们已经很习惯沉默女士来来去去的古怪行径，她不在船上的时间和她在船上的时间差不多，即使是晚上。十一月十一日礼拜四下午，厄文跟克罗兹船长报告说沉默不见了，虽然船长、厄文和其他船员在两天前（也就是史特朗与伊凡斯的尸体被发现那天）的夜里，还看见她出现在外面的冰上。船长说不用担心，她会自己出现。

但是她没有。

礼拜四早上暴风雪就来了，带来很多雪和强劲的风。在提灯光下辛苦地维修“恐怖”号与“幽冥”号之间路碑（每三十步一个、由冰砖堆起的四英尺高锥形柱）的工程队在下午被迫撤回，而且从那时起就无法再到冰上工作。“幽冥”号来的最后一位使者，礼拜四当天很晚才到达，而且因为外面有暴风雪而不得不留在“恐怖”号上过夜。他说沉默也不在菲茨詹姆斯中校的船上。到礼拜六早上，甲板上的守卫已经变成每一小时换一次班，但值完班下到船舱的船员身上都还是结了层冰，并且冷得发抖。每三个小时就有一组工程队得带着斧头到甲板上，冒着强风把还没拆下的帆桁与缆索上的冰砍掉，以免船只因为上端太重而翻覆。落下来的冰对在甲板上值班的人是很大的威胁，对甲板本身也是伤害。更多的船员必须趁雪还没堆积到无法把船舱口打开之前，辛苦地铲掉“恐怖”号上的结冰，以及前倾甲板上的积雪。

礼拜六晚上晚餐后，厄文中尉再次向克罗兹船长报告，还是没人见到沉默的踪影。船长回答：“如果她在今天这种天气下还在外头，那她很可能就不会再回来了。不过，我准许你今天晚上在船员就寝后搜索整艘船，即使最后只是确认她并不在船上。”

虽然今天晚上厄文担任甲板值班官的值班时间在几小时前就结束了，这名中尉还是穿上他的御寒衣物，点亮一盏油灯，再次从梯道爬上甲板。

情况还是没改善。要说出哪里不同，那现在的情况比五小时前厄文下船舱吃晚餐时还差。风从西北方呼啸而来，吹来许多雪，能见度降到只有十英尺，甚至不到十英尺。每件东西表面都重新结起一层冰，虽然由五人组成的劳务队，还在用来罩住的舱口因积满雪而凹陷的帆布帐篷前方，大喊大叫地卖力砍冰。金字塔形帆布帐篷下方的厄文辛苦地从高约一英尺的雪沫中走出来，手中提灯被风吹着，偏向他的脸。他要找的

是这群在黑暗中工作的人中手上没拿斧头的人。

水手舱班长鲁本·梅尔是这时段担任守卫、顺便监督劳务队的士官。厄文顺着他在左舷侧的提灯微光找到他。

梅尔就像个盖了雪的羊毛堆，脸被一层又一层的厚羊毛保暖巾缠裹起来，就像隐藏在连衣帽里一样，靠在他粗大臂弯里的霰弹枪表面也结了冰。他们两人都要大叫才能让对方听见自己的声音。

“看得见什么东西吗，梅尔先生？”厄文中尉大喊，倾身靠近那团羊毛包头巾，那是水手舱班长的头。

这个较矮的人把围巾往下推了一点。他的鼻子像垂冰一样白。“你是指铲雪队吗，长官？他们爬上第一节帆桁后，我就看不见他们了。我只能一面靠耳朵听，一面暂时代替年轻的金纳德担任左舷守卫，长官。他是第三夜班铲雪队的一员，长官，但是到现在人都还没完全解冻。”

“不是，我是指冰原上的情形！”厄文大叫。

梅尔大笑。他的声音的的确确被蒙住了：“这四十八小时以来，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看得到冰原的情况，中尉。这你是知道的，长官。你之前才去过冰原。”

厄文点头，用自己的保暖巾把前额和脸的下半部围得更紧些。“没有人看见沉默……沉默女士？”

“什么，长官？”梅尔先生倾身靠近他，霰弹枪成为他们两人之间一根结着冰凌的金属与木头圆柱。

“沉默女士！”厄文喊着。

“没有，长官。我知道已经有好几天没人见过那个爱斯基摩女人

了。她一定已经离开了，中尉，死在外面某个地方。我们总算摆脱她了。”

厄文点点头，用他肥大的手套在梅尔肥大的肩头上拍了拍，然后避开主桅下方从船尾绕过，因为在吹刮的风雪中会有巨大冰块从天而落，像炮弹一样撞击在甲板上。他去和正站在右舷侧守望的约翰·贝茨说话。

贝茨没看到任何东西，他甚至连五个带斧头出来工作的铲雪队员也没看到。

“对不起，长官，但是我并没有偷懒；劈砍声、掉落声、风刮声和冰击声全夹杂在一起，我怕我会听不见船钟响，长官。我这一班还要很久才会结束吗？”

“梅尔先生敲钟的时候，你会听见的。”厄文大喊。他倾身靠近被冰罩住的羊毛球，那是这二十六岁小伙子的头。“而且他会绕到这里来确定你知道要下哨才会下船舱去。我先走了，贝茨。”

“是的，长官。”

厄文中尉绕到帆布帐篷前方，在那里等风雪稍停的空当，他听见爬在主桅帆桁及嗡嗡发声的索具上干活的船员们的咒骂与喊叫——狂风不断想将他吹倒。然后他用最快的速度冲过甲板上两英尺高的新积雪，潜身进入冰冻的帆布帐篷里，手脚并用地爬进舱口，顺着梯道下到船舱。

他已经在船舱搜寻过很多次了，尤其是病床区前方剩下的板条箱后面，这女人之前就是以这里为窝。不过，现在厄文是向船尾走。时间已经很晚了，船上相当安静，只听得到甲板上守卫的跺脚声，冰块撞在甲板上的声音，前方船舱吊床里累坏的船员的打鼾声，狄葛先生发自火炉边的锅碗碰撞声与咒骂声，以及持续不断的风刮声与冰的摩擦声。

厄文在黑暗、狭窄的舱道中摸索前进。除了梅尔先生的房间以外，军官区的每间寝室里都有人。就这点来说，皇家海军“恐怖”号算是幸运。“幽冥”号已经有好几个军官被冰原上那只东西杀害了，其中包括约翰爵士和格尔中尉。除了年轻的炉工班长托林顿一年半前在比奇岛死于自然疾病外，“恐怖”号上的军官、士官长或士官都还没人死掉。

会议室里没有人。这里现在已经很少暖和到让人能在此长时间逗留，连书架上皮革装订的书看起来都冷冰冰，转动时能播放音乐盘乐曲的木制仪器在这些日子也很安静。在厄文穿过空无一人的军官与副官用餐房回到梯道间之前，他注意到克罗兹船长舱房里的灯还亮着。

下舱就和平常一样，非常冷也非常黑。由于船医们发现许多罐头已经腐坏，致使食物配额极度减缩，因此愈来愈少存粮搬运工会下到这儿；另一方面，由于煤炭的存量所剩不多，开暖气的时段也减少，因此愈来愈少煤炭袋搬运工在这里走动。厄文发现这时整个冰库般的空间只有他一个人。他向前走了一小段距离，在回头走向船尾时，黑色的木梁和冻结的铁托架在四周呜咽。提灯光似乎被厚实的黑暗吞噬了，他自己呼出的气结成的冰晶雾，也让他很难看见昏暗的光。

沉默女士也不在船首区域——不在木匠储藏间、水手长的储藏间，也不在这两间封闭舱室后面几乎空无一物的粮食房里。在“恐怖”号起航时，下舱的中段原本堆满了板条箱、木桶及一包包补给品，但现在的船舱空间大多都空出来了。沉默女士也不在船中央。

厄文中尉用克罗兹船长借给他的钥匙进入烈酒房。借着昏黄提灯的微光，他看见里面还有些白兰地和葡萄酒，但是巨大主储酒桶里的朗姆酒存量已经不多了。朗姆酒被喝光时，船员们每天中午也就不再有定额的酒可以喝了，厄文中尉知道，皇家海军每一位军官都知道，到时就得特别担心叛变。船长的主计官黑帕门先生和底舱班长格德先生最近报告说，根据他们估计，朗姆酒还可以维持六个礼拜左右，而且那是在标准

浓度——四分之一品脱的朗姆酒用四分之三品脱的水稀释成一及耳的酒再被减半的情况下所做的估计。而且船员们已经在抱怨了。

厄文并不认为沉默女士有可能偷偷进入锁起来的烈酒房，即使她真的如船员们私下传说拥有女巫力量。但他还是仔细地搜寻房间，每个桌面及台面下方也不放过。头上方的架子上一排一排的短弯刀、刺刀和毛瑟枪，在提灯光中冷冷地闪烁。

他向后走到弹药储藏室，那里面还有非常充足的火药与子弹。他也探头看了一下船长私人的储藏室，只有克罗兹所剩不多的威士忌还在架子上，他的食物最近几个礼拜都拿出来分给其他军官吃了。接着他也到船帆室、御寒衣间、船尾的缆索储置间及大副的储藏室去找。假如约翰·厄文中尉自己就是想在船上找地方躲起来的爱斯基摩女人，他想他可能会选择船帆室，那里面有成堆成捆的备用帆布、帆脚索，以及很久没使用的帆具。

不过她不在那里。厄文先从御寒衣间找起，透过提灯的光，他看到一个高大、不出声的身影站在房间后方，肩膀靠在黑暗的舱壁上，不过后来他发现那只是几件羊毛大外套，以及挂在木钉上的一项威尔斯假发。

把这些房间都锁起来后，中尉爬下梯子到底舱去。

第三中尉约翰·厄文虽然因为金发、娃娃脸，而且容易脸红，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但是他之所以爱上爱斯基摩女人，并不是因为他是个为爱忧愁的处男。事实上，和那些喜欢在水手舱大谈性事伟大事迹的吹嘘者比起来，厄文与女性相处的经验丰富许多。他十四岁时，厄文的叔叔就带他到布里斯托码头，给他介绍了一个干净、讨人喜欢的码头妓女，并且付钱让他学习经验，不只是在暗巷里膝盖急促颤动一阵子而已，而是在某间可以眺望码头的老旅馆屋檐下一个干净的房间里，有模

有样地度过晚上、深夜、早晨。这让年轻的厄文对这种生理活动有一定的品味，而且后来也做过很多次。那名妓女叫摩儿。

厄文也不是对社交圈中的小姐没辙。他还跟布里斯托名望第三高的唐威特——哈里逊家族最小的女儿交往过。那女孩叫艾蜜莉，她甚至主动促成两人私密接触。对大多数年轻男人来说，若能在这样的年纪就有经验，要他们卖掉自己左侧的卵蛋也甘愿。厄文抵达伦敦，在炮手训练船皇家海军优秀号接受海军炮兵教育时，几乎每个周末都在约会、献殷勤，享受好几个迷人的上层社会年轻小姐的陪伴，包括热心的莎拉小姐、害羞但到头来却常有惊人之举的琳达小姐，以及私底下真正不可思议的艾碧卡·伊丽莎白·琳卓·海德贝瑞小姐。才刚认识对方不久的第三中尉厄文，很快就发现自己已经和她订婚，而且准备要结婚了。

约翰·厄文并没有结婚的打算，至少不是在他还只有二十几岁时。他父亲和叔叔都告诉他，二十几岁时应该去多看看这世界，放纵一下情欲，而且最好也不要三十几岁时结婚。他也看不出有什么道理就得在四十几岁时结婚。虽然厄文从来没考虑要参加皇家探索团，他从来就不喜欢寒冷的天气，而且一想到要被冻结在南极或北极，他就觉得荒谬且可怕。但是他在醒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订婚的那礼拜，这位第三中尉就听从年纪比他大的两位好友乔治·哈吉森与弗瑞德·霍恩比的怂恿，到皇家海军“恐怖”号面谈，申请调到这艘船来。

在那美好的礼拜六春天早晨，克罗兹船长显然还在宿醉中，而且心情不好，怒目圆睁、皱着眉头、满脸不以为然地揶揄他们。他嘲笑他们在一艘没有船桅的船上接受炮兵训练，并且要他们告诉他，他们在一艘只装备轻兵器的探险帆船上能有什么用处。接着他尖锐地问他们愿意“尽你们生为英格兰人的职责吗？”然后很快地就让他们知道被录取了。厄文现在突然回想起这句话来。不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指的英格兰人现在正困在离家一千英里的冰海里。

艾碧卡·伊丽莎白·琳卓·海德贝瑞小姐知道后当然是快疯了，很难接受他们的订婚期还要持续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但是厄文中尉先安慰她说，参加皇家探索团赚来额外的钱对他们来说绝对必要，接着再解释说，这次的探险以及回来后写的书可以带来名声与荣耀，对他未来的发展也非常重要。他的家人知道这些事的优先级，即使艾碧卡小姐不知道。接着，他们单独在一起时，他用拥抱、亲吻及专业的抚摸技巧，哄劝她别再流泪及生气。他的抚慰动作发展到相当激情的地步，厄文中尉知道，距离那次抚慰已经两年半了，他现在很可能已经当爸爸了。

不过几个礼拜后，“恐怖”号的系船缆滑落，被两艘蒸汽动力拖船带开，他向艾碧卡挥手道别时却没有任何不愉快。那位哀伤的年轻小姐站在格林海瑟的码头，穿着绿与粉红的丝质洋装，撑着阳伞，挥舞着她用来搭配衣服的丝质手帕，而用一条比较普通的手帕擦拭她不断涌出的泪水。

他知道约翰爵士预期在走通西北航道之后，要在俄国和中国短暂停留，所以厄文中尉已经计划好，要转换到派驻在当地水域的皇家海军舰，或者甚至离开皇家海军，写他的冒险游记，然后帮忙照顾他叔叔在上海的丝绸与女帽生意。

底舱比下舱更暗、更冷。

厄文讨厌底舱。比起他自己的冰冷舱房及光线微弱的冰冷主舱，底舱更容易让他想到坟墓。他只有在不得已时才会下来，大多是来监督船员们用裹尸布包起来的死尸——或死尸的某部分——放进上锁的死人房。每次他都会想到，会不会在不久之后就换成另一个人监督船员将他的尸体放进来。他举起提灯，穿过半融的冰泥及浑浊的空气向船后方走去。

锅炉房看起来是空的，接着厄文中尉看到靠近船尾舱壁床上的身

体。这里没有提灯的光，只有红色的矮小火舌偶尔从四个关着的炉栅中伸出来，而且在昏暗的光中，床上伸开四肢的身体看起来像是死了。那个人双眼瞪着低矮的天花板，而且不会眨眼。厄文进到房间，把提灯挂在靠近煤斗的钩子上时，那人也没有转头。

“你来这儿有何贵干，中尉？”詹姆斯·汤普森问。这位工程师还是没有转头或眨眼。从上个月某天开始，他已经不再铲煤了，现在他瘦而白的脸上长出了胡须，眼睛深陷在暗色的眼眶里，头发因为沾上煤屑与汗水而参差不齐地乱长。炉火变得很微弱，锅炉房里的温度接近冰点，但汤普森却还是只穿着裤子、汗衫和吊裤带躺在床上。

“我在找沉默。”厄文说。

床上的人继续盯着上方的舱板。

“沉默女士。”年轻中尉厘清他的话。

“那个爱斯基摩女巫。”工程师说。

厄文清了清喉咙。空气中的煤尘浓度很高，令人难以呼吸。“你看到过她吗，汤普森先生？或是听到不寻常的声音？”

汤普森还是没有眨眼或转头，他轻声笑着，声音听来令人很不舒服，像是罐子里有一堆小石子在摇晃。他的笑最后结束在一声咳嗽上。“仔细听。”这工程师说。

厄文转头。这里只有平常的声音，只不过在这黑暗底舱里，声音比其他地方大：冰挤压船身发出的缓慢呻吟声、在锅炉房前后方的铁水槽与强化结构发出的哀鸣声、在几层甲板上吹刮的劲风传来的遥远呻吟声、落冰撞击在船上引起的木梁振动声、船桅在底座中晃动发出的单调噔噔声、时有时无的船身刮抓声，以及从锅炉及四周热水管不断传来的

嘶嘶声、尖叫声与扒抓声。

“还有另外一个人或东西在底舱这里呼吸。”汤普森继续说，“你听到它的声音了吗？”

厄文竖起耳朵听，虽然听到锅炉声确实像只巨大的东西在大声喘气，但是没听到呼吸声。“史密斯和乔纳森在哪里？”中尉问。这两个人是二十四小时和汤普森在这里工作的炉工。

仰躺着的工程师耸耸肩：“这些天来已经没多少煤炭好铲了，我一天只需要他们工作几小时而已。大部分时间我都是一个人在这里，在热水管线及控制阀之间匍匐前进，中尉。修补、缠带子、更换零件，尝试让这个……东西……运作，每天把热水送到主舱几小时。两个月之内，顶多三个月，它就会成为仅供欣赏的机器。我们已经没有煤炭来发动蒸汽引擎了，很快也不会有煤炭来产生暖气。”

厄文在军官用餐房听过这样的报告，但是他对这件事没有太大兴趣。三个月离他似乎比一辈子还遥远。他现在只想确定沉默在不在船上，然后去向船长报告，如果她不在“恐怖”号上，他必须去找她。何况他还要能再活上三个月，才会碰到煤炭告罄的问题。他打算到时候再来担心。

“你有没有听到传言，中尉？”工程师问。床上长长的身形还是没有眨眼或转头来看厄文。

“没有，汤普森先生，什么传言？”

“就是冰原上那只……东西，那个幽灵，那个恶魔……可以随意进到船里来，夜里在底舱的舱板上走动。”汤普森说。

“没有。”厄文中尉说，“我没听过这件事。”

“如果你独自一人留在底舱，待上够多次，”床上的人说，“每件事都不会逃过你的眼睛和耳朵。”

“晚安，汤普森先生。”厄文拿起他噼啪作响的提灯走向舱道中，然后向船首走去。

底舱还需要搜寻的地方所剩无几，厄文也已经决定要尽快完成工作。死人房锁着。中尉并没跟船长借钥匙，不过在确定那沉重的锁还很坚固且锁得很好之后，他继续向前走了。他可不希望看到那群制造出翻抓与嚼食声的家伙。透过厚橡木门，他可以听到它们的声音。

沿着船身摆置的二十一个巨大铁储水槽，没有让爱斯基摩人躲藏的空间，所以厄文直接走到煤仓，他的提灯在浓浊、被煤灰染黑的空气中发出微光。煤炭袋曾经装满每个储藏室，而且从船身底部一直堆到上方舱板的横梁，现在剩下的煤炭袋只排放在每间被煤烟熏黑的储藏室边缘，像是由沙包堆起的低矮屏障。他无法想象沉默女士会以没光线、发臭且有害健康的地狱之坑当新的庇护。舱板盖满了秽物，而且有老鼠四处乱窜，但他还是必须查看一下。

在搜寻过煤炭储藏间及储放在船中段的货品之后，厄文中尉走到船首舱剩余的板条箱和木桶那里，两层舱板之上的同样位置，正好是船员起居区及狄葛先生的大火炉。一个较窄的梯子从下舱向下通到储物区，数以吨计的木头悬挂在头上方沉重的梁木上，把这里弄成一个迷宫，让中尉不得不半弯腰走动。不过和两年半前比起来，这里的板条箱、木桶，以及一堆堆的货物，已经少很多了。

不过老鼠变多了，而且多很多。

厄文在几个较大的板条箱之间寻找，并且四处张望，以确定漂浮在融雪中的木桶不是空的就是密封着。当他绕过垂直的船首梯时，看到一

道白色闪光，听到急促的呼吸与喘气声，他也注意到，在提灯光昏暗的圆圈外，有东西仓皇移动的沙沙声。那东西很大，在移动，而且不是那女人。

厄文没有武器。他直觉的想法是，把提灯丢下，然后摸黑跑回船中央的梯道间。但他没有，这想法在还没成形前就被打消了。他向前走了一步，大喊：“谁在那里？报上名来！”声音比他自以为能发出的更有力道、更有权威。

接着，他在提灯照射下看到他们。那个白痴，马格纳·门森，探险队最高大的人急着要把裤子穿上，他那儿根粗大、肮脏的手指笨手笨脚地在扣扣子。离他几英尺远的科尼利厄斯，科尼利厄斯·希吉，副船缝填塞匠——他身高只有五英尺左右，眼睛晶亮，脸型如貂——正在整理他的吊裤带。

约翰·厄文一时张着嘴、垂着下巴，花了好几秒理清并接受他所见到的事实——鸡奸。当然，他以前就听说过船上有这种事，还跟同伴们开玩笑谈论过，也曾经看过优秀号的一个海军少尉在承认有这种行为后，被架着绕行整个舰队接受鞭打，但是厄文从没想到他所在的船上……会有干这种事的人……

那大个儿门森威胁性地朝他跨出一步。这家伙体形实在够大，不论走在船舱哪个地方都得弯腰屈身，以免撞到横梁，使他养成驼背、拖着脚步走路的习惯，甚至在空旷地方也是如此。现在，他两只巨大的手在提灯光中发着光，看起来就像行刑的人要向去处罚罪犯一样。

“马格纳。”希吉说，“不要。”

厄文的下巴垂得更低了。这两个……鸡奸者……是在威胁他吗？在女王陛下的皇家海军军舰上，鸡奸者的法定刑罚是绞刑，能被改判成绕

行整个舰队（在港口中一艘船、一艘船地轮流上去）并用九尾鞭抽打两百鞭，就算是法外开恩了。

“你好大的胆子！”厄文说，虽然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指的是门森威胁他的态度，还是他们两个干的勾当。

“中尉，”希吉说，字词顺着副船缝填塞匠和笛音一般高的利物浦口音快速涌出，“很抱歉，长官，狄葛先生派我们下来拿一些面粉，长官。有一只该死的老鼠冲进水兵门森的裤管里，我们正要把它弄出来。这些肮脏的小东西，这些鼠辈。”

厄文知道狄葛还没开始烤他夜里该烤的饼干，而且主舱中的厨师储藏架上还有很多面粉。希吉根本没把谎言编得合理一点。这个矮小的人不断打量的晶亮眼睛，让厄文想到在他四周摸黑乱跑的老鼠。

“如果您不把这件事告诉别人，我们会很感激您，长官。”副船缝填塞匠继续说，“马格纳可不希望被大家嘲笑，说他怕一只小老鼠爬上他的腿。”

这些话既是挑衅也是反抗，几乎像一道命令。这矮小的人脸上流露着一波又一波的不屑，而门森只是两眼无神地站在那里，像驮负重物的野兽哑口无言，那双大手仍然弯曲着，被动地等待他的小爱人发出下一道命令。

沉寂在三个人中间蔓延。冰挤压着船，发出呻吟声，船骨也嘎吱作响，老鼠在附近跑来跑去。

“你们两个给我滚出这里。”厄文终于说，“现在！”

“是的，长官。谢谢您，长官。”希吉说。他把放在他附近舱板上的提灯罩子打开：“走吧，马格纳。”

两个人挤着爬上狭窄的船首梯，上到黑暗的下舱去。

厄文中尉还在原地站了好几分钟，听着船的哀鸣与脆裂声，却没听进心里去。这可怕的吼啸声只像远处传来的一首挽歌。

如果他向克罗兹船长报告，就会有一场审判。门森，这位探险队的土包子白痴很受船员们喜欢，虽然他们常取笑他怕鬼魂与妖精。他那三个同伴的粗重工作都是他做的。希吉虽然并不特别讨非军职士官长或一般军官喜欢，却相当受到一般水兵尊敬，因为他能帮朋友们弄到额外的烟草、额外的一及耳朗姆酒，或是拿到一件他们欠缺的衣服。

克罗兹不会吊死他们两个人，约翰·厄文想，但是船长最近几个礼拜心情特别差，所以对他们的处罚可能会非常严厉。船上每个人都知道，几个礼拜前，船长还曾威胁过门森，只要他这家伙胆敢再不听命把煤炭搬到底舱的话，他就会把他锁进死人房，让他和好伙伴沃克被老鼠啃食过的尸体待在一起。如果他现在决定执行处罚，不会有人感到意外。

另一方面，厄文中尉在想，他刚刚到底看到了什么？如果真的开审理庭，他能将手按在《圣经》上做证吗？他没看到任何违背伦常的事。他并没当场抓到两个鸡奸者在性交，或.....摆出不自然的姿势。厄文听到呼吸声、喘气声，还有显然是其中一人发现有提灯靠近发出的提醒声，接着就看到他们两人仓皇地把裤子穿上，把衬衫塞进裤子里。

在正常情况下，这样足以让他们当中一个或两个被绞死。但是，现在他们受困在冰海里，获救前还不知道要再等几个月或几年。

这么多年来，厄文第一次很想坐下来大哭一场。从几分钟前开始，他的人生已经复杂到超乎预期。如果他揭发这两个鸡奸者，没有任何一个同船伙伴——军官、朋友、下属——会再像以前一样看待他。

如果他不揭发这两个人，他就要准备忍受希吉此后对他的所有无礼态度。不敢揭发希吉的懦弱行径，在接下来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都会让他被希吉勒索。他以后再也无法好好睡觉。他在外面的黑暗中值班或待在自己的舱房里时，也不再能完全放松——是指在有只白色怪兽要将他们一个接一个杀死的状况下所能放松的最大限度——因为他随时要提防门森的白手掐向他的喉咙。

“哦，我操！”厄文大声向底舱嘎吱作响的寒冷大骂。注意到自己的用词后，他大笑出来，笑声比他说的话更诡异、更虚弱，也带着更多不祥的预兆。

除了几个大木桶和船首的锚缆收置间外，他每个地方都找过了，他已经准备放弃搜寻，但是他想等到看不见希吉和门森后，再上到主舱去。

这里的水比他的脚踝还高，厄文走过几个漂浮的板条箱，已经很靠近向下倾斜的船首。他浸湿的靴子穿破薄冰前进。再过几分钟，脚趾肯定会冻伤。

锚缆收置间是船首舱最前端，就在两侧船身在船首接合的地方。它其实不是一个房间，两扇门只有三英尺高，里面的高度也不到四英尺，而是置放船首锚使用的粗重大缆的小空间。锚缆收置间随时都因为河底或河湾的泥巴而臭气冲天，即使船在几个月甚至几年前就起锚离开，臭气也从来不会完全消失，盘绕堆积起来的粗重锚缆几乎塞满这低陷、黑暗、有邪恶味道的空间。

厄文中尉撬开锚缆收置间那两扇难以打开的门，把提灯移近开口。在这里，船首和船首斜桅直接受到移动冰堆挤压，因此冰的碾磨声特别大。

这时沉默女士的头突然抬起来，她的黑眼睛像猫眼一样反射着光。

她全身赤裸，只有几条白里带棕的毛皮像地毯一样摊在下面，而另一条厚毛皮——或许是她的毛衣——披在她的肩膀和赤裸的身体上。

锚缆收置间里面的地板，比外面积水的舱板高了一英尺以上。她已经调整过锚缆的摆置方式，将它向左右推开，在纠结缠绕的巨大麻绳堆中弄出一个低矮、周围衬着毛皮的洞穴。一个装了油或皮下脂肪的小食物罐上冒出火焰，提供光线和温暖。爱斯基摩女人正准备吃一块红色、生腥、还带着血的腰腿肉。她用一把短且锋利的刀子，快速地从肉上割下一小块，直接送入嘴里。那把刀有骨制或角制的刀柄，上头还有图案。沉默女士跪在地上，倾身靠向火焰及肉，两个小乳房向下垂，这让有文艺素养的厄文中尉想起曾经看过的“母狼乳养婴儿罗慕乐和雷慕斯”雕像。

“非常抱歉，女士。”厄文说。他用手碰触一下帽子，然后把门关上。

中尉在雪泥中摇摇晃晃地退了几步，害得老鼠们又乱窜了一阵子，在五分钟内，他第二度试着分析自己受到的惊吓。

他该让船长知道沉默藏在哪里。光是她让火舌烧出灯外这可能引发火灾的危险动作，就该立即处理。

但她是从哪里弄到那把刀的？看起来是爱斯基摩人制作的，而不是船上的武器或工具。当然，在六月，也就是大约五个月前，他们就搜过她的身体了。难道她一直藏着？

她还可能藏了其他东西？

还有这新鲜的肉。

船上并没有新鲜的肉，这点厄文很确定。

她有可能自己去打猎？在冬天、在强风下、在黑暗中？而且要猎什么东西？

外面的冰上或冰下只有白熊，以及那只随时想偷袭“幽冥”号和“恐怖”号人员的東西。

约翰·厄文有个可怕的想法。有那么一会儿，他很想回头再检查一下死人房的锁。

接着他有个更可怕的想法。

威廉·史特朗和托马斯·伊凡斯的尸体只有一半被找到。

约翰·厄文中尉跌跌撞撞地向前走。他颠簸、摸索着朝中央梯道走去，两脚在冰及雪泥中不断踩滑，然后挣扎着往上爬，死命冲向主舱里的光。

18 古德瑟

北纬七十度五分，西经九十八度二十三分

一八四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哈利·古德瑟医生的私人日记：

一八四七年十一月二十日礼拜六

我们并没有足够的食物在冰上度过另一个冬天和夏天。

我们本来应该还有足够的食物。约翰爵士在两艘船上准备了充足的食物：每个人放开了吃，可以吃上三年；减量但仍然让船员们每天有力气从事粗重工作，这样可以吃上五年；极度紧缩但依然没人会饿到，则还可以吃上七年。根据约翰爵士的计算，两位船长克罗兹和菲茨詹姆斯也算过，皇家海军“幽冥”号和“恐怖”号的存粮应该能让我们撑到一八五二年。

然而，我们即将在明年春天把最后的存粮吃光。如果我们后来全都因此而丧生，原因追究起来就是谋杀。

“恐怖”号的麦克唐纳德医生很久以前就开始怀疑船上的罐头食物有问题，约翰爵士过世后，他把他的担忧也告诉了我。去年夏天我们第一次到威廉王陆块勘探时，发现所携带的罐头食物——贮放在较底层的罐头——有腐坏及含毒问题，证实了麦克唐纳德的担忧。十月，我们四位船医向克罗兹船长及菲茨詹姆斯中校请愿，希望他们容许我们全面盘

点。接着我们四个人把两艘船主舱、下舱及底舱里数以百计的板条箱、木桶及沉重的罐头搬出来，然后抽样打开检查。一些船员被派来帮忙，我们盘点了两次，以避免出错。

两艘船上超过一半的罐头是坏掉的。

三个礼拜前，在原本专属于约翰爵士大而冰冷的舱房里，我们向两位船长报告结果。菲茨詹姆斯名义上虽然只是个中校，但探险队的新总指挥克罗兹称他为“船长”，其他人也就跟着这样称呼他。参加那次密会的人有：我们四个船医、菲茨詹姆斯及克罗兹。

克罗兹船长——我必须记住他毕竟是个爱尔兰人——勃然大怒，我从没看过人发这么大的脾气。他要求一个完整的解释，好像我们这些船医该为富兰克林探险队的存货及食物负责一样。另一方面，菲茨詹姆斯从一开始就对罐头及将罐头封装起来的食物供应商有疑虑，他是这支探险队或整个海军人员中，唯一表达过这疑虑的人，但是克罗兹还是难以相信这种犯罪的欺诈行为会发生在皇家海军的舰船上。

克罗兹“恐怖”号上的总船医约翰·培第，是我们四个医官中参与过最多次海上任务的人，不过他的经验大半是在皇家海军“玛丽”号上，和克罗兹的水手长约翰·雷恩一起，而且那是在地中海上，船上存粮中罐头占少数。同样的，在“幽冥”号上，我名义上的上司，总船医史蒂芬·史坦利也没有处理过这样大量的罐头。史坦利医生平常注意的是船员该吃他认为能预防坏血病的食物。抽样检查的结果显示，剩下的食物、蔬菜、肉类、汤罐头中，可能有一半有毒或坏掉了，他震惊到说不出话来。

只有麦克唐纳德医生有自己的理论。他先前和克罗兹船长的主计官黑帕门一起看着这些罐头被装上船。

几个月前，我在日记里写过，除了“幽冥”号上一万份烹煮后保存起来的肉之外，我们的罐头食物有水煮和火烤的羊肉、小牛肉，以及各种蔬菜，包括马铃薯、红萝卜、防风草和各种汤，还有九千四百五十磅的巧克力。

艾力克斯·麦克唐纳德先前是我们探险队医务方面的对外联络人。他负责和德普佛食物供应厂的负责人，以及某个叫史蒂芬·葛德纳的人，也就是后来我们的食物承包商打交道。麦克唐纳德在十月的时候就提醒克罗兹船长，有四家承包商参加约翰爵士探险队的罐头食品投标案——侯迦斯公司、甘伯公司、库伯及艾维斯公司，以及刚刚提到的葛德纳先生。令我们大吃一惊的是，麦克唐纳德医生曾经提醒船长，葛德纳的投标金额只有其他三家比他有名的食品公司的一半。而且，其他三家承包商定下在一个月或三个礼拜内交货的时程表，葛德纳却保证可以立即交货，板条箱及拖运费全包含在内，不额外收费。当然，这样立即送货是不可能的，而且葛德纳承包这个案子肯定会让他赔本，如果他的食物质量真的如他所宣称，并且都是照他所说的方式烹调与处理。但是除了菲茨詹姆斯中校外，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点。

海军总部和皇家探索团的三个委员都参与了这次承包商遴选，除了德普佛食物供应厂的财务长外。他们当下就建议接受葛德纳的提案，付给他全款，也就是三千八百多英镑。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对葛德纳一个外国人——根据麦克唐纳德的說法——更是如此。艾力克斯说，这个人唯一的罐头工厂是在摩拉维亚的哥拉兹。葛德纳接下了海军史上最大的一笔委托案，九千五百罐重量在一磅到八磅不等的肉类与蔬菜罐头，以及两万罐汤罐头。

麦克唐纳德带来一张葛德纳的传单，菲茨詹姆斯一眼就认出来。上面写的内容让我看得口水直流：七种羊肉菜品，十四种小牛肉菜品，十三种牛肉菜品，四种小羊肉菜品。菜单上还有罐焖野兔、松鸡、兔肉

（洋葱或咖喱口味）、野鸡，以及五六种其他野味。如果皇家探索团想吃海鲜，葛德纳可以提供带壳龙虾罐头、鳕鱼、西印度龟肉、鲑鱼排，以及亚茅斯燻鲱鱼。要吃点特别的只要十五便士，葛德纳的传单上有：松露野鸡、辛辣口味的小牛舌，以及法拉门达牛肉。

“事实上，”麦克唐纳德说，“我们很习惯吃装在马具桶里的腌马肉。”

我在海上的时间已经够长，听得懂他的话：用马肉来替代牛肉，直到后来水手们索性把盛肉的木桶称为马具桶。但是他们能吃到盐腌的肉就很高兴了。

“葛德纳对我们的欺骗还不止如此，”麦克唐纳德在脸色苍白的克罗兹船长及气得频频点头的菲茨詹姆斯中校面前继续说，“他为便宜的食物贴上定价贵很多的罐头标签，比方说，平常的‘炖牛肉’装在贴着‘炖牛腰’标签的罐头里。炖牛肉定价九便士，但是改贴的标签却让他可以收十四便士的钱。”

“天哪，老兄，”克罗兹气炸了，“每个食物供应商都是这么对待海军部的。欺骗海军的行为和亚当的包皮一样古老。但这并不能解释我们为什么会突然几乎没有食物可吃。”

“不是的，船长。”麦克唐纳德继续说，“问题出在烹煮与焊接。”

“你说什么？”这个爱尔兰人追问，显然正努力克制自己的脾气。克罗兹的脸在他那顶旧帽子下面，显得又红又白。

“烹煮与焊接。”艾力克斯说，“就烹煮来说，葛德纳先生夸口他可以利用一套获得专利的流程，把大量的硝化苏打（氯化钙）加到大缸滚水里，使烹煮过程的温度快速上升，主要用意是加快生产速度。”

“这有什么问题？”克罗兹问，“这些罐头已经过了预定交货的期限。总是要有人在葛德纳的屁股下面烧把火吧！他哪有专利的制造流程可以让速度加快？”

“是的，船长。”麦克唐纳德医生说，“但是，在葛德纳屁股下面的那把火，比肉、蔬菜及其他食物下面的火还大，他匆忙烹煮一下食物就装到罐头里。许多医疗界人士都认为，将食物完全煮熟不会残留可能致病的毒素，但是我亲眼见过葛德纳的烹煮过程，那些肉、蔬菜和汤煮得根本不够久。”

“你为什么不把这件事呈报给皇家探索团的委员们？”克罗兹责备他。

“他呈报了。”菲茨詹姆斯懒懒地说，“我也呈报了。但是只有德普佛食物供应厂的财务长听进我们的话，可是在承包商遴选案上他并没有投票权。”

“所以你的意思是，在过去三年里，我们的食物有一半以上腐坏，这是因为烹煮方法有问题？”克罗兹的脸上仍布满红色与白色的斑块。

“是的。”艾力克斯·麦克唐纳德说，“但是，出问题的还有焊接技术。”

“罐头的焊接？”菲茨詹姆斯问。他对葛德纳的不信任显然还没延伸到这项技术。

“是的，中校。”“恐怖”号的助理船医说，“把食物保存在罐头里是最近的发明，是我们这新世代的美妙之处。但是，根据过去几年的使用经验，我们已经很清楚，如果不想让罐头里的食物腐坏，沿着圆柱体罐头的缝隙把凸缘严实焊接好相当重要。”

“葛德纳的人没把这些罐头焊好？”克罗兹问。他的声音像是一声低沉、带着威胁的咆哮。

“我们检查的罐头有百分之六十没有焊接好。”麦克唐纳德说，“没有仔细焊接的罐头缝隙导致密合不完全。不完全的密合加速了牛肉、小牛肉、蔬菜、汤及其他食物罐头的腐败。”

“怎么会这样？”克罗兹船长问。他摇摇宽大的头，仿佛刚刚被撞了一下而觉得头昏。“我们这两艘船离开英格兰后不久就航行在北极海域里。我以为这里已经冷到可以把所有东西冻到世界末日。”

“显然不是这么回事。”麦克唐纳德说，“剩下的两万九千罐葛德纳罐头里，有许多罐已经裂开。另外一些则是因为腐败食物产生的气体而胀大。或许某些有害的蒸汽在英格兰时就进入罐头里，或许有些在医学及科学上都还不为人知的微生物在转运过程中，甚至还在葛德纳的食物工厂时，就侵入罐头里。”

克罗兹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微生物？我们应该实际一点吧，麦克唐纳德先生。”

助理船医只能耸耸肩：“也许这话听起来有点不切实际，船长。但是您并不像我花过几百小时的时间，睁大眼睛对着显微镜看。我们不太知道这些微生物是什么，但是我跟您保证，看过一滴水里有多少只这种东西后，你就会变得很清醒了。”

克罗兹脸上的红、白斑块本来已经淡了些，听到这几句好像反映他经常不太清醒的评语后，脸又变红了。“好吧，有些食物坏了。”他粗鲁地说，“我们能做什么来保证船员们可以放心食用剩下的食物？”

我清了清喉咙：“您是知道的，船长，在船员们夏天的饮食中，每天有一又四分之一磅的腌肉，每周蔬菜只有一品脱的豌豆及四分之三磅

的大麦。不过他们每天都有面包及饼干吃。进入冬天之后，为了减少煤炭消耗量，在面粉类食物方面，烤面包的分量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五。如果我们开始把剩下的罐头煮久一点，也恢复烤面包的分量，不仅罐头食物中坏掉的肉不会再危害我们的健康，还能预防坏血病。”

“不可能的。”克罗兹生气地说，“我们剩的煤只够让两艘船保持目前的温暖到四月。如果你怀疑我的话，可以去问工程师葛瑞格或‘恐怖’号的工程师汤普森。”

“我不怀疑您的话，船长。”我难过地说，“我已经跟两位工程师谈过了。但是如果不把剩下的罐头食物煮久一点，我们食物中毒的概率将相当高。我们可以做的是，把明显坏掉的罐头丢掉，也不要去吃没有焊接好的罐头。但这样一来我们的食物存量就会少很多。”

“用酒精炉来加热如何？”菲茨詹姆斯问，神情略显兴奋，“我们可以使用野营用的火炉加热汤罐头以及我们担心有问题的罐头。”

这回是麦克唐纳德在摇头：“我们测试过了，中校。古德瑟和我做过实验，用有专利的‘烹调用具牌’酒精炉加热所谓的炖牛肉罐头，结果一品脱的乙醚燃料还不能把食物完全加热，温度还是很低。而且我们的雪橇队——或者我们全部的人，如果我们被迫弃船的话——到了冰上必须依赖酒精炉把冰与雪融化成水来喝。我们应该保留这些乙醚燃料。”

“我们的雪橇队第一次到威廉王陆块去探勘时，我也跟着格尔中尉去了，我们每天都会用到酒精炉。”我轻声补充，“船员们只使用适量的乙醚和火焰加热，罐头汤一开始冒泡，就迫不及待地舀出来吃了。里头的食物只是温的。”

大家沉默了好一阵子。

“根据你的说法，如果需要的话，我们接下来一年或两年的罐头食

物，有一半以上是坏掉的。”克罗兹最后说，“我们的煤炭存量有限，不能用‘幽冥’号或‘恐怖’号上的大型费兹尔专利炉，或比较小型的捕鲸船铁火炉来重新煮食物，而你现在又告诉我，我们没有足够的燃料来燃烧乙醚酒精炉。那么我们还能做什么？”

我们五个人都没作声。唯一想得到的答案是弃船，然后找个气候温和一点的环境，最好是南方某个岸上，在那里可以射杀一些猎物。

克罗兹好像看出我们每个人心里在想什么，他笑了，一种独特的爱尔兰式微笑，我那时这么认为。然后他说：“问题是，各位，两艘船上没有一个人知道如何去猎捕或射杀海豹或海象，就算这些动物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出现在我们面前，也没有人有射击大型猎物的经验，例如我们到现在还没看过的驯鹿，连我们那些值得尊敬的陆战队员也一样。”

其余的人还是保持静默。

“谢谢你们这次尽心竭力做了盘点，而且给我这么详细的报告，培第先生、古德瑟先生、麦克唐纳德先生，还有史坦利先生。我们会继续把你们认为完全密封安全的罐头，与那些没焊接好、鼓起、胀大的，或是一眼就看得出腐坏的罐头区分开来。我们还会维持目前所采用的方式：正常分量三分之二的食物配额，直到过完圣诞。到那时候我会推出一个更严苛的食物配额。”

史坦利医生和我穿上许多层御寒衣物，到甲板上目送培第医生、麦克唐纳德医生、克罗兹船长和一支由四个带着霰弹枪的水兵组成的护卫队，展开他们在黑暗中返回“恐怖”号的漫长路程。看着他们的提灯与火炬消失在风雪中，听着强风在索具间呼啸，夹杂着冰层挤压“幽冥”号船身发出的碾磨声与呻吟声，史坦利突然倾身靠近我，对着我蒙住的耳朵大喊：“如果他们错过了路碑而在回程迷路，或是冰原上那只东西今天晚上抓到他们，那他们就太幸福了。”

我只能转过头来，震惊地看着总船医。

“活活被饿死非常恐怖，古德瑟。”史坦利继续说，“相信我。我在伦敦看过，我也在船难中看过。死于坏血病更可怕。我还宁愿那只东西今天就把我们全杀死。”

说完，我们就下到阴暗、只有些许火舌在摇曳的主舱，那里的严寒和船外但丁《神曲》中的“第九圈北极夜”有的比。

19 克罗兹

北纬七十度五分，西经九十八度二十三分

一八四七年十二月五日

十一月第三个礼拜，礼拜二的暮班时段，冰原上那只东西登上了“幽冥”号，抓走了大家敬爱的水手长托马斯·泰瑞先生，将他从靠近船尾的岗哨攫走，只把他的头留在护栏上。泰瑞所在的船尾岗哨没有血迹，结了冰的甲板或船身上也没有血迹。结论是那只东西把泰瑞带走，带他走了数百码路，进入外面的黑暗，在那里，冰塔像树一样长在浓密的白色森林里。然后那只东西杀了他，将他肢解，或许接着将他吃掉。之后，在右舷或左舷守卫发现水手长不见之前，再把泰瑞先生的头送回来。船员们愈来愈怀疑，杀害同船伙伴及军官的东西，是否真的为了食物而杀。

几个在换班时发现水手长头颅的守卫，一整个礼拜都在反复述说可怜的泰瑞先生的遗容：嘴巴大开，仿佛在惊叫时突然被冻结住，嘴唇向后开到牙齿全露出来，眼睛向外凸。他的脸上或头上没有一处齿痕或爪痕，只有脖子上有残破的撕裂伤，细管状的食道像老鼠的灰尾巴伸出来，脖子上的白色脊髓清晰可见。

还存活的一百多名船员突然间都找到了宗教信仰。“幽冥”号上大多数船员对约翰·富兰克林爵士举行礼拜的事抱怨了两年，不过现在，连醉了三天才醒来已经认不得《圣经》的人，也觉得非常需要获得性灵上的安慰。托马斯·泰瑞被断头的消息传开后——菲茨詹姆斯船长已经把

用帆布包起来的一团东西放进“幽冥”号底舱、密闭的死人房——船员开始要求船长为两艘船上所有人举行一场联合主日礼拜。在礼拜五的夜里，貂脸科尼利厄斯·希吉来找克罗兹，提出了请求。希吉先前出过一次火炬施工队的勤务，去修理两艘船间的冰地路碑，那时候他就趁机 and “幽冥”号上的人谈过这件事了。

“没有人有异议。”副船缝填塞匠站在克罗兹船长狭小的舱房门口说，“大家都希望能有个联合礼拜。两艘船一起，船长。”

“你能代表两艘船上的每一个人说话吗？”克罗兹问。

“是的，长官，我能代表他们。”希吉说，脸上闪现的微笑曾经代表胜利，现在却只是把他所剩六颗牙中的四颗露出来，矮小的副船缝填塞匠唯一有的就是自信。

“我怀疑你不能。”克罗兹说，“不过我会和菲茨詹姆斯船长谈谈，然后让你知道要不要举行礼拜及如何举行。不论最后的决定是什么，你都可以当我们的特派信差，去通报所有人。”希吉敲他的门时，克罗兹正在喝酒。他向来对这位喜欢逾越分际的矮小船员没好感。每艘船上都有自以为是的“海上律师”，就和老鼠一样，是海上生活的一部分。出乎克罗兹意料的是，希吉的文法虽然很破，而且没受过正式教育，他竟然有本事成为艰苦航程中煽动叛变的海上律师。

“我们所有人都希望举行一个像约翰爵士——上帝祝福他，让他的灵魂安息，船长——过去主持的礼拜，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全部都……”

“这就是全部了，希吉先生。”

那礼拜克罗兹酒喝得很凶。过去像雾一样笼罩着他的忧郁，现在就像厚毯一样盖在他身上。他认识泰瑞，认为他是超级能干的水手长，也

觉得他的死法实在太恐怖了。不过不论南极或北极，极地同样也提供了无数种恐怖的死法。皇家海军也差不多，不论平时还是战时。克罗兹在他的军旅生涯中亲眼见识过几种恐怖死法。所以，虽然泰瑞先生的死法是他见过较不寻常的一种，而且最近如瘟疫般一起接着一起的暴力致死案例，也比他从前在海上见过的真正瘟疫还可怕。但是让克罗兹更忧郁的，却是探险队中存活者的反应。

詹姆斯·菲茨詹姆斯虽然是幼发拉底河的英雄，但他已经开始失去信心了。他的第一艘船都还没有离开利物浦，就因为媒体报道而成为英雄。当时年轻的菲茨詹姆斯跳船去救一名快淹死的海关职员，这名英俊的年轻军官就如《泰晤士报》记载，“受到身上大外套、帽子及一只高价名表的束缚”。利物浦的贸易商知道，克罗兹也很清楚，被收买而且也拿到钱的海关官员的价值有多高，因此赠送给他一面铭谢银牌。海军部先注意到那面银牌，然后注意到菲茨詹姆斯的英勇事迹——虽然在克罗兹的经验里，军官下海救人是每个礼拜都有的事，因为很少有水手会游泳——最后才注意到菲茨詹姆斯是“全海军最英俊的人”，而且是个很有教养的年轻绅士。

这位崛起的年轻军官，并没因为两次自愿带突击队去对抗贝都因的土匪而名声受损。克罗兹在官方报告中注意到，菲茨詹姆斯在某次掠袭行动中折断了脚，而在第二次进攻中被土匪俘虏，但这位全海军最英俊的人最后还是逃了出来，使菲茨詹姆斯在伦敦媒体及海军部眼中成为英雄。

年纪轻轻的他才三十岁就升为中校，这个全海军最英俊的人还被指派担任单桅帆战船皇家海军“克丽欧”号的指挥官，灿烂前程似乎全摆在眼前。

但是，接下来在一八四四年，和平突然降临，菲茨詹姆斯碰上了前途看好的皇家海军通常会碰到的事——他没有船可以指挥，只能待在陆

地上，而且只能领半薪。克罗兹知道，如果皇家海军探索团给约翰·富兰克林爵士的指挥权，算是上帝给这名声不太好的老人的一份礼物，那么皇家海军“幽冥”号实质的指挥权，对菲茨詹姆斯来说就是闪闪发亮的第二次机会。

现在“全海军最英俊的人”的脸颊不再粉红，也不再有他从前充满激情的幽默感。每天食物配额即使只有正常时的三分之二，大多数军官和船员都还能维持平常的体重，因为皇家探索团成员的饮食比百分之九十九在岸上的英格兰人还好，但现在是船长的菲茨詹姆斯中校已经瘦了三十多磅。他的制服宽松地罩在身上，他那男孩般的卷发无力地从帽子和威尔斯假发下面垂下来。菲茨詹姆斯的脸，过去总是有点圆嘟嘟，但现在在油灯或提灯的映照下，看起来却皱缩、虚弱，而且脸颊凹陷。

这位中校在公共场合的举止还是和往常一样，总是能轻易地把自我调侃式的幽默及坚定的掌控力配合起来。但是在私底下，当他和克罗兹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的话就比较少，笑得也比较少，经常不专心而且有点可怜。事实上，克罗兹为忧郁症所苦的征兆已经很明显了。有时候这情形就像是对着一面镜子看自己，只不过从镜子回瞪他的那张忧郁的脸，是一个标准的英格兰绅士，而不是默默无闻的爱尔兰人。

十二月三日礼拜五，克罗兹在霰弹枪里装上弹药，然后独自一人走上“恐怖”号和“幽冥”号之间那条冰冷、黑暗、漫长的路。如果冰原上那只东西要抓他，克罗兹想，即使再多几个带枪的人陪他，结局也不会有多大改变。约翰爵士的情况不就是这样吗？

克罗兹安全抵达了“幽冥”号。他和菲茨詹姆斯讨论当下情况：船员们的士气、他们希望能举行礼拜的请求、罐头食物的状况、圣诞节过后随即实施严格食物配给的必要性。他们意见一致地认为，在下个礼拜天举行联合礼拜可能不错。因为船上没有船牧，也没有自封的传道人，在今年六月以前，富兰克林一直身兼这两种角色。所以两位船长都要讲一

篇道。克罗兹讨厌这件事更甚于去看码头区的牙医，不过他知道这势在必行。

船员们的情绪正处于危险状态。克罗兹的执行长爱德华·利铎中尉说，“恐怖”号的船员们现在开始流行使用在夏天时射杀的白熊爪子与牙齿，来制作项圈及神秘饰品。厄文中尉几个礼拜前跟他报告说，沉默女士已经躲到船首的锚缆收置间，而船员们也开始省下一些朗姆酒及部分食物配额放在底舱，仿佛要献祭给一个女巫或圣徒，希望她或他能在降灾的神祇面前为他们说些好话。

“我最近一直在想你的舞会。”克罗兹站起身来准备离去时，菲茨詹姆斯说。

“我的舞会？”

“我是指你们和裴瑞在冰里过冬时，侯普纳办的那场大威尼斯嘉年华。”菲茨詹姆斯继续说，“那时你扮成黑人随从。”

“那又怎样？”克罗兹边问边把保暖巾缠绕在脖子和头上。

“约翰爵士有三大箱的面具、衣物、戏服。”菲茨詹姆斯说，“我在他私人收藏室里发现这些东西。”

“真的吗？”克罗兹很惊讶。这位爱说话的老人一个礼拜主持六次礼拜（如果可以的话）也不嫌多，而且他虽然常常大笑，却似乎从来听不懂别人的笑话。他应该是探险队的总指挥当中，最不可能像渴望成为演员的裴瑞那样，把一箱箱轻佻的戏服装到船上。

“那些东西很老旧。”菲茨詹姆斯证实克罗兹的想法，“很可能是裴瑞和侯普纳的，二十四年前被冰冻在巴芬湾时，你很有可能就是从这些箱子里挑选戏服的，里面少说也有超过一百件破旧衣物。”

克罗兹站在约翰爵士原先的舱房门口，准备走。他希望菲茨詹姆斯能快点讲到重点。

“我想也许我们可以在近期内为船员们办一个化装舞会。”菲茨詹姆斯说，“当然，不像你们那次大威尼斯嘉年华那么盛大，因为那只……讨人厌的东西……在冰原上，不过还是算一种消遣。”

“或许吧。”克罗兹说，用语气传达他对此不太热衷，“等礼拜天举行过可恶的礼拜后，我们再来讨论这问题。”

“是的，当然。”菲茨詹姆斯很快地说。他一紧张，咬着舌头讲话的习惯变得更明显：“我要派人护送你回‘恐怖’号吗？克罗兹船长？”

“不，你早点休息吧，詹姆斯。你看起来很疲倦。我们都需要保留力气，才能在礼拜天好好对全体船员讲道。”

菲茨詹姆斯礼貌性地笑了笑。克罗兹觉得那表情很虚弱，有点让人不太舒服。

一八四七年十二月五日礼拜天，克罗兹只留下六个船员在船上，由第一中尉爱德华·利铎负责指挥。他和克罗兹一样，宁可让人用汤匙把他的肾结石刮掉，也不愿被迫去听无聊的讲道。此外，助理船医麦克唐纳德、工程师詹姆斯·汤普森也在船上留守。其他五十几位船员和军官列队出发穿越冰原，跟在船长、第二中尉哈吉森、第三中尉厄文、大副霍恩比，以及技师、职员与士官长后面。那时已经将近十点了，若不是极光再次在上方闪现、舞动、更移，将他们的身影投射在破裂的冰上成为无数条长影子，那颤抖的星光下，将会是一片绝对的黑暗。所罗门·妥兹中士脸上骇人的胎记，在五颜六色的北极光照耀下特别引人注目，他带头率领手持毛瑟枪的皇家海军陆战队，在行军纵队的前方、两侧及后方戒护。不过，在这安息日的早晨，冰原上那只白色东西并没有

现身打扰。

上回两艘船的船员们聚在一起做礼拜时是在六月的阳光下、在露天的甲板上，当时由约翰爵士主领，只可惜这位虔诚的总指挥没过多久就被那只动物拖进冰下的黑暗中。假设风没在吹，现在外面温度至少有零下五十华氏度，为了安全起见，菲茨詹姆斯安排在主舱里举行礼拜。巨大的火炉没办法移开，但是他们转动摇柄，将船员的餐桌升到最高处，把船首病床区几面可卸式的隔间板拆掉，也把士官长寝室，以及次阶军官侍从、大副、二副与准副舱房的隔间板拆掉。他们还拆掉了士官长餐房及助理船医卧室的墙。即使这样，空间还是很拥挤，不过够容纳所有的人。

不仅如此，菲茨詹姆斯的木匠维基斯还做了一个讲坛与平台。它只高出舱板六英寸，因为在他们头部上方有横梁、悬垂的桌子及木料，空间有限。不过这高度已经能让坐在最后面的人看见克罗兹与菲茨詹姆斯了。

“至少这样比较温暖。”当“幽冥”号上秃头的主计官查尔斯·哈弥尔顿·欧斯莫带领船员们唱第一首圣诗时，克罗兹低声向菲茨詹姆斯说。

船员们挤在一起，确实让主舱温度升高不少，自从六个月前“幽冥”号不再燃烧大量煤炭让热水流经热水管之后，这里就没再如此温暖过。菲茨詹姆斯还毫不吝惜地燃烧船上的油，点亮十盏以上的挂灯，把这个通常黑暗且充满烟味的空间照亮。自从两年多前，阳光不再从头顶上的普雷斯顿专利天窗射进来后，这里就没如此明亮过。

船员们唱圣诗的声音让暗色的橡木船梁跟着振动。克罗兹四十多年来的经验告诉他，水手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喜欢唱歌，甚至在做礼拜时。克罗兹在人群中可以看到副船缝填塞匠科尼利厄斯·希吉的头顶。站在他旁边的是佝偻着背、以免头及肩膀撞到横梁的白痴大个儿马格纳·门

森。这家伙牛吼般地唱着圣诗，隆隆的声音完全走调，像是要呼应船外嘎吱作响的冰。这两个人共享一本欧斯莫发给大家的破诗歌本。

终于，唱完圣诗了，接着是一阵移动脚步、咳嗽及清喉咙的声音。空气中出现刚烤好面包的味道，因为狄葛先生在几个小时前就先过来帮助“幽冥”号的厨师理查·沃尔烤饼干。克罗兹和菲茨詹姆斯认为，在这特别的日子里，为了提振船员的士气，值得多消耗一些煤炭、面粉及灯油。毕竟，北极冬天最寒冷的两个月还在前面等着呢。

接着是讲道的时间。菲茨詹姆斯已经把胡子刮干净，仔细上了粉，并且请侍从侯尔把他宽松的背心、长裤及西装上衣改小，让他穿着制服、戴着闪亮的肩章时看起来既沉着又英俊。菲茨詹姆斯把他的《圣经》放在讲坛上，并且翻到《诗篇》时，只有站在他后面的克罗兹看到，他苍白的双手反复地在紧握及放松。

“今天的《圣经》经文出自《诗篇》第四十六篇。”菲茨詹姆斯说。菲茨詹姆斯属于上层社会的咬舌习惯因为紧张而更明显，克罗兹听到时轻轻皱了皱眉头。

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
其中的水虽匍匐翻腾，
山虽因海涨而颤抖，
我们也不害怕。
有一道河，这河的分汊，
使上帝的城欢喜；
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
上帝在其中，城必不动摇；
到天一亮，上帝必帮助这城。

外邦喧嚷，列国动摇。
上帝发声，地便熔化。
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雅各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
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
看他使地怎样荒凉。
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
他折弓、断枪，
把战车焚烧在火中。
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
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
在遍地上也被尊崇。
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雅各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

船员们大声呼喊“阿门”，并且移动他们渐渐温暖的脚表示赞同。

接下来船员全安静下来，与其说是出于尊敬，还不如说是出于好奇。会众中的“恐怖”号船员们都知道，对他们的船长来说，礼拜中的经文宣读就等于是严肃地朗诵船上法规条文，“如果有人拒绝听从军官的命令，那个人就要被鞭打或处死，处罚由船长决定。如果有人与船员或船上牲畜有鸡奸行为，那个人该被处死.....”，等等。法规全书差不多和《圣经》一样有分量、有影响力，而且经常能让克罗兹达到他的目的。

但今天不一样。克罗兹伸手到讲坛下方的书架上，抽出一本厚重的皮面书。他带着权威，砰的一声把书放到讲坛上。

“今天，”他吟诵般说，“我要读的经文取自《利维坦书》第一部分，第十二章。”

聚集的船员中传出些许骚动。克罗兹听到站在第三排的一个没牙齿的“幽冥”号船员在嘀咕：“我知道他妈的《圣经》里根本没有他妈的《利维坦书》。”

克罗兹等到大伙儿安静下来才又开始说话。

“论到宗教中，关于看不见的超自然能力本质为何的各种主张……”

克罗兹的声音宛如在朗诵《旧约》，让听众可以轻易听出哪几个字加了重音。

“……几乎每件讲得出名字的东西，都会被某地的外邦人尊奉为上帝或狄弗魔；或是被他们的诗人视为表面上像是没生命，其实是被神灵之类的东西寄居或附身的东西。”

“世界未成形之先的物质是一个神，他的名字叫混沌。”

“天、海洋、行星、火、地球、风是许多的神。”

“男人、女人、鸟、鳄鱼、小牛、小狗、蛇、洋葱、青蒜，也都成为神。不仅如此，几乎每个地方都有被称作戴蒙魔的神灵：平原有潘及潘尼斯，或半人半兽神；树林有牧神及灵芙；海里有持螺海神及其他灵芙；每条河及水泉都有以它为名的幽灵，以及一些灵芙；每间房子都有它的雷尔，或守护神；每个人都有他的吉尼守护神；地狱里有幽灵，以及像冥河船夫、三头地狱犬、复仇三女神等幽灵官员；在夜里，到处都有魑魅及小鬼、死者的幽灵，以及一整个王国的精灵与妖怪。他们也把一些事及性质，例如时间、夜晚、白天、平安、和谐、爱、冲突、美德、荣誉、健康、荒废、发烧等，都认定为有神性，并且为它们建造圣殿；当人们想要或想避免这些东西时，就会向它们祈祷，好像他们举头三尺真的有以上的神明，这些神明能决定赐给他们祈盼获得的好事，或者收回他们祈求避免的恶事。他们也诉诸自己的智慧，美其名为缪斯；

诉诸自己的无知，美其名为幸运；诉诸自己的欲望，美其名为丘比特；诉诸自己的愤怒，美其名为怨神；诉诸自己的私密部位，美其名为生育之神；而把他们的不洁，归咎给梦魇与妖精。这样的状况到达一个地步：只要诗人能在诗中赋予某个东西人格，他们就会让那东西变成神或狄弗魔。”

克罗兹暂停片刻，扫视那一张张睁大眼睛看着他的苍白脸孔。

“以上就是《利维坦书》，第一部分，第十二章。”他边说边把那本厚书合起来。

“阿门。”快乐的船员们齐声唱和。

当天傍晚船员们吃着温热的饼干，以及他们最爱吃的足额腌猪肉。多出来的四十几个“恐怖”号船员挤在船首区垂放下来的桌子旁边，或用木桶当桌面，用海员木箱当椅子坐。

嘈杂的声音让大家都很放心。两艘船的所有军官都在船尾用餐，围坐在约翰爵士舱房的长桌旁。除了当天他们必须喝的抗坏血病柠檬汁外（麦克唐纳德现在担心这五加仑的桶装柠檬汁会失去效用），每个船员在晚餐前都能多喝一及耳的酒。菲茨詹姆斯船长已经拿出他的备用库存，让军官及士官长们有三瓶高质量的马德拉葡萄酒及两瓶白兰地可喝。

下午三点，世界时，“恐怖”号船员准备离开。他们向“幽冥”号的同伴道别，爬上主梯，从冰冻的帐篷里出来，接着走下冰雪铺成的斜坡，走进黑暗的冰原里，在依然闪动的北极光下走向自己的船。队伍中有些关于《利维坦书》那篇讲道词的窃窃私语及低声评论。大部分人都以为它出自《圣经》，但不论出自哪里，没有人能确定他们的船长到底要表达什么，但是在喝了两份朗姆酒后，大家对它的评价都变得很高。但许

多人手里还在玩弄一些用白熊牙齿、爪子、熊掌制成的幸运符。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克罗兹有五成把握，在他们回去后会发现利铎中尉和守卫被谋杀了，麦克唐纳德医生被撕成碎片，而工程师汤普森先生被肢解，尸块散在他那部毫无用处的蒸汽引擎的管线与控制阀上。

一切正常。哈吉森中尉与厄文中尉把一包包饼干和肉发给留守人员，一小时前他们离开“幽冥”号时，这些东西都还是温的。留在寒冷甲板上看守的人可以抢先一步喝他们额外的朗姆酒。

从某个角度来说，“幽冥”号拥挤主舱的热量，让外面的冷更难承受。克罗兹虽然从头冷到脚，还是待在甲板上直到几个守卫交了班。现在的轮值军官是冰雪专家托马斯·布兰吉。克罗兹知道现在是甲板下船员们礼拜天午后的自由活动时间，许多人等着要喝下午茶，接着吃可悲的晚餐“可怜的约翰”——盐腌及白煮的鳕鱼配上饼干。他们心里希望能有一盎司的乳酪来配半品脱的伯顿啤酒。

在那座将西南方“幽冥”号挡住的巨大冰山这一侧，风开始增强，将雪吹刮过冰塔林立的冰原。天上的云将北极光和星星都遮掩住了。下午的夜空变得更黑。最后，克罗兹想起他舱房里的威士忌，走下船舱。

20 布兰吉

北纬七十度五分，西经九十八度二十三分

一八四七年十二月五日

在船长和到“幽冥”号参加礼拜的船员们回到船舱之后的半小时，甲板上的托马斯·布兰吉已经因为风雪狂吹而看不见守望灯或主桅了。这位冰雪专家很庆幸这时候才刮起大风雪，如果早一个小时刮风，从“幽冥”号回来的人肯定是咒骂连连。

在这黑暗的夜里，派驻在左舷哨站受布兰吉指挥的守卫是三十五岁的亚历山大·贝瑞。布兰吉知道他虽然不是特别聪明，却很可靠，又善于操作索具；还有约翰·翰福特和大卫·雷斯。最后提到的雷斯担任船首守卫，十一月底刚满四十岁，当时船员还为他办了个有模有样的水手舱派对。但是雷斯已经不再是两年半前加入皇家探索团的雷斯了。早在十一月初，也就是陆战队二兵海勒在右舷站岗时脑袋壳被打开、年轻的比尔·史特朗与汤姆·伊凡斯离奇失踪的前几天，大卫·雷斯就躺在自己的吊床上不再讲话了。有三个礼拜之久，雷斯整个人离开了。他的眼睛虽然睁开，却没在注视东西；他对声音、火光、摇晃、大叫或掐捏也都没反应。那段时间他基本待在病床上，躺在可怜的二兵海勒的邻床。海勒的头盖骨被挖开，脑的某些部分不见了，但他还能呼吸。海勒躺在一旁喘息时，雷斯继续安静地躺在那里，不眨眼地瞪着天花板，看起来好像已经死了。

后来，在发过一阵癫痫后，事情结束了，雷斯又重新成为了原来的

自己。或者说，几乎又变回原来的自己。他的胃口恢复了，在他离开身体的那段时间里，他几乎掉了二十磅。但是老大卫·雷斯的幽默感不见了，那悠闲、童真的微笑，以及在自由活动或晚餐时间乐意与同伴聊天的态度也不见了。此外，雷斯的头发在十一月的第一个礼拜还是颜色很重的红褐色，但从恐慌期回来后却变成纯白。有船员说，沉默女士对雷斯下了咒语。

担任冰雪专家三十多年的托马斯·布兰吉才不相信有咒语。他非常不屑把北极熊爪子、足掌、牙齿及尾巴当反制咒语的护身符戴在身上的船员。他知道有些没受过教育的船员——以副船缝填塞匠科尼利厄斯·希吉为代表，布兰吉从来就不喜欢这家伙，也不把他看在眼里——在散布流言说，冰原上那只东西是某种神灵或恶魔，或者照船长的说法，在他那本奇特的《利维坦书》中，正确的称谓应该是戴蒙魔或狄弗魔。

一些受希吉影响的人已经开始向那只怪兽献祭，把祭物放在底舱的船首锚缆间外面，现在每个人都知道爱斯基摩女巫沉默女士就躲在这里。希吉和他的大个儿白痴朋友马格纳·门森似乎是这怪异信仰的祭司，或者说，希吉是祭司，门森是完全照他吩咐做事的祭司助手，而且他们似乎是唯一能把各式供奉物带到底舱的人。布兰吉最近才到过那尽是硫黄味、黑暗、恶臭、冰冷的地方，看到一些用小白磁盘装的食物、烧尽的蜡烛及小杯朗姆酒，那景象令他恶心。

托马斯·布兰吉不是自然学者，但是从他还是男孩开始一直到成人，都算是习惯极地生活的人。在还没加入皇家海军前，他在美国的捕鲸船上担任一等水兵或冰雪专家。探险队里很少有人对极地区的了解能和他媲美。虽然他们目前所在地对他来说很新鲜，就布兰吉所知，从来没有一艘船航行到兰开斯特海峡这么南边、这么靠近威廉王陆块的地方，也没有船到过布西亚半岛的这么西侧的地方。但是他对这里大部分的恶劣极地状况倒是相当熟悉，就像他熟悉他出生地肯特的夏天。

事实上是更加熟悉，布兰吉发觉，他已经有二十八年没见到肯特的夏天了。

他熟悉今夜狂啸的风雪，坚硬的冰层表面，冰塔，以及隆隆作响、将位于隆起冰上的“恐怖”号愈推愈高、想把这艘可怜的船活活挤毁的冰脊。他相当尊敬在“幽冥”号上的冰雪专家詹姆斯·瑞德。今天在“幽冥”号上参加过那场古怪的礼拜之后，瑞德才告诉他，那艘老旗舰再撑不了多久了。除了煤筐里的煤炭消耗速度比“恐怖”号还快之外，和一年多前刚被困住时比较，冰层也以更猛烈、更不饶人的力道紧紧抓住富兰克林的船。

瑞德低声告诉他，自从“幽冥”号船尾朝下受困在冰层中——和“恐怖”号船首朝下的姿势刚好相反——毫不放松的压力就紧紧挤压着富兰克林的船，而且当这艘时而嘎吱、时而呜咽的船被推得比冰冻的海平面还高许多的时候，挤压就变得更可怕。舵已经折断了，龙骨受损到即使送进陆地修船厂也无法修复的地步。船尾的铁皮已经破裂，向下倾斜十度的船尾里有三英尺深的冰泥，他们只能用沙包与围堰挡住海冰泥，让它们不会流进锅炉间。数十年来历经过诸多战役与任务而存活下来的大橡木横梁已经开始断裂。

更糟的是，一八四五年为了让“幽冥”号能抵抗冰的挤压而加装的蜘蛛网状铁架，现在因为强大的压力而不断发出呻吟。不时会有较小的直立支柱在接合处断裂，发出类似小加农炮发射时的声音。通常在夜里，船员们会突然在吊床上坐起来，想弄清楚爆炸声来源，轻声咒骂几句后再继续睡觉。菲茨詹姆斯通常会带一两个军官下去查看。瑞德说，较粗的铁支架不会轻易断裂，它会穿破正在收缩、外面覆着铁皮的橡木船身。等到那时，船会沉下去，不论海有没有结冰。

“幽冥”号的冰雪专家说，他们船上的木匠约翰·维基斯每个白天以及大半个夜里都在底舱及下舱指挥一支十几人的工作队，使用随船载来

的结实木板，以及悄悄地从“恐怖”号借来的许多块木板来支撑每一样东西。但是搭成的木制网状结构顶多只能算是暂时性维修。除非“幽冥”号能在四月或五月逃出冰雪的魔掌，瑞德引用维基斯的说法，否则“船会像蛋一样被压碎”。

托马斯·布兰吉是懂冰的内行人。一八四六年初夏，他一直在引导约翰爵士和他的船长向南穿过狭长海湾，以及在巴罗海峡南方新发现的海峡。在他们的航海日志里，这条新发现的海峡还没有名字，但是有些船员已经开始称它“富兰克林海峡”，好像用这过世老笨蛋的名字为这条曾经困住他的海峡命名，能让他的灵魂好过一些。布兰吉当时待在主桅上方的瞭望站，身体朝下，大声地把建议喊给舵手听，“幽冥”号与“恐怖”号就开足马力航行过两百五十多英里路，没被不断变换的浮冰、愈来愈狭窄的水道以及引向死路的渠道困住。

托马斯·布兰吉相当专业，他自认为是全世界最棒的冰雪专家与领航员。从他在主桅高处不太牢靠的瞭望站上——这些老战船并没有一般捕鲸船的桅上瞭望台——布兰吉从八英里远就可分辨出浮冰与浮冰断片。当他在舱房睡觉，而船从原本咯咯咯地穿过海绵冰区，变成发出金属锉磨声走在饼状冰区时，他马上就知道。他一眼就能分辨哪些冰山碎片会对船构成威胁，哪些可以直接撞上去。他那双变老的眼睛总是有办法在蓝白色、闪耀在阳光下的海水中，辨识出沉藏在其间的蓝白色小冰山。这些小冰山滑过船身时，他甚至能分辨出哪些只会发出嘎嘎声与呻吟声，哪些就像真正的冰山一样，会给船只带来危险。

他和瑞德能完成任务，引导两艘船向南，再向西，离开他们第一次过冬处（在比奇岛与德文岛附近）两百五十英里以上，布兰吉对此感到相当自豪。但是另一方面，托马斯·布兰吉却也咒骂自己是个笨蛋及恶棍，因为有他的协助，两艘船及船上一百二十六条灵魂才会来到这个鬼地方。

两艘船大可从德文岛撤退，退出兰开斯特海峡，接着顺着巴芬湾向下走，即使得等上两个甚至三个寒冷的夏天才能从冰里逃脱也没关系。比奇岛的小海湾可以保护两艘船，不受一整片广阔海冰蹂躏。兰开斯特海峡的冰迟早会融化。托马斯·布兰吉很懂那里的冰，它的行为完全遵照极地冰的行为模式：危险、致命，只要走错一步或稍有迟疑就能夺走生命，却是可预期的。

但是，这里的冰不一样，布兰吉想。他在黑暗的船尾跺着脚免得脚冻结，看着提灯光映照在左舷与右舷，只见贝瑞与翰福特带着霰弹枪在踱步。这里的冰和他经验中的那些冰不一样。

十五个月前，早在船被冰冻在这里以前，他和瑞德就警告过约翰爵士及两位船长。布兰吉建议放手一搏。他同意克罗兹的想法，他们需要趁着还有些未冻结水道时转身溜走，在那好久之前的九月里，用他们的最大蒸汽动力航行到最靠近布西亚半岛的未冻水域。那水域很靠近一个已知海岸，至少对先前皇家探索团及布兰吉这种捕鲸船老兵来说，布西亚的东侧海岸已经为人所知了。几乎可以确定，在那错失时机的九月的一个礼拜内，或许两个礼拜内，那里的水都还维持着液态。

即使他们受到冰丘状浮冰及老旧堆冰（瑞德称它们为螺状堆冰）阻挡，没办法借蒸汽动力再次向北沿着海岸航行，至少在罗斯所谓的“威廉王陆块”的保护下，他们会比现在安全无数倍。现在他们已经知道那陆块低矮、冰冻、受尽狂风横扫，而且常有闪电肆虐，但还是足以庇护两艘船，让它不会受到恶魔差派来、不断从西北方吹袭的北极暴风、大风雪及酷寒侵扰，也不必面对海冰的不断进击。

布兰吉从来没看过这样的冰。堆冰的一个优点是会漂移，即使你的船像毛瑟枪子弹射入冰山般被冰冻起来。两艘船看似僵结，事实上却在移动。一八三六年，布兰吉还在美国捕鲸船“普露瑞巴”号上担任冰雪专家时，冬天在八月二十七日那天就带着怒吼逼近，让每个人都大吃一

惊，包括经验丰富的美国独眼船长，随后他们被冻结在迪斯科湾北边几百英里远的巴芬湾里。

接下来的北极夏天糟透了，几乎和今年（一八四七年）夏天一样冷，没有夏天该有的冰雪融化、空气变暖，也没有鸟类与野生动物返回的迹象。所幸捕鲸船“普露瑞巴”号位于一片较可预测的堆冰上，它向南漂移了七百多英里。到了夏末，他们到达冰层边缘，才穿过漂浮着海绵冰的海面、狭窄的水道，以及俄国人称作冰间湖的一种会自动打开的冰层裂缝，向南航行。最后捕鲸船终于到达未冻水域，朝东南方航行到格陵兰的港湾，让船重新整修。

但是布兰吉知道，在这被上帝放弃的白色地狱里，情况不能相提并论。这里的堆冰，就如他在一年又三个月前向船长们描述的，比较像是从北极推压过来、看不见尽头的冰河。而且，在他们南方有一大片地图上尚未标记的加拿大极区陆地，他们的西南方有威廉王陆块，东方与东北方有难以到达的布西亚半岛，所以这里的冰无法真正漂移，就如克罗兹、菲茨詹姆斯、瑞德及布兰吉反复做过许多次的星、日六分仪定位法所确定的，他们只是不厌其烦地绕着一个周长十五英里的圆圈旋转，就像是钉在一张金属音乐盘上的两只苍蝇——底下会议室里的人早就不想再听唱盘里的音乐了——哪里都去不得，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原来位置。

这一大片广阔的堆冰比较像布兰吉经验中位于海岸附近的快流冰，只不过，这里海上包围着船的冰层厚达二十至二十五英尺，不像一般的快流冰只有三英尺厚。这里的冰层实在太厚，让两位船长深受困扰，连每艘被困在冰海里的船在整个冬天里都该保持畅通的防火洞，都无法保持畅通。

这里的冰连让他们埋葬死人都不允许。

托马斯·布兰吉怀疑自己已经成为邪恶的工具，或许只是愚笨的工具，他运用他三十余年来担任冰雪专家的专业技能，让一百二十六个人做了一趟不可能的两百五十多英里冰上之旅，来到只能坐以待毙的地方。

突然传来一声尖叫，接着是一声霰弹枪发射的声音。另一声尖叫。

21 布兰吉

北纬七十度五分，西经九十八度二十三分

一八四七年十二月五日

布兰吉用牙齿咬掉右手的连指手套，让它落在甲板上，拿起自己的霰弹枪。按照惯例，执行守卫任务的军官不带枪，但是克罗兹只用一声命令就废了惯例。每个在甲板上的人每一刻都要带枪。现在连指手套脱掉后，布兰吉就能将戴着薄羊毛手套的手指伸进霰弹枪的扳机框里，不过他的手马上感觉寒风刺骨。

左舷守卫水兵贝瑞的提灯消失了。霰弹枪的枪响听起来像是从船中央为过冬而罩上帆布的索具区左侧传来的，但是这位冰雪专家知道风与雪会让声音扭曲。布兰吉还看得到右舷侧的灯火，但是那灯在摇晃、移动着。

“贝瑞？”他向着黑暗的左舷大喊。他几乎感觉到这两个字被狂吼着的风吹往船尾：“翰福特？”

右舷的提灯也消失了。在晴朗的夜里，船首卫兵大卫·雷斯的提灯应该会出现在船中央的帐篷再过去一点的地方，但是现在已经不是晴朗的夜了。

“翰福特？”布兰吉先生开始向长形帆布篷的左舷侧移动，右手拿着霰弹枪，左手提着原本放在船尾哨站的提灯。在他大外套的右口袋里还有三颗霰弹枪的子弹，但是根据经验，在这冷天里要摸索着把子弹拿出

来再装进枪膛里，得花上不少时间。

“贝瑞！”他怒吼着，“翰福特！雷斯！”现在面临的危险是：在黑暗中、风雪中，在这结了冰的倾斜甲板上，三个船员可能会向对方开枪。听起来艾力克斯·贝瑞已经射出子弹了，但第二声枪响一直没出现。不过布兰吉知道，如果他走到冰冻的金字塔形帐篷的左舷侧，而翰福特或雷斯突然绕过来探查，两个紧张的人很可能会朝任何东西开枪，即使那是移动中的提灯。

但是他还是向前走去。

“贝瑞？”他大喊，来到距离左舷哨站不到十码的地方。

他看到风雪中有个模糊的身影在移动，那身影太大了，不可能是艾力克斯。接着有个比任何霰弹枪响都还大声的撞击。第二个爆炸声。只见一些大木桶、小木桶、箱子及其他物品飞到空中，布兰吉蹒跚地朝船尾方向退了十步。过了一会儿他才搞清楚：在甲板中央结了冰的金字塔形永久帐篷突然坍塌了，害得数千磅堆积在上面的冰雪往四面八方抛出去，同时把堆放在下面甲板上的物料抛散开来——大多是可燃的沥青、船缝填塞匠的材料，以及特地铲到甲板上以便铺在雪上增加地面摩擦力的沙子，也让主桅最下方的帆桁（一年多前才被旋转成前后走向，用来当成帐篷的脊梁）整个撞向主舱口及梯道间。

布兰吉和甲板上的三个卫兵现在已经没办法下到主舱了，下面的人也没办法上来探查甲板上的爆炸，因为主帆桁、帐篷及上面的积雪已经重重压在舱口上将它封住。这位冰雪专家知道，下面的人会很快冲向前舱口，把已经钉上压板、封起来以便过冬的舱口撬开来，不过这需要花些时间。

等他们上来后，我们还活着吗？布兰吉想。

在这倾斜的甲板上，布兰吉小心翼翼地走在铺着沙的积雪上。他绕过坍塌的帐篷及后方的残骸，顺着右舷侧的狭小通道走下去。

有一个形状在他前方升起。

布兰吉左手还是把提灯提得高高的，右手举起他的霰弹枪，手指贴在扳机上准备发射。“翰福特！”他看见黑压压的外套与保暖巾底下那团苍白的脸时大叫。这个人的威尔斯假发歪歪斜斜的。“你的灯呢？”

“掉到甲板上了。”这个水兵说。他颤抖得非常厉害，两手都没戴手套。他缩着身体向托马斯·布兰吉靠过来，好似这位冰雪专家是个热源。“那东西把帆桁打掉时，我的灯掉在甲板上，火在雪中熄灭了。”

“你说‘那东西把帆桁打掉’是什么意思？”布兰吉逼问，“没有任何活着的生物能把主桅的帆桁打掉。”

“它能。”翰福特说，“我听到贝瑞发射霰弹枪，接着他大叫几声。然后他的灯就熄灭了。然后我看到一个东西……很大，非常大……跳上帆桁，接着所有东西都坍塌下来。我试着向帆桁上那只东西开枪，但是霰弹枪走火了。我把它留在护栏那里。”

跳到帆桁上面？布兰吉心想。那根被转动过的主桅帆桁位于甲板上方约十二英尺的高处。没有东西可以跳到上面去，况且主桅上包了一层冰，没有东西能爬着到那上面去。他大声说：“我们必须去找贝瑞。”

“就算天塌下来，我也不会再到左舷那边去，布兰吉先生。你可以把我呈报上去，让副水手长乔纳森用九尾鞭抽打我五十下，不过天塌下来我也不会到那边去。”翰福特的牙齿打战得很厉害，布兰吉只能勉强猜出他在说什么。

“冷静下来。”布兰吉斥责他，“没有人会被呈报上去。雷斯在哪

里？”

从右舷守卫的好位置，布兰吉应该可以看到大卫·雷斯的灯在船首发出亮光。但船首是一片黑暗。

“我的灯掉下去的时候，他的灯也同时熄灭了。”翰福特透过他打战的牙齿说。

“去把你的霰弹枪拿过来。”

“我不能再回到那个有……”翰福特说到一半。

“你被老天弄瞎了眼吗？”托马斯·布兰吉吼着，“如果你他妈的不在一分钟内把武器拿回来，用九尾鞭抽打五十下会是你他妈的最不需要担心的事。现在就去！”

翰福特移动脚步，布兰吉跟在他后面，随时注意着船中央那一堆坍塌的帐篷。因为风雪很大，灯只能产生直径不到十英尺的光球。这位冰雪专家把灯和霰弹枪都举得高高的。他的手臂非常酸痛。

翰福特尝试用他几根已经冻得没知觉的手指，从雪中取回武器。

“搞什么鬼，你的连指手套哪里去了，老兄？”布兰吉语带责备。

翰福特的牙齿打战得很厉害，根本无法回话。

布兰吉放下自己的武器，把这水兵的手臂拨开，然后捡起这水兵的霰弹枪。在检查过这把单管枪的枪膛没被雪塞住，并且把后膛打开后，就把枪交还给翰福特。布兰吉得把枪塞到这个人的手臂下，好让他可以用两只冻僵的手抱住。布兰吉也把自己的霰弹枪夹在左臂下，以便能很快抽出枪来。接着，他从大外套口袋里摸出一颗子弹，装填到翰福特的霰弹枪里，再帮他把后膛紧紧盖上。“如果有任何一个比雷斯或我更高

大的东西从那帆布堆里出来，”他几乎是对着翰福特的耳朵喊，因为风也在狂吼着，“你就瞄准它，并且扣下扳机，即使你得用你他妈的牙齿来扣扳机。”

翰福特费劲地点了下头。

“我现在要到前面去找雷斯，帮他把前舱口打开。”布兰吉说。在结了冰的帆布、移位的冰雪、断裂的帆桁及翻倒的板条箱构成的一片黑漆混乱中，看来没什么东西能顺着倾斜的甲板往下朝船首走去。

“我不能……”翰福特的话被打断。

“你就留在原处。”布兰吉急促地说。他把提灯放在这位吓坏的船员旁边：“我带雷斯回来时可别向我开枪，不然我发誓我的鬼魂会缠着你到死，约翰·翰福特。”

翰福特苍白的脸再次点了个头。

布兰吉开始朝船首走去。走了十来步后，他就离开提灯光照亮的范围了，但是他的视力在暗黑的夜里一点也不管用。坚硬的雪粒像小弹丸打在他脸上。在这永无止境的冬天，只有极少数的索具及支桅索还留在船桅上，而此时在他头上，强风在船索间呼啸着。非常暗，布兰吉必须用还戴着连指手套的左手拿霰弹枪，用右手触摸结了一层冰壳的护栏来导引自己前进。照他的判断，主桅前方的帆桁也塌下去了。

“雷斯！”他大叫。

在狂舞的雪中，某个巨大、看起来大略是白色的东西从那堆残骸中缓缓走出来，挡住他的去路。这位冰雪专家无法分辨这东西是白熊，还是文了身的恶魔；也无法确定它是在他前面十英尺，还是在三十英尺外的黑暗里。但是他知道，他要继续往前走到船首的路已经被堵住了。

接着这东西用后脚站立起来。

布兰吉透过它阻挡住的风雪感受到它的黑暗身形，虽然只能隐约看到一大块黑影，却知道它非常巨大。小小三角形状的头抬起——真的有颗头在黑暗里吗？——高过原先帆桁的高度。仿佛有两个洞打在那苍白的三角头上，难道是眼睛？但是那两个洞的位置起码比甲板高出十四英尺。

不可思议，托马斯·布兰吉心想。

它向他走过来。

布兰吉把霰弹枪移到右手，让枪托抵在肩上，用戴着连指手套的左手扶稳枪身，然后发射。

从枪管蹿出的闪光与爆炸的火花，让冰雪专家瞬间瞥见那双黑色、死沉、不带感情瞪着他的鲨鱼眼。不，那根本不是鲨鱼的眼睛，爆炸后的视网膜残像让他大约有一秒钟暂时看不见东西，之后他才发觉这点。那两颗黑色圆圈比鲨鱼瞪人的黑眼珠带着更骇人的恶意，也更有智慧——掠食者将你看成食物的无情瞪视。两只宛如无底黑洞的眼睛，比布兰吉的高出许多，眼睛下方的肩膀比布兰吉双手张开还宽。随着那隐约的身形向前逼近，那对眼睛也愈来愈靠近。

布兰吉根本没时间重新装填子弹，于是把没用处的霰弹枪扔过去，然后跳到绳梯上。

这位冰雪专家因为有四十年的航海经验，所以能在黑暗及风雪中清楚知道结了冰的绳梯的准确位置，连看都不用看。他用没戴连指手套的右手抓住绳梯，双腿向上甩去，让靴子钩在横索上，再用牙齿把左手的连指手套脱掉，整个人几乎倒挂在向内倾斜的绳梯内侧，然后开始往上爬。

在他臀部及两腿下面六英寸处，有个东西带着风劈过来，力道不下于用两吨的攻城大槌以最大力臂摆动产生的威力。布兰吉听到绳梯上三条粗实的纵向缆索被撕裂、断掉……不可能……然后开始向内摆动。布兰吉差点儿被甩到甲板上。

他勉强攀附在绳梯上，把左腿跨到还没断掉的几条缆索外侧，连一秒也不敢耽误，紧抓着冰滑的缆索，再次往高处爬。托马斯·布兰吉仿佛变回十二岁、还未定型的男孩，像猴子一样在缆索上爬，把三桅战舰上的船桅、船帆、缆索，以及高处的索具，都当成女王陛下专供他戏耍的游戏场。

他现在离甲板已有二十英尺，快要到达第二根帆桁的高度。这根帆桁的方向仍维持正常，与船身成九十度。但这时在他下面的那东西再一次击打绳梯底部，将木头、暗樨、木钉、冰与铁滑轮，全都一起从护栏扯下来。

那张由供人攀爬的缆索构成的网，这时向内荡向主桅。布兰吉知道这个撞击力道一定会把他撞落，让他重重掉进那东西的双臂与牙床中。这位冰雪专家只能在风雪交加的黑暗中、在无法看到五英尺外的情况下，纵身跃向支桅索。

他冻僵的手指抓到支桅索下方的帆桁与缆索，这时，他摆动的一只脚钩到一条可以踩脚的缆索。布兰吉知道，光脚在支桅索上快速爬行最方便了，但是今天晚上可不行。

他把自己拉上第二根帆桁，离甲板有二十五英尺，手脚并用地抱在一根结冰的橡木上，就像吓坏的骑士抱住马的身体，两脚慌乱地沿着被冻硬的支桅索滑动，想在滑溜溜的支桅索缆索上踩稳。

一般来说，就算在黑暗、风、雪及冰雹里，任何一个像样的水手都

能在这里及更高的索具上，再向上攀爬六十英尺，直达主桅的桅顶横杆，从那里他可以对爬不上来的追逐者丢下各种谩骂，就像大树上的黑猩猩从安全无虞的地方向下抛掷水果或排泄物。但是在这十二月的夜里，皇家海军“恐怖”号的高处没有桁、桅或索具。当你正被力气大到能把一根主帆桁一掌击毁的生物追赶时，就没有所谓绝对安全的地方——这里没有索具可以让人往上逃。

一年前的九月，布兰吉曾经协助克罗兹和前桅台的班长哈利·培格勒为“恐怖”号准备第二次过冬。那件工作并不容易，而且相当危险。他们把帆桁和活动索具拆下来，存放在下面。接着把上桅及中桅也小心拆下来，动作必须非常小心，因为只要绞盘或滑轮打滑或者滑车索具突然纠结，沉重的船桅就会像一根巨大的长矛刺穿盾牌，猛力刺穿甲板、主舱板、下舱板以及船底。有些船就是因为在拆卸上方船桅时发生这样的失误而沉没。但是如果让它们竖立在船上，船桅在无止境的冬天里会积累太多吨的冰。在甲板及矮处的索具上担任守卫或执行其他任务的人会不时笼罩在落冰的弹幕下，而且冰的重量也能让船翻覆。

后来，只剩三根下桅的残枝还竖立在船上，在船员眼中，这和画家眼中一个有三根截肢的人一样丑。布兰吉还帮忙监督船员将剩下所有支桅索及支撑帆与桅的固定索具（静索）放松；绷得过紧的船帆及绳索无法承受这么多冰与雪的重量。即使是“恐怖”号上的几艘船——两艘大型捕鲸船及两艘小型快艇，还有船长的轻舟，一些侦察船、快艇、便艇，总共十艘——也都被卸下、翻转、用绳索绑好、罩上防水帆布，存放在冰面上。

现在托马斯·布兰吉在主桅第二帆桁的支桅索上，离甲板二十五英尺，上面只剩一截桅柱可以爬上去，而且任何一条通往第三截（也是最后一截）桅柱的绳梯上结的冰，都比缆索或木头本身还厚。主桅成了一根冰柱，前侧弧面还多覆盖了一层雪。这位冰雪专家叉开双腿，坐在第

二帆桁上，试着在黑暗及大雪中向下窥视。下面一片漆黑。不是翰福特把布兰吉交给他的提灯弄熄了，就是别人帮他把提灯弄熄了。布兰吉猜想翰福特不是胆怯地躲在黑暗中，就是已经死了。不论是何者，他都帮不上忙。在帆桁支桅索缆索上如鹰展翅的布兰吉朝他左方看过去，他发现大卫·雷斯负责守卫的船首还是没有亮光。

布兰吉睁大眼睛想看 he 正下方的那只东西，但是下面有太多东西在动：破帆在黑暗中拍打，小木桶在倾斜的甲板上滚动，零落的板条箱在滑动。他唯一能看出的是有个黑团向着主桅移动过来，把好几个二三百磅重的盛沙桶击打到一旁，好像它们是瓷瓶一样。

它没办法爬上主桅，布兰吉想。他可以经由他叉开的两条腿、胸部及胯下，感觉到帆桁的冰冷。在他薄薄的内衬手套下面的手指开始冻僵。他的威尔斯假发和羊毛围领保温巾已经不晓得掉到哪里去了。他张大耳朵，等着听前舱口被猛然翻开及船员们大声叫喊的声音，观看救援队提着提灯、带着武器冲到甲板上。但是隐藏在狂舞风雪背后的船首，竟还是一片黑暗的死寂。它已经将前舱口封起来了？至少它无法爬上主桅。没有这么大的东西能爬树。没有白熊——如果它是一只白熊的话——有爬树的经验。

那只东西开始爬上主桅。

当它用爪子猛击桅柱时，布兰吉可以感觉到主桅在震动。它往上爬时，他可以听到掌击、刮抓及咕啾的声音，一种厚实、低沉的咕啾声。

它在往上爬。

只要它把前臂举高到头上，那东西很可能就可以碰触到第一根帆桁断裂的残根。布兰吉在黑暗中睁大眼睛张望，他确信自己看到那团毛茸茸、肌肉发达的东西正把它自个儿往上拉，头部在最前面，它那和人一

样大的巨大前腿——或是手臂——已经伸到第一根帆桁上方，并且用爪子抓向更高处，好让自己站起来；它强而有力的后腿及更多根的爪子，则是在帆桁断裂的橡木上寻找支撑点。

布兰吉在冰冻的第二帆桁上一英寸一英寸向外移动，手臂和腿还环抱着周长十英尺、被风不断拨动的水平帆桁，就像满怀激情的爱人拥抱。这根帆桁面向船首的弧面上覆盖着两英寸厚的新雪，下侧则结成了冰。他尽可能靠着支桅索的缆索，帮自己移动并保持平衡。

主桅上那只巨大的东西已经爬到布兰吉所在的帆桁高度了。冰雪专家把脖子向后转，从肩膀与臀部上方看到它的大半身躯。即使是这样，他还是只能看出那是个巨大、淡淡的空白区域，遮住他潜意识中认定应该竖直在那里的主桅。

那东西以极大的力道击打帆桁，让布兰吉弹到空中两英尺，再掉回帆桁，他的睾丸和肚子重重撞在帆桁上面。身体与帆桁及一束束结冰的支桅索碰撞的冲击力，几乎让他无法呼吸。要不是他两只冻僵的手和右脚的皮靴还牢牢缠在结冰帆桁下缘正下方的支桅索缆索里，他早就掉下去了。他这位骑士就像被一匹冰冷的铁马抛上空中两英尺。

同样的击打又来了一次。原本会把布兰吉抛到甲板上方三十英尺的黑暗中，但布兰吉对第二次猛击早有提防，死命抱住帆桁。即使早有准备，震动的力道还是让他从帆桁上滑落，无望地悬吊在结冰的帆桁下方，他麻木的手指及乱踢的靴子还是与支桅索缆索缠在一起。他使劲让自己再次爬到帆桁上面，不过这时，第三次也是最猛烈的一次击打又来了。冰雪专家听到断裂声，感觉结实的帆桁开始下垂。他知道在几秒之内，他和帆桁、支桅索、支桅索的缆索、绳梯的横索，以及剧烈晃动的绳梯，就会往下掉超过二十五英尺，落在倾斜的甲板与那团混乱的残堆上。

布兰吉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在那根侧偏、断裂、倾斜且结冰的帆桁上，他先跪着，再用脚站了起来，两手滑稽且夸张地挥舞，以便在狂啸的风中取得平衡，但他的靴子仍不时在冰雪上踩滑。接着他猛力把自己抛向空中，手臂及手向外伸出，希望能抓到某条应该……或许……可能……就在那附近的缆索。船首向下倾斜，风猛烈地刮着，风雪撞击着细缆索，那东西不断击打主桅第二根帆桁而产生剧烈震动……这些因素他都考虑在内了。

在黑暗中，布兰吉的手没抓到他预期悬在那里的缆索。不过在跌落时，他冰冷的脸倒是撞到了它，托马斯·布兰吉用两只手抓住缆索，一股劲沿着冰冷的缆索向下滑了六尺，接着开始狂乱地让自己钩悬在缆索上，身体往上拉，朝着缩短的主桅（竖立在甲板上的高度还不到五十英尺）的第三根也就是最高的帆桁靠近。

那东西在他下面吼叫。接着第二根帆桁、支桅索、滑轮及缆索一起向下坠落，撞在甲板上，发出另一道吼声。两道吼声中较大声的，是依附在主桅上的怪兽发出的。

这条缆索只是条悬垂在离主桅八码左右的普通绳索。主要用途是让船员能从桅顶横杆或更上方的帆桁快速下到甲板上，而不是要让人爬。但是布兰吉现在真的在爬。即使缆索上结了一层冰，而且不断在风雪中飘动；即使托马斯·布兰吉的右手已经失去知觉，他还是在索梯上爬，就像个十四岁的见习生，在某个热带傍晚的晚餐后，和船上的男孩们到高处的索具上嬉耍。

他没办法把自己拉到最顶端的帆桁上面，它结的冰实在太厚，但是他抓得到那里的支桅索缆索，于是就从那条缆索移到帆桁下方被放松、褶拢起来的支桅索。有些破裂的冰从这里猛冲向下面的甲板。布兰吉想象——或是希望——他会听到从船前方传来的撕裂声与击打声，仿佛克罗兹和其他船员正想用斧头把被封的前舱口劈开，从船舱里出来。

布兰吉像蜘蛛一样攀附在冰冻的支桅索上，他往下朝左方看去。或许是风雪变小了，或许是他的视力变好了，或许两者都是，现在他看得到这只怪兽的庞大身躯。它正爬到第三根，也是最后一根帆桁的高度。它的身形在主桅上显得相当大，让布兰吉觉得它就像一只大猫爬在一根非常细的树干上。不过，布兰吉想，它看起来当然一点都不像猫。它只是像猫一样用爪子深深刺进表层的冰，刺进皇家橡木，以及连中型炮弹都无法打穿的铁皮里。

布兰吉继续沿着支桅索向帆桁的边缘移动，使得结冰的支桅索缆索及船帆像浆得过硬的棉布一样嘎吱作响，并且造成不少冰块脱落。

在他身后的巨大身影已经爬到第三根帆桁的高度了。布兰吉感觉到帆桁与支桅索在震动，然后向下沉，因为主桅上那只笨重东西正把它的部分重量往帆桁的两边移。布兰吉想象这只东西的两只巨大前臂已经攀在帆桁上，想象它腾出一只和他的胸部一样大的熊掌拍打上面这根比较细的帆桁，于是他在帆桁上加速横向爬，现在离主桅几乎有四十英尺，快到五十英尺之下的甲板边缘外了。船员在船帆上工作时，如果不小心从帆桁或支桅索的外侧掉下去，就会落到海里。如果布兰吉这时掉下去，则会落在六十英尺之下的冰上。

某个东西阻挡住布兰吉的脸和肩膀，一张网，一张蜘蛛网，他被网住了。刚开始他差点儿尖叫出来。接着他明白那是什么——绳梯，由绳索串成专供船员攀爬的方格，从护栏直通到第二桅顶横杆。不过为了过冬，他们已经重新调整索具，让绳梯直通到主桅残枝的顶端，以便工作队上去除冰。缠住他的是右舷的绳梯。被那东西巨大爪子猛力击打两下后，这绳梯的多个与护栏及甲板的固定点被毁坏。交织绳索构成的方格上面结了厚厚的冰，好似一面面小帆，松开的绳梯被风吹得飘出船的右舷侧。

再一次，布兰吉还没给自己时间思考就行动了。如果他有时间考虑

在离下面的冰超过六十英尺以上的情况下，要不要做接下来的动作，他一定会否定。

他从嘎吱作响的支桅索上纵身一跃，跳向摇摆的绳梯。

如他所预期，他突然加上去的重量让绳梯朝主桅荡了回来。只差那么一英尺，他就会撞上攀附在帆桁T字形部位巨大而毛茸茸的东西。四周太暗了，托马斯·布兰吉只能大略看出它可怕的身形，但是他可以感觉到，在一截长长的、像蛇一样扭动、根本不该出现在这世界上的脖子^{上方}，有一颗和自己躯干一样大的三角形脑袋猛然甩动了一下。而且，就在他一秒钟前才荡过去的地方，比布兰吉冻僵的手指还长的牙齿突然在空气中猛力咬合，发出很大的“啪”声。冰雪专家呼吸到这东西的口臭味，那是食肉性动物及掠食者口中特有的温热腐肉味，而不是他们在冰原上射杀及剥皮的北极熊口中的鱼腥味。他闻到的是温热的人体腐肉臭味及某种硫黄味，温度高到能和蒸汽锅炉开口处的热气相比。

就在这时候，托马斯·布兰吉才意识到，他私底下咒骂的那一群迷信的蠢蛋船员其实是对的：这只从冰原来的东西除了有动物的血肉之躯及白色的毛皮之外，也是一个恶魔或神祇，是他们该让步、敬拜或望之即逃的势力。

他已经有心理准备，在他下方摆荡的绳梯可能会被那附近的帆桁残枝卡住，或者在他摆荡过中线后，会被左舷侧的帆桁或支桅索阻挡。如此一来，那东西就可以把他像困在网中的大鱼一样慢慢拉过去。不过他的重量与扭动的动量让他在摆荡到主桅的左舷侧后，又继续摆了十五英尺以上。

现在绳梯正准备将他再朝着那只在风雪及黑暗中伸出的巨大左前臂荡过去。

布兰吉扭摆身体，让重心移向船首方向。他感觉得到那些杂乱、破裂的索具也跟着他的惯性在移动。在接下来的摆荡中，他放开两只腿挥摆、乱踢，想借此碰触到这一侧的第三根帆桁。

当他摆荡到帆桁上方时，他左脚的皮靴碰到了帆桁。深刻痕的靴底在冰上踩滑了，靴子就从帆桁旁边经过，当绳梯要荡回船尾时，两只靴子踩到包着一层冰的帆桁，然后他用尽腿的力气猛蹬。

那面纠结在一起的绳梯缆索网再次摆荡着经过主桅，然后顺着一个弯曲的弧度朝向船尾。布兰吉的腿悬空，还在距离那堆毁坏的帐篷与物品五十英尺的高空上胡乱踢着，他弓着背紧靠在绳索上，朝向主桅及正在等待他的东西荡过去。

爪子在离他的背不到五英寸的空气中划过。虽然处在恐惧之中，布兰吉还是觉得相当不可思议。他知道他那一踢产生的弧形，已经让他在摆荡回来时距离主桅几乎有十英尺。那东西肯定已经把它右掌的爪子——或手，或钩爪，或恶魔的指甲——深深刺入主桅中，然后全身近乎悬空，用六尺或更长的巨大左臂来抓他。

不过，它没有碰到他。

布兰吉再一次荡回到中间时，它不会再失手了。

布兰吉抓住绳梯边缘，然后以他平常沿自由的缆索或绳梯下滑时的速度，尽速下滑。他麻木的手指不断碰到绳梯的横索，每次的撞击力道都让他有从索具上脱落、掉进黑暗里的危险。

绳梯已经到达摆荡弧形的最远点，大约是在右舷护栏的外侧，开始要再摆荡回来了。

还是太高，当他上方那团纠结的绳索朝着主桅摆回来时，布兰吉这

么想。

那只生物可以轻易地在绳梯摆动到船中线时将它抓住，但是布兰吉现在已经在那高度之下的二十英尺处了，用冻僵的手攀在一条条的横索上继续往下爬。

那东西开始把一整团索具往上拉。

真他妈可怕得不可思议，那重达一吨或一吨半的结冰绳梯外加一个人，就像渔夫撒网后把网拉上来一样轻松又自在地往上拉时，托马斯·布兰吉竟然还有时间这样想。

这位冰雪专家照着他在最后向内摆荡的十秒内计划好的，顺着索具往下滑移，同时前后挪移重心，想象自己是在绳索上摆荡的男孩，以增加横移的弧度，即使上面那东西正把他愈拉愈高。在摆动过程中，不管他往下移动有多快，那东西都能以同样速度把他拉得更近。他很快就会到绳梯的最底部，但到那时，那只生物大约也已经把他拉到旁边，虽然此时他们还在五十英尺高的空中。

此时绳梯还有足够的宽松部分，让他可以弯向右舷二十英尺。他的两手握在纵向的缆索上，两腿伸直抵在横向的缆索上。他闭起眼睛，脑中再次出现男孩在绳索上摆荡的景象。

在离他不到二十英尺的上方，传来一声带着期待的咳嗽。接着是一阵剧烈的抖动，整个索具连同布兰吉，突然又上升了五或八英尺。

布兰吉根本不知道自己是离甲板二十英尺还是四十五英尺，他心中只在意自己向外摆动的时机。在他向右舷的黑暗荡去时，他猛然扭转身旁的索具，两脚踢开绳索，将自己抛向空中。

摔落的过程非常漫长。

他首先在空中再扭转一次身体，以免落下时头部、背部或肚子着地。掉落在冰原上是死路一条，如果直接撞到护栏或甲板的话会更糟，但这时他已经没有任何招式可使了。这位冰雪专家在摔落之际，很清楚他的生命这时完全由简单的牛顿运动定律来决定：托马斯·布兰吉的命运现在只是弹道学上的一则小习题。

他感觉到自己即将越过右舷护栏，而他的头离护栏只有六英尺，在下半身撞上“恐怖”号船侧的冰雪斜坡之前，他赶紧弯起两腿，做好着地准备，同时把两只手臂往外伸展。在他盲目地向外摆荡时，已经做了最佳的死亡概率估算，然后尝试让自己坠落弧线的终点，刚好落在船员离船或回船时习惯走的那条硬得像水泥的冰坡道前方；也让他的冲撞点，刚好落在捕鲸船置放处两个雪堆后方。那两艘捕鲸船被翻转过来，用绳索绑住，再用帆布盖住，埋在冰冻的帆布及三英尺厚的雪下方。

他着陆的地点恰好介于冰坡道前方与捕鲸船后方之间的一块雪地斜坡。撞击的力道让他一时呼不过气来。左腿的某块肌肉被撕裂了，或者某根骨头折断了。布兰吉还有时间向随便一个这么晚还没睡觉的神祷告，希望断裂的是肌肉而不是骨头，接着他滚下既长又陡的斜坡，一路咒骂及大叫，在笼罩着船的暴风雪范围内，另外扬起一场小风雪。

在离船三十英尺、被雪覆盖的海冰上，布兰吉终于仰躺在冰上停止了滚动。

他用最快的速度估量了一下情势。他的手臂没断掉，只是右手腕受了伤。头部似乎毫发无伤，肋骨也受了伤，让他呼吸困难，不过他觉得这也许是害怕或兴奋造成的，而不是肋骨断裂的问题。但是左腿的伤势让他痛得想骂人。

布兰吉知道他必须爬起来，并且开始跑……现在！但是他无法照自己的命令做。他非常满意目前的状态：仰躺着，在黑暗的冰原上张开四

肢，把身上的热气散到下面的冰，以及在他上面的空气里，试着让自己的气息与智慧再回到身上来。

现在他确定前甲板上有人在呼号及大叫。一圈一圈的提灯光出现在船首附近，每个都不到十英尺宽，照亮那一道道被风吹得往水平方向飞蹿的雪。接着，布兰吉听到沉重的撞击声，那只恶魔般的东西已经从主桅滑落到甲板上了。再来是更多船员的大叫，现在他们相当有警觉，虽然仍没办法清楚地看到那只生物，因为它处在船中央那团由断裂帆桁、掉落的索具及四散的大木桶构成的混乱中，离船首还有一段距离。这时一把霰弹枪发出了怒吼。

忍着疼痛与伤势，布兰吉四肢着地跪在冰上。他的内衬手套已经完全不见了。两手裸露，头也是裸露的，夹杂着缕缕白发的灰色长发在风中飞舞，在他激烈的逃命过程中，发辫的结松开了。脸颊、手指和脚趾已经都没有知觉了，靠近躯干的部位则为他带来疼痛。

那东西正快速地越过右舷护栏朝他扑来，它四只巨大的腿腾空一跃，被提灯光从后方照亮的身躯飞越了那道矮障。

片刻之间，布兰吉站起身来，往外冲进到处是冰塔的黑暗海上冰原里。

途中不断踩滑、跌倒、爬起来、再继续跑。在他跑到离船约五十码时才明白，这不等于签下自己的死亡令吗？

他应该尽可能留在船附近。他应该绕过两艘已经变成雪堆的捕鲸船，沿着右舷侧的船身往船首方向跑，再翻越已经深深插入冰里的船首斜桅，然后努力跑到左舷侧，一边跑一边向船上的人呼救。

不，他发觉，如果这么做的话，在他穿过那一大团纠结不清的船首索具前，他可能就一命呜呼了。那东西在十秒钟之内就会抓到他。

为什么我要朝这个方向跑？

在故意从索具上摔下来之前，他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划。那个计划现在跑哪儿去了？

布兰吉可以听到，从他背后的海冰上传来沉重的脚步声与刨抓声。

有个人，也许是“幽冥”号的助理船医古德瑟，曾经告诉过他和其他船员，一只白熊在海冰上追逐猎物时的速度可以有多快。每小时二十五英里？没错，至少有这么快。布兰吉从来就跑得不够快。何况现在他还必须闪避冰塔、冰脊，以及快到跟前才看得见的冰裂缝。

这就是我跑向这边的原因。这就是我的计划。

那只生物在他身后大步追，闪避布兰吉在黑暗中笨拙地先行转弯绕过的尖锐冰塔与厚板冰脊。这位冰雪专家就像个破风箱一样气喘吁吁，在他身后这只身形巨大的东西却只稍微发出一点咕噜声。它是心情愉快？满怀期待？它每走一步，前掌就猛力踩在冰上一次，步幅相当于布兰吉的四倍或五倍。

布兰吉现在已经在离船约两百码的冰原上了。他撞上一块他闪避不及的大冰岩。他的右肩撞了上去，当下和身体其他麻木部位一样完全麻木了。布兰吉这才发现，自从他开始奔跑逃命以来，他一直像蝙蝠一样盲目。“恐怖”号上的提灯已经落在他后方很远很远，远得他无法置信，而他没有时间也没有理由转身去找了。这里离船那么远，提灯发挥不了照明效果，而且还会让他无法专心逃命。

他现在做的，布兰吉知道，就是按着心里的一张地图快跑、闪躲及转向。那张地图上标示了从皇家海军“恐怖”号周围到地平线各个冰原、裂缝及小冰山的位置。布兰吉有超过一年的时间在注视这片冰冻的海以及其中的裂口、冰脊、冰山及突起物，而且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他可以

通过微弱的北极日光来观察。即使在冬天，他也利用在月光、星光及舞动的北极光下值班守卫的几小时，用冰雪专家专业的眼睛，研究受困船舰周遭的冰况。

现在，他记得，在离船两百英尺的杂乱冰原里，在他刚刚才跌跌撞撞爬过的冰脊再过去一点的地方——他能听到那东西也在他身后不到十英尺之处跳过冰脊——是一片由冰山断片（也就是从较大的冰山崩裂而成的小冰山）所构成的迷宫。由竖立着、茅屋般大小的冰岩堆积成一座小山岭。

他身后那个看不见的身影仿佛知道那厄运难逃的猎物要往哪里去，它发出咕噜声，而且开始加快速度。

晚了一步。布兰吉闪避过最后一个高耸的冰塔，进入冰山迷宫。不过在这里，他心中那张地图就帮不上忙了，他只有从远处或透过望远镜看过这片小冰山荒原。在黑暗中他撞上一面冰墙，反弹后一屁股坐在地上，接着四脚并用地在雪中向前爬，在布兰吉还来不及让呼吸及神志恢复之前，那东西离他只剩几码远。

在茅屋大小的两个小冰山间，有个缝隙还不到三英尺宽。布兰吉慌忙跑进缝隙里，而且还是四脚着地，两只没戴手套的手和下面的黑冰一样没有感觉而且非常遥远。那东西也同时到达这裂缝，一只巨大的前掌伸进来抓他。

它那大得不可思议的爪子在距离他的靴底不到十英寸的地方刮起碎冰。冰雪专家努力克制自己不要去联想猫抓老鼠的画面。他在狭窄的缝隙中站起来，在完全的黑暗中跌跌撞撞地向前走去。

没用的，这冰巷太短了，还不到八英尺长，而且通往一个敞开的区域。他听到那东西在跑跳、咕哝着要绕过他右侧的冰障。留在那里就像

是要在空空荡荡的板球柱之间寻求庇护一样。至于原先那条窄巷，它两侧墙上的雪比冰还多，只供他暂时藏身而已。如果在那黑暗缝隙里待上一分钟，那东西就会把开口挖大，然后爬进来。待在那里只能等死。

印象中曾用望远镜看过几个被风吹蚀的小冰山，究竟.....在哪个方向？在他的左边，他想。

他摇摇晃晃地向左走，撞上一些小冰峰及冰塔，被一个下陷两英尺的冰隙绊倒，爬上一个锯齿状的低矮冰脊，滑了下来，再重新爬上去，而且听到那东西猛冲着绕过冰障，然后在他后方不到十英尺的地方紧急刹车。

这块冰岩再过去就是较大的冰山了。他先前用望远镜观察到，里面有个洞的冰山是在.....这些东西每天、每个晚上都在变动.....受到冰层无情推挤，它们会坍塌、重新长出来、改变外形.....那东西正跟在他后面，要用爪子爬上冰坡，来到这片平坦、令他无处可逃的冰台上。布兰吉站在这里犹豫不决.....

缝隙、裂缝、冰中的死巷，没有一个孔隙大到能够让他把身体钻进去。等等！竖立在他右侧的小冰山表面有个高约四英尺的洞。天上的云稍微分开了，五秒的星光足够让布兰吉在黑暗的冰墙上看到不规则的圆形洞口。

他向前冲，整个人扑进洞里，不知道这个冰隧道是十码深还是十英寸深。他的身体塞不进去。

他最外面几层御寒衣及大外套，让他过于臃肿。

布兰吉把衣服撕掉。那东西已经爬上最后的斜坡了，现在就在他后面，用两条后腿站起来。冰雪专家看不见它，他甚至没花时间转头去看，但是他可以感觉它正用后腿站立。

没有转身，冰雪专家将他的大外套及外层羊毛衣等厚重衣物用最快的速度朝后面那东西投掷过去。

那东西发出吃惊的吠声——一阵硫黄臭气的风——接着是布兰吉的衣服被撕碎，然后整个被远远抛掷到冰原迷宫的声音。这个投掷动作对它的干扰，让他获得了五秒钟或更多时间。

他再次把身体向前挤进冰洞。

他的肩膀刚好塞进去。他靴子的脚尖前后摆动、踩滑，最后终于踩稳。他的膝盖与手指也在寻找使力点。

当那东西伸出爪子要抓他时，布兰吉离洞口还有四英尺。它用爪子把他脚上的靴子和他的脚撕裂。冰雪专家能感觉到爪子割进肉里的可怕冲击力，他想（希望）只是脚跟被扯掉而已。他无法知道真相。他喘着气，对抗这突如其来、连他受伤而麻木的腿也感受得到的剧烈刺痛，他爬着、扭着，强迫自己进入洞的更深处。

冰洞愈来愈窄，紧紧挤压着他。

那东西用爪子扒着冰，它抓伤他的左腿，爪子朝布兰吉从索具上掉落受伤的左腿进攻，把肉撕扯下来。他闻到自己的血味，那东西一定也闻到了，因为它的爪子停了一秒。接着它吼了一声。

冰隧道里的吼声震耳欲聋。布兰吉的肩膀卡住了，他无法再向前，而且他知道身体的后半部还在那怪兽伸爪可及的范围里。它又吼了一声。

这声音让布兰吉的心脏与睾丸都要吓破了，但是他并没有吓到无法动弹。冰雪专家运用他拥有的几秒缓刑时间扭动身躯，退回到他刚刚才爬过的宽松空间，硬将两只手臂往前伸，然后用尽他仅剩的力量踢了一

脚冰，同时用膝盖摩擦冰，努力让自己挤过即使身材不高大的他也应该无法穿过的狭孔。在推挤过程中，他肩膀和身体两侧的衣服与皮肤都被磨掉了。

过了最狭窄的部分后，冰穴开始变宽且往下。布兰吉趴着往前滑，他的血成为滑行的润滑剂。他身上的衣服已经残破不堪，他感觉到冰的寒冷正在侵袭他绷紧的腹部肌肉与缩紧的阴囊。

那东西发出第三声吼叫，但是那可怕的声音似乎比前一次远了几英尺。

最后一刻，就在他从一条冰隧道的边缘掉落到开放空间前，布兰吉很确定这一切都是白费力气了。这条冰隧道最有可能是许多个月前的融雪造成的，它已经贯穿那座小冰山，同时又把他丢到冰山之外。突然间，他已经仰躺在星光下。他可以闻到，也感觉到他的血正渗到新落的雪上。他也可以听到那东西正跑着绕过冰山，先向左，再向右，急着要抓到他。它应该很有把握，只要跟随人类的浓烈血味就可以找到它的猎物。这个冰雪专家受伤太严重，也太疲累，无法再爬往别处。该发生的事就让它发生吧，但愿水手们的上帝把他妈的正准备吃他的这家伙送到他妈的地狱里去。布兰吉最后的祷告是，那东西的喉咙会被他身上某根骨头卡住。

又过了整整一分钟，那东西又吼了五六声，一声大过一声，却一声绝望过一声，每一声都发自周围黑夜里的不同地点。布兰吉这才发现，那东西没办法到他这里来。

他躺在星空下的一块空地上，这块空地处于一个不到五英尺乘八英尺大小的长方格里，由至少三座受海冰压力推挤及翻转的厚冰山围出的封闭空间。其中一座冰山在他的上方倾斜，就像一道即将倒下的墙，但是布兰吉还是看得到星星。他也可以看到从他这副冰棺两侧两个垂直的

洞射进来的星光，还可以看到那只掠食者用巨大的身躯在两个裂缝的另一端挡住星光，离他不到十五英尺，不过冰山间的裂口都不超过六英寸宽。他爬进来的融冰隧道，是进入这空间的唯一通道。

那怪兽继续吼叫、踱行了十分钟。

托马斯·布兰吉逼自己坐起来，让被刮伤的背部与肩膀可以靠在冰上。他的外套与御寒衣物都不见了，他的裤子、两件毛衣、毛质与棉质衬衫，以及毛质内衣全都成了染血的破布，他准备在这里冻死。

那东西没有离开。它不断绕着由三座冰山构成的长方格，就像伦敦新开的某家时髦动物园里一只坐立不安的肉食性动物。只不过，现在关在笼子里的是布兰吉。

他知道，即使奇迹出现，那只东西离开了，他也没力气或意愿再从狭窄隧道爬出去。就算他有办法从隧道爬出去，还是会像到了月球表面一样——月亮此刻正从翻滚的云背后冒出来，用柔和的蓝光照亮四周的冰山——被困在一堆小山之中。即使他奇迹般地爬出冰山群，回到船上的三百码距离对他而言也不可能走完。他已经无法感觉身体或腿的移动了。

布兰吉冰冷的屁股及赤脚深深陷入雪中。这里的积雪特别深，因为风吹不进来。他在想，“恐怖”号上的同伴们会不会发现他？他们有什么道理要来找他？他只不过是另一个被冰原上那东西带走的同胞而已。至少他的消失不需要麻烦船长再安排人去抬一具尸体，或者把他的残尸用船上的好帆布包裹起来，送进死人房里——这样做有点浪费。

从裂缝及隧道远端传来更多吼声与噪声，不过布兰吉没去理会。“去死吧，你和那只生你的母猪或恶魔！”冰雪专家用麻木、冻僵的嘴唇喃喃地说。或许他根本没说出口。他发现冻死一点也不痛苦，同时

失血而死也没关系，他的伤口及裂口流出的血有些已经冻结了。事实上，那是非常平和……非常安详的死法，一种很棒的方式去……

布兰吉发现有光从裂缝及隧道照进来。那东西想用火把及提灯骗他出来。他才不会被这种老计谋给骗了。他会保持安静，直到光离开，直到他身体的最后一小部分也滑入轻柔、永恒的睡眠里。他不会让那东西在经过长时间的沉默对决后，因为听到他现在发出的声音而得意。

“天杀的，布兰吉！”克罗兹船长低沉的牛吼声从隧道里隆隆传来，“如果你在里面，就回答我，你这天杀的，不然我们要把你留在这里了。”

布兰吉眨了眨眼。或者，试着眨眼。他的睫毛与眼睑都冻结了。这是那只恶魔般的东西使用的另一种计谋或策略吗？

“这里。”他沙哑地说。然后再一次，这次声音大了些：“这里！”

一分钟后，“恐怖”号上最矮小的船员之一副船缝填塞匠科尼利厄斯·希吉的头与肩膀轻易地从洞里探出来。他拿着一个提灯。布兰吉懒懒地想，他好像在看一只尖脸、矮小的地精灵出生。

结果，四个船医都得来治疗他。

布兰吉偶尔会从那愉快的意识迷雾中走出来，看看事情的进展，然后再退回去。有时候是他自己船上的船医培第和麦克唐纳德来治疗他，有时候则是“幽冥”号上的外科医生史坦利与古德瑟。有时候只有四位船医其中一位，来负责切开、锯断、包扎及缝合的工作。布兰吉很想告诉古德瑟，只要北极白熊决意要快跑，会比每小时二十五英里还要快得多。但是，接着问题又来了，它真的是一只北极白熊吗？布兰吉不这么认为。北极白熊是这世界上的生物，但是那东西却来自别处。冰雪专家托马斯·布兰吉对此毫不怀疑。

最后结算起来，这次的“屠杀清单”没那么糟。一点也不糟，真的。

约翰·翰福特到头来根本毫发无伤。在布兰吉把提灯留给他后，这名右舷守卫就把灯火弄熄逃出船外。当那只生物往上爬，想去抓冰雪专家时，他绕着船跑到左舷侧躲了起来。

布兰吉原本以为死了的亚历山大·贝瑞，后来发现在坍塌下来的帐篷及散落的小木桶之下。那东西最早出现时，他正站在那里担任左舷守卫，后来那东西才把那根作为前后走向脊梁的帆桁打坏。贝瑞的头被撞得相当严重，对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完全没记忆，但是克罗兹告诉布兰吉，他们找到这家伙的霰弹枪，而它确实发射过。当然，冰雪专家也开了枪，从近距离朝着像墙一般出现在他上方的身影开枪。但是，在甲板上这两个地点，都找不到这东西的血迹。

克罗兹问布兰吉怎么可能，两个人在近距离朝一只动物发射霰弹枪，它怎么可能没流血？但是冰雪专家没有表示任何意见。在心里，当然，他知道答案。

大卫·雷斯也还活着，没有受伤。这名四十岁的船首守卫一定看到且听到了许多，很可能也包括冰原上那东西在甲板上的第一次现身，但是雷斯不愿意谈起。大卫·雷斯再次变回只会安静瞪着东西看的人。他先被带到“恐怖”号的病床区，但是因为所有医生都需要这个沾了血迹的空间来处理布兰吉的伤，所以雷斯就被担架转送到“幽冥”号比较宽敞的病床区。根据来探视冰雪专家的多话访客的说法，雷斯就此躺在那里，不眨眼地注视着上方的横梁。

布兰吉可就没那么幸运了。那东西用爪子从脚跟处扒掉他一半的右脚掌，麦克唐纳德及古德瑟把剩下部分也切除，并且做了灼烧处理。他们向冰雪专家保证，在木匠或军械匠的帮忙下，他们会做一个皮制或木制的义肢，用带子固定在他脚上，他以后还是可以走路。

他的左腿被那只生物摧残得最严重，许多部位的肉被扒掉，深可见骨，连长长的腿骨上也有爪子的抓痕。培第医生后来也承认，他们四位船医原本都认为他们得从膝盖部位为他截肢。但是极地气候的少数好处之一就是，伤口感染及腐烂的速度比较慢。在把骨头接好并且缝了超过四百针之后，布兰吉的腿虽然有些扭曲、到处是疤痕，而且肌肉的纹理也不见了，但竟慢慢愈合了。“你的孙子们一定会很喜欢这些疤。”另一位冰雪专家詹姆斯·瑞德来探望他时这么说。

不过，寒冷也让他付出代价。布兰吉没有失去任何一根脚趾，他那只受损的脚需要它们来保持平衡，医生们这么告诉他。但是，除了右手大拇指，以及左手大拇指和两根最小的指头外，他失去所有的手指。古德瑟显然对这种事有些研究，他向布兰吉保证，将来有一天，他只用左手两根相邻的手指就能够写字及优雅地用餐，而且，用那两根指头和右手的大拇指就可以扣好裤子及衬衫纽扣。

托马斯·布兰吉对扣裤子及衬衫纽扣一点屁兴致也没有，起码目前还没有。他还活着。冰原上那只东西用尽全力要让他翘辫子，但是他仍然活着。他可以品尝食物，和同伴们闲聊，喝他每天配额的朗姆酒，他那双还缠着绷带的手已经可以拿他的白鬃马克杯了，并且看书，如果有人愿意帮他捧着书的话。他已经决定，在卸下余生的尘世纷扰前，要读读《威克菲德的牧师》。

布兰吉还活着，而且他决定尽他一切所能保持目前状况。现在，他有种很奇怪的幸福感。他期待回到自己在船尾区的那间小舱房，就在第三中尉厄文和船长侍从乔帕森两间同样狭小的舱房之间，可能就会在今天之后的任何一天，只等船医们确定伤口的愈合、拆线工作已完成，并在伤口嗅闻，以确认没有其他感染。

现在，托马斯·布兰吉感觉很幸福。夜深了，他躺在病床区的床铺上。在病床区外距离只有几英尺远的熄了灯的船员起居区里，船员们或

发牢骚，或低声谈话，或放屁，或笑闹。他听见狄葛先生咆哮着对他的助手发号施令，这位厨师还要继续烤他的饼干直到深夜。托马斯·布兰吉也听见海冰挤压皇家海军“恐怖”号发出的呻吟声与嚎吼声，他要让这些声音，和他早就成为圣人的母亲所哼的催眠曲一样，送他进入梦乡。

22 厄文

北纬七十度五分，西经九十八度二十三分

一八四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第三中尉约翰·厄文想知道沉默是如何上下船却不被人发现的。今天晚上，距他第一次发现这爱斯基摩女人的栖身处刚好一个月，他要解开这个谜，即使他必须付出脚趾与手指冻坏的代价。

厄文发现她之后的隔天就向船长报告：爱斯基摩女人已经把她的窝搬到了底舱前方的锚缆收置间。他并没有提到她似乎是在那里吃鲜肉的事，主要是因为，在惊讶地瞪视火焰照亮小房间的那一秒中，他对自己看到的東西并不是很有把握。他也没向船长呈报副船缝填塞匠希吉和水兵门森两人在底舱干的看来是鸡奸的勾当。厄文知道他背离了他作为皇家海军探索团一员的专业职责，没让他的船长知道这件惊人且重要的事，但是.....

但是怎么样？约翰·厄文唯一想到为这严重违纪行为脱罪的理由是：皇家海军“恐怖”号上的鼠辈已经够多了。

但是，沉默女士能神奇地在船上来无影去无踪，在迷信的船员眼中，这正是女巫身份的最终证据，但在克罗兹船长和其他军官看来却只是神话，不值得注意。但是对年轻的厄文来说，比副船缝填塞匠和船上那白痴是否能在发臭阴暗的底舱中让彼此满足要重要得多。

而且那暗处散发着恶臭，厄文想。他躲在船首锚缆间附近的柱子后

面，蹲伏在露出雪泥表面的板条箱上守候已经三小时了。这冰冷、黑暗的底舱，臭味一天比一天糟。

至少现在，在锚缆间外面的矮平台上已经没有装着剩余食物的盘子、一杯杯的朗姆酒，或一些异教避邪物了。就在布兰吉先生奇迹般地从冰原上那东西手中逃脱后不久，有个军官就把船员们先前的作为告诉了克罗兹。船长听了火冒三丈，并且威胁说，下一个愚蠢、迷信、糊涂、不像基督徒地把食物或加水稀释过的朗姆酒留给原住民女人吃喝的人，将永远不再有朗姆酒可以喝。她是个异教的小孩，虽然有机会看到沉默女士光着身子，或是听医生们谈论她的水手，都知道她不是小孩，并且小声地把事情转述给其他人听。

克罗兹也非常清楚表明他的立场，决不容许有人佩戴白熊避邪物。他在前一天的礼拜中宣布——实际上只宣读了一段船上法规，虽然许多船员还很想再听他读《利维坦书》，只要他在哪个倒霉的船员身上看到任何一根熊牙、熊爪、熊尾、新刺青或其他避邪物，他就会叫他多站一班大夜班，或者做两次厕所便盆清理工作。突然间，异教神物的迷信在“恐怖”号上消失了，虽然厄文中尉听他在“幽冥”号上的朋友说，在那里还相当流行。

厄文有好几次想跟踪这个爱斯基摩人，探查出她夜里在船上的鬼祟行迹，但是在不愿意让她知道他在跟踪她的情况下，他跟丢了。今天晚上他知道沉默女士还在她的小密室里。三小时前，船员们吃过晚餐，而她也安静地（几乎没人看到地）从狄葛先生那里领到她配额的“可怜的电子”：鳕鱼、一块饼干及一杯水。她带着食物下到底舱时，他跟着从主梯爬下来。厄文派一个人守在前舱口，就在大火炉前方，还叫另一个好奇的水手看好主梯道。他的安排是，两个守卫每四小时交换一次。现在已经过了晚上十点，如果爱斯基摩女人今天晚上爬上这两座梯子其一，厄文就知道她到哪里去了，也知道她去的时间。

但是已经过了三小时，锚缆间的门还是紧闭着。在底舱船首唯一的照明是从储藏间矮而宽的门缝渗漏出来的些许光线。这女人在里面仍然有光源，蜡烛或是没有屏蔽的火焰。光是这点就足以让克罗兹船长在一分钟内从锚缆间把她拉出来，将她送回主舱病床区前面的储物区里的小巢穴……或者把她丢到外面的冰上。船长和其他经验丰富的水手一样，都非常害怕船上有火，何况他对这爱斯基摩客人没有好感。

突然，在这不太紧密的门周围那圈长方形弱光不见了。

她已经睡了，厄文想。他可以想象她光着身子，就像他之前看到的那样，在房间里将毛皮拉起来盖住身体。厄文也能想象，隔天一早某个军官会来找他，然后发现他的躯体已经没有气息，蜷曲着躺在雪泥泛滥的底舱中某个板条箱上。他显然是个没有绅士风范的卑鄙小人，在偷窥船上唯一的女人时冻死。这肯定不是让约翰·厄文中尉可怜的父母会觉得欣慰的英勇捐躯报告。

就在这时，一阵真正冰冷的空气吹进原本已经冰冻的底舱，好像有个不怀好意的恶灵在黑暗中从他身旁拂过。有那么一会儿，厄文感觉颈后的汗毛全竖立起来，但是，一个简单的想法接着冒出来：这是一阵气流，好像有人打开了门或窗户。

他知道沉默女士是怎样神奇地进出“恐怖”号的了。

厄文点亮提灯，从板条箱上跳下来，踩过不断溅起的雪泥去拉锚缆收置间的门。门从里面固定住了。厄文知道船首锚缆收置间里面没有锁，外面也没有装锁，因为没人有任何理由去偷锚缆。显然，这个原住民女人自己找到了固定门的方法。

厄文早就准备好了。他右手带着一根三十英寸长的撬杆，他知道将来得向利铎中尉，甚至向克罗兹船长解释他造成的损坏。他把杆子较窄

的那一端塞进三英尺高的门缝里，然后使劲撬。门发出嘎吱声与呻吟声，却只打开了一两英寸。厄文用一只手让撬杆维持在原处，把另一只手伸到油布外衣、大外套、内层外套及背心下面，从腰带上拔出船刀。

沉默女士用某种方法把钉子钉到锚缆间两扇门的背面，然后用有弹性的生皮革材料——肠？肌腱？——反复缠绕钉子，直到两扇门像被白色蜘蛛网固定住。厄文这下子不可能进到里面而不留下痕迹了，撬杆痕是一例，所以他用刀子对着缠绕多次的肌腱猛砍。这件工作可不容易，一股股肌腱比生皮或船上的缆索更经得起利刃切割。

当肌腱终于都掉落，厄文把发着嘶嘶声的提灯伸进低矮的空间里。

在四个礼拜前就看过的洞窟般的住所，和他记忆中一模一样，只不过现在除了他的提灯外没有其他的火：在地板稍微升起的小密室里，缠绕收起的锚缆被向后推，上端被拉向前来制造出洞穴的样子。这里也有她刚刚才用过餐的迹象：地上有个“恐怖”号的白瓷盘，上面剩一些“可怜的约翰”的碎屑、一个白瓷的甜烈酒马克杯，以及看起来像是沉默女士用被丢弃的帆布条缝制成的收纳袋。小房间的地板上还有一盏船上的小油灯，里面的油只够让船员夜里到甲板上厕所时使用。厄文脱掉他的连指手套和内层手套去摸油灯时，热气管还相当温暖。

但是没有沉默女士的踪迹。

厄文其实可以试着朝不同方向拉扯、扭动沉重的锚缆，看看后面还有什么东西，但是根据他的经验，这个三角形的锚缆收置间剩下的空间里一定还是密实堆放着船锚缆索。他们起航已经有两年半了，缆索还是带着泰晤士河的臭味。

但是沉默女士已经不见了。她不可能穿过上方的舱板或横梁，进到

上面的船舱，或穿过船身到船外去。所以迷信的船员是对的？她是爱斯基摩女巫吗？一个女巫师？异教的灵媒？

第三中尉约翰·厄文不相信这些。他注意到刚刚那阵微风已经不在身旁流动了，不过他提灯里的火焰还是随着微弱的气流在舞动。

厄文伸直手臂移动提灯。在这拥挤、狭窄的锚缆收置间里，这就是仅剩的空间了。然后停在提灯火焰舞动最厉害的地方：船首尖端偏右舷处。

他放下提灯，开始移开锚缆。厄文马上发现，她安置这许多船锚缆索的方法非常巧妙，看起来像是由不少锚缆盘绕成的一大团东西，下面其实是空心的，上面的锚缆是从另一团拉过来，可以轻易拉开、放进她的空巢穴里。在人造锚缆后面的，是船身宽而弯曲的肋条。

再一次，她很小心地做了最佳选择。探险队起航几个月前，“恐怖”号为了从事冰上任务而重新装修时，锚缆间的上方与下方就架设了不少由木头或铁制梁柱构成的复杂网状结构。在船首附近就有铁制的直梁、橡木的横梁、三倍厚度的支柱、铁制的三角支架，以及巨大的橡木斜梁前后交织，有些甚至和船身的主肋条一样厚，构成这艘船的现代强化设计，来对抗北极的冰。厄文中尉知道，有个伦敦记者曾经描述说，数以吨计的木制或铁制强化梁柱，以及船身两侧的英格兰橡木上加贴的非洲橡木、加拿大榆木及更多非洲橡木，足以制造出一块“大约厚达八英尺的巨大梁木”。

厄文知道，关于船首和船身的评论完全正确。但是在这里，也就是最后五英尺左右的船身肋条在船首接合的地方（在锚缆间里面及其上方），却只有原先作为船身板的六英寸英格兰橡木，不像船身两侧其他地方有十英寸厚的夹层实木。这种设计的基本想法是：在离大幅强化的船首不到几英尺的左舷与右舷区域应该少贴几层护木，船只在破冰过程

中遭受严重挤压时，才会有它需要的弹性。

的确，船首真的有弹性。船身两侧的五根横木条，配合上用铁与橡木强化的船首与舱内区域，创造了世界上其他国家海军或民间探险队都无法企及的现代破冰技术奇迹。“恐怖”号及“幽冥”号已经到过地球上其他履冰船不可能存活下来的地方。

这个船首区是个奇迹，但是现在它已经不再牢固了。

厄文伸出提灯去探测气流，靠没戴手套的僵冻手指去感觉，并且用刀去检查一条三英尺长、一英尺半宽的船肋板松动处。他花了几分钟才找到风口。就在那里。弯曲船肋的后端是用两根长钉固定住的，但两根钉子这时的功能却像是某种铰链。船肋的前端只是被塞在固定位置，离巨大的船尖与从船头通到船尾的龙骨只有几英尺。

厄文用撬杆把船肋撬松，让它掉下来，心想这年轻女人是怎么光用手指就办得到的。他感觉一阵冷空气猛灌进来，并且发现自己正通过船身一个三英尺长、十八英寸宽的洞，注视船外的黑暗。

这是不可能的。年轻的中尉知道，“恐怖”号的船首从船尖向后的二十英尺内都特别安装了由一英寸厚的锻造、轧制铁板构成的铁护甲。即使舱内的梁木掉落，占了后面长度三分之一的船首区还是有护甲。

现在情况却非如此。寒风就从被拆掉的横木后面的冰黑洞穴吹进来。因为“恐怖”号船尾下面的冰向上堆高，使船不断向前倾，船首已经被压迫到了海冰下面。

厄文中尉的心跳剧烈。如果明天出现奇迹，“恐怖”号可以重新浮在水面上的话，船会马上沉到海里去。

有可能是沉默女士干的吗？这想法比起迷信她能神奇随意地出现消

失，更令厄文中尉胆战心惊。还不到二十岁的年轻女子，竟可以把船身的铁板撕掉，把要用造船厂设备才能弄弯并用长钉固定的沉重船首肋条拆下，并且准确地知道要在哪里拆，才不会引起船上六十个对这艘船比对母亲面容更熟悉的船员注意？

厄文双膝跪在低矮的空间里，他发现自己张开嘴巴在呼吸，心脏在狂跳。

“恐怖”号在这两个夏天与冰的激烈对抗中横越了巴芬湾、穿过兰开斯特海峡、一路绕过康沃利斯岛到达比奇岛过冬；次年夏天向南冲过海峡，经过船员们现在称为富兰克林的海峡。他只能确信，在次年夏天快到尽头时，海平面下的一些船首铁护甲已经脱落。之后船被冰抓住时，厚重的船身肋条才开始向内移位。

不过有没有可能是冰以外的东西造成橡木船肋脱落？会不会是其他东西，某只想要进来的东西？

现在这不重要了。沉默女士顶多才离开几分钟，而约翰·厄文一心一意想跟踪她，不只想知道她到外面黑暗中哪里，也想知道她是不是自己寻找及猎杀鲜鱼或猎物。这里冰层这么厚，又冷得可怕，应该是不可能，否则太像奇迹了。

如果是的话，厄文知道，这事实可能让所有人得救。厄文中尉和其他人一样，听说过葛德纳供应的一些罐头已经腐坏。两艘船上所有人也都听说过他们的存粮在明年夏天前就会告罄的传言。

他没办法进入洞里。

厄文用撬杆去撬旁边的船肋，但是，除了这块半悬的木条之外，其他的都像岩石一样坚固。这个十八英寸乘三英尺的船身缝隙是唯一出口。但他太臃肿了。

他脱掉油布外衣、厚重的大外套、保暖巾、帽子及威尔斯假发，先放进前面的洞里.....虽然他是船上最瘦的几名军官之一，他的肩膀及上半身还是太宽。纵使冷得发抖，厄文还是解开背心纽扣，把里面的羊毛衣也脱掉，然后也一起塞进黑色洞穴里。

如果他现在没办法从船身出去，就要费尽口舌去说明，为什么他从底舱上来后外面几层衣服不见了。

他进去了，非常勉强。厄文一面抱怨咒骂，一面跻身进入狭窄的空间里，连羊毛衬衫的纽扣也挤掉了。

我现在是在船外，在冰下面，他想。这想法似乎不太真实。

他处在覆盖住船首与船首斜桅海冰中的一条狭窄洞穴里。里面的空间不够让他把外套与衣服穿上，所以他将它们向前推。他考虑要回锚缆间拿提灯，但想到几小时前他在甲板上担任值班军官时，天空中还有一轮满月。所以，他选择带走铁撬杆。

冰中洞穴看来至少和船首斜桅一样长，超过十八英尺，而且很可能是前一个夏天，冰短暂历经几次融化、冻结周期时，船首斜桅的长木条前后移位造成的。厄文终于从隧道里冒出头来时，还多爬了好几秒才发现自己已经出到船外。细长的船首斜桅、绑在上面的缆索，以及冰冻的第二斜桅支桅索构成的帘幕，都还笼罩在他头上，他发现这不仅挡住看到天空的视线，也挡住船首卫兵的视线，让守卫看不见他。在船首斜桅之外，“恐怖”号看起来只是浮现在他上方的一幢巨大黑影，冰原上只出现几道细弱的灯光，而前方的路则是继续通往由冰障与冰塔构成的乱堆中。

厄文发抖得很厉害，他开始将保暖衣一一穿上。他的手颤抖得太厉害，以至于无法扣上羊毛背心的纽扣，不过那不重要。大外套很难套

上，但至少它的纽扣大多了。等到他穿好油布外衣后，这位年轻中尉已经冻到骨子里了。

往哪里去了？

乱冰堆离船首有五十英尺远，是一片由冰岩与风蚀冰塔构成的森林，沉默有可能朝任何一个方向走。但是从隧道出口处开始，似乎有一条接近直线、比较低矮的路通到船外的冰原。要离开船的话，至少这一条路阻碍最少，隐蔽性也最高。厄文站起身，右手提着撬杆，跟着滑溜溜的冰凹槽向西走去。

要不是听到不属于这世界的声音，他不可能找到她。

他现在已经离船数百码，在冰迷宫中迷了路。脚下蓝色的冰凹槽早就不见了，或者说，已经和许多类似的沟槽混在一起了，虽然满月与星星将一切照得像白天，却没看到有任何东西在动，雪地上也没有足迹。

接着就是那不属于这世界的哭号声。

不，他停在路上，全身发抖。他已经因为寒冷而颤抖了好一阵子，现在他发抖得更厉害了。他发现，这不是哭号声，不是人类能发出的哭号声。这是某个怪异得不得了的乐器……部分是风笛、部分是号角、部分是双簧管、部分是长笛、部分是人声，吹奏出没有旋律的乐音。音量大到他在几十码外就可以听见，不过他几乎可以确定甲板上的人听不见，尤其今夜的风出乎寻常是从东南方吹来的。所有的音仍然是由单一乐器发出的合成音。厄文从来没听过像这样的声音。

演奏似乎是突然间开始，节奏就像性的进行曲愈来愈快，然后全曲戛然而止，仿佛已达到生理高潮。一点也不像有人正照着乐谱演奏——是从一片冰塔荒原里传来的，冰塔旁边有座高大的冰脊，就在克罗兹坚持在“恐怖”号与“幽冥”号间维持通畅的那条两侧有火炬路碑的路北边不

到三十码远。今天晚上没有人在维修路碑，厄文独自与这片冰海相处。

他，以及制造乐音的人或东西，今夜与冰海为伴。

他小心翼翼地走在由巨大冰岩与高耸冰塔构成的蓝冰迷宫中，搞不清楚方向时就举头观望明月。这颗黄色的球很像突然出现在星空中、大小达到最大的行星，不像厄文这些年在陆上或海上短暂出任务时看见的月亮。月亮旁边的空气似乎随着寒气晃动，仿佛空气本身也在接近冻结边缘。上层空气的冰晶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双轮月晕包围着月亮，两个圆圈下方被冰脊及旁边的冰山挡住。在最外层的月晕上，有三个明亮发光的十字架，像极了银戒指上的钻石。

在这靠近北极之地，此等现象中尉之前就曾经在冬夜里看过几次。冰雪专家布兰吉解释说，这只不过是月光在冰晶中折射，就像光在钻石中折射。不过当那古怪乐器再次鸣响与呻吟，现在在冰后面不到几码处，节奏一直加速到近乎狂喜的地步，然后突然停止，这让置身在散发蓝光冰原上的厄文，多了几分宗教上的敬畏与惊奇。

厄文试着想象是沉默女士在吹奏目前还没人见过的爱斯基摩乐器，比方说用驯鹿角制作的类似巴伐利亚号角的乐器。不过他马上就把这想法斥为无稽之谈。首先，她和已死的同伴来时并没带乐器。其次，厄文有种奇怪的直觉，他认为吹奏这个不知名乐器的人并不是沉默女士。

现在只剩一道矮冰脊隔在厄文和传出音乐的冰塔间，厄文爬过最后这道冰脊，继续用四脚向前爬行，以免有深刻痕的靴子踩在硬冰或软雪上发出的碾碎声被人听见。

那鸣声似乎就在下一个发出蓝光的冰塔后面，这冰塔被风吹蚀得很像一面厚旗。鸣声又开始响起，很快就发展成厄文到目前为止听到最响亮、最骤急、最深沉、最狂野的声音。令他惊讶的是，他发现他正在勃

起。这乐器深沉、隆隆，簧片振动的声音是如此.....原始.....让他的生殖器被挑动起来，虽然身体还在发抖。

他从冰塔旁边窥视。

沉默女士就在一片平滑的蓝冰上，离他约二十英尺，冰塔与大块的冰环绕着这片区域，让厄文觉得自己好像突然置身在史前巨石群中。带着冰晶月晕并与星光交错的月光从上面洒射下来。连影子都是蓝色的。

她全身赤裸，跪在她的外衣毛皮上。背部四分之三侧面对着他，他看到她右胸的曲线，也看到明亮月光照亮她长又直的黑发，并在她背部结实的肉上洒上银白色亮光。厄文心跳得非常厉害，他很怕她会听到他的心跳声。

沉默女士并不是独自一人。就在这空地另一面，爱斯基摩女人所在处再过去一点，有个东西填塞在两块巨大的史前巨石阵一般的冰石间的阴暗处。

厄文知道它就是冰原上那只东西，白熊或白恶魔，就和他们在一起，几乎就浮现在这年轻女人的正上方。中尉的眼睛张得老大，还是很难看出它的形状：蓝白冰上的蓝白毛皮、壮实冰脊与雪脊下方的壮实肌肉、一双不能全然与那东西背后漆黑区分开的漆黑眼睛。

他看到异常长的熊颈上有个三角形头颅，正像蛇一样在跪着的女人上方六尺处及后方摇摆、晃动。厄文试着去估计头颅大小，作为将来猎杀行动的参考，但他无法判断带着两颗漆黑眼睛的三角形头的准确形状与大小，因为它不断做着奇怪的动作。

但这只东西此时正出现在女孩上方，它的头几乎就在她上面。

厄文知道他应该大叫，戴着手套的手拿着撬杆冲向前去。除了已经

收进刀鞘里的船刀外，他没带任何武器。他试着去救这女人，但是他的肌肉无法听从命令。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怀抱混杂着性兴奋的恐惧继续看下去。

沉默女士伸出她的手臂，手掌朝上，好像天主教的神父在诵读弥撒文，并期待着圣餐神迹。厄文有个在爱尔兰的表哥是天主教徒，有次去拜访他，跟他去参加了天主教的礼拜仪式。那种怪异神奇的仪式正在这里的蓝色月光下上演。没有舌头的沉默女士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但是她手臂张得很开，眼睛闭着，头向后仰——厄文又向前爬了一段，现在可以看见她的脸——她的嘴巴张得很开，仿佛一个祈愿者正等着领用圣餐。

那只生物的脖子向前、向下猛冲，和眼镜蛇的攻击一样快速，上下颚大开，似乎要在沉默女士下半部的脸上咬合，吃掉她半颗头。

厄文几乎要叫出声来。仪式在这一刻的沉重，以及促使他变得无能的恐惧，让他保持默不作声。

那只东西并没吃掉她。厄文发现，自己正注视着那怪兽蓝白色的头，那头至少比女人的头大三倍。它把巨大的上下颚合起来，并没有紧咬住，反倒是刚好与她张开的嘴以及向上抬高的颚接合。她的手臂还是向着夜晚伸开，几乎像是已经准备好要去拥抱那一大团正环抱着她的皮毛与肌肉。

这时，音乐开始了。

厄文看到两个头在晃动——那只生物的头及爱斯基摩人的头，但是半分钟后他才发现，那纵欲的低鸣及煽情的风笛音是……那女人发出的。

那只怪兽的体形看起来就和它身旁的巨大冰块一样大，它正在把气

吹到她嘴里，利用她的声带发出声音，仿佛她的喉咙是靠簧片发音的乐器。颤音、低音及低音共鸣愈来愈大声、愈快速、愈紧急。他看到沉默女士把头抬起来，将脖子弯向一侧，而在她上方那蛇颈、三角头、像熊的生物把头弯下来，脖子弯向另一侧，就像一对想要好好来场激情热吻的恋人，想尽可能把舌头深深伸入对方嘴里，同时也寻找最佳及吻得最深的接吻角度。

乐音的涌出愈来愈快。厄文很确定船上的人现在都听到这节奏了，船员们一定都在经历强烈且持续不断的勃起，就像他此刻正遭受的煎熬。接着突然间，没有任何警告，音乐随着这次狂野做爱的高潮突然来到戛然而止。

那东西的头向上、向后退了回去，那条白脖子摇动了一下，然后盘绕起来。

沉默女士的手臂下垂到她赤裸躯体的两侧，仿佛已经精疲力竭或过于激动，再也无法伸到空中。她的头向前无力地垂在被月光照成银白色的双乳上方。

现在它会把她吃掉，厄文想，他从层层麻木中清醒，不相信眼前所看到的一切。它现在要把她撕裂，然后吃了她。

它并没有。有那么一会儿，那团摇晃的白色东西快速地用四条腿跑开，穿过由冰柱构成的蓝色巨冰群，后来它回来了，把头弯到沉默女士面前，将某件东西丢在她前方的冰上。厄文听到某个有机组织撞到冰上的声音，那撞击声他很熟悉，不过一时之间想不起来。厄文无法理解他的所见所闻。

那只白色东西再次缓步走开，厄文可以感觉到它巨大的脚踩在坚硬海冰上的冲击力。一分钟内它回来了，把另一样东西放在爱斯基摩女孩

面前。接着第三次。

然后，它不见了.....重新与黑暗合为一体。年轻女人独自跪在冰空地上，只剩摆在她面前的一小堆暗色东西。

她保持这姿势一分钟。厄文又回想起他表哥那间远在爱尔兰的天主教教堂，以及在聚会结束后继续留在座位上祷告的老教友。接着她站了起来，很快地把她的光脚伸到毛皮靴里，穿上裤子及毛皮外套。

厄文中尉发现自己抖得相当厉害，他知道，至少部分原因是寒冷。如果他的身体还有足够暖度、脚还有足够力气让他活着回到船上，他就太幸运了。他完全不知道那女孩怎能光着身体活着。

沉默很快把那东西丢在她面前的物品拾起来，小心地用她穿着毛皮衣的手臂挽着，就像女人抱着一个或更多个还在吸奶的婴孩。她似乎打算回船上，直接穿过空地往冰塔巨石群走去，就在他左侧十度左右的方位。

突然间她停了下来，戴着连衣帽的头转向他。虽然他看不见她的黑眼睛，但他可以感觉到她的目光在他身上穿刺。四肢着地的他这才发现，在明亮的月光下，她可以一览无遗地看见他，因为三英尺之内没有足以遮蔽的冰塔。为了看得更清楚，他忘记要待在隐蔽处了。

两个人很长一段时问都没有移动。厄文无法呼吸。他在等她先动，也许是在冰上拍打一下，接着就等冰原上那只东西很快地从冰中出现。她的保护者，她的报仇者，她的毁灭者。

终于，连衣帽里的目光转开了，她继续向前走，从东南方一圈冰柱间消失。

厄文又多等了几分钟，身体还在发抖，就像得了疟疾，接着他挣扎

着站起来。他整个身体冻僵了，唯一的知觉来自现在开始消退的灼热勃起，以及他无法克制的颤抖。但是他并没有跟在那女孩后面，摇摇晃晃地走回船上，反倒是向前走到她刚刚在月光下跪的地方。

冰上有血迹。在明亮的蓝色月光下，那血渍是黑色的。厄文中尉跪下去，脱掉他的连指手套和内层手套，用手指蘸了一些散在冰上的血渍，然后尝了一口。是血，但他不觉得那是人类的血。

那东西带给她一些生的、温热的、刚刚猎杀的肉。某种肉。厄文觉得那血尝起来有铜的味道，和他或其他人的血的味道一样，但是他猜想，任何刚被宰杀的动物的血应该也带有相同的铜味。但那是什么动物，是从哪里来？富兰克林探险队的船员已经一年多没看见陆上动物了。

血在几分钟内就冻结了。那只东西是不久前才杀死送给沉默女士的礼物，甚至是厄文还在冰原迷宫蹒跚寻找她时下手的。

他向后退，离开月光下雪地上的黑血渍，看起来就像他刚刚目睹了一个无辜受害者被杀，供人在异教的石头祭坛上献祭，现在正心虚地要从现场退开。厄文集中注意力让自己能正常呼吸，喘气时，空气好像要撕裂他的肺。那双冻僵的脚及麻木的心脏催促他快回到船上。

他不会再从那条冰隧道与松开的木条进到锚缆间。他会在进入霰弹枪射击范围前就向右舷守卫大叫，然后像人一样走上冰坡道。在见到船长之前他不会回答任何问题。

他会告诉船长这件事吗？

厄文不知道。他甚至不知道冰原上那只东西会不会让他回到船上，它应该还在附近。他也不知道他还有没有足够的身体暖度与力气走这么长的路。

他只知道他不再是原先的他了。

厄文转身向东南方，重新进入那片冰之森林。

23 希吉

北纬七十度五分，西经九十八度二十三分

一八四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希吉决定了，那个高瘦的厄文中尉必须死，而且今天就是下手的好时机。

除了一个月前厄文选了个不好的时机下底舱之外，矮小的副船缝填塞匠对这位天真、年轻的公子哥儿并无不满。不过，那件事就足以让希吉对他的态度大转变。

勤务与守卫轮班表一直让希吉无法执行计划。有两次厄文担任甲板上的值班军官，他恰好轮值担任守卫，但是那两次马格纳·门森却刚好都没被安排在甲板工作。希吉可以计划好时间及方法，但是他需要马格纳来执行。并不是科尼利厄斯·希吉害怕杀人，早在还没有大到可以自己花钱上妓院之前，他就曾经割断别人的喉咙。不是害怕，真正的原因是，这次谋杀的手段与方法，只有探险队里那个白痴门徒与鸡奸伙伴马格纳·门森做得来。

现在，所有条件都齐备了。礼拜五早上的工作队——在外面像午夜一般黑暗时，说“早上”并没多大意义——有三十几个人在冰上修理与维护“恐怖”号与“幽冥”号之间的火炬路碑。理论上有九个带着毛瑟枪的陆战队员在保护工作队，事实上根本没什么效果，工作人员分布在长达一英里的路上，每个军官手下只有五个或更少的人。这条黑暗、沿途设有

路碑的路，东半边由“恐怖”号的三位军官负责——利铎中尉、哈吉森中尉和厄文中尉——希吉主动协助工作小组的编配，让自己及门森排入厄文中尉那一组，在最远的路碑工作。

大多数时间，陆战队员们都看不见人影。照理他们应该随时准备好，一有紧急状况就可以马上跑到现场。但其实他们一心只想尽量靠近火盆，它就摆在距船不到四分之一英里处那座最高的冰脊附近，他们想让身体可以靠铁制火盆发出的熊熊火焰保持温暖。约翰·贝茨及比尔·辛克烈今天早上也在厄文的小组里，不过这两个人是好朋友，而且很懒，经常刻意待在这年轻军官的视线外，这样子，他们要怎么偷懒都可以。

这和夜一样黑的白天，不似最近几天冷，也许只是零下四十五华氏度，而且几乎没有风，也没有月光或北极光。不过，星星在早晨的天空中抖动，释放出足够的亮光，让离开提灯或火把照射范围的人还看得见路走回来。冰原上那只东西还藏身在黑暗中，所以没人敢走得太远。然而要找到正确大小的冰片与冰块并将它们堆垒起来，以便修理及维护高达五英尺的路碑冰堆，船员们还是得在提灯光的范围里进进出出。

厄文正在检查两个路碑的维修进度，经常也顺便帮队员们出一点力。希吉只需要等贝茨及辛克烈拐过路的转弯处，消失在几块大冰石后面，而厄文中尉的警觉性也降低时，就可以动手。

副船缝填塞匠也许使用过一百件铁或钢制的船上工具——皇家海军的船舰可说是装了各式谋杀武器的宝库，有些工具的运用还相当巧妙——但是他宁愿马格纳直接趁那金发时髦的军官没防备的时候，把他拉到离路二十码左右的冰上打断他的脖子，等他真的死了之后，把这位公子哥儿的部分衣服脱掉，打断他的肋骨，朝他两颊红润、表情愉快的脸与牙齿踢几下，弄断他一只手臂和两条腿（或是一条腿及两只手臂），然后把尸体留在冰上让人发现。希吉已经选好杀戮的地点，在一个冰塔林立、冰上也没有任何积雪让门森留下靴印的地方。他警告过马格纳，

不能让自己身上沾到中尉的血，也不要留下任何他曾与厄文一起在那里的痕迹，最重要的是，不要花时间去掠取死者身上的东西。

冰原上那只东西几乎用过各种想象得到的方法来杀死船上人员，只要可怜的厄文中尉死状极惨，两艘船上不会有任何人多加怀疑。约翰·厄文中尉只会成为一具尸体，用帆布包裹起来，放在“恐怖”号死人房里。

马格纳·门森不是天生的杀手，他只是个天生的白痴，不过他曾经为他那位副船缝填塞匠主人杀过人。科尼利厄斯怀疑，马格纳连为什么中尉得被置于死地也不会问，那只是主人下的命令，他必须遵行。所以希吉有点讶异那个大块头竟然会趁厄文中尉离得较远、听不见他们对话时，把他拉到一旁，急促地低声问：“他的鬼魂不会来缠我吧！会吗，科尼利厄斯？”

希吉在他高大伙伴的背上轻拍几下：“当然不会，马格纳。我总不会叫你去做一件会让鬼魂来纠缠的事吧，我会吗，亲爱的？”

“不会，不会。”门森咕哝着，一面摇头表示赞同。他的乱发及胡须似乎要从羊毛保暖巾及威尔斯假发下面蹦出来。他粗大的眉毛皱了起来：“但是他的鬼魂为什么不会来缠我，科尼利厄斯？我跟他无冤无仇，却杀了他！”

希吉很快地想了一下。贝茨和辛克烈正朝更远处走去，在那里，从“幽冥”号来的工作队正沿着经常刮着风、长二十码左右的路段立起一道雪墙。先前不少人都因为周遭一片雪白而在那里迷路，两位船长认为，立起雪墙可以让信差们容易找到接下来的路碑。厄文这时就是到那边去确认贝茨和辛克烈的工作，接着他会回到紧临着空旷区的最后一个路碑，希吉和马格纳两人正单独在那里工作。

“为什么中尉的鬼魂不会来缠你？这就是原因，马格纳！”他再次低声跟佝偻着背的巨人说，“你在生气的时候杀了一个人，这会成为那个人的鬼魂回来找你报复的原因，因为它怨恨你对它做的事。但是现在，厄文先生的鬼魂知道你和他无冤无仇，马格纳，所以它没有理由要回来找你。”

门森点头，但似乎没有完全说服他。

“而且，”希吉说，“鬼魂现在也找不到他奶奶的回船上的路，它找得到吗？每个人都知道，当有人死在这里，离船又那么远，他的鬼魂会直接升天。它没办法在冰脊、冰山之类当中认出路来。鬼魂并不是这里最聪明的家伙啊，马格纳。相信我说的话，亲爱的。”

大个儿听了心情好转起来。希吉借由火把的光，看到厄文走了回来。风开始刮起，火把的火焰舞动得很厉害。如果有风的话，那就更完美了，希吉想。这样一来，即使马格纳或厄文发出声音，也不会有人听到。

“科尼利厄斯，”门森低声说，他看起来又开始担心了，“如果我死在这里，是不是表示我的鬼魂也没办法找到回船的路？我不希望待在这冰冷的地方，离你们那么远。”

副船缝填塞匠轻拍巨人像堵墙似的罩着油布外衣的背：“你不会死在这里，亲爱的。我以泥水匠及基督徒的身份郑重向你保证。现在不要再作声，做好准备。当我脱掉帽子并且搔头时，你就从厄文背后抓住他，然后把他拉到我指给你看的地方。记得，不要在你后面留下靴印，身上也不要沾上任何血。”

“我不会的，科尼利厄斯。”

“真是我的好爱人。”

中尉从黑暗中走近。他进入路碑附近冰上提灯发出的光圈里：“这个冰堆快维修好了吗，希吉先生？”

“是的，长官。把最后这几块放上去就完成了，中尉，就和梅菲尔的街灯柱一样坚固。”

厄文点了点头。他似乎觉得和这两个人单独在一起有些不自在，虽然希吉用他最友善的声音和颜悦色地在说话。副船缝填塞匠继续露出他缺了几齿的微笑，却在心里叫骂，去你妈的。你没有太多时间可以装腔作势了，你这金发、红苹果脸的杂种。五分钟后，你就会成为挂在底舱里的一块冻牛肉。糟的是最近那些老鼠非常饥饿，连一个他妈的中尉也会吃。不过我也没法子救你。

“很好。”厄文说，“你和门森完成工作后，麻烦去帮辛克烈先生与贝茨先生整理那道墙。我现在要回去请下士黑吉斯带着他的毛瑟枪到这里来。”

“是的，长官。”希吉说。他瞄到马格纳的眼睛。他们得在厄文循着那条隐约可见、有微弱火炬光与提灯光的路走回去之前就拦截下他。要是他把黑吉斯或另一个陆战队员带过来，只会坏了好事。

厄文朝东方走去，却在光圈边缘停下脚步，显然要等着看希吉把最后两块冰块妥善地放在重新搭好的路碑上。希吉弯下腰举起那块方形冰块，他朝马格纳点了点头。他的伙伴已经在中尉后面站好位置了。

突然，西边黑暗里传来一阵大叫。一个人在尖叫，更多人也跟着大叫起来。

马格纳一双大手正伸在中尉的脖子后方，这个大块头已经脱掉他的连指手套，以便将人抓得更牢。在提灯光中，他两只内衬手套的黑影就浮现在厄文苍白的脸后方。

更多叫喊声。一把毛瑟枪击发了。

“马格纳，不要！”科尼利厄斯·希吉大叫。但他的伙伴已经准备好要折断厄文的脖子了，即使现在起了一场混乱。

门森退回黑暗中。朝向西边叫喊声跑了三步的厄文，一时搞不清楚状况。三个人从“恐怖”号方向沿着冰路跑来，其中一个黑吉斯。这位圆滚滚的陆战队士官一面跑一面喘气，他把毛瑟枪拿在他鼓起的大肚子前方。

“跟我来！”厄文说，然后领着他们朝喊叫的方向跑去。中尉没带任何武器，但是他一把抓起提灯。他们六个人穿越海冰，从冰塔林立的区域跑出来，进到先前几个人裁切冰块、有星光照耀的空旷区域。希吉认出辛克烈和贝茨那两顶眼熟的威尔斯假发，也认出那三个先到达的“幽冥”号船员，其中有一个是“幽冥”号上跟他职务相同的副船缝填塞匠弗朗西斯·丹恩。他看到发射毛瑟枪的人是二兵比尔·皮金登。约翰爵士在六月被杀的时候，这个人也在猎熊隐匿棚里，在当时那阵混乱中，他还被另一个陆战队同胞开枪射伤肩膀。现在皮金登正在重新装填子弹，然后将长毛瑟枪瞄准倒塌雪墙背后的漆黑。

“发生了什么事？”厄文问这些船员。

贝茨把状况告诉他。他、辛克烈，还有“幽冥”号的丹恩、亚伯拉罕·席立与约瑟法·古雷特，在“幽冥”号大副罗伯特·欧莫·沙金的指挥下要把雪墙堆起来。但突然之间，就在提灯光及火炬光照亮的圆圈范围之外，大冰块中的一块好像突然活了过来。

“它用它的头把沙金先生举到十英尺高的空中。”贝茨的声音在颤抖。

“这就是上帝的真理。”副船缝填塞匠弗朗西斯·丹恩说，“一分钟前

他还站在我们中间，下一分钟他就飞到空中，我们唯一看得到的是他的靴底。然后就是那种怪声……压碎声……”丹恩的话停下来，但他还是继续沉重地呼吸，直到他苍白的脸几乎消失在一团冰晶的光晕中。

“我正要到火炬那里，然后我看到沙金先生就……消失了。”二兵皮金登说，他手颤抖着将毛瑟枪放下，“那只东西回到冰塔区的时候，我朝它开了一枪，我觉得我射中它了。”

“你很可能会误射到罗伯特·沙金。”科尼利厄斯·希吉说，“搞不好你开枪的时候他还活着。”

皮金登狠狠地瞪了“恐怖”号的副船缝填塞匠一眼。

“沙金先生当时已经死了。”丹恩说，完全没注意陆战队士兵与希吉在交换眼色，“他曾经尖叫一声，接着那东西像捏碎核桃那样压碎他的头颅。我看到了，也听到了。”

其他人也接着跑过来，包括克罗兹船长，还有菲茨詹姆斯船长，即使是穿着层层厚重御寒衣及大外套，菲茨詹姆斯看起来还是很虚弱。丹恩、贝茨和其他人都冲过去解释他们看到的事。

跑到混乱中去探查状况的下士黑吉斯和另外两个陆战队士兵，已经从黑暗中回来了。他们说没看到沙金先生的人影，只有一条尽是血迹与衣服碎片的路径延伸到杂乱的冰原里，朝那座最大的冰山走去。

“它希望我们跟着它走。”贝茨喃喃地说，“它会在那里等我们。”

克罗兹露出牙齿，表情介于狂笑及咆哮之间。“那我们就不要让它失望。”他说，“这是再去追那只东西的最佳时机。我们的人已经到外面了，也有足够多的提灯，陆战队还可以带更多毛瑟枪与霰弹枪过来。而且这里的路迹还是全新的。”

“实在是太新了。”中士黑吉斯喃喃地说。

克罗兹吼叫着发出命令。几个人回到两艘船上拿武器。另一些人则以原本带着武器的陆战队队员为基本班底，编成几个猎捕小队。他们 also 把原本摆在工地上的火炬与提灯拿来，分配给各个猎捕小队。也有人被派去把史坦利医生和麦克唐纳德医生找来，罗伯特·欧莫·沙金需要治疗的概率不大，但接着会有其他人受伤，这个概率就蛮大的。

希吉拿到毛瑟枪后，曾经考虑在黑暗中“误射”厄文的可行性。但是这位年轻军官似乎已经对门森与副船缝填塞匠有所提防。在克罗兹把希吉与门森分派到另一队之前，希吉就已经注意到，这位时髦大少用怀疑的眼光看了马格纳好几眼。他知道，不论厄文是在枪响与尖叫声第一次传出之前就看到马格纳在他背后高举着双手，还是这军官只是觉得事有蹊跷，下次要想再埋伏起来杀害他已经不容易了。

但他们还是会继续计划杀他。希吉害怕约翰·厄文的疑心最终会让他去向船长报告他在底舱看到的事，副船缝填塞匠无法接受。令他无法忍受的并不是鸡奸者必须接受的惩罚——现在已经很少有船员因为这种事而被吊死，或者在舰队中的每艘船上被鞭打，而是那种耻辱。副船缝填塞匠科尼利厄斯·希吉怎么可以只是一个白痴的肛交对象？

他会等到厄文再次放松警惕，必要的话亲自动手。即使船上的船医们发现厄文是被谋杀的也没关系。在这次探险中，事情已经发展到超出大家的掌控了。厄文只会是另一具等雪融后再来处理的尸体。

最后，沙金先生的身体没被找到。那条带有血迹及衣服碎片的小路，在还没到冰山时就消失了。出去找他的人没半个死掉，有几个人因为寒冷而失去了脚趾，每个人都在发抖而且冻伤。晚餐时间被拖延了一小时之后，他们停止了猎捕行动。那天下午希吉没再看到厄文中尉。

他们再次艰苦地走回“恐怖”号，马格纳·门森在路上的表现让希吉吓了一跳。风已经开始在他们背后呼啸，陆战队士兵们拿着步枪与毛瑟枪，无精打采地走着。

希吉发现走在他身旁的白痴巨人在哭泣。眼泪很快地冻结在他留胡子的脸颊上。

“怎么了，你？”希吉问。

“很可悲，就这样而已，科尼利厄斯。”

“什么事可悲？”

“可怜的沙金先生。”

希吉瞪了他的伙伴一眼：“我不知道你对那些军官还有感情，马格纳。”

“我才没有，科尼利厄斯。即使他们被诅咒，全都死光光，我也一点都不在乎。但是沙金先生却是死在外面的冰原上。”

“所以呢？”

“他的鬼魂会找不到回船上的路。而且克罗兹传话说，在完成搜寻任务后，我们今天晚上都可以多喝一份朗姆酒。让我伤心的是他的鬼魂不能和我们一起喝酒，只是这样而已。沙金一直爱喝朗姆酒，科尼利厄斯。”

24 克罗兹

北纬七十度五分，西经九十八度二十三分

一八四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皇家海军“恐怖”号的圣诞前夕及圣诞节，低调到几乎感觉不到节庆气氛，但是新年前一夜的第二次威尼斯嘉年华很快就可以弥补缺憾。

圣诞节前几天，一连四天猛烈的暴风雪将船员们困在船上，风雪大到守卫值班时间缩短到一小时。圣诞节前夕及神圣的圣诞节日当天，船员们只能在昏暗的主舱中活动。狄葛先生预备了特别的晚餐，煞费苦心地用五六种烹调方式来煮不是罐头的腌猪肉，并且搭配从盐水桶拿出来、用水去盐后再用砂锅烹煮的兔肉。此外，厨师依照补给士坎利、罗德斯及大卫·麦克唐纳德的建议，并在培第医生与亚历山大·麦克唐纳德船医的严格监督下，也从保存较好的葛德纳罐头中选了一些当晚餐，包括乌龟汤、法拉门达牛肉、松露雉鸡及小牛舌。至于两天晚上的点心，狄葛先生的厨房助手们把剩下的奶酪切块，刮掉最糟的发霉部分，而克罗兹船长也贡献了储放在烈酒房最后五瓶为特殊场合保留的白兰地。

船上的气氛相当低迷。在船尾冰冷会议室里的军官，以及在船首稍微温暖些的起居区里的船员，都试着唱歌来热闹一下。虽然是圣诞节，底舱的煤斗里已经没有足够的煤提供额外暖气了。歌唱了几回，歌声就停了。灯油要省着用，所以主舱的气氛就和由几根火舌闪动的蜡烛照亮的威尔斯矿坑一样。木材及横梁上结了一层冰，船员们的毯子与羊毛衣都是湿的。老鼠四处乱窜。

白兰地让气氛活跃了些，但还不足以驱走实际的昏暗与情绪上的昏暗。克罗兹来到船首区和船员们聊天，有些人还送他圣诞礼物：一小包私藏的烟草、一只奔跑的白熊雕像，那夸张的卡通熊脸上带着害怕的表情（送这礼物的人纯粹是闹着玩的，而且他很可能有点提心吊胆，怕这让人望之生畏的船长会以迷信神物的罪名处罚他）、一件修补过的红色毛质衬衣，原主人应该是某人刚过世的朋友、陆战队下士罗伯特·哈普魁送的一整组精雕细琢的西洋棋组，他是探险队中最安静、最不爱出风头的人。在六月那东西攻击约翰爵士隐匿棚的事件中，他因为八根肋骨断裂、一根锁骨骨折、一只手臂脱臼而被升成下士。克罗兹向每个人道谢后，回到军官用餐房。那里的气氛比先前活跃，这要归功于第一中尉利铎出人意料地捐出他藏了快三年的两瓶威士忌。

十二月二十六日早上，风雪停了。雪积得比船首高出十二英尺，也比右舷前段的护栏高六尺。船员们将船从雪里挖出，也把两艘船之间设有冰路碑的路挖出来，接着开始忙着筹备号称“第二次大威尼斯嘉年华”的活动。克罗兹猜测，第一次嘉年华就是一八二四年他还是准少尉时，在裴瑞失败的极地之旅中参加过的盛会。

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像半夜一样黑的早晨，克罗兹和第一中尉爱德华·利铎把监督铲雪队与路面维护队的事交给哈吉森、霍恩比与厄文负责后，便穿过积雪走过一段漫长的路到“幽冥”号去。克罗兹有点讶异，菲茨詹姆斯一直消瘦下去，他的背心及长裤突然大了好几号，虽然侍从已经帮他改小了好几次。更令他吃惊的是，在他们的对谈中，“幽冥”号的指挥官大多时间都没在专心听他说话。菲茨詹姆斯似乎一直心不在焉，好像表面上在跟人讲话，实际上在聆听隔壁房间播放的音乐。

“你的船员们正在外面的冰上替船帆染色。”克罗兹说，“我看到他们准备了好几大缸绿色、蓝色甚至黑色的染料，为了完美的备用船帆。你没有任何意见吗，詹姆斯？”

菲茨詹姆斯冷淡地笑了一下：“你真的觉得我们还会用到那些帆布吗，弗朗西斯？”

“我希望基督让我们有再使用它们的机会。”克罗兹有点焦躁地说。

另外那位船长却还是保持着几乎要令克罗兹发疯的淡淡微笑。

“你应该看看我们的底舱，弗朗西斯。在圣诞节前那礼拜我们刚做了一次检查，在那之后，它还是持续出状况，甚至毁损得更严重。在没冻结的海里，‘幽冥’号撑不到一小时就会沉没。它的舵已经坏了，而且这支舵是我们的备用舵了。”

“舵可以重新打造。”克罗兹说，克制住想咬牙切齿、握起拳头的冲动，“木匠可以把弹开的木条固定住。我正在想一个计划。我打算在两艘船四周挖个冰坑，在春天雪融之前，在冰里弄出大约八英尺深的旱地修船区，我们就可以维修船身外部。”

“春天雪融。”菲茨詹姆斯重复他的话，微笑几乎带着优越感。

克罗兹决定改变话题：“船员们大费周章在预备威尼斯嘉年华，你不会担心吗？”

菲茨詹姆斯耸耸肩，不在乎他的绅士形象：“我为什么要担心？我不知道你们船上的情况，弗朗西斯，但是‘幽冥’号上的圣诞节可说是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中。船员们需要活动来提振士气。”

克罗兹对“圣诞节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这点没什么可辩驳。“但是，在完全黑暗的日子里，在冰上办一个嘉年华化装舞会？”他说，“还有多少人会被外面冰原上那只东西抓走？”

“继续躲在我们的船里，会失去多少人？”菲茨詹姆斯问，依然维持

他浅浅的笑及心不在焉的态度，“而且一八二四年侯普纳与裴瑞办的第一次威尼斯嘉年华也没出问题，你自己也参加过。”

克罗兹摇头。“当时我们才被冻在冰里两个月，”他轻声说，“而且裴瑞与侯普纳都相当重视纪律。即使大伙儿举动轻佻，两位船长本身又都热衷戏剧，爱德华·裴瑞却还是常说‘办化装舞会但不放肆’‘享受嘉年华却不玩过火！’不过在这次探险任务里，我们的纪律并没维持得太好，詹姆斯。”

菲茨詹姆斯终于回神了。“克罗兹船长，”他僵硬地说，“你是在责怪我让‘幽冥’号上的纪律松散吗？”

“不，不，不。”克罗兹说，不太确定自己是不是有责怪这个年轻人的意思，“我只是说，这是我们在冰上的第三年，不像裴瑞与侯普纳那时只是第三个月。随着疾病发生与士气消沉，船上纪律松散是难免的。”

“这不更是我们容许船员办娱乐活动的好理由吗？”菲茨詹姆斯问，声音依然冰冷，原本苍白的脸颊因为长官的隐约批评而有了血色。

克罗兹叹了口气。他知道，现在要取消这场可恶的化装舞会太迟了。已经有些船员不服管束了，而“幽冥”号上最热衷筹备嘉年华的人，恰好就是最有可能煽动叛变的人。克罗兹知道，船长所能使的伎俩就是不要让那个时刻到来。说实在的，他真的不知道这次嘉年华是会加速还是延缓叛变发生。

“好吧。”最后他说，“但船员们还是得知道，他们不可以浪费一块煤炭、一滴灯油，或少许焦木醚或酒精炉的乙醚燃料。”

“他们答应只用火炬。”菲茨詹姆斯说。

“而且那天也不会给他们额外的酒或食物。”克罗兹补上一句，“我们今天才开始实施严格缩减的食物配额。我们不会在第五天，就为了一个你我都不完全赞同的化妆嘉年华而改变配额。”

菲茨詹姆斯点了点头：“这个礼拜，维思康提中尉、费尔宏中尉和几个擅长使用步枪的人会出去打猎，希望能在嘉年华前带回一些猎物，船员们都明白，如果他们空手回来，当天就只会有平常配额的食物可吃，而且是根据新的缩减标准。”

“就和过去三个月他们每次去打猎回来的情况一样。”克罗兹喃喃地说，口气比较友善，“好吧，詹姆斯。我要回去了。”他停在菲茨詹姆斯的小舱房门口，“顺便问一下，他们为什么要把帆布染成绿色、黑色及别的颜色？”

菲茨詹姆斯有些心神不定地笑着：“我也不知道，弗朗西斯。”

一八四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礼拜五早晨，黎明时相当寒冷但平静。当然，其实没有真正的黎明。“恐怖”号的晨班守卫记录零下七十三华氏度的温度。当时的值班军官是厄文先生，没有测量到风。夜里飘来一些云，将整个地平线的天空遮住。天非常黑。

大多数船员看起来都很想在吃过早餐后就赶去参加嘉年华。根据新配额，早餐只有一块涂了果酱的饼干和半勺苏格兰大麦粥加一点糖，吃起来不需要花太多时间。但是船上的例行勤务还是要完成，而且克罗兹船长的意思是，船员们要做完当天的工作并且吃过晚餐，才可以自由地参加盛会。不过，他同意当天没有特别任务的人——磨主舱地板、轮值例行守卫、除索具上的冰、铲甲板上的雪、修船身、修路碑、参加教育训练的人，可以先去做化妆舞会最后阶段的预备工作。于是有十来个人在吃完早餐后朝黑暗的冰原走去，两个带着毛瑟枪的陆战队士兵和他们同行。

到了中午，要发放稀释得更淡的朗姆酒给每个人时，还留在船上的人已经掩不住心中的兴奋。克罗兹又让六个完成任务的人先离开，并且派哈吉森中尉和他们一起去。

那天下午，克罗兹摸黑在船尾的甲板上巡行。他可以看到火炬发出的明亮光芒，就在两艘船间的那座冰山再前面一点。这时还是没有任何风与星光。

晚餐时刻，船上剩下的船员们就和圣诞夜里期待礼物的儿童一样坐立难安。他们以破纪录的快速度吃完晚餐，不过这只能算是在食物配额缩减下的纪录，因为这礼拜五不是烘焙的“面粉日”，所以吃的是只比“可怜的约翰”多一点点的伙食、一些葛德纳的蔬菜罐头，以及一点伯顿啤酒。克罗兹不忍心把船员们留在船上等军官们悠闲地吃完晚餐。其实，还留在船上的军官、士官也和船员们一样，急着想去参加嘉年华。甚至连很少会对底舱机器之外东西感兴趣、瘦到活像一具行走骷髅的工程师詹姆斯·汤普森也上到主舱来，并且穿好衣服等待出发。

到了傍晚七点，船长已经把他所能穿上的每一层衣服都穿上，最后检查留守在船上的八个人的装备。留守的人由大副霍恩比指挥，不过在午夜之前，年轻的厄文会带着三个船员回来与他交接，让霍恩比与他手下的守卫也能参加盛会。然后他们顺着冰坡道下到冻结的海上，在零下八十华氏度的冷空气中很有活力地朝“幽冥”号走去。三十余人很快在黑暗中排成一长列，鱼贯前行。克罗兹发现他和厄文中尉、冰雪专家布兰吉，以及几个士官走在一起。

布兰吉走得很慢，右手腋窝下面拄着一根装着厚护垫的拐杖，因为他失去了右脚跟，还不习惯使用由木头与皮革制成的脚跟义肢。不过他的心情似乎很好。

“晚安，船长。”冰雪专家说，“别让我拖慢您的脚步，长官。我的

同伴胖子威尔森、坎利及比利·吉伯森会陪我到那里。”

“看来你走得和我们一样快，布兰吉先生。”克罗兹说。他们经过五个路碑装设的火炬时，他注意到还是没有一丝风，火舌垂直地向上伸。

这条路他们已经走过很多遍，冰脊之间的冰雪已经被铲走或砍掉，以方便行走。还在他们前方半英里远的大冰山，似乎因为另一侧有火炬燃烧而显得明亮，就像一座幻象中的高塔在夜里散发光芒。克罗兹想起他还是小孩子时，曾经去过爱尔兰乡下的市集。今晚的空气虽然比爱尔兰的夏夜冷得多，他却充满类似的兴奋与激动。他回头朝后方看，要确定二兵黑蒙、达利和中士妥兹确实照着他的吩咐没戴连指手套把枪端在手上，将后面的人带上来。

“实在很奇怪，船员竟然对这次嘉年华这么热衷，不是吗，船长？”布兰吉先生问。

克罗兹听了只能喃喃抱怨。今天下午，他已经把最后一份（由他自己定配额）的威士忌喝完了。他对接下来的白天与晚上充满恐惧。

布兰吉和同伴走得非常快，拄拐杖或没拄拐杖都一样，所以克罗兹让他们先走。他碰了瘦长的厄文的手臂一下，于是这位原本和利铎中尉、培第船医、麦克唐纳德船医、木匠哈尼及其他人一起走的中尉，放慢脚步退了回来。

“厄文，”当前面军官已经听不见他们的谈话，而后面几个陆战队士兵距离他们还远，也听不见他们的声音时，他问，“有任何关于沉默女士的消息吗？”

“没有，船长。不到一小时前，我才亲自到船首锚缆间去检查，她已经从她的小后门出去了。”

十二月稍早，厄文向船长报告这位爱斯基摩客人不照规定外出闲逛时，船长直觉反应是该把那狭窄的冰隧道填起来，密封并加固船首，把这个荡妇驱逐到冰原上，不让她再回来。

但是他没有。克罗兹反而命令厄文中尉指派三个船员把握机会看好沉默女士，如果有可能的话，他可以再次跟踪她到外面的冰上。虽然厄文花了好几个小时躲在船首再前面一点的乱冰堆中等她，但是到目前为止，都没看见她再从后门溜出去。这一切像是爱斯基摩女人在与冰原上那只生物神秘相会时看到了厄文中尉，仿佛她是故意让他看到、听到她在那里，而且去一次就够了。这些日子以来，她似乎是靠着船上的配额食物过活，而船首锚缆间只是她睡觉的地方。

克罗兹不马上把这原住民女人赶下船的原因很简单：船员们已经进入活活饿死的缓慢过程，而且他们没有足够的存粮可以撑过春天，更别说要度过明年了。如果沉默女士能够在冬天里从冰上得到新鲜食物，或许是设陷阱捕捉海豹，甚至海象——克罗兹知道，他的船员如果要活下来，必须学会这些技巧。在这一百多个还存活的船员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的猎人或冰海上的渔夫。

厄文中尉曾经尴尬且相当自责地向船长报告，他看到很像冰原上那只动物的东西，与那女人一起制造出音乐，还拿食物献给她，但克罗兹不把他的话当一回事。船长怎样也不相信沉默会去训练一只大白熊——如果那东西是熊的话——帮她猎捕鱼或海豹或海象，并把猎物带给她，就好像训练有素的英格兰猎禽犬把野雉抓到主人面前。至于那音乐……嗯，那太夸张了吧！

但她今天又选择失踪了。

“好吧，”克罗兹说，他的肺因为冷空气而疼痛，虽然他有厚厚的羊毛保暖巾来过滤空气，“等到八钟响你带几个守卫回去换班时，再到她

的小房间去检查一次，如果她还不在那里……奉全能的基督的名，要怎么办啊？”

他们已经穿过最后一排冰脊，到达离“幽冥”号四分之一英里处空旷的冰海上。摆在克罗兹眼前的景象，让他藏在羊毛围巾与拉得很高的外衣领子里的下巴，整个垮了下来。

船长一直以为，船员们会在“幽冥”号正下方平坦的冰海上举行第二次大威尼斯嘉年华，就像一八二四年侯普纳与裴瑞在冰封的“黑克拉”号与“怒气”号之间那片平坦的冰原上办化装舞会一样。但此时，歇靠在肮脏冰雪基座上的“幽冥”号船首朝上，阴暗，看起来就像废墟，所有的光、火炬、动作及骚动，全来自离船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地方，在最大的冰山下面。

“天啊。”厄文中尉发出惊叹。

“幽冥”号看起来就像一艘阴暗的废船，但是在光秃的海冰、林立的冰塔，以及高耸发光冰山下方的空旷上，已经搭起一大片由各式索具构成的全新布景，真像一整座由彩色帆布与熊熊火炬构成的城市。克罗兹只能瞠目结舌地站着。

装配索具的船员已经忙很久了。他们当中有些人爬到冰山上面，把巨大的冰地螺丝深深钻入离地约六十英尺的冰山地表，把螺栓环与滑车座钉进去，再装上从仓库拿出的一大堆索具、活动缆索及滑车，零件数量足以装配一艘船帆全张的三桅武装战舰。

只见由一百多条结了冰的缆索编成的蛛网状结构，从冰山上朝“幽冥”号方向往下延伸。这个“城市”里帐篷的隔间帆布幕，就是靠缆索支撑，它们被染成各种颜色，在火炬照耀下相当明亮。这些帆布幕用桩固定在冰海、冰塔或冰座上，有些主帆布幕甚至超过三十英尺，并且利用

一些粗索沿着对角线一直拉到冰山上，让屏幕在直立的桁柱上绷紧。

克罗兹又走近一点，还眨着眼，虽然睫毛上的冰几乎要将他的眼皮冻在一起，他还是继续在眨眼。

冰上仿佛搭建了一个接一个的巨大帐篷，只是都没有屋顶。这些内外都有火炬照亮的垂直屏幕像蛇一样蜿蜒着，从空旷的海冰进到林立的冰塔中，然后继续通到冰山的垂直冰壁上。这些巨大的房间，或者五颜六色的隔间，几乎都是一夜之间搭建在冰上。每间篷室都与前一间篷室呈偏移角度，所以每隔二十码左右，索具、木柱及帆布就会有急转弯。

第一间篷室开口朝东，面对着冰，这里的帆布被染成明亮鲜艳的蓝色。克罗兹船长已经好久没看到这种天空蓝，这让他的喉结在缩紧的喉咙上往上提了一下。在帆布篷室垂直屏幕外面的火炬与火盆，让蓝色的屏幕闪闪发光。

布兰吉和他的同伴们目不转睛地看着眼前的奇景。克罗兹从他们身边走过，听到冰雪专家说：“基督耶稣。”

克罗兹走得更靠近一点，走进由几面发亮蓝色屏幕围起来的篷室。

几个装扮怪异、穿着耀眼的人物，在他身旁神气活现地走着或突然跑过。例如，身后拖着一条条似彗星尾巴的彩色布条的拾荒者；身材高大、穿着黑燕尾服、戴着黑礼帽、跳着吉格舞的扫烟囱工人；有长长的金色喙喙、跳着踢踏舞的几只外国鸟；头戴红头巾、脚穿尖头波斯便鞋、在灰暗冰面悄悄行进的阿拉伯酋长；戴着蓝色死人面具、追逐着一只昂首前进的独角兽的海盗们；戴上从某个希腊合唱团借来的白面具、庄严排成一行挺进的拿破仑军队的几名将军。某个装扮得一脸绿的——是树林精灵吗？——在不甚滑溜的冰上冲向克罗兹，用假声啾啾地

说：“装戏服的皮箱就在您左边，船长。您可以随意挑来搭配。”接着这幽灵就混进穿着怪异、不断移动的人群里不见了。

克罗兹继续走入由彩色篷室构成的迷宫。

在蓝色篷室之后急转向右，是一个长方形的紫色房间。克罗兹发现房间并不是空的。布置嘉年华的船员们在每个隔间里都摆了不少地毯、挂毡、桌子或木桶，房内的摆设物或配件都染成或漆成和发亮屏幕相同的颜色。

紫色篷室再过去，再次转向左边，是一个长方形的绿色篷室。转弯的角度相当古怪，使克罗兹得靠头上的星星——如果看得见任何星星的话——才能确定自己的方位。在这长形房间里，有一批喧闹得最厉害的狂欢者：更多怪模怪样的鸟、一个有长长马脸的王子，以及几只由几截古怪东西合体的动物，看起来像是巨无霸的昆虫。

弗朗西斯·克罗兹不记得在“怒气”号与“黑克拉”号上裴瑞的皮箱里看过这些道具服装，但是菲茨詹姆斯坚称，富兰克林带上船的，正是这些差不多该报废的老旧服饰。

第四个篷室里面的布置及灯光是橙色。火炬的光穿过灯色的薄帆布，看似浓到可以尝出味道来。还有更多被漆或染成橙色、用来当挂毡的帆布平铺在海冰上，而篷室中央铺了橙色桌巾的桌子上，有个盛了水果酒的大盆子。至少有三十个穿着怪异的人聚集在酒盆边，有些人还把戴了鸟嘴或尖牙的脸伸到盆子里畅饮。

克罗兹吃惊地发觉，这座隔了间的迷宫的第五区传来响亮的乐声。顺着另一次右转，他来到白色篷室。用布盖住的海员箱以及军官的餐椅，已经沿着白色帆布屏幕摆设妥当；在篷室远端，有个装扮怪异的人正用手摇着“恐怖”号上几乎被人遗忘的音乐播放机，旋转的金属盘流泻

出时下音乐厅流行的乐曲。在冰上，这乐声似乎比平常还大。

一些狂欢者从第六间篷室走出来，克罗兹从一个演奏音乐的人身旁走过，转了一个大角度进到紫蓝色的房间。

船长的船员们以羡慕的目光看着随悬挂在空中的绳索上升起来的索具，索具悬挂在半空中的一根帆桁上。从其他六个篷室来的索具网都攒聚在这里，而几条主缆索就从中央帆桁连接到高高钉在冰山壁的锚上。设计并搭建七篷室迷宫的索具装配者，显然把多月来受困在冰中动弹不得而无法施展技艺的郁闷，一并吐了出来。但是紫蓝色房间只有少数几个穿上道具服装的船员在里面逗留。这里唯一的家具是摆在房间中央的几堆空板条箱，上面全披盖着紫蓝色的布。房间里的几个海盗、拾荒者及几只鸟停下脚步，用他们从白房间带来的水晶酒杯喝饮料，他们朝四面看了一下，然后很快又回到外面几间篷室。

最后一个房间在紫蓝色房间后面，里面似乎没有光线。

克罗兹从紫蓝色篷室沿着急遽的转角向右走，然后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完全黑暗的篷室里。

不，他发现并不尽然。在这染成黑色的帆布屏幕外面，有火炬在燃烧，就像其他房间一样，效果只是让黑暗空气中渗着几丝让人压抑的微光。克罗兹必须停下来让眼睛习惯这里的黑暗。等到他看见东西时，他吓得倒退了两步。

他脚下的冰不见了，好像行走在北极海黑暗的水面上。

不过几秒后，船长就知道这里在玩什么把戏了。船员们从锅炉下面及煤炭袋的架子上拿了一些煤炭渣，撒在海冰上。在春末或冰雪仍然顽抗的夏天，水手们想要快速融化海冰的话，就用这种古老技巧，但是在不见天日的日子里，温度都快降到零下一百华氏度了，一点也没有冰融

的迹象。撒了煤渣和炭末，只不过让脚下的冰在最后这间幽暗、恐怖的黑色房间中变得看不见。

等到克罗兹的眼睛适应这间篷室的光线后，才发现这个长方形的黑色房间里只有一样家具，看出那是什么时，他气得咬牙切齿。

约翰·富兰克林船长的巨大黑檀木老爷钟，竟放在黑色房间的远端，背靠着突起的冰山，这座冰山成为黑色房间远端的墙及七篷室迷宫的终点。克罗兹听到这东西低沉的嘀嗒声。

在这座嘀嗒作响的钟上方，冰里突出一个白色、毛茸茸的头及象牙黄的牙齿，那怪兽就像是要奋力挣脱冰山的束缚。

不是，他再仔细看了一遍，那不是怪兽，而是一只大白熊的头与颈安装在冰壁上。动物的嘴巴大张，两颗黑色眼珠隐约反射出穿过黑色帆布屏幕进到室内的火光。熊的毛皮及牙齿是这黑色篷室中最明亮的东西，在熊头下方，黑檀木老爷钟像心跳一样嘀嗒走着。

克罗兹怒不可遏，从黑色篷室走出来，停在白色篷室，大声吼着要叫一个军官过来，哪个军官都行。

一只森林之神撒泰急忙向前跑来，他戴着长形的纸浆模面具，红色腰带上方有个象征阳具的圆锥，皮靴下面还装着黑色的金属马蹄。“是，长官？”

“脱掉你他妈的面具！”

“是，是，船长。”撒泰说。他把面具往上推开，露出“恐怖”号的主桅台班长托马斯·法尔的脸。他身旁一个大胸脯的中国女人拉下面具，露出厨师约翰·狄葛圆滚滚的肥脸。狄葛旁边的巨鼠也把口鼻罩向下推开，露出“幽冥”号詹姆斯·华特·费尔宏中尉的脸。

“这该死的一切是什么意思？”克罗兹咆哮着。

各式各样奇幻动物听到克罗兹的声音后，都朝白色篷室的屏幕走来。

“您是指哪一样，船长？”费尔宏中尉问。

“这个！”克罗兹吼着，举起两只手指着白色屏幕，他们头上的索具、火炬……以及每件东西。

“没什么特别意思，船长。”法尔回答，“这只不过是……嘉年华。”在这一刻前，克罗兹一直认为法尔是可靠且明智的船员，也是个很不错的主桅台班长。

“法尔先生，你也帮忙搭设索具了吗？”他语气尖锐地问。

“是的，长官。”

“还有，费尔宏中尉，你知道陈设在最后那间房间里那个夸张的……动物的头吗？”

“是的，船长。”费尔宏说。面对探险队指挥官的怒气，中尉长形、饱经风霜折磨的脸没有一丝畏惧。“那是在昨天傍晚自己射杀的。其实有两只熊，一只母熊和已经快要成年的小熊。我们会在将近午夜时把肉烤来吃，算是吃一顿大餐，长官。”

克罗兹看着这些人。他可以感觉自己的心脏在胸膛里怦怦跳，也感觉到一股在陆地时经常会让产生暴力行为的怒气。他今天喝的威士忌的效力，以及今后不再有威士忌可喝的事实，更是在他的怒火上加油。他已经快要发作了。

他在这里必须特别小心。

“狄葛先生，”他向大胸脯的中国女人说，“你应该知道这些白熊的肝让我们吃了不少苦头。”

狄葛的双下巴和他塞了枕头的胸部一样上下剧烈地晃动着。“哦，是的，船长。北极熊的肝里有毒素，无法光靠加热就除掉。今天晚上我预备的大餐里不会有肝也不会有轻食，船长，这我可以跟您保证。只有新鲜的肉，几百磅的新鲜肉，火烤到嘶嘶叫，或者炸到香酥，长官。”

费尔宏中尉说：“船员认为我们在冰上撞见这两只熊并把它们杀死，是个很好的兆头，船长。每个人都期待午夜的大餐。”

“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熊的事？”克罗兹要求。

这名军官、主桅台班长及厨师彼此对望。一旁的鸟、野兽和精灵也面面相觑。

“母熊和小熊是昨天晚上很晚才射杀到的，船长。”费尔宏最后说，“我想，今天在两艘船之间来往的，全都是要到嘉年华现场来做最后准备的‘恐怖’号船员，不会有‘幽冥’号的信差朝相反方向走，所以就没有事先通知您。为这件事，我向您道歉，长官。”

克罗兹知道这件事其实是菲茨詹姆斯的疏失，他也知道周围的人都很清楚。

“很好。”他最后说，“继续吧。”不过，就在这些人重新要戴上面具时，他补上一句，“如果约翰爵士的钟有任何损伤，就看上帝是否救得了你们！”

“是，船长。”四周所有戴面具的人物齐声回答。

克罗兹的目光担忧地穿过紫蓝色房间，朝恐怖黑色篷室看了最后

一眼。在弗朗西斯·克罗兹经常为忧郁所苦的五十一年岁月里，几乎没有任何事物像这黑色房间让他感到如此抑郁。他从白色篷室走到橙色篷室，接着走到绿色篷室，再从绿色篷室走到紫色篷室，再走到蓝色篷室，然后从变得宽敞的蓝色篷室走到外面黑暗的冰上。

走出由染色帆布搭成的迷宫后，克罗兹才觉得他能再次正常呼吸。

这个怒目圆瞪的船长朝“幽冥”号及黑暗中走去时，穿着道具服的人形全都快闪让路给他。船的冰坡道顶端有个穿着厚重斗篷的人。

菲茨詹姆斯船长一个人站在坡道顶端的护栏旁边。他正在抽烟斗：“晚安，克罗兹船长。”

“晚安，菲茨詹姆斯船长。你有没有进到那个.....那个.....”克罗兹一时说不出话来，他用手指着身后那个喧闹、被火炬照亮、搭设了彩色屏幕及华丽索具的城市。那里的火炬及火盆燃烧得十分明亮。

“没错，我进去过。”菲茨詹姆斯说，“我得承认这些船员真的很有想象力。”

克罗兹对此没有异议。

“现在的问题是，”菲茨詹姆斯说，“他们花这么多时间、劳力与创意，是有助于我们这次的探险任务.....还是有助于那个恶魔。”

克罗兹试着要在这个年轻军官蒙着头巾的帽檐下看到他的眼睛。他完全不知道菲茨詹姆斯是不是在开玩笑。

“我警告他们，”克罗兹咆哮着说，“他们连一品脱的油、一小堆的煤炭都别想浪费在这个可恶的嘉年华上。你看看那些火！”

“他们跟我保证，”菲茨詹姆斯说，“只会使用过去这几个礼拜

来，‘幽冥’号完全不开暖气所省下来的油与煤炭！”

“那个.....迷宫，是谁的点子？”克罗兹问，“那些彩色篷室？那个黑色房间？”

菲茨詹姆斯吐了一口烟，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咯咯地笑了一下：“全都是年轻的理查·艾尔摩的点子。”

“艾尔摩？”克罗兹跟着念一次。他记得这个名字，但对这个人却几乎没有印象。“你的弹药士？”

“就是这个人。”

克罗兹回想起一个矮小、安静的人。他有一双凹陷、善于沉思的眼睛，说话时略带卖弄学问的语气，嘴边有一小撮黑色的胡须。“他从哪里弄来这些鬼点子的？”

“艾尔摩在加入皇家探索队之前，曾经在美国住过许多年。一八四四年才回到英国。”菲茨詹姆斯说。咬在他上下排牙齿间的烟斗杆轻轻地发出喀喀声，“他说他五年前，也就是一八四二年，曾经读过一个荒谬的故事，里面描述了一个和今天一样的化装舞会和这些彩色的房间。当时他是和他的一个表兄弟住在波士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篇文章是刊在一本叫《格雷厄姆杂志》的小书里。艾尔摩不记得故事情节是什么，但他记得故事场景是个名为普洛斯派罗王子的人举办的化装舞会.....而且他说他很清楚记得那些房间的顺序，最后故事结束在那个恐怖黑色房间。船员们爱死了他的想法。”

克罗兹只能摇摇头。

“弗朗西斯，”菲茨詹姆斯继续说，“在约翰爵士担任船长两年又一个月的时间里，这艘船完全禁酒。虽然如此，我还是偷偷带了三瓶我老

爸给我的上等威士忌到船上来。我现在还剩下一瓶。今天晚上，我希望能荣幸地和你一起喝这瓶酒。在他们开始料理那两头被猎杀的熊之前还有三小时时间。我昨天就已经准许我船上的沃尔先生和你船上的狄葛先生，在冰上架设起两座捕鲸船用的火炉，来加热罐头蔬菜类的副食，并且在他们所谓的白色房里搭一个大烤架，真正地烤熊肉。别的不说，至少这会是三个多月以来我们第一次吃到新鲜的肉。你愿意当我的客人，在大餐还没开始之前，和我一起到约翰爵士先前的舱房里去享用这瓶威士忌吗？”

克罗兹点了点头，跟着菲茨詹姆斯进到船舱里。

25 克罗兹

北纬七十度五分，西经九十八度二十三分

一八四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到一八四八年一月一日

在午夜前不久，克罗兹和菲茨詹姆斯从“幽冥”号出来。会议室里非常冷，但是夜里的外面更冷，对他们的身体及感官都是考验。

菲茨詹姆斯建议让船员们多拿几袋煤炭及煤油出去，放在无盖的火盆里烧，免得这些狂欢者冻坏了，克罗兹在喝了一小时威士忌后也同意了。在过去几小时里起了些风，每个地方的火炬及三脚火盆在零下一百华氏度的夜里都在火舌乱舞、噼啪作响。

两位船长很少谈话，各自迷失在自己忧郁的幻想里。他们的思绪被打断不下十次。厄文中尉来报告，他要带下一班轮值守卫回“恐怖”号；哈吉森中尉来报告，他那一班的守卫已经到达嘉年华现场；穿着夸张的军官来报告，嘉年华一切都很正常；“幽冥”号上的守卫和军官来报告，他们已经下哨了，或者正要去上哨；工程师葛瑞格先生来报告，他们干脆把煤炭全放进火盆里，因为即使冰雪奇迹似的融化了，他们也没有足够的燃料让蒸汽引擎运转几小时，接着就去安排船员把几袋煤炭搬到冰上愈来愈热闹的庆祝会场；老制帆匠莫瑞先生打扮成尸体化妆师，在那顶高海狸皮帽下面是一个骷髅头，和他干瘪的脸型没两样——他请求原谅他的打扰，并且请示他们，他和同伴们可不可以拆下两面备用的船首三角帆赶制成屏风，放置在新架设的三脚火盆上风处。

两位船长或表示知情，或表示许可，或下达命令，或发出斥责，却还是无法从威士忌激起的思绪里走出来。

在十一点与半夜间，托马斯·乔帕森及艾德蒙·侯尔（克罗兹和菲茨詹姆斯各自的侍从），和维思康提中尉与利铎中尉一起下到会议室，四个人的衣服里里外外都塞着怪模怪样的道具服装，他们通知说，熊肉快要烤好了，而最好的部位会特别留给船长，可不可以请两位船长现在就移步去享用大餐？于是两位船长重新穿上最外层的御寒衣物，爬到甲板，再次走到外面的冰上。

克罗兹发现自己醉得很厉害。他通常不会让人看出他喝了多少酒，船员们也很习惯他全身都是威士忌酒味，却还能掌控全局。但是这次不然。他已经好几晚没睡觉了，在这午夜，在他走到寒气袭胸的外头，朝着被火光照亮的帆布篷室、发光的冰山，以及四处走动的人影走去时，克罗兹感觉威士忌正在他的肚子及头脑里燃烧。

船员们已经在白色篷室架设起烧烤区。两个船长穿过一系列房间，没跟对方或是途中碰到一群又一群穿着奇装异服、匆忙走过的人说话。他们从开口对着冰原的蓝色篷室进去，穿过紫色及绿色篷室，接着经过橙色篷室，然后进到白色篷室。

克罗兹很清楚大多数船员也都醉了。他们是怎么喝醉的？把他们分配到的甜烈酒贮藏起来吗？把搭配晚餐喝的啤酒偷藏起来吗？他知道他们并没有闯进“恐怖”号的烈酒房，因为他请利铎中尉检查过，早上与下午各一次确定门锁得好好的。感谢约翰·富兰克林爵士，“幽冥”号的烈酒房根本是空的，打从起航时就是如此。

但是船员们不知怎的已经喝了许多烈酒。克罗兹是超过四十年航海经验的老海员，他还是男孩时就已经在船上当见习水手了，克罗兹知道，就发酵、贮藏及寻找酒精饮料来说，英国水手什么点子都想得出

来。狄葛先生和沃尔先生正用大火烤着大块的腰腿肉及架上的熊肉。面露微笑、口中金牙闪闪发亮的维思康提中尉，以及两艘船上的军官与职员，正将一个个放在白镏盘上还冒着蒸汽的食物发给排队的船员。火烤肉味香得不得了，克罗兹发现自己口水直流，虽然他私下发誓过绝对不会去享受这次嘉年华的食物。

排队的人让路给两位船长。拾荒者、神父、法国邮差、幻境妖精、衣服颜色斑杂的乞丐、裹着布的尸体、两个戴着红披肩的罗马士兵、戴黑面具的人、穿着金色盔甲的武士，都作势请菲茨詹姆斯与克罗兹到队伍最前方，而且在他们经过时，向他们敬礼。

狄葛先生胖中国女人下垂的巨乳现在已经垂到腰部，并且在他走动时跟着晃动。他亲自切了一块上好的肉给克罗兹，也为菲茨詹姆斯切了一块。维思康提为他们准备了军官用的正式餐刀及白色的亚麻布餐巾，费尔宏中尉倒了两杯啤酒给他们。

“船长，在这里喝酒的秘诀是，”费尔宏说，“快速把酒喝下去，像鸟儿一样把嘴伸进杯子里，嘴唇才不会冻结在杯子上。”

菲茨詹姆斯和克罗兹走到一张铺着白布的长桌主位；今晚稍早被克罗兹训斥一番的主桅台班长法尔先生，在带有摩擦力的海冰上为他们拉出两张包着白布的椅子，他们在上面坐下来。布兰吉先生和他的冰雪专家同行瑞德先生，还有爱德华·利铎及五六个“幽冥”号军官也坐在那里。船医们则聚在白桌另一端。

克罗兹脱掉连指手套，将穿在羊毛手套里的手指弯曲几下，谨慎地尝了一口肉，小心翼翼地不让金属叉子碰到嘴唇。那片熊肉烫伤了他的舌头。他有股想笑的冲动——新年夜，在零下一百华氏度的户外，呼出的气在面前形成一片冰晶云雾，脸藏在保暖巾、帽子及威尔斯假发围成的洞穴里，而舌头竟然被烫到。他又尝了一下，这次嚼一嚼后把肉吞了

下去。

这是他吃过最好吃的肉排，船长大感惊讶。许多个月以前，就是上回他们吃新鲜熊肉时，那肉有很重的臊味及油脂味。当时的熊肝，或者某些大家都爱吃的内脏，还让船员们生了病。后来他们决定，除非没东西吃，否则不再吃北极熊肉。

现在，这顿大餐.....这奢侈的大餐。在白色篷室里，四周的人都狼吞虎咽地吃熊排，在隔壁橙色篷室与紫色篷室里聚在各个盖着帆布的木桶、木箱及桌子旁的船员们也一样。船员们快乐的喧闹声与闲聊声，很快就压过火烤的烈焰声及风拍打帆布的啪嗒声。白色篷室里有人用刀叉吃，他们叉起还冒着蒸汽的熊排，在刀叉上嚼了起来，但大部分人是用戴着连指手套的手直接拿肉吃，这幅光景仿佛一百多只肉食性动物在大啖猎物。

克罗兹愈吃，就愈想再多吃一点。菲茨詹姆斯、布兰吉、法尔、利铎、哈吉森，还有他周遭的人，连坐在邻桌的侍从乔帕森和其他职员也是，都津津有味地吞食熊肉。狄葛先生的助手打扮成中国男孩绕着桌子走，从在捕鲸船的铁火炉上的锅子里，铲出热腾腾的蔬菜到各个盘子里。但是罐头蔬菜不论煮得多热，和美味的新鲜熊肉相比根本没有一点味道。只不过，克罗兹顾及身为探险队总指挥的身份地位，在吃完那片厚重的熊排后，不好意思强行走到排队人群的最前头，要求再给他一份。菲茨詹姆斯的表情看起来心里只有他的熊肉，这位年轻的中校看起来快乐得快哭出来了。

大多数船员吃完熊排，正打算把高浓度酒精在还没结冰前喝下肚，靠近紫色篷室入口处的波斯国王开始摇起音乐唱盘播放机来。

最早几个音符叮叮当当地从粗糙的机器冒出时，厚重的连指手套发出的如雷掌声几乎同时响起。两艘船上许多较有音乐素养的船员，都曾

经抱怨过这架机械音乐播放机，因为转动音乐盘发出来的乐音，几乎和街角摇转风琴的乐音一样不准确。不过在此时，音符却非常清晰。数十名船员站了起来，另一些人随即开始唱歌，他们呼出的雾气在穿过白色帆布屏幕、闪闪发亮的火炬光中，缓缓上升。当大家熟悉的皇家海军军歌第一段歌词，在这冰冷的夜里、在高耸的冰山上产生回音时，就连克罗兹也不得不像个白痴一样露齿微笑。

当不列颠一开始，奉上天意旨，
从蔚蓝的大海崛起时，
这片土地的宪章，就如
护卫天使的悠扬歌声所说：

克罗兹船长与菲茨詹姆斯船长站起来，一起加入第一段雄伟的合唱。

治驭万邦，不列颠！
乘波逐浪，不列颠！
永不为奴，不列颠！

年轻的哈吉森用明朗的男高音，引导着分散在六间彩色篷室（黑色房除外）里的船员，唱出第二段。

不如你蒙福的国家，将会
一个个败亡在暴君统治下；
而你却将繁盛，伟大而自由，对于你
它们既害怕又羡慕。

克罗兹大略感觉得到，在隔着两个篷室的东边，也就是在蓝色篷室的入口处起了一阵骚动，他把头向后仰（威士忌和熊肉已经让他暖和了），和他的船员们一起吼唱：

治驭万邦，不列颠！

乘波逐浪，不列颠！

永不为奴，不列颠！

七个篷室中最外面几间的人在唱歌，也在大笑。骚动愈闹愈大，机械音乐播放机也愈摇愈大声。船员唱得更大声。克罗兹站在菲茨詹姆斯与利铎的中间唱着第三节，惊讶地看着一队人走进白色篷室。

你将更威严地兴起，外邦的每次进击

都使你更庄严可畏；

撕裂天空的雷击与闪电，只会让

你家乡的橡木把根扎得更深。

某个穿着戏院版海军上将军服的人领着这支队伍前进。军服的肩章宽得相当离谱，大约有八英寸垂在这矮小的人的肩膀外。他非常胖，那件旧式海军上衣的金纽扣根本扣不起来。他也没有头。这个人把一颗用纸浆制成的头放在左手臂弯里，那顶老朽、满是勋章的海军上将军帽，则夹在他的右手臂弯。

克罗兹没再唱下去了。但是其他人还是继续唱着。

治驭万邦，不列颠！

乘波逐浪，不列颠！

永不为奴，不列颠！

那无头海军上将显然代表已故的约翰·富兰克林爵士，虽然那天在猎熊隐匿棚的约翰爵士并没有被断头。他后面有一只十或十二英尺高的怪兽缓步走着。

它有北极白熊的身躯、毛皮、黑脚掌、长爪子、三角形的头及黑色眼睛，但它用后脚站立，身高是熊的两倍，手臂的长度也是熊的两倍。它走得很僵硬，几乎是盲目地走，上半身前后晃动，小小的黑色眼睛瞪着走近的每一个人。熊手臂像钟的拉锤绳一样松垮垮垂着，摇摆的熊掌

比穿着各式服装船员的头还来得大。

“在下面的人是您船上的大个儿，门森。”“幽冥”号的二副查尔斯·费垂克·德沃斯站在克罗兹身旁笑着说，他提高音量，让克罗兹在下一节的合唱声中听得见他的声音，“骑在他肩膀上的，是您船上那个矮小的副船缝填塞匠——希吉，船员们花了整个晚上的时间，才把那两张皮缝成一套戏服。”

那些傲慢的独裁者不愿驯服，他们想尽办法

让你屈服

却只让你发出更多烈焰，为他们带来

悲惨的命运，使你更声名远播

就在这只巨大的熊缓慢走过他们身旁时，数十个从蓝色、绿色、橙色篷室来的人排成一列，跟着它穿过白色篷室进到紫蓝色篷室。克罗兹站在那里，好像被冰冻在靠近白色餐桌的地方。最后他转过头去看菲茨詹姆斯。

“我发誓我不知道这件事，弗朗西斯。”菲茨詹姆斯的嘴唇发白而且抿了起来。

白色篷室里穿着各式服装的人已经所剩无几了，大伙儿都跟随着无头的海军上将，以及那耸立、摇摆，用两只脚缓慢前进的大熊，进入并穿过较暗的紫蓝色长形篷室。这些醉酒之人的歌声在克罗兹四周隆隆响着。

治馭萬邦，不列顛！

乘波逐浪，不列颠！

永不，永不，永不，永不为奴，不列颠！

克罗兹也跟着进到紫蓝色篷室，菲茨詹姆斯跟着他。皇家海军“恐

怖”号的船长担任船长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他知道他必须制止这个讽刺剧，没有任何海军能容忍将探险队前任指挥官的死当笑柄的滑稽戏。但是在另一方面，他知道现在闹剧已经进展到此，直接叫大家不要再唱歌，下令要门森和希吉马上从那低俗的怪兽服装里出来，并且命令每个人脱掉戏服回到船上起居区，都不会产生任何效果，而且这样做几乎和他正目睹（而且愈看火气愈大）的异教仪式一样荒谬。

你将治理郊野，你的城市
商业繁盛，闪亮耀眼；
大海的一切都属于你，而且
它环绕的每个海岸也都是你的。

那个无头的海军上将、那只缓缓而行像熊的生物，以及跟随着他们的一百来个奇装异服的人，在紫蓝色篷室里停了很长一段时间。克罗兹进到紫蓝色房间时，刚好看到门森、希吉以及那群高声唱歌的伙伴驻足在黑色篷室的入口。火炬及篷室外的三脚火盆的火光映照在紫蓝色帆布屏幕北侧，帆布在愈来愈大的风中起着波浪并且噼啪作响。

克罗兹克制自己的冲动，没有马上大叫“别闹了！”象征约翰爵士的人形，以及那像熊的耸立东西，如此出现在公开场合已经算是一种亵渎，现在竟然还要进到幽暗、压迫、里面有北极熊头及嘀嗒作响的老爷钟的黑色房间，这实在令他难以忍受。不过，不管船员计划的差劲结局是什么，至少这出闹剧很快就会结束了。这一幕应该就是这个胡搞、从头到尾都是个错误的第二次大威尼斯嘉年华的结尾了。他会等歌声自己停止，这个异教模仿秀在酒醉船员们的喝彩声中结束，才去命令这群人脱掉戏服，要冻僵及醉酒的船员们回到各自的船上去。不过，他会叫搭建索具的船员及活动筹划者马上把帐篷与索具拆下来，今天晚上就拆，即使这意味着他们会冻伤。接着他再来和希吉、门森、艾尔摩，以及他的军官们算账。

摇摇摆摆地接受喝彩的无头海军上将，以及摇摇摆摆的大熊怪兽，正走进黑色篷室里。

约翰爵士的黑色老爷钟开始敲下午夜的钟响。

这时在行进队伍最后面那一票穿着奇装异服的水手开始向前推挤，在后面的人急着想进到黑色房间里看热闹。在他们前面已经转过弯道、跨过门槛、进入黑色篷室的那些捡破烂的、老鼠、独角兽、清洁工、独脚海盗、阿拉伯王子及埃及公主、古罗马格斗战士、精灵，以及各种动物，这时却开始拒绝向前，反而向后推挤，不再想要待在这地上铺了煤灰、四围都是黑屏幕的暗房里。

克罗兹用手肘在这群乌合之众当中推挤前进。人群先是向前，然后向后退，因为前面的人开始后悔自己进到黑色暗房里。现在他知道，即使没办法在结局发生前终止闹剧，至少也能缩短最后一幕的长度。

他和队伍最前面二三十个人一起进入黑暗。在踏进黑色篷室后，他们都稍微停顿一下，因为眼睛得习惯这里，而且冰上的黑煤渣让他有种快要掉入无底洞的恐怖感。他们都感觉有股冷风扑面而来，好像有人在俯视的冰山壁上开了一扇门。虽然装扮怪异的人进到房间里还在唱歌，但是真正响亮的歌声却是来自后面还在紫蓝色房间里继续向前推挤的人。

治馭萬邦，不列顛！

乘波逐浪，不列颠！

永不，永不，永不，永不为奴，不列颠！

克罗兹只能从檀木钟上方的冰壁上，勉强分辨出已经与身躯分离的白色熊头。大钟现在已经敲了六下，在一片黑暗中，钟声似乎大得可怕，而且他已看出，在高高竖立但不断晃动的白熊怪兽下面的门森和希吉，已经发觉他们很难在冰冷黑暗中、在铺了煤灰的冰上站稳脚步，而

且北侧的帆布屏幕被风吹得不停振动。

克罗兹看到房间里还有另一个巨大身形。它也是用后脚站立，就站在门森与希吉包着北极熊毛皮的白色身形后面，藏身于更深的黑暗中。而且比他们大得多，也高得多。

就在船员们的歌声停下来，钟正敲打最后四响时，房间中有个东西发出吼叫。

缪斯女神们，依然拥有自由，将会
到你快乐的海岸造访；
蒙福的海岛！你举世无双的美颜被人称羨，
且有诸多英勇的襟怀来成就你的美好！

黑色篷室里的船员突然向后挤，与还在向前推挤、想要进来的船员撞成一团。

“我的老天，那是什么啊？”麦克唐纳德医生问。从两个篷室间的帆布通道传来明亮的紫蓝色光，克罗兹看见四个船医都穿着哑剧丑角的服装，不过现在他们的面具都拉下来了。

黑色篷室里有一人恐怖尖叫，紧接着又有第二个吼叫声，克罗兹这辈子从没听过这种声音。发出这声音的动物应该适合居住在远古海波瑞恩时期^[7]某个茂密丛林，而不是十九世纪的北极圈。这声音的重低音相当浑厚，不断产生回声，而且听起来凶暴异常，让皇家海军“恐怖”号的船长差点儿就在他的船员面前尿湿裤子。

黑暗中两个白色身形之中，较大的一个开始向前进逼。

穿戏服的船员们开始大声尖叫，用力把后面想看热闹、一直向前挤的人潮往后推回去，然后在黑暗中向左或向右逃窜，撞向几面被染成黑

色、几乎看不见的帆布屏幕。

克罗兹没有携带武器，还是站在原处。他感觉得到，那只东西的庞大身躯在黑暗中从他身旁冲过。他是用他的心灵去感受……用他的头脑去感受。接着突然传来一阵陈旧的血腥臭味，接着是腐尸坑的恶臭。

公主及精灵们把戏服及御寒衣物脱掉，丢弃在黑暗中，慌张地在黑色帆布屏幕上乱抓，并且忙着伸手到埋在多层衣服里的腰带上去拔船刀。

克罗兹心寒地听到肉被拍打的声音，那东西像盘子一样大的熊掌以及和刀子一样长的熊爪，正猛烈击打在某个人身上。当几根比刺刀还长的牙齿咬穿那个人的头颅和骨头时，有些东西悲惨地应声碎裂了。但在其他几个篷室里，船员们还在唱歌。

治驭万邦，不列颠！

乘波逐浪，不列颠！

永不，永不，永不，永不为奴，不列颠！

黑檀木钟停止敲击了。现在是午夜，一八四八年。

船员们用刀把染成黑色的屏幕割破，一道道受风折磨的帆布条马上被吹到火盆与火炬的烈焰上。火焰往天空蹿，几乎就要延烧到索具。

那个白色身形已经进到紫蓝色篷室里。那里的船员们开始尖叫、乱窜、咒骂、彼此推挤，有些船员等不及顺着篷室迷宫一间接一间跑出去，当下开始用刀子割帆布，而克罗兹跟着那只东西走，把挡住路的船员们都推开。这时黑色篷室的两面屏幕烧起来了。更多人在尖叫。有个人从克罗兹身旁跑过，他的丑角戏服、威尔斯假发以及头发都烧了起来，火焰像黄色丝巾在他身后飘扬。

等到克罗兹从一大票穿着各式衣服、仓皇逃命的人群中挤出来时，紫蓝色篷室也着火了，而且冰上那只东西已经进入白色篷室。船长听见许多人的喊叫声，他们手臂乱舞、衣服散落，像一波潮水跑在白色幽灵前面。将帆布篷及帆桁支柱系到冰山上的美丽缆索网也着火了，火焰的图案就像用火写在黑色天空中的草书。在百英尺高的冰壁上，上千个棱面反射着火焰。

像裸露肋骨突起在冰上的帆桁也着火了，沿着黑色、紫蓝色以及烧得正猛的白色篷室屏幕燃烧。这些木材贮放在几乎和沙漠没两样的北极干旱中两三年，湿气早就蒸发干了。现在，它们像是特地为这场大火准备的一千磅易燃物。

克罗兹放弃掌控局面，和其他人一起逃跑。他必须跑出失火的迷宫。

白色篷室里已经一团糟。熊熊的火焰从白色屏幕、从铺在冰上的帆布毯、从原先铺着桌巾的餐桌、木桶及椅子，也从狄葛先生的金属火烤炉往上蹿烧。仓皇逃跑的人把橡木与铜制成的音乐盘播放机撞倒了，火焰映照在它打造优美的光亮表面与弧线上。

克罗兹看到菲茨詹姆斯站在白色篷室里，他是唯一没穿戏服也没逃跑的人。他抓住眼前这一动也不动的人的衣袖：“快来，詹姆斯！我们得离开这里。”

皇家海军“幽冥”号的指挥官缓慢转过头来看着他的长官，好像他们从来没见过。那淡淡、心不在焉、令人觉得有点被冒犯的微笑又在菲茨詹姆斯脸上出现了。

克罗兹拍打了他一下：“动作快！”

克罗兹拖拉着还在梦游的菲茨詹姆斯，跌跌撞撞地从燃烧中的白色

篷室出来，穿过第四个篷室，那里的橙色被火焰照得比原先染的还鲜艳，然后进入燃烧的绿色篷室。这迷宫似乎永无止境。冰上到处都有穿着奇装异服的人躺在那里，有些船员穿着残破的戏服在哀号，有个人全身赤裸而且被烧伤，有些船员停下来扶他们起来，推着他们继续向外走。铺在脚下海冰上的帆布地毯还没烧起来，上面尽是破烂的戏服碎片及被丢下的御寒衣物。这些破布条或织品，大多已经起火燃烧或是即将要烧起来了。

“动作快啊！”克罗兹又说了一次，他还是拉着那跌跌撞撞、看起来是醒着的菲茨詹姆斯。有个船员失去意识躺在冰上，克罗兹看出那是“幽冥”号上年轻的乔治·钱伯斯，船上的见习生之一（虽然他已经二十一岁了），在前几次的冰上葬礼中他也是鼓手，似乎没有人看见他。克罗兹把菲茨詹姆斯放下，然后将钱伯斯扛到肩膀上，接着才再抓起另一名队长的袖子，趁着两侧火焰猛然冲向上方索具之际，拔腿就跑。

克罗兹听见一只怪兽在他身后发着嘶嘶声。

确信他身后那只东西在混乱中转了一圈，或许是撞上无法穿越的冰障。克罗兹转过身面向它，但他只有一只戴着连指手套的拳头可以使用。

整座冰山都因为高热而冒着蒸汽，噼啪作响。整块冰及厚重的垂冰从冰山上脱落，摔落在冰地上，在落入原本是帐篷迷宫、现在却是火焰迷宫的混乱中时，它们还像蛇一样发出嘶嘶声。这景象让克罗兹僵住好一阵子——无数个反射火焰的冰山切面，让他想到童话中一百层楼高的城堡被光线照耀得闪烁晶亮。他知道，不论自己还能活多久，再也看不到这样的景象了。

“弗朗西斯，”詹姆斯·菲茨詹姆斯船长咬着舌头说，“我们得走了。”

绿色篷室的屏幕已经倒下，再过去的冰上有更多火。大火如霹雳、如藤蔓、如利爪，已经快速伸到最后两间篷室。

克罗兹用空出来的手遮住脸，向前穿过烈焰，最后一批死命奔逃的狂欢者就像是他在赶的一群牛。

从燃烧的紫色篷室逃出来的船员个个脚步蹒跚，克罗兹带着他们进到全是烈焰的蓝色篷室。西北方吹来的风呼啸着，其间还伴随着尖叫声、吼叫声及嘶嘶声，但这些声音可能只出现在克罗兹的脑袋里。火焰在风的助长之下横过蓝色篷室宽广的开口，形成一道烈火屏障。

大约十个人，在火焰前停了下来，其中有些人身上还穿着残破的华丽戏服。

“向前走！”克罗兹大吼，用他最强、台风般的声音吼出命令。当船行驶在八十节的狂风中，四十英尺高的浪拍打着船四周时，就连在主桅桅顶横杆上、离甲板两百英尺的瞭望员，也可以听得见他的口令，而且会马上奉命行事。船员们遵照他的命令，跳跃、尖叫、快跑地冲过火焰。克罗兹就跟在他们身后，右肩扛着钱伯斯，左手拉着菲茨詹姆斯。

来到外面之后，尽管衣服上还冒着蒸汽，克罗兹还是继续跑，赶过散布在黑暗中一群又一群的人。船长并没有看到那只白色东西在人群里，不过，外面的每件事都让人相当困惑，即使在五百英尺内，各个方向都有火焰照射出的光与阴影。他召集手下军官，并且试图找一块大冰石，让仍在昏迷中的乔治·钱伯斯躺上去。

这时突然传来砰、砰、砰的毛瑟枪声。

简直离谱、亵渎、难以置信。就在全是火焰的迷宫外面，四个排成一列的陆战队士兵膝盖跪在冰上，正朝着三五成群逃跑的船员们开枪，可悲又荒谬的是，他们还穿着化装舞会的服装。到处都有人倒在冰上。

克罗兹放开菲茨詹姆斯，一个人向前跑，冲向那一排开枪的士兵，并且挥舞着他的双手。毛瑟枪的子弹从他的耳旁呼啸而过。

“停止射击！你他妈的瞎了眼，妥兹中士，你他妈的不马上停下来，我会把你降为二等兵，并且吊死你。”

又是砰的一声，然后停了下来。

陆战队士兵很快站起来，照着中士妥兹的大声口令，向克罗兹行了一个正式军礼。然而白熊这时就在人群中。它身后的火光映照出它的身形，它的上下颚之间叼着一个人。

克罗兹没去管那个人。他喊叫，并且推撞“恐怖”号及“幽冥”号船员，要他们在他周围一簇一簇聚在一起，并且叫已经受伤或烧伤的人先回到附近菲茨詹姆斯的船上。他一直在找他手下的军官，或是“幽冥”号上的军官，或者任何一个会听他命令的人替他传令给吓慌了的船员——那些人还继续跑过冰塔、越过冰脊、冲向不断发出嚎啸声的极地黑暗。

如果那些人不回来，他们会冻死，不然就是被那只东西找到。克罗兹已经做好决定，在大伙儿到“幽冥”号的主舱里御寒之前，不准任何人走长达一英里的路回“恐怖”号去。

克罗兹首先得让船员们冷静下来，将他们编组，叫他们行动起来，去已烧成废墟的嘉年华篷室里，把受伤的人或已死的尸体拖出来。

一开始他找到“幽冥”号的二副考区与第二中尉哈吉森，接着利铎中尉也从烟幕与蒸汽中出现，笨拙地向他行了个礼，等他派遣任务。利铎的右手臂被烧伤了。他们脚下的几英寸冰已经开始融化，以火焰为中心在冰上形成大小不一的圆圈，而整片海冰上方起了浓雾，雾气甚至蔓延到冰塔林里。

有利铎在他身旁，克罗兹发现自己比较能掌握船员，要求他们回到“幽冥”号，也能开始清点人数。愈来愈多脚步蹒跚的船员聚集在“幽冥”号的冰雪坡道附近，克罗兹命令陆战队士兵重新装填弹药，在这些人和仍在嘶吼的炼狱中间，排成一道前哨防御线。

“我的天啊，”哈利·古德瑟医生说。他刚刚才从“幽冥”号出来，站在克罗兹旁边，把油布外衣及大外套脱掉。“这里真的被火焰烧得相当温暖。”

“没错。”克罗兹回答，他感觉到自己脸上及身上都在流汗。火已经让这里的温度上升了一百华氏度，甚至更多。他懒懒地想，冰会不会就此融化，然后他们全都掉到海里淹死？他对古德瑟吼：“到哈吉森中尉那里，告诉他开始去统计死亡及受伤人数，并且把伤员送到你那里。去把其他船医也找来，把约翰爵士的大休息室安排成‘幽冥’号的病床区，就按照发生海战时病床区设置的标准流程。我不希望死者躺在冰上，那只东西现在还在这里，所以叫你的船员助手们把尸体搬到主舱的船首舱。四十分钟后我会去检查你做得如何。把完整的伤亡名单给我列出来。”

“是，船长。”古德瑟说。船医立即抓起他的外衣，朝哈吉森中尉及“幽冥”号上的冰雪坡道冲去。

原先是七彩篷室的区域，现在成了一片炼狱，帐篷、索具、装在冰上的船桅、奇装异服、长桌、木桶、其他家具，继续在黑夜里燃烧，看来会一直燃烧到隔天幽暗的清晨。

26 古德瑟

北纬七十度五分，西经九十八度二十三分

一八四八年一月四日

哈利·古德瑟医生的私人日记：

一八四八年一月四日礼拜二

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探险队的四个船医里只有我还活着。所有人都觉得我们很幸运，这次大威尼斯嘉年华的恐怖灾难只死了五个人，不过，其中三个刚好就是我的船医伙伴，这毕竟还是相当不寻常。

两位总船医——培第医生与史坦利医生死于烧伤。在“恐怖”号上和我一样当助理船医的麦克唐纳德虽然逃过了烈焰及暴怒野兽的魔掌，最后从燃烧的帐篷里跑出来时，还是被陆战队的毛瑟枪子弹给撂倒了。

另外两个伤重致死的人也都是军官。“幽冥”号的第三中尉詹姆斯·华特·费尔宏的胸部在黑色篷室里被压碎，凶手大概是那只生物。虽然费尔宏中尉的尸体在那该受诅咒、满地融冰的帐篷迷宫废墟中被发现时全身烧焦，我解剖后却发现，他在被压垮的胸腔挤碎心脏的那一刻就当场死亡了。

新年夜大火与骚动的最后一个罹难者，是“恐怖”号的大副费垂克·

约翰·霍恩比。在船员们称为“白色房间”的帆布隔间里，他的内脏被掏了出来。霍恩比先生的死既可悲又讽刺，这位先生当天晚上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恐怖”号上负责守卫，在屠杀之前不到一小时才由厄文中尉接了他的班。

克罗兹船长和菲茨詹姆斯船长现在发现他们少了四个船医里的三个，而且少了他们最信赖的两个军官来提供建议与为他们做事。

此外，在这次威尼斯嘉年华的梦魇里有十八个船员受伤，其中六个重伤。我很高兴我可以这么写，这六个人是“恐怖”号的冰雪专家布兰吉先生、同样来自“恐怖”号的木匠副手威尔森（船员们喜欢昵称他“胖威尔森”）、水兵约翰·莫芬，几个月前我还和他一起到威廉王岛去探勘过、“幽冥”号的主计官助理威廉·佛勒，同样来自“幽冥”号的水兵托马斯·乌尔可，以及“恐怖”号的水手长雷恩。应该都可以活下来。另一件讽刺的事是，布兰吉不到一个月前才被这只生物攻击过，但伤势还没有这次严重。上回我们四个船医用我们的专业知识，花了不少时间才将他治好。他在这次嘉年华骚动中并没有被烧伤，但是他的右脚又再次受了伤。他认为是被冰原上那只东西打到或咬到，据他说，他当时正用刀子割开或割断燃烧的帆布与缆索。这次我只得把他的右腿自膝盖以下全部截去。虽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受了这么多伤害，布兰吉依然能兴高采烈地说话。

昨天，礼拜一，我们所有还活着的人都目睹了一场鞭刑。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海军的肉身刑罚，我向上帝祈祷今后不会再有机会看第二次。

昨天早上十点，克罗兹船长——看得出来，自从上礼拜五那场大火以来，他生气到言语难以形容——把两艘船还活着的船员都召聚到“幽冥”号的主舱。皇家海军陆战队士兵排成一列，毛瑟枪竖直。鼓声响起。

“幽冥”号的弹药士理查·艾尔摩先生、“恐怖”号的副船缝填塞匠科尼利厄斯·希吉，以及一个身材非常巨大，名叫马格纳·门森的普通水兵，头上没戴任何东西，只穿着长裤和内衣，被押解到火炉前，那里有一面临时竖立起的木制舱口盖板。从艾尔摩开始，他们一个接一个被绑到格栅上。

在这之前，他们三人得先站在那里听克罗兹宣读罪状。艾尔摩和门森低着头，希吉挺着头，一副不愿屈服的模样。

艾尔摩：不服从命令，不顾及后果，鲁莽行为危及他所属船舰的安全，处以鞭刑五十下。就算这话不多的弹药士只是想出了彩色帐篷的点子——他说他的点子来自美国杂志上的某个奇幻故事——他还是该受处罚，但刑罚不会这么重。除了是大威尼斯嘉年华的主要筹划者之外，艾尔摩还犯了一个大错误，那就是他扮成无头的海军上将。考虑到约翰爵士的死所涉及的一切，这举止极不恰当，而且我们都知道这最终很可能让艾尔摩被吊死。每个人都听说艾尔摩曾经私下跟两位船员表示，当他发现那只从冰原上来的东西正和蒙面船员一起待在黑暗中时，他先是尖叫，然后就在黑色房间里昏倒了。

门森和希吉：把死熊毛皮缝制成戏服并且穿在身上，违反克罗兹船长先前所下的不可穿着异教神物的命令，处以鞭刑五十下。

大家知道，还有五十个甚至更多船员也参与了这次大嘉年华的策划、架索具、染帆布、布置布景的工作，克罗兹大可以让每个人都被抽打。从某方面来说，由艾尔摩、门森和希吉构成的可悲三人组，是为了所有船员的错误判断而受罚。

鼓声停止，三个人在船员面前站成一列。克罗兹开始说话，我希望现在自己还能准确地记下他的话。

“这三个人即将受到鞭刑惩罚，因为他们违反船上的法规，有了这次的不明智之举。这里每个人，包括我自己，也都参与了这次活动。

“要让今天聚集在这里的每个人都知道并且记住：要为夺走五位伙伴生命及一位伙伴的腿，并且肯定会在二十个人甚至更多人身上留下疤痕的蠢事负最终责任的人，是我。一个船长要为每件发生在他船上的事负责。一支探险队的总指挥责任更大。我容许这计划进行，却没去留意细节或去干预，本身就犯了疏于监督的罪，当我将来无可避免要在军事法庭里受审时……无可避免，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能活着，并且逃出困住我们的冰海……我会承认这罪行。应该承受这顿鞭打的，而且要被打更多鞭的应该是我，而且将来一定会是我，就等我的长官裁定那无可避免的处罚降临在我身上。”

我看向菲茨詹姆斯船长。当然，克罗兹船长所有的自责，也都适用于“幽冥”号船长，因为是他在监督这次嘉年华，而不是克罗兹。菲茨詹姆斯的脸苍白而没有表情。他的目光似乎无法集中，心思似乎在别的地方。

“在我面对自己应受的处罚到来之前，”克罗兹做下结论，“我们要先惩罚这三个人。他们已经受到皇家海军‘幽冥’号及‘恐怖’号上军官们的公正审判，被认定违反了船上的法规，而且让同船伙伴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副水手长乔纳森……”

这时托马斯·乔纳森，壮硕又能干的“恐怖”号副水手长，也是克罗兹船长的老船友——他曾经和克罗兹一起乘坐“恐怖”号到南极冰地上探险五年——走向前，对第一个要被绑到格栅上的艾尔摩，点了点头。

接着副水手长乔纳森在一个木桶上放了一个皮箱子，打开它精美的铜按扣。箱子内衬是不太调和的红色丝绒。在红丝绒中间，摆着染成暗棕色的皮质握把，以及折叠起来的九尾鞭。

两个船员把艾尔摩牢牢绑在格栅上后，副水手长乔纳森拿出九尾鞭来，先用他粗厚的手腕轻甩一下鞭子试验。这不是表演动作，是真的在准备即将执行的可怕鞭刑。

那皮鞭的九条皮尾巴——我听过非常多相关的船上笑话——一甩出去，就产生清晰、响亮、可怕的爆裂声。每条尾巴上都打了小小的结。

我简直无法置信。在这拥挤、充满汗臭味的阴暗主舱中，头上的船梁压得很低，木料及机具的置放架垂吊得更低，乔纳森看起来无法让九尾鞭产生原有威力、达到任何惩罚效果。我从小就听人家说过“没有足够的空间来甩九尾鞭”，却一直到此刻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执行艾尔摩先生的刑罚。”克罗兹船长说。鼓声再次响起，不过才打两下就突然结束。

乔纳森跨开两腿，站得活像擂台上的拳击手，然后把九尾鞭向后甩，接着猛烈急遽、但平顺地从斜侧向前抽打，那九条打了小结的尾巴从群众中最前排面前扫过，距离他们还不到一英尺。

我永远忘不了九尾鞭的尾巴打到皮肉的声音。

艾尔摩发出尖叫。有几个人后来说，这声音比黑色篷室里那只生物发出的吼叫声还不像人。

深红色的鞭痕马上出现在这人瘦而白的背上，还有许多小滴血珠飞溅在站得最靠近格栅的人脸上，我就是其中之一。

“一。”查尔斯·费垂克·德沃斯开始数。自从大副罗伯特特·欧莫·沙金在去年十二月过世后，他就接下“幽冥”号大副的职务。执行鞭刑是两艘船大副的职责。

艾尔摩又尖叫了一声，虽然这时九尾鞭才刚收回去，准备抽打第二下。几乎可以确定，他因为预期还要被鞭打四十九下而害怕地叫出声来。我承认当时我的脚也在摇晃……几个没洗澡的船员身体的挤压、血腥味、被局限在幽暗中的感觉、主舱的臭味与昏暗，这一切都让我魂游象外。这里肯定是地狱，我也身陷其中。

鞭打到第九下时，这名弹药士昏了过去。克罗兹做手势要我去检查看他还有没有呼吸。他还在呼吸。后来我才得知，在一般情况下，二副会把一桶水泼到受刑罚的人身上，让他清醒过来，以便完整体验剩下每一鞭的苦楚。但是那天早上“幽冥”号的主舱里并没有液体的水。所有水都冻结了，连艾尔摩背上冒出的鲜血滴，也都冻成一颗颗深红色的小球。

艾尔摩依然昏迷着，但鞭刑继续执行。

打了五十鞭之后，艾尔摩被松绑，然后抬到船尾区约翰爵士原先的舱房里。在这次嘉年华重大伤亡事件后，这间大舱房到目前还充当病床区使用。有八个人躺在病床上，其中包括大卫·雷斯，从十二月初那东西攻击布兰吉先生之后到现在，他都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我朝船尾走，要去照料艾尔摩，但是克罗兹船长用手势叫我回到队伍里。按照规定每个船员都必须见证这一波的每一场鞭刑，即使艾尔摩有可能因为我不在而失血过多致死。

下一个是马格纳·门森。这个体形庞大的人让两个要把他绑到格栅上的二副看来像是侏儒。如果这巨人在这一刻决定要反抗的话，我相信产生的混乱与屠杀会类似新年夜发生在七彩篷室里的那场暴乱。

他并没有反抗。在我看来，副水手长乔纳森执行这次鞭打时，力道及严厉程度都和刚才鞭打艾尔摩时一样，不会更重也不会更轻。第一鞭

的撞击就让门森流出血来。他没有尖叫，却做了一件比尖叫还糟糕千百倍的事。鞭子一碰到他身上，他就像小孩子一样哭了出来。他啜泣着。但是鞭打过后，门森还有办法在两个船员的护送下回到病床区，虽然和平常一样得驼着背，免得头撞到上方横梁。当他从我身旁走过时，我注意到在他背上呈十字交叉状的九尾鞭痕之间，有几条肉片已经悬垂了下来。

希吉，三位受刑人当中身材最矮小的，在漫长的鞭打过程中几乎没发出半点声音。他狭窄的背部被鞭子打得支离破碎，程度远超过另外两个人，但是他没有叫出声，也没有昏过去。矮小的副船缝填塞匠似乎已经把心思移到别的地方去了，离开绑着他的格栅以及他怒眼瞪视的天花板。他对这场可怕鞭刑的唯一反应是在两鞭之间喘一口气。

他走向船尾的临时病床区，左右两边的船员想搀扶他，但被他拒绝了。

克罗兹船长宣布刑罚已经按照船上法规的要求执行完毕，然后解散了船员。在到船尾去之前，我花了一小段时间跑上甲板目送“恐怖”号的船员离开。他们从船上顺着冰雪坡道走下去，走那条漫长的路回到在黑暗中的另一艘船。途中他们经过一个曾经部分融化过的烧焦区域，嘉年华大火就发生在那里。克罗兹和他的执行长利铎中尉领着船员走。在这四十几个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说话，直到他们消失在“幽冥”号昏黄提灯能照亮的小圆圈之外。有八个人留下，等希吉和门森身体复原到可以回到“恐怖”号时，可以当同行护卫陪两人走回去。

我匆忙下到船尾的新病床区去照顾我的新病人。除了清洗及包扎伤口外，我没有太多事可以做。九尾鞭已经在每个人的背上留下星罗棋布、惨不忍睹的鞭痕与凹洞，其中有些我判断将成为永久疤痕。门森没在哭了，希吉突然命令他停止啜泣时，这个巨人马上就照办了。希吉默默地忍受我处理他伤口时引发的疼痛，然后粗暴地命令门森把衣服全穿

上，跟着他离开病床区。

经过这次鞭刑后，弹药士艾尔摩不再有男子气概。根据我目前的医生助手亨利·罗伊德的说法，从恢复意识的那一刻起，艾尔摩就开始呻吟并大声哭号。当我清洗及包扎他的伤口时，他也是凄惨地呻吟着，而当其他士官长——次阶军官的助理、年老的约翰·布瑞金，船长的侍从官侯尔先生，补给士贝尔先生，水手长的副手撒母耳·布朗——来协助他回到起居室时，他似乎没办法靠自己走路。

我听见艾尔摩沿路呻吟，哭号，穿过舱道，绕过主梯道间，在几个人半扶半抬下，进到位于右舷侧的弹药士舱房，介于威廉·佛勒目前空着的房间及我的舱房之间。我知道我很可能整夜都会听到隔间板传来艾尔摩的哭号声。

“艾尔摩先生读很多书。”威廉·佛勒在病床位上说。在嘉年华大火事件中，这位主计官助理受到严重烧伤，并且有一道可怕的撕裂伤，但是在过去这四天伤口缝合与皮肤切除手术中，佛勒都没有叫出声。由于他的背部和腹部各有烧伤和撕裂伤，他只能侧躺着睡觉，不过他从没有向罗伊德或我抱怨过。

“书读得多的人一般来说都比较敏感。”佛勒继续说，“而且，要不是这可怜的家伙读了美国人写的那篇蠢故事，也不会建议在嘉年华里搭起不同颜色的篷室，一切就不会发生了，但这点子我们那时候都觉得非常棒。”

我不知道要如何回答。

“也许，阅读是一种诅咒，我的意思就是这样。”佛勒下了结论，“也许，一个人只要想他平常想的就好了。”

“阿门。”我很想这么回答，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现在是在皇家海军“恐怖”号上，在培第医生以前的船医舱房里记录，因为克罗兹船长要我周二到周四待在他的船上，其他几天才待在“幽冥”号上。罗伊德现在在“幽冥”号的病床区替我照顾六个康复中的病人，令我苦恼的是，我发现“恐怖”号这里也有好几位病重的人。

他们当中许多人患了我们极地医生先是称为“思乡病”，后来又称为“衰弱症”的病。这种病初期的明显症状除了牙龈流血、思绪混乱、四肢末端虚弱、全身各处瘀青、结肠出血以外，通常还包括：极度渴望回家。从思乡病开始，虚弱、混淆、判断力受损、肛门与牙龈出血、伤口溃烂，以及其他症状会逐渐恶化，最后到了无法站立或工作。

思乡病或衰弱病还有另一个名字——所有医生都不愿意大声说出来，而我到目前为止也还没说过——“坏血病”。

回到现实。克罗兹昨天就躲进他的私人舱房里，他病得很厉害。我听见他刻意压低呻吟声，因为培第医生位于右舷侧船尾附近的舱房，就在船长舱房的隔壁。我认为克罗兹船长是用牙齿去咬很硬的东西，也许是一条皮带，以免别人听到他的呻吟。我很有福气，或者很倒霉，听力向来就很好。

船长昨天就把这艘船及探险队的事务交由利铎中尉负责，默默但坚定地把指挥权交给利铎，而非菲茨詹姆斯船长，并且跟我解释说，他，克罗兹船长，正在对抗疟疾复发。

那是谎话。

我所听到——在我礼拜五早上回“幽冥”号之前，几乎可以确定会继续透过隔间墙听到——克罗兹船长承受的痛苦，绝不只是疟疾症状。

因为我伯父和我父亲也有同样的毛病，我知道今天晚上船长在对抗的是何种恶魔。

克罗兹船长喝烈酒成瘾，现在要不是船上烈酒已经喝光了，就是面对这次的危机他已经决定要靠意志力把酒戒掉。不管是哪一种，他都正在受地狱般的折磨，而且状况还会持续许多天。他的神志有可能不清楚。目前这艘船及探险队真正的领导者已经不在。在这艘正朝着疾病及绝望深渊沉沦下去的船上，他刻意压抑的呻吟实在是令人不胜唏嘘。

我希望我能帮助他。我希望我能帮助这艘船及姐妹船上的几十位病患，那些为枪伤、撕裂伤、烧伤、疾病、初期营养不良、忧郁绝望所苦的人。我也希望我可以帮助自己，因为我也有思乡病与衰弱症的早期征兆了。

但是我，或是任何一个在公元一八四八年的船医，所能做的实在太有限了。

愿上帝帮助我们。

27 克罗兹

北纬七十度五分，西经九十八度二十三分

一八四八年一月十一日

不会结束的。

痛苦不会结束。恶心的感觉不会结束。寒冷不会结束。恐怖不会结束。

克罗兹蜷曲在他卧铺冰冷的毛毯里，希望自己能早点死掉。

这礼拜，在他偶尔清醒的时候，克罗兹对自己退回舱房面对心中恶魔之前所做的最清醒决定感到非常后悔：他没多解释就把自己的手枪交给利铎中尉，只告诉爱德华，直到而且除非他以船长身份登上甲板而且穿着全套制服，否则不要把枪交还给他。

克罗兹现在愿意付上任何代价，来得到那把装好弹药的武器。他的痛苦已经无可忍受。他的思绪也同样令他无可忍受。

他那已过世却没人为她哀伤的祖母梅摩·摩伊若是被放逐的，她是无人提及也不能被提及的克罗兹家族成员。在她八十几岁时，克罗兹还不到青少年年纪。梅摩住在距离他们两个村落外，对一个男孩来说这距离非常远、无法估计，而且无法连通。他母亲的家族既不让她参加家族活动，也不提到她。

她是个天主教徒。她是个巫婆。

十岁时，克罗兹开始偷偷跑到她的村落，乞求小型马拉的载货马车顺道载他一程。一年之后，他就和这老女人到那怪村庄的天主教堂去了。他的母亲、姨妈和外婆如果知道，肯定会气死。他会被断绝亲子关系、放逐，并且被家族的正统爱尔兰——英格兰长老会鄙视，就像海军评议会及北极议会这些年来鄙视他一样，只因他是爱尔兰人，以及一介平民。

梅摩·摩伊若认为他很特别。她告诉他，他有第二视觉。

她的想法并没有吓到年轻的弗朗西斯。他喜欢天主教崇拜仪式阴暗与神秘的气氛：高大的祭司像小嘴乌鸦一样大摇大摆走着，用已死的语言宣告神奇之事；让圣子立即死而复生的圣餐礼神迹，让信徒可以吃到他的肉，成为他的一部分；还有焚香的气味以及神秘的咏唱曲。克罗兹十二岁时，就在他即将投奔大海之前，曾经告诉梅摩，他想成为一名祭司，那个老女人发出她特有的狂野、沙哑的笑声，告诉他千万别再有这荒唐想法。“祭司就和爱尔兰醉鬼一样平凡而且一无是处。要运用你的天赋啊，小弗朗西斯。”她说，“使用已经在我的家族延续了十几二十代的第二视觉。它可以让你到达遥远的地方，看到这可怜地球上从来没人见过的事物。”

年轻的弗朗西斯并不相信第二视觉。也差不多就是在那时候，他发现自己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于是，他走向大海。他相信自己在海上看到及学到的每一件事，而且大海的景象及教导真的相当奇特。

恶心如一阵阵波浪涌来，克罗兹痛苦到了极点。每次醒来，他就到侍从乔帕森每小时会换一次的桶子旁边去呕吐。克罗兹的痛苦直达身体正中央的空洞。他很确定，他的灵魂原本住在那里，只是这几十年来在威士忌大海中漂到别处去了。经过这几天几夜在冰冷毯子上直冒冷汗的

折磨后，他知道自己愿意放弃阶级、荣誉、母亲、父姓，以及他对梅摩·摩伊若的记忆，来换得一杯威士忌。

“恐怖”号在呻吟，因为从不松手的冰正冷酷无情地想把船压碎。克罗兹也在呻吟，因为他身体里的恶魔也正冷酷无情地想把他压碎，它们的手段是冰冷、发烧、疼痛、恶心、懊悔。他把一条旧皮带切下六英寸长，在黑暗中咬着，避免自己呻吟得太大声。无论如何，他还是在呻吟。

他想象到一切。他看到一切。

简·富兰克林夫人把角色扮演好的机会来了。已经两年半没收到丈夫的任何消息，现在她知道该如何处理。富兰克林夫人，不屈不挠的人。富兰克林夫人，拒绝成为寡妇的寡妇。富兰克林夫人，北极探险的支持者与圣者，她的丈夫就死在那里……富兰克林夫人，永远不会接受事实的人。

克罗兹可以清楚地看到她，好像他有第二视觉。富兰克林夫人从没像现在这么美过，她意志坚定，拒绝哀伤，一心相信丈夫还活着，并且坚持必须找出约翰爵士探险队的目前位置，而且要派搜救队去救他们。

已经超过两年半了。海军方面知道约翰爵士为“幽冥”号及“恐怖”号准备了在正常情况下可以吃上三年的粮食。他们预计这两艘船在一八四六年夏天就会出现在阿拉斯加外海，即使出了状况，至少也不会晚过一八四七年八月。

简夫人现在应该已经向动作迟缓的海军及国会高分贝喊话了，要求他们采取行动。克罗兹看得到她写信给海军部，写信给北极议会，写信给她在国会的朋友及追求过她的人，写信给女王，也每天写信给已过世的丈夫。在她字迹娟秀、不拖泥带水的信中，她告诉已故的约翰爵士，

她知道她亲爱的丈夫还活着，满心期待与他重聚，他们重聚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克罗兹可以看到，她在告诉全世界她做了这件事。她现在差不多要请第一批搜救船把折叠成束的书信寄给他.....当然其中会有一些海军军舰，不过也很可能有些是简夫人用自己愈来愈少的钱财雇来的，或是由担心他安危的有钱朋友合资招募的私人船只。

克罗兹从所见到的图像回到现实，他试着在卧铺上坐起来，并且露出微笑。但寒冷让他像强风中的上桅一样抖动。他对着已经满是秽物的木桶呕吐，然后向后躺回已被汗水浸湿、有胆汁味道的枕头上，闭起眼睛，顺着视觉的波动继续向前探索。

他们会派谁来援救“幽冥”号与“恐怖”号？他们已经派谁来了？

克罗兹知道，约翰·罗斯爵士会想赶快率领一支探险队进入冰海，但是他也看到简·富兰克林夫人不会去搭理这个老头，因为她认为他是个大老粗，反而会选择他的侄子詹姆斯·克拉克·罗斯，克罗兹从前曾经和他一起到南极附近的海域探险。

年纪较轻的罗斯答应过他很年轻的妻子，他永远不会再到海上探险，但是克罗兹看到他无法拒绝富兰克林夫人的请求。罗斯会率领两艘船一起出发。克罗兹看到他们会在1848年夏天，也就是接下来的夏天起航。克罗兹看到这两艘船航行到巴芬岛北边，接着向西穿过兰开斯特海峡，三年前约翰爵士曾指挥“恐怖”号及“幽冥”号走过这条路。他差一点就可以读出罗斯两艘船在船首上的名字。但是，过了摄政王子峡湾或德文岛之后，詹姆斯爵士会碰到一大片冷酷无情、将克罗兹两艘船困住的堆冰。在接下来的夏天里，冰雪专家瑞德和布兰吉带领他们向南航行通过的海湾与峡湾的冰都不会完全融化。詹姆斯·克拉克·罗斯爵士无法到达“恐怖”号及“幽冥”号目前所在位置三百英里以内。

克罗兹看到他们在一八四八年初秋就回到英格兰。

他一边呻吟一边流泪，牙齿用力咬着皮带。他的骨头冻僵了，他的血肉之躯燃烧起来了，在他皮肤表面及底下，仿佛有蚂蚁四处乱爬。

他的第二视觉看到，在公元一八四八这一年，还有其他船及其他探险队被派出来，有些很可能和罗斯的探险队同时派出来，甚至更早。基于海军的懒惰，皇家海军的动作很慢，但是一旦动起来，克罗兹知道，往往又会把每件事做过头。在船只被无限期地困住之后，就会有更多无谓的可悲之举，这是克罗兹认识四十年的海军处理事情的标准程序。

在他痛苦的心灵里，克罗兹至少还看到有另一支海军探险队会在接下来的夏天从巴芬湾起航，寻找失踪的富兰克林探险队，而且很可能还有第三支海军分遣队走一大圈绕过宏恩角，然后在理想状况下在白令海峡与其他搜索队会合。这支分遣队要在西半部的北极圈里寻找他们，但是“幽冥”号和“恐怖”号从没到过距离那区域一千英里以内。这么庞大的搜救行动会延续到一八四九年，并且持续下去。

现在不过是一八四八年的第二个礼拜而已。克罗兹很怀疑，船员们能活着看到今年夏天吗？

会不会有一支走陆路的搜救队从加拿大上来，顺着麦坎锡河到位于北极圈内的美洲大陆海岸线，然后向东走到沃勒斯顿陆块及维多利亚陆块，来寻找他们这两艘可能被困在难以捉摸的西北航道某处的船舰？克罗兹很确定答案是肯定的。陆路搜救队在威廉王岛西北方二十五英里的海上发现他们的机会是零。搜救队甚至不会知道威廉王岛是一个岛。

海军部长会在下议院宣布用重金征召搜救队去搜寻约翰爵士和他的船员吗？克罗兹相信他会。但是悬赏金额有多高？一千英镑？五千英镑？一万英镑？克罗兹把眼睛紧闭起来，看到两万英镑的赏金仿佛摆在悬挂在他面前的羊皮纸上，要给任何能“提供有效率的协助，以拯救约翰·富兰克林爵士和他探险队人员的生命”的人。

克罗兹再次笑了出来，这也让他再次呕吐。他因为寒冷、痛苦，以及脑海中荒谬的图像而发抖。他四周的船因为冰的挤压而发出呻吟。船长已经不再能分辨出船的呻吟与自己的呻吟了。

他看到一幅图，里面有八艘船：六艘英国船和两艘美国船聚集在几乎冻结的停泊处，彼此距离不到几英里。在克罗兹看来，那地方很像德文岛，靠近比奇岛附近，或者是康沃利斯岛。很明显是北极夏末某一天，也许是八月底，再过不了几天海就会突然冻结，将它们全都困住。克罗兹可以感觉到，这景象发生在凄惨的一八四八年之后两或三年。为什么八艘搜救船最后会全挤在一处，而不是在几千平方英里的北极圈里，呈扇形散开来寻找富兰克林走过的踪迹？克罗兹完全无法了解。这应该只是酒瘾发作产生的妄想吧。

这些船只大小不一。从小型双桅帆船以及和游艇一样大、根本不堪从事艰难冰海任务的船，到两艘分别是一百四十四吨及八十一吨重、克罗兹从没看过的美国船，还有一艘九十吨重、为了到北极航行而仓促拼装成的古怪英格兰领航船。此外还有几艘较正式的英国海军船舰及蒸汽巡洋舰。透过他痛苦的心灵之眼，他看到了这些船的名字：挂着美国国旗的“前进”号与“拯救”号、由领航船改装而成的“艾伯特王子”号、担任英国特遣船船首的“富兰克林夫人”号，还有两艘克罗兹认为和老约翰·罗斯有关的船——过小的双桅帆船“菲利斯”号和完全不适任的小游艇“玛丽”号，最后还有两艘真正的皇家海军军舰，“救助”号与“勇猛”号。

克罗兹像是透过在北极上空翱翔的燕鸥之眼观看，看到八艘船都聚集在方圆四十英里内，两艘较小的英国船在巴罗海峡上方的葛瑞菲岛附近，剩下四艘英格兰船舰则位于康沃利斯南方的救助湾里，两艘美国船在更北方的康沃利斯岛东岸，隔着惠灵顿海峡与约翰爵士第一个冬天在比奇岛的停泊处对望。每艘船距离位于西南方的“幽冥”号与“恐怖”号受

困处，都超过二百五十英里以上。

一分钟后，一阵雾或一片云飘开了，克罗兹看到船当中的六艘都停泊在彼此距离不到一英里的范围内，就在一个小岛的海岸线外围。

克罗兹看到，在一个垂直耸立的黑色悬崖下方，船员们在冻结的沙砾地上快跑。他们非常兴奋，他几乎听得见他们在冰冷空气中发出的声音。

那是比奇岛，他很确定。他们已经发现炉工约翰·托林顿、水兵约翰·哈特内尔及陆战队二兵威廉·布莱恩三个人饱经风雪摧残的木制墓碑及坟墓。

不论他在发烧时做的梦里看到的景象多少年后才会发生，克罗兹知道那对他及“幽冥”号与“恐怖”号上的船员来说都无益。约翰爵士没有多想就匆忙离开比奇岛，第一天就风力及蒸汽动力并用，奋力穿过那片无情到不愿让两艘船离开的海冰。富兰克林探险队被冻结在那里九个月，却连一张说明航向的小纸片也没留下就离开了。

克罗兹当时就明白，约翰爵士并不觉得有必要去告诉海军总部，他正遵照任务指示向南航行。约翰·富兰克林爵士向来就是个依照命令行事的人，约翰爵士假设海军部会相信他这次还是照命令而行。不过，被困在岛上九个月后，而且还堆了一个正式的石碑，甚至还开玩笑似的用塞满沙砾的葛德纳罐头也堆了一堆，结果在比奇岛上的信息石堆里还是没留下任何消息，这与富兰克林接受的命令完全抵触。

海军部与皇家海军探索团总部为富兰克林探险队准备了两百个密封的铜罐，就是要他们在寻找西北航道的旅程中，留下信息说明他们身在何处、要往何方。但是约翰爵士却只用了……一个：就是约翰爵士一八四七年被杀的前几天，被带到目前所在位置东南方的威廉王陆块上放

置、到头来却毫无用处的铜罐。

在比奇岛，没有留下任何信息。

在德文岛，他们曾经路过，还到岛上探勘过，没有留下信息。

在葛瑞菲岛，他们曾经在那里寻找过港口，没有留下信息。

在康沃利斯岛，他们曾经绕着航行一圈，没有留下信息。

从萨默塞特岛经过威尔士亲王岛到维多利亚岛，他们曾经在一八四六年的夏天一路沿着那里的水道向南航行，没有留下信息。

现在，在他的梦里，六艘船上的搜救队员也都快要冻僵了，他们想要往北方走，看看通到北极的惠灵顿海峡北方还有没有未冻结的海域。比奇岛完全看不到任何线索，而克罗兹可以从他神奇的“北极燕鸥高空观点”看到，在比奇岛及巴罗海峡船员眼中，南边的皮尔海峡是结结实实的一整片雪白。“幽冥”号和“恐怖”号一年半前就是趁着短暂的夏季雪融，顺着这条路往下走。

他们压根儿就没想到过富兰克林有可能会走那条路……也就是他竟然会照着任务指示走。克罗兹看到他们冻结在兰开斯特海峡，接下来几年里，他们的注意力全都是往北方搜寻。约翰爵士任务指示中的第二选择是，如果没办法继续向南走通航道的話，他应该转向北航行，穿过理论上只是一圈的冰，进入那更是纯属理论的未冻结的北极海。

克罗兹逐渐消沉的心知道，八艘搜救船的船长与船员全都得到一个结论：富兰克林已经向北航行——和他实际走的方向刚好相反。

他在半夜里被自己的呻吟声吵醒。舱房里有光，但是他的眼睛受不了光，所以试着只透过火炬的燃烧及各种声音来判断发生了什么事。两

个人——他的侍从乔帕森及船医古德瑟——正要从他身上把那件肮脏、被汗水浸湿的睡衣脱掉，用温水帮他擦洗身体，并且小心地为他穿上一件新睡衣及袜子。两人当中的一个试着用汤匙喂他喝汤。克罗兹把稀粥吐了出来，但是他满到桶边的呕吐桶已经整个冻成固体，他隐约感觉到乔帕森及古德瑟在清理舱板。他们让他喝了些水，然后让他躺回冰冷的床单上。其中一个帮他盖上一张暖和的毛毯，一张温暖、干燥、未冻结的毛毯，他感激得想哭。他也想开口说话，但是还没有找到或组织好想说的话，所有的话就从他的脑袋里消失，他再次滑入视觉的旋涡中。

他看到一个黑发、绿皮肤的男孩，以胎儿的姿态蜷曲着，靠在一面尿液色的砖瓦墙上。克罗兹知道这男孩是某个地方精神疗养院里的癫痫患者。这男孩一动也不动，只有他的黑眼睛像爬行动物的眼睛一样不断眨动。那个身影就是我。

一想到这里，克罗兹就知道，这不是他自己的恐惧，而是别人的梦魇。他进入另一个男人的心灵里待了片刻。

接着，苏菲·克瑞寇进到他里面。克罗兹咬着皮带呻吟着。

他看到她在鸭嘴兽池，光着身子紧紧靠在他身上。他看到她冷漠、鄙夷地坐在总督府的石板椅上。他看到在“幽冥”号与“恐怖”号起航的五月天，她穿着蓝色洋装站在格林海瑟码头上挥手，虽然不是对他挥手。现在他看到一个他从来没看过的她，一个未来现在式的苏菲·克瑞寇。她这时候是简·富兰克林夫人全职的助理、同伴与书记，并因此自豪、忧伤，庆幸自己仍能忧伤、重新得力，并且重获新生。她和简夫人到各处旅行——两个不屈不挠的女人，媒体将来会这么称呼她们。

苏菲几乎和她的舅妈一样，随时看起来充满热忱、带着希望、声音高亢、非常女性化、不受规范，全副心思都摆在呼吁全世界搜救约翰·富兰克林爵士。即使在私下的场合，她也不会提到弗朗西斯·克罗兹。

他当下就看出，这是最适合苏菲的角色：勇敢、傲慢、有权力、风情万种，几十年有最好的理由可以避免论及婚嫁或去谈场真正的恋爱。她一生都不会结婚，她会和简夫人一起到世界各处旅行。克罗兹看到，简夫人绝不会在公开场合承认失踪的约翰爵士已经难有生还的希望，但是在真正的希望早已灭绝许久后，仍然充分享受她在否认寡居期间获得的特权、同情、权势与地位。

克罗兹想呕吐，但是他的肚子到现在已经饿了好几个小时或好几天了。他只能弯着身体，忍受腹痛。

他现在在纽约州罗彻斯特西方约二十英里的海德斯达，一个狭窄、家具摆置杂乱的美式农舍的阴暗起居室里。克罗兹从来没听过纽约州的海德斯达或罗彻斯特。他知道这是今年，一八四八年的夏天，也许就在几个礼拜后的未来。透过拉开的厚布幔缝隙，他看见一场闪雷暴风雨正发着闪光、汹涌而至。雷声让房子摇晃起来。

“来嘛，妈！”桌旁边有两个女孩，其中一个说，“我们跟你保证，你会觉得很有意思。”

“我会觉得很可怕。”母亲回答。她是个平凡的中年妇人，一道皱纹将她的前额分成两半，上半延伸到她扎得很紧的灰色发髻，下半连接着她粗且皱着的眉头。“我真不知道怎么会让你们说服我。”

克罗兹发现美国乡间对话竟然如此粗鄙而相当吃惊。他认识的大部分美国人都是个性有缺陷的水手、美国海军的船长或捕鲸人。

“快啦，妈！”用老板口气命令她母亲的女孩，是十五岁的玛格丽特·法克斯。她穿着朴素，傻笑着，看起来并不特别聪明，模样却十分迷人，就和克罗兹在社交场合遇见过的美国女人一样。桌子旁边的另一个女孩是玛格丽特十一岁的妹妹凯瑟琳。年纪较小的女孩看起来更像她母

亲，克罗兹只能借着摇曳的烛光看见她苍白的脸：额头下方有两道粗眉，上方的髻扎得太紧，皱纹线也开始成形。

闪电的光从两片沾满灰尘布幔间的缝隙闪射进来。

母亲和两个女孩手拉着手围着橡木圆桌。克罗兹注意到桌子的蕾斯花边已经因年代久远而泛黄。三位女性的眼睛都闭着，桌上蜡烛的火焰也被雷声震得摇晃起来。

“有人在这里吗？”十五岁的玛姬问。

这时传出一个巨大的敲击声。不是雷声，是爆裂声，好像有人用一根小槌子击打木板。每个人的手都举到了眼前。

“我的天啊！”母亲大叫，显然已经害怕到想用手捂住嘴巴。但两个女儿的手紧紧地抓住她不放。桌子因为她们的拉扯而晃动。

“你是我们今晚的向导吗？”玛姬问。

一声巨响，啪。

“你是来伤害我们的吗？”凯蒂问。

两个更大声的啪。

“你看，我没骗你吧，妈。”玛姬低声说。她再次闭上眼睛，用演戏般的呢喃说：“向导，你是昨天晚上和我们对话过的温和的史皮利弗先生吗？”

啪。

“谢谢你昨天晚上让我们相信你是真正存在的人，史皮利弗先

生。”玛姬继续说，说话的样子好像在失神状态，“谢谢你告诉母亲关于她孩子们的一些事，说出我们的年龄，而且还让她想到她已经过世的第六个小孩。你今天晚上会回答我们的问题吗？”

啪。

“富兰克林探险队现在在哪里？”小凯蒂问。

啪啪啪……敲击声持续了半分钟。

“这就是你们说的灵界电报吗？”她们的母亲低声问。

玛姬嘘了她一声。啪声停止了。克罗兹看见——他可以漂浮着穿过木头，并且看穿羊毛与棉布——这两个女孩私下串通好了，轮流用她们的大脚趾去推挤第二个脚趾来发出啪声。这么小的脚趾竟然能产生这么大的声音，实在令他难以置信。

“史皮列弗先生说，报纸上大家都在寻找的约翰·富兰克林爵士现在正好端端地和他的船员在一起。他的船员也都好端端在船上，只是他们很害怕。他们第一年被困在某个冰冷的地方，目前两艘船位于从那地方向南航行五天可以到达的一个小岛附近的冰里。”玛姬朗诵般说着。

“他们所在的地方非常暗。”凯蒂补上一句。

接着有更多啪声。

“约翰爵士要他的妻子简不要担心。”玛姬解释，“他说他很快就会见到她，如果不是在今世，就是在来世。”

“我的天啊！”法克斯女士又说了一次，“我们必须去叫玛丽·瑞弗德与瑞弗德先生，当然还有利奇，还有杜斯勒先生和夫人、海德女士、杰威先生与夫人……”

“嘘……”凯蒂又发出嘘声。

啪啪啪。

“向导在指引我们时，不喜欢你插嘴说话。”凯蒂轻声说。

克罗兹呻吟着，咬着他的皮带。原本的腹痛已经痛到全身了。他有时冷得发抖，下一刻却又把毛毯甩开。

有个人的穿着很像爱斯基摩人：动物毛皮制成的外套，高筒毛靴，以及沉默女士戴的连衣帽。但是这个人站在了被脚灯照亮的舞台上。那里很热。在那个人身后的布景上画的是冰、冰山，以及冬天的天空。舞台上四处都是道具白雪。有四只格陵兰爱斯基摩人喜欢使用的雪橇犬因为热过头而躺在舞台上休息，舌头都伸在嘴巴外面。

留着胡子、穿着厚毛皮外套的男人站在一个有白色斑点的讲台上说话。“我今天向你们说话，是为了人性而不是为了钱财。”这个矮小的人说。他的美国口音让克罗兹听得相当刺耳，他耳朵疼痛的程度就和听到两个少女的口音一样。“我已经到英格兰去和富兰克林夫人本人谈过话了。她预祝我们下次的探险顺利成功，前提是我们能在费城、纽约及波士顿募集到探险队需要的经费，并且说如果最后是美国人把她的丈夫带回来，她会感到很荣幸。所以今天我请求各位慷慨解囊，纯粹是从人道考量。我是以富兰克林夫人的名义，以她失踪丈夫的名义来请求诸位，我深信这次搜救行动很可能会为美国带来极大的荣耀……”

克罗兹再次看到这个人。这位大胡子现在已经脱掉他的毛皮外套，光着身子躺在纽约联合旅馆的床上，和一个非常年轻、同样光着身子的女人在一起。这天晚上天气相当热，被单都翻开到床边。他看不见四条雪橇犬的踪迹。

“不论我错在哪里，”这男人声音很轻，因为窗户和气窗在纽约夜里

都是开着，“至少我爱过你。即使你是个女皇，亲爱的玛姬，并非只是追求难以捉摸的伟大事业的无名小女孩，我爱你的心还是一样。”

克罗兹发现这个年轻赤裸的女人就是玛姬·法克斯，只是比之前大了几岁。她还是相当迷人，带着淳朴的美式傻笑，即使现在她身上没穿衣服。

玛姬的声音带着磁性，语气中的喉音比克罗兹先前听到少女命令式的语气重得多：“坎恩博士，你知道我爱你。”

那男人摇头。他从床边桌上拿起烟斗，现在他将左手从那女孩的背后抽回来，把烟草塞进烟斗里点燃：“我亲爱的玛姬，我听到从你这张爱骗人的小嘴里说出来的话，感觉你的头发在我的胸膛上汹涌，我很愿意相信你的话。但是你没办法上升得比你的出身还高，亲爱的。你有不少特质让你足以完成使命，玛姬……你心思细腻，相当可爱，如果你受过另一种教育的话，还可能会变得天真而不造作。但是你不配得到我永远的敬重，法克斯小姐。”

“不配。”玛姬重复他的话。她的一双眼睛或许是这时候她身上最美的部位，因为她傲人的双峰被挡在克罗兹的视线外，她似乎已经眼泪盈眶了。

“我无法改变命运对我的各种安排，孩子。”坎恩博士说，“我有自己可悲的虚荣要去追求，就像你和你那些罪状极轻的妹妹们和母亲在追求你们的虚荣。我对我的使命热衷绝不下于你对自己的使命，可怜的孩子，如果扮演灵媒来胡诌也可以算是使命的话。请记住，就当一场梦吧，北极海的坎恩博士曾经爱过精于拍击通灵术的玛姬·法克斯。”

克罗兹在黑暗中醒了过来。他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他的舱房很阴暗，船舱里也很暗。船身发出呻吟，或者是

他过去几小时或几天呻吟的回音？这里非常冷。他记得是乔帕森和古德瑟帮他盖在身上的温暖毛毯，现在已经和其他被单一样湿漉漉而且冻得僵硬。冰挤压着船，发出呻吟。船也透过受挤压的橡木及被冻得紧绷的铁，发出呻吟来呼应。

克罗兹想爬起来，但是他发现他太虚弱也太消瘦，无法做大动作。他几乎连手都移动不了。疼痛及幻象像汹涌波浪一样漫过他全身。

他脑中出现一些他在海军服役期间认识、碰过或看过的人。

克罗兹看到罗伯特·马库瑞，他认识的人中最狡猾、最有野心的一个，另一个想在英格兰人世界中有一番作为的爱尔兰人。马库瑞正受困于冰海里的一艘船的甲板上，四周都是冰及岩石的峭壁，有些甚至高达六七百英尺。克罗兹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景象。

他还看到老约翰·罗斯在一艘面向东方的小船（类似游艇）船尾的甲板上，船朝着回家的方向驶去。

还有詹姆斯·克拉克·罗斯，他比克罗兹以前看过的更老、更胖、更不快乐。他的船离开冰海，朝着未冻结的海域驶去，高升的旭日映照在结了冰的船首三角桅缆索上。他也是往回家的方向走。

还有弗朗西斯·里奥坡·麦克林拓。克罗兹冥冥中知道，他曾经在詹姆斯·罗斯的指挥下去搜寻富兰克林，几年后又自己回来搜寻。经过了几年？离现在多久？是在我们未来的几年后？

克罗兹看见影像飞掠而过，仿佛是从一个神奇提灯里映照出来，不过他没听到问题的答案。

他还看到麦克林拓驾着由人拉着的雪橇，移动得比格尔中尉，或者约翰爵士和克罗兹任何一个手下所驾的雪橇都来得快而有效率。

接着他看到麦克林拓站在石堆旁边，读着刚从铜罐里抽出来的一张纸片。那是七个月前格尔留在威廉王陆块上的纸吗？克罗兹猜想着。麦克林拓身后那片冰冻沙砾地及灰色的天空看起来很像那里的景象。

突然，他看到麦克林拓独自在冰面及沙砾地上。在他身后几百码处，他的雪橇队正在大风雪中跟上来。他站在一幅恐怖的景象面前：一艘不小的船被绑在一部由铁与橡木牢靠组装的大雪橇上。

雪橇看起来很像克罗兹的木匠哈尼先生做的，组装得像是可以使用一百年，每个连接处都组装得很用心。它非常庞大，应该至少重六百五十磅，上面的是一艘重达八百磅的小船。

克罗兹认得那艘小船。那是“恐怖”号二十八英尺长的一艘侦察船。他看到它已经被整修过了，以便在河中航行。船帆被卷起、捆好、盖住，上面还结了一层冰。

克罗兹爬到一块岩石上，像是从麦克林拓的肩膀上方窥视那艘船，他看到两具骷髅。两个头颅上的牙齿似乎正对着麦克林拓及克罗兹发出闪光。其中一具只是散在船首的一堆乱骨，骨头明显被嚼过，而且被啃得很严重，有些部分甚至已经被吃掉了。一些雪堆积在骨头上。

另一具骷髅则相当完整，没被弄散，身上还穿着军官或士官的大外套及保暖衣的碎片。头颅上还有帽子的残片。这具尸体四肢伸开地躺在船上横坐板后方，那双只剩骨头的手沿着舷缘伸向两支斜靠在那里的双膛霰弹枪。在他还穿着靴子的脚旁边，堆了几沓羊毛毯及帆布衣物，以及一个装满霰弹枪弹药、外面被雪盖住的粗麻布袋。这死人像海盗抓获了一批宝物准备好好数点并且自鸣得意一番，在他的两只皮靴之间的船底摆放了五只金表，以及个别包装好看来有三十或四十磅重的巧克力块，旁边还有二十六件银器。克罗兹看得见（而且他知道麦克林拓也看得到）在这些餐刀、汤匙及叉子上，有约翰·富兰克林爵士、菲茨詹姆

斯船长、六位军官以及他自己的个人徽章。他发现从冰雪里突出来的盘子及两个银制托盘上也有类似徽章。

厚达数英寸的雪堆积在长约二十五英尺的船底，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小东西突了出来：两卷铅皮、一整张帆布船罩、八双靴子、两把锯子、四把锉刀、一堆钉子，以及摆在装弹药袋子旁边的两把船刀，就在船尾那具骷髅附近。

在这具穿衣服的骷髅旁边，克罗兹还看到几支桨、折叠起来的帆，以及几捆麻绳。比较靠近船首那堆乱骨的是一沓毛巾、几块肥皂、几把梳子、一把牙刷、距离散落一地脚趾骨与跖骨不到几英寸的一双手工制拖鞋，以及六本书：五本《圣经》，还有现在正摆在皇家海军“恐怖”号会议室里的《威克菲德的牧师》。

克罗兹想把眼睛闭起来却做不到。他想飞离这些图像，所有的图像，但是他无法控制。

突然，弗朗西斯·里奥坡·麦克林拓还算熟悉的脸开始融化、凹陷，接着重新形成另一张年轻的脸。克罗兹不认识这张脸。周遭的景象还是没变。这比较年轻的人——某个叫作威廉·霍伯森中尉的人，现在克罗兹知道他是谁了，虽然他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知道的——站在麦克林拓刚才所在的地点，带着和克罗兹之前才在麦克林拓脸上看到的恶心、难以置信的表情，看着中空船里的一切。

突然，那艘船及骷髅不见了，克罗兹躺在一个冰穴里，在他旁边的是一丝不挂的苏菲·克瑞寇。

不是，那不是苏菲。克罗兹眨了眨眼，感觉到梅摩·摩伊若的第二视觉像是一阵高热，在他疼痛的头部烧起来并烧穿它。现在他看到自己光着身子躺在同样光着身子的沉默女士旁边，周围都是毛皮，而且躺在

某种雪棚或冰棚上。所在的空间被摇曳的油灯照亮，弯曲的屋顶是用冰块制成。沉默的胸部是褐色的，她的头发长而且非常黑。她侧身用一只手肘撑在毛皮上，认真地望着克罗兹。

“你在做我的梦吗？”她没有移动嘴唇，嘴巴也没有张开。她不是用英语说。“还是我在做你的梦？”

克罗兹在他的头脑与心里感觉到她。感觉上就像是受到他喝过最好的威士忌震撼了一下。

接着，最可怕的梦魇来了。

这个陌生人，这个由麦克林拓与某个叫霍伯森的合体，并没去注视那艘里面有两具骷髅的船，而是看着年轻的克罗兹偷偷地和巫婆似的天主教徒梅摩·摩伊若去望弥撒。

这件事是克罗兹一生最重要的秘密。他不仅和梅摩·摩伊若参加了不该参加的聚会，还参与了异端的天主教圣礼，那常被嘲笑且被禁止的圣餐仪式。

但是，麦克林拓—霍伯森站立的样子就像祭坛男孩，和战战兢兢的克罗兹一样——现在的他是个小孩，也是个五十几岁、被吓坏的人。他向前走近祭坛的栏杆，跪下来，头向后仰，嘴巴张开，伸出舌头等着那片禁忌的薄饼，基督的身体。在克罗兹的村落、家族及一生中其他大人眼中，这纯粹是圣餐变体的食人肉行为。

但是有一件事很奇怪。在他上方穿着白袍的灰发祭司把水滴到地板上、祭坛上，以及克罗兹身上。即使是从小孩子的视角，祭司也未免大得太离谱：巨大、潮湿、肌肉发达、移动缓慢、将一片黑影投向跪着的群众。他不是人。

克罗兹跪着的时候身上没有穿衣服，他把头向后仰，闭起眼睛，伸出舌头准备吃圣体。

出现在他上方、身上滴着水的祭司，手上并没有薄饼。他没有手。相反的，滴着水的幽灵倾身靠向祭坛栏杆，非常靠近，然后张开它那张非人类的嘴，好像克罗兹才是那片要被吞噬的饼。

“亲爱的耶稣基督全能的上帝啊。”在观看这一切的麦克林拓—霍伯森低声说。

“亲爱的耶稣基督全能的上帝啊。”弗朗西斯·克罗兹船长低声说。

“他回来了。”古德瑟医生向乔帕森先生说。

克罗兹又开始呻吟。

“长官。”古德瑟跟克罗兹说，“您可以坐起来吗？您可以睁开眼睛，然后坐起来吗？对，这样才是个好船长。”

“今天几月几日？”克罗兹沙哑地问。从开着的门射进来的昏暗光线，以及从那盏被调小的油灯发出的昏暗灯光，对他敏感的眼睛而言就像阳光一样刺眼。

“今天是礼拜二，一月十一日，船长。”他的侍从说，接着乔帕森又补上一句，“一八四八年。”

“您已经病重一个礼拜了。”古德瑟说，“前几天有好几次，我几乎都已经确定会失去您。”这位医生给了他一些水喝。

“我在做梦。”喝了冷水之后，克罗兹勉强能回答。他可以闻到周围冰冷被褥窝巢里自己的臭味。

“过去几个小时您呻吟得很大声。”古德瑟说，“您还记得刚刚任何一个因疟疾而起的梦吗？”

克罗兹只记得梦中飘飘然的无重力感，但他也记得那些影像的沉重、恐怖及其间夹杂的幽默，虽然它们已经像一缕缕雾被强风吹散了。

“不记得。”他说，“乔帕森先生，请你帮我拿些热水来，我想盥洗一下。你可能也得帮我刮胡子。还有，古德瑟医生……”

“是的，长官？”

“可不可以请你到前面去告诉狄葛先生，他的船长今天早上要吃一大份早餐？”

“现在是晚上的六钟响时刻，长官。”船医说。

“没关系，我还是要一份很大份的早餐。一些饼干、剩余的马铃薯、咖啡、一些猪肉，如果有培根的话最好。”

“是的，长官。”

“还有，古德瑟医生。”克罗兹对着正要离开的船医说，“你可不可以顺道请利铎中尉到后头来，向我报告这个礼拜我错过了什么，也请他把我的……那把私人拥有物带来。”

28 培格勒

北纬七十度五分，西经九十八度二十三分

一八四八年一月二十九日

哈利·培格勒提前做好了计划，顺利争取到在太阳重新出现的那天送信到“幽冥”号的任务。他想庆祝一下，庆祝这些天来所有值得庆祝的事，和他所爱的人一起庆祝。那个人曾经是他的恋人。

资深士官哈利·培格勒是“恐怖”号前桅台的班长。他负责指挥那群精心挑选出来的高桅班员。这些人无论是在白天的烈日下或是在夜的黑暗中，哪怕遭遇最强劲波浪和最恶劣的天气，都必须在最高处的索具、桅帆、桅桁上工作。做这群人的班长需要强健的体格、经验、领导能力，更重要的是需要勇气，培格勒就是因为同时拥有这些特质而受人尊敬。他现在将近四十一岁，已经数百次证明过他的能力——不只在“恐怖”号船员面前，也在他不算短的海员生涯里待过的十来艘船上。

哈利·培格勒在二十五岁成为船上见习生之前不认识字，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现在阅读却成了他私底下的嗜好，而且在这次旅程里，“恐怖”号会议室里的一千本书，他已经读过半数以上了。教会培格勒识字的是皇家海军“小猎犬”号（专门从事测量的三桅帆船）上的一个小小的次阶军官助理，而且也是这位助理，让哈利·培格勒开始懂得去思考生而为人的真正意义。

这位助理就是布瑞金。他现在是探险队最老的人，年纪比其他人大

很多。他们从英格兰起航时，“幽冥”号及“恐怖”号的水手舱中流传一个笑话：次阶军官助理约翰·布瑞金的年纪和老迈的约翰·富兰克林爵士年纪相当，智慧却是他的二十倍。至少哈利·培格勒知道传言属实。

年纪已大、官阶还不到船长或海军上将的人，很少会获准参加皇家探索团的探险。所以当两艘船上的船员们发现约翰·布瑞金在正式船员名单上的年纪被主计官或是无意或是有意挖苦地写颠倒而变成“二十六”时，他们都从中读出了一种幽默感。船员们有许多笑话取笑灰发布瑞金的年轻、青涩，以及可想而知的性能力。但这位安静的助理通常只会微笑以对，不说一句话。

从一八三一年十二月到一八三六年十月，“小猎犬”号在费兹若伊船长的指挥下进行为期五年的环球科学调查之旅时，是哈利·培格勒到“小猎犬”号找到当时尚年轻的助理布瑞金。那时培格勒跟一个名叫约翰·史托克斯的中尉——他在皇家海军“摄政王子”号时，曾在这位中尉手底下当差，一起从最高等级的一百二十门炮军舰转到身份低微的“小猎犬”号。“小猎犬”号不过是艘契罗基等级的十炮双桅横帆船，被改装成测量用的三桅帆船，完全不是年轻培格勒这种有雄心的上桅水手会选择的船。不过那时哈利对科学测量工作及探险非常感兴趣，而在费兹若伊指挥下的小型“小猎犬”号要走的旅程，从许多方面来说对他都算是一种教学。

当时的次阶军官助理布瑞金比现在的培格勒差不多大八岁（四十八九岁），已经被认为是整个舰队里最有智慧、书也读得最多的士官。大家也知道他是个同性恋者，这件事对当时二十五岁的培格勒并没有造成太大困扰。皇家海军中有两种同性恋者：一种是只在陆地上寻求满足，却不会把习性带到船上的人；另一种会在航海途中继续放任天性，通常会诱拐皇家海军船舰上的年轻男孩。“小猎犬”号水手舱里的每个人乃至整个海军都知道，布瑞金属于前面那一种：在陆地上喜欢男人，但从来

不炫耀，也不会把性倾向带到海上来。和培格勒现在所在船上的副船缝填塞匠不一样，布瑞金不是鸡奸者。大多数布瑞金的同船伙伴都认为，对在海上航行的男孩来说，和次阶军官助理约翰·布瑞金在一起，会比在家乡与村里的教区牧师在一起还安全。

除此之外，在一八三一年起航前，哈利·培格勒还和萝丝·莫瑞同居。她是天主教徒，除非哈利改信天主教，否则她不愿意和他结婚，但是哈利做不到。两人没有正式结婚，不过培格勒在陆地上时，他们是快乐的一对。萝丝不识字，对世界也缺乏好奇心，或多或少反映出早期培格勒的生活，他后来却成为不一样的人。如果萝丝能生小孩，或许他们还是会结婚，但是她不能——她把这事称为“上帝的惩罚”。培格勒还在海上随着“小猎犬”号进行漫长的旅程时，萝丝就去世了。他爱她，用他自己的方式。

不过，他也爱约翰·布瑞金。

在“小猎犬”号测量船为期五年的任务结束前，布瑞金不仅教哈利学会读写英文，也教他读写希腊文、拉丁文与德文。刚开始他不太情愿接下担任培格勒导师的职责，但最终却被这位年轻的上桅帆见习生坚定的意志打动。布瑞金还教他哲学、历史与自然史，还教这位聪明的年轻人思考。

那次航行结束两年后，培格勒才到伦敦去找这位老人，那时是一八三八年，布瑞金和舰队里大多数人一样，已经在陆上赋闲很久了。培格勒请求他教更多东西。那时候，培格勒已经当上皇家海军“漂泊”号的前桅台班长了。

就是这数月陆地上的讨论与教导，让两个男人之间的亲密友谊演变成更像爱人的关系。培格勒发现自己竟然会做出这种事，也着实吃了一惊。刚开始他吓坏了，但接着他开始重新考虑人生中的每一个方面，包

括道德、信仰以及自我认识。他发现的事实让他困惑，但令他吃惊的是，这并没有让他对“哈利·培格勒到底是谁”的基本想法有任何改变。更令他讶异的是，是他主动挑起两人亲密的肉体接触，而不是那位老人。

这样的亲密关系只维持了几个月，是双方共同选择结束的，当然，这与培格勒必须长时间随“漂泊”号出海，直到一八四四年才能回来也有关系。他们的友谊无损。培格勒开始写长篇哲学信给前次阶军官助理，而且把每个词的字母顺序倒过来，将每个句子最后一个字的最后一个字母写在最前面而且大写。因为这原本不识字的前桅台班长的拼写太糟糕，布瑞金有一次在回信中写道：“你这种孩子气的把字母顺序倒过来写的达·芬奇式加密方法，叫人几乎没法破解。”培格勒现在就是用这种最粗略的密码在写日记。

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告诉对方，自己正申请加入皇家探索团，要跟随约翰·富兰克林爵士去寻找西北航道。起航前几个礼拜，他们两人才惊讶地发现对方的名字出现在探险队的正式人员名单上。培格勒当时已经有一年多没和布瑞金联络了，他从伍立奇的军营来到这名助理位于北伦敦的住处，询问自己是不是该退出探险队。布瑞金坚持他自己才应该从名单中除名。最后，他们同意彼此都不该失去这次冒险机会，而且布瑞金年纪不小了，这是他最后一次机会。“幽冥”号的主计官查尔斯·汉弥尔顿·欧斯莫是布瑞金多年来的好友。为了帮助布瑞金顺利地加入探险队，他在约翰爵士及军官们面前做了不少工作，甚至不惜隐瞒这位次阶军官助理的真实年纪，亲手在正式名单上把年纪写成“二十六”。培格勒和布瑞金都没有说出来，但是他们两人都知道，他们会尊重这老人多年来不把自己性需求带到船上的誓言。他们两人都知道，他们之间同享肉体欢愉的时光已经结束了。

结果培格勒在旅程中几乎没机会见到他的老朋友，而且在两年半的

时间里，他们几乎连一分钟独处的时间都没有。

再过两天，一月就结束了，礼拜六早上，培格勒在十一点左右到达“幽冥”号。这时天还是黑的，但是南方天空上，阔别八十几天的黎明曙光如约而至。这微光无力阻挡零下六十五华氏度的寒冷侵袭，所以培格勒哪怕看到了船上的提灯，也不做任何耽搁，快步向前。

看到“幽冥”号变短的船桅，任何一个上桅水手都会难过，但是哈利·培格勒比大多数人还难过，因为是他和“幽冥”号的前桅台班长罗伯特·辛克烈一起指挥船员，将两艘船上端的船桅拆下并收藏起来，以度过无止境的冬天的。不论在什么时候，这幅景象都很难看，更不会因为“幽冥”号目前夹在冰里“船尾朝下、朝首朝上”的怪异姿势而变得好看些。

培格勒受到守卫的热烈欢迎，被邀请到船上。他带着克罗兹船长的信息下到船舱去找菲茨詹姆斯船长。当时菲茨詹姆斯正坐在船后方的军官用餐房里抽烟斗，因为休息室仍然被当成病床区使用。

两位船长变更了过去传信的方法，开始将他们写的信息放进原本用来贮藏在冰堆中的铜罐里，在两艘船之间来回传递。信差们不喜欢，因为即使戴着厚手套，冰冷的金属还是会冻伤手指。菲茨詹姆斯不得不叫培格勒用连指手套将金属罐打开，因为罐子还是太冷，船长不能用手去碰。菲茨詹姆斯没有叫培格勒离开，所以他在读克罗兹的短笺时，培格勒就站在军官用餐房门口。

“我没有信息要你带回去，培格勒。”菲茨詹姆斯说。

前桅台班长的手触前额行礼，然后回到甲板上。有十多个“幽冥”号的人到甲板上来查看日出，船舱里还有更多人在穿御寒衣物，也准备上来看日出。培格勒注意到休息室病床区里有十多个人躺在病床上，大约和“恐怖”号上病人的数目相仿。两艘船上都已经传出坏血病了。

培格勒看到约翰·布瑞金瘦小、熟悉的身躯站在船尾左舷侧的护栏旁边。他走到他后面，用手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啊，在夜里，哈利轻轻一碰。”布瑞金还没转身就说。

“夜晚早已过去了。”培格勒说，“你怎么知道是我，约翰？”

布瑞金的脸上没有围保暖巾，培格勒可以看到他水汪汪、带着微笑的蓝色眼睛。“在一艘冻结在冰上的小船舰上，访客到来的消息传得特别快。你必须马上回‘恐怖’号吗？”

“不用。菲茨詹姆斯船长还没有想好回信。”

“你愿意和我去散个步吗？”

“当然。”培格勒说。

他们从右舷侧的冰坡道走下船，朝着冰山和东南方的冰脊走去，以便更清楚地看到发出亮光的南方。几个月来，“幽冥”号第一次被北极光、提灯光、火炬光以外的光照亮。

在到达冰脊前，他们经过一片被磨粗、铺上煤灰、有部分冰融的区域，也就是嘉年华大火的现场。照着克罗兹船长的命令，这区域在灾难发生后一个礼拜内就清理好了。但是原本用来插帆桁以充当帐篷支柱的洞还在，被融进冰里并冻结在其中的一些残破帆布与缆索也留在原处。即使船员们花了很大力气要把黑煤灰除掉，而且还下过了几场雪，黑色篷室的长方形区域还是看得很清楚。

“我读了那位美国作家的书。”布瑞金说。

“美国作家？”

“害小狄克·艾尔摩在上次那不堪回首的嘉年华里，安排了一个有创意的布景而被打五十鞭的家伙。他是个奇特的小人物，名叫坡^[8]，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他的作品哀伤且恐怖，还有种非常病态的死亡之舞的味道。整体来说，他的东西写得不是很好，但是让人觉得非常美国。不过，我并没读到为艾尔摩招来鞭打的不祥故事。”

培格勒点头。他的脚在雪中踢到东西，他弯下腰去把它从雪里挖出来。

那是原本挂在约翰爵士黑檀木老爷钟上方的熊头，它没逃过大火的攻击，头颅上的肉、皮、毛都被烧光了，头骨也烧黑了，眼眶中空，但牙齿还是呈象牙色。

“哦，我的天，爱伦·坡先生一定喜欢这种结局，我猜。”布瑞金说。

培格勒把它丢回雪里。这个熊头一定是因为埋在落冰中，所以清扫队才没发现。他和布瑞金又走了五十码，走到附近最高的冰脊并且爬上去，培格勒好几次伸手协助老人往上爬。

在冰脊上方的一片平坦冰板上，布瑞金气喘吁吁。连培格勒也发现自己喘得比平常厉害，但他平时和在书中读过的古奥林匹克运动员一样健壮。太久没有从事真正劳力的勤务了，他想。

南方地平线上发出压抑的、漂染成淡黄色的光，而半面天空里的星星也都泛白了。

“我几乎无法相信它回来了。”培格勒说。

布瑞金点头。

突然间，它出现了。那金红色的圆盘仿佛犹豫不决，从看似山丘，但实际应该只是南方远处低矮云层的黑漆布景背后升起。培格勒听到“幽冥”号甲板上四十来个人欢呼了三声，因为空气非常冷且凝重，他听到音量较弱的欢呼声从东方一英里左右的冰上，肉眼勉强看得到的“恐怖”号传来。

“清晨伸出她玫瑰色的指尖。”布瑞金用希腊文说。

培格勒微笑着，有点高兴他还记得这句话。他上次读《伊利亚特》或任何希腊文的作品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他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接触到这种语言以及特洛伊和那些英雄们时多兴奋。当时“小猎犬”号正停泊在圣地亚哥的巴尔韦德群岛里的一个火山岛，差不多是十七年前的事了。

布瑞金好像看穿了他的心思：“你记得达尔文先生吗？”

“那个年轻的自然学家？”培格勒说，“费兹若伊船长最喜欢对谈的人？当然，我记得。和一个人待在同一艘三桅帆船上五年总是会留下印象，虽然他是位绅士，而我不是。”

“你对他的印象怎么样，哈利？”布瑞金的淡蓝色眼睛更湿润了，也许是因为重新看到太阳而情绪过于激动，也许只是对还来不及适应的光有所反应，虽然这光线并不强。那个红色圆盘还没能将乌云完全扫去，又开始向下落。

“达尔文先生吗？”培格勒眨了眨眼，不是因为美妙的阳光过于刺眼，而是想唤回对这位消瘦的年轻自然学家的记忆，“我觉得他是个相当讨人喜欢的绅士，对他所要做的事非常热衷。他真的让大家整天忙着搬运可恶的死动物，并且将它们收藏在箱子里，我一度还以为光是死鸟就会把底舱塞满。不过他并没有袖手旁观。还记得有一次他和我们一起

摇桨，要让老旧的‘小猎犬’号在河里逆流而上。另外还有一次，他从潮水中救回一条小艇。有一次鲸鱼就在我们旁边，我想应该是在智利的海岸线外，我很讶异地发现他竟然一路爬上桅顶横杆，只为找到一个更好的观察角度。后来是我协助他爬下来的。不过那时他已经用望远镜观察鲸鱼一个多小时了，他外套的衣角也在强风中飞舞了那么久。”

布瑞金微笑着：“他借你那本书时，我几乎吃醋了！那是什么书？查尔斯·莱尔的书？”

“《地质学原理》。”培格勒说，“我没有真的看懂。或者说，在我发现里面的想法有多危险后，就没再读下去。”

“因为莱尔关于事物年代的论点。”布瑞金说，“他那相当非基督教的想法是说，事物是在无限漫长的时间里慢慢演变而成，而不是受到某些激烈事件的作用而立即改变。”

“是的。”培格勒说，“但是达尔文先生非常热衷这样的想法。他看起来就像个改变了宗教信仰的人。”

“我相信他已经改变信仰了，可以这么说。”布瑞金说，现在只看得见太阳最上面的三分之一了，“我提到达尔文先生是因为，在这次探险队起航前我们两人的共同朋友跟我说他正在写一本书。”

“他已经出版过好几本书了。”培格勒说，“你记得吗，约翰，就在我去找你学习的那一年……一八三九年，我们讨论过他探讨皇家海军‘小猎犬’号造访各个国家的地质学与自然史的日记。我没有钱买这本书，但是你说你读过。我相信他还写过好几册他观察的植物与动物生活的书。”

“没错，是《皇家海军‘小猎犬’号探索之旅的动物学》。”布瑞金说，“我也买了这套书。不过我的意思是，他正在写一本比先前这些都

还重要的书，如果我的好友贝毕基没说错的话。”

“查尔斯·贝毕基？”培格勒问，“那个喜欢组装一大堆古怪东西的人？还组装过一部能计算的机器？”

“就是他。”布瑞金说，“查尔斯跟我说，这些年来达尔文先生一直在撰写一本相当有意思的书，探讨生物演化机制。很显然，这本书采用了不少比较解剖学、胚胎学以及古生物学的信息……也许你还记得，这些全都是以前和我们同船的那位自然学者很感兴趣的学科。但是不论真正原因，达尔文先生似乎不希望出版这本书，而且根据查尔斯的说法，这本书有可能在任何人的有生之年都不会出版。”

“生物演化？”培格勒复述一次。

“是的，哈利。就是说各种生物并不是在创造后就维持不变，而是可以随着时间……相当长的时间……改变，让自己适应环境，莱尔先生那种无限漫长的时间。所有文明基督徒的想法都恰好相反。”

“我当然知道生物演化的意思。”培格勒说。他试着不让对方看出他因为被当成学生教导而有些不悦。师生关系的问题就是，即使其他事物都改变了，师生关系还是维持不变，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现这事实。“我已经在拉马克的书上读过这个概念。还有狄德罗的书。还有布丰的书，我想。”

“是的，这是个老理论。”布瑞金的语气愉悦，但略带抱歉之意，“孟德斯鸠谈过这种理论，就和莫佩尔蒂及你刚才提到的那几位一样。甚至连我们前船友的祖父伊拉斯谟斯·达尔文，也提过这种理论。”

“那么，查尔斯·达尔文的书为什么会那么重要？”培格勒问，“生物演化是个老旧的点子，教会及其他自然学者已经拒绝好几代了。”

“如果查尔斯·巴贝奇，以及达尔文先生和我的共同朋友的话可以信任的话，”布瑞金说，“如果这本新书会出版的话，就提出了生物演化确实有某种机制存在的证据。而且书中提供了一千个，或者一万个有关这种机制运作的具体例子。”

“这个机制是什么？”培格勒问。太阳已经消失了，玫瑰色的薄暮消逝成日出前的淡黄色微光。现在太阳已经完全不见了。培格勒几乎不敢相信自已刚刚看过它的造访。

“天择，它的起源是无数物种之间的竞争。”年老的次阶军官助理说，“这种选择机制能够在经过很长的时间后，将生物的有利特征传下去，并将不利的特征，也就是对生存及繁衍后代的概率没有贡献的特征淘汰掉。这里所说的长时间，是莱尔所说的那样长的时间。”

培格勒想了一分钟：“你怎么会想谈这件事，约翰？”

“因为我想到了在冰原上那只掠食者朋友，哈利。因为我想到你刚丢在原先黑色篷室所在地的焦黑头骨。约翰爵士的黑檀木老爷钟曾经在那间篷室中嘀嗒作响。”

“我还是不太了解。”培格勒说。当他还是约翰·布瑞金的学生，随着“小猎犬”号在海上遥遥无期地到处漂泊的五年里，他经常这么说。原本探勘之旅预计为两年，培格勒也跟萝丝保证他在两年内会回来。“小猎犬”号在海上的第四年，她死于肺结核。“你认为冰原上那只东西，是经常在这里碰到的普通白熊经过物种演化后的产物？”

“恰好相反。”布瑞金说，“我怀疑，我们是不是遇上了某个古老物种的最后几位成员，比起它后代的物种，也就是在这里看到的一大堆北极熊，它的身躯更高大、更聪明、动作更快，而且残暴无限多倍。”

培格勒思索着这一番话：“某个从大洪水前一直存活到现在的物

种。”他最后说。

布瑞金听了之后咯咯笑：“如果你把大洪水当成隐喻，是的，哈利。但是，你也许还记得，我完全不相信有大洪水这回事。”

培格勒露出微笑：“跟你相处还真的是要小心啊，约翰。”他站在寒冷中又想了好几分钟。光逐渐消逝，群星再次布满南方天空。“你认为这种……东西……那物种的最后一只……是大蜥蜴还在世界上时就在地球上活动了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我们没有发现它们的化石呢？”

布瑞金又咯咯地笑：“不是的，我并不觉得这位冰原上的掠食者曾经和那些巨蜥蜴较量过。或许，像北极熊这种哺乳类动物根本就没有和超大爬虫共存过。就如莱尔所说，而我们的达尔文先生似乎也了解，‘时间’……他所指的永世的时间，哈利……也许比我们所能理解的还要浩大许多。”

两人沉默了好一阵子。风开始刮大了些，培格勒发现这里已经冷到不能再多待了。他看到这位老人有点在发抖。“约翰，”他说，“这只怪兽……或是东西，它有时候聪明到让人不相信它只是只动物。你为了解它的起源，能够帮助我们杀掉它吗？”

布瑞金这次大声笑出来：“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哈利。我们两个人私下说说就好，亲爱的朋友，我认为那只生物比我们还优秀。我认为我们的骨头会比它更早成为化石……虽然，如果你仔细想，一只完全住在北极冰上，而不是在陆地上繁殖或生活的巨大生物，它或许还以普通的白熊为主食呢，它很可能根本就不会留下任何骨头、踪迹、化石……至少以我们目前的科学技术，无法在冻结的北极海下面找到它的任何遗骸。”

他们开始走向“幽冥”号。

“告诉我，哈利，‘恐怖’号上发生了什么事？”

“你听到三天前差点儿发生集体抗命的消息吗？”培格勒问。

“真的是到了接近抗命的地步吗？”

培格勒耸了耸肩：“那是件丑闻，是每位军官的噩梦。副船缝填塞匠希吉以及另外两三个煽动者，把所有船员都挑动起来。典型的暴民心态。克罗兹非常巧妙地化解了。我想我从来没见过任何一个船长，能像克罗兹礼拜三那天那么有技巧且有把握地处理暴动。”

“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爱斯基摩女人而起？”

培格勒点了点头，把威尔斯假发与保暖巾拉得更紧些。现在已经寒风刺骨了。“希吉和大多数船员在圣诞节前都听说过那个女巫从船身挖了一条隧道通到外面。一直到嘉年华那天，她都能从她位于船首锚缆收置间的窝里随意进出船舱。但是在嘉年华大火的隔天，木匠哈尼先生和助手们就把船身的洞补起来，而厄文先生也把船外那条隧道整个弄塌，接着就有流言传了出来。”

“希吉和那些人认为她和那场火有关？”

培格勒又耸了耸肩，至少这动作能让他温暖一点：“就我所知，他们认为她就是冰原上那只东西，或者至少是它的伴侣。大部分船员这几个月来一直认定她是异教的巫婆。”

“‘幽冥’号上的大多数船员也这么认为。”布瑞金说。他的牙齿在打战。两个人加快脚步朝倾斜的船走去。

“希吉那群暴民已经计划好，要趁女孩从底舱上到主舱拿晚餐的饼干与鳕鱼时，在半路上将她劫走。”培格勒说，“然后割断她的喉咙，或

许还要配合一些正式仪式。”

“后来事情为什么没照预期发展，哈利？”

“总会有人通风报信。”培格勒说，“克罗兹船长听到风声时，很可能是在他们计划动手的几个小时前，他把这女孩拉到主舱，召集所有军官与船员来开会。他甚至把守卫也叫下来开会，这是史无前例的事。”

走路时，布瑞金把他苍白的方脸转向培格勒。天暗得非常快，风持续从西北方吹来。

“那时是晚餐时间，”培格勒继续说，“但是船长要船员们把餐桌都再绞上去，叫大家坐在舱板上。不是坐在木桶或木箱上，直接坐在舱板上，然后叫军官带着随身武器站在他后面。他抓着爱斯基摩女孩的手臂，好像她是要丢给船员们的祭物，像是要丢给豺狼的一块肉。就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就是这么做的。”

“什么意思？”

“他告诉他们，如果要杀这女孩就要立即动手.....要就马上。用船刀，在那里，在主舱里，在他们吃饭及睡觉的地方。克罗兹船长说，他们必须一起动手，船员和军官都一样，因为船上的谋杀像溃疡会传染开来，除非每个人都因为成为共犯而得以免疫。”

“他的做法还真奇怪。”布瑞金说，“不过我很讶异，这竟然真的阻止了船员们嗜血的冲动。暴民是没有理智的。”

培格勒再次点头：“接着克罗兹把火炉旁边的狄葛先生叫了上来。”

“那个厨师？”布瑞金问。

“厨师，没错。克罗兹问狄葛先生当天晚餐吃什么.....还有之后几

个月每天的晚餐是什么。‘可怜的约翰，’狄葛先生说，‘再看看还剩下什么没坏掉或没有毒的罐头。’”

“有意思。”布瑞金说。

“克罗兹接下来问古德瑟医生——他那天刚好在‘恐怖’号上，过去几天有多少人来看病。‘二十一个人，’古德瑟说，‘其中十四个就在病床区过夜，直到刚刚被您叫来开会，长官。’”

这次轮到布瑞金点头，他仿佛已经知道克罗兹心里在打何种算盘。

“接着船长说：‘那是坏血病，小伙子们。’这是三年来第一次有军官，包括船医、船长，甚至副官大声向船员们说出这名词。船长说：‘我们因为坏血病的侵袭，状况愈来愈糟，“恐怖”号的同伴们，你们知道它的症状。如果你们不知道.....或是没那个胆去想.....就要专心听。’接着克罗兹把古德瑟医生叫到前面，就站在那女孩旁边，要他把坏血病的症状列出来。”

“‘溃疡。’古德瑟说。”培格勒继续说，他们已经快走到“幽冥”号了，“‘你身上每个部位都溃疡、出血。一摊一摊的血，在你的皮肤下面，从皮肤流出来。在发病初期，血会从每个出口流出来，你的嘴巴、耳朵、眼睛、屁眼。接着是四肢僵化，意思就是你的手臂和腿会疼痛，然后会变僵硬，无法活动。你会像一头瞎眼的牛，行动笨拙不堪。再来，你的牙齿会掉落。’古德瑟说到这里暂停了一下。当下一片沉静，约翰，你连在场五十个人的呼吸声都听不见，只听到船在冰里的嘎吱与呜咽声。‘当你的牙齿掉落时，’医生继续说，‘嘴唇会变黑，然后向后张开，离仅剩的几颗牙愈来愈远，就像死人的嘴唇。牙龈会腐烂并且由里向外化脓。’”

“‘但是，事情还没结束。你的视力和听力会受损.....变弱.....判断

力也一样。你突然间觉得在零下五十华氏度的天气里不戴手套和帽子到外面走动也没什么问题。你会忘了北方在哪边，也不记得怎么钉钉子，你的感官不只无法运作，它们还会欺负你。如果给你一颗新鲜的柳橙，而你有坏血病，柳橙的味道可能会让你痛苦地扭动身体，或者让你真的发疯。雪橇的滑板在冰上移动发出的声音可能会让你痛到跪在地上，毛瑟枪的枪声甚至可能致命。”

“‘喂！’希吉的一个同伙打破宁静，他说，‘我们都喝了柠檬汁！’”

“古德瑟只是无奈地摇摇头。‘我们不久之后就没柠檬汁可喝了，而且喝了也没太大效果。没人知道为什么，像柠檬汁这类简单的抗坏血病食物，事实上放了几个月后就不再有效。何况经过这三年，几乎已经完全没有功效了。’”

“接下来是第二段可怕的沉默，约翰。这次你可以听见呼吸声此起彼落。一股诡异的气氛从群众中升起——恐惧及比恐惧更糟的事。在场大多数人，包括绝大多数军官，在过去两个礼拜里都曾经因为出现坏血病的早期症状而去看过古德瑟医生。突然希吉的一个同谋大叫：‘这和我们想除掉带来厄运的女巫有什么关系？’”

“克罗兹这时走向前，仍把那女孩像俘虏一样抓住，看起来还是很像要把她交给这群人。‘不同的船长和船医会用不同的方法来对抗及治疗坏血病。’克罗兹对他们说，‘剧烈运动、祷告、罐头食物。不过长远来看，这些都没效。唯一有效的是什麼，古德瑟医生？’”

“主舱里的每一张脸都转过去看着古德瑟，约翰，连爱斯基摩女孩也一样。”

“‘新鲜的食物。’船医说，‘尤其是新鲜的肉。不论我们的食物中缺少了什么才导致坏血病，现在只有新鲜的肉可以治愈。’”

“每个人又都回头看克罗兹。船长只是将女孩推向他们。‘在这两艘将死的船上，只有一个人在过去这个秋天与冬天有办法找到新鲜的肉，而她现在就站在你们面前。这个爱斯基摩女孩.....她只是个女孩.....却有办法找到海豹、海象及北极狐，捕捉，并且杀死它们。我们却连在冰上发现它们的足迹都不会。如果我们最终必须弃船，情况会变成怎样？.....那时我们只能待在外面的冰上，身上没有任何存粮。在还活着的一百零九人当中，只有一个人知道如何帮我们取得赖以维生的肉.....而你们竟然想把她杀掉。’”

布瑞金微笑着，露出也在流血的牙龈。他们正走在“幽冥”号的冰雪坡道上。“我们这位约翰爵士的继任者也许只是个普通人，”他轻声说，“没受过太多正规教育，但是从来没人会说克罗兹船长是个笨人，至少我从没听过。而且我知道，几个礼拜前他生了一场严重的病，之后整个人改变许多。”

“一个重大转变^[9]。”培格勒说。对于自己能把十六年前布瑞金教他的词当双关语使用，他相当得意。

“怎么说？”

培格勒搔了搔在保暖巾上方的冰冻脸颊。连指手套在他的胡根上摩擦出声。“很难描述。我的猜测是，克罗兹船长三十几年来第一次完全清醒。威士忌似乎从来没有减损他的能力，他是个很好的水手与军官，但是威士忌是一个.....缓冲器.....一层障碍.....在他和这世界之间。现在他活得更为真实了。不折不扣地。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布瑞金点了点头：“我猜现在不再有人说要杀掉那个巫婆了。”

“没有人。”培格勒说，“有一阵子船员还多留给她几块饼干，但是后来她就离开，搬到冰上去住了。”

布瑞金爬上坡道，然后又掉头走回来。他说话的声音非常低，所以甲板上的守卫没人听得见。“你对科尼利厄斯·希吉这个人有什么看法，哈利？”

“我认为他是一颗叛逆的老鼠屎。”培格勒说，并不在乎别人会听到。

布瑞金又点了点头：“他确实是。和他一起参加这次探险任务之前，我就认识他很多年了。他过去通常会在漫长的旅程中对男孩们下手，将他们变成纯粹用来满足他需要的奴隶。最近这几年，我听说，他也调教老一点的人来服侍他，例如那个白痴……”

“马格纳·门森。”培格勒说。

“是的，就像门森。”布瑞金说，“如果只是让希吉一逞个人性欲，我们不需要担心。但是这小矮人的恶性不止于此，哈利……他比你船上那些将来可能叛变的人或密谋造反的海上律师都还邪恶。要小心提防他，哈利。我觉得他会对我们大家造成极大伤害。”布瑞金突然觉得很好笑，“瞧我说的。我刚刚说：‘造成极大伤害。’听起来好像我们还见得会全部灭亡呢！我下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要弃船，准备到海冰上走最后那条漫长冰冷的路了。保重啊，哈利·培格勒。”

培格勒没说话。前桅台的班长脱掉连指手套，接着把里面的手套也脱掉，然后举起他冰冷的手指，直到碰到次阶军官助理约翰·布瑞金冰冷的脸颊和眉毛。碰触非常轻柔，两人快被冻伤的皮肤完全感觉不到，但是目的达到了。

布瑞金回头走上坡道。培格勒重新戴上手套，没再回头看他，在寒冷中伴着愈来愈深的黑暗，朝皇家海军“恐怖”号走去。

- [1] 居住在加拿大西北地区的印第安部落。（如无特殊说明，本书注释均为译注。）
- [2] 1英寻为6英尺，约合1.8288米。
- [3] 1英尺等于12英寸，合0.3048米。
- [4] 一种圆盘状的冰，直径一般在0.3米到3米之间，厚度一般约为10厘米。
- [5] 航海术语，午后四至六时为上暮更，六至八时为下暮更。
- [6] 圣艾尔摩之火是一种自古以来就常在航海时被海员观察到的自然现象，经常发生于雷雨中，在如船只桅杆顶端之类的尖状物上，产生如火焰般的蓝白色闪光。
- [7] 奇幻小说中的虚拟时代，代表人物为野蛮人科南。
- [8] 埃德加·爱伦·坡（1809年1月19日-1849年10月7日），美国作家、诗人、编辑与文学评论家，以悬疑及惊悚小说最负盛名。
- [9] 原文为sea change，有重大转变的意思，也可指大海发生的变化。

T H E T E R R O R

极地恶灵^下

[美] 丹·西蒙斯 著
DAN SIMMONS

左惟真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极地恶灵 / (美) 丹·西蒙斯 (Dan Simmons) 著 ;

左惟真译.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5

(读客外国小说文库)

书名原文: The Terror

ISBN 978-7-5594-1657-5

I . ①极... II . ①丹 ... ②左... III .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8) 第043277 号

THE TERROR: Copyright © 2007 by Dan Simmons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rmonk, New
York, U.S.A.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 2018 上海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经授权，上海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图字：10-2018-080 号

书 名 极地恶灵

著 者 (美) 丹·西蒙斯

译 者 左惟真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邀编辑 唐正瑛 刘 雨 徐奥林

责任监制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文化

版 权 读客文化

封面设计 读客文化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刷 三河市吉祥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mm x 1270mm 1/32

印张 28.5

字数 631 千

版次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1657-5

定价 128.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10-87681002（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29 厄文
30 克罗兹
31 古德瑟
32 克罗兹
33 古德瑟
34 克罗兹
35 厄文
36 克罗兹
37 厄文
38 克罗兹
39 古德瑟
40 培格勒
41 克罗兹
42 培格勒
43 克罗兹
44 古德瑟
45 布兰吉
46 克罗兹
47 培格勒
48 古德瑟
49 克罗兹
50 布瑞金
51 克罗兹
52 古德瑟

[53 戈尔丁](#)

[54 德沃斯](#)

[55 古德瑟](#)

[56 乔帕森](#)

[57 希吉](#)

[58 古德瑟](#)

[59 希吉](#)

[60 克罗兹](#)

[61 克罗兹](#)

[62 克罗兹](#)

[63 克罗兹](#)

[64 克罗兹](#)

[65 克罗兹](#)

[66](#)

[67 塔里瑞克图](#)

[参考文献及致谢](#)

29 厄文

北纬七十度五分，西经九十八度二十三分

一八四八年二月六日

那是礼拜天，厄文中尉在寒冷又黑暗的甲板上连续值了两轮班。其中一班是代替他生病的朋友乔治·哈吉森值的，因为哈吉森出现了痢疾症状。这让厄文错过了到军官用餐房享用温热晚餐的时间，只能吃一小片和冰一样硬的腌猪肉，以及里面有象鼻虫的饼干。现在厄文在下一次值班前，可以连续享受八小时的休息时间。他可以慢慢走下船舱，躲进舱房卧铺上的几条毛毯底下，用体温让毯子解冻，然后足足睡上八个钟头。

厄文却告诉接替他值班的大副罗伯特·托马斯说，他要出去走走，不久就会回来。

接着厄文就翻越护栏，顺着冰雪坡道走下船去，进入黑暗的堆冰中。

他要去寻找沉默女士。

几个礼拜前，克罗兹船长正准备把那女人丢给愈聚愈多的暴民时，厄文吓坏了。船员们听从副船缝填塞匠希吉及其他几个人煽动抗命的耳语，开始大叫说这女人会带来厄运，应该被杀死或驱逐出去。克罗兹站在那里，用手抓着沉默女士的手臂，要把她推向那群愤怒的人，就像古罗马的君王将基督徒丢给狮子一样，当时厄文中尉不知道自己该怎么

办。他是一位资历浅的中尉，只能眼看着船长为所欲为，即使这意味着沉默会被杀死；他是恋爱中的男人，厄文已经准备好要上前去拯救她，即使这意味着会失去性命。

克罗兹用他的论点——也就是在他们必须弃船求生时，沉默可能是船上唯一知道如何在冰上打猎或捕鱼的人——说动了大多数船员，厄文私底下松了一口气。

但是爱斯基摩女人在那场戏的隔天就搬离船上，每隔两天或三天才会在晚餐时刻回来拿她的饼干，或是拿偶尔发给她的蜡烛，接着又消失在黑暗的冰原里。她住在哪里，或者她在外面做些什么，还是个谜。

这天晚上，冰原并不是太黑暗。北极光在他头上明亮地跳舞，月光也明亮到能在冰塔背后制造出墨黑的阴影。和他第一次跟踪沉默女士时不一样，第三中尉约翰·厄文这次并不是自作主张出来寻找她，是船长建议厄文在不危及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去找出爱斯基摩姑娘在冰原上的秘密藏身处。

“我跟船员们说她也许能教我们一些在冰上求生的技巧时，我是很认真的。”克罗兹曾经在他的舱房里低声解释，那时厄文还特别倾身过去听清楚，“但是我们不能等到在冰上后，才来研究她从哪里及如何得到新鲜的肉，而她似乎经常找得到鲜肉。古德瑟医生告诉我，如果我们没办法在夏天之前找到新鲜猎物的来源，坏血病迟早会夺走所有人的性命。”

“不过，除非我亲眼看到她在打猎，长官，”厄文低声说，“我要怎么从她那里得到打猎的秘诀？她又不会说话。”

“你要主动一点，厄文中尉。”克罗兹只用这句话来回答。

这是那次谈话之后，厄文第一次有机会展现他的积极主动。

厄文在他的皮制背包里装了一些诱饵，当他找到沉默并且想办法能和她沟通之后，用来犒赏她。里面有几块饼，比他鼻涕虫一样的晚餐要新鲜多了。饼包在一条餐巾里，他还另外带了一条东方丝巾，那是他年轻的伦敦女友，在他们不愉快的分离前不久送给他的。主餐——一小罐桃子果酱就包在漂亮的丝巾里。

古德瑟船医囤积了一些果酱，用来当抗坏血病的药，少量地发放给大家。厄文中尉知道，爱斯基摩女孩跟狄葛先生领取食物时，这果酱是少数真正会让她感兴趣的东西。厄文曾经看到，当她的饼干抹上一点果酱时，她的黑眼睛闪闪发亮。在过去这个月里，他十几次将自己饼干上的果酱刮下来，才囤积到这些珍贵的果酱，他将果酱装在原本属于他母亲的小瓷罐里。

厄文绕了一大圈到达船的左舷侧，要从那里的平坦冰地前往在船南方两百码左右由冰塔与小冰山构成的迷宫里，这里的冰塔与冰山就像是勃南森林移动向邓西嫩的冰雪版^[1]。他知道自己冒着很大的风险，很可能成为冰原上那东西的下一个受害者，但是过去这五个礼拜都没有这只动物出没的迹象，连从远处清楚望见的记录也没有。自从嘉年华那夜以来，没有船员再被它抓走或杀死。

我又来了，厄文心想，除了我以外，没人曾经独自到这里来，而且连个提灯都没带就走进冰塔丛林里四处徘徊。

他唯一带着的武器就是深陷在大外套口袋里的手枪。

厄文在零下四十五华氏度的黑暗寒风中，在冰塔丛林里找了四十分钟。他几乎要决定下次再找一天来表现他的积极主动了。最好再等几个星期，那时太阳每天出现在南方海平面的时间会长一些。

这时他看到了光。

那是个怪异景象，位于几座冰塔之间某个冰谷里，有一堆雪似乎正从内部发出金黄色的光，像是在雪里发光的精灵。

或者是女巫的光。

厄文朝那地方走去，每次看到冰塔的阴影都会停下脚步，确定那不是冰上的裂缝。风吹过参差不齐的冰塔顶端和冰柱，发出轻柔的鸣笛声。紫蓝色的北极光到处舞动。

风，或沉默女士的手，将积雪堆成一个低矮的圆顶建筑，外壳薄到让厄文可以看到里面有黄光在摇曳。

厄文向下走进小冰谷。它其实只是两块被压力推挤开的堆冰板块之间的凹陷，棱角都被积雪盖住。他走向位于冰谷低处的小黑洞。洞和位于冰谷另一侧较高处的圆顶建筑，实在看不出有任何关系。

洞的入口处（如果那真的是入口）差不多就和厄文穿了很多层衣物后的肩膀一样宽。

在爬进洞之前，他在想不该把手枪拿出来，扳起击铁。这样的打招呼姿势似乎不太友善，他想。

厄文扭动身躯进洞。

他顺着狭窄的通道向下移动了大概半个身长，接着通道就转而朝上，他又爬了八英尺或更长的距离。厄文的头和肩膀终于钻出了隧道，进入光中时，他眨着眼朝四处看，下巴也放松下来。

他最先注意到的是沉默女士只披了件毛皮外袍，外袍下一丝不挂。她躺在离厄文中尉四英尺、高约三英尺、用雪塑成的平台上。她的双乳袒露，从她已死同伴那里拿来的小小的石制白熊护身符挂在一条细绳

上，在她的两乳之间摇晃。当她不眨眼地看着他时，一点也没有要遮住胸部的意思。她并没有受到惊吓。显然在他还没把身体挤进圆顶雪屋的入口通道前，她就听到他的脚步声了。她手上拿着短而锋利的石刀。他先前在船首的锚缆收置间里看过。

“对不起，小姐。”厄文说。他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作为一名绅士，他应该再次扭动身躯，倒退着从通道离开姑娘的闺房，即使动作会相当笨拙与不雅。但是他提醒自己，他是身负使命而来。

厄文也注意到，他还夹在进入雪屋的隧道口里，沉默女士可以轻易地靠过来用刀割断他的喉咙，而他几乎毫无招架之力。

厄文终于把自己从通道里弄出来，把他背后的皮制背袋也拉进来。他先是膝盖着地，然后才站起来。因为雪屋地板挖得比屋外冰雪表面还低，厄文有足够的空间在圆顶雪屋中央把身体立直，头上还有几英寸空间。他发现，虽然从外面看来，雪屋只不过是个发着微光的雪堆，其实却是用切割成块状或板状的雪，以极巧妙的设计一块接着一块地向内倾斜堆垒，搭成圆拱形。

厄文过去在皇家海军最好的炮兵学校受训，而且数学向来很好，他马上就注意到雪砖是盘旋着往上盖的，也注意到每块雪砖都只比前一块向内多倾斜一点点，直到最后一块关键的顶砖从上方置入圆顶最顶端，然后固定在最终位置。他看到一个小小的烟孔或烟囱，还不到两英寸宽，就在顶砖的旁边。

厄文体内的数学家因子马上就知道这个圆顶不是真正的半球形——照圆形设计原理盖的圆顶一定会垮掉——而是悬链线状：两手分持链子两端时链子的形状。约翰·厄文体内的绅士因子则知道，他研究屋顶、雪砖，以及这巧妙住所的几何结构的主要目的，是让自己不去注意沉默女士裸露的双乳与光溜溜的双肩。他想自己已经给她足够时间去拉她的

毛皮外袍来盖住身体了，所以他再次朝她的方向看。

她的胸部还是裸露着。北极白熊的护身符让她褐色的皮肤看起来更呈褐色。她两颗专注、好奇、不尽然带有敌意的黑眼睛还是眼也不眨地看着他，手上还是拿着刀。

厄文吐了一口气，然后在一个覆盖毛皮的平台上坐下来。这平台隔着雪屋中央的小空间，与沉默女士睡卧的平台对望。

他这时才发现雪屋里相当温暖。不仅比外面冰冷的夜温暖，也不仅比“恐怖”号的主舱温暖，是真的温暖。穿着许多层僵硬肮脏衣服的他，已经开始流汗了。他看到离他只有几英尺远的柔软、褐色的女人胸部也在冒着汗。

厄文把目光再次从她身上拉开，开始把最外层的大衣扣子解开。他发现这里的光和热是从一个盛煤油的小锡壶发出来的，那锡壶想必是她从船上偷来的。她偷东西的想法才刚浮现在他脑海里，他就因错怪了她而自责。没错，那是“恐怖”号上的煤油壶，但是里面已经没有煤油了，那是他们丢弃在离船三十码，在冰上挖掘出的大垃圾场里的几百个空油壶的其中一个。火焰在燃烧的不是煤油，而是别的油，不是鲸油，他闻得出它的气味——海豹油？一条用动物肠子或肌腱制成的绳索从房顶垂下来，一块皮下脂肪悬挂在煤油灯上方，让油不断滴进灯里。厄文当下就看出其中原理：当壶里的油变少时，那条用一丝丝锚缆大麻纤维编成的灯芯就会变长，火焰也就烧得较高，因此就会融化更多脂肪，让更多的油再滴到灯里。这设计相当有创意。

煤油壶不是雪屋里唯一有趣的人工制品。油灯上方一侧有个精巧的框架，看起来是由四根肋骨（很可能是海豹的肋骨——沉默女士是如何抓到并且杀死这些海豹的，厄文想）构成，直直插在雪棚上，用一张复杂的肌腱网系结在一起。在骨制框架下方，悬挂着一个葛德纳的大型长

方形食物罐头，四个角落各打了一个洞，显然也是从“恐怖”号的垃圾堆里捡来的。厄文当下就看出，把这罐头垂放在海豹油的火焰上，可以成为一个很不错的煮锅或茶壶。

沉默女士还是没把胸部遮起来，白熊护身符随着她的呼吸上下起伏。她的目光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脸。

厄文中尉清了清他的喉咙。

“晚安，沉默……呃……小姐。很抱歉，我冒失地闯进来……没受到邀请。”他停了下来。

这女人从来不眨眼吗？

“克罗兹船长向你问好。他要我来看看你……呃……过得如何。”

厄文很少觉得自己这么像笨蛋。他很确定，这女孩即使已经在船上待过许多个月了，还是听不懂半句英语。他无法不注意到，随着他而吹进雪屋里的冷空气让她的乳头挺了起来。

中尉擦掉他前额的汗，接着脱掉连指手套及内衬手套，并且点点头，就像是在请求屋子女主人准许。接着他又擦了擦前额的汗。他很难相信，在用雪盖成的悬链状圆顶下的小空间，只靠一盏燃烧着脂肪油滴的灯发出的热，竟然就如此温暖。

“船长希望……”他说到一半停了下来，“哦，该死。”厄文伸手到皮背包里拿出用旧餐巾包起来的饼干，以及那罐用他最好的东方丝巾包起来的果酱。

他穿过雪屋中央把两包东西拿给她，两只手微微颤抖着。

爱斯基摩女人没有要收下的意思。

“请收下。”厄文说。

沉默眨了两次眼，把刀子放到她的外袍下面，然后接下两小包鼓起的东西放在身旁，还是斜倚在平台上。她侧身躺着时，右乳尖几乎碰到他的中国丝巾。

厄文往下看，发现自己坐的窄平台上也铺着一张厚毛皮。她是从哪里弄来的第二张动物毛皮？他有点纳闷儿。然后他想到七个月前，老爱斯基摩男人的毛皮外衣最后交到她手上。就是那个被格雷厄姆·格尔的手下射中，后来死在船上的灰发老人。

她先解开旧的船用餐巾，对里面包的五块饼干没反应。厄文花了不少时间才找到几块不那么像象鼻虫的饼干。她对于他辛苦拿到的东西并不领情，这让他有点不高兴。当她要解开丝巾，拿出他母亲用蜡封起来的小瓷罐时，她顿了一下，把中国丝巾拿起来，靠在她的脸颊上一阵子，它精细的图案里有明艳的红色、绿色与蓝色。接着她把丝巾放在一旁。

每个地方的女人都一样，约翰·厄文心想。他觉得有点头晕。他发现，虽然他过去曾经与不止一个年轻女人享受过性，却从来没有感受过像现在这么强的……亲密感，但他不过是和一个半裸的年轻原住民女人在海豹油的灯光中纯洁地坐着。

她挖开封蜡看到果酱时，目光又快速回到厄文脸上。她似乎在研究他。

他用手势示意她可以把果酱涂在饼干上来吃。

她没有任何动作，目光也没有转移。

终于，她探出身来，伸出右手，好像想要穿过燃烧着脂肪的火焰上

方去碰他。厄文退缩了一下，然后才明白她是把手伸向一个壁龛，冰砖上的一个小凹陷就在他覆盖着毛皮的平台上方。他装作没看到她的毛皮外袍已经滑得更低，在她伸手时，两个乳房都自由地摆动着。

她拿给他一块东西，有些白、有些红、有些臭、像是条死掉或腐烂的鱼。他发现，那是一块放在冰雪壁龛里冷藏的海豹或某种动物的皮下脂肪。

他接下，点了个头，用手拿着放在他的膝盖上方。他不知道要怎么处置它。该拿回去供他自己的海豹油脂灯使用吗？

沉默的嘴唇抽动了一下，在那片刻，厄文几乎以为她笑了。她把那短而利的刀子拿出来并做手势。她快速且反复地移动刀锋，去抵着她的下嘴唇，好像要把那片丰润的粉红嘴唇割下来。

厄文目瞪口呆，继续把那片柔软的脂肪与皮拿在手上。

沉默叹了口气，伸手过来把脂肪拿走，放在她的嘴边，然后用刀子切了几片下来，接着直接用刀子把一片片佳肴从两排白牙齿之间放进嘴里。她停下来嚼了一下，接着把那块脂肪及有弹性的海豹皮还给他，他现在几乎能确定那是海豹肉了。

厄文的手必须摸索着穿过六层防水外衣、大外套、外套、羊毛衣以及背心，才能拿到插在腰带刀鞘里的船刀。他把刀拿出来给她看，觉得自己像是课堂上希望得到老师赞许的小孩儿。

她只是略微点了个头。

厄文把那块又腥又臭、还滴着油的脂肪拿到他张开的嘴附近，按着她的做法，快速地把锐利的刀锋向后拉回。

他差点儿把自己的鼻子削掉。如果刀子不是因为碰到海豹皮（姑且当成海豹皮吧）、软肉以及白脂肪，而稍微向上扭了一下，他早就把自己的下嘴唇割下来了。现在，一滴血正从他被切到的鼻中隔滴下来。

沉默没去注意他的血，略微摇了摇头，然后把自己的刀交给他。

他又试了一次。他感觉到手中这把刀不寻常的重量，然后很有信心地把刀子割向他的下嘴唇，虽然这时另一滴血正从他的鼻子滴到脂肪上。

刀刃完全不受阻力地割穿脂肪。他实在很难相信，她的小石刀竟然比他的刀子还锋利好几倍。

脂肪片塞满他的嘴。他咀嚼着，摆出一脸无辜的模样，隔着举在半空中的脂肪及石刀，向女人点头表示感谢。

味道就像是来自伍立奇下水道出口处的泰晤士河河床上挖起来的一条死了十天的鲤鱼。

厄文非常想呕吐，把嚼到一半的脂肪团吐到雪屋地上，但判断这样做会让这趟微妙的外交使命无法达成，于是他把剩下的脂肪吞下肚。

他露齿微笑来感谢沉默给他这份佳肴，并且努力把挥之不去的恶心感压下去，还要偷偷把冰冻的连指手套折起来当手帕，来擦拭他稍被割伤且流了不少血的鼻子。看到爱斯基摩女人做出手势，要他再多割几片脂肪来吃，厄文可是吓坏了。

他依然保持微笑，切下并吞下另一片。他在想，他现在的感觉就像是一个人嘴里塞满了一大团动物的鼻腔黏液。

但是他的空腹竟然翻搅、抽搐着，想要吃更多。那发臭脂肪里的某

种成分，似乎能满足他从来不知道的深切渴望。如果不是他的心灵的话，他的身体还想要得到更多。

接下来几分钟就和平常家居生活一样，厄文中尉这么认为。他坐在铺着白熊毛皮的雪台上，快速甚至热切地将海豹脂肪切成一片片吞下肚，而沉默女士则把船上的饼干弄成碎片，快速地浸到他母亲的瓷罐里，像水手们用面包去沾抹盘子里的肉汁那样，然后发出满足的咕噜声把果酱吞下肚，声音似乎来自她喉咙深处。

她的乳房一直裸露着，让第三中尉约翰·厄文在享用愈来愈少的海豹脂肪时，可以带着欣赏的眼光，甚至是完全放松地端详它们。

如果妈妈现在看到她的儿子和她的罐子，会作何感想？厄文想。

他们两个人吃完食物——沉默女士吃完所有的饼干及瓷罐里的果酱，厄文也吃掉了不少脂肪，他想要拿他的连指手套来擦下巴与嘴唇，但是爱斯基摩女人却再次把手伸向壁龛，拿出一些松散的雪给他。因为这间小雪屋的高温感觉上似乎高于冰的熔点，厄文自觉地把脂肪的油脂从脸上抹掉，用袖子把脸擦干，然后准备把剩下的海豹皮与脂肪交还给女孩。她做手势指着那个壁龛，于是他尽所能地把脂肪塞到壁龛最里面。

现在，最困难的部分来了。中尉想。

要如何只用一双手和无声的手势，就传递出“有一百多个人正受到坏血病威胁，急需人提供打猎及捕鱼秘诀”的信息？

厄文放手一试。沉默女士深邃黝黑的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他时，他做出人在走路的样子，揉肚子来表示这些人肚子饿，比画出两艘船的三根船桅；表演船员们生病的样子，把舌头伸出嘴外，两眼扮成过去常惹他母亲生气的斗鸡眼，接着模仿人跌倒在熊皮外袍上。接着他指着沉

默女士，卖力演出她投掷长矛，手握钓竿，及把猎物拉回来的动作。厄文用好几种方式来指那块他刚刚收存起来的脂肪，接着约略指着雪屋外面，再次揉他的肚子，扮斗鸡眼，跌倒，然后又揉肚子。他指着沉默女士，然后为了比“请教我们如何做”的手势而一阵手忙脚乱；接着又重复掷长矛、钓到鱼的动作，中间还暂停下来指着她；伸开手指放在眼前，示意视线射向众人；并且揉他的肚子来表明她要教导的对象是谁。

做完这些，汗水从他的眉毛滴了下来。

沉默女士看着他。他刚刚忙着做那些滑稽的动作，即使她之前又眨了一次眼，他也不会注意到。

“哦，好吧，真是一番折磨。”第三中尉厄文说。

最后，他只能把几层衣服及外衣的纽扣再扣起来，把船上的餐巾及他母亲的瓷罐再装回皮背包里，结束这天的工作。也许他已经把意思传达到了，但自己却永远都不知道，也许他以后常来……

在那一刻，厄文的心思转到自己身上，他尝试驾驭自己的思绪，就像马车夫驾驭着一对难以驯服的阿拉伯马。

或许，如果他常常回来的话……他也可以参与她晚上的猎捕海豹行动。

万一是冰原上那个东西拿这些东西给她的呢？他寻思。好几个礼拜前目睹过那件事后，内心的一半已经说服自己：他并非真的看到他自认为看到的事。但是厄文的记忆与心思中较诚实的那一半却很清楚：他确实看到了。冰原上那东西把一块块海豹肉、北极狐肉或其他猎物的肉拿给她。沉默女士当晚带着新鲜的肉离开冰柱及冰塔间的那块空地。

后来他听到“幽冥”号的大副查尔斯·费垂克·德沃斯说的故事。他提

到在法国有些男人和女人会把自己变成狼。如果那是可能的话（而且许多军官和所有船员似乎都相信了），一个颈上佩戴白熊护身符的原住民女人，难道就不能变身成一只像人类一样狡猾与邪恶的大熊吗？

不，他看到他们两个一起在冰上，不是吗？

厄文在把油布外衣的最后几个纽扣扣上时，打了一个寒战。小雪屋里面非常温暖，却反讽似的让他寒冷起来。他感觉到脂肪让他肠子的蠕动加剧，该是离开的时候了。照目前来看，如果他还能硬撑到回“恐怖”号上厕所就算很幸运了。他可不希望在半路上停下来。他的鼻子已经冻得够惨了。

沉默女士看着他旧餐巾和瓷罐收进背包。过了很久之后，他才知道她有可能很想留下这两样东西。现在，她拿起丝巾最后一次碰触脸颊，然后准备还给他。

“不，”厄文说，“那是我要送你的礼物，代表我对你的友谊及尊敬。你一定要留着。如果你不收下，我会觉得受冒犯。”

接着他试着把刚刚说的话比画给她看。年轻的爱斯基摩女人看着他，嘴巴两侧的肌肉几乎抽动着。

他把她握着丝巾的手推回去，特别留心不去碰到她裸露的胸部。垂挂在她双乳间的石制白熊护身符似乎发出光芒来。

厄文发现他非常、非常、非常热，整个房间似乎在他的眼中飘浮晃动。他的内心摇晃着，然后平静下来，接着又摇晃起来。

“再会了，亲爱的！”他说。这三个音节在接下来几个礼拜会让他痛苦难堪，还会让他因为难为情而畏缩在卧铺上，即使她不了解其中的愚蠢、荒谬与不恰当。但是，这还是……

厄文碰了一下帽子，用保暖巾把脸及头包起来，套上连指手套，把背包抱在胸前，然后钻进通到屋外的通道里。

在回船的路上他没有吹口哨，但是他有股想吹的冲动。他几乎已经忘记，在离船这么远的地方、在冰塔的月下阴影里，很可能就潜伏着某只巨大的食人怪兽。不过，如果那天晚上真的有一个东西在观看与聆听，它会听到第三中尉约翰·厄文一路上自言自语，而且偶尔用连指手套拍打自己的头。

30 克罗兹

北纬七十度五分，西经九十八度二十三分

一八四八年二月十五日

“各位，现在是研究未来几个月要怎么做的时候了。”克罗兹船长说，“我得做出一些决定。”

军官、士官长及技师，包括两位非军职工程师、前桅台班长、冰雪专家，以及仅剩的一名船医，都被叫来参加在“恐怖”号会议室里举行的会议。克罗兹之所以选择“恐怖”号，并不是有意要给菲茨詹姆斯和他的军官造成不便——他们得在阳光短暂出现的那一个小时里穿越冰原走过来，并且希望能在天色完全变暗以前回去；也不是要宣布探险队的旗舰已经换成“恐怖”号，纯粹只是因为“恐怖”号上需要待在病床区的船员比较少。把少数几个人安置到船首的临时病床区而空出会议室供他们开会比较简单。“幽冥”号上出现坏血病症状、必须待在病床区的船员数目是他们的两倍，而且古德瑟医生说，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病重到不能再移动床位。

现在，探险队的十五位领导拥坐在长桌四周。“恐怖”号的木匠哈尼先生上个月才把长桌锯短，充当船医的手术桌，现在又将其接成原先的长度。军官及非军职人员把防雨外衣、连指手套、威尔斯假发及保暖巾留在主梯底部，但把其他衣服还穿在身上。房间里弥漫着湿羊毛及身体很久没洗澡的味道。

长方形的舱房很冷，因为甲板上积了三英尺的雪，还盖着冬天的帆布罩，没有光线从头上的普雷斯頓專利照明天窗射进来。舱壁鲸油灯里的火尽责地燃烧，却对驱走黑暗没有多大帮助。

这次会议和将近十八个月前约翰·富兰克林爵士在“幽冥”号上召开的夏季作战会议很相似，只不过现在的情况比上次还凄惨，坐在右舷侧长桌主位的不是约翰爵士，而是弗朗西斯·克罗兹。在克罗兹左边，靠船尾侧，坐着七位被克罗兹叫来参加会议的“恐怖”号军官与士官长。最靠近克罗兹的是第一中尉利铎，其次是第二中尉乔治·哈吉森，再过来的是坐在他左边的第三中尉厄文。接着是非军职工程师詹姆斯·汤普森，他在探险队中的军阶相当于士官长。他看起来比以前更消瘦、更苍白、更像具死尸。在他左边的是冰雪专家托马斯·布兰吉。这一个多月来他已经很擅长使用木制义肢一拐一拐地走了。以及前桅台的班长哈利·培格勒，他是克罗兹船上出席的唯一一位海军士官。此外，“恐怖”号的陆战队中士妥兹也在场。自从嘉年华那夜，妥兹的手下对着从火场里逃出来的人群开枪后，两位船长就没再给他好脸色看过，但是他毕竟还是已经折损多人的“红龙虾”中军阶最高的人——他代表陆战队出席。

坐在长桌左舷端的是菲茨詹姆斯船长。克罗兹知道菲茨詹姆斯之前好几个礼拜懒得刮胡子，因而长了一脸红色络腮胡，里面还意外地掺杂了不少撮灰须。但是菲茨詹姆斯今天却自己花工夫，或是请侍从侯尔先生帮忙，把胡子刮得很干净，结果却只是让他的脸看起来更瘦、更苍白，而且多了不少刮伤或割伤的小伤口。即使他穿了很多层衣服，大家还是看得出这些衣服套在一具非常虚弱的身躯上。

坐在菲茨詹姆斯船长左边，也就是在长桌靠船首那一侧的，是六名“幽冥”号的船员。最靠近他的是船上仅剩的一位海军军官维思康提中尉——约翰·富兰克林爵士、第一中尉格尔，以及詹姆斯·华特·费尔宏中尉已经先后被冰原上那个东西杀死了。维思康提偶尔露出微笑时，金牙

会闪闪发光。在维思康提中尉旁边的是查尔斯·费垂克·德沃斯，他接替了罗伯特·欧莫·沙金的大副职务，因为沙金去年十二月在冰原上监督火炬路碑的维护工作时，被那个东西杀了。

坐在德沃斯旁边的是仅剩的船医——哈利·古德瑟医生。实际上他已经成为整支探险队的船医了，但是两位船长和这位医生都认为，他还是和他原先在“幽冥”号上的伙伴们坐在一起比较恰当。

在古德瑟左边的是冰雪专家詹姆斯·瑞德，瑞德旁边的是“幽冥”号参与这次会议的唯一一名士官，前桅台班长罗伯特·辛克烈。最后一个坐在这一侧的是“幽冥”号的工程师约翰·葛瑞格，他看起来比他在“恐怖”号的同行要健康得多。

因为两位船长的侍从都已经因为出现坏血病症状而住到病床区去了，“恐怖”号的吉伯森先生和“幽冥”号的布瑞金先生代替他们，负责把茶和长了不少象鼻虫的饼干端上来给大家吃。

“我们就照顺序一件一件事讨论。”克罗兹说，“首先，我们可以待在船上，一直等到夏天雪融吗？这问题还牵涉到：如果在六月或七月或八月，雪真的融了，两艘船还能航行吗，菲茨詹姆斯船长？”

菲茨詹姆斯的声音气若游丝，不复往日的肯定和自信。桌子两侧的人员都得倾身向前才能听见他的声音。

“我的‘幽冥’号不可能撑到夏天，根据我的看法，也是我的木匠维基斯先生与华特先生、副水手长布朗先生、舵手瑞吉登，还有在这里的维思康提中尉与大副德沃斯等人的看法，冰融化的时候，船会沉到海里去。”

会议室里的冷空气变得更冷了，更沉重地压在每个人身上。半分钟之久，没有任何人说话。

“过去这两个冬天，冰层压力已经将塞在船身板条之间的麻絮都挤掉了。”菲茨詹姆斯继续用弱小沙哑的声音说，“连接螺旋桨的主驱动轴已经扭曲到无法修复。各位都知道，按照原本设计，驱动轴可以整只顺着铁槽收到下舱以防被撞坏，但现在它却连缩到比船底高都没办法，而且我们已经没有备用的驱动轴了。螺旋桨本身也被冰撞坏了，我们的舵也是。当然我们可以临时打造一支新舵，但是冰已经沿着整条龙骨把船身底部撞碎了，而贴在船首和船身两侧的铁皮也几乎有一半不见了。”

“更糟的是，”菲茨詹姆斯说，“冰一直挤压船身，以至于原本用来强化船身结构的铁梁，以及我们刻意换上的铸铁制隅撑，已经弄断或穿透了十来处船身。要让‘幽冥’号浮在水面上，我们得把每个破口都补起来，并且想出办法解决螺旋桨驱动轴沟槽渗漏的问题，但即便如此，还会有船身缺乏强化框架来与冰抗衡的问题。此外，为了这次探险而加装在船舷外侧的木制支桅板虽然相当成功地阻挡住冰，让它不至于越过加高的船舷，但是由于船身在夹挤的冰中持续上升，向下压着支桅板的强大压力，已经使支桅板接缝处附近的船身肋板裂开。”

菲茨詹姆斯似乎这时才第一次注意到，所有人都非常专注地在听他讲话。他收起涣散的目光，略微害羞地垂下眼睛。等到他的目光再次平视时，声音似乎带有抱歉之意。“最糟的是，”他说，“冰的压力几乎把船尾舳柱扭成螺旋状，并且让船身板条的头尾两端松动，‘幽冥’号已经被压力扭转得没有船的样子。甲板已经向上弹裂开.....是上面积雪的重量让它们勉强维持目前的形状.....如果船有幸还能再浮起来，我们没有人会相信抽水机的抽水速度能和船身进水的速度相比。接着我请葛瑞格先生来说明锅炉、煤炭存量及推进系统的状况。”

这时所有目光都移到约翰·葛瑞格身上。

工程师清了清他的喉咙，舔了舔已经裂开并在流血的嘴唇。“皇家海军‘幽冥’号已经没有任何蒸汽推进系统可言了。”他说，“现在它的主

驱动轴扭曲变形，而且卡在收藏槽里，需要布里斯托的陆上修船厂才修得好，而且我们剩的煤炭也不够让蒸汽机运转一天。到四月底，就没有煤炭来供应船上的暖气，连像目前这样，每天只让热水流到主舱部分区域四十五分钟，维持勉强可以居住的状态都没办法。”

克罗兹问：“汤普森先生，‘恐怖’号的蒸汽机状况如何？”

这具活着的骷髅看着他的船长足足有一分钟之久，然后用出乎大家意料的洪亮声音说：“即使‘恐怖’号今天下午就可以浮起来，我们的蒸汽引擎能运转的时间也不会超过一两个小时，长官。一年半前我们的驱动轴很顺利地收起来，螺旋桨也能运作，我们甚至还有一个备用的螺旋桨，但是我们几乎没有煤炭了。如果把‘幽冥’号剩下的煤炭搬到这里，仅仅用来提供暖气，我们可以烧锅炉，把水加热，用热水循环供暖两小时，直到……我大胆估计……五月初。但是到时候就没有任何煤炭来发动蒸汽引擎。只用‘恐怖’号本身的燃料的话，我们在四月中旬或四月底就不再会有暖气。”

“谢谢你，汤普森先生。”克罗兹船长的声音轻柔，没有透露任何情绪，“利铎中尉和培格勒先生，你们可以评估一下‘恐怖’号还有多少航海价值吗？”

利铎点了点头，目光先凝视桌面，然后才抬头看着他的船长：“我们不像‘幽冥’号被摧残得那么严重，但是我们的船身、船骨、外层贴皮、船舵和内部的强化框架，也都因为冰的挤压而受到一些损伤。也许在座的有人知道，厄文中尉在圣诞节之前发现，‘恐怖’号右舷侧靠近船首的铁皮几乎全部脱落，船首厚达十英寸的橡木和榆木也已经在底舱的锚缆收置间附近绷裂弹开了。我们后来还发现，‘恐怖’号船底铺的十三英寸厚实心橡木也有二三十处的断裂或损伤。船首附近受损的木板已经被更换和加固，但是我们没办法到船底去修复，因为那里全是结冻的雪泥。”

“我认为船还可以浮在水面上，并且靠蒸汽动力前进，长官。”利铎中尉说出结论，“但是我不确定抽水机抽水的速度赶不赶得上船身渗水的速度。尤其是在冰还有四五个月可以继续破坏它的情况下。对此培格勒先生可以说明得比我更清楚。”

哈利·培格勒轻咳一声，他显然不习惯在这么多军官面前讲话。

“如果‘恐怖’号还能浮在水面上，各位长官，那么前桅台的班员会在您下令后的四十八小时内，把船桅、索具、支桅索及船帆全都再装设回去。我不敢保证能像先前向南航行时那样穿过厚冰前行，如果在我们下面及前方的是未结冻的海水，我们就会再次成为靠风航行的船。如果诸位不介意我提出一个建议的话，长官们……我建议提早把船桅再装上去。”

“难道你不担心上面会积累愈来愈多的冰，让我们的船整个翻倒？”克罗兹问，“或者是我们在甲板上工作时，冰块会从船桅上落下来？我们还有几个月恶劣的天气要面对啊，哈利。”

“是的，长官。”培格勒说，“当然，我们一直在担心船只翻覆，即使只是被冰绊了一下，也会觉得很紧张，毕竟它现在的状况已经相当怪异。不过我还是觉得先把船桅架上去，索具也都装好会比较理想，谁晓得冰雪会不会突然就融化了。我们有可能必须在发现雪融迹象的十分钟内就扬帆起航。而且在船桅高处工作的班员们需要有事做，也需要常练习，长官。至于落冰……呃，那我们到甲板上后要随时留意、保持警觉。总共就两件事要担心：落冰和冰原上的野兽。”

许多围绕长桌的人都咯咯笑出声来。利铎和培格勒两人大体上相当乐观的报告缓和了紧张的气氛。光是想到两艘船中有一艘还能浮出水面和航行，就提振了大伙的士气。克罗兹感觉会议室的温度升高了，或许温度真的升高了，因为许多人又开始大口大口呼吸了。

“谢谢你，培格勒先生。”克罗兹说，“看起来如果我们要起航离开，就应该把两艘船上的人都叫到‘恐怖’号上。”

在场没有一个人提起，这正是将近十八个月前克罗兹的建议。在场每位干部看起来都在考虑这件事。

“现在，让我们花一分钟来讨论冰原上那个东西。”克罗兹说，“它最近好像没有再出现。”

“自从一月一日以后，我就没有再处理过受外伤的病人。”古德瑟说，“而且，自从那次嘉年华后，就不再有人死掉或消失。”

“但是，有人说看到过它。”维思康提中尉说，“说有个很大的东西在冰塔林里移动。而且守卫也听到黑暗中传来声音。”

“夜里在海上站岗的人，总是说他们听见黑暗中有怪声。”利铎中尉说，“这种事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

“也许它已经离开了。”厄文中尉说，“迁移了，向南，或向北，走了。”

听到这个想法，每个人都不再作声。

“也许它吃过我们几次后，发现我们并不怎么好吃。”冰雪专家布兰吉说。

几个人听了他的话露出微笑。并没有人开了这种该被绞死的玩笑后还能被原谅，但是装着义肢的布兰吉先生有特权。

“我手下的陆战队员已经遵照克罗兹船长和菲茨詹姆斯船长的命令，出去搜索了。”中士妥兹说，“我们朝几只熊射击，不过没有看起来是大个的……那个东西。”

“我希望你那些士兵现在的射击技术比嘉年华当天晚上高明些。”“幽冥”号的前桅台班长辛克烈说。

妥兹转向右侧，穿过长桌斜眼瞥了辛克烈一眼。

“不要再讲这些有的没的。”克罗兹说，“我想目前我们还是要假设冰原上那个东西还活着，而且还会回来，所有我们在船外的活动都要有配套的防卫计划。我们已经没有足够的陆战队员可以派去保护每一支雪橇队，如果他们只是拿着武器，而不帮忙拉雪橇的话，人手就更不够了。所以，也许解决之道就是让每一支到冰上出任务的工作队都携带武器，然后叫没轮到拉雪橇的人负责担任哨兵与守卫。如此一来，即使今年夏天没有冰融化，到时候在随时都是白天的情况下长途旅行也比较容易。”

“请原谅我话说得直接，船长。”古德瑟医生说，“我觉得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能够等到夏天到来再决定要不要弃船吗？”

“我们能吗，医生？”克罗兹问。

“我觉得不行。”船医说，“污染过的或腐烂的罐头比我们想象中还多，其他食物的库存也所剩不多。船员吃到的食物配额，已经不够提供他们每天在船上或在冰上劳务时所需要的养分与热量了。每个人的体重都变轻，而且体力不济。再加上最近剧增的坏血病病例……嗯，各位，如果我们计划要等到六月或七月再来看冰会不会融化，那么我必须说，如果‘幽冥’号或‘恐怖’号真能撑那么久，我完全不相信到时候会有很多人有体力或专注力去进行任何雪橇之旅。”

舱房里又是一片寂静。

在这片寂静中，古德瑟又补上一句：“或许，少数几个人可能还有体力拉雪橇或小船出去寻求救援，甚至回到文明世界，却只能把绝大多

数的人留在这里，让他们活活饿死。”

“强壮的人可以出去求救，并把救援队带回两艘船。”维思康提中尉说。

回答他的是冰雪专家布兰吉：“任何朝南走的人，比方说拉着我们的小船向南走到大鱼河的河口，然后逆流而上继续向南走八百五十英里，到达大奴湖附近的前哨站，都无法在秋末或冬天之前到达，而且带回来的陆路搜救队最快也要到一八四九年的夏末才能到。到时候留在船上的人早就得坏血病死了或饿死了。”

“我们可以把要用到的东西放到雪橇上，然后所有人向东走到巴芬湾。”大副德沃斯说，“那里可能会有捕鲸船。我们甚至有可能碰到已经出来搜救我们的船只或雪橇队。”

“对。”布兰吉说，“这是一种可能。但是我们得用人力拖着雪橇穿过几百英里冰原，途中会碰到无数个冰脊，甚至还可能碰到没结冻的水道。或者，我们可以沿着海岸线走，只是这么一来，总距离会超过一千两百英里，而且我们必须穿过整个布西亚半岛，越过许多山陵与障碍，才能到达捕鲸船有可能出现的东岸。当然我们也可以考虑带着小船走，以便横渡没结冻的水道，但是我们就得花三倍的力气来拉雪橇。不管怎么说，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如果这里的冰没有融化，我们朝着巴芬湾向东北走时，就别指望那里的冰会融化了。”

“如果我们朝东北方越过布西亚半岛时，雪橇上只装一些生活必需品及帐篷，雪橇的重量会轻得多。”“恐怖”号这一边的哈吉森中尉说，“一艘侦察船少说也有六百磅重。”

“可能接近八百磅。”克罗兹低声说，“上面没装任何东西的话。”

“还要加上载得动小船的大雪橇重量六百磅。”托马斯·布兰吉

说，“也就是说，我们每一队的人都要拉一千四到一千五百磅的重量，食物、帐篷、武器、衣物和其他必需品都还没算在内。从来没有人拉这么重的东西走一千英里以上，更何况，如果我们的目的地是巴芬湾，其中大半旅程还必须跨越广阔的海冰。”

“不过，如果雪橇的滑板在冰上滑行，甚至还有帆来增加动力，尤其如果我们在三四月冰还没开始变软及黏稠前就出发，它会在陆地上或夏天雪泥中纯粹靠人拉动的雪橇容易移动得多。”维思康提中尉说。

“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把小船都留在这里，只带着雪橇及生存必需品，轻装上路往巴芬湾去。”查尔斯·德沃斯说，“如果我们在捕鲸季结束前就到达北方的萨默塞特岛东岸，一定会被船救起来。而且我敢打赌，那里会有皇家海军的搜救队及雪橇队在找我们。”

“如果把小船留在这里，”冰雪专家布兰吉说，“只要碰上一摊没结冻的海水就永远别想跨越了。我们会死在冰上。”

“凭什么认为搜救队会在萨默塞特岛及布西亚半岛的东边寻找我们？”利铎中尉问，“如果他们要来找，为什么不会沿着我们之前走过的路，穿过兰开斯特海峡到德文岛、比奇岛、康沃利斯岛找我们呢？他们都知道约翰爵士接受的航行指示。他们会假设我们已经穿过兰开斯特海峡，因为那里的夏天几乎不会结冻。不过，现在我们当中是不可能有人可以往北走那么远的。”

“也许兰卡斯特今年的冰况和这里一样糟糕。”冰雪专家瑞德说，“如此一来，搜救队会留在偏南的位置，也就是在萨默塞特岛及布西亚半岛的东边。”

“或许，如果他们能走穿兰开斯特海峡，就会发现我们在比奇岛石堆里留的信息。”中士妥兹说，“并且派雪橇队或船只顺着我们南行的路

径下来找我们。”

静默笼罩了整个房间。

“我们没在比奇岛留下任何信息。”菲茨詹姆斯船长打破了静默。

在这句话带来的尴尬间隙中，克罗兹发现他胸中有一把奇异、温热、纯粹的火在燃烧。很像是许多天没有喝威士忌后再次尝到的感觉，却又一点都不像。

克罗兹想要活下去。他决意要活下去。即使面对诸多宣告他不会而且不可能活下去的神谕或人算，他也要克服难关，并且活下去。他曾经在一月初因为“疟疾”而缩回舱房，与死神奋战了一番。从险坑中跳脱后，刚开始几天仍觉得虚弱、不适与痛苦，但他胸中的火在那时就已经燃烧起来，而且烧得一天比一天猛烈。

弗朗西斯·克罗兹也许比今天围桌而坐的所有人更清楚，他们讨论的方法几乎不可能成功。往南越过海冰去大鱼河很蠢；穿越长达一千两百英里的海岸积冰、海上冰脊、未结冻水道和未知的半岛朝萨默塞特岛去很蠢；想象今年夏天冰会融化，两艘船的船员全挤在“恐怖”号上，船上却几乎没有任何存粮，还可以扬帆逃脱约翰爵士带他们陷入的困境，也同样蠢得可以。

不过，克罗兹下定决心要活下去。他体内的火就像强烈的爱尔兰威士忌一样在燃烧。

“我们是不是已经放弃航行离开这里的想法了？”罗伯特·辛克烈说。

“我们得先往北，顺着约翰爵士发现的那个还没命名的海峡与海湾航行差不多三百英里，接着穿过巴罗海峡与兰开斯特海峡，然后在冰还

没再把我们封住之前，再往南航行过巴芬湾。我们上次向南航行到这里的时候，有蒸汽动力和船身的铁皮装甲来破冰而行。但是现在不一样。即使今年的冰况缓和到和两年前一样，我们还是很难只靠风力航行那么长的距离，更何况我们的木制船身已经脆弱不堪了。”“幽冥”号上的冰雪专家詹姆斯·瑞德回答道。

“说不定今年冰雪融化的情况会比一八四六年好很多。”辛克烈说。

“说不定会有天使从我的屁股里飞出来。”托马斯·布兰吉说。

看在他失去一只脚的分上，在座没有一位军官谴责这位冰雪专家。有几个人笑了。

“也许还有另一种……航行的可能。”爱德华·利铎中尉说。

大家的目光都转向他。不少人平时积存了一些配额烟草，并且添加了一些不宜明说的东西。桌边有六七个人开始抽起烟斗，烟雾让闪烁着几盏昏黄鲸油灯的阴暗房间变得更阴沉了。

“去年夏天，格尔中尉认为他已经到威廉王陆块南方陆地上探查过了。”利铎继续说，“如果是真的，那地方肯定就是阿德雷半岛，一块已知的陆地，在它的沿岸积冰与海上堆冰之间经常会有些没结冰的水渠。如果那里有够多的水渠让‘恐怖’号可以向南航行，或许只需要航行超过一百英里，而不像回兰卡斯特湾要走上三百英里，我们就可以顺着沿岸的未结冻水渠向西走，直到抵达白令海峡。从那里开始都是已知区域了。”

“西北航道。”第三中尉约翰·厄文说。这几个字听起来像是令人悲伤的咒语。

“但是到了今年夏末，我们还会有足够有经验的水手航行这艘船

吗？”古德瑟的语调非常轻柔，“到五月，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已经得坏血病了。而且在往西航行的几个礼拜或几个月里，我们要吃什么？”

“在往西一点的地方，打猎可能是不错的点子。”陆战队中士妥兹说，“麋牛、巨鹿、海象、白狐，或许在到达阿拉斯加前，我们还可以吃得像个土耳其省长。”

克罗兹有点预期冰雪专家托马斯·布兰吉会回答说：“而且麋牛会从我的屁股里飞出来。”但是有时轻佻的冰雪专家，这时似乎迷失在自己的幻想里。

这次是利铎中尉回答他：“中士，我们的问题是，即使两个夏天后，猎物神奇地回来了，我们在船上的人好像也没办法用毛瑟枪射中它们……呃，当然你的队员们除外。不过你的陆战队员已经所剩无几，但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去打猎，而且我们没有半个人曾经猎杀过比鸟更大的猎物。霰弹枪能把刚刚说的猎物打倒吗？”

“靠得够近就能打倒。”妥兹愠怒地说。

克罗兹打断这番讨论：“古德瑟医生刚刚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如果要等到夏天，甚至只是等到六月，才来看堆冰有没有散开，我们很可能到时都已经病到，而且饿到没办法驾驶这艘船了。那时我们肯定也没有存粮来展开雪橇之旅。我们还需要预留三到四个月的旅行时间，来穿越冰原或者往大鱼河的上游走。所以，如果我们打算弃船并下到海冰上，在冬天之前到达萨默塞特岛或布西亚半岛的东侧，或者到达大奴湖，显然要在六月之前出发。但是，要提前到什么时候？”

又是一阵死寂。

“我建议不要晚于五月一日出发。”利铎中尉终于开口。

“还要更早一点，我认为。”古德瑟说，“除非我们很快就发现新鲜的肉，假设疾病蔓延的速度和现在一样快。”

“那要提早多久？”菲茨詹姆斯船长问。

“不要晚于四月十五日。”古德瑟有点迟疑地说。

十几个人在烟雾及冷空气中彼此对望。那么距离现在已经不到两个月了。

“或许，”船医的声音在克罗兹耳中听起来既坚定又犹疑，“如果情况持续恶化的话。”

“情况还能恶化到哪里去？”第二中尉哈吉森问。

这位年轻人显然只是把这问题当成笑话来缓和紧张气氛，回报他的却是不领情的怒目瞪视。

克罗兹不希望这次作战会议最后就停在这句话上。围坐在长桌四周的军官、士官长、士官及非军职人员都已经看过他们能有的选择，也都知道他们真的就如克罗兹所认为的毫无指望。但克罗兹不希望两艘船上领导干部的士气被弄得比原先还低迷。

“顺便一提，”克罗兹用平常谈话的口气说，“菲茨詹姆斯船长已经决定下个礼拜天要在‘幽冥’号上主持主日礼拜，他会准备一篇特别的讲章。我很有兴趣听他讲道，虽然根据可靠的消息来源，他不会从《利维坦书》中读一段经文。我想既然那天两艘船的船员会聚在一起，我们应该吃正常分量的晚餐，喝正常分量的甜烈酒。”

大家面露微笑，彼此调侃了一番。他们没人料到会后还有这样的好消息带回去给船员们。

菲茨詹姆斯一边的眉毛略微扬起。克罗兹知道，他刚刚提到的“特别讲章”以及五天后的礼拜，对菲茨詹姆斯而言也是个全新的消息，但是他认为，让这位愈来愈瘦的船长有件事做，而且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或许会让他的状况好转。菲茨詹姆斯轻轻地点了个头。

“很好，各位。”克罗兹的语气再次正式起来，“这次的意见与信息交换可以说非常成功。菲茨詹姆斯船长和我以后还会再征询你们当中几位的意见，或和你们一对一谈，然后才会做出要采取什么行动的决定。现在我要让从‘幽冥’号来的诸位于日落之前回到船上去。一路顺风，各位。礼拜天再和你们见面了！”

大家从会议室鱼贯而出。菲茨詹姆斯绕过长桌走过来，倾身靠近克罗兹，然后低声说：“我可能会向你借《利维坦书》，弗朗西斯。”然后他跟在手下军官的后面，走到一个地方，辛苦地把结冻的外衣穿上。

“恐怖”号的军官们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克罗兹船长在长桌的主位上又坐了几分钟，回想着刚刚讨论的事。在他疼痛的胸腔里，那道生存之火燃烧得比之前还炽热。

“船长？”

克罗兹抬头看，那是“幽冥”号年老的助理布瑞金。因为两艘船的船长侍从都生病了，他现在暂代船长侍从的职务。他正在帮吉伯森清理白镲制的餐盘及茶杯。

“哦，你可以离开了，布瑞金。”克罗兹说，“和其他人一起走。吉伯森会整理剩下的东西。我们可不希望最后你要自己一个人走回‘幽冥’号。”

“是的，长官。”年老的次阶军官助理说，“但是，我能和您私下说几句话吗，长官？”

克罗兹点头。他并没有请这位助理坐下来。他和这位老人——老到不适合参加皇家探索团的人在一起时，总会觉得不自在。如果三年前是由克罗兹来挑选船员，布瑞金绝对不可能被列在探险队名单里，他的年纪就更不可能被记成“二十六”来欺瞒海军当局，但是约翰爵士却觉得有个年纪比他还大的助理在船上蛮有意思的，事情就这么成了。

“我忍不住听了大家的讨论，克罗兹船长。大概有留在船上等到冰雪融化、向南朝大鱼河走去以及穿过海冰原到布西亚这三种选择。如果船长不介意，我想提出第四种选择。”

船长当然介意。即使是像克罗兹这样主张平等主义的爱尔兰人，听到一个次阶军官助理想针对攸关生死的问题提出建议也会生气。不过他还是说：“你说吧。”

这位助理走到装在船尾舱壁上的书墙，抽出两本厚书，拿过来砰的一声放在长桌上：“船长，我知道您很清楚，一八二九年约翰·罗斯爵士和他的侄子詹姆斯指挥他们的船‘胜利’号顺着布西亚菲力斯的东岸往下走，就到了他们当时发现的，我们现在称作布西亚半岛的地方。”

“这我非常清楚，布瑞金先生。”克罗兹冷冷地说，“我和约翰爵士和他的侄子詹姆斯都很熟。”他跟詹姆斯·克拉克·罗斯一起在南极的冰上待了五年，他觉得他们的关系还不只是很熟而已。

“是的，长官。”布瑞金说。他点了点头，似乎并没有觉得难堪。“那么我想您一定知道他们那次航行的细节，克罗兹船长。他们在冰上度过了四个冬天。第一个冬天约翰爵士让‘胜利’号下锚在布西亚东岸某个被他命名为菲力斯港的地方……差不多就在我们目前所在位置的正东方。”

“你也参与了那次探险任务吗，布瑞金先生？”克罗兹问，希望这个

老人进入正题。

“我没有那个荣幸，船长，但是我读过约翰爵士写的这两本详细描述这趟旅程的书。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也读一下，船长。”

克罗兹觉得自己体内爱尔兰人的怒气正在迅速堆积。这位年老助理的无礼已经很接近傲慢了。“我已经看过这两本书了，当然。”他冷冷地说，“我没时间仔细地读。你看出了什么吗，布瑞金先生？”

换作是克罗兹手下的其他军官、士官长、士官、水兵或陆战队员，在这种情况下早就明白他的意思，会识相地一面低头行礼一面退出会议室，但是布瑞金似乎完全没注意到探险队总指挥的怒火。

“是的，长官。”这个老人说，“重点是约翰·罗斯他……”

“约翰爵士。”克罗兹打断他的话。

“哦，当然，约翰·罗斯爵士当时面临了和我们现在相同的问题，船长。”

“胡扯。他、詹姆斯和‘胜利’号是被封冻在布西亚的东边，布瑞金，如果我们有时间有资源的话，正是我们想要拉雪橇走过去的地点，在我们东边好几百英里远的地方。”

“是的，长官，但是两地的纬度相同。虽然‘胜利’号受到布西亚半岛的保护，不需要和我们一样要面对从西北方不断挤压过来的可恶堆冰。但是，它在那里的冰上待了三个冬天，船长。在这期间，詹姆斯·罗斯的雪橇队向西走了六百英里路，穿越布西亚半岛与冰海，到达我们东南偏南方二十五英里处的威廉王陆块，船长。他为它取名为胜利角……就是可怜的格尔中尉的雪橇队去年夏天到达的岬角与石碑，之后那件不幸的意外就发生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詹姆斯爵士发现威廉王陆块，并且为胜利角命名？”克罗兹逼问他，声音因恼怒而紧绷，“在那次探险中他还发现那可恶的地磁北极，布瑞金。詹姆斯爵士是……过去是……我们这一世代最擅长长途雪橇旅行的人。”

“是的，长官。”布瑞金说。他那种助理特有的浅笑让克罗兹很想揍他一拳。这位船长在航行前就知道，这个老头儿喜欢男人，至少在岸上时是如此。在那副船缝填塞匠做出近乎抗命的举动后，克罗兹船长对鸡奸者很没有好感。“我的意思是，克罗兹船长，在冰上过了三个冬天，船员们患坏血病的状况和我们到今年夏天会有的状况差不多，约翰爵士判断他们无法从冰里脱困，决定让‘胜利’号在布西亚半岛的东岸，就在我们东边，沉到十英寻深的海里，然后向北走到怒气海滩，那里有裴瑞船长留下来的一些补给品与小船。”他说道。

克罗兹现在知道，他可以把这个人吊死却无法叫他闭嘴。他皱了皱眉头，继续听对方说下去。

“船长，您一定还记得，裴瑞把粮食补给和小船放在怒气海滩。罗斯就是驾着留在那里的小船沿着海岸来到克莱伦斯峡，从那里穿过巴罗海峡与兰开斯特海峡往北看，希望能看到捕鲸船……但是那海湾里全是结实的冰。那个夏天就和我们过去这两个夏天一样糟，而再来的夏天可能也是。”

克罗兹等他继续说。自从一月差点病死之后，他第一次希望有杯威士忌可以喝。

“他们回到怒气海滩，在那里过了第四个冬天，船长。船员们差点死于坏血病。隔年七月……一八三三年，在他们进到冰海四年后……他们搭着小船向北，然后向东顺着兰开斯特海峡走，穿过海军部峡湾及海军评议会峡湾，接着在八月二十五日的早上，詹姆斯·罗斯……现在是

詹姆斯爵士.....看到一艘帆船。他们向它挥手，大声呼叫，并且发射火箭。但是那艘帆船还是消失在他们东方的海平面上。”

“我记得詹姆斯爵士提过这件事。”克罗兹冷冷地说。

“是的，船长，我猜他应该跟您提过。”布瑞金说，脸上还是带着令克罗兹受不了的造作浅笑，“但是，那时没有风，船员只好用力划船，让它‘如烟如絮地’前进，长官，最后他们赶上了那艘捕鲸船。它的名字是伊莎贝拉号，船长，正是约翰爵士在一八一八年指挥的船。”

“约翰爵士、詹姆斯爵士以及‘胜利’号的船员，待在和我们同样纬度的冰上有四年之久，船长。”布瑞金说，“但是只死了一个名叫托马斯的木匠，他的个性忧郁、难以相处。”

“你要表达的是？”克罗兹再次问他，语调非常平淡。他心里很清楚，在这次的探险任务里，他手下的船员已经死了十几个了。

“在怒气海滩还有小船及存粮。”布瑞金说，“我的猜测是，任何一支被派来寻找我们的搜救队，不论是去年或今年夏天，都会在那里留下更多小船与存粮。那会是海军总部第一个想到贮放物品以供我们及未来搜救队使用的地方。约翰爵士最后能够活下来就证明了这点。”

克罗兹叹了一口气：“你是不是很习惯用海军总部的想法来想事情，次阶军官助理布瑞金？”

“有时候是。”老人说，“这是我几十年来的习惯，克罗兹船长。和一群笨蛋为伍一段时间后，你就不得不像笨蛋一样来想事情。”

“好，够了，助理布瑞金。”克罗兹急促地说。

“是的，长官。但是请读读这两本书，船长。约翰爵士把所有细节

都写出来了：如何在冰上求生，如何对抗坏血病，如何找到并且利用爱斯基摩原住民帮忙狩猎，如何用雪砖建造小雪屋……”

“我说，够了，助理！”

“是的，长官。”布瑞金用手碰了一下前额，然后转身走向舱道，不过在那之前，他把那两本厚书再推向克罗兹一点。

船长一人在冰冷的会议室里又坐了十分钟。他听得到“幽冥”号的人咔嗒地爬上主梯道，以及噔噔地踩过头上甲板。他还听到甲板上“恐怖”号军官们大声向同伴道别，祝他们一路平安穿越冰原。接着船舱安静下来，只有前面船舱里传来一些喧闹声，船员们吃过晚餐，喝过甜烈酒后正准备各自活动。克罗兹听到船员起居区的餐桌被铰链拉上去，还听到军官们脚步沉重地走下主梯道，挂好他们的油布外衣，接着走到船尾的军官用餐区吃晚餐。他们听起来比早餐时还有话说。

克罗兹终于站起身来。身体因室内的冰冷及疼痛而有些僵硬。他将那两本书小心地摆回到船尾舱壁的内嵌书架上，放在它们原先的位置。

31 古德瑟

北纬七十度五分，西经九十八度二十三分

一八四八年三月六日

船医被喊叫声与惨叫声吵醒。

有一分钟之久，他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接着才想起自己是在约翰爵士的大舱房，也就是“幽冥”号现在的病床区。现在是半夜，所有的鲸油灯都熄了，唯一的灯光来自舱道，通过开着的门照了进来。古德瑟在一张多出来的床上睡着了，其他几张床上躺着七个严重的坏血病患者及一个患肾结石的船员。他开给肾结石病人的药是鸦片。

古德瑟梦到他的病人在临死前惨叫。在他的梦里，这些人快死掉了，因为他不知道如何救他们。古德瑟接受的是解剖学训练，他不像身亡的三位探险队船医那样熟悉船医的主要任务：开处方，要船员们服用药丸、药水、催吐药、草药以及大颗药丸。培第医生曾经跟古德瑟解释过，绝大多数药品对治疗船员们的病症都毫无用处，顶多只是剧烈地清一清肠胃而已。但是船员们腹泻得愈厉害，他们就愈觉得药有效。按照已故培第医生的说法，真正能帮助船员康复的是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吃了药的想法。大多数不涉及手术的病例只会有两种结果：不是身体自行康复，就是病人最终死亡。

在古德瑟刚才的梦里，他们全都走向死亡，而且在临死之际发出惨叫。

但是他现在听到的惨叫声却是真实的。似乎是从舱板下方传上来的。

古德瑟的助手亨利·罗伊德跑进病床区，衬衫下摆从毛衣底下露出来。罗伊德拿着一盏提灯，古德瑟还看得见他脚上没穿鞋，显然下了吊床就直接跑过来了。

“发生什么事了？”古德瑟轻声问。病人们并没有被下面船舱传来的惨叫声吵醒。

“船长要你到主梯那里去。”罗伊德说，他没有要放低音量的意思。这个年轻小子声音尖锐，听起来像是受到了很大的惊吓。

“嘘。”古德瑟说，“发生了什么事，亨利？”

“那个东西在里面，医生。”罗伊德透过打战的牙齿喊，“它在下面。它在下面杀人。”

“你来照顾病患。”古德瑟下命令，“如果任何人醒过来或情况恶化，就马上来找我。还有，去把你的靴子和外面几层衣服穿上。”

一群士官长和士官已经从舱房里出来，挣扎着要把外面几层衣服穿上，古德瑟挤过他们身旁向前走。菲茨詹姆斯船长和维思康提正站在通到各船舱的主梯道间。船长手上拿着一把手枪。

“船医，下面有人受伤了。我们要下去把他们带上来，你要和我们一起下去。你得先穿上御寒外衣。”

古德瑟沉默地点点头。

大副德沃斯顺着主梯从甲板上走下来，跟着他冲进船舱的冷空气让古德瑟一时无法呼吸。在过去的这礼拜，“幽冥”号受到暴风雪及超低温

的撼动与猛击，温度有时甚至低到零下一百华氏度。船医没办法按照排定时间到“恐怖”号去值班。在暴风雪肆虐期间，两艘船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德沃斯把衣服上的雪刷掉：“在上面站岗的三个人没看到外面有什么东西。船长，我叫他们在上面待命。”

菲茨詹姆斯点点头：“我们需要武器，查尔斯。”

“今天晚上我们只拿出甲板上那三把霰弹枪。”德沃斯说。

另一声惨叫从底下的黑暗里传来。古德瑟无法判断那是从下舱，还是从更深的底舱传上来的。”

“维思康提中尉，”菲茨詹姆斯大吼，“带三个人从军官用餐房里的舱口窗下到烈酒房里，去拿毛瑟枪与霰弹枪，以及弹药、火药及子弹来给我们，愈多愈好。我要主舱的每个人手上都有武器。”

“是，长官。”维思康提点了三名船员，然后四个人快步朝着黑暗的船尾走去。

“查尔斯，”菲茨詹姆斯向大副德沃斯说，“把提灯点亮，我们要下去了。柯林斯，你也下来。丹恩先生，布朗先生，你们也和我们下去。”

“是，长官。”船缝填塞匠和他的副手齐声应和。

“不带枪吗，船长？您要我们不带任何武器就到下面去？”准副亨利·柯林斯问。

“带你的刀子。”菲茨詹姆斯说，“我有这个。”他举起自己的单发手枪，“你跟我后面。维思康提中尉不久就会带一群拿枪的人跟过来，

并且带来更多武器。船医，你也紧跟在我身旁。”

古德瑟麻木地点了点头。他一直要把他的（或者是别人的）御寒外衣穿起来，却和小孩子一样，老是没办法将左手从袖子里伸出来。

菲茨詹姆斯手上没戴手套，衬衫外面只穿了一件破旧的外套。他从德沃斯手中接过一盏提灯，冲下梯子。下面的船舱传来一阵猛烈的撞击，好像某个东西正在将梁木和舱壁撞坏。不再有惨叫了。

古德瑟记得船长命令他“紧跟在我身旁”，于是他跟在两个人后面摸索着走下黑暗的梯子，但是他忘了拿提灯，也没带装着医药器材与绷带的袋子。布朗和丹恩啪嗒啪嗒地跟在他后面，一路咒骂的柯林斯则走在最后面。

下舱只是在主舱下面七英尺，却像是另一个世界。古德瑟几乎没来过。菲茨詹姆斯和大副站在离梯子有段距离的地方，摆晃着他们的提灯。船医判断这里的温度应该比他们吃饭睡觉的主舱还低四十摄氏度，而主舱最近的平均温度都在冰点以下。

撞击声停了。菲茨詹姆斯命令柯林斯停止咒骂，六个人沉默地在通往底舱的舱口盖旁边站成一圈。除了古德瑟外，每个人手上都有提灯，而且都把提灯向外伸出，虽然提灯的小光圈只能渗入雾蒙蒙、冰冷的空气里几英尺。几个人呼出的气，在他们前方像金色装饰品一样闪烁。砰砰地踩在上方主舱舱板上的急促脚步声，在古德瑟听来像是来自几英里之外。

“今天晚上谁负责在下面值班？”菲茨詹姆斯轻声问。

“葛瑞格先生和一个炉工。”德沃斯回答，“考威，或者是普雷特。”

“还有木匠维基斯和他的副手华生。”柯林斯小声但急促地说，“他

们要整夜工作，把右舷侧船首储煤间里内嵌着火炉的船身修好。”

他们下方有个东西在吼叫，那声音比古德瑟听过的动物吼声还要大上一百倍，而且更像野兽的声音，甚至比嘉年华那天半夜从黑色篷室里发出的吼叫更恐怖。力道强劲的声音在下舱的每根梁木、铁框和舱壁之间回响。古德瑟很确定，在他们上方的两层舱板之上，在狂风呼号的夜里值班的守卫也会听见这声音，仿佛那个东西正和他们一起在甲板上。他的睾丸几乎要缩回自己的身体里。

吼叫是从下面的底舱传上来的。

“布朗，丹恩，柯林斯。”菲茨詹姆斯急促地说，“向船首走，经过粮食房，去守住前面的舱口。德沃斯，古德瑟，你们两个跟我来。”

菲茨詹姆斯把手枪插在腰带上，右手拿着提灯，爬下梯子进到黑暗的底舱。

古德瑟得用意志力克制自己不要吓到尿出来。德沃斯跟在船长后面快速地爬下梯子。颤抖的船医一方面觉得不跟着下去很丢脸，一方面也怕自己一个人留在漆黑的地方，只好跟在大副后面下去。他的手和脚都没有感觉，好像它们是木头做的，但是他知道，害他变成这样的是害怕而不是寒冷。

在梯子底部——这里的漆黑与寒冷，比哈利·古德瑟在船外体验过的严酷极地更厚实与恐怖——船长和大副都把提灯尽量向外伸。菲茨詹姆斯也将拿枪的左手向前伸直，击铁也已经扳好。德沃斯拿着一把制式船刀，手在发抖。没有人移动，也没有任何呼吸声。

一阵静默。冲击声、碰撞声及惨叫声全都停止了。

古德瑟很想尖叫。他可以感觉到有只东西正和他们一起在这阴暗的

底舱里，某个巨大、非人之物，可能离他们只有十二英尺远，就在两小圈的提灯光外。

除了强烈感觉到有他们以外的生物在这里之外，他还闻到很重的铜味。古德瑟先前就闻过很多次了，新鲜的血。

“往这边走。”船长轻声说，带头向后走进右舷侧的狭窄舱道里。

他们朝锅炉房走去。

锅炉房里一直燃烧着的油灯已经熄了。只有微弱晃动的红橙色火焰从打开的门里传出来，那是锅炉里正在燃烧的一点点煤炭。

“葛瑞格先生？”船长喊着。菲茨詹姆斯的喊声够大，也够突然，让古德瑟差点又要尿湿裤子。“葛瑞格先生？”船长又喊了第二声。

没有人回答。从他们在走道的位置，船医只看得到锅炉区几平方英尺的地板，以及散布在上面的一些煤屑。空气中有股烤牛肉的味道。古德瑟发现自己在流口水，虽然体内的恐惧感逐渐加重。

“留在这里。”菲茨詹姆斯跟德沃斯与古德瑟说。大副先是朝船首看，接着再朝船尾看，刀子一直高举着。他让提灯绕着圆圈摆动，显然很想看看在小光圈之外的黑暗舱道里有什么。古德瑟什么事也不能做，只能站在那里把冰冷的手掌握成拳头。虽然心里非常害怕，但是因为闻到很久没闻到的烤肉味，他嘴里全是口水，肚子也咕噜咕噜地叫。

菲茨詹姆斯穿过门框走进锅炉房里，消失在他们的视线外。

五至十秒之内没有任何声音，却仿佛长过一世纪。接着船长轻柔的声音从贴了铁皮的墙上反弹出来：“古德瑟先生。请进来，谢谢。”

房间里有两具尸体。其中一具看得出是工程师约翰·葛瑞格。他的

内脏已经被掏出来，身体靠着船尾舱壁，躺在房间角落，肠子却像灰色的弦线与绳子般散布在四处，有点像是布置会场的缎带，古德瑟走路时要很小心才不会踩到。另一具尸体是个穿着深蓝毛衣的壮汉，他肚子朝下趴着，两手靠在身旁，手掌朝上，头和肩膀探入锅炉的炉火里。

“帮我把他拉出来。”菲茨詹姆斯说。

医生抓住这个人的左脚和他那件闷烧着的毛衣，船长抓住他的右脚和右臂，两人一起把他从火里拉出来。那个人张开的嘴在火炉铁栅门下缘卡住一秒钟，在一声清脆的牙齿断裂声后才松脱。

古德瑟将尸体翻面，菲茨詹姆斯则脱下外套，扑灭死人脸上与头发上的火。

哈利·古德瑟觉得自己像是从很遥远的地方在观看这一切。他心中专业的身份已经将他抽离，相当冷静地观察到，那火炉（虽然煤炭火焰非常微弱）已经将这个人的眼睛熔化，把他的鼻子和耳朵烧掉，还让他的脸部质地变得像个烤过头、冒着泡的覆盆子蛋挞。

“你认得出他来吗，古德瑟先生？”菲茨詹姆斯问。

“认不得。”

“他是汤米·普雷特。”德沃斯喘着气说，他还站在刚进门的地方，“我是从他那件毛衣和熔化在他下颚骨上的那只耳环认出来的。”

“可恶，大副。”菲茨詹姆斯斥责他，“你留在走廊警戒。”

“是，长官。”德沃斯边说边退出房间。古德瑟听到舱道里传来一阵作呕的声音。

“我可能需要你……”

船长跟古德瑟说的话才到一半，船首方向就传来撞击声、撕裂声，接着砰的一声轰然巨响，声音大到让古德瑟很确信船已经断成两截了。

菲茨詹姆斯抓起提灯，马上冲出房间，他这件闷烧着的外套就留在锅炉房里。古德瑟和德沃斯跟着他向船首跑，穿过零零落落的木桶与破裂的板条箱，从两面黑色的铁舱壁中间挤过，两边分别是“幽冥”号仅剩的一些水及几袋煤炭。

他们经过贮煤间的黑色开口时，古德瑟向右边瞥了一眼，看见一只没有穿衬衫的手臂从铁门框上伸出来。他停下脚步，弯腰想看看是谁躺在那里，但是提灯光随着船长和大副继续向前移动，这里一下子就没有了光线。只剩古德瑟一个人还留在绝对的黑暗中，和一具几乎可以肯定是尸体的东西在一起。他站了一会儿后，就快跑着去追。

更多的撞击声传出，喊叫声变成从上面的船舱传下来，接着是一声毛瑟枪或手枪的枪响。紧接着再一枪，然后是尖叫声，好几个人在尖叫。

在两个提灯浮动的光圈外的古德瑟从狭窄的舱道里跑出来，冲进一个敞开的黑暗空间，没想到迎面撞上一根粗大的橡木柱，整个人向后倒到八英寸厚的冰与雪泥里。他的眼睛无法聚焦，努力让自己保持清醒，但在他上方的提灯却已经成为两颗模糊摇晃的橙色光球。一时之间，所有东西都发出恶臭，是污水、煤屑与血的味道。

“梯子不见了。”德沃斯大叫。

古德瑟的屁股坐在肮脏的雪泥里，提灯光停止晃动后，他看得比刚才清楚了。船首的梯道是用粗大的橡木做的，即使几个壮汉扛着百磅重的煤炭袋同时爬上爬下也不成问题，但它却被打成碎片。木梯断片从上方打开的舱口框悬垂下来。

尖叫声是从上方的下舱传来的。

“推我上去。”菲茨詹姆斯大叫。他已经把手枪塞进腰带里，放下提灯，双手向上伸，想要抓住已经破裂的舱口框缘。他开始将自己往上拉。德沃斯弯下腰来将他往上拉。

上面突然爆炸起火，火焰从方形的舱口烧下来。

菲茨詹姆斯咒骂了几声，整个人仰身摔落在离古德瑟不到几码远的雪泥里。看来好像整个前舱口，以及上方的下舱里所有东西都着火了。

失火了，古德瑟想。辛辣的烟充满他的鼻子。

没有地方可逃。船外温度是零下一百华氏度，而且一场暴风雪正在外面肆虐。如果这时船着火了，他们全都只有死路一条。

“到主梯道去。”菲茨詹姆斯边说边爬起来，拿了提灯，开始朝船后方跑去。德沃斯跟在他后面。

古德瑟手脚并用地在冰和水里爬了几步，站起来，又跌倒，再爬了几步，然后跑着去追那两盏离他愈来愈远的提灯。

下舱里有东西在吼叫。古德瑟听到一阵毛瑟枪响及几声清晰的霰弹枪响。他想在贮煤间停下来，看看那只手臂的主人是死是活，手臂是否断了。但是等他到达时，又已经没有光了。他继续在黑暗中向前跑，不断撞到煤炭间与贮水槽的铁舱壁。

提灯光已经沿着主梯道上升到下舱而看不见了，烟则从上面不断往下涌进来。

古德瑟往上爬，脸却被船长或大副的靴子踩了一下。接着，他也进到下舱里。

他无法呼吸，也看不见。提灯在他四周浮动，但是烟太浓了，所以提灯完全没有照明效果。

古德瑟有股冲动，想要找到通到主舱的梯道，继续往上爬，之后再继续往上爬，直到能呼吸到船外的新鲜空气。但是在他右侧有人冲着船首方向大叫，所以他四脚着地跪了下来。这下面还勉强有些供他呼吸的空气。船首方向有一道很明亮的橙色光，那光实在太亮了，不可能是提灯的光。

古德瑟向前爬进左舷侧的舱道里，爬到粮食房左边，然后爬得更远。在他前方的烟雾里，船员们用毯子在拍打火焰。毯子也着火了。

“排成消防水桶接力队！”菲茨詹姆斯在前方的烟雾里大喊，“把水送到这里来。”

“没有水呀，船长。”有个人非常激动地大叫，古德瑟听不出是谁。

“用尿桶。”船长的声音如利刃般划过烟雾与喊叫声。

“都结冻了。”这次的喊叫声，古德瑟听出是主桅台班长约翰·沙利文的声音。

“不管了，还是拿来。”菲茨詹姆斯大叫，“也拿雪来。沙利文、辛克烈、瑞丁顿、席立、珀克、古雷特，叫船员们排成一条水桶接力线，从甲板一直延伸到下舱。能挖到多少雪算多少，把它们倒到火上。”菲茨詹姆斯不得不先暂停下来，猛咳一番。

古德瑟站了起来。烟在他周围盘旋着，仿佛有人刚开了一扇门或窗。前一刻他还能看十五或二十英尺远，清楚看到船首的木匠及水手长储藏室附近，火焰正在吞噬墙壁与横梁；但后一刻就连眼前两英尺外的东西都看不见了。每个人都在咳嗽，古德瑟也开始咳。

他又想起底舱那只从贮煤间里伸出来的手臂。光是想到再回到那里，他就几乎要呕吐。

但是那个东西现在就在这层船舱。

就像是要证实他的想法一样，在船医面前不到十英尺远的四五枝毛瑟枪突然同时发射。爆炸声震耳欲聋。古德瑟用手掌盖住耳朵，双膝跪地，想起他曾经告诉过“恐怖”号的船员，一声毛瑟枪响可能会夺走坏血病患者的性命。他知道他已经有坏血病的早期症状了。

“停止射击！”菲茨詹姆斯大叫，“停火！这里有人啊。”

“但是，船长……”下士亚历山大·皮尔森说。他是“幽冥”号仅剩的四个陆战队员中军阶最高者。

“我命令你停火。”

古德瑟现在看到维思康提中尉和几个陆战队员的黑色身影浮现在火焰中，维思康提站着，而几个士兵全都单膝跪地在装填子弹，就像在战场一样。船医发现船首附近的墙壁、船梁、零散的木桶和板条箱都着火了。水手们用毯子和一卷一卷的帆布来拍打火焰。火星四处飞蹿。

一个身上着了火的船员跌跌撞撞地从火焰里跑出来，冲向一列陆战队士兵以及全挤在一起的船员们。

“停止射击！”菲茨詹姆斯大喊。

“停止射击！”维思康提重复船长的命令。

着火的人倒在菲茨詹姆斯的两臂之间。“古德瑟先生！”船长喊着。补给士约翰·唐宁暂时不再用毯子去拍打走廊里的火，而是转过身去扑灭伤者破旧衣服上冒出的火焰。

古德瑟向前跑，从菲茨詹姆斯的两臂之间将伤者接过来。那个人右半边的脸几乎不见了，不是被烧掉，而是被爪子扒掉，皮肤和眼睛松垮垮的，几道平行的爪痕延续到右胸，直接划破八层的衣服和皮肉。血浸湿了他的背心。那个人的右手不见了。

古德瑟发现他手里扶着的是准副亨利·弗斯特·柯林斯。菲茨詹姆斯不久之前才叫他和船缝填塞匠与他的副手，布朗与丹恩，到船首去守住前舱口。

“我需要有人帮我把他抬到手术房去。”古德瑟喘着气说。即使是少了一只手，柯林斯的块头还是很大，何况他的两条腿已经瘫软了。只因为他的身体还靠在粮食房的舱壁上，船医才能勉强扶住。

“唐宁！”菲茨詹姆斯朝着补给士高大的身影喊着，他又回头用他起火的毯子去打火了。

唐宁丢下毯子，从烟雾中跑回来。什么都没问，补给士就将柯林斯剩下的那只手勾到自己的肩膀上，然后说：“古德瑟先生，我跟在您后面走。”

古德瑟准备爬上梯子，但是在烟雾中，十几个带着水桶的船员正打算从梯子上爬下来。

“让开！”古德瑟吼着，“伤员要上去！”

那些皮靴和膝盖退了回去。

唐宁扛着已经不省人事的柯林斯爬上几乎是垂直的梯子时，古德瑟已经上到平常生活起居的主舱。船员们聚集过来看他。船医这才明白，自己看起来想必也像个伤员。因为之前撞上柱子，现在他的手、衣服及脸上都是血迹，他还知道那些血已经被煤屑染黑了。

“往船尾走，到病床区去。”看到唐宁用手臂支撑着被抓伤且烧伤的柯林斯，古德瑟马上向他下命令。补给士得侧着身才能走进狭窄的舱道。在古德瑟后面，二十来个船员接力将一个个水桶传下梯子，其他人则忙着在船员起居区靠近火炉及前舱口的地方，把雪倒在冒着蒸汽、吱吱作响的舱板上。古德瑟知道，一旦那里的舱板也着火，这艘船就完了。

亨利·罗伊德从病床区走出来，脸色苍白，眼睛睁得很大。

“我的手术用具摆好了吗？”古德瑟急着问。

“是，长官。”

“骨锯呢？”

“准备好了。”

“很好。”

唐宁把失去意识的柯林斯放在病床区正中央的空手术台上。

“谢谢你，唐宁先生。”古德瑟说，“可不可以麻烦你找一两个船员，帮忙将这里其他的病患移到空舱房里，任何空卧铺都行。”

“是，医生。”

“罗伊德，到前面去找沃尔先生，跟厨师和他的助手说我们需要很多热水，请他用费兹尔火炉将冰融化，愈多愈好。不过麻烦你先把油灯调亮一点。办完之后马上回来，我还需要一盏提灯及你的帮忙。”

接下来一小时，哈利·古德瑟医生忙到即使病床区着火了也不会注意到，说不定还会因为光线变充足而感到高兴呢。

他把柯林斯上半身的衣服全脱光，伤口在冰冷的空气中冒着蒸汽。他把第一锅热水倒在伤口上，尽可能地清洗干净，不是为了消毒，而是要把血迹洗掉，以便看清楚伤口到底有多深。他判断爪伤不至于马上致命后，就转而检查这位准副的肩膀、脖子和脸部。

手臂断得干净利落，就像有一具大型裁纸机将柯林斯的手臂一刀裁切下来。古德瑟对于把肉切断、扭断、撕成碎片的工厂或船上意外早已见怪不怪，他带着近乎欣赏，甚至是敬畏的态度在审视伤口。

柯林斯原本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但是将他困住的那团火焰却烧灼了他肩头的裂口，反倒救了他的性命。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

古德瑟看得见他的肩胛骨呈白色节状、闪闪发亮，不过没有任何残余的上臂骨需要动刀切除。罗伊德提着一盏提灯站在一旁发抖，偶尔把手指按在古德瑟要他压住的位置——通常是一条正在冒血的动脉。古德瑟则利落地把断裂的静脉与动脉扎起来。他向来就擅长做这种事，他的手几乎是无意识地自己在动。

奇妙的是，伤口里似乎很少有，甚至完全没有衣服纤维或异物。这大大降低了他得致命坏血病的风险，虽然风险还是存在。古德瑟用唐宁拿来的第二锅热水，也是最后一锅热水，清洗他看得见的地方。接着把零散的肉片切掉，尽可能地把伤口缝合起来。还好，他可以把几片够长的皮肤折回来盖住伤口，然后简单几针缝好。

柯林斯发出呻吟且抽搐着。

古德瑟开始加快速度，希望在这个人完全清醒之前把最难处理的地方完成。

柯林斯右边的脸悬垂到肩膀上，就像一副脱落的嘉年华面具。这让古德瑟想起他曾经执行过许多次验尸工作：把脸割开，然后像翻一块紧

绷的湿布一样，把脸皮上翻到颅骨上方。

他叫罗伊德把一大片脸皮尽量往上扯，把皮拉紧。他的助手转过身呕吐在舱板上，然后马上又转回来，把他湿黏的手指靠在羊毛背心上擦干净。古德瑟很快地把柯林斯松开的半片脸缝到略高的发际线下方一块较厚的皮肤与肉上。

他救不回这位准副的右眼。他试着要把它塞回原位，但是下眼眶已经碎裂，骨头碎片挡在眼眶里。古德瑟折断并且清除掉碎片，可是眼球已经严重受损。

他从罗伊德发抖的手中接过剪刀，把视网膜神经切断，然后将眼球塞回柯林斯血肉模糊的眼眶里。

“把提灯拿近一点。”古德瑟发出命令，“手不要抖。”

出乎古德瑟的意料，有部分眼皮还留着。古德瑟尽其能地将它往下拉，然后缝到眼睛下方的一片皮肤上。这里他就用小针缝得密一些，因为它可能要维持好几年。

前提是柯林斯能活下来。

尽其所能地为准副的脸做了暂时处理后，古德瑟开始去注意烧伤及爪伤。烧伤大多只及表皮，情况不严重；爪伤倒是相当深，古德瑟看见好几根裸露在外、触目惊心的白肋骨。

古德瑟要求罗伊德用左手把药膏涂在烧伤的伤口上，同时用右手继续把提灯拿在靠近手术台的地方，自己则着手清理被爪子撕裂的肌肉，将它们接回去，并且尽可能将外层皮肤和肉也缝回原处。血继续从肩部的伤口和脖子流下来，但是速度已经比先前缓慢许多。如果伤口的肉与血管被火焰烧灼到一定程度，这位准副的身体里就可能还保有足以让他

存活的血液。

一些其他船员也陆续被抬进来，但他们都只是烧伤，其中有几个比较严重，但是都不至于危及生命。现在古德瑟已经完成柯林斯身上最紧急的手术了，他把提灯挂在手术桌上方的铜钩上，命令罗伊德用药膏、水和绷带帮那些人疗伤。

他在帮柯林斯做最后一道处理时——给他一些鸦片，让即将醒来且肯定会尖叫的人直接睡着——一转身发现菲茨詹姆斯船长站在他身旁。

船长和船医一样满身是血迹与煤灰。

“他能活下来吗？”菲茨詹姆斯问。

古德瑟把手术刀放下来，接着把一双沾满血污的手张开，再合起来，就像是在说，只有天晓得。

菲茨詹姆斯点点头。“火势已经被压下来了。”他说，“我想你应该想知道。”

古德瑟点头。在过去这一个小时里，他压根儿就没想到那场火。“罗伊德，还有唐宁先生。”他说，“可不可以请你们两位把柯林斯先生抬到最靠近前面舱壁的病床上。那里最温暖。”

“下舱的木匠储藏室里的东西都烧掉了，”菲茨詹姆斯继续说，“放在靠近前舱口及船首区的板条箱里的许多存粮，以及粮食房里的一大半存粮也都烧掉了。照我的估计，船上剩下的罐头食物和装在木桶里的食物有将近三分之一也在这场火里烧掉了。而且可以确定的是，底舱一定也受到损害，只是我们还没有下去看。”

“火是怎么烧起来的？”船医问。

“那个东西从前舱口爬上来朝他们攻击时，柯林斯或他手下的人把提灯丢过去了。”船长说。

“那.....那个东西后来怎么了？”古德瑟问。突然间，他觉得非常疲累，他得伸手扶着全是血迹的手术桌以免摔倒。

“它一定是循着进来的路出去了。”菲茨詹姆斯说，“先从船首的前舱口下到底舱，再从那里某个地方出去.....除非它现在还留在那里。我已经派人带着枪守住每个舱口。下舱现在很冷，而且全是烟，所以我们每半个小时就得换一班守卫。

“柯林斯看得最清楚。所以我上来这里.....看看能不能跟他说几句话。其他人都只是透过火焰看到它：眼睛、牙齿、爪子，一团白色的东西或黑色的轮廓。维思康提中尉叫海军陆战队士兵向它开枪，但是没有人知道它有没有被射中。被烧毁的木匠储藏室前方有许多血迹，但是我们不确定其中是否有些是那只怪物的。我可以跟柯林斯说话吗？”

古德瑟摇头：“我刚刚才给这位准副打了一剂安眠药，他会睡上好几个小时，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还会不会醒来。情况不乐观。”

菲茨詹姆斯再次点点头。船长看起来和船医一样疲累。

“丹恩和布朗的情况如何？”古德瑟问，“他们和柯林斯一起到前舱去了。您看到他们了吗？”

“是的。”菲茨詹姆斯懒懒地说，“他们还活着。火烧起来的时候，他们逃到右舷侧的粮食房，而那个东西选择去追可怜的柯林斯。”船长叹了口气，“下面的烟已经开始消散，我该带几个人到底舱去把工程师葛瑞格和炉工汤米·普雷特的尸体弄上来。”

“哦，我的天啊。”古德瑟说。他跟菲茨詹姆斯提起他看到一只光溜

溜的手臂从贮煤间里伸出来的事。

“我完全没注意到。”船长说，“我当时急着赶到前舱口，所以只是往前看，没有往下看。”

“我也应该朝前看的。”船医有些懊恼地说，“我撞上了一根直梁或柱子。”

菲茨詹姆斯露出微笑：“我明白了。医生，给你自己疗伤吧！你的发际线和眉头之间有一道很深的裂口，旁边的瘀青肿得和马格纳·门森的拳头一样大。”

“真的吗？”古德瑟问。他很小心地摸了摸前额，已经沾满血的手指这下沾了更多血，虽然他在额头上一大片挫伤伤口上已经摸到一层很厚的干血块。“晚一点我会照镜子自己把伤口缝起来，或请罗伊德帮我缝。”他疲倦地说，“我先走了，船长。”

“去哪里，古德瑟先生？”

“到底舱去。”船医说，这想法让他立刻反胃，“去看看是谁躺在贮煤间里。他也许还活着。”

菲茨詹姆斯注视着他的眼睛：“我们的木匠维基斯先生和他的副手华生不见了，古德瑟医生。他们在右舷侧的贮煤间里工作，要将船身的一个裂口封好。不过他们一定已经死了。”

古德瑟听到了“医生”这个词。富兰克林和他这位中校几乎从未这样称呼过他们这些船医，连对总船医史坦利和培第也是。在约翰爵士和有贵族气派的菲茨詹姆斯眼里，他们和古德瑟只是军阶比较低的“先生”。

但是这次不再如此。

“我们得到下面去看看。”古德瑟说，“我得到下面去看看。他们两个人当中也许有一个还活着。”

“从冰原来的那个东西也有可能还活着，还在下面等我们。”菲茨詹姆斯轻声说，“没人看到或听到它离开了。”

古德瑟疲倦地点点头，然后提起他的医务袋。“我可以请唐宁先生和我一起下去吗？”他问，“我可能需要人帮我拿提灯。”

“我和你一起去，古德瑟医生。”菲茨詹姆斯船长说。他举起唐宁先前多拿进来的一盏提灯：“你先走，医生。”

32 克罗兹

北纬七十度五分，西经九十八度二十三分

一八四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利铎中尉，”克罗兹船长说，“请把我的命令传下去，准备弃船！”

“是，长官。”利铎转身，朝着拥挤的主舱大喊。其他军官和还活着的二副都不在，所以水手长约翰·雷恩接下这道命令，朝船首方向大吼。副水手长托马斯·强森，也就是一月时负责执行希吉和另外两人鞭刑的人接着在舱口盖最终盖上、封上板条之前，最后一次对着还打开着的舱口喊了一次弃船命令。

当然，最底下两层的船舱里没有半个人。克罗兹和利铎中尉已经从船尾走到船首，巡视过每一层船舱，看过每一间舱室。他们从火炉已经堵起来的冰冷锅炉房，走到位于底舱的空储煤斗，再到那间狭小、空无一物的船首锚缆间，然后再到上一层船舱。在下舱，他们检查了烈酒房与弹药贮藏室，确定里面该带走的毛瑟枪、霰弹枪、火药与子弹都带走了，只剩几排弯刀和刺刀摆在高架上，在提灯的照射下反射冷光。两位军官也到衣物间看了一下，确定将来还需要用到的衣服都已经在过去这一个半月里搬走了。

接着他们还继续到空无一物的船长储藏室及同样什么都不剩的粮食房巡视。在前舱板，利铎和克罗兹已经到每间舱房与船员起居区去检查过，他们发现军官们的卧铺、书架，以及留下的个人用品都整理得干干

净净。然后他们看着船员的吊床最后一次被绞上去，海员的储物箱里面已经没有东西了，但还是摆在原地，好像在等船员们回来吃晚餐。接着他们到船尾区去看会议室里少了哪些书，船员们已经从书架上选走了一些他们打算带到冰上读的书了。最后，站在三年来第一次完全冰冷的火炉旁，利铎中尉和克罗兹船长再次对着前舱口往下舱喊了一声，确定没有人还留在船上。到甲板后，他们还会再清点一次人数，但是最后的喊叫是弃船的标准程序之一。

接着他们爬上甲板，没有把前舱口关上。

站在甲板上的人并没有因弃船命令而感到意外。他们早已被叫上甲板，集合好队伍准备弃船了。这天早上只有大约二十五个“恐怖”号船员在，其他人不是已经在胜利角南方两英里左右的恐怖营里，就是正在用雪橇把东西运送过去，再不然就是在恐怖营附近打猎或勘察地形。差不多有同样数目的“幽冥”号船员在船下面的冰上等着，站在雪橇和一堆堆机具旁边。四月一日“幽冥”号弃船后，它的“装具和补给品”帐篷就搭在那里。

克罗兹看着船员们鱼贯走下冰坡道，准备永远离开这艘船。最后只剩利铎和他还站在倾斜的甲板上。冰上的五十几个人全都仰头看着这两个人，他们的眼睛在冰冷的晨光中眯得小小的，几乎完全隐藏在拉得很低的威尔斯假发与围得很高的保暖巾里面。

“轮到你了，利铎。”克罗兹轻声说，“翻过护栏吧。”

中尉行了礼，把一大袋个人用品扛起来，先爬下护栏外的梯子，再走下冰坡道，去与下面的人会合。

克罗兹环顾四周。四月的微弱阳光，映照着由残乱的冰、逼近的冰脊、无数冰塔，及随风狂舞的雪构成的世界。他把帽檐拉得更低，眯眼

看向东方，想把眼前这幅景象铭记在心。

对任何一位船长来说，弃船都是人生中的最低点，做出这样的决定意味着承认自己完全失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意味着漫长海军军旅生涯已经结束。而且，对大部分船长——譬如克罗兹认识的几个来说，这是让他们再也爬不起来的沉重打击。

不过，克罗兹并不十分沮丧，至少目前还没有。这时对他更重要的是：他胸中还有一把虽然微弱、却相当温热的蓝色决心之火——我会活下去。

他希望他的船员还能活下去，至少，让尽可能多的人活下去。如果任何一个“幽冥”号或“恐怖”号的人还有一丝能够存活并且回到英格兰的希望，克罗兹就会义无反顾地追随这个希望。

他必须让船员们离开船，并且离开冰海。

克罗兹发现将近五十对眼睛正抬头注视着他，他最后一次拍了拍船舷，然后爬下右舷侧新近架设的梯子。因为“恐怖”号最近几个礼拜开始严重向左舷倾斜，所以他们在右舷侧架了梯子。接着他走下亟待整修的冰雪坡道，到那群正等待他的船员那里。

他扛起自己的背袋，走到负责拉最后一部雪橇的几个人旁边，加入他们的行伍。他看了“恐怖”号最后一眼，说：“它看起来好得很，不是吗，哈利？”

“的确，船长。”前桅台班长哈利·培格勒回答。他说得没错。在过去这两个礼拜里，虽然有暴风雪，有闪电雷击，温度极低，狂风肆虐，而且冰脊四处耸起，他和班员们却还是把原本已收藏起来的船桅再竖立起来，并且把帆桁与索具都装了上去。这艘船的上方现在已经变得很沉，重新装回去的上桅、帆桁与索具全结了冰，闪闪发光。在克罗兹眼

中，就像是装饰着各式宝石。

“幽冥”号在三月的最后一天沉到海里后，克罗兹和菲茨詹姆斯就已经决定要把“恐怖”号整理成可航行的状态。虽然他们知道，如果想在冬天之前靠走路或搭乘小船到达安全之地，不久之后还是得弃掉“恐怖”号。万一入夏后几个月，他们还困在恐怖营或威廉王陆块上，而冰却突然奇迹般地融化，理论上还可以搭乘小船回到“恐怖”号，然后航向自由。

理论上。

“托马斯。”他对着二副罗伯特·托马斯大喊，他是带头拉五部雪橇中最前面一部的人，“准备好了就带头开始走。”

“是，是，长官。”托马斯喊着回答，倾身套好挽具。七个人把皮带拉得紧绷，雪橇却一动也不动。雪橇的滑板已经冻结在冰里了。

“要用力啊，罗伯特！”和他一起拉雪橇的水兵艾德温·劳伦斯笑着说。雪橇呻吟着，拉雪橇的人呻吟着，皮带吱吱响，冰被扯裂，然后，东西堆得老高的雪橇开始向前移动。

利铎中尉下令第二部雪橇也开始走。带头拉这部雪橇的是大个儿马格纳·门森，虽然装载的东西比第一部还多，雪橇却马上动了起来，木制滑板下面的冰也没发出嘎吱声。

四十六个人开始前进，三十五个人负责拉第一段路，五个储备的人力带着霰弹枪或毛瑟枪走着，等待不久后下去拉雪橇，两艘船的四位副官及两位军官利铎中尉和克罗兹船长走在雪橇队旁边，偶尔帮忙推一下，不过鲜少亲自套上挽具来拉雪橇。

船长还记得几天前，在第二中尉哈吉森和第三中尉厄文准备再带领

一支搬运小船的雪橇队到恐怖营去的时候，他命令两位军官在接下来几天，从营地中带一些人出去打猎与侦察。出乎他意料，厄文要求把分到他那组的两位船员中的一位留在“恐怖”号上。克罗兹刚开始很讶异，因为在他的印象中，这位资浅的中尉还蛮有办法指挥船员，而且能执行并且完成任何交付给他的任务。接着克罗兹听到两个船员的名字就明白了。利铎中尉把马格纳·门森和科尼利厄斯·希吉两个人都列在厄文的雪橇队与侦察队的名单里，而厄文相当恭敬，但没给任何理由就请求将其中一人派到别队。克罗兹立刻同意他的请求，把门森改成最后一天才来拉雪橇，只把矮小的副船缝填塞匠留在厄文中尉的雪橇队里。克罗兹也不信任希吉，特别是在几个礼拜前接近抗命的事件发生后，而且他知道，有大块头白痴门森在希吉身旁时，这矮小家伙的叛逆性会增加好几倍。

现在，在离开“恐怖”号的路上，门森就在他前面五十英尺拉雪橇。克罗兹刻意让目光直视正前方。他已经决定，至少在拉雪橇的前两个钟头里，不要再回头看“恐怖”号。

看着前面那些身体前倾，用力拉雪橇的船员，船长很清楚谁不在其中。

菲茨詹姆斯今天不在，他待在威廉王陆块的恐怖营担任总指挥，不过他缺席的真正原因是他精于世故。没有一位船长会希望另一个船长全程目睹他的弃船过程，所有船长都很清楚这点。今年三月初，冰原上那个东西入侵船舱并且引发大火的两天后，“幽冥”号就受到冰的压力开始逐渐解体。从那时开始，克罗兹几乎每天都到“幽冥”号拜访，但是在三月三十一日菲茨詹姆斯弃船当天，克罗兹却找了个理由没到现场。菲茨詹姆斯这个礼拜就找到回报机会，自愿到离“恐怖”号很远的地方担任总指挥。

其他大多数人缺席的理由则可悲、凄惨得多。克罗兹走在最后一部

雪橇旁边时，那些人的脸一一浮现在他脑海。

谈到军官与领导干部的殉职情况，“恐怖”号比“幽冥”号幸运得多。先说克罗兹的主要干部，在嘉年华灾难中，野兽夺走了他的大副弗瑞德·霍恩比的性命；去年九月的雪橇行程里，那东西又夺走准副迦尔斯·马克宾的性命；两位船医培第和麦当诺也在新年前夕的嘉年华中丧生。但是他的第一、第二、第三中尉都还活着，而且活得还不错；他的二副托马斯、冰雪专家布兰吉，还有不可或缺的主计官黑帕门先生也都在。

菲茨詹姆斯失去了他的上级指挥官约翰爵士。他的第一中尉格雷厄姆·格尔，以及詹姆斯·华特·费尔宏中尉，和大副罗伯特·欧莫·沙金，全都死在那东西手下。他的主要船医史坦利先生和准副亨利·弗斯特·柯林斯也已经殉职。所以他只剩下维思康提中尉、二副查尔斯·德沃斯、冰雪专家瑞德、船医古德瑟，以及主计官查尔斯·汉弥尔顿·欧斯莫几位主要船员。前两年军官用餐房拥挤的状况已不复见，最近这几个礼拜只有船长、仅存的中尉、船医和主计官四个人在冰冷的军官用餐房用餐。而且克罗兹知道，在“幽冥”号沉没前的最后几天，船身受到冰的推挤，几乎向右舷倾斜了三十度，用餐情景一定非常荒谬。四个人得坐在舱板上，餐盘放在膝盖上，双脚用力撑在船舱内的板条上来用餐。

菲茨詹姆斯的侍从侯尔仍然因为坏血病而无法工作，可怜的老布瑞金只好代理他担任侍从，像螃蟹一样急急忙忙地走来走去，服侍撑在倾斜得很厉害的舱板上的军官们。

谈到士官长的存活，“恐怖”号也比较幸运，克罗兹的工程师、水手长及木匠都还活着，而且还能做事。至于“幽冥”号，三月初冰原上那个东西在夜里进到船里时，就把工程师约翰·葛瑞格和木匠维基斯的内脏都掏了出来。剩下的士官长，水手长托马斯·泰瑞则早在去年十一月就被那只生物弄断了头。菲茨詹姆斯没有任何一个士官长还活着。

“恐怖”号的二十一个士官中——补给士、水手舱班长、底舱班长、主桅台班长、前桅台班长、舵手、船长侍从、次阶军官助理、弹药士、船缝填塞匠、炉工等，克罗兹只失去一个炉工约翰·托林顿。他是这支探险队第一个殉职的人，那已经是很久以前，一八四六年一月一日发生在比奇岛上的事了。而且克罗兹记得，年轻的托林顿在英格兰登船时，就已经染上最后夺走他性命的肺结核了。

菲茨詹姆斯也失去一个士官——炉工汤米·普雷特，他是在三月那个东西到最底下两层船舱大开杀戒那天丧命的。那天夜里，底舱里只有木匠的副手托马斯·华生没被那个东西杀死，不过他失去了左手。

因为军械匠托马斯·伯特在还没碰到真正的冰之前，就已经被从格陵兰遣送回英格兰了，所以“幽冥”号目前还有二十个活着的士官。这些人当中几位，例如年老的制帆匠约翰·莫瑞和菲茨詹姆斯自己的侍从爱德蒙·侯尔，都因为坏血病的病情严重而几乎没有用处；另外还有一些，例如被鞭打五十下的弹药士理查·艾尔摩，则因为郁郁寡欢，做不了什么事。

克罗兹叫一个显然已经疲累到拉不动雪橇的人退出来，和那几个拿枪的人一起走，身为船长的他则套上了挽具，自己下去拉。虽然和另外六个人一起使力，但要拉动超过一千五百磅罐头食物、武器和帐篷，对他已经大不如前的身体来说是种大折磨。自从三月他开始把一些小船，以及船舰上的机具运送到威廉王陆块以来，他就亲自参与雪橇队的任务，他已经很清楚人力拉雪橇的要点。但即使他已经进入拉雪橇的节奏，雪橇挽具的皮带勒在胸前带来的疼痛，雪橇装载物品后的实际总重量，汗水在他衣服中结冻、融化、再结冻带来的不舒服感，还是都出乎他的预料。

这时，克罗兹很希望他们还有更多一等水兵和陆战队士兵。

“恐怖”号失去了两个合格水手：比利·史特朗被那只动物撕成两半；詹姆斯·沃克是白痴马格纳·门森的好朋友，他死后门森才开始完全受那矮小、獐头鼠目的副船缝填塞匠支配。克罗兹还记得在好几个月前，就是因为怕底舱里沃克的鬼魂缠扰他，庞大的门森才有了第一次接近抗命的行为。

在这一点上，皇家海军“幽冥”号终于比姐妹船幸运。菲茨詹姆斯失去的唯一一个一等水兵是约翰·哈特内，他也是死于肺结核，一八四六年的冬天葬在比奇岛上。

克罗兹倾身压着挽具的皮带，回想这些脸孔与人名，军官、士官死了这么多人，普通水手却没死多少个。他一面拉雪橇一面喃喃抱怨，冰原上那个东西似乎是冲着探险队的领导干部来的。

不要这么想，克罗兹命令自己，你这样是在赋予那只野兽所没有的思考能力。

它真的没有思考能力吗？克罗兹心中带着惧怕的部分反问。

一名陆战队员从他身旁走过，臂弯里夹着一把毛瑟枪，而不是霰弹枪。这个人的脸完全藏在帽子、威尔斯假发与保暖巾里面，但是从他走路弯腰驼背的模样，克罗兹知道他是罗伯特·哈普魁。在去年六月约翰爵士被杀的那天，这名海军二兵被那只动物伤得很重。虽然哈普魁其他的伤已经痊愈了，被打碎的锁骨却让他的身体总是垂向左侧，好像无法把身体挺直一样。另一个跟着他们一起走的陆战队士兵是威廉·皮金登，这个二兵在前面那场意外发生当天，也在隐匿棚里被枪射穿肩膀。

中士大卫·布莱恩，“幽冥”号最高阶的陆战队士官，在约翰爵士被野兽带到冰层下的几秒前，头就被打断了。二兵威廉·布蓝尼一八四六年死于比奇岛；二兵威廉·日德去年秋末的十一月九日被派到“恐怖”号

传送信息时消失在冰原里（克罗兹把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当天他刚好也从“恐怖”号走到“幽冥”号，而且那是第一个全天都没有阳光的日子）。那只野兽已经让菲茨詹姆斯的陆战队护卫人数只剩下四个：负责指挥的下士亚历山大·皮尔森；左肩全毁的二兵哈普魁；肩膀被子弹打伤的二兵皮金登；二兵约瑟·希里。

克罗兹自己的陆战队分驻队中，只有二兵威廉·海勒被冰上那个东西打伤。去年十一月，这个二兵夜里在甲板上担任守卫时，那个东西爬上船，猛力抓掉他的脑袋。但奇妙且惊人的是，海勒竟然不愿意死去。他在病床区床上昏迷了几个礼拜，不断在生存与死亡之间徘徊，之后就被陆战队的同伴们抬到船首的船员起居区里，每天喂他吃东西、清洗身体、带他上厕所，并且帮他换衣服，好像这个目光呆滞、动作滑稽的人是他们的宠物。上个礼拜他已经被送到恐怖营了。陆战队员们把他缠裹得相当温暖，并且很小心，甚至很恭敬地将他放到木匠副手胖威尔森特别为他制作的一部单人平底雪橇上。拉雪橇的水兵们并没有抗议多出这件额外重物，反倒自愿轮流拉这个载着植物人的小雪橇横越冰原，翻过冰脊到恐怖营去。

这让克罗兹还有五个陆战队员：达利、黑蒙、威吉斯、黑吉斯，以及三十七岁的中士所罗门·妥兹。妥兹是个没受过教育的笨蛋，现在却是约翰·富兰克林探险队里，九个还活着且有行为能力的皇家海军陆战队士兵的领导士官。

雪橇拉了一小时后似乎滑得比较顺了，克罗兹已经能配合众人喘气的节奏来换气，拉着重物穿越崎岖的冰。

这些就是克罗兹算出的各级人员损失。当然，男孩没算在内，他们是最后一刻才自愿加入探险队的年轻人。在船员名单里，他们被登记为“男孩”，但是四个人当中有三个其实是已经满十八岁的成人了。起航时，罗伯特·戈尔丁已经十九岁了。

四个“男孩”中有三个还活得好好的，虽然在嘉年华那夜的大火中，克罗兹还得亲自从着火篷室里把不省人事的乔治·钱伯斯扛出来。男孩中唯一丧生的是汤姆·伊凡斯，不论就举止表现或年龄而言，他都是最年轻的；当他和克罗兹一起到黑暗的冰原里去寻找失踪的威廉·史特朗时，冰原上那个东西完全无视船长的存在，从他身旁把这个年轻人抓走。

虽然乔治·钱伯斯在嘉年华后两天就恢复意识，但已经不是原先的他了。在他正面遭遇那个东西之前，他是个很开朗的小伙子，但是脑震荡却让他的智力降到比门森还低。乔治并不像二兵海勒是个植物人。照“幽冥”号的副水手长的说法，乔治听得懂一些简单命令，并且能照着做动作，但是在可怕的新年夜后，他几乎就不再说话了。

另一个有类似遭遇的人是大卫·雷斯，探险队里较有经验的船员。他遇见冰原上那只白色东西两次，竟然还能存活下来，不过这些日子以来，他就和愚钝的二兵海勒一样没用处。在他第二次碰上那只白色东西的夜里，它在甲板上撞见他和约翰·韩弗，后来还追着冰雪专家托马斯·布兰吉进入黑暗的冰原，从那时开始，雷斯又回复成目中无神、毫无反应，而且没再恢复正常。他已经被穿上很多层外套、塞进小船里，用雪橇拖运到恐怖营。其他几个受了重伤或是病到无法走路的人，例如菲茨詹姆斯的侍从侯尔，也都是这样处理的。现在探险队为坏血病、外伤或士气低迷所苦，没用处的病人太多了。船员们自己肚子饿、生病，只能勉强走几步路，却还有更多张嘴需要去喂食，更多个身体需要去拖运。

克罗兹非常虚弱，他知道过去两个晚上他几乎没有睡眠。他试着计算死亡人数来转移注意力。

“幽冥”号死了六个军官，“恐怖”号四个。

“幽冥”号的三个士官长都死了，“恐怖”号的都还活着。

“幽冥”号死了一个士官，“恐怖”号一个。

“幽冥”号只死了一个水兵，“恐怖”号四个。

不包括三个陆战队的士兵及男孩伊凡斯，死了二十个人。所以这支探险队已经死了二十四个人。死亡人数相当骇人，比克罗兹印象中海军史上任何一支极地探险队的死亡人数还多。

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数字，克罗兹希望把全副注意力集中在上面：有一百零五个还活着的人需要他照顾。

在被迫离弃“恐怖”号、横越冰海的日子，有一百零五个人还活着，包括他自己。

克罗兹把头放低，倾身紧抵着挽具背带。风开始刮起来，把雪吹得四处飞舞，让前方的雪橇变得朦胧，也让他看不见走在旁边的陆战队员。

他确定自己没算错吗？死了二十个人，还不包括三个陆战队员和一个男孩？是的，他和利铎中尉今天早上才核对过人员清册，当时几支雪橇队里的人数，加上待在恐怖营里与“恐怖”号上的人数，确实是一百零五人……但是他真的确定吗？他有没有忘记任何人？他的加法与减法没出错吗？克罗兹已经非常非常累了。

弗朗西斯·克罗兹也许一时之间没算清楚，他已经两天，不，是三天没睡觉了。但是他并没有忘记任何一个人的脸或名字，将来也不会。

“船长！”

克罗兹从拉雪橇的恍惚状态中清醒过来。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已经拉了六个小时，还是只拉了一小时的雪橇。世界已经变了：东南方天空

那轮耀眼但冰冷的太阳、吹刮而过的冰晶、他呼吸的节奏、他身体的疼痛、肩上分摊的重量、海冰与新雪的阻力，以及最特别的，四围有白云环绕的奇异蓝色天空。他们仿佛行走在一个边缘被漆成蓝白色的碗里。

“船长！”是利铎中尉在大喊。

克罗兹这才发现和他一同拉雪橇的人都已经停了下来，所有的雪橇都停在冰上。

在他们前面的东南方，大约是在下一道冰脊再过去一英里左右，有一艘三桅船正从北向南移动。它的帆已经卷上去而且包裹起来，帆桁已经做了停泊准备，但还在移动，仿佛正乘着一股很强的暗流，在下一道冰脊后面某条未结冻的宽阔水道上，缓慢而庄严地滑行。

搜救队。救赎。

在克罗兹疼痛胸中的蓝色火焰激动地燃烧了好几秒，变得更加明亮。

冰雪专家托马斯·布兰吉走向克罗兹。他的义肢穿着木匠哈尼特别为他制作的木鞋。“海市蜃楼！”他说。

“当然，我知道。”船长回答。

即使是透过闪烁不定的光线和方向不断变换的风去看，他也一眼就认出皇家海军“恐怖”号独特的炮舰船桅与索具。有那么几秒钟，在几近昏眩的意识不清的状态下，克罗兹在想，他们该不会是迷了路，绕了一圈后又回头面向西北方，朝着几个小时前弃掉的船走去？

不可能。前面的冰上有雪橇走过的痕迹。虽然有些地方被雪盖住了，但是雪橇队一个月来在这里来回行走，已经让冰上的凹痕变得非常

深。凹痕一直通到那道高耸的冰脊以及先前用鹤嘴锄和铲子挖凿出来的狭窄通道。而且太阳这时还在他们右前方，低垂在南边的天空。在冰脊后方，那三根船桅发出微光，短暂消失后，接着又出现，而且变得更清晰，只不过整艘船是上下颠倒过来，被埋在冰里的“恐怖”号船身此时融进了布满白色卷云的天空。

天空里出现虚幻之物，克罗兹、布兰吉和许多人已经看过很多次。多年前，他们的船被冻在称为南极洲的陆块沿岸时，克罗兹在某个晴朗的冬天早晨曾看到北方有一座冒烟的火山，上下颠倒地从结冻的冰海里往上升，后来他们就用这艘船的名字为火山命名。这次探险之旅中也有有一次，在一八四七年的春天，克罗兹上到甲板后发现南方天空里飘浮着几颗黑色的球。不久，这些球变成实心的八字形，然后又分开，像是有规律地排成一串的黑色气球，在差不多十五分钟后，它们完全蒸发了。

第三部雪橇有两个船员跌进雪橇凹痕里，膝盖跪在凹陷的雪中。其中一个大声哭了出来，另一个则发出一长串克罗兹听过的最有想象力的水手脏话——船长自己几十年来可是听过无数的脏话。

“他妈的！”克罗兹大骂，“你们看到的是北极的海市蜃楼。别再哭了，也别再骂了，不然我就叫你们两个人自己拉这部可恶的雪橇，我还会亲自坐在上面用皮靴踢你们的屁股。给我马上爬起来！你们可是男人，不是娇滴滴的女人。别再不争气！”

两个船员爬起来，笨拙地把身上的冰晶和雪掸掉。克罗兹一时之间无法根据外衣与威尔斯假发认出他们，不过事实上，他也不想知道他们是谁。

雪橇队又开始前进，队中有许多抱怨，但是没人敢再骂脏话。每个人都认得前方那道高大的冰脊。虽然在过去几个礼拜里，雪橇已经翻越过无数次，在它身上切割出缺口来，但它还是一道令人不容小觑的冰

墙。他们必须想尽办法把沉重的雪橇弄上少说有十五英尺高的陡坡，陡坡两侧都是六十英尺高的危险冰崖。大冰块很可能会从两侧的冰崖上滚落，带来伤亡。

“好像有个黑暗之神想要折磨我们。”托马斯·布兰吉近乎愉悦地说。这位冰雪专家不需要拉雪橇，但他还是一跛一跛地走在克罗兹旁边。

船长没有回答他，一分钟后布兰吉就退后了一点，走在某个陆战队士兵旁边。

克罗兹叫一个待命的人来换班。他们事先练习过了，雪橇不需要停下来，两个人就能换班。新手将挽具套好后，他就退到雪橇道外面，然后看他的表。他们已经拉了五个小时的雪橇。回头向后看，克罗兹发现真正的“恐怖”号早就看不见了，离他们至少有五英里，而且还隔了好几道低矮的冰脊。那幅海市蜃楼的景象，似乎是存心要折磨他们的邪恶北极神灵最后送给他们的礼物。

克罗兹仍然是这支命运多舛的探险队的总指挥，但是这时他才第一次发现，他已经不再是皇家海军探索团任何一艘船舰的船长了。从他是男孩以来，身为海员及海军军官就是他的人生，然而这部分人生已经永远结束了。他必须为失去这么多船员及两艘军舰负责，他知道在那之后，海军总部永远不会再把任何一艘船的指挥权交给他。回想起他漫长的海军军旅生涯，克罗兹明白，他现在只是一具行尸走肉。

他们还要辛苦地拉上两天雪橇，才会到达恐怖营。克罗兹盯着前方那座高大的冰脊，举步维艰地向前走。

33 古德瑟

北纬六十九度三十七分四十二秒，西经九十八度四十一分

一八四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哈利·古德瑟医生的私人日记：

一八四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我已经在被称为“恐怖营”的地方待了四天，我觉得它名副其实。

菲茨詹姆斯船长负责指挥这里的六十个人，包括我在内。

我承认，上礼拜当我拉着雪橇第一次看到这里时，心里浮现的第一幅图像是来自荷马的《伊利亚特》。这营地沿着一个宽阔海湾的岸边搭建起来，位于詹姆斯·克拉克·罗斯将近二十年前在胜利角所堆的石碑南方两英里左右，看起来能保护我们不受到从海里堆冰上刮来的风雪侵袭。

让我想到《伊利亚特》里的场景的原因，或许是那十八艘长形小船被拉到冰海的岸上排成一行，其中四艘侧躺在沙砾地上，另外十四艘船则不偏不倚地绑在雪橇上。

小船后面有二十个帐篷：有差不多一年前，我和已故格尔中尉到胜利角探查时使用的那种小型荷兰帐篷（每个荷兰帐篷里可以睡六个人，每三个人合睡在一个五英尺宽的狼皮毛毯睡袋里）；有制帆匠莫瑞制作

的稍大的帐篷（包括让菲茨詹姆斯船长、克罗兹船长和他们个人侍从住的帐篷）；有最大型的两个帐篷（都有“幽冥”号与“恐怖”号的会议室那么大，一个用来当病床区，另一个则充当水手们的用餐帐篷）。此外，士官长、士官、军官以及非军职干部们，例如工程师汤普森和我，也都有各自的用餐帐篷。

不过，让我想到《伊利亚特》场景的原因也有可能是我们到达恐怖营时是夜里（所有从“恐怖”号来营地的雪橇队，都是在第三天天黑后才到达），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恐怖的鬼火与营火。当然，这里除了从破碎的“幽冥”号上带来的橡木柴火外，没有木柴可以燃烧。不过在过去这个月里，有好几袋剩余的煤炭袋被船员们从两艘船上横越冰海运送过来。当我第一次看到恐怖营时，营地里就有许多烧煤的火，有些放在用岩石围起的环形区域里燃烧，有些则放进四个从嘉年华大火中抢救出来的高火盆里燃烧。

得到的效果就是火焰及亮光。另外，我们偶尔也会点燃一些火炬与提灯。

在恐怖营待了几天之后，我已经觉得这里比较像海盗的营寨，而不像阿喀琉斯、奥德修斯、阿伽门农，以及荷马笔下其他英雄的营帐。船员们的衣服破旧、磨损，还经过多次修补。大多数人不是生病，就是走路一拐一拐，再不然就是又病又瘸。藏在他们浓密胡须下面的是一张张非常苍白的脸，他们的眼睛从凹陷的眼眶里向外瞪视。

他们大摇大摆或脚步蹒跚地在营地走着，船刀垂挂在随意绑在外衣的腰带上晃来晃去，铿锵作响的刀鞘是由刺刀鞘截短做成的。这是克罗兹的点子。他还要求船员们戴上由格子网改装成的护目镜，以避免被阳光射瞎眼睛。结果就产生了一群打扮得很像暴徒的乌合之众。

而且这些人大多已经出现坏血病的症状。

我这几天一直在病床帐篷里忙碌。雪橇队的船员花了不少额外力气，拉了十几张床（再加上两位船长的床）穿越冰海，翻过可怕的冰脊来到这里，但是现在我有二十个人在病床帐篷里，所以有八个人得躺到铺在冰冷地面上的简便床垫上。在漫长的夜里，有三盏油灯可以提供足够的照明。

大多数躺在病床区的人都得了坏血病，但并不是全都如此。二兵海勒又回到我的看护之下，培第医生曾将一片由金币打成的薄片锁到他的头颅上，来取代被冰上那个东西连着部分大脑一起挖掉的头壳。陆战队士兵们已经照顾他好几个月，也计划到恐怖营后继续照顾。这名二兵被安置在哈尼先生设计的小雪橇上运送过来，但也许是在三天两夜的运送过程中着了凉，到这里时已经得了急性肺炎。这次我不预期这位陆战队二兵还能活太久，虽然他到目前为止都还奇迹似的生存着。

在病床区里还有大卫·雷斯，他的同伴都叫他戴威。这几个月来，他的紧张性精神分裂症一直没有改善，这个礼拜横越冰原后（他和我同批来到这里），就开始连最稀的粥或水都没办法下咽。今天是礼拜六。我认为雷斯活不到下周三。

把小船和东西从船上拉到岛上，包括翻越过一个即使不必拉雪橇我也爬不上去的冰脊，劳动量无比巨大。当然这会为我带来一些撞伤与骨折类伤员。其中包括水兵比尔·宣克斯，他的手臂出现严重的复合式骨折，尖锐的骨头碎片在两个地方穿破了他的肌肉与皮肤。因为怕他得坏血病，我帮他把骨头接好后，就将他留在帐篷里。

坏血病仍然是潜藏在这帐篷里的主凶。

菲茨詹姆斯船长的个人侍从侯尔先生很可能会是这里第一个死于坏血病的人。他一天中大多数时间都意识不清。和雷斯与海勒一样，他必须被人用雪橇拖着，从注定要抛弃的船那里经过二十五英里路程来到恐

怖营。

爱德蒙·侯尔很早就患上坏血病，且相当典型地诠释了病情一步一步恶化的进程。这位船长侍从是个年轻人，再过两个多礼拜，到五月九日才满二十七岁，如果他那时候还活着的话。

身为一名侍从，侯尔算是块头高大，他有六尺高。在探险队起航的时候，总船医史坦利和我从各方面来看都觉得他很健康。他做事时动作利落、聪明、机敏、有活力，而且有待从少有的强健体魄。一八四五年与一八四六年之间的冬天，在比奇岛的冰上常常举办赛跑与人力拉雪橇比赛，那时候他就经常得第一名，也常常是他所属队伍的灵魂人物。

他在去年秋天开始出现坏血病的轻微症状：疲劳、倦怠、愈来愈常将事情弄混淆。在威尼斯嘉年华灾难后，病情变得非常明显。他继续服侍菲茨詹姆斯船长，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进入二月后每天工作更长时数，他的身体终于垮下了。

第一个让侯尔先生注意到的症状是水手舱船员们戏称的“荆棘冠冕”。

血开始从爱德蒙·侯尔的头发里流出来，还不只是从他头上的毛发流出来而已。先是他的帽子，接着是他的衬衣，最后连他的内裤也每天都沾满血迹。

我曾经很仔细观察过，发现头皮上的血确实来自毛囊。有些船员为了避免出现这症状而把头发剃光，当然一点用处也没有。因为大多数船员的威尔斯假发、帽子、围巾，现在连枕头也一样被血浸湿了，所以船员和军官们开始在头饰底下先缠上毛巾，睡觉时也是躺在毛巾上。

当然，血从所有有体毛的地方冒出来的难堪与难受，绝不是这几个简单动作就能化解的。

一月时，侍从侯尔的皮肤下面开始出血。虽然当时户外比赛早已成为过去式，侯尔先生很少需要离开船很远或付出大量劳力来履行他的职责，但只要有些微碰撞或擦伤，他身上就会出现一大片红色与蓝色肿块，而且不会好起来。刮马铃薯或切牛肉时不小心割伤自己，几个礼拜内伤口都不会愈合，还会持续流血。

到了一月底，侯尔先生的脚已经肿成两倍大。要服侍船长时，他还得向较胖的船员借条脏裤子来穿。因为关节愈来愈痛，他几乎无法入睡。到了三月初，任何动作都会让侯尔痛得受不了。

整个三月，侯尔坚持不留在“幽冥”号的病床区，他要回到自己的卧铺，服侍并且照顾他的船长菲茨詹姆斯。他的金发一直结着血块，肿起来的手、脚和脸开始变得像面团一样。每天我检查他时，他的皮肤都变得更没弹性；在“幽冥”号整个被压碎的一个礼拜前，我的手指可以深深压进他的肉里，而那凹洞就永远留在那里，新的瘀血会开始向外扩散，形成一片不久就会大量出血的肤块。

到了四月中，侯尔整个人的身体已经膨胀得不成人形。他的脸和手因为黄疸而呈黄色，眼睛也呈现明亮的黄色，在不断流血的眼眶衬托下，看起来相当骇人。

虽然我的助手和我花了不少力气，每天帮他翻身及移动身体好幾次，但是到了要将他从垂死的“幽冥”号上移出来的那天，侯尔还是长了许多褥疮，疮已经变成棕紫色的溃疡，不断在流脓。他的脸，尤其是鼻子和嘴巴两侧也有溃疡，不断渗出脓与血。

坏血病患者的脓有非常难闻的腐臭味。

我们把侯尔先生移到恐怖营那天，他的牙齿掉到只剩下两颗。而在去年圣诞节那天，他还是整支探险队中笑容最健康的年轻人呢。

侯尔的牙龈变黑而且向后缩。他一天只有几小时有意识，而在那段时间里，他每一秒都非常疼痛。我们打开他的嘴巴要喂他时，几乎无法忍受那味道。因为没办法清洗毛巾，我们就在他的床上铺了帆布，现在那帆布因为沾了血而变黑了。他结冻、肮脏的衣服也因为干血与脓块而变得易碎。

他的外观和苦楚已经够可怕了，更可怕的是他的情况还会一天比一天糟，继续苟延残喘好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坏血病是个狡猾的杀手。它会折磨受害者很长一段时间，才放手让他死去。当人死于坏血病，他最亲密的家属通常已经认不出他来，而他的神志也已经不足以认出对方。

但是在这里不成问题。探险队除了有一对兄弟外（托马斯·哈特内在比奇岛失去了他的哥哥），不会有任何家属出现在冰海上，或是来到这座不断受风、雪、冰、闪电以及浓雾侵袭的可怕之岛。我们倒下时没有亲人会来认尸，更不用说来将我们埋葬。

病床区有十二个人不久之后会死于坏血病，而且一百零五个生存者中超过三分之二已经出现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坏血病症状，包括我自己在内。

再不到一个礼拜，我们的柠檬汁将会喝完。它是我们最理想的抗坏血病食物，但是在过去这一年的效用已经愈来愈小。到时候我仅剩的抗坏血病药物就是醋。一个礼拜前在“恐怖”号船外的贮粮帐篷里，我亲自监督船员们把剩下的醋从木桶倒到十八个小桶子里，准备供十八艘已经用雪橇运送到恐怖营的小船使用。

船员们讨厌醋。醋和柠檬汁不一样，柠檬汁的酸味可以借着加些糖水甚至朗姆酒勉强压过去。但是对于味觉已经被身体系统里的坏血病破坏掉的病患来说，醋尝起来就和毒药差不多。

军官们比船员们吃过更多葛德纳食物罐头——他们选择吃他们最爱吃（虽然有股腐臭味）的腌猪肉与腌牛肉，直到木桶里的肉全被吃光——看起来也确实比一般船员更容易因为坏血病的后期症状而倒下。

这证实了麦当诺医生的理论。他认为罐头装的肉类、蔬菜以及汤缺少了对抗坏血病的重要成分。相较之下，虽然有点腐败、但过去一度新鲜的食物，就没有这种问题。如果我能奇迹似的找到这成分，不管是毒物或是灵丹，不仅很有可能救活船员，甚至包括侯尔先生，也很有机会被封为爵士——当然是在我们被搜救队发现，或者各凭本事到达安稳的海湾之后。

但是，以目前状况来看，我什么都不能做，我手上连基本的实验器材也没有。我目前能做的，顶多就是坚持让船员们吃狩猎队带回来的新鲜肉类。虽然有点违反常理，我甚至觉得连皮下脂肪和甜食都有可能增强对抗坏血病的抵抗力。

不过狩猎队并没发现可以射杀的活物。冰层还太厚，我们不可能凿穿来钓鱼。

昨天晚上，菲茨詹姆斯船长和往常一样来病床区探视。他的每个漫长的一天都是从探视病房开始，也以探视病房结束。在他巡视过每个熟睡的病患后，他问我每个人病情的变化。我那时就鼓起勇气来，问他一个我已经藏在心里好几礼拜的问题。

“船长，”我说，“如果您没有时间回答，或是不想回答，这我可以理解，因为显然我的问题很蠢。不过这个问题我已经想很久了：为什么要有十八艘小船？我们似乎是把‘幽冥’号和‘恐怖’号上的每一艘小船都运来了，但是我们总共只有一百零五个人。”

“愿意的话，你可以跟我到外面来，古德瑟医生。”菲茨詹姆斯船长

回答。

我吩咐我那位疲累的助手亨利·罗伊德看好病患，然后跟着菲茨詹姆斯船长到外面去。我在病床帐篷里就注意到，他的胡子并不是我向来以为的红色，反倒大多是灰色的，只是边缘有些干掉的血。

船长从病床区多拿了一盏提灯，然后带头走向尽是沙砾的海滩。

当然，那里没有酒红色的海水在拍打着布满圆卵石的海岸。只有一些高大的冰山堆积在我们与海上的堆冰之间，沿着海岸线形成一道屏障。

菲茨詹姆斯把提灯举高，照亮一排小船。“你看到什么，医生？”他问。

“小船。”我大胆地回答，感觉到自己真的如自己刚刚所说那么蠢。

“你分得出它们之间的差别吗，古德瑟医生？”

在提灯光中，我更仔细地看了看。

“前面这四艘没放在雪橇上。”我说。我来的第一天就发现了。我实在搞不清楚，哈尼先生都愿意花那么多心思为其他小船制作雪橇了，为什么这四艘会是例外。在我看来，这是个严重过失。

“是，你说得没错。”菲茨詹姆斯船长说，“这四艘是‘幽冥’号和‘恐怖’号上的捕鲸船。它们有三十英尺长，比其他的小船轻，非常坚固，每艘都有六支桨，和独木舟一样有双重船首……你看到了吗？”

我现在看到了，我之前都没注意到捕鲸船有两个船头，像独木舟一样。

“如果我们有十艘捕鲸船，”船长继续说，“那就太完美了。”

“怎么说？”我问。

“它们很坚固，医生。非常坚固，而且轻，这我刚刚说过了。而且可以把物品堆放在上面，拖着它们在冰上走，不像其他小船还需要制作雪橇来搭载。如果我们遇到没结冻的水道，我们可以从冰上直接进到水里。”

我摇了摇头。虽然我知道问下面的问题，会让菲茨詹姆斯船长马上认为我是个十足的笨蛋，但我还是问了：“但是为什么捕鲸船可以在冰上拖行，其他船却不行？”

“你看得到它的舵吗？”菲茨詹姆斯船长的声音里没有一点不耐烦。

我看了看这几艘船的尾巴，没看到舵。我如实地告诉船长。

“正是如此。”他说，“捕鲸船的龙骨很浅，也没有固定的舵。它的行进方向由船尾划桨的人来控制。”

“这样好吗？”我问。

“当然好，如果你要一艘轻而坚固、龙骨很浅，在冰上拖行时船舵不容易断掉的小船。”菲茨詹姆斯船长说，“虽然它有三十英尺长，但最适合用人力拉着在冰上移动，而且搭载十二个人后还有置放补给品的空间。”

我听懂似的点了点头。我差一点就懂了，但是我非常累。

“你看到船桅了吗，医生？”

我再次看了看，找不到我要找的东西，我再次如实回答。

“因为捕鲸船有个可以收折起来的船桅。”船长说，“现在已经折叠起来，收纳在覆盖于船舷上的帆布下面。”

“我注意到这些小船上都盖着帆布与木板。”我这么说，让他知道我不是没在观察，“那是要避免雪落在船里吗？”

菲茨詹姆斯点起他的烟斗。他的烟草很久以前就用完了，我并不想知道他的烟斗里现在烧的是什麼。“船罩可以用来遮蔽搭乘十八艘小船的船员，虽然我们也许只会带走十艘。”他低声说。营地里大多数人都还在睡觉，怕冷的守卫只在提灯光的边缘巡行。

“当我们穿越未结冻水域，进到贝克的大鱼河河口时，我们会躲到帆布下面吗？”我问。我从来没想过，我们全蹲坐在帆布与木板下面会是何种光景。我向来想象的都是大家兴高采烈地在阳光下摇桨。

“我们可能不会在河里使用这些小船。”他说，吐出一些味道浓烈的烟雾，闻起来像干掉的人粪，“如果今年夏天沿岸的水域解冻了，克罗兹船长可能会希望我们扬帆航行到安全的地方。”

“一路航行到阿拉斯加和圣彼得堡？”我问。

“至少要航行到阿拉斯加。”船长说，“或者到巴芬湾，如果沿岸解冻的水道是通往北方的话。”他走了几步，摆动提灯让它更靠近放在雪橇上的小船：“你认得出这些小船吗，医生？”

“它们不一样吗，船长？”我发现当人累到某个地步，已经不太会在乎自己的形象了，反倒喜欢坦诚以对。

“是的。”菲茨詹姆斯说，“再来那两艘绑在哈尼先生特制雪橇上的小船，是我们‘幽冥’号的快艇。过去这三个冬天它们不是被绑在甲板上，就是置放在船旁边的冰上，你一定看过吧？”

“是的，当然。”我说，“不过，您的意思是它们和前面那几艘捕鲸船不同？”

“差很多。”菲茨詹姆斯船长说。他花了一些时间把烟斗重新点燃。“你有没有看到这两艘船的船桅，医生？”他问。

即使这里只有提灯的微光，我还是看得见这两艘船上各竖立着两支船桅。特意裁切成形的船帆缝系在船桅周围。我告诉船长我看到的。

“嗯，很好。”他说，并没摆出高人一等的姿态。

“不把可以折叠起来的船桅折叠起来，有什么原因吗？”我问，主要是要表现出我一直很留心在听他的话。

“它们无法折叠起来，古德瑟医生。这些船桅是装上斜帆的……或者你可以说它装上了斜桁，几乎就固定在那里。你看到这两艘小船固定的舵吗？还有那条比较突出的龙骨？”

我看得见。真的。“就是船舵和龙骨让它们不能像捕鲸船一样在冰上拖行吧？”我大胆猜测。

“正是如此，你已经诊断出问题了，医生。”

“船舵难道没办法拆下来吗，船长？”

“也许可以，古德瑟医生，但是那突出的龙骨……在碰上第一道冰脊时就会卡住或被撞掉，不是吗？”

我再次点了点头，把戴着连指手套的手放在它的船舷上：“是我的错觉，还是这四艘小船，包括‘恐怖’号的那两艘，真的比那几艘捕鲸船短一点？”

“你的眼力很好，医生。这几艘只有二十五英尺长，捕鲸船长三十英尺。而且它们比较重……快艇比较重，船尾也较呈方形。”

我这才第一次注意到，这些小船和捕鲸船不同，它们确实只有一个船头和一个方形船尾。不像独木舟。“这种快艇可以载几个人？”我问。

“十个。他们要摇八支桨。船上会有很多贮放东西的空间，即使是在大海上，也有足够的空间让我们全挤在里面躲避暴风雪。因为快艇有两支船桅，比捕鲸船多一倍的帆来迎接风。不过如果我们必须在贝克的大鱼河里逆流而上，它们就比不上捕鲸船。”

“为什么？”我问。我觉得我应该已经知道答案，因为他好像告诉过我了。

“它们吃水较深，先生。接着我们来看这两艘……快活艇。”

我并不觉得这两艘船有什么快活之处。“它们看起来比快艇大一点。”我说。

“没错，医生。它们长三十英尺……和我们的捕鲸船一样长，但是比较重。甚至比快艇还重。我可以告诉你……能拉着它们和那两部载着它们的九百磅雪橇穿越冰原走到这里，对船员们来说已经是很大的考验。克罗兹船长可能会决定把它们留在这里。”

“那么我们不是应该一开始就把它们留在船上吗？”我问。

他摇摇头：“不对。我们需要选择一些最有可能让一百个船员在海里，甚至在河里活上几个礼拜或几个月的船。你知道小船……所有这些小船……要在海里航行或要在河里靠风力逆流而上，都有不同的索具装配方式吗，医生？”

这次轮到我摇头了。

“没关系。”菲茨詹姆斯船长说，“以后有机会，最好是在南方晴朗、温暖的日子里，我再好好向你介绍在河里航行与在海里航行时索具的不同装配。最后这八艘船……前两艘是侦察船，再来四艘是驳船，最后两艘是便艇。”

“这些便艇似乎比其他小船短很多。”我说。

菲茨詹姆斯船长又在那令人厌恶的烟斗上抽了一口，然后点点头，好像我在《圣经》里发现了智慧的珍珠。“是的。”他有些难过地说，“便艇只有十二英尺长，和二十八英尺长的侦察船，以及二十二英尺长的驳船不能比。不过，这些便艇和驳船都没办法装上桅杆，靠帆来航行，而船上的桨数目也不多。如果我们到了没结冻的海面上，乘坐小船的人肯定会非常辛苦。如果克罗兹船长决定把它们留下，我一点也不觉得讶异。”

“没结冻的海？”我想。在今晚之前我从来没想过，这些船有可能要在比贝克的大鱼河（我心里把它想成和泰晤士河差不多）还宽敞的水域航行，虽然我已经参加过几次讨论这种可行性的作战会议。看着那些较小、看起来很脆弱的便艇和驳船绑在雪橇上，我想乘坐小船的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乘坐有两根船桅的侦察船及有一根高大船桅的捕鲸船的人，扬长消失在地平线外。

乘坐小船的人命运很悲惨。那么，谁该被选派到这些船上？两位船长已经私下做好选择了吗？

我是被指派到哪一艘船上，接受哪一种命运？

“如果我们要带着特别小的船一起走，就会抽签来决定谁该上这些船。”船长说，“侦察船、快活艇，以及捕鲸船的人员安排，会依照雪橇

队的编组。”

我的眼神显然已经透露出我的惊慌。

菲茨詹姆斯船长笑着，他的笑声一下子就转变成痛苦的咳嗽声。他再次在皮靴上把烟斗里的灰敲掉。风开始刮起，我突然觉得很冷。我完全不知道当时几点钟，大概是午夜某个时间。天已经黑了至少七个小时了。

“不用担心，医生。”他轻声说，“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我只看得到你的表情。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会抽签来决定谁搭较小的船，但是也有可能不带走那些船。不论最后如何决定，都不会把任何人留下。在海上，我们会把船都系在一起。”

我报以微笑，希望在提灯光的照射下，船长能看到我的微笑，而不是看到我流血的牙龈。“我不知道借风力航行的帆船能和没有帆的船绑在一起。”我再次展现我的无知。

“通常不行。”菲茨詹姆斯船长说。他轻拍我的背，穿了很多层衣服的我几乎感觉不到他的力道。

“现在你已经知道，这十八艘最后可能会构成小舰队的小船各自的航海优缺点了。我们可以回去了吗？这里很冷，而且我得回去补眠，好在四钟响时起来查哨。”

我咬了咬嘴唇，口里有血味：“我还有一个问题，船长，如果您不介意的话。”

“问吧！”

“克罗兹船长什么时候才会决定我们要带什么船？什么时候会把要

带的船放到水里？”我问，声音很沙哑。

船长稍微移动了一下，船员用餐帐篷附近的营火衬托出他的身影。我看不见他的脸。

“我不知道，古德瑟医生。”他最后说，“我觉得克罗兹船长也没有办法回答你。幸运女神也许再过几个礼拜就会眷顾我们，冰也开始融化.....如果是这样，我会亲自扬帆驾船把你送到巴芬岛。不然的话，我们可能会在三个月内带着几种小船，逆着大鱼河河口的水流行驶.....即使我们七月才到达大鱼河，应该还会有足够的时间，在冬天完全到来之前行驶到大奴湖及那里的营寨。”

他拍了拍最靠近他的那艘侦察船的弧形船身。能辨认出那是一艘侦察船，我隐约有股莫名的得意。

不过，搞不好那其实是两艘快活艇中的一艘。

我试着不去想爱德蒙·侯尔，以及他揭示给我们所有人的命运。如果在三个月内我们还没开始逆着贝克河.....就是他们称为大鱼河的那条河.....进行八百五十英里的长途旅行的话，等到船再过几个月后才到达大奴湖时，还会有人活着吗？

“或者，”他轻声说，“如果幸运女神不眷顾我们，这些船身和龙骨也许就永远不会再进到水里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那就是我们的死刑判决书。我转身离开提灯的光，想走回病床帐篷。我非常尊敬詹姆斯·菲茨詹姆斯船长，我不希望他这时看到我的脸。

菲茨詹姆斯船长把手搭在我的肩上，拉住我。

“若果真如此，”他的语气相当强烈，“我们只好打落牙齿和血吞下走回家了，不是吗？”

34 克罗兹

北纬六十九度三十七分四十二秒，西经九十八度四十一分

一八四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克罗兹拉着雪橇朝向北极的落日前进，他知道这次受苦之旅该怎么分配。今天第一天，走八英里路到一号冰海营地；明天走九英里，如果一切顺利，在午夜前可以到达二号冰海营地；第三天，也就是最后一天，再走八英里路，其中包括海岸附近那段最难走的路，那时他们得拉着雪橇，翻越堆冰与沿岸积冰相会处的冰障。然后就可到达暂时还算安稳的避难所——恐怖营。

两艘船的船员将会第一次住在一起。如果克罗兹的雪橇能顺利完成三天越过冰原的旅程，而且没被冰上那个东西赶上，一百零五人就会全聚集在这座岛被风扫得光秃秃的西北海岸上。

三月时最先到达威廉王陆块的先遣雪橇队的前进速度很慢。那时天几乎都还是黑的，所以第一天晚上多是在还看得见船的地方扎营。有一次暴风雪从东南方吹来，不断打在他们脸上，维思康提的雪橇辛苦了十二个小时还前进不到一英里。

但是现在，在阳光下，先前雪橇走过的路迹已经很清楚，而且翻越冰脊的小径也比较好走，虽然它还没完全被铲平。

克罗兹一直不希望最终要在威廉王陆块落脚。他到胜利角去视察过几次，虽然看到那里堆了许多食物与机具，一圈一圈的帐篷也搭建得有

个雏形，他却还不认为他们能在那里活太久。恶劣的天气几乎总是从西北方来：在冬天时残忍，在春天及短暂的秋天时凶暴，在夏天则有致命危险。一八四七年夏天，已故格尔中尉第一次到这块陆地上勘探时经历的狂野的雷电暴风雪，在夏天与初秋时节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克罗兹最早同意让船员们用雪橇载到陆地上的东西，是船上多余的避雷棒，以及约翰爵士舱房里几根可以改装成避雷针的铜制布帘横杆。

直到“幽冥”号在三月的最后一天被压碎前，克罗兹都还希望他们能出发朝布西亚半岛东岸去，那里的怒气海滩可能有些补给品，而且还可能会有从巴芬湾来的捕鲸船发现他们。他们可以和老约翰·罗斯一样，沿着布西亚半岛东岸上步行或划船到萨默塞特岛，甚至必要的话，再回到德文岛。这样迟早会看到一艘在兰开斯特海峡航行的船。

而且那一带有些爱斯基摩人的村落。克罗兹知道这是真的：一八一九年，他二十二岁的时候，第一次随着威廉·爱德华·裴瑞到北极探险时，就见过那些村落。两年后他又和裴瑞回到那区域，尝试要找出航线，再过两年后又来过一次，仍然是要寻找那条“西北航道”——二十六年后来让约翰·富兰克林爵士丧命的任务。

有可能我们也全都会因此丧命，克罗兹想。他摇摇头，想把失败者的想法甩掉。

太阳非常接近南方地平线。就在太阳要落下之前，他们会停下来吃一顿冰冷的晚餐。接着他们会背起挽具，拉着雪橇再走六到八个小时，在傍晚、晚上及深夜的黑暗中走到一号冰海营地，差不多到达威廉王陆块及恐怖营总路程的三分之一。

现在除了船员们的喘气声、皮带的嘎吱声，以及雪橇滑板的锉磨声外，没有其他声音。风全停了，但随着落日余晖逐渐变暗，空气变得更冷。他们呼出的气形成的冰晶，悬浮在整支队伍上方，像一颗颗缓缓消

散的金色圆球。

现在他们正接近高大的冰脊。克罗兹走在队伍最前端，准备在船员们一开始拉拔、提举、推动时搭把手，顺便轻声咒骂几声。他看着前方落日，回想到自己为了找一条到布西亚或巴芬湾的捕鲸船那里的路，曾付出过多少努力。

三十一岁时，克罗兹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陪裴瑞船长到北极海域来，目标是到北极点去。他们创造的“人迹所至的最北方”的纪录，至今都还无人打破。不过他们最终还是被延伸到世界最北端的结实堆冰阻挡住。弗朗西斯·克罗兹已经不再相信有所谓的不冻北极海了：如果有人最终真的到了北极点，他很确定那人一定是驾雪橇去的。

也许是乘坐由狗拉动的雪橇，像爱斯基摩人那样。

克罗兹看过原住民和他们轻巧的狗拉雪橇在格陵兰及萨默塞特岛的东半部四处滑行。照皇家海军的标准来说，那根本称不上是雪橇，只能算是不堪一击的小型雪橇。他们移动的速度远比克罗兹靠人力拉动的雪橇要快。他想朝东走的最主要原因是：爱斯基摩人就在布西亚东边某处或再过去一点。而且，和沉默女士——这礼拜稍早，她跟在哈吉森中尉与厄文中尉的雪橇队后面，先上恐怖营去了——一样，原住民知道如何在这被上帝放弃的白色世界里打猎与捕鱼。

早在二月初，年轻的厄文中尉就向克罗兹反映过，要跟踪沉默女士很不容易，也很难和她沟通，向她请教她是从哪里及如何得到的海豹肉及鱼。当时克罗兹还考虑要用手枪或船刀威胁她，强迫她说明她是如何找到厄文发誓她拥有的新鲜食物。但是他心知肚明，威胁最终会变成什么结果——爱斯基摩姑娘没有舌头的嘴巴还是会紧紧闭着，乌黑的大眼睛会一眨不眨地瞪着克罗兹，直到他不得不后退一步放弃威胁。一事无成。

所以他让她继续留在厄文描述的小雪屋里，让狄葛先生偶尔给她一些饼干或剩余的食物。他尝试把她忘掉。他也确实成功地忘记这个姑娘了，因为上个礼拜守卫向他报告，说她正跟在哈吉森与厄文的雪橇队后方几百码处往恐怖营去时，他才吃惊地记起还有这个人。但是他知道，他还是会梦到她。

如果克罗兹不是太累，很可能还会因为船员们正拖着穿越冰原朝东南方前进的雪橇设计得精巧耐用，而觉得有点骄傲。

在三月中，甚至在还不确定“幽冥”号会被冰层压碎前，他就命令探险队仅存的木匠哈尼先生，和他的副手威尔森与华生日夜赶工，设计及制造能载运“幽冥”号与“恐怖”号上小船与机具的雪橇。

当第一批用橡木与铜打造成的原型雪橇在春天完工时，克罗兹就叫船员们到冰上去测试，并且找出最好的拉动方法。他吩咐索具装配工、补给士，甚至前桅台班员用心去设计出最佳的挽具，让拉雪橇的人拉动时能最省力，而且让挽具不至于妨碍到身体动作及呼吸。三月中，雪橇的设计方案敲定了，他们据此制造出更多雪橇，最后的结论是：载运小船的大型雪橇由十一个人来拉，较小一点的载货雪橇由七个人来拉，这样最合适。

这样安排，便于在刚开始把几批补给品运到威廉王陆块上的恐怖营。克罗兹知道，在此之后，他们下到冰上时，有些人可能已经病到无法拉雪橇，另一些人甚至可能已经死了，到时要由一百个人，或不到一百人的人力来拉动十八艘装满了存粮及机具的小船和雪橇，也就是不到十一人来拉一堆重物，船员的劳力负担会过重。再者，考虑到船员到那时候坏血病会加重，也会更疲惫不堪，每个人的负担还会更重。

到了三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即使当时“幽冥”号已经在垂死挣扎，两艘船的船员们还在黑暗中或在短暂的阳光中到冰原上，拉着不同的雪橇

参加人力雪橇竞速赛，除了学习正确的拉雪橇技巧，也试着研究出什么人适合拉什么样的雪橇，并且找出几支由两艘船各级人员混合编组的最佳雪橇队。他们是为了获得银币与金币的奖赏而比赛。虽然约翰爵士生前计划在阿拉斯加、俄罗斯、东方、三文治群岛买许多纪念品，所以在他的私人贮藏室里有好几箱的先令银币、基尼金币。但是赏金的钱币却是出自弗朗西斯·克罗兹的口袋。

克罗兹非常希望等到白天长到可以做长途雪橇之旅时，就朝巴芬湾前进。因为根据他的直觉，根据富兰克林说的故事，也根据他读过的乔治·贝克的历史——记载十四年前贝克沿着大鱼河上溯六百五十英里到大奴湖的书，原本放在“恐怖”号的图书馆，现在则装在克罗兹的个人行李包中，放在其中一部雪橇上——他们当中有人能完成溯河之旅并且活下来的概率微乎其微。

光是从位于威廉王陆块外海的“恐怖”号到达大鱼河河口这一段一百六十几英里的路程，就有可能无法跨越，这还只是这趟逆流上行的艰难旅程的序曲。在这段路程中，他们会碰到最恶劣的沿岸积冰，还可能受到融化水道的威胁，而被迫放弃雪橇。即使海中的水道没有融化，他们到岸上后还是要艰辛地、痛苦地拉着雪橇及小船穿越岛上的沙砾地前进，同时还可能要忍受最糟的冰原暴风雪的无情摧残。

如果他们真的能到达河里，就要碰上贝克所谓的“一段蜿蜒五百三十英里，穿过贫瘠的荒野，沿途两岸连一棵树都没有的粗暴且折磨人的路程”，以及“不下八十三处的大瀑布、小瀑布与急流”。克罗兹很难想象他的船员们在拉了一个月或更久的雪橇后，身体还强壮或健康到可以承受八十三处大瀑布、小瀑布与急流的考验。就算是乘坐最坚固的小船，光是反复将船只在水道间搬运，就可以累死他们。

一个礼拜前，古德瑟船医在还没有随运送小船的雪橇队到恐怖营之前就告诉克罗兹，抗坏血病的柠檬汁会在三个礼拜，甚至更短的时间内

用光，具体能用多久取决于那段时间里死了多少人。

克罗兹很清楚，如果坏血病全力猛攻，极短的时间内他们就会全都变得软弱无力。以目前这段前往威廉王陆块，长约二十五英里的路来讲，他们人员齐备，拥有减半的食物配额，拉着轻雪橇，顺着这一个月来在冰里被磨凹陷的轨道走，一天应该可以走超过八英里。但在地形变化较大的区域，或是威廉王陆块的岸冰区，或再往南，一天能走的距离可能得减半或更少。而等到坏血病控制他们之后，很有可能一天只能走一英里，而且如果没有风的话，他们很可能没有办法靠着摇桨或撑篙让沉重的小船逆着贝克河向上移动。在未来几个礼拜或几个月里，不论距离多短，把小船搬到河岸上再前进很快就会成为不可能的任务。

向南走的有利之处大概只有两点：一、概率虽然不大，但说不定有探险队已经从大奴湖往北来找他们了；二、他们愈往南走，气温会愈高。至少他们是朝着雪融方向前进的。

然而，克罗兹还是倾向于留在纬度较高的北边，然后朝东及朝北走一段较长距离，到达布西亚半岛后，接着跨越它。他知道只有一个比较保险的方式：把船员们带到威廉王陆块上，向东横越过岛，接着再横越过一段较短的海冰——那里从西北方来的风与恶劣天气都会被岛阻挡住，之后到达布西亚半岛的西南岸，然后再沿着海冰边缘，或是直接在陆上沿着海岸线往北走，最后翻过布西亚半岛上的山丘往怒气海滩去，一路上都有碰到爱斯基摩人。

这是较保险的走法，但是也较长。一千两百英里！比起“向南走威廉王陆块，再继续向南逆流而上走贝克河”几乎多了半倍路程。

除非他们跨越冰海到布西亚半岛后不久就碰到爱斯基摩人，否则在完成一千两百英里长途跋涉的几个礼拜或几个月前，他们就全军覆没了。

即使如此，弗朗西斯·克罗兹还是很想孤注一掷，直接穿越东北方冰况最恶劣的堆冰，疯狂地复制十八年前他的朋友詹姆斯·克拉克·罗斯的以一小群人惊人地完成六百英里雪橇之旅的壮举。当时“怒气”号被冻结在布西亚半岛另一边。老助理布瑞金说得完全没错。约翰·罗斯下对了生存赌注，徒步与拉雪橇并用地硬是朝北走，接着靠先前留在那里的小船航行到兰卡斯特海，然后在那里等待经过的捕鲸船。他的侄子詹姆斯·罗斯还证明了拉雪橇从威廉王陆块回到怒气海滩是可能的——但也只是有可能。

“幽冥”号还在忍受最后十天的折磨时，克罗兹就已经征召了两艘船上最善于拉雪橇的人——也就是把最大奖项（也是克罗兹在这世上最后一笔金钱）赢走的人，把设计得最好的雪橇交给他们，并且命令主计官欧斯莫和黑帕门，提供这支由最棒的雪橇纤夫组成的梦幻队伍接下来六个礼拜在冰上需要的一切。

那支雪橇队由十一个人组成。队长是“幽冥”号的二副查尔斯·费垂克·德沃斯，带头拉雪橇的人是大块头门森。他希望另外九个人都是出于自愿参加，也果真如此。

克罗兹想要知道雪橇队有没有办法拖着装满补给品的小船，直接穿越辽阔的冰海出去寻找救援。三月二十三日那天，这十一个人在六钟响时出发，当时天还是黑的，气温是零下三十八华氏度。两艘船上每位还能走路的船员都聚集在一起，为他们大喊三声加油。

德沃斯和他的队伍在三个礼拜后回来了。没有人死掉，但是每个人都累坏了，四个人严重冻伤。马格纳·门森是十一个人中唯一不像只剩半条命的人，连看似从来不会疲倦的德沃斯也累倒了。

在那三个礼拜里，他们只走到离“恐怖”号与“幽冥”号直线距离不到二十八英里远的地方。德沃斯后来估计，他们拉着雪橇，蜿蜒走了超过

一百五十英里的路程，才获得二十八英里的直线距离；在到处都是无法跨越的障碍堆冰上，他们不可能循直线走那么长的距离。他们目前所在位置东北方的天气，比困住他们两年的第九层地狱还可怕。那里冰脊成群，有些还高耸到超过八十英尺。当南方太阳被云遮住，或是连续几个长达十八小时的夜里都没有星光时，他们几乎搞不清楚方向。当然，在靠近地磁北极的地方，指南针没有任何用处。

为了保险起见，雪橇队带了五个帐篷，其中只有两个是用来睡觉的。在露天的冰海上过夜非常寒冷，所以到最后九个晚上他们终于能真正睡着的时候，十一个人全挤在一个帐篷里。他们也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到了第十二个晚上，另外四项牢固的帐篷不是被风吹走，就是被风撕成碎片。

不过，德沃斯还是设法带领他们朝东北方移动，只是天气一天比一天糟，冰脊彼此之间愈来愈接近，被迫绕行的路也愈来愈长，而且路况变化多端。此外，当他们像大力士一样奋力拉着或推着雪橇，越过锯齿状的冰脊时，雪橇也受到严重损伤。光是修理雪橇就让他们在狂风暴雪中多耗了两天。

他们到冰上旅行的第十四天早晨，这位二副决定掉头回去。因为只剩一顶帐篷，他估算再走下去的存活概率相当低。他们顺着过去十三天来在冰上留下的雪橇痕迹走回船上。但是冰的活动力太强了，滑移的冰块、堆冰里移动的冰山，以及在他们面前冒出来的新冰脊，销毁了他们走过的痕迹。德沃斯是富兰克林探险队中除了克罗兹之外最优秀的领航者。他多次趁白天及夜里偶然出现晴空时，用经纬仪与六分仪测量方位，到头来却大多还是根据推测定位法来定行进路线。他跟队友说，他很清楚他们所在的位置。但后来他才向菲茨詹姆斯和克罗兹坦承，他早有心理准备回程可能会偏离目的地达二十英里。

在冰原上的最后一夜，最后的帐篷也被风雪撕裂，他们只好放弃睡

袋，盲目地朝自以为是西南方的方向前进。为求活命，他们还是拉着雪橇。他们丢掉多余的食物与衣物，却继续拉着雪橇，只因为他们需要水、霰弹枪、弹药与火药。

某只体形巨大的东西在整个旅程中都在跟踪他们。他们可以在雪沫、浓雾与猛烈的冰雹中看到它的身影。在每个无尽的夜里，也可以听到它在黑暗中围绕着他们打转。

他们在冰上的第二十天早晨，德沃斯一行人出现在北边的地平线上。他们当时是朝西走，完全没注意到“恐怖”号就在他们南边三英里处。“幽冥”号的一个瞭望员看到他们，不过那时“幽冥”号已经不见了——被压挤成碎片，沉到海里。德沃斯和他那群人算是相当好运，瞭望员，也就是冰雪专家詹姆斯·瑞德在那天清晨天还没亮就爬上曾经是大威尼斯嘉年华会场的巨型冰山，并且在晨光乍现时透过望远镜看到了这群人。

瑞德、维思康提中尉、船医古德瑟以及哈利·培格勒领着一批人去把德沃斯那队人带回来，回程途中还经过沉没的“幽冥”号留在冰面上的残骸：碎裂的梁木、倾倒的船桅及纠缠的索具。德沃斯这支冠军队伍里有五个人已经没力气再走最后一英里到“恐怖”号去，只能由同伴们用雪橇载送。超级雪橇队中六位来自“幽冥”号的成员，包括德沃斯在内，在经过被摧毁的家时都流下了眼泪。

所以，朝东北方直接走到布西亚半岛已经不再可能。在详细询问过德沃斯和几个身心俱疲的船员后，菲茨詹姆斯和克罗兹都认为，一百零五个还活着的人中也许有些人能走到布西亚，但是绝大多数人肯定会死在冰上。即使未来白天的时间增长、温度略为升高、阳光也比先前多，情况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因为水道开始融化反倒会让雪橇队面临更多危险。

现在的选择是，留在船上，或者到威廉王陆块上设立营地，再伺机往南冲向贝克河。

克罗兹隔天就开始安排撤离的事宜。

在日落及晚餐结束前，排成一长列的雪橇队看到冰上有个大洞。他们停了下来，五部雪橇及还背着挽具的人员绕着坑洞围成一个圆圈。眼前深陷在冰里的黑色圆圈，是船员们二十个月来第一次看到的未结冻海水。

“我们上个礼拜把侦察船送到恐怖营时还没有这个洞，船长。”水兵托马斯·泰德曼说，“您看雪橇滑板的痕迹和洞挨得这么近，我们不可能没注意到。上次这里绝对没有这个洞。”

克罗兹点头。这不是普通的冰穴——一个俄国发明的词，意思是堆冰中罕见的终年不冻洞穴。这里的冰层厚度超过十英尺，虽然比不上困住“恐怖”号的堆冰，但还是结实到能在上面盖一栋伦敦的建筑物；但是洞的周围并没有突出的冰板或任何龟裂，好像某人或某个东西拿了一把超大型冰锯，在冰上切割出一个完美的圆洞。

但是船上的冰锯不可能在十英尺厚的冰层上切割得这么干净。

“我们可以在这里吃晚餐。”托马斯·布兰吉说，“真的在‘海边’享用食物。”

其他人都摇头。克罗兹同意他们的看法。他想这些人是不是也和他一样，因为这不可思议的完美圆，这十英尺深的洞，以及黑色的海水而不安。“我们还要继续走一个小时左右。”他说，“利铎中尉，由你的雪橇带头。”

大约二十分钟后，太阳像在热带一样骤然落下，而星星还在冷空中

摇曳颤动，队伍最后方担任警戒兵的二兵哈普魁和皮金登跑来找克罗兹，他当时正走在最后一部雪橇旁边。“船长，有个东西在跟踪我们。”哈普魁低声说。

克罗兹从放在雪橇最上方的一个盒子里拿出他的铜制望远镜，然后和两个士兵驻足在冰上一分钟。其他几部雪橇继续在冰上发出粗嘎的声音，朝着逐渐凝聚的幽暗前进。

“在那里，长官。”皮金登用他没受伤的手指着，“也许它是从冰上那个洞里出来的，船长。您觉得是吗？罗伯特和我认为应该是。也许它刚才就在冰层下面的黑水里等我们经过，然后要上来抓我们。或者它是希望我们在那里逗留。您认为呢？”

克罗兹没有回答他。他可以透过望远镜，在愈来愈黯淡的光中看到它。它看起来是白色的，不过那纯粹是因为西北方漆黑夜空里的乌云愈积愈多，恰好衬托出它的淡色身影。在那个东西经过二十分钟前雪橇队员才十分吃力地经过的冰塔及大型冰块时，他们对它到底有多大才有进一步的体会。虽然它现在是四脚着地行走，但它的肩膀还是比马格纳·门森高。就身躯如此庞大的东西来说，它的脚步算是相当轻快的，比较像狐狸，而不像是熊。就在克罗兹努力要在强风中拿稳望远镜时，他看到那个东西把身体抬高，接着就用两只脚站立起来走路。这种走法的速度比先前慢一点，但还是比被绳索系绑到两千磅重的雪橇上的船员走得快。它直立的身体，比克罗兹把手举高、同时伸出望远镜也碰不到顶端的几座冰塔还要高许多。

天暗了下来，他已经无法在冰脊与冰塔中看出它。他领着两个陆战队士兵回到雪橇队伍中，然后把望远镜放回盒子里，在雪橇前方的人还是向前倾身，将身体重量压在挽具上，呻吟着、喘息着，使劲拉。

“靠近雪橇走，持续注意后面的状况，枪里随时都装好弹药。”他轻

声告诉皮金登和哈普魁，“不要使用提灯，你们需要保持夜视力。”两个大块头士兵点了点头，向雪橇队伍后方走去。克罗兹注意到在第一部雪橇前方几个警戒兵的提灯是亮的。他没看见他们的人影，只看到冰晶环绕的几轮光晕。

船长把托马斯·布兰吉叫过来。这人装了小腿义肢与木制脚掌，所以免除拉雪橇的义务。虽然他的木脚脚底钉了许多鞋钉，也装了适合在冰上行走的防滑垫，但那半截腿还是无法给他提供足够的支撑力与拉力。不过船员们都知道，这位冰雪专家可能很快就会开始承担他该背负的重担：在接下来几周或几个月，等他们遇见融化的水道，必须从恐怖营把小船送过去时，一切就都要仰赖他对冰况的专业了解。

克罗兹叫布兰吉当信差：“布兰吉先生，可不可以麻烦你到前面去帮我传话给没在拉雪橇的人，说我们不停下来吃晚餐了。请这些人从雪橇上装食物的盒子里拿出冷牛肉和饼干，传给陆战队员及拉雪橇的人，要每个人边走边吃，需要喝水时就拿塞在外衣底下的水壶来喝。也请你叫我们的警戒兵将武器随时准备好，他们可以把连指手套脱掉。”

35 厄文

北纬六十九度三十七分四十二秒，西经九十八度四十分五十八秒

一八四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除了生病、处在饿得半死的状态、牙龈流血、害怕两颗侧面的牙齿会掉、累到担心自己会随时昏倒以外，今天是约翰·厄文一生中最快乐的几天之一。

昨天和今天一整天，他和加入这支探险队前在炮手训练舰优秀号上的老友乔治·亨利·哈吉森，分别带领两组人打猎及真正地探险。这支受诅咒的探险队三年来几乎一直都待在一个地方挨冻，这次让第三中尉约翰·厄文第一次成为真正的探险家。

他要往东边去探险，也就是十一个多月前格雷厄姆·格尔中尉来过的岛，说实在的，这地方多看一眼都不值得。岛上尽是冰冻的沙砾地与低矮的小丘，没有一处高过海平面二十英尺，居住在这里的只有狂吼的风、一洼洼深雪，以及更多冰冻的沙砾，但是厄文现在真的在探险。今天早上他已经看到一些从来没有其他白人，甚至地球上其他人也从来没看过的东西。那只不过是更多由冰冻沙砾构成的矮丘，以及饱受强风吹刮的冰雪洼地，连半只北极狐的足迹或被风干的环斑海豹尸体也没有，但那是他的发现：大约二十年前，詹姆斯·罗斯爵士的雪橇队从北海岸到达胜利角，但是约翰·厄文，来自布里斯托，后来成为伦敦的年轻少爷，却是第一个到威廉王陆块内部探险的人。

厄文有点想把岛上这片土地命名为厄文荒原。有何不可？离恐怖营不远的峡角是根据约翰爵士的妻子简·富兰克林夫人的名字命名的，但是她凭什么得到这殊荣？她不过是嫁给一个又肥又秃的老头罢了。

几支雪橇队的人已经各自培养出革命感情。所以昨天厄文去打猎时，带的六个人就是他那支雪橇队的原班人马；乔治·哈吉森照着克罗兹船长指示出去勘察时，也是带着自己的人。厄文这队猎人在雪上连动物的足迹都没看到。

厄文中尉得承认，昨天他手下的人都带着霰弹枪或毛瑟枪，自己则只在外套口袋里放了一把手枪，今天也一样，这让他几度对拿着一把枪走在他身后的副船缝填塞匠希吉感到担心。但是，没有事发生。马格纳·门森还在二十五英里外的船上，希吉不仅很有礼貌，还对厄文、哈吉森及其他军官特别恭敬。

这让厄文回想起，他和兄弟一连上了几天冗长沉闷的课，心烦气躁地开始喧闹时，他们在布里斯托的家庭教师是怎么处理的。他把几个男孩分别带到老宅的几个房间里，然后一连几个小时为他们个别授课，从老宅二楼厢房的某一间走到另一间，他那双有扣环的高跟鞋踩在老旧的橡木地板上，在廊间发出回音。约翰和他的兄弟大卫与威廉一起聚在坎朱伊先生身旁时原本气势很盛，各自单独面对脸色苍白、双膝肿大、身材高大、戴着白色假发的家庭教师时，反而变得畏缩了。

厄文原本不太想跟克罗兹船长提出请求让门森留在船上，但现在他很庆幸当时鼓起勇气说了。他更高兴的是，船长完全没有追问理由；厄文从来没告诉船长，那天晚上他在底舱看到副船缝填塞匠和大个儿水兵之间发生的事，将来也不会告诉他。

但是今天希吉或其他事都没给他压力。侦察队里除了他自己带了一把手枪之外，唯一携带武器的人是艾德温·劳伦斯，他带了一把毛瑟

枪。在恐怖营那一排小船附近的空地上，船员们做过射击练习，结果显示他这一组人里只有劳伦斯的射击技术勉强还可以，所以他就成为今天的守卫及保护者。其他人只在肩膀上挂着帆布包，那是用一条皮带临时制成的悬挂背袋。水手舱班长鲁本·梅尔喜欢发明新玩意儿，他和制帆手老莫瑞合作，为每个人都做了一个帆布包，船员们很自然就称它们为“梅尔包”。在帆布包里，可以放他们的铅制或白镱制水壶，一些饼干及猪肉干，一罐以防不时之需的葛德纳食物罐头，几件替换衣服，克罗兹叫人赶工制成用来防止阳光射瞎眼睛的网格护目镜，打猎用的备用火药与子弹，以及一时无法赶回营地而得在外面野营时需要用到的毛毯睡袋。

今天早上他们已经朝内陆走了超过五小时，几个人尽可能待在稍微隆起的沙砾地上。这里的风势较强劲，也比较冷，但是和堆满冰雪的洼地比起来容易走得更多。他们没看到能增加生存机会的东西，连长在岩石上的绿色地衣与橙色苔藓也没看到。厄文曾经在“恐怖”号会议室的藏书，包括两本约翰·富兰克林本人的书读过：饥饿的人——非常饥饿的人，可将刮下来的苔藓或地衣煮成汤来喝。

厄文的侦察队停下来，一行人蜷缩在低处以避开强风，准备吃顿冰冷的晚餐，喝些水，并且得到这时候最迫切需要的休息。厄文把指挥权暂时交给主桅台班长托马斯·法尔，然后一个人再往前走了一段路。他告诉自己，这些人因为过去几个礼拜劳动量惊人的拉雪橇任务已经累得不成人形了，他们非常需要休息。但真正的原因是，他需要独处。

厄文告诉法尔他一个小时之内会回来，而且为了避免迷路，他会走到风较小的积雪洼地，留下自己的靴印，以便能循着脚印找到回来的路，或让其他人在等不到他时可以根据足迹找到他。当他独自一人快乐地继续向东走时，他吃了一块硬邦邦的饼干，他那两颗牙齿已经松动得很厉害了。他把饼从嘴里拿出来时，上面沾了一些血。虽然肚子很饿，

但厄文这几天来没什么食欲。

他穿过另一片雪洼，再次踏上冰冻的沙砾地，然后辛苦地顺着斜坡爬到另一个被风扫得光秃的低脊上。接着，他突然停下来。

有些黑色斑点在前方那一大片被风雪覆盖的低谷里移动。

厄文用牙齿咬掉连指手套，然后伸手在梅尔包里摸索，想找出他非常珍惜的东西——刚加入海军时，伯父送给他的铜制望远镜。由于铜制目镜会粘在脸颊与眉毛上，所以他没让望远镜靠到脸上，看到的影像也因此很不稳定，即使他用两只手扶着长筒镜。他的手在抖。

他原先以为是一小群毛茸茸像动物的东西，到头来竟然是人。

哈吉森的狩猎队？

不是。这些身影穿的是沉默女士身上那种厚重的毛皮外衣，而且这十个正辛苦穿越雪谷的身影虽然走得很近，却不是排成一纵列；何况哈吉森只带了六个人。而且哈吉森今天是带着狩猎队沿着海岸往南走，而不是往内陆来。

这一群人带着小型雪橇，哈吉森的狩猎队没带雪橇，而且恐怖营里也没有他现在看到的这么小的雪橇。

厄文调整心爱望远镜的焦距，然后屏住呼吸以减少望远镜晃动。

这部雪橇是由一群狗在拖行，至少有六只。

这些人要不是打扮得像爱斯基摩人的白人搜救队员，就是真正的爱斯基摩人。

厄文不得不将望远镜放下，单膝跪在冰冷的沙砾地上，把头低下来

一阵子。地平线似乎在旋转。几个礼拜以来，他一直用意志力勉强抵挡身体的疲累，但现在他感觉昏眩像一圈又一圈的涟漪不断涌出，漫过他全身。

这下情况就大不同了。他心想。

他们似乎还没发现到他，也许是因为他已经爬上斜坡了，灰暗的外套融入灰暗的岩石背景中，很不容易被看到。下面这些人有可能是从更北边、但距这里不远的某个不知名爱斯基摩村落里出来的猎人。如果是这样，“幽冥”号与“恐怖”号上一百零五个生存者几乎确定得救了。这些原住民要么给他们食物，要么教会他们如何在这块没有生命的陆地上自己找东西吃。

那些爱斯基摩人也有可能是出来打仗的战士，厄文透过望远镜瞥见粗制的长矛，看来是用来对付据说已经到这里来侵犯他们土地的白人。

第三中尉约翰·厄文知道，不论是前者或后者，他都该走下去与他们会面，并且找出事情真相。

他将望远镜收起来，塞在肩包里那几件多带的毛衣之间，然后把一只手举高，希望那些未开化的人会把这动作解读成问候与和好，之后沿着面前的长斜坡，走向那十个突然停下来的人。

36 克罗兹

北纬六十九度三十七度四十二分，西经九十八度四十一分

一八四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在冰上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的路程，远比前两天辛苦。

过去六个礼拜里，克罗兹至少已经走过这段路两次了。当时他和最早那几批、人数较多的雪橇队里的人一起走，虽然那时地上的雪橇痕还不是很明显，感觉上却好走许多。他那时比较健康，现在比那时累上好多倍。

弗朗西斯·克罗兹也许没有真正注意到，他从一月那场差点致命的戒酒引起的病症中康复过来后，严重的忧郁症让他失眠。身为海员及船长，克罗兹一直很自豪，就和大多数船长一样，他不需要太多睡眠，即使睡得非常沉，只要船的状况稍有改变，他会马上醒来：船前进的方向改变了，船帆上的风增强了，某个更次甲板上出现太多人走动的声音，船身碰到水的声音有变化.....任何动静。

但是最近几个礼拜，克罗兹每天夜里睡得愈来愈少，到后来他甚至养成夜里只打盹儿一两个小时，然后在白天补个三十分钟或更少睡眠。他告诉自己，这一切都只是因为在把所有人撤到冰上之前，他有太多事要操心或打点了。不过事实上，是忧郁症打算再次把他毁掉。

在大多数时候他都心神恍惚。他是个聪明人，却会因为持续处于过度疲劳状态而变笨。

前两个晚上在一号及二号冰海营地过夜时，几乎每位船员都无法入睡，虽然他们实际上累得要命。但他们不需要花时间再在这两个营地搭帐篷，因为在过去几个礼拜里已经有八个荷兰帐篷搭好后永久固定在那里，如果帐篷因风或雪而有破损，下一批到达的人就负责修补好。

驯鹿毛皮制成的三人用睡袋，比用哈得逊湾牌毛毯缝制的睡袋温暖好几倍。谁可以睡比较好的睡袋要抽签决定。克罗兹根本没有参加抽签，但是当他第一次到冰上，进入他与另外两个军官合用的帐篷时，他就发现侍从乔帕森已经帮他铺好一个特别为他缝制的驯鹿毛皮睡袋。身体微恙的乔帕森和其他船员都觉得，不应该让船长和两个会打鼾、放屁、挤来挤去的人（即使他们是军官）睡在一起。克罗兹已经累到没力气推辞，只能接受他们的好意。

他也没有告诉乔帕森或其他人，一个人躺在睡袋里要比三个人冷得多，唯有靠别人的体温才能保持温暖、睡上一整夜。

在两个冰海营地，克罗兹都不打算睡一整夜。

他每两个小时就起来在营地周围巡视一次，确定守卫已经按时换班。夜里风愈刮愈大，守卫缩着身体躲在仓促筑起的矮雪墙背面。狂风暴雪让人全都屈身蜷缩在雪块屏障后面，只有等到冰原上那个东西真的踩到他们，他们才可能看见它。

还好，那一夜它没有出现。

在克罗兹睡得断断续续时，一月那场病中噩梦再次造访。某些梦回来很多次，也好几次让船长从睡梦中惊醒，让他可以记得其中片断。那两个通灵的少女。麦克林拓和另一个人盯着船里的两具骷髅：一具坐着，穿着全副大衣和油布外衣；另一具只是一堆乱骨，其中有些还曾被咬过。

克罗兹白天走路的时候都在想，他会不会是其中一具骷髅。

比这些还可怕的是圣餐礼的梦。梦中的他是个男孩或个病人——比较老的他，裸身跪在梅摩·摩伊若那间被禁止去的教会祭坛栏杆前面，而那巨大、非人类的祭司出现在他前面，被撕成碎片的白色法衣还在滴水，看得见里面受到严重灼伤的红色生肉。祭司倾身靠近他，仰着脸张着嘴，对克罗兹呼出腐肉的臭味。

四月二十三日早上五点出头，船员们就都摸黑起床了。太阳要等到十点左右才会升起。一群人挤在一起吃早餐时，风还起劲地刮着，刺痛他们的眼睛，掀起荷兰帐篷的棕色帆布。

在冰上，船员本来应该以一瓶瓶品脱大小的乙醚为燃料，将食物放在标示着“烹调用具”的锡制容器里，用小酒精炉加热到完全沸腾。平常即使没有风，也几乎不可能让酒精炉燃烧。那天早上风刮得很厉害，他们根本没有点燃的机会，即使冒险在帐篷里点火也没成功。船员们只好自我安慰说，葛德纳的肉类、蔬菜与汤罐头都已经煮过了，然后直接将汤匙伸到罐头里，把结冻或接近结冻的一团团凝结食物挖出来吃。他们饿得要命，而且还有一整天拉雪橇的苦工等在前面。

古德瑟以及在他之前的三位船医早就告诉过克罗兹和菲茨詹姆斯，加热葛德纳罐头的重要性，尤其是汤。古德瑟指出，蔬菜和肉品确实事先煮过，但是汤大多是便宜的防风草根、胡萝卜及根茎类蔬菜，却是“浓缩的”，要加水稀释后煮沸才能吃。

船医没办法明确说出，没有煮沸的葛德纳汤罐头里到底潜藏什么毒物，但是他不断重申，即使在冰上行军，罐头食物也必须完全加热。正因为他的警告，克罗兹和菲茨詹姆斯下令要穿越冰原、越过冰脊，将捕鲸船上很重的火炉运送到恐怖营。

但是一号或二号冰海营地都没有火炉。酒精炉没办法使用后，大伙儿就直接吃冷的罐头食物。即使后来小酒精炉点燃了，燃料也只够把冰冻的汤融化，没办法煮沸。

不过这样就够了，克罗兹想。

才吃过早餐，船长的肚子又饿得咕噜咕噜叫。

他们的计划是把两个冰海营地的八个荷兰帐篷都收起来，放在雪橇上载回恐怖营，万一不久之后要再到冰上过夜，他们就有多余的帐篷可用。但是风势实在太强了，而船员们也已经太累，然而这趟冰上之旅才过了一天一夜而已。克罗兹和利铎中尉讨论后决定，只要从营地带走三个帐篷就够了。也许在二号冰海营地过夜后，明天早上大家的状况会好些。

一八四八年四月二十三日，他们在冰上的第二天，三个拉雪橇的船员倒下。其中一个开始在冰上吐血，另外两个只是在拉雪橇途中跌倒，但是那天后来就没办法再拉雪橇了，其中一个还必须被放在雪橇上让人拉。

因为不希望减少走在雪橇队伍后面、前面及侧边的武装步哨人数，在这漫长的一天，克罗兹和利铎大多时间也套上挽具帮忙拉雪橇。

第二天路上出现的冰脊没有前一天高，而且先前雪橇队走过的痕迹有如冰海上的一条大马路，但是大风雪几乎把这些优点都抵消了。拉雪橇的人看不见前面十五英尺的另一部雪橇。带着武器跟着队伍走的陆战队员或水手，只要距离雪橇队超过二十英尺就会看不到任何人，所以他们只能走在离雪橇队不到两码的地方，以免走失。但这么一来，守望者就形同虚设了。

有好几次，带头的雪橇——通常是克罗兹或利铎中尉的雪橇——偏

离了凹陷的雪橇路痕，所有人只好停下来半小时，等几个没拉雪橇的人（他们身上绑着绳子以防走失），从走错的路那里向左或向右，去观察积雪上的凹陷，找出被几英寸落雪覆盖住的雪橇路痕。

在半路上迷路不仅耗时，还可能让所有人丧命。

今年春天有几支雪橇队曾经在十二个小时内，拉着更重的东西走完这地势平坦的九英里路，在日落后几小时内到达二号冰海营地。但克罗兹一大群人到达时早就过了午夜，而且差点错过营地。如果不是马格纳·门森的好听力和他的大块头与低智商一样异于常人，听到左方远处有帐篷的帆布在风中拍打的声音，他们很可能早就与庇护所及贮粮处错身而过。

在越来越猛的强风肆虐一天之后，二号冰海营地已经接近全毁。虽然原先用很长的锁冰螺丝固定住，八个帐篷中有五个已经被吹到暗处或直接被吹成碎片。累坏也饿坏的船员勉强把从一号营带来的三个帐篷中的两个搭起来，四十六个原本可以宽松地分住在八个帐篷里的船员，现在硬挤在五个帐篷里。

对轮流担任夜间守卫的人——四十六个人当中的十六个——来说，这风、雪、冰冷就像人间炼狱。克罗兹自己是担任凌晨两点到四点的守卫之一。他宁可到处走动，因为他的单人睡袋没办法让他暖和到可以入睡，在帆布不断拍打的帐篷里，船员正像许多木块一样堆积在他四周。

在冰上的最后一天情况最糟。

五点钟船员起床前，风已经停了，但也许是不甘愿他们即将会有蓝天，邪恶的老天竟然让温度降了至少三十华氏度。利铎中尉那天早上测量了气温：六点钟时温度是零下六十四华氏度。

只有八英里路，克罗兹拉雪橇时一直提醒自己。他知道其他人心里

也都这么想。今天只要走八英里路就好，足足比凄惨的昨天少了一英里。因为有多人被疾病或疲累击倒，克罗兹命令随行的守卫一等到太阳出来，就把步枪、毛瑟枪及霰弹枪放到雪橇上，系上挽具，加入拉雪橇的行列。能走路的人都得来拉雪橇。

少了守卫，他们只能把命运交给晴朗的天空。太阳升起后，威廉王陆块模糊的褐色轮廓就出现了。岸边那道由大小冰山及堆积的岸冰构成、令人望而生畏的墙，已经可以看得更清楚，在淡薄而冰冷的阳光下，它在远处发着微光，仿佛一道由碎玻璃构成的篱障。至少晴朗的天气让他们不至于找不到雪橇走过的痕迹，也让冰上那个东西没办法偷偷接近。

但是，那个东西还是在。他们看得见它，它只是在他们西南方移动的小点，移动速度比他们拉雪橇要快得多。也许，它在跑。

当天，克罗兹或利铎有好几次脱掉挽具，从雪橇上或各自的梅尔包里拿出望远镜，让视线穿过几英里的冰原去看那只动物。

它离他们至少有两英里，用四只脚走路。从这距离来看，可能只是另一只过去三年里射杀过的白色北极熊。但是后来它用后脚站起来，身体高过周遭的冰岩和小冰山，嗅着空气、目光射向他们这里。

它知道我们已经弃船了，克罗兹透过多次陪他去南北两极、表皮磨粗、伤痕累累的铜制望远镜看着它，心里想着，它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打算比我们先到达。

他们一整天都在拉雪橇，只有在下午太阳落下时才停下来，吃冰冷罐头里被冻成块状的食物。他们规定配额的腌猪肉与发霉的饼干都吃完了。在黑暗像满溢的墨水将整片天空染黑之前的片刻，分隔威廉王陆块和海上堆冰的冰墙，仿佛一座同时点燃万盏煤气灯的城市。

他们还有四英里路。现在已经有八个人躺在雪橇上了，其中三名水兵还没有恢复意识。

凌晨一点多，他们翻越了将堆冰与陆地分开的高大冰障。风还是不大，但温度继续下降。几个礼拜来，许多部雪橇曾经在这里经过，即使如此，翻越这道屏障并没有更容易些，因为冰层的剧烈活动再次让两侧冰山把上千块大冰块推下来，挡住他们的路。有一回他们暂停下来，重新系好绳索以便将雪橇拉过三十英尺高的冰墙时，利铎中尉又测了一次温度：零下八十二华氏度。

克罗兹已经极度精疲力竭，好几个小时来几乎是无意识地拉雪橇与下命令。太阳快要落下，他最后一次往南方的远处眺望，看见那只动物已经走在他们前面、正轻易地跃过那道冰障时，他犯了一个错误：他脱掉连指手套及手套，在日志上记录一些位置，但是忘了把手套戴回去就直接拿起望远镜，他的手指及手掌心当下冻在望远镜的金属上。他赶紧把手缩回来，但为时已晚，他右手的拇指及三根指头上的一层皮和肉已经被撕掉了，左手掌也受了伤。

在北极，这样的伤口不会愈合，尤其是已经出现坏血病初期的症状。克罗兹痛得暂时离开众人，到一旁去呕吐。入夜后，大伙儿还是不断地拖、拉、提及推雪橇，这些动作只让他受伤的几根手指和左手掌更加恶化，带给他更恶心的灼热感。在挽具背带的巨大压力下，他的手臂和肩膀的肌肉都已经出现瘀伤，而且呈现内出血。

凌晨一点半，他们到达最后的冰障时，头上的星星与行星正在晴朗却冰冷无比的天空里闪烁移动，克罗兹一度笨到考虑把所有雪橇都留下，然后大伙儿死命越过冰冷的沙砾地及积雪，冲向一英里外的恐怖营。隔天其他人可以和他们一起回来，帮他们拖这些重担走完最后一英里路。

还好，克罗兹的心智及指挥官的直觉没有完全丧失，他马上就拒绝了这个想法。他当然可以成为几个礼拜以来第一个不顾雪橇的人，然后摇摇晃晃、不带装具与粮食跨越冰原，走向安全的恐怖营，以确保自己能活下来。只不过，这么做会让他在一百零四个还活着的船员与军官眼中，永远失去领导权威。

当大伙儿要把雪橇推拉过冰障时，即使手上的撕裂伤让他痛得经常悄悄呕吐（克罗兹的心灵深处注意到，在提灯光下他吐的液体是红色的），他还是继续发号施令，并且动手帮三十八个还能做事的人，设法使雪橇和他们自己越过冰障，到达海岸线上的沙砾地和冰地。

要不是克罗兹很确定冰冷会把他嘴唇的表皮也撕裂，他一定会在黑暗中双膝跪地亲吻结实的土地。在最后这一英里路上，他们可以清楚听到雪橇滑板刮磨底下的沙砾与石头发出的声响。

恐怖营有火炬在燃烧。他们到达时，克罗兹是第一部雪橇最前头的雪橇拉夫。他们拖着沉重的雪橇及雪橇上失去意识的人走最后几百码路进入营地时，每个人都想把身体站直，即使步履蹒跚，也要把身体挺起来。

帐篷外有一群穿着全套制服的人在等待。一开始克罗兹对于他们的关心很感动，他深信火炬光下这二十多人一定很想派搜救队去寻找迟迟未抵达的船长及伙伴了。

克罗兹倾身向前，拉着雪橇走最后六十英尺，进到火炬的光中；双手的伤及肩上的瘀血还是让他疼痛难当，但他心里在想一个到达时可以讲的笑话，大概是宣布今天算是另一个圣诞节，接下来每个人都可以睡上一整个礼拜之类。不过，菲茨詹姆斯船长和其他几个军官已经先走过来问候了。

这时克罗兹才看到他们的眼神：菲茨詹姆斯的眼神，维思康提、德沃斯、考区、哈吉森、古德瑟和其他人的眼神。透过梅摩·摩伊若的第二视觉，或他身为船长的精准直觉，或透过一个已经累到完全不受思想干扰的人的清晰知觉，他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事情已经超出他的计划或希望，而且很可能永远都不会如他所愿了。

37 厄文

北纬六十九度三十七分四十二秒，西经九十八度四十分五十八秒

一八四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有十个爱斯基摩人站在那里：六个男人年龄不能确定，一个老人没有牙齿，一个男孩，还有两个女人。其中一个女人年纪不小，嘴巴凹陷，脸上布满皱纹；另一个女人非常年轻。或许，厄文想，她们是母女。

男人们都很矮。最高那个人的头顶才勉强和身材高大的中尉下巴一样高。有两个男人的连衣帽没戴上，露出黑色的乱发和圆圆的脸，其他男人的脸则是藏在连衣帽里，从连衣帽的深处看着他。有几个人的脸被华丽的白色兽毛遮掩住，厄文认为那是北极狐的毛皮。其他人的连衣帽褶皱毛色较暗、毛也较粗，厄文猜想那是狼獾的毛皮。

男孩以外的男人都带着武器，不是鱼叉就是短矛，短矛的矛尖由骨头或石头制成。厄文靠近他们，并且摊开空无一物的双手，就没有任何人再举起矛或把矛尖指向他。厄文猜那些爱斯基摩人是猎人，他们自在站着，双脚张开，手拿武器，把男孩带在身边的老男人则负责拉住雪橇。有六只狗被系在一部小雪橇上，即使是“恐怖”号最小的折叠式雪橇也比那部小雪橇大。狗吠叫、咆哮，龇牙咧嘴，直到老男人用手上有刻纹的棍子打它们，它们才不再叫闹。

厄文一面盘算如何和这些奇怪的人沟通，一面惊讶地打量他们的衣

着。这些人的毛皮外衣比沉默女士或她已故男伴的外衣还要短，颜色也较暗，不过同样是毛茸茸。厄文认为那暗色的兽毛或毛皮可能来自驯鹿或北极狐，及膝的白裤则肯定是白熊的毛皮。其中几个人穿的毛长靴看起来是用驯鹿皮制成的，其他人的比较光滑柔顺，是海豹皮，还是把驯鹿皮内外对翻？

连指手套看起来是用海豹皮做的，感觉上比厄文的还来得温暖及柔软。

中尉看着那六个年轻男人，想知道谁是带头，却看不太出来。除了老男人和男孩外，只有一个男人看起来比较特别。他是两个把连衣帽翻开、年纪略大的男人之一。他戴着一条由白色驯鹿毛制成的复杂头带，带子不宽，上面悬挂着许多古怪东西。他的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袋子之类的东西。不过，它和沉默女士戴的简单护身符不太一样。

沉默，我多么希望你在这里，厄文想。

“各位好。”他说，他戴着连指手套，用拇指碰触自己的胸膛，“我是皇家海军‘恐怖’号的第三中尉约翰·厄文。”

这些人开始叽里咕噜地谈论起来。厄文听到类似“卡布罗那”“夸未克”和“米阿果托”的声音，但那是什么意思，他完全没有概念。

连衣帽翻开、戴着头带及颈袋、年纪略大的男人指着厄文说：“皮菲撒克！”

其他几个年轻一点的男人听了摇摇头。如果那是个负面的词，厄文希望其他人会拒绝。

“约翰·厄文。”他说，再次用手轻触胸膛。

“西珊尤阿？”他对面的人说，“苏因尼！”

厄文只能点头。他再次用手轻触胸膛。“厄文。”他指着另一个人的胸膛，露出询问的表情。

那个人只是从连衣帽边缘的一圈长毛中间盯着厄文看。中尉相当气馁，指着被雪橇边的老人拉住而且用棍子猛打、还在狂吠的领队狗。

“狗。”厄文说，“狗。”

最靠近厄文的爱斯基摩人笑着。“克伊米克。”他清楚地说，手也指着那只狗。“图诺克。”那个人摇摇头，咯咯地笑。

虽然身体快冻僵了，厄文还是突然感觉到一阵温热。终于有一点进展了。拉雪橇的那只毛茸茸的狗，爱斯基摩话叫作克伊米克或图诺克，或者两者都是。

“雪橇。”他指着他们的小雪橇，语气坚定地说。

十个爱斯基摩人盯着他看。年轻女人将她的连指手套举在脸前。老女人的下巴松垂，厄文看见她的嘴里只有一颗牙齿。

“雪橇。”他又说了一次。

前面的六个人彼此对望。终于，一直与厄文对话的那个人说：“卡马提？”厄文很高兴地点头，虽然他完全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开始交谈了。在他看来，那个人刚刚有可能是在问他想不想被鱼叉攻击。然而，这位资浅的中尉只能继续露齿微笑。除了那男孩、持续打狗的老人，与戴着颈袋与头带、连衣帽翻开、年纪看起来比其他人大些的男人之外，大多数的男人都对他报以微笑。

“你们会讲英语吗？”厄文问，随即发现问得太晚了。

爱斯基摩人看着他，时而露齿笑、时而皱着眉，保持静默。

厄文继续用他学生时期学过的法语与差劲的德语问同一个问题。

爱斯基摩人继续微笑、皱眉、静默。

厄文弯腰蹲了下来，靠近他的六个人也蹲了下来。他们并没坐到冰冷的沙砾地上，即使旁边就有一块岩石或较大颗的石头，他们也不会坐上去。在冰寒之地这么久了，厄文已经很了解状况。

他还是想知道一些名字。

“厄文。”他说，再次轻触胸膛。他指着最靠近他的人。

“伊努克。”那个人碰触自己的胸膛说。他口中的白牙齿一闪，就把连指手套咬掉。然后他伸出右手，最小的两根手指不见了。“提克夸。”他又露齿笑。

“很高兴认识你，伊努克先生，”厄文说，“或是，提克夸先生。非常高兴认识你。”

他现在知道任何有效沟通都需要透过肢体语言，于是指着西北方他来时的路。“我有很多朋友。”他自信地说，好像能让他在这群未开化的人当中安全一点，“有两艘很大的船。两艘.....船。”

大部分的爱斯基摩人都朝着他指的方向看去。伊努克先生微微皱着眉头。“纳努克。”他轻声说，接着又摇摇头，似乎在更正。“托拿苏克。”其他人听到这个字后，都把目光移向别处或把头低下来，似乎带着敬意或畏惧。中尉知道，他们绝对不是因为想到两艘船或一群白人而有这种反应。

厄文舔了舔他在流血的嘴唇。较好的方法是跟这些人做生意，而不

是跟他们长谈。避免惊动他们，他缓慢伸手到皮制肩袋里，摸摸看有没有什么食物或廉价珠宝可以当成礼物送给他们。

没有任何东西。他已经把带来要在今天吃的腌猪肉与过期饼干吃掉了。至于闪亮而且有意思的东西……

袋子里只有几件破旧的毛衣、两只多带的臭袜子，以及他在户外大便后可以使用的——一条用完即丢的破布。现在厄文非常后悔把那条宝贵的东方丝巾送给沉默女士，不论这姑娘现在在哪里。他们到恐怖营后的第二天，她就溜走了，到现在都还没人见到她。他想这几个原住民一定会喜欢那条红绿相间的丝巾。

接着，他冰冷的手指碰到了铜制望远镜的圆弧。

厄文的心跳加剧，他感觉心在绞痛。这只望远镜可说是他最珍惜的物品，是他伯父送给他的最后一件东西，他拿到后不久，这个好人就心脏病突发过世了。

他虚弱地对几个带着期待的爱斯基摩人笑，慢慢地从袋子中把仪器拿出来。他看得出，那几个棕脸男人将他们手中的短矛和鱼叉握得更紧了。

十分钟后，厄文让一个家庭、一个家族或一个部落的爱斯基摩人围在他身边，好像一群学生围着他们特别喜爱的老师。每一个人，连绑着头带、挂着颈袋、配着皮带、带着怀疑斜眼看人、年纪稍大的男人，也跟大家轮流用望远镜看东西。两个女人也是如此。厄文让伊努克·提克夸先生，也就是和他一样刚成为亲善大使的男人，把铜制仪器传给咯咯笑的年轻女人与老女人。一直拉住雪橇的老人也走过来看，并且发出惊叹。女人们开始唱着：

艾——耶伊——亚伊——亚——那

耶——希——耶——耶——伊——亚恩——也——亚——夸那
艾——耶——伊——亚伊——亚那

这群人用望远镜互看对方，看到对方的大脸后，再吓得倒退好几步并且大笑。他们很快就学会调整焦距，开始看远方的岩石、云朵及山脊线。厄文让他们知道望远镜也可以反转过来看，把人和东西都变得很小，整个小山谷回响着他们的笑与惊呼声。

他用手势及肢体语言让他们知道，那是赠送他们的礼物。他终于不再坚持要先把望远镜拿回来，再正式送到伊努克·提克夸先生手中。

笑声停了下来，他们用严肃的表情看着他。有一分钟之久，厄文在想他是不是犯了什么禁忌，无意间冒犯了他们，接着他有个很强的直觉，他给了一个外交协议上的难题：他送给他们一份很棒的礼物，他们却没有东西可以回报。

伊努克·提克夸和几个猎人商量了一阵子，然后转身面向厄文，开始做出意思非常清楚的手势：他把手举到嘴巴旁边，接着揉他的肚子。

一开始厄文还紧张地以为和他沟通的人是在跟他要食物，而他却一点食物也没有。他试着告诉他们他并没有食物时，爱斯基摩人却摇头，然后重复刚才的手势。厄文这才突然明白，他们是在问他肚子饿不饿。

一阵疾风或一时之间的完全放松，让厄文的眼睛充满眼泪。他重复对方的动作，然后猛点头。伊努克·提克夸的手搭在他冰冷的油布外衣肩部，领他回到雪橇。他们的雪橇是怎么说来着？厄文想。“卡马提？”他终于想起，然后大声说了出来。

“伊！”提克夸先生大声赞许。他把几只咆哮的狗踢开，将雪橇上的一张厚毛皮翻开。卡马提上面放了一堆又一堆冷冻及新鲜的肉与鱼。

招待他的主人指着面前各种佳肴。伊努克·提克夸指着鱼，用大人教小孩儿时缓慢、有耐心的语气说“伊夸路”。他指着一块块海豹肉与脂肪，说“拿苏克”，指着大块、冻得较硬、颜色也较暗的肉说“乌明麦”。

厄文点头。他觉得很不好意思，嘴里这时突然全是口水。他不确定他们只是让他参观他们收藏的食物，还是可以从其中选一样。他不太有自信地指着海豹肉。

“伊！”提克夸先生又说了一次。他拿起一块柔软的肉与脂肪，伸手到他的短毛皮大衣里面，从腰带上抽出一把锐利的骨制刀，割了一片给厄文，也割一片给自己。他先把厄文那一片交给厄文，然后才开始切自己的肉片。

站在旁边的老女人发出了哭号声。“卡东嘎！”她大叫。她发现没有人理她后，又大叫一次“卡东嘎”。

提克夸先生对厄文做了个鬼脸，就是女人当着男人们的面要东西时，男人之间会表现出的不以为然的表情，然后说：“欧松古沃！”但是他还是割下一条海豹脂肪，像丢给狗那样丢给她。

没有牙齿的老太婆笑了出来，开始用牙龈吃起脂肪来。

很快地，一整群人就聚在小雪橇四周，每个人都抽出刀子，开始割肉与吃肉。

“艾帕林吉亚克坡。”提克夸先生说。他指着老女人并且大笑。猎人、老男人、男孩都跟着笑，除了戴着头带和颈袋、年纪较大的男人之外。

厄文也笑开了，虽然他不知道大家在笑什么。

戴头带、年纪稍大的男人指着厄文说：“夸未克……苏因尼！康克那图里欧坡！”

厄文不需要人家翻译就知道，不管这个人在说什么，都不是赞美或和善的话。提克夸先生和其他男人都边吃边摇头。

每个人，包括年轻女人在内，都是照两个多月前沉默女士在雪屋时那样，用刀把海豹的皮、肉与皮下脂肪直接往嘴里切，锐利的刀锋距离他们油腻腻的嘴唇或舌头不到一根头发宽。

厄文也尽他所能用这种方法切，但是他的刀子比较钝，所以切得不顺利。但是他没像第一次和沉默在一起时切到自己的鼻子。这群人一团和气，静静地吃东西，偶尔传出音量刻意压低的打嗝声与放屁声。这些人偶尔会喝装在皮袋或兽皮里的饮料，厄文也已经把他随身携带以防冻结的水壶拿出来了。

“吉——那——欧——未？”伊努克·提克夸突然说。他拍着自己的胸部。“提克夸。”年轻人再次脱下他的连指手套，露出仅剩的两根手指。

“厄文。”中尉说。他也再次拍着自己的胸膛。

“尔——温。”爱斯基摩人重复。

厄文手拿着皮下脂肪，露出微笑。他指着他的新朋友：“伊努克·提克夸，伊？”

爱斯基摩人摇摇头：“阿——卡。”接着他伸出手臂在空中划了一圈，把所有爱斯基摩人和他都包括在内。“伊努克。”他语气坚定地说。接着他举起有断指的手，藏起拇指，然后扭动剩下的两根手指说：“提克夸。”

厄文的解读是，“伊努克”不是哪个人的名字，而是指这十个爱斯基摩人全部，或许是他们的部落名，或是种族名，或是氏族名。他猜“提克夸”不是姓氏，而这位对谈者的全名，意思很可能就是“二指。”

“提克夸。”厄文说，一面继续切割并且嚼着皮下脂肪，一面试着自己的发音正确。虽然肉及油脂已经放了很久，味道很重，而且又是生的，但他毫不介意，他的身体此刻最需要这些。“提克夸。”他又说了一次。

接下来，这群蹲在一起切着肉、嚼着肉的人开始了一段自我介绍。提克夸带头开始介绍与解释，如果名字有意义的话，他会透过表演来解释，接着由其他男人把自己名字的意义表演出来。厄文觉得这就像在玩一场好玩的儿童游戏。

“塔里瑞克图。”提克夸慢慢地说，同时把他旁边那个圆桶胸的年轻男人推向前。二指抓住他那位同伴的上臂用力捏下去，让他发出哎呀咿的声音，然后弯起自己上臂和那个人粗厚的二头肌较量。

“塔里瑞克图。”厄文跟着念一次，心想这名字大概是“肌肉男”或“粗臂膀”之类的意思。

下一个矮一点的男人名叫图鲁卡。提克夸把这个人毛皮外衣的连衣帽往后拉，指着他那头黑发，然后模仿鸟在飞的样子，并且用手发出翅膀拍打声。

“图鲁卡。”厄文跟着念，然后礼貌性地向那男人点头，嘴里继续嚼着肉。他在想这名字大概是指乌鸦。

第四个男人用拇指指着自己的胸部，用咕哝声说“阿玛路克”，然后仰头号叫。

“阿玛路克。”厄文重复并点点头。“狼。”他大声说。

第五个猎人，比较年轻但举止严肃的人，被提克夸介绍成伊图苏。这个人用深陷在眼窝里的黑眼珠盯着厄文，没说话也没任何动作。厄文礼貌性地点头，继续嚼着他的皮下脂肪。

提克夸接着介绍绑着头带、挂着颈袋、年纪稍长的男人，他的名字是艾西犹克。但是这个人既不眨眼，也不理会这次介绍。显然他不喜欢或不相信第三中尉约翰·厄文。

“很高兴认识你，艾西犹克先生。”厄文说。

“阿法库。”提克夸轻声说，头朝这个绑着头带、没有微笑、年纪较大的人点了一下。

某种巫师？厄文想。中尉认为，只要艾西犹克的敌意仅止于无言的怀疑，事情就不至于太糟。

提克夸向年轻中尉介绍雪橇旁边的老人，他名叫库林姆阿鸠。接着提克夸指着还在吠叫的狗，然后两手靠在一起做出“很小、不值一提”的手势，并且大笑。

接着，这位还在笑的对谈者指着一个害羞、看起来大约十或十一岁的男孩，然后再指着自己的胸膛，说“伊尔尼克”，之后又补上“卡裘瑞恩古”。

厄文猜伊尔尼克可能是“儿子”或“弟弟”的意思。也许是前者，他想。厄文带着敬意对他点点头，就像对待猎人一样。

提克夸把老女人推向前。她的名字听起来是挪雅，提克夸再次做了一次鸟在飞的动作。厄文尽他所能地念这名字，爱斯基摩人有个声门音

他发不出来，然后点头表示敬意。他心想挪雅是一只北极燕鸥、海鸥或是更罕见的鸟类。

老女人咯咯地笑，把更多海豹脂肪塞进嘴里。

提克夸用手臂环抱住年轻女人，她其实还是个女孩，然后说：“夸马尼。”接着这个猎人露齿微笑，说：“阿目库！”

女孩笑着在他的环抱中扭动身体，大家也跟着哈哈大笑，可能是巫师的那个人例外。

“阿目库？”厄文试探性地说，大伙笑得更大声了。图鲁卡和阿玛路克两人笑到把嘴里的脂肪都吐出来了。

“夸马尼……阿目库！”提克夸说着做了一个什么人都能看懂的手势：他将两手对准自己的胸部，张开手指做抓捏动作。为了确定厄文明白自己的意思，这个猎人再次抓住扭动的女人，然后很快地把她身上的暗色短毛皮衣向上翻开。厄文想，她肯定是他的妻子。

女孩在兽皮下面没有穿任何衣服，她的胸部非常大，说实在的，对她这么年轻的女人来说，那算是非常非常大。

约翰·厄文觉得自己从额顶直到胸部都在发烫。他把目光往下移到他正在吃的皮下脂肪。他敢跟人赌五十块钱，阿目库在爱斯基摩语里的意思相当于“大胸脯”。

围绕着他的男人大声笑闹。克伊米克——木制卡马提周遭的几只长得像狼的雪橇狗——边咆哮边跳跃，将拴绳绷得很紧。雪橇后面的老人库林姆阿鸠已经笑到跌在冰上和雪上了。

突然间，正在玩弄望远镜的阿玛路克——野狼？——指指厄文刚刚

下到这片山谷的光秃丘脊，语气急促地发出类似“塔库法……卡布罗那——库裘提那”的声音。

这群人马上安静下来。

长得像狼的狗放声狂吠。

厄文从蹲伏的地方站了起来，用手遮住阳光往那方向看。他并不想把望远镜要回来。在丘脊上方有个穿着大外套的人影轮廓正快速地移动。

太棒了，厄文想。在吃海豹脂肪及自我介绍的时候，他就一直在想要如何让提克夸及其他人和他一起回恐怖营。他怕自己无法光靠手势和动作就说服八个爱斯基摩男人、两个爱斯基摩女人和他们的狗及雪橇，一起跟他走三个小时的路回到岸边，所以他原本在想要怎样才能只带提克夸和他一起走。

可以确定的是，中尉不会让这些原住民轻易回到他们的村落。克罗兹船长明天就会来恐怖营，而根据他与船长几次交谈的印象，与当地原住民接触正是这位疲累、为诸事烦恼的船长最期盼的事。北方的部落，就是罗斯说的北方高地族，很少是好战的。某天夜里克罗兹告诉他的第三中尉。如果我们往南走时发现他们的村落，他们有可能会好好喂饱我们，让我们有足够的体力逆流走到大奴湖。至少，他们可以教我们如何在冰上存活。

现在，托马斯·法尔和其他人已经沿着他在雪地上留的足迹，到山谷来找他了。在冰山脊线的人形现在又翻越丘脊回到另一面去，暂时消失在视线外。看来他是想让自己从看到十个陌生人的惊吓情绪中平复过来，不过也有可能只是不想将这些人吓跑。但是厄文已经瞥见那个黑色身影的威尔斯假发、保暖巾以及被风吹动的大外套，他知道他的问题解

决了。

如果他无法说服提克夸与其他人和他们一起回去，那个年纪稍大的巫师艾西犹克可能很难说服，厄文和他那组人可以和爱斯基摩人先留在山谷里，借着交谈及利用几个人背包里的礼物，让这些人继续待下，这时他可以派遣跑得最快的船员冲回岸边，把菲茨詹姆斯船长和更多人带过来。

我不能让他们离开，这些爱斯基摩人可能是我们一切问题的解答。他们可能就是我们的救赎。

厄文觉得心脏正猛烈地撞击他的肋骨。

“没事。”他用最沉稳、最有自信的语调对提克夸及其他人说，“那只是我的朋友。几个朋友，好人，他们不会伤害你们。我们只带了一把毛瑟枪，而且我们不会把枪带来这里。没事，那只是我的几个朋友，你们会很高兴认识他们。”

厄文知道他所说的话他们一个字也听不懂，但是他还是继续用轻柔、安慰的语气说着，好像他在布里斯托家中的马槽里安抚一匹受惊的小马。

几个猎人已经从雪地上拔起他们的短矛或鱼叉，不经意地拿在手上。不过阿玛路克、图鲁卡、塔里瑞克图、伊图苏、男孩卡裘瑞恩古、老人库林姆阿鸠，甚至皱眉的巫师艾西犹克也一样，都看着提克夸想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两个女人也不再嚼海豹脂肪，很快地躲到那排男人后面。

提克夸看着厄文。年轻中尉觉得这个爱斯基摩人的眼睛突然间变得非常暗、非常像异族人。他似乎在等厄文给他解释。“卡特——西特？”他轻声问。

厄文张开手掌，做出安抚的手势，尽可能露出轻松的笑容。“只是朋友，”他说，口气和提克夸的一样轻柔，“一些朋友。”

中尉抬头望着丘脊的棱线。蓝空下还是空无一物。他很怕来找他的人看到山谷中这群人后有了警觉，甚至已经掉头走了。厄文不知道他还在这里等多久……他还能安抚提克夸与他的同伴们多久，让他们不要逃走。

他深深吸了口气，知道他该上去找那个人，叫他回来，告诉他这里发生的事，然后叫他尽快把法尔和其他人带来。厄文不能再等了。

“请你们留在这里。”厄文说。他把皮制背包放在提克夸旁边的雪地上，想让他们知道他还会回来。“请在这里等一下，我马上就回来。我甚至不会离开你们的视线。请别走开。”他发现他现在做的手势和他叫狗坐下的手势非常类似。

提克夸并没有坐下，也没有回答他，厄文慢慢后退离开时，他还是站在原地。

“我马上就回来。”中尉大声说。他转过身，快跑着冲上有点陡的斜坡与冰地，上到丘脊顶端的黑暗沙砾地。

他紧张得几乎无法呼吸，到脊顶后马上转身往下看。

十个人影、吠叫的狗以及雪橇还是待在原处。

厄文向他们挥手，做手势告诉他们他很快就会回来，然后很快翻过丘脊，准备对任何一个正在撤退的水手大叫。

厄文越过丘脊朝东北方走了约二十英尺，看到某个东西而停了下来。

一块巨大石头上高高地堆了一些脱下的衣服，一个全身赤裸（除了靴子外）的小矮人在旁边跳舞。

爱尔兰矮妖精，厄文想，他记起克罗兹说过的一些故事。厄文无法理解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图像。今天他看到了许多怪异的景象。

他走近一点才发现那不是爱尔兰矮妖精在跳舞，而是副船缝填塞匠。他在跳舞并且利用单脚趾尖旋转时，嘴里还哼着水手们喜欢唱的小曲。厄文很难不去注意这个矮小的人像蛆一样白的皮肤、一根根清晰的肋骨、皮肤上处处可见的鸡皮疙瘩、已经割掉包皮的生殖器，以及在他脚趾尖旋转时两片异常苍白的屁股。

厄文走向他，难以置信地摇着头，一点也笑不出来，不过他的心还是因为发现提克夸等人而激动得怦怦跳。厄文说：“希吉先生，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希吉停下趾尖旋转动作。他举起一根干瘦的手指放在嘴唇上，好像要对中尉发出嘘声。接着他向厄文鞠了个躬，然后弯腰去拿放在石头上的那堆外套与衣服，毫不在意让厄文看见他的光屁股。

这个人疯了，厄文心想。我不能让提克夸等人看见他这模样。他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让这矮小子神志清醒点，叫他当信差去把法尔等人尽快带过来。厄文有几张纸以及一截可以写字的石墨，但是它们放在山谷里的背包里。

“看这里，希吉先生……”他严肃地说。

副船缝填塞匠的一只手完全伸开，再次快速地摆动及转身，以至于在前一两秒钟内，厄文认为他又要开始跳舞了。

但是，他伸直的手里拿着一把锐利的船刀。

厄文感到喉咙一阵刺痛。他想再说话，却发现说不出话。他用两手摸喉咙，然后低头看。

血像小瀑布一样洒在厄文的手上，流到他的胸部，再滴到他的皮靴上。

希吉再次恶狠狠地甩动刀子，划出一个大圆弧。

这次攻击重创中尉的气管。他跪倒在地，举起右手指着希吉，视野突然间变成狭窄的黑暗隧道。约翰·厄文吃惊到根本没时间愤怒。

希吉又向前走一步，仍然是全身赤裸。接着他蹲了下来，双膝弯成锐角、大腿与肌腱消瘦如柴，像极了苍白、骨感的地底矮人。但是厄文已经侧躺在冰冷的沙砾地上，吐出的血量难以想象。在科尼利厄斯·希吉剥开中尉的衣服，开始用刀子猛刺之前，他已经断气了。

38 克罗兹

北纬六十九度三十七分四十二秒，西经九十八度四十一分

一八四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克罗兹到达恐怖营后，手下船员全都倒进帐篷里，像死人一样睡大觉，但是四月二十四日那天晚上，克罗兹却整夜没睡。

他先进到医护帐篷里，那是为了让古德瑟医生能验尸并为尸体做埋葬准备而特别搭建的。厄文中尉的尸体被放在一架从野蛮人征收来的雪橇上，经过长途运送回来后，他已经全身惨白、冻成硬块，而且不成人样。喉咙有个被割开的伤口，深到从正面就可以看到他脊椎的白骨，他的头就像铰链松掉一样向后仰，除此之外，这个年轻人还被阉割，并且掏出内脏。

克罗兹进入帐篷时，古德瑟还没睡，正忙着处理尸体。船医仔细检查从尸体中取出的器官，用尖锐的工具戳它们。他抬头看着克罗兹，给了他怪异、多虑甚至是带着罪恶感的一瞥。克罗兹站在尸体旁边，两个人有很长一段时间没说半句话。最后克罗兹把垂在约翰·厄文前额上的一络金发拨回去。那络头发原本几乎要碰到厄文两颗睁开、有些浑浊但还直视前方的蓝色眼睛。

“整理好他的尸体，准备在明天中午下葬。”克罗兹说。

“是，长官。”

克罗兹回到他的帐篷里，菲茨詹姆斯已经在等他了。

几个礼拜前，克罗兹的侍从，三十岁的托马斯·乔帕森负责监督船员们将“船长帐篷”放到雪橇上运送到恐怖营。乔帕森不只要人缝制了一个两倍大的帐篷——船长心里想的只是一个普通大小的荷兰帐篷——还叫船员们把一张超大的床、会议室里的几张实心橡木与桃花心木椅子，还有原本属于约翰爵士的华丽书桌运送过来，克罗兹曾经因而勃然大怒。

现在克罗兹很庆幸他有这些家具。他将很重的书桌放在帐篷入口及他的私人睡卧区之间，桌子后面放两张椅子，前面没放椅子。从高大帐篷的顶端垂挂下来的提灯，将桌前的空间照得明亮刺眼，不过菲茨詹姆斯与克罗兹坐的区域还是在半暗状态。整个空间感觉很像军事法庭的审讯室。

不过，这正是弗朗西斯·克罗兹想要的。

“您应该去睡觉，克罗兹船长。”菲茨詹姆斯说。

克罗兹看着这位年轻船长。其实他看起来已经不再年轻了，菲茨詹姆斯就像一具行尸走肉，皮肤苍白到几乎变成透明，脸上布满胡须及从毛囊流出的干血，脸颊凹陷，眼睛也深陷在眼眶里。克罗兹自己已经好几天没照镜子，也不愿去照挂在帐篷后方的镜子，不过他很希望自己看起来还不至于像眼前这位皇家海军昔日的神童这么狼狈。

“你也需要睡眠。”克罗兹说，“我可以自己来审问。”

菲茨詹姆斯疲倦地摇头。“我问过他们了，当然，”他的声音没有任何起伏，“不过我还没到事发现场去看过，也还没真正审问他们。我知道你想亲自处理。”

克罗兹点头：“明天天一亮，我就想到现场去。”

“那大约要顶着寒冷朝东南方走两小时。”菲茨詹姆斯说。

克罗兹再次点头。

菲茨詹姆斯把他的帽子脱下，用不太干净的手指把油滑的长发往后梳。他们已经开始使用几座从小船上拆下来的火炉，将冰融化成水让大家喝，并且留一点给想刮胡子的军官使用。至于洗澡，门儿都没有。菲茨詹姆斯面露微笑。

“副船缝填塞匠希吉问我，在轮到他报告之前，他可不可以先睡个觉。”

“该死的副船缝填塞匠希吉最好跟我们一样醒着。”克罗兹说。

菲茨詹姆斯轻声说：“我也差不多是这样告诉他。我派他值班担任守卫。寒冷的天气应该会让睡不着。”

“或者把他冻死。”克罗兹说，语调似乎暗示这还不是最糟的事。克罗兹对站在帐篷外担任守卫的二兵达利大喊：“叫妥兹中士进来。”

所有人都因为粮食配额只有正常时的三分之一而感到饥饿，这位高大、没什么大脑的陆战队队员身上的肉却还很多。克罗兹进行讯问时，他一直保持立正姿势，只是手上没握着毛瑟枪。

“你对今天发生的事有什么看法，中士？”

“非常棒，长官。”

“棒？”克罗兹想起第三中尉厄文的喉咙与身体的惨状，尸体就躺在克罗兹帐篷正后方的验尸帐篷里。

“是，长官。那场攻击，长官。和钟表的运作一样精准，非常精准。我们顺着那座大山丘向下走，长官，毛瑟枪、步枪及霰弹枪指着正前方，好像我们从没受过这世界的严酷击打，那几个野蛮人就看着我们走下去。在距离他们不到二十码时，我们才开火，在他们毫无章法的作战阵势中大开杀戒，长官，我可以跟您保证。大开杀戒。”

“他们摆出什么阵势，中士？”

“嗯，没有，长官，不像您提到《圣经》中所说的阵势，长官。比较像是一群人站在一起，就像野蛮人那样，长官。”

“然后你们齐发的子弹就把他们全射倒了？”

“哦，是的，长官。在那样的距离，连霰弹枪的威力也很惊人。那一幕真的相当壮观，长官。”

“好像在盛雨水的桶子里射鱼？”

“是的，长官。”妥兹说，他红润的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他们有没有任何抵抗，中士？”

“抵抗？应该算没有吧。没有什么您可以称为抵抗的动作，长官。”

“不过他们带了刀子、短矛和鱼叉。”

“哦，是的，长官。这些不信神的野蛮人中，有几个人射出手上的鱼叉，另一个丢出短矛，但是这些人已然被射伤了，所以射出的东西没有杀伤力。只有撒米·魁斯比这小子的腿被刺伤，不过他马上用霰弹枪把射伤他的野蛮人送去地狱，长官。直接下地狱。”

“但是有两个爱斯基摩人逃走了。”克罗兹说。

妥兹皱了皱眉头：“是的，长官，我为这件事向您道歉。那时候一团混乱，长官。我们开枪射那几只疯狗时，两个已经倒下去的人又爬了起来，长官。”

“你们为什么要射他们的狗，中士？”这次是菲茨詹姆斯在问。

妥兹看起来有点吃惊：“为什么？它们对着我们乱吠及咆哮，并且扑向我们，船长。它们比较像狼而不是狗。”

“你有没有想过，中士，它们可能对我们有用。”菲茨詹姆斯问。

“是的，长官，可以当肉吃。”

克罗兹说：“你说一下那两个脱逃的爱斯基摩人长什么样子。”

“一个矮小的人，船长。法尔先生说，他认为那可能是个女人，或一个女孩。她的连衣帽上有血，但是显然没有死。”

“的确是！”克罗兹冷冷地说，“另一个逃走的人呢？”

妥兹耸了耸肩：“我只知道是个绑着头带的矮小的人，长官。他跌倒在雪橇后面，我们以为他死了。可是我们忙着射狗时，他就爬起来和那女孩一起跑走了。”

“你们有没有去追他们？”

“追他们，长官？哦，是的，当然。他妈的我们……我们使尽力气去追，长官。而且我们沿路装填弹药，并且开枪。我认为我又射中了那个爱斯基摩小贱货，但是她的速度一点儿也没慢下来，长官。他们后来离我们太远了。不过他们短时间内不敢再回来这里，长官。这点我们可以保证。”

“他们的朋友呢？”克罗兹冷冷地问。

“您的意思是什么，长官？”妥兹再次露齿微笑。

“他们的部族、村落、氏族，也就是其他的猎人与战士。这些人是从某个地方来的，他们总不会整个冬天都待在外面的冰上吧。他们现在应该是在回他们村庄的路上，或者已经回到村庄了。你有没有想过其他的爱斯基摩人、每天都猎杀动物的人会因为我们的杀了他们八个亲人而仇恨在心，中士？”

妥兹看起来有些迷惑。

克罗兹说：“你可以下去了，中士。请二中尉哈吉森进来。”

哈吉森难过的程度和妥兹自豪的程度可以相比。很显然，这位年轻中尉正因为失去了他在探险队中最要好的朋友而心烦意乱，也因为碰到厄文的侦察队、被带去看厄文的尸体后，为自己下令发动的攻击而感到后悔。

“放轻松点，哈吉森中尉，”克罗兹说，“你需要椅子吗？”

“不需要，长官。”

“请告诉我们，你怎么会碰到厄文中尉那队人。菲茨詹姆斯船长给你的命令是到‘恐怖’号的南边去打猎。”

“是，船长。我们早上大部分时间是在打猎。不过，沿岸的雪地上并没有野兔的足迹，长官，而我们也没办法到海冰上，因为岸冰外缘的冰山还是相当高。所以，十点钟左右我们就开始朝内陆走，心想也许那里会有一些驯鹿、北极狐、麝牛或其他动物。”

“但是并没有？”

“没有，长官。不过，我们却在雪地上看到爱斯基摩人软底靴的鞋印，人数大约有十个。此外还有雪橇痕与狗的足迹。”

“所以你们就跟随着足迹朝西北方走回来，没有继续打猎？”

“是的。”

“这是谁的决定，第二中尉哈吉森？是你，还是你的副领队中士妥兹？”

“是我的决定，长官。我是那里唯一的军官，这个决定及其他所有决定都是我做的。”

“包括最后下令攻击爱斯基摩人？”

“是的，长官。我们从可怜的约翰被谋杀而且被掏出内脏……嗯，您知道他们怎么对待他……的那个丘脊上，偷偷观察了他们一分钟。那些野蛮人看起来准备要离开，回头往西南方走。那时我们就决定用武力攻击。”

“你有多少武器，中尉？”

“我那一队带了三把步枪、两把霰弹枪、两把毛瑟枪，长官。厄文中尉那一队只有一把毛瑟枪。哦，还有一把手枪，那是我们从约翰……从厄文中尉大外套的口袋里拿出来的。”

“爱斯基摩人没有将手枪拿走？”克罗兹问。

哈吉森停顿了片刻，好像他从没想过这件事：“是的，长官。”

“他的个人物品有没有被偷的迹象？”

“是的，长官。希吉先生跟我们说，他看到爱斯基摩人先抢走约翰.....厄文中尉的望远镜及背包，然后才在丘脊附近将他杀死。当我们到达丘脊时，我用望远镜看到那些原住民正在丘脊下方的山谷里。我猜他们谋杀厄文，并且.....毁尸.....后，就逗留在那里搜他的背包，并且轮流把玩他的望远镜。”

“雪地上有他们的脚印吗？”

“什么？长官？”

“爱斯基摩人的脚印.....从你们发现厄文中尉尸体的那道光秃丘脊那里，走到他们在翻他东西的地方？”

“呃.....是的，长官。我想有，船长。我的意思是，我记得我当时看到一条我以为只是约翰足迹的东西，但是现在想起来，那应该是他们所有人的足迹。他们应该是排成一行爬上丘脊，然后再走下山谷，我想，船长。希吉先生说在那个光秃秃的丘脊上，他们全都围在约翰身边，割断他的喉咙并且.....做其他那些事，长官。他还说，并不是所有人都动手.....也许那个女人和那男孩没有.....不过还有六或七个异教的野蛮人。那些猎人，长官。我是指年轻的男人。”

“那个老人呢？”克罗兹问，“据我所知，你们射杀那些人后，在尸体中发现了一个没有牙齿的老人。”

哈吉森点头：“他还有一颗牙，船长。不过，我不记得希吉先生有没有提到，这个老人也参与杀害了约翰。”

“如果你们真的是跟着爱斯基摩人的脚印向北走，怎么会先遇见法尔先生那一队的人，中尉？”

哈吉森猛点头，好像被问到他有把握回答的问题而松了一口气。

气：“在厄文中尉被攻击的地点以南一英里左右的地方，我们就把原住民的足迹与雪橇痕给跟丢了。他们一定是向东走，越过几道矮冰脊，那里有些冰雪，但大部分是岩石，长官，您知道的，就是那片结冻的沙砾地。在冰脊的凹谷中，我们并没找到他们的雪橇或狗走过的痕迹，也没看到任何脚印，所以我们继续向北走，就是往他们走的方向走。我们从一个山丘下来后，就看到托马斯，法尔那群人——约翰的侦察队——刚好吃完晚餐。那时希吉先生已经回来报告他一两分钟前目睹的事。而且我猜我们让托马斯和他的手下吓了一跳……他们以为我们是正要来攻击他们的爱斯基摩人。”

“你有没有注意到希吉先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克罗兹问。

“不一样吗，长官？”

克罗兹沉默地等他回答。

“嗯，”哈吉森继续说，“他发抖得非常厉害，好像中风一样。而且他非常亢奋，声音尖锐到相当刺耳。而且他……嗯，长官……偶尔还会笑，咯咯地笑。不过介于他目睹的事情，不难理解他的反应，不是吗，船长？”

“他看到了什么，乔治？”

“嗯……”哈吉森低头往下看，让自己重新冷静下来，“希吉先生告诉主桅台班长法尔，而法尔转述给我听，说他是去看厄文中尉有没有发生什么事，而翻越过那个丘脊，却刚好看到这六七个或八个爱斯基摩人在偷厄文中尉的东西，并且用刀刺他及毁尸。希吉先生说——他还是抖得很厉害，长官，显然非常难过——他看到他们把他的生殖器割下来。”

“你自己不久后不是也看到厄文中尉的尸体吗，中尉？”

“是的，长官。那里距离法尔那群人吃晚餐的地方只有二十五分钟的路程。”

“但是，你看到厄文的尸体后并没有开始无法自制地发抖是吧，中尉？不像希吉走了二十五分钟后还在发抖？”

“没有，长官。”哈吉回答，显然不知道克罗兹为什么要问这些，“不过我吐了，长官。”

“你是什么时候决定要攻击爱斯基摩人，并且把他们杀光？”

哈吉森吞咽口水的声音几乎听得见：“在我从丘脊上用望远镜看到他们在搜约翰的背包，并且玩弄他的望远镜之后，长官。就在我们用望远镜看他们，包括法尔先生、中士妥兹和我，发现他们正掉转雪橇准备要离开的时候。”

“你下令不要留活口吗？”

哈吉森再次低头：“没有，长官。我当时没有想太多。我只是一时……气坏了。”

克罗兹没有说话。

“我告诉中士妥兹，我们得问一个爱斯基摩人，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船长。”中尉继续说，“所以我猜，在行动前我想过要留些活口。只是我……太生气了。”

“实际开火的命令是谁下的，中尉？你，中士妥兹，法尔先生，还是别人？”

哈吉森的眼睛快速眨了好几下：“我不记得了，长官。我不确定当时有人真正下命令。我只记得，当我们到达距离他们三十码或不到三十

码时，有几个爱斯基摩男人抓起他们的鱼叉、短矛或是其他东西备战，接着我们这一边就开枪了，然后重新装填弹药再开枪。那些原住民到处跑，而女人发出哭号……那个老女人一直哭号，长官，就像您告诉过我们的女妖那样哀号……一种颤抖、频率很高、持续不断的哭号……即使好几颗子弹射在她身上后，她还是继续发出连上帝听了也会胆战心惊的哭号声。接着中士妥兹走上前，站在她旁边，用约翰那把手枪……这一切都发生得非常快，船长。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

“我也没有。”克罗兹说。

菲茨詹姆斯没有说话。他低下头看着桌面，似乎是在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

“如果我们犯了什么错，两位长官，”哈吉森说，“我愿意负完全的责任。在约……厄文中尉死后，我是这两个小队唯一的军官干部。这一切都是我的责任，长官。”

克罗兹看着他。这位船长可以感觉到自己的目光单调无神。“你是当时唯一在场的军官，不论好或坏，都是你的责任，当时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四个小时后我要带一队人到厄文被谋杀及爱斯基摩人被射杀的现场去。我们会带提灯出发，跟随你们的雪橇痕过去，不过我希望在太阳升起前就到达。参与今天射杀行动的人中，我只想叫你与法尔先生和我们一起去。先去睡一下，然后吃点东西，准备在六钟响时出发。”

“是的，长官。”

“你出去的时候，把副船缝填塞匠希吉叫进来。”

39 古德瑟

北纬六十九度三十七分四十二秒，西经九十八度四十一分

一八四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哈利·古德瑟医生的私人日记：

一八四八年四月二十五日礼拜二

我非常喜欢厄文中尉。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温文有礼而且富有同情心的年轻人。我跟他不熟，但是在最艰苦的几个里，特别是我轮流待在“幽冥”号与“恐怖”号的那几个月，我从没看过他逃避责任或对船员们大声说话，他对他们和我一直都非常温和，很有军官的风度。

我知道克罗兹船长因为失去他而大受打击。他今天早上大约两点多回到营地时，脸色相当苍白，当时我几乎可以用我的专业信誉来打赌，人的脸色不可能比这更白了。但是听到厄文的事后，他的脸色就是如此苍白，连嘴唇也变得比我们这三年来天天看到的冰雪还白。

不过，不管我多么喜欢及尊敬厄文中尉，我还是把友情分放在一旁，做身为专业船医的我该做的事。

我把厄文中尉身上残余的衣服脱掉。从背心到长衬衣，他每一层衣服上的纽扣都被扯掉了，沾满血的衣服被冻结成皱纹层起的硬块。我命令助手亨利·罗伊德帮忙清洗厄文中尉的身体。那些水是狄葛先生的助手用两艘船上拿来的煤炭将冰雪融化后得到的水，相当珍贵，但是我们

必须用以表达对年轻厄文的敬意。

当然，我不需要使用我惯用的倒Y字开膛法，从髌骨切开到肚脐，再从倒过来的Y字底部一刀向上划到胸骨，因为谋杀厄文中尉的人已经这么做了。

我一面处理尸体，一面做笔记和画草图。我的手指因寒冷而疼痛。他的死因很清楚。厄文中尉的脖子上被野蛮人用光滑的利刃至少割了两道伤口，他因失血过多而死。我怀疑这个倒霉的年轻军官体内连一品脱的血都不剩。

他的喉头和气管都被割断，连颈椎上也有刀痕。

他的腹腔看起来是用短刀在皮肤、肌肉及附近组织上反复锯割而切开的，肠子大多已经被切断并移除。厄文中尉的脾脏与肾脏也被利刃切开。他的肝脏不见了。

中尉的阴茎被截掉而且不见了，只留下一英寸左右的根部在身上。他的阴囊从中间切开，里面的睾丸被挖掉。要割破阴囊、切断副睾并割断包着皮的阴茎，需要用到刀反复锯割。加害者的刀子很可能到这一刻已经钝了。

厄文中尉的身上还有多处瘀青，许多地方都和坏血病的病情吻合，但是看不见其他严重的伤。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手心、手背及手臂上都没有任何反抗时所受的刀伤。

看起来厄文中尉是受到了突袭。他的加害者或加害者们没有给他抵抗的机会，就先把他的喉咙割断了。他们接着再花时间用刀子反复锯割，以便取出他的内脏，并且把他的生殖器割除。

今天稍晚，在为中尉尸体做埋葬准备时，我尽一切可能将他的脖子

及喉咙缝起来，并将一些不属于人体，但能自然分解的纤维组织（一件在中尉个人背包里找到的毛衣）放到腹腔里，以免船员们看到穿上军装的尸体时，会觉得他的腹部是空的，甚至是整个凹陷下去的。他的许多身体组织被破坏掉，甚至不见了。我要尽我所能把腹腔缝好。

但是我迟疑了一下，然后决定做一件特别的事。

我把厄文中尉的胃割开。

没有任何验尸上的理由要我这样做。这位年轻中尉的死因已经再清楚不过，他也没有其他疾病或慢性病的状况需要检查，而我们全都或多或少出现了些坏血病症状，也全都在慢慢饿死。

我还是把他的胃打开了。它看起来膨胀得不太寻常。在这么严寒的地方，不论是活菌作用或食物分解，都不至于让它这么大。负责验尸的人员不应该对这种怪异现象视而不见。

他的胃是满的。

就在厄文中尉死前不久，他吃了大量的海豹肉、一些海豹皮，以及许多海豹脂肪。他的消化系统还来不及消化这些食物。

爱斯基摩人在谋杀他之前，先喂饱了他。

也有可能厄文中尉用他的望远镜、背包，以及背包里的几件个人物品，去和爱斯基摩人交换海豹肉和脂肪。

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副船缝填塞匠希吉说，他看到爱斯基摩人谋杀了中尉，而且抢夺他的东西。

法尔先生用来载送尸体回来的爱斯基摩雪橇上面有海豹肉和不少鱼。法尔说，他们把一些其他东西丢掉——篮子、锅子，以及放在海豹

肉及鱼上面的一些东西——以便将中尉的尸体更稳当地放在轻雪橇上。“我们要尽可能让厄文中尉躺得舒服。”妥兹是这么说的。

所以那些爱斯基摩人一定是先给他食物，给他时间吃，但不给他时间消化，接着把雪橇重新装好，才残忍地将他杀掉。

以朋友的身份接近，然后再将他杀死并且毁尸。我们能相信世上有哪个种族这么恶劣，这么有敌意，这么野蛮吗？

是什么让原住民的态度突然改变，而且变得暴戾？有没有可能是中尉说了或做了触犯他们神圣禁忌的事？或者他们只是单纯想要抢夺东西？那只铜制望远镜有没有可能是厄文中尉惨死的导火线？

还有一种可能，但是这种可能性实在太可憎、也太不可能了，所以我很不愿意写在这里。

厄文中尉并不是爱斯基摩人杀的。

但是这也说不通。副船缝填塞匠希吉明明就说他看见六到八个原住民攻击中尉。他也看见他们偷了中尉的背包、望远镜及其他东西。不过奇怪的是，他们竟然没发现他的手枪，也没去翻他的另一个口袋。副船缝填塞匠希吉今天还告诉菲茨詹姆斯船长说——他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也在场——他，希吉，从远处看着那些野蛮人掏出我们朋友的内脏。

希吉躲起来，看着这一切发生。

天还是一片漆黑而且非常寒冷，但是克罗兹船长二十分钟后就要带几个人走几英里路到中尉被谋杀及爱斯基摩人被枪毙的地点去。有可能那些人的尸体现在还躺在山谷里。

我已经把厄文中尉的尸体缝起来了。虽然我早已累坏了，而且超过

二十四个小时没有睡觉，但我会叫罗伊德帮中尉穿上衣服，并且准备今天将要举行的葬礼。也许是上天的安排，厄文已经把他的礼服放进他的行李包里，从“恐怖”号带过来了。他今天将会穿着它下葬。

我现在就要去问克罗兹船长，我可不可以跟他、利铎中尉、法尔先生和其他人一起到谋杀案现场去。

40 培格勒

北纬六十九度三十七分四十二秒，西经九十八度四十分五十八秒

一八四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雾慢慢散开，有个像巨大头颅的东西正从冰冻的地面上升起：灰白色、卷曲着、盘绕着，因表面结了冰而闪闪发亮。

哈利·培格勒正在看着约翰·厄文的内脏。

“就是在这里。”托马斯·法尔说了不需要说的话。

船长要求他也一起到谋杀现场来时，培格勒有点讶异。这位前桅台班长并不是昨天出事的两队人当中的一员。培格勒看了一下被选来参与黎明前调查任务的人：第一中尉爱德华·利铎、托马斯·强森（克罗兹的副水手长，也是他到南极探险时的同船伙伴）、昨天就到过这里的主桅台班长法尔、古德瑟医生、“幽冥”号的维思康提中尉、大副罗伯特·托马斯，以及四个带着武器的陆战队护卫：哈普魁、希里、皮金登与带队的下士皮尔森。

培格勒希望他不是往自己脸上贴金，以为克罗兹船长是刻意选他最信任的人来参与任务，把心术不正或没有能力的人全留在恐怖营。海上律师希吉则负责带一小队人去挖厄文中尉的坟墓，好让下午的葬礼可以顺利举行。

克罗兹这队人在黎明前几小时就出发了。他们提着灯，跟随昨天那

些人的足迹以及载着中尉尸体回营地的爱斯基摩雪橇辙痕往东南方走。当足迹在布满石头的冰脊线上消失时，他们很轻易在积雪的谷底再次发现它们。夜里温度上升了至少五十五华氏度，空气的温度达到零度或更高，也因而产生了一片浓雾。哈利·培格勒对地球上大多数海域的天气都不陌生，但他无法想象，方圆数百英里内没有半片未结冻水域，怎么可能会出现这么浓的雾。或许这些只是掠过海上堆冰表面的低矮云层，刚好被风吹到被上帝遗弃的荒岛上。岛的最高处比海平面高不了几码。随后的日出一点也不像日出，只不过是在包围着他们不断翻搅的云雾中，出现一片似乎来自四面八方的模糊黄光罢了。

十几个人在谋杀现场静静站了几分钟。没有太多可看的東西。约翰·厄文的帽子被风吹到一块大石头附近，法尔捡了回来。在结冻的沙石地上有结冻的血，一堆人体内脏被弃置在暗色血迹旁边。此外只有几块被撕裂的衣服碎片。

“哈吉森中尉，法尔先生，”克罗兹说，“希吉先生带你们到这里时，你们有没有看到爱斯基摩人到过这里的迹象？”

哈吉森似乎被这问题弄糊涂了。法尔说：“除了他们干的这件好事外，没有，长官。我们当时趴在地上匍匐爬上丘脊，然后探头用哈吉森先生的望远镜看向山谷，而他们就在那里，还在争夺约翰的望远镜及其他战利品。”

“你看到他们打成一团？”克罗兹严厉地问。

培格勒从没见过他的船长，或任何一位曾经共事的船长看起来这么累。在过去这几天或几个礼拜里，克罗兹的眼睛已经明显深陷在眼窝里。克罗兹向来低沉有力的口令声，现在听起来只像沙哑的叫声。他的眼睛好像就要流血了。

这些天来，培格勒对流血也有一些新体验。他还没让他的朋友约翰·布瑞金知道，但是他已经深刻地感觉到坏血病的可怕。他一向引以为傲的肌肉正在萎缩，皮肉上到处是瘀青的斑块。过去十天里，他掉了两颗牙。每次他刷那没剩几颗的牙齿时，牙刷都会变红。每次蹲下来解大便时，都会排出血来。

“我有没有真的看到那些爱斯基摩人打成一团？”法尔重复了一次，“也不算是，长官。他们其实是彼此推挤、笑闹。其中两个人在拉扯约翰那只很棒的铜制望远镜。”

克罗兹点头：“我们下到山谷去，各位。”

培格勒被血迹吓倒了。他从没上过战场，连现在这样的小规模战斗也没见过。虽然他已经有心理准备会看到死尸，但他万万没想到洒在雪上的血会那么红。

“有人到过这里。”哈吉森中尉说。

“什么意思？”克罗兹问。

“有些尸体已经被动过了。”年轻的中尉边说边指着一具男尸，接着又指向另一具男尸，然后指着一个老女人的尸体，“而且他们身上像沉默女士穿的那种毛皮外衣不见了，连一些手套和靴子也不见了。还有他们的武器……鱼叉和短矛。您看，雪地上还有昨天掉落在这里的痕迹，但是现在全不见了。”

“战利品？”克罗兹很快问，“我们的人是不是……”

“不可能，长官。”法尔快且肯定地回答，“我们把雪橇上的一些篮子、锅子及其他东西丢掉以增加空间，然后把雪橇拉上山丘去装载厄文中尉的尸体。在回到恐怖营之前，我们都一起行动。没有人在后面逗

留。”

“有些篮子和锅子也不见了。”哈吉森说。

“这里好像有一些新脚印，不过很难说，因为昨天晚上风刮得很厉害。”副水手长强森说。

克罗兹船长挨个检视尸体，并且把脸朝下的尸体翻过来。他似乎是在研究每具尸体的脸。培格勒注意到死的并不全是男人，有一个是男孩，还有一个老女人，她的嘴巴开得很大，就像一个黑色的洞，仿佛被死神冻结住，永远无声地哀号着。地上有许多血。其中一个原住民显然被霰弹枪从近距离射了一枪，后半边的头不见了。他有可能先被毛瑟枪或步枪射倒，然后才承受致命的一击。

克罗兹检查每一张脸，似乎想从上面找到他要的答案，然后他停住脚步。同样在仔细观察死尸的船医古德瑟，把自己及船长的保暖巾拉低，然后在船长耳边轻声说了几句话。克罗兹后退了一步，看着古德瑟，仿佛吓了一跳，接着他点了点头。

船医走到一具爱斯基摩尸体旁边，单脚跪在地上，然后从医药袋里拿出一些手术用具，包括一把有点弯曲、上面有锯齿的长刀，这让培格勒想起他们在“恐怖”号底舱的铁制水槽里切割冰块时使用的冰锯。

“古德瑟医生需要检查几个野蛮人的胃。”克罗兹说。

培格勒猜想其他九个人也和他一样纳闷儿，不过没有人开口问。矮小的船医把尸体上的毛皮或兽皮衣扯开，开始在第一具尸体的肚子上锯起来。几个容易呕吐的人，包括三个陆战队员赶紧把头转开。锯子锯在冻得硬邦邦的尸体上发出的声音，让培格勒觉得很像在锯木头。

“船长，您觉得是谁把他们的武器及衣服拿走的？”大副托马斯

问，“是两个逃走的人其中的一个吗？”

克罗兹心不在焉地点头：“或是从他们村落里来的人，虽然我实在很难想象在这被上帝遗弃的岛上会有村落。或许他们有一支大一点的狩猎队就在附近扎营。”

“这一群人的雪橇上载了很多食物。”维思康提中尉说，“可想而知，那支狩猎队有多少食物啊，也许足够让我们一百零五人全部吃饱。”

利铎中尉呼出的湿气在外套的衣领上结了一层霜，衣领上方的脸正在微笑。

“你愿意担任我们的使者，到他们的村落或较大的狩猎队那里，很有礼貌地请他们给我们一些食物，或提供我们一些打猎的建议吗？现在？在发生了这件事以后？”利铎示意他看看雪地上那几具四肢摊开、被冻硬的尸体，以及一片片的血迹。

“我认为我们现在得离开恐怖营及这座岛。”第二中尉哈吉森说，声音在发抖，“他们会趁我们睡觉的时候把我们杀死。看他们对约翰做了什么事。”他停了下来，显然觉得有点羞愧。

培格勒注意到这名中尉的身体状况。哈吉森显然非常饥饿，也非常疲惫，但是他的坏血病症状并没有其他人严重。培格勒在想，如果他也看到哈吉森不到二十四小时前目睹的场面，也会变得没有男子气概吗？

“托马斯，”克罗兹轻声对他的副水手长说，“你可不可以到下一个丘脊那里，看看能看到什么？特别注意地上有没有他们离开的脚印。如果有的话，有多少，是什么样子。”

“是的，长官。”这位身材高大的副手穿过厚厚的雪往上坡跑，爬上

对面尽是沙砾的黑暗丘脊。

培格勒正看着古德瑟。船医已经剖开第一个爱斯基摩人稍微鼓起的暗粉红色肚腹，接着又继续到老女人及男孩那里去。这种事看起来很恐怖。古德瑟没戴手套，使用一个小型手术工具把胃划开，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然后搓揉冻成一团团、一口口的东西，好像在寻找什么宝物。有时候他会把胃里原本冻成一块的东西直接扳成几小块，弄出清脆的声响。古德瑟处理完三具尸体后，面无表情地把手放在雪地上抹了几把，然后套上连指手套，再次在克罗兹的耳边轻声细语。

“你可以告诉大家。”克罗兹大声说，“我要每一个人都听到。”

矮小的船医舔了舔他裂开且流血的嘴唇：“今天早上我解剖了厄文中尉的胃……”

“为什么？”哈吉森大叫，“那是约翰少数没被可恶野蛮人破坏的器官！你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

“安静！”克罗兹吼着。培格勒注意到，在这声口令里，船长的声音恢复了以往的权威。克罗兹向船医点了点头：“请继续说，古德瑟医生。”

“厄文中尉吃了很多海豹肉与脂肪，肚里塞满了食物。”船医生说，“他这一餐吃得比我们任何一个人几个月来吃的任何一餐都多。那些食物很显然是雪橇上的存粮。我很好奇那些爱斯基摩人是不是和他一起吃的，如果他们胃里有这些东西，就代表他们临死前也吃了海豹脂肪。从这三具尸体来看，他们显然也吃了。”

“他们和他分享食物……和他一起吃肉……然后在他要离开时将他杀死？”大副托马斯说，显然他对自己刚听到的信息深感困惑。

培格勒也同样困惑。这完全说不通.....除非野蛮人的性情极其善变及叛逆，就和他在老旧的“小猎犬”号上服役的那五年里，在南方海域遇见的土著一样。前桅台班长很希望能听到约翰·布瑞金对这件事的看法。

“各位，”克罗兹说。很显然他把几个陆战队员也算了进去。“我要你们一起听，因为将来我可能需要你们为我做证，但是我不希望其他人也知道，至少在我将事情公开之前，而且有可能我永远也不会公开。如果你们中间哪个人告诉其他人，即使只是在睡梦中喃喃自语，让最亲密的室友听到了，那么，我指着耶稣起誓，我会查出是谁违背了我要求保密的命令，然后把他留在冰上，而且连一个空的大便器也不留给他。我的意思够清楚了吧，各位？”

所有人都喃喃应和。

这时托马斯·强森回来了。他从山丘上走下来，气喘吁吁。他停下脚步，看着这群默不作声的人，好像想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你看到了什么，强森先生？”克罗兹很有兴趣地问。

“脚印，船长，”副水手长说，“不过是旧的，朝西南方去的。昨天逃跑的两个人，以及回到山谷取走毛皮外衣、武器、锅子等东西的人，一定是顺着这些脚印跑走的。我没看见新的脚印。”

“谢谢你，托马斯。”克罗兹说。

雾在四周翻搅着。培格勒听到东方有类似海战的大炮声，不过，在过去的两个夏天里，他已经听过无数次了。那是远方的雷声。在四月，温度还是低于冰点二十华氏度！

“各位，”船长说，“我们得去参加葬礼。该回去了吧？”

在回程的漫长路程上，哈利·培格勒反复思索他所见的：他喜爱的军官被冻成硬块的内脏；雪地上的尸体；依然鲜艳的血迹；消失了的毛皮外衣、武器及工具；古德瑟医生类似盗墓行径的验尸动作；克罗兹船长奇怪的说法“将来我可能需要你们为我做证”，好像他们得要有心理准备，将来要在军事法庭或调查庭上当陪审员。

培格勒打算将一切都记到已经陪伴他很久的备忘录上。而且他希望在葬礼结束后，在两艘船上的各组人回到各自帐篷、用餐区、雪橇队之前，有机会跟约翰·布瑞金谈谈。他想听听看，他那充满智慧的爱人布瑞金对这一切有什么看法。

41 克罗兹

北纬六十九度三十七分四十二秒，西经九十八度四十一分

一八四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死亡，你的毒刺在哪里？坟墓，你的胜利在哪里？”

厄文中尉是克罗兹的军官，但是菲茨詹姆斯的声音比较好听，对《圣经》也比较熟悉，而且不再结巴了，所以由他在追思礼拜中朗读经文。对此，克罗兹很感激。

除了担任守卫的人员、在病床区的人，以及忙着预备晚餐、用四个捕鲸船火炉煮爱斯基摩人的鱼及海豹肉的狄葛先生与沃尔先生之外，恐怖营所有的人都来到外面。在离营地约一百码的坟墓旁，参加葬礼的八十个人在涌动的雾中像黑色亡魂一样站着。

“死亡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上帝，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

其他几个还活着的军官与两位副官负责把厄文抬到坟墓。恐怖营里没有足够的木料可以制作棺材，但是木匠哈尼先生还是用一些木材临时打造了一张门板大小的床。厄文的尸体用帆布固定在上面，然后被搬运过来，待会儿还要随着床板垂放进坟墓里。虽然他们依照海军葬礼的模式将绳索横铺在坟墓开口（就像在一般陆上葬礼那样），但是厄文的棺

木板并不需要下放得那么深。希吉和他手下几个人挖的坟墓还不到三英尺深——在那深度以下的土地被冻得和石头一样硬，所以船员捡了许多大石头先铺在尸体上，然后才把表层的土及沙砾覆盖上去，之后再堆放更多的大石头。没有人真以为这样就能阻止白熊或其他的夏天掠食者来动厄文的尸体。但是付出的这些心血与劳力，已显示出约翰·厄文多么受大部分船员爱戴。

大部分船员。

克罗兹注视着希吉。站在希吉旁边的是马格纳·门森，以及嘉年华后被打五十鞭的“幽冥”号弹药士理查·艾尔摩。这几个人旁边还聚集了一群心怀鬼胎的船员——在一月时不惜抗命、一心想把沉默女士杀掉的“恐怖”号船员。但是，就和围绕在这悲惨坑洞四周的船员一样，他们都脱下威尔斯假发及帽子，把保暖巾往上拉，将鼻子与耳朵盖起来。

克罗兹昨天半夜在船长指挥帐里对科尼利厄斯·希吉进行的讯问气氛紧张，但简洁明了。

“早安，船长。您需要我说明先前向菲茨詹姆斯船长和.....”

“脱掉你的衣服，希吉先生。”

“什么，长官？”

“你明明听到了。”

“是的，长官，但是如果您想听我说，那些野蛮人是怎么谋杀可怜的厄文先生.....”

“是厄文中尉，副船缝填塞匠。我已经听菲茨詹姆斯船长说过了。你有没有要补充或收回的话？有要修正的吗？”

“嗯.....没有，长官。”

“把最外面的御寒衣脱掉。连指手套也脱掉。”

“是，长官。好了，长官，再来要怎么样？我该把它们放在.....”

“把它们丢在地上。短外套也一起脱掉。”

“我的短外套，长官？这里可是非常冷啊.....是的，长官。”

“希吉先生，厄文中尉离开你们还不到一小时，你为什么就自愿去找他？其他人怎么一点都不担心他？”

“哦，我想我不是自愿的，船长。印象中是法尔先生要我去找.....”

“根据法尔先生的说法，大家吃完后在休息，你问了好几次‘厄文中尉是不是早该回来了’，然后自愿一个人出去找他。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希吉先生？”

“如果法尔先生这么说.....呃，那么我们一定是很担心他，船长。我的意思是，担心中尉。”

“为什么？”

“我可以把短外套和更外层的衣服穿起来吗，船长？这里真的会冻死.....”

“不行。把你的背心和毛衣也脱掉。你为什么要担心厄文中尉？”

“如果您是担心我.....我的意思是，担心我今天也受伤了，长官，那么您大可放心，我没受伤。那些野蛮人并没有发现我。我身上没有一点伤，长官，这我可以跟您保证。”

“把那件毛衣也脱掉。你为什么要担心厄文中尉？”

“呃，那几个伙伴和我.....您是知道的，长官。”

“我不知道。”

“我们只是很担心，呃，怕我们这队人当中有人不见了。而且，长官，我很冷，我们几个人那时只是坐在地上吃我们仅有的冰冷食物。我就想跟着中尉的脚印走，去看他还好吗，也许能让我温暖一点。”

“让我看看你的手。”

“您说什么，船长？”

“你的手。”

“是，长官。原谅我抖个不停，长官。我一整天都觉得很冷，现在我的衣服又都脱掉了，只剩下衬衫和.....”

“把手翻过来，手掌朝上。”

“是的，长官。”

“你指甲下面那些是血迹吗，希吉先生？”

“有可能，船长。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血的。”

“我不知道。你告诉我。”

“嗯，我们好几个月没有水可以洗澡了，长官。对于坏血病及类似痢疾的病来说，排便时出血是难免的.....”

“你是说，我船上有个皇家海军士官上完大号后是用手指来擦屁股

的吗，希吉先生？”

“不是，长官……我的意思是……我现在可以把我的几层衣服穿上了吗，船长？您看得出来我并没有受伤。这样的寒冷足以让一个人的神志……”

“把你的衬衫和衬衣脱掉。”

“您是认真的吗，长官？”

“你最好别让我说第二次，希吉先生。我们这里并没有禁闭室。被我下令关禁闭的人只能被链子拴在捕鲸船上，在外面的冰上过日子。”

“好了，脱下来了，长官。这样可以了吧？我只剩下快冻僵的皮肉。如果我那可怜的老婆看到我现在这样……”

“船员名册中你的个人资料并没有说你结婚了，希吉先生。”

“哦，我的露薏莎已经过世七年了，船长。死于梅毒。愿她的灵魂得到安息。”

“为什么你曾经告诉一些年轻的水手，到了要杀军官的时候，厄文中尉会是第一个被杀的？”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有人跟我报告，你曾经这样说过，而且你还发表过其他的抗命言论，时间甚至可以追溯到冰上嘉年华之前，希吉先生。你为什么特别在意厄文中尉？这位军官对你做过什么？”

“为什么？他没做过任何事，长官。而且我从来没说过那些话。把打小报告的人带来这里，我可以当面反驳他，并且吐口水到他脸上。”

“厄文中尉对你做过什么，希吉？为什么你要告诉‘幽冥’号及‘恐怖’号上的船员说，厄文是个大嫖客、是个骗子？”

“我向您发誓，船长.....很抱歉我的牙齿在打战，船长，但是，耶稣基督啊，我光着身子在这夜里真是冷得要命。我们很多人都把可怜的厄文中尉当儿子看待，船长。一个儿子哪。我今天就是因为担心他一个人在外面，才出去看他的状况。而且，还好我去了，不然永远也不会看到可恶的凶手把.....”

“把你的衣服穿上，希吉先生。”

“是，长官。”

“不是在这里。到外面去穿。别让我再看到你。”

“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菲茨詹姆斯诵读着经文，“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

哈吉森和几位抬棺者小心翼翼地将棺板放到浅坑上几条由最健康的船员拉着的绳索上，棺板上装载着厄文用帆布包裹起来的尸体。克罗兹知道，在厄文的尸体被老莫瑞装进裹尸帆布里，再把封口缝好之前，哈吉森和厄文的个别朋友已经进入验尸帐篷，向他致上最后的敬意。这些访客在中尉尸体旁边放了好几样东西，来表达对他的感情：那只失而复得、厄文很珍爱的望远镜（虽然镜片在枪击事件中碎掉了）；他在皇家海军炮舰优秀号的射击比赛中赢得的金质奖章；此外还有一张五镑纸钞，好像是最后一刻还给他的赌金。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也许是乐观还是年轻人的天真？厄文把他的大礼服也装到小行李袋里带过来，现在他就是穿着这套衣服下葬。克罗兹不经意地想，经过漫长的腐坏过程后，坟墓里除了这个大男孩的白骨和金质炮兵奖章以外，其他东西都会消失，那时礼服上的镀金纽扣——每颗上面都有皇冠环绕的锚形图案——

还会在坟墓里吗？

“在人生中途，我们遇见死亡”菲茨詹姆斯凭着记忆朗诵下葬文，声音透露出他的疲累，但还算响亮，“我们要向谁救助呢？只有您，哦，上主，这位因我们的罪而忧伤难过的主。”

除了克罗兹船长，没有人知道还有另一样东西缝在帆布裹尸布中。那东西现在像枕头一样放在厄文头下。

那是一条用金、绿、红、蓝线织成的东方丝巾。送丝巾的人是在古德瑟、罗伊德、哈吉森及其他人离开验尸帐篷后，制帆匠老莫瑞还没进来将他事先准备好的裹尸布缝起来之前进来放的。不过那时克罗兹不巧刚好进入帐篷，让那人吃了一惊。

沉默女士进到帐篷，俯身在尸体上方，将那样东西塞到厄文头下。

克罗兹当下的反应是伸手到大外套的口袋里拿手枪，但是等他看到爱斯基摩女子的眼睛与脸时，整个人僵住了。如果在她那一对乌黑、几乎不像人眼的眼睛里没有泪水，那就是有其他会发亮的东西在她眼里，流露出克罗兹无法辨识的情绪。忧伤吗？船长倒不认为。那比较像是她看到克罗兹时体会到彼此的共犯关系。克罗兹当时也涌起这种奇怪的感觉，小时候和祖母梅摩·摩伊若在一起时，他经常有这种感觉。

但是这女孩显然把东方丝巾小心翼翼地置放在男孩的头下，来表达某种情意。克罗兹知道那条丝巾是厄文的，他曾经在几次特殊场合中看到过，时间甚至可以追溯到一八四五年五月探险队起航那天。

爱斯基摩姑娘偷了丝巾？或者，她是昨天才从他的死尸上夺走的？

沉默一个礼拜前就跟在厄文的雪橇队后面，从“恐怖”号到恐怖营来，随后就消失了，没再跟船员们在一起。除了还指望她带领去找食物

的克罗兹之外，几乎每个人都很高兴终于摆脱她了。但是在这悲哀的清晨，克罗兹还是不禁怀疑，他的军官在被风刮得光秃秃的沙砾丘脊上被谋杀，该不会是沉默女士造成的吧？

她是不是正要带她的爱斯基摩猎人朋友来突袭营地，却在半路上碰到厄文，于是先用肉招待饿得要死的人，然后才冷血地杀掉他，免得他去告诉其他人遇到了谁？有没有可能沉默就是法尔、哈吉森及其他人所瞥见、跟绑着头带的爱斯基摩男子一起逃走的“年轻女人”？如果这礼拜她曾经回到自己的村落，换一件毛皮外衣穿也不无可能，而且，谁能匆匆一瞥就分辨出年轻的爱斯基摩姑娘是谁？

克罗兹考虑了所有可能性，但是现在，在这时间仿佛静止的时刻，他和这年轻女人都讶异到好几秒钟不能动弹。他注视着她的脸，用他的心，或用梅摩·摩伊若坚持说他拥有的第二视觉感觉到，她的心里正在为约翰·厄文哭泣，而且她把曾经当礼物送给她的丝巾带来还给死去的人。

二月时，厄文曾经尽责地跟克罗兹报告……不过细节大多省略……说他曾经到爱斯基摩女人的雪屋里去过。克罗兹猜那条丝巾就是那时候厄文送给她的。现在克罗兹开始怀疑他们两个是情人关系。

不过，沉默女士接着就走了。她从帐篷的帆布门摆下方溜了出去，没发出半点声音。克罗兹后来问守卫和营地里的其他人有没有看到人影，结果大家都说没有。

之后在帐篷里，船长走到厄文的尸体前，低头看着他苍白、毫无生气的脸。在头下那条色彩鲜艳的丝巾的衬托下，厄文的脸显得格外白皙。接着他将裹尸帆布拉起来覆盖在中尉的脸与身体上，然后大声叫老莫瑞进来，将帆布缝起来。

“哦，上主，至圣的上帝，哦，全能的上主，哦，神圣而且满有怜悯的救主，”菲茨詹姆斯说，“救我们免受永死的苦楚。”

“您知道，上主，我们心中的秘密；别掩耳不听我们的祈祷；但是，至圣的上主，哦，全能的上帝，哦，神圣而且满有怜悯的救主，在您最公义的永恒审判中，请宽容我们，别让我们在人生最后的时刻忍受任何死亡的痛苦，离开您。”

菲茨詹姆斯的声音静了下来。他向后退，离开坟墓旁边。克罗兹还陷在遐思中，站在原处待了一段时间，直到脚步的滑移声让他意识到该轮到 he 主持礼拜了。

他走到坟墓旁边，正对着棺木板上尸体的头部。

“在此，我们将我们的朋友及军官约翰·厄文的身躯交给地的深处。”他也是凭记忆在朗诵，不过声音较粗哑。虽然他的心思已经被疲累笼罩，但是这段话他已经反复听过许多次了，所以印象很深刻，“任它朽坏，期待在大海及地交出其中死人的那天，这身躯能够复活。”说完尸体被放入三英尺深的坑里，克罗兹撒了一把冰冻的土到坟墓里。沙砾落在盖住厄文脸的帆布上并滚到两侧，发出奇特的锉磨声。“我们要等候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会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追思礼拜结束了。他们把绳子抽回来。

船员们踩着冰冻的脚，戴上威尔斯假发和帽子，重新缠好保暖巾，在雾中成群走回恐怖营去吃温热的晚餐。

哈吉森、利铎、托马斯、德沃斯、维思康提、布兰吉、培格勒，以及其他军士官留在坟旁，解散了正等着要埋葬尸体的劳务队。军士官们

铲了铲土，一起将第一层石头铲进坟里。他们希望厄文能得到在目前状况下最好的安葬。

他们完成埋葬工作后，克罗兹和菲茨詹姆斯没跟其他人一起回营吃晚餐，反倒离开大部队，单独往一个地方走去。他们打算走两英里路去胜利角的詹姆斯·罗斯石碑。将近一年前，格雷厄姆·格尔留下的铜罐，和铜罐里乐观的信息，就是贮放在那里。

克罗兹今天想要在那里留下新信息，述说在格尔那份信息写好后十个半月来，探险队所经历的命运，以及未来的计划。

他们拖着疲累的脚步在雾中走着，听到从身后汹涌翻搅的雾气中传来叫大家吃晚餐的钟声。在弃船时，他们已经将“恐怖”号及“幽冥”号的船钟放到捕鲸船上，穿越冰海拉到营地了。弗朗西斯·克罗兹非常希望他和菲茨詹姆斯走到石碑时，他已经做出要采取行动的决定了。如果他还是做不了决定，他想，他恐怕会开始哭泣。

42 培格勒

北纬六十九度三十七分四十二秒，西经九十八度四十一分

一八四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雪橇上的鱼和海豹肉，并不够九十五或一百个人当主食吃，而且有几个人已经病到无法吃固体食物了。即使狄葛先生和沃尔先生过去经常能利用船上的有限存粮来行使耶稣以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神迹，这次也变不出够多的食物来，而且爱斯基摩雪橇上有些食物已经严重腐烂。不过每个人还是有机会尝到一点美味的皮下脂肪或鱼肉，来搭配煮过的葛德纳汤、炖肉或蔬菜罐头。

培格勒虽然吃的时候冷得发抖，而且知道这食物只会让每天折磨他的腹泻问题变得更严重，还是吃得津津有味。

趁着用完晚餐、下一个预定任务还没开始的空当，培格勒和次阶军官助理约翰·布瑞金各自用锡杯装了一杯温茶，然后一起去散步。浓雾让他们的声音像被布蒙住，却似乎把远方声音放大了。他们听见恐怖营远端一个帐篷里有几个人正因为打牌起了点口角。两位船长在晚餐前朝西北方堆冰走去的方向，传来类似炮声的隆隆雷声。这种声音已经持续一整天了，不过暴风雪并没有来。

两个人走到一长排小船与载船雪橇旁边，停下了脚步。船与雪橇已经被拉到岸边乱冰上——那里应该就是海湾的陆岸所在——以免海冰融化时落到海里。

“你告诉我，哈利，”布瑞金说，“如果我们得再次下到冰海，我们会带走哪几艘小船？”

培格勒喝了一口茶，然后指给他看：“我不太确定，但是我认为克罗兹船长已经决定要在十八艘小船中带走十艘。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足够的人力拉动更多艘船了。”

“那么一开始为什么要把十八艘都拉到恐怖营？”

“克罗兹船长考虑到我们有可能要在恐怖营再待两到三个月，或许要等这里的冰融化再走。因此，船多一点比较保险，万一某些小船受损了，我们还会有备用的。而且十八艘小船可以让我们运送更多食物、帐篷、补给品到这里。现在每艘小船要容纳十几个人，空间势必会很拥挤，而且我们不得不把许多存货留在这里。”

“不过你认为我们只会带着十艘船往南走，哈利？而且执行迫在眉睫？”

“我非常希望如此。”培格勒说。他告诉布瑞金他当天早上看到的事，以及古德瑟说爱斯基摩人的肚子和厄文一样装满海豹肉的事。还告诉他，船长如何将在场的人——也许陆战队员不算在内——视为将来可以传唤的证人，甚至连船长威胁他们要发誓保守秘密的事也说了。

“我认为，”约翰·布瑞金轻声说，“克罗兹船长不太相信厄文中尉是被爱斯基摩人杀死的。”

“什么？还有谁会……”培格勒说到一半停下来。一直困扰他的寒冷与恶心感突然涌起，漫过全身。他必须整个人靠在捕鲸船上，才不至于让膝盖弯曲。他从来没想过，约翰·厄文的死有可能会是野蛮人以外的人干的。他再次想起丘脊上被冻成硬块的灰色内脏。

“理查·艾尔摩说，都是军官们把我们带到目前的困境。”布瑞金的声音非常轻，像是在说悄悄话，“他告诉每个不会举报他的人，说我们应该把军官们杀掉，然后把多出来的食物配额发给船员们享用。我们船上的艾尔摩和你们船上的副船缝填塞匠主张我们该马上回‘恐怖’号去。”

“回‘恐怖’号……”培格勒重复一次。他知道他的头脑已经因为疾病与疲劳而迟钝了，但是这样的想法完全说不通。船被困在遥远的冰海里，即使今年终于出现真正的夏天，船还是得先再被困上几个月。“为什么我没听说过，约翰？我从来没听过这些私下流传的煽动性言论。”培格勒说。

布瑞金露出微笑：“他们不相信你能保密，我亲爱的哈利。”

“但是，他们却相信你？”

“当然不是。但是任何事我早晚都会知道。助理不是鱼肉、鸡肉，也不是什么好牛肉，不会被人注意到。说到肉，今天的晚餐吃得蛮愉快的不是吗？也许是我们最后一次吃到还算新鲜的肉。”

培格勒没有回答，他的心里千头万绪：“我们要如何去警告菲茨詹姆斯和克罗兹？”

“哦，关于艾尔摩、希吉及其他人的事，他们早就知道了。”老助理若无其事地说，“我们两位船长在船桅前及饮水桶旁都有自己的消息管道。”

“饮水桶里的水很久以前就被冻成冰了。”培格勒说。

布瑞金咯咯地笑：“这是个很棒的隐喻，哈利，很讽刺。或者，至少是很有意思的委婉说法。”

培格勒摇头。想到他们都已经饱受疾病与恐怖的威胁了，竟然还要人制造新的麻烦，他觉得很想吐。

“告诉我，哈利。”布瑞金一面说，一面用他已经破损的连指手套，拍着第一艘捕鲸船倒转过来的船身，“这些小船中，哪些是我们要带走的，哪些会被留下？”

“四艘捕鲸船我们一定会带走。”培格勒不太专注地回答，心里还在反复思索着叛变的事和今天早上看到的景象，“快活艇和捕鲸船一样长，但是非常重。如果我是船长，可能会把它们留下而带走四艘快艇。它们只有二十五英尺长，但是比快活艇轻多了。即使我们真能将它们拉到那里，对大鱼河来说，它们的吃水可能还是太深。至于船舰上的小驳船和便艇，对海中航行而言太轻了，对于在地上拖行及在河里航行而言又太脆弱。”

“所以你认为有四艘捕鲸船、四艘快艇，以及两艘侦察船？”布瑞金问。

“是的。”培格勒勉强露出微笑。在海上航行那么多年，也阅读过好几千本书，次阶军官助理约翰·布瑞金对航海实务却还是所知不多。“我想是这十艘，是的，约翰。”

“原来是这样，”布瑞金说，“即使大多数的病人都康复了，每艘小船顶多也只有十个人拉。我们拉得动吗，哈利？”

培格勒再次摇头：“不会像我们从‘恐怖’号穿越冰海来到这里一样，约翰。”

“哎，感谢亲爱的上帝给我们小小的恩典。”

“不是的，我的意思是，这次我们会在陆地上拉雪橇，而不是在冰

海上。这会比从‘恐怖’号到这里还辛苦。先前我们一次只拉两艘小船，而且碰到难走的地方就加派人力帮忙推拉。现在这些小船上载着的是比以前更重的货物及病人，我猜每艘小船至少要有二十个人才拉得动。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得交替拉这十艘小船。”

“交替？”布瑞金说，“我的天啊，如果要不断地前进再后退，光是移动这十艘船就可以让我们永远忙不完了。而且等我们愈虚弱、病情愈重，速度就会愈来愈慢。”

“是的。”培格勒说。

“我们有可能一路把船拉到大鱼河，并且逆流而上到达大奴湖及那附近的哨站吗？”

“我怀疑不行，”培格勒说，“如果我们当中有些人能活着将一些小船拉到河口，而小船又刚好适合在河里航行，并且已被装配得适宜进行逆流之旅，也许……但是，不可能的，我还是觉得没有什么成功机会。”

“如果真的一点机会也没有，克罗兹船长和菲茨詹姆斯船长为什么要叫我们这么费力、这么痛苦地走这一趟？”布瑞金问。老人的声音中没有任何悲伤、焦虑或绝望，他只不过是好奇。培格勒曾经听约翰用这种轻柔、略带好奇的口吻，问过上千个关于天文学、自然史、地质学、植物学、哲学及一些其他学科上的问题。那些问题大多是早已知道答案的老师，刻意用礼貌性的口气来测验学生的。但是在这里，培格勒很确定约翰·布瑞金并不知道问题的答案。

“还有其他方法吗？”前桅台班长问。

“我们可以留在这里。”布瑞金说，“甚至可以考虑回‘恐怖’号去，一旦我们的人数……减少了。”

“回去做什么？”培格勒问，“只是去等死？”

“等得舒服一点，哈利。”

“等死？”培格勒问，他发现自己几乎在大叫，“谁他妈的想要舒服地等死？如果我们能把小船拉到岸边，随便是哪一种船，都有人会有活命的机会。在布西亚半岛的东侧也许会有些没冻结的水域。我们也有可能强行逆流而上，至少部分人可以。成功离开这里的人至少可以告诉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经历了什么事，被埋在哪里，以及我们在临死前还在想念他们。”

“你就是我所爱的人，哈利。”布瑞金说，“你是这世界的男人、女人与小孩儿中，唯一在乎我是死是活的人。至于我在临死之前想什么，或我的骨头在哪里，那都不重要了。”

培格勒还在气头上，感觉得到心脏在胸腔里猛烈地跳动：“你会活得比我久，约翰。”

“哦，我一把年纪了，身体孱弱又容易患病，我不觉得我……”

“你会活得比我久，约翰。”培格勒粗声说，他被自己的音量吓了一跳。布瑞金眨了眨眼，没再说话。培格勒抓住这老人的手腕：“答应我，你会为我做一件事，约翰。”

“当然。”布瑞金的声中没有平常谈笑或讽刺的味道了。

“我的日记……我没写太多，这些日子来我都没办法好好思考，更别说写日记了……我已经被可恶的坏血病整得很惨，约翰，它似乎让我的头脑变糊涂了……但是过去这三年我一直都有写日记的习惯。我的想法都记在里面，经历的事件也都记录下来。如果在我……在我离开你的时候……你可以取走它，你只需要带着它和你一起回英格兰，我会很感

激你。”

布瑞金没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

“约翰，”哈利·培格勒说，“我想克罗兹船长很快就会决定带我们出发，很快。他知道我们在这里多待一天，就变得比前一天更虚弱。很快我们就连小船都拉不动了。不久，我们就会一次好几个人死在恐怖营，根本不需要麻烦冰上那个东西来抓我们或将我们杀死。”

布瑞金再次点头，并低头看着他戴着连指手套的双手。

“我们两个人分属不同雪橇队，不会共乘一艘小船，如果船长决定尝试不同的逃脱路线，我们最后还可能不在一起。”培格勒继续说，“我想今天就跟你说再见，以后就不需要再说一次了。”

布瑞金不发一语地点了个头。现在他正注视着自己的靴子。雾气在小船及雪橇上方翻滚着，像异邦的神祇吐出的冰寒气息在他们四周绕行。

培格勒抱了他一下。布瑞金虚弱、僵直地站了几秒钟，然后才回抱他，两个人都因为穿了很多层几乎结冻的衣服而显得臃肿。

前桅台班长接着转身，慢慢走回恐怖营及他所属的小小圆形荷兰帐篷，去和那群目前没有任何任务、打着寒战、很久没洗澡、一起挤在数量不够的睡袋里的船员团聚。

当他停下脚步，回头望向那一排小船时，已经看不见布瑞金的人影了。浓雾仿佛已经将他吞食，连一丝痕迹也没留下。

43 克罗兹

北纬六十九度三十七分四十二秒，西经九十八度四十一分

一八四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他在走路时睡着了。

克罗兹原本在跟菲茨詹姆斯说明支持与反对让船员在恐怖营多待几天的理由，却突然间被菲茨詹姆斯摇醒。他们两人在雾中朝北走，要到两英里外的詹姆斯·罗斯石碑那里。

“我们到了，弗朗西斯。这就是靠近岸冰的白色巨岩。你刚才真的是边走边睡吗？”

“不是，当然不是。”克罗兹答道。

“那么‘小心那艘小船里的两具骷髅’及‘小心那两个女孩及桌子的拍打声’是什么意思？完全说不通。我们之前是在讨论，是不是要叫古德瑟医生留在恐怖营照顾病重的病患，然后叫强壮一点的人只带走四艘小船，试着往大奴湖前进。”

“我只是把想法说出来而已。”克罗兹喃喃地说。

“谁是梅摩·摩伊若？”菲茨詹姆斯问，“她为什么不该叫你去参与圣餐仪式？”

克罗兹脱掉帽子及毛质保暖巾，让雾及冷空气打在他脸上，然后爬

上缓坡。“那该死的石碑到底在哪里？”他厉声问。

“我不知道。”菲茨詹姆斯说，“应该就在这附近。在某个有阳光的晴天，我顺着海湾的沿岸走，来到冰山附近的白色巨岩，接着就看到胜利角的石碑了。”

“我们不可能走过头了。”克罗兹说，“那样的话，我们现在会是在他妈的海中堆冰上了。”

他们花了将近四十五分钟在浓雾中寻找石碑。克罗兹一度还脱口说出：“一定是冰上那个可恶的东西拿走它，把它藏起来，好让我们不知所措。”菲茨詹姆斯只是看着他的长官，没有说话。

在翻搅的雾中他们不敢冒险分头去找，因为雷声正像鼓声一样隆隆作响，他们肯定会无法听见彼此的叫喊声。最后，正当他们像两个瞎子一样摸索前进时，他们迎面撞上了那堆石头。

“它本来不在这里。”克罗兹粗哑地骂着。

“之前好像不是在这里。”另一个船长也有同感。

“装着格尔信息的罗斯纪念碑是在胜利角斜坡的顶端。而这里应该是石碑西边一百码，几乎是在山谷里了。”

“真的非常奇怪。”菲茨詹姆斯说，“弗朗西斯，你到过北极很多次了，这种雷声，也许待会儿还会有闪电，真的会这么早就如此频繁吗？”

“在夏至之前，我从来没听过雷声或看过闪电。”克罗兹焦躁地说，“而且从来不像现在这样。它听起来比打雷更糟。”

“才四月底，温度还在零度以下就已经雷声大作，还会有什么更

糟？”

“加农炮声。”克罗兹说。

“加农炮声？”

“来搜救我们的船舰，从兰开斯特海峡出发，穿过皮尔海峡，一路顺着没结冻的水道航行下来，却发现‘幽冥’号已经被挤毁，‘恐怖’号上也空无一人。他们会鸣炮二十四个小时引起我们的注意，然后才离开。”

“拜托你，弗朗西斯，别再说了。”菲茨詹姆斯说，“你再说，我可能会呕吐。而且我今天已经吐过了。”

“抱歉。”克罗兹说，他的手在口袋里摸索。

“真的有可能是为我们发射的炮声吗？”年轻的船长问，“听起来确实像炮声。”

“这种可能性比约翰·富兰克林爵士所在的地狱里的一颗小雪球还要小。”克罗兹说，“从这里一直到格陵兰，整片堆冰都厚实得跟什么一样。”

“那么，这些雾从哪里来？”菲茨詹姆斯的声音略带好奇而非悲伤，“你是在口袋找东西吗，克罗兹船长？”

“我忘了把我们用来装信的铜制信息罐带过来了。”克罗兹承认，“在进行追思礼拜时，我摸到外衣口袋里有东西，以为那是信息罐。其实只是我那把可恶的手枪。”

“你有没有带纸过来？”

“没有，乔帕森帮我准备了一些，但是我放在帐篷里没带来。”

“你有没有带笔？墨水？我发现如果不把墨水罐放在贴身的袋子里，它很快就会结冻。”

“也没有笔或墨水。”克罗兹承认。

“没关系，”菲茨詹姆斯说，“这两样东西在我背心的口袋里都有。我们可以在格雷厄姆·格尔那张短笺……上直接写字。”

“如果这堆石头真的是那该死的石碑的话。”克罗兹喃喃地说，“罗斯纪念碑有六尺高，这堆石头高度还不及我的胸部。”

两个人开始将石堆背风面下半部的石块移开。他们并不想把石堆整个拆散，然后再重新堆起来。

菲茨詹姆斯伸手到阴暗的洞里摸索了一秒，然后取出一个已经失去光泽但保存很好的铜罐。

“嗯，看来我该被咒骂一番，并且穿上便宜的小丑服装让人取笑。”克罗兹说，“那是格雷厄姆的吗？”

“能不是吗？”菲茨詹姆斯说。他用牙齿咬掉连指手套，动作笨拙地把羊皮纸展开，并且开始读。

一八四七年五月二十八日。皇家海军“幽冥”号及“恐怖”号……在北纬七十度五分、西经九十八度二十三分的冰上过冬。一八四六到一八四七年的冬天，它们先顺着惠灵顿海峡向上走到北纬七十七度，再沿康沃利斯岛的西岸回航，最后在北纬七十四度四十三分二十八秒、西经九十度三十九分十五秒的比奇岛过冬……

菲茨詹姆斯读着读着停了下来：“等等，这不对。我们是在一八四

五到一八四六年的冬天在比奇岛过冬的，不是一八四六到一八四七年的冬天。”

“约翰爵士是在格雷厄姆·格尔离船之前，口述这段文字给他的。”克罗兹急躁地说，“约翰爵士一定和我们现在一样，过于疲累而且心思混乱。”

“没人会像我们现在这么疲累及心思混乱。”菲茨詹姆斯说，“你再看，后面这里说，‘约翰·富兰克林指挥这支探险队。一切状况良好’。”

克罗兹并没有笑，也没有哭。他说：“格雷厄姆·格尔把信息放在这里一个礼拜后，约翰爵士就被冰原上那个东西杀死了。”

“而且信息放置后隔天，格雷厄姆自己就被冰上那个东西杀了。”菲茨詹姆斯说，“‘一切状况良好’听起来太遥远了，不是吗，弗朗西斯？你想得出我们能心安理得写下这句话的时机吗？在这段信息的周围还有空白，你也许可以在那里写字。”

于是两个人挤靠在石碑背风面。温度又下降了，风也愈刮愈大，但是雾还在他们周围打转，好似风与温度奈何不了它。天开始变黑了。在他们西北方依然炮声隆隆。

克罗兹对着便携式的小墨水罐呼气，让墨水变温暖，再用鹅毛笔刺破表面薄冰去蘸里面的墨水，然后将笔尖在冰冻的袖子上摩擦几下，开始写：

“（四月二十五日）皇家海军“恐怖”号与“幽冥”号于四月二十二日被弃置在西北偏北、距此五里格远的海上，自一八四六年九月十二日以来，两艘船就一直被困在该处。一百零五位尚存的军官与船员在船长克罗兹指挥下登陆此地——北纬六十九度三十七分四十二秒，西经九十八度四十一分。这张短笺是厄文中尉在被认为是詹姆斯·罗斯在一八三一

年搭建的石碑里发现的，石碑位于北边四英里处，一八四七年六月已故的格尔中校就是把这张短笺放在那里。不过，詹姆斯·罗斯爵士的石碑并不在那里，那张纸已经被移到此处，也就是约翰·罗斯爵士的石碑真正的所在。”

克罗兹停下笔来。我在写些什么呀？他心想。他眯起眼睛，将最后几句再读一次：在被认为是詹姆斯·罗斯在一八三一年搭建的石碑里发现的？不过，詹姆斯·罗斯爵士的石碑并不在那里？

克罗兹疲倦地叹了口气。去年八月约翰·厄文就负责把第一批补给品从“幽冥”号与“恐怖”号上运送到岛上某个地方贮放，那地点后来就成为恐怖营的所在地。厄文当时所接到的命令就是找到胜利角及罗斯碑，并且在它南方不远处找个隐蔽性较好的海湾作为未来恐怖营的基地。在他们最早画的草图上，厄文把罗斯碑画在位于贮货点北方四英里处，而实际上应该是二英里。不过，接下来的雪橇队很快就发现了错误。现在的克罗兹已经累过头了，所以他心中一直以为格尔的信息罐是从某个假的詹姆斯·罗斯碑被移到了这个真的詹姆斯·罗斯碑这里。

克罗兹甩甩头，然后看着菲茨詹姆斯，没想到这位船长将手臂放在屈起来的膝盖上，头枕在手臂上休息。他正轻微地打鼾。

克罗兹一只手拿着纸笔以及小墨水罐，用另一只还戴着连指手套的手挖了一些雪抹到脸上。雪的酷寒让他猛眨眼。

专心，弗朗西斯。看在耶稣的分上，专心哪。他希望他还有另一张纸可以重新写。他盯着写在纸边缘、密密麻麻几乎无法辨识的文字，字母就像蚂蚁一样爬行着。纸中央是一段已经正式打好的文字，写的是：无论何人发现此文件，皆请将它送至皇家海军总部，接着还有好几段用法文、德文、葡萄牙文及其他语言写的同一段文字，格尔潦草的字迹则写在这些文字上面。克罗兹认不出自己在写什么。他的字软弱无力、拥

挤且细小，显然是个被吓坏或冻坏，或即将死去的人写的。

或者，三者都是。

没关系。他想。有可能根本不会有人读到这段文字，即使有人读到，那时我们也已经作古很久了。不会有任何影响。或许约翰爵士早就明白这点，因此在比奇岛时没留下任何信息铜罐。他一直都明白。

他把笔伸进快要结冻的墨水里，然后又写了一些字。

约翰·富兰克林爵士于一八四七年六月十一日辞世。截至目前，探险队的死亡人数是军官九名、船员十五名。

克罗兹又停了下来。他写对了吗？他已经把约翰·厄文算进去了吗？他不会算了。昨天还有一百零五人需要他照顾……一百零五个人，当他离开“恐怖”号——他的船、他的家、他的妻子、他的一生……他会一直记住这个数字。

纸上方仅剩一些空白，他将纸上下倒转，在空白处用花体签了“克罗兹”，然后再写上“船长与资深军官”。

他用手肘碰醒菲茨詹姆斯：“詹姆斯……在这里签名。”

这位船长揉揉眼睛，瞄了一下那张纸，似乎没花时间去读，就在克罗兹所指的地方签了名。

“再写上‘皇家海军“幽冥”号船长’。”克罗兹说。

菲茨詹姆斯照做。

克罗兹把纸折起来，塞回铜罐里，将它封好后放回石碑里。他将连指手套再戴上，把石块再放回原处。

“弗朗西斯，你有没有告诉他们我们要往哪里去，以及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克罗兹意识到他没有。他开始解释为什么……为什么做出是去是留的决定，对船员来说会像是死刑判决。为什么他到现在还没决定是要拉着雪橇往遥远的布西亚行进，还是朝着乔治·贝克那条传奇但可怕的大鱼河走。他开始向菲茨詹姆斯说明，他们来到这里时就他妈的不顺，要离开这里时也他妈的不顺，根本就不会有人读到这份留言，那么为什么不干脆就……

“嘘！”菲茨詹姆斯让他不要出声。

某个东西就藏身在翻滚打转的云雾中，在他们四周绕行。他们两人可以听见踩在沙砾与冰地上的沉重脚步声。那只体形巨大的东西在呼吸。它就在离他们不到十五英尺的浓雾里，四肢并用地走路。即使远方雷声仍像重炮一样隆隆作响，它那巨大足掌的声音还是清晰可闻。

呼鸣，呼鸣，呼鸣。

克罗兹可以听到伴随每个沉重脚步的呼气声。它现在就在他们后面，绕着石碑打转，绕着他们打转。

两人都站起来。

克罗兹掏出手枪。当那个东西的脚步声及呼吸声在他们前方突然停下，身影却还隐藏在雾中时，他赶紧脱去连指手套，将击铁扳好。克罗兹很确定他闻到了它口中的鱼腥味与腐肉味。

菲茨詹姆斯手里拿着克罗兹还给他的墨水罐与笔，他身上没带手枪，用手指着浓雾，指着他认为那个东西潜伏的地方给克罗兹看。

那个东西悄悄向他们逼近，沙砾地发出嘎吱声。

慢慢地，一个三角形头部在离地五英尺高的雾里出现。又湿又白的毛皮与雾气混合在一起。一对非人类的黑眼睛从仅仅六尺远的地方打量他们。

克罗兹把手枪对准那颗头上方。他稳稳地握着枪，不需要屏息。

那颗头向他们靠得更近了，飘浮在空中，仿佛没连在身体上。接着，巨大的肩膀也出现了。

克罗兹开了一枪。他故意射高一点，以免射到那个东西的脸。

枪声震耳欲聋，对已经被坏血病破坏到随时都可能崩溃的神经系统来说更难受。

那只白熊比小熊大不了多少，它吓得发出一声“呜呼”，后退几步转身，四脚并用地逃走了，在几秒钟内消失得无影无踪。接下来一分钟里，他们很清楚地听见它朝西北方的冰海跑去时脚掌杂乱地踩在沙砾上的声音。

克罗兹和菲茨詹姆斯开始大笑。

两个人都笑个不停。每次其中一人快要停下来时，另一人就开始大笑，两个人就又开始疯狂、无意义地大笑。

他们两人的双手都环抱在身体两侧，因为狂笑让他们瘀伤的肋骨感到剧痛。

克罗兹的手枪掉到地上，两人笑得更厉害了。

他们拍着彼此的背，指着浓雾大笑，直到眼泪冻结在脸颊与胡须

上。他们紧抓着对方来撑住自己，然后笑得更大声。

两个船长都倒在沙砾地上，身体向后靠在石碑上。这动作让两人又放声大笑。

终于，狂笑变成咯咯笑，咯咯笑变成尴尬的鼻息声，鼻息声再变成最后的几声笑，最后两人的笑声变成想吸到更多空气的喘息声。

“你知道我现在愿意拿我左边的卵蛋来换什么吗？”弗朗西斯·克罗兹船长问。

“什么？”

“一杯威士忌。我的意思是，两杯。我一杯，你一杯。酒钱算我的，詹姆斯。我可以请你喝一巡。”

菲茨詹姆斯点头，把睫毛上的冰拨掉，并且把冻在红胡须上的鼻涕挑掉：“谢谢你，弗朗西斯。我会先敬你一杯。你是我遇到过的最好的指挥官，也是最棒的长官。”

“可不可以请你把墨水罐和笔再拿给我？”克罗兹说。

他又戴上连指手套，把一些石块搬开，找到铜罐打开它，把里面那张纸摊开，上下倒转过来，再把连指手套脱掉，用笔将墨水罐里的那层冰刺破，然后在他名字下方的一小片空白处写下：

明天，二十六日，朝贝克的大鱼河前进。

44 古德瑟

北纬六十九度？分？秒，西经九十八度？分？秒

安慰峡湾，一八四八年六月六日

哈利·古德瑟医生的私人日记：

六月六日 礼拜二

菲茨詹姆斯船长终于过世了。这对大家来说都是解脱。

六个礼拜前，我们开始把小船往南拉，这简直像是人间炼狱里的差事，连探险队仅剩的船医也不能幸免。根据我的判断，这位船长和在这段时间里过世的其他人不一样，他不是死于坏血病。

他有坏血病，这点毋庸置疑。我刚刚才完成这位好人的验尸工作，他身上的瘀青、流血的牙龈、发黑的嘴唇都说明这点。但是我认为坏血病不是他的死因。

菲茨詹姆斯一生的最后三天是在恐怖营南方约八十英里处某个多风的海湾里，一个冰冻的峡角上度过的。威廉王陆块在此处急转向西延伸。六个礼拜以来，我们头一次把所有帐篷都打开，包括那些大型帐篷，并且拿出我们带到这里的几袋煤，将一些煤炭放进铁制捕鲸船的火炉里燃烧。过去六个礼拜，我们几乎都是吃冰冷的食物，或者只用小酒精炉略微加热一下。不过最后这两天晚上，我们有热食可吃，虽然分量还是不够，只有从事消耗体力工作的人所需食物量的三分之一，但至少

食物是热的。我们已经在这里过了两夜。船员称这里为安慰峡湾。

我们停下来的主要原因是：让菲茨詹姆斯船长可以平静离世。但这位船长最后几天一点也不平静。

可怜的维思康提中尉也出现了菲茨詹姆斯船长最后几天的某些症状。我们艰苦地向南走了第十三天后，维思康提中尉突然过世。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时离恐怖营才不过十八英里，同一天海军二兵皮金登也死了。不过中尉与二兵的坏血病症状都比较严重，他们最终的那段痛苦并没拖太长。

老实说，我已经忘记维思康提中尉的名字叫哈利。我与他的交谈向来都很友善，但也很正式，而且我记得在船员名册上他的姓名被记为H.T.D.维思康提。我现在觉得有点自责，我一定偶尔会听到其他军官称呼他哈利，也许听过一百次，却一直因为太忙或在想其他事而没注意到。我是在维思康提中尉死后，才去注意其他军官怎么用他的教名称呼他。

二兵皮金登的教名是威廉。

我还记得五月初某一天，就在我们为维思康提与二兵皮金登办了一个简短的联合葬礼后，有人建议将他们埋葬的那小块隆起陆地命名为“维思康提峡角”，但是克罗兹船长否决了，他说如果每个人的埋葬处都用那人的名字来命名，那么我们很快就会没有足够的地点来埋葬人，而不是没有足够多的人名来为地点命名。

这说法让船员脑筋一时转不过来，我承认我也是。他显然是想要表现幽默感，但是这样的说法让我吓了一跳。船员们也都震惊到说不出话来。

或许这就是克罗兹船长的目的。从此船员们不再建议用过世军官的

名字来为自然景观命名。

菲茨詹姆斯几个礼拜前就开始出现虚弱的症状，甚至早在我们离开恐怖营之前。但是四天前他被某个更突然、带给他更多痛苦的病给击倒了。

这位船长的肠胃出现问题已经好几个礼拜了，但是在六月二日那天，菲茨詹姆斯突然倒了下去。我们的行军协议是不要为病重的人停下来，反倒是要将病人放在较大的小船里，将他们和补给品及重物一起拖行。克罗兹船长尽他所能地确保菲茨詹姆斯船长在他那艘捕鲸船上舒服地躺着。

在往南走的长途行军中，我们将雪橇分成两批，把一批拉到目的地后再回头拉另一批。连续几个小时在沙砾地及雪地上拉着十艘小船中的五艘，前进的距离却可能只有几百码。而且我们尽量一直在陆地上走，避免去面对堆冰与冰脊。碰上难走的沙砾地及冰地时，甚至可能一天走不到一英里。当雪橇队员走回去拉另外五艘小船时，我会留下来陪病得最重的几个人。在那几个小时里，和我在一起的通常只有狄葛先生与沃尔先生——他们还是不死心地想用小型酒精炉煮热食来供应将近一百名的饥饿船员，以及几个带着毛瑟枪、准备抵御冰原上那个东西或爱斯基摩人的守卫——此外还有病人和将死的人。

菲茨詹姆斯船长恶心、呕吐与腹泻的情况都很严重，没有一点缓解的迹象。强烈的痉挛使他蜷曲成胎儿的姿势，并且让这个强壮勇敢的男人大声哭号。

倒下去的第二天，他重返队伍，和他捕鲸船的队员一起拉船——军官们也需要偶尔帮忙拉船——但是没多久他又倒下去了。这一次，呕吐与痉挛就停不下来。当天下午，船员们先把捕鲸船留在冰上，回头去拉五艘还没运送过来的小船时，菲茨詹姆斯船长跟我承认，他眼前一片模

糊，看东西时不时会看到重影。

我问他平常有没有戴可以遮挡阳光的网格护目镜。船员们很讨厌这种东西，因为会严重遮挡视线，而且护目镜会让人头痛。菲茨詹姆斯船长承认他没戴，不过他说反正天空中有不少云。其他船员也都没戴护目镜。这时我们的谈话被迫中断，因为他又开始腹泻与呕吐了。

昨天深夜，我在荷兰帐篷里照料他时，菲茨詹姆斯喘着气跟我说，他很难吞咽，而且一直感到口干舌燥。很快地，他连呼吸都觉得困难，也没办法说话。到了天快亮时，瘫痪已经顺着他的手臂往下蔓延，让他举不起手来，也没办法提笔写字来与我沟通。

克罗兹船长下令当天暂停行军。自从大约六个礼拜前我们离开恐怖营以来，这是我们第一次停驻一整天。所有帐篷都搭了起来。大型的病房帐篷终于从克罗兹的捕鲸船上卸了下来，船员们花了三个小时才在强风及寒冷中把帐篷搭好。这些日子以来，船员们做起事的动作比以前慢了许多。这是将近一个半月来，所有病人第一次可以比较舒服地在地方休息。

菲茨詹姆斯船长那位病了很久的侍从侯尔先生，在我们行军后的第二天就死了。第一天我们艰苦地靠人力拉小船，却只走了不到一英里路。当天晚上，我们还能看到恐怖营成堆的煤炭、火炉及货物，仿佛我们死命拖拉了十二个小时却一事无成。我们花了七天才跨越恐怖营南方结冰的狭窄海湾，总共只走了六英里，这几乎摧毁了士气，让我们不想继续走下去。

陆战队二兵海勒在几个月前脑部受到重创。我们出发后的第四天，他终于放手让身体也死去。那天晚上，在一个仓促挖成的浅坟墓旁边，几个陆战队的同伴为他吹奏风笛。

没多久，几个病重的人也相继过世。但是，维思康提中尉与二兵皮金登在第二周的最后一天先后过世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再有人死亡。船员们告诉自己，那些生病的人都死了，剩下的全都是身强体壮的人。

菲茨詹姆斯船长的突然倒下提醒我们，其实我们也都愈来愈虚弱。现在我们当中已经没有真正强壮的人了。或许只有巨人马格纳·门森例外，他还是能沉稳地一步一步向前走，而且体重似乎没有减轻，精力也还很旺盛。

为了治疗菲茨詹姆斯船长的持续呕吐，我开了“阿魏”，那是可以抑制痉挛的胶树脂。但是没有效。他还是不断将肚里的固态食物或液体吐出来。我给他石灰水来安定他的胃，但是也没用。

至于吞咽困难的问题，我开给他海葱糖浆，那是将药草切片浸泡在丹宁酸溶液里制成的药，是一种很好的祛痰剂。这种药通常很有效，但是对垂死者的喉咙来说，似乎起不了滋润作用。

菲茨詹姆斯船长先是无法活动及控制他的手臂，接着连脚也是，我试着使用秘鲁的古柯碱酒（由酒与古柯碱混合成的烈药），还有鹿角精溶液（将红鹿角磨成粉末制成的药，有很强的氨臭味），以及樟脑丸溶液。这些溶液只要有我开给菲茨詹姆斯船长剂量的一半，通常就足以抑制，甚至治好麻痹了。

但是，同样没有任何效果。麻痹扩散到他四肢末端。在他早已无法说话或做手势后，他还是持续呕吐，并且因痉挛而蜷曲着身体。

不过他的发声器官失去功用，至少让船员们不需要再听“幽冥”号船长大声哀号。只是在他生命最后那漫长的一天里，我看见他持续痉挛，并且张嘴做无声呻吟。

今天早上，在菲茨詹姆斯船长受苦的第四天，也是最后一天，由于

呼吸系统的肌肉已经瘫痪，他的肺开始停止工作。他一整天都得费力地呼吸。罗伊德和我——有时候是听从克罗兹船长（他最后花了很多时间与这位朋友在一起）的建议——会扶他坐起来，或者将他扶正，让这瘫痪的人在帐篷里走动。他只穿着毛袜的虚弱双脚就在冰与沙砾的地上拖行，无谓地希望借此让他衰败的肺再次运作起来。

情况危急时，我将山梗菜酞剂（由几乎是纯尼古丁的印度烟草浸泡成的威士忌色的溶液）硬灌进菲茨詹姆斯船长的喉咙里，用没戴手套的手指按摩他瘫痪的食道。感觉就像在喂一只将死的小鸟。山梗菜酞剂是我那几乎快空的船医药库里所剩下的最好的呼吸道兴奋剂。培第医生还曾经指着它发誓：“它可以让耶稣提早一天从死里复活。”培第喝了几杯酒后会说出亵渎的话。

也是一点用处都没有。

大家要记得，我只是外科医生，不是内科医生。

我受过解剖学的训练，专长是外科。内科医生开药，外科医生动锯子。我已经尽我所能运用几位已故同事留下来的药物了。

詹姆斯·菲茨詹姆斯船长一生中最后几小时里最糟糕的是，在他呕吐、痉挛、失去声音、无法吞咽、逐步瘫痪，以及经历最后几小时可怕的肺功能衰竭时，他一直都是清醒着的。我看见他眼神中的紧张与恐怖。他的思绪都还正常，身体却在渐渐死去。对于活着忍受折磨，他完全无能为力，只能用眼神向我恳求。而我也没办法帮他。

我一直想要开一剂致命的纯古柯碱给他，让他的痛苦可以止息，但是我的医生誓言及基督教信仰不容许我这么做。

我只能到外面去哭，而且要很小心，不能被军官或船员看见。

菲茨詹姆斯船长在今天，主后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六月六日下午三点零八分过世。

他低浅的坟墓已经挖好，用来覆盖尸体的石块也已经捡好并且堆放在一旁。所有还能站立及穿衣服的人都来参加葬礼。虽然今天还算温暖，高于冰点五至十华氏度，但从冷酷无情的北方吹来一阵冷风，还是将许多人的眼泪冻结在胡子、脸颊或保暖巾上。

我们探险队里仅剩的几名陆战队员，朝天空发射一排子弹。

在离坟墓不远的山丘上，一只松鸡飞上天空，朝海中的堆冰飞去。船员中发出一阵哀叹声。不是因为失去菲茨詹姆斯船长，而是因为失去晚餐吃炖松鸡进补的机会。等到几个陆战队士兵重新为毛瑟枪装上子弹，那只鸟早就离他们超过一百码，在毛瑟枪的射程外了。就算现在陆战队员身体健康，天气也很温和，他们当中还是没有人能在一百码外射中鸟，他们连它翅膀上的一根羽毛也射不到。

随后，就在半小时以前，克罗兹船长到病房帐篷探视，招手要我跟他到帐篷外面寒冷的空地上。

“菲茨詹姆斯船长是死于坏血病吗？”他只问了我这一句话。

我承认我并不这么认为。是某种更致命的原因。

“菲茨詹姆斯船长认为，是侯尔死后代替侯尔来服侍他与其他军官的助理刻意下毒害死他的。”船长轻声说，“有这种可能吗？”

“布瑞金？”我说得太大声了。我实在太吃惊了，我一直很喜欢这位带着书卷气的老助理。

克罗兹摇了摇头：“过去这两个礼拜，负责服侍‘幽冥’号军官的是理

查·艾尔摩。”他说，“有可能是毒药吗，古德瑟医生？”

我迟疑了一下。回答“是”的话，就表示艾尔摩在天亮时会被开枪射死。在一月时，这位弹药士就因为在大威尼斯嘉年华中没有顾及后果地胡搞一通而被打了五十鞭。他同时也是“恐怖”号那矮小、诡计多端的副船缝填塞匠的朋友，甚至是密友。我们都知道，艾尔摩身体里潜藏着一个充满怨恨的狭小灵魂。

“当然有可能是毒物作祟。”不到半小时前，我告诉克罗兹船长，“不过，那并不一定是有人故意下毒。”

“你的意思是？”克罗兹追问。这位仅剩的船长今天晚上看起来相当疲累，皮肤苍白到在星光下闪闪发亮。

“我的意思是，我们带来的最后这批葛德纳食物罐头大多是军官们吃的。那些已经坏掉的食物，有时会原因不明地出现令人瘫痪的致命毒物，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也许是有一些连我们的显微镜也看不到的微生物在搞鬼。”

克罗兹很小声地问：“罐头食物腐败了，我们的鼻子难道闻不出来吗？”

我摇头并且抓住船长厚外套的袖子，把重点说出来：“闻不出来。先将声带麻痹、最后让整个身体瘫痪的毒物的可怕之处就在这里。它看不见，或许也无法检验出来，和死亡一样是隐形的。”

克罗兹想了好一会儿。“我会命令大家三个礼拜内不要吃罐头食物。”他终于说，“最后那些腐败的腌猪肉以及放了很久的饼干，可以让我们撑上一阵子。我们可以直接吃冷的。”

“船员们和军官会很不高兴。”我低声说，“汤罐头及蔬菜罐头是行

军途中最接近热食的东西。在严苛的路况下，再剥夺吃热食的机会，他们很可能会有叛变的念头。”

克罗兹露出微笑。他的微笑让我看得打寒战。“那么我就不规定所有人都不许吃罐头食物。”他轻声说，“弹药士艾尔摩会继续吃罐头食物，就是他拿给詹姆斯·菲茨詹姆斯吃的同样一批罐头。晚安，古德瑟医生。”

接着我回到病房帐篷，看了一下正在睡觉的病人，然后钻进我的睡袋，把我那张便携式的桃花心木写字台放在膝盖上。

我写在纸上的字迹很难辨识，因为我一直在发抖。不尽然是因为寒冷。

每当我相信我已经认识某个船员或军官时，我就发现自己错了。人类医学再发展一百万年，也无法解开人类灵魂的秘密及其每个被封锁的地方。

我们明天黎明前就会出发。我怀疑，今后不会再像过去这两天在安慰海湾这样休息这么久了。

45 布兰吉

纬度不详，经度不详

一八四八年六月十八日

当托马斯·布兰吉的第三只，也是最后一只义肢折断时，他知道他的人生已到达终点。

他的第一只义肢看起来非常完美，那是“恐怖”号的木匠高手哈尼先生用一整块结实的英格兰橡木制成的，他还亲自一刀一刀削出优美的弧线。那是件艺术品，布兰吉喜欢到处展示给别人看。这位冰雪专家像个幽默的海盗，靠着义肢在船上走来走去。必须下船到海冰上走时，他会在义肢底部装上一只形状设计得很理想、刚好可以插进义肢凹槽的木脚。木脚底部有许多根钉子与螺丝，在海冰上的抓地性甚至比船员冬季皮靴上的平头鞋钉还好。这个独脚人虽然没办法和大家一起拉小船，但是在弃船走向恐怖营的路上、在随后向南长途跋涉的途中，甚至目前向东行进的路上，他都能轻松地跟上大家的脚步。

但是，现在不行了。

他们离开恐怖营后的第十九天，就在埋葬了可怜的皮金登与哈利·维思康提后不久，他的第一只义肢的膝盖下缘折断了。

那一天，托马斯·布兰吉和哈尼先生（当天他获特准不用拉雪橇）两人一起坐在一艘绑在雪橇上、由二十个人辛苦拖拉的侦察船上。木匠哈尼利用一截多出来的帆桁，为冰雪专家做了一副新的腿与脚。

布兰吉跟在几艘小船及流着汗、骂着脏话的船员旁边，一跛一跛地走着，他一直在犹豫该不该把木脚装上去。刚开始在海冰上行走的几天，他们就跨越了恐怖营南方的冰冻海湾，后来又越过海豹湾，在埋葬维思康提的峡角北方，穿越一个宽阔的海湾。他那只装有螺丝钉及防滑钉的木脚在冰上走得不错。后来他们往南行进，接着往西沿着一个大峡角走，绕过它又回头往东走，这一路上，大多是走陆地。

因为岩石地上的冰雪已经开始融化，而且今年夏天比一八四七年消失的夏天要温暖许多，冰雪融化得特别快，托马斯·布兰吉略呈卵形的木脚常会在光滑的岩石上踩滑，或是卡在冰缝里而脱落，只要扭转不当，木脚就会在插槽中噼啪作响。

在海冰上的时候，布兰吉会和拉雪橇的船员们一起来回走，以表现他和同伴们团结一致。当船员们使尽力气、汗流浹背地分两次拉雪橇前进时，他都跟在旁边，尽可能帮忙拿一些小东西，偶尔还自愿帮快累倒的人拉一下雪橇。但是每个人都知道，他连和自己一样重的东西都拉不动。

到第六个礼拜，大伙儿已经走了四十七英里，到达可怜的菲茨詹姆斯船长死得相当辛苦的安慰海湾。那时布兰吉已经换上了第三只义肢，比第二只更简陋、更脆弱。但他还是很有男子气概地用他的义肢一跛一跛地走过岩石、水流及水洼。不过，他已经不再跟大家回头去拉下午第二批讨人厌的小船了。

托马斯·布兰吉知道，对累得要命、病痛缠身的存活者来说——不包括布兰吉在内，现在只剩九十五人——如果他们得用雪橇拉着他向南走的话，他会成为沉重的负担。

当他的第三只义肢也开始裂开时，已经没有多余的帆桁可以用来再做第四只了，让布兰吉继续前进的动力是，他愈来愈觉得等他们登上小

船，冰雪专家的专业技能就可以派上用场。

不过，虽然岩石及光秃的海岸线上的冰在白天时已经开始融化——根据利铎中尉的测量，温度有时可以上升到四十华氏度，沿岸冰山却没有一点崩裂的迹象。布兰吉试着保持耐性。他比探险队中的任何人都清楚，在这个纬度，即使今年的夏天“比较正常”，很可能到七月中甚至更晚的时候，都还不会出现未结冻水道。

不仅他个人的价值，他存活希望也由冰况决定。如果他们很快能坐进小船中，他可能可以活下来。靠船航行时，他不需要用到脚。克罗兹很早以前就指派托马斯·布兰吉担任他自己那艘侦察船的船长，带领八个人。只要冰雪专家再次进到海里，他就能活下来。运气好的话，还可以驾着由十艘船身略有裂缝、中间挖出凹槽的小船构成的船队，直接航行到贝克河的大鱼河河口，在河口处重新整修船只，为进入河中航行做准备。船员们摇着桨，得助一点点西北风，就可以快速地往上游航行。布兰吉知道，在水道之间搬运船只与货物会非常辛苦，对他而言尤其辛苦，因为他只能靠着脆弱的第三只义肢搬运很轻的东西，不过跟过去八个礼拜靠人力来拉雪橇的梦魇相比，算是轻松的。

如果能撑到坐船，托马斯·布兰吉就能活下去。

但是布兰吉知道某个秘密，让向来个性乐观的他也不免意志消沉：冰原上的那个东西，也就是“恐怖”，不愿意放过他。

队伍使尽力气拖着小船绕过巨大的峡角，转头沿着海岸线往东走，沿途每隔一两天就会有人看见它。每天午后他们回头去拉被留在后面的五部小船时，以及每天晚上十一点左右天色昏黄，他们倒在湿冷的荷兰帐篷准备睡几个钟头时，都能看到它。

那东西还潜伏在附近。军官们用望远镜看海时，有时候会看见它的

身影。克罗兹、利铎、哈吉森或任何一个还活着的军官，都没告诉拉小船的船员他们已经看到那只野兽了。布兰吉比其他人有更多时间可以观察与思考，他看到他们在交换意见，就知道状况了。

另外还有几次，拉最后几艘小船的人可以用肉眼清楚地看见野兽。有时它就在后面一英里或不到一英里的地方跟踪他们，像白色冰中的一块黑斑，或是黑色岩石中的一块白斑。

那只是一只北极熊。“幽冥”号那位红胡子的冰雪专家，也是布兰吉现在最要好的朋友詹姆斯·瑞德这么说过。有机会的话它们可能会把你吃掉，不过大致上它们没什么威胁，用子弹就可以杀死。但愿它再靠近一点，我们很需要新鲜的肉。

但是布兰吉当时就知道，那并不是偶尔射杀来当食物的白熊。这只动物就是它。虽然长途行军的人都很怕它，尤其在夜里，或者说是勉强算“夜”的两小时的昏暗时段。但是只有托马斯·布兰吉知道，它第一个要来找的人就是他。

这趟行军让每个人都累坏或病倒了，布兰吉持续感到极度疼痛：不是坏血病在作祟，他的坏血病症状比大多数人轻，而是小腿被冰上那个东西弄断后，剩下那截腿让他疼痛。

对他来说，不管是在冰上还是在沿岸岩石地上走路都相当困难。在每天十六到十八小时的行军中，上午才过一半，那截断腿就会开始流血，血会流到罩住断腿的木杯以及将木杯固定的皮带上。血也会浸湿他的厚帆布裤，然后流到木制小腿上，在他走过的路上留下血迹。血甚至会往上沾湿他的长内衣、外裤以及衬衫。

在行军的前几个礼拜，天气还很冷，血会冻住，所以情况还可以。但是现在，白天已经热到超过零华氏度，有时还高过冰点，所以布兰吉

就像头被杀的猪一样鲜血直流。

他的防水长外套与毛质大衣原本有些帮助，可以遮掩他严重的出血状况，不让船长与其他人看到。但是到了六月中，天气温暖，拉雪橇时不需要穿大衣，好几吨被汗水浸湿的外衣与羊毛衣就堆栈在小船上。白天最热的时候，船员们都只穿着长袖衬衫拉雪橇，等到下午天气转凉到将近零华氏度时，才再多穿上几层衣服。船员们问布兰吉为什么老是穿着长外套，他开玩笑地说：“我可是个冷血的人哪，小伙子，”他边说边笑，“我的木腿把地上的寒冷传到我的身体。我可不希望被你们看见我在发抖。”

他终究得脱掉大外套。因为布兰吉必须一跛一跛、非常辛苦地走着才能跟上大家，而且疼痛难堪的断腿让他光是站着不动也会流汗，好几层衣服不断结冻、融化，结冻、融化，让他无法再忍受。

看到他流了那么多血，船员们却没说半句话。大家都有各自的问题，大多数都是因为坏血病而出血。

克罗兹和利铎经常把布兰吉和詹姆斯·瑞德拉到一旁，询问两位冰雪专家目前冰海的状况。当他们绕过从安慰峡湾朝西南方突出的巨大峡角——或许害他们多走了二十英里路——再次沿着峡角南岸往东走的时候，瑞德提出威廉王陆块与北美大陆之间的冰（不论威廉王陆块到底有没有和大陆连在一起）会比西北方的堆冰融化得更慢，因为在夏季雪融时，那里的冰况变化较大。

布兰吉比较乐观。他认为，堆积在峡角南岸的冰山已经愈来愈小了。这些冰山过去像墙一样把陆地和海上堆冰分隔开来，现在却已经算不上阻碍，只不过是一些低矮的冰塔。原因在于：威廉王陆块的峡角遮住了这片海域（也可能是海湾）及海岸，所以当冰河般的冰从西北方无情地挤向“幽冥”号与“恐怖”号，甚至挤到恐怖营附近的海岸时，这里却

不会受到影响。布兰吉这么告诉克罗兹，而瑞德也同意。布兰吉还指出，不断挤压下来的冰的源头正是北极点。威廉王陆块西南方的峡角南边受到较多遮蔽，也许这里的冰会融化得比较快。

布兰吉发表看法时，瑞德用怪异的眼光看着他。布兰吉知道这位冰雪专家在想什么。不管这里是海湾，还是通往钱特尼峡湾与贝克河河口的海峡，在较为封闭的空间中，冰总是融化得很慢。

瑞德其实是对的，就看他要不要将他的想法告诉克罗兹船长。不过他没有，很显然他并不想与朋友、也是冰雪专家的布兰吉意见相左。不过，布兰吉还是相当乐观。事实上，自前一年冬天十二月五日的黑暗夜里，冰原上那个东西从“恐怖”号一路追着他进入冰塔林，他就觉得自己已经死过一次了。从那天起，托马斯·布兰吉的心思与灵魂每天就非常乐观。

那只动物两度想要杀死他。而那两次，布兰吉都只失去腿的某部分。

他一跛一跛地走，把鼓励与欢笑带给筋疲力尽的船员，偶尔也拿一些烟草碎片或冻成硬块的牛肉条给他们吃。他知道跟他同帐篷的人都很珍惜在一起的时光。在愈来愈短的夜里，他轮值担任守卫；早晨他则是痛苦地、步履蹒跚地跟在运小船的雪橇队旁边走，拿着霰弹枪担任守卫。但是他比任何一个还活着的人更清楚，当“恐怖”终于靠近他们、要攫取下一个受害者时，光靠霰弹枪是阻止不了的。

长途行军的折磨一日更甚一日。不仅船员慢慢死于饥饿、坏血病与日晒，还多了两起夺走菲茨詹姆斯船长性命的可怕毒物致死案例。约翰·考威——三月九日那东西侵入“幽冥”号时幸存的炉工——在六月十日当天先是痉挛、痛苦地大叫，接着全身瘫痪，然后沉默地死去。六月十二日，“幽冥”号三十八岁的补给士丹尼尔·亚瑟因为腹部疼痛而倒下，

仅仅八个小时之后因肺部麻痹而死。他们的尸体并没有真的被埋葬，行军队伍只是停下一段时间，用剩下的一点帆布将尸体包裹并缝起来，然后再把石块堆盖在尸体上面。

在菲茨詹姆斯船长死后，受到不少质疑的理查·艾尔摩几乎没有任何生病的迹象。传言说，在其他人被禁吃加热罐头食物结果坏血病恶化时，艾尔摩却被克罗兹船长命令要将他的罐头食物与考威及亚瑟分享。除了“主动且刻意下毒”这个最明显的答案外，没有人想得通为什么葛德纳的罐头会恐怖地毒死三个人，却让艾尔摩毫发无伤。不过，虽然每个人都知道艾尔摩讨厌菲茨詹姆斯船长与克罗兹船长，却没有人想得出这位弹药士有什么道理要毒死他另外两位同伴。

除非他希望在他们死后，自己可以吃多出来的两份食物。

古德瑟医生的助手亨利·罗伊德，这几天也被放在小船上拖着走，他因为坏血病而吐出血和松掉的牙齿，所以布兰吉就开始帮这位好医生做些差事，因为布兰吉是狄葛及沃尔以外，少数几个可以在早上那批小船到达后就随船留下的人。

奇怪的是，天气已经相当温暖，却有多人被冻伤。汗流浹背的船员们把外套与手套脱掉后，还要在漫长的傍晚继续拉小船——太阳到午夜还挂在南方的天空，但是天气会变凉——他们会惊讶地发现，在他们使劲拉雪橇时，温度已经降到零下十五华氏度了。古德瑟必须不断治疗因冻伤而变白，或因组织坏死而变黑的手指和皮肤。

长时间曝晒在阳光下引起的暂时性失明，或是让人叫苦连天的头痛，正困扰着一半的人。每天早上，克罗兹船长和古德瑟医生都会在队伍中前后视察，劝告大家戴上护目镜，但是船员们讨厌戴怪模怪样的网格护目镜。“幽冥”号的底舱班长约瑟·安德鲁斯，也是托马斯·布兰吉的老友，就曾经说过，戴上可恶的网格护目镜看东西，难度和透过女人的

黑丝衬裤看她的躯体有得比，趣味性却少很多。

雪盲与头痛已经成为行军的严重问题。有些船员在头痛发作时，请求古德瑟给他们鸦片酊剂，但是船医告诉他们已经没有鸦片了。经常帮忙从上锁的医药箱拿药的布兰吉，知道古德瑟在说谎。箱子里还有一小瓶鸦片酊剂，上面没有任何标示。冰雪专家知道船医要把它留给更可怕的时机——减轻克罗兹船长临终前的苦楚，或是船医自己的？

还有一些人因为晒伤而忍受地狱般的折磨。他们的手、脸、脖子都起了红色水泡，但是有些人在白天温度高过冰点，热到难以忍受的时候，还是会把衬衫脱掉，哪怕只是脱掉很短的时间，当天晚上他们就会发现，经过三年的黑暗与密闭而变白的肌肤已被晒红，而且很快就长出化脓的水泡。

古德瑟医生用柳叶刀刺破水泡，然后再用某种布兰吉闻起来像是轮轴润滑油的药膏来治疗伤口。

六月中旬，九十五个存活者沿着峡角南岸辛苦地向东跋涉，每个人几乎都要崩溃了。只要还有足够人力拉动载着小船的沉重雪橇，以及几艘满载的捕鲸船，那么伤员和病员就可以短暂搭一下便车，略微恢复精力，然后在几小时或几天后再次加入拉雪橇的行列。但是布兰吉知道，一旦生病或受伤的人过多，他们的脱困之旅就会结束。

就目前来说，船员们一直很口渴，每碰到一条小溪或小水流，他们都会停下来，四脚着地、像狗一样舔水。布兰吉知道，要不是三个礼拜前突然冰融，他们早就都渴死了。酒精炉也几乎没有燃料。刚开始，把雪放在口中让它融化似乎能缓解口渴，事实上只会消耗更多热量，让人更渴。每次他们拖着小船及脚步越过小溪时——现在比较常碰到流动的小溪与小河——每个人都会停下来将水罐装满水。水罐现在已经不需要贴身携带防结冰了。

虽然口渴在短期内不至于威胁性命，布兰吉还是看到船员们因为上百种其他原因出状况。饥饿让累坏的船员们在不用值班守卫的时间里也无法入睡。

两个月前在恐怖营时，搭、拆荷兰帐篷的简单动作只要二十分钟就可以完成，现在每天早晚都各要花上两小时才行。而且每天花的时间都比前一天更长，因为他们手指肿胀、冻伤、不听使唤的程度一天比一天严重。

很少有船员的头脑真正清楚，布兰吉也一样。通常克罗兹看起来是所有人当中警觉性最高的，但是有时候，当他以为没人在看他，船长的脸就会变成尽是疲态与恍惚的死人面具。

曾经在暴风雨夜里，在麦哲伦海峡外面临飓风侵袭时，沿着甲板上方两百英尺高的帆桁往外爬五十英尺，在啸声四起的黑暗中熟练解开繁复的索具与支桅索结的船员，现在却连在大白天里绑好自己的鞋带都有困难。由于除了布兰吉的义肢、一路拉来的小船、船桅与雪橇，以及北方一百英里远处的“幽冥”号与“恐怖”号的遗骸外，三百英里内没有任何木头，地表一英寸以下的陆地也都还冻得硬邦邦，所以在每个停驻点，船员们都得去找一大堆石头来压住帐篷边缘，并且把帐篷的绳子绑在石头上，以免被夜里常刮的强风吹走。

这种简单小事往往也要花他们许多时间。船员们常常在午夜昏暗的日光下，两手还各拿着一个石头就站着睡着了。他们的同伴有时候也没叫醒他们，让他们继续睡下去。

然后，在一八四八年六月十八日傍晚，船员们正在拉第二批小船时，布兰吉的第三只义肢折断了，断在他还流血的膝盖残肢下方。他认为这是个预兆。

那天下午古德瑟医生没有太多事需要布兰吉帮忙，所以布兰吉就和船员一起掉头回去。在他们漫长的一天里把第二批小船拉过来时，他就一跛一跛跟在最后几艘船旁边。结果他的木脚与木腿卡在两块移动不了的岩石中间折断了，而且折了大半截。他把“义肢折了大半截”以及“他异于寻常地走在行军队伍尾巴”这两件事，也看成是从诸神来的预兆。

他在旁边找到一块大石头，以最舒服的姿势坐着，拿出烟斗，把存了好几个礼拜的最后一些烟草放进去。

一些船员停下拉雪橇，问布兰吉在干什么，布兰吉回答：“只是想在这里坐一会儿，让我的断腿休息一下。”

在这晴朗的日子里，负责指挥陆战队后段守卫队的是中士妥兹。他停下脚步，让行军队伍从他身旁走过，然后疲倦地问布兰吉在做什么。布兰吉回答：“不需要你操心，所罗门。”他向来很喜欢直呼这个笨中士的教名来激怒他，“你现在可以跟剩下几只‘红龙虾’继续往前散步，让我自己留在这里。”

一个半小时后，最后几艘小船已经走到布兰吉南方几百码处，克罗兹船长和木匠哈尼先生一起回来找他。

“你这该死的家伙，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布兰吉先生？”克罗兹斥责他。

“只是休息一下，船长。我想今天我可能得在这里过夜了。”

“别傻了。”克罗兹说。他看着那根断裂的义肢，然后转向木匠问道：“你可以修好吗，哈尼先生？在明天下午以前帮他做好新的义肢，在那之前我们可以先将布兰吉先生放到一艘小船上。”

“哦，可以的，长官。”哈尼说。他斜眼盯着那根破裂的义肢。看到

他亲手做的工艺品报销了，或者被误用了，他露出工匠特有的不悦眼神。“我们已经没有多余的木材了，不过我们多带了一根快活艇的桨，准备用来当侦察船的备用桨，我可以用它制作新的义肢。”

“你听到没有，布兰吉？”克罗兹问，“现在就起来，哈尼先生会扶你向前走，去赶上走在最后面那艘哈吉森先生的小船。动作快一点，我们明天中午前就会帮你搞定。”

布兰吉露出微笑：“哈尼先生能修好这个吗，船长？”他把罩在断腿上的木杯拿掉，将那团用皮革与铜制成的皮带拆掉。

“哦，该死。”克罗兹说。他凑近了一点，仔细观察还在流血的残肢，白骨周围有许多黑色的肉。不过他很快就因为闻到伤口的恶臭而把脸抽了回来。

“是的，长官。”布兰吉说，“我很讶异古德瑟医生到现在都还没闻到这味道。我在病床区给他帮忙的时候，都刻意站在他的下风处。我帐篷里的那些男孩都知道，长官。这是没有救的。”

“胡说。”克罗兹说，“古德瑟会……”他停了下来。

布兰吉面露微笑。不是嘲讽的笑或悲伤的笑，而是轻松的笑，充满了真正的幽默的笑：“会怎么样，长官？从我的屁股将整只腿截肢？那些黑色斑块与红色血丝已经长到我的屁股及生殖器上了。长官，抱歉我描述得太具体了。如果他真的为我动截肢手术，我要在小船里躺多少天？要像老二兵海勒一样——愿这可怜的家伙安息——让跟我一样累的船员拖着走？”

克罗兹没有说话。

“不要这样。”布兰吉继续说，悠然地抽着烟斗，“我认为最好的办

法是让我在这里休息一下，纯粹放松一下，想一些事情。我有很美好的一生，我希望在痛苦及恶臭让我分心之前好好再回忆一遍。”

克罗兹看看他的木匠，再看看他的冰雪专家，然后叹了口气。他从小外套的口袋里拿出一瓶水来：“拿着吧！”

“谢谢您，长官。我会喝的。多谢了。”布兰吉说。

克罗兹摸了摸另一个口袋：“我身上没带食物，哈尼先生，你呢？”

木匠拿出一块发霉的饼干及一条比鞣皮革还绿、可能是牛肉的东西。

“不，谢谢你，约翰。”布兰吉说，“我真的一点都不饿。不过船长，可不可以请您帮我一个大忙？”

“什么事，布兰吉先生？”

“我的家人住在肯特郡，长官，就在坦布里奇威尔斯北边的伊珊莫特附近，至少，我当初到海上航行时，我的贝蒂、麦可及老母亲住在那里。我在想，船长，我的意思是，如果您的运气比较好，而且之后还有时间的话……”

“如果我能回到英格兰，我发誓会去找到他们，并且告诉他们，我最后一次看到你的时候，你像个慵懒的大地主，舒舒服服地坐在一块大石块上抽着烟，脸上带着微笑。”克罗兹说，他从口袋拿出手枪，“利铎中尉已经用望远镜看到了那东西，它一整个早上都在跟踪我们。它现在应该就在这附近。你应该拿着这个。”

“不了，谢谢您，船长。”

“你确定吗，布兰吉先生？我的意思，留在这里？”克罗兹船长

说，“就算你只是……多陪我们……一个礼拜，你的冰况专业知识还是对我们很有帮助。谁晓得在东边二十英里外的堆冰会是什么状况？”

布兰吉微笑着：“如果瑞德先生没跟你们在一起了，那么我会考虑，船长。我很确定我会。他是你能找到的最棒的冰雪专家。我的意思是，就替代人选来说。”

克罗兹和哈尼跟他握手。接着他们转身快步追赶正消失在南方远处某个丘脊后面的最后一艘小船。

它来的时候已经过了午夜。

布兰吉的烟在几个小时前就抽完了，他随手放在身旁石头上的水也已经结成冰了。他感觉身体有些疼痛，但他并不想睡觉。

微亮的天空出现了一些星星。西北方向吹来的风变大了，就像平常的夜里，温度比正午的最高温低了四十华氏度。

布兰吉把断裂的义肢、木杯以及皮绳放在身旁。虽然组织坏死的腿在折磨他，饥饿也在体内扒抓他，但是今夜最可怕的痛来自膝盖下面的腿、小腿肚及脚——他幻想出来的腿和脚。

突然，那个东西出现了。

它在离他不到三十步的地方，直接从冰上兴起。

它一定是从冰上某个看不见的洞里爬上来的，布兰吉想。他回想起小时候在坦布里奇威尔斯时，曾经去过某个帐篷市集。那里有个摇摇晃晃的木制舞台，以及一位魔术师，他穿着紫色丝质衣、戴着一顶粗略画了一些行星与恒星图案的高筒锥形帽。魔术师就是从舞台上的活动地板突然冒出来的，让乡下观众们“哇”“哗”地不断惊呼。

“欢迎你回来。”托马斯·布兰吉对着冰上那阴暗的身影说。

那东西用后脚站起来。布兰吉非常确定，那团暗色的毛皮与肌肉、那几根被染成夕阳色的爪子，以及隐约闪现光芒的牙齿，绝对不曾出现在人类对掠食者的记忆中。布兰吉猜它身高超过十二英尺，也许有十四英尺。

它的眼睛比它黑色的身影还黑，没有反射出落日余光。

“你来晚了。”布兰吉说，他的牙齿忍不住一直打战，“我等你很久了。”他把义肢及嗖嗖作响的皮带丢向那身影。

那东西并没有躲开这粗制的投掷武器。它耸立在那里一分钟，接着像幽灵一样向前冲，怪兽般的巨大身躯穿过岩石地与冰快速滑向他，布兰吉甚至看不见它的脚在移动。那黑暗、可怕的实体终于张开手臂，占据了冰雪专家的整个视野。

托马斯·布兰吉露齿狂笑，牙齿狠狠咬住他冷冰冰的烟斗。

46 克罗兹

纬度不详，经度不详

一八四八年七月四日

让弗朗西斯·罗登·摩伊若·克罗兹坚持继续第十周行军的，是他胸中那把蓝色火焰。他的身体愈疲累、愈空虚、愈生病、愈受损，火就烧得愈热也愈烈。他知道，那团火焰不仅仅象征着他的决心，也不单纯代表着乐观的态度。他胸中的蓝色火焰就像有个外物挖了洞进入他心中，又像疾病盘踞在心底，并且几乎与他的意愿相违背地成为他整个人的核心，逼他付上一切代价来求生存。

有时克罗兹想要祷告，请求上帝直接消灭那把蓝色火焰，他就可以向现实投降，躺下来，把整片冻原拉起来覆盖在身上，就像躺在毛毯下准备睡午觉的小孩儿。

今天他们停下来。这一个月来，他们头一次不用拉雪橇及小船。他们打开病房帐篷，笨拙地搭起来，但是没有搭起大型的餐房帐篷。船员们将这个位于威廉王陆块南岸小峡湾里的毫不起眼的地方称为“医护营”。

在原本以为会往西南方无止境突出去的峡角南方，有个切入峡角底部的峡湾，过去这两个礼拜，他们就在穿越这里的崎岖海冰。现在他们又开始和峡角底部平行，朝东南方走，然后会往更东边走，前往贝克河的方向。

克罗兹带了六分仪及经纬仪，利铎中尉也带了六分仪，并且带着已故船长菲茨詹姆斯的仪器备用。这两位军官已经好几个礼拜没有观测星象及太阳方位了，因为那并不重要。如果威廉王陆块是个半岛，正如大多数极地探险家，包括克罗兹的老长官詹姆斯·克拉克·罗斯都认为，这里的海岸线会带领他们到达贝克河的河口。如果是个岛——这是格尔中尉的猜测，也是克罗兹的直觉——他们很快就会看到大陆出现在南方，在横越过一个狭窄的海峡后，就可以往贝克河的河口走去。

克罗兹一直很满意地顺着海岸线走，因为他们也没有别的选择，目前只能靠推测定位法来确定方向，无论怎么走，估计现在距离贝克河的河口还有大约九十英里的路程。

在这次行军中，他们平均一天只走一英里多一点的路。有几天他们走了三四英里，这让克罗兹回想起他们顺着事先在海冰上开通的大道，从两艘弃船走到恐怖营的情形。但是在另一些日子，当雪橇滑板下面的岩石比冰还多时，当他必须渡过突然横在面前的小溪流时，有一次他们还碰上一条真正的河，当沿岸岩石地过于崎岖，被迫走到起伏的海冰上时，当天气状况很差时，当比平常多的船员因生病而无法拉雪橇得躺到雪橇上，让同伴拉更重的重量时，这些得让他们先花十六个小时用人力拉四艘捕鲸船及一艘快艇，再回头来拉另外三艘快艇及两艘侦察船，只能从前一夜的扎营地往前推进数百码。

七月一日，经过连续几个礼拜的温暖天气，寒风与大雪突然猛烈来袭。一阵暴风雪从东南方扫来，正对着倾身拉小船的船员的眼睛。船员们把御寒外衣从船上捆好的货物堆中抽出来，也纷纷从背包及包裹中拿出威尔斯假发。积雪让雪橇及上面的小船重量增加了好几百磅。躺在小船里的补给品及折叠起来的帐篷上，让其他人拉动的病重船员，都钻到帆布罩底下寻求遮蔽。

从东方及东南方连续三天吹来大雪，船员们继续拉着小船前进。夜

里闪电来袭，船员把身体放低，蜷缩在铺着帆布的帐篷地面上。

今天他们停止前进，因为有太多船员生病，需要古德瑟开药给他们服用，也因为克罗兹希望派几组人到前面去侦察，并且派几支人数较多的狩猎队往北进入内陆，或往南到海冰上去打猎。

他们非常需要食物。

好消息——同时也是坏消息：葛德纳的罐头食物终于吃完了。大家发现，一直遵照船长命令继续吃罐头食物的弹药士艾尔摩还活得好好的，而且变胖了，并没有出现将菲茨詹姆斯船长折磨死的可怕症状，虽然另外两个原本不该吃这些食物的船员已经病死了。于是大家回头开始吃罐头食物，吃完所剩不多的腌猪肉、鳕鱼及饼干等。

二十八岁的水兵比尔·柯罗森去世之前，一直在无声地哀号，并且因为体内器官的疼痛及瘫痪而严重痉挛。但是古德瑟医生完全猜不出他是中了什么毒而死。直到他的助手汤姆·麦康维向他坦承，这位死者偷了一罐葛德纳的桃子罐头，并且一个人把它吃完了。

柯罗森的身体躺在堆得并不密实的石块堆下，连裹尸的帆布也没有，因为制帆匠老莫瑞早就因为坏血病而过世，他们也没有多余的帆布了。在历时极短的葬礼里，克罗兹船长并没有引用船员们熟悉的《圣经》，而是引用他那本传说中的《利维坦书》。

“生命是‘孤独、可怜、险恶、粗暴且短暂’。”船长朗诵着，“那些偷取同伴东西的人，生命会更短暂。”

这段悼词在船员中引起回响。虽然放在雪橇上拖拉前进的十艘小船早在“幽冥”号及“恐怖”号还在海上航行时就有各自的名字，但是拉雪橇的船员很快就为那三艘快艇及两艘侦察船取了新名字。命名的时间总是在下午及傍晚，因为那是他们一天中最讨厌的时段，那意味着一整个早

上用汗水征服的土地，现在又要重新征服一次。五艘小船现在被正式命名为：“孤独”“可怜”“险恶”“粗暴”与“短暂”。

克罗兹对此露齿微笑。这表示船员们还没有陷入极度饥饿和极度绝望，这些英格兰水手们的黑色幽默还是相当高明。

抗命终于发生了，而且是弗朗西斯·克罗兹万万想不到的人出来发的声。

大约是在中午，多数人都离开营地去侦察或打猎了，克罗兹打算小睡片刻。这时，他听到帐篷外传来鞋底装了螺丝的皮靴缓步走在雪地上的声音，他马上就知道帐篷外出了麻烦，绝不只是平常的紧急事件。他在浅睡中被这偷偷摸摸的脚步声吵醒，对即将发生的反抗事件有了警觉。

克罗兹穿上大衣。大衣的右口袋里平常就放着一把装好子弹的手枪，但是最近他开始在左边口袋里也放了一把可以发射两发子弹的小手枪。

在克罗兹的帐篷与两个大型病房帐篷之间的空地上，聚集了大约二十五个人。大风雪、厚围巾以及肮脏的威尔斯假发，让克罗兹无法一眼就认出全部的人。不过看到科尼利厄斯·希吉、马格纳·门森、理查·艾尔摩，和另外五六个敢表达意见的人站在第二排，克罗兹一点也不讶异。

让克罗兹感到意外的，是站在第一排的人。

大多数军官此刻都还在营外，负责指挥克罗兹当天早上派出去的狩猎队或侦察队。克罗兹太晚才发现自己的失策：他把他最忠诚的军官们，包括利铎中尉、二副罗伯特·托马斯、忠实的副水手长托马斯·强森、哈利·培格勒以及其他一次全派出去，只留下身体较虚弱的人在医护营。年轻的哈吉森中尉此时却站在这群人前面。看到水手舱班长鲁

本·梅尔以及“幽冥”号的前桅台班长罗伯特·辛克烈也出现在人群里，克罗兹相当震惊。梅尔及辛克烈向来都是心地善良的人。

克罗兹快步走向这群人，哈吉森很自然地后退了两步，撞在大块头白痴门森身上。

“你们这些人想干什么？”克罗兹粗声问。他希望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会太过嘶哑，所以尽可能地放大音量，用权威的口吻说话：“这里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们需要跟您谈谈，船长。”哈吉森说。这个年轻人的声音紧张到发抖。

“谈什么？”克罗兹的右手一直放在口袋里。他看到古德瑟医生走到病房帐篷开口处，吃惊地向外看着这一帮人。克罗兹略微算了一下，共有二十三人，虽然他们的威尔斯假发都拉得低低的，围巾往上拉得很高，他还是把每个人都记起来了。他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谈回去的事。”哈吉森说。他后面那群人开始喃喃出声，表示赞同，抗命者向来都是这样表明团结。

克罗兹没有马上采取行动。一个好消息是，如果他们真的要抗命，如果包括哈吉森、梅尔及辛克烈在内的人已经全都同意要用武力来掌控探险队，克罗兹不可能活到现在。他们会趁着半夜，在昏暗的晨曦中动手。另一个，也是仅存的好消息是，这里有两三个船员拿着霰弹枪，但是其他武器都被出去打猎的六十六个人带走了。

克罗兹又在心上记下一件事：以后千万不要再让所有陆战队员同时离开营地。妥兹和几个陆战队士兵非常想去打猎。当时船长太累了，没多考虑就让他们出去了。

船长的目光不断从一张脸移到另一张脸。人群中比较心虚的人马上低头将目光往下移，羞于遇上船长的盯视。比较大胆的人，例如梅尔与辛克烈则以目光回敬。希吉则是用一双半开半闭、冰冷的眼睛看着他，眼神像极了他们碰到的北极熊，甚至就像冰原上那个东西的眼神。

“回到哪里？”克罗兹口气严厉地问。

“回到恐.....恐怖营。”哈吉森结巴地说，“那里还有罐头食物、煤炭及火炉，也还有另外几艘留在那里的小船。”

“别傻了。”克罗兹说，“我们现在离恐怖营少说也有六十五英里。等你们到达那里，早就是十月，进入真正的冬天了。如果你们到得了的话。”

哈吉森听到他的话就气馁了，但是“幽冥”号的前桅台班长说：“比起我们要赔上生命拉着小船过去的那条河，我们离恐怖营近多了。”

“你说得不对，辛克烈先生。”克罗兹粗声说，“根据利铎中尉和我的估计，通往贝克河的峡湾，距离这里不到五十英里。”

“峡湾！”一位名叫乔治·汤普森的水兵冷笑着说。这个人是有名的酒鬼与懒虫。虽然克罗兹不能因为他好酒而定他的罪，但是他鄙视这个人的懒惰。

“要到贝克河的河口，还要从那峡湾再往南走五十英里，”汤普森继续说，“离这里超过一百英里。”

“注意你说话的口气，汤普森。”克罗兹用低沉且威胁性十足的口气说，让这粗鄙的人也不由得眨了眨眼，把头低了下去。克罗兹再一次扫视这群人，并向所有人喊：“不管贝克河的河口是在峡湾南方四十英里还是五十英里，那里的水很可能没结冻.....我们是坐在小船里航行，而

不是拉着它们。现在回到你们各自的工作岗位，忘记那个荒唐的想法。”

一些船员开始挪动脚步。但是马格纳·门森还是站在原地，像一座宽大的水坝，将一波反抗的湖水挡在原处。鲁本·梅尔说：“我们要回到船舰那里。我们认为在那里的存活概率比较高。”

这次轮到克罗兹眨眼了：“回到‘恐怖’号？我的耶稣啊，鲁本，从这里回到那里超过九十英里，不仅要回头走之前走过的崎岖陆地，还要越过海上的堆冰。带着小船与雪橇是走不回去的。”

“我们只带走一艘小船。”哈吉森说。他身后的船员们再次喃喃出声表示赞同。

“你们在说什么啊，只带一艘小船？”

“一艘小船。”哈吉森坚持，“用一部雪橇载一艘小船。”

“我们已经受不了用人力拉雪橇这种鸟事了。”在嘉年华中受重伤的水兵约翰·莫芬说。

克罗兹没去理会莫芬，他对哈吉森说：“中尉，你打算怎么将二十三个人放到一艘船上？即使你们偷走的是一艘捕鲸船，也只能搭载十或十二个人，而且只能带很少的补给品。还是你们早就算好了，在回到营地前你们当中有十个或更多人死掉？确实会有这么多人死掉，但你知道死亡人数会更甚于此。”

“在恐怖营还有一些小一点的船。”辛克烈说完向前走近了一点，摆出咄咄逼人的姿态，“我们带一艘捕鲸船回去，然后用它和那里的快活艇及驳船载我们回‘恐怖’号去。”

克罗兹睁大眼睛一阵子，然后笑出声来：“你们认为威廉王陆块西北方的冰已经融化了？这就是你们这群笨蛋在想的事吗？”

“我们相信。”哈吉森中尉说，“船上有食物，还有许多罐头留在那里，而且我们可以驾着它航行……”

克罗兹再次笑出来：“你们愿意赌上性命相信那里的冰在今年夏天终于融化了，而‘恐怖’号就浮在原地，等你们划着便艇回去？而且我们先前往南航行下来时经过的水道也都融化了？长达三百英里的未结冻水道？而且，请记住你们到达那里时已经是冬天了，如果你们当中真的有人到得了！”

“我们认为，和目前的处境比起来，那边更值得赌一把。”弹药士艾尔摩大叫。这位肤色黯淡、身材矮小的人，脸孔因为怒气、恐惧、怨恨以及像要宣告他的时代终于来临的高亢情绪而扭曲变形。

“我都想跟你们一起去了……”克罗兹开始说。

哈吉森的眼睛眨得厉害。好几个人彼此互望着。

“只是想在赌局结果揭晓时看看你们的表情。你们辛苦越过冰海及冰脊，才发现‘恐怖’号已经像‘幽冥’号在三月时那样被冰挤成碎片了。”

他停了几秒，让这图像效果深入他们心里，然后才轻声说：“看在耶稣的分上，去问哈尼先生、威尔森先生、戈达德先生或利铎中尉，‘恐怖’号的隅撑和舵现在是什么形状。去问大副托马斯，早在四月时它的船缝就已经松动了……现在是七月了，你们这些笨蛋。只要周围的冰融化一点点，沉船的可能性就会比浮着的可能性大。即使没沉下去，你们这二十三个人可不可以诚实地告诉我，驾着它在迷宫一样的水道中航行时，你们还有人力把水抽到船外吗？即使你们回去时只花了先前从恐怖营过来的一半时间，你们到达时冰寒的冬天也已经回来了，那

时要怎么在冰雪中找到路？假设那艘船还没沉下去，可以浮起来，也假设你们还没因为日夜不停抽水而累死。”

克罗兹又扫视了这群人一遍。

“我没在你们当中看到瑞德先生，他和利铎中尉去探察我们往南走的路。没有冰雪专家同行，你们得花很多时间在圆形薄冰、小冰山、堆冰及许多座冰山中找到路。”克罗兹为这荒唐的事猛摇头，并且咯咯地笑，仿佛这些人是来跟他说一个非常好笑的笑话，而不是来提出抗命的。

“回去做正事……现在就去！”他斥责他们，“我不会忘记你们曾经笨到向我提出这主意，但是我会试着忘掉你们说话时的口气，以及你们的举止。你们看起来不像是想跟船长说话的女王陛下皇家海军的忠诚成员，反倒像是一群抗命之徒。现在回去干各自的活。”

“不。”科尼利厄斯·希吉从第二排发出声音。他的声音高而尖锐，足以让举棋不定的船员停下脚步来：“瑞德先生会和我们一起去，其他人也一样。”

“他们有什么理由？”克罗兹瞪着这只“白鼬”。

“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希吉说。他拉了一下马格纳·门森的袖子，然后两个人一起往前走，从看起来很焦虑的哈吉森身边经过。

克罗兹决定要先开枪射希吉。他把手握在口袋中的手枪上，开第一枪时甚至不需要把枪从口袋里拿出来。等希吉再靠近三英尺，他就会开枪射他的肚子，接着再把手枪拿出口袋，试着射那巨人额头正中央——子弹射在这个人的身体上，他可不见得会倒下来。

他正在想开枪的事，枪就真的发射了。海岸边传来一声清脆的枪

响。

除了克罗兹和副船缝填塞匠之外，每个人都转身去看。克罗兹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希吉的眼睛。有人开始大叫时，他们两个人才转头去看。

“发现开放水域了！”利铎中尉一队人正从堆冰上回来。冰雪专家瑞德、水手长约翰·雷恩、哈利·培格勒以及另外五六个人，全都带着霰弹枪或毛瑟枪。

“发现开放水域了！”利铎又高声喊了一次。在越过沿岸的岩石与积冰时，他挥舞着双臂，显然不知道船长帐篷前正在上演着抗命戏码：“在不到两英里远的南方！融化的水道宽到能让小船航行，而且水道向东延伸好几英里！开放的水域啊！”

希吉和门森向后退到欢呼庆贺的人群中。在三十秒前，这里站着的还是一帮抗命分子哪。有些人开始互相拥抱，鲁本·梅尔看来已经放弃原先提议回“恐怖”号的想法了，而罗伯特·辛克烈坐在一块低矮的石头上，仿佛双脚的力气全都流失了。一度气焰嚣张的前桅台班长，用他肮脏的双手蒙住脸哭了起来。

“回到各自的帐篷去做自己的事。”克罗兹说，“再过不到一小时，我们要开始把东西装进小船，并且检查船桅及索具。”

47 培格勒

威廉王岛与阿德雷半岛之间的海峡中某处

一八四八年七月九日

利铎中尉一队人带回发现未结冻水域的消息后不到十分钟，在医护营等待的船员们就迫不及待想出发。但是他们真正拆掉帐篷起程时已经是隔天了，而且又过了两天，十艘小船才真正从冰上滑进威廉王陆块南方的黑色海水中。

首先，他们得等狩猎队及侦察队全部回来，但是有几队过了午夜才在昏黄的北极晨曦中步履蹒跚地回到营地，甚至连好消息都没听到，就倒进睡袋里睡觉了。他们只猎捕到少数猎物，不过罗伯特·托马斯那一队射到了一只北极狐和几只白兔，中士妥兹那一队则带回一对松鸡。

在七月五日礼拜三的早晨，病房帐篷里几乎空无一人，因为每个站得起来或能摇摇晃晃行走的人都想尽一点心力，为小船下海做准备。

最近几个礼拜，约翰·布瑞金已经取代已故的亨利·罗伊德与托马斯·布兰吉，成为古德瑟医生的助手。这位助理目睹了前一天下午近乎抗命的事件，当时他和船医就站在病房帐篷的门口。布瑞金还把整件事描述给哈利·培格勒听。培格勒得知“幽冥”号上和他担任同样职位的前桅台班长罗伯特·辛克烈也加入暴动，突然觉得病得更重了。他也知道鲁本·梅尔向来很可靠，但是鲁莽，非常鲁莽。

对于艾尔摩、希吉以及他们的附从者，培格勒除了鄙视之外没有其

余感觉。在培格勒眼中，除了门森，他们都是心眼狭小的人，意见一大堆，却没有一点忠诚。

七月六日礼拜四，在足足过了两个多月后，他们再次下到大海堆冰上。大多数人早已忘记在海冰上用人力拉雪橇多么辛苦，即使受到威廉王陆块及不久前才绕过的那块峡角保护，这里仍然有不少冰脊，他们得拉着十艘小船爬上去，越过它们。雪橇滑板底下的海冰不如雪地或沿岸的冰地滑溜，而且这里没有山谷可以当避难所，也没有山脊的棱线，连偶尔突起的巨石也没有，没有遮掩可以让他们躲避强风，也没有细小的水流供给饮水。暴风雪持续不断，东南方刮来的风也愈来愈强。他们拉着小船，走在利铎中尉那支狩猎队发现开放水域的两英里路时，强风迎面袭来。

在堆冰上过第一夜时，他们累到连荷兰帐篷也没搭，只用一些帐篷底布当防水帆布，搭在小船或雪橇上的小船背风面，大伙儿就挤在一块，三人共享一个睡袋度过几小时昏暗的北极夏夜。

虽然沿途受到暴风雪、强风及堆冰阻挠，他们还是因为兴奋而精力旺盛。七月七日礼拜五上午才过一半，他们就走完了两英里路。

不过那条未结冻水道已经不见了，合起来了。利铎指着水道原先所在处那片薄冰层，顶多只有三到八英尺厚。

在冰雪专家瑞德的带领下，他们顺着这两天又封冻起来的锯齿状路径往东南方走，接着再转向东。这一段路几乎花了他们一整天的时间。

现在除了感到失望，以及因为脸上的雪与身上湿透的衣服而变得更加狼狈之外，他们还因在薄冰上行走，多添了几分紧张情绪，是这几年来头一遭。

那天中午过后不久，陆战队二兵詹姆斯·达利就掉到海里去了。有

六个人被派到前方用长矛刺冰以测试其结实度，他是当中一个。达利的同伴们在他还没被冻成蓝色之前就急忙将他拉上来。古德瑟医生在冰上将达利的衣服全脱光，用哈得逊湾牌毛毯把他裹起来，再捆上更多层毛毯，将他塞到一艘快艇的帆布罩下面。另外两个人得陪着他，在小船帆布罩下面的昏黄空间里一左一右躺在他身旁，用体温帮他活下去。即使如此，二兵达利的身体还是不断摇晃，牙齿不由自主地打战。那天剩下的时间，他的精神状态近乎错乱。

这两年来在他们脚下稳固得像大陆的海冰，现在开始小幅上升或下陷，让他们每个人头晕，甚至忍不住呕吐。即使是比较厚的冰层，也因为压力而产生裂缝，并且呜咽作响。冰层突然爆裂的声音，从前方远处、前方近处、左右两侧、后方，甚至直接从他们脚下传过来。古德瑟医生几个月前就跟大家解释过，坏血病中后期的症状之一就是患者对声音特别敏感，霰弹枪的枪声就可以让人死去，他是这么说的，而现在八十九个拉着小船在冰上走的人，大多已经在自己身上看到这症状了。

即使像马格纳·门森这样几近白痴的人也知道，只要任何一艘小船穿破冰层落入海里，每个背着挽具的人都会没救，而且在还没冻死之前就先淹死了——这里的冰层连詹姆斯·达利这样骨瘦如柴、饿扁的稻草人都撑不住。

习惯结队而行的船员，对于现在将小船分散开、各自蹒跚用力拉船的新方式感到奇怪。在暴风雪中，有时候每艘船都看不到其他船，这种孤单感相当可怕。要回头去拉三艘快艇及两艘侦察船时，他们会避开先前走过的路，还得担心新踩上去的冰能否支撑得了他们的重量。

有些船员抱怨，他们可能早就错过向南通往贝克河河口的峡湾了。不过，培格勒曾经看过地图和克罗兹偶尔记录的经纬仪读数，他知道他们还在峡湾的西边，离它还有好长一段距离，最起码还有三十英里，从那里往南走到河口还有六十或六十五英里。以他们在陆地上行进的速度

推算，即使食物出现了，而且每个人的健康状况也都奇迹式好转，还是得等到八月才会到达峡湾，要到达那条河的河口，最快也要到九月下旬。

想到有希望发现开放水域，哈利·培格勒的心就剧烈地跳动。当然，这些日子以来他的心跳就常常很不规律。哈利的母亲一直很担心他的心脏。他小时候得过猩红热，并且经常感到胸痛。但他总是告诉她不要瞎操心，因为他在世界上第一流的舰船上担任前桅台班长，心脏不好的人是不可能得到这份职务的。他就这样让她相信他没有问题，但是这些年来，培格勒偶尔会感到心律不齐，接着就是几天的胸痛及压迫感，然后就是左臂痛到只能用一只手爬上前桅台及上方帆桁，其他的前桅台班员还以为他在装病。

过去几个礼拜，他心律不齐的时间比心跳正常的时间还多。两个礼拜前，他的左手手指失去功能，从此疼痛就再也没离开过。除此之外，他还因为持续的腹泻而感到难堪与不便。培格勒向来很保守，连在船边的空地上大便也不敢，而其他人却视为天经地义。他总要等到天色变暗或找到厕所时，才让自己解脱，也因此而常常便秘。

但是，行军时是没有厕所的。连能让他躲在后面大便的矮树堆、灌木丛或大石块都没有。和培格勒一起拉雪橇的人喜欢嘲笑这位士官，说他宁可落后在雪橇队后方，冒着被“恐怖”抓走的风险，也不愿意被人看见他在拉屎。

最近几个礼拜困扰培格勒的并不是这种友善的嘲笑，而是他必须快跑去赶上队员，并且马上套上挽具继续拉雪橇。他因为内出血、缺乏食物，以及心律不齐而全身无力，所以他愈来愈觉得，要快跑赶上愈走愈远的船队非常辛苦。

这个礼拜五降雪缓和，风雪却又突然刮起，紧跟着出现浓雾，哈利

·培格勒大概是这八十九个人当中唯一为此高兴的人。

雾是个大问题。走在危险的冰上，彼此又相隔遥远，拉着小船前进的各个队伍很容易走散。光是顺原路回头来找剩下的几艘快艇和侦察船就是个问题，而且在夜晚来临、雾愈来愈浓之后，问题会更大。克罗兹船长命令大家停下来讨论。他不准十五个以上的人同时站在一小区域冰上，也不可以太靠近小船。这天晚上，他们只用最少的人力来拉又大又重的小船与雪橇。

如果他们真的能到达企盼已久的未结冻水域，雪橇就会成为后勤补给上的一个麻烦。很有可能在到达贝克河河口之前，他们会需要将那几艘龙骨突出、船舵固定的侦察船，以及吃水很深的快艇再次装在雪橇上，所以他们还不能把受损的雪橇丢下。其实在礼拜四早上出发前，克罗兹就叫大家将六艘小船从雪橇上卸下来演练一遍，尽可能将雪橇折叠或拆卸开来，然后妥当地放进小船里。光这件事就花了好几个小时。

到堆冰上继续行军前，他们还得把小船再次放到雪橇上，但船员们几乎没力气与能力了。他们的手指因为疲劳及坏血病而不听使唤，连简单的结也打得笨手笨脚。稍有割伤，血就流个不停。略有擦撞，松软的手臂上及肋旁没多少肉的皮肤上，就会留下巴掌大小的瘀青。

不过现在他们知道做得到：把雪橇上的东西卸下来再放上去，为小船做好下水准备。

如果他们很快就能发现水道的话。

克罗兹叫人在每艘船前后都挂上提灯，又把几个没多少作用、在前方用长矛探测冰层强度的陆战队士兵叫回来，指派哈吉森中尉担任带队官，带领五艘小船排成钻石型前进。在雾中带头的小船是重型的捕鲸船，载着相对不重要的东西。

在场每个人都知道，这是年轻的哈吉森上次抗命的下场。他那支人力拉船队的领队是马格纳·门森。艾尔摩与希吉也都套着挽具，一起在那队拉船——先前这三个人分属不同小队。如果这艘带头的船压破冰层落入海里，其他人会在夜间的浓雾中听到尖叫及撞击声，但什么也不能做，只能离开，找一条较安全的路走。

其他几队必须冒险靠近一点走，以便在愈来愈暗的光线下还看见其他几队的提灯。

晚上八点左右，哈吉森带头的队伍真的传来大喊与惊呼，但是他们并不是掉到冰下面去了。他们在两天前利铎发现水道处东南方一英里多的地方，再次发现水道。

其他几队都派人带提灯到前面去，在很薄的冰上试探性地走着，冰还算结实，估计厚度超过一英尺，一直延伸到状况尚不清楚的水道边缘。

水道里面尽是黑色海水的裂缝，虽然只有三十英尺宽，却一直延伸到浓雾里。

“哈吉森中尉，”克罗兹下令，“在你的捕鲸船里挪出空间，让六个拿桨的人坐上去。把其他补给品暂时放在冰上，然后把捕鲸船交给利铎中尉指挥。瑞德先生，你和利铎中尉一起去。如果可能的话，沿着水道走两小时。不要把帆升起来，中尉。只使用桨，叫那六个人尽全力划。如果能走两个小时，就走两个小时，之后就掉头划回来，给我们建议，看看是不是值得花费力气把小船放进水道。我们就利用你们不在的四个小时把东西都卸下来，也把雪橇装到另外几艘船上。”

“是的，长官。”利铎说完马上开始大声向手下发号施令。培格勒觉得年轻的哈吉森好像快哭了出来。他能理解，当你才二十几岁，却已经

知道你的海军军旅生涯结束了，那是多么令人难以承受。他自作自受，培格勒心想。在他已经服役几十年的海军里，抗命的船员会被吊死，光有抗命念头而没有行动的船员也会被处以鞭刑，哈利·培格勒对此规定与处罚从来没有意见。

克罗兹走了过来：“哈利，你的身体还好吗？能和利铎中尉他们一起去吗？我希望你能负责掌舵。瑞德先生和利铎中尉会待在船首。”

“是的，船长，我很好。”培格勒很惊讶，克罗兹船长竟然会认为他看起来或表现得生病了。我是不是一副装病来逃避工作的样子？光是想到自己可能表现出这模样，他的心情就很差。

“我需要一个优秀的人来操控长桨，也需要第三个人给我意见，看看把小船放进水道里行不行得通。”克罗兹轻声说，“而且船上至少要有个会游冰的人。”

培格勒听了之后露出微笑，虽然光是想到要进入又黑又冷的水里，他的阴囊就绷得紧紧的。空气的温度低于冰点，海水也一样，因为里面有盐分。

克罗兹拍了拍培格勒的肩膀，然后走过去跟下一个“自愿者”谈。这位前桅台班长很清楚，克罗兹很谨慎地在挑选侦察队的成员，也慎重地把其他人，例如大副德沃斯、二副罗伯特·托马斯、副水手长兼“恐怖”号的军纪执行者托马斯·强森，以及所有陆战队员都留在身旁，随时保持警觉。

在三十分钟之内，船已经准备好，可以下水航行了。

这支侦察队携带着一些特别装备。他们带着装了腌猪肉与饼干的袋子和一些水罐，以便在走失或任务时间超过四个钟头时使用。九个人都带着斧头或鹤嘴锄。如果有小冰山浮在水面上，或是水面结了薄冰挡住

水道，就会劈砍冰来强行通过。培格勒知道，如果有更大片、更厚的冰挡住，他们可能需要把捕鲸船搬到冰上，再移到另一个未结冻的水道里。他希望当他们要抬起、拖拉及推动这艘笨重小船走一百码时，他还使得出力气。

克罗兹船长交给利铎中尉一把双膛的霰弹枪及一袋弹药。两样东西都放置在船首。

培格勒知道，如果他们搁浅了，摆在船上的几堆补给品中有个中型帐篷和一张可以铺在冰上的防水帆布。船上还带了三个三人用睡袋。不过他们可是一点儿也不想在外面走失。

几个人爬进船里找到各自的位置，冰上的雾气在周围翻滚着。前一个冬天，克罗兹和军官及副官曾经讨论到请哈尼先生，以及三月时死在“幽冥”号上的维基斯先生，把所有小船的两侧加高。如此一来，小船比较适合在未结冻的海里航行。但是最后的决定是让船舷维持原来的高度，使小船适合在河中航行。而最后，克罗兹还下令截短所有的橹，让它们更容易在河中当桨来划。

另外还有一吨左右的食物与装备被捆起来放在船底，让人员很难就座；六个负责划桨的人必须把脚踩在装备上，在划船与摇桨时，屈起的膝盖和他们的头部一样高；至于负责握着舵柄来操纵长桨的培格勒，则是坐在用绳索缠裹起来的一袋东西上，而不是坐在船尾的板凳上。不过每个人还是都坐进去了，并留下足够的空间让利铎中尉与瑞德先生能拿着长船矛待在船首。

船员迫不及待想把船放入海中。大家齐声喊“一、二、三”，再吆喝几声，笨重的捕鲸船就开始在冰上滑行。接着船首倾斜，前端两英尺进入黑色的水中，拿桨的人小心翼翼地避免让桨撞到旁边的冰，瑞德先生与利铎中尉则抓紧船舷蹲踞在船首。冰上的船员再次吆喝着使劲推，桨

进入水中，他们在雾中向前滑行。在将近两年十一个月后，“幽冥”号或“恐怖”号终于有第一艘小船碰触到液态的水了。

欢呼声几乎与船的落水声同时响起，接着才是传统的那三次“万岁！”加油声。

培格勒掌着舵让船走到狭窄水道中间。这附近水道的宽度顶多二十英尺，有时候甚至窄到船两侧几乎没有将短桨伸入水里的空间。等他回头去看冰上的人时，他们都已经消失在船尾的雾中了。

接下来两个小时仿佛处在梦境。培格勒以前就曾经操控一艘小船的舵在浮冰中前进。两年多前的秋天，几艘小船花了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在堆了许多冰山的海湾与峡湾里不断探测，才在比奇岛附近找到适合两艘船舰下锚之处。那几天，培格勒负责指挥一艘小船，不过感觉和现在不一样。这里的水道一直很窄，从来不超过三十英尺宽，有时候还窄到无法划桨，只得用桨撑在几乎摩擦到船侧的冰上让船前进，而且这一道未结冻的水会向左或向右转弯，还好宽度都还够让船跟着转弯。受到压力推挤而凌乱突起的冰挡住船两侧的视野。雾也不断靠近，才稍微散去，接着又更逼近。声音仿佛同时被蒙住又放大，这让他们相当困扰。要跟其他人沟通时，声音听起来却只像是低声细语。

他们两度碰到浮冰挡路和水道结冻的状况，这时大部分船员只好爬出船外，用长矛把浮冰往前推，或用鹤嘴锄破坏结冻的水面。那时候几个船员必须待在船两侧的冰上，拉着绑在船首及船内横板上的绳索，或者抓住船舷，然后推拉着吱吱作响的捕鲸船穿过狭窄的冰间裂缝。还好，接下来水道都会再变宽，冰上的船员可以再次爬进小船，然后推冰，摇桨，划着船继续前进。

在这两个小时里，他们大多数时候是这样缓慢前进，但是突然间，蜿蜒的水道变窄了。冰刮擦着船两侧，但他们还是用桨撑着冰让船前

进。培格勒也站在船首，因为那支操控方向的长桨此时毫无用武之地。接着他们突然进入一片他们见过最宽广的水域。仿佛要证实所有问题都已经结束，雾这时也散开，他们可以看到几百码远。

他们要不是到达一片真正的开放水域，就是进入冰中的一座大湖了。阳光从云中的洞射下来，整个海水变成蓝色。一些低矮扁平的冰山就漂浮在前方天蓝色的海中，其中一个和标准的板球投打区一样大。冰山像棱镜一样折射阳光，疲惫的人遮起眼睛，免得被闪烁在雪上、冰上及水上的耀眼阳光刺痛了。

六个划桨的人同时大声欢呼。

“别高兴得太早，各位。”利铎中尉说。他踩在捕鲸船的船首，正用铜制望远镜窥视前方，“我们还不知道这片水域是不是一直延伸下去的……除了进来时走的路，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水道可以让我们离开冰中的湖。我们应该先确定这点才掉头回去。”

“哦，它会一直延伸下去的！”一个名叫贝瑞的水兵从他划桨的位置大喊，“我从骨子里就感觉得到。从这里一直到贝克河都是开放水域，而且一路上都有微风，就是这样。我们可以把其他人都叫来。把帆张开，明天晚餐前就可以到达了。”

“我也希望你说的是对的，艾力克斯。”利铎中尉说，“不过我们还是该花点时间与精力确定。我希望带给其他人真正的好消息。”

冰雪专家瑞德先生向后指着来时走过的水道：“那附近还有十来个小小水湾。如果我们不先做点标记，再回到这里时，我们很难找到先前走的路。小伙子们，把我们送回那个开口。培格勒先生，可不可以请你拿一支多出来的长矛插在水道旁冰雪上抢眼的地方，当作我们回来时的标记？”

“好。”培格勒回答。

把回程路标记好后，他们就朝着开放水域划去。大而扁平的冰山现在离那条水道开口只有一百码左右。他们朝开放水域划去，从冰山旁边经过。

“我们可以在上面搭个帐篷，旁边还会有很多空间。”划桨的“恐怖”号水兵亨利·塞特说。

“我们一点也不想搭帐篷，”利铎中尉从船首回答，“我们这可悲的一生已经搭过够多帐篷了。我们想要的是回家。”

他们大声喝彩，然后尽全力划。在船尾操控长桨的培格勒开口唱了一首水手歌，其他几个人也跟着唱。这几个月来，他们终于真正欢欣地在唱歌。

他们总共花了三个小时，比他们应该掉头回去的时间足足多了一小时，因为他们得确定这里的状况。

所谓“开放水域”其实是假象：这只是一座长约一英里半、宽约三分之二英里、位于海冰当中的湖。他们沿着湖南边、东边与北边不规则的冰岸探查，发现十来处看起来像是“水道”的未结冻水域，但都只是小水湾，不是真正的水道。

在湖东南方的尽头处，他们划船靠近冰棚，把鹤嘴锄插在六尺厚的冰层上，将船系上去，接着在冰层侧面凿出几个踩脚处，仿佛那是个码头。所有人都爬到冰层上，朝着他们希望未结冻水域继续延伸下去的方向看。

放眼望去尽是结实、平坦的白色，尽是冰、雪、冰塔。云又压低下来不断涡旋着，形成低矮的雾。天空开始降雪。

利铎中尉朝各个方向大致看过一遍后，他们把个子最瘦小的贝瑞往上送到队中体形最高大、现年三十六岁的比利·温佐的肩头上，让贝瑞用望远镜朝四处看。他一个方位接一个方位地搜寻，需要转向时就通知温佐。

“连一只企鹅的鬼影儿也没看见。”他说。这是个老笑话，开的是克罗兹船长南极探险之旅的玩笑。不过这次没人笑得出来。

“你有没有看到哪里的天空是黑的？”利铎中尉问，“就像我们看到的未结冻水域的颜色，或者是大冰山的尖顶？”

“没看到，长官。而且云愈来愈靠近了！”

利铎点点头：“我们回去吧，小子们。哈利，你先爬进船里将船稳住，可以吗？”

回程他们花了九十分钟横越过湖，但途中没人说半句话。阳光已经消失了，雾再次破坏周遭景致，没过多久，那座板球投打区大小的冰山就在雾中浮现，他们知道走对路了。

“我们就快回到原先的水道了。”利铎从船首喊着，有时雾浓到让在船尾的培格勒看不见中尉，“培格勒先生，请稍微往左舷转。”

“是，长官。”

划桨的几个人甚至懒得抬头看他一眼，似乎全都迷失在各自充满哀愁的思绪里。雪再次急速落下，这次是从西北方来的。至少划桨的人是背对着。

雾略微消散时，他们离凹进去的水道已经不到一百英尺了。

“我看到长矛了。”瑞德先生语调平静地说，“稍微往右舷偏一点就

能刚好对准了，哈利。”

“有点不对劲。”培格勒说。

“什么意思？”中尉喊回来。几个划桨的水兵抬头对培格勒皱眉头。他们背对着船首，所以没看到前面发生的事。

“你看得到那根长矛旁边的冰塔或大冰岩吗？”哈利问。

“看得到。”利铎中尉说，“所以呢？”

“我们从水道里出来的时候，它并不在那里。”培格勒说。

“快向后划！”利铎下令。那是多余的命令，因为船员们早已停止往前划，并且急急忙忙倒着划。但是笨重的捕鲸船的惯性还是让它冲向那块冰。

那块大冰岩翻转了一下。

48 古德瑟

威廉王陆块，纬度不详，经度不详

一八四八年七月十八日

哈利·古德瑟医生的私人日记：

七月十八日 礼拜二

九天前，船长派利铎中尉和八个人乘坐捕鲸船，顺着冰中的水道前行，并且要他们在四个小时内回来。我们其他人就利用这段时间，尽可能好好补个觉。我们先花两个多小时把雪橇收置在小船上，然后不再浪费时间去卸下帐篷，而是把防水帆布铺在小船旁边的冰上，钻进驯鹿皮与毛毯合织的睡袋里睡觉。七月初过后，午夜已经没有太阳了，我们睡着，或者尝试入睡，度过近乎黑暗的几小时。每个人都非常累。

规定的四小时时间到了，大副德沃斯把大家叫起来，但是不见利铎中尉的人影。于是船长容许大多数人继续睡觉。

两个小时后，所有人都被叫醒了，而我也尽可能帮点忙，照着二副考区的指示，为船做下水准备。身为船医，我当然一直怕两只手会受伤，不过这趟旅程至今，还是受过各种大小不等的伤，只是还没到严重冻伤及必须自我截肢的地步。

所以，在利铎中尉、詹姆斯·瑞德、哈利·培格勒及另外六个水兵出去侦察的七个小时里，我们留在冰上的八十个人做好了待会儿随他们出

发的准备。冰层不时在移动，温度又很低，以至于在趁机补充睡眠的几小时黑暗中，水道已经变窄了。要把九艘小船安置好并让它们顺利下水的确需要一些技巧。先是放置三艘捕鲸船（克罗兹船长的船在最前面，二副考区的船排在第二，而我就在考区的船上）；接着是四艘快艇（分别由二副罗伯特·托马斯、水手长约翰·雷恩、副水手长托马斯·强森及第二中尉乔治·哈吉森指挥）；最后是两艘由副水手长撒母耳·布朗与大副德沃斯指挥的侦察船（德沃斯是我们这支探险队中，目前地位仅次于克罗兹船长与利铎中尉的干部，所以被指派殿后）。终于，所有小船都进入水中了。

天气变冷了，而且开始下起小雪，雾已经升到冰海上方一百英尺左右，变成一层横向飘移的矮云。虽然这让我们比前一天在雾里时看得更远，但是也带来郁闷感，我们仿佛进入荒废的极地豪宅，在一间古怪的舞会大厅里移动。脚下是碎裂的白色大理石地板，低矮的灰色天花板上则是用错视法画的一些云。

当第九艘，也就是最后一艘船被推入水中，船员们也已经爬进船里时，他们无力、略带悲哀地想要发出一阵欢呼，因为这是惯于在深海航行的水手近两年来第一次浮在水面上。不过欢呼声还没响起就停下来了。他们挂念利铎中尉那一组人的遭遇，实在无法打从心底发出欢呼。

刚开始一个半小时，只听得到周围冰层移动发出的呻吟，以及划桨的船员偶尔回应的呻吟。但是，考区先生站在第二艘船船首，坐在前排横板上，位于他后面的我听得见划桨船员在交头接耳。我知道，就产生行船的动力而言，我是多余的，是大家沉重的负担，就和已经陷入昏迷却还在呼吸的大卫·雷斯一样。过去三个多月来，船员们一直将他放在船上拖着走，没有一点抱怨。而且我的新助手，原本担任助理的约翰·布瑞金，每天都会病房帐篷里按时喂他，并在晚上帮他清除秽物，就像在照顾他敬爱的瘫痪老祖父。讽刺的是，布瑞金已经六十出头了，但

昏迷的雷斯只有四十岁。

“利铎和那些人一定迷路了。”一名叫库姆斯的水兵说。

“爱德华·利铎中尉不可能迷路。”查尔斯·贝斯特回答他，“他有可能被困住，但不会迷路。”

“被什么困住？”在隔壁划桨的罗伯特·菲瑞尔轻声问，“这条水道现在没结冻，昨天也没结冻。”

“也许利铎中尉和瑞德先生发现前方通往贝克河的水道都没结冰，就升起帆继续走下去了。”在他们后一排的汤姆·麦康维低声说，“我猜他们已经到那里了……现在正在享用跳进船里的鲑鱼，并且用珠宝跟当地的原住民换海豹脂肪来吃。”

没有人回应这极不可能的猜测。自从四月二十四日厄文中尉和八个野蛮人被屠杀后，只要提到爱斯基摩人，大伙儿就会陷入无言的惶恐。我相信不论大家现在多渴望得到拯救与救援，每个人还是害怕，不希望与当地原住民接触。有些自然哲学家主张，复仇是人类各种动机中最具普世性的一个，水手们也深信不疑。

离开前一夜的驻扎地两个半小时后，克罗兹船长的捕鲸船从狭窄的水道进入一片广阔的开放水域。在水道的出口处有一根高大的黑色长矛直直插在冰雪中，像是故意留下来为我们指路。经过一夜雪的洗礼与寒风吹拂，长矛的西北侧已被漆成白色。

当我们的船队一艘紧接着一艘进入开放水域时，原本的欢呼声戛然而止。

这里的水是红色的。

在水道出口左侧及右侧的冰棚上，有许多可能是血的深红色条纹涂抹在平坦冰棚上端，顺着冰棚垂直的侧面往下延伸。这幅景象让我汗毛竖立，其他人也都震惊到嘴巴大开。

“放轻松点，大家。”考区先生在船首喃喃地说，“这只是海豹被白熊抓到后留下的血痕，我们以前在夏天就看过这样的海豹血块。”

在领队船上的克罗兹船长也对船员们说了类似的话。

一分钟后我们知道，这些深红色的杀戮血痕不是惨遭白熊猎杀的海豹留下的。

“哦，基督啊！”手里还拿着桨的库姆斯大叫。所有人都停止划桨。三艘捕鲸船、四艘快艇及两艘侦察船，在不断起伏的红色水面上大致围成一个圆圈。

利铎中尉那艘捕鲸船的船首垂直地伸出海面。它那用黑漆写的名字——简·富兰克林夫人号——还清晰可辨（它是在克罗兹船长五月那场《利维坦书》讲道后，五艘名字维持不变的小船中的一艘）。小船在离船首四英尺的地方断成两截，只有前面一截浮出水面，另一截由破裂的横板与裂开的船身构成的残躯则在黑暗冰冷的水面下隐约可见。

我们九艘船再次散开，并排成一行缓慢向前划，船员们开始捡拾一些漂浮物：一支桨、船舷及船尾的木头碎片、一支用来操控方向的长桨、一项威尔斯假发、一个原先的弹药袋、一只连指手套、一件破背心。

水兵菲瑞尔用一根船钩把看来像是蓝色厚呢大衣的东西钩起来时，他突然吓得大叫，差点让长钩掉到水里去。

一个人的尸体浮在那里，无头的躯干仍然穿着浸湿的蓝色羊毛衣，

手脚都还垂在黑色的水里，脖子只剩下一小截。手指也许是因为死亡及冷水而变得浮肿，看起来短得异乎寻常，好像几根粗肥的残肢。手指似乎在水流中还有动作，就像白色的虫一样随波蠕动。这具已经无法出声的尸体像是想要透过肢体语言告诉我们一些事。

我帮菲瑞尔及麦康维把那具尸体拉上船。鱼或是海里的猎食者已经开始啃食他的手，手指被吃到第二节关节，但是极度的寒冷减缓了尸体膨胀与腐败的过程。

克罗兹船长调转他的捕鲸船，直到他的船首碰到我们的船侧。

“这是谁？”一个船员喃喃地问。

“哈利·培格勒。”另一个人大声说，“我认得这件厚呢大衣。”

“哈利·培格勒不穿绿背心。”另一个人插了句话。

“撒米·魁斯比有件绿背心！”第四个船员激动地说。

“别再说了！”克罗兹吼着，“古德瑟医生，麻烦你搜一搜这位可怜同伴的口袋。”

我照做，从湿背心的大口袋里拿出一个用红色皮革制作的烟袋，烟袋里几乎空无一物。

“唉，可恶！”我们这艘船上坐在罗伯特·菲瑞尔旁边的托马斯·泰德曼说，“是瑞德先生。”

他说得没错。所有的人都想起，前一天晚上这位冰雪专家只穿着他的厚呢大衣和绿色背心，而且每个人都看过他无数次从褪色的红色皮烟袋里拿烟草塞进烟斗。

我们看着克罗兹船长，好像他会为我们解释这位同伴出了什么事，虽然我们早就心知肚明。

“把瑞德先生的尸体好好放在船罩下面。”船长下令，“我们要在这片区域搜寻看有没有生还者。不要让船划到或漂到看不见其他船，或听不见其他船喊声的地方。”

小船队再次散开成扇形。考区先生把我们的船带回水道开口附近，我们沿着高出水面四英尺的冰棚慢慢划。每当在浮冰表面或冰棚纵面发现血迹，就会停下来找一下，不过没有再发现其他尸体。

“唉，可恶。”在我们这艘船船尾操控长桨、年约三十的弗朗西斯·珀克发出悲叹，“你可以看到人的手指与指甲在雪上抓过的痕迹，那个东西一定又把他拖到水里去了。”

“把你的嘴巴闭起来，别再胡说了！”考区先生向他大喊。考区手拿长矛，就像在拿一根普通的捕鲸船鱼叉，他怒视着在后面划桨的船员们，将一只穿着皮靴的脚踩在捕鲸船的船首上。

在这片开放水域西北方的冰岸上有三处血迹。第三处似乎告诉我们，某人在离岸十英尺的地方被吃掉。冰上有几根腿骨、几根被咬过的肋骨、一张可能是人皮的残破外皮、一些衣服碎片，不过没有头骨或可供辨识的人体特征。

“让我到冰上去，考区先生。”我说，“我要检查尸骸。”

我真的到了冰上。如果这些带血的筋肉不是在这里，而是在世界上任何一处的岸边，成群的苍蝇一定早就围绕着嗡嗡作响了，更不用说被昨夜下的薄雪盖住的内脏，它们看起来很像土拨鼠挖穴时制造出来的土脊。但是，这时却是一片宁静，只有从西北方吹来的阵阵微风与尸骸相伴，冰层偶尔也会发出几声呻吟。

我走回小船，跟他们说确实无法辨认出死者，几个船员都把目光转开了。连残破的衣服碎片也无法提供线索。没有头、没有靴子、没有手、没有脚，除了被啃噬得很厉害的几根肋骨外，一点躯干也不剩。此外还有一截连着筋肉的脊椎，和半个骨盆。

“你先留在上面，古德瑟先生。”考区跟我说，“我现在派马克和泰德曼带一个空的弹药袋到你那里去，你们可以把那可怜家伙的尸骸收到袋子里。克罗兹船长应该会想给他们一个葬礼。”

这是件严酷的差事，但我们很快就完成了。最后我只要求那两个表情很难看的水兵把胸腔及骨盆装进由弹药袋充当的裹尸布里带走。至于那条脊椎，已经冻在冰原上，剩下的尸骸太令人毛骨悚然，我们决定不去碰它。

我们才离开冰岸，沿着开放水域的南岸探查不久，就听到北边传来喊叫声。

“发现人了！”有个船员大喊。他又喊了一次：“发现人了！”

我相信，在库姆斯、麦康维、菲瑞尔、泰德曼、马克和强斯用力划桨的同时，我们全都感到自己的心跳得很快，弗朗西斯·珀克操控着船桨朝一个板球投打区大小的浮冰驶去。这块浮冰就漂浮在这片广达数百亩、四围都是封冻冰原的开放水域正中央。我们都想要，而且都希望能找到利铎中尉那艘小船上的幸存者。

但事与愿违。

克罗兹船长已经站在那块冰上了。他叫我上去看一具躺在那里的尸体。我承认我觉得自己有点被利用了，尸体毫无疑问已经死了，船长却做出无法确认生死，只好强迫我去检查的样子。我非常疲累。

那是哈利·培格勒，他几乎全身赤裸地躺着，身上仅剩的衣物都是贴身内衣，身体蜷曲在冰上，双膝几乎碰到下巴，两只小腿在脚踝处交叉，手掌塞在手臂底下，似乎用最后一点精力让身体紧缩，以保持温暖。他紧紧抱住自己，想必是在不断颤抖的情况下咽下最后一口气。

他睁大的蓝色眼睛被冻僵了。他的肉也是蓝色的，摸起来就和卡瑞拉大理石一样。

“他一定是先游到浮冰旁，费力爬到上面，然后冻死在这里。”德沃斯先生低声地说，“冰原上那个东西并没有追上或伤害哈利。”

克罗兹船长没多说，只是点了点头。我知道船长相当喜欢而且倚重哈利·培格勒。我也很喜欢这位前桅台班长，大部分的船员也是。

我看到克罗兹船长注视着一样东西。在浮冰各处的新雪里，尤其是哈利·培格勒尸体附近有巨大脚印，其中的爪痕也相当明显，看起来像是白熊的脚印，只不过比任何白熊的脚印都大上三四倍。

那个东西绕着哈利·培格勒转了很多圈。看着可怜的培格勒先生躺在那里冷得不断发抖，然后死去？娱乐自己？哈利·培格勒死前看到的最后一幅景象会不会是：白色怪兽的身影笼罩在他身上，它那对黑色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他看？为什么那个东西不把我们的朋友吃掉？

“那只野兽在浮冰上一直用双腿站立走动。”克罗兹只说了这句话。

其他船上的人也向前靠过来，带来了一面帆布。

除了我们来时那条正急速变窄的水道外，冰原中的湖没有出口。我们绕了两圈，五艘船顺时针走，四艘船逆时针走，只找到一些小凹湾、冰缝，以及另外两处血痕，看起来就像是有个捕鲸船侦察队员爬到冰上，拔腿逃跑，却被残忍地拦截住并拖了回来。不过感谢上帝，那里只

有一些蓝色的羊毛碎片，没有尸块。

已经是下午了，我确信我们只有一个共同愿望：赶快离开这受诅咒的地方。但是我们有三具同伴的尸体，或是同一人的几个尸块，我们应该给他们一个有尊严的葬礼。我猜许多人心里都在想，在探险队人数愈来愈少的情况下，这将会是我们能正式举行的最后一场像样的葬礼。

在这座冰湖里，除了利铎中尉那艘厄运捕鲸船里的一个荷兰帐篷被浸泡成一大片帆布浮出水面外，湖面上没有可以利用的漂浮物。这片帆布就被拿来包裹我们的朋友哈利·培格勒。我在水道开口附近检查过的断骨残骸放在帆布弹药袋里，瑞德的无头尸体则被缝进一个多出来的毛毯睡袋里。

海葬的惯例是：在要被投入深海的尸体脚部放一颗或多颗弹丸，以确保尸体很有尊严地沉到海底，而不是难堪地浮在水面。当然这天我们手上没有弹丸。船员们从简·富兰克林夫人号浮出水面的那截船首拆下一个铁钩，又收集了一些空的葛德纳罐头来增加裹尸袋的重量。

把剩下的九艘船从黑色的水里拉到冰上，将快艇和侦察船再装到雪橇上，花了我们不少时间。而且把雪橇组装起来，再将小船抬放上去的过程中，还得把船上货物卸下再装上，这样的苦差事把皮包骨船员的最后一丝精力也耗尽了。接着船员们一起站在冰的边缘，排成一个很大的弦月形，以免冰棚任何一个地方承载过多重量。

没人有心情听长篇讲道，更别说像上次那样用传奇的《利维坦书》来大肆讽刺地讲道了。所以，听到船长凭记忆朗诵《圣经》的《诗篇》九十篇时，我们有点意外，却没人有情绪反应。

主啊，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

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是上帝！

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

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

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

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

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

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面光之中。

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似一声叹息。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矜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谁晓得怒气的权势？谁按着该受的敬畏晓得的愤怒呢？

求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耶和華啊，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

求使我们早早饱得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

求照着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

愿你的作为向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

愿主我们上帝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坚立。

荣耀归于圣父、圣子与圣灵，

从起初、今时，直到永远，阿门。

我们这些全身颤抖着的生存者一起回应：“阿门。”

接着是一片沉默。雪轻轻落在我们身上，黑色的水拍打着冰岸发出饥肠辘辘的声音。我们脚下的冰也发出呻吟，并且微幅移动。

我猜所有的人都在想，这段话其实也是为我们每个人预备的悼词与临别赠言。直到今天，在我们失去了利铎中尉这艘小船及船上几个人之前——其中包括无人能取代的瑞德先生及大家都喜欢的培格勒先生——我猜许多人都还以为我们能活下来。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可能性已经完全消失了。

我们期盼已久并且全体为之欢欣鼓舞的开放水域，原来是个充满恶

意的陷阱。

这可恶的冰，到头来还是不放过我们。

冰原上那个东西不会放我们走。

副水手长强森发出口令：“全体船员——脱帽！”我们把杂色、肮脏的罩头物全扯下来。

“知道我们的救赎主活着，”克罗兹船长用他变得沙哑的嗓音说，“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上帝。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

“主啊，接纳您卑微的仆人冰雪专家詹姆斯·瑞德、前桅台班长哈利·培格勒，以及我们另一位身份未明的同船伙伴，进到您的国度。除了这两位我们说得出口名字的人外，请您也接纳爱德华·利铎中尉、水兵亚历山大·贝瑞、水兵亨利·塞特、水兵比利·温佐、水兵撒米·魁斯比、水兵约翰·贝慈，以及水兵大卫·西姆斯的灵魂。

“在我们也要加入他们的那天来到时，主啊，请允许我们和他们一起进到您的国度里。

“哦，主，垂听我们为我们的同船伙伴，为我们自己，以及为我们所有人的灵魂所做的祷告，耶和华啊，求您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您不要静默无声。求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

“阿门。”

“阿门。”我们都轻声回应。

水手长及副水手长抬起几个帆布尸袋，丢进黑色的湖水里，几秒钟

之内，它们就沉下去了。水中冒出一些白色气泡，仿佛离我们而去的同伴最后还有几句话想说，接着湖面再次变黑，恢复平静。

中士妥兹及两个陆战队士兵的毛瑟枪同时鸣枪一次。

我看到克罗兹船长注视着黑色的湖水，看得出他把许多情绪压抑下去。“我们现在就离开。”他态度坚决地对我们说，对我们全部的人说，对这群意志消沉、悲伤、内心已被击倒的人说，“到今晚就寝前，我们应该还可以拉着雪橇与小船走上一英里路。我们要面向东南，朝贝克河的河口走。冰原上比较容易走。”

结果，在冰原上走比先前艰难得多。到最后我们根本无法前进。不是因为常见的冰脊在挡路，也不是因为拉着小船前进本身就很艰苦，虽然饥饿、疾病、虚弱确实让这件事变得愈来愈艰苦，而是因为有两样东西在作怪：破裂的冰，以及躲在海水里的那个东西。

七月十日那个漫长的北极傍晚，我们还是照往常一样分两批拉小船，即使探险队成员少了九人。当天晚上我们最终停下脚步，在冰上搭好帐篷准备就寝时，离前进一英里的目标还差很远。

我们才睡了不到两小时，就被冰层突然破裂及移动的声响吓醒了。只见一整片冰在上下摇晃，令人十分不安，我们全都慌忙地爬到帐篷出口，状况不明地团团转。船员们开始拆帐篷，忙着把东西装到小船上，克罗兹船长、考区先生及大副德沃斯大声叫大家镇静。几位军官说，我们附近的冰并没有破裂迹象，只是稍微在晃动而已。

冰晃动了约一刻钟后又静了下来，脚下的冰海表面再度坚固得像石头。我们再一次爬进帐篷里。

一个小时候，冰层摇晃及破裂的情况又来了。许多人又和之前一样，冲到帐篷外的寒风与黑暗里，不过一些比较勇敢的船员这次都留在

睡袋里。没过多久，我们这些受到惊吓的人又爬回味道难闻、挤满人的小帐篷里。帐篷里充满鼾声、船员睡觉时排的废气、湿睡袋中一个个交叠的身躯，以及几个月没换衣服的船员们的浓烈体味。我们一脸窘迫地回来。幸好帐篷里面太暗了，没有人会注意到。

隔天一整天，我们非常辛苦地拉着小船朝东南方前进，脚下的冰面不会比紧绷的软橡皮结实到哪里去。冰上开始出现裂缝，在某些地方，我们已经看见介于冰层表面与海水表面之间的六尺厚冰。我们已经不觉得是在穿越冰原了，反倒认为自己是在一片随着波浪起伏的白色海洋里，从一块浮冰跨越到另一块浮冰上。

在这里应该顺便记录一件事。我们离开被冰四面包围的湖后，第二天晚上，我又开始忙着尽我的职责去检查已故同伴的私人物品。利铎中尉的侦察队驾着捕鲸船离开时，这些东西大多都留在通用储物区。我找到前桅台班长培格勒的小背包，里面有几件衣物、几封信、几本书、一把牛角制的梳子以及其他个人用品，没想到我的助手约翰·布瑞金这时问：“我可以拿走其中一些东西吗，古德瑟医生？”

我吃了一惊。布瑞金指着那把梳子和一本有些厚度的皮制笔记本。

我看过笔记本的内容。培格勒是用一种相当粗浅的密码写的，把字及字母的顺序都倒过来写，每句话最后一个字的最后一个字母都大写，就像它是第一个字母。虽然笔记中记载了过去这一年我们发生的一些事，或许会让他的亲友想读一下，但是从我们弃船前后的那几个月开始，这位前桅台班长的笔迹、语句结构，更别说他的拼字，都变得愈来愈潦草、难以辨识，到后来甚至根本看不出来写的是什么字。有一处写着：“死亡，你的毒钩在哪里？在安慰峡湾的坟墓哪！那些到现在还在怀疑……（下一行字刚好位于笔记本沾到水的部分，所以无法辨认）……那染工说。”

在那一页背面，我发现培格勒用抖动的手画了一个圆，圆里写着“恐怖营所在”，日期已无法辨识，不过那应该是在四月二十五日。旁边一页有些文字片断：“我们有很艰苦的路要走……我们会想喝点甜酒润喉……是……我所有的烈酒……因为我想……时间……我应该……二十一日夜里好。”

看到这里，我猜培格勒记录的是四月二十一日的事，当天克罗兹船长告诉聚集在一处的“恐怖”号与“幽冥”号船员说，他们最后一批人隔天早晨就要弃船，离开“恐怖”号。

换句话说，这些只是一个识字不多的人留下的潦草字迹，而不是哈利·培格勒对于自己的学识或技术的深刻反省。

“你要这些东西做什么？”我问布瑞金，“培格勒是你的朋友吗？”

“是的，医生。”

“你需要一把梳子？”这个老助理的头几乎秃了。

“不是的，医生，只是用来纪念他。只要这把梳子和笔记本就好了。”

这实在很不寻常，我想，因为在这时候，每个人都想尽办法减轻负担，而不是把厚重的书再加到要拖运的行李里。

不过，我还是把梳子和笔记本给了布瑞金。没有人要培格勒留下的衬衫、袜子、毛质裤或《圣经》，所以隔天早上我就把它们留在要丢弃的东西中。整体来看，培格勒、利铎、瑞德、贝瑞、魁斯比、贝慈、西姆斯、温佐，以及塞特等人要被抛弃的个人物品，构成一个令人悲伤的小型死者纪念碑。

隔天早上，七月十二日，我们开始在冰上发现更多摊血。起先船员们都很害怕又要看到更多同伴的尸体，不过克罗兹船长随即带我们到较大的一摊血那里，让我们看到躺在那一大片星形、深红色血泊中间的是一只白熊。在到处是血迹的冰上，全都是被杀害的北极白熊的尸体，不过大多只剩下被击碎的头、沾满血迹的白毛皮、断裂的骨头，以及熊掌等残尸。

刚开始船员们松了一口气。但是，很明显的问题来了：谁杀死了这些巨大的掠食者，而且就在我们到达这里的几个小时前？

答案也很明显。

但是为什么它要屠杀白熊？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很明显：让我们没有任何食物来源。

到了七月十六日，船员们已经无法再向前走了。一天连续十八个小时拉着小船，却只前进了不到一英里。我们在第二天晚上扎营时，通常还看得见前一天夜里丢弃在冰上的一堆衣物与机具。我们又发现更多被杀的白熊。大家的士气都很低迷，如果在那个礼拜投票表决的话，大多数人应该会选就此放弃，然后躺下来等死。

七月十六日夜里，只有一个人担任守卫，其他人都在睡觉，克罗兹船长要我到他的帐篷里。他现在和查尔斯·德沃斯、主计官查尔斯·汉弥尔顿·欧斯莫（他已经出现肺炎症状）、威廉·贝尔（“幽冥”号的补给士），以及菲力普·瑞丁顿（约翰爵士与菲茨詹姆斯船长先前的水手舱班长）共享一个帐篷。

船长点头示意，大副德沃斯与欧斯莫先生之外的人都走到帐篷外，让我们可以私下谈话。

“古德瑟医生。”船长说，“我需要你的帮忙。”

我点头，然后聆听。

“我们有充足的衣物及帐篷。”克罗兹船长说，“放在载运补给品侦察船里的备用皮靴，是我坚持要大家一路拖运到这里来的。那些皮靴让许多人的脚免于被截肢。”

“我同意，长官。”我说，虽然我知道他并不是要询问我对这些东西的意见。

“明天早上我会向大家宣布，我们要将一艘捕鲸船、两艘快艇及一艘侦察船留下，只带着剩下的五艘继续前进。”克罗兹船长说，“要带走的那两艘捕鲸船、两艘快艇及一艘侦察船目前都处在最佳状态，如果在到达贝克河河口之前遇上开放水域的话，应该有能力航行，毕竟我们剩下的物品已经比以前少很多了。”

“大家听了一定很高兴，船长。”至少我就相当高兴。因为现在我也必须帮忙拉船了，得知每天都要回头拉第二批小船的该死日子即将结束，我肩膀及背部的疼痛减轻了许多。

“古德瑟医生，我需要知道，”船长的声音疲倦、粗哑，表情严肃，“我可不可以再减少船员们的每日食物配额？或者说，当我们减少食物配额时，船员们还拉得动雪橇吗？我需要你的专业意见，医生。”

我看着帐篷的铺地帆布。狄葛先生的一个炖锅，或者是当我们还有几罐乙醚燃料可以加热酒精炉时，沃尔先生用来加热茶水的那个新玩意儿，在那里烧出了一个圆洞。

“船长，德沃斯先生，”我终于开口，我晓得我要说的事他们其实早就知道了，“船员们已经没有足够的营养来从事每天的劳务了。”我吸了一口气，继续说：

“他们吃的每样东西都是冷的。最后的罐头食物早在好几个礼拜前就吃光了。酒精炉及酒精灯，和最后一个焦木醚燃料的空罐，都一起被丢弃在冰上了。

“今天晚上吃晚餐时，每个人可以拿到一块饼干、一小片冰冷的腌猪肉、一盎司的巧克力、一杯茶、将近一茶匙的糖，以及一汤匙朗姆酒的每日配额。”

“还有我们帮他们贮藏起来的烟草。”欧斯莫补上一句。

我点了点头：“对，还有那一点烟草。他们的确很喜欢抽烟。把一些烟草事先贮藏起来确实很棒。不过回到您的问题，我的答案是否定的，船长，我认为食物配额再减少，船员是无法继续走下去的。”

“即使不行，我还是得做。”克罗兹说，“六天内我们的腌猪肉就会吃完，十天内朗姆酒就会喝光。”

德沃斯先生清了清喉咙：“一切都要看我们有没有办法在浮冰上找到及猎捕到海豹。”

到目前为止，我知道，帐篷里每个人都知道，探险队里每个人也都知道，自从两个月前我们离开安慰峡湾以来，我们只射杀并且吃了两头海豹。

“我在想，”克罗兹船长说，“再度往北走到威廉王陆块上也许是最好的方法，也许要拉着小船走三天或四天。在那里我们可能可以吃苔藓与石耳。我听说，有好几种这类东西可以煮成相当美味的汤，如果我们可以找到正确的苔藓与石耳的话。”

“约翰·富兰克林。”在极度疲累中我想到了他，“那个吃自己鞋子的人。”在我们起航几个月前，我的兄长跟我说过那故事。约翰爵士应该

会知道，根据他的凄惨经验要选择哪些苔藓与石耳来吃。

“船员们会很高兴他们可以离开海冰，船长。”我只能这么说，“而且他们听到我们可以少拉四艘船，一定乐得要命。”

“谢谢你，医生。”克罗兹船长说，“就这样了。”

我拙劣地点头行了一个礼后离开，到几个严重坏血病患者的帐篷里去巡视一番。当然，我们已经没有病房帐篷了，布瑞金和我每天夜里只能一个一个帐篷地去看病及开药。然后我蹒跚地走回自己的帐篷里（和布瑞金、昏迷的大卫·雷斯、快要死去的工程师汤普森，以及病重的木匠哈尼先生共享），然后立刻睡着了。

当天夜里冰层破了一个洞，把一个荷兰帐篷吞了进去。帐篷里睡着的是我们的五位陆战队士兵：中士妥兹、下士黑吉斯、二兵威吉斯、二兵黑蒙和二兵达利。

只有威吉斯在帐篷沉没在暗酒红色的大海之前逃出帐篷。在冰缝再次轰然闭合起来的前几秒钟，他才被人拉上来。

但是威吉斯被冻得太厉害，病得太厉害，也被惊吓得太厉害，以至于无法康复。虽然布瑞金和我用仅剩的一条干布把他裹起来，让他躺在我们的睡袋里，睡在我们两人中间，但他还是在天还没亮之前过世了。

隔天早晨，他的尸体和更多衣物、四艘被弃掉的小船及载运它们的雪橇，一起留在冰上。

我们没有为他或另外几个陆战队员举行葬礼。

船长宣布今后不需要再拉那四艘小船及载船的雪橇时，没有任何欢呼声。

我们转向北边，朝着海平线外的陆地前进。我想，即使是从莫斯科撤退的人也不曾感受到这么强的挫折感。

三个小时后，冰又裂开了，我们面前的是北方的一些水道及小湖。这些未结冻水域过于窄小，贸然把小船放进去并不妥当。但它们看起来又过于宽大，让我们无法拉着小船与雪橇直接横越过去。

49 克罗兹

威廉王陆块，纬度不详，经度不详

一八四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克罗兹只睡了一会儿，但那些梦又回来了。一艘中空小船里有两具骷髅。在黑暗房间的桌子旁，两个令人受不了的美国女孩用脚趾关节发出拍打声来模拟鬼魂拍打声。在被煤气灯照得非常明亮的舞台上，有个矮胖的美国医生穿着爱斯基摩毛衣，化了浓妆，扮成北极探险家。接着又是小船里的两具骷髅。不过，夜最后总是结束在最困扰克罗兹的梦里。

他是个男孩，和他祖母梅摩·摩伊若一起待在一间很大的罗马天主教堂里。弗朗西斯浑身赤裸。梅摩将他推向祭坛护栏，但是他害怕向前走。教堂很冷，小弗朗西斯光脚踩的大理石地板很冷，白色的木制板凳结了冰。

跪在祭坛护栏前面，小弗朗西斯可以感觉到梅摩·摩伊若正在他身后用赞许的目光看着他，但是他实在太害怕了，所以不敢转头。某个东西正在靠近。

护栏另一边出现了一位祭司，他似乎是从大理石地板的活板门冒出来的。这人身躯庞大，实在太大了，而且他的白色法衣在滴水。他整个人耸立在小弗朗西斯·克罗兹的上方，身上带着血味、汗味，以及一种更臭的味道。

克罗兹把眼睛闭起来，伸出舌头准备领受圣餐，就像他跪在梅摩·摩伊若起居室的薄地毯上时她教他做的。虽然这个仪式很重要，他也清楚它的必要，但是弗朗西斯还是被主持者吓坏了。他知道领受了天主教的圣餐后，他的人生就永远不会再像从前一样：他也知道，如果不领受，他的人生会就此结束。

那个祭司愈来愈靠近他，并且倾身朝他……

克罗兹在捕鲸船的船腹醒过来。就像他每次从这些梦中醒来时一样——心跳剧烈，嘴巴也因为恐惧而干燥，即使只睡了几分钟。他发抖得很厉害，不过主要是因为寒冷，而不是因为恐惧或对恐惧残存的记忆。

七月十七日及十八日，他们所在的海峡或海湾的冰层全裂开了。在接下来的四天，克罗兹让船员们全都留在最后所在的浮冰上。两艘快艇及侦察船从雪橇上移下来，除了帐篷与睡袋还没放上去之外，五艘小船全都装满，他们已经做好了下水准备。

每天夜里，大浮冰的剧烈摇晃，以及冰层破碎、产生裂痕的声音，都会让他们在半睡半醒之间匆忙地从帐篷里跑出来，以为脚下的海已经张口，准备像吞食中士妥兹和他手下那样把他们吃掉。不过，每天夜里因为冰破裂所产生的爆炸声最终会变弱，而猛烈的摇晃也会转变成规律的起伏，然后他们会再度爬回帐篷。

天气变得比较温暖，有几天气温升高到接近冰点。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七月底的几个礼拜是他们受困北极的第二年里唯一能感觉到的一点夏日的时光，但是船员却比以前更觉得寒冷与感伤。有几天甚至下起雨来。当天气冷到不可能下雨时，雾气中的冰晶会浸湿他们的羊毛衣，因为现在天气已经温暖到不需要在厚呢外衣与大外套外面再穿上冬季的防水外衣了。拉小船流的汗水浸湿了肮脏的内衣、衬衫与袜子，以及他们破损、表面结冰的裤子。虽然他们的存粮与存货几乎告罄，但是剩下的

五艘小船比先前拉的十艘小船还要重，因为除了那个还能进食、呼吸、目光呆滞的大卫·雷斯外，他们现在每天都得拉着更多病人。古德瑟医生每天都向克罗兹报告，有更多只脚烂掉了——一直穿着湿袜子、泡水的脚。即使克罗兹事先想到要多带一些皮靴，还是有更多只脚趾及脚跟变黑，而且有更多只脚长了坏疽，必须截掉。

荷兰帐篷也一直是湿的，从来没干过。他们每晚就寝前都得用力剥开、天黑时才爬进去睡的睡袋也同样被浸湿，内外全结了冰，而且从来没干过。船员们一夜断断续续睡眠，再怎么发抖也没办法让他们暖和些。早上醒来时，圆形或金字塔形帐篷的内部都已经结了一层三十磅左右的白霜。他们在喝克罗兹船长、德沃斯先生及考区先生每天都会带到各个帐篷给每个人喝的少许微温茶时，霜就会掉落，并且滴在头上、肩上及脸上。从他们下到冰海的第一个礼拜起，克罗兹就要求另外两个人和他一起奉茶，这种船长变成船员晨间侍从的怪事，现在已经被船员们视为理所当然了。

“幽冥”号的厨师沃尔先生因为得了类似肺结核的病，多数时间都蜷曲着躺在一艘快艇的船底。不过狄葛先生还是和过去三年来在“恐怖”号大型费兹尔专利火炉旁的岗位一样，精力旺盛，言语粗俗，做事有效率，甚至带给大家安全感。

现在，乙醚燃料用光了，酒精炉及捕鲸船上以煤炭为燃料的火炉也都弃置在冰上，狄葛先生剩下的工作是：一天两次将一小份冰冷的腌猪肉或其他粮食分配给船员。但是欧斯莫先生与另一名军官总是在一旁盯着他。生性乐观的狄葛先生已经把一个简单的海豹油火炉及一个锅子组装好了，只要能射杀到海豹，他就会再次点燃火炉。

每天克罗兹都会派狩猎队去找海豹，好让狄葛先生有机会使用他的锅子，不过狩猎队员几乎看不到海豹，偶尔看到几只，还没来得及开枪射击，就让它们溜回没结冻水道或冰上的小洞里去了。根据狩猎队成员

的说法，身体光滑的黑色环纹海豹有好几次被霰弹枪，甚至是毛瑟枪或步枪射中，却还能溜回黑色的水中，在死前潜入深海里，只在冰上留下一道血迹。有些时候狩猎队员还会跪下来舔那些血。

克罗兹之前就多次见识过夏天时的北极海。他知道到了七月中旬，海水里及浮冰上都会出现许多动物：大海象在浮冰上享受日光浴，或者沿着岸边笨重地拍打水面，它们的吠声与其说是吠声，还不如说是一连串的打嗝声；数目不断增加的海豹像玩游戏的儿童一样在水面上跃进跃出，并且滑稽地用肚子在冰上走来走去；白鲸与独角鲸在没结冻的水道中突然冒出来，翻转身躯后又潜进水里，让空气中尽是它们口里呼出的鱼腥味；母熊带着动作还不甚优雅的小白熊在黑色的水里游泳，并悄悄地跟踪浮冰上的海豹，从水里爬到冰上时还会先抖抖它奇特的茸毛，也避免跟体形较大也较危险的公熊接触，因为公熊在空肚子时，连小熊和母熊也会吃；最后，空中的海鸟多到几乎将北极夏天蔚蓝的天空遮蔽成一片黑暗，不仅岸上有鸟，冰上有鸟，还有一些鸟如音符般在冰山不规则的顶端停成一条直线。此外还有更多燕鸥、海鸥及白隼掠过各处水面，捕食鱼类。

不过，今年夏天已经是连续两年在冰上没有看到任何会动的生物，只有克罗兹已经变少、并且继续变少的船员们，和一直不放弃追杀他们的那个东西。船员们总是身上系着缰绳，气喘吁吁地拉着小船。而那个东西的出现时间向来很短暂，只看得到它部分身躯，而且总是在步枪或霰弹枪射程之外。

有几次船员们在晚上听到北极狐的吠声，也经常的雪上发现它们优雅的足迹，但似乎没有一只北极狐想被猎人看见。看见鲸鱼或听见鲸鱼的声音时，他们之间总是隔着许多浮冰与水道，距离远到即使疯狂且不顾安危地跑去追也追不上。在船员们忙着从一块摇晃的浮冰跳到另一块时，这些海中哺乳类动物早就轻松地跃出水面又钻入水中，再度消失无

踪。

克罗兹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办法用随身携带的轻型武器去射杀独角鲸或白鲸，不过他猜可以，几发步枪子弹射入脑中，应该足以射死那只野兽以外的任何动物（船员们早就认为它不是野兽，而是船长那本《利维坦书》中某个愤怒的神）。只要他们有力气把鲸鱼拖到冰上，并且把它身上的油榨出来，油就够让狄葛先生的火炉一连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月有燃料，皮下脂肪及新鲜的肉也可以让他们吃到胀破肚皮。

克罗兹最想做的是杀死那个东西。但克罗兹和大多数船员不同，他相信它也会死。它是一只动物而已。也许它不只是一只吓人、有智慧的白熊，而且还更聪明。但它仍然是只野兽。

克罗兹知道，如果他可以杀死那个东西，光是它的死、为许多死者报仇的快感，就能暂时提高士气，就算探险队里剩下的人还是照样死于饥饿与坏血病，但那会比发现二十加仑未加水的朗姆酒更令人兴奋。

自从利铎中尉和他的手下死在冰中那座湖之后，冰上那个东西就再没来找麻烦，也没杀掉任何人。船长派出去的狩猎队一旦在雪上发现那个东西的足迹，就立即回来。克罗兹打算让每个能走的人，以及每支能发射的枪都去追踪野兽。必要时他会叫人敲着锅，大喊大叫地把那个东西引来，就像藏身于印度长草丛中的老虎会被敲打声引到海湾一样。

但是克罗兹知道，这种方法比已故约翰爵士的猎熊隐匿棚高明不到哪儿去。要让那个东西接近，他们得要准备诱饵。克罗兹很确定它还在跟踪。在开始慢慢变长的几小时黑暗里，它会比较靠近；白天它会躲在某处，也许是在冰下。如果能用诱饵吸引它，它会靠得更近。但是他们没有新鲜的肉，即使能猎获一磅生肉，船员们也一定会把它吞下肚，而不会想拿来当诱饵抓那个东西。

克罗兹除了记得冰上这只怪兽有不可思议的庞大身躯外，他也想到这表示有一吨以上（甚至是好几吨）的肉在那里。成年的公熊可以重达一千五百磅，但是跟这只东西比起来，它的表亲看起来只像是身材壮硕猎人旁边的几只猎狗。所以，如果他们真的能杀死这个凶手，就会有好几个礼拜的肉可以吃。而且克罗兹知道，即使必须像在行军时吃腌猪肉那样生吃它的肉，每咬一口也都会有复仇的快感。

如果行得通，弗朗西斯·克罗兹愿意亲自到冰上当诱饵。如果行得通的话。如果这样能救活并喂饱他的船员们，克罗兹会牺牲自己来当野兽的诱饵，希望他的船员——早在“恐怖”号最后那批陆战队员死在冰冷的海里之前，他们就证明过自己的射击技术有多糟——即使没办法一枪命中要害，至少能将多发子弹射到这只怪兽身上，让它倒下。不论他这只诱饵能不能活下来。

想到陆战队员，他不由得想起二兵亨利·威吉斯的尸体。一个礼拜前，那具尸体被留在一艘废弃小船里。当时克罗兹并没有召集船员参加威吉斯的非正式葬礼，只有他、德沃斯及陆战队士兵的几个好朋友在黎明前对着尸体说几句话。

我们早该用威吉斯的尸体来当诱饵，克罗兹心想。他躺在摇晃的捕鲸船底部，其他船员成堆地躺在他旁边。

接着他发现，他们还有一个更新鲜的诱饵，而且有这想法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八个月来，自从去年十二月那个东西追杀已故冰雪专家布兰吉那夜以来，大卫·雷斯对他们而言就是个负担。他没有反应、没有用处，就像是一百三十磅的脏衣服，放在小船上让船员们拖行四个月。不过他每天下午还是能把他的腌猪肉汤与朗姆酒喝下去，每天早上也能吞下一汤匙的茶与糖。

这都要感谢船员，没有人建议要把雷斯（或其他任何没办法走路的

人)丢下不管,连经常窃窃私语的希吉与艾尔摩也一样。不过,每个人想必都曾经有过相同的想法.....

吃掉他们.....

先吃雷斯,接着其他人死掉后也把他们吃掉。

弗朗西斯·克罗兹已经饿到可以想象吃人肉的光景。他不会将人杀死以便吃他的肉,现在还没到这地步。不过人一旦死了,为什么要将肉留在北极的夏日下任其腐烂呢?甚至是留在后面给正在追踪他们的那个东西大快朵颐?

克罗兹二十几岁刚升上中尉时,曾经听过发生在一八二〇年美国双桅帆船“艾塞克斯”号船长波拉德身上的真实故事。现在的水手迟早都会听到,通常是还在船上当学徒的时候。

根据后来生还者的说法,“艾塞克斯”号因为被一只八十五英尺长的抹香鲸撞破船身而沉没,落入太平洋最空旷的海域里。船上二十个人当时全驾着小船出去猎捕鲸鱼,回来时却发现他们的双桅帆船正快速下沉。从船上抢救了一些工具、航海仪器及一把手枪后,船员们就乘坐三艘捕鲸船离开。仅有的存粮就是两只他们在科隆群岛抓到的活海龟、两桶饼干,以及六桶清水。

接着他们驾着捕鲸船朝南美洲而去。

当然,他们一开始就先杀两只大海龟来吃,肉吃完了喝它们的血。接着他们抓到一些不小心跳进小船里的可怜飞鱼。船员想办法把龟肉稍微煮了一下才吃,却直接生吃鱼。然后他们潜水到海里,把附在三艘小船船底的甲壳动物藤壶刮下来吃。

三艘小船奇迹地到达韩德森岛——在一望无际的蓝色太平洋中的几

个黑点之一。这二十个人捕捉螃蟹、偷袭海鸥并取走它们的蛋有四天之久。但是波拉德船长知道，岛上没有足够多的螃蟹、海鸥和海鸥蛋让二十个人再吃上几个礼拜，所以当中十七个人就选择再次乘小船离开。一八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他们把船推到水里，然后跟他们三位同伴道别。

到了一月二十八日，三艘小船被暴风雨吹散，波拉德船长的捕鲸船独自在无尽的天空下朝东方航行。船上五个人的粮食配额只剩下：每人每天吃一盎司半的饼干。这不能算太巧合，但正好是克罗兹不久前才刚和古德瑟医生与大副德沃斯私下讨论过，当几天后最后的腌猪肉也吃光时要采用的减缩食物配额。

每天只吃少许饼干，喝几口清水，让波拉德的手下——侄子欧文·科芬、获得自由名叫巴兹莱·瑞伊的黑人和两个水手——活了九个礼拜。

他们吃完最后一块饼干、喝掉最后一滴清水时，离陆地还有一千六百英里。克罗兹也算过，即使船上的饼干能让船员再撑上一个礼拜，到冬天时，他们离最近的人烟还是远达八百英里以上，即使他们真能如愿到达贝克河河口。

波拉德的小船上没有刚好去世的人，所以他们抽签。波拉德年轻的侄儿欧文·科芬抽到最短的签。接着他们再抽一次签，看看谁该负责下手。结果由查尔斯·瑞姆斯铎抽到最短的签。年轻的科芬发着抖向其他人道别。克罗兹永远记得他第一次听到这里时，他阴囊紧缩的恐惧感。当时他们的战舰就停在阿根廷外海，他和一个年纪不小的船员一起在后桅高处担任守卫，而那个老水手就模仿那个男孩，用颤抖的声音说再见，把克罗兹吓得要命。科芬接着把头靠在船舷上，并且闭上眼睛。

根据波拉德船长后来的说法，他把手枪交给瑞姆斯铎，然后把脸转

开。

瑞姆斯铎朝着男孩的后脑开了一枪。

其他四个人，包括这男孩的叔叔波拉德船长，趁着血还温热先把它喝了。虽然血是咸的，但还是和周围无尽的海水不一样，可以喝。

接着他们从男孩的骨头上刮下肉来生吃。

然后他们把欧文·科芬的骨头敲破，把里面的骨髓吸到一滴不剩。

这个在船上打杂的男孩身体，让他们又活了十三天。正当他们考虑再抽一次签的时候，黑人巴兹莱·瑞伊因极度口渴及精力耗尽而死。再次放血、喝血、切肉、敲骨头、吸骨髓，让他们又多活了好几天，直到一八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被捕鲸船皇太子号救起。

弗朗西斯·克罗兹从来没见过波拉德船长，现在却步上他的后尘。这个不幸的美国人后来还是继续担任船长，并且又出海了一次，不过就只那么一次，因为他又遭遇船难。第二次被人救起后，就没有人愿意再把船交给他指挥了。

一八四五年，也就是三年前约翰爵士的探险队起航前几个月，克罗兹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波拉德船长那时住在南塔开，担任那座小城的守卫，但城里的人和附近的捕鲸人都尽量避开他。听说波拉德船长衰老得很快，常常大声地让自己和他早已死掉的侄子说话，并且在家中的屋椽上藏了一些饼干与腌猪肉。

克罗兹知道，他们这些人再过几个礼拜，甚至再过几天，就得决定要不要吃掉已死的同伴。

船员们已经快临近极限：剩下的人太少，而且太虚弱，根本拉不动

小船。七月十八日到二十二日在浮冰上休息四天，并没有让他们恢复体力。克罗兹、德沃斯和考区——虽然按理说，年轻的哈吉森中尉是探险队中位阶第二高的人，这些日子以来船长却没有给他任何实权——把船员们叫起来，并且命令他们出去打猎，修理雪橇滑板，填补船上隙缝，或修补小船，不让他们整天待在滴水的帐篷里，躺在冰冷的睡袋内。不过基本上他们能做的就是坐在还连在一起的浮冰上，一天过一天。因为有太多细小水道、裂缝、未结冻的小水池，以及薄而脆弱的冰层环绕在四周，让他们无法向南、向东或向北前进。

克罗兹不愿意掉头再朝西或西北方走。

不过浮冰并没有漂向他们想去的方向，往东南方朝着贝克的大鱼河去。它们像磨石一样不断自己绕圈子，就和过去两个漫长冬天里的“幽冥”号和“恐怖”号一样。

终于，在七月二十二日礼拜六下午，他们所在的浮冰开始裂成碎块，克罗兹不得不下令叫每个人都进入小船。

他们已经用绳子把小船拴在一起，在过于窄小、根本无法让小船航行的水塘及水道中漂浮了六天。克罗兹还带着一副六分仪（他把比较重的经纬仪留在路上了），当其他人睡觉时，他会趁着云层偶尔露出裂口时，尽所能地测量。他算出他们的位置大约是在贝克河河口西北方八十五英里处。

克罗兹预测现在随时都可能在前方发现一个地峡，将威廉王陆块与先前已经被人探查过的阿德雷半岛连接起来的地峡。七月二十六日礼拜三早上日出的时候，躺在小船里的克罗兹醒过来，发现空气变凉了，蓝色的天空里没有半点云，还瞥见十五英里远外的天际出现陆地的黑影，南北两边都有。

不久之后，克罗兹就把五艘船召集在一起，自己站在带头的捕鲸船的船首大叫：“各位，威廉王陆块其实是威廉王岛。我现在已经确定，前方的海可以让我们一路朝东再往南通到贝克河，而且我愿意用我的最后一块钱来打赌，西南方远处的峡角和东北方远处的陆地没有连接在一起。我们在一条海峡里，而且现在是在阿德雷半岛北方，换句话说，我们已经完成了约翰·富兰克林探险队的使命了。这就是西北航道。靠着上帝的帮助，你们办到了。”

船员发出微弱的欢呼声，紧接着的是几声咳嗽。

如果小船和浮冰往南方漂移，他们就可以省下好几个礼拜拉船或航行的工夫。不过，附近的水道和开放水域却只往北裂开。

在小船里生活和在浮冰上的帐篷里一样辛苦。船上挤了太多船员。在船舷已被哈尼先生加高的快艇和捕鲸船上，船中的横板让他们多了一层睡觉空间。那些被拆解开、置放在拥挤快艇与侦察船上的雪橇，也可以当成交叉的T字形甲板使用。

即便如此，穿着湿毛衣的身体还是得不分日夜地与另一些穿着湿毛衣的身体叠在一起。船员们必须把屁股悬在船舷外大便。后来他们渐渐不需要了，连坏血病病情严重的人也一样，因为食物和水渐渐少了。虽然所有船员都已经不在乎形象了，一道突然而起的波浪经常还是会把他们赤裸的皮肤浸湿，把裤子卷走，让他们发出咒骂、怒火中烧，并且在接下来几个长夜里忍受着冷得颤抖的痛苦。

一八四八年七月二十八日礼拜五早上，克罗兹船上的瞭望员（每艘船上最瘦小的人必须带着小型望远镜爬到短桅上瞭望）看到不远处有一片迷宫般的水道，一直延伸到西北方陆地上的一角，离他们大约有三英里。

五艘小船上的一等水兵花了十八个小时划船前进。必要时，身体状况最好的人还站在船首用鹤嘴锄砍冰，或用矛把冰推开，让船能从狭窄的冰棚间通过。

当天晚上十一点过后不久，他们在一个尽是石块的海滩登陆。当时四周一片黑暗，云层再度遮住天空，只有在云朵偶尔错开的片刻，天空会露出一片月光。

船员们太累了，已经没有力气把雪橇卸下来，再把快艇和侦察船放上去。他们也累到没有力气打开被海水浸湿的荷兰帐篷与睡袋。拉着沉重小船翻越过沿岸的冰和被涨潮浸得湿滑的岩石后，他们直接倒在粗石地上。他们成堆地躺着睡觉，靠着同船伙伴逐渐降低的体温来维持生命。

克罗兹甚至没有指派担任守卫。如果那个东西今天要夺走他们的性命，它可以马上如愿。不过，克罗兹在睡觉之前又花了一小时用六分仪测量，并且配合航海图表和随身携带的地图做了一些计算。

他只能推算，他们已经在冰海里走了二十五天，这段时间借着人力拉船、随冰漂移和划船，总共朝东南东方前进了四十五英里。他们现在又回到威廉王陆块，就在阿德雷半岛北边某处，而且距离贝克河河口还比两天前更远，大约在通往贝克河的大峡湾西北方三十五英里处，只不过他们无法穿越那道无名的海峡直接航行进入大峡湾。即使能够穿越海峡到达峡湾，他们离贝克河的河口还是超过六十英里，也就是距离大奴湖及得救的地方，还有九百英里以上的路程。

克罗兹小心翼翼地将六分仪收进木盒，再把木盒放进油布防水袋。他到捕鲸船上拿了一张湿透的毯子，摊开铺在石头地上，然后就在德沃斯及三个睡着的人旁边躺下来。几秒钟后就睡着了。

他梦到梅摩·摩伊若将他往前推向祭坛护栏，也梦到法衣还在滴水的祭师。

月光下，在这无名的海岸上，船员们的鼾声此起彼落。睡梦中的克罗兹此时却闭着眼睛，伸出舌头准备领受圣餐。

50 布瑞金

河边营

一八四八年七月二十九日

约翰·布瑞金一直喜欢私底下拿自己生命中的各阶段，与影响他一生的几部文学作品类比。

在童年及学生时期，他经常把自己想象成薄伽丘的《十日谈》或乔叟用语粗鄙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角色，而且认同的并不尽然是英雄人物。有好几年，他对这世界的看法是“去你的”。

二十几岁时，约翰·布瑞金最认同的对象是哈姆雷特。布瑞金很确定，这位丹麦王子在短短几个礼拜中（才到第五幕），就神奇地从男孩成长成至少三十几岁的成年人。哈姆雷特一直卡在思想与作为、动机与行动之间，他敏锐、紧逼的自觉意识把他束缚在原处，促使他去思索每件事，甚至去思索“思想”本身。年轻的布瑞金也是自觉意识的俘虏，而且和哈姆雷特一样，经常考虑最根本的问题：要继续，还是不要继续？

布瑞金那时的老师是位被牛津大学开除但风度优雅的教授，是这位有潜力成为学者的年轻人遇见的第一个不以同性恋身份为耻的人。他当时语带嘲讽地说，那句著名独白“生存还是毁灭”根本不是在讨论是否要自杀的问题；不过，布瑞金比他更能深刻体会这种挣扎。“因此这自觉意识让我们全都成为懦夫。”这句话直接向约翰·布瑞金当时介于男孩与男人之间的灵魂喊了话。他因为自己的存在及异于常人的性需求而痛

苦，也因为假扮成另一种人而痛苦。他假装也痛苦，不假装也痛苦。他考虑结束自己的生命，但他害怕思想会在今生帘幕的另一面延续下去，并且“偶尔也会做梦”，所以他不敢快速、果断、冷血地结束生命。

虽然约翰·布瑞金还是个尚未完全成为“自己”的年轻人，所幸他已经拥有书本和懂得调侃自己。除了犹疑不决之外，这两样东西也让他不至于走向自我毁灭。

到了中年，布瑞金最常把自己想成奥德修斯。这位本该成为学者，却当上次阶军官助理的人之所以这样类比，不是因为他们同样是在世界各地漂泊的人，而是因为他们个性上具有共同点。荷马在描写厌世的旅行者时提到：奥德修斯的同伴们用希腊语中意为“狡猾”或“诡诈”的词来指认他，阿喀琉斯等人则选择用同样的词来侮辱他。布瑞金并没有利用，至少是很少利用狡猾去玩弄别人，反倒是把它当成盾牌，就像荷马笔下的英雄们在遭遇长枪与长矛猛烈攻击时，用来藏身的由皮革与木材，甚至是金属制成的圆形盾牌。

他利用狡猾让自己不被人注意，并且一直保持下去。

几年前，在他随皇家海军“小猎犬”号出海航行的五年期间——他和哈利·培格勒就是在这期间结识——有一次布瑞金就跟船上的自然哲学家（他们两人经常在达尔文先生的小船舱里下棋）提到他和奥德修斯的类比。他认为，那次旅行中的人都可算是现代的尤里西斯，而那位有着悲伤眼神及敏锐心灵的年轻鸟类专家盯着这位助理，仿佛看穿他的心思说：“可是我怎么一点都不觉得你会有个珀涅罗珀在家乡等着你，布瑞金先生？”

自从那次之后，这位助理就更加小心了。就像奥德修斯迷航了几年后终于学会了，他的诡诈跟这世界的诡诈根本没得比，而且傲慢终究会受到众神惩罚。

最近这些日子里，约翰·布瑞金觉得文学作品中与他最像的人物是李尔王，在外表、感情、记忆、未来，以及悲哀上相像。

现在应该要上演最后一幕了。

在威廉王陆块——现在他们已经知道那是威廉王岛——的南方，有条小河流入目前没有名字的海峡，他们就在河口附近待了两天。时值七月底，这条河的某些地方还有自由流动的水，于是他们把所有的水桶装满水，不过没有人在水里看到或捉到鱼。似乎也没有动物有兴趣到河边喝水……连只北极狐也没有。关于这个扎营地的优点，顶多是略微凹陷的河谷让他们可以免受强风侵袭，每天夜里雷声大作、暴风雨肆虐时，心境能较为平和些。

待在扎营地的这两天早上，船员们带着希望，也带着祷告的心把帐篷、睡袋，以及他们不穿在身上的衣服都铺在岩石上，想让太阳晒干。但是已经不再有阳光了，有时天上还下起毛毛雨。过去一个半月来，他们唯一看过的一次蓝天出现在他们待在船上的最后那天。而且那天之后，大部分船员都因为晒伤而必须去看古德瑟医生。

身为医生助手，布瑞金很清楚，古德瑟把三位已故船医留下来的药品和自己的药品一起放在他的药箱里，但现在里面已经没什么药了。在这位良医的存药里还有一些泻药，大多是蓖麻油和用牵牛花籽制成的泻药酞剂，还有一些治疗坏血病的兴奋剂（只剩樟脑及鹿角，因为船上刚开始出现坏血病症状时，山梗菜酞剂用得太多没节制了），用来当镇静剂的鸦片，用来止痛的曼陀罗花与多佛粉末。此外只剩一点硫酸铜与硫酸铅，可以用来消毒伤口或处理晒伤引起的水泡。按照古德瑟医生的指示，布瑞金几乎把所有硫酸铜与硫酸铅都用来治疗划船时把衬衫脱掉而受到严重晒伤、整夜痛苦难熬的船员。

但是现在没有阳光可以将帐篷、衣服及睡袋晒干，船员们全身还是

湿的。夜里他们一面冷得发抖，一面发着高烧，不断唉哼呻吟。

身体状况最好、走得最快的船员组成的侦察队发现，他们先前乘着小船在冰海中前进、沿途还看不见任何陆地时，其实就已经越过一个凹陷进威廉王岛的海湾了，就在他们最后登陆的小河西北方不到十五英里。更令人吃惊的是，侦察队员说，朝东方再前进不到十英里处，威廉王岛又会拐向东北方。如果这是真的，他们就已经非常靠近威廉王岛的东南角，也就是到达陆地最接近贝克河峡湾的地方。

他们的目的地贝克河，就在通过海峡后的东南方，但是克罗兹船长告诉船员，他们要继续靠人力拉着小船在威廉王岛上朝东前进，直到沿岸不再斜斜朝东南延伸。到达最后的地点后，他们会在地势最高的地方扎营，从那里观看海峡。如果接下来的两个礼拜中，海中的冰散裂开来，他们就会搭乘小船前进。不然就会尝试拉着小船往南穿越海冰，走向阿德雷半岛。登上陆地后会朝东，像克罗兹估计的走十五英里路，到达可以往南直通贝克河的大峡湾。

棋局的最后几步向来就是约翰·布瑞金的弱项。他很少能享受终局。

在他们预计隔天清晨离开河边营的那一夜，布瑞金把他的个人物品，包括过去这一年写的厚日记（四月二十二日那天，他把另外五本更厚的日记留在“恐怖”号上）整理好放进睡袋里，并附上一张字条说，船上同伴可以随意拿走自己需要的东西；接着他把哈利·培格勒的日记和梳子以及一把已经用了好几年的牙刷，放进他厚呢外套的口袋里，并且到古德瑟医生的小型医护帐篷里去跟他道别。

“你说你要去散个步，并且有可能在我们明天离开前还不会回来，这是什么意思？”古德瑟逼问他，“你在说什么？”

“抱歉，医生，我只是突然很想去散个步。”

“散步？”古德瑟重复了一次，“为什么，布瑞金先生？虽然你比探险队大多数人大上三十岁，你却比他们健康十倍。”

“说到健康，我向来就比其他人幸运，医生。”布瑞金说，“不过我想这都是因为遗传，而不是因为这些年来我表现出来的智慧。”

“那么，为什么……”这船医说。

“只是因为时间到了，古德瑟医生。我老实跟你说，很久以前我还年轻时，我曾经想在舞台上当个悲剧演员。我听说伟大的演员要学习在自己不再大受欢迎，或者经常演出某一出戏时，选择一个好的下台身段。”

“布瑞金先生，你听起来像个恬淡寡欲的修行者，就像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的随从，如果皇帝对你不满意，你就回家，泡个热水澡，然后……”

“哦，不是的，医生。”布瑞金说，“我承认我一直很推崇清心寡欲，不过事实上，我向来就很怕刀子和锋利的东西。皇帝恐怕得先取走我的生命、家人及土地，因为一看到锐利的刀锋，我就会变成十足的懦夫。今天晚上我只是很想去散个步，或许也小睡片刻。”

“‘或许也做个梦’？”古德瑟说。

“嗯，困难之处就在此。”这位助理承认。他声音中的悲叹、焦虑，甚至是恐惧，非常的真实。

“你真的认为我们没有获救的机会吗？”船医的语气听起来像是真的很好奇，并没有太多悲伤。

布瑞金沉默了一分钟。最后他说：“我真的不知道。或许那跟是不是已经有搜救队从大奴湖或其他驻防站出发来搜寻我们有关。我猜他们很可能已经出发了，因为我们失去联络已经有三年。如果是这样，我们有机会获救。我还知道，如果这支搜救队中有任何一个人能让我们回到家，那个人肯定就是克罗兹船长。我个人的浅见是，他的能力一直被海军总部低估了。”

“你自己去告诉他吧，老兄。”古德瑟说，“至少告诉他你要走了。他有权听你亲自告诉他。”

布瑞金露出微笑：“我应该做，但是你我都知道，船长不会让我走。他随遇而安，但并不允许其他人这样。他有可能会用链子把我绑起来，让我……继续下去。”

“是的。”古德瑟同意，“但是你留下来就是帮我一个大忙，布瑞金。你的手很稳，我接下来要动一个截肢手术，很需要你帮忙压住病患。”

“还有其他年轻人可以帮你，医生，而且他们的手比我的还稳和强壮。”

“不过没有人像你这样有智慧。”古德瑟说，“没有一个人能让我像你这样对话。我很看重你的意见。”

“谢谢你，医生。”布瑞金再次微笑，“我本来并不打算告诉你，医生，其实每次看到血或身旁的人在受苦，我都会觉得恶心想吐，从小就是这样。我很珍惜过去这几个礼拜跟你共事的机会，不过做那些事真的有违我易受惊的本性。奥古斯丁说过，真正的罪恶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类的疼痛，我一直很赞同他的看法。如果接下来你要动截肢手术，那我最好赶快离开。”他伸出他的手：“再会了，古德瑟医生。”

“再见，布瑞金。”医生用双手握住那老人的手。

布瑞金朝西北方走，离开营地，爬出低浅的河谷。这里跟威廉王岛其他地方一样，没有丘脊或棱线高于海平面十五英尺或二十英尺。他发现一道多石、没有积雪的棱线，顺着它离开营地。

现在大约在晚上十点日落，但约翰·布瑞金已经决定天黑前就不再走路了。大约在离河边营三英里的地方，他发现丘脊上有块干地就坐了下来，从厚呢外套口袋里拿出一块饼干慢慢地吃，这是他今天的配额。虽然饼干整个发霉了，却是他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他忘了带水，所以顺手挖起一些雪放进嘴里融化。

西南方的落日相当美。太阳还一度出现在低垂的灰云和高起的灰色石头地之间，就像一颗橙色的球——不是李尔王，是奥德修斯曾看过而且会欣赏的那种——然后夕阳消失了。

天色和空气变得灰蒙且柔和，虽然气温一整天都保持在二十几华氏度，现在却开始快速下降，而且不久就会刮起风来。布瑞金希望在呼啸的夜风从西北方吹来之前，或是在经常会在夜里横越陆地及海峡的闪雷暴风雨出现之前，他能够睡着觉。

他伸手到口袋里，把最后三样东西拿出来。

第一样是约翰·布瑞金当助理三十多年来使用的衣刷。他抚摸着上面残留的衣绒，想到只有自己知道的可笑事，然后把它放进另一个口袋。

其次是哈利·培格勒的牛角梳子。梳齿之间还有些浅褐色头发。布瑞金用他冰冷、没戴手套的手掌将它紧紧握住，接着塞进外套口袋，和衣刷摆在一起。

最后一样是培格勒的笔记本。他随意地摊开。

死亡，你的毒钩在哪里？在安慰峡湾的坟墓哪！那些到现在还在怀疑.....那染工说。

布瑞金摇了摇头。不论那段被水沾湿而无法辨识的地方到底在写什么，他知道最后一个字应该是“说”。他教会培格勒读书，却一直教不会他拼字。培格勒是他所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之一，布瑞金却怀疑这个人大脑中掌管拼字的地方——也许是医学上还弄不清楚的某个脑叶、肿块或未知区域——应该是出了些问题。即使哈利学会字母译码，也能阅读充满专家见解与学识的难懂之书，他还是只会写字母顺序倒过来的信给布瑞金，而且连最简单的字也会拼错。

死亡，你的毒钩在哪里？

布瑞金最后一次笑了，把日记放在外衣前面的口袋里，这样它就不会被小型的腐食性动物破坏，因为他整个人会躺在上面，将身体摊开在沙砾地上，把脸颊靠在没戴手套的手背上。

他只动了一次，把衣领拉高，帽子压低。风愈来愈大，而且非常冷。接着他恢复小睡的姿势。

在南方的灰色微光完全消逝之前，约翰·布瑞金睡着了。

51 克罗兹

解救营

一八四八年八月十三日

他们拉着小船走了两个礼拜，到达威廉王岛的东南角。威廉王岛的海岸线从这里开始拐向东北方向。他们停下来搭好帐篷，并且派出狩猎队，准备一方面在这里调养，一方面等待和观察南方海峡里何时会出现开放水道。古德瑟医生告诉克罗兹，他需要一点时间来照料五艘小船载送过来的病患。他们把这营地称为“地极”。

当克罗兹从古德瑟那里得知，至少有五个人需要在这里动截肢手术时，就把这饱受强风吹袭的峡角重新命名为“解救营”。他也知道，那几个人无法再离开这里了，因为还能走的船员已经没有力气再将这些人放进小船里拉着走了。

他们的想法是——古德瑟医生给他的建议，不过目前只有他们两个人讨论过——船医和做了截肢，等待康复的人暂时留下。有四个人已经动过手术，而且到目前都还活着。最后一个狄葛先生，则预计要在今天早上动截肢手术。其他病重或过于虚弱的船员，可以选择和古德瑟医生及截肢者一起留下。至于克罗兹、德沃斯、深获克罗兹信任的二副考区、强森，以及还有点力气的船员会在冰再度散开时——如果它还会散开的话——顺着峡湾向南航行。接下来这支人数少、轻装上路队伍会沿着贝克河逆流而上，然后在明年春天从大奴湖那里带救援队回来；或者奇迹出现，他们在半路上就碰到正沿着贝克河往北来搜救的救援队，

在一两个月内就能回来。

克罗兹知道出现奇迹的概率微乎其微，而留在解救营的病患在没人帮助的情况下还能存活到明年春天的概率更是提都不用提。一八四八这年夏天，几乎无法捕获一只猎物，八月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除了一些窄小水道及几个罕见、终年不冻的冰穴外，各处冰层都厚到无法捕鱼，即使他们乘船待在海中，也没捕到鱼。古德瑟和几个照料病患的人要如何度过即将来临的冬天？克罗兹知道，船医自告奋勇要和前途不乐观的人留下，等于自愿签下自己的死亡执行令。古德瑟也知道他的船长明白。但是两个人都没有明说。

不过目前的计划就是如此，除非古德瑟今天早上改变心意，或者真的出现奇迹——南方冰海在八月第二个礼拜一路融化到岸边，让他们能用两艘受损的捕鲸船、两艘受损的快艇及一艘有裂痕的侦察船，载着被截肢的人、受伤的人、饿坏的人、虚弱到走不动的人以及坏血病末期病患一起扬帆航行。

那么，吃什么呢？克罗兹想。这是他们其次需要处理的问题。

现在，船长只要到帐篷外，大衣口袋里总会放着两把手枪。大型的雷管手枪和往常一样放在右口袋，双膛的小型雷管手枪（几年前卖他这把枪的美国船长称它“江船赌徒的腰间小枪”）则放在左口袋。他没再误将他最忠诚的干部——考区、德沃斯、强森及其他几人同时派出营，而把不安好心的人——希吉、艾尔摩，及白痴大个儿门森等人留在营里。而且，自从一个多月前在医护营发生几近抗命的事件后，克罗兹就不再信任哈吉森中尉、水手舱班长鲁本·梅尔，或是“幽冥”号的前桅台班长罗伯特·辛克烈了。

解救营附近的景象令人气馁。天空一连两个礼拜都是低矮、厚实的云层，克罗兹根本没有使用六分仪测量的机会。风已经开始猛烈地从西

北方吹来，空气也比过去两个月都冷。南边海峡里依旧全是结实的冰，不过，这里的海冰和很久很久以前从“恐怖”号走到恐怖营时所穿越的不一样。威廉王岛南方海峡里的海冰是由完整及崩裂的冰山、交杂的冰脊、无数边缘锐利的冰塔，以及巨大冰岩构成的杂乱冰原，偶尔会出现一些终年不冻的冰穴，黑色池水就出现在冰层下方约十英尺，不过里面的水通不到外面去。克罗兹不相信解救营的任何一个人有办法拉着小船在这片冰林行走，并且翻越由海冰构成的层层山棱，包括大块头门森在内。

白天与夜里不断听见轰隆声、爆破声、剥落声、脆裂声及嚎吼，成了水道出现的唯一希望。当海中的冰互相倾轧、彼此折磨时，远方偶尔会出现一些小水道，有时水道还能维持几小时。但是接着水道就会发出一声巨响，又合拢起来。冰脊可以在几秒钟内升高到三十英尺，几小时后却又整个垮掉，速度就和冰脊隆起时一样快。冰山也会因为周围冰层的巨大压力而炸裂。

现在才八月十三日而已，克罗兹告诉自己。当然，主要问题在于：他不应该说“才”八月十三日。而是该说“现在已经是八月十三日”。冬天的脚步正在加速靠近。“幽冥”号和“恐怖”号在一八四六年九月就被冻在“威廉王陆块”的外海，然后从来没有再离开过。

现在才八月十三日而已，克罗兹再次告诉自己。只要出现一个小奇迹，他们就还有足够的时间航行或划行穿越海峡，也许其中有几小段路得靠人力拉小船前进，走完他估计的七十五英里路到达贝克河河口。在那里，他们可以重新为几艘饱受摧残的小船装好索具，准备在河中逆流而上。运气再好一点的话，眼前这片杂乱冰原前面的峡湾完全没有结冰，因为贝克的大鱼河应该会把夏天高涨且温暖的河水往北带入峡湾，而这段路就占了将近六十英里的路程。之后在河里，他们可以每天和即将到来的冬天赛跑，奋力逆流而上，往南前进，虽然辛苦，不过理论上

来看是可行的。

理论上来看。

今天早上——礼拜天，如果疲倦虚弱的克罗兹没记错日子的话，古德瑟将在新助手托马斯·哈特内的协助下，进行最后一台截肢手术。克罗兹计划在那之后召集所有人，举行一场“主日崇拜”。

在礼拜里，他会宣布古德瑟将和跛脚者及坏血病患者留在这里。他也会告诉大家，不论海冰中有没有出现水道，他计划在未来的一周内带着身体状况最好的人及至少两艘小船往南走。

如果鲁本·梅尔、哈吉森、辛克烈，或希吉的那伙同谋还想提出别的方法，只要他们不挑战他的权威，克罗兹不仅会乐于和他们讨论，还会同意他们照自己的想法去做。愈少人留在解救营愈好，如果能把“烂苹果”除掉的话更好。

古德瑟医生开始动刀切除狄葛先生坏死生疽的左脚与脚踝时，手术帐篷传来哀号声。

两边口袋里各放了一把枪的克罗兹走出帐篷去找托马斯·强森，要他把船员们召集起来。

探险队里人缘最好、同时也是克罗兹到南北极探险这么多年来认识且合作过的最优秀厨师狄葛先生的左脚才刚被切掉，就因为失血过多及并发症，在船员们集合前几分钟去世了。

每当船员们需要在营地待上两天以上时，水手长就会用棍子在沙砾地或雪地上较空旷平坦的地方，画出“幽冥”号与“恐怖”号甲板与船舱的粗略外形。这样可以让船员们知道在集合时该站在哪里，也给他们一种熟悉感。在他们刚到恐怖营那几天，船员们集合时的队形拥挤到几乎可

以用混乱来形容，两艘船的一百多人全都挤在一艘船的甲板轮廓里，这情形维持了一阵子。但是，现在人员已经减少到一艘船的轮廓绰绰有余了。

在点完名，还没开始读经文的那段安静时间里，也是在狄葛先生哀号后产生的静默气氛中，克罗兹注视着聚集在他前面那些三五成群、衣着散乱、满脸胡须、苍白、肮脏、眼眶凹陷的船员。他们身体向前倾，像疲累的猿类一样弯着腰、驼着背，那已经是他们能摆出的最好的立正姿势了。

皇家海军“幽冥”号的十三位军官已经死了九位：约翰爵士、菲茨詹姆斯中校、格尔中尉、维思康提中尉、费尔宏中尉、大副沙金、准副柯林斯、冰雪专家瑞德以及总医生史坦利。还活着的军官有大副德沃斯、二副考区、助理船医古德瑟（这时才匆匆赶来加入人群的古德瑟，比其他人更无法把身体站直，他的眼睛往下看，带着倦容与挫败感）以及主计官欧斯莫。查尔斯·汉弥尔顿·欧斯莫经历过一场严重的肺炎而幸存下来，现在却又不敌坏血病侵袭而病倒在帐篷里。

克罗兹也注意到，“幽冥”号上所有正职海军军官都死了，剩下的都是船员，或者为了服务军官的而被赋予名誉官员称谓的平民。

“幽冥”号的三位士官长——工程师约翰·葛瑞格、水手长托马斯·泰瑞及木匠约翰·维基斯都过世了。

“幽冥”号起航离开格陵兰时，船上有二十一位士官，到今天点名时还有十五个人活着，虽然其中几个人不过是几张在行军旅程中需要别人喂食的嘴巴，例如在嘉年华大火中受到严重灼伤后一直没康复过来的主计官助理威廉·佛勒。

一八四五年圣诞节对一等水兵点名时，“幽冥”号上有十九个水手

答“到”。其中十五个到今天还活着。

“幽冥”号上七个原本该答“到”的皇家海军陆战队员，有三个——中士皮尔森、二兵哈普魁与希里——到一八四八年八月这一天为止还活着，不过他们的坏血病已经相当严重，连担任守卫或出去打猎都办不到，更别说拉小船了。不过今天这三个人还是倚着他们的毛瑟枪，和其他衣着散乱、垂头丧气的人站在一起。

“幽冥”号船员名单上的两个学徒男孩（其实在起航时他们都已经十八岁的男人了）大卫·杨格与乔治·钱伯斯都还活着。但是钱伯斯在参加嘉年华时被冰上那个东西弄坏了脑袋，那夜那场大火之后就变得像个白痴。不过船员们叫他拉船时，他还能拉，叫他吃东西时也能吃，而且不用人提醒，他会自己呼吸。

所以，根据刚才点名的结果，在一八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幽冥”号上原本的六十五个人中有三十九个还活着。

和“幽冥”号比起来，皇家海军“恐怖”号的军官存活状况稍好，至少还有两位正职海军军官活着——克罗兹船长和第二中尉哈吉森。此外还有两位军官：二副罗伯特·托马斯，以及克罗兹的主计官黑帕门，后者是视同军官的非军职干部。

没办法在今天点名中应答的军官有利铎中尉、厄文中尉、大副霍恩比、冰雪专家布兰吉、准副马克宾，以及他的两位船医培第与麦当诺。

“恐怖”号原先的十一位军官中，有四个还活着。

探险队出发时，克罗兹有三个士官长——工程师詹姆斯·汤普森、水手长约翰·雷恩，以及高级木匠托马斯·哈尼——这三人现在都还活着，虽然工程师已经几乎成为一具眼眶凹陷的骷髅，虚弱到站都站不住，更不用说拉小船了；至于哈尼，他不但出现坏血病的后期症状，前

一天晚上两只脚才被截肢。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位木匠并没有缺席，在点到他的名字时，他竟然还从帐篷里大声应答：“到！”

三年前“恐怖”号起航时有二十一个士官，而在这多云的八月早晨有十六个人还活着。原本只有炉工约翰·托林顿、前桅台班长哈利·培格勒、补给士坎利和罗德斯四人离世，但是在稍早前，厨师约翰·狄葛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恐怖”号原本的十九名一等水兵，还活着的有十一人，但现在只有十个人应答——躺在古德瑟医生的帐篷里的大卫·雷斯还在昏迷状态，没有任何反应。

皇家海军“恐怖”号的六名陆战队员没有半个活着。头颅破裂、苟延残喘地活了好几个月的二兵海勒，终于在他们离开河边营的次日死了，他的尸体被弃置在砂石地上。没有葬礼，也没有任何道别的话。

这艘船原本的船员名单中有两个“男孩”，但这次点名只剩一个应答——罗伯特·戈尔丁现在二十三岁，当然早就不是男孩了，但他还是像男孩一样容易受骗。

一八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克罗兹在解救营举行主日崇拜时，“恐怖”号原本船员名单中的六十二个人，有三十五个还活着。

整体而言，有三十九个“幽冥”号船员及三十五个“恐怖”号船员还活着。换句话说，一八四五年夏天从格陵兰出发时的一百二十六个人，现在只剩下七十四个。

但是，有四个人在过去二十四个小时里才刚被切除一只脚或两只脚，而且至少有另外二十个人几乎可以确定已经病得太厉害、受伤过重、饿得发慌、身心俱疲，无法再走下去。三分之一的人已经到了他们的人生极限。

已经到该做人员结算的时候了。

“全能的上帝，”克罗兹用疲乏、粗哑的声音朗诵，“在主里离世之人的灵魂正与您同在；那些信实之人的灵魂在卸下肉身重担后，也会在您那里得到喜乐与福气：我们真诚地向您献上感谢，因为您愿意让我们的弟兄，三十九岁的约翰·狄葛，脱离这罪恶世界的所有苦难；恳求您，如果您愿意的话，尽快按着您恩典满溢的良善，取走每个您拣选的人，只要您愿意，将我们全部取走也没关系，使您的国度可以更早来临；使我们，就和对您的圣名真实信仰却已经离世的人一样，可以拥有完满的结局与永远的幸福，既在身体上也在灵魂里，而且沉浸在您永恒、无尽的荣耀中；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六十二个还能站在集合队伍中的人用沙哑的声音应和着。

“阿门。”另外十二个躺在帐篷里的人，也有几个人发出声音。

克罗兹并没有让大家解散。

“皇家海军‘幽冥’号与皇家海军‘恐怖’号的船员们，约翰·富兰克林探险队的成员们，各位好伙伴。”他用粗哑的声音大声说，“今天我们必须决定接下来该走哪条路。依照你们曾经起誓遵守而且签了名的船上法规和皇家探索团法规，直到我免除你们任务的那一天为止，你们都在我的指挥之下，而且应该持续接受我的指挥。你们追随约翰爵士、菲茨詹姆斯船长和我直到今天，而且一直表现得很好。我们的许多朋友和同船伙伴已经返回天国到主基督那里去，但是还有七十四个人撑到现在。我全心希望今天在解救营的诸位都能活着回到英格兰及自己的家，见到自己的家人。上帝可以为我做证，我已经尽我所能地确保我们的努力能达到目的。但是今天，我容许你们自己决定要走哪条路，以达到目的。”

这些人开始喃喃地彼此讨论。克罗兹让他们讨论了十几秒，才再继

续说下去：“你们已经听到我们要怎么做了。古德瑟医生会和病重到无法长途旅行的人留下，身体状况还可以的人则会继续朝贝克河走去。你们当中有没有人还想尝试走其他的路脱困？”

“长官，我们有些人想走别的路。我是说，我们想要回头走，克罗兹船长。”

克罗兹盯着这位年轻军官看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知道，哈吉森其实只是希吉、艾尔摩及其他几个叛逆、好争辩的船员的一匹阵前掩护马。这些人长久以来一直用怨恨来挑动船员的情绪，不过他不确定哈吉森自己知不知道。

“回到哪里，中尉？”克罗兹终于问。

“回‘恐怖’号去，长官。”

“你认为‘恐怖’号还在原处吗，中尉？”就像是要为他的问句加重音制造效果般，在他们南方的海冰刚好发出一连串类似霰弹枪响及地震的爆裂声。离岸边数百码的一座冰山突然崩塌下来。

哈吉森像小男孩般耸耸肩：“长官，不论‘恐怖’号是不是还在那里，至少恐怖营还在。我们在那里留了食物、煤炭及几艘小船。”

“对，”克罗兹说，“没错。而且我们现在都很想念那些食物，甚至包括让我们当中几个人痛苦死去的罐头。不过，中尉，恐怖营离我们有八九十英里远，而且我们几乎花了一百天才从那里走过来。你和你那些人真的认为可以在冬天的啃噬下，步行或拉着小船回去吗？光是回到恐怖营，恐怕都已经十一月底了，那个时候完全不见天日的。你们应该还记得去年十一月的温度与暴风雪吧！”

哈吉森点头没说话。

“我们才不要走到十一月底！”科尼利厄斯·希吉说，他从队伍中走出来站在气馁的年轻中尉旁边，“我们认为，这次回头走的时候，岸边的冰已经融化了。我们会把帆架起来，靠着风力，加上划桨，绕过之前像吉卜赛奴隶一样拉着五艘小船绕过的他妈的大峡角，在一个月内到达恐怖营。”

聚集的船员们开始交头接耳起来。

克罗兹点头：“冰的确有可能已经为你融化了，希吉先生。但也可能没有。即使冰中已经出现水道，要回到那艘很可能早被压成碎片的船，你们还有一百多英里路要走。相比较起来，从这里走到贝克河可以少走三十英里。而且南方的峡湾没结冰的机会要大得多。我是指靠近贝克河的地方。”

“您不可能说服我们改变心意，船长。”希吉坚决地说，“我们已经详细讨论过了。我们就是要这么做。”

克罗兹瞪着副船缝填塞匠。船长平时碰到任何不服从就要强势、果断、即刻压制下去的直觉反应，当下在心中升起，但是他提醒自己，这正是他想要的状况。现在是将不怀好意的人除掉，以拯救信任他判断的人的时机。况且，在这夏末，希吉的脱逃计划说不定还真的有成功机会。关键就在于，如果在冬天来临前某个地方的冰真的散开的话，到底哪里的冰会松散开。他应该让船员们自己做最后的选择，去选择他们认为最好的机会。

“有多少人要和你一起去，中尉？”克罗兹对着哈吉森问，好似他真的是这群人的领导者。

“呃……”这个年轻人说。

“马格纳会跟我们一起去。”希吉边说边做手势叫那个巨人往前

走，“还有艾尔摩先生。”

这位个性阴沉的弹药士昂首向前走，脸上充满挑衅的表情，并且流露出对克罗兹的蔑视。

“还有乔治·汤普森……”副船缝填塞匠继续说。

听到汤普森也是希吉的党羽，克罗兹一点也不讶异。这个船员向来就粗鲁、懒惰，只要还有朗姆酒，一有机会就喝得醉醺醺。

“我也要一起去……长官。”约翰·莫芬也出来和那几个人站在一起。

刚满二十六岁的威廉·奥瑞恩也一言不发地走出来，站在希吉那伙人旁边。

接着，“幽冥”号的船缝填塞匠詹姆斯·布朗和他的副手弗朗西斯·丹恩也加入那群人。“我们认为这样最有可能活下去，船长。”丹恩说完把头低下。

克罗兹还在等待鲁本·梅尔与罗伯特·辛克烈表明立场。他知道，如果今天聚集在这里的大多数人都加入这群人，往南逃的计划就会泡汤。但却惊讶地发现“恐怖”号的次阶军官助理威廉·吉伯森及炉工路克·史密斯也缓步走向前。他们在“恐怖”号时做事认真尽责，拉小船时也算是强壮的纤夫。

查尔斯·贝斯特也向前走，他是“幽冥”号上相当值得信赖的船员，向来对格尔中尉非常忠诚。后面还跟着四个船员：威廉·杰瑞、曾经在嘉年华受过重伤的沃可、年轻的约翰·斯特里克兰，和亚伯拉罕·席立。

总共十六个船员站在那里。

“没有别的人了吗？”克罗兹问，他感觉有种突然放松的空洞感，像极了天天伴随他的饥饿感，正在啃啮着他的肚腹。十六个人站在那里，他们会带走一艘船，但克罗兹还有够多忠诚的船员和他一起朝贝克河迈进，同时也还有足够的人手留在解救营照顾病患。“我可以给你们那艘侦察船。”他告诉哈吉森。

这名中尉感激地点了点头。

“那艘侦察船到处都是裂痕，而且已经被改装成只适于在河里航行。还有，想到还要拉那部雪橇走，我的屁股就开始痛起来。”希吉说，“我们要一艘捕鲸船。”

“我只能给你们侦察船。”克罗兹说。

“我们还要带走乔治·钱伯斯和大卫·雷斯。”副船缝填塞匠说。他两腿张开、双手交叉在胸前，站在那一群人前面，活似一个说话带有伦敦土腔的拿破仑。

“你说什么鬼话。”克罗兹说，“你为什么要带两个无法照顾自己的人走？”

“乔治还能拉小船。”希吉说，“而且我们过去就一直在照顾大卫，我们希望还能继续照顾他。”

“不对。”古德瑟医生往前走到克罗兹与希吉那伙人正紧张对峙的地方，“你们根本没有照顾雷斯先生，而且你们也不想让乔治·钱伯斯当你们的同行伙伴。你们只是想拿他们两人当食物。”

哈吉森中尉不敢相信地眨了眨眼，只见希吉握起拳头，向马格纳·门森做了个手势。一小一大两个人向前走了一步。

“站住，不要再往前走了。”克罗兹大吼。在他身后三个还活着的陆战队员——下士皮尔森、二兵哈普魁，以及二兵希里虽然带着病容，而且连脚步都站不稳，但都已经举起长长的毛瑟枪瞄准两个人。

更重要的是，大副德沃斯、二副考区、水手长约翰·雷恩以及副水手长托马斯·强森也都把霰弹枪举起来瞄准希吉他们。

科尼利厄斯几乎是像狗一样吠叫着：“我们也有枪。”

“不对，”克罗兹船长说，“你们没有。在集合的时候，大副德沃斯就把所有武器都收集起来了。如果你们明天就乖乖离开，我可以给你们一把霰弹枪和一些弹药。如果你现在敢再向前走一步，你就会看到我们在你们的脸上开枪打鸟。”

“你们全部会死掉！”科尼利厄斯·希吉用他骨瘦如柴的手指指着沉默地站在集合队伍中的人，同时用手臂画了一个半圆，看起来就像一座瘦巴巴的风车，“如果你们要跟随克罗兹和另外这几个笨蛋，那你们全都会死。”

副船缝填塞匠突然转身朝向船医：“古德瑟医生，你刚才说我们是不怀好意才留下乔治·钱伯斯与大卫·雷斯。那些话我们不会跟你计较，跟我们一起走吧。你救不了留在这里的人。”

希吉用轻蔑的手势指向用来安置病患的几个松垮垮的湿帐篷。

“他们其实早就死了，只是大家不承认罢了。”希吉继续说，他虽然骨架瘦小，却能发出响亮的声音，“我们能活下去。和我们一起走，将来可以再见到你的家人，古德瑟医生。如果你留在这里，就算跟克罗兹一起走，也只会成为一个死人。和我们一起走吧。”

古德瑟从手术帐篷出来后，就一直忘了将眼镜拿下来，现在他才拿

下来，用他沾血的毛质背心的衣襟当抹布，不徐不疾地把镜面上的湿气擦掉。他个子矮小，嘴唇和小男孩一样饱满，下巴向内缩，先前颊须没蓄成而往下长出的一道卷曲胡子遮住部分下巴。古德瑟一副轻松样。他把眼镜再戴起来，看着希吉和他后面的人。

“希吉先生，”他轻声说，“虽然我很感激你这么仁慈大方地要救我的性命，但是你要知道，其实你并不需要我跟你们一起去，帮你们肢解两位同船伙伴的身体，把一些肉贮藏起来。”

“我不是……”希吉说。

“即使是平常人也可以很快学会肢解的解剖学，”古德瑟打断他的话，声音强硬到足以将副船缝填塞匠的话压下去，“这两位被你们当成储备粮食带着走的先生中有一个死掉，或者当你们协助他死掉时，你们唯一需要做的事就是将一把船刀磨到和手术刀一样锐利，然后开始切割。”

“我们并没有要……”希吉大喊。

“但是我强烈建议你们带一把锯子，”古德瑟的声音再次压过他，“哈尼先生的木匠锯很好用。你们可以用刀子割下你们同伴的小腿、大腿及腹部的肉，或把手指切下来。但是如果要把腿及手臂切下来，你们肯定需要一把好锯子。”

“可恶！”希吉尖叫。他和门森又开始向前走，但是副官和陆战队员再次举起霰弹枪与毛瑟枪，迫使他们停下了脚。

船医完全不受影响，甚至没看希吉，手指着大块头马格纳·门森，仿佛他是一幅挂在墙上的解剖说明图。“当你真正动手去做的时候，和切割圣诞节的鹅肉并没有什么不同。”他在空气中对着马格纳的上半身做出垂直往下切的手势，接着再在他的腰部下面横切一刀，“当然，要

从肩关节处把两只手臂切下来。如果要把两条腿卸下来，你就必须将他骨盆的骨头整个锯穿。”

希吉颈部的筋肉紧绷，苍白的脸变红，但是他没再说话，让古德瑟继续说下去。

“我会使用切掌骨专用的小型锯，从膝盖处将腿锯成两截，当然，也从手肘处将手臂锯成两截，然后再用一把锋利的手术刀把最好的部位切下来，大腿肉、屁股肉、二头肌、三头肌、三角肌，以及胫骨后面比较多肉的地方。这些事做完之后，再开始去把胸部肌肉削下来，并且把肩胛骨附近、身体两侧，以及后背下方可能会有的肥肉切下来。但是照目前状况来看，可以想见这些地方不会有太多肥肉，也不会有什么肌肉。但是我很确定希吉先生不希望浪费掉任何一点肉。”

站在克罗兹身后的那群人后方，有船员突然跪倒在地对着砂石地呕吐，不过并没吐出东西来。

“我有一种叫作夹钩的特殊工具，可以把胸骨撬开，并且把肋骨夹出来。”古德瑟轻声说，“但是很抱歉，我不能借给你。一把好的船用锤子及凿子同样能办到。你们应该已经注意到，每艘小船的工具箱里都有。

“我建议你先花时间把肉取下来，把你们两位朋友的头、手掌、脚掌、内脏，柔软腹腔囊里的所有东西，留到以后再处理。

“我要提醒你，将长骨敲破来吃里面的骨髓比你想象中要难上许多倍。你需要有用来刮骨髓的工具，有点类似哈尼先生雕刻木头时用的圆凿。而且请注意，当你把骨髓从骨头中刮出来时，是块状的，而且红通通的……里面还带着骨头的碎片，所以一点也不适合生吃。我建议你们直接把骨髓放到锅子里煮，这样，在把朋友吞下肚之前，你们还有机会

让自己的心情先平静一下。”

“他妈的！”科尼利厄斯·希吉大声咆哮。

古德瑟点头。

“还有，”船医轻声细语地补充，“如果你们要吃对方的脑，事情又简单多了。只要把下巴的下半部锯下来，连着下排的牙齿一起丢掉，然后用刀子或汤匙边挖边凿地穿过柔软的上颚伸进头盖骨里。喜欢的话，你们还可以把头颅倒转过来，大伙儿坐成一圈，像吃圣诞布丁一样用汤匙伸到头壳里把对方的脑挖出来吃。”

没有人发出任何声音，只有风声及海冰的呜咽声、破裂声与噼啪声。

“还有其他人要在明天离开这里吗？”克罗兹喊着。

鲁本·梅尔、罗伯特·辛克烈，以及撒母耳·哈尼——分别是“恐怖”号的水手舱班长、“幽冥”号的前桅台班长，以及“恐怖”号的铁匠——走了出来。

“你们也要和希吉与哈吉森一起走？”克罗兹问。他没有让自己表现出心里的震惊。

“不是，长官。”鲁本·梅尔摇着头说，“我们和他们不是一伙的。但是 we 想回‘恐怖’号去。”

“我们并不需要小船，长官。”辛克烈说，“我们想要直接穿过这个岛，就像长途越野健走。也许离开岸边后，我们会在内陆发现一些北极狐之类的猎物。”

“方向的掌握会是个大问题。”克罗兹说，“指北针在这里一点用处

也没有，而我也可能给你们一个六分仪。”

梅尔摇了摇头：“不用担心，船长。我们会采用推测定位法。大多数时刻，只要那他妈的风，原谅我又讲粗话了，长官，是直接朝我们的脸吹过来的，我们走的方向就没错。”

“成为铁匠之前，我也当过水手，长官。”撒母耳·哈尼说，“我们都是水手。如果我们没办法死在海上，至少有机会死在自己的船上。”

“好吧。”克罗兹对着还站在那里的人，也提高音量让帐篷里的人听见，“我们会在六钟响时集合，然后把所有的饼干、烈酒、烟草和食物分一分。每个人，即使是昨天和今天才动过手术的人，也要被带到分配食物现场。每个人都可以看到我们还有多少东西，而且每个人分到的都相同。从现在开始，每一个人，除了几个要由人喂并且受古德瑟医生照顾的人之外，都要负责照管自己的粮食配额。”

克罗兹冷冷地看着希吉、哈吉森和他们那一伙人：“你们这些人，在德沃斯先生的监督下去为那艘侦察船做好行前准备。你们明天天一亮就出发。而且，在六钟响回到这里参加物品与食物分配大会之前，不要再让我看到你们的脸。”

52 古德瑟

解救营

一八四八年八月十五日

经过了动截肢手术、狄葛先生过世、船长召集船员点名、听希吉先生讲述计划、食物在悲凄气氛下分配给众人等事之后的那两天里，船医古德瑟没有心情写日记。他把皮制日记本塞到旅行医药袋里，没再拿出来。

正如古德瑟所预期的那样，食物大分配在愁云惨淡的气氛下进行，而且似乎没完没了，一直到持续到傍晚——八月，白天已经逐渐变短了。大家很快就发现，在谈到食物问题时，没有人相信别人。每个人似乎都有深植入骨的焦虑，认为别人在囤积、私藏、隐匿食物，不愿与其他人分享。他们花了好几个小时才把小船上的东西都卸下来，清出存粮，搜查所有帐篷，清点狄葛先生与沃尔先生的库存。船上每个阶级的人都派出代表——军官、士官长、士官、水兵——负责收集与分配食物，其他人则是眼睁得大大地观看。

托马斯·哈尼在食物分配完后的那天夜里过世。古德瑟叫托马斯·哈特内去通知船长，接着帮忙把木匠的身体缝进睡袋里。两个水手把尸体抬到离解救营一百码左右的雪堆中放置——狄葛先生的尸体先前已经冰冷地躺在这里了。他们已经不再举行葬礼及追思礼拜了，并不是船长下过命令或是大家表决，而是已经默默地达成了共识。

我们将这些尸体放在雪堆里，是把它们当成未来的食物保存起来，以免坏掉吗？船医暗自寻思。

他无法回答自己的问题。他唯一知道的是，在他把解剖学的知识告诉希吉，还有聚集在那里的人（他其实是故意说那些话，因为在点名之前他就已经和克罗兹讨论过对付抗命者的策略了），让他们知道如何拆解人体来当维生食物时，哈利·古德瑟对自己竟然边说边分泌唾液感到恐惧。

而且他知道，他很可能不是唯一一个想到新鲜的肉就流口水的人……不论肉的来源。

隔天清晨，八月十四日礼拜一，只有少许人出来看着希吉和他的十五个同伴离开解救营。侦察船被绑在伤痕累累的雪橇上。古德瑟医生在确定哈尼先生被秘密埋在雪堆中之后，也回来看着这些人离开。

不过稍早之前另外三个步行的人离开时，他没来得及看到。梅尔先生、辛克烈先生及撒母耳·哈尼——他和刚过世的木匠哈尼先生没有血缘关系——在天亮之前就离开了。他们要按照计划横越这座岛到恐怖营去，他们随身只带着帆布背包、毛毯睡袋、一些饼干、水、一把霰弹枪及弹药。他们并没有任何像荷兰帐篷之类的遮蔽物，如果在到达恐怖营之前遇上恶劣的冬季天气，他们就打算在雪中挖洞穴当避难所。古德瑟猜他们一定在前一天夜里就向朋友们辞行了，因为这三个人在第一道灰光还没碰到南方地平线时就出发了。考区先生后来告诉古德瑟医生说，他们是远离沿岸，直接向北朝内陆走去，计划在第二或第三天才转朝西北方走。

相较之下，船医很惊讶，和希吉一起离开的人竟然在小船上装了许多东西。恐怖营里大多数人，包括梅尔、辛克烈、撒母耳·哈尼在内，都将没有用处的物品，例如发梳、书本、毛巾、写字台等到处丢弃。他

们带着文明制品走了一百多天来到这里，现在已经决定不再带着走了。但是，希吉和他那些人却又不知何故地把许多人丢弃的东西，和帐篷、睡袋及食物等必需品，一起收置在他们的侦察船上。船上的一个袋子里装了十六个人所分得的一百零五块分开包好的巧克力。狄葛先生和沃尔先生秘密地将巧克力一路运到这里，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个人可以分到六块半巧克力。

哈吉森中尉和克罗兹握了手，另外一些人也笨拙地跟老船友们道别，但是希吉、门森、艾尔摩和这群人中恨意最深的几个人一句话也没说。接着副水手长强森将一把没装子弹的霰弹枪及一袋弹药交给哈吉森，看着这位年轻中尉把它们放到满载东西的小船上。带头拉雪橇的是门森，他们十六个人当中至少有十二个人身上背着挽具，挽绳的另一头系在船及雪橇上。他们离开解救营时很安静，只有雪橇滑板滑过地表时发出的声音，先是在沙砾地，接着是雪地，接着又回到岩石地，接着再次穿越冰地及雪地。二十分钟后，他们就消失在解救营西边略微隆起的丘脊后面。

“你是不是在想他们会不会成功，古德瑟医生？”站在船医旁边，注意到他一直闭口无言的二副爱德华·考区问道。

“不是。”古德瑟已经累到只能诚实回答，“我在想二兵海勒。”

“二兵海勒？”考区说，“为什么？我们把他的尸体留在……”他停了下来。

“对。”古德瑟说，“这个陆战队员的尸体躺在我们从河边营过来时的路旁，盖在一块破帆布底下。拉着小船往西走，不消十二天就可以到达。希吉这么多人拉着一艘侦察船，可以更快到达。”

“哦，耶稣基督！”考区低声斥责。

古德瑟点头：“我只希望次阶军官助理的尸体不会被他们发现。我很喜欢布瑞金，他是个有格调的人，不应该被科尼利厄斯·希吉这样的人吃掉。”

那天下午，古德瑟被叫到四艘放在岸边的小船旁边，去参加一场会议。两艘捕鲸船和平常一样被上下翻转过来，两艘快艇则还是好好地放在雪橇上，只是里面还没装上货物。他可以暂时不用听到船员们在帐篷外执行勤务或在帐篷里打盹儿的声音。克罗兹船长、大副德沃斯、大副罗伯特·托马斯、执行副官考区、副水手长强森、水手长约翰·雷恩，以及陆战队下士皮尔森都在。皮尔森虚弱到无法站立，只能半靠着一艘被翻过来、船身略有裂痕的捕鲸船。

“谢谢你这么快就过来，医生。”克罗兹说，“我们要在这里讨论如何防范希吉那伙人回来，也想想看未来几个礼拜我们有哪些路可走。”

“当然，船长，”这位船医说，“你不希望希吉、哈吉森和其他人回到这里？”

克罗兹伸出两只戴着手套的手，耸耸肩。小雪开始落在四周及他们中间：“他有可能还是会想要大卫·雷斯的身体，或是狄葛先生与哈尼先生的身体，甚至是你的身体，医生。”

古德瑟摇了摇头，把他的想法告诉了大家，以海勒的尸体为例，回恐怖营沿路冰冻的尸体都是存粮。

“是的，”查尔斯·德沃斯说，“我们也想到这点。这也许是希吉认为他们有办法回到‘恐怖’号的最主要原因。但是在未来几天里，我们还是在解救营安排二十四小时的守卫，并且派副水手长强森带一两个人尾随希吉那群人三或四天，以防万一。”

“至于留在这里的人的未来，古德瑟医生，”克罗兹略显焦躁地

问，“你有什么看法？”

这次轮到船医耸肩了：“乔帕森先生、黑帕门先生和工程师汤普森再活也没几天了。”他轻声说，“另外十五个左右的坏血病人就很难说了。有几个也许可以活下来，我的意思是不会因坏血病而死亡，如果我们能找到新鲜的食物给他们吃的话。但是，这十八个可能和我留在解救营的人当中，只有三或四个人能够到海冰上去猎海豹或往内陆去猎北极狐。顺便告诉大家，托马斯·哈特内已经自愿留下来当我的助手。但也维持不了多久。按照我的估计，留在这里的人在九月十五日前都会饿死，而且大部分人在那之前就死了。”

他没有明说的是，也许能靠吃死尸而在这里活得稍微久一点。他也没提到，他自己已经决定不要靠吃人肉活下去，也不会去帮助需要的人。他在前一天集合时讲的那一番解剖尸体的说明，就是他关于这主题发表的最后言论。不过，如果留在解救营的人或即将往南去探索的人，最后必须借着吃人肉来延长生命，他也不会去批评。如果说富兰克林探险队中有某个人知道，人体不过是一些供灵魂栖身的动物组织罢了——所以灵魂离开之后就只剩下一堆肉——这人就是仅存的船医暨解剖专家古德瑟医生。不去吃死尸来延长生命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是他个人的选择，基于自己在道德及哲学上的信念。他从来就不是特别好的基督徒，但他还是希望自己死得像个好基督徒。

“我们也许还有别的方法。”克罗兹低声说，似乎是知道古德瑟心里的打算，“我今天早上已经决定，往贝克河去的求救队还可以在解救营再待一个礼拜，也许是十天，视天气状况而定。希望海冰很快就会散开，这里所有人都可以乘船离开……包括将死的人。”

古德瑟皱着眉头，略带怀疑地看着周围那四艘小船。“这几艘船能载得了我们这么多人吗？”他问。

“别忘了，医生，”爱德华·考区说，“今天早上那些心术不正的人离开后，我们就少了十九个人，而且昨天早上到现在又死了两个人。所以，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总共是五十三个人搭乘四艘好船。”

“而且，如你所说，”托马斯·强森说，“接下来这个礼拜还会有更多人死掉。”

“何况，现在我们几乎没有食物需要载运。”下士皮尔森说。他还是摊开手脚地靠在倒翻的捕鲸船上：“我多么希望情况不是这样！”

“而且，我已经决定把所有帐篷都留下。”克罗兹说。

“万一碰到暴风雪，我们要躲在哪里？”古德瑟问。

“如果是在冰上就躲到船下。”德沃斯说，“如果是在水里，就躲在船罩下面。今年三月我到布西亚半岛去时就试过了，那时还是冬天，结果躲在小船底下或躲到小船里，比待在那些他妈的帐篷里要温暖多了……原谅我说脏话，船长。”

“好啦，我原谅你。”克罗兹说，“还有，和我们刚开始行军时比起来，那些荷兰帐篷的重量已经变成原来的三四倍。它们一直干不了，似乎把北极圈一半的湿气全都吸进去了！”

“我们的内衣也是。”大副罗伯特·托马斯说。

每个人都笑了，其中两个人还笑到咳嗽。

“我也打算把所有大型水桶都留下，只带走三个。”克罗兹说，“出发时有两个水桶是空的。每艘小船只带一个小水桶贮水。”

古德瑟摇头：“那么，你们还在海峡的水里或冰上时，您手下这些人要怎么解渴？”

“是解我们大家的渴，医生。”船长说，“还记得吗，当冰散开后，你和病患都会跟我们一起离开，而不是留在这里等死。等到了贝克河，开始有清水喝时，我们会按时在水桶里装满水。但是在那之前.....我必须先向大家认罪。我们军官们在昨天的粮食分配大会上确实私藏了一样东西。我们把一些酒精炉燃料藏在朗姆酒桶的假底板下面。”

“在海冰上的时候，我们可以融化冰与雪来喝。”强森说。

古德瑟缓缓地点了点头。他早就接受了再过几天或几个礼拜就会去世的事实了，现在光是想到还有获救的可能，都令他难以承受。他拒绝让自己心里再燃起一丝希望。几乎可以确定的是，每个人在未来的一个月內都会死亡，包括希吉那群人、梅尔先生那三个探险者，以及克罗兹向南划行的小船队。

再一次，克罗兹仿佛读出古德瑟的心事一样，对他说：“医生，我们要怎样才能逆流而上、划向大奴湖的三个月里，战胜坏血病及身体的虚弱而存活下来？”

“新鲜的食物。”船医简单地回答，“我非常确信，如果我们有新鲜的食物吃，某些人的坏血病可以治好。即使没有蔬菜和水果——我当然知道这里是不可能有些东西的，新鲜的肉，尤其是脂肪也可以。甚至动物的血也或多或少有些帮助。”

“为什么肉及皮下脂肪能对付或治好这种可怕的疾病，医生？”下士皮尔森问。

“我也不知道。”古德瑟边说边摇头，“不过这点我很确定，就像我能确定如果我们没办法拿到新鲜的肉，大伙儿全都会死于坏血病.....在我们被饿死之前。”

“如果希吉或其他人到达恐怖营，”德沃斯说，“葛德纳罐头食物也

会能发挥同样的效果吗？”

古德瑟耸耸肩：“有可能，不过我赞同我已故同事助理船医麦当诺的看法，新鲜食物永远比罐头好。而且，我确信葛德纳罐头里至少有两种毒物，一种作用缓慢且邪恶，另一种则是既快速又恐怖——也许你们还记得可怜的铁茨詹姆斯船长和另外几个人的死法。不论哪一种，我们在这里寻找及猎捕新鲜兽肉或鱼肉，都比他们寄希望于放了很久的葛德纳食物罐头要好。”

“我们希望，”克罗兹说，“我们下到峡湾中没结冻的海水里，航行在零散漂浮的冰山之间的時候，能看到许多海豹及海象，因为那时还不是冬天。一旦到了河里，我们多少有机会靠岸，试着去猎捕鹿、北极狐或驯鹿；但是我们的主要希望应该还是放在捕鱼上……根据乔治·贝克及我们的约翰·富兰克林爵士等探险家的说法，这是可行的。”

“约翰爵士还吃自己的鞋子呢。”下士皮尔森说。

没有人指责这个饿得发慌的陆战队员，但是也没有人笑出声来，或做出任何回应。接着，克罗兹才用粗哑、听起来完全不像在开玩笑的声音说：“这就是我多带几百双皮靴到这里来的真正原因。不只是要让船员们的脚保持干燥——这点，医生，就像你看到的，根本是不可能的，而是要让我们在往南长途之旅的倒数第二段路时，有皮革可以吃。”

古德瑟只能睁大眼睛看着他：“我们只有一桶水可以喝，却有几百双皇家海军皮靴可以吃？”

“是的。”克罗兹说。

八个人突然开始大笑，笑到停不下来。几个人才停下来，另外几个又笑出来，大家笑得乐不可支。

“嘘！”克罗兹终于发出制止，口气像是叫学生们安静下来的校长，不过他自己还是咯咯地笑。

在二十码外营地里执勤船员们的苍白脸上露出好奇的表情，隐藏在威尔斯假发及帽子下面的眼睛望向他们。

古德瑟必须在眼泪及鼻涕冻结在脸上之前，将它们抹掉。

“我们不要坐着等海冰一路融化到岸边。”克罗兹对着突然安静下来的人说，“明天，在副水手长强森沿着岸边偷偷跟踪希吉一行人往西北方去的同时，德沃斯先生会带一组我们当中最能干的人横越冰原，他们只带着背包和睡觉的毛毯，运气好的话，速度可以和鲁本·梅尔及他那两个朋友相比。他们要朝海峡至少走十英里，甚至更远，看看那里有没有开放水域。只要在离营地五英里之内有没结冻的水道，我们所有的人就一起离开。”

“船员们现在没有体力……”古德瑟说。

“只要确定再拉小船走一两天就可以到达开放水域，而且一路通到救赎地，他们马上就会有力气。”克罗兹船长说，“如果我们知道开放水域就在那里等着，我想连那两个刚被截肢的人也会用还在流血的残肢来走路，甚至还愿意帮忙拉小船。”

“而且只要运气不太差，”德沃斯说，“我这一队人还会带一些海豹肉、海象肉及皮下脂肪回来。”

古德瑟看着海峡中一整片不断漂移、冰脊遍布、噼啪作响、在低矮灰云下向南延伸的杂乱冰原。“你们有办法拖着海豹及海象穿过那白色梦魇的辖区吗？”他问。

德沃斯没说什么，只是笑着露出整排牙齿。

“我们有一件值得感恩的事。”副水手长强森说。

“什么事，汤姆？”克罗兹问。

“我们那位冰原上的朋友似乎已经对我们失去兴趣，走开了。”看起来还很健壮的副水手长说，“可以确定的是，早在到达河边营之前我们就没有再看见或听说过它。”

八个人，包括强森在内，突然都将手伸向身旁的小船，用指关节敲打船身的木板。

53 戈尔丁

解救营

一八四八年八月十七日

八月十七日礼拜四日落后不久，二十二岁的罗伯特·戈尔丁非常激动地冲进解救营，发着抖，几乎亢奋到说不出话来。大副罗伯特·托马斯在克罗兹的帐篷外将他拦截下来。

“戈尔丁，我想你应该要和德沃斯先生那一队人在海冰上吧。”

“是的，长官，我是。托马斯先生，我原本是。”

“德沃斯回来了吗？”

“还没，托马斯先生。德沃斯先生派我带信息回来给船长。”

“你可以跟我说。”

“是的，长官，哦，不，我的意思是，我不能。德沃斯先生说我只能向船长报告。船长本人，对不起，长官。谢谢您，长官。”

“你们在外面吵什么？”克罗兹一面问，一面从帐篷里爬出来。

戈尔丁结结巴巴地把大副吩咐他只能向船长报告的事再说了一次，跟船长道了歉，然后就被带离围成一圈的帐篷。“现在，告诉我发生什么事，戈尔丁。你为什么没和德沃斯先生在一起？他和侦察队发生了什

么事？”克罗兹问。

“是，长官，不，我的意思是……不是，船长。我是说，发生了一件事，长官，就在冰上。发生的时候我并不在那里。昨天，德沃斯先生和罗伯特·强斯、比尔·马克、托马斯·泰德曼和其他人继续往南走，而我们几个人，就是弗朗西斯·珀克、约瑟法·古雷特和我被留下来猎海豹，长官。但是，今天晚上他们回来了，只有德沃斯先生和几个人而已，我的意思是，我们听到霰弹枪声之后大约一个小时，他们回来了。”

“镇定一点，小子。”克罗兹说，他手按压在这男孩发抖的肩上，“你先告诉我德沃斯先生要你传的信息，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再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他们两个都死了，长官。两个。我只看到一个。德沃斯把那个女的尸体放在毛毯上，长官，整个被撕裂了。不过我还没有看到另一个。”

“哪两个人都死了，戈尔丁？”克罗兹口气急促地问，虽然“那个女的”已经让他知道了部分真相。

“沉默女士和那个东西，船长。那个爱斯基摩女巫和冰原上的那个东西。我看到那个女人的尸体，但是还没看到那个东西的尸体。德沃斯说它的尸体就在离我们猎捕海豹的地方一英里远的一个冰靴，我就是来带您和医生一起去看它的尸体的，长官。”

“冰靴？”克罗兹问，“你是说冰穴？在结冻的海冰中的一小池未结冻的海水？”

“是的，船长。我也还没看到冰穴，不过照德沃斯先生和胖威尔森的说法，那个东西的尸体就躺在那里。胖威尔森跟德沃斯先生在一起，像拉雪橇一样拖拉着那张毛毯回来，长官。沉默女士就躺在毛毯上，您

知道吗，全身被撕裂而且死了。德沃斯先生叫我只带您和医生过去，而且不要告诉其他人，不然的话，他回来后就会叫强森先生用鞭子抽打我。”

“为什么要带医生？”克罗兹问，“有人受伤了吗？”

“我猜是，船长。我不太确定。他们都还在那个冰……冰中的洞那里，长官。珀克和古雷特照着德沃斯先生的吩咐，跟着他和胖威尔森一起向南走了。不过德沃斯先生要我回来，只带您和医生两个人过去。也不要告诉其他任何人。先不要讲。哦……还有请船医带着他的工具和刀子之类的东西，也带一把大一点的刀子来把那个东西的尸体切块。您有没有听到今天傍晚的霰弹枪声，船长？珀克、古雷特和我听到了，而且我们离那个冰靴至少一英里远。”

“我没听到。那些可恶的冰不断在崩裂，噼啪作响，我们不可能分辨得出两英里之外的霰弹枪响。”克罗兹说，“你好好想一下，戈尔丁。德沃斯先生为什么会说，只要找古德瑟医生和我去看那个……管他是什么东西的东西？”

“他说，他非常确定那个东西已经死了，但是德沃斯先生说，它和我们原先以为的东西不一样，船长。他说，它是……我忘了他用哪个词了。但是德沃斯先生说它改变了一切，长官。他希望在帐篷这里的人听说之前，您和医生能先去看一下，弄清楚那里发生了什么事。”

“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克罗兹追问。

戈尔丁摇摇头：“我不知道，船长。珀克、古雷特和我当时在猎海豹，长官……我们射到一只，船长，但是它从冰上溜回海里去了，所以我们抓不到它。对不起，长官。接着我们就听到南方的霰弹枪声。过了不久，大概一个小时，德沃斯先生就和脸上在流血的乔治·凯

恩，还有胖威尔森一起出现，威尔森拉着那条毛毯，上面放着沉默的尸体，而且她的身体已经被撕碎，只是……我们应该赶快回去，船长。趁着现在还有月光。”

的确，那是个紧接在红色日落之后的、难得晴朗的夜晚。克罗兹听到骚动声时，还想从盒子里拿出他的六分仪来，锁定一颗星观察呢。一轮巨大、蓝白色的明月从东南方冰山及杂冰原后面升起。

“为什么要在今天夜里出发？”克罗兹问，“难道不能等到明天早上吗？”

“德沃斯先生说不行，船长。他要我向您问好，并且拜托您带着古德瑟医生离开营地走大约两英里路，去看看冰屑旁的东西。虽然有些冰墙，但是这段路不需要花两个小时就可以走完。”

“好吧。”克罗兹说，“你去告诉古德瑟医生说我找他，请他带着他的医疗工具袋，并且告诉他衣服穿暖和点。我会在小船附近和你们会合。”

戈尔丁领着四个人下到海冰上。克罗兹没有照着德沃斯的口信只带着船医过去。他反而命令水手长约翰·雷恩和底舱班长威廉·戈达德两个人带着霰弹枪跟着一起去，接着走进冰山与大冰岩构成的乱冰堆里，然后翻越三座相当高的冰脊，最后穿越一片冰塔林。在冰塔间的积雪上还看得见戈尔丁先前的靴印，雪地上也插了一些一路从“恐怖”号运来的细竹竿，标示着戈尔丁回营地时走的路。两天前，德沃斯这群人就带着一些竹竿过来，用来标示回程的路；在发现开放水域、想叫其他人拉小船过来时，这些竹竿也可以用来标示穿越冰原的最佳路径。月光明亮，在冰上看得见竹竿的影子。即使是最细的竹竿也像月晷一样，将一条条阴影投射在蓝白色的冰地上。

第一个小时只有沉重的呼吸声、皮靴踩在冰雪上的嘎吱声，以及周遭海冰的破裂声与呻吟声。后来克罗兹问：“你确定那个女人已经死了，戈尔丁？”

“谁，长官？”

船长有点泄气地吐了一口气，这口气马上成为一小团冰晶云，在月光下闪闪发亮：“这里有多少个女人？你这笨蛋，当然是沉默女士。”

“哦，是的，长官。”男孩窃笑着，“她的乳房都被撕掉了。”

船长和戈尔丁越过另一座低矮的冰脊，走到一座散发蓝光的高大冰山阴影中，他瞪了戈尔丁一眼：“不过你确定那是沉默女士吗？有没有可能是别的原住民女子？”

戈尔丁似乎被这个问题考倒了：“这里还有其他的爱斯基摩女人吗，船长？”克罗兹摇了摇头，用手势叫戈尔丁继续带路。

在他们离开营地约一个半小时后，他们到达了那个“冰屑”——戈尔丁现在这么称呼它。

“我记得你说的是更远一点的地方。”克罗兹说。

“我之前也没到这么远的地方。”戈尔丁说，“德沃斯先生发现那个东西时，我在后面那里猎海豹。”他们现在就站在冰中池水的旁边，而他边说边用手势大略指向他们左后方。

“你说我们有些人受伤了？”古德瑟医生问。

“是的，胖艾力克斯·威尔森脸上有血。”

“我记得你说的是乔治·凯恩脸上有血。”克罗兹问。

戈尔丁摇头强调他现在说的才对：“啊，啊，船长，是胖艾力克斯在流血。”

“那是他自己的血，还是其他人或其他东西的血？”古德瑟问。

“我不知道。”戈尔丁回答，他的声音几乎有些不悦，“德沃斯先生只是告诉我叫你带你的医疗用具。如果德沃斯先生需要你去治疗，那我猜总是有人受伤了。”

“好吧，这里并没有人。”水手长约翰·雷恩说，他沿着直径还不到二十五英尺的冰穴边缘，小心地走了一圈，先是向下盯着比冰层低八英尺的黑色海水，接着望向四周的冰塔林，“他们在哪里？德沃斯先生离营的时候，除了你以外，还有八个人跟他在一起，戈尔丁。”

“我不知道，雷恩先生。这就是他叫我带你们来的地方。”

底舱班长戈达德用两只手在嘴边搭成杯状，然后大喊：“哈啰？德沃斯先生？哈啰？”

从他们右边传来回应的喊声。声音并不是很清晰，有点含混，但是听起来很兴奋。

克罗兹打手势叫戈尔丁回来，然后自己领着几个人穿过十二英尺高的冰塔林。风吹过像是雕刻出来的冰塔时，发出呻吟及轻哼的声音。他们都知道冰塔的边缘就和刀锋一样锐利，而且比大多数船刀还坚硬。

在前方的月光下、冰塔之间一小片平坦的空地中央，一个人的黑色身影单独站在那里。

“如果那是德沃斯，”雷斯轻声跟船长说，“他就是把八个人搞丢了。”

克罗兹点头：“约翰，威廉，你们两个人走向前，慢慢地，把霰弹枪准备好，将击铁扳到一半。古德瑟医生，你和我跟在他们后面。戈尔丁，你在这里等着。”

“是的，长官。”威廉·高达尔说。他和约翰·雷恩用牙齿咬掉连指手套，以便使用手指。他们把枪举起来，将双膛枪其中一块沉重的击铁扳到一半，然后小心地朝在冰塔林外被月光照亮的空地走去。

这时有个巨大的阴影从最后一个冰塔后面走出来，猛力将雷恩和高达尔两个人的头颅撞在一起。两个人就像被屠宰场重槌击打的牛一样，直接倒了下去。

另一个阴影击打克罗兹的后脑，克罗兹试着要爬起来时，这人将他的两只手臂压在背后，用一把刀子抵住他的脖子。

罗伯特·戈尔丁抓住古德瑟，拿一把长刀抵在他的喉咙上。

“不要动，医生。”这个男孩低声说，“不然就换我在你身上动手术了。”

巨大的身影抓住高达尔和雷恩的大衣后领，把他们拉到冰上的空地。他们的皮靴前缘在雪地上刮出几条沟。第三个人从冰塔后面出来，捡起高达尔和雷恩的霰弹枪，将其中一把交给戈尔丁，自己拿着另一把。

“到空地这里来。”理查·艾尔摩说，同时用霰弹枪的枪管比画着。

克罗兹的喉咙还被那黑色身影用刀抵着，但是他现在已经从那人身上的味道辨认出他就是懒散的乔治·汤普森。船长站着，脚步不稳地被他从冰塔的阴影下往前推，朝着站在月光下等他们的人走过去。

马格纳·门森把雷恩和高达尔的身体丢在他的主子科尼利厄斯·希吉前面。

“他们还活着吗？”克罗兹粗声问。船长的手还是被汤普森压在身后。不过现在有两枝霰弹枪的枪口对准着他，所以抵住他喉咙的刀子放下了。

希吉俯身看那两个人，就像在查看伤势一样，却轻松利落地动了两下，就用手突然冒出来的刀子将两人的喉咙割断。

“啊，现在他们活不了了，伟大的克罗兹先生。”副船缝填塞匠说。

在月光下，流到冰上的血看起来是黑色的。

“你就是用这招杀死约翰·厄文的吗？”克罗兹问，他的声音因为愤怒而发抖。

“去死吧，你！”希吉说。

克罗兹瞪着罗伯特·戈尔丁说：“我希望你可以拿到出卖耶稣的三十块银钱的报酬。”

戈尔丁窃笑着。

“乔治，”副船缝填塞匠对站在克罗兹身后的汤普森说，“克罗兹大衣的右口袋里有一把手枪，把它拿出来。理查，将那把手枪带过来给我。如果克罗兹敢动一下，就把他杀了。”

汤普森把手枪放下，艾尔摩则继续用他偷来的霰弹枪对准克罗兹。接着，艾尔摩走过去拿走手枪以及汤普森找到的一盒弹药，然后退回来，再次举起了枪。他穿过被月光照亮的一小片空地，把手枪交给希吉。

“大自然给我们的折磨已经够多了，”古德瑟医生突然说，“你们这些人为什么还要雪上加霜呢？我们人类为什么总是要如数承受上帝给我们的苦难、恐怖及死亡，然后再把情况弄得更糟？你可以回答我吗，希吉先生？”

副船缝填塞匠、门森、艾尔摩、汤普森及戈尔丁都盯着船医看，仿佛他突然说起了神圣的古语。

弗朗西斯·克罗兹也看着他。

“你想要什么，希吉？”克罗兹问，“除了杀死更多好人来当你们旅途上的食物之外？”

“我要你闭上你他妈的那张嘴，然后慢慢地、痛苦地死掉。”希吉说。

罗伯特·戈尔丁笑得像个精神错乱的男孩。他用手上霰弹枪的枪管拍打古德瑟脖子后面的刺青。

“希吉先生，”古德瑟说，“你知道的，不是吗？我是不会帮你们肢解同船伙伴的。”

希吉在月光下露出他的小牙齿：“你会的，船医先生，我向你保证。不然的话，你就要看着我们把你自己的肉一片片割下来喂给你吃。”

古德瑟没有说话。

“托马斯·强森和其他人会找到你们。”克罗兹说，他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科尼利厄斯·希吉的脸。

副船缝填塞匠大笑：“强森已经找到我们了，克罗兹。或者说，我

们已经找到他了。”

说完他伸手到身后，从雪地上拖了一个粗麻布袋过来：“你通常私下是怎么称呼强森的，克罗兹国王？你强壮的右臂？这里。”他把一只没戴手套、沾满血迹的右手臂扔到空中，然后看着它落在克罗兹脚前。那只手臂从手肘正上方被切断，白骨在月光下闪烁着。

克罗兹没有低头去看它：“你这可悲的人渣。你从来就不值得理会。”

希吉的脸扭曲着，好像月光已经将他转变成非人生物。他的薄嘴唇向后张开，离两排小牙齿非常远，在场其他人只在坏血病患者临死前几小时看到过这景象。他的眼睛不只透露出疯狂，更不只是憎恨。

“马格纳，”希吉说，“把船长勒死，慢慢地。”

“是的，科尼利厄斯。”马格纳·门森说着移步向前。

古德瑟试图往前冲，但是男孩戈尔丁的一只手紧抓住他，另一只手用霰弹枪抵着他的头。

那巨人缓缓走向他时，克罗兹的肌肉连动都没动。当门森的影子笼罩在船长和抓着他的乔治·汤普森身上时，汤普森畏缩了一下，而克罗兹身体向后沉了一下，然后猛然向前冲，将左手臂挣脱开来，并且马上把左手伸进他大衣的左口袋里。

船长的外套口袋冒出火花，两声沉闷的枪响经过他们身旁，在冰塔之间产生回音。戈尔丁吃了一惊，差一点就扣下扳机，也因此差一点就意外地把古德瑟的脑袋轰掉。

“哎哟。”马格纳·门森慢慢把手举起来摸他的肚子。

“可恶！”克罗兹镇静地说。他不小心把双膛枪的两发子弹都发射出去了。

“马格纳！”希吉大叫着冲向巨人。

“我想船长对我开了枪，科尼利厄斯。”门森说。这个大块头听起来还搞不清楚状况，并且有点茫然。

“古德瑟！”克罗兹在混乱中喊着。船长一个回转，用膝盖猛撞汤普森的胯下，然后挣脱他的掌控：“快跑！”

船医试图逃跑。他拉扯、扭身，几乎要脱身了，却又被年轻的戈尔丁绊倒，整个人趴在地上，戈尔丁还把膝盖压在古德瑟的背上，用双膛霰弹枪的枪管顶住他的后脑勺。

克罗兹大步跑向冰塔林。

希吉从容地从理查·艾尔摩手中抓起一支霰弹枪，瞄准，并且把两发子弹都发射出去。一座冰塔的顶部碎裂、倒下，同时，克罗兹的头部也中了枪，在冰上滑了一下，最后趴在自己的血滩中。

希吉把霰弹枪交还给艾尔摩，解开门森的外套和背心，把大块头的衬衫和肮脏的内衣撕开。

“把那该死的船医带过来。”他对着戈尔丁大喊。

“伤口不是很痛，科尼利厄斯。”马格纳·门森低沉地说，“像是在搔痒。”

戈尔丁推着、揉着、拖着古德瑟走过来。船医戴起他的眼镜，检查那两个伤口：“我不确定，不过我不认为这两颗小口径的子弹已经射穿门森先生的皮下脂肪，更别说射入他的肌肉层了。我认为这只是两个不

严重的小孔罢了。现在我可以去照顾克罗兹船长了吗，希吉先生？”

希吉放声大笑。

“科尼利厄斯！”艾尔摩大喊。

身后留下一条血路及一些外衣碎片的克罗兹已经跪起来，并且开始爬向冰塔和冰塔的阴影。现在他正痛苦地站起来，像酒醉的人一样摇摇晃晃地走向冰柱。

戈尔丁咯咯地笑着，并且举起霰弹枪。

“别开枪！”希吉大叫。他从外套口袋里拿出克罗兹的大型雷管手枪，仔细地瞄准克罗兹。

离冰塔还有二十英尺时，克罗兹转头，目光越过他受伤的肩膀瞥向这群人。

希吉扣下扳机。

子弹让克罗兹转了一圈后又跪了下去。他的身体瘫下来，但是他胡乱地摆动并且伸出一只手撑在地上，试图再站起来。

希吉向前走五步，再开了一枪。

克罗兹整个人向后仰，背躺在地上，只有两只膝盖还停留在空中。

希吉再度向前走两步，瞄准，又开了一枪。克罗兹的一只腿被射得倒向了另一侧。子弹应该射穿了他的膝盖或是膝盖下方的肌肉。船长没有出声。

“科尼利厄斯，亲爱的。”马格纳·门森带着受伤小孩儿撒娇的口气

说，“我的肚子开始有点痛了。”

希吉转身：“古德瑟，给他一些止痛药。”

船医点头。他说话的声音相当小，有点紧绷，但没有起伏：“我带了一整瓶多佛粉，大多是从古柯叶提炼出来的，又叫作古柯碱。可以给他用。一整瓶都给他，如果你要的话。再加上一点曼陀罗花、鸦片与吗啡。这样他应该不会痛了。”他把手伸进医药袋里。

希吉举起手枪对准船医的左眼：“只要你敢让马格纳吃什么让肚子不舒服的东西，更别说你敢从袋子里拿出一把手术刀或其他利器，我对着他妈的基督耶稣发誓，我就会开枪射下你的卵蛋，并且让你活着吃下肚。听懂了吗，船医？”

“我知道。”古德瑟说，“但是，我是因为遵守医师宣言才这样做的。”他拿出一个瓶子和一根汤匙，倒了一些液态吗啡。“喝下。”他对那巨人说。

“谢谢你，医生。”马格纳·门森说。吸的时候还发出声音。

“科尼利厄斯！”汤普森大叫，指着冰地。

克罗兹不见了。血迹通到冰塔林里。

“该死，”副船缝填塞匠叹了口气，“这个贱家伙还真是会给我添麻烦。理查，你已经重新装好子弹了吗？”希吉一面问，一面为手枪装子弹。

“是的。”艾尔摩说着把霰弹枪举起来。

“汤普森，拿着我多带来的那把霰弹枪，留在这里陪马格纳和船医。如果这位好医生做了什么你不喜欢的事，即使只是放个屁，你就把

他的生殖器打掉。”

汤普森点头。戈尔丁再次咯咯笑。于是希吉拿着手枪，戈尔丁与艾尔摩带着他们的霰弹枪，慢慢穿越月光下的空地，然后小心翼翼地排成一行，走进冰塔林及冰塔的阴影里。

“他躲在这里可能不容易找到。”走进月光与阴影交错的冰地时，艾尔摩轻声说。

“我不这么认为。”希吉说。他指着正前方从冰柱之间穿过的一道宽血痕，看起来就像是写在阴影之间一道由点与短线构成的电报密码。

“他身上还带着一把小手枪。”艾尔摩轻声说，然后很谨慎地从一个冰塔走向一个冰塔。

“去他的，去他的手枪。”希吉说着大步向前走，靴子在血及冰地上有点踩滑。

戈尔丁咯咯笑得很大声。“去他的，去他的小手枪。”他用单调的声音说着，继续窃笑。

那道血迹在冰塔林中延伸了四十英尺之后，停在黑色的冰穴前。希吉冲向前，看着水平的血迹变成垂直的血迹，沿着八英尺厚的冰层侧面往下延伸，已经到了水中了。

“这该死的家伙，下到该死的地狱里。”希吉大叫着来回踱步，“我要当着这至高无上的伟大国王的面，把最后一颗子弹射到他脸上，这该受上帝诅咒的家伙。他抢了我多少东西！”

“请看，希吉先生，长官。”戈尔丁还是咯咯地笑，指着黑色水里一个看似浮尸的东西，浮尸的脸部朝下。

“那只是他那件可恶的外套。”刚刚才谨慎举着枪从冰塔阴影中走出来的艾尔摩说。

“只是他那件可恶的外套。”罗伯特·戈尔丁重复他的话。

“所以他已经死在里面了。”艾尔摩说，“我们可以在德沃斯或其他人听见枪声赶过来之前离开吗？要回去与其他人会合还有两天路程，而且我们还要先肢解一些尸体才能离开。”

“我们还不能离开，”副船缝填塞匠说，“克罗兹有可能还活着。”

“他已经被射成那样子，又没有穿外套，还能活着？”艾尔摩问，“而且你看他那件大衣，科尼利厄斯。霰弹枪已经把它射烂了。”

“他有可能还活着。我们要去确定他已经死了。也许不久后，尸体会浮出水面。”

“你要怎么做？”艾尔摩问，“开枪射他的尸体吗？”

希吉转过身看艾尔摩，瞪了他一眼，吓得比他高大不少的艾尔摩向后退了一步。“没错。”科尼利厄斯·希吉说，“这就是我的打算。”他对着戈尔丁大吼：“去把汤普森、马格纳和那个船医带过来。我们要先把医生牢牢绑在冰塔上，接着艾尔摩、汤普森和我去找克罗兹，而你必须一面照顾马格纳，一面把雷恩与高达尔的身体切成小块，让我们方便带着走。”

“由我来肢解他们？”戈尔丁大叫，“你告诉过我，我们抓古德瑟就是要他来做。应该是他负责动刀，不是我。”

“古德瑟将来会帮我们肢解尸体，罗伯特。”希吉说，“不过今天晚上你得自己解决。在我们把他带到几英里外的同伴那里之前……我们还

不能信任他。做个好孩子，去把医生带回来，用你最擅长的结把他牢牢绑到一个冰塔上，叫马格纳把那两个人的尸体带过来让你切割。到古德瑟的工具袋去找刀子，也到我带过来的袋子里去找些大型刀子和木匠锯。”

“哦，好吧。”戈尔丁说，“不过我还是宁愿和你们一起去。”他辛苦地找路走出冰塔原。

“从你开枪射他的地方走到这里，船长少说也流掉身上一半的血，科尼利厄斯。”艾尔摩说，“除了掉进水里，他不可能躲在任何地方而不留下痕迹。”

“你说得完全没错，我亲爱的理查，”希吉带着诡异的笑容说，“如果他不是在水里，或许他可以勉强爬行，但是他伤得那么重，不可能停止流血。我们要继续搜寻，直到确定他既不在水里，也不是缩着身体躲藏在冰塔后面，最终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亡。你们从冰穴南边开始搜寻，我来负责北边。我们顺着时针找。如果看见任何迹象，即使只是一滴血，或是冰上的刮痕，就大叫并且停下来，我就会过来。要小心哪！我们可不希望这个快死的贱货现在从阴影中跳出来抢走我们的枪，对吧？”

艾尔摩很惊讶，并且开始警觉：“你真的认为他这么强壮？我的意思是，他被手枪打中三次，身上有那么多霰弹枪碎片，还能活下来？他身上没穿外套，应该过不了多久就会死掉。现在天气比先前冷很多，而且风也变强了。你真的认为他正躺在某个地方等我们吗，科尼利厄斯？”

希吉露出微笑，并且朝着黑色池塘点了个头：“不，我认为他死了，是淹死的，而且就在那池子里。但是我们要百分之百确定这件该死的事。我们确定之前不会离开，即使得一直搜寻到该死的太阳再次出

现。”

月升月落，他们在月光下搜寻了三个小时。在冰穴附近、冰塔林内、冰塔林外、在朝各个方向延伸的空旷冰原里；在北方、南方及东方的高耸冰脊上，都没有克罗兹走过的迹象：没有血迹、没有脚印，也没有身体拖行的痕迹。

罗伯特·戈尔丁足足花了三个小时，才把约翰·雷恩和威廉·高达尔的身体劈砍成希吉想要的大小。不过这个男孩把现场弄得一团糟。肋骨、头、手、脚、一段段脊椎，全散放在四周，好像屠宰场里刚发生了一场爆炸。年轻的戈尔丁身上也沾满了血，希吉和其他人回来时，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全身涂黑反串黑人的白人。艾尔摩、汤普森，甚至马格纳·门森看到这位年轻学徒的外貌时，都吓得退了几步。希吉却大笑了很久。

粗麻布袋里装着的肉块，已经用他们事先带来的油布包裹起来。不过那些麻布袋会漏血。

他们将古德瑟解开，他因为寒冷或震惊而不断发抖。

“我们该走了，船医。”希吉说，“其他人在西边十英里外的冰原上，等着欢迎你回家。”

古德瑟说：“德沃斯先生和其他人不会放过你。”

“不！”科尼利厄斯·希吉的声音透露出十足信心，“在他们知道我们现在至少有三把霰弹枪及一把手枪后，他们就不会。而且前提是，他们得发现我们曾经到过这里，而我认为他们根本就不会发现。”接着他对戈尔丁说，“请我们的新成员也扛一袋肉吧！”

古德瑟拒绝从戈尔丁手中接下鼓鼓的麻布袋，马格纳·门森就把古德瑟打倒在地，几乎把船医的肋骨打断了。戈尔丁第四次要把滴着血的

布袋交给古德瑟，也就是在他又被更猛力地揍了两回之后，他接下了袋子。

“走吧！”希吉说，“这里的事办完了。”

54 德沃斯

解救营

一八四八年八月十九日

八月十九日礼拜六早上，大副查尔斯·德沃斯和他的八个人回到解救营时，忍不住露齿微笑。事情终于有了转机，他有好消息要带给船长和营地的人。

海峡中的堆冰已经成为零散的浮冰和可航行的水道，离这里只有四英里远，而且德沃斯和手下还多花了一天的时间去探勘水道，直到看见海峡已成为一整片开放水域，直通阿德雷半岛，而且几乎可以肯定会继续向东绕过半岛，延伸到通往贝克河的峡湾。他们沿着堆冰走到最南端，还爬上一座冰山往南看。德沃斯亲眼隔着十二英里的未结冻海水看到阿德雷半岛上的低矮丘脊。他们因为没有小船，所以无法继续往南前行。当时大副德沃斯笑得合不拢嘴，现在他露齿微笑。

每个人都可以离开解救营，现在还在这里的人都有存活的机会。

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他们花了两天的时间，在海峡中新形成的未结冻水域边缘的浮冰上猎杀海豹。一连两天两夜，德沃斯和手下狼吞虎咽地吃了许多海豹肉和皮下脂肪。他们的身体非常渴望脂肪，好几个礼拜都只吃船上的饼干和陈年腌猪肉条后，油腻的食物让他们不断呕吐，他们却愈吐愈饿，还边吐边大笑，而且又马上大吃起来。

他们照着竹竿的标示穿过最后一英里岸冰回到营地，德沃斯手下八

个人身后各拖着一只海豹尸体。解救营里四十六个人今晚都可以吃得相当饱，几个凯旋的侦察队员也可以再饱餐一次。

他们走过几艘小船，爬上铺满石粒的海滩高声欢呼，向营地的人问候，德沃斯心里想的是：除了年少的戈尔丁因为肚子痛而在第一天自己先回营地之外，这趟探索任务几乎可说是完美。几个月来，甚至是几年来，克罗兹船长和其他人第一次有了值得庆祝的好消息。

他们全都可以回家了。如果今天就出发，身体健康的人将生病的人放在小船里，沿着德沃斯小心做好标记的蜿蜒路，穿过冰脊走仅仅四英里路，三四天内小船就可以在海里航行，在一个礼拜内到达贝克的“大鱼河”河口。而且，有可能开放的水道现在又比两三天前更接近这里的岸边！

肮脏、衣衫破旧、无精打采的“动物们”从帐篷里冒了出来，他们放下手边的例行琐事，盯着德沃斯这群人。

德沃斯这些人——胖艾力克斯·威尔森、弗朗西斯·珀克、约瑟法·古雷特、乔治·凯恩、罗伯特·强斯、托马斯·泰德曼、汤姆·麦康维，以及威廉·马克，看到眼前这些人阴沉、僵硬、凝重的表情，顿时停止欢呼。营地里的人也都看到他们拖回来的海豹了，但是毫无反应。

二副考区和大副托马斯从帐篷里出来，走下碎石海滩，站在解救营这群活似幽灵的人前面。

“谁死了？”查尔斯·费垂克·德沃斯问。

二副爱德华·考区、大副罗伯特·托马斯、大副查尔斯·德沃斯、“幽冥”号的底舱班长约瑟·安德鲁斯，以及“恐怖”号的主桅台班长托马斯·法尔，挤在原本当成古德瑟医生医护站的大型帐篷里。他们告诉德沃斯，被截肢的人不是死了，就是已经被送到别的小帐篷里去和其他病患同

住。

这天早晨在帐篷里的五个人，就是整支约翰·富兰克林探险队最后几个还有一点指挥权的军士官——至少他们还在解救营里，还能走路。法尔不抽烟，他们所剩的烟草刚好只够另外四个人抽烟斗。帐篷里弥漫着蓝色的烟雾。

“你们确定冰原上那场大屠杀不是冰上那个东西干的？”德沃斯问。

考区摇头：“我们刚开始也是这么以为，事实上那是我们最初的假设。但是我们发现了骨头、头颅及残留的肉块……”他停了下来，并且狠狠咬了一下烟斗柄。

“上面有刀子的切痕。”罗伯特·托马斯帮他把话说完，“雷恩和高达尔被人分尸了。”

“不是人，”托马斯·法尔说，“只是长得像人的卑劣生物。”

“希吉。”德沃斯说。

其他人点点头。

“我们必须去追他以及跟他在一起的凶手。”德沃斯说。

大家有一阵子没有说话。接着罗伯特·托马斯问：“为什么？”

“让他们接受审判。”

五个人中四个人面面相觑。“他们现在有三把霰弹枪了，”考区说，“而且船长的雷管手枪肯定也在他们那里。”

“我们的人数……枪支……火药、子弹以及霰弹枪的弹药都比他们

多。”德沃斯说。

“没错，”托马斯·法尔说，“但是，其中有多少人会在与希吉和他十五个食人族对干时死掉？托马斯·强森没有再回来过，你知道的。他只是负责去跟踪希吉那伙人，确定他们真的照他们所说的离开了。”

“简直难以置信。”德沃斯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搅动了一下烟草，“克罗兹船长和古德瑟医生呢？你们难道打算放弃他们，让科尼利厄斯·希吉随他高兴处置？”

“船长已经死了。”底舱班长安德鲁斯说，“希吉没有任何理由要让克罗兹活命……除非是把他留下来折磨、拷打。”

“所以我们更该派一支解救队去追。”德沃斯坚持。

其他人一时之间没有回应，蓝色烟雾在周围盘旋。托马斯·法尔解开帐篷门上的绳索，将门再打开些，让外面的空气进来，里面的烟雾出去。

“外面冰原上的惨事已经发生两天了，我们派出去的追击队要找到希吉那群人并且和他们作战，少说也会是好几天后，更何况我们有可能根本找不到。那个恶魔只需要往海中或往内陆稍微移一点，就可以把我们甩掉。风在几个小时内就可以模糊足迹，甚至是雪橇痕迹。假设弗朗西斯·克罗兹还活着，虽然我很怀疑这点——你真的认为他在五天或一个礼拜后还可能活着或还成人样，等我们去救他吗？”

德沃斯嚼着烟斗柄：“那么，谈古德瑟医生好了。我们需要船医。照常理判断，希吉会让他活着。古德瑟医生很可能就是希吉和那群共犯回来的主要原因。”

罗伯特·托马斯摇摇头：“科尼利厄斯可能会因为自己是个食人魔而

需要古德瑟医生，但是我们已经不需要他了。”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们的这位好医生大多数药品及医疗器具都还留在这里，他只带走了随身工具袋。”法尔说，“而他先前的助手托马斯·哈特内知道什么病要用什么药，也知道分量要多少。”

“真正要动手术时怎么办？”德沃斯问。

考区悲哀地笑了笑：“老兄，我们的旅行都已经到这地步了，今后如果还有人需要动任何手术，你真的以为他们会有存活的机会吗？”

德沃斯没有回答。

“万一希吉和他的人根本就没有离开附近呢？”安德鲁斯问，“而且从来就没打算要离开？他回来杀死船长，掳走古德瑟，并且把约翰·雷恩和比尔·高达尔像动物一样肢解，根本就是把我们看成他的牲口。如果他藏身在丘脊或冰脊后面，等着要来攻击我们的营地，那要怎么办？”

“你把这位副船缝填塞匠说成妖怪了。”德沃斯说。

“是他自己变成那样的。”安德鲁说，“但他不是妖怪，是恶魔，真正的恶魔，他和他那只被驯服的怪兽马格纳·门森都是。他们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因而得到了黑暗的力量，可恶！大家要牢记我的话。”

“我还以为任何一支北极探险队碰上一只怪兽就已经够倒霉了。”罗伯特·托马斯说。

没人笑得出来。

“其实全都是同一只怪兽。”爱德华·考区终于说话了，“而不是我们当中出现了一只新怪兽。”

“那么你们的建议是什么？”在大伙儿沉默一阵子之后，德沃斯问，“是不是要我们逃离那五英尺高的恶魔副船缝填塞匠，而且明天就带着小船往南走？”

“我提议今天就出发。”约瑟·安德鲁斯说，“把想要带走的东西装到船上后就出发，连夜在冰上拖着小船走。运气好的话，等到月亮升起来了，就会有足够的月光让我们看见路。即使没有月光，也可以用事先保留起来的燃料来点亮提灯。是你自己说的，查尔斯，路标的细竹竿现在还在那里。但是等到一场真正的暴风雪到来，可就不见得还在。”

考区摇头：“德沃斯几个人已经很累了，营地的人则士气低迷。我们今天晚上大吃一顿吧，查尔斯，把你带回来的八头海豹都吃掉，接着在明天早上出发。用海豹油烹煮食物，并将灯火点亮，饱餐一顿并且好好睡一觉之后，我们会觉得比较有希望。”

“但是夜里还是要有人担任守卫。”安德鲁斯说。

“哦，当然。”考区说，“我会自己担任守卫。反正我没那么饿。”

“还有指挥权的问题。”托马斯·法尔说。在穿过帆布渗入帐篷的微光中，他的目光从一张脸移到另一张脸。

当中几个人在叹气。

“查尔斯是总指挥。”大副罗伯特·托马斯说，“在罗伯特·沙金被杀之后，约翰爵士亲自把他升成旗舰的大副，所以他是资深军官。”

“但是你是‘恐怖’号上的大副，罗伯特。”法尔对着托马斯说，“你也

是资深军官。”

托马斯坚决地摇头：“‘幽冥’号是指挥舰。沙金还活着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可以在我之上指挥整支探险队。查尔斯现在接下了沙金的工作，所以他是总指挥，我一点也不介意。德沃斯先生是比我优秀的领导者，而且我们需要有人全权指挥。”

“我真不敢相信克罗兹船长就这么走了。”安德鲁斯说。

五个人当中有四个人更用力地抽烟。没有人说话。他们听到外面有人在谈论海豹，有人在笑。更远的地方还传来冰层裂开发出的破裂声及类似枪响的爆裂声。

“理论上，”托马斯·法尔说，“探险队现在的总指挥应该是乔治·亨利·哈吉森中尉。”

“哦，我应该把一根烧红的拨火棒插进乔治·亨利·哈吉森中尉的屁眼里。”约瑟·安德鲁斯说，“如果那只小黄鼠狼现在还敢偷偷爬回来，我会亲手掐死他，并且在他的尸体上撒尿。”

“我非常怀疑哈吉森中尉还活着。”德沃斯轻声地说，“我们是不是已经达成共识，现在我是探险队的总指挥，罗伯特是副指挥官，而爱德华第三？”

“是的。”帐篷里的另外四个人回答。

“那么，请记住，我还会持续征询你们四位的意见，因为我们必须做一些决定。”德沃斯说，“我一直很希望成为自己的船舰的船长……但并不是在今天这种他妈的状况下。我很需要你们的协助。”

每个人都在各自的烟幕后面点头。

“在我们出去告诉船员们开始为今天丰盛晚餐及明天的出发预备之前，我有一个问题。”考区说。

因为帐篷内的高温而脱下帽子的德沃斯，往上扬了扬眉毛。

“那些病患怎么办？哈特内跟我说了六个人的状况，即使知道不走路就是死路一条，他们也无法走路。坏血病已经到最末期了，克罗兹船长的侍从乔帕森就是一例。黑帕门和工程师汤普森已经死了，乔帕森还在苟延残喘。哈特内说他连仰头喝水都没办法，他需要别人帮忙，但是他还活着。我们要带他走吗？”

德沃斯看着考区，接着又看了看另外三个人的脸，希望得到他们没说出口的答案。但是他们的表情没告诉他答案。

“即使我们真的带着乔帕森和其他垂死的人走，”考区说，“我们是把他们当成什么？”

德沃斯并不需要问这位二副。他的意思是：我们是将他们当成同伴，还是当成食物，才拉着他们走？

“如果把他们留下来，”德沃斯说，“他们注定会成为食物，如果希吉果真如你们预期回来的话。”

考区摇头说：“这不是我在问的问题。”

“我知道。”德沃斯说。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因为吸进烟斗的浓烟而几乎咳了出来。“好吧，”他说，“这是我成为富兰克林探险队的新总指挥后做的第一个决定。明天早上我们把小船拉到冰原上，每个能自己走到小船那里背起挽具——或是只要能爬进其中一艘小船的人，都可以和我们一起走。如果他死在半路上，我们再来决定要不要继续拖着他的尸体走。到时候我会决定。但是，明天只有能走到小船旁边的人可以离开

解救营。”

其他人都没说话，但是有人在点头。没有人迎上德沃斯的目光。

“我会在大家吃过晚餐后告诉他们。”德沃斯说，“你们四个人各自选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和你们一起担任今夜的守卫，爱德华会排出值班表。别让那些人吃到把事情都忘了。在我们平安进入开放水域前，我们需要保持清醒，至少有些人得清醒着。”

四个人都点头表示同意。

“好了，去告诉你们的人今天晚上要吃大餐吧！”德沃斯说，“这里的讨论结束了。”

55 古德瑟

一八四八年八月二十日

哈利·古德瑟医生的私人日记：

八月二十日礼拜日

恶魔希吉似乎得到了约翰爵士、菲茨詹姆斯中校及克罗兹船长这么多月、这么多年来一直得不到的所有好运。

他们并不知道我无意间将日记放进我的医疗工具袋里。或许不然，他们可能已经知道了，因为两天前那夜我被俘虏后，他们就仔细地搜索过我的工具袋，只是他们并不在乎。他们让我独自睡在帐篷里，帐篷里除了哈吉森以外，没有其他人。他几乎和我一样处在拘禁状态，不过他并不在意我在黑暗中写字。

我到现在还是无法相信，我的同伴雷恩、高达尔和克罗兹已经被残忍杀害了。要不是礼拜五晚上我们回到雪橇营——就位于离我们先前搭设的河边营不远的海冰上——亲眼看到希吉这群人中半数的人在大啖人肉，我还是无法相信他们会做出野蛮人的行为。

希吉这群可恶的人当中，并不是每个人都已经屈从于吃人肉的诱惑。希吉、门森、汤普森和艾尔摩等人当然是迫不及待地想吃人肉。水兵威廉·奥瑞恩、次阶军官助理威廉·吉伯森、炉工路克·史密斯、船缝填塞匠詹姆斯·布朗，以及他的副手丹恩也参与其中。

但是有人和我一样，还是克制住自己的冲动，包括莫芬、贝斯特、杰瑞、沃可、斯特里克兰、席立，当然还有哈吉森。我们全靠着发霉的饼干勉强维生。在禁戒自己不吃人肉的人当中，我怀疑只有斯特里克兰或莫芬，以及哈吉森中尉还能持续抗拒诱惑。希吉这些人在沿着岸边往西走的旅程里只猎杀了一只海豹，不过它的油已经够让他们点燃一座火炉了，而烤人肉的味道真的非常诱人。

希吉到目前都还没有动手伤害我，即使前两天晚上我一直拒绝吃人肉，也不同意在将来帮他们肢解尸体。目前为止，雷恩先生和高达尔先生的肉块暂时满足了他们的胃，让我不需要马上在“成为食人族的大厨”或“自己的肉被割下来切块”之间做选择。

不过，除了希吉先生、艾尔摩先生或汤普森先生——后两者已经成为了新拿破仑（也就是我们的矮小副船缝填塞匠）手下的中尉，没有人可以去碰霰弹枪，而马格纳·门森本身就是武器，只有一个人——如果这个还算是个人的话，可以使用他去瞄准敌人并攻击对方。

我说希吉的运气很好，并不只是指他的邪恶本质让他幸运地得到新鲜的肉。我指的是：今天，就在我们河边营的旧址——布瑞金就是在那里走失的——西北方离岸约两英里的地方，我们发现有条没结冻的水道沿着岸边一直向西延伸。

希吉那群堕落的船员立刻把侦察船从雪橇上搬下来，装上帆具，把物品装进小船里，将船推入海中，从那时开始，我们快速地往西航行及划行。

也许你会问，十七个人怎么可能挤进一艘长二十八英尺、原本只适合搭载八到十二人的无盖小船？

答案是，我们非常拥挤地紧靠在一起。虽然只载了帐篷、枪支、弹

药、水桶、我们自己，以及那些可怕的食物，船却还是沉重到让海水升高到两侧船舷，尤其是当水道宽到让小船全靠风力航行时。

今天晚上我们靠岸搭设帐篷时，我听到希吉和艾尔摩两个人的对话。他们并没有太刻意放低音量。

有些人得被除掉。

前面是开放水域，路上没有任何阻碍，他们也许可以一路航行回到恐怖营，甚至到“恐怖”号，就如先知科尼利厄斯·希吉上个月在那尚未命名的海湾与克罗兹对峙时坚称的那样。那场叛变后来是因为利铎那队人碰巧回来大喊发现开放水域而没发生。而现在看来，希吉和那些还跟他在一起的党羽很可能只需轻松航行三天就能回到恐怖营与“恐怖”号所在地。相较之下，我们先前辛苦拖着小船、反向地走同样的距离，足足花了三个半月。

不过现在他们已经不再需要拉小船的苦力了，那么哪些人将被牺牲而成为食粮，使小船在明天航行时的重量可以减轻些？

我在写这篇日记的同时，希吉、那位巨人、艾尔摩，以及几个领导者正在营地巡行，蛮横地叫我们到帐篷外面去。虽然已经很晚了，夜又相当黑。

如果明天我还活着，我会回来多写一些。

56 乔帕森

解救营

一八四八年八月二十日

他们把他当老人对待，并且要把他留在营地，因为他们认为他是老人，没有利用价值，甚至不久就会过世，不过这实在太离谱了。托马斯·乔帕森只有三十一岁。今天，八月二十日，他刚好满三十一岁。

今天是他的生日，但是除了克罗兹船长，没有人知道。因为某种不明原因，船长已经不再到病房帐篷看他了。他们把他看成老人，因为他的牙齿已经由于坏血病而掉光，大部分头发也莫名其妙地脱落了，牙龈、眼睛、发线及肛门都在出血，但他不是老人。他今天才三十一岁，而他们要把他留在这里等死，就在他生日这天。

乔帕森听见昨天下午与晚上大伙儿狂欢宴乐的声音。不过，他对于喧哗、大笑及烤肉香味的印象与意识却是断断续续，因为他昨天一整天在发高烧，意识时有时无。但是他确实一度在昏暗的光中醒来，发现有人用盘子装了一块油腻的海豹皮、几条还在滴油的白色脂肪，以及一条腥味很重、几乎没煮过的红色海豹肉，拿进帐篷来给他吃。乔帕森马上就吐了，但是没吐出什么，因为他已经一天或好几天没吃东西了。他把那盘让他不适的海豹杂碎从敞开的帐篷门口推出去。

昨天晚上稍晚，同伴们一个接一个进入他的帐篷，不发一语，甚至连脸也不想让他看见。每个人都带来一两个硬得像石头、接近绿色的饼

干放在他的身旁，好像是为埋葬他而预备的白色石块。他当下就明白，他们要把他留下来了。他太虚弱，根本没办法抗议，有时还无法从梦境里脱身。不过，他已经明白，在忠诚地为海军、为皇家探索团、为克罗兹船长卖命这么多年后，这十数坨半熟却完全走味的粗劣面粉，是他能得到的所有回报。

他们要将他留在这里。

这个礼拜天早晨他醒来后发现，他的头脑比几天来，甚至几个礼拜来都还要清醒，却只听到同伴们正在为永远离开解救营做准备。

小船旁边传来一阵喧哗，盖住了船员们将两艘捕鲸船扶正、把两艘快艇绑到雪橇上、把物品装到四艘小船上时发出的声音。

他们怎么可以把我留在这里？乔帕森难以置信。克罗兹船长生病、情绪低落、全然醉倒时，他不是留在他身旁照顾过他无数次的吗？船长半夜呕吐时，他不是都默默地、没有丝毫抱怨地尽好侍从本分，将一桶桶呕吐的秽物从船长舱房提走吗？当这个爱尔兰酒鬼发高烧到神志不清，身上沾了排泄物时，他不是也都尽责地去帮他擦屁股吗？

或许这就是那可恶的家伙留我在这里等死的原因。

乔帕森强迫自己睁开眼睛，并且试着在浸湿的睡袋里翻身。这相当不容易办到。从他身体中心散发出来的虚弱，让他没有一丝力气。每当他睁开眼睛，就感到头痛欲裂。地面让他感觉到身体正剧烈地上下颠簸，就像一艘在外海绕过岬角的船舰。他的骨头痛得要命。

等等我！他大喊着。他认为他已经叫出声来，但只不过是无声的思想。他必须做得更多……让他们知道，他能和他们当中最强壮的人一样去拉小船。他甚至可以把腥臭的海豹肉硬吞下肚，让他们知道他的身体没问题。

乔帕森无法相信他们竟把他当成死人。他是个有优秀海军军旅记录的活人，有非常丰富的侍从经验。即使在军职之外，身为女王陛下的平常百姓，他的忠诚度也从来不比探险队中任何一个人差，更不用说他还有家人和家在朴次茅斯了——如果伊丽莎白和他的儿子艾佛瑞还活着，而且也还没被屋主赶出去的话。那房子是他们用托马斯·乔帕森第一年的皇家探索团薪水六十五镑当中的预付款二十八镑租下来的。

解救营现在已经没什么人了，偶尔听得见一些微弱呻吟，可能是从附近帐篷传来的，也可能是刮个不停的风。平常皮靴踩在砂石地的声音、喃喃的咒骂声、偶尔的笑声、上哨与下哨卫兵的小声交谈、帐篷之间的喊声、锤子或锯子的回音、烟斗中的烟草味全都消失了。只有小船方向隐约传来愈来愈远的嘈杂声。这些人真的要离开了。

托马斯·乔帕森不愿意留下，也不愿意死在这冰冷、人迹罕至、鸡不生蛋鸟不拉屎的临时营地。

乔帕森使尽身上所有力气，以及一些他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力气，把他的哈得逊湾牌毛毯睡袋拉到肩膀下，开始从里面爬出来。他必须先辛苦地把已经结冻的汗水、血及其他体液从皮肉或羊毛上撕掉，才能从毛毯里爬出来，并且往帐篷出口移动。

用手肘爬行了似乎好几英里后，乔帕森的上半身终于爬出了帐篷的帆布门，然后他趴倒在地上。他喘息着，感受外面寒冷的空气。他已经很习惯帆布过滤过的昏暗光线，以及帐篷里的室闷空气，所以，帐篷外的空旷和炫目的光线，让他的肺几乎无法呼吸，让他半眯半闭的眼睛充满泪水。

乔帕森很快就发现太阳的光芒其实只是错觉。这天早晨不但相当黑暗而且有浓雾，一缕缕冰晶蒸汽在帐篷间飘移，好像被他们丢在路上的死人幽魂在营内走动。这一幕让船长侍从想起他们派利铎中尉、冰雪专

家瑞德、哈利·培格勒及其他几个人，沿着最早发现的开放水道往前探勘的那一天。同样的浓雾！

去赴死亡之约，乔帕森心想。

他爬过饼干及海豹肉。其他人把东西带来他这里，好像他是某个可憎的外邦神祇，或者他本身就是献给众神的祭品。接着，乔帕森穿过帐篷的圆形出口，把他两只没感觉也没反应的腿拉到帐篷外面。

他看见两三座帐篷在附近，心中一时燃起希望：也许还能走路的人只是暂时离开了而已，可能只是在小船附近忙着处理一些事，不久就会回来。但是接着，乔帕森发现大部分的荷兰帐篷都不见了。

不，并非不见。他的眼睛已经适应了散射在浓雾裂缝之间的光线，他可以看见营地南侧，最靠近小船与海岸线的大部分帐篷都被弄垮了，上面堆了石块以免它们飞走。乔帕森自己也糊涂了。如果他们真的要离开，难道不把帐篷也一起带走吗？眼前的景象看起来好像他们是要到海冰上去，很快就会回来。到哪里去？为什么？这一切在生病而且最近常常产生幻觉的侍从眼里解释不通。

后来雾向左右漂移，并且略微上升，他可以看到在约五十码远的地方，船员们正从船的两侧推拉小船，要把船拖到海冰上。乔帕森估计每艘小船旁边大约都有十个人。意思是，营地里所有或几乎所有还活着的人都将离他和另外几个病重的人而去。

古德瑟医生怎么可以把我留在这里？乔帕森想着。他试着去回想上次船医扶起他的头与肩膀，喂他喝汤并且帮他擦拭身体是什么时候。昨天来的是年轻的哈特内，不是吗？该不会已经是好几天前的事了吧？他也记不得船医上次来看他或拿药给他是什么时候了。

“等等我！”他喊着。

只可惜那并不是喊声，连沙哑的嘎叫声也谈不上。乔帕森发现自己已经好几天，或许是好几个礼拜没有大声说话了。他刚才发出的声响，即使在他两只隆隆作响的耳中听来，也是含混的，甚至没有声音。

“等等我！”这次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他知道必须用手在空中挥舞，才能让他们看见他，也才能让他们转身回到他这里。

托马斯·乔帕森无法把任何一只手臂举起来。光是尝试就让他向前跌倒，脸撞到沙砾地上。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朝着他们爬过去，直到他们看见他并且转头回来。他们不可能将一个还很健康、能跟在他们后面爬一百码进到海冰上的同船伙伴弃之不顾。

乔帕森用他已经破裂的手肘撑着身体，扭动着爬行了三英尺，然后再次脸朝下地跌倒在冰冷的沙砾地上。雾在四周翻搅，他甚至看不太见身后几步的帐篷。风在呻吟，或者在几个还没拆掉的帐篷里，有更多被抛弃的病患在呻吟。今天的寒意直接穿透他肮脏的羊毛衬衫和长裤，让他全身冷得发抖。他知道如果自己继续爬离帐篷，很可能不会有力气再爬回来，而会被外面的冰与湿气冻死。

“等等我！”他喊着，声音虚弱得像一只刚出生的小猫。

他爬着、扭着、蠕动着又前进三英尺……四英尺……然后像只被鱼叉射中的海豹一样躺着喘气。他的两只手虚弱无力，垂在身旁，和海豹的鳍状肢一样没用……甚至更没用。

乔帕森试着把下巴抵在冰地上，让自己再前进一英尺或两英尺，却马上撞断了他所剩不多的牙齿中的一颗，不过他还是再次把下巴往下抵。他的身体实在太重，像被千百斤重物压在地上。

我才三十一岁而已，他激动、气愤地想着。今天是我的生日啊！

“等等我……等等我……等等我……等等我。”每一个音节都比前一个微弱。

乔帕森气喘吁吁地趴在地上，两只没有知觉的手瘫在身体两旁，所剩的几绺头发在小圆石上抹出几道血痕。他痛苦地把脖子仰起，脸颊撑在冰冷的地上，让自己可以看到正前方。

“等等我……”

浓雾在他身旁绕旋，然后逐渐散去。

他能看到一百码远。他的视线穿过原本排了四艘小船、现在却空无一物的空旷地，穿过由圆卵石铺成的沿岸沙砾地，再穿过杂乱的岸冰，看到海冰上的四十几个人和四艘小船正辛苦地往南走进海冰里。第五艘怎么不见了？即使距离这么远，船员的疲态还是看得一清二楚，他们的动作并不比乔帕森刚才辛苦爬行五码路来得更有效率或更优雅。

“等等我！”这声喊叫把他几乎消耗殆尽的精力全都唤了出来，不过音量和他平常说话的声音差不多。乔帕森可以感觉到自己身体核心的温热不断流进脚底下的冰冷砂石地。

“等等我！”这是他使尽力气的最后一声呐喊。这已经是男人的声音，不是猫咪的喵喵叫或海豹垂死时的吱吱叫了。

但是太迟了。船员和小船已经离他一百码，而且正在快速消失，只留给他一个映衬在无穷无尽的灰色中的、摇摇晃晃的黑色轮廓。冰的破裂声及风的呻吟声大鸣，连步枪的枪响也可以盖过去，更别说是一个被留在后面的人发出的单薄声音了。

在某一时刻，雾突然散得更开，一道慈柔的光照亮了一切，仿佛太阳要出来把每处的冰都融化，把绿色的藤蔓、活着的生物以及重燃的希望全都带来。但是，雾马上又合起，并且在乔帕森周围盘旋，用它冰冷、蚌壳般的灰色指头遮住他的眼睛，将他绑住。

接着，船员及小船不见了。

好像它们从来没有存在过。

57 希吉

威廉王岛的西南峡角

一八四八年九月八日

副船缝填塞匠科尼利厄斯·希吉讨厌国王与女王。他认为他们都是在政治活动肥臀上吸血的寄生虫。

不过他发现，他并不反对自己当国王。

他原先计划航行与划行并用，一路回到恐怖营（甚至“恐怖”号），但是遇见了大阻碍：侦察船绕过威廉王陆块西南方的峡角后，碰上了朝他们直逼而来的堆冰。开放的水域变窄，成为没有出路的水道，甚至在前面不远处就封闭起来，让小船没有办法顺着往东北方延伸的海岸缓缓前进。

在更西边的海面上还有一些真正的开放水域，但是希吉不能让侦察船离岸太远，免得看不见陆地。原因很简单：船上还活着的人当中，没有人知道如何在海中分辨方向。

希吉和艾尔摩会好心地让乔治·哈吉森跟他们一起到这里，甚至还主动引诱这位年轻的中尉跟来的唯一原因是：这个傻小子和所有海军中尉一样受过天文导航训练。但是在他们靠人力拉小船离开解救营的第一天，哈吉森就跟希吉坦承，他无法确定他们的所在地，也无法在海中导航回“恐怖”号，因为他并没有六分仪。探险队仅剩的六分仪都在克罗兹那里。

希吉、门森、艾尔摩和汤普森等人会折返，将克罗兹与古德瑟骗到海冰上，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想要弄到一个该死的六分仪。不过这次科尼利厄斯·希吉与生俱来的机灵没能发挥作用。他和理查·艾尔摩想不出令人信服的借口，让那只充当诱饵的山羊罗伯特·戈尔丁诱使克罗兹带着他的六分仪到海冰上。所以他们想出另一个方法：用严刑来折磨这高傲的爱尔兰浑蛋，让他传信叫营地的人把六分仪带出来。但是后来看见被他折磨的人真的跪倒在地时，希吉索性把他杀了。

所以，当他们发现开放水域时，年轻的哈吉森就毫无利用价值了，连留他下来拉小船也不需要。希吉很快地找个利落又不让对方太难堪的方法处决他。

有了克罗兹的手枪及多余的弹药，希吉轻易地解决了这件事。

艾尔摩和汤普森带着古德瑟和食物回来的第一天，希吉允许他们将拿到的两支霰弹枪留在身边，希吉自己还有离开解救营那天，克罗兹交给他的一支霰弹枪。但是他很快地想，最好还是把多余的武器都留在自己身边。于是他叫门森把另外两支霰弹枪丢到海里。这么做比较好：国王科尼利厄斯·希吉拥有手枪及唯一一支霰弹枪及弹药的掌控权，而马格纳·门森就在他身旁。

希吉知道，艾尔摩性格阴柔，喜好读书，善于谋反；汤普森则从来就是不能完全信任的酒鬼大老粗。这些都是希吉凭着直觉和他与生俱来高于常人的智力知道的。所以在九月三日，哈吉森的身体快要被吃完时，希吉就叫门森在这两个人的头上各敲一下，把他们绑起来，趁他们在半昏迷中拖到其他十来个集合的人面前。希吉开了一个简略的军事法庭，判决艾尔摩和汤普森犯了叛乱罪，说他们密谋对领导者及伙伴不利。然后在他们的后脑勺各射了一颗子弹，处决了他们。

哈吉森、艾尔摩及汤普森三个人，都为了众人利益而牺牲，但是那

可恶的船医古德瑟却还是拒绝担任他们的解剖上将。

所以，他每拒绝一次，总指挥官希吉就被迫在顽固的船医身上割下一块肉来惩罚他。目前为止已经惩罚三次了，所以现在，当他们被迫再上岸时，古德瑟走得相当辛苦。

科尼利厄斯·希吉很相信运气，他自己的运气，而且他的运气一直很不错。即使好运偶尔不站在他这边，他也总是创造好运。

就目前状况来说，他们能靠风航行就靠风航行，沿岸水道变窄时就用力划桨。绕过威廉王陆块西南方的巨大峡角后，却发现前面是一整片结实的堆冰。希吉下令让船上岸，再次把侦察船放到雪橇上。

他并不需要提醒大家他们有多幸运。克罗兹手下的人现在几乎肯定已经死亡，或即将死在解救营，或即将死在解救营南方海峡里的堆冰上。但是希吉钦点的人，已经完成了回恐怖营取补给品这条漫长路程的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

希吉已经做出决定，身为统治富兰克林探险队的国王，他不需要跟其他人一起拉船。这些人心中肯定对他充满感激，而且只感激他一人，不会抱怨身上有病痛或没体力，所以在旅程的最后一段，他要坐在雪橇上那艘侦察船的船尾，让那十几个还活着的臣子——半跛的古德瑟例外——拉着他越过地上的冰雪与沙砾，绕行峡角北边的海岸线。

过去这几天，马格纳·门森也和他一起坐在侦察船上，不只是因为每个人都知道马格纳是国王的王妃、审判长兼执行官，也因为可怜的马格纳肚子又开始痛了。

古德瑟虽然一跛一跛，却还留在世上，最主要的原因是希吉非常害怕疾病与传染病。解救营里及更早之前的病人生的病，尤其是会让人不断流血的坏血病，让这位副船缝填塞匠感到厌恶及恐惧。他需要有医生

随行来照顾他，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征兆显示出他自己也得了像瘟疫般流行在无足轻重的人之间的病。

希吉的雪橇队员——莫芬、奥瑞恩、布朗、丹恩、吉伯森、史密斯、贝斯特、杰瑞、沃可、席立、斯特里克兰——也没出现坏血病后期症状，因为现在他们的食物都是新鲜的或几近新鲜的肉。

只有古德瑟看起来像病人，也表现得像病人，因为这个笨蛋坚持只吃饼干及喝水。希吉知道再过不久，他就得坚持叫船医吃一些对身体较好的抗坏血病食物——大腿、小腿、上臂及下臂之类部位是最好不过的——让古德瑟不会因为顽固与倔强而丧生。医生应该最清楚才对。在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吃的情况下，发霉的饼干和水也许可以让一只老鼠活下去，对一个人来说却不行。

为了确保古德瑟能活下去，希吉很早就拿走古德瑟医疗袋里的所有药品，由他自己看管，只有在他的严密监视下，古德瑟才能拿一点药来医治马格纳或其他人。他也确保船医拿不到刀子，而且当他们乘船在海上航行时，他总会派人负责看好古德瑟，免得他跳船。

不过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出船医有选择自我了结的迹象。

马格纳的腹痛已经非常严重，不仅让这巨人白天得和希吉一起坐在雪橇上的侦察船里，还让他一连几个晚上睡不着觉。希吉从来不知道他的朋友会有失眠问题。

那两颗子弹造成的小伤口当然是腹痛的主因。希吉逼古德瑟每天都要去照料这两处伤口，但船医坚持那只是表皮伤，而且伤口没有感染及扩散。古德瑟让希吉和那像小孩儿一样窥视自己伤口的马格纳——他把衬衫衣襟往上拉，紧张地偷看自己的肚子——看，马格纳肚子周围的肉还是粉红色的，而且看起来很健康。

“那他为什么会痛？”希吉追问。

“这和所有瘀青一样，尤其是肌肉深处的瘀青。”船医说，“可能还会痛几个礼拜。不过并不严重，更不会威胁到生命。”

“你能把那两颗拿掉吗？”希吉问。

“科尼利厄斯，”马格纳哭诉着，“我不要他把我那两颗拿掉。”

“我是指子弹啦，亲爱的。”希吉轻拍这大块头巨大的前臂，“那两颗子弹在你的肚子里。”

“也许吧。”古德瑟说，“不过还是别叫我试比较好，至少还在旅途上时别试。要动手术的话，就得把已经差不多愈合的肌肉再割开。门森先生还必须躺好几天等待康复……而且会有感染坏血症的风险。如果我们真的决定要动手术，我觉得在恐怖营，甚至在回到船上后才动刀比较有把握。那样的话，病人可以在床上躺几天或更长的时间康复。”

“我不要我的肚子受伤。”马格纳发出隆隆的声音。

“不会的，当然，你不会的。”希吉抚摸着他这位伴侣的大胸脯与肩膀，“给他一些吗啡，古德瑟。”

船医点点头，然后倒了一小份止痛剂在汤匙上。

马格纳向来就喜欢吃那一汤匙的吗啡，吃完后总是会坐在侦察船的船首，满意地微笑一两个小时，然后才因为剂量而昏睡过去。

所以，在九月八日礼拜五，希吉国王的国度里一切进展得很顺利。他那十一只拉车的动物——莫芬、奥瑞恩、布朗、丹恩、吉伯森、史密斯、贝斯特、杰瑞、沃可、席立、斯特里克兰——身体都很健壮，没有任何病痛，而且每天都很卖力在拉雪橇。马格纳大多时间都很快乐，他

很喜欢像个军官一样坐在船首，并且回头欣赏他们走过的郊野景致；药瓶里还有足够的吗啡与鸦片酊剂，让他在到达恐怖营，甚至“恐怖”号之前都有药可吃。古德瑟还活着，跟在车队旁边一跛一跛走着，随时可以照顾国王和王妃。虽然已经愈来愈冷，但天气很不错。而且完全见不到先前屡次猎杀他们同伴的那只动物的身影。

虽然他们吃得很凶，但未来几天还是有足够的人肉——艾尔摩与汤普森的肉可以炖来吃。他们已经发现，人体脂肪也可以和鲸鱼的皮下脂肪一样当燃料，虽然火力没那么旺，燃烧的时间也比较短。等这些肉吃完之后，希吉计划好，如果在到达恐怖营之前还需要牺牲一个人，他们会进行一次抽签。

他们当然可以减少每日的粮食配额，但是科尼利厄斯·希吉知道，用抽签来决定生死，能把恐惧感灌输到十一个已经非常听话的拉车动物心里，并且重新让他们知道谁才是探险队的国王。希吉向来睡得很浅，睡觉时甚至还睁着一只眼睛，并且将手放在雷管手枪上。再公开牺牲最后一个人，并且由马格纳来执行对古德瑟的第四次公开处罚，因为船医大概还是不会服从解剖尸体的命令，这些应该会让拉车兽善变的心中残留的一丝丝反抗念头全被铲除。

就目前来讲，这是个美好的礼拜五，温度是宜人的二十几华氏度。顺着前进的方向，蓝色的天空愈往北愈蓝。沉重的小船高高架在雪橇上，雪橇滑板滑过冰地与砂石地时，发出刮磨声与沙沙声。在船首的马格纳刚服完药，正微笑着，双手摸着肚子，哼着轻松的歌曲。

他们都知道，现在距离恐怖营及约翰·厄文位于胜利角附近的坟墓不到三十英里，距离维思康提中尉在海岸边的坟墓更不到十五英里。拉雪橇的人都很强壮，每天可以前进两三英里。如果能再次吃到充裕的食物，还可以表现得更好。

为了做签，希吉从《圣经》上撕下一张空白页——他们离开解救营时，马格纳坚持找了几本《圣经》放在侦察船里，虽然这温和的白痴根本不识字。现在他正要把那张纸撕成十一小张等宽的小纸片。

希吉当然不用参加即将举行的抽签，马格纳和那该死的船医也不用。但是今天晚上，在他们停下来泡茶及炖肉时，希吉会叫每个人在纸片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或画上代表自己的记号，如此一来，抽签的准备就做好了。希吉会叫古德瑟去检查纸片，公开确认每个人都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或画上了独特的记号。

接着这些写上人名的纸片会放进国王厚呢大衣的口袋里，等着举行严肃仪式的那天来临。

58 古德瑟

威廉王岛的西南峡角

一八四八年十月五日

哈利·古德瑟医生的私人日记：

一八四八年十月六、七日，也许是八日。

我已经把最后一剂喝下肚了，药效还要再过一阵子才会完全发作。在那之前，我得赶快写日记。

过去这几天，我不断回想起几个礼拜前，就在希吉射杀年轻哈吉森的前一晚，和我睡同一个帐篷的哈吉森多么信任我，跟我倾诉了许多秘密。

这名中尉轻声说：“不好意思打扰你，医生，但是有些话我一定得找个人说。我很对不起大家。”

我也轻声回答他：“哈吉森中尉，你不是天主教徒，我也不是该听你忏悔的神父。快去睡觉，也让我睡个觉吧！”

但是哈吉森相当坚持：“我再跟你道歉一次，医生。但是我得跟人说，对于背叛了一直对我很好的船长，并且让希吉先生俘虏你，我感到非常抱歉。我真的非常后悔，非常抱歉。”

我静静躺在那里，一句话也没说，没给那男孩任何回应。

“约翰被杀之后，”哈吉森继续说，“我是指厄文中尉，他是我在炮兵学校的好朋友——我就认定是副船缝填塞匠希吉干的，我开始愈来愈怕他。”

“既然你觉得他是只怪兽，为什么还选择站在他那边？”我在黑暗中低声问。

“我.....很害怕。我想站在他那一边，是因为他实在太恐怖了。”哈吉森也低声说。接着这男孩就哭了起来。

我说：“你真丢脸。”

不过，我还是用手臂环抱他，在他哭泣时拍着他的背，直到他睡着。

隔天早上，希吉把所有人都聚集起来，并且叫马格纳·门森强迫哈吉森中尉跪在他面前。然后这位副船缝填塞匠挥动他的手枪宣布，他，希吉先生不会容忍任何人偷懒，而且再次解释，我们当中的好人能吃东西并且活下去，但是偷懒的人必须死。

接着他用那把长枪管的手枪抵在乔治·哈吉森头颅底部，开枪将他的脑浆轰到沙砾地上。

我必须说，这男孩临死前算是相当勇敢。那天早上他没有任何恐惧，在希吉的手枪发射之前，他的最后一句话是：“你也该下地狱了。”

但愿我临死前也能这样勇敢。但是现在我已经很确定自己没这能耐。

希吉这场戏并没有随着哈吉森中尉的死而告一段落，也没有在马格纳·门森将这男孩衣服剥光、让他赤裸的尸体躺在大家面前时终结。

当时的景象让我感到胸痛。从医学专业的角度来说，我无法想象任何一个一刻钟前还活着的人，会比可怜的哈吉森还瘦。他的手臂只是骨头上包了一层皮，他的肋骨和骨盆向外撑着皮肤，几乎要将皮撑破。而且，这男孩身上都是瘀青的斑点。

不过，希吉把我叫到前面，给我一把大剪刀，坚持要我在众人面前解剖这位中尉。

我不同意。

他和气地再要求了一次。

我再次拒绝。

接着希吉命令门森从我手上拿走大剪刀，并且把我身上的衣服剥光，和躺在脚前的那具尸体一样。

我的衣服被脱光后，希吉就在大伙面前来回踱步，指着我不裸身躯的各部位。门森拿着大剪刀站在一旁。

“我们这一群兄弟之中，不容许有偷懒的人。”希吉说，“我很关心你们，顾及你们每一位的健康，我们正需要这位船医，他必须受处罚，因为他拒绝为众人尽一分心力。今天早上他已经拒绝我两次，所以我们要从他身上割下两块肉，来表达我们的不悦。”

他一面说，一面走过来用手枪的枪管戳我身上的各个部位——我的手指、鼻子、阴茎、睾丸以及耳朵。

接着他把我的一只手抬起来。

“一个外科医生需要他的手，不然他对我们就没有用处。”他的口气很像在演戏，接着他放声大笑。“所以我们要把它留到最后。”

大部分的人都笑了。

“不过他并不需要他那一根阴茎或那两粒卵蛋。”希吉用非常冰冷的手枪枪管戳着他提到的部位。

大家又笑了。我想，他们很期待看好戏。

“但是今天我们要大发慈悲。”希吉说。接着他命令门森把我的两根脚趾剪掉。

“哪两根，科尼利厄斯？”大块头白痴问。

“你自己选，马格纳。”这场仪式的主席说。

在场的人再次笑出来。我可以感觉到，他们对最后只剪掉无足轻重的脚趾有些失望。不过我也感觉得到，他们对将我的脚趾的命运交由马格纳·门森来决定感到相当有趣。这也不能怪他们。在场这些人从没受过正式教育，所以很讨厌受过教育的人。

门森选择了我的两根大脚趾。

观众大笑并且鼓掌喝彩。

大剪刀剪得干净利落。在这件事上，门森力大无穷对我而言反倒是好事。

有人把我的医药袋拿过来，然后每个人都看着我把一些必须处理的动脉打好结，并尽我所能地止血。大伙儿还是笑声不断，显然对这事很感兴趣，我却觉得头晕目眩，不过，我还是为伤口做了初步包扎。

门森照着希吉的吩咐将我背回帐篷里。这次他很轻柔地对待我，好像母亲在照顾她生病的小孩儿。

也就是在这一天，希吉决定拿走我那儿几罐有效的药。不过在那天早上之前，我已经把大多数的吗啡、鸦片、鸦片酊剂、多佛粉末、有毒的甘汞，以及由曼陀罗花制成的药品，倒到一个不透明、不起眼、上面标着铅糖的瓶子里，藏在了医药袋以外的地方。接着我加了一些水，让吗啡、鸦片，以及鸦片酊剂瓶内的液体高度看起来和原先一样高。

讽刺的是，我每次让门森喝的肚子痛药，其实是由超过八份的水配上两小份吗啡调成。不过，这个大块头似乎没发现药效变弱了，这也再次提醒我，在治疗过程中，病人本身的信念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哈吉森中尉过世之后我还是继续拒绝听命，因而总共又失去了八根脚趾、一只耳朵及我的包皮。

最近这一次刑罚让聚集观看的人非常快乐，让人还以为是有马戏团到这里来为他们表演，虽然两具刚死掉的尸体就躺在他们面前。

我知道为什么希吉虽然不断威胁要把我的男性生殖器或睾丸割掉，却一直没动手。这个副船缝填塞匠已经见识过太多起船上的意外，知道这样的伤口经常会血流不止，尤其是现在流血的人就是船医自己，在必须动手术止血时，很可能失去知觉或休克，而希吉并不希望我死掉。

自从我的第七到第十根脚趾也被切掉后，我走起路来就非常困难。以前我从来不知道脚趾对保持平衡那么重要。随之而来的疼痛，也在过去这个月里对我造成极大的困扰。

如果我在这里说，我从来没考虑去喝那瓶由吗啡、鸦片、鸦片酊剂及其他药物混合而成的剧毒，偷藏起来准备当最后一剂饮下——这件事我已经计划好几个礼拜了，那么我就是犯了自傲的罪，更别说欺骗之罪了。

不过，我从来没有把瓶子拿出来。

直到这一刻。

我必须承认，它的作用并没有我原先预期的快。

我的脚已经失去知觉——这真是件好事——我的腿至膝关节处都已经麻木了。不过，以目前的速度至少还要十分钟，药效才会到达我的心脏及其他重要器官，让它们停摆。

我刚刚又多喝了一些“最后一剂”。我猜我是个懦夫，所以才不敢一开始就一口气全喝下。

纯粹是为了科学上的理由，我在这里坦承，如果将来有人发现这本日记的话——这样的混合液不仅效力很强，也让人非常兴奋。如果在这黑暗、暴风雪来袭的下午有人还活着——除了希吉先生（可能再加上门森先生）还在御用侦察船上——他们应该会看到，临终前我不断在摇头晃脑，像醉鬼一样露齿而笑。

不过，我不建议别人重复这实验，除非真正碰上不得不使用这种药来治病的严重状况。

接下来就是我真正的忏悔。

在我担任医生的生涯里，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没有尽全力来服务我的病患。

我所指的当然就是可怜的马格纳·门森先生。

我一开始对他身上两个弹孔的诊断是骗人的。那两颗子弹的口径很小没错，但是那支小手枪却装填了很多火药。我第一次检查时就很清楚了，两颗子弹穿透大块头白痴的皮肤、表层肉、肌肉层以及腹腔里层。

我第一次问诊时，就知道那两颗子弹已经进到门森的肚子、脾脏、

肝脏或其他重要器官，也知道他能否存活要看我是不是找得到子弹，并且动手术取出来。

但是我说了谎。

如果有地狱，那么我将要，也应该要被丢到最底层一圈、最恐怖的波吉亚区。但我早就不相信了，因为这块土地及其中某些人本身就是十足的地狱。

我不在乎。

我应该留在这里——现在我的胸部是冰冷的，我的手指.....手指也开始变得冰冷。

一个月前，暴风雪刮起的时候，我感谢上帝。

那时候我们几乎要到恐怖营了，希吉看起来要获胜了。我相信我们距离那里不到二十英里，而且一天还可以前进三或四英里，天气也接近完美。结果，那不止息的暴风雪就挥拳打了过来。

如果有上帝的话.....我.....感谢您，亲爱的上帝。

雪。黑暗。恐怖的风白天、晚上不停歇。

连能走的人也拉不动小船了。挽具被丢在路上，帐篷被吹倒吹走，温度下降了五十华氏度。

冬天像上帝的大槌子一样打了下来，希吉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他的御用侦察船旁边，用防水帆布搭个侧棚，并且射杀一半的人，来喂另一半的人。

几个人跑到大风雪中，结果死在里面。

几个人留下来，结果被射死。

有人被冻死。

有人吃其他人，但也死了。

在大风中，希吉和门森坐在船里。我猜，不过并不确定，门森已经死了。

我害死了他。

我也害死了被留在解救营的人。

我很对不起。

我很对不起。

在我的一生，我哥哥知，我希望他现在这，汤马知道，我一直很喜柏拉图，还有苏格拉的对话录。[\[2\]](#)

就像伟大的苏格拉底一样，不过，我不那么伟大。毒药，我应得的，在我的体内发作，我的四肢都僵掉了，我的手指，医生的手指，已经全硬掉了，而且

我很高兴

写好放在我胸前的些字

请吃哈利·古德瑟伊生的尸，如果你想的话，

他骨子和肉里的毒，也会使你丧命

解.....营的人

汤马，如果他们看到这些字

我很对不起

我尽力了，但.....没

马纳先生，我并不

上帝保佑.....其他.....些人

59 希吉

威廉王岛的西南峡角

一八四八年十月十八日

从过去几天或几个礼拜的某一刻开始，科尼利厄斯·希吉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国王了。

他现在是个神。

事实上——他怀疑，但还不确定，不过他强烈怀疑，几乎到了可以确定的地步——科尼利厄斯·希吉已经变成神了。

他身旁的人一个个死去，但他还活着。他不再感到冷，也不再感到饿或渴，当然也就不需要去克制食欲。当夜愈来愈长、逐渐迈向永夜时，他还是可以在不断向他逼近的黑暗中看到东西。狂吹的雪与呼啸的风，对他灵敏的感官没有任何妨碍。

帐篷被风撕破且吹走之后，平凡的人需要靠小船及雪橇上的防水帆布来遮蔽身体，大伙儿仿佛一群羊，彼此挤在一起，把毛茸茸的屁股对着风，然后慢慢死去。但是希吉却还能舒舒服服地坐在侦察船船尾的宝座上。

在他们因为大雪、狂风，以及陡降的气温而有三个礼拜无法前进之后，那几只拉车的动物已经虚弱无力，一直跟希吉讨食物，希吉这才像神一样从小船来到他们当中，把肉和鱼分给他们吃。

他射杀斯特里克兰来喂席立。

他射杀丹恩来喂布朗。

他射杀吉伯森来喂杰瑞。

他射杀贝斯特来喂史密斯。

他射杀莫芬来喂奥瑞恩……或者全都倒过来。希吉已经不想去记这些细节了。

但是，现在吃了他所给的充裕食物的人也都死掉了，他们在毛毯睡袋里被冻成硬块，或者在痛苦中扭曲成恐怖的爪形。不过也有可能他已经对这些人感到厌烦，而把他们全部射死。他隐约记得，在过去这一两个礼拜里，他切下来吃的顶级人肉部位的数量，比他射杀来喂其他的人数还多——他那时还需要吃东西。不过，也许他只是一时兴起。他已经不记得细节了，那一点都不重要。

当暴风雪结束时——现在希吉知道，他随时都可以命令它止息，只要他想——他也许会叫几个人从死里复活，叫他们将马格纳和他拉到恐怖营去。

那该死的船医死了，他饮毒自尽，躺在离侦察船及公共坟场只有几码远的小防水帆布篷里，身体被冻成硬块。不过希吉选择不去理会，这只是件不尽如他意的小事。即使是神，也会有害怕的东西，而科尼利厄斯·希吉向来就很害怕毒药或毒物污染。他先看了一眼，并且从帆布篷的入口对着尸体开了一枪，以确定船医不是在装死，之后新神希吉就离开了，不想和中毒的家伙和已经受毒物污染的遮蔽篷有任何接触。

几个礼拜以来，马格纳经常从他最喜欢的船首特区发出痛苦的呻吟及抱怨，但是这一两天却异常安静。在暴风雪稍缓时，一道了无生气的

冬日阳光照亮了侦察船、旁边被雪埋住的帆布篷、他们所在的矮丘、西边的结冰海岸，以及再过去那片无尽的冰原。那时门森做了最后一个动作——他张开嘴巴，像是要向他的爱人和神请求。

但是他没有把话说出来，连再发一声抱怨也没有，热血就充满他的嘴巴，并且像间歇喷泉一样涌出，沿着他长满胡须的下巴往下流，染红他的肚子及轻轻合起的手掌，最后就在他皮靴旁边的船底汇集成一摊血。那些血还在，不过已经成为结冻的波浪与涟漪，就像《圣经》中某个先知的波浪形褐色胡子，但是覆盖着冰。马格纳从那天之后就没再说话了。

伴侣短暂的沉睡并没带给希吉太大的困扰。他知道，他随时可以再叫醒他。但是过了一两天之后，门森那两颗不断盯着他的眼睛、大开的嘴巴及那道结冰的血流，开始让这位神不好受了。每次醒来就看到这幅景象，让他特别难以忍受，而且门森的眼睛还结了霜，成为白色、冰冷、不会眨动的两颗圆球。

于是希吉从他船尾的宝座上起身，向前爬，经过斜靠在船舷的霰弹枪及弹药袋，经过几袋个别包好的巧克力——如果饿的感觉还会再回来，他可能会将就着吃；经过锯子、钉子和几卷薄铅板；翻越过小船中间的横板，然后踩跨过整齐堆放在马格纳浴血双脚旁的毛巾与丝质手帕；最后再把他这位朋友放在身边、像矮墙般隔在希吉与他之间的几本《圣经》踢开。

但是马格纳的嘴巴无法闭起来。希吉连把那道结冻的血流折断或打碎都办不到。他的白色眼睛也闭不起来。

“对不起，我的爱人。”他轻声说，“但是你该知道我不喜欢一直被人盯着看。”

他用船刀把那两颗结冻的眼球挖出来，远远丢到呼啸的黑暗里。等到他叫马格纳从死里复活后，他会再把眼球装回去。

最后，暴风雪遵照他的命令逐渐变小，然后完全止息，呼啸声也停了。在这艘被雪橇架高的侦察船西侧，也就是迎风面，堆积了五英尺高的雪；在背风面，那死人篷幕下方的空间也被雪填满。

天气非常寒冷，而希吉的超自然视力能看见更多黑云正从北方逼近，但是今天晚上会很宁静。他看到太阳在南方落下，并且知道再过十六或十八个小时，太阳才会再次在南方升起。而且再过不久，太阳就不会再升起了。那时就是黑暗的时代，一万年的黑暗。不过，这刚好如科尼利厄斯·希吉的愿。

但是今天夜里，天气寒冷而没有风雪，星星相当明亮。有人教过希吉几个夜空上冬日星座的名字，但是现在他连找出北斗七星都有困难。他很满意地坐在小船的船尾，厚呢大衣和瞭望帽让他相当温暖，他把戴着手套的手扶在船舷上，目光移往恐怖营，甚至锁定更远处的船舰方向，等到他决定要让那几只拉雪橇的动物及他的王妃复活时，他就可以到那里去。他回想过去几个月及几年间发生的事，觉得最终将自己变成神的奇迹实在非常奇妙。

希吉对先前身为人类时发生的每一件事没有丝毫后悔，他做了他该做的事。他已经跟曾经瞧不起他的自大恶棍算过账了，并且让其他人稍微见识到他的神性光辉。

突然间，他感觉西边有东西移动。天气实在太冷了，希吉头转得有点辛苦，然后望向那片冰冻的海。

有东西朝他走来。或许是他的听觉最先侦测到它走在裂冰上的声音。现在他的听觉不但异于常人，而且有超自然的力量。

某个体形巨大的东西用两只脚站立，朝他走来。

希吉看到星光照射在它蓝白色的毛皮上。他露出微笑，欢迎它的造访。

冰原上那个东西已经不足为惧了。希吉知道，它现在不是以掠食者的身份，而是以崇拜者的身份到来。此刻，他和那只动物的地位甚至不对等。科尼利厄斯·希吉可以下令叫它消失，或者是用他戴着手套的手轻轻一挥，把他放逐到宇宙中最遥远的地方。

它继续走过来，有时候放低身体、四脚并用地大步向前走，更多时候像人一样，用两只巨大的后腿站立起来走路，即使走路的动作一点也不像人。

希吉感觉到原本心里的平和，被莫名的不安惊扰了。

在快要接近侦察船及雪橇时，那个东西突然消失在他的视线之外。希吉可以听见它在帆布篷附近走动，在布篷底下用它的长爪撕裂里面几具冰冻的尸体。刀子般大小的利牙不断咔嚓咬合，不时大口呼出气息。但是他看不见。他发现自己很害怕。

他直视前方，和马格纳少了两颗眼球的眼眶彼此对望。

接着那个东西的身体突然浮现在船舷上方，它的上半身比小船高出六英尺以上，而这艘放在雪橇上的小船本身就已经比地面高六英尺了。

希吉觉得他的气卡在胸中。

在星光下，拥有绝佳崭新视力的希吉，发现这只野兽比他从前所见到的还恐怖，也比任何他所能想象到的东西还恐怖。正如他，科尼利厄斯·希吉经历过一场美妙且可怕的转变，这只动物也转变了。

它巨大的上半身从船舷上方俯身下来，在希吉与船首之间吐出一片冰晶雾。副船缝填塞匠闻到了腐肉味，仿佛是一只千年食腐动物的呼吸。

如果希吉当时还能动，他一定马上双膝跪地，上前去敬拜，但是他根本已经冻僵在原处了，连头都没办法转动。

那个东西闻了闻马格纳·门森的身体，它那长长的，大得难以想象的口鼻，反复嗅闻着覆盖在马格纳身体前方的一片褐血冰瀑布，巨大的舌头轻轻舔着那道已经结冻的褐色血流。希吉想要跟它解释，这是他爱妃的身体，必须保存下来，让他——不是副船缝填塞匠希吉，而是完成转变的全新的“他”——可以在某天把爱人的眼睛装回去，将生命的气息再吹进他体内。

突然间，几乎是不经意地，那个东西把马格纳的头咬了下来。

头骨被咬碎的声音非常恐怖，如果希吉能将他两只戴着手套、靠在船舷上的手举起来的话，他一定会捂住耳朵。不过，他无法移动他的手。

那个东西甩动一只更甚于马格纳粗腿的毛茸茸前臂，把死人的胸部打凹，他的脊椎及围成笼状的肋骨，顿时变成白骨碎片炸散开来。希吉曾经看过马格纳将好几个比他弱小的人的背部或肋骨打断，但是希吉知道，这只东西打断马格纳骨头的方式不一样。它打碎马格纳身体的方式，比较像人打碎一个瓶子或瓷偶。

想要找个人的灵魂来吃，希吉想，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念头。

希吉的头现在连一英寸也移动不了，所以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眼睁睁看着从冰原来的那个东西把马格纳·门森身体里的各部位挖出来吃

掉，并且像希吉从前嚼冰块那样，用巨大的牙齿咬碎。那个东西接着从马格纳冰冻的骨头上撕下结冻的肉来吃，把骨头咬裂、把骨髓吸光后，才将吃剩的骨头散弃在侦察船船首。风开始刮起，在小船及雪橇四周呼啸着，发出很独特的乐音。希吉想象有个从地狱上来的发疯神怪，穿着一件白色毛皮外套在吹奏骨笛。

接着，它要找上门了。

它先是恢复四脚着地的姿势，从希吉眼前消失——这比看得见它更令希吉觉得恐怖。接着，它像冰脊上升一样，垂直挺身出现在船舷边，遮住希吉全部的视野。那双黑色、不眨眼、非人类、完全不带情感的眼睛，距离副船缝填塞匠圆睁的双眼不到几英寸。它呼出的热气包围着它。

“哦。”科尼利厄斯·希吉说。

这是希吉这一生说的最后一个字。与其说是一个字，不如说是一小段受惊、说不出话来、拖长的吐气声。希吉觉得自己最后的一股温暖气息正从身上流出，从他的胸部出来，上升到喉咙，经过张开而紧绷的口，穿过断裂的两排牙齿中间，发着嘶声，冲出他体外。不过他马上就明白，正要永远离开他的不是他的气息，而是他的精神、他的灵魂。

那个东西把他这股气吸进体内。

但是，接着那只动物喷出一口气，向后退开，摇摆着它巨大的头，好像被某种脏东西污染了。它再次四脚着地，永远离开希吉的视野。

所有东西都永远离开了希吉的视野。星星从天空走下来，像冰晶一样附在他还注视着前方的眼睛上。大乌鸦化身为一片黑暗，落在他身上，吞噬了他那具连冰原怪兽通拔克也不愿意去碰触的身躯。最后，希吉的瞎眼因为寒冷而粉碎，不过他还是没有眨眼。

他的身体还是僵硬地端坐在船尾，双腿张开，皮靴牢牢踩在那一堆他掠夺来的金表和一叠他从死人身上搜刮来的衣物旁边。两只戴着手套的手被冻结在两侧船舷上，右手几根手指距离装好子弹的霰弹枪枪管只有几英寸。

隔天早上天还没亮，暴风雪的前沿抵达，天空开始呼啸，接下来整天整夜，雪开始堆积在副船缝填塞匠绷紧的、张开的嘴巴里，并且在他深蓝色厚呢大衣、瞭望帽、恐怖僵凝的脸，以及碎裂但仍张开的眼睛上，盖上一层雪白裹尸布。

60 克罗兹

他现在知道了，死亡的美好在于没有疼痛，也没有自我意识。

他现在知道了，死亡的不幸在于里面会有梦——他先前多次考虑自杀，后来却又打消念头，就是因为害怕这点。

不幸中的万幸是：这些梦不是自己的。

克罗兹漂浮在一个温暖、浮力很强的非自我意识之海里，聆听不属于他的梦。

如果过渡到愉快的死后漂浮状态之后，他仍然拥有生前的分析能力，那么老弗朗西斯·克罗兹可能会质疑自己正在“聆听梦”的想法不合常理。事实上这些梦比较像是在听另一个人咏唱，虽然其中不牵涉语言，没有文字，没有音乐，也没有实际的咏唱，而不像生前那样“看见梦”。虽然在“聆听梦”之中，还是会出现一些视觉影像，但是它们的形状及颜色，克罗兹在死亡帘幕另一面的世界里不曾经历过。而正是这种既无声音、也非咏唱的叙事方式，充斥着他的死后之梦。

有个美丽的爱斯基摩女孩叫席德娜，她和父亲一起住在一间远比其他爱斯基摩村落更北边的雪屋里。关于这女孩美貌的传言传开了，许多年轻男子长途跋涉，越过浮冰及荒瘠的土地，来向她灰发的父亲致意，并向席德娜献殷勤。

但女孩并没有因为任何一个追求者的甜言蜜语、英俊面貌或强健体格而动心。在那一年晚春，冰雪开始融化时，她独自一人出发，走向更

远的浮冰，以躲避隔年又一批长着圆脸的追求者。

这件事发生在动物们与人类还能对话的年代，所以一只飞过正在融化冰海的鸟，用歌声来追求席德娜。“和我一起到众鸟栖息地吧，那里每件东西都和我的歌声一样美丽。”那只鸟唱着，“和我一起到众鸟栖息地吧，那里食物不虞匮乏；你的帐篷一定用最美丽的驯鹿皮制成；你只会睡卧在用最细最柔的熊皮与驯鹿皮制成的毯子上；你的油灯里永远装满油。我的朋友和我会把你想要的任何东西都带来给你，而且从那天起，你穿戴的一定是我们最美丽、最鲜艳的羽毛。”

席德娜相信这只求婚鸟的话，并且照着真民族的传统跟它结婚，然后和它一起在海上及冰上长途跋涉，到达鸟民族居住的地方。

但那只鸟欺骗了她。

它们的家并不是用最棒的驯鹿皮制成的，而是用腐烂鱼皮拼搭成的悲惨窝。寒冷的风随意吹进屋子里，并且用呼啸声嘲笑她的天真、易骗。

她并不是睡卧在最细柔的熊皮上，而是躺在令人不敢领教的海象皮上。她的油灯里也没有油。其他的鸟不把她放在眼里，而且她穿的还是结婚时穿的那套衣服。她的新郎只带回冰冷的鱼给她吃。

席德娜不断跟她冷漠的丈夫说，她非常想念父亲。终于，鸟同意让她的父亲来看她。为了来看她，那老人必须驾着脆弱的小船航行好几礼拜。

她的父亲到达时，席德娜假装过得很快乐。直到两人单独待在黑暗、充满鱼腥味的帐篷里，她才向父亲哭诉她的丈夫如何虐待她，以及她失去了多少东西——青春、美貌、幸福——只因为当初嫁给鸟，而不是嫁给真人的年轻男子。

席德娜的父亲听了吓坏了，于是帮她想出一个杀夫计划。隔天早晨，当鸟丈夫带冰冷的鱼回来给她当早餐时，女孩和她父亲扑到它身上，取出从她父亲那艘小皮艇上拿来的鱼叉与桨，把它杀掉。接着父女两人逃离了鸟民族的居住地。

他们向南，朝真人的居住地航行了好几天。但是，鸟丈夫的家人与朋友非常气愤，开始奋力振翅往南飞，声音大到连几千英里外的真人也听得见。

席德娜和她父亲在海上花了一个礼拜航行的距离，数千只飞鸟只消几分钟就飞越了。他们俯冲向那艘小船，宛如一片由鸟嘴、利爪及羽毛构成的怒气腾腾的乌云笼罩在他们头上。他们拍翅的动作激荡起一阵可怕的暴风，在海上吹起一波波大浪，几乎要将小船淹没。

父亲决定把女儿当祭品送还给鸟，于是把她丢出船外。

但席德娜死命抓住船舷，手抓得非常紧。

于是父亲拿出刀子将她手指的第一指节切掉。指节落入海中，变成第一批鲸鱼。指甲则变成海滩上常见的白色鲸须。

不过席德娜还是攀在船边。她的父亲从她的第二指节把手指切断。

指节落入海中，成为海豹。

席德娜还是攀在船边。当这吓坏的父亲将她最后一节手指也切断时，它们落入海中或落在漂过的浮冰上，变成了海象。

没有指头，她的手只剩几根弯起的手指残肢，就像她死去鸟丈夫的爪子。席德娜终于落入海中，沉到海底。直到今日，她还待在那里。

这就是席德娜，所有鲸鱼、海象及海豹女主人的故事。如果真人让

她心情好，她就派动物到他们那里，让海豹、海象和鲸鱼被他们抓到杀死。如果真人让她不快乐，她就要鲸鱼、海象、海豹和她一起待在漆黑的深海里，让真人受苦、挨饿。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故事啊？弗朗西斯·克罗兹想。是他自己的声音打断了这缓慢、没有自我、纯粹在聆听梦境的意识流。

好像受到召唤一般，疼痛冲回他身上。

61 克罗兹

我的手下！他喊着。但是他累到喊不出声，累到没办法大声说出这几个字。他累到连这几个字的意思也不记得。我的手下！他再次喊，听起来就像是一声呻吟。

她在折磨他。

克罗兹不是一下子醒过来的，而是经过一连串痛苦挣扎，才得以将眼睛睁开，把分散在几小时甚至几天中的意识碎片——这些意识总是被疼痛及四个无声的字“我的手下”从他的睡眠之中驱散——缝缀在一起，直到意识终于清晰到能够想起自己是谁，并且了解自己身在何处，和谁在一起。

她在折磨他。被他称为沉默女士的爱斯基摩女孩不断用一把锐利、发烫的刀割他的胸部、手臂、身侧、后背，以及腿部。疼痛没有间断，而且难以忍受。

他挨着她躺在一个狭小的地方——并不是厄文跟克罗兹描述过的雪屋，而是将毛皮撑在弯曲棍棒或骨头上搭成的帐篷。帐篷里几盏小油灯发出摇曳的火光，照亮女孩赤裸的上半身，以及他自己。当他往下看时，看见赤裸、撕裂、还在流血的胸部、手臂及肚子。他想她一定打算把他割成一条条小肉条。

克罗兹想尖叫，却再次发现自己虚弱到无法尖叫。他试着用手把她正在折磨他的手臂与拿刀的手拨开，但是他虚弱到连手臂都举不起来，

更别说去阻挡那女孩的手臂了。

她的褐色眼睛注视着他的眼睛，注意到他又活了过来。接着就回头继续去研究她的刀子在切、割及折磨他时产生了什么效应。

克罗兹终于发出最细微的呻吟。随后他又落入黑暗中，不过这次他并不是进入“聆听梦”及愉快的无我状态——其中细节他现在已经有点忘了——只是落入疼痛之海的黑色巨浪中。

她用一个想必是从“恐怖”号上偷来的葛德纳空罐头，盛了某种稀汤喂他吃。稀汤尝起来像是某种海洋动物的血。接着她用一支象牙柄的古怪弯刀切下几条海豹肉与皮下脂肪，用牙齿咬住海豹肉切片，将刀子贴近嘴唇往下切，然后把肉嚼碎，最后才塞进克罗兹龟裂、受伤的嘴唇。他想要吐出来，不想让人像喂小鸟一样对待，但是她接住每一小坨肥肉，再塞回他的嘴里。克罗兹敌不过她，只好花力气去嚼肉，吞下去。

接着，在呼啸的风哼唱的催眠曲中，他再度入睡，但是很快又醒过来。他发现自己全身赤裸地躺在毛茸茸的毛皮毯上，他的衣服，那许多层衣物全都不在这狭小的帐篷里，而且她已经替他翻身，让他腹部朝下，并在他身体下面铺上一层海豹皮之类的东西，以免从他裂伤胸部渗出的血，弄脏了铺在帐篷地面上的柔软皮革与毛皮。

克罗兹已经虚弱到无法反抗或自己翻身，他唯一能做的是呻吟。他想象对方正把他切成一片片的肉，并且煮来吃。他感觉她正把某种湿黏的东西贴在他背部的诸多伤口上，或者直接压进伤口里。

被折磨殆尽时，他再次睡着了。

我的手下！

一连许多天，克罗兹都感觉疼痛，他不断失去意识、恢复意识、又

失去意识，还总以为沉默在将他切成一片一片的，终于他记起来他被射了好几枪。

他醒来时帐篷里几乎全黑，只有些许月光或星光透过绷紧的皮革渗入帐篷。爱斯基摩女孩睡在他身边，借他的体温取暖，就像他借她的体温取暖一样，而且两人都光着身子。除了动物对温暖的本能渴望之外，克罗兹心中没有一丝激情或肉体上的需求。他实在痛得太厉害了。

我的手下！我必须回到我的手下那里！去警告他们！

这是他第一次回想起希吉、那夜的月光，还有那几枪。

克罗兹的手臂原本横放在胸前，他挣扎着把手往上伸，去摸他被霰弹枪小弹丸射中的胸部与肩膀。他上半身的左侧有一整片弹痕与伤口，但是感觉上霰弹枪的小弹丸或任何跟着被射入皮肉里的衣物碎片，都已经被细心挖出来了。较大的伤口里塞了些柔软的、类似潮湿苔藓或海草的东西。克罗兹有把它挖出来丢掉的冲动，但是他没力气去做。

背部上半部比他裂伤的前胸更痛。克罗兹想起沉默用刀子在那里割挖时的痛楚。他也回想起希吉扣下扳机、弹药还没来得及爆炸前，霰弹枪发出的微弱嘎吱声。因为火药老旧且潮湿，两发弹药击发时可能都没有完全爆炸。不过他仍然记得，那团逐渐散开的弹丸云外围撞到他身上时，还是让他整个人转了一圈，跌到冰上。他被霰弹枪从背后远距离射了一枪，另一发则射在正面。

爱斯基摩女孩已经把每一颗小弹丸都挖出来了？还有每一片被射进我皮肉里的脏衣服碎片？

克罗兹在昏暗的光中眨眼。他回想起自己曾经到古德瑟医生的病床区，听他解释病人的状况，当时他说，最终夺走船员性命的通常不是起初的伤势——不论是海战中受的伤，或是这次探险任务中船员们受的大

多数伤，而是伤口后来受污、感染所引发的坏血症。

他缓缓把手从胸部移到肩膀。他现在已经记得他被霰弹枪击中后，希吉又用他的手枪朝他开了好几枪，而第一发子弹就是射在……这里。克罗兹的手指在二头肌上方的肉里摸到一个很深的凹槽，他的呼吸变得有些急促。凹槽里同样填满了湿湿黏黏的东西。碰触这伤口引起的疼痛，让他感到晕眩与不适。

在他左侧肋旁还有另一道子弹划过产生的凹槽。光是把手伸去碰触那伤口，就让他精疲力竭——他大声喘气，甚至一时失去意识。

等恢复部分意识后，克罗兹才发现沉默已经将一颗子弹从他腋下的肉中挖走，并且把她使用在他身上其他部位的异邦药膏贴在伤口上。从他呼吸时感受到的痛苦，以及背部疼痛与肿胀的状况来判断，他猜这颗子弹至少打断了他左侧一根肋骨，接着方向偏转，最后停在他左侧肩胛骨附近的皮肤底下。沉默应该是从那里取出子弹的。

他使用他所剩不多的力气，花了好一阵子才将手往下移，去摸让他痛得最厉害的伤口。

克罗兹不记得左腿曾被子弹射中，但是从膝盖上方与下方肌肉传来的疼痛，让他确信有第三颗子弹射穿了他，他几根发抖的手指可以摸到子弹射入及射出的孔。子弹只要再射高两英寸，就会射中他的膝盖，这等于夺走了他的腿；而且可以肯定，没有腿他不可能活得下去。那地方也同样用药膏包起来，虽然他可以感觉到那里已经结痂，但是血似乎没有流到那里。

怪不得我好像快被高烧烧死了。我即将死于坏血症。

接着他发现，他感受到的高温有可能不是身体发烧所致。毛皮毯的保暖效果极佳，而且睡在他身旁的沉默女士的赤裸胴体倾泻出大量的

热，让他在.....多久了？几个月？几年？.....以来，第一次感觉到完全的温暖。

克罗兹花了很大的力气，才将盖住他们两人的毛皮毯最上端掀开，让一些冷空气进来。

沉默稍微动了一下，不过并没有醒来。在帐篷内昏暗的光线下，他盯着她看。她看起来像个小孩儿，也许像他表弟阿尔伯特几个才十几岁的女儿其中的一个。心中这么认定后，他还想起曾经和她们在都柏林的一片青草地上玩槌球。之后克罗兹再度进入梦乡。

她穿着毛皮外衣跪在他面前，两手张开相隔约有一英尺。一条用动物肌腱或肠胃制成的细绳，正在她张开的手指与大拇指之间舞动。她以肌腱为细绳，用手指在玩“猫之摇篮”的儿童游戏。

克罗兹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在肌腱细绳繁复交叉的过程中，有两个图案反复浮现。第一个由三圈绳带组成，在上方构成两个三角形，就在她两根拇指内侧，不过这图案的中下部有个双重环圈，呈现出一个尖形圆顶。第二幅图案——她的右手往外拉得更远，几乎只有两条细绳延伸到左手，而且在那里的绳圈只缠绕过拇指和小指——是个由两条细绳形成的复杂环路，看起来像个卡通人物，有四只卵形的腿或鳍状肢，以及一个由绳圈表示的头。

克罗兹完全不知道这两个图形的意义。他缓慢地摇头，让她知道他并不想跟她玩。

沉默静静盯着他看了几秒，深色的眼睛正对着他的眼睛。接着她动作优雅地将两只小手合起来，让图案消失，并把细绳放进他喝汤的象牙碗里。一秒钟后，她就穿过盖在帐篷出口处的几层帐篷垂门爬了出去。

克罗兹被那几秒钟内吹进帐篷的冷空气吓了一跳。他试着爬向开口，他必须看看自己到底在哪里。周遭的呻吟及迸裂声似乎在告诉他，他们还在冰原上，也许很靠近他被枪击的地方。克罗兹完全不知道希吉埋伏偷袭他们四人那件事是发生在多久以前，但是他很希望那只是几小时前，顶多一两天前。如果他现在离开，可能还来得及在希吉、门森、汤普森及艾尔摩出现在解救营并伤害更多人之前，回去警告他们。

克罗兹的头和肩膀可以移动几英寸，但还是没有力气从毛皮睡毯下面抽身，更别说是爬到出口，穿过驯鹿皮制的帐篷垂门往外看了。他再次入睡。

稍晚沉默把他叫醒，他甚至不确定是不是同一天，或者沉默是不是在他睡觉时进出帐篷好几次。透过驯鹿皮照进帐篷的光还是一样昏暗，帐篷还是靠那几盏燃烧皮下脂肪的油灯照明。地上用来当储藏区的冰雪凹槽里，有一片新鲜的海豹肉。克罗兹看到她把厚重的毛皮外衣脱掉，只穿着一件短裤。裤子有绒毛的那一面朝内，朝外的一面用皮制成，质感柔软，颜色比沉默的褐色皮肤淡一点。当她再次跪到克罗兹面前时，她的乳房晃动着。

突然间，细绳之舞再次在她手指间跳起。这次靠近她左手的小动物图率先出现，接着她放松细绳，重新纠缠，然后在她两手中央又出现了略尖的卵形圆顶。

克罗兹摇头。他还是看不懂。

沉默把细绳丢到碗里，拿出她短小的半圆形刀子，开始切海豹肉，那象牙制的刀把看起来和码头工人常用的铁钩把手很类似。

“我必须去找我的手下。”克罗兹喃喃地说，“你得帮我找到我的手下。”

沉默看着他。

船长并不知道从他第一次醒过来后，已经又过了多少天。他大多时间都在睡觉。偶尔清醒过来时，都在喝汤，吃沉默已经不需要帮他事先嚼过的海豹肉与皮下脂肪，不过她还是会帮他把肉送到嘴边，并且帮他换药及清洗身体。他躺的毛皮毯中间有一道裂缝，下面的雪地里装了一个葛德纳罐头。他基本的排泄必须在那里解决，并且由这女孩每隔一段时间拿到外面浮冰上倒掉，这让他感到相当屈辱。虽然罐头里的排泄物很快就会结冻，而且在这充满强烈鱼腥味、海豹味以及人味与汗味的小帐篷里，根本闻不出罐头里东西的味道，克罗兹还是没有因此觉得好过些。

“我需要你协助我回到我手下那里。”他再次用粗哑的声音说。他觉得他的手下很有可能目前仍然相当靠近希吉当初偷袭他们的地方，也就是离解救营不超过两英里的冰原上的冰穴附近。

他需要去警告其他人。

他困惑的是，不论什么时候醒来，透过驯鹿皮帐篷射进来的光线都同样昏暗。或许是因为某种只有古德瑟医生知道的生理作用，他总是在夜里醒来。也有可能是沉默在她的海豹血汤下了药，让他白天一直睡觉，以防他逃走。

“拜托你。”他轻声说。他只能希望这个野蛮人在皇家海军“恐怖”号上待过那么多月后学会了一点点英语，虽然她无法说话。古德瑟医生已经确认沉默女士的听力没有问题，虽然她没有用来说话的舌头。当她还在他们船上时，克罗兹见过她被突然而来的大声响吓到。

沉默继续盯着他看。

她不仅是野蛮人，还是个白痴，克罗兹想。如果他再开口乞求这个

异邦原住民帮忙，他就是自取其辱。他现在该做的是继续吃，继续康复，并且积存体力，然后某天一把将她推开，自己走回营地去。

沉默眨了眨眼，然后转身用以皮下脂肪为燃料的小火炉去烤一片海豹肉。

他在另一天——或者是另一夜，因为光线还是一样昏暗——醒来，发现沉默跪在他面前，又在玩细绳游戏。

第一个在她手指间出现的图案又是略尖的小圆顶。她的手指舞动着，接着出现两道垂直圈形，不过这次只有两只腿或鳍状肢，而不是先前的四只。她把手张得更开，图案看起来真的在动，从她的右手滑向左手，两圈气球形的腿在移动。她的手指飞舞着，图案就消失了，但卵形圆顶随即再次出现在她两手中间。不过，克罗兹慢慢发觉，它并不完全是同样的图案。圆顶尖端不见了，现在它是一条标准的悬链线。他还是准尉时，曾经花心思研究几何学与三角学的图形，所以对这种形状并不陌生。

他摇摇头。“我还是不懂。”他粗声说，“我不知道这该死的游戏有什么意义。”

沉默看着他，眨眼，把细绳丢到一个兽皮制的袋子里，然后开始将他从毛皮毯里拖出来。

克罗兹还是没力气抵抗，不过也没有用他已经恢复的一点力气去配合。沉默将他扶起来，在他的上半身套上一件驯鹿皮制的薄衬衣，接着再为他穿上一件很厚的毛皮外套。克罗兹非常讶异这两件衣服竟然如此轻盈。过去三年来，他到船外做事时穿的许多层棉质与毛质衣物，合起来就超过三十磅重，而且难免会因为渗入里面的汗水和水汽结冰变得更沉重。但是他估计，现在他身上穿的爱斯基摩上衣重量还不到八磅。他

感觉这两层衣服在上半身非常宽松，但是脖子与手腕部位却非常合身，每一个可能散热的地方都束得紧紧的。

克罗兹有点难为情，这次相当配合地帮她把一条很轻的驯鹿皮长裤拉起来，盖住自己裸露的下半身，长裤的材质和沉默女士在帐篷里仅穿着的短裤完全一样，只是比较大些。接着再穿上驯鹿皮制的高筒长袜，不过他的手指还是不太听使唤，甚至是帮倒忙。沉默把他的手推开，然后干净利落、不带任何感情地帮他把衣物打点好，大概只有母亲和护士为人穿衣服的效率能与之相比。

克罗兹看着沉默将两只用草编成的皮靴内衬套在他脚上，然后往上拉紧，罩住他的脚及脚踝。这些内衬的主要功用应该是隔冷，他很难想象她或其他女人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将干草编织成长又密实的袜子。沉默为他穿在草袜外的毛皮靴长度足以盖住他先前穿好的部分毛皮裤。他注意到，皮靴的鞋底是用衣物中最厚的皮革制成的。

最初在帐篷里醒来的时候，克罗兹很惊讶帐篷里有这么多毛皮毯、毛皮外衣、毛皮、驯鹿皮、锅子、肌腱、看似皂石制成的海豹油灯，以及弯刀和其他工具。接着他就发现答案其实很简单：掠夺八个被哈吉森中尉与法尔杀死的爱斯基摩人尸体及财物的人，就是沉默女士。至于剩下的物品——葛德纳罐头、汤匙、刀子、鲸鱼肋骨、木材、象牙，甚至是现在成为帐篷骨架一部分的旧木桶板条，一定是从“恐怖”号上或被弃置的恐怖营里搜罗来的，再不然就是沉默这几个月来单独在冰原中生活时捡到的。

克罗兹穿好衣服后，趴倒在地上，用一只手肘撑着身体，喘着气。“你现在要带我回到我的手下那里吗？”他问。

沉默为他戴上连指手套，把他那顶有白熊毛饰边的连衣帽翻起来，盖住他的头，然后牢牢抓住他下面的熊皮，拖着他穿过帐篷的垂门走到

帐篷外。

冷空气袭击克罗兹的肺，他开始咳嗽，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身体非常温暖。他可以感觉到，在这身不透气衣物包住的密闭但宽松的空间里，体热正在其中流窜。沉默在他身旁忙了一分钟，然后把他拉起来，让他坐在折叠成一堆的毛皮上。他猜她并不希望他躺在冰上，即使下面还有一层熊皮，因为坐着的时候，被体温加热的空气会在怪异的爱斯基摩服装衣服里循环，流经他的皮肤，让他觉得更温暖。

仿佛是要证实他的理论没错似的，沉默突然把冰上那张熊皮抽起来，折好，放在他正坐着的那叠毛皮旁边的另一叠毛皮上。令人难以置信，不论是冰原的寒意或周遭的湿气，似乎都无法穿透他穿的厚皮靴底以及内衬的软草靴。相较之下，在过去三年里，克罗兹每次上到甲板或到外面冰原时，他的脚都是冰冷的，而且在他离开“恐怖”号后，他的脚甚至每分钟都是又湿又冷的。

沉默开始动作熟练地把帐篷拆下来，克罗兹环顾四周。

现在是夜里。她为什么要在夜里把我带到外面？事情有这么紧急吗？从周遭的声响判断，正被她快速拆下的驯鹿皮帐篷应该位于堆冰上，四围的冰塔、冰山与冰脊反射着从雪层间隙射下来的几许星光。克罗兹看到一池黑色海水——在一个冰穴里，离他原先在帐篷里躺卧的位置不到三十英尺。他的心跳开始加速：我们并没有离希吉伏袭的地方太远，这里离解救营还不到两英里。我认得从这里回去的路。

接着他发现这冰穴比罗伯特·戈尔丁领他们过去看的那个要小得多。这一池未结冻的黑水还不到八英尺长、四英尺宽。周遭被冻结在堆冰上的冰山，看起来也不太对劲，比他被希吉伏袭之地的冰山还要高得多，数目也多得多。而且这里的冰脊也比较高。

克罗兹眯着眼看向天空，只看到少许星星。如果云能散去，而他有六分仪、对照表及地图，也许就能算出他的所在地。

如果.....如果.....

他唯一能辨识的几颗星，比较像是属于冬日的星座，而不该在八月中旬或下旬出现在这里的北极星空。他知道自己是在八月十七日夜里被枪击的；在罗伯特·戈尔丁跑回营地之前，他已经记录好当天的航海日志了。他无法想象从那次偷袭到现在已经过了这么多天。

他急忙朝各个方向的海平面望去，希望在杂乱冰原后面看到日头刚落下或即将升起的一些微光，而那个方向就会是南方。不过，这里只有黑夜、啸风、矮云，以及一些颤抖的星星。

亲爱的基督啊.....太阳到底在哪里？

克罗兹仍然不觉得冷，但是他颤抖摇晃得很厉害，不得不用他仅有的力气抓着折叠在一起的毛皮，免得整个人翻倒。

沉默女士正在做一件非常奇怪的事。

她很有效率地卸下用兽皮与骨头搭成的帐篷。即使在昏暗的光线下，克罗兹也看得出最外层的帐篷罩是用海豹皮做的。她现在正跪在其中一张海豹皮帐篷罩上，用她那把半月形刀子从中间将它切成两半。

接着她把两半张海豹皮拖到冰穴，用一根弯曲的棍子把两张皮放入水中，让它们完全浸湿。然后她回到几分钟前帐篷所在的位置，从帐篷原本的冰槽储藏区里拿出一些冰冻的鱼来，然后敏捷地沿着即将结冻的两片帐篷罩各一侧，把鱼头尾相接地排成一行。

克罗兹完全不知道这姑娘到底在玩什么把戏。看起来她很像是在愈

刮愈大的夜风中、星光下、在外面进行疯狂的异教仪式。但问题是，克罗兹想，她把他们的海豹皮帐篷罩割破了。即使她还能用散落一地的弯曲棍子、肋骨与兽骨把驯鹿皮的帐篷搭起来，新的帐篷也无法抵挡住强风和冰雪了。

沉默没理他，径自将两半张海豹皮帐篷罩卷起来，把两列鱼包裹在里面。她一面卷一面拉扯，使海豹皮卷得更紧实。克罗兹觉得有趣的是她让两根海豹皮卷的一端各突出半条鱼，而她现在正忙着把突在外面的两个鱼头稍微向上扳。

两分钟后，她已经把两根七英尺长、包着鱼的海豹皮卷抬起来。它们被冻得硬邦邦，像是两根细长的橡木柱，顶端各有一条头往上扬的鱼。她把它们平行放在冰上。

现在她把一小块兽皮放在她的双膝下面，然后跪上去，用一些肌腱与皮绳把几根中等长度的鹿角和象牙（帐篷原先的框架）绑在两根长七英尺，包着鱼的长柱上，成为两者间的横梁。

“我的老天。”弗朗西斯·克罗兹的声音沙哑。包着鱼、被冻成柱子的海豹皮卷是滑板，鹿角是中间的横梁。“原来你他妈的在制造雪橇啊！”他喃喃地说。

他呼出的气变成冰晶，悬浮在夜里空气中，但他的兴奋却突然变成惊惶。在八月十七日之前，天气并没有这么冷！而且温度差得很远，即使是半夜也没这么冷！

克罗兹估计沉默顶多只花了半小时，就做好了那部“鱼串海豹皮滑板驯鹿角支架雪橇”。之后他却坐在那叠毛皮上等了一个半小时，甚至更久，看她进一步整理雪橇的滑板。他手中没有怀表，很难测量时间的流逝，更何况他坐在那里边等还边打盹儿。

首先，她从“恐怖”号的一个帆布袋里拿出一些类似泥巴与苔藓混合物的东西。她用空的葛德纳罐头从冰穴盛了几罐水过来，把泥巴苔藓揉成拳头大小的球形，接着把泥块放到临时赶制出来的滑板上，徒手拍打，并且均匀地涂在滑板上。克罗兹很纳闷儿她的手为什么不会结冻？虽然她经常停下片刻，将手伸到毛皮外衣里，贴着没穿任何衣服的肚子取暖。

沉默用刀子将冰冷的泥巴刮平滑，像个雕刻师在雕刻黏土模型上修饰着。接着她从冰穴里拿来更多水，倒在已经结冻的泥巴上，制造出一层覆盖在泥巴上的冰衣。最后她把一口水喷洒在一张熊皮上，然后用这张湿毛皮顺着两根滑板的走向，上下摩擦结冻的泥巴，直到最外面那层冰变得非常光滑。克罗兹在星光下看着那部已经被翻过来的雪橇，那两根滑板在两小时前还只是几条鱼及两张海豹皮而已，现在却像极了两根闪亮的玻璃柱。

沉默把雪橇翻正，检查皮绳与绳结有没有系好，然后整个人站到绑得很牢靠的驯鹿角及短木条上，将最后两根鹿角——长而弯的鹿角原本是帐篷主要支柱——立在雪橇后方绑好，当成简便的扶手。

接着她在横跨雪橇的鹿角上铺了几层海豹皮与熊皮，然后扶起克罗兹，协助他走近雪橇。

他甩开她的手，试着自己走路。

他对自己怎么一头栽倒在雪里毫无印象，不过，当沉默扶他到雪橇上，将他的脚拉直，让他的背稳稳靠在一叠堆放在鹿角把手前方的毛皮上，并在他身上盖了几层厚毛毯时，他已经恢复视力和听力了。

他看到她在雪橇前系上几条长皮带，并且把它们的一端编织成可以套在腰上的挽具。他想起她的“指头细绳”游戏，终于明白她一直想表

达的事：帐篷（尖尖的卵形）要拆下来；他们两个人要离开（细绳上两个在移动，像是在走路的图形，虽然这天夜里克罗兹显然没在走路）；到另一个卵形却没有尖顶的圆顶建筑。（另一个半球形的帐篷？一间雪屋？）

克罗兹周围堆了更多毛皮、帆布袋，以及用皮革包起来的锅子与海豹油提灯。每件东西都装上雪橇后，沉默就套上挽具，开始拉着雪橇穿越冰原。

雪橇滑板滑得相当有效率，比从“恐怖”号与“幽冥”号载运小船过来的雪橇要平顺得多，而且几乎没发出声响。克罗兹很讶异他到现在还觉得温暖；两个多小时来干坐在浮冰上，并没有让他感到寒冷——除了鼻尖以外。

头顶上的云层非常厚实。任何一个方向的海平面上都没有日出的迹象。克罗兹完全不知道这女人要把他带去哪里。回到威廉王岛？向南朝阿德雷半岛走？往贝克河？走向更远的海冰？

“我的手下。”他哑着嗓子对她说。他想尽办法提高音量，好让对方在风咽、雪嘶，以及脚下厚冰呻吟的干扰下还能听见。“我必须回到我的手下那里，他们正在找我。小姐……女士……沉默女士，拜托你。看在上帝慈爱的分上，请你带我回解救营去。”

沉默没有转头看他。他只看得见她的连衣帽后面及在昏暗的星光下闪着微光的白色环状熊毛领。他完全不清楚她如何在黑暗中前进，也不明白这个小女孩怎能如此轻易地拉动他和雪橇。

他们无声地滑行着，走进前方黑暗杂乱的冰原中。

62 克罗兹

大海底部的席德娜会决定要不要叫海豹冒着被其他动物或真人猎捕的风险到海面上。但是从某个真实的角度来看，是海豹自己决定要不要被人猎杀。

从另一个真实的角度来看，这世界只有一只海豹。

海豹就和真人一样，各自都有两个灵魂。一个是会随肉体死亡而死亡的“今世灵魂”，另一个是在肉体死亡时会离开肉体的“永世灵魂”。可以活得比较久的灵魂塔尼克，仿佛一颗内含空气及血液的小泡泡，藏在海豹体内。猎人可以在海豹的内脏里找到它，而且它的形状就和海豹一样，只是比海豹小很多。

一只海豹决定让自己被捕获并且吃掉，在它死掉时，它的永世灵魂会从身上离开，再以完全相同的形式附在这只海豹后代的婴儿海豹身上。

真人知道，一个猎人在他的一生中会反复捕捉及杀死同一只海豹、海象、熊或鸟。

当真人中某个人的今世灵魂随着身体死去时，同样的事也会发生在他的永世灵魂上。他的伊努阿——永世灵魂，会带着所有的记忆与技能（不过是被隐藏起来的）附在家族后代某个男孩或女孩身上。这就是不论小孩儿有多吵闹或鲁莽，真人从来不会去管教小孩儿的一个原因。小孩儿的身体里除了有小孩儿的灵魂外，还有一个大人的伊努阿——一个

父亲、伯父、祖父、曾祖父、母亲、姨妈、祖母或曾祖母的灵魂，而且还带着它身为猎人、女家长或巫师的一切智慧，这伊努阿当然不该被斥责。

海豹不会随便将自己交给一个真人猎人。那猎人必须去赢得它们，不只是靠着奸巧、骗术、技能，而是该凭借自己的勇气与伊努阿。

这些伊努阿——真人、海豹、海象、白熊、驯鹿、飞鸟、鲸鱼的灵魂——在这片古老的大地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在宇宙的第一个阶段中，大地是一块悬浮在天空下的盘子，由四根柱子支撑着。大地下面的黑暗空间是灵魂们居住的地方，而且到现在，大多数灵魂都还住在那里。这片早期的大地，大多数时间都沉在水里面，上面没有任何人类——真人或其他人种——直到两个人，阿古鲁酋西和乌马尼特克，从大地中的圆丘里爬出来。这两个人就成为最早的真人。

那个时期没有星星、月亮、太阳，这两个人以及他们的后代，必须在完全的黑暗中生活及打猎。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巫师教导真人生活技能，所以人类的能力很有限，只能猎捕最小的动物：野兔、松鸡，以及偶尔出现的乌鸦；而且他们不知道如何过像样的生活。他们唯一的装饰就是偶尔戴着安瓜克，一种用海胆壳制成的护身符。

在宇宙的这个时期，女人已经出现在大地上两个男人的身边了。男人们是从大地里出来的，女人们却是从冰河来的，但是她们不能生育。所以她们不是终日沿着海岸线走，不断望向海中，就是成天往地里挖，一心一意要找到小孩儿。

在一只狐狸与一只乌鸦经历过一场漫长而艰苦的争战后，宇宙的第二个循环出现了。四季在那时候出现，接着，生命及死亡也出现了。在

四季来临后不久，一个新阶段开始了，人类的今世灵魂会和肉身一起死亡，而他们的伊努阿灵魂则旅行到别的地方。

那时候的巫师们已经掌握了一些有关宇宙规律的奥秘，并且开始帮助真人们学习如何好好生存下去。他们定下一些规范来禁止乱伦、近亲通婚、谋杀或其他违反事物规律的行为。巫师们也能回顾阿古鲁酋西和乌马尼特克从大地里爬出来之前的事，并且向人类解释宇宙中伟大的灵魂“伊努阿特”的起源，例如月亮的灵魂，或是纳酋克——意识本身的灵魂，或是西拉——空气的灵魂，同时也是所有古老精神力量中最重要的一个。西拉创造万物，渗透万物，并且提供能量，她还会借着狂暴风雪来表达她的愤怒。

真人也差不多是在这个时期知道席德娜的故事。在其他几个寒冷地区，她有时被称为尤尼古马犹图，或者是努里亚酋。巫师的解释是，所有人类——真人、住在更南方的那些肤色较红的原住民，甚至是更晚才出现的脸色苍白的人，都是席德娜——尤尼古马犹图——努里亚酋与一只狗交配之后所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狗也可以有名字及一个“名字灵魂”，甚至能分享它们主人的伊努阿。

阿宁给（月亮的伊努阿）曾经和他的姐妹希克尼克（太阳的伊努阿）乱伦，要不然就是欺负了她。阿宁给的妻子乌立拉娜克则喜欢把猎物——动物或真人——的内脏挖出来，而且她很不喜欢巫师管灵界的事，常会处罚他们，让他们无法克制地大笑。到今天巫师有时还是会无法自制地大笑，还常常因此而死。

真人很喜欢知道关于宇宙中三个最有力量灵魂之事：渗透万物的空气之灵、控制所有住在海洋或靠海而生的动物的大海之灵，以及三者当中的最后一个，月亮之灵。但是这三个原始的伊努阿特的力量太大，根本不把真人或任何一种人类看在眼里。因为这些终极的伊努阿特比许多其他灵界力量的地位要高得多，而次等灵界力量的地位又比人类高得

多，所以真人不会去敬拜这三个神灵。巫师们也很少去和这些伟大的神灵——例如席德娜接触，他们只要能确定真人不会去触犯会让大海之灵、月亮之灵或空气之灵生气的禁忌，就很满足了。

但是慢慢地，过了许多世代后，在真人中被称为安卡库伊特的巫师，已经知道更多关于这隐藏世界及次等伊努阿特灵魂的秘密。好几个世纪后，某些巫师已经拥有梅摩·摩伊若所谓的第二视觉：千里眼。真人把这样的能力称为阔马尼克或安卡库娃。就像人类曾经驯服了野狼——他们的表亲灵魂——将它们变成能够分享主人伊努阿的狗，那些拥有“聆听思想”或“发送思想”等特异功能的安卡库伊特，也学着去驯服他们遇见的一些较小的灵魂，除掉它们的野性并加以掌控。这些小助手精灵被称为图恩盖，不仅能帮助巫师看到肉眼看不见的灵魂世界，回溯到人类出现之前的世界，也能帮助他们看到其他人类的心灵，知道当真人违背宇宙规律时，他们到底犯了什么错。它们还会教安卡库伊特他们的语言，小灵魂的语言，也就是所谓的伊瑞那流提，让巫师可以直接向自己的先祖说话，也可以跟宇宙中更强而有力的伊努阿特说话。

当巫师学会助手精灵图恩盖的语言伊瑞那流提后，就可以帮助人类承认自己的不当行为或错误，以便治疗他们的疾病，让混乱的人间事物重新恢复秩序，并促使世界的秩序恢复。巫师传承下来的规范与禁忌系统，其复杂程度可以和真人女性直到今日还经常在手指间操弄的细绳交叉图案相比。

巫师也扮演保护者的角色。

有些次等邪灵在真人当中徘徊，缠扰他们，并且带来坏天气，不过巫师已经学会如何制作一把圣刀，并使之神圣化，来杀死这些图皮赖。

要让暴风雪停下来，安卡库伊特有一把世代相传的特殊镰刀，能割断希拉吉克撒图克——风的静脉。

巫师也能飞到空中，成为真人和其他精灵之间的灵媒，但他们经常辜负人们对他们的信任，使用伊立希克希尼克的强力咒语挑起嫉妒与对立，甚至产生极深的仇恨，让真人没来由地去杀害其他人，借此伤害人类。巫师也经常会管不住助手精灵图恩盖。当这种状况发生却没能及时补救时，无能巫师就会像一块大铁石，把夏日的闪电全吸到自己身上。这时候真人没有太多选择，他们只能把巫师绑起来抛弃在野地，或是将他杀死——割下他的头，并且身首分开放置，以免巫师后来又让自己复活过来，反过来追杀他们。

大多数稍有能力巫师都会飞行，医治个人、家庭及整个村落（其实他们只是帮助人们在承认自己的过错后重新取得平衡，从而自己医治好自己），灵魂出窍到月亮或到海底（几个最强神灵伊努阿特可能居住的地方），并且在使用伊瑞那流提施咒语、吟唱及击鼓之后，变身成动物，例如白熊。

虽然大多数没寄居在动物身上的精灵，都很安分地住在精灵世界里，但还是有怪兽的伊努阿灵魂选择附身在一些化外之境的动物上。

这些怪兽当中有些体形较小的，被称为图皮烈克，它们在几百年或几千年前被一些叫作伊立希图克的人带到这世界。伊立希图克人不是巫师，而是一些邪恶的老男人和老女人，他们学会并拥有巫师的许多技巧与能力，却把这些能力用在玩弄法术上，而不是用来医治病人，带给人们信仰。

所有人类，尤其是真人，都是靠吃灵魂而存活，他们都很清楚这一点。打猎说穿了不就是一个灵魂在追捕另一个灵魂，想叫它最后臣服在死亡之下吗？举例来说，海豹同意被猎人杀死时，那猎人必须在它被杀死却还没被吃掉之前，为它举行一个简短的饮水仪式（因为它算是水中生物），来对这只同意被他杀死的海豹的伊努阿表达敬意。有些真人猎人在棍子上装一些小杯子，但是最年长、最优秀的猎人还是习惯用自己

的嘴把水送进死海豹口中。

我们都是吃灵魂的人。

但是邪恶的伊立希图克老男人与老女人却是灵魂恶棍。他们会施咒语来控制猎人，而猎人随后就会带着家人离开原本的村落，到遥远的海冰上或内陆的深山里生活，及死亡。这些灵魂恶棍受害者的后代被称为吉维托克，每个人都过着比人类还野蛮的生活。

当一些家族及村落开始怀疑老伊立希图克的邪恶本性时，这些交鬼者经常会创造出一些小个头的邪恶动物图皮烈克来跟踪、伤害及杀死敌人。图皮烈克一开始是和两三根手指差不多大小的无生物，但是被伊立希图克的巫术赋予生命后，可以生长到它想要的大小，形状变得可怕、难以形容。但是在白天，这些怪兽想伤害的对象很容易就可以看见它们并且逃跑，所以偷偷摸摸的图皮烈克通常会选择化身成真实动物的形状，或许是只海象，或者是只白熊。接着，被邪恶伊立希图克诅咒的没有防备的猎人，就会成为猎捕的对象。当凶残的图皮烈克被派出来杀人时，人类很难逃离它们的魔掌。

不过在现今世上，邪恶的老伊立希图克交鬼者已经所剩无几。其中一个原因是，如果图皮烈克没能完成任务杀死被指派去杀的人——有巫师介入阻止，或者猎人聪明到靠自己的办法避开伤害——图皮烈克就只能回头将它的创造者杀死。老伊立希图克一个接一个地沦为自己所创造的怪物的手下牺牲者。

接着到了某天，在数千年前，大海之灵席德娜开始对她两个神灵伙伴——空气之灵及月亮之灵——不满。

为了要杀死和她一起构成宇宙三大基本力量的另外两位，席德娜创造了她自己的图皮烈克。

被神灵赋予生命的杀人机器非常恐怖，它甚至有自己的名字灵魂，成为一只被称为“通拔克”的活物。

这只通拔克可以在精灵世界及人类居住的大地世界来去自如，而且可以随心所欲地变成任何形状。它所变成的每一种形状都很恐怖，连精灵们正眼看到也会吓破胆。席德娜将它的力量完全集中在带来浩劫与毁灭上，它的力量就是纯粹的恐怖。不仅如此，席德娜还赋予她的通拔克指挥散居在各地的无数小邪灵伊克西奇库克的权力。

光靠一对一较量，通拔克就可以杀死月亮之灵，或是空气之灵西拉。

通拔克虽然在各方面都很恐怖，但在隐匿性上却比不上较小的图皮烈克。

当它在精灵世界跟踪空气之灵西拉时，能量充斥在整个宇宙的西拉就感觉到这杀手的存在。她知道自己可能会被通拔克毁灭，也知道如果她被杀死，宇宙就会再次变得一团混沌。于是西拉请求月亮之灵帮助她打败这只动物。

不过，月亮之灵没兴趣过来帮助她，他对宇宙的命运也不在乎。

西拉接着恳求意识之灵纳酋克来帮助她。纳酋克和西拉一样，是年纪最大的伊努阿“深灵”之一。在很久很久以前，当逐渐成长、象征秩序的绿色芦苇区开始与宇宙的混沌状态分离时，他们就已经出现了。

纳酋克同意帮助她。

西拉和纳酋克并肩打了一场长达一万年的仗，才击退恐怖的通拔克。这场战役在精灵世界中留下许多坑洞、裂缝及真空。

就像没能完成暗杀任务的图皮烈克，通拔克回头去毁灭它的创造者……席德娜。

但是席德娜早就在艰困中学到，甚至早在她父亲背叛她之前就已经吸取了教训。她在创造通拔克之前，就知道它可能会对她造成威胁。所以，她自己用灵界的语言伊瑞那流提吟唱咒语，来启动她事先就安置在通拔克身上的弱点。

没多久，通拔克被放逐到大地表面，无法再回到精灵世界，无法再回到海底深处，也无法再以纯灵魂的形式生活在这两个地方。

席德娜安全了。

但是另一方面，大地及大地之上的所有居民从此不再安全。

那时地上已经住了很多人，席德娜将通拔克放逐到最寒冷、最空旷的地区，靠近北极终年结冻的区域。她会选择最北边，而非远方的其他冰冻区域的最主要原因是，只有北方——对于许多伊努阿特神灵而言，它是大地的中心——有些巫师有一点点对付愤怒恶灵的经验。

通拔克的怪兽灵魂虽然已经被夺走，但在本质上它还是一只怪兽。它很快就改变外形，就和所有的图皮烈克一样，把自己转变成在这世上所能找到的最可怕的动物形状。它选用世界上最聪明、最神秘且最致命的掠食者——北极白熊——的外形与内在。但是就体形与狡猾程度来说，它之于普通白熊，好像白熊之于真人养的狗。通拔克猎杀凶暴的白熊并且吃掉它们，吞食它们的灵魂，就和真人猎捕松鸡一样容易。

对灵魂掠食者来说，动物的伊努阿灵魂愈复杂，味道就愈甜美。通拔克很快就发现，它喜欢吃人更甚于吃纳努克，那些白熊。它喜欢吃人类的灵魂甚于海象的灵魂，甚至喜欢吃人胜过吃大型、温和、有智慧的杀人鲸的伊努阿灵魂。

一代又一代，通拔克大啖人类。北方那一大片曾经村落密布的雪地，曾经有皮艇成群出现的海域，以及曾经充斥数千个真人笑声的庇护所，现在都因为人类往南逃离而成为无人居住之境。

不过人类根本不可能逃离通拔克的追击。席德娜最杰出的图皮烈克在游冰、奔跑、思考、跟踪、打斗的功力，都胜过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它命令伊克西奇库克邪灵将冰河往南移，叫冰河尾随已经逃到绿地的人类，以便让有着白色毛皮的通拔克可以藏身在寒冷的冰天雪地里，舒舒服服地继续吃人类的灵魂。

真人村落派出数以百计的猎人去猎杀那个东西，但是没有一个人活着回来。有时候通拔克会将猎人的部分尸骸送还给他们的家人，有时候还会把好几个猎人的头、手臂、躯干和腿全混在一起，让他们的家人无法举行像样的葬礼，借此来嘲弄他们。

席德娜创造的吃灵魂怪兽，像是要把大地所有人类灵魂吃光。

但是，正如席德娜所期望的那样，居住在冰冷北方的几百个真人聚落的巫师轮流传递口信，然后大家在安卡库伊特巫师的零散据点会面，向所有友善的精灵说话及祷告，并且与助手精灵商量，最后终于想出对付通拔克的计划。

他们无法杀死“像人一样行走的神”。即使是空气之灵西拉与大海之灵席德娜，也无法杀死塔里培克·通拔克。

但是他们可以将它遏制起来，阻止它到南方来杀死所有人类及所有真人。

这些最优秀的巫师——安卡库伊特——挑选了他们当中拥有“聆听思想”与“发送思想”，具备千里眼能力的最优秀的男女巫师，用他们来繁衍下一代，就像真人们今天为雪橇狗配种，以求得更优秀、更强壮、

更聪明的下一代。

他们把拥有超越巫术的千里眼能力的孩童，称为西珊尤阿，或是“空中精灵的掌管者”，并且派他们和他们的家人一起去北方阻止通拔克继续残杀真人。

西珊尤阿能够直接和通拔克沟通，而不像一般的巫师必须透过图恩盖助手灵魂的语言来沟通。他们可以直接触及通拔克的心灵与生命灵魂。

这些空中精灵的掌管者学会用喉咙的歌声召唤通拔克。因为他们一心在乎与通拔克沟通，所以同意让这只可怕、嫉妒心强的动物，夺走他们与人类同伴说话的能力。为了让这只图皮烈克杀人动物不再猎杀人类灵魂，空中精灵的掌管者答应这位像人一样行走的神：他们——人类及真人——不会再居住在最北方专属它的冰雪区。他们答应这位像人一样行走的神，除非得到准许，他们不会再在它的国度捕鱼或打猎，以此来表达对它的敬意。

他们还承诺，他们每一代的子孙都会继续帮忙，让像人一样行走的神的贪婪食欲可以满足。西珊尤阿以及其他的真人会去猎捕鱼类、海象、海豹、驯鹿、野兔、鲸鱼、野狼，甚至是通拔克体形较小的表亲白熊，带去让它大吃一顿。他们也承诺，不会再有人类的皮艇或小船侵入像人一样行走的神专属的海域，除非是来送食物给它，唱喉音歌安抚它，或是来向杀人兽表达敬意。

根据西珊尤阿预先看到的未来，他们知道通拔克的地盘最终被那些白人卡布罗那入侵时，末世就来临了。身体受到卡布罗那苍白灵魂的毒害后，通拔克会生病，然后死去。真人会忘记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他们的语言，家里会充满醉酒及绝望；男人会忘记他们的温柔，而去打他们的妻子；孩童的伊努阿会变混乱，真人也会失去他们的好梦。

通拔克因为卡布罗那带来的疾病而死亡时，空中精灵的掌管者知道它那冰冷、雪白的国度将会因为温度升高而融化。白熊将会找不到浮冰来当家，它们的小熊会死掉。鲸鱼和海象也没有地方可以进食，鸟类会绕圈飞行，并且向乌鸦求助，因为它们繁殖的地方不见了。

这就是他们看到的未来。

西珊尤阿知道，通拔克虽然非常恐怖，但是少了它，也少了冰冷世界，未来会更糟糕。

不过，在这样的光景没有到来之前，年轻、有千里眼、身为空中精灵的掌管者的男人与女人，用一种只有席德娜及其他神灵能够使用的方式跟通拔克说话，从来不使用声音，总是直接心灵对心灵。这个还活着、像人一样行走的神就听从他们的提议与承诺。

就像所有伟大的伊努阿特神灵，喜欢被娇宠的通拔克同意了。它将吃他们的贡物，而非他们的灵魂。

一代又一代，西珊尤阿千里眼一直只和拥有同样特异能力的人交配。在年纪还很小的时候，每个西珊尤阿小孩儿就必须放弃他（或她）与人类同伴说话的能力，来让像人一样行走的神知道，他们一心一意只想要跟它——通拔克，说话。

一代又一代，西珊尤阿小家族住在距离其他真人部落非常遥远的北边——真人仍然非常害怕通拔克会来找他们。他们总是把家建造在终年被雪及冰河覆盖的土地及堆冰上。他们开始被看成“神人”，甚至连他们会说话的家人使用的语言，也变得像是由真人各种方言混合而成的一种怪异语言。

当然，除了阔马尼克与安卡库娃的“千里眼预言”“发送思想”及“接收思想”之外，西珊尤阿本身不会说任何语言。不过他们还是人类，仍

然爱他们的家人，并且属于一个大家族，所以当他们要向其他真人说话时，西珊尤阿男人就使用特殊的手语，西珊尤阿女人则使用母亲教她们的细绳图案。

还没离开我们的村庄，
到遥远的海冰上，
去找那个我必须嫁的男人——
我父亲和我常梦到的男人。
那时，船桨还很干净，
我父亲拿了一块黑石，奥玛，
在每根船桨上刻字。
他知道他不会活着，
从海冰上回来。
在我们的西珊尤阿梦里，
在唯一真实的梦里，
我们都看到——
他，我亲爱的亚加，
会死在那里，
死在一个白人手中。

离开海冰，上到陆地之后，

我就一直在找寻那块石头，

在小山中，

在河床上，

但我没找到它。

等到我回到我的族人那里，

我会去找那支

上面有奥玛灰色记号的桨。

桨叶末端的一条短线

代表出生；

代表死亡的一条长线，

平行地画在它上方。

再回来！大乌鸦叫着。

63 克罗兹

克罗兹醒来时头痛欲裂。

这几天早上醒来时，他几乎都是头痛欲裂。他的背部、胸部、手臂、肩膀都被霰弹枪的弹丸打得千疮百孔，身上至少被子弹射伤三处，他醒来时应该会注意到才对。但是事实上，他身上的伤痛已经舒缓许多，所以他首先注意到的是可怕的头痛。

这让克罗兹回想起他每天晚上喝威士忌、隔天早晨才后悔的那些年月。

他有时醒来时会像这天早晨，疼痛不堪的头颅里回响着一些毫无意义的字符串与音节。那些字听起来咔咔嗒嗒，就像孩童为了找出能配合跳绳歌的正确音节数，发出带有重元音的咯咯声。不过，在他完全清醒前那痛苦的几秒钟里，这些声音似乎有某种意义。这些天来，克罗兹在心理上一直很疲倦，好像他每天都在熬夜读荷马的希腊文原著。弗朗西斯·罗登·摩伊若·克罗兹一生从来没试着去读希腊文，他也不想。他总觉得这种事该留给学者，或像老助理布瑞金那样的可怜书痴。

在这黑暗的早晨，他在雪屋里被沉默叫醒。她用在她手指间移动的细绳图形告诉他，他们又该出去猎海豹了。她已经穿好她的毛皮外衣。跟他传达完信息后，她马上就消失在雪屋的入口通道之外。

知道今天不会有早餐，昨天晚餐也没剩下什么冰冷的海豹皮下脂肪，克罗兹有点不高兴。他穿好衣服，并把他的毛皮外套与连指手套穿

上，然后顺着面向南方的背风入口通道，往下爬到雪屋外。

在外面的黑暗中，克罗兹小心翼翼地站起来——有时他的左脚在早晨还是会拒绝承载他的重量——四处观望。他们的雪屋微微发亮，因为在离开雪屋时，他们会留下一盏皮下脂肪油灯燃烧，以维持屋内温度。克罗兹还清楚地记得那趟长途雪橇之旅。他也记得好几个礼拜前，当时还非常虚弱的他坐在雪橇上的毛皮堆中，带着近乎敬畏的心情，看着沉默花几个小时的时间把雪挖出来，建造这间雪屋。

雪屋盖好后的前几个小时，克罗兹心中的数学家就待在这舒适的小空间里，躺在毛皮毯下，欣赏雪屋优美的悬链线弧度，并且暗自夸赞这位先前在星光下切割雪砖，堆砌出内倾雪墙的女子所达到的精准度。

不过，当他在漫长的夜（或暗无天日的白天）里，躺在毛皮毯下欣赏雪屋时，他心里想，我就和公猪的乳头一样没用。他还忍不住担心这间雪屋会垮下来。雪屋顶端的雪砖几乎是水平靠在一起。她最后切割的几块雪砖是梯形，而最后一块雪砖（关键砖）甚至被她先从里面往外推挤出去，修边之后，再从里面拉到定点。后来沉默还走到雪屋外面，爬到呈悬链线状、近似圆顶建筑的雪砖上，攀爬至顶部，然后在上面蹦蹦跳跳几次，才再顺着侧边滑下来。

克罗兹刚开始以为她只是像小孩儿一样在玩耍——她有时候看起来就只是个小孩儿。但是接着就发现，她是在测试新家的强度与稳固性。

隔天，另一个没有阳光的日子，那个爱斯基摩女人用油灯将雪屋内墙表面融化，然后让它自行结冻，使墙面上多了一层薄薄的却非常坚硬的光亮冰面。接着她把原本是帐篷罩、后来被当成雪橇滑板的两张海豹皮上的冰融掉，然后在内墙及天花板上钻孔，将几条筋腱穿进去，再利用它们将海豹皮悬挂在离内墙表面几英寸的地方，成为雪屋的内衬。克罗兹马上就注意到，这样可以让雪屋内部不至于因为温度升高而滴水。

克罗兹很惊讶雪屋竟然能让他感到这么温暖，他估计温度至少比外面高上五十华氏度，温暖到两人从毛皮毯底下出来时，经常只穿着驯鹿皮短裤。入口处右侧的雪棚架上有个煮食区，那里有个用鹿角与木头制成的架子，不仅可以架起各种锅具，放在海豹油火炉上方加热，也可以充当晒衣架。等克罗兹能自己爬行，并和她一起到雪屋外面之后，沉默就利用她的细绳语言及手势告诉他，从外面进入雪屋里，一定要记得先将外衣弄干。

除了入口处右侧的煮食平台，以及左侧可以当长椅的雪棚外，雪屋后半部还有个可供他们睡卧的宽阔平台。平台边缘是用沉默带来的一点点木材围成的。这些被冰冻在平台里的木材让平台不至变形。沉默接着就从帆布袋里拿出最后一些苔藓铺在雪棚上，或许是当成隔热材料，然后细心地将驯鹿皮及白熊皮铺在雪棚上。然后，她让他知道他们该头朝着门睡觉，并且把已经干了的衣服折叠起来当枕头。他们所有的衣服。

刚开始的几天或几个礼拜，虽然沉默女士每天晚上都光着身体睡，克罗兹坚持要穿着驯鹿皮短裤躺在毛皮毯下睡觉。但他很快就发现，那样会让他温暖到不舒服。还好他身上的伤势仍让他相当虚弱，情欲对他而言根本不构成试探，所以他很快就习惯光着身体钻进毛皮毯里睡觉，早上起床时才穿上没有汗味的短裤及衣服。

每次克罗兹在夜里醒来，发现自己光着身体、温暖地躺在沉默旁边，他就会试着回想在“恐怖”号的日子。那时他总是觉得又湿又冷，主舱里也一直都昏昏暗暗，不时滴水，到处结着冰框，还弥漫着煤油与尿液的臭味。住在荷兰帐篷的光景就更可悲了。

到了外面，他把带有绒毛边圈的连衣帽往前拉，将脸与外面的严寒隔离，然后四处张望。

当然，外面一片黑暗。克罗兹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愿意接受以下事

实：从被枪击到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与沉默在一起，他已经昏迷了（或是死了？）好几个礼拜。在他们长途跋涉地拉乘雪橇来到这里的旅程中，只有些许非常短暂、非常微弱的阳光出现在南方，所以这时至少已经是十一月了。他们来到雪屋后，克罗兹开始试着数算日子。但是屋外一直是黑漆漆的，而在屋内，他们睡觉与醒来的周期又相当怪异。他猜他们有时一次就睡上十二个小时，甚至更长，他不太能确定到这里之后，又过了多少个礼拜。何况外面的暴风雪经常将他们困在屋里不知几天几夜，让他们只能靠冰藏在屋里的鱼肉与海豹肉维生。

今天的天空非常晴朗，也因此，天气相当寒冷。在天空中移动的星座是冬天的星座。空气很冷，星星在天空中舞动摇摆，和克罗兹这些年来从“恐怖”号（或他曾经搭乘到北极的任一艘船）甲板上看到的一样。

现在唯一的差别是：他不觉得冷，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克罗兹跟随沉默的足迹绕过雪屋，走向冰岸与冰海。他其实并不需要跟她的脚印走，因为他知道，那道被冰雪覆盖住的海岸就在雪屋北边一百码左右，而她向来都是到那里去猎海豹的。

虽然他知道这里的一些基本方向，但还是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

不论是对解救营，或是对他们沿威廉王岛南岸搭建的营地来说，那道结冻的海峡总是在他们的南方。所以，他和沉默现在有可能是在威廉王岛南方的阿德雷半岛上，隔着一道海峡与威廉王岛对望；也有可能仍然在威廉王岛上，只不过位于没有任何白人到过的东岸或东北岸。

克罗兹完全不记得他中弹之后，沉默是如何将他送到帐篷里的。也不记得在他回到活人世界之前，她的帐篷搬移过多少次。在她搭建雪屋之前，那趟用海豹皮包裹鱼来当滑板的雪橇之旅到底花了多少时间，他也只有非常模糊的记忆。

他们现在有可能是在任何一个地方。

即使她是带着他往北走，也没有什么道理可以推断出他们目前是在威廉王岛上。也有可能是位于威廉王岛北边的詹姆斯·罗斯海峡里的某个小岛上，或是在布西亚半岛的西岸或东岸外，某个从来没人到过的岛。在有月光的夜里，克罗兹可以从雪屋看到内陆的山丘——不是山岭，但是比这位船长先前在威廉王岛上所看过的都来得高大。而且，与他及手下曾经找到的任何营地（包括恐怖营在内）比较起来，这里的地形屏障遮挡风雪的效果最为理想。

克罗兹踩过海滩的雪地及沙砾地，走到杂乱的海冰上，他想到过去这几个礼拜，他曾经数百次试着告诉沉默，他需要离开这里，找到他的手下，并且回到他们那里。

她总是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他现在相信她其实知道他的意思。即使听不懂他的英语，至少能感受到隐藏在他请求背后的情绪。不过，她从来没有用表情或细绳图案来回答。

克罗兹认为，她对事物的了解几乎是超自然的，他也愈来愈能了解在她两手手指间舞动的细绳图案代表的复杂概念。有时候他觉得自己和这奇怪的原住民小女孩非常接近，甚至当他夜里醒来时，会一时分不清哪个身体才是他的。还有些时候，他可以听到她隔着黑暗的冰原叫他快一点到她那边，或者是要他多带上一根鱼叉或绳索或工具……虽然她没有舌头，而且从来没在他面前发出过声音。她懂很多，有时候克罗兹甚至认为，他现在每天夜里所做的其实都是她的梦，并且怀疑她每晚也在分享他的梦，梦到他要领受圣餐时，穿白色法衣的祭师突然浮现在他面前。

但是她不会将他带回他手下那里。

克罗兹曾经三次趁着她在睡觉（或只是假装在睡觉）时，自己爬出雪屋的通道，身上只带了一袋海豹的皮下脂肪当食物，以及一把刀子防身，然后离开。不过三次他都迷了路，两次在内陆迷路，另一次则是在海冰中走失。这三次，克罗兹都是走到无法再走下去，也许走了好几天才停下来，昏倒在地上，并且准备接受他应得的、既公正又恰当的惩罚（身为船长的他竟然任由手下们自生自灭！）——死亡。

每一次，他都被沉默找到；每一次，她都把他捆在一张熊皮上，在他身上盖上一些毛皮，然后默默地拖着他，在寒冬中走许多英里路回到雪屋。在雪屋里，她会和他一起躺在毛皮毯底下，用她赤裸的腹部让受冻的手脚再次温暖。在他啜泣时，她的眼睛总是看着别的地方。

现在，他发现她就在离他几百码的海冰上，弯腰注视着一个海豹换气孔。

克罗兹曾经想试着自己去找那些可恶的换气孔，却从来没找到半个。他猜想，他即使在夏季的白天里也找不到，更别说是在月光下，或是像沉默现在这样在完全的黑暗中。这些臭海豹很聪明，而且很狡猾。他和他的手下在冰原上待了这么多月，却只猎杀了几只海豹，而且没有一只是在它的换气孔里被捉到的，他一点也不觉得讶异。

透过沉默的细绳语言，克罗兹已经知道，海豹在水面下只能屏息七八分钟，或者顶多十五分钟。（沉默是以心跳为单位来跟他解释，但是克罗兹认为他已经成功地把它换算成分钟。）如果他对沉默的细绳图案的解读没错的话，海豹也有地盘的概念，就和狗或狼或白熊一样。即使在冬天，海豹也必须捍卫自己的地盘，以确保位于冰层下的国度里有足够的空气。海豹会找一个冰层最薄的地方，从那里的冰层下方往上挖，挖出一个足以容纳它整个身体的圆罩形换气区，最后才在圆罩的最顶端

——附近的冰已经被刮得很薄——真正凿出一个非常小的孔，让自己可以换气。沉默曾经指着一只死海豹鳍状肢上的几根利爪给他看，并且拿它们刮冰，让他见识到海豹爪子多么适合刮冰。

沉默用细绳告诉克罗兹，一只海豹的地盘里可能会有数十个换气孔。克罗兹相信她，但是他很生气自己竟连一个也找不到。她用细绳图案清楚呈现换气孔的圆顶，她也真的轻易地在杂乱的冰原中找到它们。但是对克罗兹来说，它们却不露痕迹地隐藏在冰塔、冰脊、大冰块、小冰山，以及冰隙之间。他很确定，他已经从这可恶的东西上面走过上百次了，从来没发现它们，只以为它们是冰上常见的小坑洞。

沉默这时就蹲在一个换气孔旁边。克罗兹离她十几码时，她用手势叫他不要出声。

根据沉默的细绳图案，海豹是最小心谨慎的动物之一，所以猎海豹时，保持沉默非常重要，而且必须偷偷摸摸的。在这里，沉默女士真的是人如其名。

她怎么会知道它们在哪里？在接近换气孔之前，沉默把几块方形的驯鹿皮放在冰上，两只穿着厚靴脚就踩在毛皮上前进。每走一步就把前一片捡起来，以免靴子在冰雪上产生任何声响。等摸黑走到圆顶形换气孔旁边，她就用慢动作把几根分叉的鹿角轻轻插在雪地上，再把她的刀子、鱼叉、绳索及其他打猎用的小玩意儿放在上面，这样当她要拿东西时就不会发出声响。

在离开雪屋前，克罗兹照着沉默先前示范过的，用筋腱捆绑手臂与腿，以免衣服被风吹得嗖嗖响。但是他知道，再靠近那个洞一点，他这笨手笨脚的白人肯定会发出声音，而且对下面那只海豹来说（假设下面真的有海豹），听起来就像是堆了很高的锡罐塔垮了下来，所以他费力地盯着脚下的冰雪表面，找出沉默事先为他铺在那里的二英尺见方的厚

驯鹿皮，然后缓慢小心地跪在毛皮上。

克罗兹知道，在沉默发现换气孔之后到他到达前的这段时间，她已经小心缓慢地用刀子将洞上面的积雪移开，并且用装在鱼叉杆身底部的骨制凿子将洞弄得更大。接着她检查那个洞，确定它刚好是在一条很深的冰中隧道正上方，否则——他现在已经知道——鱼叉很难完美地戳刺进海豹的身体里。接着她在换气孔上方重新堆起一个小雪冢。因为风雪正刮着，她在洞上面铺了一片窄而薄的兽皮，以免洞被雪填塞住。然后她用一条很长的细肠线，将一个非常薄的骨制尖片牢牢系绑在另一根骨头的尖端，用作海豹现身的指示标。她让这根细棍滑进换气孔里，再将它的另一端架放在分叉的鹿角上。

现在她在等待，克罗兹在观看。

几个小时过去了。

风愈来愈大。云开始遮住星星，雪从他们身后的内陆越过冰地吹刮过来。沉默站在那里，弯着背，低头注视着换气孔。她的毛皮外衣和连衣帽上面渐渐盖上一层雪。她用右手拿着有象牙矛尖的鱼叉，鱼叉后端就架在雪地上的叉状鹿角上。

克罗兹还见过她用别的方式猎捕海豹。其中一种是，她先在冰中凿两个洞，接着想办法将海豹诱骗到她那里，克罗兹则负责拿着另一根鱼叉在一旁帮忙。她跟他提过，海豹很可能是动物王国中最谨慎的动物，但是它有个致命的弱点：它很好奇。克罗兹那根特别设计的鱼叉前端靠近沉默的冰洞时，只要轻微地上下摆动鱼叉，两小块装着分叉羽毛杆的骨头就会在鱼叉前端振动。最后，海豹敌不过它的好奇心，会冒出头来查看。

月光充足时，克罗兹常会瞪大眼睛看着沉默佯装成一只海豹，肚子

贴着冰面在冰上移动，并且双手模仿鳍状肢的动作。往往在他还没注意到海豹从冰洞中探出头之前，沉默的手臂就猛地动了一下，接着那根用长绳系在她手腕上的鱼叉就被她拉回来。绳子另一端拖回来的，几乎都是一只已死的海豹。

但是，在这黑暗的“夜日”，他只需要留意海豹换气孔。克罗兹在他那块皮毛上待了好几个小时，看沉默弓着背站在几乎无法识别的冰中圆罩旁边。大约每过半个小时，她就缓缓地把手伸到几根鹿角枝上，去拿一样奇怪的小工具——一根长约十英寸、上面装了三根鸟爪的弯浮木，轻轻地搔刮换气孔上方的冰，力道小到在几英尺外的他也听不见。但是海豹一定听得相当清楚。即使它是在另一个换气孔那里（或许离这里好几百码），终究会被为它带来厄运的好奇心打败。

另一方面，克罗兹不知道沉默是如何发现海豹并射中它的。在盛夏、晚春或初秋的阳光下，或许她看得见冰洞里的海豹身影，也看得见它的鼻子出现在小换气孔下方……但是，在星光下呢？等到她特制的警示棒开始晃动时，海豹可能早就转身潜到冰层下面了。或者，她可以在它游上来时闻到它的味道？或者她有别的方式侦测？

沉默那根用骨头与羽毛制成的侦测器想必已经晃动过了，只不过那时他快被冻僵了——他躺在驯鹿皮上，而不将身体坐正的后果——而且正在打瞌睡。

她突然采取行动，他马上醒了过来。在克罗兹还没来得及眨眼让自己完全清醒前，她就已经把鱼叉尾端从鹿角架上提起来，并将鱼叉直接往下射进换气孔里。

克罗兹挣扎着站起来，并且尽他所能跛行到她身边。他的左腿痛得不得了，一点也不想支撑他的体重。他知道这是猎海豹时最难处理的地方，如果它只是受了伤，必须在它挣扎着从有倒钩的象牙制鱼叉尖端脱

逃之前将它拉上来，或者它已经死了，要在它卡在冰里或滑落进深水里之前，将它拉上来。这印证了皇家海军不厌其烦反复告诉他的：速度最重要。

他们俩合力与那只大家伙奋战。沉默用一只出奇有力的手臂拉绳子，另一只手拿着刀砍冰，要把洞弄得更大。

那只海豹已经死了，但它的身体比克罗兹所见过的东西都还滑。他将戴着连指手套的手伸到海豹鳍状肢底部，小心避开鳍状肢尾端的利爪，利用杠杆原理将动物的死尸撬到冰上。他边喘气，边骂脏话，边大笑，终于不用再保持沉默了。不过沉默女士还是沉默，只是偶尔发出轻柔的喘息声。

等到把海豹安全地放在冰上，克罗兹退后几步站着，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的事。

低矮的云层疾掠而过，只有几丝星光穿过云朵间的缝隙泻下，在这微弱的光线下，克罗兹隐约看到海豹躺在地上，黑色的眼睛一眨也不眨，隐约露出些苛求意味，一道看似黑色的血从它张着的嘴流到蓝白色的雪上。

还在因为刚才剧烈动作而喘气的沉默，这时跪到冰上，接着四肢着地，最后整个人趴在冰上，脸刚好就在死海豹旁边。

克罗兹又默默向后退了一步。奇怪的是，他现在的感觉，和儿时在海摩·摩伊若的教堂的感觉几乎完全一样。

沉默伸手从毛皮外衣下面拿出一个塞住的小巧象牙制扁瓶，喝了一口水，并把水含在嘴里。那小瓶子一直贴放在她的胸部，藏在毛皮下面，所以里面的水还保持液态。

她倾身向前，将自己的嘴唇对着海豹的嘴唇，做出类似亲吻的怪异动作，甚至像妓女与男人接吻时那样将嘴巴张开。

但是她没有舌头啊。他提醒自己。

她把液态的水从自己嘴里送进海豹嘴里。

克罗兹知道，如果那还活着、尚未离开身体的海豹灵魂，觉得杀死它的鱼叉及有倒钩的象牙矛尖造型很美、工艺水平很高，而且对沉默的耐心、隐蔽工夫和打猎技巧也感到满意，特别是也非常享受从她口中喝到的水，它就会去告诉其他的海豹灵魂，叫它们来这猎人这里，让自己有机会喝到这么新鲜清冽的水。

克罗兹不知道自己怎么会知道，沉默从来没有用细绳图案或手势告诉他。但他知道这是真的，这知识仿佛来自每天早晨纠缠着他的剧烈头痛。

仪式结束后，沉默站起来，拍掉裤子和大衣上的雪，把她那些宝贝的仪器与鱼叉收起来，然后两个人一起拖着海豹尸体，走两百码左右的路程回到雪屋。

整个晚上他们都在吃东西。对于肥肉与皮下脂肪，克罗兹似乎怎样也吃不饱。到后来，两个人的脸都油腻得像个沾满油污的猪屁股。克罗兹指着自已的脸，又指着沉默同样油腻腻的脸，放声大笑。

当然，沉默从来不会笑出声音，但是克罗兹认为，在她从入口通道爬到雪屋外之前，他确实看到了一丝丝微笑，回来的时候也是。她只穿了一条驯鹿皮短裤，两手抓着一一些雪。他们先用雪把脸上的油脂抹去，最后才用软驯鹿皮把脸擦干净。

他们喝冰水，烘烤并吃下更多海豹肉，再喝水，然后到雪屋外各自

找地方方便，把湿衣服披在晾衣架上，用皮下脂肪烧小火来烘干，再次洗手和脸，用手指及缠绕着细绳子的细枝条刷牙，然后光着身体爬进毛皮毯里。

克罗兹快要睡着时，感觉到沉默的小手正摸在他的鼠蹊部及生殖器上，顿时醒了过来。

他的生殖器当下有了反应，勃起且变硬。其实他并没有忘记先前身体上的疼痛，以及不该与这爱斯基摩女孩发生关系的种种顾虑。但是，当她短小却带着激情的手指握住他的阴茎时，这些细节一下子被他抛到脑外。

他们的呼吸都很急促。她将一条腿跨过他的大腿，然后上下摩擦。他用双手捧起她的乳房——实在非常温暖——接着双手在她背后往下伸，用力抓着她臀部下方往上拉，让她的胯部紧紧靠在他的大腿上。他的阴茎硬得非常夸张，而且不断搏动。肿胀的龟头每次滑过她温暖的皮肤，就会像羽毛一样振动。他的身体就和好奇的海豹一样，虽然有智慧的天性，却很快就浮出情欲的表面。

沉默把他们身上那张毛皮毯甩开，骑坐在他身上，双手迅速得就像她在掷鱼叉，往下抓住他，调整他的位置，将他滑进她的身体里。

“哦，耶稣啊……”当他们两人成为一体时，他喘着气。他可以感觉到他绷紧的阴茎受到阻挡，但是那阻力却在他们两人的剧烈动作下投降了。他还知道——非常震惊地——他是在和一个处女同床；或者说，一个处女和他同床。“哦，上帝啊！”当他们的动作开始更剧烈时，他大喊着。

他把她的肩膀往下拉，试着去亲吻她，但是她把脸转开，用脸贴着他的脸颊、脖子。克罗兹已经忘记，爱斯基摩女人不知道怎么接吻——

这是每一位英国极地探险队员听老前辈们传授的第一课。

但这并不重要。

一分钟后，甚至还不到一分钟，他就在她的身体里爆发了。但感觉上已经过了很久。

沉默还继续在他身上躺了一会儿，她两个汗水淋漓的乳房平压在他满是汗水的胸膛上。他可以感觉到她快速的心跳，也知道她感觉得到他的。

当他可以思考时，他才开始想床上会不会有血。他不希望漂亮的白毛皮毯被弄脏。

不过，沉默又开始移动臀部。她又直起身来，还是坐在他身上，黑色的眼睛盯着他。她的深色乳头就像另一对不眨眼的眼睛在盯着他。他在她体内的那部分还是硬的，而她的动作竟然不可思议地——不论是在英格兰、澳大利亚、纽西兰，南美洲及其他地方，在弗朗西斯·克罗兹与妓女们接触的经验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让他又复苏过来，变得更硬，开始移动臀部来配合她在他身上的缓慢碾磨。

她把头往后仰，将她强而有力的手压上他的胸膛。

他们做了几个小时的爱。她曾经一度离开睡觉的平台，不过只是去拿悬置在烘衣火炉上方的小葛德纳罐头里的融雪水回来让他们两个人喝。两人喝完水后，她草草把大腿内侧的一小抹血清理掉。

接着她仰躺着，两腿张开，用强壮的手抓着他的肩头，把他拉向她。

因为没有日出，所以克罗兹不知道在那漫长的北极夜里他们是不是

一直在做爱，也许他们做了几天几夜不眠不休（到他们睡觉时，他确实有这种感觉）。不过最终他们还是躺下来睡觉。他们的汗水与呼吸形成的热气，在雪屋内墙表面凝结，然后滴垂下来。屋内非常温暖，在他们刚入睡的前半个小时，他们根本没盖毛皮毯。

64 克罗兹

他到陆地上后，

当时世界上还是一片黑暗，

图龙尼轨克，大乌鸦，听到那两个男人梦见了光。

但是那时并没有光。

一切皆是黑，一如既往。

没有日头，没有月亮，没有星辰，没有火焰。

大乌鸦往内陆飞，直到他发现一间雪屋，

里面住着一个老人和他的女儿。

他知道他们

偷藏了一点点光，

于是他进入雪屋里。

他顺着入口通道往上爬，

然后从卡塔克里往上看。

两个皮袋挂在那里，

一个里面装着黑暗，

另一个里面装着光。

那人的女儿醒着坐在那里，

她的父亲则在睡觉。

她是个瞎子。

图龙尼轨克用他的“思想传送”，

让女儿突然有了玩兴。

“我们来玩球。”女儿大声喊。

把那老人叫醒。

男人醒来，把装着日光的袋子拿下来

包裹着日光的驯鹿皮袋，

摸起来温温热热的，

因为里面的光一直很想跑出来。

大乌鸦用他的“思想传送”

让女孩把日光球推向卡塔克。

“不！”那父亲大叫。

太迟了。

那颗球掉进卡塔克里，然后
在通道内壁弹撞着、向下掉。

图龙尼轨克在里面等着，
他接到那颗球。

他从通道里跑出来，
带着日光球往前跑。

大乌鸦用他的尖喙，
把皮制的球啄破。

他啄着日光。

雪屋里的男人追着他，
穿过柳林与冰雪地，

但是这个日光人不是人，
他是一只隼。

“皮特魁妥阿克！”这只游隼尖叫，

“我会杀了你，你这骗子！”

他飞向大乌鸦，

不过大乌鸦已经把皮球啄破了。

曙光乍现，

阳光溢在每个地方。

库阿葛阿，西拉！黎明来了！

“乌努克普阿克！乌努克普阿葛门！黑暗！”

隼尖叫着。

“库阿葛阿！到处都是阳光！”

大乌鸦大喊。

“夜晚！”

“日光！”

“黑暗！”

“日光！”

“夜晚！”

“亮光！”

他们继续叫嚣。

大乌鸦大喊——

“为大地带来阳光！”

“把阳光带给真人！”

如果我们只有黑暗，没有光亮，

那是不好的。

所以，大乌鸦把日光带到某些地方。

游隼却还是让其他地方保持黑暗。

不过，动物开始彼此战斗。

那两个男人也在战斗。

他们用光亮与黑暗互相丢掷对方。

白天与夜晚最终达到平衡。

夏天之后是冬天。

事物分成两半。

光亮与黑暗互补，

生命与死亡互补，

你与我互补。

在外面，那只通拔克在夜里巡行，

我们所接触的地方，

却有光亮。

一切事物皆平衡。

65 克罗兹

几个月后，太阳终于再次在正午时分略显迟疑地在南方地平线上出现短短几分钟。之后不久，他们开始收拾行囊，准备另一趟长途雪橇之旅。

不过克罗兹知道，真正决定他们的动身时机，也逼他尽快做出最后决定的，并不是太阳终于回来了。真正让沉默认为时候已到的，是一天中剩下的二十三个半小时的时间里不断闪现于天际的奇异景象。当他们驾着雪橇，要永远离开雪屋时，他们头顶的天空上摇曳闪烁着各式彩色光束，时而蜷曲、时而伸张地舞动，就像原本握成拳的手指忽然张开又急速攥紧。每日每夜，在黑暗的天空里，北极光的活动愈来愈剧烈。

为这次更长的长途旅程制作的雪橇，比前一个更讲究。前一次他还无法走路，沉默为了载送他而用海豹皮卷鱼当滑板临时打造的雪橇只有六尺长。现在这部雪橇几乎是它的两倍。这部雪橇的滑板是他们用心地将一些短小木材切割成适当的形状，再利用海象的象牙连接起来制成的。滑板表面不是只贴上一层泥炭，而是包覆着鲸鱼骨和扁平的象牙。不过，沉默和克罗兹还是一天好几次去为滑板加上一层冰衣。雪橇的横板是用鹿角和最后一点木材（躺着睡觉的木板）做的，雪橇后方的立柱则是由几根牢牢绑好的鹿角及海象牙构成的。

这一次，雪橇的挽具被设计成可以两个人一起拉，除非当中有一人受伤或生病，否则不会有人坐在雪橇上。但是克罗兹知道，沉默用心打造这个雪橇，其实是希望在这年结束之前，雪橇可以改由雪犬队来拉。

她怀孕了。她并没有用细绳、眼神或其他视觉图像告诉克罗兹。但是他知道，而且她也知道他知道。如果一切顺利，他估计婴儿应该会出生在他过去称为“七月”的月份。

雪橇上载着所有的毛皮毯、兽皮、煮食器具、工具，以及几个用皮封起来、盛装着融化雪水的葛德纳罐头，以及一些冰冻的鱼、海豹、海象、狐狸、野兔与松鸡。但是克罗兹知道，其中某些食物其实是为了可能根本不会到来的时候预备的——至少对他而言。而且另一些可能会用来当礼物，一切都取决于未来的冰况及他将来的决定。他知道——就看他做出何种决定——他们两个人可能很快就会开始禁食。虽然照他的估算，真正必须禁食的只有他一个人。但是沉默一定也会和他一起禁食，因为她现在是他的妻子，只要他不吃东西，她也不会吃。不过，如果他死了，她就会带着食物和雪橇回陆地上去过自己的生活，并且继续尽她该尽的职责。

一连好几天，他们沿着海岸线往北旅行，绕过悬崖及陡峭的山丘。有好几次，崎岖的地形逼着他们下到冰海，不过他们并不想长时间待在冰海里。至少目前还不想。

有些地方的海冰已经开始裂开，不过只形成很窄的水道。他们没有停下来在水道旁捕鱼或在冰穴旁驻足。他们只是继续向前走，一天拉至少十小时的雪橇，而且一有可能就把雪橇拉回陆地上，即使这意味着包覆在雪橇滑板上的几层冰衣会磨损得更快，更常需要翻修。

第八天晚上，他们停在一个山丘上，俯视着由一些发光圆顶雪屋构成的聚落。

在接近小村落时，沉默非常谨慎，刻意选择走在下风侧，不过，还是有一只系在冰上木桩上的狗开始狂吠。还好，其他狗没有随之起哄。

克罗兹看着发光的建筑物，其中一座是由一间大雪屋与四间小雪屋（雪屋之间有通道相连）构成的多重圆顶。光是想到这样的社区，就让克罗兹感到心酸，更别说是亲眼见到了。

人们的笑声穿过雪砖与驯鹿皮，从他下方远处的村落传到他耳中。

他知道可以现在走下去，请这群人帮他找回解救营的路，接着找到他的手下。克罗兹知道，他们在威廉王岛的另一面屠杀八个爱斯基摩人时，有个巫师逃脱了，而这就是那个巫师族人的村落。广义来说，沉默和八个被杀的男人与女人一样，也是这家族的成员。

他可以下去请求帮忙，而且他知道沉默会跟他一起去，并且会用细绳图案为他翻译。她是他的妻子。他也知道，除非他在冰上照着他们的要求去做，否则不管他是不是沉默的丈夫，也不管这些人是多么尊敬、畏惧或喜爱沉默，这些爱斯基摩人非常可能会先用微笑、点头，甚至是欢笑迎接他，然后趁他吃东西，睡觉或没有防备时，突然用绳索紧紧捆住他的手腕，并且用兽皮袋罩住他的头，然后不断用刀刺他，女人也会和猎人一起刺他，直到他断气为止。他曾经梦见他鲜红的血流在白雪上。

也有可能不会。或许沉默还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即使她也曾梦见那样的未来，至少她没有用细绳告诉他结局，也没有和他分享那样的梦境。

反正他现在也不想知道未来会如何。这村落、这一夜、明天，在他还没决定另外一件事之前，都不是他即将面对的，不论他的未来及命运到底如何。

在黑暗中他向她点了个头，然后他们转身离开村落，继续拖着雪橇沿着海岸往北走。

在这趟旅程的日间与夜里，他们两人蜷缩在毛皮毯下睡觉的几个小时里，只有一大张从雪橇后侧鹿角立柱上悬垂下来的驯鹿皮，能充当他们的保护罩。在这些时刻，克罗兹有很多时间可以思考。

过去几个月里，也许是因为没人可以讲话——至少没有一个可以发出真正言语来回应他的对话者——他已经学会让自己心灵的不同层面彼此对话，就好像有几个持不同论点的灵魂一同住在他心里。其中一个灵魂，一个较老、较累的灵魂，知道他是个十足的失败者。一个男人可能接受的任何考验，他都没有通过。他的手下，那些相信他能带领他们到达安全之地的人不是已经死了，就是分散在各地。在脑袋里，他希望有些人还活着；但是在他心里，在他心中的灵魂里，他知道那些四散在通拔克所居之地的人全都死了，他们的骨头已经将某个不知名海滩，或将某块空无一物的浮冰块漂白了。他对不起他们每一位。

不过最起码，可以去找他们。

克罗兹现在还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不过他愈来愈怀疑他们是在威廉王岛东北方某座大岛屿西岸的某个峡角上过冬，那里的纬度和恐怖营及“恐怖”号的所在地差不多，虽然那两个地点在他们西边一百多英里外。如果他想要回“恐怖”号，就必须往西越过一大片结冻的冰海，或许还要越过更多岛屿，然后再穿过威廉王岛的北部，最后再在海冰上走二十五英里，才能到达十个多月前他弃置在冰海上的船。

只是，他并不想回“恐怖”号。

在过去几个月里，克罗兹学会了很多生存技能，他认为自己可以找到回解救营的路。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他甚至可以走到贝克河，沿途打猎维生，当无法避免的暴风雪来袭时，可以搭建雪屋或皮帐篷充当庇护所。他可以在今年夏天，在船员们被他抛弃十个月后，出发去找他失散的手下，并且真正找出他们的踪迹，即使要花上好几年。

沉默会跟他一起去，只要是他选择的路，即使意味着她将会失去她的自我，也得放弃生活在这里所背负的使命，她也会跟随他。他知道她会。

但是他不会要求她。如果要往南去找船员，他会自己一个人去。虽然他已经学会许多新的生存知识与技能，他还是怀疑自己会在寻找的途中死亡。即使没死在海冰上，也会在沿着那条河往南走的路上受伤。即使途中没有因为那条河、外伤或疾病而死亡，还是很可能会遇上带有敌意的爱斯基摩人，甚至是住在更南边、行径更野蛮的印第安人。英格兰人——尤其是极地老手——喜欢告诉别人：爱斯基摩人虽然很原始，但他们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不容易生气，总是尽量避免战事与争吵。但是克罗兹已经在他的梦中看到真相：他们也是人类，和其他种族一样行为难以预测，而且经常用战争及杀戮来解决问题；在最糟的情况下，甚至会有食人的行为。

与往南走比较起来，路程较短、风险也较低的获救方法，就是在夏天堆冰融化之前（如果真的会融化的话），从这里往东越过冰海，沿途打猎或设陷阱捕捉动物维生，接着翻越布西亚半岛到东岸去，再往北前走到怒气海滩或先前的探险队搭营的旧址。一旦到了怒气海滩，就只要在那里等待捕鲸船或搜救船了。往这个方向走，存活下来并且获救的机会非常大。

如果他真的能回到文明世界……回到英格兰？自己一个人？他永远会被称为“让手下全部死掉的船长”。受军事法庭审判会无可避免，而且结果可想而知。不论法庭最后给他什么判决，他也会受到一种终身刑罚——内心的谴责。

不过，这并不是让他放弃向东或向南走的原因。

他身旁的女人怀着他的骨肉。

在他的所有失败之中，让他受伤最深、也最令他挥之不去的，就属他身为弗朗西斯·克罗兹的失败。

他将近五十三岁，之前只恋爱过一次，向一个被宠坏的刻薄的女孩求婚，而对方却戏弄他，像他手下的水手们利用码头边的妓女那样利用他。不，他想，就像我利用那些妓女。

现在，他每天早上（经常也在夜里）分享沉默的梦，并且知道她也分享了他的梦。之后醒过来时，沉默都睡在他身旁。他可以感觉到她身体的温暖，也感觉到自己对那温暖有反应。每天他们都到寒冷的冰上，一同为生存而奋斗，使用她的技艺及知识去猎捕其他灵魂、吃其他灵魂，好让他们两人的今世灵魂能共同生活得久一点。

她正怀着我们的孩子。我的孩子。

这和他接下来几天必须做的决定，还是没有关系。

他已经快五十三岁了，现在却得相信某件荒谬透顶的事，光是想到就会发笑。如果他对细绳图案及梦的解读没错（而且他确信，几经波折后，自己终于弄懂了其中意思），他被要求去做某件非常可怕且痛苦的事。即便那种经历不会将他弄死，至少也会让他发疯。

他必须相信他该去做这件违背常理的蠢事。他必须相信他的梦——只是梦而已——而且相信他对这女人的爱应该足以让他放弃一生坚持的理性，而成为……

成为什么？

成为另一个人，另一种东西。

天空满布狂野的色彩，他在沉默身旁拉着雪橇。他提醒自己，弗朗

西斯·罗登·摩伊若·克罗兹不相信任何事。

如果他相信任何事的话，那就是霍布斯的《利维坦书》。

人生是孤独、可怜、险恶、粗暴且短暂。

没有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会否认。虽然弗朗西斯·克罗兹做过许多梦，经常头痛欲裂，现在还异常决意要去相信某件事，但他还有理性。

如果一个穿着便服抽烟、待在他伦敦大宅的图书室里享受煤炭火炉带给他温暖的人，都知道人生是孤独、可怜、险恶、粗暴且短暂，那么，一个在北极夜里，在近乎疯狂的彩色天空下拉着一部堆满冰冻的肉及毛皮，要穿越一个不知名的岛，朝着一片方圆一千英里内没有任何文明人居住的冰海而去的人，当然更不可能否认。

摆在他前面的命运，可怕到令他不敢想象。

沿着海岸拉雪橇的第五天，他们到达了岛的尽头，沉默领着他们朝东北方走到海冰上。在这里有许多冰脊和漂移的浮冰，他们的速度变慢了，拉起雪橇来也更费劲。他们放慢速度的另一个用意是避免把雪橇撞坏。他们用燃烧皮下脂肪的火炉将雪融化来喝，不过尽管沉默发现了多个换气孔圆罩，他们并没有停下来猎捕海豹。

太阳现在每天升起三十分钟左右。克罗兹还是不太能确定时间。在他被希吉枪杀、然后被沉默救起……不管她是怎么办到的……之后，他的表就和他的衣服一起消失了。沉默从来没告诉他，他是如何被救活的。

那是我第一次死亡。他心想。

现在他必须再死一次——让过去的自己死掉，以便成为别的东西。

有多少人能像他一样有第二次机会？有多少个船长在看着他们的探险队的一百二十五个人死亡或消失之后，还会希望自己有第二次机会？

我可以消失。

克罗兹每天晚上脱光衣服，爬进毛皮毯睡觉前，都会看到手臂、胸膛、肚腹及腿上的许多疤痕，他也感觉并且想象得到，他背部的子弹及霰弹枪弹丸的伤疤也同样严重。这些伤疤可以当成他从此绝口不提过去的好理由与借口。

他可以向东走，越过布西亚半岛，然后在东岸较温暖、生机盎然的水里打猎与捕鱼。他必须留心不要被皇家海军及英国搜救船发现，一心只等待美国的捕鲸船经过。即使要等上两三年才会有美国捕鲸船，他也能活到那时候。这点他现在很有把握。

接着，他不会选择回英格兰。英格兰曾经算是他的家吗？他可以跟救他的美国朋友说，他完全不记得自己到底经历了什么事，或者自己先前属于哪一艘船，他还可以让他们看他身上那些可怕的伤痕来佐证，最后，在捕鲸季结束后，他会和他们一起回美国。他可以在那里展开新人生。

有多少人到他这年纪还有机会展开新人生？应该会有很多人很羡慕。

沉默会和他一起去吗？她能忍受船员们的打量与嘲笑吗？她能忍受纽约或新英格兰都市里“文明的”美国人用更尖锐的目光打量她，并在她背后说些闲言闲语吗？她会用毛皮去交换棉布洋装和鲸骨束腹吗？她很清楚，在那块终究是异乡的土地上，她永远会是个异乡人。

她会跟他一起去。

克罗兹对这点比其他事都确定。

她会跟他去，也会很快就死在那里。她会因悲凄而死，因隔阂而死，也会因不断涌入她体内的恶意、卑劣、孤立及不受管束的思想而死，就像葛德纳罐头里那些看不见、恶劣、致命的毒物被倒进菲茨詹姆斯的体内使他丧命一样。

这点他也很清楚。

不过，克罗兹可以在美国独自将他的儿子抚养长大，并且在这几近文明的国家展开新人生，也许可以在一艘私人帆船上当船长。身为皇家海军及皇家探索团的船长，身为军官，甚至身为绅士——好吧，他从来就不是个绅士——他都可说是失败透顶，但是美国人不需要知道。

不行，不行。只要搭载他的是一艘有点规模的帆船，就有可能把他带到有人认识他的地方及港口。如果他被任何一位英国海军军官认出来，他就会被当成逃兵而绞死。不过，如果只是一艘小捕鱼船.....只是在某个新英格兰小渔村的外海捕鱼的渔船，而且有个美国妻子在渔港等他.....在沉默死后，他们两人可以一起把他的小孩儿抚养长大。

一个美国妻子？

克罗兹看了正在他右边和他一起卖力拉雪橇的沉默一眼。暗红、鲜红、紫色、白色的北极光，从天空伸下画笔，在她的毛皮连衣帽及双肩上肆意彩绘。她并没有转头看他。但是他很确定，她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即使她现在还不知道，等到夜里他们蜷曲在一起睡觉并且做梦时，她肯定会知道。

他不能回英格兰。他也不能到美国去。

但是，另外一个选择.....

他想到就开始发抖，不自觉地连衣帽往前拉，让脸两侧的北极熊毛皮将更多体温及热气留在身上。

弗朗西斯·克罗兹不相信任何事。人生是孤独、可怜、险恶、粗暴且短暂。在无疑是悲惨、陈腐无奇的事背后，没有任何计划、目的，也没有任何隐藏的奥秘。过去这六个月来他学到的事，也没有任何一件能让他改变自己的想法。

是这样吗？

他们两个人一起拉着雪橇，要到更远的堆冰上去。

在第八天，他们停了下来。

这地方看起来和前一个礼拜越过的堆冰大同小异。也许较平坦些，也许大型的冰丘与冰脊较少些，不过基本上都只是堆冰。克罗兹看得见远处有几个小冰穴，冰穴中的黑水看起来就像是整片白冰中的小污块，而且多处的冰已经裂开，形成几道暂时开放的小水道。即便并非事实，但至少看起来，今年春天的雪融提早两个月到来了。不过，在过去的极地探险经验里，克罗兹已经看过很多次伪春融了。他知道，至少要等到四月底或更晚，堆冰才会真正散裂开。

现在他们看见好几摊未结冻的水和许多海豹换气孔，他们甚至很有机会猎捕到海象或独角鲸，但是沉默没有兴趣打猎。

将近中午时，南方天际出现了一道短暂曙光，日光暂时露出脸。他们把雪橇停下来，两人从挽具下走出来四处张望。

沉默走到克罗兹面前，脱下他的连指手套，接着把她自己的也脱掉。风非常冷，手不能暴露在外面超过一分钟，但是在这一分钟里，她将他手握在自己手里，双眼注视着他。她先看向东方，再看向南方，

然后再回过头看着他。

克罗兹很清楚她所问的问题。克罗兹觉得自己的心怦怦跳。在他印象中，长大成人后从来没有任何一刻像现在这么害怕——当然不会是希吉埋伏袭击他的那一刻。

“是的。”他回答。

沉默把她的连指手套戴上，然后开始把雪橇上的东西拆卸下来。

克罗兹帮她把东西卸到冰上，接着把雪橇某些部分也拆下来，同时再次想：她是怎么找到这地方的？他知道她虽然有时候会利用星星与月亮来导航，但大多数她都只是用心地观察地形。即使在看似光秃一片的雪原上，也会准确地计算被风吹刮形成的雪脊与雪冢数目，并且留意丘脊的走向。克罗兹也开始不再用天数，而是用算睡眠的次数来测量时间。只注意他们停下来睡了几次，而不管到底过了几天几夜。

在这里的冰海上，他比以前更能体会小冰丘、旧冬冰、新冰脊、厚堆冰及危险的新成冰等各自微妙的特性，或者说，他分享了沉默的体会。现在他可以在几英里外就发现一条水道，只因为他看到它上方的云朵略呈黑色。他现在也能很自然地避开表面上几乎看不出来危险的龟裂冰及松软冰，而且无须刻意提醒自己要小心。

但是他们为什么要选择这地方？她怎么会知道该到这地方来做他们即将要做的事？

我就要做了。他明白现在的状况，而且心跳得更厉害了。

但是时间还没到。

在很快又开始变暗的昏光下，他们将雪橇上的一些板条与几根垂直

立柱拆下来，连接在一起，构成一个小帐篷的粗略框架。他们只会在这里待几天——除非克罗兹要永远留在这里——所以他们没去找雪堆搭建雪屋，也没花太多力气将帐篷搭得很华丽。只要能遮风挡雪就够了。

一些兽皮被架设起来当帐篷的外墙，大部分兽皮还放在帐篷里。

克罗兹在帐篷内铺设要当地毯及睡毯的毛皮时，沉默在外面又快又有效率地从附近的一座大冰岩上切割下一些冰砖，在帐篷的迎风面筑了一道矮墙。这多少能挡掉一些风。

进入帐篷里后，沉默就到铺了驯鹿皮的玄关去帮克罗兹，把可以用来烹煮食物的皮下脂肪油灯及鹿角框架装设好，并且融雪来喝。他们还会把外衣搭在架子上用火焰烘干。强风将雪吹来，开始堆积到仅剩两条滑板的废弃雪橇四周。

接下来三天，他们两个人禁食。什么都没吃，只是偶尔喝水，让肚子不会一直咕噜咕噜叫。他们每天花很长的时间到帐篷外活动筋骨及释放压力，即使下雪也不例外。

克罗兹轮流将两支鱼叉及两支鱼标掷到一座冰雪岩块上。鱼叉和鱼标是沉默从几位死于大屠杀的家族成员身上取回来的，几个月前她才为他们两人各自整理出一支沉重、系上长绳的鱼叉，以及一支较轻、适合投掷的鱼标。

现在，他用极大的力道射出了鱼叉，鱼叉没入冰岩中达十英寸深。

沉默走近他，翻开她的连衣帽，在瞬息万变的北极光中盯着他。

他摇摇头，试着要挤出微笑。

他没有表现出“你们不就是这样对付你们的敌人吗”的态度，而是用

一个笨拙的拥抱来向她保证他不会离开她，也不计划在短期内就使用鱼叉来对付任何东西或任何人。

他从来没看过这样的北极光。

不论日夜，瀑布般连绵不绝的彩色帘幕，从海平面一侧舞动到另一侧，头上的天空正是这场绚烂表演的中央舞台。克罗兹在北极与南极探险这么多年，从来没看过足以与眼前北极光迸裂四射的炫目景象相媲美的景象。每天中午出现长约一小时的虚弱日光，丝毫不影响这场空中极光秀的精彩度。

除了视觉上的烟火表演，还有充足的音效配合演出。

在他们四周，冰海受到各种压力发出咆哮、断裂、呻吟、碾磨的声音。此外，还有一长串爆裂声从冰海下面传来，一开始只像是零星的火炮声，但很快就演变成停不下来的隆隆轰炸声了。

一直为即将到来的事而心神不安的克罗兹，因为脚下堆冰的移动和噪声而受到严重干扰。他现在都穿着毛皮外衣睡觉，而且睡眠期间总是会因为他们所在的浮冰就要裂开了，而离开帐篷到海冰上五六次。

虽然在距离帐篷五十码内的海冰上确实出现了不少裂缝，而且缝隙延伸的速度比人在看似结实的冰上跑步的速度还来得快，但是浮冰并没裂开。裂缝很快就会合起来，并且完全消失。不过，爆裂声持续不断，天空中的激烈极光秀也持续上演。

在他这一生中的最后一夜里，克罗兹睡得断断续续。禁食带来的饥饿让他感到极度寒冷，连沉默的体温也无济于事。他梦到沉默在唱歌。

冰的爆裂声最后演变成规律的鼓声，来为她高亢、甜美、哀伤、迷失的歌声伴奏：

阿雅，雅，雅帕皮！

阿雅，雅，雅帕皮！

亚加—加，亚加—加—加……

亚吉，杰，加……

告诉我，大地上的生命非常美好吗？

我在这里充满喜乐，

每当曙光从地平线上升起，

每当伟大的太阳

滑升到天空。

但是，就在你所在的地方，

我全身颤抖地躺着，害怕

成群的蛆和许多害虫，

或是没有灵魂的海中生物，

会将我锁骨凹洞里的肉全吃光，

并且把我的眼睛挖出来。

亚吉，杰，加……

亚加—加，亚加—加—加……

阿雅，雅，雅帕皮！

阿雅，雅，雅帕皮！

克罗兹颤抖着醒来。他看到沉默已经醒了，用她深色、不眨动的眼睛盯着他。在这一刻，他被一种比恐怖更深植入骨的“纯粹恐怖”攫住，他发现，为他唱“死者之歌”的——照字面解读，是一首已死之人唱给生前自我听的歌——其实不是她，而是他尚未出生的儿子。

克罗兹和他的妻子起身，默默穿上衣服，准备共赴某个典礼。帐篷外也许已经是早晨了，但还是像夜里一样。只不过这是个特别的夜，上千条倏然划过天际的彩色光束，交织在繁星抖动的夜空里。

冰的破裂声听起来还是很像鼓声。

现在剩下的路，只有投降或死亡。或者两者皆然。

他全部的生命——五十年来他曾经是，也一直是的男孩与男人——宁死不投降。现在的他也是宁死不投降。

不过，死亡是什么？难道不就是终极的投降吗？在他胸中燃烧的蓝色光焰，无法接受这两个选项。

过去几个礼拜来，在他们住的雪屋里，在毛皮毯下面，他学会了另一种形式的投降。某种死亡。从身为一个人，变成既不是“自我”也不是“非自我”的东西。

如果两个如此不同、连一点共同语言也没有的人都能做同样的梦，或许——把他所有的梦及信念先摆在一旁——其他的实体也能融合成一体。

他非常害怕。

他们离开帐篷时，只穿着靴子、短裤、绑腿，以及有时会穿在毛皮外套底下的驯鹿皮薄衬衣。今天晚上非常冷，但是中午太阳短暂现身，就没有再刮风了。

他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刻。太阳已经落下好一阵子了，但是他们还没有就寝。随着鼓声持续催逼，冰层受到强烈压力而裂开。附近开始形成新的水道。

极光从繁星点点的天顶，往冰白的海平线洒下各色光帘，将闪烁的微光送往北边、东边、南边及西边。一切事物，包括那白人及那褐色女人，都被交替地染成红色、紫色、黄色及蓝色。

他双膝跪地，把脸仰起来。

她站在前方，上半身微倾，像在低头注视一个海豹换气孔。

他照着沉默教他的，将双臂放在身侧，但是她紧紧握着他的上臂。在寒冷中，她并没有戴手套。她把头放低，嘴巴张得很开，他也张开他的嘴，他们的嘴唇几乎相触。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把她的嘴罩在他的嘴上，然后开始把气吹进他张开的嘴里，让它经过他的喉咙往下走。

这正是他们在漫长黑暗的冬天里不断练习的过程中，最令他困扰的一件事。呼吸另一个人呼出的气，让他有快淹死的感觉。

他的身体僵硬。他努力集中注意力，让自己不被噎住，也不要把嘴转开。他在想着——投降。

卡塔杰克。皮尔库瑟图克。尼帕库希特。这些全都是他依稀记得在梦里听过、声音咔哒咔哒的名字。全都是住在这世界北极圈附近真人在谈他们做的事时，会提到的名字。

一开始，她先发出一系列节奏性很强的音。

她吹奏着他的声带，仿佛是木管乐器的一排簧片。

最低的几个音在冰原上升起，与冰受压迸裂的声音及不断搏动的极光混合在一起。

她又重复有节奏性的旋律，但是，这次她在音符之间加上短暂的休止。

他把她先前吹进他肺里的气汇集起来，再加上自己的气息，吹回她张开的嘴里。

她没有舌头，但是她的声带完好无缺。他们发出的音受到他呼出的气的驱动，听起来既高亢又纯净。

她从他的喉咙吹奏出音乐，他也从她的喉咙带出音乐。起头的旋律节奏开始加快，重叠，一声快似一声。音域与音色愈来愈复杂，有时像长笛，有时像双簧管，也像清晰的人声，又像其他声音。在这片被北极光涂上五彩的冰原上，从几英里外就能听见这首喉音之歌。

在前半个小时，他们每隔三分钟左右就会停下来喘喘气。事前练习时，他们经常会在這時候笑出声来。经过她用细绳图案解说，他知道，如果只把这当成女人的游戏，让另一个喉音歌者发笑的确很有趣。但是，今天晚上绝对不能笑。

音乐又重新开始。

这首歌听来像是一个人在独唱，却能同时发出低音乐器的低音与长笛的高音。他们借着将气吹在对方的声带上，发出单字的声音——现在她正在夜里用歌里的字词来说话。她在演奏他的喉咙与声带，好像它们是复杂的乐器，然后发出一些字词的声音。

他们开始即兴演奏。当一个人改变节奏时，另一个人就配合着继续演奏下去。他现在知道，这点很类似于做爱。

他已经发现在声音之间换气的秘诀，所以他们可以维持更久而且发出更宽广、更纯净的乐音。节奏加速到几乎是最高潮的点，然后缓慢下

来，接着又再次加速。这无非是一场“请你跟我这样做”的游戏，由他们两人轮流当引导者，当一个人改变律动与节奏，另一个人就配合，就像爱人在回应对方；然后换另一个人来引导。他们就这样用对方的喉咙唱了一小时的歌，接着唱两小时，有时一连唱上二十分钟没停下来喘气。

他横膈膜的肌肉感到疼痛，喉咙好像着了火。现在的乐音与节奏，和由十几种乐器合奏的乐曲一样复杂，也和奏鸣曲或交响曲的渐强乐段错综交织，并且不断盘升。

他让她来引导。两人发出的人声独唱，以及说出的声音与字词，都是她的，他的身体只是她的工具。他已经投降了。

最后她终于停下来，跪在他身边。两个人累到无法继续仰着头。他们喘着气、呼着气，像刚跑了六英里路回来的狗。

冰原静了下来，风也不再嗡嗡作响，头上北极光的变幻也逐渐趋缓。

她摸摸他的脸，站起身来离开他，进到帐篷里，把帐篷的门紧紧关上。

他还有足够的力气站起来，把身上剩下的衣服都脱掉。光着身子，他并不觉得冷。

离他们演奏音乐的地方不到三十英尺处，出现了一条水道。他现在正朝它走去。他的心跳还是非常快。

在距离水道边缘六英尺处，他再次双膝跪地，仰脸朝天，并且闭起眼睛。

他听见那个东西正从离他不到五英尺的水里升起来。当它从海里爬

到冰上时，他听得到它的利爪在冰上扒刮的声音、它沉重的呼气声，以及冰承载它的重量后发出的嘎吱声。但是他没有把头低下来，也没有睁开眼睛去看它。还不是时候。

它从海里上来时溢出的水漫到冰上，拍打着他光溜溜的膝盖，几乎要把他冻结在他跪下的所在。他还是没有移动。

他闻到它身上的湿毛皮、湿血肉以及海底恶臭的味道，并且感觉到它在北极光下的阴影正笼罩在他身上，但是他没有睁开眼睛去看它。还不是时候。

一直到那巨大身躯已经环绕他，让他汗毛竖立、起鸡皮疙瘩，而它肉食者的口臭也让他几乎透不过气来时，他才张开双眼。

它的毛皮滴着水，就像祭师那件湿透而黏在身上的法衣一样在滴水。在白袍中央有烧伤的皮肉疤痕。它的牙齿及黑色眼睛离他的眼睛不到三英尺。这双掠食的眼睛能看到他的心灵深处，在搜寻他的灵魂.....要搜寻看看他有没有灵魂。那个巨大呈三角形的头垂了下来，遮住还在悸动的天空。

他要投降的对象，是他愿意与之共度一生的人，以及他愿意成为的人，不是通拔克，也不是一直想熄灭他胸中那股蓝色火焰的宇宙。他再次闭起眼睛，把头向后仰，张开嘴巴，伸出舌头，完全照着梅摩·摩伊若教导他领受圣餐的指示去做。

67 塔里瑞克图

北纬六十八度三十分，西经九十九度

一八五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他们第二个小孩儿（女孩）出生的那年春天，他们到以老巫师艾西犹克为首的“神人”部落，去拜访西娜的家人。那时一位名叫伊努皮犹的猎人刚好也在。他跟他们说，在南方远处，有某个真人部落寻获了许多艾图瑟克（礼物），是已死的卡布罗那（白人）留下的木器、金属及宝物。

塔里瑞克图先打手势给艾西犹克看，再翻译成口语问伊努皮犹。听起来那些宝物正是“幽冥”号及“恐怖”号几艘小船上的刀、叉与器具。

艾西犹克轻声跟塔里瑞克图与西娜说，伊努皮犹是个夸未克——字义是“南方来的人”，但是在伊努克提特语言中也有愚笨的意思。塔里瑞克图点头表示知道了，还是继续用手势提问，请不太情愿的巫师将它们翻译给露齿傻笑的猎人听。塔里瑞克图知道伊努皮犹有些不自在，因为从南方来的猎人从来没有和西珊尤阿（灵魂掌管者）打过交道，不确定塔里瑞克图与西娜到底是不是人类。

听起来伊努皮犹提到的器具是真的。塔里瑞克图和他的妻子回到客居的伊格鲁，她在那里喂奶，他则是继续低头想事情。当他抬起头时，她正在用细绳图案跟他说话。

我们应该往南走，她手指间的细绳说，如果你想的话。

他点头。

最后，伊努皮犹同意当向导，带领他们往东南方的村落走。艾西犹克也决定和他们一起去。这件事相当不寻常，因为这个老巫师近来很少远行。艾西犹克还带着他最疼爱的妻子海鸥、年轻的挪雅、阿目库（大胸脯），她身上还带着三年前与卡布罗那正面对决时留下的伤疤。在那场大屠杀中，只有她和艾西犹克侥幸存活下来，但是她对塔里瑞克图并没有恨意。她只是很想知道，三个夏天前，穿过冰原朝南走的最后那批卡布罗那的命运如何。

“神人”部落中有六个猎人也想和他们一起去。他们大多是出于好奇，同时也考虑到可以沿途打点猎，因为今年春天海峡里的冰很早就开始裂开。最后，他们乘坐几艘小船出发，因为沿岸已经出现了不少水道。

塔里瑞克图、西娜和两个小孩儿选择乘坐他们那艘加大的长形夸亚克。另外四个猎人也是。但是艾西犹克已经太老而且地位崇高，不宜再去划夸亚克。他和挪雅坐在一艘宽敞、没有遮篷的乌米亚，让另外两个年轻猎人为他们划桨。没有风力帮助小船前进时，大家都不介意停下来等乌米亚，因为这艘三十英尺长的船载了充足的新鲜食物，让他们在途中不需要停下来打猎或捕鱼，除非他们想。而且如此一来，他们也可以把卡马提（雪橇）运过来，以便在穿越冰地时使用。伊努皮犹、南方来的猎人，和另外六只克伊米克（狗）也坐在乌米亚上。

虽然艾西犹克很慷慨地邀请西娜和她的小孩儿，一起坐到他那艘已经有点挤的乌米亚上，西娜还是用细绳图案告诉他自己喜欢留在夸亚克。塔里瑞克图知道他的妻子不愿意让她的小孩儿在局限的空间里靠近那几只凶恶的狗，尤其是才两个月大的卡娜尤。他们两岁大的儿子图嘎克——“大乌鸦”——倒是一点也不怕狗，但是没有人会去问他的意见。他坐在夸亚克的凹槽里，夹在塔里瑞克图和西娜中间。小婴儿卡娜尤

（她的西珊尤阿秘密名字是阿娜路克），则被放在西娜的阿毛提克（一种大到可以承载婴儿的帽兜）里。

他们离开的那天早晨，天气寒冷，但相当晴朗。他们将小船推离沙砾海滩时，“神人”部落里剩下的十五个人咏唱了“期待再相会”的歌：

艾——耶伊——亚伊——亚——那

耶——希——耶——耶——伊——亚恩——也——亚——夸那

艾——耶——伊——亚伊——亚那

第二天晚上，就在他们即将离开安吉拉克·克伊吉塔克，或“最大的岛”，也就是詹姆斯·罗斯多年前称为威廉王岛的那座岛——跟他提到这座岛的原住民都一直称它为克伊吉塔克、克伊吉塔克、克伊吉塔柯——顺着水道往南划行及航行前的最后一夜，他们在离解救营旧址不到一英里的地方扎营。

塔里瑞克图独自一人走向解救营。

他已经回来过一次了。两个夏天前，在大乌鸦才出生几个礼拜时，他和西娜就来过。当时，距塔里瑞克图的“前身”被手下背叛、伏袭，并像狗一样被射倒在地的事件还不到一年，但是这里已经几乎看不出曾是住了六十几个英国人的重要营寨。除了一些帆布碎片还冻结在沙砾地里，荷兰帐篷已经完全破碎并被吹走。这里只剩下篝火圈，以及一些帐篷的石块围圈。

还有一些骨头。

当时他曾发现一些长长的骨头、几节被啃过的脊椎，以及一个头颅，下颚已经不见了。两年前的那个夏天，他手里拿着头颅时，心里其实在向上帝祷告：希望这不是古德瑟医生！

他把被纳努克咬过、散在各处的骨头收集起来，和头颅一起埋在一个小石坟里，并且将一根他找到的叉子塞进石块中，就像这年夏天他来拜访“神人”和其他真人时常做的，把一些有用的工具及死者生前最喜欢的物品，和死者一起送到魂灵世界。

他一面做，一面想，伊努特人一定会觉得他平白浪费了一些宝贵金属。

接着他尝试去构思一段可以在心里默念的祷词。

他在之前三个月里听到的用伊努克提特语念诵的祷词都不合适。不过，在那个夏天，他还笨拙不堪地在学习这语言时——即使他从来无法读出任何音节——他就曾经试着把主祷文翻译成伊努克提特语，把这当成余兴活动。

那天傍晚，站在埋着同船伙伴骨头的石堆旁，他心里想着经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两年前的夏天，他只翻译到这地步，但是他觉得够了。

现在，在将近两年后，他独自一人从比先前更空荒的解救营——叉子已经不见了，石堆也被南方的真人挖开，并且搜刮一空，连骨头也四散得无影无踪——走回他妻子那里，塔里瑞克图只能苦笑，他已经渐渐明白，即使他能活到《圣经》所应许的七十岁，也无法学好真人的语言。

那语言的每个字，即使是最简单的名词，似乎都有许多种变化，而且语法的复杂程度，对一个自男孩时期就到海上航行、连拉丁文都没学过的中年男子来说完全无法掌握。感谢上帝，他并不需要大声说这语言。当他神经紧绷地想要理解一连串喀因里喀拉的字句时，就会产生西

娜刚开始与他分享梦境时经常会经历的头痛。

就以大熊（普通白熊）为例。“神人”和过去两年内碰到的真人都称它纳努克，这再简单不过了。但是他也听过好几种变型，大致上可以写成——用英文写，因为真人并没有书写的文字——nanoq,

nānuvak,

nanuraluk,

takoq,

pisugtooq以及ayualunaq。现在，从伊努皮犹，从南方来的猎人（他已经知道这人并不如艾西犹克坚称那么笨）的口中，他又多学到一点：许多居住在南方的真人部落把大熊称作托纳苏克。

刚开始几个月里，他痛苦难堪。当时他还在等待舌根的伤口痊愈，并且重新学习吃东西与吞东西。对于自己没有名字，他处之泰然。艾西犹克部落里的人开始称他为塔里瑞克图（意思是“强壮手臂”），因为在第一个夏天的某次猎白熊行动中，三个猎人与好几只狗无法把一只死熊尸体从水里弄上来，他却能独自一人用一只手臂把它拉上来（他知道，这并不是因为他有超乎常人的臂力，而是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发现鱼叉被某块突出的冰卡住了），从此他就得到这称谓。他并不在意，虽然他还是觉得，先前没有名字时过得比较快乐。艾西犹克跟他说，他身上现在带着某个先前被卡布罗那所杀的“强壮手臂”的灵魂记忆。

二十来个月前，他和沉默来到伊格鲁村落，好让部落的女人帮忙接生大乌鸦。当他得知他妻子的真人伊努克提特语名字叫“西娜”时，并不特别讶异。他看得出她身上同时有空气女神“西拉”以及大海女神“席德娜”的灵魂。至于她秘密的西珊尤阿精灵掌管者名字，她不会、也不能用细绳图案或梦告诉他。

他知道他自己的秘密名字。在通拔克咬断他的舌头、夺走他原有人生的痛不欲生的夜里，他梦见他的秘密名字。但是他不会告诉任何人，包括西娜在内。当他在与她做爱或分享梦境，传送思想时，他仍然称她沉默。

名叫塔罗优克的村落大约有六十个居民。许多帐篷散布村落中，其中点缀少数几间雪屋。还有些覆盖着白雪的草屋盖在峭壁边缘，夏天来临时，草屋的屋顶会变成草绿色。

这里的居民称为欧利卡特利人，他猜意思是“穿披肩的民族”，虽然在他看来，披在这些人肩膀上的兽皮与其说像披肩，倒不如说像英格兰人喜欢围的羊毛围巾。他们的首领年纪和塔里瑞克图相仿，长得还算英俊。不过他已经没有牙齿了，所以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他的名字叫伊帕华克。艾西犹克告诉他，这名字的意思是“脏鬼”，但是就塔里瑞克图看起来、闻起来，他并不比其他人脏，甚至还比某些人干净。

伊帕华克的妻子希吉拉克比他年轻很多，艾西犹克傻笑着告诉他，这名字的意思是“冰屋”。但是希吉拉克对待陌生人一点也不冷漠；她和她丈夫热忱地欢迎塔里瑞克图这群人，并且拿出许多热食与礼物招待。

他发现他永远无法完全了解这些人。

伊帕华克、希吉拉克，以及他们的家人拿出乌名玛（母麝香鹿的肉排），当大餐请他们吃。塔里瑞克图非常喜欢这道食物，但是西娜、艾西犹克、挪雅，以及其他几个人却吞咽得很辛苦，因为他们是内希利克人，“海豹民族”。在欢迎仪式及大餐结束后，他利用手势，通过艾西犹克的翻译，把话题带到卡布罗那的宝物上。

伊帕华克坦承“穿披肩的民族”确实发现了这些宝物。不过在拿宝物出来给访客看之前，他请西娜和塔里瑞克图施展魔法给村子里每一个人

看。虽然伊帕华克几十年前就认识西娜的父亲亚加，但是这村落里的大多数欧利卡特利人，这辈子从未遇见过西珊尤阿。伊帕华克很客气地请西娜和塔里瑞克图绕着村落飞一下，或许还可以顺便变身成海豹（而不是白熊）给他们看。

西娜用她的细绳图案告诉他们（由艾西犹克帮忙翻译），这两个“空中精灵掌管者”并不想做，但是他们两人愿意让好客的欧利卡特利人看自己被通拔克咬断的舌根，她的卡布罗那西珊尤阿丈夫还愿意破例让他们看他身上的伤疤……几年前在一场与恶灵激战中留下的疤。

伊帕华克和他的族人相当满意。

在这场“狗与小马杂耍暨伤疤秀”结束后，塔里瑞克图想办法叫艾西犹克把话题再带回到卡布罗那的宝物上。

伊帕华克当下就点头，拍了拍手叫几个男孩去把宝物拿来。东西就顺着他们围成的圆圈传下去，让大家轮流欣赏，包括：

各式木制器具，以及一根精美穿索针的断片。

一些金纽扣，上面有皇家探索团的海军船锚图案。

一件衬衣的残片，上面的刺绣交织着亲人的深情。

一只金表、一条可能是表链的链子，以及几枚金币。金表背面刻着“CFDV”——查尔斯·德沃斯英文姓名的缩写。

一个银制铅笔盒，盒内的姓名缩写是“EC”。

一枚海军总部颁给约翰·富兰克林爵士的金质奖章。

一些银叉子与银汤匙，上面刻印着富兰克林手下一些军官的徽章。

一个小瓷盘，上面用彩色瓷釉写着“约翰·富兰克林爵士”。

一把手术刀。

一个桃花心木制的便携式写字台。现在手里正拿着它的人认得出这台子，因为他正是它从前的主人。

我们真的将这些废物放在船里，拖行了好几百英里的路来到这里？克罗兹想，而且，在那之前我们还已经远从英格兰航行了好几千英里？我们当时是怎么想的？他感觉自己快要吐出来了，只得把眼睛闭上，等待恶心感过去。

沉默握住他的手腕。她已经感觉到他身体内的自我开始倾斜，并且飘移出去。他注视着她的眼睛，向她保证他还在这里，虽然之前他确实一度离开了。其实也不算是！他并没有完全离开！

他们沿着海岸向西划行，朝向贝克河的河口而去。

伊帕华克的欧利卡塔利人在谈到他们发现卡布罗那宝藏的地点时，一直含糊其词，甚至言辞闪烁。有人说，是在一个叫作吉努那的地方发现的，听起来像是威廉王岛南方的海峡里一系列小岛其中之一。但是大多数猎人的说法是，他们是在塔罗优克西边一个叫作库格路克图的地方（艾西犹克翻译成“落水之地”）发现这些宝物。

对克罗兹而言，这听起来很像是从贝克的大鱼河河口逆流而上时会遇上的第一个小瀑布。他在贝克的书中读过这地点。

他们花了一个礼拜在那里搜寻。艾西犹克、他的妻子以及三个猎人待在乌米亚里，留在河口处。但是克罗兹、沉默、他们的小孩儿、仍然相当好奇的猎人伊努皮犹，以及另外三个猎人，划着他们的夸亚克逆流而上走了三英里左右，到达第一个低矮的瀑布。

他在那里发现几根大木桶的侧边木条，以及一只皮靴的鞋底，上面有些原本应该是拴着螺丝的小孔。他还在河岸的泥沙里发现一条长约八英尺、略呈弧形、原本该是相当光亮的橡木，很可能是从一艘快艇的船舷上脱落下来的。如果欧利卡塔利人先前就发现它，肯定是如获至宝。此外没发现别的东西。

他们有点气馁地离开，顺流划到海岸边。在那里他们遇见一个老人、他的三个妻子，以及四个流鼻涕的小孩儿。三个妻子的背上背着帐篷和一些驯鹿皮。根据老人的说法，他们是到这条河来捕鱼的。他从来没看过卡布罗那，更别说是一次碰上两个没有舌头的西珊尤阿精灵掌管者了。他非常害怕，但是和克罗兹在一起的一个猎人安抚了他的情绪。那老人名叫普托瑞克，他是真人的魁吉塔裘克族的一员。

他们交换食物，并且愉快地彼此问好后，老人问他们，为什么要从北方“神人”的土地远道来这里。其中一个猎人解释说，他们是要来找一些可能来过这里的（活着或死了的）卡布罗那，或者是他们留下来的宝藏。普托瑞克说，他在这条河上从来没听过有卡布罗那出现的消息。不过，他在大口吃着他们送他的海豹肉时，嘴里却喃喃地说：“上一个冬天我看到一艘很大的卡布罗那船，和冰山一样大，上面突出三根长杆，卡在离乌丘利克岸边不远的冰海里。我觉得它的肚子里面应该有些卡布罗那死人。我们当中一些年轻人进到里面，他们必须用‘星遗’斧在旁边砍出一个洞来。但是他们没有把木头制及金属制的宝藏拿出来，因为他们说那个有三根长杆的房子里有鬼。”

克罗兹看着沉默。我没有听错吧？

没错。她点了点头。这时卡娜尤哭了起来，西娜把她的夏季毛皮外衣打开，让这个小婴孩吸她的奶。

克罗兹站在峭壁上，远眺着冰上的船。那是皇家海军“恐怖”号。

他们花了八天的时间，才从贝克河河口往西走到乌丘利克的海岸。透过看得懂他手势的几个“神人”猎人的翻译，克罗兹向普托瑞克表示，如果这老人愿意带着家人和他们一起走，领他们到那艘屋顶上突出三根长杆的卡布罗那船那里，他一定会回赠他许多好东西。但是这个魁吉塔裘克老人并不愿意再跟闹鬼的三长杆房屋有任何牵连。虽然他去年冬天并没有和年轻人一起进到船里，但是他看得见那东西已经被皮菲撒克——经常盘踞在不干净地方的“鬼魂精灵”——给污染了。

乌丘利克是个伊努特地名，指的是克罗兹在地图上看到的阿德雷半岛西岸。他们沿着向南可以通到贝克河的峡湾往西没走多远，未结冻水道就消失了，那条变窄的海峡已经成为结实的冰堆。他们只好爬到海滩上，把夸亚克及艾西犹克的乌米亚藏起来，然后由六只狗拉着那部笨重坚固、长十三英尺的卡马提继续前进。沉默使用克罗兹自知永远也学不会的内陆推测定位法，带领他们走了约二十五英里路，穿过半岛内部较狭长的地方，直接到达半岛西岸，也就是普托瑞克说他看见船的地方……他甚至坦承自己也曾经站在船的甲板上。

他们必须开始越野跋涉时，艾西犹克非常不愿意离开他那艘舒服的小船。要不是西娜，“神人”中最受尊敬的精灵掌管者之一，很诚恳地请求他和他们一起去，否则艾西犹克很可能会叫几个猎人把他带回家。西珊尤阿对巫师的任何请求，其实就等同于命令，不论那位巫师有多乖戾。结果他骑坐在卡马提上，用毛皮盖住身体，有时甚至会朝死命拉雪橇的狗投掷小石头，并且在要它们往西时大喊：“嚯！嚯！嚯！”要它们往东时则大喊：“唧！唧！唧！”克罗兹怀疑这个老巫师是在重温儿时坐在雪橇上由雪犬队拖着旅行的乐趣。

现在是第八天的傍晚，他们由上往下看皇家海军“恐怖”号。连艾西犹克也被眼前的景象慑服了。

关于这间有三根长杆房屋的准确位置，普托瑞克的最佳描述

是，“从某个峡角往西走大约五英里后，会碰到一个大岛”，船就被冻结在大岛附近的冰海里，他和他那支狩猎队在“从那个峡角开始走，沿途越过几个小岛、到达那个大岛之后，还必须往北穿越平滑的海冰走大约三英里，才能到达那艘船。他们可以从大岛北端的一个峭壁上看到那艘船”。

当然，普托瑞克并没有使用“英里”“船”或“峡角”这些词。老人所说的是，那间有乌米亚船身的三杆卡布罗那房屋，位于提克夸——意思是“两根手指”，真人用来称呼乌丘利克附近海岸线上的两个细长峡角——西边，离这大约有几个小时的路程，就在那里的一座大岛北侧不远处。

克罗兹以及与他同行的十个人——从南方来的猎人伊努皮犹在路况变艰难后，依然与他们在一起——从“两根手指”往西穿过一片剧烈起伏的海冰，再经过两个小岛，然后才到达一个比较大的岛。他们发现那个大岛北边有一道凸起在堆冰上方、将近一百英尺高的峭壁。

距离峭壁两三英里外的海冰上，三桅的皇家海军“恐怖”号以某个倾斜角度伸入低矮的云中。

克罗兹希望他手上有只旧望远镜，不过他凭肉眼就可以辨认出他曾经指挥过的军舰船桅。

普托瑞克说得没错。和介于大陆与小岛间的杂乱岸冰与堆冰比起来，最后这段路上的海冰平滑许多。克罗兹船长看得出为什么在这块十五至二十平方英里大小的区域的东方与北方有一系列小岛，构成一道天然的防波堤，让这里不会受到常见的西北风侵扰。

但是，“恐怖”号最后怎么会来到这里？它被冻结在“幽冥”号附近将近三年，现在却出现在“幽冥”号南方两百英里远的地方。这就远超过克

罗兹的理解了。

他没有时间再多想。

几个年复一年活在活怪兽阴影下的真人，包括“神人”在内，已经开始带着焦虑走向那艘船。普托瑞克谈及鬼魂与恶灵的那番话，显然在他们身上产生了效应，连艾西犹克、挪雅，以及没有当场听到老人谈话的几个猎人也受到影响。他们走到海冰上时，艾西犹克口里喃喃念着咒语、驱鬼歌，以及祈求保佑平安的祷词，不过这并没有办法增加大家的安全感。克罗兹知道，当一个巫师开始紧张，每个人也都会跟着紧张起来。

唯一敢和克罗兹一起走在队伍最前头的人是沉默。她带着两个小孩儿。

“恐怖”号向左舷倾斜二十度，船首朝向东北方，船桅向西北方倾斜，右舷侧一大半船身裸露在海冰之上。船竟然出人意料地下了锚，左舷船首船锚的锚索没入厚冰里。克罗兹非常吃惊，因为他估计这里的海底至少有二十英里深，或许还更深，而且沿着他身后那些岛的北侧有不少小海湾。除非碰上暴风雪，一个谨慎的船长在寻找安全的避风港时，再怎么说明也一定会把船开到他们刚刚才离开的大岛东侧的海峡里，将锚下在大岛（它的峭壁可以挡强风）和东边三个岛长不及两英里的小岛中间。

但是“恐怖”号却在这里，在大岛北边两英里半的地方，船锚抛在深海里，整艘船暴露在从西北方而来的暴风雪威胁下。

他绕着船走一圈，再从较低的西北侧爬上甲板观察，就解开了普托瑞克的狩猎队为什么必须在升高的右舷船身上凿一个洞（也许那里原本就已经破裂、受损，本身就像个裂口）才能进到船舱内的谜团：甲板上

所有舱口都盖起来而且封死了。

克罗兹回到洞那里。先前那群人在饱经风雪侵袭的船身上凿出的洞，一次约可容许一个人进入。他想他应该挤得进去。他记得普托瑞克说过，那些年轻猎人是用“星遗”斧劈砍船身才进到船里面。他不禁露出会心的微笑，虽然他也感受到心中一波波汹涌起伏的痛苦情绪。

真人把流星称为“星遗”，这个词也用来指他们从冰地上的流星陨石上取得的金属。克罗兹听艾西犹克谈过，乌路瑞阿克——阿诺克托克，意思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星遗”。

克罗兹很希望手边有一把星遗刀或星遗斧，但现在他身上唯一的武器是一把通用刀，刀刃是用海象的象牙制成的。卡马提上有几支鱼叉，但不是他的。一个礼拜前，他和沉默把鱼叉留在夸亚克上。他也不想只是为了进到船里时手中有武器，而去跟别人借鱼叉。

在他们身后四十英尺处的雪橇里，克伊米克——几只有着令人毛骨悚然的蓝黄色眼睛、身上也住着它们主人灵魂的大型狗——不断龇牙咧嘴，对着彼此以及任何靠近的人狂吠、咆哮、作势攻击。它们不喜欢这地方。

克罗兹对着沉默叹了一口气。用细绳问艾西犹克，有没有人要和他一起进去。

她很快就完成了，不过她手指上并没有套上细绳。即使如此，女巫还是能很快知道她的意思，比了解克罗兹笨拙的手势要容易得多。

没有任何一个真人想钻过那个洞。

我几分钟后就会回来，克罗兹用手势跟沉默说。

她真的露出笑容。别傻了，她用手势回答，你的孩子和我都会跟你进去。

他挤身进到船内，沉默在一秒钟后也跟了进去。她双手抱着大乌鸦，把卡娜尤放在她有时会用皮带吊在胸前的软皮革婴儿袋。两个孩子都在睡觉。

里面非常黑暗。

克罗兹知道普托瑞克那几个年轻猎人凿的洞通到下舱。他们算是相当幸运，如果他们当初是在船中段再往下一点点的地方凿洞，他们就会碰到底舱的煤炭间及储水槽的铁板而无法凿穿船身，即使他们的斧刃是用星遗制的。

从船身的洞往船内走十英尺，就已经暗到看不见任何东西了。所以克罗兹全凭记忆来找路。他牵着沉默的手，两人一起顺着倾斜的舱板向前走下去，接着再转身走向船尾。

在眼睛适应黑暗后，渗进船里的微弱光线足以让克罗兹发现，烈酒房及更靠船尾的弹药储藏室那两道加重锁的门已经被撞开了。他不知道这是不是普托瑞克那些人干的，不过他怀疑不是。这两道门一直上着锁是有原因的。这两个地方是任何一个回到“恐怖”号的白人，第一个会想去的地方。

装朗姆酒的木桶是空的。他们弃船下到海冰上时，船上的朗姆酒多到他们必须把一些木桶留下。但是，装火药的木桶、装子弹的箱子与桶子，以及装霰弹枪弹药的帆布袋，里面的东西倒还都在。将近两个舱壁长的一整排毛瑟枪还靠放在枪架的凹槽里，他们当初没办法带走这么多枪。两百把刺刀依然吊挂在设于船椽与船梁上的置放架。

光是这房间里的金属，就足以让艾西犹克部落里的真人成为真人世

界最富有的人。

剩下的火药及子弹，足以让十来个规模不小的真人部落整整二十年衣食无虞，并且让他们成为公认的“北极大亨”。

沉默碰了一下他没戴手套的手腕。这里相当黑暗，她没办法靠细绳与他沟通，所以她直接传送思想。你感觉得到吗？

克罗兹听到时吓了一跳，这是她第一次用英语传递思想。若不是她在做他的梦时，涉入的程度比他预期的还深，就是她居住在船上的时间花了不少心思在聆听。这是他们第一次在醒着的时候，直接用依附在某种语言里的思想来沟通。

呀。他回传思想给她。是的。

这地方很糟。记忆像恶臭一样盘踞在这里。

为了纾解这里的紧张气氛，他领着她往前朝船首走去，并且利用思想传递，把位于下一层船舱的船首缆索间的图像传给她。

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她回传她的思想。几个字听来如此清晰，让他几乎以为那真的是她在黑暗中大声说出的话。不过，两个小孩儿都没被吵醒。

他的身体开始因为她刚传给他的思想而激动得发抖。

他们从主梯道爬上主舱。

这里比下舱明亮得多。克罗兹发现阳光终于从穿透甲板的普雷斯頓專利天窗射了下来。弧形的玻璃因为结了冰而不透明，但是总算没被积雪及防水帆布盖住。

主舱看起来空空荡荡。船员们的吊床都被折叠好、收藏起来，餐桌也被升到头顶上的横梁边，各人的海员箱也被推向舱壁、整齐地收好。在船首船员起居区的大型费兹尔专利火炉冰冷又黑漆。

克罗兹试着去回想，身为船长的他被引诱到冰上并且被枪击时，狄葛先生是否还活着。这是这么久以来他第一次再度想到这名字——狄葛先生。

我已经很久没有用自己的舌头来思想了。

想到“用自己的舌头”一词，克罗兹不禁会心一笑。如果真的有个像席德娜这样掌管世界的女神，她真正的名字就应该是“反讽女神”。

沉默拉着他向船尾走去。

他们看了几间军官舱房和军官用餐房，里面都是空的。

克罗兹发现自己在想：谁有可能走到“恐怖”号那里，将船航行到这里？

德沃斯及他那些在解救营的伙伴？

他几乎可以确定，德沃斯先生和其他人会继续乘坐小船朝大鱼河走。

希吉和他的同伙？

如果是因为古德瑟医生，他希望是如此，但是他不觉得是这样。除了哈吉森中尉——克罗兹怀疑他在那群暴徒当中没活太久——那一帮人中没有人知道如何让“恐怖”号在海中扬帆航行，更别说控制航向了。他甚至怀疑这些人连他给他们的那艘小船都不会驾驭。

这么一来，只剩下三个离开解救营走陆路的人——鲁本·梅尔、罗伯特·辛克烈，以及撒母耳·哈尼。一个水手舱班长、一个前桅台班长，和一个铁匠，有办法让皇家海军“恐怖”号穿过迷宫般的水道，向南航行两百英里来到这里吗？

再次想到船员们的名字和脸，克罗兹觉得头晕，有点想吐。他几乎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他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

普托瑞克说得没错：这地方已经成为皮菲撒克留下来缠扰活人的哀怨鬼魂的居所了。

弗朗西斯·罗登·摩伊若·克罗兹舱房的卧铺上躺着一具尸体。

他没有把提灯点亮，也没再下到底舱与下舱去查看。这是他们在船上发现的唯一一具尸体。

他为什么会选择死在我的卧铺上？克罗兹有点纳闷儿。

这个人和克罗兹差不多高。死的时候穿着厚呢大衣、瞭望帽及毛质长裤，并且盖着毛毯。确实相当奇怪，因为他们航行的时候应该在盛夏。从衣服辨认不出他的身份。克罗兹也不想去搜他的口袋。

这个人的两只手、裸露的手腕及脖子都呈褐色，而且已经因为木乃伊化而变得干瘪。不过看到他的脸时，克罗兹突然很希望头上方的普雷斯顿专利天窗没让那么多光照进来。

死人的眼睛已经成为褐色的大理石。他的头发和胡子长而乱，看起来很可能是在死后又继续长了几个月。他的嘴唇因为受到伸张与收缩的肌腱拉扯而向后缩，离牙齿与牙床很远，甚至看不见嘴唇。

最令人作呕的是这人的牙齿。他的前排牙齿没有因为坏血病而掉

光，反倒相当齐全。那些牙齿非常宽，呈象牙色，并且特别长，至少长达三英寸，就像野兔或野鼠的牙齿那样长（除非它们去咬坚硬的东西来将牙齿磨短，否则牙齿向内弯而把自己的喉咙切断）。

死人会有啮齿类动物般的牙齿，这实在是不可能，但是，靠着从旧船舱的半球形天窗照射进来的晴朗、灰色的黄昏之光，克罗兹真的目睹了这景象。他知道，这不是过去这几年来他所看到或经验到的第一件不可能的事。他猜，这也不会是最后一件。

我们走吧。他向沉默做了手势。他并不想使用“思想传递”，因为这里有东西在聆听。

他不得不用一把防火斧将已经用钉子钉牢的封闭主舱口劈开，才能从那里爬上甲板。他并没有问自己：“是谁把它封起来的？”“他为什么这么做？”或者问“主舱口被封死时，下面那个人还活着吗？”而是直接把斧头抛在一旁，开始往上爬，并且帮沉默爬上梯子。

大乌鸦被惊醒，但是沉默摇摇他的身体，他又轻轻打起呼噜来。

等等。他做了个手势，然后又下到主舱。

他先把那部很重的经纬仪及他的几本旧手册搬上来，很快地测量了一下太阳的位置，然后把他的相对位置草草记在那本盐渍书的空白处。接着，他把经纬仪和手册搬回主舱，随意丢在一旁。他知道他一辈子都在做一些没用的事，而最后一次测量出这艘船的位置，或许是这些没用的事中最没有用的一件。但是他也知道他必须做。

他接下去要做的事也是。

在下舱黑暗的弹药储藏室里，他一连打开三个火药桶，把第一桶火药倒在下舱，并且顺着舱梯倒进底舱里（他可不想亲自下去）；第二桶

火药倒在主舱各处，尤其是他自己那间没关上的舱房；第三桶火药则倒在倾斜的甲板上（沉默和他的小孩儿还在那里等），形成一道道黑色的火药线。艾西犹克和待在冰上的几个人已经来到船的左舷，现在正从三十码外看着他。几只狗还在咆哮，奋力要挣脱绳索，但是艾西犹克或是其中一个猎人已经将它们绑在冰上的桩上。

即使下午的阳光已经变微弱，克罗兹很想留在能呼吸到新鲜空气的甲板上，他还是强迫自己再到下舱去。

他拿着船上最后一盏油灯，在三层舱板上都倒了一道油迹，并且特别在自己舱房的舱门及舱壁上多倒了一些油。只不过，当他站在大会议室的入口，看到数百本书的书背正回瞪着他时，他有一点点迟疑。

亲爱的上帝啊，我只从这里带走一些书，让接下来的几个黑暗冬天比较容易打发，这样会有什么不妥吗？

但是这艘死船的黑暗伊努阿已经附着在书上了。他几乎是含着泪水，将灯油泼到它们身上。

他把最后一些油倒在甲板上后，把空油桶远远丢到冰上。

我下去巡查最后一次。他用手指做手势向沉默保证。带着孩子们到冰上去，亲爱的。

三年前，他留在书桌抽屉里的路西法牌火柴还在原处。

有那么一下下，他很确定他听到卧铺嘎吱作响，床铺上那冰冷的毛毯窝也微微晃动——身后那个已经变成木乃伊的东西正要过来抓他。当那死人将他褐色的手缓缓举起，细长的褐色手指与过长的黄色指甲随着伸向空中时，他可以听到死人手臂里的枯干肌腱在伸展，并且发出断裂声。

克罗兹没有转身，没有逃跑，也没有回头看。他带着火柴，慢慢离开他的舱房，跨过一条条黑色火药线及洒了鲸油的舱板。

他必须顺着主梯走到下舱去丢第一根火柴。这里的空气非常差，火柴几乎无法点燃。终于，火药轰的一声着了火，把一面被他浸了油的舱壁点燃了，火在黑暗中顺着火药的路迹往船首及船尾窜去。

在这片北极荒原停留六年后，船上的木材已经干燥到非常易燃。他知道下舱这些火就足够了，但他还是花了一些时间把主舱里及甲板上的几条火药路线点燃。

接着他直接从船的西侧往下跳，落在十英尺下的冰坡道上，还因为他那只一直无法完全康复的左脚带来痛苦而咒骂了几声。他其实应该沿着绳梯爬下去才对。沉默刚才就聪明地知道要这样。

克罗兹跛着脚，朝着等在冰海上的那群人走去，提早露出他的老态。

船烧了将近一个半小时后，才沉下去。

那场大火极为壮观，就像是北极圈上的烟火节。

他在观看大火时才明白，他根本就不需要火药及灯油。梁木、帆布及木板里的水汽早就蒸发干了，整艘船像迫击燃烧弹一样燃烧起来。

即使他现在不做，等到几个礼拜或几个月后，这里的冰一融化，“恐怖”号还是难逃沉没的命运。船侧用斧头劈开的洞是它的致命伤。

这并不是他把船烧掉的主要原因。如果有人问他——事实上当然不会有人问——他不会说出必须把船弄沉的原因。他知道自己不希望搭乘

英国船舰来的“救援者”仔细审视这艘弃船，然后把故事带回去吓英格兰那些食尸鬼般的人民，并且让狄更斯先生或丁尼生先生写哀戚之作的天分得以大肆发挥。他也知道，除了带回许多关于这艘船的传说之外，这些“救援者”还会把别的东西带回英格兰。已经占据这艘船的恶灵，就和瘟疫一样有传染性。克罗兹的灵魂之眼已经看到这点，他的所有人类及西珊尤阿感官也都这样告诉他。

燃烧起来的船桅终于倾倒时，几个真人大声欢呼。

他们全都被迫后退了一百码。“恐怖”号的火在冰上烧出一个大洞，着火的船桅与索具倒下来后不久，这艘燃烧的船开始发着嘶声、冒着水泡，缓缓沉到深海里。

大火燃烧发出的声音把孩子们吵醒了，而且空气灼热到让所有人都把最外面的外套脱掉，堆放在卡马提上。

火焰表演结束后，船沉了下去，太阳也朝南方沉落，将他们的身影在逐渐变成灰色的冰上拉得细细长长。但他们还留下来，评论及欣赏着升上天空的蒸汽，并且因为一些燃烧的残骸持续散落在各处而惊呼。

最后，这群人终于转身走向大岛，接着走向三个小岛。他们打算穿越冰原回到大陆，然后才搭篷过夜。阳光会在午夜过后才消失，让他们们的路好走许多。他们都希望在几小时的昏暗及完全的黑暗降临之前，能走出海冰，远离这里。在经过几个小岛、返回陆地的路上，连狗都停止吠叫及咆哮，似乎比先前更卖力地拉雪橇。在雪橇上，艾西犹克躺在毛毯下睡觉打鼾。但是两个小婴孩已经醒来，等着开始玩耍。

塔里瑞克图左手抱着扭来扭去的卡娜尤，右手环绕在沉默身上。还被母亲抱在手上的大乌鸦焦躁地拍打着她的手臂，想逼她放他下来，让他自己走。

塔里瑞克图并非第一次在想：一对没有舌头的父母要如何管教一个任性的男孩？但接着他记起（也非第一次）：他现在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不觉得要去管束任性男孩或女孩的民族中的一员。大乌鸦身上已经住了某个重要人物的伊努阿。身为父亲需要做的，就是等着看他到底有多重要。

还在塔里瑞克图体内活着、而且过得很好的弗朗西斯·克罗兹的伊努阿，对于“什么是人生”并没有任何幻想，人生只不过是可怜、险恶、粗暴且短暂。

不过，或许不一定要孤独。

他将手臂环绕着西娜，试着忘掉巫师的刺耳鼾声，忘掉小婴儿卡娜尤刚刚才在她父亲最棒的夏季外衣上撒尿，也忘掉他那任性的儿子正焦躁地乱拍及哇哇哭闹。塔里瑞克图——克罗兹继续朝东，越过冰海走向陆地。

（全书完）

参考文献及致谢

我要感谢以下书籍文献，提供我许多写作《极地恶灵》用的参考资料。把这时期的北极探险写成一部小说的想法，来自雷诺夫·费恩斯爵士在《Race to the Pole: Tragedy, Heroism, and Scott's Antarctic Quest》（Hyperion, 2004）一书中谈到富兰克林探险队的一小段注解（几乎只是个注脚）。那本书谈论的极地其实是南极。

在刚开始的资料研读阶段里，对我特别有帮助的三本书是：Scott Cookman, *Ice Blink: The Tragic Fate of Sir John Franklin's Lost Polar Expedition* (John Wiley & Sons, Inc., 2000) ; Owen Beattie/John Geiger, *Frozen in Time: The Fate of the Franklin Expedition* (Greystone Books, Douglas & McIntyre, 1987) ; Pierre Berton, *The Arctic Grail: The Quest for the Northwest Passage and the North Pole, 1818-1909* (Second Lyons Press Edition, 2000)。

这些书引导我进一步去查阅他们的宝贵参考文献，包括：

Narrative of a Journey to the Shores of the Polar Sea (John Murray, 1823); *Narrative of a Second Expedition to the Shores of the Polar Sea* (John Murray, 1828) ; Richard Cyriax, *Sir John Franklin's Last Arctic Expedition* (ASM Press, 1939) ; Chris Ware, *The Bomb Vessel*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4) ; F. L. M'Clintock, *A Narrative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Fate of Sir John Franklin* (John Murray, 1859) ; *In Quest of the Northwest Passage* (Longmans, Green & Co, 1958) ; Peter Sutherland, *Journal of a Voyage in Baffin's Bay and Barrow Straits, in the Years 1850-51, Performed by H. M.*

Ships“Lady Franklin”and“Sophia”Under the Command of Mr. William Penny, in Search of the Missing Crew of H.M. Ships“Erebus”and“Terror”(Longman, Grown, Green and Longmans, 1852) ; Elisha Kent Kane, Arctic Expeditions in Search of Sir John Franklin (T. Nelson & Sons, 1898)。

此外，我也经常参考下面这些书：

Pierre Berton, Prisoners of the North: Portraits of Five Arctic Immortals (Carroll & Graff, 2004) ; Fergus Fleming, Ninety Degrees North: The Quest for the North Pole (Grove Press, 2001) ; William Laird McKinlay, The Last Voyage of the Karluk: A Survivor's Memoir of Arctic Disaster (St. Martin's Griffin Edition, 1976) ; Dean King, A Sea of Words: A Lexicon and Companion for Patrick O'Brian's Seafaring Tales (Henry Holt & Co., 1995) ; Jennifer Niven, The Ice Master: The Doomed 1913 Voyake of the Karluk (Hyperion, 2000) ; Jill Fredston, Rowing to Latitude: Journeys Along the Arctic Edge (North Point Press, a Division of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1) ; Chauncey Loomis, Weird and Tragic Shores: The Story of Charles Francis Hall, Explorer (Modern Library Paperback Edition, 2000) ; David G. Campbell, The Crystal Desert: Summers in Antarctica (Mariner Books, Houghton Mifflin, 1992) ; Roland Huntford, The Last Place on Earth: Scott and Amundsen's Race to the South Pole(The Modern Library, 1999) ; Alvah Simon, North to the Night: A Spiritual Odyssey in the Arctic (Broadway Books, 1998) ; Valerian Albanov, In the Land of White Death: An Epic Story of Survival in the Siberian Arctic (Modern Library, 2000) ; Peter Matthiessen, End of the Earth: Voyages to Antarctica (National Geographic, 2003) ; Ken McGoogan, Fatal Passage: The Story of John Rae, the Arctic Hero Time Forgot (Carrol& Graf, 2001); Apsley Cherry-Garrard, The Worst Journey in the World (National Geographic, 1992, 2000) ; Roland Huntford,

Shackleton (Fawcett Columbine, 1985)。

我也参考了下面这些书：

Nancy Bonvillain, *The Inuit* (Chelsea House Publications, 1995) ;
KajBirket-Smith, *Eskimos* (Crown, 1971) ; Sam Hall, *The Fourth World*
(Knopf, 1987) ; Tom Lowenstein, *Ancient Land: Sacred Whale - the Inuit
Hunt and Its Rituals*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3) ; Charlotte and David
Yue, *The Igloo* (Houghton Mifflin, 1988) ; Jonathan Waterman, *Arctic
Crossing* (Knopf, 2001) ; Wally Herbert, *Hunters of the Polar North - the
Eskimos* (Time-Life Books, 1981) ; Ernest S. Burch Jr., *The Eskimos*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88) ; Raymond Brousseau, *Inuit: When
Words Take Shape* (Editions Glenat, 2002)。

我非常感激凯伦·西蒙斯帮我找到.....并且帮我归还.....前述的许多文献。

网际网络上的资料多到列举不完，不过有些还是值得在此一提。

Aujaqsquittuq Project: Documenting Arctic Climate Change; Spiritism
On Line; The Franklin Trial; Enchanted Learning: Animals Polar Bear (*Ursus
martimus*); Collections Canada; Digital Library Upenn; Radiworks.cbe;
Wordgumbo-Canadian Inuit-English Dictionary; Alaskool English to Iupia;
Inuktitut Language Phrases; Darwin Wars; Cangeo.ca Special Feature-Sir
John Franklin Expedition; and SirJohnFranklin.com.

网际网络也是我查阅原始资料的主要途径，包括剑桥大学斯考特极地研究所的：

Francis Crozier Collection;

Sophia Cracroft Collection;

Sophia Cracroft correspondence;

Notes for the Memoir of Jane Franklin。

此外，还有英国海军部、皇家海军及皇家海军陆战队的记录中关于船员名录、日期，及官方文件的一些细节记载；英国内政部的记录；英国最高法院关于葛德纳罐头瑕疵状况的一些正式调查报告。

一些很有参考价值的图片及地图：

Harper's Weekly (April 1851),

The Athenaeum (February 1849),

Blackwood's Edinburgh Magazine。

最后，我要诚挚地感谢我的经纪人理查德·柯提思，我在“小布朗”的第一位编辑迈克尔·梅茨，现在的编辑里根·阿瑟，以及凯伦和简·西蒙斯，她们一如既往地鼓励我继续向前走，并且当我还在做非常漫长的极地探险时，耐心地等着我回来。

[1] 典故出于莎翁名剧《麦克白》，麦克德夫的军队以勃南森林的树枝为掩护向邓西嫩移动，让麦克白以为女巫的预言应验。

[2] 此处及前后部分原文语序、词句是混乱的。

CARRION COMFORT

魔鬼在你身后Ⅰ

[美] 丹·西蒙斯 著
DAN SIMMONS

汪洋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鬼在你身后：全3册 / (美) 丹·西蒙斯

(Dan Simmons) 著；汪洋译. --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

出版社, 2017.12

书名原文: Carrion Comfort

ISBN 978-7-5594-0218-9

I. ①魔... II. ①丹... ②汪...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85363号

CARRION COMFORT: Copyright©1989 by Dan Simmon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rmonk, New York, USA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中文版权©2017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图字：10-2017-141号

书 名 魔鬼在你身后

著 者 （美）丹·西蒙斯

译 者 汪 洋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邀编辑 叶 子 闵 唯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x 1270mm 1/32

印 张 38.75

字 数 835千

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218-9

定 价 158.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10-85866447（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二十周年纪念版序言](#)

[楔子](#)

[Part 1 开局](#)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Part 2 中局](#)

[14](#)

[15](#)

[16](#)

献给埃德·布赖恩特 [\[1\]](#)

二十周年纪念版序言

读者朋友，你们一定知道吸血鬼吧？传说中，它们是一群行尸走肉，会吸人血，会变形，会像蝙蝠一样飞行，必须在它们心脏上插上木桩才能将其杀死。但我很遗憾地告诉你们，这种吸血鬼是不存在的，只不过是虚构的产物。在这一点上，你们必须相信我。我去过弗拉德·采佩什^{【2】}的出生地（锡吉什瓦拉）和墓地——斯纳哥夫岛（墓里是空的），也去过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3】}和喀尔巴阡山脉中摇摇欲坠的城堡（不是布朗城堡，那是骗游客用的，而是弗拉德的真正城堡，罗马尼亚人对其讳莫如深），但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德古拉和吸血鬼都是无稽之谈。

但精神吸血鬼是真实存在的。

可以说，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被精神吸血鬼“进食”过不止一次。这些恶魔连孩子都不放过。

精神吸血鬼以暴力为食，但对他们来说，终极的暴力是将他们的意志强加在你们身上。我很早之前就发现，这种强加意志的行为，以及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控制，是一种暴力的形式，而我们只要有机会使用这种暴力，就会对其上瘾。

作为成年人，我们在工作中几乎都遭遇过精神吸血鬼的攻击——心胸狭窄、崇尚权力的经理让我们工作不顺，生活悲惨；管理者或监督者

武断地指使我们，他们对权力甘之如饴，就像精神吸血鬼吮吸温血一样。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能遇到精神吸血鬼——在高速公路上，在公共场所，在政治生活中。可悲的是，我们许多人在私人关系中也遇得到精神吸血鬼。

没有人的脖子上留有真正吸血鬼的咬痕，但精神吸血鬼却在我们的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口。一旦精神吸血鬼入侵我们的生活，他/她/它就可以随时回来“进食”。他们向来都是这样做的。

你很有可能已经遇到了一个生活在我们当中、最罕见也最危险的精神吸血鬼。如果你遇到了，那几乎可以肯定，这个精神吸血鬼已经对你使用了念控力，扭曲你的意志，吸食你的灵魂。

起初，我并没有打算为《魔鬼在你身后》（该书最早出版于1989年）二十周年纪念版撰写序言，但最后，我得到了一天的时间来写这段文字。我很珍惜这次机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写就的文章，难免会包含一些大多数作家——包括我在内——竭力在序言中避免的东西，那就是近乎残酷的诚实。

我几乎从不在序言中透露创作长篇或短篇小说的情况（我首先就不怎么写序言）。只有极少的几次，我谈了谈写作创意，但我总是避免谈小说本身得以出版的历史逸事。可是这本书不一样。精神吸血鬼就生活在我们当中，而《魔鬼在你身后》就是关于它们的史诗故事。这本书的创作、编辑、出版历程充满了艰辛，有挣扎，也有噩梦，可以说也是一个（荒唐的）史诗般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有一张丑陋的蜘蛛网——这是事实，也是比喻。而

我们遭遇真正的精神吸血鬼时的感觉，就像是被粘在致命蜘蛛网上的苍蝇。《魔鬼在你身后》是我的第二部小说，但结果却成了我与真正的精神吸血鬼之间的搏斗，这场史诗般的搏斗定义了我的人格，也决定了我的生活和事业。

所以，尽管没有插图，尽管缺乏润色，我还是打算将《魔鬼在你身后》诞生的真实故事告诉你们。我要告诉你们，在那既快乐又痛苦的几年里，这本书是怎样将我带入了那张精神吸血鬼的噩梦般的蜘蛛网里。

在我的所有已出版的作品中，《魔鬼在你身后》是唯一一部基于梦中形象创作的小说。现在常听到有人说，一些作家根据梦境来创作小说，但我很少遇到这样的作家。（我喜欢同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打交道，他们的工作并不依赖于做梦、嗑药或是灵光乍现）一些读者和不搞文学的人想当然地认为，我们作家经常在梦中找到灵感。但除了偶尔提供几个鲜明的形象，梦境大多是不可靠的，不能利用它们来构思情节，讲述故事。我本人就从未靠做梦来辅助创作。

然而，《魔鬼在你身后》的核心形象却来自我的一个梦。事实上，我清楚记得的只是一小段梦，前后都被截去，只剩下这段插曲。没有情节，连荒谬的情节也没有，只是一个形象。

我梦见我看见一个老妇人在黑暗的森林里奔跑，树木密密麻麻地排列着，老妇人跑得不快——她太老了，动作已不灵敏——但她明显正在躲避什么。我听见震耳欲聋的噪声。梦中光线昏暗，可能是日落后，也可能是黎明前，森林幽深黑暗，老妇人正在逃避那越来越响的可怕咆哮。这时，我看见这咆哮来自于一架飞在树冠之上、正从侧面靠近的巨大的黑色直升机。直升机显然正在追击逃跑的老妇人。我看着她，突然，一个念头涌上心头：她不是受害者，不是被迫害的无辜者，而是一

种非人类的存在，直升机里的杀手应该找到她，应该杀了她。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面容和善的老妇人会是恶魔，但我在梦里非常肯定，她就是恶魔，而且必须被消灭。

然后我就醒了。

这场梦发生于1982年的夏天，那时我正在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迦梨之歌》[\[4\]](#)。这个形象同这部小说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将它存储在记忆深处，暂时忘却了。当年我还是一名全职教师，只能在不到三个月的暑假里将构思好的小说写出来。对于要当全职作家的人来说，这是很好的训练，因为全职作家这辈子都在一个接一个的截稿日期之间奋战。

前一年，也就是1981年，我已经开始职业写作。在那之前，我差点儿放弃了发表小说的梦想——当我妻子告诉我她已怀孕，我就决定不再为能发表小说而继续奋斗了（我已奋斗了三年）——但一件事改变了我。作为封笔前的最后一次努力，我去参加了一个夏季作家讲习班，想听听一直喜欢的作家的演讲，乔治·R. R. 马丁就是其中一位。可是，你必须提交一篇小说才能参加这个讲习班，所以我就交了一篇。然后，我遇到了哈兰·埃利斯，那天他在点评学员的作品，其中就包括我的。我们对他的点评终生难忘。

与哈兰的那次相遇，可以说谱写了一段传奇（在哈兰为我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碎石祷者》[\[5\]](#)写的序言，以及我的自序中，你们可以看到对这件事的描述）。我承认，对于我这样的年轻作者来说，除非发生奇迹，否则不可能发表作品，但哈兰的点评给了我莫大的鼓舞。

他在讲习班上告诉我，我别无选择，我就是那种凤毛麟角般的存在——作家。无论我是不是以发表作品为目标训练自己，我都永远是作

家。于是，我又重新继续写作，同时继续从事教学。1981年秋季，我将一篇短篇卖给了《全知》杂志。同一年，在《全知》杂志发表那篇小说之前，我得知我提交给讲习班的小说《冥河逆流而上》，被选为《迷离境界杂志》首届短篇小说大赛未出道作家组的并列第一名。原来，哈兰是四位评委之一。另外三位是卡罗尔·塞林（已故编剧罗德·塞林的妻子）、罗伯特·布洛赫（《惊魂记》作者）和理查德·马西森。如果不是哈兰看到我的名字和小说后主动避嫌，我本可以一举夺魁，而不是与人并列第一。《迷离境界杂志》的编辑说，那场比赛他们收到了一万五千多篇参赛作品。

当时的写作者都渴望自己的作品能发表。现在也一样。于是，1982年，我的参赛作品《冥河逆流而上》发表在《迷离境界杂志》上。几星期后，我的另一篇短篇——《我不敢在梦中见到的眼睛》，后来我将其扩写成了长篇小说《透明人魔》[\[6\]](#)——又在《全知》杂志上发表。

1982年夏天，我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迦梨之歌》。它后来赢得了世界奇幻大奖，也成为历史上第一部赢得该奖项的处女作。1982年夏天，我想起了在森林中躲避直升机的那个可怕的老妇人，于是写了名为《魔鬼在你身后》的短中篇或者中篇（我总是忘记这两者的具体字数），将其卖给了《全知》杂志。这篇小说成了《全知》杂志历史上首部分两次刊载完的作品。

那篇小说中还没有森林，也没有直升机——最初的故事发生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一个周末，老精神吸血鬼们在梅勒妮·福勒的家里重聚——但至少我明白为什么梦中森林里的老妇人会那么可怕。她是一个精神吸血鬼。

生活给予了我厚赠。1982年2月，就在我的作品第一次发表在《迷

离境界杂志》上的时候，我们的女儿简出生了。那年夏天，我创作了《迦梨之歌》，将其寄给了我的新经纪人和朋友——理查德·柯蒂斯。虽然没有出版社愿意买这部小说，但那不是我的问题。我相信理查德早晚会的为它找到出版商的。与此同时，我还是一名六年级教师，一如既往地热爱并赞美自己从事的教育工作。我利用一切可用的时间写短篇小说，晚上写，早上写，周末写，尤其是在老师的特别福利——暑假里写。

到1984年，《迦梨之歌》仍然没有卖出去——这本书的加尔各答背景和悲剧基调有效地吓走了出版商——但我得到了一份新的正职工作：同另外三个老师一起，为我们的大型学区设计新的六年级天才培训班项目。这个项目规模惊人，远超我们的预期。参与该项目的四名教师负责设计项目，从数以千计的六年级学生中遴选天才学生，然后编写并教授课程。这份工作令其中两名教师精疲力竭，第二天就辞职了。但剩下的两名，弗兰克和我坚持了下去，最终设计出了APEX（Advanced ProG.R.ams for Excellence，优等生高级项目）。校董事会要求项目名用首字母缩写表示，而他们否定了GANDALF（Gifted and Able Learners Forum，天才超能学生论坛）和LPOP（Little ProG.R.am on the Prairie，大草原上的小项目）。

APEX旨在为数以千计的高智商儿童服务。该服务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面向从幼儿园到十九所小学的六年级学生；更令人兴奋的是第二个层级，它面向从三年级到六年级的学生。孩子们将在APEX中心受训，每隔八个星期就学习一轮新的课程。本学区任何满足年龄条件的孩子都可以提出申请，然后参加半个小时的DAT（能力展现任务）测试。该测试旨在发现三岁到十五岁之间的优等生，他们在某学科拥有优于其他学生的学习能力，包括文学、历史、科学、艺术、音乐、“演艺”、数

学、海洋学、生物学、社会研究，等等。每八个星期左右，就会有几百名毛遂自荐的学生来APEX中心，学习新一轮课程。其中一些孩子有资格参加每周五个上午的APEX课程，一连八周，并持续数年。这些高级课程专门为优等生设置，在课程之间还会有独立的特殊培训。

我负责的一堂课是讲解卡尔·萨根的《宇宙》，采用的是大学水平的课程，但扩展阅读材料是我撰写的。这堂课讲授的科学知识都是高中以上的水平，而听这堂课的都是学习能力超强的五六年级学生，他们从来没有被冠以“天才”或“神童”之类的头衔。直到今天，我都认为APEX是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天才/神童”超前学习项目。在APEX中心接受培训的一批批学生（每批数百人）所完成的作品、设计的方案、展现的思维水平，足以让全国任何一位高级教师感到震惊。

设计、管理APEX项目并亲自参与教学，是我当时乃至迄今从事过的最成功、最具创造性的工作——尽管我现在已经出版过二十七本书。整整三年，我每周都会在APEX项目上倾注一百个小时的心血：开会，回顾并研究相关领域的知识，撰写高级课程，策划新课程，设计最重要的DAT测试（用于发现天才儿童），培训他人做这种设计，培训他人做DAT所需的全面能力群体评估，对八百多名在职老师进行天才/神童培训项目和教室教学的培训，以及大量行政工作。APEX项目日常服务的孩子高达数千，我还要同这些孩子的父母和相关人士会面……而在这三年里，我从未因为经常加班而抱怨过一次，因为我乐在其中。我有幸同如此优秀的孩子一起，为实现高远的目标而奋斗，我感觉就像注射了海洛因一样，兴奋又上瘾。我喜欢这份工作。

1985年，我在APEX办公室接到一通电话，是我的经纪人理查德·柯蒂斯打来的。他通知我，《迦梨之歌》终于卖出去了。被双日^[7]、兰登书屋^[8]和班坦图书^[9]等许多出版社“几乎拒绝”之后，一家名叫蓝

鸟书店的出版社——由詹姆斯·法兰科【10】创办——愿意冒险购买这部由不知名作家创作的小说，预付金为五千美元。

我当晚回到家，将这个信息告诉卡伦，我俩高兴得绕着厨房跳起舞来。三岁的简被卡伦和我先后抱起，跟着跳舞，尽管她似乎并不愿意。我当时觉得生活简直美好极了。

在1990年华纳出版公司的平装版《魔鬼在你身后》的封底上，写着一段文字，可以当作对1985年的我的告诫和警示——

所有人都以暴力为食，但只有那些拥有念控力的家伙才能品尝到终极权力的滋味。

普通吸血鬼侵占的是肉体，只有操控活人的吸血鬼才能亵渎灵魂。

他们经年累月地积聚力量。他们谋划罪恶的游戏。他们发动彼此攻伐的战争。而他们中的胜利者将对整个世界为所欲为，无人能挡。

你们看到了吧，精神吸血鬼有无穷的耐心。他们会耐心等待下去，在你最掉以轻心的时候给你猝不及防的一击。

《迦梨之歌》卖得并不太好，但获得了一定关注，最后还被提名并获得了世界奇幻奖。

没多久，我的经纪人又带来“好消息”，说詹姆斯·法兰科想买我的第二本书。梦中森林里的老妇人在我脑中挥之不去——实际上，我这辈子都痴迷于用精神的力量强迫他人服从这一主题——于是我提出要写一部超长的小说，名叫《魔鬼在你身后》。

詹姆斯·法兰科同意了。这一次，蓝鸟书店愿意给我惊人的两万五千美元预付金，而且只要签合同就付一半定金。卡伦和我（还有小简）一直都靠我的教师薪水勉强度日，这笔钱让我们欣喜若狂。这一次，我们三人不仅在厨房里跳舞，还穿过了我们房子的小客厅，直接出了前门。

接下来，我开始创作史诗巨著《魔鬼在你身后》。（我从一开始就警告詹姆斯·法兰科，这会是一本很厚很厚的书。我还很年轻，至少当作家还不久，对于暴力，以及将自己的观念强加于我们的人，我有很多话要说。这个故事以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开始，一直讲述到糟糕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暴力事件，比如1980年和1981年的谋杀约翰·列侬、枪击教皇和刺杀美国总统）

读者朋友，你遇到过的最可怕的精神吸血鬼是谁？

是你那吹毛求疵、对你指手画脚、令你痛不欲生的老板吗？

是你那心机重重、玩弄爱情的恋人吗？

是你那魔鬼般的导师吗？

是你那索求无度、喜怒无常、同你争执不下的孩子吗？

抑或是某个你从未想过会是精神吸血鬼的人？他潜伏在阴影中积蓄力量，等待着你自投罗网，然后吸干你的灵魂。

1985年到1986年，我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写作《魔鬼在你身后》。但对于一个热情勃发的年轻小说家来说，足够了。

当然，我每周还要为APEX项目工作八十个小时以上，但这不成问题。夜晚、周末、同卡伦和小简看电视，进电影院，外出游玩，短途旅行……一切休闲时间都被占用了。我在黄色稿纸上运笔如飞，写作到深夜。我一大早就爬起来——我常常不得不六点半以前离家，带着满巴士的孩子去APEX中心，然后七点刚过就得开始上课——将昨晚手写的章节用打字机疯狂地打出来。我花了一大笔钱，从文具租赁行买了一台返修过的二手IBM Selectric打字机。我下了好大决心才购入这台设备，因为以前那台Olivetti小打字机已经不能胜任新的艰巨任务——一部最终长达一千五百多页的大部头。

《魔鬼在你身后》是如此之复杂——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角色是如此之多，我职业生涯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由卧室改装的办公室里堆满了牛皮纸纸条。我在纸条上记录了众多角色的行为、互动以及最终命运，并用不同颜色的记号笔勾出来。我记得，梅勒妮·福勒是红色，索尔·拉斯基是蓝色，尼娜·德雷顿是淡黄色，托尼·哈罗德是黄绿色，上校——也就是威利——是纳粹制服般的黑色。我的书房墙上画满了五颜六色的线条，杂乱地交错着，在重要的交叉点旁还写有潦草的注释。有的线条会突然断掉，因为那条线代表的角色死了。从地板堆到天花板的牛皮纸纸条，看上去就像坏掉的地震检波器吐出的纸带。

秋过冬来，冬去春至，写满字的黄色稿纸、参考书、地图和打字机打出的《魔鬼在你身后》的稿子在身边越累越高，堆成了小山。我不时会告知詹姆斯·法兰科我的这本书会有多厚，而我的出版商兼编辑的回答总是三个字：“没问题。”

这本书计划1986年秋天写完。那年夏天，我聘请APEX项目的秘书阿琳为我工作。她每天在自己家中，根据我修订过的已打出的稿子，将其重新再打出来。当时，我有五六十本字迹潦草、布满涂改痕迹的稿纸，我自己打出来的稿子也有两英尺半高。

那年夏天，我每天有十六到二十个小时用于创作《魔鬼在你身后》。简有时候会来书房找我玩，但她在那个房间里几乎找不到落脚的空地。卡伦会在晚上十点或十一点来对我说晚安。她知道，我还会继续工作四五个小时，直至寂静的凌晨。每天阿琳都会将她打出的倒数第二稿带给我，而我又会在稿子上做修改，再返给她，然后继续手写剩下的几百页。我就像疯了一样。但我喜欢这种状态。

卡伦和我本来对必须支付给阿琳的昂贵打字费而忧心，但后来我们打消了顾虑。签订合同之后拿到的一万两千五百美元不是一笔小钱，书稿交出之后，我们又能拿到一万两千五百美元。而1987年初出版精装本后，我们还能拿到六千两百五十美元。就算我必须将预付金的一半拿出来购买打字机、聘请打字员、购买记号笔，那又如何？不管怎样，我都得把书写完！

那年夏末，我终于完成了《魔鬼在你身后》，总共一千五百三十四页。我同詹姆斯·法兰科上次联系还是在好几个星期前，当我把这部巨著的最终长度告诉他的时候，他的反应是：“真长，但别担心，我们可以出成一本书。”（法兰科一页都没读过，但他喜欢我口头汇报的故事

情节)

在理论上的暑假即将结束的最后几天，我夜以继日地将部分章节的最后定稿打出来，阿琳则以更快的速度将我给她的其他章节打出来。我们在学校开学、我必须重新将每周八十到一百个小时投入APEX教学之前的一天大功告成。我请了一天假，带着卡伦和简去了我们镇上的小公共游泳池。我躺在夏末的阳光中（我像蛆一样苍白），看着周围别的家庭和游泳者，我暗暗感叹：这会儿——这短短几小时——就是我的暑假啊。

但我觉得，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

就在我准备将《魔鬼在你身后》交给法兰科的时候，我得知了两件事：第一，我的第一部小说《迦梨之歌》入围世界奇幻奖，成为最后六个候选作品之一；第二，蓝鸟书店破产了。

“何时姊妹再相逢？”莎士比亚《麦克白》中的三个女巫之一问。女巫有可能说的是人类大脑的三个主要部分。

几十年前，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脑进化和行为实验室主任保罗·麦克莱恩提出了人类“三位一体脑”理论。这个理论引发了争议，先是被认可，后来遭否定，但他提出的解剖学和进化论上的核心证据却十分明确：我们的大脑是数亿年进化的结果，今天我们的大脑由三个主要部分构成：最新发展出来、也最高级的、位于外层的新皮质，只有我们人类、高等灵长目、鲸鱼和海豚拥有足够复杂、足够多的新皮质；边缘系统——该部分控制我们的肢体动作——所有哺乳动物和一部分爬行动物都有边缘系统；隐藏最深的，是爬行动物脑，这一部分早在几亿年前就

进化出来了，早期爬行动物和恐龙的大脑中就只有这一部分。

这就相当于，一部iPod的基础运行组件是一台古老的Commodore 64^[11]，而Commodore 64的基础运行组件是一把锈迹斑斑的算盘。

爬行动物脑关心的是领地，是仪式和模仿，是打斗和逃跑，是愤怒、暴力和侵害，是种群内部的等级。

它念念不忘的就是种群内部的等级。

卡尔·萨根提醒我们，“冷血杀手”这个词十分精确，因为人类的极端暴力行为都是大脑底层的爬行动物脑所驱使的，其背后是充满攻击性的等级观念，以及“要么杀人，要么被杀”的紧迫意识。正如马基雅维利对王子的谏言，如果通过语言和其他高等大脑功能操纵他人失败，就必须“有意地采用野兽的方式”。

古代希腊人从来没有梦想过平等和博爱。他们认为，世界处在一刻不停的竞争（agon）当中——没错，agon就是agony（痛苦、挣扎）的词根——世界上的每个人、每种东西都始终处在竞争中，竞争的结果将人和物分为三等：次等、高等，以及同等。

然而，爬行动物脑——我们所有人脑中都有这一部分，而我们当中精神吸血鬼的大脑则被这部分所占据——却没有“同等”这一概念，它只知道“高等”和“次等”。恐龙这样的原始掠食者就是这样思维的，所以，如果有必要，它们会杀了你，让自己进入“高等”之列。

在现代人类的大脑中，新皮质占了总质量的百分之八十五左右，但许多证据表明，我们的大部分个人行为——社会行为、政治行为、性行为、官僚行为，以及无休无止的战争——都是由爬行动物脑所操控的。

G. K. 切斯特顿^[12]曾写道：“你虽然或可摆脱不兼容或偶发的规律，但.....不要煽动三角形挣脱三边的捆绑，这只会叫三角形死于非命。^[13]”

作为教师（我接受过纽约州教育服务协作机构的培训，有资格测试、诊断、矫正学习障碍），我曾教过近乎自闭的孩子，以及患有青春型精神分裂症的孩子。在我十八年的教学生涯中，我接触过心智不健全的孩子，包括两名反社会人格分子。

所有的孩子，特别是年纪不大的孩子，如果让他们不受干扰地玩玩具，就经常会表现出重复性的行为。在那些精神有残疾或心智不健全的孩子身上，这种重复性的行为会更严重。这在医学上被称为“持续重复症”，其表现是不能停下某种行为，比如在眼前挥手扇风，或者不断摇晃、哼唱。在那些患有自闭症的孩子身上，这种重复性的行为会更复杂，比如，他们必须随时随地带着自制的硬纸板“机器”和绳子做的“电线”，不然就会变得十分消沉。

在自然状态下，所有孩子的重复性的行为——男孩身上最明显，女孩身上更隐蔽——都是在对自己进行接纳和包容，一旦这种尝试失败，孩子就会失魂落魄、孤独无助。

孩子大脑里的新皮质还在发育之中，这一部分对他们行为的控制力还很弱。

相反，爬行动物脑反而十分活跃。有时候，这部分大脑会驱使他们做出可怕的行为。

蒙田在他的《随笔集》第十卷中写道：“.....经常，事情是逆向而行的；我们对孩子的喧闹、游戏和稚拙，仍然较之他们长大后循规蹈矩

的行为更感到兴趣，仿佛我们爱他们只是把他们当作消遣，当作小猴，而不是当作人。[【14】](#)”

但以专业的眼光观察，孩子自己玩耍时不像猴子，而更像迅猛龙。

精神吸血鬼是大脑新皮质先天被抑制的进化案例，他们的额叶罕见地发达，导致神经元的自转轴垂直于物理极性磁场轴，所以他们的大脑成了一种简陋的全息影像发生器，而不是波前坍塌干扰仪——我们的大脑是后一种情况。换言之，精神吸血鬼的爬行动物脑可以将纯粹的意志力“投射”到其他入脑中相对比较被动的新皮质、边缘系统和爬行动物脑中，尽管目前还不知道这种“投射”是通过电磁波谱进行的，还是某种其他范围的能量。

精神吸血鬼的大脑虽然也有高等新皮质，但那只是一种附属物。精神吸血鬼可以流利地说话，或者伪装出利他主义行为和社交礼仪，但精神吸血鬼（就像反社会人格者）真正关心的，只有打斗和逃跑、优势和劣势、等级和控制。

还有暴力。他们永远都热衷暴力。

用暴力将他们的意志强加在你的意志之上。他们活着就是为了操控你。

1986年10月，我去罗得岛的普罗维登斯参加第十二届世界奇幻大会。在此之前，我很少参加科幻或奇幻大会，一方面是因为没有时间，另一方面是因为囊中羞涩。

1986年，卡伦和我其实也无法负担从科罗拉多到罗得岛的机票，但

几个星期以来，大会相关人士都在“强烈建议”我参加，我的经纪人和其他作家解释说，这可能意味着我的小说赢得了世界奇幻奖，所以组织者希望我去现场领奖。我之前还从未亲自领取过写作方面的大奖。（我曾经在《迷离境界杂志》短篇小说大赛中与人共同获奖，我在电视上看见罗德·塞林的老友杰克·克卢格曼替我从主持人麦克·道格拉斯手上领取了罗德·塞林纪念奖奖状。颁奖仪式前三十分钟左右，杂志社的人才打电话让我打开电视。大约一个月后，我终于收到了邮寄回来的奖状，但奖状包装得不好，镀金边框的一边都被撞掉了。因为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奖状上评委的签名也都看不清了。这些评委是：哈兰·埃利斯、卡罗尔·塞林、罗伯特·布洛赫、理查德·马西森——其中三人被我奉为写作偶像）

1986年10月，我们想去普罗维登斯，但我们无法负担两个人的费用。于是，尽管非常不情愿，但卡伦只好同四岁的简留在家里，我则请了一天假，飞到那里参加周末举行的活动。

我将《魔鬼在你身后》的终稿带在身上，它比我的行李箱还重。

蓝鸟书店破产之后，我的手稿——尽管蓝鸟里没有一个人读过——成了蓝鸟的“资产”，被打包交给了债权人，就像办公家具和打字机一样。我宁愿相信，吉姆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给包括《魔鬼在你身后》在内的未能出版的文学资产寻找新东家。

总而言之，一个大出版社——现在姑隐其名，原因很快就会揭晓——得到了尚待出版的《魔鬼在你身后》。我的经纪人安慰我这是好事，因为大出版社的印量会更高，发行也会更好。他还告诉我，参加世界奇幻奖的颁奖宴会对我来说是一次机会，我可以认识我的新出版商——更重要的是，认识我的新编辑。

一念及此，我就十分兴奋。法兰科是《迦梨之歌》的出版人和临时编辑，但他的编辑和修改很少很潦草。当然，这主要是我的责任。1986年之前，我发表的都是短篇小说，与我搭档的都是十分优秀的编辑，比如《全知》杂志的埃伦·达特洛，《阿西莫夫科幻杂志》的肖娜·麦卡锡。但我还没有同图书编辑合作过，我很期待能有这样的经历。

到了普罗维登斯之后，我仍然不相信《迦梨之歌》真的能获奖，尽管活动举办者是那么急切地要求我到场。在世界奇幻奖的历史上，还没有处女作能得奖。何况，同时被提名的作品全都来头不小，有克莱夫·巴克的《诅咒游戏》、彼得·凯里的《骗子》、丽莎·戈尔茨坦的《梦想年代》、保罗·黑兹尔的《冬王》，以及安妮·赖斯的《吸血鬼莱斯特》。《迦梨之歌》只出版发行了几千本精装书，又有几个人会真的读过呢？

不过，无论能不能得奖，只要能见到我的新编辑，将《魔鬼在你身后》的完整手稿交给它的新主人，也就算不枉此行了。

颁奖宴会举行前一天，我和我的编辑在普罗维登斯比尔特莫酒店的酒吧中见面了。我之前已经见过了我的新出版商，对他很有好感。

我还记得我吃力地搬出装手稿的大箱子的样子。那一幕像极了斯波尔德·格雷那部令人又哭又笑的独角戏电影《箱中怪物》。电影里，他的桌上也摆着一只大箱子，里面装着他永远都写不完的小说。

我的新编辑是个女人，刚满二十一岁，刚被出版社任命为“恐怖小说”部门的主编。我也姑隐其名吧。

在普罗维登斯比尔特莫酒店的酒吧中，我头一个小时几乎没有说话。我的新编辑问我除了写作还干什么，我告诉她我的职业是教师，还介绍了正在进行的APEX项目。

“哦，天才/神童培训项目啊。”她轻蔑地挥了挥苍白的手，“我参加过很多次。”

我解释说，我们从不给任何孩子贴“天才”的标签，只是为他们提供学习能力超前的孩子需要的诸多领域的高水平指导。

“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母亲我是个天才。”我的编辑又挥了下手，“但我们天才知道自己是天才。”

我不回应，只是听她说。“我不会做被动的编辑，”我的新编辑说，“我也不会做好好先生。我们会把这看成是你的第一本小说。你会收到我写的详细修改意见，每一页都是单倍行距。我不会漏过任何一处改动。”

“太——”我说。我本来还要说“好了”两字，但我刚说出一个“太”，就只得听她说了。

“我会在我们公司缔造一个恐怖小说的新王朝，”我的编辑说，“或者说帝国。我将把整个行业的水平提升到新高度。我还没有读你的这本书，我们还没有买你的这本书，但通过我的编辑，它会达到我们的标准，否则根本就进不了待出版名单。”

“太——”我说。

“我知道，你的这本书.....有点儿像是剽窃了罗宾森【15】的《念控力》的创意.....但我不相信这个设定撑得起那么长的故事。”她向我的

大箱子投去恶意而挑剔的目光。

我没有接话。

“总之先看它能不能改出来吧。”她说。然后我只是默默地喝可乐，听她讲述她读书时参加的天才培训项目，以及她在出版业迅速成名的传奇经历。

第二天，《迦梨之歌》赢得世界奇幻奖的时候，我的妻子卡伦竟然出现在了晚宴上。原来，在我走后，她找她哥哥借钱买了机票。当主持人宣布《迦梨之歌》获奖时，我很开心她能在场。

下面我要写的东西，可能会让卡伦抡拳打我。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绝不写别人的负面形象（尤其是女人的），即便在小说中也不写（除了个别大反派）。我知道，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自己的面貌、体重都无能为力，还会不时穿错衣服。我自己就是活生生的证明。

然而，在1986年的那场颁奖宴会上，和我们坐在一起的新编辑却真的很奇葩，她的奇葩着装暗喻了我以后十八个月的生活——那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段时期——所以我觉得有必要讲讲她有多奇葩。

我的新编辑又矮又胖，而且非常非常苍白，这些都无关紧要。但她那天下午的穿着实在让人无语。她只穿着黑色比基尼小内裤和黑色胸罩，没有穿其他内衣。我之所以看得到这些，是因为她的“长袍”不过是菱形大网眼黑色连体丝袜，让我不禁联想到渔网。我小时候和父亲去伊利诺伊河或明尼苏达州的湖泊上捕鱼时，用的就是这种网。（有一次，

我抓住的一条大鳗鱼大网眼中溜走了，但我没有发现，因为我觉得自己网到了一条大蛇，吓得转身就朝反方向全速逃跑。爸爸一把拽住我的皮带，把我甩回了船上，而那条鳗鱼已经穿过网眼溜回河里了）

总而言之，连体丝袜这种服装穿在身上，本来就让观者很不舒服，而她那天穿的这套又太小了，浑身上下的菱形网眼里都是鼓出来的白花花的肉。成年之后，为了避免成为最性感的怪胎，我学会了与女人保持礼貌的目光接触，不管对方的长相或穿着如何。但她这身黑色网眼蜘蛛网“长袍”让我着实不忍直视。这身穿着根本谈不上性感。我的新编辑看上去就像是被缠进了蜘蛛网里。蜘蛛网不断收缩、闭合、勒紧、挤压，似乎要将它的猎物置于死地。我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穿这身肯定很不舒服吧。

后来我才知道，她当天那身黑网是一个比喻。这张网网住的不是她，而是我。在未来的十几个月里，这张网将缠在我身上，越勒越紧。

卡伦和我那年秋天从普罗维登斯回来之后，我告诉她，我的书稿将面临大规模的编辑和修改。我们决定，我将尽其所能地协助编辑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1987年1月开学后，那个学期，我每天仍然要花很长时间为APEX项目工作，但每天的最后几小时，我可以去拜访由我们监督其项目进展的十九所学校中的一所或几所，所以我可以每天只坐班半天——当然，这也意味着，我的收入会减半。虽然我每天仍然有八小时、每周仍然有八十小时为APEX项目工作，但在工作日的下午，我可以抽出几个小时出来。我的新出版商和编辑将在1986年圣诞节前把修改建议反馈给我，我

打算用挤出来的这几个小时处理他们的反馈。

说实话，我收入减半后，卡伦和我的生活将十分拮据——我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依然是我的工资，我们还有一个四岁的女孩要养，房贷也才刚还两年。当初我们之所以敢于贷款，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写小说可能会提高收入。何况我们还被告知，如果我的修改令新编辑满意，就能拿到剩下一半预付金的一半，并在出版之后拿到另一半——尽管我的书离出版那天似乎还遥遥无期。

于是，我做出了令教师同事和学区管理者惊讶的举动：拿着一半的薪水，却干了百分之九十该干的工作，为的仅仅是每个工作日下午能抽出两三个小时来。我的编辑承诺说，她的“详细修改建议”将在感恩节前发给我。

可是，1986年的感恩节前，我并没有收到她的建议，直到圣诞节都没有。

我继续拿着一半的薪水干着全天的活儿，望眼欲穿地等着。

直到1987年的复活节，她的修改建议都不见踪影。四月过去了，五月上旬也过去了。我仍在等待。

就在正常学年就快结束的时候（这一学年，我只拿了一半的薪水，但几乎干完了全部工作），我的编辑的信件终于雪片般飞来（那时候还没有电子邮件这种东西）。

她兑现了承诺——她的信写了很多页，全是单倍行距。第一份修改建议信长达十六页。

但我几乎无法理解她的修改建议。它们是相互矛盾的。我很快就明

白，她的主要意图是，《魔鬼在你身后》必须大幅缩减字数，我当然知道出版商提出这种要求的原因。这本书太长了，很不适合出版。不过，我大概就在那时同罗伯特·里克·麦卡蒙谈了谈——他的畅销恐怖小说《天鹅之歌》也是大部头——里克说，一本书只要上了五百页，其单位成本就会降下来。他说出版商只是习惯性地对大部头持谨慎态度，除非是斯蒂芬·金写的（就连金，出版商也让他把《末日逼近》删了六万字）。

不管怎样，我硬着头皮开始删改《魔鬼在你身后》，同时尽量完整地保留本书的灵魂。但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这边还没改完，她那边又寄来了二十页的修改。这一次，我的编辑告诉我：“删掉大屠杀的情节。这同故事核心没有关系，只会拖慢情节。”

同故事核心没有关系？

在我看来，大屠杀这部分就是小说的核心。

自从高中以来，我就对大屠杀倍感兴趣——就算说“着迷”也并不过分。读大学的时候，我曾查阅德语文献，对特别行动队进行了独立研究。这支队伍的大部分成员是前警察、公务员，甚至还有教师，负责对东线的犹太人进行集体枪决。

现代发达国家的一群文明程度应该最高的人，为什么会变得如此野蛮残暴？

德国将现代工业国家的力量同行政和技术手段结合起来，用于达到种族灭绝的目的，这就是大屠杀。在我看来，大屠杀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对邪恶的登峰造极的崇拜。毫无疑问，大屠杀是二十世纪最惨痛的历史教训。

它也是《魔鬼在你身后》的内涵、血肉和灵魂。“删掉它。”我对编辑解释的时候，她斩钉截铁地说。

那年夏天，我都在改写、删减《魔鬼在你身后》，在不伤害或阉割小说精华的前提下平衡编辑的出版要求和我的创作理念。但无论我怎么做，我的编辑都不满意。苦苦挣扎九个月后，我感觉自己落入了一张越缩越紧的蜘蛛网中。

编辑的修改建议纷至沓来。

到1987年夏天，我收到的最新修改建议是：“分成两本书重写。”

但我做不到这一点。分拆为上下册的做法会显得太做作，就像我之前看过的那种古老的星期六系列电影，总是故意留一个所谓的悬念。我做不出这样的事。

1987年夏天结束的时候，我的职业生涯遭遇了新的转折。为了表示“所有的教师都是可以交换岗位的”“不需要天才来教育天才儿童”，校区管理者宣布，他们将把APEX项目的设计者/课程编写者/协调者/教师调回针对普通学生的教学中，然后随机挑选他们的继任者。

我热爱教学。我也热爱针对普通学生的教学。但我知道一个校区管理者不知道的小秘密：教育天才儿童（以及为他们编写合适的课程）确实需要天才。APEX是我当时从事过的最富创造性和最成功的项目，而一旦那些没有能力或意愿为APEX项目奉献时间和创造力的老师接手负责，这个项目的生命力就终止了。

于是，卡伦和我做出了我们生命中也许是最危险也最大胆的决定：我将辞去教职，全职写作。不错，和一年前一样，《魔鬼在你身后》依

然没有被出版商接纳，那六千五百美元也依然是镜花水月。而且，为了取悦我那难以取悦的编辑，我不得不经常重写，从而无法着手创作别的长篇小说，甚至连写短篇小说的机会也少得可怜。但如果我全职写作的话.....

这是个疯狂的决定。但我们还是迈出了这一步。那年秋天，自从1953年去上幼儿园之后，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在九月去学校。实事求是地说，与学校的分别让我的心灵备受创伤。

时间进入九月和十月，我依然在等待明确的修改指示。我渐渐意识到，我的新出版商对《魔鬼在你身后》根本就没有兴趣。他们没有将其列入出版计划，没有支付预付金，他们只是将其作为欠他们债的破产了的短命出版社的一份资产接收过来。我的那位在过去十四个月里寄来如此之多（无法理解、无从着手的）单倍行距修改信的编辑也对《魔鬼在你身后》没有多少兴趣。她的工作是重塑整个恐怖小说行业，将她的出版社打造成这个行业的杰出承包商，而不是“修改”由名不见经传的作家创作的这部冗长而凌乱的作品。

1987年10月下旬，我陷入了恐慌。虽然两个多月前学校就开学了，但我还是飞到马萨诸塞州——这是少数几个认真对待天才/神童培训计划的州之一——在波士顿地区寻找一份天才/神童培训计划协调员的工作。这种工作的竞争异常激烈，参与竞争的老师 and 行政人员往往都有博士学位。

我拿到了波士顿附近地区的三份录取通知书，但我最终选择返回科罗拉多。卡伦和我认为，既然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获得比之前的教职更好的工作，那我就应该暂时放弃登上这艘救生船，转而集中精力促成《魔鬼在你身后》的出版，并创作更多长篇小说。

我们开始靠微薄的积蓄和教师退休金度日。我还记得，那年初冬，我在密苏里和纽约的教师养老金账户里发现还有几百美元之后，我们跳着舞大肆庆祝了一番，就像又卖出了一部小说一样高兴。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已经在寅吃卯粮了。

1988年初，在我同我的编辑相识十八个月之后，她给我提出了最后一条修改建议：“保留《魔鬼在你身后》这个书名，把其他的都推倒重来。”

我受够了。

我浪费了一年半时间来修改小说，损失了一半的教师薪水，还放弃了正式的工作，结果却一无所获。

我给我的经纪人理查德·柯蒂斯打了个电话，说我想从这个出版商手里将我的小说买回来。我当时没有钱，我打算卖掉房子，把小说买回来，然后……

理查德解释说，我用不着卖房子。他会去同这个出版商磋商赎回《魔鬼在你身后》，争取让他们同意，在我找到新的出版商买这本书之后，再偿还他们预支的一万两千五百美元。

我暂时松了口气。

当然，我不相信还会有出版商买这本书。

达尔顿·特朗勃 [【16】](#)——优秀的反战小说和电影《约翰尼上战场》

的作者——没有写完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野牛之夜》，就去世了。

特朗勃出生于1905年，在科罗拉多的大章克申长大。我非常了解那个地方。特朗勃在1939年出版了《约翰尼上战场》，这部小说是受到报纸上的一篇文章的启发而创作的，那篇文章报道了一位在一战中严重毁容的英国军官。（讽刺的是，作为当时乃至迄今最残酷无情的反战小说，《约翰尼上战场》在二战之前的日本最受欢迎，尽管这个国家已经走上了全面军国主义的道路。或者正是基于这个原因，特朗勃自己后来说，他欣喜地看到，美国参战的时候，他的书已经绝版。他后来撰写了《东京上空三十秒》的剧本，这部电影描写了1942年4月吉米·杜利特尔率领的空袭东京行动，由斯宾塞·特蕾西和范·约翰逊主演）

1943年，特朗勃加入共产党，但很快就因为太忙而无法参加会议，或担负积极角色。不过这并没有让他逃过麦肯锡的指控。他因为拒绝在国会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上出席作证，成了臭名昭著的“好莱坞十人帮”之一，1950年被关入监狱，刑期一年。

我认为我同达尔顿·特朗勃只有两点相同。第一，我们都是快枪手。（他创作了《罗马假日》的剧本，但伊恩·麦克莱伦·亨特“代替”他出现在职员表里，而亨特因此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编剧。后来特朗勃以真名创作了《斯巴达克斯》《出埃及记》《蝴蝶》等许多获奖影片）第二，我们都痴迷于将一个人的意志强加于另一个人这种邪恶的暴行。

《野牛之夜》在特朗勃去世后出版，而我直到写完《魔鬼在你身后》之后才读到这本书。他在书中试图解释人性的最黑暗面，正是这些黑暗面导致了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并且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未来的大屠杀。）书名中的野牛是指一种毛发浓密的欧洲野牛，现在已经灭绝。

《野牛之夜》至少有一部分是以名为格里班的年轻纳粹为第一视角的自传，这名纳粹后来成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

同大多数恶魔一样，格里班并不觉得自己是恶魔。他的大部分第一人称叙述是在为第三帝国的“最终解决方案”辩护，认为这同美国南方邦联试图阻止黑人与白人混血一样。在他看来，自己在捍卫种族纯洁性方面同罗伯特·E. 李^[17]没有分别。

当然，事实上，格里班是精神吸血鬼。他追求的不是种族纯洁性，而是对他人的控制。在我们物种的近代历史中，1936年至1945年的欧洲是精神吸血的灾难传播得最快最彻底的地方。

尽管我读《野牛之夜》是几十年前，但我至今仍记得全书开头不久的一个情节，那是格里班讲述的他十多岁时干过的一件事：他带着纯真可爱的雅利安金发小表妹去树林，到了那里，他发现自己可以完全操控八九岁的小表妹。

“蹲下。”他命令道。她惊恐地蹲下。“脱掉内裤。”他接着命令。她乖乖服从。“现在撒尿。”他继续命令。

她最终哆哆嗦嗦地撒了尿。

格里班看着小表妹在自己面前撒尿，竟然感到性兴奋——不是因为暴露出的性器官，而是因为他对她可以为所欲为。他当时就意识到，在适当的条件下，一个人可以让其他人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任何事。这个想法令他产生了高潮，不仅在当时，更在之后的奥斯维辛。

这是一个可怕的想法。但我认为，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事实。

绝对的权力不仅会带来绝对的腐败，还会让我们对绝对的控制产生

欲望，对鲜血带来的权力产生欲望。一旦我们品尝了这种权力的滋味，就会像吸食了海洛因一样不可自拔。让我们上瘾的，是精神吸血。

当我读到特朗勃未能完成的《野牛之夜》的初稿，我就知道自己创作《魔鬼在你身后》并争取将其出版的努力没有白费，尽管这本书可能永远都没有付梓的那一天。

1986年至1987年，当我意识到，我的编辑和出版商绝不会花时间理解并出版我的小说，我便开始忙碌起来。

早在从他们手中赎回《魔鬼在你身后》开始之前，我就已经开始疯狂地创作。1987年辞职后的那个秋天，对我来说最艰难的事是承认我实际上已经失业。一想到这里我就抓狂。我辛辛苦苦地念完大学和研究 生，毕业后就从事教师工作。可是现在，我一没有班可上，二没有收入来养家——半点儿都没有——我害怕极了。（卡伦比我冷静许多，尽管我们最后连教师退休基金的养老金都花掉了。她知道，在美国三亿人口里，只有不到五百人是全职作家，可以单单靠写小说谋生。但她仍然相信，我们的状况会好起来，我的写作生涯会走出低谷。至少她是这么告诉我的……而我被她说服了）

理查德·柯蒂斯继续为我这个不怎么知名的作者服务，四处寻找愿意购买长达一千页（打印稿）的长篇恐怖小说的出版商。我则坚持创作新的小说。

我创作了《重力相》，一部充满哲理的小说，讲述“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前宇航员的中年危机。主人公曾在月面行走，却发现那感觉像是模拟出来的。

我创作了《海伯利安》——一部恢宏的杰克·万斯【18】式的科幻小说。但彼时科幻小说已经日渐式微，大多数都在描写黑暗的未来，或者是赛博朋克风格。

我知道，如果将《海伯利安》的故事讲完，那又会是一部一千五百页的书，但我决定再也不为争取出版这种大部头而吃苦头了。我得成长为重磅作者之后，才有机会争取到将其作为单行本出版。紧接着，我开始创作这个故事的第二部分，但形式上是《海伯利安》的续作，名叫《海伯利安的陨落》。

我又为《全知》杂志写了两个短篇，为黑暗丰收出版社【19】的一个名叫《夜视5》的作品集写了四个短篇。这个作品集只收录了三位作家的作品，另外两位是乔治·R. R. 马丁和斯蒂芬·金。

《海伯利安》和《重力相》都卖给了班坦图书，前者作为科幻小说，后者作为主流小说。《重力相》还作为第一篇小说入选了名叫“光谱”的品牌书系，该品牌专攻“近科幻主流小说”。（他们后来将《重力相》重新贴上了“科幻”的标签。它也许是最中意的一部小说，但它真的不是科幻）

然后……《魔鬼在你身后》卖出去了。

预付金非常低，还不足以支付我从原出版商手里将其赎回的钱，但我可以用别的小说的预付金弥补差额。我的新出版商——就是将我的三篇短篇小说同乔治·马丁和斯蒂芬·金的作品混合成作品集出版的黑暗丰收出版社——专注于特殊限量版图书出版，而《魔鬼在你身后》的印量很低，只有精装本三千册。

但我不在乎，因为《魔鬼在你身后》终于可以出版了。

新出版商同样没有对我的书稿进行真正的编辑和修改。我记得，我的两名男性出版商给我的全部修改建议只有两条：将“mantle”改为“mantel”，把“adrenaline”里面的最后一个“e”去掉。（我没接纳最后一条，尽管“adrenalin”也并不算错）

就在《海伯利安》快要创作完成时，他们寄来了《魔鬼在你身后》的校对稿，要求我三天之内修改完毕。我简直快忙疯了。

然后，他们给我介绍了他们唯一可以聘请的设计师——这位设计师要设计封面、扉页和内文的大概十幅插图。（为《魔鬼在你身后》设计插图？我觉得这么做怪怪的，但这毕竟是限量版，而我对这种图书的操作手法一无所知）但我有一点非常清楚：我不喜欢这位设计师的作品。

于是，在全套设计稿截稿前五个星期，我请到了本地的一位设计师朋友凯西——凯瑟琳·麦克尼尔·谢尔曼——同我一起设计封面、扉页和十幅内文插图。

出于某种原因，凯西和我决定采用刮版画作为基本的构图方式。刮版画做起来很有趣——用刀片把一张大刮画板上的黑色图层刮去，露出白底，从而形成一定的明暗效果。不过，刮版画相当于负片构图，做起来相当考验人——就像把挂车倒进弯曲的小巷。凯西和我都很久没有玩过刮版画了，所以我们兴致勃勃地干了起来。

这个过程确实很有趣。每天在楼上写十五个小时的小说之后，我会下楼进入小地下室，来到胡乱拼凑出的临时画板前，一点点地创作《魔鬼在你身后》的内文插图。

至于封面，则是我画的图，卡西着的色。我用刮版画和彩色墨水创作了扉页。

这些插图——至少我画的插图——相当粗糙，但又透露着诡异的张力。至少我是满意的。

《魔鬼在你身后》最终出版后，我们邀请两位出版商——保罗和斯科特——参加了出版庆祝会。保罗和斯科特都拒绝坐飞机，所以他们从芝加哥开车来到科罗拉多帮助我们庆祝。我们的小房子里一下子容纳了大约六十名客人，拥挤不堪。卡伦定制了一个蛋糕，蛋糕表面用彩色糖霜完美地复制了《魔鬼在你身后》的封面。我刚购入了一台小黑白影印机（用来复印最终版的手稿，不过我得用好几个小时才能一页页地将手稿复印完毕）。我还记得，我们喝了几杯酒之后做了一个小游戏。我的客人——作家、设计师、出版商和其他朋友——分别单独进入我的书房，影印一样东西，然后拿着自己的“作品”接受评判。

我还记得，我们七岁的女儿简一直在楼梯上看我们开庆祝会，但她参加了这个游戏，并且高票获胜。她的影印作品是她的泰迪熊。

那一天，真好。那一年，真好。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早年涉足的恐怖小说领域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我的前编辑达成了她的目标——缔造了一个恐怖小说“帝国”。她和其他出版社的编辑觉得，读者再怎么看恐怖小说都看不厌（因为读者似乎永远都不会厌倦斯蒂芬·金或者迪恩·孔茨的作品），于是出版了数不胜数的恐怖小说。然而几年之后，劣币开始驱逐良币。市场饱和了。读者先是觉得腻烦，继而开始产生戒备心理，因为他们发现充斥市场的几乎全是低质量的恐怖小说。

我看到，有一段时间，恐怖小说作为一个类型几乎彻底消亡。一些

连锁书店取消了“恐怖小说”分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许多恐怖小说作家，包括我自己，都转行写别的类型小说去了。

后来，几位杰出作家的优秀作品重新定义了恐怖小说，这一门类才得以再获生机。

主约翰出版社[【20】](#)的出版人赫布·叶林是我的朋友，应他的邀请，我曾在洛杉矶同他和他的老朋友们聚过一晚。他的老朋友有罗伯特·布洛赫（《惊魂记》作者）、喜剧演员兼广播明星斯坦·弗雷伯格（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热门喜剧专辑《美国》的作者兼演员），以及雷·布拉德伯里。几十年来，他们都保持着每个月抽一个晚上聚在一起闲聊的习惯。

那一晚令我终身难忘。

罗伯特·布洛赫警告我，一旦开聊，我就听不到他说话了。他是的。（我爱罗伯特·布洛赫）整个晚上都是弗雷伯格和布拉德伯里在发言，他们那晚聊的话题是：我们生活中那些魔鬼般的导师。

对弗雷伯格来说，这个人是他的老板鲍勃·克拉姆佩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曾担任艾美奖最佳人偶剧得主《该比尼了》的编剧和人偶操纵者，而这部电视剧的制片人克拉姆佩特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他甚至让他的编剧们去洛杉矶街头“朋友的车”中工作，而弗雷伯格和另一个编剧发现，那根本就不是他朋友的车。有一次，克拉姆佩特为他们安排了繁华街一座空房子里的“写作办公室”。尽管那里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但为了省钱，斯坦·弗雷伯格和同样收入微薄的写作搭档道斯·巴特勒只好搬去那里住。

然后，一天早晨，他们醒来之后发现，他们的“办公室”和家正在被搬到同一条街上的新地点。

不过，弗雷伯格的终极导师/恶魔是百老汇经理戴维·梅里克。他同梅里克之间爱恨交织的关系让我忽而大笑、忽而痛哭。

然后，雷·布拉德伯里开始讲述他的终极导师/恶魔——约翰·休斯顿。

1953年，布拉德伯里还是一名年轻而无知的科幻作家，他正同好友雷·哈里豪森在长滩寻找恐龙方面的书，这时他接到消息，说休斯顿想见他。第二天，布拉德伯里前往休斯顿在洛杉矶入住的酒店，这位导演通告了布拉德伯里一个惊人的决定——他已选定年轻的布拉德伯里将《大白鲸》改编为电影，但布拉德伯里之前从未有编剧经验。约翰·休斯顿坚持让布拉德伯里和他妻子去休斯顿在爱尔兰的宅邸中写作。

布拉德伯里向休斯顿先生坦白，他从没读完过那本书。“那你今晚回家就读吧，然后明天回来告诉我，你会帮我杀掉那头该死的白鲸。”约翰·休斯顿用独特的低沉嗓音说。

在接下来的一两个小时里，布拉德伯里的讲述常常被斯坦·弗雷伯格随意打断，要么是做补充，要么是大声质问。但那可以说是我听过的最有趣也最悲伤的故事，或许只有弗雷伯格同戴维·梅里克之间的故事可与其相比。

布拉德伯里描述自己在休斯顿的爱尔兰宅邸中的悲惨遭遇。休斯顿会在一群又一群来他家做客的名人面前取笑、嘲弄布拉德伯里，让这个无知的年轻作家大出洋相。那些名人有著名作家和导演，也有劳伦·巴考尔和汉弗莱·博加特这样的明星。可是，每当休斯顿喝了酒，就会

变得特别尖酸刻薄。

“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在与人分别的时候会送上祝福。”布拉德伯里说，“我现在仍然保留了这个习惯。不过，一天晚上，我在一家爱尔兰酒吧外向朋友们送上祝福的时候，休斯顿突然大发雷霆地大声责怪我：‘你以为你是谁！该死的教皇吗？少装圣人了！’”

在折磨达到巅峰的时候，布拉德伯里和他的妻子考虑过悄悄打电话叫一辆出租车，让司机天黑后到休斯顿宅邸的长车道尽头接走他们，乘下一趟返回美国的飞机回家。让《大白鲸》见鬼去吧。没有人受得了那种虐待。

不过，导师/魔鬼总是知道被自己折磨的人会何时崩溃，休斯顿也不例外。

洛杉矶那晚，我看见布拉德伯里将四十多年前那晚发生的一幕幕表演出来。尽管长桌边坐着许多名人，布拉德伯里和他的妻子却打算匆匆吃完晚餐，悄悄带着行李上出租车，逃离那个魔窟。但就在这时候——布拉德伯里可以惟妙惟肖地模仿约翰·休斯顿的低沉嗓音——休斯顿让在座者都安静下来，宣布道：“今晚有不少才俊到场，但只有一位称得上天才。我现在就要向诸位介绍这个天才。这个年轻人写了一个超级精彩的故事，关于一座灯塔、一只雾号角，还有一头恐龙。”

约翰·休斯顿将布拉德伯里的小说《浓雾号角》完完整整地表演出来——一会儿是灯塔守护者，一会儿是吹响的雾号角，一会儿是吼叫的恐龙。最后，休斯顿让年轻的布拉德伯里站起身，接受桌边所有人的掌声致敬。

在这之后，雷·布拉德伯里和他的妻子玛吉（玛格丽特）起身上

楼，打开行李箱，取消了出租车，退掉了回美国的机票。

就这样，这位导师 / 恶魔将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长达八个月。

我也有自己的导师，只是他当时隐于幕后。

我后来发现，一个叫迪恩·孔茨的人是1986年世界奇幻奖的五位评委之一。（埃伦·达特洛是另一位）

孔茨看到了《迦梨之歌》的闪光之处，强烈建议其他评委认真阅读这本大部头，尽管一些评委很不情愿将这个知名奖项颁给第一次创作长篇的作家。

后来，《魔鬼在你身后》由黑暗丰收出版社出版了特殊限量版精装书。（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年轻投机者卖掉了母亲的保险，买了一千本精装书，相当于总印数的三分之一。在橙县的一个书店里，当他拖着一千本书来找我签名的时候，我直接把他和他的跟班赶了出去。后来我听说，这家伙一直等着这些书升值之后脱手牟利，却付不起仓储费，于是仓库老板将书没收，并以定价出售。我尽量回购了这些书。我扯远了）虽然黑暗丰收出版社的精装本《魔鬼在你身后》在市场上来去匆匆，迪恩·孔茨却说服了华纳图书将其出版成九百多页的小号字平装本。他为我做的一切，我之前全不知情，我甚至从未见过孔茨本人。

1990年，《魔鬼在你身后》的平装本出版。同一年，《海伯利安的陨落》由双日出版集团出版，我的长中篇《午夜的熵之床》由主约翰出版社出版，我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碎石祷者》也出版了。（诚如我前面所说，我很忙碌）

在我未曾谋面、也未曾与之交谈过的这位畅销书作家的鼎力帮助下，读者终于可以在书店找到并阅读全本的《魔鬼在你身后》。而他之所以这么做，仅仅是因为他认为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

何时姊妹再相逢，

雷电轰轰雨蒙蒙？

且等烽烟静四陲，

败军高奏凯歌回。

半山夕照尚含辉。[【21】](#)

读者朋友，我希望你们能喜欢《魔鬼在你身后》二十周年纪念版。祝你们能在生活中避开真正的精神吸血鬼——他们会像猫玩毛线球一样耍弄你们。最后，读者朋友，我祝你们能战胜生活中不得不遭遇的那些恶魔……也祝你们能遇到一位给你们不断带来惊喜的导师。

丹·西蒙斯

2009年7月，于科罗拉多

不，我不会从绝望中寻找慰安，做腐朽的慰藉

不会解散（也许已松了的）人最后的缆绳

或者万分厌倦，喊一声“我不能再忍”……

——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22】

楔 子

切姆诺集中营

1942年

索尔·拉斯基躺在死亡集中营里行将咽气的人堆中，思考自己的人生。他在黑暗和寒冷中不停地颤抖，强迫自己去回忆那个春日早晨的细节——金色的阳光轻抚着溪边垂柳的枝条，叔叔农场的石头房子后面，盛开着一片白色的雏菊。

牢房里阒寂无声，只能偶尔听到刺耳的咳嗽声和窸窸窣窣的刨挖声——垂死者正徒劳地在冰冷的稻草中寻找温暖。不知何处，一个老人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咳嗽，宣告他那漫长而无望的挣扎的终结。老人不到天亮就会死。即便他挨过了今晚，也无法在早上点名时出现在雪地上，这意味着，明日正午前，他就会被处决。

探照灯的强光透过结霜的窗户射进来，索尔蠕动着躲开，背靠在床板的木樨眼上。木刺隔着单薄的衣服刮擦着他的脊柱和肋骨。寒冷和疲惫袭来，他的双腿止不住地打战。索尔抓住瘦小的大腿用力拧，直至颤抖停止。

我要活下来。这个念头仿佛一道贯穿意识深处的命令，就连他那饥

饿酸痛的身体也不能抗拒。

索尔还是孩童的时候——那似乎是亘古之前了——他的叔叔默什答应带他去克拉科^[23]附近的农场钓鱼，就在那晚入睡前，他学会了一个本领：他在大脑中想象出一块光滑椭圆的石头，将他希望醒来的时间写在上面，然后把石头抛入清澈的池塘，看着它沉入深水。每一次，他都能在第二天准时醒来，神清气爽地呼吸着早晨冷冽的空气，享受着黎明前珍贵的短暂时光。用不了多久，他的弟弟妹妹就会跟着起床，打破这完美的宁静。

我要活下来。索尔用力闭上眼，想象着那块石头沉入清澈的水中。他的身体再次颤抖起来，他更加用力地贴紧背后粗糙的木板。这是他第一千次试图在稻草窝中蜷得更深。年迈的希斯楚克先生和年轻的易卜拉欣同他共享这张床的时候，情况要好一些。但易卜拉欣在矿场被枪决了，而希斯楚克先生两天前在采石场一屁股坐下就拒绝再起来。党卫军头子格鲁厄克放出了恶犬，但那个老人只轻轻挥了挥骨瘦如柴的手臂，仿佛带着欣喜般对看着他的其他囚犯告别。五秒钟后，那只德国牧羊犬就撕破了他的喉咙。

我要活下来。这个念头超越了语言和文字，化为一串强大的音符。在集中营的五个月里，每当索尔目睹残忍，经历苦难，这串音符就会奏响。我要活下来。这明亮而温暖的音符，抵消了那个逐渐吞噬他内心的大坑带来的寒冷与眩晕。大坑。索尔曾见过大坑。他同其他囚犯一道，铲起冰冷的黑土，撒在余温尚存的尸体上。被掩埋者中有的还能蠕动。他见过一个孩子无力地舞动着手臂，就像是在火车站欢迎亲人，又像是在梦中抽搐。索尔和其他囚犯挖出大坑，然后撒上石灰。党卫军士兵就坐在大坑边，晃荡着腿，柔软白皙的双手握紧冲锋枪的黑色钢制枪管，坑坑洼洼的下巴上贴着橡皮膏，掩饰刮胡子时不慎留下的伤口。那伤口

已经开始愈合，而索尔掩埋的白色躯体还在泥土下微微痉挛。冬日的空气中，弥漫着白雾般的石灰粉尘，索尔的眼眶都被熏红了。

我要活下来。索尔专心聆听着这串洪亮的音符，忘记了四肢的颤抖。两层床铺之上，有人正在黑夜中抽泣。索尔感觉虱子爬过他的手脚，搜寻着他越来越低的体温。他蜷得更紧了，用所有心思去领悟那串驱魔咒般的音符——它不合常理，但又不容置疑，命令着他继续活下去。

石头沉入蔚蓝的深渊。半睡半醒之间，索尔看到了石头上模糊的字母。我要活下来。

索尔猛地睁开眼，但让他浑身凉透的，不是从窗户缝隙中飕飕钻进来的寒风，而是脑海中浮现出的一句话：今天是本月的第三个星期四。索尔几乎可以确定今天是第三个星期四。他们第三个星期日来，但并非总是如此。也许这个星期四不来。索尔用前臂挡住脸，蜷缩得更像子宫中的婴儿了。

牢房大门被撞开时，他刚沉入梦乡。五个人闯了进来——两个端着冲锋枪的党卫军士兵、一个普通陆军军士、沙夫纳中尉，还有一个索尔从未见过的年轻上校。上校长着一副苍白的雅利安人面孔，眉毛上搭着一缕金发。他们拿着电筒，光柱扫过一层层货架般的床铺。没有一个囚犯被惊动。八十五具骷髅在黑暗中屏住呼吸，索尔听不到一丝声响。他自己也屏住了呼吸。

德国人朝牢房中迈出五步，冷风呼啸而入。索尔看见门外的光映出他们巨大的身躯，他们呼出的气体凝结成缭绕的白雾。索尔将自己沉入松脆的稻草中。

“你！”一个声音高叫着。电筒灯柱落在一个戴着帽子、穿着条纹服的人身上。索尔发现，那人就蜷伏在六排之外的底层床铺深处。

“出来！快！”见那人没动，党卫军士兵粗暴地将他拽进了过道。索尔听见了光脚拖地的声音。

“你，出来！”然后又是一声“你！”现在，三个垂死者站在巨大的黑影前，如同三个轻飘飘的稻草人。黑影停在四排床铺之外。党卫军士兵转过身，手电光柱在中间一排床铺上扫来扫去。一双双红眼反着光，如同从半开的棺材中往外瞪视的受惊的老鼠。

我要活下来。这句话第一次由命令变为祈祷。他们从来没有一次从一个牢房里带走四人以上。

“你。”拿电筒的人转过身，将刺眼的灯光射到索尔脸上。索尔没有动弹。他屏住呼吸，举手挡在脸前几厘米处，手背成了他眼中的宇宙。那只手皮肤苍白，像蛆一样白，布满了斑点。手背上的汗毛很黑，索尔满怀敬畏地盯着那些汗毛。在电筒的照射下，他的手和手臂似乎都变透明了。他可以看见肌肉的纹理和筋腱的形状，还有随着狂跳的心脏微微搏动的蓝色血管。

“你，出来。”时间仿佛放缓了脚步，转变了方向。索尔人生中的每一秒，每一次狂喜，每一句陈词滥调，每一个被遗忘的下午，全连成了一条线，通往这一刻，这个交叉点。索尔凄苦地咧开嘴。很久之前他就决定，不会任由他们在夜里将他带出去。他们必须在这里当着其他囚犯的面杀死他。至少他可以决定他的杀手何时杀他，想到这里，他镇静了许多。

“快！”一名党卫军士兵朝他吼道。士兵和他都向前迈了一步。索尔

被强光刺得睁不开眼，他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冷空气，闻到打湿的羊毛的气味和士兵呼出的杜松子酒的香味。他皮肤一紧，等着他们粗大的手落下来。

“不！”年轻的少校喝道。索尔眼中的他，只是亮光中一个黑色的人形剪影。“退下！”少校上前一步，党卫军士兵立即后退。索尔抬头望着这个黑影，时间似乎瞬间停滞。没有人说话。他们呼出的白雾缭绕在身边。

“过来！”少校温柔地说。这不是命令。他的声音很轻，几乎称得上亲切，就像是在呼唤爱犬，或者鼓励孩子摇摇晃晃地走出人生的第一步。“到这儿来！”

索尔咬紧牙关，闭上双眼。他们来抓他的话，他就会咬他们。他会咬住喉咙，撕开血管，嚼碎软骨，直到他们开枪。他们不得不开枪，他们会被迫……

“过来！”少校轻轻敲了敲索尔的膝盖。索尔的嘴咧得更开了，就像将要狂吠的狗。他要扑到这个混蛋身上，当着他的同伙的面，撕破他的喉咙，掏出他的肠子……

“过来！”索尔突然感到，有东西击中了他。没有一个德国人在动，一寸都没有，但有东西狠狠击中了他的脊柱底部。他尖叫起来。有东西击中了他，进入了他体内。

索尔感觉仿佛有一根铁棍被野蛮地插入了他的肛门。没有任何东西碰到他，没有任何人接近他。索尔再次失声尖叫，但上下颚却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猛然合上。

“到这儿来，你这犹太人！”

索尔感到了那东西。它在他体内横冲直撞，迫使他挺直背，双手双脚剧烈抽搐。就在他体内。他感觉似乎有一只老虎钳夹住了他脑袋，不住地挤压。他试图尖叫，但那东西让他发不出声。他在稻草上挣扎，神经失控，尿湿了裤子。然后他夸张地弓起身，滚落到地板上。士兵们纷纷后退。

“起来！”索尔的背又弓起来，他不得不跪在地上。他的双臂不由自主地抖动着。他感觉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在那灼热的疼痛背后，暗藏着某种冰冷的存在。凌乱的影像从他眼前闪过。

索尔站起身。“走！”他听见一个党卫军士兵低沉的笑声，闻到羊毛和钢铁的味道，脚底踩在冰凉的木刺上。索尔朝开着的门和门后的白色光亮走去。少校默默跟在身后，冷静地拿着一只手套拍打着自己的大腿。索尔踉踉跄跄地走下楼梯，差点儿摔倒，但又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扶起。那只手挤捏着他的大脑，灼热和刺痛传遍他的每一条神经。他光着脚，却感觉不到冷。他领着一行人穿过积雪和冻土，走向等在外面的卡车。

我要活下来，索尔·拉斯基想。但在一阵无声的冷笑和一个比他强大无数倍的意志面前，这串神奇的音符已经四散而逃。

Part 1 开 局

1

查尔斯顿【24】

1980年12月12日，星期五

“披头士”约翰【25】之死要算在尼娜的账上。我觉得她的品位太差了。她将剪贴簿摊在我的红木咖啡桌上，里面的剪报按时间顺序整齐排

列，全是死亡记录，赤裸裸地宣示着她的“进食”成绩。尼娜·德雷顿的笑容一如往常的灿烂，但她淡蓝色的眸子中却没有流露半点儿温暖。

“我们应该等威利来了再开始。”我说。

“当然，梅勒妮。你说得对。我犯糊涂了。规则我也知道。”尼娜站起身，开始在房间中走来走去，漫不经心地触摸家具，偶尔对着一尊陶瓷小雕像或一段刺绣轻声惊叫。房子的这部分曾经是温室，而我现在将其用作针线房。绿色植物沐浴在晨光中。白天这里温暖而舒适，但如今是冬天，晚上这里太冷，不适合长待。而且，我也不喜欢窗外沉沉的黑暗。

“我喜欢这座房子。”尼娜说，转身对我笑道，“我早就想回查尔斯顿了。我们应该每次都在这儿聚会。”

我知道，尼娜憎恶这个城市，这座房子。“威利会不满的。”我说，“你知道他喜欢炫耀他在贝弗利山上的房子，还有他的新女朋友。”

“还有男朋友。”尼娜乐呵呵地补充道。尽管尼娜的心理阴暗了许多，但她的笑却没有多大变化，同我很久以前第一次听到时一样沙哑而单纯。我当年就是被她的笑所吸引——一个孤独少女迷上了另一个少女的温暖，就像飞蛾扑火一般。但现在，这笑却只能让我背脊发凉，心生戒备。过去几十年里，已经有太多的飞蛾扑入尼娜的火焰。

“我叫人上茶。”我说。

索恩先生端上了茶，茶具用的是我最好的韦奇伍德【26】皇家瓷器。尼娜和我坐在透过窗户射入的阳光里，日影渐渐西斜，我们平静地聊着琐事——发表对经济的无知评论，谈谈对方没空读的书，对最近飞

行途中遇见的下层人报以同情。如果有人从花园窥见我们，会觉得这是风韵犹存的侄女在拜访亲爱的姑妈（我可不愿别人把我们当成一对母女）。我虽说并不时髦，但至少穿着不俗。我花了大笔钱从苏格兰和法国购入羊毛裙子和丝绸衬衫。但在尼娜身边，我总觉得相形见绌。这天她穿着一条优雅的淡蓝色裙子。如果我没有认错设计师的话，那一定价值数千美元。在裙子的衬托下，她的肤色比平时更完美，蓝色的眼睛也愈发有神。她的头发同我一样花白，不过她留了长发，并用发夹将其固定在脑后，看上去别致而清爽，而在她的光芒下，我的短卷发似乎也被染成了蓝色。

没有人会认为我比尼娜年轻四岁。时光对她仁慈多了，而她也“进食”得更频繁。

她放下茶杯和托盘，又在房间里漫无目的地转起来。她很少像现在这么紧张。她在玻璃陈列柜前停下，目光扫过喜姆瓷娃娃【27】、白蜡国际象棋，最后停在一件物品上。

“天啊，梅勒妮。一把手枪！你怎么会将一把古老的手枪放在这种地方？”她讶异地说。

“这是一件传家宝，”我说，“非常昂贵。你说得对，把手枪放在这里确实不妥。但整座房子里就只有这一个可以上锁的柜子，而霍奇斯夫人经常带她的孙辈过来……”

“你是说，这把枪里有子弹？”

“当然没有。”我撒谎道，“但不能让孩子们玩这种东西……”我讪讪地说。

尼娜点了点头，并没有掩饰笑容中的傲慢与不屑。她来到南侧的窗户边眺望花园。

该死！尼娜·德雷顿显然没有认出那把手枪。

查尔斯·埃德加·拉齐蒙特死的时候，我们的恋爱关系正好维持了五个月零两天。尽管并未公开宣布，但我们是打算结婚的。那五个月可以说是时代的缩影——天真、轻浮、做作、浪漫。但浪漫在这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因为只有不成熟的人，或者不成熟的社会，才会像我们那样执迷于美好或乏味的理想。我们就像是无知又无畏的孩子，手里玩耍着上了膛的枪。

尼娜——那会儿她还是尼娜·霍金斯——有自己的男友，一个高大、笨拙、好心肠的英国人，名叫罗杰·哈里森。哈里森先生同尼娜是一年前在伦敦认识的，那时霍金斯一家刚刚开始周游欧洲列国。哈里森对尼娜一见倾心，于是一路追随。在遭到了尼娜父亲（一个无趣的女帽头饰商，总在担心别人怀疑他的社会地位）的申斥之后，哈里森返回伦敦“处理私事”。但几个月后，他又出现在了纽约，彼时尼娜父亲正要将她送回查尔斯顿的姑妈家，以结束另一段恋情。这个愚蠢的英国人顽固地追随她到了南方，但一直循规蹈矩，不敢有违礼节。

我们是两对快乐的恋人。在西莉亚表姐的六月舞会上认识尼娜之后，我们四人租船沿库珀河而上，到丹尼尔岛野餐。罗杰·哈里森总是一本正经，而查尔斯最爱插科打诨。罗杰对善意的玩笑并不反感，因为他很快也呵呵地跟着大家笑起来。

尼娜开心极了。两位绅士都关注她。尽管查尔斯一再表白他最中意的人是我，但我们都明白，尼娜·霍金斯这样的女子，无论走到哪里，

都注定会成为男人献殷勤的对象。查尔斯顿的乡绅名流也注意到了我们四人的魅力。那年夏天在查尔斯顿的两个月里，任何社交活动——派对也好，远足也罢——如果没有邀请我们参加，都会被认为是不完美的。西莉亚和罗瑞恩表姐甚至哄骗她们的父母提前两个星期去缅因州度假，那样她们就能自由地同我们一起寻欢作乐。

我想不起尼娜是什么时候提议搞一场决斗的。或许是某个漫长而炎热的夜晚，尼娜到我家过夜，偷偷爬上我的床，同我窃窃私语，咯咯傻笑。听到黑人女佣从黑暗的走廊中走过，我们连忙捂上了嘴。可以说，这个主意源自不着边际的浪漫幻想。查尔斯和罗杰为了我们而决斗，这样的念头令我们浑身战栗。如今想来，这不过是某种形式的性兴奋。

如果我们没有“念控力”的话，这本来可以是很安全的。男人对我们唯命是从，渴望被我们呼来唤去，所以，当他们将我们的疯狂想象付诸实施时，我们从未想过这有何异常。那会儿还没有什么通灵学，所谓降灵会也只是装神弄鬼的游戏。一连几个星期，我们都沉溺于这隐秘的幻想之中，但我们中的一个——也可能是我们两人一起——使用了念控力，将幻想变成了现实。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进食”。

我忘了争吵爆发的原因是什么，可能是查尔斯的一个笑话被故意曲解了。我不记得查尔斯和罗杰找了谁做自己的决斗助手。但我记得那几天罗杰·哈里森流露出的伤感和困惑。决斗这种事与他的本性相悖，但他又不得不面对，所以他郁郁寡欢。我还记得那几天查尔斯的情绪起伏——时而大笑，时而暴怒，决斗前一晚还止不住地流泪，吻我。

我清晰地记得那天早上有多么美。我们骑马来到决斗场，河面笼罩

着氤氲的晨雾，阳光弥散在雾中。我记得尼娜紧握着我的手，我能感到她难以抑制的激动，仿佛是贯穿我身体的电流。

那天早上的大多数场景我都忘了。或许，第一次“进食”的快感让我丧失了意识。在那个可爱的早晨，两个即将以死相搏的男人身上所散发男人气概吞没了我。我为之恐惧、兴奋、骄傲……高筒靴结结实实地踩在草地上时，我才真真切切地意识到，这场决斗不是幻想，而是即将发生的事实。我听见有人在数步子。我模糊地记得手枪在我手里的感觉……也许是在查尔斯手中的感觉，我无法确定……随着一声爆响，我同他的连接被断开。我闻到了刺鼻的火药味，恢复了神志。

死的是查尔斯。我从未忘记从他胸部的小圆洞里汩汩涌出的鲜血。我跑到他身边时，他的白衬衫已经被染成了深红。他耷拉着脑袋，口水垂落在殷红的胸膛，眼睛翻白，如同嵌在头颅里的两枚蛋——这一幕从未出现在我们的幻想中。查尔斯颤抖着咽下最后一口气，罗杰·哈里森在他身边啜泣不止。

我已完全不记得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发生了什么。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打开布袋，才发现查尔斯的手枪同我的其他物品躺在一起。我为什么会留下这把左轮手枪？如果我要从倒地身亡的恋人身上带走一个纪念品，为什么偏偏选择这块铁疙瘩？我为什么要掰开他的手指，取走我们的罪证？

尼娜·德雷顿显然没有认出那把手枪。

“威利到了。”

向我们通报客人到来的消息的不是索恩先生，而是尼娜的“秘书”——可恶的巴雷特·克拉默小姐。克拉默的外貌同她的名字一样缺乏女性特征：黑色的短发，宽阔的双肩，盛气凌人的眼神。我觉得只有同性恋和罪犯才会有这种眼神。克拉默看上去三十五岁左右。

“谢谢，亲爱的巴雷特。”尼娜说。

我去迎接威利，但索恩先生已经将他领进了屋。我们在门厅里相遇。

“梅勒妮，你看上去真精神。”威利说，然后用惊叹的语气称赞道，“尼娜！我每次见你，你都年轻了几岁！”与尼娜分别一段时间后再见到她时，男人都会为她倾倒。他们热情地拥抱亲吻。威利看起来愈发放荡。他的羊驼绒夹克合身而考究，高领毛衣盖住了脖子上的赘肉。不过，当他取下时髦的跑车帽时，暴露出几乎秃顶的脑袋，故意往前梳的几缕白发也被弄乱了。威利激动得涨红了脸，但他鼻子和脸颊上的红斑显然是过量服用酒精和毒品所致。

“女士们，我的两个随从你们都见过吧？汤姆·雷诺兹和詹森·鲁哈。”威利话音一落，两个男人就迈进了狭窄的门厅。雷诺兹先生矮小，金发，一笑就露出满口整齐的假牙。鲁哈先生则是一个魁梧的黑人，走路的姿势很笨拙，一脸怒气，仿佛刚跟人打过架。我肯定尼娜和我都没见过威利的这两个傀儡。

“我们去客厅谈吧。”我提议道。我们围坐在我祖母留下的乔治亚风格茶桌旁。“再上点儿茶来，索恩先生。”我说。克拉默小姐闻言也识趣地退下了。但威利的两个傀儡仍然站在门口，一面跺着脚，一面小心翼翼地打量着陈列柜里的水晶。

“詹森！”威利打了个响指。黑人犹豫片刻，递上来一个昂贵的皮质公文包。威利将包放在茶桌上，用粗短的手指打开锁。“你们去找福勒女士的仆人，给自己弄点儿喝的。”威利吩咐道。

两个傀儡离开后，威利摇了摇头，对尼娜笑道：“抱歉，亲爱的尼娜。”

尼娜将手放在威利的手腕上，满怀期待地探出身子。“梅勒妮坚持等你来了再开始游戏。我却差点儿把你忘了，你看我有多粗心！”

威利皱起眉。五十年过去了，他仍然讨厌别人叫他威利。在洛杉矶，他是“比尔·波登大哥”。他回祖国德国的时候——他很少回去，因为那里很危险——他又会变回拥有领地、森林和猎场的威廉·冯·伯夏特勋爵。但自从1925年在维也纳认识他起，尼娜就一直叫他威利。

“你来，威利。”尼娜说，“你先来。”

我还记得，之前我们重聚时，会在头几天聊聊各自的生活。但现在连闲谈都省去了。威利露齿一笑，从公文包中取出剪报、笔记本和一摞录像带。他刚把东西摆满小茶桌，索恩先生就将茶和尼娜的剪贴簿从针线房带了过来。威利粗鲁地清出一小块区域。

乍看上去，威利·伯夏特和索恩先生有不少相似之处，甚至有点儿难分彼此。两人都面色红润，但威利的红润是放纵和激动的结果，而索恩先生已经清心寡欲多年。威利努力掩饰自己几乎秃顶的事实——他就像长着兽疥癣的黄鼠狼——索恩先生的秃头却光滑而平顺，似乎他这辈子从未有过头发。两人的眼睛都是灰色的，但索恩的眼神中透露着一股子超然，而威利的目光却如同北海的冬季般寒冷，时常折射出他变幻莫测的情绪——自豪、仇恨、痛苦，以及毁灭带来的欢愉。威利从未将使

用“念控力”的行为描述为“进食”——显然只有我才会用这样的词语——但威利有时会提到“狩猎”。或许，他在洛杉矶一尘不染的街道上跟踪猎物时，想到了家乡的黑森林。我很想知道，威利是否梦到过森林。他是否怀念过绿色羊毛猎装、家臣的掌声和野猪濒死时喷出的鲜血？他是否记得长筒靴踏在鹅卵石上的橐橐声和副官敲门的砰砰声？或许，威利仍然将“狩猎”同他曾见证的欧洲那段黑暗岁月联系在一起。

我称其为“进食”，威利称其为“狩猎”，但我从未听过尼娜用一个词指代我们的那种行为。

“你的录像机呢？”威利问，“我全都录下来了。”

“哦，威利，”尼娜用夸张的语气说，“你知道梅勒妮。她非常传统。她没有录像机。”

“我连电视都没有。”我说。

尼娜笑了。

“该死。”威利嘟囔道，“没事儿。我还有别的记录。”他解开绑在一摞黑色小笔记本上的橡皮筋。“只是影像的冲击力更大点儿。洛杉矶警察局对‘好莱坞扼颈魔’进行了全面报道，我还在录像带里做了编辑……哎，算了。”他将录像带丢回公文包，猛地合上盖子。

“二十三。”他说，“这一年中，我做了二十三次案。好像也没过那么久，对吧？”

“给我们看看。”尼娜说。她探出身子，蓝色的眼睛熠熠生辉，“我在《新闻六十分》上看到对‘扼颈魔’的采访之后就很感兴趣。是你操控他干的吧？他看上去非常……”

“不错，是我操控他干的。他什么人都不是。一个胆小的矮个子。只是我邻居家的园丁。我留下他的命，以便警察审讯他，洗脱我的嫌疑。媒体对他不感兴趣之后的第二个月，他就在牢房里上吊自杀了。但这个案子还不够有趣，你们来瞅瞅这个。”威利的手指扫过几张黑白照片。全国广播公司的高管杀死了五个家人，还将来他家做客的肥皂剧女演员淹死在游泳池里，然后戳了自己几十刀，在浴室墙壁上用鲜血写了三个字：五十刀。“你是在重温昔日的辉煌吗，威利？”尼娜问，“模仿‘犹太猪去死’？”

“不是，该死。我只是觉得这样写可以赚分。那女孩在我的计划中本来就是要被淹死的。”

“操控他困难么？”我好奇地问。

威利眉毛一挑，“不怎么困难。他好酒，还嗑药。我不需要怎么费力。而且他恨自己的家人。大部分人都这样。”

“你是说加利福尼亚的大部分人吧。”尼娜一本正经地评论道。她的父亲是跳到有轨电车前面自杀的。

我问：“你们是在哪儿建立连接的？”

“同往常一样，在一场派对上。他从一个导演那里买可卡因，那导演曾经毁了我的一部.....”

“你没有在同他第一次建立连接的时候就搞定他？”

威利对我皱了皱眉。他压抑住怒火，脸却憋得更红了。“是的。我后来又见过他两次。有一次我坐在车上，看到他在手淫。”

“你赚分了。”尼娜说，“但你因为多次建立连接先失了分。如果他的精神有那么空虚，那你碰他一下他就会被操控。给我们说说别的案子吧。”

威利如往常一样对案子分了类：可怜的贫民窟谋杀，两场家内杀戮，一场演变为枪击案的高速公路撞车。“我在人群里同他建立了连接。他的枪就放在仪表盘下的储物箱里。”

“两分。”尼娜说。

威利将最精彩的案子留在最后：一个曾经很红的童星遭遇了匪夷所思的事故。他在贝沙湾高档社区的公寓里打开煤气，等煤气充满房间后，他点燃了火柴。大火还吞噬了另外两个人。

“等等，你只能在童星身上赚分。”尼娜说。

“这真是你干的？或许只是一场事故.....”

“别瞎说！”威利怒吼道，转身面对我，“操控这孩子可费劲了。他的精神力非常强。我阻止他回想起煤气已经打开——用了很大的劲才阻止了两个小时——然后强迫他进入房间。他挣扎着不愿划燃火柴。”

“你应该让他用打火机。”尼娜说。

“他不抽烟。”威利说，“他去年戒烟了。”

“是啊。”尼娜笑道，“我还记得他给约翰尼·卡尔森[\[28\]](#)提过。”我不知道尼娜是不是在开玩笑。

然后我们开始打分。尼娜说话最多。威利起初闷闷不乐，然后夸夸

其谈，接着又闷闷不乐。有一次，他伸手拍了拍我的膝盖，笑着寻求帮助。我什么也没说。他最后放弃了，走到客厅另一头的酒柜边，拿起我父亲的细颈酒瓶，给自己倒了一杯波旁威士忌。夕阳余晖透过肮脏的窗玻璃，给站在橡木橱柜边的威利染上一层红晕。他的小眼睛里仿佛燃烧着一团火。

“四十一分。”尼娜最后说。她一脸灿烂地抬起头，晃了晃手中的计算器，仿佛那证明了客观事实。“我算出来是四十一分。梅勒妮，你呢？”

“别算了。”威利插话道，“现在给我们看看你干了多少案子，尼娜。”他的声音平板而空洞。就连威利也对游戏没那么热衷了。

尼娜开口前，索恩先生进屋通报说，晚餐已经准备就绪。我们转移到饭厅，威利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尼娜则因为游戏的中断而假装不悦地抖了抖手。在红木长桌旁落座后，我就努力扮演好女主人的角色。进餐时不准谈论游戏，这是几十年前就定下的规矩。我们边喝汤边讨论威利的新电影，以及尼娜新开的另一家服装连锁店。尼娜在《时尚》杂志上的专栏被停了，但据说另一份大报想邀请她继续写下去。

我的两位客人都对索恩先生烤的火腿赞赏有加，但我觉得调味酱有点儿太甜了。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我们还在吃巧克力奶油慕斯。尼娜的头发在吊灯灯光下愈发光亮，但我担心自己的头发更蓝了。

厨房里突然传来了声音。魁梧的黑人出现在旋转门口。一双白人的手扳着他的肩膀，他的表情就像个发牢骚的孩子。

“……我们都在这儿待了……”那双白手将他从门口拉开了。

“不好意思，女士们。”威利用餐巾擦了擦嘴，站起身。这么多年来，他的行动一直如此优雅。

尼娜搅拌着自己的巧克力。我们听到厨房传来一声怒骂，然后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听起来如同小口径步枪开了一枪。我抬起头，看见索恩先生在我身边收拾装甜食的盘子。

“请给我们大家再弄点儿咖啡来，索恩先生。”

他点点头，笑容温柔。

弗兰兹·安东·梅斯梅尔^[29]知道世间存在这种“念控力”，尽管他不是很懂个中缘由。我怀疑梅斯梅尔自己也掌握了一点儿这种“念控力”。现代伪科学曾研究过这种“念控力”，对它重新命名，剔除了它的大部分功能，混淆了它的用途与起源，但它的真面目从未被揭开。他们根本不明白“进食”是什么。

我对现代暴力的兴起深感绝望。我经常会对未来完全丧失希望，霍普金斯将这种感觉称为“魔鬼在你身后”。每当我看到美国人的暴行，看到针对教皇、总统和无数其他人随意发动的袭击，我就会忍不住想，是不是还有人具备这种“念控力”，抑或杀戮已经成了现代人的生存方式。

所有人都有使用暴力的倾向，人与人之间也向来存在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但几乎没有人能像我们一样，品尝到终极权力的滋味。没有这种“念控力”的人，永远不懂夺走一个人性命的无上快乐。跟踪然后猎杀，践踏所有规则和法律却不受惩罚，夺走受害人的最后一丝生存希望

——这一切所带来的快感，就像令人无法自拔的性爱，普通杀人狂是永远体会不到的。

我对现代暴力深感绝望。这种暴力不仅没有特色，而且质量低下，所有人都可以使用。我原本有一台电视机，但越战高潮时被我卖了。镜头中遥不可及的死亡片段在我看来不值一提。但我相信，我身边的畜生们应该不会无动于衷。战争和对战争的晚间报道结束后，这群已经上瘾的畜生还要求看到更多。于是，血腥杀戮继续在这个国家的街头和电影银幕上上演。我知道，这种瘾很难戒。

对具备“进食”能力的我们来说，死亡是神圣的。而从电视上看到的暴力死亡是被玷污了的。

“到我了！到我了！”尼娜的声音仍然与当年她参加西莉亚表姐的舞会时差不多。

我们回到客厅，威利喝完了咖啡，吩咐索恩先生给他弄一杯白兰地。我有点儿担心威利。他的贴身傀儡竟然会轻举妄动，这说明他的“念控力”已开始衰退。但尼娜似乎没有觉察到这一点。

“我都按时间顺序排好了。”尼娜说。她在茶桌上打开剪贴簿，威利仔细查看，偶尔问个问题，但更多的时候是称赞。我也随声附和，不过绝大多数遇害者我都不认识——当然，除了那个披头士。尼娜将他的案子放在最后。

“上帝啊，尼娜，那是你干的？”威利的质问带着怒火。尼娜之前的“进食”方式往往是林荫大道上的自杀，或者夫妻吵架最后持枪互射，用的都是昂贵的小口径女士枪。而披头士的作案手法更像是威利的风格。也许威利感觉自己被抢了饭碗。“我是说……你冒了很大的风险。

这家伙……这家伙太他妈有名了。”

尼娜大笑着放下计算器，“亲爱的威利，游戏玩的就是心跳，难道不是吗？”

威利迈开步子，走到酒柜前，又给自己倒了杯白兰地。风吹着光秃的树枝，拍打着窗玻璃。我不喜欢冬天。即便在南方，冬天也令人萎靡不振。

“那家伙……他叫什么来着？他的枪不是在夏威夷买的吗？”威利站在房间另一头说，“既然他已经在跟踪披头士了，那动手开枪也应该出自他的意愿吧。”

“亲爱的威利，”尼娜的声音冰冷，犹如窗外刮过枝头的寒风，“我可没说那家伙精神正常。你操控的对象里又有几个是精神正常的，威利？但我最终促使他开了枪，亲爱的。是我选择的时间和地点。你看不出地点里的名堂吗，威利？完全模仿的是几年前的一部巫术电影……”

“我没看出来。”威利说。他重重地坐进沙发里，洒了几滴酒在高档夹克上，但他浑然不觉。他的秃头反射着台灯的光芒。他的老年斑在夜晚愈发显眼，而他的脖子上堆满了肉褶子，半掩在高领毛衣下。他突然抬起头对我一笑，仿佛我们有所预谋一样。“这跟那个作家有点儿像，对吧，梅勒妮？”

尼娜低头看着放在大腿上的双手。她指尖发白，指甲经过精心修剪。

《精神吸血鬼》——那个作家打算如此命名自己的书。我有时怀疑

他什么也写不出来。他叫什么来着？好像是个俄国名字。

威利和我收到了尼娜的电报：快来，我需要你们。这就足够了。我第二天早上就坐上了飞往纽约的航班。那是一架C-69型星座式客运飞机，螺旋桨驱动，噪声很大。整个旅途中，我用了大部分时间告诉过于热心的空中小姐，我很好，我什么都不要。她一定认为我是头一次坐飞机的老奶奶。

威利比我先到二十分钟。尼娜看上去筋疲力尽，歇斯底里。两天前，她去曼哈顿南区参加一个派对——她懒得告诉我们有什么名人在场——同一个年轻作家在角落里边吃奶油火锅边聊起来。作家给她透露了一些秘密。根据尼娜的描述，那家伙邋里邋遢，留着小胡子，戴着厚镜片眼镜，旧格子衫外罩着灯芯绒西装夹克。尼娜说，这年头，成功的派对上总能看到这些家伙掺杂在人群中。她没有称其为“垮掉的一代”，因为这个词已经过时了。但当时还没有出现“嬉皮士”这个词，所以尼娜也没那么叫他。他是那种生活无着的作家，只能靠卖血和将电视剧改编成小说勉强糊口。好像叫亚历山大什么的。

他告诉尼娜，他已经构思良久，打算写一本关于谋杀的书。书的主旨是，当下的大部分杀人案都是一群通灵杀手所为，他称其为“精神吸血鬼”，后者通过操控他人来实施恐怖的杀戮。作家说，已经有出版商对他的故事大纲感兴趣了，明天就会跟他签合同——前提是将书名更改为《僵尸代理人》，并且多加些性描写。

“那又怎样？”威利反感地说，“你把我们大老远地叫过来，就为了这事儿？我自己都可以把那个点子买过来拍一部戏。”

为了审问亚历山大，第二天晚上尼娜临时举办了一个派对。我没有

参加。尼娜说，派对不太成功，但威利借此机会同那个年轻小说家谈了很久。

那年夏天，波登制作了《巴黎回忆》《三人秋千》，以及至少两部完全看过即忘的彩色故事片，在露天电影院里巡回播放。年轻作家极度渴望同比尔·波登合作。他透露说，小说的情节相当老套，并且只有十多页草稿。不过，如果波登愿意送他去好莱坞获得灵感的话，他可以在五个星期或者三个星期内，对原稿进行“加工”。

那天晚上，我们讨论了威利直接买断小说稿的可能性，但威利当时手头吃紧，而尼娜坚持要防患于未然。结果，年轻作家用吉列刮胡刀片划开了大腿动脉，然后跑到格林尼治村狭窄的小巷里死了。我相信没有人会翻看 he 遗留下的那堆乱糟糟的手稿。

“这跟那个作家有点儿像，对吧，梅勒妮？”威利拍着我的膝盖。我点点头。“他是我的。”威利接着说，“但尼娜想抢走，你还记得吧？”

我又点了点头。实际上，他不是尼娜的，也不是威利的。我之所以没有去参加派对，就是为了悄悄跟踪他，与他建立连接。这对我来说太简单了。我坐在他出租屋对面拥挤的小熟食店里。杀死他易如反掌。我下手太快，以至于都没什么“进食”的感觉。人们冲出门外，观察尖叫从何而来。我一直慢慢用茶，直到救护车离开。

“荒唐。”尼娜说，忙碌地敲击着小计算器上的键盘，“这个得多少分？”她看着我。我看着威利。

“六分。”他耸耸肩。尼娜做了简单的加法。

“三十八分。”她说，夸张地叹了口气，“你又赢了，威利。准确地说，你又打败我了。我们得听听梅勒妮的成绩。你一直很安静，肯定是想后发制人吧，梅勒妮？”

“是啊，”威利说，“该你赢了。你都好几年没赢过了。”

“我一件案子也没做。”我说。我本以为他们会劈头盖脸问一堆问题，但房间却陷入了寂静，只听得到壁炉台上时钟的嘀嗒声。尼娜别过头，凝视着角落里的阴影。

“一件都没有？”威利反问。

“有……有一件。”我最后说，“但那只碰巧罢了。我撞见他们抢劫一个老人……纯属偶然。”

威利烦躁起来。他站起身，走到窗边，将一把直背椅转过来，横跨其上，双臂抱胸。“你是什么意思？”

“你打算退出游戏了？”尼娜转头看着我。我默认。

“为什么？”威利怒问。我摸着裙子上并不存在的接缝。提问的是威利，但我最终开口时却直勾勾看着尼娜，“我累了。这个游戏我们玩了太久。我猜是我老了吧。”

“不‘进食’的话，你会更老。”威利说。他的身体、声音和面色都表明，他正怒火中烧。“上帝啊，梅勒妮，你看上去已经老了！你看上去糟透了。所以我们才会狩猎。到镜子里瞧瞧你自己吧！你累了，不想再玩儿了，但你想因此老死吗？啊？”威利站起身，背对我们。

“荒唐！”尼娜恢复了咄咄逼人的口吻，“梅勒妮累了，威利。态度

温和点儿。我们都有疲倦的时候。我还记得战后你是什么模样——就像条丧家之犬。你憋在巴登的家里，都不愿出门。后来我们把你弄到新泽西，你还是闷闷不乐，自怨自艾。是梅勒妮发明了游戏，好让你觉得好受些。所以请你安静些！不要对一位疲惫而忧郁的女士说她看上去糟透了。说老实话，威利，你有时候真的没脑子，特别讨人厌。”

我预估了他们可能做出的各种反应，这是我最害怕的一种。这意味着，尼娜也对这个游戏感到厌倦了——她已经准备好将游戏提升到新的水平。

“谢谢，亲爱的尼娜。”我说，“我知道你会理解我的。”

她伸手碰了碰我的膝盖，以示支持。尽管隔着羊毛裙子，我还是感觉到了她冰冷的指尖。

我的两位客人不愿留下过夜。我再三恳求，说索恩先生已经给他们铺好了床。

“下次吧。”威利说，“下次吧，亲爱的梅勒妮。下次我们痛痛快快地玩一周末，就像以前那样！”威利的情绪好多了，因为我们各自付给了他一千美元“奖金”。他本来赌气不想收，但我让索恩先生拿出一张写着“威廉【30】·D. 波登”名字的支票，他的自尊心顿时得到满足。

我再次请他留下，但他说得连夜飞回芝加哥，同一位获奖作家商讨电影剧本。他在门厅里给了我一个临别拥抱，他的傀儡就站在我身后。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很害怕。

但他们离开了。金发小伙子对我露齿而笑，而那个黑人只是点点头。然后，房子里就只剩下了尼娜和我。

其实不然。门厅尽头，克拉默小姐就站在尼娜身边。旋转门背后还有索恩先生——是我让他留在厨房里的。

克拉默小姐向前迈出三步。我屏住呼吸。索恩先生将手放在旋转门上。这个古铜肤色、身材粗壮的女人走到门厅的壁橱边，取出尼娜的大衣，帮她穿上。

“你真的不在这儿过夜？”

“不了，谢谢亲爱的。我答应了巴雷特，今晚要开车去希尔顿·海德岛。”

“但天色已经晚了……”

“我们已经订了房间。谢谢你，梅勒妮。保持联络。”

“好吧。”

“我是说真的。我们必须经常谈谈。我完全明白你的感受，但你也得明白，对威利来说，游戏仍然很重要。我们必须想一个不伤害他感情的办法来结束游戏。或许，明年春天我们可以去他那个阴森的巴伐利亚大宅子找他——就是被他叫作卡琳宫的地方。去欧洲大陆走走吧，亲爱的，对你的身心都会大有裨益的。”

“好吧。”

“等我把新开的连锁店搞定之后，我会联系你的。我们需要一起待一段时间，梅勒妮……就我们两个人……就像以前一样。”她在我的脸颊旁轻吻了一下，抓着我的前臂说，“再见，亲爱的。”

“再见，尼娜。”

我将白兰地酒杯带回厨房。索恩先生默默地接过杯子。

“去看看房子是否安全。”我说。索恩先生点点头，去检查门窗和报警系统。现在才九点四十五分，但我已经非常疲惫了。上了年纪的缘故吧，我想。我走上宽阔的楼梯——整座房子就属楼梯最精致——换上睡衣，准备睡觉。暴风雨来了，冰冷的雨滴敲打着窗户，演奏出悲伤的旋律。

我梳着头发，希望它能更长点儿，这时索恩先生从门口探出头。我转身看着他。他的手摸进背心口袋，取出一把刀子。我点点头。他收起刀刃，关上门。我听见他走下楼梯，来到前厅的椅子边。他晚上将在椅子上睡觉。

我觉得那晚我梦到了吸血鬼。或者说，我入睡之前一直想着它们，直到天亮了脑子里都残存着它们的影像。在人类所有自制的可怜的恐怖形象中，只有吸血鬼谈得上有那么一点儿高贵。同袭击的对象人类一样，吸血鬼听从内心黑暗的欲望。但同人类猎物不同，吸血鬼做出污秽行径的理由是正当的——为了获得永生。这里面蕴含着高贵，还有悲伤。

威利说得对——我确实老了。过去一年，我的衰老速度比过去十年更甚。但我没有“进食”。虽然我饥饿难当，虽然镜中的我垂垂老矣，虽然黑暗的欲望支配了我们那么多年，但我没有“进食”。

我努力回想着查理【31】的音容笑貌，昏昏睡去。我很饿。

贝弗利山

1980年12月13日，星期六

托尼【32】·哈罗德家的前草坪上有一个圆形大喷泉，喷泉里竖立着一尊正在撒尿的半人半羊的森林之神雕像，俯视着好莱坞方向的山谷，露出一副永恒不变的鬼脸，既像在皱眉，又像在冷笑。了解托尼·哈罗德的人都清楚哪一副表情更准确。

这座宅子是从一位默片演员手里买来的。在默片时代的辉煌过后，这位演员好不容易才实现了转型，但就在他的第一部有声片在葛洛曼的中国剧院上映后三个月，他因为喉癌过世了。他的遗孀拒绝离开庞大的宅邸，继续在这里住了三十五年。靠好莱坞旧友和之前曾被抛弃的亲戚的支持，她才得以支付税款。1959年，老夫人去世之后，一个为多丽丝·戴【33】写了五部浪漫喜剧的编剧买下了这座宅子。编剧对长满杂草的花园和发出霉味的二楼书房深为不满。后来，这位编剧债务缠身，在盆栽棚里朝自己脑袋开了一枪。第二天他的尸体才被园丁发现，但担心非法移民身份暴露的园丁没有报案。直到十二天后，电影编剧协会的一个律师来找他商量一起剽窃案的辩护策略时，他的尸体才再次被发现。

接下来，这座宅子几度易主。首先是一个知名女演员，她在第五段

和第六段婚姻之间的空档期住进来；然后是一个特效技师，他死于1976年片场食堂的火灾；接着是一个阿拉伯酋长，他将半人半羊雕像涂成粉色，还给它取了个犹太名字。1979年，该酋长在经利雅得去朝圣时，被自己的姐夫暗杀。四天后，托尼·哈罗德买下了宅子。

“太他妈漂亮了！”哈罗德同房地产经纪人站在石板小路上仰视撒尿的半人半羊雕像时赞叹道，“这地方我要了。”一个小时后，他就支付了六十万美元的首付金。那会儿他甚至都没有进过宅子里面。

莎依拉·伯灵顿听说过关于托尼·哈罗德冲动行为的传闻。哈罗德曾在两百位客人面前侮辱了杜鲁门·卡波特[【34】](#)。1978年，他同吉米·卡特总统的一名亲密助手差点儿因为持有毒品被捕，但因为缺乏证据，两人免于牢狱之灾。后来有谣传说，这是哈罗德故意同那个可怜的佐治亚州人开的玩笑。奔驰车沿着蜿蜒的车道驶向大宅，莎依拉靠在车窗上，观看那尊半人半羊雕像。她母亲不在身边，这让她心里发慌。缺席这次旅行的还有罗兰（她的经纪人）、理查德（她母亲的经纪人）、考尔斯（她的司机兼保镖）、伊斯塔班（她的发型师）。莎依拉今年十七岁，但已经做了九年知名模特，两年电影明星。不过，奔驰车在哈罗德宅子雕刻精美的前门停下时，她觉得自己就像是童话里被迫造访愤怒巨怪的公主。

不，不是巨怪，莎依拉想。去年春天斯蒂芬和莱斯利的派对结束后，诺曼·梅勒是怎么称呼托尼·哈罗德的来着？恶毒的小山精？我必须穿过小山精的洞穴才能找到宝物。

按下门铃的时候，莎依拉感觉脖子上的肌肉都绷紧了。她暗暗安慰自己，波登先生也会在的。她喜欢那位上年纪的制片人，他总是彬彬有礼，说话带着好听的欧洲口音。如果母亲发现莎依拉秘密安排了这次会

面，一定会大发雷霆。莎依拉想到这里，脖子上的肌肉又紧绷起来。她正打算转身离开，大门就开了。

“啊，你是伯灵顿小姐吧？”托尼·哈罗德站在门口，穿着一件天鹅绒长袍，裸露的一团黑色胸毛中夹杂着几根白毛。莎依拉瞪着他，怀疑他长袍下面什么也没穿。

“你好。”莎依拉说，跟着她将来的联合制片人进入门厅。初看之下，托尼·哈罗德与巨怪并不搭界。他身材不高——莎依拉是五英尺十一英寸【35】，即便在模特中也算高的，而哈罗德顶多五英尺七英寸——长手臂和宽手掌与他的单薄体形极不相称。他剪着黑色短发，卷曲的刘海盖在白皙的高额头上。哈罗德肤色泛黄，更像是肮脏的东北城市的居民，而不像是在洛杉矶居住了十二年的人。他脸上棱角分明，嘴里满是小牙齿，一条粉红色的舌头不住地舔着下唇。他眼窝深陷，眼眶有点儿发肿，但他目光凌厉，令莎依拉不禁倒吸一口冷气。莎依拉对眼神尤为敏感——她自己的眼睛就非常漂亮——而托尼·哈罗德只看了她一眼就将她深深震撼。

“进来吧，孩子。你的随从呢？你不是到哪儿都跟着一群保护公主的禁卫军吗？”

“您说什么？”莎依拉问，但立马后悔了。这场会面太重要，她可不能跟不上节奏。

“算了。”哈罗德说，退了一步看着她。他将双手塞进长袍口袋，但莎依拉还是看到了他惨白的长手指。这让她想到了《霍比特人》中的咕鲁姆。

“上帝啊，你真他妈的漂亮。”矮个子男人说，“我知道你长得不

错，但没想到你这么动人。小伙子们肯定被你迷得神魂颠倒了吧。”

莎依拉全身僵硬。她对听到脏话有心理准备，但她打小就厌恶满嘴污言秽语的人。“波登先生来了吗？”她冷冷地问。

哈罗德微微一笑，摇头道：“还没有。威利去东边拜访老朋友了……或许是南边……叫什么斯顿的地方。”

莎依拉犹豫起来。她本已准备好同波登先生及其联合制片人签合同，但一想到要和托尼·哈罗德这样的人合作，就忍不住发抖。

要不是一个漂亮女人突然出现，她或许会找个借口离开。

“伯灵顿小姐，请允许我向你介绍我的助手：玛利亚·陈。”哈罗德说，“玛利亚，这位是莎依拉·伯灵顿，一位非常出色的女演员，我们的下一部电影可能由她出演。”

“你好，陈小姐。”莎依拉打量着这个年长的女人。她三十多岁，拥有模特般的身材和面孔，突出的颧骨和乌黑浓密的头发彰显着东方人的血统。两个美女见面时的尴尬很快被陈的温和微笑化解了。

“伯灵顿小姐，很高兴认识你。”陈的握手力度恰如其分，既有力又不至于引人反感，“我已经仰慕你很久了。你有一种罕见的特质。我觉得《时尚》上艾夫登^[36]给你拍的照片很精彩。”

“谢谢，陈小姐。”

“叫我玛利亚吧。”她笑道，将头发撩到肩后，转身对哈罗德说，“游泳池的水温正好合适。我已经吩咐下去，四十五分钟内都拒接电话。”

哈罗德点头道：“自从去年春天在文图拉高速公路遭遇车祸之后，我就觉得每天在按摩浴缸里待会儿对我非常有帮助。”他说。见莎依拉尚在犹豫，他又淡淡一笑，“游泳池规则是，得穿泳衣。”哈罗德解开他的长袍，露出一条红色游泳裤，上面用金色的线绣着姓名首字母。“你可以让玛利亚带你去换衣服，也可以等威利回来之后再来讨论电影的事。”

莎依拉大脑飞速转动。她判断自己很难长时间向罗兰和她母亲隐瞒这笔交易。这也许是她唯一一次可以按自己意愿拍电影的机会。“我没有带泳衣。”她说。

玛利亚·陈笑起来：“这不是问题。托尼为各种体形的客人都准备了泳衣。他甚至给他的姑妈准备了一套。”

莎依拉也笑了起来。她跟着玛利亚沿着长长的走廊走开，穿过一个布置着组合式家具和大电视屏幕的房间，经过摆着电子视频设备的架子，沿着另一条短走廊进入一个更衣间。拉开的宽大抽屉里是形形色色的男式和女式泳装。

“你先在这儿换衣服吧。”玛利亚·陈说。

“你会来游泳池吗？”

“我要等会儿再来。我得先替托尼写几封信。好好玩水吧……伯灵顿小姐……不要被托尼吓到。他偶尔不稳重，但为人相当公平。”

莎依拉点头，玛利亚·陈关门离开。莎依拉打量着一堆泳衣。从前卫的法国比基尼到连体泳衣，再到保守的两件式泳衣，无所不包。吊牌上的牌子有高太丝、克里斯汀·迪奥和科尔。莎依拉挑了一件橘色抹胸

式泳衣，既不是特别暴露，又可以恰如其分地展现她的长腿。她知道这套泳衣会衬出她小而结实的双乳，而橘色与她眼睛的淡褐色相得益彰。

莎依拉推开另一扇门，进入一个三面被玻璃墙包围的温室，里面长着繁茂的热带植物。第四面墙上也安着一面显示屏，旁边是一道门。从不知隐藏在何处的扬声器里传出柔和的古典音乐。空气异常潮湿。莎依拉看见外面有一个更大的游泳池，池水正反射着清晨的阳光。托尼·哈罗德泡在按摩浴缸，正在啜饮高脚杯中的饮料。莎依拉感觉潮湿炎热的空气就像一条裹着她的湿漉漉的毯子。

“你怎么现在才来，孩子？我先进来了。”

莎依拉笑着坐在按摩浴缸的边上，与哈罗德保持五英尺的距离——太远了会显得不尊重，太近了又显得过于亲密。她若无其事地踢着泛着泡沫的池水，展示着小腿和大腿上的完美肌肉。

“我们开始谈吧。”哈罗德建议道，露出了淡淡的嘲讽般的微笑，舌头飞快地舔了一下下唇。

“我本不应该来这儿。”莎依拉轻声说，“这种事都由我的经纪人处理，而且每次接新活儿之前我都会同母亲商量……就算是周末的模特工作也不例外。我是应波登先生的请求来这儿的。他对我们一直很好……”

“是啊，他也迷你迷得不行。”哈罗德打断道，将高脚杯放在一本名叫《白色口水》的畅销书上。“这本书老套得掉牙，是写给不懂文学的十四岁孩子和每个月排队买言情小说的白痴家庭主妇看的。写给植物人看的意淫之作，轻而易举地卖了三百万册。它还没出版我们就买下电影改编权了。威利在出版社的一个朋友透露说，这堆狗屎会爆冷门。”

“听起来非常吸引人。”莎依拉细声细气地说。

“当然，电影会大刀阔斧地改编，只保留主线和性爱情节。但我们会找优秀的编剧。迈克尔·梅-德雷仑已经在写剧本了，舒伯特·威廉姆斯答应执导。”

“舒【37】·威廉姆斯？”莎依拉惊讶地问。威廉姆斯刚为米高梅导演了一部乔治·C. 斯科特【38】出演的影片，广受赞誉。她低头看着水面上的泡沫，“恐怕我们不会对这种电影感兴趣。”莎依拉说，“我母亲……我们对选择什么类型的片子开始我的电影生涯非常谨慎。”

哈罗德呵呵一笑，喝完饮料，“两年前，你在沙纳里执导的《希望》里同莱恩·奥尼尔同台演出——快死的孩子和快死的骗子在墨西哥小诊所相遇，放弃无谓的治疗，在仅剩的几个星期里找到真正的快乐。真他妈操蛋！借用查尔斯·钱普林的一句影评：这个片子甜得发腻，光看个开头就足以让糖尿病人发病。”

“发行和推广没做好……”

“幸亏没做好，孩子。去年，你妈又让你出演了一部音乐剧，希望你能成为另一个《音乐之声》里的朱莉·安德鲁斯【39】。但你没有。因为现在是八十年代不是六十年代。我并非你的经纪人，伯灵顿小姐，但我必须说，你妈和你的经纪人将你的电影生涯领上了邪路。他们想把你打造成玛丽·奥斯蒙德【40】。我知道你是基督教徒，但你是《时尚》杂志的封面女郎，而且只有十七岁，你可不能自毁前途。他们要把你包装成天真无邪的十二岁童星，但你早就过了那个年纪。”

莎依拉身子一动不动，大脑飞转，却想不出一句话来。她很想告诉这个可恶的小巨怪去死吧，但她只是呆呆地坐在按摩浴缸边。她的未来

取决于接下来的几分钟，但此刻她脑子一团乱。

哈罗德从水中爬出来，朝草丛中的小吧台走去。他向高脚杯中倒入葡萄汁，回头看着莎依拉。“要喝点儿什么？我这儿啥都有。如果你今天不想喝酒，我这儿还有夏威夷果汁。”

莎依拉摇头。

制片人重新躺进按摩浴缸，将酒杯放在胸口。他抬头看着墙上的镜子，微微点头。“好了，”他说，“我们来聊聊那部叫《白色口水》的片子吧。”

“恐怕我们没兴趣……”

“你会拿到四十万美元预付金。”哈罗德说，“还有一笔票房分红。但最重要的是为你今后赢得名声，到哪儿都吃得开。相信我，孩子，这部片子一定会火的。剧本修改过一遍之后，我就预见到票房必定火爆。”

“恐怕不行，哈罗德先生。波登先生说过，如果我听过剧情之后觉得不感兴趣，就可以……”

“三月份开拍。”哈罗德说，喝了一大口饮料，然后闭上眼，“计划十二个星期拍完，加后期制作之类的，总共二十个星期。拍摄地点包括阿尔及尔^[41]、西班牙等地，还要在埃及待几天，然后去派恩伍德电影公司的摄影棚拍一些宫廷场景。”

莎依拉站起身，双腿上挂着亮晶晶的水珠。她双手叉腰，怒视着按摩浴缸中的丑陋矮子。哈罗德没有睁眼。

“你没听见我说什么吗，哈罗德先生？”她厉声道，“我说不，不！我不会出演你的影片。我连剧本都没看到。《白色口水》什么的，你想找谁拍都成，就是……”

“就是别找你，对吧？”哈罗德睁开眼。莎依拉觉得他就像是一只醒来的蜥蜴。哈罗德苍白的胸口周围尽是泡沫。

“再见，哈罗德先生。”莎依拉·伯灵顿说完，转身就走。

刚走三步，哈罗德张口道：“你害怕裸戏，孩子？”

她踌躇片刻，继续迈步。

“害怕裸戏。”哈罗德重复道，但这次不是在发问。

莎依拉走到门口时猛然转身，比画着夸张的手势，“我连剧本都没看到！”她的声音都沙哑了，眼中噙满泪水。

“当然会有裸戏。”哈罗德兀自说下去，仿佛压根儿没听见她的话，“你会在戏中做爱。可以用替身，但我们不会。你自己能演，孩子。”

莎依拉摇头。她的愤怒难以名状。她转过身，盲目地摸索着门把。

“停手。”托尼·哈罗德用几不可闻的微弱声音说。但话音刚落她就停了下来。她感到冰冷的手指扼住了她的脖子，让她直想尖叫。

“过来。”

莎依拉转身朝他走去。哈罗德将手放在胸口。他的眼睛微微睁开——眼皮很厚，眼里仿佛还有黏液，就像是一头鳄鱼。莎依拉如同分裂

成两个人，一个在恐惧地尖叫，另一个则在满怀好奇地观察。

“坐下。”

她在按摩浴缸边坐下，距他三英尺。她的长腿放进按摩浴缸。白色的泡沫拍打着她古铜色的大腿。她的精神脱离了肉体，正从高处俯瞰着自己，就像是医生在检查病人。

“我说了，你自己能演，孩子。所有人都多多少少有点儿裸露欲，但你可以边裸露边挣钱。”

莎依拉痴痴呆呆地抬起头，望着托尼·哈罗德的眼睛。斑驳的日光中，他的瞳孔缩成两个黑洞。

“就像现在。”哈罗德轻声说。他也可能什么也没说，而是直接将这几个字传进莎依拉的大脑，如同冰冷的硬币投入黑水之中。“这里非常暖和。你不需要穿泳衣，对吧？根本不需要。”

莎依拉瞪着他。在她意识的最深处，自己是一个就快哭出来的小孩。她惊恐地看着自己抬起右手，轻轻地拉扯着抹胸。她望着托尼·哈罗德。

哈罗德轻轻一笑，点了点头。

仿佛得到许可一般，莎依拉用力拽下泳衣。她盯着哈罗德，却看不清哈罗德的脸。按摩浴缸循环泵机的嗡嗡声越来越响，直到在她耳中有如轰鸣。同时，一股温暖的快感注入莎依拉全身。

“这里真的很暖和。”托尼·哈罗德说。

莎依拉双手捧着脸，小心翼翼地触摸着自己。

“这儿太暖和了。”托尼·哈罗德说，“我俩都不用穿泳衣。”他最后啜了一口葡萄汁，站起身，将高脚杯放在远离按摩浴缸的地方。

莎依拉朝前爬去，长发盖在脸上，冰冷的地砖滑过臀部。她微微张着嘴，用手肘做支撑。哈罗德后仰着身子，正悠闲地用脚拍打着水。莎依拉停下来，抬头看他。哈罗德的低语在她脑中越来越响，仿佛那也是快感的一部分。

她抬起头，看到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哈罗德的眼睛就像苍白面具上打出的两个孔，里面没有一丝温暖和激动，只有满满的杀意，就像是注视着猎物的猎食者。莎依拉毫不在乎。她不知道自己看到了什么。她只知道，大脑里的快感越发强烈，让她几乎感到了疼痛。纯粹的欢愉贯穿她的神经，就像嗑了药一样。

玛利亚·陈进来了，将电话线插入墙上的插座，然后把电话放在哈罗身边。“是华盛顿打来的。”她说，瞟了眼莎依拉，然后离开了。

莎依拉猛然清醒，几乎要痛哭起来。她茫然地注视着虚空，不一会儿，她便退回了满是泡沫的按摩浴缸中，双臂抱住上身，剧烈地颤抖起来。

“我是哈罗德。”制片人说，然后站起身，走了三步，披上长袍。她的颤抖愈发剧烈。她如坠冰窟，十指插入头发，低头呆呆地看着水中的泡沫。

“是我。”哈罗德说，“操他妈的蛋。什么时候？他们确定他在飞机上？操。两个人都在？另一个叫什么名字来着？操！不，不。我来处

理。不。我说我来处理。是的。不，我需要两天。是的，我马上就来。”哈罗德扣下话筒，跨上一张藤椅，重重地躺在上面。

莎依拉用力伸出手，将泳衣拉进了浴缸。她仍在发抖，还反胃头晕。她蹲在冒泡的水中，穿上泳衣。她放肆地抽泣着，混乱的大脑里反复回荡着一句话：这是一场噩梦。

哈罗德拿起遥控器，对着墙上的大屏幕按下开关。屏幕登时亮了，出现了莎依拉·伯灵顿坐在按摩浴缸边的身影。她侧着脸，目光呆滞，仿佛在做一场美梦。然后她开始脱掉泳衣。

“不！”莎依拉尖叫起来，疯狂地拍打着水。

哈罗德转头看着她，仿佛刚注意到她的存在。他的薄嘴唇扭曲起来，露出拙劣的微笑。“恐怕我们的计划得有些变化。”他柔声道，“波登先生无法参与这部电影的制作了。我将是唯一的制片人。”

莎依拉停止击水。一缕缕打湿的头发盖在脸上。她大张着嘴，口水顺着下巴流下。现场只听得见她控制不住的哭泣声和循环泵的嗡嗡声。

“拍摄计划保持不变。”哈罗德心不在焉地说。他抬头看着屏幕。莎依拉·伯灵顿全身赤裸，正在黑色地砖上爬行。一个赤身男人的躯干进入画面。镜头拉近，映出莎依拉的脸。她的面颊蹭着一条汗毛密集的白色腿。她的眼睛散发着情欲，嘴巴像离水的鱼一样一张一合。“波登先生再也无法和我们拍电影了。”哈罗德说，转头看着她，缓缓眨着眼，“从现在开始，只有我和你了，孩子。”

哈罗德的嘴唇抽动了一下，莎依拉又看到了那排白色的小尖牙。“波登先生再也无法同任何人拍电影了。”哈罗德将视线重新投向屏

幕，“威利死了。”他轻声说。

贝弗利山

1980年12月13日，星期六

托尼^[32]·哈罗德家的前草坪上有一个圆形大喷泉，喷泉里竖立着一尊正在撒尿的半人半羊的森林之神雕像，俯视着好莱坞方向的山谷，露出一副永恒不变的鬼脸，既像在皱眉，又像在冷笑。了解托尼·哈罗德的人都清楚哪一副表情更准确。

这座宅子是从一位默片演员手里买来的。在默片时代的辉煌过后，这位演员好不容易才实现了转型，但就在他的第一部有声片在葛洛曼的中国剧院上映后三个月，他因为喉癌过世了。他的遗孀拒绝离开庞大的宅邸，继续在这里住了三十五年。靠好莱坞旧友和之前曾被抛弃的亲戚的支持，她才得以支付税款。1959年，老夫人去世之后，一个为多丽丝·戴^[33]写了五部浪漫喜剧的编剧买下了这座宅子。编剧对长满杂草的花园和发出霉味的二楼书房深为不满。后来，这位编剧债务缠身，在盆栽棚里朝自己脑袋开了一枪。第二天他的尸体才被园丁发现，但担心非法移民身份暴露的园丁没有报案。直到十二天后，电影编剧协会的一个律师来找他商量一起剽窃案的辩护策略时，他的尸体才再次被发现。

接下来，这座宅子几度易主。首先是一个知名女演员，她在第五段和第六段婚姻之间的空档期住进来；然后是一个特效技师，他死于1976年片场食堂的火灾；接着是一个阿拉伯酋长，他将半人半羊雕像涂成粉色，还给它取了个犹太名字。1979年，该酋长在经利雅得去朝圣时，被自己的姐夫暗杀。四天后，托尼·哈罗德买下了宅子。

“太他妈漂亮了！”哈罗德同房地产经纪人站在石板小路上仰视撒尿的半人半羊雕像时赞叹道，“这地方我要了。”一个小时后，他就支付了六十万美元的首付金。那会儿他甚至都没有进过宅子里面。

莎依拉·伯灵顿听说过关于托尼·哈罗德冲动行为的传闻。哈罗德曾在两百位客人面前侮辱了杜鲁门·卡波特[【34】](#)。1978年，他同吉米·卡特总统的一名亲密助手差点儿因为持有毒品被捕，但因为缺乏证据，两人免于牢狱之灾。后来有谣传说，这是哈罗德故意同那个可怜的佐治亚州人开的玩笑。奔驰车沿着蜿蜒的车道驶向大宅，莎依拉靠在车窗上，观看那尊半人半羊雕像。她母亲不在身边，这让她心里发慌。缺席这次旅行的还有罗兰（她的经纪人）、理查德（她母亲的经纪人）、考尔斯（她的司机兼保镖）、伊斯塔班（她的发型师）。莎依拉今年十七岁，但已经做了九年知名模特，两年电影明星。不过，奔驰车在哈罗德宅子雕刻精美的前门停下时，她觉得自己就像是童话里被迫造访愤怒巨怪的公主。

不，不是巨怪，莎依拉想。去年春天斯蒂芬和莱斯利的派对结束后，诺曼·梅勒是怎么称呼托尼·哈罗德的来着？恶毒的小山精？我必须穿过小山精的洞穴才能找到宝物。

按下门铃的时候，莎依拉感觉脖子上的肌肉都绷紧了。她暗暗安慰自己，波登先生也会在的。她喜欢那位上年纪的制片人，他总是彬彬有

礼，说话带着好听的欧洲口音。如果母亲发现莎依拉秘密安排了这次会面，一定会大发雷霆。莎依拉想到这里，脖子上的肌肉又紧绷起来。她正打算转身离开，大门就开了。

“啊，你是伯灵顿小姐吧？”托尼·哈罗德站在门口，穿着一件天鹅绒长袍，裸露的一团黑色胸毛中夹杂着几根白毛。莎依拉瞪着他，怀疑他长袍下面什么也没穿。

“你好。”莎依拉说，跟着她将来的联合制片人进入门厅。初看之下，托尼·哈罗德与巨怪并不搭界。他身材不高——莎依拉是五英尺十一英寸【35】，即便在模特中也算高的，而哈罗德顶多五英尺七英寸——长手臂和宽手掌与他的单薄体形极不相称。他剪着黑色短发，卷曲的刘海盖在白皙的高额头上。哈罗德肤色泛黄，更像是肮脏的东北城市的居民，而不像是在洛杉矶居住了十二年的人。他脸上棱角分明，嘴里满是小牙齿，一条粉红色的舌头不住地舔着下唇。他眼窝深陷，眼眶有点儿发肿，但他目光凌厉，令莎依拉不禁倒吸一口冷气。莎依拉对眼神尤为敏感——她自己的眼睛就非常漂亮——而托尼·哈罗德只看了她一眼就将她深深震撼。

“进来吧，孩子。你的随从呢？你不是到哪儿都跟着一群保护公主的禁卫军吗？”

“您说什么？”莎依拉问，但立马后悔了。这场会面太重要，她可不能跟不上节奏。

“算了。”哈罗德说，退了一步看着她。他将双手塞进长袍口袋，但莎依拉还是看到了他惨白的长手指。这让她想到了《霍比特人》中的咕鲁姆。

“上帝啊，你真他妈的漂亮。”矮个子男人说，“我知道你长得不错，但没想到你这么动人。小伙子们肯定被你迷得神魂颠倒了。”

莎依拉全身僵硬。她对听到脏话有心理准备，但她打小就厌恶满嘴污言秽语的人。“波登先生来了吗？”她冷冷地问。

哈罗德微微一笑，摇头道：“还没有。威利去东边拜访老朋友了……或许是南边……叫什么斯顿的地方。”

莎依拉犹豫起来。她本已准备好同波登先生及其联合制片人签合同，但一想到要和托尼·哈罗德这样的人合作，就忍不住发抖。

要不是一个漂亮女人突然出现，她或许会找个借口离开。

“伯灵顿小姐，请允许我向你介绍我的助手：玛利亚·陈。”哈罗德说，“玛利亚，这位是莎依拉·伯灵顿，一位非常出色的女演员，我们的下一部电影可能由她出演。”

“你好，陈小姐。”莎依拉打量着这个年长的女人。她三十多岁，拥有模特般的身材和面孔，突出的颧骨和乌黑浓密的头发彰显着东方人的血统。两个美女见面时的尴尬很快被陈的温和微笑化解了。

“伯灵顿小姐，很高兴认识你。”陈的握手力度恰如其分，既有力又不至于引人反感，“我已经仰慕你很久了。你有一种罕见的特质。我觉得《时尚》上艾夫登[【36】](#)给你拍的照片很精彩。”

“谢谢，陈小姐。”

“叫我玛利亚吧。”她笑道，将头发撩到肩后，转身对哈罗德说，“游泳池的水温正好合适。我已经吩咐下去，四十五分钟内都拒接

电话。”

哈罗德点头道：“自从去年春天在文图拉高速公路遭遇车祸之后，我就觉得每天在按摩浴缸里待会儿对我非常有帮助。”他说。见莎依拉尚在犹豫，他又淡淡一笑，“游泳池规则是，得穿泳衣。”哈罗德解开他的长袍，露出一条红色游泳裤，上面用金色的线绣着姓名首字母。“你可以让玛利亚带你去换衣服，也可以等威利回来之后再讨论电影的事。”

莎依拉大脑飞速转动。她判断自己很难长时间向罗兰和她母亲隐瞒这笔交易。这也许是她唯一一次可以按自己意愿拍电影的机会。“我没有带泳衣。”她说。

玛利亚·陈笑起来：“这不是问题。托尼为各种体形的客人都准备了泳衣。他甚至给他的姑妈准备了一套。”

莎依拉也笑了起来。她跟着玛利亚沿着长长的走廊走开，穿过一个布置着组合式家具和大电视屏幕的房间，经过摆着电子视频设备的架子，沿着另一条短走廊进入一个更衣间。拉开的宽大抽屉里是形形色色的男式和女式泳装。

“你先在这儿换衣服吧。”玛利亚·陈说。

“你会来游泳池吗？”

“我要等会儿再来。我得先替托尼写几封信。好好玩水吧……伯灵顿小姐……不要被托尼吓到。他偶尔不稳重，但为人相当公平。”

莎依拉点头，玛利亚·陈关门离开。莎依拉打量着一堆泳衣。从前卫的法国比基尼到连体泳衣，再到保守的两件式泳衣，无所不包。吊牌

上的牌子有高太丝、克里斯汀·迪奥和科尔。莎依拉挑了一件橘色抹胸式泳衣，既不是特别暴露，又可以恰如其分地展现她的长腿。她知道这套泳衣会衬出她小而结实的双乳，而橘色与她眼睛的淡褐色相得益彰。

莎依拉推开另一扇门，进入一个三面被玻璃墙包围的温室，里面长着繁茂的热带植物。第四面墙上也安着一面显示屏，旁边是一道门。从不知隐藏在何处的扬声器里传出柔和的古典音乐。空气异常潮湿。莎依拉看见外面有一个更大的游泳池，池水正反射着清晨的阳光。托尼·哈罗德泡在按摩浴缸，正在啜饮高脚杯中的饮料。莎依拉感觉潮湿炎热的空气就像一条裹着她的湿漉漉的毯子。

“你怎么现在才来，孩子？我先进来了。”

莎依拉笑着坐在按摩浴缸的边上，与哈罗德保持五英尺的距离——太远了会显得不尊重，太近了又显得过于亲密。她若无其事地踢着泛着泡沫的池水，展示着小腿和大腿上的完美肌肉。

“我们开始谈吧。”哈罗德建议道，露出了淡淡的嘲讽般的微笑，舌头飞快地舔了一下下唇。

“我本不应该来这儿。”莎依拉轻声说，“这种事都由我的经纪人处理，而且每次接新活儿之前我都会同母亲商量……就算是周末的模特工作也不例外。我是应波登先生的请求来这儿的。他对我们一直很好……”

“是啊，他也迷你迷得不行。”哈罗德打断道，将高脚杯放在一本名叫《白色口水》的畅销书上。“这本书老套得掉牙，是写给不懂文学的十四岁孩子和每个月排队买言情小说的白痴家庭主妇看的。写给植物人看的意淫之作，轻而易举地卖了三百万册。它还没出版我们就买下电影

改编权了。威利在出版社的一个朋友透露说，这堆狗屎会爆冷门。”

“听起来非常吸引人。”莎依拉细声细气地说。

“当然，电影会大刀阔斧地改编，只保留主线和性爱情节。但我们会找优秀的编剧。迈克尔·梅-德雷仑已经在写剧本了，舒伯特·威廉姆斯答应执导。”

“舒【37】·威廉姆斯？”莎依拉惊讶地问。威廉姆斯刚为米高梅导演了一部乔治·C. 斯科特【38】出演的影片，广受赞誉。她低头看着水面上的泡沫，“恐怕我们不会对这种电影感兴趣。”莎依拉说，“我母亲……我们对选择什么类型的片子开始我的电影生涯非常谨慎。”

哈罗德呵呵一笑，喝完饮料，“两年前，你在沙纳里执导的《希望》里同莱恩·奥尼尔同台演出——快死的孩子和快死的骗子在墨西哥小诊所相遇，放弃无谓的治疗，在仅剩的几个星期里找到真正的快乐。真他妈操蛋！借用查尔斯·钱普林的一句影评：这个片子甜得发腻，光看个开头就足以让糖尿病患者发病。”

“发行和推广没做好……”

“幸亏没做好，孩子。去年，你妈又让你出演了一部音乐剧，希望你能成为另一个《音乐之声》里的朱莉·安德鲁斯【39】。但你没有。因为现在是八十年代不是六十年代。我并非你的经纪人，伯灵顿小姐，但我必须说，你妈和你的经纪人将你的电影生涯领上了邪路。他们想把你打造成玛丽·奥斯蒙德【40】。我知道你是基督教徒，但你是《时尚》杂志的封面女郎，而且只有十七岁，你可不能自毁前途。他们要把你包装成天真无邪的十二岁童星，但你早就过了那个年纪。”

莎依拉身子一动不动，大脑飞转，却想不出一句话来。她很想告诉这个可恶的小巨怪去死吧，但她只是呆呆地坐在按摩浴缸边。她的未来取决于接下来的几分钟，但此刻她脑子一团乱。

哈罗德从水中爬出来，朝草丛中的小吧台走去。他向高脚杯中倒入葡萄汁，回头看着莎依拉。“要喝点儿什么？我这儿啥都有。如果你今天不想喝酒，我这儿还有夏威夷果汁。”

莎依拉摇头。

制片人重新躺进按摩浴缸，将酒杯放在胸口。他抬头看着墙上的镜子，微微点头。“好了，”他说，“我们来聊聊那部叫《白色口水》的片子吧。”

“恐怕我们没兴趣……”

“你会拿到四十万美元预付金。”哈罗德说，“还有一笔票房分红。但最重要的是为你今后赢得名声，到哪儿都吃得开。相信我，孩子，这部片子一定会火的。剧本修改过一遍之后，我就预见到票房必定火爆。”

“恐怕不行，哈罗德先生。波登先生说过，如果我听过剧情之后觉得不感兴趣，就可以……”

“三月份开拍。”哈罗德说，喝了一大口饮料，然后闭上眼，“计划十二个星期拍完，加后期制作之类的，总共二十个星期。拍摄地点包括阿尔及尔^[41]、西班牙等地，还要在埃及待几天，然后去派恩伍德电影公司的摄影棚拍一些宫廷场景。”

莎依拉站起身，双腿上挂着亮晶晶的水珠。她双手叉腰，怒视着按

摩浴缸中的丑陋矮子。哈罗德没有睁眼。

“你没听见我说什么吗，哈罗德先生？”她厉声道，“我说不，不！我不会出演你的影片。我连剧本都没看到。《白色口水》什么的，你想找谁拍都成，就是……”

“就是别找你，对吧？”哈罗德睁开眼。莎依拉觉得他就像是一只醒来的蜥蜴。哈罗德苍白的胸口周围尽是泡沫。

“再见，哈罗德先生。”莎依拉·伯灵顿说完，转身就走。

刚走三步，哈罗德张口道：“你害怕裸戏，孩子？”

她踌躇片刻，继续迈步。

“害怕裸戏。”哈罗德重复道，但这次不是在发问。

莎依拉走到门口时猛然转身，比画着夸张的手势，“我连剧本都没看到！”她的声音都沙哑了，眼中噙满泪水。

“当然会有裸戏。”哈罗德兀自说下去，仿佛压根儿没听见她的话，“你会在戏中做爱。可以用替身，但我们不会。你自己能演，孩子。”

莎依拉摇头。她的愤怒难以名状。她转过身，盲目地摸索着门把。

“停手。”托尼·哈罗德用几不可闻的微弱声音说。但话音刚落她就停了下来。她感到冰冷的手指扼住了她的脖子，让她直想尖叫。

“过来。”

莎依拉转身朝他走去。哈罗德将手放在胸口。他的眼睛微微睁开——眼皮很厚，眼里仿佛还有黏液，就像是一头鳄鱼。莎依拉如同分裂成两个人，一个在恐惧地尖叫，另一个则在满怀好奇地观察。

“坐下。”

她在按摩浴缸边坐下，距他三英尺。她的长腿放进按摩浴缸。白色的泡沫拍打着她古铜色的大腿。她的精神脱离了肉体，正从高处俯瞰着自己，就像是医生在检查病人。

“我说了，你自己能演，孩子。所有人都多多少少有点儿裸露欲，但你可以边裸露边挣钱。”

莎依拉痴痴呆呆地抬起头，望着托尼·哈罗德的眼睛。斑驳的日光中，他的瞳孔缩成两个黑洞。

“就像现在。”哈罗德轻声说。他也可能什么也没说，而是直接将这几个字传进莎依拉的大脑，如同冰冷的硬币投入黑水之中。“这里非常暖和。你不需要穿泳衣，对吧？根本不需要。”

莎依拉瞪着他。在她意识的最深处，自己是一个就快哭出来的小孩。她惊恐地看着自己抬起右手，轻轻地拉扯着抹胸。她望着托尼·哈罗德。

哈罗德轻轻一笑，点了点头。

仿佛得到许可一般，莎依拉用力拽下泳衣。她盯着哈罗德，却看不清哈罗德的脸。按摩浴缸循环泵机的嗡嗡声越来越响，直到在她耳中有如轰鸣。同时，一股温暖的快感注入莎依拉全身。

“这里真的很暖和。”托尼·哈罗德说。

莎依拉双手捧着脸，小心翼翼地触摸着自己。

“这儿太暖和了。”托尼·哈罗德说，“我俩都不用穿泳衣。”他最后啜了一口葡萄汁，站起身，将高脚杯放在远离按摩浴缸的地方。

莎依拉朝前爬去，长发盖在脸上，冰冷的地砖滑过臀部。她微微张着嘴，用手肘做支撑。哈罗德后仰着身子，正悠闲地用脚拍打着水。莎依拉停下来，抬头看他。哈罗德的低语在她脑中越来越响，仿佛那也是快感的一部分。

她抬起头，看到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哈罗德的眼睛就像苍白面具上打出的两个孔，里面没有一丝温暖和激动，只有满满的杀意，就像是注视着猎物的猎食者。莎依拉毫不在乎。她不知道自己看到了什么。她只知道，大脑里的快感越发强烈，让她几乎感到了疼痛。纯粹的欢愉贯穿她的神经，就像嗑了药一样。

玛利亚·陈进来了，将电话线插入墙上的插座，然后把电话放在哈罗身边。“是华盛顿打来的。”她说，瞥了眼莎依拉，然后离开了。

莎依拉猛然清醒，几乎要痛哭起来。她茫然地注视着虚空，不一会儿，她便退回了满是泡沫的按摩浴缸中，双臂抱住上身，剧烈地颤抖起来。

“我是哈罗德。”制片人说，然后站起身，走了三步，披上长袍。她的颤抖愈发剧烈。她如坠冰窟，十指插入头发，低头呆呆地看着水中的泡沫。

“是我。”哈罗德说，“操他妈的蛋。什么时候？他们确定他在飞机

上？操。两个人都在？另一个叫什么名字来着？操！不，不。我来处理。不。我说我来处理。是的。不，我需要两天。是的，我马上就来。”哈罗德扣下话筒，跨上一张藤椅，重重地躺在上面。

莎依拉用力伸出手，将泳衣拉进了浴缸。她仍在发抖，还反胃头晕。她蹲在冒泡的水中，穿上泳衣。她放肆地抽泣着，混乱的大脑里反复回荡着一句话：这是一场噩梦。

哈罗德拿起遥控器，对着墙上的大屏幕按下开关。屏幕登时亮了，出现了莎依拉·伯灵顿坐在按摩浴缸边的身影。她侧着脸，目光呆滞，仿佛在做一场美梦。然后她开始脱掉泳衣。

“不！”莎依拉尖叫起来，疯狂地拍打着水。

哈罗德转头看着她，仿佛刚注意到她的存在。他的薄嘴唇扭曲起来，露出拙劣的微笑。“恐怕我们的计划得有些变化。”他柔声道，“波登先生无法参与这部电影的制作了。我将是唯一的制片人。”

莎依拉停止击水。一缕缕打湿的头发盖在脸上。她大张着嘴，口水顺着下巴流下。现场只听得见她控制不住的哭泣声和循环泵的嗡嗡声。

“拍摄计划保持不变。”哈罗德心不在焉地说。他抬头看着屏幕。莎依拉·伯灵顿全身赤裸，正在黑色地砖上爬行。一个赤身男人的躯干进入画面。镜头拉近，映出莎依拉的脸。她的面颊蹭着一条汗毛密集的白腿。她的眼睛散发着情欲，嘴巴像离水的鱼一样一张一合。“波登先生再也无法和我们拍电影了。”哈罗德说，转头看着她，缓缓眨着眼，“从现在开始，只有我和你了，孩子。”

哈罗德的嘴唇抽动了一下，莎依拉又看到了那排白色的小尖

牙。“波登先生再也没法同任何人拍电影了。”哈罗德将视线重新投向屏幕，“威利死了。”他轻声说。

查尔斯顿

1980年12月13日，星期六

阳光穿过树叶缝隙唤醒了我。这是一个普通的温暖而晴朗的冬日。在北方过冬是一种挣扎，在南方则要惬意得多。我看到了红色屋顶上的矮棕榈叶。索恩先生送早餐来的时候，我让他把窗户打开了一条小缝。我喝着咖啡，听着孩子们在院子里玩耍。许多年前，索恩先生还会在早餐盘里附上一份报纸。但我很早就知道，早晨阅读这个世界的蠢事和丑闻只会影响一整天的心情。其实，我越来越不关心人类的琐事了。十二年前，我的生活中便不再有报纸、电话和电视。这没有给我造成任何不良后果，除非你将自我满足视为一种疾病。想到威利没法播放他的录像带，我就忍不住笑了。他真是孩子气。

“今天是星期六，对吧，索恩先生？”他点头，我示意他把盘子收走，“我们今天出去走走。”我说，“去萨姆特堡[【42】](#)怎么样？到亨利餐厅吃晚饭。”

索恩先生犹豫了一下，离开房间时还差点儿跌倒。我正在系长袍上的腰带，见状停了下来。索恩先生向来不会在我面前有失礼的举动。看

来他也老了吧。他收拾好餐盘和碗碟，点了点头，朝厨房走去。

我不会让自己在如此美丽的早晨为年纪烦心。我感觉自己精力充沛，干劲十足。昨晚的重聚并不成功，但也不算上失败。我诚实地向尼娜和威利表达了我要退出游戏的意愿。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他们——至少尼娜会沉思这一决定的后果，等他们决定单独或联合采取行动的时候，我早就走了。我在佛罗里达、密歇根、伦敦和法国南部，甚至新德里都备有新的（和旧的）身份。密歇根暂时不在选择之列——我已经不再适应那里的严酷天气了。新德里也不再是战前我曾小住的那个地方了，外国人在那里已不受欢迎。

尼娜说对了一件事——重返欧洲会对我所有裨益。我已经在渴望灿烂的阳光了。我在土伦[【43】](#)的那座古老避暑别墅附近的村民们一定会热情地欢迎我吧。

屋外空气凉爽。我穿着一条样式简单的印花裙，披着一件春天穿的外套。右腿的关节炎让我在走下楼梯时有些吃力，但我手里拄着父亲留下的拐杖。我们从格林威尔移居到查尔斯顿的那个夏天，一个年轻的黑仆为我父亲制作了这根拐杖。我们走进园中，沐浴着和煦的微风，我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霍奇斯夫人走出门口，来到阳光下。在无水的喷泉附近玩耍的是她的孙女及其朋友。从两百年前开始，这个院子就由三栋砖房的住户分享。只是我的房子没有被改建成昂贵的公寓。

“早上好，福勒女士。”

“早上好，霍奇斯夫人。今天天气真好。”

“是啊。你是要去购物吗？”

“只是出去走走，霍奇斯夫人。霍奇斯先生没出来吗？我总是在星期六上午看到他在院子里劳动。”

一个女孩跑到我们中间，霍奇斯夫人皱了皱眉。小女孩的朋友也尖叫着跑了过来。“哦，乔治已经去码头了。”

“白天也去？”霍奇斯先生常常上夜班。出门的时候，穿着笔挺的保安制服，帽檐下露着银丝，胳膊下夹着黑色饭盒。他皮肤糙，弓形腿，像极了老牛仔。霍奇斯先生老早就该退休了，但他觉得不工作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死刑。

“是的。仓库的一个黑人保安辞职了，他们就让乔治去顶班。我劝过他，他年纪大了，一周已经有四天上夜班，周末就别去折腾了，但你也知道，乔治那人不会听我的。”

“好吧，请代我向他问好。”绕着喷泉疯跑的女孩们让我紧张起来。

霍奇斯夫人陪我走到锻铁门前。“你是要去度假吗，福勒女士？”

“差不多已经定了，霍奇斯夫人。”说完，我和索恩斯先生就来到人行道上，漫步前往古炮台^[44]。狭窄的马路上有几辆车在缓慢行驶，游客正在观看老城区，但总的来说，这一天非常宁静。我们来到百老汇街，在看到海水之前，游艇的桅杆和帆船就映入了眼帘。

“请你去买票吧，索恩先生。”我说，“我想去看看萨姆特堡。”

住在旅游胜地的人基本都不关心门口的景点，我也不例外。我今天去萨姆特堡，只是兴之所至罢了。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将永远

同这里说再见了。做出迁离的决定容易，面对决定所带来的后果却相当困难。

今天基本没什么游客。渡船正驶离码头，进入平静的港湾。温暖的阳光和柴油机单调的嗡嗡声令我昏昏欲睡。我们进入岛上的码头时我才醒过来。

我同其他旅客走了一会儿。萨姆特堡的底下几层如墓穴般安静，公园服务站的年轻职员用平板的腔调为我们解说。进入博物馆里观看布满灰尘的微缩立体布景和华而不实的幻灯片后，我们离开别的游客，重新爬上楼梯。我示意索恩先生留在楼梯顶端，自己则来到了外墙上。外墙上只有一对年轻的夫妇，背着孩子，拿着廉价的相机。

这一刻非常惬意。正午的风暴正在酝酿，西方的天空阴云密布，笼罩着城市里教堂的塔尖、砖塔和光秃秃的树枝。尽管相隔两英里，我仍能看到人们在古炮台步行道上散步。大风卷起浪头砸在摇晃的渡船和木制码头上。空气中闻得到水汽的味道，预计黄昏时分就会降雨。

不难想象萨姆特堡战役打响那天的情形。炮弹铺天盖地地落下，直到堡垒顶部都被轰成一堆碎石。人们在古炮台背后的房顶上欢呼。花哨的裙子和丝绸阳伞一定让北方枪手暴怒，以至于有人朝屋顶开枪。从某种程度说，标志内战爆发的萨姆特堡战役就像一场闹剧。

一个黑色的东西像鲨鱼一样悄无声息地划过灰暗的水面，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从对历史的回忆中惊醒，我认出那是一艘携带“北极星”导弹的战略核潜艇，虽然古老，但显然仍能工作。潜艇浮出水面，白色的泡沫从海豚般的船身两侧滑落。指挥塔上出现了几个人，裹着厚重的大衣，戴着帽檐压低的帽子。一个看似船长的人的脖子上，挂着一副大得

离谱的双筒望远镜。他正朝沙利文岛的方向指指点点。我注视着他。我试图同他建立连接，我的视野开始模糊。他的感受从遥远的地方传来。

紧张。海水飞沫带来的喜悦。北方和西北方吹来的微风。封闭的潜艇空间中的焦虑。刚刚从左舷浮现出的沙质浅滩。

有人从我身后靠近，我惊讶地转过身。

是索恩先生。他来到我身边。我正要开口命令他返回楼梯顶端，就意识到他走上来的原因。那个给妻子拍照的年轻人正朝我走来。索恩先生拦住了他。

“嘿，不好意思，夫人。请问您和您先生能帮我们拍照吗？”

我点点头，索恩先生接过相机。他手指很长，相机在他手里显得特别小。拍了两张照片后，这对夫妻就心满意足了——他们取得了来过这儿的记录，可以留给后人。小伙子痴痴一笑，点了点头。冷风吹来，他们的孩子开始哭闹。我回头去看潜艇，它已经开走了，指挥塔成了水天之间的一条线。

一个陌生人告诉我威利的死讯时，渡船正在靠拢城里的码头，我们即将上岸。

“太可怕了，是吧？”那个絮叨的老女人跟着我来到甲板上。风越来越冷，我有意躲了她两次，但这个愚蠢的女人还是紧追不放，显然将我爱作了她在旅途最后阶段的说话对象。

尽管我一言不发，索恩先生对她怒目而视，但她就是不放弃。“又

黑又冷，一定很可怕吧。”她继续说。

“你在说什么？”不祥的预感促使我发问。

“空难啊。你没听说？坠进沼泽里一定很可怕。我今早给我女儿说……”

“空难？什么时候？”我尖声问。

老女人一惊，但脸上仍挂着空洞的笑容。“昨晚发生的。我今早给我女儿说……”

“什么地方？什么飞机？”索恩先生听见我语气有变，也凑上前来。

“昨晚那架从查尔斯顿起飞的飞机。”老女人用颤抖的声音说，“休息室的报纸上都登出来了。真的太可怕了。八十五人全部遇难。我告诉我女儿……”

我将老女人留在栏杆边，转身进入快餐部。我在那里找到了一张揉皱的报纸，简短而醒目的标题下就是坠机的详细报道。前往芝加哥的417航班于凌晨零点十八分从查尔斯顿国际机场起飞，二十分钟后，飞机在距哥伦比亚[【45】](#)不远的空中爆炸。机身残片和尸体碎块落入康加里沼泽，被那里的渔夫发现。机上没有幸存者。联邦航空管理局、全国运输安全委员会和联邦调查局正在展开调查。

我突然感到强烈的耳鸣，连忙坐下，以防摔倒。我满手是汗，撑在座椅的皮套上。人们从我身前走过，前去出口。

威利死了。被谋杀了。尼娜杀了他。我考虑了尼娜和威利合谋的可能性，他们精心制造了这起事故，好让我认为只剩下一个威胁。但我很

快判断这一理由站不住脚。（如果尼娜将威利纳入了计划之中，那就没有必要设计如此荒谬的阴谋）

威利死了。他的尸块散布在阴暗的、散发着恶臭的沼泽里。我可以想象出他人生最后几秒钟在干什么。他坐在舒适的头等舱里，手里拿着酒杯，也许还在同他粗野无礼的傀儡窃窃私语。然后爆炸发生了。他尖叫着陷入黑暗。飞机倾斜着坠入沼泽。我浑身颤抖，紧抓住座椅的金属扶手。

尼娜是怎么做到的？尼娜有能力操控威利的傀儡，何况威利现在的“念控力”已经下降，但她没有理由这么做。她完全可以操控飞机上的任何人。但实施爆炸的过程很不容易。需要精心准备炸弹，还要费尽心思组织被操控者的记忆，而且只能在我们坐着喝咖啡和白兰地的时候进行操控。但尼娜做得到。是的，她可以。她选择这个时间杀死威利，只意味着一件事。

最后一个游客走出了船舱。我感觉船轻轻撞在码头上。索恩先生出现在门口。

尼娜选择这个时间意味着，她试图同时解决我和威利。显然她已经策划良久。她一直等着我们重聚的这天，等着我羞怯地宣布退出游戏。难怪她表现得如此通融大度！但她还是犯了一个错误。她选择先向威利下手，是因为她断定我不会在她转过头来对付我之前听到威利死亡的消息。她知道，我不关心每天的新闻，而且几乎从不离开那座房子。但她应该不会如此轻率。难道说，她觉得我已经完全丧失了“念控力”，威利才是她最大的威胁？

我摇了摇头，同索恩先生走出船舱。下午的天色分外昏暗，寒风钻

进我的薄外套的领口。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以至于看不清下船的跳板。我是在为威利难过吗？他只是一个自负的、虚弱的、愚蠢的老头儿。我是在为尼娜的背叛难过吗？或许只是冷风刺眼的缘故吧。

老城区的街道上几乎看不到行人。大宅窗户前，光秃秃的树枝在风中乱舞。索恩先生走在我身边。冷风令我的关节炎发作，从右腿到髌骨一阵刺疼。我更多地把身体重心转移到了父亲的拐杖上。

她下一步会做什么？我停下来。一页报纸被风裹挟而来，缠在我的脚踝上，然后又被吹走了。

她会怎么对付我？我知道她就在城里。她可以远距离操控某人，但那需要消耗巨大的精力，需要非常了解那人。而且一旦与那人丧失了连接，想远距离重新建立连接会非常困难，几乎不可能做到。我们都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现在这已不重要。我一想到尼娜仍在这里，在我附近，心脏就狂跳不止。

无论尼娜操控的是谁，我都会看到袭击我的人。我知道尼娜的行事风格。威利的死当然是她最不个性化的一次“进食”，但那只是技术层面的操作。尼娜显然已经决定同我清算旧账，而威利成了她的绊脚石，她必须在展开下一步行动前，清除这个不大不小的威胁。在尼娜看来，她为威利选择的死亡方式是饱含同情和关爱的，而且她想让我知道，空难的幕后策划者是她。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她的这种虚荣心让我产生了警觉。

我很想马上离开。我本可以让索恩先生从车库开出奥迪，在一小时之内摆脱尼娜，再用数小时前往崭新的生活。当然，房子里有一些值钱物品，但我存在别处的钱足以抵消这些损失。我很想抛开过去的身

份，以及利用这一身份积累的一切。

但是不行，我还不能走。

从街对面望过去，我的房子阴森可怖。我关上二楼的窗帘了吗？霍奇斯夫人的孙女和她的小伙伴在院子里蹦蹦跳跳。我犹豫不决地站在路边，用父亲的拐杖反复敲打着一棵树的黑色树皮。我知道，犹豫是不对的，但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被迫在压力下做出决定了。

“索恩先生，请去检查一下房子。每个房间都要查看。然后赶紧回来。”

我看着索恩先生的黑色大衣融入阴暗的院中，这时一道寒风袭来，我感觉独自站在这里特别无助。我来回打量着街道，寻找黑发的克拉默小姐的踪影，但我只看到街道远端一个推着婴儿车的年轻女人。

二楼的窗帘被倏地拉开，索恩先生朝外张望了一会儿，然后转身离开，我则仍旧注视着黑色的方形窗户。院子里传来的叫声令我一惊，但那只是小女孩——她叫什么名字来着？——在呼唤她的朋友。对了，是凯瑟琳。两个孩子坐在喷泉边，打开了一盒动物饼干。我紧盯着她们，然后放下心来。我甚至嘲笑起自己的被害妄想。有那么一瞬，我考虑过直接操控索恩先生，但一想到自己将无助地待在街上，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一旦你与被操控者建立连接，你虽然还能感知自身，但那种感觉已经相当微弱。

快！我本能地警告自己。我这一侧的人行道上走来了两个络腮胡子男人。我穿过街，站在我家门前。两个男人打着手势对笑。一个人朝我瞟了一眼。快！

索恩先生从房子里走出来，锁上门，穿过院子朝我走来。一个女孩对他说了句话，递出了饼干盒，但他没有搭理。街对面的两个男人从我家门口径直走开。索恩先生将大前门的钥匙交给我。我把钥匙放进大衣口袋，目光锐利地看着他。他点点头，露出平静的微笑，仿佛是在嘲讽我大惊小怪。

“你确定检查完了？”我问。

他点头。

“所有房间都检查了？”

他点头。

“报警系统呢？”

他点头。

“地下室看过了吗？”

他点头。

“没有被扰动的痕迹？”

索恩先生再次点头。

我的手放在金属大门上，但我犹豫了。焦虑就像胆汁一样涌上我的喉头。我是一个愚蠢的老女人，在寒风中又累又痛。但我不能打开那道门。

“跟我来。”我穿过街道，快步离开房子，“我们先去亨利餐厅吃

饭，等会儿再回来。”但我其实并不是去那家老餐厅，我只是慌乱之中逃离这座房子。直到来到海滨的古炮台步行道，我才冷静下来。我没有看到其他人。街上有几辆车，但要接近我们的话，就必须穿过一片开阔地带。乌云低垂，海水卷着白色浪头拍向海堤。

户外的空气和昏暗的暮色令我的思维清晰起来。我整整一天都不在家，尼娜的任何计划都无法付诸实施。即便存在一丝风险，尼娜都不会继续待下去。就在我站在古炮台步行道上瑟瑟发抖时，她应该已经搭上了返回纽约的飞机。我明早就会收到她发来的电报。我甚至猜得出电报的内容：梅勒妮，威利死得太惨了。我很伤心。你能同我一起去参加葬礼吗？爱你的，尼娜。

我意识到，我之所以犹豫不决，是因为还渴望着返回温暖舒适的家。我只不过是害怕摆脱旧躯壳罢了。我可以待在安全的地方，让索恩先生回家取唯一一样我不能留下的东西，然后从车库中开出车，在尼娜发来电报之前，载着我远走高飞。那样一来，怅惘地度过来日的就不是我，而是尼娜。我笑了，开始思索给索恩先生的命令该如何措辞。

“梅勒妮。”

我猛然转过头。索恩先生已经二十八年不说话了，但他现在发出了声音。

“梅勒妮。”他面庞扭曲，咧开嘴，露出黑牙。他右手拿着刀，我瞪大了眼。看到他空洞的灰色眸子，我立刻明白了。

“梅勒妮。”

他挥刀向我刺来。我无力阻止。但幸运地是，我转身的时候，手提

包也转了过来。刀刺穿外套，撕裂皮制手提包，扎入我的左肋。但手提包减缓了冲击，救了我一命。

我举起父亲的沉重拐杖，直接插入索恩先生的左眼。他瞬间失去平衡，但没吭一声，然后再次挥刀袭来，但我后退了两步，而他的视野已经模糊。我双手握住拐棍，笨拙地劈砍下去。不可思议的是，棍子再次准确击中了他的眼窝。我又后退了三步。

血顺着他的左脸流下，眼珠挂在了面颊上。但他依然咧嘴笑着，抬起头，缓缓举起左手，扯出了眼珠，将它抛入海湾。他扑向我。我转身便逃。

我努力迈腿。但跑出二十步，右腿的疼痛就让我只能蹒跚而行。再迈十五步，我就上气不接下气了，心脏仿佛要爆炸一般。我感觉血沿着左半身流下，伤口微微刺痛，就像冰块贴在了皮肤上。我回头一看，发现索恩先生正以远超我的速度大步赶来。正常情况下，他四步就能追上我。但操控一个人跑步是很难的，何况那人还遭到了重创。我再次回头，却差点儿滑倒。索恩先生的嘴咧得更开了，血从眼窝中汩汩涌出，染红了牙齿。我们附近没有第三人。

我爬下阶梯，紧握着扶手，以免摔倒。我沿着蜿蜒的步行道和沥青小路来到街上。街灯闪了几下便亮了。我身后的索恩先生两步就跳下了阶梯。感谢上帝，为了乘船我穿的是平底鞋。我加快了脚步。两个老人拼了老命你追我赶，却如同在播放慢动作一般，如果有人看到这古怪的一幕，不知做何感想？但没有人看到这一幕。

我转入一条小街。商店都关着门，仓库里空空荡荡。左边是百老汇街，右边半个街区外，一个瘦长人影从昏暗的临街店铺中走出。我朝那

人走去，但我已经接近晕厥的边缘。我的腿严重抽筋，前所未有的疼痛更让我几乎瘫倒在人行道上。索恩先生就在我身后二十步，而且我们之间的距离正在迅速缩短。

前方的高个子是一个穿着棕色尼龙夹克的黑人。他拿着一个装有带相框的黑白照片的箱子。他先看到了我，然后越过我的肩头看到了十步之外的追踪者。

“嘿！”他人刚发出一个音节，我就用念控力进入他的意志。他就像提线人偶一般乱抖，大张着嘴，眼神呆滞，在索恩先生即将抓住我外套之前，他倒在了我们之间。

箱子飞进了空中，玻璃在人行道上打碎。长长的棕色手指伸向白色的喉咙。索恩先生反手一击，推开了黑人，但黑人紧抓住他不放。两人就像一对不熟练的舞者一样扭在一块儿。我来到一条小巷的入口，将脸靠在冰冷的砖墙上，令意志重返体内。操控这个陌生人消耗了我极大的精力。我看着那个高大的男人跌跌撞撞的身影，竟然想发笑。

索恩先生将刀插入黑人的胃部，抽出来，再次插入。黑人的指甲抠入索恩先生尚存的右眼，牙齿咬进了索恩先生的颈静脉。我模糊地感觉到冰冷的刀第三次扎入黑人体内，但他的心脏还在跳动，所以他还能被操控。黑人跳起来，用剪刀腿撂翻了索恩先生，上下颌在索恩先生肌肉紧绷的脖子上合拢，指甲在白色皮肤上划出一条条血痕。两人齐齐摔倒。

杀了他。黑人的手指摸索着索恩先生的眼睛，但索恩先生用左手拧断了黑人的手腕。黑人的手指继续抓挠。索恩先生的前臂顶住黑人的胸部，用尽力气将他整个人举起来，如同父亲躺在地上抛起孩子。黑人的

牙齿咬下一片肉，但那不足以致命。索恩先生又从上、左、右三方刺了三刀。第二刀重创了黑人的咽喉，鲜血喷溅在两人身上。黑人的腿抽搐了两下，索恩先生将他推向一边。我转过身，快步沿小巷走开。

暮色昏暗，我发现自己走进了死胡同。仓库背面和古炮台码头无窗的金属一侧面朝海湾。左边有一条弯弯曲曲的街道，但太长、太黑、太荒凉，我不敢尝试逃往那个方向。我转过头，刚好看见一团黑影进入我身后的小巷。

我试图建立连接，但我找不到对象。什么都没有。索恩先生仿佛根本不存在。我不知道尼娜到底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码头的侧门是关闭的。正门差不多在一百码开外，而且也是紧锁的。索恩先生冲出小巷，左右打量，搜索我的身影。在昏暗的光线下，他遍布鲜血的面庞看上去几乎是黑的。他开始跌跌撞撞地朝我走来。

我举起父亲的拐杖，打碎了门玻璃的下半部，从玻璃残片中伸出手。如果门的上部或下部有门闩，那我就死定了。所幸只有简单的旋转把手和门闩。我的手指摸到冰冷的金属，索恩先生迈上我身后的人行道时，我拉开了门闩，转进屋内，插上了门闩。

屋内很黑。寒气从水泥地面传上来，一艘艘小船在各自的泊位上随波起伏。五十码外的办公室里透出一缕灯光。我期望这里能有报警系统，但码头太老了，没钱安装。索恩先生的前臂击碎了门中剩下的玻璃，我连忙朝光亮处走。索恩先生抽回手臂，朝门踹了一脚，门闩带着木屑脱落下来。我瞟了眼办公室，但那里只传来电台谈话节目的声音。办公室的门看似遥不可及。索恩先生又猛踹一脚。

我转向右边，跳到了一艘正在靠岸的颠簸的观光游艇上。我迈出五

步，进入狭窄的前部船舱，关上轻薄的舱门，透过耐热有机玻璃舷窗往外看。

索恩先生的第三脚将门踹飞，壮硕的身躯填满了门框。他右手紧握的刀反射着远处街灯的微弱光芒。

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察觉到这阵喧闹。但办公室中没有动静，仍然只听得见收音机中刺耳的说话声。索恩先生迈出四步，停下来，跳到第一艘船上。那是一艘装有船尾马达的小船，不带船舱，六秒之后他就返回了水泥路面。第二艘船上有一个小船舱，索恩先生踹开小舱门，舱门轰然作响。他不一会儿就又返回了路面。我的船在这排船中排在第八位。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听见我狂野的心跳。

我转移到另一侧，透过右舷舷窗望出去。光线被朦胧的有机玻璃涣散扭曲，我隐约看见了某人的白发，收音机调到另一个台。长条形的房间中回荡着巨大的音乐声。我又返回另一个舷窗前。索恩先生刚结束对第四艘船的搜查。

我闭上眼睛，强迫自己放缓呼吸，努力回忆那个每天傍晚都会沿街走来的弓形腿老头儿。索恩先生检查完了第五艘船，那是一艘长点儿的游艇，有好几处可供藏身之所。但他搜索完后再次返回了路面。

忘掉保温杯里的咖啡。忘掉填字游戏。快来找我！

第六艘船也是一艘装有船尾马达的小船。索恩先生只是扫了一眼，并没有跳上去。第七艘船是一艘帆船，桅杆折叠起来，帆布覆盖在座舱上。索恩先生抽出刀子，刺穿了厚厚的帆布，然后用一双血手扯开帆布，就像掀开裹尸布。但他一无所获，返回了路面。

忘掉咖啡！去找！快！

索恩先生跳上第八艘船的船头。我感到船身为之一震。我无处可藏，除了座位下的小储物格，但就算我蜷缩起来也挤不进去。我解开了系在长椅坐垫上的帆布绳，但我粗重的喘息在狭窄的空间中似乎特别响亮。我将坐垫挡在我面前，蜷缩成胎儿的姿势，索恩先生在右舷舷窗外走来走去。快！他的脸突然凑到有机玻璃舷窗上，距我的头仅一英尺。他的嘴以不可思议的弧度咧开了。快！他走进船舱。

快！快！快！

索恩先生蹲在舱门前。我试图用腿抵住那扇百叶门，但我的右腿不听使唤。索恩先生一拳砸穿了薄薄的木板，抓住了我的脚踝。

“你在这儿啊！”

霍奇斯先生用颤抖的声音说，手电筒朝我们这边照过来。索恩先生用力推门。我的左腿痛苦地弯曲起来。索恩先生的左手继续拽着我的脚踝，而拿刀的右手从打开的门缝中伸进来。

“嘿——”霍奇斯先生喊道。我的意志费力地进入他。老男人顿时定住，扔掉电筒，解除了左轮手枪的保险。

索恩先生前后挥舞着刀子，一时间，坐垫泡沫横飞。刀片划伤了我的小指指尖。

快！马上！快！

霍奇斯先生双手握住左轮手枪，开了一枪。子弹在黑暗中不知去向，但枪声在水泥地面和水面上回荡。走近点儿，你这蠢货！行动！索

恩先生又在推门，身体往门缝里挤。他松开我的脚踝，解放了他的左臂，但几乎就在同时，他的手就伸进船舱抓我。我向上摸索，打开了头顶的灯。我看到他空空的黑眼窝。外面的灯光透过碎玻璃，在他毁容的脸上留下黄色的条纹。我爬到左边，但索恩先生的手攥着我的大衣，使劲将我从长椅上拽开。他双腿跪地，右手得以更自由地挥砍。

快！霍奇斯先生的第二枪击中了索恩先生的右臀。他一屁股坐下，疼得直哼哼。我的大衣被撕裂，扣子撒在了甲板上。刀插进我耳边的舱壁，然后又抽了回去。

霍奇斯先生蹒跚着跳上船头，几乎跌倒，然后慢慢绕到了右舷。我将舱门压在索恩的手臂上，但他毫不放松，继续将我朝他拽。我只好跪在地上。刀锋袭来，砍穿了泡沫坐垫，也划过我的大衣。我手上的坐垫所剩无几。霍奇斯先生已来到四英尺开外，双手持枪，放在船舱顶部。

索恩先生抽回刀，摆出斗牛士持剑的姿势，咧嘴露出血红的牙齿，仿佛在发出胜利的尖叫。我看见，尼娜的疯狂在他仅存的眼睛中燃烧。

霍奇斯先生开枪了。子弹击穿索恩先生的脊柱，钻进左舷排水孔。索恩先生张开双臂向后倒下，像一条刚被抛上甲板的大鱼一样扑腾。他僵直而苍白的手指无力地敲打着甲板，手里的刀落在甲板上。我让霍奇斯先生上前几步，将枪口顶在索恩先生的太阳穴，再次扣动扳机。声音沉闷而空洞。

码头办公室的厕所里有一个急救包。我让霍奇斯先生站在门口警戒，自己在厕所里包扎受伤的小指，然后吃下三颗阿司匹林。

我的外套已惨不忍睹，血染红了我的印花裙。我从未喜欢过这条裙子——我觉得它单调而且过时——但我喜欢这件外套。我头发蓬乱，上面粘着泡沫小球。我把水泼在脸上，用手反复梳头。不可思议的是，被刀扎穿的手提包还在身上，但包中的大部分东西都掉了。我将钥匙、钱包、放大镜和面巾纸装进外套的大口袋，然后把手提包丢在厕所。父亲的拐杖也掉了，但我想不起我是在哪儿把它弄掉的。

我小心翼翼地将沉甸甸的左轮手枪从霍奇斯先生手里取下来。这老头儿的手臂保持平直，手指依然弯着。我摸索了一会儿，终于打开了转轮。还剩两发子弹未射出。这蠢货竟然带着六个弹巢都填满子弹的手枪转悠！许多年前那个快乐的夏天，查尔斯对我说过：一定要保证至少一个弹巢是空的。那时候，我们常到岛上做射击训练。我和尼娜依偎在严肃的教练的怀里，任由他们抬着我们的臂膀，辅导我们瞄准。我们会不时发出紧张的尖叫。温暖而明亮的日光下，查尔斯教导我，必须计算子弹的数量，我则神魂颠倒地靠在他身上，闻着他身上散发的甜甜的刮胡水和烟草的味道。

我的念控力稍有松懈，霍奇斯先生就微微发颤，大张着嘴，露出脱位的假牙。我看了眼他磨旧的皮制枪带，上面没有多余的子弹。我不知道他把子弹藏在什么地方了。我搜索他的记忆，但这老头儿混乱的思想中没有丝毫线索。他的大脑反复重播着刚才那一幕：将枪口顶在索恩先生太阳穴上，开枪……

“来吧。”我将他毫无表情的脸上的眼镜摆正，把左轮手枪插入枪套，操控他带我离开码头。外面黑极了。我们经过一盏又一盏街灯，走了六个街区，老头儿开始剧烈颤抖，我这才意识到忘了让他穿外套。我加大了念控力的力道，他停止了颤抖。

我的房子看上去就像四十五分钟前一样。房子里没有灯光。我们进入院子。我在塞满东西的口袋里寻找钥匙。我的外套是松开的，晚风寒冷刺骨。院子另一头的房子里亮着灯，小女孩的笑声从窗户飘出来。我操控霍奇斯加快脚步，以免他的孙女发现他进入我家。霍奇斯先生握着左轮手枪先进屋。我令他打开灯，然后自己才进去。

客厅空荡荡的，没有被扰动的迹象。桌面反射着客厅吊灯的光芒。我坐在门厅的仿威廉斯堡椅上，花了一分钟让心跳恢复正常。我没有让霍奇斯先生落下左轮手枪的击铁。他的手臂开始发抖。最后我站起来，沿着走廊进入温室。

克拉默小姐撞开旋转门，从厨房中猛冲过来，手里拿着烧得通红的拨火棍。霍奇斯先生被撞得一歪，一枪打在地板上，没有对她造成任何伤害。克拉默小姐举起拨火棍准备再次发起攻击，枪从霍奇斯先生无力的手中掉下来。

我转身往后跑。拨火棍打在霍奇斯先生的头上，砰砰作响。我忙里出错，没有选择院子，而是跑上了楼。克拉默小姐跳上楼梯紧跟上来。在关上沉重的卧室门之前，我瞥见她疯狂的瞪圆的眼睛和高举在手上的拨火棍。门刚上锁，克拉默小姐就开始撞门。厚重的橡木门纹丝不动。她用拨火棍一遍又一遍地敲打着门和门框。

我转过身，搜寻熟悉的房间，但找不到一样可以帮我的东西，连一部电话都没有。房间没有壁橱，只有一个古老的衣柜。我快步来到窗边，拉开窗户。呼救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但丝毫阻止不了门外的怪物。她正在撬门。我看到对面窗户中的影子，做出无奈的决定。

两分钟后，我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卧室门就快撑不住了。我听见拨火

棍撬动门铰链的嘎吱声。门开了。

克拉默小姐浑身是汗。她张着嘴，口水流下下巴。她的眼睛空洞无神。她和我都没有听到她身后一双穿着拖鞋的脚走上楼梯的声音。

继续走，举起枪，扣下扳机。我一遍遍地下达着命令。两只手握住枪。瞄准。克拉默小姐突然觉察到危险——准确地说，是尼娜觉察到危险，因为克拉默小姐已经不存在了。她转过身，看见矮小的凯瑟琳站在最高一级楼梯上，拿着女孩爷爷的左轮手枪，瞄准了她，手指扣在扳机上。另一个女孩在院子里大声呼唤着凯瑟琳。

尼娜意识到必须对付这个威胁。克拉默小姐举起拨火棍，转身进入走廊，这时凯瑟琳扣下了扳机。后坐力将她震下了楼梯。克拉默小姐的左胸绽开一朵红色的小花。她踉跄了几步，左手抓住栏杆，跟在女孩身后东倒西歪地冲下楼梯。她手里挥舞着拨火棍，我松开了对女孩的操控。我赶到楼梯口。我必须亲眼看到。

克拉默小姐翻着眼白抬头看我。她男性化的衬衣被自己的血染红，但她还在动，还在攻击。她左手拾起手枪，嘴张得更大了，一串声音从喉管中发出，如同散热器中漏出的蒸汽。

“梅勒妮……梅勒妮……”

我闭上眼。克拉默小姐开始爬上楼梯。

凯瑟琳的朋友从打开的门中冲进来，三步两步就跳上楼梯，紧紧搂住克拉默小姐的脖子。两人向后滚下楼梯，经过凯瑟琳，栽到楼下锃亮的地板上。

那女孩只有一点儿擦伤。我走下楼梯，将她拖离克拉默小姐。她的

脸颊上有一处瘀青，手臂和前额上有些划痕。她不断地眨着眼，蓝色的眸子里充满困惑。

克拉默小姐的脖子断了。我捡起手枪，踢开拨火棍，朝她走去。她的头以不可思议的角度偏着，但她还没死。她瘫痪在地，尿已流到地板上，但她仍然眨着眼，牙齿上下打战。我得抓紧时间。霍奇斯家里传出大人的呼唤。通往院子的大门敞开着。我面朝女孩：“起来。”她眨了下眼，挣扎着站起身。

我关上门，从衣架上取下一件古铜色雨衣，用一分钟时间把口袋中的东西转移到雨衣中，然后丢掉了那件破损的春季外套。呼喊声从院子中传来。

我跪在克拉默小姐身边，双手捧起她的脸，用力稳住她的上下颌。她又翻起了白眼，但我粗暴地摇晃她的脑袋，直到我又能看到她的虹膜。我身体前倾，脸贴在她的脸上。

“我会来找你的，尼娜。”我大声说。

我一松手，她的头落在地板上。我快步走向温室，那里是我的刺绣间。我没有时间上楼拿钥匙，所以我举起温莎椅，砸碎了橱柜。雨衣口袋刚好容我放下从橱柜中取出的东西。

女孩仍然站在走廊里。我将霍奇斯先生的手枪交给她。她的左臂以古怪的角度垂着，我怀疑她可能骨折了。敲门声传来，有人在拧门把手。

“跟我来。”我小声说，领着女孩进入饭厅。我们越过克拉默小姐的尸体，穿过昏暗的厨房。敲门声越来越响。我们离开房子，进入小巷。

老城区的这个部分有三家旅馆。一家是汽车旅馆，在十个街区之外，舒服但价格偏贵。我立刻否定。另一家是规模较小的家庭旅馆，离这儿只有一个街区，闹中取静。我去别的城市时会首选这样的旅馆入住。我也否定了。第三家旅馆在两个半街区之外，是百老汇街上的一座老式宅子，被改造成小旅馆，每个房间都摆着昂贵的古董，价格高得令人咋舌。我匆匆赶去那里，女孩紧跟在我身边。她手里还拿着枪，但我让她脱掉了毛衣裹住枪。因为腿部的剧痛，我不时往女孩那侧倾斜。

曼萨德旅馆的经理认出了我。见我头发凌乱，他不禁微微上挑起眉毛。女孩站在十英尺外的门厅里，藏在暗处。

“我在找我的一个朋友。”我故作热情地说，“她名叫德雷顿夫人。”

经理皱眉：“唔……不好意思，我们这儿没有这个人。”

“也许她是用未出嫁时的名字登记的。”我说，“尼娜·霍金斯。她是一位极富魅力的老妇人，比我年轻几岁，长长的银发。也许是她朋友帮她登记的……一个漂亮的黑发年轻女人，名叫巴雷特·克拉默……”

“不好意思，还是没有。”经理用怪异的平板声调答道，“没有人用这个名字入住。您的朋友说不定过阵子才来，要不您先给她留个话。”

“不用。”我说，“不用留话。”

我领着女孩转入一条通往厕所和楼梯的走廊。“我能向您打听个事儿吗？”我对路过的旅馆服务员说。

“您说，夫人。”他站住，不耐烦地将他的黑色长发撩到肩后。同时

操控两个人是极其困难的，只能迅速完成两者之间的切换。如果我不想丧失对小女孩的操控，就得马上从服务员口中问出答案。

“我在找一个朋友。”我说，“一位极富魅力的老妇人。蓝眼睛，长长的银发。她的旅伴是个头发乌黑卷曲的年轻女人。”

“这里没有入住这样的人，夫人。”

我伸出手，抓住他的前臂。我松开了女孩，将注意力转移到服务员身上。“你确定？”

“哈里森夫人。”他眼神空洞地望着我背后，“北面的207号房。”

我笑了。哈里森夫人。上帝啊，尼娜真是蠢到家了。我身边的女孩突然呜咽起来，浑身一软，靠在了墙上。我当即做出一个决定：放女孩走。我觉得那是出于同情，但其实是因为她的左臂已经无用了。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孩子，轻抚着她的刘海。她困惑地眼珠乱转。“你的名字。”我提醒道。

“艾丽西亚。”她嗫嚅道。

“听我说，艾丽西亚，我要你现在回家。快点，但不要跑。”

“我的手臂痛。”她嘴唇颤抖着说。我又摸着她的前额，轻轻进入她的意志。

“你要回家。”我说着，“你的手臂不痛。你什么都记不起来。这就是一场梦。你会忘得一干二净。回家吧。快点，但不要跑。”我从她手里取过手枪，但没有把它从毛衣里解开，“再见，艾丽西亚。”

她眨眨眼，穿过门厅，朝大门走去。我环顾四周，然后将枪交给服务员。“藏在你的马甲下面。”我说。

“谁啊。”尼娜柔声问。

“服务员阿尔伯特，夫人。您的车到门口了，我来把您的行李运下去。”

随着“咔嗒”一声，门开了一条缝，但门链仍没取掉。

阿尔伯特盯着尼娜，眨了眨眼，羞赧地笑了，将头发撩到肩后。我紧贴着墙壁。

“好。”她放下门链，退了两步。我进入房间时，她已经转过身给行李箱上锁。

“你好，尼娜。”我轻轻说。她后背一挺，但动作相当优雅。床单上还留有她睡过的凹痕。她缓缓转过身。她穿着一条我从未见过的粉色裙子。

“你好，梅勒妮。”她笑了，眼睛蓝得透明。我让服务员用霍奇斯先生的手枪指着她。他持枪的手非常稳。他扳起击铁。尼娜双手交叠放在身前，始终与我对视着。

“为什么？”我问。

尼娜用几乎觉察不到的幅度耸耸肩。有那么一瞬，我以为她要大笑出来。我受不了她的笑——尖厉刺耳，就像是一个孩子，每次都让我悚

然心惊。但她只是闭上眼，脸上依然挂着微笑。

“为什么用哈里森夫人这个名字？”我问。

“你不明白吗，亲爱的？我觉得我欠他的。可怜的罗杰。我有没有告诉你他是怎么死的？不，我肯定没说过。你也从没问过，亲爱的梅勒妮。”她睁开眼。我瞟了眼服务员，他举枪的手依然很稳。他接下来要做的只是轻轻扣下扳机。

“他是淹死的，亲爱的。”尼娜说，“可怜的罗杰从蒸汽船上跳了下去。那艘船叫什么来着？就是载他回英国那艘。我当时就觉得奇怪——他自杀前才给我写了信，答应一定会娶我。这故事难道不是特别悲惨吗，梅勒妮？你觉得他为什么做出那种事？我想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对吧？”

“我想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我说。我暗暗命令服务员扣下扳机。

但什么也没发生。

我连忙看向右侧。服务员将头转向我。我没有让他那样做。他僵直的手臂也转了过来，手枪就像是风向标的箭头。

不！我青筋暴起，奋力夺取服务员的控制权。手臂的转速慢了下来，但枪口最终还是对准了我的脸。尼娜现在大笑起来，笑声在狭小的房间里格外响亮。

“再见，亲爱的梅勒妮。”说完尼娜又笑了，对服务员点了点头。击铁落下时，我死死盯着黑洞洞的枪口。

空弹巢。又是空的。还是空的。“再见，尼娜。”我说，从雨衣口袋

里取出查尔斯的手枪。炸药的爆裂震麻了我的手腕，一片青烟在房间里弥漫开来。一个比硬币还小的圆洞出现在尼娜前额正中。有短短的一瞬间，她继续站在那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然后她向后倒下，身体被高床回弹，脸朝下栽在地板上。

我转向服务员，用我手中古老却保养良好的左轮手枪换下他手中无用的武器。这时我才第一次察觉，这个服务员的年纪与查尔斯相仿，头发也几乎是相同的颜色。我探出身子，在他唇上轻轻吻了一下。

“阿尔伯特，”我低语道，“枪里还有四发子弹。每个人都必须数清自己还剩多少子弹，对不对？去前厅杀死经理，再杀死离他最近的一个。然后将枪管伸进自己嘴里，扣下扳机。如果没有击发就再扣一次。先藏好手枪，到前厅之后再掏出来。”

我们进入走廊，走廊已经骚乱起来。

“叫救护车！”我大喊道，“出事了。快叫救护车！”有人听到呼喊便真的去打电话了。我两眼一黑，靠在一位白发绅士身上。人们跑来跑去，有人停下往房间里窥视一眼，然后便尖叫起来。突然，门厅传来三声枪响。混乱中，我溜下后面的楼梯，走出防火门，消失在夜色里。

查尔斯顿

1980年12月16日，星期二

鲍比·乔伊·金特里治安官在椅子上往后一靠，又喝了一口罐装皇冠可乐。他的双脚搭在乱糟糟的桌面上。他挪动庞大的身躯，想让自己更舒服些，紧绷的皮制枪带却吱吱作响。这是县政府大楼一个小办公室，四周的煤渣砖墙和旧木板将它同外面的喧嚣隔开。木板和煤渣砖上的油漆都脱落了，但颜色深浅稍有不同。办公室里拥挤不堪，摆着一张大办公桌、三个高高的文件柜、一张堆满书和文件夹的长桌子、一块黑板、两把黑木椅——上面同样凌乱地放着装订好的文件和分散的纸张。墙上安着搁板，搁板上的东西也是东倒西歪。

“我在这儿没什么好做的了。”理查德·海恩斯探员说。这名联邦调查局特工扫开几个文件夹，坐在桌子边缘。棕色裤子上的折痕清晰可见。

“确实。”金特里治安官赞同道，轻轻打了个嗝，将罐装可乐放在膝盖上。“没理由再待下去。回家去吧。”

这两名执法人员基本没有相似之处。金特里三十五岁左右，个子虽

高，但已经发福，皮带勒进大肚子，棕色的制服衬衫就像小了一号，让他整体看上去就像是讽刺漫画里的人物。他面庞红润，长着不太明显的雀斑。尽管发际线越来越靠后，而且长着双下巴，金特里却是一副开朗、友好，甚至有点儿淘气的模样，如同一个老男孩。

金特里治安官声音柔和，慢条斯理。西部乡村歌曲和博尔特·雷诺兹拍摄的露天电影中也经常听得见这种腔调。敞开领口的衬衣、紧绷的肚子、慵懒的口气——金特里的这副特征同乱糟糟的办公室的氛围相得益彰。但这个胖子的动作里却透露着一丝格格不入的敏捷，甚至可以说是优雅。

联邦调查局的理查德·M. 海恩斯探员更加表里如一。海恩斯比金特里大足足十岁，但他看上去年轻多了。他穿着一件Jos. A. Bank^[46]牌浅灰色三套件夏装和米黄色衬衫，暗红色薄软丝绸衬领带是同样的牌子，编号280235。他的短发经过精心梳理，只在鬓角浮现出些许银丝。海恩斯神情严肃，一丝不苟，与他的方脸和偏瘦的体型相称。他每周锻炼四次，以保证腹部平坦结实。他的声音平板而坚定，深沉但不洪亮。J. 埃德加·胡佛^[47]手下所有的探员似乎都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

两人的差别远远不止外表方面。理查德·海恩斯加入联邦调查局之前，曾在乔治敦大学度过了三年平庸的大学生活。他后来接受的一系列训练弥补了学历上的不足。

鲍比·乔伊·金特里本科毕业于杜克大学，主攻艺术和历史专业，然后又去西北大学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鲍比·乔伊的叔叔李在斯巴达堡附近某县担任治安官，1967年夏天，他雇鲍比·乔伊担任兼职助手。这是金特里第一次接触警察工作。一年后，鲍比·乔伊硕士毕业，在芝加哥公园里目睹了暴怒的警察用警棍殴打正在和平解散的反战示威者。

金特里返回南部家乡，在亚特兰大的莫尔豪斯学院教了两年书，然后找了份保安的工作，同时开始创作一本书，研究被解放黑人事务管理局及其在美国内战后重建中的作用。这本书从未完成，但金特里发现自己喜欢有作息规律的保安工作，尽管他的体重节节攀升。1976年，他移居查尔斯顿，加入警察队伍，担任巡警。一年后，杜克大学邀请他去当一年历史系副教授，但他拒绝了。他已经习惯了警察工作，习惯了每天同醉汉和疯子打交道，习惯了每天都能遇到新状况。一年后，他竟然参加竞选查尔斯顿县治安官。令所有人惊讶的是，他竟然当选了。当地的一位专栏作家评论说：查尔斯顿是一个古怪的城市，城里的居民无比热爱自己的历史，以致满怀期待地选举了一名历史学家担任治安官。但金特里觉得自己不是什么历史学家，而是不折不扣的警察。

“你还需要我在这儿吗？”海恩斯说。

“嗯？你说什么？”金特里刚才有点儿走神，现在才反应过来。他把空咖啡罐捏扁，扔进垃圾筐，却被筐中别的被捏扁的咖啡罐反弹了出来。

“我是说，如果你不需要我在这儿的话，我就去给加拉格尔说说，然后今晚返回华盛顿。特里和联邦航空管理局的调查组会留下，我们可以通过他们保持联系。”

“嗯，好。”金特里说，“我们非常感谢你的协助，迪克[【48】](#)。你和特里比我们整个警局的人都了解这种事。”

海恩斯刚一起身，治安官的秘书就把头伸进了门缝。这女人戴着带挂链的莱茵石眼镜，留着二十年前就过时的发型。“治安官，那个纽约的精神病医生来了。”

“该死，我差点儿忘了。”金特里挣扎着站起身，“谢谢你，琳达·梅。请叫他进来。”

海恩斯走向门口，“治安官，有事就给我电话……”

“迪克，你能留下旁听吗？我忘了这家伙要来，但他可能会为我们提供一些关于福勒家凶杀案的信息。他昨天主动打电话来，说他是德雷顿夫人的精神病医生，刚好就在这里出差。你能等两分钟吗？如果你要去赶飞机的话，完事儿后我会让汤米用警车送你回汽车旅馆。”

海恩斯微微一笑，摊开手掌道：“我不急，治安官。我很乐意听听精神病医生是怎么说的。”联邦调查局探员走到一把椅子前，挪开了椅子上的白色麦当劳纸袋。

“谢谢，迪克。非常感谢。”金特里说，用手抹了把脸。门上传来敲门声，他走上前去，一个蓄着络腮胡、穿着灯芯绒西装夹克的男人进了门。

“你是金特里治安官吧。”男人的说“金”字时口音很重。

“我是鲍比·乔伊·金特里。”治安官的一双大手握住了对方伸出的手，“你就是拉斯基博士吧？”

“索尔·拉斯基。”精神病医生的身高还算正常，但站在大块头的金特里身边就显得相当矮小。他体型瘦削，眉毛花白且离眼很远，胡子黑白交杂，棕色的眼睛流露出悲伤的神情，似乎比身上的其他部位都苍老。眼镜镜片之间的部分由胶纸带固定。

“这位是联邦调查局的理查德·海恩斯探员。”金特里一挥手，说，“是我让迪克来这儿的，希望你别介意。他见多识广，提的问题也

许比我更靠谱些。”

精神病医生对海恩斯微微颌首。“我还不知道，联邦调查局也加入了地方凶杀案的调查。”拉斯基说。他声音轻柔，英国口音几乎听不出来，句法和发音都严格受控。

“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加入。”海恩斯说，“但这个案子中的一些要素，可能在我们的管辖范围内。”

“哦？怎么回事？”拉斯基问。

海恩斯双臂抱胸，清了清嗓子，“首先，这个案子涉嫌绑架，医生，以及侵犯受害者的公民权利。我们的法医专家正在向当地执法机构提供援助。”

“迪克来这儿是因为那架飞机爆炸的案子。”金特里说，“嘿，坐下吧，医生。坐这儿，我把东西给你清一下。”他将椅子上的杂志、文件夹和泡沫塑料咖啡杯转移到桌上，回到自己的椅子上。“你昨天说，你可以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帮我们破解这个案子。”

“纽约的小报称其为‘曼德萨旅馆凶杀案’。”拉斯基说，顺手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

“总比‘查尔斯顿大屠杀’好。”金特里说，“但其实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因为大多数受害者并不在曼德萨旅馆。九个人被杀在这儿是超级新闻，但换作在纽约的话就不稀奇了吧。”

“也许吧。”拉基斯说，“但这个案子里，无论是受害者还是嫌疑人，都有许多有趣的地方。”

“不错。”金特里说，“但我们这会儿仍然毫无头绪，如果你能提供线索的话就太好了，拉斯基博士。”

“我非常乐意予以协助，但我只能略尽绵力。”

“你是德雷顿夫人的精神病医生？”海恩斯问。

“可以这么说。”索尔·拉斯基顿了顿，扯着胡须思索。他的眼睛很大，眼皮沉重，似乎很久没有睡过好觉了。“我只见过德雷顿夫人三次，最近一次在九月。我八月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过一次演讲，演讲结束后，她主动找到我。后来.....我给她做过两次治疗。”

“但她曾是你的病人吧？”海恩斯胡安换上了检察官似的平板而专注的口吻。

“可以这么说。”拉斯基说，“不过我其实没有医生执照。你知道，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偶尔在那儿的诊所里做心理咨询.....驻校心理学家艾伦·海陶尔觉得有些学生应该看精神病医生。我有时候也给教师看病.....”

“德雷顿夫人是学生？”

“不，我相信她不是学生。”拉斯基说，“她时常旁听我讲授的研究生课程，参加晚上的讨论会。她.....她对我写的一本书表示出兴趣.....”

“《暴力病理学》。”金特里治安官说。

拉斯基眨了眨眼，扶了下眼镜，“我昨天应该没有向你提及我的著作的名字吧，金特里治安官？”

金特里双手交叠放在肚上，露齿一笑，“你没有提过，教授。但我去年春天读过这本书。实际上，我读了两遍。我刚想起作者的名字。我觉得那本书太棒了。你也应该看看，迪克。”

“我很惊讶你竟然找到了这本书。”他转身面对联邦调查局特工，“那是一本学术书，研究的是某些病例的历史。只印了两千册。学术出版社出版的。大部分卖出的书都用于纽约和加利福尼亚的教学了。”

“拉斯基博士认为，有些人更容易产生……你是怎么说的来着？更容易产生暴力倾向。我说得对吧？”金特里问。

“不错。”

“某些人……地点……或者时间会促使他们实施暴力，而他们从未想过自己会做出如此残暴的行为。在我看来，本书的主旨就是这个。”

拉斯基又对治安官眨了眨眼，“总结得非常精准。”他说。

海恩斯站起身，走到文件柜边靠在上面。他双臂抱胸，眉头微皱。“等等，有些事我不明白。你是说，德雷顿夫人主动找到你……表示对你的书很感兴趣，然后成了你的病人，对吧？”

“是的，我同意在工作领域同她接触。”

“你同她有私人关系吗？”

“没有。”拉斯基说，“我只见过她三次。第一次在我的讲座之后，讲座主题是第三帝国的暴行。后来我又见过她两次——两次都是在诊所进行一个小时的治疗。”

“我明白了。”海恩斯说，但他的声音明显透着疑虑，“你认为治疗中的发现有利于我们理清目前的迷局？”

“恐怕不是的。”拉斯基说，“在不违背保密原则的前提下，我可以告诉你们，德雷顿夫人与她早已过世的父亲之间存在纠葛。我看不出我们的谈话对破解她的被害有何帮助。”

“嗯……”海恩斯走回自己的椅子，瞟了眼自己的手表。

金特里微笑着打开了门，“琳达·梅！亲爱的，你能给我们弄点儿咖啡上来吗？谢谢。”

“拉斯基博士，也许你已经猜到，我们知道是谁杀了你的病人。”海恩斯说，“我们现在缺的是动机。”

“我知道。”拉斯基说，捋了捋胡子，“是当地的一个年轻男人，对吧？”

“阿尔伯特·拉佛勒特。”金特里说，“他十九岁，是旅馆服务员。”

“确信他就是凶手？”

“毫无疑问他就是。”金特里说，“有五个证人向我们证实，阿尔伯特走出电梯，来到柜台前，枪杀了他的老板、曼萨德旅馆的经理凯尔·安德森，子弹正中心窝。我们在他的西服上发现了火药燃烧的痕迹。凶手用的是点45口径柯尔特单动转轮手枪。不是廉价的仿造品，医生，而是货真价实的柯尔特手枪，有出厂编号可查。一把真正的老古董。凶手就是用这把枪抵在凯尔的胸口扣下了扳机。证人说他开枪前一个字都没说。然后他转身朝伦纳德·惠特尼开枪，正中后者的面部。”

“惠特尼先生是什么人？”精神病医生问。

海恩斯清了清嗓子，答道：“伦纳德·惠特尼是从亚特兰大来的商人。他刚走出旅馆餐厅就中枪了。据我们所知，他与旅馆中别的遇害者没有任何关系。”

“不错。”金特里说，“然后阿尔伯特将枪管塞进自己嘴里，扣下了扳机。五位证人都没有干预他的行为。短短几秒之内，他就完成了杀人和自杀。”

“用的就是杀死德雷顿夫人的那把枪？”

“是的。”

“有人看到他杀死德雷顿夫人吗？”

“没有人直接看到。”金特里说，“但有两个人看见阿尔伯特从传出枪声的房间里出来，进了电梯。枪响之后就有人发现德雷顿夫人倒在血泊中。但没有人记得男孩手里拿着左轮手枪。这没什么稀奇的——就算你拿着一条猪腿钻进人群也可能没人察觉。”

“第一个发现德雷顿夫人尸体的是谁？”

“不清楚。”治安官说，“当时走廊里一团混乱，然后门厅又发生了枪击。”

“拉斯基博士，”海恩斯说，“如果你不能提供有关德雷顿夫人的线索，那我认为你了解这些信息是无用的。”联邦调查局探员明显打算结束谈话，但这时秘书把咖啡送了进来。海恩斯将泡沫塑料咖啡杯放在文件柜上。拉斯基感激地笑了，啜了口微温的饮料。金特里的咖啡杯很

大，侧面印着“老板”二字。“谢谢你，琳达·梅。”

拉斯基微微耸肩，“我只是希望尽可能地提供帮助。”他轻声说，“我知道你们二位都非常忙。我不会再占用你们的时间。”他将咖啡杯放在桌子上，起身欲走。

“等等！”鲍比·乔伊·金特里说，“既然你已经来了，我还想听听你的看法。”他转身对海恩斯说，“两年前，纽约警察局在侦破‘山姆之子’案的时候，咨询了拉斯基教授。”

“我参与过许多案件咨询。”拉斯基说，“那次我们帮助警察对凶手进行人格分析，但最后我们被证明错得离谱。警察三下五除二就抓到了凶手。”

“不错。”金特里说，“但你写了一本研究连环杀手的书。迪克和我非常希望听听你对这个案子的看法。”他起身走到长黑板前。黑板上用胶纸带贴着一层棕色包装纸。金特里掀起包装纸，露出了满黑板的人名和时间。“你也许听说过这上面的其他角色。”

“听说过一部分。”拉斯基说，“纽约的报纸对尼娜·德雷顿、那个小女孩和她爷爷表达了强烈的兴趣。”

“是的，那孩子叫凯茜^[49]。”金特里说，用指关节在女孩的名字旁敲了敲，“凯瑟琳·玛丽·埃利奥特。十岁。上四年级。我昨天看到了她的照片，相当可爱，比案卷里的现场照片好看多了。”金特里顿了顿，揉搓着脸颊。拉斯基又吸了口咖啡，等待治安官继续。“凶杀案现场有四个。”治安官指着街道地图说，“一人死在卡尔豪恩街，一人死在大约一个街区之外的古炮台码头，三人死在福勒家……”他敲了敲画着三个叉的方形小区域，“四人死在曼萨德旅馆。”

“这些案子之间有联系吗？”拉斯基问。

“问题就在这儿。”金特里叹气道，“看似有，但却找不出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他指了指受害者的名字，“普雷斯顿先生被砍死在卡尔豪恩街，他在老城区生活了二十六年，是摄影师兼商人。我们推断他只是无辜的局外人，而杀死他的人死在了这儿.....”

“卡尔·索恩。”拉斯基念出了受害者的名字。

“失踪的福勒夫人的仆人。”海恩斯说。

“是的。”金特里说，“尽管他在驾照上的名字是卡尔·索恩，但今天我们从国际刑警组织得到消息，指纹比对结果显示，此人原名奥斯卡·菲利克斯·豪普特，本是瑞士的一个小偷，常在旅馆行窃。1953年，他在伯尔尼【50】失踪了。”

“上帝啊。”精神病医生嘟哝道，“他们竟然会把小偷的指纹信息保存这么久。”

“豪普特不止是小偷。”海恩斯插话道，“他是1953年发生的一起凶杀案的主要嫌疑人。一个法国巨商在泡温泉时被残忍地杀害了，案发后豪普特就失踪了。瑞士警察当时认为豪普特很可能死于欧洲犯罪集团之手。”

“我想他们搞错了。”金特里治安官说。

“你凭什么质疑国际刑警组织？”拉斯基问。

“只是一种直觉。”金特里说，回头看着黑板，“不管他是叫卡尔·索恩还是奥斯卡·菲利克斯·豪普特，这个人都死在了码头。如果血案就此

结束，那我们还可以拼凑出他的作案动机……比如偷船……豪普特脑中的子弹来自于巡夜的保安的手枪，点38口径。问题是，豪普特除了身中两枪之外，还被打得遍体鳞伤。他衣服上有两种血迹——我是说，除了他自己的还有两种。而他指甲里的皮肤和皮下组织样本来自普雷斯顿先生，这说明袭击普雷斯顿先生的就是他。”

“我被弄糊涂了。”索尔·拉斯基说。

“更让人糊涂的还在后头呢。”金特里用指关节敲了敲另外三个受害者的名字：巴雷特·克拉默、乔治·霍奇斯、凯瑟琳·玛丽·埃利奥特。“你认识这位女士吗，教授？”

“巴雷特·克拉默？”拉斯基问，“不，我只是在报纸上见过她的名字。”

“唔……我赌你猜不到她的身份——她是德雷顿夫人的旅伴。我猜认从纽约来认领尸体的人会称她是德雷顿夫人的‘行政助理’。三十五岁左右的女人，皮肤微黑，身材有些魁梧。”

“我对她没有印象。”拉斯基说，“德雷顿夫人来做治疗的时候她没有跟来。我同德雷顿夫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或许也在下面听讲座。但我没有注意到她。”

“霍奇斯先生用点38口径史密斯&韦森左轮手枪朝克拉默小姐开枪。但验尸官非常肯定，她的死亡不是枪击造成的。她在福勒家从楼梯上摔下，折断了脖子。医务人员赶到时她还活着，但被送到急救室时已经死了。检查不出脑电波了。

“诡异的是，现场调查人员发现，霍奇斯先生根本没有朝克拉默小

姐开枪。他的尸体是在这里被发现的——”金特里敲了敲黑板，“在福勒家的走廊里。他的左轮手枪却被发现于德雷顿夫人在曼萨德旅馆的房间地板上。总结起来，一共有八个遇害者——算上阿尔伯特·拉佛勒特的话就是九个——还有五件凶器……”

“五件凶器？”拉斯基问，“抱歉，治安官。我并非想有意打断你。”

“没事儿。我们发现了五件凶器：阿尔伯特用的古老的点45口径左轮手枪，霍奇斯的点38口径左轮手枪，插在豪普特身上的一把刀，克拉默用来杀小女孩的拨火棍……”

“巴雷特·克拉默杀了小女孩？”

“呃……至少拨火棍上都是她的指纹。而且女孩的血溅满了克拉默全身。”

“你只说了四件武器啊。”

“嗯……哦，还有一个我们在码头后门发现的木制拐杖，上面也有血。”

索尔·拉斯基摇摇头，望向理查德·海恩斯。联邦调查局探员双臂抱胸，紧盯着黑板。他看上去异常疲惫而愤慨。

“真是一团乱麻，对吧，教授？”金特里总结道，走回自己的椅子，叹息一声，跌坐进去。他靠在椅背上，从大咖啡杯中啜了口冷咖啡。“你有什么看法？”

拉斯基懊丧地摇了摇头。他注视着黑板，似乎在将上面的信息都记在脑中。一分钟后，他挠着胡子轻轻说道：“恐怕我也没什么看法。但

我要问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

“什么问题？”

“福勒夫人去哪儿了？大屠杀就在她家里发生，而她却不知去向。”

“应该是福勒女士，”金特里纠正道，“邻居告诉我们，她是查尔斯顿的一位老处女。而称呼这类人为‘女士’是查尔斯顿将近两百年的传统。言归正传，关于你的问题，答案是：我们找不到梅勒妮·福勒。有人报告说，德雷顿夫人中枪后，曾在旅馆楼上走廊看到一个身份不明的老妇人，但无法确认那就是福勒女士。我们已经向附近三个州发了通缉令，但目前还没有收到任何反馈。”

“她或许是解开谜团的关键。”拉斯基的语气不太确定。

“呃.....也许吧。我们在古炮台码头的厕所背后发现了她被划烂的手提包。上面的血迹同卡尔的巴黎产弹簧刀上的血迹相吻合。”

“上帝啊。”精神病医生感叹道，“这说不通啊。”

众人陷入沉默，然后海恩斯起身道：“也许真相比我们想象的简单。”他扯了扯袖口，“凶杀案发生前一天，德雷顿夫人去拜访福勒夫人.....抱歉，是福勒女士。房间里发现的德雷顿夫人的指纹证明她去过那里，一个邻居也看到她进入了福勒女士家。德雷顿夫人错误地雇用了巴雷特·克拉默当她的助理。早在1968年，克拉默就在费城和巴尔的摩受到了指控。”

“什么指控？”拉斯基问。

“卖淫和吸毒。”联邦调查局探员厉声说，“克拉默小姐和福勒的这

个仆人索恩勾结在一起，谋害他们的老主人。毕竟，德雷顿夫人的房子据说价值高达两百万美元，而福勒夫人在查尔斯顿的银行里有一笔不小的存款。”

“那他们是怎样——”精神病医生开口道。

“等我说完。于是，克拉默和索恩——或者是豪普特——杀害了福勒夫人，处理了她的尸体……港口巡逻队正在海湾搜索。但是，福勒的邻居，那个老保安干扰了他们的计划。保安射杀了豪普特，回到福勒家，正好遇到克拉默。老人的孙女在院子对面，看到爷爷后跑过去，结果同爷爷一起遇害。阿尔伯特·拉佛勒特是另一个同谋者。见克拉默和豪普特没有出现，他惊慌失措，杀死了德雷顿夫人后逃走。”

金特里在椅子上前后摇晃，双手十指交叉，放在肚上，微笑着问：“那摄影师约瑟夫·普雷斯顿之死如何解释？”

“就像你说的那样，他只是个无辜的局外人。”海恩斯答道，“他或许看见了豪普特抛尸，于是那个德国佬杀了他。普雷斯顿指甲里的皮肤和皮下组织样本与豪普特脸上的爪痕完全吻合。”

“嗯。那他的眼睛呢？”金特里问。

“他的眼睛？谁的眼睛？”精神病医生将目光从治安官转移到联邦调查局探员身上。

“豪普特的。”金特里答道，“他的眼睛不见了。有人用棍子将他的左眼刺穿了。”

海恩斯耸耸肩，“但这是唯一说得通的解释：两个惯犯受雇于两个有钱的老妇人，他们打算绑架或者谋杀主人，却半路失控，于是演变成

连环杀戮。”

“嗯，有这个可能。”金特里说。

众人再次沉默。索尔·拉斯基听见从县政府大楼别的办公室里传来的笑声，还有马路上的警笛声。但不久后房间又陷入寂静。

“你怎么看，教授？你有别的解释吗？”金特里问。

索尔·拉斯基缓缓摇头，“我也一头雾水。”

“用你书里的说法解释得通吗？所谓‘暴力共鸣’？”金特里问。

“唔……”拉斯基说，“这跟我设想的‘暴力共鸣’不一样。虽然表面上看确实发生了一连串暴力事件，但我看不出有何催化剂。”

“催化剂？”海恩斯重复道，“什么意思？”

金特里将脚放在桌上，用红色印花手帕擦了擦脖子。“拉斯基博士的书讨论了促使人们杀戮的条件。”

“我不明白。”海恩斯说，“不会是老生常谈，主张贫困和社会地位导致犯罪吧？”联邦调查局探员的语气表明了他对这一观点的态度。

“不是。”拉斯基说，“我在书中提出了一种假说，即某些环境、条件、机构或者是个人，可以促使他人形成应激反应，导致暴力行为，乃至杀人。而这些原因或动机与暴力行为之间缺乏直接的因果关系。”

联邦调查局探员皱眉道：“我还是不明白。”

“你见过我们这儿的牢房了吗，迪克？没有？那你走之前就应该去

看看。去年八月我们把牢房刷成了粉色。我们戏称那是‘粉色希尔顿酒店’。但这种做法很有效，刷上粉色之后，监狱里的暴力事件减少了大概百分之六十。当然，这同我们现在谈论的问题刚刚相反，对吧，教授？”

拉斯基扶了扶镜框。在他举起手的时候，金特里瞥见他的前臂上有一串淡淡的数字文身。“不错，但道理是一样的。实验表明，色彩环境可以对受试者的态度和行为造成莫大的影响。在这样的环境下暴力事件的发生率会降低，其原因尚不明确，但诚如治安官所言，从数据上看，两者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关系，即通过更改色彩变量就能让人产生某种精神生理反应。我的理论是，某些难以理解的暴力事件，是由一连串复杂的刺激因素导致的。”

“糟了。”海恩斯说，看了眼手表，然后又盯着金特里。治安官把脚放在桌上，惬意地坐在椅子上。海恩斯捋了捋灰色裤子上并不存在的线头。“我看不出你的理论对我们有何帮助，拉斯基博士。”联邦调查局探员说，“金特里治安官面对的是血淋淋的凶杀案，不是实验室里的小白鼠。”

拉斯基点头，微微耸肩。“我只是刚好也在查尔斯顿，”他说，“所以决定告诉治安官我同德雷顿夫人之间的关系，并且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知道我占用了二位的宝贵时间。谢谢你的咖啡，治安官。”

精神病医生起身朝门口走去。

“谢谢你的帮助，教授。”金特里说，用红手帕擤了擤鼻涕，“对了，我还要问你一个问题。”

拉斯基的一只手抓住门把，等着治安官发问。

“拉斯基博士，你是否认为，这一连串凶杀案是两个老太太——尼娜·德雷顿和梅勒妮·福勒吵架造成的？罪魁祸首会不会是她们？”

拉斯基的脸上毫无表情。他眨了眨眼，眼神忧伤。“有可能。但这解释不了曼萨德旅馆的凶杀案，对吧？”他说。

“是的，解释不了。”金特里赞同道，用手帕最后一次揩了下鼻子，“就这样吧。非常感谢，教授。谢谢你支持我们的工作。如果你想起了别的关于德雷顿夫人的信息，可以为我们解开谜团提供线索，请给我们打个电话，好吗？”

“当然。”精神病医生说，“祝你们好运。”

等门关上后，海恩斯开口道：“我们应该查查拉斯基。”

金特里拿着喝空的咖啡杯，在手中缓缓旋转。“已经做了。他没有什么可疑的。”

海恩斯眨眼道：“他今天来之前你就调查过他了？”

金特里露齿一笑，放下咖啡杯。“在他昨天打来电话之后就调查了。如果不是对他有所怀疑，我才不会给纽约打电话呢。”

“我会让局里面调查他的行踪……”

“星期六晚上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讲座。”金特里插话道，“那是关于街头暴力的公共论坛的一部分。讲座完了之后他参加了欢迎会，直到十一点才结束。我同系主任确认过。”

“我会查一下他的档案。”海恩斯说，“他说尼娜·德雷顿找他做精神

病治疗，我觉得不像是真的。”

“好。”金特里说，“查查最好，迪克。”

联邦调查局探员拿起雨衣和公文包，最后看了眼治安官，登时定住了。金特里双手紧握，指关节都发白了。他的蓝色眸子里酝酿着暴怒。金特里抬头看着海恩斯。

“迪克，在这个案子上，我需要你全力以赴地帮助我。”

“我当然会全力以赴。”

“我是说真的。”金特里双手举起一支铅笔，“不管凶手是谁，甭指望在我管辖的地面犯下九起血案还能逃之夭夭。我一定要找出真凶。”

“好。”海恩斯说。

“我一定要找出真凶。”金特里重复了一遍。他抬起头，目光冰冷。铅笔在他手中被折断。“然后把他们抓获归案。我一定会的，我发誓。”

海恩斯点点头，说了句“再见”就走了。联邦调查局探员离开后，金特里默默地注视着那扇绿色的门良久。最后，他低头看着手中断裂的铅笔。他没有微笑，而是慢慢地、认真地继续将铅笔一截截地折断。

海恩斯打了辆出租车回酒店，结了账，乘同一辆车前往查尔斯顿国际机场。他到得很早。行李过安检后，他就在机场大厅里走来走去，买了本《新闻周刊》，最后来到侧廊里的一个公用电话亭，拨打了一个华盛顿区号的号码。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一段录制好的女人的声音响起，“请重拨，或者联系贝尔公司区域服务代表。”

“理查德·M. 海恩斯。”联邦调查局探员说。他回头看了眼身后，一个女人正带着孩子去厕所，路过电话亭。“考文垂。有线电话。请接779-491。”

听筒里传来咔嗒一声，然后是一阵轻微的嗡嗡，接着又响起一段录制好的声音。“本公司正闭门清点存货。如果你想留言，请等待提示音。留言没有时间限制。”半分钟后，听筒里终于传出温柔的提示音。

“我是海恩斯。我正要离开查尔斯顿，一个名叫索尔·拉斯基的精神病医生今天来找金特里谈话。拉斯基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他写过一本名叫《暴力病理学》的书。学术出版社出版。他说他在纽约同尼娜·德雷顿见过三次。他说自己不认识巴雷特·克拉默，但他可能在撒谎。拉斯基的手臂上有一个集中营文身，编号4490182。此外，金特里调查了卡尔·索恩，发现他本是一个瑞士小偷，真名奥斯卡·菲利克斯·豪普特。金特里很邋遢，但并不愚蠢。他急于侦破这起案子。我明天提交报告。同时我建议对拉斯基和金特里治安官实施监控，或者取消这两人的生存权，以防万一。我今天晚上八点到家。等待进一步指示。海恩斯。有线电话。考文垂。”

理查德·海恩斯探员挂断电话，拿上公文包，快步汇入涌向登机口的人流。

索尔·拉斯基离开了县政府大楼，进入一条小街，他租的丰田车就停在那里。天下着小雨，索尔却觉得空气异常温暖。这里的气温有十五

六摄氏度。而前天他离开纽约的时候，那里已经下雪了，气温连续数日只有零下六七摄氏度。

索尔坐在车中，看着雨水顺着挡风玻璃流下。车里弥漫着皮革和雪茄的味道。他竟然止不住地颤抖起来。索尔紧抓方向盘，终于让上半身停止颤抖，但腿还是在微微打战。他用力捏住大腿肌肉，思考别的事情，比如春天，还有去年夏天他在阿迪伦达克山区发现的平静湖泊，还有他在锡耶纳路过的荒凉山谷，谷中罗马时代的石柱被沙尘覆满，孤独地矗立在页岩悬崖边。

几分钟后，索尔发动了汽车，在雨后滑溜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行驶。路上的车很少。他本打算沿着52号公路前往他入住的汽车旅馆，但他最后掉头往南，上了东湾大道，前往查尔斯顿的老城区。

曼萨德旅馆的标志是一直延伸到路缘的拱形绿色雨棚。索尔扫了眼雨棚下黑漆漆的旅馆入口，将车开走了。三个街区之外，他右转进入一条狭窄的小巷。锻铁栅栏将院子同砖砌的人行道隔开。索尔减缓车速，轻轻地数着门牌号。

梅勒妮·福勒的家没有一点儿光亮。院子空荡荡的，北面的房子窗帘紧闭。院门上了挂锁，缠着链子。挂锁看上去很新。

索尔在下条街左转，然后又左转，最后在离百老汇街不远的地方找到了空位，将车停在一辆货运卡车后面。雨越下越大。索尔从后座抽出一顶白色网球帽，拉低帽檐，盖住额头，竖起灯芯绒西装夹克的领子。

他走进刚才那条小巷，巷子从街区正中穿过，两侧是小车库、茂密的枝叶、高高的栅栏，还有数不清的垃圾桶。索尔像开车时一样数着门牌号，但为了避免弄错，他还必须确认哪家的南窗附近有两株看似枯死

的矮棕榈。他双手插在口袋里漫步。尽管知道自己形迹可疑，但他对此无能为力。雨继续下着。冬天的夜晚来得早，天色已经开始变暗。顶多再过半个小时，天就会全黑。索尔深呼吸三次，沿着十英尺长的车道来到一座被废弃的小马车车库。窗户被涂黑，但看得出这里从未被当作机动车车库使用。后栅栏上设有高高的铁丝网，铁丝网上爬着葡萄藤，灌木的枝丫从孔洞中支出来。黑色铁栅栏上有一道矮门，但门已经上了挂锁，缠着链子。挂在链子上的黄色胶带上印着一行字：严禁擅自入内——查尔斯顿县治安官办公室封。

索尔犹豫了。雨点噼噼啪啪地敲在马车车库的石板屋顶上，这是他唯一能听见的声音。他伸出手，抓住栅栏，左脚踩上门的横梁，身子翻到生锈的铁刺上，小心翼翼地保持平衡，然后跳到后院的石板上。

索尔蹲了一会儿，张开手指，按在湿漉漉的石头上。他的右腿抽筋了。索尔听见心脏怦怦狂跳，附近的一条小狗突然汪汪狂吠。等吠声停止，索尔迅速经过花丛和打翻的鸟水盆，来到一条木制后门廊。门廊的历史明显比砖房久远。朦胧的微光中，周围环境的声音仿佛被雨帘隔绝开，而索尔的脚步声却被无限放大。他看到左边窗玻璃背后的植物，那里是由温室扩建而成的花园。他试着推了推门廊的纱门。门嘎吱着打开，索尔走进黑暗当中。

室内又长又窄，空气中弥漫着腐土的味道。索尔看见靠在砖房的架子上放着许多空陶罐。深处有一道紧闭的大门，门上装着铅玻璃，门框装饰线条优美。索尔知道这里门窗都上了锁，也知道这里安装了报警系统，但他确定那只是一套内部报警系统，没有与警察局联网。

但如果警察后来把报警系统联网了怎么办？索尔摇了摇头，摸黑来到一排架子后面的狭窄玻璃前往里窥探。他看到一台冰箱的白色轮廓。

突然，远方传来隆隆雷声，落在屋顶和灌木上的雨点越来越密。索尔将陶罐放在柜台的空位上，把手上的黑土抹掉，拆下一条三英尺长的搁板。柜台上方的窗户被从里面上锁了。索尔蹲在地上，用指头压了压玻璃，然后转身寻找最大最重的陶罐。

闪电划破夜空，映在破碎的窗玻璃上。随后传来的雷声都没有玻璃被打碎的声音刺耳。索尔再次举起陶罐，将窗框上的玻璃残片敲掉，手伸进去，在黑暗中摸索门闩。不会有一只手摸到我的手吧？他突然冒出这个幼稚的念头，不禁脖颈发凉。他摸到窗链，用力一拉，窗户朝内打开。他蜷缩着身子钻进去，脚踩着桌上的碎玻璃，然后重重地落在厨房的地板上。

这座老宅子里有一些轻微响动：雨水从窗外的排水槽里流过；冰箱咔嗒一响，开始新一轮制冷循环，却把他吓得心脏都差点儿停跳。他意识到房里仍然通电。不知从何处传来如同指甲挠抓玻璃的声音。

厨房有三扇旋转门通向外面。索尔从正前方的一扇进入长长的走廊。尽管光线微弱，他还是看见距厨房门几码远的地板碎裂了。他在楼梯底部停下，期待能看到用粉笔标出的尸体形状，就像他在自己钟爱的美国侦探电影里常见的一样。但地上什么都没有，除了第一级楼梯附近的地板上的一大片污渍。索尔看了眼通往门厅的短走廊，然后进入一个豪华的大房间。那里似乎是客厅，装修风格显然属于上世纪。光线透过肮脏的窗户射进来。壁炉架上挂钟的指针停留在三点二十六分。华丽的家具和装满水晶与瓷器的高橱柜令人窒息。索尔拉了拉衣领，快速打量了一遍客厅。房间里气味刺鼻，弥漫着漆料、滑石粉和腐肉的味道，令索尔联想到克拉科的老姑妈达奴塔的小房间。达奴塔去世时一百零三岁。

门厅的另一头是空荡荡的饭厅。索尔迈步走过去，吊灯似乎在微微摇晃。门厅里立着一个空帽架，两根黑拐杖靠在墙上。一辆卡车缓缓从门外通过，房间都在轻颤。

饭厅后面的温室比其他房间明亮许多。索尔站在里面，感觉似乎周围毫无遮挡一般。雨已经停了，他看见玫瑰从花园沾着雨珠的绿叶间探出来。用不了几分钟，天就会黑了。

一个漂亮的橱柜被砸开，露出破裂的樱桃木，地上散落着碎玻璃。索尔小心翼翼地迈过去，蹲下身。中层搁板上，有一些翻倒的小雕像和白蜡器皿。

索尔起身，环顾四周。一股莫名的恐惧涌上心头。腐肉的味道似乎跟着他进了屋。他的右手不自觉地反复捏紧和放松。他可以现在就离开，从旋转门直接进入厨房，然后在两分钟内翻出栅栏。

索尔转身，沿着漆黑的走廊来到楼梯。他手下的楼梯扶手平滑而冰冷。尽管楼梯对面的墙上有一个圆形小窗户，楼梯尽头却笼罩在黑暗之中。他在楼梯顶端停下。右侧的一扇门被撞开，铰链脱落，门框破裂。索尔强迫自己进入卧室。这里闻上去就像是停电了好几个星期的冻肉库。角落里的高衣柜就像一条竖起来的棺材，塞满了衣服。沉重的窗帘挡在面向院子的窗户前。一副昂贵的象牙梳子摆在古老的梳妆桌上。梳妆镜模糊而肮脏。高床收拾得相当整洁。

索尔正欲转身离开，这时他听到了一个声音。

他登时定住，双手不自觉地捏成了拳头。房间里的异样只有那腐肉

般的味道。他想告诉自己，那不过是外面被堵住的排水槽中水流的声音。但那声音越来越清晰了。

楼下传来了脚步声，轻微而坚定。来者开始登楼梯。

索尔转身，四大步走到大衣柜前。柜门打开时没发出任何声响，他躲进了老妇人穿的一堆羊毛衣服中。变形的门关不严，昏暗的光线透入门缝。从门缝中看出去，一半都是高床的黑色轮廓。

来者迈上最后几级台阶，沉默良久，然后进了屋。脚步声非常轻柔。

索尔屏住呼吸。羊毛和樟脑球的味道混合着腐肉的臭味钻进他的鼻孔，几乎让他喘不过气来。厚重的裙子和围巾裹着他，缠绕着他的肩膀和脖子。

索尔听不出脚步声是否消失，但他的耳朵里嗡嗡作响。幽闭恐惧症攫住了他。他的注意力无法集中在门缝中透出的光线上。他想起了落在朝天的面庞上的黑土，想起了黑土中挣扎的惨白胳膊，想起了短胡茬的下巴上的橡皮膏，想起了瘦骨嶙峋的腿，想起了那个冬天飘荡在大坑上空棕色羊毛制服的味道，想起了大坑中像蛆虫一样无助地蠕动着垂死者。

索尔大声喘息起来。他在裹住自己的羊毛衣服中挣扎，伸手去推衣柜门。

但他的手还没碰到门，门就从外面被粗暴地拉开了。

华盛顿特区

1980年12月16日，星期二

托尼·哈罗德和玛利亚·陈乘飞机在华盛顿国家机场降落，租了辆车，直接开往乔治敦。正午刚过不久。经过第十四街大桥的时候，他们看到了灰暗的流速缓慢的波托马克河。国家广场上的树都掉光了叶子。威斯康星大道并不拥挤。

“就在这儿。”哈罗德说。玛利亚驾车驶上M街。冬日里的高价联排别墅仿佛正聚在一起取暖。他们寻找的房子与这些别墅差不多。淡黄色车库门前有一个禁止停车的区域。一对身着厚毛皮大衣的恋人牵着贵宾犬从门口经过。

“我在这儿等着。”玛利亚·陈说。

“不。”哈罗德说，“你先开走。每隔十分钟从这里经过一次。”

她犹豫片刻，哈罗德下了车，她将车开走，超了一辆豪华轿车。

哈罗德径直朝车库走去。门口的控制键盘上有四个塑料按钮和一条小槽。哈罗德从钱包中取出一张信用卡插入槽中。咔嗒一声。他上前一

步，将第三个按钮按了四次，然后又按了另外三个按钮。车库嘎吱打开。哈罗德收回卡，进入车库。

身后的门关闭之后，空荡荡的车库里伸手不见五指。哈罗德闻不出石油或汽油的味道，空气里只飘荡着水泥和木板的气味。他三步走到车库中心，站直身子。他没有费力去寻找门或电灯开关。哈罗德听到了细微的电子仪器声，那表明墙上的监控摄像机发现了他，并在检查有无人尾随。他猜这应该是红外线摄像机，或者装备了微光镜头。不过他根本不关心这个。另一扇门上的监控摄像机转过来瞄准他。哈罗德拉下了短皮夹克的拉链。

“请摘下墨镜，哈罗德先生。”声音从墙上的标准家用对讲机中传来。

“去死吧。”哈罗德轻快地说，摘下了飞行员墨镜。门开了，哈罗德戴上墨镜，两个身穿黑西装的高个子男人走进来。其中一个身材魁梧，看样子就像保镖；另一个是黑人，更高更瘦，让人不知为何一见就心生畏惧。

“先生，请举起你的双臂。”魁梧的保镖说。

“死一边去。”哈罗德说。他讨厌被男人触碰，甚至想一想都觉得恶心。两个男子耐心等待。哈罗德举起双臂。魁梧的保镖公事公办地搜了他一遍身，然后朝黑人点了点头。

“请走这边，哈罗德先生。”高个子黑人领他入门，经过未经使用的厨房，进入一条明亮的走廊，经过几个未装修的空房间，在一条楼梯下停住。“请到左边的第一个房间，哈罗德先生。”他指了指楼上，“他们在等你。”

哈罗德一言不发，爬上楼梯。橡木楼梯的表面平整光亮，咚咚咚的脚步声在整个房子里回荡。他闻到了新刷的油漆的味道。

“哈罗德先生，很高兴你能来。”五个男人坐在折叠椅上，形成一个松散的圆圈。这个房间原本可能是主卧，或者大书房。地上没铺地板，白色百叶窗，壁炉里没生火。哈罗德认识这些人——准确地说，是知道他们的名字。从左到右依次是：特拉斯科、科尔本、萨特、巴伦特和开普勒。他们穿着价值不菲但风格保守的西装，连坐姿都是统一的：挺直背，翘着腿，双臂抱胸。其中三人身边放着公文包，三人戴着墨镜。他们都是白人，年龄从四十八九到六十出头不等，巴伦特最为年长。科尔本基本秃头，而另外四人是标准的国会议员发型。刚才开口的是特拉斯科，他补充道：“你来晚了，哈罗德先生。”

“是啊。”托尼·哈罗德说，上前几步。房间里没为他准备椅子。他脱掉皮夹克，披在肩头，用一根手指钩住。他穿着一件光鲜的红色丝绸衬衫，最上面的扣子解开，露出金项链上挂着的鲨鱼牙垂饰；黑色灯芯绒裤子上，金色的R2-D2^[51]皮带扣颇为显眼，那是乔治·卢卡斯^[52]亲自送给他的；短靴鞋底又厚又高。“航班晚点了。”

特拉斯科点点头。科尔本清了清嗓子，似乎要开口说话，但最后只是扶了扶塑料镜框。

“你们有什么消息？”哈罗德问，但他没等待答案，径直走向壁橱，取出一把金属折叠椅，反向放在圆圈的空隙中。他横跨上去，将夹克搭在椅背上。“没有新消息？”他问，“难道我大老远跑来却一无所获？”

“我们正想问你有什么消息呢。”巴伦特说，声音抑扬顿挫，充满磁性，混杂着东海岸和英格兰口音。巴伦特显然不需要通过提高音量来吸

引注意。房间里的所有人都在听他说话。

哈罗德耸肩道：“我在威利的葬礼上发表了悼词。”他说，“他埋在森林草坪墓地。我很伤心。大概有两百名好莱坞名人来参加葬礼。其中十到十五人见过威利。”

“我是问他的家。”巴伦特耐心地说，“你有没有按要求搜查他的家？”

“搜查了。”

“结果呢？”

“一无所获。”哈罗德说，然后就闭上了嘴。嘴角肌肉紧绷，常见的讥讽和冷幽默在苍白的脸上浑然不见。“我只有两个小时。我花了一个小时寻找威利过去的男宠。他们有威利家的钥匙，会像秃鹫啄食腐尸一样瓜分掉他家里的财产……”

“他们是否被威利操控？”科尔本问，声音中带着焦急。

“应该没有。要知道，威利的念控力衰退了。也许他们在他们身上施加了点儿条件反射。不过我怀疑他连这点也做不到了。毕竟，他那么有钱，在电影圈呼风唤雨，不需要使用念控力也会有大把的人巴结。”

“搜索结果？”巴伦特说。

“我搜查了一个小时左右。威利的律师汤姆·马圭尔是我的老朋友，他允许我查看了威利保险柜里和桌子上的文件。没有太多发现，只是剧本和电影方面的资料。还有些股票，但算不上什么资产。威利坚持只往电影工业里投资。还发现了许多商业信函，几乎都是公函。昨天公布了

他的遗嘱，我得到了他的房子.....前提是缴清该死的税。他的大部分钱都投到项目里面了。他的其他钱都留给了好莱坞反虐待动物协会。”

“反虐待动物协会？”特拉斯科问。

“你没听错。老威利是个动物痴。他老是抱怨电影里虐待动物，还四处奔走，建议通过更严厉的法律规定，禁止用马进行特技表演之类。”

“继续。”巴伦特说，“就没有涉及威利过往经历的材料？”

“没有。”

“没有泄露他拥有念控力的材料？”

“没有。”

“也没有提及我们的材料？”萨特问。

哈罗德坐直身子：“当然没有。你知道，威利对俱乐部一无所知。”

巴伦特点点头，手指相抵成尖塔状，“真的一无所知，哈罗德先生？”

“绝对不知道。”

“但他知道你有念控力。”

“嗯.....当然。但你很多年前就允许他知道。你让我去接近他的时候就说过。”

“不错。”

“威利认为我的念控力比他弱，所以靠不住。我不用像他那样一直操控某人，而且我有自己的偏好……”

“你不操控男人。”特拉斯科说。

“我有自己的偏好。”哈罗德说，“威利啥都不知道。他自己的念控力衰退到只能操控雷诺兹和鲁哈这两个傀儡，却仍然瞧不起我。即便是这两个人，他也有一半的时间控制不了。”

巴伦特又点了点头：“你认为他已经无法使用念控力取消他人的生存权了？”

“当然不是。”哈罗德说，“他完全可以利用他的两个傀儡或者某个男宠杀人，但他还没有那么蠢。”

“你让他去查尔斯顿同这两个女人……呃……重聚？”开普勒问。

哈罗德紧握搭在椅背上的皮夹克，“我‘让’他？什么意思？好吧，就算是我让他去的。我的工作监视他，我无权限制他出行。威利经常满世界飞。”

“你认为他们重聚后做了什么？”巴伦特问。

哈罗德耸耸肩，“同老友聊聊过去的时光。要我说的话，他还会同两个老婆娘做爱。但我他妈的怎么知道真的发生了什么。他通常只外出两三天。这从来都不是什么问题。”

巴伦特转头面朝科尔本，打了个手势。秃顶男人打开公文包，取出

一个棕色小册子，看起来像是相册。他起身走过来交给哈罗德。

“这是啥东西？”

“你看看。”巴伦特指示道。

哈罗德翻了翻相册，一开始很快，但后来慢下来。他一口气读完了几份剪报，然后摘下墨镜。没有人说话。M街上传来了汽车喇叭声。

“这不是威利的东西。”哈罗德说。

“不错。”巴伦特说，“这是尼娜·德雷顿的。”

“难以置信。太他妈难以置信了。这不像是真的。这个老婆娘一定是倚老卖老，疯言疯语。她还以为自己生活在美好的过去呢。”

“不。”巴伦特说，“里面的大多数案子她都在场。她很可能就是真凶。”

“我操。”哈罗德说，戴上墨镜，揉搓双颊，“这东西你们是从哪儿弄来的？她纽约的公寓？”

“不是。”科尔本答道，“上周六威利的飞机坠毁后，我们就派人去了查尔斯顿。他从验尸官那里拿到了尼娜·德雷顿的物品，当地警察都没机会看到这些东西。”

“你确定？”哈罗德问。

“是的。”

“问题是，”巴伦特说，“这三个老家伙是不是还在玩那种维也纳游

戏？如果是的话，你的朋友威利的遗物中是否有相应的文字记录？”

哈罗德摇头，一言不发。

科尔本从公文包中取出一个文件夹，“飞机残骸中没有发现可以确定威利身份的东西。当然，我们找到了部分可识别的物品。大部分乘客都还没打捞上来。已经从沼泽中拖出的尸体都支离破碎，很难立刻辨认。爆炸非常强烈。沼泽恶劣的条件妨碍了搜寻，令调查者举步维艰。”

“是哪个老婆娘干的？”哈罗德问。

“我们不确定。”科尔本说，“不过，威利的朋友福勒夫人是上周唯一的幸存者。按逻辑推断，她应该就是嫌疑人。”

“威利死得真他妈窝囊。”哈罗德自言自语道。

“死没死还两说呢。”巴伦特说。

“什么？”哈罗德靠到椅背上，双腿打直，鞋跟在橡木地板上留下黑色的印记，“你是说，他不在飞机上？”

“票务代理记得威利和他的两个傀儡上了飞机。”科尔本说，“威利同那个黑人傀儡发生了争吵。”

“詹森·鲁哈。”哈罗德说，“那个没脑子的蠢蛋。”

巴伦特说：“不能百分百确定他们一直留在飞机上。舱门关闭之前，票务代理离开了登机区域几分钟。”

“但同样没有证据表明威利不在飞机上。”哈罗德说。

科尔本将文件夹放在一边，“是的。不过，在找到波登先生的尸体之前，我们都不能贸然判定他已经被……呃……消除了。”

“被消除了。”哈罗德重复道。

巴伦特起身来到窗边，将挂在白色百叶窗上的窗帘拉开。他的皮肤如同瓷器般光滑。“哈罗德先生，威利·冯·伯夏特有没有可能知道岛俱乐部？”

哈罗德猛地仰头，仿佛挨了一记耳光。“不知道。绝对不知道。”

“你确定？”

“确定。”

“你从未提过？有没有间接说起过？”

“我他妈为什么要那么做？没有，威利什么都不知道。”

“你确定？”

“威利是个老头儿，巴伦特。真的很老了。他差不多快疯了，因为他无法再操控他人，特别是操控他人杀人。我是说杀人，科尔本。不是消除他人，不是取消他人的生存权，不是带着极端偏见终结他人，不是任何该死的婉转表达。威利通过杀人保持年轻，而他现在做不到了，所以这个可怜的老家伙蔫儿了，就像被太阳晒干的李子。如果他知道你们该死的岛俱乐部，就算爬他也会爬到这儿来，乞求你们让他加入。”

“这也是你的岛俱乐部，哈罗德。”巴伦特说。

“说是这么说，但我从未参加过你们的活动，所以我总以为自己是

外人。”哈罗德说。

“明年入夏后的第二个星期，你会收到邀请。第一个星期的活动.....呃.....你没必要参加吧？”

“也许没有。但我想同权贵们聊聊天。”

巴伦特大笑，其他几人也跟着笑了。

“上帝啊，哈罗德，”萨特说，“你难道在浮华城还没见够权贵吗？”

“考虑到你的偏好和我们的客人名单，你第一星期来难道不会不自在么？”特拉斯科说。

哈罗德转头看着特拉斯科。哈罗德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你们知道我是什么意思。不要跟我装傻充愣。”他语速极缓，每说一个字就像一枚子弹被推入枪膛。

“我们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哈罗德先生。”巴伦特说，声音平稳，英国腔听上去明显了许多，“你今年或许就能遂了心愿。你知道今年六月谁会来岛上吗？”

哈罗德耸耸肩，将视线从特拉斯科身上挪开。“我想还是那帮渴望夏令营的男孩子吧。亨利·基辛格【53】会再次出现。也许还会有一位前总统。”

“两位前总统。”巴伦特微笑道，“以及联邦德国总理。但他们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下一届总统。”

“下一届总统？上帝啊，你们不是刚把总统扶上位吗？”

“是的，但他老了。”特拉斯科说，其他人都笑了，仿佛这是一个心照不宣的笑话。

“我是说真的。”巴伦特说，“今年你就可以遂愿，哈罗德先生。等你帮我们收拾了查尔斯顿的残局，你就可以堂堂正正地加入俱乐部，成为我们的一员。”

“怎么收拾？”

“首先，帮我们确定威廉·D. 波登，也就是威廉·冯·伯夏特已经死了。我们将继续自己的调查。也许很快就能发现他的尸体。而你要帮我们消除其他可能的隐患。”

“没问题。还有呢？”

“其次，在波登先生的男宠像秃鹫一样瓜分他家之前，再次彻底搜查他家，确保他绝对没有留下任何可能让大家出丑的东西。”

“我今晚就飞回去。”哈罗德说，“我明天早上就回到威利家。”

“很好。最后，我们需要你协助我们处理查尔斯顿的漏网之鱼。”

“什么漏网之鱼？”

“梅勒妮·福勒，她杀死了尼娜·德雷顿，而且威利的死也应该算在她头上。”

“你们觉得她还活着？”

“是的。”

“你们让我去找她？”

“不，”科尔本说，“我们会找到她。”

“她出国了怎么办？我是她的话就会这么干。”

“我们会找到她。”科尔本说。

“你们让我干什么？”

“她被抓住的时候，你要在场。”科尔本说，“我们想让你取消她的生存权。”

“消除她。”特拉斯科说，淡淡一笑。

“带着极端偏见终结她。”开普勒说。

哈罗德眨眨眼，望向站在窗边的巴伦特。高个子男人转身微笑道：“是你付入会费的时候了，哈罗德先生。我们会找到福勒，然后你要杀死这个多管闲事的婊子。”

哈罗德和玛利亚·陈赶到杜勒斯国际机场，搭乘夜间航班直飞洛杉矶。飞机因机械故障晚点了二十分钟。哈罗德渴得要命。他讨厌坐飞机。他讨厌将自己的性命交到飞行员手中。他知道数据显示飞机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但数据对他毫无意义。他清晰地记得散布在几英里范围内的飞机残骸，记得炽热的金属碎片，记得草地上粉红的尸块，就像正在太阳下晾晒的鲑鱼片。可怜的威利。

“他们为什么不在起飞之前送饮料？”他说。玛利亚·陈只是微微一

笑。

飞机滑入跑道，跑道两侧的灯都亮了，但飞机飞上云层之后，太阳还未完全下山。哈罗德打开公文包，取出厚厚一摞纸。那是五部可能投拍的电影的剧本。其中两部太长了，剧本超过一百五十页，他直接扔回公文包没看。另外一部的开头晦涩难懂，他将其放在一旁。就在他拿起第四部剧本看了八页的时候，空姐上来询问大家想喝什么。

“伏特加，加冰块。”哈罗德说。玛利亚·陈什么都不要。年轻的空姐转身离开的时候，哈罗德抬头盯着她。在哈罗德看来，人类公司历史中最愚蠢的行为莫过于航空公司迫于性别歧视指控而雇用男性空乘。就连如今的空姐看上去都更老更丑了。但这个例外。她年轻而漂亮，与航空公司广告中的模特不一样。她是个性感的尤物，北欧人长相，金发碧眼，布满雀斑的双颊微微泛红，制服下的双乳高挺。以身高而论，她的乳房有点儿过于丰满了。

“谢谢，亲爱的。”哈罗德说，将杯子放在面前的搁板上。她起身的时候，他摸着她的手问：“你叫什么名字？”

“克丽丝汀。”她笑道，飞速抽回了手，“我朋友叫我克丽丝。”

“克丽丝，到这儿坐会儿。”哈罗德拍了拍宽大的座椅扶手，“咱们聊会儿。”

克丽丝汀再次露出微笑，但这只是敷衍，所以相当机械。“抱歉，先生。飞机本就晚点了，我现在得去为大家准备食物。”

“我在看电影剧本。”哈罗德说，“我很可能会把它拍出来。里面有个角色，似乎就是为你这样的漂亮姑娘准备的。”

“谢谢，但我真的必须去帮劳丽和柯尔特准备食物了。”说着她就要走。

哈罗德一把抓住她的手腕，“在你去找劳丽和柯尔特之前，能否再给我弄一杯加冰伏特加。”

她慢慢抽出胳膊，很想揉一揉被哈罗德抓痛的手腕，但强忍住了。她敛起了笑容。

微笑着给哈罗德送来牛排和龙虾的是劳丽，但并没有酒。他无心用餐。外面一片黑暗，只有左舷机翼尾端的信号灯在闪烁。哈罗德打开头顶的阅读灯，但最后将剧本收了起来。他注视着来回穿梭专心工作的克丽丝汀。前来收拾哈罗德没有吃的食物的是柯尔特。“想再来点儿咖啡吗，先生？”

哈罗德一言不发。他看见金发空姐同一个商人说笑，还来到哈罗德座位的前两排，给一个昏昏欲睡的五岁孩子送了个枕头。

“托尼。”玛利亚·陈开口道。

“闭嘴。”哈罗德说。

柯尔特和劳丽到别处忙碌之后，只剩下克丽丝汀一个人待在客舱前部的厕所附近。这时哈罗德站了起来。女孩在过道里侧身让他挤过去，但似乎并没有认出是他。

厕所里没有人。哈罗德走进去，打开门，探出头说：“不好意思，小姐。”

“怎么了？”正在收拾盘子的克丽丝汀抬起头。

“马桶好像没水了。”

“没水压了？”

“是一点儿水都没有了。”哈罗德说，侧身让她进来。哈罗德回头看见头等舱的乘客有的正戴着耳机听音乐，有的在读书，有的在睡觉。只有玛利亚·陈在看着他这个方向。

“现在好像又可以了。”空姐说。哈罗德来到她身后，插上了门闩。克丽丝汀直起腰，转过身。哈罗德在她张口发声之前就抓住了她的前臂。

安静。哈罗德的脸上贴上了她的脸。厕所非常小，舱壁和金属盥洗台传来喷气引擎的细微震动。

女孩眼睛圆睁，分开了嘴唇，想要尖叫。但哈罗德用念控力钳住了她的意志，她什么也没说出来。他用力抓住女孩的前臂，用更大的力气紧盯着女孩的眼睛。他感到了女孩的意志如同水流一样反抗着他的意志，他奋力逆流而行。女孩的身体和意志都在挣扎。他将女孩的意志牢牢压住，就像年幼时在摔跤比赛中将伊丽莎白表妹压在身下一样。当时他一不小心就处在了上方，握住表妹的手腕，将她的双臂摁在地上，他感到既尴尬又兴奋。

停下。克丽丝汀停止了反抗，意志松懈下来。哈罗德感到一股令人震颤的温暖。随着他的意志侵入并控制女孩的思维，女孩的自我彻底丧失，就像是一盏被哈罗德吹灭的残灯。他轻松地穿过她的思维通道，抵达了快感中心。他没有花时间爱抚她。他对她的快感不感兴趣。他要的是她的臣服。

别动。哈罗德的脸贴得更紧了。他看到克丽丝汀泛红的双颊上淡金色的汗毛。她的眼睛睁得很大，眼珠很蓝，瞳孔扩张到极限。她的双唇潮湿，微微张开。哈罗德将嘴凑到她的嘴上，温柔地咬住她的下唇，然后将舌头伸入她口中。

克丽丝汀一动不动，只是轻轻地呼出一口气。倘若她是清醒的，这将是叹息、呻吟或是尖叫。她嘴里有薄荷糖的味道。哈罗德又咬了她的下唇一下，这次使劲得多，然后他将脸挪开，露出笑容。一小滴血从她的嘴唇落下，缓缓滑到她的下巴。她凝视着哈罗德身后，毫无表情，但木然的双眼透露出一丝恐惧，仿佛是铁笼里意识到自己被囚禁却又无可奈何的动物。

哈罗德松开她的前臂，抚摸她的下巴。他享受着她无望的挣扎，和他对她的绝对控制。她的恐惧就像是浓郁的香水一样充塞着他的鼻腔。他对她痛苦的低声哀求置若罔闻，顺着熟悉的通路来到她思维的中枢。他随心所欲地塑造着她的意志，就像是揉捏面团一般容易。她再次发出叹息。

站着别动。哈罗德扯掉她的制服上衣，衣服落在她身后的盥洗台上。狭小的舱室中回荡着他粗重的喘息和引擎的噪声。

别出声。她米黄色的衬衣领口上，缠着一条红黄相间的丝绸围巾。哈罗德没有去动围巾，直接解开了她的衬衣纽扣。他粗暴地将衬衣从裙子里扯出来时，她开始颤抖，但他增强了对她意志的操控。她停止颤抖。

克丽丝汀的嘴小幅张合，唾液和血液在下唇上颤动。

别动。哈罗德将衬衣从她肩膀上扯掉，挂在松软的胳膊上。她的手

指抽搐了几下。

闭嘴。闭嘴。闭嘴。站着别动，婊子。飞机左偏得更厉害。哈罗德紧压着她，身体在她柔软的小腹上摩擦。

门上传来“咔嗒、咔嗒”的声响。有人想进厕所。

“克丽丝汀？你在里面吗？”是空姐的声音，门锁又咔嗒作响。“克丽丝汀？我是柯尔特。”

“克丽丝汀？出什么事了？气流有点儿不稳定。克丽丝汀？”飞机又向右偏斜。盥洗台的台面随引擎震动。哈罗德用力撞击，将她整个人都抬起来，再次撞击。

“你是在找那位空姐吗？”玛利亚·陈的声音从薄门板外传进来。“她在帮一个生病的老妇人……老妇人病得相当严重。”

然后两人低声嘟哝起来，听不清在说什么。他享受她的肉体，她的汗水，更享受她的恐惧。她犹如他手中的一个巨大而柔软的洋娃娃。他们的思想与感觉交汇为肉体的快感。

“我会告诉她你在找她。”玛利亚·陈说。距哈罗德面部几英尺的门上响起了轻叩声。

飞机再次颠簸摇摆。哈罗德缓缓松开意志之钳。她的思维一团乱麻，真实的记忆与虚幻的梦境纠缠不清。哈罗德让她俯身在盥洗台上，然后拉开门闩。

“安全带提示灯亮了，托尼。”玛利亚·陈单薄的身影出现在门口。

“好。”

“怎么回事？”克丽丝汀茫然道，视线仍未定焦，“怎么回事？”她将头埋进金属盆里，静静地呕吐。

玛利亚进入厕所，扶住女孩的肩膀。女孩吐完之后，玛利亚用湿毛巾轻拍她的脸。飞机就像巨浪中的小船一样摇晃，哈罗德站在过道里，抓住门框维持平衡。

“怎么回事？”克丽丝汀问，呆滞地望着玛利亚·陈，“我不……为什么我……”

玛利亚一面抚摸女孩的额头，一面看着哈罗德。“你最好去坐下，托尼。不系安全带会给你惹麻烦的。”

哈罗德回到他的座位，取出他之前阅读的剧本。不一会儿，玛利亚·陈也回到了座位。气流扰动愈发剧烈，客舱前部传来柯尔特焦急不已的询问声。

“我不知道。”克丽丝汀用干瘪的声音答道，“我不知道。”

哈罗德对此置若罔闻，在手稿的空白处做笔记。几分钟后，他抬起头，发现玛利亚·陈正盯着他。他嘴角肌肉下拉，露出一个微笑。“我不喜欢等那么久都没喝到第二杯酒。”他柔声道。

玛利亚·陈别过头，望着舷窗外的黑暗和机翼尾部闪烁的红色信号灯。

第二天一大早，托尼·哈罗德就驱车前往威利家。门卫老远就认出了他的车，在红色法拉利停下来之前就打开了门。

“早上好，查克。”

“早上好，哈罗德先生。我还不习惯这么早就在这儿见到你。”

“我也不习惯这么早来这儿。但我得查阅更多的商业文件。威利投了些新项目，我得把账目理清——尤其是一部叫《白色口水》的电影。”

“我看过那本畅销书。”

“这儿还有保安吗，查克？”

“有。至少在下个月的拍卖会之前都有。”

“马圭尔还在给你发工资吧？”

“是的。从物业收入里发。”

“好。回头见，查克。”

“回头见，哈罗德先生。”

他满意地踩下油门，加速沿着长长的车道开上去。清晨的阳光透过车道两边的白杨射下来，车厢内忽明忽暗。法拉利绕过正门前干涸的喷泉，停在西厢前。威利的办公室就在西厢。

比尔·波登的豪宅沐浴在晨光中，面积超过数英亩，就像是拉丁美洲小国的宫殿。通往院子的门开着，院子连接着门廊，门廊毗邻通风的

房间，这些房间又通过铺着地砖的走廊连着别的房间。这里似乎是历经数代、不停扩建而成，而不是1938年的炎热夏天由一位不著名的电影大亨投资建成。这位大亨三年后在看样片时猝死。

哈罗德用钥匙打开门，进入西厢。透过百叶窗的光线在秘书办公室的地毯上投下一条条黄色的光带。房间十分整洁，打字机罩着罩子，桌面擦得一尘不染。哈罗德想起往日这里繁忙的电话铃声和办公室噪声，心里不由得一阵凄楚。威利的办公室就在会议室后的第三个房间。

哈罗德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写有密码的纸条，打开保险箱。他将带颜色标志的文件和折叠起来的资料放在威利宽大的白色办公桌的中央。他打开文件柜，叹了口气。看来他得工作一上午了。

三个小时后，桌面凌乱一片，哈罗德伸伸腰，打了个哈欠，坐在椅子上撑住桌子往后一推。威廉·波登的文件中没有什么会让俱乐部暴露的东西。唯一谈得上恼人的，只有个把赖债不还的人，以及过分追求电影院质量的人。哈罗德起身来到墙边练了练拳。阿迪达斯跑鞋让他感觉轻盈而敏捷。他穿着一件淡蓝色慢跑运动衣，腕部和膝部的拉链都敞开着。他饿了。他轻手轻脚沿着西厢的走廊进入一个有喷泉的院子，运动鞋踩在走廊的地砖上发出吱吱的声响。他穿过院子和一个有顶棚的阳台，通过南门进入厨房。那个阳台大得足以举办美国演员工会的大会了。厨房的冰箱里还有食物，他打开一瓶香槟，将蛋黄酱涂抹在一片法国面包上，这时他听到了一阵噪声。他拿着香槟瓶，穿过宽大的饭厅，进入客厅。

“嘿，你在干什么？”哈罗德大吼道。二十五英尺之外，一个男人正弓着身翻找放在架子上的录像带。男人飞快地站起身，上半身的影子落在角落里二十英尺宽的屏幕上。

“哦，是你啊。”哈罗德说。这家伙是威利的一个男宠。哈罗德和汤姆·马圭尔几天前将他赶跑了。他很年轻，一头金发，古铜色的皮肤堪称完美，世界上恐怕没几个人能拥有这种肤色。他只穿着毛边短裤和运动鞋，上半身肌肉隆起。发达的三角肌和胸肌表明他经常健身。哈罗德甚至怀疑，有人经常在他结实的肚子上碎石头。

“是我。”在哈罗德听来，这孩子的声更像是海军陆战队的训练官，而不是马里布海滩[【54】](#)的同性恋。“你想怎么样？”

哈罗德慵懒地叹了口气，喝了一大口香槟，然后擦了擦嘴。“赶紧滚，小子。你这是私闯民宅。”

金发帅哥噘嘴道：“谁说的？比尔是我的一个朋友。”

“呵呵。”

“我有权待在这儿。我珍视我们之间的关系。”

“放你娘的屁。”哈罗德说，“快滚，不然就把你扔出去。”

“谁来把我扔出去？”

“我。”哈罗德说。

“就你一个人？”男孩起身抖了抖胸肌。哈罗德不知道自己看到的是二头肌还是三头肌。他们就像是柏油帆布下的沙鼠。

“我，还有警察。”哈罗德说，走到组合式家具旁，拿起桌上的电话。

“没门儿。”男孩从哈罗德左手中夺走话筒，拔出了电话线。仿佛这

样做还不够似的，他又骂骂咧咧地将连在墙上的十五英尺长的电话线扯了下来。

哈罗德耸耸肩，放下香槟瓶。“冷静，布鲁西【55】。还有别的电话。威利家哪儿都有电话。”

男孩三个箭步冲到哈罗德面前，挡住他。“看谁快，狗娘养的。”

“狗娘养的？天，我从埃文斯通高中毕业之后就没听过这个词。你还能再冒点儿脏话出来吗，布鲁西？”

“别叫我布鲁西，猪头。”

“我又听到一句脏话。”哈罗德说，想从男孩身边绕开。男孩伸出三根指头顶在哈罗德的胸膛上一推。哈罗德撞到了家具上。男孩往后一跳，身体下蹲，双臂呈格斗姿势。“空手道？”哈罗德说，“嘿，没必要动手吧。”他的声音中透露着一丝颤抖。

“猪头。”男孩说，“狗娘养的。”

“重复说过的话，这可是年老的表现。”哈罗德转身就跑。男孩扑上来。哈罗德已经完全背对着他，猛然抓起香槟瓶，砸在男孩的左太阳穴上。瓶子没有裂开。击打的声音并不大，就像是用一只死猫敲打大钟。男孩右膝跪地，垂下了脑袋。哈罗德上前一步，把孩子的脑袋当成了橄榄球，抬腿踢向他的下巴。

“哎哟！”托尼·哈罗德抓住阿迪达斯跑鞋呻吟起来，缩回右脚，左腿单腿跳跃。男孩则被踢飞，撞在身后的家具上，弹回来，双膝跪地，如同在上帝面前忏悔的信徒。哈罗德又拿起桌角沉甸甸的墨西哥台灯，砸在男孩漂亮的脸蛋上。与酒瓶不同，台灯这次稀里哗啦碎了一地。男

孩的鼻子和其他突出器官也随之破裂。他侧身倒在厚厚的地毯上，就像水肺潜水员从橡皮筏上入水一样。

哈罗德从男孩身上跨过去，来到厨房的一部电话机前。“查克？我是托尼·哈罗德。让伦纳德替你守前门，你开车上来好不好？威利留了些行李，得拿去丢掉。”

不一会儿，威利的男宠被载去急诊室，哈罗德又喝了杯香槟，吃了抹着鱼酱的法国面包，然后漫步返回威利的录像收藏馆。那里的架子上摆放着三百盘录像带，其中一些是威利早期的成功之作，比如《三人秋千》《海滩派对生物》和《巴黎回忆》。旁边放着哈罗德同威利联合制作的片子，包括《舞会大屠杀》《死了的孩子们》，以及《沃尔珀吉斯之夜【56】》的两部续作。架子上还摆着威利中意的试镜片、剪余片、试播片、三集电视情景喜剧《他的和她的》——三集之后威利就放弃了——杰里·达米阿诺的所有X级电影、一些新片，以及一大堆五花八门的其他带子。男孩抽出了几盘录像带，哈罗德跪下查看。第一盘上的标签写着：A与B。哈罗德打开投影仪，将录像带塞进录像机。屏幕上显现出一行字：亚历山大与拜伦，4月23日。

开头几个镜头是威利的大游泳池。镜头右扫，经过瀑布，对着威利打开的卧室门。一个穿着红色比基尼短裤的瘦弱的年轻男人跳了出来。他假装随意地朝镜头挥手，然后不自在地站在游泳池边。哈罗德觉得他看上去就像是平胸而贫血的女神维纳斯。突然，威利那浑身肌肉的男宠从阴影中冒出来。他穿着更短的红短裤，一出现就摆出各种各样充满力量的姿势。瘦男人——他应该叫亚历山大吧？——开始用夸张的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表达他对肌肉男的崇拜。哈罗德知道，威利为自己的家庭摄像装置配备了高质量的麦克风，但这段实录影片却是彻头彻尾的哑剧。

威利的男宠最后摆出屈体的姿势。亚历山大这次跪在地上，如同在膜拜阿多尼斯【57】一般。阿多尼斯保持着最后的姿势，亚历山大伸手拉下了他的比基尼短裤。他被太阳晒成古铜色的肤色完美极了。哈罗德关闭了录像。

“拜伦？”哈罗德喃喃道，“上帝啊。”哈罗德用十五分钟才找到那盘放在《冷血》和《热夜》之间名为《我的死亡时间》的录像带。哈罗德坐在长凳上，翻来覆去地摩挲着手中的录像带。他突然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很想直接冲出房门驾车离开。但他还是将录像带放进了机器中，按下播放键，探出身子。

“你好，托尼。”威利说，“我正在从坟墓中同你打招呼。”他在屏幕中看上去比真实生活中更大。他坐在游泳池旁的网椅中，身后的棕榈树叶随风翻舞，但镜头中除了他就没有别人，甚至连仆人都没有。威利的白发是往前梳的，但哈罗德看到了头皮光秃部分的晒伤。这个老人穿着一件宽松而鲜艳的夏威夷衬衫和大号绿色短裤。他的膝盖是白色的。哈罗德心脏狂跳。“如果你发现了这盘录像带，”威利说，“那我一定遭遇了不幸，永远地离开了你。托尼，我相信你将是第一个发现……这份遗嘱的人，而且你将一个人观看录像。”

哈罗德握紧拳头。他拿不准这盘带子是什么时候录的，但看上去挺新。

“我相信你已经处理了我留下的所有未尽事务。”威利说，“我知道你会管理好制片公司。放心，我的朋友，如果我的遗嘱已经公布，你不用担心。我不会在片尾来个大转折。这座房子是你的。我只是想跟自己的老朋友说说话。”

“操。”哈罗德咬牙咒骂道，手臂上泛起了鸡皮疙瘩。

“.....好好享用这座房子吧。”威利说，“我知道你从不真正喜欢这里，但如果有人想买，你可以转手卖掉，赚上一大笔。或许，你可以在这里拍摄我们的片子——《白色口水》。”

这盘带子是最近录的。天气温暖，哈罗德却忍不住发抖。

“托尼，我想和你说的话不多。我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对待你，不是吗【58】？如果不是儿子，那就是最爱的侄子。但你对我却不够诚实。你有一些从未向我提及的朋友，对不对？不过话说回来，世上没有纯洁无瑕的友谊。我也没有向你透露我的一些朋友的情况。我们都有自己的生活要过，对不对？”

哈罗德直挺挺地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几乎忘了呼吸。

“但这个问题已经不重要了。”威利说，从镜头前别开脸，望着游泳池水面上跳跃的光点。“如果你看到这盘带子，那我一定死了。没有人可以永生，托尼。你到我这把年纪就会明白.....”威利转回头看着镜头，“希望你也能活到我这把年纪。”他微微一笑，露出完美的牙齿，“我还有三点要说，托尼。第一，我很遗憾你没有学下棋。你知道下棋对我来说很重要。这不仅是游戏，我的朋友。是【59】，绝不仅仅是游戏。你曾说你要过自己的生活，没时间玩这种游戏。但我要说，绝不能不给学习留出时间，托尼。即便是一个死人也能让你学到东西。第二【60】，第二点，我必须告诉你，我向来憎恶威利这个名字。如果我们来生再见，托尼，我会要求你换一个名字称呼我。冯·伯夏特先生就不错。或者主人。你相信来生吗，托尼？我相信。你觉得来生会是什么样子？我认为天堂就是一个美妙的岛，在那里，你的所有需求都会得到

满足，还有一群有趣的人可以聊天。在那里，你可以随心所欲地狩猎。多么令人向往的画面啊，对不对？”

哈罗德眨了眨眼。他经常看到一种表达——“突然间浑身冒冷汗”——但他从未有过这种经历。而现在他有了。

“最后，托尼。我想问你，哈罗德这名字是怎么回事？你说你来自中西部的天主教家庭，你也常常呼唤上帝，但我觉得哈罗德这个名字或许有别的出处，对不对？我猜我亲爱的侄子应该是犹太人。不过这已经无关紧要了。如果我们在天堂重逢，可以谈谈这个问题。另外，我在录像后面加了些新闻剪辑。虽说你平常没工夫看新闻，但我加的这段应该很有启发意义。再见，托尼。再见。”威利朝摄像机挥了挥手。录像带空白了几秒，然后便是五个月前的一条当本地新闻，报道的是“好莱坞扼颈魔”被捕的事。然后是更多的新闻片段，囊括了一年里许多件看似不相干的凶案。二十五分钟后，录像带播完了。哈罗德关上录像机。他双手抱头了很久。最后他站起身，取出录像带，放进夹克口袋，离开了豪宅。

他发动汽车，挂到最高挡，以远高于八十英里的时速驶上好莱坞高速公路。没有人阻拦他。他开上自家的车道，在森林之神的邪恶目光中停下。这时他的慢跑服已浸透了汗水。

哈罗德来到按摩浴缸旁边的酒吧，往高脚杯中倒入伏特加。他四口就将整杯酒灌下肚，将录像带拿出口袋。他将磁带从塑料盒里扯出来，扔在地板上，然后拿到游泳池外的阳台上的旧烧烤坑中烧掉。几分钟后，坑里只剩下灰烬。哈罗德将塑料盒在石烟囱上反复击打，直到壳子粉碎。他将塑料碎片丢进简易浴室旁的垃圾桶，然后又进屋喝了一杯伏特加，这次在酒里加了酸橙汁。

哈罗德脱掉衣服，躺在按摩浴缸里。玛利亚·陈拿着当天的邮件和记录他指示的录音机进来时，他差不多睡着了。

“放那儿就成。”他说，继续睡觉。十五分钟后，他开始翻阅那摞邮件，时而对着索尼录音机做记录或简短答复。四部新剧本已送到。汤姆·马圭尔还寄来了一大堆关于威利房子的文件，涉及拍卖和缴税等。此外还有三封派对邀请函，哈罗德做了记录，考虑参加其中一个。一个自命不凡的年轻编剧迈克尔·梅-德雷南寄来了一张手写便笺，抱怨说舒伯特·威廉姆斯导演正在重写德雷南的剧本，而这该死的剧本德雷南自己都还没写完。他请求哈罗德出面干预，否则他就会退出这个项目。哈罗德将便笺扔到一旁，指示说不回复。

最后一封信装在一个粉色小信封中，上面盖着洛杉矶宝马山花园的邮戳。哈罗德撕开信封。信纸的大小刚好与信封相符，还散发着淡淡的香水味。信上的字写得密密麻麻，歪斜得厉害，字母“i”上的点是圈，显得很幼稚。

亲爱的哈罗德先生：

我不知道上周六我出了什么状况。我可能永远也搞不明白。但我不会责怪你。我原谅你，尽管我不能原谅自己。

今天，我的经纪人罗兰·塞勒斯收到了邀请我加盟您的电影的合同。我告诉罗兰和我母亲，这里面肯定有误会。我在波登先生去世之前同他谈论过这部电影，但我没有做出任何承诺。

我不能在职业生涯的这个节点上参与这一项目，哈罗德先生。你一

定理解我的处境。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未来不能在别的电影项目上合作。我相信你能理解我的决定，并消除所有破坏我们未来合作关系的障碍，包括某些令彼此尴尬的片段。

我知道我信得过您。您一定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哈罗德先生。您上周六提到，您知道我是基督徒。您肯定也明白，我的信仰是非常坚定的，任何东西都无法动摇我对上帝及其律令的遵从。

我祈祷并深知，上帝将帮助你找到正确的行为方式。

莎依拉·伯灵顿敬上

哈罗德将散发着香味的信纸放回信封。莎依拉·伯灵顿。他都快把她忘了。他拿起小录音机，对着内置麦克说：“玛利亚，给汤姆·马圭尔写信。亲爱的汤姆，我将尽快走完法律程序，请继续按你的提议进行拍卖。另起一行。得知你和卡尔喜欢我送他的生日礼物，我很高兴。我就知道你们会喜欢那些X级剪余片的。我会再送给你们一盘录像带。别问我任何问题，好好享受便是。可以随意拷贝。说不定马弗·桑德伯恩和‘四星’律师行的其他人也能从中找到乐趣。另起一行。房产转让文书我会尽快给你。我的会计会联系你。另起一行。替我向萨拉和孩子们问好。落款：最真挚的祝福。哦，玛利亚，房产转让文书今天拿给我签字好吗？把编号165的录像带用快递连同这封信一起送出去。”

查尔斯顿

1980年12月16日，星期二

年轻女人站得笔直，她双臂前伸，双手紧握枪把，枪口瞄准了索尔·拉斯基的胸膛。索尔知道，如果他从衣柜中走出来，她就会开枪。但黑暗之中大坑的腥臭充斥鼻腔，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在那狭小的空间里待下去。他跌跌撞撞地来到卧室的昏暗光线之中。

女人后退一步，手臂与地面平行。但她没有开枪。索尔发现这是个年轻的黑人女性，白色的雨衣和和黑人发式的短发上沾着水汽。她样子不错，但索尔很难将注意力从她瞄准自己的手枪上挪开。那是一把小自动手枪——索尔猜是点32口径的。小归小，黑洞洞的枪口还是吸引了索尔的所有关注。

“举起手来。”她说，声音平稳而性感，带着南部口音，明显教养良好。索尔举起手，在脖颈后十指交叉。

“你是谁？”她问，双手仍然紧握着枪，但看起来对如何用枪并无自信。她同他相隔太近，只有四英尺。索尔有把握在她扣下扳机前挡开枪管。但他没这样做。“你是谁？”她又问道。

“我叫索尔·拉斯基。”

“你在这儿做什么？”

“我也想问你这个问题。”

“回答我。”她冲他挥了挥枪，催促他回答。索尔现在知道，对方在枪械方面只是个被电视洗脑的门外汉，觉得枪就像魔棒，可以让别人对持枪者俯首听命。他注视着他。她二十出头，比他的第一印象更年轻。她长着一张迷人的鹅蛋脸，五官精致，嘴唇丰满，一双大眼在昏暗的光线中似乎全是黑的。她的皮肤同加了奶油的咖啡别无二致。

“我只是到处看看。”索尔佯装镇定地说，但他的身体已不自觉做出了反应——睾丸上升到体内，他渴望能躲在某人后面，任何人都行，甚至是他自己——每次面对枪口他都会这样。

“这个地方被警察查封了。”她说。索尔发现，她对“警察”一词的发音与美国纽约黑人一致。

“是的。”他说，“我知道。”

“你在这儿干什么？”

索尔犹豫起来，看着她的眼睛。她眼里充满焦虑、紧张和强烈的关注。他知道她没有被操控，于是放下心来，将真相告诉她。“我是一名医生。”他说，“精神病医生。我对上周发生在这里的凶杀案很感兴趣。”

“精神病医生？”年轻女人半信半疑，持枪的手没有一丝动摇。房子里已经很黑了，唯一的光线来自于院子外的一盏煤气灯。“你为什么擅

自闯进来？”她问。

索尔耸耸肩。他的手举酸了。“我能把手放下来吗？”

“不行。”

索尔点头道：“我担心警方不会同意我进这里看，所以才会擅自闯入。我本以为这里残存着一些线索，有助于解释那场凶案，但我什么也没找到。”

“我应该叫警察来。”女人说。

“去叫吧。”索尔说，“我没在楼下发现电话，但别的地方肯定有。叫警察好了，给金特里治安官打电话。我会面临擅闯凶案现场的指控，而你除了这个，还将被指控非法持有枪支并用其威胁他人。我猜这支枪没有注册，对吧？”

女人听到金特里的名字，不禁抬起了头。她没有理会索尔的问题。“对于上周六的凶案，你知道些什么？”她在说到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声音颤抖起来。

索尔身体后仰，缓解脖子和手臂上的酸痛。“仅限于我在报纸上看到的内容。”他说，“但我曾经见过当事者之一——尼娜·德雷顿。我认为，这个案子的真相比金特里治安官和联邦调查局的海恩斯探员想象的更复杂。”

“什么意思？”

“我是说，上个星期六这座城市死了九个人，却没有人能解释清楚他们为什么会死。”索尔说，“我认为，这九个人的死背后有一条共同

的、被警方忽视的线索。我的胳膊举疼了，小姐。我现在要放下胳膊，但我不会有更多的动作。”他抢在她答话之前就放下了手。她往后退了一步。街上的车载广播狂响了一秒就被关闭了。他们对峙在古老的宅子中。

“我觉得你在撒谎。”年轻女人说，“你就是一个普通窃贼，或者你是来这里猎奇，搜集纪念品，或者你本身就同凶案有关系。”

索尔一言不发，只是在黑暗中凝视着女人，她手中的小自动武器几乎看不见了。他觉察到她的犹疑。过了一会儿，他开口道：“普雷斯顿，约瑟夫·普雷斯顿，那个摄影师，你是她妻子？不，你不是。金特里治安官说普雷斯顿先生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六年。你应该是他的女儿。对，女儿。”

女人又后退了一步。

“你父亲是在街上遇害的。”索尔说，“他死得很惨，而且死得莫名其妙。警方给不了你任何结论，你对他们十分不满。所以你到这里等待，监视这座房子。你很可能已经监视了好几天。然后你看到一个戴网球帽的人翻过了栅栏。你觉得，这家伙或许能告诉我一些东西。我说得对吗？”女孩保持沉默，但放下了枪。索尔看见她的肩膀在微微耸动，他怀疑她在抽泣。

“也许我能帮你。”他说，轻轻摸着她的胳膊，“也许我们携起手来就能有所发现。来吧，我们离开这座房子。这里到处都是死亡的味道。”

雨停了。花园里飘荡着被打湿的树叶和泥土的芬芳。女孩带着索尔来到马车车库背后，老的铁栅栏和新的铁丝网之间开着一个窟窿。他跟着她身后挤了出去。索尔注意到她将手枪放进了白雨衣的口袋里。他们走在巷子里，脚踩在煤渣上沙沙作响。夜里寒气逼人。

“你怎么知道我是谁？”她问。

“我只是在猜。”

他们走到街上，默默地站了一会儿。“我的车停在前面。”年轻女人终于说。

“哦？那你怎么会看到我？”

“你驾车驶过的时候我发现了你。你面色凝重，而且你差点儿就在房子前面停下了。你绕过路口之后，我也跟了上来。”

“嗯，”索尔说，“我是个差劲的密探。”

“你真是精神病医生？”

“是的。”

“你不是本地人吧。”

“我是从纽约来的。有时候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诊所上班。”

“你是美国公民？”

“是的。”

“但我听你的口音……像是德国人？”

“我不是德国人。”索尔说，“我出生在波兰。你叫什么名字？”

“娜塔莉。”她说，“娜塔莉·普雷斯顿。我父亲是……你都知道。”

“不，”索尔说，“我知道得非常有限。此刻我只明确地知道一件事。”

“什么事？”年轻女人的目光中带着渴望。

“我饿了。”索尔说，“早饭过后我就没进食过，除了在治安官办公室喝了点儿劣质咖啡。如果你愿意同我共进晚餐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谈。”

“可以，但你必须答应我两个条件。”娜塔莉·普雷斯顿说。

“什么条件？”

“首先，你必须把你的一切有助于解开我父亲凶案之谜的事都告诉我。”

“还有呢？”

“第二，你必须把这顶湿漉漉的网球帽摘下来，我们才能吃饭。”

“我同意。”索尔·拉斯基说。

他们用餐的地点叫亨利餐厅，就在几个街区外，靠近老市场。从外

面看，这家餐厅一点儿都不吸引人。正面墙壁上刷着白涂料，墙上没有窗户，也没有任何装饰，除了挂在窄门上的一个亮灯的招牌。餐厅内部陈旧而昏暗，让索尔想起了小时候偶尔同家人去的罗兹【61】附近的一家小饭店。几个穿白夹克的高个子黑人低调地在桌子间穿梭。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红酒、啤酒和海鲜的味道。

“太好了，”索尔说，“如果这儿的食物吃着有闻着那么鲜美就好了。”他没有失望。娜塔莉点了一份虾仁沙拉，索尔点了份烤肉串，串着剑鱼肉、蔬菜和小土豆。他们喝着冰白葡萄酒，天马行空地聊着各种话题。娜塔莉得知，索尔一个人住，但他的女管家特玛很烦，唠唠叨叨，还总爱给他看病。他告诉娜塔莉，特玛成天说他患有精神病，还为他寻找治疗方法，只要有特玛在身边，他就用不着请别的精神病医生来给自己治疗。

“你没有家人吗？”娜塔莉问。

“只在美国有一个外甥。”索尔说，对前来收盘子的服务员点了点头，“我在以色列有个表弟，还有许多远亲。”

索尔得知，娜塔莉的母亲几年前过世了，她正在上研究生。“你说你要去北方的大学？”他问。

“呃，算不上真正的北方。我要去的是圣路易斯【62】的华盛顿大学。”

“你为什么选那么远的学校？这里就有查尔斯顿大学啊。我有个朋友曾在南卡罗来纳州大学教过一阵子书。就在哥伦比亚，对吧？”

“是的。”

“沃弗德学院也在南卡罗来纳州吧？”

“当然。”娜塔莉说，“格林维尔还有鲍伯琼斯大学。但我父亲希望我尽量远离这里。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的研究生院很不错……非常适合艺术专业的学生去读。至少可以争取到奖学金。”

“你是艺术家？”

“摄影师。”娜塔莉说，“也拍点儿电影，画点儿素描和油画。我辅修英文。我的本科是在俄亥俄州的奥伯林学院读的。你听说过吗？”

“听说过。”

“我的一个朋友——出色的水彩画家戴安娜·戈尔德——去年劝我，教书会很有趣，我表示同意。天，我为什么告诉你这些？”

索尔笑了。服务员拿来了账单，索尔坚持自己埋单。他给了服务员一笔慷慨的小费。

“你是不是打算什么都不告诉我？”娜塔莉说，声音里带着一丝痛苦。

“相反，”索尔说，“我将对你讲的比我对其他任何人的都多。但问题是……为什么？”

“什么意思？”

“我是说……为什么我们相信彼此？你看见一个陌生人闯入一座房子，两小时后，我们用过美餐，坐这儿聊天。我则遇到了一个用枪近距离指着我的年轻女人，几个小时后，我打算将自己隐瞒了许多年的秘密

与这个女人分享。为什么会这样，普雷斯顿女士？”

“是普雷斯顿小姐。或者娜塔莉。我只能解释我的行为。”

“请解释。”

“因为你有一张诚实的脸，拉基斯医生。也许诚实这个词不对。应该说，你有一张充满关爱的脸。你体会过悲伤……”娜塔莉欲言又止。

“我们都体会过悲伤。”索尔轻柔地说。

黑人女孩点头道：“但没人从悲伤中学习。我觉得悲伤教会了你许多。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出来的。我只能表达到这种程度。”

“眼睛？”索尔问，“我们的判断和未来都建立在眼睛上？”

娜塔莉抬头看着他：“为什么不行？还有别的办法吗？”这不是质疑，而是在严肃地提问。

索尔缓缓摇了摇头：“可能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一开始只能如此。”

他们驶出了查尔斯顿老城区，向西南方向进发。索尔开着租来的丰田，跟着女孩的绿色雪佛兰新星。他们沿着17号高速公路穿过了阿什利河，几分钟后，停在一个叫圣安德鲁斯的地方。那里是平民街区，一排白木屋，看上去很整洁。索尔将车驶上车道，停在娜塔莉·普雷斯顿的车后面。

房子里干净而舒适，洋溢着家的气息。一张摇椅和一套沉重的沙发占据了小客厅的大部分空间。壁炉里已经放好柴火，随时可以生火。壁

炉架上摆放着一盆瑞典常青藤和数不清的装着家人相片的相框。墙上的照片更多，但是艺术作品，不是普通快照。娜塔莉打开灯，将外套挂在衣帽架上，索尔则在逐次观看照片。

“安塞尔·亚当斯。”索尔盯着一张黑白照片说。照片中挂着一轮惨白的月亮，月亮下是一个孤寂的村庄和一片墓地。“我听说过这个人。”另一张照片上，一团浓雾正朝山上的一座城市袭来。

“那是迈纳·怀特的作品。”娜塔莉说，“我父亲在五十年代早期就认识他。”此外还有伊莫根·坎宁安、塞巴斯蒂安·米利托、乔治·泰斯、安德鲁·柯尔特兹和罗伯特·弗兰克等人的作品。弗兰德的作品令索尔驻足。一个身穿黑西装、手持拐杖的男人站在一座古老的房子或旅馆的走廊里。通往二楼的楼梯挡住了男人的脸。索尔想向左走两步，看清男人的脸。照片让他莫名地伤感。“抱歉我没听说过这些摄影师。”索尔说，“他们很有名吗？”

“有些很有名。”娜塔莉说，“现在这些照片的价值是我父亲买价的几百倍，但他永远不会卖这些照片。”

索尔拿起一张黑人家庭野餐的照片。妻子笑容温暖大方，梳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发式。“这是你母亲？”

“是的。”娜塔莉说，“她在1968年6月死于一场离奇的故事。刚好是罗伯特·肯尼迪遇刺后两天。当时我九岁。”

照片中的小女孩站在野餐桌上，笑嘻嘻地眯眼看着爸爸。旁边还有娜塔莉父亲的一幅肖像。画中的男人比照片中更老，表情严肃，但十分英俊。清瘦的身形和炯炯有神的眼睛酷似去掉双下巴的马丁·路德·金。“这幅肖像画得真好。”他说。

“谢谢。我是去年夏天画的。”

索尔环顾四周。“你父亲的作品呢？”

“在这儿。”娜塔莉说，领索尔进入饭厅，“父亲不愿把自己的作品同其他人的放在同一个房间里。”

餐桌对面一架老钢琴上方的墙上，挂着四张黑白照片。两张是从不同角度拍摄的光影斑驳的古老砖房，另一张是延伸到天边的海滩和大海的广角照片，最后一张是一条林中小路，运用了平面、光影和组合等多种手法。

“真漂亮。”索尔说，“但照片里没有人。”

娜塔莉轻声笑道：“不错。父亲吃的就是摄影这碗饭，他说自己绝不能把摄影只是当作爱好。而且，他是个腼腆内向的人。他不喜欢趁人不备抓拍……如果我拍了这种照片，他就会让我去获得当事人的许可。他讨厌侵犯他人的隐私。他只是……只是……很害羞，每次我们叫比萨外卖，他都是让我去打电话。”娜塔莉的声音低沉下来，转过身说，“你想喝点儿咖啡吗？”

“好。”索尔说。厨房旁就是暗室。那里起初一定是食品储藏室或另一个浴室。“你和你父亲就在这里洗照片？”索尔问。娜塔莉点点头，打开了安全灯。房间里的物品井然有序。放大器、托盘、化学试剂瓶，所有东西都整整齐齐地放在架子上，贴着标签。水槽上方的尼龙线上夹着八到十张照片。索尔仔细查看，都是福勒家的照片，拍摄的时间点不同，角度不同，光影条件也不同。

“你拍的？”

“是的。”娜塔莉说，“我知道这样做很傻，不过总好过整天坐在车里等待有所发现。”她耸了耸肩，“我曾每天都去找警察或治安官，但他们根本帮不上忙。你想在咖啡里加奶油还是加糖？”

索尔摇了摇头，他们进入客厅，来到壁炉旁，娜塔莉躺在摇椅里，索尔坐在沙发上。咖啡杯的杯壁极薄，几乎透明。娜塔莉用拨火棍捅了捅柴火和引火物，然后点燃了蜡捻子。火顺利地燃起来。两人坐着看了会儿跳跃的火焰。

“上周六，我同朋友在克莱顿采购圣诞节所需的商品。”娜塔莉最终开口道，“那里是圣路易斯的郊区。我们去看了场电影——罗宾·威廉姆斯演的《大力水手》。大概晚上十一点半，我回到大学城的公寓。电话铃一响，我就知道出事了。我说不清这是为什么。平常我有不少朋友也半夜给我打电话。我的好朋友弗雷德里克每天都十一点过才从计算机中心出来，然后约我一起去吃比萨。但这一次，我知道是长途电话，而且不会有什么好消息。电话另一头是查尔斯顿老家的邻居卡尔弗夫人。她和我母亲曾是好朋友。她嘴里不停地念叨出事了。一两分钟后我才明白，父亲死了，被人杀死了。

“我乘星期天最早的航班回到查尔斯顿。但现场早就封锁起来。我在圣路易斯的时候给殡仪馆打过电话，但等我到这儿之后，殡仪馆却关门了，我得到处求人让我进去，他们才放我进去。卡尔弗夫人来机场接我，但她哭个不停，没有下车。

“我看不出那具尸体就是父亲——即使在星期二的葬礼上，他被化了妆，我也仍然认不出来。我六神无主。星期天我去警察总部，没有人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他们承诺一个叫霍尔曼的探员会在晚上联系我，但那人直到星期一下午才给我打电话。倒是那位县治安官金特里先生

——你说你见过他——星期天的时候来了殡仪馆，然后开车送我回家，并尽其所能地回答我的问题。其他人都只知道问我问题。

“星期一，我的姑妈利厄和她的孩子都来了。我一直忙到星期三才有时间思考。许多人来参加了葬礼。我差点儿忘了父亲的人缘有多好。老城区的许多人都来了，金特里治安官也来了。

“姑妈想住上一两个星期，但他的儿子弗洛伊德必须返回蒙哥马利【63】。我告诉姑姑我没事。我说我也许要到她那里过圣诞。”索尔身体前倾，双手紧握。她叹了口气，指了指面朝街道的窗户。“往年的这个周末，我和父亲都开始买圣诞树了。比别人晚了许多，但父亲总是说，圣诞树立几天就好，放在家里好几周就没意思了。我们总是在萨凡纳【64】的冰雪皇后买圣诞树。我星期六才给他买了彭德尔顿红色格子衬衫。我把衬衫也带回来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但我现在只能把衬衫带回去。”说着，她垂下了头，“失陪一会儿。”她快步走进厨房。

索尔坐着看了几分钟的壁炉中的火焰，十指紧扣。然后他也进了厨房。她靠在厨房餐桌上，胳膊僵硬，左手牢牢抓着一包面巾纸。索尔站在三英尺开外。

“我都被气疯了。”她说，没有看索尔。

“是的。”

“我是说，他们似乎觉得他根本不重要。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

“小时候我在电视上看牛仔片。”她说，“片子里总有些人会被杀死——不是英雄，也不是坏人，只是个普通人——他的死对世界没有任何

影响，就像他从未出现在世上一样，你懂吗？这样的情节令我困扰。我只有六七岁，但竟然因此而烦恼。我经常去想去想那个人，想他一定有自己的父母，想他用了这么多年才长大成人，想他那天早上穿了什么衣服，然后——砰！他就不存在了，因为编剧想告诉大家好人的枪法有多快。我觉得这他妈的完全没道理……”娜塔莉用右手手掌拍打着餐桌。

索尔上前抚摸着她的左臂。“是的，”他说，“完全没道理。”

“我只是太生气了。”她说，“我父亲是活生生的一个人。他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从来没有。他是我所知道的最和蔼可亲的人，但他却被杀死了，而且死得不明不白。狗日的警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死。哦，不好意思，我说脏话了……”

索尔将她搂在怀里，她放声痛哭。

娜塔莉加热了咖啡。她坐在摇椅里。索尔站在壁炉旁，漫不经心地抚摸着瑞典常青藤的叶子。“凶手有三个。”他说，“梅勒妮·福勒、尼娜·德雷顿，以及来自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名叫波登的男人。他们都是凶手。”

“凶手？但警察说，福勒女士是个老太太……年纪很大……而德雷顿夫人是遇害者。”

“他们三个都是凶手。”索尔说。

“没有人提到过波登这个名字。”娜塔莉说。

“他来过查尔斯顿。”索尔说，“他登上了周五晚上起飞、周六凌晨

爆炸的那架飞机——准确地说，他应该登上了那架飞机。”

“我不明白。飞机爆炸是在我父亲被杀前好几个小时发生的。这个波登……或者另外两个你提到的人怎么可能同我父亲的死有关？”

“他们利用人……”索尔说，“他们……操控人。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操控的傀儡。很难一句话解释清楚。”

“你是说，他们同黑社会有关系？”

索尔笑道：“我倒希望能那么简单。”

娜塔莉摇头道：“我不明白。”

“故事很长。”索尔说，“其中大部分都不可思议。你最好不要听，否则你就会觉得我是个疯子，或者你会担心自己将被卷入深不可测的危险之中。”

“我已经被卷进来了。”娜塔莉坚定地说。

“是的。”索尔踌躇片刻，“但你没必要冒险。”

“如果只有冒险才能找到杀害我父亲的凶手，这个险我必须冒。无论你讲不讲你的故事，无论你带不帶我一起行动，我都会追查下去，拉斯基博士。我发誓我将一查到底。”

索尔注视着这个年轻女人良久，然后叹气道：“好吧，我相信你会查下去。但也许你听完我的故事就会改变主意。在解释那三个老人的杀戮之前——你父亲的血债就要算在他们头上——我必须先向你讲述我自己的故事。我之前从未向人讲过。这是个非常长的故事。”

“请讲吧。”娜塔莉·普雷斯顿说，“我真的很想听。”

“我1925年出生于波兰的罗兹。”索尔说，“我家比较富裕，我父亲是医生。我们是犹太人，但并非正统犹太人。我母亲年轻的时候考虑皈依天主教。我父亲认为自己首先是医生，然后是波兰人，再次是欧洲公民，最后才是犹太人。或许连第四都排不到。

“我小时候。罗兹同所有其他城市一样，是适合犹太人生活的。六十万居民中的三分之一都是犹太人。许多重要的市民、商人、工匠都是犹太人。我母亲的几个朋友是艺术圈的活跃分子。她叔叔常年在交响乐队表演。但到我十岁的时候，这一切都变了。宣称将驱逐犹太人的当地政党上台。仿佛受到邻国德国的反犹浪潮的传染，波兰也开始把我们视为敌人。我父亲将这归咎于我们刚熬过去的艰难岁月。他不时抱怨，欧洲的犹太人已经对屡遭集体迫害习以为常。‘我们都是人，’他说，‘只是被暂时区分开而已。’我想，父亲至死都笃信这一点。”

索尔中断讲述，来回踱步，最终走到沙发背后停下来，双手放在沙发靠背上。“娜塔莉，我不擅长讲故事。我不知道哪些是必须说的，哪些是可以省略的。也许我们可以下次再谈。”

“不。”娜塔莉说，“就现在说。说多久都没关系。你说过，你的故事有助于解释我父亲为何遇害。”

“是的。”

“继续吧。把故事全讲出来。”

索尔点点头，绕过沙发，坐进长椅，将双肘撑在膝盖上，一边比画

着大手一边说：“德国人占领罗兹的时候，我十四岁。那是1939年9月。一开始情况并不糟。他们下令成立犹太议会，商定如何管理第三帝国的新前哨基地。我父亲说，这表明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文明的方式沟通。他不相信世界上存在十恶不赦的魔鬼。虽然我母亲大力反对，但我父亲还是主动加入了议会。已经有三十一名德高望重的犹太人接受了任命。一个月后的十一月初，德国人将议会成员送进了集中营，还焚毁了犹太教堂。

“全家商量是不是逃去克拉科附近默什叔叔家的农场。罗兹的粮食已经严重短缺。我们夏天常去叔叔的农场，所以到那里同亲人团聚听上去十分诱人。默什叔叔告诉我们，他的女儿丽贝卡嫁给了一个美国犹太人，正打算去巴勒斯坦开发农场。这些年来，丽贝卡一直强烈建议家族的其他年轻人到她那儿去。我自己就非常乐意。同其他犹太人一样，我已经被赶出了罗兹的学校。默什叔叔曾在华沙大学教书，我知道他很乐意教导我。德国人颁布的新法律规定，我父亲只能给犹太人看病——他们中的大多数居住遥远的贫民区。我们几乎没有理由再留下，却有数不清的理由离开。

“但我们留下来了。我们计划遵照惯例，六月份去默什叔叔家，到时候再决定是否返回罗兹。我们真是太天真了。

“1940年3月，盖世太保将我们从家里赶出来，关进城里新建的犹太隔离区。4月5日我生日那天，隔离区被完全关闭，犹太人被严禁踏出隔离区半步。

“德国人又建立了犹太议会，这次我父亲被要求在议会中任职。我们一家八口挤在一个房间中，一个名叫柴姆·伦高斯基的长老经常来找我父亲，彻夜谈论如何管理犹太隔离区。不可思议的是，尽管隔离区人

满为患，饿殍遍地，大家却普遍服从管理。我重返学校上学。父亲不去议会开会的时候，就去他和伦高斯基白手起家建起的医院上班，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

“我们就这样挨过了一年。以我的年龄而论，我的身材太瘦弱了。但我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在隔离区生存，尽管我不得不去偷窃食物储藏起来，拿值钱货去找德国士兵换取食物和香烟。1941年秋天，德国人将数千欧洲西部的犹太人装进了隔离区。有的甚至是从卢森堡运过来的。大多数是德国犹太人，他们瞧不起我们。我同来自法兰克福的一个比我大的男孩打了一架。他比我高大许多。我当时十六岁，但往往被误认为只有十三岁。我把他打翻在地。他挣扎着想站起来，我操起一块板子砸过去，在他额头上撕开一条又深又长的口子。他上周才被车厢密闭的火车运到这里，身体还十分虚弱。我忘了我们为什么打架了。

“那天冬天，我妹妹斯特法死于斑疹伤寒。数千人被这种病夺走了性命。开春后，德国人在东线连战连捷，我们都在庆幸春天的来临。父亲乐观地认为，苏联将迅速陷落，整个战争将于八月前结束。他希望许多犹太人被安置在东部新征服的城市。‘我们将成为第三帝国的农夫。’他说，‘但当农民也不算糟糕。’

“五月，大部分德国和非波兰裔犹太人都被送到了南部的奥斯维辛。在被火车一列列地拉到集中营之前，我们几乎都没听过奥斯维辛这个名字。

“那个春天之前，我们这个隔离区一直被当作临时的畜栏。现在，运送牲口的火车一天发四趟。作为犹太议会的成员，我父亲被迫监督对犹太人的集中与驱逐。这项工作进行得井然有序。我父亲憎恶自己。为了赎罪，他将大把时间都用在了医院。

“六月底，终于轮到我們被驱逐了。那正是往年我們去默什叔叔农场的时间。我們一家七口被要求到火车站报到。我母亲和我弟弟约瑟夫都哭了。但我們还是去了车站。我觉得父亲似乎解脱了。

“我們没有被送到奥斯维辛，而是被送到了北部的切姆诺，一个距罗兹不到七十公里的镇子。我小时候曾有个叫莫尔德柴的玩伴，他家就来自切姆诺。我后来才知道，就在去年冬天，可怜的斯特法死于斑疹伤寒的时候，德国人在切姆诺进行了第一次毒气实验……

“同之前听说的故事不同，我們前往集中营的旅途还算舒适。我們挤在车厢里，但那是普通的客车车厢。那天是6月24日，天气很好。到达切姆诺的一瞬，我还以为自己是来默什叔叔家做客的。切姆诺站很小，只是被茂密森林环绕的乡村车站。德国士兵帶我們上了卡车，但士兵们显得轻松而愉快，既没有推搡，也没有叫喊。车开到了几公里外的一片开阔地，集中营就建在那里。我們一到就开始登记。我清楚地记得集中营外碎石路上的一排办公桌，还有林子里鸟儿的鸣唱。然后我們按性别分开沐浴消毒。我忙着跟在成年男性后面，没来得及看到我母亲和四个妹妹消失在女囚区的栅栏后面。

“我們被勒令脱掉衣服，排成一排。去年冬天我刚开始发育，所以非常害羞。我不记得有人恐吓我們。那天气温宜人。我們被告知洗完澡之后再吃饭。空气里仿佛带着节日的气氛。我看见前方的空地里停着一辆大篷卡车，车身上描绘着鲜艳的动物和树木图案。我們这排人开始朝空地走去，一个戴着厚镜片眼镜、表情腼腆的年轻党卫军中尉走上前来，将老幼患病者与强壮者分开。中尉来到我面前的时候犹豫了。我仍然个头矮小，但去年冬天我吃得相对较好，于是春天猛长了几厘米。他微微一笑，挥了挥短棍，让我站到少数身强力壮者当中。父亲也被分到了这排。八岁的约瑟夫则被留下同孩子与老人在一起。约瑟夫哭起来，

父亲拒绝离开他。我也回到父亲和约瑟夫身边。年轻的党卫军中尉朝士兵打了个手势。父亲让我回去，但我不同意。

“于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被父亲打了。他把我推开，说：‘走！’我摇头，留在原地。身材壮硕的士兵气势汹汹地走上来。父亲又打了我一下，这次非常用力，边打边喊：‘走！’我又惊又痛，在士兵到达前踉踉跄跄地返回强壮者当中。党卫军继续挑选。我对父亲很气愤。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一起洗澡。他在那么多人面前羞辱了我。我含着委屈的泪水注视父亲离开。他赤裸的后背在晨光中异常苍白。他抱着已经停止哭泣、正四处打量的约瑟夫。父亲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之前，最后回头看了我一眼。

“当天抵达集中营的人中，包括我在内，有五分之一没有被消毒。我们被直接送到牢房，领到了粗糙的囚服。

“那天下午和晚上，我都没有见到父亲。我在肮脏的牢房里努力入睡时，感到前所未有地孤独。我觉得其他家人都在集中营的另一头，而父亲无情地将我同他们分开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吃过土豆汤，就被分配了劳动任务。我所在的一组被带到森林里。那里已经挖出了一个大坑，两百英尺长，四十英尺宽，至少十五英尺深。泥土有刚被翻动的痕迹，我判断附近有刚被填满的其他大坑。腐尸的气味相当明显，但我仍然不愿承认残酷的现实，直到当天第一辆大篷卡车到来。就是我昨天见过的那种大篷卡车。

“切姆诺是他们的实验场。希姆莱[【65】](#)下令毒气室使用氰化氢，但那年夏天，他们用的仍然是一氧化碳，运尸体用的则是颜色鲜艳的大篷卡车。

“我们的任务是将尸体分开——准确地说，是撬开——扔进大坑，铺上泥土和石灰，等待下一批尸体到来。一氧化碳不是很有效，经常有一半的遇害者没被毒死，于是由守候在大坑边的骷髅师【66】士兵补射。骷髅师士兵会在等待下一辆车到来的间隙抽烟、说笑。但这时候，仍然有个别人挨过了毒气和补射，蠕动着被我们活埋。

“那天傍晚，我浑身粪便和血污回到了牢房。我考虑过死，但我最终决定活下来。无论如何都要活下来。直面一切活下来。为了活而活下来。

“我谎称我是牙医的儿子，接受过牙医训练。看见我这么小的牙医学徒，犯人头目都笑了。但第二周我就被安排了拔牙的任务。我同另外三个犹太人在赤裸的尸体堆中搜寻项链、金饰品和一切值钱的东西。我们用金属钩伸进肛门和阴道探查。然后我用老虎钳拔掉金牙和牙齿填充物。我常被派到大坑中工作。一个名叫鲍尔的党卫军士兵常把土块扔到我头上哈哈大笑。他自己也有两颗金牙。

“一两周后，负责掩埋尸体的犹太人也会被定期屠杀，工作由新一拨人接替。也许我手脚麻利，干活高效，我在大坑干了九个星期。每天早上我都觉得今天会轮到自己被杀。每天晚上，我听着下面床铺的老人念诵祷文，反复呼唤先知的名字，我则开始向上帝祈祷，尽管我已经不再信仰上帝。‘再多给我一天吧。’我说，‘再多给我一天吧。’但我最信任的是我自己的求生意愿。也许这是年轻人的唯我主义，但我告诉自己，只要我坚信自己能活下去，那这一愿望就一定能实现。

“八月，集中营扩建，我被调派到了森林旅。我们砍掉树木，拔掉树桩，将石头运去修路。每隔几天都会有劳工在完成工作后被送上大篷卡车，或者直接押到大坑边。所以森林旅的成员始终在变。十一月落下

了那年的第一场雪，而我已经是森林旅中最长命的囚犯了，除了老卡爾斯基。”

“卡爾斯基是什麼人？”娜塔莉問。

“犯人頭目。這種人手持鞭子，管理其他囚犯。”

“他們為虎作倀？”

“有專業論文論述犯人頭目及其對納粹主子的認同。”索爾說，“斯坦利·埃爾金斯和其他學者研究了集中營里囚犯的臣服現象，並將其與美國黑奴的溫順做對比。今年九月，我還參加了研討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會議。患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人不僅與自己的加害者站在一起，甚至積極地支持加害者。”

“就像那個帕蒂·赫斯特^[67]。”娜塔莉說。

“是的。我對這種意志上的征服研究了很久，不過這個我們等會兒再說。現在，我想說的只是，如果我在集中營里還有可取之处的話，那就是我沒有成為犯人頭目。

“1942年11月，集中營改造完成，我從臨時牢房轉移回正式牢房。我被安排負責掩埋屍體。焚尸爐已經建成，但他們低估了被送往集中營的猶太人的數量，所以大篷卡車和大坑仍在發揮作用。他們不再需要我給屍體拔牙了。我鋪上石灰，在初冬的寒氣中瑟瑟發抖，然後就是等待。我知道，用不了多久，我就會成為一具被他人埋葬的屍體。

“1942年11月19日，星期四，那天晚上發生了一件事。”索爾陷入沉默。幾秒鐘後，他起身走到了壁爐邊。火幾乎熄滅了。“娜塔莉，你能給我弄点儿比咖啡更烈的飲料嗎？比如雪利酒？”

“当然可以。”娜塔莉说，“白兰地怎么样？”

“太棒了。”

她不一会儿就拿着一大杯白兰地回来了，索尔翻拨了木炭，添加了柴火，让火又熊熊燃起来。

“谢谢，亲爱的。”他晃了晃杯中琥珀色的液体，深吸一口气，然后一饮而尽。壁炉中的柴火发出噼噼啪啪的爆裂声。“星期四——我有把握那天是1942年11月19日——五名德国人深夜来到我们的牢房。他们之前来过。每次来都会带走四个人。那些人后来再没回来过。另外七个牢房中的囚犯告诉我们，他们那里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我们不知道纳粹为何要进行这种秘密清除行动，明明每天都有数千人被公然埋进大坑，没必要多此一举。有谣言说，他们是被带去做医学实验了。

“那天晚上，一个上校带着士兵来到我们的牢房。这一晚，他们选择了我。

“我决定反抗。这和我宁愿不惜一切活下来的初衷相悖，但一想到被拽进外面的黑暗之中，我就惊恐得丧失了所有对生的希望。我做好了反抗的准备。士兵勒令我下床的时候我就知道，我马上就要死了。我打算在他们杀死我之前至少干掉一头德国猪。

“但他们没有杀我。上校只是命令我离开牢房，而我服从了。准确地说，是我的身体背叛了我。不是因为我胆怯，而是因为上校进入了我的大脑。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述。我能清楚地感觉到他进入了我的大脑，就像子弹穿透肉体般刺痛。我感觉到他在操控我的肌肉，驱使我走过地板，离开牢房。党卫军士兵则在一旁大笑。

“很难描述我当时的感觉，只能称其为‘精神强奸’，但即便这个词也无法准确表达我受到侵犯的感觉。我那时不相信——现在也仍然不相信世上存在恶魔附身或超自然现象。上校具备一种恐怖的通灵或心理能力，可以直接操控他人的意志。

“我们被装上了一辆卡车。这本身就不可思议。除了从切姆诺车站到集中营坐过火车，犹太人被禁止乘坐任何交通工具。波兰的那个冬天，奴隶比燃料便宜多了。

“他们将我们载到森林。卡车上有十六个人，包括从女囚牢房里带出来的一个年轻女人。精神强奸暂时结束了，但我却感觉自己的精神涂满了秽物，比每天在大坑工作时沾满全身的粪便还要肮脏。别的犹太人都窃窃私语，从他们的表情我知道，我是唯一被精神强奸的。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自己发疯了。

“车开了不到一个小时。一名士兵手持冲锋枪在车后部看管我们。集中营的士兵从不在营内携带自动武器，因为一旦囚犯造反抢走了武器，后果不堪设想。牢房的恐怖经历令我身心疲惫，不然我早就把德国人制服了，至少也会从卡车上跳下去。但上校就在卡车车厢内，尽管我见不到他，却仍然被恐惧牢牢摄住。

“午夜过后，我们抵达了森林深处的一座巨大的建筑。美国人会叫那里城堡，但那里比城堡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祖国的黑森林中，也隐藏着这种古老的大会堂——由石头堆砌而成，历史久远不可考，由隐居的家族一代代扩建而成，这些家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基督诞生之前。卡车停下来，我们被赶到了离大厅不远的一个地窖之中。凋敝的花园中停着几辆军车，大厅里传出闹哄哄的噪声，我推断德国人将这里强占后建成休闲娱乐中心，给有特权的部队使用。被关进黑暗的地窖之后，我听见

另一辆卡车的一个立陶宛犹太人说，他认识车上的标志，它属于三号特别行动队【68】，他们扫荡了他的家乡德文斯科附近的所有犹太村庄。就连执行集中营种族灭绝任务的党卫军骷髅师也害怕特别行动队。

“不久后，士兵拿着火把回来了。地窖里有三十二个犹太人。我们被平分为两组，领到楼上不同的房间。我们这组人被勒令穿上粗糙的红色长套衫，身前画有白色标记。我不明白我的标记——一座塔，或是一根巴洛克风格的灯柱——是什么意思。我身边的人的衣服上绘有大象抬起右前腿的图案。

“我们被带到了大会堂。大厅里的场景就像是中世纪画家耶罗尼米斯·博斯【69】的作品一样。数百名党卫军和特别行动队士兵随意闲逛、赌博、强奸。波兰的农村姑娘——有些只是孩子——充当他们的仆人和奴隶。墙上插着火把，仿佛地狱中摇曳的火焰。食物被扔在地上，任其腐烂。有数百年历史的挂毯被炉火熏黑污染。德国士兵用刺刀将姓名刻在一张曾经精美的宴会桌上，将其划得遍体鳞伤。喝得酩酊大醉的士兵躺在地上呼呼大睡，鼾声如雷。我看见两个士兵在地毯上撒尿，那块地毯应是某次十字军东征时从圣地【70】带回来的。

“大厅非常大，但大厅中央明显有一片正方形空地，边长十一米。地上铺着四英尺见方的地砖，黑白交错排列。空地两端的石板上，摆着两把沉重的椅子。椅子上方就是阳台。年轻的上校就坐在其中一把椅子上。他金发白肤，典型的雅利安人，双手惨白枯瘦。另一把椅子上坐着一个老人，如同大会堂一样古老。老人也穿着党卫军制服，而且是将军制服，但他看上去就像是被调皮的孩子穿上宽松制服的干皱蜡人。

“另一辆卡车上的犹太人被从侧门领进来。他们穿着淡蓝色长套衫，身前画着与我们类似的黑色标记。我看见另一组有个女人的身前标

记是王冠，恍然大悟。尽管仍处在恐惧和疲惫之中，我还是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事——它荒诞不经，但又不由我不相信。

“我们被要求站到自己的方格里。我是兵，白方王翼象前兵。我站在上校右前方，距他三米，面朝那个满脸惧色的立陶宛犹太人——他是黑方的象前兵。

“叫喊和歌唱停下来。德国士兵聚到在空地边上，推搡着争抢位置。有人爬上楼梯，或者为了获得更好的视野而挤到阳台上。大厅里安静了半分钟，只听得到火把燃烧的毕剥声和人群沉重的呼吸声。我们三十二个饥肠辘辘、面色苍白的犹太人站在被分配的位置上，瞪着眼不敢大声呼吸，等待着即将降临的一切。

“老人在自己的椅子上探出身子，朝上校挥了挥手。年轻的上校微微一笑，点了点头。游戏开始了。

“上校再次点头，我左边的兵——一个留着白胡茬的憔悴老人——向前迈出两格。老人也让自己的兵上前两格。这两个可怜的囚犯脚步蹒跚，神情困惑，可见他们的身体并不由自己操控。

“我同父亲和叔叔玩过国际象棋。我知道标准的开局法。对弈者没有标新立异。上校瞟了眼右边，一个充当马的粗壮波兰人来到我面前一格。老人也让他的后翼马上前。上校让我们的象——左臂裹着绷带的矮个子男人——从我身后站到后翼马所在列与第五行相交的方格中。老人将他的后前兵上前一格。

“我当时想，如果我不是兵就好了。我面前的粗壮农民——我方马

——几乎无法让我感到安全。我右边的另一个兵回头去看，然后露出龇牙咧嘴的表情，因为上校强迫他面朝前方。我没有回头。我的腿开始打战。

“上校让后前兵前进两格，站在王前兵旁边。我们的后前兵是一个男孩，可能刚满十岁，他偷偷摸摸地左右打量了一下，没有转动脑袋。我面前由农民充当的马是男孩与老人的王翼兵之间唯一的保护。

“老人左手微微一挥，他的象走到了充当他的王后的丹麦女人面前。象的脸煞白。上校第五步调出了另一个马。我看不见那个人的脸。每走一步棋，棋盘周围的党卫军都会叫嚷鼓掌，如同足球比赛的观众一样。我听见有人称呼上校的对手为‘老家伙’，而上校被称作‘大师’。

“老人弓着背探出身，就像一只苍白的蜘蛛。他将王翼马挪到了象前兵前。马年轻而强壮，他应该刚来集中营没几天。他脸上挂着白痴般的笑容，仿佛在享受这场可怕的游戏。似乎是为了回应他的笑容，上校将我们虚弱的象挪到了黑方马的位置。这时我认出了那个象。他是我们牢房的木匠，两天前给士兵修桑拿房时，被锯子割伤了手。他举起没受伤的手，拍了下黑方马的肩膀，就像朋友之间在换岗交接。

“我没有看见枪口的闪光。我身后阳台上有人开了枪，我被吓得跳了起来，正欲逃走，却被上校的意志之钳牢牢控制住。充当马的年轻人脸上的笑容在红色和灰色的迷雾中消失了，颅骨被子弹打碎。他身后的兵们都惊恐地蹲下，但又被逼着痛苦地站起来。马的尸体滚到了他出发的位置。黑兵所在的白色方格上已经出现了一摊血。两个党卫军士兵上来拖走了尸体。颅骨碎片和脑花溅到了附近的几个黑棋上。但其他人都没有受伤。房间里爆发出一阵欢呼。

“老人再次探出身子，他的象斜走到我们象的位置。黑象轻轻碰了碰木匠裹着绷带的手臂。这次枪声过了片刻才响起。子弹射入我们象的左肩胛骨，矮个子木匠向前踉跄了两步，然后坚持站立了一秒钟，抬起右臂，像是要挠左肩上的痒痒，然后双腿一弯，倒在了地砖上。一个士兵上来，用鲁格尔手枪顶住木匠的脑袋，开了一枪，然后将仍在痉挛的尸体从棋盘上拽走。游戏继续进行。

“上校让我们的王后上前两格。我同王后之间只隔着一个方格，可以看到她几乎都把指甲啃光了。这让我想起了我的妹妹斯特法，泪水竟然模糊了我的视线。这是我第一次为斯特法流泪。

“老人在醉汉的喧闹中又走了一步棋。他的王前兵快速吃掉了我们的后前兵。我们的兵是一个蓄着大胡子的波兰人，明显是正统犹太人。有人朝他连开两枪。黑方王前兵的身上覆满了我们后前兵的鲜血。

“我面前一个棋子都没有了。我看着三行之外黑马的脸。火把投下长长的阴影。党卫军士兵在棋盘外大喊着支招。我不敢回头去看上校，但我看到老人在他的宝座上挪动身子。他肯定意识到自己正在失去棋盘中部的控制权。他转过头，让自己的王翼马前兵上前一格。上校将我们仅存的象挪到与那个兵相邻的一格，挡住对方的兵，同时威胁老人的象。人群又欢呼起来。

“开局结束了，两个玩家进入中盘。双方都王车易位，并且将车投入了战场。上校让我们的王后站到我面前。我盯着她的长套衫下凸起的肩胛骨，还有背上卷曲的头发。我握紧拳头，然后松开。游戏开始后我还没有走过一步。我头痛欲裂，眼冒金星。我担心我会晕倒。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上校会任由我瘫倒吗？还是说，我丧失意志之后身体仍然会站立在这儿？我大口喘息，努力将注意力集中在远端墙壁火光摇曳的挂

毯上。

“黑方第十四步，老人让他的象吃掉棋盘中部我们的马。这次没有开枪。一个大块头党卫军士兵来到棋盘上，将一把匕首递给了黑方象。大厅陷入沉默。火光鬼魅般舞动。农民蠕动着身体，似乎在奋力挣扎。我看见他臂膀的肌肉紧绷，徒劳地抵抗着上校的操控。黑方象匕首一挥，割断了农民的喉咙。党卫军士兵收回匕首，给另外两个士兵打了个手势，让他们上来收尸。游戏继续。

“我们的一个车吃掉了他们进逼的象。这次又使用了匕首。我站在年轻的王后身后，紧闭双眼。后面几步我都闭着眼，直到上校将我们的王后前挪一格。王后离开我的时候，我真想放声大哭。老人立刻将他的王后——一个年轻的丹麦女孩——沿斜线挪到他的车所在列的第五个方格。对方的王后在斜线上离我只有一格，中间没有其他棋子。我怕得几乎就要失禁。

“上校开始主动攻击。首先他让王翼马前兵上前。老人派出了他的车前兵迎击。对方的兵是个红脸男人，我认出他是森林旅的一员。上校也派出了我们的车前兵。我很难看见那边的情况。大多数囚犯都比我高，我只能看见他们的后背、肩膀、光头和汗水。他们是一群惊恐不已的人肉棋子。我在大脑中想象着棋局。我知道，我背后的那排只有我们的国王和一个车。而我这一排除我之外只有王前兵。我的前面和左面是一堆后、兵、车、象。更靠左的地方孤独地站立着我们仅存的马。他的左边则是陷入僵局的两个车前兵。黑方王后仍然在我右边威胁我。

“我们的国王——一个骨瘦如柴的六十多岁的犹太人——朝右上方斜走了一格。老人将他的车都调到了国王所在的列。突然，我们的王后后退到我们车所在列的第二格。我彻底孤立了。我盯着正前方四格之外

的立陶宛犹太人，他也正盯着我，眼里流露出困兽般的恐惧。

“我被突然驱使向前，双脚在大理石地砖上拖行。我的大脑里有一种可怕的东西在推我，约束我，强迫我闭上嘴，将尖叫咽回肚子。我停在我们王后先前所在的位置，左右都有一个白兵。老人让他的黑马上前与我相对，我们之间隔着一个白格子。人群的叫喊声更大了，有节奏地反复呼喊着‘大师！大师！’的口号。

“我又迈出了一步——这次只有一格。我现在是越过棋盘中央的唯一一白棋。黑方王后就在我的右后方某处。她就像阳台上的那个枪手一样，虽然看不见，却随时可以要我的命，让我感觉有如芒刺在背。我前方半米处就是黑方马那汗涔涔的脸和深陷的眼窝。他后面是哆嗦着的利维坦犹太人。

“黑方车从我左侧经过，进入白方兵所在的方格，两者扭打起来。一开始我还以为上校和老人失去了对棋子的控制，后来才意识到这是游戏的一部分。德国士兵尖叫着围观杀戮。黑方车更强壮，或者说没有受到约束，所以他占了上风，双手死死勒住白方兵的喉咙。漫长的胡乱挣扎过后，白方兵终于不动了。

“我们的兵刚被拖走，上校就将仅存的马挪入方格中，搏斗继续上演。这次被杀死的是黑方车。他赤裸的双脚从地板上拖过，突出眼眶的双眼茫然瞪视着虚空。

“黑方马步履艰难地从我面前走过，然后又在方格中上演了搏斗。两人势均力敌，双腿打战，手指却在挖对方的眼睛。最后，白方马被挤出了方格，进入我身后的空格。开枪者肯定在我正前方的阳台上。我感到子弹从耳边呼啸而过，扎进白方马的身体。白方马朝我一个踉跄，扑

倒在地。他的手抓住我的脚踝，寻求援助。但我没有转身。

“我们的王后又站到我身后。我右边的黑方兵前进一步威胁她。如果我可以控制自己的身体的话，我一定会抓住他。但我的身体不听我使唤。王后后退了三格。老人将他的后前兵上前一格。上校也调出了我们的另一个象前兵。

“‘大师！大师！’人群高呼着。老人将他的王后后退了两格。

“我又被挪动了，和立陶宛犹太人面对面。他僵硬地站着，恐惧令他动弹不得。他是否知道，只要我们在同一纵列，我就不可能伤害到他？也许他不知道，但我知道，黑方王后可以随时干掉我。只有我身后五格的我方王后能给我安全感。但倘若老家伙愿意换后怎么办？但他只是将他的车挪回了王原来所在的方格。

“我的左侧传来一阵骚动：另一个象前兵将黑方兵吃掉，然后又被剩下的黑方象吃掉。我成了敌人地盘上唯一的白棋。上校将白方王后挪到我身后的方格。无论接下来发生什么，我都不会是一个人。我屏住呼吸等待。

“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老人从他高高的宝座上走下来，打了个手势就离开了。他认输了。醉醺醺的特别行动队士兵们大喊着起哄。一小队佩戴骷髅头标记的士兵冲到上校面前，将他抬到肩上在房间里游行。我留在原地，面对着立陶宛人。我们傻兮兮地对视着。游戏结束了，我知道自己为上校取胜发挥了作用，但我头脑迟钝，所以我说不清是什么作用。我眼中所见，全是疲惫而困惑的犹太人如释重负。大厅里回荡着士兵的叫声和歌声。充当白棋的人中死了六个。黑棋也被干掉了六个子。我们剩下的人可以动了。我转身拥抱身后的女人。她在抽泣。‘舍

拉姆【71】。’我说，吻了吻她的手，‘舍拉姆’。立陶宛犹太人双腿一软，跪在他所在的白色方格里。我扶他站起来。

“手持冲锋枪的一队士兵领着我们穿过人群，进入空荡荡的门厅。他们命令我们脱掉长套衫，堆在一起。然后，他们把我们赶到了漆黑的户外，准备射杀我们。

“他们命令我们为自己挖掘墓穴。房后四十米的空地里放着六把铁铲，我们用铲子挖出了一个浅浅的宽壕沟，士兵们有的手持火把，有的站在黑暗中抽烟。地上有血。冻土坚硬得跟石头一样。我们只能挖半米深。我听见门房里传出连续的笑声。高处的窗户中透着光，在石板山墙上投下长方形的光斑。恐惧和劳作使我们几近麻木。我赤裸的双脚已经变成了蓝白色，我几乎感觉不到自己的脚趾头。我们差不多挖好了坑。我知道我必须做出决定。周围异常昏暗，我觉得最大的希望是往森林方向逃。如果所有人一起拔腿就跑，成功的概率会更大，但有几个年老的犹太人显然又冷又累，行动不便，而且我们不能对话沟通。站在壕沟几米外的两个女人徒劳地遮掩着赤裸的身体，德国士兵则在一旁讲着粗俗的笑话，并用火把凑拢她们。

“我不知道是该逃跑，还是该用长把铁铲打倒一个士兵，抢过冲锋枪。他们虽然是特别行动队骷髅师，但他们酩酊大醉，戒备松懈。我必须做出决定。

“我拿起了铁铲。选择了一个离我几步之遥、正在打瞌睡的矮个子守卫。我抓紧了长把手。

“‘住手！我的兵呢？’金发上校从雪地里朝我们走来。他穿着一件厚

重的长大衣，戴着军帽。他走到手持火把的士兵当中，打量四周。他在找他的兵，但是哪个兵呢？

“‘你！过来！’他指着我说。我闻言大惊，还以为又要遭受精神强奸。但这次没有。我从浅坑中跳上来，将铲子交给一个士兵，赤裸全身、战战兢兢地来到被尊称为‘大师’的上校面前。

“‘你们必须把他们解决掉。’他用德语对负责的士兵说，‘快！’

“领头的士兵点点头，将犹太人聚拢到一块儿。壕沟远端的两个女人用火柴棍似的胳膊拥抱着彼此。领头的士兵命令所有人躺在冰冷的壕沟中。三个抗命的男人被当场射杀。充当黑方国王的男人在我两米开外抽搐着倒下。我低头看着自己毫无血色的双脚，努力保持不动，但颤抖还是加剧了。其他犹太人被勒令将尸体滚进大坑。现场阒寂无声。苍白的背部和臀部在火把的光芒中分外耀眼。领头的士兵再次下令，枪声再起。

“整个过程持续不到一分钟。冲锋枪和轻型卡宾枪的枪声断断续续，每次枪声一响，一个赤裸的身影就会栽入坑中，痉挛两下，然后不动了。那两个女人死的时候仍拥抱着彼此。立陶宛犹太人用希伯来语大喊，跪在地上，张开双臂——我至今都不知道他是在乞求士兵怜悯还是苍天开眼——然后他就被自动武器打成了马蜂窝。

“我站在原地，盯着自己的双脚瑟瑟发抖，暗暗祈祷自己能隐形。但在其他犹太人被杀光之前，领头的士兵就转身背对我，说：‘是这个吗，上校？’

“‘他是我忠诚的兵吧？’上校说，‘我们必须去狩猎。’他说。

“‘狩猎？’领头的士兵问，‘今晚上？’‘黎明开始。’‘老家伙也去？’‘是的。’

“‘好的，上校。’我看见领头的士兵露出厌恶的神色，因为他今晚睡不成觉了。

“士兵开始铲起冻土撒在尸体上，我被带回门房，被关进了几个小时前待过的地窖。我的双脚发痒，然后像火燎般难受。疼痛锥心刺骨。尽管如此，我还是睡着了。但不久领头的士兵就回来打开了我的镣铐，命令我穿上衣服：内裤、蓝色羊毛裤、衬衣、厚毛衣、厚袜子，以及有点偏小的皮靴。这只是一套普通的衣服，但对于穿了好几个月破烂囚服的我来说，感觉就像高档的华服。

“领头的士兵将我带到外面。四个党卫军士兵站在雪地中等我。他们配备有电筒和重型步枪，其中一人还牵着一只德国牧羊犬。我们等待上校和老家伙的时候，那条狗被绳子拽着，把我闻了又闻。大会堂陷入黑暗，叫嚷声也平息了。黎明即将降临，天空中开始露出灰白色。

“上校和老将军现身的时候，士兵们关了手电筒。上校和老将军没穿制服，而是身着沉重的绿色狩猎夹克，披着狩猎斗篷，每人手中一把非战斗用、大口径、带瞄准镜的步枪，我立刻反应过来，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我太累了，根本不在乎。

“上校挥了挥手，士兵们就从我身边走开，站在两名军官身边。我不知所措地在原地站了一分钟，拒绝去做他们要我做的事。领头的士兵用蹩脚的波兰语对我喊：‘快跑！跑起来，你这个犹太害虫！快！’但我仍然没有挪步。狗狂吠着朝我扑过来。领头的士兵举起手枪，朝我双脚之间的雪地开了一枪。我没有挪步。然后我感到上校在试探性地触碰我

的意志。

“跑，我的小兵！跑！我脑中柔滑的低语我让头晕作呕。我转身跑进森林。

“我的身体条件不容我跑多久。没过几分钟，我就气喘吁吁，步履蹒跚。我的脚印在雪地上清晰可见，但我对此无能为力。我跌跌撞撞，辨不清方向——我希望自己是往南方去的——这时天色越来越亮。我身后传来狗的狂叫，我知道狩猎队开始跟踪了。

“没走到一公里，我就来到了一块约二百米宽、没有树和灌木的开阔地。铁丝网横亘在这片无主之地的中央，但它不是我停下脚步的原因。在空地的中央竖着一块牌子，上面用德语和波兰语写着：雷区！禁入！

“狗叫声越来越近。我左转，忍着痛、喘着气小跑起来。我现在知道我逃无可逃。整个大会堂都被雷区包围起来，形成了封闭的私人猎场。我唯一的希望是找到昨天晚上我们来时走的路——那仿佛是很久之前的事了。那条路上肯定会有关卡和哨兵，但我如今只有这一条生路。我宁愿被哨兵打死，也不愿被身后的恶魔猎杀。我下定决心，如果最后找不到那条路，我就直接跑进雷区，一死了之。

“我刚跑到一条浅浅的小溪，精神强奸就又开始了。我僵住，注视着半冰封的溪流，这时我感到他进入了我的大脑。我抗争了几秒钟，抓挠自己的太阳穴，跪在雪地里，但上校已经进入了我的意志，他的意志塞满了我的大脑，就像水无情地灌进落水者的口鼻肺一样——不，应该说，那感觉比这更糟，就像一条巨大的绦虫钻进我的头颅，在大脑中挖凿。我尖叫，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过来，我的小兵！上校在我脑中低语。他的思想将我的思想驱逐进黑暗的深渊。一张张脸，一个个地点从我眼前掠过。我被仇恨和自大所鼓动。我的嘴中弥漫开血的腥甜味。过来！我脑中的低语令我恶心，仿佛一个男人将舌头伸进了我的嘴。

“我看见自己跑进小溪，转身朝西边，也就是狩猎队的方向跑去。我用尽全力地跑，痛苦地喘息着。冰水刺激着我的双腿，令我的羊毛裤愈发沉重。我的鼻子开始流血，血沿着我的脸和脖子淌下来。

“来吧！我离开了小溪，跌跌撞撞地跑出森林，来到一堆巨石之上。我的身体像提线人偶一样抽搐，但我还是爬到石头缝隙之中。我躺在里面，脸贴着石头，血滴落在冰冻的苔藓上。我听见狩猎队的声音越来越近，他们就在树林背后不到五十步的地方。我猜他们会包围我所在的那堆巨石，然后上校会令我站出来，以方便他们瞄准射击。我努力挪动腿和胳膊，但我觉得连接大脑和身体的神经似乎被切断了。我被死死地摁在原地，仿佛巨石正压在我身上。

“我听见有人交谈，然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狩猎队沿着我十分钟前走的路离开了。我听见狗边叫边循着我的足迹追踪。为什么上校要玩弄我？我努力读懂他的想法，但我的意志还没触碰到他的意志，就被他像赶苍蝇一样一巴掌打飞了。

“我突然又能动了，佝偻着跑过森林，然后趴在雪地上爬行。我闻到了香烟的气味，然后看到了他们——老人和他的士兵就在一块空地里。老人坐在一根原木上，猎枪横放在双腿上。领头的士兵站在他身边，背对着我，手指悠闲地敲打着枪托。

“我站起来就跑，速度比之前都快。领头士兵刚转过身，我就跳起

来，用肩膀撞到他身上。我比领头士兵矮，而且轻许多，但我还是将他撞倒在地。我打了个滚，无声地惨叫。我只想重新获得身体的控制权，逃进森林，但我发现自己抢走了老人的猎枪，将雕工精美的枪托当作木棍，敲打领头士兵的脸和脖子。领头士兵试图站起来，我将他又打趴下。他摸索着自己的枪，我一脚踩住他的手，然后用枪托猛砸他的脸，直到他的骨头被砸碎，脸上血肉模糊，形容莫辨。然后我放下枪，转身面对老人。

“他仍坐在原木上，一只手拿着鲁格尔手枪，香烟叼在薄薄的唇间。他看上去仿佛有上千岁，但他遍布皱纹的脸上挂着微笑。

“‘是你！’他说。我知道他不是在和我说说话。‘是我。老家伙。’我惊讶地听见自己正用德语说话，‘游戏结束了。’

“‘走着瞧。’老人说，举起手枪就射。我跳起来闪躲，子弹穿过我的毛衣，擦着我的肋骨飞过。我抢在他再次开枪前抓住他的手腕，我们在雪地上纠缠旋转，仿佛在跳一种怪异的舞蹈——一个瘦小的、血流满面的年轻犹太人搂着一个穿羊毛长大衣的老人。老人的鲁格尔手枪又响了，但只是对空发射，毫无威胁，然后我抢到了枪，跳后几步，举起了枪。

“‘不！’老人尖叫起来，然后我感到他也进入了我的大脑，就像脑袋挨了一记重锤。两条寄生虫争夺着我身体的控制权，我陷入茫然无神的状态。不一会儿，我就像是从我身体上方某处俯视自己一样。我看见老人僵立着，而我的身体剧烈抽搐，仿佛重症癫痫发作。我双眼翻白，像白痴一样大张着嘴。尿打湿了我的裤子，在寒冷的空气中冒着热气。

“然后，我又能从自己的眼睛观看了。老人的意志被赶出了我的大

脑。他后退三步，重重地坐在原木上。‘威利，’他说，‘我的朋友……’

“我抬起胳膊，朝老人脸上开了两枪，朝心脏开了一枪。他向后倒去，我站在原地，盯着他钉着平头钉的靴底。

“我们来了，我的小兵。上校在我脑中低语。等着我们。于是我继续等，直到听见树林后面传来人的喊叫和德国牧羊犬的狂吠。我手里还握着枪。我努力放松全身，将所有的意志和能量都集中在我的右手上，竭力避免去想我要做什么。狩猎队就要进入我视野的时候，上校对我的操控松懈下来，我得到了机会。那是我一生中最关键也最艰难的决定。我的指头只需扳动一毫米，但这个动作将耗费我的所有力气和决心。

“我成功了。鲁格尔手枪开火了，子弹在贴着我的大腿飞过，击中了我右脚的小趾。钻心的疼痛传来。这一枪让上校也大吃一惊，我感到他的意志从我脑中脱走了几秒。

“我转身就跑，在雪地上留下血红的足迹。我身后传来愤怒的嘶喊。自动步枪嗒嗒嗒地开火。我听见子弹嗖嗖地从我身边飞过。但上校没有操控我。我抵达了雷区，未作丝毫停留就跑了进去。我用双手分开铁丝网，踢开缠绕的铁丝，继续奔跑。不可思议地是，我竟然毫发无损地跑过了雷区。就在这时，上校的意志又进入了我的大脑。

“停下！我停下，转身看到四个士兵和上校站在死亡地带的另一头。回来，小兵，上校低语着。游戏结束了。

“我试图将鲁格尔手枪抵在自己的太阳穴上。但我做不到。我的身体开始走向他们，重新进入雷区。他们朝我举起了枪。就在这时，那条德国牧羊犬挣脱了牵着它的德国士兵朝我冲过来。它刚跑进雷区，距上校还不足二十英尺，地雷就爆炸了。那是一枚反坦克地雷，威力巨大。

泥土、金属和狗的尸块在空中飞散。我看见狩猎队的五个人都往后退去，一种软软的东西击中我的胸膛，我倒在地上。

“我挣扎着站起来，看见德国牧羊犬的头掉在我的脚边。上校和另外两个党卫军士兵趴在地上摇晃脑袋，显然被震晕了。另外两个党卫军士兵没有动了。上校不再控制我的意志。我举起鲁格尔手枪，将所有子弹都射向上校。但他们距我太远了，我的手抖得厉害，没有一发子弹击中他们。我不再留恋，转身就跑。

“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上校允许我逃走。也许他在爆炸中受伤了。也许他继续操控我的话，会让别人知道老人之死是他所为。我不知道答案。但到了今天，我怀疑我之所以能成功脱逃，是因为这符合了上校的意图……”

索尔停止讲述。壁炉中的火已经熄灭，时间早已进入凌晨。他同娜塔莉·普雷斯頓坐在几乎全黑的室内。最后半个小时的叙述中，索尔声音低沉而沙哑。

“你太累了。”娜塔莉说。

索尔未加否认。自从星期天早上在报纸上看到“威廉·波登”的照片后，他已经两天两晚没合眼。

“但故事还没结束，对吧？”娜塔莉说，“你故事中的上校同杀害我父亲的人有关，对吧？”

索尔点头。

娜塔莉离开房间，不一会儿就拿着被褥和厚枕头回来，将长椅弄成简易床。“今晚就在这儿睡吧。”她说，“明天上午接着说。我为你做早

餐。”

“我在汽车旅馆有房间。”索尔用沙哑的声音说。但一想到要沿着52号公路开那么远，那就恨不得立刻闭眼睡过去。

“但我希望你留下。”她说，“我想听……不，我需要听完故事剩余的部分。”她顿了顿，然后说，“而且我也不想今晚一个人待在这座房子里。”

索尔点点头。

“太好了。”娜塔莉说，“厕所盥洗台上有一支新牙刷。我可以给你拿一套我父亲留下的干净睡衣……”

“不。”索尔说，“我不需要。”

“好吧。”娜塔莉说。走到通往短走廊的门口，她突然停下，“索尔……”她揉着胳膊吞吞吐吐地说，“这些……这些都是真的吧？”

“是的。”

“你口中的上校上周在查尔斯顿，对吧？他是杀害我父亲的凶手之一？”

“我想是的。”

娜塔莉点点头，想要说些什么，但最后只是轻咬着嘴唇道：“晚安，索尔。”

“晚安，娜塔莉。”

尽管疲惫不已，索尔·拉斯基还是未能立即入睡。他看着窗外的车灯扫过墙上的照片，努力回想美好的事物，回想轻抚着溪边垂柳枝条的金色阳光，回想叔叔农场上盛开的那片白色雏菊。但当他最终入睡时，他梦到的却是美丽的六月里第一天，他的弟弟约瑟夫跟着他来到牧场上的马戏团，装饰华丽的马戏团马车带着欢笑的孩子们来到一个早已挖好的大坑……

查尔斯顿

1980年12月17日，星期三

一开始，鲍比·乔伊·金特里治安官很高兴发现有人在跟踪自己。他之前从未被人跟踪过，倒是常跟踪人。昨天他还跟踪了那个精神病医生拉斯基，看见后者闯入福勒家。金特里治安官在琳达·梅那辆不起眼的到汽车中耐心监视，看见拉斯基和那个姓普雷斯顿的女孩离开福勒家去吃完饭，再到圣安德鲁斯的咖啡店喝咖啡聊天，然后回到普雷斯顿家。他守候在普雷斯顿家门外，但直到深夜也没有什么发现。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开着自己的车返回普雷斯顿家，结果精神病医生租来的丰田还停在车道上。医生和那姑娘是什么关系？金特里对拉斯基报以强烈的怀疑。一开始通过电话接触时他就起了疑心——身为警察，对嫌犯的怀疑可以说是一种本能，一种基于常年工作经验而形成的挥之不去却又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所以，他昨天跟踪了拉斯基。而现在，他——查尔斯顿县治安官鲍比·乔伊·金特里——被人跟踪了。

他刚发现这点的时候几乎不敢相信。这天是星期三，他如往常一样早上六点起床。昨晚他喝了太多咖啡，没睡几个小时，所以他起床时备感疲惫。但他还是开车去了圣安德鲁斯的普雷斯顿家，确认拉斯基在那

里过了夜，然后在路过里弗斯大街的萨拉·迪克森餐厅时，买了一个面包，前往汉普顿公园采访卢埃林夫人。这位女士的丈夫在四天前，即曼德萨旅馆凶杀案那晚离开了查尔斯顿，然后星期天凌晨在亚特兰大死于交通事故。佐治亚州警打电话通知她，她丈夫在亚特兰大郊外的285号州际高速公路的支路上以85英里的时速撞上了立交桥桥墩。卢埃林夫人只问了州警一个问题：“阿瑟怎么会跑去亚特兰大？他星期六晚上只是出去买雪茄和报纸啊。”

金特里觉得这是个中肯的问题。他询问了卢埃林夫人半小时。上午九点，他离开卢埃林的砖房时，这个问题仍未得到解答。就在这时，金特里发现半个街区外，有一辆绿色的普利茅斯停在路边大树的树荫中。

那天早晨从萨拉·迪克森餐厅的停车场将车开出时，他第一次注意到这辆普利茅斯。他之所以对这辆车有印象，只是因为它挂着马里兰州的车牌。金特里知道，出于职业习惯，警察总是观察细致入微，但大部分观察到的信息其实都没用。他坐到停在卢埃林家外的警车的方向盘后，调整了一下后视镜，仔细观察后面那辆普利茅斯。就是在餐厅见过的那辆。那辆车的挡风玻璃反光，他看不见车内是否有人。金特里耸耸肩，将车从路边开走，在第一个红绿灯路口左转。就在金特里的车即将驶离视线范围时，普利茅斯开动了。金特里再次左转，往南行驶，盘算着是返回县政府大楼处理公文，还是返回圣安德鲁斯。他看见那辆绿色轿车紧随其后，离他仅两个车身。

金特里放缓车速，一双巨大红润的手敲击着方向盘，嘴里吹着西部乡村小调。他一边听着警用无线电通话中嘶哑的声音，一边思考着自己被跟踪的原因。原因并不多。在他认识的人里，除了这几年被他送进监狱的好事之徒外，没人有理由找鲍比·乔伊·金特里算老账，更别提跟踪他了。金特里怀疑自己是不是太敏感了，查尔斯顿的绿色普利茅斯可不

止一辆。但是带马里兰州牌照的绿色普利茅斯呢？警察的直觉让他不敢掉以轻心。金特里决定绕远路回办公室。

他在卡侬大街左转，汇入拥挤的车流。绿色普利茅斯继续跟着他，位于三辆车之后。如果不是早就知道自己被跟踪了，金特里此时根本发现不了它。卢埃林夫人家住在汉普顿公园附近的冷清小路上，只有在那儿，跟踪者才有可能暴露行迹。金特里将警车开上斜坡，进入26号州际高速公路，向北行驶了一英里多点儿，然后下高速公路，沿小巷向东进入米廷街。普利茅斯的身影一直在后视镜里，车多的时候它就躲在别的车后面，没车的时候它就拉开与金特里的距离。

“有两下子啊。”金特里说，继续向北，进入查尔斯顿高地，经过右侧的海军基地。透过起重机吊臂之间的缝隙，可以看到庞大的灰色舰船。他左转进入多彻斯特路，再次开上26号州际高速公路，这次是往南开。后视镜里看不到普利茅斯了。他一面嘲笑自己在有线电视频道看了太多的惊悚片，一面打算在闹市区附近下州际高速公路。就在这时，半英里后的半挂车换道，金特里瞥见了后面那辆车绿色的引擎盖。

金特里从221号出口下州际高速公路，回到县政府大楼附近的狭窄街道。天空飘起了毛毛雨。普利茅斯的司机和金特里几乎同一时间打开了雨刮。治安官试图找出对方犯了哪条法律。但他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好吧，金特里想，怎么才能甩掉这个尾巴呢？他想到他在电影中看过的高速追逐，但现实中行不通。他努力回想他读过的间谍小说中的间谍技术，但他能想到的只是在莫斯科地铁站换车。这也不行。他的淡黑色警车两侧都喷涂着查尔斯顿县治安官的字样，目标太明显了。

金特里知道，他可以打开警用无线电，绕着街区开几圈，然后县警察局的警车和高速公路巡逻车就会到下一个大路口等那个胆小鬼。但之

后呢？金特里想象着自己站在特兰特法官面前，被指控骚扰一名外地游客的情景。这名游客会说，他只是在寻找前往萨姆特堡的渡口，所以才会一路跟随当地警察。

金特里知道，明智的做法是岿然不动。让他跟踪好了，几天、几个星期、几年都行，金特里总有一天会知道他在玩什么把戏。普利茅斯里的家伙可能是传票送达员、记者、耶和华见证会会员，或者州长新成立的打击警察腐败行动小组的成员。金特里深知，他最好回办公室工作，把这件事抛诸脑后，静观其变。

“去他妈的静观其变。”金特里骂道。他脾气向来不好。他一甩方向盘，将车在潮湿的硬路面上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弯，然后打开警灯和警笛，沿着狭窄的单行道加速朝尾随的普利茅斯前进。他右手打开了手枪枪套，回头扫了一眼，确认警棍放在往常的位置。然后他开始猛踩油门，狂按喇叭。

普利茅斯的司机被吓了一跳。车上只有一人，见金特里冲来，连忙右转躲避。金特里从左侧插上，挡住了它。普利茅斯佯装左转，猛地朝右加速，驶上人行道，试图从警车边挤过去。金特里向左猛打方向盘，跃上人行道，朝普利茅斯径直撞去。

普利茅斯侧滑，右后挡泥板撞翻了一排垃圾桶，车身侧面撞在一根电线杆上。金特里将警车停在车头冒烟的普利茅斯前面，恰好截断了后者唯一的脱逃路径。然后金特脱下安全带，下了车，左手举起沉甸甸的警棍。

“能给我看看你的驾照和行驶证吗，先生？”金特里问。面孔苍白消瘦的司机从车内瞪着他。普利茅斯副驾驶一侧的门被撞凹。司机的发线

后退，头发乌黑。金特里估计他四十五岁上下。他穿着黑西装、白衬衣，打着肯尼迪时代的黑色细领带。

金特里观察着男人笨手笨脚地翻找钱包，“能出示一下钱包里的身份证吗，先生？”男人停下手，眨了眨眼，转身去拿身份证。

金特里立即上前，左手拉开门，让警棍悬在腰间的皮带上，右手则去摸鲁格黑鹰手枪的枪把。“先生！请你出来……该死！”

司机抽出一把枪，转身就对准金特里的脸。金特里接近一百一十公斤的身子扑上前去，扼住男人的手腕。男人开了两次枪，一发子弹擦着治安官的耳朵射进车顶，另一发子弹击中普利茅斯的挡风玻璃。金特里双手抓住男人的手腕，两人扭打在座位上，就像是在露天电影院亲热的年轻人。两人都喘着粗气。金特里的警棍插进了方向盘，普利茅斯喇叭长鸣，就像一头中枪的野兽。司机举起左手抓治安官的脸。金特里埋头撞司机，一下，两下，第三下过后，他听见司机呻吟了一声，晕死过去。枪从司机的手中滑落，被变速杆弹开，顺着金特里的腿掉到了车外的路面上。金特里担心枪走火打中自己，但所幸没有发生意外。

“该死！”金特里抬起身子，将司机问拉出驾驶室。他一把揪住司机的衣领，确认手枪掉到车门下后，他将司机摔到了八英尺开外。司机跌跌撞撞地爬起来，金特里已经抽出了鲁格黑鹰手枪。那是他叔叔退休时送给他的，在他手里分外有质感。

“别过来！”金特里大喝道。十多个人从沿街铺面走出来看热闹。金特里命令他们不得靠近。司机身后只有一堵砖墙，金特里不愉快地意识到，自己将不得不对这王八蛋开枪。金特里还从未枪击过任何人。训练中，他被要求双手平举握枪，双脚齐肩站立。但此时金特里却是弯着胳膊

膊，枪口朝天。雨雾笼罩着治安官红润的脸庞。“打完了。”他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放轻松，小子。我们谈谈。”

司机从口袋里抓出一把弹簧刀。刀片咔嗒一声弹了出来。男人半蹲着，微微左右摇晃，不持刀的手五指张开，持刀的手拇指扣在刀把上，五英寸的刀片熟练地划出弧线。金特里将落地的枪踢到车底，后退了三步。

“来吧，小子。”金特里说，“别干傻事。把刀放下。”两个人之间仅仅相隔十五英尺，他不能忽略对方猛冲过来的可能性，但金特里也明白，在这个距离上，子弹比刀子更具杀伤力。不过，他也记得黑鹰手枪在四十步开外击穿黑色靶纸后留下的大洞。他可不愿看到点357口径子弹打中十五英尺外的人体后是一番怎样的景象。

“把刀放下。”金特里说。他声音平板，尽量避免带上威胁的口吻。“我们冷静一下，好好谈谈。”金特里拉开普利茅斯车门之后，男人就没有说过一句话，只是痛苦地哼哼了几声。他牙关紧咬，齿缝间发出一种奇怪的啸叫，就像是蒸汽从开水壶中喷出时的呜呜声。他垂直地举起刀子。

“别动！”金特里单手握枪，枪口瞄准男人细领带的正中。如果男人挥刀欲砍，金特里就不得不开枪。他的手指扣紧扳机，再用一点儿劲就能击发。

这时，金特里看到了惊悚的一幕，心脏几乎为之停跳。司机的脸抽搐起来，如同一张脱落的橡皮面具。他双眼圆睁，惊恐万端，眼珠在眼眶中乱窜，就像是受到惊吓的小动物。金特里看见那张面皮下闪现出另一个人。然后，司机的脸和脖子上的肌肉都僵硬了，似乎有人在用力扯

下那张橡皮面具一般。刀子一点点举起来，直到放在司机的下巴下。从这个位置，已经可以准确地将刀掷出。

“嘿！”金特里大喊一声，松开了紧扣扳机的手指。

司机将刀扎进了自己的喉咙。那动作不是刺，不是戳，不是砍，而是像外科医生开刀，或者在西瓜上雕刻。然后，他缓慢而有力地将刀片沿着下颌从左到右拉开一条口子。

“哦，上帝啊。”金特里喃喃道。围观者中有人发出尖叫。鲜血顺着男人的白衬衫流下，就像装满红漆的气球爆炸了。男人抽出刀，不可思议地继续站立了十到十二秒，双腿分开，身体僵硬，面无表情，血如瀑布般顺着他的躯干流下，滴落在地上的声音似乎都听得见。接着他仰面倒地，双腿痉挛。

“别过来！”金特里朝围观者大喊道，向前跑去。他一脚踩住男人的右手手腕，用警棍敲掉他手里的刀。男人后仰着头，露出脖子上鲜红的切口，仿佛鲨鱼露出的冷笑。在血涌的间隙，金特里看见了断裂的软骨和参差不齐的灰白组织纤维。男人的肺中灌满了血，胸部上下起伏。

金特里跑到警车旁，呼叫救护车。他再次大声警告围观者不要上前，然后把警棍伸到普利茅斯车底下，掏出男人的手枪。那是一把九毫米口径的勃朗宁，双排弹夹，握在手里颇为沉重。他弹起保险栓，把枪别在腰间，跪在奄奄一息的男人面前。

司机已经双腿蜷曲，向右侧卧，胳膊笔直，双拳紧握。他身下已经形成了一个四英尺见方的血池，心脏每跳动一次，血就又从伤口喷出一分。金特里跪在血泊中，试图用双手封堵住伤口。但伤口又大又不整齐，男人的衬衫五秒后就被血染透了。男人的眼睛死死地盯着虚空中的

一个点，这个特征金特里在数不清的尸体上都见过。

粗重的呼吸停止了，伤口中也不再冒血泡，这时远处隐隐传来救护车的警报声。

金特里往后挪了几英寸，在大腿上揩了揩手。司机的钱包在扭打过程中掉在了地上，金特里将它捡起来，以免被流过来的血污染。他违反了处理物证的程序，打开钱包，草草翻找了一下。只发现九百美元现金和一小张鲍比·乔伊·金特里治安官的黑白照片。没有发现驾照、信用卡、家人照片、名片或者收据。

“这他妈的都是怎么回事啊。”金特里小声咕哝。雨已经停了。司机的尸体静静地躺在身边，那张惨白的脸看上去就像蜡做的。金特里摇了摇头，茫然注视着骚动的人群和急匆匆赶过来的警察及医护人员。“这他妈的都是怎么回事啊！”他大叫起来。

但没有人回答。

巴伐利亚-爱森斯坦旅馆

1980年12月18日，星期四

托尼·哈罗德和玛利亚·陈从慕尼黑向西北行驶，经过德根多夫和雷根，深入德国西部毗邻捷克的森林和群山之中。

这辆租借的宝马哈罗德开得异常吃力。在湿滑的坡道转弯时，他挂到抵挡慢慢开；到了直路上，他立刻飙升到时速一百二十公里。尽管精力高度集中地驾驶了许久，飞行过程中累积的紧张感还是没有被驱除。他曾试图在飞行途中睡觉，但他从未忘记自己正被关在冰冷的大西洋上空的一个加压而易碎的罐子里。哈罗德打了个寒战，调高了宝马空调的温度，超了两辆车。白雪覆盖着大地。他们进入更崎岖的山区后，路两边都是雪堆。

两个小时前，他们驶上高速公路，离开慕尼黑。玛利亚研究了地图，说：“达蒙就在几英里之外。”

“那又怎么样？”哈罗德说。

“那里有过一个集中营。”她说，“二战期间关押了许多犹太人。”

“那又怎么样？”哈罗德说，“那是他妈的多少年前的事了。”

“没有多少年。”玛利亚·陈说。

哈罗德在92号出口下高速，进入另一条车满为患的高速公路。他将宝马驶入左车道，车速保持每小时一百公里。“你什么时候出生的？”他问。

“1948年。”玛利亚·陈说。

“你出生之前的事情，你都用不着关心。”哈罗德说，“那都是陈谷子烂芝麻了。”

玛利亚·陈陷入沉默，注视着窗外冰封的伊萨河。午后昏暗的天空中，光线愈来愈暗了。

哈罗德瞟了眼自己的秘书，想起了他第一次看到她的情景。那是四年之前，即1976年的夏天。他奉威利之命，去香港拜会费氏兄弟，商讨资助某部没脑子的功夫片。当时美国上下都沉浸在庆祝建国两百周年的狂热之中，哈罗德巴不得出国透透气。一天夜里，费氏兄弟中的弟弟带哈罗德去了趟九龙。

他们来到一座高层建筑的第八层，光顾了高档酒吧兼夜总会，同一群美丽而世故的女人开心地聊天。过了好一阵子，他才意识到，这里是妓院，而这些女人是妓女。

哈罗德兴味索然，正欲起身离开，这时他发现了一个欧亚混血美女独自坐在吧台前，眼中流露出毫不掩饰的冷漠。他问费那女人是谁，大块头亚洲人露齿一笑，道：“她出身悲惨。母亲是美国传教士，父亲是中国内地的教师。但他们一家到香港后不久，她母亲和父亲就先后过世

了。玛利亚·陈留在香港，当了模特，名气很大，赚了不少钱。”

“模特？”哈罗德问，“模特在这儿干什么？”

费耸耸肩，咧嘴一笑，露出金牙，“她挣得多，但想要得更多。她有种特别烧钱的嗜好。她想去美国——她是美国公民——但她回不去，因为她那种嗜好。”

哈罗德点头问：“可卡因？”

“海洛因。”费笑道，“你想见见她？”

哈罗德想见她。相互介绍后，吧台上就剩下他们两人。玛利亚·陈说：“我听说过你。你拍烂片，你自己也是个烂人。”

哈罗德点头同意，“我也听说过你。你嗑药，还是个婊子。”

他看见玛利亚·陈要扇他耳光，立刻用念控力制止她。但他失败了。响亮的掌掴声引得酒吧里的其他人停止谈话，朝这边看过来。但不久背景噪声就复原了。哈罗德取下手帕擦了擦嘴。她的戒指划破了他的嘴唇。

哈罗德之前也遭遇过免控者，即不受念控力操控的人。但这种人凤毛麟角。而且之前他都提前知道对方的身份，所以能避免受到对方伤害。“好吧，”他说，“介绍结束了。现在我要跟你做笔买卖。”

“我对你能给我的东西一点儿都不感兴趣。”玛利亚·陈说。她说得斩钉截铁，但她并没有转身离开。

哈罗德点点头，大脑飞速转动。他想起了几个月来一直烦扰他的那

件事：同威利工作让他胆战心惊。那个老家伙很少运用念控力，但他偶一展露，哈罗德就发现他的念控力比自己强太多了。就算哈罗德耗费数月乃至数年精心培养一个助手，威利也能转瞬间将其转变为自己的傀儡。自从那个该死的岛俱乐部引诱他接近危险的威利之后，他就一直生活在焦虑之中。如果威利发现他别有所图，那他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我将给你一份美国的工作。”哈罗德说，“做我的私人助理，还有我当董事长的制片公司的行政秘书。”

玛利亚·陈冷冷地看着他，漂亮的褐色眼睛中没有透露出一点儿激动。

“一年五万美元。”他说，“还有津贴。”

她眼睛眨都没眨一下，“我在香港挣得更多。”她说，“我为什么要放弃模特事业，屈尊去当你的小秘书？”她在“小”字上加重了语气，表达了对这一工作的鄙视。

“津贴非常丰厚。”哈罗德说。见玛利亚没说话，他继续道，“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他柔声道，“你再也不用亲自劳神去购买东西。”

玛利亚·陈又眨了眨眼。刚才矜持的面具被立刻卸下。她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

“你考虑一下。”哈罗德说，“我住在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酒店，下周二早上离开。”

直到哈罗德离开夜总会，她都没有抬头。星期二早上，哈罗德收拾停当，服务员将行李带到楼下，他在镜中最后一次打量自己，给香蕉共

和国牌狩猎夹克扣上扣子。这时，玛利亚·陈出现在门口。

“除了私人助理，我还要做哪些事？”她说。

哈罗德缓缓转身，强忍住笑意，耸肩道：“我下达的任何指令。”他说，然后终于笑了，“但不是你担心的那种事。我不需要把妓女留在身边。”

“我有一个条件。”玛利亚·陈说。

哈罗德瞪大了眼倾听。

“明年的某个时候，我想要.....结束我的嗜好。”她说，“你们美国人是怎么说的？我要戒除毒瘾。我定下时间后.....你就帮我安排。”

哈罗德思考片刻。他不知道玛利亚·陈戒毒对他有没有好处，但他怀疑玛利亚·陈永远也不会真的提出戒毒的要求。等她提了再想怎么办吧。他喜欢自己身边有一个美丽聪明而且不会受威利操控的助理。“我同意。”他说，“咱们去办你的签证吧。”

“不用了。”玛利亚·陈站到一旁，让他走在她前面去电梯，“所有手续都办好了。”

开出德根多夫三十公里后便是雷根。雷根是一座位于悬崖之下的中世纪城市。他们沿着蜿蜒的山路来到城市近郊，车灯照亮了路边树下的一块椭圆形木板，玛利亚·陈指着木板问：“你注意到这一路都有这样的板子吗？”

“注意到了。”哈罗德说，然后减速急转弯。

“导游手册上说，那是指导村民去参加葬礼用的。”他说，“每块板子上都写着一个逝者的名字和祷语。”

“真可爱。”哈罗德说。他们驾车穿过一个镇子。路旁的街灯亮了，小巷路面的鹅卵石湿漉漉的。镇子背后一道林木茂密的山脊上，矗立着一座黑黢黢的建筑。

“那座城堡曾属于亨德伯爵。”玛利亚·陈读着导游手册，“他夫人将他们的孩子淹死在雷根河后，他下令将他夫人活埋。”

哈罗德一言不发。

“这段历史很有趣，对吧？”玛利亚·陈说。

哈罗德减速左转，进入11号高速公路，驶向森林密布的山区。引擎盖的凹槽中已经有了积雪。哈罗德伸手夺走玛利亚·陈手中的导游手册，关掉了头灯。“帮个忙好吗？”他说，“闭上你的臭嘴。”

他们抵达巴伐利亚-爱森斯坦旅馆时，已经晚上九点过了。但他们预定的房间还空着，勉强容得下五张桌子的餐厅里也仍然有食物供应。一个巨大的壁炉中火焰熊熊，为整个房间提供热量和光线。他们静静地用完餐。

哈罗德在路上瞥见过巴伐利亚-爱森斯坦旅馆，感觉它又小又空。这座巴伐利亚风格的建筑孤零零地矗立在黑暗群山之间的狭窄峡谷中，只有一条通往外界的路。这让哈罗德联想到了纽约南部卡茨基尔山中被

遗弃的殖民地。郊区的路牌告诉他们，这里距离捷克只有几公里。

他们回到三楼的套二客房前，哈罗德说：“我下去洗洗桑拿。你准备一下明天的事情。”

旅馆有二十个房间，客人基本都穿越国境来阿波尔山滑雪的。阿波尔山位于旅馆北部几英里，海拔一千四百米。一楼的公共休息室里坐着几对男女，喝着啤酒或热巧克力，不时开心地说笑几句。但哈罗德觉得德国腔听上去很不自然。

桑拿房设在地下室，只不过是一个白色雪松木箱子。哈罗德将温度调高，在外面的小更衣室中脱掉衣服，裹着一条毛巾就进去了。门上用蹩脚的英文写着提示：客人请注意，桑拿房中可以不穿衣服。德国人洗桑拿时习惯一丝不挂，之前肯定有美国客人见到这一幕后大感惊讶。

他几乎就要睡着的时候，两个女孩进来了。她们非常年轻——顶多十九岁——都是德国人，进来的时候还在咯咯地笑。见到哈罗德在里面，她们也没停下来。“晚上好。”金发女郎中较高的那个说。她们身上都缠着毛巾。哈罗德也缠着毛巾，他用力抬起沉重的眼皮，偷偷打量着女孩们，没说一句话。

哈罗德想起差不多三年前的那天，玛利亚·陈告诉他，他应该帮她戒毒了。

“我凭什么帮你？”他说。

“因为你答应过我。”她答道。

哈罗德盯着玛利亚·陈。他俩之间的关系一直相当紧张。他曾屡次向她求爱，但都被她严厉拒绝。一天晚上，他悄悄溜进她的房里。尽管

那时已经是凌晨两点多，她却仍坐在床上读书。哈罗德站在门口，她冷静地放下书，从床头柜的抽屉中取出一把点38口径左轮手枪，优雅地放在大腿上，问：“你来干什么，托尼？”他摇着头，悻悻离开了。

“好吧。我答应过你。”哈罗德说，“你让我干什么？”玛利亚·陈告诉了他该怎么做。

她被关在地下室的一个小房间中，整整三个星期没出来。刚开始的时候，她用长指甲抓破墙和门上的衬垫。那是她同哈罗德一起装上去的。她尖叫着又敲又打，撕扯着床垫和枕头，然后继续尖叫。只有坐在隔壁房间中的哈罗德听得到尖叫。

他将饭菜从门下方的缝隙中塞给她，但她没有吃。一连两天她都蜷着身子躺在床垫上，不停地出汗、发抖，一会儿虚弱地呻吟，一会儿又发了疯似的尖叫。最后，哈罗德只好进入房间，陪了她三天三夜。在她坐得起来的时候，就扶着她去上厕所；在她坐不起来的时候，就给她洗脸，照顾她饮食。第十五天，她连续睡了二十四小时，其间哈罗德给她擦了澡。他拿着毛巾拂拭她苍白的面颊、完美的乳房和蒙着细汗的大腿，脑中浮现出她身着丝绸衣服出现在他办公室的模样。如果她不是免控者该多好啊，他忍不住想。

擦完澡，哈罗德给她穿上了柔软的睡衣，换上干净的床单和毯子，留她独自继续睡觉。

三个星期的强行戒断期结束后，她终于走出了地下室，穿着打扮和气质举止像往常一样完美无瑕。那三个星期里发生的事情，两人从未提起。

较小的德国女孩笑嘻嘻地将双臂举过头顶，对她朋友说了几句话。哈罗德透过水蒸气注视着她们。他的黑眼就像是沉重眼皮下的两个黑洞。

较大的女孩眨了几下眼，解开了毛巾。她的乳房坚挺而丰满。年轻女孩仍然高举着胳膊，惊讶得一动不动。哈罗德看见了她胳肢窝下厚密的腋毛，讶异于德国女孩竟然不刮那里的毛。较小的女孩说了几句话，停下来，然后也开始脱自己的毛巾。她动作笨拙，仿佛并不熟悉这项任务。较大的女孩伸手去摸较小女孩的乳房，这时毛巾终于落了下来。

原来是姐妹啊，哈罗德眯缝着眼，享受着两姐妹的春光。柯尔斯顿和伽比。同时操控两个人可不容易。他必须来回转移念控力施加的对象，并且保证操控一个人的时候另一个人不会失控。这就像是自己跟自己打网球——没人愿意长时间玩这个游戏。但这次他用不了多长时间。哈罗德闭上眼睛笑了。

哈罗德回房的时候，玛利亚·陈正站在窗口，望着下面站在马拉雪橇周围唱圣歌的一小群人。她刚转过身，窗外就爆发出一阵欢笑。

“东西呢？”哈罗德问。他穿着丝绸睡衣，披着金色睡袍。他的头发还是湿的。

玛利亚·陈打开她的手提箱，取出点45口径自动手枪，将它放在咖啡桌上。

哈罗德拿起枪，扣了几下扳机，点头道：“我就说他们不会在海关为难你吧。弹匣呢？”

玛利亚从手提箱里取出三个金属弹匣，将它们放在桌上。哈罗德将未上弹的手枪推过玻璃桌面，搁在玛利亚·陈手边。

“好吧。”他说，“我们来瞅瞅这个该死的地方。”他在桌上展开绿白相间的地形图，将手枪和弹匣压在两端。他粗短的食指停在一条红线附近。红线两侧都是点。“巴伐利亚-爱森斯坦旅店，”他说，“我们在这个位置。”然后戳着西北方向一英寸的一个点，“威利的城堡就在这座山背后.....”

“阿尔伯山。”玛利亚·陈说。

“管它叫什么呢。威利的宅邸就在森林里.....”

“巴伐利亚森林。”玛利亚·陈说。

哈罗德瞪了她一分钟，然后才将注意力转移回地图上。“那里是国家公园的一部分.....但仍属私人领地。真他妈见鬼。”

“美国的国家公园中也有私人领地。”玛利亚·陈说，“不过，宅邸应该是空的。”

“是啊。”哈罗德说，他卷起地图，进入自己的房间。不一会儿，他带着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回来了。他在西斯罗机场买了一瓶免税威士忌。“你知道该怎么做吗？”他问。

“明白。”玛利亚·陈说。

“如果他不在，那就不用费劲了。”哈罗德说，“如果他在，只有一个人，而且想同我们说话，那也没问题。”

“如果他不想说话呢？”

哈罗德坐下，把酒杯放在桌上，将弹匣咔嗒一声推入枪膛。他递出枪，玛利亚·陈接了过去。“那你就开枪。”哈罗德说，“杀了他，还有他身边的人。打头。如果有时间的话，打两下。”他走到隔开两个房间的门边，停下来问：“还有别的问题吗？”

“没有了。”玛利亚·陈说。

哈罗德进入自己的房间，关上门。玛利亚·陈听见上锁的声音。她又坐了一会儿，拿着枪，听着街上间或飘上来的和谐的节日歌声，注视着托尼·哈罗德的门下缝隙中透出的黄色光带。

华盛顿特区

1980年12月18日，星期四

C. 阿诺德·巴伦特离开五月花酒店，和新当选总统乘车经过联邦调查局大楼前往机场。他的轿车前有一辆灰色奔驰带路，后面有一辆蓝色奔驰护送；两辆车都是他的一个伙伴派出的，车上的人训练有素，不亚于五月花酒店的特勤局特工。

“我想今天谈得非常顺利。”车上的另一位乘客查尔斯·科尔本说。

巴伦特点点头。

“总统对你的建议持欢迎态度。”科尔本说，“听上去，明年六月他可能会返回岛俱乐部的休养所。这倒是创了个记录——还没有现任总统去过那儿呢。”

“新当选总统。”巴伦特说。

“呃？”

“你说总统对我们的建议持欢迎态度。”巴伦特说，“你指的是新当

选总统。现任总统卡特到一月份才下台。”

科尔本自我解嘲地笑了下。

“你的情报机构对那些人质有什么说法？”巴伦特轻声问。

“什么意思？”

“他们会在卡特任期结束前几个小时被释放吗？还是说，要等到新总统上台？”

科尔本耸耸肩，“我们是联邦调查局，不是中央情报局。我们的管辖范围是国内，不是国外。”

巴伦特点点头，脸上仍然挂着微笑。“你们国内的工作之一就是监视中央情报局。”他说，“我再问你一遍，人质什么时候能回来【72】？”

科尔本皱起眉，看着国家广场上光秃秃的树。“我们顶多能做到就职典礼前后二十四小时。”他说，“但过去一年半，阿亚图拉【73】一直对卡特态度强硬。我认为他不可能将这份大礼送给卡特。”

“我见过他一次，”巴伦特说，“他是个有意思的人。”

“什么？你见过谁？”科尔本不解地问。过去四年，卡特一家曾多次拜访巴伦特的棕榈泉别墅和千岛城堡。

“阿亚图拉·霍梅尼。”巴伦特耐心地说，“他被赶出伊朗来法国避难后不久，我就开车从巴黎去见过他。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那个伊玛目【74】很有趣。”

“有趣？”科尔本说，“那个疯狂的王八蛋？”

科尔本的脏话令巴伦特眉头微蹙。巴伦特不喜欢脏话。本周早些时候，同托尼·哈罗德说话的时候，他使用了“婊子”这个词，但那是因为他觉得，对粗俗的人说粗俗的话，才能把道理讲明白。查尔斯·科尔本也是个粗俗的人。“是很有趣。”巴伦特说，有点儿后悔自己提到这件事。“我们同那位宗教领袖进行了十五分钟谈话——尽管我被告知阿亚图拉懂法语，但他还是用了翻译——你就算做梦也想不到，那家伙在我们会面结束前干了什么。”

“要求你支持他的革命？”科尔本说，听语气明显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我不猜了。”

“他试图操控我。”巴伦特说着又笑了，这次是对那一幕发自心底地感到好笑，“我本能地感觉到他在我的大脑中乱摸。他认为自己是这世界上唯一有念控力的人。他认为自己是神。”

科尔本又耸了耸肩，“如果卡特有胆在他们绑架人质的头一周就派出B-52轰炸机的话，他就不会觉得自己是神了。”

巴伦特改换了话题，“我们的朋友哈罗德先生今天在哪儿？”

科尔本取出吸入器，在左右鼻孔各喷了一下，鼻子眉毛都挤到了一块儿。“他和他的助理昨晚去联邦德国了。”

“去他的朋友威利的祖国确认威利是否健在？”巴伦特说。

“不错。”

“你有派人去吗？”

科尔本摇了摇头，“没必要。特拉斯科已经派人去查看城堡了——

他们是他在中情局时结识的法兰克福和慕尼黑的线人——哈罗德也要去那儿。我们会监听中情局的通信。”

“我们能有发现吗？”

查尔斯·科尔本耸肩道。

“你不会认为波登还活着吧？”巴伦特问。

“我不觉得他有那么狡猾。”科尔本说，“找到那个姓德雷顿的女人商量做掉他的是我们。我们一致认为，他的行为太招摇了，对吧？”

“但德雷顿也太不谨慎了。”C. 阿诺德·巴伦特说，“哎，真是可惜。”

“可惜什么？”

巴伦特看着光头的官僚，“他们中没有一个是在岛俱乐部的成员。”他说，“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人啊。”

“屁，”科尔本说，“他们都他妈的是疯子。”

车停了。科尔本身边车门的门锁啪嗒一声开了。巴伦特望着窗外新联邦调查局大楼丑陋的侧门。“你到了。”他说。科尔本站到路边，司机即将关门时，巴伦特说：“查尔斯，你说脏话的习惯真应该好好改改了。”说完车就走了，留下光头官僚愣愣地看着它离开。

几分钟后车就到了机场。巴伦特的747飞机停在一个私人机库外等他，飞机引擎嗡嗡作响，空调已经开启，巴伦特最钟爱的座位旁，放着一杯冰矿泉水。飞行员唐·米切尔来到尾舱，朝他敬了个礼。“一切准确

就绪，巴伦特先生。”他说，“我们需要通知塔台执行哪一套飞行方案。您要到哪儿去，先生？”

“我想去我的岛。”巴伦特说，啜了口矿泉水。米切尔淡淡一笑。这是个古老的笑话。C. 阿诺德·巴伦特在全世界拥有超过四百座岛，其中二十多座上都建有房子。“遵命。”飞行员说，等待进一步指示。

“告诉塔台，我们选择方案E。”巴伦特说。他拿着玻璃杯走到卧室门前。“我准备好后会通知你。”

“好的。”米切尔说，“十五分钟内我们随时都可以起飞。”

巴伦特点点，等待飞行员离开。

见巴伦特进门，理查德·海恩斯探员连忙从超大号的床上站起来，但巴伦特挥了挥手，让他继续坐下去。巴伦特喝完杯中水，脱掉西装外套、领带和衬衣。他将皱巴巴的衬衣扔到大篮子里，从嵌在舱壁中的抽屉里取出一件新衬衣。

“告诉我，理查德。”巴伦特边扣扣子边说，“你有什么新发现？”

海恩斯眨眨眼，开口道：“您同新当选总统见面之前，科尔本主管和特拉斯科先生又碰了一次头。特拉斯科是过渡小组的一员……”

“这个我知道了。”巴伦特说，依然没坐下，“查尔斯顿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联邦调查局在执行监视。”海恩斯说，“坠机调查组认定飞机是被一枚炸弹摧毁的。机上有一个名叫乔治·哈默尔的乘客，他使用的信用卡是在缅因州巴港偷来的。”

“缅因州？”巴伦特说。尼曼·特拉斯科是来自缅因州的参议员的“助手”。“太粗心了。”

“是啊。”海恩斯说，“您下令不干涉金特里治安官调查，科尔本先生对此非常窝火。他昨天在五月花酒店同特拉斯科先生和开普勒先生见了面，我肯定他们昨天晚上派了自己的人去查尔斯顿。”

“特拉斯科手下的保密检查员【75】？”

“是的。”

“好。继续讲，理查德。”

“东部时间大约今天上午九点二十分，金特里治安官拦截了一个开着1976年产普利茅斯车跟踪他的男人。金特里试图逮捕此人。那人先是抵抗，然后用法国产弹簧刀割断了自己的喉咙。他被送到查尔斯顿综合医院之前就死了。指纹和驾照都查不出结果。牙医记录也在查，但需要再等几天。”

“如果是特拉斯科的保密检查员干的，那就什么都查不出来。”巴伦特沉思道，“治安官受伤了吗？”

“根据我们的监视小组报告，他没有受伤。”

巴伦特点点头，从架子上抽出一条领带，系在脖子上。他用意志力触碰理查德·海恩斯探员的思想。海恩斯是免控者，在他的思想、欲望和隐秘的冲动之外，笼罩着坚硬的防护层。同其他拥有念控力的人——包括巴伦特自己——一样，科尔本选择由一名免控者做自己的最亲密的助手。科尔本觉得，尽管自己控制不了海恩斯，但海恩斯也不会被具有更强念控力的人所操控。

巴伦特在海恩斯的思想防护层上慢慢摸索，终于找到了裂隙，一头扎进去，突破海恩斯可怜的防御，将自己的意志注入联邦调查局特工的思维中。他抚摸着海恩斯的快感中心，特工闭上了眼睛，就像电流正在通过身体。

“姓福勒的女人在哪儿？”巴伦特问。

海恩斯睁开眼睛，“星期一晚上在亚特兰大机场跟丢她之后就没有消息了。”

“电话也没查出结果？”

“没有。机场工作人员觉得电话是本地人打的。”

“你觉得科尔本、开普勒或者特拉斯科会找到关于她或者威利下落的信息吗？”

海恩斯犹豫片刻，道：“我想不会。如果找到了这两人，就会通过联邦调查局的正常程序上报。科尔本得到消息的同时，我也会知道。”

“我希望你能在他之前知道。”巴伦特微笑道，“谢谢你，理查德。我一直都觉得你最能给我带来惊喜。你需要联系我的时候，雷斯特会在老地方等你。你一得到关于姓福勒的女人或者我们的朋友在德国的消息，就立刻告诉我。”

“好的。”海恩斯转身欲走。

“哦，理查德。”巴伦特套上一件蓝色细羊毛上衣，“你觉得金特里治安官和那个精神病医生……”

“拉斯基。”海恩斯说。

“是的。”巴伦特笑道，“你仍然认为应该取消这些人的生存权？”

“是的。”海恩斯皱眉，谨慎措辞道，“金特里聪明过头了。”他说，“起初我觉得他之所以对曼萨德旅馆凶杀案恼火，是案子破不了让他丢了脸，但我离开查尔斯顿时，发现他已经对案件产生了强烈的个人兴趣。蠢到家的胖警察。”

“但是他聪明。”巴伦特说。

“是啊。”海恩斯再次皱眉，“我不知道拉斯基是什么情况，但他涉入太深了……他认识德雷顿夫人，而且……”

“我们对拉斯基博士还有别的计划。”巴伦特说，他瞪了这个联邦调查局特工很久，“理查德？”

“我在听，先生。”

巴伦特将手指相抵成尖塔状，“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理查德。科尔本先生加入俱乐部前，你为他工作了几年，对吧？”巴伦特用塔尖敲了敲下唇，“我的问题是，理查德……呃……为什么？”

海恩斯疑惑地皱起眉。

“我是说，”巴伦特继续道，“既然你不受他控制，为什么还对查尔斯俯首听命？”

海恩斯笑逐颜开，露出完美的牙齿。“这个，”他说，“我想是因为我热爱我的工作吧。今天就到这里吧，巴伦特先生？”

巴伦特瞪了他一下，然后说：“好的。”

海恩斯离开五分钟后，巴伦特用内部通话器通知飞行员：“唐纳德，现在可以起飞了。我想去我的岛。”

查尔斯顿

1980年12月17日，星期三

街上孩童的打闹吵醒了索尔，他有好几秒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这里不是他的公寓。他躺在窗边的一张沙发床里，窗上挂着黄色窗帘。他短暂地回想起了罗兹的老家、孩子们的欢笑……斯特法和约瑟夫……

不，那些叫声是英语。查尔斯顿。娜塔莉·普雷斯顿。他想起自己讲完了故事，突然尴尬起来，就像那个年轻的黑人女孩看到了他的裸体一样。为什么他会告诉她那些事？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为什么……

“早上好。”娜塔莉从厨房中探进头来。她穿着一件红色运动衫和一条看起来很柔软的牛仔裤。

索尔坐起身，揉了揉眼睛。他的衬衫和裤子整齐地放在沙发扶手上。“早上好。”

“鸡蛋、熏猪肉、烤面包可以吗？”她问。空气中传来新焙咖啡的味道。

“听上去很诱人。”索尔说，“只是我不吃熏猪肉。”

娜塔莉手握拳，做了个敲头的动作，“我真笨。”她说，“宗教禁忌，对吧？”

“我胆固醇高。”索尔说。

他们边吃早餐边聊琐事——纽约的生活，圣路易斯的学校，南方的成长经历，等等。

“很难解释为什么，”娜塔莉说，“但黑人在南方反而比在北方生活得更轻松。这里仍然存在种族歧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才说得清楚.....情况在发生变化。也许是因为这里的人长期同黑人打交道，久而久之便坦诚相见了。而在北方，白人对黑人仍然残酷而吝啬。”

“我并不觉得圣路易斯是北方城市。”索尔微笑着说。他吃完了最后一片面包，啜了口咖啡。

娜塔莉大笑起来。“但它也不是南方城市。”她说，“只是个中西部城市，更像是芝加哥。”

“你在芝加哥待过？”

“今年夏天去过那儿。”娜塔莉说，“父亲托《芝加哥论坛报》的一位老朋友，给我谋了份摄影方面的工作。”她沉默下来，盯着自己的咖啡杯。

索尔柔声道：“很难受吧？你本已忘了一个人，却又在不经意间提到这个名字，于是所有的回忆都汹涌而来.....”

娜塔莉点点头。

索尔透过厨房窗户望着矮棕榈的叶子。窗户开了条缝，暖风从纱窗中吹进来。他简直不敢相信，现在是十二月中旬。

“你接受的是教师的系统培训，”索尔说，“但你最爱的却是摄影。”

娜塔莉再次点头，起身给两个咖啡杯里加满咖啡。“这是父亲和我达成的协议。”她说，这次露出了笑容，“如果我答应他，接受他所谓‘诚实劳动’方面的培训，他就继续帮我摄影。”

“你会去当老师吗？”

“也许吧。”娜塔莉说。

她再次对他笑了，笑容温暖而羞涩。索尔察觉到她有一口完美的牙齿。

索尔帮她洗早餐盘，擦干净，然后两人倒上新鲜咖啡，来到狭小的前门廊上。路上车流稀少，孩子们的欢笑声已经听不见了。索尔意识到今天是星期三，孩子们此刻应该在学校了。他们坐进白色藤椅，面对彼此，娜塔莉肩膀上搭着一件薄毛衣，索尔仍然穿着昨天那件灯芯绒西装夹克。

“你说还要继续讲故事。”娜塔莉静静地说。

索尔点点头。“你不觉得第一部分很神奇吗？”他问，“不是疯子的疯话？”

“你是精神病医生。”娜塔莉说，“你不会是疯子。”

索尔朗声笑道：“说到这个，故事可多了……”

娜塔莉微笑着说：“先将昨晚的故事讲完。”

索尔陷入沉默，看着杯中打着旋儿的黑咖啡。“你从上校的手上逃脱了。”娜塔莉提醒道。

索尔闭上眼睛，一分钟后才睁开眼，清了清嗓子，讲述起来。他柔和悦耳的声音中不带任何感情，顶多只有那么一丝淡淡的悲伤。

几分钟后，娜塔莉闭上眼睛，想象着索尔描述的画面。

“1942年冬天，波兰犹太人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逃脱纳粹的魔爪。我有几个星期都在罗兹北部和西部的森林中徘徊。我脚上虽然不再流血，但不可避免地感染了。我抹上苔藓，裹上破布，继续蹒跚前进。我身侧和右大腿上的伤口火燎般疼了几天，然后就结痂了。我从农舍中偷食物，远离公路，躲避森林中活动的少数波兰游击队。游击队杀起犹太人来同德国人一样不眨眼。

“我都不知道那年冬天我是怎么活下来的。我记得，有两户农民——他们都是天主教徒——允许我在他们谷仓的稻草堆中藏身，还在他们食不果腹的情况下给我送来食物。

“开春后，我继续向南，想去克拉科附近默什叔叔家的农场。我没有身份证，但我加入了一队回家的工人当中，他们刚在东部战线为德国人修了防御工事。1943年春天，形势已经非常明朗：苏联红军不久就会进入波兰。

“就在我离默什叔叔家的农场只有八公里的时候，一个工人告发了我。我被波兰伪政府警察逮捕了，他们审讯了我三天，但我觉得他们并

不想从我口中逼问出什么，只是想找个由头打人。最后，他们将我交给了德国人。

“盖世太保对我不感兴趣。他们很可能认为我只是成千上万从城市中逃跑或在运输过程中逃脱的犹太人之一。德国人搜捕犹太人的大网上有许多漏洞。只有在被占领国家国民的帮助下，犹太人才几乎无法逃脱被送往集中营受死的命运，波兰就是最好的例子。

“不知为何，我被送往了东方。我没有被送到奥斯维辛、切姆诺、贝尔泽克或特雷布林卡，这些集中营距我更近，但我被送到了波兰的另一头。在闷罐车中煎熬四天之后——期间死了三分之一的人——门被哐当一声拉开，我们蹒跚着下车，在多日未见的阳光中使劲眨眼。我们发现自己被送到了索比堡。

“在索比堡，我又看到了上校。索比堡是一个死亡集中营。那里没有奥斯维辛和贝尔森工厂，不像特莱西恩施塔特和切姆诺一样搞欺骗，在门上挂上‘劳动带来自由’之类的可笑标语。1942年至1943年，德国人有十六个奥斯维辛那样的大型集中营，五十多个小集中营，数百个劳动营，其中只有三个死亡集中营是专门用于种族灭绝的，它们是贝尔泽克、特雷布林卡和索比堡。它们只存在了二十个月，却有两百万犹太人在那里被屠杀。

“索比堡是一个小集中营——比切姆诺还小，位于布格河畔。战前这条河是波兰的东部国境。1943年夏天，苏联红军将德国国防军逼退到这条河边。索比堡西部是帕克祖原始森林，又名猫头鹰森林。

“整个索比堡只有三四个美国橄榄球球场大，却运转得十分高效。它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执行希姆莱的‘最终解决方案’。

“我认为自己这次死定了。我们下车后被赶到一道高篱笆后面，沿着一条铁丝网走廊往里走。他们在铁丝网中塞了茅草，我们只看得到一座高塔、树冠和正前方的两根砖砌烟囱。沿路的指示牌上写着我们要经历的三道程序——吃饭，洗澡，上天——充满了党卫军式的幽默。我们被送去洗澡。

“那天，从法国和丹麦送来的犹太人都在规规矩矩地走路，但我记得波兰犹太人很不老实，德国人一边咒骂一边用枪托驱赶他们。我旁边的一个老人大声辱骂他见到的所有德国人，还对脱他衣服的党卫军挥拳头。

“我已经想不起我进入浴室时的感觉了。我应该没有愤怒，只有一点儿生气。也许我最大的感受是轻松。近四年的时间里，支撑我的是一条简单的命令：我要活下来。为了执行这条命令，我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同胞、看着其他犹太人、看着我的家人被送入邪恶的德国屠杀机器的大口。不仅如此，我从某种意义上还帮助了德国人。现在，我终于可以歇息了。为了生存，我已经竭尽全力。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唯一的遗憾是，我杀死的不是上校，而是那个老人。那一刻，上校成了带给我无尽苦难的罪魁祸首。1943年6月，浴室的沉重铁门关闭时，我脑子里浮现出的就是上校的脸。

“我们挤成了一团，推搡，叫喊，呻吟。足足一分钟，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然后，管子开始震动，嘎吱作响。毒气就要来了。人们纷纷从喷头下躲开，但我没有。我站在喷头的正下方，抬起头。我想起了我的家人。我遗憾自己没有机会同母亲和妹妹道别。就在这一刻，仇恨终于填满了我的心胸。我怒火中烧，上校的脸占据了我所有的思维。人们大声哭喊，管子嘎吱晃动着，将里面的东西喷在我们身上。

“是水。水。浴室尽管每天都会用毒气杀死数千人，但同样每个月会给少数人真正的淋浴。浴室没有被封闭。我们被领到外面，除掉身上的虱子，剃了光头。我拿到一套囚服。我的手臂上被文上了一串数字。我想不起自己是否感到了疼。

“索比堡每个月都会选出少数囚犯来从事集中营的日常杂务。我们这拨人被选中了。

“我呆呆地回到刺眼的阳光下，仍然不敢相信自己还活着。但就在这时，我终于意识到，我被某种主宰命运的存在选中了，我活下来是为了完成某项任务。我依旧拒绝相信上帝——任何背叛了他的子民的神都不值得我信仰——但从那一刻起，我相信我能继续活下去，一定是有理由的。那个理由具象化为上校那张狰狞的面孔，我至死都会将它烙印在脑中。没有一个犹太人能说得清为何我们的民族会遭遇这场空前的灾难，更别说我当时只是个十七岁的少年，但我完全理解上校有多么邪恶。我要活下来。我要活下来，尽管我已经无法对活下来的命令做出反应。我要活下来，坦然应对命运施加给我的一切。我要活下来，就算吃再多的苦，受再多的罪，我也要消灭上校。

“接下来的三个月，我都住在索比堡的一号集中营。二号集中营是一个火车站。没有人从三号集中营里回来。他们让我吃什么我就吃什么，让我什么时候睡觉我就什么时候睡觉，让我什么时候排便就什么时候排便。我从事所谓‘火车站突击队队员’的工作。我披着蓝色袍子，穿着绣有黄色‘BK’标志的蓝色工作服。我每天都要接待好几拨被送到集中营的犹太人。直到现在，我晚上都无法入睡。我常在梦中看见那些闷罐车，车上用粉笔写着那些人的来源地：图罗宾、格兹考、乌罗达瓦、希德尔斯、伊斯比卡、马库格佐、卡莫罗、扎莫斯科……我们从那些头晕目眩的犹太人手中接过行李，发给他们行李寄存单。因为波兰犹太人往

往会激烈反抗——这减缓了屠杀的速度——我们只好故技重施，告诉那些幸存下来的犹太人，索比堡只是中转站，在这里短暂休息后，他们将被安置到别的安置中心。有段时间，车站的站牌上甚至标出了到那些子虚乌有的安置中心的距离。火车不断将犹太人从各地送来：巴拉诺、里基、杜比恩卡、比阿拉泼拉斯卡、乌查聂、德姆布林、雷乔伊克……我们每天至少要寄一次明信片给那些仍在路上的犹太人。明信片的内容都是预先写好的：我们已经抵达了安置中心。这里的农活很重，但阳光很好，食物也好多了。希望能尽快见到你。犹太人被要求在明信片上写下地址，签好名，然后他们就被送进了毒气室。夏季快结束时，大部分犹太人隔离区都被清空了，就不再需要玩这个把戏了。康斯科沃拉、约泽福、米稠、格拉波维克、卢布林、罗兹——来自这些地方的火车都没有运来活人。这时，我们就只好将行李寄存单放在一边，爬上弥漫着腐臭味的车厢，将赤裸的尸体拖下来。这活儿我在切姆诺也干过，但这里的尸体有时会僵硬地搂抱在一起，因为火车偶尔会在郊外的岔轨上停留几天乃至几个星期，饱受烈日暴晒。有一次，我见到一个年轻女人同一个孩子和一个老妇人紧抱在一块儿。我去拉女人，结果竟然把她的胳膊拧下来了。

“我诅咒上帝，脑海中浮现出上校挂着冷笑的苍白面容。我要活下来。

“七月，海因里希·希姆莱访问了索比堡。那天刚好从西边运来了一批犹太人，所以他可以目睹屠杀的全过程。从火车到站到六个焚尸炉中的最后一缕青烟消散，总共不到两个小时。在此期间，犹太人的每一件物品都被没收、分类、登记、保存。就连女人的头发都在二号集中营剪下来，编成毡子，或者絮进U型潜艇士兵的拖鞋衬里。

“我在到达区搜检行李时，集中营司令官领着希姆莱及其随从经

过。我对希姆莱没有多少印象——他留着小胡子，戴着眼镜，个子不高——但我立即认出了走在他身后的金发军官。是上校。上校两次俯身在希姆莱耳边低语，这位党卫队全国领袖转过头，对上校露出古怪的阴柔笑容。

“他们走到距我只有五米的地方。我弯腰工作，抬头偷偷瞟了上校一眼。他正直勾勾地看着我。我觉得他没有认出我。虽然我逃离切姆诺只有八个月，但在上校眼中，我肯定只是一个搜检死者行李的普通犹太人。这是老天赐给我的大好良机，但我犹豫了，于是一切都不可挽回。我觉得我当时可以够到上校。我可以在枪声响起前，掐住他的脖子。我甚至可能抢走希姆莱身边军官的配枪，在上校还未反应过来之前打死他。

“我至今都不明白，当时阻止我动手的除了惊讶和犹豫之外还有什么。肯定不是恐惧。早在毒气室大门被关上之前的几个星期，我的恐惧就同我的其他感情一同消失了。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我犹豫了几秒，也许有一分钟，于是时机永远地丧失了。

“希姆莱一行继续前进，穿过大门，朝集中营司令官的办公楼走去，那里又被称作‘快乐的跳蚤’。我看着他们消失在门后，士兵瓦格纳开始对我大吼大叫，命令我继续工作，或者去‘医院’。没有人去了医院还能回来。我低下头，接着干活儿。

“那天剩余的时间我都紧盯着门口，晚上也没有睡觉。我第二天也在寻找再见到上校的机会。但我失败了。希姆莱一行当天晚上就离开了。

“10月14日，索比堡的犹太人发动了起义。我事先也听闻了起义的

消息，但那听起来相当不靠谱，我压根儿没有理会。他们反复商量，最后定下的方案居然是杀死几个士兵，然后一千来个犹太人发疯似的跑向大门。大多数起义者在头一分钟就被机关枪扫倒。疯狂的行动爆发时，我刚从车站干完活儿回来。押送我们的下士被冲在最前面的起义者打倒。我别无选择，只好跟着大家一起跑。我知道我的蓝色工作服会引来哨塔上乌克兰人的射击。但我躲到了大树背后，我身边的两个女人则中弹倒地。我在树下换上一个老人的灰色囚服。老人刚逃入森林的安全地带就被一发流弹夺走了性命。

“我想那天有大概两百人逃离了集中营。我们要么孤身一人，要么三五成群，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组织。获得自由后，筹划逃亡的人们无法保证大家的生存。大多数犹太人和苏联囚犯后来都被德国人追捕射杀，或者被波兰游击队发现后遇害。许多人在附近的农场中寻求庇护，但很快就被告发。一部分人在森林里活了下来，一部分人穿过布格河，去找向西推进的苏联红军。我很幸运。进入森林后的第三天，我被一个名叫奇尔的犹太游击队发现，他们的首领是一条英勇无畏的汉子，名叫耶切尔·格林斯潘。他将我带进游击队，命令队医照料我，使我恢复体重和健康。从上一年冬天起，我的脚第一次得到了适当的治疗。我同奇尔游击队在猫头鹰森林中游弋了五个月。我充当队医雅克兹克的助手，挽救了不少人的性命，有时甚至是德国人的性命。

“大逃亡后不久，纳粹就关闭了索比堡集中营。他们摧毁了牢房，撤走了焚化炉，将来不及烧掉的数千具尸体埋进大坑，在上面种上土豆。游击队庆祝犹太圣节的时候，德国国防军纷纷往西部和南部撤退，整个波兰陷入混乱之中。三月份，苏联红军解放了我们活动的区域。对我来说，战争结束了。

“我被苏联人扣押审讯了几个月。奇尔游击队的个别队员被送到苏

联集中营，但我在五月份获释，回到了罗兹。但我已经无家可归。犹太人隔离区被夷为平地。我们位于城西的老房子也在战斗中被毁。

“1945年8月，我来到克拉科，骑自行车去默什叔叔家的农场。那里已经被另一家人——一个基督教家庭——占据。他们在战争期间从市政当局买下了农场。他们说他们对农场前主人的行踪一无所知。

“我离开农场，回到切姆诺。苏联人将那里列为禁区，我无法靠近。我在集中营附近露宿了五天，走遍了每一条土路和小径。最后，我找到了大会堂的废墟。它毁于炮弹轰炸，或是由撤退的德国人主动焚毁，只剩下倒塌的石料、烧焦的木材，还有孤零零的中央大烟囱。我没有找到大厅中的棋盘方格。

“在埋尸体的浅坑中，我发现了最近被挖掘的痕迹。那一带到处都是苏联烟头。我在当地小旅馆里问到此事，镇上居民坚称他们从未听说有人挖出了大坑中的尸体。他们还带着几分愠色说，这里的所有人都认为，就像德国人宣称的那样，切姆诺不过是个临时关押囚犯和政治犯的拘留营。我厌倦了露宿，本打算在小旅馆过夜，然后骑车返回南方，但竟然被拒绝了。他们不允许犹太人住店。第二天，我搭上去克拉科的火车，希望在那里找到一份工作。

“1945年到1946年的冬天同1941年到1942年的冬天一样难挨。新政府正在组建，但最严峻的现实问题是食物短缺、燃油告急、黑市交易、大批难民回乡，以及苏联的占领。尤其是苏联的占领。数百年来，我们都在同俄国人打仗，曾经征服过他们，也曾经抵抗过他们的进攻，然后在他们的威胁下生活，而现在，我们不得不把他们当作解放者一样欢迎。我们刚从德国人的噩梦中醒来，迎来的却是苏联解放的寒冷早晨。同我的祖国波兰一样，我疲惫、麻木，甚至对自己能幸存感到讶异。于

是我把所有精力都集中在生活上，努力再熬过一个冬天。

“1946年春天，我收到了堂姐丽贝卡寄来的一封信。她和她的美国丈夫住在特拉维夫。几个月来，她一直在写信、联系官员、给相关机构发电报，试图找到亲人的信息。她通过国际红十字组织才与我取得联系。

“我回了一封信，很快就收到堂姐的电报，催促我去巴勒斯坦与她会合。她和丈夫戴维会电汇给我旅费。

“我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事实上，我们全家从不认为巴勒斯坦会成为一个犹太国家——但当我走下人满为患的土耳其货船，双脚站在后来被称作以色列的土地上时，我仿佛卸下了肩上的一副沉重枷锁。1939年9月8日至今，我第一次感觉到可以自由呼吸了。我承认，那天我激动地跪在地上，放声痛哭。

“也许我太天真了。几天之后，我抵达巴勒斯坦，耶路撒冷的大卫王酒店发生了爆炸。那里是英军司令部的所在。后来我才知道，丽贝卡和她丈夫戴维都是哈伽拿【76】的积极分子。

“一年半后，我同他们一起参加了独立战争。尽管我曾有参加游击队的经历，但我在战场上的职责仍然是医生。我并不仇恨阿拉伯人。

“丽贝卡坚持让我继续读书。戴维那时已经成了一个备受尊重的美国公司的以色列经理，钱对他来说不成问题。然而，我在罗兹读书时并不用功，战争又让我有足足五年未接受教育，当我要重返教室时，已经是个二十三岁的男人，心灵饱受创伤，而且变得愤世嫉俗。

“不可思议的是，我学得很好。我1950年进入大学，三年后进入医

学院。我在特拉维夫学习了两年，在伦敦学习了十五个月，在罗马学习了一年，然后又在苏黎世度过了一个阴雨连绵的春天。一有机会我就会回以色列，在戴维和丽贝卡夏天待的农场附近的居民点工作，同老朋友聊天叙旧。我已经亏欠我堂姐和堂姐夫太多，但丽贝卡说，作为艾希科尔家族拉斯基一脉的唯一幸存者，我获得再多的照顾都不过分。

“我选择了精神病学。在我看来，我之前所有的医科学习，都是在我最终研究人类的精神做准备。我很快就对人类的暴力和支配行为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我惊讶地发现，这一方面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有充足的数据可以解释狮群中的支配等级机制，有大量关于鸟类啄序【77】的研究，灵长类动物学家也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信息，描述我们近亲的社会组织中的支配与侵害行为，但关于人类暴力行为的机制及其与社会秩序的关系却鲜有人问津。很快我就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和猜想。

“在我从事研究的这许多年里，我对上校进行了多方面调查。我对他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我知道他是三号特别行动队的军官。我见到他同希姆莱在一起。我记得老家伙临死前称他‘威利’。我联系了不同占领区的盟国战争罪行委员会、红十字会、苏联人民法西斯战争罪法庭、犹太委员会，还有数不清的政府机构，但一无所获。五年后，我找到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他们至少对我的故事非常感兴趣，但当时摩萨德还不像现在这样高效。何况，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人物要追查，比如艾希曼【78】、穆雷尔【79】和门格勒【80】。而只有我一个大屠杀幸存者向他们反映了上校的罪行，自然引不起他们的关注。1955年，我前往奥地利，同纳粹猎人西蒙·维森塔尔会谈。

“维森塔尔的‘资料中心’位于维也纳贫民区的一座破烂建筑的底楼。那座建筑看起来就像被废弃的战时临时住宅。维森塔尔在那里有三个房间，其中两个房间里全是塞满文件的柜子，而他的办公室里除了地板空

无一物。维森塔尔是个神经质的人，眼神中透露着不安。那双眼睛我总感觉似曾相识，起初我认为那是因为他是个狂人，后来我才想起，我每天早上刮胡子的时候，在镜子里无数次见过相同的一双眼睛。

“我的故事，我只给维森塔尔讲了个大概，说上校在切姆诺驱使囚犯供士兵取乐。当我提到后来我在索比堡再次见到上校，而上校成了海因里希·希姆莱的随从时，维森塔尔竖起了耳朵。‘你确定？’他问。‘确定。’我说。

“尽管维森塔尔非常忙，但还是抽出了两天时间帮我追查上校。在他资料浩繁的文件库中，维森塔尔收藏有无数的文件、索引表和交叉索引表，包括两万两千多名党卫军士兵的姓名。我们搜索了特别行动队人事档案中的照片、军事院校的毕业照、新闻剪报，以及党卫军官方杂志《黑色军团》上的照片。搜索一天之后，我已经眼花缭乱了。那天晚上，我梦见一脸假笑的纳粹领袖向德国国防军军官授予勋章。但我们没有发现上校的线索。

“第二天傍晚时分，我终于在1942年11月23日的一张报纸照片上看出了蛛丝马迹。照片上是冯·布勒男爵，一位普鲁士贵族，一战英雄，战后在军中任将军。根据照片下的文字说明，冯·布勒将军在东线英勇反击苏联装甲师时牺牲了。我盯着泛黄的报纸上那张沟壑纵横的面庞看了许久。他就是老家伙。我将剪报放回文件夹，继续搜寻。

“我们到圣斯蒂芬大教堂旁的小餐馆吃完饭，维森塔尔忍不住感叹：‘要是知道上校姓什么就好了。如果知道他的姓，我肯定能把他揪出来。所有党卫军和盖世太保军官的姓名都有记录。没有姓名就无从入手啊。’

“我耸肩道：‘我明天上午返回特拉维夫。’我们几乎查遍了维森塔尔所有关于特别行动队和东部战线的剪报，而我还有许多研究工作没有完成。

“‘不行！’维森塔尔厉声道，‘你是罗兹犹太人隔离区、切姆诺集中营和索比堡集中营的幸存者。你肯定能提供这些地方其他纳粹军官的信息。你至少应该下星期结束再走。我要采访你，并将采访记录下来。你提供的信息将异常宝贵。’

“‘不。’我说，‘我对其他军官不感兴趣。我只想找到上校。’

“维森塔尔盯着他的咖啡好一会儿，然后抬头看着我，眼神怪异。‘看来，你一心只想复仇。’

“‘是的。’我说，‘你何尝不是呢？’‘不，’维森塔尔悲伤地摇头道，‘也许我们都很执着。但我追求的是正义，而你追求的是复仇。’

“‘在这件事情上，复仇和正义是一回事。’我说。维森塔尔再次摇头，‘正义必须得到伸张。’他用几不可闻的声音说，‘无名坟墓中的亡魂，焚尸炉中的枯骨，被驱赶被屠戮的千千万万犹太人需要正义，而不是复仇。’

“‘为什么？’我大喊，自己都被吓了一跳。‘因为，死了的人已经死了，而活着的人还要活下去。’

“我鄙夷地摇着头。但后来的日子里，我经常回忆这段对话。

“维森塔尔无比失望，但他答应帮我继续搜寻可能符合我对上校描述的纳粹军官。十五个月后，就在我毕业后几天，我收到了西蒙·维森塔尔的信，里面是党卫队特别分队第四队B小队向特别行动队‘特别顾

问’开具的支付凭证的影印件。维森塔尔圈出了威廉·冯·伯夏特上校的名字，他由莱茵哈德·海德里希任命，前往第三特别行动队执行特殊任务。影印件上还别着一份维森塔尔从他的档案中取出的剪报。在为德国国防军举行的柏林爱乐乐团音乐会上，七个面带微笑的青年军官正对着镜头摆姿势。剪报上的时间是：1941年6月23日。乐团演奏的是瓦格纳的作品。剪报上列有军官们的姓名。左数第五位就是脸色苍白的上校，他的帽檐压得很低，面前的战友挡住了他的大部分面容。根据照片下的文字介绍，他是威廉·冯·伯夏特中尉。

“两天后，我来到维也纳。维森塔尔命令他的通信员调查冯·伯夏特的背景，但结果令人失望。冯·伯夏特来自普鲁士和东巴伐利亚的古老贵族家庭。他的家族财产来源于土地、矿山和艺术品进口。维森塔尔的通信员搜遍了远至1880年的资料，却找不到威廉·冯·伯夏特受洗的资料。但他们发现了一份阵亡通知。根据1945年7月19日《雷根报》上的报道，威廉·冯·伯夏特上校在保卫柏林、抵抗苏联入侵者时英勇牺牲。消息传到老伯爵和伯爵夫人耳中时，他们正在巴伐利亚森林的夏日别墅瓦尔德海姆中，那里距巴伐利亚-爱森斯坦旅馆不远。他的家人正在寻求盟军的同意，关闭夏季别墅，返回不来梅附近的家中，为上校举行葬礼。文章还说，威廉·冯·伯夏特因其英勇行为而获得了珍贵的铁十字勋章，并在其牺牲前被推荐担任党卫军副总指挥。

“维森塔尔命令继续寻找别的线索。但他们一无所获。1956年，冯·伯夏特家族只剩下他的一个住在不来梅的老婶婶和两个不争气的侄子，他们因为战后的蹩脚投资将家族财富基本败光。东巴伐利亚的巨大宅邸被荒废多年，那里的狩猎区被卖了交税。据维森塔尔在东欧国家的少数联络员报告，苏联人和东德人对威廉·冯·伯夏特之死一无所知。

“我飞到不来梅同上校的婶婶谈话，但那个女人年纪太大，回忆不

起她的家族中有什么人叫威利。她以为是她哥哥派我来带她去瓦尔德海姆的夏季音乐节。上校的一个侄子拒绝见我。我在布鲁塞尔找到了上校的另一个侄子，此人是个纨绔子弟，正要去法国泡温泉。他告诉我，他同威廉叔叔只见过一面，那是1937年，当时他只有九岁，只记得叔叔穿着漂亮的丝绸制服，歪戴着硬草帽。他知道叔叔是战斗英雄，在抗击共产主义的过程中牺牲。我回到了特拉维夫。

“我在以色列行医多年后发现，精神病学学位只是进入这一研究领域的基本资格罢了。所有精神病医生都将穷其一生研究人性的复杂和弱点，但饶是如此，也未必能窥其万一。1960年，我堂姐丽贝卡因癌症去世。戴维强烈建议我去美国继续研究人类的支配机制。我说我在特拉维夫就有足够的研究材料，但戴维半开玩笑似的说，世界上各式各样的暴力在美国都能找到样本。1964年1月，我来到纽约。当时美国刚哀悼完遇刺身亡的总统，转身就忘记了悲伤，沉浸到一个名叫披头士的英国摇滚乐队带来的年轻人的疯狂之中。哥伦比亚大学给我提供了一年访问教授资格。我可以在那里写完暴力病理学的书，然后成为美国公民。

“1964年11月，我决定留在美国。我在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拜访朋友，晚餐后，他们满怀歉意地问我是否可以同他们一起观看一个小时的电视。我自己没有电视，我告诉他们我愿意。结果我们看到的是一部纪念肯尼迪总统遇刺一周年的纪录片。我对这个片子很感兴趣。尽管以色列人一般只关心自己的事务，但美国总统之死还是让我们备感震惊。我见过总统在达拉斯的车队，被肯尼迪幼子向父亲棺木敬礼的画面所感动，还读过杰克·卢比杀死刺杀总统嫌疑人的报道，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奥斯瓦尔德遭遇枪击的真实画面，而现在纪录片中就在播放这段录像——穿着黑毛衣、得意扬扬地笑着的矮个子，戴着斯特森帽子、典型美国人模样的达拉斯便衣警察，冲出人群的粗壮男人，顶住奥斯瓦尔德肚

子的手枪，沉闷的枪响——这让我回忆起苍白的裸尸落入大坑的声音——奥斯瓦尔德面部扭曲地捂着肚子，警察同卢比扭打起来。摄像机在混乱中被打翻在地，被踢到了人群之中。

“‘上帝啊，上帝！’我用波兰语大叫着跳了起来。上校也在人群之中！”

“我无法向邀请我做客的朋友解释我为什么会激动。我当晚就离开了，坐火车去纽约。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来到播放纪录片的电视台的曼哈顿办公室。我托大学和出版社的朋友帮忙，获准观看电视台的电影胶卷、录像带和所谓的‘剪余片’。我看纪录片时，那张脸只在人群中闪现了几秒。曾和我共事的一个研究生热心地从动态视频中截取了静态画面，并将其尽可能放大给我看。

“与屏幕上匆匆闪现的人影相比，这张脸的辨识度反而更低——得克萨斯牛仔帽帽檐间的模糊白影，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黑黑的眼窝就像是颅脑上开着的两个洞。这张照片在法庭上绝不可能被认可为证据，但我知道那就是上校。

“我飞到了达拉斯。当局对媒体的批评和世界舆论仍然十分敏感。几乎没有人愿意开口谈论此事，更没有人愿意同我在地下车库里交流。我出示了两张照片，一张来自录像截图，一张来自柏林的老报纸配图，但所有人都不认识上校。我同记者谈过，同当事人谈过。我甚至试图同刺客的刺客杰克·卢比对话，但未能获准。李·哈维·奥斯瓦尔德遇刺一年后，上校的踪迹仍旧毫无头绪。

“我回到纽约，联系了以色列大使馆的朋友。他们说以色列情报人员绝不会在美国的土地上活动，但他们答应帮我打听。我雇了一名达拉

斯的私人侦探，他的酬金高达七千美元，但他的调查结果可以归纳为四个字：一无所获。大使馆没有收费，因为他们同样没有查到线索，但我想我在大使馆的朋友肯定觉得我疯了，因为我居然在总统被刺杀的现场寻找战犯。以他们的经验，大多数前纳粹分子都会隐姓埋名，远离公众视线。

“我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弄错了。显然，那张让我常年噩梦不断的面庞，已经在我的大脑里根深蒂固，无法抹除。作为精神病医生，我知道我为何会对他念念不忘。他的脸已经在索比堡的毒气室里烙进我的大脑。找到上校成了我坚持活下去的原因。如果上校死了，我也没有理由再活下去了。

“作为精神病医生，我知道这是一种精神疾病。我知道。但我不愿‘治疗’我自己。上校是真实存在的。上校与老人用真人当棋子下国际象棋也是真实存在的。上校不会死在柏林外临时搭建的防御工事里。他是魔鬼。魔鬼是不会自己死的，只能被杀死。

“1965年夏天，我终于获准同杰克·卢比谈话，但他并没有提供多少有用信息。牢狱生活已经令他形容消瘦，精神萎靡，皮肤都是褶子，就像挂在骨头上的破布。他眼神游离，声音嘶哑。我试着诱导他回忆刺杀奥斯瓦尔德的细节，但他只是耸耸肩，将之前在无数次审问中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他说直到枪声响起他才意识到他杀了奥斯瓦尔德。他获准进入现场只是个意外。他看到奥斯瓦尔德时，一股强烈的冲动攫住了他——就是这个家伙杀死了他敬爱的总统。

“我向他出示了上校的照片。他无力地摇了摇头。他只认出了几个达拉斯的探员和一些记者，但他从未见过这个男人。我问他：‘在朝奥斯瓦尔德开枪之前，有没有感觉到异常？’他抬起疲惫的脸，像极了一

条短脚猎狗。我在他眼中看到了一闪而过的困惑，但他旋即又用呆板的声调回答：‘没有。没什么异常。我只是一想到奥斯瓦尔德就生气。他杀死了肯尼迪总统，让肯尼迪夫人失去丈夫，孩子们失去父亲，而他自己还活着。’

“一年之后，1966年12月，卢比被送入帕克兰德医院治疗癌症。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并不惊讶。我在采访他的时候就发现，他已经病入膏肓。1967年1月他病逝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为之哀痛。杰克·卢比代表的是一个所有美国人都宁愿忘掉的年代。

“六十年代后期，我在研究和教学方面投入了更多的精力。我努力让自己相信，我可以通过专心工作来祛除上校的魅影。但在我内心最深处，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我在充斥着暴力的年代研究暴力。为什么有人能轻而易举地支配别人？在我的研究中，受试群体由互不相识的男女随机组成，他们被要求完成某项任务。无论我进行多少次实验，在群体形成后三十分钟内都会形成社会秩序。群体成员通常都不知道群体中形成了等级，但他们几乎都可以指出群体中‘最重要的人’或‘最活跃的人’是谁。我的研究生和我对受试者做了采访，认真阅读谈话记录，长时间观看录像带。我们模仿了受试者与权威人物——大学系主任、警察、老师、国税局官员、狱警、牧师——发生的冲突。等级与支配的问题总是比简单的社会地位更复杂。

“在同一时期，我开始和纽约警察合作，研究凶杀案罪犯的资料。数据相当有趣，但同罪犯的谈话令人沮丧，研究也未取得实质性结果。

“人类暴力的根源何在？暴力和以暴力相威胁在日常互动中发挥着

什么作用？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我天真地希望某天能解释为什么阿道夫·希特勒这样聪明且具欺骗性的精神变态者，能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文明变成一台毫无主见与道德的杀戮机器。我早已知道，人类之外的高级动物拥有某种建立支配关系和社会等级的机制。这种等级的建立通常不会伴随严重的伤害。即使狼、虎之类的凶猛捕食者，在发出清晰的臣服信号之后也会立即中止狂暴的对抗，以免导致死亡或严重残疾。但人类呢？我们是像许多人猜想的那样，缺乏这种本能的臣服-认可机制，所以注定战争不断？难道我们同类相残的疯狂行为是由我们的基因先天决定的？我认为不是。

“通过数年时间搜集数据，提出假设，我渐渐形成了一个奇怪而不科学的理论。但我只能将这个理论藏在心底，因为如果我将其告诉同事，我的专业名望就必然受损。人类进化出的支配会不会是一种通灵现象，即我的一些不够理性的朋友所说的超心理现象？政治家的苍白吸引力——媒体美其名曰“人格魅力”——显然不是建立在魁梧身材、繁殖能力或威吓展示的基础之上。或许，在人脑的某个脑叶或半球之中，存在着——一块专门投射这种个人统治感的区域。我知道，神经病学研究表明，我们的等级意识源自大脑最原始部分——即所谓的“爬行动物脑”。进化——变异——会不会赋予了某些人近似移情或心灵感应的能力，而该能力可以在生存竞争中发挥无比强大的作用？这种能力在支配欲望的驱使下，会不会最终演变为暴力？具有这种能力的人是否还是真正的人？

“最后，我能做的只是不停地归纳上校的意志进入我大脑时我的感觉。尽管数十年过去了，那种悲惨经历的细节已被淡忘，但精神强奸所带来的痛苦、恶心和恐惧却仍然能让我喘息着从梦中惊醒。我继续教学、研究，继续穿行在灰暗而平淡的日子中。去年春天，我有天早上醒来，意识到自己老了。自从上次在录像中看到上校的脸，已经过去了十

六年。倘若那确实是上校，倘若他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也是一个耄耋老人了。我在脑中勾画出那个牙齿掉光、身体发抖的老战犯。上校很可能已经死了。

“我忘了，恶魔是不会自己死的，只能被杀死。

“不到五个月前，我几乎同上校在纽约街头相遇。那是个酷热的七月傍晚。我走在中央公园西街，思考着一篇关于监狱改革的文章，这时上校从不到五十英尺外的一家餐厅出来，招手叫了一辆出租车。他身边跟着一位上了年纪但仍然美丽的女士，她的白发垂在一套昂贵的丝绸晚礼服上。上校自己则身着黑西装。他肤色偏黑，身材匀称。他的头发已所剩不多，而且从金色变成了白色。但他那张愈发丰满红润的脸庞上仍透露着冷酷与专横。

“我呆呆站在原地盯了他好几秒，然后拔腿追赶出租车。车汇入车流当中。我在车辆的缝隙中穿梭，疯狂地想追上去。坐在后排的乘客从未回头。出租车越开越远，我蹒跚着回到路边，差点儿摔在地上。

“餐厅的领班服务员也没帮到我。他承认当晚确实有这样一对仪表不凡的老年男女在这里用餐，但他并不知道他们的姓名。而且他们也没有预约。

“接下来的好几周，我都在中央公园西街一带游荡，搜寻每一条街道，扫描每一辆路过的出租车中乘客的脸。我还雇了一个年轻的纽约侦探做帮手，但我的钱再次打了水漂。

“然后我便陷入了所谓的‘神经崩溃’当中。我失眠了。工作进行不下去，大学里的课也被取消了，或者由紧张的助教代替我上。我已连续多天都不换衣服，回家后除了吃饭就是来回踱步。我常常夜深了仍在外晃

荡，被警察盘查了好几次。幸亏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职和神奇的‘博士’头衔救了我，否则我早被送到贝尔维尤医院了。后来有天晚上，我躺在家里的地板上，突然意识到我一直忽略了一个问题——上校身边的那个女人很面熟。

“那天晚上剩下的时光和第二天白天，我都在努力回忆我在哪儿见过那个女人。我可以肯定是在某张照片上。她的形象让我回忆起了一种模糊的感觉——慵懒、焦虑，伴随着柔和的音乐。

“那天下午五点十五分，我叫了辆出租，风驰电掣般赶到我牙医的诊所。他那天不在，诊所关着门，但我编造了一个蹩脚的故事，还严厉训斥了接待员，终于让他同意我翻阅等候室里的一堆老杂志，有《十七岁》《智族》《小姐》《美国新闻》《世界报道》《时代》《新闻周刊》《时尚》《消费者报道》和《网球世界》。当我第二次翻阅所有杂志时，接待员开始对我的疯狂状态感到警惕。我之所以还在继续搜寻，纯粹是因为我的执念——我坚信，没有牙医会在一年之内将等候室内的杂志更换四次以上。接待员气势汹汹地威胁说要报警。

“我找到了。在《时尚》杂志充满浮华广告和夸张宣传语的封面附近，有一张那个女人的小黑白照片。照片位于购买饰品的专栏顶部，下方写着女人的名字：尼娜·德雷顿。

“对尼娜·德雷顿的追查迅速展开。我雇用的纽约私人侦探哈灵顿很高兴着手调查这条更确切的线索。二十四小时后，他给了我一份关于那个女人的厚厚资料。大部分信息都来源于公共数据源。

“尼娜·德雷顿夫人是一位有钱的寡妇，在纽约时尚界颇有名气，拥有一家服装连锁店，1940年8月，她同美国航空公司的创始人之一——

帕克·阿伦·德雷顿结婚。结婚十个月后，她的丈夫就去世了。她孤身一人，巧施手腕，投资屡屡得手，跻身数家大公司的董事会——之前那些公司从未有过女董事。德雷顿夫人如今只经营服装店生意，但她依然是几家知名慈善组织的董事，同许多政客、艺术家、作家相熟，同纽约的一位著名作曲家兼指挥家传出过绯闻，在公园大道有一套位于十六楼的大房子，还有好几处避暑和度假别墅。

“找机会与她见上一面并不难。我查找我的病人名单，很快发现了一个有钱的躁狂抑郁症患者，他与德雷顿夫人住在同一座大楼，而且有相同的社交圈子。

“在我的这位前患者的安排下，八月的第二个周末，我在一个露天招待会上同尼娜·德雷顿见上了面。客人很少。许多富人都逃离这座城市，去海边或山中避暑了。但德雷顿夫人参加了招待会。

“在同她握手、注视她澄净的蓝色眸子之前，我就已经百分百地确定她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她具有同上校一样的能力。她光彩照人，是整个院子的焦点，就连日本灯笼似乎也因为她而变得更亮了。我感到喉头发紧，仿佛有一只冰冷的手掐住了我的脖子。她或许觉察到了我的反应，或许她喜欢引诱精神病医生，尼娜·德雷顿那晚对我总是言辞闪烁，带着几分蔑视，也带着几分挑逗。

“我邀请她参加周末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座。出乎意料的是，她竟然来了。她身后跟着一个凶神恶煞般的矮个子女人，名叫巴雷特·克拉默。

“我讲的是第三帝国蓄意的暴力政策及其与当今第三世界政权之间的关系。我的论述建立在一个与当今观念背道而驰的假设之上——数以

百万计的德国人之所以在二战中沦为野蛮的刽子手，至少部分原因应归结为一小股人构成的秘密组织，这些人都具有强大的人格力量。我讲话期间，德雷顿夫人坐在第五排对我微笑，那笑容让我想到了正要吞掉老鼠的猫。

“讲座结束后，德雷顿夫人表示希望同我私下谈谈。她问我是否还在给病人看病，并要求接受我的专业诊断。我有些犹豫，但我和她都知道我会答应她。

“我见过她两次，两次都在九月份。她同意我对她展开治疗。尼娜·德雷顿相信她的失眠同数十年前的父亲之死有直接联系。她说她常做噩梦，梦中她将父亲推到波士顿的有轨电车前，导致父亲被撞死，但当时她在数英里之外。‘我们总是杀害我们爱的人，这是真的吗，拉斯基博士？’我告诉她，我认为事实可能恰恰相反。我们总是去杀——至少想去杀那些我们表面上爱但实际上恨的人。尼娜·德雷顿只是对我微微一笑。

“我建议第三次治疗时采用催眠术，令她重新体验得知父亲死讯时的反应。她同意了，但不出我所料，十月初她秘书打来电话，取消了后面的所有治疗。但我已经雇用了一名私人侦探，专门监视德雷顿夫人。

“说到私人侦探，我得先澄清他的形象。一般人的印象中，私人侦探都是愤世嫉俗的前警察，但我雇用的是一个二十四岁的普林斯顿大学辍学生，他在空闲时间写诗。弗朗西斯·泽维尔·哈灵顿已经在私人侦探这一行干了两年，但他为了能进入德雷顿夫人用午餐的餐馆，必须购买一套新西装。我下达二十四小时监视的指令后，哈灵顿又聘请了两个兄弟会的朋友照看侦探事务所。但哈灵顿并不愚蠢，他的工作迅速而富有成果。他每周一和周五上午都会将报告送到我桌上。他的一些侦探手法

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合法，比如搞到尼娜·德雷顿的电话账单复印件。这个女人同很多很多人通过电话。哈灵顿将有通话记录的人的姓名和地址都罗列了出来。其中一些是名人，还有一些引人联想。但没有一条线索指向上校。

“几个星期过去了，我几乎用光了积蓄，获得的却只有尼娜·德雷顿的日常生活、午餐偏好、生意往来、电话号码的记录。年轻的哈灵顿知道我的资源有限，于是好心地建议截获德雷顿夫人的邮件并窃听她的电话。我反对这么干，至少必须再等几个星期。我不想过早地暴露。

“后来，也就是两个星期前，德雷顿夫人给我打了电话。她邀请我参加12月17日在她家召开的圣诞宴会。她说她亲自打电话给我，我就没有借口不去了。她想让我见她的一个好莱坞好朋友。此人是制片人，据说非常想见我。她给那人送了一本我的书——《暴力病理学》，他对这本书赞不绝口。

“‘他叫什么名字？’我问。‘名字并不重要。’她答道，‘你见到他就能认出来了。’

“挂断电话后，我激动得发抖，直到足足一分钟后才拨出了哈灵顿的电话。当晚，哈灵顿带着他的两个朋友过来同我商讨对策。我们再次梳理了电话账单。这次我们打算拨打所有未列入洛杉矶市号码簿的洛杉矶本地号码。当打到第六通电话时，听筒里传来一个年轻的声音：‘这里是波登先生家。’‘请问是托马斯·波登家吗？’弗朗西斯问。‘你打错号码了！’对方怒吼道，‘这里是威廉·波登先生家。’

“我将这个名字写在我办公室的黑板上。威廉·冯·伯夏特。威廉·波登。这太符合人性了。奸夫在酒店通奸的时候会用与真名相近的假名登

记；通缉犯有六个假名，其中五个的“名”都与真实姓名的“名”一致。我们的姓名里有一种神奇的东西，无论理由多么冠冕堂皇，我们都无法将其舍弃。

“于是星期一，也就是查尔斯顿凶杀案爆发前四天，哈灵顿飞到了洛杉矶。我本来打算自己去的，但弗朗西斯提出最好先由他去查查这个波登，拍点儿他的照片，确认他就是冯·伯夏特。我还是想去，但我意识到自己毫无计划。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我却从未想到一旦找到上校之后怎么办。

“星期一晚上，哈灵顿打电话回来报告说，飞机上的电影糟透了，他落脚的酒店显然比不上贝弗利山威尔希尔酒店，贝沙湾的警察相当爱管闲事，只要你在社区里开车转两圈，或者把车停在蜿蜒的车道上窥视影星的家，他们就会上来盘查驱逐。星期二，他打电话回来询问有没有查出更多关于德雷顿夫人的信息。我告诉他，他的两个朋友——丹尼斯和塞尔比——精力都没有他旺盛，而德雷顿夫人仍在照常打理生意。弗朗西斯接着说，他去过波登的电影公司，但这一趟一无所获。尽管波登在公司里有办公室，但没人知道他何时会来。上一次有人看到他来上班是在1979年。弗朗西斯希望能找到一张波登的照片，但没有人能提供。他本想向那里的秘书出示冯·伯夏特在柏林拍的照片，但最终没有这样做，因为——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样做不够酷’。他计划第二天带着照相机和长焦镜头去波登的贝沙湾豪宅偷拍。

“星期三，哈灵顿没有在约定的时间打电话，我打电话去旅馆询问，得知他没有退房，但那天晚上他没有来前台拿钥匙。星期四早上，我向洛杉矶警察局报案。他们答应查一下，但根据我提供的相当有限的信息，他们认为哈灵顿不太可能遇害了。‘这是一座繁忙的城市，’接电话的警察说，‘有很多事情都可以吸引住一名年轻人，让他忘了打电

话。’

“我那天都在努力联系丹尼斯和塞尔比，但始终联系不上。就连弗朗西斯事务所的电话答录机都没工作。我前往尼娜·德雷顿在公园大道的公寓。门厅中的保安告诉我，德雷顿夫人在去休假了，我不能上楼。

“星期五整整一天，我都把自己关在家里等待。晚上十一点半，我接到了洛杉矶警察的电话。他们打开了哈灵顿在贝弗利山酒店房间，他的衣服和行李都不见了，房间里没有他遭到杀害的迹象。警察问我，他的329.48美元房费该由谁来付。

“那天晚上，我强迫自己按计划去一个朋友家吃晚饭。从公交车站到格林尼治村只有两个街区，但这段路那晚却仿佛没有尽头。星期六傍晚，就是你父亲在查尔斯顿遇害的晚上，我在大学参加关于城市暴力的研讨会。与会者有两百多人，其中还有几名政党候选人。整个讨论过程中，我不时打量观众席，希望能看到尼娜·德雷顿那眼镜蛇似的微笑，或者上校那双冰冷的眼睛。我感觉自己又变成了棋子，但这次下棋的是谁呢？

“星期天，我读到了早报，第一次得知查尔斯顿的凶杀案。报纸的其他位置上，有一小段专栏文章，说一架飞机在星期六凌晨坠毁在南卡罗来纳，好莱坞制片人威廉·D. 波登不幸搭乘了那架飞机。专栏里还附有那位神秘制片人的罕见照片。照片拍摄于六十年代，照片中的上校正在微笑。”

索尔不再说话了。他们的咖啡杯放在门廊栏杆上，咖啡已经冷了，但他们全然不觉。索尔说话期间，栏杆的阴影在他腿上慢慢移动。谈话

中止后，远处街道的声响也变得隐约可闻。

“是谁杀了我父亲？”娜塔莉问。她紧拽毛衣，揉着胳膊，像是很冷似的。

“我不知道。”索尔说。

“梅勒妮·福勒是他们的同伙，对吧？”

“是的，几乎可以肯定。”

“可能是她干的？”

“是的。”

“你确定尼娜·德雷顿死了？”

“是的。我去过停尸房，看过现场照片，读过解剖报告。”

“但她也许在死之前杀害了我父亲，对吧？”

索尔犹豫起来，“有这个可能，”他说。

“波登——就是上校——他应该在星期五晚上的飞机事故中死了。”

索尔点头。

“你认为他死了吗？”娜塔莉问。

索尔说：“不。”

娜塔莉站起身，在小门廊里走来走去。“你有他还活着的证据

吗？”她问。

“没有。”

“但你认为他还活着？”

“是的。”

“他或者那个姓福勒的女人都可能杀了我父亲？”

“是的。”

“你仍然在追踪他？追踪波登……或者冯·伯夏特？”

“是的。”

“我的上帝啊。”娜塔莉走进屋内，带回两杯白兰地。她递给索尔一杯，然后将另一杯一饮而尽。她从毛衣口袋里取出一包烟，摸出火柴，用颤抖的手点燃一支烟。

“抽烟对身体不好。”索尔轻声道。

娜塔莉哼了一声。“这些人是吸血鬼，对吧？”她说。

“吸血鬼？”索尔摇摇头，不是太明白她的意思。

“他们操控别人，然后将这些人像塑料包装一样扔掉。”她说，“他们就像深夜档电视剧里的吸血鬼。但他们是真实存在的。”

“吸血鬼。”索尔说，立马意识到自己说的是波兰语，“是的。”他换成英语说，“这个比喻不错。”

“那么，”娜塔莉说，“我们现在干什么？”

“我们？”索尔闻言一惊。他用手揉了揉膝盖。

“我们。”娜塔莉说，声音中带着愤怒，“你和我。我们。你讲了这么久的故事，并不是为了打发时间吧？你需要一个同伴。好了，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索尔摇摇头，挠了挠胡须。“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告诉你这些。”他说，“但是……”

“但是什么？”

“非常危险。弗兰西斯，还有其他人……”

娜塔莉走上前来，蹲下，用右手抚摸他的手臂。“我父亲名叫约瑟夫·伦纳德·普雷斯顿，”她轻声说，“四十八岁……明年二月六日满四十九岁。他是个好人，一个好父亲，一个好摄影师，一个非常穷的生意人。他笑起来的时候……”娜塔莉哽咽了一下，“他笑起来的时候，你很难不跟着他一起笑。”

她静静地在地上蹲了几秒钟，抚摸他手腕上褪色的蓝色数字，然后她说：“你接下来怎么办？”

索尔深吸一口气：“我不知道。星期六我要飞到华盛顿去见一个人……这个人手上可能掌握着上校是否还活着的信息。”

“然后怎么办？”娜塔莉追问。

“然后等。”索尔说，“我们边等边留意各种信息，查看报纸。”

“报纸？”娜塔莉说，“查什么？”

“凶杀案。”索尔说。

娜塔莉眨眼，身体后仰。她右手里的烟快要熄灭了，她将烟头在木地板上捻灭。“你没搞错吧？这个姓福勒的女人，还有你所说的上校肯定已经离开这个国家……躲起来了。他们怎么会又这么快出来杀人？”

索尔耸耸肩。他突然感到非常累。“那是他们的本性。”他说，“吸血鬼必须‘进食’。”

娜塔莉站起身，走来门廊的角落里。“你找到——我们找到他们之后怎么办？”她问。

“找到之后再决定。”索尔说，“我们首先必须找到他们。”

“必须用木桩刺穿吸血鬼的心脏才能杀死它。”娜塔莉说。

索尔没有回应。

娜塔莉又掏出一根烟，但没有点燃。“你靠他们太近的话，会不会被他们发现？”她说，“他们会不会掉过头来对付你？”

“那问题就简单了。”索尔说。

娜塔莉正要开口，只见一辆涂着县政府标识的黑色汽车停在路边，驾驶室里走出一个身材肥胖、面色红润、戴着高顶阔边帽的男人。“金特里治安官。”娜塔莉说。

胖警官盯了他们一会儿，然后缓缓走过来，似乎有些拿不定主意。金特里在门廊台阶处站定，脱下帽子。他那仿佛被阳光灼伤的脸上流露

出惊讶的表情，就像一个小男孩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一样。

“早上好，普雷斯顿女士，拉斯基教授。”金特里说。

“早上好，治安官。”娜塔莉说。

索尔看着金特里。这个南方警察就像从漫画里走出来似的，但他的眼睛和昨天一样透着机敏。这同他的整体形象格格不入。

“我需要帮助。”金特里说，声音里带着一丝痛苦。

“什么帮助？”娜塔莉问。索尔听出了她很热情。

金特里低头盯着手中的帽子。他用粗短粉嫩的手指优雅地捏了捏帽子，抬头看着两人。“我的地面上死了九个人。”他说，“他们死得非常蹊跷，无法用常理解释。两个小时前，我拦下一个人，他的钱包里什么都没有，除了我的照片。他没有同我说话，直接割断了自己的喉咙。”金特里看着娜塔莉，然后又看着索尔。“出于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他说，“我有一种直觉，觉得你们可能会帮到我。”

索尔和娜塔莉默默地盯着他。

“你们能帮我吗？”金特里最后问，“你们愿意帮我吗？”

娜塔莉看着索尔，索尔挠了挠胡子，摘掉眼镜后又戴上，看着娜塔莉，微微点头。

“进来吧，治安官。”娜塔莉说着，打开了前门，“我来弄午饭。可能要花点儿时间。”

巴伐利亚-爱森斯坦旅馆

1980年12月19日，星期五

托尼·哈罗德和玛利亚·陈在小旅馆的餐厅里吃了早饭。他们七点就下楼了，但已经有一拨人吃完饭去滑雪了。石质壁炉里噼里啪啦地烧着柴火。透过南墙上的小窗户，哈罗德可以看见白雪和蓝天。

“你觉得他在吗？”玛利亚·陈边喝咖啡边轻声问。

哈罗德耸耸肩。“我他妈的怎么知道？”昨天他还坚信威利不可能在家族宅邸中，因为他已经在飞机事故中遇难了。他还记得，威利五年前曾同他谈起过这座家族宅邸。哈罗德当时醉得非常厉害，威利刚结束为期三周的欧洲之行，突然含着眼泪说：“谁说我不能再回家了，呃，托尼？谁说的？”然后开始描述德国南部他母亲的家。他无意间提到了附近城镇的名字。哈罗德之前认为，这趟德国之行只是为了消除一种令人不安的可能性，仅此而已。但如今，在明亮的晨光中，玛利亚·陈坐在他对面，手提包里装着9毫米口径勃朗宁手枪，那本不可能的事情似乎已经就是事实一般。

“汤姆和詹森怎么办？”玛利亚·陈说。她穿着时髦的蓝色灯芯绒灯

笼裤、长筒袜、粉红色圆领毛衣、深蓝色和粉色相间的价值六百美元的滑雪毛衣。她的黑发束在脑后。虽然脸上化了妆，但看上去很清爽。哈罗德觉得，这个年轻的欧亚混血儿就像同父亲的朋友一起来滑雪的女童子军。

“如果要杀他们的话，先干掉汤姆。”他告诉她，“比起那个黑鬼，威利更擅长操作雷诺兹。不过，鲁哈很壮……非常强壮。一定要将他一击毙命。在如果事态非常紧急的话，你就应该直奔主题，先干掉威利。一枪爆头。干掉了他，雷诺兹和鲁哈就不是威胁了。没有威利的命令，他们连尿都不敢去撒。”

玛利亚·陈眨眨眼，环顾四周。另外四张桌子边上坐着的都是有说有笑的德国男女。看上去没人听见哈罗德的轻声指示。

哈罗德打了个手势，女服务员上来添了咖啡。哈罗德啜了一口，皱起眉。他不知道，玛利亚·陈会不会按他的指示开枪杀人。他只能猜她会，毕竟她之前从未违背过他的命令。他忽然非常希望这女人不是免控者。但如果他的帮手不是免控者，那就很可能会被威利操控，反过来对付他。哈罗德不敢低估那德国老头儿的念控力——威利能把两个傀儡带在身边，可见其能力依然惊人。哈罗德曾以为威利的念控力衰退了——他年纪不小了，堕落的生活过了几十年，还吸毒——但鉴于最近的一连串事件，再抱有这样的观点显然是危险而愚蠢的。哈罗德摇了摇头。该死。狗日的岛俱乐部把他整惨了。哈罗德压根儿没兴趣招惹那个查尔斯顿老婊子。同威利·波登——也就是冯·伯夏特——玩了五十年那种游戏的人，托尼·哈罗德可不想招惹。倘若巴伦特那伙人发现威利还活着，他们会干什么呢？哈罗德还记得六天前自己听到威利死讯时的情形。他首先是一串关切的询问——威利正在进行的项目怎么办？投资怎么办？——然后他忍不住放松下来。那个老混蛋终于死了。许多年来，哈罗德

一直都在担心那个老家伙会发现岛俱乐部，发现托尼在监视他.....

“我认为天堂就是一个美妙的岛，在那里，你可以随心所欲地狩猎。对不对，托尼？”威利是不是在录像里说过这样的话？哈罗德还记得，看到威利在录像中说出这些话时，自己感觉就像没入了冰水之中。但威利决不可能知道他是卧底。何况，录像是在飞机坠毁之前录制的。威利已经死了。

即便他当时没死，哈罗德想，离死期也不远了。“准备好了吗？”他说。

玛利亚·陈用亚麻手帕擦了擦嘴，点点头。

“我们走。”托尼·哈罗德说。

“那边是捷克斯洛伐克？”哈罗德说。他们从西北方开出镇子的时候，他瞥了眼火车站外边境线上的关卡，那是一座白色建筑，有几个穿着绿色制服、戴着形状古怪的头盔的卫兵。路牌上写着一个德语词：检查站。

“不错。”玛利亚·陈说。

“没什么。”哈罗德说。他沿着山谷中蜿蜒的道路行驶，从通向阿波尔山和小阿波尔湖的岔路前经过。他看见远山上的白色滑雪道，还有小点一样的缆车。轮胎上装着防滑链和车顶架的小车在冰雪小径上飞奔。冷风从车后窗钻进来，吹得哈罗德瑟瑟发抖。玛利亚·陈早上在旅馆租的两套越野雪橇从副驾驶一侧的后窗中伸出去。“我们需要用到那些鬼东西吗？”他问，朝后座偏了偏头。

玛利亚·陈微微一笑，举起手，露出涂了指甲油的指甲。“很有可能。”她说。她看了眼道路图，又同地形图做了下对比。“左转，”她说，“六公里后，就能抵达通往他家宅邸的私人小路。”

所谓“私人小路”在最后一公里半只是林间雪地上的两条车辙，宝马车只能打着滑开过去。“有人最近来过这儿。”哈罗德说，“距宅邸还有多远？”

“过桥后还有一公里。”玛利亚·陈说。

穿过一片光秃秃的树林，转了个弯，一座桥进入眼帘——一个看上去比捷克边境上的路障更坚固的条纹路障后面，是一座短木桥。下游二十码外，有一座阿尔卑斯山中常见的小木屋。两个人走出小屋，朝宝马慢慢走来。时值寒冬，哈罗德以为这种地方的人都应该穿着皮短裤和毡帽，但这两个人穿着棕色羊毛裤和亮闪闪的羽绒背心。看上去他们像是父子，儿子大概近三十岁，臂弯里松垮垮地搂着一支猎枪。

“早上好，你们迷路了吗【81】？”年长者微笑着问道，“此处是私人领地【82】。”

玛利亚·陈翻译道：“他们说早上好，问我们是不是迷路了。他们说这里是私人领地。”

哈罗德朝两人报以微笑。父亲咧嘴一笑，露出金牙。儿子则面无表情。“我们没有迷路。”哈罗德说，“我们来见威利——冯·伯夏特先生。是他邀请的。我们是从加利福尼亚来的。”

年长者不解地皱起眉，玛利亚·陈用连珠炮似的德语翻译了一遍。

“他说冯·伯夏特先生不住在这儿。”玛利亚·陈翻译道，“他离开很多年了。宅邸已经关闭。关闭很久了。没有人会去那个地方。”

哈罗德笑着摇了摇头：“那你们怎么还在守护这个地方？”

玛利亚·陈换成德语，又问了一遍。

年长者笑了。“伯夏特家雇我们守护这里，以免遭到破坏。”玛利亚·陈解释道，“呃……不久之后……这里将是国家公园的一部分。老宅子会被拆掉。在那之前，侄子——我猜是冯·伯夏特的侄子——从波恩给我们汇钱，我们负责将偷猎者和闯入者赶走。我父亲之前做的就是这份工作。我的儿子将会找一份新工作。”她补充道，“他们不会让我们进去的，托尼。”

哈罗德将比尔·波登的下一部片子《白色口水》三页传单递过去，里面夹着一张一百马克的钞票。“告诉他，我们千里迢迢从好莱坞赶来，寻找拍摄场地，”哈罗德说，“告诉他，那座老城堡是理想的鬼片外景地。”

玛利亚·陈翻译过去。老人看了看传单和钱，然后若无其事地递回来，又用德语说了一大段话。

“他说什么？”哈罗德问。

“他同意那座城堡是绝佳的恐怖片拍摄场所。”玛利亚·陈说，“还说那里确实闹鬼。他觉得那里不需要更多的鬼了。他叫我们回去，以免困在这里。还祝我们日安。”

“让他去死吧。”哈罗德笑着对两个男人说。

“Vielen Dank für Ihre Hilfe【83】。”玛利亚·陈说。

“Bitte sehr【84】。”老人说。

“不客气【85】。”持枪的年轻人说。

哈罗德驾驶宝马沿着长长的小道往回走，在一条乡间公路往西转，行驶了半英里，然后将车停在一道铁丝网前十五英尺的浅雪地里。他从后备箱里取出剪铁丝网的剪子，剪了四道口子。他抬起穿皮靴的脚踢开铁丝。从公路上看不到口子，因为被树挡住了，而且基本没有车经过。哈罗德回到车中，将登山靴换成了脚趾部分十分滑稽的越野滑雪靴，让玛利亚·陈帮他穿上雪橇。

哈罗德滑过两次雪，都是在太阳谷进行的越野滑雪，其中一次是和迪诺·德·劳伦蒂斯【86】的侄女，以及安·玛格丽特【87】，他对这两次滑雪经历并无好感。

玛利亚·陈将手提包留在车中，把勃朗宁手枪插在灯芯绒裤的腰带里，用毛衣盖好，在羽绒背心的口袋里放了一个备用弹匣，将一副小望远镜挂在脖子上，然后带头钻进了铁丝网上的口子。哈罗德笨拙地滑着雪橇跟在后面。

头一英里，他跌倒了两次，然后一边骂娘一边挣扎着站起来。玛利亚·陈微笑着看着他。四周一片安静，只听得到雪橇滑雪的刷刷声、哈罗德沉重的喘息声，以及偶尔的松鼠吱吱声。他们滑了两英里，玛利亚·陈停下来，查看了指南针和地形图。

“有一条小河。”她说，“我们可以从下面的独木桥过河。然后再走

一公里，就会看到开阔地中的宅邸了。”她指着森林中林木密集的一部分。

还有三个橄榄球场的距离，哈罗德上气不接下气地想。他记得那个年轻人拿的猎枪，勃朗宁手枪与其相比简直不堪一击。在他的脑海中，詹森、鲁哈和威利的其他众多奴仆正端着乌兹冲锋枪和Mac-10冲锋枪在森林里等他们。哈罗德深吸一口气，意识到自己紧张得要命。去死吧，他想。他已经不辞辛苦来到这个地方，在确认威利是否还活着之前他绝不会离开。“走吧。”他说。玛利亚·陈点点头，将地图揣进口袋，优雅地带头滑走了。

宅邸前有两具尸体。

哈罗德和玛利亚·陈在一排稀疏的云杉树后挤成一团，轮流拿望远镜观察尸体。凭肉眼从五十码开外很难分辨雪地里的两堆黑色物体是什么——可能是被丢弃的衣物——但透过望远镜可以看见苍白的面颊和扭曲的四肢。对熟睡的人来说，那种扭曲的角度会带来极大的痛苦。但那两个人并没有熟睡。

哈罗德凝神细看。两个男人。穿着深色外套，戴着皮手套。其中一人的软呢帽掉在六英尺外的雪地里。两具尸体周围的雪地上血迹斑斑。一串脚印伴随着滴滴血痕通往古老宅邸的法式大门。东边三十码外，雪地上有两条平行的压痕，一串前往或离开宅邸的足迹，还有一圈粉末状的雪脊，仿佛是一个大排风扇朝地下吹出来似的。直升机来过，哈罗德想。

没有汽车、雪地车或雪橇的痕迹。连接车道和宅邸之间的小路不过

是一条林间缝隙。从这儿看不到那座木屋和木桥。

眼前的宅邸比通常的大房子宏伟，但同真正的城堡还相去甚远。给人的感觉是，它最早只有一个威严的中央大厅，然后通过一代代的扩建，增加了楼层和侧翼。石头的颜色和窗户的大小不一，但整体呈现出阴暗的效果：黑石头、小窗户、窄门，光秃秃的枝丫在厚墙上投下斑驳的阴影。哈罗德觉得这里比威利在贝沙湾的拉丁风格别墅更符合威利的性格。

“现在怎么办？”玛利亚·陈低声问。

“闭嘴。”哈罗德说，举起望远镜再次观察那两具尸体。它们相距不远。其中一具尸体的脸朝着另一侧，几乎被雪掩埋了。哈罗德只看到黑色的短发在风中微颤。但另一具躺在地上的尸体却翻着白眼，望着屋外的长青植物，仿佛在等待哈罗德的到来。

哈罗德猜他们没死多久。尸体还没有被鸟和野兽啄食。

“我们走吧，托尼。”

“给我闭嘴。”哈罗德放下望远镜，细细思量。从这个位置，他们看不到宅邸的另一侧。在靠近宅邸之前，他们最好待在树林里，滑雪橇绕着宅邸侦察一圈。哈罗德眯眼观察门前的一大片空地。空地四周都散布着树。返回森林再小心翼翼地绕到另一侧去可能花费一个小时甚至更久。乌云蔽日，寒风乍起。天空飘起了小雪。刚才摔跤残留在身上的雪融化了，浸透了哈罗德的牛仔裤，他的双腿因为过量运动而隐隐作痛。尽管还不到正午，昏暗的天光却让人觉得现在已经是黄昏了。

“我们走吧，托尼。”玛利亚·陈的声音中既没有哀求也没有恐惧，

只有平静的执着。

“给我枪。”他说。她从腰带中取出枪递给他，他把枪对准阴暗的房子和黑色的尸体。“你过去。”他说，“滑雪橇过去。我在这儿掩护你。我觉得那座该死的房子是空的。”

玛利亚·陈看着他。她黑色的眸子中没有流出质疑或反抗，只有好奇，就像她今天第一次认识他一样。

“快走！”哈罗德吼道，压低了手枪。他不知道如果她拒不从命该怎么办。

玛利亚·陈转过身，用滑雪杖优雅地拨开挡在身前的常青植物，朝宅邸方向滑去。哈罗德弯着腰，离开一直站着的地方，最后在一棵被松树围绕的阔叶树前停下。他举起望远镜。玛利亚·陈已经来到了尸体边。她停下来，将滑雪杖插入雪地，望着房子。她回头朝她离开哈罗德的地方看了眼，然后朝宅邸滑过去，在法式大门前停下，然后右转，绕着宅邸巡视。她消失在了房子右侧——那个角落离车道最近——哈罗德脱掉了雪橇，在树下一块干燥的地方蹲下来。

等了一段无比漫长的时间，她终于从宅邸的另一侧出现了，滑雪回到中央的法式大门，朝哈罗德原先站的地方挥了挥手。

哈罗德又等了两分钟，然后俯下身，朝房子跑过去。他本以为没了雪橇动作能更灵活，但结果证明他错了。雪只没到他的膝盖，但减慢了他的速度，还让他屡屡跌倒。他每走十英尺就会摔一次，然后深一脚浅一脚地继续向前。他总共摔三次，其中一次还将手枪都落在雪里了。他检查了枪管是否被堵住，将雪渣从枪把上擦掉，接着跌跌撞撞地走过去。

他在尸体旁边停了下来。

托尼·哈罗德制作了二十八部电影，除了三部其余都是同威利一起制作的。所有二十八部电影都充斥着性和暴力，两者通常纠缠在一块儿。五部“沃尔珀吉斯之夜”系列电影——哈罗德最成功的投资——只是一连串的凶杀，几乎全发生在性交前后或性交过程中。故事主要以凶手的视角呈现。哈罗德总是在拍枪击时来片场。他看过人们被捅死、射杀、刺穿、烧死、开膛破肚、砍头。他长时间观察过特效师的工作，知道血袋、气袋、被挖出的眼睛和液压装置的所有秘密。他亲自撰写了《沃尔珀吉斯之夜5：噩梦依旧》的中中的一个场景：保姆的药物胶囊被蒙面杀手格伦暗中替换成爆炸胶囊，她吞下后脑袋被炸开了花。

然而，托尼·哈罗德从未亲眼见过真正的遇害者尸体。他之前接触过的尸体只有躺在精致棺材里的母亲和米拉姨妈。那时殡仪馆中还有其他的送葬者，而且他跟尸体之间还有隔着一定的缓冲带。他参加母亲葬礼时只有九岁，参加姨妈葬礼时只有十三岁。从未有人向哈罗德提起过他的父亲。

躺在威利·波登家族宅邸外的一具尸体身中五六枪，另一具尸体的喉管被撕开了。两者都流了大量的血。血量之丰令哈罗德不可思议，就像有个过分热情的导演将许多桶红油漆倒在了现场一样。只需根据尸体、血迹和雪上的痕迹，哈罗德就可以重建犯现场。一架直升机曾降落在离房子一百英尺之外的空地上。这两人从直升机上跳下来，穿着锃亮的黑皮鞋，朝法式大门走去。他们在石板路上开始了打斗。在哈罗德的想象中，小个子——面朝下埋在雪中的那人——突然转身扑向自己的同伴，又咬又抓。大个子连连后退——哈罗德在雪地上看到了一串鞋印——然后举起鲁格尔手枪连发数枪。矮个子步步紧逼，面部中弹后仍然没有停步。矮个子右脸上有两个边缘粗糙的洞，裸露的牙齿之间还咬着

大个子的一块肌肉。小个子倒地后，大个子又蹒跚了几码远。他的喉管已经破裂，但到现在颈动脉才开始向德国凛冽的冷空气中猛烈喷发鲜血。他跌倒在地，翻滚了几圈，死时眼睛盯着哈罗德和玛利亚·陈之前藏身的常青植物丛。大个子的胳膊半举在空中，那是尸僵造成的，仿佛雕像一般。哈罗德知道，人死后尸僵的形成和消失都有一定的时间规律，但他记不得具体是多长了。他并不在乎。他认为这两人是同伙，一起下飞机，一起死，但光凭脚印不足以支撑这一判断。哈罗德并不在乎。从法式大门到直升机降落点之间还有一串脚印，可见曾有数人从房子里出来，乘直升机离开。关于直升机从何而来，谁在驾驶，谁上了直升机，直升机去了哪里，哈罗德毫无头绪，也并不在乎。

“托尼？”玛利亚·陈轻声呼唤。

“等一下。”哈罗德说。他转过身，蹒跚着离开血泊，呕吐在雪地里。他弯着腰，嘴中满是早餐时咽下肚的咖啡和德国香肠的味道。吐完之后，他捧起干净的雪，塞进嘴里，清洁了口腔，然后站起身，绕过尸体，来到石板路上的玛利亚·陈身边。

“门没有关。”她耳语道。

哈罗德只看得见窗户后的窗帘。雪越下越大，漫天飞雪中，几乎都看不见两百英尺外的树。哈罗德点点头，吸了一口气。“去把那家伙的手枪取过来。”他说，“查找他们的身份证件。”

玛利亚·陈瞟了眼哈罗德，朝尸体滑过去。她撬开大个子的手，取出手枪。大个子的钱包中有身份证件。另一具尸体的大衣口袋中有皮夹和护照。玛利亚·陈把两具尸体在雪中翻转过来，才找到了哈罗德想要的东西。她回到石板路上时，蓝毛衣和羽绒背心上都沾着血。她脱掉雪

橇，抓雪在胳膊和背心上揉搓。

哈罗德翻了翻皮夹和护照。大个子名叫弗兰克·李，有一张用慕尼黑临时地址登记的国际驾照，还有一张姓名相同、使用了三年的迈阿密驾照。小个子名叫埃利斯·罗伯特·斯隆，三十二岁，纽约居民，签证和护照上盖着联邦德国、比利时、奥地利的章，皮夹里有八百美元和六百德国马克。哈罗德摇了摇头，将签证、护照和皮夹都丢在了石板路。这些东西没有提供什么重要信息——他知道自己只是在拖延进入宅邸的时间。

“跟着我。”他说，迈进了大门。

宅邸很大，很冷，很黑，很空——哈罗德渴望它是空的。他不想再同威利说话。他知道，如果见到了他的这位好莱坞老导师，自己的第一反应会是将勃朗宁手枪中的所有子弹都射进威利的脑袋——如果威利允许的话。托尼·哈罗德不会天真到相信自己的念控力可以与威利相比。哈罗德虽然告诉巴伦特和岛俱乐部的其他人，威利的念控力在消退——事实也确实如此——但他深知，就算威利的能力降到最低，也可以在十秒之内打败托尼·哈罗德。那个老混蛋是个魔鬼。哈罗德真希望自己没有来德国，没有离开加利福尼亚，没有同意巴伦特和岛俱乐部的其他人强迫他与威利打交道的要求。“做好准备。”他急切地压低声音说，听上去很傻气，然后带着玛利亚·陈朝宅邸深处走去。

每个房间里的家具上都盖着白布。同外面的尸体一样，这样的场景哈罗德也在无数的电影中见过，但亲眼看到之后却让人背脊发凉。哈罗德将手枪对准盖着白布的椅子和台灯，似乎布下会有东西站起来朝他走

来，就像卡彭特的第一部《月光光心慌慌》电影里披着床单的角色一样。

主门厅宽敞而空旷，铺着黑色和白色的方形地砖。哈罗德和玛利亚·陈轻手轻脚地走着，但脚步声依然在大厅中回荡。哈罗德觉得自己穿着的方脚趾越野滑雪靴傻极了。玛利亚·陈冷静地跟在他身后，手里拿着沾血的鲁格尔手枪，枪口朝下。她没有流露出一丝半点紧张，仿佛正在哈罗德好莱坞的家中寻找一本放错位置的杂志。

哈罗德用十五分钟才确认宅邸的一楼和空洞的大地窖里没有人。这座大房子到处都是衰败的迹象，如果没有房外的尸体，哈罗德简直敢断定这里有许多年无人问津。“上楼。”他咕哝道，依然高举着手枪，指节都已经发白。

西厢里阴暗而寒冷，甚至连家具都没有，但进入通往东厢的走廊后，哈罗德和玛利亚·陈都定住了。乍一眼看去，走廊似乎被巨大的冰玻璃所阻隔——哈罗德想到了日瓦戈医生和女护士拉娜返回被寒冬蹂躏的乡村别墅的场景——但哈罗德小心翼翼地凑上前去，发现所谓的冰玻璃只是一层悬挂在天花板上的透明薄塑料窗帘，反射着淡淡的光线。前进了六英尺，又是一道透明窗帘。这是封锁东厢的简单绝热装置。五十英尺长的走廊十分昏暗，只有从几扇打开的门中透出淡淡的光。哈罗德对玛利亚·陈点点头，悄悄地向前挪动，双手紧握着手枪，双腿分开。他转过门口，做好射击姿势，警惕得如同一只猫。他脑子里闪过查尔斯·布朗森和克林特·伊斯特伍德【88】的形象。玛利亚·陈站在塑料窗帘边观察着他。

“他妈的。”如此高度紧张了近十分钟后，哈罗德说。他表现得很失望——作为肾上腺素大量分泌的副作用，他也确实有些失望。

房子里空无一人，除非还有他们所不知道的房間。走廊上的四个房間看上去有人近期入住过——床没有铺好，冰箱里塞满了食物，盘子还是热的，桌上零散地放着些文件。其中一个房間是书房，有许多书架和一张古老的马鬃沙发，壁炉里的灰烬还带着余温。哈罗德忍不住想，也许早来几个小时就能碰到威利了。很有可能是坐直升机来的不速之客促使威利匆匆离开的。但这里没有留下衣物和其他私人物品。住在这里的人做好了随时撤离的准备。书房小窗旁的厚重桌子上，摆着一大盘国际象棋，棋盘上，雕工精细的棋子正在厮杀。哈罗德走到摊着报纸的桌旁，用手枪捅了捅桌上所剩无几的文件。肾上腺素的作用已经消退，他喘息起来，身体止不住地颤抖，恨不得立刻长出翅膀飞到别处。

文件是用德语写的。尽管哈罗德不懂德语，但他还是觉得这些都是细碎记录——财产税、土地使用报告、借贷账目。他将桌面清空，检查了几个抽屉，然后决定离开。

“托尼！”

玛利亚·陈的叫声令他手持勃朗宁手枪迅速转身。

她站在棋桌旁。哈罗德凑上前去，以为她发现了窗户外面的什么情况，但她紧盯着的是那副大棋盘。哈罗德的视线也落在了棋盘上。一分钟后，他放下了拿枪的手，单膝跪下，喃喃道：“我的上帝啊。”

哈罗德对国际象棋知之甚少，只在小时候玩过几次，但他看得出，棋盘上的这局棋刚开始不久。只有几个棋子被吃掉——两个黑棋、一个白棋——被放在棋盘边。哈罗德一点点向前挪，仍然单膝跪地，眼睛离最近的棋子只有几英寸。

棋子是用象牙和乌木手工雕刻出来的。每个棋子都五六英寸高，刀

工异常细致，必定花了威利一大笔钱。差不多三十年前，哈罗德下他此生第二盘、也是最后一盘棋时，败在另一个男孩手上。那孩子嘲笑他过早地调出了王后，还说只有业余选手才会一开局就动用王后。但眼前的棋盘上，黑白双方的王后都出动了。白方王后站在棋盘中央，就在白方兵的正前方。黑方王后已经被吃掉，正孤独地站在棋盘外。哈罗德凑近了仔细看。黑方王后的容貌优雅，充满着贵族气质，虽然脸部轮廓难掩岁月的痕迹，但仍然美丽。哈罗德五天前在华盛顿特区见过这张脸——C. 阿诺德·巴伦特向他出示了一张老妇人的照片，她是查尔斯顿凶杀案中被射杀的死者，不慎将恐怖的剪贴簿落在了旅馆房间。托尼·哈罗德盯着的黑方王后是尼娜·德雷顿。

哈罗德连忙查看剩余棋子。大多数脸他都不认识，但有几张却像电影中的特写镜头一样清晰地跃入他的视野。

白方国王是威利。尽管那张脸更年轻，线条更分明，头发更茂密，还穿着已经在德国不再合法的制服，但它无可置疑就是威利。黑方国王是C. 阿诺德·巴伦特，一副正装打扮。哈罗德认出黑方象是查尔斯·C. 科尔本。白方象则是吉米·韦恩·萨特牧师。开普勒稳居第一排黑兵的行列，但黑方马已经跳过了排列整齐的兵，加入了战斗。哈罗德将黑方马轻轻地转过来，认出那张痛苦而刻板的面属于聂曼·特拉斯科。

白方王后是个矮胖的老女人，哈罗德不认识，但他很容易就猜出了她的身份。“我们会找到福勒，”巴伦特曾说，“然后你要杀死这个多管闲事的婊子。”白方王后和两个白方兵已经深入黑方的领地。哈罗德认不出那个被黑棋包围的白方兵，看上去是一个五十多岁或六十出头的老人，留着胡子，戴着眼镜。从容貌看，哈罗德觉得他是犹太人。另一个白方兵在威利的马前的四格里，暴露在黑方几个棋子的攻击之下。哈罗德缓缓地转过这个兵，他迅速认出了那是谁。托尼·哈罗德正盯着自己

的脸。

“操！”哈罗德的喊声在巨大的宅邸里回荡。他再次尖叫起来，用勃朗宁手枪的枪管横扫棋盘，一次，两次，三次，将象牙和乌木棋子打落在地。

玛利亚·陈后退两步，凝望着窗外。乌云低垂，吞噬了最后一缕阳光，黑黢黢的森林笼罩在灰蒙蒙的雾中，纷纷扬扬的大雪掩埋了如掉落的棋子般躺在领地草坪里的两具尸体。

查尔斯顿

1980年12月18日，星期四

“天似乎要下雪了。”索尔·拉斯基说。三人坐在金特里治安官的车里：索尔和金特里在前排，娜塔莉在后排。雨轻轻柔柔地下着，气温约十摄氏度。娜塔莉和金特里穿着夹克，索尔穿着蓝色厚毛衣，外面罩着一件旧花呢西装夹克。他用食指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透过淌着雨水的挡风玻璃眯眼望着外面。“还有六天就是圣诞节了，”他说，“但依然没有下雪。我都不知道你们南方人怎么会习惯这种天气。”

“我七岁的时候才第一次看到雪。”鲍比·乔伊·金特里说，“学校把我们放了回去。地上的积雪不到一英寸深，但我们全都像世界末日到了似的往家里跑。我扔了雪球.....那是我人生捏的第一个雪球.....打碎了老麦克吉尔弗雷夫人的门廊窗户。对当时的我来说，那简直就跟世界末日没两样。我等了三个小时父亲才回来，我没吃到晚餐，还挨了一顿揍，但我很高兴这事儿就这么完了。”金特里摁下按钮，雨刮器刮了一下，两下，然后嘎吱一声返回原位。被刮干净的区域又落上了雨点。“我每次见到雪，就会想起挨打，忍住不哭。”金特里说，他嗓音低沉悦耳，拉斯基已经相当熟悉，“我觉得这里的冬天是越来越冷了，雪也下得越

来越频繁了。”

“那个医生还没来？”娜塔莉从后排问。

“没有。现在差三分钟才四点。”金特里说，“卡尔豪恩医生老了，听说行动不便，但他就像老挂钟一样准时。他说他四点到，那就会四点到。”

话音刚落，一辆长长的黑色凯迪拉克就停到了路边，开始倒入金特里巡逻车前五个车位的空位里。

索尔看着那座建筑。这里距老城区几英里，既有迷人的历史遗迹，也能享受现代的便利。一座古老的监狱被改造成联排房屋和办公室——增添了窗户和车库，喷洗干净砖石，添置了一批木制家具，给老家具重新上漆、维修。在索尔看来，翻新进行得相当仔细。“你确定艾丽西亚的父母愿意干这个？”他问。

金特里脱掉帽子，用手帕擦了擦帽子内侧的皮带。“真的愿意。”他说，“凯泽夫人非常担心那个女孩，说艾丽西亚一直不怎么吃饭，还噩梦连连，长时间坐在那里发呆。”

“就在六天前，她亲眼看见自己最好的朋友被杀死。”娜塔莉说，“可怜的孩子。”

“死的还有她最好朋友的爷爷，”金特里说，“也许还有别的什么认识的人。”

“你觉得她去过曼萨德旅馆？”索尔问。

“没人记得她去过。”治安官说，“但这并不等于她没去过。大部分

人都注意不到周围发生的大部分事，除非他们受过专门训练。当然，有人观察入微，什么都记得。但这些人没有路过凶案现场。”

“艾丽西亚被发现的时候，离现场很近，对吧？”索尔问。

“就在两个凶案现场之间。一个邻居大妈发现她站在街角，哭哭啼啼，不知所措，就在福勒家和曼萨德旅馆之间。”

“她的胳膊好点儿了吗？”娜塔莉问。

金特里转头去看后座的女人。他微微一笑，小小的蓝眼睛放出的光芒比车外昏暗的冬日阳光都明亮。“当然好了，夫人。只是简单的骨折。”

“你要是再叫我夫人，治安官，我就让你的手臂骨折。”娜塔莉说。

“好的，夫人。”金特里正经八百地答道，将视线再次投往挡风玻璃之外。“老医生回来了。他那把黑伞还是二战前在英国买的了，好像是去参加伦敦市立医院的夏季讲座。他是战前救灾规划小组的成员。我记得多年前他告诉我的叔叔李，德国开始空袭后，英国的每周伤亡数节节攀升，但实际上，英国医生早就做好了应付百倍伤亡数的准备。我不是说，他们已经准备好救治那么多伤员。我的意思是……他们预计到会有更多伤亡。”

“卡尔豪恩医生在催眠方面有经验吗？”索尔问。

“应该有吧。”金特里拉长腔调说，“1939年他去英国就是为了建议英国佬使用催眠术。那里的一些专家认为空袭对市民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伤，而杰克可以用催眠后暗示【89】来帮助他们恢复心理健康。”他打开车门，“你来吗，普雷斯頓女士？”

“当然。”娜塔莉说着就进入了雨中。

金特里也下了车，但没有迈步。雨轻轻地打在他的帽檐上。“你应该不想进去吧，教授？”他问。

“是的。我不想进去。”索尔说，“我不想干扰催眠的过程。但我非常想知道那孩子会说什么。”

“我也是。”金特里说，“无论是什么结果，我都会尽量去理解接受。”他关上车门跑开，去追娜塔莉·普雷斯顿——对他这样的大个子来说，他跑步的姿势可谓优雅。

尽量去理解接受，索尔想。是的，你必须那样做。

“我相信你。”昨天听完索尔的故事后，鲍比·乔伊·金特里治安官说。

索尔尽量浓缩了故事，将耗费了昨天晚上和今天上午大部分时光讲述的故事总结为四十五分钟的梗概。娜塔莉打断了他几次，请他讲述略过的细节。金特里问了几个具体的问题。他们边吃午饭边听索尔讲。一个小时后，故事结束了，午饭吃完了，金特里治安官点头说：“我相信你。”

索尔眨了眨眼。“就这么简单？”他问。

金特里点点头。“是啊。”治安官转头看着娜塔莉，“你相信他的话吗，普雷斯顿女士？”

年轻女人只犹豫了一秒钟，“是的，我相信。”她看着索尔，“我一直相信他。”

金特里没再说话。

索尔扯了扯胡须，摘下眼镜擦拭，然后戴回去。“难道你们不觉得我说的……太离奇了吗？”

“当然觉得。”金特里说，“但我的辖区内死了九个人，而我不知道他们的死之间有何关联，这也挺离奇的。”治安官探出身子，“你之前有没有对别人讲过这些？我是说，整个故事。”

索尔挠了挠胡子。“我给丽贝卡堂姐说过。”他轻声说，“在她1960年去世前不久。”

“她相信你吗？”金特里问。

索尔迎上治安官的视线，“她爱我。战争一结束她就找到了我，帮助我的人生步入正轨。她相信我。她说她相信我。我选择相信她。但你们为什么相信这个故事？”

娜塔莉没有答话。金特里靠在椅背上，椅背嘎吱作响。“就我个人来说，教授，”他说，“我得承认我有两个缺点。第一，我喜欢根据一个人的话和给我的第一印象来判断这个人。拿你们昨天在我办公室见到的那个联邦调查局特工为例——他叫迪克·海恩斯——他说的话都合情合理而且非常坦率。他看起来也没问题。但我的直觉告诉我，他不可靠。海恩斯先生同我们不是一路人。我是说，他的门廊亮着灯，但屋子里并没有人。你懂我的意思吧？有很多人都像他这样表里不一。如果我觉得你可靠，那我就会相信你。就这么简单。这也给我带来了很大麻烦。

“第二，我喜欢读书。我没结婚，除了工作没别的爱好。我曾经想当历史学家……后来想当卡顿和图奇曼那样的畅销历史作家……后来想当小说家。虽然我太懒了，一样也没有当成，但我还是会大量阅读。我喜欢白烂小说。我给自己定了个规矩——每读三本严肃著作，我就会读一本白烂小说。写得很好的白烂小说，但依然是白烂小说。我读侦探小说——约翰·D. 麦克唐纳、帕克、韦斯特莱克；我读我悬疑小说——路德拉姆、特雷瓦尼安、勒卡雷和德顿；我读恐怖小说——斯蒂芬·金、斯蒂夫·拉斯尼克·特姆……这些人的作品。”他对索尔露出微笑，“你的故事并没有那么离奇。”

索尔对治安官皱眉道：“金特里先生，你的意思是，你读了许多离奇的小说，所以你觉得我的离奇故事不够离奇？”

金特里摇头道：“不是。我是说，你的故事与事实相契合，而且是我听到的第一个能将那些凶杀案串联起来的说法。”

“海恩斯认为，”索尔说，“索恩——那个老女人的仆人——和那个叫克拉默的女人勾结在一起，偷窃雇主的财物。”

“海恩斯在放屁——请原谅我说了脏话，女士。”金特里说，“那个叫阿尔伯特·拉佛勒特的小个子，也就是那个在曼德萨旅馆发疯的服务员，绝对不可能与什么人合谋。我认识阿尔伯特的父亲。那孩子的智力水平勉强达到给自己系鞋带的程度，但他是个好孩子。他在高中不玩橄榄球，他告诉他爸爸，那是因为他不想伤害别人。”

“但我的故事脱离了常理……进入了超自然的领域。”索尔说。他觉得同治安官争辩十分愚蠢，但他就是无法接受这个南方人这么快就接受了他的故事。

金特里耸肩道：“我一直讨厌吸血鬼电影。电影里吸血鬼在尸体脖子上咬出两个洞后，尸体就死而复活了。两小时的电影中，好人总是要花一个半小时说服其他好人相信吸血鬼是真实存在的。”

索尔捏了捏胡须。

“不论你出于何种理由，”金特里轻声说，“你确实给我们说了一个故事。于是就有三种可能。第一，你可能参与了谋杀。我的意思是，我知道你没有亲自动手杀人。星期六下午和晚上，你都在哥伦比亚大学参与研讨会。但你还是可能牵涉其中。或许你催眠了德雷顿夫人。我知道，我知道，催眠没那么简单。但要操控别人的意志也很难啊。

“第二，你可能是个疯子。疯疯癫癫地跑出来，嚷嚷着自己杀了人。

“第三，你可能说的是实话。我现在相信第三种可能。何况，我自己也遇到了一些怪事，只有你的理论能够解释。”

“什么怪事？”索尔问。

“今天早上有个人在跟踪我。被我发现后，他没有同我说话，而是立刻自杀了。”金特里说，“还有那个老太太的剪贴簿。”

“剪贴簿？”索尔说。

“什么剪贴簿？”娜塔莉问。

金特里脱下帽子，捏在手中，皱眉看着它。“德雷顿夫人被枪杀后，我是最早赶到现场的执法人员。”他说，“法医正在搬运尸体，凶案组的便衣警察正在楼下计算尸体数量，我在老太太的房间里翻找了一会

儿。我本不应这样做，破坏了程序。但管他的呢，我只是一个土头土脑的警察。我在她的手提箱里发现了这个厚厚的剪贴簿，顺手翻了几页。里面全是关于凶杀案的剪报——约翰·列侬的，还有其他许多人的。大都发生在纽约。最早一起发生在去年一月。第二天，警察开始调查，联邦调查局的人却多管闲事地跑了过来。星期天傍晚，我到停尸房去的时候，剪贴簿已经不翼而飞了，没有人见过那东西，警察的犯罪现场记录中也没有，停尸房也没有收到过，什么都没有。”

“你没有问别人？”索尔问。

“当然问了。”金特里说，“所有凶案组的法医都问过了。没有人见到过。其他物品都放在停尸房，而且在星期天上午做了登记——老太太的内衣、衣服、降压药——但就是没有剪贴簿，那里面收集了大约二十件凶杀案的新闻报道。”

“谁做的物证登记？”索尔问。

“凶案组和联邦调查局。”金特里说，“但停尸房的职员托比·哈特纳说，我们的海恩斯先生在凶案组达到之前就在查看被没收的东西。迪克一下飞机就直奔停尸房。”

索尔清了清嗓子，“你认为是联邦调查局隐匿了证据？”

金特里治安官瞪大了眼睛，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联邦调查局怎么会干这种事？”

三人都沉默了。最后娜塔莉·普雷斯頓说：“治安官，如果那种吸血鬼杀死了我父亲，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金特里双手交叠放在肚子上，看着索尔。治安官的眼睛像海一样

蓝。“问得好，普雷斯顿女士。”他说，“你怎么看，拉斯基博士？就算我们抓住了上校或者那个姓福勒的女人，或者两个人都抓住了。你不觉得让大陪审团同意起诉他们很困难吗？”

索尔摊开双手：“我承认，我的故事听上去不可思议。如果你相信世上存在精神吸血鬼，那任何逻辑都站不住脚了。任何一个犯人都有可能是无辜的，任何一件证据都有可能是无效的。我明白你的意思，治安官。”

“不，”金特里说，“没那么严重。我是说，大部分凶杀案都是普通凶杀案，对吧？莫非你真相信有成千上万只精神吸血鬼在外面游荡？”

索尔闭上眼睛。“我虔诚祈祷事实不是这样。”他说。

金特里点点头：“所以我们遇到的只是特例。我们又回到了普雷斯顿的问题上：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索尔深吸一口气：“我需要你们帮忙……监视。有可能——尽管可能性很小——两个幸存者中的一个会返回查尔斯顿。也许梅勒妮·福勒没来得及将重要的东西从家里转移走。也许威廉·波登会回来找她——如果他没死的话。”

“然后呢？”娜塔莉问，“他们是无法被惩罚的，至少法院惩罚不了他们。如果我们真的给你找到了他们，你能做什么呢？”

索尔低下头，扶了扶眼镜，用颤抖的手指捋了下眉毛。“这个问题我想了四十年，”他用低沉嗓音说，“我依然没有答案。但我觉得，上校和我注定会再次见面。”

“他们不是永生不死的，对吧？”金特里说。

“什么？”索尔说，“他们当然不是永生不死的。”

“你可以悄悄地走到他们身后，打爆他们的头，对吧？”治安官说，“他们不会在下一个满月之夜死而复生吧？”

索尔盯着治安官。一分钟后，他说：“你是什么意思，治安官？”

“我的意思.....就算你的假设成立，那些家伙真的具备你说的那种能力.....那他们就是我见过的最可怕的生物。寻找他们，就像是夜晚拿着黄麻袋，徒手在沼泽里寻找水蝮蛇一样。不过，一旦找到了他们，他们就可以成为攻击目标，就同你我，同约翰·F. 肯尼迪和约翰·列侬一样。只要你手上有狙击枪，那就可以轻松干掉他们，对不对，教授？”

索尔平静地盯着治安官：“我没有狙击枪。”他说。

金特里点点头：“你有没有从纽约带枪过来？”

索尔摇头。

“你没有枪吗，教授？”

“没有。”

金特里转头看着娜塔莉：“但你有吧，夫人？你说你昨天尾随教授进入福勒家，打算持枪逮捕他。”

娜塔莉脸红了。索尔这才发现，她脸红时咖啡色的皮肤会变得非常黑。

“枪不是我的，”她说，“是我父亲的。他把枪藏在摄影工作室里。”

他有持枪许可证。因为工作室曾遭到盗窃。我路过工作室，顺带取走了枪。”

“我能看看吗？”金特里柔声道。

娜塔莉打开门厅壁橱，从雨衣口袋中取出那把枪，将它放在桌上。金特里用食指拨了枪管一下，使其不对准任何人。

“你懂机械吧，教授？”金特里问。

“这把枪不懂。”索尔说。

“你呢，普雷斯顿女士？”金特里说，“你了解枪械吗？”

娜塔莉像感到寒意似的揉着胳膊。“我在圣路易斯的朋友曾向我演示过如何射击，”她说，“瞄准，然后扣动扳机。没那么复杂。”

“你熟悉这把枪吗？”金特里问。

娜塔莉摇头：“这把枪是父亲在我去上学之后买的。我觉得他从未使用过。我想象不出他朝人开枪的样子。”

金特里抬起眉毛，拿起手枪，对着地板，手指小心翼翼地放在扳机护圈上。“上子弹了吗？”

“没有，”娜塔莉说，“我昨天离开家之前就把所有子弹都取出来了。”

这次轮到索尔抬眉毛了。

金特里点点头，按住弹匣解脱柄，将黑色塑料枪把里的弹匣退出

来，递到索尔面前，让他看到枪里没子弹。

“点32口径，对吧？”索尔说。

“骆玛点32短枪身自动手枪。”治安官赞成道，“很好的小型手枪。普雷斯頓先生很可能花了几百美元才买到。普雷斯頓女士，我知道没人喜欢听别人的建议，但我想给你提几条，行不？”

娜塔莉迅速点了下头。

“第一，”金特里说，“不要把枪随便对准人，除非你想开枪打他。第二，不要拿空枪威胁别人。第三，如果你非得用空枪，必须确保里面没子弹。”金特里指着手枪说，“看到那个小指示器了吗，夫人？就是那个红色的东西？那东西叫上弹指示器，红色表示里面有子弹。”金特里拉动滑套，一发子弹从枪膛中滑出来，当啷一声掉在桌上。

娜塔莉脸色煞白。“不可能。”她小声说，“我取出子弹的时候还专门数过。一共七发。”

“你父亲肯定先将一发子弹塞进了弹仓，然后落下了击铁。”金特里说，“有人会这么干，这样就能在枪里带八发子弹，而不是通常的七发。”治安官将空弹匣插回原位，扣下了扳机。

金属撞击的“咔嗒”声让娜塔莉身体微微一颤。她瞟了眼金特里说的“上弹指示器”，红色标记已经不见了。她想起昨天曾用这把枪指着索尔……想起自己多么确信枪里没子弹……不禁感到一阵目眩。

“你这是什么意思，治安官？”索尔问。

金特里耸耸肩，将那把小枪放在桌上。“我觉得，如果我们要追踪

这些凶手，那最好还是先了解一下武器常识。”

“你不明白。”索尔说，“武器对这些人没有用。他们可以让你把武器对准自己。他们能把你变成武器。如果我们三个去追踪上校，或者那个姓福勒的女人，我们说不定会被弄得自相残杀。”

“我知道。”金特里说，“我也知道，如果我们找到了他们，就容易下手对付他们。他们之所以危险，主要是因为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存在。而现在我们知道了。”

“但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儿。”索尔说，“我觉得我离他们很近了……很近……”

“波登有背景可查。”金特里说，“他开了一家电影制作公司，有同事，有朋友。我们可以从这方面入手。”

索尔摇头，“我曾以为派弗朗西斯·哈灵顿去调查会很安全。”他说，“如果波登就是上校，那他可能认出我。我以为弗朗西斯不会出事，但现在我几乎可以肯定他死了。我不想让任何人直接卷入——”

“我们已经被卷进来了。”金特里打断道，“我们在一条船上。”

“他说得对。”娜塔莉说。

两个男人都转头看着她。她的语气再次坚定起来，“如果你不是疯子，索尔，”她说，“那我的父亲就是被这些变态的王八蛋杀死的。不管你们参不参加，我都会找到凶手，为我父亲讨个公道。”

“那就假设我们都没疯吧。”金特里说，“索尔，尼娜·德雷顿在两次治疗中有没有给你透露什么线索？”

“没有。”索尔说，“她提到了她父亲的死。我推测她父亲是她用念控力杀死的。”

“没有提到波登或者梅勒妮·福勒？”

“没有直接说起。但她提到了三十年代早期在维也纳的朋友。从她的描述推断，那些朋友可能是上校和那个姓福勒的女人。”

“发现有价值的信息了吗？”

“没有。我只听出了女人之间的争风吃醋。”

“索尔，你曾被上校操控过。”治安官说。

“是的。”

“但你记得自己被操控过。你不是说杰克·卢比和其他人在被操控之后都失忆了吗？”

“是的。”索尔说，“我认为，被上校和其他精神吸血鬼操控后的人如果记得这段经历的话，那感觉就像做了一场梦。”

“就像精神病患者觉得病情发作的那段时间是在做梦？”

“不完全是。”索尔说，“有时候，精神病患者会觉得正常生活是在做梦，而发病时——他们向别人施加痛苦和死亡的时候——反而才是真正的活着。但上校和其他精神吸血鬼操控过的人不一定是精神病，他们只是受害者。”

“但你清晰地记得上校.....操控你的感觉。”金特里说，“这是为什么？”

索尔摘下眼镜擦了擦。“我跟他们不一样。那是战争期间，我是集中营里的犹太人。他以为我必死无疑，所以没有必要花精力抹除我的记忆。何况，我凭意志力开枪打中了自己的脚，摆脱了上校的操控，吓了他一跳……”

“我正想问你这件事。”金特里说，“你说疼痛令上校放开了对你的操控一两分钟——”

“只有几秒钟。”索尔说。

“好吧，几秒钟。但他们在查尔斯顿操控的人肯定都遭遇了巨大的痛楚。豪普特——也就是索恩，那个曾当过小偷的家伙，梅勒妮·福勒将他留在身边做仆人——他失去了一只眼睛，却依旧没有停下脚步。那个叫凯瑟琳的女孩被活活打死。巴雷特·克拉默从楼梯上摔下来，然后被枪杀。普雷斯顿先生则……好了，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是的。”索尔说，“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幸运的是，上校在我脑子里的时候——我不知道别的表达方式——我能偶尔瞥见他的思想……”

“就像心灵感应？”娜塔莉问。

“不。”索尔说，“跟小说中描绘的心灵感应不一样。那种感觉更像是在清醒的时候捕捉梦中的片段。操控我去杀老家伙——就是那个老党卫军的时候，上校同我合二为一了。根据我对上校思想的窥视，我知道这种融合很不寻常。他想百分百地体验我的感觉。我觉得，一般情况下，在他自己和受害者的痛苦之间有一道缓冲。”

“就像关掉声音看电视？”金特里说。

“差不多。”索尔说，“但对于念控者而言，受害者体验到的一切他都没有遗漏，除了痛苦。我觉得，上校不仅享受自己杀人时遇害人的痛苦，而且享受操控别人去杀人的感觉……”

“你觉得那种记忆真的可以被消除？”金特里问。

“你是说被操控者的记忆？”索尔问。见金特里点头，他答道：“不会，只是被掩盖起来了，就像遭遇严重精神创伤的人将痛苦的经历隐藏在潜意识深处一样。”

金特里站起身，脸上露出大大的笑容，拍了索尔的肩膀一下。“教授，”他保持着笑意说，“你刚才提供了一个检测真伪记忆的方法，一个检测谁疯谁没疯的方法。”

“真的？”索尔问。金特里笑对着满脸疑惑的娜塔莉·普雷斯顿。索尔似乎开始懂了。

“真的。”金特里说，“我们明天做了这种检测，就什么都知道了。”

索尔坐在金特里治安官的车中，听着雨“啪啪啪”打在车窗上。金特里和娜塔莉跟着老医生进入诊所后，已经过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几分钟后，一辆蓝色丰田停在了街对面，索尔瞥见一个金发女孩下了车，左臂用吊带悬着，眼神黯淡而疲惫，被身着一丝不苟却毫无新意的职业套装的年轻父母领进了诊所。

索尔继续等待。他擅长等待，他十多岁在死亡集中营里学会了这种技能。他在脑中第二十次告诉自己，将娜塔莉·普雷斯顿和金特里治安官牵扯进来是有理由的，尽管这些理由非常脆弱——他已经束手无策；

在孤独和怀疑中坚持了这么多年，他突然开始相信这两个人能做自己的同伴；还有，他需要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

索尔摇摇头。从理智上说，他知道这是一个错误。但从感情上说，讲述自己的故事发挥了不可思议的治疗效果。正是因为有这些同伴同自己并肩战斗，索尔才能平静地坐在金特里的车中，心甘情愿地等待。

索尔累了。他知道，这份疲劳不仅是缺乏睡眠和肾上腺素大量分泌的副作用所致。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切姆诺集中营，这么多年来，它就像骨挫伤一般一直隐隐作痛。同他手臂内侧的文身一样，这种疲惫感会始终陪伴着他，直到他进入坟墓。索尔又摇了摇头，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振作起来吧，老家伙，他想。厌世可是一种惹人烦的思想。他想起了戴维在以色列的农场，想起了离果园和农田很远的自己那九英亩土地，想起了他去美国前不久他同戴维和丽贝卡在那里进行的野餐。戴维和丽贝卡的双胞胎儿子艾伦和艾萨克才七岁，在大人周围玩着牛仔和印第安人的游戏。他们嬉戏打闹的场所虽然已是废墟和沟壑，但两千年前，罗马军团曾在那里追杀以色列游击队。

艾伦，索尔想。他定于星期六下午同这孩子在华盛顿见面。想到这次又要将一位家人卷入噩梦当中，他就忍不住胃里一紧。他知道多少了？索尔想。我怎样才能避免将他卷进来呢？

那对父母带着孩子走出诊所，医生跟在后面，同男人握了握手，然后那家人就离开了。索尔发现雨停了。金特里和娜塔莉·普雷斯顿也走出来，同老医生简单地交谈了几句，然后脚步轻快地走向巡逻车。

胖治安官把自己挤到方向盘后，年轻女人也坐到了后座上，索尔问：“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金特里摘掉帽子，用手帕擦了擦眉毛，摇下车窗。索尔闻到空气中青草的气味。金特里回头看着娜塔莉，“你给他说说吧。”

娜塔莉吸了口气，点点头。她看起来既震惊又难受，但她的声音依然明快而坚定。“卡尔豪恩医生的办公室里有一个紧邻诊断室的观察室。”她说，“两者之间隔着一块单向玻璃。艾丽西亚的父母可以在观察室内看到医生诊断的过程。金特里治安官介绍我时说我是他的助手。”

“就这起调查来说，你确实是我的助手。”金特里说，“但只有县政府宣布紧急状态之后，我才可以任命手下，不然你早就是普雷斯顿副治安官了。”

娜塔莉笑道：“艾丽西亚的父母不反对我们旁听。卡尔豪恩医生用一个会发光的节拍器模样的小工具催眠女孩——”

“不错不错。”索尔说，尽量压制住不耐烦的情绪。“那孩子说了什么？”

娜塔莉眼神迷离，回忆着当时的情况。“医生让女孩回忆那天——也就是上周六的详细经历。艾丽西亚被催眠前，脸上肌肉松弛，毫无表情。被催眠后，她一下子就来了精神，脸上放出光彩。她正在同她的朋友凯瑟琳谈话——就是那个遇害的女孩。”

“不错。”索尔说，这次没有不耐烦。

“她同凯瑟琳在霍奇斯夫人的客厅里玩耍。凯瑟琳的妹妹黛博拉在另一个房间看电视。突然，凯瑟琳丢下手中的芭比娃娃跑了出去——穿过院子，跑到了福勒夫人家。艾丽西亚在她身后叫她……站在院子里大

喊……”娜塔莉颤抖起来，“然后艾丽西亚就不说话了，面部肌肉再次松弛下来。她说只能讲这么多了。”

“她仍处在被催眠状态？”索尔问。

金特里答道：“她仍处在被催眠状态，但她无法继续讲述后来发生的事。卡尔豪恩医生想了很多办法帮助她。但她依然目光涣散，说她只能讲这么多。”

“这就完了？”索尔问。

“没有。”娜塔莉说。她望着车外被雨水冲刷干净的街道，然后回头看着索尔。她的嘴唇绷得紧紧的。

“然后卡尔豪恩医生说：‘你要进入院子对面的房子，告诉我们你是谁。’艾丽西亚这次没有丝毫犹豫，她用苍老而嘶哑、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声音说：‘我是梅勒妮·福勒。’”

索尔坐直了身子。他感觉有人用冰冷的手指触碰到脊梁，皮肤骤然紧缩。

“然后卡尔豪恩医生问她——梅勒妮·福勒——能不能告诉我们后来的事。”娜塔莉说，“小艾丽西亚的脸顿时泛出了皱纹……她用老太太的声音说：‘我来了，尼娜。’她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音量越来越大，最后竟成了尖叫：‘我来了，尼娜！’”

“上帝啊。”索尔说。

“卡尔豪恩医生被吓得不轻。”娜塔莉说，“他让女孩平静下来，将她带出催眠状态，告诉她，醒来之后就会开心，精神也会振作起来。女

孩看上去……很不开心。她醒过来后就哭了，说她的胳膊疼。她母亲说，自从凶杀案那晚找到女孩之后，这还是她第一次喊疼。”

“她的父母对卡尔豪恩医生的治疗有何看法？”索尔问。

“他们很难受。”娜塔莉说，“女孩开始尖叫之后，艾丽西亚的母亲就离开观察室去陪她了。但催眠结束之后，他们似乎都大大地松了口气。艾丽西亚的父亲告诉卡尔豪恩，女孩能感到胳膊疼了，还会哭了，这已经比上周的失神状态好多了。”

“卡尔豪恩医生怎么说？”索尔问。

金特里把手臂搭在座椅椅背上，“医生说这似乎是‘精神创伤引发的移情’。”他说，“他建议他们去找他认识的一位萨凡纳的全职精神病医生看看，那名医生擅长治疗儿童患者。然后他们讨论了半天接受这种治疗的话，他们买的保险能报多少钱。”

索尔点头，三人在沉默中坐了一会儿。窗外，夕阳从云层缝隙中投下，洒在树、草和挂着水滴的灌木上。索尔吸了一口饱含青草芳香的空气，提醒自己现在是十二月。他仿佛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约束，被卷入了暗流之中，只能身不由己地漂到未知之地。

“我提议我们现在就去吃饭，边吃边聊。”金特里突然说，“教授，你明天一大早就乘飞机回华盛顿，对吧？”

“是的。”索尔说。

“那我们走吧。”金特里说，“我请你吃饭。”

他们来到老城区百老汇街的一家高档海鲜餐厅。有不少人在排队等号，但餐厅经理一见到金特里就将他们带到侧面的一个房间，仿佛变魔法一般弄出来一张空桌。房间里到处都是人，他们只好谈论大众话题：纽约的天气、查尔斯顿的天气、摄影、伊朗人质危机、查尔斯顿的政治、纽约的政治、美国的政治。他们对刚刚结束的全国大选的结果都不怎么开心。喝完餐后咖啡，他们回到金特里的车上，取出毛衣和雨衣，然后沿着古炮台堤墙散步。

晚风清凉。最后一丝云朵已经消散。尽管城市存在光污染，但冬季的星座依然清晰可见。港口东侧芒特普莱森特区的街灯亮着。一条小船闪着绿色和红色的航行灯，沿着近岸内航线的浮标，经过尖岬向西驶去。索尔、娜塔莉和金特里背后，数十座古老宅邸的高大窗户中透露出橙色和黄色的光。

他们来到古炮台堤墙上。海水拍打着十英尺下的石块。金特里环顾四周，没有发现旁人，然后轻声问：“那接来怎么办，教授？”

“问得好。”索尔说，“你有什么建议？”

“星期六下午你要在华盛顿与人碰面，这同我们.....讨论的事情有关吗？”娜塔莉问。

“有可能。”索尔说，“很有可能。只有见过面才知道。很抱歉我不能细说。因为牵扯到.....我的家人。”

“那跟踪我的人呢，他是不是也同这件事有关？”金特里说。

“是的。”索尔说，“联邦调查局有没有给你名字？”

“没有。”治安官说，“根据记录，车是五个月前在马里兰州的罗克

韦尔被盗的。但没有任何信息可以确定跟踪者的身份。没有指纹，没有牙医记录……什么都没有。”

“这难道不奇怪吗？”娜塔莉问。

“几乎从未听说有这种事。”金特里说。他拾起一块石头，抛进了海湾。“在今天这个社会，所有人都会留下某种形式的记录。”

“或许联邦调查局的人还不够努力。”索尔说，“你是这么想的吧？”

金特里又抛了一块石头，耸耸肩。他之前穿着平民的衣服——黑色的宽松裤子，老旧的方格衬衫——但在来古炮台散步之前，他已经从巡逻车的后备箱里取出了笨重的治安官大衣和被汗水打湿的牛仔帽，恢复成南方治安官的形象。“我觉得联邦调查局不会用那种街头混混模样的人。”他说，“如果那家伙不是他们的人，他又是被谁操控的呢？为什么宁愿让他自杀也不愿他被捕呢？”

“这倒是同上校的行事风格相符。”索尔说，“但最有可能操控他的是那个姓福勒的女人。”

金特里又抛了一块石头，眯眼望着两英里外萨姆特堡的灯光。“但这说不通啊。”他说，“你的上校对我可没兴趣……在你给我讲故事之前，索尔，我从未听说过这个人。如果福勒女士担心有人抓他，那她应该跟踪高速公路巡警、凶案组警察，或者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但这家伙的钱包里除了我的照片什么都没有。”

“那张照片在你身上吗？”索尔问。

金特里点点头，在大衣口袋里取出来，交给精神病医生。索尔走到附近的路灯下，借着光查看。“有趣。”索尔说，“你背后是县政府大门

的正面吗？”

“当然。”

“照片上有什么东西可以表明它的拍摄时间吗？”

“有啊。”金特里说，“看见我下巴上的创可贴了吗？”

“看到了。”

“我用的是我父亲的折叠式剃刀——那把刀是我爷爷留下来的——我很少会刮伤自己。但上个星期天早上，雷斯特——我的一个副治安官——一大早就叫醒了我，我竟然把下巴刮破了口子。我那天基本都贴着创可贴。”

“星期天？”娜塔莉说。

“是的。”

“这么说，想跟踪你的人是那天拍的这张照片……看上去是35毫米胶片，对吧？”索尔说。

“是的。”

“星期天在街对面拍下你的照片，然后派人星期四跟踪你。”

“是的。”

“我能看看照片吗？”娜塔莉问。她在灯下研究了一分钟，然后说，“照相机中有内置测光仪……你看，门这儿的曝光比你脸上多。镜头很可能是200毫米的。这种相机非常大。相片是在私人暗室中洗出来

的，而不是照相馆。”

“你怎么知道？”金特里问。

“看到这儿的切口了吗？如果是专业照相馆做的，绝不可能切成这样。他们根本不会这么切……我觉得是长焦镜头拍摄的……但照片是匆忙洗出来的。冲洗彩色照片的私人暗室现在非常普遍。上校或福勒女士绝不可能在后备箱里洗照片，他们也得找这种私人暗室。你最近有没有看到拿长焦镜头单反相机的人，治安官？”

金特里对她露齿一笑。“迪克·海恩斯有那玩意儿。”他说，“小柯尼卡相机，大博士能镜头。”

娜塔莉将照片还回去，皱眉问索尔：“会不会存在更多的……精神吸血鬼？”

索尔双臂抱胸，回头看着市区。“我不知道，”他说，“这么多年来，我一致认为上校是唯一个有那种能力的人，是第三帝国孵化出的……可怕的怪物。后来，我们的研究表明，影响他人行为与反应的能力并不是独一无二的。翻阅史书，我不禁怀疑希特勒、拉斯普廷和甘地这样的人也拥有这种能力。也许这种怪物在历史上绵延不绝，上校、那个姓福勒的女人、尼娜·德雷顿，还有别的什么人只是最近一拨……”

“就是说，可能存在别的精神吸血鬼？”

“是的。”索尔说。

“出于某种原因，他们对我很感兴趣。”鲍比·乔伊·金特里说。

“是的。”

“好吧，咱们兜了一圈又回来了。”治安官说。

“未必。”索尔说，“明天我会在华盛顿再打听消息。治安官你呢，可以继续追查福勒女士的下落，关注空难调查的最新进展。”

“我呢？”娜塔莉问。

索尔犹豫片刻，“你最好回圣路易斯……”

“但我可以在这儿帮忙，”年轻女人坚持道，“我能做什么？”

“我有些想法。”金特里说，“明天送教授去机场的路上，我们可以好好谈谈。”

“好吧。”娜塔莉说，“我至少过了新年再走。”

“我会告诉你纽约我家和办公室的电话。”索尔说，“我们至少每隔一天通一次电话。治安官，即便我们的调查一无所获，我们依然可以通过新闻媒体寻找他们……”

“哦？什么意思？”

“普雷斯顿小姐将他们比作吸血鬼是有一定道理的。”索尔说，“同吸血鬼一样，他们都被黑暗的欲望所驱使。而只要他们出来满足欲望，就不可能不被注意到。”

“你是说，会有更多凶杀案的报道？”金特里说。

“不错。”

“但我们这个国家每天的凶杀案比英国全年的都要多。”金特里说。

“是的，但上校这些人有些.....古怪的嗜好。”索尔轻声说，“我觉得他们不可能完全改变习惯，我们仍能从众多的凶杀案中嗅出他们变态心理的味道。”

“好吧。”金特里说，“如果别的办法都行不通，那我们就只好等这些.....这些精神吸血鬼再次开始杀戮，从新闻线索中追踪他们。但我们找到他们之后该怎么办？”

索尔从裤兜中掏出手帕，摘下眼镜，一边擦拭镜片，一边眯眼望着港口里的灯光。在他眼中，灯光模糊而迷离，夜色正在蔓延、渗透。“我们找到他们，跟踪他们，抓捕他们。”他说，“然后，我们用对付所有别的吸血鬼的方式对付他们。”他戴上眼镜，朝娜塔莉和治安官冷冷一笑，“我们用木桩扎进他们的心脏，砍掉他们的脑袋，将大蒜塞进他们的嘴。如果这些都不管用.....”索尔的笑意中透着无尽的悲凉，“.....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查尔斯顿

1980年12月24日，星期三

这是娜塔莉·普雷斯顿度过的最孤独的圣诞前夜，她决定做点事驱散孤独。她拿上钱包和带135毫米人像镜头的尼康相机，离开家，驾车缓缓地进入查尔斯顿的老城区。时间还不到下午四点，但光线已经开始暗淡下来。

她驶过古老的房子和豪华的商店，听着广播里的圣诞音乐，心中思绪翻腾。

她想念父亲。尽管过去几年她同父亲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但一想到他不在了——不在任何地方，不再想念她，不再等她——她就感觉五内俱焚，想放声痛哭。

她在电话里听到父亲遇害的消息时并没有哭。弗雷德送她去圣路易斯机场的时候，她也没有哭——弗雷德坚持要陪她，她坚决不让，他只好同意。她在葬礼上没有哭，在朋友和亲戚来抚慰她时没有哭。她父亲过世五天后，也就是她返回查尔斯顿四天后，一天晚上她睡不着，只好找书来看。她找到了一本平装书——由戴尔公司出版的吉恩·谢泼德的

幽默小说。那本书掉下来，刚好摊到一页，页边上[是父亲字体宽大的笔迹](#)：今年圣诞节给娜特[【90】](#)的礼物。书中讲述了一个男孩在百货公司拜访圣诞老人的有趣经历，这让娜塔莉想起了四岁的时候，她自己的父母带她去市中心，排队等了一个小时，结果她在看到圣诞老人的时候却害怕得跑开了。读完书后，娜塔莉笑着笑着就流泪了，然后痛哭失声。她那天晚上哭了很久，天亮前只睡了大概一个钟头，然后起了床，感觉空虚、疲惫，但并不头晕恶心，没有患病般难受。她知道，更可怕的事还在等着她。

娜塔莉左转，经过彩虹街屋——一排五颜六色、刷着灰泥的联排房屋——煤气灯一盏盏亮了，街屋五颜六色的外表黯淡下来。她继续思考着。

留在查尔斯顿是个错误。邻居卡尔弗夫人几乎每个小时都会过来，但娜塔莉发现同这位老寡妇聊天相当疲乏且痛苦。她开始怀疑，卡尔弗夫人本来想成为第二位普雷斯顿夫人的。每当听到门上传来熟悉而胆怯的敲门声，娜塔莉就想去卧室躲起来。

弗雷德里克[【91】](#)每天晚上八点整都会从圣路易斯打电话：“宝贝，回来吧。继续留在你父亲的房子里对你没有任何好处。我想念你，宝贝。回家吧，回到弗雷德里克身边吧。”她能想象她的朋友和曾经的情人说这话时脸上严肃的表情。但大学城那间小公寓对她来讲已经不是家.....而弗雷德里克在阿拉莫街的杂乱房间也只是他睡觉的地方。每天有十四个小时他都泡在电脑中心，苦苦钻研银河星团物质的分布机制。弗雷德里克是个聪明但基础教育不足的孩子。两人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弗雷德两次去越南服役之后，就变得脾气暴躁，动不动就火冒三丈地捍卫自尊，而且斗志高昂地想要成为杰出的研究型数学家。娜塔莉认识弗雷德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而娜塔莉去年还同他谈了大半年的恋爱。

至少那时候她以为自己喜欢他。“回家吧，宝贝。”每晚娜塔莉都能听到这样的声音，但娜塔莉却仍然未能从丧父之痛中走出来，所以她虽然孤独却总是告诉弗雷德：“再等几天吧，弗雷德里克。再等几天吧。”

再等几天干什么呢？她想。灯光从南古炮台沿线的古老大房子的窗户中射出，照亮了门廊、矮棕榈、圆顶屋和栏杆。她一直非常喜欢城市的这个部分。她还是孩子的时候，父亲常带她沿着古炮台散步。十二岁之后她才意识到，这里没有黑人居住，而且所有漂亮的老宅子和漂亮的老商铺都是白人的。很多年后，她忍不住惊叹自己身为六十年代在南方成长起来的黑人女孩，竟然这么晚才知道这一事实。她从未注意到，她晚上散步时路过的大街，她从小梦想拥有的古老大房子，同一些游泳池、电影院和教堂一样，是不允许黑人进入的，她也从未想过要进去。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然没有觉察到每天要忍受如此多的不公平。等娜塔莉可以独自在查尔斯顿大街上旅行的时候，厚颜无耻的标记已经被取掉，公共喷泉真正对所有人开放。但习惯仍然存在，两个世纪的传统所造就的隔阂依然保留了下来。娜塔莉至今都记得，1972年11月一个潮湿寒冷的日子，她站在“老南方”[【92】](#)古炮台南端离这儿不远的地方，盯着那些大房子，意识到她的家人从未住过，将来也不会住到那里。但这个念头只是在她脑中一闪而过。娜塔莉继承了母亲的眼睛和父亲的自尊。约瑟夫·普雷斯顿是第一个在赫赫有名的海滨区开店的黑人商人，而她是约瑟夫·普雷斯顿的女儿。

娜塔莉沿着多克街行驶，经过翻修一新的多克街剧院。剧院二楼阳台上装饰着锻铁做的花与藤蔓。

她已经回家十天了。这十天里，她过着与之前迥然不同的生活。金特里现在应该下班了，在古老的县政府大楼里同他的副手和秘书互致晚安和圣诞祝福。他马上就会给她打电话。

她将车停在圣迈克尔教堂附近，心里想着金特里——罗伯特·约瑟夫·金特里。

上个星期五，将索尔·拉斯基送到机场去后，她同金特里几乎整天都待在一起。第二天也是。第一天他们谈论的基本全是拉斯基的故事，以及通过意志控制他人这种概念。“倘若教授是个疯子，他的理论不会伤害任何人。”金特里说，“如果他不是疯子，他的理论就能解释为什么许多人都受到了伤害。”

娜塔莉告诉治安官，她曾经从自己的房间偷窥过教授。那时，筋疲力尽的纽约精神病医生正从厕所回到她的客厅沙发上睡觉。他光着脚，只穿着裤子还有一条“老人内裤”。娜塔莉看过他的右脚，小拇指不见了，苍白皮肤上的伤疤状如血管。

“这什么也证明不了。”金特里提醒她。

星期天他们还讨论过别的事情。金特里在家里为他俩做了饭。娜塔莉喜欢治安官的房子——一座离老城区十分钟车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古老建筑。整个社区都在改变之中——一些房子已经失修破碎，有的房子正在翻修一新。金特里的街区里住了许多年轻男女——有黑人也有白人——门前步行路上停着三轮车，门口的小片草坪上躺着跳绳，后院里传来阵阵欢笑声。

一楼的三个房间都堆满了书：与门厅相连的图书馆兼书房的墙上有内嵌式的漂亮书架；饭厅凸窗的两侧都是手工木制书架；厨房砖墙上有廉价的金属书架。金特里做色拉的时候，娜塔莉获准参观治安官的藏书。她在一个个房间里逡巡，用崇拜的目光欣赏着古老的皮革书，浏览着历史、社会、心理等十多个主题的藏书，对一排排间谍、神秘和悬疑

小说报以微笑。金特里的书房太舒服了，她恨不得立刻蜷进椅子上，捧上一本书阅读。看着铺满纸张和文件的卷盖式写字台，衬垫超厚的皮革低背沙发椅，还有满墙的内嵌式书架，她不禁感叹自己在圣路易斯的工作室有多么寒碜。鲍比·乔伊·金特里治安官的书房就像他父亲的暗室一样，给人的感觉温馨而舒适，仿佛世界中心一般。

色拉已经做好，烤宽面条放进烤箱，她同金特里坐在书房中，喝着纯正的苏格兰威士忌，再次聊起了天——话题再次回到索尔·拉斯基的故事上。他们探讨了故事的可信度，以及自己对故事的看法。

“我感觉他是典型的偏执狂。”金特里说，“不过，如果一个欧洲犹太人在大屠杀前十年就预见到屠杀的细节，那任何优秀的心理学家，即便是犹太心理学家，也会将他诊断为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他们悠闲地享用着晚餐，观看着窗外黑暗渐渐降临。金特里在满是酒瓶的地下室里翻找了一圈，娜塔莉建议他建一个酒窖，这让他窘红了脸，最后他带着两瓶赤霞珠干红葡萄酒上来佐餐。她觉得晚餐棒极了，称赞他是一个懂美食的大厨。他讥讽说，厨艺好的女人就是好厨师，而会做饭的老光棍就是懂美食的大厨。她哈哈大笑，答应放弃这一成见。

成见。圣诞前夜，将车停在圣迈克尔教堂旁，孤独地坐在气温迅速下降的车中，娜塔莉想到了成见。

娜塔莉对索尔·拉斯基的形象就抱有成见：纽约来的波兰裔犹太人，满脸络腮胡，黑暗的欧洲岁月给了他一双黑洞洞的眼睛——那种黑暗，娜塔莉永远永远想象不到，更无法理解。一位教授……一个精神病医生……在语言方面外行的娜塔莉听来，他那略带异国色彩的口音也许同弗洛伊德的维也纳方言差不多。这个人的眼镜竟然是用胶布粘起来

的，同娜塔莉的埃伦姨妈一样。娜塔莉出生不久，姨妈就患了老年痴呆症——现在称为“阿尔茨海默病”——直到十一年后过世。

索尔·拉斯基的容貌、声音、行为举止都同娜塔莉认识的大部分人不一样，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娜塔莉对犹太人的成见是大而化之的——黑衣服，奇怪的风俗，少数族裔的模样，比黑人更热衷金钱和权力——索尔·拉基斯的特点可以说完全与她对犹太人的成见相符。

但拉斯基不是一般的犹太人。娜塔莉知道，自己没有摆脱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式。她只有二十一岁，但见过聪明人——比如她父亲和弗雷德里克——不会用固定的思维去看待所有的人和事。虽然她的父亲敏感而慷慨，对自己的种族和家族深感自豪，但他认为所谓“新南方”运动是一场危险的实验，各种肤色的激进分子妄图用这种理念去改变现有的体制，而现有体制已经比以前大有改善，允许他这样的有色人种通过奋斗去获取成功和尊严。

弗雷德里克将人归为三类：体制的盲从者，体制的操纵者，体制的受害者。弗雷德里克对体制看得非常清楚：发动越南战争的是政治体制；维持这场战争的是权力体制；将他送到战争怪兽巨口的是社会体制。弗雷德里克用两种方法应对体制：首先，他让自己投身到冷门的数学研究中，从而跳出体制；然后让自己精通这门研究，凭此安身立命，从而躲避体制。与此同时，他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与电脑交互上，以躲避复杂的人际交往。他同娜塔莉做爱时狂暴而强悍，就像在同一个试图侵犯他的人搏斗。他还在自己乱七八糟的公寓中教娜塔莉如何使用点38口径左轮手枪。

娜塔莉不禁打了个寒战，于是发动引擎，打开空调。她驶离圣迈克尔教堂，看到人们已经来教堂参加圣诞前夜的礼拜，然后转弯进入百老

汇街。她想起这么多年来，每个圣诞节的上午，父亲都会带她前往离家三个街区的浸礼会教堂参加礼拜。她本来决定今年圣诞不再陪他去教堂，不再曲意迎合父亲。她知道这样做会伤害他，激怒他，但她已经准备好坚持自己的观点。空虚在娜塔莉的胸中累积成悲伤，甚至连身体都开始疼痛起来。此时此刻，如果可以的话，她不惜放弃一切，换取同父亲明早去教堂的机会。

娜塔莉九岁时的夏天，她母亲死于一场事故。那天晚上，她父亲跪在她身旁，紧握着娜塔莉的双手，告诉她，那是一场飞来横祸。她母亲正下班回家，穿过一个公园，走到距离大街一百英尺的地方时，五个醉酒白人大学生驾驶一辆敞篷车，冒冒失失地穿过土质松软的草坪，绕过喷泉时轮子打滑，撞上了正要回家同丈夫和女儿举行下午野餐的三十二岁的母亲。据目击者说，母亲直到最后一刻才发现那辆车。看着撞死她的那辆车飞驰而去，母亲脸上没有震惊或恐惧的表情，只有惊讶。

四年级的第一天，娜塔莉的老师让他们写一篇关于暑假经历的文章。娜塔莉盯着试卷看了十分钟，然后用昨天新买的钢笔一笔一画、认真地写下这样一段话：这个夏天我参加了母亲的葬礼。我母亲非常温柔和蔼。她非常爱我。她死得太年轻了。有群冒失鬼开车撞死了她。他们没有进监狱，也没有遭到任何惩罚。母亲的葬礼结束后，我父亲和我去利厄姨妈家待了三天，但后来我们回来了。我非常想念我的母亲。

写完文章后，娜塔莉请求去上厕所。她快步走过既熟悉又陌生的走廊，在女厕所的第三个隔间里静静地反复呕吐。

成见。娜塔莉转弯离开百老汇街，前往梅勒妮·福勒家。她每天都走这条路，熟悉的愤怒和痛苦涌上心头。她知道，驱使自己每天开去福勒家的是一种本能，就像牙齿掉了之后，舌头会本能地去搜索那个空缺

一样。她每天都去看这座房子——现在隔壁的房子也同福勒家一样黑，因为霍奇斯夫人已经搬走了——她想起了上个星期二，自己跟随那个满脸胡子的男人进入这座房子的情形。

索尔·拉斯基。他不是娜塔莉成见中的犹太人。娜塔莉想着他悲伤的眼神与柔和的声音，揣测着他此时身在何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答应每隔一天就打电话回来的，但自从星期五将他送到查尔斯顿机场之后，她和金特里就再也没有收到他的讯息。昨天，也就是星期二，金特里给索尔的家和大学办公室都打了电话。家里的电话无人应答，大学那边接电话的是心理系的一个秘书，说拉斯基博士度假去了，一月六日才回来；还说拉斯基博士十二月十六日去查尔斯顿之后就再没跟办公室联系过，但他肯定会在一月六日回来。他那天要接着授课。

星期天，她和金特里坐在书房里聊天，娜塔莉给治安官展示了一则新闻报道——华盛顿的一个参议员的办公室昨晚发生爆炸，四人死亡——她怀疑这可能与索尔当天的会面有关。

金特里笑着提醒她，行政办公大楼的一个警卫也死于同一事故，华盛顿警察和联邦调查局都认定这只是一起独立的恐怖袭击，已经确认死亡的四人中没有索尔·拉斯基，这起愚蠢的暴力行为同索尔描述的噩梦没有关联。

娜塔莉笑着表示同意，呷了一口苏格兰威士忌。三天之后，他们仍未收到索尔的消息。

星期一早上，金特里从办公室给她打来电话。“我们正在正式调查曼萨德旅馆凶杀案，你能帮我们吗？”他问。

“当然可以。”娜塔莉说，“我怎么帮你呢？”

“我们正在寻找梅勒妮·福勒女士的照片。”金特里说，“凶案组和联邦调查局分局没有找到这个老太太的任何照片。他们找不到他的亲戚，邻居们也没有她的照片，搜查了她的家也一无所获。通缉令里有对她的文字描述，但我觉得照片更有用，你说呢？”

“我怎么帮你呢？”娜塔莉问。

“十五分钟后，在福勒家前面和我碰面。”金特里说，“我会在翻领里插一枝玫瑰。”

金特里到的时候，制服衬衫的纽扣眼里插了一枝玫瑰。他们一起朝福勒家锁上的院门走去，他做了个夸张的手势，将花献给了她。

“我为何受此馈赠？”娜塔莉问，嗅了嗅淡粉色的花朵。

“你将从事一项漫长的、令人沮丧的、很可能毫无收获的调查，而这也许是你得到的唯一回报。”金特里说，然后拿出一个钥匙环，找出一把沉甸甸的老式钥匙，打开了大门。

“我们是要再次搜查福勒家吗？”娜塔莉问。她非常不想再去那个地方。她想起五天前跟随索尔进入房子的情形，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不。”金特里说，领着她往院子另一头的另一座砖房走去。他从钥匙环上找到另一把钥匙，打开了雕刻着花纹的木门。“丈夫和孙女遇害后，鲁丝·霍奇斯去城市西端的舍伍德森林新区同女儿一起住了。我获准拿到了钥匙环。”

房里光线昏暗——浸了油的木板，老式的家具——但这里没有福勒

家那种发霉的、死气沉沉的味道。上到二楼，金特里打开一个小房间的台灯，房里有一张办公桌、一张沙发，墙上还挂着赛马的版画。“这是乔治·霍奇斯的书房。”金特里说。治安官摸着一本集邮册，轻轻翻动硬质书页，拿起一个放大镜。“这个可怜的老家伙从未伤害过任何人。在邮局当了三十六年职员，最近九年在码头当保安，然后遇到了这件事……”金特里摇了摇头，“霍奇斯夫人说，直到三年前，乔治都经常拿相机拍照，但福勒女士从不允许他给她拍照——老太太坚决拒绝出现在照片之中——但乔治留下了许多胶片，霍奇斯夫人不能确定，乔治有没有无意间拍到梅勒妮·福勒……”

“所以你让我来寻找片子里有没有她。”娜塔莉说，“我当然愿意帮忙，但我从未见过梅勒妮·福勒。”

“不错。”金特里说，“但我会告诉你通缉令中对她外形的描述。只要见到片子里有七十岁左右老太太的，就都挑出来。”他顿了顿，“你和你父亲有看片台之类的东西吗？”

“在摄影工作室里有。”娜塔莉说，“一个五英尺长的大看片台。但用幻灯机不是更好吗？”

“用看片台速度会更快。”金特里说，打开了橱柜门。

“上帝啊。”娜塔莉说。

橱柜很大，里面是一层层的手工书架。左侧的书架上是书和贴着“邮票”标签的盒子，但后部和右侧，从地板到天花板的书架上，堆满了打开了的长盒子，里面装着黄色的柯达幻灯片收纳器。娜塔莉惊讶万分，看着金特里说：“这里有几千张胶片，”她说，“也许是几万张。”

金特里举起双手，手掌向上，促狭地咧嘴笑道：“我说过这份工作要志愿者来做。我本来打算让我的副手来干，但我副手中唯一有时间的雷斯特是个蠢货——他是个好人，但人很笨——我担心他集中不了精神。”

“嗯，”娜塔莉说，“强烈推荐你来找我这个查尔斯顿最好的看片师。”

金特里继续对她咧嘴一笑。

“算了。”娜塔莉说，“我反正没事干。罗恩·杰瑟普——我父亲的律师——正在联系沙特伯格连锁摄影店，希望能把经营权卖出去，或者干脆将整座房子都卖了，但工作室现在还可以任我使用。好吧，我们开始吧。”

“我来帮你把这些盒子搬到车上吧。”金特里说。

“非常感谢。”娜塔莉说，闻了下玫瑰，叹了口气。

胶片有数千张，每一张都是业余抓拍水平，甚至更糟。娜塔莉知道，拍一张好照片有多么难。她九岁的时候，父亲送给了她一台廉价的手动雅西卡，那是她人生的第一台照相机。随后很多年，她都一直在提高摄影水平，以取悦父亲。可是上帝啊，一个摄影历史长达二三十年的人，怎么可能没有拍下一两张过得去的照片呢？

但乔治·霍奇斯做到了。他拍的有家人的照片、度假时的照片、度假中家人的照片、房子和船的照片、像房子一样大的船的照片、特殊事件照片、节日照片——从1948年到1977年，每年霍奇斯家的圣诞树娜塔

莉都看过了——以及平日生活中的照片，但每张照片都是抓拍水平或更糟。在几十年的摄影生涯中，乔治·霍奇斯从未学会不能对着太阳拍照，不能让照片中的人对着太阳眯眼睛，不能让照片中的人背后出现树木、杆子等东西，以免让它们看上去像是多出来的耳朵，或者过时的烫发，更别提不能让地平线偏斜，不能让被拍摄的人看上去太生硬，不能从很远的地方拍静物，不能过分依赖闪光灯，不能在被拍的人和物离镜头太近或太远的时候依赖闪光灯，不能在拍人物像时把他从头到脚都拍下来。

但这最后一条业余摄影爱好者的习惯让娜塔莉发现了梅勒妮·福勒。

晚上七点刚过，金特里便带着中餐外卖来工作室了。两人站在看片台旁吃完了饭。娜塔莉指着一堆可疑的胶片说：“我觉得这些片子里的老太太都不可能是福勒。她们都是主动摆拍的，而且绝大多数年龄不符。霍奇斯先生在收纳盒上标了拍摄的年份。”

“不错。”金特里说，拿着胶片在看片台上扫视了一下，“没有与外貌描述特别相符的。头发不对。霍奇斯夫人说，福勒女士的发型一直保持着六十年代末的风格，短短的卷发，带一点儿蓝色。给人的感觉跟你现在差不多。”

“谢谢。”娜塔莉笑着说，放下装着糖醋排骨的白色纸盒，解下另一个黄色收纳盒上的橡皮筋。她开始按顺序将胶片取出排好。“看完之后，还要把地上一捆捆的胶片重新放回去。”她说，“你觉得霍奇斯夫人会看这些玩意儿么？”

“多半不会。”金特里说，“霍奇斯夫人说，乔治之所以最终放弃了

摄影，原因之一就是，他从不喜欢这些胶片。”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喜欢。”娜塔莉边说边取出霍奇斯先生为儿子劳伦斯和儿媳纳丁拍的第三百组照片——大部分胶片上都有标签——两口子站在院子里，眯眼对着明晃晃的太阳，抱着同样眯着眼的婴儿劳雷尔，三岁的凯瑟琳拽着母亲的超短裙，同样眯着眼。劳伦斯穿着白袜子、黑皮鞋。“等等！”娜塔莉说。

听见娜塔莉突然兴奋起来，金特里将其他胶片放下，探出身子问：“怎么了？”

娜塔莉用食指戳在第十张胶片上。“那里，看到了吗？那两个人。高个子男人没有头发，那不会是……他叫什么来着？”

“索恩先生，”金特里说，“也叫奥斯卡·菲利克斯·豪普特。不错就是他。那么穿着圆鼓鼓的裙子、留着蓝色短卷发的女人就是……呵呵，你好啊，福勒女士。”二人紧靠在一起，用一个大大的放大镜观察照片。

“她没注意到这家人在拍照片。”娜塔莉轻声说。

“嗯。”金特里赞同道，“不知道为什么。”

“根据这家人合影照片的数量，”娜塔莉说，“我估计霍奇斯先生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两百天都让他们站在同一个地方拍照，福勒女士很可能把他们错当作院子里的雕像了。”

“是啊。”金特里咧嘴笑道，“对了，这些胶片洗出来看得清吗？我是说看清福勒女士。”

“应该可以。”娜塔莉换上截然不同的口吻道，“他用的似乎是柯达

克罗姆64日光胶卷，这种胶卷分辨率很高，放大许多倍之后也不会模糊。在这儿、这儿和这儿截下来，就可以得到一张清晰的四分之三侧面照。”

“好极了！”金特里说，“你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我们接下来……嘿，你怎么了？”

娜塔莉抬头看着治安官，紧抓自己的上臂，试图停止颤抖。但她停不下来。“她看上去没有七八十岁。”她说。

金特里重新看着底片。“这张照片是……我看看……是大概五年前拍的。不过你是对的。她看起来只有六十岁左右。但法院文件显示，从二十年代末这座房子就是她的了。但让你颤抖的不是这个问题，对吧？”

“嗯。”娜塔莉说，“我看了那么多张小凯瑟琳的照片，我几乎忘记这个孩子已经死了……她的爷爷，拍这些照片的人，也已经死了。”

金特里点点头，注视着低头观看底片的娜塔莉。他抬起左手，伸到她的肩膀上方，落了下去。娜塔莉没有察觉他的这个举动。她的身子俯得更低了。

“这很可能就是杀害他们的恶魔。”她说，“这个表面上极其普通的小老太太。她就像一只看似无害的黑寡妇大蜘蛛，一旦有猎物进入她编的网，就会被立刻捕杀。它主动出击的时候更是心狠手辣，我父亲就是它的牺牲品。”娜塔莉关闭了看片台的灯，将胶片交给金特里，“给你。我明天上午再检查剩下的胶片，看是否还能再有发现。你去把胶片洗出来，放在搜查证、备忘录或者通缉令里。”

金特里点点头，小心翼翼地拿起胶片，手臂伸直，仿佛他拿着的是一只活着的毒蜘蛛。

娜塔莉将车停在福勒家对面，一如往常地看了会儿那座老房子，然后准备开到别的地方，打电话约金特里吃晚餐。这时她忽然僵住了。她将车停在公园里，关掉引擎。她颤颤巍巍地举起尼康相机，透过取景器观察，将135毫米镜头放在驾驶席一侧半开的车窗上固定。

福勒家的灯亮了。在二楼。不是临街的房间，但也离这些房间不远，因为光线泻入二楼走廊，从百叶窗的缝隙里透了出来。娜塔莉前三天晚上都从这里路过，但都没看到过房间里有光。

她放下照相机，深吸一口气。她的心脏不规则地狂跳起来。总不会是那个老太太吧？十多个州的警察和联邦调查局探员正在搜捕她，她不会大摇大摆地回家收拾房间吧。

但一定不是她吗？

不可能，娜塔莉想。一定存在更合理的解释。也许金特里或者别的什么调查员在里面。凶案组的警察是可能出现在那里的。金特里说过，他们正考虑将老太太的物品封存起来，直到听证和调查结束。可能存在一百条合理的解释。

灯光熄灭了。

娜塔莉猛地一跳，就像有人摸了她的后脖颈一样。她把滑落的相机捡起来，将镜头重新对准二楼窗户。白色百叶窗缝隙中的光线消失了。

娜塔莉小心翼翼地将相机放在副驾驶席上，靠在椅背上，深呼吸了几次，从中控台取出钱包，放在大腿上。她一边紧盯着黑漆漆的房屋正面，一边从钱包中摸出了点32口径骆玛自动手枪，然后将钱包放回原处。她将小手枪的枪管搭在方向盘下部的圆弧上，手的压力自动解除了枪把上的保险。还有一重保险，但她不可以用不到一秒就解除保险。星期二晚上，金特里曾带她去私人靶场，教她上弹、握枪、射击。现在，七发子弹都塞在了弹匣里。上弹指示器红得像血一样。

娜塔莉脑子里念头乱窜，就像寻找迷宫入口的实验室老鼠一样。到底该怎么做？为什么要轻举妄动？之前这里也进过小偷——索尔就曾偷偷进来过——索尔他妈的到哪儿去了？难道这次又是他？这个念头还未成形就被娜塔莉否定了。那又会是谁呢？娜塔莉脑中浮现出胶片上梅勒妮·福勒和索恩先生的身影。不，索恩已经死了。梅勒妮·福勒可能也死了。那会是谁？

娜塔莉握紧了枪把，提防着不去碰扳机，盯着黑黢黢的房子。她的呼吸急促但不混乱。

快走。给金特里打电话。

打哪个电话？办公室的还是家里的？随便哪个都行。如果是他的副手接电话也没关系。现在是圣诞前夜七点。治安官办公室或者说警察局的反应速度有多快？最近的电话在哪里？娜塔莉努力回想，但只能想起之前开车经过的灭了灯的店铺和餐馆。

开车去县政府大楼或金特里家吧。只有十分钟的车程。不管房子里是谁，都会在十分钟后离开。就这么办。

娜塔莉知道，她自己不能进房子里去。她第一次进去就已经相当愚

蠢了。愤怒、悲伤蒙蔽了他，让她浑浑噩噩地瞎逞能。今晚如果再进去，她就是糊涂透顶，不管手上有枪还是没枪。

娜塔莉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喜欢周五或周六晚上熬夜看魔怪片。父亲允许她打开折叠床，这样她就可以在电视看完之后直接去睡觉，但她通常还没看完就已经睡着了。有时候父亲也会同她一起看电视——父亲穿着蓝白相间的条纹睡衣，她穿着法兰绒睡衣——他们躺在沙发上，边吃爆米花边评论荒唐的情节冲突。他们都无比赞同一个观点：决不同情愚蠢的女主人公。穿花边睡衣的女主人公被反复警告，绝对不要打开黑暗走廊尽头那扇关着的门。但你猜大家离开后她干了什么？每当星期五晚上的女主人公打开了那扇关着的门，娜塔莉和她父亲就会转而支持门后的恶魔。娜塔莉的父亲经常如此评论女主人公的这种行为：蠢货总会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代价。

娜塔莉打开车门，来到街上。握在右手中的自动手枪给人一种奇怪的沉重感。她站定片刻，凝视着两座漆黑的房子和邻近的院子。三十英尺外的街灯照亮了砖块，驱散了树下的阴影。就到门口去看看，她想。见到人出来的话，跑掉就是了。大门微掩着。她用左手摸了摸冰凉的金属，望着黑色的窗户。肾上腺素刺激着她的心脏怦怦地撞击着肋骨，但也让她感觉自己强壮、轻盈、敏捷。她手里是一把真的手枪。她像金特里教她的那样解除保险。只有在被攻击的情况下她才会开枪——无论被以何种方式攻击，她都会开枪。

她知道现在应该回到车上去，离开这里，给金特里打电话。但她推开了门，进入了院子。

她在硕大的古老喷泉投下的影子中站了好一会儿，注视着福勒家的窗户和前门。她觉得自己就像是十岁的孩子，正鼓起勇气去摸鬼屋的

前门。之前窗户里还亮着灯。

如果有人曾经来过，他们可能已经从后门离开，就像她和索尔之前那样。他们不可能堂而皇之地从面朝人行道的前门出来。总而言之，她已经走得够远了。是时候回到该死的车上开走了。

娜塔莉朝小门廊慢慢走去，轻轻举起手枪。从她站立的地方，可以看到门廊顶下的阴影中隐藏的东西。前门是部分打开的。娜塔莉大口喘着气，但仍然感觉快要窒息了。她深呼吸了三次，第三次的时候憋住了气。她的呼吸和脉搏稳定下来。她伸出枪，轻轻地推了下门。门悄无声息地朝里打开了，仿佛铰链完全没有摩擦一样。从门缝中可以看到木质门厅和楼梯的下层阶梯。娜塔莉的脑海中浮现出凯瑟琳·霍奇斯和那个叫克拉默的女人在死的地方留下的血迹，而有人正从楼梯上走下来。娜塔莉先看到一双脚，然后是两条腿……

去死吧，娜塔莉想，转身就跑。她的鞋跟踩在了一块松脱的圆石上，她差点儿在跑到大门前跌倒。她努力恢复平衡，惊恐地回头看了眼打开的房门、影影绰绰的喷泉，砖、玻璃和石头上斑驳的黑影，然后跑出大门，穿过街道，哆哆嗦嗦地打开车门，钻了进去。

她“啪嗒”一声关上车锁。在把枪丢在副驾驶席上之前，她想起了还需要将枪的保险复位。她祈祷车钥匙还没有拔出来，结果她果然摸到了车钥匙。引擎立刻发动了。

娜塔莉的手刚放在变速杆上，就有人从后排抱住了她，一只手捂住她的嘴，另一只手老练地掐住了她的咽喉。她尖叫起来，但那只捂住嘴的手压制了声音，将气息憋进她的气管。她的双手抓到了一件厚外套，然后是捂住她脸和掐住她脖子的厚手套。她在驾驶席上努力挺起身子，

试图挣脱控制，用手和指甲攻击袭击者。

枪。娜塔莉伸出右手，却够不着副驾驶席。她敲了敲变速杆，然后又去抓身后的人。她身体已经僵硬，半个身子腾空，膝盖抵在方向盘的底部。她感到一张湿漉漉、肥嘟嘟的脸贴在她的脖子和右脸颊上。她的左手手指抓到了一顶厚帽子。捂住她的嘴的手松开了，掐住了她的喉咙。袭击者长长的右胳膊伸向副驾驶席，娜塔莉听到手枪啪地落在橡胶脚垫上。那只手又回来掐住她的喉咙，她奋力抓扯着厚手套。她试图去抓压在她脖子上的脸，但袭击者轻易地挡开了她的胳膊。她的嘴没被捂住了，但她肺里却没有足够的空气供她发出尖叫。她眼冒金星，耳朵嗡嗡作响。

这就是快被勒死的感觉吧，她想。她抓着车座外套，踢着仪表盘，努力抬高膝盖去按响喇叭。她瞥见内后视镜中她脖子附近那对充血的眼睛和红彤彤的脸颊。她意识到自己的皮肤也是红的，光线也是红的，整个视野中都充斥着红点。

袭击者紧贴着她的脖子，呼出的气体喷在她脸上，低沉的声音在她耳边喃喃道：“你想找到那个女人？去德国城吧。”

娜塔莉猛然挺身，以最快的速度用脑袋向后侧方的袭击者撞上去。剧烈的疼痛令她心满意足。

扼住她咽喉的手松开了片刻，娜塔莉向前瘫倒，痛苦地深吸一口气，气体通过疼痛的咽喉进入肺部，她又吸一口气，身子右倾，手越过变速杆，去副驾驶席上摸枪。

袭击者再次掐住她的喉咙，这次更加用力，这次似乎在摸索她的要害。她又被拽了起来。

她眼睛中闪过无数红点，脖子上传来烧灼般的疼痛。然后她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Part 2 中 局

回忆啊，回忆层峦叠嶂，壁立千仞，令人胆战，悬崖峭壁，莫测其深。

——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

梅勒妮

我的记忆已经一团糢糊。我清晰地记得我在查尔斯顿的最后几小时发生的事，却对随后的日子没什么印象。我还记得格朗布索普的那间阴森育儿室里与真人大小相仿的玩偶男孩，它有着一对玻璃眼，头发被揪掉了好几束。我不知道自己为何竟记得这东西，我在那里只待过很短一段时间。我记得，直升机撞上桥的那天早上，在冬季的晨光中，孩子们在森林后的山坡上玩耍，那个女孩在唱歌。当然，我也记得那张铺着白色床单的床，那里禁锢着我的那副臭皮囊。我记得尼娜从死亡中苏醒，蓝色的嘴唇后露出黄色的牙齿，蓝色的眼睛从堆满蛆的眼窝中浮出来，苍白的额头上硬币大小的孔中又流出了血。但这段记忆不是真实的。我猜这一定是我的幻想。

每当我试图回想在查尔斯顿最后一次重聚后的分分秒秒、日日夜夜，都会首先感到一阵狂喜和快活，仿佛整个人都年轻了。我以为最糟

糕的一段时光已经过去了。

我多么愚蠢啊。

我自由了！

我终于摆脱威利和尼娜了！终于不用再参加那个游戏了！终于不用再噩梦缠身了！

我离开喧嚣混乱的曼萨德旅馆，缓缓穿行在阒寂的黑夜之中。尽管遭受到疼痛的折磨，我那天却感到前所未有的活力，似乎一下年轻了几十岁。自由了！我步伐轻盈，享受着深夜冷冽的空气。警笛的哀鸣划空而来，但我置若罔闻。我终于自由了！

我在一个繁忙的交叉路口停下。红灯亮起，一辆车身修长的蓝色轿车——我猜是克莱斯勒——停了下来。我走下人行道，敲了敲副驾驶席一侧的车窗。司机是一个魁梧的秃顶中年男人，他探出身子，狐疑地看着我，然后微微一笑，按下电钮，落下窗户。“你好，夫人，出什么事了吗？”

我点点头，上了车。坐垫是人造天鹅绒，质地柔软。“开走吧。”我说。

几分钟后，我们驶上了州际高速公路，朝市外开去。我只在下达命令时才开口。尽管我精疲力竭，但保持对司机的操控却易如反掌。青春的活力重新注入我体内，我仿佛获得了一种久违的力量。我靠在椅背上，查尔斯顿的灯光朝身后退去。离开查尔斯顿几英里之后，我才发现司机在抽雪茄。我憎恨雪茄。他落下车窗，将雪茄扔了出去。我让他调

了调空调的温度，继续默默地朝西北方向驶去。

午夜前不久，我们经过了一片沼泽，威利的飞机就坠落在那里。我闭上眼睛，回忆着早年在维也纳的岁月：黄色灯光下，在露天啤酒馆里畅饮；深夜沿着多瑙河散步；我们三人因为有彼此的陪伴而激动不已；第一次有意识的“进食”所带来的兴奋。我同威利相识后的头几年，每个夏天我们都会去不同的欧洲国家首都或度假胜地。我曾认为自己可能爱上了他。但我对亲爱的查尔斯仍然念念不忘，所以夜深人静时，我总是刻意抑制自己对帅气的年轻旅伴产生感情。我睁开眼睛，盯着右侧窗户外路边森林和灌木组成的黑墙。我知道，威利支离破碎的尸体散落在淤泥、昆虫和爬行动物之间。但我的心中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

我们在哥伦比亚加满油，继续前进。司机付款之后，我拿起他的钱包检查了一番。他只剩下三十美元，还有几张卡和照片。他的名字无关紧要，所以我只是匆匆扫了眼驾照，但没有费神去记住名字。

驾驶几乎就是反射动作。我几乎毫不费力就能让他完成这项任务。我们沿着20号州际高速公路行驶，从奥古斯塔进入佐治亚州，路上我还打了一会儿瞌睡。我醒的时候，他烦躁起来，开始嘟哝着迷惑地摇头，但我立刻加强了操控，他便又专心致志地盯着路面开车。我再次闭上眼睛，车头灯和尾部反射板的影像进入我的大脑。

我们在凌晨三点过一点儿抵达亚特兰大。我从没喜欢过亚特兰大。潮水区【93】文化的优雅和魅力在这里荡然无存。这座城市从未尊重过南方的风格，至今仍在朝各个方向扩张，营建无穷无尽的工业园和毫无规划的住宅区。我们在一座大型体育馆附近下了州际高速公路。中心区的街道很是荒凉。我让司机将我带去银行，我的目的地就是那里，但黑洞洞的玻璃前门只是徒增我的沮丧而已。我一度认为，将我的新身份的

文件存在银行保险柜里是个好主意，但我做梦也没想到我会在星期天凌晨三点半需要这些文件。

要是我没有在白天的混乱中丢掉手提包就好了。黑色雨衣的口袋鼓囊囊的，我把破损大衣里所有的东西都转移到雨衣口袋里了。我看了下钱包，确认保险柜钥匙和银行卡还在里面。我让司机绕着市中心开了几圈，但这一举动似乎毫无价值。大部分十字路口都闪着黄灯，偶尔有一辆警车缓缓驶过，废气在冷空气中如烟雾般缭绕。

市中心有几家体面的酒店，就在我的银行附近，但我衣着不整，还没有行李，显然无法入住。我命令司机——这次没有说出声——把我们带上另一条高速公路，往郊区驶去。四十分钟后，我们终于发现了一个亮着“还有空房”标志的汽车旅馆。绿色路牌说这里是桑迪斯普灵斯。路边的旅馆让人产生不了入住的欲望，不是叫“高速8号”就是叫“旅馆6号”，似乎不带数字人就记不住一样。我考虑过派司机去前台，但司机或许需要与人对话，而我太累了，无法自如地操控他。我后悔没来得及把他的意志调教得恰到好处，但现在后悔已于事无补。最后，我对着内后视镜将头发梳好，进入旅馆，亲自给我们办了入住手续。旅馆职员是一个睡眼惺忪的女人，穿着短裤和脏兮兮的摩斯大学T恤。我编造了我们的姓名、住址和驾驶证编号，但那女人甚至都没抬头去看门外引擎正在空转的奔驰。按照这种低廉旅馆的惯例，她要求我提前付款。

“住一个晚上？”她问。

“两个晚上。”我说，“我丈夫明天一整天都会在外面办事。他是可口可乐公司的销售员，打算去拜访工厂。我打算——”

“六十三美元八十五美分。”她说。

想当年，这笔钱可以支持我们一家人在缅因州的高级酒店住上整整一个星期。我把钱给了那女人。

她递给我一把钥匙，上面挂着一棵塑料松树。“2116号房，把车绕到背后，停在垃圾桶旁边。”

我们把车绕到背后，停在了垃圾桶旁边。不可思议的是，停车场竟然全都是车，甚至有几辆半挂车停在后围栏附近。我打开门，回到车边。司机趴在方向盘上，浑身发抖，额头上全是汗，牙齿打着架。他正在努力恢复清醒。我非常疲惫，但我对他的操控却没有放松。我十分想念索恩先生。这么多年以来，即便我不把自己的愿望大声说出来，索恩先生也能心领神会。但操控这个矮胖的男人却令人沮丧，就像习惯了打造精钢的人如今却不得不面对一堆铁渣。我犹豫不决。将他保留在我身边直到星期一是有好处的，其中最大的好处就是那辆车。但风险比收益更大——可能已经有人发现他失踪了，警察也开始留意这辆车。虽然也有这样的担心，但让我最终做出决断的是我的精神状态——逃亡初期的欢欣已经被疲惫所替代。我必须睡觉，必须从那个噩梦所造成的身心俱疲中恢复过来。如果没有适当的调教，司机就很有可能在我睡觉的时候挣脱控制。

我弯下身子，轻轻抚摸着他的脖子。“你将返回州际高速公路。”我嘟囔道，“绕着这座城转圈。每经过一个出口，就将时速提升十英里。经过第四个出口时，闭上你的眼睛，我叫你睁开你再睁开。如果你听懂了就点头。”

男人点了点头。他双眼圆睁，目光呆滞。我本不想“进食”他，但现在我没有别的办法。

“去吧。”我说。

我注视着奔驰离开停车场，左转驶上高速公路。闭上眼睛，我能看见长长的引擎盖，对面来车的头灯光芒，以及加速之后超过的其他车辆的尾部反射板。我能感觉到空气的嗡鸣，羊毛衫下的前臂痒痒的。我嘴中尝得到雪茄苦涩的味道。我打了个寒战，微微收回心神。经过第一个出口的时候，司机平稳地将时速提升至六十五英里。他已在几英里之外，我的感觉越来越模糊。我似乎听到了停车场的噪声，感到了拂面的微风。车速达到每小时九十五英里时，司机闭上了眼，但我对这一刻只有若有若无的感觉。

不出所料，汽车旅馆里的陈设异常简单。这无关紧要。我脱掉雨衣和破损的印花裙子。我的身体左侧只有轻微的擦伤，但我的裙子和连身衬衣毁了。我小手指上的伤口比身侧的伤口疼得多。我强忍睡意，洗了个热水澡，还洗了头，然后裹着两条毛巾坐下，痛哭失声。我甚至连睡衣和换洗的内衣都没有。我没有牙刷。银行要星期一早上才会开，也就是二十四小时之后。我只能坐着哭泣。我太老了，已经被人遗忘，孤独无助。我想回家睡在自己的床上，像往常一样，享受早上索恩先生送来的咖啡和羊角面包。我哭得更像是惨遭遗弃的孩子，而不像一把年纪的老妇人。

过了一会儿，我侧躺在床上，毛巾依旧裹着身子，盖上被子和床罩，昏昏睡去。

我睡到第二天中午，被试图进入房间的女服务员吵醒了。我到厕所喝了一杯水，尽量不去看镜中的自己的影像，然后回到床上继续睡。拉

上窗帘后，房间很黑，通风机发出轻微的运转声。我就像一头回到阴暗巢穴中的受伤的野兽一样，再次昏睡过去。我不记得自己做了梦。

那天晚上我醒来，比前一天更加眩晕无力，浑身疼痛。我试图改善自己的形象。但我无从下手。印花裙烂了，我只得随时把雨衣穿上。我的头发亟须打理。尽管如此，我的皮肤却散发着光泽，下巴上的肌肉也紧绷起来，岁月在额头刻下的皱纹也似乎被抚平了。我感觉自己更年轻了。尽管前一天被惊吓得不轻，但这次“进食”让我感觉好极了。

在停满车的停车场另一头有一个餐馆。那里的环境令人很不舒服——灯亮得可以当手术室，红格子塑料台布上还留着小工用脏海绵擦拭过的湿漉漉的痕迹，大大的塑料菜单上印着旅馆“推荐菜品”的彩色照片。我认为这些照片是给不识字的顾客准备的，他们看不懂那些夸张的宣传语——“绝味松脆薯条！”“经典南方风味玉米片，与祖母做的一个味道！”菜单上充斥着独白和感叹号。一篇附文解释了这些奇怪的南方美食是什么，鼓动北方游客大胆一试。薯条和玉米片只是贫困的黑人果腹用的粗粮罢了，不知为何竟然成了下一代人的“灵魂食品”。我点了茶和英式小松饼，然后足足等了半个小时。邻桌是一个缺乏教养的北方家庭，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吃饭的声音还特别大。我脑子里再次冒出一个念头：如果法律规定孩子和大人必须在不同的公共设施进食的话，这个国家一定会更加井然有序。

回到汽车旅馆之后，天已经黑了。我无事可做，只好打开电视。我已经有十多年不看电视了，但电视节目基本没什么变化。体育频道被崇尚蛮勇的橄榄球比赛占据。“教育”频道反复灌输着相扑的美学。第三个频道里播放着一部不时被广告打断的电视电影，女主角是一个雏妓，一名社会工作者苦心孤诣地想把她从堕落的生活里拯救出来。这白痴节目让我想起了年轻时常见的那种专门刊登侦探小说的廉价报纸。通过谴责

令人愤怒的禁忌行为——我年轻时是“自由恋爱”，现在则是媒体所说的“儿童色情”——反而让我们沉迷于令人兴奋的禁忌行为的细节之中。

最后一个频道是本地新闻。

年轻的黑人女播音员播送着关于“查尔斯顿凶杀案”的报道，整个过程中都面带微笑。警察在调查嫌疑人和作案动机。证人描述着查尔斯顿那家著名旅馆里的大屠杀。州警察和联邦调查局正在追查福勒夫人的下落。她常年居住在查尔斯顿，她的一名仆人也是遇害者。这个老太太没有留下任何照片。这个报道持续了不到四十五秒。

我关上电视和电灯，躺在黑暗中瑟瑟发抖。我告诉自己，四十八小时后，我就可以住进法国南部安全而温暖的别墅里了。我闭上眼睛，努力想象着通往水井的石板路两侧的小白花。有那么一瞬，我甚至闻到了南方夏季风暴带来的海水的咸腥味。我想起了遍布山谷的方形果园，想起了果园附近镇子里红色和橘红色的倾斜的梯形屋顶。这幅画面突然叠加在尼娜留在我脑海中的最后的影像之上。她瞪大了蔚蓝的眼睛，似乎不相信自己看到的東西。她的嘴微微张开，额头上的孔洞仿佛只是一个污点，她用指甲修剪整齐的长指头轻轻一抹，就能将其擦去。然后，半睡半醒之间的我看见血从那个洞里，还有尼娜的嘴、鼻和大大的眼睛里汨汨流出。

我把被单拉到下巴下，竭力排空所的杂念。

我只是需要一个手提袋。可是，如果我打车去市中心的银行的话，就没有钱买手提袋。但到银行去就必须有手提袋。我又数了数钱夹里的现金，但就算把零钱算上，钱还是不够。我站在汽车旅馆的房间里，我

叫来的出租车在停车场里不耐烦地按起了喇叭。

进城的路，我让司机在一家打折药店停下，解决了烦恼我的问题。我花了七美元，买了一个秸秆编织的“大手提袋”。这趟车打下来——车停下等我在药店买东西的时间也要算钱——只花了十三美元多一点儿。我给司机一美元小费，兜里还剩些零钱。

我站在人行道上，等待银行开门。我猜自己看上去一定很怪。头发毫无发型可言，脸上没有化妆，黑色雨衣上还残留着手枪火药的味道，领口的扣子勒得我脖子生疼。我右手抓着硬邦邦的新手提袋。要是我再穿着一双网球鞋的话，就活脱脱一副“购物大妈”的形象。这时我想起自己脚上穿的是低跟甲板鞋，看起来同运动鞋确实有几分相似。

不可思议的是，经理助理认出了我，看上去还很高兴。“啊，斯特朗夫人。很高兴再看到你！”他说。我怯生生地走向他的柜台。

我十分惊讶。上次我来银行是差不多两年了。我的账户上也没存什么巨款，不值得经理助理对我如此殷勤。我惊慌了好几秒，心想警察一定已经查到这里了，我落入了他们的圈套。我扫了眼银行里的顾客和工作人员，试图分辨哪些是便衣警察。但经理助理态度随和，满脸堆笑，让我长舒了一口气。这个家伙只是对自己能记住客户的名字备感自豪罢了，此外别无深意。

“好久都没见到您了。”他笑容可掬地说，将我上下打量了一遍。

“两年了。”我说。

“您丈夫身体好吗？”

我丈夫？我竭力回想上次来银行的时候编了什么故事。我没有提

到.....我忽然想到，他说的是那个每次我来都默默站在我身边的秃头高个子绅士。“啊，”我说，“你是指索恩先生吧？他是我的秘书。他已经不再为我服务了。而真正的斯特朗先生已经在1956年因为癌症过世了。”

“噢，不好意思。”经理助理说，他原本红润的面庞变得更红了。

我点了点头。神秘的斯特朗先生让我们两人都沉默了几秒。

“呃.....您今天来要办什么业务呢，斯特朗夫人？是存钱吧？”

“是取钱。”我说，“不过我要先看看我的保险箱。”

我的钱夹里长期放着六七张银行卡，我小心翼翼地取出这家银行的卡递过去。打开保险箱需要同时使用两把钥匙，我们举行了这一庄重的仪式，然后我就被留在了一个小私密空间中，打开通往新生活的那扇门。

护照已经有四年历史了，但仍然有效。它是美国建国两百年纪念版护照——就是背景上有红蓝标志的那种——亚特兰大邮局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种护照将来会很值钱。由不同面额的纸币构成的一万两千美元现金也仍然有效。这笔钱相当重，我将钱包好，塞进鼓囊囊的手提袋里，祈祷这廉价的秸秆编织袋不会中途断裂。以斯特朗夫人名义购买的股票和债券并不是我现在最需要的，但我还是将它们塞进了袋子，放在现金上面。我没有拿走福特千里马的钥匙。我可不想费时费力地把那辆车从车库里开出来。如果它在机场停车场被人发现，就会引起怀疑。保险箱里的最后一件东西是一把小小的伯莱塔手枪，本来是给索恩先生在必要的时候使用的，但我要去的地方不需要枪。

这是我当时的打算。

我郑重其事地将保险箱还了回去，然后排队等待出纳员。

“你想把一万美元都取出来？”栅栏背后的女孩嚼着口香糖问道。

“是的，单子上写得很清楚。”

“就是说，你要关闭在我们这儿的账户？”

“不错。”我很想知道需要多少年训练才能打造出如此办事高效的员工。女孩朝经理助理站着的地方瞥了一眼，后者正十指交叉放在肚子上，俨然一个职业送葬者。他微微点头，女孩加快了吐口香糖泡泡速度。“好的，夫人。你想换成什么取出来？”

我很想说，都给我换成秘鲁硬币吧。“请换成旅行支票吧。”我微笑着说，“一千美元换成五十美元面额的支票。一千美元换成一百美元面额的支票。其余的换成五百美元面额的支票。”

“要收取一定手续费。”女孩微微皱眉道，仿佛我会因此而改变主意。

“没关系，亲爱的。”我说。天才刚亮不久，我感觉自己如朝阳般充满活力。法国南部应该很凉爽，但阳光充足宜人。“别着急，亲爱的。”

亚特兰大的喜来登酒店与银行相距两个街区。我在那里订了个房间。用信用卡的话，酒店要求留下复印件。所以我用五百美元面额的旅行支票付了款，把零钱放进了钱夹。这里比汽车旅馆的房间稍微好点儿，但风格同样单调乏味。我用房间里的电话联系了市中心的一家旅行社。在电脑上查询了一会儿之后，电话另一头的年轻女孩给了我两个选

择：要么乘坐当天下午六点起飞的环球航空公司航班，要么乘坐当天晚上十点起飞的泛美航空公司航班。前者会在伦敦的希思罗机场停留四十分钟再飞往巴黎，后者将直飞巴黎。无论选哪一班飞机，我都得乘同一班傍晚起飞的飞机从巴黎前往马赛。女孩推荐我选择泛美航空，因为机票稍微便宜点儿，但我决定坐环球航空的头等舱。

酒店附近有三家还算像样的商店。我给三家商店都打了电话，询问能否将商品送到顾客所在的酒店。只有一家表示愿意，于是我打车去了那家商店购物。

我买了八套阿尔伯特·尼彭牌外套，四条裙子——其中一条是皮尔·卡丹设计的绿色羊毛裙——全套古奇行李，两套伊万·皮科内正装——如果是在几天前，我会觉得其中一条更适合比我年轻得多的女性——充足的内衣裤，两个手提包，三套睡衣，一套舒适的蓝色睡袍，五双鞋子——其中一双是百丽的黑色高跟鞋——六套羊毛衫，两顶帽子——一顶宽檐草帽，同我七美元买的秸秆编织袋挺配——十几件衬衫，梳妆用具，化妆品，一瓶自称是也的确是“世界上最贵香水”的让·巴杜香水，一个电子闹钟，一个价值十九美元的计算器，尼龙长袜（不是护腿长袜，也不是古怪的连袜裤，而是真正的尼龙袜），六本平装畅销书，一本法国旅行指南，一个更大的钱夹，一堆巧克力和英国饼干，还有一个小金属箱。然后，商店工作人员安排人手把我买的东西送去酒店，我则来到隔壁的伊丽莎白·雅顿沙龙做了一次彻彻底底的美容护理。

不久后，我容光焕发，神清气爽，穿着舒适的裙子和白衬衣回到了喜来登。我点了份午餐——咖啡、冷烤牛肉三明治伴第戎芥末、土豆色拉、香草冰激凌——在服务生将午餐送进房间时给了他小费。电视里播放着午间新闻，但并没有提到星期六在查尔斯顿发生的凶杀案。我进入浴室，花很长时间洗了个热水澡。

我计划旅行时穿深蓝色正装。然后，我穿着内衣开始收拾行李。我将换洗衣物、一件睡衣、梳妆用具、零食、两本平装书和大部分现金都装进了随身行李箱里。我不得不叫服务员送剪刀上来，剪掉了所有的价目牌。下午两点，我收拾完毕。但那个小箱子只填满了一半，我只好用橱柜里的一条毛巾填满剩余的空间，以免物品移动。我躺下来小睡一会儿。四点十五分会有一辆豪华轿车送我去机场。我发现电子闹钟的灰色显示屏上跳动的黑色数字很有趣。我不知道这玩意儿是怎么运作的。二十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里，产生了太多我不懂的东西。但这无关紧要。我嘴角挂着微笑，沉入梦乡。

亚特兰大机场同我去过的其他所有机场没有太大区别。我十分怀念几十年前那些规模宏大的火车站：鼎盛时期的纽约中央车站，地上铺满大理石，明亮而肃穆；战前的柏林火车站，尽管没有屋顶遮挡，却雄伟而庄严。我甚至想到了孟买的维多利亚火车站，尽管那里的建筑风格颇为浮夸，而且里里外外都是吵吵嚷嚷的农民。无论高低贵贱，在亚特兰大机场都享受同样的待遇：铺着地砖的宽阔无边的中央大厅，形状一模一样的塑料椅，一排排默默显示着飞机抵达与离开时间的电子屏。通道里都是步履匆匆的商人和大汗淋漓、大声喧哗的男女。这些对我来说都无关紧要。二十分钟后，我就自由了。

我已经办完行李托运手续，只带着随身行李箱和手提包。一名航空公司员工用电动车载我穿过中央大厅。其实，我的关节炎一直困扰着我，星期六的剧烈运动令我的双腿至今都酸痛不已。我办了登机手续，得知头等舱是不许洗澡的。然后我就坐着等待登机。

“福勒女士。梅勒妮·福勒女士，请接听离您最近的白色呼叫电

话。”

我浑身僵直，听着这段广播。我到机场后，喇叭里就一直在说个不停，一会儿呼叫乘客，一会儿威胁将对停在装卸区的车开罚单并拖离，一会儿宣称机场方面对像豺狼一样在机场游荡的宗教狂热分子不负责任。我一定是听错了！如果广播呼叫的是我的名字，我老早就会听见。我坐直身子，屏住呼吸，听着那个中性的声音念诵着被呼叫者的名字。我听见蕾妮·福勒小姐的名字时，终于松了口气。难怪我会听错，我已经连续几天、甚至几周精神高度紧绷了。刚入秋我就惦记着重聚的事情。

“福勒女士。梅勒妮·福勒。请接听离您最近的白色呼叫电话。”

我的心脏停跳了一拍。我感觉胸部肌肉紧缩导致的疼痛。肯定弄错了。我的名字很普通。我肯定自己听错了……

“斯特朗夫人。比阿特丽斯·斯特朗。请接听离您最近的白色呼叫电话。伯格斯特罗姆。哈罗德·伯格斯特罗姆……”

就在那一霎，我几乎就要晕倒在环球航空公司海外航班候机厅里。红蓝两色的房间越来越模糊，我的视野中闪光小点胡乱飞舞，我不由得低下了头。然后我站起身，迈开步子，紧抓着手提包、编织袋和随身行李箱。一个穿着蓝色制服、佩戴着姓名牌的男人从我身边走过，我抓住他的胳膊问：“在哪儿？”

他不解地盯着我。

“白色电话。”我气喘吁吁地问，“白色电话在哪儿？”

他指着旁边的一面墙。我提心吊胆地走过去，仿佛那东西不是电话

而是毒蛇。我不敢伸手去碰电话——我犹豫的时间只有一会儿，但感觉却像是一千年——然后，我放下随身行李箱，取下话筒，对着话筒说出了我的新名字。一个陌生的声音说：“您就是斯特朗夫人吧？请稍等，有人打电话找您。”

我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话筒里传来转接电话的“咔嗒”声。然后，我听见了一个空洞的、带着回声的声音，仿佛说话者处在一条隧道或一个空房间，或一个坟墓。我对这个声音再熟悉不过了。

“梅勒妮？梅勒妮，亲爱的，我是尼娜……梅勒妮？亲爱的，我是尼娜……”

我扔掉话筒，连连后退。我身边的喧嚣吵嚷如潮水般退却，化为若有若无的遥远的背景噪声。我仿佛注视着一条长长的隧道，小小的人影在隧道里上下跳跃。我惊恐万端，逃命般穿过中央大厅，忘了随身行李箱和箱子里的钱，忘了航班，忘了一切。我的耳朵里只听得见那个死气沉沉的声音，如同深夜里的尖叫一般反复回响。

快到大门时，一个搬运工快步朝我走来。我未做细想，只瞥了眼那个黑人他就跌倒在地。我从未如此粗暴而迅速地操控过任何人。男人蜷缩在地上，如同癫痫发作一般，不停地用面部撞击地砖。人们纷纷赶到搬运工身边，我钻出了自动打开的门。

我站在路边，努力压制着心头的恐惧与困惑，但徒劳无功。每个靠近我的人的面庞都变成了尼娜那副苍白的微笑的脸。我转过身，手悬在胸前，紧抓着手提包和编织袋，俨然一个即将精神崩溃的老妇人。梅勒妮？亲爱的，我是尼娜……

“想打车吗，女士？”

我转头去看发问的人。一辆绿白相间的出租车不知何时停在了我身边。这辆车背后有一长串候客的出租车。司机是白人，三十多岁，胡子刮得很干净，但因为皮肤太白，可以隐隐看见明天即将长出的胡茬。

“您要坐出租吗？”

我点点头，却怎么样也拉不开门。司机探过身子，为我开了门。车厢的空气里混合着香烟、汗水和塑料的味道。车迅速驶离环形车道，我转过身，隔着后挡风玻璃张望。绿色的灯光掠过窗户和车顶，我看不出是否有车在跟踪我们。路上的车多得令人发狂。

“我说，您这是要去哪儿啊？”司机大声问。

我眨眨眼，大脑一片空白。“市中心？”他说，“酒店？”

“是的。”我结结巴巴地答道，就像个与他语言不通的外国人。

“哪家酒店？”

我左眼忽然疼痛起来。接着，这股疼痛如同会流动一般，从我的头颅蔓延到脖子，乃至全身。我忽然感到无法呼吸，只得直挺挺地坐在车上，紧抓着手提包和编织袋，等待疼痛消退下去。“还是说去别的地方？”司机问。

“不好意思，你说什么？”我的声音干涩，就像拂过玉米秆的热风。

“上不上高速呢？”

“喜来登。”这三个音节对我来说毫无意义。疼痛开始消退，但脑袋依旧发晕。

“市中心的还是机场的？”

“市中心。”我说，对自己在同司机谈什么压根儿不清楚。

“好的。”

我靠在冰冷的座背上。臭烘烘的车内，灯光以固定的频率扫过，让人不由得昏昏欲睡。我集中精力调整呼吸。耳朵里的嗡鸣愈来愈小，我听见了轮胎碾过潮湿路面的声音。梅勒妮，亲爱的.....

“你叫什么名字？”我低声问。

“呃？”

“你叫什么名字。”我厉声道。

“斯蒂夫·伦顿。那边的工作证上写着呢。为什么问我的名字？”

“你住在哪儿？”

“问这个干什么？”

我懒得跟他磨叽，猛然侵入了他的意志。尽管我头痛，还阵阵犯晕，但我还是运用了念控力。冲击是如此猛烈，司机一下子趴在了方向盘上。几秒之后，我才让他直起腰，将注意力转移到前方的路面上。

“你住在哪儿？”

无数影像闪过脑海。一个站在车库前的金发女人。

说出来。

“比尤拉高地。”司机声音呆板。

“离这儿远吗？”

“十五分钟车程。”

“你一个人住吗？”

悲伤。茫然。妒忌。金发女人抱着流着鼻涕的孩子。愤怒的争吵。远去的红裙子。从视野中消失的旅行车。顾影自怜。痛不欲生。一首令人伤感的西部乡村歌曲。

“去你家。”我说。我闭上眼，听着轮胎刷刷地碾过湿滑的路面。

司机家里没有亮灯。这片新社区的房子都一样狭小而简陋——灰泥墙，一扇对着方形小院子的“观景窗”，一个同房子其他部分加在一起大小相仿的车库。没有人看见我们的车开了回来。司机打开车库门，将出租车开进去。车库里停着一辆新型别克，深蓝色，也可能是黑色，灯光太暗我看不分明。我让他把别克车退到车道上，然后回来。我没有让他熄掉出租车的引擎。司机拉下了车库门。

“带我看看你家。”我柔声道。这里和我想象得一样，令人备感压抑。洗碗池里堆满了盘子，袜子和内裤胡乱地扔在卧室地板上，报纸到处都是，画像里天真无邪的孩子俯视着这一团乱麻。

“你的枪在哪儿？”我问。我不需要四处翻找就知道他有武器。这里毕竟是南方。司机眨眨眼，带我来到楼下灯光昏暗的工作间。煤渣砖墙上挂着裸女老挂历。司机朝一个廉价的金属柜点点头，那里放着一把霰

弹枪、一把猎枪和两把手枪。手枪被油腻的烂布裹着。一把是打靶用手枪，长枪管，单发射击，小口径；另一把是更常见的左轮手枪，点38口径，六英寸长枪管，与查尔斯的遗物有点儿像。我把三盒子弹和左轮手枪放进编织袋，然后我们上楼进入厨房。

他把别克的钥匙给我。我们坐在厨房餐桌旁。我思考着要让他字条上写什么。他这样的人并不罕见——孤独，自责，生活难以为继。警察会发现枪不见了，而且肯定会寻找别克车，但字条上真实的笔迹，以及他选择的死亡方式，应该会消除警察对他或许死于他杀的怀疑。

司机回到了出租车上。对着厨房门的车库只开了几秒钟，尾气就已经熏得我开始流泪了。出租车的引擎听上去无比嘈杂。我最后瞟了眼司机，他身体直挺，双手紧握方向盘，双眼仿佛正紧盯着高速公路的尽头。我关上了厨房门。

我应该立即离开，但我得先坐下。我双手颤抖，右腿也不住地打战，引发髌关节刺痛。我紧抓住覆在桌面上的福米加抗热硬塑料薄板，闭上眼睛。梅勒妮？亲爱的，我是尼娜……我绝没有听错这个声音。要么就是尼娜仍在追杀我，要么就是我疯了。她额头的洞有硬币大小，是完美的圆形。我没有看见洞里有血。

我在碗橱里寻找红酒或白兰地，但我只找到了半瓶杰克·丹尼尔斯威士忌。我发现一个干净的玻璃杯，将酒倒进去喝光。灼烧感从喉咙和胃中传来，但我将杯子洗干净放回碗橱时双手不再像之前那么颤抖了。

一个念头闪过脑海：回机场去怎么样？我立即放弃了这个想法。我的行李已经在去巴黎的路上了。我可以乘稍晚的泛美航空公司航班跟过去，但单是想到要坐飞机，我就不寒而栗。威利将身体陷入座椅，转头

与同伴对话。然后——爆炸，尖叫，夜空中漫长的下坠，坠入深渊。不，我以后都不想坐飞机了。

出租车引擎的轰鸣透过车库门传来。单调而重复的悸动。司机进入车库已经半个多小时了。我应该离开了。

我环顾左右，确认附近没人，然后关上了前门。我仿佛听见了司机心脏停跳的声音。钻进别克车后，车库内出租车的引擎声就几乎听不到了。惊慌的我无法把钥匙插进点火开关，但过了几秒后，我放慢速度再次尝试，引擎立刻就启动了。我又花了一分钟调整座椅、后视镜，以及寻找车灯开关。我已经有很多年没开过车了——我是说真正自己开车。我把车退出车道，沿着蜿蜒的住宅区街道缓缓前行。我突然想起，自己既没有目标，也没有备案。我之前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土伦附近的别墅和那里的新身份上。比阿特丽斯·斯特朗只不过是一副面具，一个旅行中临时用的别名。我突然意识到，我落在机场电话旁的随身行李箱中有一万二千美元现金。我的手提袋和编织袋中还有九千美元旅行支票，我的护照和其他身份证件也在里面，但我现在所有的衣服只剩身上这件深蓝色正装。想起早上买的那么多漂亮衣服，我就喉头一紧，流出了眼泪。交通信号灯变绿了，身后某个白痴正不耐烦地按着喇叭。我连忙摇了摇头，发动了汽车。

所幸我找到了州际高速公路，往北开去。瞥见指示机场出口的绿色路牌时，我不由得犹豫起来。我的随身行李箱也许还在电话旁边。改签航班也很容易。但我径直开了过去。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我再次返回那座灯火通明的大陵墓，去听尼娜的喃喃呼唤。我又一次颤抖起来，因为一幅画面涌入了我的脑海：尼娜一本正经地坐在环球航空公司的候机厅里——两个小时前我也在那里待过——穿着我最后一次见她时她穿的那条粉红色裙子，手提包放在大腿上，双手十指交叉放在手提包

上；她的眼睛还是那么蓝，额头上有一个硬币大小的孔洞，孔洞四周有一片瘀青；她嘴咧得很开，但笑容苍白；她的牙齿仿佛被磨尖了一般。她也将登上飞机。她在等我。

我不停地瞟后视镜，变化车道和车速，我甚至下了两次高速，但刚下来就从另一侧的坡道重返高速。很难判断是否有人在跟踪我，但我想应该没有。对面来车的车灯晃得我眼睛生疼。我的双手又发抖了。我把车窗打开一条小缝，让夜晚的冷空气刺激我的脖颈。我后悔没有带上那瓶威士忌。

路牌告诉我，沿着85号州际高速公路向北，即可抵达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我讨厌北方。北方佬沉默寡言，北方城市灰扑扑的，北方气候寒冷，很少看得到太阳。所有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憎恨北方，尤其是北方的冬天。除非万不得已，我绝不会去那里。

我跟在一排车后面，从立体交叉桥驶下了高速。头顶上悬挂的路牌告诉我，我离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还有两百四十英里，离北卡罗来纳州的达勒姆还有三百三十七英里，离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还有五百四十英里，离华盛顿特区还有六百五十英里。

我用尽全身力气抓紧方向盘，跟上周围车辆的疯狂速度，向北驶入夜色之中。

“嘿，女士！”

我猛地醒来，盯着窗外离我只有几英寸的鬼影。借着明媚的阳光，我看见他那啮齿动物般的面孔几乎被长发覆盖，小小的眼睛滴溜乱转，

长鼻子，皮肤脏兮兮，嘴唇干裂。鬼影挤出一个微笑，露出一排尖尖的黄牙，门牙断了。这个男孩顶多十七岁。“嘿，女士，你同我顺路吗？”

我坐起来摇摇头。临近正午的阳光射入密封的车中，我感觉相当暖和。我把别克车内部打量了一圈，一时间竟想不起自己为什么睡在车里，而不是在家里的床上。然后我想起自己开了一整夜的车，最后在疲惫的重压下停在空荡荡的路边休息区，沉沉睡去。我开了多久？我模模糊糊地记得自己在停车之前不久路过一个路牌，上面写着北卡罗来纳州的格陵斯堡出口。

“女士！”邋遢鬼用脏兮兮的指节敲打着车窗。

我摁下按钮，降下车窗，但什么都没有发生。幽闭恐惧症让我手足无措，但片刻之后我就想起引擎还没发动。这辆古怪的机器里的一切都是电动的。我注意到燃料指示器几乎还是满格。我想起昨晚我放弃了好几个自助加油站，最后才在一家有工作人员的加油站停下来。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自降身价，去亲手给我的车加油。车窗嘶嘶落下。

“我能搭个便车吗，女士？”男孩的鼻音同他的外貌一样令人恶心。他穿着肮脏的军款夹克，只携带着小背包和睡袋。他背后，过往车辆的挡风玻璃反射着阳光。我突然感觉自己就像一个逃课生，挣脱了束缚，自由自在。车外的男孩抽了抽鼻子，又用袖子擦了擦。

“你要搭多远？”我问。

“北边。”男孩耸了耸肩。我忍不住叹息，我们竟然培养出了这样一代人，连一个简单的问题都无法回答。

“你父母知道你在搭便车吗？”

他又耸了耸肩，其实只是提起了一侧的肩膀，仿佛耸双肩的动作会消耗太大的能量。我立即猜出，这个男孩是出逃者，很有可能是小偷。谁都不会蠢到把这样一个危险人物带上车。

“上来吧。”我说，按下车锁开关，打开了副驾驶一侧的车门。

我们在达勒姆停下吃早餐。看着塑料菜单上的图案，男孩皱起眉，眯眼看着我。“呃，我不能吃。我没钱买这个。你知道，我的钱都花在去我叔叔家的路上了，但是……”

“没关系。”我说，“我请你。”他说他要去华盛顿他叔叔家，我假装相信。我再次问他要搭多远的便车，他眯眼反问我：“你要走多远？”我暗示华盛顿是我的目的地，他再次露出被尼古丁染黄的牙齿，说：“不错，我叔叔就住那儿。我就是要去那儿，去我叔叔家，就在华盛顿。”男孩对女服务员嘟囔了两句下单，然后俯身玩起了叉子。我最近见过的年轻人都同这孩子一个德行，说不清他们是真的智力低下，还是缺乏教育。如今三十岁以下的人基本都可以归入这两类。

我啜了口咖啡，问：“你说你叫文森特？”

“是啊。”男孩把头埋在杯子上，就像一匹低头喝水的马。两者发出的饮水声如出一辙。

“好名字。文森特什么？”

“呃？”

“你姓什么，文森特？”

男孩再次低头饮水，为自己争取思考的时间。他飞快地瞟了我一眼，如同怯生生的耗子。“呃……文森特·皮尔斯。”

我点点头。男孩差点儿说成了文森特·普赖斯[【94】](#)。六十年代晚期，我在马德里的艺术品拍卖会上与普赖斯见过一面。他是个非常温柔的男人，举止优雅，一双随时都软绵绵的大手。我们讨论了艺术、烹饪和西班牙文化。当时，普赖斯正在代表某个美国大公司收购原创艺术品。我觉得他相当讨人喜欢。直到许多年后，我才发现他曾出演过那么多恐怖电影。说不定他和威利还曾经合作过。

“你搭便车去华盛顿你叔叔家？”

“是啊。”

“圣诞假期。”我说，“学校肯定放假了吧。”

“是啊。”

“你叔叔住在华盛顿的什么地方？”

文森特再次埋下头。他的头发就像一团从油里捞出来的乱麻。每隔几秒，他就会懒洋洋地举起一只手，把一缕头发从眼前拨开。这动作就像抽搐一样停不下来。我认识这个流浪汉不到一小时，但他的怪癖已经令我发狂了。

“是城郊的住宅区吧？”我提醒道。

“不错。”

“哪个住宅区，文森特？华盛顿城郊的住宅区可不少。或许我们会

路过那里，然后我就可以把你放下。是比较高档的社区吧？”

“是啊。我叔叔，他很有钱。我们家非常富，你知道吧？”

我不由得瞟了眼他肮脏的军款夹克，夹克如今敞开着，露出一件破破烂烂的黑色运动衫。他的脏兮兮的牛仔裤已经被穿破了几个洞。当然，我知道他这副打扮根本无法透露身份。文森特可以是J. 保罗·格蒂【95】的孙子，以穿这种破衣烂衫为荣。我记得，我的查尔斯穿的是崭新的丝绸西装。我记得，罗杰·哈里森每次见面都会精心打扮；即使是一趟短途远足，他也要穿上旅行斗篷、外套和马裤；出席晚上的活动时，他会系领带，穿上晚礼服。在装束方面，美国平等主义倾向显然已登峰造极。原本丰富多彩的服装被缩减到社会最低着装水平——仅供裹体的几块烂布。

“切维柴斯？”我问。

“呃？”文森特眯眼看着我。

“你叔叔住的社区是不是切维柴斯？”

他摇摇头。

“贝塞斯达？银泉？塔科马公园？”

文森特皱着眉，似乎在思考这些名字。他正要开口，我就打断了他。

“哦，我知道了。”我说，“如果你叔叔是富人，那他很可能住在贝沙湾。对不对？”

“不错。”文森特说，松了一大口气，“就是那个地方。”

我点点头，我的烤面包和茶到了。文森特的鸡蛋、香肠、土豆煎饼、火腿和奶蛋饼也摆在他面前。我们默默地吃着饭，只听得见他“啪嗒、啪嗒”的进食声。

过达勒姆之后，85号州际高速公路又恢复成正北走向。我们吃完早餐后一个小时多一点就进入了弗吉尼亚州。我小时候，家人常带我到弗吉尼亚拜访朋友和亲戚。我们一般会坐火车，但我最中意的交通工具是停靠在纽波特纽斯的小而舒适的夜班邮船。而现在，我开着一辆体型过大、动力不足的别克，向北行驶在四车道的高速公路上，听着广播中的黑人福音音乐，把车窗留下一条缝，以驱散呼呼大睡的搭便车者身上散发的汗味和尿味。

我们经过了里士满。文森特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时分了。我问他是否愿意开会儿车。为了能跟上其他车的速度，我手脚肌肉紧绷，现在已经酸痛起来。高速路上没人遵守五十五英里时速的限制。我的眼睛也干涩难受。

“好啊。你真让开？”文森特问。

“是的。”我说，“我想你会开得很认真吧。”

“那当然。”

我们找到一个休息区，交换了位置。文森特单手搭在方向盘上，眼皮子都快合上了，我不由得担心他会打瞌睡，但我转念一想，现代汽车的操控已经相当简单，即便是黑猩猩也能开，便不再担忧。我把座椅放倒到最低位置，闭上眼睛。“到阿灵顿之后叫醒我，好吗，文森特？”

他咕哝了两句。我把手提包放在前排两个座椅中间，我知道文森特会不时朝手提包瞟一眼。我从厚厚一摞现金里抽出钱来付早餐费的时候，就发现他沉重的眼皮突然抬起了一下。我这时候睡觉实际上冒了很大的风险，但我实在太困了。华盛顿的广播电台里播放着巴赫的协奏曲。轮胎摩擦地面的刷刷声和错车时的嗖嗖声让我不到一分钟就沉入了梦乡。

汽车的晃动刚一消失，我就警觉地彻底清醒过来，就像捕食者觉察到猎物在靠近一样。

我们停在一个未完工的休息区里。冬季黄昏斜射的阳光表明我已经睡了大概一个小时；繁忙的车流表明我们已经离华盛顿不远。文森特手中的折叠小刀表明我遇上了麻烦。他数了数我的旅行支票，抬头看着我。我无动于衷地盯着他。

“你得给我签字。”他压低声音说。

我继续盯着他。

“你他妈的必须在这些东西上签字。”搭便车者低吼道。他的头发掉下来挡住了眼睛，他拨开了头发。“你马上给我签字。”

“不。”

文森特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口水濡湿了薄嘴唇。我觉得他真的会杀了我——尽管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二十码外就是穿梭的车流，除了波托马克河没有地方可以抛尸——但即便是迟钝的文森特也明白，他需要我在支票上签字。

“听着，老太婆。”他说，一把抓住了我的裙子，“如果你不签字，

我就会把你的鼻子割下来。听懂了吗，老太婆？”刀片离我的眼睛只有几英寸。

我看了眼抓住我裙子的那双脏手，忍不住叹息。我忽然想起三十年前进入酒店房间的情形——那是在另一个国家，另一个世界——我看见一个光头但很英俊、穿着晚礼服的男人在翻找我的首饰盒。那个小偷被发现后，自嘲地笑了笑，对我微微鞠躬。我想念索恩先生的那份优雅。我对他的操控是如此轻松，他甚至不需要我的任何调教，就可以静静地完成我下达的指令。

“快点。”抓着我裙子的肮脏男孩催促道，把刀子举到我的脖子上。“这是你自找的。”文森特说。他眼中闪过一道光，我知道那同钱没有任何关系。

“好的。”我说。他的动作骤然僵住。他挣扎了几秒钟，直到额头上青筋暴起。他咬牙切齿，眼睛圆睁，持刀的手掉转方向，刀尖对准自己的脸。

“开始吧。”我轻声说。

锋利的刀片旋转到与脸垂直的位置，然后插入薄薄的嘴唇，插入破损的黄色门牙。

“现在——”我轻声说。

刀片进入他口中，割开牙龈和舌头。他抿上嘴唇，盖住刀片。柔软的上腭一碰到刀尖，刀片就染上了鲜血。

“该上课了。”我露出微笑，开始给他上第一堂课。

华盛顿特区

1980年12月20日，星期六

索尔·拉斯基一动不动地站着观察画中的女孩。女孩也一动不动地盯着索尔，眼睛一眨不眨，仿佛被定住了一般。她戴着一顶草帽，在头上微微后倾，白色的宽松衣服上系着灰色的围裙。她金发碧眼，手臂伸直，双手交叠，放在身前，带着与年龄不相称的女性的优雅。

有人走到他和那幅画中间。索尔后退两步，向旁边挪动，以便更好地看画。戴草帽的女孩继续盯着他空出来的地方。索尔说不清这幅画是哪里打动了。玛丽·卡萨特^[96]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用彩色粉笔勾勒出柔和而模糊的轮廓，给人多愁善感的感觉。但差不多二十年前，他第一次造访国家美术馆时，就被这幅画深深地吸引了。从此之后，每次到华盛顿，他都会如同朝圣一般来瞻仰这幅《戴草帽的女孩》。他觉得，也许是女孩圆嘟嘟的面庞和深邃的目光让他想起了妹妹斯特法——妹妹在二战中死于斑疹伤寒——不过斯特法的头发要黑得多，眼睛也不是蓝色的。

索尔从画前转身离开。每次他到美术馆来都告诫自己，这次必须去

看看别的地方，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欣赏当代作品上，但每次他都在这里长时间地注视这个女孩。下次一定得改，他想。

下午一点，索尔来到美术馆餐厅门口，扫视了一圈餐桌。餐厅里已经没几个人了。他很快就看到了坐在角落里的一张小桌旁的艾伦，身后是一盆高高的盆栽。索尔朝他挥了挥手，朝年轻人走去。

“你好，索尔舅舅。”

“你好，艾伦。”

他的外甥站起身，给了索尔一个拥抱。索尔笑逐颜开，抓住男孩的手臂，打量着对方。这孩子已经长大了。三月份艾伦就二十六岁了，但他依然消瘦。艾伦笑起来的样子像极了戴维，黑色卷发和眼镜背后的大眼睛明显继承自丽贝卡，深深的肤色和高高的颧骨则是戴维的特征——这是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的独特遗传。“六日战争”^{【97】}爆发的时候，艾伦和他的孪生哥哥才十三岁，身材比同龄人矮小。战争结束五个小时后，索尔才乘飞机来到特拉维夫，无缘作为医务人员参战。但艾伦和艾萨克对舅舅反复讲述了他们的哥哥——空军上尉阿夫纳的丰功伟绩。索尔还详细了解了艾伦和艾萨克的表哥柴姆在戈兰高地率领部队英勇战斗的事迹。两年后，年轻的阿夫纳阵亡了——他驾驶的飞机在埃以消耗战^{【98】}中被埃及发射的地对空导弹击中。第二年八月，柴姆也牺牲了——在赎罪日战争中死于错误安置的以色列地雷。那年夏天，艾伦十八岁。他从小就患有哮喘，身体虚弱，尽管他几次三番请求参军，但他的父亲戴维就是不同意。

艾伦坚持要像他哥哥艾萨克那样，成为突击队员或者伞兵。但因为哮喘病和近视眼，他被军队拒之门外。艾伦大学毕业后，想出了最后一

招。他找到父亲，请求——应该是恳求——父亲托情报部门的熟人为他谋一个职位。1974年6月，艾伦加入了摩萨德。

他没有接受户外行动的训练。摩萨德里有一大批特工曾是突击队员和战斗英雄，不需要让这个瘦小而聪明、总是病恹恹的年轻人去从事高风险的工作。艾伦接受过标准的自卫训练，掌握了武器的操作技巧，甚至精于使用点22口径伯莱塔手枪——这种小手枪当时广受摩萨德特工喜爱。不过，他的本职工作是与密码打交道。在特拉维夫干了三年情报联络，再在西奈半岛干了一年的战场通信后，艾伦来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加入了一个特别工作组。虽然他是戴维·艾希科爾的儿子，但他完全是凭自己的能力才得到这次工作机会的。

“你过得怎么样，索尔舅舅？”艾伦用希伯来语问。

“很好。”索尔说，“请说英语。”

“好的。”艾伦的英语纯正而自然。

“你父亲和你哥哥现在怎样了？”

“比我们上次谈话时好多了。”艾伦说，“医生认为父亲今年夏天可以在农场里待一段时间。艾萨克已经被提拔为上校。”

“很好，很好。”索尔说。他低头看着外甥摆出来的三份材料，心里盘算着如何才能既获取艾伦可以提供的提供情报，又避免将外甥牵扯进来。

就像看穿了他的心思似的，艾伦探过身子，压低声音，急切地问：“索尔舅舅，你到底遇到了什么麻烦？”

索尔眨眨眼。六天前，他给艾打电话，问他能否打探到威廉·波登

的信息，或者弗朗西斯·哈灵顿的下落。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这么多年来，索尔都竭力避免与亲人见面或发生联系，但他一想到年轻的哈灵顿无缘无故消失了就心急如焚，而他去查尔斯顿之后，很可能会漏掉关于波登，也就是上校的关键信息。艾伦用加密电话打过来说：“索尔舅舅，你是想查那个德国上校，对吧？”索尔未加否认。家族中的每个人都知道，索尔二战时在集中营遇到了一个纳粹军官，此人战后逍遥法外，索尔对此耿耿于怀。“摩萨德绝不会在美国展开行动，这个你应该很清楚吧？”艾伦补充道。索尔用沉默回答了一切。当伊尔贡^[99]和哈伽拿还是活跃的非法武装时，他就同艾伦的父亲一起工作，购买美国武器和兵工厂，将其拆卸后分装运回巴勒斯坦组装起来，装备给犹太军人，以应对以色列建国之初阿拉伯军队的入侵。“好吧。”艾伦读懂了舅舅的沉默，“我尽量想办法。”

索尔又眨了眨眼，摘下眼镜，用手帕擦拭。

“唔，你是什么意思？”艾伦问。

“我对那个叫波登的人很感兴趣。弗朗西斯是我的学生，他去洛杉矶调查这个人。也许是离婚之类的官司，谁知道呢？弗朗西斯没有按时回来，我听说波登先生也死了。我的一个朋友托我帮忙查查。我就想到了你，艾伦。”

“嗯。”艾伦说。他静静地注视着自己的舅舅，最终摇了摇头，发出一声叹息。他打量四周，确认没有人在近旁偷听或偷窥。然后他打开了第一份材料。“我星期一飞去了洛杉矶。”艾伦说。

“你去了！”索尔吃了一惊。他本以为外甥只会在华盛顿打几个电话，动用以色列大使馆里的电脑搜索——特别是摩萨德特工所在的六个

房间的电脑——调阅以色列或者美国的秘密档案。但他做梦也没想到，这孩子居然第二天就亲自乘飞机飞去了西海岸。

艾伦挥了挥手，“这没什么。”他说，“我累积了好几个星期的假期呢。你什么时候开口求过我们，索尔舅舅？从我小时候起，你就不停地帮助我们，不求回报。你从纽约寄回来的钱供我在海法读完了大学。你只是请我帮一个小忙，我怎么会说不呢？”

索尔揉了揉额头，“你不是詹姆斯·邦德，莫迪。”他说，提到了艾伦的小名，“何况，摩萨德是不能在美国工作的。”

艾伦对此置若罔闻，“我只是去度假，索尔舅舅。”他说，“你想不想听我在度假期间做了什么？”

索尔点点头。

“这是哈灵顿先生待的地方。”艾伦说，将贝弗利山的一家酒店的黑白照片推过桌子。索尔没有拿起照片，看了一眼就又推了回去。

“我掌握的消息非常有限。”艾伦说，“哈灵顿先生是十二月八号入住酒店的。有女服务员记得，九号早上，一个与哈灵顿容貌近似的红发年轻人在酒店咖啡馆用过早餐。有搬运工记得，那个星期二的下午三点，有人驾驶黄色达特桑汽车离开了酒店停车场，哈灵顿租借的也是同一款车。但搬运工说他不能完全确认开车的就是哈灵顿。”艾伦递过来两张纸，“这是报纸上的报道的影印本——只有一段话——还有警察的报告。十号，也就是星期三，黄色达特桑被发现时，停在机场的赫兹租车行附近。租车行找不到车主，只好将账单寄给了哈灵顿的母亲。十五号，也就是星期一，我到洛杉矶的当天，哈灵顿的母亲收到一张匿名汇票，要求支付329.48美元的房费。汇票的信封上盖着纽约的邮戳。你知

道这是怎么回事吗，索尔舅舅？”

索尔看着他。

“我猜你不知道。”艾伦说，合上文件夹。“但真正诡异的是，就在同一周，哈灵顿先生业余侦探事务所的两个兼职助手——丹尼斯·利兰和塞尔比·怀特——死于交通事故。十二月十二日，星期五，接到一通长途电话之后，他们驾车从纽约前往波士顿……你怎么了，索尔舅舅？”

“没什么。”

“你刚才似乎很不舒服。你认识这两个人吗？怀特是哈灵顿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学……他来自海安尼斯港的怀特家族。”

“我之前见过他们一次。”索尔说，“你接着说吧。”

艾伦微微眯眼看着舅舅。索尔记得，艾伦小时候听他讲离奇的睡前故事时，也曾露出过同样怀疑的表情。“无论发生了什么，看上去都是职业杀手所为。”艾伦说，“像是美国黑道家族——新黑手党——干的勾当。出手干净利落。撞死利兰和怀特的卡车至今下落不明。哈灵顿则永远失踪了。但问题是，弗朗西斯·哈灵顿在加利福尼亚究竟干了什么，惹怒了职业杀手——如果杀他们的是黑手党的话——以至于不惜采用古老的方式斩草除根？为什么要将三个人都杀掉？利兰和怀特都有正式工作。他们之所以掺和到哈灵顿的半吊子侦探事务所里，纯粹是为了给自己在周末找点儿乐子。”哈灵顿去年就接了三个案子，其中两个是帮朋友处理离婚；第三个案子是为一个又老又穷的蠢货寻找四十八年前遗弃他的亲生父母。”

“这些信息你都是怎么查出来的？”索尔轻声问。

“星期三我回来之后同弗朗西斯的兼职秘书谈过，然后在一天晚上去了趟侦探事务所。”

“我收回之前说过的话，莫迪。你确实有几分像詹姆斯·邦德。”

“嗯。”艾伦说。他扫了一圈餐厅，发现这里已经不提供午餐了，顾客也越来越少。还有些吃得慢的人留在座位上，索尔和艾伦并没有显得非常可疑。所有顾客离他们都有十五英尺以上。餐厅外的地下室走廊里，一个孩子正放声大哭。“我还没说完，索尔舅舅。”他竭力模仿牛仔拉长调子说话。

“继续吧。”

“秘书说，哈灵顿经常接到一个从未表露自己身份的人的电话。”艾伦说，“警察想知道那人是谁。她告诉警察她不知道……哈灵顿没有留下关于这个案子的任何记录，除了差旅费之类。不论这个新客户是谁，他委托的案子都让弗朗西斯忙得不可开交，不得不请大学同学来帮忙。”

“嗯。”索尔说。

艾伦啜了口咖啡，“你说哈灵顿是你的一个学生，索尔舅舅。但哥伦比亚大学的档案室里找不到他的成绩单。”

“他旁听了两门课。”索尔说，“战争和人类行为，以及侵害心理学。弗朗西斯没有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不是因为他迟钝——他很聪明，但他厌学。不过我的课他爱听。继续说吧，莫迪。”

艾伦抿着嘴，神情坚定，索尔忍不住联想到艾伦的父亲戴维·艾希科尔。在特拉维夫郊外的农场里，索尔同戴维曾就游击队的道德问题争论到深夜，当时戴维的表情也是如此倔强。“秘书告诉警察，哈灵顿的客户听上去像个犹太人。”艾伦说，“她说她仅凭口音就能判断对方是不是犹太人。这个人说话带着外国口音，也许是来自德国或匈牙利。”

“哦？”

“你不打算对我说实话吗，索尔舅舅？”

“现在还不能说，莫迪。我自己都还没有彻底弄清楚。”

艾伦继续抿着嘴。他拍了拍另外两个文件夹。这两个比第一个更厚。“虽然哈灵顿这条线没查出什么，但这里的材料可劲爆得多。”他说，“我觉得这笔交易划得来。”

索尔眉毛微抬：“不是说帮我的忙吗？怎么变成交易了？”

艾伦叹了口气，打开了第二个文件夹。“威廉·D. 波登，1906年8月8日出生于俄亥俄州的哈巴德。我查到了他1906年的出生证，但此后四十年里，他竟然没有留下任何档案，而到1946年，社保卡、驾照等身份证明却一股脑儿全冒出来了。联邦调查局的电脑常会注意到这种异常，但对威廉的问题却没有人质疑。我猜，如果我们去哈巴德的墓地走一趟，就会发现夭折的比利【100】·波登的小墓碑——愿天使守护他安息。然而，1946年初，在新泽西州的纽华克，成人后的波登先生却突然从天而降，并在第二年搬到纽约。不管这个人是谁，他都相当有钱。他是1948和1949年百老汇演出的幕后赞助者，但他同他赞助的大演员们很少交往，至少我在专栏中没有找到任何关于他的闲话。当年曾参加演出、如今已成了老太太的演员也不记得有他这个人。

“1950年，波登去了洛杉矶，并于同一年投资拍摄了第一部电影，从此干上了制片人这一行。六十年代，他名声渐起。好莱坞内部人士称他为‘德国佬’或‘比尔·波登大哥’。他时常召开派对，但并不大张旗鼓，没有引起警察的注意。那家伙简直是个圣人——没有交通违章，甚至没有乱穿马路——什么不良记录都没有。但也有可能他权势极大，以至于将所有不良记录都抹除了。你怎么看，索尔舅舅？”

“你还查到了什么？”

“没有了。”艾伦说，“除了一些电影公司的广告，还有波登先生在贝沙湾的宅邸前门的照片——上面看不到房子——还有《洛杉矶时报》和《综艺》杂志对他上周六遭遇空难的报道。”

“我能看看这些材料吗？”索尔问。

索尔看完之后，艾伦静静地说：“他是你追踪的那个德国人吗，索尔舅舅？是那个上校吗？”

“很可能是。”索尔说，“我想弄个明白。”

“所以，波登所乘坐的飞机遭遇炸弹袭击的同一周，你就派弗朗西斯·哈灵顿去调查他？”

“是的。”

“你的学生和他的两个助手都在随后三天死了。”

“在你告诉我之前，我不知道丹尼斯和塞尔比死了。”索尔说，“我真的没有意识到他们可能遭遇危险。”

“什么危险？”艾伦追问。

“现在我真的不知道。”索尔说。

“告诉我你知道些什么，索尔舅舅。也许我们能帮你。”

“我们？”

“利瓦伊、丹、杰克·科恩和伯格曼先生。”

“大使馆的人？”

“杰克是我上司，但也是我朋友。”艾伦说，“把实情告诉我们，我们就会帮你。”

“不。”索尔说。

“是不能告诉我还是不想告诉我？”

索尔回头张望，“餐厅马上就要关门了。”他说，“我们能去别的地方吗？”

艾伦嘴角的肌肉松弛下来，“那边的三个人——门口的一对男女，还有离你最近的小伙子——都是我们的人。如果我们需要掩护的话，他们可以一直留在这里。”

“你把掌握的情况都告诉他们了？”

“没有。只有利瓦伊知道。他毕竟是负责拍照的。”

“拍什么照？”

艾伦从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文件夹中取出一张照片。照片里是一个黑头发的矮个子男人，穿着领口敞开的衬衫，眼皮耷拉在黑色的眼睛上，嘴角露出狰狞的曲线。此人正在过一条狭窄的街道，大衣的下摆在身后飘舞。“他是谁？”索尔问。

“哈罗德，”艾伦说，“托尼·哈罗德。”

“威廉·波登的搭档。”索尔说，“《综艺》登了他的名字。”

艾伦又从文件夹中取出两张照片。照片中，哈罗德站在车库门口，手拿信用卡，明显正要 will 将卡插入砖墙里的小装置中。索尔之前见过这种保险锁。“这是在哪儿拍的？”他问。

“乔治敦，四天之前。”

“这里的乔治敦？”索尔问，“他在华盛顿干什么？你为什么要拍他的照？”

“是利瓦伊拍的。”艾伦微笑道，“我星期一参加了在森林草地公墓举行的波登先生的葬礼。托尼·哈罗德发表了悼词。我简单查了查他的背景就得知，哈罗德先生同波登先生关系密切。所以星期二哈罗德飞到华盛顿后，我就跟着他飞了过来。反正当时已到回家的时间了。”

索尔摇了摇头，“你一直跟踪他到乔治敦？”

“不必我亲自去做，索尔舅舅。我给利瓦伊打了电话，他从机场一路跟踪哈罗德。我后来才同他会合，然后拍了照片。在把照片给丹或伯格曼先生看之前，我想先同你谈谈。”

索尔对着两张照片皱起眉，“我没看出这两张照片有什么特别的意

义。”他说，“难道是这个地址重要？”

“不。”艾伦说，“这是HRL集团的子公司租的一座联排房屋。”

索尔耸耸肩，“这有什么意义？”

“没有。”艾伦说，“但这些照片就有意义了。”他把五张照片从桌面上推到索尔面前。“利瓦伊开的是一辆贝尔电话公司的厢式货车。”艾伦略带得意地说，“他顺着电话杆爬上了三十英尺，拍下了这批人离开的照片。这是一条极其隐蔽的小巷，豪华轿车就停在巷子里。这批人沿着这里的房后便道出来，打开大门，直接上车。邻居都发现不了他们。从巷子两端也看不到他们。天衣无缝。”

黑白照片拍下了每一个人从门口进入轿车的瞬间。图像因为被放大了许多而显得有些模糊。索尔逐个仔细看过，说：“我不认识他们，莫迪。”

艾伦双手捧着脑袋，“你在这个国家生活多久了，索尔舅舅？”见索尔一言不发，艾伦用指头戳着一个小眼睛、宽下巴、一头白色卷发的男人的照片，“这是詹姆斯·韦恩·萨特，在他的信徒中，他有个更熟悉的名字：‘吉米·[101](#)·韦恩牧师’。有点儿印象吗？”

“没有。”索尔说。

“一个通过电视传教的福音传教士。”艾伦说，“最初发迹于阿拉巴马州多森的一个露天电影教堂，现在他拥有卫星和有电视频道，公司利润每年七千八百万美元，还不用交税。他的政治思想比匈奴王阿提拉还右倾。如果吉米·韦恩牧师宣告苏联是撒旦的傀儡——他在电视上天天都这么说——就会有一千二百万人欢呼‘哈利路亚’。就连贝京总理

[【102】](#)也要对这个混蛋表示友好。教徒的捐款有一部分被用于购买武器，运到了以色列。这一切都是为了拯救圣地。”

“以色列同激进的右翼分子有联系，这并不是什么新闻。”索尔说，“你和你的朋友利瓦伊忙活了半天就查到了这个？也许哈罗德先生是韦恩的信徒。”

艾伦扭了扭身子，将哈罗德和萨特的照片放进文件夹，对过来加咖啡的女服务员露出微笑。餐厅里现在基本没人了。女服务员走后，艾伦略带激动地说：“在这批人里，吉米·韦恩·萨特是我们最不需要担心的，索尔舅舅。你认识这个人吗？”他指着一个面容消瘦、眼窝深陷的黑发男人问。

“不认识。”

“他是聂曼·特拉斯科，”艾伦说，“来自缅因州的凯洛格参议员的资深顾问，想起来了么？去年夏天，他在党内投票中差点儿被提名为副总统。”

“真的？”索尔说，“哪个党？”

艾伦摇摇头，“索尔舅舅，你这样两耳不闻窗外事，还能做成什么事呢？”

索尔微笑道：“我对时政了解不多。我每星期都要负责三门大学本科课程，还要被迫担任指导教授。我在诊所里的研究日程也排得满满的。我的第二本书计划在一月六日出版……”

“好吧……”艾伦说。

“每周我在诊所至少要亲自从事十二小时心理咨询。十二月份我参加了四个研讨会，两个在欧洲；还在四本刊物上发表论文……”

“嗯。”艾伦说。

“上周之所以比较清闲，是因为我只需要主持大学里的一次小组讨论。”索尔说，“一般情况下，我每周都有两个晚上要花在市长委员会和州顾问委员会的事务上。现在，请你告诉我，莫迪，为什么特拉斯科先生很重要？就因为他是凯洛格参议员的顾问？”

“他是最重要的顾问。”艾伦说，“据说，凯洛格就连去不去上厕所都要咨询聂曼·特拉斯科。上一轮竞选时，特拉斯科还给了一大笔赞助。传说他出现的地方就一定会砸钱。”“阔绰。”索尔说，“这位绅士又是谁？”他敲了敲另一张照片中同查尔顿·赫斯顿【103】有点儿像的人的额头。

“约瑟夫·菲利普·开普勒。”艾伦说，“曾担任林登·约翰逊总统任期内中央情报局的三号人物，国务院的纠纷调解人。现在他是美国公共电视网的媒体顾问和评论员。”

“不错。”索尔说，“我觉得他有点儿眼熟。他是不是在主持星期天晚上的节目？”

“叫作《快速问答》。”艾伦说，“请政府官僚上节目加以羞辱。这个人——”艾伦沉着脸，敲了敲一个光头矮个子男人的照片，“是查尔斯·C. 科尔本，联邦调查局局长的特别助理。”

“有趣的头衔。”索尔说，“可能有用，也可能完全没用。”

“这个人的出现意义重大。”艾伦说，“在所有参与水门事件的嫌疑

人中，科尔本是唯一一个没有遭到惩罚的中层干部。他是白宫在联邦调查局中的联络人。有人说戈登·利迪【104】的那些匪夷所思的行为也出自他的策划。他不但没有遭到指控，在其他人滚蛋之后，他反而更加重要了。”

“这些到底都意味着什么，莫迪？”

“少安毋躁，索尔舅舅。我最后介绍的这位才是最重要的人物。”艾伦把其他照片都收了起来，单独留下一张，上面的老人身材瘦削，衣着精致，看上去六十出头，一头惹眼的白发，发型完美无缺。尽管被放大的黑白照片不甚清晰，但索尔仍能看出，微黑的肤色、高雅的穿着和潜在的气场背后，是巨大的财富在做支撑。

“C. 阿诺德·巴伦特。”艾伦说，顿了顿，接着道，“他被称为‘总统的朋友’。从艾森豪威尔开始，每位总统都带着家人至少去过一次巴伦特的隐蔽庄园度假。巴伦特的父亲C. 阿诺德一世是做钢铁和铁路生意的百万富翁，但同巴伦特的数十亿身家比起来，他父亲简直就是穷光蛋。曼哈顿的每一座摩天大楼顶楼中，都有至少一个公司的母公司隶属于C. 阿诺德·巴伦特控制的财团所管理的企业集团。从媒体、芯片、电影到石油、艺术品，乃至婴儿食品，只要是赚钱的领域，巴伦特都有涉足。”

“他姓名中的‘C’代表什么？”索尔问。

“没有人知道。”艾伦说，“C. 阿诺德一世从没透露过，他的儿子也对此缄口不提。反正每次总统全家去拜访巴伦特的庄园时，特勤局的人都很开心。巴伦特的那些大房子通常都在岛上——他拥有的岛屿遍布全球，索尔舅舅——那里的陈设、安保、直升机升降场、卫星通信甚至比白宫都高级。

“每年，通常在六月，巴伦特的西方传统基金会都会举行‘夏令营’——西半球最有权势的人将狂欢一个星期。这个活动纯粹是邀请制的，你想得到邀请，必须至少是内阁成员，或者即将入阁，或者曾经叱咤风云。过去几年曾有传言说，德国前总理同美国前国务卿和前总统围着篝火唱歌跳舞，歌词淫秽不堪。领导人到了那里，就能无所顾忌地展露自己最真实的一面……”

索尔看着艾伦将最后一张照片收起来。“告诉我，这些意味着什么，艾伦。为什么来自好莱坞的托尼·哈罗德会同这五个我应该认识但实际上不认识的五个人秘密会面呢？”

艾伦将文件夹放进公文包，十指交叉，嘴角的线条紧绷起来。“这个应该我问你，索尔舅舅。一个电影制片人——你认为他是你一直追踪的那个纳粹上校——死于炸弹导致的空难。你让你的一个有钱的大学学生充当业余侦探，去好莱坞调查这个制片人的历史，结果你的学生遭到绑架——很可能已被杀害——同时他的两名助手也死了。一个星期后，那个纳粹制片人的搭档——据说既行骗也猥亵儿童——飞到华盛顿同一群权威人士和幕后的权力掮客会面，而这些人堪称亚西尔·阿拉法特的第一届执行委员会之后最奇怪的组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索尔舅舅？”

索尔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他有整整一分钟都没说话。艾伦在一旁静候。“莫迪，”索尔终于说，“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只对上校感兴趣——我相信上校就是威廉·D. 波登。今天之前，我从未听说过这些人。我不知道波登是谁。直到看到星期天《纽约时报》上他的照片，我才断定他就是党卫军的威廉·冯·伯夏特上校……”索尔停下，戴上眼镜，手指颤抖着抚摸额头。他知道，在外甥眼中，自己看上去肯定是一个受惊而困惑的老人。在那一刻，他没有丝毫伪装。

“索尔舅舅，你可以告诉我背后的秘密。”艾伦用希伯来语说，“让我帮你。”

索尔点点头。他感觉眼中涌出了泪水，立即把头别向一边。

“如果这个秘密对于以色列很重要，或者构成了威胁，”艾伦迫切地说，“我们需要携手合作，索尔舅舅。”

索尔坐直身子。威胁.....他的眼前突然浮现出切姆诺集中营中的场景——父亲带着小约瑟夫，排在一列肤色苍白的裸体男人和男孩之间。他的脸颊又感到被掌掴后火辣辣的刺疼。他知道，正如他父亲当年所深知的一样，拯救家人有时候是最优先的考量，乃至唯一的考量。他双手握住艾伦的手。“莫迪.....你必须相信我。我认为这些事彼此之间并无关联。波登很有可能并不是我在集中营中认识的那个上校。弗朗西斯·哈灵顿很聪明，但情绪不稳定——他总是半途而废，所以三年前从普林斯顿大学辍学了。我给了他一大笔预付金，资助他调查威廉·波登的背景。我肯定弗朗西斯的母亲，或者秘书，或者女朋友会收到他寄的明信片，地址是波拉岛之类的地方，时间是将来的任何一天——”

“索尔舅舅——”

“请听我说，莫迪。弗朗西斯的朋友.....他们死于交通事故。总会有人死于事故，你不知道吗？你的表哥柴姆就是从戈兰高地开着吉普去见一个跟妓女差不多的女孩的时候——”

“索尔舅舅——”

“听着，莫迪，你又在扮演詹姆斯·邦德了，就像你小时候扮演超人一样，你记得吗？我来你家的夏天，你九岁，本来早就过了将毛巾缠在

脖子上从阳台往下跳的年纪，但你还是乐此不疲。结果整个夏天你都不能同你最喜欢的舅舅玩，因为你左腿上打着石膏。”

艾伦脸红了，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你们拍的照片很有趣，莫迪。但它们意味着什么？针对耶路撒冷的阴谋？阿拉法特的法塔赫小分队打算将炸弹运到边境上？莫迪，你看到的是几个有钱有势的人在纸醉金迷的城市中同一个色情片制作人见了一面。你觉得这是一场秘密会议？你自己说过，C.阿诺德·巴伦特拥有的岛屿和宅邸比白宫都安全。他们之所以偷偷摸摸，是因为他们干的事见不得光。谁知道这些人在交易什么肮脏的小电影，或者福音派的韦恩·吉姆牧师资助了什么肮脏的小电影。”

“是吉米·韦恩。”艾伦说。

“管他叫什么。”索尔说，“你真的觉得，为了这个讨论色情电影的愚蠢会议，你犯得着去打扰大使馆的上司，正式派出特工参与调查，甚至让病中的戴维烦心？”

艾伦瘦削的面庞涨得通红，索尔觉得这个年轻人就要哭出来了。

“这么说，索尔舅舅，你什么都不想告诉我？”

索尔子又摸着外甥的手说：“我以你去世母亲的名义起誓，莫迪，我已经把合理的解释告诉你了。我还会在华盛顿待上一两天，说不准会再来看你和黛博拉，同你谈谈。你家在河对岸，对不对？”

“亚历山大。”艾伦说，“今晚怎么样？”

“我有个会要开。”索尔说，“但明天……我很期待能吃一顿家庭风

味的菜肴。”索尔回头看着餐厅里的三个以色列人，现在他们是除索尔和艾伦之外这里唯一的客人。“我们怎么给他们说？”

艾伦扶了扶眼镜，“只有利瓦伊知道为什么我们来这儿。我们反正要出来吃午饭……”艾伦忽然正色道，“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吧，索尔舅舅？”

“当然。”索尔说，“我现在想尽量少做点儿事，趁剩余的假期好好放松一下，为一月份的教学工作做点儿准备。莫迪，你不会让他们——”索尔偏了偏脑袋，“跟踪我吧？我打算今晚同一个女同事吃饭，他们跟在后面会让我很尴尬。”

艾伦咧嘴笑道：“我们反正腾不出人手。只有利瓦伊是负责外勤的。哈利和芭芭拉同我一样做密码方面的工作。”两人站起来，“那就明天吧，索尔舅舅？我来接你。”

“不用，我租了辆车。”索尔说，“六点如何？”

“尽量早点儿吧。”艾伦说，“晚饭前还可以同我的双胞胎孩子玩一会儿。”

“那就四点半。”索尔说。

“你会和我谈谈？”

“我保证。”索尔说。

两人沿着楼梯来到美术馆穹顶之下，互相拥抱，然后分头离开。索尔留在礼品店，直到看见哈里、芭芭拉和那个名叫利瓦伊的皮肤黝黑的男人离开之后，他才慢慢走上楼，来到印象派画作展区。

戴草帽的女孩仍在那里等着他，抬头望着画外的他，带着一丝惊讶、迷惑和悲伤，索尔不禁为之着迷。他长时间站在那儿，家庭、复仇、恐惧……思绪纷杂。把两个非犹太人卷入本不属于他们的战斗，这疯狂的行为是否道德？他暗暗自问。

他决定返回酒店，痛痛快快地洗个热水澡，读点儿莫蒂默·阿德勒【105】的书。然后给查尔斯顿打电话，同娜塔莉和治安官谈谈。他会告诉他们，他同艾伦的会面很顺利，他现在知道，那个遇难航班上的制片人不是他噩梦中挥之不去的德国上校。他会承认，自己最近压力极大，他们得自己去思考尼娜·德雷顿和查尔斯顿凶杀案是怎么回事。

索尔站在戴草帽的女孩的画像前，陷入沉思。这时，一个低沉的声音冷不防从背后传来：“这幅画真漂亮是吧？但可悲的是，当年给画家做模特的女孩早已化作枯骨了。”

索尔连忙转身。弗朗西斯·哈灵顿站在那里，眼里放射着怪异的光芒，长着雀斑的脸面如死灰，毫无生气。然后，他松弛的嘴角如同被钩子勾起似的向上一挑，露出一排牙齿，像是在大笑，却又无比痛苦。他抬起双臂，仿佛要给索尔一个熊抱。

“好久不见，老朋友。”那个已不是弗朗西斯·哈灵顿的怪物用德语说，“你还好吗，我钟爱的小兵？”

查尔斯顿

1980年12月25日，星期四

医院门厅的等候区中央，竖立着一棵三英尺高的银色圣诞树，树下放着五个包装得闪闪发光的空礼物盒，树枝上挂着纸做的装饰品。阳光照射着白色和黄色的方形地砖。

鲍比·乔伊·金特里治安官穿过门厅，朝电梯走去时，对接待员点了点头。“早上好，圣诞快乐，豪厄尔女士。”他大声说。金特里敲了下电梯按钮，胳膊下夹着一个白色大纸袋子。

“圣诞快乐，治安官！”这位七十岁的志愿者大声回复道，“哦，治安官，我能耽误你一会儿吗？”

“甭客气，女士。”金特里从打开的电梯厢门前转过身，走向接待柜台。豪厄尔女士穿着一件淡绿色的罩衣，与她面前柜台上塑料松树的深绿色树枝形成鲜明对比。柜台上铺着福米加抗热硬塑料薄板。剪影出版社的两本言情小说摊开放在名片整理夹旁边。“你找我什么事，豪厄尔女士？”金特里问。

老妇人身子前倾，摘下双光眼镜，吊在缀有珠子的链子上。“他们昨晚带来了一个黑人女性。”她抑制着兴奋小声说，尽量让自己显得不那么八卦。

“然后呢？”

“奥林德护士说，你一晚上都坐着没合眼——就像个警卫一样——还说今早你离开时候，让你的副手留在房间外面。”

“那个是雷斯特。”金特里说，把纸袋换到另一侧的胳膊下夹着。“雷斯特和我是治安官办公室里唯一没结婚的，节假日一般由我们值班。”

“不错。”豪厄尔女士说，感觉治安官有点儿偏题，“但我们——奥林德护士和我——怀疑，昨晚是圣诞前夜啊，你说这个女孩大半夜的是因为犯了什么罪被抓进来的？我知道，这是公务，但这女孩应该是曼德萨旅馆凶杀案的嫌疑人，所以得强行带回来，对吧？”

金特里微微一笑，探出身子，“豪厄尔女士，你能保密么？”

接待员将厚镜片眼镜推回原位，噘起嘴，坐直身子，点点头。“当然，治安官。”她说，“我绝不外传。”

金特里点点头，凑到老妇人耳边，轻声道：“普雷斯顿小姐是我的未婚妻。但她不愿意嫁给我，我将她关在地下室里。我们昨晚去饮酒作乐的时候，她试图逃跑，我只好将她痛打一顿。雷斯特这会儿正拿枪对着她等我回来。”

金特里回头眨了下眼，然后进入电梯。豪厄尔女士的眼镜滑到了鼻尖上，嘴巴微微张开。

娜塔莉抬起头，看见金特里走进双人房。之前她一直独自留在房中。

“早上好。圣诞快乐！”他大声说，将滚轮托盘桌拉过来，把白色袋子砰地放托盘上。然后模仿圣诞老人，“呵呵呵”地笑了两声。

“圣诞快乐。”娜塔莉说，声音紧张而沙哑。她五官扭曲，用左手去摸脖子。

“你看到那里的瘀伤了吗？”金特里问，再次探出身子亲自查看。

“看到了。”娜塔莉喃喃道。

“干这事儿的人肯定有同范·克莱本【106】一样长的手指头。”金特里说，“你的脑袋感觉怎么样？”

娜塔莉摸着脑袋右侧的一大块绷带。“这是怎么回事？”她用沙哑的嗓音问，“我记得被人扼住了喉咙，但我不记得有人打过我的脑袋……”

金特里开始将泡沫塑料食物盒从纸袋子里取出来。“医生来过了吗？”

“我醒后就没见到过。”

“医生认为你在同袭击者搏斗的时候脑袋撞到了车门门框上。”金特里说，他取下装热咖啡的泡沫塑料杯的盖子和装橙汁的透明塑料杯的盖子。“只是流了点儿血。你是因为被勒住了脖子才昏迷的。”

娜塔莉摸着脖子，似乎心有余悸，“我现在知道被绞死是什么滋味了。”她轻声说，带着一丝浅笑。

金特里摇摇头。“不。你是因为大脑缺血才昏迷的，而不是因为无法呼吸。袭击者是内行。只要再用些劲，你的大脑肯定会有损伤。你想配着英式小松饼吃煎蛋吗？”

娜塔莉盯着面前丰盛的早餐：咖啡、烤松饼、鸡蛋、熏猪肉、香肠、橙汁、水果。“你到底是从哪儿买到这些的？”她不可思议地问，“他们已经给我买了一大堆食物了——水煮蛋、淡茶。什么馆子会在圣诞节早上开门？”

金特里摘下帽子，贴在胸口，娜塔莉的话让他有点儿受伤。“馆子？馆子？这是一座虔诚的基督城市，圣诞节早上所有馆子都关了，除了州际高速公路边汤姆·德尔菲的馆子——汤姆是无神论者。女士，这些食物是鄙人下厨做的。趁着食物还热，赶紧吃了吧。”

“谢谢你……治安官。”娜塔莉说，“但我一个人吃不完……”

“你不用都吃完。”金特里说，“我也要吃早饭。给你胡椒。”

“但我的喉咙……”

“医生说你的喉咙会痛一段时间，但吃饭没有问题。吃吧。”

娜塔莉张开嘴，一句话也没说，拿起了叉子。

金特里从纸袋里取出一个小半导体收音机，放在桌上。大多数电台都在播放圣诞音乐。他找到一个在播放汉德尔【107】的《弥赛亚》的古典音乐台，调高了音量。

娜塔莉似乎很喜欢吃煎蛋。她啜了口热咖啡，说：“早餐太棒了，治安官。雷斯特呢？”

“他可算不上出色的副手。”金特里说。

“不，我是说，他还在这儿吗？”

“不在了。”金特里说，“他要在警察局值班到中午。然后斯图亚特会来接替他。别担心，雷斯特已经吃过早饭了。”

“咖啡很香。”娜塔莉说。她隔着一堆泡沫塑料容器看着金特里。“雷斯特说，你整晚都待在这儿。”

金特里同时耸肩并摘下帽子，并没有接娜塔莉的话。“该死的鸡蛋在我把它们放进泡沫塑料盒子的时候就凉了。”他说。

“你觉得袭击我的人……会回来吗？”娜塔莉问。

“不会。”金特里说，“但我们没说上什么话他们就给你打了针。我觉得你醒了之后应该有人在这儿同你聊天。”

“所以你在医院的椅子上过了圣诞前夜？”娜塔莉说。

金特里咧嘴一笑，“管他的呢。总比连续第二十年看《脱线先生的圣诞颂歌》有趣得多。”

“你昨晚为什么那么快就找到了我？”娜塔莉问，声音依然沙哑，但已经没有刚才那么紧张了。

“我们说好了要见面的啊。”金特里说，“我发现你不在家，而我的电话答录机里一条信息都没有，于是我在回家的路上顺道去了趟福勒

家。我知道你有每天去福勒家监视一会儿的习惯。”

“但你没看见袭击我的人。”

“没有。只看见你蹲坐在前排座位上，拿着一部沾血的相机。”

娜塔莉摇摇头。“我还是想不起用相机打了他。”她说，“我想摸出父亲的枪。”

“嗯，这倒提醒我了——”金特里说，走到搭在椅子上的绿色治安官制服前，在口袋中拿出点32口径自动手枪，将它放在托盘桌的远端靠近橙汁的位置。“我把保险复位了。”他说，“枪里还有子弹呢。”

娜塔莉拿起一块烤面包片，但没有咬下去。

“是谁？”金特里摇头，“你说他是白人。”

“是的。我只看到他的鼻子.....还有一点面颊.....还有他的眼睛，但我肯定他是白人.....”

“年龄呢？”

“我不肯定。我感觉他跟你的年龄差不多——三十出头的样子。”

“除了你昨晚告诉我的情况，你现在有没有想起新的东西？”金特里问。

“没有了。”娜塔莉说，“我跑回车上的时候，他就在车里。他一定是趴在后排座的地板上.....”娜塔莉放下烤面包片，瑟瑟发抖。

“他破坏了车顶灯。”金特里说，将最后一点煎蛋吃完。“所以你打

开驾驶座一侧的车门时，顶灯没有亮。你说你看见福勒家二楼上有灯光？”

“是的。亮灯的不是走廊或者卧室，或许是从楼上的客房里传来的。我透过百叶窗的缝隙看到了。”

“这个也吃了吧。”金特里将装着熏肉的小盘子推到她面前，“你知道福勒家的电是关了的吧？”

娜塔莉眉毛上挑。“不知道。”她说。

“很可能是手电筒的光。”金特里说，“但也可能是那种大型的手提电灯。”

“就是说，你相信我的话？”

金特里把泡沫塑料盒合上，正要扔到附近塑料桶里，闻言停下，盯着娜塔莉说：“我为什么不相信你？你脖子上的勒痕又不是自己弄的。”

“但为什么有人想杀我？”娜塔莉用几不可闻的声音问。

金特里将她面前的盘子和盒子收起来。“呃……”他说，“袭击你的人并没打算杀你。他想伤害你。”

“那他成功了。”娜塔莉说，轻轻地触碰自己的脖子和缠着绑带的脑袋。

“还有惊吓你。”

“我赞同。”娜塔莉说，把周围打量了一圈，“天啊，我讨厌医院。”

“那人还对你说了话。”金特里说，“再给我说一遍。”

娜塔莉闭上眼睛。““你想找到那个女人？去德国城吧。””

“再说一遍。”金特里说，“用相同的语调，相同的风格。”

娜塔莉用平板、毫无感情的声调重复了一遍。

“就这样？”金特里，“没有口音和方言？”

“没有。”娜塔莉说，“就像广播里的播音员播放天气预报一样，单调得很。”

“没有本地口音？”金特里说。

“没有。”

“北方口音呢？”金特里问。他用纯正的纽约口音将那句话重复了一遍，娜塔莉不顾喉咙疼痛，大笑了出来。

“不像。”她说。

“新英格兰口音？德国口音？新泽西口音？美国犹太人口音？”金特里问，然后完美地用三种方言将那句话重复了一遍。

“不像。”娜塔莉笑道，“你模仿得真像，但他——毫无口音可言。”

“那声调和声音高低呢？”

“深沉，但没有你深沉。”娜塔莉说，“感觉就像轻柔的男中音。”

“会不会是个女人？”金特里问。

娜塔莉眨了眨眼。她想起了从后视镜中瞥见的袭击者，尽管她当时眼睛已经充血，但她仍然看见了对方瘦削的面庞和深蓝灰色的眼睛。她回想着袭击者胳膊和手的力量，对方也可能是女人，她猜想，力气非常大的女人。“不会。”她大声说，“我感觉袭击者是男的——不知你懂不懂我的意思。我并不是说自己曾被男人袭击过。况且，他又没强暴我——”她突然惊慌地说不出话来。

“我懂你的意思。”金特里说，“无论对方是谁，他都并不打算杀你。有谁会向自己将杀的人传递消息的？”

“消息？”娜塔莉说。

“说‘警告’才更恰当吧。”金特里更正道，“警方将这起案子归为可能带强奸意图的偶发袭击。既然袭击者没有抢走你的钱包，我很难断定这是抢劫。”他把托盘上的东西都清走，只留下咖啡杯，然后从掏空的白袋子中取出一根短短的温度计。“还想再喝点咖啡吗？”

娜塔莉犹豫片刻。“好吧。”她最后说，把杯子推给他，“这玩意儿通常都会弄得我神经过敏，但喝了似乎能抵消他们昨晚给我的那一针的效果。”

“何况今天是圣诞节。”金特里说，为自己和娜塔莉都倒上了咖啡。他们坐下聆听《弥赛亚》高昂的终章。

音乐结束后，电台主持人开始讨论节目，娜塔莉说：“我昨晚本可以不待在这儿的，对吧？”

“你受到了极大的精神创伤。”金特里说，“你昏迷了至少十分钟。”你的头撞到了保险带的扣子上，缝了八针。

“但你可以把我送回家去，对吧？”

“不错。”金特里说，“但我不想让你回家。你不适合单独待着，也绝不会同意去我家，我又不愿意圣诞前夜坐在自己没有标志的警车里，一晚上都守在你家门外。而且，医生说你必须留院观察一晚。”

“我宁愿去你家。”娜塔莉柔声道，但并无卖弄风情的意味。“我很害怕。”她说。

金特里点点头。“是啊。”他喝完杯中的咖啡，“我也害怕。我甚至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我感觉，我们已经深深陷入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当中。”

“看来你仍然相信索尔的故事？”

“他离开之后六天都没消息，我很不安。”金特里说，“就算我们不全信他的话也知道，这里头一定有蹊跷。”

“你觉得你能抓住昨晚袭击我的人吗？”娜塔莉问。她突然感觉很累，躺到枕头上，将床调得更高。

“袭击者没有留下指纹或其他痕迹。”金特里说，“我们在检验尼康相机上的血迹，但也不会查出多少信息。我们只能继续深入调查。”

“那个人可能再次袭击我。”娜塔莉说。

“呃.....我觉得他不会了。”金特里说，“我认为他们已经把消息传递出去了。”

““你想找到那个女人？去德国城吧。””娜塔莉拉长声调说，“那个女

人会是梅勒妮·福勒吗？”

“你觉得会是别人吗？”

“不会。德国城在哪儿？那是真实存在的地点吗？你觉得这跟索尔所说的上校是否相关？比如说，这是某种暗号？”

“我知道北方城市里有好几个德国城。”金特里说，“费城有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区叫这个名字。但全国很可能有一百个叫这个名字的城镇。我这儿的地图上没有标出来，但我打算去图书馆好好查查。这不像是暗号，只是个地名。”

“但为什么那人会告诉我福勒在这个地方呢？”娜塔莉问，“谁会知道她在那里？”

“问得好。”金特里说，“我还不知道答案。如果索尔的故事是真的，那他似乎也有许多不明之处。”

“昨晚那个人……他会是福勒夫人派来的吗？索尔说，上校可以用意念控制他。福勒夫人会不会也有这种能力？她会不会仍然留在查尔斯顿，故意误导我们？”

“当然有可能。”金特里说，“但这种可能性经不起推敲。倘若梅勒妮·福勒还活着，并且留在查尔斯顿，那为什么把她的踪迹暴露给我们？我们算什么？已经有两个市级机构、三个省级机构，还有该死的联邦调查局在全力侦破这个案子。三大电视网上周都做了报道。五十名记者参加了上周一的地方检察官新闻发布会，其中一些还在追踪这个案子——尽管他们已不再关注我们警察局——所以我才没有把你昨晚将车停在福勒家对面写进案情记录里。倘若这件事被媒体知道了，第二天的新

闻标题一定是《查尔斯顿凶杀案元凶再下毒手，一人几乎丧命》。”

“那你觉得哪种可能性更高呢？”娜塔莉问。金特里收拾完屋子，将托盘桌挪开，坐在床沿上。对他这种大块头来说，他的举止堪称敏捷而优雅，仿佛在粉色皮肤和脂肪下藏着一个技能娴熟的运动员。“假定索尔的故事是真的，”金特里轻声说，“那查尔斯顿凶杀案就可以解释为精神吸血鬼之间互相攻击。尼娜·德雷顿死了。我在她被送到停尸房之前和之后都见过她的尸体。无论她是什么，她现在都只存在于记忆中了。认领她尸体的人将她火化了，现在她只是一把骨灰。”

“谁认领了尸体？”娜塔莉问。

“不是她的家人或者朋友。”金特里说，“是一个律师——她是她房产的遗嘱执行人——以及她担任董事的公司的两个成员。”

“尼娜·德雷顿死了，”娜塔莉说，“剩下的还有谁？”

金特里伸出三个手指，“梅勒妮·福勒、威廉·波登，即索尔口中的上校——”

“这才两个。”娜塔莉盯着剩下的一根手指说，“还有一个是谁？”

“不知道，但候选人有一百万。”金特里说，晃了晃十根指头。“嘿，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他走到自己脱下的制服边，拿出一个信封，里面装着圣诞节贺卡和飞机票。

“回圣路易斯的飞机？”娜塔莉说，“明天的？”

“不错。今天的机票买不到了。”

“你是想把我赶走吗，治安官？”

“可以这么说。”金特里一笑，“我知道这相当无礼，但我觉得你最好躲得远远的，直到这堆乱七八糟的问题解决之后再回来。”

“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娜塔莉说，“为什么我回圣路易斯去就安全了？如果有人要追杀我，那他难道不会跟我去圣路易斯吗？”

金特里双臂抱胸，“你说得有道理，但我认为不会有人跟踪你，你觉得呢？”见娜塔莉没有回答，他继续说，“你曾说过你在那边有朋友——弗雷德里克可以陪你——”

“我不需要保镖或保姆。”娜塔莉冷冷地说。

“是的。”金特里说，“但你回去之后就会有一群朋友陪伴，还有事情可做，然后你就可以忘了这里的不愉快。”

“那谁去寻找杀害我父亲的凶手？”娜塔莉说，“谁去监视福勒家，等待索尔的消息？”

“我会让副手去监视福勒家。”金特里说，“霍奇斯夫人同意我的人待在她家中——在楼上霍奇斯先生的书房里，从那儿可以俯瞰整个院子。”

“那你干什么？”

金特里将帽子从床上拿起来，折起帽顶，戴上帽子。“我有点儿想去度假。”他说。

“度假！”娜塔莉惊呼道，“你居然有心情度假？这摊子事你不管

啦？”

金特里笑道：“局里的人也是这么说我的。我工作繁重，过去两年都没有休过假，至少累积了五个星期的假。如果我愿意，至少能休一两个星期。”

“什么时候开始度假？”娜塔莉问。

“明天。”

“你上哪儿度假？”娜塔莉的声音中不止是好奇。

金特里揉了揉脸颊。“我想溜达到北方去，在纽约玩几天。我很久没去那里了。然后我打算去华盛顿玩一两天。”

“你是去找索尔吧？”娜塔莉说。

“我可以把他找出来。”金特里拉长声调说，瞟了眼手表，“嘿，时间不早了。医生大概九点钟会过来，然后你八成就可以走了。”他顿了顿，“你刚才提到，你可以到我家做客？”

娜塔莉在枕头上撑起身子。“你这是在邀请我？”她问。

“是的。”金特里说，“你回圣路易斯之前，我希望你不要在自己家待太久。当然，你今晚上也可以住酒店，我可以安排雷斯特或者斯图亚特和我轮流看护你——”

“治安官，”她说，“在我答应你之前，我希望同你商量一件事。”

金特里严肃起来：“请说，女士。”

“我厌倦了叫你‘治安官’，更厌烦被你称作‘女士’。”娜塔莉说，“咱们不如直呼名字算了。”

“我无所谓。”金特里咧嘴一笑，“女士。”

“只有一个问题。”娜塔莉说，“我没法叫你鲍比·乔伊。”

“我手下也不这么称呼我。”金特里说，“直到我当上查尔斯顿这儿的治安官，他们才开始流行叫我鲍比·乔伊。这名字仅限于工作期间使用。”

“工作之外人们叫你什么？”娜塔莉问。

“胖墩儿。”金特里笑道，“我妈叫我罗布。”

“好吧。”娜塔莉说，“谢谢你的邀请，罗布。我愿意去你家做客。”

他们在娜塔莉的家停了很长时间，容她打包行李，给她父亲的律师和几个朋友打电话。处置房产和卖掉摄影工作室需要至少一个月。娜塔莉没理由再留在家里。

圣诞节这天温暖而晴朗。金特里缓缓驾车返回城中，沿着科斯格罗夫大道穿过阿什利河，再进入米廷街。今天是星期四，但感觉却像是星期天。

他们早早地吃了晚饭。金特里准备了烤火腿、土豆泥、奶酪酱拌花椰菜、巧克力奶油。圆形餐桌摆放在大凸窗旁边，两人啜着咖啡，欣赏着暮色渐染的房屋和树木。然后他们披上夹克，出门散步。走着走着，天上的星都亮了。父母呼唤孩子结束与新玩具的玩耍回家。黑暗的房间中闪现出电视的彩色光亮。

“你觉得索尔还好吗？”这还是今天他们头一回聊到严肃话题。

金特里把双手深深地插入夹克口袋中。“我说不准。”他说，“但我感觉肯定出事了。”

“我不想回圣路易斯躲起来。”娜塔莉说，“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我都要坚持调查下去。我觉得这是我欠父亲的。”

金特里没有争辩。“我跟你讲，我去查出教授在哪儿，然后我们再同他联系上，计划下一步行动。我认为一个人做这个工作会更容易。”

“但梅勒妮·福勒可能就在查尔斯顿。”娜塔莉说，“我们甚至不知道昨晚袭击者的意图。”

“我认为那个老太太不在这儿。”金特里说，然后告诉娜塔莉，凶案发生那晚，阿瑟·卢埃林开车去附近商店买雪茄，结果以九十七英里的时速撞上了亚特兰大郊外的桥墩。“卢埃林先生要去的商店离曼德萨旅馆不远。”金特里说。

“如果梅勒妮·福勒具有索尔说的那种念控力……”

“不错。”金特里说，“乍听上去不可思议，但细想起来完全说得通。”

“你认为她躲在亚特兰大？”

“不。”金特里说，“她不会待在与事发地太近的地方。我猜她会尽快乘飞机或开车离开那里。我这一个星期都在打电话打探消息。一个星期前的星期一，哈兹菲尔德国际机场发生了一场骚动。一个女人将装有一万二千美元现金的随身行李箱落在了那儿。没人可以描述她的长相。

机场的一个四十岁的行李搬运工突然癫痫发作死亡，但他之前几乎拥有完美的健康记录。我调查了那晚所有的非正常死亡。一家六口乘坐旅行车在285号州际高速公路上被一辆半挂车追尾，全家遇难——半挂车司机打瞌睡了。罗克代尔公园有人射杀了自己的姐夫，起因是家中一艘老船的归属权纠纷。亚特兰大体育馆附近发现了一个流浪汉的尸体，治安官办公室说死亡时间已接近一周。一个叫斯蒂文·伦顿的人在自家自杀了。据警方了解，他在妻子离开之后就一直郁郁寡欢。”

“这同梅勒妮·福勒有什么关系？”娜塔莉问。

“这也是我在琢磨的。”金特里说。他们来到一个小公园。娜塔莉坐在秋千上，轻巧地前后晃动。金特里手抓另一架秋千的铁链。“伦顿先生自杀的蹊跷之处是，他是在上班的时候自尽的。大多数人都不会选择在上班时间自杀。你绝对猜不到，他是在哪里搭上最后一个乘客的……”

娜塔莉停止摇荡，“我……哦！机场？”

“不错。”

她摇摇头，“这说不通啊。如果梅勒妮·福勒要从亚特兰大机场乘飞机离开，那为什么要把钱留下，还费神费力地去杀搬运工和出租车司机？”

“可以想象，肯定有事情惊吓到了她。”金特里说，“也许她临时改变了计划。出租车司机的私人轿车不见了——他的前妻向警察抱怨了近一个星期，车才被找到。”

“在什么地方发现的？”娜塔莉问。

“华盛顿特区。”金特里说，“就在市中心。”

“这说不通啊。”娜塔莉说，“司机自杀，有人偷走他的车，丢在华盛顿——难道这种解释不是更简单么？”

“是简单。”金特里说，“不过，如果我们采信索尔·拉斯基的故事，那这一系列巧合都可以简单地解释清楚。我一直笃信奥卡姆剃刀理论【108】。”

娜塔莉一笑，又荡起了秋千，“但这把剃刀你得谨慎使用。刀锋如果变钝，就会割到自己的喉咙。”

“嗯。”金特里说。他感觉舒服极了。晚风阵阵，生锈的秋千嘎吱作响，勾起他童年的回忆，还有娜塔莉陪在他身边，这让他很开心。

娜塔莉又停下晃动，“我不能置身事外。”她说，“或许，你去华盛顿的同时，我可以去亚特兰大调查那里的事。”

“我只去几天。”金特里说，“你一到圣路易斯，我就会立刻同你联系。”

“索尔·拉斯基也说过会很快同我们联系。”

“听着，”金特里说，“我有一台电话答录机。我还有一种设备，可以在我回不了家的时候在电话里听到录音。我老爱弄丢东西，所以这种回放设备我买了两部。你可以拿一部。我会在每天上午十一点和晚上十一点打一次我自己的电话。如果你有事要告诉我，就在答录机里留言吧。你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方式听取我的留言。”

娜塔莉眨眨眼，“你直接给我打电话不是更简单吗？”

“是简单，但你同我联系就比较困难了。”

“但是……那样我岂不是会听到你的私人信息？”

金特里在夜色中对她咧嘴一笑，“我对你没有什么秘密好隐瞒的。”他说，“或者说，我给你了那个电子设备之后就没什么好隐瞒的了。”

“我万分期待。”娜塔莉说。

他们回到金特里家时，发现有人正在等他们。长长的门廊的阴影深处，烟头的微光忽明忽暗。金特里和娜塔莉在石板路上停下来，治安官缓缓解开夹克，娜塔莉瞥见了插在腰带里的左轮手枪的枪把。“是谁？”金特里轻声问。

烟头的光忽地一亮，然后消失了，一个黑影站起来。娜塔莉抓住金特里的左臂，高大的黑影朝他们走来，在门廊的台阶旁停下。“你好，罗布。”一个深沉而沙哑的声音传来，“今晚很适合飞行。你想去海边兜兜风么？”

“你好，达利尔。”金特里说，娜塔莉感觉大块头治安官放松下来。

娜塔莉的眼睛逐渐适应了黑暗，终于看清对面是一个瘦高的男人，留着两侧发白的长发。他下身是一条破破烂烂的牛仔裤，脚上趿拉着拖鞋，上身是印着褪色的克莱姆森大学字样的运动衫。他脸上坑坑洼洼，面色深沉，与莫里斯·尤德尔有几分相似，只是更年轻。

“娜塔莉，”金特里说，“这位是达利尔·米克斯，他在港口另一头做

包机生意。每年都要载着一个摇滚乐队到处表演，他自己也会敲鼓。他觉得自己既是查克·耶格也是弗兰克·扎帕。达利尔和我是同学。达利尔，这位是娜塔莉·普雷斯顿女士。”

“很高兴认识你。”米克斯说。

他友好地同娜塔莉握了下手，娜塔莉喜欢他手上传来的力量感。“拖些椅子过来。”金特里说，“我给大家弄点儿啤酒。”

米克斯将烟头摁灭在栏杆上，然后丢进草丛，娜塔莉将一把藤椅转过来面朝门廊里的秋千。米克斯坐在秋千上，跷起二郎腿，拖鞋挂在脚趾上晃动。

“你们俩上的是哪个学校？”娜塔莉问。她觉得米克斯看上去比罗布年纪大。

“西北大学。”米克斯用沙哑而友善的声音说，“但罗布以优异成绩毕业，而我因为成绩不及格而被学校除名，只好应征入伍。我们做了几年的室友。在那个大城市里，我俩都是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南部小子。”

“是啊。”金特里说，带回来三罐冰冻的米狮龙啤酒。“达利尔确实是在南部长大的——芝加哥南部。他从来没有穿越梅森-迪克森线【109】，除了有一年来这儿找我玩了一个暑假。从越南回来之后，他就非常明智地搬到了这儿来。他也没有被开除。他是主动辍学参军的，尽管他在念大学之前就是海军陆战队员，而且在大学期间还是活跃的反战分子。”

米克斯喝了一大口啤酒，在微光中盯着啤酒罐，做了个鬼脸。“上帝啊，罗布，你还在喝这狗尿？我得告诉你多少遍，柏斯特啤酒才是好

东西？”

“你去过越南？”娜塔莉问。她想起弗雷德里克，他拒绝谈论早年的从军生涯，就连听到越南这个词都会火冒三丈。

米克斯微笑着点头。“不错，女士。我在那儿当了两年的FAC——也就是空军前进控制员。我驾驶派柏小熊轻航机先行侦察，告诉驾驶机动性能更好的喷气机的飞行员，哪里适合投放武器装备。我在越南期间从没有愤怒地开过一枪。这简直就是最轻松的工作了。”

“达利尔被从天上射下来过两次。”金特里说，“他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抽屉里堆满奖章的四十岁的嬉皮士。”

“都是我在军人消费合作社里买的。”米克斯说。他喝完最后一口啤酒，打了个饱嗝，说：“我想今晚我是不能飞了，对吧，罗布？”

“下次吧，我的朋友。”金特里说。

米克斯点点头，站起身，朝娜塔莉鞠躬。“很高兴认识你，女士。如果你需要给庄稼撒药，或者包机旅行，或者好的鼓手，只需要到普莱森特山机场来找我就行了。”

“我会的。”娜塔莉微笑着说。

米克斯拍了拍金特里的肩膀，跳下台阶，进入黑暗中，吹着《情天未了缘》的主题曲的口哨离开了。

他们整晚都在听音乐，聊童年，玩象棋，讨论在南方长大在北方上

学的经历，洗盘子，末了还喝了白兰地。娜塔莉发现他们在一起时都毫不紧张，仿佛彼此相识很多年了一样。

娜塔莉看到漂亮的客房时，不由得惊喜起来，金特里将这里打扫得一尘不染。实木家具和简单的铁床让这里看上去像是震颤教【110】教徒的房间。但好在床单是彩色的，墙上还装饰着精致的菠萝印花图案，才避免了斯巴达式的刻板单调。

金特里打开门厅厕所，指给她看干净的毛巾在哪儿，祝她晚安，最后一遍检查了门锁和院子里的灯，然后回去自己的卧室。他换上一套舒服而干净的长运动裤和T恤。过去八年里，他曾因肾结石四次入院，每一次都是深夜发作的。肾结石是钙结晶——尽管他一日三餐都是低钙食物，但他还是不可避免地患上了结石病——每次刚一发作，剧痛就让他丧失了行动能力，除了打电话叫救护车送他去急诊室。肾结石令金特里苦恼不已，病发之前他无法预测或阻止，病发之后他也只能把自己完全交给医生。不过，他早就将睡衣换成了长运动裤和T恤，所以在被送去医院的晚上——这种事平均两年发生一次——他到医院时就不至于身上还穿着睡衣。

金特里将枪套和点357口径鲁格黑鹰手枪挂在床边的椅子上。他每晚都将枪放在那儿，这样在黑暗中只需一伸手就能够到。

金特里没有立刻去睡觉。他知道两个房间之外就住着一个美丽的年轻女人。他也知道，今晚自己不能沿着走廊去她的房间。他知道他们互相倾慕——他被娜塔莉所吸引，而他也猜得出娜塔莉也喜欢他。金特里看着反射在天花板上的车灯，微微蹙眉。今晚不行。无论这种关系有何结果，今晚都不是确立关系的时机。治安官凭直觉敏锐地认识到，娜塔莉·普雷斯頓必须离开查尔斯頓，离开这疯狂的混乱。金特里的直觉总

是非常准，这直觉已经救了他很多次。他相信自己的直觉。

把她接到自己家来住风险极大，但他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在她明早登机之前确保她的安全。有人在跟踪他——不是一个，而是好几个。直到昨天——也就是星期三，圣诞节前夜——他才确认这一点。他上午独自驾车转悠了超过九十分钟，明确了事实，并且记下了跟踪他的车辆。这次跟踪者比上周那个老到多了——实际上，跟踪进行得隐蔽而专业，倘若不是金特里早就绷起了神经，他绝对发现不了自己正在被跟踪。

至少有五辆车跟踪他，其中一辆是出租车，另外四辆则毫不起眼。不过有三辆车前一天曾经同他玩过猫鼠游戏。一辆车远远地跟在他后面，从不接近。如果他突然变换方向甩掉了这辆车，另一辆车就会跟上。金特里用两天才发现，在他前面还有接应的车辆。实施如此细致的跟踪，至少需要六辆车，十二个人，而且彼此间采用无线电通信。金特里曾考虑过，会不会是查尔斯顿警察局的内务部在调查他，但他很快放弃了这个想法。首先，他的档案记录、生活作风、待处理的案件数量都不足以让内务部出马。其次，查尔斯顿警察局的预算不允许如此劳师动众。再次，他认识的警察绝不会如此劳神费力地跟踪嫌疑人。

那跟踪者会是谁呢？联邦调查局？金特里不喜欢也不信任理查德·海恩斯，但他知道联邦调查局没有理由怀疑查尔斯顿的治安官参与了飞机爆炸案或曼萨德旅馆凶杀案。难道是中央情报局？金特里摇摇头，凝视着天花板。

娜塔莉发出尖叫时，金特里刚刚入睡——他梦见自己回到了芝加哥，在大学里寻找教室。

金特里抓起鲁格手枪，冲进走廊，头脑完全清醒过来。他听见隐隐的哭声，然后便是啜泣。金特里单膝跪在门外，伸手拧了下门把——门没上锁——将门猛然打开，身子闪到门边。四秒钟后，他蹲伏着出现在门口，伸直胳膊，持枪的手来回舞动。

娜塔莉独自坐在床上哭泣，双手捂住脸。金特里环视屋内，检查窗户是否还关着，将鲁格手枪轻轻放在床头柜上，坐在她身边的床沿上。

“我……我……我很抱歉。”她泪眼婆娑，结结巴巴地说，声音中满是惊恐和尴尬。“我每次刚……刚睡着，就会梦见那个人……从车……车座背后……勒我……”她强行忍住哭泣，打了个嗝，摸索着床头柜上的纸巾盒。

金特里用左臂搂住她。她身体僵直了一会儿，然后就软绵绵地瘫在了他怀里，头发触碰着他的面颊和下巴。她继续颤抖了几分钟。“没事了。”金特里一边抚摸着她的后背，一边喃喃低语，“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她就像一只受惊的小猫，在主人温柔的抚摸下渐趋平静。

过了一阵子，金特里觉得她应该已经睡着，自己也快要沉入梦乡。这时，娜塔莉慢慢抬起头，双臂搂住他的脖子，开始亲吻他。他们吻得很久、很轻，让他们迷醉。她的双乳贴在他身上，柔软而丰满。

又过了一阵子，她跨坐在了他身上，金特里看着她颇长的脖子。她没有发出声音，但激情令她仰起了椭圆形的脸。他们十指相扣，他再次感觉到了她身体深处传来的颤抖，但这次颤抖的原因不是恐惧……

娜塔莉去圣路易斯的航班比金特里去纽约的航班早两个小时。她吻别了治安官。两人都在南方出生成长，深知南方的风俗——尽管如今已是1980年，但在这里，黑人女性和白人男性在公开场合亲吻还是会招来

侧目与腹诽。但他们对此毫不介意。

“送给你的礼物。”金特里说，给了她一本《新闻周刊》、一份晨报，还有另一部留言播放器。“我试试今晚能不能听到你的留言。”他说。

娜塔莉点点头。她拿定主意不再说话，迅速转身，沿着机场斜坡快速离开了。

一个小时后，飞机已经飞到肯塔基州上空。娜塔莉放下《新闻周刊》，拿起报纸，看到了那篇将彻底改变她人生的文章。那篇文章刊登在第三页。

费城（美联社）

圣诞节前夜，德国城四名年轻的黑帮成员惨遭杀害，但费城警方仍然没有掌握可靠的线索和嫌疑人。凶案组的里奥·哈特韦尔警督称，这是他“入行十年来见过的最可怕的案件”。

圣诞节早上，在德国城的集市广场发现了未成年人街头黑帮“灵魂砖厂”的四名成员的尸体。警方没有透露遇害者的姓名和凶案的细节，但可以确定的是，四名遇害者的年龄介于十四到十七岁之间，尸体残缺不全。有目击者称，四个男孩都遭斩首，但负责调查的哈特韦尔警督对此未做评论。

“我们已经开始了仔细调查。”德国城凶案组的托马斯·莫拉诺队长说，“各种可疑的线索我们都在追查。”

费城的德国城地区有黑帮暴力犯罪的历史。1980年已经有两人死于黑帮火并，1979年则有六人丧命。“圣诞节前夜凶杀案令人瞠目。”德国城社区活动中心主任威廉·伍兹牧师说，“过去十个月，黑帮暴力犯罪一直在减少。我不知道现在黑帮之间有什么争执与仇杀。”

“灵魂砖厂”是德国城数十个未成年人黑帮之一，据说由大约四十个全职成员和八十个外围成员构成。大多数费城街头黑帮常年同地方执法部门冲突，不过最近几年，政府出台了许多帮扶计划，比如“圣约家园”“社区接触”。四个遇害的未成年人都来自“灵魂砖厂”。

娜塔莉立刻本能地意识到，这肯定同梅勒妮·福勒脱不开干系。她不知道为什么查尔斯顿的老太太会卷入费城的黑帮火并，但她仿佛再次感觉到一双手勒住她的脖颈，一个温暖的声音在她右耳边嘶嘶作响：“想找到那个女人？去德国城吧。”

在圣路易斯国际机场——当地人仍然管那里叫“兰伯特机场”——娜塔莉做出了决定，然后趁恐惧还没有阻止自己，立刻展开了行动。她知道，一旦自己给弗雷德里克打了电话，见到她的朋友，她就再也走不了了。娜塔莉闭上眼睛，眼前浮现出父亲的模样——孤零零地躺在冷清的殡仪馆，脸上还没有化妆，愤怒的殡仪业者反复抱怨着：“家属明天才能来。”

娜塔莉用信用卡购买了机票，搭乘环球航空公司的下一班飞机去费城。她检查了一下钱夹，里面还有两百美元现金和六百五十美元旅行支票。她暑假期间曾在《芝加哥太阳时报》打工，记者证仍揣在身上。她给报社的图片编辑本·耶茨打了个电话。

“娜特！”他的声音透过电话中的静电噪声和机场的背景噪声传来，“你不是要五月份才毕业么？”

“没错，本。”娜塔莉说，“但我要在费城待几天，你需要那件黑帮凶杀案的照片吗？”

“当然。”耶茨将信将疑地说，“什么黑帮凶杀案？”

娜塔莉把案情简介了一番。

“那个案子是不会流出照片的。就算警方愿意发布什么照片，也会直接电传给媒体。”

“可如果我搞到些有用的东西的话，你会要吗，本？”

“当然。”图片编辑说，“出什么事了，娜特？你和乔伊[【111】](#)怎么样了？”

娜塔莉感觉肚子遭到猛的一击。不知为何，本没有听说她父亲的死讯。她平复了呼吸，然后说：“这个我过一阵子给你说，本。现在我有事请你帮忙。如果费城警方打电话找你，你能告诉他我是《芝加哥太阳时报》的自由撰稿人吗？”

沉默只持续了几秒，“好的，娜特。我答应你。但你要及时向我通报进展，好吗？”

“当然，本。我一有消息就通知你。我保证。”

离开之前，娜塔莉给大学的计算机中心打去电话，给弗雷德里克留了个口信，说她很快就会联系他。然后，她拨打了查尔斯顿金特里家的

电话。答录机播放了一段金特里的话，发出“哔”的一声，然后娜塔莉开口道：“罗布，我是娜塔莉。”她说自己改变了计划，还说了这么做的原因，然后她顿了顿，道：“小心，罗布。”

直飞费城的飞机非常拥挤。坐在她旁边的黑人穿着极其考究，虽然脖子粗，下巴圆，但看上去挺英俊。他正埋头阅读《华尔街时报》，娜塔莉盯着舷窗外看了一会儿，然后开始打瞌睡。四十五分钟后，她醒了，感觉头晕眼花，有些后悔自己踏上了这趟可能徒劳无功的旅程。她把查尔斯顿的报纸从相机包里取出来，第十次阅读那篇文章。她感觉自己似乎离开查尔斯顿——离开罗布·金特里——很多天了。

“我看见你在看我家那边发生的案子？”

娜塔莉转过头，坐在她身边的衣着考究的男人放下了《华尔街时报》。他举起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对她面露微笑。“空姐来送饮料的时候，你在睡觉。”他说，“你想让我把她叫回来吗？”

“不用了，谢谢。”娜塔莉说。男人的举止让她感觉隐隐的不安，但他的笑容、温柔的声音和随和的态度都表明，他是个热心而温暖的人。“‘你家那边’是什么意思？”她问。

男人拿酒杯的手伸向她的报纸。“黑帮那些事。”他说，“我住在德国城。这种破事时有发生。”

“你能给我讲讲吗？”娜塔莉问，“关于黑帮……还有黑帮凶杀案。”

“我可以给你讲讲黑帮。”他的声音让娜塔莉想起了演员詹姆斯·厄尔·琼斯^[112]的低音，“但我不清楚什么黑帮凶杀案。这几天我都不在费城。”他的笑容更加灿烂了，“何况，小姐，我来自一个更积极向上的

街区。你到费城后会去德国城吗？”

“我不知道。”娜塔莉说，“为什么这么问？”

大个子男人的嘴角咧得更开了，但他的眼神依旧难以捉摸。“我只是希望你去看看。”他若无其事地说，“德国城是一个有趣的地方，历史悠久。你可以在那里看到美丽和富裕，也可以看到贫民窟和黑帮。我希望你去费城游览的时候对这两方面都有了解。除非，你本来就住在那儿？我不应该妄下结论。”

娜塔莉强迫自己放松。她不能一直都保持在妄想和焦虑之中。“不，我是去游览的。”她说，“我愿意了解关于费城的一切——好的方面，以及坏的方面。”

“那就好。”她的旅伴说，“我还要来杯酒。”他朝空姐挥了挥手，“你真的不想喝点儿什么吗？”

“可以来杯可乐。”娜塔莉说。

他点了两种饮料，然后转身对娜塔莉一笑。“点好了。”他说，“如果我要担当你的正式导游的话，我们应该首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叫娜塔莉·普雷斯顿。”娜塔莉说。

“很高兴认识你，普雷斯顿小姐。”她的邻座优雅地点了下头，“我叫詹森·鲁哈。听候你的吩咐。”

波音727飞机继续向东飞行，很快就被罩入了冬季夜晚的黑色大氅之中。

【1】 埃德是爱德华的昵称。爱德华·布赖恩特（Edward Bryant，1945—），美国科幻小说和恐怖小说作家。

【2】 弗拉德·采佩什（Vlad Tepes，1431—1476），瓦拉几亚大公，著名的吸血鬼德古拉伯爵的原型。

【3】 特兰西瓦尼亚（Transsilvania），罗马尼亚中西部地区，中世纪时曾是个公国。

【4】 Song of Kali，初版于1985年上市。这部长篇处女作一举拿下了奇幻小说的最高奖项世界奇幻文学奖。

【5】 Prayers to Broken Stones，初版于1990年上市。

【6】 The Hollow Man，初版于1992年上市，并于次年获得轨迹奖提名。

【7】 Doubleday，历史悠久的美国出版社，始创于1897年，总部设在纽约。

【8】 Random House，德国媒体集团贝塔斯曼（Bertelsmann AG）旗下的一家出版社，于1927年成立，总部设在美国纽约市。

【9】 Bantam Books，美国兰登书屋的子公司，成立于1945年。

【10】 詹姆斯·法兰科（James Frenkel，1948—），美国知名出版人、编辑、经纪人。

【11】 1982年的一款64KB内存家用电脑。

【12】 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1874—1936），英国作家，首开以犯罪心理学方式推理案情之先河，笔下塑造的最著名形象是布朗神父。

【13】 译文出自《回到正统》，庄柔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5月第1版，第38页。

【14】 译文出自《蒙田随笔全集》，潘丽珍等译，译林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第63页。

【15】 弗兰克·罗宾森（1926—2014），美国科幻和科技惊悚小说作家。

【16】 达尔顿·特朗勃（Dalton Trumbo，1905—1976）美国编剧、小说家。

【17】 罗伯特·爱德华·李（1807—1870），美国内战时期南部邦联的总司令。

【18】 杰克·万斯（Jack Vance，1916—2013），美国科幻作家，代表作为《濒死的地球》。万斯开创了科幻小说中的一个新流派，写的是“仿佛旧日重现的遥远未来世界”，被一些人称为“未来奇幻”或“科学奇幻”。

【19】 Dark Harvest Press，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芝加哥成立的一家小型出版公司。

【20】 Lord John Press，私人图书公司。

【21】 译文出自《麦克白中英文对照全译本》，莎士比亚著，朱

生豪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第7页。

【22】 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1844—1889），英国诗人。该诗出自霍普金斯的十四行诗《腐尸之宴》，译文出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选》，飞白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第290页。

【23】 波兰南部城市。

【24】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港口城市。

【25】 即“披头士”乐队的约翰·列侬。

【26】 Wedgwood，1759年成立的英国国宝级品牌，以精致骨瓷闻名。

【27】 德国喜姆（Hummels）瓷娃娃诞生于1935年，所有娃娃形象均来自名为喜姆的修女的画稿，由德国著名的Goebel瓷厂制作并盖印，以示瓷偶的出厂年份。模子用过二十次后，便会销毁，从此不再有同款瓷偶。被全世界的收藏家喜爱。

【28】 约翰尼·卡尔森（1925—2005），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

【29】 弗兰兹·安东·梅斯梅尔（1734—1815），德国医生，催眠术的发明者。

【30】 比尔是威廉的昵称。

【31】 查尔斯的昵称。

【32】 托尼·哈罗德，本名安东尼·哈罗德，托尼是安东尼的昵称。

【33】 多丽丝·戴（Doris Day, 1924—），美国歌手兼电影演员，有“雀斑皇后”之称。

【34】 杜鲁门·卡波特（1924—1984），美国作家，代表作有《冷血》等。

【35】 相当于一米八的身高。1英尺=0.3048米，1英寸=2.54厘米。

【36】 理查德·艾夫登（Richard Avedon, 1923—2004），美国知名时尚和人像摄影师。

【37】 舒伯特的昵称。

【38】 乔治·C. 斯科特（1927—1999），美国演员，代表作为《巴顿将军》。

【39】 朱莉·安德鲁斯（Julie Andrews, 1935—），英国女演员，1965年由她主演的电影《音乐之声》取得巨大成功，为她赢得了当年金球奖最佳女主角和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随后，一系列电影拍摄使她蝉联了两年的好莱坞最卖座的女明星。

【40】 玛丽·奥斯蒙德（Marie Osmond, 1959—），美国女演员、歌手，也是商业演出团队“奥斯蒙德家族”的一员。

【41】 阿尔及利亚首都。

【42】 查尔斯顿港的一处石制防御工事，始建于1827年，以美国独立战争英雄托马斯·萨姆特将军的姓来命名。

【43】 法国东南港口城市。

【44】 查尔斯顿的一处地标性海堤。美国内战期间曾在此设置大炮，因此得名。

【45】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首府和最大城市。

【46】 美国一家男士经典定制服装和休闲服、运动服、鞋类和配饰零售商，成立于1905年，是一家百年老店。

【47】 J. 埃德加·胡佛（1895—1972），美国联邦调查局首任局长，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局长。

【48】 理查德的昵称。

【49】 凯瑟琳的昵称。

【50】 瑞士首都。

【51】 电影《星球大战》中的机器人。

【52】 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1944—），电影《星球大战》的导演。

【53】 亨利·基辛格（1923—），美国政治家，1973年到1977年任美国国务卿。

【54】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段海滩，以冲浪闻名，许多电影明星都住在附近。

【55】 布鲁斯的昵称。

【56】 又名五朔节之夜，一些欧洲国家和美国的一些斯堪的那维

亚人聚居区于五月一日前一天的晚上庆祝春天到来，以音乐、歌唱、篝火为特色。

【57】 希腊神话中被爱神阿佛洛狄忒所恋的美少年。

【58】 原文为德语，“nicht wahr”。

【59】 原文中为德语，“Ja”。

【60】 原文中说了两遍“第二”，第一遍是德语“Zweitens”。

【61】 罗兹（Lodz），波兰第三大城市，罗兹省首府，位于波兰中部，是重要的犹太文化中心。

【62】 圣路易斯（City of Saint Louis），美国密苏里州东部大城市，位于密西西比河中游河畔，几乎处于美国的几何中心。

【63】 蒙哥马利（Montgomery），美国亚拉巴马州的首府，也是该州第二大城市。

【64】 萨凡纳（Savannah），美国乔治亚州大西洋岸港口及旅游城市。

【65】 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1900—1945），历任纳粹党卫队队长、盖世太保首脑、内政部长等要职。

【66】 波兰战役之后，德军组建了一些新的党卫军作战师，其中就有臭名昭著的“骷髅师”，党卫队中的反人类罪大多是这类部队犯下的。

【67】 美国报业大王威廉·赫斯特的孙女。1974年被绑架后加入绑

匪组织，参与抢劫银行。

【68】 特别行动队，实际上就是流动屠杀队，由德国党卫军和警察组成，听命于德国保安警察和纳粹党卫队保安处长官，其任务是谋杀所谓的“民族敌人”或“政治敌人”。

【69】 耶罗尼米斯·博斯（Hieronymus Bosch，1450—1516），荷兰画家，他的画作多在描绘罪恶与人类道德的沉沦。

【70】 《圣经》中的巴勒斯坦地区。

【71】 犹太人传统的招呼、道别语，意为“平安”。

【72】 指1979年伊朗爆发的扣留美国外交官和平民为人质的事件。

【73】 阿亚图拉·霍梅尼（1902—1989），伊朗什叶派宗教学者（大阿亚图拉），1979年伊朗革命的政治和精神领袖。

【74】 伊斯兰教领袖的头衔。

【75】 调查政府人员泄密情况的人员。

【76】 英国统治下巴勒斯坦的地下犹太军事组织，后成为以色列正规军的核心。

【77】 鸟类中存在的社会等级，其中每一只鸟能啄咬比其低下的鸟而又被等级比它高的鸟啄咬。

【78】 阿道夫·艾希曼（1906—1962），德国纳粹军官，盖世太保的犹太部门头目（1939—1945），对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数以百万计

的犹太人的被杀负有重要责任，战后逃往南美，在1960年被以色列秘密组织逮捕，在以色列被审判和处决。

【79】 弗朗兹·穆雷尔（1912—1994），人称“维尔纽斯的屠夫”，奥地利党卫军军官，他建立、组织并统治了维尔纽斯犹太人隔离区。

【80】 约瑟夫·门格勒（1911—1979），人称“死亡天使”，德国纳粹党卫队军官和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医师”，负责裁决将囚犯送到毒气室杀死，或者成为强制劳动劳工，并且对集中营里的人进行残酷、科学价值不明的人体实验。战争结束后，他先是使用假名隐匿在德国，然后逃亡至南美洲不同国家居住，直到意外溺死在巴西，对遗体的DNA测试才确认了他的身份。

【81】 此处原文为德语：Guten Morgen, haben Sie sich verfahren?

【82】 原文为德语：Das hier ist ein Privatgrundstück.

【83】 德语：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84】 德语：不客气。

【85】 年轻人说的是英语。

【86】 迪诺·德·劳伦蒂斯（Dino De Laurentiis, 1919—2010），著名电影制作人，欧美电影界泰斗人物。

【87】 安·玛格丽特（Ann Margaret, 1941—），出生于瑞典斯德哥尔摩，美国电影演员、歌唱家、舞蹈家。

【88】 这两人均是美国著名动作片男演员。

【89】 被催眠者经催眠进入催眠状态时，催眠师所输入的指令或暗示，在催眠状态解除后仍能继续发生效应，称催眠后暗示。

【90】 娜特，娜塔莉的昵称。

【91】 弗雷德是弗雷德里克的昵称。

【92】 美国南北战争前的南方。

【93】 弗吉尼亚州东南部和北卡罗来纳州东北部区域，大西洋沿海平原的一部分。

【94】 文森特·普赖斯（1911—1993），美国著名恐怖片演员。

【95】 J. 保罗·格蒂（1892—1976），美国石油大亨。

【96】 玛丽·卡萨特（1844—1926），美国画家和图形艺术家。

【97】 1967年6月，以色列和与埃及、叙利亚、约旦等阿拉伯国家之间发生的战争。

【98】 1967年至1970年埃及与以色列之间的有限战争。

【99】 英国统治下巴勒斯坦的地下犹太军事组织。

【100】 威廉的昵称。

【101】 詹姆斯的昵称。

【102】 梅纳赫姆·贝京（1913—1992），以色列政治家，1977年至1983年任以色列总理。

【103】 查尔顿·赫斯顿（Charlton Heston，1923—2008），美国男演员，经常扮演英雄人物，代表作《宾虚》。

【104】 戈登·利迪（Gordon Liddy，1930—），水门事件的策划者与实施者。

【105】 莫蒂默·阿德勒（Mortimer J. Adler，1902—2001），美国哲学家。

【106】 范·克莱本（1934—2013），美国钢琴家。

【107】 汉德尔（1685—1759），德裔英国作曲家。

【108】 即“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其含义是，在试图了解某事物时，不采用不必要的信息是获得最佳解释的最快途径。

【109】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分界线，也是南北战争之前美国的南北区域分界线。

【110】 十八世纪中叶时兴起于英国的基督教的一派，因其教徒在礼拜中做身体震荡之舞而得名，提倡财产共有及独身。

【111】 约瑟夫的昵称。

【112】 詹姆斯·厄尔·琼斯（1931—）美国最成功的黑人演员之一。

CARRION COMFORT

魔鬼在你身后Ⅱ

[美] 丹·西蒙斯 著
DAN SIMMONS

汪洋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鬼在你身后：全3册 / (美) 丹·西蒙斯

(Dan Simmons) 著；汪洋译. --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

出版社, 2017.12

书名原文: Carrion Comfort

ISBN 978-7-5594-0218-9

I. ①魔... II. ①丹... ②汪...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85363号

CARRION COMFORT: Copyright©1989 by Dan Simmon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rmonk, New York, USA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中文版权©2017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图字：10-2017-141号

书 名 魔鬼在你身后

著 者 （美）丹·西蒙斯

译 者 汪 洋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邀编辑 叶 子 闵 唯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x 1270mm 1/32

印 张 38.75

字 数 835千

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218-9

定 价 158.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10-85866447（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Part 2 中局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Part 3 终局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Part 2 中 局

17

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

1980年12月25日，星期四

圣诞节凌晨两点，他们找到了艾伦·艾希科尔和他的家人。

艾伦那晚睡得断断续续的。午夜过后，他起床下楼，吃了两块邻居

温特沃思家送的假日饼干。昨晚过得很惬意，这是他们连续第三年同温特沃思家及西格拉姆夫妇共进圣诞前夜晚餐。艾伦的妻子黛博拉是犹太人，但他俩的宗教信仰都不虔诚。黛博拉不喜欢艾伦仍把自己看作犹太复国主义者。艾伦时常觉得，妻子已经完全适应了美国的生活。对每件事，她都能考虑周全，但有时也会陷入妄想。出席大使馆宴会时，黛博拉会捍卫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观点，这让艾伦非常恼火。不，不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艾伦在心里纠正自己，吃下了第三块也是最后一块饼干——是巴勒斯坦人的观点。她说自己只是就事论事，但她比艾伦能言善辩多了。艾伦有时觉得自己除了密码之外一窍不通。索尔舅舅总是喜欢同黛博拉辩论。

索尔舅舅。这四天来他都在反复思考，是否将舅舅失踪一事汇报给他的上司、华盛顿大使馆摩萨德站长杰克·科恩。杰克是个身材矮小、沉默寡言的男人，表面上和蔼可亲，但总透露着一丝不协调。四年前，他在恩德比机场人质营救行动^[1]中担任伞兵部队上尉；在赎罪日战争期间，他策划截获了一枚埃及地对空导弹。杰克可以判断索尔的失踪是不是严重事态。但利瓦伊提醒艾伦谨慎行事。利瓦伊·科尔是艾伦在密码工作方面的同伴，曾帮助艾伦拍照，并确认照片中人物的身份。利瓦伊非常热情——他断定艾伦的舅舅肯定遇到了某件大事——但他认为，必须在获得更详尽的信息之后才能去找杰克·科恩，或者大使的随员伯格曼先生。上个星期天，利瓦伊悄悄帮助艾伦检查了当地酒店，但并没有发现索尔·拉斯基的踪迹。

凌晨一点过十分，艾伦关了厨房灯，检查了楼下门厅里的安全面板，然后上楼躺在床上，凝视着天花板。

双胞胎女儿非常失望，因为艾伦告诉贝克^[2]和里哈，索尔舅公会在星期六晚上来。索尔每年只会从纽约来这里三四次，但艾伦四岁的双

胞胎女儿非常喜欢舅公到家里来。艾伦明白这种感情，当年他在特拉维夫还是孩子的时候，也天天期待着索尔的到来。每个家庭都应该有这样一个舅舅，他不迎合孩子，但关心孩子的诉求，总会买来令孩子称心如意的礼物——不必太大，但总是能满足孩子真实的深层需求——还会用干涩而平静的声音讲笑话和故事，比其他自以为是的大人好玩儿多了。这样家庭聚会的机会，索尔一般是不会错过的。

利瓦伊提出，索尔也许被卷入了星期六对凯洛格参议员办公室的炸弹袭击。这明显同聂曼·特拉斯科有关，但艾伦知道，他的舅舅绝不会参与炸弹袭击。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从艾伦的父亲到梅纳赫姆·贝京，所有人都参与了哈伽拿的活动。建立国家后，这些前游击队员又谴责这种活动是恐怖主义。艾伦知道，索尔曾经在三次战争中奔赴前线，但三次都是作为医生而不是战士去的。他记得，在特拉维夫的公寓中，还有农场的夏夜里，他半睡半醒间，听到父亲和索尔舅舅争论轰炸的道德问题。索尔大声指出，以色列用A-4天鹰式攻击机发起的报复袭击，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游击队用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发起的报复袭击，两者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袭击都造成了无辜孩童的牺牲。

尽管对参议员办公室爆炸案展开了四天的调查，但利瓦伊和艾伦仍一无所获。利瓦伊向在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的熟人打听，但对方要么就说自己对此一无所知，要么就表示不能泄露这个案子的信息。艾伦又打电话回纽约，但照样没有索尔的消息。

他会没事的，艾伦想。然后耳畔想起了索尔的声音：你不是詹姆斯·邦德，莫迪。

艾伦沉入梦乡，梦见双胞胎女儿正在温特沃思家的圣诞树旁玩耍。这时，他听见了走廊中传来一个声音。

艾伦立刻清醒过来。他掀开被子，从床头柜上拿起眼镜，从抽屉中取出上了弹的点22伯莱塔手枪。

“你怎——”黛博拉嘟囔道。

“别出声。”他压低声音说。

没有人可以进入这个屋子却不触发警报。过去的许多年中，大使馆一直将亚历山大市的这座房子当作情报人员的秘密联络点。这里位于一条死胡同中，远离公路。院子里亮着泛光灯，大门和围墙上密布电子传感器，一旦有人入侵，就会触发主卧室和楼下门厅的安全面板上的警报。这座房子装有强化钢板门和门锁系统，即便最专业的窃贼也无从下手。门上和窗户上的传感器也连接着安保系统。

外围装置经常无故报警，黛博拉对此非常恼火，搬来后不久就拆除了部分警报系统。艾伦因此罕见地对她大发雷霆。现在黛博拉接受了房子原来的安保设施，姑且将其看作生活在偏僻郊区所付出的代价。艾伦讨厌住在离大使馆和大使馆其他雇员这么远的地方，但双胞胎女儿喜欢乡下，黛博拉喜欢女儿们开心，所以他也只好接受现实。他认为闯入者不可能突破两层楼的安保系统而不触发警报。

走廊里又响起一个声音，从后部楼梯和双胞胎的房间传来的。艾伦似乎听见有人在低语。艾伦给黛博拉打了个手势，让她下床趴在地板上。黛博拉将电话拖到地板上藏起来。艾伦朝打开的卧室门走了三步。他呼吸沉重，用左手推了推眼镜，右手高举着伯莱塔手枪，将第一发子弹上膛，进入走廊。

走廊另一头的阴影中站着三个人，或许更多，与他相距不到五米。他们穿着厚重的工装夹克，戴着手套和滑雪面罩。站在前面的两人用长

管手枪对着丽贝卡和里哈的头。女孩的嘴巴被捂住了，惊恐地瞪大了眼睛，穿着睡裤的苍白双腿在黑夹克前来回晃动。

艾伦双腿分开，双手持枪，条件反射般摆出了射击姿势。他仿佛听见了老教官伊利亚胡那缓慢而严厉的声音：“对方没准备好，开枪；对方准备好了，开枪；对方持有人质，开枪；对方不止一个人，开枪。朝每个目标开两枪，两枪。不要去想——直接开枪。”

但他们劫持的不是人质，而是他的女儿——丽贝卡和里哈。艾伦看见了他们睡衣上的米老鼠图案。他将小伯莱塔手枪对准第一个戴滑雪面罩的人。尽管光线昏暗，但在这个距离上，他敢打赌，自己可以将两发子弹送入对方的脑袋，然后转身，手臂保持平直，朝第二个人的脸开两枪。在十五英尺的距离上，艾伦可以将整个弹匣中的十发点22口径子弹都打进拳头大小的圆环中。

但他们劫持的是他的女儿。

“把枪放下。”戴滑雪面罩的男人瓮声瓮气地说。他的枪——一把装有黑色消音器的长枪管鲁格尔手枪——甚至都没有瞄准贝基【3】的头。艾伦断定自己可以在两人开枪之前打中他们。他感到赤裸的脚跟踩在木地板上。他进入走廊已经两秒。特拉维夫那个炎热的夏天，伊利亚胡教导他们：绝不能放下武器。绝不能。一定要坚持射杀。就算你和人质受伤或死亡，只要射杀了敌人，也比放下武器强得多。

“把枪放下。”

艾伦蹲伏着将伯莱塔放在地板上，张开双手。“请不要伤害我的女儿。”

入侵者一共有八人。他们用外科胶带把艾伦的双手绑在身后，从床后拖出黛博拉，将他们一家四口都带到楼下的客厅里。两个戴滑雪面罩的男人进入了厨房。

“莫迪，电话线断了。”黛博拉喘息着说，然后拽她的男人用胶条封住了她的嘴。

艾伦点点头。他觉得现在最好保持缄默。

入侵者的头领让艾伦坐在钢琴凳上。黛博拉和女孩们坐在地板上，背对白墙。他们没有捆绑孩子们的手腕，也没有封住她们的嘴巴。女孩们哭哭啼啼地抱紧了母亲。她们两边各蹲着一个穿工装夹克、牛仔裤，戴滑雪面罩的人。头领点一下头，所有六个人都脱掉了滑雪面罩。

哦，上帝啊，他们要杀死我们，艾伦想。在这一刻，艾伦愿意放弃自己拥有的以及希望拥有的一切，去换取时间倒流三分钟。如果能回去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开两枪，转身，再开两枪，转身……

露出面容的六个入侵者都是白人，古铜皮肤，穿着整洁。他们看上去不像是巴勒斯坦特工或巴德尔-迈霍夫团伙[【4】](#)成员。他们就像是艾伦每天在华盛顿街上擦身而过的路人。站在他面前的人弯下身，脸凑在他跟前几英寸处。这家伙眼睛碧蓝，牙齿洁白，操一口淡淡的美国中西部口音：“我们想和你谈谈，艾伦。”

艾伦点点头。他的双手被牢牢绑在身后，血液循环似乎都被切断了。如果他在钢琴凳上后仰，就能将这个近在咫尺的英俊男人狠狠踢上一脚。另外五个入侵者持有武器，而且离他太远，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够

到。艾伦感到嘴中发苦，心脏狂跳。

“照片在哪里？”他身边的英俊男人问。

“什么照片？”艾伦不相信自己竟然还能发出声，而且竟然如此坚定平静。

“哦，莫迪，别跟我们要花腔了。”男人说，朝墙边的瘦男人点了下头，那人面无表情地立刻抽了四岁的贝基一耳光。

孩子放声痛哭。黛博拉试图挣脱束缚，被胶带封住的口中传出模糊的怒吼。艾伦从钢琴凳上跳下来。“你这个混蛋！”他用希伯来语骂道。英俊男人从旁猛踹艾伦的腿。艾伦向右重重地摔在地上，鼻子和下巴撞到了磨光的地板。两个孩子都尖叫起来。艾伦听见撕胶带的声音，尖叫很快停止了。瘦男人走过来，将艾伦拽起来，推到钢琴凳上坐好。

“照片在房间里吗？”英俊男人轻声问。

“没有。”艾伦说。血从鼻子流到了上唇。他后仰着头，感到下巴已经肿起来了。他的右臂都麻木了。“它们放在大使馆的保险箱里。”他说，舔走了一部分血。

英俊男人点点头，微笑起来。“除了你的索尔舅舅，还有谁见过这些照片？”

“利瓦伊·科尔。”艾伦说。

“密码事务负责人。”男人轻声说，带着一丝鼓励。

“代理负责人。”艾伦说。也许他还有一线生机。他的心脏再次狂跳

起来。“乌里·戴维在休假。”

“还有谁见过？”

“没有了。”艾伦坚定地说。

英俊男人摇了摇头，似乎对艾伦感到失望。他对第三个男人点点头，后者便抬起穿着皮靴的脚狠狠踹向黛博拉身侧。

“没人了！”艾伦大喊，“我发誓！利瓦伊说要获得更多信息之后才同杰克·科恩谈。我发誓。我可以把照片给你们。利瓦伊把底片放在保险箱里。你可以把所有照片都——”

“嘘——嘘——”英俊男人说。他转身面对从厨房出来的两个人，后者点了点头。英俊男人说：“上楼。”于是四个手下上去了。

艾伦突然闻到了煤气的味道。他们把煤气阀门打开了，他想。打开了阀门。上帝啊，为什么？

剩下的三个手下将孩子们的胳膊和腿、黛博拉的腿都绑了起来。艾伦疯狂地搜寻可以用来谈判的筹码。“我现在就可以带你们过去。”他说，“那里基本上没人了。你们可以派人跟我去。我会为你们找到照片——还有你们需要的任何资料。告诉我你们需要什么，我就会同你们一起去，我发誓——”

“嘘——”英俊男人说，“哈尼·亚当见过吗？”

“没有。”艾伦说。他们小心翼翼地将黛博拉^[5]和女孩们平放在地上，谨防她们的头撞到地板上。黛博拉看上去白得吓人，眼珠上翻。艾伦怀疑她已经晕过去了。

“芭芭拉·格林？”

“没有。”

“默什·赫佐格？”

“没有。”

“保罗·本-布林德希？”

“没有。”

“默什·赫佐格？”

“没有。”

“柴姆·佐尔科夫？”

“没有。”

“兹维·霍非？”

“没有。”

男人将大使馆各级工作人员到大使的私人服务人员的名字都念了个遍。艾伦终于意识到，这从一开始就是个游戏——用这种不会引起激烈反抗的方式来拖住他，以便另外四人在楼上和书房中搜查。艾伦愿意玩任何游戏，揭露任何秘密，只要能让黛博拉和女儿们不再挨打，哪怕只有几分钟。一个孩子呻吟着试图翻身。瘦男人拍了拍她小小的肩膀。

上楼搜索的四个男人回来了。个子最高的男人摇了摇头。

英俊男人叹了口气，说：“好吧。动手吧。”

上过楼的一个人拿着双胞胎床上的白色床单，用外科胶带将床单悬挂在墙上。他们让黛博拉和孩子们靠在床单上。

“把她弄醒。”

瘦男人从口袋中取出一个嗅盐胶囊，在黛博拉的鼻子下打开。她的头猛然一抖，完全清醒过来。两人抓住艾伦的头发和肩膀，将他拖到墙边跪下。

瘦男人后退两步，打开一台即显胶片照相机，照了三张照片。他等照片显像，递给英俊男人看。另一个男人取出一台小型索尼录音机，将麦克风凑到艾伦脸边。

“请把下面这段话念出来。”英俊男人说，打开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隔行打印着一段话。男人将纸放在距艾伦眼睛十英寸的地方。

“不。”艾伦说，挺起胸膛，等着拳头落下。他幻想着这样能改变他们的计划，赢得一点儿时间。

英俊的男人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转过身去。“杀掉一个孩子。”他轻声说，“随便哪个都行。”

“不，等等，请不要这样做！我念！”艾伦尖叫起来。瘦男人已经将消音器抵在了丽贝卡的太阳穴上，扳起了击铁。他动作流畅，对艾伦的尖叫充耳不闻。

“请等一下，唐纳德。”英俊男人说。他又将那张纸放在艾伦的脸前，按下了录音键。

“索尔舅舅，黛博、孩子们和我都很好，请照他们说的做……”艾伦念道。他把短短几行字念完，用时不到一分钟。

“非常好，艾伦。”英俊男人说。两人又揪住艾伦的头发，用力往后拽。艾伦一边艰难地呼吸，一边用眼角余光打量周围。

床单被拿走了，被带到了视野之外。一个人从夹克口袋中取出一卷黑色的塑料帆布，摊开放在黛博拉面前的地板上。帆布只有3×4平方英尺大，闻起来如同廉价的浴帘。

“把他带过来。”英俊男人说，艾伦又被拽到钢琴凳上。他们一松开艾伦的头发，他就展开了行动——他的双腿像弹簧一样猛然一蹬，头顶撞上英俊男人的下巴，然后转身顶上另一个人的肚子，挣脱三双抓住他的手，朝某人的下身踢去，没踢中，然后朝一个人扑过去压在身下，另外两人又压在他身上，用力打他的右脸……

“我们重新开始。”英俊男人平静地说。他用手指摸着下巴的伤口，张大嘴，拉伸下颚肌肉。淤伤应该主要集中在下巴上。

“你们是谁？”艾伦喘着粗气问。他们将他拽起来，重新坐在钢琴凳上。他的踝关节也被胶带捆绑起来。

没有人回答。瘦男人将黛博拉拖过来，让她跪在黑色的塑料帆布上。两人拿着六英寸长的细铁丝，一头削尖，另一头镶嵌在裹着胶带的木柄里。房间中满是煤气的味道，令艾伦直想吐。

“你们要干什么？”艾伦喉咙干涩，音节出口时成了喀喀的声响。虽然英俊男人答了话，艾伦却觉得大脑就像碾到了黑冰的车一样脱离了控制，视角也随之转换，从上空俯视着这一切。他心里知道即将发生什

么，却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即使用尽全力，他也无法改变过去或者将来。他被深深的无助感攫住，历代犹太人都有过这样的体会——在焚尸炉的火焰里，在毒气室的门口，在看到古老的城市燃起熊熊火光，听到近旁的异教徒疯狂叫喊时，犹太人只能默默承受命运的摧残，毫无反抗之力。索尔舅舅知道他的对手有多可怕，艾伦想，用力闭上眼睛，希望自己听不懂接下来的话。

“这里将发生煤气爆炸。”英俊男人说，他的语调极富耐性，就像老师在教导孩子一样，“然后是一场大火。人们将在床上找到被烧焦的尸体。优秀的法医或验尸官可以分辨出，死者是生前还是死后被焚烧的，但他们发现不了你们身上有什么蹊跷。铁丝会从眼角插进去，直接伸进脑中。即便是在没被烧焦的尸体上，那个小洞也几乎看不见。”他吩咐其他人，“我想，艾希科尔夫人应该死在楼上，每条胳膊搂着一个孩子，做出差点儿就逃离火灾现场的样子。先杀那个女人，然后杀双胞胎。”

艾伦耸起肩膀，大声呼号，双脚乱蹬。但他被牢牢地摁在原位。“你们是谁？”他尖叫道。

出人意料的是，英俊男人做出了回应。“我们是谁？”他说，“我们谁都不是。我们并不存在。”然后他挪开身子，好让艾伦能亲眼看到其他入侵者在干什么。

最后，他们拿着铁丝来到艾伦面前时，他没有半点儿反抗。

梅勒妮

坐公交车北上，穿越巴尔的摩无穷无尽的连栋贫民区和威尔明顿阴沟一样的工业区，我不禁联想到圣奥古斯丁文章中的一句话：“魔鬼把他的城市建在北方。”

我一直不喜欢北方的城市。那里充斥着疯狂和冷漠，煤烟和沙粒遮蔽天空，绝望笼罩在肮脏的街道和同样不洁的居民身上。我一直认为，尼娜最明显的背叛就是放弃了南方，投身纽约的冰冷峡谷。我不打算前往纽约那么靠北的地方。

雪花飘忽而至，为沉闷的风景增添了一抹亮色，我将注意力转移到公交车内部。过道对面的女人从书上抬起头，向我羞赧地笑了笑。这是我们离开华盛顿郊区后，她第三次对我笑。我点点头，继续织毛衣。她估计只有五十出头，但长年的未婚生活让她看起来老了二十岁。我已经开始考虑利用这个怯懦的女人解决我的问题。

我的一个问题。

离开了华盛顿我很高兴。我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那个有点儿南方味道的冷清城市。直到二战期间，它都给人以休闲而混乱的感觉。但现

在，那里喧闹嘈杂，高楼林立，仿佛一座自我标榜的巨大陵墓，里面住的全是蝇营狗苟、热衷权力的虫子。

我瞟了眼窗外纷纷洒洒的雪片，竟一时想不起今天是几月几号，大脑中唯一出现的三个字是“星期四”。星期二和星期三晚上，我们都是在距离华盛顿中心几英里的一座沉闷的汽车旅馆度过的。星期三，我让文森特把别克车开到国会大厦附近，将其抛弃，然后走回汽车旅馆。这一趟路花了他三小时，但文森特没有抱怨。他将来也不会抱怨。星期二晚上，我让他用针线给自己封上了嘴，我在烛火上给针简单消过毒。

星期三上午，我去购物中心做采购，买了些裙子、袍子、内衣，但同我在亚特兰大丢失的那些高档货相比，它们寒酸得简直让人想哭。丑陋的编织袋里还有差不多九千美元。当然，在查尔斯顿、明尼阿波利斯、新德里和土伦的保险柜和储蓄账户中，还有更多的钱，但目前我并不打算去取。如果尼娜知道我在亚特兰大的银行有储蓄，那她也肯定知道我在其他地方也存着钱。

尼娜死了，我想。

但她的念控力是我们当中最强的。她能在同我聊天的同时，操控威利的一个傀儡摧毁飞机。她的念控力强得难以置信，令人惊恐，甚至在她死后都能影响到我。尼娜·德雷顿的肉身在棺材中腐朽的同时，她的念控力却愈发强大。我的心脏开始狂跳。我转过头，瞥了眼公交车后排阴影中的人脸……

尼娜死了。

今天是星期四，离圣诞节正好一个星期。也就是说，今天应该是12月18日。我同尼娜、威利的重聚发生在12月12日。这两天之间似乎隔着

无穷的时间。过去二十年，除了必要的放纵，我的生活基本上一成不变。可是现在，一切都变了。

“不好意思，”坐在过道对面的女人说，“你的毛衣打得可真好啊。是给你的孙辈打的吗？”

我转过头，对那个女人露出灿烂的笑容。年轻的时候，在知道有许多事是女孩子不该做的之前，我常常同父亲去钓鱼。令我最兴奋的，是鱼儿咬钩时从鱼线传来的拉扯感，还有浮标一上一下的运动。真正考验渔夫技能的，正是鱼钩将咬稳而未咬稳的那个瞬间。

“不错，就是。”我说。一想到有个哭哭啼啼的孙子，我就禁不住反胃。但我很早之前就发现，在公众场合打毛衣对调整情绪大有裨益，而且还是很好的伪装。

“孙子？”

“孙女。”我说，悄悄侵入了那女人的意识。我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就像走进了开着门的房间。我尽可能谨慎地穿过精神的走廊和通道，穿过一扇扇门，尽量让自己显得不像入侵者，直到最后发现她脑中的快感中心。我就像抚摸波斯猫一样爱抚着她——虽然我讨厌猫——我感到她的快乐涌遍全身。快感释放得如此突然，就像一股温暖的尿液意外地流了出来。

“哦。”她呻吟了一声，不期而至的快感令她羞红了脸。“孙女。真好。”

我适时地调整爱抚的强度——我说话时就加强，她偷看我时就减弱。这种技术有人掌握得十分娴熟——对年轻人而言，这叫调情；对政

治家而言，这叫展示魅力。

倘若具备念控力的是一位演讲大师，那他就能煽动起群众的狂热。阿道夫·希特勒的同辈和同事经常提及但又极少深思的一个事实是，他出现的地方，人们总是感觉很舒服。我只要把这个女人好好调教几个星期，她便会对我的操控上瘾，其程度甚至强于海洛因。我们之所以喜欢恋爱的感觉，就是因为这是最接近心灵上瘾的状态。

这个孤独的女人看上去比她的真实年龄大很多，而我则恰恰与她相反。同我闲聊了两句后，她拍了拍身边的座位，又红着脸说：“这儿还有空座。你愿不愿过来坐，这样我们就不用这么大声地说话了？”

“当然愿意。”我说，将针线放进了编织袋。这套道具已经发挥了它的作用。

她的名字是安妮·毕晓普。她正要返回费城的家，之前她在华盛顿的妹妹家里住了很长时间，但并不开心。聊了十分钟之后，我基本就掌握了所需要知道的一切。精神抚慰其实并不需要，这个女人渴望找人说话。

安妮来自于一个受人尊重的富裕费城家庭。他父亲设立的信托基金成了她主要的收入来源。她从没有结过婚。这个衰老的女人照顾了自己患病的弟弟保罗整整三十二年。保罗患有神经系统疾病，先是下身瘫痪，最后渐渐全身瘫痪。今年五月，保罗去世了，安妮·毕晓普不习惯不再照顾弟弟的生活，于是她造访了妹妹伊莱恩家。这是他们姐妹八年来第一次重聚，但双方并不愉快。安妮对伊莱恩粗鲁的丈夫和不懂礼貌的孩子很不满，而她妹妹家显然也受不了安妮姨妈长期寡居养成的习

惯。

我对安妮·毕晓普这种人非常了解——在长期冬眠生活中，我一直戴着这种老处女的面具。她是一颗寻找轨道的卫星，任何一颗能让她免于冰冷、孤独的星球都能将她捕获。下身瘫痪的弟弟对她来说是上帝的恩赐。尽管全身心地奉献给丈夫或孩子也是她的一种可能的生活方式，但照顾身体虚弱的弟弟为她提供了更多的借口，免去正常生活中的种种义务和烦扰。这种女人表面上不知利己专门利人，其实却是不折不扣的自私鬼。虽然她在提到去世的亲爱的弟弟时，语气悲悯而慈爱，但我察觉到她对尿盆和轮椅的变态迷恋。三十年来，她牺牲了青春年华、牺牲了做母亲的机会，去伺候一个半死不活的人吃喝拉撒，这实际上是一种病态的放纵。我太了解安妮·毕晓普了，她不过是在慢性自杀，但又乐在其中。想到这里，我都为自己身为她的同性而感到羞耻。通常遇到这样的家伙，我都会忍不住让他们把自己的手插进喉咙里，直到他们恶心呕吐，并因吸入自己的呕吐物而死。

当她讲述痛苦经历而落泪时，我拍着她的手臂说：“我懂，我懂。我懂那是什么感觉。”

“你真的懂？”安妮说，“找到一个对你的痛苦感同身受的人太不容易了。我觉得我们之间有许多相通之处。”

我点点头，看着安妮·毕晓普。尽管她实际上只有五十二岁，但说她七十岁了也有人信。她穿得不算差，但因为人不精神，所以套装也好礼服也罢，到她身上都像是皱巴巴的普通家居服。她的头发是棕色的，但已经开始泛白，那条中分线似乎四十五年都没有变过，刘海松垮垮地垂在额前。她画着黑色的眼线，一哭就全花了。她嘴唇单薄，神态古板，虽然称不上刻薄，但显然极少开口大笑。她的脸上刻满深深的皱

纹，仿佛受地球重力作用一般，皱纹的曲线都是朝下的。她性格怯懦，思想浅薄，会依附于任何可以提供庇护的人，如同一只受惊的松鼠。

她是完美的操控对象。

我向她讲述了我的故事，用的是比阿特丽斯·斯特朗这个化名，因为这是我仍在使用的身份。我的丈夫是萨凡纳的一位成功的银行家，但八年前去世了，留下一套房产给我妹妹的儿子托德管理。托德不仅对房子管理不善，还败光了家中的遗产。去年秋天，他同他没规矩的妻子一起在一场严重交通事故中死了，害得我来负担葬礼费用，还有他欠的一屁股债。托德的儿子文森特也只好由我来抚养。我自己的儿子和他怀孕的妻子在日本冲绳的一所教会学校教书。我已经卖掉了萨凡纳的房子，还掉了最后一笔债，带着甥孙一起去北方，希望能开始一段新生活。

这个故事蹩脚极了。但我通过不时爱抚她的快感中心，让她相信这些都是真的。

“你外甥非常英俊。”安妮说。

我笑了笑，瞟了眼坐在过道对面的文森特。他上身穿着廉价的白衬衫和蓝色的防风夹克，打着黑领带，下身穿着皱巴巴的宽松长裤，还有我们在华盛顿的凯马特【6】买的一双黑色鞋子。我修剪了他的头发，但最后决定留着他的长发。现在，这些头发都干净整齐地扎在了脑后。他面无表情地注视着窗外的雪花和往后退去的景物。但我没办法改变他短小的下巴和脸上的青春痘。“谢谢。”我说，“他同他母亲长得很像。愿上帝使她灵魂安息。”

“他真安静啊。”安妮说。

我点点头，眼泪滑过脸颊。“那场事故……”我故意欲言又止，“可怜的孩子在事故中失去了大部分舌头。他们告诉我，他再也不能说话了。”

“亲爱的，”安妮说，“上帝的意志是无法理解的，只能默默承受他的安排。”

大巴车在凌驾于费城南部绵延不绝的贫民窟之上的高速公路上奔驰。我们在车里互相安慰。

安妮·毕晓普很开心，因为我们接受了她的邀请，要去她家陪她几天。

费城闹市区人满为患，又闹又脏。我们来到地铁站，文森特带着我们的包，安妮买了从切斯纳特山到切尔腾大道的车票。在大巴上她已经给我描述过她在德国城的可爱房子。虽然她提到，近几十年来，这座城市因为引入了“不良元素”而日渐堕落，但我脑中的德国城还是砖头和钢铁构成的费城中独立的世界。事实证明我错了。透过车窗玻璃，我看见微茫的暮色中一排排破旧的房屋和工厂，狭窄的街道上堆着被丢弃的汽车，大片的空地，随处都有黑鬼出没。除了能在火车车厢中和同铁轨平行的高速路上的汽车中偶尔看到几个白人外，整个城市似乎都被黑鬼占满了。我有气无力、无精打采地坐在座位里，透过脏兮兮的车窗，看着穿着西装夹克的黑鬼小孩在空地上瞎跑，黑鬼男人在冷清的街道上要死不活地走着，黑鬼女人推着偷来的购物车。每扇黑黢黢的窗户背后，似乎都藏着一张黑鬼的脸……

我将脑袋靠在冰冷的窗户上，按捺住想哭的冲动。我的父亲是对

的，在一战前最后一段晴朗的日子里，他曾经预言，一旦黑鬼获得投票权，这个国家就会开始腐烂。他们将一个曾经伟大的国家变成了肮脏、懒惰、绝望的废墟。

尼娜永远也不可能在这儿找到我。我过去几天的行动轨迹是完全随机的，同安妮待一周或几周——即便这意味着住进这群失业的黑鬼中间——将会在原有的随机模式上增加更多随机元素。

我们在郊区一个名叫切尔腾大道的车站下车。轨道两边都是水泥墙，城市就在轨道的上方。我突然害怕起来，累得不愿沿着阶梯爬上街道。我让大家坐在一条深黄色的硬木长椅上休息了几分钟。一列火车呼啸着从我们面前驶过，返回市中心。一群黑鬼小孩蹦蹦跳跳地跑上阶梯，一边叫喊着脏话，一边互相推搡。我隐隐听见外面街道传来的声音。寒风瑟瑟，雪花飘飘扬扬地落在我们所在的候车区。文森特对此毫无反应，也没有拉上防风夹克的拉链。

“我们去打辆车吧。”安妮说。

我点点头，但直到我看见两只体型大如猫的老鼠之后才站起来。那两只老鼠从轨道对面的水泥墙缝隙中钻出来，开始在垃圾堆和干涸的下水道里搜寻食物。

出租车司机也是黑人，满脸不高兴的样子。我们只坐了八个街区，他却明显多收了我们的钱。德国城里的建筑有石质的，也有砖砌的，随处可见霓虹灯和广告牌。切尔腾大道和德国城大道上车满为患，道路两边尽是廉价商店和酒吧，还有北方城市中常见的生活垃圾。但德国城大道上有真正的电车。在银行、酒吧、杂货铺中间，还零星可见古老的石

质建筑，或者十九世纪的砖砌商店，或者树立着铁栅栏和绿色雕像的一小片公园。两个世纪前，这里一定是一个小村落，住着一群有教养的农夫和商人，他们选择在距费城六到十英里的地方生活。一百年前，这里一定是一个宁静的小镇，从费城坐火车只需几分钟就能到达——那时这里依然迷人，纵横交错的乡间小路旁坐落着一座座大房子，公路旁偶尔会有一两家旅馆。但今天，费城已经将德国城整个吞噬掉了，就像一条巨大的鲤鱼吞掉了比它漂亮得多的小鱼，只留下一具白骨，同消化液中的残渣混在一起。

安妮红着脸向我们介绍她的小房子，可见她真的对此备感骄傲。这座白色木房的风格完全与时代脱节，很可能是农舍改建而成，位于一条名叫女王巷的窄街上，距德国城大道几十码。房子周围立着高高的木栅栏，但破损严重，而且前部的栅栏上还喷有涂鸦。房前有一个很小的院子，根本不能同我在查尔斯顿的院子相提并论。前门廊也很小，二楼上只有两个小天窗。院子里长着两棵低矮的桃树，看起来已经不能再开花了。房子前面有一个前窗上趴满死苍蝇的干洗店；后面有一座似乎被遗弃了几十年的三层高的房子，只有偶尔在窗后闪现的人脸能表明那里还有人住。街对面有仓库、改造成复式住宅的下陷的砖砌房，以及往南延伸了半个街区的联排房屋。

“虽然简陋，但毕竟是家啊。”安妮说，等着我反驳她的前半段话。我反驳了。

安妮的大卧室和稍小的客房在二楼。厨房旁边的小卧室是他弟弟住过的，至今仍闻得到药和雪茄的味道。安妮显然打算将楼下的这个房间给文森特住，而把小客房给我住。我“帮助”她把楼上的两间房给了我们，让她自己去住楼下的房间。她收拾衣服和个人物品的时候，我参观了房子剩余的部分。

饭厅太小太拘谨。小客厅里摆了太多的家具，墙上挂了太多的画。厨房则同安妮本人一样，古板得令人反感。安妮弟弟的房间。一个厕所。一条小小的后门廊。后院只有狗圈那么小。

我打开后门，放入一点儿新鲜空气。一只灰色的肥猫从我脚边掠过。“哦，那是绒毛。”安妮说，怀里抱着自己的衣服进入小卧室。“它是我的小乖乖。帕格内里夫人一直替我照看它，但它知道妈妈回家了。对吧，小乖乖？”她在同猫说话。

我笑着往后退了几步。我这个年纪的女人本应喜欢猫，一有机会就陪在它身边，像个白痴似的围着这种傲慢而多变的动物。我小时候——差不多六七岁——我姨妈每个夏天来访时都会带着她的暹罗肥猫。我老是担心这个怪物晚上会趴在我脸上，把我憋死。我记得，一天下午，大人们去后院喝柠檬水的时候，我将那只猫塞进麻袋，在邻居的马车车库后的水槽里把它溺死，将湿漉漉的尸体抛在谷仓后一群黄狗经常出没的地方。等我把安妮“调教”好之后，她的“小乖乖”也会遭遇相似的事故。

对于拥有念控力的人来说，操控相对简单，调教则要困难得多。差不多半个世纪前，尼娜、威利和我在维也纳开始游戏的时候，我们热衷于操控他人——通常是陌生人——每次用完这些傀儡之后就将其抛弃，从未考虑过这样做是否必要。后来，随着我们年岁日长，对念控力的掌握越来越熟练，我们都发现自己需要一个侍从——一半是奴仆，一半是保镖——我们用不着花什么力气操控他们，他们就能自动地满足我们的需求。索恩先生跟了我大概二十五年，在那之前，伴我左右的是特勒蒙特女士，再之前是一个年轻人——出于年轻时的多愁善感，我给他取了个名字叫查尔斯，以纪念我最后的情人。尼娜和威利的侍从则不计其数

——威利最后的侍从是那两个不懂礼貌的傀儡，而尼娜最后的侍从是讨厌的巴雷特·克拉默小姐。调教侍从需要时间，起初的几天最为关键。窍门是，掏空其独立自主的人格，使其一言一行都为自己的主人服务。侍从虽然丧失了自主性，但在简单的日常工作上，又必须具备自动性，不需主子直接动用念控力。如果要带着被调教好的侍从到公众场合去，就必须至少让其伪装出原有的人格特征。

调教的好处非常明显。虽然同时操控两个人非常困难——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尼娜也许可以做到——命令两个被调教好的傀儡却非常简单。威利每次旅行都会带着至少两个“男朋友”，而在成为女权主义者之前，尼娜常常大摇大摆地同五六个年轻的单身帅哥旅行。

安妮·毕晓普很容易调教，她似乎渴望被征服。我在她家休息了三天，她就被我调教得服服帖帖。文森特则同她完全不一样。我起初的“调教”摧毁了他所有的自主意识，但他的潜意识却混乱而不受约束，充斥着汹涌的仇恨、恐惧、嫉妒、欲望和黑暗的冲动。我不想清除这些，因为它们将成为日后我可以利用的能量之源。1980年圣诞节前的那个周末，我坐在安妮略带酸臭味的家中，探索着文森特潜意识的迷宫，留下记号，设下机关，留待以后使用。

12月21日，星期天，上午九点左右，我吃着安妮准备的早餐，询问着她的朋友、收入和生活。结果发现她没有朋友，生活也乏善可陈。邻居帕格内里夫人偶尔会来拜访，帮忙照看绒毛。提到那只失踪的猫，安妮眼中就噙满了泪水。我感觉她的意识突然打滑，就像碾上了黑冰的车一样。我紧握住她的意识缰绳，将她拽回最新、最核心的精神轨道——取悦我。

安妮的储蓄有七万三千美元。如同许许多多自私的老女人一样，她

这辈子几十年来都生活在贫困的边缘，却把现金、股票和债券一点点存起来，如同储藏了一大堆橡子却永远也吃不上松鼠一样。而现在，她无聊的人生即将走向无聊的终点。我建议她下周将各种有价证券转换为现金。安妮认为这是个好主意。

我们讨论她收入来源的时候，她提到了格朗布索普。“我平时会看守那个地方，偶尔会带些人参观。那里关闭很长时间之后，我还会去检查。协会会给我一笔报酬。”

“什么协会？”我问。

“费城古迹保护协会。”安妮说。

“格朗布索普是什么样的古迹呢？”我问。

“我很乐意带你去参观。”安妮热切地说，“离这儿不到一个街区。”

这三天来，我都在安妮的小房子里休息，调教这两个人，已经感到有些厌倦了。我点头道：“那早餐过后去吧，如果我想出去走走的话……”

即便是现在，我都难以描述格朗布索普的魅力和诡异。它坐落在德国城大道破旧的砖砌路旁。在酒吧、杂货铺、熟食铺和廉价小商品店中间，矗立着几座古老而精致的建筑。沿着与主干道相交的狭窄街道走不远，便是贫民窟、联排房屋和空地。德国城大道5267号，在停车计时器的警戒线和两棵被烟熏黑、树皮龟裂的橡树后面，在与汽车、电车和无穷无尽的黑鬼行人相距不到十英尺的地方，便是格朗布索普。它围着石墙，挂着百叶窗，屋顶盖着木瓦。

前门有两扇。安妮拿出钥匙串，带我们从东门进入。建筑内部光线

昏暗，因为窗户都被厚重的窗帘遮住了，百叶窗也都紧闭着。空气中弥漫着有几个世纪历史的木材和油漆的味道。我却感觉像回家了一般温暖。

“这里是1744年由约翰·维斯特建造的。”安妮说，她的声音越来越高亢，带上了导游的语气。“他是费城的一个商人，这里是他的避暑别墅。后来维斯特家人全年都住在这里。”

我们从小门厅进入客厅。宽大的木地板被抛光得锃亮，天花板的造型优雅简洁，状如结婚戒指。在小壁炉旁边有一把翼型靠背的椅子。一张古老的椅边桌^[7]上放着一根蜡烛。房间里没有电灯和电源插座。

“在德国城战争期间，”安妮说，“英国将军詹姆斯·阿格纽就死在这个房子里。他留下的血迹至今都看得见。”她指着地板说。

我瞟了眼地板上淡淡的污渍。“外面没有任何标记啊。”我说。

“窗户上原本贴着一张小卡片。”安妮说，“星期二和星期四下午两点至五点，这座房子接受公众参观。协会为关注那段历史的人提供私人旅行服务。这里现在是关闭状态——而且至少还要再关一个月——因为已经启动的厨房改造工程的资金尚未到位。”

“现在谁住在这里？”我问。

安妮大笑起来，如同耗子在吱吱尖叫。“现在没人住这儿。”她说，“这里不通电，除了在壁炉里烧柴之外没有别的取暖方式，而且也没有水管。每六到八个星期，我都会来这里检查一次。协会的维弗里夫人则会定期巡视。”

我点点头。“这里还有一扇‘求爱门^[8]’。”我说。

“哦，不错。”安妮说，“你知道这儿的习俗。葬礼上也有用。”

“给我们介绍下别的部分吧。”我说。

饭厅里的桌椅形制粗糙，充满殖民地早期的简朴风格。还有木匠师傅干活儿用的工作台。安妮指着一把椅子说，这是由所罗门·富塞尔制作的，独立礼堂[\[9\]](#)里的椅子也出自此人之手。

厨房外就是后院，尽管如今那里只有棕色的冻土和未融的积雪，我还是能看出老式花园的格局，想必夏天那里将是鲜花盛开的景致。厨房地板是石质的，壁炉大得可以直着身子走进去。墙上挂着五花八门的旧工具和器皿——古董大剪刀、四英尺长的大镰刀、锄头、筛子、铁夹，等等——旁边还放着一块带踏板的大磨刀石。厨房的一个角落裂开了很大一部分，旁边堆着石头，一层丑陋的黑色塑料盖着洞口。安妮指着那里说：“那边的石头是松的。十一月维修期间，工人发现地板下有一扇腐朽的木门，门下是一段部分坍塌的隧道。”

“逃跑用的？”

“很有可能。”安妮说，“这里建造的时候，印第安人还会不时来骚扰。”

“通往哪里？”

“在附近的车库外发现了石砌出口。”安妮说，指了指结冰的窗户，“但协会现在资金紧张，无力继续发掘，要等到明年二月初，费城历史委员会才会拨下一笔款来。”

“文森特愿意去隧道里看看。”我说。

“哦，”安妮显得有些犹豫，用手摸了摸前额，“这可能不太合适——”

“文森特会去看看。”我说。

“好吧。”安妮同意道。

客厅里亮着一支蜡烛，但我还得派文森特回安妮的家拿火柴。他掀开塑料防水布，顺着短梯进入隧道，我闭上眼睛，用文森特的眼睛观察。

泥土、石头、潮湿而腐朽的气味。隧道就在后院地面下方十二英尺。新伐的木材支撑着部分重见天日的隧道的顶部。我把文森特带上地面，睁开眼睛。

“你愿意去楼上看看吗？”安妮问。我没有说话，也没有点头，只是通过意念表示同意。

我一上楼，就听见育儿室里传来的耳语声。

“传说这间房子闹鬼。”安妮说，“维弗里夫人的狗都不敢进来。”

我以为安妮听到了耳语，但我搜索她的意识，发现她对此毫无感知，只是一个劲儿地想取悦我。

我朝房内走去。俯瞰街道的百叶窗关得严严实实，几乎没有光漏进来。昏暗的光线中，我隐约看见一个低矮的金属摇篮，样式丑陋而古老，就像给邪婴住的生锈笼子。房间里还有两张小网床和一把儿童椅。但真正引人注意的是那些玩具、人偶和一个真人大小的人体模特。角落里有一个很大的娃娃屋。这玩意儿似乎也是从另一个时空穿越而来——

应该是房子建成后至少一个世纪才出现——但最令人惊异的是，尽管它已经腐烂而且部分坍塌，却像一个真正被遗弃的家一样。我甚至怀疑老鼠会从那小小的走廊里匆匆跑过。在娃娃屋旁边，六个玩偶被扔在一张低矮的网床上。只有一个玩偶看上去像是十八世纪传下来的，其他几个玩偶都特别逼真，宛如真正孩子的发霉尸体。

然而，最触目惊心的是那个人体模特。它的大小宛如七八岁的男孩，身上穿着模仿独立战争时期风格的衣服，但布已经褪色，线也脱了，房间里弥漫着腐败的羊毛的味道。模特的手、脖子和脸上的许多地方的粉色外皮都不见了，露出下面的黑瓷。原本由真人头发制作的假发已经大块脱落，露出布满裂缝的头皮。眼睛逼真极了，我发现它们是义眼。在腐朽的人体模特身上，只有这双玻璃眼睛至今仍闪亮如新。

不知为何，我觉得耳语是人体模特发出的，但我朝模特走去时，那种声音反而减弱了。是墙在说话。安妮和文森特默默地注视着我，我靠在石灰墙上，凝神倾听。我听见了声音，但词语无法分辨。听上去不止一个人在说话，可我隐隐感觉，我不是在偷听他人谈话——那些话是直接对我说的。

“你听到什么了吗？”我问安妮。

她皱起眉，努力思考做出何种反应才最能取悦我。“只听到外面车流的声音。”她最后说，“还有街上孩子们的叫喊。”

我摇了摇头，又把耳朵贴在墙上。耳语仍在继续，既不紧迫，也无恶意。在那轻声细语中，我似乎分辨出了我的名字的音节。我不相信鬼魂。我不相信超自然现象。但随着我日渐衰老，我也开始相信，就像无线电波在发射器关闭后仍然会传播很远一样，某些人的意念也会在他们

死后继续扩散开去。尼娜曾告诉我，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几千年前的陶罐，它的制作者用指尖将声音记录在旋转的陶罐的沟槽里，如同针尖将声音刻进唱片里一般。我不知道这是否属实，但我开始相信信息是可以脱离发送者而延续下去的。某些人，特别是我们这种掌握念控力的人，或许可以将意志镌刻在物品之上，就像我们将其施加于他人一样。

我又想到了尼娜，连忙从墙边挪开。耳语消失了。“不。”我大声说，“这同尼娜没有关系。声音听上去是友好的。”

我的两个侍从都默默地盯着我。安妮不知道该说什么，而文森特是无法说话。我朝他们微笑，安妮也报之以微笑。

“走吧。”我说，“我们先吃午饭，然后再过来。我很喜欢格朗布索普。你带我来这儿，做得很好。”

安妮·毕晓普笑开了花。

星期一中午，安妮和文森特将一张滚移式折叠床和一块新床垫带到了格朗布索普，购买了更多的蜡烛和三个煤油小暖炉，用罐头和不易腐败的食物堆满了一半的厨房隔板，将小罐装煤气炉放在巨大的案桌上，把每一个房间打扫干净。我把床放在育儿室里。安妮带来了干净床单、毯子和她钟爱的安曼派【10】教徒的被子。文森特将新铲子和铁桶放在厨房的一面墙下。对于水管的缺失，我就无能为力了，只好在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安妮家里。我只是希望，在我最终前往格朗布索普的时候，能过得尽量舒服些。

星期一下午，安妮将她所有的积蓄都取了出来——总计约四万二千

美元——并且开始将股票、债券和证券都换成现金。有时她得付罚金，但我们俩都不在乎。我将钱放进了我的行李箱。

下午四点，外面只剩下一丝冬季的日光，而在十几支蜡烛的照耀下，格朗布索普的每个房间都亮堂堂的。客厅、厨房和育儿室也被煤油炉烘得暖暖的。文森特已经在隧道里挖了三个小时，并把土运到后院远端角落一棵巨大的银杏树下。这是一项肮脏、困难而且可能很危险的工作，但干这活儿对文森特有好处。沉重的劳动有助于释放他被积压的愤怒。我知道文森特很强壮——尽管他身材瘦小，面色消沉——但直到现在，我才认识到他那魔鬼般的力量到底有多可怕。刚挖了一下午，他就几乎将隧道长度延长了一倍。

在格朗布索普的第一天晚上，我没有睡觉。我们吹灭蜡烛，关上炉子，准备离开的时候，我独自来到育儿室。那里只点着一根蜡烛，破玩偶的纽扣眼睛和真人大小的男孩的玻璃眼睛里，反射着烛火的光芒。

耳语越来越响。虽然无法辨别字词，但我能听出话语中的感激之情。他们对我充满好意，欢迎我回去。

星期二，圣诞前夜，文森特搬运了半吨土。我们又挖了十二英尺，发现隧道虽已建成两百多年，但大部分都完好无损，只是有很少一部分石头松动了，还有一些泥土掉落了下来。星期三上午，文森特打通了出口。出口不远处就是一条小巷，毗邻我们后面的联排房屋的后院。他用木板盖住出口，回到格朗布索普。文森特看上去邋遢极了。浑身上下都是土，工作服又破又脏，散乱的长发一缕缕挂在脸上。那天格朗布索普只有一个大热水瓶。我让文森特脱掉衣服，坐在厨房的煤油炉边上，自

己则走回安妮家，用她的洗衣机和干衣机洗净他的衣服。

安妮整个下午都在准备晚餐。街上光线昏暗，几乎没有行人。一辆孤零零的电车从旁驶过，车厢里洒满温暖的黄色灯光。天开始下雪了。

我发现，自己竟在毫无护卫的情况下单独行走。通常来说，倘若没有精心调教过的侍从陪同，我绝不会在城市里行走哪怕一个街区。然而，在格朗布索普一天的工作，以及育儿室中带着警示意味的耳语让我分了神。另外，我脑子里还想着圣诞节的事。

圣诞节对我来说一直都很重要。我还记得，小时候每逢圣诞，我们都会立起高高的圣诞树，享用丰盛的圣诞大餐。父亲会把火鸡切开分给大家。我的任务是给仆人们分发礼物。我记得，自己会提前几个星期构思对仆人们的感谢词。他们大多是年老的黑人。大部分仆人我都会大加表扬，即便有人因为懒惰而需要斥责，也只是故意轻描淡写而已。最好的礼物和最动人的赞美都是为哈丽特阿姨准备的。她是一个乳房丰满的老妇人，不仅是我的奶妈，还一手将我带大。

有趣的是，很多年后，尼娜、威利和我在维也纳相识时，居然发现我们的童年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其中就包括善待仆人。在维也纳的时候，圣诞节对我来说也是重要时光。1928年冬天，我们坐雪橇沿多瑙河前往城市南部威利租的别墅。只是最近几年，我才没有尽情过圣诞节。两个星期前，我同尼娜重聚的时候，曾探讨过如今的圣诞节已被可悲的世俗化了。人们已经不知道基督教为何物了。

八个男孩，全都是黑人。我不知道他们有多少岁。他们都比我高，其中三四个的唇上还长着淡淡的黑胡须。他们绕过布林赫斯特街的拐

角，进入德国城大道，朝我径直走过来，一路嚷嚷着脏话。一个男孩还提着一台大收音机，放着聒噪的音乐。

我惊讶地抬起头，脑子里还想着圣诞节和早已不在的朋友。我不由自主地停下来，等他们走下人行道，给我让路。或许是我脸上的某种神情，或许是我骄傲的姿态，或许是我表现出的“不尊重”——北方城市黑人居住区中的白人见到黑人往往都会畏畏缩缩——他们中的一个人注意到了我。

“你他妈的在看什么，老太婆？”一个戴着红色帽子的高个儿男孩问。他缺了门牙，脸上写满蔑视，那是他的种族几千年来都生活在蒙昧之中所致。

“我等着你们这些孩子给我让路呢。”我说，声音轻柔而有礼貌。一般情况下，我会什么都不说，但我当时心有旁骛。

“孩子！”戴红帽的男孩说，“你他妈叫谁孩子呢？”其他男孩在我身边围成了半个圈。我盯着他们头上的虚空。

“嘿，你他妈的以为自己是谁啊？”一个穿着脏兮兮的灰色西装夹克的胖小子说。

我一言不发。

“走吧。”一个不那么粗鲁的矮个子男孩说。他长着一双蓝眼睛。“走吧，伙计们。”

他们开始转身，但戴着红帽子的黑鬼还要撂最后一句话。“老婊子，看清楚我们是谁，居然叫我们给你让路。”他说，然后做了个要戳我胸口或肩膀的动作。

我连忙往后一退，以免被他碰到。我的鞋跟扎进人行道的一条裂缝里，我身子一歪，舞动双臂，重重地跌在人行道和马路之间，坐在雪和狗屎之上。大部分黑鬼都哄笑起来。

蓝眼睛的矮个子男孩挥了挥手，让他们收声，然后走上前来。“你没事吧，夫人？”他伸出手想帮我站起来。

我盯着他，但没有扶他的手。过了一会儿，他耸耸肩，领着其他黑鬼走开了。他们那恶心的音乐回荡在店铺之间。

我一直坐在原地，等那八个黑鬼离开之后，我才试图站起来。但我最终不得不放弃，改为手脚并用，爬到停车计时器旁，勉强撑起身子。我在计时器上靠了一会儿，瑟瑟发抖。偶尔会有一辆车经过——或许是有人正赶着回家过圣诞——车轮溅起的污泥落在我身上。有一次，两个年轻而肥胖的女黑鬼从我身边走过，大声交谈着，如同在种植园里种地。但她们没有停下来帮助我。

到安妮家之后，我依然颤抖不止。后来我才意识到，我本可以让她出来帮助我，但当时我的大脑已经混乱了。冷风吹得我流泪，冻结在脸颊上。

安妮立刻给我弄来一盆热水，帮我脱掉湿透的衣服，在我洗澡的时候给我准备好干衣服。

我吃饭的时候已是晚上九点——我独自进餐，安妮坐在隔壁——我吃完甜点、樱桃饼之后，终于想起该做什么了。

我带上睡袍和其他必需品。我让安妮给她自己带上铺盖卷，给文森特带上换洗衣物，还有多余的食物和饮料，以及我向亚特兰大出租车司

机“借”的手枪。

我们没花多久就返回了格朗布索普，路上平安无事。雪越下越大。我没有去看我栽倒的地方。

文森特依旧坐在远处。他换上干净衣服，狼吞虎咽地吃东西。文森特就算少吃几顿也没什么好担心的，但他挖了两天隧道，已经消耗了数千卡路里的能量，我想让他补充能量。文森特的手、胳膊、头发依然很脏，覆盖着黏糊糊的红土。他吃饭的样子和发出的声音都像极了野兽。

吃完饭，文森特开始用磨刀石磨砺镰刀和铲子，后者是安妮两天前在切尔腾大道的五金店买的。

我上楼到育儿室睡觉的时候，已经快到半夜了。我关上门，换上睡袍。

摇曳的烛光中，男孩大小的人体模型亮闪闪的玻璃眼睛注视着我。安妮坐在楼下的客厅里，愉快地盯着前门，脸上挂着微笑，上了弹的点38口径手枪稳稳地放在她大腿的围裙上。

文森特拖着镰刀和铲子穿过黑暗的隧道，带着湿气的泥土沾在他的脸和头发上。我闭上眼睛，借助昏暗的街灯，看见雪片纷扬而下。文森特的身影出现在车库边，拖出两件长长的杀器，沿着小巷快步走开。

空气冷冽澄澈。我能感觉到文森特有力而平稳的心跳，感觉到他的肾上腺素涌入血管，思想如同狂风中的树叶上下翻飞。

文森特咧开嘴，很大很大，如同咆哮的野兽。我仿佛也感到了嘴角被撕裂的疼痛。

我们沿着巷子快速移动，来到一片贫民窟的入口前。前面是一排被熏黑的联排房屋，一直往南延伸到最浓的阴影之中。我们停下脚步，我让文森特朝那八个黑鬼消失的方向抬起头。我能感觉到文森特鼻孔大张，在夜晚的空气中嗅探黑鬼的味道。

雪已经下得很大了。夜晚静谧，只听得见远处教堂的钟声，宣告着救世主的诞生日。文森特低下头，将铲子和镰刀扛在肩上，跑入小巷远端的黑暗之中。

在格朗布索普的育儿室里，我微笑着转头面对墙壁。墙后隐约的耳语越来越响，就像涨潮的海水一样。

华盛顿特区

1980年12月20日，星期六

“你对暴力的本质一无所知。”曾是弗朗西斯·哈灵顿的那个怪物，对索尔·拉斯基如是说。

我们沿着国家广场朝东向国会大厦走去。冬日黄昏的冷光洒在花岗岩建筑上，路上的公交和轿车排出一股股白色的废气。几只鸽子在空无一人的长椅上快活地跳来跳去。

索尔感到胃和大腿上部微微痉挛，他知道这不仅仅是寒冷所致。他们离开国家美术馆后，他一直处在极度兴奋的状态。等了这么多年，他终于等到了。

“你把自己培养成了暴力专家。”哈灵顿用德语说。索尔从未听过这孩子讲过这种语言。“但你其实对暴力一无所知。”

“什么意思？”索尔用英语问，将双手插进外套口袋。他的脑袋不停转动，一会儿去看从国家美术馆东栋走出的男人，一会儿去瞅独自坐在远方公园长椅上的男人，一会儿试图看清一辆缓慢移动的轿车的偏光挡

风玻璃后的人。你在哪儿，上校？一想到纳粹上校或许就在附近，索尔的呼吸都困难起来。

“你认为暴力是非常态。”哈灵顿继续用纯正的德语说，“但实际上，它却是常态，是人类生存状态的本质。”

索尔强迫自己把注意力转移到对话上。他必须把上校引出来——想办法帮弗朗西斯摆脱那个老家伙的控制——他必须找到上校本人。“荒谬。”索尔说，“暴力是人类普遍存在的缺陷。但它不是人类生存状态的本质，它只是一种疾病。疾病是可以根除的，比如小儿麻痹症，还有天花。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根除暴力。”索尔不知不觉换上了学者的口吻。你在哪儿，上校？

哈灵顿大笑起来。那是老人才能发出的笑声，不连贯，还带着痰音。索尔注视着身边的年轻人，不禁毛骨悚然。他突然觉得，弗朗西斯的脸——红短发，高颧骨上长着雀斑——仿佛是覆盖在另一个人的颅骨上的面具。长雨衣下，哈灵顿的身体看上去竟然很结实，就像这孩子增肥了或者穿着好几件毛衣一样。

“你根除不了暴力，正如你根除不了爱、仇恨和笑声一样。”威利·冯·伯夏特的声音从弗朗西斯·哈灵顿的嘴里冒出来，“对暴力的热爱是我们人性的一部分。即便是弱者也希望能成为挥舞皮鞭的强者。”

“荒谬。”索尔说。

“荒谬？”哈灵顿反问道。他们穿过麦迪逊大道，来到国会大厦倒映池下的国家广场。哈灵顿坐在面向第三街的公园长椅上。索尔也坐在椅子上，检视视野中的每一张脸。这里没有多少人。没有一个像上校。

“我亲爱的犹太人，”哈灵顿说，“看看以色列都干了什么。”

“什么？”索尔转身看着弗朗西斯。这不是他所认识的那个孩子。“什么意思？”

“你的第二祖国最擅长向敌人施加暴力。”哈灵顿说，“它的哲学是‘以牙还牙’，它的策略是有仇必报，它的骄傲是反应迅捷的陆军和空军。”

“以色列只是在自卫。”索尔说。这场荒诞不经的对话让他有些头晕。夕阳的余晖落在他们上方的国会大厦穹顶上。

哈灵顿又笑了。“不错，我忠实的小兵。以自卫为借口的暴力往往更好听。德国国防军也打过同样的旗号。以色列有敌人，不是吗？第三帝国也有敌人。但这些敌人都不如犹太人坏，因为你们在摧毁第三帝国的时候把自己描述为绝望的受害者，而在向巴勒斯坦人施加暴力的时候又把自己吹嘘为英雄。”

索尔没有接话。上校只是在用反犹主义思想挑衅他。“你找我干什么？”索尔淡淡地问。

哈灵顿扬起眉毛。“难道我就不能来找一位老朋友聊点儿有趣的话题吗？”他用英语说。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哈灵顿耸耸肩。“可以说，是你找到了我。”他用不属于弗朗西斯·哈灵顿的怪异而沙哑的声音说，“得知我可爱的小兵到了查尔斯顿，我惊讶极了。这儿离切姆诺可真远啊，我的小逃兵。”

索尔本想问：你是怎么认出我的？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大约四十年前被上校精神强奸的那段经历，在两人之间形成了一种难以言传、难以抹除的亲密感。索尔知道，尽管岁月侵蚀了人的样貌，他还是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认出上校——实际上，他之前就在纪录片中发现了上校。于是索尔改口问：“你从查尔斯顿就开始跟踪我？”

哈灵顿笑道：“如果能听听你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座，我会非常开心。或许我们可以讨论一下第三帝国的道德问题。”

“或许吧。”索尔说，“或许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得了狂犬病的狗有没有理智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只有一个解决方案：杀了那条狗。”

“不错。”哈灵顿说，“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最终解决方案。你们犹太人从来都不是软弱的民族。”

索尔颤抖起来。在这个说话冷静的傀儡背后，藏着一个亲手杀害了几十乃至几千人的恶魔。在索尔看来，上校之所以会找到他，并且从查尔斯顿一直跟踪他，无非就是为了杀掉他。威廉·冯·伯夏特上校——又名威廉·波登——处心积虑地制造自己已死的假象。索尔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知道他身份的人，上校完全没有必要在索尔面前现身，除非他打算玩最后一场猫鼠游戏。索尔的手探入口袋深处，抓住一擦包装好的硬币。自从三十六年前离开波兰的猫头鹰森林之后，这是他唯一随身携带的武器。

如果他能把弗朗西斯打晕——索尔知道，这比功夫电影里难多了——接下来怎么办？逃跑。但是，要怎样阻止上校侵入他的思想呢？一想到要再次经历精神强奸，索尔就浑身发抖。他可不愿恍恍惚惚地闯进黄昏的车流，稀里糊涂地死去……

他不会抛弃弗朗西斯。索尔捏紧银币，开始慢慢抽出拳头。他不知道这个孩子是不是还能复原——索尔瞥了眼这张人皮面具，心想他应该没救了——但自己必须试试。他怎样才能把一个昏迷的人在国家广场上搬运一个街区，抬到租来的车上？索尔知道，在华盛顿，这种事应该不是第一次发生。他决定将昏迷的弗朗西斯留在长椅上，跑回车边，快速驾车来到第三街，靠边停下，再将这个高个子的年轻人甩进后座。

索尔想不出任何能防止上校侵入自己思想的办法。无妨。他若无其事地将握着硬币的拳头从口袋里拿出来，用身体挡住。

“我想带你去见一个人。”哈灵顿说。

“什么？”索尔的心脏狂跳起来，以至于几乎说不出话。

“我想带你去见一个人。”上校重复道，让哈灵顿站了起来，“我想你乐意见他。”

索尔仍坐在原位。他拳头握得太紧，连胳膊也跟着抖起来。

“你跟我走么，犹太人？”上校的德语腔调同三十八年前他在切姆诺的牢房里说话时一模一样。

“走。”索尔说着站起身，将双手放进外套口袋，跟着弗朗西斯·哈灵顿步入骤然降临的黑暗之中。

这是今年最短的一天。一些耐寒的游客正在等公交，或者匆匆走向自己的汽车。索尔与哈灵顿沿着宪法大道经过国会大厦，站在参议员办公大楼室内停车场的出口边。几分钟后，自动门打开了，一辆轿车缓缓

驶出。哈灵顿快步走下斜坡，索尔紧随其后，在金属门落下时迅速低头。两个警卫发现了他们，其中一个红脸的胖警卫朝他们走来。“你们他妈的怎么跑这儿来了！”他嚷嚷道，“快点滚开，不然我就逮捕你们。”

“嘿，抱歉！”哈灵顿喊道，恢复了弗朗西斯·哈灵顿的声音，“我们本来获准见凯洛格参议员，但他让我们进的那道门关上了，我们去敲门的时候没有人应门——”

“走主门。”警卫说，继续挥着手。另一个警卫站在岗亭旁边，右手按在转轮手枪上，警觉地注视着索尔和哈灵顿。“五点后就不能再进了。马上滚开，不然我就逮捕你们，快点儿！”

“这就走。”哈灵顿热情地答应着，从大衣下掏出一把自动手枪，不容分说就开了一枪。子弹从警卫的右眼射入，贯穿头颅。另一个警卫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动弹不得。第一枪响起的时候，索尔也不禁缩了缩头。但他现在发现，另一个警卫之所以不动，不是因为恐惧而做出的自然反应。那人正用尽全身力气，试图移动右臂，但他的手却像中风了一样颤抖不已。他的额头和上唇渗出了密密的汗水，双眼瞪得大如铜铃。

“太晚了。”哈灵顿说，朝那人的胸膛和脖子连射四枪。

索尔听见噗噗噗几声闷响，意识到那枪管之所以长是因为安装了消音器。他迈开脚步，但一看见哈灵顿朝他挥了挥枪，他就立刻僵住了。“把他们拖进来。”索尔只好照做。他把胖警卫拽上斜坡，放进警亭里。他呼出的气体遇冷立刻凝成了雾。

哈灵顿卸下弹匣，又啪的一声拍入另一个弹匣。他蹲下来，捡起五

个弹壳。“我们上楼吧。”他说。

“他们有监控摄像头。”索尔气喘吁吁地说。

“是啊，但只在楼里面有。”哈灵顿说，又换成了德语，“地下室里只有一部电话。”

“他们会发现警卫不见了。”索尔用更笃定的声音说。

“你是肯定的。”哈灵顿说，“我建议你快点儿上楼。”

他们来到一楼，进入走廊。一个正读报的警卫惊讶地抬起头：“抱歉，先生，这里关闭了——”哈灵顿朝他的胸膛开了两枪，把他的尸体拖进楼梯间。索尔无力地靠在木门上。他感觉双腿发软，怀疑自己快要病了。他考虑过逃跑，考虑过尖叫，但最终只是抓着栎木门撑住身体。

“电梯。”哈灵顿说。

三楼的走廊里空无一人，但索尔听见拐角后面传来谈笑的声音。哈灵顿打开了右侧的第四道门。

一个年轻人正在将防尘罩罩在IBM打字机上。“抱歉，”她说，“现在已经过了——”

哈灵顿发射的子弹准确地射入了她的左太阳穴。她瘫倒在地，几乎没有发出半点儿声响。哈灵顿从地上捡起滑落的防尘罩，重新罩在打字机上，然后揪住索尔的外套，拽着他穿过一个空接待室和一个没有照明的大办公室。从窗帘的缝隙中，索尔瞥见了被灯光照亮的国会大厦圆顶。

哈灵顿打开了另一扇门，迈进房间。“你好，特拉斯科。”他用英语说。

桌后的瘦男人略显诧异地抬起头。几乎就在同时，一个穿着棕色西装的矮壮男人从皮沙发上猛地扑向他们。哈灵顿朝保镖开了两枪，上前检查了从保镖手中掉落的枪，然后朝他的左耳后部开了第三枪。保镖在地上抽搐，脚踢了下厚地毯，然后便一动不动了。

聂曼·特拉斯科毫无反应，依然用左手拿着三环活页笔记本，右手握着克洛斯金笔。

“坐下。”哈灵顿说，指了指皮沙发。

“你是谁？”特拉斯科问哈灵顿，声音中带着淡淡的好奇。

“问答环节留到稍后进行。”哈灵顿说，“首先，我要提醒你，我的这位朋友——”他指着索尔说，“不容侵犯。如果他受惊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我就会松开左手。”

“松开左手？”特拉斯科问。

哈灵顿进入房间的时候，左手是空的，但现在，他的左手握着一个手掌大小的塑料环，中心有一个球形按钮，一条绝缘导线延伸进雨衣的袖口里。他的拇指按在球形按钮上。

“哦，我明白了。”特拉斯科不耐烦地说，放下了三环活页笔记本，用两只手握住金笔。“炸弹？”

“C-4。”哈灵顿说，用持枪的手解开雨衣扣子。他穿着肥大的钓鱼背心，背心的每一个口袋都鼓囊囊的。索尔看见了一圈圈引线。“十二

磅塑胶炸弹。”哈灵顿补充道。

特拉斯科点点头。他表面上很镇定，但握笔的手指指尖都发白了。“足够了。”他说，“你想干什么？”

“我想和你们谈谈。”哈灵顿说，坐在特拉斯科桌前三英尺的椅子上。

“当然可以。”特拉斯科说着，靠在椅背上，瞟了眼索尔，“请开始吧。”

“让科尔本先生和巴伦特先生也加入电话会议。”哈灵顿说。

“抱歉。”特拉斯科说，搁下钢笔，张开手，“科尔本正在前往切维柴斯，而巴伦特先生已经出国了。”

哈灵顿点点头。“我数到六。”他说，“如果你不打电话，我就松开拇指。一……二……”

哈灵顿数到“四”时，特拉斯科拿起电话，但用了好几分钟才打通。科尔本此时正在岩溪高速公路上，而巴伦特在缅因。

“打开免提。”哈灵顿说。

“什么事，聂曼？”一个略带剑桥腔的平静声音说，“理查德，你也在线吗？”

“是的。”科尔本咕哝道，“我不知道这是他妈的怎么回事。特拉斯科，你让我足足等了两分钟。”

“我遇上了点儿小麻烦。”特拉斯科说。

“聂曼，这可不是保密线路。”索尔猜这个温柔的声音是巴伦特发出的，“你身边没有别人吧？”

特拉斯科看着哈灵顿，犹豫了片刻。见弗朗西斯只是对他微笑，特拉斯科说：“有。两位先生正同我一起在凯洛格参议员的办公室。”

科尔本的声音尖厉起来：“你他妈的搞什么啊，特拉斯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镇定，理查德。”巴伦特说，“继续讲，聂曼。”

特拉斯科手掌向上抬起手，示意哈灵顿先讲。

“巴伦特先生，我们想申请加入你的俱乐部。”哈灵顿说。

“不好意思，请问怎么称呼？”巴伦特说。

“我叫弗朗西斯·哈灵顿，”哈灵顿说，“我的雇主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索尔·拉斯基博士。”

“特拉斯科！”科尔本又嚷嚷起来，“这是怎么回事？”

“闭嘴。”巴伦特说，“哈灵顿先生，拉斯基博士，很高兴认识你们。我能帮你们做些什么呢？”

沙发上的索尔·拉斯基发出无力的叹息。在自己的名字被泄露之前，他还抱有一丝从这场噩梦中逃脱的希望。可是现在，尽管他不知道上校在玩什么把戏，也不知道这些人同威利、尼娜和福勒三人之间的关系，但他怀疑上校已经做好了牺牲他的打算，不然也不会说出他的真名实姓。

“你提到了俱乐部。”巴伦特提醒，“能说得再具体些吗？”

哈灵顿露出阴森的诡笑，继续举着左臂，拇指按在炸弹按钮上。“我想加入你的俱乐部。”他说。

巴伦特好像被逗乐了：“我参加了许多俱乐部，哈灵顿先生。你能不能说得再具体点儿？”

“我只对入会门槛最高的俱乐部感兴趣。”哈灵顿说，“而且我一直对岛情有独钟。”

巴伦特笑道：“我也是，哈灵顿先生。不过，尽管特拉斯科先生是慷慨的资助者，但我参加的大部分俱乐部都需要特别推荐。你提到你的雇主拉斯基博士也在。那么博士，你也想加入我的俱乐部吗？”

索尔对改变当下的处境束手无策，只好继续保持沉默。

“或许你……呃……也代表了别人。”巴伦特说。

哈灵顿只是呵呵一笑。

“他身上携带了十二磅塑胶炸弹，手里握着引爆器。”特拉斯科冷冷地说，“我觉得这算得上是特别推荐了。我们大家为什么不坐下来好好谈谈呢？”

“我已经让我的人过来了。”科尔本的声音干脆利落，“撑住，特拉斯科。”

聂曼·特拉斯科叹息着揉了揉眉毛，俯身在电话扬声器上，“科尔本，你个狗娘养的，如果你让你的人靠近这座大楼十个街区以内，我就

会亲手将你的心掏出来。别他妈给老子捣乱。巴伦特，你还在听吗？”

C. 阿诺德·巴伦特仿佛压根儿就没听见之前的对话：“不好意思，哈灵顿先生，我给自己定了个规矩，决不在我参加的俱乐部的选拔委员会中任职。不过，我很乐意不时发展几名新会员。也许你可以告诉我，我应该到哪儿去联系那些我一直想发展的新会员。”

哈灵顿冷哼了一声。

就在这时，索尔·拉斯基觉察到特拉斯科悄悄侵入了他的思维。感觉非常疼，就像有人用又长又尖的铁丝扎进了他的耳朵。他颤抖了一下，但无法叫出声来。他的目光移动到落在地毯上的手机上，离死去的警卫伸出的手仅一英尺。他感觉到特拉斯科在冷静地计算：用两秒跳起来，用一秒开枪打中哈灵顿的脑袋，同时抓住他的拳头，摁住引爆器。索尔感觉自己的手在不受控制地一张一合，看见自己的双腿在拉伸，就像即将开跑的运动员在做热身一样。索尔自己的思想仿佛被禁锢在一间小小的阁楼里，即使想尖叫也发不出声音。这就是弗朗西斯这几周来的感受吗？

“威廉·波登。”巴伦特说。

索尔差点儿忘了这场对话的主题。特拉斯科挪了挪索尔的右腿，更换了他的重心，绷紧右臂肌肉。

“我不认识这个人。”哈灵顿冷冷地说，“下一个。”

索尔感觉浑身的肌肉都紧张了起来，特拉斯科即将发动攻击。他察觉到计划有微小的调整。特拉斯科将让他冲上前去，抓住哈灵顿的拳头，使其不松开，直到将哈灵顿推进参议员的主办公室，然后用自己的

身体挡住爆炸能量，而特拉斯科将躲在厚重的橡木桌下。索尔想尖叫出声，提醒上校。

“梅勒妮·福勒小姐。”巴伦特说。

“哦，这个我认识。”哈灵顿说，“你可以在德国城找到她。”

“哪个德国城？”特拉斯科问，暗暗让索尔做好了攻击准备。别管那把枪。抓住手。把他使劲往后推。把你自己置于哈灵顿和特拉斯科的桌子之间。

“费城郊区。”哈灵顿热情地说，“我想不起准确的地址了，但如果你把女王巷的住户都查一遍的话，就一定能找到那个老太太。”

“很好。”巴伦特说，“还有一件事。如果你可以——”

“失陪一会儿。”哈灵顿说，又像老人一样笑了起来，“老天啊，特拉斯科，你觉得我察觉不到吗？就算给你一个月，你也操控不了这具躯壳……老天啊，你太笨拙了，简直就像个想在黑漆漆的电影院里吃女生豆腐的小男生……我有说错吗？快点儿放了我的犹太朋友。只要他动一下，我就引爆炸弹。那张桌子会被炸成碎片……”

索尔瘫倒在沙发上。他突然从意志之钳下摆脱出来，肌肉不禁开始痉挛。

“我们刚才说到哪儿了，巴伦特先生？”哈灵顿说。

电话扬声器中发出了几秒噪声，然后才传来巴伦特平静的声音：“抱歉，哈灵顿先生。我是在私人飞机上同你通话，恐怕我现在得走了。谢谢你打来电话。期待不久后能同你再次通话。”

“巴伦特！”特拉斯科大叫起来，“你他妈的别挂——”

“再见。”巴伦特说。

被挂断的线路传来嘟嘟嘟的噪声。

“科尔本！”特拉斯科尖叫起来，“说话啊！”

扬声器中传来科尔本深沉的声音：“去死吧，聂曼老头儿！”然后便是电话被挂断的咔嗒声。

特拉斯科抬起头，表情有如一头困兽。

“没关系。”哈灵顿安慰道，“我可以给你留下联系方式。我们将来还可以做交易，特拉斯科先生。但我希望是私下里进行。拉斯基博士，你能回避一下吗？”

索尔扶了扶眼镜，眨了眨眼，然后站起来。特拉斯科恶狠狠地瞪着他。哈灵顿的嘴角泛起微笑。索尔转过身，快步穿过参议员办公室。在到达第一间等候室时，他已经跑了起来。直到离开办公室，沿着走廊狂奔之后，他才想起了那个秘书。他犹豫了一下，然后再次发足狂奔。

四人从前方拐角后冒出来。索尔回头看见五个穿黑西装的人从另一个方向跑过来，其中两个人拐进了特拉斯科的办公室。

索尔转过头，看见走廊尽头的三人齐刷刷地双手握住转轮手枪，手臂伸得笔直。即便从如此远看，黑洞洞的枪口也显得很大。索尔突然觉得思想又失控了。

弗朗西斯·哈灵顿在自己的思想囚笼中发出无声的尖叫。他隐隐觉

得索尔突然在黑暗中出现。他们一起透过哈灵顿的眼睛，看见聂曼·特拉斯科嘴里叫嚷着，身体离开椅子，但腿还没完全打直，举起双手苦苦哀求。

“再见。”上校用弗朗西斯·哈灵顿的声音说，扣下了扳机。

伴随着橙色的火球，通往走廊的南门和门周围的墙被轰开。索尔的身子飞起来，砸向三个穿黑西装的人。他们持枪的手臂猛地抬起，其中一人的枪还走火了——但在充斥走廊的爆炸声中，根本听不到这声枪响——然后他们也飞了起来，翻滚着砸在走廊尽头的墙上。不到一秒钟后，索尔的身子也撞上了墙。

索尔两眼一黑，昏了过去。即便如此，他还是听见了那低沉的回响——不是爆炸声，而是上校在用苍老的声音说“再见”。

纽约

1980年12月26日，星期五

金特里治安官喜欢坐飞机旅行，但几乎不关心目的地是哪儿。他喜欢坐飞机，因为他觉得，被固定在加压机舱的二等座上，飞在几千英尺的高空之中，乃是沉思的良机。在他看来，目的地纽约是一座诱惑之城，充斥着各种疯狂：街头暴力、偏执、信息泛滥、快节奏但无思想。金特里很早之前就断定自己不适合在大城市生活。

金特里对曼哈顿比较熟悉。十多年前，越南战争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大学生，曾同朋友们在那里待过几个周末。有一次，他们在芝加哥的赫兹租车行租了一辆车。那家店在大学旁边，他的女朋友就在里面工作。他们将车的里程表减去了两千英里，然后便肆无忌惮地开车。在不眠不休地疯玩了四天之后，他们六人最后在凌晨返回芝加哥郊区，转悠了两个小时，结果最后显示的里程数还是超出了初始里程数。

金特里坐摆渡大巴前往机场大厅，然后打了辆车去时代广场旁边的艾迪森酒店。那里年代久远，名声不再，顾客大多是妓女和偏远地区来

的游客，但它仍旧保留着一丝成熟的威严。咖啡店里的波多黎各厨师说话很大声，常带脏字，但他的厨艺还不错。这里的房费只有通常曼哈顿酒店的三分之一。上次他来纽约，还是为了押送一个在查尔斯顿杀害了四名便利店职员的十八岁引渡犯。那次是县政府给的钱，选的房间。

金特里冲了个澡，消除旅途的疲惫，穿上舒适的蓝色灯芯绒宽松长裤、旧高领毛衣、黑褐色的灯芯绒西装夹克和大衣，还戴上一顶软帽。这套装备在查尔斯顿还能对付，却难以抵御纽约的寒风。他踌躇了一会儿，将点357口径鲁格尔手枪从行李箱中取出来，藏在大衣口袋里——结果鼓出来了，太暴露，显然不行。他将枪插进裤腰带。这也不行。他没有配鲁格尔手枪的枪套。上班的时候，他总是穿着制服，拴着带枪套的皮带。不上班的时候，他总是随身携带警察局配发的点38口径警用手枪。他到底为什么没拿那把小枪，而把鲁格尔带来了啊？他最后只好把转轮手枪藏进西装夹克的口袋里，解开大衣扣子直面寒风，但不解开夹克扣子，以此掩藏那把硕大的手枪。管他的呢，金特里想。并非人人都是斯蒂夫·麦奎因【11】。

九点离开之前，他给查尔斯顿家里打了个电话，启动了答录机。他觉得娜塔莉应该没有留言，但飞行途中他都在思念她，非常想听到她的声音。结果第一条留言就是她的：“罗布，我是娜塔莉。现在是圣路易斯时间下午两点左右。我刚回到圣路易斯，但我将乘下一个航班去费城。我觉得，我找到了梅勒妮·福勒藏身地的线索。你去看看今天查尔斯顿报纸的第三页，或者纽约的一份报纸。德国城发生了黑帮火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老太太会同街头纷争产生联系，但那里是德国城。索尔说过，只有从一系列看似疯狂的暴力案件中寻找，才能发现那些恶魔的踪迹。我答应你，我会尽量小心……我会打探一下，有没有值得我们进一步跟进的线索。今晚入住宾馆后，我会再给你留言。小心，罗

布。”

“该死。”金特里挂上电话，轻声说。他再次拨打自己的电话号码，在听到留言提醒后，他叹了口气，然后在哔的一声后说：“娜塔莉，你他妈的不要去费城，不要去德国城。有人在圣诞前夜看到了你。你他妈的如果不想待在圣路易斯，就到纽约来找我吧。我俩分头展开调查是愚蠢的。听到留言后马上给我打电话。”他念出酒店电话和房间号码，顿了顿，然后挂上电话。“该死。”他说，一拳砸在廉价桌子上，桌子都摇晃了起来。

金特里坐地铁前往格林尼治村^[12]，在圣文森特医疗中心下车。他在车上翻开小笔记本，把他做的所有笔记都看了一遍：索尔的地址，娜塔莉说索尔提到一个叫特玛的女管家，索尔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分机号码，大概两个星期前金特里曾打过的系主任的电话号码，已故的尼娜·德雷顿的电话号码。不是很多，他想。他给哥伦比亚大学打去电话，被告知心理系办公室到下周一之前都没人。

从索尔邻居口中了解的情况并不符合金特里对一名纽约精神病医生的预期。但治安官提醒自己，索尔的主要身份是教授，而不是精神病医生。于是邻居的描述看上去就准确多了。这一带多是四五层高的合租公寓，几乎每一个街角都找得到餐馆或熟食店。密密麻麻的建筑让人感觉这里就是一个小城镇。几对恋人匆匆走过——其中一对是两个紧牵着手男人——但金特里知道，这些钢筋水泥笼子里的人大都是上班族，从事出版、经纪、代理等工作，职位介于秘书和副总裁之间，每月收入数千美元，在格林尼治村里租两三房，等着鲤鱼跳龙门的机会——升到更高的职位，在位置更好的大办公室里上班，住到中央公园西街上的褐

砂石房屋里，打车几分钟就能来上班。狂风乍起，金特里紧了紧大衣，加快了脚步。

索尔·拉斯基博士不在家。金特里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他又敲了敲门，站在狭小的楼梯平台上等了一会儿。电视里的声音和婴儿的哭声混在一起，空气中隐约飘荡着熏牛肉和卷心菜的味道。他从钱包中取出信用卡，轻轻松松打开了门锁。金特里不禁摇头：索尔·拉斯基是全国知名的暴力行为研究专家，是死亡集中营的幸存者，但他家里的安保设施却有太多值得改进的地方。

按照格林尼治村的标准，这儿是一个大公寓，有舒适的客厅、小厨房、更小的卧室，以及大书房。每个房间，甚至厕所里都有书。书房里满是笔记本、文件，柜子里摆满了仔细贴上标签的摘要和几百本书，其中不少是德语和波兰语的。金特里查看了每个房间，用一分钟驻足在IBM打字机前，翻看放在旁边的一摞手稿，然后准备离开。他感觉自己像入侵者。公寓看起来已经有一两个星期无人居住了。厨房里一尘不染，冰箱里空无一物，但门口没有堆积的邮件，也没有发现主人不在家的其他迹象。金特里查看了电话附近，没有发现字条，然后又把每个房间快速检查了一遍，确保没有遗漏任何有关索尔行踪的线索。最后，他悄悄离开了公寓。

走下一段楼梯后，他遇到了一个老妇人，银色的发髻盘在脑后。金特里站定，等老妇人从他身边经过，然后他拉下自己的布帽，说：“不好意思，夫人。您是特玛吗？”

女人停下来，狐疑地盯着他。“我不认识你。”她说话带着浓重的东欧腔。

“您是不认识我，夫人。”金特里说，摘下了帽子，“很抱歉直接称呼了您的名，但索尔并没有提过您姓什么。”

“瓦利谢兹尔斯基夫人。”老妇人说，“你是谁？”

“我是鲍比·金特里治安官。”他说，“我是索尔的朋友。我正在找他。”

“拉斯基博士从没提到过什么金特里治安官。”她把“金”字念得特别重。

“是的，他应该没提过。我们是他几周前来查尔斯顿时认识的。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也许他提过他要去那儿？”

“拉斯基博士只是说他有事要出去。”老妇人厉声说，然后哼了一下，“他还以为我是瞎子，看不到桌上的机票！他说他要去两天，或者三天，还托我给植物浇水。如果我偷懒的话，他的植物十天就会死。”

“瓦利谢兹尔斯基夫人，上周您见过拉斯基博士吗？”金特里问。

老妇人往下扯了扯自己的毛衣，一言不发。

“我们约好了。”金特里话说，“索尔说他回来就给我打电话——他很可能是上周六回来的。但我没有接到他的电话。”

“他没有时间观念。”老妇人说，“上周他的外甥从华盛顿给我打电话。‘索尔舅舅还好吧？他答应星期六来我家吃晚饭的。’我知道拉斯基博士，他肯定是搞忘了这回事，去参加什么地方的研讨会了。我要不要给他外甥说一下呢？那是博士在美国的唯一亲人了。”

“是那个在华盛顿工作的外甥吗？”金特里说。

“不然还会是谁？”

金特里点点头，发现老妇人的举止和声调都表明她已经谈得不耐烦了。“索尔说我可以透过他的外甥联系他，但我把他外甥的电话弄丢了。他就住在华盛顿，对吧？”

“不是。”瓦利谢兹尔斯基夫人说，“大使馆在城里。拉斯基博士说他外甥一家现在住在乡下。”

“索尔有可能在波兰大使馆吗？”

老妇人眯眼盯着他：“拉斯基博士为什么会在波兰大使馆？艾伦在以色列大使馆工作，但他不住在那儿。你说你是治安官？博士同治安官有什么关系？”

“我是他的书迷。”金特里说，按了下圆珠笔，在印刷拙劣的名片背后画了几笔，“这是我今晚住的地方。另一个是我在查尔斯顿的家庭电话。索尔一回来，就让他给我打电话。这很重要。”他开始走下楼梯，“哦，对了，”他仰头叫她，“索尔外甥的姓里有一个‘e’还是两个‘e’？”

“艾希科尔里怎么可能有两个‘e’？”瓦利谢兹尔斯基夫人笑道。

“是啊，怎么可能呢？”金特里说，迈着沉重的脚步下了楼。

娜塔莉没有打来电话。金特里等到十点，又给查尔斯顿家中打去电

话，但听到的依旧是她原来的留言以及他对她的严厉告诫。十一点十分，他又打了个电话。依旧没有新留言。凌晨一点一刻，他放弃等待，去床上睡觉。透过薄墙壁，他听见五六个伊朗人在吵架。凌晨三点，金特里又给查尔斯顿家中打了电话。依旧没有新留言。他自己留了段话，为上次留言中说脏话道歉，并再次强调她绝不能独自一人在费城溜达。

第二天早上一大早，金特里在电话答录机中留下了他预订了房间的华盛顿酒店的名字，然后搭乘八点十五分起飞的短途飞机去华盛顿。飞行的时间太短，他无法深入思考问题，于是从行李箱中拿出笔记本和一份文件研究起来。

娜塔莉看到12月20日参议员办公楼的爆炸案，担心索尔可能牵涉其中。金特里指出，不是美国发生的任何一起谋杀、事故和恐怖袭击都可以归咎于索尔口中那个垂垂老矣的上校。他提醒娜塔莉，电视新闻说，这场造成六人死亡的爆炸的主谋可能是波多黎各民族主义者。他指出，对参议员办公大楼的袭击是索尔到华盛顿后几个小时发生的，他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死者名单之中——尽管恐怖分子的身份还没有确定，而娜塔莉越来越怀疑袭击者同索尔有关。娜塔莉倒是安心了，但金特里心中的疑问没有消除。

金特里到达联邦调查局大楼时，已经十一点多了。他不知道星期六这里有没有人上班。接待员告诉他，理查德·海恩斯探员在办公室，然后花了几分钟时间才打通海恩斯的电话。她告诉金特里，海恩斯探员愿意见他。金特里暗暗兴奋。一个穿着昂贵西装、留着古怪小胡子的年轻人——就像吉米·奥尔森^[13]在扮演特工——领着金特里来到安检区，给他拍了照，记录了相关信息，用金属探测器把他全身扫了个遍，然后发给他一张访客通行证。金特里庆幸自己把鲁格尔手枪留在了宾馆的行李箱里。年轻人一言不发地带着金特里经过走廊，进入电梯，穿过一片

布满小隔间的区域，然后经过另一条走廊，来到挂着“理查德·海恩斯探员”铭牌的门前，砰砰地敲了几下。海恩斯的声音传来：“请进。”年轻人点点头，转身离开。金特里好不容易才按捺住叫他回来给他小费的冲动。

理查德·海恩斯的办公室很大，装饰富有品位，同金特里又小又乱的办公室判若云泥。墙上挂着许多照片，金特里发现其中一张照片上，一个长着双下巴和大眼睛的男人正在同年轻时的理查德·海恩斯握手。那人极有可能是现已逝世的J. 埃德加·胡佛。海恩斯挥了挥手，让他坐下，并没有起身同他握手。

“什么风把你吹到华盛顿来了，金特里治安官？”海恩斯用平稳的男中音问。

金特里在小椅子上挪了挪肥硕的身躯，试图找到更舒服的坐姿，却发现这椅子被设计出来就是为了让别人坐着不舒服的，于是清了清喉咙，说：“我只是在休假，迪克，顺道来跟你打个招呼。”

海恩斯眉毛一扬，手仍然没有停止翻动文件。“谢谢，治安官。但本周末我们这儿忙翻天了。我们掌握的关于曼萨德旅馆凶杀案的资料，已经通过特里和亚特兰大分局送给你了。”

金特里跷起二郎腿，耸肩道：“我只是碰巧到这一带来，所以顺道来看你。你们这儿可真是警备森严啊，迪克。”

海恩斯冷哼了两下。

“嘿，”金特里说，“你的下巴怎么了？好像被狠狠打了一拳。抓嫌疑人的时候弄的？”

海恩斯摸着下巴，一张创可贴贴在一块面积很大的淡黄色伤口上，肉色的化妆品没能将其掩盖住。他沮丧地笑了笑：“这不是工伤，治安官。圣诞节那天，我从浴缸里出来的时候滑倒了，下巴撞到了毛巾架上。还好我没被撞死。”

“是啊。据说大部分事故都是发生在家里。”金特里拉长腔调说。

海恩斯点点头，瞥了眼手表。

“对了，”金特里说，“你有没有收到我们发给你的照片？”

“照片？”海恩斯说，“哦，是那个失踪的女人吧？福勒夫人？我收到了，谢谢，治安官。已经发给所有外勤探员了。”

“很好。”金特里说，“掌握她的下落了吗？”

“福勒夫人？我依然认为她死了。我想我们可能永远也发现不了她的尸体。”

“很有可能。”金特里赞同道，“对了，迪克，我坐公交车过来的时候经过国会大厦，看到马路斜对面有一栋楼，警察在外面设置了路障，二楼的窗户正在修理。那里就是你们所说的——”

“参议员办公大楼。”海恩斯说。

“不错。那些恐怖分子就是在那儿把参议员炸死的吧？”

“只有一个恐怖分子。”海恩斯说，“爆炸发生的时候，来自缅因州的参议员不在华盛顿。他的政治顾问——共和党里的重要人物，名叫特拉斯科——被炸死了。其他死者都是小角色。”

“这案子你也参与调查了吧？”

海恩斯叹了口气，放下文件。“我们这个机构非常大，治安官。有许多探员，分管不同的工作。”

“当然。”金特里说，“据说那个恐怖分子是波多黎各人，对吗？”

“抱歉，治安官。我们不能讨论正在进行的调查。”

“当然。”金特里说，“对了，你还记得那个纽约的精神病医生拉斯基博士吗？”

“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的索尔·拉斯基？”海恩斯说，“还记得。我们调查了他十三号的行踪。他在参加研讨会——同你获得的情报一样。他来查尔斯顿很可能是为自己的下本书做宣传。”

“有可能。”金特里说，“问题是，他本打算给我提供一些关于这场凶杀案的情报，但现在我找不到他了。你们没有跟踪他吧？”

“没有。”海恩斯说，又瞥了眼手表，“我们为什么要那么做？”

“没必要。但我觉得拉斯基来华盛顿了，可能是上周六。就是参议员办公大楼遭到恐怖袭击那天。”

“所以呢？”海恩斯说。

金特里耸了耸肩。“我只是觉得，这个家伙会自己去解决问题。我觉得他可能会来华盛顿。”

“他没有来。”海恩斯说，“治安官，我乐意同你说话，但再过几分钟会有另一个人来见我。”

“没问题。”金特里说，站起身，拽了拽帽子，“你应该找人看看。”

“看什么？”海恩斯问。

“你的下巴。”金特里说，“撞得可真厉害。”

金特里沿着第九街前往国家广场，然后穿过宾夕法尼亚大道，经过司法部。他直接来到宪法大道，沿着第九街经过国税局大楼，然后又来到宾夕法尼亚大道，轻快地跳上老邮局大楼的楼梯。似乎没有人跟踪他。他继续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前往珀欣公园，然后在街对面凝视白宫屋顶。他很想知道吉米·卡特现在是不是在里面，思索人质问题，将他的无能归咎于伊朗人的奸诈。

金特里坐在公园长椅上，将笔记本从口袋里拿出来，翻了翻写满潦草字迹的纸页，合上笔记本，长叹一口气。

死胡同。

索尔会不会是骗子？一个患有被害妄想症的疯子？

不可能。

为什么？

就是不可能。

好吧，那他到底在哪儿？走去国会图书馆，翻查上个星期的报纸、讣告、事故报告。给医院打电话。

他会不会被当作身份未明的波多黎各人送到了停尸房？

这说不通啊。上校同参议员的顾问有什么关系？

他跟肯尼迪和卢比有什么关系？

金特里揉了揉眼睛。他坐在娜塔莉·普雷斯頓的厨房里听索尔的故事的时候，几乎信以为真。因为索尔的故事在逻辑上是自洽的。一系列毫无关联的血案背后，是拥有念控力的两三个恶魔的杀戮游戏。但现在想想，这一切简直荒谬。除非.....

除非拥有念控力的恶魔不止这几个。

金特里坐直身子。索尔到华盛顿来肯定是找人谈话的。虽然他曾对金特里和娜塔莉讲述了自己的秘密，但他没有透露他要见的人。应该是家人。为什么？金特里还记得，索尔在提到他雇的私人侦探弗朗西斯·哈灵顿失踪时，神情异常哀伤。所以索尔也许是来寻求帮助的。以色列大使馆的外甥？但也可能是别人。会是谁呢？美国政府？索尔判断，联邦政府不会保护一个垂老的前纳粹。但是，如果上校、福勒和德雷顿这样的人不止一个呢？

治安官打了个寒战，裹紧大衣。这天天气晴好，气温在三十多华氏度。暗淡的日光给公园里褐色的枯草染上了一层金黄。

他在华盛顿酒店附近的拐角处找到了一部公用电话，用信用卡给查尔斯顿打去电话。娜塔莉还是没有消息。金特里听到了自己的留言，记下了宾馆的房间号，然后给以色列大使馆打去电话。今天是犹太人的安息日，金特里怀疑使馆没人上班。

一个女人接起了电话。

“你好。”金特里说，忍住突然想说“舍拉姆”的冲动，“我找艾伦·艾

希科尔。”

女人顿了一下，问：“请问你是谁？”

“我是罗伯特·金特里治安官。”

“请稍等。”

金特里足足等了两分钟。他把话筒握在怀里，注视着街对面的财政部大楼。

倘若有更多像上校那样的精神吸血鬼，那许多问题都容易解释了。比如，上校为什么会选择假死，为什么查尔斯顿县治安官会被跟踪一周半，为什么某个联邦调查局探员的话让金特里恨不得打掉他的牙，以及为什么谋杀现场发现的可怕剪贴簿会无缘无故消失……

“你好。”

“哦，你好，艾希科尔先生，我是鲍比·金特里治安官——”

“我不是艾希科尔，我是杰克·科恩。”

“哦，科恩先生，我要找艾伦·艾希科尔。”

“我是艾希科尔先生所在部门的负责人。请告诉我你找他什么事，治安官。”

“科恩先生，我找他实际上是为了点儿私事。”

“你是艾伦的朋友吗，金特里治安官？”

金特里知道出事了，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不是。”他说，“准确地说，我是艾伦的舅舅索尔·拉斯基的朋友。我需要同艾伦通话。”

科恩犹豫了一下：“你最好能亲自到这儿来，治安官。”

金特里瞥了眼手表。“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时间，科恩先生。如果你能让我同艾伦见面，我会考虑是否过来。”

“很好。你在哪儿打的电话，治安官？就在华盛顿吗？”

“是的。”金特里，“我打的是公用电话。”

“你就在城里吗？你可以找人问问怎么来大使馆。”

金特里按捺住怒火。“我就在华盛顿酒店旁边，”他说，“让艾希科尔接电话，或者把我的电话号码转告他。如果我要到大使馆见他，我会自己打车来。”

“好吧，治安官。请十分钟之后再打电话过来。”金特里还没来得及抗议，科恩就挂断了电话。

他在酒店前来回踱步，恨不得立刻就回酒店收拾行李直飞费城。但这是疯狂之举。他知道，在查尔斯顿找一个人有多难——他在那里有六个副手，还有许多信息源。孤身前往费城找人无异于大海捞针。

他提前两分钟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是同一个女人。“好的，治安官。请稍等。”

金特里叹了口气，靠在公用电话亭的金属框上。他感觉一个尖尖的东西顶在了他的身侧。金特里转过身，看见两个男人紧贴着他，不像是

排队打电话的。那个高个子还对他咧嘴笑。金特里低下头，看见顶着他的是一支小口径自动手枪的枪管。

“到那边的车上去。”笑盈盈的高个子说。他拍了拍金特里的背，就像他们是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枪管顶得更深了。

这个男人离金特里很近。他觉得，他有很大把握可以在他开枪前将枪推开。但另一个男人站在五英尺外，右手揣在雨衣口袋里。无论金特里如何反抗，这家伙都可以弹无虚发。

“快走。”高个子男人说。金特里迈开脚步。

车开得很平稳。他们绕过椭圆广场，前往林肯纪念堂，又绕过潮汐湖，沿着杰弗逊大道前往国会大厦，经过联合车站，然后又绕回来。这辆车豪华而宽敞，行驶起来几乎听不到噪声。关上车窗后，车外看不见车内。驾驶室一侧的门自动关闭，司机背后有一扇有机玻璃将其与乘客隔开。金特里坐中间，挟持他的人坐他两边。他对面的折叠座椅上大刺刺地坐着一个人，白发凌乱，眼神哀伤，粗糙的麻子脸竟然透着几分英俊。

“我告诉你们，”金特里说，“绑架在这个国家是犯法的。”

白发男人轻声说：“能给我看看你的证件吗，金特里先生？”

金特里本想自以为是地抗议一番，但结果只是耸耸肩，递上钱包。掏钱包的时候，没人扑上来——他上车之前已经被搜过身了。“听你的声音，像是杰克·科恩。”

“我就是杰克·科恩。”对方说，在金特里的钱包里仔细翻找，“你的身份证件齐全，还有信用卡，这些都表明，你是南方某城的治安官，名叫罗伯特·约瑟夫·金特里。”

“我的朋友和选民叫我鲍比·乔伊。”

“在美国这个地方，身份证件几乎说明不了任何问题。”科恩说。

金特里耸耸肩。他很想骂脏话，但最后只是说：“我能看看你的身份证件吗？”

“我是杰克·科恩。”

“嗯。你真的是艾伦·艾希科尔的上司？”

“我是大使馆通信与密码部门的负责人。”科恩说。

“就是艾伦所在的部门？”

“是的。”科恩说，“你现在才知道？”

“要我说的话，你们中有人就是艾伦·艾希科尔。”金特里说，“我从没见过他。看目前的情形，我也不打算见他。”

“为什么，金特里先生？”科恩的声音冰冷得如同刺刀。

“我猜的。”金特里说，“我打电话找艾伦，但整个大使馆都在借故拖延，同时你们这伙人跳上车，火速找到我，持枪劫持我上车。如果你们确实是以色列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撒谎——那你们的行为就有些过火了。要知道，以色列可是美国在中东忠实而可靠的盟友。我估计艾伦·艾希科尔已经死了，或者失踪了，你们有些恼

火……以至于敢用枪顶着一位正式选举出的执法官员。”

“接着说。”科恩说。

“去死吧。”金特里说，“话我说完了。你必须先告诉我发生了什么，然后我才会告诉你我为什么要找艾伦·艾希科尔。”

“我们会……呃……通过别的方式邀请你加入讨论。”科恩说，语气已经不再咄咄逼人，但金特里依然感到了对方的威胁。

“我才不信呢。”金特里说，“我知道以色列人的手段。不管怎样，我什么都不会说的，除非你告诉我一些值得了解的信息。”

科恩瞟了眼窗外的大理石建筑，然后又盯着金特里说：“艾伦·艾希科尔死了。他、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都被杀死了。”

“什么时候？”金特里说。

“两天前。”

“圣诞节。”金特里喃喃道，“这个假期可真够乱的。他们是怎么死的？”

“有人把铁丝扎进了他的脑子。”科恩说，听他的口气，好像只是在描述一种修发动机的新办法。

“哦，上帝啊。”金特里惊叹道，“我怎么没在报纸上看到过这消息？”

“他家里发生了爆炸。”科恩说，“弗吉尼亚州的验尸官认定是意外死亡——煤气泄漏。媒体没有发现艾伦和大使馆的关联。”

“你们自己的医生找出了真实死因？”

“是的。”科恩说，“就在昨天。”

“但是，为什么你们怀疑我？”金特里问，“艾伦肯定已经……等等，我提到了索尔·拉斯基。你们认为索尔同艾伦的死有关。”

“是的。”科恩说。

“好吧，”金特里叹息道，“是谁杀了艾伦·艾希科尔？”

科恩摇了摇头：“我们正想问你呢，金特里治安官。”

金特里思索起来。

“你应该知道，”科恩继续说，“目前正值敏感时期，以色列如果这时候冒犯美国，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所以，最好你能自证清白，然后我们放了你。否则，我们就会让你消失——这样对大家来说都方便。”

“闭嘴。”金特里说，“我在想问题呢。”

他们第三次经过杰弗逊纪念堂，然后驶过一座桥。前方浮现出高大的华盛顿纪念碑。“索尔·拉斯基十天前来查尔斯顿调查曼萨德旅馆凶杀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其为‘查尔斯顿大屠杀’——这个你听说过吧？”

“听说过。”科恩说，“有人劫杀了几个老人，还把无辜的证人灭了口，对吧？”

“差不多。”金特里说，“牵扯到这个案子里的老人中，有一个是前纳粹军官，名叫威廉·D. 波登。”

“一个电影制片人。”坐在金特里左边的高个子卷发以色列人说。金特里被吓得跳了起来。他差点儿忘了两边的劫持者是可以说话的。

“是啊。”他说，“从切姆诺和索比堡逃亡之后，索尔·拉斯基已经追踪了这个纳粹军官近四十年。”

“那是什么地方？”金特里右边的年轻人问。

金特里瞪大了眼睛。科恩用希伯来语厉声说了两句，年轻人立刻羞红了脸。

“那个叫波登的德国人……不是已经死了吗？”科恩说。

“表面上，他死于一场空难。”金特里说，“但索尔不这么看。”

“拉斯基博士认为曾经折磨他的恶魔还活着。”科恩沉思道，“但波登同查尔斯顿的谋杀有什么关系？”

金特里摘掉布帽，戳着帽顶。“算旧账。”金特里说，“索尔也说不准。他只是觉得上校——那是他对波登的称呼——跟案子有牵连。”

“为什么拉斯基会去见艾伦？”

金特里摇头道：“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见面。就连艾伦·艾希科尔这个人，我也是昨天才知道他的存在。12月20日，索尔从查尔斯顿飞到华盛顿来同人会面，但他没告诉我对方是谁。我们说好了要保持联络，但他离开查尔斯顿之后我就没有他的消息。我昨天去了索尔纽约的公寓，同他的女管家谈了话——”

“特玛。”高个子插话道，被科恩瞪了一眼，连忙噤声。

“对。”金特里说，“她提到了艾伦。于是我就来这儿了。”

“拉斯基博士打算同艾伦谈什么？”科恩问。

金特里将帽子放在膝盖上，摊开双手。“我他妈怎么知道？我觉得，索尔想打听出更多关于波登在加州的生活信息。艾伦能不能帮到他呢？”

科恩咬着嘴想了会儿，答道：“同他舅舅见面之前，艾伦因为私事请了四天假，用其中一段时间去了加州。”

“他在那里了解到什么？”金特里问。

“我们不知道。”

“你们怎么知道他同索尔见过面？索尔有没有来大使馆？”

高个子用希伯来语说了一句警告似的话。科恩驳斥了他。“没有，”科恩说，“一个星期前，拉斯基博士和艾伦在国家美术馆见过面。艾伦和他的同事利瓦伊·科尔认为这次会面非常重要。据他们在大使馆的朋友说，艾伦和利瓦伊那周将一些他们认为非常重要的文件存在了密码保险箱里。”

“文件是什么内容？”金特里问，他知道对方没有答案。

“我们不知道。”科恩说，“艾伦全家遇害后几个小时，利瓦伊·科尔登录大使馆电脑，取走了文件。之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他。”科恩揉了揉鼻梁，“这没有道理。利瓦伊是单身汉，在美国没有家人，以色列也没有。他是一名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曾在突击队中服役。我不知道他们用什么来要挟他。按通常理，他们应该干掉的人是利瓦伊，而对艾

伦·艾希科尔，他们应该实施敲诈。当然，问题是：他们是谁？”

金特里无言以对。

“好了，治安官。”科恩说，“现在请把你掌握的情况告诉我们。”

“我知道的跟你们差不多。”金特里说，“除非你想听听索尔·拉斯基的故事。”我该怎么讲述，才能不提及上校和那些老太太的念控力呢？金特里想，他们不会相信我的，而他们不相信我就意味着我死定了。

“我们想知道一切。”科恩说，“从头开始讲。”

车经过林肯纪念堂，朝潮汐湖驶去。

德国城

1980年12月27日，星期六

娜塔莉·普雷斯頓用135毫米镜头的尼康相机记录下这座濒死城市里的颓败与荒唐：石头房子，砖砌房屋，一座建筑风格特意与两边十八世纪建筑相融的银行，摆满破烂的古董店，杂乱的救世军零售店，堆着报废车辆的空地，垃圾遍地的狭窄街巷。娜塔莉在相机中装进黑白Plus-X胶卷，这种胶卷拍出的画面清晰度高，通过漫长的曝光可以将墙上的每一道裂缝缺口都显现出来。但她没有找到梅勒妮·福勒的踪迹。

装上胶卷之后，她鼓起勇气，给点32口径骆玛自动手枪也装上了子弹。现在那把枪就藏在她的右手提包底部，上面盖着硬纸板做的假底子，再上面放着杂物和镜头盖。这座城市在白天就没那么可怕了。前一天晚上，飞机入夜后才降落，她感到迷乱而茫然，听任飞机上坐在她旁边的旅客詹森·鲁哈开车带她来到德国城。他说他顺路。他的灰色奔驰停在可以过夜的停车场里。起初她很高兴自己答应了鲁哈。车开了很久：先下高速公路，经过两层的大桥，进入费城中心区，然后进入一条繁忙的绕城高速，又穿过原来那条河（也许是另一条河），来到德国城大道。那是一条宽敞的砖铺大街，蜿蜒着穿过黑漆漆的贫民区和空荡荡

的商店。鲁哈建议她住的旅馆位于德国城中心，车快到的时候，娜塔莉几乎肯定对方将对自己提出性要求。“我能陪你上去待会儿吗？”或者“我想带你参观我家——离这儿不远。”也许是前者。他没有戴结婚戒指，但这无关紧要。娜塔莉唯一确定的是对方会主动示好，而她会笨拙地拒绝。

她错了。他把车停在老旅馆前，帮她卸下行李，祝她好运，然后就开走了。她怀疑他是个同性恋。

娜塔莉在十一点前给查尔斯顿打去电话，在罗布的电话答录机上留下她的酒店电话号码和房间号。她本以为他会在十一点刚过就打来电话，劝她回圣路易斯去，但他没有。娜塔莉略感失望，同时还有点儿莫名的伤心。她强忍着睡意，在十一点半又给查尔斯顿打去电话，然后用罗布借给她的机器听取了留言，但磁带上只有她的两通电话，没有他的留言。她带着困惑和一丝恐惧入睡了。

天亮后就好多了。虽然金特里仍然没有留言，但她给《费城问询报》的编辑打去电话，在报上与她相熟的芝加哥的编辑的名字后，对方向她提供了一些黑帮凶杀案的照片。这个案子的细节还不清楚，但可以明确的是，四个黑帮成员都被斩首了。“灵魂砖厂”的总部设在离布林赫斯特街不远的市政府兴建的社区活动中心，与切尔腾大道上娜塔莉所住的宾馆相距一英里左右。娜塔莉查到社区活动中心的电话号码，打过去，自称是《芝加哥太阳时报》的记者。一个名叫比尔·伍兹的牧师答应三点接受采访，但只给了她十五分钟。

娜塔莉在德国城里逛了一天，沿着令人备感压抑的小街边走边拍照。这里散发着异样的魅力。在切尔腾大道的西边和东边，是过时的复式公寓，里面住的既有黑人也有白人，过着差不多的中产阶级生活。在

布林赫斯特街东边，则是一片衰败的景象——黑压压的联排房屋，被遗弃的汽车，眼神空洞而绝望的人们。

不过，太阳好歹是出来了，孩子们跟在她身后嬉戏，哀求她给他们拍照。娜塔莉只好答应。一辆火车呼啸着从头顶驶过，一个女人在半个街区外的门口怒吼起来，孩子们就像被风刮走的树叶一样一哄而散。

上午十点、十二点、下午两点，她分别给查尔斯顿打去电话，但都没有收到罗布的留言。她决定晚上十一点再打一次。该死。

下午三点，她叩响了一座二十年代风格的大房子的门，周围有碎石小路、黑漆漆的公寓楼和工厂院落。环形门廊的栏杆已经损毁。三楼的窗户被钉上了木板，但有人在木板上涂了一层薄薄的廉价黄色油漆。整座房子看上去就像得了黄疸病一样。

比尔·伍兹牧师皮肤白皙，身材矮胖。他同娜塔莉坐在一楼凌乱的办公室里，向她抱怨说，政府的经费根本不够用，管理社区活动中心这种地方简直就是噩梦，青年团体乃至整个社区都不配合。他没有使用“黑帮”这个词。娜塔莉瞥见走廊里有年轻黑人男性走来走去，听见地下室和二楼传来叫声和笑声。

“我能不能和灵魂砖厂……社团的人谈谈？”她问。

“哦，不行。”伍兹大叫起来，“那些孩子只愿意同电视台的人谈。他们喜欢上电视。”

“他们住在这儿？”娜塔莉问。

“哦，当然没有。他们只是在这儿集会，聊天找乐子。”

“我需要同他们谈谈。”娜塔莉说，从椅子上站起来。

“恐怕……嘿，等等！”

娜塔莉沿着走廊大步走开，打开一扇门，爬上一段狭窄的楼梯，来到二楼。那里的地板上残留着石灰，十几个黑人待在房间里，有的围在台球桌旁，有的躺在床垫上。娜塔莉发现，金属百叶窗旁放着四支泵动式霰弹枪。

她的出现让所有人都愣住了。一个二十出头、特别瘦的高个子从台球杆上抬起头，怒斥道：“你想干什么，婊子？”

“我想同你们谈谈。”

“操。”一个躺在床垫上留着胡子的年轻人说，“听听，‘我想同你们谈谈’。你他妈的从哪儿来的，婊子？南方的什么鬼地方吗？”

“我想做一次采访。”娜塔莉说，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声音镇定，双腿也没有打战，“关于你们的成员遇害的案子。”

对方陷入沉默，房间中的气氛诡异起来。率先开口的高个子年轻人举起台球杆，缓缓朝她走来。他在她四英尺开外停住，伸出球杆，将垩白色的顶端从她的鹅绒夹克的前襟滑下来，再滑过女式衬衣，挂在牛仔裤的皮带上。“我会让你采访的，婊子。非常详细的采访。你听明白了吗？”

娜塔莉强忍住没有退缩。她将尼康相机拨到身侧，从大衣口袋中取出霍奇斯先生拍的一张彩色照片。“你们有人见过这个女人吗？”

拿台球杆的男人看了一下，冲一个顶多十四岁的男孩招了招手。男

孩上前细看，点点头，回到原来窗边的位置。

“叫马文上来。”拿台球杆的男人喝道，“快点儿！”

马文·盖尔十九岁，相貌英俊，淡蓝色的眼睛，长长的睫毛，肤色同娜塔莉一模一样，天生具备领袖气质。他一进屋，娜塔莉就觉察出了这一点。整个房间的焦点都转移了，其他人的姿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马文成了他们关注的中心。马文要求知道照片上的白人女性是谁，而娜塔莉坚持要求先听他们讲讲那起屠杀。

最后，马文咧开嘴，露出了漂亮的牙齿：“你真的想知道，宝贝？”

“是的。”娜塔莉说。只有弗雷德里克叫她宝贝。在这儿听到这个词让她感到很尴尬。

马文拍了拍手掌。“勒罗伊、卡尔文、蒙克、路易斯、乔治，跟我走。”他说，“其他人留在这儿。”

抗议声四起。

“给老子闭嘴！”马文吼道，“我们要去打仗，你们知不知道？外面有人想干掉我们。我们要查清楚这个白人老婊子是谁，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然后我们就知道要对付的人是谁。懂了吗？懂了。所以你们他妈的都给老子闭嘴！”

他们回到了床垫上和桌球台边。

这会儿是下午四点，天色已经暗淡下来。娜塔莉拉紧大衣拉链，在寒风中打了个冷战。他们沿着布林赫斯特街向北走——那条路的上方就是铁路高架桥——进入一条跟巷子差不多的街，接着向西走。路上没有街灯。看天色很可能下雪。夜晚的空气中弥漫着污水和煤烟的味道。

他们停在一条真正的巷子的入口前。马文指着十四岁的男孩说：“蒙克，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

男孩将双手插进口袋，朝结冰的枯草和空工地的碎砖上吐了一口痰，“穆罕默德和另外三个人，他们走到了这儿，知道吧？我跟在他们后面，但还没到这儿，知道吧？那天是圣诞节，穆罕默德和托比抽了点儿白粉，知道吧？我们撇下我，去兹格的哥哥家再买点儿白粉，知道吧？在普拉斯基镇，对吧？我当时已经抽高了，没看到他们离开，所以只好跑去追他们，知道吧？”

“说说那个该死的白人。”马文说。

“那个该死的白人从这条巷子里出来，冲穆罕默德竖起了中指。就在这个地方。我在半个街区外，听见老穆罕默德说：‘操，你他妈活腻啦？’然后那个该死的小白人就在那儿冲穆罕默德和其他三个兄弟竖中指。”

“那人长什么样？”娜塔莉问。

“闭嘴。”马文喝道，“问题我来提。告诉她那人长什么样。”

“他长得像一坨屎。”蒙克说，又吐了口痰。他双手仍插在口袋里，下巴在肩膀上蹭了一下。“那个小王八蛋看起来就像刚从粪坑里捞出来似的，知道吧？就像有一年都在吃垃圾过活，知道吧？头发缠得一条条

的，就像盖在他脸上的肮脏藤蔓，知道吧？浑身上下似乎都在滴血，知道吧？”蒙克不禁颤抖起来。

“你确定他是白人？”娜塔莉问。

马文瞪大眼睛，但蒙克大笑道：“当然是白人。他是个狗日的白鬼。我不骗你。”

“给她说说那把镰刀。”马文说。

蒙克迅速点头：“那个该死的白人沿着巷子跑过来。穆罕默德、托比和其他人都站在那儿，没反应过来，知道吧？然后穆罕默德说：‘抓住他！’他们就冲了上去，知道吧？他们身上没带什么像样的武器，只有小刀，知道吧？但没关系，他们会把那个小王八蛋撕成碎片。”

“给她说说那把镰刀。”

“好。”蒙克的眼神迷离起来，“我听到吵闹声，就上来看出了什么事。我可不是逃跑的孬种，知道吧？我觉得刚被放出来，不能又杀人，知道吧？我看着那个狗日的走过来，但最后流血的不是他，知道吧？他手里拿着镰刀——就像动画片里那种。”

“哪部动画片？”娜塔莉问。

“操，就是那个骷髅啊，拿着棍子，棍子上绑着镰刀。卡通片里一有死人他就会出现在那儿。”

“长柄大镰刀？”娜塔莉问，“用来收割小麦的那种？”

“就是那个。”蒙克指着娜塔莉说，“但那个狗日的魔鬼砍的是穆罕

默德和其他兄弟。他的动作很快。操，真他妈的快极了。我就在那儿，什么都看到了……”他指着一个大垃圾桶，“我一直藏着，等他把大伙儿都杀了，知道吧？然后等他走了很久才出来。我可不想死啊。后来天亮了，我就去通报马文，知道吧？”

马文双臂抱胸，盯着娜塔莉问：“够了吗，宝贝？”

现在天色很暗。娜塔莉看见小巷尽头的灯光和车流，那里应该是德国城大道。“还差点儿，”她说，“他……那个狗日的白人把他们都杀了？”

蒙克抱臂笑道：“你他妈的知道啊。他杀人花了不少时间。他喜欢干那勾当。”

“他们被斩首了？”

“什么？”

“她的意思是，他是不是砍掉了他们的脑袋。”马文说，“告诉她，蒙克。”

“他狗日的当然砍了。他用镰刀和铲子把他们的脑袋割下来了，放到大街边的停车计时器上，知道吧？”

“上帝啊。”娜塔莉说。雪片拍打着她的脸，在面颊和睫毛上冻结起来。

“还没完呢。”蒙克说，他的笑声跟抽泣没太大区别。“他把他们的心脏都掏出来了。我猜他把他们的心脏吃掉了。”

娜塔莉连连后退，转身欲走。但目力所及，全是砖头和黑暗，她只好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

马文抓住她的胳膊。“走吧，宝贝。和我们回去。现在该你告诉我们的了。该你给我们说了。”

贝弗利山

1980年12月27日，星期六

华盛顿的电话打来的时候，托尼·哈罗德正同一个老女星颠鸾倒凤。

塔丽·伊斯腾四十二岁，至少比她希望得到的《白色口水》中的角色老二十岁，但她乳房的手感和形状都适合那个角色。哈罗德看见了她乳房和胸腔交界处淡粉色的线条——硅胶应该就是从那里注入的。塔丽头后仰，张大嘴，双肩乱颤，伪装着兴奋。哈罗德并没有操控她，只是在利用她。

“来吧，宝贝，给我。来吧，给我。”老女星呻吟道。1963年的《综艺》杂志曾称她是“下一个伊丽莎白·泰勒”，但她后来成了下一个斯黛拉·史蒂文斯^[14]。

十五分钟，从激情退化为简单的摩擦，再退化为必须完成的工作。哈罗德已经丧失了投入感和兴奋感，他觉得自己还不如去操木板上的一個洞。

“来吧，宝贝。”她气喘吁吁，表演到位。

“闭嘴。”哈罗德说。他闭上眼睛，回想两个星期前从华盛顿回来的航班上的空姐。他上一个干的女人就是她吗？还是桑拿房里那两个互相抚摸的德国女孩？不，他不愿意再想到德国。

“来吧，宝贝。”塔丽啜嚅道。她高昂起头，就像识途的马驹看到了前方的马厩一样。

塔丽呻吟着浑身触电般颤抖，全身筋肉紧绷，伪造出完美的高潮，简直可以去拿奥斯卡终身成就奖了。

“哦，宝贝，宝贝，你太棒了。”她嘟囔着，双手插进他的头发，脸贴在他的肩膀上。

哈罗德睁开眼，看见电话来电提醒灯在闪。“下去。”他说。

塔丽偎依在他身边。他告诉玛利亚·陈，自己可以接电话。

“哈罗德，我是查尔斯·科尔本。”话筒里传来那个恶棍熟悉的声音。

“什么事？”

“你今晚飞到费城来。我们在机场见。”

哈罗德将塔丽的手从自己的腹股沟推开，盯着天花板。

“哈罗德，你还在吗？”

“在。为什么要去费城？”

“叫你去你就去。”

“我要是不想去呢？”

这次轮到科尔本沉默了。

“我上周就给你们说过，我不干了。”哈罗德说，瞟了眼塔丽·伊斯腾。她正在抽含薄荷醇的烟。她的眼睛蓝得就像哈罗德游泳池里的水，却空洞无神。

“不干了？想都别想。”科尔本说，“你知道特拉斯科出什么事了吗？”

“知道。”

“那意味着，岛俱乐部执行委员会中出现了空位。”

“恐怕我已经不感兴趣了。”

科尔本大笑：“哈罗德，你这个蠢货。你最好祈祷我们会继续对你保持兴趣。因为一旦我们对你不感兴趣，你的那帮好莱坞朋友就得又来森林草地公墓参加一次葬礼。两点的航班，联合航空。”

哈罗德小心翼翼地放下听筒，滚下床，披上缀有字母图案的橙色睡袍。

塔丽掐灭了烟头，从长长的睫毛后翻眼看着他。她玉体横陈的样子让哈罗德想起了简·曼斯菲尔德【15】在一部低预算色情电影中样子。拍完这部电影后不久，曼斯菲尔德就在交通事故中丢掉了脑袋。“宝贝，”她呻吟道，似乎还沉浸在高潮所带来的满足之中，“你想谈谈

吗？”

“谈什么？”

“当然那是那部电影，小傻瓜。”她笑道。

“好啊。”哈罗德说，站在吧台前，给自己倒了一杯橙汁。“电影名叫《白色口水》，根据去年秋天几乎每个收银台前都摆着的畅销书改编。导演是舒·威廉姆斯。我们的预算是一千二百万美元，但艾伦估计我们会超支。预付金一百万。”

哈罗德知道塔丽几乎真要高潮了。“罗尼说我特别适合那个角色。”她低声说。

“他拿着你的钱，自然会那么说。”哈罗德喝了一大口橙汁。罗尼·布鲁斯是她的经纪人和宠物。

“罗尼告诉我，你说我特别合适。”她的声音里带着一点点不悦。

“我是说过。”哈罗德说，“你也确实是合适的人选。”他露出鳄鱼般的笑容，“当然不是主角。你老了二十五岁，屁股太肥，奶子太假。”

塔丽啊的惨叫了一声，如同被人打中了肚子。她动了动嘴，但没有说出一个字。

哈罗德喝完了饮料。他感到眼皮特别沉：“女主角有个四处找她的中年姑妈。对白不多，不过有一出大戏——一群阿拉伯人将在马拉喀什的集市里强奸她。”

塔丽终于忍不住骂了起来：“你这个侏儒王八蛋……”

哈罗德露齿一笑：“好好想想吧，宝贝。让罗尼给我打个电话，我们一起吃个午饭。”他放下酒杯，朝按摩浴缸走去。

“为什么要半夜坐飞机？”玛利亚·陈问，此时飞机已在堪萨斯上空。

哈罗德望着窗外的夜色：“我猜他们只是在戏弄我。”他靠在椅背上，看着玛利亚·陈。从德国回来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微妙起来。他闭上眼睛，脑中浮现出那枚雕刻着自己的脸的象牙棋子，然后又睁开眼。

“费城那边出了什么事？”玛利亚·陈问。

哈罗德想到了一句W. C. 菲尔兹【16】用费城开的一句精妙玩笑，但他太累了，没心情说笑。“我不知道，”他说，“可能是找到威利或者那个姓福勒的女人了。”

“如果是威利，你会怎么办？”

“撒腿就跑。”哈罗德说，“我希望你能帮我。”他环顾四周，“你有没有按我的吩咐把勃朗宁手枪藏起来？”

“有。”她把用来估算购衣开支的计算器放在一边，“如果是那个姓福勒的女人呢？”

三排之内都没有旁人。头等舱的其他旅客都在睡觉。“如果只是那个女人的话，”哈罗德说，“我就会杀了她。”

“你一个人杀还是我们一起杀？”玛利亚·陈问。

“我一个人。”哈罗德厉声道。

“你有把握杀得了？”

哈罗德瞪大了眼睛，恨不得一拳头打碎她那排完美无瑕的牙齿。捆绑也好，扒衣服也好，只要能打破她那东方式的镇定，怎么弄都行。只要能有那么一次。他恨不得就在这架联合航空的头等舱里，就在洛杉矶经芝加哥前往费城的航班上，推倒她狂操。“当然有把握。”他说，“她只是个老太太而已。”

“威利也是老人。”

“你知道威利能干什么。他肯定从慕尼黑直接飞到华盛顿，干掉了特拉斯科。他是个疯子。”

“但你对那个姓福勒的女人一无所知。”

哈罗德摇头。“她是个女人。”他说，“世界上有不少坏女人，但她们没有一个比威利·波登更坏。”

他们的转机航班在黎明前半个小时抵达了费城。哈罗德没能睡成觉，从芝加哥起飞之后，头等舱的空调就坏了。哈罗德的眼睛又干又涩，眼皮子重得就像挂了个瓶子。但让他更恼火的是，一边的玛利亚·陈却显得异常清醒。

迎接他们的是三个西装革履的联邦调查局探员。领队的下巴上贴着

创可贴，但仍然看得见浅浅的淤痕。他说：“你是哈罗德先生吧？我们会把你带去见科尔本先生。”

哈罗德将自己的随身行李交给帅气的探员：“好的，咱们走吧。我想躺床上睡会儿。”

探员将行李交给一名下属，领着他们下电梯，穿过几道写着“禁止通行”的门，来到候机楼同一个私人机库之间的停机坪上。东方的云层缝隙中，露出了一道红黄色的光芒。太阳就快升起来了，不过停机坪上还亮着灯。

“操。”哈罗德愤怒地说。那是一架昂贵的六座直升机，流线型机身上喷涂着橘色和白色的条纹，螺旋桨缓缓转动，导航灯忽明忽灭。一个探员撑着舱门，另一个探员拖着哈罗德和玛利亚·陈的行李。查尔斯·科尔本坐在舱门后。“操。”哈罗德继续咒骂。玛利亚·陈点点头。哈罗德讨厌坐飞机，尤其讨厌坐直升机。有段时间，每一个好莱坞五星级导演都会把他给的预算的三分之一拿去买这种危险的机器，在外景基地上空隆隆作响地俯冲、盘旋，就像发了疯的秃鹫。托尼·哈罗德打死也不会坐这种机器。

“你们他妈的就没有地面交通工具吗？”他在怠速引擎的低沉轰鸣中尖叫。

“上来！”科尔本喊道。

哈罗德又咒骂了几句，跟随玛利亚·陈上了直升机。他知道螺旋桨离地至少有八英尺，但任何正常人走到这些旋转的桨片之下时，都会不禁俯下身子，像螃蟹一样横向挪动。

他们坐到后座，还没把安全带系好，科尔本就已经转过椅子，对飞行员竖起了大拇指。哈罗德发现那名飞行员仿佛特别有范儿——穿着磨旧的皮夹克，戴着红帽子，脸型粗犷，眼神犀利，仿佛见惯了激烈的战斗，而对其他东西都不感兴趣。飞行员对耳麦说了两句，然后左手前推一个操纵杆，右手后拉另一个操纵杆。直升机呼啸着升了起来，机头下沉，在地面以上六英尺的地方平稳地向前飞。“操。”哈罗德嘟囔着。他们就像坐在有上千个滚珠轴承的滑板上一样。

来到远离机库和候机楼的开阔区域，飞行员同塔台叽咕了两句，然后就攀升起来。哈罗德瞥见许多炼油厂、一条河，还有一艘巨大的油轮从身下掠过，然后闭上了眼。

“那个老女人就在这座城里。”科尔本说。

“梅勒妮·福勒？”哈罗德说。

“你他妈的以为我说的是谁？”科尔本咆哮道，“海伦·海斯[【17】](#)？”

“她在哪儿？”

“你会知道的。”

“你是怎么发现她的？”

“这不用你操心。”

“下面怎么办？”

“时间到了我自然会告诉你。”

哈罗德睁开眼。“我喜欢同你说话，查克[【18】](#)，感觉就像对着你的

屁眼说话一样。”

秃头男人眯眼看着哈罗德，笑道：“托尼，我觉得你就是一坨屎，但不知为何，巴伦特先生认为你可能会成为俱乐部的成员。这是你的大好机会。别浪费了。”

哈罗德大笑，闭上了眼。

玛利亚·陈注视着他们。直升机正沿着一条蜿蜒的灰色河流飞行，费城中心区的高楼大厦向后退去。他们的右边是参差不齐的房子和砖灰色的街区，高速公路交错其间。他们的左边是沿着河流绵延不绝的公园和山丘，光秃秃的树和一堆堆的雪点缀其间。太阳升起来了，金色的光柱楔入地平线和低矮的云层之间，高层建筑和山坡上住宅的窗户反射着阳光。科尔本将手放到玛利亚的膝盖上，“我的飞行员是参加过越战的老兵。”他说，“他跟你一样。”

“我从来没去过越南。”玛利亚·陈淡淡地说。

“是啊。”科尔本朝她的大腿摸过去。哈罗德看樣子在睡觉。“我是说，他也是免控者。没人能操控他。”

玛利亚·陈夹紧双腿，用自己的手挡住了联邦调查局探员的手。机舱里的另外三个探员注视着这一幕，下巴上有淤痕的男人微微一笑。

“查克，”哈罗德开口道，眼睛仍然闭着，“你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

科尔本皱眉道：“问这个干什么？”

“我在想，如果我打断你的右手，你还能不能再打飞机。”哈罗德说

着睁开了眼睛。两人怒目相对。另外三个探员用仿佛是精心设计出的动作解开了大衣纽扣。

“进入目标区域。”飞行员说。

科尔本抽回自己的手，转身对飞行员说：“把我们放到通信中心附近。”他并不需要下这道命令。这里是衰败社区里的一个街区，由联排房屋和被遗弃的工厂组成，外围是高高的木栅栏。空地中央附近有四座相连的拖车式活动房屋，轿车和厢式货车停在它们南边。一辆货车和两座活动房屋的顶上安装有微波天线。地面上已经有一个用橙色塑料板标出来的降落点。

除了玛利亚·陈，所有人都是俯下身子走出桨片旋转范围的。哈罗德助手挺胸抬头地走着，小心翼翼地在水坑与淤泥之间寻找着落脚点，举手投足间没有流露出半点紧张。飞行员留在直升机上，螺旋桨仍未停止转动。

“在这儿稍作停留，”科尔本说，领着一队人进入一座活动房屋，“然后你就有活儿干了。”

“我今早只有一项任务：找一张床。”哈罗德说。

中央两座活动房屋呈南北走向，由一扇共用的大门首尾相连。西壁是电视屏幕和通信控制台，八个穿着白衬衫、系着黑领带的人正在座椅里监视屏幕，时而对着麦克风低语。

“这里看起来就像该死的控制大厅。”

科尔本点头：“这里是我们的通信和控制中心。”他的声音中流露出淡淡的骄傲。第一个控制面板前的人抬起头，科尔本对他说：“拉里，

这两位是哈罗德先生和陈小姐。局长请他们飞过来看看我们的行动情况。”拉里对两位“大人物”点点头。哈罗德意识到，这些是普通的联邦调查局工作人员，对哈罗德一行的真实目的一无所知。

“屏幕上是什么？”哈罗德问。

科尔本指着第一个屏幕说：“这是女王巷的一座房子，嫌疑人和一名身份不明的白人男性就住在里面。房子属于一个叫安妮·玛丽·毕晓普的女人，五十三岁，未婚。自从他弟弟今年五月去世后，她就一直独居。A组已经在街对面的仓库二楼设置了监视点。第二个屏幕上是一座房子的后部图像——从小巷对面联排房屋空置的三楼拍摄。第三个屏幕显示的是小巷里的图像，从一辆喷涂着‘贝尔电话’字样的流动厢式货车上拍摄。”

“她现在就在这座房子里？”哈罗德问，冲那座小白房的黑白图像点点头。

科尔本摇了摇头，领着他们走到显示着一座石头老房子的屏幕前。摄像机明显正在一条繁忙的街道对面的一楼进行拍摄，路过的车辆不时会挡住镜头。“她目前在格朗布索普。”科尔本说。

“在哪儿？”

“格朗布索普。”科尔本指着屏幕上方挂在墙上的两幅被放大的建筑图，“是一处历史古迹，但平常都对公众关闭。她有许多时间都待在那里。”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哈罗德道，“我们说的这个老太太躲进了一处国家级遗址里，对吧？”

“不是国家级遗址。”科尔本厉声道，“只是本地的一处历史古迹。但她有许多时间都待在那里。每天早上——至少是我们开始监视后的两天早上——她和另一个老太太还有那个男孩就会回到女王巷的房子，很可能是回去洗澡和吃热饭。”

“上帝啊。”哈罗德说，看了一圈房间里的人员和设备，“你为这件小破事安排了多少人，查克？”

“六十四人。”科尔本说，“本地警察知道我们的存在，他们收到了命令，不会来打扰我们。到最后阶段，我们还需要他们提供交通管制方面的配合。”

哈罗德咧嘴一笑，看着玛利亚·陈。“六十四个联邦调查局探员，一架直升机，一套价值百万的星球大战级设备——这一切都是为了找到一个八十岁的婊子。”拉里和另外两名探员困惑地抬起头。“好好干，伙计们。”哈罗德用最符合“大人物”身份的语调说，“你们是国家的骄傲。”

“去我办公室吧。”科尔本冷冷地说。

科尔本的办公室比小隔间大，比正常房间小，占据了南边东西走向的整座活动房屋。

“北边的活动房屋是干什么用的？”哈罗德问。他、玛利亚·陈和联邦调查局局长特别助理坐在一张小桌边。

科尔本犹豫了一会儿。“扣押和审讯。”他最后说。

“你打算审讯那个姓福勒的女人？”

“不，”科尔本说，“她太危险了。我们打算杀了她。”

“你们这会儿就在审讯什么人吗？”

“有可能。”科尔本说，“但这个你不需要知道。”

哈罗德叹息道：“好吧，查克，我需要知道什么？”

科尔本瞟了眼玛利亚·陈。“这是机密。你能让康妮·宗[\[19\]](#)暂时回避一下吗，托尼？”

“不行。”哈罗德说，“另外，如果你再对她动手动脚，巴伦特就得再找一个人参加岛俱乐部了。”

科尔本淡淡一笑：“这个问题我们迟早会解决。不过，现在你得去完成一项工作。”他将一张照片从桌上推过来。

哈罗德端详起来：偏光镜头快照，彩色，户外光线，年轻的黑人女性，二十二或二十三岁，在街角等待信号灯变色。她满头卷发，但没有一般非洲人那么长，眼神深邃，精致的椭圆形脸庞，嘴唇丰满。哈罗德的目光落在她的双乳上，但她穿的骆驼绒大衣太厚，根本看不出身材。“这妞儿长得还可以。”他说，“没有达到女星的水平，但我可以给她试镜的机会，或者一个小角色。她叫他妈的什么名字？”

“娜塔莉·普雷斯顿。”科尔本说。

哈罗德茫然地瞪着他。

“几个星期前，她父亲卷入了尼娜·德雷顿和梅勒妮·福勒在查尔斯顿的争斗。”

“然后呢？”

“然后他就死了，而年轻的普雷斯顿小姐就到费城来了。”

“现在？”

“是的。”

“你们觉得她是来跟踪那个姓福勒的婊子的？”

“不，托尼。我们觉得这个丧父的女人离开父亲的遗体，放弃她在圣路易斯的研究生学业，飞到费城的德国城来，是因为突然开始对美国的早期历史感兴趣。她当然是来跟踪那个老太太的，你这个蠢货。”

“她是怎么找到福勒的？”哈罗德紧盯着照片说。

“通过黑帮。”科尔本说。哈罗德白了他一眼，他继续说：“上帝啊，好莱坞难道就没有报纸和电视吗？”

“我正忙着筹备一部预算一千二百万美元的电影。”哈罗德说，“黑帮发生什么事了？”

科尔本向哈罗德讲述了圣诞前夜的凶杀案：“后来又死了两个。”他说，“死得相当恐怖。”

“为什么这块性感巧克力会把费城黑帮火并同梅勒妮·福勒联系起来？”哈罗德说，“你又是如何掌握她和那个老太太的行踪的？”

“我们有自己的情报源。”科尔本说，“我们窃听了这个黑人婊子的电话和与她同居的一个白人治安官的电话。他们在他的电话答录机里留了些有趣的消息。我们派人去他家，删掉了我们不想保留的信息。”

哈罗德摇头道：“我不明白。我他妈的要做什么？”

科尔本拿起一把拆信刀，在手里把玩起来。“巴伦特先生说，你自己看着办，托尼。”

“办什么？”哈罗德将照片还给玛利亚·陈。

“解决普雷斯顿小姐。”

“呵呵，”哈罗德说，“我们说好了，要对付的是姓福勒的女人。只有她。”

科尔本抬起眉毛。“怎么了，托尼？这妞儿像坐飞机一样可怕吗？你还怕什么，电影大亨？”

哈罗德揉了揉眼睛，打了个哈欠。

“把这个任务干好。”科尔本说，“也许你根本不需要操梅勒妮·福勒的心。”

“谁说的？”

“巴伦特先生说的。上帝啊，哈罗德，你简直是拿到了进入史上最精英的俱乐部的免费门票。你居然不想要。我知道你是个蠢货，但没想到你会这么蠢。”

哈罗德又打了个哈欠。“你们这帮智力植物人难道就没发现，你们根本不需要我来干这份脏活儿？”他说，“你说过，老太太已经在你们的严密监视之下。把望远瞄准器装在狙击枪上，问题就解决了。这个叫娜塔莉什么的小妞儿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她有念控力？”

“没有。”科尔本说，“娜塔莉·普雷斯顿在奥伯林学院获得了学士学位，硕士已经读了两年，再读一年就能拿教师执照。一个特别没有暴力倾向的姑娘。”

“那为什么找我？”

“会费。”科尔本说，“我们都要付会费。”

哈罗德从玛利亚·陈手里拿回照片。“你想让我干什么？拘押审讯？”

“没有必要。”科尔本说，“我们掌握了所有她可能给我们的信息——从另一个信息源掌握的。我们只是想让她出局。”

“永远出局？”

科尔本忍俊不禁：“那你认为呢，哈罗德先生？”

“我想把她弄到贝弗利山度个假。”哈罗德说。他的眼皮都快合上了。他伸出舌头快速舔了下嘴唇。

科尔本又笑了。“随你便。”他说，“不过，你最后必须永远解决这个——你怎么说的来着？永远解决这块性感巧克力。在那之前，你想对她干什么是你的事，托尼。只要别出岔子。”

“不会的。”哈罗德说。他瞟了眼玛利亚·陈，又把目光落在照片上。“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儿？”

“知道。”科尔本说。他拿起文件夹，看了看电脑打印出的文件。“她还在切尔腾·阿姆斯旅馆，离这儿大概十二个街区。海恩斯现在

就可以开车送你过去。”

“好啊。”哈罗德说，“但首先，我们需要酒店房间——一人一间，最好是高等套房。然后我们要睡七八个小时。”

“但巴伦特先生——”

“去他妈的C. 阿诺德·巴伦特。”哈罗德微笑着说，“他要是不满意的话，就让他自己来搞定这个妞儿吧。现在，让海恩斯把我们送到一家上档次的酒店去。”

“娜塔莉·普雷斯顿怎么办？”

哈罗德站在门边。“我猜，你们也监视这个女人了？”

“当然。”

“那就告诉你的伙计，再盯她八九个小时，查克。”他转身朝门口走去，但又停下来，盯着科尔本，“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你们几天前就把梅勒妮·福勒捏在了手里，为什么拖到现在都不吃掉？为什么你们不干掉她离开这儿？”

科尔本拿起拆信刀。“因为我们在等，看梅勒妮和你的前老板波登先生之间有没有关联。我们在等威利犯错，露出尾巴。”

“如果他露出尾巴了呢？”

科尔本咧嘴一笑，将拆信刀的背面从自己的喉咙上划过。“如果他露出了尾巴，那你的朋友威利就会很惨。他会希望自己留在特拉斯科的办公室里一起被炸弹炸死。”

哈罗德和玛利亚住进了切斯特纳特山旅馆，一个距离德国城大道七英里的高级汽车旅馆。那里远离贫民窟和主城区，周围都是林荫道和僻静的办公区。科尔本也住那里。下巴带淤痕的探员留下了一辆车，还有一个金发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哈罗德睡了六个小时，醒来后比刚到费城时还迷茫疲惫。玛利亚·陈给他倒了一杯加了伏特加的橙汁，坐在床边看他喝下去。

“你打算怎么对付那个女孩？”她问。

哈罗德放下酒杯，搓了搓脸。“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

“那你就不需要知道。”

“你想让我和你一起去吗？”

哈罗德思索了一下。行动时没个照应，他会很不舒服。但这次或许不需要。他越想越觉得不需要。“不用了。”他说，“你待在这儿，同派拉蒙电影公司保持联系。我很快就会回来。”

玛利亚·陈一言不发地离开了房间。

哈罗德冲了个澡，穿上高翻领丝绸睡袍、昂贵的羊毛拖鞋、羊毛衬里的黑色紧腰短夹克、然后拨通科尔本给他的电话号码。

“娜塔莉还在吧？”哈罗德问。

“她刚才在贫民窟里溜达，但现在回旅馆吃饭了。”科尔本说，“她

同那个黑鬼黑帮走得很近。”

“就是那个成员减损的黑帮？”

科尔本痛快地大笑起来。

“这他妈有什么好笑的？”哈罗德说。

“注意措辞。”科尔本笑道，“成员减损。没错，就是这么回事。后面两个人被剁成了肉酱，生殖器也被割掉了。”

“上帝啊。”哈罗德说，“你认为这是梅勒妮·福勒干的？”

“我们不知道。”科尔本答道，“凶案发生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那个一直跟着她的孩子离开格朗布索普。但她可能操控的是别人。”

“你们对格朗布索普实施的是哪种监视？”

“不能说滴水不漏。”科尔本说，“我们不可能在每条巷子都安排贝尔电话的厢式货车。即便是老太太也会起疑的。但房子前后我们都设置了摄像机，还有探员分散在整个街区监控。那个老婊子一伸头，我们就能发现。”

“不赖。”哈罗德说，“听着，如果我今晚解决了那个黑妞儿，我要求明天早上就离开。”

“这个得听巴伦特的。”

“操。”哈罗德说，“我才不会待在这儿等威利·波登现身呢。那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去了。威利已经死了。”

“等不了太久。”科尔本说，“我们获准解决掉那个老太太。”

“今天？”

“不是，但会很快。”

“什么时候？”

“你需要知道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你。”

“很高兴和你谈话，屁眼。”哈罗德说，挂断了电话。

一个年轻的金发探员开车把哈罗德送进城，指出切尔腾·阿姆斯旅馆的所在，在半个街区外找到一个车位停车。哈罗德给了他两角五分硬币的小费。

那是一家老旅馆，在衰败的环境中努力维持着自己的尊严。门厅破破烂烂，但酒吧兼餐厅是舒服的暗色调，而且最近翻新过。哈罗德觉得，来这里吃午饭的顾客大多是这一带残存的少数白人商贩。那个黑人姑娘很容易被发现——她独自坐在角落里，边吃色拉边读平装书。她跟偏光镜头拍的快照里一样迷人，甚至更性感，因为哈罗德发现她古铜色的衬衫下有一对丰满的乳房。哈罗德在酒吧里待了一会儿，寻找负责盯梢的联邦调查局探员。一个年轻男人正独自坐在吧台边，穿着昂贵的三件套西装，戴着助听器——肯定就是这家伙了。那个偏胖的黑人正在吃烧蛤糊，哈罗德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每隔几分钟就打量一下娜塔莉的动静。他们现在雇用黑鬼当探员了？哈罗德想，也许是有硬性规定吧。他猜门厅里至少还有一个探员，很可能是在看报纸。他端起加伏特加的奎宁水，朝娜塔莉·普雷斯顿所在的桌子走去。“嗨，介意我同你一起坐会儿吗？”

年轻女人从书上抬起头。哈罗德看到了章节名：《教育是一种保护行为》。“是的。”她说，“我介意。”

“那没关系。”哈罗德说，将夹克搭在椅背上，“我不介意。”他径直坐了下来。

娜塔莉·普雷斯顿张开嘴。哈罗德伸出意志之钳，夹住她——动作轻柔。没有声音发出来。她想起身，却半途动弹不得。她的眼睛瞪得大如铜铃。

哈罗德冲她微微一笑，软软地靠在椅背上。近旁没有人能听到他们的对话。他双手十指交叉放在肚子上。“你叫娜塔莉。”他说，“我叫托尼。我们找点儿乐子怎么样？”他松开了意志之钳，让她能微微发声，但不至于叫喊。她低下头，大口喘气。

哈罗德摇摇头。“游戏不是这么玩的，娜塔莉宝贝。我刚才问你，要不要找点儿乐子？”

娜塔莉·普雷斯顿抬起头，就像刚慢跑完一样喘着气，棕色的眸子闪着微光。她清了清喉咙，发现自己能开口说话了：“去死吧……你这个混蛋……”

哈罗德挺直了身子。“呵呵，”他说，“错误答案。”

他看着娜塔莉因为脑中的剧痛而弯下身。哈罗德小时候曾患过严重的偏头疼，他知道如何分享。一个服务员从旁走过，说：“你还好吧，小姐？”

娜塔莉慢慢直起身子，就像一个松开发条的机械玩偶一样。她用沙哑的声音说：“我很好。”她说，“只是有点儿痛经。”

服务员尴尬地走开了。哈罗德自嘲地笑了。上帝啊，他想，我他妈的真是个腹语天才。他探过身子，抚摸她的手。她试图挣脱。哈罗德用了些力气才制住她。她流露出困兽般的眼神，这正是哈罗德所乐见的。

“我们再从头来过。”哈罗德耳语道，“今晚你想干什么，娜塔莉？”

“我想……为你……”每个音节仿佛都是从她嘴里挤出来似的，但哈罗德不在乎。娜塔莉的棕色眼睛中噙满泪水。

“还有呢？”哈罗德问。他眉头紧皱，加大了控制的力度。这块巧克力比之前他上过的女人更难对付些。“还有呢？”

“我想……要你……操我。”

“好的，宝贝。接下来几个小时我都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我们去你房间吧。”

他们站起身。“最后留点儿小费。”哈罗德说。娜塔莉在桌上留下十美元钞票。

离开酒吧的时候，哈罗德对两名监视的探员挤了挤眼睛。在他们等电梯的时候，另一个穿黑西装的探员放下报纸，窥视他们。但没有人跟他们进电梯来到三楼。

哈罗德从她兜里拿出钥匙，打开门。他检查房间的时候，娜塔莉留在原地，眼神空洞地盯着前方。房间小而整洁——床、梳妆台、旋转台上的黑白电视、矮架子上打开的行李箱。哈罗德拿起她的内衣贴在脸上嗅了嗅，扫了眼厕所，又看了看窗外的防火梯、小巷和远处低矮的房顶。

“好吧！”他兴高采烈地说，将她的内衣扔到一旁，从墙边拖来一把绿色矮椅坐下，“表演开始了，宝贝。”她站在他和墙之间，胳膊垂在身旁，表情松弛，但哈罗德可以看到她正在努力抗拒他的操控，以至于肩膀会不时微微颤抖。哈罗德微笑着加大了意志之钳的力道。“上床前来段脱衣舞会很有趣，你觉得呢？”他说。

娜塔莉·普雷斯頓目光平视，举起手，慢慢解开衬衣纽扣。她脱下衬衣扔在地上。她穿着老式的白色胸罩，这让哈罗德想起了某人……谁来了？他突然想起了两个星期前干过的那个空姐。空姐的肌肤洁白如雪，而这婊子的皮肤却漆黑如炭。为什么她们都会选择穿这种毫无特色、毫不性感的胸罩？

哈罗德点点头，娜塔莉手伸到背后，解开胸罩的挂钩。胸罩滑落下来。“好吧。”他轻声说，“现在可以——”

突然传来哐当一声巨响。哈罗德转身看见门被撞开，一个巨大的身影闯进来，挡住了走廊里的灯光。这时哈罗德才想起，他把勃朗宁手枪留在了玛利亚·陈的行李箱里。

哈罗德刚站起身，举起胳膊，一个大小和重量相当于铁砧的东西就落在了他的额头上，将他狠狠打了下去——打进座椅，打进坐垫，打进突然变得如木薯淀粉般绵软的地板，打进下面等待他的温暖的黑暗之中。

梅勒妮

文森特这孩子的身体很难保持干净。他是那种每一个毛孔都似乎在排泄污物的孩子。我刚把他的指甲清洗干净，过了一个小时就又黑了。让他的衣服保持干净堪比一场漫长的战斗。

圣诞节那天我们休息。安妮做了饭，把节日唱片放在老式留声机上，洗了一大堆衣服。我则在阅读并思考《圣经》的章节。那天过得十分平静。安妮偶尔会做出想开电视的举动——在遇到我之前，她每天都会看六到八个小时电视——但这时调教就会发挥作用，促使她找别的事情去做。到安妮家住的头一个星期，我也没头没脑地看过几小时电视。一天晚上，十一点新闻中播放了三十秒关于“查尔斯顿凶杀案”的跟踪报道。“州警察还在寻找那个失踪的女人。”播音员说。我决定之后再也不在安妮·毕晓普家看电视了。

圣诞节过后两天的星期六，安妮和我外出购物。她有一辆1953年产的丑陋的绿色德索托，从正面看，这辆车像极了一条受惊的鱼。安妮开得过于谨慎，半天没出德国城，我只好让她把车停在路边，由文森特代为驾驶。在她的带领下，我们远离费城，进入一个奢华的购物广场。广场所在的地方名叫“波斯王”，这是我听过的最荒诞的郊区地名。我们逛

了几个小时的。我买了好几件漂亮衣服，但恐怕没有一件比得上我落在亚特兰大机场的那些。有一件三百美元的大衣穿上去特别舒服——深蓝色，象牙色纽扣——我觉得可以帮我抵御北方刺骨的严寒。安妮喜欢给我买这些东西，我不想剥夺她的这份喜悦。

那天晚上，我回到格朗布索普。在烛光的照耀下，从一个房间移动到另一个房间，只有身后的影子和墙里的耳语相随，这感觉惬意极了。那天下午，安妮在购物广场的一家运动商品店买了两支霰弹枪。年轻的售货员一头油腻的金发，穿着肮脏的运动鞋。听到这个老女人是给自己成年的儿子买枪时，他几乎被这纯洁的母爱感动了。他推荐了两种昂贵的泵动式霰弹枪——一种12号口径，一种16号口径，看她的儿子喜欢哪种狩猎活动。安妮把两把枪都买了，还为每把枪买了六盒子弹。现在，就在我拿着烛台在格朗布索普的一个个房间穿行时，文森特正在厨房的冰冷阴影中给武器上油。

我从未操控过文森特这样的人。我之前把他的思想比作丛林，现在我发现这个比喻更恰当了。在他仅存的意识中掠过的影像，几乎全同暴力、死亡和毁灭有关。我瞥见了他的家人被杀死后的场景——母亲在厨房，父亲在床上，姐姐在洗衣房的地砖上——我不知道这是真实还是幻想。我猜文森特也不知道。我从未问过他。即便我问了，他也回答不出来。

操控文森特就像驾驭烈马，只有松开缰绳，才能让他达成你的目的。他瘦小的身体中蕴藏着不可解释的强大力量，似乎他的血液里随时都充满了肾上腺素，而当他兴奋的时候，就会突变为超人。被他的亢奋所感染，我仿佛也一天比一天更年轻。我知道，在我回到法国南部家中时——很可能是下个月——我会青春四射，连尼娜都认不出来。

圣诞节前夜以来的这些天，只有一件扫兴的事：我仍然会做关于尼娜的噩梦。梦的内容几乎都是一样的：尼娜睁开眼睛；尼娜的脸白如面具，额头上开了个硬币大小的洞；尼娜从棺材里坐起来，露出发黄的尖牙，蓝色的眼睛从眼窝中浮出来，下面跟着一波蠕动的蛆虫。

我不喜欢这样的梦。

星期六晚上，我把安妮留在格朗布索普的一楼看门，我则蜷缩在育儿室的滚移式折叠床里，任凭耳语声带我昏昏入梦。

文森特从隧道中钻出去。这一过程同分娩很像：长而窄的隧道，粗糙的墙壁向内挤压，甜腥的泥土味散发着鲜血似的味道，出口处的小洞，静谧的夜晚空气如同突然而至的光与声。

文森特无声无息地穿过黑暗的小巷，越过栅栏，经过空地，进入下一条街的阴影之中。霰弹枪留在格朗布索普的厨房里，他只携带了镰刀——长手柄缩短了十三英寸——还有匕首。

我相信，一到夏天，这里的街道上就会遍布黑鬼——胖女人坐在门廊上，像狒狒一样喋喋不休，或者痴呆地盯着破衣烂衫的孩子玩耍；懒散的男人酒吧和街角溜达，没有工作，没有理想，没有收入来源。但今晚，严冬的街道上黑暗而寂静，小房子的小窗户里没有灯光，联排房屋前门紧闭。文森特像影子一样——不，他变成了无声无息的影子——从小巷到街道，从街道到空地，从空地到破败的院子，自由地穿行着。

两个晚上之前，他跟踪黑帮成员到了一座古老的大房子，四周全是空地，不远处就是高架铁路，穿过贫民区的路基仿佛畸形的长城。文明的白人妄图借此将野蛮的黑人圈禁起来，结果只是徒劳。文森特匍匐在一辆被废弃的汽车旁的荒草里，静静观察。

黑影在亮灯的房间窗户前晃动，如同一群卡通人物在上演滑稽歌舞。最后走出五个人。昏暗的光线中我无从辨别，但这无关紧要。他们进入铁路路基旁的一条狭窄小巷。身影即将消失前，文森特跟了上去。文森特几乎毫不费力地在黑夜中穿行，无声无息的跟踪令我兴奋不已。文森特的眼睛在几近全黑的环境中仍能像大多数人在白天一样视物。我仿佛附身在了一只强壮灵敏的大猫身上——一只饥饿的正在觅食的大猫。

那群黑鬼中有两个女孩。见他们停下来，文森特也止住脚步。他在空气中嗅探，寻找着公鹿们强烈的动物般的味道。如今在南方已经不能用公鹿称呼黑人，但别的词都不及它形象。众所周知，男黑鬼很容易激动，一靠近发情的母鹿，就会像公鹿一样狂暴。那两个女孩一定正在发情期。文森特看着他们在路基的阴影中交配，第三个男孩在旁边观看，等待别人干完了自己上。女孩们赤裸的黑腿随着男孩臀部一上一下的有力撞击而一开一合。文森特的整个身体都蓄势待发，但我让他转过头，等男孩们发泄完毕，女孩们边叫边笑——犹如街头吃饱了的野猫，单纯而无知——朝家里走去。然后，我放开了文森特。

当他们走到布林赫斯特街尽头废弃鞋厂旁的拐弯处时，文森特动手了。镰刀砍进第一个男孩的肚子，径直扎到脊椎上。文森特没有将它拔出来，拿着匕首就冲向第二个男孩。第三个男孩见状奔逃。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我经常去影院——那时的电影还没有堕落成如今这种淫秽、弱智的垃圾。我特别喜欢看黑人仆人受到惊吓的场面。我记得小时候看过《一个国家的诞生》[【20】](#)，里面的黑人孩子见到有人披着白床单而被吓得半死，我不禁放声大笑。我记得同尼娜和威利坐在维也纳的廉价影院里观看一部哈罗德·劳埃德[【21】](#)的老无声电影，笨头笨脑的斯特品·费驰[【22】](#)总是引得观众哄堂大笑。我记得在电视上看过

一部鲍勃·霍普【23】的老电影——1960年，电视开始变得粗俗之后，我便彻底不看了——鲍勃·霍普的黑人助手在闹鬼的房子里被吓得屁滚尿流，我被逗得哈哈直笑。文森特干掉的第二个黑鬼长得有点儿像这些喜剧演员中的一个——体格魁梧，脸色煞白，眼珠突出，一只手捂住张大的嘴，双膝并拢，两脚外张。文森特用匕首行凶的时候，我忍不住在格朗布索普安静的育儿室里开怀大笑。

第三个男孩跑掉了。文森特想要追上去，就像一条试图挣脱绳索的狗，但我牢牢攥住了绳索。黑鬼熟悉街区环境，而文森特长于隐蔽和突袭。我知道这个游戏有多危险，我可不想在他身上倾注大量心血后把他白白浪费。不过，在把他弄回来之前，我让他在已经放倒的两人身上尽情地释放暴力。这没有花多长时间。在他大脑丛林最深处潜伏的欲望得到了满足。

他脱掉第二个男孩的夹克，一张照片掉了下来。文森特没有留意，但我让他放下镰刀，捡起了照片。那是索恩先生和我的照片。

我在格朗布索普育儿室的床上噌的坐了起来。

文森特立刻返回。我同他在厨房见面，从他脏兮兮的手指间取过照片。图像不甚清晰，显然是从一张更大的照片上截取了一部分放大而成，但毫无疑问，上面的一男一女就是索恩先生和我。我立刻就猜到，这是霍奇斯先生拍的。这么多年来，我常常遇见那个可怜的矮男人用他可怜的小相机给他可怜的家人拍照。我认为我已经做足了防范措施，避免被拍进他的相片，但显然百密一疏。

我坐在格朗布索普冷清的砖石厨房中的烛火旁。这张照片怎么落到一个年轻黑鬼的手上了？显然有人在搜索我。那人是谁？警察吗？他们

怎么知道我在费城？难道是尼娜？

这都说不通啊。

我让文森特在安妮买的一个硕大的镀锌浴盆里洗了澡。她拿来了一个煤油暖炉，但那晚冷极了，文森特沐浴时，白色的肌肤上升腾起一缕缕白雾。过了一会儿，我去帮他洗头。多么温馨的画面啊——两位高贵的姨妈给刚下战场的英雄侄子洗澡，烛光将我们高大的身影投射在粗糙的墙壁上。

“文森特，亲爱的。”我一边用洗发剂揉搓他的长发，一边低语，“我们必须查出照片是怎么来的。不是今晚，亲爱的。你的杰作被发现后，街上会乱上一阵子。但是要快。找出是谁把照片交给黑人男孩之后，你就把那人带到我这儿来。”

华盛顿特区

1980年12月27日，星期六

索尔·拉斯基躺在金属坟墓里，思考着自己的人生。空调吹得他不禁打起了冷战，于是把膝盖紧贴在胸口。他努力回忆在叔叔农场的那个春日早晨的细节。他想起金色的阳光轻抚着垂柳的枝条，叔叔石砌谷仓后面盛开着一片白色雏菊。

索尔很痛。他的左肩和左臂一直在疼，脑袋发晕，指头如同被针扎一般，右臂因为接受了太多次注射而几乎麻木。在索尔看来，疼痛是值得欢迎和鼓励的。在药物催生的意识迷雾之中，疼痛是唯一可靠的灯塔。

索尔的时间感已经混乱了。他隐约觉察到这点，但对此无可奈何。细节是清晰的——至少到参议员办公大楼爆炸之前是这样——但他无法按照时间顺序将这些片段串联起来。上分钟他还躺在冰冷的不锈钢囚室里的小床上——内嵌式的床，空调出风口格栅，不锈钢长椅和马桶，能向上缩入墙中的金属门——下一分钟他就蜷缩在冰冷的稻草里，波兰夜晚的寒风从破窗户中吹进来，他知道，上校和德国士兵很快就会来抓自

己了。

疼痛就是灯塔。爆炸后的头几天，他只有区区几分钟是清醒的，而这种清醒还是拜疼痛所赐。接上断裂的锁骨时，他感到锥心的剧痛。穿绿色手术服的医务人员，消毒的环境——说明这里可能是手术室，或者恢复室。后来他被突然推进白色走廊，然后是不锈钢囚室。周围换上了穿西装的男人，夹在口袋上或翻领上的花花绿绿的身份卡。他感到有人在给自己打针，接下便是凌乱而不连贯的梦。

第一波审讯中，他的身体又承受了一番疼痛。审讯者有两个，一个秃头矮个儿，另一个金发平头。秃头用金属棍击打索尔的肩膀，索尔喊叫起来，疼得流下了眼泪，但他并不排斥疼痛——他渴望着笼罩在意识上的迷雾被吹散。

“你知道我的名字吗？”秃头问。

“不知道。”

“你外甥告诉你什么？”

“没什么。”

“你还对谁讲了威廉·波登等人的事？”

“没有人。”

后来——或者是先前，索尔并不确定——疼痛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注射带来的愉悦的眩晕。“你知道我的名字吗？”

“查尔斯·C. 科尔本，联邦调查局局长特别助理。”

“谁告诉你的？”

“艾伦。”

“艾伦还告诉你什么？”

索尔将记忆中他同艾伦的对话完完整整地复述了一遍。

“谁还知道威利·波登？”

“治安官，还有那个女孩。”索尔交代了金特里和娜塔莉的情况。

“把你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

索尔把他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他。

索尔时而清醒，时而迷糊，梦境断断续续，若虚若实。索尔每次睁眼都能看见那个不锈钢囚室。简易床嵌在墙壁里。马桶特别小，没有冲水装置，而是不定期地自动冲水。索尔睡觉的时候，饭被放在不锈钢托盘上送进来。他坐在不锈钢长椅上吃饭，将托盘留在原地。等他一觉醒来，盘子就不见了。不时有穿着白色制服的人进门给他打针，或者将他带入白色走廊，进入迎面便是镜子的小房间。科尔本或者某个穿着灰色制服的人会提问。如果他拒绝回答，就会挨更多针。然后他立刻就会陷入迷乱的梦境，极度渴望与这些人做朋友，把他们想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他们。有好几次，他感觉有人——也许是科尔本——溜进他的大脑，四十年前被精神强奸的感觉复苏了。但这种感觉很少出现，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针剂让他吐露真相。

索尔被卷入了时间的乱流——他在默什叔叔的农场上呼唤妹妹斯特法，在罗兹的隔离区快步跟上父亲，在大坑里铲土盖到尸体上，边喝柠

檬水边同金特里和娜塔莉谈话，在特拉维夫附近戴维和丽贝卡的农场同十岁的艾伦和艾萨克玩耍。

现在，药物造成的混乱感渐渐消退，时间又连缀为统一体。索尔蜷缩着躺在床垫上——床上没有被褥，通风口里吹出刺骨的冷气——思索着自己和自己的谎言。他欺骗自己已经很多年了。寻找上校是在自欺，是在给自己以不行动的借口。当精神病医生也是在自欺，是在用学术将自己同给自己恐惧的梦魇隔开。在三场以色列战争中当军医也是在自欺，是在避免直接参与战斗。

躺在药物天堂和痛苦现实之间的灰色腹地，索尔看穿了自己的谎言人生。他之所以把尼娜和威利的事告诉查尔斯顿治安官与那个叫普雷斯顿的女孩，不是为了帮助他们，而是因为他暗地里期待着他们能展开行动——代替他去复仇。索尔之所以让艾伦去寻找弗朗西斯·哈灵顿，并不是因为他太忙了，而是因为他暗地里期待艾伦和摩萨德能帮他去做本来该他去做的事。他现在意识到，二十年前，他将上校的事告诉丽贝卡的部分动机，是隐隐希望她能转告戴维，然后戴维能用他强有力的美国加以色列式行事方式施以援手……

索尔瑟瑟发抖，将膝盖顶在胸口，痴痴地回顾着写满谎言的人生。

除了仅有的几次——比如在切姆诺集中营中下定决心与其被带走杀掉不如奋起反抗——他这一辈子都在不断地妥协。掌权者仿佛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现在回想起来，他之所以在切姆诺被分配去大坑，在索比堡被分配去车站，并不是运气使然。那些掌握他生死的混蛋意识到，索尔·拉斯基是一个天生的囚犯头目，一个通敌者，一个可以放心使用的人。这个囚犯不会反抗，不会为了别人牺牲自己，即使丧失尊严也不会。他从索比堡和上校的狩猎场逃脱，很大程度上也是偶然，并非主动

求生的结果。

索尔翻下床，倾斜着站在狭小的金属囚室中。他穿着灰色囚服。他们取走了他的眼镜，几英尺开外的金属表面都是模糊的、虚幻的。他的左臂本来悬在吊带上，但现在带子也松了。他刚去解带子，肩膀和脖子就感到一股剧痛，仿佛被烙铁烧灼一般，大脑瞬间一片空白。

索尔蹒跚着来到不锈钢长椅边，重重地坐下。

金特里、娜塔莉、艾伦及其家人——他们全都有危险。谁会对他们下毒手？索尔把头埋入双膝之间，眩晕感淹没了他。他怎么会愚蠢地认为只有威利和那两个老太太具备那种可怕的能力？还有谁拥有同上校一样的能力和嗜好？索尔声音沙哑地大笑起来。他连如何对付上校的详尽方案都没想好，就贸然将金特里、娜塔莉和艾伦卷进来。他曾构思过一个极不成熟的诱捕方案，在这个方案中，上校不知道他的存在，而他的朋友也都处在安全距离之外。然后呢？用摩萨德点22口径伯莱塔小手枪干掉上校？

索尔靠在冰冷的金属墙上，脸颊贴着壁面。有多少人因为他的懦弱和畏缩而牺牲？斯特法、约瑟夫、他的父母、岌岌可危的治安官和娜塔莉。对了，还有弗朗西斯·哈灵顿。想到特拉斯科办公室发生爆炸之前，弗朗西斯用低沉的声音说的那句“再见”，索尔就忍不住呻吟起来。在那之前一秒，上校透过弗朗西斯的眼睛向他投来一瞥。索尔知道，那孩子的意识就被囚禁在自己的身体之中，等待着无可避免的牺牲。是索尔将这孩子派去加利福尼亚的。他的朋友——塞尔比·怀特和丹尼斯·利兰——也是索尔·拉斯基懦弱祭坛上的祭品。

索尔不知道为什么这次他们隔了这么久都没来给他打针。也许他们

已经放弃了审问，下一次来就是带他去处决。他不在乎。愤怒如同电流一样袭遍伤痕累累的身体。在子弹贯穿头颅之前，他会行动。他会反击。索尔·拉斯基很乐意用自己的牺牲去提醒艾伦和另外两人。但如果非得有得选，他宁愿赌上所有人的性命，只要能反击上校，或者任何一个傲慢的混蛋——这些人统治着世界，把他人当作棋子，无视他们的痛苦。

门哐当一声打开了。三个穿着白大褂的彪形大汉走进来。索尔站起身，摇摇晃晃地走向他们，抡起拳头狠狠朝第一个人的脸上砸去。

“嘿，”大个子男人轻而易举地抓住索尔的胳膊，别到他身后，笑着说，“这个老犹太人想跟我们玩玩。”

索尔挣扎起来，但在大个子看来，他的力气跟孩子差不多。见第二个男人撸起袖子，索尔几乎就要哭出声了。

“你要同我们再见了。”第三个男人说，将针扎进了索尔细小的胳膊，“一路顺风，老头儿。”

他们等了三分钟，放了他，转身离开。索尔紧握着拳头，蹒跚着跟上。在门关上之前，他就已经昏迷过去。

他梦见由人领着走路。他听见喷气引擎的声音，闻到雪茄残留的气味。他又走了起来，一双强有力的手拽着他的上臂。光线异常明亮。闭上眼睛，他听见火车车轮哐啷哐啷地碾过铁轨，带着他们前往切姆诺。

索尔坐进某种交通工具舒适的座椅里。他听见有节奏的隆隆声，但他用了几分钟才分辨出这声音来自直升机。他的眼睛是闭上的。他的头下垫着枕头，但他的脸贴着玻璃或者有机玻璃。他感觉自己穿着衣服，

而且又戴上了眼镜。有人在轻声交谈，不时响起刺耳的无线电通话声。索尔紧闭双眼，理清思绪，祈祷抓他的人还没有发现药物的效力在衰退。

“我们知道你醒了。”一个男人在他耳边说，声音听上去竟然十分熟悉。

索尔睁开眼，忍着疼痛转动脑袋，扶了扶眼镜。现在是晚上。他和三个男人坐在一架设备齐全的直升机的后座里。一名飞行员和一名副驾驶坐在被设备灯光映红的驾驶舱里。索尔右侧的舷窗外漆黑一片。他左侧坐着理查德·海恩斯探员，公文包放在大腿上，正借着小小的头灯阅读报纸。索尔清了清嗓子，舔了舔干涸的嘴唇，但就在他张口之前，海恩斯说：“我们马上降落。做好准备。”联邦调查局探员的下巴上残留着淤痕。

索尔想到了一个恰当的问题，但最终没提。他低下头，这才发现他的左腕上铐着手铐，另一头铐在海恩斯的右腕上。“现在几点了？”他用嘶哑的声音说。

“大概十点。”

索尔又瞥了眼身后黑沉沉的天空，看来对方没骗自己。“星期几？”

“星期六。”海恩斯微笑着咕哝道。

“几号？”

联邦调查局探员想了想，轻微耸肩：“12月27日。”

索尔忽然头晕目眩，闭上了眼。他浪费了一星期。但他感觉时间似

乎更久。他的左臂和左肩可恶地疼痛起来。他低下头，意识到自己穿着白衬衣、黑西装，打着黑领带。这不是他的衣服。他摘掉眼镜。镜片的度数是准确的，但镜框是崭新的。他仔细打量与他同机的五个人。他只认识海恩斯。“你为科尔本工作。”索尔说。见探员没有回答，索尔接着说：“你到查尔斯顿去干扰当地警察的调查。你把尼娜·德雷顿的剪贴簿从停尸房拿走了。”

“系好安全带。”海恩斯说，“我们就要降落了。”

接下来的画面令索尔叹为观止。他起初以为那是一艘商业远洋邮轮，船上灯火辉煌，照亮了夜空，倒映在身后墨绿色的水波之上。但直升机朝后甲板上发光的橙色十字标记降落时，索尔才意识到，这应该是一艘私人游轮。船身修长洁白，有橄榄球场那么长。船员们挥舞着发光棒，指挥直升机在刺眼的聚光灯下轻轻降落在甲板上。后座的四人离机之后，直升机的螺旋桨转速也慢了下来。

几个穿白色制服的船员迎上来。在能直立之后，海恩斯解开手铐，放进外套口袋。索尔揉了揉腕上蓝色数字文身的下方。

“走这边。”一行人上了阶梯，沿着宽阔的通道前进。船没有晃动，索尔的腿却在打战。海恩斯有两次伸手扶他。索尔呼吸着暖湿的热带空气，还隐隐地带着植物的芬芳。经过普通客舱、特等客舱和酒吧时，他透过打开的门看到了里面华丽的陈设，随处可见地毯、铜饰或者金饰。这艘船堪称漂浮在海上的五星级酒店。他们从舰桥附近经过，索尔瞥见了正在值班的穿制服的船员，电子设备闪烁着绿光。他们乘电梯来到一个私人特等客舱，那里竟然还有阳台——或许“天桥”才是更准确的描

述。一个身穿昂贵白色夹克的男人坐在房间里，喝着高脚杯中的饮料。索尔注视着那人背后大概一英里开外的一座岛——棕榈树和各种热带植物上挂着数百个日本灯笼，白晃晃的路灯排列在通道两侧，一条被几十支火把照亮的长海滩。白石悬崖上，矗立着一座木墙红瓦的城堡，被垂直的探照灯光束照亮，让索尔联想到关于三十年代纽伦堡纳粹党代会的电影。

“你知道我是谁吗？”坐在帆布椅中的男人问。

索尔眯眼看着他：“你们不会是在拍信用卡广告吧？”

海恩斯踹了下索尔的后跟，索尔倒在甲板上。

“让我们单独待会儿，理查德。”

海恩斯和其他人离开了。索尔痛苦地站起来。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C. 阿诺德·巴伦特。”索尔说。他舔了舔口腔，血液的味道和热带植物的气息在他脑中混合起来。“好像没有人知道C指的是什么。”

“克里斯蒂安。”巴伦特说，“我父亲是个特别虔诚的信徒。”巴伦特说，指了指旁边的躺椅，“请坐，拉斯基博士。”

“不用了。”索尔挪动到阳台，或者是天桥的栏杆边。三十英尺下的海面上泛起了白浪。索尔牢牢抓住栏杆，回头看着巴伦特，“你难道不是冒险同我单独在一起吗？”

“不怕，拉斯基博士。”巴伦特说，“我从不冒险。”

索尔冲黑夜下灯火辉煌的城堡点了点头：“那是你的？”

“基金会的。”巴伦特说，啜了一大口冷饮，“你知道你为什么来这里吗，拉斯基博士？”

索尔扶了扶眼镜：“巴伦特先生，我甚至都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活着。”

巴伦特点点头。“第二个问题更应景。”他说，“我猜……呃……药物在你身体里已经基本消退了，你能对这个问题做出一些结论。”

索尔摇了摇下唇。他意识到他自己正在浑身发抖——他饥肠辘辘，还严重脱水。药物完全排出身体可能需要两个星期。“你觉得，通过我可以找到上校。”

巴伦特大笑起来：“上校。这称呼真是古怪。我想这是他在你心目中的形象吧，毕竟你们有一段特别的关系。告诉我，拉斯基博士，集中营真的有媒体报道中那样恐怖吗？我总是怀疑，媒体试图夸大事实。或许是为了在潜意识中赎罪吧。”

索尔注视着对方，将他身上的每一个细节都看得一清二楚——完美的古铜色肌肤、丝制西装夹克、古奇软鞋、小拇指上的紫晶戒指。索尔什么都没说。

“你不说也没关系。”巴伦特说，“你刚才说得不错。你之所以还活着，是因为你是波登先生的信使，我们非常想和他谈谈。”

“我不是他的信使。”索尔不快地咕哝。

巴伦特挥了挥修剪过指甲的手。“那你就是他发出的信息。”他

说，“两者之间没有本质区别。”

一串钟声响起，游艇加快速度，转向左侧，似乎打算绕岛航行。索尔看见一个亮着水银灯的长码头。

“我们想让你给波登先生带个信。”巴伦特说。

“如果你把我关起来打针，那就很难做到。”索尔说。参议员办公楼爆炸之后，他第一次看到了一线希望。

“不错。”巴伦特说，“我们会确保你有机会再次见到他……呃……在他自己选择的地方。”

“你知道上校在哪儿？”

“我们知道……呃……他选择动手的地点。”

“如果我见到他，”索尔说，“我会杀了他。”

巴伦特轻声笑起来，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拉斯基博士。不过，如果你愿意为我们传话，我们会非常感激的。”

索尔深吸了一口带着海水气息的空气。他不知道为什么巴伦特及其党羽选择他来传话，为什么自己会获准做这件事，但他知道，一旦自己完成了他们交代的任务，就会被毫不留情地干掉。他头晕目眩，仿佛喝醉了一样。“你们想让我带什么话？”

“你告诉威利·波登，俱乐部欢迎他成为执行委员会的一员。”

“就这个？”

“是的。”巴伦特说，“你走之前想吃点儿什么或者喝点儿什么吗？”

索尔闭了一会儿眼。船的起伏顺着双腿和骨盆传上来。他牢牢地抓住栏杆，睁开眼。“你们同他们没什么不同。”他对巴伦特说。

“跟谁？”

“第三帝国的官员，”索尔说，“指挥官、特别行动队队员、铁路工程师、法本公司[\[24\]](#)的企业家，还有那些在大坑边上晃荡肥腿、满嘴啤酒味的士兵。”

巴伦特思索了片刻。“是的，”他最后开口道，“我想我们最终没有什么不同。理查德！请护送拉斯基去他的目的地，好吗？”

他们乘直升机前往那座大岛的小型机场，然后坐私人飞机向北继而向西飞，身后的天空渐渐泛起了鱼肚白。索尔小睡了一个小时，然后降落了。这是他一个星期以来头一次无拘无束地睡觉。海恩斯摇醒了他：“瞧。”

索尔盯着照片。艾伦、黛博拉和孩子们被结结实实地捆着，但明显还活着。背景是白色的，让人无从分辨他们的地址。闪光灯照亮了孩子们瞪圆的眼睛和惊恐的表情。海恩斯举起一个小录音机。“索尔舅舅，”艾伦的声音传来，“请照他们说的做。如果你照他们说的做，他们就不会伤害我们。实行他们的指令，我们就能获得释放。求你了，索尔舅舅……”录音戛然而止。

“如果你试图联络他们或者大使馆，我们就会杀死他们。”海恩斯对他耳语道。两名探员已经入睡。“按我们说的做，他们就没事。你懂了吗？”

“懂了。”索尔说，将脸贴在冰冷的有机玻璃上。他们的飞机正在朝一座美国大城的中心下降。索尔看见街灯下办公大楼之间的砖房和白色塔尖。他当即明白了，外甥全家必死无疑。

华盛顿特区

1980年12月28日，星期天

鲍比·乔伊·金特里治安官非常生气。这是一辆自动挡福特品脱，但金特里像操纵普通六挡手动挡汽车一样，从二挡升为三挡。他刚从绕城公路进入95号高速公路，就强行将时速提升至七十二英里，将跟随他的绿色奔驰甩开，全然不顾马里兰州高速交警可能会将他拦截下来。金特里将行李箱拽到前排座椅上，在箱子外袋中翻出上了弹的鲁格尔手枪，放进中控台，然后将箱子扔到后排。金特里非常生气。

以色列人一直把他留到了黎明，先在他们该死的轿车里审讯他，然后在罗德维尔附近的一个秘密联络点，然后又回到那辆该死的车里。他始终坚持原来的说法——索尔·拉斯基在寻找纳粹战犯报宿仇，金特里则试图将他们同查尔斯顿凶杀案建立联系。以色列人没有对他使用暴力，也没有威胁使用暴力——除了科恩一开始的那几句——但他们分成几组，不断重复同样的问题，把他弄得疲惫不堪。他们真的是以色列人吗？金特里感觉他们是。他相信杰克·科恩没有伪造身份，并且接受了艾伦·艾希科尔和他全家都已遇害的事实。但是金特里知道，一盘危机四伏的大棋已经开局，而他不过是对弈者眼中微不足道的讨厌虫罢了。

金特里猛踩油门，将时速提至七十五英里，瞟了眼鲁格尔手枪，然后将时速降至六十二。绿色的奔驰跟在两辆车之后。

经过这漫长的一夜，金特里很想爬上旅馆房间的大床，一直睡到元旦前夜。但他到了门厅后，找到一部公用电话，拨打了查尔斯顿家的号码。答录机上依旧什么都没有。他又给自己的办公室打电话，雷斯特告诉他没有人留言，还问他假期过得如何。金特里说很好，景点都看了个遍。然后他拨打了娜塔莉在圣路易斯的电话号码。一个男人接起电话，金特里说他要找娜塔莉。

“你他妈的是谁啊？”对方怒气冲冲地问。

“我是金特里治安官。你是谁？”

“操，娜特上周给我提到了你。听起来你就是那种典型的南方混蛋条子。你他妈的找娜塔莉什么事？”

“我想同她通话。她在那边吗？”

“不在，操，她不在这儿。我不想在你身上浪费时间，臭条子。”

“弗雷德里克。”金特里说。

“什么？”

“你是弗雷德里克。娜塔莉给我提到过你。”

“少他妈的废话。”

“你从越南回来之后，有两年都不曾打过领带。”金特里说，“你认为数学是这世上最接近永恒真理的东西。从晚上八点到凌晨三点，你都

在计算机中心工作，但星期六除外。”

电话另一头陷入了沉默。

“娜塔莉在哪儿？”金特里逼问道，“我这是在办理公务，关系到她父亲的案子。她自己也可能有危险。”

“你他妈的什么意思？”

“她在哪儿？”金特里厉声问。

“德国城。”对方气鼓鼓地说，“宾夕法尼亚州的那个。”

“她到那儿之后有没有给你打过电话？”

“打过。星期五晚上。我不在家，但斯坦记下了留言，说她住在切尔腾·阿姆斯旅馆。我给那里打过六次电话，但她都不在。她也没有给我回电话。”

“把旅馆的电话号码给我。”金特里将号码记在随身携带的小笔记本上。

“娜特到底遇到什么麻烦了？”

“听好了，小子。”金特里说，“普雷斯顿小姐正在寻找杀害她父亲的人。我不希望她找到那些人，或者让那些人找到她。如果她回到圣路易斯，你必须确保她不再离开，而且在未来几周决不让她独处，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对方强压住怒火说。金特里知道，对方绝不愿意再接他的电话了。

他本来打算上床睡觉，恢复精神。但他给切尔腾·阿姆斯旅馆打去了电话，给不在旅馆的普雷斯顿小姐留了言，然后租了一辆车——这在星期天凌晨可不容易——结了房费，收拾好行李，驾车北上。

那辆绿色的奔驰跟了金特里四十英里，与他相隔两辆车。一离开巴尔的摩，他就进入了斯诺登河大道，行驶了一英里，进入一号高速公路，见到路边的第一个餐馆就停了下来。

奔驰车停在高速公路对面一块大空地的远端。金特里点了咖啡和油炸圈饼，拦下了一个端着一盘脏碟子经过的年轻小工，“孩子，你不想挣二十美元？”男孩狐疑地眯眼看着他。“我想让你帮我去看看那边那辆车。”金特里指着奔驰说，“你若无其事地走过去，记下车牌号，还有其他观察到的信息。”

金特里还没喝完咖啡，男孩就回来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地报告完毕，最后说：“天啊，我猜他们没有发现我，我就像平时尼克吩咐我中午做的一样，把垃圾带出去丢进垃圾桶。天啊，他们到底是谁？”金特里给男孩付了钱，去上了厕所，在后门厅里找到一部公用电话，拨打了巴尔的摩港湾隧道管理处的号码。星期天早上管理处不上班，但自动答录机告诉了他一个紧急号码。他拨过去，话筒里传来一个疲惫的女人的声音。

“操，我不应该给你打电话，因为如果他们知道了就会杀了我。”金特里说，“但是尼克、路易斯和德尔波特刚走，他们要闹革命，第一步就是炸港湾隧道。”

女人声音里的倦意一扫而空，问金特里叫什么。金特里听见哔的一声，知道对方按下了录音机。

“没时间啦！没时间啦！”他大声嚷嚷起来，“德尔波特拿了枪，路易斯从工地里弄来三十六捆炸药，塞进了后备厢的暗格里。尼克说，今天就要闹革命。他还给他们弄个了假身份证。”

女人用尖厉的声音问了个问题，但金特里打断了她：“我必须走了。如果被他们发现，我就死定了。他们在德尔波特的车上——一辆绿色的1976年款雷巴戎，马里兰州牌照：DB7269。德尔波特在开车。他留着胡子，穿着蓝色西装。哦，天啊，他们都有枪，整辆车随时可能被引爆。”金特里挂断电话，要来一杯外卖的咖啡，付了钱，慢悠悠地朝品脱走去。

他离隧道只有几英里，并不急于去那里，于是他驾车驶入马里兰州大学，在劳登公园墓地里溜达了一圈，然后沿着码头往下开。星期天路上车不多，奔驰只好远远地跟在后面，以免被发现。但司机很厉害，既没有完全跟丢金特里，也没有表现得特别显眼。

金特里根据交通指示牌来到港湾隧道高速公路，付了过路费，一边慢慢在灯火通明的隧道里穿行，一边在后视镜里观看。奔驰车没能抵达收费站。三辆高速巡逻车、一辆黑色无标志的厢式货车、一辆蓝色旅行车在距隧道入口五十码的地方将它团团围住。另外四辆巡逻车在后面阻断交通。金特里看见有人手持霰弹枪和手枪趴在引擎盖上，奔驰里的三个人将胳膊伸出窗外挥动，然后他猛踩油门，用最快的速度驶离隧道。如果跟踪他的是联邦调查局的人，那很可能几分钟就能摆脱警察的纠缠。但如果他们是携带武器的以色列人，那就只能祈求上帝保佑了。

金特里驶出隧道之后，立刻下了高速公路，在中心区附近迷了一小会儿路，然后看到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这才找准方向，沿着一号高速公路驶出了城。路上车辆稀少。出城几英里，他就发现了通往马里兰

州德国城的出口，不禁面露莞尔。美国到底有多少个德国城？他希望娜塔莉没有选对。

金特里十点半到达费城郊区，十一点到达德国城。奔驰车已经不见踪影，如果有人继续跟踪，那他们就太悄无声息了，以至于金特里都没有察觉出来。切尔腾·阿姆斯旅馆看上去曾经辉煌，但已经很难东山再起。金特里将品脱停在半个街区之外，把鲁格尔手枪放进西装夹克的口袋，返回旅馆。路上他见到了五个醉汉——三个黑人，两个白人，蜷缩在门口。

金特里请前台给普雷斯頓女士的房间打电话，但她没有回应。办事员是一个好管闲事的矮个子白人，鼻子硕大，头上只剩下三缕头发，从左耳上方梳到右耳上方。金特里请他用万能钥匙打开房间，办事员冷笑着摇了摇头。金特里出示了警徽，办事员又笑了。“查尔斯頓？朋友，你这警徽是从廉价商店买来的吧？佐治亚州警察在这儿可没有司法权。”

金特里点头，叹了口气，把空荡荡的门厅扫视了一圈，然后转过身，抓住办事员油腻的领带的领结下方四英寸处。他只猛拉了一下，但已经足够将办事员的下巴和鼻子拽到离桌面八英寸的地方。“听着，朋友。”金特里压低声音说，“我来这儿是同富兰克林街警察局的唐纳德·罗马诺警长联合侦办凶杀案的。有人冷血地杀害了六个人，而普雷斯頓女士可能掌握了凶手的信息。我不眠不休四十八个小时才赶到这里。你是愿意直接拿钥匙开门呢，还是愿意让我把你脑袋往桌上撞他妈几下，然后打电话叫罗马诺过来？”

办事员在身后翻找了一番，拿出一把钥匙。金特里松开他，他马上像被揭开盖子的玩偶盒里的玩偶一样跳了起来，揉着喉结，试着吞咽口

水。

金特里朝电梯迈出三步，转过身，又两大步返回前台，在红脸的办事员退开之前再次揪住他的领带。金特里把他拽过来，微笑着说：“孩子，查尔斯顿县在南卡罗来纳州，不是佐治亚州。记住喽。等会儿我会再考你的。”

娜塔莉的房间里没有尸体。除了天花板附近被碾死的虫子留下的污迹外，房间里也没有什么血痕。没有勒索信。她的行李箱打开着，放在可折叠的架子上。衣服叠放得整整齐齐。一双晚礼服鞋搁在地板上。两天前她去查尔斯顿机场时穿的裙子挂在打开的衣柜里。厕所里没有放化妆品。淋浴间是干的，但一块香皂被打开包装用过了。她的相机包和相机都不在房里。要么服务员已经理过床，要么娜塔莉昨晚就没有在床上睡过觉。

考虑到切尔腾·阿姆斯旅馆的效率，金特里认为应该是她没有上床睡觉。

他坐在床沿上，搓了搓脸。他想不到更好的行动方案，只能去德国城转转，希望能碰巧遇见娜塔莉。当然，他还得每隔一小时回一次旅馆，以免旅馆服务员或者经理给那个费城警察打电话。外面空气冷冽，不过过去转上几个小时对他来说也无妨。

金特里脱下大衣和西装夹克，躺在床上，将鲁格尔手枪放在右手里，两分钟后就睡了过去。

他在漆黑的屋子里醒过来，晕头转向，感觉很不舒服。他父亲送给他的劳力士手表上的读数是四点三十五分。外面只有一丝微光，但房里已经漆黑了。金特里回到厕所洗脸，然后给楼下的前台打去电话。普雷斯顿小姐还没有回来，也没有给她留言。

金特里走了半个街区去他的车，将行李箱搬到后备厢里，然后在附近转悠。他沿着德国城大道朝东南方向走了几个街区，经过一个围着栅栏的小公园。他本想停下来喝杯啤酒，但酒吧都关门了。金特里觉得今天应该不是星期天，但他也说不清今天到底是星期几。他返回车边拿行李箱回旅馆的时候，天空已经飘起了小雪。前台换了一个更年轻、更有礼貌的办事员。金特里办理了入住手续，预付了三十二美元，正打算跟着搬运工去自己的房间，这时他想到了问问娜塔莉的情况。万能钥匙仍在金特里手上，也许那个大鼻子办事员下班的时候没有向接班的人提过这一点。

“您好。”年轻的办事员说，“普雷斯顿小姐大概十五分钟前来查问了给她的留言。”

金特里眨眨眼：“她还在这儿吗？”

“她回自己的房间待了几分钟，先生。但我刚才看见那位女士去了餐厅。”

金特里对他道了谢，给了搬运工三美元小费，请他把行李搬上楼，然后直接走进那个小小的酒吧兼餐厅。

看见娜塔莉坐在房间对面的小桌旁时，他感到心脏都快跳出来了。他迈步朝她走去，中途停下脚步。一个穿着昂贵皮夹克的黑发矮个儿男人来到她桌旁，同她说起了话。娜塔莉抬头看着那个男人，脸上的表情

异常古怪。

金特里犹豫了片刻，加入排队取沙拉配菜和调料的队伍中。直到坐进座位，他才再次朝娜塔莉的方向看过去。女服务员快步走过来，他点了一杯咖啡，然后慢慢吃饭，避免直接去看娜塔莉那桌。

金特里感到情况很不对劲。他认识娜塔莉·普雷斯顿不到两个星期，但他知道她是多么有活力的人。他已经开始领悟她情绪中的微妙变化，那是她性格的一部分。但现在，他在娜塔莉身上既没有看到活力，也没有情绪的微妙变化。娜塔莉盯着那个男人，就像被下了药或者被切除了脑白质。她会不时说两句话，嘴巴抽动的样子让金特里想到他母亲中风之后、去世之前那几年。

除了黑发、夹克、十指交叉放在桌上的苍白的手之外，金特里还希望能看到那个男人更多的特征。那个男人后来果然转过了头，金特里瞥见了半闭的眼皮，蜡黄色的肌肤，薄嘴唇的小嘴。他在看谁呢？金特里从旁边的桌上拿起一份报纸，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都伪装成独自吃沙拉的胖销售员。

他再次将目光投向娜塔莉时，发现这个房间里至少还有两个人也在关注同她说话的男人。警察？联邦调查局探员？以色列人？金特里吃完沙拉，叉起一个樱桃番茄，思索着这天已经翻来覆去想过上千遍的问题：我和娜塔莉到底遇到了什么事？

接下来怎么办？最坏的情况：蜥蜴眼是他们中的一员，是索尔所说的恶魔中的一分子，而他对娜塔莉抱着恶意。餐厅里监视他的人则是行动后备队。门厅里估计还有更多。如果蜥蜴眼带着娜塔莉离开，而金特里跟了上去，他就会立刻暴露。他必须抢先一步行动才有胜算，但蜥蜴

眼下一步会干什么呢？

金特里付过账，回去取大衣，发现娜塔莉和那个男人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她在二十英尺外盯着金特里，但眼神空洞，仿佛没有认出他。金特里快步穿过门厅，在前门停下来，故意做出穿上大衣的动作。

男人带着娜塔莉走向电梯，中途停下来对另一个坐在破烂长沙发上的男人做了个下流的手势。金特里决定放胆一搏。娜塔莉的房间是312。金特里订的房间是310。旅馆只有三层客房。如果那个蜥蜴眼不是把娜塔莉带去她房间，那金特里就赌输了。

他迅速走到楼梯间，一次跨上两三级台阶，在最后一层楼梯平台上停下，喘了十秒钟气，然后打开门，正好看见那个男人跟随娜塔莉进入了312房。他在原地站了接近一分钟，确认门厅里的监视者没有跟上来。见无人出现，他蹑手蹑脚地沿着走廊来到312房门口，用三根手指触摸娜塔莉的房门。他摸到了鲁格尔手枪的枪把，但决定不用枪。如果这个人具有索尔口中上校的那种能力，那他就能让金特里把转轮手枪的枪口对准金特里自己。如果他没有上校的那种能力，那金特里不用武器也能对付他。

上帝啊，金特里想，如果我闯进去，而这个人只是娜塔莉邀请上来的一个好朋友怎么办？他回想起她脸上的表情，然后悄悄地将万能钥匙插入锁眼。

金特里闪进屋内，身形填满了短小的玄关。他看见那个男人坐在椅子上，转过身，张开嘴要说话。金特里过了半秒才发现，娜塔莉半裸着身子，脸上写满了惊恐，然后他挥起手臂，捏紧拳头，朝那个男人的头顶砸下去，就像敲钉子一样。那人本想站起来，现在却深深地陷进了松

软的坐垫里，在椅子上弹跳了两下，然后瘫在椅子的左扶手上，昏死过去。

金特里确认此人已无法动弹，便转身去帮娜塔莉。她的衬衣扣子都开了，胸罩也脱落了，但她没有寻找东西蔽体。她的整个身子都开始颤抖，仿佛癫痫发作一般。金特里脱下大衣，裹在她身上。她身子一软，倒进他怀里，默默地左右摇晃着脑袋。她试着说什么，但牙齿上下打战，金特里几乎完全听不懂。“哦……罗布……呼……呼……他要……我……不能……”

金特里抱紧她，抚摸着她的头发。他不安地思索着自己接下来该做什么。

“哦，天啊……我想……我想吐。”娜塔莉跑进了厕所。

干呕的声音从紧闭的门后传来。金特里俯下身，把那个昏迷的男人放在地板上，将他全身上下迅速而高效地检查了一遍，发现了他的钱夹。此人名叫安东尼【25】·哈罗德，住在贝弗利山。哈罗德先生有大概三十张信用卡，一张花花公子俱乐部会员卡，一张证明他在美国作家协会很有地位的卡片，以及表明他同好莱坞有关的其他塑料和纸质卡片。夹克口袋里有一把切斯特纳特山旅馆房间的钥匙。娜塔莉从厕所里整理好衣服出来，洗过的脸上还挂着水珠。这时哈罗德开始动了起来，他呻吟了一声，由仰卧翻为侧卧。

“你这王八蛋。”娜塔莉怒不可遏地说，朝倒地的男人的腹股沟踢了一脚。她穿着硬邦邦的低跟平底鞋，而她这一脚的力道足以在四十码外射门。她瞄准哈罗德的睾丸，但哈罗德正在翻身，所以那一脚击中了他的臀部，他在地面上转了两圈，脑袋重重地撞在床的木腿上。

“悠着点儿。”金特里说，跪下检查男人的脉搏和呼吸。加利福尼亚州贝弗利山的安东尼·哈罗德还活着，但陷入了深度昏迷。金特里移到门口。房间没有门闩，也没有门链，但另一副锁是上好了的。他回来搂住娜塔莉。

“罗布，”她喘息着说，“他就在我的脑子里。他强迫我做事，强迫我说话……”

“现在没事了。”金特里说，“我们马上离开这里。”他收拾好她别的鞋子，啪的扣上行李箱，帮她穿上大衣，将她的相机包挂在她肩上。“有一条防火梯通往那边的巷子。你觉得自己能同我下去吧？”

“可以。但为什么我们得……”

“离开这儿之后我们再谈啊。我的车就在半个街区外。走吧。”

外面很黑。防火梯又松又滑。离地最后八英尺的时候，金特里从嘎吱作响的生锈梯子上跳了下去。他本以为旅馆里会冲出一群工作人员，但结果没有任何人从后门出现。

他帮娜塔莉爬下最后几级，然后快速钻进漆黑的小巷。金特里闻到了雪和腐烂垃圾的味道。他们进入德国城大道，向西走了三十码，然后绕过距金特里的品脱十码的拐角。视野里没有人。金特里点火，挂挡，转入切尔腾大道，一路上没有人从沿街店面和远处的旅馆里出来。

“我们去哪儿？”娜塔莉问。

“我不知道。我们先离开这个鬼地方，然后思考去哪儿的问题。”

“好的。”

金特里转向东边的德国城大道。但一辆电车正在同方向行驶，他不得不慢下来。

“该死。”他说。

“怎么了？”

“哦，没什么。我把自己的行李箱留在旅馆房间了。”

“里面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吗？”

金特里想到了那箱换洗的衬衣和裤子，笑道：“没有。我打死都不会回去。”

“罗布，到底出了什么事？”

金特里摇摇头：“我以为你可以告诉我呢。”

娜塔莉浑身颤抖：“我从没有……没有那种感觉。我什么都做不了，就像我的整个身体都不是我的了一样。”

“至少我们知道索尔所说的恶魔是真实存在的。”

娜塔莉放声笑道：“罗布，那个老太太——梅勒妮·福勒——在这儿。在德国城的什么地方。马文那帮人见过她。她昨晚杀了黑帮的人。我同——”

“等一等。”金特里说，超过了电车，还有一辆印有SEPTA【26】标志的城市公交。笔直的街道前方空无一人。“谁是马文？”

“马文是灵魂砖厂的头目，”娜塔莉说，“他……”

有车猛地撞上了品脱的后部。娜塔莉被向前弹了出去，双手捂住头，以免脑袋直接撞到挡风玻璃上。金特里咒骂了一句，转头去看身后。公交车再次加速朝他们撞来，巨大的进气栅塞满了品脱的整个后窗。“撑住！”金特里大叫，将油门踩到了底。公交车冲上来，在品脱加速脱离之前再次撞到它的尾部。

金特里将品脱的时速提升至五十五英里，在不平整的砖铺路面和电车车轨上颠簸。隔着关闭的车窗，他依然能听见公交车奋力加速时柴油引擎的轰鸣。“该死。”金特里说。一个街区前，一辆半挂车正在倒车进入装货区，暂时堵住了通道。金特里考虑开到右边的人行道上，但他看到一个老人正在垃圾箱里翻找，于是猛打方向盘，进入左边的窄街，品脱的车尾蹭到了路缘。听声音，金特里猜第一下撞击就让后保险杠松脱了，这会儿正被拖在车尾哐当哐当直响。两边的排屋飞速地往后闪。旧车、新模型车、没有轮子的车体残骸堆在街边。

“它还跟着呢！”娜塔莉大叫起来。

金特里瞟了眼后视镜，刚好看见那辆大公交转弯驶上人行道，撞翻了两个禁止停车的标志牌和一个邮箱，裹挟着一团柴油废气，沿着山坡加速追来。金特里看到了第一次撞击在公交车宽大前保险杠上留下的小凹痕。“真他妈难以置信。”金特里说。

山脚是一个丁字路口，前方是被雪覆盖的铁路路基，东西两边是空地和仓库。金特里向左猛打方向盘，后保险杠被震得更松了，四缸小引擎的转速也达到了峰值。“他们会不会追上我们？”娜塔莉问。公交车呼啸着绕过拐角，中途暂时借道铁路路基，然后返回人行道。金特里瞥见司机穿着卡其布衣服，伸直双臂操控着方向盘，后面的过道中隐约可见人形黑影。

“除非我们犯傻，不然他们是抓不住我们的。”金特里说。在一座废弃的工厂前，窄街突然右折，在空无一人的廉租公寓和布满砖块的空地之间向下延伸了五十码，最后被一段铁路路基截断。路边没有树立“此路不通”的标志。

“你没骗我？”娜塔莉说。

“当然没有。”金特里在狭窄的弯道里将品脱刹住。他知道，品脱是绝对爬不上那段堆满垃圾的三十英尺高的山坡的。他们左边是一座空砖房，大门高耸，二十英尺高的铁丝网围栏将泥泞的停车场同街道分开。金特里认为品脱能撞开大门，但开阔的停车场对改善他们目前的处境没有帮助。他们右边是一排两层楼房，窗户上钉着木板，门上全都喷着涂鸦。街上有一条小巷通向东边。

他们身后的公交车也绕过拐角，朝山下驶来。司机降了两个挡位，车就像是屁股中枪的野兽一样痛苦哀鸣。

“下车！”金特里大叫。他抓起娜塔莉的行李箱，娜塔莉则抓起相机包。两人一同冲进右边的小巷。

公交车猛冲下山，撞在品脱的左保险杠上。小车转了一百八十度，金属横飞，后视镜碎裂，公交车则向左偏转，右轮压上路基，车身几乎倾倒，然后冲断铁丝网围栏，在停车场的冰冻污泥中停了下来。然后引擎再次发动，公交车倒退碾过倒地的围栏，直直撞在品脱副驾驶一侧的车门，将那辆租来的车推到路边。金特里和娜塔莉在不到二十英尺外的小巷里目睹了这一幕。品脱撞在消防栓上，伴随着金属撕裂的嘎吱声整个翻转了过来。破裂的消防栓没有喷水，但汽油的味道立刻在夜晚的空气中弥漫开来。

“这是一场噩梦。”娜塔莉说。

金特里发现自己已经拔出了鲁格尔手枪，握在右手中。他摇了摇头，将枪放进大衣口袋。

公交车再次换挡，开到街道中央，拖曳在车尾的破损的铬合金零件被柴油废气吞没了。金特里拉着娜塔莉往四英尺宽的小巷深处退了几步。

“这是谁干的？”娜塔莉压低声音问。

“我不知道。”金特里终于相信——基于本能，而不是理智——索尔和娜塔莉经历的这一连串匪夷所思的事件都是人为的。他记得，很多年前读过《驱魔人》。小说中的牧师在目睹邪恶的神秘力量之后由衷地感到欣喜，因为魔鬼的存在表明了——或者说证明了——上帝的存在，这让牧师的信仰得以坚定。但是，索尔和娜塔莉的经历又证明了什么呢？是人类的邪恶，还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通灵力有多么强大？

“车停下来了。”娜塔莉说。公交车倒退着撞上路基，强行左转，最终再次面朝向上延伸的街道。

“或许结束了。”金特里说，搂住身边这个瑟瑟发抖的女人，“无论如何，那辆该死的公交车开不到咱们这个地方来。”

公交车的车门在背朝他们的一侧，但他们都听到了压缩空气发出的咝咝声。车厢惨白的灯光下，人影开始晃动。在被绑架参加这场疯狂的追逐之后，那些乘客会是什么感受呢？司机又在做什么呢？金特里看见一个模糊的高大黑影俯在方向盘上，七个乘客开始不情愿地动起来，三个在前，四个在后。他们走路的样子宛如戴着钢支架的小儿麻痹症患者

者，或者笨拙的提线人偶。他们排着队，拖着沉重的步伐，有序地往前行进。领头的老头儿趴在地上，爬进了小巷，向狗一样边走边嗅地面。

“哦，上帝啊。”娜塔莉惊呼道。

他们撒腿就逃，跳过废墟，浑然不顾手臂和肩膀被砖墙擦伤。金特里发现自己左手仍然提着娜塔莉的行李箱，右手则紧攥着娜塔莉的手。小巷尽头拉着一张生锈的铁丝网。金特里听见身后传来野兽般沉重的喘息。他松开娜塔莉的手，抱着行李猛地向前冲去，把铁丝网撞开。

他们跑进一条街，右边是死胡同，但左边向下延伸，从漆黑的铁路高架桥下穿过，继续向北，穿过亮着灯的联排房屋。金特里选择左转，但还没跑到破烂的人行道就被娜塔莉超过了。有人钻过了铁丝网。金特里转头，越过肩膀看见一个穿西装的白发男人像多伯曼氏短尾狗一样爬过倾斜的石板。金特里抽出鲁格尔手枪，发足狂奔。

铁路桥下的阴影中有暗冰。娜塔莉先跑进去，金特里看见她身子一斜，整个人重重地摔进了阴影里。他赶紧停步，但还是脚下一滑，单膝跪在了地上。

“娜塔莉！”

“我很好。”

他循声摸过去，帮她站了起来。“我要把你的行李箱放这儿。”他说。

娜塔莉大笑一声：“走吧。”他们进入一条两侧停满车的街道，大多数都是报废车辆，让整条街显得更窄了。楼房里没有半点光亮，但偶尔会从联排房屋的窗户中透出灯光。路上没有街灯。金特里听见山上传来

啪啪啪的脚步声，在铁路桥下回荡。那个人影跌倒时并没有发出喊叫或咒骂，只听得到他在结冰的砖块上摸索的声音。

“那边。”金特里大喊，推着娜塔莉朝一百英尺外山上第一座亮灯的房子前进。

他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到达三级台阶的水泥门廊时都有些站立不稳了。他转过身警戒后方，娜塔莉敲门呼救。一个黑影拉下一片破烂的百叶窗瞅了一眼，但没有人应门。“求求你们了！”娜塔莉尖叫起来。

“娜塔莉！”金特里喊道。穿着又破又脏的西装的男人正以百米冲刺的速度缩短他们之间最后三十英尺的距离。借助从窗户中透出的光，金特里看见他翻白的眼睛和张大的嘴，口水从唇边流到下巴和衣领上。金特里用鲁格尔手枪瞄准了对方，扳起了击铁。但他又落下击铁，放下了枪。“去他妈的。”他说，肩膀下垂，迎接来人的冲击。

袭击者全速撞到金特里的肩上，但被挡了回去，背朝下落在人行道和最矮的台阶之间，脑袋砰的一声撞地后弹起。金特里探过身子，老人却一下子爬起来，不顾从蓬乱头发中滴落的鲜血，径直朝金特里的脖子咬去，嘴里的假牙咔嗒作响。治安官一把揪住他的翻领，将他甩到街上，紧接着松手。那人落在地上，打了个滚，发出仿佛带着笑的兽性怒吼，大口喘息着。金特里用鲁格尔手枪的枪管将他击倒。他趴在地上，不停地抽搐。

金特里坐在最低的台阶上，脑袋夹在双膝之间。娜塔莉对着门又踢又砸：“请让我们进去！”

“我是警察！”金特里用最后的气力喊道，“让我们进去。”但门依然没开。

桥下传来更多脚步声。“上帝啊，”金特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记得……索尔说……上校一次……只能操控……一个人。”

一个高个子女人从桥下的阴影中现身。她没有穿鞋，正手持利刃奔过来。

“快走。”金特里说。他们往山上跑了三十英尺，听见拐弯处传来公交车的怒吼。闪烁的车灯照亮了左侧联排房屋的砖墙。

金特里搜索着小巷、空地，或者任何可以藏身的地方。但身后是连绵不断的联排房屋，他们只有往下跑到一百二十英尺外的铁路桥。“回到那边去！”他大叫，“爬上铁路路基。”他转过身，那个没穿鞋的女人刚好冲过了最后十英尺，撞进他的怀里。两人跌倒在湿冷的街上，扭打翻滚。金特里扔掉鲁格尔手枪，挡住她的头和一张一合的嘴，努力勒住她的脖子。这个女人非常强壮。她转过头，深深地咬进他的左手。金特里握紧拳头，朝她下巴袭去，但她的脑袋一垂，用颅骨挡住了大部分冲击。金特里把她推开，思考着如何既把她打晕，又不至于伤她太重。她的右手趁机绕到他的胳膊下。金特里感到一个冰冷的物体刺入体内，只能呆呆地看着她用剪刀又扎了一下。她举起手臂，正要发起第三次袭击，金特里一个大抡拳朝她打去。这一拳力道极大，倘若击中，她的脑袋说不定都会被打掉。但他没有击中。

金发女人向后跳了两步，将剪刀举到与眼睛平齐的位置。这时娜塔莉用尽全身气力将鼓囊囊的相机包朝女人的脑袋砸去。她一声不吭地倒在街上。金特里腿一软，单膝跪地。他的左侧腹和左手如火烧一般。公交车的啸叫越来越响，头灯的光芒将他们包裹起来。金特里摸索着掉在地上的鲁格尔手枪。他知道枪肯定在地上。公交车距他们五十英尺，正加速朝山下驶来。

娜塔莉摸到了枪。她丢下了相机包，两腿分开站立，双手握枪，按照金特里的教导开了四枪。

“不！”金特里大叫。但第一枪已经打中了车头灯。紧接着第二枪击中了驾驶席左侧的挡风玻璃。在后坐力的作用下，后两发子弹都偏高

了。

金特里抓起相机包，拽着娜塔莉朝路缘和联排房屋的门廊跑去。公交车左转撞向他们，被门廊挡住，火星飞溅。右轮碾过昏迷的金发女人时，车身明显颠簸了一下。娜塔莉和金特里互相搀扶着站起来，公交车车轮在冰上打滑，向左转了九十度，侧身进入铁路桥下方。他们听见金属在木头上刮擦的尖厉声响。

“快！”金特里喘着气说。两人朝路基跑去。金特里半蹲着身子，左臂紧贴在身侧。

柴油引擎再度咆哮，一束头灯光柱斜斜地从地下通道里射出，公交车的后轮空转，找到支撑点，然后又转动起来。一条横木被嘎吱嘎吱压断，公交车尾部突了出来。金特里和娜塔莉已来到路基下，开始攀爬堆满垃圾、结了冰的斜坡。一圈生锈的铁丝钩住了金特里的踝部，他重重地摔在地上。有那么一秒，车头灯光照亮了他全身，他低头看见外套被撕开，鲜血顺着手臂流到被咬伤的手上。他转头去看娜塔莉，后者正上前抓住他的右臂，将他扶起来。“把鲁格尔手枪给我。”他说。

公交车沿着山坡向上倒退。“给我枪。”

娜塔莉将枪交到他手上时，司机刚好挂到了一挡上。街上的两具尸体都被压扁了。“走！”金特里命令道。娜塔莉转过身，手脚并用往上爬。金特里紧随其后。但他们还没爬到一半就遇到了铁丝网。

公交车快速换挡加速，发动机的巨大轰鸣在砖楼之间回荡，车头灯光斜射上来，正好照亮了坡上的金特里和娜塔莉。那是一段蛇腹式铁丝网，从坡下是看不见的。娜塔莉被第二圈铁丝网上的刺钩住。金特里将铁丝从娜塔莉的裤腿上扯开，向上推她。她走了四步又被钩住。金特里转过身，在山坡上站稳，举起了鲁格尔手枪。公交车的长度几乎同路基的高度相仿。金特里的大衣妨碍了他的行动，于是他脱掉大衣，侧着身子，举起鲁格尔手枪，但胳膊软弱无力。

公交车碾过尸体，继续换挡，冲上一段看不见的路缘，以免车头撞到冻土里，然后开始爬坡。

金特里故意压低胳膊，抵消向斜下方射击时可能偏高的倾向。覆盖着积雪的坡面的反光清晰地映出了司机的脸。那是一个穿卡其服、眼睛圆睁的女人。

他们……他……反正也不会让她活下去，金特里想，打出了最后两发子弹。司机的正前方出现两道闪光，整面挡风玻璃霎时变白、碎裂。金特里转身狂奔。公交车的进气栅撞上他时，他同娜塔莉相距十英尺。他飞了起来，就像被胡乱抛入空中的婴儿。他重重地摔在地上，左侧身着地。他感到娜塔莉凑过来，俯在一条冰冷的铁轨上看着他。

公交车冲到距离路基顶部五英尺的地方，失去了牵引力，车轮打着滑往后退，车头灯光束乱晃。右后保险杠撞在人行道上，发出最后一声巨响。整辆车几乎要尾部着地竖起来，但车头撞在斜坡上，反弹回三十度，车身慢慢偏向右侧，差点儿四脚朝天，但最后还是侧翻了，轮子兀自空转着。

“别动。”娜塔莉压低声音说。但金特里还是挣扎着站了起来。他看

着坡下，看见鲁格尔手枪仍死死攥在他的右手里时，几乎笑出声来。他想把枪放在大衣口袋，却发现大衣和西装夹克全都不在身上了，只好把枪别在腰带上。

娜塔莉扶他站起来。“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她用几不可闻的声音问。

金特里努力理清思绪。“等警察和消防队，还有救护车。”他说。他知道这个主意有问题，但他累得不愿去想哪里不对。

更多联排房屋里亮起了灯，但还是没有一个人走出屋。金特里靠在娜塔莉身上，在寒风中矗立了漫长的几分钟。天空中飘起了雪花。救护车没有来。

坡下传来沉闷的撞击声，倾覆的公交车的一扇玻璃被敲碎，玻璃落了一地。至少三个黑影从车里钻出来，就像巨大的黑蜘蛛一样迅速爬过公交车的金属残骸。

金特里和娜塔莉默默转身，互相搀扶着，沿铁轨快速离开。他有一次栽倒在铁轨上，耳中嗡鸣不止。娜塔莉把他拉起来，拖着他就跑。他隐隐听见背后的脚步声。

“那边！”娜塔莉突然大叫起来，“那边！我知道我们在哪儿了。”金特里睁开眼，看见两片空地之间的一座古老的三层建筑，十多扇窗户里都亮着光。

他脚下一个踉跄，从陡峭的山坡摔下去。锐器扎伤了右腿。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然后帮娜塔莉站起来。一列短程往返火车从他们上方呼啸而过。

门廊上有人。黑人口音的对骂。金特里看到两个拿着霰弹枪的年轻人。他的手去摸鲁格尔手枪，却怎么也握不住枪把。

娜塔莉的声音从极远的地方传来，急促而迫切。金特里决定闭一会儿眼睛，好恢复气力。

他的身子瘫软下去，一双强有力的手抱住了他。

德国城

1980年12月29日，星期一

星期一全天娜塔莉都在照看罗布。他高烧不退，神志不清，偶尔还会说梦话。她昨晚躺在他身边，小心翼翼地避免触碰他裹着绷带的胸部和左手。有一次，他在梦中伸出右手，轻轻地抚摸她的头发。

星期天晚上，她同金特里蹒跚着走向社区活动中心的前门时，马文·盖尔看上去并不是特别开心。

“你的胖子朋友是什么人？”马文从门廊最上层台阶说。他两边站着勒罗伊和卡尔文，手里拿着枪管锯短了的霰弹枪。

“他是罗布·金特里治安官。”娜塔莉说，但话一出口就后悔了——黑帮对执法官员可没什么好感。“他受伤了。”

“我知道了，宝贝。你为什么不把他带去白人的医院？”

“有人在追杀我们，马文。让我们进去。”娜塔莉知道，如果自己能得到这位深孚众望的年轻黑帮首领的信任，他就会听她的话。娜塔莉周末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社区活动中心。星期六晚上，蒙克和莱昂内尔被

杀的消息传来时，她就在那里。应马文的要求，她和他们去了现场，并拍下了被肢解的尸体的照片。然后她跌跌撞撞地来到黑暗的角落，静静地呕吐。后来，马文告诉她，蒙克遇害前正拿着梅勒妮·福勒的照片，挨家挨户地询问，试图从冷漠的居民口中问出老太太的线索。蒙克的尸体上没有发现那张照片。听到这个消息，娜塔莉如坠冰窟。

不可思议的是，警察和新闻媒体都对杀戮漠不关心。整个过程只有一个目击者——十五岁的乔治，他惊恐万分地逃出来，只对灵魂砖厂的人透露了这件事。是黑帮不让走漏风声的。两具被肢解的尸体被裹在浴帘里，储藏在路易斯·泰勒租的地下室的冰柜里。蒙克独自住在帕斯特里斯街附近一座即将被废弃的房子里，而莱昂内尔同他母亲住在布林赫斯特街，但那个老女人绝大部分时间都是醉醺醺的，几天之内都不会想起自己的儿子。

“我们首先做掉干这事的混蛋，然后告诉警察和电视台。”马文星期六那晚如此决定，“如果我们现在就报警，他们就不敢出来了。”黑帮成员都遵守了他的命令。娜塔莉同他们一直待到星期天下午，反复向他们解释梅勒妮·福勒所拥有的超能力——当然，她对真相有所保留——听取他们的作战计划。计划十分简单：找到姓福勒的女人和她身边的“白鬼”，然后杀了他们。

星期天晚上，大雪纷扬，她站在人行道上，搀扶着半昏迷的大块头罗布·金特里，急切地求救道：“有人在追杀我们。”

马文左手一挥。路易斯、勒罗伊和娜塔莉不认识的一个黑帮成员就从门廊上跳下来，消失在夜色中。“谁在追杀你们，宝贝？”

“我不知道。一群人。”

“他们就像那个白鬼一样，被邪灵附体了？”

“是的。”

“还是那个老太太干的？”

“也许是。我不知道。但罗布受伤了。有人在追杀我们。让我们进屋。求你了。”

马文用冰冷而美丽的蓝眸子看着她，然后走到一旁，示意他们进屋。金特里被搬到地下室的床垫上。娜塔莉坚持要求叫医生，或者救护车，但马文摇头拒绝。“宝贝，在找到那个老巫婆之前，我们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们死了两个同伴。绝不能因为你受伤的白人男友就让我们承担风险。我们会让杰克森过来看看。”

杰克森是乔治的同父异母哥哥，三十岁，寡言，秃顶，曾在越战中当军医，读了两年半的医学院就辍学了，不过医术还是过硬的。他带着装有绷带、注射器和药剂的帆布背包来到地下室。“断了两根肋骨。”他检查完金特里后说，“这里有很深的割痕，但肋骨不是因此而断的。如果刺入的位置再低半英寸，深一英寸半，他早就死了。他的手肯定被人咬过。他还很可能有脑震荡。但没有打X光就说不准有多严重。请到外面守着，我要给他做治疗。”他止住了伤口的流血，清理并包扎了较深的伤口，包扎了胸部，然后给金特里打了一针，以防几乎被咬穿的左手手掌遭到感染。最后，他在金特里的鼻子下打开了一个小瓶子，治安官金特里立刻醒了过来。“这是几根手指？”

“三根。”金特里说，“我到底在哪儿？”

他们谈了几分钟，杰克森断定金特里的脑震荡并不严重，然后又给

金特里打了一针，令其再次昏睡过去。“他会好起来的。我明天再同你们联系。”

“你为什么 not 念完医学院？”娜塔莉好奇地问，旋即羞红了脸。

杰克森耸耸肩：“太多狗屁要学了，还不如回这儿来。记住，每隔几小时就把他叫醒一次。”

马文让他们在地下室一个用帘子隔出的角落里睡觉。她每隔九十分钟就叫醒金特里一次。娜塔莉最后一次叫醒他时，手表显示的时间是凌晨四点三十八分。金特里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发。

“这一带出现了些形迹可疑的人。”勒罗伊说。

十多个黑帮成员围在厨房餐桌周围，有的坐在餐桌上晃着腿，有的靠在橱柜和墙上。金特里一直睡到下午两点，醒来时饥肠辘辘。下午四点，作战会议正式举行时，金特里还在吃饭——他拿钱给一个年轻的喽罗给他买来了中式快餐。除了马文沉默少语的女朋友卡拉，娜塔莉是房间里唯一的女性。

“什么可疑的人？”金特里问，嘴里嚼着木须肉。

勒罗伊看着马文，见马文点了点头，他才答道：“可疑的白人警察。同你一样。”

“穿着制服？”金特里问。缠绕在胸部和侧腹部的绷带让他看起来更胖了。

“没有。”勒罗伊说，“他们是便衣。黑裤子，防风夹克，帆布鞋。这群混蛋想让自己打扮得更像本地人。哼。”

“他们在哪儿？”

马文答道：“伙计，他们到处都是。布林赫斯特街两头停着两辆没有标志的厢式货车。在离格林巷和女王巷不远的巷子里，还停着一辆冒牌的电话公司的车。教堂和这里之间有十二个人，分别坐在四辆没有标志的轿车里。女王巷和德国城的一些建筑的二楼上也有人在监视。”

“总共有多少人？”金特里问。

“四十，或者五十。”

“八小时一班？”

“是啊。那群混蛋以为自己穿着隐身衣呢，堂而皇之地坐在阿什米德街的自助洗衣店附近。他们是那个街区唯一的白人，就像伯利恒钢铁公司的工人一样按时上下班。有个混蛋专门负责给他们拿油炸圈饼。”

“是费城警察？”

名叫卡尔文的瘦高个儿笑道：“屁，才不是呢。本地警察蹲点儿的时候，穿的都是班仑西服、白袜子和宽大的皮鞋。”

“何况，他们的人数实在太多了。”马文说，“本地所有管凶杀和毒品的警察都派出来也没有五十个。他们很可能是联邦缉毒警察。”

“或者联邦调查局探员。”金特里说，心不在焉地揉着左边的太阳穴。娜塔莉发现他疼得咧了下嘴。

“不错。”马文的眼神迷离起来，思索了几分钟。“有可能。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出动这么多人？我本以为他们是为了追捕杀害我们兄弟的凶手。但白人警察从不关心黑鬼的死活，除非.....他们早就想抓那个老巫婆和她操控的杀人狂，对不对，宝贝？”

“可能是。”娜塔莉说，“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什么意思？”

金特里直挺挺地挪到桌边，将绑着绷带的左手放在桌上，“还有人拥有.....这种魔力。”他说，“其中一个很可能藏身在这座城市里，还有些人身居高位。他们之间好像爆发了内斗。”

“伙计，我喜欢你的口音。”勒罗伊瓮声瓮气地说，模仿起金特里缓慢而轻柔的声调，“他们之间好像爆发了内斗。”

“我也觉得你的方言很好听。”金特里拉长腔调说。

勒罗伊抬起身子，脸色大变：“你他妈说什么？”

“闭上你的臭嘴，勒罗伊。”马文柔声道，“闭嘴。”然后他把视线投向金特里，“好吧，治安官先生，告诉我.....那个藏起来的人，他是白人吧？”

“是。”

“要抓他的混蛋也是白人吧？”

“是。”

“其他可能的涉案者也是白人吧？”

“不错。”

“他们同老巫婆和她操控的杀人狂一样坏，对不对？”

“是。”

马文叹了口气。“那就说得通了。”他的手伸进工装夹克的大口袋，掏出金特里的鲁格尔手枪，将它啪的放在桌上，“你带的这铁疙瘩可真大，治安官先生。就没想过上子弹？”

金特里没有去拿手枪。“我的行李箱中还有子弹。”

“你的行李箱呢？别说在那辆压扁的品脱里，因为车已经不见了。”

“马文回巷子里取我的包，”娜塔莉说，“结果发现包不见了。不见的还有你租的品脱，还有那辆公交车。”

“公交车？”金特里的眉毛抬得太高，以至于疼得龇牙咧嘴，抱住了头。“公交车不见了？我们来这儿之后多久你回去的？”

“六个小时。”勒罗伊说。

“宝贝告诉我们，你被一辆坏公交车追杀，”马文说，“她说你开枪杀了它。也许它爬进草丛里死了，治安官先生”。

“六个小时。”金特里说，靠在冰箱上。“有新闻吗？全国的电视网络可能都在报道这件事吧。”

“没有新闻。”娜塔莉说，“没有电视报道。就连《费城问询报》的侧边栏都没有上。”

“上帝啊，”金特里说，“他们一定手眼通天，才能如此快地收拾残局并掩盖真相。公交车上至少有……四个人死了。”

“是啊，SEPTA肯定气死了。”卡尔文说，“我建议你们在这儿的时候，不要乘坐任何公共交通工具。杀了他们的公交车，SEPTA肯定气疯了。”卡尔文笑得前仰后合，差点儿从椅子上摔下来。

“那你的行李箱在哪儿？”马文说。

金特里从遐想中回过神来：“我把它留在切尔腾·阿姆斯旅馆了。310房间。但我只付了一晚的房费。他们可能已经把箱子取走了。”

马文在椅子上转了个圈。“泰勒，你在阿姆斯旅馆工作。你能进储藏室吧，伙计？”

“当然。”泰勒是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瘦削的脸上满是黑色痘痕。

“也许很危险。”金特里说，“箱子可能在储藏室，也可能不在。如果在，就难免会有人看守。”

“一个被巫术操控的白人？”马文问。

“可能不止一个。”

“泰勒。”马文说。这是一道命令。名叫泰勒的男孩露齿一笑，从餐桌上跳下，消失在门外。

“我们有事要谈。”马文说，“白人请回避。”

娜塔莉和金特里站在社区活动中心狭小的后门廊上，看着最后一道微弱的光线被黑暗吞没。他们面前长长的空地上堆满了被白雪覆盖的碎砖，空地另一头有两座被废弃的楼房。煤油灯光从几扇脏兮兮的窗户中透出，表明那里仍然有人居住。寒意逼人。一盏街灯在半个街区外孤独地亮着，不时映出飘落的雪花。

“我们要留在这儿吗？”娜塔莉问。

金特里看着她。他的肩上披着军用毛毯，而不是夹克，脑袋从毛毯里支出来。“今晚只能如此了。”他说，“我们虽然不是朋友，但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马文·盖尔很聪明。”娜塔莉说。

“而且有威信。”金特里说。

“你说他为什么会把生命浪费在做黑帮首领上？”

金特里在微光中眯上眼睛：“我在芝加哥读大学时，曾同当地的黑帮打过点儿交道。有些个黑帮首领不着调——其中一个是精神病——但大多数都很聪明。如果阿尔法型个体处在闭合系统之中，就会上升到权力等级的最高层。黑帮就是这样的系统。”

“什么是阿尔法型个体？”

金特里大笑起来，但疼得连忙收声，捂住胸部。“动物行为学中，处在某种动物——公羊、麻雀或者狼——啄序或者统治等级最高层的个体，被称作阿尔法雄性。我觉得‘雄性’这个词失之偏颇，所以代之以中性的‘个体’。我认为，歧视和其他阻碍进步的恶习让社会产生了过多的阿尔法个体。或许这是某种自然选择的过程，不同种族和文化的群体借

此在不公平的社会中争取自己的权益。”

娜塔莉伸出手，隔着毛毯抚摸他的手臂。“我说罗布，作为‘老好人’治安官，你的一些想法可真有意思。”

金特里垂下视线。“这并不是我独创的想法。索尔·拉斯基在他的著作《暴力病理学》中探讨了类似的问题。他认为，在一个饱受践踏、毫无希望的社会中，更容易产生疯狂的斗士，因为国家和文明的存亡都寄托在这些人身上——他们可以说是特化的阿尔法个体。希特勒也是这种个体，只是更变态，更极端。”

一片雪花落在娜塔莉的睫毛上。她眨了眨眼，让雪花飘落。“你觉得索尔还活着吗？”

“从逻辑上说，他应该已经死了。”金特里说，然后讲述了几天前他同摩萨德特工之间的漫长谈话。他把毛毯裹得更紧了，将绑着绷带的手放在破裂的门廊栏杆上。“不过，”他说，“我总觉得他还没死，还活在什么地方。”

“他被人控制起来了？”

“是的，除非他故意彻底隐藏行踪。但他在那样做之前会警告我们的。”

“怎么警告？”娜塔莉问，“你和我在你的电话答录机上留的言都被抹去了。我们都不能彼此通信，索尔如何能联系上我们？何况他还在东躲西藏。”

“有道理。”金特里说。娜塔莉颤抖起来。金特里凑过去，将她也裹进了毯子里。“在想昨天的事儿？”他问。

她点点头。每当她开始不安的时候，就不禁会想到安东尼·哈罗德的意志在她脑里的那种感觉，然后她就会全身发抖，仿佛在回忆自己被强奸的惨痛经历。那就是一种强奸。

“结束了。”他说，“他们不会伤害你了。”

“但他们还逍遥法外。”娜塔莉喃喃道。

“是的。所以我们今晚最好不要离开费城。”

“你还是认为，让公交车——让公交车上的人追杀我们的，不是哈罗德？”

“不可能是他。”金特里说，“我们离开旅馆的时候，那家伙千真万确已经昏迷了。他也许过十分钟后醒了，但他绝不可能进行意念操控。而且，你不是说你觉得他只是在女人身上使用巫术吗？”

“我说过。但那只是我当时的一种感觉。”

“相信你的感觉。”金特里说，“昨晚被操控来攻击我们的人中也有男人。”

“如果不是安东尼·哈罗德干的，还会是谁？”天已经全黑了，远方隐隐传来了警报声。街灯，窗中透出的微光，反射着无数水银灯光芒的低矮的云层——这一切在娜塔莉看来都显得虚无缥缈。在这条由肮脏的砖头、生锈的金属和黑暗的道路组成的山谷之中，光线显得格格不入。

“我不知道。”金特里说，“但我知道，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躲起来偷生。现在回想昨天的遭遇，我几乎可以肯定，追杀我们的人并不是真的

要杀死我们——至少不是要真的杀死你——而是要把我们困在这里。”

娜塔莉惊讶地张大了嘴：“怎么能这么说？看看他们都干了什么！公交车……那些人……看看他们都对你做了什么。”

“我知道。”金特里说，“但想想，他们完全可以采用更简单的方法干掉我们。”

“什么方法？”娜塔莉话音刚落就意识到罗布要说什么。

“如果他们看到了我们并且派人追杀我们，”金特里说，“那他们完全可以直接操控我们。我手上一直都拿着枪。他们可以操控我开枪杀死你，然后自杀。”

娜塔莉在毛毯下瑟瑟发抖。金特里用右臂搂住她。她说：“你认为他们并不是真的要杀我们？”

“那是一种可能——”金特里突然打住话头。

娜塔莉知道他不敢往下想。“另一种可能呢？”她追问。

金特里紧闭嘴唇，惨然一笑，“另一种可能是——这也与证据相符——他们断定我们逃不掉，所以在弄死我们之前姑且拿我们寻开心。”

她身后的门被突然推开，娜塔莉被吓得跳了起来。进来的是勒罗伊。“嘿，马文叫你们俩进来。泰勒把你的行李箱带回来了。路易斯也带回了好消息。他和乔治发现了那个老巫婆住的地方，然后等她睡着了做了她，还有那个白鬼。”

娜塔莉的心脏狂跳起来。“‘做了’是什么意思？”

勒罗伊笑道：“就是杀了啊。路易斯趁老巫婆睡觉的时候割断了她的喉管。乔治和赛奇用刀子捅死了白鬼。捅了十几刀呢，伙计。都砍成肉泥了。那狗日的再也不能动灵魂砖厂的人了。”

娜塔莉和金特里面面相觑，跟随勒罗伊进入房间，房里的人都在兴高采烈地庆祝。

路易斯·索拉兹身材魁梧，肤色浅黑，眼睛大而有神。他坐在厨房餐桌的上首，卡拉和另一个年轻女人清理着他脖子上的伤口。他的黄色衬衣上血痕斑斑。

“你脖子怎么了，伙计？”马文问。他刚从楼上下来。“你不是说你割了老巫婆的喉吗？”

路易斯兴奋地点着头。他试图说话，但只能发出含混不清的喉音。最后他好不容易才用嘶哑而微弱的声音说：“不错。白鬼先动手伤了我。”卡拉拍了下路易斯捂住伤口的双手，路易斯把手挪开，卡拉为他包扎。

马文从桌上探过身子。“我听不懂，伙计。你说你趁巫婆睡觉的时候做了她，但白鬼在那之前伤了你？乔治和赛奇他妈的在哪儿？”

“他们留在那儿了，头儿。”

“他们没事吧？”

“没事。乔治想把白鬼的头砍下来，但赛奇说要等等。”

“等什么？”马文说。

“等你啊，头儿。”

娜塔莉和金特里站在人群尾部。她带着狐疑的表情看着罗布，后者在毛毯下面耸了耸肩。

马文双臂抱胸，叹息道：“好吧。路易斯，你从头再说一遍。”

路易斯摸着绑着绷带的脖子，“疼啊，头儿。”

“说！”马文厉声道。

“好的好的。乔治、赛奇和我，我们仨按你说的同别人聊着天。我觉得我们干得很棒，假装什么都没看见，知道吧？然后我们来到德国城，看见她从维斯特老宅附近的餐厅出来。”

“山姆大叔的美味餐厅？”卡尔文问。

“对，就是那个。”路易斯咧嘴一笑，“出来的就是老巫婆本人。”

“就是照片上那个人？”娜塔莉问。所有人都转头看着她，路易斯表情讶异地盯了她很久。娜塔莉怀疑作战会议上女人不应该插嘴。她清了清嗓子，继续说：“我提供的照片帮上忙了吧？”

“是啊。”路易斯用嘶哑的声音说，“但那个白鬼也跟着她。”

“你确定是他？”勒罗伊厉声问。

“当然。”路易斯说，“乔治以前见过他，你记得吧？一个皮包骨头的家伙，头发又长又油。眼神古怪。老巫婆和白鬼，你说咱们这儿还会

有第二对这样的人？”

房里的二十五个人哄堂大笑。娜塔莉觉得那是焦虑解除之后轻松的笑声。

“继续。”马文说。

“我们跟上他们，头儿。他们进了一座老房子。我们跟上去。赛奇说叫你来。但我说先观察一下。乔治爬上路边的树，看见老巫婆在睡觉。我说咱们干吧。赛奇说好。他撬开了门，我们进了屋。”

“房子在哪儿？”马文问。

“我带你去，头儿。”

“告诉我。”马文大声说，一把揪住路易斯的衣领。

胖子男孩疼得呜咽起来，捂住了脖子。“在女王巷，头儿。离主街不远。我带你去，头儿。赛奇和乔治还在那边。”

“接着说。”马文轻声说。

“我们悄悄溜进去。”路易斯说，“当时才四点，你知道吧？但老巫婆已经在楼上的一个堆满玩偶的房子里睡了……”

“玩偶？”

“是啊。像是小孩的房间。但她看上去并不像在睡觉，更像是抽嗨了。”

“精神恍惚？”娜塔莉问。

路易斯看着她：“啊，就是那意思。”

“然后呢？”金特里说。

路易斯对大家咧嘴一笑：“然后我就割断了她的喉管。”

“她死了？”勒罗伊说。

路易斯的嘴咧得更大了：“没错。她死了。”

“那个白鬼呢？”马文问。

“赛奇、乔治和我，我们仨在厨房里找到了他。他正在磨他那把弯刀。”

“镰刀？”娜塔莉问。

“没错。”路易斯说，“他还有一把小刀，知道吧？我们去抢刀子的时候，他用那玩意儿伤了我。然后赛奇和乔治就捅他，把他捅成了马蜂窝，还割了他的喉。”

“他死了？”

“没错。”

“你确定？”

“当然确定。你觉得我们分不清人有没有死吗，头儿？”

马文瞪着路易斯。黑帮首领骇人的蓝眼睛中射出一道怪异的光。“这个白人混蛋杀了我们五个兄弟，包括六英尺两英寸高、脾气暴

躁的穆罕默德。你、赛奇和小个子乔治怎么能如此轻松地杀死他？”

路易斯耸耸肩：“我不知道，头儿。女巫婆死了之后，白鬼就没那么可怕了，只是一个皮包骨头的白人小孩。赛奇割断他喉管的时候他还哭呢。”

马文摇了摇头：“我不明白，伙计。听起来太轻松了。没惊动条子吧？”

路易斯瞪着马文：“嘿，头儿，”他最后说，“赛奇让我马上带你过去。你到底要不要去看看？”

“当然要。”马文说，“当然。”

“你不能去。”金特里说。

“为什么？”娜塔莉问，“马文希望我能拍点儿照片。”

“我他妈才不管马文想要什么呢。”金特里说，“你给我待在这儿。”

他们进入二楼的一个凹室，拉上帘子。所有黑帮成员都在楼下。金特里把行李箱带上楼，开始换上灯芯绒裤子和毛衣。娜塔莉看见缠在胸部的绷带渗出了血。“你受伤了。”她说，“你也不应该去。”

“我必须去确认姓福勒的女人是否死了。”

“我也想看看——”

“不行。”金特里在毛衣上套了件羽绒背心，转身面对她。“娜塔莉——”他举起大手，温柔地抚摸着她的脸颊，“求你了。你.....你对我很重要。”

娜塔莉轻轻靠拢他，同时避免触碰到他身侧的伤口。她抬头吻他，把脸贴在他的毛衣上，低语道：“你对我也很重要，罗布。”

“看清楚之后我立刻回来。”

“可是照片——”

“我用你的尼康相机拍，好吗？”

“行。但我总是感觉——”

“听着，”金特里拉长腔调，一字一顿地说，“这个叫马文的家伙可不是笨蛋。他不会冒险干傻事的。”

“你也别干傻事。”

“不会的。我得走了。”金特里把她拉到面前。她用力搂住金特里，仿佛忘记了金特里断掉的肋骨。两人深吻起来。

娜塔莉从二楼窗户目送一行人离开。路易斯带头，后面跟着马文，勒罗伊，一个名叫卡尔文的高个儿年轻人，一个面色阴沉、年纪较大、名叫特劳特的黑帮成员，一对娜塔莉不认识的双胞胎男孩，以及杰克森。前军医是在其他人出发之后加入进来的。除了路易斯、金特里和杰克森，所有人都携带了武器。卡尔文和勒罗伊把枪管被锯短的霰弹枪藏在宽松的大衣下，特劳特扛着点22口径长管步枪，双胞胎男孩拿着被罗布称作“周六晚间特价菜”的廉价小手枪。金特里让马文归还鲁格尔手枪，但黑帮首领大笑两声，上好子弹，把枪放到了自己的军装夹克的口袋里。他们离开的时候，金特里抬起头，朝她挥了挥尼康相机。

娜塔莉坐在角落里的床垫上，强忍住泪水，脑子里盘算着事态演变的各种可能。

如果梅勒妮·福勒死了，他们可能会活着回来。只是可能。但如果遇到罗布说的那些身居高位的人怎么办？遇到上校怎么办？

还有安东尼·哈罗德。一想到那个蜥蜴眼王八蛋，娜塔莉就怒火中烧。在被哈罗德操控的几分钟里，她感受到他对女人又怕又恨，这令她不禁作呕。她真后悔当时没把那张丑陋的脸踢烂。

楼梯上传来一阵脚步声，她不禁站了起来。

有人出现在楼梯顶端的微光之中。二楼本来只有她一个人。泰勒留下来总负责，一些黑帮成员去通知别的同伙，娜塔莉听见一楼传来的大笑。楼梯顶端的人犹豫着朝娜塔莉走来，娜塔莉瞥见来人的手和脸都是苍白的。

她迅速转身。楼上没有武器。她跑向被一盏吊灯照得通亮的台球桌，拿起台球杆，双手握住杆子，大声问：“谁？”

“我。”社区活动中心负责人比尔·伍兹走到灯光下，“抱歉吓到你了。”

娜塔莉稍稍松懈，但并未放下杆子：“我还以为你走了呢。”

身体虚弱的牧师俯在桌上，玩弄着白色主球，“哦，我整个下午都在进进出出的。你知道马文和其他孩子们去哪儿了吗？”

“不知道。”

伍兹摇摇头，扶了扶眼镜：“这些孩子受到了严重的歧视和剥削。你知不知道，本地区黑人少年的失业率超过百分之九十？”

“不知道。”娜塔莉说。她绕到台球桌另一侧，与这个瘦弱的男人相对，但她觉得对方只是渴望交流。

“主街上的商店和餐馆几乎清一色都是白人开的，大部分是犹太人。”伍兹说，“他们不再住这儿了，但他们还在控制这里的商业。历史仍在重演。”

“你说什么？”娜塔莉问。她估计罗布等人已经到现场了。如果死去的女人不是梅勒妮·福勒，罗布会做什么？

“我说犹太人。”伍兹说。他坐到台球桌的边缘上，把裤腿扯下去，摸着嘴唇上的小胡子。那条毛茸茸的黑线就像扭曲的毛毛虫。“在美国的城市中，下层人民长期饱受犹太人剥削。你是黑人，普雷斯顿小姐，你应该对此有深刻的认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娜塔莉说，这时楼下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天啊！”伍兹大叫，娜塔莉跑到了一扇窗户前。停在路边的两辆废弃的汽车发生了猛烈燃烧。火焰蹿上三十英尺，照亮了对面的空地和荒废的联排房屋，以及北面的铁路路基。十多个黑帮成员跑到人行道上，一边嚷嚷一边挥舞着霰弹枪和其他武器。

“我得回青年活动中心给消防队打电话。”伍兹说，“这儿的电话不能——”

娜塔莉转过头，发现牧师突然打住话头的原因——伍兹正注视着一个站在楼梯顶端的人，后者刚好处在吊灯投射的光圈范围之外。

他年轻而瘦弱，就像一具面无血色的尸体，穿着一件又破又脏的军装夹克，面颊苍白而消瘦，蓬乱的头发盖住了深陷的眼窝。他大张着嘴，但只有一小截粉红的舌头像被斩断了身体的小动物一样，在黑漆漆的洞里蠕动。他拿着一把比自己身高还长的镰刀，向前迈出一步，影子跃上斑驳的石灰墙，足有十英尺高。

“你不是这儿的人。”比尔·伍兹牧师开口道。镰刀带着啸叫划过一道弧线。伍兹的脑袋没有完全脱落——颈部以下的身子慢慢倒下时，肉块和碎骨还松垮垮地连着头颅。鲜血喷溅到台球桌的桌面上，灌满了最近的球袋。长发怪物默默地将镰刀从尸体上拽下来，转头面对娜塔莉。

就在伍兹说人生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娜塔莉已经在用台球杆打碎玻璃了。所有窗户上都安装了金属栅栏，她用尽气力大声呼救，被自己的歇斯底里吓到，恢复了理智。窗外的火焰和人群的吵闹掩盖了她的尖叫。没有人抬头。

娜塔莉将台球杆厚重的一端向外，跑到台球桌边。拿着镰刀的怪物步步进逼。娜塔莉向右挪动，两人之间始终隔着台球桌。她朝楼梯方向看了一眼，发现自己绝不可能在被抓住之前跑下楼梯。她两股战战，几欲跌倒。娜塔莉大声尖叫呼救，挥舞台球杆，感觉肾上腺素大量分泌。长发怪物快速向右移动。娜塔莉也快速移动，不让怪物绕过桌子，同时不动声色地朝楼梯靠近。怪物举起镰刀，打碎了吊灯的玻璃灯罩，灯也随之晃动起来。

娜塔莉听见咕嘟咕嘟的水涌声，低头去看，意识到那是趴在桌上的尸体还在从脖子里往外冒血。但血很快就止住了。吊灯每晃动一次，血和台面呢的颜色就从红色和绿色变成黑色和灰色。桌对面的怪物跳起

来，似乎要飞过台球桌，挥舞镰刀朝她砍下来。娜塔莉不禁惊声尖叫。

她跳开袭来的利刃，将台球杆像矛一样刺进去。他朝她倒下来，她感觉台球杆的顶端没入了怪物的夹克里。台球杆的底端撞在地板上，她单膝跪地，将杆子当作杠杆，把他从头顶甩过去。

他扑通一声背部着地，趴在地上拿着镰刀朝她的腿砍下来，刀面贴着地板发出滋滋的摩擦声。娜塔莉一个挺身，从刀锋两英尺外躲过，朝楼梯跑过去，而怪物打了个滚，也站了起来。

她把台球杆朝他扔去，听见砰的一声，但没有时间去看打没打中。娜塔莉一步三级地跑下楼。身后传来沉重的脚步声。

她跳上走廊，撞上了厨房门口的卡拉，但没有因此停下脚步。

“你要去哪儿，姑娘？”卡拉大声问。

“快跑！”

镰刀刀把从厨房门口射进来，狠狠击中了卡拉的眉心。这个美丽的女孩一声不吭地向后倒去，脑袋撞在炉子底部。娜塔莉砰的关上后门，跳过栏杆，落在下方四英尺结冰的地面上，顺势一滚，爬起来，听见身后的门被猛地撞开。

娜塔莉在夜晚冷冽的空气中狂奔，穿过社区活动中心背后的荒地和一条伸手不见五指的小巷，越过一条街，再进入另一条小巷。她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响，越来越近。她听见沉重的呼吸声，就像野兽在呼呼喘气。

娜塔莉埋下头，继续飞奔。

德国城

1980年12月28日，星期天

星期天晚上，科尔本和开普勒开车将托尼·哈罗德送回切斯特纳特山旅馆。恍惚间，哈罗德听见另外两人在谈话。他半躺在后座上，手里拿着冰袋敷住伤口。脑袋里和脖子上的疼痛感时强时弱，他的意识也时而清醒时而模糊。他不清楚为什么约瑟夫·开普勒会来这儿，也不清楚他从何而来。

“要我说的话，这活儿干得很糙。”开普勒说。

“话虽如此，”科尔本说，“但你难道不享受吗？你看见司机把油门踩到底时乘客们的表情了吗？”科尔本孩子似的傻笑了两声。

“现在死了三个平民，伤了五个，还有一辆公交车报废。这一切都得给出合理的解释。”

“海恩斯正在处理。”科尔本说，“这很简单。我们得到了最高层的支持，记得吗？”

“我觉得巴伦特听到这个消息不会高兴的。”

“去他妈的巴伦特。”

哈罗德呻吟着张开嘴。天黑了，街上几乎没有人。车驶过砖块或电车轨道时，痉挛般的疼痛都会随着车身的颠簸而传入颅骨。他试图说话，却发现舌头变大了，不听使唤。他决定闭上眼睛。

“……重要的是让他们待在隔离区里。”科尔本说。

“如果我们不去支援，后果不堪设想。”

“但是我们去了。你觉得我会放心让后座的那个蠢货去完成重要任务？”

哈罗德闭上眼，思索他们说的是谁。开普勒的声音再次传来：“你确定那两个家伙被老头子操控了？”

“你说被威利·波登操控了？”科尔本说，“不，但我们确定那个犹太人被操控了。巴伦特认为，德国佬在做掉特拉斯科之后，还打算干一票更大的。”

“为什么波登会首先对特拉斯科下手？”

科尔本笑道：“老聂曼派了几个保密检查员去德国杀波登，结果这些人都会被装进了尸袋。特拉斯科自己也死于非命。”

“波登为什么会来这儿？来找那个老太婆？”

“谁他妈知道？那些老不死的统统都疯了。”

“你知道波登在哪儿吗？”

“你认为我们知道的话还会这样瞎折腾吗？巴伦特说，姓福勒的婊子是我们最好的诱饵，但我他妈的已经厌倦了等待。让本地警察和媒体不关注这件事可是相当费劲。”

“何况你还把公交车弄成了一堆破铁。”开普勒说。

“不是我，是我们。”科尔本说，随即两人大笑起来。

科尔本和一个她不认识的人扶着托尼·哈罗德进入汽车旅馆套房的客厅时，玛利亚·陈惊讶地抬起了头。“你老板今晚不自量力了。”科尔本说，松开哈罗德的肩膀，让他跌进沙发里。

哈罗德挣扎着在沙发上坐起来，摇晃了两下，又倒在靠垫里。

“出了什么事？”玛利亚·陈问。

“托尼今晚同一位女士风流快活的时候，被她妒火中烧的男朋友逮了个正着。”科尔本笑道。

“我们让行动中心的医生给他看过了。”另一个男人说，他长得有点儿像查尔顿·赫斯顿。“医生认为他只是有点儿脑震荡，不严重。”

“我们得回去了。”科尔本说，“你的哈罗德搞砸了任务，黑鬼城肯定会闹翻天的。”他指着玛利亚·陈说，“确保他明早十点到指挥车来，听明白了吗？”

玛利亚·陈一言未发，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科尔本满意地哼了两下，同另一个人离开了房间。

哈罗德当晚依旧神志不清。他模模糊糊地记得在一个铺着地砖的小卫生间里反复呕吐，记得玛利亚·陈温柔地脱下他的衣服，记得冰凉的被单裹住他的身子。有人在半夜把浸了冷水的帕子敷在他额头上。他醒了一次，发现玛利亚·陈睡在他身旁。她穿着白色的胸罩和内裤，皮肤是棕色的。他伸手去摸她，但一阵眩晕袭来，他只好又闭了会儿眼睛。

哈罗德在早上七点醒来，却感觉头痛欲裂。他摸了摸身旁，发现玛利亚·陈已经离开了，于是呻吟着坐了起来。他坐在床沿上，思索着自己身处好莱坞日落大道的哪家旅馆，这时他想起了昨晚发生的事。“操。”哈罗德说。

他用了四十五分钟洗澡、剃须。他几乎确信，自己的脑袋只要一动就会掉下来，而他可不想趴在地上找脑袋。

哈罗德刚穿着橙色睡袍进入卧室，玛利亚·陈就大摇大摆地进了屋。

“早上好。”她说。

“好个屁。”

“天气真好。”

“好个鬼。”

“我从咖啡馆带来一点儿早餐。我们吃点儿东西好不好？”

“闭上你的臭嘴好不好？”

玛利亚·陈微微一笑，将白色的外卖纸袋放在房间远端的餐桌上，从手提包中取出勃朗宁手枪，“托尼，听着，我再次提议我们一起吃早餐，如果你再对我说一个脏字，或者表现出一丁点儿不乐意，我就会把这把枪里所有的子弹都射入冰箱。我猜，这噪声对你现在不稳定的健康状况来说并无益处。”

哈罗德目瞪口呆地看着她：“你敢……”

玛利亚·陈拉动滑套，扳起击铁，瞄准冰箱，半闭着眼睛别开脸。

“等等！”哈罗德喊道。

“你愿意同我吃早餐吗？”

哈罗德举起双手揉太阳穴。“我很乐意。”他最后说。

玛利亚带来四个盖着盖子的泡沫塑料杯。吃完鸡蛋、腌肉、冷薯饼后，他们又各自喝了杯咖啡。

“我愿意拿一万美元出来查出打我的人是谁。”哈罗德说。

玛利亚·陈拿出哈罗德的支票簿和签合同用的高仕钢笔。“你的袭击者是鲍比·乔伊·金特里治安官。他来自查尔斯顿。巴伦特认为他来这儿是为了找那个女孩，而那个女孩来这儿是为了找梅勒妮·福勒。他们所有人都跟威利有关。”

哈罗德放下杯子，用睡袍的口袋盖擦掉洒出来的咖啡。“你他妈的是怎么知道的？”

“是约瑟夫告诉我的。”

“约瑟夫他妈的又是谁？”

“你想让我开枪吗？”玛利亚·陈用一根指头指着冰箱。

“谁是约瑟夫？”

“约瑟夫·开普勒。”

“开普勒。我好像梦见过他来这儿。开普特他妈的来这儿干什么？”

“巴伦特先生昨天派他来的。”玛利亚·陈说，“海恩斯的手下通过无线电报告治安官和女孩逃走的时候，他和科尔本先生就在旅馆外面。巴伦特先生不想让这两人离开。是科尔本先生首先操控了公交车。”

“操控了什么？”

玛利亚·陈又解释了一遍。

“太他妈精彩了。”哈罗德说。他闭上眼，缓缓按摩着头皮。“该死的警察让我脑袋上冒出了鸭蛋大的包。他狗日的到底是用什么东西打的我？”

“他的拳头。”

“没开玩笑？”

“没开玩笑。”玛利亚·陈说。

哈罗德睁开眼：“这都是痔疮男J. P. 开普勒告诉你的？你昨晚和他

睡了？”

“约瑟夫和我今早一起去慢跑了。”

“他住在这儿？”

“1010号房间。隔壁住着海恩斯和科尔本先生。”

哈罗德站起来，晃了两下，蹒跚着走向厕所。

玛利亚·陈说：“科尔本先生要求你上午十点去指挥车。”

哈罗德咧嘴一笑，折回来，拿起手枪，说：“让他去死吧。”

电话铃于十点十三分响起。十点十五分三十秒，托尼·哈罗德从床上坐起来，摸到了电话：“喂？”

“哈罗德，你他妈的给我过来。”

“查克？是你吗？”

“是。”

“去死吧，查克。”

玛利亚·陈接起那晚打来的第二通电话。哈罗德刚穿好衣服，准备出去吃晚饭。

“我觉得你应该接听这通电话，托尼。”她说。

哈罗德抓住话筒：“喂，怎么了？”

“你会对我们的发现感兴趣的。”开普勒说。

“什么发现？”

“昨晚偷袭你的治安官开始行动了。”

“在哪儿？”

“来指挥车，我们告诉你。”

“你他妈能派辆车来吗？”

“留守汽车旅馆的探员会开车送你过来。”

“好。”哈罗德说，“别让那个猪头跑了。我要跟他算账。”

“那你最好快点儿。”开普勒说。

哈罗德迈进狭窄的控制室时，漆黑的天空中雪花曼舞。开普勒正俯身观看屏幕中的视频，见他们进来，抬头说：“晚上好，托尼、陈女士。”

“该死的警察在哪儿？”哈罗德问。

开普勒指着显示安妮·毕晓普的家和一条空巷子的屏幕，“二十分钟前，他们经过了女王巷中的蓝队监控站。”

“他现在在哪儿？”

“我们不知道。科尔本的人没有跟上他们。”

“没有跟上？”哈罗德说，“老天。科尔本在这个地区可有三四十个探员——”

“近百人。”开普勒打断道，“华盛顿今早派来了增援。”

“一百个该死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却没有在全是黑鬼的贫民区跟上一个白人胖警察？”

操作台边的几个人不悦地抬起头，开普勒示意哈罗德和玛利亚·陈进科尔本的办公室。门关上后，开普勒说：“金队受命跟踪治安官和他一起的年轻黑人。但金队的监控车临时出了状况，导致他们无法执行任务。”

“什么状况？”

“他们待在伪装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车里，有人扎破了车胎。”

哈罗德失声大笑：“他们为什么不走路跟踪？”

开普勒在科尔本的座椅里往后一靠，双手十指交叉放在肚子上：“首先，因为金队的值班队员都是白人，在黑人区行动会显得十分可疑。其次，他们接到的命令是不能离开监控车。”

“为什么？”

开普勒淡淡一笑：“那一带治安状况极差。科尔本和其他人担心车会被抢走。”

哈罗德狂笑不已，最后说：“查克这会儿在哪儿？”

开普勒对北面墙边控制台上的一部无线电通话器点点头，噼噼啪啪的噪声和含混不清的通话声从机器里传出来，“他在直升机里。”

“难怪。”哈罗德说，然后双臂抱胸，皱眉道，“我想看看这个该死的治安官长什么样。”

开普勒摁下内部通话按钮，轻声说了两句。三十秒后，控制台上的一块屏幕亮了，显示金特里跟着一队人从镜头前经过。夜视镜头给画面蒙上了一层绿白色的薄纱，但哈罗德还是从一群年轻黑人中认出了那个大块头白人。苍白的数字在屏幕下方跳动，显示出拍摄的时间。

“我很快就会又见到他。”哈罗德低声说。

“我们还有一队人在步行搜寻。”开普勒说，“我们非常肯定，所有人都会回到社区活动中心，那里是黑帮的聚集地。”

突然，无线电频段监控器开始滋滋作响，开普勒打开无线电通话器。查尔斯·科尔本的声音已经兴奋得颤抖起来：“红队队长呼叫城堡，红队队长呼叫城堡。一号黑鬼洞附近的街上有一处起火。重复，一号黑鬼洞附近的街上有一处——不对，有两处起火。”

“一号黑鬼洞是什么？”玛利亚·陈问。

“社区活动中心。”开普勒说，切换着监控屏幕上的画面。“我刚才说到的黑帮聚会的古老大宅子，查尔斯管它叫一号黑鬼洞。”屏幕上显示出半个街区外的火焰。摄像机似乎位于停在街边的车里。夜视装置将两辆燃烧的汽车变成了两团跳跃的火光，充斥着整个屏幕，直到有人切换了镜头。虽然光线昏暗了不少，但仍能看见人影从房子里跑出，挥舞

着武器。开普勒打开音频。“.....呃.....红队队长，这里是一号黑鬼洞附近的绿队。没有发现入侵者。”

“该死。”科尔本的声音传来，“叫黄队和灰队坚守岗位。紫队，北面有人来吗？”

“没有，红队队长。”

“城堡，你听见了吗？”

“听见了，红队队长。”活动房屋控制室里的探员厌恶地答道。

“把昨天我们用过的急救车开过去，在惊动消防队之前把火扑灭。”

“是，红队队长。”

“什么急救车？”哈罗德问开普勒。

“科尔本从纽约带来的。本次行动之所以每天消耗二十万美元，这辆车是原因之一。”

哈罗德摇了摇头：“一百个联邦调查局探员、直升机、急救车，动用这么多人力物力，就是为了逮住两个牙都掉光了的老家伙。”

“也许没掉光。”开普勒说，把脚放在科尔本的桌上，悠然自得地说，“他们中至少有一个还能咬人哩。”

哈罗德和玛利亚·陈在椅子上转过身，靠在椅背上欣赏这场好戏。

星期二上午，科尔本决定上午九点在五千英尺高空召开会议。哈罗德表现出反感，但还是登上了直升机。开普勒和玛利亚·陈相视而笑。两人脸上还带着一丝红晕，因为他们刚在切斯特纳特山上跑了六英里。理查德·海恩斯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戴着飞行眼镜的免控者飞行员面无表情。科尔本在活动座椅上转过来，面对后排座上的三人。直升机先向南朝河边和费尔蒙特公园飞，然后向东前往高速公路，再向北向西飞向德国城。

“我们仍然不知道昨晚的火并是怎么回事。”科尔本说，“黑鬼们自相残杀。也许威利或者那个老婊子也牵扯其中。不过，这里不断攀升的伤亡率促使巴伦特做出了抉择。他向我们下达了指令。行动可以展开了。”

“太好了。”哈罗德说，“因为我今晚就会离开这个鬼地方。”

“不行。”科尔本说，“我们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逼你的朋友威利现身。然后我们再对付那个姓福勒的婊子。”

“你甚至都不知道威利是不是在这儿。”哈罗德说，“我还是认为他死了。”

科尔本摇摇头，抬起一根手指指着哈罗德：“你说谎。那个老混蛋就在这里策划着阴谋，这一点你同我们一样心知肚明。我们不知道姓福勒的女人是不是他的同伙，但到星期四上午，这一切都不再重要了。”

“为什么要等那么久？”开普勒问，“哈罗德来了。你的人就各位了。”

科尔本耸耸肩。“巴伦特想利用那个犹太人。如果威利咬钩，我们

就会立刻行动。如果他不咬钩，我们就会干掉犹太人和老太太，然后观察事态如何发展。”

“什么犹太人？”托尼·哈罗德问。

“你的老朋友威利很久之前操控过的一个人。”科尔本说，“巴伦特调教了他，打算放他出去对付那个德国佬。”

“别说威利是我的朋友。”哈罗德怒斥道。

“好啊。”科尔本说，“你的老板是不是更好听点儿？”

“你们别斗嘴了。”开普勒冷冷地说，“把行动计划告诉哈罗德。”

科尔本探出身子，对飞行员说了些话。他们悬停在灰褐色的德国城之上。“星期四上午，我们会封锁整个德国城。”科尔本说，“不准进，也不准出。我们会精准定位姓福勒的女人的位置。一般情况下，她都待在德国城大道上的格朗布索普过夜。海恩斯会率领战术小分队强行进入，控制住姓毕晓普的女人和福勒操控的那个孩子。然后就轮到你上场了，托尼。你来对付落单的福勒。”

哈罗德双臂抱胸，俯瞰着空荡荡的街道。“然后干什么？”

“然后你干掉她。”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哈罗德。巴伦特说，你可以操控任何你想操控的人，但你别指望我们帮你。”

“为什么必须是我？”

“会费，哈罗德。你得交会费。”

“我还以为你要审讯她呢。”

开普勒说：“我们考虑过，但巴伦特先生认为消除她更重要。我们的真正目标是逼那个德国佬现身。”

哈罗德咬着大拇指，俯瞰着屋顶。“如果我没有……没有消除她会如何？”

科尔本微微一笑。“那样的话，我们就会亲自动手，而你也将丧失入会资格。这会让我们大家都伤心的，哈罗德。”

“但我们还有犹太人可以利用。”开普勒说，“我们不知道那样做会带来什么结果。”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利用犹太人？”哈罗德问。

科尔本看了眼手表。“已经开始了。”他说，示意飞行员降低高度，“想看看下面发生了什么吗？”

梅勒妮

我们度过了一个平静的周末。

星期天，安妮为我们三人烹制了可靠的菜肴。酿猪排味道鲜美，但我发现她喜欢把蔬菜炖得过烂。文森特收拾桌子，安妮和我则用她最好的瓷杯饮茶。查尔斯顿家中我自己的玮致活瓷器已经蒙灰了吧，想到这里，我就不仅怅然若失，心头泛起淡淡的乡愁。

我那晚太累了，没有精力操控文森特出去，尽管我对那张照片始终放心不下。一切都可以等等再说。更重要的是育儿室里的声音。那声音一晚比一晚清晰，现在几乎可以分辨它的内容了。前天晚上，我在睡觉之前给文森特洗完澡，然后发现自己竟然能听出那声音至少是三个人发出的——一个男孩，两个女孩。在有二个世纪历史的育儿室里听见孩子的声音也并非全无可能。

星期天晚上，九点过后，安妮和文森特同我回到格朗布索普。附近响起了凄厉的警报声。关好门窗后，我将安妮留在门廊，文森特留在厨房，独自上了楼。那天晚上十分寒冷。我爬到被子下，注视着取暖器里烧得通红的铁丝。真人大小的男孩人体模型的眼睛反射着红光，他所剩

无几的头发也被染成了橙色。

墙后的声音异常清晰。

星期一，我将文森特派了出去。

文森特带着我从亚特兰大出租车司机家借的匕首和转轮手枪。他在一辆被遗弃的轿车的破烂后座里蹲了几个小时，看着路过的年轻黑人。有一次，一个满脸胡茬的醉汉把脑袋伸进后排窗户，大叫了几声。但文森特张开嘴，发出嘶嘶的嘘声，醉汉离开消失了。

终于，文森特发现了一个他认识的人。是星期六晚上逃掉的那个男孩。他同一个大块头的少年和一个年纪偏大的男孩走在一起。文森特等他们走出一个街区后才跟上去。

他们从安妮家经过，继续往南，进入火车高架桥下的人造峡谷，来到一幢位于东西走向的街上被遗弃的公寓楼。那座楼拙劣地模仿了南北战争之前的建筑风格，四根不成比例的柱子支撑着平坦的挑檐，高高的窗户上的窗楣都腐朽了，一段残破的锻铁栅栏中荒草凄凄，生锈的锡罐散落其间。一楼的窗户上钉着木板，主门上拴着锁链，但男孩们来到一扇窗栏被扳开、窗框被打烂的地下室窗户前，钻了进去。

文森特慢跑回四个街区外的安妮家，我让他取走安妮床上的大羽毛枕头，塞进特大号帆布背包，又慢跑回那座公寓楼。天空是铅灰的，阳光是慵懒的，雪片漫无目的地飘舞着。空气中充斥着汽车尾气和雪茄烟的余味。街上几乎没有车。一辆列车从旁经过，文森特将背包塞进窗户，自己跟着爬了进去。

男孩们在三楼，蹲在地上围成一个紧密的圈，四周是掉落的石灰碎屑和一摊摊融化的冰水。窗户被砸烂了，透过天花板上的缝隙可以瞥见灰色的天空。墙上画满涂鸦。三个男孩都双膝跪地，拿着勺子在酒精罐上加热，用膜拜的眼神看着勺中冒着泡的白粉。他们裸露着左臂，橡胶管紧扎在二头肌上。注射器放在他们面前的脏毯子上。透过文森特的眼睛，我发现这里在举行圣礼——城中黑鬼在绝望中祈求解脱的最神圣的仪式。

两个男孩抬起头，看见文森特从藏身处走出来，将枕头像盾牌一样举在身前。那个年轻的男孩——星期六晚上逃掉的那个——大叫起来，文森特径直将子弹送入他的嘴。羽毛像雪片一样飘舞，空气中弥漫着枕套烧糊的味道。年纪稍大的男孩转身，双膝曳地而行，双手在石灰碎块里乱摸。文森特又开了两枪，第一枪将男孩打翻在地，第二枪打偏了。男孩捂住自己的肚子蜷缩在地上打滚，仿佛沙滩上搁浅的海洋生物。文森特将枕头用力按在黑鬼写满惊恐的脸上，枪管顶进枕头里，又开了一枪。男孩在一阵剧烈的抽搐后不动了。

文森特举起转轮手枪，转身面对第三个男孩。他是体型最魁梧的那个。他继续跪在原地，就连注射器都留在左臂上，眼珠子瞪得都快掉出来了。那张胖乎乎的黑脸上浮现出教徒般的敬畏。

文森特将手枪放进夹克口袋，打开长匕首。男孩动了起来，但非常缓慢，仿佛置身水下一般。文森特踹中他的额头，他向后倒下，文森特跪在他的胸口上。注射器掉在脏地板上。文森特将刀尖扎入男孩的喉结右侧。

这时我才意识到我忘了一件事。我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控制文森特身上，但我还需要让这个黑人男孩告诉我照片的事——是谁把照片带来

费城的？怎么会落到这个黑人废物手中？他们拿照片干什么？但文森特无法张嘴发问。我考虑过直接操控这个黑人男孩，但现在我已经不具备这个能力了。尽管难度很大，但操控你从未亲眼见过的人是可行的。之前我曾操控过这样的人帮我跑腿，但这一次我面临着两重困难。首先，同时操控并审讯某人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他们的思想仍不时会有闪光，尤其是在刚被操控的那一刹那，但操控的前提就是压制他们的自主意识，所以他们会丧失理性思维的能力。我一旦操控了那个胖黑鬼，就无法读取他的思想，就像他无法读取我的思想一样。操控他就如同搭乘一辆令人恶心但又不得不坐的车做短途旅行，车可以带我去目的地，但它不会回答我的问题。其次，如果我分神去操控黑人男孩——或许操控他返回安妮家——文森特就可能抑制不住冲动，割断男孩的喉管。

我陷入了困境。

最终，我让文森特把男孩控制在原地，然后派安妮过去。我不习惯独处，即使在格朗布索普也一样，但我别无选择。我不打算把男孩带回安妮家或我这儿，以免他或文森特被人发现。

安妮开着德索托去，将车停在街边，小心翼翼地锁好车门。她很难爬进地下室的窗户，所以我让文森特拖着大块头男孩下楼，两人一起撬开了一扇便门的锁。安妮开始审讯的时候，一楼已经几乎伸手不见五指了。

“照片是从哪儿来的？”

男孩眼睛瞪得更大了，舔了舔嘴唇。“什么照片？”

文森特在男孩肚子上狠狠来了一拳。黑鬼呻吟着扭曲起来。文森特将匕首顶在他已被割出口子的脖子上。

“那张老太太的照片。星期天死的一个男孩带在身上来着。”她柔声说。拜先前的调教所赐，操控文森特的同时可以毫不费力地支配她。

“你是说那个老巫婆？”男孩用嘶哑的声音问，“但你不是她啊！”

安妮和我都笑了：“谁是老巫婆？”

男孩艰难地吞了口唾液，表情相当滑稽。“就是操控白鬼——操控这家伙的老太太。那个女人是这么说的。”

“什么女人？”

“一个口音古怪的女人。”

“怎么古怪？”

“就像……”他上气不接下气，仿佛刚完成百米冲刺，“就像那个白人肥佬。他们都是从南边来的。”

“照片是她带来的？还是那个……肥胖的警察？”

“她带来的。就在前天。她是来找老巫婆的。马文看了照片，立刻就想起来了。现在我们都在找呢。”

“找照片中的女人？那个……巫婆？”

“是啊。”男孩开始扭曲起来。文森特用手掌根猛击他的脑侧，将他打翻在地，然后往墙上猛撞了两下，抓住他的衬衣衣襟，将他拎起来。刀尖离黑鬼的眼睛只有一英寸。

“我们接着谈。”安妮柔声道，“你把我想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

男孩没有反抗。

最后，我把文森特支出了屋，开始操控那个男孩。几乎易如反掌。我模仿不了他那吊儿郎当的走路方式，但我没必要那么做。更重要的是他的说话方式——语气、用词、句法。我让他同安妮谈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才直接操控他。他根本没有像样的抵抗。起初我需要很费力才能用他的声音和语气说话，但随着我逐渐放松，任由男孩的下意识主导发音，我渐渐地熟稔了他那套俚语方言。我想没有人会听出有什么不对劲。

安妮开车将文森特和那个名叫路易斯的男孩放在格朗布索普附近。文森特消失了几分钟，带回了转轮手枪的子弹。我让路易斯返回他们的社区活动中心，文森特通过隧道进入屋内，安妮把车停进了女王巷她家后面的车库。

路易斯轻而易举地骗过了其他黑帮成员。有一两次，我感觉自己对路易斯的操控松懈了片刻，便立刻用喉咙上的伤情加以掩饰。我第一眼就认出了黑帮首领马文。圣诞节前夜，我躺在狗屎里的时候，他就是用那双蓝色的眸子毫无怜悯地盯着我。我期待着找这个男孩算账。

讨论过程中，就在我开始认为一切尽在掌控的时候，人群后部的一个黑人女孩说：“就是照片上那个人？”我惊得差点儿松脱了对路易斯的控制。她说起话来没有平板、恶心的北方腔。那是来自我家乡的声音。在她旁边，有一个可笑地裹在毛毯中的白人胖子，看上去异常眼熟。一分钟后，我意识到他肯定也来自查尔斯顿。我好像很多年前在霍奇斯夫人的晚报上见过他的照片，在一篇关于选举的文章里。

“听起来太轻松了，”马文说，“没惊动条子吧？”

他说的是警察。通过审问路易斯，我得知附近来了不少便衣警察。我同他都不清楚为什么他们会出现在这里，但我猜之前被消除的五个人——尽管他们只是命如草芥的黑帮成员——多多少少引起了警方的注意。“条子”这个词相当粗鄙，但这让我茅塞顿开。这个红脸的白人是查尔斯顿的警察——准确地说，是治安官，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几年前，我曾读过一篇关于他的文章。“嘿，头儿，”我让路易斯对马文说，“赛奇让我马上带你过去。你到底要不要去看看？”

来自查尔斯顿的这两个人和附近无数的便衣令我焦虑不已，但这种焦虑被近乎狂喜的激动所抵消。我太兴奋了。随着游戏的进行，我感觉自己正变得越来越年轻。

时间点的把控非常巧妙。路易斯带着黑帮首领、我记不起名字的治安官和其他六人进入公寓楼附近的街道时，文森特引爆了安置在废弃车辆中的汽油弹。我的意志当时已经从路易斯转移到文森特身上。我操控文森特跑步绕到社区活动中心背后，干掉留在后门廊上唯一一个黑帮成员，然后拿着长柄镰刀上了楼。

我本希望那个女孩能同路易斯和其他人离开。那会让我省不少力气，但我很早就学会了抛弃幻想，面对现实。我想让那个女孩活着。

我同女孩在社区活动中心的二楼进行了混战。我努力控制文森特，以免他过于粗暴，这时我又被迫去关照路易斯那边。由于这短暂的分神，女孩逃到了房子背后的街上。我让文森特追上去，将注意力转移到路易斯身上。他这时正站在公寓楼附近的人行道上，身体左摇右晃。

“你他妈怎么了，伙计？”黑帮首领的名字好像叫马文。

“没什么，头儿。”我让路易斯说，“喉咙痛。”

“你确定他们在这儿？”那个叫勒罗伊的人问，“我什么都没听见啊。”

“他们在后门。”我让路易斯说。白人治安官站在这个街区唯一一盏亮着的街灯旁。据我观察，他没有携带武器，只是拿着霍奇斯先生常常摆弄的那部照相机。两辆短途列车呼啸而过，消失在水泥山谷的尽头。

“便门是打开的。”路易斯说，“来吧，我带你们去。”他先前已经拉下了夹克拉链。毛衣和粗糙的羊毛衬衫下，传来出租车司机的转轮手枪的冰冷触觉。先前穿过黑巷子的时候，文森特已经给枪上了子弹。

马文犹豫不决。“不。”他说，“勒罗伊、杰克森、他和我进去。”他竖起大拇指指着治安官，“路易斯，你同卡尔文、特劳特、双胞胎G. R. 和G. B. 留在这儿。”

我让路易斯耸耸肩。治安官盯了我好一会儿才转身跟上马文和其他两人，绕到便门去。“他们在三楼！”我让路易斯在他们身后大喊，“在后门！”

他们消失在大雪纷飞的夜色之中。我的时间不多了。此时此刻，我的意识被分为三份：第一份感受着育儿室里暖炉的光芒和人体模型的目光；第二份控制着文森特在黑暗的小巷里奔跑，听着前方猎物沉重的喘息；第三份则要关照路易斯，因为那个叫卡尔文的男孩跺着脚说：“操，冷死了。伙计，你有东西可以抽吗？”

“有啊。”我让路易斯说，“我这儿有好东西。”他把手伸进衬衣，取

出手枪，从两英尺外朝卡尔文的肚子开枪。高个儿男孩没有倒地，而是往后踉跄了几步，用手捂住面前外套上的孔洞，喃喃道：“我操……”双胞胎看到这一幕，连忙转身跑回女王巷。名叫特劳特的二十岁男人从大衣下抽出长管转轮手枪。路易斯转过身，举起枪，射中了特劳特的左眼。枪声响彻寒夜。

卡尔文跪倒在街上，双手捧着肚子，看起来无比愤怒。他在我打算离开时抓住路易斯的腿：“我操，你为啥这么干？”

双胞胎朝女王巷停着的车跑去，从那里传来三声尖厉的闷响，路易斯感觉有东西击中了左上臂。我切断了痛感，让受伤处陷入麻木状态。他举枪朝子弹射来的方向开枪，把弹匣中的子弹都打光了。有人尖叫起来，然后又是一枪射来，但没有击中任何东西。

我让路易斯丢掉转轮手枪，撕开卡尔文的大衣，抽出霰弹枪，走到特劳特身边，掰开后者紧握的手指，取走手枪。女王巷又传来三声枪响，子弹射入卡尔文的声音就像是锤子砸在牛肉上。不可思议的是，高个儿男孩仍然死死地抱着路易斯的腿。“操，为什么？”他反复轻声念叨着。路易斯将他推开，将手枪揣进外套口袋，举起枪管被锯短的霰弹枪，朝公寓楼侧面跑去。女王巷方向没有再响起枪声。

文森特将女孩逼进了距离德国城大道不远的一座漆黑的联排房屋里。他站在门口，听见她在房屋后部被烧成炭的木头和垮塌的楼梯上摸索。窗户上钉着木板。据他所知，这座楼里只有一道门。我最大限度地动用念控力，让文森特进入房内，蹲在黑暗之中，一边侧耳倾听，一边嗅着空气中那个女人发出的微弱但香甜的恐惧味道，长柄镰刀在手中轻轻前后挥舞。

路易斯闪进公寓楼的侧门，以免被人发觉。楼里的人肯定已经听见了枪声，或者发现了三楼的尸体。

路易斯快步穿过走廊，没有人开枪。他在第一个房间外停下，朝里窥探。房间里没有灯。主楼梯方向传来了响动，路易斯操起霰弹枪就射，后坐力把他的右臂震得弹了起来。他将短枪托顶在大腿上，泵入一发子弹，然后蹲下来，凝望着远端的阴影。

在这一瞬间，两个年轻男人的感知在我的意志中重叠——文森特和路易斯，两人相距一英里以上，几乎以相同的姿势蹲着，聚精会神地捕捉着细微的声响。接着，闪光和咆哮同时从黑暗中传出，灰泥块砸在路易斯的脸上，文森特和我条件反射般地缩了一下。我让路易斯站起身，朝闪光跑去，开枪，停下，再泵入子弹，继续跑。

堆满垃圾的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有人在二楼大叫。

路易斯蹲在楼梯底部，我的大脑飞速转动。显然路易斯已经不堪使用了，他的左上臂中了弹，行动能力已大幅下降。虽然我很乐意操控楼里的另一个人，但那样会顾此失彼。我既要让安妮在格朗布索普的一楼保持警惕，又要让文森特在联排房屋中守株待兔，还要让路易斯继续攻击。我想操控那个蓝眼黑鬼的意志，非常想。我还想再看到治安官，尽量靠近他。我有问题要问他，得到答案之后我可能还会利用他。

楼梯平台上闪出一支手枪，楼梯栏杆被子弹打得木屑横飞。路易斯蹲得更深了。对方有四人。马文有一把硕大的转轮手枪，在社区活动中心的时候，他大笑着拒绝把枪还给警长；勒罗伊有一支枪管被锯短的霰弹枪，同路易斯手中那把一模一样；治安官表面上没有任何武器；年纪偏大的黑鬼杰克森背着一个蓝色背包；年轻的双胞胎G. B. 和G. R. 可能

正拿着廉价小手枪往回赶。

跑上楼梯，一下踩空了一级楼梯，向前栽倒在二楼的楼梯平台上。十五英尺外，霰弹枪开了火。

子弹撕开了路易斯的头皮和脸颊。我切断了痛感，但用手背碰了碰脸颊和左耳。左耳不见了。路易斯伸直手臂，朝闪光的方向扣动了霰弹枪扳机。

“该死！”一个黑人口音高喊道，我猜那是勒罗伊。

有人从相对的方向用手枪射击，子弹击穿了路易斯的小腿，射入栏杆挡板中。我让路易斯朝手枪闪光的方向冲去，将霰弹枪顶在胸膛泵入子弹。有人朝黑暗的走廊远端跑去，球拍之类的东西从手中滑落。路易斯停下脚步，发现黑暗背景中一个浅色的人影，举起了霰弹枪。那个人影在路易斯开枪的同时滚向一扇方形的木门。借助枪口闪光，可以看见木门被轰开，但叫马文的人也随之消失不见。

路易斯泵入子弹，持枪的手臂绕过拐角，扣动了扳机。什么反应都没有。他又泵入子弹开枪，还是没有反应。我让他丢掉了这把无用的武器，但有人又用手枪击中了路易斯的左锁骨，他的身子被打得转了个圈，撞到一面墙上，瘫倒在地。他顺势抽出长管手枪。另一发子弹射来，但打在了路易斯头顶三英尺的墙里。我帮他仔细瞄准——不偏不倚地对准枪口闪光的方位。

枪没有响。路易斯摸索着保险栓，发现了拉杆，推下去，朝角落里开了两枪，然后侧身压在废掉的胳膊上，挣扎着站起来。

路易斯撞上了什么人，不禁倒抽一口凉气，同时听见对方惊呼了一

声。两人倒在角落中。从对方的体型判断，我猜他是治安官。我举起枪，顶在他的胸口。

视野中突然出现一道白色闪光。路易斯连忙后退，我看见治安官站在那儿，按下了照相机的电子闪光按钮——第二下，第三下。路易斯使劲眨眼，试图消除视网膜上的蓝色残影。我强迫他转过身，举枪对准治安官，但太晚了。就在我们努力从蓝色迷雾中分辨人影时，蹲在地上的黑帮首领双手紧握大转轮手枪，朝我们开了两枪。

第一发子弹击中路易斯的腹股沟，第二发子弹击碎了他的肋骨。我没有感到痛苦，只是觉得身子一震。倘若第三发子弹没有打中他的脸，我也许还能继续操控他。

一阵嘈杂的噪声过后，我丧失了同路易斯的连接。我之前经历过许多次受控者突然死亡的情形，一直都是这样令人不安，就像正通着电话却突然断线了一样。

我休息了片刻。然后，我听见了煤油炉的滋滋声，看到了真人大小的人体模型那张布满疥癣的脸。这时，育儿室墙中的耳语变得清晰可闻。“梅勒妮，”他们呼唤着，“梅勒妮，有危险。听我们的。”

我一边倾听，一边把注意力转向文森特。

充斥着煤灰味的联排房屋深处的摸索声几乎停了下来。女孩无路可逃了。

我感觉肾上腺素进入文森特强壮的躯体，驱使他站起来，操起象征死亡的镰刀，穿过黑暗，静静地、稳稳地朝她走去。

德国城

1980年12月29日，星期一

他们星期一下午为索尔·拉斯基做了手术。他昏迷了大概二十分钟，然后眩晕了一个小时。当他恢复神智以后，他发现自己还是在那个小囚室里。自从星期天上午开始，他就一直被关在这里。他揭开伤口上的纱布，观察切口。

他们切开了他左下臂中肉较多的部分，大概在集中营囚犯编号文身上的三英寸处。手术进行得非常成功，切口被谨慎地缝合起来。尽管术后的疼痛和肿胀是正常的，但索尔还是看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包块。他们在他前臂的大块肌肉之下嵌入了一个厚硬币大小的东西。索尔把纱布盖回去，躺在床上思索起来。

他有大把时间来思考。他们没有释放他，也没有在星期天上午利用他，这出乎他的意料。但他知道，他们把他带到费城来肯定是有理由的。

直升机降落在一个大机场的偏远地带，索尔被蒙上眼睛，转移到一辆豪华轿车里。车走走停停，窗外隐隐传来街市的喧闹，他判断他们是

在经过城市商业区。有一次，他听见了车胎从金属桥面碾过时发出的嘎吱声音。

车摇摇晃晃地驶过一个路面坑洼的区域，然后停了下来。如果没有偶尔听到的城市里独特的声响——遥远的警笛、人群的呼喊、加速的短途区间列车——索尔会以为他们来到了偏僻的乡村。看来，这里应该是城中一块破败的区域。空地？工地？公园？他被领着走上三级台阶，穿过一扇门，向右进入一条狭窄的走廊，再次右转。他有两次撞上了墙，墙的质感和撞击在小屋中的回声让他相信，他来到了拖车式活动房屋中。

这里的囚室比华盛顿的那个更坚固，更有特点。里面有一张简易床，一个化学剂马桶，一扇通风窗——窗户中不时传出低语和笑声。索尔渴望能读到一本书。他的身体几乎能适应各种环境，但他一天不看书就会很难受。他记得在罗兹的隔离区里，他的父亲主动收集图书，建立了一个可以外借图书的图书馆。有时候，被赶往集中营的人也把书带走了，索尔的父亲就叹息着将书目上的相应书名划掉。但通常情况下，疲惫的男人和眼神悲伤的女人会虔诚地将书还回来，有时候还夹着书签。“你们回来之后可以接着再看。”索尔的父亲会说，对方则会点点头。

科尔本进来了两三次，三心二意地审讯了一番，但索尔觉得那人对自己并无兴趣。同索尔一样，科尔本在等待着什么。所有活动房屋中的人都在等待。索尔感觉得到。但他们在等待什么呢？

索尔用这段时间思考。他想到了上校、梅勒妮·福勒、科尔本、巴伦特，还有不知道姓名的其他人。他奋斗了这么多年，却犯了一个根本的致命错误。他认为，如果他能明白这些恶魔的心理，就能将他们治

愈。他意识到，他之所以孜孜不倦地寻找上校，并非仅仅是为了抹平自己的心理创伤，还带有强烈的科学探索性质，就像疾病控制中心的免疫学家锲而不舍地提取新的致命病毒一样。从寻找到明白再到治疗，这一过程充满乐趣，能激发智力上的愉悦感。

然而，恶魔身上的病毒却没有抗生素可以治愈。

很多年前，索尔就熟悉劳伦斯·柯尔伯格^[27]的研究和理论。科尔伯格毕生致力研究伦理和道德发展理论。对于一个专攻战后心理治疗理论的精神病医生来说，科尔伯格的思想看似简单得近乎幼稚，但躺在囚室中静听换气机嗡鸣时，索尔意识到，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恰好可以用来解释索尔目前面临的处境。

柯尔伯格发现，道德发展分为七个阶段——不同的文明、时间和空间都适用。第一阶段是婴儿——没有善恶观念，所有行为都出自需求和欲望，只受负面刺激的约束。伦理判断基于趋利避害的先天本能。第二阶段，人会通过接受权威来对“对与错”做出反应。“大人物”的观点左右了道德选择。到第三阶段，人会受规则的约束。“我按规矩办事。”第四阶段，伦理由大多数人支配。第五阶段，为了确立和捍卫维护大众利益的法律，或者捍卫异见者的合法权利，人会甘愿牺牲生命。第五阶段的人将会是出色的美国公民自由协会律师。索尔在纽约就扮演了第五阶段的角色。第六阶段的人则可以超越第五阶段对法律的尊重，着眼于公共利益和更高的伦理实体，不受民族、文化和社会的约束。第七阶段的人则只遵守宇宙法则，能达到这一境界的人凤毛麟角，代表是耶稣、甘地和佛陀。

柯尔伯格是一位理论家——索尔同他本人见过几次，十分欣赏他孩子似的幽默感——他甚至乐于道破自身理论的自相矛盾之处。在纽约城

市大学亨特学院的一次鸡尾酒会上，科尔伯格曾说，美国是一个第五阶段国家，其创立者是一群世所罕见的第六阶段者，但其国民则主要处在第四阶段和第三阶段。柯尔伯格强调，我们在日常抉择中一般会低于我们的最高道德发展阶段，而我们从不会超越我们的道德发展阶段。柯尔伯格哀伤地指出，所有第七阶段者的教诲最终都会土崩瓦解。基督将衣钵传给了第三阶段的保罗，而佛陀的继任者们从未超过甚至极少达到第六阶段。

然而，柯尔伯格对他后来的研究则异常严肃。他发现，实际上还存在着一个“零阶段”。尽管他起初震惊得不敢相信，但最终慢慢接受。世界上存在着毫无道德感的人，他们就连胎儿阶段的道德感都不具备，趋利避害的基本逻辑在他们身上完全不适用。他们几乎可以说不是人。

零阶段者可以到街上随便枪杀行人，然后若无其事地走开，不带半点愧疚与悔意。零阶段者不愿被抓住或被惩罚，但并不将自己的行为建立在避免惩罚之上。他们之所以犯罪，并不是因为犯罪带来的愉悦超越了对惩罚的畏惧。他们无法区分犯罪行为和日常行为。他们道德意识一片空白。数以百计的研究者验证了科尔伯格的假设，得出了可靠的数据和确切的结论。在任意时间段的任意文明当中，有百分之一到二的人处于道德发展的零阶段。

星期一下午，他们又来了。科尔本和海恩斯按住索尔，第三个人给他注射针剂。三分钟后他就丧失了意识。醒来之后，他头痛欲裂，左臂发麻。他的身体中被植入了某种东西。

索尔检查了切口，耸耸肩，翻过身，陷入沉思。

星期二的某个时间点——他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时间——他们释放了他。海恩斯蒙住他的眼，科尔本说：“我们会放了你，但你只能在六个街区的范围内活动。你不能用电话。随后会有人通知你做什么。不要主动同任何人说话。如果你不听话，你的外甥艾伦和他的妻儿都不会好受。你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他们把他带上轿车。不到五分钟车就停了下来。科尔本摘掉了蒙眼布，将索尔推出了车门。

索尔站在路边，在下午的昏暗光线中呆呆地眨着眼。他没来得及看见远去的车的车牌号。索尔往后退了两步，撞到了一个拿着购物袋的黑人女性，连忙道歉，但嘴角忍不住流露出微笑。他沿着狭窄的人行道行走，观察着路上的一切——砖砌的路面，破败的店铺，低垂的灰云……一张报纸被风吹得紧贴在铜绿色的灯柱上。索尔加快脚步，忍住左臂的疼痛，穿过马路，漫无目的地对电车司机挥手，惹得电车司机连连咒骂。他终于自由了。

索尔知道，他看到的是幻象。路上与他擦肩而过的行人中，无疑有人正在监视他、跟踪他。路上的轿车和厢式货车中，肯定有几个面无表情、一身黑西装的特工，正用无线电通报着情况。他手臂上的包块中很可能有一个无线电发射机或者爆炸装置，或者两者都有。但这些都无关紧要。

索尔的口袋里空无一物，于是他走向第一个看到的人——一个穿着红色厚呢短外套的大个子黑人，请对方给他一枚硬币。黑人瞪着这个突

然出现、满脸络腮胡的陌生人，举起大手，似乎要一巴掌将索尔拍开，然后摇摇头，递给索尔一张五美元钞票。“快找人帮帮你吧，兄弟。”大个子用低沉的声音说。

索尔走进街角的咖啡店，将五美元换成硬币，用门厅里的公用电话联络华盛顿的以色列大使馆。他们不能为他接通艾伦·艾希科尔或利瓦伊·科尔的电话。索尔报上了自己的姓名。接线员的呼吸并没有加快，但她的语调明显变了，“好的，拉斯基博士。请你稍等，我肯定科恩先生非常愿意同你通话。”

“我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打的是公用电话。”索尔说，报上了自己的电话号码。“电话费快用完了。你们能打过来吗？”

“当然。”以色列大使馆的接线员说。

索尔挂断了电话。电话响了。他接起来，但话筒里传出一阵杂音，然后就是一片静默。他来到另一部电话前，试图给大使馆打一通由对方付费的电话，但这条电话线也断了。

他离开电话亭，在人行道上漫无目的地走。莫迪和他的妻儿都死了。索尔早有预感，但现在他已可以断定。他们再也不能威胁他了。索尔停下脚步，环顾四周，试图找出跟踪他的探员。街上几乎没有白人，但这无关紧要，因为联邦调查局有黑人探员。

一个身穿昂贵骆驼绒大衣的英俊黑人男子穿过大街，朝索尔走来。那人身材魁梧，戴着硕大的反光墨镜，提着价格不菲的皮箱。他仿佛认识索尔一样，在索尔面前站定，脱掉鹿皮手套，笑盈盈地伸出手。索尔握住了他的手。

“欢迎你，我的小兵。”男人用流利的波兰语说，“到你加入我们的时候了。”

“你是上校。”索尔感到内心深处微妙地激动起来。他摆摆手，那种感觉便消退了几分。

黑人微笑着用德语说：“上校——我已经好多年没听人用这个光荣的头衔称呼我了。”他在霍恩和哈德艺术餐厅门口停下，打着手势问，“你饿不饿？”

“你杀了弗朗西斯。”

那人心不在焉地搓了搓脸。“弗朗西斯？恐怕我不知……哦，我想起来了。那个年轻的侦探。他呀……”他微笑着摇了摇头，“来吧，我请你吃顿迟到的午餐。”

“你知道他们在监视我们。”索尔说。

“当然。我们也在监视他们。但现在展开行动对他们并不利。”他为索尔打开门，“请进。”他用英语说。

“我的名字是詹森·鲁哈。”他们在几乎空无一人的餐馆中落座后，黑人开口道。鲁哈点了干酪汉堡、洋葱圈和香草麦芽冰激凌。索尔则只是注视着面前的一杯咖啡。

“你的名字是威廉·冯·伯夏特。”索尔说，“如果真的有詹森·鲁哈这个人，他也被摧毁很久了。”

詹森·鲁哈粗鲁地挥了挥手，摘掉墨镜。“这只是名称的问题。你喜欢这场游戏吗？”

“不喜欢。艾伦·艾希科尔死了吗？”

“你外甥？恐怕他死了。”

“艾伦的家人呢？”

“也都过世了。”

索尔深吸一口气。“怎么死的？”

“据我所知，科尔本先生派出他的走狗海恩斯，带人前往你外甥家，然后放了火。但我敢肯定，你不幸的外甥一家在火燃起来就已经死了。”

“海恩斯！”

詹森·鲁哈吸着长吸管，咬了一大口干酪汉堡，优雅地用手帕擦了擦嘴角，笑道：“你玩国际象棋吧，博士。”这不是问句。鲁哈递给索尔一个洋葱圈。索尔瞪着他。鲁哈吞掉洋葱，说：“如果你喜欢这场游戏的话，博士，你肯定会非常欣赏现在的局面。”

“你觉得这是一场游戏？”

“当然。最好不要把生命和你自己看得那么重要。”

“我一定会找出你，杀了你。”索尔轻声说。

詹森·鲁哈点点头，又咬了一口干酪汉堡。“如果你见到的是我的真

身，肯定会试着杀我的。现在你已别无选择。”

“你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C. 阿诺德·巴伦特先生——所谓岛俱乐部的可敬的会长——已经调教好了你，让你去杀全世界都认为已遇难的一位电影制片人。”

索尔喝了口冷咖啡，掩饰自己的困惑。“巴伦特没有这么做。”

“他当然做了。”鲁哈说，“否则他也不会单独和你会面。你觉得你跟他谈了多久？”

“几分钟。”索尔说。

“更有可能是几个小时。他调教你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一见到我就杀了我，二是确保你不会对巴伦特先生构成威胁。”

“什么意思？”

鲁哈吃完最后一点儿洋葱圈。“来做一个简单的游戏吧——想象出巴伦特先生，然后想象你自己去袭击他。”

索尔皱起了眉，但还是尝试按吩咐做，结果发现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每次回想上次见到巴伦特的样子——悠然自得的神情，古铜色的皮肤，坐在俯瞰大海的游艇阳台上——他都会惊讶地发现，自己心中竟然涌起了一股夹杂着友爱、愉快和忠诚的情感。他强迫自己想象袭击巴伦特，朝那张光滑俊俏的脸挥舞拳头……

疼痛和眩晕突然袭来，令索尔弯下了腰。他大口喘息着，几乎要吐

出来。额头和面颊上冷汗直冒。索尔哆哆嗦嗦地摸到水杯，痉挛着吞下水，努力去想别的事，腹部的疼痛这才稍稍缓解。

“很有趣吧？”鲁哈说，“这就是巴伦特的绝技。同他独处过的人都别想伤害他。对许多人来说，为巴伦特先生效命是快乐之源。”

索尔喝完水，用手帕擦掉眉毛上的汗水。“你为什么要和他斗？”

“和他斗？不，我亲爱的小兵。我不是在和他斗。我是在玩他。”鲁哈扫视四周，“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无法窃听我们的谈话。但很快就会有一辆厢式货车停到餐馆外，我们之间的隐私就得得不到保证了。我们该出去散散步了。”

“要是我不去呢？”

詹森·鲁哈耸耸肩，“几个小时之后，这场游戏就会变得非常有趣。你在里面扮演着一个角色。如果你想对付那些杀害你外甥全家的人，那同我在一起就会达成这个目的。我会给你自由——至少不用再受制于他们。”

“但要受制于你？”

“这取决于你自己，亲爱的小兵。来吧，是时候决断了。”

“我总有一天会杀了你。”索尔说。

鲁哈露齿一笑，戴上手套和墨镜。“好啦，好啦。你跟我走吗？”

索尔站起身，朝窗外望去。一辆绿色厢式货车已停在路边。索尔跟着詹森·鲁哈走出餐馆。

德国城大道附近的街道狭窄而混乱。这些高高细细的房子曾是舒适的住宅——让索尔联想到阿姆斯特丹的类似建筑——但这会儿都成了拥挤的贫民窟。街旁的小商铺过去也许是社区中心——小熟食店、小杂货店、手工鞋店——但现在它们都破败了，窗户上爬满死苍蝇。有的房子被改造成廉价出租屋。一个黑乎乎的三岁小孩站在橱窗背后，把脸和脏兮兮的手指使劲贴在玻璃上。

“你说你在‘玩’巴伦特，这是什么意思？”索尔问。他回头张望，但没看到那辆绿色厢式货车。这说明不了什么。索尔肯定他们仍处在监视之下。他想找的人是上校，而不是那些探员。

“我们在下棋。”鲁哈说，别过了脸。索尔看见脏玻璃映出了自己。

“而赌注就是我们的性命。”索尔说。他竭力思考着如何才能让上校暴露自己的位置。

鲁哈大笑起来，露出白色的大牙。“不，我的小兵。”他用德语说，“你们的性命无足轻重。赌注就是制定游戏规则的人。”

“游戏？”索尔问。他们转进另一条小街。除了街尾从洗衣店里出来的两个胖胖的黑女人，街上空无一人。

“你应该知道岛俱乐部和它每年举行的游戏吧？”上校说，“巴伦特先生和别的胆小鬼害怕让我去玩。他们知道我的加入会把游戏带入更高的层次，一个更符合超人种族的层次。”

“你在战争中难道还没有玩够吗？”

鲁哈又咧嘴一笑。“你想激怒我。”他轻声说，“愚蠢的想法。”他们来到洗衣店旁的一座普通的煤渣砖建筑前，停下脚步。“答案是‘没有’。”他说，“我在战争中没有玩够。岛俱乐部不过是能对政治首脑施加点儿影响，就以为自己掌握了至高无上的力量。”鲁哈朝人行道上啐了一口，“等我给游戏制定好规则，他们就会见识到真正的力量。世界是一块爬满蛆虫的腐肉，小兵。我们将用火来将其净化。他们操控的只是可怜的傀儡，而我指挥的是千军万马。我将让他们看到，真正的念控者能随心所欲地毁灭整座城市，甚至消除整个种族。我将让他们看到，全球级别的游戏是什么意思。我们都会死，小兵。但巴伦特先生不知道的是，这个世界没有理由比我们存活得更久。”

索尔站在人行道上，瞪大了眼睛。寒风掀起他的大衣，他全身冒出了鸡皮疙瘩。

“我们到了。”鲁哈说，掏出一串钥匙，打开他们面前这座普通建筑的门。他迈入黑暗之中，朝索尔挥手，“你要不要进来，小兵？”

索尔咽了口唾液。“你比我想象中更疯狂。”他喃喃地说。

鲁哈点点头。“也许吧。”他轻声道，“但如果你跟我进来，就会有继续玩下去。很遗憾，不是更大的那场游戏。那场游戏中没有你的位置。但你不可避免的牺牲将促使游戏开始。如果你现在跟我走——当然是出于你自愿——我就会解除巴伦特先生施加在你身上的束缚，好让你继续充当我忠实的小兵。”

索尔站在寒风中，紧握着拳头，感受着左臂手术切口传来的阵阵疼痛。他迈入了黑暗之中。

鲁哈咧嘴一笑，关上了身后的门。索尔在微茫的光线中努力眨眼。

这里是仓库的一楼，面积很大。但除了地上的锯屑和一堆堆装货用的滑动垫木，这里空无一物。一条木制楼梯通向二楼。鲁哈指了指楼梯，索尔便登了上去。

“上帝啊。”索尔说。借助从天窗中透进来的微光，他看见二楼放着一张桌子和四把椅子，其中两把椅子被两具赤裸的尸体所占据。

索尔走上前去仔细查看。尸体冰冷而僵硬，一个是黑人，身高与体重同鲁哈相仿。他睁着眼，眼珠浑浊。另一具尸体是白人，年纪比索尔大几岁，留着胡子，秃顶，大张着嘴。腮帮子和鼻子上扩张的毛细血管表明他是一个重度嗜酒者。

他看着鲁哈脱掉昂贵的骆驼绒大衣。“我们的替身？”索尔问。

“当然。”上校通过鲁哈说，“我已经去除了巴伦特先生在你思想中植入的所有或者大部分不可克制的冲动。我们即将进入下一步，你准备好了吗，小兵？”

“好了。”索尔说。我将继续寻找杀死你的方法，他想。

“很好。”鲁哈说，瞥了眼手表，“在科尔本决定加入我们的派对之前，还有大概三十分钟。应该够用了。”他把皮箱放在黑人尸体左臂旁边的桌上，猛地打开，索尔看见哈灵顿绑在身上的那种塑胶炸弹。

“够干什么用？”索尔问。

“做准备。这座建筑有一条爬行通道，通往隔壁地下室。从隔壁地下室可以进入这座城市古老排洪下水道系统的一小段。这一段只有一个街区的长度，但刚好位于最近的警戒圈之外。有一辆车在等我。你可以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

“你太他妈的聪明了，我都忍不住想吐。”索尔说，“这个金蝉脱壳的计策行不通。”

“哦？”鲁哈抬起浓密的眉毛。

索尔脱掉大衣，卷起袖子。手臂上的绷带被药膏染成了浅黄色。“他们昨天给我做了手术，我猜是植入了无线电发射机。”

“就是那东西。”鲁哈说。他从皮箱中取出裹在绿布里的一组工具。打开绿布后，是一瓶碘酒和反射着微光的外科手术器械。“取出来顶多二十分钟，你说呢？”

索尔拿起装在消毒袋中的手术刀：“你打算亲自操刀？”

“除非你要求这么做。”鲁哈说，“我必须声明，我从未接受过医疗训练。”

“那就我来吧。”索尔说，往箱子里看了看，抬起头，“没有注射器？没有局部麻醉剂？”

房间里的景象映在詹森·鲁哈的反光墨镜里，他宽大的脸上毫无表情：“很不幸，没有。你觉得你的自由价值几何呢，拉斯基博士？”

“你疯了，上校先生。”索尔说。他坐在桌旁，摆出手术器械，把碘酒瓶放到面前。

鲁哈从桌下取出一个运动包。“我们先换衣服吧。”他说，“我怕等会儿你就不愿换了。”

给两具尸体穿上他们的衣服后，索尔换上了宽松的牛仔裤、黑色高

领毛衣、小了半码的厚重皮鞋，鲁哈说：“还剩大概十八分钟，博士。”

“坐下。”索尔说，“我要告诉你，若我昏厥过去你该如何做。”他从一个透明的袋子中取出纱布和绷带，“你得把手术切口包扎起来。”

“尽管吩咐，博士。”

索尔摇摇头，抬头看了眼天窗，然后垂下视线，稳稳地一刀割了下去。

索尔没有昏厥，但他尖叫了两次。无线电发射器从肌肉纤维中分离出来后，他俯下身呕吐起来。鲁哈草草地将伤口缝合，贴上创可贴，缠上纱布和绷带，然后给半昏迷的精神病医生披上一件厚大衣。“我们超了五分钟。”鲁哈说，“快！”

一楼远端角落里的滑动垫木下有一个活板门。两人跳进门中，鲁哈把门拉下时，索尔听到了直升机的轰鸣和远处的撞门声。“快！”狭窄而黑暗的隧道中，大个子黑人低吼道。索尔试着蹲下爬行，手臂上的疼痛让他大叫起来，身子往前栽倒。上面发生的剧烈爆炸震动着地面，粉尘和蜘蛛网掉在索尔的脸上和头发上。“快！”鲁哈催促道，推着索尔继续前进。

鲁哈踢开松脱的水泥块，进入弥漫着霉味和旧报纸味的黑暗地下室，将索尔从地上拽起来，赶着他继续前进。他们挤过一道铁丝网和一堆乱砖，然后再次爬行。索尔的双手和双膝都没入冰水之中，摸着滑溜溜、黏糊糊的东西。索尔试着弯起左臂，单手加双腿爬行。但他的手滑了两次，左肩撞到了洞壁，夹克也弄湿了。鲁哈大笑着从后推他。索尔闭上眼睛，想到了索比堡，想到了那群兴奋地叫喊着的军官，还有寂静的猫头鹰森林。

他们终于能直起身子站立了。鲁哈换到前面，走了一百步，右转进入一条更窄的管道，在一铁丝网栅下止步。他用强壮的臂膀挪开铁丝网。索尔在昏暗的光线中眯着眼，抑制住眩晕，手悄悄探进大衣口袋，握住他偷偷藏起来的解剖刀的冰冷把手。鲁哈正在对皮箱中的定时装置做最后的调整。

“啊，好了。”鲁哈喘息着推开铁丝网，双手保持着高举状态。他的夹克敞开着，暴露出薄布下的肚子和胸膛。索尔集中精神，手持手术刀，瞄准鲁哈脊柱后的某个部位刺了过去。

詹森·鲁哈的左手瞬间落下，一把抓住了索尔的前臂，手术刀停在鲁哈胸骨前三英寸处。“啧啧。”鲁哈说，右手砍在索尔流血的左臂上。索尔倒吸一口冷气，双膝跪地，痛得眼冒金星。鲁哈从索尔的右手中轻轻取出手术刀。“调皮，真调皮，犹太小兵。”他低声说，“再见。”

光线被挡住片刻，然后鲁哈就消失不见了。索尔跪在黑暗中，额头浸在冰水里，努力保持着清醒。为什么？他想，为什么还要清醒？睡一会儿吧。

闭嘴！他怒骂自己。

他最终站起来时，仿佛已经过了一个世纪。他举起未受伤的右臂，抓住上方的铁丝网，试图将自己拽起来，钻过洞口。他尝试了五次，每次都落下来，污水浸透了牛仔裤。但最后，他终于爬到了阳光下。

下水道的出口位于一个金属垃圾桶背后，距离巷口十几英尺。他跌跌撞撞地走出小巷，进入一条不知名的街道。长长的山坡两边都是联排房屋。

索尔走了半个街区，突然头晕目眩，不得不停下脚步，扶住左臂。伤口裂开了。血浸透了厚厚的夹克，顺着胳膊流下来，染红了大衣左侧。他回首来时路，发现一条暗红色的血迹，忍不住笑出声来。他紧压住胳膊，蹒跚着走向一个被废弃的商店的窗户。他感觉路面忽高忽低，仿佛波浪中起伏的小舢板。

天已经黑了。在远方街灯的照耀下，飘飘洒洒的雪花就像是飞舞的萤火虫。索尔这一侧的人行道上，一个魁梧的黑影正朝他走来。索尔踉跄着躲到商店的门口，紧贴着粗糙的墙面蹲下，抱住双膝，尽量让自己看上去就像蜷缩在角落里醉鬼。

那人从眼前慢慢走过的时候，索尔感到左臂肌肉传来被撕裂般的疼痛。他抓住手臂，咬紧牙关，以至于自己都听见了牙齿发出的嘎吱声。索尔看见那人右手握着某种沉甸甸的金属物体。

沉重的脚步声在山下几码处戛然而止，那人缓缓转过身。索尔感觉眼前更黑了，向左转过身，隐隐感觉脑袋撞上了门。他的左臂仿佛被火烤一般，手腕和手上沾满了鲜血。

手电筒的光柱刺进双眼。大个子男人俯下身，挡住了街道，挡住了整个世界。索尔握紧右拳，竭力保持清醒，但他的意识如同被卷入了漩涡，不断下沉。一只强有力的手抓住了他的右肩。

“上帝啊。”一个缓慢而熟悉的声音传来，“索尔，是你吗？”

索尔点点头，感觉大脑仍在转动，下巴顶在胸口，闭着眼。那个温柔的声音继续在他耳边说着什么，但他已听不明白。鲍比·乔伊·金特里治安官用强壮臂膀将他揽入怀中，就像抱起一个熟睡的婴儿。

德国城

1980年12月30日，星期二

金特里怀疑自己快疯了。飞奔回社区活动中心时，他不停地祈祷索尔还没昏过去，可以同他谈谈。在金特里看来，世界好像变成了一个荒诞的噩梦，因果链条全都断了。

双胞胎之一G.B.在半个街区外拦住了金特里。治安官瞪着廉价手枪的枪口，咆哮道：“让我过去！马文知道我要回来。”

“但他不知道你带回来了一个死白人。”

“他没死，而且可能会帮到我们。如果他真的死了，我一定会让马文找你算账的。快点儿让我过去。”

G.B.踌躇不决。“操，条子。”他最后说，但还是闪到了路边。金特里又穿过三个岗哨才抵达活动中心。马文将防御半径向外推进了一百码。本街区所有陌生车辆如果坚持不走就会被投掷燃烧弹。一辆绿色厢式货车的前排坐着两个白人，车厢里不知塞了多少个黑人，他们接到勒罗伊的最后通牒后考虑了三十秒，然后以最快的速度飞驰而去。也许是

勒罗伊右手中装着一公升壳牌石油的瓶子说服了他们。

星期一的晚上开启了通往噩梦的大门。

马文和其他人通过小巷和后院回到社区活动中心。勒罗伊身中十多发霰弹，血流不止。公寓楼里的一通枪战之后，除了马文，所有人都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状态。他们把卡尔文和特劳特的尸体拽进活动中心，马文本来打算派杰克森和泰勒开吉姆·伍兹的密封式运货小卡车回公寓楼去，但混乱之中这道命令几个小时都没执行。直到天亮之前不久，他们才弄来一辆卡车。但那五具尸体已经不见了，二楼和三楼只剩一摊摊不知是谁留下的鲜血。现场没有警察。

他们回到社区活动中心，这里也一片狼藉。几乎每一片阴影中都有弹孔。车上的火已被扑灭，但黑烟依然像死亡阴云一样笼罩在街区之上。

他们一到活动中心，泰勒就激动地说起来：“白鬼来这儿啦，头儿。来屋子里啦。他砍死了伍兹和卡拉，头儿。拉吉看见他穿过了院子，追杀那个拍照的女人，头儿——”

“卡拉在哪儿？！”马文厉声问。这还是金特里第一次听见这个年轻人大喊大叫。

“卡拉在楼上。”泰勒说，“窗帘后面的床垫上，伤得很重。”金特里随他们上了楼。大多数黑帮成员都盯着台球桌上伍兹的无头尸体，但马文和杰克森径直朝卡拉走去。四个女孩正在那里照顾昏迷的卡拉。

“情况看上去相当不妙。”杰克森说。女孩漂亮的脸蛋几乎全毁了，额头古怪地肿胀起来，眼睛上蒙着一层即将干涸的血。“应该送她去医

院。脉搏太弱，血压太低。”

“嘿，伙计！”勒罗伊抗议道，露出布满弹孔的右臂和右腿，“我也受伤了。让我同你们一起去医院接受治疗——”

“你留在这儿！”马文高声命令道，“把这些混蛋聚起来。半个街区之内都不许任何人靠近，懂吗？叫谢尔曼和爱德华多去狗镇，告诉曼尼，我们去年帮他们摆平了帕斯托里斯惹的麻烦，他答应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也帮我们，而现在，我们需要他们了。告诉斯奎兹，马上把所有兄弟都派出去给我找。我想知道那个老巫婆在什么地方。”

马文继续发号施令，杰克森小心翼翼地抱着卡拉下楼。金特里趁机把泰勒拉到一边，问：“娜塔莉在哪儿？”

黑人男孩摇了摇头，金特里的大手钳住他的上臂，他疼得龇牙咧嘴。“我操。白鬼在追杀她。拉吉看见他们跑过了楼房之间的院子。但外面太黑了。我们也追了一段，什么也没看见。”

“那是多久之前的事？”金特里钳得更用力了。

“嘿，我操。二十分钟前。或者二十五分钟前。”

金特里飞速下楼，在马文离开前追上他。“把枪还给我。”

黑帮首领用淡蓝色的眼睛冷冷地盯着他。

“那个混蛋在追杀娜塔莉，我要去阻止他。把鲁格尔手枪还给我。”他伸出手。

勒罗伊右手操起霰弹枪，枪口对准金特里。他看向马文，等待指

令。

马文抽出沉甸甸的鲁格尔手枪，递给金特里。“干掉他。”

“好。”金特里跑上楼，翻出多余的子弹装填进手枪。马格南转轮手枪的子弹分量十足，他顺利地将它们塞入了鲁格尔的弹巢。他发现持枪的手不由自主地抖动起来。他俯下身，深呼吸了几次，直到手不再颤抖，然后下楼找出手电筒，进入黑夜之中。

杰克森查看伤口的时候，索尔·拉斯基刚好醒了过来。“看起来，有人用开罐头刀给你动了手术。”前军医说，“伸出你的右胳膊。我要先给你来一针吗啡。”

索尔躺在床垫上，脸和嘴唇惨白异常。“谢谢。”

“甭谢我。你要付我钱的。有黑人弟兄也要这吗啡呢。”他动作娴熟地完成了注射，“你们白人根本不知道爱惜身体。”

趁吗啡还没有把精神病医生放倒，金特里语速极快地问：“你他妈的在这儿干什么，索尔？”

老人摇摇头。“说来话长。我们要对付的人比我预想的更多，治安官……”

“我们会把他们一个个都挖出来。”金特里说，“你知道你的上校在哪儿吗？”

杰克森清理完伤口，开始重新缝合。索尔瞥了一眼就别过了头。“不知道具体在哪儿。但他就在这里。就在附近。我刚遇到一个叫詹森·鲁哈的黑人。上校操控他做傀儡很多年了。其他念控者——科尔

本、海恩斯——放了我，希望我能带他们找到上校。”

“海恩斯！”金特里说，“我压根儿不喜欢那个混蛋。”

索尔舔了舔嘴唇，声音越来越沉重，仿佛梦呓。“娜塔莉？她在这儿？”

金特里把头别向一边，怒视着阴影。“她在这儿。有人……把她带走了……就在二十四小时之前。”

索尔挣扎着试图坐起来。杰克森骂了一声，把他往后按回去。“还活着吗？”索尔好不容易挤出几个字。

“我不知道。过去二十四个小时，我都在街上找她。”金特里说，揉了揉眼睛。他已经连续四十八个小时以上没睡觉了。“既然梅勒妮·福勒杀了那么多人，她绝无理由放过娜塔莉。”他说，“但不知为何我没有放弃寻找。我有一种感觉。如果你能告诉我你知道的一切，或许我们一起能——”金特里打住话头。杰克森就快完成缝合了。索尔·拉斯基已经昏迷过去。

“卡拉的情况如何？”金特里边走进厨房边问。

马文从桌上抬起头。桌上摆着一张廉价的市区地图，四角压着啤酒罐和薯片袋。勒罗伊坐在他旁边，衣衫褴褛，露出下面的白色绷带。马文的助手进进出出，但所有人都安静而有序，气氛与昨日的混乱迥然不同。“她情况不妙。”马文说，“医生说她伤得很重。卡桑德拉和谢丽正在那边照顾她。如果出了状况，他们就会派人过来通知我。”

金特里点点头，坐在桌边。疲惫释放的毒素侵蚀着神经，让他眼前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白雾。他用力搓了搓脸。

“楼上那家伙能帮你找到你的女人？”

金特里眨眨眼。“我不知道。”

“他能帮我们找到老巫婆？”

“也许能。”他说，“杰克森说，过两个小时他就能开口说话了。你们有什么收获吗？”

“只是时间问题。”马文说，“只是时间问题。我们动员了所有后备力量，甚至包括女孩们，正在逐户盘问。只要那个白人老太太在这儿，就绝不可能没有人见过。我们很快就能发现她。我们已经准备好对付她。”

金特里努力捕捉着脑中闪过的想说的话，他的舌头似乎越来越不听使唤了。“你知道，这里还有其他人——联邦调查局探员。”

马文大笑，笑声冰冷。“是啊，他们到处都是。但他们没让本地警察和媒体插手，对不对？”

“当然。”金特里说，“但我要说的是，他们同老巫婆一样危险。其中一些.....拥有同老巫婆一样的超能力。而他们追捕的人比他们危险得多。”

“你觉得他们有没有操控灵魂砖厂的人？”马文问。

“没有。”

“他们同那个白鬼有关吗？”

“没有。”

“那就先让他们等着。如果他们碍事，就一起干掉。”

“你要对付的可是四五十个便衣联邦调查局探员。”金特里说，“他们通常都全副武装。”

马文耸耸肩。有人冲进来在他耳边小声报告了两句。黑帮首领立即冷静地下达了命令。来人迅速离开了。

金特里拿起一个罐子，发现里面还剩一点儿温啤酒，喝了一口。“你就没想过全身而退？”他说，“我的意思是，让你的人都藏起来，任由这些精神吸血鬼斗个你死我活。”

马文直勾勾地注视着金特里。“你不懂。”他用耳语般轻微的声音说，“白人、政府、条子，还有狡猾的政客——他们已经把我们欺压了太久。那个白鬼并不是第一个虐杀我们的人，但他跑到了我们的地盘上撒野。你和娜塔莉说，幕后真凶是老巫婆，我相信你们。我感觉你们是对的。但迫害我们的不止老巫婆一个。在她背后，还有许多对我们挥舞屠刀的人。他们嚣张了太久。但我们是灵魂砖厂。他们这次杀害的人——穆罕默德、乔治、卡尔文，或许还有卡拉——他们是我们的人。我们要让白鬼和老巫婆血债血偿。我们不指望有人帮助我们，但如果你想同我们在一起的话也可以。”

“我想同你们在一起。”金特里说。他的声音越来越慢，就像每分钟转速降到四十五转的唱片一样。

马文点点头，站起身。他紧抓住金特里的胳膊，把后者拽了起来，

朝楼梯方向推。“你现在要做的是睡觉。等事情有眉目了我们会叫醒你。”

第二天凌晨五点半，杰克森叫醒了他：“你的朋友醒了。”前军医说。

金特里向他道谢，然后在床垫边沿坐了几分钟，努力撑起头，让大脑恢复运转。在去见索尔之前，他先拖着沉重的脚步下楼，用古老的咖啡壶煮了咖啡，端着两杯热气腾腾的咖啡回到楼上。十多个黑帮成员在不同房间的床垫上鼾声如雷。他没有看见马文和勒罗伊。

索尔接过咖啡杯，衷心地道了谢：“我醒来时还以为刚刚做了个噩梦。”他说，“我以为自己睡在家中，等会儿要去大学给学生上课。然后，我感到了这个——”他抬起绑着绷带的左臂。

“你是怎么弄伤的？”金特里问。

索尔啜了口咖啡，说：“这么着吧，治安官，我们来做个交易。我先开始，把我掌握的最重要的信息说出来。然后你也把你掌握的最重要的信息说出来。如果我们的信息能相互印证，那就能拼凑出一个完整的故事。你同意吗？”

“同意。”金特里说。

他们聊了一个半小时，然后又用半小时相互提问。结束对话后，金特里扶着老人起身，走到装了栅栏的窗边，望着渐渐发白的天空。

“今天是元旦前一天。”金特里说。

索尔伸手去扶眼镜，却发现自己没戴。“太不可思议了，不是吗？”

“是的。”金特里说，“但娜塔莉·普雷斯頓就在外面的某个地方。在找到她之前，我不会离开这个城市。”他们返回凹室，拿到索尔的眼镜，然后一起下楼去找吃的东西。

上午十点，马文和勒罗伊都回来了，同两个高个子拉美裔聊得火热。路边停着三辆跑车，车里塞满了墨西哥移民，不怀好意地看着社区活动中心门廊上的黑人。黑人也怒视着他们。

厨房成了指挥中心，未受邀请不得入内。二十分钟后，两个拉美裔离开了，索尔和金特里被叫进了屋。马文、勒罗伊、双胞胎中的一个，还有另外六七个黑帮成员默默地注视着他们。

“卡拉情况如何？”金特里问。

“她死了。”马文看着索尔，“你对杰克森说，你想和我谈谈？”

“是的。”索尔说，“我觉得你们可以帮我找到我被囚禁的地点。离这儿应该不远。”

“我们为什么要帮你？”

“那里是监视本地区的警察的指挥中心。”

“那又怎么样？让他们监视好了。”

索尔扯着胡须说：“我觉得，那些警察——联邦调查局的探员——知道梅勒妮·福勒在哪儿。”

马文猛地抬头：“你确定？”

“不能完全肯定。”索尔说，“但根据我的所见所闻，他们应该知道。我认为，上校出于自己的目的，把她的行踪透露给了他们。”

“这个上校就是你说的更厉害的角色？”

“是的。”

“街上都是条子。他们中有人知道老巫婆的下落吧？”

“有可能。”索尔说，“但如果我们去指挥中心，去同那里的人谈谈，我们获知她下落的可能性就更大。”

“指挥中心在哪儿？”马文说。

“距这儿八分钟车程，在一片空地里。”索尔说，“有直升机定时起降。指挥中心位于临时建筑里，可能是活动房屋，或者建筑工地的那种拖车。”

跟金特里和五个黑帮成员离开活动中心时，索尔戴上了帽兜和手套。金特里建议，如果科尔本和海恩斯认为索尔死了，那还是让他们继续这样认为下去为好。他们驾驶伍兹的密封式运货小卡车，先沿德国城大道向西，然后沿切尔腾大道往南，再沿一条不知名的道路，向西进入仓库区。

“有一辆蓝色福特在跟踪我们。”方向盘后的勒罗伊说。

“甩掉它。”马文说。

密封式运货小卡车越过一个乱七八糟的停车场，穿过一条小巷，停在一座覆盖着白铁皮窝棚下。马文、索尔、金特里和G双胞胎中的一个跳下车，躲在窝棚门口的阴影中。卡车沿着小巷飞驰而去，向东转进一条窄街。二十秒后，一辆载有三个白人的蓝色福特呼啸而过。

“这边。”马文说，带着他们穿过一片堆满油桶和金属尾矿的荒地，前往一块小废物堆积场。那里被压扁的汽车堆了三十英尺高。马文和更年轻的黑人男孩三下五除二就爬了上去。金特里和索尔则费了很长时间。

“就是那里吗？”马文问。索尔爬上最后六英尺，终于到达了这堆锈铁的顶部，靠在气喘吁吁的治安官身上。马文将一副小望远镜递给精神病医生。

索尔用敞开的夹克裹住左臂，通过镜片望过去。一道高高的木栅栏围住了半个街区大的区域。区域南部有一块已经挖好并浇筑了水泥的地基。两台推土机、一台反铲挖土机和一台更小的设备闲置在一旁。区域中央，三套活动房屋组成了一个缺了中间一横的“E”字，附近停着七辆政府公车和一辆贝尔电话公司的厢式货车。中间的一座活动房屋顶部支出了长长的微波天线。空地里设置有一圈红灯，金属杆上挂着一只松垮垮的风向袋。

“应该就是。”索尔·拉斯基说。

一个穿衬衣的男人从中央活动房屋里走出来。二十码外有三个活动厕所，停在轿车旁边。男人急匆匆地进入其中一个厕所。

“你想同那里的某个人谈谈？”马文问。

“不错。”索尔说。置身生锈的金属堆中，他们很难被发现。但金特里和其他人还是不由自主地在车轴、轮胎和车顶盖背后蹲了下来。

马文瞟了眼手表。“还有五个小时天黑。”他说，“我们到时候再动手。”

“该死！”金特里骂道，“我们还得等那么久？”

仿佛要回应他的不满，一架直升机从北方飞来，绕着空地转了一圈，降落在那圈红灯之中。一个穿着鹅绒西装夹克的男人跳下直升机，跑向活动房屋。索尔再次从马文手里拿过望远镜，捕捉到了查尔斯·科尔本的那张圆脸。“那个家伙咱们千万别招惹。”他说，“等他走了再说。”

马文耸耸肩。

“我们先离开这儿。”金特里说，“我自己去找娜塔莉。”

“不行。”索尔说，帽兜下传出的声音不甚清晰，“我也要。”

“你是在找她的尸体吗？”索尔·拉斯基问，两人在又一座倾圮的联排房屋中翻动着砖块。

金特里坐在一道三英尺高的砖墙上。最后一丝昏暗的天光从天花板的缝隙和屋顶的孔洞中透进来。“不错。”金特里说，“我想她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你认为梅勒妮·福勒操控的傀儡杀了她，把她尸体留在了这样的废

墟中？”

金特里低下头，取出鲁格尔手枪。弹巢里填满了子弹，保险已解除。那天早上金特里给枪反复上了油，用起来相当顺滑。他叹气道：“至少那是一种确切的结果。为什么那个老太婆要让她活着，索尔？”

索尔找到一块石头坐下：“同精神病患者打交道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思维过程是很难进入的。但我认为这是好事。如果大家都能明白疯子的思想，那无疑我们自己也会更接近疯狂。”

“你确定姓福勒的女人是精神病患者？”

索尔摊开右手，把帽兜往上拉，做成一顶针织帽的形状，“就目前对精神病的定义而言，她符合所有的条件。问题是，她的精神世界是扭曲变态的，而她的超能力又让她相信并维持这个世界。”索尔扶了扶眼镜，“从本质上说，纳粹德国也是相同的问题。精神病就像病毒一样，一旦被宿主接受，就能疯狂增殖并传播。”

“你是说，纳粹德国之所以会做出那么多匪夷所思的行为，就是因为你的上校和梅勒妮·福勒那样的人？”

“不是。”索尔说，金特里从没听过索尔的声音如此坚定，“我都不确定那些家伙是不是真正的人类。我把他们视作有缺陷的变异体——在近一百万年的进化中，人与人之间的支配关系作为生物特征遗传了下去，而他们正是这种进化的受害者。制造出崇尚暴力的法西斯社会的不是上校们和梅勒妮·福勒们，也不是巴伦特们或者科尔本们。”

“那是谁制造的？”

索尔指了指碎玻璃窗外依稀可辨的街道：“黑帮成员认为，有几十名联邦调查局探员参与这场行动。我可以推测，只有科尔本一人具备这种可怕的怪异能力，其他人‘只是服从命令’，或者说只是社会机器的一部分，但正是他们帮助了暴力病毒的扩散。德国人是设计和生产机器的专家，集中营是更大的死亡机器的一部分，它没有被摧毁，只是以另一种形式重建出来罢了。”

金特里站起身，朝后墙上的一个洞走去。“走吧，我们可以在天黑之前搜索完这个街区。”

他们在两座摇摇欲坠的联排房屋的灰烬和烧焦的椽子之间发现了一些可疑物质。“我肯定这东西来自她星期一穿的衬衣。”金特里说。他指着那块布，借手电筒的光芒在那层灰烬上仔细辨别，“这里有许多脚印。他们似乎在这里发生了搏斗，就在角落这儿。她或许被顶到了墙上，然后这枚钉子撕破了她的衬衣袖子。”

“或者，她被扛在了某人的肩膀上。”索尔说。精神病医生用右手捧着左臂，脸苍白异常。

“嗯。我们来找找血迹之类的东西吧。”两人在越来越暗的光线中搜寻了二十分钟，但一无所获。他们走出房子，盘算着娜塔莉的绑架者在小巷和空楼的迷宫中选择了哪条路，这时叫泰勒的年轻人挥着手朝他们跑过来。金特里拿鲁格尔手枪的手耷拉在身旁。男孩在距他们十英尺的地方停下来。“嘿，马文叫你们俩回去。勒罗伊抓住了活动房屋里的一个家伙。他告诉了马文哪里可以找到老巫婆。”

“格朗布索普。”马文说，“她在格朗布索普。”

“格朗布索普是什么？”索尔问。

金特里和精神病医生同另外三十人都挤在厨房里。更多的黑帮成员留在走廊和楼下的房间里。马文坐在厨房餐桌的顶部，大笑道：“我也问了相同的问题：格朗布索普是什么？然后那个家伙告诉我那鬼地方在哪儿。我发现我知道那儿。”

“是德国城大道上的一座老房子。”勒罗伊说，“非常古老。它建起来的时候白人还戴着可笑的三角帽呢。”

“你们审问的是谁？”索尔问。

“呃？”勒罗伊说。

“你们抓住的是谁？”金特里解释道。

马文露齿一笑：“勒罗伊、G.B.和我，我们天黑后返回了指挥中心。直升机走了。我们到厕所旁等着，然后就抓了这家伙。他裤子上别着枪。G.B.和我，我们让那家伙先脱掉裤子。勒罗伊把卡车开到边上等着。他脱完裤子，我们就把他带走了。”

“他这会儿在哪儿？”金特里问。

“还在伍兹牧师的卡车上。你问这干吗？”

“我想同他谈谈。”

“呵呵，他这会儿睡了。”马文说，“那家伙说他是特工，视频方面的技术人员，但他拒绝同我们谈，说他什么都不知道，还说我们遇到大

麻烦了，得罪了联邦调查局之类的。勒罗伊和G.B.帮他开了口。杰克森说他没什么大碍，但他这会儿睡了。”

“姓福勒的女人在德国城大道上一个叫格朗布索普的地方，”金特里说，“那个探员是这么说的吧？”

“没错。”马文说，“老巫婆一直同另一个白人婊子住在女王巷。我们早该想到这一点。白人老婊子都凑在一块儿。”

“她在这个叫格朗布索普的地方干什么？”

马文耸耸肩。“联邦探员说她这周在那里待的时间很多。我们猜白鬼就是从那里来的。”

金特里从人墙中挤进来，站在马文身边。“好。我们知道她在哪儿了。走吧。”

“现在还不行。”马文说。他转身对勒罗伊说了些什么，但金特里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扳了过来。

“去他妈的‘现在还不行’！”金特里说，“娜塔莉·普雷斯頓说不定就在那里，而且还活着。咱们走！”

马文抬起头，用冰冷的蓝眼睛注视着金特里。“松手，伙计。咱们要干就得干好。泰勒出去同爱德华多和他的兄弟们谈了。G.R.和G.B.到格朗布索普探风了。莉拉和其他女孩去确认条子们的位置了。”

“那我自己去。”金特里说，转身欲走。

“不行。”马文说，“只要你靠近那个地方，条子就会认出你，我们

就无法发动突袭了。你必须等我们做好准备，否则我们就不会带你去。”

金特里转过身。魁梧的白人治安官怒不可遏地逼近马文身边，但后者没有半点儿畏缩。“想让我不去，除非杀了我。”金特里说。

“我知道。”马文说。

房间里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有人打开了收音机，黑人灵魂音乐在空气中回荡了好几秒，机器才被关上。

“再等几个小时吧。”马文说，“我知道你从南边来。再等几个小时吧。我们一起去。”

金特里硕大的躯体开始慢慢松弛。他举起右手，马文紧握住，两人十指交扣。“那就再等几个小时。”金特里说。

“好的，兄弟。”马文笑着说。

金特里坐在空荡荡的二楼的床垫上，这天第三次给鲁格尔手枪做清洗和上油。天花板上挂着一盏吊灯，薄纱灯罩已经破裂。那是房间里唯一的光源。台球桌上布满斑驳的污渍。

索尔·拉斯基走到灯光照射的范围内，迟疑不定地环顾四周，然后来到金特里坐的地方。

“你好，索尔。”金特里头也不抬地打招呼。

“晚上好，治安官。”

“既然我们共同经历了这么多事，索尔，你还是直接叫我罗布吧。”

“好，罗布。”

金特里将旋转枪膛啪的一声扣回原位，转了几圈。然后，他小心翼翼、聚精会神地将子弹一发发塞入弹巢。

索尔说：“马文正在派出先遣小队。两三人一队。”

“好。”

“我决定加入泰勒那队——去进攻指挥中心。”索尔说，“是我给的建议。声东击西。”

金特里抬头看了他一眼，又垂下了视线：“好。”

“我并非不想跟他们一起去杀姓福勒的女人，”索尔说，“但我觉得他们不明白科尔本有多危险——”

“我明白。”金特里说，“他们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去？”

“午夜后不久。”索尔说。

金特里把枪放在一边，将床垫像枕头一样靠在墙上。他将双手十指交叉垫在脑后，躺在床垫上。“马上就是元旦了。”他说，“新年快乐。”

索尔摘下眼镜，用纸巾擦了擦：“你对娜塔莉·普雷斯顿了解得越来越深了，是吧？”

“你离开查尔斯顿之后，她还继续待了几天。”金特里说，“不错，我了解她更深了。”

“一个了不起的姑娘。”索尔说，“只要和她聊过天，就会觉得她像老朋友一样可亲。她真的是一个非常聪明、机敏的人。”

“是的。”金特里说。

“她说不定还活着。”索尔说。

金特里仰视着天花板。上面的阴影让他联想到台球桌上的血渍。“索尔，”他说，“如果她还活着，我就一定要把她从这场噩梦中救出来。”

“我相信你可以做到。”索尔说，“不好意思，我必须在狂欢开始前睡上一两个小时。”他朝靠窗的一张床垫走去。

金特里靠着床垫，抬头看了会儿天花板。后来他们上楼找他时，他已经做好了准备，跃跃欲试。

德国城

1980年12月31日，星期三

房间没有窗户，寒冷刺骨，更像是一个橱柜，六英尺长，四英尺宽，立着三面石墙和一扇厚厚的木门。娜塔莉一直对着门又敲又踢，直到手脚上都有了瘀青，但门纹丝不动。她知道，橡木门外肯定上了门链，插了门闩。

寒冷让她醒了过来。恐惧令她恶心想吐，额头上的伤口也随之剧痛起来。她立刻想起自己躲在烧焦的木头后面，世界满是灰烬的味道。她记得，拿着镰刀的可怕影子从黑暗中潜行而至，她跳起来，扔出了抓在手里的砖块，试图从矫捷的黑影身边跑过去。但她的上臂被怪物牢牢钳住，她尖叫着两腿乱蹬。然后脑袋上就狠狠挨了一拳，太阳穴和眉毛附近又吃了一拳，血流进了她的左眼，她感觉自己被抬起来带走了。她瞥见了天空、雪片和倾斜的街灯，然后就昏死过去了。

她醒来后，被寒冷和黑暗包围。有好一阵子，她都怀疑自己眼瞎了。她从石板上的毛毯中爬出来，摸到了粗糙的四壁，这里是一间木结构囚室。天花板高得够不着。一面墙上有冰冷的金属架，似乎之前上面

还放着搁板。几分钟后，娜塔莉分辨出上下门缝中一缕缕相对较浅的条纹，那算不上光亮，只是室外黑暗中的一层淡淡的反光。

娜塔莉重新摸到那两床毛毯，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她头痛欲裂，眩晕和恐怖让她直想呕吐。娜塔莉从小就希望自己能临危不乱，勇气过人，从小就希望自己能成为父亲那样的人——在别人束手无策的时候能挺身而出——但是现在，她绝望地蜷缩在角落里，剧烈地颤抖着，向不知名的神祇祈祷着白鬼不会回来。房间里虽然寒冷，但比不上冰冷刺骨的户外。这里更像是一个湿冷的洞穴。娜塔莉不知道她身在何处。时间缓缓流逝，她差点儿昏睡过去，但仍未停止颤抖。这时，门下缝隙中的光线晃动起来。她听见几道门闩被打开的声音，梅勒妮·福勒走了进来。

娜塔莉确定来者就是梅勒妮·福勒，尽管老太婆手持的蜡烛从下方照亮了她的脸，呈现出一副诡异而滑稽的容貌：面颊和眼睛周围沟壑纵横；脖子上堆积着松弛的皮肤，如同缠绕着一圈绳索；眼睛犹如黑坑中的大理石，左眼皮耷拉着；稀疏的蓝白色头发在满是斑点的头皮上支棱着，仿佛圣人头顶的光环。在这个形象背后，娜塔莉认出了白鬼的消瘦身形，头发覆盖在沾着泥血的脸上，断裂的牙齿反射着蜡烛的黄光。他的手是空的，惨白的指头会不时抽动两下，仿佛电流穿过身体一般。

“晚上好，亲爱的。”梅勒妮·福勒说。她穿着长睡衣和厚厚的廉价长袍，两脚蹬着粉色绒毛拖鞋。

娜塔莉将毛毯裹得更近了，一言不发。

“这儿冷吗，亲爱的？”老太婆问，“实不相瞒，整个房子都很冷。我不知道在中央供暖未开通前，北方人是怎么活下来的。”她面露微

笑，完美而光滑的假牙反射着烛光，“你能不能同我谈一会儿，亲爱的？”

娜塔莉本想趁自己尚未被制伏，突袭那个女人，从她身边窜入后面的黑房间。她瞥见那里有一张长木桌——显然是古董——以及背后的石墙。但是，在她和那个房间之间，还站着一双眼神犹如魔鬼的男孩。

“你把我的一张相片从查尔斯顿一直带到这座城市来，对不对，亲爱的？”

娜塔莉瞪大了眼睛。

梅勒妮·福勒哀伤地摇了摇头。“我并不想伤害你，亲爱的，但如果你不主动和我谈，我就只好请文森特向你提出抗议。”

娜塔莉看见白鬼向前迈了一步，心脏都跳到嗓子眼儿上。

“你是从哪儿拿到照片的，亲爱的？”

娜塔莉努力咽下一口唾液，好让自己的喉咙能发声。“从霍奇斯先生那里。”

“霍奇斯先生给你的？”梅勒妮·福勒狐疑地问。

“不，霍奇斯夫人允许我们查阅霍奇斯先生的幻灯片。”

“我们是谁？”老太婆微微一笑。烛光中的颧骨撑着干瘪的皮肤，仿佛是尖刀顶着羊皮纸。

娜塔莉问默不作声。

“我猜‘我们’包括你和警长。”梅勒妮·福勒轻声说，“你和一个查尔斯顿的治安官大老远地跑来骚扰一个从没有伤害过你们的老妇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娜塔莉怒火中烧，驱散了怯懦和恐惧，连四肢都突然充满了力量。“你杀了我父亲！”她怒吼道，背擦蹭着粗糙的石壁，试图站立起来。

老太婆似乎很迷惑：“你父亲？你肯定弄错了，亲爱的。”

娜塔莉摇摇头，强忍住热泪。“你操控你那该死的仆人杀了他，毫无理由地杀了他。”

“我的仆人？索恩先生？恐怕你弄错了，亲爱的。”

娜塔莉恨不得啐一口蓝发恶魔，但她嘴里没有唾液。

“还有谁在找我？”老太婆问，“只有你同治安官两个人吗？你们是怎么跟踪我到这儿的？”

娜塔莉用力大笑一声，听起来就像摇晃罐头里的种子发出的沙沙声。“所有人都知道你在这儿。我们都知道了，关于你、那个老纳粹，还有你的另一个朋友。你再也不能杀人了。无论你怎么对付我，你都注定会完蛋……”她没能说下去，因为她的心脏狂跳不已，连胸部都疼痛了起来。

老太婆警觉起来。“尼娜？”她说，“尼娜派你来的？”

娜塔莉愣了片刻，然后想起尼娜就是索尔·拉斯基描述的恶魔三人组中的第三个，罗布也曾向她讲述过曼萨德旅馆凶杀案的案情。娜塔莉

瞪着梅勒妮·福勒瞳孔疯狂放大的眼睛，意识到对方已方寸大乱。“是的。”娜塔莉一口咬定，她知道自己可能在引火烧身，但她决定放手一搏，“是尼娜派我来的。尼娜知道你在哪儿。”

老太婆摇晃着往后退了两步，似乎被人击中了面部一样。她惊恐地张着嘴，抓住门，以免摔倒。她看着那个叫文森特的魔鬼，但后者没有伸手扶她。她大口喘着气。“我累了。我们下次再谈。下次。”门哐啷一声关闭，门闩重新插上。

娜塔莉蹲在黑暗中瑟瑟发抖。灰白的光带从厚门上下漏进来。娜塔莉昏昏欲睡，发热头疼。她被尿憋醒了，但囚室里没有地方解手。她拍门大喊，直到声音嘶哑，但毫无反应。最后，她在远端的角落里发现了一块石头，将它从泥里刨出来，把凹坑当作厕所。拉完后，她将毛毯拉到门口附近，躺在那里啜泣。她惊醒过来时外面又黑了。门闩再次被拉开，厚门嘎吱嘎吱地开了。文森特一个人站在门口。

娜塔莉连忙往后退去，摸索被刨出来的石头当作武器，但那小子眨眼间就冲过来，抓住她的头发，将她拎了起来。他的左胳膊勒住她的脖子，令她窒息、绝望。娜塔莉闭上了眼睛。

白鬼粗鲁地将她从囚室里拽出来，半拖半推地把她往一条窄走廊赶。娜塔莉在上楼梯之前，看到了殖民地时代风格的阴暗厨房和小壁炉中燃着煤油炉的小客厅。上楼后，经过一段漆黑的短走廊，文森特将她推进一个被烛光照亮的房间。

娜塔莉惊讶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幕。梅勒妮·福勒像胎儿一样蜷缩着，躺在低矮的滚移式折叠床上的一堆被子和毛毯下面。房间的天花板

很高，只有一扇破窗户，窗上挂着帘子。地板、桌子、画框、床沿、壁炉架上都至少放着三根蜡烛，老太婆的床四周也摆着一圈蜡烛。这里到处都是死了很久的孩子的破烂纪念品——破碎的娃娃屋；金属围栏小床，如同关小兽的箱子；古老的布玩偶；令人毛骨悚然的四英尺的男孩人体模型，仿佛长期遭受核辐射：头发脱落，头皮斑驳，脸上掉漆，露出暗红的皮下血管。

梅勒妮·福勒转身看着她。“你听到了吗？”她喃喃道。

娜塔莉侧过脑袋。她只听见文森特的沉重呼吸和她自己的剧烈心跳。她没有应声。

“他们说，时间就快到了。”老太婆说，“我让安妮回家去准备好车。”

娜塔莉朝楼梯瞥了一眼。文森特挡住了逃跑路线。她扫视屋内，寻找可用作武器的东西。金属小床太大，人体模型太怪。如果她手里有一把刀，或者某种锋利的东西，她就可以径直刺向老太婆的喉咙。如果老太婆死了，白鬼会做什么？梅勒妮·福勒看上去好像死了。忽明忽暗的灯光中，她的皮肤和头发一样蓝，耷拉的左眼皮似乎完全闭合了。

“告诉我，尼娜想要什么？”梅勒妮·福勒低语道，她的眼珠来回移动，追逐着娜塔莉的视线，“尼娜，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我并不打算杀你，亲爱的。你听得见那些声音么，亲爱的？他们告诉我你来了，还有那场火和那条河。我应该穿好衣服，但我的干净衣服都在安妮家，太远了，我走不回去。我得歇息一阵。安妮回来的时候会把衣服带来的。你会喜欢安妮的，尼娜。如果你需要她，她就是你的。”

娜塔莉微微喘息着，内心生出一种奇怪的惧意。这也许是她最后的

机会了。她应该试着绕过文森特，下楼寻找出口吗？还是直接攻击老太婆。她看着梅勒妮·福勒。这是一个苍老的女人，身上散发着婴儿粉和汗水的味道。就在这一刻，娜塔莉确信这个恶魔就是杀死她父亲的元凶。她想起自己最后一次看到父亲的情形——感恩节第三天，父亲在机场同她拥抱告别。她还记得父亲身上的肥皂和烟草的味道，还有那哀伤的眼神。

娜塔莉决心让梅勒妮·福勒偿命。她绷紧肌肉，准备纵身跃起。

“我受够了你的无礼，女黑鬼！”老太婆咆哮道，“你上来干什么？回去干你该干的事。你知道爸爸会怎么对付坏黑鬼！”床上的老太婆闭上了眼睛。

娜塔莉感觉头颅仿佛被斧子劈开，脑子如同着火一般。她转过身，向前栽倒，努力恢复平衡。她跌跌撞撞，手脚乱舞，运动神经仿佛都不听使唤了。她撞在墙上，再次撞墙，向后倒在文森特身上。男孩的一双脏手捏住了她的乳房。他呼出的气体如同腐尸。他撕开了娜塔莉前胸的衬衫。

“不，不。”床上的老女人说，“到楼下去做。做完之后把尸体带回安妮家。”老巫婆用手肘撑起身子，一只眼睛睁开盯着娜塔莉，另一只眼睛只露出眼白和耷拉在上面的厚眼皮。“你骗了我。你根本就没有带来尼娜的口信。”

娜塔莉张开嘴想说些什么，或者发出尖叫，但文森特揪住了她的头发，用一只强有力的手捂住了她的脸。她被从房间里拖出来，推下楼梯。娜塔莉差点儿摔晕过去。她的手在粗糙的地板上乱摸。文森特并不着急。他从容不迫地走下楼梯，在她跪在地上时抓住她，一脚狠狠地踹

在她的身侧。

娜塔莉滚到了墙边，试图紧紧蜷缩起来，好像那样就能不被发现。文森特双手抓住她的头发，用力拖拽。

她爬起来，尖叫着竭尽全力去踢他的睾丸。他轻而易举地抓住了她的脚，猛地一拧。娜塔莉顺势转身，但速度不够快。她听见膝关节发出嘎的一声，像干树枝一样断了。她重重地摔在地上，双手和左肩着地。疼痛如同升腾的火焰般沿着右腿传来。

娜塔莉回过头，刚好看见文森特从军装夹克中抽出刀子，甩开长长的刀片。她试图爬开，但他伸手揪住她的衬衣，将她半举起来。衬衣又裂了，文森特索性将残存的衣料全部撕碎。娜塔莉继续沿着黑暗的走廊爬行，希望能摸到前面地板上某种可以用作武器的东西。但那里只有冰冷的地板。

她翻身躺在地板上，文森特迈开穿着靴子的脚，跨立她的身上。娜塔莉转过头咬上去，牙齿刺破肮脏的牛仔裤，深深地扎入他的小腿肌肉。他没有丝毫退缩，也没有发出半点声音。刀片从她耳边划过，割断了胸罩带，背上长长的勒痕隐隐作痛。

娜塔莉喘了口气，再次扭动身体，伸出双手，徒劳地试图阻止再度袭来的刀片。

这时，门外传来了爆炸声。

德国城

1980年12月31日，星期三

“问题是，”托尼·哈罗德说，“我之前从未杀过人。”

“一个人都没杀过？”玛利亚·陈问。

“一个都没有。”哈罗德说，“从没杀过。”

玛利亚·陈点点头，给两人的杯子中加入香槟。他们赤身裸体躺在切斯特纳特山旅馆2010房的长浴缸里，面朝对方。镜子中反射着唯一一根芳香蜡烛的光芒。哈罗德往后一靠，耷拉着眼皮注视着玛利亚·陈。玛利亚的棕色双腿从他苍白的膝盖之间伸出来，她两股分开，脚踝在泡沫中触碰着他的肋骨。泡沫几乎掩盖了她的右乳房，但他可以看到另一个乳房。她向后仰头，啜饮了几口漫出杯沿的香槟。哈罗德欣赏着她脖子的优美曲线和浓密的黑发。

“现在是午夜。”玛利亚·陈说，瞟了眼柜台上的劳力士金表，“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哈罗德说。他们碰了一下杯。晚上九点他们就开始喝

酒。泡澡是玛利亚·陈提议的。“从没杀过人。”哈罗德嘟囔道，“没有必要。”

“看来你这次要破例了。”玛利亚·陈说，“约瑟夫今天离开的时候，再次重申了巴伦特的要求，坚持要你去——”

“知道。”哈罗德起身将酒杯放在柜台上。他擦干身体，伸出手。玛利亚·陈握住他的手，缓缓地从泡沫中站起来。哈罗德用毛巾轻柔地为她擦拭，从身后抱住她，用厚毛巾裹住她的胸。哈罗德丢掉毛巾，抱起玛利亚·陈，将她抱进卧室。

哈罗德仿佛又体会到了初试云雨的感觉。自从十五岁以来，就从来没有一个女人主动和他上床。玛利亚·陈的肌肤散发着香皂和肉桂的味道。

电话响了起来，不停地响。

哈罗德摇了摇头。玛利亚·陈吻了一下他的手，滑到床沿边接起电话，将话筒递给了他。

“哈罗德，你必须立刻过来。”科尔本的声音中透露着兴奋，“这里已经炸开了锅！”

科尔本回到控制室，屏幕前坐满了人，有的在匆匆做笔记，有的在对着耳麦低语。“加拉格尔他妈的在哪儿？”科尔本咆哮道。

“仍然没有消息，长官。”二号控制台的技术员说。

“该死。”科尔斯说，“告诉绿队停止搜索，让他们去支援市场附近的蓝二队。”

“遵命，长官。”

科尔本沿着狭窄的通道来到最后一个控制台前。“黑鬼们还在城堡里？”

“是的，长官。”屏幕前的年轻女人答道。她拨动开关，屏幕画面就从安妮·毕晓普的房前转移到房子后面的小巷。尽管装有夜视镜头，小巷深处五十米开外车库附近的人影依旧模糊难辨。

科尔本发现了十二个人影。“接通金一队。”他厉声道。

“是，长官。”技术员递给他一副耳麦。

“彼得森，我看到十二个黑鬼。他妈的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长官。你想要我们跟上去吗？”

“不用。”科尔本说，“待命吧。”

“阿什米德街上也有八个不明身份的人。”五号控制台前的探员说，“刚刚经过白队。”

科尔本扯下耳麦。“海恩斯在哪儿？”

“刚接到哈罗德和他的秘书。”一号控制台前的探员说，“预计五分钟后到达。”

科尔本点燃烟，拍了拍一名女技术员的肩膀。“通知哈耶克马上把

直升机开过来。”

“是，长官。”

詹姆斯·伦纳德探员一脚迈出科尔本的办公室，招手让他过来。“巴伦特先生的电话，三号线。”

科尔本关上门。“我是科尔本。”

“新年好，查尔斯。”巴伦特的声音传出话筒，从背景噪声和空洞的声调判断，这应该是一通卫星电话。

“好。”科尔本说，“什么事？”

“我刚同约瑟夫聊过。”巴伦特说，“他对任务的进展表示担心。”

“他又说什么了？”科尔本说，“开普勒总喜欢叽叽歪歪。如果他那么担心，为什么不他妈的待在这儿？”

“约瑟夫说，他需要去纽约处理别的事情。”巴伦特说，停顿了一会儿，继续道，“有没有我们朋友的迹象？”

“你说那个德国佬？”科尔本说，“没有。昨天仓库爆炸之后到现在，一直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你觉得，为什么威利愿意牺牲自己的一个傀儡来干掉拉斯基博士呢？为什么要杀不必杀的人？约瑟夫说，想阻止消防队介入是不可能的。”

“我他妈的怎么知道？”科尔本怒吼道，“我们甚至都不能确定那两具尸体是鲁哈和那个犹太人的。”

“你的法证调查员不是在分析吗，查尔斯？”

“不错。但明天是联邦假日。何况，据我们所知，鲁哈和拉斯基坐在三十磅C-4塑胶炸弹上，能调查的东西不多。”

“我明白，查尔斯。”

“我得走了，”科尔本说，“这里有新情况了。”

“什么情况？”巴伦特透过噪声问。

“没什么大不了。一群该死的黑帮小子在隔离区里干蠢事。”

“他们干扰不了早上要做的事吧？”巴伦特问。

“不会。”科尔本提高了声调，“我已经让哈罗德过来了。如果需要的话，我们能在十分钟之内封锁该区域，提前处理掉姓福勒的女人。”

“你认为哈罗德先生胜任这项工作吗，查尔斯？”

科尔本摁灭了烟头，又点了一根烟。“我觉得哈罗德连自己的屁股都揩不干净。”他说，“问题是，他搞砸之后我们怎么办？”

“你应该有备选方案了。”巴伦特说。

“嗯。海恩斯将介入，处理掉老太婆。哈罗德只要一搞砸，我就会亲自收拾这个好莱坞骗子。”

“你打算结果他？”

“我打算把警用手枪伸进那混球的嘴巴里，一枪打爆他的头，脑浆

涂满西费城。”科尔本说。

两人沉默了片刻，电话中只听得见沙沙的背景噪声。“只要你觉得必要就行。”巴伦特最后说。

“对了，”科尔本说，“他的华人秘书也得消失。”

“当然。”巴伦特说，“查尔斯，还有一件事——”

伦纳德探员把头探进办公室说：“海恩斯带哈罗德先生和那个女孩到了。他们都在直升机上。”

科尔本点点头。“好。什么事？”他对巴伦特说。

“明天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巴伦特说，“但请记住，老太婆被干掉之后，波登先生就是我们最感兴趣的目标。你必须先联系上他，同他谈判，但如果形势不允许，就结果他。岛俱乐部仰仗你的判断，查尔斯。”

“好。”科尔本说，“我会记住的。我稍后再同你谈，好吧？”

“祝你好运，查尔斯。”巴伦特说。话筒里啾啾了两声就静默了。科尔本挂断电话，穿上防弹衣，戴上棒球帽，把点38口径手枪和夹式枪套放进防寒西装夹克的口袋里。

他蹲着身子跑向直升机打开的舱门，螺旋桨越转越快。

索尔·拉斯基、泰勒、杰克森和灵魂砖厂的六个年轻成员看着直升

机升起来，往西北方向飞去。密封式运货小卡车停在高高的木栅栏外，

半个街区外便是联邦调查局指挥中心的入口大门。

“你怎么看？”泰勒问索尔，“你说的巫师是不是走了？”

“有可能。”索尔说，“我们是不是在建筑工地这头？”

“可以这么讲。”泰勒说。

“你确定你没钥匙也能发动那玩意儿？”

杰克森说：“开玩笑。被扔到越南丛林打仗前，我在建筑工程营的汽车中心干了三个月呢。你妈是车的话我都能发动起来。”

“能把推土机发动起来就行。”索尔说。他知道——杰克森也知道——要发动推土机可不是摆弄电线那么简单。

“嘿，”杰克森说，“我把它发动起来之后，你能驾驶吗？”

“我有四年时间在修建和维护居民点，”索尔说，“你妈是土的话我都推得动。”

“小心你的措辞，伙计。”杰克森说，嘴咧得更大了，“别跟我学。论说脏话，你们白人还差得远呢。”

“在我们这个文化种群中，”索尔说，“我们有咒骂上帝的习惯，还有比这更好的锻炼吗？”

杰克森失声大笑，拍了拍索尔的肩膀。

“别斗嘴了。”泰勒说，“我们已经晚了两分钟。”

“你确定手表没坏？”索尔问。

泰勒似乎被激怒了。他伸出手，露出腕上戴的艾尔琴夫人手表，表里嵌着二十四克拉镶金钻石。“这表五年也不会误差一秒，”他说，“我们得行动了。”

“好。”索尔说，“我们怎么进去？”

“鲶鱼！”泰勒大喊一声，身后的一个男孩就推开后门，爬上厢式货车的车顶，跳到十英尺高的木栅栏上，翻到另一侧，消失在黑暗中。另外五个人紧跟上去。他们都背着沉重的背包，包里的瓶子当当作响。

索尔看了眼自己缠着绷带的左臂。

“走吧。”泰勒说，将他拉出了车。

“胳膊会疼的。”杰克森说，“要来一针吗？”

“不。”索尔说，跟着其他人翻过了栅栏。

“这可不合法。”托尼·哈罗德说。直升机的高度只有三百英尺，街灯、高楼和高速公路从身下掠过。

“警用直升机。”科尔本说，“我们有特别许可证。”

科尔本转动座椅，身子几乎都要探出右舷打开的窗户了。冷空气呼啸而入，像看不见的刀片一样刮着哈罗德和玛利亚·陈。科尔本握着一支架在打开的窗户上的柯尔特点30口径军用狙击枪，硕大的夜视镜、激光瞄准装置和大号弹匣让整把枪显得相当笨重。科尔本露齿一笑，对着

风衣帽兜下的耳麦小声说了两句。飞行员立刻陡然右转，在德国城大道上空盘旋。

哈罗德双手紧抓着衬垫座椅，紧闭双眼。他知道，自己全靠安全带才没有滚出打开的窗户，从三十层楼的高度坠落到下面的街道上。

“红队队长呼叫控制中心，”科尔本说，“报告状态。”

“这里是控制中心。”伦纳德探员的声音传来，“蓝二队报告，四辆拉丁裔男人乘坐的汽车从切尔腾和市场进入隔离区。还有身份不明的群体进入一号城堡和二号城堡后的巷子。十五个身份不明的黑人刚刚经过阿什米德街上的白二队。报告完毕。”

科尔本转身对哈罗德露齿一笑。“我觉得这是要群殴的架势。元旦前夜，白人阿飞对黑人流氓。”

“已经过了午夜。”玛利亚·陈说，“现在是元旦了。”

“管他妈的是不是元旦。”科尔本说，“只要他们不打扰我们的‘日出行动’，他们想怎么群殴都行。对吧，哈罗德？”

托尼·哈罗德紧抓座椅，一言不发。

金特里治安官气喘吁吁地跑着，避免掉队。马文和勒罗带着十个黑帮成员，呈松散队列，穿梭小巷、后院、布满垃圾的空地和被废弃的建筑所组成的迷宫之中。他们来到一条巷子的入口，马文挥手示意所有人蹲下。金特里看见六十码开外停着一辆厢式货车，中间隔着垃圾桶和倾斜的车库。

“联邦调查局的条子。”勒罗伊咕哝道。这个留着胡子的年轻人瞟了眼手边，咧嘴笑道：“我们早到了一分钟。”

金特里双手撑在膝上，呼哧呼哧地喘气。他觉得肋骨生疼，无比希望自己待在查尔斯顿的家里，听着戴夫·布鲁贝克【28】的四重奏，读着布鲁斯·卡顿【29】的作品。金特里把脑袋靠在冰冷的砖上，思考着他们离开社区活动中心时发生的事。这件事促使他改变了对德国城和灵魂砖厂的看法。

最后一队人即将离开的时候，一个男孩——顶多七八岁——跑了进来。他直接跑到马文跟前，“斯蒂维【30】，”黑帮首领说，“我让你别过来的。”

男孩哭个不停，用胳膊擦掉眼泪。“妈妈说，你应该立刻回家，马文。妈妈说她和玛丽塔需要你回来，你应该立刻回家。”

马文将男孩带到另一个房间，一条胳膊搂着他。金特里听见马文说：“……你告诉妈妈，我明天一大早就回来。玛丽塔留下来打理事情。你把我的话带给她们，好吗，斯蒂维？”

金特里受到了很大的触动。五天以来，他都生活在噩梦当中，而黑帮也是噩梦的一部分。围绕金特里发生了一连串痛苦、黑暗、看似毫无关联的事件，德国城及其居民便是其中一环。他知道黑帮成员都很年轻——杰克森除外，但他是一个迷失者，一个访客，一个无处可去只好重返鬼屋的鬼魂。寒冷的街头几乎看不到别的成年人，只是偶尔有几个脸上带伤、沉默不语的女人匆匆走过。老人从酒馆门后窥探，酒鬼躺在肮脏的店门口。他知道，这不是这里应有的样子。一到夏天，街道上和门廊里就会挤满男女老幼，孩子们跳绳，少年们打篮球，小伙子大笑着靠

在锃亮的汽车上。他知道，这噩梦般的空虚感是寒冷的天气、街头的暴力以及潜伏的敌人所致。随着斯蒂维的到来，金特里认识到，在这个陌生之地，他只能同这群孩子一起，对抗掌权的成年人。

“他们来了，伙计。”勒罗伊低声道。

三辆低底盘汽车呼啸着停在小巷另一头的街上。一群男人边笑边唱着歌，用西班牙语嚷嚷。几个人朝厢式货车走来，拿棒球棒和铁管敲打车身。车灯亮了。车里也有人大叫起来。三个人从厢式货车的侧面跳出来，其中一个朝天上放了一枪。

“行动。”马文说。

一行人悄悄地沿小巷前进了二十码，紧贴着车库和栅栏这一侧。他们在车库后的一块空地停下，大多数人都靠在低矮的金属栅栏上。厢式货车的方向又传来枪声。金特里听见低底盘汽车加速朝德国城大道驶去。

“这儿就是格朗布索普。”勒罗伊说。透过栅栏的缝隙，金特里看见一个小院子、光秃秃的大树，还有一座石头房子的背部。

马文爬到金特里身边：“一楼窗户都上了铁条。房后一扇门，房前两扇门。我们前后并进。行动。”马文、勒罗伊、G.B.和G.R.兄弟，还有另外两人如同魅影一样翻过了栅栏，金特里却被铁丝网挂住，单膝着地落在冻土上。他将鲁格尔手枪从口袋里抽出来，跑步跟上。

马文和G.B.示意金特里去房子侧面。两人都拿着泵动式霰弹枪，马文在头上缠了一条红围巾。“我们负责临街的门。”

在石头房子和隔壁的熟食店之间，有一道四英尺高的木栅栏。一辆

空电车缓缓驶过之后，勒罗伊一脚踢开门，同G.B.大胆地闯进去，冷静地走过破碎的窗户，向两道前门走去。每道门两侧立着低矮的栏杆。地窖门上了挂锁，几乎都在朝人行道这边倾斜了。金特里后退两步，抬头观察这座老房子的前部。九扇窗户中都没有透出光亮。德国城大道上一片阒寂，除了两个街区外正向西驶去的电车。明亮的“防范犯罪”的街灯在店面和砖墙上投下黄色的光亮。已进入深夜，空气异常寒冷。

“动手。”马文说。G.B.迈上台阶，用力踢踹。坚固的橡木门纹丝不动。马文点点头，两人将子弹泵入弹仓，后退两步，朝门锁射击。木屑飞溅，金特里连忙转身，本能地捂住眼睛。两人再次开枪，金特里转过头，刚好看见西侧的门被轰开了。G.B.对马文露齿一笑，举起手做了个庆祝胜利的敬礼，但就在这时，一个小红点出现在他的胸口，然后移到他的脑袋上。G.B.抬起头，摸着额头，于是光点出现在他的手背上。他转头看着马文，一脸惊讶。枪声轻微而遥远。G.B.的尸体撞在木门上，接着反弹回人行道。

金特里看到那孩子的整个额头几乎都不见了，然后他拔腿就跑，跌倒在地，手脚并用，摸索通往侧面院子的门。他模糊地记得，马文跳过低矮的栏杆，俯身冲进了打开的西侧门。小红点在金特里头上的石头上舞动，两发子弹射来，石屑掉落在他脸上。他穿过侧门，朝右滚动，结果撞到了硬物上。又有几发子弹撕开栅栏，嵌进他左边的冻土里。金特里盲目地爬向院子尾部。更多的子弹从大街方向射来，但都没有击中他附近。

勒罗伊气喘吁吁地跑上来，单膝跪下。“这都是他妈的怎么回事？”

“有人正从对面射击。”金特里喘着粗气说，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还拿着鲁格尔手枪，“可能在二楼或楼顶，使用了激光瞄准装置。”

“马文呢？”

“进去了。G.B.已经死了。”

勒罗伊站起来，挥了挥胳膊，然后离开了。六个黑影从金特里面前经过，朝房前跑去。

金特里跑到石头房子的侧面，窥视后院。后门大开着，房里透着微光。一辆厢式货车停到了小巷里，车门打开，借助车内的灯光，金特里瞥见一个男人从驾驶席上跳下，仓库附近的阴影中爆出几声枪响。男人朝车内倒下，门被拉上。有人从仓库方向叫喊起来，金特里看到几个黑影飞速朝大树跑去。头顶传来直升机的轰鸣，一道刺眼的白色光柱射下来，照亮了大半个后院。金特里叫不上名字的一个男孩如同被车头灯照射的鹿一样定在原地，抬头朝光柱眯眼看去。金特里看见一个红色光点跃上男孩的胸膛，转眼间男孩的胸膛就炸裂开来。金特里没有听见枪声。

金特里双手紧握鲁格尔手枪，朝探照灯的方向连射三枪。光柱并没有熄灭，但开始猛烈晃动，扫过树枝、楼顶和厢式货车。直升机盘旋着升入夜空。

房前枪声大作。金特里听见有人发出痛苦的尖叫。小巷里的厢式货车的反击也愈发密集。金特里听见附近又来了很多车。他瞥了眼鲁格尔手枪，决定节约时间，不再装弹，径直奔向格朗布索普打开的后门。

索尔·拉斯基已经很多年没有驾驶过推土机了，但杰克森刚给推土机更换了磁电机，接通了电源，索尔就钻进驾驶室操作了起来。自从近

二十年前帮助清除定居点之后，他这方面的技能就被搁置一旁，但现在又渐渐在他脑中复苏。所幸这是一辆美国毛虫履带车D-7，由定居点用过的推土机直接演变而来。但一番摆弄之后，机器却毫无反应。

“嘿！”蹲在驾驶席旁、绰号“鲶鱼”的瘦男孩叫起来，“你他妈的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当然！”索尔高喊着回应。他摸到另一个操作杆，往后一拉，引擎终于咆哮了起来。他找油门，但太多的牵引力被传输到右侧履带上，差点将蹲在索尔左侧启动第二辆挖土机的杰克曼撞倒。索尔立即调整方向，差点儿失速，最终将它对准了六十码开外的指挥中心。柴油废气和黑烟直扑面庞。索尔瞟了眼右边，看见三个黑帮成员从推土机旁的坑洼地面全速冲过。

“这玩意儿就不能再快点儿？”鲶鱼尖叫起来。

索尔听见刺耳的刮擦声，意识到自己没有举起刮板。他立即调整，推土机前进得顺畅多了。在他后面，杰克森的推土机也咆哮着驶出了建筑工地。

“到那边后你打算怎么办？”鲶鱼大声问。

“等着瞧吧！”索尔扶了扶眼镜。他压根儿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但他很清楚，联邦调查局特工随时可能冲出来，从左右两侧向他开火。移动缓慢的推土机很容易就会沦为攻击目标。他们顺利靠近活动房屋的概率似乎极低。索尔几十年来首次感到如此没有信心。

马尔科姆·杜普利斯率领八个灵魂砖厂成员进入安妮·毕晓普的家。

马文认定老巫婆在别的地方——德国城大道上的老房子里——但马尔科姆的小组被派去搜查女王巷的这座房子。他们没有无线电。马文给每一组安排了至少两个“矮人”——来自附属黑帮的八到十一岁的孩子——担当跑腿传信的。马文那边一直没有消息，但马尔科姆一听到德国城大道方向传来的枪声，就领着四人离开小巷，进入安妮·毕晓普的后院。另外四人留下继续观察那辆静候在巷尾阴影中的电话公司的厢式货车。

马尔科姆、唐尼·考尔斯和胖胖的小杰米——路易斯·索拉兹的小弟弟——当先锋，一脚踹开厨房门，冲了进去。马尔科姆挥舞着用七十五美元从穆罕默德那里买来的9毫米口径自动手枪，枪上了油，亮闪闪的。松垮垮的弹匣里有十四发子弹。唐尼拿的是一把自制小手枪，枪管里只有一发点22口径子弹。杰米则只带了一把小刀。

住在那儿的老女人不在家，也没有老巫婆和白鬼的影子。他们用三分钟将这座小房子搜了个遍，然后马尔科姆回到厨房，而唐尼去搜查前院。

“楼上的床被弄得乱七八糟。”杰米说，“好像他们是匆忙收拾离开的。”

“知道了。”马尔科姆说。他对后院的人挥了挥手，杰弗森——他们这组十岁的“矮人”——快步上前。“去德国城大道上的老房子看看马文那边——”

这时忽然响起了车库门嘎吱打开的声音和引擎的轰鸣。马尔科姆对其他人打了个手势，冲出后门，跑进小巷。一辆模样古怪的轿车刚好驶出车库。车没有开大灯，驾驶席上的老妇人怯生生地双手紧握方向盘。马尔科姆认出这个白人就是毕晓普女士。他曾无数次目睹她在这一带活

动。他小时候甚至还为她剪过草坪。

五个黑帮成员挡住车的去路，马尔科姆走到驾驶席一侧。老妇人满脸惊恐地左顾右盼，然后落下车窗。她声音古怪，仿佛梦呓：“你们这些孩子快让开。我必须走了。”

马尔科姆瞟了眼车内。车内只有毕晓普女士。他放下手枪，探出身子。“抱歉，你现在哪儿都不能去，要等——”

安妮·毕晓普忽然伸出双手，手指弯曲成钩状。要不是本能地把头往后一仰，马尔科姆的双眼可能都被抠出来了。饶是如此，老妇人的长指甲还是在他的面颊和眼皮上留下了八条血痕。马尔科姆惨叫起来。那辆破车轰鸣着冲了出去，将小杰弗森撞到半空，左轮从杰米身上碾过。

马尔科姆咒骂了两句，在煤渣中摸索掉落的手枪，然后单膝下跪，朝远去的汽车连续开了三枪，直到有人大叫着提醒他注意。马尔科姆猛然转身，保持单膝跪地的姿势。停在巷尾的电话公司的厢式货车正朝他呼啸而来。马尔科姆连忙掉转枪口，但立即发现这个错误的动作只是浪费时间。他张开嘴放声尖叫。

联邦调查局的厢式货车的前保险杠撞到马尔科姆的脸上时，时速已达至少六十英里。

“快离开！”托尼·哈罗德高喊起来。刚才有东西击中了左起落橇，火花四溅。他们此时正悬停在一座平顶建筑上方六十英尺处，科尔本脸上挂着愚蠢的狞笑，疯狂地用《星球大战》电影中才有的狙击枪向下射击。飞行员哈耶克显然同意哈罗德的建议，因为他在科尔本从窗前转过

头下达命令之前就已经操作飞机右倾爬升。理查德·海恩斯淡定地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注视着窗外，仿佛正在欣赏夜景一般。玛利亚·陈坐在哈罗德右侧，紧闭双眼。

“红队队长呼叫控制中心。”科尔本说。哈罗德和玛利亚·陈都戴着耳麦——在风声、引擎声和螺旋桨声中，得靠这东西才能内部通话。“红队队长呼叫控制中心！”

“这里是控制中心。”一个女人的声音传来，“请讲，红队队长。”

“出了什么状况？二号城堡这里到处都是黑鬼。”

“是的，红队队长。绿队报告说，一群数量未知的黑人正试图强行闯入二号城堡。金队正在追踪1953年款德索托轿车内的二号目标，该目标正沿着与女王巷平行的街道向北行驶。”白队、蓝队、灰队、银队、黄队都报告说，遭遇到不明身份的敌对分子。市长已经打来两次电话了。完毕。”

“市长？”科尔本说，“上帝啊。伦纳德到底在哪儿？完毕。”

“伦纳德探员出去调查建筑工地上的骚乱了。你一回来我就让他联系你，红队队长。完毕。”

“操。”科尔本说，“听好了，我会把海恩斯放下去，监督二号城堡的战况。让蓝队和白队封锁市场至阿什米德街之间的区域。告诉绿队和黄队，不许任何人进出二号城堡。懂了吗？”

“明白，红队队长。我们——”耳机中传出尖厉的啸叫，通信随之中断。

“他妈的。”科尔本说，“控制中心？控制中心？海恩斯，切换到战术频道25。金队吗？这里是红队队长。彼得森，收到请回复。”

“收到，红队队长。”声音中透露着紧张。

“你他妈的在哪儿？完毕。”

“沿德国城大道向西追踪二号目标，红队队长。完毕。”

“姓毕晓普的女人？她在哪儿？”

“啊.....我们需要支援，红队队长。”同一个声音打断道，“这里来了两辆车，满载拉丁裔男子。啊.....我过一会儿再联系你，红队队长，完毕。”

科尔本探出身子，对飞行员大喊道：“降落。”

戴着棒球帽的男人嚼着口香糖，冷静地答道：“没有空地，长官。我们只能在一千英尺的高度悬停。”

“放屁。”科尔本说，“降落到德国城大道上。马上！”

飞行员朝右瞟了一眼，转动机头，点了点头。直升机如同失控的电梯一样坠落，托尼·哈罗德几乎尖叫起来。街灯向他们快速逼近，左侧一个街区外闪过一团火光。飞行员紧急拉升机头刹车，轻轻停在街道中央的沥青路面上。海恩斯立刻跳下直升机，优雅地蹲伏着跑向路边。

“起飞！”科尔本大喊道，对飞行员竖起大拇指上下比画。

“不！”哈罗德尖叫着。他对玛利亚·陈点点头，两人便开始解开腰上的安全带，“我们也要出去。”

“出去个鬼。”科尔本在内部通话器中说。

哈罗德摘下耳麦，玛利亚·陈从手提包中拿出勃朗宁手枪，瞄准科尔本的胸膛。“我们现在就要出去！”哈罗德吼道。

“你死定了，哈罗德。”科尔本轻声说。

托尼·哈罗德摇摇头。“我没听见，查克。”他大喊着，“跳！”哈罗德从左侧门跳下去，朝海恩斯消失的方向的一条小巷跑去。玛利亚·陈又等了三十秒，朝门挪去。

“你俩都死定了。”科尔本微笑着说。他看了看固定在右舷舱壁上的狙击枪，放松下来。

玛利亚·陈点点头，跳出舱门就跑。

“升高一百英尺。”科尔本对麦克风说。

直升机避开电线和房顶，机头左转，在德国城大道上方十层楼高的位置悬停。科尔本将柯尔特点30口径狙击枪放在射击支架上，透过夜视仪扫视小巷。但他没有发现运动的物体。“太他妈多的突出物了。”科尔本咕哝道。战术频道里的人喋喋不休地说着，语气急迫。他听见海恩斯要求绿一队的狙击小组予以回应。

科尔本摇摇头。“返回二号城堡。”他厉声道，“我们过会儿再收拾这个猪头。”

直升机掉转机头，前倾机身，一面爬升，一面向东飞去。

德国城

1981年1月1日，星期四

娜塔莉·普雷斯顿躺在地上，举着双手，试图挡住文森特的利刃。这时，六英尺外走廊尽头格朗布索普的前门被剧烈的爆炸轰开了。狭窄的走廊里木片横飞。紧接着发生了第二次爆炸，娜塔莉转头向左，看向门外，正好看见一扇临街的门被炸开。

四周突然安静下来，文森特却后仰着脑袋，仿佛编程错乱的机器人。刀子在他右手发着寒光。娜塔莉没有动，也没有说话和呼吸。

第二组爆炸传来，这次来自更远的地方。突然，一个黑影猛冲上门廊，滚进火炉旁的高背椅里。一把霰弹枪从光滑木地板上滑过，撞到了桌腿上。

文森特从她身上跨过，大步走进门廊。文森特将马文·盖尔举起来时，娜塔莉瞥见了马文那蓝色的大眼睛，然后她跪在地上，摸索着朝房后前进。膝部的剧痛令她几乎尖叫起来，但她紧咬嘴唇，直到嘴里尝到血腥味都没有出声。门外的叫喊更嘈杂了，他听见马文和白鬼在门廊里扭打的声音。娜塔莉爬到厨房门口，挣扎着用左腿支撑身体站起来。这

是一个长长的房间，破碎的窗户，大壁炉，长桌上燃烧着两支蜡烛，沉重的大门上着锁。一把泵动式霰弹枪靠在门旁的墙上。

娜塔莉低唤了一声，朝霰弹枪单腿跳过去。就在她即将碰到枪的时候，门外连续三次炸响。伴随着第四次和第五次炸响，铁锁和木闩被打烂，碎片扎入她的左腿和左臂。娜塔莉跳到一边，将重心转移到右脚，然后撞上桌子，将其拖倒，狠狠地摔在石板上。门又遭到两次轰击，开始明显内倾。娜塔莉前方六英尺处，食品储藏室的门大开着，为她提供了藏身之所。她摸索着前进，刚跌跌撞撞地没入黑暗之中，就有人踹翻了厨房门。

一个男孩冲进来，娜塔莉认出他是马文手下的双胞胎之一。紧接着又闯进了另一个小伙子。两人手中都拿着霰弹枪，跳到了被轰翻的门后。

“别开枪！”娜塔莉大叫道，“是我！”

“你是谁？”双胞胎之一大声问。他站起来，小幅挥舞着霰弹枪。

马文·盖尔摇摇晃晃地进入厨房时，娜塔莉溜进了食品储藏室。马文的手臂和胸膛上都有血痕，他拖着霰弹枪，枪托着地，仿佛太累了举不起来一样。

“马文！操，你怎么进来了？”双胞胎之一站起身，放下武器。另一个男孩从桌后抬起了头。

马文操起霰弹枪，连开两枪。双胞胎之一被轰进壁炉之中。第二个男孩滚到角落里，叫嚷着试图站起来。马文转身从齐腰的位置开枪。男孩撞到墙上，前扑，跌入阴影中看不见的洞里。

娜塔莉意识到自己蹲在地上，捂住已经断开的胸罩。透过食品储藏室门上的裂缝，她发现马文像木头人一样笨拙地走到壁炉边，检视双胞胎之一的尸体。他转过身，低头查看洞口，然后垂下霰弹枪，再次射击。

娜塔莉单腿跳跃，沿着走廊飞速离开，胸罩掉落了也不顾。她的上半身已经爬满鸡皮疙瘩。外面传来霰弹枪开火的巨响。

这完全是一场噩梦，娜塔莉想。我会让自己醒过来的。但折断的脚踝传来的剧痛又无比清晰地提醒着她，这不是梦。

文森特跨进走廊，双腿岔开，长刀握在右手，但并不用力。

娜塔莉站定，扶住墙裙保持平衡。她的左边就是通往二楼的陡楼梯。

文森特朝她迈出一歩。

娜塔莉向左一跳，脚踝撞在楼梯上，疼得失声尖叫。她抽泣着将身子往楼上拖，听见罗布·金特里的呼唤从厨房传来。

索尔·拉斯基原本建议，针对控制中心的袭击要迅速，最大限度地制造混乱之后就撤退。理想状态下不会有伤亡，最好不用开枪。私下里，他希望在那儿发现科尔本或海恩斯。现在，他开着推土机，二十码外就是活动房屋，他开始怀疑原来的计划是否可行。

左边突然传来爆炸声，原来是泰勒和其他人将瓶装汽油弹扔进了停着的车里，火焰蹿上二十英尺高的空中，整块空地都被短暂地照亮了。

一个身穿白色T恤、系着黑领带的人走出主拖车，惊讶地注视着火焰，然后看到了正在逼近的推土机，连忙惊呼，并从腰带的小枪套里抽出一把手枪。

索尔距离活动房屋十码。他举起推土机刮板，充当盾牌，但很快发现自己的视线也全被挡住了。在巨大的引擎轰鸣中，他没有听见人群的叫喊，也没有听见另一发燃烧弹的爆炸声，但有什么东西击中了刮板，发出当当两声，然后进气栅上传来更巨大的闷响。推土机纹丝不动。索尔将刮板抬高一英尺，透过缝隙看见刚才那人躲进了活动房屋。

“我在这儿下车！”鲶鱼大叫着，越过右履带跳了下去，消失在黑暗之中。

索尔本想跟着跳，但他最后耸耸肩，抓住操作杆，撑住身体，又将刮板抬高了一英尺。

通过活动房屋的最后十英尺的路有些向上倾斜，推土机刮板扎入活动房屋的位置离地八英尺，就在门的右侧，一时间木质入口平台木屑横飞，扭曲变形。索尔向前一扑，咬到了自己的舌头，他立刻坐直身子，开足马力。随着履带的转动，长条形的活动房屋也开始倾斜起来。

杰克森驾驶的推土机刮板扎入门左侧二十英尺处，整个建筑都颤抖不已。薄薄的铝皮被撕裂成扭曲的金属条。整个窗户组件都散架了，被压在索尔推土机的履带之下。索尔一开始觉得，刮板会直接将整个活动房屋犁穿，但几秒过后，刮板就碰到了坚硬的金属。两辆推土机加大力道，伴随着金属连接盘的刺耳尖啸，中间的活动房屋与前后两座活动房屋分开，并向后倾斜。

主门在索尔左肩几英尺外打开，一个男人探出上半身，挥舞着转轮

手枪寻找目标，然后失去重心的活动房屋便翻倒了。男人的手臂直指天空，开出两枪，接着消失不见。

索尔将推土机挂到空挡上，跳下车。杰克森也离开了他那辆推土机，两人蹲在联邦调查局的一辆车的挡泥板背后，疲惫地默默对视着。

“现在怎么办？”过了好一会儿，杰克森问。

特工们正陆陆续续从遭到破坏侧翻在地的活动房屋中爬出来。索尔看见一个女人正在同伴的帮助下钻出房顶的裂缝。大多数特工都神情迷乱，坐在冰冷的地面上，或者像交通事故后的幸存者一样茫然无措，但有几个人抽出了手枪。索尔知道，继续留在原地是愚蠢的。泰勒和其他人都不见踪影，索尔猜他们已经返回卡车。“我要找人。”

索尔耐心等待，直到最后一批特工从活动房屋中爬出来，如同从被打翻的蚁丘中逃出来的蚂蚁。但他没有发现查尔斯·科尔本或者理查德·海恩斯。索尔失望透了。

“我们最好赶快离开。”杰克森小声说，“他们正在集结。”

索尔点点头，跟随这个大个子进入阴影当中。

勒罗伊看见G.B.的尸体躺在路边，瞥见街对面三楼传来枪口的闪光，连忙趴在地上，翻滚至大门。高速子弹撕开了他左侧的栅栏。听声音，房子西边和德国城大道上的兄弟们正在还击。但他知道，他们的手枪和仅有的几把霰弹枪根本无法同联邦调查局的条子抗衡。勒罗伊将脸紧贴在冰冷的地面，又有一波子弹射穿栅栏。“真他妈疯了，操。”他嘟囔道。

勒罗伊右臂十英寸外，一具尸体躺在墙边。勒罗伊将那个大块头翻过来，听见旧帆布背包里传出瓶瓶罐罐的叮当声，浓烈的汽油味涌入鼻腔。

死者是迪特·科尔曼，他在德国城高中上高年级，刚加入灵魂砖厂不久。迪特曾与勒罗伊的妹妹约会过几次。勒罗伊知道，这孩子更喜欢学校里的戏剧俱乐部和电脑实验室，而不是街头斗殴，但他这几年都在央求马文允许他入伙。黑帮首领一个星期前才给了他这个机会。高速子弹将这孩子的大半个脖子都打飞了。

勒罗伊把尸体拖过来，取下背包带，同时自言自语道：“你他妈太蠢了，勒罗伊。蠢到家了，伙计。总是干蠢事。”

他将背包背在自己身上，拽紧背包带，感觉破瓶中漏出的汽油渗到了他背上，摇了摇头。他把毫无用处的点25口径小手枪塞进皮带，未作细想就推开门，发足狂奔。

两声枪响后，他感觉有东西咬上了他运动鞋的鞋跟，但勒罗伊没有停下。他挤过小巷入口的一排垃圾桶，然后用力蹦高，试图够到防火梯。“从一开始就是个烂点子。”他一边抱怨一边费力地攀爬防火梯。

三楼小巷这一侧没有窗户，只有一扇上了锁的金属门，外侧没有把手。“蠢蛋，蠢蛋。”勒罗伊咒骂着，蹲在门右侧。他拍了拍裤子和大衣上的口袋。没有火柴，没有打火机，什么都没有。他失声大笑，三个黑影从房子后部跑进了小巷。从他们上方三十英尺的地方，勒罗伊看见了他们的白脸白手。他们正仰着头，举起枪。“这下跑不掉了，伙计。”他嘀咕道。

第一发子弹尖啸着穿过格栅，火花迸射，他将脸和肚子紧贴在砖墙上。第二发子弹击穿了他右脚运动鞋的鞋跟，他的腿弹了一英尺高。勒罗伊突然感到腿上没知觉了，瞪大眼睛看着白色运动鞋顶端的黑洞洞的弹孔。“开玩笑的吧？”他嘟囔道。

铁门打开了，一个身穿黑西装的人来到防火梯上。他带着一把模样古怪的来复枪。勒罗伊把枪抢了过来，用枪砸他咽喉，将他的身体压在栏杆上往后推，用麻木的右腿挡住即将关闭的门。下面没有再开枪，但勒罗伊看见一张张晃动的白脸——他们正在寻找射击角度。被压在勒罗伊身下那人挣扎起来，气急败坏地咒骂，一只手去抓勒罗伊的脸，另一只手去拽顶在他脖子上的枪托。

勒罗伊用全身的力量撞过去，肩膀顶着那人，将他推过了栏杆。“有火柴吗，伙计？”他问。他们身后传来脚步声。勒罗伊左手伸进特工的外套口袋，取出一个金色打火机。“天啊，谢谢你。”勒罗伊大声说，松开了手，那人同他的来复枪一起坠入三十英尺下的小巷。勒罗伊刚进入房间，下面就再次枪声大作。

“你有没有……”另一个白人一边拔出手枪一边说。另外三个白人站在窗边，那里架着枪，还放着固定在沉重三脚架上的望远镜。勒罗伊瞥见了几把折叠椅，堆满食物和易拉罐的扑克桌，还有墙边的无线电设备。

“别动！”白人大喊道，用手枪瞄准勒罗伊的胸膛。勒罗伊的双手已经举起来了。他的拇指打燃火石，感受到右耳边那团微弱火焰的热量。“撞大运了。第一次就打燃了。”勒罗伊说，将打火机丢进了打开的背包里，壳牌无铅高级汽油被瞬间点燃。

爆炸发生的时候，安妮·毕晓普距离格朗布索普已有半个街区。她以十五英里的时速继续平稳驾驶，双手紧抓住德索托的方向盘，双眼平视前方，一眨不眨。格朗布索普对面建筑的三楼上所有的窗户都被炸成了碎片。闪光的玻璃碴儿像雪花一样洒落在德国城大道上。三十秒后，火焰蹿了起来。安妮·毕晓普将车停在格朗布索普前的路边，切换到驻车挡。考虑到这车已有三分之一的年纪，她还是小心翼翼地拉起了手刹。

建筑中蹿出的火焰愈发明亮，给格朗布索普和整个街区都染上了橘红色。她听见零星的枪响。五十码外，几个长腿的身影快速穿过街道。就在德索托的右轮旁，一个男孩趴在地上。他炸裂的脑袋下是一摊黑血，蜿蜒着流入了下水道。

街对面燃烧的建筑发出巨大的爆响，就像数百根粗树枝被同时折断。不时传出的枪声如同爆米花被爆出时的炸响。有人在远处尖叫。还有警笛的长啸。安妮·毕晓普坐在1953年款德索托里，眼睛平视前方，双手紧握方向盘，等候候命。

金特里快速穿过打开的后门，手持鲁格尔手枪在身前防御。他躲到一张打翻了的桌子背后，重重地单膝跪下，打量四周。

这间老厨房里被两根蜡烛照亮，一根放在灶台上，一根倒在地板上。名叫G.R.的双胞胎之一死了，就躺在金特里身后六英尺的大壁炉里，他的羽绒服从脖子到胯部都被撕成了碎条。羽绒覆盖在尸体的脸、躯干和腿上。厨房的其他部分都是空荡荡的。在走廊入口附近，一扇小

门开着，通往食品储藏室之类的小房间，但看不清里面的情况。

金特里将鲁格尔手枪对准食品储藏室的门，但后面的走廊里却传来了声响。他意识到自己正在用嘴使劲呼吸，然后憋气十秒。门外的枪声突然暂停了，在短暂的寂静中，金特里听见身后的阴暗角落里传出轻微的刮擦声。他跪在地上转身，看见马文·盖尔从石地板里钻出来，就像从游泳池中站起来一样。尽管灯光昏暗，金特里还是看见黑帮首领的面部几乎毫无表情，眼睛眯成一条缝，只看得见眼白，而不见虹膜。

“马文？”金特里大声问。与此同时，男孩从他钻出的洞里抽出霰弹枪，瞄准金特里的头，扣下了扳机。

撞针发出清亮的咔嗒声。

就在马文泵入霰弹，继续射击的同时，金特里用鲁格尔手枪瞄准了马文。霰弹枪的击铁再次打空。

金特里用力扣动扳机，才将鲁格尔手枪的击铁扳起来。但他现在又用大拇指扣住击铁，使其落下。“该死。”他轻轻说，向前一跳。那个状如马文·盖尔的怪物丢下霰弹枪，摸索着爬出隧道口。

男孩比罗布·金特里更矮更轻，但更年轻，更敏捷，而且驱动他的是恶魔的力量。金特里知道，如果公平比拼，自己无论如何也战胜不了对方。于是他跳进角落，趁马文站立未稳，狠狠地用鲁格尔手枪砸过去，长长的枪管扎在年轻人的太阳穴上。马文瘫软下去，打了个滚，然后不动了。

金特里蹲在他身边，发现男孩仍有脉搏。他抬起头，看见那个白鬼正站在食品储藏室的门旁。金特里开了两枪，第一枪打在白鬼脚下的石

板上，但白鬼闪开了。第二枪击穿了食品储藏室的门。走廊里传来沉重的脚步声。门外响起了爆炸的闷响。

“娜塔莉！”金特里呼唤道。他等了片刻，又大喊起来。

“我在这儿，罗布！小心啊，他——”娜塔莉的声音戛然而止。她似乎就在走廊里。

金特里站起身，推开桌子，朝她声音传来的方向跑去。

娜塔莉在楼梯上尽可能往上爬，希望能踹到文森特的脸。突然，她发现自己并非独自战斗。她强迫自己不去回头，而是抬头往上看。

梅勒妮·福勒站在楼梯顶端，距娜塔莉的脑袋只有三英尺。她穿着长长的法兰绒睡袍，里面是廉价的粉色睡衣，脚上蹬着毛茸茸的粉色拖鞋。育儿室里的灯光照亮了一张苍老的脸，上面沟壑纵横，如同紧贴在死人头颅上的一层面皮。如麦芒般竖起的蓝色头发异常稀疏，有的地方甚至成块脱落，露出斑驳的头皮，似乎是饱受化疗之苦的病人。梅勒妮·福勒的左眼紧闭，古怪地凹陷着，右眼只是一个黄球。她嘴角挂着微笑，娜塔莉看见她的上假牙松垮垮地吊在牙床上。她的舌头在烛光中如同干涸的血一样暗黑。

“你真可耻，亲爱的。”梅勒妮·福勒说，“盖住你的裸体。”娜塔莉浑身发抖，抓起裤子碎片掩住胸部。老太婆的声音如同一条嘶嘶吐信的毒蛇，她呼出的气体散发着腐朽的气味。娜塔莉努力向她爬去，想用双手钳住她那有如缠绕着一圈麻绳的脖子。

“娜塔莉！”罗布大叫着。

她抓住破裂的木制台阶，大声回应。文森特在哪儿？她正想提醒罗布，梅勒妮·福勒已经迈下三级阶梯，用一只粉色拖鞋轻敲她的肩膀。“嘘，亲爱的。”

金特里举着手枪走过走廊。他抬头看向娜塔莉，眼睛骤然瞪大：“娜塔莉，上帝啊。”

“罗布！”她大喊道，尽量利用仍能掌控自己意志的每一秒，“小心啊！白鬼就在这儿——”

“嘘，亲爱的。”梅勒妮·福勒说。老太婆偏着脑袋，疯狂的眼睛仔细打量着金特里。“我知道你是谁。”她说，口水顺着松脱的假牙滴落，“但我没有投你的票。”

金特里瞟了眼身后，门廊和前门没有动静。他走上楼梯，后背紧贴着墙壁，举起转轮手枪，对准梅勒妮·福勒的胸膛。

老太婆缓缓摇头。

转轮手枪缓缓下移，仿佛被强力磁铁吸引。一阵颤抖后，枪又停稳了，但枪口已经对准娜塔莉·普雷斯顿的脸。

“好了，就是现在。”梅勒妮·福勒喃喃道。

金特里的身体痉挛，眼睛圆睁，脸涨得越来越红。他的手臂剧烈地颤抖着，似乎身体里的每一条神经都在抵抗大脑的命令。他的手紧握着手枪，手指在扳机上绷紧。

“好了。”梅勒妮·福勒的声音中已经透露出不耐烦。

金特里的脸上密汗涔涔。透过敞开的夹克，可以看到衬衫已被汗水浸透。脖子上青筋突起，太阳穴上的血管似乎随时都要爆裂。他那吃力而痛苦的表情，往往只出现在一个竭尽所有力量、心智和意志去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人的脸上。他的手指在扳机上绷紧又松开，然后再次绷紧，直到转轮手枪的击铁立起来，向后倒下。

娜塔莉无法动弹。她只能直勾勾地注视着那张愤怒的脸。金特里的两只蓝眼睛里已经空无一物。

“你太磨蹭了。”梅勒妮·福勒嘀咕道。她抹了下额头，似乎是觉得累了。

金特里向后飞出去，似乎刚才一直在跟巨人拔河，而现在巨人突然松开了绳子一样。他踉跄了几步，沿着墙滑倒，转轮手枪掉在地上。他张着嘴大口喘气。娜塔莉的目光同罗布的短暂交汇，她看到了罗布脸上写满喜悦。

文森特从门廊里推门而入，手持刀子在齐腰高的位置连刺治安官两下。金特里张大嘴，用双手按住脖子，仿佛那样就能封住喷涌的血流一样。头三秒这一招似乎还管用，但鲜血很快就从他的指缝里渗出来，以超乎想象的血量染红了他的手、胸膛和躯干。金特里顺着墙壁侧滑下去，直到脑袋和左肩轻轻地碰到地板。他的目光始终停留在娜塔莉脸上，最后慢慢合上眼，就像一个下午打盹儿的孩子。金特里的身体抽搐了一下，然后安静地步入了死亡。

“不！”娜塔莉尖叫着跳起来。她本已爬上八级台阶，但现在她脑袋朝下跳了下去，重重地撞在最低的台阶上，她感觉肩膀上的骨头似乎都裂开了。但她全然不顾疼痛，也不顾脑子里如同扑窗飞蛾般挠着她的意

志的那只手，毅然从实木地板上滚过去，碾过罗布的腿，然后撞在文森特的腿肚子上。

娜塔莉脑子里一片空白。她只是听任身体去做它应做之事，去执行她在一跃而起之前很久就下达的命令。

被撞后的文森特在她身上摇摇晃晃，挥舞着胳膊保持平衡。他必须转动上半身，才能将刀子朝她刺去。

娜塔莉又下意识地继续翻滚，右手去摸那把她知道掉在什么地方的转转手枪。枪一到手，她就拿起来朝文森特张开的嘴开了一枪。

后坐力将她掀倒在地，而子弹将文森特整个人都打入空中。他撞在离地板七英尺的墙上，顺着墙壁滑下来，留下一条宽宽的血迹。

梅勒妮·福勒拖着沉重的脚步缓缓走下楼梯，拖鞋在木地板上发出轻柔的刮擦声。

娜塔莉努力用左臂将自己撑起来，却身子一斜，倒在罗布的腿上。她放下手枪，支撑自己坐起来。她不得不先擦干眼泪，才能瞄准梅勒妮·福勒。

老太婆就在五英尺之外，与她相距两级台阶。娜塔莉本以为她脑中的手指会抓住她，制止她，但什么都没有发生。她扣下扳机，一次，两次，三次。

“你必须数清自己还剩多少子弹，亲爱的。”老太婆低语道。她走下楼梯，迈过娜塔莉的腿，然后蹒跚着朝门口走去。她突然停下，转过头：“再见，尼娜。我们还会再见的。”

梅勒妮·福勒最后一次将走廊和房子扫视了一圈，然后打开被炸裂的前门，走进被火光照亮的街道，消失了。

娜塔莉扔掉手枪，失声痛哭。她爬到罗布身边，拽住他的肩膀，将他从文森特四肢摊开的尸体下拖出来，把他的头放在她腿上。鲜血浸染了她的大腿和地板。她撕下衬衣的布条，用力擦拭他的外套和胸口，但最后放弃了。

五分钟后，索尔·拉斯基进来的时候，门外已经火光熊熊，警笛大作，枪声不绝。他们发现了娜塔莉，罗布的头枕在她的大腿上。她正轻轻地给他唱着歌，温柔地抚摸着他的额头。

梅勒妮

我痛恨离开格朗布索普，但当时已经别无选择。附近的局势已然失控，黑鬼们选择在新年前夜发动愚蠢的暴乱——我很久之前在报纸上看到过此类报道。这都是近二三十年来所谓公民权运动闹的。在那之前，根本没有这种事。父亲常说，黑鬼就爱得寸进尺。

尼娜的使者——如果没有那头幼稚的卷发，她还算是个迷人的黑姑娘——几乎让我相信，她并不是尼娜派来的。但我看穿了她的诡计。是那些声音告诉我的。我在格朗布索普的最后一天里，那些声音非常响亮。我承认，对次要的事情，我无暇关注，因为我要集中精神去理解那些声音——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带着奇异的英伦腔——要告诉我什么。

其中一些话我听不懂。他们警告我要当心火、桥、河还有棋盘。我怀疑这些是他们生命中实际出现过的事物，或许暗示了结束他们年轻生命的那场灾难。但针对尼娜发出的警告相当明确。

最后，尼娜的两个使者——远从查尔斯顿而来——只不过给我制造了些小麻烦罢了。损失了文森特，我很遗憾，但说实话，他已经发挥了

自己的价值。对在格朗布索普发生的最后那段事，我已经记不清楚，但我依然记得，我的右半脑疼得十分厉害。在安妮收拾好东西来接我之前，我让她带上了一瓶德里斯坦【31】。在如此寒冷、潮湿、不适合生存的北方天气中，我的鼻窦反应激烈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我离开格朗布索普的时候，安妮的身子探过副驾驶座，替我打开了车门。街对面的建筑正在燃烧，无疑是黑鬼强盗干的。霍奇斯夫人来我家做客的时候，常常抱怨说，那些又穷又饿、饱受歧视的少数族群一有机会就会盗窃高价电视机和衣服。在她看来，黑人在当奴仆的时候就爱偷白人主人的东西，现在他们享受各种福利之后仍然恶习难改。在这一点上，我同那个爱管闲事的老女人持有同样的看法。

安妮的德索托的后座上放着三个箱子。大的那个箱子里装着我的衣服，另一个箱子里装着现金和安妮积攒的股票，小巷子里装着安妮的衣服和个人物品。我的编织袋也在。后排的脚垫上，放着那把安妮一直藏在家中的12号口径霰弹枪。

“我们走吧，亲爱的。”我说，身子靠在椅背上。

安妮·毕晓普慢腾腾地开动了车。我们离开了格朗布索普和燃烧的建筑，沿着德国城大道缓缓向西北前进。我回头望去，发现在女王巷同德国城大道相交的地方发生了争斗。一辆厢式货车和两辆低底盘、不起眼的轿车停在岔路口。没有警察的踪影。

我们经过佩恩街，正要进入教堂街的时候，两辆商务厢式货车从街对面开出来，挡住了路。我让安妮把车开到左侧的人行道上，勉强通过。有人从车上跳下来，挥舞着武器，但他们的注意力很快被我盯住的一个人吸引过去——那人将手中的转轮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同事，开始射

击。

真白痴。如果他们要抓捕黑鬼强盗，就应该心无旁骛，不要来打扰两位白人女士。

我们来到市场街。即便在黑暗之中，我也能看到那尊铜铸的北方士兵雕像。我们第一次外出时，安妮告诉我，雕像的花岗岩底座是从葛底斯堡运来的。我想象着那天在雨中撤军的李将军，尽管作战不力，但他并未被打败。他将美国南部邦联的尊严从大屠杀的战场完完整整地带了回来。想到这里，选择暂避锋芒的我的心情便好了一些。

消防车、警车和其他应急车辆沿着德国城大道飞驰而来。我们身后，一辆厢式货车和黑色轿车正在加速。我听见古怪的噪声，抬头看见屋顶上方闪烁着红绿色的灯光。

“左转。”我说。话音刚落，我们就与消防车擦身而过，我甚至看到了戴着头盔的司机的脸。我闭上眼，强行侵入他的意志。长长的消防车突然冲进对面车道，越过电车轨道，撞上厢式货车的副驾驶门旁。厢式货车打了几个滚，最后四角朝天停在市场广场的中央。我瞥见黑色轿车急踩刹车，以免撞上横挡在路上的那堵红墙。我们驶入校舍街，离开了车祸现场。

我帮安妮做过许多事，但让她以超过三十英里的时速前进是最困难的。我必须集中所有的注意力才能让她按照我的要求操控汽车。最后，我通过她的感官瞥见了掠过的街道，听到了头顶直升机的螺旋桨轰鸣，看到了街上稀稀拉拉的车辆紧急给我们让路。

校舍街是一条让人觉得很舒服的街道，但它并不适合1953年款德索托以八十五英里的时速飞驰。一辆绿色轿车悄然跟上我们。直升机会不

时在我们左右两侧的房顶上现身。我让安妮踩下刹车，转弯，然后加速。突然，右后侧的窗户炸裂开来，玻璃飞溅进车内。我转过头，看见拳头大小的两个洞。

我们朝里奇大道靠近的时候，一个没穿外套的男人正在路边打毛衣。他径直冲了出来，挡住绿车的去路。我从后视镜中看到绿车连忙右转，以七十英里的时速撞到路沿上，在空中旋转了整整一周，滚进了吉诺汉堡店的玻璃门。

我在仪表盘旁的储物箱中找到了一张费城地图，同时通过安妮操控汽车。我想上高速，离开这座噩梦般的城市。尽管大量绿色标志、箭头和立交桥迎面而来，但我根本不知道该选哪条路。

巨大的噪声透过破碎的窗户穿进来，大型直升机出现在我们右侧三十英尺处。借助街灯的光亮，我看见驾驶舱远端的飞行员，还看见后排一个戴棒球帽的男人在黑暗中朝我们探出身子。那个男人像疯子一样咧嘴笑着，抱着什么东西。

我让安妮右转，驶入一条入口坡道。德索托的左后轮碾过软软的路肩。我立即将所有注意力转移到打方向盘、踩油门上，努力避免我们撞车。

我们绕着似乎无休无止的立体交叉公路盘旋，直升机转移到我们左侧。一个红点从安妮那侧的窗户和她的左脸一闪而过。我立即让安妮将油门踩到底，老破车飞也似的蹿出去，红点消失了，什么东西砰的一声击中了左后方的挡泥板。

我们突然来到一座横跨河流的高桥上。我不想上桥，我想上高速。

直升机又来到我们右侧，与我们高度平齐。一道红光扫过我的眼睛，我让安妮向左猛打方向盘，来到一辆大众小型公共汽车旁，把它当作我们和那架飞行机器之间的屏障。大众的司机突然向前栽倒，公共汽车紧急右转，撞上了栏杆。直升机靠上来，以八十英里的时速在我们侧面飞行。

我们下了桥。安妮向左急转，我们穿过道路中间的隔离带，差点儿撞上一辆半挂车，半挂车司机愤怒地朝我们狂按汽笛。我们在一面写着“总统房”的标志牌处下了高速，面前出现了一条四车道的道路，路上没有别的车，路旁的水银蒸气灯营造出一种人造阳光的效果。红红绿绿的光扫过，直升机在我们头上十五英尺处轰隆作响，绕了个圈，然后在我们前方一百米处悬停空中，舷侧对准我们。

强光之下，我们暴露无遗，只能沦为砧板上任人宰割的鱼肉。我让安妮紧急左转。德索托的轮胎在沥青路面上嘎吱作响，然后找到抓地力，将我们带入一条没有标志的支线道路，宽度仅相当于私人车道。

这条路向东南方向延伸，顶上就是地图上标示为“斯古吉尔河高速公路”的高架桥部分。这里很难说是“路”，只是一条辙痕累累、遍布碎石的小径。一排排水泥支柱被车头灯扫过，几乎就要蹭到窗户。安妮的外衣和毛衣都被汗湿了，脸上的表情无比怪异。直升机又在我们左侧现身，在与高速公路平行的一条铁路线上方低空飞行。水泥支柱在我们和直升机之间飞速掠过。速度计上的读数已达每小时一百英里。

我们头上的高架桥到了终点，但紧接着又是立体交叉公路的迷宫，迷宫中有数以百计的支柱、桥墩和十字撑条。那是一片钢筋水泥构成的森林。

我尽量控制住安妮，以防她猛踩刹车，造成刹车锁死。但我们的车还是在一个橄榄球场大小的空地里滑行了一半的距离，激起的尘土将我们整个罩住，只有车头灯的黄色光柱能够斜刺出去。烟尘消散后，我们发现自己停在一座小房子大小的桥墩旁，相距不到一码。

德索托绕着柱子转，在桥塔之间慢慢穿行，小心翼翼地从一个车道下方进入另一个车道下方，以躲避直升机的攻击。我们头上的立体交叉公路上至少有十五条车道，许多车道都通往一座桥，桥下是更多的石头和钢铁支撑物。

我们又缓行了五十码，进入迷宫之中。我让安妮把车停在一个水泥岛旁边，熄火，关灯。

我睁开眼睛。我们就像侵入风格怪异的大教堂的老鼠。支撑路基的巨大支柱高达五十英尺到八十英尺不等，横跨漆黑的斯古吉尔河的三座桥下的支柱则更高。周围一片寂静，只听得见头顶遥远的车流声，以及更远处的火车汽笛声。我数到了三百，惴惴不安地祈祷着直升机跟丢了我們，飞到了别处。

但我最后还是听到了令人心惊肉跳的直升机轰鸣。

那架邪恶的机器悬停在最高的路基下三十英尺，引擎声和螺旋桨转动的声音在路面和地面之间回荡，一束探照灯射向前方。直升机飞得很慢，以免螺旋桨碰到桥塔或路基，像一只警觉的猫一样转动着机身。

探照灯最后发现了我们，我们在它残酷的注视下动弹不得。我当时已经让安妮下了车。她笨拙地举起霰弹枪，架在德索托的车顶上。

我刚让她开枪就发现动手早了，直升机离我们太远了。霰弹枪只是

增加了已经难以忍受的噪声而已，没取得任何实际效果。

后坐力让安妮后退了两步。一发高速子弹将霰弹枪弹入空中，还把安妮也震倒了。我连忙坐在车地板上，第二发子弹打碎了挡风玻璃，玻璃碴儿落满了前座。

安妮爬起来，摇摇晃晃地返回车中，用左手转动点火钥匙。她的右臂已经废了，几乎要从肩膀上脱落下来。撕开的布料和羊绒下，露出白森森的骨头。

我们就在直升机下方行驶，就像是绝望的老鼠在受惊的猫脚下逃窜。我们开上一条碎石路，暂时偏离了河的流向，沿着树木繁茂的峭壁朝一座黑漆漆的桥驶去。

直升机紧跟着我们，但碎石路两侧高耸着光秃秃的树木，为穿行其间我们提供了防护。我们钻出树林，出现在一条山脊上，右侧是向南蜿蜒的高速公路，左侧是铁路与河流。我看见我们走的这条路向左弯曲成钩状，连接着两座黑漆漆的桥的最南端。我们别无选择。直升机又追上了我们，这里的树太少，不能提供掩护，而德索托根本不可能开下陡峭而树木繁密的路堤，转移到数百码之下的高速公路上。

我们左转，加速开到桥上，然后停下来。

这是一座铁路桥，年代久远。在两侧低矮的石基上树立着铁栏杆。生锈的铁轨，陈旧的枕木，还有一条狭窄的煤渣路，延伸到前方的黑暗中。而这一切的正下方八十英尺处就是河。

三十英尺外，一道坚固的路障挡住了去路。就算冲破路障也没用。路基太窄了，而且没有遮蔽，枕木也会降低行驶的速度。

我们最多停留了二十秒，但已经很久了。伴随着螺旋桨的轰鸣，尘土裹着小树枝笼罩了我们。直升机硕大的身影挡住了天空，我连忙俯身。挡风玻璃上出现了五个弹孔，方向盘和仪表盘被击碎。安妮·毕晓普手臂乱舞，子弹射穿了她的胃、胸和脸。

我打开车门逃跑。一只拖鞋顺着路基滑落到灌木丛中。我的睡衣和睡袍在螺旋桨搅出的龙卷风中翻飞。直升机猛扑上来，从我头上五英尺掠过，消失在山脊背后。

我沿着枕木蹒跚而行，离开了铁路桥。我的视线越过山脊和高速公路上朦胧的光亮，看见昏暗的费尔蒙特公园。安妮曾告诉我，那是世界上最大的市政公园，沿河有四千多英亩森林。如果我能到那里去……

直升机升到树冠上方，如同在蛛网上爬行的蜘蛛。

它侧着身子朝我飞来。我看见一条笔直的细线透过舷窗刺穿了浑浊的空气。

我立刻转身，跌跌撞撞地返回桥上，朝德索托走去。他们就是想把我赶回车上。

路基右侧的灌木丛中有一条小路。我顺着陡坡滑下去，摔了一跤，丢掉了另一只拖鞋，跌坐在冰冷潮湿的地面上。直升机悬停在河上方五十英尺处，探照灯光柱在岸边来回扫射。我连滚带爬地滑下陡峭的山坡，荆棘和树枝刮擦着我的皮肤。探照灯再次聚焦在我身上。我站起身，挡住眼睛，眯眼看着光柱。要是我可以操纵那个飞行员……

一发子弹射穿了我的睡衣镶边。

我趴下来，手脚并用，在桥下四十英尺的山坡上爬行。直升机机头

下沉，跟了上来。

直升机里的人不是尼娜。那会是谁？我爬到一根朽木旁，放声痛哭。两发子弹击中了木头。我竭力蜷缩起来，头痛欲裂。我的睡衣和睡袍都被弄脏了。

直升机在与我几乎平齐的位置悬停，大概相距三四十英尺，并不在桥的正下方。直升机旋转机身，仿佛是戏耍猎物的猛兽。我抬起头，将所有注意力都投向那架机器及其乘客身上。我强忍着头痛，将意志之爪更远、更用力、更坚定地伸了出去。

但毫无反应。

直升机上还有两个人。飞行员是免控者，我的意志之手无法触碰。另一个是念控者——不是威利，但同威利一样狂热地嗜血。如果不认识他，不当面见到他，我是绝不可能凌驾于他的念控力从而操控他的。

但他可以杀了我。

我拼命向前爬，爬向二十英尺外的一道石拱门。子弹倏地射进土中，离我的手只有十英寸。

我沿着小路往后躲入浓密的灌木丛中。子弹几乎擦着我的脚后跟飞过。

我把脸贴在地上，后背顶着朽木，闭上了双眼。一发子弹撕开了软绵绵的木头，离我的脊柱只有几英尺。另一发子弹嗖地射入我双腿之间的泥土中。

安妮被四发子弹射中。一发射穿了她的胃，差点儿打碎她的脊柱。

一发击中了她的肋骨，从胸腔中反弹出去，打烂了左臂。第三发子弹则击穿了她的右肺，卡在右肩胛骨中。最后一发子弹击中了她的左脸，打掉了舌头和大部分牙齿，从右颞骨射出。

要操控她的话，我就得体验她死时的所有痛苦。我决不允许她脱离我的掌控。我不允许她死。我还要用她干最后一件事。

引擎被点燃。自动变速器的挡位是驻车挡。为了调至行车挡，安妮必须把头从破损的方向盘中伸下去，用仅剩的门牙将金属变速杆拉到挡位上。她还拉起了手刹，这是她几十年来养成的习惯。我们用她的膝盖顶起并松开了手刹。

她的视野模糊了，最后一片漆黑。我用意志力强行恢复了视力。颞骨的碎骨残存在右眼中，但这没关系。她将紧握的右手挂在破损的方向盘上。

我睁开自己的眼睛。一个红点在我旁边的枯草上跳动，找到了我的胳膊，移到了我的脸上。那根朽木已经被射得千疮百孔。

我努力眨眼，仿佛这样就能挣脱那道红光一样。

德索托猛然加速，撞断了高处的栏杆，声音之大，即使在螺旋桨的轰鸣中也听得见。我抬起头，看见车头灯的两束光芒刺入夜空，然后向下扫去。1953年款德索托几乎笔直地从桥上坠落下去，我隐约瞥见了黑洞洞的变速器和承油盘。

飞行员十分优秀。他肯定是用眼角余光瞥见了头上的异动，几乎同时作出了反应。直升机的引擎尖叫起来，机身前倾，尽管下面就是宽阔的河面。只有一条螺旋桨的顶端碰到了掉落的轿车。

但这就够了。

那道红光从我眼中消失了。扭曲变形的金属发出痛苦的尖叫。直升机似乎将来自螺旋桨的所有能量都转移到了机身上。细长的舱体反时针旋转了一次，三次，五次，然后重重地撞在铁路桥的石拱门上。

没有火。没有爆炸。钢铁、有机玻璃和铝组成的残骸无声无息地落入六十英尺下的河中，水花四溅。而三秒钟之前，在不到十英尺之外的地方，德索托已经没入水下。

水流汹涌。诡异的是，直升机的探照灯竟然继续亮了几秒。在灯光的照耀下，可以看见那死亡的机器越沉越深，被水流裹挟着往下游而去。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超乎想象。不久探照灯就灭了，黑水像肮脏的裹尸布一样，将一切覆盖起来。

一分钟后，我坐直了身。半个小时后，我努力站起来。万籁俱寂，只听得见水流的潺潺声，以及远方看不见的高速公路那不变的窃窃私语。

过了一会儿，我把睡袍上的小树枝和尘土掸掉，紧了紧睡衣带子，开始沿着小路缓缓往上爬。

费城

1981年1月1日，星期四

孩子们获准早餐前出门玩耍一个小时。清晨空气凛冽而清爽，初升的太阳就像远方一个橘红色的圆球，正要从无数光秃秃的树枝中挣脱出来。三个孩子欢笑着玩耍，在通往森林和森林背后的河流的长坡上摔跟头。年纪最大的塔拉三个星期前刚满八岁。阿里森六岁。红发的贾斯汀则要到四月才满五岁。

他们的笑声和叫声在覆盖着森林的山中回荡。这时，一个老妇人从树后现身，缓缓走向他们，三个孩子见状全都抬起了头。

“您怎么还穿着浴袍呢？”阿里森问。

老妇人在他们五英尺远的地方站定，面露微笑。她的声音听起来相当怪异：“哦，今天早晨真是晴朗，我打算先出来散散步再换衣服。”

三个孩子点点头，接受了老妇人的解释。他们也总是喜欢穿着睡衣在外玩耍。

“你怎么没有牙齿呢？”贾斯汀问。

“闭嘴。”塔拉连忙制止他。

贾斯汀不安地垂下视线。

“你们住哪里？”老妇人问。

“我们住在城堡里。”阿里森说。她指着山上的一座灰色石头建造的高大而古老的建筑。在数百英亩的公共用地中，只孤零零地坐落着这一座私宅。一条弯弯曲曲的狭窄沥青路沿着山脊延伸进森林中。

“我父亲是公园副主管。”塔拉大声宣告。

“是吗？”老妇人说，“现在你们的父母在家吗？”

“爸爸还在睡觉。”阿里森说，“他和妈妈昨天参加新年晚会，很晚才睡。妈妈醒了，但她头痛，还在休息。我们等会儿才吃早饭。”

“我们要吃法式烤面包。”贾斯汀说。

“还要看玫瑰花车游行呢。”塔拉补充道。

老妇人微笑着仰望那座房子。她的牙龈呈淡粉色。

“你想看我表演空翻吗？”贾斯汀问，拉了拉她的手。

“空翻？”老妇人说，“当然想看啦。”

贾斯汀拉开夹克拉链，趴在地上，笨拙地向前翻滚，后背着地，运动鞋啪的拍在地面上：“看到了吗？”

“漂亮！”老妇人高声道，鼓起了掌，随后转身去看房子。

“我叫塔拉。”塔拉说，“这是阿里森。贾斯汀还是个小娃娃。”

“我才不是呢！”贾斯汀说。

“你是。”塔拉一本正经地说，“全家人里你最小，所以你是小娃娃。妈妈说的。”

贾斯汀眉头紧皱，过来牵住老妇人的手。“你是一位慈祥的老奶奶。”他说。

老妇人心不在焉摸着贾斯汀的头。“你们有车吗？”她问。

“当然，”阿里森说，“我们有一辆福特野马和一辆蓝色窝窝。”

“蓝色窝窝？”

“她是说蓝色沃尔沃。”塔拉摇着头说，“贾斯汀这么说，妈妈爸爸也跟着这么说。他们觉得这很可爱。”她做了个鬼脸。

“今早还有别的人在吗？”老妇人问。

“呃.....卡罗尔姨妈说要来，但她去别的地方了。爸爸说这更好，因为卡罗尔姨妈是个讨厌鬼。”贾斯汀说。

“闭嘴！”塔拉喝道，作势要打贾斯汀的胳膊。男孩躲到了老妇人背后。

“你们在城堡里一定很孤独吧。”老妇人说，“你们就不害怕强盗或者坏人吗？”

“不怕。”阿里森说，朝远方的树木扔去一块石头，“爸爸说公园是

最安全的地方了。整个城里就这儿最适合我们孩子了。”

贾斯汀抬头看着老妇人的脸。“嘿，”他说，“你的脸怎么了？”

“我有点儿头疼，亲爱的。”老妇人说，用颤巍巍的手指摸了下前额。

“就像妈妈一样。”塔拉说，“你昨天晚上也参加新年晚会了吗？”

老妇人微微一笑，露出牙龈，仰望着房子。“公园副主管，这职务听起来非常重要。”她说。

“是的。”塔拉说。另外两个孩子已丧失了对话的兴趣，开始玩起了拔河。

“你父亲总得有东西来保护公园不受坏人破坏吧？”老妇人问，“比如一把手枪？”

“哦，是的。他有一把手枪。”塔拉爽朗地说，“但我们不能玩枪。他把枪放橱柜里。抽屉里有个蓝黄相间的盒子，那儿放着子弹。”

老妇人微笑着点头。

“你想听我唱歌吗？”阿里森问，中断了同贾斯汀进行的激烈的拔河比赛。

“当然想听，亲爱的。”

孩子们盘腿坐在草地上。老妇人继续站着。在他们身后，橘红色的太阳终于从晨雾和光秃秃的树枝中挣脱出来，跃入清冷的碧空之中。

阿里森坐直身子，双手十指交叉，演唱了三段，披头士的《嘿，朱迪》的三段，每一个音调和音节都清亮无比，就像晨曦中草尖上晶莹的露水。她唱完后，老妇人露出了微笑，孩子们都默默地坐着。

老妇人的眼里噙满眼泪。“我想现在就见见你们的父母。”她柔声道。

阿里森抓住老妇人的左手，贾斯汀抓住她的右手，塔拉在前面带路。就在他们走上通往厨房门的石板路的时候，老妇人把手放在太阳穴上，转身欲走。

“你不进来吗？”塔拉问。

“等会儿。”老妇人用古怪的声音说，“我突然感到头很痛。我明天再来吧。”

孩子们看着老妇人犹犹豫豫地往后退了几步，轻唤一声，便摔倒在玫瑰花丛中。他们马上跑过去，贾斯汀扶着她的肩膀。老妇人脸色苍白，眉毛痛苦地拧在一块儿。她的左眼全闭上了，另一只眼里只有眼白。老妇人大张着嘴，露出血红色的牙龈和苍白的舌头。舌头向内卷曲，仿佛是一只正朝她喉咙钻的鼯鼠。从下巴垂下一条长长的亮亮的口水。

“她是不是死了？”贾斯汀喘着气说。

塔拉咬着指关节。“我想没有。我不知道。我去找爸爸过来。”她转身朝房子跑去。阿里森犹豫了一秒，然后转身跟上了姐姐。

贾斯汀跪在玫瑰花丛中，将昏迷的老妇人的头抬起来，靠在自己的膝盖上，拉起她的手——那只手冷冰冰的。

其他人从房里出来的时候，看见贾斯汀正跪在地上，轻轻地拍着老妇人的手，嘴里反复念叨着：“别死好吗，慈祥的老奶奶？别死好吗，慈祥的老奶奶？”

Part 3 终 局

我醒来，感到黑暗在降临，而不是白天。

——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

阿拉巴马，多森

1981年4月1日，星期三

世界圣经外联中心位于阿拉巴马州多森以南五英里，占地超过一百六十英亩，由二十三座醒目的白色建筑构成。建筑群的中心是由巨大的大理石和玻璃构成的礼拜殿。那是一个铺着地毯、挂着窗帘的圆形剧场，可以供六千名信徒在舒适的空调环境中礼拜。半英里长的信仰大道上，每一块金砖象征着五千美元的捐赠，每一块银砖象征着一千美元的捐赠，每一块白砖象征着五百美元的捐赠。如果乘飞机前来——中心拥有的三架里尔公务机——客人常常会俯瞰信仰大道，发现它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大大的白色笑容，露出几颗金牙和一排银色填充物。这个笑容每年都在变大，金牙也越来越多。

从礼拜堂穿过信仰大道，对面就是圣经外联通信中心。那是一座长长的低矮建筑，如果没有通用电话与电子设备公司的六个巨型圆盘式卫星天线，这里很容易被误认为大型电脑工厂或者研究机构。中心称其二十四小时电视广播由三个通信卫星中转到有线电视公司、电视台和教会拥有的地面接收站，能覆盖超过九十个国家和一亿观众。通信中心还拥有电脑化的印刷厂、音像出版公司、录音棚，以及四台接入了全球福音信息网络的大型电脑。

信仰大道从戒备森严的区域延伸出来后，与251号县道相连。这里矗立着吉米·韦恩·萨特圣经大学和萨特基督教商业学校。八百名学生在这两个不具资质的学校上学，其中六百五十人住在校园里被严格分隔开的宿舍里，如罗伊·罗杰斯西栋、戴尔·伊凡斯东栋，亚当·史密斯南栋。

其他的建筑有水泥柱子和大理石的表面，看起来介于现代佛教寺庙和带窗户的大型陵墓之间。负责管理、安保、运输、通信和金融的大批工人就在这些建筑中工作。世界圣经外联中心的收入和花销都对外保密，但众所周知，中心建筑群1978年落成，耗资超过四千五百万美元。还有流言说，现在每个月中心收到的捐赠有一百五十万美元左右。

鉴于八十年代即将迎来迅速的金融增长，世界圣经外联中心准备多元化发展——多森基督教购物中心、基督教安眠连锁汽车旅馆，以及佐治亚州耗资一亿六千五百万美元的圣经世界游乐园都已经开始建设。

世界圣经外联中心是一个非盈利的宗教组织，它建立了需纳税的公司实体——信仰实业——负责将来的商业扩张和争取免税特权。吉米·韦恩·萨特牧师是外联中心的主席，也是信仰实业董事会主席和唯一董事。

吉米·韦恩·萨特牧师戴上金框双光眼镜，冲着三号摄像机露出微笑。“我只是一个乡下传教士。”他说，“我不懂这些夸张的金融和法律词汇……”

“吉米，”他的随从说，此人身材肥胖，戴着玳瑁框的眼镜，激动得下颚都在颤动，“这些事——国税局的调查，还有联邦通信委员会的迫害——明显是敌人的伎俩——”

“但我一眼就能看穿是不是迫害。”萨特继续道。他注意到镜头固定在他身上，声音便拔高了许多，微笑也更加淡然。他看见三号摄像机上前，拉进镜头，给他拍面部特写。楼上导播室里的导演蒂姆·麦金托什很了解萨特，因为他们已经合作五年，录制过超过一万次节目。“我能闻出恶魔的恶臭，而这些事就散发着恶魔的味道。恶魔最热衷于阻绝上帝的声音……恶魔最热衷于用政府的权威把上帝的声音同祈求上帝帮助、宽恕和拯救的人阻隔开来……”

“而这次迫害明显是——”他的随从开口道。

“但耶稣不会在人民需要他的时候抛弃他们！”吉米·韦恩·萨特喊道。他起身移动，晃动着身后的麦克风传声线，仿佛拽着撒旦的尾巴。“耶稣支持我们……耶稣在为我们呐喊，在咒骂敌人和敌人的使徒……”

“阿门！”采访椅上肥胖的前电视女演员叫道。一年前，在休斯敦的一场电视直播节目中，耶稣治好了她的乳腺癌。

“赞美耶稣！”长椅上留着小胡子的男人欢呼道。在过去十六年里，

他写了九本世界末日方面的书。

“耶稣不会关心这些.....集权政府的官僚.....”萨特说这个词时口水都快喷出来了，“就像高贵的狮子不会关心小跳蚤的叮咬一样！”

“是的，耶稣！”一个男歌星感叹道，他从1957年起就没有出过一张畅销唱片。三位嘉宾似乎用的是同一个牌子的发胶，并且在西尔斯百货公司的同一个区域购买的打折针织品。

萨特停下来，扯了扯麦克风传声线，转身盯着观众。以电视的标准而论，舞台相当大——比大多数百老汇舞台都大——总共三层，铺着红蓝相间的地毯，到处都摆着新鲜的白花。最上一层主要用于圣诗班唱歌，看起来如同铺着地毯的阳台，背后是三面大教堂风格的窗户，永恒的夕阳——或者朝阳——的光芒透过窗户射进来。中间一层有一个噼啪作响的壁炉——即使多森阴凉处的气温都是一百华氏度^[32]的时候，壁炉也仍在燃烧；这层的中心是对话/采访区，放着仿古瓷器、金丝椅凳，还有一张路易十四时代风格的写字桌，吉米·韦恩·萨特牧师经常坐在这张桌后一把只比教皇皇冠稍显逊色的华贵高背椅中。

现在，萨特牧师跳到了最底层，那里有铺着地毯的斜坡，还有从主舞台延伸出的半圆形区域，可以供导演利用深位摄像机的角度将萨特和六百名观众在一个镜头里拍摄下来。这个摄影棚平常用于摄制《圣经早餐时间》节目，以及时间更长的《同吉米·韦恩·萨特谈圣经外联》节目。需要更多演员或者更多观众的节目都在礼拜殿或者室外进行拍摄。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乡下传教士。”萨特突然换作对话的语调说，“但有上帝和你们的帮助，我们会经受住这些考验和苦难。有上帝和你们的帮助，我们会熬过这段饱经迫害的黑暗岁月。到那时，我们耳

中上帝的声音将更加洪亮，更加坚定，更加清楚！”

萨特用丝绸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但是，如果我们要继续播送节目，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要继续通过福音将上帝的箴言传达给你们.....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我们需要你们的祈祷，我们需要你们写信谴责迫害我们的集权政府官僚，我们需要你们爱的捐助.....我们需要你们拿出任何可以拿出的东西，帮助我们继续将上帝之音传达给你们。我们知道你们不会让我们失望。在你们准备捐赠的时候——请使用克里斯、凯和莱尔教友本周送给你们的那些爱的信封——来听听我们圣经外联中心自己的歌手盖尔在福音吉他的伴奏下演唱的歌曲——《你不需要理解，你只需牵住他的手》。”

现场导演向萨特伸出四根指头倒计时。短暂的捐赠时间结束时，导演又挥了下指挥棒提示萨特。牧师坐在写字桌后，旁边的椅子空空的。长椅开始显得拥挤了。

萨特表情放松，甚至有些快活，对着二号摄像机的镜头露出微笑。“朋友们，提到上帝爱的力量，提到永恒拯救的力量，提到重生的恩赐.....我就不得不怀着巨大的喜悦向你们介绍我们的下一位嘉宾。他曾经多年迷失在传说中西岸的罪恶之网里.....这个原本善良的灵魂远离基督的圣光，拒绝听从上帝的箴言，堕入了恐惧与通奸的黑暗森林.....但今晚，就在这里，我们就要见证耶稣无限的慈悲和力量，他是如此博爱，不会让任何愿意重回正轨的灵魂继续迷失.....欢迎好莱坞著名导演和制片人——安东尼·哈罗德！”

哈罗德在六百名根本不知道他是谁的基督教徒的掌声中穿过巨大的

舞台，朝吉米·韦恩·萨特伸出手，但后者跳了起来，拥抱哈罗德，挥手示意他坐进嘉宾席。哈罗德落座后，紧张地跷起了腿。歌星从长椅上对他露齿而笑，世界末日作家冷静地注视着他，肥胖的女演员妩媚地向他献上一个飞吻。哈罗德穿着牛仔裤、他最喜欢的蛇皮牛仔靴和红色丝绸衬衫，衬衫领口敞开，皮带扣是《星球大战》中的R2-D2机器人。

吉米·韦恩·萨特身子前倾，双手十指交叉。“好了，安东尼。”

哈罗德不自信地微笑了一下，眯眼看着观众。摄影棚的灯光太强烈，他只能瞥见一两道眼镜的反光。

“安东尼，你在浮华城里浸淫多少年了？”

“呃……十六年。”哈罗德说，清了清嗓子，“从1964年开始……那时我十九岁。我一开始是编剧。”

“安东尼……”萨特探出身子，声音既愉悦又阴险，“好莱坞真的像传说中那样邪恶吗？请注意，我不是说整个好莱坞，不是那里所有人。凯和我在那边有几个基督徒好朋友，包括你，安东尼。但总体而言，好莱坞就像传说中那样邪恶吗？”

“非常邪恶。”哈罗德说，放下了跷起的腿，“那里的情况……非常糟。”

“离婚？”萨特说。

“十分常见。”

“毒品？”

“人人都是瘾君子。”

“都是毒性强烈的玩意儿？”

“是的。”

“可卡因？”

“同糖果一样常见。”

“海洛因？”

“即使明星的胳膊上也有注射毒品留下的针孔，吉米。”

“人们会亵渎上帝的圣名吗？”

“经常。”

“咒骂上帝？”

“那里流行这个。”

“崇拜撒旦？”

“据说有。”

“崇拜万能的金钱？”

“毫无疑问。”

“上帝的第七条戒律呢，安东尼？”

“呃……”

“就是‘不可奸淫’？”

“呃.....我得说，他们完全没放在心上.....”

“你见过那些疯狂的好莱坞派对吧，安东尼？”

“我受邀参加过.....”

“吸毒，通奸，奸淫，追求万能的金钱，崇拜魔鬼，藐视上帝的戒律.....”

“是的。”哈罗德说，“这还只是一个不怎么疯狂的派对。”观众发出一种介乎咳嗽和捂住嘴的喘气之间的声音。

吉米·韦恩·萨特牧师将手指相抵成尖塔状。“安东尼，告诉我们你的故事，你的过去，你的堕落，还有你最终是怎样摆脱这个.....这个.....浮华的地狱的。”

哈罗德嘴角抽动，微微一笑：“这个嘛，吉米，我很年轻.....容易受到影响.....愿意跟随他人。我承认，那种生活方式引诱我在黑暗的道路上走了很多年。”

“还有那些世俗的报酬.....”萨特提醒道。

哈罗德点点头，找到了那台亮着红灯的摄像机，表情既真诚又带着一丝悲伤。“就像你在这儿说过的，吉米，魔鬼有自己的手段。钱.....多到我不知道怎么花的钱，吉米。好车。大房子。女人.....漂亮女人.....身材火辣的著名影星.....我要做的只是接起电话，吉米。我产生了错觉，以为自己拥有巨大的权力和崇高的地位。我纵酒，吸毒。通往

地狱之路也许就在热气腾腾的浴缸里，吉米。”

“阿门！”肥胖的女演员尖叫道。

萨特点点头，表情庄严而忧虑：“可是，安东尼，最可怕的是，我们最担心的情况是，正是这些人在为我们的孩子拍电影，制作所谓的娱乐节目，对吗？”

“不错，吉米。他们拍电影只考虑一件事，那就是利润。”

一号摄像机拉近给萨特一个特写，萨特紧盯着镜头。他脸上的轻率已经消失不见。线条分明的下巴，乌黑的眉毛，长长的卷曲的白发，这些让他看起来如同一位《旧约》中的先知。“我们孩子看到的是狗屎。狗屎和垃圾。我们大多数人小时候，存下硬币去看电影——如果我们被允许去看电影的话——我们会去看星期六的下午场动画片。动画片都去哪儿了，安东尼？看完动画片，我们会看西部片。还记得胡特·吉布森吗？记得卡西迪牛仔吗？记得罗伊·罗杰斯吗？上帝保佑他。罗伊是我们上周节目的嘉宾。他是个慷慨大方的好人。然后，我们会看一部约翰·韦恩的电影。最后我们会回家，知道好人取得了胜利，而美国是得到上帝保佑的国家。还记得《海蜂突击队》中的约翰·韦恩吗？我们会回到家人身边。还记得《安迪·哈代》中的米基·鲁尼吗？我们回到家里，知道家庭非常重要，知道国家非常重要，知道善良、尊重、权威、互爱非常重要，知道自律和自制非常重要，知道上帝非常重要！”

萨特摘下双光眼镜，他的前额和上唇布满了细汗，“但我们的孩子现在看什么？！他们看色情片，看不敬奉上帝的污秽的垃圾。现在去看电影，我是说PG级[【33】](#)电影，还不是R级[【34】](#)或X级[【35】](#)电影——后面这两种片子像癌症一样到处扩散。现在，每个孩子都能进影院去看，

年龄限制根本不存在，但这种电影分级制度本来就是伪善之举。垃圾就是垃圾。不适合十六岁孩子看的东西也不适合对上帝怀有畏惧之心的成年人。但就是这些孩子们能看的PG级电影，也有裸露场面，还能听到污言秽语，一会儿一句脏话。电影摧毁了家庭和国家，嘲讽上帝的戒律，把性爱、暴力教给孩子，让他们狂躁不安，满口污秽。你们问我能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我会说：尊奉上帝，谨遵他的教导，这样就自然不会对那些垃圾感兴趣。让你们的子接受耶稣，从心底里接受耶稣，将耶稣奉为他们的拯救者，他们自身的拯救者，然后他们就自然不会去看那些垃圾电影，不会被罪恶之城好莱坞所吸引。‘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与子.....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36】](#)《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二节、二十六节、二十八节。”

人群呼喊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歌星欢呼道。世界末日作家闭上双眼频频点头。肥胖女演员掩面而泣。

“安东尼。”萨特低声说，众人把注意力转移回他身上，“你接受上帝了吗？”

“接受了，吉米。我找到了上帝.....”

“你将上帝奉为自己的拯救者？”

“是的，吉米。我从心底里信仰耶稣.....”

“你允许他带领你走出恐惧和通奸的黑暗森林，走出好莱坞的虚伪与病态，进入上帝治愈灵魂的圣光之中？”

“我已经这么做了，吉米。基督已经让我重获生命中的喜悦，赐予我继续生活和工作的理由。”

“赞美上帝吧。”萨特低语道，露出天使般的微笑。他摇了摇头，仿佛醉了，然后转头再次面对三号摄像机。现场导演急切地转动手指。“好消息是，在不久的将来——我希望能很快——安东尼将把自己的技能、才华和专长贡献给一项非常特殊的圣经外联项目。我们现在还不能过分透露这个项目的具体内容，但我们相信，安东尼将用好莱坞的杰出技能来把上帝的箴言传达给渴望获取纯正家庭娱乐节目的善良基督徒。”

观众和其他嘉宾报以热烈的掌声。萨特朝麦克风探出身子，以便自己的声音能盖过噪声：“明天将为大家奉上基督音乐会，邀请到的嘉宾有帕特·布恩、帕西·迪伦、‘好消息’乐队，当然还有我们自己的歌手盖尔和福音吉他……”

掌声愈发热烈，电子提词器闪过一行字。三号摄像机上前给萨特拍下一个大大的面部特写。牧师微笑道：“在下次节目之前，请记住《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吧：‘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独一的儿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致灭亡，反得永生。’再见！上帝保佑你们！”

表示录制中的红色指示灯刚一熄灭，萨特和哈罗德就离开了舞台，这时掌声都尚未结束。他们快步走过铺着地毯、开着空调的走廊。玛利亚·陈和牧师的妻子凯正在萨特的外间办公室等他们。“你怎么看，亲爱的？”萨特问。

凯·埃伦·萨特高挑苗条，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发型仿佛来自古埃及。“太棒了，亲爱的。堪称完美。”

“我们需要剪掉那个糊涂蛋歌星对犹太人在唱片业所作所为的长篇大论。”萨特说，“不过，我们反正在正式播出前会剪掉大约二十分钟的内容。”他戴上双光眼镜，眯眼看着妻子，“你们两位女士要去哪儿？”

“我打算带玛利亚参观已婚学生宿舍的托儿所。”凯·萨特说。

“很好，很好！”牧师说，“安东尼和我还要谈一会儿。然后我们就送你们搭飞机去亚特兰大。”

玛利亚·陈瞟了眼哈罗德。哈罗德耸耸肩。埃伦·萨特一边快活地同玛利亚·陈聊着天，一边带着她走开了。

吉米·韦恩·萨特牧师的办公室非常大，铺着厚厚的地毯，装饰以米黄色和棕黄色为主，与中心其他地方的红、白、蓝为主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一面长长的墙上装着曲面玻璃，可以俯瞰牧场和开发者保留下的一小片森林。萨特宽大的书桌背后，三十英尺长的墙上挂满了他同名人政要的合照、奖状、贡献纪念奖牌、匾额，以及其他彰显吉米·韦恩·萨特地位和权力的证书。

哈罗德在一把椅子上摊开四肢，用力伸腿：“累死人了！”

萨特脱下夏装夹克，搭在皮制老板椅的靠背上，坐下来，挽起袖子，双手十指交叉垫在脑后。“安东尼，这同你想象中一样好玩儿，对吧？”

哈罗德用手指梳了梳烫发：“我只希望我的赞助人不要看见这段节目。”

萨特微笑道：“为什么，安东尼？同宗教打交道会影响你在电影界的声誉吗？”

“看上去像傻瓜会影响我的声誉。”哈罗德说，瞥了眼房间远端的厨房区，“我能喝点儿酒吗？”

“当然可以。”萨特说，“你不介意自己动手吧？你知道怎么弄。”

未等萨特说完，哈罗德已经穿过了房间。他将斯米诺伏特加倒进酒杯，加入冰块，然后从暗柜中取出另外一瓶酒。“你来杯波旁威士忌？”

“有劳。”萨特说。

哈罗德将掺好的酒递过去，牧师说：“我邀请你来我这儿玩几天，你接受了我的邀请，现在你还满意吗，安东尼？”

哈罗德啜了口伏特加。“你真的觉得把我弄上节目跟他们摊牌是明智之举？”

“他们知道你在这里。”萨特说，“开普勒在跟踪你，而他和C教友在监视我。也许你的出现会让他们糊涂一会儿。”

“反正让我糊涂了。”哈罗德说，又倒了杯酒。

萨特咯咯一笑，开始翻检桌上的文件。“安东尼，希望你不要以为我对牧师工作心存不敬。”

哈罗德停住了往杯中扔冰块的动作，瞪着萨特。“你就别装了。”他说，“这个鬼地方是我见过的最虚伪的陷阱。”

“一点儿都不虚伪。”萨特说，“我的牧师身份是真实的。我对人民的关心是真实的。我对上帝赐予我的念控力的态度是真实的。”

哈罗德摇摇头。“吉米·韦恩，这两天来，你一直带着我在这个原教旨主义的迪士尼乐园里转悠，我看到的每一样东西被设计出来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那些迂腐的白痴的钱从他们在凯马特买的仿牛皮钱包里骗出来。你动用机器把含有支票的信封筛选出来。你动用电脑扫描信件，自动回复。你设置了呼叫中心，发动地毯式邮件推广，还把礼拜仪式录制成电视节目。你让所有媒体大亨都相形见绌。”

“安东尼，安东尼。”萨特直摇头，“你看穿了外表，触及了深层的本质。收看宗教节目的虔诚信徒大多是傻子、乡巴佬，还有福音派的脑残，但这并不能证明我在虚假传道，安东尼。”

“不能？”

“当然不能。我爱这些人！”萨特用巨拳敲打着桌子，“五十年前，我还是个年轻的福音传教士，只有七岁，跟着父亲和埃尔姑姑到处搞帐篷布道集会。那时我就已经知道，上帝赐予我念控力是有理由的，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萨特拿起一张纸，透过双光眼镜注视着它，“安东尼，告诉我，你觉得是谁写下了这些文字——

“牧师……‘害怕科学的进步，就像女巫害怕晨光的降临，因为科学将颠覆她们赖以谋生的骗局。’”

萨特从双光眼镜背后翻眼看着哈罗德：“告诉我，你觉得这是谁写的，安东尼。”

哈罗德耸耸肩。“H. L. 门肯？还是玛德琳·穆雷·欧海尔 [\[37\]](#)？”

萨特摇头道：“是杰弗逊，安东尼。托马斯·杰弗逊[【38】](#)。”

“所以呢？”

萨特用肥大的手指指着哈罗德：“你没看出来吗，安东尼？福音派认为这个国家是建立在宗教信条之上的，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但事实上，大多数开国元勋都像杰弗逊一样，是无神论者，或者唯一神论者[【39】](#)……”

“所以呢？”

“所以，这个国家的建立者是一帮糊涂的、世俗的人本主义者，安东尼。所以我们在学校里不再教授神学。所以每天都有上百万女性堕胎。上帝之所以赐予我念控力，就是为了让我去打动民众的心灵，让美国重新成为基督教国家，安东尼。”

“所以你想让我帮你，而你也会支持我，并且保护我不受岛俱乐部的骚扰。”哈罗德说。

“如果你帮我，孩子，”萨特微笑着说，“我就不会让他们来烦你。”

“听起来你想当总统啊。”哈罗德说，“昨天我们不是讨论过要调整岛俱乐部的等级吗？”

萨特摊开手，手掌向上：“野心大点儿哪里不对了，安东尼？C教友、开普勒、特拉斯科和科尔本都在政界浸淫几十年了。四十年前，我在巴吞鲁日[【40】](#)的保守派牧师的一个政治集会上认识了C教友。让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入主白宫也没什么不好。”

“吉米·卡特难道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哈罗德说。

“吉米·卡特是一个福音派的懦夫。”萨特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知道该如何对付那个迫害美国公民的异教徒阿亚图拉。《圣经》教导我们‘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们应该打得那些该死的什叶派穆斯林满地找牙。”

“照全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说法，就是基督徒把里根【41】送上总统宝座的。”哈罗德说，起身又去倒伏特加。他向来厌烦谈论政治。

“放屁。”吉米·韦恩·萨特说，“是C教友、开普勒和特拉斯科把我们的朋友罗纳德送上总统宝座的。全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笨蛋太幼稚了。这个国家正在右倾，但将有暂时的反复。到1988年或者1992年，会有真正的基督徒候选人上台。”

“是你吗？”哈罗德说，“你前面不是还有人吗？”

萨特皱眉问：“例如谁？”

“叫什么来着？”哈罗德说，“发起争取道德多数运动的那个家伙。法尔维尔。”

萨特笑道：“杰里是我们华盛顿的右翼朋友打造出来的傀儡。他的赞助资金耗光之后，所有人都会发现他只是个提线人偶，而且还是个不怎么聪明的人偶。”

“那些老头子呢？”哈罗德说，努力回忆那些他在洛杉矶有线电视上看到的神棍的名字，“雷克斯·霍巴特……”

“是汉巴特。”萨特纠正道，“还有奥拉尔·罗伯茨。你疯了吗，安东尼？”

“什么意思？”

萨特从保湿盒里抽出一支哈瓦那雪茄点燃。“你说的这些家伙，靴子上还沾着牛粪呢。”吉米·韦恩·萨特牧师说，“他们会在电视上说：‘把你身上不舒服的地方贴上电视屏幕，我能治好它！’安东尼，你能想象一个用祈祷来治疗痔疮、脓肿、溃疡、阴道感染的人同外国政要会面，在林肯睡过的卧室里睡觉？”

“你吓到我了。”哈罗德说，开始喝第四杯伏特加，“那其他人呢？就是你的那些竞争者？”

萨特牧师又把双手十指交叉垫在脑后，微笑道：“吉米和塔米么……他们有一半时间都在疲于应付联邦通信委员会，所以我根本不用担心他们。何况，他们经常轮流精神崩溃。我不怪吉姆。如果我有那样的老婆也会崩溃的。此外，还有路易斯安那的斯瓦格。他很聪明，安东尼。但我认为他的真正愿望是像他表弟一样当摇滚明星……”

“他表弟？”哈罗德问。

“杰里·李·刘易斯。”萨特说，“还有谁来着？对了，帕特·罗伯森。我猜帕特会参加1984年或1988年的竞选。他很难对付。他控制的庞大网络让我的圣经外联中心相形见绌。但帕特有自己的缺点。人们有时会忘了他是个牧师，就连帕特自己也忘了……”

“你讲的这些都很有趣。”哈罗德说，“但我们似乎忘了我来这儿的理由。”

萨特摘下眼镜，取出嘴里的雪茄，瞪着哈罗德说：“安东尼，你来这儿是因为你遇上了大麻烦。如果没有人帮你，俱乐部就会把你弄到岛上，当成晚餐后的消遣……”

“嘿，”哈罗德说，“我可是执行委员会的合格成员。”

“是的。”萨特说，“特拉斯科死了，科尔本死了，开普勒缩头缩尾，C教友对费城的大失败感到很丢脸。”

“我跟那件事没有半点儿关系。”哈罗德说。

“你就是从费城脱身出来的。”萨特说，“上帝啊，那里真是一团糟。五名联邦调查局特工和科尔本手下的六名特工死了，十多名当地黑人死了，一名当地牧师死了，火灾，爆炸，私人和公共财产的重大损失……”

“媒体采信了黑帮火并的说法。”哈罗德说，“联邦调查局特工之所以出现，是为了对付持有武器的黑人恐怖分子……”

“是啊。这件事闹得很大，市长办公室都知道了，甚至惊动了华盛顿。你知道理查德·海恩斯正在秘密而谨慎地为C教友工作吧？”

“谁他妈会理会这破事儿。”哈罗德说。

“说得对。”吉米·韦恩·萨特微笑道，“但你难道没发现吗，你是在一个相当敏感的时期进入执行委员会的。”

“你确定他们想利用我找到威利？”哈罗德问。

“当然。”萨特说。

“找到之后就抛弃我？”

“当然。”萨特说。

“为什么？”哈罗德问，“为什么他们要招惹威利这个残忍的疯子？”

“《旧约》里有一句古老的沙漠谚语。”萨尔说。

“什么谚语？”

“与其让骆驼从帐篷外往里撒尿，不如让它从帐篷里往外撒尿。”萨特吟咏道。

“谢谢，牧师。”哈罗德说。

“不客气，安东尼。”萨特瞥了眼手表，“你最好抓紧，否则就赶不上去亚特兰大的飞机了。”

哈罗德打一个激灵，“你知道为什么巴伦特要在星期六开这个会吗？”

“我想C教友开会是为了星期一的事。”

“里根遭枪击……”

“不错。”萨特说，“但是，你知道枪响的时候，是谁站在总统身后三步远的地方吗？”

哈罗德挑起眉毛。

“不错，就是C教友自己。”萨特说，“我想我们有许多东西要谈。”

“耶稣啊。”哈罗德说。

吉米·韦恩·萨特紧皱眉头，“不许你在这个房间里亵渎上帝之名。”他厉声道，“我建议你也不要再在C教友面前这么做。”

哈罗德朝门口走去，突然停下。“对了，吉米，为什么你叫巴伦特‘C教友’？”

“因为C. 阿诺德不喜欢我叫他的教名。”萨特说。

哈罗德惊愕地问：“你知道他的教名？”

“当然。”萨特说，“我们从三十年代起就认识了，那时我们还是孩子呢。”

“他的教名是什么？”

“C. 阿诺德的教名是克里斯蒂安。”萨特微笑道。

“啊？”

“克里斯蒂安。”萨特重复道，“克里斯蒂安·阿诺德·巴伦特。他的父亲信仰基督[【42】](#)，尽管C教友不信。”

“操。”哈罗德咒骂道，在萨特开口之前就匆匆走出了房间。

以色列，凯撒利亚

1981年4月2日，星期二

娜塔莉·普雷斯頓从维也纳乘以色列航空公司的航班，于当地时间上午十点半降落在戴维·本-古里安机场。以色列海关冷静、高效，而且彬彬有礼。“欢迎回到以色列，哈普肖小姐。”柜台后的人边说边检查她的两个包。这是她第三次持假护照进入这个国家，但她的内心仍然狂跳不已。尽管是摩萨德——以色列自己的情报机构——伪造了这本护照，但她并没有因此而安心。

通关后，她搭上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公交车前往特拉维夫，然后从杰夫路上的公交站步行去哈马斯特路上的ITS/Avis租车公司。她预缴了四百美元，以按周计费的方式租了一辆1975年款欧宝轿车。但这辆车的刹车不好，每次停车都会往左偏。

娜塔莉离开特拉维夫丑陋的郊区时，刚过正午不久。她开车沿着海法的海岸公路向北驶去。天气晴朗，气温逼近六十华氏度。高速公路和地中海反射着强烈的阳光，娜塔莉不得不戴上墨镜。驶出特拉维夫大约二十英里后，她穿过了内塔尼亚胡——一个岸边高崖上乱糟糟的度假小

镇。又驶出几英里之后，她看到了指示牌，开下四车道高速公路，进入一条绕着沙丘向海滩延伸的更窄的沥青路。她瞟了眼罗马时代留下来的引水桥和巨大堡垒，顺着古老的海岸公路经过丹·凯撒利亚酒店。酒店里有十八洞的高尔夫球场，周围环绕着高高的栅栏和蛇腹式铁丝网。

她向东驶上一条石子路，根据指示牌前往米根·迈克尔定居点，直到被一条更窄的小路横向截断。车颠簸着爬了四分之一英里山路，穿过角豆树林，绕过浓密的开心果丛，间或经过几棵松树，最后停在一个挂着锁的大门前。娜塔莉下车伸了伸腿，朝山顶的白房子挥手。

索尔·拉斯基走下小路，放她进来。他减了肥，胡子也刮干净了。他穿着肥大的卡其短裤和白色的T恤，与瘦小的身形不协调地搭配着，让他看上去就像是《桂河大桥》[【43】](#)里的战俘——肤色黝黑，皮包骨头。头上光秃的部分因为被晒伤而更加显眼，但头发更白更长了，顺着耳朵和后脖颈弯曲着垂下来。破烂的玳瑁框的眼镜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副银色的飞行眼镜，在强光中能自动变暗。左臂上的伤疤依然鲜红。

他打开了门锁，两人飞快地拥抱了一下。

“顺利吗？”他问。

“非常顺利。”娜塔莉说，“西蒙·维森塔尔让我带他向你问好。”

“他身体还好吧？”

“在他这个岁数的人来说相当不错了。”

“他是否引导你找到了正确的情报源？”

“比这还好。”娜塔莉说，“他亲自帮我查找了情报。如果在他的小办公室里找不到，他就让调查员从维也纳的各个图书馆和档案馆把资料带过来。”

“太好了。”索尔说，“带回来了吗？”

娜塔莉指了指后座上的大箱子：“全是复印件。真可怕，索尔。你现在还是每周去两次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吗？”

“没有。”索尔说，“离这儿不远有个地方，名叫犹太隔离区斗士之家，波兰人建的。”

“跟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差不多吗？”

“规模小些。”索尔说，“只要知道遇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的故事，去那里就够了。开进来吧，我锁上门之后搭你的车上去。”

山顶上有一个非常大的白房子。娜塔莉顺着房后的路开下南坡，停在一片果园旁的白墙平房边。这里的风景美极了。西面的果园和耕地之外，是起伏的沙丘、遗址和碧浪翻滚的地中海。透过南面蒸腾的热气，可以看见内坦亚植被茂密的悬崖。东面横亘着连绵的群山和飘着橘子香味的沙龙山谷。北面圣殿骑士城堡之外，矗立着所罗门王时代遗留下来的堡垒，在卡梅尔山的绿色山脊上，排列着海法狭窄的被雨水冲刷过的石街。娜塔莉很高兴自己回来了。

索尔帮她开着门，等她提着箱子进去。这个小屋同她八天前离开时一模一样。客厅是长条形的，连着小厨房和饭厅。饭厅里放着一张小木桌和三把椅子。客厅里有壁炉，炉边放着另一把椅子。灿烂的阳光透过

小窗投射在刷了白灰的墙上。房间有两个卧室。娜塔莉提着包进入她的房间，扔在大床上。索尔在她床头柜的白色花瓶里插上了新鲜的花束。

她回到客厅的时候，索尔正在泡咖啡。“旅行愉快吧？”他问，“没出状况吧？”

“没有。”娜塔莉说，将一摞档案放在粗糙的木桌上。“萨拉·哈普肖看到了娜塔莉·普雷斯顿从未去过的地方。”

索尔点点头，将一杯浓浓的黑咖啡放在她面前。

“这里没出状况吧？”

“没有。”索尔说，“没有什么意料之外的情况。”

她从一个蓝碗中舀了点儿糖放入咖啡，搅了搅。她感到非常疲惫。索尔坐到她对面，拍了拍她的手。虽然他消瘦的脸上沟壑纵横，但她还是觉得他蓄胡子的时候看起来更年轻。那是三个月前，但感觉就好像几个世纪之前一样。

“杰克提供了更多的消息。”他说，“你想出去散散步吗？”

她瞟了眼自己的咖啡。

“你可以边走边喝。”索尔说，“我们去古竞技场吧。”他起身返回卧室，不一会儿就回来了，穿着宽松的卡其衬衣，下摆没有扎进裤子。但这没能掩藏住他插在腰间的点45口径自动手枪。

他们缓步西行，走下山坡，经过栅栏和橘园，来到沙丘边。沙子已

经侵入了耕地和私人别墅的绿地。索尔越过沙丘顶部，来到一段引水桥的表面。引水桥距沙地二十五英尺，延伸数英里，通往一片遗址和海边的新建筑。一个穿着白衬衫的小伙子朝他们跑过来，一边大叫一边挥着胳膊，但索尔用希伯来语对他小声说了几句，小伙子就点点头离开了。索尔开始沿着引水桥凹凸不平的表面行走。

“你同他说了些什么？”娜塔莉问。

“我说我认识弗洛瓦、艾维约纳和内格夫三人。”索尔说，“他们从五十年代就开始在这儿挖掘古代遗址。”

“就这个？”

“是的。”索尔说。他停下脚步，环顾四周。地中海就在他们右边；前方一英里处，一片低矮的新建筑沐浴在下午的阳光中。

“你当初说自己在哪儿有房子，我还以为是沙漠中的窝棚呢。”娜塔莉说。

“战争结束后不久我来这儿时，住的确实是窝棚。”索尔说，“我们首先建造并扩大了迦实、卡法维特金、玛根米卡伊尔等定居点。独立战争之后，戴维和丽贝卡在这儿建造了农场……”

“这里简直就是庄园。”娜塔莉说。

索尔微微一笑，将最后一口咖啡喝掉：“罗斯切尔德男爵的家才是庄园。现在那里成了五星级的丹·凯撒利亚酒店。”

“我喜欢这些遗址。”娜塔莉说，“引水桥、剧院，还有十字军城，它们都那么……那么古老。”

索尔点头道：“我在美国的时候，就无比怀念这里厚重的历史感。”

娜塔莉将背包从肩上取下来，把喝完的咖啡杯放进去，用毛巾仔细包裹起来。“我怀念美国。”她说，望着被沙海包围的黄色的石砌引水桥，“我觉得我怀念美国。”她说，“我在那边的最后几天就像噩梦一样。”

索尔一言不发，两人就这样平静地坐了几分钟。

娜塔莉首先开口：“不知道谁去参加了罗布的葬礼。”

索尔瞥了她一眼，他的偏光眼镜反射着阳光。“杰克·科恩写信来说，金特里治安官葬在查尔斯顿的一个墓园里，当地有关部门和警察局的人参加了葬礼。”

“是啊。”娜塔莉说，“但我问的是同他亲近的人。有亲人参加吗？他的朋友达利尔·米克斯在不在？有没有爱他的人送他最后一程？”娜塔莉哽咽了。

索尔把手帕递给她。“你说的话太危险了。”他柔声道，“他们会认出你的。何况，你的身体条件也不允许。耶路撒冷医院的医生说你的踝关节是粉碎性骨折。”索尔冲她微微一笑，接过递回来的手帕。“我看你今天已经完全不瘸了。”

“是啊。”娜塔莉说，“我好很多了。”她也对索尔报以微笑，“好了，”她说，“谁先说？”

“你先吧。”索尔说，“杰克提供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信息，但我想先听听维也纳那边的情况。”

娜塔莉点点头。“酒店档案表明，梅勒妮·福勒小姐和尼娜·霍金斯小姐——霍金斯是德雷顿的娘家姓——曾在1925年、1926年和1927年入住帝国酒店，在1933年、1934年和1935年入住大都会酒店。他们可能在别的年份也入住过别的酒店，只是由于战争或别的什么原因，那些酒店遗失了档案。维森塔尔先生还在查。”

“冯·伯夏特呢？”索尔说。

“没有入住记录。”娜塔莉说，“但维森塔尔证实，从1922年到1939年，威廉·冯·伯夏特在维也纳城外的佩希托尔茨多夫租了一座小别墅。战后那里就被拆毁了。”

“其他方面的情况呢？”索尔问，“比如犯罪记录。”

“着重调查了杀人案。”娜塔莉说，“大部分都是常见的街头暴力、政治谋杀、激情犯罪，等等。但是，到1925年夏天，出现了三件怪异的、无法解释的杀人案。两个身份显赫的男人和一个女人——维也纳著名的交际花——被熟人杀死。这三个案子里的凶手都没有杀人动机，没有不在场证据，没有任何借口。报纸上称他们是‘炎夏失心疯’，因为每个凶手都坚称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记忆。三人都被宣判有罪。一人被执行死刑，一人自杀，还有一人被送往精神病院，一个星期后淹死在鱼塘里。”

“听起来像是我们年轻的精神吸血鬼开始狩猎了。”索尔说，“初尝血腥味。”

“维森塔尔先生不知道这些都是他们所为。”娜塔莉说，“但他继续调查了下去。1926年夏天出现了三件无法解释的杀人案。1927年6月到8月之间出现了十一件，但那年夏天发生了一起失败的暴乱，示威行动失

控，八十名工人死亡，维也纳当局没工夫理会几个下层小市民的死亡。”

“看来，我们的魔鬼三人组更换了下手的对象。”索尔说，“也许，在自己的社交圈中杀人让他们备感压力。”

“我们没有找到1928年冬天或夏天类似的犯罪记录。”娜塔莉说，“但到1929年，在奥地利度假小镇巴德伊舍有七人神秘失踪。维也纳的报纸都说这是‘早诺狼人’所为，因为所有消失的人——其中有些是维也纳或柏林的达官显贵——最后被看到的地点是广场上的早诺咖啡店。”

“但无法确认我们年轻的德国人和他的两位美国女伴在场？”索尔问。

“还没有证据。”娜塔莉说，“但维森塔尔先生指出，那一带曾经有许多私人别墅和酒店。”

索尔满意地点点头。两人抬起头，看到五架以色列F-16战斗机组成的编队从地中海上空呼啸着掠过，往南而去。

“这只是开始。”索尔说，“我们需要更多的详细资料，现在的还远远不够，但好歹是个开始。”他们默默地坐了几分钟。太阳向西南偏移，将他们所在的引水桥的影子投在沙丘之上。世界笼罩在金红的光芒之中。最后，索尔开口道：“大希律王，一个摇尾乞怜的献媚者，在公元前二十二年建造了这座城市，将其先给了恺撒·奥古斯都。到公元六年，这里已经是权力的中心，出现了歌剧院、竞技场和引水桥。彼拉多在这里担任了十年罗马帝国的犹太总督。”

娜塔莉对他皱起眉：“二月我们刚来这儿的时候，你就给我说过这些。”

“不错。”索尔说，“瞧。”他指着已经淹没了石拱的沙丘，“一百五十年来，引水桥的大部分都埋在沙里。我们坐着的这条引水桥是六十年代初才挖出来的。”

“所以呢？”

“想想恺撒的权力。”索尔问，“想想大希律王献媚的诡计，还有使徒保罗被囚禁在这里时感到的恐惧和忧虑。”索尔等了几秒，“都消失了，被时间之沙掩埋。权力烟消云散，权力的象征物倾塌荒废，只剩下石头和记忆。”

“你想说什么，索尔？”娜塔莉问。

“上校和姓福勒的女人现在应该至少七十多岁了。”索尔说，“艾伦给我的照片上的男人看上去六十多岁。正如罗布·金特里说过的一样，他们逃不掉衰老和死亡。他们不会在下次满月时复活。”

“那我就待在这儿？”娜塔莉愤怒地咆哮起来，“我们就这么躲起来，直到这些……这些恶魔老死？或者互相残杀而死？”

“也可以待在别的安全的地方。”索尔说，“如果我们不躲起来，那就只有一个选择——杀人。”

娜塔莉站起身，在狭窄的石墙上踱来踱去：“你忘了，索尔，我已经杀人了。我枪杀了老太婆操控的那个可怕男孩——文森特。”

“他那个时候不能算是人。”索尔说，“杀他的人是梅勒妮·福勒，不

是你。你只是将他的身体从她的操控下释放出来。”

“在我看来，他们都不是人。”娜塔莉说，“我们必须回去。”

“是的，不过——”索尔说。

“我不相信你居然阻止我追踪她们。”娜塔莉说，“杰克·科恩在华盛顿用电脑挖掘出那么多信息，他正在为我们冒险。我在多伦多、法国和维也纳调查了好几个星期，而你在犹太大屠杀纪念馆也待了数百小时……”

索尔站起身。“这只是个建议。”他说，“至少，不必我们两个人都去……”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娜塔莉说，“你少来，索尔。他们杀了我父亲。他们杀了罗布。他们中有人用肮脏的意志侵犯了我。虽然只有我和你两个人，虽然我还不知道怎么办，但我会回去。不管你回不回去，索尔，我都要回去。”

“好吧。”索尔·拉斯基说，将背包递给了她，握住了她的手。“你真的确定？”

“我确定。”娜塔莉说，“给我说说科恩发现的新东西。”

“晚点儿吧。”索尔说，“晚饭后再谈。”他轻轻拉着她的手臂，沿着引水桥往回走。他们的影子纠缠、融合在一起，投在逼近引水桥的高高沙丘上。

索尔准备了丰盛的晚餐，有带新鲜水果的沙拉、硬面包圈（但模样和味道都不像真的硬面包圈）、用东方风格烹饪的羊肉，还有香甜的土耳其咖啡。直到天都黑了，他们才进入他的房间，打开了吱吱作响的科尔曼灯笼。

长长的桌子上堆满了文件夹、复印资料、照片——最上面的照片中是温驯地盯着镜头的集中营俘虏——还有被索尔写得密密麻麻的黄色便笺簿。粗糙的白墙上贴着层层叠叠的白纸，上面都是名字、日期和集中营的地图。娜塔莉发现了一张从报纸上复印下来的老照片，照片里，年轻的上校和几名党卫军军官正在微笑。照片旁边是一张8×10英寸大小的彩色照片，照片里梅勒妮·福勒正同她的男仆穿过查尔斯顿的家的院子。

他们坐在沉重而舒适的椅子上，索尔将厚厚一沓资料拿过来。“杰克认为他们找到了梅勒妮·福勒。”他说。

娜塔莉挺直身子：“她在哪儿？”

“查尔斯顿，”索尔说，“她的老房子里。”

娜塔莉缓缓摇头：“不可能。她不会那么笨。”

索尔打开文件夹，看着以色列大使馆专用信纸上打印出的文字。“福勒家被查封了，等待梅勒妮·福勒的状态从法律上得到最终确定。法院需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宣布她在法律意义上死亡了。处理她的房产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她没有在世的亲人。但是，一个名叫霍华德·沃登的人出现了，声称是梅勒妮·福勒的侄孙。他出示了信件和文件，包括一份1978年1月8日签署的遗嘱。遗嘱中，福勒表示从即日起，将房子和房中的财产都转让给他——而不是她死后才转让——并授予他处置之

全权。沃登解释说，老太太之所以这么早就立遗嘱，是因为担心自己健康恶化，衰老加剧。他说当时他认为这只不过是在履行一个法律手续，他打心底里希望姑婆能在那座房子里终老。但现在，既然他的姑婆消失了，而且很可能死了，他认为自己有义务来打理这座房子。他目前正同家人住在那里。”

“他会不会真的是福勒的远亲呢？”娜塔莉问。

“不太可能。”索尔说，“杰克调查了沃登的背景。他在俄亥俄长大，十四年前搬到费城。过去四年里，他都是市政公园的副主管。实际上，过去三年他都住在费尔蒙特公园——”

“费尔蒙特公园！”娜塔莉惊呼，“梅勒妮·福勒就是在那儿消失的。”

“不错。”索尔说，“来自费城的情报显示，沃登三十七岁，已婚，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孩一个男孩。在查尔斯顿，他的妻子也与描述相吻合，但他们只有一个孩子——一个名叫贾斯汀的男孩。”

“可是——”娜塔莉插嘴道。

“等等，还有呢。”索尔说，“邻居霍奇斯家也被卖出去了。买主是斯蒂芬·哈特曼医生。哈特曼医生同他的妻子和二十三岁的女儿住在那里。”

“这有什么问题？”娜塔莉问，“我能理解为什么霍奇斯夫人不想回那座房子。”

“是的。”索尔说，将飞行眼镜推到鼻梁上方，“但哈特曼医生似乎也来自费城。他是一名事业有成的精神病医生，但突然放弃了工作，结了婚，并在三月离开了那里——刚好是霍华德·沃登和他的家人打算迁

往南方那一周。哈特曼医生的新婚妻子——这是他的第三任妻子，他的朋友都对他的再婚感到惊讶——名叫苏珊·欧德史密斯，婚前是费城综合医院重症监护病房的护士长……”

“医生同护士结婚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吧？”娜塔莉问。

“是的。”索尔说，“但根据杰克·科恩的调查，哈特曼医生同欧德史密斯护士在辞职结婚之前关系冷淡，仅限于工作上的交往。更有趣的是，这对愉快的新婚夫妇都没有一个二十三岁的女儿……”

“那谁是……”

“查尔斯顿那个叫康斯坦斯·哈特曼的女孩同费城综合医院重症监护病房的一个护士非常像，护士叫康妮·休厄尔，同欧德史密斯护士同一周辞职了。休厄尔离开公寓和朋友的时候并未说她将去何方。”

娜塔莉站起身，在小房间里来回踱步，对灯笼的咝咝声和她投在墙上的巨大影子浑然不察。“看来，我们可以推断梅勒妮·福勒在费城的疯狂之夜受了伤。报纸上说，在联邦调查局的直升机坠毁地附近的斯古吉尔河里发现了一辆车和一具尸体。死的不是她。我知道她肯定还活着。我能感觉到。对，她肯定受伤了。科恩有没有查过医院记录？”

“当然查了。”索尔说，“他发现联邦调查局的人——或者伪装成联邦调查局的人——在他之前去过了。他没有找到梅勒妮·福勒的治疗记录。医院收治了许多老太太，但没有人符合福勒女士的特征。”

“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娜塔莉说，“那个老恶魔肯定掩藏了自己的行迹。我们知道她的手段。”娜塔莉打了个寒战，揉了揉胳膊，“看来，为了能好好疗伤，梅勒妮·福勒调教了一组僵尸，把他们带回了查尔斯

顿。我猜，沃登夫妇一定还带着一位身体虚弱的老太太。”

“是沃登夫人的母亲。”索尔淡淡一笑，“邻居们都没见过她，但有人告诉杰克，沃登夫妇搬来了许多病房里的设备。而更诡异的是，根据杰克在费城的调查，南希·沃登的母亲早在1969年就去世了。”

娜塔莉兴奋地走来走去。“那个医生，叫什么来着……”

“哈特曼。”

“对……他和欧德史密斯护士负责为福勒提供一流的医疗服务。”娜塔莉停下脚步，等着索尔，“天啊，索尔，这也太冒险了！如果警察……”她打住话头。

“你说到点子上了。”索尔说，“哪儿的警察？查尔斯顿的警察不会怀疑沃登先生的病弱岳母就是失踪的梅勒妮·福勒。金特里治安官或许会起疑——罗布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大脑——但他已经死了。”

娜塔莉迅速垂下视线，深吸一口气。“巴伦特那伙人呢？”她说，“联邦调查局的人和其他特工呢？”

“也许他们停战了。”索尔说，“也许巴伦特先生和他幸存下来的朋友不能再承受十二月的那种曝光。如果你是梅勒妮·福勒，娜塔莉，你的同类同你一样嗜血，同你一样不愿暴露身份，你会去哪儿？”

娜塔莉缓缓点头：“去一座因为发生了一连串离奇凶杀案而受到全国关注的房子。福勒的思维真是不可思议。”

“是的，”索尔说，“不可思议。但对我们来说，则是天大的幸运。杰克·科恩已经最大限度地给予了我们帮助，差点儿惹恼他的上司。我

给他发了加密信息感谢他，并让他暂时中止调查，等待我们的消息。”

“要是其他人相信我们就好了！”娜塔莉大声叹息。

索尔摇摇头：“就连杰克·科恩也知道并且相信我们故事的一部分。他确信的是，有人杀害了艾伦·艾希科尔全家，而上校和美国当局以某种未知的方式卷入了这次谋杀。”

娜塔莉坐下。“天啊，索尔，沃登的另外两个孩子去哪儿了？杰克·科恩提到过的那两个女孩？”

索尔合上文件夹，摇摇头。“杰克没查出来。”他说，“沃登夫妇并没有哀伤的表现。费城和查尔斯顿也都没有女孩的死亡通告。他们有可能被送到了近亲那里，但杰克无法在不被人察觉的情况下核实这件事。看来，那个老太婆可能只是厌倦了身边有太多的小孩。”

娜塔莉的嘴唇都白了。“那个婊子必须死。”她咬牙切齿地说。

“是的。”索尔说，“但我们必须坚持既定的方案，特别是在确定她的所在之后。”

“好吧。”娜塔莉说，“但一想到她还在那里肆无忌惮地作恶……”

“他们不会横行太久。”索尔说，“我是说所有的精神吸血鬼。但如果我们要打败他们，就必须制订周密的计划。罗布·金特里的死要算在我的头上。艾伦全家的死也要算在我的头上。我错以为，只要悄悄接近这些恶魔，就不会有危险。但事实证明金特里是对的，他说我这样做等于是闭上眼睛去抓毒蛇。”他又合上了一个文件夹，手指在上面抚摸着，“如果我们要重返沼泽，那我们就必须成为猎人，而不仅仅是等着这些致命的猛兽发动袭击。”

“你没有见过她。”娜塔莉喃喃道，“她.....她不是人。我是有机会的，索尔。她的注意力被分散了。在那短暂的几秒钟里，我手里就有一把上了弹的枪.....但我朝错误的对象开了枪。杀死罗布的不是文森特，而是她。我的脑筋没来得及转过弯。”

索尔紧紧地抓住她的上臂，“别自责了。梅勒妮·福勒只是巢穴中的一条毒蛇而已。如果你杀了她，其他毒蛇仍会逍遥法外。而如果我们没猜错，是姓福勒的女人杀了查尔斯·科尔本。”

“但如果我.....”

“别自责了。”索尔语气强硬地说，拍了拍她的头，又摸了摸她的脸，“你太累了，我的朋友。如果你愿意，明天可以同我一起去犹太隔离区斗士之家。”

“我愿意。”娜塔莉说。她埋下头，索尔吻了下她的头顶。

娜塔莉上床休息后，索尔打开贴着“托尼·哈罗德”标签的文件夹，看了会儿并不算多的资料。最后，他放下文件，走向前门，打开门。月亮已经升起来了，将银辉洒在山坡和远处的沙丘上。戴维·艾希科尔的大房子里没有一丝灯光，安静地躺在山坡上。从西边飘来橘子和海水的气味。

几分钟后，索尔锁上门，上了门闩，合上百叶窗，然后进入自己的房间。他打开了维森塔尔寄来的第一份文件。在一摞写着烦琐的波兰公文和简洁的德国国防军速记符号的表格上，夹着一张照片。照片中的女孩十八九岁，小小的嘴巴，苍白的面颊，一头黑发裹在棉头巾下。一双乌黑的大眼睛。索尔的目光在照片上停留了好几分钟。他很想知道，盯

着镜头的女孩在想什么，她是何时死的，怎样死的，有谁为她的死而悲伤。他很想知道，答案是否就在这份档案里。但档案里至少记录了一些简单的事实，比如她何时因为犹太人的身份而被捕，何时被送往集中营。或许——只是或许——档案的最后一行写着她的死亡日期。她短暂的生命终结时，她的希望、思想、感情，还有未来的所有可能，都像撒入空中的灰烬一样，随风而逝。

索尔叹了口气，开始阅读。

第二天，他们起得很早。索尔准备了丰盛的早餐。他坚称这是以色列传统。太阳还没有完全爬上山，他们就把背包扔进了他那辆古老路虎的后座上，沿着海岸高速公路向北行驶。四十分钟后，他们就抵达了卡梅尔山脚下的港口城市海法。“你的头在你身上好像迦密山。你头上的发是紫黑色。”索尔迎着风背诵道。

“真美。”娜塔莉说，“《所罗门之歌》里的？”

“对，也叫《雅歌》。”索尔说。

在海法湾北面的坡地附近，交通指示牌上写着“阿卡”，并附上这个城市曾用的两个名称：“阿科尔”和“圣冉·达克”。娜塔莉望着西面沐浴在灿烂阳光下的那座白色的有围墙的城市。今天看起来会很暖和。

一条狭窄的公路从阿卡-纳哈里亚高速公路分出去，通往一个居民点。睡眼蒙眬的门卫挥手示意索尔通过。他们穿过嫩绿的草地和居民点，来到一座巨大的建筑前，门口用希伯来语和英语写着——犹太隔离区斗士之家——还注明了开放的时间。一个右手少了三根手指的矮个子

男人走出来，用希伯来语同索尔交谈。索尔朝男人手里塞了一些钱，男人便带他们进去，边笑边对娜塔莉反复说“舍拉姆”。

“非常感谢。”娜塔莉用希伯来语说，“早上好。”

“舍拉姆。”矮个子男人微笑道，“待会儿见。”

娜塔莉看着男人离开，然后缓步浏览玻璃柜里的陈列品，有日记、手稿，以及绝望的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的遗物。墙上挂着被放大的纳粹屠杀隔离区里犹太人的照片。“这里同犹太大屠杀纪念馆不一样，”她说，“这里没有压抑的感觉，或许是天花板更高的缘故。”

索尔拖过一条矮长椅，跷腿坐在上面。他把一摞档案放在左边，一个电池供电的频闪灯放在右边。“设立这个地方的目的，更多的是歌颂反抗精神，而非纪念大屠杀。”他说。

娜塔莉驻足凝视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刚从运牲口的车上下来的家人，他们的家当堆在旁边的地上。她迅速转过身：“你能催眠我吗，索尔？”

索尔扶了扶眼镜：“可以。但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怎么了？”

娜塔莉耸耸肩：“我很想体会一下被催眠的感觉。催眠对你来说似乎很……轻松。”

“拜经验所赐。”索尔说，“多年以来，我都在用自我催眠的方法对抗偏头痛。”

娜塔莉拿起一个文件夹，看着里面一张年轻女人的照片，“你真的能将大屠杀的记忆变成自己的潜意识？”

索尔搓了搓脸颊。“意识是分层的。”他说，“在某些层次，我只是通过隔绝那些阻碍我恢复记忆的东西，来恢复已经存在的记忆。在另一些层次上，我通过同情与我有相同经历的人来让自己适当迷失。”

娜塔莉转过头：“这样做起作用了吗？”

“起作用了。特别是在下意识地吸收一些传记数据上。”

“你要在这儿待多久？”她问。

索尔瞟了眼手表：“大概两小时。但舒姆埃里克答应我，在我完成之前，他都不会让别的游客进来。”

娜塔莉拽了拽沉重的背包：“我去走走，试着整理和记忆那些恶魔在维也纳时期的资料。”

“舍拉姆。”索尔说。娜塔莉离开后，他认真阅读了头三份档案。然后他转向一边，打开了小频闪灯，设定了计时器。伴随着节拍器发出的嗒嗒声，灯有规律的忽闪忽灭。索尔完全放松，放空思绪，只剩下闪烁的灯光，让自己走进了另一个时空。

他周围的墙上，一张张苍白的面孔透过历史的烟尘俯视着他。

娜塔莉站在这座方方正正的建筑之外，注视着忙碌的定居点居民，最后一卡车工人正在前往农田。索尔告诉过她，这个定居点是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和波兰犹太人集中营的幸存者建立的，但娜塔莉看见的大多数工人都是土生土长的犹太人，同年轻的阿拉伯人一样，有着瘦瘦的身材和古铜色的皮肤。她缓步走到田边，坐在一棵桉树的树荫里。一个高高的喷洒器正在有节奏地向田里的农作物洒水，具备索尔的节拍器一样的催眠效果。娜塔莉从背包底部取出一瓶马卡比啤酒，用新买的瑞士军刀

上的开瓶器打开。啤酒已经温温的，但喝起来仍然可口，加上这天反常的温暖、喷洒器的声音，还有泥土和生机勃勃的植物的芬芳，感觉惬意极了。

一想到要回到美国，她就不禁恶心想吐，心跳加速。对罗布·金特里死后的那些日子，娜塔莉的记忆已经相当模糊。她只记得自己对索尔又骂又打，因为索尔把罗布的尸体留在了那座该死的房子里，只记得索尔带着她在黑夜中穿行，她腿上的疼痛让她游离在清醒和昏迷之间，就像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浮浮沉沉的游泳者。她还记得——她觉得自己记得——杰克森像拯救伤员的消防队员一样，将马文·盖尔软绵绵的尸体扛在肩上。索尔后来告诉她，在那个充斥着尖厉警报声的夜晚，他们同杰克森和马文在黑暗小巷中分离时，马文昏迷了，但并没有死。

她还记得自己躺在公园的长椅上，而索尔在打开门的电话亭里打电话。然后天亮了——尽管那只是一道微弱的晨光——她躺在旅行车的后座上，周围都是陌生人，索尔同一个男人坐在前排。后来她了解到那人叫杰克·科恩，是华盛顿以色列大使馆的摩萨德站长。

随后四十八小时发生的事，在娜塔莉脑中也是一团糢糊。她只记得一些零星的片段：一个汽车旅馆的房间，为缓解踝部疼痛而打的麻醉针，医生给踝部打上古怪的膨胀的石膏，为罗布哭泣，在梦中呼唤他的名字，因为想起击穿文森特口腔上部的子弹的声音而尖叫，墙上灰色和红色的脑浆，还有那个老女人令娜塔莉灵魂战栗的疯狂眼神——“再见，尼娜。再见，尼娜。我们还会再见的。”

索尔后来说，同杰克·科恩谈话的那四十八个小时，他可以说是费劲唇舌，这辈子从未如此累过。脸上有疤、头发花白的特工是不会相信整个故事的，但索尔必须通过巧妙的谎言，让他相信真相中最重要的部

分。最后，这个以色列人相信，索尔、娜塔莉、艾伦·艾希科尔，以及失踪的密码事务负责人利瓦伊·科尔，都陷入了某种复杂而危险的阴谋中，牵扯到许多华盛顿高层人物和一个隐姓埋名的前纳粹军官。科恩几乎没有得到大使馆和特拉维夫上级主管的支持，但在1月4日星期天，旅行车载着索尔、娜塔莉和两个美国出生的以色列特工经尼亚加拉大瀑布上游的和平桥进入加拿大。五天后，他们都换上了新身份，从多伦多飞往特拉维夫。

后面的两个星期，娜塔莉也是在迷迷糊糊中度过的。她到以色列第二天，脚踝的伤莫名其妙地恶化了，高烧不退。她恍惚记得乘私人飞机很快飞到耶路撒冷，索尔通过老熟人为她在哈达萨-希伯来医疗中心订到一个私人房间。索尔自己那周也接受了手臂手术。她住了五天院，在最后三天的黄昏和清晨，她拄着拐杖拜访了犹太会堂，凝视着马克·夏加尔【44】在玻璃窗上的创作。娜塔莉感到浑身发麻，仿佛整个身子都被注射了一大管麻醉剂。每天晚上闭上眼，她都会看见罗布·金特里注视着她。他的蓝眼睛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但眨眼间利刃便劈砍下来.....

娜塔莉喝完啤酒，将瓶子放回背包。大清早自己就在喝酒，而别人都在工作，她不禁感到一丝愧疚。她取出第一摞文件夹——关于二三十年代维也纳的照片和手写资料的复印件，由维森塔尔的助手翻译的警察局档案，已故的弗朗西斯·哈灵顿打出来的尼娜·德雷顿的简单背景资料，空白部分写满索尔难以辨认的字迹。

娜塔莉叹了口气，开始工作。

正午刚过不久，他们就往南驶去，在海法稍作停留，补吃了午饭——今天是安息日【45】，店铺很早就会打烊。他们在哈内维姆街的路边摊买了色拉三明治，一边大嚼大咽，一边朝繁忙的港口走去。几个黑市商人靠上来，试图兜售牙膏、牛仔裤和劳力士手表。但索尔用希伯来语训斥了几句，他们都退开了。娜塔莉靠在栏杆上，望着一艘正要入海的大货轮。

她说：“我们什么时候回美国，索尔？”

“我三周之内做好准备。或许会更快。你觉得自己什么时候能准备好？”

“怕是永远都不行了。”娜塔莉说。

索尔点点头。“那你愿意什么时候回去？”

“随时都行。”娜塔莉说，“实际上，越快越好。”她长舒一口气，“天啊，一想到要回去，我就两腿发软。”

“是的。”索尔附和道，“我也有同感。我们来回顾一下事实和假设，看看计划中是否有漏洞。”

“我就是漏洞。”娜塔莉轻声说。

“不。”索尔说，眯眼眺望海面，“好吧，假设艾伦提供的信息是准确的，阴谋集团核心成员有——至少有——五个：巴伦特、特拉斯科、科尔本、开普勒，还有名叫萨特的福音派牧师。我看见特拉斯科死在上校的手上。我们假设科尔本先生也被梅勒妮·福勒所杀。这样就只剩下三个人。”

“算上哈罗德的话是四个。”娜塔莉说。

“是的。”索尔说，“我们知道，他似乎在同科尔本的人合作。那就算是四个吧。或许还有海恩斯探员，但我怀疑他只是受人控制的傀儡，而不是主谋。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上校要杀死特拉斯科？”

“为了复仇？”娜塔莉说。

“有可能。但我总觉得里面有权力斗争的因素。我们可以暂时假设，他们在费城设的整个局的目标是上校，而不是姓福勒的女人。巴伦特留我一命，只是因为我是对付上校的另一件武器。但为什么上校留我一命，还把你和罗布也都引入这场游戏？”

“为了混淆视听？转移注意力？”

“有可能。”索尔说，“但我们还是回到先前的假设吧——他在间接利用我们。詹森·鲁哈无疑是威廉·波登在好莱坞的助手。杰克·科恩根据哈灵顿的笔记确认了这点。鲁哈在飞机上向你表明的了身份。他完全没必要这样做，除非上校想让我们知道他在操控我们。上校还费尽心机地让巴伦特和科尔本相信，我死在了费城的大爆炸中。为什么？”

“他还要把你派上别的用场。”娜塔莉说。

“不错。但为什么他不直接操控我们？”

“也许这样做太困难了。”娜塔莉说，“这些精神吸血鬼必须在近距离才能展开操控。也许他根本就不在费城。”

“在费城的只是他的代理人。”索尔赞同道，“鲁哈、可怜的弗朗西斯，还有他的白人傀儡——汤姆·雷诺兹。圣诞前夜在福勒家外面袭击

你的就是雷诺兹。”

娜塔莉倒吸一口凉气，她之前没听过这个假设：“你凭什么这么说？”

索尔摘下眼镜，用衬衣下摆擦了擦：“除了让你和罗布重回正轨外，还有什么理由袭击你？上校希望同科尔本的人最后摊牌时你们俩都在费城现场。”

“我不明白。”娜塔莉说，摇了摇头，“那梅勒妮·福勒是什么角色？”

“我们还是坚持原来的假设吧——福勒女士同上校和上校的敌人都不是一伙儿的。”索尔说，“你觉得她意识到这两拨人的存在了吗？”

“没有。”娜塔莉说，“她只提到尼娜——好像是尼娜·德雷顿。”

“是的。‘再见，尼娜。我们还会再见的。’如果我们遵循罗布的逻辑——我不知道有什么理由不这么做——是梅勒妮·福勒在查尔斯顿枪杀了尼娜·德雷顿，那么为什么福勒认为你是那个已经死去的女人派来的呢，娜塔莉？”

“因为她是个该死的疯婆娘。”

“希望事实如此。”索尔说，“尽管梅勒妮·福勒可能是最致命的那条毒蛇，但她失常的精神状态也许可以为我们所用。那哈罗德先生呢？”

“我希望他死了。”娜塔莉说，想起了他入侵自己思想时那种湿滑而强硬的感觉。

索尔点头，戴上了眼镜：“但哈罗德的操控被打断了——就像四十

年前上校中途丧失对我的操控一样。所以，我们都对这段经历有所记忆，并且多多少少窥见了操控者的……怎么说呢，思想？”

“不够准确。”娜塔莉说，“应该说是感觉，是人格。”

“不错。”索尔说，“不管怎么表述，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托尼·哈罗德讨厌将他的念控力运用在男人身上？”

“我可以肯定。”娜塔莉说，“他对女人抱有病态的感情。我感觉他只是……袭击女人，仿佛我就是他母亲，而他必须通过与我性交来证明什么……”

“可以用弗洛伊德学说解释这种性心理。”索尔说，“但我们暂时不管这个问题，直接接受你的判断，即哈罗德只具备影响女人的能力。如果这是真的，那这个恶魔团体就至少存在两个弱点：一个不属于任何派别、能力强大的疯女人，还有一个不知是否属于这个团体、不能或不愿对男人运用念控力的男人。”

“很好，”娜塔莉说，“假如这一切都是真的，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应该坚持二月商定的计划。”索尔说。

“但那样我们会死的。”娜塔莉说。

“很有可能。”索尔说，“但如果我们要同这些毒蛇一起待在沼泽里，你是想一直等它们咬你，还是冒着被咬的危险把它们揪出来？”

娜塔莉笑道：“那还用说，索尔？”

“我们只有一个选择。”

“那我们去找麻袋来，练习怎么抓蛇吧。”娜塔莉说。她抬头仰望卡梅尔山上熠熠生辉的巴哈伊神庙的金色穹顶，回头看了看消失在大海中的货轮。“你知道，”她说，“说来奇怪，但我就是觉得，罗布会喜欢我们这个计划的，喜欢那种紧张感。尽管这个计划看上去是如此疯狂，注定难以成功，但我们会乐在其中。”

索尔拍了拍她的肩膀。“那我就着手执行这个疯狂的计划吧。”他说，“不要让罗布失望。”

他们一同朝停在雅法路上的路虎走去。

梅勒妮

回家的感觉真的太棒了。

尽管我住的是单人病房，两边的病房没让住人，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在伺候我，但我已经厌倦了住院。说到底，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比家更适合调养身体，振奋精神的了。

许多年前，我读到过一些离奇的故事——濒死患者体验“灵魂出窍”，不幸死在手术台上的病人又活过来，诸如此类——对此我一概不信。如今，这种荒诞不经、耸人听闻的新闻仍然大行其道。可是，当我在医院中苏醒过来时，那感觉就跟这些故事中描述的一模一样。有一阵子，我觉得自己仿佛飘浮在病房的天花板上，虽然什么都看不到，却仿佛又能感知到一切。我能感知到病床上我那干瘦蜷曲的躯体，我能感受到连在那具躯体上的传感器、输液管、针头和导尿管，我能感知到护士、医生、勤杂工和其他许多人都在忙着维持我的生命。当我重新进入影像和声音的世界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先前是通过这些人的眼睛和耳朵感知一切的，而且是同时感觉这些人的所见所闻！我的念控力从未强大到可以同时获取多人的清晰感觉信息。我知道威利和尼娜也没有过。有一定经验的念控者可以同时操控一个陌生人和一个调教好的傀儡；经验

更丰富的念控者甚至能通过快速转换操控对象同时操控两个陌生人，只是这样更耗费精力。但像我现在这样轻松地获取如此清晰的视觉、听觉和触觉信息，却是我闻所未闻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操控别人的时候，受控者必定会感知到我们的存在，他们要么会因此发疯，要么会下意识地不去回忆被操控的经历——后者是人的本能反应，但会造成受控者丧失一段记忆，而且受控者无法解释自己为何会失忆。可是现在，我同时拥有六个人的视角，而且我知道，这些人完全没有觉察到我的存在。

可是，我能操控他们吗？我小心翼翼地试探，一会儿让护士拿起杯子，一会儿让勤杂工关门，一会儿又让医生说一两句他并不打算说的话。我不会进入他们的意识太深，以免影响到他们的医护专业能力。他们全都没有感觉到我的存在。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身体还处在昏迷之中，靠机器和不间断的看护来维持生命。我看上去像是被囚禁在躯壳中，但实际上，我的灵魂在以从未达到甚至想象过的灵活四处遨游、探索。我会进入一个护士，躲在她的双眼背后离开房间，感受她的活力和旺盛的生命力，品尝她口中咀嚼的薄荷味口香糖。来到走廊尽头的时候，我会伸出另一只感觉触角，进入外科主任的意识——同时绝不会与年轻护士脱离连接！——同他乘电梯下楼，发动林肯大陆汽车，向郊区行驶六英里，去与等待他的妻子会面。整个过程中，我还同时与另外四人保持着紧密连接，包括那名护士、走廊中的义工、病房楼下查看X光片的实习生，以及正站在病房里俯视我身体的第二个医生。我的念控力已经不再受距离的影响。多年以来，我和尼娜一直都惊叹于威利远距离操控傀儡的能力，但现在我比他强大得多。

我的念控力每天都在增强。

第二天，就在我测试新能力的时候，那家人回来了。我没有认出那个高个子、红头发的男人和苗条的金发妻子，但我透过接待员的眼睛看见了那三个孩子，并立刻认出了他们就是我在公园里见到的那些孩子。

红发男人一看到我的模样就惊呆了。我住在重症监护病房。这里就像是一个网，中心是护士站，周围辐射出一个个扇形的小房间。而在我的所属的房间，我又被困在一个由静脉注射软管和感应线路构成的更小的网之中。医生将红发男人带离了可以观察重症监护病房的探视区。

“你是她的家人吗？”医生问。他是一个医术精湛、一丝不苟的男人，留着一头棕色长发。他是哈特曼医生，每当他出现在护士们面前时，我都能感觉到她们的愉悦、焦虑和尊敬。

“哦，不是。”红发男人说，“我名叫霍华德·沃登。昨天我……不，是我的孩子在我们的……呃……院子里散步时发现了她。她摔倒了……”

“不错，”哈特曼医生说，“我看过你给急诊室护士的报告。你不知道这位女士是谁？”

“是的。当时她只穿着浴袍和睡袍。我的孩子说，他们看见她从森林里走出来……”

“也不知道她从何而来？”

“唔……”沃登说，“我……我没有报警。我想我错了。南希和我在这儿待了几个小时。等确认她……这位老妇人……不会……我是说，确认她情况稳定之后，我们就回家了。我今天休假，我本来打算今早报

警，但我想先来看看她怎么样了……”

“我们已经通知警察了。”哈特曼医生撒谎道。我是第一次操控他，简单得就像穿上一件自己钟爱的旧外套。“他们来录了口供。他们似乎也不知道这位多伊【46】夫人是从哪儿来的。没有人报警说有亲人失踪了。”

“多伊夫人？”霍华德·沃登说，“哦，是简·多伊的意思吧。听我说，医生，我们也觉她很可疑。我们住在公园里面大概两英里的地方，而孩子们说，她甚至都不是沿着公路走进来的。”说着，他朝重症监护病房瞥了一眼，“她怎么样了，医生？她看上去……看上去情况不妙。”

“这位女士得了严重中风。”哈特曼医生说，“很可能是连续发作了。”见霍华德面色煞白，医生继续说道，“这在我们医学上称之为‘脑血管意外’，也就是过去所说的脑出血。大脑供氧短暂中止。据我们诊断，出血发生在患者的右半脑，导致大脑和神经机能崩溃。这在她的左半身得到集中体现——眼皮低垂，上下肢瘫痪——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反倒值得庆幸，因为失语症——就是说不出话来——一般是左半脑损伤造成的。我们对患者做了脑电图和计算机轴向断层扫描。实话对你说，结果令我们费解。计算机轴向断层扫描确认患者很可能脑中动脉梗死，而脑电图的读数却不支持这一结论……”

我对不知所云的医学讨论丧失了兴趣，将关注点转移到门厅中的中年接待员那里。我让她站起来，走到三个孩子身边。“你们好，”我让她说，“我知道你们来这儿是探望谁的。”

“我们不能进病房去。”六岁的女孩说，她曾在太阳升起的时候演唱《嘿，朱迪》，“我们太小了。”

“但我知道你们想见谁。”接待员微笑着说。

“我想看到那位慈祥的老奶奶。”小男孩说，眼中带泪。

“我不想。”年纪最大的女孩断然否定。

“我也不想。”她六岁的妹妹也说。

“为什么？”我有点儿伤心。

“因为她很怪。”年纪最大的女孩说，“我原来也喜欢她，但我昨天碰到她手的时候，那感觉太搞笑了。”

“搞笑是什么意思？”我问。接待员戴着厚厚的眼镜，我的视野被扭曲了。我从不需要眼镜，除非要读书看报。

“搞笑，”女孩说，“古怪。就像摸到了蛇皮。我很快就松开了手，在她晕倒之前就松开了。可我就是觉得她不是好人。”

“不错。”女孩的妹妹说。

“闭嘴，艾莉。”年纪最大的女孩说，显然后悔对我讲了这么多。

“我喜欢那位慈祥的老奶奶。”五岁的男孩说。他在来医院之前似乎哭过。

我招手示意两个女孩去服务台。“过来，姑娘们。我有东西给你们。”我在抽屉里翻了一会儿，找到了两颗包着糖纸的薄荷糖。年纪最大的女孩伸手要拿，我狠狠地抓住她的手腕，“我先来给你算算命吧。”我让接待员压低声音说。

“放开我。”女孩说。

“闭嘴！”我喝道，“你的名字是塔拉·沃登，你妹妹的名字是阿里森。你俩住在公园山上的一座大石头房子里，你们管那儿叫城堡。不久之后的一天深夜，一个长着黄色尖牙的绿色大妖怪就会来你的房间找你，他将把你——把你们两个——撕成碎片，吃进肚子。”

两个女孩踉跄着后退，脸色惨白，双眼圆睁。惊惧之中，她们甚至都忘了合上嘴。

“如果你们把这件事告诉别人……比如你们的爸爸、妈妈，任何人，”我让接待员故意发出可怕的咝咝声，“妖怪今晚就会来吃你们！”

两个女孩跌跌撞撞地后退到座椅边，跌坐下去，瞪着这个蛇一样可怕的女人。一分钟后，一对老夫妇来服务台询问某个房间怎么走，我便让接待员恢复成她自己——可爱，单纯，还有点儿好管闲事。

楼上，哈德曼医生已经向霍华德·沃登介绍完我的病情。走廊上，护士长欧德史密斯检查了给病人的药物，还特别留心检查了给“多伊夫人”的药。在我的房间，名叫休厄尔的年轻护士正在温柔地用冷压布给我擦拭身体，几乎是虔诚地在为我做按摩。那种感觉只是若有若无，但知道自己的身体正在接受悉心呵护，我会安心许多。重新拥有家人的感觉真好。

第三天，准确地说，是第三天晚上，我正在休息——我已经不会真正地睡眠，只是让自己的意识在不同的受控者之间随机地飘来飘去，就像是做梦一样——这时我突然感受到一种几十年都没有体会过的肉体兴

奋。一个男人搂住了我，下身不停地撞击我。我感觉心脏狂跳，我年轻的乳房紧贴着他的胸膛。

是康妮·休厄尔护士在储物间里与实习医生交欢。我反正也睡不着，就索性让意识重返休厄尔护士的大脑。我安慰自己，这场交欢不是我主动挑起的，我只是参与罢了。那一晚过得非常快。

我不知道我是何时有了回家的念头的。头几个星期或者说头一个月，医院对我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到二月中旬，我就越来越频繁地思念查尔斯顿和我的家。入院第三周，哈特曼医生将我转移到七楼一个更大的私人病房里。在大多数医护人员的印象中，我都是一个配得上特殊照顾的有钱老太太。这倒不假。

可是，医院的一位主管——马卡姆医生——却不停地问我的情况。他每天都会来七楼，像一条闻到猎物气息的猎犬一样。我让哈特曼先生打消他的疑虑。我让欧德史密斯护士长给他解释。最后我甚至进入那个家伙的思想，用我自己的办法让他放心。但他铁了心要同我过不去。四天之后，他又回来了，问护士我接受了哪些特别护理，并要求知道是谁在为我的药品、检查、计算机轴向断层扫描和专家会诊付钱。马卡姆指出，办公室没有我的入院记录，没有病历，没有电脑打印出的费用清单，也没有费用如何支付的确切说法。欧德史密斯护士和哈特曼医生答应出席明天上午的会议，讨论我的问题。参会的除了马卡姆，还有医院董事会主席、办公室主任和其他三名高管。

那天晚上，马卡姆回家的时候，我进入了他的意识。斯古吉尔河高速公路非常拥堵，让我想起了圣诞前夜的纽约。就在我们即将达到与罗

斯福高速公路的交叉口时，我让我们的这位朋友把车开上了狭窄的路肩，打开闪烁的应急灯，站在这辆奔驰车前。我帮他在那儿站了一分多钟，挠着光头，不知道他的车出了什么毛病。他很快就会明白我的目的——五条车道都是高速行驶的汽车，其中内侧车道上是一辆大卡车。

我们的高管朋友三个箭步冲出去，跳到车前。我听到气喇叭发出的咆哮，看到快速逼近的卡车司机脸上的惊恐表情，感受到马卡姆转瞬即逝的困惑与惊惧。沉重的撞击将我送回到别的视角。我找到了休厄尔护士，她正焦急地等待着换班，等待着那个年轻医生的到来。

住院期间，时间对我来说已经没什么意义。我能在时间的长河中进退裕如，就像我能轻而易举地在不同的视角间转换一样。我尤其喜欢重温我和尼娜，以及我们的新朋友威廉在欧洲度过的那些夏日。

我记得，在凉爽的夏日夜晚，我们三人会沿着维也纳有名的戒指路散步。维也纳的名人全都身穿华美制服在这条路上行走过。威利喜欢去诺斯多弗街的斗兽场电影院，但那里放的全是沉闷的德国宣传片，我和尼娜经常骗我们的年轻导游去克鲁格-基诺电影院，那里经常播放美国黑帮电影。我还记得，有天晚上，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配音的有声电影，在听到吉米·卡格尼 [【47】](#) 在屏幕上说蹩脚的奥地利德语时，我笑得眼泪都掉出来了。

我们常常在离卡特纳大道不远的莱斯酒吧喝饮料，同其他年轻的狂欢者互致问候，在高雅舒适的真皮座椅里放松，看着红木椅、酒杯、镀铬托盘、镀金大理石桌反射的流光。有时候，一些穿着时髦的妓女会从旁边的克鲁格街带着她们的客人过来，让整个夜晚带上狂野放纵的色

彩。

我们每晚在城里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去维也纳最好的音乐餐厅“傻大个”。我还能清晰地记得，经营那个店的是两个犹太人——卡尔·弗拉卡斯和弗里茨·格伦鲍姆。即便后来，纳粹党员和冲锋队员在这座古老城市的街道上大肆破坏时，这两个喜剧演员也会逗得老顾客哄堂大笑。他们会夸张地模仿纳粹的行为，粗暴地闯入聚会，争论法西斯教条的细节，同时对狗、猫和行人都会行纳粹见面礼。我记得威利捧腹大笑，最后连眼泪都顺着红色脸颊流下来了。有一次，他甚至都笑得喘不上气，尼娜和我只好猛拍他的后背，还给他喝了我们的香槟酒。战争结束后过了几年，在我们的一次聚会上，威利漫不经心地提到，在他被转移到东部前线之前，弗拉卡斯或格伦鲍姆——我记不起来到底是谁了——死在威利管理的一个集中营里。

尼娜当年非常漂亮。她的金发烫剪成当时最时髦的样式，而且她继承了一大笔钱，可以穿巴黎最好的丝绸裙子。我尤其记得她的一条绿色礼服，前胸领口开得非常低，柔软的织物紧贴着她的小乳房。绿色凸显出她精致的粉红色肌肤，也让她的眼睛看上去更蓝了。

我不记得那年夏天是谁正式提出玩那个游戏的，但我记得操控傀儡追逐时的兴奋和激动。我们轮流操控不同的傀儡——我们的熟人、朋友——但这个错误我们没有再犯。第二年夏天，我们玩得更认真了。我们在约瑟夫施塔特街上的旅馆房间里坐在一起，操控着同一个傀儡——一个头脑迟钝、脖子粗大的农民。他从未被捉住，但威利后来抛弃了他。我们三人处在同一个意识当中，分享着同样鲜明感受——不知怎的，这种感觉甚至比我们三人上床更亲密、更兴奋。

我还记得我们在巴德伊舍度过的那个夏天。我们从维也纳出来后，

在一个名叫阿特南-普赫海姆的小镇换乘了一次火车。尼娜开玩笑说，将这个镇子的名字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反复念出来，就是火车自己发出的声音。我们捧腹大笑，笑完了又接着笑。我记得过道对面年长的贵妇人向我们投来指责的目光。

就是在巴德伊舍，一天正午过后，我发现早诺咖啡馆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像往常一样去参加发声课，但老师病了，我只好回咖啡馆。威利和尼娜总是在那儿等我，但他们常坐的那张桌子是空的。

我回到河畔散步大道上尼娜和我住的旅馆。我记得，我当时还有点儿纳闷，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朋友们会突然离开，为什么不等我一起走。我打开门，客厅走到一半的时候，我听见了尼娜房中传来的声音。一开始我还以为那是痛苦的呻吟，于是我连忙跑过去，天真地想为某个遇到麻烦的女仆提供帮助。

当然，声音是尼娜和威利发出的。他们没有遇到麻烦。我记得，在透过褐红色窗帘的昏暗光线中，我看见了尼娜洁白的大腿，还有威利向前猛冲的侧腹部。我在那里站了整整一分钟，注视着他们，然后转过身，默默地离开了房间。在那漫长的一分钟里，威利的脸都没有对着我，而是埋在尼娜的肩膀和羽绒枕头里，但尼娜立刻转过头，用湛蓝的眼睛看着我。我肯定她看到我了，但她没有停下。从她那张开的精致的粉红色嘴巴中，有节奏的野兽般的呻吟也没有中断。

三月中旬，我决定离开医院和费城，返回查尔斯顿的家。

我让霍华德·沃登负责搬家的具体事务。可是，就算将他的储蓄全拿出来，霍华德也只凑出两千五百美元。这家伙一辈子都会没出息。但

南希卖掉了她母亲的房子，取出了她所有的储蓄，结果很不错——一共凑出了四万八千美元。这本来是为孩子们读大学准备的，但现在他们已经不用操心这件事了。

我让哈特曼医生去了趟城堡。霍华德和南希在自己的房间里等待，医生带着两根针管去了女孩们的房间。随后，医生处理后事。我记得在费尔蒙特公园里，向铁路桥方向走大约一英里，有一小块可爱的空地。早上，霍华德和南希给五岁的贾斯汀喂了饭——在我的调教之下——但他们没有觉察到任何异常，除了一丝若有若无的记忆，就像是做了一个荒诞不经的梦，梦见自己忘了穿衣服，正赤身裸体地坐在学校或者其他公共场合一样。

这些事做完之后，霍华德和南希很顺利地适应了只有一个孩子。我很高兴我没有操控霍华德去完成那些必须完成的事。一般来说，没有残留创伤或愤恨的人更容易调教。

哈特曼医生和欧德史密斯护士长的婚礼是一件小事，婚礼由费城的一位太平绅士主持，观礼的只有休厄尔护士、霍华德、南希和贾斯汀。我觉得他们是一对俊男靓女，尽管有人说欧德史密斯护士长有一张严肃而缺乏幽默感的脸。

搬家结束之后，哈特曼医生也捐出了他的钱。他用了一段时间才卖掉了股票和房产，还有那辆他钟爱的保时捷轿车。除去信托财产——他必须用这笔钱给他的两个前妻支付赡养费——他仍然为我们贡献了十八万五千六百美元。考虑到哈特曼医生实际上即将提前退休，这笔钱应该足够支持我们这些人近期的基本开销。

可是，这笔钱还不足以购买我的老房子或者霍奇斯的房子。我不愿

意让人再住到我家院子的另一头。但愚蠢的沃登夫妇竟然没有给他们的孩子买保险。霍华德只给自己买了一份保额一万美金的寿险。同查尔斯顿房子的价钱相比，这笔钱简直渺小得可笑。

最后，是哈特曼医生的母亲的房子提供了最佳解决方案。这个老太太八十二岁，身体健康，住在棕榈泉别墅。圣灰星期三【48】，哈特曼医生还在做手术，接到消息说他母亲突发栓塞。他当天下午就飞去了西岸。葬礼在三月七日星期六举行。因为还有一些法律事务需处理，他直到十一日星期三才飞回来。霍华德也同机返回。那座房子卖出了四十万美元出头。一个星期后的圣帕特里克节【49】，我们搬往南方。

在离开北方之前，还需要敲定一些最终的细节。我新的家人——霍华德、南希和年幼的贾斯汀，还有我们未来的邻居——哈特曼医生，欧德史密斯护士，以及休厄尔小姐，我对他们感到很满意，但我总觉得安全方面还有所欠缺。医生身材瘦小，只有五英尺五英寸。霍华德人高马大，但行动起来就跟思考的速度一样缓慢，而且他身上的脂肪太多。我们这个集体中需要一两个能给我安全感的人才。

在我们离开之前的那个周末，霍华德把卡利带到了医院。他是一个巨汉，身高至少六英尺五英寸，体重至少二百八十磅，身体露出来的部分全是一块块紧绷的肌肉。卡利脑子有点儿笨，几乎不能连贯地说话，但像丛林野猫一样敏捷灵活。霍华德解释说，卡利本是负责公园场地维护的副工头，但七年前因为过失杀人而被开除。去年他又回来上班了，但只能干最低级、最艰苦的维护工作——清除树桩，拆掉老建筑，给大小道路铺沥青，清除积雪。卡利毫无怨言，而且已经过了假释期。

卡利的脑袋在颌颈连接处最宽，然后向上收窄，到头顶处最尖。他剪着平头，发茬儿极短极粗糙，仿佛理发师是个瞎了眼的虐待狂。

霍华德告诉卡利，一次千载难逢的工作机会出现了，但霍华德用的语言更简单。把卡利带到医院来是我的主意。

“她今后就是你的老板。”霍华德说指着病床上我的躯壳说，“你将为她服务，保护她，在必要的时候为她献出生命。”

卡利发出来一种如同猫在清嗓子的声音。“这老太婆还活着？”他说，“她看起来就像死了一样。”

然后我进入了他的意识。在那颗仿佛被挤扁了的小脑瓜里，只留存着原始的动机：饥饿、干渴、恐惧、骄傲、仇恨，以及取悦他人的愿望——这源自一种模模糊糊的希望得到归属感和被人关爱的欲望。我利用了这种欲望，将其放大增强。卡利在我的房间中连续待了十八个小时。当他离开房间去帮霍华德打包行李并做其他旅行准备时，原来的卡利只剩下高大的肉体、力量、灵敏，以及取悦我的欲望。

我从来都不知道卡利是他的姓还是名。

我年轻的时候，每次外出旅行都会犯一个毛病——我抵抗不住收集纪念品的诱惑。同威利和尼娜在维也纳的时候，我经常想立刻就去买纪念品，这也成了我的伙伴取笑我的原因。现在，我已经好多年没有旅行过，但我收集纪念品的毛病并没有完全消失。

3月16日晚上，我让霍华德和卡利开车去德国城。对我来说，那些街道如同隐约记得的梦中景物一般。尽管霍华德被调教过，但我相信如

果不是卡利在他身边，他到了那个黑鬼聚集的地方一定会浑身发抖。

我知道我要什么。我只记得他的姓和别人对他的描述。霍华德接触的四个年轻人要么拒绝回答，要么就用五花八门的绰号加以回答。但问到第五个人的时候——一个大冷天里仍然穿着破烂运动衫的十岁孩子——他说：“我知道，伙计。你是说马文·盖尔吧。他刚从牢里放出来，伙计，因为发动骚乱什么的。你找马文干什么？”

霍华德和卡利并没有回答那个问题，反而从孩子口中套出了马文家的位置。马文·盖尔住在一座朽败的、石棉瓦屋顶的联排房屋的二楼，紧挨着两座高高的公寓楼。一个男孩打开了门，卡利和霍华德走进屋子，只见客厅里坐垫下陷的沙发上盖着一层粉红床单，一台古老的电视中一个绿皮肤的知识问答节目主使人正兴奋地讲个不停，灰泥已开始剥落的墙上贴着宗教宣传品和一张罗伯特·肯尼迪的照片。一个趴在沙发上的十几岁的女孩傻傻地看着两名来访者。

一个肥胖的黑人妇女从厨房中走出来，一边在花格子围裙上擦着手，一边问：“你们俩要干啥？”

“我们想找你的儿子谈谈，夫人。”霍华德说。

“谈什么？”女人质问道，“你们不是警察。马文什么也没干。你们走吧。”

“不是你想的那样，夫人。”霍华德谄媚地说，“我们只是想给马文提供一份工作。”

“工作？”女人难以置信地看着卡利，然后又看着霍华德，“什么工作？”

“没事的，妈妈。”马文·盖尔站在内走廊的门口，只穿着一条旧短裤和一件超大的T恤。他脸部松弛，眼神涣散，就像刚睡醒一样。

“马文，你用不着同这些人说话——”

“没事的，妈妈。”他盯着母亲，脸上死气沉沉。见母亲垂下头，他转头看着霍华德问，“你们找我干什么？”

“我们能到外面谈谈吗？”霍华德问。

马文耸耸肩，跟我们走出房间。外面黑黢黢的，寒风凛冽。在母亲的抗议下，马文关上了门。他抬头盯着卡利，然后走到霍华德面前。他的眼中闪烁着一丝兴奋的光芒，仿佛他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什么，并且乐见其成。

“我们将给你一个新的人生。”霍华德小声说，“一个全新的人生……”

马文·盖尔刚想张口讲话，我就从十英里之外挤入了他的意识，这个黑人男孩的下颌张开，却没有说出一个字。严格地说，在我向格朗布索普告别前的最后几分钟，我曾操控过这个男孩，所以这次“进食”或许会容易那么一点点儿。不过这其实无关紧要。我患病之后，念控力已经大涨。透过霍华德·沃登的感官过滤，同时操控卡利、我的医生，以及不同地方的好几个被调教的傀儡，我的意志之钳依然如此有力，以至于那个黑人男孩倒吸了一口凉气，踉跄着后退了，面无表情地盯着我，等待我发出第一条命令。他的眼神不再像瘾君子那样颓废，而是像大脑严重受损的人一样，空洞地瞪视着虚空。

马文·盖尔的生活、思想、记忆和可怜的抱负永远消失了。这种彻

底的调教，我从没有一举成功过。我几乎忘了我那具躺在医院病床上完全瘫痪的躯体。在休厄尔护士的按摩下，这躯体会不时地抽搐一下。

马文·盖尔——如今只是一副没有灵魂的皮囊——静静地在寒风和黑暗中等待着。

我最后通过卡利说话。我不需要直接向卡利下令，只需要让他去听霍华德的意识。“去穿好衣服。”他说，“把这个给你母亲。告诉她，这是预付的薪水。”卡利将一张一百美元的钞票交给这个年轻的黑人。

马文返回房间，三分钟之后走了出来。他只穿着牛仔裤、毛衣、运动鞋和黑色皮夹克，没有携带任何行李。这正是我所期待的。我们可以在搬家之后为他准备几套服装。

在长大成人的这段时间里，我记得家中始终都有黑人奴仆。回到查尔斯顿之后恢复这一惯例也不是坏事。

我不能不带什么纪念品就离开费城。

三天之后，由若干辆卡车、两辆豪华轿车、一辆租来的厢式货车（里面装着我的床和医疗器械）组成的车队上路了。霍华德开着家里的沃尔沃先行出发——贾斯汀称它为“蓝色窝窝”——去为我回家做最后的准备工作，比如打开宅子的窗户透气。

我们在入夜之后很久才到。卡利把我抬上了楼。哈特曼医生和欧德史密斯护士举着静脉注射的输液瓶跟在一旁。

我的卧室亮着灯，被子掀开到合适的位置，床单干净而清爽。床、

梳妆台、衣柜都是黑檀木做的，散发着擦亮剂的柠檬香味。我的梳子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梳妆台上。

我们都哭了。卡利温柔地、近乎虔诚地把我放在长长的床上，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矮棕榈叶和含羞草花的气味从窗户缝里飘进来。

医疗器械被搬上来安装好。闪着绿色荧光的示波器在我熟悉的卧室中显得格格不入。有那么一小会儿，所有人都在这个房间里——哈特曼医生和他的新婚妻子欧德史密斯护士给我做身体检查；霍华德和南希规矩地站着，贾斯汀站在他们中间，仿佛在照全家福；年轻的护士休厄尔在窗边对我露出微笑；穿着白色勤杂工制服的卡利站在门边，看起来仍然十分高大；马文穿着燕尾服，打着白领结，擦洗干净的手上戴着白手套，他深黑的脸几乎融入了黑漆漆的走廊背景之中。

内华达上空三万五千英尺

1981年4月4日，星期天

“再放一遍，理查德。”C. 阿诺德·巴伦特说。

特别定制的波音747飞机的机舱又暗了下来，图像再次在巨大的屏幕上跳动：总统朝一个大声提问的人看过去，举起左手挥了一下，然后五官就扭曲起来。人群中爆发出尖叫，一时间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名特勤局特工向前一跃，似乎脚趾被某种看不见的线缠住，抬了起来。枪声不大，让人甚至怀疑其真实性。一把乌兹冲锋枪像变魔法般出现在另一个特工手里。几个警察和特工将一个年轻人扭住，按倒在地。镜头一扫，只见一个头部正在流血的光头男人倒在地上，一名警察面朝下趴在地上。手持乌兹冲锋枪的特工蹲下身，像交警一样大喊着命令，而其他人继续制伏嫌疑犯。总统被一波特工推进豪华轿车，长条的黑色轿车加速驶离路边，将混乱的现场和喧嚣的人群抛在身后。

“好了，停下，理查德。”巴伦特说。正在离去的轿车定格在屏幕上，机舱中的灯光又亮了。“各位怎么看？”巴伦特问。

托尼·哈罗德眨眨眼，扫了眼其他围坐在一起的人。C. 阿诺德·巴伦

特坐在巨大的环形书桌边缘，背后的电话分机和电脑散发着幽幽的光。舷窗外漆黑一片，飞机引擎的噪声被机舱的柚木内饰吸收。约瑟夫·开普勒坐在巴伦特对面。开普勒的灰色西装看起来刚熨过，黑皮鞋也油光锃亮。哈罗德看着开普勒那张粗糙而俊俏的脸，觉得他长得很像查尔顿·赫斯顿，并且同样也是混球。吉米·韦恩·萨特牧师无精打采地坐在巴伦特旁边的椅子上的，双手十指交叉，放在圆鼓鼓的肚子上，白色长发在头顶的嵌入式照明灯下闪闪发光。这个房间里唯一的“外人”是巴伦特的新助理理查德·海恩斯。玛利亚·陈和其他人坐在前部机舱。

“我觉得，”吉米·韦恩·萨特开口了，他用传教士特有的抑扬顿挫的声音说，“有人想要杀死备受我们爱戴的总统。”

巴伦特的嘴抽搐了一下。“这相当明显。但是为什么威利·波登会冒这个险？他的目标是里根还是我？”

“我没在录像里看见你。”哈罗德说。

巴伦特瞟了眼好莱坞制片人。“我就在总统身后十五英尺，托尼。我刚从希尔顿酒店的侧门出来就听到了枪声。理查德和我的其他保镖立刻把我推进了酒店。”

“我仍然不相信威利·波登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开普勒说，“我们这周得到了更多的信息。那个叫欣克利的孩子长期精神有问题。他写了本日记。他之所以刺杀总统，跟他对朱迪·福斯特【50】的迷恋有关，上帝啊。他看上去完全不像是疯子。老家伙大可以操控里根的特勤局特工，或者华盛顿的警察，比如那个受伤的警察。何况，那个德国佬原来是德国国防军军官，对吧？他真想动手的话，绝不会用那把跟玩具枪差不多的点22口径转轮手枪！”

“但他用的是高爆子弹。”巴伦特提醒他，“子弹没爆炸只是偶然。”

“一发子弹打在车门上，被反弹后击中了里根。”开普勒说，“如果威利真要杀你们，他大可以等你和总统舒舒服服地坐好之后，操控拿乌兹冲锋枪或Mac-10冲锋枪的特工对你们扫射，那样你们必死无疑。”

“你这样说让我感觉好多了。”巴伦特冷冷地讽刺道，“吉米，你怎么看？”

萨特用丝绸手帕抹了抹眉毛，耸了耸肩，“约瑟夫说得有道理，C教友。医生已经鉴定那男孩是个疯子。费力地找一个背景故事如此丰富的人做傀儡，最后却没有打中目标，这似乎说不通。”

“他打中了的。”巴伦特柔声道，“总统的左肺中弹了。”

“我是说，没打中你。”萨特咧嘴笑道，“毕竟，我们的制片人朋友跟可怜的老罗尼【51】有什么仇？他们都是好莱坞制片人。”

哈罗德不知道巴伦特会不会问他有什么看法。毕竟，这是他第一次以岛俱乐部执行委员会成员的身份参会。

“托尼？”巴伦特说。

“我不知道。”哈罗德，“我真的不知道。”

巴伦特朝理查德·海恩斯点点头。“也许下面这段录像有助于我们的思考。”巴伦特说。灯光暗淡下来，屏幕上出现了抖动而模糊的画面，那是拷贝到录像带上的八毫米胶卷拍下的影像。先是三三两两的人群，然后是豪华轿车和特勤局汽车组成的车队。哈罗德意识到，这是总统抵达华盛顿希尔顿酒店时的情景。

“我们发现并没收了能找到的所有私人拍摄的照片和家用摄影机拍摄的录像带。”巴伦特说。

“‘我们’是谁？”开普勒问。

巴伦特扬起了眉毛：“约瑟夫，尽管查尔斯的死亡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损失，但我们在一些情报机构里还有联络人。看，就是这里。”

画面上基本都是空空的街道和一排排后脑勺。

哈罗德猜这是从枪击现场三十或四十码之外拍摄的，拍摄者站在对面的街道上，而且多半得了大脑性麻痹，因为镜头几乎一直都在抖，而且没有声音。枪击发生的时候，只看得到一小群人发生了骚乱。拍摄者没有将镜头对准总统。

“这里！”巴伦特说。

大屏幕的画面固定在一帧上。镜头的角度很奇怪，但在两个围观者的肩膀之间，可以看到一张老人的脸。那个人看上去七十出头，花格子赛车帽下露出几缕白发。他正出神地看着街对面的枪击现场，小眼睛里射出冰冷的目光。

“是他吗？”萨特问，“你能肯定吗？”

“同我看到的照片不一样。”开普勒说。

“托尼？”巴伦特说。

哈罗德感觉自己的上唇和前额上都渗出了汗珠。因为拙劣的镜头，怪异的角度和廉价的胶卷，定格的画面模糊而扭曲。右下角有一块八角

形的光斑。哈罗德知道自己可以说图像太模糊了，他不能确定。该死，他本可以这么说。但最终从他嘴里蹦出的是：“对，那就是威利。”

巴伦特点点头，海恩斯关闭了屏幕，重新打开灯，然后离开了。一连几十秒，机舱里只听得见喷气引擎的嗡嗡声。“也许只是巧合，你说呢，约瑟夫？”C.阿诺德·巴伦特说。他绕到矮矮的环形书桌后面坐下。

“这不是巧合，”开普勒说，“但这还是说不通啊。他这么做到底是想证明什么？”

“也许是证明他还活着。”吉米·韦恩·萨特说，“证明他还在暗处等待。证明他可以随时干掉我们。”萨特低下头，下颚上的肉堆叠起来。他从双焦镜片背后看着巴伦特，微笑道，“看来你得隐姓埋名一段时间了，C教友。”

巴伦特将手指相抵成尖塔状：“在六月举行的俱乐部夏令营之前，我们不会再聚会。我将离开这个国家……去出差，等到夏令营的时候再回来。我劝你们也采取适当的防范措施。”

“防范什么？”开普勒问，“他到底想要什么？我们已经通过我们能想到的所有渠道向他表明了态度：我们愿意接纳他加入俱乐部。我们甚至让那名犹太精神病医生给他带去了口信。我们可以肯定，那个犹太人已经联系到了鲁哈。当然，他们后来都被炸死了……”

“死者的身份还没有完全确认。”巴伦特说，“拉斯基博士的牙科记录从纽约的牙科诊所失踪了。”

“不错，”开普勒说，“但这又怎么样？我们的话应该已经传给他了。威利想要什么？”

“托尼？”巴伦特说。

其他三人都盯着哈罗德。

“我他妈的怎么知道他要什么？”

“托尼，托尼，”巴伦特说，“你同威利共事多年，一起吃饭，一起谈话，一起说笑.....你应该知道他想要什么。”

“他想要游戏。”

“什么？”萨特说。

“什么游戏？”开普勒问，探出了身子，“他想在夏令营结束后在岛上玩游戏？”

哈罗德摇头。“不是。”他说，“他知道你们在岛上玩的游戏，但他要玩的是他喜欢的游戏。就像很早之前——我猜是在德国——他和那两个老太婆干的一样。那游戏就像是下棋。威利非常痴迷下棋。他有一次告诉我，他会在梦里下棋。他认为我们都在他妈的一盘棋里。”

“棋。”巴伦特嘟囔道，敲击着手指头。

“不错。”哈罗德说，“特拉斯克出了昏招，派两个小兵深入威利的地盘。结果特拉斯克就被从棋盘上拿下了。科尔本也一样。他对我们没有私仇.....只是在同我们下棋。”

“那个老太婆呢？”巴伦特说，“她是一个听话的王后，还是威利的小兵之一？”

“我他妈的怎么知道？”哈罗德厉声道。他站起身，开始来回踱步，

皮靴落在厚地毯上几乎没有声音。“威利这种人，”他说，“在这种事上，绝不会相信任何人可以做他的盟友。也许他害怕那个老太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把我们引到那个老太婆那儿，是因为他知道我们会低估她。”

“我们确实低估她了。”巴伦特说，“那个女人的念控力曾经异常强大。”

“曾经？”萨特问。

“没有证据表明她还活着。”约瑟夫·开普勒说。

“还在对她查尔斯顿的宅子进行监控吗？”吉米·韦恩牧师问，“有人接手聂曼和查尔斯的这项工作吗？”

“我的人。”开普勒说，“没什么值得报告的发现。”

“航班呢？”萨特追问，“科尔本非常肯定，她本来打算离开这个国家的，但她在亚特兰大被什么事情给吓到了。”

“重要的不是梅勒妮·福勒，”巴伦特插话道，“托尼说得对，她只是威利用来转移我们视线的。如果她还活着，我们也可以无视她；如果她已经死了，她的角色是什么就无关紧要了。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我们怎样应对……我们德国朋友最近走的这步棋？”

“我提议不去考虑这个问题。”开普勒说，“星期一发生的事件，只是那个老家伙用来向我们展示他还能反击的方式。我们都同意，倘若他打算干掉巴伦特先生，他完全做得到。就让那个老家伙自娱自乐去吧。等他折腾完了，我们再跟他谈。如果他懂规矩，就可以坐俱乐部的第五把交椅。否则……我是说，去他妈的，我们三个——对不起，托尼，我

是说，我们四个——我们有数以百计领薪水的警卫供我们驱使。威利有多少，托尼？”

“他离开洛杉矶的时候，有两个。”哈罗德说，“詹森·鲁哈和汤姆·雷诺兹，但他们不领薪水。他们是他的宠物。”

“懂我的意思了吧？”开普勒说，“等他厌倦玩这场单边游戏之后，我们就与他谈判。如果他拒绝谈判，我们就派海恩斯带几个你们的人去搞定他。我的保密检查员也可以派上用场。”

“不行！”吉米·韦恩·萨特说，“我们挨打了却不还手已经很多次了。‘耶和华是忌邪施报的神。耶和华施报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报，向他的仇敌怀怒……他发忿恨，谁能立得住呢？他发烈怒，谁能当得起呢？他的愤怒如火倾倒，磐石因他崩裂……他将驱逐仇敌进入黑暗。’《那鸿书》第一章。”

约瑟夫·开普勒强忍住哈欠：“谁在说上帝啊，吉米？我们说的是一个下棋下魔怔了的老纳粹。”

萨特涨红了脸，抬起一根指头，粗鲁地指着开普勒，戒指上的红宝石熠熠生辉。“不要嘲笑我。”他发出低沉的怒吼，“上帝把他的旨意告诉了我，并通过我向世人传达他的旨意。他的旨意不容违抗。”萨特环顾四周，““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该求那厚赐予众人又不斥责人的上帝，上帝必赐给他。””他嘟囔道，“《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

“那上帝对这件事有什么旨意？”巴伦特平静地问。

“这个家伙很可能是个反基督者。”萨特说，他的声音盖过了喷气引擎微弱的嗡鸣，“上帝说，我们必须找到他，消灭它。我们必须狠狠地

惩罚他。我们必须找到他和他的走狗.....‘他也必喝上帝烈怒的酒；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黄之中受痛苦；使他们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

巴伦特微笑道：“吉米，听你这么说，你是不赞成同威利谈判并邀请他加入俱乐部咯？”

吉米·韦恩·萨特牧师喝了一大口兑水波旁威士忌。“是的，”他的声音非常轻，哈罗德探出身子才听得见，“我认为我们应该杀了他。”

巴伦特点点头，在大皮椅上转过身子。“赞成和反对各占一半。”他说，“托尼，你的意见呢？”

“我弃权。”哈罗德说，“但我觉得，我们在这儿做出决定是一回事，真的去跟踪威利并同他打交道又是另一回事。光是梅勒妮·福勒都已经把我们弄得很狼狈了。”

“查尔斯在那件事上犯了错，并且得到了相应的惩罚。”巴伦特说，他看着另外两个人，“既然托尼放弃了投票权，看来这决定性的一票将由我来投出了。”

开普勒张嘴想说什么，但最后改变了主意。萨特静静地喝着波旁威士忌。

“不论我们的朋友威利想在华盛顿做什么，我都不赞成。但我们可以暂时将他的行为理解为生气的表现。或许托尼说得对，威利对下棋的痴迷有助于我们认识他的逻辑。再过两个月，我们就要在多尔马恩岛举行夏令营，还有.....呃，随后的一系列活动。我们必须明确做事的顺序。如果威利放弃骚扰，我们就考虑同他谈判；如果他继续惹麻烦，制

造冲突，我们会调用所有资源，无论是公共资源还是私人资源，去将他找出来干掉，就像刚才吉米引用的《启示录》中的话那样。你刚才引用的是《启示录》吧，J教友？”

“是的，C教友。”

“好啦，”巴伦特说，“我想去睡一会儿了。我明天还要在伦敦开一个会。你们的卧室也都已经准备妥当。你们打算在哪里下飞机？”

“洛杉矶。”哈罗德说。

“新奥尔良。”萨特说。

“纽约。”开普勒说。

“好。”巴伦特说，“唐纳德几分钟前告诉我，我们正在内华达上空飞行，所以我们首先送托尼下飞机。很遗憾，你不能享受今晚飞机上的住宿了，托尼。但在我们降落之前，你或许可以先打个盹儿。”

“好啊。”哈罗德说。

巴伦特站起身，海恩斯从外面打开了通往前走廊的门。“岛俱乐部夏令营再见，先生们。”巴伦特说，“再见！祝诸位好运。”

一个穿着蓝色西装夹克的服务员领着哈罗德和玛利亚·陈前往他们的舱房。波音747的后部被改造成巴伦特的大办公室、起居室以及卧室。办公室的前面，走廊的左边，有许多装饰着绿色和粉色百叶窗的大舱房，里面有私人浴室、超大号的床、沙发和彩电，这让哈罗德想起了

他曾在欧洲坐过的火车。“壁炉在哪儿？”哈罗德低声问穿着西装夹克的服务员。

“我想只有卡塔尔王妃的飞机上才有真正的壁炉。”年轻英俊的男人答道，脸上不带一丝微笑。

哈罗德又倒了一杯加冰伏特加，坐到沙发上玛利亚·陈的旁边，这时传来了敲门声。一个穿着与男服务员同样的西装夹克的年轻女人说：“巴伦特先生请您和陈女士去猎户座休息室，不知二位是否愿意？”

“猎户座休息室？”哈罗德说，“好啊，管他呢。”他们跟随年轻女人走进走廊，穿过一道需要密码卡打开的门，进入一段螺旋楼梯。哈罗德知道，在747商务飞机上，螺旋楼梯通往头等舱。来到楼梯上方的时候，哈罗德和玛利亚·陈都被惊呆了。

女人走下楼梯，关上楼梯口的门，将最后一丝反射灯光阻隔在外。

这个房间同普通747头等舱差不多大，但它看上去就像是有人将飞机顶盖揭开了一样，露出一个平台，在三万五千英尺高的地方直面苍穹。头顶群星璀璨，但从这个高度看去，它们根本没在眨眼。哈罗德看到飞机左右状如黑色楔子的两翼，以及机翼上闪烁的绿色导航灯。而在一英里以下，是星光中的云海。在他们所处的位置和无边无际的夜空之间，仿佛没有任何阻隔，也听不到任何异响。阴影中的陈设和坐在头等舱中的那个人只是星空下的低矮轮廓。

“上帝啊。”哈罗德低声惊叹。他听见玛利亚·陈突然吸了一口气，仿佛刚才一直忘了呼吸，现在才想起来。

“很高兴你们喜欢这里。”巴伦特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过来坐下

吧。”

哈罗德和玛利亚·陈朝一张圆桌周围的矮椅子小心翼翼地走去，他们的眼睛慢慢适应着星光。在他们身后，螺旋楼梯的最顶层的阶梯上亮着红色警示灯。通往船员舱的舱壁在西方星域的衬托下，呈现出黑色的半球形。哈罗德和玛利亚·陈倒进软绵绵的坐垫上，继续凝望着夜空。

“这是一种透明的塑料化合物。”巴伦特说，“尽管有三十层，但几乎是完全透明的，而且比有机玻璃更坚固。拱顶上有数十条支撑梁，但它们十分纤细，根本不会影响观看夜空。拱顶的外表面会偏振日光，所以从外面看仿佛是涂上了一层闪亮的黑漆。我的工程师用了一年才研制出这种材料，我用了两年才说服民用航空局相信，这架经过改装的飞机是达到了安全飞行标准的。如果任由工程师来设计飞机的话，机舱里一扇给旅客看的舷窗都不会存在。”

“太美了。”玛利亚·陈说，哈罗德看见她的黑色眸子反射着星光。

“托尼，我之所以叫你俩过来，是因为这件事和你们有关。”巴伦特说。

“什么事？”

“你也许已经注意到了，我们俱乐部内弥漫着一丝紧张的氛围。”

“我意识到所有人都他妈的快疯了。”

“不错。”巴伦特说，“过去几个月发生了许多事，让我们……呃，感到烦心。”

“我不知道为什么。”哈罗德说，“大多数人在同事被炸成碎片或者

掉进斯古吉尔河之后，都不会这么兴奋。”

“事实上，”C. 阿诺德·巴伦特说，“我们变得过于自满。这个俱乐部存在好几十年了，我们一直纵横无忌，威利对我们展开的复仇或许为我们提供了一次必要的、自我修正的机会。”

“只要我们不会被‘修正’就行。”哈罗德说。

“当然。”巴伦特把酒倒进一个水晶高脚杯里，把酒杯放在玛利亚·陈面前。

哈罗德的眼睛适应了这里的光线，可以更清楚地看清别人，但同时星星也更璀璨了，乳白色的云海也愈发清晰。

“可是，”巴伦特说，“俱乐部内部必定会出现不平衡。之前建立的那种平衡十分脆弱，而且建立这种平衡的条件现在也不存在了。”

“你是什么意思？”哈罗德问。

“我的意思是，现在出现了权力真空。”巴伦特说，声音如同头顶的星光那样冰冷，“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有人认为出现了权力真空。威利·波登让小角色觉得他们也可以成为大人物，所以他必须去死。”

“你是说威利？”哈罗德问，“先前说要同威利谈判并且邀请他加入俱乐部都是扯淡咯？”

“是的。”巴伦特说，“如果可能的话，我会亲自负责俱乐部的运作，但我绝不会让那个前纳粹坐上谈判桌。”

“那为什么……”哈罗德顿了顿，思考片刻，“你认为开普勒和萨特

要造反？”

巴伦特笑了：“我认识吉米很多年了。我第一次看见他布道，是四十年前，在得克萨斯的一个帐篷里。他的念控力并不集中，但强大得不可阻挡。他能以上帝的名义，让满满一帐篷大汗淋漓的不可知论者心甘情愿地听他摆布。但吉米老了，他很少运用真正的念控力，而是越来越依赖于他建造的布道设施。我知道上周他让你去了他那个原教旨主义的魔法王国……”巴伦特举起一只手，阻止了哈罗德的辩解，“没关系的。吉米肯定告诉过你，我会知道这件事，也会表示理解。我相信吉米不会造反，但他察觉到了可能的权力结构变化，并且想在尘埃落定之后，站在最终胜利的一方。威利的干扰，从表面上似乎改变了微妙的平衡。”

“但事实上没有？”哈罗德说。

“是的。”巴伦特说，声音轻柔却坚定，“他们忘记了最重要的事实。”巴伦特伸手打开他们面前矮桌的抽屉，取出一只复动式半自动手枪。“拿起枪，托尼。”

“为什么？”哈罗德问，忽然毛发倒竖。

“这把枪是真的，而且上了子弹。”巴伦特说，“请你拿起来。”

哈罗德接过枪，松垮垮地拿着。“好吧，你要我干啥？”

“瞄准我，托尼。”

哈罗德眨了眨眼。无论巴伦特想证明什么，他都不愿意被卷进去。他知道海恩斯和其他警卫就在附近。“我不想瞄准你。”哈罗德说，“我不喜欢这些该死的游戏。”

“瞄准我，托尼。”

“你自个去玩儿吧。”哈罗德说，起身打算离开。他挥了挥手，表示没兴趣奉陪，然后朝亮着红灯的螺旋楼梯最上层走去。

“托尼，”巴伦特说，“过来。”

哈罗德感觉自己仿佛撞到了塑料墙上。他肌肉痉挛，全身冒汗。他奋力向前冲，试图远离巴伦特，但这只能让他双膝跪地。

有一次，是四五年前，在同威利的一次对话中，那个老家伙曾经试图对他使用念控力。哈罗德向威利问起多年前他在维也纳进行过的游戏，于是威利友好地展示了一番。哈罗德对女人运用念控力时，就像是用温暖的波浪将她们包裹，但威利的攻击要猛烈得多，哈罗德感觉颅骨突然遭到重压，脑子嗡嗡作响，自己如同被囚禁在极小的空间里，压抑而恐惧。但哈罗德并没有丧失自控力。哈罗德立刻意识到，威利的念控力比自己的强大得多——他想到的表述是“更野蛮”——但威利大可以操控别人来攻击他，而用不着直接操控他。“没错，”威利说，“道理就是这样的。我们本可以互相攻击，但操控者是不可以被操控的，不是吗？我们通过操控第三方来互相比较，对不对？这很可悲，但国王之间不必亲自动手厮杀，托尼。记住这一点。”

哈罗德记住了，但巴伦特显然没有这种顾忌。“过来。”巴伦特说，他的声音依然很柔和，很克制，但它的回音填满了哈罗德的颅骨，填满了舱室，填满了宇宙，就连星星都开始晃动起来，“过来，托尼。”

哈罗德跪在地上，双臂、脖子、身体上的肌肉都紧绷着，然后被向后一拉，后背着地，就像特技演员被一条看不见的绳索拦住，从马上坠落下来一样。哈罗德的身体不住地痉挛，穿着皮靴的双脚敲击着地毯。

他紧咬牙关，双眼鼓圆，仿佛就要从眼窝里掉出来。哈罗德感觉自己想要尖叫，但他知道这叫声永远也出不了喉咙，只会不断地累积压力，最终将喉咙撑爆，血肉横飞。他躺在地上，双腿僵硬，不断抽搐，双臂的肌肉反复地紧缩又舒展，双肘陷入地毯，手指弯曲成钩状，慢慢向后朝那个坐着的人影移过去。“过来，托尼。”托尼·哈罗德乖乖地服从命令，如同一个正在学习如何仰面爬行的婴儿。

脑袋碰到低矮的咖啡桌时，哈罗德感觉意志之钳松开了他。他的身体骤然放松，差点儿小便失禁。

他翻过身，双膝跪地，额头贴在桌面的黑色玻璃上。

“瞄准我，托尼。”巴伦特继续用和蔼可亲的口吻说。

哈罗德突然怒不可遏，杀意在胸中沸腾。他的双手颤抖着朝枪伸过去，握住枪把，举起枪……

枪管还没有举到水平的位置，他就感到恶心想吐。许多年前刚到好莱坞的时候，哈罗德得了肾结石，痛得死去活来。后来一个朋友告诉哈罗德，那种疼痛的感觉就像是后背被人捅了一刀。但哈罗德不这么看。他小时候同芝加哥黑帮混的时候，后背曾经被人捅了一刀，但肾结石的疼痛远甚于此。那感觉就像是有人从身体里面往外扎一样，尖利的刀刃划过内脏和动脉。在难以想象的疼痛之外，还伴随着恶心、呕吐、痉挛和高烧。

但现在的感觉比肾结石发作更糟糕——糟糕得多。

哈罗德蜷缩在地板上，呕吐物沾满了丝绸衬衣。在痛苦、恶心和屈辱感之上，是一个无比清晰的认识：我企图伤害巴伦特先生。这个念头

令他难以忍受，令他前所未有的难过。他一边继续呕吐呻吟，一边痛哭起来。手枪从他软绵的手指中滑落，掉在黑色的玻璃桌面上。

“噢，你身体不舒服。”巴伦特轻声说，“也许陈女士可以拿枪瞄准我。”

“不行。”哈罗德喘息着说，蜷缩得更紧了。

“行的。”巴伦特说，“我要让她这么做。告诉她，拿枪瞄准我，托尼。”

“拿枪瞄准他！”哈罗德说，“对准他！”

玛利亚·陈缓缓移动，仿佛置身在水下一般。她举起转轮手枪，在小手中握紧，瞄准了托尼·哈罗德的头。

“不对！是瞄准他！”痉挛再度来袭，哈罗德又蜷缩起来，“瞄准他！”

巴伦特微笑道：“即使我没有明说，她也会遵从我的命令，托尼。”

玛利亚·陈用拇指扳起击铁。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哈罗德的脸。哈罗德看见她的褐色眼睛里流露出恐惧和悲伤。玛利亚从未被操控过。

“不可能。”哈罗德喘息道，疼痛和恶心的感觉正在消退，他知道自己也也许马上就要死了。他摇摇晃晃地跪起来，徒劳地举手阻挡子弹。“不可能.....她是免控者！”他几乎尖叫起来。

“免控者是什么意思？”C. 阿诺德·巴伦特问，“我从没有遇到过什么免控者，托尼。”他转过头，“请扣下扳机，玛利亚。”

击铁落下。哈罗德听见清脆的撞击声。玛利亚·陈又扣动扳机。然后又一次。

“我真粗心，”巴伦特说，“忘装子弹了。玛利亚，请帮托尼坐到椅子上吧。”

哈罗德颤抖着坐下，汗水和呕吐物沾满了衬衫，一直流到腹部。他垂着头，前臂撑在膝盖上。

“黛博拉会带你下去，帮你收拾干净，托尼。”巴伦特说，“理查德和戈登会打扫这里。在降落之前，你们愿意的话，可以随时上猎户座休息室来喝一杯。这是个独一无二的地方，托尼。有的人或许会禁受不住诱惑，产生改变事物自然秩序的想法。这至少部分是我的错，托尼。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展示过我的能力了。记忆会褪色的，但对个人来说，最好别太健忘。请记住我说的话。”巴伦特探出身子，“约瑟夫·开普勒找你谈条件的时候，你要假装同意。明白了吗，托尼？”

哈罗德点点头，汗水落在他肮脏的裤子上。

“说‘遵命’，托尼。”

“遵命。”

“你必须立刻通报我。”

“遵命。”

“好孩子。”C. 阿诺德·巴伦特说，拍了拍哈罗德的脸颊。他转动高椅，哈罗德只能看见椅背，如同星空背景上的一座黑色方尖碑。但椅子

转过来的时候，巴伦特已经不见了。

几个男人进来清洁地毯上的污物并消毒。一分钟后，一个年轻的女人拿电筒过来搀扶哈罗德。他一把推开了她。玛利亚·陈将手放在他肩上安抚她，但他没有理会，径直蹒跚着走下了楼梯。

二十分钟后，他们抵达了洛杉矶国际机场。一名司机开着豪华轿车来接机。乌黑的波音747在跑道上滑行起飞时，托尼·哈罗德没有回头去看。

墨西哥，蒂华纳

1981年4月20日，星期三

在日落前不久，索尔和娜塔莉开着租来的大众离开蒂华纳，朝东北方向驶去。下了二号高速公路，郊区就变成了一座迷宫。废弃的工厂和小农场之间，散落着白铁皮屋顶的简陋房屋和窝棚——这就是这里的农村，而他们的车就穿行在乡间土路上。娜塔莉查看着杰克·科恩的手绘地图，索尔开着车。他们将大众停在一个小酒馆旁边，穿过沙尘和一群小孩，向北走去。血红的残照彻底隐没之后，山坡上开始燃起篝火。娜塔莉查看地图，指向一条山坡上的小路，路上遍布垃圾，三五成群的男女坐在空地里的火堆旁，或者蹲在矮树的阴影里。北面大概半英里外，峡谷对面的黑色山坡上，有一排高高的白色栅栏。

“我们先待在这儿，等天色非常暗之后再走。”索尔说。他放下行李箱，将一个沉甸甸的帆布背包搁在地上。“听说最近边境线两侧有强盗活动。我们千里迢迢赶过来，如果被边境强盗杀了的话，就太讽刺了。”

“我刚好也想坐一会儿。”娜塔莉说。他们还没有走到一英里，但她

的蓝色棉衬衫已被汗水濡湿，贴在皮肤上，而她的运动鞋外面也全都是灰土。蚊子在耳边嗡嗡作响。他们身后山上的酒吧亮着这一带唯一一盏电灯，无数的飞蛾被吸引过去，在电灯周围飞舞，从远处看就像是纷纷洒洒的雪花。

他们默默地坐了半小时。极度的疲惫让他们说不出话来。他们坐了三十六个小时长途航班和短途航班，一路上心惊胆战，害怕他们用的假护照被查出来。在伦敦的希思罗机场转机那次是最难挨的，他们在警卫的监视下足足待了三个小时。

尽管天气炎热，蚊虫叮咬，蹲坐在大石头旁边也很不舒服，但娜塔莉还是打起了瞌睡。索尔轻轻地摇了摇她的肩膀，把她唤醒。“我们要出发了。”他小声说，“走吧。”

至少有一百名偷渡者正分成小队朝远方的栅栏踽踽而行。他们身后山坡上的篝火越来越多。往西北方望去，远方是美国城镇中闪烁的灯光，但他们前方则只有黑暗的峡谷和山坡。在栅栏的美国一侧，一对车头灯消失在东边某个看不见的入口通道里。

“边境巡逻队。”索尔说，领着娜塔莉走下陡峭的小路，爬上另一座山。没过几分钟，他们都累得大声喘息起来，汗水浸透了帆布背包，但他们仍吃力地提着装有大行李箱。他们本来打算与其他偷渡者保持距离，但很快就加入了一长队大汗淋漓的男女。一些人用西班牙语小声交谈着，其他人则默默地迈着沉重的脚步。在索尔前面，一个身材瘦高的男人背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一个胖女人抱着一个硬纸板箱子。

这支队伍在一段干涸的河床上停了下来，再往前走二十码，就是一个涵洞，涵洞从边境的栅栏和远处的碎石路下穿过。偷渡者三四人一组

越过河床，消失在涵洞的圆形入口里。洞的另一头不时传来叫喊，娜塔莉认定其中一声叫喊来自碎石路远端。娜塔莉发现自己心脏狂跳了好几分钟，皮肤上黏糊糊的全是汗。她牢牢抓住行李箱，强迫自己放轻松。

第二支边境巡逻队的巡逻车开过来停下，队列中的所有人立刻躲在乱石、灌木和队友的后面。明晃晃的探照灯射入河谷，从娜塔莉和索尔藏身的带刺的树旁不到十英尺的地方扫过。东北方向传来了叫喊和一声枪响，巡逻车快速驶离，无线电中高声播放着警察用英语进行的交谈，偷渡者又开始再次稳步朝涵洞进发。

几分钟后，娜塔莉跟在索尔身后，手脚并用地爬行起来。她推着前面沉重的行李箱，背包撞击着起伏不平的隧道顶部。隧道里伸手不见五指，弥漫着尿尿的味道。她的手和膝在潮湿柔软的泥浆中摸索，不时还会碰到玻璃碴和金属碎块。她身后令人窒息的黑暗中，一个女人或者孩子开始哭起来，但在一个男人粗暴的怒喝之后，哭声止住了。娜塔莉觉得涵洞是个死胡同，会越来越窄，粗糙的洞壁会垮下来，将他们压入泥浆和尿尿之中，水会淹过他们的头……

“快到了。”索尔咕哝着，“我看见月光了。”

娜塔莉一直憋着气，狂跳的心脏把肋骨都撞痛了。索尔跳到一个遍布碎石的河床里，出口离地两英尺。索尔帮她爬出臭烘烘的隧道，她到这时才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欢迎回到美国。”他气喘吁吁地说。两人收好携带的包裹，朝溪谷中的阴影跑去。但那里无疑埋伏有杀人越货的强盗，等待着今晚这批满怀希望的偷渡者。

“谢谢。”娜塔莉气喘吁吁地说，“下次我宁愿坐人民快递航空公司

【52】的飞机直飞回来。”

杰克·科恩在第三座山的山顶等他们。那里停着一辆蓝色厢式货车，每隔两分钟，他就闪一次车灯。娜塔莉和索尔就是看到这个信号才赶过来的。科恩先后同索尔和娜塔莉握手，然后说：“走吧，我们得抓紧时间。这个地方不适合停车。我带来了你在信中要我带给你的东西，我可不希望向边境巡逻队或者圣迭戈警察解释那是什么。快！”

厢式货车的尾部堆了不少箱子。他们将行李都甩进了车尾。娜塔莉坐在副驾驶席，索尔坐在前排两个座椅中间靠后的一个矮箱子里，杰克·科恩开车。他们在凹凸不平、遍布车辙的土路上行驶了半英里，向东驶入一条碎石路，然后进入一条沥青路，向北驶去。十分钟后，他们沿着一条入口坡道进入州际高速公路，娜塔莉一下子找不到北了，仿佛美国在她离开的三个月里发生了许多微妙的变化。不，这感觉更像是我从没有在这个国家生活过一样，透过车窗看着郊区的小商店时，她忍不住这样想。她注视着街灯和汽车，忽然意识到一个难以置信的事实：这里的人竟然能安之若素地享受这个夜晚，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但是，就在离这些中产阶级的舒适住宅十英里的地方，男女老少正在爬过屎尿横流的涵洞；而在半个地球之外，目光锐利的年轻以色列人正全副武装地在居民点外围巡逻，蒙面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杀手——他们都只是孩子——正在给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上机油，等待夜晚发动袭击。车外的人更不可能知道娜塔莉的痛苦，罗布·金特里死了，永远地离开了她，就像她小时候最喜欢的那条好管闲事的达克斯猎狗马科斯。她还记得，父亲每天晚上都会来到她床边，给她讲马科斯的故事，哄她入睡……

“有没有在墨西哥城拿到我说的那支枪？”科恩问。

娜塔莉猛然惊醒。她刚才睁着眼打起了瞌睡，极度的疲劳麻痹了她。她的耳朵里仿佛还能听到飞机引擎的声音。她努力倾听车上另外两人的对话。

“拿到了。”索尔说，“没遇到什么问题，只是我曾担心如果被墨西哥联邦警察发现了怎么办。”

娜塔莉眨巴着眼睛，努力看清那名摩萨德特工。杰克·科恩五十出头，但看样子要老得多，甚至比索尔还要老——现在索尔刮了胡子，留了更长的头发，比之前年轻了不少。科恩面容消瘦，满脸麻子，但眼睛很大，鼻梁明显不止一次被打断过。他一头稀疏的白发乱蓬蓬的，似乎曾自行修剪，但中途放弃了。科恩的英文十分流利，各种习语也运用得非常准确，但还是带着一种娜塔莉分辨不出来的口音，就像跟着威尔士人学习英语的联邦德国人的口音，而这个威尔士人又师从一名布鲁克林学者。娜塔莉喜欢杰克·科恩的声音。她喜欢杰克·科恩。

“给我看看那把枪。”科恩说。

索尔从腰带中抽出一支小手枪。娜塔莉不知道索尔身上带有武器。那看上去就像一把廉价的玩具枪。

他们的车孤零零地行驶在一座大桥的左侧车道上。后方至少一英里内都没有人。科恩拿过手枪，将其抛出窗外。枪越过栏杆，坠入下方漆黑的山谷。“你第一次用它的时候，它很可能会爆炸。”科恩说，“抱歉，这是我的主意，但我来不及拍电报通知你了。你对墨西哥联邦警察的看法是对的，不管你有没有许可证，如果他们发现你身上有枪，就会把你折磨得死去活来，每隔一两年还要来检查一遍你是不是还在受罪。

他们可不是善类，索尔。要不是你带了那些该死的钱回来，我才不会让你们冒这个险。你们到底带了多少钱回来？”

“大概三万美元。”索尔说，“另外六万美元会由戴维的律师电汇到洛杉矶的一个银行。”

“这钱是你的还是戴维的？”科恩问。

“我的。”索尔说，“我卖掉了内坦亚附近一个九英亩的农场。那个农场在独立战争之前就是我的。我觉得动用我纽约的储蓄账户是不明智的。”

“你考虑得对。”科恩说，他们已经来到了城里。水银灯在挡风玻璃上投下了长方形的光斑，科恩丑陋的面庞染上了一层黄晕。“上帝啊，索尔，”他说，“你知道你的购物清单上的一些东西有多么难入手吗？一百磅C-4塑胶炸弹！压缩气枪。麻醉飞镖！上帝啊，老兄，你知不知道，全美国只有六家商店可以买到麻醉飞镖，就连专业的动物学家也不知道这些商店在哪儿。”

索尔咧嘴笑道：“抱歉，但你也知道，你一直都是我们的救星。”

科恩凄然一笑。“救星之类的高帽子就别给我戴了。”他说，“我被折腾得够惨了。你知不知道，为了帮你跑腿办事，我把累积了两年半的假期都用完了？”

“我改天会补偿你的。”索尔说，“那个导演还在给你找麻烦吗？”

“没有了。戴维·艾希科尔的办公室给他打了电话，然后问题就基本解决了。真希望我退休二十年后还能有这样的影响力。他还好吧？”

“你是说戴维？不太好，毕竟他曾两次心脏病发作，但他一直很忙。娜塔莉和我五天前在耶路撒冷见过他。他托我们向你问好。”

“我之前同他共事过一次，”科恩说，“那是十四年前。他本已退休，但还是出山领导了那次行动。我们就在埃及人的眼皮子底下，迅速夺取了整个苏联地对空导弹发射站，从而在‘六日战争’中避免了我方的巨大伤亡。戴维·艾希科尔真是一位智谋超群的战术家。”

他们进入了圣迭戈，娜塔莉注视着窗外，心中生出一种怪异的疏离感。车开上五号州际高速公路，向北驶去。

“接下来的几天，你怎么打算？”索尔问。

“先把你们安顿下来。”科恩说，“星期三我得回到华盛顿。”

“没问题。”索尔说，“你还能为我们提供建议吗？”

“随时可以。”科恩说，“但你得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索尔？你说的那个老纳粹，华盛顿的那伙人，还有查尔斯顿的老太太，这三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我怎么想都想不明白。为什么美国政府会包庇那个战犯？”

“政府没有包庇他。”索尔说，“政府的人像我们一样，也在努力搜寻他，但他们是出于别的目的。相信我，杰克，我确实可以告诉你更多的信息，但你的疑惑并不会因此而减少。整件事很难用逻辑来解释。”

“太棒了。”科恩讥讽道，“如果你不肯告诉我更多的信息，我就绝

不可能说服摩萨德介入此事，不论组织里的人有多么尊敬戴维·艾希科尔。”

“你们最好别介入。”索尔说，“你也看到了，艾伦你的朋友利瓦伊·科尔被卷进来之后落得什么下场。我终于认识到，我只能单枪匹马地去战斗。事实上，这么多年来，我迟迟不肯行动，就是幻想着能有骑兵从山那边冲过来支援我。但现在我意识到，这件事，必须我自己去做……娜塔莉也这么看。”

“疯话。”科恩说。

“不错。”索尔承认道，“但我们的生活不都是建立在对疯话的某种程度的信仰的基础上的吗？一个世纪之前，犹太复国运动也明显是疯话。但现在，我们的国境线——以色列的国境线——是唯一可以从太空轨道上看见的国境线。树林结束、沙漠开始的地方，便是以色列的边境。”

“你在转变话题。”科恩直截了当地说，“我做了这么多事，是因为我喜欢你的外甥，并且把利瓦伊·科尔当作儿子看待，而你在追踪那些杀他们的凶手。我说得对不对？”

“不错。”

“那个你认为已经返回查尔斯顿的女人参与了谋杀，而不是受害者？”

“不错，她参与了谋杀。”索尔说。

“你说的那个上校在杀害犹太人？”

索尔犹豫片刻，然后说：“不错，他在杀害无辜者。”

“那个洛杉矶的混蛋也牵扯其中？”

“不错。”

“那就好。”科恩说，“你会继续得到我的帮助。但总有一天，我会要求你把来龙去脉说清楚。”

“实不相瞒，”索尔说，“娜塔莉和我给戴维·艾希科尔留了一封信。就连戴维也不知道这场噩梦的细节。如果娜塔莉和我死了或者失踪了，戴维或者他的委托人就将打开那封信。他们被要求与你分享信中的内容。”

“太棒了。”科恩又讥讽道，“我恨不得你们俩立即死掉或者失踪。”

他们在沉默中朝洛杉矶驶去。娜塔莉梦见她、罗布和她父亲正行走在查尔斯顿的老城区里。那是春天里的一个美好夜晚。星星在矮棕榈和新芽背后闪耀，空气中飘荡着含羞草花和风信子的味道。突然，一条浅色脑袋、黑色身子的狗从黑暗中蹿出来，朝他们狂吠。娜塔莉很害怕，但她父亲告诉她，狗只是想交朋友。父亲蹲下来，伸出右手给狗嗅，但狗却一口咬上去，不停地咀嚼，呜呜低吼着，吞咽着肉和骨头，直到整只手都被吃光，然后是整条胳膊，最后她父亲整个都消失了。这时，狗变了，变得更大了，但娜塔莉意识到，不是狗变大了，而是自己变小了，变成了一个小女孩。狗转而攻击她，它那与身体不协调的白脑袋在星光下闪着光。娜塔莉惊惧之中，竟然没有转身逃跑，也没有发出尖叫。罗布摸了摸她的面颊，并在狗向她扑来之前挡在了她身前。狗撞在他胸膛上，将他扑倒。罗布和狗扭打起来，娜塔莉发现狗的怪头变小了，消失了。然后她发现狗已经掘穿了罗布的胸膛。她甚至听到了狗在

罗布体内大嚼大咽的声音。

娜塔莉重重地跌坐在路边。她穿着旱冰鞋和蓝色裙子，后者是她六岁生日时她最喜欢的姑妈送她的。罗布背对着她，就像是一堵灰色的大墙。她看到罗布臀部枪套里的手枪，但枪被皮盖和摁扣固定住，她不敢伸手去拿。他的身体随着那只狂暴的动物的动作而颤抖，她可以清晰地听见它咀嚼肉体 and 咬断骨头的声音。

她努力站起来，但每次她脚下用力，旱冰鞋就会飞出去，她就会再次仰面摔倒。她的一只旱冰鞋松开了，只靠绿色鞋带挂在脚上。她翻身跪在地上，只见几英尺外就是罗布那高得不可思议的灰色背部。这时，狗头突然从罗布的身体里伸出来，它的脸上和牙齿上沾着肉丝和衬衣碎片。它胡乱挣扎着，罗布胸口的洞越来越大。它的双眼闪着疯狂的光，鲨鱼般强劲有力的上下颚不停地张合着。

娜塔莉向后爬了两英尺，但再也爬不动了。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狗身上。它边叫边咬，朝她逼近。它的脖子和肩膀已经刨出了罗布胸部的大洞。口水和血液滴溅在她身上。它奋力钻出洞的时候，她看到了它肩膀和前腿上的蓬乱的黑色皮毛，就像是在目睹噩梦的诞生。而她知道，噩梦的诞生便意味着罗布的死亡。但真正让娜塔莉目不转睛的，让她顿时僵住的，让恐惧爬上喉咙、引发作呕的，是那张脸。剧烈扭动的肩膀和四处乱刨的爪子的黑色皮毛上沾满了鲜血，使其呈现出诡异的蓝灰色，而在这蓝灰色之上，开始浮现出一团白色——那是梅勒妮·福勒如同死人面具的脸。那张脸被疯狂的大笑和巨大的假牙扭曲了，而闪着阴森白光的假牙离娜塔莉的眼睛只有几英寸。

那狗身人头怪发出一声长号，扭动全身，带着野性和鲜血从洞中挣脱，俨然一头刚分娩的恶魔。

娜塔莉猛然惊醒，大口喘息，连忙伸手撑在厢式货车的仪表盘上，稳住身子。从敞开的车窗中吹进来的风带着下水道和柴油尾气的味道。州际高速公路隔离带外对向来车射来刺目的强光。

索尔嗓音低沉地说：“也许我需要你提供如何杀人的建议。”

科恩斜眼看着索尔：“我不是杀手，索尔。”

“你不是。我也不是。但我们都见过了太多的杀戮。我在集中营里见过的杀戮冷酷而高效，森林里的杀戮迅捷而短暂，沙漠中的杀戮热血而崇高，街道上的杀戮随机而卑鄙。也许是时候去学习如何专业地杀戮了。”

“你想参加杀戮研讨班吗？”

“是的。”

科恩点点头，从衬衣口袋的香烟盒里摸出一根烟，用厢式货车上的点烟器点燃。“这些烟就能杀人。”他说，呼出一团烟雾。一辆时速七十五英里的半挂车呼啸而过。

“我在想，有没有一种能快速杀死目标，并能尽量避免无辜的方法。”索尔说。

科恩微微一笑，叼着烟说道：“最高效的杀人方法是雇一个擅长杀人的人。”他瞟了索尔一眼，“我是认真的。大家都这么做——克格勃、中情局，还有两大阵营中的小虾米。几年前，得知中情局雇用黑手党职业杀手去干掉卡斯特罗的时候，美国民众十分反感。但仔细想想，中情局这么做不无道理。难道民主国家的特务机构训练杀手去杀人就更道义？詹姆斯·邦德之类的纯属瞎编。职业杀手都是精神变态者，同查尔

斯·曼森【53】一样值得同情，但他们更有自制力。雇用职业杀手不仅可以达成目的，而且，将这些精神变态者派出去执行任务的几周里，就不会有美国人死在他们手上。”科恩默默地开了一会儿车，每次吸气，香烟顶端就发红发亮。最后，他将烟灰掸在窗外，说：“在进行有预谋的杀人时，我们都会用到雇佣兵。我在以色列国内的时候，负责的一项工作就是策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新兵，去刺杀巴勒斯坦领导人。我猜，恐怖组织内部三分之一的内斗都是我们策反行动的成果。有时候，如果我们想干掉A，就对D胡乱地来几枪，然后告诉D，是A命令B雇了C去干掉D的，接下来就只需要坐山观虎斗了。”

“但如果雇用杀手是不可能的呢？”索尔说。

娜塔莉意识到，他们觉得她睡着了，所以才会轻言细语。她的眼睛就快再次闭上，接连不断的车头灯和偶尔扫过的头顶路灯的光芒透过眼睫毛进入眼球。她想起了小时候在轿车后排里打瞌睡，听着父母柔声而单调的对话。但那声音与她现在听到的截然不同。

“那好，”科恩说，“假设由于政治方面、执行方面或个人方面的原因，你雇不到人，那事情就复杂了。你首先必须做出决定，是否愿意拿自己的命去换你的目标的命。如果你愿意，那你就拥有了一大优势。传统的安保手段从根本上说都是无用的。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刺客都愿意放弃自己的生命——或者至少不怕被立即逮捕——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执行的是神圣的使命。”

“如果这个杀手希望能在完成任务之后逍遥法外呢？”索尔说。

“那事情就更复杂了。”科恩说，“你可以选择军事行动，但我们的F-16战斗机对黎巴嫩的攻击不过是无差别的刺杀而已。你还可以选择精

准的炸弹攻击，或者远距离的狙击，或者近距离的手枪射击——事先得确定逃跑路线——或者下毒，或者白刃刺杀，或者空手搏斗。”科恩把第一根香烟的烟头扔出了窗外，点燃另外一根。“现在流行炸弹袭击，但这种方法很容易失控，索尔。”

“为什么？”

“就拿车后面的C-4来说。它同橡皮泥一样安全。你可以压它，捏它，坐它，打它，甚至用它做堵塞材料，它都不会爆炸。只有硝酸能引爆它，这些致命的小雷管被非常谨慎地装在一个特制的盒子里，而这个盒子又装在另一个塞满塑料填充物的盒子里。你有没有使用过塑胶炸弹，索尔？”

“没有。”

“上帝保佑。”科恩说，“好吧，明天在秘密联络点，我给你上一堂塑胶炸弹的讲座。但是，假设你把炸弹安装好了，你打算怎么引爆它？”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有无数种选择——机械的，电动的，化学的，电子的——但没有一种是安全的。许多炸弹专家都在准备炸弹时就被炸死了。恐怖分子的头号杀手是别的恐怖分子，第二号就是炸弹。但我们可以先假定，你成功地安装了塑胶炸弹，插好了雷管，给雷管连上了电子引爆器——由无线电信号激发——一切准备就绪。你坐在车里，与目标所坐的车保持着安全距离，并且远离目击者和无辜行人。可是，明明你的无线电发射器处在关闭状态，目标车辆却在经过一辆满载残疾儿童的校车时突然爆炸。”

“为什么会这样？”

娜塔莉听出了索尔声音中的倦意。她知道，索尔肯定同她一样精疲力竭了。

“车库门开关、飞机的无线信号、孩子们的步话机、民用波段上的无线电，”科恩念诵道，“甚至电视遥控器都可以激发这种引爆器。那么，再假定你用了至少两个开关，一个手动开关，用于解除保险，一个发射视距电波的开关，用于引爆炸弹。但你失败的概率依然很高。”

“那别的办法呢？”索尔说。

“那就说说狙击枪。”科恩说，嘴里的第二根烟快抽完了，“它可以让你处在安全距离上，能给你从容撤退的时间，可以精确锁定目标，而且只要运用得当，它的杀伤效率很高。它是首选武器。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和詹姆斯·厄尔·雷^[54]和无数默默无闻的杀手都选择了它。但它也有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

“首先，电视里关于狙击过程的描绘都是骗人的。狙击手不会把狙击枪放在手提箱里，到现场组装起来，等待目标乖乖上门。瞄准镜必须事先安装在狙击枪上，然后根据距离、角度、风速和武器自身的特点进行校准。狙击手必须对武器非常熟悉，还必须熟练地估算距离和风速。在战场上，从狙击手开枪到子弹击中目标这段时间，目标可以走三步。你有使用狙击枪的经验吗，索尔？”

“战争之后就没有碰过——我是说二战。”索尔说，“战后我再也没有杀过人。”

“那狙击枪对你几乎无用。”科恩说，“我照你清单买的東西都在后面.....你的一万八千美元都被用于购买这些该死的武器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采办齐全。但里面没有狙击枪。”

“那安保措施呢？”索尔问。

“你是问你的还是他们的？”

“他们的。”

“安保怎么了？”

“怎么突破安保这一关？”

科恩将烟夹在拇指和食指之间，眯眼看着车头灯刺破夜色投来的光柱。“如果有人下定决心想杀你，那安保措施只能延缓你的死亡而已。如果你的目标是公众人物——他不得不在公众场合露面——那即使最严密的安保措施也顶多只能让刺客得手之后难以逃跑而已。你也看到了，就在上个月，一个枪法业余的小流氓差点儿用点22口径转轮手枪干掉美国总统.....”

“艾伦告诉我，你们的特工在训练中使用的是点22口径伯莱塔手枪。”

“最近几年才是这样。”科恩说，“但他们只有在与目标距离很近的时候才使用这种枪——近到适合做白刃格斗了——而且是在需要速战速决、避免过多噪声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派出一个小组去杀人，那就会是整个小组的集体行动。他们会用几个星期跟踪目标，演习，测试逃离路线。上个月朝你们总统开枪的男孩则是毫无准备的，就像你我一时兴起，去街角买了一份报纸一样。”

“这又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如果目标的行为是可预测的，那所谓的安保措施就脆弱不堪。”科恩说，“一名优秀的安保主管绝不会让自己的保护对象遵守时间表，或者按惯例行动，或者把预先安排公之于众。正是因为行动变化莫测，希特勒才数次死里逃生。我们之所以一直未能铲除官方暗杀名单上的那三四个巴勒斯坦领导人，也是因为他们的行踪飘忽不定。好了，在你的假想中，要打算突破谁的安保？”

“假想中？”索尔说，“那我们就把C. 阿诺德·巴伦特先生作为假想对象吧。”

科恩猛然转过头。他把烟头弹出了车窗，没有点燃第三根。“所以你才让我搜集巴伦特的夏令营的资料？”

“这只是假想罢了。”索尔说。

科恩用手指梳了梳头发。“上帝啊，老兄，你疯了。”

“你说过，安保措施只能延迟目标的死亡罢了。”索尔说，“难道巴伦特先生是个例外？”

“你听我说，”杰克·科恩说，“只要美国总统外出旅行，不管是去什么地方，即便是在隐蔽而安全的场所会见外国领导人，特勤局都会提心吊胆。要他们说的话，总统最好永远别离开白宫的地下掩体——即便对那里，他们其实也不是很满意。但在一种情形下，特勤局会长舒一口气，那就是总统同C. 阿诺德·巴伦特待在一起的时候。三十多年来，美国历届总统都是巴伦特的座上宾。每年六月，巴伦特的西方传统基金会都会举行夏令营，世界最有权力的四五十个人将在他的岛上纵情狂欢。

不知这番介绍是不是有助于你了解他的安保状况？”

“非常好？”

“是世上最好的。”科恩说，“如果特拉维夫明天通知我，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未来取决于C. 阿诺德·巴伦特的突然死亡，那我会从以色列召集最优秀的特工，出动完成恩德比机场人质营救行动的突击队员，甚至把在欧洲执行复仇暗杀任务的队伍都抽掉过来，但是，就算我把所有这些力量加一块儿，能接近他的概率也不足十分之一。”

“你会怎么做？”索尔问。

科恩默默地开了好几分钟车。“假如我真的要杀他，”他最终开口道，“我会等他处在别人的安保之下再动手，比如总统的特勤局负责他的安全的时候。上帝啊，索尔，你竟然同我讨论怎么杀死巴伦特。3月30日你在什么地方？”

“在凯撒利亚。”索尔说，“有许多证人可以证明。你还会做什么？”

科恩咬着嘴唇说：“巴伦特经常飞来飞去。只要是飞机，那必定存在着弱点。地面上的警卫不会允许你偷偷把炸弹带上飞机的，那你就只剩下地对空导弹拦截这一个办法。但你必须事先知道飞机要去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起飞，并且能在它飞行过程中锁定它。”

“你能做到这些吗？”索尔问。

“能啊。”科恩说，“如果我们拥有以色列空军的所有资源就行，外加电子情报机构的协助，并且得到美国卫星和国防情报部门的援手，还得让巴伦特先生提前几个星期制订飞行计划，而且飞行线路必须通过地中海或者欧洲的最南部。”

“他有一艘船。”索尔说。

“不。”科恩说，“他有一艘两百十六英尺长的游艇——‘安托瓦内特号’。十二年前购入的时候耗费了六千九百万美元。卖家是一位希腊船王，你可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他是一个著名美国寡妇【55】的第二任丈夫，而这个寡妇的前夫被前海军陆战队狙击手狙杀了。”科恩吸了口气，“巴伦特的‘船’上的安保措施同他居住的岛屿上的相差无几。没有人知道船开到哪儿去，或者巴伦特什么时候上船。船上有可供两架直升机降落的停机坪，游艇旁边还有快艇作为护卫，以防别的船只靠近。鱼雷或者飞鱼导弹可能会击沉它，但我不能肯定。游艇的雷达、机动性和损控系统比大多数现代驱逐舰都强大。”

“假想到此为止。”索尔说。听他的声音，娜塔莉猜他对科恩告诉他的一切都心知肚明。

“我们马上就要下车了。”科恩说，开上了一条出口坡道，指示牌上的文字是：圣胡安-卡皮斯特拉诺。他们在通宵加油站里加油，科恩用信用卡付账。娜塔莉下车伸展腿脚，抵抗着睡意。空气已经凉爽下来，她似乎闻到了海水的味道。她朝科恩走去的时候，后者正从一台机器里取咖啡。

“你醒了啊。”他说，“欢迎回来。”

“我在车上……大多数时候都醒着。”娜塔莉说。

科恩啜了口咖啡，立刻五官扭曲：“我们谈了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你同索尔讨论过他的计划吗？”

“是的，方案是我们共同制订的。”

“那你也知道车后面的那些东西咯？”

“如果它们与我们清单上的东西一致的话，是的。”

科恩和她朝货车走去。“希望你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我们不知道。”娜塔莉说，然后对他微微一笑，“但我们非常感谢你的帮助，杰克。”

他哼了一声，为她打开了车门。“只要我的帮助没有把你们往死路上推就行。”

他们沿着74号高速公路行驶了八英里，离开大海，穿过灌木林北上，最后停在一座农舍前面。这座房子在一条狭窄的乡间小路旁，距大路四分之一英里。房子里黑漆漆的，没亮灯。

“这里曾经是我们西岸特工的秘密联络点。”科恩说，“虽然最近一两年都没有派上用场，但有人一直在照看这里，会来院子里除草。本地人只知道，这里是阿纳海姆山的一对年轻夫妇的避暑别墅。”

农舍有两层，二楼的三个卧室里有许多廉价床，足以供十多个人睡觉。楼下的一面单镜子背后，还有一个隐蔽的小房间，位于这座老式框架建筑的后部。房间里有几张沙发和一张矮桌。“那里是专门为审讯一个黑色九月【56】成员而建起来的。他还以为自己是在向中情局投诚呢。我们帮他躲避了邪恶而强大的摩萨德，于是他就把他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我们。我觉得这个房间应该能满足你们的要求。”

“非常好。”索尔说，“我们不用再花几个星期去寻找藏身处了。”

“我希望我能留下来。你们做的事情很有趣。”科恩说。

“如果真那么有趣的话，”索尔说，强忍住一个大哈欠，“我们再找时间坐下来聊，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

“那咱们一言为定。”杰克·科恩说，“我建议我们各挑一个房间睡会儿，你说怎么样？我还要去赶明天上午十一点半的飞机，离开洛杉矶。”

上午八点过后不久，娜塔莉就被巨大的爆炸声惊醒了。她四处打量，最初几秒都没反应过来自己身处何地，然后她找到牛仔裤穿上。她叫了叫索尔的名字，但隔壁房间里没有回应。杰克·科恩也不在自己的房间。

娜塔莉下了楼，走出前门。碧蓝的天空和温暖的空气令她心旷神怡。一片低矮的农作物一直延伸到他们进来走的那条乡间小路旁。她绕到房子背后，发现索尔和科恩蹲在一扇斜靠在栅栏上的旧门边。门板中央炸开了一个直径十英寸的洞。

“塑胶炸弹讲座。”见她走过来，科恩解释道。他转头对索尔说：“这还是不到半盎司的量。你可以想象下你那四十磅炸弹的威力。”他站起身，将挽起的裤腿放下来，“去吃早餐吧。”

冰箱里是空的，而且没通电，但科恩从厢式货车里带来了一个大的便携式冰箱，接下来的二十分钟里，三人挤在厨房里，找盘子和咖啡壶，轮流用炉子，一不留神就挡住了对方的路。秩序恢复之后，厨房里

飘出了咖啡和煎蛋的香味，三人坐到饭厅大飘窗旁的桌子背后。在早餐闲谈中，娜塔莉突然悲从中来，因为这个房间令她想起了罗布的房子。那一刻，仿佛查尔斯顿已在一万英里之外，仿佛她已经离开那里多年。

早餐之后，他们清空了厢式货车上的货物。他们三人合力将装脑电图设备的箱子抬进房子。这台电子仪器也被搬进了单向镜后面的密室里。他们将装C-4塑胶炸弹的盒子和装雷管的大箱子搬进了地下室。

卸载完毕之后，科恩将两个小盒子放在饭厅桌子上。“这是我给你们的礼物。”他说。盒子里放着两只半自动手枪，蓝钢枪身上刻着一行字：柯尔特MK IV系列政府型自动手枪。“我本想给你们我佩带的点45号口径手枪，它的火力相当猛。但现在给你们的手枪要比点45号口径政府型手枪轻几乎一磅，枪管要短将近两英寸，弹仓可以容纳七发子弹，而不是普通的六发。而且对初学者来说，这种枪的后坐力更小，也更容易掩藏，适合近距离作战。”他将三盒子弹放在桌上，“这些枪弹都难以追查，”他说，“来自被截获的爱尔兰共和军的弹药。”他将一个更大的箱子放在桌上，取出一把又长又重的武器，看样子就像是一把造型夸张的玩具枪。在长长的棱柱形金属枪管的对比下，枪把显得特别短。它看上去就像是冲锋枪模型，只是枪口太小，而且没有弹夹。“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这把射程超过十英尺的气枪。”他从中间掰开枪，从盒子里取出一只飞镖，将它塞进只能容纳一只飞镖的后膛。“一小瓶液态二氧化碳可供发射大概二十只飞镖。”科恩说，“想看我演示一下吗？”

娜塔莉走下前门廊，看着厢式货车，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车身的蓝底子上写着几行黄色的字：

杰克与纳特联营公司

专业提供浴缸与浴盆安装与维修服务

“这是车上本来就有的，还是你后来喷上去的？”娜塔莉问科恩。

“我后来喷的。”

“是不是太惹眼了？”

“有可能。但我的初衷是避免太惹眼。”

“怎么说？”

“你们要去的是一个租金很高的社区。”科恩说，“那里警察的安全意识是全国最高的。而且社区里的人普遍神经质，如果你把车在一个地方停了超过半小时，附近的人就会生疑。把车身伪装起来可以为你们提供掩护。”

娜塔莉又轻笑了两下，跟随他们绕到了谷仓后部。猪圈里的一头小猪朝他们跑过来。“我还以为这农场已经荒废了呢。”娜塔莉说。

“确实荒废了。”科恩说，“我昨天早上捡到这家伙的。是索尔的主意。”

娜塔莉看向索尔。

“我们的目标大概一百四十磅重。”索尔说，“你还记得伊扎克在特拉维动物园里讨论的那个问题吗？”

“哦。”娜塔莉恍然大悟。

科恩举起气枪。“拿起来有点儿笨拙，但用法基本跟手枪一致。把枪管当作你的食指，瞄准，然后射击。”科恩举起这只大手枪，然后就是噗的一声，带着蓝色羽尾的小飞镖插在了十五英尺外的谷仓门中央。科恩从中间掰开气枪，打开飞镖盒，“蓝色这排没有装注射器。你可以自己配。红色这排装的是五十毫升的注射器，绿色这排五十毫升，黄色这排三十毫升，橙色这排二十毫升。药瓶还有多余的，你也可以自己调配剂量。”他拿起一只红色的飞镖，塞进了后膛里，“娜塔莉，你想不想试试？”

“当然。”她合上气枪，瞄准谷仓门。

“算了。”索尔说，“还是在我们的朋友身上试吧。”

娜塔莉转过身，犹豫不决地看着那头猪。它的大鼻子对着她，鼻孔大开，哼哧、哼哧地吸着气。

“注射器里的药剂的主要成分提取自马钱子。”科恩说，“非常昂贵，野生动物专家绝不会建议使用这种药剂。你必须根据目标的体重决定使用的剂量。事实上，这种药剂并不会让人昏迷——它不是镇静剂，而是可以麻痹神经系统的一种特殊的神经毒素。剂量太少的话，目标只会感到局部的钝麻感；剂量太多的话，又会抑制呼吸、心跳和其他自主机能。”

“这里的剂量够不够？”娜塔莉看着飞镖枪问。

“只有一个办法可以确认。”科恩说，“这头小肥猪刚好是索尔要求的重量，这么大的动物适用五十毫升的剂量。试试吧。”

娜塔莉绕着猪圈寻找最佳射击角度。猪把脑袋从猪圈板条的缝隙中伸出来，似乎在期盼索尔和杰克·科恩给它喂食。“是否需要射中某个特别的部位？”娜塔莉问。

“别射脸和眼睛。”科恩说，“射到脖子上也会有问题。躯干上的任意部位都可以。”

娜塔莉举起气枪，从十二英尺外射中了猪的屁股。猪跳了起来，尖叫一声，满怀怨恨似的瞪着娜塔莉。八秒钟之后，它的后腿撑不住了，勉强用前腿支着身子，转了半圈，然后就倒下了，身体两侧剧烈地起伏。

三人进入猪圈查看。索尔把手贴在猪的身体上。“它的心脏在狂跳。这样的剂量也许太大了。”

“但药剂必须快速见效。”科恩说，“在不杀死你要捕获的动物的条件下，这样的剂量能保证最快的麻醉速度。”

索尔盯着猪睁开的眼睛。“它能看见我们吗？”

“能。”科恩说，“它的神志时而清醒时而模糊，但大多数时候它的感官都没问题。它动不了，也不出声音，但小肥猪已经把我们这些仇人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娜塔莉拍了拍被麻醉的猪的身侧。“它的名字不是‘小肥猪’。”她说。

“哦？”科恩笑看着她，“那它叫什么？”

“哈罗德。”娜塔莉说，“安东尼·哈罗德。”

华盛顿特区

1981年4月21日，星期二

返回东岸的飞机上，杰克·科恩一直在想索尔和娜塔莉的事。他很担心他们，不知道他们到底打算干什么，更怀疑他们的执行力。三十年的情报工作经验告诉他，每次行动最后伤亡的往往都是非专业人员。他提醒自己，这不是他们之前执行的那种行动。它到底是什么呢？他问自己。

索尔非常关心摩萨德打探巴伦特和其他人信息的情况——在科恩看来，索尔有些关心过头了。科恩有没有采取防范措施，掩盖查询电脑信息的痕迹？去查尔斯顿和洛杉矶的时候有没有谨慎小心，以免被发现？科恩最后不得不提醒精神病医生，自己从四十年代就开始从事情报工作了。

飞机接近华盛顿的时候，科恩的心中涌起越来越强烈的焦虑感和淡淡的负罪感。他意识到这是因为他在执行行动的过程中利用了平民所致。但他第五十次提醒自己，他不是利用他们。那他们有没有利用我呢？

科恩非常肯定，是科尔本手下的反情报小组中的一个恶徒杀害了索尔·拉斯基的外甥和利瓦伊·科尔。但是，将艾伦·艾希科尔全家灭门却是出人意料而且解释不通的。科恩知道，中情局如果失去了对雇员的控制，或许会犯下这样的错误。科恩自己就目睹了在约旦的一次行动出了岔子，导致三个平民丧生。但他从来没听说过联邦调查局会行事如此嚣张。不过，在听过拉斯基的解说之后，他豁然开朗了——查尔斯·科尔本同亿万富翁巴伦特有关系。科恩决心查明同利瓦伊·科尔之死有关的所有证据。利瓦伊是科恩的手下。他是一名年轻的特工，只是被暂时安排在通信和密码部门工作，以积累必要的经验，但他将来注定会承担更大的责任。利瓦伊拥有一线特工所必需的素质，而一线特工是最稀缺宝贵的人才。利瓦伊拥有本能的谨慎，但又对博弈充满兴趣——互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和位置，但斗智又斗勇的暗战对他有无穷的吸引力。

科恩低下头，看见下午的阳光照在嫩芽和花骨朵上。对于联邦调查局为什么会如此迅速地变成邪恶的机构，科恩有一套自己的理论。科恩认为，艾伦和利瓦伊在不经意间走漏了风声，让科尔本了解到了“约拿计划”——一个为期七年的渗透美国反情报机构的计划。“六日战争”胜利后的几个月里，以色列趾高气扬，于是一个计划在特拉维夫被提了出来——通过安插长期潜伏的间谍，以及收买重要职位上的告密者，达到打入美国主要情报系统的目的。因为中情局和其他对外情报机构没有必要渗透，所以摩萨德分析了如何打入联邦调查局和其他美国国内情报机构，以获取以色列的竞争对手的信息。通过渗透联邦调查局，以色列不仅可以获取摩萨德无法掌握的电子情报，还可以获取美国国内信息，尤其是重要政治人物的档案。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从J. 埃德加·胡佛时代开始，联邦调查局就在收集这方面的信息。在未来的危机中，以色列很可能需要美国国会和政府方面的支持，而这方面的信息将为以色列带来难以估量的优势。

起初，当局认为这一行动风险极大，就同戈登·利迪的“宝石计划”【57】一样。但“赎罪日战争”突然爆发后，以色列高层震惊万分，从此认清了一个事实：以色列的存亡取决于大量有价值的情报，而这种情报只有美国人能够提供。1974年，杰克·科恩成为华盛顿摩萨德站长的那个月，“约拿计划”开始实施。而现在，这个计划令摩萨德骑虎难下。大量时间和金钱被投入到这个项目当中——首先是扩展它，然后又要掩盖它。特拉维夫的政治家一直担心美国在以色列特别需要美国支持的时候发现这个计划。从华盛顿发回以色列的情报大多都没有派上用场，因为那样做会暴露以色列对美国情报机构进行的渗透。科恩觉得，摩萨德越来越像是一个通奸者——害怕奸情曝光，并且深感内疚，但又因此而心理疲惫，甚至暗暗期待着奸情曝光那天早点儿到来。

科恩思考着自己的选择。他可以继续同索尔和娜塔莉保持联系，看这两个非专业人员到底想搞什么名堂——他们一直刻意与摩萨德保持着距离——他也可以现在就介入，让西岸的摩萨德工作站发挥更大的作用。他没有告诉索尔，秘密联络点里安装了窃听装置。科恩可以派三个人驾驶洛杉矶的通信车来到距离秘密联络点一英里的树林里，实时监听保密线路。这意味着至少动用西岸工作站一半的特工，但科恩别无选择。

索尔·拉斯基说过，他不再等待骑兵从山那边冲过来了。但科恩认为，在这件事情上，不论索尔是否愿意，骑兵都会过来。巴伦特和科尔本有联系，但科恩认为他们应该同“约拿计划”没有关系。他还认为，拉斯基口中那个失踪的神秘纳粹同华盛顿和费城的疯狂杀戮无关。不过，这里面肯定有什么事情不对劲。

科恩决心去查明真相，就算摩萨德局长反对也无所谓。他本来随身携带着一个行李箱，里面装着他的点45口径自动手枪，但现在行李箱

不在他身上。机场安保也真够烦人的，科恩想，一边在杜勒斯机场的行李传送带边等他被托运的行李箱。

他带着包朝长期租车位上停放的蓝色老雪佛兰走去，心情很不错。他打算下午给洛杉矶的约翰或者埃弗拉伊姆打个电话，提醒他们注意秘密联络点，让他们开始监视。至少，索尔和娜塔莉在行动的时候会有一个后备队。

科恩挤进他的车和旁边车的缝隙中，打开门，将行李箱扔到副驾驶位上。这时有人也进入了那个狭窄的空间，他愤怒地转过头来。这人怎么不等他把车倒出来之后再进来……

杰克·科恩一怔，然后辨认出微光中那个男人的脸——是利瓦伊·科尔。

科恩的手下意识地伸进西装夹克，但他立刻想起点45手枪还放在行李包中的袜子和内裤下面。他双手做出防御动作，但利瓦伊·科尔的出现把他搞糊涂了：“利瓦伊？”

“杰克！”对方大喊着求助。年轻特工看上去身材消瘦，面色苍白，仿佛被囚禁了几个星期。他的眼睛里满是惊恐，几乎看不到眼仁。他举起空空如也的双手，似乎要拥抱科恩。

科恩解除了防御姿势，但还是一只手顶住年轻男人的胸膛，制止他继续前进。“出什么事了，利瓦伊？”他用希伯来语问，“你这么多天都到哪儿去了？”

科恩忘了，利瓦伊·科尔是左撇子。带弹簧的刀鞘一弹，短刃悄无声息地落入利瓦伊的手中。利瓦伊持刀猛然一刺，动作之快，就像是

痉挛发作。但两秒之后，科恩也不由自主地痉挛起来——刀刃插入肋骨之间，扎进了他的心脏。

利瓦伊将尸体塞进前排座位，转过身。一辆豪华轿车开到雪佛兰后面停下，没有熄火。利瓦伊取出了科恩的钱包，拿走了钱和信用卡，然后在西装夹克的口袋和行李箱中翻找，把衣服倒在后排座上。他带走了点45口径手枪、机票、钱、信用卡和一个装着收据的信封。利瓦伊将尸体塞到后排地板上，关上车门，朝等候着的豪华轿车走去。

他们离开室内停车场，沿着高速公路朝阿灵顿驶去。

“东西不多。”理查德·海恩斯对着无线电话说，“两张胡安-卡皮斯特拉诺壳牌加油站的加油收据，还有长滩旅馆的收据，有什么意义？”

“让你的人去查。”巴伦特的声音传来，“就从旅馆和加油站查起。现在该是燕子返回卡皮斯特拉诺的时候吧【58】？”

“时间应该过了。”海恩斯通过保密线路说。他瞥了眼坐在身边的利瓦伊·科尔，后者正直愣愣地目视前方。“我们该拿你的这位朋友怎么办？”

“他已经没用了。”

“今天没用还是永远没用？”

“我想应该是完全没用了。”

“好的。”海恩斯说，“我们会处理的。”

“理查德？”

“什么事？”

“请你立刻着手调查。我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事情让科恩先生那么感兴趣？我希望最晚周五看到报告。”

“你会看到的。”理查德·海恩斯说。他将电话放回听筒架，注视着窗外不停往后退的弗吉尼亚乡村风景。一辆大型喷气客机从头顶飞过，一点点向上爬升。海恩斯怀疑巴伦特先生也许就在那架飞机上。透过深色的隔热玻璃，晴朗的天空呈现出白兰地的颜色——一种病态的红棕色——让人觉得一场大风暴马上就要来临了。

怀俄明州，梅里登附近

1981年4月22日，星期三

怀俄明州首府夏延的西北部，是一派典型的西部风光，荒凉而空旷，会让一些人浮想联翩，但也会让另一些人得上广场恐怖症。下了州际高速，沿着州道行驶四十英里，一路上都是广阔无垠的草地。在大草原的背景下，暴露在风中的防雪栅栏看上去十分渺小，几乎可以忽略。农场都坐落在距离州道几英里的地方，而且许久才见到一个。北面和东面隆起的孤山如同巨大的要塞。偶尔出现的小溪从三叶杨和灌木中穿过。羚羊三五成群，犹豫着要不要逃开。牲口的数量不多，悠闲地在数百万英亩的牧场上吃草，显得很协调。

还有导弹发射井。

在那片旷野中之中，任何人造物都毫无吸引力可言，发射井也一样。从外面看，它们是一小块方形碎石地，周围拉着金属网，通常离州道五十到一百码。金属风向标，四条带反光镜的管子，以及生锈的横梁上低矮而巨大的水泥屋顶——如果没有这些特殊的标志，你很难将这里同天然气加气站和空地区分开来。只有沿着碎石小路走到近前，你才能

看见一块警告牌，上面写着：美国政府财产，禁止进入，否则将被合法诛杀。除此之外，就再也没什么可看的了。你只能听见吹过草原的呼呼风声和远处哞哞的牛叫声。

每天凌晨六点零五分，蓝色的空军厢式货车都会离开沃伦空军基地，将执勤的士兵放在他们所属的指令站，并在上午八点二十七分将上一批执勤的中队带回基地。那天上午，厢式货车里坐着六个年轻中尉，两名来自梅丽登东南八英里的战略空军司令部导弹航空队总部，四名来自离楚格沃特三十八英里的掩体。

后座的两名中尉目光呆滞地看着窗外流动的风景，他们已经被日复一日枯燥的工作折磨得神经麻木了。他们看过了六千平方英里区域的卫星照片——苏联人也看过了——十个由导弹发射井组成的圈，每个圈的直径都有八英里，包含十六个导弹发射井，每个井中暗藏一枚分导式多弹头“民兵III”洲际导弹。最近几个月，这些老化的发射井的脆弱性备受关注，因为据说苏联的“压制性战略”可以在数小时里保证每分钟都有一枚核弹头在这片草原上空爆炸。还有传言说，这些发射井会被用水泥加固，或者安装上更新的武器。但丹尼尔·比尔中尉和汤姆·沃尔特斯中尉对这些政策问题没有任何兴趣。他们只是两个年轻人，正在寒冷的春日清晨去上班而已。

“汤姆，你今天还清醒吧？”比尔问。

“是的。”沃尔特斯说，他的视线没有离开远方的地平线。

“你昨晚又出去同那些观光客开派对了吗，伙计？”

“唔，”沃尔特说，“我八点之前就回来了。”

比尔扶了扶墨镜，露齿一笑。“是啊，你回来了。”

空军厢式货车放慢速度，左转驶上一条碎石小道，沿着一道缓坡向西北方向开去。他们路过三个告示牌，告示牌上的文字警告擅闯者必须立刻停下，转身离开。距控制站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他们在第一道大门和岗亭外停下。车上的人都出示了他们的身份卡，岗亭通过无线电告知他们继续前进。进入主体建筑之前，他们又验证了一次身份。比尔和沃尔特斯中尉沿着装有防护栏的走廊朝竖直的入口大楼走去，厢式货车则掉了个头，头朝山下停放，排放的尾气在清晨的冷空气中飘荡。

“你有没有玩斯米梯的赌博游戏？”等升降吊笼的时候，比尔中尉问。一名手持M-16自动步枪的无聊警卫强忍住一个哈欠。

“没有。”沃尔特斯中尉说。

“你没骗我吧？我还以为你恨不得立刻把钱投进去呢。”

沃尔特斯中尉摇了摇头。他们走进吊笼中，下降了三层，来到发射指挥中心。他们通过两个检查点，来到导弹控制室外的前室，向执勤长官敬礼。正好是0700时【59】。

“比尔中尉向您报到，长官。”

“沃尔特斯中尉向您报到，长官。”

“请出示身份证件，先生们。”彼得·亨肖上尉说。他认真比对了两人身份卡上的照片，尽管他已经认识他们一年多了。亨肖上尉点点头，身边的一名士兵用一张加密门卡在电子锁中刷了一下，外门啾啾打开了。二十秒后，内门被推开，走出两名空军中尉。四名中尉互相敬礼，面带微笑。

“士兵，写日志：比尔中尉和沃尔特斯中尉在.....0701.30时接替了洛佩兹中尉和米勒中尉的岗位。”亨肖上尉说。

“是，长官。”

两个满脸倦容的中尉将挂在身侧的武器和两本厚厚的三环活页笔记本交出来。

“有情况吗？”比尔问。

“地面通信线路在0350时出了些问题，”洛佩兹中尉说，“古斯去处理了。0420时执行了准备程序。0510时执行了发射程序。0535时特里在南6段发现有东西撞到了铁丝网里，已经去检查了。”

“又是兔子吧？”比尔问。

“压力感应器故障。你还清醒吗，汤姆？”

“没事。”沃尔特斯说，露齿一笑。

“交接完毕。”洛佩兹中尉说，然后就同米勒中尉离开了。

比尔和沃尔特斯关上身后的两个气闸门，进入长而窄的导弹控制室。

在北面和西面墙上的控制台前，是一排可以在轨道上移动的操作椅。两人坐进蓝色的厚坐垫操作椅里，系上安全带。他们高效地检查头五份清单上的项目，不时通过头盔上的话筒同指挥中心其他部分的人交谈。0743时，沃伦空军基地进行了指令链测试。比尔中尉处理是十二信道的应答。电话放回蓝色盒子里后，比尔转头看向沃尔特斯中尉：“你

真的没问题吗，汤姆？”

“我头痛。”沃尔特斯说。

“那边的医疗包里有阿司匹林。”

“等会儿再说。”沃尔特斯说。

1156时，就在比尔取出保温杯准备吃饭的时候，沃伦空军基地发来了执行准备程序的命令。1158时，比尔和沃尔特斯打开了二号控制台下的红色保险柜，取出钥匙，激活了导弹发射程序。1210.30时，导弹发射程序执行完毕，只是没有真的给十六枚导弹装上一百二十个核弹头。沃伦空军基地表扬他们“干得好”。比尔开始执行两分钟的解除戒备程序的时候，沃尔特斯解开安全带，从控制台前走开了。

“汤姆，你在干什么？”比尔说。

“我头痛。”沃尔特斯说。他面色苍白，目光迟钝。比尔伸手去拿架子上的医疗包，架子上还放着他的保温杯。“这儿应该有些药效更强的阿纳辛——”

沃尔特斯中尉取出点45口径自动手枪，击中了比尔中尉的后脑。他刻意让弹道朝下且偏向外侧，以免射穿后的子弹打中控制台。子弹没有射穿。比尔痉挛了一下，软绵绵的身躯就向前倒下，但又被安全带绷住了。流体静压导致鲜血从眼睛、耳朵、鼻子和嘴巴里涌出来。被击中几秒钟后，两个黄色内部通信灯开始闪烁，指示器显示外气闸门正在打开。

沃尔特斯不慌不忙地走到内气闸门旁，朝电子锁盒开了两枪。他返回比尔的控制台，按下了开关，让独立构造的导弹控制室靠储量百分百

的备用氧气供氧。然后沃尔特斯返回自己的椅子，研究了几分钟操作手册。

厚重的钢门外传来疯狂的敲打声，沃尔特斯站起身，走了七步，来到比尔的座位上，从死人的口袋里拿出长长的点火钥匙，插入合适的面板中。他按下了五个按钮，给导弹装上了弹头。然后在自己的控制台上进行了相同的操作，插入了自己的钥匙。

沃尔特斯中尉打开了内部通信开关。“.....你他妈的在干什么，中尉？”说话的是沃伦空军基地指挥中心的安德森少校，“你知道得两个人同时使用钥匙才行。现在给我马上打开门！”

沃尔特斯关闭了内部通信器，回头看见数字钟上的时间仅剩九十秒，并且仍在减少。根据操作手册，发射井上巨大的水泥顶盖炸药此时应该正在装填，准备将草地上直径四分之一英里、重达一百一十吨的发射井顶盖炸开，暴露出光滑的钢制坑洞，以及“民兵”导弹的圆锥状头部。点火前六十秒，每一个工作站都会鸣响警告汽笛，据说这是为了警告正在从事维修和检查工作的人员，但事实上，这些尖叫只会吓走兔子、附近的牛，还有开着皮卡偶尔经过的牧场主。“民兵”导弹使用的是固体燃料，等待着电子点火器将其点燃。目标指令、制导程序、陀螺仪、电子辅助设备在发射程序的演习阶段都已经启动。点火前三十秒，电脑会中止程序，等待双钥匙发射激活信号。没有这两把钥匙的同时转动，中止就会永远持续下去。

沃尔特斯回头去看比尔的控制台。两把钥匙相距十六英尺，必须在一秒的误差内同时转动。空军做了精心设计，确保一个人无法在激活了自己的钥匙之后，再在一秒内跑到另一把钥匙前。

汤姆·沃尔特斯的嘴角抽搐起来。他走到贝尔的控制台前，将载着尸体的椅子沿着轨道滑走，从自己口袋中抽出一支勺子和两根线。勺子是晚餐用的普通类型，是从沃伦空军基地混乱的物品中偷走的。沃尔特斯将勺子头部绑在钥匙尾部，将勺子尾部向下倾斜适当的角度，然后将长绳子绑在勺子尾部。他走到自己的控制台前，将绳子拉紧，等待倒计时显示还剩三十秒，然后转动自己的钥匙，同时猛拉绳子。勺子带动比尔的钥匙转动。

电脑识别到发射激活信号，验证了他和比尔在演习阶段编入的发射代码，发射程序最后三十秒倒计时开始。

沃尔特斯拿过一个记事本，写下一段简短的信息。他看着门。门把附近的一块区域开始发出桃红色的光，那是外面的人在用乙炔焊炬切开气闸门。至少还需要两分钟，厚重的金属门才会被烧穿。

汤姆·沃尔特斯中尉笑了，将自己固定在椅子上，把点45口径手枪的枪口伸进嘴中，让准星顶住上颚，用大拇指扣动了扳机。

三个小时之后，美国空军的维恩·凯彻姆将军及其助理斯蒂芬·安德森上校离开了控制中心大楼，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顺便看看这里到底混乱成了什么样子。十多辆军车和三辆救护车不仅塞满了停车场，还沿着山坡一直往外停，有的甚至越过了内层警戒线。五架直升机停在西部边界外的空地上，凯彻姆看见从西南方向还有两架直升机正轰隆隆地飞来。

安德森上校看着没有一丝云彩的天空。“真想知道苏联人觉得我们出什么事了。”

“让苏联人见鬼去吧。”凯彻姆说，“今天所有人都追着我屁股后面

问这个问题，连副总统也问过我。回去之后，我又得不停地接电话。每个人都要求知道出了什么事。我该怎么告诉他们，斯蒂夫【60】？”

“我们之前也出过问题。”安德森说，“但这次不一样。你看见了沃尔特斯的最近一份精神报告吧。就在两个月之前出的。这家伙的智力水平一般，未婚，抗压能力正常，工作积极，但并没有野心，还严格遵守命令。去年秋天举行的范德伯格发射比赛中，他在获胜的一组。他的想象力同荒野里的一丛山艾差不多。简直是模范导弹兵。”

凯彻姆点燃一支雪茄，在烟雾背后皱眉怒视。“那他妈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安德森摇了摇头，看见直升机飞了过来。“这根本说不通。沃尔特斯知道，最后的导弹激活程序必须同另一个控制中心的另外两把钥匙协同使用才能完成。他知道电脑会在倒数五秒的时候中止程序，等待授权。他杀了自己和比尔，完全没有意义啊。”

“那张字条在你那儿？”凯彻姆叼着雪茄，低声问。

“是的，长官。”

“给我。”

沃尔特斯自杀前留下的字条被装在一个塑料袋里，但凯彻姆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做。他们肯定不会去提取上面的指纹。透过透明塑料袋，字条上的字清晰可辨：

WvB【61】致CAB【62】：

王前兵走到后翼象6。将军。

该你了，克里斯蒂安。

“是不是什么该死的密码，斯蒂夫？”凯彻姆问，“你看得懂这些国际象棋的破玩意儿吗？”

“不懂，长官。”

“你觉得，CAB是民用航空局的意思吗？”

“似乎不怎么像，长官。”

“这个克里斯蒂安又是什么人？难道沃尔特斯重生转世了？”

“不是的，长官。根据基地教士所述，沃尔特斯中尉是唯一神教派教徒，但他从没有参加过宗教仪式。”

“W和B也许是沃尔特斯和比尔的意思，”凯彻姆沉思道，“但中间的‘v’是什么意思？”

安德森摇头：“我也不知道，长官。也许军队的情报机构或者联邦调查局能查出来。那边的绿色直升机上应该就是丹佛来的联邦调查局的人。”

“真希望他们别插手。”凯彻姆嘟囔道。他摘下了雪茄，啐了口痰。

“这是法律规定的，长官。”安德森说，“他们必须参与调查。”

凯彻姆将军转过身，瞪了年轻的上校一眼，后者连忙垂下视线，仿佛突然对裤子折缝很感兴趣。“算了。”凯彻姆最后说，将雪茄弹到角落里，“我们和那些调查高手谈谈。反正今天不可能更糟了。”凯彻姆向后转身，朝远处那群联邦调查局的人走去。

安德森上校跑到将军雪茄掉落的地方，确认烟头是熄灭的，然后快步跟上将军。

梅勒妮

世界似乎更安全了。

从窗帘和百叶窗中透进柔和的光，照亮了熟悉的物品：床下黑色的护墙板；1900年父母订制的高大衣柜；梳妆台上一如既往地整齐排列着梳子；祖母用过的被褥铺在床尾。

光是待在房间里，听房子里的人忙来忙去的声音，就令我心情愉悦。霍华德和南希住在我的卧室隔壁的客房里，那儿曾是我父母的卧室。欧德史密斯护士睡在我房间内门边的滚移式折叠床上。休厄尔小姐大部分时间都在厨房，为大家烧菜做饭。卡利住在厨房外的一个小房间，那里之前是索尔先生的住处。卡利睡得很少。夜里，他会坐在走廊里前门旁的椅子上。那个黑人男孩睡在后门廊我们给他做的简易床里。晚上外面仍然很冷，但他并不介意。

那个叫贾斯汀的男孩大部分时间都和我待在一起，给我梳头，帮我看看我想读的书，替我跑腿。有时候，我只是把他打发到我的针线房里，坐在藤条椅上。透过他，我能享受那里的阳光，看到花园外的蓝天，闻到卡利买来重新装在花盆中的植物。我让黑人男孩修好了玻璃柜，把喜

姆和其他牌子的瓷娃娃放在里面。

长时间通过贾斯汀的眼睛看世界让人感觉很舒服，但也令人不安。他的感觉和认知太灵敏，常常被毫无预警地干扰，而且这种干扰就来自他自己。这让我很痛苦。不过，这种感觉还是令我着迷，因为我几乎忘掉了自己身体的种种不便。

欧德史密斯护士和休厄尔小姐对我的恢复情况感到很乐观，而且一直坚持对我的治疗。我允许——甚至可以说是鼓励——她们对我采取这一态度，因为我确实渴望能重新行走、说话，重新进入这个世界。可是，对于她们看到我的“进步”，我其实还是有些抵触的。因为身体痊愈之后，我已经得到强化的念控力肯定会衰退。

每天哈特曼医生都会给我做检查、测试，还不断地鼓励我。护士们帮我洗澡，每隔两个小时给我翻一次身，活动我的四肢，以避免肌肉和关节坏死。返回查尔斯顿后没多久，他们就开始了对我的治疗，但我必须积极参与其中。我可以动左边的胳膊和腿了，但每当这么做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对这个小家庭的控制变得十分困难，几乎无法维持。于是，后来我们形成了一个规矩，每天两个半小时的治疗时间里，除了护士和我，所有人都必须坐着或者躺在床上，保持静止，这样我就不用再直接关注或者操控他们，就像把马关在马厩里一样。到四月下旬，我的左眼开始看得到东西，而且四肢也勉强可以动了。我左半身的感觉非常怪异，如同下颚、手臂、身侧、臀部和腿被注射了麻醉药一样。这感觉并不糟。

哈特曼医生对我感到相当骄傲。他说我是个特例，因为尽管我在脑血管受创之后全身丧失知觉了好几周，尽管我明显左半身轻偏瘫，但在我醒来之后，却没有表现出异食癖，视觉感知也没问题，说话依然流畅

不结巴。

医生的判断没有错——虽然我整整三个月都没说话，但我并没有中风者通常会罹患的语言功能障碍。我每天都通过霍华德、南希、休厄尔小姐或者别的什么人说话。听哈特曼医生解释一番后，我对语言能力为何没有受损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主要原因应该是，局部缺血性梗死被局限在右半脑，而我大脑的语言中枢位于左半脑，所以没有受到影响。

不过，哈特曼医生指出，像我这种遭遇大面积脑血管意外的患者通常都会出现语言和感知方面的问题，直到这些功能被转移到新的未受损的大脑区域之后才能恢复。我意识到，这种转移经常在我身上发生，因为我拥有念控力。而现在，我的这种能力大大增强，我相信即使我的左右半脑都受到影响，我也能保持语言能力和个性。我有无穷无尽的健康脑组织可用！我接触过的所有人都会为我捐献神经元、神经突触、语言集群和记忆存储器。

现在，我真真正正永生不死了。

就在这一刻，我开始懂得，我们的“游戏”为何会让人上瘾，以及参与“游戏”对我们的健康多么有益。运用念控力，特别是在“游戏”中将念控力运用到极致，可以让我们更年轻。如同病人因为移植了新器官和组织而重获新生一样，通过操控别人的意志，移植别人的能量，借用别人的核糖核酸、神经元和其他神秘的化合物——现代科学将意志简化为这些物质的集合——我们同样获得了新生。

透过贾斯丁清澈的眼睛看梅勒妮·福勒时，我发现自己只是一个呈胎儿状蜷缩在床上的老妇人，干瘦的手臂上插着输液针管，苍白的皮肤

紧裹着骨头。但我现在知道，这一切都是假象——事实上，我比以前更年轻了。我吸收着周围的人的能量，就像向日葵把阳光储存在体内一样。用不了多久，我就会从病床上爬起来。每一天、每一周注入我体内的新鲜能量将驱使我复活。

我在深夜中猛然睁开眼。上帝啊，难道尼娜就是用这种方式死而复生的？

既然在大脑的一小部分缺氧死亡的情况下，我的念控力仍然可以增强，那拥有更强大念控力的尼娜在我击中她后的瞬间又能做到什么呢？我用查尔斯的柯尔特和平捍卫者手枪射入尼娜脑中的子弹，难道不就是一个更严重的脑血管意外吗？

尼娜的意志在我们冲突之后数小时至数天之内，可以分散到上百个从属的意志之中。近几年里，我看了很多书，知道如今机器可以替换、刺激心脏、肾脏和其他器官，从而延续人的生命。既然生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延续，那尼娜纯粹而强大的意志当然也可以通过操控别人的意志来维持下去。

虽然尼娜的肉体在棺材中腐朽，她的念控力却让她能像千变万化的恶鬼般在暗夜中逡巡。

虽然尼娜的蓝眼睛从堆满蛆的眼窝中浮出来，她的大脑被啃啮干净，但她的意志在别处复原。

她操控的那些人的能量源源不绝地涌入她的身体，直到她也像我一样，在青春之光中复活。但尼娜只是一具在黑夜中移动的尸体。

她会到这里来吗？

那天晚上，我的所有家人都没睡，一些人同我待在一起，一些人在我周围的黑暗之中。但我仍然无法入睡。

霍奇斯夫人坚持不卖她的房子，除非哈特曼医生支付一笔过分高昂的费用。我本可以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出手干预，但在看到霍奇斯夫人之后，我决定不这样做。

她的丈夫遭遇那次不幸的事故才不到五个月，但那个老太太却老了足足二十岁。她总是将头发精心地染上虚假但光鲜的棕色，但现在，她的头上只是有气无力地耷拉着一缕缕白发。她的眼睛毫无光彩。她原本就没有魅力可言，但现在，她都懒得去用化妆品掩盖自己的皱纹、肉赘和皮瘤了。

我们付了那笔天价。钱很快就不会是问题。而且，我与霍奇斯夫人重一见面就立刻想到，在未来几天或几周里，她可能还有别的用途。

春天迈着优雅的脚步来了。在我钟爱的南方，春天向来如此。有时候，我会让卡利把我抱去针线房。有一次——仅有这一次——我让他把我抱到了房外门廊的藤椅上，而黑人男孩就在花园里工作。卡利、霍华德和哈特曼医生在房子周围树起了高高的栅栏，后部的栅栏高达十英尺，足以保护隐私，防止偷窥。我不喜欢直接暴露在阳光之下。我更愿意分享贾斯汀的感觉。当他坐在草地上，或者躺在正在中庭中享受裸体日光浴的休厄尔小姐旁边时，那种感觉好极了。

白天越来越长，天气也越来越暖。和风吹入敞开的窗户。有时候，

我仿佛听见霍奇斯夫人的孙女和她的朋友尖叫欢笑着跑过院子，但很快就意识到，那声音应该是街区上别的孩子发出的。

白天的空气中飘荡着刚剪过的青草的味道，夜晚的空气中则弥漫着金银花的味道。我感觉很安全。

【1】 恩德比是乌干达南部城市，位于维多利亚湖畔，1976年在其机场，以色列突击队救出了被巴勒斯坦人劫持的法航班机上的大多数人质。

【2】 丽贝卡的昵称。

【3】 丽贝卡的昵称。

【4】 德国左翼恐怖主义组织。

【5】 黛博拉的昵称。

【6】 美国的一家连锁廉价超市。

【7】 床或沙发旁带抽屉的小桌子。

【8】 客厅中直接通往街上的门。向维斯特家族的女性献殷勤的情郎从这道门入内。

【9】 位于费城，美国《独立宣言》签署的地方。

【10】 十七世纪由基督教新教中瑞士孟诺派所创，其教徒主要移居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以严格的教义及朴素的生活方式著称。

【11】 斯蒂夫·麦奎因（1930—1980），美国动作影星。

【12】 美国纽约市下曼哈顿居民区。

【13】 《超人》漫画中的一个摄影记者。

【14】 斯黛拉·史蒂文斯（1936—）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好莱坞性感

女星、海报女郎，主演的角色多是风流美艳的女性。

[【15】](#) 简·曼斯菲尔德（1933—1967），美国女演员。死于交通事故。

[【16】](#) W. C. 菲尔兹（1880—1946），美国喜剧演员。

[【17】](#) 海伦·海丝（1900—1993），美国女演员，被誉为美国戏剧界的第一夫人。

[【18】](#) 查尔斯的昵称。

[【19】](#) 中文名宗毓华（1946—），美国新闻播音员。这里用这位家喻户晓的播音员代指华裔。

[【20】](#) 1915年首映的美国电影，因为对白人优越主义的提倡和对3K党的美化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21】](#) 哈罗德·劳埃德（1893—1971），美国男演员，电影多为滑稽戏，跟查理·卓别林齐名。

[【22】](#) 斯特品·费驰（1902–1985），美国黑人喜剧演员。

[【23】](#) 鲍勃·霍普（1903–2003），美国喜剧演员。

[【24】](#) 全称为“染料工业利益集团”，一家建立于1925年的德国化工企业，全盛时期曾是德国最大的公司及世界最大的化学工业康采恩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本公司参与了众多战争罪行，战后被盟国勒令解散。

[【25】](#) 托尼是安东尼的昵称。

【26】 Southeastern Pennsylvania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 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交通管理局。

【27】 劳伦斯·柯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 1927—1987），美国心理学家，以道德发展阶段理论著称。

【28】 戴夫·布鲁贝克（1920—2012）美国爵士钢琴家、作曲家。

【29】 布鲁斯·卡顿（1899—1978），美国历史学家、记者。

【30】 斯蒂夫的昵称。

【31】 一种治疗鼻塞的喷雾剂。

【32】 接近三十八摄氏度。

【33】 辅导级，一些内容可能不适合儿童观。该级别的电影基本没有性爱、吸毒和裸体场面，即使有时间也很短，此外，恐怖和暴力场面不会超出适度的范围。

【34】 限制级，17岁以下观众要求有父母或成人陪同观看。该级别的影片包含成人内容，里面有较多的性爱、暴力、吸毒、过分血腥等场面和脏话。

【35】 即NC-17级，17岁以下禁止观看，即成人片。

【36】 译文出自《圣经》和合本，下同。

【37】 两人都是美国著名的无神主义者。

【38】 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美国第三任总统，《美国

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美国开国元勋中最具影响力者之一。

【39】 基督教中的一派，排斥三位一体说，主张唯一的神格，不承认基督是神。

【40】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首府。

【41】 罗纳德·里根（1911—2004），美国第40任（第49-50届）总统（1981—1989）。

【42】 克里斯蒂安的英文意思是基督徒。

【43】 一部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等七项大奖的二战题材影片，发行于1957年。

【44】 马克·夏加尔（1887—1985），超现实主义画家，犹太人。

【45】 犹太教定为星期六。

【46】 美国警方一般用“简·多伊”来称呼某个姓名未知的女人。

【47】 詹姆斯·卡格尼（1899—1986），美国电影演员，曾获1942年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

【48】 复活节前第七个星期三和大斋期的第一天。在这一天，很多基督教都用灰在前额画一标记，以作为忏悔的标志。

【49】 圣帕特里克节为3月17日，以纪念爱尔兰守护神圣帕特里克。

【50】 1981年3月30日，里根总统在华盛顿希尔顿饭店召开的一次

劳工集会上发表演讲，在他返回自己的轿车时遭到枪击。凶手名叫约翰·欣克利，据说他刺杀总统的目的只是为了赢得女演员朱迪·福斯特的芳心。福斯特因在电影《出租汽车司机》中扮演一个妓女而名声大振。

【51】 罗尼是罗纳德的昵称。

【52】 美国的一家廉价航空公司。

【53】 查尔斯·米勒·曼森（1934—），美国著名的杀人魔王。

【54】 詹姆斯·厄尔·雷（1928—1998），暗杀美国著名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凶手。

【55】 指的是肯尼迪总统的夫人杰奎琳。

【56】 巴勒斯坦恐怖组织。

【57】 “水门事件”的策划者戈登·利迪提出的一系列秘密而非法的行动。

【58】 美国加州南部小镇，传说每年3月19日燕子一定会飞到小镇中的一座教堂。有一首传唱一时的歌曲就叫《当燕子返回卡皮斯特拉诺》。

【59】 电子时钟的时间显示方式。为尊重此章节时间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格式与原文保持一致。下文同。

【60】 斯蒂芬的昵称。

【61】 威廉·冯·伯夏特的缩写。

[【62】](#) 克里斯蒂安·阿诺德·巴伦特的缩写。

CARRION COMFORT

魔鬼在你身后③

[美] 丹·西蒙斯 著
DAN SIMMONS

汪洋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鬼在你身后：全3册 / (美) 丹·西蒙斯

(Dan Simmons) 著；汪洋译. --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

出版社, 2017.12

书名原文: Carrion Comfort

ISBN 978-7-5594-0218-9

I. ①魔... II. ①丹... ②汪...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85363号

CARRION COMFORT: Copyright©1989 by Dan Simmon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rmonk, New York, USA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中文版权©2017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图字：10-2017-141号

书 名 魔鬼在你身后

著 者 （美）丹·西蒙斯

译 者 汪 洋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邀编辑 叶 子 闵 唯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x 1270mm 1/32

印 张 38.75

字 数 835千

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218-9

定 价 158.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10-85866447（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Part 3 终局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尾 声](#)

[致 谢](#)

Part 3 终 局

44

贝弗利山

1981年4月23日，星期四

星期四中午过后不久，托尼·哈罗德躺在贝弗利山希尔顿酒店的一

张大床上，思考着爱情。对这件事，他从来没有多大兴趣。在哈罗德看来，爱情不过是一场闹剧，只会让你满嘴陈词滥调地爱来爱去。爱情是两性关系所赖以维系的种种谎言、自欺和伪善的借口而已。托尼·哈罗德干过数以百计的女人——也许是数以千计，他为此感到自豪——但他从未假装与她们中的任何一个坠入爱河，尽管在她们被征服的最后几秒里，在他达到高潮的瞬间，他似乎感觉到了某种近乎爱情的东西。

但现在，托尼·哈罗德恋爱了。

他发现自己经常想念玛利亚·陈。他清晰地记得手掌和手指抚摸她的肌肤的感觉。他幻想着她身体的芬芳。他的黑发、黑眼和微笑在她的意识边缘徘徊，仿佛视野角落里若有若无的图像，一转头就消失不见。甚至连呼唤她的名字都让他心神荡漾。

哈罗德双手垫在脑后，盯着天花板。缠绕的床单依然散发着做爱后的味道，就像在海滩闻到的那种咸腥味。浴室里突然传来哗啦啦的淋浴声。

哈罗德和玛利亚·陈按部就班地生活着。她每天早上把信件带给按摩浴缸里的他，接听电话，记录他口述的命令，然后同他一起去片场观看《白色口水》的拍摄，审阅前一天拍的镜头。因为英国工会的问题，片场从派恩赫斯特搬到了帕拉蒙特。对此，哈罗德很是欢迎，因为他可以不用离家几个星期去监督拍摄了。昨天，哈罗德看了珍妮特·德拉科特的样片。这个二十八岁的大胸老女人要在片中扮演十七岁的性感少女。突然，他脑海中浮现出由玛利亚·陈来扮演主角的场景：玛利亚·陈的细腻代替德拉科特的浮夸，玛利亚·陈的诱人香艳代替德拉科特的臃肿苍白。

自从在费城第一次有肌肤之亲后，哈罗德和玛利亚·陈只做过三次爱。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如此克制，但这点燃了他的欲火，使他对她的渴望从生理层面发展到心理层面。他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想她。仅仅是看她从房间另一头走过来，都让托尼·哈罗德感到欣喜。

浴室里的水声停了，哈罗德听见毛巾擦身体的声音，然后是电吹风的轰鸣。

哈罗德努力想象同玛利亚·陈共度一生是什么样子。他们有足够多的钱，可以取出来远走高飞，无忧无虑地生活两三年。他们可以去任何地方。哈罗德一直想抛弃一切，在巴哈马群岛上找个小岛，尝试去写点东西——不是那种老掉牙的恐怖暴力片剧本。他想象着自己给巴伦特和开普勒留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去死吧”三个字，然后抛开一切去过自由自在的日子。他想象着玛利亚·陈穿着蓝色泳衣从沙滩上走回来，他们两人边吃羊角面包边喝咖啡，开心地聊着天，看着太阳从潟湖后面升起。托尼·哈罗德喜欢恋爱的感觉。

珍妮特·德拉科特光着身子从浴室里走出来，将长长的金发甩到肩后。“托尼宝贝，你有烟吗？”

“没有。”哈罗德睁开眼看着她。珍妮特长着一张十五岁少女的脸，却有一对罗斯·梅尔色情片中的大奶子。接拍三部电影之后，她的表演能力仍然未见提高。她嫁给了一个六十三岁的德州富翁，这老家伙出钱给她买了一匹良种马，还出钱让她担当了一场歌剧的女主角——后来一连几个月都被休斯敦人引为笑谈。现在，老家伙又用金钱为她在好莱坞铺路。上周，《白色口水》的导演舒·威廉姆斯在同哈罗德喝酒时说，就算把德拉科特推下悬崖，她也演不来如何坠落。但哈罗德提醒威廉姆斯，这部电影预算九百万美元，其中三百万来自德拉科特的丈夫，所以

他建议第五次修改剧本，删除那些超出珍妮特能力范围的情节，比如对话，代之以更多浴缸和闺房里的镜头。

“没事。我的包里有一支。”她在一个比哈罗德平时携带的行李箱还大的帆布手提包里摸索起来。

“今天你不是还要回片场吗？”哈罗德问。

“你是说，同德克再拍一次那个后宫镜头？”

“嗯。”

她边抽烟边嚼着口香糖。真不知道她是如何张着嘴同时做这两件事的。“导演说，我们星期二拍的就已经足够好了。”她趴在床上，双肘撑起上半身，巨大的乳房贴在哈罗德的小腿上，就像放在水果店货架上的一对香瓜。

哈罗德闭上眼睛。

“托尼，宝贝，那份母带是不是就在你手上？”

“什么带子？”

“你知道。莎依拉·伯灵顿给一个家伙打飞机的带子。”

“哦，那个啊。”

“老天，过去几个月，我在大概六十个派对上看过那段十分钟的录像。大家都快看吐了。她的胸就像搓衣板一样平。”

“嗯。”哈罗德说。

“上次我同她一起参加过一次慈善活动。你知道，就是给那些得了什么症的瘫痪小孩募捐的活动。她同德莱弗斯、克林特和梅丽尔坐一桌。她太自大了，好像她拉的屎就不是臭的一样，你懂我的意思吧？所以她就是活该。现在所有人都在嘲笑她，看她出的大洋相。”

“大家都在笑话她？”

“是啊。当时的场面太好笑了。主持人说了一段特别可笑的话，好像是要把坐在前排桌边的人都射杀之类。然后他提到了莎依拉，说她是‘埃丝特·威廉姆斯^[1]之后最漂亮的年轻美人鱼’。这让大家笑得更欢了。你应该有吧？”

“有什么？”

“就是那盘母带啊。”

“既然城里到处都是拷贝了，母带还有什么用？”

“托尼宝贝，我只不过是好奇罢了。我是说，你邀请她参演《白色口涎》，她拒绝了你，然后你就给她弄出了那段录像——你的手段真是有点狠啊。”

“《白色口涎》？”

“导演就是这么叫的。就像克里斯托弗·普鲁默^[2]总是把《音乐之声》念成《音乐之神》一样。在片场上我们都这么叫。”

“有趣。”哈罗德说，“但谁说邀请过她出演《白色口水》呢？”

“哦，宝贝，所有人都知道她是第一候选人。我猜，如果阳光小姐

签了约，电影预算就会是两千万美元了。”珍妮特·德拉科特掐灭了烟头，笑道，“当然，现在她什么也得不到了。我听说，迪士尼的人取消了本来计划由她出演的大型音乐剧。唐尼和玛丽也把她从夏威夷的一档子特别节目里踢了出去。她的摩门教老妈都被气得心脏病发作了。太惨了。”她摆弄着哈罗德的脚趾头，硕大的乳房在他腿上荡来荡去。

托尼·哈罗德把腿挪开，坐在床沿上：“我去洗个澡。我出来的时候你还在吗？”

珍妮特·德拉科特吐出口香糖，翻身躺在床上，对他露出一个颠倒的微笑。“你想让我留下吗，宝贝？”

“不是很想。”哈罗德说。

她又翻身趴着。“你去死吧。”她的声音中并无恨意，“我去逛街了。”

四十分钟后，哈罗德从贝弗利山希尔顿酒店的遮阳棚下走出来，把钥匙交给了一个穿红背心白裤子的男孩。

“今天您开哪辆车，哈罗德先生？”男孩问，“是奔驰还是法拉利？”

“我开那辆灰色的德国车，约翰尼。”哈罗德说。

“好的，先生。”

等车的时候，哈罗德在镜面墨镜后面眯上眼，看着棕榈树和蓝天。他觉得，洛杉矶很可能拥有全世界最烦人的天气。也许，只有芝加哥南

部的天气才算宜人，那里是他长大的地方。

奔驰停下来，哈罗德绕到车边，拿出五美元钞票递过去，却看到满脸笑容的约瑟夫·开普勒。

“上车，托尼，”开普勒说，“我们得好好谈谈。”

开普勒驾车朝冷水峡谷的方向驶去。哈罗德透过镜面墨镜瞪着他。

“希尔顿的安保措施越来越渣了，”哈罗德说，“街上的流浪汉也能随便进你的车。”

开普勒的嘴唇抽动了几下，露出查尔顿·赫斯顿式的微笑，“约翰尼认识我。”他说，“我告诉他，我要同你开个玩笑。”

“哈哈。”哈罗德说。

“我想同你谈谈，托尼。”

“这话你已经说过了。”

“你真聪明，对不对，托尼？”

“少废话。”哈罗德说，“你想说什么就赶紧说。”

开普勒驾驶奔驰在蜿蜒的峡谷公路上飞驰。他开得很霸气，只用上了右臂，手腕搭在方向盘上方。“你的朋友威利有行动了。”他说。

“我声明一条基本原则，”哈罗德说，“我们可以谈，但如果你再说

他是我的朋友威利，我就会把你的假牙打到你喉咙里去。听懂了吗，约瑟夫老伙计？”

开普勒瞟了哈罗德一眼：“威利有行动了，我们也必须反击。”

“他这次干啥了？莫非搞了总统的老婆？”

“比那更耸人听闻，也更难办到。”

“你是在跟我玩儿猜谜游戏吗？”

“他做了什么无关紧要，”开普勒说，“你在报纸上也看不到相关报道。但巴伦特不能置之不理。这意味着，你的——哦，错了，是那个威利，他下了更大的赌注。我们必须反击。”

“所以我们就要采取焦土政策了，对吗？”哈罗德说，“把所有五十岁以上的德裔美国男人都杀掉？”

“不，巴伦特先生想同他谈判。”

“你们都找不到那个老浑球儿，要怎么谈判？”哈罗德看着车窗外草木不生的山坡说，“难道你们以为我还同他有联系？”

“没有。”开普勒说，“但我同他有联系。”

哈罗德猛地坐起来：“同威利？”

“还能有谁？”

“他在哪儿？你是怎么找到他的？”

“我没有找到他。”开普了说，“我给他写了封信。他回了信。我们保持着非常友好的通信往来。”

“上帝啊，你把信寄到哪儿去了？”

“我给他在巴伐利亚森林里的宅子寄了挂号信。”

“瓦尔德海姆？靠近捷克边界的那座老房子？那里没有人。自从我去年十二月去过之后，巴伦特就让人监视那里了。”

“不错。”开普勒说，“但他的家臣还在守卫那里。一对姓迈尔的德国父子。我的信一开始也石沉大海，但几个星期之后，我收到了威利的回信。邮戳是法国的。第二封信的邮戳是纽约的。”

“他在信里说什么？”哈罗德问。他恼怒地发现，自己的心跳速度是平常的两倍。

“威利说，他只是想加入俱乐部，今年夏天去岛上放松一下。”

“啊！”哈罗德说。

“我相信他。”开普勒说，“我们没有早点儿想到邀请他，所以他很受伤。”

“他可能还有点儿生气呢，因为你们曾试图把他在天上炸死，还让他的老情人尼娜反过来对付他。”

“可能吧。”开普勒说，“但我想他应该会既往不咎的。”

“巴伦特怎么说？”

“巴伦特先生不知道我同威利有联系。”

“上帝啊，”哈罗德说，“你他妈的也太冒险了吧？”

开普勒咧嘴笑道：“巴伦特前些日子对你的调教令你心有余悸吧，托尼？其实这并不冒险。就算巴伦特发现，他也不会轻举妄动。要知道，查尔斯和聂曼都死了，C.阿诺德的联盟摇摇欲坠。我想巴伦特也不愿意他一个人在岛上玩游戏吧。”

“你打算告诉他吗？”

“是的。”开普勒说，“昨天的那件事之后，巴伦特应该会感激我同威利取得了联系。巴伦特应该会同意让那个老家伙参加夏季狂欢——只要他确定这没有什么危险。”

“怎么可能没有危险？”哈罗德问，“威利能干什么，你难道没看见？什么都挡不住他。”

“不错。”开普勒说，“但我已经说服了我们无畏的领袖，将威利放在我们身边会更安全，那样我们就可以监视他。否则他就会一直躲在暗处，将我们一个个干掉。何况，巴伦特仍然相信，只要是他……呃，‘亲密接触’过的人，都不会成为威胁。”

“你觉得他可以‘消除’威利？”

“你难道觉得不行？”开普勒好奇地问。

“我不知道。”哈罗德最后说，“巴伦特的念控力很特别，但是威利……我觉得威利很难说是人。”

“这不重要，托尼。”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岛俱乐部很可能要更换领导人了。”

“你是说扳倒巴伦特？我们该怎么做？”

“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的事情，托尼。我们只需要继续同我们的笔友威廉通信，并向他保证，一旦岛上发生了什么不愉快，我们会保持中立。”

“威利会来夏令营？”

“在公开活动的最后一个晚上到。”开普勒说，“接下来的一周，他将同我们一起狩猎。”

“我不相信威利会在巴伦特的龙潭虎穴中现身。”哈罗德说，“巴伦特有多少警卫来着？一百个？”

“应该是两百个。”开普勒说。

“好吧，就算威利的念控力对付这些人绰绰有余，他又为什么非得以身犯险呢？”

“巴伦特会承诺保障威利的人身安全。”开普勒说。

哈罗德笑道：“那就没问题了。如果巴伦特他妈的守信用的话，威利就不怕把脑袋伸到断头铡下面。”

开普勒沿着穆赫兰道行驶。他们看得到下面的高速公路。“可是，

托尼，你很清楚事情有两种可能：倘若巴伦特干掉了那个老家伙，我们就自然该干什么干什么，你也可以稳稳当当地成为俱乐部的正式成员；倘若威利为我们准备了什么惊喜，我们也热烈欢迎。”

“你觉得你可以同威利相安无事？”哈罗德问。

开普勒拐入好莱坞露天剧场附近的一个停车场，那里停着一辆贴了隔热膜的灰色豪华轿车。“如果你长期同毒蛇相伴，托尼，”他说，“你不会特别介意新来的这条蛇身上带着什么毒——只要它不会咬它的同伴。”

“萨特的态度呢？”

开普勒熄掉奔驰的引擎：“我刚同牧师进行了长谈。对于他同老朋友克里斯蒂安之间的感情，他非常看重，但他并不打算插手‘世俗’事务。”

“什么意思？”

“意思是，如果巴伦特先生的职位发生了变化，吉米·韦恩·萨特不会有什么怨言，这一点可以向威利保证。”开普勒说。

“我能给你提个意见吗，开普勒？”托尼·哈罗德说，“你他妈的说话能不能直来直去，用简洁易懂的陈述句？”

开普勒笑着打开门。他没有理会奔驰发出的警报声，问道：“你愿意同我们一起干吗，哈罗德？”

“如果你的意思是老老实实在地不掺和这堆破事，那我愿意。”哈罗德说。

“请用简洁易懂的陈述句。”开普勒厉声道，“你的朋友威利需要知道你有什么立场。你愿不愿意同我们一起干？”

哈罗德望向窗外明亮而宽敞的停车场，然后转头看着开普勒，用倦怠的声音说：“我愿意。”

快到深夜十一点的时候，哈罗德突然想要吃两个带芥末和洋葱的热狗。他放下手中在看的修改过的剧本，走到西厢玛利亚·陈的房间。脚下的门缝里还透着灯光。他敲了两下门：“我要去平克斯热狗店，你要去吗？”

她的声音不太清晰，仿佛是从厕所里传来的。“不，谢了。”

“你确定？”

“确定。但还是要谢谢你。”

哈罗德穿上皮质飞行夹克，从车库中开出法拉利。一路上他都很享受，猛烈地换挡加速，甩掉了两辆低底盘跑车——后者居然敢发起挑战，在日落大道上追了他三个街区。

平克斯热狗店里人满为患。这个店总是这样。哈罗德在柜台上吃掉两个热狗，带着第三个热狗走向停车场。两个男孩站在一辆黑色厢式货车和他的轿车之间，其中一个男孩同两个女孩聊天的时候，甚至靠在了法拉利上。哈罗德走到男孩面前，把脸凑到离男孩的脸只有几英寸的地方：“快把你的屁股挪开！”

那男孩比哈罗德高六英寸，但他嗖地从跑车身上跳开了，仿佛那不

是车而是火炉一样。四名男女缓缓离开，不时回头瞥一眼哈罗德，等走到合适的距离便开始咒骂起来。哈罗德仔细打量那两个女孩。个头较矮的那个看上去来自富裕的墨西哥裔家庭，黑色的头发，棕色的皮肤，昂贵的短裤包裹着浑圆的屁股，硕大的乳房几乎快把吊带衫都撑破了。哈罗德想象着那块诱人的巧克力主动进入他的法拉利宽衣解带的模样。那两个沙滩男孩肯定会目瞪口呆吧。去他妈的，哈罗德想，我太累了。

他坐在方向盘后吃掉第三块热狗，伴着最后两口无糖可乐吞下肚，然后发动引擎。这时他听到了一个温柔的女声：“哈罗德先生。”

四英尺之外，厢式货车的门打开了。一个黑人小姐侧着身子坐在副驾驶座里。哈罗德觉得她似曾相识，于是下意识地笑了笑，然后猛地想起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她正拿着个东西瞄准他。

哈罗德连忙踩下离合，伸手去够变速杆，但他突然听到一声轻响，就像他的侦探电影里无声手枪的射击声一样。他感觉自己的左肩上部如同被黄蜂蜇了一样。“操！”哈罗德大叫一声，举起右手，试图将那只虫子赶走，但他很快意识到，那不是黄蜂，然后视野骤然倾斜，中控台和副驾驶座狠狠地撞到他的脸上。

哈罗德没有彻底失去意识，但那种效果其实是一样的，就像有人把他驱逐到他身体的避风窖里。他仍然能看到图像，听到声音——只是非常模糊——但那种感觉就像是通过一台廉价的黑白电视收看遥远的超高频波段电视节目，而混乱的声音却来自另一间屋子里的收音机。有人用袋子罩住了他的头，但这么做意义不大。有时候，他会意识到自己在微微滚动，似乎正躺在小船的甲板上，但他的触觉却是不连续的，不真实的，费劲力气也无法推断出确切的信息。

有人在抬着他前进。他能感觉得到。他的胳膊和腿上的手或许是他自己的。不，他自己的手在他身后，被一条不知从何处冒出来的皮绳捆了起来。

哈罗德没有丧失意识，但也绝非清醒。他仿佛漂浮在一池虚假感觉和错乱回忆构成的浓汤里，这段时间不知过了多久。他隐约听见两个声音，一个是他自己的，但两个声音之间的对话——如果那真是对话的话——让他感到厌倦，于是他立刻重返体内的黑暗之中，如同裸体潜水者放松身体，任凭温柔的水流将其带入紫色的深渊。

托尼·哈罗德知道肯定出了大事，但他压根儿不想理会了。

光唤醒了他。他感到手腕上传来的疼痛，不由得联想到雷德利·斯科特的《异形》中，外星怪物从一个浑球儿的胸口钻出来的样子。那个演员叫什么来着？约翰·赫特。为什么光线直射进他的眼睛？为什么他的手腕会疼？他到底喝了什么，弄得自己的脑袋快要爆炸一样？

哈罗德坐起来——试图坐起来。他又试了一遍，疼得大叫起来。这叫声似乎清除了他自己同这个世界之间最后一层隔膜。他躺在那里，开始思考那些曾经觉得无足轻重的东西。

他被铐上了手铐。他躺在床上，右臂放在枕头上，右手腕上的手铐铐在沉重的白色金属床头板上。他的左臂放在身侧，但左手上的手铐铐在床垫侧面下方某种坚固的东西上。哈罗德努力举起左臂，却只听到金属碰撞的当啷声。

肯定是床侧面的什么东西，也许是一截钢管。他没有转头去看。等

会儿再说吧。

我他妈的昨晚跟谁在一起？哈罗德认识热衷于玩捆绑性游戏的女性朋友，但他从来都不愿做被捆绑的一方。我是不是喝多了？维塔终于把我弄进了她的快乐屋？他又睁开了眼，强忍着刺目的强光。

白色的房间。白色的床——床单是带着黄铜色的白色。白色的墙壁，对面的墙上挂着白色边框的镜子。一扇有着白色门把的白色的门。一个没有灯罩的灯泡——哈罗德觉得那灯泡简直有一千万瓦。哈罗德穿着一件医院的白色罩衣。他感到衣服后背开了一条长口子，罩衣之下什么都没穿。

好吧，不是维塔。她的快乐屋里有天鹅绒和石头。他认识的女人里，谁对医院有特殊嗜好来着？没有人。

哈罗德扯了扯手铐，感到左腕的皮肤已经被擦伤了。他身子左倾，朝下看去。白色的地板。左腕被铐在白色的金属床框上。他可以歇一歇了，没必要把自己折腾得吐到漂亮的白色地板上。好好想想目前的处境吧。

哈罗德走了一会儿神。等他回过神来，发现自己还待在原地——一样的灯光，一样的白色房间，只是头痛稍稍缓解了——他想到了精神病院。会不会有人趁他神志不清将他强行送到了精神病院？

但精神病院不会把病人铐起来。不是吗？

恐惧如同一道闪电一样击中了他，让他在床上挣扎扭动，手铐与金属床框发出哐当哐当的声响，直至他气喘吁吁地躺回床上。巴伦特。开普勒。萨特。那些卑鄙下流的浑蛋把他关在了一个“安全”的地方，他的

余生都只能盯着白墙，在床上撒尿。

不，那伙人大可以杀了他了事。他们真的想这么干的话，他早就完蛋了。

然后，哈罗德想起了品克斯热狗店、那几个孩子、厢式货车，还有那个黑人小姐。应该就是她干的。在费城的时候，科尔本是怎么说她的来着？他们认为威利在操控她和那个警长。但那个警长死了。哈罗德就在现场，他知道。开普勒和海恩斯故意让人在巴尔的摩的一个公交站发现尸体，这样警长之死就不会同他们在费城的那次失败的行动联系起来。

现在谁在操控她呢？威利吗？有可能。或许，对于开普勒转告他的那些话，威利感到非常不满。但威利为什么要借黑人小姐之手搞这么一出呢？

哈罗德决定暂时让头脑放空。想多了脑袋很疼。他决定等人来接触他。如果那个黑人小姐进来了，而威利或是别的什么人对她的操控不是特别严，那哈罗德就会给他们一个惊喜。

哈罗德觉得自己必须去撒尿，于是大声喊叫起来，然后门终于打开了。

来者是一个男人。他穿着绿色的外科罩衣，头上罩着黑色帽兜，戴着镜面墨镜。哈罗德想到了开普勒的墨镜，然后想到了他制作的《沃尔珀吉斯之夜》系列电影中的连环杀手，想到了杀人不眨眼的威利。他几乎当场小便失禁。

但哈罗德很快就发现，那人不是威利。从体型和年龄判断，他也不

是威利手下那个怪异的扼颈傀儡汤姆·雷诺兹。但这无关紧要。威利有时间招募一大帮新人做傀儡。

哈罗德试图对那人发动攻击。他真的尝试了。但在最后一秒，熟悉的恶心感袭来，这一次头疼得更加厉害，他只好在接触到那个人的意志之前收手。即便是去舔另一个男人的屁眼或者阴茎，也比触碰这个男人的意志更容易。单单是这个念头都让他战栗不已，冷汗直冒。

“你是谁？我在哪儿？”哈罗德的舌头僵直，吐出的字词几乎难以辨认。

男人走到床边，俯视着哈罗德，伸手从外科罩衣下取出一把自动手枪，对准哈罗德的前额。“托尼，”他用轻柔的声音说，“我数到五，然后开枪。如果你想做什么，最好现在就做。”

哈罗德用力拉扯手铐，以至于床都被拉动了。

“一.....二.....三.....”

哈罗德就快动摇了，但三十年培养出的自制力让他没有去接触对方的思想。

“四.....”

哈罗德闭上眼睛。

“五。”击铁落下，发出咔嗒一声脆响。

哈罗德睁开眼睛，看见男人站在门口，手枪已不见踪影。“你有什么需要吗？”他轻柔地问，带着一丝口音。

“我需要便盆。”哈罗德呻吟道。

帽兜男点点头：“护士会送过来的。”

哈罗德等门关上，然后紧闭上眼。护士，他想，上帝啊，请派那种传统的大胸女护士过来吧。

他静静等待。

护士是那个来自费城的黑人小姐。哈罗德就是被她射中并带到这里来的。

他想起了她的名字。娜塔莉。他欠她很多。

她没戴帽兜，但在太阳穴的位置贴着白色块状物，头发里连着导线。她拿着一个便盆，娴熟地将盆子塞到准确的位置，后退一步等待。

哈罗德松了口气，同时伸出意识触手，掠过她的思想。没有人在操控她。他不敢相信，他们竟然如此愚蠢——不论他们是谁。或许，这一切只是这个愚蠢的黑人婊子和她的一名帮凶干的。科尔本说过，这两人在追踪梅勒妮·福勒。他们显然不知道他能做什么。

哈罗德等她取回便盆，朝门口走去。他必须确定门没有关上。也许威利会跟他开玩笑，将他和娜塔莉锁在一个屋里——给哈罗德操控她的机会，但又让哈罗德无法下手。她头发里的导线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哈罗德在医院题材的电影里见过类似的东西，但那是病人戴的，不是护士。那应该是某种传感器。

她打开了门。

他猛然侵入了她的意识，她松开便盆，尿洒出来，打湿了她的白裙子的正面。凶婆娘，哈罗德想，驱使她走出门，通过她的眼睛观察。去拿钥匙，他命令道，用尽手段干掉另一个浑蛋，拿到钥匙，把我弄出去。

六英尺之外，又有一扇门。这扇门上了锁。他让娜塔莉去撞门，直到他感到自己的肩膀都受伤了，然后又让她不停地挠门，但那扇门纹丝不动。操。他让她返回房间，但房间里没有一件可用做武器的东西。她走到床边拉扯手铐。如果她可以为他把床拆散架就好了。但哈罗德现在被铐在床框和床头板上，她绝不可能迅速完成这项工作。他通过娜塔莉的眼睛看着自己，只见白皙的面庞上生出了黑胡茬，双眼瞪得老大，头发乱蓬蓬地缠在一起。

镜子。哈罗德看了看镜子，发现那应该是一面单向镜。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会让娜塔莉用拳头将镜子砸烂。如果他逃不出去，就会让娜塔莉在那个该死的帽兜男进来的时候用玻璃碎片发起攻击。如果镜子打不烂，他就会认定那是单向镜，然后让她用自己那张漂亮的小脸猛击窗户，直到白骨从一团黑肉酱里冒出来，给镜子另一侧的人演一出好戏。然后，等他们进来的时候，娜塔莉就会用她的指甲和剩下的牙齿撕破他们的喉咙，夺走手枪，抢下钥匙……

门开了，帽兜男走进来。娜塔莉迅速转身，蹲伏下来，作势欲跳。她发出的咆哮让人联想到动物园里饿了好多天的野兽。

帽兜男用手中的飞镖枪射中她的臀部。她蹦了起来，十指大张。帽兜男接住她，将她放在地板上。他在她身边跪了一分钟，摸她的脉搏，

掀开眼皮，检查瞳孔。然后他站起来，走到哈罗德的床边，用颤抖的声音说：“你个狗娘养的。”说完，他就转身离开了房间。

他回来的时候，手中拿着注射器，正在从一支倒立的药瓶里抽取药液。他推出了针尖的几滴药水，转身面对哈罗德，“你可能会感到有点儿痛，哈罗德先生。”他用轻微却紧张的声音说。

哈罗德试图挣脱左臂，但帽兜男将注射器刺入罩衣，直接扎进了他的臀部。他感到瞬间的麻木，然后感觉动脉中仿佛直接注入了苏格兰威士忌。灼热感从腹部上升到胸部。暖流从心头穿过时，他忍不住喘息起来。“这……是什么？”他嘟囔着。他知道帽兜男已经对他下了毒手。小报上会称其为“注射针剂”。哈罗德向来赞同保留极刑。“是什么？”

“闭嘴！”帽兜男说，然后转过身。托尼·哈罗德被卷入黑暗的旋涡之中，就像是风雨大作的海面上的一块破木板。

圣胡安-卡皮斯特拉诺附近

1981年4月24日，星期五

娜塔莉从麻醉导致的昏迷中醒过来。她感到了光线，以及索尔用湿布揩她额头的轻柔触碰。她向下看去，发现自己的手脚都被绑着，然后哭喊起来。“好啦，好啦。”索尔说，他弯下腰，轻轻地吻她的头发，“没事啦。”

“我.....”娜塔莉停下来，舔了舔嘴唇，那嘴唇像橡胶一样，感觉不像是她自己的，“我昏迷多久了？”

“大概三十分钟。”索尔说，“我们对他使用的麻醉剂剂量还是太保守了。”

娜塔莉摇了摇头。她还记得那恐怖的一幕：她看见自己，感受到自己正要跳起来扑向索尔。她知道她完全有可能赤手空拳杀死他。“我们得.....得快。”她低语道，“哈罗德呢？”她几乎费尽全身力气才说出那人的名字。

索尔点点头。“第一次审讯相当成功。脑电图显示出异常。他应该

很快就会醒过来，所以……”他指了指绑带。

“我明白。”娜塔莉说。帆布绑带就是她帮索尔装在床上的。她的心脏仍然狂跳不已。刚才哈罗德对她意识的侵占令她分泌了大量肾上腺素。在进入房间之前，她其实已经十分恐惧了。走进那个房间是她这辈子做过的最困难的事。

“我觉得现在情况很好。”索尔说，“脑电图显示，在注射硫喷妥钠【3】之后，他没有尝试对你我使用念控力。药效已经过了大概十五分钟……他的脑电波读数基本已经回复到今早确认过的水平……他也没有尝试再次进入你的意识。我有充足的理由认为，他只有在看到你本人的时候才能再次进入你的意识。”

娜塔莉努力抑制住想哭的冲动。绑带还算舒服，但她却感到强烈的幽闭恐怖。导线从头皮上的电极连接到固定在腰间的遥测盒。索尔是从研究睡梦的同事那里了解到这些仪器的，所以他可以告诉科恩购买仪器的准确地点。“但我们知道的还是太少了。”她说。

“比起二十四小时前，我们已经知道了很多。”索尔说。他拿出两条长长的脑电图。电脑描画针打出一串起伏巨大的波峰和波谷。“看看这个。一开始他的海马体似乎陷入了混乱。哈罗德的 α 波升至最大值，然后又降到几乎为零。他似乎进入了快速眼动睡眠状态。三点四秒之后……看……”索尔向她出示了第二条脑电图，上面波峰波谷的形状与第一条一模一样。“完全一致。你丧失了所有高级功能，无法控制自主神经反射，就连自动神经系统都被他控制。不到四秒，你就陷入了同他一样的快速眼动睡眠状态。

“但最值得关注的反常之处是，哈罗德在这里产生了 θ 波。这是确定

无疑的。你的海马体也产生了相同的 θ 波，而你的大脑新皮质没有产生任何脑电波。娜塔莉，这种 θ 波现象曾在兔子、老鼠等动物从事某种特定行为时发现过，比如侵害和支配，但从来没有在灵长类动物身上观察到！”

“你是说我有一副鼠脑？”娜塔莉说。这个虚弱的笑话依然没能制止她想哭的冲动。

“哈罗德——还有其他念控者——通过某种方式，在他自己以及被他侵入的受害者的海马体中产生了这种异常的 θ 波。”索尔仿佛是在自言自语。他没有觉察到娜塔莉刚才的笑话。“你的大脑中，这种同步效应抑制了新皮质的活动，同时人为地制造出快速眼动睡眠状态。你有感知，但却无法做出反应。哈罗德可以。真实不可思议……”他指着娜塔莉脑电图上突然变成一条直线的脑电波，“这刚好是麻醉飞镖生效的时候。请注意，他的脑电图里并没有做出相应的反应。他的意志显然可以转化为你身体的神经化学命令，但你的感知却不能转换为他真实的神经信号，而只是一种想象，或者说共鸣。你的疼痛和麻木在他看来同梦境无异。四十八秒之后，我给他注射了硫喷妥钠。”索尔指着脑电图，上面疯狂的脑电波恢复了正常，“上帝啊，我该怎么做才能把他留在这儿一个月，用计算机轴向断层扫描机对他做更详细的检查啊！”

“索尔，如果……如果他又可以操控我怎么办？”

索尔扶了扶眼镜，“我会立刻知道，不用看脑电波读数也知道。我重新编写了电脑程序，一旦侦测到他的海马体的异常活动，或者你的 α 波突然消失，或者 θ 波突然出现，就会立刻触发警报。”

“好吧。”娜塔莉说，吸了一口气，“但然后你做什么？”

“我们会按照计划进行时间和距离关系的研究。”索尔说，“使用杰克购买的发射机的话，方圆二十五英里左右的数据通道都会被清空。”

“但如果他的念控力可以达到一百英里或者一千英里怎么办？”娜塔莉努力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平静。她想尖叫，如果他永远不放过我怎么办？她感觉自己就像参与了一项医学实验，身体里被注入了某种恶心的寄生虫。

索尔抓住她的手：“我们目前只需要二十五英里。如果他的念控力超出这个范围，我们只需要回去就可以了，我会再次把他弄昏。我们知道，他丧失意识的时候是无法操控你的。”

“他死了就永远操控不了我了。”娜塔莉说。

索尔点点头，捏了捏她的手。“他现在醒了。我们再等四十五分钟，如果他没有试图操控你，你就可以起来。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哈罗德先生不可能那样做。不论这些恶魔的力量从何而来，所有前期证据都表明，安东尼·哈罗德都只是一个小鬼罢了。”他走到水槽边，取了杯水，扶住娜塔莉的头，喂她喝。

“索尔.....你放了我之后，依然会开启电脑警报，并且携带飞镖枪，对吧？”

“不错。”索尔说，“只要这条毒蛇还在房子里，我们就必须把他关进笼子。”

“第二次审讯安东尼·哈罗德。1981年4月24日，星期五.....晚上七点二十三分。受审者被注射了硫喷妥钠。录像机、脑电图、测谎仪和生

物传感器均在记录数据。

“托尼，你听得见我说话吗？”

“听得见。”

“你感觉如何。”

“感觉好得很。”

“托尼，你是什么时候出生的？”

“啊？”

“你是什么时候出生的？”

“10月17日。”

“哪一年，托尼？”

“呃.....1944年。”

“你现在多少岁？”

“三十六。”

“你是在哪里长大的，托尼？”

“芝加哥。”

“你第一次发现自己具备那种能力是什么时候，托尼？”

“什么能力？”

“控制他人行为的能力。”

“哦。”

“第一次发现是什么时候，托尼？”

“呃……我姨妈让我去睡觉，我不愿意，然后我就让她说，我不去睡觉。”

“你那时多大？”

“我不知道。”

“你觉得自己有多大，托尼？”

“六岁。”

“你的父母在哪儿？”

“我父亲死了。我四岁的时候，他自杀了。”

“你母亲呢？”

“她不要我了。她恨死了我，把我扔给了姨妈。”

“她为什么不要你？”

“她说那都是我的错。”

“什么错？”

“我害死了爸爸。”

“她为什么会这么想？”

“因为爸爸打我.....伤害我.....他跳楼之前就在伤害我。”

“跳楼？从窗户里跳出去？”

“是的。我们住在三楼。爸爸撞在了带矛头的栅栏上。”

“你父亲经常打你吗，托尼？”

“是的。”

“你还记得？”

“现在我想起来了。”

“你还记得他自杀那晚为什么打你吗？”

“记得。”

“告诉我，托尼。”

“我被吓到了。我睡在起居室里，那里放着一个大柜子，柜子很黑。我醒了，很害怕。我像往常一样去妈妈的房间，但这次爸爸也在那里。他很少出现在哪里，因为他到处卖东西，经常不在家。但他这次在，而且在伤害妈妈。”

“他是怎么伤害你母亲的？”

“他趴在妈妈身上。他没有穿衣服。他在伤害她。”

“你做了什么，托尼？”

“我大叫起来，让他停下。”

“你有没有做别的事？”

“没有。”

“后来发生了什么，托尼？”

“爸爸……停下来了。他看上去怪怪的。他把我带到起居室，用皮带打我。他非常用力地打我。妈妈让他停下，但他还是在打我。我很疼。”

“你让他停下来了？”

“没有！”

“后来发生了什么，托尼？”

“爸爸突然不打我了。他抬起头，左摇右晃着走开了。他看了看妈妈。妈妈没哭了。她穿着爸爸的法兰绒睡衣。爸爸不在的时候她经常穿这衣服，因为它比她的睡衣更暖和。然后爸爸就走到窗边，栽了下去。”

“窗户是关着的吗？”

“是的。外面非常冷，栅栏很新，房东在感恩节前不久才竖起来的。”

“那件事过后多久，你就去同你姨妈生活了，托尼？”

“两个星期后。”

“你为什么认为你母亲对你很生气？”

“她告诉我的。”

“她告诉你她很生气？”

“她告诉我，是我害了爸爸。”

“因为你母亲认为，是你让你父亲跳下去的？”

“是的。”

“你有没有让他跳下去，托尼？”

“没有！”

“你确定？”

“是的！”

“那你母亲是怎么知道你可以操控他人的？”

“我不知道！”

“你知道，托尼。好好想想。你确定你让姨妈允许你不睡觉那次，是你第一次操控他人？”

“是的！”

“你确定，托尼？”

“是的！”

“那你母亲为什么认为你可以做这种事，托尼？”

“因为她也能！”

“你母亲可以操控他人？”

“妈妈可以。她经常那么做。我很小的时候，她就让我坐在便盆上自己撒尿。我想哭的时候她让我不哭。爸爸在家的时候，她总是让他干活，所以爸爸常常不回家。这些都是她干的！”

“那天晚上是她让他跳楼的？”

“不是，她让我控制他跳楼的。”

“对安东尼·哈罗德的第三次审讯。4月24日，星期五，晚上八点零七分。托尼，谁杀死了艾伦·艾希科尔和他的家人？”

“杀死了谁？”

“那个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

“科尔本先生应该给你说过这件事。”

“科尔本？哦，不，是开普勒告诉我的。想起来了，是大使馆的那个小子。”

“对，就是大使馆的那个小子。是谁杀死了他？”

“海恩斯派了一队人去同他谈话。”

“理查德·海恩斯？”

“不错。”

“联邦调查局特工海恩斯？”

“是的。”

“是海恩斯亲手杀死了艾希科尔一家？”

“应该是吧。开普勒说，是海恩斯带队的。”

“是谁授权执行这次行动？”

“呃.....科尔本.....巴伦特。”

“到底是谁，托尼？”

“这无关紧要。科尔本只是巴伦特的提线人偶罢了。我能不能闭眼？我很累。”

“可以，托尼。闭眼吧，等你醒了我们再谈。”

“对安东尼·哈罗德的第四次审讯。1981年4月24日，星期五，晚上十点十六分。已静脉注射硫喷妥钠。晚上十点零四分再次注射异戊巴比妥钠。录像机、脑电图、测谎仪和生物传感器均在记录数据。

“托尼？”

“在。”

“你知道上校在哪里吗？”

“谁？”

“威廉·波登。”

“哦，威利啊。”

“他在哪里？”

“我不知道。”

“你有关于他下落的线索吗？”

“没有。”

“你有没有办法找到他？”

“也许有吧。我不知道。”

“为什么你不知道？有谁知道他的下落吗？”

“或许开普勒知道。”

“约瑟夫·开普勒？”

“是的。”

“开普勒知道威利·波登在什么地方？”

“开普勒说威利会给他写信。”

“上一次通信是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几个星期前。”

“你相信开普勒吗？”

“是的。”

“信是从哪里寄来的？”

“法国。还有纽约。开普勒没有把所有事都告诉我。”

“是威利发起通信的吗？”

“我不懂你的意思。”

“谁先写信的？威利还是开普勒？”

“开普勒。”

“他是怎么联系上威利的？”

“他把信寄给了威利德国老宅的看护人。”

“瓦尔德海姆？”

“是的。”

“开普勒给瓦尔德海姆的看护人寄了一封信，请他们转交给威利，然后威利就写了回信？”

“是的。”

“为什么开普勒会给他写信？威利回信中说了什么？”

“开普勒脚踏两只船。威利有可能进入岛俱乐部，所以他想先赢得威利的好感。”

“岛俱乐部。”

“是的。但这个俱乐部已经残缺不全了。特拉斯科死了，科尔本也死了。开普勒多半是觉得，在威利的节节进逼下，巴伦特会最终让步。”

“给我讲讲岛俱乐部，托尼……”

索尔进入厨房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过了。娜塔莉发现这位精神病医生看上去脸色苍白，疲倦异常。她为他冲了一杯咖啡，他们坐下，盯着一幅大大的交通道路图。“我只能找到这东西。”娜塔莉，“我是在五号州际高速公路上的通宵卡车停靠站里找到它的。”

“我们需要一份真正的地图，或者是卫星数据。也许杰克·科恩可以帮我们。”索尔用手指沿着卡罗来纳海岸向下滑，“这幅图上没有那个岛。”

“是没有。”娜塔莉说，“但如果哈罗德说的是对的，它真的位于海岸外二十三英里，它就不大可能出现在这幅地图上。我认为，那个岛应该在这里，希德岛和墨菲岛以东……最南不超过罗曼角。”

索尔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那里不是退潮后露出的暗礁，也不是沙洲。”他说，“根据哈罗德的说法，多尔马恩岛有差不多七英里长，最宽处达三英里。你在查尔斯顿住了那么久，难道就没有听说过这个岛？”

“没有。”娜塔莉说，“你确定他已经睡着了？”

“是的。”索尔说，“他还会再睡六个小时，叫都叫不醒。”索尔取出他根据哈罗德的描述绘制的地图，同科恩获取的巴伦特的档案中的地图相比较，“你足够清醒，能够参与讨论吗？”

“我试试看。”娜塔莉说。

“好吧。巴伦特和他的同伙——还没死的同伙——将在6月7日开始的那一周，在多尔马恩岛举行夏令营。这是公开的活动。哈罗德说参与夏令营的都是知名人士，其地位之高，符合杰克·科恩的描述。全都是男人，不允许女人参与，即便玛格丽特·撒切尔想参加也不行。所有工作人员也都是男性。根据杰克的情报，到时候会有数十名警卫。公开的活动将在6月13日，星期六结束。根据哈罗德的说法，6月14日，星期天，上校将会到达，同岛俱乐部的四名成员——包括哈罗德——进行五天游戏。”

“游戏！”娜塔莉惊叹道，“我可不觉那是游戏。”

“血腥游戏。”索尔补充道，“这么叫是有道理的。这些人拥有同上校、梅勒妮·福勒和那个姓德雷顿的女人一样的念控力。他们同样对暴力充满了渴望，但他们是公众人物。上校和那两个老太婆从维也纳开始就进行街头暴力游戏，但岛俱乐部的人却不可能干这种事。”

“所以，他们每年专门拿出一个星期的时间尽情发泄施暴的欲望。”娜塔莉说。

“而且，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还可以每年不流血地——对他们来说是不流血——重新确立他们的啄序。那个岛十分隐秘。实际上，那个岛甚至都不在美国的管辖之下。巴伦特和他的客人们将待在这个区域——岛的南端——他的宅邸和所谓的夏令营设施都在这个区域。在剩下的三英里长的区域中，遍布丛林小径和红树沼泽，被隔离区、栅栏和雷区分隔开来。他们就是在那里进行他们的暴力游戏的。”

“怪不得上校会费那么大的劲争取受邀。”娜塔莉说，“在这一个星期的疯狂杀戮中，会有多少无辜者牺牲呢？”

“哈罗德说，每个岛俱乐部成员每天可以猎杀五个猎物。”索尔说，“总共五天。”

“他们到底是从哪儿找人来猎物的？”

“哈罗德说，查尔斯·科尔本以前会提供大部分猎物。”索尔说，“他们通过抽签的方式选择……该怎么说呢？选择他们的棋子。他们每天早晨为白天的游戏随机选择棋子——实际上是夜晚的游戏。哈罗德说，游戏要到差不多黄昏的时候才开始。他们要测试自己的念控力，但又必须加入点儿随机的因素。他们不愿意失去……那些他们已经调教了多年的棋子，所以才会在狩猎中随机选择新棋子。”

“他们今年是从哪里弄来猎物的？”娜塔莉问。她走到橱柜边，带回一瓶杰克·丹尼威士忌，往咖啡中倒入了许多。

索尔对她微笑道：“问得好。作为新伙伴，或者说吸血鬼学徒，我

们的哈罗德先生负责提供十五个猎物。他们必须身体健康，但是失踪了也不会被人想起。”

“荒唐。”娜塔莉说，“几乎没有人会失踪了也不被人想起。”

“不一定，”索尔叹息道，“每年这个国家都有数以万计离家出走的孩子，其中大部分再也没有回家。每个大城市都有精神病院，其中有一半的病人没有背景可查，也没有家人来寻找他们。警察经常都能接到丈夫失踪或者妻子任性出走的报告。”

“他们绑架几十个人，把他们运到那个该死的岛上，让他们互相杀戮？”娜塔莉的声音里透着浓浓的倦意。

“是的。”

“你相信哈罗德？”

“他传递的信息有可能不完整，但药物让他不可能说谎。”

“你打算让他活下去，索尔？”

“是的。我们能否找到上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伙人能否在岛上展开疯狂游戏。消灭哈罗德，或者延长他的拘禁期限，都很有可能破坏他们的计划。”

“难道……难道这头猪跑出去告诉巴伦特和其他人我们的事情，就不会让他们改变计划？”

“我认为他不大可能这么做。”

“上帝啊，索尔，你怎么能确定？”

“我不能确定。但我确定的是，哈罗德自己也弄不清楚状况。他一会儿认为我们是上校派来的，一会儿又觉得我们是开普勒或巴伦特的人。他完全不知道，我们是这出戏里的独立演员……”

“戏？说得好。”娜塔莉说，“爸爸经常让我在星期五深夜看怪物恐怖片，《最危险的游戏》之类。这些戏都是骗人的垃圾，索尔。”

索尔·拉斯基狠狠地拍了一下餐桌，仿佛在贴着瓷砖的厨房里放了一枪。娜塔莉的咖啡杯跳了起来，咖啡溅到了木桌上。“不要告诉我这是骗人的垃圾！”索尔怒吼道，五个月以来，娜塔莉还是第一次听见索尔用这么大的嗓门说话，“不要告诉我这是一出蹩脚的戏！把这话对你父亲和罗布·金特里说！对我的外甥艾伦和他的妻儿说！对他们说……对上校送进焚尸炉的几千名受害者说！对我父亲和弟弟约瑟夫说……”

索尔站起来的速度太快，椅子都被撞翻了。他从桌上探过身，娜塔莉看到他古铜色前臂上的肌肉，看到他左臂上可怕的伤疤，还有那褪色的文身。他再次开口时，声音低沉了不少，但仍然激动难耐。他已经控制住了愤怒的情绪。“娜塔莉，整个二十世纪就是一群下流写手以他人的灵魂与生命为代价编写的可怕戏剧。我们无法阻止他们。即使我们消除了上校那种变态，也不过是将聚光灯转移到另外一个食腐演员的身上罢了。暴力每天都在上演，而且绝大多数施暴者都不具备那种难以置信的超能力……暴力可以来自于地位和职务，可以来自于子弹或选票，可以来自于刀刃……但这些狗娘养的会伤害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必须阻止他们。”索尔停下来，双手撑住桌面，垂下了头。汗水滴落在桌面上。

娜塔莉摸着他的手。“索尔，”她轻声说，“我明白了。我很抱歉。我们都累了。我们需要睡觉。”

他点点头，拍了拍她的手，然后揉了揉自己的面颊，“你去睡几个小时吧。我去楼下观察室的滚移式折叠床睡。哈罗德一醒，传感器就会触发警报。如果运气好的话，我们可以睡七个小时。”

娜塔莉关上灯，和索尔一同走到楼梯下端。她刚向上走了两步就停来说：“看来我们不得不进行下一步计划了，对不对？去查尔斯顿？”

索尔无力地点点头：“是的。我们已经别无退路。我很抱歉。”

“没事。”娜塔莉说，但她一想到即将发生的事，浑身就绷紧了，“我知道迟早会有那一天的。”

索尔抬头看着她。“你没有必要去。”

“不。”娜塔莉说，开始缓缓拾级而上，她的下一句话只有自己能听见，“不，我必须去。”

洛杉矶

1981年4月24日，星期五

理查德·海恩斯探员用联邦调查局的保密电话，联络了巴伦特先生在棕榈泉别墅的通信中心，但他并不知道这位亿万富翁接电话时身在何处。

“理查德，你有什么要报告的吗？”

“内容不多，先生。”海恩斯说，“联邦调查局一直在监视本地以色列领事馆——这是标准程序——但他们没有发现科恩去过领事馆或者洛杉矶的摩萨德支部办公室。我们找到了摩萨德在这里的一个特工，他发誓说科恩没有来这里出过差。”

“就这些？”

“还不止。我们调查了长滩的汽车旅馆，发现科恩曾经入住。旅馆接待员说，他入住那天开的是一辆租来的车——那天是16号，星期四——但他星期一早上离开的时候，开的却是一辆厢式货车。接待员非常肯定，那是一辆福特伊克诺莱恩。一名女服务员记得，星期六和星期

天，科恩的房间里放着几个大箱子，她说差不多有板条箱那么大，其中一个箱子的标签上写着‘日立’。”

“电子产品？”巴伦特说，“监控设备？”

“有可能。”海恩斯说，“但摩萨德通常不会通过可追查的途径购买此类设备。”

“科恩会不会是在单独行动.....或者为了别的什么人这么做？”

“我们现在正是如此假定的。”海恩斯说。

“你能确定威利·波登是否在当地吗？”

“不能，先生。我们又派人去监视他的房子，那里还没有出售，但没有发现他以及雷诺兹和鲁哈的踪迹。”

“那哈罗德呢？”

“呃，我们没有联系上他。”

“这是什么意思，理查德？”

“是这样，先生，我们有好几个星期都没有监视哈罗德。昨天和今天，我们打电话找他，但他的秘书告诉我们，他出门了，她不知道他去了哪儿。我们今天派人到他家监视，但截至目前都没有发现他离开过房子，或者在帕拉蒙特的片场出现。”

“我有些失望，理查德。”

海恩斯的身子不禁微微颤抖起来。他将双肘支在桌上，双手紧握话

简：“我很抱歉，先生。我还要负责怀俄明的调查，所以对加利福尼亚州别行动组的监控有些困难。”

“怀俄明的调查还有什么发现？”

“呃……我们没有确定的结论，先生。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沃尔特斯，那个发了疯的空军军官——”

“对，就是他。”

“沃尔特斯星期二晚上在夏延的一个酒吧里待过。酒保非常肯定，他见过一群人，其中有一个符合对威利的描述——”

“非常肯定？”

“当时酒吧里人满为患，巴伦特先生。我们认为那就是威利。我们以酒吧为中心，搜索了周围所有的酒店和汽车旅馆，最远达到丹佛。但没有人记得见过他或者他的两个侍从。”

“你的调查一直没有取得任何成果，理查德。你到底有没有掌握威利目前下落的线索？”

“先生，我们对全美所有的航班、铁路、公路的电脑进行了监控，一旦威利的随从使用信用卡或者以他们的真实姓名乘坐航班，我们就会收到警报。我们还将那个可能在费城死亡的犹太精神病医生和那个姓普雷斯頓的女孩纳入了监控对象。我们还监控了海关。在联邦调查局每周工作表中，这项工作的优先级是A-1。我们的地区分局及其下属的联络处也都处于警戒状态——”

“这些我都知道，理查德。”巴伦特轻声说，“我问的是，你有没有

新线索。”

“自从上周二发现杰克·科恩的电脑被入侵之后，就没有发现新线索了。”

“你仍然认为科恩被威利操控了？”

“我不知道还有谁会调查萨特牧师、开普勒先生和您之间的关系，先生。”

“或许科恩先生回来的时候，我们接待他的方式太不成熟。”

海恩斯无言以对。他的身体停止了颤抖，但额头和上唇渗出了一层亮闪闪的汗水。

“加油站的收据查过没有，理查德？”

“呃……是的，先生。这方面我们也查了。加油站老板说他很忙，他不可能记住每一个客人。通过信用卡的副本，我们确认科恩确实在加油站出现过。填写信用卡单子的男孩请了一个星期的假，目前正在圣安娜山脉徒步旅行。不过从他入手调查，似乎希望渺茫……”

“在我看来，理查德，即使是希望渺茫的线索，你现在也得去查。我要找到威利·波登，还要查明科恩同他的关系。你听明白了吗？”

“是的，先生。”

“你不要让我太失望，理查德，否则我会把你叫回来施加惩罚，这可不是我愿意看到的。”

海恩斯用约瑟夫·班克斯牌毛葛西装夹克的衣袖擦掉脸上的汗

水：“明白了，先生。”

“你不是说过，以色列人在洛杉矶附近有一个或者多个秘密联络点吗？只是联邦调查局很难发现。”

“呃……我说过有这种可能，巴伦特先生。但可能性不大。”

“但可能性是存在的？”

“是的。两年前，曾经有一个巴勒斯坦人答应投靠美国。他是法塔赫的中层，为黑色九月做会计。他认为与自己打交道的是中情局特工，但实际上那些人是科恩手下的摩萨德特工。他们将这个家伙带到美国，让他看到自己来到了洛杉矶，然后就把他迅速转移到一个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都找不到的秘密地点——”

“理查德，这同我们讨论的问题无关。你是否有理由相信洛杉矶附近还存在别的秘密联络点？”

“是的。”

“那个地方可能在圣胡安-卡皮斯特拉诺加油站附近？”

“是的，但也可能在别的地方。”

“那好，理查德。我来告诉你该怎么做。首先，你要立即前往哈罗德先生的家，对陈小姐进行一次彻底审问……我再强调一遍，是‘彻底’审问。如果哈罗德在，也要审问他。其次，你要动用洛杉矶分局的所有力量和能够调动的本地资源，找到那个徒步旅行的加油站员工，或者其他你可能审问的目击证人。我要准确地掌握科恩先生开的是什么车，他同谁在一起，还有他离开加油站之后往哪里去了。第三，调查长

滩和附近区域的电子设备商店，确认杰克·科恩或者威利有没有在那里买过东西。第四，重新审问长滩汽车旅馆的女服务员和接待员，寻找关于科恩的更多信息，哪怕是一丁点儿都不放过。你可以采用任何你觉得必要的‘劝说’手段。

“最后，我也会为你提供协助。今天下午，约瑟夫会派出十多名保密检查员去协助你进行……呃，进行秘密调查。另外，我们会找到另一个秘密联络点。我会在二十四小时内告知你相关信息。”

海恩斯揉着眉毛说：“但您如何——”他立即闭上了嘴。

C. 阿诺德·巴伦特的笑声像无线电噪声一样充斥了整个保密线路：“理查德，你不会以为我只有你和查尔斯两个情报源吧？如果所有的手段都无效，我就会打电话给……呃，给以色列政府里的某个联络人。因为时差的关系，我可能要明天早上才能把具体的地址给你。但你不能等那么久才行动。你要立即去调查销售记录，调查那些常年未住人的房子……如果你想不出什么办法，就开车到处转悠，寻找黑色的福特厢式货车。记住，你在寻找的是秘密区域的隐蔽居所，很有可能远离居住区。”

“遵命。”海恩斯说。

“我会尽快通知你的。”C. 阿诺德·巴伦特说，“对了，理查德？”

“还有什么吩咐，先生？”

“不要再让我失望了。”

“不会的，先生。”理查德·海恩斯说。

洛杉矶

1981年4月25日，星期六

他们将蒙着眼并且注射了镇静剂的哈罗德扔在迪士尼乐园附近的一个街区。他完全清醒过来后，发现自己正坐在他的法拉利的方向盘后面，穿戴整齐，手上的绑带被解开了，眼睛上蒙着黑色眼罩。车停在廉价地毯店后面，两边是垃圾桶和砖墙。

哈罗德钻出车，靠在引擎盖上，直到基本感觉不到恶心和眩晕。过了三十分钟他才感觉恢复到可以开车的水平。

哈罗德没有走高速公路，而是融入星期六的车流往西驶去，然后沿着长滩大道北行。一路上，哈罗德都在努力理清头绪。最近这四十个小时里发生的事，大部分都是模糊不清的，宛如梦境。他只记得漫长对话的零星片段。但最后一发麻醉飞镖造成的静脉挫伤和残留的刺痛却是明确无误的证据，表明他曾经被人下药、绑架、虐待。

肯定是威利干的。最后一段对话——那是他完全记得的唯一一段对话——令他对此确信无疑。

帽兜男进屋之后坐在床上。哈罗德想看清他的眼睛，但他只看到镜面眼镜中自己那张苍白的、胡子拉碴的脸。

“托尼，”那个男人用熟悉的、令人不快的口音柔声道，“我们要放了你。”

那一刻，哈罗德断定自己要死了。

“在你离开之前，我有一个问题要问，托尼。”那个男人说，他的整个头部只有嘴巴是露出来的，“今年你打算如何为岛俱乐部的五日游戏提供猎物？”

哈罗德舔了舔嘴唇，却发现舌头上没有唾液：“这件事我压根儿不知道。”

黑色帽兜前后摇晃，眼镜镜片闪烁着白光：“哦，托尼，别跟我装蒜了。我们知道是你负责提供猎物，但你打算怎么做？莫非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这次全都用女人？他们今年真的愿意只用女人进行游戏？”

哈罗德摇头。

“我们在道别之前必须弄清楚这件事，托尼。”

“威利？”哈罗德用低哑的声音说，“看在上帝的分上，威利，你不必如此大费周折地审问我，直接跟我谈就行了！”

两枚镜片静止下来，正对着哈罗德的脸。“威利？我们可不认识叫威利的人，不是吗？现在告诉我，既然你能力不足，又如何为岛俱乐部提供两种性别的猎物呢？”

哈罗德闻言大怒，猛拽手铐，弓起身子，想踹掉帽兜男的脑袋。但那个男人不慌不忙地站起来，走到床头，处在哈罗德的手脚够不到的位置。他轻轻地抓住哈罗德的头发，将他的脑袋从枕头上提了起来。“托尼，你必须告诉我们答案。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或许我们已经得到答案了，只是需要在你清醒的时候得到你的确认。如果我们不得不再次对你注射镇静剂，就必然会推迟你获释的时间。”

推迟你获释的时间，在哈罗德听来，就是“晚一点儿杀你”的委婉说法。如果沉默——即便是在痛苦和拘禁中沉默——能够推迟子弹射入脑袋的时间，让哈罗德像他妈的斯芬克斯一样沉默他也愿意。

但他不相信帽兜男的话。他从记忆碎片中推断，他把该说的话都说了。在他们给他注射的化学药物的作用下，他坦白了一切。如果帽兜男是威利——这个可能性很大——那他自然会知道答案。威利知道了答案反而对哈罗德有利。哈罗德仍然保留着一丝希望——希望自己对威利仍然有用。他想起了瓦尔德海姆的棋盘上的小兵的脸。如果黑人小妞和帽兜男是巴伦特、开普勒、萨特三人中的一个或三人共同派来的，那他们想要的就是获得对他们已经掌握或者可以轻松获取的信息的确认。不管是哪种情况，哈罗德现在都必须同帽兜男谈话。

“我花钱请海恩斯帮忙找人。”他说，“离家出走的人，犯了前科的人，之前干过线人、现在又具备新身份的人。他会设一个局，让这些人觉得自己不过是在拿钱办事，被卷入了某种政府骗局之中。当他们意识到自己唯一能得到的只是一个浅浅的墓穴时，早已被关在岛上的监牢里了。”

帽兜男低声笑道：“花钱请海恩斯探员？他真正的主子会怎么想？”

哈罗德本想耸耸肩，却发现现在被铐着状态下做不出这个动作，只好摇了摇头。“我他妈的才不在乎。而且我觉得巴伦特也不会在乎。把这脏活儿派给我是开普勒的主意。这只是为了测试我的智商，而不是我的念控力……

帽兜男点了点头。“再给我多讲讲那座岛，托尼。讲讲岛上的布局、监牢、营地、安保，把所有你知道的都告诉我，然后我们还想请你帮个忙。”

就是在这这一刻，哈罗德确信他面前这个人就是威利。于是他滔滔不绝地讲一个小时。然后，他捡回了一条命。

回到贝弗利山的时候，他决定把这件事告诉巴伦特和开普勒。他不可能永远摇摆不定——如果绑架是威利指使的，那个老家伙或许希望他把这件事告诉巴伦特。哈罗德了解威利，搞不好这就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但如果这是巴伦特和开普勒设置的忠诚度测验，那不向他们报告就很可能导致致命的后果。

哈罗德将他知道的所有关于多尔马恩岛和俱乐部在岛上的游戏的信息和盘托出，帽兜男听罢道：“很好，托尼。我们很欣赏你的协助。在你获释前，作为交换条件，我们只想请你帮一个忙。”

“什么忙？”

“你说，你将在6月13日星期六从理查德·海恩斯那里接收……志愿者，我们将6月12日，星期五联系你。我们想用一个人或者多个人替换海恩斯找来的志愿者。”

这不奇怪，哈罗德想，威利是想作弊。然后，他猛然意识到一个事实：威利真的要去岛上！

“你同意了？”戴镜面眼镜的男人问。

“好的，没问题。”哈罗德仍然不敢相信他们会放了他。他可以答应任何条件，然后将其抛到九霄云外。

“替换志愿者这件事你要保密。”

“好。”

“你明白你的性命取决于你能不能办好这件事吧？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你答应了就必须完成。否则，对叛徒可是没有诉讼时效的，托尼。”

“是的，我明白。”哈罗德很想知道在威利眼中自己到底有多蠢，或者说威利自己变得有多蠢。这个人口中的“志愿者”被编了号，赤身裸体被关在监牢里，俱乐部成员将抽签决定选择谁在何时投入战斗。哈罗德认为威利绝不可能在这场游戏中做手脚。如果威利希望让他的“志愿者”携带武器，通过巴伦特的安全检查，那威利就真的变成了一个痴呆老头——哈罗德初见威利时曾错以为他是这种货色。“是的，我明白。”哈罗德重复道，“我答应你。”

“非常好。”帽兜男说。然后他们就放了他。

哈罗德打算先洗个澡，喝杯酒，同玛利亚·陈聊聊整件破事。他很想知道她有没有想念他，担心他。一想到她给警察局打电话报告他失踪

的样子，哈罗德就不禁好笑。过去那么多年，他有多少次失踪好几天，甚至好几星期，却没有让她知道他去哪里了？但哈罗德脸上的笑容很快消失了，因为他忽然认识到，正是那种放荡的生活方式给了绑架者可乘之机。

他将法拉利停在目光邪恶的森林之神雕像之下，拖着沉重的脚步朝房子走去。或许 he 可以先洗个澡，喝杯酒，再享受一会儿按摩，然后再给巴伦特打电话.....

前门打开的时候.....

哈罗德僵立了好几秒，然后冲进打开的门，扶着墙壁和家具蹒跚而行。那种仿佛被注射了镇静剂一般的眩晕感再次袭来。他边走边呼唤玛利亚·陈的名字，对倒地的家具浑然不顾。他试图跳过一把倾倒的椅子，却重重地摔在地毯上。他一跃而起，继续呼喊玛利亚的名字，四处搜寻。

他在玛利亚的办公室发现了她。她蜷缩在办公桌后面。她的黑发前部沾满了血，脸肿得老高，几乎辨认不出模样。她五官扭曲，嘴唇青紫，至少被打掉了一颗牙。

哈罗德翻过桌子，单膝跪下，抱住玛利亚，让她的头靠在他的另一条腿上。被挪动的时候，玛利亚发出了痛苦的呻吟：“托尼。”

托尼·哈罗德感到前所未有的愤怒，但他发现，怒火万丈的自己竟然没有想到一个脏字。他没有大喊大叫，在最终能张嘴说话时，他的声音也近乎耳语：“谁干的？什么时候？”

玛利亚·陈想开口说话，但她被打肿的嘴让她说不出话来，还疼得

差点儿掉下眼泪。哈罗德凑得更近，以便在她再次开口说话时听清楚：“昨天晚上，三个男人，来找你。没说是谁派来的。但在他们按响门铃之前，我看见了理查德·海恩斯坐在车里……”

哈罗德示意她别再说下去，小心翼翼地将她抱了起来，朝他的房间走去。这时他忽然觉察到，她居然只是挨了一顿狠揍，活了下来。这真称得上是一个奇迹。他惊讶地发现，两行热泪正从脸颊流下。

如果昨晚巴伦特的人来找他，那绑架他的人就是威利无疑。

他希望现在就打电话给威利。他要告诉威利，不要再设圈套考验他了，也不用再提防他反水。

因为不论威利想对巴伦特干什么，哈罗德都十分愿意帮忙。

圣胡安-卡皮斯特拉诺附近

1981年4月25日，星期六

星期六中午过后不久，索尔和娜塔莉开车返回秘密联络点。娜塔莉满脸轻松，索尔心头却阴晴不定。“研究本来还可以更深入。”他说，“如果我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来研究哈罗德的话，将会获得海量的数据。”

“话虽如此。”娜塔莉说，“但他很可能会找到脱身的办法。”

“我觉得不会。”索尔说，“接触和操控他人神经系统需要相应的脑波，而我们仅仅用巴比妥酸盐^[4]就可以抑制住这种脑波。”

“但如果我们拘押他一个星期，就会有人开始找他。”娜塔莉说，“就算你的研究取得了更多的成果，你也没有机会进入计划的下一部分。”

“不错，”索尔赞同道，声音里带着一丝不甘。

“你真的认为哈罗德会履行诺言，把我们弄到岛上吗？”娜塔莉问。

“他有可能那么做。”索尔说，“现在哈罗德的行事原则是尽量少给自己惹麻烦。他有理由执行我们的计划。退一步说，即便他不配合，我们也没有损失什么。”

“可是，他大可以把我们带到岛上，交给巴伦特和其他人邀功请赏啊。我是他的话就会这么干。”

索尔瑟缩了一下：“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就押错宝了。但在考虑这一可能性之前，我们还必须处理别的事情。”

农舍同他们离开时一模一样。娜塔莉看着索尔播放的录像片段。即便是在录像里看托尼·哈罗德也让她感到恶心。“接下来干什么？”她问。

索尔环顾四周：“我们有好多事要做。誊写和分析审讯内容，检查并重新标记脑电图和医疗传感器的数据带，用电脑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和综合，利用获取的信息开始生物反馈实验。你必须学会催眠技术，并且研究尼娜·德雷顿在维也纳期间的资料。我们现在都必须参照多尔马恩岛的数据分析我们的计划。可能的话，还必须重新评估杰克·科恩在计划中的作用。”

娜塔莉叹息道：“好吧。你想让我先做什么？”

“什么也不用做。”索尔咧嘴笑道，“或许你在以色列的时候没有留意，今天是我们民族的安息日。今天我们休息。你先上楼去吧，我来准备一桌大餐，庆祝我们重返美国——牛排、烤土豆、苹果派，还有布德威瑟啤酒。”

“索尔，我们没有食材。杰克只采购了罐头和冷冻食品。”

“我知道。所以，你小睡的时候，我会去峡谷那边的小商店购物。”

“可是……”

“别可是了，亲爱的。”索尔转动她的身体，在她后背上轻拍了一下，“烤牛排的时候我再叫你，然后我们可以打开你储藏的杰克·丹尼尔斯威士忌，好好庆祝一下。”

“我来帮你做一份馅饼吧。”娜塔莉睡意朦胧地说。

“那就说定了。”索尔说，“我们要喝杰克·丹尼尔斯，还要烤牛排。”

索尔不慌不忙地购物，推着购物车走在灯光明亮的通道里，听着单调的背景音乐，思索着 θ 波和意识侵害的事。他很早之前就发现，美国的超市提供了一种最简单的自我催眠途径。他也很早之前就养成了在轻度催眠恍惚中思考复杂问题的习惯。

在通道里穿梭时，索尔发现，过去二十五年里，他一直在沿着错误的方向探究人类内部的支配机制。同大多数研究者一样，索尔认为社会性的暗示、生理上的细微区别，以及高级行为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尽管索尔知道上校在操控自己时是多么简单粗暴，他却一直在脑皮质回路中寻找答案，有时候甚至还找到了小脑。现在，脑电图数据显示，念控力源自原始的脑干，由海马体和下丘脑传播开去。索尔一直认为，上校和他的同类是某种变异体，是进化中的另类产物，在统计学上只是极少数。但同哈罗德共处四十小时后，他的看法彻底改变了。倘若他的神秘超能力来自于脑干和早期哺乳动物遗传下来的边缘系统，那么精神吸血鬼的念控力的出现时间肯定早于智人。哈罗德及其同类身上只

是碰巧发生了返祖现象而已。

索尔结了账，手上提着两个鼓鼓囊囊的大袋子，脑子里依然思考着θ波和快速眼动睡眠状态的问题。他突然心血来潮，找收银员要了四美元硬币。索尔提着袋子朝厢式货车走去，盘算着要不要给杰克·科恩打个电话。

但理智阻止了他。索尔仍然不愿让那个以色列人卷进来，除非确实有必要，所以他不能把过去几天的详细情况告诉他。何况他也不需要科恩再做什么，至少现在没有。所以打电话给科恩纯粹是自我放纵的行为。

索尔将买到的货品放进厢式货车，然后跑向超市入口旁边的公共电话亭。或许，现在就应该来点自我放纵。索尔的心中满是胜利的喜悦，他想与人分享这种好心情。他会非常谨慎的，但杰克为索尔付出了时间和精力，应该得到相应的回报。

索尔拨打了记忆中杰克的家庭电话号码。没有人接听。他取回硬币，直接给以色列大使馆打去电话，请接线员接通杰克的分机。分机接通后，一名秘书问他是谁，索尔按照科恩的吩咐报上了“萨姆·特纳”的名字。科恩应该已经告诉秘书，只要萨姆·特纳打电话来，就立刻接进去。

对方沉默了几乎一分钟。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再次涌上心头。电话另一个头换了一个人，说道：“你好，请问你是谁？”

“萨姆·特纳。”索尔说，恶心感越发强烈。他知道自己应该挂断电话。

“请问你要找谁？”

“杰克·科恩。”

“请问你找科恩先生什么事。”

“一些私事。”

“你是科恩先生的亲戚或者朋友吗？”

索尔挂断了电话。他知道，追查电话可不像电影电视中那么简单，但他已经通话太久了。他给查号台打去电话，得到了《洛杉矶时报》的电话，然后用最后一枚硬币拨通了电话。

“这里是《洛杉矶时报》。”

“你好。”索尔说，“我是柴姆·赫佐格，我是洛杉矶以色列领事馆的新闻副官，我想向你们核实本周的一篇报道中的错误消息。”

“您好，赫佐格先生。您需要找文档和记录部门。请稍等，我将为您接通。”

索尔注视着高速公路另一侧山坡上长长的阴影，一个女声传来：“这里是资料室。”索尔吓了一跳^[5]，然后又把刚才那番说辞讲了一遍。

“您说的这篇报道出现在哪天的报纸上。”

“不好意思，”索尔说，“我手头没有剪报，我忘了是哪天了。”

“那这篇文章中提到的那位先生叫什么名字？”

“科恩。”索尔说，“杰克·科恩。”他靠在电话机上，看着高速公路边上草丛中正在专心啄食的几只大乌鸦。头顶上方五百英尺，一架直升机向西方呼啸而去。他脑海中浮现出资料室的女人敲击电脑键盘的模样。

“找到了。”她说，“4月23日星期三的报纸，在第四版上，《以色列大使馆官员在机场抢劫案中遇害》。这就是您说的那篇报道吧，先生？”

“是的。”

“那是美联社的一篇报道，赫佐格先生。如果上面有错，那肯定是这家华盛顿的通信社弄错的。”

“你能把那篇报道给我念一遍吗？”索尔问，“以便我核实是不是真的有错。”

“当然可以。”女人把只有四段的报道念了出来，“今天下午，在杜勒斯国际机场的停车场发现一具尸体，遇害者是杰克·科恩，五十八岁，以色列大使馆高级农业专员。他显然是一起抢劫袭击案中丧生的……警方仍在调查，目前仍然没有凶手的线索。”

“谢谢。”索尔说，挂断了电话。高速公路另一侧的黑鸟放弃了被草丛遮蔽的食物，扑腾着翅膀，盘旋着飞上天空。

索尔以七十英里的时速沿着峡谷行驶，把厢式货车的动力和操控性都发挥到极致。他在电话旁至少站了整整一分钟，努力寻找一个符合逻辑的理解，用来解释杰克·科恩之死确实就是一次突发的抢劫所致。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巧合十分常见。就算这不是巧合，那也已经发生四天

了。如果凶手发现了科恩与秘密联络点之间的联系，那他们现在应该已经到了。

索尔不相信这种情况。他把车开上通往农场的小路，树木和栅栏飞速向后退去，车后尘土飞扬。他没有携带那把柯尔特自动手枪。枪放在楼上他的卧室里，旁边就是娜塔莉的房间。

房子前面没有停车。前门是关着的。索尔打开门，走进去，“娜塔莉！”楼上没有人回应。

索尔四下查看，但没有发现凌乱的迹象，于是快步穿过饭厅和厨房，来到观察室，发现飞镖枪还放在原处。他检查了一下，枪膛里还放着一支红色飞镖，他拿起飞镖盒就跑回客厅。“娜塔莉！”

他迈上三级台阶，半举着飞镖枪，这时娜塔莉出现在楼梯顶端。“怎么了？”她揉着惺忪睡眼问。

“收拾东西！直接塞进包里就行。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她没有提任何问题，转身就往自己房间走去。索尔回到自己的房间，拿起放在行李箱上的手枪，查看了弹匣，拉动滑套，将一发子弹推入枪膛。他确认保险是开着的，就将枪放进了西装夹克的口袋。

索尔把自己的背包和袋子拿出来时，娜塔莉已经把行李箱放进了厢式货车的后备箱。“我该怎么办？”她那身农妇裙的大口袋里鼓鼓囊囊的，那里放着她自己的柯尔特手枪。

“还记得杰克和我在谷仓里发现的两个汽油桶吗？把它们带到门廊上来，然后待在外面，观察有车开过来没有。或者是直升机。等等，厢式货车钥匙给你，把它插进点火锁里，明白吗？”

“明白。”

索尔跑回房子，开始拆掉电子设备的线路，取下转接器，将各种设备胡乱地扔进箱子。录像机和摄像机可以留下来，但他需要脑电图设备、遥测包^[6]、磁带、电脑、打印机、纸和无线电发射机。索尔将箱子搬到厢式货车上。索尔和娜塔莉花费了两天来安装校准设备，准备审讯室。但索尔不到十分钟就将这一切都拆掉并塞进了厢式货车的货厢里。“发现异常了吗？”

“还没有。”娜塔莉大声回答。

索尔只思考了一秒钟，便将汽油桶抱到房子后部，开始朝审讯室、观察室、厨房、客厅泼洒汽油。他惊讶于自己怎么会做出如此野蛮无情的举动，但他不知道海恩斯和巴伦特的人会从这些遗留物品中推测出什么。他将汽油桶抛到房外，确认二楼房间都被腾空了，然后将厨房里剩下的最后几件物品都装上车。他拿出打火机，站在门廊上：“我有没有落下什么东西，娜塔莉？”

“塑胶炸弹和雷管在地下室！”

“上帝啊。”索尔惊呼一声，朝楼梯跑去。娜塔莉在厢式货车的箱子中间做了一个鸟巢似的垫子，用来承载装雷管的箱子。索尔把箱子抱回来后，她把箱子放在了垫子上。

索尔最后一次巡视房子，把杰克·丹尼尔斯威士忌从橱柜架子上取下来，朝柜子洒上汽油点燃，霎时烈火熊熊。索尔伸手挡住扑面而来的热浪，心中默念：对不起，杰克。

索尔走出火场的时候，娜塔莉已经坐在方向盘后面，没等索尔关上

门，她就发动了厢式货车，朝小路驶去。小石子被高高扬起，落入草丛。“朝哪边走？”驶上公路后她问。

“东边。”

娜塔莉转向东方。

圣胡安-卡皮斯特拉诺附近

1981年4月25日，星期六

理查德·海恩斯赶到的时候，刚好看见以色列人的秘密联络点开始冒出黑烟。他左转驶入通往农场的小路，率领三辆轿车全速向那座房子驶去。海恩斯刹住庞蒂亚克公务车，朝前门廊跑去时，他已经看到了一楼窗户里冒出的火焰。他抬起前臂挡住脸，朝客厅看去。他试图闯进房子，却被热浪挡住了。“操！”他命令三名手下绕到房子背后，另外四人搜索谷仓和其他附属建筑。

整座房子都被火海吞没了。海恩斯退下门廊，朝庞蒂亚克走了三十步。

“我要不要报火警？”拿着无线电通话器的探员问。

“你最好还是报一下。”海恩斯说，“但消防员赶到的时候，这里应该已经烧成一片灰烬了。”海恩斯走到房子侧面，观看从二楼窗户中吐出的火舌。

一名穿着黑色夏装的探员跑过来，手里握着枪，微微喘着气：“谷

仓、储物棚、鸡舍里都没有发现，长官。只在后院里发现了一只四处乱跑的猪。”

“后院？”海恩斯说，“你是说在猪圈？”

“不是，长官。那只猪没有关起来。猪圈的门是打开的。”

海恩斯点点头，看着房顶开始被大火吞没。停在房子前面的三辆车都被挪开了，探员们双手叉腰，不知所措地走来走去。海恩斯来到第一辆车边，对负责无线通信的探员说：“彼得，指挥搜索那个加油站男孩的县骑警叫什么名字来着？”

“内斯比特，长官。埃尔托罗区的内斯比特治安官。”

“他们在我们的东边，对不对？”

“是的，长官。他们认为那个男孩和他的朋友去特拉布克峡谷徒步旅行了。他们让林务局的人也协助搜寻了——”

“他们还在用那架直升机吗？”

“是的，长官。我之前接听到直升机的呼叫。不过那架直升机不只是在执行搜寻任务，克利夫兰国家公园那边发生了火灾——”

“找到他们的无线电频率，让内斯比特同我通话。”海恩斯命令道，“然后把我接入距离最近的加州公路巡警总部。”

彼得探员将无线电话筒递给海恩斯的时候，第一辆消防车已经到了。“是内斯比特治安官吗？”海恩斯问。

“不错。你是谁？”

“我是联邦调查局探员理查德·海恩斯。是我委托你们搜索那个叫戈麦斯的男孩的。但现在我们遇到了更加紧急的情况，需要你们的帮助。完毕。”

“请讲。我在听。完毕。”

“我现在发布对一辆1976至1978年产福特伊克诺莱恩厢式货车的全境通缉，”海恩斯说，“车上的人涉嫌纵火和谋杀。他们可能刚刚离开纵火点，具体位置是……圣胡安峡谷，距你们12.2英里。我们不知道他们逃向了东方还是西方，但我们猜测可能是东方。你们能在纵火点东方七十四英里的高速公路上设置路障吗？完毕。”

“这些行动的经费由谁来出？完毕。”

海恩斯握紧了话筒。他身后的农舍屋顶垮塌了，火舌舔舐着天空。另一辆消防车赶到，消防员开始卷开沉重的水管。“这个案子关系到国家安全，而且十万火急！”他大叫起来，“联邦调查局正式要求地方警局予以协助。你现在能设置路障吗？完毕。”

对方沉默良久，听筒里只传来刺耳的噪声。终于，内斯比特的声音再次响起：“海恩斯探员？在七十四号高速公路的东面有我的两辆警车，它们在那里搜查蓝鸟营地和山中小路。我让拜尔斯副警长在那边的主路上设置了路障，就在埃尔思诺湖西面的县境线上。完毕。”

“很好。”海恩斯说，“在那之前有没有岔路？完毕。”

“没有。”内斯比特说，“只有一些通往国有森林的支线道路。我让达斯蒂率领第二队去路口拦截。我们需要车上嫌犯的更详细的描述，除非你要我们直接把整个车扣下来。完毕。”

农舍的正面已经向内垮塌，海恩斯眯眼注视着大火。四条水管的力量太单薄，根本无法抑制住火势。海恩斯打开话筒，“我们不清楚嫌犯的数量和具体特征。”海恩斯说，“可能是一个白人男性，七十岁，德国口音，白发.....一个黑人女性，三十二岁，六英尺一英寸高，两百磅重；一个白人男性，二十八岁，金发，五英尺十一英寸高。后两者可能同时在车上，也可能只有一个在。这些嫌犯携带着武器，非常危险。不过现在驾驶厢式货车的可能是别人。你们要找到并拦截那辆车。靠近车上的人时必须特别小心。完毕。”

“你收到了吗，拜尔斯？”

“收到。”

“达斯蒂呢？”

“收到，卡尔。”

“好的。海恩斯探员，你要的路障设好了。还要我们做什么吗？完毕。”

“有的，治安官。你们负责搜索的直升机还在天上吗？完毕。”

“啊.....是的。斯蒂夫刚刚完成了对圣地亚哥峰附近的搜索。斯蒂夫，你收到了吗？完毕。”

“收到，卡尔。我在听。完毕。”

“海恩斯，你还要我们的直升机？斯蒂夫现在可是林务局和我们专门雇来的。完毕。”

“斯蒂夫，”海恩斯说，“从此刻开始，你受雇于美国政府，从事一项事关国家安全的工作。你收到了吗？完毕。”

“收到。”斯蒂夫爽快地答应道，“我一向以为林业局就是美国政府的一部分呢。你想让我上哪儿去？我刚加了油，还能在这个高度飞三个小时。完毕。”

“你现在是什么位置？完毕。”

“呃.....我在圣地亚哥峰和特拉布克峰之间靠南的位置。距你那里大概八英里。你想要我报上地图坐标吗？完毕。”

“不用。”海恩斯说，“我要你到这儿来接我。我在圣胡安峡谷北侧的一座农舍，米申维耶霍以北大概五英里。你能找到吗？完毕。”

“当然。”直升机飞行员说，“我从这儿都看得到黑烟。你们联邦调查局真给我找了个降落的好地方呀。我两分钟后到。”

海恩斯打开庞蒂亚克的后备箱，一名消防员路过，看到里面那一堆M-16、霰弹枪、狙击枪、防弹背心、弹匣，不由得吹了声口哨，“老天啊。”他惊叹道。

海恩斯取出一把M-16，用弹匣敲击后备箱边缘，装入子弹，然后啪的一声装上弹匣。他脱掉西装，仔细叠好，放进后备箱，取出防弹背心，将后备弹匣装进超大的口袋。他从备胎上拿出一顶蓝色棒球帽戴在头上。负责无线电通信的探员朝他喊道：“我联系上加州高速公路巡警队长了，长官。”

“把全境通缉信息也发送给他。”海恩斯说，“请他从橘县传达给所有的高速公路警察。”

“请他们设置路障吗，长官？”

海恩斯瞪着年轻的探员：“在五号州际高速公路上设路障，泰勒？你到底是像传说中一样愚蠢，还是容易犯糊涂？告诉他，我们要通缉那辆伊克诺莱恩。让他们的人搞到车牌号码，实施监视，通过联邦调查局的洛杉矶通信中心同我联系。”

洛杉矶分局的巴里·梅特卡夫探员走到海恩斯身边报告道：“迪克，我得承认我根本没想明白。这帮利比亚恐怖分子利用以色列人的秘密联络点干什么？又为什么要烧了这里？”

“谁说他们是利比亚恐怖分子，巴里？”

“你在案情通报会上说，他们是中东恐怖分子——”

“你难道就没听过以色列恐怖分子？”

梅特卡夫眨了眨眼，一言不发。在他身后，农舍的正面向内坍塌，火星四溅。消防员已经放弃扑灭农舍的大火，转而将水喷向附属建筑。一架有机玻璃窗的贝尔直升机从东北方向呼啸而来，盘旋了一次，降落在农舍南面的一块空地上。梅特卡夫说：“想让我同你一起去吗？”

海恩斯指了指直升机：“那架老古董好像只能搭载一名乘客，巴里。”

“是啊，那玩意儿似乎是朝鲜战争时期传下来的。”

“你替我处理这里的事务。等火扑灭之后，我们还必须仔细筛检灰烬。里面甚至可能有尸体。”

“噢，老天。”梅特卡夫沮丧地说，朝他的手下走去。

海恩斯朝直升机小跑过去，那个名叫斯旺森的男人走上前来。他是海恩斯带来的开普勒的六名保密检查员中最年长的一个。他满脸狐疑地看着海恩斯。

“尽管可能性不大，”海恩斯的声音盖过了发动机的轰鸣，“但我觉得这也许是威利干的！那个老家伙也许没有亲自出马，而是派鲁哈或雷诺兹出来动手。如果我能把他们揪出来，就直接杀死他们。”

“报告该怎么写？”斯旺森说，朝梅特卡夫及其手下点了点头。

“我会处理的。”海恩斯说，“你照我的吩咐做就是了。”斯旺森缓缓地点了点头。

海恩斯刚爬上直升机，直升机正要盘旋着穿过黑烟，海恩斯就收到了第一条无线电报告。

“我是率领三队的拜尔斯副警长，正从七十四号高速公路东面的路障呼叫海恩斯探员。完毕。”

“继续，拜尔斯。”起伏的山脉逐渐出现在直升机下方，蜿蜒的峡谷公路如同一条惨白的丝带。路上的车很少。

“啊，海恩斯先生，几分钟前我看见一辆黑色的厢式货车——可能

是福特——在路障之前两百码的地方突然掉头。完毕。”

“那辆车现在朝哪边去了？完毕。”

“朝你的方向去了，长官，沿着七十四号高速公路往回开了。但它可能进入通往森林的支路。完毕。”

“它可能通过那种路绕过你吗？完毕。”

“不行，海恩斯先生。那些路要么就是死路，要么到后面就成了只有山羊才能走的小径，除非他们选择林务局的消防通道。但那里有达斯蒂把守。完毕。”

海恩斯转头面对直升机飞行员，后者体格健硕，穿着洛杉矶道奇队的西装夹克，戴着克利夫兰印第安人棒球队的帽子。“斯蒂夫，你能帮我接通达斯蒂吗？”

“他的信号时有时无。”飞行员在内部通信频道中说，“这取决于他在山的哪一面。”

“我想同他说话。”海恩斯说，注视着三百英尺下飞速后退的乡村风景。灌木丛和矮松构成了一道模糊的光影，从眼前闪过。在干涸的河床两侧和低矮区域，长着更高大的松树和三叶杨。海恩斯估计距离天黑只有一个半小时。

他们飞过了峡谷最高处的隘口。直升机获得了足够的高度，开始盘旋。海恩斯看到了西面的蓝色太平洋和西北面洛杉矶上空的橘褐色烟雾。

“路障就在这座山的另一边。”飞行员说，“我没有在高速公路上发

现黑色厢式货车。要往南飞去达斯蒂负责的区域吗？”

“去。”海恩斯说，“你联系上他了吗？”

“他没有应答……哎哟，他来了。”他摁下控制台上的一个按钮，“25号信道，海恩斯先生。”

“副警长吗？我是海恩斯探员。收到了吗？完毕。”

“是的……信号非常清楚。呃……我找到了一些你可能感兴趣的東西，海恩斯先生。完毕。”

“什么东西，副警长？”

“呃……是一辆1978年款蓝色福特厢式货车……呃……我开车前往一条崎岖难走的小路，发现了这辆被遗弃的车。完毕。”

海恩斯摸着头戴式耳机的话筒，咧嘴笑道：“里面有人吗？完毕。”

“呃……没有。但在后部车厢里发现了一些东西。完毕。”

“该死，副警长，说具体些。有什么东西？”

“电子设备，长官。我不确定。你最好自己来看看。呃……我要去森林里搜查一下……”

“不行，副警长！”海恩斯厉声道，“守好厢式货车。哪儿都别去。你的坐标是什么？完毕。”

“坐标？呃……告诉斯蒂夫，我在主消防通道上，离黑鸭湖半英里。完毕。”

海恩斯看向飞行员。斯蒂夫点了点头。“收到。”

海恩斯说：“待在原地，副警长。拔出左轮手枪，保持警惕。我们对付的是国际恐怖分子。”直升机大幅右转，朝树木茂密的山坡落了下去。“泰勒，梅特卡夫，你们都收到了吗？”

“收到，迪克。”梅特卡夫的声音传来，“立刻行动。”

“不行。”海恩斯说，“你们待在农舍。重复，待在农舍。我要斯旺森和他的手下到厢式货车那边与我会合。明白吗？”

“斯旺森？”梅特卡夫的声音中满是疑惑，“迪克，这个案子归我们管——”

“我要斯旺森！”海恩斯怒吼，“别让我说第二遍。完毕。”

“理查德，我们已经收到，正在往那边赶。”斯旺森的声音传来。海恩斯从打开的舱门中探出身子，直升机正从黑鸭湖上方六百英尺朝一条小峡谷降落。他抱着M-16，面露笑容。巴伦特先生会为他感到高兴的。他对将来几分钟充满了期待。他现在几乎可以肯定，威利这次没有亲自动手——那个老家伙大可以操控副警长，通过路障，而不是抛弃厢式货车——但不管动手是谁，他们都输掉了这场游戏。山上有数百平方英里的国有森林，但只要威利的人开始步行，那他们就死定了。海恩斯可以支配的资源几乎是无限的，而所谓的“森林”基本上只是灌木。

但海恩斯不想使用那无限的资源，也不想等到天亮才展开搜索。他想要在天黑之前结束这场游戏。

也许是鲁哈或者雷诺兹，海恩斯想。但也可能不是。说不定是威利在德国城操控过的那个黑人女性，她后来彻底消失了。甚至可能是托尼

·哈罗德。

海恩斯想起了昨天晚上对玛利亚·陈的审讯，不禁微笑起来。他越想越觉得，干这事的可能是哈罗德。也好，他们早就该收拾掉那个好莱坞小白痴了。

理查德·海恩斯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为查尔斯·科尔本和C. 阿诺德·巴伦特工作。作为免控者，他不能被科尔本操控，但他获得了金钱和权力方面的丰厚回报。理查德·海恩斯觉得这份工作很有成就感。他喜欢这份工作。

直升机以七十英里的时速从两百英尺的高空越过空地。黑色厢式货车停在空地上，后门开着。在货车旁边，一辆大型四驱警车空无一人。“副警长到哪儿去了？”海恩斯怒吼道。

飞行员摇摇头，试图通过无线电联络达斯蒂，但没有得到回应。他们在空地上方盘旋，半径越来越大。海恩斯举起M-16，搜索树木之间异常的运动和颜色。但一无所获。“再绕飞一遍。”海恩斯命令道。

“听着，队长，”飞行员说，“我不是警察，也不是联邦特工，更不是什么英雄，而且我已经在越南服过役了。这架飞机是我吃饭的家伙，伙计。如果它或者我们有可能吃枪子的话，恐怕你就得找别的直升机和飞行员了。”

“闭嘴，再绕飞一遍。”海恩斯说，“这事关国家安全。”

“不错。”飞行员说，“水门事件也关系到国家安全。但我也不关心那件破事。”

海恩斯转过身，将步枪架在双膝上，枪口对准飞行员，“斯蒂夫，

我重复一次：再绕飞一遍。如果我们没有发现异常，就降落在空地的南侧，听懂了吗？”

“是的，”飞行员说，“听懂了。但不是因为你把那支该死的M-16对着我。即使该死的联邦探员也不会朝飞行员开枪，除非他们自己可以驾驶，而且相信自己可以从容地操控各种装置。”

“降落。”海恩斯说。他们绕着空地飞了四遍，但他没有发现副警长或者其他什么人。

飞行员将这架小型飞行器压低高度，但速度仍很快。直升机爬升越过树林，才降低速度，准确地降落在海恩斯指定的地点。

“出去。”联邦调查局特工说，挥了挥步枪。

“你他妈的在开玩笑吧？”斯蒂夫说。

“如果遇到紧急情况，我们必须一起撤离。”海恩斯说，“现在出去，不然我就会在你吃饭的家伙上戳一两个洞。”

“你他妈的疯了。”飞行员说，把帽子往后一掀，“我要向联邦调查局提出强烈抗议，让你们的老板J. 埃德加·胡佛从坟墓里爬出来收拾你！”

“出去！”海恩斯说，解除了步枪保险，设定为全自动模式。

飞行员在中央操控台上做调控，螺旋桨慢了下来。他解开安全带，走出直升机。等飞行员离直升机三十英尺，站在树林边缘之后，海恩斯才解开自己的安全带，朝副警长的福特野马跑去。他俯下身子，迂回前进，M-16半举在身前。他蹲在野马的左后顶盖侧板后面，扫描着山坡

上的细微动静，以及金属或玻璃反射的阳光。但他一无所获。

海恩斯小心翼翼地抬起头。他检查了后排座，然后挪动到驾驶室旁，结果发现前排也是空的。在前后排座位之间的金属网上有两个步枪托架，但上面没有枪。海恩斯试着拉了拉前门。门是锁了的。他单膝跪地，仔细搜索山坡。他的视野扇面只有一百二十度。

如果那个白痴副警长违抗命令，进了林子，那他带走步枪、锁上车门就可以解释了。如果.....如果车上还有枪，如果副警长还活着.....

海恩斯从前侧方探出头，查看二十英尺外的厢式货车。他突然希望自己还留在天上，等斯旺森及其手下到了再下来。他们还有多久才能到这儿？十分钟？十五分钟？也许花不了那么久，除非从高速公路到这个湖的实际距离比从空中看起来更远。

海恩斯的脑中突然毫不费力地冒出了托尼·哈罗德清晰的面孔。他微笑起来，跑到厢式货车侧面。

货车的后门大打开。海恩斯沿着依然滚烫的厢式货车侧面挪动，直到能看见车内的情况。他知道，如果有人拿枪埋伏在空地南侧的山上，自己就是绝佳的靶子。但他对此无能为力。他选择从南面进入空地，是因为除了飞行员身边的那点林子之外，南面的山坡上大部分都是草和小石头，毫无藏身之所。在先前的四次绕飞中，海恩斯没有在林子里发现异常。他将M-16平举在腰间，绕到厢式货车后面。

箱子、凌乱的导线和电子设备。海恩斯辨认出一部无线电发射机和一台爱普森电脑，没有空间可以藏下一个人。海恩斯进入厢式货车内部，翻检电子设备和箱子。中央的一个箱子里放着一个六七十磅重的用于做模型的褐色黏土，被仔细包裹在若干独立的塑料袋里。“噢，该

死。”海恩斯咕哝道。

他不想再在货车里待下去了。

“嘿，队长，我们现在能走了吗？”飞行员从三十码外喊道。

“好。发动引擎吧！”海恩斯大声回应。他让飞行员返回直升机，然后才俯下身子，迂回着朝直升机右侧打开的舱门跑去。

他刚跑到一半，就听见一个野兽怒吼般的声音从北面山坡传来：“海恩斯！”第一轮弹雨紧随而至。

圣胡安-卡皮斯特拉诺附近

1981年4月25日，星期六

看到第一道路障的时候，索尔和娜塔莉还没有开十五分钟。一辆警车横着停在高速公路中间，燃着信号火炬，车辆只能从警车两边的狭窄通道通过。东行的道上停着四辆车，西行的道上停着三辆车，索尔和娜塔莉正对着后者。

娜塔莉将厢式货车停到山顶路边，距警车四分之一英里。

“出事故了？”她问。

“我不这么看。”索尔说，“掉头，赶快！”

他们重新穿过刚刚通过的山顶隘口。

“我们要重返峡谷吗？”娜塔莉问。

“不，往回开大概两英里，有一条碎石路。”

“就是竖着营地标志牌的那个地方？”

“不是。还要再往前走一英里左右，在公路南侧。我们也许可以绕到路障的南面。”

“你觉得那个警察看到我们了吗？”

“我不知道。”索尔说。他从副驾驶座的后面搬出一个硬纸板箱，取出柯尔特自动手枪，检查子弹是否已经上膛。

娜塔莉发现了那条碎石路。他们左转进入碎石路，穿过茂密的松林和厚厚的草地。有一次，他们不得不停在路边，给一辆拖着小活动房屋的皮卡让路。路上有几条岔道，但它们看上去都太狭窄，而且很久没有人走过，于是娜塔莉一直在消防通道上行驶。但开着开着，石子路就变成了土路。他们沿着弯弯曲曲的土路，先是向南，然后往东，最后又向南。

在一连串急转弯后，他们开始从一面长满树的山坡往下开。这时，他们蓦然发现距他们两百码的下方空地里停着一辆警车。在确认自己不会被发现后，娜塔莉立刻刹住厢式货车。“该死！”她说。

“他没有看见我们。”索尔说，“我瞥见了那个看着像警长的家伙，他下了车，正用双筒望远镜朝相反的方向看。”

“这里的路太窄，我得倒车爬坡，转两个弯，才能回到刚才那片开阔地。该死！”娜塔莉说。

索尔思索片刻，“不要倒车，”他说，“继续往下开，看他会不会拦下你。”

“但他会逮捕我们的。”娜塔莉说。

索尔在后排翻找一番，找到了帽兜和他们用来对付哈罗德的那支飞镖枪，“我等会儿下车步行。”他说，“如果他没来追捕我们，你就开车向东，翻过山头，在空地另一头同我会合。”

“如果他们来追捕我们怎么办？”

“那我就会提前同你会合。我敢肯定，那家伙是独自一人。或许我们可以查明出了什么事。”

“索尔，如果他想上车搜查怎么办？”

“让他搜。我会尽量跟在你后面，你得让他无暇旁顾，那样我才可以穿过最后一小段空地。如果顺利的话，我会从南面上来，进入副驾驶一侧。”

“索尔，他可能也是精神吸血鬼的一员，对不对？”

“我觉得不像。他只是他们调动的当地警力而已。”

“那他可以说……只是一个无辜的局外人？”

索尔点头道：“那我们必须确保他不会受伤。我们也不能伤害他。”他看了眼长满树木的山坡，“给我五分钟寻找合适的隐蔽点。”

娜塔莉摸了摸他的手，“小心，索尔。我们现在谁都不能离了谁。”

他拍了拍她冰冷细长的手指，点点头，拿起帽兜和飞镖枪，悄悄进入树林。

娜塔莉等了六分钟，然后发动厢式货车，缓缓下坡。她把车驶入空地的时候，那个穿着县警制服、靠在野马车上的男人被吓了一跳。他连忙从枪套中抽出手枪，右手持枪，架在引擎盖上。货车来到距他二十英尺的地方后，他通过左手举着的电子扩音器喊道：“马上停车！”

娜塔莉挂到停车挡，将双手放在方向盘上清晰可见的地方。

“熄火。下车。举起双手。”

关闭引擎，打开车门时，她感到颈动脉在突突直跳。那个警官看起来非常紧张。娜塔莉举着手站在厢式货车边的时候，他往野马车里瞟了几眼，似乎想拿无线电通话器，但又不想松开手中的枪和扩音器。

“出什么事了，治安官？”她大声问。“治安官”二字出口时她的心抽动了一下。这个家伙根本不像罗布，又高又瘦，大概五十岁出头，满脸皱纹，仿佛这辈子都在眯眼看太阳一样。“闭嘴！离开那辆车。对了。双手放在脑后。现在趴下，腹部贴住地面。”

趴在枯黄的草丛中，娜塔莉嚷嚷起来：“出什么事了？我犯了什么罪？”

“闭嘴。车上的人——出来！快！”

娜塔莉挤出一丝笑容：“车上只有我一个人。您一定是弄错了，警官。我连违章停车都没有过——”

“闭嘴！”警官犹豫了片刻，把扩音器放在引擎盖上。娜塔莉觉得他有点儿胆怯。他又瞟了眼无线电通话器，终于下定决心，快步绕过野马车，左轮手枪一直对着娜塔莉，一面紧张地注视着厢式货车。“别动！”他喝道，站在打开的驾驶室一侧的门后，“如果车上有人，你最好

叫他们马上下来。”

“就我一个人。”娜塔莉说，“出什么事了？我什么都没干……”

“闭嘴。”副警长说。他突然笨拙地扑进驾驶室，掉转枪口，对准厢式货车内部，但整个人立刻放松下来。他刚把半个身子探出驾驶室，就再次将手枪对准娜塔莉，“你要是敢动一下，小妞，我就让你吃枪子儿。”

娜塔莉双肘支在泥土里，双手放在后颈上，费力地越过肩头看着四肢瘦长的副警长。那把对准她的枪看起来无与伦比的大。一想到吃枪子儿，她背部双肩之间的肌肉就骤然紧绷起来。倘若他也是精神吸血鬼怎么办？

“双手放到背后，马上！”

娜塔莉的双手刚放到后腰上，他就几个箭步冲上去，将手铐啪一声铐在她的手腕上。娜塔莉的头一栽，嘴里尝到泥土的味道。“你不声明我拥有的权利吗？”她说，肾上腺素和愤怒取代了麻木和恐惧。

“让你的权利见鬼去吧，小妞。”副警长说，他直起了身子，明显松了口气，将长枪管手枪插回枪套，“起来。我得把联邦调查局的人叫来，不然我也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

“好主意。”他们身后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

娜塔莉侧过身，看见索尔从厢式货车前面现身，他戴着帽兜和反光镜片眼镜，右手拿着柯尔特自动手枪，笨重的飞镖枪挂在左肩。

“别乱动！”索尔呵道。副警长定在原地。黑色的枪口和帽兜、银色

的反光镜片，让娜塔莉自己都不寒而栗。“脸趴在地上。马上！”索尔喝道。

副警长犹豫不决。娜塔莉知道，他的自尊正在同求生意识搏斗。索尔将滑套向后一拉，咔嗒一声扳起击铁。副警长立即跪倒在地，趴在地上。

娜塔莉踉踉跄跄地走开了，边走边观察。现在局面相当微妙。副警长的手枪仍然插在枪套里，索尔本应在命令他趴下之前就让他把枪甩过来的。现在索尔只好冒着被对方抓扯到的危险，凑上前去将其缴械。我们毕竟都是外行，她想。她希望索尔直接给副警长的屁股上来一发麻醉飞镖，一了百了。

但索尔快步上前，单膝跪下，压在这个瘦高男人的背上，让他喘不上气来，再把柯尔特的枪口顶在他的脸上。索尔将副警长的手枪扔到十英尺之外，然后把一串钥匙抛给娜塔莉。“这里面应该有手铐的钥匙。”他大声对她说。

“非常感谢。”娜塔莉说，努力将腿从身后的手铐里一条条抽出来。

“我们现在聊聊。”索尔对副警长说，枪顶得更用力了，“是谁安排了这些路障？”

“去死吧。”副警长说。

索尔嗖的站起来，向后退了四步，朝副警长脸旁四英寸的地方开了一枪。娜塔莉吓得钥匙都从手中掉下来了。

“错误答案。”索尔说，“我不是在叫你透露国家机密，只是在问是谁下令设置这些路障的。如果我在五秒内得不到答案，我就会给你的左

脚来一枪，然后顺着你的左腿往上射击，直到我听到想要的答案。

一……二……”

“你个狗娘养的浑蛋。”副警长说。

“三……四……”

“联邦调查局！”副警长说。

“联邦调查局里的谁？”

“我不知道！”

“一……二……三……”

“海恩斯！”副警长说，“是来自华盛顿的一个叫海恩斯的人。大约二十分钟前他通过无线电通话器联系到我。”

“海恩斯此刻在哪儿？”

“我不知道，我发誓。”

第二发子弹掀起了副警长两条长腿之间的尘土。娜塔莉将最小的那把钥匙塞进锁眼，手铐立刻打开了。她搓了搓手腕，朝落在泥土中的副警长的手枪爬过去。

“他在斯蒂夫·戈尔曼的直升机里，正沿着高速公路飞过来。”副警长说。

“海恩斯在下令时有没有说要具体通缉什么人，还是说他只要求拦下厢式货车？”索尔厉声问。

副警长抬起头，眯眼看着他们：“他要抓人。一个黑人女孩，二十多岁，还有一个白人男性。”

“你在撒谎，”索尔说，“如果你知道厢式货车上有两个通缉犯，你就不会上前搜查了。海恩斯到底是怎么说的？”

副警长嘟哝了两句。

“大声点儿！”索尔怒吼道。

“恐怖分子。”副警长粗暴地回答道，“他说他在抓国际恐怖分子。”

索尔在黑布帽兜后面大笑道：“他说得很对！将你的双手放在身后，副警长。”镜面镜片转向娜塔莉，“把他铐上。把另一把枪给我。如果他敢轻举妄动，我就只好杀了他。”

娜塔莉给副警长铐上手铐，向后退了几步。索尔把长枪管的手枪递给她。“副警长，”他说，“我们去无线电通话器那边呼叫一次，我会告诉你说什么。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死，要么就通知骑兵团，兴许他们会来救你。”

通过无线电设下陷阱之后，娜塔莉和索尔领着副警长走上山。沿着南面的山坡上行六十码，有一棵倒地的小松树。他们将副警长铐在松树树干上。两棵树倒在一起，更大那棵的树干压在一块四英尺高的大石块上。繁茂的树枝盖住了石头，为他们提供了绝佳的掩护，以及观察下方空地的良好视角。

“待这儿别动。”索尔说，“我返回车上拿针管和戊巴比妥，然后把他的步枪从野马车上取走。”

“可是索尔，他们来了！”娜塔莉说，“海恩斯来了。用麻醉飞镖吧！”

“那种药的效果不太满意。”索尔说，“上次我们被迫在你身上使用的时候，你的脉搏实在太快了。如果这家伙有心脏病，他或许会撑不住。我马上回来。”

娜塔莉蹲在大石块后面。索尔朝野马车跑去，消失在厢式货车里。

“小妞，”副警长用嘶哑的声音说，“你遇上大麻烦了。打开我的手铐，给我枪，兴许你可以保住一条命。”

“闭嘴！”娜塔莉低吼道。索尔带着副警长的步枪和蓝色小背包跑上山坡。她听到远处传来直升机的隆隆声，越来越响。她并不害怕，只是激动得要命。娜塔莉将副警长的手枪放在地上，解除了索尔给她的那把柯尔特自动手枪的保险，练习射击。她双手持枪，放在面前平坦的石头上，瞄准后门打开的厢式货车，尽管她知道那里已经超出了手枪的有效射程。

索尔拨开树枝和枯死的针叶时，直升机刚刚从他们背后的山脊呼啸而过。他蹲下来，喘着粗气，将一瓶麻醉剂吸入针管。被注射的时候，副警长咒骂着抗议，挣扎了一会儿就昏睡过去。索尔脱下帽兜和眼镜。直升机又绕飞了一圈，这次更低了，索尔和娜塔莉在厚密的树枝下拥抱在一起。

索尔将背包里的东西倒出来，把红白相间的盒子里的铜壳子弹一发发装填进副警长的步枪。“娜塔莉，抱歉在做这件事之前没有同你商量。我不能错失这次机会——海恩斯简直是送上门来的。”

“嘿，没事儿。”娜塔莉说。她激动得动来动去，一会儿单膝跪地，一会儿蹲着，一会儿又双膝跪地。她舔了舔嘴唇：“索尔，这很有趣。”

索尔看着她。

“我是说，我知道这很可怕，但同时也令人兴奋。我们要干掉这个人，离开这儿，然后……噢！”

索尔紧紧地抓住她的肩。他将步枪靠在石头上，把右手放在她的另一只肩上。“娜塔莉，”他说，“这一刻，我们身体里全是肾上腺素。这是很令人兴奋，但这不是电视。枪战结束之后，演员不会站起来去喝茶。头几分钟就会有人受伤。这同交通事故一样，没什么好兴奋的。你要做的是集中精力，让别人去遭遇事故吧。”

娜塔莉点点头。

直升机绕了最后一圈，短暂消失在南面的山脊背后，然后带着一团尘土和松针降落在空地上。娜塔莉紧贴着地面，肩靠在石头上。索尔俯卧着，步枪靠在肩膀上。

索尔闻到了被太阳炙烤的泥土和松针的味道，不禁回忆起了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地点。1944年10月，从索比堡逃出来之后，他加入了猫头鹰森林里一个叫“奇尔”的犹太游击队。十二月，在成为游击队医生的助手和勤务兵之前，索尔分到了一支步枪，被安排去站岗。

那是个寒冷和晴朗的夜晚，满月下的雪地上呈现出一层淡蓝。突然，一个德国士兵跌跌撞撞地闯进索尔埋伏的空地。那名士兵还只是个孩子，没有戴头盔，也没有佩步枪。他的手上和耳朵上都包裹着破布，

苍白的脸上都是冻伤。索尔从他所属部队的标志立刻判断出，他是一个逃兵。上一周，苏联红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进攻。虽然还有十周德国国防军才会被彻底打败，但这个孩子同成百上千人一样，加入了溃败的行列。

关于如何对付单个的德国逃兵，奇尔游击队队长耶切尔·格林斯潘下达过具体的指示：射杀他们，将尸体丢进河里，或者留在原地腐烂。没有必要在他们身上浪费审讯的时间。但有德国巡逻队经过的时候就不能开枪，以免暴露游击队的位置。这时候，哨兵就得改用匕首，或者直接放逃兵走。

索尔大声盘问起来。他本可以开枪的。他的战友隐藏在数百米之外的山洞里，这一带都没有德国兵活动的迹象。但他没有立刻开枪，而是选择了盘问。

那个男孩立刻跪在雪地里哭泣起来，用德语哀求索尔。索尔绕到金发男孩身后，古老的毛瑟枪枪口离男孩后脑勺不到三英尺。索尔想到了那个大坑，想到了被扔进大坑中的苍白尸体，想到了那个德国国防军士兵脸上的橡皮膏——他叼着烟休息，两只脚在恐怖的大坑上晃动。

男孩痛哭着，泪水冻成了冰，在长长的眼睫毛上闪着光。索尔抬起毛瑟枪，往后退了一步，用波兰语说了一句：“走吧。”德国男孩转过头，难以置信地看着他，然后连滚带爬地从空地逃走了。

第二天，游击队向南转移。他们在一条小河的开阔段发现了那个德国士兵面朝下被冻僵的尸体。就在那一天，索尔找到格林斯潘，请求担任雅克兹克医生的助手。奇尔游击队队长瞪了索尔好一阵子才开口说话。游击队可没工夫培训不愿或不能杀德国人的犹太人，但格林斯潘知

道，索尔是切姆诺和索比堡的幸存者，于是他同意了。

索尔在1948年、1956年、1967年、1973年都参加了战争，但最后一次他只参战了几个小时。每次战争中，他都是军医。除了被上校操控去跟踪老家伙的那几个小时，索尔从来没有杀过人。

索尔俯卧在温暖而柔软的松针上，在直升机降落时瞟了眼手表。这个地方在空地的远端，视线被副警长的野马车挡住不少。副警长的步枪非常古老——木制枪托，栓式枪机，只有凹槽式准星。索尔扶了扶眼镜，真希望它是一副望远瞄准器。以杰克·科恩的标准判断，这里的一切都十分不利——一把索尔从未开过的枪，一块视线被遮蔽的射击场地，而且没有撤退的道路。

索尔想到了艾伦和黛博拉，还有那对双胞胎，于是用枪栓将一发子弹推入枪膛。

飞行员首先跳下直升机，然后慢慢往外挪。索尔感到既惊讶又困惑。等在直升机驾驶舱右边的人持有自动步枪，戴着长舌帽，还穿着一件很大的背心。隔着六十码的距离，再加上驾驶舱有机玻璃的反光，索尔无法确定男人是不是理查德·海恩斯。索尔没有开枪。他突然感到一阵反胃，觉得接下来要做的事是不对的。去野马车取步枪的时候，他听到了海恩斯通过无线电通话器呼叫斯旺森。这个人肯定是海恩斯。但这个联邦调查局的家伙本来不需要亲自出马的。索尔将副警长的扩音器放在左手边，再次用步枪瞄准。穿防弹服的家伙也动了起来，以战术蹲伏的姿势跑向野马车躲起来。索尔的射击线上有障碍物，但他看到了那轮廓分明的下巴和帽子下精心修剪过的头发。他现在正看着理查德·海恩斯。

“他在哪儿？”娜塔莉低声问。

“嘘。”索尔说，“他在厢式货车后面。别抬头。”他将扩音器放在他面前的地面上，打开电源，双手握紧步枪。

飞行员大喊了两声，躲在厢式货车后面的探员大声回应。飞行员缓缓返回直升机，五秒钟后，探员现身了，行动异常矫捷。

“海恩斯！”索尔大叫道。从扩音器中传出的轰响令娜塔莉不禁跳了起来。从对面山坡甚至传来了回音。飞行员朝树林跑去，穿防弹背心的家伙迅速转身，右膝跪地，开始用自动步枪扫射山坡。索尔觉得那枪声很小，就像玩具枪发出的一样。子弹嗖嗖地从他们头顶八九英尺的地方飞过。索尔将油腻的枪托紧贴住面颊，瞄准，发射。在后坐力的作用下，枪托狠狠地撞在肩膀上。海恩斯仍在站着开枪，M-16射出的子弹划出致命的短弧线。两发子弹击中了索尔面前的大石头，另一发子弹陷入了倒地的树干中，发出斧子劈砍木头的咔嚓声。索尔后悔先前没有把副警长铐到木材堆的更深处。

索尔看见松针在海恩斯前面和左侧被子弹弹飞。他抬起准星，向右移动，通过眼角余光瞥见飞行员转身向树林跑去。索尔看见海恩斯连续射击时从枪口喷出的火光。最后一串子弹击中了娜塔莉藏身的大石头，她像婴儿一样蜷缩起来。这时，枪声戛然而止。跪地射击的海恩斯扔掉了一个长方形弹匣，从背心口袋里取出另一个弹匣。索尔抓住机会，瞄准海恩斯，扣下了扳机。

特工仿佛被一根看不见的绳索猛然向后至一拽，墨镜和帽子飞了出去。他仰面倒地，双腿叉开，步枪落在离头六英尺的地方。

突然降临的安静令人产生了耳聋的幻觉。

娜塔莉爬起来，跪在地上，从大石头侧面探头窥视，张开嘴，喘着粗气，“噢，上帝啊。”她低声惊叹。

“你没事吧？”索尔问。

“没事。”

“你留在这儿。”

“不行。”娜塔莉站了起来，同索尔一道起身走下了山坡。

他们刚走了四十英尺，海恩斯就翻了个身，连滚带爬地取回了步枪，藏身到对面山坡的树林中。索尔单膝跪地射击，但没有打中。“妈的！这边。”他拉着娜塔向左，穿过厚密的灌木丛。

“他们的同伙就要来了。”娜塔莉气喘吁吁地说。

“是的。”索尔说，“别出声。”

他们继续向左移动，在树林之间穿行。空地对面的山坡上几乎寸草不生，海恩斯根本不可能继续往前跑——他要么待在原地不动，要么就只能朝他们走。索尔很担心飞行员身上也有武器。

索尔和娜塔莉躲在树后面，不去靠近空地边缘，以最快的速度穿行。在他们靠近海恩斯进入树林的地点时，索尔向娜塔莉挥挥手，示意她在一片茂密而低矮的再生林中停下，他自己则蹲伏着向前移动，每走一步都要左右打量一番。多余的子弹在西装夹克的口袋里叮当作响。树荫下，光线越来越昏暗。蚊子出来了，在索尔汗涔涔的脸上嗡嗡乱飞。他感觉自直升机降落之后，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但他瞥了眼手表才发现，其实只有六分钟。

树林地面上，一道水平射来的光捕捉到了黑色松针中的某种东西。索尔趴在地上，双肘支撑身体，向前蠕动。他停下来，左手握住步枪，伸出右手，摸了摸溅到松针和泥土上的鲜血。左手边也发现了一串血迹，延伸到树林深处。

索尔正一点点向后爬，自动步枪的枪声在他左侧和身后突然响起，声音很大很疯狂，一点儿也不像是玩具枪。索尔将脸紧贴住地面，恨不得将身子和脊梁骨都埋进土中。子弹撕开了树枝，击穿了树干，带着啸叫飞入空地。他至少听见两次子弹撞击金属的声音，但他没有抬头去看到底哪辆车被击中了。

四十英尺外突然传来一声尖叫，接着是痛苦的呻吟——一开始音量被刻意压低，然后又仿佛变成了听不见的超声波。他跳起来朝左侧跑去，中途抓住了被树枝刮掉的眼镜，最后几乎被蹲伏在一截腐朽树墩后面的娜塔莉绊倒。他瞬时倒在娜塔莉身边，低声问：“你没事吧？”

“没事。”她说，用手枪指了指一片茂密的新松和云杉林，那片林子的左侧是一条沟壑，“叫声是从那边传来的。他没有朝我们开枪。”

“不错。”索尔看着眼镜说。镜框弯了。他拍了拍西装夹克的口袋，子弹叮当作响。手枪仍放在他的左口袋里。他的双肘沾满了泥土。“我们走。”

他们匍匐前进，娜塔莉在索尔右侧三码处。他们来到一条从沟壑中流出的小溪边，这里的灌木丛更浓密了，还有云杉和冷杉、低矮的白桦和蕨类植物。娜塔莉找到了飞行员。她绕过一片刺柏时，差点儿将前臂放在他的胸膛。他几乎被M-16的火力撕成了两半。他的腹部肌肉一片片翻开，暴露出来，手握着白灰色的肠子，似乎想把它们塞进去一样。

他的头后仰着，张大了嘴，仿佛仍在无声地尖叫，空洞的双眼注视着高处树枝缝隙中的一小片蓝天。

娜塔莉转过头，默默地朝蕨类植物丛中呕吐。

“走吧。”索尔低声说。溪流的声音足以盖过这句细语。

在一排云杉幼树后面的一根倒地的树干上，他们发现了星星点点的血迹。几分钟前，海恩斯肯定藏身于此，直到听到飞行员穿过灌木寻找藏身处。

索尔向云杉林外望去。海恩斯走哪条路了呢？左边，穿过二十五英尺宽的一块空地，便是成年树木组成的森林，遍布山谷，并向东南方向的缓坡延伸。右边，沟壑中满是幼树，向上四十码有一道隘口，那里全是三英尺高的刺柏。

索尔必须做出选择。但无论做何选择，如果对方去的是相反的方向，那自己就会被对方发现。但穿越左边空地必须克服心理障碍，正是这一点让索尔判断，海恩斯应该是去了右边。索尔往后爬去，将步枪交给了娜塔莉，嘴凑到她耳边说：“我要上那边去。你就躲在树干后面。等四分钟，然后朝天开枪。不要暴露自己。如果你没听见什么动静，就再等一分钟，然后再开一枪。如果我十分钟内没有回来，你就返回厢式货车，离开这个鬼地方。他从那上面看不到公路。听懂了吗？”

“听懂了。”

“护照还在你手上，”索尔说，“如果局势恶化，就直接回以色列。”

娜塔莉一言不发。她的精神高度紧张，但她始终紧闭双唇。

索尔朝她点点头，穿过枝条柔软的冷杉丛，沿着小溪边朝沟壑上方爬去。

他闻到了血腥味。从低矮刺柏中爬过时，这种味道愈发浓烈了。他的速度非常慢，以至于三分钟过去了，他还没有往沟壑上方爬多远。握着柯尔特手枪的右手汗淋淋的，眼镜不停地从鼻梁上滑落。他的肘和膝都酸痛不已，他的呼吸急促而刺耳。苍蝇从另一处鲜红的血迹上嗡嗡飞起，扑倒他的脸上。

还剩半分钟。海恩斯不可能逃太远，除非他在跑。索尔本来是可以跑的。十码的距离足以决定胜负生死。M-16的射程是索尔的手枪的二十倍。索尔共有八发子弹——他已经将一发子弹压入枪膛，然后又往弹匣中加了一发子弹。他的口袋里有副警长步枪用的重子弹，但他将手枪的三个备用弹匣整齐地放在副警长被铐住的地方了。

这不重要。还有二十秒娜塔莉就会开枪。现在最重要的是，他必须靠得足够近。索尔手肘与膝盖并用，迅速朝前爬去，呼哧呼哧地喘着气，但他已经管不了这噪声了。他滚到一丛刺柏下方，张大嘴喘气，努力调整呼吸。

娜塔莉的枪声响彻整条沟壑。

索尔翻过身，仰面朝天，前臂捂在嘴上，掩盖喘息声。但什么都没发生。上方没有传来回击的枪响，也没有什么动静。

索尔躺在地上，手枪紧贴着脸。他知道自己应该继续向前爬。但他没有动，天空越来越暗。一层卷云映着一道霞光，沟壑边缘升起一颗亮

星。索尔抬起左手，看了眼手表。直升机降落后已经过了十二分钟。

索尔呼吸着凉爽的空气。他闻到了血腥味。

离娜塔莉开第一枪已经很久了。索尔再次抬手查看时间，这时娜塔莉开了第二枪。子弹击中了沟壑上方三十英尺的石头，这次似乎离目标更近了。

理查德·海恩斯从离索尔八英尺不到的草丛中跳起来，向沟壑下方倾泻子弹。索尔看见了头上枪口的闪光，闻到了无烟火药的气味。子弹撕开了他刚刚爬过的那丛灌木。直径两英寸的小树纷纷被截断，仿佛被看不见的镰刀收割了一般。子弹击中了沟壑东侧的石头，然后又扫向西侧，继而掀起了东侧更远处的泥土。空气中充斥着树液和无烟火药的味道。海恩斯的射击持续了很久。当他最终停下来的时候，索尔有两秒钟都瘫在原地动不了。他听见一个弹匣被弹出，另一个弹匣被拍入的声音。海恩斯再次站起来的时候，伴随着小树枝被踩断的咔嚓脆响。就在这个时候，索尔站起了来，发现了不足十英尺之外的海恩斯，然后索尔伸出右臂，朝海恩斯连开了六枪。

联邦调查局探员松开了手中的枪，咕哝着坐在了地上。他好奇地注视着索尔，就好像他们是两个做游戏的小孩子，而索尔作了弊。海恩斯的头发凌乱，浸透了汗水，防弹背心松垮垮地垂在身体一侧，脸上沾满泥土。他的左裤腿被渗出的鲜血染红了。索尔的三发子弹击中了防弹背心，巨大的冲击力将他往后推，但海恩斯的左肩被击中了，至少有一发子弹射入了防弹背心保护不了的喉部。索尔穿过低矮的刺柏丛，蹲在距海恩斯三英尺的地方。他看见白色的锁骨碎片从海恩斯的肌肉里刺出来。索尔用左手将M-16拿开，放到一边。

海恩斯双腿摊开坐在地上，黑皮鞋的鞋尖对着天空。他严重受损的左臂以令人恶心的角度悬垂着，但他的右手以轻松随意的方式软绵绵地搭在膝盖上。这个英俊男人的嘴开合了几次，索尔看见他舌头上鲜亮的血。

“好痛啊。”理查德·海恩斯用低沉的声音说。

索尔点点头。他蹲着观察这个男人，专业本能和老习惯让他分析起伤口来。海恩斯的左臂肯定保不住了，但如果能立刻施以救治，输入足够的血浆，在二十或三十分钟内将其空运至医院，他的性命或许保得住。索尔想起了他最后一次见到艾伦、黛博拉和他们的双胞胎孩子的情形。那天是赎罪日，他和艾伦在沙发两头谈话，孩子们则在沙发中间睡着了。

“救救我……”海恩斯呻吟着，“求求你了。”

“不，我不会救你。”索尔说，朝他脑袋开了两枪。

娜塔莉拿着步枪爬上来，索尔则已经开始往下走。她看见索尔手中的M-16和口袋里多出来的弹匣，不禁扬起了眉。

“他死了。”索尔说，“我们得赶快。”

娜塔莉再次发动厢式货车的时候，已经是直升机降落此地十七分钟之后。

“等等。”索尔说，“第一次射击之后，你有没有查看过副警长。”

“有。”娜塔莉说，“他睡着了，但身体无碍。”

“等一下。”索尔说。他手持M-16跳下厢式货车，观察四十英尺外的直升机。驾驶舱后有两个泪滴状油箱。索尔将步枪设定为单发，然后开了一枪。他听到类似撬棍撞击锅炉的声音，但油箱没有爆炸。他又开了一枪。空气中立刻飘散出浓烈的航空燃油的气味。第三枪引燃了大火，吞没了引擎，直冲云霄。

“走。”索尔跳上厢式货车说。他们冲过野马车，刚开到空地东南方的树林时，第二个油箱就爆炸了，将驾驶舱盖抛入树林，并且烤焦了野马车的左侧。

他们身后四分之一英里外，两辆黑色轿车正在“Z”形盘山道上飞驰。

“快！”他们开进黑暗树林时索尔说。

“我们逃脱的机会不大，对不对？”娜塔莉说。

“对。”索尔说，“他们会出动橙县和河滨县的所有警察来追捕我们。他们会封闭高速公路，关闭通往十五号州际高速公路的道路，并且派出直升机和四轮驱动警车连夜进山。”

他们飞速穿过一条小溪，以七十英里的时速爬上山坡，一路尘土飞扬。娜塔莉来了个漂亮的甩尾，绕过弯道，说：“你觉得做这些值吗，索尔？”

他抬起头，暂停修复弯折的镜框，道：“我觉得值。”

娜塔莉点点头，驶下一道长长的上坡，进入一片更黑的树林。

阿拉巴马，多森

1981年4月26日，星期天

星期天早上，在八千现场观众和大约两百五十万电视观众面前，吉米·韦恩·萨特牧师进行了一次极端热情的布道。观众深受震撼：礼拜殿中的信徒纷纷站起来狂热地祈祷；而那些家中的信徒则开始打电话，把自己的维萨和万事达信用卡号码告诉等待捐款的人。电视直播的崇拜仪式进行了九十分钟，其中七十二分钟是萨特牧师的布道。吉米·韦恩向忠实的信徒朗读了《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然后用更长的篇幅想象保罗给哥林多人写了新的信，揭露美国的社会风尚和道德水平。

吉米·韦恩牧师通过保罗之口，谴责美国如今无人祷告，追逐情色和世俗的欢愉。毫无抵抗的年轻人被灌输欧了邪恶的社会主义思想，生活放纵，性生活混乱，还如同被魔鬼附身一般痴迷于摇滚乐和龙与地下城游戏。但最普遍、最明显的堕落在于，有罪之人拒绝接受基督作为他们的拯救者。信徒听到基督的事业需要紧急赞助，纷纷慷慨解囊，拨打世界圣经外联中心的热线电话：1-800-555-6444。

外联中心福音唱诗班结束了最后一段意气风发的合唱，九台巨大的

摄像机上的红灯熄灭了，吉米·韦恩牧师穿过私密走廊进入自己的办公室，身后只跟随着他的三名保镖、一个会计和一个媒体顾问。萨特将这五人都留在外部办公室，自己走向铺着地毯的内室。他边走边脱，在地毯上留下一串被汗水浸透的衣物，最后赤身裸体地站在吧台旁。他往高脚杯中倒入波旁威士忌，办公桌后的高背皮椅转动过来，一个红脸庞、灰眼睛的老人说：“真是一场刺激的布道啊，詹姆斯。”

萨特不禁跳了起来，将波旁酒洒在了手腕和手臂上。“该死，威利，我以为你今天下午才来。”

“不错，但我决定早点儿到。”威廉·冯·伯夏特说。他手指相抵成尖塔状，面带微笑，注视着萨特的裸体。

“你是通过秘密通道进来的？”

“当然。”威利说，“难道你想让我同游客一起进来，给巴伦特和开普勒的手下说早安吗？”

吉米·韦恩·萨特咕哝了一声，喝完了酒，走进私人浴室，打开淋浴。他边洗澡边大声说：“克里斯蒂安教友今早给我打了电话，是关于你的。”

“哦？”威利依然保持着微笑，“我亲爱的老友想干什么？”

“只是告诉我你最近一直很忙。”萨特大声说。

“哦？什么意思？”

“海恩斯。”萨特说。他走进淋浴间的时候，声音在铺着瓷砖的墙面间回荡。

威利走向浴室门。他穿着一件白色亚麻西装和淡紫色开领衬衫。“联邦调查局那个海恩斯？”他问，“他怎么了？”

“说得像你不知道似的。”萨特说，搓着大肚子，身体抹上肥皂。他全身粉红，没有毛，看起来如同一只刚出生的巨大老鼠。

“就当我不知道，告诉我吧。”威利脱下外套，挂在钩子上。

“特拉斯克死后，巴伦特就一直在追查这事同以色列人的关系。”萨特将脑袋置于水流下，含混不清地说，“他们发现以色列大使馆有人对访问受限文件进行了电脑检索，关键词是C教友还有我们其他人。但这并不是什么新闻，对吧？”

“说下去。”威利说。他脱下衬衣，同西装夹克一起挂在钩子上，然后脱掉了三百美元一双的意大利平底鞋。

“然后巴伦特干掉了那个爱管闲事的家伙，海恩斯根据线索追查到西海岸。我不知道你在那里搞了什么名堂，总之昨晚海恩斯差点儿就逮住你的人，但却遭遇了‘事故’。有人将他诱骗到树林中射杀了。你操控谁干的？鲁哈吗？”

“他们没有抓到凶手？”威利问。他仔细将长裤叠好，放在五斗柜的深处。他穿着熨帖的蓝色四角裤。

“没有。”吉米·韦恩牧师说，“他们往树林中派了无数警察，但还是没有找到凶手。你是怎么把他们弄出来的？”

“商业秘密。”威利说，“告诉我，詹姆斯，如果我说我与此事无关，你会信吗？”

萨特大笑。“当然信！如果我说所有的捐款都拿去买新《圣经》了，你肯定也会信吧？”

威利摘下金手表。“这件事会对我们的时间表或者说计划产生不利影响吗，詹姆斯？”

“我觉得不会。”萨特说，清洗着长银发中的洗发液，“克里斯蒂安教友会更渴望把你弄到岛上好好收拾。”萨特打开滑门，看见威利赤身裸体站在那里。

“我们不会动摇吧，詹姆斯？”威利说，进入浴室，来到福音传教士身边。

“不会。”吉米·韦恩·萨特说。

“我们怎么知道该做什么？”威利说，带着祈祷般的语调。

“《启示录》。”萨特说。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亲爱的？”威利低声问。

“基督复临。”萨特呻吟道，闭上了眼。

“我们在实现谁的旨意？”威利亲吻着萨特的面庞。

“上帝的旨意。”吉米·韦恩牧师答道。

“那我们的神圣工具是什么？”威利在萨特的耳边问。

“哈米吉多顿^[7]。”萨特大叫起来，“哈米吉多顿！”

“上帝的旨意必须被实现。”威利也大叫起来。

“阿门！”萨特喊道。

“阿门！”

梅勒妮

我开始回想起同威利的浪漫时光。或许是因为休厄尔小姐的原因——她是一个充满活力、感觉敏锐的年轻女人；她欲望强烈，而且有能力享受满足欲望的欢愉。她服侍我的时候，不时会被这种冲动所搅扰，这时我会允许他同卡利待上几分钟。有时候，我会从她的视角偷听他们之间短暂而激烈的肉体交欢。有时候，我会换成卡利的视角。有一次，我甚至从两人的视角同时体验。但不论哪一次，当我通过他们感受到激情的潮水时，我想到的总是威利。

在战前——二战前的太平日子里，威利是那么英俊。他那贵族气质浓郁的清瘦面庞和淡淡的金发向所有见到他的人宣告着他的雅利安血统。尼娜和我喜欢被人看到同他在一起。我觉得他也因为能有我们两个美丽风趣的美国女人陪伴而感到自豪——一个是金发蓝眼，一个则有棕色的卷发和长长的睫毛；后者更害羞，更安静，但不知为何却更迷人。

我记得有一次在巴德伊舍散步时，我因为威利讲的笑话而大笑起来，这时他握住了我的手。我突然感到一股电流袭遍全身，笑声戛然而止。我们偎依着，他漂亮的蓝眼睛注视着我，我们的脸隔得如此之近，以至于都能感受到对方呼出的热气。但我们没有亲吻。那时没有。当

年，拒绝是求爱游戏的必备一环，就像在享受美酒佳肴之前的斋戒，那样才能增添食欲。现在如狼似虎的年轻人根本不明白这种巧妙的克制。他们见到一盘菜，就要迫不及待地吞下去。无怪乎所有的欢愉对他们来说就像长期敞放的香槟酒一样索然无味，而伴随着每一次征服的必定是深深的失望。

我至今都觉得，如果没有尼娜厚颜无耻的勾引，那年夏天威利和我应该会相爱。在巴德伊舍撞见他们的丑事之后，我连续几年都拒绝再玩我们的维也纳游戏，甚至在第二年夏天拒绝同他们在欧洲见面。我与他们重新建立联系时，我们之间已经形成了新的更正式的关系。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威利和尼娜的恋情应该早已结束了。尼娜的激情是热烈但短暂的。

我们在维也纳度过的最后几个夏天，威利完全被他的政党和领袖迷住了。我记得，1934年布鲁诺·沃尔特^[8]指挥《大地之歌》首演时，他穿着褐色衬衫，戴着丑陋的臂章去了剧场。那年夏天特别热，我们同威利住在霍荷瓦特的一座阴森的老房子里。自命不凡的阿尔玛·马勒^[9]就住在附近。这个高傲的女人从来没有邀请我们参加她的派对，我们也不与她来往。我有好几次都很想在游戏中操控她，但因为威利热衷于愚蠢的政治活动，那时候我们已经很少做游戏了。

现在，我躺在查尔斯顿自己家中的床上，等待身体慢慢康复，我时常回想起那些日子，回想起威利。我想象着，如果我能通过一声轻微的叹息、一个微笑或者一次回眸，鼓励威利更早地与我亲热，帮助他避开尼娜那极具破坏性的进攻，那我以后的人生将会是如何不同。

也许这些想法是我在潜意识中为即将发生的事情所做的准备。患病期间，时间对我来说愈发没有意义，也许正因为此，我才能在时间的长

廊中自由穿梭。谁能说得清呢？

到了五月，我已经彻底习惯了哈特曼医生和欧德史密斯护士的照顾，习惯了休厄尔小姐的温柔按摩，习惯了霍华德、南希、卡利和那个黑人男孩的服侍，习惯了小贾斯汀的呵护。倘若不是有人在一个温暖的春天傍晚敲响了铁门，我或许可以继续在这种舒适的状态中待上几个月，甚至几年。

敲门的是那个使者。她叫娜塔莉。是尼娜派来的。

查尔斯顿

1981年5月4日，星期一

在娜塔莉未来的记忆中，这段三千英里的路程将会是一个梦，而这个梦是以那辆厢式货车创造的奇迹开始的。

他们在克利夫兰国家森林中穿行了一夜。在山顶拐弯处，他们看到了远方的车灯，立刻驶下主消防通道，沿着只比羊肠小道好一点儿的小路向南蜗行。然后连小路都没有了，他们只能顺着峡谷中的林间空地前行。首先沿着河床行驶了四英里，厢式货车哐当哐当地颠簸了一路，只能开着停车灯照明。然后又翻越了一道矮矮的山脊，在茂密的草丛中不停地撞上树干和石头。就这样坚持了几个小时，意外终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当时是索尔开车，娜塔莉在摇晃嘈杂的环境中打着盹儿。他们在一道陡坡上遇到了最后一块看不见的大石头。厢式货车以二挡的速度撞了上去。前车轴勉强蹭了过去，但石头锋利的棱角刮破了承油盘，还撞松了一部分驱动轴，他们全靠机能尚存的后车轴才勉强维持着平衡。

索尔拿着手电筒爬到车下，三十秒后蠕动出来。“算了。”他说，“我们走路吧。”

娜塔莉累得都哭不出来了，甚至都不想去哭。“我们带什么走？”她问。

索尔用电筒扫了扫车内。“钱。”他说，“装背包里。地图，一些食物，手枪。我想就这些了。”他看到了两把步枪，“我们有理由带走这些吗？”

“我们要向无辜的警察开枪吗？”娜塔莉问。

“不。”

“那我们把手枪也留下吧。”她望着繁星点点的夜空、黑魑魑的山和上方的树林，“你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吗，索尔？”

“我们本来是要前往默里埃塔，”他说，“但在拐了这么多次弯之后，我对现在的位置也全无头绪。”

“他们会追上我们吗？”

“晚上不会。”索尔说，瞟了眼手表。现在是凌晨四点。“天亮之后，他们就会发现我们留下的车辙。他们会首先搜查森林里的路。飞机早晚会发现厢式货车。”

“把车掩盖起来有用吗？”

索尔朝山上看去。最近的树林离他们至少还有一百码。要砍下足够的树枝覆盖在车上，将用掉今晚剩下的所有时间。“没有用。”他说，“我们收拾好东西直接离开。”

二十分钟以后，他们气喘吁吁地朝山顶爬去，娜塔莉背着包，索尔

则拖着沉重的手提箱，箱子里装满了钱和他不愿丢弃的文件。他们抵达树林边，娜塔莉说：“等我一分钟。”

“为什么？”

“因为我得上厕所。”她从背包中找出纸巾，带着手电筒，走进树林里。

索尔叹了口气，坐在手提箱上。他发现自己只要闭眼几秒钟就会打瞌睡，而每次打瞌睡的时候，他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同一个形象——理查德·海恩斯，苍白的脸，惊恐的眼，嘴巴开合着，但声音随后才传来，就像是一部配音蹩脚的电影。

“救救我……求求你了。”

“索尔！”

索尔猛然惊醒，抽出随身携带的柯尔特自动手枪，跑进树林。娜塔莉在三十英尺外，正拿着手电筒照向一辆锃亮的红色丰田四驱车，外观酷似英国路虎。

“我在做梦吗？”她问。

“如果你在做梦，那我们就在做同一个梦。”索尔说。

车很新，似乎刚从展示厅里拖出来。索尔照了照路面，地上没有路，但他可以看见车开进树林的车辙。他试着拉了拉门和后备箱，都关着。

“看，”娜塔莉说，“有东西夹在雨刮下面。”她取出一张纸，在手电

筒下查看。“是字条。”她说，““亲爱的艾伦和苏珊：你们可以把车开过来。我们在两英里半之外的小珍珠营地收拾行李。带上啤酒。爱你们的，希瑟和卡尔。””她把手电筒光照进后挡风玻璃，发现载货板上放着一箱银子弹啤酒。“太棒了！”娜塔莉说，“我们把车热发动了开走吧？”

“你知道怎么热发动吗？”索尔问，再次坐在手提箱上。

“不知道，但在电视上看起来很简单。”

“电视上一切都很简单。”索尔说，“在我们去摆弄点火系统之前——我猜那是电子点火系统，以我粗浅的汽车知识根本搞不懂——我们最好先想一想，艾伦和苏珊该如何拿出啤酒呢？车门是上了锁的。”

“备份钥匙？”娜塔莉说。

“有可能。”索尔说，“也可能把钥匙放在了事先安排好的隐藏点。”

娜塔莉找了两个地方就发现了钥匙。它们被挂在尾排气管上，钥匙环同车一样新，上面还有圣迭戈丰田经销商的名字。他们打开车门，新车内装的味道扑面而来，熏得娜塔莉直落眼泪。

“我去看看能不能安全地把车开下山。”索尔说。

“为什么要下山？”

“我要把我们需要的物资转运到这辆车上——C-4塑胶炸弹和雷管，还有脑电图设备。”

“你觉得我们还需要那些东西？”

“我需要它们才能做生物反馈^[10]。”索尔说。他为娜塔莉打开了车

门，但她却往后退。“哪里不对劲吗？”他问。

“没有。等你重新上山的时候再接我吧。”

“你忘了什么东西？”索尔问。

娜塔莉扭着身子说：“可以这么说吧。我忘了上厕所。”

他们遇到了一道路障。四驱丰田车在开阔地行驶起来十分平稳。开了一英里半之后，他们发现了一对模糊的车辙。跟随车辙前进，不久就进入了林间公路，然后驶上了碎石县道。天亮之前，他们发现已经与一道高高的铁丝网平行行驶了一段时间。娜塔莉看到一块标志牌挂在铁丝网上六英尺处，便大叫着让索尔停车。“美国政府财产——禁止进入——美国海军陆战队彭德尔顿军营司令官军令。”

“我们竟然迷路到这里来了，简直没想到。”索尔说。

“阿门。”娜塔莉说，“想再喝瓶啤酒吗？”

“还不想。”索尔说。

他们驶上柏油路上一英里就遇到了路障，那里已经离一个名叫福尔布鲁克的小社区不远。他们刚进入铺装路面，娜塔莉就在座椅和载货板之间的空间蜷缩起来，将一张毛毯盖在身上，想在凸出的传动装置上找到一个舒适的位置。“很快就会遇到路障的。”索尔说，将那堆设备和那箱啤酒放到了她身体周围，“他们在寻找一辆驾驶厢式货车里的年轻黑人女性和一个身份不明的男性同伙。我相信一个驾驶新丰田的老头儿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你觉得呢？”

娜塔莉的鼾声回答了他。

五分钟后看到警察路障时，索尔唤醒了她。一辆高速公路巡警的车横着停在路中央，两个睡眼惺忪的警官站在车尾，正从金属保温杯中倒咖啡喝。索尔将丰田驶入狭窄的车道，停了下来。

一个警察留在车后，另一个将杯子换到左手，缓步走向丰田，“早上好。”

索尔点点头：“早上好，警官。出什么事了？”

巡警探出身子查看车内，他看见了后部的一堆设备。“你从国家森林里出来？”

“没错。”索尔说。心虚之人总是喜欢说个不停，试图解释清楚一切，索尔曾与纽约警察局短暂合作，担任“萨姆之子”谋杀案的顾问，一名擅长审问的警督告诉他，他总是能看穿那些自作聪明的犯罪分子，因为他们很快就给出了流畅的、合理的故事。警督说，无辜者往往因为害怕而在回答时结结巴巴。

“进山待了一晚？”警察问，后退了一部，凑在窗玻璃上，看到了躺在毛毯、背包和一堆啤酒罐下的娜塔莉。

“两晚。”索尔说。他看见另一个警察绕到了搭档身后。“出什么事了？”

“露营？”第一个警察问，啜了一口咖啡。

“是的。”索尔说，“顺便试试新买的四驱车。”

“这车很漂亮。”州警说，“新车？”

索尔点点头。

“你在哪儿买的？”

索尔给出了钥匙环上的经销商名字。

“你住哪儿？”警察问。

索尔犹豫了片刻。杰克·科恩给他的假护照和假驾照上是一个纽约地址。“圣迭戈。”索尔说，“两个月前搬过去的。”

“圣迭戈什么地方？”警察友好地交谈着，但索尔发现他的右手已经放在了手枪的木制枪把上，而枪套的皮搭扣已经解开了。

索尔只去过圣迭戈一次，那还是六天前，杰克·科恩载着他们在州际高速公路上路过圣迭戈。那天晚上，紧张和旅途的疲惫令他对每一个画面和每一个声音都印象深刻。他至少记得三个出口标志牌上的地名。“舍伍德庄园。”他说，“1990云杉大道，离琳达·维斯塔路不远。”

“哦，那儿啊。”警察说，“我姐夫曾经在琳达·维斯塔路上开了个牙医诊所。你家离大学近吗？”

“不是很近。”索尔说，“看来你不打算告诉我出什么事了。”

巡警打量着丰田的后部，试图猜出箱子里放着什么东西。“埃尔思诺湖那边出了点儿事。”他说，“你说你在哪儿露营来着？”

“我之前没说。”索尔说，“我在小珍珠营地露营。如果我不早点儿回家，我老婆就去不成教堂，那我就有大麻烦了。”

警察点点头：“你过来的路上有没有看到一辆蓝色或黑色的厢式货车？”

“没有。”

“我猜也没有。这儿同黑鸭湖地区中间没有道路相连。那你有没有看见有人在步行？黑人女性，大概二十多岁。还有一个年级更大的男性，也许是巴勒斯坦人。”

“巴勒斯坦人？”索尔说，“不。只看见一对白人夫妻，名叫希瑟和卡尔。他们在山上度蜜月。我没有打扰他们。这儿冒出什么中东恐怖分子了吗？”

“有可能。”州警说，“我们在搜寻一个黑人女孩和一个巴勒斯坦人，他们都携带有武器。我发现你带着口音。请问怎么称呼？”

“格罗兹曼。”索尔说，“索尔·格罗兹曼。”

“匈牙利人？”

“波兰人。”索尔人说，“但战争结束后不久我就是美国公民了。”

“这些数字代表什么意思？”

索尔目光下移，落在他搭在车窗上的胳膊上，他的袖子卷了起来，“这是纳粹集中营的文身。”他说。

巡警缓缓点头：“我之前从未见过这种文身，格罗兹曼先生。很抱歉耽误了你，但我还有最后一个重要的问题。”

“请讲。”

巡警后退了两步，将手重新放在左轮手枪上，看着丰田车的后部：“这种日本越野车得花多少钱？”

索尔大笑：“按照我老婆的说法，很贵，警官。非常贵。”他朝两名警官点点头，把车开了出去。

他们穿过圣迭戈，沿着8号州际高速公路到达尤马，将丰田停在一条小街上，在一家麦当劳里吃了午餐。

“是时候弄一辆新车了。”索尔舔着奶昔说。他有时候会想，如果他那奉行严格的犹太饮食规矩的祖母看见自己会说什么。

“这么快？”娜塔莉说，“我们在这儿学习热启动吗？”

“你想学也可以学。”索尔说，“但我想用更简单的办法。”他朝街对面一个二手车店点点头，“我们可以用我手提箱里的三万美元的一部分买辆车。”

“好吧。”娜塔莉说，“但我们得买辆有空调的。我们接下来一两天都要穿越荒漠。”

他们开着一辆三年车龄的雪佛兰旅行车离开了尤马。这辆车有空调，有动力转向装置、动力制动装置和电动车窗。索尔让销售员惊讶了两次——一次是问销售员车上有没有电动烟灰缸，第二次是他没有讨价还价直接就付了钱。没把时间浪费在侃价上被证明是明智之举。当他们回到停放丰田的那条小街时，一群棕色皮肤孩子正在用石头砸车窗。他们笑着抛开了，冲索尔和娜塔莉竖起了中指。

“还好他们只是砸车窗。”索尔说，“真不知道他们发现塑胶炸弹和M-16步枪后会干出什么来。”

娜塔莉瞟了他一眼：“你没说你带了M-16啊。”

索尔扶了扶眼镜，环顾四周：“在这一带行动必须迅速。跟我来。”

他们开着两辆车来带到最近的购物中心，索尔将所有的设备转移到雪佛兰上，将丰田车的钥匙留在车里，车窗打开，“我不想让这辆车被破坏，”他解释道，“只是被偷走就行了。”

第一天之后，他们都在夜晚行动。娜塔莉一直想在美国西南部旅行，但她的记忆大部分却是满天的繁星，以及星空下一层不变的高速公路。沙漠中的日出称得上是唯一的美景，朝阳将粉红、橘黄和靛蓝洒向灰暗的世界。路上入住的小汽车旅馆中，过载的空调发出巨大的噪声，房间里弥漫着雪茄烟和消毒剂的味道。

索尔越来越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大部分时间都让娜塔莉开车。早晨停车的时间越来越早，这样他就可以研究文件和机器。等他们到了东得克萨斯，索尔干脆每天晚上都待在旅行车的后部，盘腿坐在电脑屏幕和脑电图设备前。电力来自于他在沃思堡的电器店购买的电池组。娜塔莉甚至都不敢开车载收音机，生怕打扰到他。

关于自己思考的内容，索尔只同娜塔莉讲起过几次。“听着， θ 波就是关键。它是完美的信号，是精确的指示器。我自己不能产生 θ 波，但我可以通过生物反馈环‘重放’ θ 波。通过训练我自己对一开始的 α 波波峰做出反应，我就可以将自己的触发机制调节到接受催眠后暗示。”

“你能通过这种方式对抗他们的.....念控力吗？”娜塔莉问。

索尔扶了扶眼镜，皱眉道：“不能。我觉得除非你自己也具备这种能力，否则很难真正对抗他们。在可控的条件下对不同的个体做测试会——”

“那这有什么用？”娜塔莉怒吼起来。

“这可以给我们一个机会.....一个机会，”索尔说，“让我们可以在大脑皮质中建立一种远程预警系统。通过适当的调节和生物反馈，我就可以用θ波现象触发催眠后暗示，从而回忆起我一直在记忆的数据。”

“数据？”娜塔莉说，“你是说你在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和犹太隔离区斗士之家的日子？”

“是的。”索尔说，“阅读维森塔尔寄给你的文件，记下那些照片、自传、磁带，在自我诱发的恍惚状态中自动回忆.....”

“可是，如果不能抵抗精神吸血鬼的话，分享那些人的痛苦又有什么用呢？”娜塔莉问。

“想象一个幻灯片播放机，”索尔说，“上校和其他精神吸血鬼可以自由地加快播放速度，并且插入他们自己的幻灯片，将他们自己的意志和超我【11】强加于被我们称为个性的一堆记忆、恐惧和偏好之上。而我只是在播放队列中加入更多的幻灯片而已。”

“但你不知道这是否有用？”

“不知道。”

“你觉得这在我身上没有用？”

索尔摘掉眼镜，揉了揉鼻梁。“你需要合适的诱发物，娜塔莉。但它必须与你独特的背景、受精神创伤的经历以及移情的途径相匹配才行。我无法对你实施催眠诱导，产生必需的……呃，幻灯片。”

“但如果这一套东西对你有用，那它就不能在你的上校之外的其他精神吸血鬼身上发挥作用。”

“不错。只有他同我有共同的背景，而这种背景是充实我在移情过程将创造——试图创造——的人格所必需的。”

“即使这几个月的工作和脑电图之类的玩意儿管用，这一套东西也不足以阻止他，只能让他困惑几秒钟？”

“不错。”

娜塔莉摇摇头，盯着车头灯投向远方没有尽头的柏油路的圆锥形光柱：“那你耗费了这么多时间，值吗，索尔？”

索尔打开文件夹。他刚才在看一个小女孩的照片，她脸色苍白，眼神惊恐，穿着黑色外套，系着黑色头巾。在照片的左上角，看得到一名党卫军士兵的黑裤子和长筒皮靴。女孩的脑袋正快速转向照相机，所以她的脸看上去只是一团模糊的影子。她的右手提着一个小旅行包，左手将一个破旧的手工缝制的洋娃娃抱在胸口。除了这张照片，西蒙·维森塔尔寄来的薄薄的信纸上只有半页打印出的德文。

“就算全都失败了也值得。”索尔·拉斯基淡淡地说，“施暴者获得了全世界对他们的关注，尽管他们的暴力是赤裸裸的邪恶。受害者则是面容不清的芸芸众生，他们以数字的形式存在，身后只留下一座座坟墓。

这些恶魔让我们这个世纪竖满了受害者的墓碑，现在是弱小的人们找回自己的名字、面容还有声音的时候了。”索尔关掉手电筒，靠到椅背上。“抱歉，”他说，“我的执念可能影响了我的判断。”

“我开始理解执念了。”娜塔莉说。

索尔借着仪表盘的柔和灯光看着娜塔莉：“那你也要在执念的指引下行动吗？”

娜塔莉不安地笑了：“我别无选择，不是吗？但我越接近目标就越害怕。”

“我们可以不用再往前走。”索尔说，“我们可以去什里夫波特的机场，飞到以色列或者南美去。”

“不，我们不能那么做。”娜塔莉说。

等了一分钟，索尔才说：“你说得对，我们不能那么做。”

他们交换了位置，索尔驾驶了几个小时，娜塔莉打了会儿瞌睡。她梦到罗布·金特里的眼睛，梦到刀刃划开他的喉咙时，他惊恐和难以置信的表情。她梦到父亲给在圣路易斯给她打电话，告诉她这一切都弄错了，所有人都很好，就连她的母亲都回家了，而且很安全。可是，当她回到家里，房子却黑漆漆的，房间里挂满了黏糊糊的蜘蛛网，水槽里盛着黑乎乎的胶状液体。娜塔莉突然又变成了一个小女孩，哭着跑向父母的房间。但她父亲不在，而她母亲从覆盖着蛛网的被子下坐起来时，却已经面目全非。她是一具腐朽的尸体，脸干缩结痂，头颅里塞着梅勒妮·福勒的眼睛。那具尸体在放声大笑。

娜塔莉猛然惊醒，心脏狂跳不已。他们仍行驶在州际高速公路上。

外面似乎有些蒙蒙亮。“快破晓了吗？”她问。

“没有。”索尔说，声音异常疲惫，“还没有。”

在“老南方”，城市的郊区都沿着州际高速公路的支路分布——杰克森、梅里第安、伯明翰、亚特兰大，都是如此。他们在奥古斯塔下了州际高速公路，沿着78号高速公路穿过了南卡罗来纳州的南部。即使在夜里娜塔莉也能分辨出窗外的景色——圣乔治，她九岁的时候去那里度过夏令营，母亲去世后的那个夏天似乎永无止境；萨默维尔，她曾经在星期天的下午去那里拍摄老建筑；还有查尔斯顿。

查尔斯顿。

他们在旅行开始后的第四个晚上进入了这个城市，当时快要凌晨四点。这是夜里最没有生气的时间，人的灵魂是最脆弱的。对娜塔莉来说，儿时熟悉的景物看上去歪斜扭曲，贫穷但整洁的圣安德鲁居住区如同投映在暗淡屏幕上的模糊影像一般不真实。她的家中没有一丝亮光。门口没有“此屋出售”的牌子，车道上没有停着陌生车辆。娜塔莉压根儿不知道，在自己突然消失之后，是谁处置了她家的财产。她看着这座陌生又熟悉的房子——五个月前，她、索尔和罗布就是坐在这里的门廊上，一边喝着柠檬水，一边讨论神秘的精神吸血鬼——她没有一丝半点想进去的欲望。她很想知道谁继承了父亲拍的照片——迈纳·怀特、坎宁安、米利的精彩作品，还有她父亲的中庸之作——她惊讶地发现，热泪突然灼痛了她的眼睛。她加速驶离了这条街。

“我们今晚不必进入老城区。”索尔说。

“不，我们得去。”娜塔莉说，朝东驶去，过了桥，进入老城区。

梅勒妮·福勒的房子里亮着一盏灯，就在二楼正面她之前住过的那个房间。不是电灯，甚至都不是柔和的烛光，而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微弱绿光，如同黑暗沼泽中的朽木发出的磷光。

娜塔莉紧抓住方向盘，控制住抖动的身体。

“正面的栅栏换成了高墙和对开门。”索尔说，“这里被改造成一座堡垒。”

娜塔莉注视着从百叶窗和窗帘缝隙中透出的忽明忽暗的绿光。

“我们还不知道那就是她。”索尔说，“杰克提供的信息并未得到证实，而且是几个星期前提供的。”

“就是她。”娜塔莉说。

“我们走吧。”索尔说，“我们很累。我们今天先找个地方睡觉，明天再去找个安全的场所，把我们的设备组装起来，绝对不能被人发现。”

娜塔莉挂上挡，旅行车沿着黑暗的道路缓缓离开。

他们在城市的最北端找到了一家廉价旅馆，沉睡了七个小时。娜塔莉在中午醒过来时，感到自己神志不清而且十分脆弱。她从凌乱复杂而惊心动魄的噩梦中逃脱出来。梦中，无数只手从破碎的窗玻璃中伸出来

抓住了她。

索尔和娜塔莉都疲惫而暴躁，基本没说话。他们购买了快餐炸鸡，在河边的北查尔斯顿公园用餐。天气很热，有八十多华氏度。阳光强烈得如同手术室里的无影灯。

“我觉得你不应该白天出去。”索尔说，“你可能被认出来。”

娜塔莉耸耸肩，“他们是吸血鬼，而我们却只能在夜里行动。”她说，“听起来不公平啊。”

索尔眯眼看着河对岸明晃晃的太阳。“我一直在想副警长和直升机飞行员的事。”

“他们怎么了？”

“如果我没有让副警长给海恩斯打电话，那名飞行员或许还活着。”索尔说。

娜塔莉啜了口咖啡，“那样的话，海恩斯也会活着。”

“是的，但我当时意识到，即使我必须牺牲飞行员和副警长，我也依然会这么做，只要能干掉海恩斯。”

“他杀了你的家人。”娜塔莉说，“还试图杀了你。”

索尔摇摇头，“但这些人都是非战斗人员。”他说，“你还没看出这里的含义吗？二十五年来，我都在鄙视那些戴着方格头巾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他们只能盲目地攻击无辜者，因为他们太软弱，不能正大光明地战斗。现在我们却采用了相同的战术，因为我们太软弱，不能面对这

些恶魔。”

“荒谬。”娜塔莉说。她看见在河边野餐的一家五口。母亲正在警告那个还在上幼儿园的孩子远离河岸。“你没有炸飞机，没有朝公共汽车扫射。”娜塔莉说，“杀死那个飞行员的不是我们，是海恩斯。”

“是我们间接导致他死亡的。”索尔说，“设想一下，娜塔莉，如果所有精神吸血鬼——巴伦特、哈罗德、姓福勒的女人，还有上校——同一百个无辜的平民登上了同一个商务航班，你会用一颗炸弹将他们都杀死吗？”

“不会。”娜塔莉说。

“好好想想。”索尔说，“这些恶魔害死了成百上千的人。一百个无辜者的死亡将会让他们获得惩罚，并且不再作恶。他们永远也害不了人了。你难道觉得不值得吗？”

“不值得。”娜塔莉坚定地说，“不应以这种方式复仇。”

索尔点点头：“你是对的。确实不能以这种方式复仇。如果视人命如草芥，那我们同他们有什么两样？但是，从牺牲那名飞行员开始，我们就已经走上了那条邪路。”

娜塔莉愤怒地站起来。“你到底想干什么，索尔？我们在特拉维夫、耶路撒冷和凯撒利亚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知道风险有多大。听着，我父亲就是一名无辜的局外人。罗布也是，艾伦、黛博拉和他们的双胞胎孩子，还有杰克，还有……”她说不下去了，双臂抱胸，出神地望着河面，“你到底想干什么？”

索尔站起来，“我觉得不能让你参与下面的行动。”

娜塔莉猛然转身，盯着他：“你疯啦！要干掉其他的恶魔，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胡说。”索尔说，“我们只是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我们一定会找到的。我们太急于求成了。”

“太急于求成！”娜塔莉大叫起来。河边野餐的那家人回头看着她。她降低了音量，但语速极快，“太急于求成？联邦调查局和这个国家一半的警察都在找我们。我们知道，这些狗娘养的将全部聚在一起，而这样的机会只有一次。他们越来越强，越来越谨慎，而我们却越来越弱，越来越恐惧。现在只有我们两人在战斗，我很害怕，再过一个星期，我可能会丧失行动的能力……而你却说，我们他妈的太急于求成！”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她又克制不住地大叫起来。

“好啦好啦。”他说，“但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同我战斗下去。”

“你在说什么啊？我当然要同你战斗下去。这是我们在戴维的农场上就决定了的。”

“我们错了。”索尔说。

“梅勒妮会想起我的！”

“那又怎样？我们可以让他相信尼娜派来了第二个使者。”

“就是你？”

“这可行。”索尔说。

“不，根本不行！”娜塔莉厉声道，“情人节之后我记下了那么多的

事实、数据、日期、死亡、地点，你有吗？”

“这些东西并没有那么重要。”索尔说，“如果她像我们怀疑的一样是个疯子，逻辑对她而言就毫无意义；而如果她冷静而理智，我们掌握的事实就太少了，我们的故事就太站不住脚。”

“哦，太棒了。”娜塔莉说，“五个月来，我用光了所有的勇气才走到这一步，而你却告诉我，这并不是必需的，而且起不了作用。”

“我没有这么说。”索尔安慰道，“我只是说，我们应该花时间寻找替代方案，而且我觉得你无论如何也不适合再参与其中了。”

娜塔莉叹息道：“好吧。这个问题我们明天再谈怎么样？我们坐了太久的车，都累了。我们需要晚上好好睡一觉。”

“同意。”索尔说。他们朝旅行车走去的时候，他牵住她的手臂，轻轻捏了捏。

他们决定付两个星期的租金，租下汽车旅馆中两个相邻的房间。索尔将生物反馈装置运进来，工作到晚上九点，直到娜塔莉让他停下来，吃点儿她做的晚餐。

“机器弄好了吗？”她问。

索尔摇头道：“即使是在最简单的情况下，生物反馈也不是总能成功。我相信，我记下来的东西可以通过催眠后暗示被唤醒，但我还没有建立触发机制。 θ 波不可能被复制，我也不能刺激出 α 波波峰。”

“这么说，你的工作毫无成果？”娜塔莉说。

“目前看是的。”索尔赞同道。

“你想去睡觉吗？”她问。

“晚点儿再去。”索尔说，“我还要再工作几个小时。”

“好吧。”娜塔莉说，“我回房之前给我们泡点儿咖啡。”

“好的。”

娜塔莉来到狭小的厨房，在电炉上烧水，给两个杯子中多加了半勺咖啡，增强提神效果，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微量吩噻嗪【12】放进索尔的咖啡中。这种药物是索尔在加州给她的，用来在必要的时候麻醉托尼·哈罗德。

索尔尝到咖啡的时候皱了皱眉。

“怎么了？”娜塔莉问，喝了口自己的咖啡。

“真带劲。”索尔说，“我喜欢。你去睡觉吧。我可能会弄到很晚。”

“好的。”娜塔莉说，在他面颊上亲了一下，然后穿过门进入旁边的房间。

三十分钟后，她悄悄地回来，穿着长裙、黑衬衫和薄毛衣。索尔在绿色塑料椅里睡着了，电脑和脑电图设备还开着，大腿上放着一摞文件。娜塔莉关掉机器，把文件夹放在桌上，她写的字条放在文件夹上，摘掉索尔的眼镜，给他盖上一层薄毛毯。在离开之前，她把手在他肩头轻轻地放了一会儿。

娜塔莉确认旅行车上没有留下什么贵重物品。C-4塑胶炸弹藏在她房间的橱柜里，雷管藏在索尔的房间。她想起了汽车旅馆的钥匙，将它放到了自己房间。她没带钱包，也没带护照，没有带任何可以提供更多信息的东西。

娜塔莉谨慎地驾车开往老城区，规规矩矩地等红灯，也从不超速。她将旅行车停在亨利餐厅附近——她在字条里告诉索尔车就停在这儿——然后步行了几个街区，前往梅勒妮·福勒的家。夜色深沉，空气潮湿，头顶浓密的枝叶阻隔了星光，氧气似乎也被它们吸光了。

到达福勒家之后，娜塔莉没有犹豫。高大的铁门上了锁，但门上有一个装饰用的门环。娜塔莉当当地敲了敲门环，便在黑暗中静静等待。

两座楼都黑黢黢的，只有梅勒妮·福勒的房间亮着绿光。敲门之后也没有亮灯，但一两分钟后，两个男人从黑暗中现身了。高个男人拖着脚步走上来，他是个秃子，脸上堆满肉，一对小眼睛，眼神迷离，如同重度小头白痴症患者。“你想干什么？”他嘟囔着，每个字似乎都是劣质语音合成器发出的一样。

“我想同梅勒妮谈谈。”娜塔莉大声说，“告诉她，尼娜来了。”

足足有一分多钟，两个男人都一动不动。昆虫在灌木丛中鸣叫，一只夜莺扑腾着翅膀，从老房子二楼飘窗旁的矮棕榈中飞出来。几个街区外，一声长笛划破夜空，仿佛是痛苦的尖叫。叫声戛然而止。娜塔莉因为恐惧而双腿发软，但她用尽气力让自己站得笔挺。

最后，高个男人说话了：“进来。”他用钥匙打开门，将娜塔莉拉进院子，在她身后把门关上。

有人从房内打开了前门。但娜塔莉看到里面一团漆黑。她快步行走在两个男人中间，右臂仍被高个男人紧紧抓住。她进入了房子。

梅勒妮

她说她是尼娜派来的。

起初一分钟，我惶恐极了。我逃回自己的身体，想要爬下床，我的右臂和右腿胡乱地舞动着，拖拽着失去知觉的另一半身体，仿佛那是一块腐肉。胳膊上的针管被拔掉，输液架被拉翻。有那么一瞬，我丧失了对所有人的控制——霍华德、南希、卡利、医生和护士，黑人男孩依然站在侧院的黑暗之中，手持屠刀——然后我平静下来，蜷缩着身子，一动不动。我又恢复了对他们的控制。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让卡利、霍华德和那个黑人男孩在院子里干掉她。他们可以用喷泉里的水清洗砖石上的血污。霍华德可以将她带进车库，用浴帘将她的尸体裹起来，以避免弄脏哈特曼医生的凯迪拉克。卡利可以在五分钟内把车开出巷子，把她的尸体抛入垃圾堆。

但我知道的还太少了。如果她是尼娜派来的，我就得掌握更多信息。如果她不是尼娜派来的，那我就想搞清楚是谁派她来的，然后再采取行动。

卡里和霍华德把她带进了房子。哈特曼医生、欧德史密斯护士、南

希和休厄尔小姐聚在一起，马文在外面警戒，贾斯汀则在楼上陪我。

那个自称是尼娜派来的黑人女孩将客厅里我的家人扫视了一圈。“这里真黑。”她小声说。

我现在基本上不用点灯了。我对房子里的布局陈设了然于胸，就算闭上眼也能自由穿梭其中。除了在照顾我的时候，我的家人也不需要点灯。而在这里，医疗监护仪器发出的柔和宜人的光芒基本上就够用了。

如果这个女孩是尼娜的代言人，那我就对尼娜还没有习惯黑暗感到诧异。她的棺材里应该很黑才对。如果这个女孩在撒谎，那她很快就会习惯黑暗的。

哈特曼医生替我发言道：“你想干什么，孩子？”

那个女黑鬼舔了舔嘴唇。卡利帮她在长沙发上坐下。我的家人全都站着。尽管偶尔有光线落在苍白的面孔和胳膊上，但在她眼中，我们大部分应该都只是一团黑影。她抬头盯着我们，“我是来同你谈话的，梅勒妮。”女孩说。她的声音带着带着一丝颤抖，我从未听过尼娜用这种音调说话。

“这里没有人叫梅勒妮。”哈特曼医生在黑暗中说。

女黑鬼大笑起来。我似乎从中听出了尼娜沙哑的笑声的味道，不禁战栗起来。“我知道你在这儿。”她说，“就像我知道在费城的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你一样。”

她是怎么找到我的？我让卡利在女孩身后举起了一双大手。

“我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小姐。”霍华德说。

女孩摇摇头。为什么尼娜会操控一个黑鬼？我犯起了嘀咕。“梅勒妮，”她说，“我知道你在这里。我知道你很不安。我是来警告你的。”

来警告我什么？格朗布索普的耳语警告了我，但她同那些耳语无关。她是后来情况恶化之后才来的。等等，不是她找到了我，而是我找到了她！文森特抓住了她，把她带回到我那里。

而她杀死了文森特。

如果这个女孩真的是尼娜的使者，那我的最佳选择还是杀了她。那样尼娜就会明白，我不是好惹的，我不会让她干掉我的傀儡而得不到任何惩罚。

马文仍然等在外面的黑暗之中，手持一把长刀，休厄尔小姐将那把刀留在了砧板上。最好在外面杀了她，那样我就不用担心血溅到地毯和硬木地板上了。

“年轻的女士，”我让哈特曼医生说，“恐怕我们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这里没有一个叫梅勒妮的人。卡利会送你出去的。”

“等等！”那个女人大叫道。卡利抓住她的胳膊就往门口走。“等一下！”她的声音根本不像尼娜从容不迫的腔调。

“再见。”我的五个家人同时说。

黑人男孩在喷泉后面等着。我已经好几周没有“进食”了。

刚走到门口时，女孩就转过身喊道：“威利没有死！”

我让卡利停下来，我们都没有动。不一会儿，我让哈特曼医生

说：“你说什么？”

黑鬼女孩带着傲慢的蔑视看着我们。“威利没有死。”她平静地说。

“愿闻其详。”霍华德说。

女孩摇摇头，“梅勒妮，我会同你谈。但只会同你谈。如果你杀了这个使者，我就不会再联络你。那些试图杀死威利并打算杀死你的人，就让他们得逞好了。”她转过身，看着墙角，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丝毫不理会卡利紧紧钳住她胳膊的大手。那个女孩看上去就像一台被关掉了电源的机器。

楼上，我举棋不定地扭动着身子。我的脑袋很疼，就像做了噩梦一样。我想让这个女人离开，别来烦扰我。尼娜死了。威利也死了。

卡利又把她带了回去，坐在长沙发上。

我们都看着他。

我打算操控这个女孩。有时候——应该是时常——在进入他人意识的时候，在完成支配的那一瞬间，在感官印象之外，还会产生浅层思想的交流。如果尼娜在操控这个女孩，我或许不能打断她的操控，但我有可能感觉到尼娜的存在。如果尼娜没有再操控这个女孩，那我或许可以窥见这个女孩的真实动机。

霍华德说：“梅勒妮马上就下来。”就在女孩做出反应的瞬间——我不清楚是惊恐还是满足——我溜进了女孩的意识。

我没有遇到反抗。我本来做好了同尼娜争夺控制权的准备，但对手的缺失让我打了个趔趄，就像在黑夜中靠到并不存在的椅子或梳妆台上

一样。接触是短暂的。我捕捉到了恐慌的味道，听到了“拜托别再来”的乞求声——这种现象通常会在曾被操控但后来未经调教的人身上出现——觉察到了一串一闪而过的念头，就像黑夜中乱窜的小动物。但没有连贯的思想。我看到了一个破碎的图像——一座石桥，阳光照在桥上，石桥横跨在沙丘之海上，沙丘上变幻着各种阴影。这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不能将其同尼娜的任何记忆联系起来，但战争结束这么多年来我都没有同她有多少接触，所以其实也不能完全肯定。

我退出了女孩的意识。

女孩痉挛了一下，坐直了身子，瞪大眼睛扫视黑暗的房间。这是尼娜重新获得了控制权，还是一个骗子在故作镇定？

“别再这么做了，梅勒妮。”女黑鬼说。从她傲慢的语调中，我第一次听到了明确属于尼娜·德雷顿的声音。

贾斯汀带着一根蜡烛进入房间，火焰从下方照亮了五岁男孩的面庞。跳动的光影让他的眼睛看上去无比苍老，而且疯狂。

黑人女孩看着她——看着我——如同易惊的马看到了爬过来的蛇。

我把蜡烛放在乔治亚风格的茶桌上，注视着黑鬼女孩，“你好，尼娜。”我说。

女孩慢慢地眨了一下眼，“你好，梅勒妮。你难道就不亲自现身说你好吗？”

“我现在有点儿不方便。”我说，“也许你下次亲自来的时候，我也会亲自下楼迎接。”

黑人女孩嘴角露出一丝浅笑：“这个对我来说很困难。”

世界突然在我眼中天旋地转了好几秒钟，我好不容易才控制住我的家人。尼娜会不会没有死，她会不会只是受了伤，但并不致命？

我看见了额头上黑洞洞的枪眼。她的蓝眼睛上翻到脑内。

击中她的子弹很旧了。那颗子弹会不会击碎了头颅，甚至进入了脑子，但并没有对她造成致命的伤害，就像我的脑血管意外一样？

新闻中说她已经死了。遇害者名单我在广播里听到过，在报纸上也读到过，她的名字就在里面。

我的名字也在。

在我床边，一台医疗监护器开始发出刺耳的警报声。我强迫自己的呼吸和心跳降下来。警报声消失了。

从别的视角，我看见贾斯汀的表情有好几秒钟都没有变化。在跳跃的烛光下，他那张六岁孩童的脸依然扭曲变形，如同年轻恶魔的面具。他站在我父亲最钟爱的皮椅的垫子上，一双小拖鞋又尖又直。

“说说威利吧。”我通过贾斯汀说。

“他还活着。”女孩说。

“不可能。他的飞机上没有幸存者。”

“除了威利和他的两个侍从。”女黑鬼说，“起飞前他们下了飞机。”

“既然你知道你没有干掉威利，为什么又要来对付我？”我咆哮起

来。

女孩踌躇了片刻，“我没有摧毁那架飞机。”她说。楼上，我的心脏突然狂跳不已，示波器上出现了绿色的波峰，房间里的绿光随着我的心跳忽明忽暗。“那是谁干的？”我问。

“其他人。”她淡淡地说。

“什么其他人？”

女孩深吸一口气：“还有一群人拥有我们这种能力。一群隐秘的——”

“我们的能力？”我打断她，“你是说念控力吗？”

“是的。”她说。

“不可能。我们从来没有遇到别的拥有哪怕是一点点念控力的人。”我让卡利在黑暗中举起双手。她的脖子从黑色毛衣中伸出来，又细又直。折断它就像折断一节干枯的小树枝。

“这些人就有。”黑人女孩大声强调道，“他们试图杀掉威利。他们试图杀掉你。你难道就没想过在德国城朝你开枪的人是谁吗？就没想过掉进河里的直升机是谁派来的吗？”

尼娜怎么知道那件事？怎么可能会有第二个人知道？

“你也可能是他们中的一员。”我狡猾地说。

女孩平静地点头：“不错。但如果我是的话，我会来警告你吗？我在德国城就试图警告过你，但你根本没听进去。”

我努力回想。这个黑鬼女孩警告过我什么？当时的耳语声实在太响亮了，我很难集中精神。“你和治安官一起来杀我。”

“不对。”女孩缓缓摇头，如同一个生锈的金属提线人偶。尼娜的巴雷特·克拉默的动作也是如此，“治安官是威利派来的。他也是来警告你的。”

“其他人都是谁？”我问。

“名人。”她说，“掌握权力的人，有巴伦特、开普勒、萨特和哈罗德。”

“我从未听说过这些名字。”我说。突然，我用贾斯汀那六岁孩童的尖厉嗓音大叫道：“你在撒谎！你不是尼娜！你已经死了！你怎么会认识这些人？”

女孩犹豫起来，似乎没有拿定主意是否开口，“我在纽约认识了其中几个。”她终于开口道，“他们劝服了我，我才做了……之前做的那些事。”

沉默持续了很久，通过我的八个感觉来源，我听见了二楼飘窗窗台上栖息的鸽子的声音。我让外面的男孩将刀从右手转移到左手。休厄尔小姐轻手轻脚地退进厨房，回来后站在门口的阴影中，米黄色的裙子背后藏着切肉的宽刃大刀。卡利激动起来，从他饥渴而焦躁的情绪中，我瞥见了文森特的影子。“他们让你杀死我，”我说，“还承诺会干掉威利。”

“是的。”她说。

“但他们失败了。你也一样。”

“是的。”

“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尼娜？”我问，“这只会让我更恨你。”

“他们背叛了我。”她说，“他们让我独自与你战斗。我想让你干掉他们，不然他们又会回来对付你。”

我让贾斯汀探出身子。“和我说说话，尼娜。”我低吟着，“跟我说说过去那些好时光。”

她摇了摇头。“没时间说这些了，梅勒妮。”

我笑了，感到贾斯汀的幼齿间渗出的口水。“我们是在哪里相遇的，尼娜？我们是在谁的舞会上比较了跳舞卡【13】？”

黑鬼女孩微微颤抖起来，抬起一只黑手扶着额头。“梅勒妮，我的记忆……有缺失……因为我的伤。”

“但刚才你的记忆还表现得相当惊人呢。”我厉声道，“是谁同我们一起去丹尼尔岛野餐的，亲爱的尼娜？你记不起他了吗？在那个遥远的夏天，谁是我们的情郎？”

女孩的身子摇晃起来，她的手仍然揉着太阳穴：“梅勒妮，拜托别问了，这些记忆在我脑子里浮现了又消失……痛……”

休厄尔小姐从背后靠近这个女孩。她的高跟护士鞋在地毯上没有发出声响。

“我们在巴德伊舍的游戏中最先‘进食’的是谁？”我问这个问题只是为了给休厄尔小姐争取走完最后两步的时间。我知道这个黑鬼骗子答不

上来。我们可以看看，当她的身子坐在长沙发上而脑袋滚落到地板上时，她还会不会继续冒充尼娜。或许贾斯汀想要一个新玩具了。

黑鬼女孩说：“第一个是从柏林来的那个舞女——我想她的名字是梅尔——我记不住所有的细节，但我像往常一样，是在早诺咖啡店发现她的。”

我登时一怔：“什么？”

“第二天……不，是两天之后，星期三……我们‘进食’了那个制冰人。我们把他的尸体留在冰库里……挂在冰钩上……梅勒妮，我的脑袋疼得厉害。我想起来但转眼就忘掉了！”女孩开始痛哭。

贾斯汀蜷缩到坐垫边缘，跳到地板上，绕过茶桌，拍了拍她的肩膀。“尼娜，”我说，“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休厄尔小姐沏好茶，盛在我最好的玮致活瓷器里端上来。卡利带来了更多的蜡烛。哈特曼医生和欧德史密斯护士来到楼上检查我的状况，而霍华德、南希和其他人在客厅里各自坐下。黑人男孩则待在外面的草丛里。

“威利在哪儿？”我通过贾斯汀问，“他怎么样了？”

“他很好。”尼娜说，“但我不清楚他的藏身之处。”

“躲避你提到的那些人？”我问。

“是的。”

“他们为什么要伤害我们，亲爱的尼娜？”

“他们害怕我们，梅勒妮。”

“为什么他们会害怕我们？我们又没有伤害他们。”

“他们害怕我们的.....我们的念控力。他们害怕他们会被暴露，因为威利太.....太放肆了。”

小贾斯汀点点头：“威利也知道其他人的存在？”

“应该知道。”尼娜说，“他起初想加入他们的.....他们的俱乐部。现在他只想活命。”

“他们的俱乐部？”我说。

“他们有一个秘密组织。”尼娜说，“每年他们都会在一个地方狩猎预先挑选好的猎物。”

“这下我知道威利为什么想加入他们了。”我说，“我们现在能信任他吗？”

女孩顿了顿。“我想可以。”尼娜说，“但抛开别的不谈，我们三人必须联手自保，度过危机。”

“给我讲讲那些人。”我说。

“我会的。”尼娜说，“但要等下一次。我.....我现在很容易累.....”

贾斯汀露出天使般的笑容。“尼娜，亲爱的，告诉我你此刻在哪儿。让我来帮你。”

女孩笑了笑，什么也没说。

“那好吧。”我说，“我能见到威利吗？”

“有可能。”尼娜说，“但即便你见不到，我们也必须与他合作，直到指定的时间。”

“指定的时间？”

“一个月后。去岛上。”那个女孩又揩了揩额头，她颤抖的动作透露出她已精疲力竭。尼娜一定是用尽了全身力气才让这个女孩能动能说话。尼娜的尸体在漆黑的墓穴中腐烂的形象从我眼前一闪而过，贾斯汀不禁瑟缩起来。

“告诉我。”我说。

“下次吧。”尼娜说，“我们下次见面再谈必须做什么……以及你可以如何帮助我们。现在我必须走了。”

“那好吧。”我说。我的童声中透露着失望。

尼娜——那个女黑鬼——站起来，缓缓走向贾斯汀的椅子，在他的脸上温柔地亲了一下——亲了我。

在她背叛我之前，这样的犹大之吻给过我多少次？我想起了我们上次重聚时的情形。

“再见，梅勒妮。”她喃喃道。

“下次见，亲爱的尼娜。”我答道。

她朝门口走去，左右打量着，似乎在提防卡利或休厄尔小姐随时拦住她。我们微笑着坐在烛光中，茶杯放在大腿上。

“尼娜。”她到门口的时候，我说。

她缓缓转过身。我想起了安妮·毕晓普的猫，它被文森特最后逼到二楼卧室角落里时就是这个样子。“什么事，亲爱的？”

“你为什么派这个黑鬼女孩过来，亲爱的？”

女孩诡秘地笑了笑。“你说呢，梅勒妮？你派过黑人侍从出来办过事吗？”

我点点头。女孩离开了。

门外，手持屠刀的黑人男孩没入草丛深处，看着她从眼前经过。卡利出来替她开门。

她左转，沿着漆黑的街道慢慢走开。

我让黑人男孩溜进她身后的阴影中。一分钟后，卡利打开门，跟了上去。

查尔斯顿

1981年5月5日，星期二

娜塔莉强打精神，走完了第一个街区。她绕过街角，离开了福勒家的视线范围。她知道，她现在要么就屈膝瘫倒在人行道上，要么就发足狂奔。

娜塔莉选择了跑。她飞速跑过了第一个街区，在街角停下往后看。借助一辆转弯车的头灯光芒，她看见了一个穿过院子的黑影。那个年轻人看起来似乎有点儿熟悉，但从那么远的距离，她看不清男孩的具体样貌。但她看见了他手中的刀。另一个人——他的体型更大——绕过了街角。娜塔莉向南跑过了一个街区，再次向东转，上气不接下气，肋骨灼烧般刺痛，但她对此全不理睬。

旅行车停放的街区的路灯更亮，但商店和旅馆都关了，人行道上空荡荡的。娜塔冲到车边，打开驾驶席一侧的门，钻进了车。一个更可怕的念头攫住了她，她发现点火锁里没有钥匙，自己身上没有钱包也没有口袋。但转瞬之后她便想起，她把钥匙放到了座椅下，以便索尔来找车的时候能发现。她弯下腰拿钥匙，副驾驶席一侧的车门打开了，一个男

人进入车中。娜塔莉强忍住尖叫的冲动。她下意识地挺直身子，举起拳头。

“是我。”索尔说，扶了扶眼镜，“你没事吧？”

“哦，上帝啊。”娜塔莉长吁一口去。她四处摸索，找到了钥匙，轰的一声发动了引擎。

一个黑影从灌木丛中蹿出，跑进五十英尺外的街道。“坐好！”娜塔莉大叫一声，猛然挂挡，驶离了路边。他们到达街区尽头时，车子已经加速到时速五十英里。在那个年轻人跳开躲避之前，车头灯照亮了他的身影，尽管只有短短两秒。

“上帝啊。”娜塔莉说，“你有没有看见那是谁？”

“马文·盖尔。”索尔说，身子撑在仪表盘上，“前面右转。”

“他在这儿干吗？”娜塔莉大声问。

“我不知道。”索尔说，“你最好停下来。没有人跟踪我们。”

娜塔莉把车速降到时速五十英里，驶上往北的高速公路。她发现自己流着眼泪大笑起来。她摇了摇头，又放声大笑，好不容易才用平静一些的语调说：“上帝啊，我成功了，索尔。成功了。我在学校里一次戏都没演过，但我骗过了她。简直难以置信！”她决定尽情欢笑，结果却只是流泪。索尔捏了捏她的肩膀，她这才第一次转头看他。但一个可怕的念头骤然攫住了她：梅勒妮·福勒没有上她的当，那个老恶魔发现了他们，识破了他们的计划，而且已经操控了索尔……

娜塔莉不由得往后一缩，挣脱了索尔的手。

索尔愣了一下，然后摇着头说：“没事的，娜塔莉。我醒了，看到你留的字条，打车到离亨利餐厅不足一个街区的地方……”

“吩嚜嗒……”娜塔莉嘟哝道，瞟了眼索尔，立刻将视线投向前方道路。

“我没有喝掉所有的咖啡。”索尔说，“太苦了。何况，你是按照安东尼·哈罗德的剂量给我下的药。他的块头比我小。”

娜塔莉盯着他，不禁怀疑自己是不是快疯了。索尔扶了扶眼镜，“听着，”他说，“我们之前讨论过，精神吸血鬼无法读取你的记忆。我本应向你提问的。但现在你可以先问我。要不要让我描述一下戴维在凯撒利亚的农场？或者我们在耶路撒冷经常光顾的餐厅？或者杰克·科恩从蒂华纳发来的命令？”

“不用。”娜塔莉说，“不用测试。”

“你没事吧？”

娜塔莉用手腕擦掉了泪水，笑着说：“哦，上帝啊，索尔，我刚才被吓惨了。那个地方伸手不见五指，一个白痴的大块头和一个僵尸一样的家伙把我带进了客厅之类的地方。就在那里，六七个人围成一圈，站在黑暗里。上帝啊，他们就像是一具具直立的尸体——有个女人，她的白裙子的扣子都是错位的，她的嘴就一直张着没合拢过。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觉得我根本说不出话，我仿佛一下子失声了。然后，一个……一个小鬼拿着蜡烛走过来。那一幕比在格朗布索普还恐怖，比我想象的恐怖一百倍。他的眼睛看上去就跟梅勒妮一样，充满了疯狂，直勾勾地盯着我。哦，上帝，我从不相信魔鬼、撒旦和地狱，但这个小鬼就像从但丁或者耶罗尼米斯·博斯的噩梦之中走出来的一样。她不断通过他向

我提问，我一个也答不上来。我感觉身后的那个护士——一个穿护士服的僵尸——就要对我下手了，但就在这时，梅勒妮——其实是梅勒妮操控的那个小鬼——提到了巴德伊舍，我突然灵光乍现——索尔，灵感就这么突然爆发了。我花了那么多时间阅读记忆维森塔尔收集起来的资料，此刻终于派上用场了。我还记得那个来自柏林、名叫贝塔·梅尔的舞女，于是轻松赢得了她的信任。但我还是很害怕她再询问他们早年的经历，但她没有再发问。索尔，我觉得我们骗过她了，她上钩了。但我很害怕……”娜塔莉说不下去，轻声喘息起来。

“前面停下。”索尔指着一家肯德基附近的空停车场说。

娜塔莉停下车，挂到驻车挡，努力调整呼吸。索尔探过身子，双手捧住她的脸，在她的左脸亲了一下，然后在右脸亲了一下。“你是我认识的最勇敢的人，亲爱的。如果我有像你这样的女儿，我会非常骄傲的。”

娜塔莉揩掉最后几滴眼泪：“索尔，我们必须赶快返回汽车旅馆，按计划连上脑电图设备。你向我提问。她进入了我的脑子……我感觉到了……比哈罗德那次更糟。冰冰的，黏黏的，就像……我说不上来……就像是坟墓里的东西。”

索尔点点头：“她认为你来自坟墓。她害怕再同尼娜展开较量，所以不想对你怎么样。如果她要对你使用念控力，早就下手了。”

“她称之为‘我们的能力’，我听得出这是一个专属名词。”娜塔莉说，眼神惊恐地打量着周围，“我们必须回去，索尔，按计划将我隔离二十四小时。你要向我提问，确保我……我没有被操控。”

索尔轻声笑了。“娜塔莉，等你睡着之后我们再连上脑电图遥测包

吧。你可以睡觉，但我不需要问你问题。你在车上的这番自说自话已经证明你就是原来那个你.....证明你是一个非常勇敢美丽的姑娘。快到我的位置上来，我来开车。”

娜塔莉把头靠在头垫上，索尔开了返回汽车旅馆的最后几英里。她想起了她父亲，想起了他们在暗室里安静地洗照片，想起了同他共进晚餐，想起了她在汤姆·派珀家背后被生锈的金属划破了膝盖——那时她只有五六岁，她母亲也还活着——她跑回家，父亲穿过院子迎上她，把隆隆作响的割草机留在原地，惊恐地看着她的腿和被鲜血染红的短袜。但她没有哭，他抱起她，带她穿过了纱门，一路喊着：“我勇敢的小姑娘，我勇敢的小姑娘。”

而她就是勇敢的姑娘。娜塔莉闭上双眼。她就是。“开始了。”索尔说，“真的开始了。他们的末日开始降临了。”

她依然闭着眼，但心跳总算平缓下来。娜塔莉点点头，继续想念父亲。

梅勒妮

天亮后，很难相信尼娜来联系过我。我的第一反应是焦虑——尼娜发现了我，我随时都可能受到攻击。但这种感觉很快就消退了，取而代之的都是决心和振作。不论这个女孩代表谁，她都促使我再次思考我的未来。

星期三，我想应该是5月5日，那个女黑鬼没有回来，于是我自己行动起来。哈特曼医生拜访了一个又一个医院，表面上寻找新的实习机会，实际上是寻找符合尼娜医学特征的长期病号。根据我在费城住院时的经验，哈特曼医生没有去询问医生护士或者医院的行政人员，而是以检查医院设施的名义，进入电脑查看用药清单、手术记录和物料采购单。搜寻一直持续到星期五，但女黑鬼始终没有带来尼娜的新口信。到周末结束的时候，哈特曼医生已经检查了所有可以提供长期医护服务的医院、疗养院和医疗中心。他还询问了县殡仪馆，但后者坚称德雷顿夫人的尸体已经被她房产的遗嘱执行人认领并且火化了。但这只能证明，她有可能活着，或者她的尸体被藏匿了起来。我快速探查了每一个殡仪馆工作人员的思想，结果发现一个名叫托比的头脑迟钝的中年男人。他思维里的痕迹表明，他被操控过，而且被操控的记忆被抹除了。

卡利那一周开始调查查尔斯顿的各个墓地，寻找可能埋有尼娜尸体的不到一年的新坟。尼娜的老家是波士顿，所以对查尔斯顿墓地的搜索一无所获之后，我派休厄尔北上——我不想让卡利在这个危险时期离开我——她在古老的波士顿北区的一块私人小墓地里发现了霍金斯家族墓地。星期五晚上半夜过后，她带着从剑桥的凯马特买来的撬棍和鹤嘴锄，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搜查。墓地里埋葬了一堆霍金斯家族的人，总共十一个，其中九个是大人，但所有人看上去都在里面躺了五十年以上。透过休厄尔小姐的眼睛，我看着尼娜父亲残破的颅骨——他曾经拿他嘴里的那颗金牙开玩笑——忍不住再次怀疑尼娜父亲的死因。那年夏天，尼娜因为父亲不允许她买那辆她喜爱的蓝色双门轿车而恼怒不已，我怀疑她因此把父亲的脑袋塞到了那辆电车的轮子下面。

那晚在霍金斯家族墓地，我只看到了骨头和粉尘，还有下葬时所穿的华丽衣物腐朽后的残渣。但为了百分百确定，我让休厄尔小姐敲开了每一颗头颅往里看，结果只发现了褐色的粉尘和昆虫。尼娜没有藏在那里。

虽然我很失望，但同时也很开心，因为我的思维相当清晰。几个月的康复期在一定程度上让我变迷糊了，不像以前那样感觉敏锐，但现在，我发现过去那种缜密的思维又回来了。

我本该猜到，尼娜不会同自己的家人葬在一起。她憎恨自己的父母，对自己早逝的姐姐——她只有这一个姐姐——也十分厌恶。如果尼娜真的成了一具尸体，那她应该就在一座新买的宅邸里，很有可能就在查尔斯顿本地，穿着漂亮的衣服，脸上涂脂抹粉，庄严地躺在铺满奢侈品的棺材里，周围陪葬着许多仆人。我承认，我派欧德史密斯护士穿着

最精美的丝绸衣服去曼德萨旅馆的“种植园厅”用过午餐，但并没有在那里发现尼娜。虽然尼娜和我一样，不是循规蹈矩的人，但她应该没有蠢到再回那里去。

我并没有将那一周所有时间都浪费在徒劳地搜索可能并不存在的尼娜身上。我还做了一些扎实的工作。霍华德星期三飞到法国，开始为我将来在那里旅居做准备。那座别墅同我十八年前离开时差不多。土伦的保险柜里放着我的法国护照，索尔先生三年前刚帮我办了新护照，并且送到了那里。

尽管相距两千多英里，但我仍然能获取霍华德的感知，这说明我的念控力得到了无法估量的提升。以前，只有索恩先生那种经过精心调教的傀儡才能去那么远的地方，而且只能按照预先设定好的方式机械行动，无法接受我的直接指挥。

透过霍华德的双眼，我看到了法国南部苍翠的群山，看到了果园，看到了我的农场附近镇子里的橙色方形房顶，不禁感叹自己竟迟迟没做出逃离美国的决定。

霍华德星期六晚上回来了。所有准备工作都已快马加鞭地完成，以确保霍华德、南希、贾斯汀和南希“体弱多病的母亲”能在一小时之内离开这个国家。卡利和其他人会稍后再走，为我们殿后。虽说我不想丧失我的私人医疗组成员，但如果他们真的跟不过来，那在法国也不是找不到优秀的医生和护士。

安排好撤退路线之后，我反而有点拿不定主意是否要撤退。我同尼娜和威利的重聚其实没有那么不愉快。一想到我同这两个老朋友之间还有那么多斩不断的牵绊，这几个月的游荡、痛苦和孤独就令人愈发不

安。几个月前，我在亚特兰大机场接到尼娜的电话，从此踏上了没头没脑的逃亡之路，但等尼娜的代表——如果她没骗我的话——真的来找我的时候，我却觉得没那么惶恐。

我迟早会查明真相的，我想。

星期四，欧德史密斯护士去公共图书馆检索那个女黑鬼提过的那些名字。她在几篇杂志文章和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上发现了神秘亿万富翁C.阿诺德·巴伦特，在几本关于华盛顿政治的书上看到了查尔斯·科尔本，在几本书上找到了一个名叫开普勒的天文学家——这个人几百年前就死了，所以不可能是我要找的那个开普勒——但女黑鬼提到的其他名字都没查出任何资料。那些查出的书和文章也缺乏说服力。如果那个女孩不是尼娜派来的，那她肯定在说谎。如果她是尼娜派来的，那她也很有可能在说谎。我和尼娜素有嫌隙，不需要一拨同样拥有念控力的阴谋团体挑拨，她也照样可能对付我。

莫非，死亡把尼娜逼疯了？我想。

星期六，我处理了最后一件琐事。哈特曼医生一直同霍奇斯夫人和她女婿洽谈购买院子里的另一座房子的事。我知道她住什么地方。我还知道，每个星期六上午她会独自驾车去老城区的超市购买新鲜蔬菜。她对新鲜蔬菜的热爱几乎到了迷信的程度。

卡利把车停在霍奇斯夫人女儿的车旁边，等待老太婆从超市里出来。见她抱着一大堆杂货走出门口，卡利立即迎上去说：“嘿，我来帮

你一下吧。”

“哦。”霍奇斯夫人说，“不，我可以……”卡利抓起一袋杂货，用力钳住她的左臂，将她拽到哈特曼医生的卡迪拉克旁，塞进座位，就像火冒三丈的大人将顽劣的两岁孩童强行带上车一样。她摸索着想开车门出去，但卡利钻进了驾驶座，伸出一只同这个白痴女人脑袋一样大手，一把勒住她的脖子。她重重地倒在门上。卡利查看了一下，她还能呼吸，于是就把车开回了家，一路上都在播放莫扎特的音乐磁带，还笨拙地跟着哼唱。

5月10日，星期日，正午刚过不久，尼娜的黑鬼信使就敲响了房门。

我派霍华德和卡利出门把她带进了屋子。这一次，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多尔马恩岛

1981年5月9日，星期六

早上七点半刚过，娜塔莉和索尔就乘飞机离开了查尔斯顿。这是她四天以来第一次没有佩戴脑电图遥测包，她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感觉，就像自己赤身裸体，自由自在，仿佛真的刚从被隔离状态解放出来一样。

塞斯纳180小型飞机从查尔斯顿港口另一侧的机场起飞，转弯向朝阳飞去，然后在海湾与大洋相交的蓝绿色水域再次右转。佛利岛出现在右翼下方。娜塔莉看见，在海湾、潮汐通道和沿岸沼泽组成的混乱网络中，近岸内航道[【14】](#)蜿蜒向南。

“你觉得要飞多久？”索尔大声问飞行员。索尔坐在前排靠右的位置，娜塔莉坐在他身后。塑料防水布包裹的大袋子就放在她脚下。

达利尔·米克斯瞟了眼索尔，然后转头去看侧后方的娜塔莉，“大概一个半小时。”他喊道，“如果东南风刮起来的话，还会更久一点儿。”

同七个月前娜塔莉在罗布·金特里的前门廊上见到他时相比，这个包机飞行员并没有太大变化。他戴着廉价塑料墨镜，穿着帆船鞋、破破

烂烂的牛仔裤和运动衫，运动衫上印着几个褪色的字：瓦巴什学院。娜塔莉依然觉得，米克斯看起来像年轻长发版的莫里斯·尤德尔。

娜塔莉还记得，罗布·金特里的老朋友叫米克斯，是个包机飞行员。她稍微翻了一下黄页就找到了他在普莱森特山北面小机场的办公室，就在一条从查尔斯顿流出的河流旁边。米克斯也还记得她，他们聊了几分钟罗布的轶事，他就同意带索尔和她低空飞越多尔马恩岛。米克斯显然相信了他们的说辞——娜塔莉和索尔要写一篇关于神秘亿万富翁C. 阿诺德·巴伦特的报道。娜塔莉可以肯定，米克斯在收费上给了他们优惠。

这天晴朗温暖，万里无云。娜塔莉看见长达一百英里的锯齿形海岸边，浅色的近海水体融入了大西洋的蓝紫色水体。覆盖着绿色和棕色的南卡罗来纳渐渐变成了西南方热气蒸腾的地平线。飞行过程中，他们几乎没有交谈，索尔和娜塔莉各自想着心事，米克斯则忙碌着操纵飞机，不时与航空管制员进行无线电通话。他显然对今天的天气很满意。在海上飞了一段时间后，他指着西边远方两个模糊的轮廓说：“那个大点儿的是希尔顿·海德岛，有钱人很喜欢去那儿度假。我从没去过。小点儿的是帕里斯岛，上面有海军陆战队的营地。许多年前，他们请我免费在那里度了一个假。他们那会儿就知道怎么把男孩变成男人，把男人变成机器人。听说他们现在仍然擅长此道。”

到萨凡纳以南海域后，飞机又转弯朝海岸飞去。他们看到了长长的海滩和绿色植物，米克斯认出那里是圣凯瑟琳岛、黑胡子岛和萨婆罗岛。接着飞机左转，稳定朝112方位飞去。米克斯指着远方海中的又一个轮廓，模仿海盗的低吼说：“那儿就是多尔马恩岛。”

娜塔莉拿起300毫米镜头的尼康相机，靠在侧窗上，用单脚架固

定。她用的是快速感光照片，索尔将他的素描本和写字板放在大腿上，翻阅从杰克·科恩的资料中抽取的地图和图表。

“我们将从北面靠近，”米克斯大喊道，“沿着面朝大西洋的一侧飞，然后绕岛一圈，看看那座古老的大宅。”

索尔点点头：“你能靠得多近？”

米克斯咧嘴一笑：“他们这儿管得很严。表面上，岛的北部是一个很大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候鸟迁徙的固定路线也经过那里，所以那里的空域是禁飞的。但实际上，来头极大的西方传基金会拥有那片区域，而且防守十分严密，都快赶上俄国导弹基地了。只要你从那儿低空飞过，然后降落在海岸附近，你就会吃不了你兜着走。一旦他们查明你的注册号码，民航管理委员会就会立即吊销你的飞行执照。”

“那你有没有闯过禁区？”索尔大声问。

“当然有。”米克斯说，“不知你注意到没有，我飞机上的注册号码都是红胶带做的，扯掉胶带，就能换上新的注册号码。瞧那边。”他指着岛东面一英里处一艘正向北缓慢航行的高桅灰色船只说，“那是他们的巡逻艇。装着雷达。这些船速度极快，在海岸来回巡逻，如果有哪个傻瓜想来多尔马恩岛野炊或者观鸟，准会在这儿找到惊喜的。”

“那六月份夏令营举行的时候呢？”索尔问。

米克斯笑道：“到时候海岸警卫队和海军都会出动。听说在西南部的简易机场配备了武装喷气涡轮直升机——我等会儿会带你们过去看——有朋友告诉我，一旦有轻型飞机进入方圆三英里的范围就会被打下来。好了，到北沙滩了。除了大宅和俱乐部附近的游泳场，这个岛就只

有这里有沙滩。”米克斯转头看着娜塔莉，“希望你已经准备好了，女士。这趟环岛观光只能看一遍。”

“准备好了！”娜塔莉高声回应。飞机在海岸外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以四百英尺的高度飞行，她开始咔嚓咔嚓地拍照。她庆幸自己今天带的是可以自动卷片的大号胶卷，这种东西她平常几乎用不上。

她和索尔都研究过科恩找到的这个岛的地图，但真实的情况更有趣，尽管他们只看见矮棕榈和沙洲从眼前一掠而过，几乎捕捉不到细节。

多尔马恩岛是那种经常在海岸附近见到的海岛。从飞机上看，它就像一个潦草的手写“L”，几乎是正南正北走向，“L”的一竖长6.8英里，一横向长2.7英里，在“L”的一横拐弯向北的地方，岛宽骤然缩小到半英里。

越过最北端长长的白色海滩，飞机沿着东海岸飞行，可以瞥见沼泽地和亚热带森林，后者覆盖了整个岛三分之一的面积。从矮棕榈和柏树中，一大群白鹭疯狂地拍打着翅膀飞起来，从表面看，这里确实像是野生动物保护区。娜塔莉在自动卷片功能许可的范围内快速拍着照。她瞥见一个岩岬南部的灌木丛中的有一片被火焚烧过的石质建筑废墟。

“那是古老的奴隶医院的遗址。”索尔大声说，在地图上做了个记号，“森林吞没了医院后面的杜波斯种植园。岛上还有一个奴隶墓地……瞧，那就是隔离区！”

娜塔莉从相机取景框上抬起头。接近“L”底部一横的时候，地势渐高，森林仍然茂密得没有一处缝隙，只是这里除了矮棕榈和热带植物外，还有小橡树、柏树和海松。前方还可以瞥见一些低矮的半埋在土中

的水泥建筑，状如诺曼底海滩的碉堡。一条平坦的黑色柏油路在棕榈树之间穿行，通往一片被高高的栅栏围起来的宽一百码的区域，里面没有任何植被，而且横贯整个岛。从高处看，那里的地面上似乎铺满了锋利的贝壳。娜塔莉开始使用长焦镜头拍照。

米克斯摘下耳机，“老天，你们真应该听听那艘雷达巡逻艇上的人在喊什么。可惜我的无线电坏了。”说着，他向索尔坏笑了一下。

他们朝“L”底部东西走向的一横飞去。米克斯来了个急转弯，以免直接越过那部分。

“拉高！”索尔大叫道。

随着飞机逐渐攀升，娜塔莉的视野更开阔清晰了。她换上了装有广角镜头的理光相机，改用手动模式拍照，保持着最快的卷片速度。她忽然冲到左舷窗边，拍了几张正在往后退去的长海滩。

“L”底部一横的北面同岛上其他区域截然不同——那里在隔离区南部，生长着橡树和松树，地势缓缓升高，最后在南面很远的地方形成一条高出海平面两百英尺的山脉。岸边精心铺设了柏油路，就像一条无比柔滑的缎带，掩映在棕榈树和古老的小橡树之间。他们在五百英尺的高度平飞时，树林之间不时露出绿色的房顶，岛中心的草地上排着一圈长椅。

“夏令营宿舍和圆形露天剧场。”索尔大声说。

“坐稳了。”米克斯说，然后再次向左急转，掠过一处形如镰刀的珊瑚礁，以免直接飞越岛的东南角的人造港口和长长的水泥码头。“我猜他们不会朝我们开枪。”米克斯咧嘴笑道，“但还是小心为妙。”

飞过港口之后，他们又向右急转，沿着高耸多岩的东部海岸飞。在岛上最高点的古老橡树和鲜艳木兰背后偏南的地方，浮现出一个屋顶，米克斯朝那里点点头，说：“就是那座大宅，过去是范德胡夫种植园。大宅主人是个爱钱如命的老牧师。1770年左右用柏木板建造的。三楼上有二十一个天窗。挺过了四场龙卷风、一场地震，还有内战。树林这边有直升机场……瞧，就在空地里。”

塞斯纳飞机再次右转，降低高度，沿着白色悬崖的顶部飞行。悬崖下方两百英尺就是波涛汹涌的海面。娜塔莉用长焦镜头拍了五张照片，又用广角镜头拍了两张。一长排高大的橡树通往大宅。经过几百年的风吹雨打，那座宅子已经老旧凋敝。宅子后面是一块精心修剪过的四分之一英里宽的草坪，草坪边缘就是悬崖。

索尔看了看地图，眯眼望向渐渐隐没在高大橡树后的大宅屋顶，“应该有一条公路……或者林荫小道从北面通往大宅。”

“小橡树路。”米克斯说，“有一英里多长，从港口笔直地通往大宅另一侧的山脚下，花园也在那一侧。但那不是公路，而是一条长满草的小道。有三十码宽，两侧是一百英尺高的小橡树，树龄高达两百年。树上挂着类似日本灯笼一样的照明装置……晚上十英里外都能看见……那些头面人物晚上到了之后，会被车载着沿小橡树路送到大宅去。那里就是飞机跑道！”

他们沿着“L”的底部横向西飞了两英里，高耸的悬崖被低矮的多岩海岸线所取代，然后又变成了一片宽阔的白色沙滩，这时飞机跑道映入眼帘：一条长长的黑色空地，朝东北方向的森林延伸而去。

“他们坐飞机过来，然后徒步去小橡树路。”米克斯说，“只是走不

了多久。这条跑道，无论是私人小飞机还是公务机都可以降落。紧急情况下甚至可以降落波音727。”

飞机大幅右转，绕过岛的西南角，游泳场消失在他们身后。

前方“L”笔直的一竖被锯齿状的潮汐通道破坏了。围着栅栏的隔离区跨过地峡往内陆延伸。这片一百码宽的区域光秃秃的，在周围茂盛的热带植被中显得尤其突兀，就像是天堂中赫然树起了一座柏林墙。越过隔离区往北飞，岛的西侧看不到任何人造物体的痕迹，连废墟都没有，茂密的矮棕榈、海松和木兰一直生长到海边。

“他们是怎么解释隔离区的？”索尔问。

米克斯耸耸肩。“说是用来把野生动物保护区和私人领地隔开的。”他说，“但实际情况是，这里全都是私人的。在他们的夏令营上——这名字蠢透了，对吧？——他们会把一大拨总理和前总统送到岛上。他们让这些家伙留在隔离区南面，这样安保工作也轻松一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座岛不安全。那边是西面的巡逻艇。”他朝左边点点头，“再过三周，巡逻艇就会多出十几艘，还有海岸警卫队的快艇，把这里围个水泄不通。就算你上了岛也走不了多远。到处都有特勤局和私人安保公司的人。如果你们在做关于C. 阿诺德·巴伦特的报道，那你们肯定知道，那个家伙不喜欢被打扰。”

他们即将抵达岛的最北端。索尔指着那里说：“我想在那儿降落。”

米克斯转过头，在墨镜后面瞪着他。“听着，伙计，”他说，“我们可以制订一个假想的飞行计划。我们甚至可以偷偷进入巴伦特的空域。但如果我把飞机降落到那条跑道上去，我就永远别想再见到我的飞机了。”

“我不是说降落到跑道上。去。”索尔说，“最北端的海滩又直又硬，”索尔说，“长度似乎也足够。”

“你疯了。”米克斯说。他皱起眉头，摆弄操作台上的按钮。越过最北端，便是浩渺的大海。

索尔从衬衫口袋中取出四张五百美元的钞票，放在操作台上。

米克斯摇摇头，“如果我们落地后撞上了石头或者软沙滩，这点儿钱根本不够买新飞机，也不够付医药费。”

娜塔莉探过身子，抓住飞行员的肩膀。“求你了，米克斯先生。”她的声音盖住了引擎的轰鸣，“这对我们非常重要。”

米克斯挪了挪身子，以便能看到娜塔莉。“你们不是在做杂志报道，对吧？”

娜塔莉瞅了眼索尔，然后又看着米克斯，点了点头。“不错。”

“是不是同罗布的死有关？”米克斯问。

“是的。”娜塔莉说。

“我就知道。”米克斯点点头，“罗布在费城遇到了什么事？这些事同联邦调查局又有什么关系？关于这些问题，我压根儿不信他们给我的解释。莫非这个叫巴伦特的亿万富翁也牵涉其中？”

“我们觉得他脱不了干系。”娜塔莉说，“但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信息。”

米克斯指着身下的海滩说：“在那边降落，停留一会儿，你们就可

以查出些东西？”

“有可能。”索尔说。

“好吧，管他的呢。”米克斯嘀咕道，“我猜你们俩都是恐怖分子。但恐怖分子从来没伤害过我，而巴伦特那样的浑蛋已经折磨我好多年了。”

塞斯纳向右急转，他们掉头再次朝北沙滩飞去，高度二百英尺。那条狭长的沙滩最宽处也只有十码，旁边就是浓密的植被。沙滩西北端河流和潮汐通道纵横交错。“沙滩只有一百二十码长。”米克斯说，“我们必须在冲进海里之前停下来。让我们祈祷不会遇到什么洞或者石头吧。”他检查了一下操作台，俯视着身下的白色的海浪和摇曳的树冠，“现在刮的是西风。”他说，“抓稳咯。”

塞斯纳再次右转，他们在海上绕了一圈，降低了高度。索尔系紧安全带，双手撑在控制台上。后座的娜塔莉收拾好照相设备，将柯尔特自动手枪塞在宽松的女衬衫下，检查了自己的安全带，固定好身子。

米克斯后拉油门杆，塞斯纳缓缓下降，有整整一秒仿佛都悬浮在岛东部的波浪之上。索尔根据航线判断，他们将降落到海面上，而不是沙滩上。但最后关头，米克斯又突然给了塞斯纳一点推力，飞机侧滑着越过一堆岩石。飞机朝岩石降落的时候，石头看上去越来越大，让人悚然心惊，但米克斯最后成功地让飞机在十英尺外的潮湿沙滩上稳稳落地。

机头往下一栽，海水泼溅在挡风玻璃上，索尔感觉左轮打滑了，米克斯手忙脚乱，仿佛在同时操纵油门、方向舵、制动装置和副翼。机尾接着落了下来，飞机虽然在减速，但显然减速得不够快，因为透过越来越慢的螺旋桨的模糊光影，他们看见刚才还挺远的海滩西北角的潮汐通

道逼近眼前。米克斯将右轮朝下压，海水都溅到了索尔一侧的舷窗上。米克斯猛拉制动装置，机尾骤然抬升转弯，飞机滑行着转了一个大弯，左轮离地，右轮离潮汐通道和沙丘只有几英寸。这一系列操作都在五秒钟完成，最后飞机停了下来，螺旋桨怠速旋转着，挡风玻璃正对东方。身后的潮湿沙滩上，留下三条根本不平行的着陆痕迹。

“你只有三分钟。”米克斯说，手已经放在油门杆上，“我会在海滩东端等你。如果风停了，或者我看见他们的船绕过了奴隶角，那我只好同你说再见了。女士留在飞机里，好在转弯的时候帮我抬机尾。”

索尔点点头，解开安全带，走出薄薄的舱门，长发在螺旋桨卷起的风中飞舞。娜塔莉将那个又长又重的袋子推了下去。袋子外面裹着塑料防水布，皮质把手从袋子里伸出来。

“嘿！”米克斯大叫起来，“你可没说这个——”

“走吧！”索尔也大叫回应，然后跑到了森林边上。潮汐通道就消失在他旁边的浓密棕榈叶和热带花卉之中。

离沙滩十英尺的地方就是沼泽，索尔脚踝以下的部分都陷了进去，森林外围的木兰和矮棕榈被挂着铁兰的古老柏树和扭曲粗糙的橡树所取代。一只鸮从索尔头顶六英尺的大鸟巢扑腾着翅膀飞起来，一种不知名的生物在他右边十英尺游走了，留下“V”字形的涟漪，让索尔想起了金特里说过的抹黑抓蛇的故事。

三分钟差不多快结束的时候，索尔才看了看指南针，认定自己已经走得够远了。他的右肩扛着那个沉重的袋子，他四下打量了一番，发现

了一棵古老的柏树，树身上留有火烧或雷击的痕迹，低处的两条树枝伸在咸水上方，就像一个尖叫的男人张开了一双烧焦的手臂。他朝那棵树走去，抵达粗大的树干的时候，水已经没过了他的腰。闪电在树干正面撕开了一条锯齿状的裂缝，露出腐朽的树心。

泥浆和水流拉扯着索尔的左裤腿，但他全然不顾，小心翼翼地将长袋子塞进裂缝，用力往上推，直到从外面根本看不见，然后从灰色树干上折下两根枯枝，交叉支撑在袋子下面，以防松脱。他后退了十步，对这番掩蔽工作十分满意，然后开始记住那棵老树的形状，以及相对于潮汐通道和其他树的位置。他抬起头，又记下了铁兰和扭曲树枝之间那片天空的模样。然后索尔转身，快步返回沙滩。

泥浆阻碍了他的脚步，似乎随时可能把他的鞋子扒下来，或者折断他的踝关节。咸腥的渣滓覆满了他的衬衫，死水散发出海水和腐败物的味道。棕榈树和蕨类植物的叶片拍打着他的头，一团叮人的小虫组成浓密的乌云悬在他汗涔涔的脸和肩膀上空。走出沼泽的路上，植物似乎茂密了无数倍，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没走到尽头。然后，他穿过最后一层树枝屏障，跌跌撞撞地越过水浅沙清的潮汐通道，爬上深沟，返回沙滩。他发现自己虽然有指南针辅助，却还是没有从进入沼泽的地点出来，而是向西偏离了三十码。

塞斯纳飞机不见了。

索尔刹那间吓得魂飞魄散，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向前跑了五十英尺，终于看到了金属和玻璃的反光。那架飞机就藏在一座低矮的沙丘之下，似乎离他无穷远。他从潮湿的沙滩上冲过去。引擎声越来越响亮，潮水似乎涨了起来，但他几乎不为所动。潮水已经漫过了临海一侧的轮胎痕迹，被太阳烤干的可用海滩面积急速缩小。跑过三分之二距

离的时候，他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以至于没有听见那艘快艇隆隆驶来的马达声，直到他看见它激出白色的飞沫，绕过了岛的东北角。船上至少有五个持枪的人影。索尔发足狂奔，靴子踏进海浪里，水花四溅。他径直冲到塞斯纳前方，如果这架飞机现在就起飞，那除非索尔潜入水中，否则铁定被螺旋桨绞成肉泥。

他离飞机十码的时候，忽然看到飞机左翼下蹿起三条沙柱。这场面相当诡异，就像是有掘沙的动物或者巨大的沙蚤正从沙下朝他袭来一般。但一秒过后他就听到了子弹嗖嗖的啸叫。快艇就在两百码外，他已经进入步枪的射程。索尔猜测，要不是碎浪和过快的船速影响了射手的精准度，他可能早就被击中了。

索尔冲过最后二十英尺，左侧舱门忽然打开，他踩着起落架支柱跳上副驾驶座，瘫倒在座位里，全身被汗水浸透。他刚一跳进舱门，飞机就颠簸摇晃着，沿着狭窄的潮湿沙地滑行起来。娜塔莉奋力关上了砰砰作响的舱门。身后传来子弹击中金属的声音，米克斯咒骂了一声，摆弄了一下头顶的操作按钮，将油门杆推到底，牢牢抓住颤抖不止的驾驶杆。

索尔坐起来，刚好透过挡风玻璃看到塞斯纳抵达了沙滩的尽头，但仍然没有升空。飞机呼啸着驶过潮汐通道和狭窄河流岸边的沙坡。西侧的嶙峋怪石和低矮植物迎面扑来。

但机身下三英尺厚的气流帮助他们。在右轮溅起水花之后，他们终于升入空中，以一英尺的微小距离与岩石擦身而过，然后右转，爬升了二十英尺，三十英尺。索尔向右侧看去，发现快艇疯狂地在海面上颠簸着追逐他们，枪口闪着光，仿佛在正对索尔的眼睛开枪。

米克斯猛踩方向舵脚踏，后拉驾驶杆，然后又前推，让塞斯纳划出了一条诡异的向左侧滑的弧线，从海浪上方五英尺处加速升空，越过了岛的西端，森林挡在了他们和巡逻艇之间。

索尔没有系安全带，头撞到了舱顶，又从没关紧的舱门上反弹回来。索尔抓住座椅和操作台，以免撞到飞行员和驾驶杆。

米克斯狠狠瞪了他一眼。索尔系好安全带，观察四周。树林从他们左侧飞掠而过，前方半英里，三艘快艇径直朝他们驶来，船头仰起，完全脱离了水面。

米克斯叹了口气，然后向右急转。机身偏斜得如此厉害，索尔甚至都可以看见正下方水下十英尺的一只蝠鲼的轮廓。翼尖与海浪之间只有他前臂那么长的距离。

他们绕了个圈，恢复向西水平飞行，将多尔马恩岛和快艇抛到了身后，但高度仍然很低。当他们加速到时速一百五十英里时，可以明显感觉到速度的提升。索尔希望塞斯纳有可收缩的起落架，因为起落架的震动让他的双脚忍不住要从地板上抬起来。米克斯用双膝固定住驾驶杆，然后从口袋中取出一块红手绢，捂住鼻子大声擤鼻涕。

“我们得直接飞到我的朋友特伦斯在蒙克角的私人机场，还要给阿尔伯特打电话，让他做一份备用飞行计划。”米克斯说，“虽然那个沿岸机场已经很靠北了，但也要防着他们来查。这真他妈的是一团糟啊。”他摇了摇头，但嘴角的笑容暴露出了他的真实想法。

“你先前说，这次观光旅行收费三百美元。”索尔说，“但我想现在应该不止这个价了。”

“不止？”米克斯说。

“是的。”索尔说。他朝娜塔莉点点头。她从相机包里摸出了一捆五十美元和二十美元钞票，总共四千美元。索尔将钱放在了飞行员座椅的边上。

米克斯接过钱，放在大腿上翻了翻。“听着，”他说，“如果我能帮你查出谁杀了罗布·金特里，就算不给我这笔奖金我也愿意。”

娜塔莉探出身子，“你帮上忙了，”她说，“所以奖金你拿着。”

“你们能告诉我那个叫巴伦特的王八蛋同罗布的死有什么关系吗？”

“等我们掌握更多情况之后就告诉你。”娜塔莉说，“我们可能还需要你的帮助。”

米克斯挠了挠运动衫，咧嘴笑道：“当然，女士。你们闹革命的时候别忘了我，好吧？”

米克斯打开了挂在仪表盘把手上的收音机。在钢鼓乐队的鼓点和西班牙文歌曲声中，他们朝大陆飞去。

梅勒妮

星期天，尼娜的傀儡驾车带走了贾斯汀。

她在上午快十一点的时候敲响了大门。这个时间，体面正派的人都应该在教堂。她拒绝了卡利请她入内的邀请，反而请贾斯汀——她称其为“男孩”——出来随她坐车走一趟。

我思索了片刻。让贾斯汀离开这座宅子的想法令我很不安——在所有家人中，我最喜欢他——但不让那个黑人女孩进屋也有好处。何况，这趟出行有可能发现尼娜行踪的线索。所以我同意了，让黑人女孩在喷泉边等待。欧德史密斯护士给贾斯汀穿上最漂亮的衣服——蓝色短裤配水手服——他便和女黑鬼离开了。

我在女孩的车上没有找到任何信息。那只是一辆几乎全新的达特桑，样子和味道像是租来的。黑人女孩穿着黄褐色的裙子、高筒靴和米黄色的衬衫，没带钱包或者钱夹，所以也不大可能找到她的身份证件。当然，如果她是尼娜调教出来的工具，那她已经没有身份可言。

我们沿着东湾大道缓缓行驶，然后沿着高速公路向北驶向查尔斯顿高地。女孩在高地上的一个俯瞰海军造船厂的小公园里停下，从后座取

出双筒望远镜，带着贾斯汀来到一道黑铁栅栏前。她看了一会儿水面另一侧密密麻麻的起重机架和灰色舰船，然后转头对着我。

“梅勒妮，你是否愿意救威利的命，同时也保护你自己？”

“当然愿意。”我用带着孩子气的女低音说。我其实并没仔细听她说话，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一辆驶入停车场、停在尽头的旅行车上。车上有一个男人，他戴着墨镜，脸藏在阴影中，而且隔得很远，所以我看不真切。我敢肯定，我们从卡尔豪恩街左转进入东湾大道后不久，这辆车曾出现在我们身后。我让贾斯汀扭来扭去，偷偷地观察——做到这点很容易，贾斯汀本来就个不安分的小孩。

“很好。”黑鬼女孩说，又把那个荒诞不经的故事讲了一遍，说一群同样拥有念控力的人在一个岛上拙劣地模仿我们的游戏。

“那我该怎么帮你？”我问。我将贾斯汀的脸扭曲成很感兴趣的模样。孩子天真无邪，你很难不信任。黑人女孩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思考着可能的选择。

先前，操控这个女孩对我来说毫无用处。通过试探，我认为这个女孩存在三种可能：第一，尼娜在操控她，但根本无意与我争夺控制；第二，这个女孩是个调教得非常好的傀儡，不需要尼娜或者其他调教者的监督指挥；第三，她根本就没有被操控。

但现在，情况变了。如果旅行车上的男人同黑人女孩有联系，那操控女孩就是获取信息的好办法。

“给，用望远镜看看。”她说，把望远镜递地给了贾斯汀，“就是从右边数的第三艘船。”

我接过眼镜，潜入了她的思想。我感到了她的震惊，还看到了一个叫示波器的机器上的古怪图像——这让我想起了哈特曼医生在我卧室里安装的那种设备——然后我就控制住了她。这一过程几乎毫无障碍——在我念控力增强之后，这是理所当然的。黑人女孩年轻而强壮，我能感到她旺盛的生命力。这种力量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可能会派上用场。

我把贾斯汀留在原地，拿着可笑的望远镜。我则操控黑人女孩快步走回旅行车，心中暗想：要是这个黑人女孩带了什么能做武器的东西就好了。车停在停车场的尽头，因为挡风玻璃上反射的阳光，我走到一半才发现车上没有人，驾驶席一侧的门开着。

我让女孩暂时停下，观察四周。公园里只有几个人：一对黑人男女在栅栏边散步；一个穿着慢跑服的年轻女人毫无廉耻地靠在树边，单薄的衣料下明显看得出乳头的轮廓；两个商人在自动饮水机边热烈交谈；一个比我年纪还大的短须老人站在另一辆车边注视着我；一家人坐在附近的野餐桌边。

有那么一小会儿，恐惧又攫住了我，我四处搜索尼娜的脸。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春天的星期天，但我却感觉随时会发现一具腐尸坐在公园长椅上，或者从一辆车的前排座椅上瞪着我，蓝色的眼睛从眼窝中升出来，下面跟着一波蠕动的蛆虫.....

贾斯汀以顽皮孩童特有的无忧无虑的神情拿起一根落在地上的树枝，在自己面前挥舞着，靠近黑人女孩，紧跟着她，我则操纵着她靠近旅行车。我透过驾驶员一侧的窗户往里看，看见从一堆电子设备里延伸出的缆线蜿蜒着越过座椅，延伸到车的后部。贾斯汀转过身，监视着公园里的其他人。

我让黑人女孩挪动身子，以更好地观察后座。突然，我感到一股轻微的疼痛。我立刻将其压制下来，但我感觉自己失去对她的控制。有那么一小会儿，我相信这是尼娜在试图抢回对她的控制权。但我立刻意识到，女孩浑身瘫软，摔倒在人行道上。我及时把所有意识转移到贾斯汀身上，正好看见女孩重重落地，脑袋从金属车门上滑下来。她中弹了。

我驱动贾斯汀的短腿往后退去。他手中还拿着那根一开始从贾斯汀的角度看无比厉害的树枝，但现在我意识到那只是一条可笑的小木棍。望远镜仍然挂在我的脖子上。我朝一个空空的野餐桌退去，不停地转头搜索，不知道我的敌人是谁，也不知道他会从什么方向袭来。似乎没有人察觉那个黑人女孩倒地了，或者看见旅行车和蓝色跑车之间她的尸体。我不知道是谁杀了她或是用了什么方法杀了她。贾斯汀瞥见她米黄色衬衫后背上有一个红点，但比弹孔小许多。我想起了无声手枪和其他古怪的玩意儿。这些东西我曾在电视上的晚间剧场里看过，但后来我让索尔先生把电视扔掉了，再也没买过。

操控女孩看来并不明智。现在她死了——或者说，我认为她死了，我可没兴趣让贾斯汀去接近她的尸体——贾斯汀又离家这么远。我离开停车场，朝栅栏移动。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转过身，开始朝我的方向走来。我转身面对他，举起树枝，像野兽一样咆哮。那个男人只是瞟了一眼我，然后就继续朝野餐亭走去。我让贾斯汀转身朝栅栏跑去，在公园远端角落里停下来，后背对着冰冷的铁栅栏。

从这个角度看不到黑人女孩的尸体。两个男人从停车场这一侧跳下大型摩托，朝我走来。

卡利和霍华德跑去车库取凯迪拉克。霍华德不得不下车去打开车库

门。那里很黑。

欧德史密斯护士给了我一针，让我的心跳平静下来。诡异的光线照在床尾我母亲的被子上；这光线经库珀河的河面反射后映入贾斯汀的眼睛；在霍华德摸索着门闩的时候，这光线也透过车库蒙着污垢的窗玻璃照到他身上。

休厄尔小姐在楼梯上摔了一跤。厨房里的黑人男孩呻吟起来，莫名其妙地抱住自己的头。贾斯汀的视线模糊了又清晰，看见草地上出现更多的男人……同时控制这么多人真是太困难了，我头痛欲裂。我在床上坐起来，通过欧德史密斯护士的眼睛观察自己……哈特曼医生去哪儿了？

该死的尼娜！

我闭上眼睛——所有傀儡的眼睛，除了贾斯汀。没必要惊慌。贾斯汀太矮了，即使他找到了钥匙也不能开车。但我可以通过他操纵任何他可以看见的人，让他们开车带他回家。可是，我太累了。我的脑袋很痛。

卡利驾驶凯迪拉克倒车，撞开车库的门，差点儿撞倒霍华德，没等后者上车就沿着小巷开走了，后备厢和后挡风玻璃上还挂着腐朽的木头碎屑。

我来了，贾斯汀。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即使他们抓走了你，也有别人在这儿陪我。

这会不会是调虎离山之计？卡利走了。霍华德在车库里爬，试图站起来。尼娜的傀儡会不会正在穿过前门？翻过栅栏？

我集中精力操纵名叫马文的黑人男孩拿着斧子从后门廊来到前门外。他产生了抵抗。虽然只有一秒钟——也许不到一秒——但他抵抗了。我的调教太松懈了。他残留了太多的自我意识。

我强迫黑人男孩进入院子，经过喷泉。那里没有人。休厄尔小姐也加入进来，共同承担警戒任务。我将正在霍奇斯家客厅小憩的哈特曼医生唤醒，让他跑着来到我身边。欧德史密斯护士从橱柜中取出一把霰弹枪，把凳子拖到床边。卡利来到了米廷街，朝海军造船厂附近的斯普鲁尔大道上的出口驶去。霍华德站在后院警戒。

我感觉好多了。我又能掌控局面了。只有尼娜能让我产生这种恐慌。但现在恐慌结束了。如果有人威胁贾斯汀，我一定会让那家伙把自己钉在铁栅栏上。我会很乐意帮他挖出自己的眼睛……

贾斯汀不见了。

刚才注意力分散的时候，我留下他自我调教。一个六岁的男孩，背对着栅栏的河流，手中拿着木棍，对抗着全世界。

他不见了。完全没有感觉输入。我完全没有感到有人对他做了什么，既没有中弹，也没有挨刀。也许本来是有感觉的，但被霍华德的疼痛盖住了，或者受到了那个黑人男孩自我意识觉醒的影响，或者就是笨手笨脚的休厄尔害的。我不知道。

贾斯汀不见了。晚上谁来给我梳头呢？

或许尼娜没有杀他，只是绑架了他。但为什么呢？难道就是为了报复我害死了她那个傻兮兮的黑鬼信使？尼娜会这么小气？

是的，她会。

卡利来到公园里，拖着沉重的脚步四处乱转，人人都盯着他。盯着我。

黑人女孩租来的车还停在那里，但车上没人。旅行车已经开走了。黑人女孩的尸体不见了。贾斯汀不见了。

我让卡利的前臂撑在铁栏杆上，俯瞰着下方四十英尺的河流。灰扑扑的河水波浪翻滚。

卡利哭了。我也哭了。我们都哭了。

该死的尼娜。

那天深夜，我吃过药，半睡半醒之间，忽然听见前门传来愤怒的咆哮。我昏沉沉地操控卡利、霍华德和黑人男孩出了门。我看到了来者是谁，不由得惊呆了。

是尼娜的黑人女孩，她脸色苍白，衣服肮脏破烂，眼睛瞪得老大。她怀里抱着贾斯汀软绵绵的尸体。欧德史密斯护士掀开窗帘，透过百叶窗窥视，给了我另一个观察的角度。

黑人女孩抬起一根长手指，直指着我的房间，直指着我。

“你，梅勒妮！”她大叫着，我怀疑整个老城区的人都要被她吵醒，“梅勒妮，马上打开这扇门。我想和你谈谈。”

她的手指继续举着，指着我。时间仿佛过去了很久。我床边显示器上的绿色线条疯狂地波动。我们全都闭上了眼，然后睁眼再看。黑人女

孩仍然在那里，仍然指着，仍然傲慢专横地瞪着我。自从上次破坏尼娜·德雷顿的计划之后，我还是第一次再见到这样的表情。

我犹豫不决，但最终还是派卡利前去开门，然后立即后退，以免被尼娜派来的这个东西触碰到。她动作敏捷，迈着大步穿过了打开的前门。

她进入客厅之后，我们所有人都给她让出了路，与她保持距离。她将贾斯汀的尸体放在长沙发上。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们只好等待。

查尔斯顿

1981年5月10日，星期天

索尔监视着公园里娜塔莉和贾斯汀的一举一动，并且通过夹在衬衫衣领上的麦克风监听他们的对话。这时候，电脑突然发出了尖锐的警报声。他的眼睛陡然一亮，朝放在旅行车副驾驶席上的便携式电脑的屏幕看去。起初的一秒，他以为是遥测包、传感器或者后排的电池组出了故障。但瞥了一眼过后，他就发现不是设备故障，而是他和娜塔莉都担心的那种事发生了。屏幕上出现了明确的 θ 波， α 波则开始出现快速眼动睡眠状态下特有的波峰波谷。这一刻，他找到了几个月来百思不得其解的那个问题的答案，但同时也发现，他的生命即将面临危险。

索尔往窗外看去，发现娜塔莉朝他转过头。他抓起飞镖枪，拉开门，从旅行车边小步跑开，利用这辆车和停车场的其他车辆做掩护，挡住娜塔莉和男孩的视线。不，那不是娜塔莉，他想，然后停在了最后一辆车后面。这时他已经距离旅行车二十五英尺了。

为什么那个老太婆现在决定操纵娜塔莉了呢？索尔怀疑自己的跟踪可能露出了马脚。他不得不紧跟他们——他们在娜塔莉身上安的麦克风

和发射机的使用半径不足半英里——路上的车又比较少。上周成功骗过了梅勒妮，昨天又去岛上做了考察，他们变得过度自信了。索尔轻声咒骂了几句，蹲下身，透过一辆白色福特费尔蒙特的窗户看着娜塔莉大步朝旅行车走去。

男孩跟在娜塔莉身后十五步的地方，手里拿着从草丛中拾起的一根树枝。索尔顿时产生了杀死那个孩子的强烈冲动，他恨不得将夹克口袋中的柯尔特自动手枪掏出来，把整个弹匣的子弹都送那具小小的躯体中，用死亡将附身其中的恶魔驱赶出来。索尔深吸一口气，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其他大学里，他曾经讲授过现代暴力的独特与反常之处，在《驱魔人》《凶兆》和数不清的模仿之作中对这种暴力都有描写，最远可以追溯到《罗斯玛丽的婴儿》。在索尔看来，这些以恶魔化的孩童为主角的娱乐作品的大量涌现，反映了隐藏在观众内心深处的恐惧和憎恶：首先是“我世代”^[15]的恐慌，他们无力承担负责任的父母的角色，因为这意味着他们无休无止的童年期的终结；其次是离婚父母的内疚，这种感情转移到电影中施虐者的身上，因为电影中的孩子并不是一个孩子，而是一个年级更大的恶魔，大人自私的行为对它造成的任何伤害都是它罪有应得；再次是整个社会的愤怒，因为二十年来，整个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都是年轻的面庞、年轻人喜爱的音乐和电影，而这种电视和电影中的孩子都超级早熟，无比聪明、冷静、时髦，家里的大人却显得十分幼稚。索尔在讲座中说，流行节目和畅销小说中的这种恐惧和憎恶孩子的倾向是非理性的，其根源是普遍的罪恶感、共同的焦虑和全人类所共有的对衰老的苦恼。他警告说，目前美国出现的虐待、忽视和疏远儿童的现象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而且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我们必须竭尽所能去避免和消除那种暴力，以防美国深受其害。

索尔蹲着，透过后挡风玻璃，偷偷观察着那个令人厌恶的曾是贾斯

汀·沃登的僵尸。他不打算开枪。还不到时候。何况，他们还想继续在查尔斯顿隐姓埋名，星期天下午在公园里开枪放倒一个六岁的孩子显然会破坏他们的计划。

娜塔莉来到旅行车边上，往里窥探，微微躬身，看向后座，背对着索尔。与此同时，那个男孩转身去看附近桌边的人。索尔嗖地起身，在车顶上架好飞镖枪，扣动扳机，然后迅速蹲下。

一开始，他觉得自己肯定射偏了，压缩空气驱动的小飞镖飞不出那么远，但他的眼睛捕捉到了娜塔莉衬衣后背上的红色尾羽，紧接着她就倒下了。他想跑到他身边检查她有没有因为药物过量或者摔到地上而受伤。但贾斯汀朝他的方向看过来，索尔立刻在福特车后面趴下，摸出一个装麻醉飞镖的小盒子，掰开飞镖枪，又装上一枚飞镖。

一双赤裸的短腿跑到索尔的脸边。他仰起头，看到一个八九岁的男孩正在捡蓝色的足球。男孩盯着索尔和气枪，“嘿，先生，”他说，“你是要射谁吗？”

“走开。”索尔压低声音说。

“你是警察吗？”男孩问，脸上写满好奇。

索尔摇摇头。

“那是一把乌兹手枪？”男孩问，将球夹在手臂下，“看上去像一把上了消音器的乌兹手枪。”

“快滚。”索尔低喝道。占领巴勒斯坦的英军在被街头顽童拦下时，用的就是这个词。

男孩耸耸肩，跑回去继续玩游戏了。索尔抬起头，刚好看见贾斯汀也在跑，背对着停车场，右手挥舞着树枝。

索尔迅速决断，快步朝野餐区走去，远离停着的车辆。他可以看见躺在地上的娜塔莉的茶色裙子。他走得很快，一直躲在树木后面，以免被贾斯汀看见。公园里似乎还没有人发现娜塔莉。两辆摩托轰隆隆地驶入停车场。

索尔脚步轻盈，又向贾斯汀靠近了四十英尺。贾斯汀这时正背靠着河流上方的栅栏。男孩眼神空洞，嘴张得老大，口水都流到了下巴上。索尔背靠着树，深吸一口气，检查了一下气枪枪把里的二氧化碳剂量。

“嘿。”一个穿着灰色布鲁克斯兄弟牌夏装的男人从身旁走过，“这枪真酷。得有许可证才能持这种武器吧？”

“不用。”索尔说，瞟了眼树后的贾斯汀，确认他依旧茫然地盯着远方。那男孩离他有五六十英尺。太远了。

“真酷。”穿灰西装的年轻男子说，“它用的是点22口径子弹还是弹丸啊？”

同灰西装聊天的同伴也发话了，他留着小胡子，金发被吹干成型，穿着蓝色的夏装：“你是从哪儿买的这玩意儿，伙计？凯马特有卖吗？”

“不好意思。”索尔说，从树后绕出来，在众目睽睽之下朝栅栏走去。贾斯汀没有转头看他。男孩空洞的目光固定在停车场上方的某个点上。索尔将气枪藏在身后，沿着栅栏朝那个一动不动的六岁男孩走去。他在离男孩二十步的地方停下。贾斯汀浑然未觉，索尔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只跟踪玩具老鼠的猫。他走完了最后十五步，从身后拿出气枪，朝男

孩光着的右腿发射了一枚蓝色飞镖。贾斯汀浑身僵硬地向前倒下去，索尔伸手接住了他。似乎没有人发现这一幕。

他强忍住跑回停车场的冲动，但脚下的步子依然飞快。两个骑着摩托来的长发男子站在人行道上，看着软绵绵瘫倒在地的娜塔莉。但没有一个人伸出援手。

“不好意思，请让一让。”索尔说，从两人身边挤过，迈过娜塔莉，拉开了旅行车左后门，将贾斯汀轻轻地在电池组和无线电接收机旁边。

“嘿，伙计，”更胖的那个摩托车手说，“她死了吗？”

“哦，没有。”索尔假装强忍着笑说，气喘吁吁地用力将她搬到前座，尽量推到右边。她左脚上的鞋掉下来，啪的一声落在地上。他捡起鞋，对两个目瞪口呆的摩托车手微笑道：“我是医生。她只是癫痫小发作了，神经功能缺陷性心肺水肿引发的。”他钻进旅行车，将飞镖枪放在座位上，继续对两个摩托车手保持微笑，“这个男孩也是，”他说，“这是……呃……是家族病。”索尔挂上挡，倒出了停车场。他本以为会有一辆装满梅勒妮·福勒的僵尸的车冲出来拦住她，但他没有遇到任何阻挡就来到了街上。

索尔开车兜了几个圈子，直到他确认没有被跟踪，然后返回了汽车旅馆。从路上看不到他们的房间，但他还是确认没有车停在附近之后，才把娜塔莉和男孩先后抱进了房间。

娜塔莉的脑电图感应器还藏在她的头发中，运转正常。麦克风和遥测包也仍在工作。索尔观察了一会儿才断开电脑连接，把电脑带进了屋。θ波不见了，快速眼动睡眠状态的波峰也没有了。脑电图读数表明，娜塔莉正处在药物引发的无梦深度睡眠之中。

索尔把设备搬进屋之后，让娜塔莉和贾斯汀睡舒服，检查他们的生命体征。他打开了第二个遥测包，将电极贴在男孩的头上，敲下一个编码，激活了一个程序，将两组脑电图数据同时呈现在电脑屏幕上。娜塔莉的数据表明她仍处在深度睡眠状态，而那个孩子的脑电图则是一条直线，表明他处于临床脑死亡状态。

索尔检查了男孩的脉搏、心跳和网膜反应，测了血压，并对其施以声音、气味和疼痛刺激。电脑仍未显示任何高等神经功能的迹象。索尔更换了遥测包和传感器，检查了发射机电池，恢复为单一显示模式，使用了更多的电解质膏，增加了两个电机，结果得到的数据同第一次一模一样。六岁的贾斯汀·沃登在法律意义上已经脑死亡，他是一具毫无意识的皮囊，只有原始的脑干还在维持着他的心跳、呼吸和肾过滤。

索尔垂下头，用双手撑住，保持这个姿势很长时间。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娜塔莉问。她正在喝第二杯咖啡。镇静剂的药效在她身上只维持了不到一个小时，但她醒来之后又花了十五分钟才恢复清晰的思维。

“我们继续给他使用镇静剂。”他说，“如果我们将他从深度睡眠状态唤醒，梅勒妮·福勒就会重新控制她。这个叫贾斯汀·沃登的小男孩——他的记忆、他的爱恨、他的恐惧，所有正常人拥有的东西——永远消失了。”

“你确定？”娜塔莉问，她的声音含混不清。

索尔叹了口气，放下咖啡杯，往里加了点儿威士忌。“不。”他承认

道，“要想完全确定，就必须准备更好的设备，做更复杂的测试，并且在更广的条件范围内进行观察。但他的脑电波那么平直，我想他恢复意识的可能性极低，更不用说恢复记忆和人格了。”他喝了一大口饮料。

“我们还以为可以解救他们呢……”娜塔莉喃喃道。

“不错。”索尔啪的一声放下空杯子，“想想看，这是有道理的。那个老巫婆的调教越深入，被调教者的人格就丧失得越彻底。我怀疑，成年人还保留着一丝身份感，或者说人格，因为她绑架一群没有医护技能的医护人员是毫无意义的。不过，远程精神控制——这种精神吸血行为——在一段时间过后肯定会损害原来的人格。这就像是一种疾病，一种脑癌，随着时间的流逝，坏细胞会杀死好细胞。”

娜塔莉揉了揉疼痛的脑袋：“她的……她的傀儡里会不会有一些被操控得没那么严密？或者说中毒没那么深？”

索尔摊开一只手，质疑道：“有可能吗？我想应该有。但如果他们被充分调教——或者说改造——以至于她将其视作可信任的奴仆，那我怀疑这些人的所有高级神经功能都受到了严重损害。”

“但上校不是操纵过你吗？”娜塔莉淡淡地说，“我也被哈罗德吸过两次血。老巫婆也至少对我两次下手。”

“然后呢？”索尔说，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骨。

“他们有没有伤害我们？我们身体里现在是不是也有癌细胞在生长？我们同那些人不一样吗，索尔？是这样吗？”

“我不知道。”索尔说。他一动不动地坐着，娜塔莉最后把视线从他身上挪开了。

“对不起。”她说，“那个满脸褶子的老巫婆进入我的思想的感觉.....太恶心了。我从没有感到如此无助过，甚至比被强奸还要糟糕。至少你的身体被侵犯的时候，思想还是自己的。而且最可怕的是.....最可怕的是.....你被精神强奸一两次之后.....你.....”娜塔莉说不下去了。

“我知道。”索尔说，握住她的手，“你在心底竟然萌生出再体验一次的想法，就像服用了一种副作用强烈的可怕药物，但又让人上瘾。我知道。”

“你从未说过你.....”

“这样的事，你是不愿拿出来说的。”

“是的。”娜塔莉浑身发抖。

“但这不是我们讨论的那种癌症。”索尔说，“我敢肯定，这种上瘾的感觉，与吸血鬼对其选中的少量傀儡的深度调教密不可分。但这又会导致我们陷入另一个伦理困境。”

“什么伦理困境？”

“如果我们按计划行事，我们必须让至少一个人——或许更多——让一个无辜者接受几个星期的调教。”

“但这不一样——这种调教是暂时的，只是为了完成一种特殊的功能。”

“从达到我们的目的来说，调教是暂时的。”索尔说，“但我们现在

知道，一旦被调教，影响就会是永久的。”

“该死！”娜塔莉咆哮道，“这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们的计划。你能想出另一个计划吗？”

“不能。”

“那我们就只能向前。”娜塔莉坚定地说，“即使我们会丧失思想和灵魂，即使会牵连到无辜者。我们只能向前，因为这是我们欠那些逝者的。我们的家人和我们深爱的人付出了代价，现在我们只能向前……找凶手偿债……我们现在停下来的话，将永远无法获得公正。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们只能向前。”

索尔点点头。“你说的当然没错。”他悲伤地说，“但正是同样的道德律令驱使巴勒斯坦年轻人在公交车上放炸弹，驱使西班牙的巴斯克分离主义分子朝人群开枪。他们其实并非别无选择。艾希曼也是奉命杀人，他也认为自己不用承担责任。我们的行为同艾希曼有多大的不同？”

“当然不一样。”娜塔莉说，“我现在太他妈沮丧了，压根儿不在乎你讲的那套道德情操。我只需要认准目标，然后去做。”

索尔嗖地站起身。“埃里克·霍弗说，在沮丧的人看来，不用承担责任比被从监牢中释放更具吸引力。”

娜塔莉猛烈摇头。索尔看见连到她衬衣领子上的脑电图传感器的细小黑线。“我不是在追求不承担责任。”他说，“我恰恰是在承担责任。现在我就在思考是否把那个男孩还给梅勒妮·福勒。”

索尔一脸惊诧：“把他还回去？我们怎么能这么做呢？他——”

“他脑死亡了。”娜塔莉插话道，“老巫婆杀死了他的姐姐们，也杀死了他。我今晚回去的时候，他派得上用场。”

“你今天不能再去那里了。”索尔难以置信地瞪着她，就像根本不认识她一样，“太快了。她太不稳定……”

“所以我才需要现在去。”娜塔莉坚定地说，“趁她头晕目眩，不知所措的时候。尽管那个老巫婆已经老得快散架了，但她还不蠢，索尔。我们必须确认她被我们诓住了。我们不能再遮遮掩掩下去了。我不能再以信使的身份，以一个模糊不清的身份出现在她面前。我必须让这个老恶魔相信，我就是尼娜·德雷顿。”

索尔摇头道：“我们掌握的信息还不充分，所以我们行动的前提还不牢固。”

“但我们目前只掌握这些信息。”娜塔莉说，“我们只能在这样的前提下行动。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折中只会导致失败。我们需要商谈，你和我。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只有尼娜·德雷顿知道的东西，一个能让梅勒妮·福勒大吃一惊的东西。”

“维森塔尔的资料。”索尔说，心不在焉地揉着眉毛。

“不行。”娜塔莉说，“我们需要比这更强有力的东西。尼娜·德雷顿在纽约找你做了两次心理咨询，她当然是在捉弄你，但你仍然发挥了精神治疗师的作用。人们总是会在不知不觉中透露内心真实的一面。”

索尔手指相抵成尖塔状，盯着虚空看了一会儿，“不错。”他说，“她的确提到了一些事。”他用哀伤的眼神盯着娜塔莉，“但你将冒极大的风险。”

娜塔莉点点头，“然后我们就能进入下一阶段——你冒险去做我想一想都觉得恶心的事。”她说，“我们就按计划行事吧。”

他们讨论了五个小时，将之前讨论过无数遍的细节又重复了一遍，但现在这些细节被再次打磨，就像刀剑要在上战场前磨砺得更加锋利一样。他们晚上八点结束了讨论，但索尔建议他们再等几个小时。

“你觉得她会睡觉吗？”娜塔莉问。

“也许不会，但即使魔鬼也不是疲劳毒素的对手。至少她的小兵不是。何况，我们对付的是一个真正的偏执狂人格，而我们侵入了她的私人空间——她的领土。有充足的证据表明，这些精神吸血鬼的领地意识非常强烈，这样的原始意识根植于他们的下丘脑中。如果是这样的话，晚上的侵入就会更有效。盖世太保通常都是晚上来。”

娜塔莉看着她做的一捆笔记，“这么说，我们利用的正是她的偏执症？我们假设她有典型的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症状？”

“不光如此。”索尔说，“我们必须记住，她的道德水平处在柯尔伯格零阶段。梅勒妮·福勒在许多方面的发展还停留在婴儿期。或许所有精神吸血鬼都是如此。他们的超能力是一个诅咒，将他们永远禁锢在要求和期待立刻获得满足上。任何妨碍欲望达成的东西都是难以接受的，所以他们不可避免地都是偏执狂，而且痴迷暴力。托尼·哈罗德可能比大多数精神吸血鬼都高级——或许他的念控力是稍晚才形成的，而且不怎么成功——他使用这种有限的力量，顶多是为了满足青春期的手淫幻想。但将梅勒妮·福勒的婴儿期自我和深度偏执症结合起来考察的话，我们会发现，她同尼娜的长期竞争关系背后，是根深蒂固的在校女生间的相互妒忌，以及她自己都不承认的同性相吸。”

“说得太好了。”娜塔莉说，“从进化的角度看，他们是超人。但从心理发展的角度看，他们是弱智。从伦理角度看，他们是次人。”

“不是次人，”索尔说，“是非人。”

他们在沉默中坐了好一阵子。自从十二个小时之前吃过早餐之后，他们都滴水未进。电脑屏幕上的波峰波谷反映了娜塔莉跌宕起伏的思绪。

索尔从沉思中清醒过来，“我解决了催眠后触发刺激的问题。”他说。

娜塔莉坐直身子：“怎么解决的，索尔？”

“我的错误在于试图用 θ 波或者人造 α 波波峰来触发自己做出反应。前者是我无法生成的，后者虽然可以生成，但又太不可靠。所以，我应该用来做触发器的是清醒的快速眼动睡眠状态。

“清醒的时候可以复制这种状态？”娜塔莉问。

“有可能。”索尔说，“但我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会设置一种临时刺激——可能是轻柔的铃声——用自然快速眼动睡眠状态触发它，然后用它触发催眠后暗示。”

“也就是进入梦境的状态。”娜塔莉沉思道，“我们还有时间吗？”

“还有差不多一个月。”索尔说，“如果我们能让梅勒妮调教我们需要的人，我就能对自己的意识进行自我调节。”

“但你要做的那些梦……”娜塔莉说，“那些奄奄一息的人……死亡

集中营里的绝望……”

索尔露出虚弱的微笑，“反正我也会做那些梦。”他说。

夜半过后，索尔驾车将她送到老城区，在离福勒家半个街区的地方停下来。车上没有放监控设备，娜塔莉没有佩戴麦克风和传感器。

街道和人行道上都空无一人。娜塔莉将贾斯汀从后排座里抱出来，温柔地拨开了落在他前额上的一缕头发，透过打开的车窗对索尔说：“如果我没出来，你就照计划行事。”

索尔朝后排座点了点头，剩余的二十磅C-4塑胶炸弹被分成若干小包，缠在一条腰带上。“如果你没出来，”他说，“我就会进去救你。如果她伤害了你，我就会把他们都杀掉，然后尽我所能继续执行计划。”

娜塔莉犹豫片刻，然后说：“好。”她转过身，抱着贾斯汀朝福勒家走去。整幢楼里只有二楼亮着幽幽的绿光。

娜塔莉将昏迷的男孩放在古老的长沙发上。宅子散发着霉菌和灰尘的味道。梅勒妮·福勒的“家人”如同行尸走肉一样围绕在她身边——那个看起来智障的大块头，老巫婆叫他“卡利”；一个更矮、更黑的男人，娜塔莉认为他是贾斯汀的父亲，但他从未看过男孩一眼；两个穿护士服的女人，其中一个的妆实在太厚，看起来就像个盲人小丑，另一个则穿着破烂的条纹衬衫和完全不搭的印花布裙；房间里唯一的光芒来自于马文手持的那支噼啪爆响的蜡烛，这个前黑帮首领右手拿着一把长长的匕首。

娜塔莉·普雷斯顿完全没有理会他们。她的身体里充斥着荷尔蒙，

心脏怦怦狂跳，整个人都沉浸在扮演的角色当中——几个星期乃至几周以来，她已经渐渐熟悉了这一角色的方方面面。现在她脑子只是一心想着：该出手了。拼死一搏总比在恐惧中坐以待毙好，总比落荒而逃好……“梅勒妮，”她竭力模仿南方白人美女所特有的口音，拖长腔调厉声说，“这是你的小玩偶。千万别再这么干了。”

大块头白人卡利缓步上前，凝视着贾斯汀：“他死了吗？”

“他死了吗？”娜塔莉模仿着对方的语气，“没有，亲爱的。他没有死。但他本来会死，而且也应该死。你也一样。你到底在想什么？”

卡利嘟哝了两句，似乎在说不知道这个黑人女孩是否真的是尼娜派来的。

娜塔莉大笑：“难道我操控这个黑人让你觉得不舒服了？你是不是在妒忌我，亲爱的？我记得，你从来没喜欢过巴雷特·克拉默。这么多年来，我的仆人里有几个是你喜欢的，亲爱的？”化小丑妆的护士开口道：“给我看证据！”

娜塔莉转身面对她：“该死的，梅勒妮！”娜塔莉咆哮起来，护士后退了一步，“选一个固定的人同我说话，不要换来换去。我烦透了你这套把戏。你的热情好客上哪儿去了？如果你再试图抢夺我的信使，我就会杀死你派来的任何人，然后直接来找你。自从你开枪射杀我之后，我的力量增强了许多许多，亲爱的。你的念控力过去就不及我，现在更不可能是我的对手。你明白吗？”最后这一句，娜塔莉是对着脸蛋上画着口红印的护士尖叫出来的。护士又向后退了一步。

娜塔莉转过身，逐一打量着他们蜡黄的脸，然后坐在离茶桌最近的那把椅子上。“梅勒妮，梅勒妮，为什么我们非得这样呢？亲爱的，我

已经原谅你了。你知道死有多难受吗？你知不知道，你用那把愚蠢的古老手枪射出的铅弹留在我的脑子里，我要集中注意力有多么困难？如果我能原谅你杀了我，那你为什么仅仅因为宿仇就让威利和你——让我们三人——一起陷入险境？你为什么这么蠢？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亲爱的。要不然，上帝做证，我一定会把这座房子烧成灰烬，把你一起带入地下。”

不算贾斯汀，房间里有梅勒妮的五个傀儡。娜塔莉怀疑在楼上老巫婆的房间里还有人，或许霍奇斯家也有。娜塔莉的尖叫声一落地，五个傀儡明显都在往后缩。马文撞到了一个木头和水晶制的橱柜，架子上的碟子和精致的小雕像都在咔嗒咔嗒地震动。

娜塔莉向前迈出三步，紧盯着小丑护士的脸，“梅勒妮，”她说，“看着我。”这是直截了当的命令，“你认识我吗？”

护士动了动被口红涂抹得脏兮兮的嘴，“我.....我不.....这很难.....”

娜塔莉缓缓点头：“这么多年了，你认出我难道还很困难？你难道过于自我封闭，以至于没有意识到别人不可能知道你的存在，更不可能知道我们的存在？如果他们真的知道，那只会把你当作对他们的威胁消灭掉。”

“威利.....”小丑护士艰难地吐出两个字。

“啊，威利。”娜塔莉说，“我们亲爱的朋友威利。你认为会像我一样来警告你吗，梅勒妮？他会这么贴心吗？难道你忘了威利是怎么对付维也纳帝国酒店里的那个艺术家的了？你希望他也那样对付你？”

护士摇了摇头，睫毛膏从她的眼睛上滴落。她的眼影抹得很厚，使她在烛光下看上去就像是一个骷髅头。

娜塔莉倾身向前，在这个女人涂着口红的脸颊旁低声说：“梅勒妮，如果我杀了自己的父亲，你觉得我会在你再次阻拦我之后放过你？”

这座黑宅子里的时间仿佛停止了。娜塔莉感觉自己仿佛待在一个堆满衣衫凌乱、身体残破的人体模型的房间里。小丑护士缓缓眨眼，假睫毛都歪斜了，“尼娜，你从没有告诉我……”

娜塔莉后退一步，惊讶地发现自己脸上竟然挂着两行真实的泪水，“我没有对任何人讲过，亲爱的。”她低语着。她知道，如果尼娜·德雷顿把自己透露给索尔·拉斯基博士的秘密也告诉过梅勒妮，梅勒妮肯定会要了她的命，“我当时特别生他的气。他正在等电车，我就推了他……”她飞速抬头，凝视着目瞪口呆的护士，“梅勒妮，我想见你。”

那张大花脸前后摇晃起来，“不可能，尼娜。我不舒服。我——”

“没有不可能。”娜塔莉厉声打断道，“如果我们要继续一起努力……重建信任……我必须知道你在这里，必须知道你还活着。”

除了娜塔莉和昏迷的男孩，房间里的所有人都在步调一致地摇头，五张嘴同时说：“不……不可能……我不舒服……”

“再见，梅勒妮。”娜塔莉说，转身大步离开房间。

在她即将进入院子之前，护士冲上来拽住她的胳膊：“尼娜……亲爱的……请不要走。我在这儿很孤独。没有人陪我玩儿。”

娜塔莉僵立在原地，毛骨悚然。

“好吧好吧。”骷髅头护士说，“走这边。但首先.....你不能带武器.....什么都不能带。”卡利上前来搜娜塔莉的身，他的大手挤压着她的乳房，沿着她的大腿往上摸，把她身上的每一寸肌肤都触摸过了。娜塔莉没有看他。她紧咬舌头，强忍住歇斯底里的尖叫。

“来吧。”护士说。卡利手持蜡烛，娜塔莉同五具僵尸们排成一列，庄严肃穆地从客厅走到门厅，从门厅走上宽大的楼梯，从楼梯走到楼梯平台。影子跃上十二英尺高的墙，走廊看上去就像隧道一样幽暗。梅勒妮·福勒卧室的门紧闭着。

娜塔莉记得，六个月之前进过那个房间。当时她的大衣口袋里揣着父亲的手枪，她听见高大的衣柜里传来窸窣窸窣的声响，然后在那里找到了索尔·拉斯基。当时这个房间里没有恶魔。

哈特曼医生突然打开门，带出的风把蜡烛都吹灭了。房间里只剩四柱床两侧的监护器屏幕发出的柔和绿光。从床罩上垂下的精致蕾丝纱帘看上去就像腐烂的薄棉布，让人联想到黑寡妇蜘蛛巢穴的厚密蛛网。

娜塔莉向前走出三步，医生立刻从房中伸出一只脏手拦住了她。

但这个距离已经足够近了。

床上那个东西依稀看得出女人的轮廓。大把大把的头发已经脱落，但残存的头发都经过精心梳理，摊在硕大的枕头上，就像疹人的蓝色鬼火。那张脸苍老，皱缩，遍布伤口和皱纹，深陷的左脸颊如同被火焰灼化变形的蜡质死人面部模型。牙齿掉光的嘴一张一合，如同数百年高龄的鳄龟。那个东西的右眼不停乱转，上一秒还看着天花板，下一秒就上

翻进眼窝里，只露出眼白，仿佛一个嵌在骷髅头里的蛋。当她闭眼的时候，这个蛋就仿佛蒙上了一层松软的褐色羊皮纸。

灰白的纱帘背后，那张脸转向娜塔莉，鳄鱼嘴里发出黏糊糊的啪嗒啪嗒的声音。

娜塔莉身后的小丑护士悄声说：“我变年轻了，对吧，尼娜？”

“是的。”娜塔莉说。

“很快我就会像我们战前一起去傻大个音乐餐厅时一样年轻了。你记得吗，尼娜？”

“傻大个。”娜塔莉说，“记得，在维也纳的时候。”

医生把他们往后赶，关上了房门。梅勒妮的五个傀儡站在楼梯平台上。卡利突然伸出手，用他的大手温柔地握住娜塔莉的小手。“尼娜，亲爱的，”他用几乎可以称得上妖娆的假声说，“你想让我做什么都行。告诉我接下来怎么做。”

娜塔莉强打精神，盯着卡利手中自己的手。她用力握紧他的手，用另一只手拍了拍他的胳膊。“我明天会开车再来接你，梅勒妮。贾斯汀明早就会醒，你可以操控他。”

“我们要去哪儿，亲爱的尼娜？”

“去做准备。”娜塔莉说。她最后一次握了握大汉满是茧子的手，强忍住撒腿就跑的冲动，走下看似没有尽头的楼梯。马文站在门边，眼神呆滞，就像没有看见她一样，长长的匕首依然握在手中。娜塔莉抵达门厅的时候，他为她打开了门。她停下脚步，用最后一点儿意志力抬头看

向楼梯上方黑暗中令人疯狂的场景，微笑着说：“明天见，梅勒妮。别再让我失望了。”

“我不会的。”五个傀儡异口同声地说，“晚安，尼娜。”

娜塔莉转身离开，马文关上了外层大门。娜塔莉没有转身，也没有回头。即便遇到了路边旅行车里的索尔，她也是径直经过。每往前走一步，她的呼吸就深一分。她要用尽所有的气力，才能阻止呼吸变成哽咽。

多尔马恩岛

1981年6月13日，星期六

这一周结束的时候，托尼·哈罗德已经烦透了同有钱有势的家伙打交道。就算从最克制的角度看，也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权贵明显有朝浑蛋发展的倾向。上周星期天入夜不久，在经过了有史以来最甜美的七小时飞行之后，他和玛利亚·陈乘私人飞机到达了佐治亚州的梅里迪恩，却被告知另一架私人飞机将带他们去岛上。当然，他们也可以乘船。哈罗德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五十五分钟的海上航行非常颠簸，但是就算靠在栏杆上无福享受伏特加、奎宁水和航班上的小吃，哈罗德也宁愿在白浪中出没，也不愿忍受八分钟的飞行。巴伦特的船库或者码头算得上是哈罗德见过的最漂亮的库房。房子有三层高，有饱经风雨的灰白柏树墙板，房内如同大教堂一样开阔而庄严，彩色玻璃窗户增添了这里的肃穆气氛。彩色光柱照在水面上，照在一排排闪闪发光的铜质饰品上，也照在木质赛艇船头收卷的三角旗上。这个地方可能是他经过的最浮华和晦暗的建筑。

举行夏令营的那一周，女人不准登上多尔马恩岛。哈罗德知道这个

规矩，但专门抽出十五分钟把玛利亚·陈放在巴伦特的游艇上时，他还是感到一阵难受。那条船通体白色，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足有一个橄榄球场那么长，上层建筑是全流线型的，白色的球形阵列里，暗藏着雷达和无处不在的通信设备。哈罗德第一千次认识到，C.阿诺德·巴伦特是一个不喜欢与外界脱离联系的人。一架流线型直升机停在扇形船尾上，其样式仿佛来自于二十一世纪中叶，螺旋桨没有转动，但并没有收拢，显然只要主人吹一声口哨，就会起飞上岛。

水面上挤满了舰船：线条流畅的快艇，载着手持M-16步枪的警卫；体型臃肿的雷达巡逻艇，天线不停地转动；来自七八个国家的各式各样的私人游艇，周围跟着更多的安保船只，正绕过海岛一角朝港口方向驶去；一英里外还有一艘海军驱逐舰。那艘船威风凛凛，灰白色的船身，鲨鱼形的整体造型，一路劈波斩浪，朝他们高速驶来，碟形天线不停转动，军旗猎猎飘飞，看样子就像一条即将扑倒可怜兔子的饥饿猎狗。

“那他妈的是什么鬼？”哈罗德对驾驶快艇的人大喊道。

穿着条纹衬衫的男人咧嘴一笑，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在古铜色肌肤的映衬下格外显眼。“那是美国海军的‘理查德·S.爱德华兹号’，先生。弗雷斯特·谢尔曼级驱逐舰。每年西方传统基金会举行夏令营期间，这艘船都会来这里巡逻，为外国的贵宾和国内的达官显贵保驾护航。”

“就是那艘船？”哈罗德说。

“是的，先生，就是那艘军舰。”舵手说，“实际上，它每个夏天都在这儿执行封锁和阻断任务。”

驱逐舰越来越近，哈罗德看到了船首上的白色数字：950。“后面那个箱型的东西是什么？”哈罗德问，“就在尾部机炮附近。”

“那是反潜艇火箭，先生。”舵手说，将快艇左转，朝港口驶去，“拆掉了原来的5英寸口径MK 42舰炮和一对3英寸口径MK 33舰炮，改造得更适合反潜战。”

“哦。”哈罗德说，紧紧抓住栏杆，浪花混合着汗水，挂在他苍白的脸上。“我们快到了吗？”

一辆大马力高尔夫球车将哈罗德从码头载到大宅，司机穿着蓝色西装夹克和灰色宽松长裤。小橡树路路面宽阔，长满青草，两侧排列着高大的橡树，似乎在远方交汇为一点。粗大的树枝交叉覆盖在头顶上一百英尺的地方，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天蓬。阳光从树叶的缝隙投下来，抬头可以瞥见傍晚的天空和云朵，与绿叶搭配，构成一幅精美的水彩画。他们沿着比美国还古老的大树构成的长隧道无声无息地行驶，光电池感应到暮色降临，隐藏在高处树枝、藤蔓和巨大树根之间的一连串泛光灯和日本灯笼随之点亮，洒下柔和的光芒，营造出魔幻森林般的效果。清亮的古典长笛奏鸣曲从看不见的扬声器中流淌出来。从海面吹来的微风摇得树叶沙沙作响，送来了橡树森林中数以百计的风铃的叮当声，给长笛奏鸣曲增添了空灵的音符。

“该死的大树。”哈罗德说。高尔夫球车即将走完最后四分之一英里，前方是一座宽广的露台花园，位于坐北朝南的大宅的北基座上。

“是的，先生。”司机说，继续驾车。

迎接哈罗德的不是C. 阿诺德·巴伦特，而是吉米·韦恩·萨特牧师。他右手拿着一个盛有波旁威士忌的高脚杯，满脸通红。福音传教士穿过铺着黑白地砖的空荡荡的大厅，向哈罗德走来。这里让哈罗德想起了法国的沙特尔大教堂，尽管他从未去过那里。

“安东尼，我的孩子。”萨特的嗓音低沉，如同闷雷，“欢迎来到夏令营。”他的声音在大厅里回荡了数秒。

哈罗德后仰身子，像游客一样瞪大眼睛，呆呆地仰望着这个巨大的空间。这座大宅有五层半高，周围是夹层、阳台、阁楼和若隐若现的走廊，穹顶由雕刻精美的椽子和曲折交错的扶壁支撑。拱顶本身由柏木和红木镶嵌而成，四周的彩色玻璃中透着天光。现在天色已暗，从天窗射入的霞光给黑沉沉的木制拱顶染上了一层状如干涸血迹的颜色。一条巨大的锁链悬着吊灯，即使《歌剧魅影》中所有的幽灵都抓住锁链晃动，估计也很难落得下来。

“真他妈漂亮。”哈罗德说，“难道这是服务员进出的门吗？把我带到前门去。”

萨特闻言，不由得皱了皱眉。一个穿着蓝色西装夹克和灰色宽松长裤的服务员啪嗒啪嗒地走过足有一英亩大小的铺满地砖的大厅，提起哈罗德破旧的随身行李，立正等待。

“你是想待在这儿，还是想去小平房？”萨特说。

“小平房？”哈罗德说，“你是说棚屋吗？”

“是的。”萨特说，“五星级住宿标准、由法国马克西姆餐厅提供膳

食的‘棚屋’。大部分客人选择住小平房。毕竟，这一周我们是来度夏令营的。”

“是的。”哈罗德说，“但我还是算了。我要住这里最舒适的房间。我早就过了当童子军的年纪。”

萨特对服务员点点头，说：“去准备布坎南套房，马克斯韦尔。安东尼，我等会儿带你过去。先上酒吧坐坐。”

他们来到大厅旁边一个镶嵌着红木墙板的小房间，男管家乘电梯去楼上了。哈罗德在高脚杯中给自己倒上伏特加，“别告诉我这地方是十七世纪建的。”他说，“太他妈大了。”

“范德胡夫牧师当初刚把这里建起来的时候，就已经相当宏伟了。”萨特说，“后来的几任主人对这座大宅进行了一定的扩建。”

“别的人都在哪儿？”哈罗德问。

“不那么重要的客人正在陆续赶到。”萨特说，“王子、君主、前首相、石油酋长会在明天上午十一点到达，按惯例参加开营早午餐。星期三我们才能看到前总统。”

“哇！”哈罗德说，“巴伦特和开普勒在什么地方？”

“约瑟夫今晚就会到。”福音传教士说，“大宅的主人则会明天到。”

哈罗德想起最后一眼看到玛利亚·陈的时候，她正靠在游艇栏杆上。开普勒先前说，所有甩不掉的女助手、副官、行政秘书、情人和夫人，都将登上“安托瓦内特号”，这样他们的主人就能在多尔马恩岛上无拘无束地娱乐。“巴伦特在不在那艘船上？”他问萨特。

电波牧师摊开双手，“只有上帝和克里斯蒂安的飞行员知道他每天的具体行程。对于他的朋友——或者敌人——来说，每年只有在接下来的十二天明确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他。”

哈罗德粗鲁地哼一声，喝了口酒，“但对他的敌人来说没什么用。”他说，“上帝啊，你来的时候没看到那艘该死的驱逐舰？”

“安东尼。”萨特警告道，“我之前告诉过你，不可妄称上帝之名。”

“他们在防范谁？”哈罗德说，“防范苏联海军陆战队登陆？”

萨特又给自己倒满威士忌，“差不多，安东尼。几年前，一艘苏联拖网船鬼鬼祟祟地来到离这儿一英里的地方。苏联人在卡纳维尔角附近有一个基地，船就是从那儿来的。我不说想必你也知道，美国海岸附近逡巡的大多数苏联拖网船都是搞情报的，船上装的窃听设备技术之高是你想象不到的。”

“那他们在一英里外的海面上到底能听到什么？”哈罗德问。

萨特轻笑道：“我想只有苏联人和他们的敌基督【16】知道。”他说，“但他们会给我们的客人带来困扰，克里斯蒂安教友深感忧虑，所以你就看到了那条在附近巡逻的大恶犬。”

“狗还不止这一条呢。”哈罗德说，“这些安保武装到第二周也都会存在？”

“不会。”萨特说，“狩猎环节发生的一切只能我们自己知道。”

哈罗德紧盯着红脸牧师：“吉米，你觉得威利下周会出现吗？”

吉米·韦恩·萨特牧师猛然抬头，小眼睛中闪过一丝不可捉摸的光：“会的，安东尼。我敢肯定，波登先生会在预定的时间出现。”

“你怎么知道？”

萨特露出灿烂的笑容，举起酒杯，柔声道：“因为《启示录》里是这么写的，安东尼。数千年前就已经被预言了。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在很久很久以前雕刻在时间的长廊里了。对于石头上的细小微粒，这位伟大的雕刻家比我们所有人都看得清楚。”

“真的吗？”哈罗德说。

“是的，安东尼。就是这样。”萨特说，“我可以向你保证。”

哈罗德的薄嘴唇拉出微笑的形状，“我想我只能选择相信你，吉米。”他说，“我不知道能不能适应这一周的活动。”

“这一周根本不足挂齿。”萨特说，闭上眼，将冰冷的酒杯贴在脸上，“这只是序曲，安东尼。只是序曲。”

但这为期一周的序曲让哈罗德感觉长得没有尽头。同他在《时代》杂志和《纽约时报》上看到的那些人物打交道之后，他发现他们身上总是笼罩着权力的光环，就像世界级运动员身上总是散发着汗味一样。但除了这一点，他们只是普通人，经常会犯错，经常像愚蠢的驴子一样，想疯狂地逃离董事会会议室、局势研究室、简报会，逃离那些与有钱有势的生活相生相伴的囚笼。

6月10日，星期三晚上，哈罗德正懒洋洋地坐在圆形露天剧场的第五排观看着表演。世界银行的副总裁、富裕程度排行世界第三的石油出口国的王储、美国前总统和他的前国务卿正在跳草裙舞，他们拿拖布当

头发，拿椰子壳当胸部，腰上系着用匆匆收集来的棕榈叶做的草裙。他们周围的看台上，八十五位西半球最有权势的人吹着口哨，尖叫着，看起来就像是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喝醉的大一新生。哈罗德盯着篝火，想起《白色口水》的初剪片本来三个星期前就应该加配乐了，结果现在还没完成。作曲家兼乐队指挥拿着三千美元的日薪，在贝弗利山希尔顿酒店无所事事地等待。他将指挥管弦乐队演奏他谱的曲子，并确保那听上去同他为先前六部电影谱的曲子一样精彩——浪漫的木管乐器搭配雄壮的铜管乐器，经杜比环绕声系统播放出来，将几乎同现场效果一模一样。

星期二和星期四，哈罗德都乘船去“安托瓦内特号”看望玛利亚·陈，在镶嵌着木板、垂挂着丝绸的安静贵宾房里同她做爱，聊天，然后赶回去参加晚上的夏令营活动。

“你在这儿都干些什么？”他问。

“读书。”她说，“处理逾期的信函。躺着晒太阳。”

“有没有看到巴伦特？”

“没有。”玛利亚·陈说，“难道他不是和你在一起吗？”

“是啊，我看到了他。他一直待在大宅的西厢，忙着和上层人物在一起。我只是好奇他有没有来这儿？”

“你是在担心我？”玛利亚·陈问，她翻过身，将黑发从脸上撩开，“还是说妒忌他？”

“去死吧。”哈罗德说着下了床，光着身子走向酒柜，“他干了你才好。那样我们或许还能知道他的一点儿秘密。”

玛利亚·陈从床上滑下来，走到哈罗德背后，抱住他，“托尼，”她说，“你在说谎。”

哈罗德愤怒地转身。她抱得更紧了。

“你不愿别人干我。”她耳语道，“再也不愿意了。”

“放屁。”哈罗德说，“简直就是放屁。”

“你撒谎。”玛利亚·陈说，边说边亲吻他的脖子，“这就是爱。你爱我，我也爱你。”

“没有人爱我。”哈罗德说。他本来想大笑着说出这句话，但结果却变成了哽咽。

“我爱你。”玛利亚·陈说，“你也爱我，托尼。”

他把她推到一臂之外，怒视着她，“你怎么能这么说？”

“因为这是事实。”

“为什么？”

“为什么是事实？”

“不，”哈罗德说，“为什么我们会相爱？”

“因为我们不得不相爱。”玛利亚·陈说，拉着他朝柔软的大床走去。

过了一会儿，哈罗德躺在玛利亚·陈身边，一条胳膊搂着她，手慵

懒地搭在她的身上，闭着眼睛，听着哗哗的水声和船上不知什么东西发出的轻微声响。自从懂事以来，他第一次感到无畏无惧。

星期六中午举行的夏威夷宴会结束后，前总统就走了。到晚上七点，岛上只剩下一些又瘦又饿的中下层跟班，他们是穿着鲨鱼皮西装和拉尔夫·劳伦牛仔褲的卡西乌斯【17】和埃古【18】。哈罗德觉得是时候回大陆了。

“狩猎明天就开始。”萨特说，“错过这场游戏就太可惜了。”

“我是为了威利才来的。”哈罗德说，“巴伦特真的确定他还会来？”

“日落之前到。”萨特说，“这是威利给的最终答复。约瑟夫一直对他同波登先生通信的内容含糊其词。或许隐瞒得太多了。我猜克里斯蒂安教友已经生气了。”

“那是开普勒的问题。”哈罗德说。他从码头迈上长长的摩托艇的甲板。

“你就非得去把这些额外的傀儡接过来？”萨特牧师问，“我们的存货已经很充足。全都年轻、强壮、健康。大多数是从我的离家出走者康复中心里挑选出来的。有足够多的女人供你挑选，安东尼。”

“我需要几个我自己选的傀儡。”哈罗德说，“我今天深夜就回来。最迟明天凌晨。”

“好吧。”萨特说，眼中闪过一道诡异的光芒，“我可不想你错过精彩内容。今年可能会是特别的一年。”

哈罗德点头道别，引擎隆隆启动，摩托艇缓缓驶离港口，离开防波堤之后便陡然加速。除了巡逻艇和正在驶离的驱逐舰，巴伦特的游艇是这一带唯一的大船。和前几次一样，一艘载着安保武装的快艇驶上前来，看清他的模样以确认身份，然后跟他走完了前往游艇的最后几百码。玛利亚·陈正在船尾的阶梯上等待，手里提着短途旅行包。

返回大陆这晚的风浪比来岛时小多了。哈罗德先前要求给他安排一辆车，上岸后，他在巴伦特的船库后面发现了一辆小奔驰。西方传统基金会还真是慷慨。

哈罗德驾车驶上十七号高速公路，前往南纽波特，然后选择九十五号州际高速公路，行驶三十英里，进入萨凡纳。

“为什么是在萨凡纳？”玛利亚·陈问。

“他们没有说。电话里的人只是告诉我，把车停在郊外的一条运河边。”

“你觉得他就是绑架你的那个人？”

“是的。”哈罗德说，“我敢肯定。他们有相同的口音。”

“你还是觉得这是威利干的？”玛利亚·陈问。

哈罗德沉默了一分钟，“是的。”他最后说，“这才解释得通。巴伦特和其他人有办法搞到预先调教好的人来做傀儡。威利必须用自己选的人，否则就会对他不利。”

“而你打算跟他一起干？你依然忠于威利·波登？”

“忠个屁。”哈罗德说，“巴伦特派海恩斯闯进我的家……把你暴打一頓……想以此警告我。没有人可以这么对我。如果威利想冒险，那就由他去吧，管他那么多呢！”

“这难道不是很危险吗？”

“你是说那些傀儡？”哈罗德说，“我们不会让他们携带武器。他们一上岛，就根本没有机会制造问题。在这五天暴力奥运会结束之后，就算是冠军也会被深埋进岛上某个古老的奴隶墓地里。”

“那威利打算做什么？”她问。

“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哈罗德说，从立体交叉道上驶出了16号州际高速公路。“我们只需要活着旁观就行了。对了，这倒提醒了我——你带勃朗宁手枪了吗？”

玛利亚·陈从钱包中取出那只自动手枪，交给哈罗德。哈罗德单手抓着方向盘，空出的手将弹匣从枪把中弹出来，检查了一下，又用大腿将它塞了回去。他把枪插进腰带，用宽松的夏威夷衬衫盖住。

“我恨手枪。”玛利亚·陈平静地陈述道。

“我也是。”哈罗德说，“但我更恨一些人，其中一个戴着滑雪面罩，操波兰口音。如果他就是威利派我带上岛的傀儡，那只要游戏一开始，我就会打爆他的头。”

“威利不会高兴的。”玛利亚·陈说。

哈罗德点点头，进入一条岔路。这条路从高速公路一直延伸到一个废弃的船舶下水区，旁边是萨凡纳-奥吉奇运河的一部分，沿岸杂草丛

生。一辆旅行车正在那里等待。哈罗德按照预先的安排停在了六十英尺之外，闪了闪头灯。一对男女下了车，缓缓朝他们走来。

“我已经厌倦了如何取悦威利，或者巴伦特，或者他妈的别的什么人。”哈罗德咬牙切齿地说。他走下车，抽出腰间的自动手枪。玛利亚·陈打开短途旅行包，取出了锁链。那对男女走到离他们二十英尺的地方，双手依然空空如也，哈罗德朝玛利亚·陈探过身，咧嘴一笑，“现在轮到他们思考如何取悦托尼·哈罗德了。”他说，稳稳地举起手枪，瞄准那个留着小胡子、白色长发盖住耳朵的男人。那个男人停下脚步，紧盯着哈罗德的手枪枪口，用食指扶了扶眼镜。

多尔马恩岛

1981年6月14日，星期天

索尔·拉斯基感觉这一切仿佛昨日重现。

半夜过后，船才在水泥码头上靠岸。托尼·哈罗德把索尔和休厄尔小姐领下船。他们站在码头上，哈罗德把武器收了起来，因为他们本应是他来操控的两个傀儡。两辆电动高尔夫球车开过来，哈罗德对一个穿西装夹克和宽松长裤的男人说：“把这两个带去傀儡圈。”

索尔和休厄尔小姐顺从地坐在车中央，一个手持自动步枪的男人站在他们身旁。索尔瞟了眼自己身旁的女人，她一脸茫然，没有任何表情。她没有化妆，头发绺在脑后，廉价印花裙松松垮垮，似乎一拉就会掉下来。车在隔离区南端的检查站停下来，然后驶过一片铺着碎贝壳的无主之地。索尔很想知道，梅勒妮·福勒有没有通过六岁的仆人给娜塔莉传递什么信息。

隔离区北面栅栏外的水泥设施笼罩在一片强光之中。索尔和休厄尔小姐进入一个篮球场大小的水泥地面院子中，与另外十个刚刚抵达的傀儡集合，院子周围树立着高高的铁丝网。

隔离区这边看不到蓝色西装夹克和灰色宽松长裤，只有身着绿色连体工作服、头戴黑色尼龙棒球帽、手持自动武器的人。根据科恩的笔迹，索尔可以断定这些家伙是巴伦特的私人安保武装。而根据两个月前对哈罗德的审讯，他同样可以断定，他们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主人的调教。

一个手枪插在枪套中的高个子男人上前几步，说：“好了，听着，脱衣服！”

十多个囚徒中，大多数是年轻男人，但索尔还是看到了两个女人——刚刚成年不久——站在前门。囚徒全都神情呆滞地面面相觑，似乎被下了药或者处在极度震惊当中。索尔见过这种表情。在切姆诺朝大坑走去的时候，在索比堡下火车的时候，他都见过这种表情。他和休厄尔小姐开始脱衣服，而大部分其他人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我说脱衣服！”高个子男人再次大声下令，另一个手持步枪的男人走上前来，用枪托殴打离他最近的囚徒——一个十八九岁、戴着眼镜的龅牙男孩。男孩一声不吭地向前倒下，脸重重地撞在水泥地面上。索尔可以清晰地听见他牙齿碎裂的声音。其他九个人纷纷开始脱衣服。

休厄尔小姐首先脱完。索尔发现她的身体看上去比她的脸更年轻、更光滑，只是有一道明显的阑尾切除术留下的痕迹。

他们将囚徒排成两列，没有分隔男女，驱赶他们走下一条长长的水泥坡道，进入地下。走在这条中央地下大道上，索尔用眼角余光瞥见了几道门，通往侧面贴着地砖的走道。傀儡们走过门口的时候，有穿着连体工作服的警卫到门口监视他们。有一次，两列队伍不得不紧贴墙壁，避让四辆吉普车。车队让隧道里充满了噪声和一氧化碳。索尔怀疑整个

岛的地下都遍布着这种隧道组成的纵横交错的网络。

他们被送到一个没有家具、光线明亮的房间，穿着白色外套和手术手套的男人检查了他们的口腔和肛门，女人还被检查了阴道。一个年轻女人开始啜泣，但被警卫打了一巴掌之后，立刻就噤了声。

索尔不知为何特别冷静，心里思索着这些傀儡来自何方，是否被操控过，以及他自己的行为怎样才能与他们保持一致。从检查室里出来，他们进入一条似乎是直接在岩层中开凿出来的长而窄的通道。通道墙壁被刷成白色，滴着水。墙上的弧形裂缝里关着赤身裸体、默不作声的囚徒。

队列停下来，等休厄尔小姐进入她的裂缝。索尔意识到，这里并不需要全尺寸囚房，因为囚徒在岛上都待不了一个星期。索尔紧接着进入了自己的裂缝。

白色石墙上，一层层新月形的裂缝高低不一，交错分布，裂缝前树着铁栅栏。索尔的裂缝离地面有四英尺。他翻身钻进去。石头贴在皮肤上，冰凉刺骨，缝里的长度足够完全躺下身体，后部凿有一个臭烘烘的洞，那里就是他大小便的地方。栅栏由液压装置控制，从顶部插入底部的深孔里。栅栏上有一条两英尺宽的缝隙，以方便餐盘进出。

索尔躺在裂缝里，盯着十五英寸高的石壁。通道里传来一个男人嘶哑的哭声，但紧接着就响起脚步声和金属击打肉体的声音，哭声戛然而止。索尔非常冷静。他的决心无比坚定。不知为何，几十年来，他从未觉得自己同家人——父母、约瑟夫、斯特法——如现在这般亲近。

索尔的眼皮不知不觉闭上了，他强行睁开，揉了揉，重新戴上眼镜。他们居然允许他保留眼镜，这真是怪事。索尔努力回想在切姆诺的

时候，他们有没有允许裸体囚犯戴眼镜去大坑。没有。他记得曾被分配去干一项工作，用铲子将成百上千的眼镜从一个房间转运到一条粗糙的传送带上，由其他囚犯将玻璃从金属里筛选出来，再将贵金属从普通金属里筛选出来。第三帝国决不允许浪费任何东西。只有在消耗生命时，他们从不吝惜。

他强行睁开眼，捏了捏脸颊。石头床铺很硬，但他知道，自己可以轻松入眠，甚至轻松入梦。过去三周，他其实没有真正睡过觉，因为每天晚上刚一入梦，快速眼动睡眠状态就会触发催眠后暗示，塑造出他的梦境。他已经有八个晚上不需要铃声的刺激了，单单靠快速眼动睡眠状态就能触发梦境。

索尔已经无法区分那是梦境还是记忆。这种梦境般的记忆同现实的界限也模糊了。他同娜塔莉一起筹划准备的日日夜夜成了梦，所以他才会如此冷静。黑暗中，冰冷的通道、赤裸的囚徒、狭窄的囚笼——所有这些都宛如梦境般的现实，就像那些关于集中营的残酷的自我诱发的记忆一样。相反，在查尔斯顿的炎夏监视娜塔莉和那个叫贾斯汀的小孩——或者说娜塔莉和那个看上去是小孩的死物——反而没有那么真实。

索尔努力回忆娜塔莉。他紧闭上眼，直到眼中充满泪水，然后瞪大眼睛，继续回忆娜塔莉。

两天前——现在已经是三天了——也就是星期四，娜塔莉向他讲述自己的解决方案。“索尔！”她大叫着，将地图放在桌上，转头面对他。他们当时正坐在汽车旅馆小厨房的一张小桌旁。“我们不必单枪匹马地干。我们可以让人帮忙我们在查尔斯顿进行监视！”在她身后，多尔马

恩岛的放大照片贴满了厨房的墙面，如同粗糙的马赛克图案。

索尔摇摇头，疲惫的大脑没有领会她激动陈述的内涵：“怎么可能？他们全都死了，娜塔莉。罗布、艾伦、科恩。而米克斯还要负责开飞机。”

“不——我是说找人！”她用手掌根击打着额头。

“这几周里，我一直在想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是我们的潜在支持者。我明天就能找到他们。到星期六上午我再同梅勒妮会面。”

她说完这话后十八小时，他看到她走下从费城飞来的飞机，两名黑人跟在他左右两侧。杰克森看上去比六个月前更老了，光头反射着机场大厅的明亮灯光，脸上流露出历经风雨之后对这个世界的冷漠与淡然。娜塔莉右手边的年轻人与杰克森完全相反——身材瘦高，手脚灵活，表情如万花筒般丰富多变。年轻人的尖声大笑在走廊里回荡，引得旁人纷纷转头。索尔记得，这个人的绰号是“鲶鱼”。

稍后在开往查尔斯顿的车上，杰克森问：“拉斯基，你肯定你说的那人就是马文？”

“就是马文。”索尔说，“但是他……他变了。”

“是老巫婆干的？”鲶鱼问。他正在摆弄车载收音机，搜寻着中意的频道。

“是的。”索尔说，这还是他第一次对娜塔莉之外的人讲述梅勒妮的事，“但我们仍有可能使他康复……我们仍有可能拯救他。”

“好的，伙计，我们就这么干。”鲶鱼说，“只要通知我们老大，灵

魂砖厂的人就会杀到这个城市来，把这里围个水泄不通。”

“不，”索尔说，“这么干没用。娜塔莉肯定已经告诉你们原因了吧。”

“她告诉我们了。”杰克森说，“但你打算告诉我们什么，拉斯基？我们需要等多久？”

“两个星期。”索尔说，“无论如何，这件事在两个星期内都必须结束。”

“那我们就等两个星期。”杰克森说，“然后我们就必须尽一切可能把马文救出来，不管你的事情有没有结束。”

“一定会结束的。”索尔说，他看着坐在后排的大块头，“杰克森，我还不知道杰克森是你的姓还是名。”

“我的姓。”杰克森说，“从越南回来之后我就放弃我的名了。名对我来说已经没用了。”

“我真正的名字也不是鲶鱼，拉斯基。”鲶鱼说，“而是克拉伦斯·阿瑟·西奥多·瓦尔什。”他同索尔握了握手，“可是伙计”，他露齿一笑，“因为你是娜塔莉的朋友，你可以叫我瓦尔什先生。”

出发前的最后一天是最难挨的，索尔觉得娜塔莉的方案根本不会管用——老巫婆不会做她答应要做的的事情，或者她的调教失败了。老巫婆说她在五月里进行了三周调教，贾斯汀和娜塔莉在河对岸用望远镜都看到了。科恩提供的信息也可能有错。即便没有错，但计划也可能中途发

生改变。托尼·哈罗德可能不会对六月上旬的那通电话做出反应，或者一上岛就把电话内容告知其他精神吸血鬼。就算他没有告密，也可能在带着索尔和梅勒妮·福勒派来的人乘船离开大陆后干掉他们。索尔被送上岛之后，梅勒妮·福勒也许会趁机杀害娜塔莉，而索尔只能被关在囚笼里等死。

星期六下午，他们开车南下去萨凡纳，在日落之前就开始在停车场做准备。娜塔莉和杰克森藏在北面六十码外的灌木丛中。娜塔莉手持加州副警长车上的步枪。M-16和大多数C-4塑胶炸弹都被藏起来了，但这把步枪被留在了身边。

鲶鱼、索尔还有贾斯汀口中的“休厄尔小姐”在车上等待。鲶鱼和索尔不时会从金属保温杯里喝几口咖啡。

有一次，那个女人如同腹语表演者手中的人偶一样转过头，直勾勾地注视着索尔，说：“我不认识你。”

索尔什么也没说，只是木然地回瞪着她，努力想象着这个数十年来肆无忌惮地实施暴力的恶魔的内心世界。休厄尔小姐忽然闭上眼，动作之快堪比挂钟上的发条猫头鹰。所有人都没再说话，直到午夜将至时托尼·哈罗德到来。

矮小的制片人一直举着枪瞄准索尔的脸。一个念头从索尔脑中闪过：说不定他真的会开枪。索尔看见哈罗德脖子上青筋暴起，扣扳机的手指也因为紧张而发白。索尔确实害怕了，但这是一种清晰而可控的恐惧，同过去一周的焦虑不一样，同对大坑的愤怒和无奈不一样，同晚上噩梦里的绝望也不一样。不论接下来将发生什么，都是索尔自己选择去承受的。

最后，哈罗德只是咒骂着抽了索尔两个耳光，第二下反手一击在索尔的右脸上划出了一条浅浅的切口。索尔没有开口，也没有反抗，休厄尔小姐也同样表现得如同没有知觉的木偶。只有哈罗德真的朝索尔开枪，或者操控休厄尔小姐去杀他的时候，娜塔莉才能从藏身的灌木丛开枪。

索尔和休厄尔小姐被塞进奔驰的后座，细细的铁链在他们手脚上缠绕了一圈又一圈。哈罗德的欧亚混血秘书——根据哈灵顿和科恩的报告，索尔得知她的名字是玛利亚·陈——手脚麻利，但在勒紧锁链并上锁时，还是小心地避免了阻断他们的血液循环。索尔狐疑地看着她，不知道她来这里的理由和动机是什么。他怀疑这正是自己民族衰败的原因——犹太人永远都不会放弃对事物的理解，对动机和理由的探寻，围绕犹太法典的琐碎细节进行无休无止的辩论，听任浅薄而高效的敌人将他们牢牢捆住，带去焚尸炉。只要火车按时运行，公文处理得当，他们的杀手就从不担心手段和目的的问题，也不担心道德的问题。

在进入快速眼动睡眠状态从而触发梦境之前，索尔·拉斯基猛然惊醒。他将西蒙·维森塔尔提供的一百份人物经历加入了催眠诱发的人格之中，但只有十几份经历会反复出现在他调教自己产生的梦境之中。尽管在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和犹太隔离区斗士之家，他曾经长时间观察这些照片，但他的梦中没有出现他们的脸，因为他一直凝视着他们的眼睛。但他们生命中的背景——宿舍和工厂，铁丝网和空洞的目光——再次成了索尔·拉斯基此时生命中的背景。躺在多尔马恩岛的石墙裂缝中，他意识到自己从未真正离开过死亡集中营。实际上，只有在集中营这个国家中，他才是真正的公民。

在梦境的边缘徘徊时，他意识到这一晚谁的经历会进入自己的梦境：舍拉姆·克拉凯克。他还记得这个男人的模样和经历，但现在，当他在梦境中重历这些细节时，它们却模糊在真实记忆的迷雾之中。索尔从来没去过华沙的犹太人隔离区，但在这个夜晚，他却想起了那里——黑暗狭窄的下水道里，挤满了逃离大火的难民，他们只能一个跟一个地往前爬，不时还有排泄物落在他们头上。他们一边咒骂，一边祈祷前面的人不要死，因为那样就会堵住通道。在高墙、铁丝网和装甲车包围的隔离区里，还有数十个惊恐的男女正趴在地上又抓又刨，奋力钻进雅利安人的下水道。克拉凯克带着九岁的孙子莱昂穿行在雅利安人的下水道中，雅利安人的粪便淋在他们头上，周围的污水不断上涨，几乎将他们淹没。突然，前方出现了光亮，克拉凯克身后一个人都没有。他独自一人爬进雅利安人的阳光之中。在黑暗的下水道里跋涉十四天之后，他强迫自己转过身，返回那个黑漆漆的、奇臭难闻的洞里，回去寻找莱昂。得知这将是他在梦中经历的第一个故事，索尔坦然入睡。

多尔马恩岛

1981年6月14日，星期天

星期天日落前一个小时，托尼·哈罗德看到威利乘坐的双引擎公务机降落在平坦的跑道上，高大的橡树在跑道上拉出长长的影子。巴伦特、萨特、开普勒同哈罗德在停机坪尾部开着空调的小候机厅里等他。哈罗德本来坚信威利不会在飞机上，所以当汤姆·雷诺兹、詹森·鲁哈和威利·波登的熟悉面孔出现时，哈罗德不由得惊讶得倒吸一口凉气。

其他人却十分冷静。约瑟夫·开普勒就像威利的老朋友一样，主动为他介绍众人。吉米·韦恩欧·萨特鞠了一躬，同威利握了握手，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哈罗德只能在一旁目瞪口呆地看着，威利说：“看到了吧，我的朋友托尼，天堂就是一座岛。”巴伦特像政客见面时一样，一手抓住威利的手肘，一手握住威利的手，用力上下摇晃，表现出非同一般的热情。威利系着黑领带，穿着燕尾服，一身晚装打扮。

“久仰大名，今日得见，不胜荣幸。”巴伦特满脸堆笑，没有松开威利的手。

“是啊。”威利也微笑着说，“我也很荣幸。”

随行人员乘着高尔夫球车来到大宅，一路不断有助手和保镖上车。玛利亚·陈在大会堂里同威利碰面，在他两边的面颊都亲了一下，笑靥如花地说：“比尔，我们非常高兴你能回来。我们非常想念你。”

威利点点头，“我也想念你的美丽和智慧，亲爱的。”他说，吻了吻她的手，“如果你有天厌倦了托尼的粗鲁行径，请考虑来我身边上班。”他空洞的眼睛中闪烁着光彩。

玛利亚·陈开怀大笑，握着他的手说：“希望我们很快能一起工作。”

“是啊，或许很快就可以了。”威利说，挽住她的胳膊，跟随巴伦特和其他人进入餐厅。

晚宴一直持续到九点过。餐桌旁围坐着二十多个人——只有托尼·哈罗德带了一名助理——但最后只有四个人在巴伦特的带领下进入空荡荡的西厢里的游戏室。

“我们不会现在就开始吧？”哈罗德警惕地问。他不知道是否可以操控他从萨凡纳带来的那个女人。他也没看到其他傀儡。

“不，还没到时候。”巴伦特说，“我们的惯例是，在选择参加夜晚狩猎的傀儡之前，先在游戏室里处理岛俱乐部的事务。”

哈罗德环顾四周，整个房间风格十分别致，看上去就像是图书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俱乐部和会议室的结合体：两面排满了书的墙，墙上有阳台和楼梯，书柜下有皮椅，皮椅旁点着光线柔和的台灯；中央放着好几张台球桌；在远端的墙边是一张巨大的绿色台面呢圆桌，照明

全靠顶上的一盏吊灯。五把高背扶手皮椅放在圆桌周围的阴影里。

巴伦特摁下一个凹板中的按钮，沉重的窗帘无声拉开，露出一面三十英尺宽的窗户，俯瞰着楼下灯火通明的花园和小橡树路的长隧道。哈罗德可以断定，这面微微偏光的玻璃从外面看是不透明的，而且肯定也是防弹的。

巴伦特手掌朝上伸出手，就像在为威利·波登介绍这个房间和窗外的风景一样。威利点点头，坐进离他最近的皮椅里。头顶的灯光让他的脸看上去就像一副刻满皱纹的面具，眼窝则如同两个漆黑的窟窿。“是啊，非常棒。”他说，“我坐的是谁的椅子？”

“是.....呃，是特拉斯科先生的。”巴伦特说，“但现在似乎更适合你来坐。”

其他人也纷纷落座，萨特给哈罗德指出他该坐的椅子。哈罗德让身体陷进这把古老而豪华的椅子里，在台面呢上双手交握，忽然想到了查尔斯·科尔本。科尔本的尸体被发现之前，已经在斯古吉尔河幽深的水底喂了三天鱼。“这俱乐部真不赖。”他说，“我们现在干什么？学习秘密誓词然后唱歌？”

巴伦特对哈罗德的调侃付诸一笑，将众人扫视了一圈。“岛俱乐部第二十七次年会现在开始。”他说，“今晚有未尽事宜需要讨论吗？”没有人回应，“那有新事宜需要讨论吗？”

“讨论新事宜时会举行全体会议吗？”威利问。

“当然。”开普勒说，“任何人在本周任何时候都可以要求举行会议，除非狩猎已经正式开始。”

威利点点头。“那样的话，我就再等等。”他对巴伦特微微一笑。在头顶投下的耀眼光芒中，他的牙齿泛着黄光。“我得牢记，自己还是新会员，所以必须谨言慎行，对吗？”

“没这回事。”巴伦特说，“坐在这张桌旁的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我们是同辈，是朋友。”说到这里，巴伦特才第一次正眼去瞧哈罗德，“既然今晚没有新事宜需要讨论，大家是否准备去傀儡圈转一转，选择今晚操控的对象？”

哈罗德点点头，威利开口道：“我想操控我自己的人。”

开普勒眉头微蹙。“比尔，我不知道你是否可以……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愿意，当然可以选择自己的人，但我们都会尽量避免使用我们的……常用侍从。五个晚上都取胜的概率……呃，非常低，真的，所以我们要保证大家的宝贵资源不会蒙受损失，我们要大家都带着愉快的心情离开。

“我明白，”威利说，“但我仍然更喜欢用我自己的人。我是可以这么做的，对吧？”

“是的。”吉米·韦恩·萨特说，“但你选的人必须接受检查。如果他今晚幸存下来，也必须像其他傀儡一样关进傀儡圈。”

“没问题。”威利说，他又笑了，哈罗德愈发觉得说话的是一颗无眼的骷髅头，“非常感谢你们迁就一位老人。我们现在就去圈里转转，选择今晚游戏的棋子吧。”

哈罗德是第一次来到隔离区北面。尽管他知道岛上肯定藏有秘密基

地，但亲眼看到这座地下堡垒时，他还是备感惊诧。在哨所和监控室里有二十五到三十个穿着连体工作服的警卫，同夏令营那一周铺天盖地的安保武装相比，这里的防御措施可谓形同虚设。哈罗德推测，巴伦特的安保武装应该大部分都在海上——安置在游艇或者巡逻艇里——主要负责防止外人靠近小岛。他很想知道，这些警卫是如何看待傀儡圈和狩猎游戏的。哈罗德在好莱坞工作了二十年，他知道有钱能使鬼推磨的道理，甚至有时候不用付钱也会有人排着队帮你做事。哈罗德怀疑巴伦特也许不用费神使用念控力，就会找到一大把人为他免费工作。傀儡圈凿在一条狭窄的通道的原生岩里，那里比地下堡垒的其他部分更加古老，气氛十分诡异。哈罗德跟随其他人经过一道道裂缝，那里囚禁着蜷曲赤裸的傀儡。他第二十次想到这里简直是在拍B级片。如果有作家给哈罗德献上这样的剧本，他一定会当场掐死那个浑蛋，然后把他踢出美国编剧协会。

“早在范德胡夫种植园，甚至杜波斯种植园建立之前，这些囚笼就已经存在了。”巴伦特说，“我手下的一位考古学家兼历史学家推测，这些囚笼是西班牙殖民者囚禁反叛的印第安人的，尽管西班牙人很少在如此靠北的地方修建基地。这些囚笼至少是在公元1600年之前开凿的。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同时也是西半球的第一位奴隶主。他抓了几千名印第安人运回欧洲，在西印度群岛上奴役并杀害了更多印第安人。事实上，如果不是教皇以逐出教会相威胁，他也许会把岛上的土著都杀光。”

“教皇之所以会阻止哥伦布，很可能是因为他本人没有从殖民行动中获取足够多的好处。”吉米·韦恩·萨特牧师说，“牢里的任何人我们都能选？”

“除了哈罗德先生昨晚带来的那两位。”巴伦特说，“我想他们是你

自己要用的吧，托尼？”“是的。”哈罗德说。

开普勒凑上来，碰了碰哈罗德的手肘：“吉米告诉我，你带来的人里有一个男人。托尼，你的口味变了吗？还是说，他是你的一位特别的朋友？”

哈罗德盯着约瑟夫·开普勒完美的发型、完美的牙齿和完美的古铜色皮肤，很想让这些完美瞬间变成不完美。但他一句话也没说。

威利扬起眉毛：“男性傀儡，托尼？我才离开几周啊，你就让我刮目相看了。你要操控的男人在哪儿？”

哈罗德盯着这位老制片人，但威利的表情没有透露任何信息。“就在那边的什么地方。”他说，朝通道深处指了指。

这群人散开了，像狗展上的裁判一样检查每个傀儡的质量。也许是因为有人提前警告囚徒必须保持安静，或者是因为他们五人的现身立刻压制住了所有噪声，通道里只听得到脚步声的回响，以及从古老隧道未被开发的黑暗深处传来的细微滴水声。

哈罗德非常紧张，他检查了一条又一条裂缝，寻找他从萨凡纳带来的那两个人。莫非威利又在拿他寻开心了？哈罗德想，还是说，是他自己对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不，他妈的，其他人没有理由让他把特别调教过的傀儡偷偷运到岛上。除非开普勒或者萨特在秘密谋划什么，或者是巴伦特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但他也可能只是设了个圈套，好让哈罗德颜面扫地。

哈罗德感觉很恶心。他沿着通道匆匆检查，窥探栅栏背后一张张因为惊恐而发白的脸。他怀疑自己也是同样的神情。

“托尼。”威利在他身后二十步的地方说，语气严厉，仿佛是在发出命令，“这是你的男性傀儡吗？”

哈罗德快步走过去，注视着高度仅容人平躺的裂缝中的男人。暗影之中，灰白的胡茬勾勒出消瘦的面颊，但哈罗德肯定，这就是他从萨凡纳带来的男人。威利到底打算干什么？

威利凑到牢笼边上。那个囚徒回瞪着威利，因为被惊醒而双眼充血。两人之间忽然形成了一种难以解释的默契。“欢迎来到地狱，我的小兵。”威利对那人说。

“下地狱去吧，上校。”囚徒咬牙切齿地说。威利大笑，笑声在狭窄的通道里回荡，哈罗德知道自己这下捅了大娄子了。

除非威利在耍他。

巴伦特走上前来，被吹干成型的白发在60瓦灯泡的照射下散发着柔和的光。“有什么事那么好笑，先生们？”

威利抓住托尼的肩，对巴伦特微微一笑：“我的门徒给我们讲了个小笑话，C.阿诺德。仅此而已。”

巴伦特看着他们二人，点点头，沿着狭窄的通道走开了。

威利的手依然放在哈罗德的肩头，他用力一挤，哈罗德疼得五官扭曲。“但愿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托尼。”威利恶狠狠地说，脸都涨红了，“我们等会儿再谈。”威利转身跟上巴伦特和其他人，朝秘密基地走去。

哈罗德惊慌失措地看向囚笼。那个他本来坚信是威利小兵的人浑身

赤裸，蜷缩在铁栅栏后的石头缝隙里，苍白的面孔几乎被阴影吞没；他看起来老弱不堪，已经被年纪和苦难折磨得不成人形；一条醒目的伤疤纵贯整个左前臂；一条条肋骨清晰可见。在哈罗德看来，这个老头子完全构不成任何威胁；他身上唯一谈得上有点儿可怕的，只有那双哀伤的大眼睛里流露出的公然蔑视。

“托尼，”吉米·韦恩·萨特牧师喊道，“快挑选你的傀儡。我们要回大宅开始游戏啦。”

哈罗德点点头，最后一次瞥了眼栅栏后的老头儿，然后迈开脚步，认真审视囚徒们的脸。为了今晚的游戏，他要给自己找一个足够年轻健壮而且容易控制的女人。

梅勒妮

威利还活着！

透过休厄尔小姐的眼睛，我的视线越过囚笼的栅栏，立刻捕捉到他的身影。他那犹如黄鼠狼毛发般浓密的头发如今只剩下几缕银丝，来自他后上方灯泡的光照在他头上，形成了一圈刺目的光晕。

威利还活着。尼娜至少在这一点上没有撒谎。对于现状，我几乎摸不着头脑：尼娜和我把我们的猎物带到这个邪恶的盛宴之上，而威利——尼娜说他命在旦夕——却在和抓捕他的人谈笑风生。

威利看起来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或许比六个月前更放浪不羁了。当他的脸在隧道的昏暗灯光中浮现的时候，我让休厄尔小姐转过头，往囚笼的阴影中缩。但很快我就发现这么做有多愚蠢。威利用德文同被尼娜的女黑鬼称作“索尔”的人说了一句话，欢迎他来到地狱。那个男人让威利滚开。威利哈哈大笑，对一个长着爬行动物般眼睛的年轻男人说了两句话。就在这时，一位非常英俊的绅士走上前来。威利称他为C. 阿诺德，我知道这就是休厄尔小姐调查过的那位传说中的巴伦特先生。尽管灯光刺眼，环境肮脏，我依然立刻辨识出那人举止高贵而优雅。他就像

我的爱人查尔斯一样，操着一口剑桥口音，显得颇有教养。他的西装夹克经过精心剪裁。如果休厄尔小姐的调查没错，那他就是世界上八位顶级富翁之一。我觉得这个男人可能会欣赏我的成熟和良好教养，说不定能真正理解我。我让休厄尔小姐凑到栅栏前，抬起头，半闭着眼睛，挑逗性地垂下了睫毛。巴伦特先生似乎根本没注意到，径直走开了。威利和他的年轻朋友随后也离开了。

“出什么事了？”尼娜的女黑鬼问，她称自己“娜塔莉”。

我让贾斯汀怒气冲冲转向她：“你自己看啊。”

“我现在看不到。”黑人女孩说，“我之前解释过，因为隔得太远，连接不是很理想。”我们坐在客厅里，女孩的眼睛反射着烛光。那双浑浊的褐色眸子，同尼娜的蓝眼睛根本不沾边儿。

“那你是怎么操控傀儡的，亲爱的？”我问，贾斯汀轻微的咬舌音让我的声音比预期的更甜美。

“调教。”尼娜的傀儡说，“出了什么事？”

我叹气道：“我们还待在小囚笼里，威利刚来过——”

“威利！”女孩尖叫起来。

“你为什么这么惊讶，尼娜？是你自己告诉我，威利被要求到岛上去。难道你说你一直同他保持着联系是在骗我？”

“当然没有！”女孩断然否定，迅速而坚决地恢复了冷静，这一点倒是像极了尼娜，“但我已经有一些日子没见到他了。他看起来还好吧？”

“不好。”我冷冰冰地说。我犹豫片刻，决心考验她一次。“巴伦特先生也在。”我说。

“哦？”

“他非常……迷人。”

“是的，他很有魅力，对不对？”

她的话里是不是有那么一丝忸怩？“我明白为什么你会经不住他的蛊惑，选择背叛我了，亲爱的尼娜。”我说，“你是不是……同他睡过？”我讨厌这种荒谬的固定表达，但我找不到更文明的方式来质问她。

黑人女孩只是瞪着我。我在心头第一百次咒骂尼娜选择操控这个——这个奴隶——而不是我可以平等对待的正常人。即使是可恶的巴雷特·克拉默小姐也是个更好的谈话对象。

我们沉默中坐了一会儿，女黑鬼沉浸在尼娜注入其脑中的幻想之中，我的注意力则分配在不同的家庭成员身上：休厄尔小姐对冰冷石块和空寂隧道的有限感知；贾斯汀对尼娜的认真监控；以及对我们海上朋友的最微弱的思维触碰。最后一种连接是最难维持的，不仅仅是因为距离遥远——自从我患病以来，距离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障碍了——而是因为，在尼娜下达新的命令之前，这种连接必须保持在若有若无的状态，以免被觉察。

当然，这只是她的一厢情愿而已。我之所以按照她的要求去做，是因为我需要暂时配合她，也是因为我必须回应她那番幼稚的嘲弄——她竟然说，我不可能与只在望远镜里观察到的人确立并维持连接。但既然

我已经证明我有这样的能力，我就没有必要再继续跟着尼娜的思路走。现在我已看清死亡大大削弱了尼娜的念控力，就更没理由怕她了。就算是六个月前在查尔斯顿发生分歧之前，她恐怕都不能在两百英里之外操控某人。但我肯定，她绝不会向我暴露她的弱点，或者表现出对我有一星半点的依赖。

就像她现在依赖我一样。女黑鬼坐在我的客厅里，穿着一件松垮垮、皱巴巴的毛衣和一条黄褐色裙子，而实际上尼娜是看不见也听不见的。只要我不告诉她，她就不可能知道此时此刻岛上发生的情况——我如今越发确信这一点。她说她能够间歇性地操控那个名叫索尔的傀儡，但我压根儿不相信。乘船出海的时候，我曾蜻蜓点水似的触碰过他的意识。尽管我发现了被操控的痕迹——曾被大规模操控的痕迹——但我也感觉到了别的东西，潜藏在表面之下，也许十分危险，似乎尼娜用一种高深莫测的方式在他的思想里设置了陷阱。我还感觉到，这个男人现在并没有在她的操控之下。我知道，即使是经过充分调教的傀儡，在情况发生改变或者出现偶发事件的情况下，其可靠性也是极其有限的。在我们三人过去的美好时光中，在调教自己常用的傀儡时，我的念控力是最强的。尼娜嘲笑我说，这是因为我怕去征服新的对象；威利藐视所有长期关系，就像他经常换床伴一样，被他操控的傀儡也是一个接一个，从不固定。

如果尼娜想单单利用调教过的傀儡在岛上纵横驰骋，那就注定会失望。我感觉现在，我们之间的力量对比改变了——这么多年来终于轮到我占上风了！——接下来选择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在什么条件下采取行动，都是我说了算。

但我真的很想知道尼娜在哪儿。

女黑鬼正在客厅里喝茶——在客厅！父亲如果看见了肯定会被气死！——她不知道，一旦我找到了可以查出尼娜行踪的另一种方法，这个讨厌的黑人傀儡就会立刻被清除掉，尼娜也会为我采用的手段之新颖而惊叹的。

我可以等。时间的流逝将对我越来越有利，而对尼娜越来越不利。

门厅里的落地大摆钟刚刚敲过十一下，贾斯汀正昏昏欲睡，这时身穿连体工作服的狱卒打开了通道末端古老的铁门，通过液压装置开启了五个囚笼的栅栏。休厄尔小姐的囚笼没有开，更高处尼娜的傀儡的囚笼也没有开。

我看到四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经过，明显已经受到了操控。我震惊地发现，其中一个高大魁梧的黑鬼我见过，在我们上次的重聚中，威利表现出很难驾驭他的样子——他好像叫詹森什么的。

我很好奇，于是放松了对贾斯汀的感知，放松了对睡在缓缓摇摇的舰上休息室中的那个男人的感知，放松了对所有人、甚至我自己的感知，同时动用了所有增强后的念控力，将自己投射到一名警卫的意识中，以获取最低限度的感知，就像在观看信号微弱的电视节目一样。我看到被选出的四男一女走出通道，穿过铁门和古老的吊门，再经过进来时经过的那条地下大道，爬上一条黑魑魑的长坡，进入热带岛屿弥漫着腐朽植物气息的夜晚之中。

多尔马恩岛

1981年6月15日，星期一

第二天晚上，哈罗德不得不尝试操控他从萨凡纳带来的那个男人。

头一天晚上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个噩梦。他选的那个女人难操控极了。那是一个高挑、健壮、下巴轮廓分明的悍妇，乳房小，头发短，一点儿也不吸引人，是萨特提供的那种“获得新生”的流浪者。他在《圣经》外联中心里收留了这样一批人单独“喂养”，每年岛俱乐部举行狩猎游戏的时候，他就会抽部分出来做猎物。但这个女人可不是好用的傀儡。哈罗德不得不动用所有念控力，才能让她同另外四个男性傀儡一起走完隔离区北面栅栏外五十码的距离。

一个巨大的五角星被浇铸在泥土里，五星的每一个角上都用粉笔画出一个圆圈。另外四人已经各就各位——詹森·鲁哈迈着坚定的大步，走进了他的圆圈——等待哈罗德的女性傀儡像醉汉一样进入她的位置。哈罗德知道他有很多理由解释：他过去都是在更近的距离、操控与自己亲密的女人；这个女人太像男人了，不合他的胃口；最重要的是，他害怕了。

游戏室里的大圆桌边，其他男人都舒舒服服地坐在高背椅里，哈罗德则在自己的座位上不停地扭动身子，拼命与那女人保持连接，把她送到准确的位置。当他终于将她固定在近乎圆圈中心的位置上时，他把注意力转移到房间里，点点头，擦了擦脸颊和眉毛上的汗水。

“很好。”C. 阿诺德·巴伦特居高临下地说，“我们似乎都准备好了。你们都知道规则。如果你的傀儡能在日出之前还活着，但没有杀死其他傀儡，那你就会获得十五分，而这个傀儡也必须被杀掉。如果你的傀儡在日出之前干掉了其他所有傀儡，那你就将获得一百分，并且可以选择同一个傀儡参加第二天晚上的游戏。新玩家们都听明白了吗？”

威利微微一笑。哈罗德敷衍地点点头。“提醒一下，”开普勒说，将前臂放在厚厚的台面上，转头看着哈罗德，“如果你的傀儡很早就被干掉了，你可以到隔壁的监控室里观看接下来的游戏。岛的北部有七十多台摄像机，覆盖了几乎每一个角落，看起来会很爽。”

“但坐着看绝没有继续参与游戏爽。”萨特说。牧师的前额和上唇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

“先生们，”巴伦特说，“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吧？照明弹将在三十秒后发射，然后狩猎将正式开始。”

头一晚对哈罗德来说简直就是噩梦。其他人闭上眼睛，立刻就对各自的傀儡操控自如。但在三十秒准备阶段，哈罗德基本上都在努力重建对那个女人的全面连接。

终于，他进入了她的意识之中，感受到林间的微风从她裸露的肌肤

上吹过，她的小乳头在夜晚的冷空气中挺拔起来。他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詹森·鲁哈正从十英尺外他的圆圈中探过身子，指着她——指着哈罗德——带着威利所特有的邪笑：“你是最后一个，托尼。我最后再来收拾你。”

这时，红色的照明弹在矮棕榈树冠上方三百英尺炸开，另外四人展开了行动，哈罗德让自己的傀儡转身，一头扎进背面的丛林之中。

一连几个小时，哈罗德都如同置身在狂热的梦境里。他操纵的傀儡在纵横交错的树枝之间穿行，密密麻麻的蚊虫如影随形，因恐惧而大量分泌的肾上腺素在他和他操纵的傀儡体内奔流。他们穿过了丛林和沼泽，跌跌撞撞地一路向前，但这条路仿佛没有尽头一般。有好几次他都肯定自己马上就要到达岛的北端了，但钻出密林之后却发现，前方横亘的是隔离区栅栏。

他努力思考着应对策略，点燃自己采取行动的热情，但这一切都是徒劳。随着黎明的步步逼近，他能做的只有阻断他对疼痛的感知——他的傀儡脚在流血，皮肤也被树枝划破了——让傀儡继续逃。那女人手里握着一根沉甸甸的棍子，但这毫无用处。

游戏开始不到三十分钟，哈罗德就听到了今晚的第一声尖叫。当时他让自己的傀儡藏在一小片甘蔗林里，而尖叫就从五十英尺外传来。十分钟后，他和他的傀儡从甘蔗林里爬出来，看到了一个强壮的金发男人的尸体，那是萨特操控的傀儡。他的俊俏面庞上，一双无神的眼睛盯着泥土，脖子已经被硬生生地旋转了一百八十度。

几个小时后，刚从一个遍布毒蛇的沼泽中出来，哈罗德的傀儡就尖叫起来，因为开普勒操控的那个又高又瘦的波多黎各人从隐身处跳出

来，用一根沉甸甸的树枝反复击打她。哈罗德感觉她已倒地，便让她顺势一滚，但后背还是结结实实挨了一棍。哈罗德阻断了痛感，但仍然感觉到一股麻木正在全身蔓延。波多黎各人狂笑着举起迟钝的胳膊，即将发动最后一击。

一支标枪——实际上是一棵被剥掉了树皮、削尖了顶端的小树——从黑暗中飞出来，插入波多黎各人的脖子，十四英寸长、沾满鲜血的枪尖从他的喉结处突出来。开普勒的傀儡紧抓脖子，跪倒在地，侧翻进一丛浓密的蕨类植物里，抽搐了两下就死了。哈罗德强迫他的傀儡趴在地上，然后单膝跪地，直起身子。这时，詹森·鲁哈走进空地，将那柄粗制的矛从尸体的脖子上抽出来，矛尖对准她的眼睛，两者只间隔几英寸。“还差一个就到你了，托尼。”魁梧的黑人微笑着说，白色的牙齿反射着星光，“好好享受狩猎的过程吧，我的朋友。”鲁哈在哈罗德的傀儡的肩上拍了一下，起身融入了夜色之中。

哈罗德驱使她沿着狭窄的海滩奔跑，全然不顾被别人发现的危险。进入狭长的泥土地带后，她不时被石块和树根绊倒。在没有海滩的地方，她就直接踏着海浪前进。她总是竭力避开鲁哈可能出现的地方——威利可能出现的地方。

游戏开始之后，他还未曾看到巴伦特的那个留着平头、肌肉像摔跤选手一样发达的傀儡，但直觉告诉他，巴伦特的傀儡绝不可能战胜鲁哈。在爬满藤蔓的古老奴隶种植园废墟深处，哈罗德找到了一处绝佳的藏匿地点。那里位于废墟最深处拐角的一道被烧毁的墙下，他让他的傀儡将伤痕累累的身体塞进树叶、藤蔓和古老横梁织成的复杂网络之中。他不可能因为干掉了对手而得分，但在天明之前让傀儡存活下来的话，他就可以获得十五分。而且，巴伦特的安保巡逻队杀死他的傀儡时，他可以不用在场。

天快亮的时候，哈罗德和他的傀儡差点儿就要睡着了。她透过树叶间的一个洞，茫然地注视着一小片天空，微弱的星光不时从云层背后透出来。詹森·鲁哈现身的时候，脸上的笑更放肆更凶残了。他的手伸进来，抓住哈罗德的傀儡的头发，将她甩进奴隶房远端一堆棱角锋利的碎石之中。哈罗德不由得连连尖叫。

“游戏结束了，托尼。”鲁哈/威利说，他俯下覆满汗水和血水的身體，挡住了背后的星光。

哈罗德的傀儡先是被痛打，然后被强奸，最后鲁哈抓住她的前脸和后脑勺，猛地一拧，将她的脖子折断。威利其实只需要杀死她，强奸虽然是被允许的，但跟得分无关。游戏时钟显示，哈罗德的傀儡是在日出之前两分钟十秒时被杀死的，所以那十五分他是得不到的。

星期一，游戏玩家们都很晚才起床。哈罗德是最后一个醒的，他晕乎乎地洗了澡，刮了胡子，然后在正午前不久去吃了一顿精致的早午餐。其他四人已经有说有笑了。大家都在祝贺威利——开普勒大笑着发誓说今晚一定要报复，萨特说自己第一个就被干掉实属幸运，巴伦特则真诚地保持着微笑，告诉威利，他能来参加游戏真是太棒了。哈罗德接过了酒保调制的两杯血红玛丽，坐到远端的角落里，陷入沉思。

吉米·韦恩·萨特是第一个来同他说话的。哈罗德正喝着第三杯血红玛丽的时候，牧师穿过铺着黑白相间地砖的地面，朝哈罗德走来。“安东尼，我的孩子。”萨特说。他们二人站在阳台的大门旁，俯瞰着一条通往海边悬崖的长长低湿地。“你今晚的表现得更好些才行。克里斯蒂安教友和其他人只是在追求时髦和激情，而不是得分。今晚上操控你带

来的那个男人，安东尼。让他们瞧瞧，让你加入俱乐部是正确的决定。”哈罗德目光呆滞，一言不发。

他们带着威利参观夏令营里各处设施时，开普勒也凑到了哈罗德身边。开普勒跳上圆形露天剧场的最后十级台阶，向哈罗德露出一个查尔顿·赫斯顿式的笑容，“你干得不赖，哈罗德。”他说，“差一点儿就坚持到日出了。但我来给你提一条小小的建议吧，孩子。巴伦特先生和其他人希望你能表现得更积极一些。你不是带了自己的男性傀儡吗？可能的话，今晚就操控他吧。”

返回大宅的路上，巴伦特让哈罗德同他一起乘坐电动车，“托尼，”亿万富翁对闷闷不乐、沉默不语的哈罗德微笑着说，“今年你能来，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如果你能尽快操控男性傀儡的话，别的玩家或许会更满意。当然，这都取决于你自己。没必要着急。”他们在沉默中朝大宅驶去。

威利是最后一个找到哈罗德的。晚餐前一个小时，哈罗德离开大宅，到海滩上去找玛利亚·陈，路上遇到了威利。当时他刚从侧门出来，正在花园小径中穿梭。这个花园隐藏在地面之下，宛如迷宫，两侧是蕨类植物和花卉组成的高墙。他越过一座装饰性的小桥，左转，穿过一个微型的禅意花园，然后就看到威利坐在一条白色长椅上，如同盘踞在铁网中的一只苍白的蜘蛛。汤姆·雷诺兹站在长椅后，双眼无神，柔软的金发，细长的手指。哈罗德觉得——这不是他第一次产生这样的想法——威利第二钟爱的这名傀儡看上去就像一个变成了刽子手的摇滚明星。

“托尼，”威利用带着德国腔的沙哑嗓音低语道，“我们该谈一谈了。”

“现在不行。”哈罗德说，试图绕过去。雷诺兹跨步上前，挡住了他的去路。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托尼？”威利轻声问。

“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吗？”哈罗德大声回应，但他立刻就听出了自己底气不足。他只想赶快离开这里。

“是的。”威利说，“我知道。但如果你乱来的话，就会让我多年来的努力付诸东流。”

哈罗德环顾四周，发现他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十分隐蔽，从大宅里看不到，布满鲜花的死胡同里的监控摄像机也捕捉不到。他不愿返回大宅，而雷诺兹依然挡住了他的去路。“听着，”哈罗德说，因为紧张而提高了声调，“我他妈的才不在乎这个鬼游戏，我他妈的也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他妈的只是不想被卷进来，好不好？”

威利笑了，他的眼睛已经浑然不似人眼。“好的，托尼。但我们已经进入最后阶段，我不想受干扰。你听明白了吗？”

前搭档的声音令哈罗德毛骨悚然。他这辈子从没如此害怕过，一时间竟然说不出话来。

威利的语调陡然一转，几乎变得如同闲聊般轻松了。“我猜，你是在费城找到我的犹太小兵的吧。”他说，“要么是你，要么是巴伦特。就算他们命令你如此开局也没有关系。”

哈罗德刚想张嘴说话，威利就举起手制止了他。“今晚就用犹太小兵玩吧，托尼。他对我来说已经没用了，而这一周结束后，我却需要你在我的计划里扮演角色……当然，前提是你不会继续制造麻烦。听明白

了吗，托尼？”深蓝灰色的刽子手眼睛中射出的目光仿佛穿透了哈罗德的大脑。

“明白。”哈罗德好不容易才挤出两个字。一个鲜明的幻象从哈罗德眼前一闪而过，仿佛威利·波登，也就是威廉·冯·伯夏特已经死了，哈罗德盯着的是一具尸体。对他微笑的是一颗由边缘锋利的白骨雕刻而成的骷髅头。如果仔细分辨的话，那个骷髅头里还藏着数以百万计的其他骷髅头，从那张长着鲨鱼牙齿的嘴里，吐出的是藏尸所和万人坑中散发的尸臭。

“非常好。”威利说，“我们等会儿游戏室里见，托尼。”雷诺兹让到一边，脸上挂着威利似的笑。昨晚，在詹森·鲁哈拧断哈罗德的傀儡的脖子前几秒，哈罗德也在他的脸上看到过同样的表情。

哈罗德来到海边，找到了玛利亚·陈。他一直在颤抖，即便躺在灼热阳光下的温暖海滩上，颤抖也没有停下。

玛利亚·陈碰了碰他的胳膊：“托尼？”

“操。”他说，牙齿嘎达嘎达地打着架，“操。他们谁想要那个犹太人都行。不管谁是幕后主使，不管他们在搞什么鬼，今晚他们都可以结果了他。操。操他们全家。”

第二天晚上的宴会氛围低沉了许多，每个人似乎都在思考几个小时后的狩猎游戏。除了哈罗德和威利，其他人都先去傀儡圈挑选了各自中意的傀儡，选择之细致好比检查纯种良马。巴伦特在晚餐时透露，他将操控他带来的一个供大家挑选的牙买加聋哑人——此人在家族冲突中杀

死了四个人，然后逃离了家乡。开普勒花费了好些时间才挑选出第二个傀儡，他尤其关注年轻男人，两次经过索尔囚笼旁时都几乎视而不见。最后，他挑选了萨特的一个重获新生的街头孤儿——一个又高又瘦的男孩，腿上肌肉发达，长发及肩。“一条灵缇^[19]，”开普勒在晚餐上说，“满嘴尖牙的灵缇。”萨特第二晚也挑选了一个经过调教的傀儡。他宣布他将操控一个名叫阿莫斯的男人，此人在圣经外联中心给他当了两年年的保镖。阿莫斯是一个身材矮短但看起来孔武有力的男人，留着土匪一样的小胡子，脖子和肩膀上肌肉虬结，如同橄榄球中后卫。

威利似乎将在第二晚继续操控詹森·鲁哈。哈罗德只说了一句——他会操控那个犹太男人——然后那晚就再没开过口。

巴伦特和开普勒昨晚就下了一万多美元的赌注，今晚他们将赌注翻了一倍。比赛才进行到第二天，赌注就已经如此之高，角逐就已经如此之激烈，大家都认为这太不寻常了。

星期一的夕阳被厚密的云层所遮挡。巴伦特说，气压表下降得很厉害，因为暴风雨正从东南方向靠近。晚上十点半，他们离开了餐桌，留下了保镖和助手，乘坐柚木衬里的私人电梯前往游戏室。

紧锁的大门背后，唯一一盏吊灯将灯光洒在巨大的绿色台面呢圆桌上，围坐在圆桌周围的五个人就像戴着面具，隐没在暗影中。长长的窗户外，闪电正在撕裂地平线。巴伦特下令整个基地和花园的泛光灯都关闭，以免同暴风雨争辉。所有人都默默注视着闪电，然后巴伦特发话道：“照明弹将在三十秒后发射，然后狩猎正式开始。”

其他四人闭上了眼睛，脸上写满热烈的期待。哈罗德转头去看东南方。白色的闪电勾勒出小橡树路两旁树木的轮廓，同时也照亮了蓝黑色

的暴风雨内部。

他不知道他们打开名叫索尔的犹太人的牢门之后会发生什么。哈罗德压根儿不想触碰那个人的意识。他今晚不会操控任何傀儡，所以也对今晚即将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这恰好是哈罗德求之不得的。不论是谁在作弊，不论他打算用这张混进来的牌干什么，对托尼·哈罗德来说都毫无意义。他知道，接下来的六个小时将同他无关。在这场游戏中，他将彻彻底底地做一个观众。对此他十分肯定。

哈罗德从未错得如此离谱。

多尔马恩岛

1981年6月15日，星期一

索尔在狭小的囚牢中被囚禁了超过二十四小时。这时，岩石中传来某种机械的呜呜声，铁栅栏打开了。刹那间，他有些不知所措。

不知为何，他在囚牢中居然感到很自在，甚至可以说是心满意足，仿佛过去四十年都是多余的，他又回到了生命中最关键的那段时间。他躺在冰冷的石头裂缝中，用二十个小时思索人生。他想起了同娜塔莉在凯撒利亚的农场附近散步的情景，每一个细节都清晰毕现，从洒在沙滩和砖石上的傍晚阳光，到绿波荡漾的地中海。他记得他们之间的对话和爆发的欢笑，记得当时满满的自信和激动的泪水。但睡意来袭之后，梦境会让他重历别人的人生，令他几乎不敢相信希望的存在。

每天两次，看守会从细缝中塞进食物，索尔会把食物吃掉。塑料托盘中装满了脱水冻干的炖菜、肉和面条。这是航天员的食品。索尔不会去想，在十七世纪的奴隶囚笼中吃航天飞机上的食物有多么可笑。他吃掉所有送来的东西，喝掉每一滴水，还保持锻炼，以防肌肉抽筋，身体冻僵。

他最担心的还是娜塔莉。他们几个月前就知道他们必须做什么，知道他们将没有别人可以依靠。但与娜塔莉分别的时候，索尔却品尝到了诀别的滋味。索尔想起了他父亲背上的阳光，还有搭在父亲肩上的约瑟夫的胳膊。

索尔躺在黑暗中。四个世纪以来，这里留下了太多的恐惧，而他却想到了勇气。他想到了被囚禁在这些石头囚笼中的非洲人和美洲土著人。他们肯定像他一样感到对人性深深的绝望。但他们不知道，最终的胜利会属于他们。他们的后代没有坐以待毙，甘当奴隶，而是奋起抗争，为自己赢得了阳光、自由和尊严。他闭上眼睛，一幅景象立即浮现在眼前——家畜运输车厢缓缓驶入索比堡，车厢里，瘦弱的肢体缠绕交叠，冰冷的尸体拥抱着取暖，而温暖已永远离开了他们。不过，透过这些冰冻的肉体和充满怨恨的眼睛，他也看到了定居点里年轻的以色列人——早晨他们会去果园劳动，傍晚他们会携带武器去边界巡逻。他们目光严肃，充满自信。这种自信证明了他们的活力，而他们的存在本身便是对那些死不瞑目者的回答。1944年，索尔将那些死者搁在一条结霜的侧轨上，然后将冻结在一起的尸体一一撬开。

索尔担心娜塔莉，也担心自己。那是一种足以令他睾丸上升到体内的恐惧，就像有人用刀扎他的眼睛，或者将枪管塞进他的喉咙。但他意识到，这种恐惧并不陌生——他深知，这种恐惧从未离开过他——于是欣然接纳了它，而不是让自己被它所吞没。他第一千次设想了他要做的事和可能遇到的阻碍。他检查了自己能做的选择。如果娜塔莉能像计划的那样准确地控制那个老巫婆，他有一套行动方案。而如果梅勒妮·福勒发疯失控——这种可能性应该更大——他也有一套应对之策。如果娜塔莉死了，他会独自战斗下去。如果一切都不顺利，他照样会义无反顾。就算毫无希望，他也会拼死一搏。

索尔躺在冰冷的石头裂缝中，思索着人生和死亡，有自己的，也有别人的。他梳理了每一种可能性，又做出了更多的假设。

这时候，栅栏升起，四个蠕动的人影从他们的囚牢里溜出来，朝远处的出口走去。索尔·拉斯基竟然一时间不知所措。

过了仿佛永恒的一刻后，他从自己的裂缝里滑下来，站在石头地面上，脚掌传来冰冷的触感。康斯坦斯·休厄尔从铁栅栏和纠缠的头发背后瞪着他。索尔跟随其他傀儡朝通往黑暗的出口走去。

托尼·哈罗德坐在游戏室里，半闭着眼，打量着等待今晚游戏开始的四个人。巴伦特表情平静沉着，手指相抵成尖塔状，顶着他的下唇，嘴角肌肉抽动，露出微微的笑意。开普勒脑袋后仰，因为精力高度集中而紧皱眉头。吉米·韦恩·萨特在座位上探出身子，双臂放在桌子的绿色台面呢上，汗水布满了沟壑纵横的额头和长长的上唇。威利则深坐在椅子上，只有眉毛、棱角分明的面颊和笔直的鼻梁被灯光照亮，但哈罗德强烈地感觉到威利正注视着自己。

哈罗德不由得恐慌起来，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处境十分荒谬——他没法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他压根儿不想触碰那个犹太傀儡的意识。他知道，即使自己打算这么做，操控犹太人的那个家伙也不会允许他进入的。哈罗德最后一次扫视了众人的面庞。谁可以同时操控两个傀儡？逻辑告诉他，这个人只可能是威利——无论是从动机上还是从能力上，那个老家伙都是最可能的人选——但为什么他要在花园里玩那套花招呢？哈罗德百思不得其解，而且越想越害怕。幸好玛利亚·陈正在楼下等待，而且把偷偷带来的枪放在了在码头等待的那艘船上，以防他们需要突然离开。但这些能给哈罗德带来的安慰也十分有限。

“他妈的这是怎么回事？”约瑟夫·开普勒嚷嚷起来。四名玩家都睁开了眼盯着哈罗德。

威利将身体从阴影中探入灯光下，因为暴怒而涨红了脸，“你在干什么，托尼？”他用冰冷的目光扫过了其他人，“还是说，这不是托尼干的？你们就是这么光明正大地玩游戏的吗？”

“等等！等等！”萨特大道，眼睛又闭上了，“瞧，他在跑。我们可以……我们一起……”

巴伦特猛然睁开眼，就像捕食动物在夜晚因为觉察到危险的逼近而惊醒一样，“果然是他，”他轻声说，手指依然相抵成尖塔状，“拉斯基，那个精神病医生。我本应该早点儿发现的。他剃了胡子，骗过了我。无论是谁干的，这都是一出蹩脚的恶作剧。”

“恶作剧个鬼。”开普勒说，又闭紧了眼睛，“抓住他。”

巴伦特摇摇头：“不，先生们。因为出现了不寻常的情况，所以今晚的比赛取消。警卫会把拉斯基抓回来。”

“不！”威利大吼道，“他是我的！”

巴伦特转身面对威利时，脸上依然挂着笑：“是的，他很可能还是你的。我们会看到的。不过，我已经摁下按钮通知警卫了。他们监控着游戏的开局，所以知道该去找谁。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协助抓捕他，波登先生，但请务必保证精神病医生在受审之前还活着。”

威利发出极像野兽嚎叫的声音，然后闭上眼睛。巴伦特将死水般平静的目光投向哈罗德。

索尔跟随另外四个傀儡走上坡道，进入热带的夜晚之中。空气潮湿异常，暴风雨即将来临。天上看不到星光，只有闪电间或照亮树木和隔离区背面的一块空地。他摔了一次，跪在地上，但很快站起来朝前走。空地上有一个巨大的五角星，其他傀儡已经站在各自的角上了。

索尔考虑这时候就逃之夭夭，但每次闪电都会照亮隔离区另一头的两名警卫，他们手持M-16步枪，头戴夜视镜。他要再等等。索尔不得不站到詹森·鲁哈和一个又高又瘦的长发男人之间的圆圈里。不知为何，他们赤裸相见似乎没有那么尴尬了。索尔是五人之中唯一体质孱弱的。

詹森·鲁哈机械地转过头，就像脑袋安装在转盘一样，“如果你能听见我说话，我的小兵，”它用德语说，“我会对你说再见。我不会在暴怒中杀你。那样游戏就进行不下去了。”鲁哈转过头，像其他人一样仰望天空，似乎在等待某种信号。闪电的银色光芒勾勒出这个黑人壮硕身躯的轮廓。

索尔转过身，举起手，将他刚才故意跪倒捡起的一块手掌大小的石头奋力投出去。石头击中了鲁哈的左耳后部，大块头应声倒地。索尔转身就跑。他已经钻进灌木丛和热带森林，其他三人却还在原地发愣，眼睁睁地看着他跑掉。警卫也没有开枪。

头五分钟里，他就像没头苍蝇一样乱跑，松针和落地的矮棕榈叶扎着他的赤脚，树枝和灌木刮着他的胸，他呼哧呼哧地喘着气，然后让自己停下来，蹲在一小片甘蔗丛的边缘聆听动静。他听见左侧传来波浪拍打海岸的声音，远处还隐约传来大马力舷外马达的轰鸣。此外还听得见

一种刺耳的电子音，那应该是有人在拿着手持式扩音器喊话，但内容已经模糊不清。

索尔闭上眼睛，努力回想这座岛的地图和照片。他同娜塔莉曾在汽车旅馆的小厨房中研究了很久。现在他所在的地方距离岛的北端还有四英里多——几乎五英里。他知道，再往北走下去，森林会变成密集的丛林。在北端下方一英里左右才会有一小块海水沼泽，但很快又会是湿地和丛林交错，一直延伸到海岸边。

路上将经过的唯一建筑是奴隶医院废墟、东岸岩岬附近被藤蔓覆盖的杜波斯种植园遗址，以及墓碑倒塌的古老奴隶墓地。

借助暴风雨闪电的光芒，他看见了身后的甘蔗丛，一股藏身其中的强烈冲动涌上心头。他只想爬进去，蜷缩成婴儿的形态，躲开所有人的目光。他知道，如果这么做，自己只会死得更早。大宅里的魔鬼——至少其中三个——多年来都在这几英里长的丛林里跟踪、狩猎。在秘密联络点对哈罗德进行审讯时，索尔了解到所谓的“复活节彩蛋狩猎”。这项活动在最后一晚举行，岛俱乐部会释放所有未被操控的傀儡——至少十几名赤裸无助的男女——然后操控各自中意的傀儡，用刀子和手枪猎杀这些猎物。巴伦特、开普勒、萨特知道所有的藏身之所。索尔总是冥冥之中觉得，威利知道他在什么地方。老恶魔的脏手随时都可能伸进他的意识之中。他知道，一旦在这么近的距离被上校操控，那就意味着所有的计划都彻底失败了，几个月的工作和一辈子的梦想都将付诸东流。

索尔知道，只有逃到北面，他才有活下去的机会。于是他离开甘蔗丛，在电闪雷鸣之中继续奔跑。

“在那儿。”巴伦特说，指着第五排显示器中的一台说。屏幕中，转动的镜头捕捉到一个苍白的赤裸身影。“此人无疑就是那个精神病医生——拉斯基。”

萨特吸了口高脚杯中的波旁威士忌，跷起二郎腿，身体陷入监控室松软的沙发里，“从来就没有人怀疑过。”他说，“问题是：是谁把他弄进游戏里的？又为什么这么做？”

另外三人注视着威利，但老家伙只是盯着第一排的一台显示器。屏幕中，警卫正在将仍然处于昏迷之中的詹森·鲁哈带走。另外三个傀儡也进入了丛林，去追捕拉斯基。威利似笑非笑地转向其他玩家：“把犹太人安插进来是愚蠢的，而我不做蠢事。”

C. 阿诺德·巴伦特从屏幕旁走开，双臂抱胸：“为什么说那么做是愚蠢的，威廉？”

威利挠着脸说：“你们都觉得那个犹太人同我有关，但实际上，是你，巴伦特先生，你前不久才调教过他。你是我们当中唯一不用害怕他的人。”

巴伦特眨眨眼，但什么也没说。

“如果我要带一个——怎么说呢？——带一个顶包的傀儡参加游戏，为什么不选一个你们都不认识的？为什么不选一个身体素质更好的？”威利微笑着摇摇头，“你们只需要稍微动动脑筋，就会发现我做这件事是多么荒谬。我不做蠢事。如果你们觉得我会这么干，那你们就是一帮蠢货。”

巴伦特看着哈罗德：“你先前说有人绑架勒索你，你还坚持这种说

法吗？”

哈罗德瘫坐在低矮的沙发里，啃着指关节。他之所以讲了实话，是因为他察觉到他们已经将矛头对准了他，他需要洗脱自己身上的疑点。现在他们认为他是个骗子，于是减轻了对威利的怀疑和恐惧。“我不知道他妈的是谁在背后捣鬼。”哈罗德大声说，“但肯定是在座的某人。我他妈的搞这些能有什么好处？”

“是啊，到底能有什么好处？”巴伦特语气随和，如在闲聊。

“我觉得这可能是某种转移我们注意力的伎俩。”开普勒咬牙切齿地说。他投向威利的目光里明显透着紧张。

吉米·韦恩·萨特牧师大笑出声，“我们的注意力有什么好转移的？”他问，依然乐个不停，“这个岛同外界完全隔绝。没有人可以进入岛的这一头，除了C教友的私人警卫，而这些人都是免控者。我相信，游戏中一出现异常，我们所有的助手……呃，都会被护送回房间。”

哈罗德警觉地抬起头，但巴伦特的脸上依然挂着微笑。哈罗德发现，将希望寄托在危急关头玛利亚·陈能施以援手是多么愚蠢。

“我们的注意力有什么好转移的？”萨特继续问，“在我这个偏远地区的可怜老牧师看来，为了一个犹太人转移注意力根本说不通。”

“可是，有人在操控他。”开普勒厉声反驳。

“也许没有。”威利柔声说。

大家都齐刷刷地转头看着他。

“这么多年来，我的犹太小兵一直都怀有很深的怨念。”威利说，“七个月前，我在查尔斯顿发现他的时候也着实吃了一惊。”

巴伦特脸上的微笑消失了：“威廉，你是说……这个人是自愿来这里的？”

“不错。”威利微笑道，“我过去用过的小兵还跟着我。”

开普勒怒气冲冲地质问：“那你是承认他是你招惹来的咯？他主动来岛上找你？”

“不。他不是我招惹来的。”威利彬彬有礼说，“在弗吉尼亚杀死那个犹太人的亲人可是你的天才构想。”

巴伦特用钩起的手指敲了敲下唇，“就算他知道那件事是谁干的，他又是怎么了解到岛俱乐部的详细情况的？”问题还未说完，巴伦特就已经看向了哈罗德。

“我怎么知道他是自己在行动？”哈罗德哀怨地说，“他们给我他妈的注射了药。”

吉米·韦恩·萨特起身来到一台显示器前。夜光镜头中，一个苍白的赤裸人影正在藤蔓和倾倒的墓碑之间艰难穿行。“那现在他有同党吗？”萨特轻声问，仿佛是在自言自语。

“那个黑人女孩。”威利说，“就是在德国城同治安官一起行动的黑人女孩。”说着，他仰头大笑起来，露出了臼齿里的填充物。漫长的年月已经让他的齿冠磨损了许多，“元首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劣等人开始反抗了。”

萨特从屏幕前转过身，摄像机刚好捕捉到巴伦特的牙买加人傀儡，后者正在穿过覆满藤蔓的墓地，动作敏捷而沉着。拉斯基前不久也跌跌撞撞地经过了这里。“那个女孩现在在哪儿？”萨特问。

威利耸耸肩：“这无关紧要。你的傀儡圈里有黑人婊子吗？”

“没有。”巴伦特说。

“那她就在别的地方。”威利说，“也许正在做梦，梦里向杀害她父亲的秘密组织复仇。”

“我们没有杀害她父亲。”巴伦特说，明显陷入了沉思，“是梅勒妮·福勒或者尼娜·德雷顿干的。”

“没错。”威利大笑，“这又是一个可笑之处。但犹太人已经来这儿了，而且我几乎肯定，黑人女孩帮了他。”

所有人都看向显示器，但屏幕上只能看见一个傀儡，那就是萨特的阿莫斯。他正在古老的杜波斯种植园南面的高高草丛中扭动身子，奋力前进，看上去就像一名迷你版的相扑选手。萨特紧闭着眼，全神贯注地操控者那个傀儡。

“我们必须审问拉斯基，”开普勒说，“查出黑人女孩在哪儿。”

“不。”威利说，目光灼灼地注视着巴伦特，“我们必须尽快杀死那个犹太人。就算他是个疯子，也有可能向我们发动某种形式的攻击。”

巴伦特放下胳膊，再度露出微笑，“你开始担心了，威廉？”

威利耸耸肩：“我只是实话实说。如果我们联合起来杀死犹太人，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再利用他在游戏中作弊。那个女孩很容易就能找到，是吧？我猜她又回查尔斯顿了。”

“猜测是不够的。”开普勒厉声说，“我主张审讯他。”

“詹姆斯？”巴伦特说。

萨特睁开眼，“杀了他，继续游戏。”他说，然后闭上了眼。

“托尼？”

哈罗德惊讶地抬起头：“你的意思是，我他妈的也能投票？”

“别的事我们稍后再处理。”巴伦特说，“现在你是岛俱乐部的成员，有权投票。”

哈罗德露出又小又尖的牙齿，“那我弃权，”他说，“让我他妈的安静地待着就好。你们想对那家伙做什么都行。”

巴伦特用手指敲了敲嘴唇，盯着一台屏幕中空无一物的显示器。一道闪电划过，敏感的镜头瞬间超载，屏幕中填满了白光。“威廉，”巴伦特说，“我不明白这个人为什么是威胁，但我同意你的判断——他死了的话，威胁的程度就会大大降低。至于那个女孩和其他可能的复仇者，我们不用费什么劲就能找到他们。”

威利探出身子：“你能等詹森——我的傀儡——恢复神智之后再行动吗？”

巴伦特摇摇头，“那样只会拖延这场游戏。”他说，从控制台上拿起

麦克风，“斯旺森先生吗？”他说，用一副小耳机听取回复，“你是不是在跟踪那个往北跑的傀儡？很好。是的，我在27B6区也看到了他的踪影。是的，我们应该立刻采用极端措施解决这个闯入者。让海岸巡逻队仔细搜索，让3号直升机从岗哨起飞。是的，有必要的話，使用红外线。将地面传感器的数据直接发给搜索小组。是的，我相信你会做到，但请务必抓紧时间。谢谢。巴伦特完毕。”

娜塔莉·普雷斯頓坐在查尔斯頓老城区梅勒妮·福勒的黑暗宅子里，回忆着罗布·金特里。过去的几个月，她经常想起他，几乎每个晚上入睡之后，她都会梦到他。但离开以色列后的两个月里，她都在努力摆脱悲伤和悔恨，让必要的坚决和信念占据自己的思想空间。但她的努力失败了。来到查尔斯頓之后，她每天都会开车从罗布家门前经过，通常是在晚上。她绝大部分时间都同索尔在一起，而不在一起的时候，她会重访那些她同罗布曾经逛过的街道。她不仅会回想他们对话的细节，还会重温他们之间萌生的更深层次的感觉。尽管他们双方都明白，形势复杂而严峻，容不得儿女私情，但那种情愫却不由得在心底滋生蔓延。她曾三次去罗布的墓前。每次去，她都会被沉痛所吞没。她知道，就算复仇成功也无法弥补失去罗布所带来的痛苦。每次去，她都发誓不会再来了，但不久就自食其言。

这是娜塔莉在梅勒妮·福勒的恐怖宅子中度过的第二晚。时间仿佛漫长得没有尽头。能否在接下来的几小时乃至几天里活下来，取决于她能唤起多少爱，而不是复仇的决心有多么坚定。

娜塔莉已经单独同梅勒妮·福勒的脑死傀儡们共处了二十四小时多一点的时间。这一天仿佛永恒那么长久。

星期天晚上的感觉如同置身地狱。娜塔莉在福勒家待到星期一凌晨四点，直到确认索尔在第二晚的屠杀开始之前都暂且安全，她才离开。当然，她并不知道索尔是否还活着。她知道的一切都是梅勒妮通过脑死的孩子贾斯汀·沃登的嘴告诉她的。她给梅勒妮的解释是，在这么远的距离上，尼娜无法操控索尔，而要救威利和他们自己，免遭岛俱乐部的荼毒，尼娜就需要得到梅勒妮的帮助。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条借口越来越站不住脚了。

第一晚，贾斯汀一言不发、眼神茫然地坐了很久，梅勒妮的其他“家人”也像人体模型一样死气沉沉。娜塔莉猜老巫婆正忙着操控休厄尔小姐，或者操控那个船上待命的男人。她同贾斯汀曾经在俯瞰河流的公园里，用望远镜观察了那个男人好几个星期。不，这时候派他上场似乎太早了。贾斯汀说，梅勒妮是通过一个警卫的眼睛观察第一晚的屠杀的。娜塔莉以她所能模仿的最接近尼娜人格特征的语气警告梅勒妮不要过早插手，以免暴露自己。贾斯汀只是一言不发地瞪着她，足足瞪了一个小时。娜塔莉只能在无助中等待消息，等待老巫婆潜入她的意识杀了她，杀了她和索尔。

娜塔莉坐在弥漫着垃圾和朽木味道的房子里，努力回忆罗布，思索他在这样的环境下会说什么，会开什么玩笑。午夜过后，娜塔莉用尼娜的傲慢口吻要求开灯。名叫卡利的大汉拖着沉重的脚步来到开关前，打开一盏台灯。台灯里只有一个四十瓦的灯泡，灯罩脱落了一半。冷冷的灯光在黑暗中尤其刺眼，还不如不开。客厅里布满灰尘，墙角挂着蜘蛛网，地上散落着忘了收拾的衣服，还有一堆乱七八糟的发霉的食物。在一张塌陷的沙发下，露出一根啃了一半、已经变成褐色的玉米。乔治亚风格的茶桌下散落着橘子皮。有人——很可能是贾斯汀——无意间将山莓酱或草莓酱涂在了椅子和沙发上，留下的手印已结成了硬块，让娜

塔莉联想到变干的血迹。她听见老鼠在墙壁里匆匆跑过的声响，但它们很可能就在走廊里活动。对老鼠来说，爬上矮棕榈、从破裂的窗玻璃里钻进来轻而易举。娜塔莉每次靠近这座房子，都能从院子里抬头看到那些窗户。

有时候，二楼会传来一些响动。但声音很大，不应该是老鼠弄出来的。这时娜塔莉就会想起躺在楼上的那个濒死的怪物。皱缩蜷曲的老巫婆就像一只掀掉了龟壳的老龟，靠静脉注射的生理盐水和冰冷无情的机器维系着生命。有时候，梅勒妮·福勒的家人全都一动不动，甚至看上去都不在呼吸，娜塔莉就会禁不住会怀疑老巫婆可能已经死了，而这些血肉机器人只是根据他们腐朽大脑中最后一丝狂想在行动，就像被主人垂死的痉挛所牵动的提线人偶。

“他们抓住了你的犹太人。”第二天深夜，贾斯汀突然口齿不清地说。当时已过午夜时分。

娜塔莉从半睡半醒的状态中猛然惊醒。卡利站在贾斯汀的椅子后面，下方台灯的光照在他肿胀的脸上。马文、霍华德和欧德史密斯护士隐身于娜塔莉身后的阴影中。“谁抓了他？”她几乎喘不过气来。

冷光之中，那孩子的脸看上去很不真实，就像用一片片橡胶拼贴出的玩偶的面容。娜塔莉想起了在格朗布索普看到的那些真人大小的玩偶。她惊恐地意识到，梅勒妮已经将这个孩子改造成了那个腐朽死物的模样。“没有人抓他。”贾斯汀厉声道，“他们一小时前打开了牢门，放他去找晚上的乐子了。你难道同他没有连接吗，尼娜？”

娜塔莉咬着嘴唇，环顾四周。杰克森在一个街区外的车里，鲶鱼在街对面的小巷里监视福勒家。娜塔莉感到他们仿佛远在另一颗星

球。“梅勒妮，时间还不到。”她厉声说，“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

贾斯汀露出乳牙，“我不这么看，亲爱的尼娜。”他用低沉的嗓音说，“是时候告诉我你在哪儿了。”卡利从椅子背后绕过来。马文从厨房进入客厅，手中的长刀反射着四十瓦灯泡的光芒。欧德史密斯护士在娜塔莉身后也发出了声响。

“停下。”娜塔莉小声说。她在喉咙在最后一秒收紧，尼娜威严的命令结果变成了呜咽的哀求。

“不不不。”贾斯汀从椅子上滑下来。他半蹲着挪向她，手指触摸着布满灰尘的东方风格地毯，就像一只在墙上爬行的苍蝇。“你也该把你
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了，尼娜。不然你就会失去这个女黑鬼。让我看看，尼娜。让我看看你的念控力还剩下多少——如果你是尼娜的话。”男孩的五官扭曲成一副狂野的面具，这个橡胶玩偶的脑袋仿佛正在看不见的火焰中融化。

“不。”娜塔莉说，站起了身。卡利挡住了通向门口的路。马文绕过沙发转角，刀刃从他半握着的手中划过，带出黏糊糊的鲜血。

“该把你
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了，尼娜。”贾斯汀低声说，二楼传来有人在床上翻来覆去拍打床铺的声音，“不然这个女黑鬼就得死。”

狂风先于暴雨袭来，疯狂地摇晃着棕榈树，将棱角锋利的碎石倾泻在树叶和树枝上。索尔连忙跪地，双臂抱头。树叶如同成千上万只爪子一样撕扯着他。闪电将暴风中的混乱场景定格，然后连缀成一串频闪画面，接踵而来的霹雳仿佛在他周围树起了一道坚硬的高墙。

索尔迷路了。他蜷缩在一大片蕨类植物之下，躲避风暴。他努力在混乱的夜晚中寻找方向。他已经来到盐沼，但接着就迷了路。他本以为自己进入了丛林的最后一段，结果跋涉了一个小时后却发现自己回到了奴隶墓地。一架直升机从头顶呼啸而过，探照灯灯柱扫来扫去，亮度之强，丝毫不亚于身后的闪电。

索尔钻进蕨类植物的更深处，他不知道自己在盐沼的哪一边。几个小时前，他重返奴隶墓地之后不久，那个长发高瘦的傀儡从倾倒的墙后阴影中突然跳出来，对索尔又撕又咬。疲劳和恐惧令他头晕目眩。索尔抓住离自己最近的东西——一根可能用来支撑墓碑的生锈的铁棍——试图抵挡那个男孩。铁棍砸在男孩的脑侧，划出一条长长的切口。男孩晕倒在地。索尔跪在他身边，摸到了他的脉搏，然后跑入丛林。

索尔刚刚躲到盐沼后面的柏树林里，直升机就又飞来了。它从树冠上方二十英尺的高度飞过，在狂风中努力保持着平衡，但螺旋桨的轰鸣已经被狂风的呼啸盖住。索尔并不担心直升机。在风暴之中，直升机是一个很不稳定的射击平台。他甚至怀疑他们看不见他，除非他在开阔地里被逮住。

索尔不知道为什么太阳还没有升起。他觉得自从遭受折磨以来，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就算是十几个夜晚连在一起，现在也该结束了吧。他感觉自己已经奔跑了一个世纪。索尔蹲在柏树下喘着气。他深呼吸了几次，盯着自己的腿脚，似乎有人用剃须刀片在上面狠狠刮过一样。恍惚间，他不无自嘲地想象自己正穿着红白相间的条纹袜子和深红色的鞋。

风忽然平息了，在暴雨来袭的短暂宁静中，索尔抬头望天，用希伯来语喊道：“喂！你还为我准备了什么样的玩笑？”

柏树林外，一道亮光从水平方向射向他。索尔起初还以为那是闪电，然后又怀疑是降落后的直升机的探照灯，但不一会儿他就认识到两者都不是。在柏树林外是狭窄的海滩，在海滩之外是大海。巡逻艇正在用探照灯搜索海滩。

索尔不顾被探照灯发现的危险，径直朝海滩爬去。隔离区这一侧唯一的海滩位于岛的北端。他终于到达目的地了。他很想知道，自己曾多少次与海滩相距仅几码，结果却迷失了方向，返回了沼泽和丛林。

这里的海滩十分狭窄，宽只有十到十二英尺。海滩之外就是拍打着岩石的大浪。在短暂的宁静降临之前，浪声都被风声和雷声掩盖了。索尔跌跌撞撞地跪在沙地里，眺望着大海。

海面上至少有两艘小船，大功率探照灯射出的亮白光柱在海滩上扫来扫去。闪电瞬间照亮了两艘船，索尔看到它们距离岸边不到一百米，船上手持步枪的黑影清晰可见。

一道光柱沿着海滩和树林朝索尔的方向靠近，他连忙跑进丛林，在光柱即将照到他之前，扎进蕨类植物和高高的草丛之中。他趴在低矮的沙丘后面，思考自己所在的位置。直升机和巡逻艇的出现表明，巴伦特和其他人放弃了用傀儡进行游戏，而且几乎可以肯定，他们已经知道他们要抓的是谁。索尔的出现可能在他们中间制造了混乱甚至不和，但他不能将希望寄托在这上面。低估敌人的智力和韧性对自己绝没有好处。索尔曾在赎罪日战争进行得最焦灼的时期飞回以色列，他深知自满往往会带来致命的后果。

索尔沿着与海滩平行的方向狂奔，在厚密的灌木丛中奋力穿行，不时被红树林树根绊倒。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朝正确的方向跑。每

隔一两分钟，灯光就会从他旁边扫过，或者，直升机就会沿着海滩飞过。每当这时，他都会立刻扑倒，身体紧贴地面。他知道，他们已经认定他就在岛的这一小片区域内。他在逃跑途中没有见到摄像机或传感器，但他确信巴伦特和其他玩家肯定会动用一切技术手段记录这场恶心的游戏，同时避免出现一个聪明的傀儡在岛上躲藏数周或数月。

索尔被一条看不见的树根绊倒，张开双臂前扑，脑袋撞在粗树干上，头没入六英寸深的沼泽黑水之中。他趁自己还未丧失意识，连忙侧翻，抓住一丛叶缘锋利的野草，将自己拽向海滩。鲜血顺着脸庞淌下来，流入嘴中，味道同腥咸的沼泽水差不多。

这里的海滩更宽一些，但没有塞斯纳飞机降落的那片海滩宽。索尔发现，如果自己一直藏在树丛里，就永远找不到潮汐通道和小溪。在噩梦般的沼泽和丛林中，就算他经过了那里也未必会察觉。倘若那里离自己很远，而他又只能在丛林中穿行的话，他可能需要几个小时才能抵达那里。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回到海滩上。

这一带聚集的舰船越来越多。索尔趴在一棵柏树的低矮树枝下，他可以看到四艘船，其中一艘还在不断靠近，距离岸边已经不到三十米，在风暴掀起的大浪中被高高抛起。现在开始下雨了，索尔祈祷这会是一场倾盆暴雨，将能见度降到零，并且淹死所有当地人，就像洪水吞没法老的士兵一样。但雨量一直维持在毛毛雨的水平，也许这只是风暴的前奏吧，但风暴也可能压根儿就不会来，天亮之后会阳光普照，索尔也将难逃一劫。

他在树下等了五分钟。每当巡逻艇靠近或者直升机飞过时，他都会蹲到海草或者倒地的树木背后。他很想放声大笑，很想站起身，在子弹击中自己之前的几秒里，痛痛快地朝他们扔石块，咒骂他们。索尔蹲

着继续等待，窥见另一艘巡逻艇在雨中驶过，掀起的羽状水柱拍打着海岸，形成一道盐水帘幕。

身后的丛林中穿来巨大的爆炸声。索尔一开始还以为那是正在逼近的雷击，但他立刻听到了直升机螺旋桨的呜呜声。他知道搜索者肯定在从直升机上扔炸弹，以其威力推断，绝不是手榴弹那么简单。索尔感受到从沙粒深处和柏树树枝传来的震动。随着爆炸声越来越响，震动也越来越强。索尔猜测，他们正沿着海滩投弹，深入丛林二三十米，落弹点间隔六十到八十米。尽管飘着雨，火药味还是沿着他右边的海滩飘了过来。索尔意识到，如果风暴还是仍然来自东南方向，那根据火药味传来的方向可以得知，他现在已接近岛的北端，但仍在东北端附近徘徊，没有到达塞斯纳飞机的起飞点，距离潮汐通道四分之一英里以上。

要想沿着海滩边的丛林开辟出一条通往潮汐通道的路的话，至少需要几个小时。而要想寻找一条穿越沼泽的捷径，他注定会再次迷路。

南面两百米的地方，巨大的爆炸撕裂了夜空。一群苍鹭尖叫着从隐蔽处飞起，消失在夜幕之中。然后，他听到有人发出痛苦的尖叫，声音拖得更长，也更凄惨。索尔怀疑这是某个傀儡发出的。但也可能是他身后巡逻的警卫被直升机上投下的炸弹误伤了。

直升机螺旋桨发出的呼呼声愈发清晰尖厉，索尔推断直升机正在从南面逼近。海面上传来了嘟嘟嘟的自动武器射击声，那是巡逻艇上的人在沿着海岸线朝丛林中随机射击。

要是自己穿着衣服就好了，索尔想。冷雨透过树叶间的缝隙落在他身上，他的腿和踝关节都剧痛难忍。一低头，他就能看见自己皱缩消瘦的腹部，瘦骨嶙峋的苍白双腿，以及因为恐惧和寒冷而缩小的生殖器。

这样的光景让他没有信心跑出去同敌人战斗。此刻他更想洗一个热水澡，穿上几件厚衣裳，找个安静的地方睡觉。在奔涌的肾上腺素的驱使下，他的身体已经亢奋了几个小时。现在肾上腺素退潮了，他的身体开始被后遗症折磨。他感到冰冷、迷茫、惊恐，似乎只剩下一具躯壳。所有的感情都被抽离，除了恐惧；所有的动机都已丧失，除了没来由的原始生存欲望。总而言之，索尔拉·斯基又变成了四十年前在大坑里劳动的那个人，只是少了年轻时的旺盛精力和对未来的希冀。

但索尔知道，区别还不止于此。他抬起头，望着威力越来越强的风暴。“我是自己选择来这里的！”他用波兰语对着天空放声大喊，全然不顾追捕者是否会听见。他举起拳头，但没有舞动，只是高高地紧握着，如同在向上天宣告自己毕生的信心和对敌人的蔑视，或者仅仅表示他已经听天由命。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一举动意义何在。

索尔跑过柏树丛，左转越过最后一片海草，冲进开阔的海滩中。

“哈罗德，到这儿来。”吉米·韦恩·萨特说。

“等一下。”哈罗德说。监控室只剩他一人。尽管安装在地面的摄像机没有再捕捉到重要画面，但在岛北端外海的巡逻艇上还有一台黑白摄像机，在正向树林投掷成型炸药和凝固汽油罐的直升机上还有一台彩色摄像机。哈罗德觉得摄像效果简直糟透了——他们真的需要给直升机上的摄像机增加一个运动拍摄稳定器——两个屏幕上的图像上下左右不停地晃动，让他恶心想吐。但他得承认，他们在烟火上的投入远远超过了他和威利制作的任何一部电影，几乎达到了科波拉《现代启示录》片尾烈焰狂潮的水平。哈罗德一直觉得，科波拉在倒数第二版中将凝固汽油

弹场景剪掉简直是疯了。虽然最终剪辑版中，这一幕被偷偷塞了回去，但他依然十分不满。早知道今晚有这番好戏，哈罗德肯定会预先准备两台运动拍摄稳定器和一部移动式摄影机座台——他会把这段影像用在将来的电影里，即使这意味着他必须写一部充满火药味的剧本。

“快来，托尼，我们都在等你呢。”萨特说。

“马上就来。”哈罗德说，又往嘴里投了一把花生，然后喝了口伏特加，“从无线电通话的内容判断，他们已经在北面包围了那个可怜的混蛋，这会儿正在焚烧该死的丛林……”

“快点！”萨特怒斥道。

哈罗德看着福音传教士。另外四个玩家已经在游戏室里交谈了大半个小时。从萨特的脸色看，肯定出了什么非常严重的状况。“好。”哈罗德说，“我来了。”他离开监控室的时候又回头看了一眼，两个显示器里都出现了一个正沿着海滩奔跑的裸体男人。

游戏室里的氛围也十分紧张，丝毫不输于电视屏幕里的大屠杀。威利坐在巴伦特正对面；萨特走到德国佬旁边；巴伦特双臂抱胸，看上去非常不开心；约瑟夫·开普勒在长玻璃窗前来回踱步。窗帘被拉开了，雨水顺着玻璃窗滑下来。借助一波波闪电的光芒，哈罗德瞥见了外面的小橡树路。隔着多重玻璃和厚密的墙壁，也仍然听得见隆隆雷鸣。哈罗德瞥了眼手表，现在是凌晨零点四十五分。他不知道玛利亚·陈是否还被关押着，也不知道那些助手有没有被释放。他打心眼儿里希望自己从来没有离开过贝弗利山。

“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托尼。”C. 阿诺德·巴伦特说，“坐下吧。”

哈罗德坐了下来。他怀疑巴伦特——更有可能是开普勒——会宣布他的岛俱乐部成员资格被取消了，他自己也要被取消生存权。哈罗德知道，同巴伦特、开普勒或者萨特比拼念控力的话，他绝无胜算。他压根儿不指望威利会帮他。受死之前，哈罗德忽然领悟到，或许就是威利用那个犹太人给他设了一个局，好让他丧失岛俱乐部的信任，从而被消灭。但为什么呢？哈罗德想，我对威利怎么能构成威胁呢？我被消灭了对他有什么好处？除了玛利亚·陈，这座岛上没有一个女人是他可以使用的。隔离区南面的大约三十个警卫都是亿万富翁高薪聘来的免控者。巴伦特费不着使用自己的念控力来消灭托尼·哈罗德，只需要摁下按钮就可以了。“好吧，什么问题？”他无力地问。

“你的老朋友波登先生为今晚带来了一个惊喜。”巴伦特冷冷地说。

哈罗德眨了眨眼，看着威利。他猜想这个“惊喜”的前提是他得去死，但又拿不准威利到底打算干什么。

“我们只是建议修改一下岛俱乐部的活动日程。”威利说，“C. 阿诺德和开普勒先生不赞同我们的提议。”

“那太荒谬了！”开普勒从窗边大声说。

“安静！”威利呵斥道。

开普勒闭上了嘴。

“我们？”哈罗德傻兮兮地问，“我们是谁？”

“萨特牧师和我自己。”威利说。

“原来我的老朋友詹姆斯同波登先生许多年前就是朋友了。”巴伦特

说，“真是始料不及的有趣转折啊。”

哈罗德摇摇头：“你们知道这座该死的岛的北端出了什么事吗？”

“知道。”巴伦特说，他从耳中取出一个比助听器还小的肉色耳机，拍了拍用一根细线连在上面的球形麦克风，“但同我们讨论的事情相比，那简直不值一提。你也许会觉得很荒谬，但在你进入执行委员会后的第一周，你就掌握了决定性的一票。”

“我都不知道你们他妈的在讨论什么。”哈罗德说。

威利说：“我们在讨论将岛俱乐部狩猎活动扩大到……呃，适当的规模，托尼。”

“扩大到全世界。”萨特说。福音传教士满脸通红，蒙着一层细汗。

“全世界？”

巴伦特讥笑道：“他们希望操控傀儡国家，而不是傀儡选手。”他说。

“国家？”哈罗德重复道。一条闪电击中了小橡树路外的某个地方，偏光玻璃窗霎时暗了下来。

“该死，哈罗德。”开普勒忍不住嚷嚷起来，“你难道只知道在那儿重复别人说过的话吗？这两个想要玩大的，大到没边了。他们要用导弹和潜艇来玩，灭掉一个国家就得一分。”

哈罗德靠在桌边，瞪着威利和萨特，说不出话来。

“托尼，”巴伦特说，“你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建议？”

哈罗德点点头。

“波登先生从没同你提过这件事？”

哈罗德摇摇头。

“你认识到自己的一票多么重要了吧。”巴伦特静静地说，“这将在极大程度上改变我们年度娱乐活动的主旨。”

开普勒哈哈地笑了，但笑声很不自然，“这将把这个狗娘养的该死世界都毁掉。”他说。

“是的。”威利说，“很有可能。但也可能不会。不管怎样，这将带给我们超凡绝伦的体验。”

哈罗德坐进椅子上，“你们在耍我吧。”他好不容易才用沙哑的嗓音说出几个字。自从成年后，他还是第一次用这种声音说话。

“我们很认真。”威利平静地说，“我已经向大家展示过，即使安保等级最高的军事设施也可以被轻松攻破。巴伦特先生和其他玩家也早就明白，要对国家领导人施加影响是多么容易。我们只需要取消时间和规模上的限制，就能让游戏有趣无数倍。游戏进入.....呃，白热化阶段后，我们可能需要旅行，还需要找个安全的聚会地点。但我们相信C. 阿诺德可以提供这些服务，对吧，巴伦特先生？”

巴伦特揉了揉面颊，“当然。我们之所以反对，并不是因为资源不足，甚至不是因为这种规模的比赛将消耗难以想象的时间，而是因为这么长的比赛时间里，将对资源和人力造成极大的浪费。”

吉米·韦恩·萨特放声大笑。数以百万计的信徒都在电视上听过他的

这种笑声。“克里斯蒂安教友，你不会认为你将永远享用你现在拥有的一切吧？”

“不。”巴伦特轻声说，“但仅仅因为我不能享用这一切就将其全部摧毁，我认为这是没有道理的。”

“但我认为有道理。”威利断然道，“我们已经提出动议了。吉米·韦恩和我投了赞成票，你和懦夫开普勒投了反对票。托尼，现在你投。”

哈罗德吓得跳起来。威利的声音里带着不容抗拒的威严。“我弃权。”他说，“你们他妈的都别烦我。”

威利一拳头砸在桌上：“哈罗德，该死，你这个热爱犹太人的混蛋。给我投！”

哈罗德感觉一双巨钳仿佛夹住了他的脑袋，钢夹板嵌入了颅骨。他抱住太阳穴，大张着嘴，仿佛在无声地尖叫。

“住手！”巴伦特呵道。钳子松开了。得到解脱的哈罗德几乎再次尖叫起来。“他已经投了。”巴伦特说，“他有权投弃权票。因为没有获得多数票，动议被驳回。”

“不。”威利说，冰冷的灰色眸子后面仿佛燃起了蓝色的火焰，“因为没有获得多数票，所以我们的动议被冻结。”他转头看着萨特，“你说呢，吉米·韦恩，我们能不能冻结这项动议？”

萨特满脸是汗。他盯着巴伦特脑袋右上方的一个点，说：“拿着七枝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雹子与火搀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

“第二位天使吹号，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

“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

“第四位天使吹号，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

“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它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哉！祸哉！祸哉！’

“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它……”[【20】](#)萨特停下来，喝光了最后一滴波旁威士忌，静静地坐着。

巴伦特问：“这意味着什么，詹姆斯？”

萨特似乎突然从幻想中惊醒。他从白色西装外套的胸袋中取出淡紫色丝绸手帕，擦了擦脸，“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停步不前。”他用沙哑的嗓音低语着，“敌基督就在这里。他终于现身了。我们能做的只是谨遵《圣经》的教诲，见证降临在我们身上的苦难。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巴伦特双臂抱胸，微笑着问：“那我们当中，谁是你所说的敌基督呢，詹姆斯？”

萨特狂乱的目光在威利和巴伦特身上扫来扫去，“上帝助我。”他说，“我不知道。我已经将灵魂献给了他。但我真的不知道。”

托尼·哈罗德推了一下桌子，椅子朝后滑去，“这他妈的太荒唐了。”他说，“我要走了。”

“待着别动。”开普勒喝道，“在我们解决这件事之前，没有人可以离开这个房间。”

威利往椅背上一靠，双手十指交叉放在肚子上，“我有个建议。”他嘀咕着。

“说说看。”巴伦特说。

“我建议我们下完这一局棋，巴伦特先生。”威利说。

开普勒停止踱步，先是瞪着威利，然后又瞪着巴伦特，“棋？”他说，“什么棋？”

“是啊，”托尼·哈罗德说，“什么棋？”他用一只手揉了揉闭上的眼睛，看见了用象牙雕刻的自己的脸。

巴伦特笑道：“波登先生和我已经通过信件往来下了几个月的棋了。”他说，“一项无伤大雅的消遣。”

开普勒有气无力地靠在窗户上：“哦，全能的上帝啊。”他说。

“阿门。”萨特说，他的目光再次飘忽起来。

“几个月。”哈罗德重复道，“几个月。你是说，这几个月发生的一切……特拉斯科、海恩斯、科尔本……都只是你们下的该死的棋？”

吉米·韦恩·萨特发出了一种古怪的声音，既像在打嗝，又像在大笑，“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

怒的酒；此酒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黄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

【21】”萨特又发出了那种古怪的声音，“它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它的数目是六百六十六。【22】”

“闭嘴。”威利温和地说，“巴伦特先生，你同意吗？棋已经下到终局，我们只需要坚持下完。如果我赢了，我们就扩大.....比赛的规模。如果你赢了，我就会满足于现在的安排。”

“我们在三十五步的时候中止了比赛。”巴伦特说，“而你的形势.....呃，并不乐观。”

“是的。”威利咧嘴一笑，“但我会玩下去。我不需要再下一局。”

“那如果这盘棋陷入僵局呢？”巴伦特问。

威利耸耸肩，“如果是僵局，那么算你赢。”他说，“而我要以压倒性优势取胜才算赢。”

巴伦特望着窗外的闪电。

“千万别理会他的一派胡言。”开普勒嚷道，“他疯了。”

“闭嘴，约瑟夫。”巴伦特说，然后转向威利，“好吧。我们下完这局棋。我们就用棋盘上剩下的可用的棋子下？”

“我万分赞同。”威利的脸上漾开了笑，露出完美的假牙，“我们转移到一楼去如何？”

“好的。”巴伦特说，“请稍等。”他拿起耳机，又听了一会儿，“这里是巴伦特。”他对着球形麦克风说，“派一队人上岸，立刻干掉那个犹太人。听明白了吗？很好。”他将耳机放在桌上，“一切就绪。”

哈罗德跟随他们进入电梯。走在他前面的萨特突然一个趔趄，转身抓住了哈罗德的胳膊，“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决不得死；”他急切地凑在哈罗德面前低语着，“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23】](#)”

“滚蛋。”哈罗德说，挣脱了手臂。五人一道默默乘电梯下了楼。

梅勒妮

我还记得，我们常去维也纳郊外群山中野餐：山中弥漫着松树散发的清香，满山遍野盛开着野花，威利将他的敞篷标志轿车停在溪边或者可以瞭望四周景色的高台旁。威利脱下了可笑的棕色衬衣和臂章，穿着丝质夏装，戴着音乐餐厅的一名演员送他的漂亮白色宽檐帽，看上去英俊极了。在巴德伊舍事件之前，那时尼娜还没有背叛我，我只需要同他们这对妙人待在一起就会感到快乐。在我们度过的最后几个惬意的夏天里，尼娜正处在她人生中最迷人的阶段。尽管我们俩都不再是少女——以当时的标准而论，甚至都不再是年轻姑娘——但只要我看到金发蓝眼的尼娜活力四射的模样，就会感到那股子蓬勃的生命力，自己也会跟着活跃起来。

我现在知道，我人生真正的转折点并不是多年前尼娜对我的第一次背叛——那次她抢走了我的查尔斯——而是在巴德伊舍她和威利对我的联合背叛。巴德伊舍事件之后，我就开始开始变老了，而尼娜却没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么多年来，尼娜和威利一直在“进食”我的生命。

是时候阻止他们了。

在我同尼娜的女黑鬼第二晚熬夜的时候，我决定结束等待。我应当采取某种展示实力的行动。即便黑人女孩被干掉，威利也会告诉我尼娜真实的行踪。

我承认我分神了。这些天来，我感觉年轻与活力又注入了身体，左腿和左臂的僵硬状态也开始缓解，但与此同时，我感觉自己对家人和其他对象的操控却不像以前那么自如了。休厄尔小姐看到詹森·鲁哈、那个叫索尔的人，还有其他三个傀儡离开囚牢后，我对黑人女孩说：“他们抓住了你的犹太人。”

从黑人女孩的回答中，我觉察到尼娜对她的傀儡也失控了。我让我的人全都打起精神，要求尼娜告诉我她在何处。她拒绝了，还让她可怜的小女仆往门口移动。我断定尼娜已经不能操控她在岛上的傀儡了，所以也无法与威利发生接触。这个黑人女孩实际上只能任由我摆布。

我将卡利挪动到两步就可以抓住女黑鬼的地方，让费城来的黑人男孩进了房间。他带着一把刀。“该把你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了，尼娜。”我戏弄道，“不然这个女黑鬼就得死。”

我猜尼娜会牺牲这个女孩。没有傀儡——无论这个傀儡被调教得有多好——值得尼娜暴露自己的藏身之所。我让卡利做好准备，随时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伸出双臂，掐住女孩的脖子，将其拧成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抛在地毯上。这让我想起了当年的布斯嬷嬷，她在晚餐前就是这样在房子背后杀鸡的。妈妈选好杀哪只鸡，然后布斯嬷嬷就会一把抓起鸡拧断脖子扔到门廊上，那只鸡甚至都没反应过来就死了。

女孩做了一件令我震惊的事。我本以为尼娜会让她逃跑或者反抗，或者至少会试图操控我的一个傀儡，同我进行一番念控力的搏斗。但黑

人女孩只是站在远处，掀起松垮垮的毛衣，露出一条非常古怪的腰带，腰带上缠着一圈块状物，就像是用玻璃纸包裹的陶土，陶土块上有一条电线，连着一个貌似晶体管收音机的设备。“梅勒妮，停下！”她大喊道。

我停了下来。卡利的双手悬在空中，没有继续伸向女黑鬼细细的脖子。尼娜的疯狂行为并没有引起我的担心，只不过激发了我的一点儿兴趣。

“这些是炸药。”女孩气喘吁吁地说，她的手摸到了收音机的一个按钮上，“如果你动我，我就会引爆炸弹。如果你触碰我的意志，监控器就会自动引爆炸弹。爆炸将把这座臭烘烘的坟墓夷为平地。”

“尼娜，尼娜，”我让贾斯汀说，“你太紧张了，先坐下吧。我让索恩先生给我们沏茶上来。”

我说错话了，这是个自然得不能在自然的错误，但黑人女孩却咧开嘴，露出了白牙，但那表情绝不是笑。“索恩先生不在这里，梅勒妮。你的脑子糊涂了。索尔先生——不论他真实的姓名是什么——杀害了我的父亲，然后你的一个恶心的朋友杀了他。但罪魁祸首一直都是你，你这个老不死的巫婆。你就像一只盘踞在蛛网中心的蜘蛛……别碰我！”

卡利几乎没有动。我让他慢慢放下手，往后退。我考虑过夺取她的自主神经系统，虽然只可能控制短短几秒钟，但已经足以让我的傀儡抢在她按下那个红色小按钮之前抓住她。我当然压根儿不信她那可笑的威胁，“你说那是什么炸弹来着，亲爱的？”我通过贾斯汀问。

“它的名字是C-4。”女孩说，声音平稳和镇定，但我可以听见她急促的呼吸声，“是军方使用的一种塑胶炸弹……我身上捆了十二磅，足

以将你和这座房子炸得灰飞烟灭，就连霍奇斯的房子也会被炸毁一半。”

女孩说话的语气听起来不像尼娜了。楼上，哈特曼医生笨手笨脚地从我的手臂上取出静脉注射针管，帮我翻身至右侧卧床。我用恢复知觉的手臂将他推开。“如果我把你的小黑鬼干掉，你怎么引爆炸弹？”我让贾斯汀问。霍华德从我的床头柜上拿起沉重的点45口径手枪，脱掉鞋子，悄无声息地走下楼梯。通过休厄尔小姐，我仍然保持着对岛上一个警卫的意识连接，尽管这种连接已经非常微弱。这名警卫与他的同事正将昏迷的詹森·鲁哈带入安全隧道，其他警卫则去继续追捕被黑人女孩叫作索尔的男人。即便是身处囚牢的休厄尔小姐，也听到了警报声。暴风雨即将来临，一名船员报告说，海浪已高达六英尺，而且还会更高。

黑人女孩朝贾斯汀迈出一步，“看见这些电线了吗？”她身子前倾，问道。几股细线从她的头皮延伸进衬衫领口里，“这些传感器能把我的脑电波信号传给监控器。你明白什么意思了吗？”

“明白。”贾斯汀口齿不清地说。但我其实根本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脑波是有一定形态的。”女孩说，“同指纹一样，每个人的脑波形态都是唯一的。只要你用你那肮脏、腐朽、病态的脑波触碰我的意志，你就会产生一种叫作θ波的东西——这种脑波常见于老鼠、蜥蜴和你这样的低等动物的脑子——监控器里的小电脑会感应到这种脑波，然后引爆C-4塑胶炸弹，间隔时间不到一秒，梅勒妮。”

“你在撒谎。”我说。

“那你尽管试试。”女孩说。她又朝贾斯汀迈出一步，狠狠推了一把这个可怜的孩子。贾斯汀踉跄着后退，撞到我父亲最钟爱的椅子上坐

下。“尽管试试呀！”她怒吼起来，“有胆就来试试，你这个干尸一样的老巫婆！我们一块儿下地狱吧！”

“你是谁？”我问。

“我的名字不值一提，”女孩说，“只是一个父亲被你杀害的女孩而已，根本不配你记住。”

“你不是尼娜？”我问。霍华德已经来到楼梯底端。他举起枪，准备绕过门口就开枪。

女孩转头看了看卡利和门厅。借着二楼楼梯平台投来的微弱绿光，隐隐可见门口霍华德的身影。“如果你杀了我。”女孩说，“监控器就会感应到我的脑波突然消失，并引爆炸弹。这座房子里的每个人都会死。”她的声音中毫无畏惧，反而有一种近乎得意的情绪。

当然，这个女孩在撒谎。准确地说，是尼娜在撒谎。一个街头黑人女孩绝不可能知道尼娜的生活，不可能知道尼娜父亲之死的秘密，不可能知道我们在维也纳狩猎的细节。但我在格朗布索普第一次见到这个女孩的时候，她确实提到她杀了她父亲。会不会是我记错了？我的记忆已经十分混乱。也许，死亡的确将尼娜逼疯了，脑子一团糨糊，以至于认为是我把她父亲推到波士顿电车前面的。也许，在她生命的最后几秒，尼娜的意志逃入了这个女孩的低级大脑——她会不会是曼萨德旅馆的服务员？——所以现在尼娜的记忆里掺入了黑人女佣的世俗记忆。想到这里，我差点儿通过贾斯汀大笑起来。这可真是太讽刺了！

无论真相如何，我都不惧怕她虚构的爆炸。我听过“塑胶炸弹”这个词，但我肯定这种炸弹长得并不像一块块陶土。那东西看上去甚至都不是塑料。何况，我不是没有见过爆炸。战前，父亲和工头小心翼翼地带

着危险的雷管和炸药来到湖边，炸毁了佐治亚州庄园里的水獭坝。将炸药缠在腰带上的做法太荒唐了。至于女孩说的脑波和电脑，更是无稽之谈。这些想法只可能出现在科幻小说中。威利以前就爱看刊登这种故事的恶俗廉价德语杂志。就算这种想法可行——我确信是不可行的——也是黑鬼绝对想不出来的。我很难想象他们有这种能耐。

不过，我最好别再刺激尼娜了。尽管可能性很小，但她傀儡的爆炸装置中还是有可能藏着真的炸药。我应该暂时哄哄尼娜。她已经处在歇斯底里状态，十分危险。“你想要什么？”我问。

女孩舔了舔厚嘴唇，环顾四周。“把你的人都弄出去，除了贾斯汀，他坐椅子上别动。”

“当然。”我咕哝道。黑人男孩、欧德史密斯护士和卡利从不同的门分别离开。卡利从身前经过时，霍华德往后退了一步，但并没放下枪。

“告诉我正在发生什么事？”女黑鬼喝道。她依然站着，手指放在腰带上的爆炸装置的红色按钮旁。

“你说什么，亲爱的？”

“岛上正在发生什么事？”女孩质问道，“索尔怎么样了？”

我让贾斯汀耸了耸肩，“我对岛上的事没兴趣了。”我说。

女孩又向前迈出三步，感觉就像是要去打那个无助的孩子，“去你妈的！”她说，“告诉我我想知道的，不然我马上就引爆炸弹。只要你能死，我就心满意足了……你这老不死的无毛鼠后，会被架在火上烤成肉干。有胆就来试试吧，婊子。”

我向来讨厌脏话。她描述的恐怖画面丝毫没有减弱我对粗俗言辞的憎恶。我母亲极度害怕洪水，而我最害怕的是火。“游戏开始之前，你的犹太人朝名叫詹森·鲁哈的傀儡扔了一块石头，然后跑进了森林。”我说，“其他傀儡也跟了上去。两名警卫将詹森·鲁哈带进了隧道里的医务室。他昏迷了几个小时。”

“索尔在哪儿？”

贾斯汀五官扭曲起来，他的声音里带着超乎我预期的哀怨，“我怎么知道？我又不能到随时都到任何地方去。”我没有理由告诉她，就在我说话的当儿，我通过休厄尔小姐连接的警卫朝医务室里瞥了一眼，刚好看到威利操控的黑鬼从病床上站起来，掐死了将他带进来的两名警卫。这一幕让我觉得似曾相识。我想起1932年夏天，我曾同威利和尼娜去维也纳的克鲁格-基诺电影院看名叫《弗兰肯斯坦》的动作电影。我记得那头怪物的手在桌上抽动，然后怪物突然起身，掐死了正俯在桌上、毫无防备的医生。那个医生发出了惊恐的尖叫，而我现在却没有意愿尖叫。我让警卫继续前进，经过其他警卫观看一排排电视的房间，在行政办公室附近停下来。我没有理由告诉尼娜的女黑鬼我的这些行动。

“索尔走的是哪条路？”女孩问。

贾斯汀双臂抱胸，“既然你这么聪明，不如你告诉我好了。”我说。

“好吧。”女孩儿说。她垂下眼皮，直到只看得见一线眼白。霍华德在门厅的阴影里静静等待。“他正在往北跑。”女孩说，“穿过浓密的丛林。路上……路上有被废弃的建筑。还有墓碑，那儿是墓地。”她睁开了眼。

楼上，我在床上发出呻吟，身体挣扎扭摆。我一直确信尼娜无法连

接她的傀儡。但就在不到一分钟前，我在警卫的电视上看到的正是相同的情景。在迷宫般的隧道里，我已经跟丢了威利的黑人傀儡。莫非是威利在操控这个女孩？他好像喜欢操控黑人和其他劣等种族。如果操控者是威利，那尼娜在哪儿？我感觉自己开始头痛了。

“你想要什么？”我再度发问。

“按原计划行事。”女孩说，她依然站在贾斯汀身边，“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那样。”她瞥了眼手表。她的手没有再放在红色按钮旁，但脑波和电脑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我觉得咱们再进行下去没什么意义了。”我建议道，“你的犹太人体质太差，破坏了今晚的行动，我怀疑剩下的傀儡——”

“闭嘴！”女孩喝道。尽管她用语粗俗，但音调却是尼娜的，“你必须按计划行事。否则，我们就来瞧瞧C-4塑胶炸弹会不会瞬间把整座房子炸成一片瓦砾……”

“你从来都不喜欢我的房子。”我说。贾斯汀努了努嘴。

“按计划行事，梅勒妮。”女孩命令道，“如果你没有行动，我很快就会知道，然后我就会不发出任何警告就引爆炸弹。快行动！”

这一刻，我差点儿就让霍华德开枪了。在我家里，没人可以对我这样说话，特别是一个女黑鬼，她甚至都不应该出现在我的客厅里。但我强忍着没有发作，让霍华德缓缓放下枪。我还有一些顾忌。

如此大胆地挑衅我，显然是尼娜才干得出来的——或者也可能是威利。如果我现在杀了黑人女孩，客厅里就会被弄得一团糟，我还得去打扫。而且，我也再也找不出尼娜的藏身之所了。何况，黑人女孩之前编

造的故事不能说完全不可能是真的。她向我描述的那个诡异的岛俱乐部至少是真的，不过巴伦特先生显然比她描绘的绅士多了。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伙人对我构成了威胁，但我认为他们完全威胁不到威利。如果我错失了这次机会，我不仅将失去休厄尔小姐，而且还将在未来的岁月生活在焦虑和惶恐当中，不知道这伙人打算如何对付我。

所以，虽然半小时以来我同黑人女孩之间爆发了冲突，但我最终还是不得不回到原始状态——同尼娜的女黑鬼保持尴尬的协作关系。这种关系其实已经持续好几周了。

“好吧。”我叹息道。

“快行动！”女孩说。

“好好好。”我咕哝着。贾斯汀瘫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我的家人都固化成了雕像。我紧咬牙关，上下牙龈互相摩擦，同时闭上双眼，身体紧绷起来。

走廊尽头的沉重大门被砰地撞开，休厄尔小姐抬起了头。威利的黑人傀儡走进来，岗亭里坐在独脚凳上的警卫登时跳了起来，举起了冲锋枪。黑鬼一把夺过枪，一巴掌拍在警卫的脸上，砸扁了他的鼻子，破碎的骨碴儿刺入他的脑子。

黑人进入岗亭，摁下开关，囚牢的栅栏升起，没入墙中。其他囚徒都缩在缝隙里不敢动弹，但休厄尔小姐爬了出来，伸展四肢，使血脉畅通，转身面对那个黑人。

“你好，梅勒妮。”他说。

“晚上好，威利。”我说。

“我知道是你。”他柔声道，“这么多年了，我们仍然能够看穿彼此的伪装认出对方，这真的很神奇，不是吗？”

“是很神奇。”我说，“你能不能给我的这个傀儡穿件衣服？她赤身裸体地站在这儿是不得体的。”

威利的黑鬼露齿一笑，点点头，伸手扯下死掉的警卫的衬衣，搭在休厄尔小姐的肩头。我集中精神扣上仅存的两个纽扣。“你要把我带到那座大房子里去？”我问。

“是的。”

“尼娜在那儿吗，威利？”

黑人皱了皱眉，然后挑起一道眉，“你希望她在那儿吗？”他问。

“不。”

“其他人会在那儿。”他说，又咧嘴一笑，露出白牙。

“巴伦特先生，”我说，“萨特……还有岛俱乐部的其他成员。”

威利的傀儡开怀大笑，“梅勒妮，我的宝贝，”他说，“你总是能让我刮目相看。你看起来懵懂无知，但实际上却无所不知。”

我微微噘起了休厄尔小姐的嘴，“别这么刻薄，威利。”我说，“你本来是很温柔的人。”

他又大笑起来，“没错没错，”他嗓音低沉，“今晚我肯定会很温柔。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重聚啦，我的宝贝。来吧，其他人还等着呢。”

我跟她沿着通道离开，爬上坡道，来到夜空之下。我们没有看见其他警卫，但我仍然保持着同那个站在行政办公室附近的警卫的微弱连接。我们经过了一道高高的栅栏，栅栏下，一名警卫的尸体还在滋滋地冒着烟，四肢张开，贴在电网上。我在夜色中看见了许多晃动的白影——其他裸体囚徒也逃了出来。头顶乌云翻滚，暴风雨已近在眼前。“伤害我的人今晚会得到惩罚，对不对，威利？”我说。

“没错。”他低吼着，“你说的完全正确，梅勒妮，我的宝贝。”

我们朝被闪电照亮的那座大房子前进。我让贾斯汀指着尼娜的女黑鬼，“这就是你想要的！”我用六岁孩子嗓音尖叫，“这就是你想要的！现在你就看好吧！”

多尔马恩岛

1981年6月16日，星期二

索尔从来没有在置身于这么大的雨中。他在海岸上奔跑，暴雨倾盆而下，就像是砸在不幸站错位置的演员身上的巨大帷幕，几乎要将他压进沙滩里。海面上的巡逻艇和远方的直升机射来的明晃晃的探照灯灯柱，如同夜幕下的一道道曳光弹尾迹，但它们只照亮了汹涌的巨浪。索尔继续奔跑。暴雨将沙地变成了泥沼，他的光脚不时会打滑。他小心翼翼地避免跌倒，不知为何，他觉得如果自己摔倒了，就再也不会爬起来了。

但雨势很快就弱了下来，就像它变强时一样突然。上一秒，暴雨还在猛敲他的脑袋和赤裸的双肩，隆隆的雷声和雨打树叶的啪啪声交织在一起，淹没了其他所有声音；下一秒，雨滴敲打的力度就减弱了，透过被风掀起的雨帘，他已经能看到十几米开外，听见有人在朝他大喊。他前面矮矮地蹿起一股股沙子，索尔起初还以为这是蛤蜊或者螃蟹对暴风雨做出的某种反应，但他转瞬就意识到，这是有人在朝他射击。螺旋桨的轰鸣透过呼啸的风声传来，一个巨大的物体从头顶一闪而过，白色光柱扫过海滩，想要锁定他。直升机大幅转弯，逆风绕到他前方，在沙滩

和海面上方二十英尺的位置倾斜着滑行。两艘船穿过远处的白浪，舷外马达发出隆隆的怒吼。

索尔趑趄了几步，差点儿跪到地上。稳住身形后，他接着奔跑。他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只是模模糊糊地记得岛北面的海滩比这条海滩短，丛林也距海滩更远。探照灯从他身上扫过，直升机终于转过了弯，他猛然意识到，自己或许在暴雨中错过了潮汐通道。夜色、暴风雨和潮水让他丧失了方向感。但他只能继续跑，每呼吸一次，就像有一根被烧得通红的铁丝在气管和肺里烫过一遍。他现在听得见突突突的枪声，看得见两侧沙地上弹跳的沙子。

直升机沿着海滩呼啸而来，闪着金属光泽的起落橇与他的头部齐高。索尔纵身向前一扑，胸部、腹部和生殖器仿佛狠狠地从砂纸上滑过。螺旋桨搅起的狂风将他的脸压入沙中。从俯卧在地的索尔身上飞过时，直升机剧烈地起伏颠簸，索尔突然听见一个如同扳手掉进滚动的钢桶中的声音，可能是直升机被子弹击中了，也有可能是直升机自己出了机械故障。五十码外，直升机试图爬升，但只是向左滑向了海面，然后又大幅右倾。螺旋桨和尾翼奋力维持着平衡，直升机径直朝丛林中飞去。

一开始，索尔还以为直升机会用螺旋桨在十米高的丛林中劈砍出一条通道，树冠上的棕榈叶和腐烂的落叶会瞬间沸腾起来，就像麦克·塞纳特【24】的喜剧电影中突然跳开躲避失控摩托车的挖沟工人。可是，几秒之后，直升机不可思议上下颠倒过来，出现在丛林边缘的上方。驾驶舱的有机玻璃窗反射着直升机自己的探照灯光。现在这些光柱正直射天空，因为整个机腹都翻转过来了。直升机的残骸碎片从天而降，散落在五十米长的海滩上，索尔连忙再次趴下。

驾驶舱撞在海滩边缘，弹起来，越过近岸的白浪，就像用力抛出打水漂的石头，消失在十英尺深的水面之下。一秒之后，不知什么东西引爆了舱内残存的炸弹，海面瞬间炸开，如同透过厚厚的绿玻璃看到的一大团火焰，白色水柱蹿上二十英尺的高空，如同遽然喷发的间歇泉。索尔的脸上也蒙上了一层飘来的水雾。直升机残骸碎片又“啪嗒、啪嗒”陆续落在沙滩上，持续了半分钟之久。

索尔站起身，将沾在身上的沙粒拂掉，痴痴地打量周围。他发现自己正在一个大洼地的一条小溪里，这时，他被第一发子弹击中了。他感觉左大腿传来一阵刺痛，刚转过身，右肩胛骨又狠狠挨了一枪，整个人四肢张开栽进了泥泞的溪水里。

两艘快艇朝岸上驶来，第三艘则在一百英尺外转弯掉头。索尔发出痛苦的呻吟，翻身侧躺，去查看自己的左大腿。子弹在他大腿外侧髌骨下拉出了一条血淋淋的沟槽，他用左手摸索后背上的伤口，但他的肩胛骨已经全麻痹了。他的手上沾满了血，但这无助于判断伤情。他抬起右胳膊，动了动手指，至少他的胳膊仍然功能完好。

去他妈的，索尔用英文暗骂，朝丛林爬去。二十码开外，第一艘快艇已经冲上沙滩，四个男人跳下来，高举步枪，涉水上岸。

索尔一边爬，一边抬头望去，发现层层乌云已经从头顶散去。尽管闪电依然照亮了北面和西面的天空，但他已经能看到星星了。然后，最后一大片云也飘走了，就像拉开了戏剧第三幕、也是最后一幕的大幕。

托尼·哈罗德发现，自己已经被吓傻了。他们五人下楼进入大厅，巴伦特的手下已经在铺着地砖的宽阔大厅两头安置了两把面对面的高大

椅子。巴伦特的免控者站在每一道门和每一扇窗户边把守，他们穿着蓝色西装夹克和灰色宽松长裤，与手中的自动武器十分不协调。其中几个免控者围在玛利亚·陈身边，包括开普勒的那个名叫泰勒的助理，以及威利的另一个傀儡：汤姆·雷诺兹。透过敞开的法式大门，哈罗德看见巴伦特的直升机座驾停在三十码开外离海边悬崖不远的低洼地里，引擎正在怠速空转，一小队免控者围着直升机，在探照灯的强光中眯缝着眼。

似乎只有巴伦特和威利明白现在的状况。开普勒不停地走来走去，绞拧着双手，就像一个即将被行刑的死刑犯，吉米·韦恩·萨特则目光钝滞，嘴角带笑，一副轻微痴呆的模样，仿佛正陷入迷幻剂诱发的幻觉之中。哈罗德说：“那该死的棋盘在哪儿？”

巴伦特笑了笑，朝一张路易十四时代风格的长桌走去，桌上放满了酒瓶、酒杯和自助早餐。另一张桌子上放着一排电子设备，旁边站着名叫斯旺森的联邦调查局特工，他佩戴着耳机和麦克风。“下棋并不一定需要棋盘，托尼。”巴伦特说，“说到底，下棋主要是一种心智的锻炼。”

“你说，你们已经通过邮件往来下了几个月的棋了？”约瑟夫·开普勒问，声音里透着紧张，“也就是说，从去年十二月开始？就是我们在查尔斯顿释放尼娜·德雷顿不久之后？”

“不是。”巴伦特说。他点了点头，一名身穿蓝色西装夹克的仆人为他倒上了一杯香槟。他啜了一口，点点头：“其实，在查尔斯顿事件前几周，波登先生就首先联系上了我。”

开普勒发出刺耳的大笑：“你和萨特明明同他有联系，却让我错以

为我才是唯一与他接触的人？”

巴伦特瞟了眼萨特。牧师茫然地盯着法式大门外。“萨特牧师同波登先生的接触比我还要早许多。”巴伦特说。

开普勒走到桌边，往高脚杯中倒入威士忌，“你利用了我，就像你利用科尔本和特拉斯科一样。”他几乎将杯中酒一饮而尽，“就像科尔本和特拉斯科一样。”

“约瑟夫。”巴伦特安慰道，“查尔斯和聂曼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

开普勒再次放声大笑，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他们是被吃掉的棋子，”他说，“所以被拿下了棋盘。”

“不错。”威利衷心附和道，“但我也损失了几枚棋子。”他给一个煮熟的蛋撒上盐，大咬了一口，“游戏刚开始的时候，巴伦特先生和我都对我们的王后太大意了。”

哈罗德挪到玛利亚·陈身边，拉起她的手。她的手指冷冰冰的。巴伦特的警卫在几码开外。她凑到哈罗德耳边，低语道：“他们搜了我的身。他们知道我们在船上藏着枪。现在没法逃出这个岛了。”

哈罗德点了点头。

“托尼。”她紧握着他的手，“我害怕。”

哈罗德环顾四周。巴伦特的手下安装了小探照灯，只照亮了铺着黑白相间地砖的大厅的一部分。每一块地砖的边长似乎都有四英尺。哈罗德发现灯光照亮的部分刚好有八横排、八纵列，也就是说，这是一块巨大

的棋盘。“别担心。”他对玛利亚·陈说，“我会把你弄出去的，我保证。”

“我爱你，托尼。”美丽的欧亚混血女郎说。

哈罗德看了她一会儿，也捏了捏她的手，然后回到了自助餐桌边。

“有一件事我不明白，波登先生，”巴伦特说，“你是怎么阻止姓福勒的女人离开这个国家的？理查德·海恩斯的人始终没有查出亚特兰的机场发生了什么。”

威利哈哈大笑，从嘴唇上拾起一小块煮鸡蛋的蛋白，“一通电话，”他说，“一通简单的电话。许多年前，我就富有远见地录下了我亲爱的朋友尼娜和梅勒妮的电话通话，然后做了些剪辑加工。”威利换上了假声，“梅勒妮？梅勒妮，亲爱的，我是尼娜……梅勒妮？亲爱的，我是尼娜……”威利放声大笑，又吃了一个煮蛋。

“你那个时候就已经选择将费城作为我们中盘交手的场地了吗？”巴伦特问。

“没有。”威利说，“我没有决定具体某个地点，只是打算在梅勒妮·福勒的藏身之地交手。不过，费城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我的侍从詹森·鲁哈可以在黑人聚居区行动自如。”

巴伦特懊悔地摇了摇头，“我们在那里都损失惨重啊。双方都出了大昏招。”

“是啊。我的王后换了你的一个马和几个小兵。”威利说着皱起了眉，“这可以避免我们过早打成平手，但却不是我通常的玩法。”

联办调查局特工斯旺森走上前来，对巴伦特耳语了几句。“我失陪

一下。”亿万富翁说，朝通信桌走去。回来之后，他怒视着威利质问：“你想干什么，波登先生？”

威利舔了舔手指，张大眼睛，一脸无辜地回瞪着巴伦特。

“怎么啦？”开普勒大声问，“出什么事了？”

“几个傀儡逃离了囚牢。”巴伦特说，“隔离区北面至少有两个警卫死了。我的人刚刚发现，波登的黑人侍从和一个女人——哈罗德先生带到岛上来的女傀儡——出现在距这儿不到四分之一英里的小橡树路上。你怎么解释，先生？”

威利张开手掌：“詹森是我宝贵的老侍从，我带他来这儿只是为了结束这场游戏，巴伦特先生。”

“那个女人呢？”

“我承认，我本来打算也要操控她。”威利耸耸肩，环顾大厅，发现有二十多名手持自动步枪和乌兹冲锋枪的免控者把守着出入口，上方的阳台阴影中潜藏着更多警卫。“当然，两个赤身裸体的傀儡对任何人都构不成威胁。”他轻轻笑着说。

吉米·韦恩·萨特牧师从窗户前转过头，“倘若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他说，“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地坠落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他回头望向窗外的夜空，“《圣经·民数记》第十六章。”他说。

“嘿，我真他妈的感谢你。”哈罗德说。他取掉了一瓶昂贵伏特加的盖子，拿起容量为一夸脱的瓶子就喝起来。

“闭嘴，托尼。”威利喝道，“那么，巴伦特先生，你能不能把我的小兵们带上场，以便我们继续进行游戏？”

开普勒瞪大了眼睛，怒惧交加，拽住C.阿诺德·巴伦特的袖子，“杀了他们。”他指着威利，“杀了他。他疯了。他想要摧毁整个世界，仅仅因为他自己就快死了。杀了他，趁他还没——”

“闭嘴，约瑟夫。”巴伦特说。他朝斯旺森点点头，“把他们带上，我们开始吧。”

“等等。”威利说。他闭眼思索了半分钟，“还有一枚棋子。”威利睁开眼，笑意盎然，“另一枚棋子到了。这场游戏比我期待得更令人满意，巴伦特先生。”

索尔·拉斯基曾经被下巴上贴着橡皮膏的德国党卫军士兵开枪打中，被扔进大坑，同数以百计赤身裸体的犹太遇害者躺在一起。但索尔没有死。在突如其来的黑暗中，他在大坑潮湿的沙地上爬行，爬过一具具光滑冰冷的尸体，他们是来自罗兹和其他一百座波兰市镇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他原本麻木的右肩和左腿如同火灼般疼痛。他挨了两发子弹，最后被抛进大坑，但他还活着。活着，而且满腔愤怒。这股愤怒比疼痛更强烈，比疲劳、恐惧和震惊都更强烈。索尔爬过赤裸的尸体和大坑潮湿的底部，愤怒令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他向前爬进了黑暗之中。

索尔恍惚意识到，他在经历一场清醒的幻觉。他的医学思维忍不住好奇，也许是中枪激发了这种幻觉。虽然时隔四十年，当年的场景却如此逼真地叠加在现实之上，令他不禁暗自惊叹。可是，他的理智又将这

段体验视作现实，视作对他生命中最难解开的那个心结的一种回应。四十年来，他一直心怀愧疚，拒绝去过正常人的生活。他没有结婚，没有组建家庭，没有思考未来。四十年来，他一直在心中责问自己，为什么唯独自己偷生下来？为什么当年在大坑里没有同其他遇害者一起死掉？

现在他开始明白。

上岸的四个人互相叫喊着，在他身后散开，开始搜索三十码宽的海滩。小型武器的弹药倾泻进丛林中。索尔用手摸索着，专注地朝几乎什么也看不见的前方爬去。他感觉沙地和软土逐渐被更多倒地的原木和更深的沼泽所替代。他把头埋进水中，然后猛然抬头喘息，甩掉头上的水珠和小树枝。他的眼镜不知落在了什么地方，但黑暗之中有没有眼镜差别不大。他可能距自己要找的那棵树只有十英尺，也可能有十英里，但黑暗之中，这样的数字之差没有多少的意义。头顶厚密的植被挡住了星光，幸亏在离脸几英尺的地方，他还看得见自己的白色手指，否则索尔简直就要怀疑，右肩中弹也导致了失明。

作为医生，索尔很想知道伤口流了多少血，以及子弹卡在了什么位置——他没有发现出口伤——也很想知道，自己必须在多少时间内接受医疗处理，才有可能保住性命。他一直在思考这个学术问题，直到第二轮子弹撕开了索尔头上方两英尺的树叶，小树枝啪啪啪地落入了沼泽之中。他身后三十英尺的地方，一个男人大喊起来：“这边！他是从这里逃跑的！凯尔蒂、萨格斯，同我来。欧沃霍特，沿着海滩继续搜索，以防他从别处钻出来！”

索尔继续往前爬。在水深及腰时站了起来。强光手电筒的黄色灯柱突然照亮了他身后的丛林。索尔向前蹒跚了十到十五英尺，突然被一条水下的原木绊倒，大腿也被刮伤。他的头没入水中，呛了一口漂着浮渣

的脏水。

他好不容易才跪稳身子，抬起头。这时，一道手电光束径直射入他的眼睛。

“他就在这儿！”光束挪开了片刻，索尔连忙埋头，将脸紧贴住腐朽的原木。子弹在他周围嗖嗖乱窜，其中一发子弹击穿了离他面颊不到十英寸的软木，像一只发疯的昆虫一样掠过沼泽水面。三条手电光束在附近搜索着他的踪迹，光束从一棵被雷电劈开烧焦的死树上扫过时，索尔本能地别过了脸。

“去左边了！”一个人高叫着。自动步枪发出恐怖的咆哮，头顶厚密的植被让这里犹如一个巨大的封闭空间。

趁手电光束离开的间隙，索尔站起身，摇摇晃晃地朝二十英尺外的那棵树走去。一条光束扫回来，照到了他。警卫举起武器，灯光随之从他身上移开。索尔发现，子弹从耳边掠过时，发出的嗡嗡声就像一群疯狂的蜜蜂。一排子弹扫过沼泽，射入树中，发出空洞的回响。水花溅到了索尔脸上。

他刚刚来到树边，将手伸进被闪电劈开的裂缝中，手电光束就锁定了他。

他塞进那里的袋子不见了。

索尔刚将身子缩到水面之下，子弹就尾随而至。如果他没及时闪躲，现在脑袋和肩膀肯定已经中弹了。更多的子弹射入水中，发出一种诡异的歌声。他在水底抓着树根、水生植物的藤蔓和其他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前进。他从树后冒出头来，大口喘气，祈祷能在生命最后几秒

里，手中攥着木棍、石头或者别的可以用来反击的东西。他的愤怒此时已经成了一种超凡的存在，就连伤口的疼痛也被愤怒驱走了。索尔想象自己的愤怒能从体内如光芒一样射出来，就像传说中摩西从山上下来时一样。

从空心树被子弹打穿的孔洞中，射出一道道细小的光束。借助微弱的光芒，索尔看见与水面齐高的树中有什么东西在反光。

“快！”刚才大叫的那个男人又喊了起来，枪声暂停，他和另一个人涉入沼泽，往右寻找更好的射击角度。第三个人则来到左侧，打着手电筒为队友照明。索尔捏紧拳头，猛击强光从树皮中透过的位置。一下，两下。第三拳之后，树皮被洞穿，他抓到了落入此处的塑料袋。

“看到他了吗？”索尔左侧有人大声问。低矮的树枝上垂下的铁兰挡住了一部分手电筒的光。

“妈的，再凑近点儿！”索尔右侧有人说。那人就在树干背后。只要稍微偏偏头，就能看到他。

索尔抓住滑溜溜的塑料袋，想将其从他砸出的小洞中拽出来。但袋子太大了，根本过不来。他只好松开袋子，双手并用掰树皮。被烧焦和腐烂的木头大块大块地脱落，但树干内部却像钢铁一样坚硬。

“我看到他了！”他左侧的另一个人嚷嚷起来。紧接着射来的一串子弹让索尔连忙潜入水中，周围水花四溅。

两三秒后，枪声停了。索尔探出头喘气，摇头甩掉眼中的水。

“……巴里，你这个该死的白痴！”索尔左侧不到二十五英尺的地方有人尖叫起来，“我他妈的就在你的射击线上，你这个没脑子的浑蛋。”

索尔将手探入树干中，结果只摸到了水。塑料袋落到了更低的位置。他绕到侧面，将左胳膊伸进洞中。他的指头钩住了袋子上方的提手。

“我看到他了！”他右边的人大喊道。

索尔挪到树后。一想到身后还有两人在靠近，索尔就禁不住肩胛骨一紧，用尽全身力气将袋子往上拉。袋子往上移动了一截，但又被卡得死死的。洞口仍然太小了，袋子根本过不来。

索尔右侧的人稳住了手电筒，开了一枪。子弹在树干上钻开一个洞，光束从洞中斜射出来，弹孔距索尔头顶仅有几英寸。索尔半蹲身子，换了一只手，继续拉拽。但袋子仍旧一动不动。第二发子弹射来，他右臂和肋骨之间又多出一道光束。索尔意识到，他身后的人之所以没开枪，仅仅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同伴此刻就在他们的正对面。此人正朝索尔靠近，准备开第三枪，手电光束牢牢锁定在索尔的方向。

索尔双手抓住塑料提手，蹲下身子，用尽全身力气往后仰。索尔怀疑提手会被扯断，结果真的就断了。但在此之前，大袋子带着树皮碎片破洞而出，激起了一片水花。索尔紧抓住湿乎乎的袋子，差点儿从手中滑落，将其紧紧抱在胸前，转身就跑。

他右侧的人立即开枪，并且换成了全自动模式扫射。但索尔已经跑出了手电筒照射的范围。索尔左侧的另一道光束锁定了他，但又突然凌乱了。左侧的人发出痛苦的尖叫，然后开始大声咒骂。在距上一个开枪地点十五英尺的位置，又有人开枪了。索尔边跑边想，要是自己没弄掉眼镜该多好啊。

终于来到水深及踝的地方，但他却被一条倒地的原木绊倒，滚入灌木丛和沼泽碎石之中。他听见至少两个人正朝他逼近。他将沉重的袋子甩到肩头，摸到拉链，拉开，打开防水内袋。

“他拿到了什么东西！”一个人大声提醒同伴，“快！”他们越过那条浅水沼泽，眼看着就要追上索尔。

索尔拽出捆着C-4塑胶炸弹的腰带，甩到一边，取出他从海恩斯手中缴来的M-16。枪里没有上子弹。索尔小心翼翼地避免将袋子落入水中，伸手摸到了六个弹匣中的一个，发现它是上下颠倒的，但他还是准确地将其塞进了卡槽里。他曾在查尔斯顿反复练习枪械的拆卸、组装和射击。在那几个星期时间里，他从未考虑过为什么数月之前科恩建议他必须掌握蒙眼状态下组装枪械的本领。

索尔蹲着躲在一条圆木背后，手电光束紧随而至。从水花激溅的声音推断，带头的人已经离他不到十英尺，而且还在迅速逼近。索尔在地上一滚，习惯性地将切换器从“保险”拨到“半自动”，将塑料枪托顶在肩上，把一串铜壳子弹射入那人的胸部和腹部。此时两人之间相距不到六英尺。那人身子一弯，向后飞入空中，手电筒落入沼泽。第二个人在索尔右侧二十英尺的地方停下来，嘴里嚷嚷着索尔听不懂的话。索尔顺着手电光束开枪，玻璃和钢铁被击碎的声音传来，伴随着一声尖叫。紧接着，黑暗降临了。

索尔眨了眨眼，发现数英尺外有一道幽幽的绿光。然后他意识到，那是他杀掉的第一个人的手电筒在二十英寸深的水下发出的光。

“巴里？”一个低沉的声音从索尔左侧四十英尺处传来，就是刚才那两人开始包抄他的地方，“基普？他妈的出了什么事？我受伤了。别再

添乱了。”

索尔从袋子里又取出一个弹匣，将缠着C-4塑胶炸弹的腰带扔回袋子，然后快速转移到左侧，努力保持留在阴影里。

“巴里！”那个声音又叫了起来，现在距离索尔只有二十英尺了，“我要撤了。我受伤了。你他妈的射中了我的腿，你这个浑蛋。”

那人一动，索尔也跟着动，他的脚向前一滑。“嘿！是谁？”男人在黑暗中高声问。索尔听见十五英尺外，枪械保险被打开的声音。

索尔背靠着树，压低声音说：“是我。欧沃霍特。给我们弄点光。”

“操。”男人咒骂着打开了手电筒。索尔从树后窥去，看到了一个穿着灰色制服、左腿正在流血的男人，他抱着乌兹冲锋枪，手里摆弄着手电筒。索尔将一发子弹送进他的脑袋，要了他的命。

警卫的制服是一套正面有拉链的连体装。索尔关掉手电筒，将制服从尸体身上扒下来，摸黑穿上。远方海滩上传来叫喊声。连体装太大了，靴子太小了，即使不穿袜子也穿不上，但索尔·拉斯基这辈子都不是很喜欢穿太多。他在三英寸深的水中摸索那人戴的鸭嘴帽，找到后戴到自己头上。

索尔抱着M-16，右手拿着乌兹冲锋枪，三个备用弹匣放在制服的深口袋里，手电筒别在腰带环上，涉水返回他将袋子放下的地方。C-4塑胶炸弹、步枪备用弹匣和柯尔特自动手枪都没有进水，完全可用。他将乌兹冲锋枪放进袋子，封上口子，扛起袋子，走出沼泽。

另一艘冲锋艇已经冲上二十码外的海滩，第四个警卫去同新来的五名队友会合。索尔从潮汐通道西面现身朝他们走去，那人连忙转身。

“基普，是你吗？”那人在风声和波浪声中高声问。

索尔摇头，“我是巴里。”他用手拢着嘴大声回应。

“刚才那阵枪声是他妈的怎么回事？你们抓到他了吗？”

“东边！”索尔语义含糊地叫着，朝那些人身后的海滩挥手。三名警卫举起武器，朝那边跑去。发出大喊的那人操起无线电通话器，语速极快地说了一通。海面上的两艘巡逻艇立刻掉头向东，将探照灯光柱射向树林。

索尔涉水朝第一艘上岸的巡逻艇走去，把小船的锚从沙地中拔出来，扔回船上，爬上船，将袋子放在副驾驶座位上。他背上的血浸透了长长的提手。船上有两台巨大的舷外马达，但必须电子点火，所以需要钥匙，而钥匙此时就插在仪表盘上的点火开关里。

索尔发动马达，巡逻艇咆哮着搅起一股水花和沙粒，退入水中，朝开阔的海面驶去。开出两百码之后，他掉头向东，全速前进。船首抬起，他绕过了岛的东北端，以四十五节的时速向南方飞驰。浪涛重重地拍打着船首和龙骨，索尔甚至能感受到骨头的震动。无线电通话器里发出刺耳的噪声，他索性将其关掉。向北行驶的船朝他闪灯，但他不予理会。

索尔将M-16的位置放得更低，以免水沫溅到上面。长着胡茬的面颊上挂着水珠，他就像冲了一个凉水澡一样，精神为之一振。他知道自己流血了，而且正越流越多——他腿上的伤口还没止血，而他背上的血已经黏成一片。虽然肾上腺素的狂潮已然退去，但他的意志却无比坚定。他感觉自己非常强大，而他心头的怒火已无比炽烈。

一英里外，长长的码头末端，闪烁着一·点绿光。码头直接·连·着·小·橡·树·路，而沿着小橡树路走下去，便是那座大宅和大宅里的威廉·冯·伯夏特上校。

查尔斯顿

1981年6月16日，星期二

午夜过后，娜塔莉·普雷斯顿被噩梦魔住了。那是她孩童时代曾经做过的噩梦。母亲葬礼那天的晚上发生了一件事，让她每周至少有一次会从梦中惊醒，嘴里大喊着父亲。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好几个月，从夏天一直进入秋天。

那是一个老式葬礼，在太平间里瞻仰逝者的环节持续了几个小时。赶来的亲友们从打开的棺材旁鱼贯而行，悲伤的娜塔莉默默坐在父亲身边，感觉时间仿佛过去了好几天。过去两天她都在痛哭，现在已经没有泪水了，只能坐在那里，握着父亲的手。但她突然想上厕所，于是在耳边悄悄告诉了父亲。父亲起身，牵着她朝厕所走去，但就在这时，另一群年长的亲属围住了父亲。她的一位姑妈主动帮忙，从父亲手中接过她的手，领她穿过走廊，经过几扇门，登上一段楼梯，然后指着一扇白色的门告诉她，厕所到了。

娜塔莉上完厕所，压平硬邦邦的深蓝色裙子，但推门却不见姑妈的身影。娜塔莉自信地左转——正确的方向是右转——穿过几扇门，经过

走廊，走下楼梯，但很快就迷路了。她并没有害怕。她知道，小教堂和接待室占据了一楼的大部分空间，如果她打开足够多的门，她肯定会发现她父亲。她不知道，末尾的那段楼梯直接通到了地下室。

娜塔莉先后打开两扇门，可门后只是空荡荡的房间。她推开第三扇门，借助走廊里的灯光，她看见一张张钢桌，一排排装着黑色液体的瓶子，空钢针连在细细的橡胶软管上。她双手捂住嘴，退入走廊，转身狂奔，穿过宽大的双开门。等她的眼睛适应从挂着窗帘的小窗里透进来的微弱光线，她发现自己正处在一个堆满箱子的大房间的中央。

这里空气凝滞，阒寂无声。而她周围的箱子也不是箱子，而是棺材。棺材那沉重的黑木似乎吸收了漫射的灯光。有几副棺材带铰链的盖子是开启的，同她母亲的棺材一样。在离娜塔莉不到五英尺的地方，有一个白色小棺材——大小可以容得下她——盖子上有一个十字架。许多年后回想起来，娜塔莉认为自己应该是闯进了棺材库房或者陈列室。但当时的她却断定，自己正站在装着死人的棺材堆里。昏暗的光线中，那些尸体仿佛随时都会坐起来，动作僵硬，如同好不容易才扳起来的折叠刀，然后它们会朝她睁开眼，张大嘴，就像她和父亲在星期五晚上看的恐怖片里的吸血鬼一样。

房间里还有一道门，但看上去却十分遥远。通往那道门的路上，有四五个棺材里的死人完全可以伸手抓住娜塔莉。但她还是鼓起胆子走了过去，眼睛死死盯着那道门，步子缓慢，脑子里幻想着苍白的胳膊和手伸向她，但她强忍着没有逃跑，也没有尖叫。今天太重要了——今天要举行母亲的葬礼，而她爱母亲。

娜塔莉穿过门，爬上一段亮着灯的楼梯，进入前门附近的走廊。“原来你在这儿，亲爱的！”姑妈惊叫道，将她带回到隔壁房间她父

亲身边，边走边小声警告她不要再跑开去玩儿了。

她有许多年都没有想起这个噩梦了，但当她坐在梅勒妮·福勒的客厅里，对面坐着脸色苍白的贾斯汀，用那个疯狂老妇般的眼睛瞪着她，娜塔莉却不禁产生了当年噩梦中的反应。梦中，棺材盖里的尸体纷纷僵直地坐起来，推开棺材盖子，伸手抓住她，把她往那副空空的、仿佛为她量身定做的白色小棺材里拖。

“你在想什么，亲爱的？”坐在她对面的孩子用老妇的声音说。

娜塔莉猛然惊醒。自从二十分钟前那孩子徒劳地又指又骂之后，这还是他们第一次说话。“出什么事啦？”娜塔莉问。

贾斯汀耸耸肩，但他的笑容却非常灿烂。他的乳牙看上去像被磨尖了一样。

“索尔在哪儿？”娜塔莉问，她的手摸到了她腰带上的监控器。“告诉我！”她怒喝道。索尔确实将遥测包连接到了炸药上，却不愿她同梅勒妮在一起的时候使用，于是在监控器上动了手脚，使其无法引爆C-4塑胶炸弹，只是给车上候命的杰克森发送警报。索尔离开去岛上之后，娜塔莉将线路重新连到缠在腰上的C-4塑胶炸弹上。在过去的二十七小时，她其实暗暗暗暗希望那个老巫婆会尝试入侵她的意识，从而引爆炸弹。娜塔莉已经精疲力竭了，她常常想，与其如此，不如索性被炸死痛快。她不知道C-4是否可以炸死楼上的老巫婆，但她肯定梅勒妮的僵尸家人不会让她靠近那个怪物。

“索尔在哪里？”娜塔莉重复道。

“哦，他们逮住他了。”男孩若无其事地答道。

娜塔莉站起身。隔壁房间阴影中的潜伏者也有了动静。“你在撒谎。”她怒斥道。

“是吗？”贾斯汀微笑着说，“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出什么事了？”

贾斯汀又耸耸肩，强忍住哈欠。“我该去睡觉了，尼娜。我们明早再谈，行不行？”

“告诉我！”娜塔莉高喊，手指放到监控器的超驰控制键上。

“哦，好吧。”男孩噘嘴道，“你的希伯来朋友摆脱了警卫，但威利还是派人抓住了他，把他带回了大宅。”

“大宅……”娜塔莉低呼。

“不错。”男孩厉声说，用鞋跟敲了敲椅腿，“威利和巴伦特想同他谈谈。他们在玩一个游戏。”

娜塔莉环顾四周。门厅里有影子在移动。“索尔受伤了吗？”

贾斯汀耸耸肩。

“他还活着吗？”娜塔莉质问。

男孩做了个鬼脸，“我说了，他们想同他谈谈，尼娜。他们不能同死人谈，对不对？”

娜塔莉举起空着那只手，咬着指甲说：“是时候按我们的计划行事了。”她说。

“还没到时候。”六岁孩子抱怨道，“现在根本不是你让我等待的那种情况。他们只是在做游戏。”

“你撒谎。”娜塔莉说，“威利都派人将索尔抓去了大宅，他们不可能还在玩游戏。”

“不是那个游戏。”男孩说着摇了摇头，似乎在叹息娜塔莉的愚蠢。娜塔莉差点儿忘了，他只是由楼上的老巫婆操纵的血肉玩偶。“他们在下棋。”男孩说。

“下棋？”娜塔莉问。

“是的。胜利者可以决定下面的游戏怎么玩。威利希望玩得更

大。”贾斯汀以老妇般的姿态摇了摇头，“威利一直都像瓦格纳一样痴迷于‘世界末日’。我相信这是某种源自日耳曼血统的东西。”

“索尔受伤了，被抓到他们下棋的大宅里。”娜塔莉冷冰冰地说。她还记得，七个月前的那个下午，她和罗布听索尔·拉斯基讲述的故事。拉斯基被上校从集中营带到波兰森林中的一座荒废城堡里，上校和“老家伙”在那儿进行了一场终极对弈。

“不错不错。”贾斯汀愉快地说，“休厄尔小姐也会上场，她是巴伦特先生一方的棋子。巴伦特先生非常英俊。”

娜塔莉后退了几步。索尔和她曾讨论过，计划倘若落空她该怎么做。他建议娜塔莉将开启了四十秒引爆倒计时的C-4塑胶炸弹扔出去，自己先跑，尽管这意味着巴伦特和其他人都会逃脱惩罚。第二个选择是，她继续虚张声势，借梅勒妮之手干掉巴伦特和岛俱乐部的其他成员。

现在，娜塔莉看到了第三个选择。离天亮至少还有六个小时。她知道，虽然自己为父报仇的动机仍然存在，但她对索尔的爱却更加热烈。她也知道，虽然索尔同她讨论过退出计划，但那不过是说说而已——他根本没有给自己留后路。

娜塔莉知道，正义要求她留下来，坚持按计划行事，但她此时最想要去做的不是追求正义，而是全力以赴地去救索尔——不管成功的机会有多么渺茫。

“我要离开一会儿。”她坚定地说，“如果巴伦特试图离开，或者发生了其他满足条件的情况，你必须严格地按计划行事。我是认真的，梅勒妮。我不会容忍失败。这也关系到你自己的性命。如果你失败了，岛俱乐部肯定会来杀你。但我会抢在他们之前就杀了你。你明白吗，梅勒妮？”

贾斯汀盯着他，圆脸上露出一抹微笑。

娜塔莉转身朝门厅走去。有人在她前方的黑暗中快速移动，穿过通往饭厅的门。贾斯汀跟在他身后。有人在楼梯顶端的平台上移动，厨房也传来了响动。娜塔莉在门厅里停下脚步，手指仍然按在红色按钮上。将电极固定在头上的胶带让她头皮发痒。“我会在日出之前回来。”她说。

贾斯汀对她微微一笑，脸上映着二楼的幽微绿光。

娜塔莉从福勒家出来的时候，鲛鱼已经监视福勒家超过六个小时。今晚的预定计划并没有要求他监视这么久。他按了两次廉价无线电通话

器上的通话键——杰克森将这个动作叫作“打破静音”——然后蹲在草丛中观察状况。他还没有看到马文，但他决定，只要看到了，不管发生什么，都要先将他的前老大从老巫婆手里救出来。

娜塔莉快步穿过院子。她等着鲶鱼不认识的一个家伙为她打开了门。

她头也不回地穿过了街道，右转经过鲶鱼所在的小巷，而不是左转前往杰克森停车的地方。根据事先的约定，这是她可能遭到跟踪的信号。鲶鱼三次“打破静音”，通知贾克斯[\[25\]](#)绕到街区另一头的接人地点。然后，鲶鱼把身子埋得更低，静静等待。

就在娜塔莉的身影消失时，一个男人从福勒家院子的阴影中现身，半蹲着穿过了街道。鲶鱼捕捉到了手枪的蓝钢枪管反射的街灯光芒。看样子是一把大号的自动手枪。“操。”鲶鱼低声咒骂道，又等了一分钟，确认没有人再从院子里出来，于是借助街道东侧停着一排车做掩护，飞速地跟了上去。

那个持枪的家伙鲶鱼不认识——身材太矮小，不像他曾在院子里瞥见的那个叫卡利的恶魔；皮肤也太白了，不像是马文。

鲶鱼悄悄来到街角，爬过一道篱笆，探出头来。娜塔莉已经走过了半个街区，正要过街。那个持枪的白人则在街道这一侧的阴影中缓慢移动。鲶鱼四次“打破静音”，跟了上去。他的黑裤子和防风运动夹克让他几乎隐形。

他希望娜塔莉已经把所有的C-4塑胶炸弹都拆了。一想到那些高能炸药，鲶鱼就不禁背心发凉。他曾经亲眼看见他最好的朋友勒罗伊被炸得四分五裂。那小子当时不知发了什么疯，竟然引爆了他携带的炸药。

鲶鱼其实并不怕死——他一直觉得自己活不过三十岁——但他希望自己死的时候是完完整整的，脸上带着笑，穿着他最好的七百美元西装，玛茜、希拉和贝琳达这三个小妞才好趴在他身上哭泣。

收到四次“打破静音”信号之后，杰克森连忙加速，而且在接娜塔莉上车时，将车甩到了街道左侧，以充当掩护。跟踪者双手握枪，架在一辆沃尔沃的车顶上，瞄准了杰克森面前的挡风玻璃反射的街灯。

今晚老巫婆可得吃点儿苦头了，鲶鱼想，她肯定会被气炸的。他跑上前去——五十美元的阿迪达斯鞋让他的脚几乎落地无声——给那家伙直接来了个扫堂腿，后者的下巴撞上了车顶，鲶鱼又狠狠地将那家伙的脸朝副驾驶一侧的车窗上猛砸了几下。鲶鱼接住那人手里滑脱的枪。为了以防万一，他用虎口捂住了击铁。电影里的人像对待玩具一样乱扔枪，但鲶鱼曾经见过兄弟被掉落的枪误伤。杀人的不是人，他一边将那白人放到人行道上一边想，而是该死的枪。

载着娜塔莉离开的杰克森两次“打破静音”。鲶鱼环顾四周，检查了一下那个白人——他晕了过去，但仍在呼吸——按下了通话键。“嘿，伙计，”他说，“你那边怎么样？”

杰克森的声音从廉价耳机里传出来，又小又不清楚，“女士没事，伙计。你那边呢？”

“这白鬼拿了把点45口径的大家伙，但他不想见你，伙计。他现在睡了。”

“睡得多深？”贾克斯的声音都尖了。

“只是在打盹儿，伙计。你想让我怎么办？”鲶鱼身上带了匕首，但

他们都觉得，如果让人在这个极端保守的白人社区发现尸体的话，他们可能会惹上麻烦。

“把他放到一个僻静的地方。”杰克森说。

“好主意。”鲶鱼说。他将昏迷的白鬼拽进柳树下的灌木丛中。他脱掉了白鬼的衣服，按下通话键。“你俩是要回来还是要去私奔？”

因为相距太远，杰克森的声音已经模糊难辨。鲶鱼不知道他们究竟要去哪儿。“回头见，伙计。”贾克斯说，“要冷静。我们会回来的。你好好等着。”

“操。”鲶鱼对着无线电通话器说，“你俩开车兜风，我却要守在该死的白人社区的小巷里。”

“别没大没小的，伙计。”杰克森说，声音已细若游丝，“你还在你老爸卵蛋里的时候，我就已经加入灵魂砖厂了。待在那儿别动，兄弟。”

“少给老子发号施令。”鲶鱼说，但对方没有回应，显然已经开出了通信范围。他将通话器装进口袋，步履飞快地悄悄返回原来那条小巷。他留意观察了每一片阴影，确认老巫婆没有再派出别的手下。

他坐在一个垃圾桶和一道旧篱笆之间的藏身处，脑子里快速回放着她同贝琳达在切尔腾·阿姆斯旅馆的床上度过的那段甜美时光，到精彩处还会特意定格，细细回味。但他的白日梦只做了不到十分钟，就听见身后传来了几不可闻的低语。

鲶鱼登时起身，弹出匕首。他身后的光头身材十分魁梧，简直就像从噩梦中闯出来的人物。

卡利伸出大手，一巴掌就将匕首从鲶鱼手中打掉。他用右手掐住了黑人男孩的细脖子，将他从地上拎了起来。

鲶鱼感觉自己窒息了，视野也模糊了，但就在那对巨大的肉钳将他举起来的过程中，他朝那个金刚的下身狠踢了两脚，还朝这光头的耳朵上猛扇了一耳光，力道之大，足以震破鼓膜。但那恶魔连眼睛都没眨一下。鲶鱼的手指正要去抠那浑蛋的眼睛，脖子上的巨钳却忽然夹得更紧了。伴随着响亮的“咔嚓”一声，鲶鱼的喉头被捏碎了。

卡利将身子仍在抽搐、嘴里仍在喘息的黑人丢在小巷的煤渣路上，面无表情地看着他。过了差不多三分钟，那个黑人才死，被捏碎的喉头膨胀到足以阻断空气进入肺部。最后，卡利不得不用穿着靴子的大脚压住黑人挣扎翻滚的身体。等他最终咽气之后，卡利拿起他的匕首，在他身上试探性的扎了几下，确保他确实已经死掉。然后他绕过街角，扛起已经昏迷的霍华德，毫不费力地携着两个人穿过街道，回到那座只有二楼亮着绿光的大房子。

雨再次落下的时候，他们正在前往普莱森特山的路上。杰克森试过呼叫鲶鱼，但暴风雨和十英里的距离不费吹灰之力就打败了他们的无线电通话器。

“你觉得他没事吧？”娜塔莉问。她一上车就卸下了腰带上的C-4塑胶炸弹，但保留了脑电波监控器。倘若θ波出现，就会触发警报。但娜塔莉并没有因此而安心。她现在只能寄希望于梅勒妮到现在也不敢轻易争夺尼娜对她的控制权。但她已经坦白自己不是尼娜的傀儡，这或许会让那个老恶魔下决心取她性命。

“你是问鲶鱼吗？”杰克森说，“他没事。他也是经历了大风大浪的，不简单。而且，必须有人留下监视老巫婆。”说着，她瞟了一眼娜塔莉。雨刮器以固定的节奏在雨水横流的前挡风玻璃上扫来扫去。“我们的计划是有希望成功的，对吧？”

娜塔莉点了点头。

杰克森将一根牙签在嘴里从左挪到右：“你打算上岛，对不对？”

娜塔莉叹了口气：“你是怎么知道的？”

“飞行员就是靠这种直觉活下来的。你今天下午打电话找的那个人，你是要给他点儿活儿干吧？”

“没错。”娜塔莉说，“但我想的是明天这一切结束之后的事情。”

杰克森取下牙签：“这一切明天就会结束吗，娜塔莉？”

娜塔莉紧盯着正前方的挡风玻璃，大雨已经让她几乎看不清路面，“是的，”她坚定地说，“会结束的。”

达利尔·米克斯站在他的活动房屋的厨房里，裹着一条破兮兮的蓝色浴袍，眯眼看着面前这两位浑身滴水的客人，“我怎么知道你们俩不是黑人革命者？说不定你们是要把我卷进疯狂的阴谋当中。”他说。

“你不需要知道这个。”娜塔莉说，“你只需要相信我说的话：巴伦特和他的同伙才是罪魁祸首。他们抓住了我的朋友索尔，而我要去把他救出来。”

米克斯挠了挠布满白色胡茬的下巴：“进来吧。你们就没发觉现在正下着大雨吹着狂风吗？”

“我们知道。”杰克森说。

“那你们还要让我载你们去？”

“是的。”娜塔莉说。

“我拿不准这一趟该收你们多少钱。”米克斯说，扯掉了罐装柏斯特啤酒的拉环。

娜塔莉从毛衣下面取出一个沉甸甸的信封，放在厨房餐桌上。米克斯打开信封，点点头，喝了口啤酒。

“两万一千三百七十五美元十九美分。”娜塔莉说。

米克斯挠了挠脑袋，“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小银行的钱都取出来的吧？”他又喝了一大口，“管她娘的。”他说，“今晚夜色迷人，正适合飞行。你们在这儿等我换衣服。如果克格勃的纪律允许的话，你们也可以喝瓶啤酒。”

一道道雨帘从院子和飞机场上扫过，四十码外聚光灯下的小机库已经看不分明。

“我也要去。”杰克森说。

她环顾四周，心不在焉地说：“不行。”

“放屁！”杰克森发出低沉的怒吼，拿起她从车上带进屋的那个沉重的黑色提包。“我准备了血浆、吗啡、战场包扎用具——一整套该死的

医疗急救包。如果你们成功撤离，而有人需要紧急救治怎么办？你想过没有？你费尽力气把他救出来，他却在回来的路上因为流血过多而死，你难道想要这样的结果？”

“好吧，你可以一起去。”娜塔莉说。

“准备好了！”米克斯在走廊里嚷道。他戴着一顶蓝色棒球帽，帽子上用白线绣着传奇球队“横滨大洋鲸队”几个字，穿着老旧的皮质飞行夹克，牛仔裤，绿色运动鞋，腰上系着皮带，皮带上的枪套里插着一支珍珠手柄的长枪管点38口径史密斯&韦森左轮手枪。“只有两条规矩。”他说，“第一，如果我说不能降落，那我们就不能降落，但我仍然要拿三分之一的酬金。第二，不要再从后座抽出那把该死的柯尔特手枪，除非确实派得上用场。你们最好别挥着枪同我交涉，不然你们就只能一路游回来。”

“同意。”娜塔莉说。

娜塔莉曾经同父亲坐过过山车，之后就明智地再也没去坐过。而这次飞行却比过山车糟糕一千倍。

塞斯纳飞机的驾驶舱很小，舱内蒸汽弥漫，挡风玻璃如同一道水墙。娜塔莉甚至都不知道他们是何时起飞的，只是感觉到颠簸、旋转和侧滑越来越严重。米克斯的脸映着下方仪器发出的红光，看上去既可怕又痴呆。娜塔莉觉得自己看上去也同样痴呆，而且还带着纯粹的恐惧。杰克森不时会在后座被颠一下，嘴里咒骂着：“操！”然后机舱里就只剩寂静，除了雨声、风声、机械拼命运转的声音、雷声，以及那台小引擎发出的可怜的弱小噪声。

“目前为止，一切都好。”米克斯说，“我们飞不到风暴云上面，但到了撒佩罗岛之后，我们就能摆脱它们。现在情况好极了。”他转头问杰克森，“越南老兵？”

“是。”

“步兵？”

“医务兵，101空降师。”

“什么时候退役的？”

“不是退役的。我和两个兄弟在远程侦察巡逻的时候，一个投诚的越南侦察兵误碰了他自己埋的地雷。”

“另外两个人活下来了吗？”

“没有。他们是躺在裹尸袋回家的。我又得了一枚勋章，然后被送回了国，刚好碰上尼克松竞选总统。”

“你给他投了一票吗？”

“投个鬼啊。”杰克森说。

“就是。”米克斯说，“政客从来都不会为我们着想。”

娜塔莉注视着这两个人。

塞斯纳飞机突然被一道似乎击中了右翼的闪电照亮，与此同时，一阵狂风袭来，飞机差点儿上下颠倒，紧接着直坠两百英尺，如同坐上了一台没有缆绳的电梯。米克斯在头顶的控制仪器上摆弄了一会儿，然后

在一台设备上敲了几下按键，打着哈欠说：“还有一小时二十分钟才能到。”他强忍住下一个哈欠，“杰克森先生，你脚下放着一个大保暖壶，还有些小蛋糕之类的零食。你可以喝点儿咖啡，然后把保暖壶递给我喝点儿。我想吃几块巧克力蛋糕。普雷斯頓小姐，你想吃点儿什么？你付了头等舱的费用，自然有权在飞机上吃点儿零食。”

娜塔莉转头看向窗外。“不，谢谢。”她说，闪电击穿了一千英尺下方的雷暴云砧，照亮了快速移动的团团乌云，看上去就像是女巫披着的破烂长袍。“我什么都不想吃。”她说，努力闭上了眼睛。

多尔马恩岛

1981年6月26日，星期二

索尔松开油门，让快艇滑行着靠上码头。防波堤末端的绿光闪烁着，向空旷的大西洋发射着没有人理会的信号。索尔拴好缆绳，将塑料袋扔到码头上，跳下船，单膝跪地，手持M-16，摆好射击姿势。码头和周边区域都空无一人。几辆高尔夫球车停在沿海岸线向南延伸的沥青路上。码头上没有停靠别的船。

索尔将塑料袋甩上肩头，小心翼翼地朝树林前进。虽然大部分警卫都去岛北端搜寻他，但索尔不相信巴伦特会在通往大宅的北部道路上一个人都不留。他匆匆跑进黑漆漆的树林，身体紧绷，提防着随时可能射来的子弹。但他只听见风力渐缓的海风吹拂树叶的沙沙声。索尔已经可以看到南面那座灯火通明的大宅。此时他唯一的目标就是活着进入大宅。

小橡树路上没有亮灯。索尔记得，那个叫米克斯的飞行员说过，因为会有达官显贵走这条路，所以路上会点灯，但今天晚上，这条长满草的通道却像森林一样幽暗。索尔从容地在树木和灌木丛之间穿行。三十

分钟过后，他已经走完了一半路程，但他仍没有发现巴伦特的警卫。索尔忽然僵住，一个比死亡更冰冷、更可怕的念头涌进脑海：巴伦特和威利是不是已经离开了？

有可能。巴伦特是一个懂得避开危险的人。索尔原本打算利用这个亿万富翁的自负——凡是被巴伦特调教过的人，包括索尔，都不可能伤害他——但威利在费城的介入，或者索尔的意外逃脱，让巴伦特提高了警惕。索尔不顾危险，双手举枪，沿着橡树之间的绿草小路奔跑，塑料袋撞击着受伤的肩膀。

他只跑了两百码，就已经痛苦地喘息起来。这时他忽地止住脚步，单膝下跪，举起了步枪。他眯眼注视着前方，衷心地希望自己没弄掉眼镜。一具赤裸的人体面朝下趴在一棵小橡树的阴影中。索尔左右打量，放下塑料袋，快步上前。

那女人并非完全赤裸。一件沾着血迹的破衬衣盖着她的一条胳膊和部分后背。女人趴在地上，脸转向一边，头发蒙住了脸，双臂伸开，手指抓着泥土，右腿弯曲。看她这样子，应该是在狂奔的时候遭到了突然袭击。索尔狐疑地四下观察了一番，保持着射击姿势，摸了摸女人颈动脉。

女人突然转过头，索尔瞥见了休厄尔大睁着眼睛，眼神中露着疯狂。她张开嘴，狠狠地咬在了索尔的左手上。她发出非人类的呻吟。索尔五官扭曲，抬起M-16步枪的枪托，砸在她的脸上。但就在这时，詹森·鲁哈从橡树上跳下来，用粗大的胳膊勒住索尔的脖子。

索尔呼号着，扣下全自动模式的M-16的扳机，努力掉转枪口，对准鲁哈，但他只是把头上的树枝和树叶扫射下来。鲁哈哈哈哈大笑，将步

枪从索尔手中夺走，扔到二十英尺外的阴影之中。索尔扭动身子，用下巴紧紧夹住鲁哈强壮的前臂，以免被勒死，同时试图将左手从休厄尔的嘴中挣脱。他的右手向斜后方伸去，摸索着黑人的脸和眼。

鲁哈再次大笑，单臂从索尔腋下穿过，钩住索尔的后颈。索尔感觉左手虎口的肉被咬了下来。鲁哈身体一旋，将他甩出了七八英尺远。索尔受伤的左腿重重砸在地上，肩膀如同火灼一般。他滚了一周，手脚并用，朝装着柯尔特手枪和乌兹冲锋枪的塑料袋爬去。他的视线越过肩头向后瞥去，只见詹森·鲁哈像摔跤选手一样蹲伏着，汗水和索尔的血覆在赤裸的身体上，泛着微光。休厄尔小姐则匍匐在地，身体紧绷，准备随时跃起，蓬乱的头发遮盖了双眼。她吐出索尔手上的一块肉，鲜血从嘴角流到下巴上。

索尔爬到距塑料袋三英尺的地方，鲁哈忽然冲出，光脚迅速交替踏地，几乎听不到声响。鲁哈的脚结结实实地踹到了索尔的肋骨上。索尔滚了四周，感觉空气和能量从他身体里急剧涌出。他努力稳住身体，但他的视野模糊了，收缩为一条长长的黑暗隧道，中心是鲁哈逼近的脸。

鲁哈又踹了索尔一脚，将塑料袋远远地扔到了阴影中，然后揪住心理医生额上的头发，让他仰头正对着自己的脸。“醒醒，小兵。”鲁哈晃了晃索尔，用德语说，“到游戏时间啦。”

大会堂里的聚光灯照亮了八排方格。每个方格都是一块边长四英尺的黑色或白色的地砖。呈现在托尼·哈罗德面前的，是一块边长三十二英尺的棋盘。巴伦特的警卫在阴影中窃窃私语，桌子那边传来电子仪器发出的轻柔声响，只有岛俱乐部的成员及其助手站在聚光灯下。

“到目前为止，这场游戏都很有趣。”巴伦特说，“尽管有好几次我都断定，我们会打个平手。”

“是啊。”威利说，从阴影中进入灯光下。他在白色西装下还穿着白色丝绸高领衫，看上去如同神父，只是将黑色的装扮换成了白色。他稀疏的白发反射着头顶聚光灯的光芒，面颊和下颌也显得红润异常。“我向来偏爱塔拉什防御【26】。我年轻的时候，这种下法很流行，但后来就很少有人用了。但我觉得，只要变化得当，塔拉什防御还是相当管用的。”

“在第二十九步之前，我们都只是在布局，”巴伦特说，“直到波登先生主动让我吃掉了他的王翼车行兵。”

“一个毒兵。”威利说，皱眉盯着棋盘。

巴伦特笑道：“对棋力不足的玩家来说，它很可能是致命的。但换子结束之后，我还有五个兵，而波登先生只有三个兵了。”

“还有一个象。”威利说，朝站在吧台边的吉米·韦恩·萨特看去。

“还有一个象。”巴伦特赞同道，“不过，在终局阶段，两个兵常常会击败独象。”

“谁快赢了？”开普勒质问道。这家伙已经醉了。

巴伦特揉了揉面颊：“局势没有你想得那么简单，约瑟夫。现在，黑棋——就是我这一方——占着微弱的优势。但在终局阶段，局势总是瞬息万变。”

威利走到棋盘上：“你想交换棋子吗，巴伦特先生？”

亿万富翁呵呵一笑：“不，先生。”

“那我们就继续吧。”威利说，把站在阴影边缘的人扫视了一遍。

联邦调查局特工斯旺森又对巴伦特耳语了几句。“稍等。”大宅主人说，转身面对威利，“你现在打算干什么，老家伙？”

“让他们进来。”威利说。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巴伦特厉声道，“他们是你的人。”

“不错。”威利说，“但我的黑人侍从显然没有携带武器，而我的犹太小兵已经被我改邪归正，开始重新履行自己命中注定的职责。”

“一个小时前你还说我们应该杀了他。”巴伦特说。

威利耸耸肩：“如果你愿意的话，现在仍然可以杀了他，巴伦特先生。那个犹太人差不多快死了。不过，他不远万里前来再次为我所用的壮举戳中了我的笑点。”

“你仍然主张他是自己来岛上的？”开普勒揶揄道。

“我什么也没主张。”威利说，“我要求在游戏中使用他。我会因此而感到愉快。”威利斜眼看着威利，挑衅似的说，“何况，巴伦特先生，那个犹太人已经被你调教得非常好，就算他带着武器来这儿，你也没什么好害怕的。”

“他为什么会来这儿？”巴伦特问。

威利开怀大笑，“他是来杀我的。”他说，“快做决定吧，我想要用他下棋。”

“那个女人呢？”巴伦特问。

“她曾经是我王后的小兵。”威利说，“我把这颗棋让给你。”

“你王后的小兵。”巴伦特重复道，“你的王后仍在操控她？”

“我的王后已经被从棋盘上拿掉了。”威利说，“不过你可以在小兵到了之后问她。”

巴伦特打了个响指，六名持枪的警卫便站了出来。“把他们带进来。”他说，“一旦发现他们有可疑举动就杀了他们。告诉唐纳德，我飞往‘安托瓦内特号’的时间可能会比预期更早。召回巡逻队，将隔离区南部的安保等级提升一倍。”

托尼·哈罗德一点儿也不喜欢最近事态的进展。他知道，自己是离不开这座该死的岛了。法式大门外就是巴伦特的直升机，跑道上停着威利的里尔喷气机，就连萨特都有一辆飞机等着。但哈罗德明白，他和玛利亚·陈没有任何办法离开这里。现在，一大帮警卫押着詹森·鲁哈和哈罗德从萨凡纳带来的两个傀儡走了进来。鲁哈一丝不挂，浑身都是凸起的黑色肌肉。那女人只穿着一件被鲜血浸透的烂衬衫，看上去来自某个隔离区。她的脸上满是泥污和血痕，但最让哈罗德不安的是她圆睁的眼睛：头发一缕缕地垂在眼前，虹膜完全被眼白所包围，看起来甚至有些滑稽。但这女人的情况同哈罗德带来的名叫索尔的男人相比，就要好多了。那男人被鲁哈拎着，笔直地站在巴伦特面前十步的地方。哈罗德的这个傀儡已经气息奄奄：血从脸上滴下来，衬衣和左裤腿也被血浸透；他的左手好像刚被金属利齿咬啮过一般，血顺着摇晃的手滑落到白色地砖上。然而，他逼视的眼神中仍然闪烁着警觉和蔑视。

哈罗德一头雾水，但他很快发现，威利认识这一男一女——甚至承认犹太人曾经是他的傀儡——但巴伦特似乎赞同，这两个可怜的囚徒是自愿上岛的。威利之前说过，犹太人被巴伦特调教过，但亿万富翁没有将他带上岛，只是将他当作一个自由人。他们同那女人的对话则更加奇怪，哈罗德完全摸不着头脑。

“晚上好，拉斯基博士。”巴伦特对血流不止的犹太人说，“抱歉我没有早点儿认出你。”

拉斯基一言不发，将视线投向坐在高背椅中的威利。詹森·鲁哈硬将他的脑袋扳过来对着巴伦特，但他的视线仍然停留在威利身上。

“几个星期前在北部沙滩降落的，是你的飞机。”巴伦特说。

“是的。”拉斯基说，依旧盯着威利。

“明智的安排。”巴伦特说，“很可惜你没能成功。你是否承认你是来这儿杀我们的？”

“不是杀你们所有人。”拉斯基说，“我只想杀他。”他没有伸手指威利，但大家都明白他在说谁。

“不错。”巴伦特说。他揉了揉脸面颊，看向威利，“那么，拉斯基博士，你是否仍然打算杀我们的客人？”

“是的。”

“你不担心吗，波登先生？”巴伦特问。

威利只是微微一笑。

然后巴伦特做了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事：离开他在三个傀儡到来之前就坐着的椅子，径直走到女人面前，抬起她肮脏的右手，轻轻地吻了一下。“波登先生告诉我，我有幸称呼您‘福勒女士’。”他用比融化的黄油还要柔滑的声音说，“这称呼准确吗？”

眼神狂乱的女人面露傻笑，“你可以这么叫我。”她拉长腔调，用浓厚的南方口音说。她的牙齿上沾着干涸的血渍。

“我非常开心，福勒女士。”巴伦特说，依然牵着女人的手，“我们之前从未见面，我一直深以为憾。不知您到我们的小岛来有何贵干？”

“只是好奇罢了，先生。”女人答道，身子缓缓移动着。透过她敞开的衬衣，哈罗德看到她下身那片“V”字形的厚密耻毛。

巴伦特挺直背站着，脸上挂着笑，仍旧抚摸着女人的脏手，“我明白了。”他说，“您没必要隐姓埋名来这里，福勒女士。您大可以随时亲自光临，我保证您会受到最热烈的欢迎，而且您会发现，我们……呃，我们为客人提供的住宿非常舒适。”

“谢谢，先生。”傀儡说，“我目前身体抱恙，但恢复健康之后，我一定会接受你慷慨的邀请。”

“太好了。”巴伦特说。他松开她手，返回椅子。他的警卫稍稍松了口气，放下了乌兹冲锋枪。“我们刚好快下完这盘棋了。”他说，“我们应该让新来的客人参与进来。福勒女士，您能否允许您的傀儡加入我这一方？我向您保证，我绝不会冒险让她被吃掉的。”

女人揉了揉破衬衫，拍了拍凌乱的头发，将眼前的发丝拨开，“我不胜荣幸，先生。”她说。

“太好了。”巴伦特说，“波登先生，你是不是也打算启用你的这两枚棋子？”

“不错。”威利说，“我的小兵会给我带来好运。”

“好的。”巴伦特说，“我们从第三十六步继续，好吗？”

威利点点头，“我上一步吃掉了你的象。”他说，“然后你把王走到了后3，打算往棋盘中央挪动。”

“嗯。”巴伦特说，“你这样的高手一眼就洞悉了我的策略。”

“没错。”威利赞同道，“我们开始玩吧。”

飞机终于在撒佩罗岛以东摆脱了风暴云，娜塔莉长舒一口气。狂风还在摇晃塞斯纳飞机，星光照亮了下方白浪翻滚的海面，但至少不用再像过山车一样颠簸了。“大概还有四十五分钟。”米克斯说。他用左手搓了搓脸，“我们正在逆风飞，飞行时间会延长半个小时左右。”

杰克森探出身子，在娜塔莉耳边轻声说：“你真的认为他们会让我们降落？”

娜塔莉将脸贴在舷窗上：“如果老巫婆不食言的话，或许会。”

杰克森冷笑：“你觉得她会遵守承诺？”

“我不知道。”娜塔莉说，“我只是觉得把索尔救出来更重要。我认为我们已经尽了全力让梅勒妮明白，她这么做其实是为了自己好。”

“没错，但她是疯子。”杰克森说，“疯子并不总是做为自己好的事，孩子。”

娜塔莉不禁莞尔：“所以我们才会来这儿，对吧？”

杰克森将手放在她的肩头。“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索尔死了，你要怎么办？”他柔声问。

娜塔莉微微点头。“我们把他的尸体弄出来。”她说，“然后回查尔斯顿杀了那个老巫婆。”

一分钟后，杰克森靠在后座的椅背上，蜷缩着睡着了，鼾声如雷。娜塔莉出神地望着大海，直到眼睛涨痛，她才把目光转向飞行员。米克斯正讶异地看着她。见她转过头，他连忙摸了摸棒球帽，将视线重新投向面前发着微光的仪器。

尽管伤痕累累，血流不止，而且站立不稳，强打精神才能保持清醒，但索尔还是很高兴能得偿所愿地来到这里。他的目光始终锁定在上校身上，顶多偶尔离开两三秒。在搜寻了差不多四十年之后，他——索尔·拉斯基——终于同威廉·冯·伯夏特上校同处一室了。

这并不是最佳结果，但为了这样的结果，索尔赌上了一切，甚至在自己本可以抢先取到武器的情况下仍让鲁哈制伏了他，为的就是能被带到上校面前，尽管这样的可能性很低。早在几个月前，在以色列飘着橘子芬芳的暮色中，他曾同娜塔莉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想象同上校见面的情景，但现在并不是他想象中的最佳状态。只有威利对他使用念控力，他才有机会同这个纳粹杀人魔对决。可是现在，所有的返祖变态都齐聚一

堂——巴伦特、萨特、开普勒，甚至还有哈罗德和梅勒妮·福勒的傀儡——索尔担心他们中会有人试图操控他，从而浪费唯一一次令上校大吃一惊的机会。在同娜塔莉预想的情景中，索尔的身体比上校更强壮。可是现在，索尔单是维持站立都消耗了大部分精力，垂在身侧的左手还流着血，压根儿使不上劲，而且有一枚子弹卡在锁骨附近。而端坐着的上校看上去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比索尔重三十磅，周围至少有两个精心调教的傀儡，外加至少六个随时可以操控的其他人选。更何况还有巴伦特的警卫——只要索尔未经允许胆敢上前，未走出三步，就会被他们毫不留情地击毙。

但索尔很高兴。他终于来到梦寐以求的地方。他摇摇头，将注意力集中在当下正发生的事情上。巴伦特和上校坐在椅子上，巴伦特将人肉棋子安排到各自的位置。在这仿佛没有尽头的一天中，索尔第二次产生了幻觉，大会堂光影摇曳，如同泛起涟漪的池塘中的倒影。他突然看到了一座木石结构的波兰城堡，身穿灰色制服的党卫军特别行动队士兵在有几个世纪历史的挂毯下寻欢作乐，而那名老将军蜷缩在制服里，仿佛一具裹在肥大衣服中的木乃伊。火把照亮了大会堂，石头和地砖上掠过士兵们舞动的身影。三十二个形同骷髅的犹太囚犯疲惫地直立在两名德国军官之间。年轻的上校将额前的金发拂开，手肘撑在膝盖上，对索尔面露微笑。

上校对索尔面露微笑，“欢迎你，犹太人。”他说。

“来吧来吧。”巴伦特说，“我们都来玩儿吧。约瑟夫，你到KB3的位置去吧。”

开普勒面带惊恐地退了两步，“你开什么玩笑！”他说，撞到吧台上，打翻了几瓶酒。

“哦，不。”巴伦特说，“我没有开玩笑。请快点儿，约瑟夫。波登先生和我希望尽快下完这一局。”

“去死吧！”开普勒尖叫。他紧握拳头，脖子上青筋暴起，“我才不会充当你操控的该死傀儡……”开普勒的声音戛然而止，就像唱针突然被从有缺陷的唱片上拔起一般。他的嘴张了两下，但没有发出半点儿声音。开普勒的脸涨得通红，然后发紫，继而迅速变黑。他的身体猛地摔在地上，双臂似乎被看不见的手粗暴地别到身后，脚踝被看不见的绳索捆住。他抽搐着、扑腾着往前挪——让人联想到毛毛虫在蠕动——每抽搐一下，他的胸膛和下巴就会在地砖上撞击一下。约瑟夫·开普勒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用自己的脸、肚子和大腿，一寸寸地蹭过了二十五英尺，最后到达了王翼象3的位置。蹭破皮的下巴在白色地砖上留下一道道血痕。巴伦特放松操控后，开普勒的肌肉明显因为放松而抽动了几下。开普勒发出轻声的呻吟，尿液浸透了裤子，流到了黑色地砖上。

“请站起来，约瑟夫。”巴伦特轻声说，“我们要开始游戏了。”

开普勒手撑着地跪起来，震惊不已地瞪了亿万富翁片刻，然后双腿打着战，默默地站起来。他那高档意大利裤子的正面已被血和尿污染。

“你打算像这样操控我们大家吗，克里斯蒂安教友？”吉米·韦恩·萨特问。福音传教士站在临时棋盘的边缘，厚密的白发反射着头顶聚光灯的光芒。

巴伦特微微一笑，“我觉得没有必要操控任何人，詹姆斯，”他说，“只要他们不妨碍这场比赛。你怎么看，波登先生？”

“我也觉得没有必要。”威利说，“来这儿吧，萨特，我的象。除了国王和小兵，你是我唯一的棋子了。来吧，站在被拿掉的王后这一格旁

边。”

萨特抬起头，汗水浸透了丝绸西装夹克，“我就没有选择吗？”他咕哝着，他那戏剧演员般深沉洪亮的嗓音变得羞怯而颤抖。

“没有。”威利说，“你必须玩。来吧。”

萨特转头面对巴伦特，“我是说，我能选择参加哪一方吗？”他说。

巴伦特挑起一道眉，“你一直都在为波登先生效力，”他说，“你现在想改换阵营吗，詹姆斯？”

“‘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27】](#)。”萨特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28】](#)”

巴伦特轻笑了两声，揉着下巴说：“波登先生，你的象好像要叛变。你是否反对他在终局阶段加入黑方？”

上校的表情就像一个气急败坏的孩子，“尽管拿走这枚该死的棋子好了。”他说，“我不需要这个肥基佬。”

“来吧。”巴伦特对汗流浹背的福音传教士说，“你应该站在国王左手边，詹姆斯。”他指着一块白色地砖，即黑方王前兵在游戏开局时的位置前一格。

萨特站到了开普勒旁边。

索尔的脑子里冒出一个渺茫的希望：或许，精神吸血鬼不用对他们的小兵施加念控力，这场游戏也可以继续下去。只要能推迟上校入侵他的意识就好。

上校在巨大的椅子上探出身子，呵呵一笑，“如果我的牧师盟友转到你那一边，”他说，“那我就要求将我的老小兵提升为象。小兵，你懂吗？来吧，犹太人，接过你的主教法冠和曲柄杖吧。[【29】](#)”

索尔不待被操控，就立刻穿过被聚光灯照亮的地砖，来到第一行的黑格子里。他离上校不到八英尺，但鲁哈和雷诺兹站在他们中间，而巴伦特的警卫监督着他迈出的每一步。此时，索尔的伤口如钻心般疼痛——左腿僵硬，肩膀则如受火灼——但他佯装没事，大步向前。

“昨日重现啊，对吧，小兵？”上校用德语说，“抱歉，”他补充道，“我应该称你‘主教先生’。”上校露齿一笑，“加快进度，我还剩三个兵。詹森，请你去K1。托尼，你去QR3。汤姆去QN5。”

索尔看见鲁哈和雷诺兹各就各位，哈罗德则站着没动。“我他妈不知道QR3在哪儿。”他说。

上校不耐烦地指了指，“就是我的后翼车前方第二个方格。”他厉声道，“快！”

哈罗德眨了眨眼，蹒跚着来到棋盘左侧的黑格子里。

“把你的最后三个棋子放上棋盘。”上校对巴伦特说。

亿万富翁点点头：“斯旺森先生，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请前去开普勒先生旁边。”

留着小胡子的警卫环顾四周，放下了自动武器，走到了开普勒左后方的黑格里。索尔发现，斯旺森是王翼马前兵，从开局到现在还没有走过一步。

“福勒女士，”巴伦特说，“请您将您可爱的傀儡放到后翼车前兵的位置。对，就是那里。”那个曾经是康斯坦斯·休厄尔的女人拖着光脚，小心翼翼地走到了哈罗德前方第四格。“陈女士，”巴伦特继续说，“请站到休厄尔小姐旁边。”

“不！”玛利亚·陈刚迈出一步，哈罗德就大叫起来，“她不玩！”

“不，她要玩。”上校说，“她将给游戏带来一种美感，不是吗？”

“不！”哈罗德又大叫着抗议，转身面对上校，“她同这个游戏没关系！”

威利微笑着将脑袋偏向巴伦特，“多感人啊。我建议，如果托尼的秘书受到……呃，威胁，我们允许托尼同她交换位置。你同意吗，巴伦特先生？”

“同意。”巴伦特说，“如果哈罗德愿意，他们就可以交换位置——只要这种交换不会破坏游戏进程。我们继续吧。我们还得把国王安放就位呢。”说着，巴伦特将目光投向剩余的助手和警卫。

“不，”上校大声说，站起身，走到了棋盘上，“我们就是国王，巴伦特先生。”

“你在说什么啊，威利？”亿万富翁有气无力地问。

上校摊开双手，微笑道：“这是一场重要的比赛，”他说，“我们必须向我们的朋友和伙伴表明，我们必须与他们同仇敌忾。”他站到詹森·鲁哈右侧第二个格子里。“何况，巴伦特先生，”他补充道，“国王是不会被吃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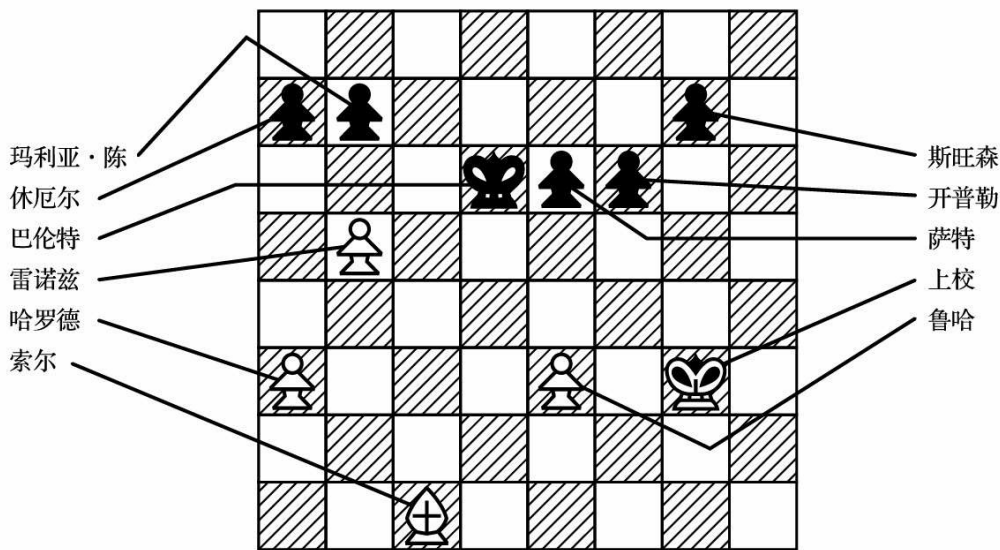
巴伦特摇了摇头，起身走向Q3的位置，毗邻吉米·韦恩·萨特牧师。

萨特将无神的双眼转向巴伦特，高声背诵：“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30】](#)”

“哦，闭上你的臭嘴，肥基佬。”托尼·哈罗德大声说。

“安静！”巴伦特怒吼道。

在紧接着的片刻寂静中，索尔努力想象着第三十五步之后棋盘上的局势：



终局的形势太复杂，以索尔薄弱的棋力，是很难预测的——他知道
自己即将见证的是大师之间的对决——但他感觉巴伦特通过最近几步取
得了很大的优势，对取胜满怀信心。即便上校发挥出最佳水平，顶多也
是同巴伦特打个平手。不过，索尔听见上校说，如果双方打成平手，也
算是巴伦特赢。

索尔还知道一件事：棋盘上除了三个兵，上校只剩他这个象了。作为唯一幸存的重要棋子，他会被上校过度使用，即使冒极大的风险也在所不惜。索尔闭上眼，努力抗住突然袭来的疼痛和虚弱。

“好吧，波登先生。”巴伦特对上校说，“该你下了。”

梅勒妮

过了这么多年，威利和我终于在那个疯狂的夜晚做爱了。

当然，我们是通过傀儡做的，就在我们抵达大宅之前。如果他主动提出这种要求，即便只是在付诸行动之前做出些微暗示，我也会给他一耳光。但威利操控的黑人大汉根本没有给我任何准备时间。詹森·鲁哈紧抓着休厄尔小姐的肩膀，将她推倒在橡树下的柔软草丛中，粗暴地对她为所欲为，对我们为所欲为，对我为所欲为。

就在黑人的沉重身躯压在休厄尔小姐身上时，我不禁回想起了尼娜和我年少时在睡衣聚会上的那些密语。老于世故的尼娜将她显然从别处听来的黑人故事讲给我听，说他们有多么强壮多么英勇，听得我都屏住了呼吸。尽管我仍被詹森·鲁哈脸朝下压在冰冷的地面上，但在威利的引诱下，我将意志从休厄尔小姐转移到贾斯汀身上。迷乱中，我想起尼娜的黑人女孩曾经说，她根本不是尼娜派来的。所幸我知道那女孩在撒谎。我想告诉尼娜，她是对的.....

我不是随随便便就与人发生如此亲密的接触。在费城医院里，我通过休厄尔小姐曾有过做爱的体验，但那都是短暂的，出人意料的，感觉

就像在做梦。现在是我第一次体会到爱情里肉体交媾的那部分。当然，黑人粗暴而狂野的动作根本谈不上是爱情，更像是我姨妈那只暹罗公猫抓到一只不幸的发情母猫后的疯狂行径。我承认，休厄尔小姐似乎始终处在发情之中，因为对黑人那难以想象的暴力求爱，她立刻就做出了回应，与我同时代的年轻姑娘绝不会如此淫荡。

随着威利的傀儡突然撑起身体，转动脑袋，张大鼻孔，这段伴着种种回忆和联想的体验戛然而止。“我的小兵到了。”他用德语咕哝着，将我的脸重新按到地面上，“别动。”说完，威利的傀儡就像一只大猩猩一样，爬进了橡树低矮树枝中。

接下来的荒唐打斗不提也罢，总之最后威利的黑人将尼娜的傀儡——那个名叫索尔的犹太人——带回了大宅。但有一个场景颇为梦幻，那是在尼娜的可怜傀儡被制伏后，警卫将我们包围之前，所有的外部探照灯、泛光灯和树上光线柔和的电灯笼都被打开了，刹那间，他仿佛进入了一个童话王国，或者穿过一扇隐秘的魔法之门来到了迪士尼乐园。

尼娜的女黑鬼突然离开我在查尔斯顿的家，随后又发生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我的注意力被迫分散了几分钟，但卡利将昏迷的霍华德和多管闲事的黑人的尸体带回来之后，我便将全部注意力用于同C. 阿诺德·巴伦特的会面上。

巴伦特先生是一位十足的绅士。作为我的代表，休厄尔女士得到了应得的尊重。我立刻觉察到，他透过我傀儡的土黄色皮囊，看到了下面我成熟而美丽面庞。我躺在查尔斯顿的床上，沐浴着哈特曼医生的仪器发出的绿光。我知道，我的女性魅力被准确地通过休厄尔的凡胎俗骨传

递给了品位高尚的C. 阿诺德·巴伦特。

他邀请我下棋，我欣然同意。我承认，在那之前，我对国际象棋从未产生过一丝兴趣。我向来觉得下国际象棋的人太自命不凡，我看着都觉得烦——我的查尔斯和罗杰·哈里森过去常玩——我压根儿没费神去记那些棋子的名字或者对战规则。我更喜欢的是童年雨天布斯嬷嬷同我玩的跳棋。

这场愚蠢游戏开始了好一会儿，我才从初见C. 阿诺德·巴伦特先生后产生的幻想中摆脱出来。我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别处。我将卡利和其他人送上楼，防范尼娜的女黑鬼回来。尽管多有不便，但现在似乎应该开始执行我几个星期前就构想好的计划了。与此同时，我继续保持着与“那个人”的连接。贾斯汀同尼娜的黑鬼女孩外出期间，我曾长时间监视“那个人”。现在，我打算不再按尼娜要求的方式利用他——我有自己的安排。不过，保持同他的连接已经越来越困难，因为他身居关键职位，而且下达的命令中有太多复杂的技术术语。

后来我会非常高兴当初努力同他保持了连接，但此刻，我只觉得这又是一项恼人的负担。

与此同时，威利同大宅主人的对弈继续进行，就像是从《爱丽丝漫游仙境》中删掉的超现实场景一样。威利前挪后移，如同穿着体面的“疯帽子”。我则让休厄尔小姐站起来，在方格间不时走动——我一直相信巴伦特先生的承诺，相信她不会被置放到危险的位置——其他可怜的棋子或进或退，或攻击别的子，或被别的子攻击，丢掉微不足道的性命，被从棋盘上搬走。

在巴伦特先生令我失望之前，我几乎就没有理会也没有真正参与这

场男孩之间的游戏。尼娜和我有自己的比赛要进行。我知道，她的女黑鬼会在日出前回来。尽管非常疲惫，但我还是抓紧做起了准备。

多尔马恩岛

1981年6月16日，星期二

哈罗德渴望能想出对策来。情况已然严峻，但到目前为止，哈罗德都束手无策，这让他越发觉得自己蠢透了。

在他看来，对“玩更大的游戏”这个提议，威利和巴伦特都是认真的。如果威利赢了——哈罗德几乎就没见这老浑蛋输过——他和巴伦特将把游戏升级到向城市发射核弹、将国家化为焦土的水平。如果巴伦特赢了，游戏将维持现状，但这个结果也好不到哪儿去，因为哈罗德刚刚目睹巴伦特将整个俱乐部都押在了这场该死的游戏上。哈罗德站在黑色地砖上，离棋盘底线两格，离那个叫休厄尔的疯婊子三格，努力思索着对策。

他本来打算就这样站在那儿，直到想出什么主意来。但威利开始下棋了，他说：“请P走到R-4。”

哈罗德瞪大了眼睛。其他人也回瞪着他。阴影里藏着二三十个呆瓜警卫，但诡异的是，竟然没有一个人发出半点儿声音。

“他说的是你，托尼。”巴伦特柔声道。穿黑西装的亿万富翁就站在十英尺外的右上方，与他相距两个方格。

哈罗德的心脏在胸腔里狂跳。他害怕威利或者巴伦特再次操控他。“嘿！”他大喊，“我不懂这玩意儿！看在上帝的分上，直接告诉我怎么走。”

威利双臂抱胸。“我告诉你了。”他憎恶地说，“P走到R-4的意思就是让兵走到车4，而你在车3，托尼，你只需要上前一格。”

哈罗德快步走到他面前的白色地砖上。现在，他的斜上方就是金发僵尸汤姆·雷诺兹，前方两格之外就是叫休厄尔的女人。玛利亚·陈默默地站在梅勒妮·福勒的傀儡旁边的白色方格里。“你有三个兵，”他大声抱怨，“我他妈的怎么知道你是在说我？”哈罗德的目光得绕过黑人巨汉詹森·鲁哈才能看到威利。

“我在车列有几个兵，托尼？”威利反问，“闭上嘴，别让我动手挪你。”

哈罗德转过头，朝阴影中啐了一口痰，努力控制住颤抖的右腿。

巴伦特立刻就做出了回应，这让哈罗德感觉有些意外，因为在他的印象中，棋手在两步之间总会思索很久。“王走到后4。”他边说边向前走了一步，脸上挂着自嘲的笑容。

哈罗德觉得这一步走得很臭。现在亿万富翁比他所有其他棋子都更靠前，离詹森·鲁哈只有一个方格。黑人巨汉竟然是个白兵——想到这里，哈罗德就忍不住想狂笑。哈罗德紧紧抿住嘴，心想现在要是能躺在家里的按摩浴缸中该多好。

威利点点头，仿佛就在等这一步——哈罗德记得威利先前说过，巴伦特要将国王推至棋盘中央——他不耐烦地朝正在流血的犹太人挥挥手。“象走到车3。”

他盯着叫索尔的前傀儡一瘸一拐地沿着斜线走了两个黑方格，来到刚才哈罗德站的位置。从近距离观察，这个人看上去更糟了，宽大的连体服已经被血汗浸透。高度近视的犹太人痛苦地眯缝着眼，带着些许戒备。哈罗德可以断定，这就是那个在加州弄晕他并审问他的浑蛋。他压根儿不关心这个犹太人身上发生了什么，但他希望这家伙能在被吃掉之前多干掉几个对方的棋子。狗日的，哈罗德想，我这想法真他妈怪。

巴伦特双手插在口袋里，又往他的斜上方走了一步，正对鲁哈。“王走到王5。”

哈罗德猜不出这局该死的棋会如何发展。他只在孩童时代下过为数不多的几次国际象棋——仅仅学会了每个子该怎么走，但已经作出自己不喜欢这种游戏的判断——他和他的对手会先把所有的兵干掉，然后开始“大棋”之间的拼杀。他们从不挪动国王，除非打算王车易位——哈罗德已经忘了这一招怎么玩——或者，除非有别的子已经威胁到了国王。可是现在，这两位世界级的国际象棋大师都差不多只剩下小兵，而他们的国王全被移了出来，就像露阴癖的生殖器一样暴露在外面。真操蛋，哈罗德想，不再试图思考棋该怎么走。

威利和巴伦特只相距六英尺。威利眉头深锁，用指头敲了敲下唇，然后用德语说：“小兵——抱歉，应该是象走到象5。”威利看着十英尺外的吉米·韦恩·萨特，又用英语重复道，“象走到象5。”

哈罗德身后那个瘦骨嶙峋的犹太人搓了搓脸，沿着黑色方格走到雷

诺兹旁边。哈罗德从棋盘底线开始数，确认那个位置确实是象那一系列的第五格。过了好几秒，哈罗德才意识到，现在这个犹太人保护了鲁哈这个兵，同时威胁到黑方格斜线上那个叫休厄尔的女人。但那女人对此似乎还浑然不觉。她简直比死人还要死气沉沉。哈罗德又朝她看去，期待能瞥见她破烂衬衣下的耻毛。哈罗德渐渐回想起国际象棋的一些基本规则，于是心情放松了许多。只要威利不挪动他，他应该就不会受到任何威胁。兵不能吃掉正面相对的兵，而雷诺兹在他右前方，面对玛利亚·陈，可以说保护着哈罗德的“前翼”。哈罗德紧盯着叫休厄尔的女人，猜想如果有人能给她洗个澡的话，她看上去或许会好很多。

“兵走到车3。”巴伦特说，相当礼貌地指了指相应的位置。

哈罗德一怔，以为自己又得挪位了，但转而想起，巴伦特是黑方国王。休厄尔小姐看见了亿万富翁的指示，于是优雅地向前迈出一步，站到白砖之上。

“谢谢，亲爱的。”巴伦特说。

哈罗德感觉心跳再度加速。犹太人象不再威胁休厄尔兵。她就在汤姆·雷诺兹的左上方一格。如果威利不让雷诺兹吃掉她的话，她就可能在下一步吃掉雷诺兹，来到托尼·哈罗德右上方一格。操，哈罗德暗骂一声。

“兵走到马6。”威利立刻就做出了回应。哈罗德转动脑袋，思考自己怎么才能从走到马6去。但挪动位置的是雷诺兹，而且威利还未开口他就开始挪动了。金发傀儡向前迈出一步，进入黑方格，来到休厄尔小姐旁边，正对玛利亚·陈。

哈罗德舔了舔突感干燥的嘴唇。玛利亚·陈暂时安全。雷诺兹不可

能直行吃掉她。上帝啊，哈罗德想，我们这些兵被吃掉的话，会发生什么？

“兵走到象4。”巴伦特平静地说。斯旺森从侧后方礼貌地推了一把开普勒，这位岛俱乐部成员眨了眨眼，向前迈出一大步。威利突然看上去比巴伦特孤立多了。

“这应该是第四十步吧？”威利说，然后向右上方迈出一大步，进入黑方格。“王走到车4，先生。”

“兵走到象5。”巴伦特说，又将开普勒前移一格。

西装被弄脏的开普勒小心翼翼地向前迈出一大步，轻轻将脚放在黑色地砖上，就像巴伦特旁边的方格里设有陷阱一样。双脚都进入地砖后，开普勒刻意站在地砖后半部分，紧盯着斜上方六英尺外黑方格中裸体的黑人。鲁哈却目不斜视地看着正对面的巴伦特。

“兵吃掉兵。”威利低语道。

鲁哈向斜上方迈出一大步，约瑟夫·开普勒尖叫着转身就跑。

“不不不。”巴伦特蹙眉道。

开普勒动作登时僵住，肌肉紧绷，双腿蹬直。他转过身，一动不动地站在进逼的黑人面前。鲁哈进入同一个方格。开普勒的眼睛中充满了恐惧。

“谢谢，约瑟夫。”巴伦特说，“你很好地发挥了作用。”他朝威利点了点头。

詹森·鲁哈双手朝开普勒布满皱纹的脸伸去，压住脑袋，用力一拧。开普勒脖子折断的“咔嚓”脆响在大会堂里回荡。他蹬了一下腿就死了，落地后再次弄脏了西服。巴伦特挥挥手，警卫就跑上来拖走了他的尸体。他的脑袋松垮垮地挂在脖子上，晃来荡去。

鲁哈一个人站在黑格里，直视着前方的虚空。巴伦特转身看着他。

哈罗德不相信威利会让巴伦特吃掉鲁哈。至少从四年前开始，那个黑人就是老制片人最喜欢的侍从，每个星期至少要跟他睡两次。巴伦特显然也有相同的困惑。他抬起一根手指，六名手持乌兹冲锋枪的警卫便走出阴影，枪口对准了威利和他的傀儡。

“波登先生？”巴伦特挑起一挑眉毛说，“我们可以和棋，然后在明年或者别的时候继续进行正常的比赛。”

白色丝绸高领衫和白色西装夹克之上，威利的脸就像一张没有表情面具，“我的名字是威廉·冯·伯夏特将军。”他用呆板的声音说，“继续下棋。”

巴伦特怔了一会儿，然后朝警卫点点头。哈罗德本以为乌兹冲锋枪会立刻齐射，但警卫只是做好射击姿势，确保射击线内没有阻碍物。“那就继续吧。”巴伦特说，将一只苍白的手放在鲁哈的肩膀上。

哈罗德后来回想，如果他有不受限制的预算，有阿尔伯特·维特洛克做视觉设计，还有一堆液压道具师和血袋道具师，他一定会将接下来发生的场景在大银幕上再现出来。但他永远也无法再现真实场景的那种音效，或者其他演员脸上的表情。

巴伦特将手掌轻轻放在黑人的肩上，转瞬之间，鲁哈的肌肉就开始

扭曲起来，他的胸肌扩展到极限，仿佛整个胸腔都要爆炸一般。他胖肚子上的肉到处乱拱，就像风中狂舞的帐篷门帘。鲁哈的脖子向上拉伸成潜望镜的样子，脖子上的肌肉绷紧、扭曲，最后“啪”的一声断开。傀儡的身体开始疯狂地抽搐摆动——在哈罗德想象中，黑人就像一尊黏土素描，因为雕塑家的愤怒发狂而被捏烂砸碎——但最恐怖的还是他的那双眼睛。鲁哈眼珠上翻，露出的眼白不停地膨胀——从高尔夫球到棒球，再到随时可能爆炸的气球。鲁哈张开嘴，但从中涌出的不是尖叫，而是一大股鲜血，涂满了下巴和胸口。哈罗德听见鲁哈的身体内部传来嘎吱嘎吱的声响，那是他的肌肉发出的痛苦呻吟，就像被拉伸到超出其极限、开始一根根绷断的钢琴线。

巴伦特后退一步，以防自己的黑西装、白衬衫和擦得锃亮的皮鞋被弄脏。“王吃掉兵。”他说，正了正他的丝绸领带。

警卫上来拖走了鲁哈的尸体。现在巴伦特和威利之间只相隔一个白方格。国际象棋的规则不允许他们任何人走进那一格。国王不能将国王。

“下面该我走了吧。”威利说。

“是的，伯……冯·伯夏特将军。”巴伦特说。

威利点点头，碰了下脚后跟，大声宣布了他要走的下一步。

“我们应该到了吧？”娜塔莉·普雷斯頓问。她身体前倾，透过雨水横流的挡风玻璃观察着窗外。

达利尔·米克斯嘴里叼着一支嚼了很久的没点燃的雪茄，将它从嘴

的一头挪到另一头。“逆风比我想象得更严重。”他说，“放松。我们很快就会到了。注意观察右舷出现的宴会灯光。”

娜塔莉将身子靠回椅背，费了老大的劲儿才忍住没有第三十次伸手到钱包里摸柯尔特手枪。

杰克森挪到前排，靠在她的椅背上，“我还是不明白你干吗大老远地跑这里来，你还是个孩子啊。”

他原本只是想说句套话，或者开个玩笑，但娜塔莉忽然大发雷霆，声色俱厉，“听着，我知道我来这里干什么。你又干吗来这儿？”

杰克森觉察到了她的紧张，所以只是慢慢地露齿一笑，用平静的声音说：“对那些胆敢到我们地盘上欺负我们兄弟姐妹的家伙，灵魂砖厂绝不会轻饶，宝贝。我们必须找他们算账。”

娜塔莉捏紧拳头，“但这次你要对付的可不是普通人，”她说，“他们都是邪恶的化身。”

杰克森用一只手包住她的拳头，轻轻一捏，“听着，宝贝，这世上只有三种人：邪恶的浑蛋，邪恶的黑人浑蛋，还有邪恶的白人浑蛋。邪恶的白人浑蛋是最坏的，因为他们作恶的时间最长。”他看向飞行员，“我并非有意冒犯你，伙计。”

“我不觉得被冒犯了。”米克斯说。他又在嘴里将雪茄换了个位置，用食指戳在挡风玻璃上，“看海平线那边的灯光，我们要找的岛就在那边。”

米克斯检查了空速表，“二十分钟后抵达，”他说，“或许二十五分钟。”

娜塔莉将手探进手提包里寻找点32口径柯尔特手枪。每摸一次，那把枪似乎就小了轻了几分。

米克斯松开油门，塞斯纳逐渐减速下降。

索尔强迫自己忍住疼痛和疲倦，将精力投入到游戏当中。他最担心的是突然昏迷，或者因为精力不集中而让威利不得不提前对他施加念控力。这两种情况都会促发索尔进入梦境，而快速眼球运动还会促发更多的反应。

此时此刻，索尔最想做的就是躺下来，睡一个无梦的长觉。六个月以来，他每次睡觉都会梦到那些相同的、反复出现的、预先设计好的梦。如果死亡只是一场无梦的长眠，那索尔就会像对朋友一样欢迎她。

但现在还不是死的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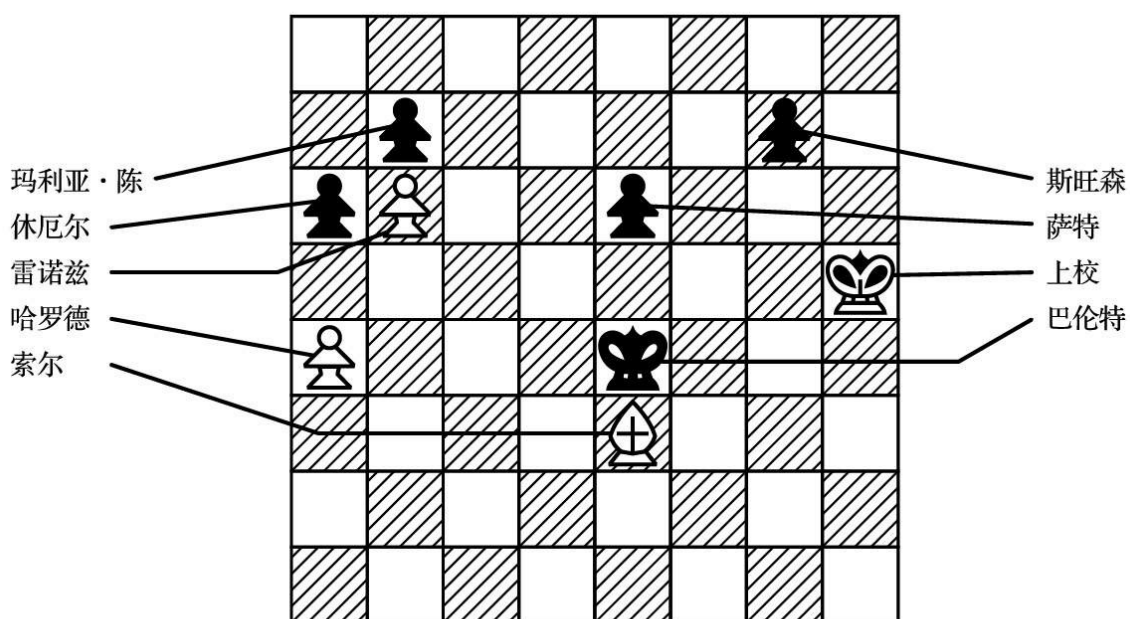
鲁哈死后，上校——索尔拒绝用他升职后的军衔“将军”称呼他——在周围五个方格内都没有一个己方棋子了。上校走出了第四十一步：他自己继续前进一格，来到车5。上校成了棋盘右侧唯一的白棋，离斯旺森两格，离萨特三格，离巴伦特两格。

索尔是唯一可以帮助德国佬的白棋，他强迫自己打起精神。倘若巴伦特的下一步打算消灭上校的象，那索尔现在应该向老纳粹冲锋。他离上校几乎二十英尺。索尔唯一的希望是，巴伦特的存在会让一些警卫有所忌惮，不敢向索尔开枪。此外还有汤姆·雷诺兹的问题，这家伙是白兵，站在离索尔三英尺的黑格上。即使巴伦特的人都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上校也可以操控雷诺兹干掉他。

巴伦特的第四十二步是让自己走到王翼象4，仍然与上校相隔一个地砖，并且毗邻萨特的方格。

“象走到王3。”上校宣布。索尔立刻打起精神，快速挪动，以免上校亲自操控他走。

巴伦特让自己走到王4，也就是与索尔毗邻的方格里。索尔闭上眼睛，想象着现在棋盘上的形势：



如果上校没有让索尔立刻挪动，巴伦特就会在下一步吃掉索尔。索尔紧闭双眼，强忍住逃跑的冲动。他想起了在切姆诺牢房里那晚，他宁愿以死相拼，也不愿被带入黑夜。

“象走到象2。”上校下令道。

索尔朝右后方退了一步，与巴伦特拉开距离。

亿万富翁思索片刻，然后微笑着看向上校，“听说战争结束的时候，你同希特勒在一起，这是真的吗？”他问。

索尔愕然。在下棋过程中同对手交谈是严重违规行为。

但上校不以为意：“是的，在帝国最后的日子里，我是待在元首的地堡里，巴伦特先生。问这个干什么？”

“没什么。”巴伦特沉思道，“我只是在想，你对世界末日的敏锐嗅觉是否来自那个时代。”

上校轻笑道：“元首是个装腔作势的虚伪家伙。”他说，“4月22日——我记得两天前他刚过了生日——元首决定在柏林陷落之前去南方接管舍纳尔和凯塞林的军队。我劝他留了下来。第二天，我乘坐一架轻型飞机离开柏林，用沦为瓦砾的蒂尔加滕公园里的一条道路作飞机跑道。该你走了，巴伦特先生。”

巴伦特又等了四十五秒，后退到王翼象那一系列的第四格，再次站在萨特附近。“王走到象4。”

“象走到车4。”上校喝令道。

索尔往斜上方走了两个黑方格，站在上校身后。索尔蹒跚着走完这段短短的距离，腿上的伤口裂得更开了。他站定后，隔着连体服死死地摀住伤口。他现在距离上校如此之近，以至于都能闻到上校的气味，那是混合着年龄、古龙水和口臭的味道，又甜又酸，像极了集中营里齐克隆B毒气的味道。

“詹姆斯？”巴伦特说，吉米·韦恩·萨特从空想中回过神来，向前一步，站在巴伦特身边，也就是国王那一系列的第四格。

上校瞟向索尔，突然指了指巴伦特和他自己之间的那一格。索尔依令上前。

“象走到马5。”上校在无声的大会堂中高声宣布。索尔面朝前方，盯着两个方格前方名叫斯旺森的特工那张无动于衷的脸。他能感觉到左侧两英尺外的巴伦特和右侧同样距离上的上校。索尔感觉自己就像是被塞进了两只愤怒的眼镜蛇之间。

与上校近在咫尺，索尔必须现在就行动。他要做的只是转过身，然后.....

不行。现在时间不对。

索尔偷偷朝左边瞟了一眼。巴伦特看上去对他毫无兴趣，视线锁定在棋盘左侧远端的四个被遗忘的棋子上。他拍了拍萨特宽大的后背上，低语道：“兵走到王5。”牧师向前一步，进入白方格。

索尔立刻看出了萨特对上校构成的威胁。“通路兵”如果抵达了第八行，就可以变成任意棋子。

但萨特只是走到了第五行。索尔这个象控制着斜线，包括萨特必经的第六行方格。一旦萨特继续前进，他——索尔——就很有可能被用来“吃掉”萨特。尽管索尔讨厌这个可恶的伪君子，但他在那一刻却决心再也不充当上校杀人的工具。一旦上校下令杀死萨特，那就意味着索尔将对上校发起进攻，无论有没有取胜的机会。

索尔闭上眼，几乎再次坠入睡梦之中。他猛然惊醒，拧了拧受伤的左手，让疼痛唤醒自己。他的右肩顺着胳膊向下传来阵阵刺痛感，右手手指几乎不再听他使唤。

索尔很想知道娜塔莉在哪儿。为什么她还没有让那个老巫婆采取行动？休厄尔小姐站在后翼车那一系列的第三行，看样子就像是一尊被遗弃的雕像，出神地望着被笼罩在阴影中的大会堂的椽子。“王走到象3。”上校说。

索尔深吸一口气，摇摇晃晃地返回了之前的位置，挡住萨特。只要黑兵待在白色地砖上，索尔就拿他没办法。同理，萨特也伤害不了他。

“王走到象3。”巴伦特说，朝后退了一格。斯旺森站在他的左后方。

“白王走到马4。”上校朗声说道。他朝萨特和索尔靠近了一步。

“黑王毫不畏缩。”巴伦特带着戏谑的口吻说，“王走到王4。”他上前一步，来到萨特的左后方。一场厮杀在即。

索尔直视着两英尺外吉米·韦恩·萨特牧师的绿眼睛。眼里没有惊恐，有的只是莫名的困惑。他极其渴望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

索尔认识到游戏即将进入最后阶段。“王走到马5。”上校宣布道，走到了与巴伦特同一行的黑色方格中。

巴伦特顿了顿，四下打量一番，然后走到他右侧的地砖上，与上校拉开距离。“将军，你想休息一会儿吗？现在已经凌晨两点半都过了。我们可以先吃点儿东西，三十分钟后继续。”

“不行！”上校厉声道，“下面应该是第五十步。”他朝巴伦特走了一步，进入毗邻萨特的白色方格中。牧师没有转头查看。“王走到象4。”上校说。

巴伦特别过脸，不再与上校对视。“请兵走到车4。”他大声说，“福勒女士，您不介意吧？”

远端车列上的女人浑身一哆嗦，然后像生锈的风向标一样转动脑袋：“是叫我吗？”

“请向前移动一格。”巴伦特说，声音里带着一丝焦躁。

“如您所愿，先生。”休厄尔小姐向前迈出一小步，然后站定，“巴伦特先生，这一步不会让我的姑娘面临风险吧？”

“当然不会，女士。”巴伦特微笑道。

休厄尔小姐拖着光脚向前走去，停在托尼·哈罗德面前一英尺处。

“谢谢，福勒女士。”巴伦特大声说。

上校双臂抱胸：“象走到象2。”

索尔退到右后方的方格中。他不明白上校为什么走这一步。

巴伦特的笑容愈发灿烂，“兵走到马4。”他立即说。名叫斯旺森的特工眨眨眼，迅速前进两格——这是他在棋盘上第一次挪动，只有这一次他可以走两格——站在与上校同一行的方格里。

上校叹了口气，转身面对牵制它的这枚棋子，“你在铤而走险，巴伦特先生。”他盯着斯旺森说。特工一动不动，没有逃跑，也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他被意志之钳——可能是巴伦特的，也可能是上校的——牢牢禁锢，丧失了所有自主性。上校吃子时的表现也没有巴伦特那么夸张。上一秒钟斯旺森还在稍息，下一秒钟他就死了，四肢摊开，趴在黑

白方格中间的分界线上。“王吃掉兵。”上校说。

巴伦特朝哈罗德靠近一步。“黑王走到象5。”他说。

“好。”上校说，然后走到了毗邻吉米·韦恩·萨特的黑色方格中。“白王走到白象5。”索尔意识到，上校已锁定萨特，而巴伦特也将终结哈罗德的命运。

“王走到马5。”巴伦特说，进入哈罗德旁边的方格中。

托尼·哈罗德意识到，自己即将沦为巴伦特的下一个猎物。脸色蜡黄的制片人舔了舔嘴唇，一个劲儿地往身后瞟，似乎打算逃入阴影之中。巴伦特的警卫向他围拢。

索尔将注意力转移到吉米·韦恩·萨特身上。福音传教士即将殒命。毋庸置疑，上校的下一步就是吃掉他这个不幸的兵。

“王吃掉兵。”威利·冯·伯夏特确认道，走进了萨特的白色方格里。

“等等！”萨特大叫，“等一下。我有话要对犹太人说！”

威利厌恶地摇摇头，但巴伦特说：“给他点儿时间吧，将军。”

“快！”上校喝道，明显想尽快结束这场游戏。

萨特伸手去掏口袋里的手帕，却没有找到，只好用手背揩去上唇上的汗珠。他直视着索尔，声音低沉而坚定，决然不似他在电视布道中的那种做作的咆哮。

“《所罗门智训》，”他说，“第三章——

“然而义人受上帝保护永远不遭磨难。

“认为义人死亡以及死亡，会给他们带来可怕的灾难，这乃是一个愚蠢的错误。

“他们离开我们，但这并非一场灾难。实际上，义人是在平安里。

“表面上看来他们似乎遭受了惩罚，然而他们怀有永生的希望。

“他们的遭遇，比起他们将要得到的祝福来，那是微不足道的。

“上帝考验他们，如同炉火炼金，发现他们配得上与他同在。

“上帝悦纳他们，正如他悦纳礼拜者烧在祭坛上的牺牲一样。

“当上帝来报偿义人的时候，他们将面对恶人燃起怒火，如同干草中的火焰。

“只有那些相信上帝的人，才能理解上帝的真道。

“只有那些胸怀虔诚的人，才能生活在主爱之中。

“上帝对其选中的人，施以仁爱 and 怜悯。”

“你背完了吗，詹姆斯教友？”上校揶揄道。

“完了。”萨特说。

“王吃掉兵。”上校重复道，“巴伦特先生，我累了。让你的人帮我干掉他。”

巴伦特点了点头，一名警卫从阴影总走出来，将乌兹冲锋枪对准萨特的颅骨下方，开了一枪。

“该你了。”尸体被拖走的时候，上校对巴伦特说。

索尔和上校孤独地站在棋盘右半部。巴伦特则与那一堆兵待在一起，他盯着托尼·哈罗德，然后又回头看了看上校，问：“如果我们和棋不算你输，你愿意吗？我会同你商量再举行一次更大规模的比赛。”

“不，”威利说，“继续下。”

C. 阿诺德·巴伦特迈出一步，将手放在托尼·哈罗德的肩上。

“不！等等，等他妈一下好不好？”哈罗德尖叫。他已经退到了极限，差一点儿就要脱离白色方格。两名警卫从两侧包抄上来，枪口瞄准了他。

“完了，托尼。”巴伦特说，“乖乖上路吧。”

“再见，托尼。”威利说。

“等等。”哈罗德尖叫，“你说我可以交换的。你答应过的！”哈罗德的声音上升为愤怒的哀号。

“你在说什么？”巴伦特不快地问。

哈罗德大张着嘴喘息。他指着威利：“你答应过的。你说我可以同她交换位置……”哈罗德的脑袋朝玛利亚·陈的方向偏了偏，但眼睛仍然

盯着巴伦特伸出的手。“巴伦特先生听你说过了。他也说可以。”

威利的表情从恼怒转为开心：“他说的不错，巴伦特先生。我们同意过他可以交换位置。”

巴伦特却依然愠怒不已：“胡说。他说，如果那个女孩受到威胁，他们就可以交换位置。现在明明是他自己受到了威胁，这不满足条件。”

“但你说过我可以的！”哈罗德悲号着，双手绞拧着朝上校伸过去，似乎在祈求上校为他说情，“威利，告诉他。你们都答应过，如果我愿意就可以交换位置。告诉他，威利。求求你了。告诉他。”

上校耸耸肩：“你来决定吧，巴伦特先生。”

巴伦特叹了口气，瞟了一眼手表：“我们让女士决定。陈女士，你怎么说？”

玛利亚·陈目光灼灼地注视着托尼·哈罗德。索尔看不懂她黑色眸子里的表情。

哈罗德紧张不安地朝她看去，然后迅速别开了脑袋。

“陈女士？”巴伦特说。

“我同意。”玛利亚·陈低喃道。

“什么？我听不见。”

“我愿意。”玛利亚·陈说。

哈罗德闻言，整个身子都耷拉了下去。

“挺可惜的。”上校若有所思地说，“你的位置是安全的，女士。无论这场游戏结局如何，你都可以保全性命。你同这个毫无廉耻、狗屎不如的浑蛋交换位置，我认为是对你自己的羞辱。”

玛利亚·陈没有答话。她高抬着头，故意不看哈罗德，与他交换了位置，走到他所在的白色方格里。高跟鞋敲击地砖发出的嗒嗒声响在大会堂里回荡。她转过身，对休厄尔小姐露出微笑，然后转头面朝哈罗德。“我准备好了。”她说。哈罗德没有看她。

C. 阿诺德·巴伦特叹息一声，轻抚着她乌黑的秀发：“王吃掉兵。”

玛利亚·陈的脖子向后弯曲，嘴巴张得老大。她徒劳地吸着气，但只发出干涩而短促的声音。她向后倒下，手指抓挠着脖子上的肉。恐怖的呻吟和濒死的挣扎持续了几乎一分钟。

她的尸体被挪走的时候，索尔努力分析着巴伦特和上校在做什么。他判定，他们并不是在展示他们的能力达到了什么新维度，而只是在用野蛮的方式展示他们已有的能力——他们可以操控人的自主神经系统和基本生物机能。他们明显已经厌倦了这种操控，但操控的过程应该是一样的：受害者突然产生 θ 波，促发快速眼动睡眠状态，并丧失对自身的控制。索尔愿意用性命打赌，自己不会猜错。

“王走到后5。”上校说，朝巴伦特前进一步。

“王走到马5。”巴伦特回应道，沿斜线后退了一步。

索尔努力思索巴伦特该如何挽救局面。但他想不出任何办法。休厄尔小姐——巴伦特在车列的黑兵——虽然可以继续前进，但只要上校手

里还有象，她就走不到第八行。哈罗德这个兵又被汤姆·雷诺兹挡住了，发挥不了作用。

索尔眯缝着近视的眼睛，观察二十英尺外的哈罗德。哈罗德目光低垂，盯着地板，明显对周围迅速发展、即将结束的棋局毫不关心。

上校充分使用了他的象，也就是索尔，可以随时包围黑王。索尔看不出巴伦特有何脱身之策。

“王走到后6。”上校说，走到了与雷诺兹同一列的黑色方格中。威利和巴伦特在斜线上相距一块黑色地砖。上校正在玩弄亿万富翁。

巴伦特露齿一笑，抬起三根手指，自嘲地敬了个礼：“我认输，将军。”

“我是大师。”上校说。

“当然。”巴伦特说，“你当之无愧。”他走过六英尺的间隔，同上校握手。巴伦特将大会堂扫视一圈，“我对这场宴会丧失兴趣了。我明天同你联系，商量下一次比赛的细节。”

“我今晚就会飞回去。”上校说。

“好。”

“你别忘了，”上校说，“我已经给我的个别欧洲朋友留下了信件和说明，里面记录了你遍布全世界的企业。为了能安全返回慕尼黑，我不得不准备这道护身符。”

“好的，好的。”巴伦特说，“我没有忘记。你的飞机已经可以起飞

了。我会通过往常的渠道同你联系。”

“很好。”上校说。

巴伦特扫视了一圈空旷的棋盘，“结果就像你几个月前预料的一样，”他说，“这真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夜晚。”

“没错。”

巴伦特快步走向法式风格的大门，脚步声回荡在大会堂中。一群警卫围住他，另外的警卫纷纷离开。“你想让我处理拉斯基博士吗？”巴伦特问。

上校转身朝索尔望去，仿佛已经忘掉了这个人。“把他留给我。”他最后说。

“那我们今晚的英雄呢？”巴伦特问，指了指哈罗德。制片人已经坐在了白色方格里，双手抱头。

“我来处理托尼。”上校说。

“这个女人呢？”巴伦特说，朝休厄尔小姐点点头。

上校清了清喉咙：“我们明天商讨的第一个议题就是如何应对我亲爱的朋友梅勒妮·福勒。”他说，“我们必须表现出恰当的尊重。”他揉了揉鼻子，“杀掉这个傀儡。”

巴伦特点点头，一个特工上前，乌兹冲锋枪中喷出一串火光。休厄尔小姐的胸部和腹部中弹，向后飞去，就像被一只看不见的大手从棋盘上扫开了一样。她滑过光滑的地板，最终停下时双腿大张，唯一一件衣

服也被从身上扯掉了。

“谢谢。”上校说。

“别客气。”巴伦特说，“晚安，大师。”

上校点点头。巴伦特和他的随从离开了。不久后，直升机起飞，朝海上待命的游艇飞去。

大会堂里只剩下雷诺兹、瘫软在地的托尼·哈罗德、刚死的人的尸体、上校，还有索尔。

“好了，”上校说，将双手插入口袋，带着几乎有些悲伤的表情，从十五英尺外注视着索尔，“该说晚安了，我的小兵。”

梅勒妮

C. 阿诺德·巴伦特显然不是我最初认为的那种绅士。

巴伦特先生杀害可怜的休厄尔小姐的时候，我正在查尔斯顿忙别的事情。至少可以说，我受到了惊吓。不论感同身受的程度如何，被子弹贯穿肉体的感觉都绝非愉快，何况我暂时分了神，所以那种感觉让我更加惊讶难受。休厄尔小姐在为我服务之前，只是个十分俗气的普通人，无论我怎么调教，她都始终受天分不足所限，不能很好地作出响应。不过，她到底算是我的新家庭中忠诚有用的成员，就算要死，也应该死得更体面一些才对。

休厄尔小姐在被巴伦特的手下枪击后几秒内就停止了呼吸——我很遗憾地发现，杀死休厄尔小姐是威利的建议——但就在这几秒里，我将意志转移到了那个我留在地下堡垒行政办公室附近的警卫身上。

这个人带着一把复杂的自动手枪。我不知道如何操作这种古怪的武器，但他知道。我让他在执行我的命令的时候能自主射击。

五名下班的警卫正围坐在一张长桌周围喝咖啡。我的傀儡连开数枪，将三人从椅子上掀翻，当场毙命。第四人跃身去抓放在旁边柜台上

的武器时也中枪受伤。第五人逃跑了。我的傀儡绕过桌子，踩在尸体上，对着徒劳地朝角落中爬去的受伤男子连开两枪。警报声大作，充斥迷宫般的隧道，如同班西女妖【31】的哀号。

我的傀儡朝主出口走去，刚转过一个拐角，就被一个满脸络腮胡、墨西哥人模样的警卫射杀了。我又连忙将意志转移到墨西哥人身上，让他跑上水泥坡道。一辆载有三个人的吉普车停下来，后排座的军官朝墨西哥人大声提问。我开枪射中军官的左眼，然后将意志转移到驾车的下士身上，然后从墨西哥人眼中看到吉普车加速撞向通电的铁丝网。吉普车在一阵电火花雨中翻滚了两圈，还触发了隔离区里的一枚地雷。前排的两个人被甩出窗户，滚过引擎盖，跌落进电网之中。

墨西哥人沿着隔离区内铺着石板的小路缓缓行进，我将意志转移到带着九个人冲上来的年轻中尉身上。见到中尉朝他们举起武器时，警卫的脸上写满了惊恐，我的两名新傀儡乐得哈哈大笑。

另一批警卫正带着他们抓住的最后几名傀儡返回基地。詹森·鲁哈逃跑后，警卫便开始了搜寻。我让墨西哥人朝他们来的方向抛出一枚磷光弹。火光映出了几具赤裸的人体，他们尖叫着跑进了黑暗之中。霎时枪声四起，惊慌失措的警卫们互相开枪。两艘巡逻艇靠到岸边观察发生了什么状况。我让年轻的中尉跑到岸边迎接他们。

我很想留在大宅里观察事态的进展，但是休厄尔小姐是我在那里唯一的连接。巴伦特的免控者是我操控不了的，大会堂里唯一活着的我可以操控的棋子就是那个希伯来人，而我感觉他有些不对劲。他是尼娜的傀儡，而此时此刻，我还不想招惹她。

但我恢复了同另一个人的连接。他不在岛上。在过去的几个小时

里，我在查尔斯顿忙碌，几乎失去了他的连接。幸亏我已经远距离调教了他很长时间，所以又重新恢复了连接。

尼娜的女黑鬼拖着贾斯汀去俯瞰河流和海军造船厂的公园，一天天地透过愚蠢的望远镜观察那个人。但直到四次观察之后，我才第一次尝试与那人建立连接。尼娜的女黑鬼要求我在进入的时候要比以前更小心谨慎——她有什么资格教我小心谨慎！

我同他维持了几个星期的连接，但他却对此浑然不觉，他的同事也没有觉察到他有何异样，我为此颇感自豪。我万万没想到，透过他人的眼睛被动观察的时候，竟然也能学会这么东西，学会这么多技术细节和行业术语。

直到休厄尔小姐被打死之后，我才决定将尼娜的阴谋诡计抛诸脑后，动用这项后备资源。

现在局势已然大大不同了。

我唤醒了那个叫马洛里的男人，让他从床铺上坐起来，走完一条短短的走廊，爬上一段梯子，进入一个亮着红灯的房间。

“先生。”名叫利兰的男人打招呼道。我记得，利兰之前被称作“XO-[32](#)”。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玩过的井字棋游戏。我常常孤独地把棋盘上的“X”和“O”挪来挪去。

“很好，利兰先生。”我让马洛里轻快地说，“你继续。我去作战信息中心了。”

我让马洛里走出房门，爬下梯子，以免有人看到他表情的变化。幸亏没人在亮着红灯的走廊里看见马洛里的脸，否则这人一定会感到诧

异，甚至紧张，因为马洛里的嘴角向后拉扯到牙齿的最远端，露出了满怀期待的笑。

多尔马恩岛

1981年6月16日，星期二

“抓紧了。”米克斯说，“下面会很刺激。”

塞斯纳飞机控制台上的一个小盒子鸣叫起来，米克斯立刻让飞机急速下降，然后在离波涛汹涌的海面五英尺的地方平飞。娜塔莉抓住座椅，飞机朝前方六英里的海岛飞去。

“那是什么？”杰克森指着停止嗡鸣的黑盒子问。

“雷达侦测器。”米克斯说，“雷达开始跟踪我们。我们要么飞得太近，要么已经进入了他们的监控范围。”

“他们知道我们来了？”娜塔莉问。看着微光粼粼的海水以一百英里的时速从身下掠过，她的声音很难保持平静。她知道，只要米克斯的计算有丝毫偏差，飞机的起落架就会落入看似只有数英尺距离的波涛之中。娜塔莉强忍住将双脚抬起来的冲动。

“他们肯定知道我们在这儿。”米克斯说，“但我给我们预设了向东的航线，将从岛北面五六英里掠过，脱离他们的监控范围。现在我们正

从东北方向进入，因为我估计他们在西面的防御会更严密。”

“看！”娜塔莉大叫。他们看到了码头的绿灯和码头外的火光。她转头面对杰克森，“也许是梅勒妮干的。”她兴奋地说，“也许她已经开始行动了！”

米克斯瞥了他们一眼，“我听说他们会在一个很大的圆形露天剧场燃放篝火。”他说，“也许这会儿正在上演什么节目。”

娜塔莉看了眼手表，“在凌晨三点上演节目？”她问。

米克斯耸耸肩。

“我们能从岛上空飞过去吗？”娜塔莉敦促道，“我想在降落之前看看那座大宅。”

“不行。”米克斯说，“太冒险了。我会绕过岛的东面，然后沿着岛的南岸再回来，就像第一次来时一样。”

娜塔莉点点头。她看不到火光了，码头也从视野中消失了。他们沿着东岸一路向南，整座岛看上去就像没有人烟一样。绕过东南角的悬崖时，米克斯将飞机向大海方向偏离了一百码，并提升了飞行高度。

“上帝啊！”米克斯惊呼道。塞斯纳大幅右转，向相对安全的海面俯冲下去。三人身体左倾，以获得更好的视角。

南方的海面上升起一朵耀眼的蘑菇状火云，一道道黄绿色火舌朝塞斯纳伸来。飞机终于降落到海面上方六英尺处，开始平飞，娜塔莉借助火光看见船上升起两团耀眼的火焰，越来越亮，直奔他们的飞机而来。一团撞入大海，随即熄灭。另一团从飞机身边掠过，击中他们身后一百

码远的悬崖。爆炸的气浪将塞斯纳飞机抬升了六十英尺，就像大浪抬起冲浪板一样，然后又朝漆黑的海面拉拽下来。米克斯在控制台上奋力操作，油门全开，发出起义者一般的呐喊。

娜塔莉的脸紧贴着舷窗，看见身后那团火焰分裂为数以百计的小火球，被炸碎的悬崖石块坠入大海之中。她猛然将头转向左侧，刚好看见那艘船上又有三团火焰升起——那是更多的导弹在向他们袭来。

“我的老天！”杰克森惊叹道。

“抓紧了，孩子们！”米克斯大喊着，让飞机紧急右转，倾斜角度之大，娜塔莉都能看到舷窗正下方二十英尺的棕榈树叶。

娜塔莉紧抓住座椅。

离开大宅，进入直升机后，C.阿诺德·巴伦特松了口气。贝尔商务直升机的涡轮喷气发动机咆哮起来，螺旋桨越转越快，他的飞行员唐纳德驾机升到树冠之上，脱离了草坪上聚光灯的照射范围。他们左边，一架更大也更古老的贝尔UH-1易洛魁直升机——俗称“休伊”直升机——载上了巴伦特的特别安保小队的九名成员——少了斯旺森。在“休伊”直升机的左边，升起了世界上唯一一架私人拥有的“眼镜蛇”攻击直升机。这种流线型的致命直升机上装备有大量武器，负责为他们提供空中保护。直到巴伦特的游艇“安托瓦内特号”驶入大海深处后，“眼镜蛇”直升机才会返航。

巴伦特长舒一口气，身体陷进皮质座椅里。同威利摊牌应该是安全的，毕竟阳台上和阴影中藏着那么多免控者狙击手，但巴伦特很庆幸自

己没有走这一步。他着手整理领带，竟惊讶地发现自己的手在颤抖。

“即将着陆，先生。”唐纳德说，他驾机绕着“安托瓦内特号”转了一圈，正在小心翼翼地朝扇形船尾上升起的直升机起降坪降落。巴伦特欣慰地看到大海已经平静下来，三英尺高的波浪对稳定性极佳的游艇并不构成威胁。

巴伦特考虑过让威利离不开小岛，但老家伙口中说的那些“欧洲朋友”会给他造成很大的麻烦。在某种程度上，巴伦特对这场热身赛的结束感到欣喜——这一局干掉了那些他早就想除掉的绊脚石——对老纳粹几个月前提出的扩大游戏规模的建议，他自己其实也非常期待。巴伦特觉得，自己肯定可以劝说老家伙接受一种令他十分满意但又没走极端的方案——在中东，或者非洲赛一局。反正他又不是第一回在国家之间进行这种游戏。

但查尔斯顿的那个老女人却很难搞定。巴伦特提醒自己，今早就派斯旺森去结果她，但他转而想起斯旺森已经死了，不由得对自己的健忘报以自嘲的一笑。算了，没了斯旺森，还可以派新的局长助理德·普利斯特去，或者几乎无限的后备人选中的某一个。

“已降落，先生。”飞行员说。

“谢谢，唐纳德。请用无线电通知夏尔斯船长，我将在上床睡觉之前去舰桥一堂。等直升机固定住之后，我们就可以起航了。”

四名特别安保小队成员呈普通队形护卫着巴伦特步行二百英尺前往舰桥，另一架直升机先将他们运送到了游艇上。“安托瓦内特号”是巴伦最安全的交通工具之一，仅次于他的定制版747飞机。

这艘游艇由二十三名经过精心调教的免控者操控，又有特别安保小队防守，比小岛更加安全——航速飞快，暗藏武器，靠近陆地后会有巡逻艇赶来护航，而且还十分私密。

巴伦特进入舰桥后，船长和两名军官恭敬地点头致意。“航行目的地设为百慕大群岛，先生。”夏尔斯船长报告说，“等我们将‘眼镜蛇’纳入机库之后，就可以起航。”

“非常好。”巴伦特说，“岛上的警卫报告波登先生的飞机起飞了吗？”

“还没有起飞，先生。”

“起飞之后请立刻通知我，好吗，乔丹？”

“好的，先生。”

第二名军官清了清喉咙，对船长说：“长官，雷达发现一艘大船绕过了东南角。角度169，长官。距离4英里，并且仍在靠近。”

“靠近我们？”夏尔斯船长问，“一号前哨船怎么说？”

“一号前哨船没有回应，先生。斯坦利报告说，不明船只目前已到3.5英里外，速度25节。”

“25节？”船长说。他拿起一副大夜视望远镜，来到右舷窗边的大副身边。舰桥上的电脑设备发出的柔和红光不会干扰夜视效果。

“立刻确认不明船只的身份。”巴伦特喝令道。

“已经确认了，先生。”夏尔斯说，“是‘爱德华兹号’。”他的语气轻

松了一口气。“理查德·S. 爱德华兹号”是弗雷斯特·谢尔曼级驱逐舰，夏令营举行的这一周会奉命来多尔马恩岛周围执行警戒任务。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是第一个“出借”“爱德华兹号”的总统，之后的总统都沿袭了这一传统。

“‘爱德华兹号’回来干什么？”巴伦特质问道。他压根儿没有轻松下来。“它两天前就应该离开这一海域了。立刻联系‘爱德华兹号’的舰长。”

“距离2.6英里。”第二名军官说，“雷达确认就是‘爱德华兹号’。对方未响应无线电呼叫。要打信号灯吗？”

巴伦特如同梦游般来到舷窗边。窗外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

“距离2英里，船长。”第二名军官说，“已将舷侧炮对准我们。依然没有响应我们的呼叫。”

“或许马洛里舰长认为我们遇到麻烦了。”夏尔斯船长说。

巴伦特从梦游状态猛然惊醒，“快离开这里！”他大喊，“让‘眼镜蛇号’发动攻击！不，等等！让唐纳德准备好贝尔直升机，我要去船尾。快！该死，夏尔斯，快！”

留下面面相觑的三名军官，巴伦特径直跑出门，冲散了等他的特别安保小队，快步走下舰桥楼梯，来到主甲板上。他在楼梯上落了一只锃亮的皮鞋，但并没有去捡起来。快到亮着灯的起降坪时，巴伦特被一条缆绳绊倒，摔在甲板上，撕裂了西装夹克。他立刻爬起来，继续奔逃，气喘吁吁的警卫紧跟而来。

“唐纳德，该死！”巴伦特恼怒地咆哮道。飞行员和两名机组成员解

开他们刚刚拴好的固定好起落架的缆绳，正在解开固定螺旋桨的锁具。

装备小机枪和两枚热寻的导弹的“眼镜蛇”武装直升机在“安托瓦内特号”上方三十英尺处盘旋，挡在游艇和驱逐舰之间。大海瞬间被火光照亮，让巴伦特隐约回想起童年在康涅狄格州森林边缘里看到的那些萤火虫，然后“眼镜蛇”就在半空中爆炸了。它发射出的一枚导弹拖着白烟毫无目的地在夜空中飞行了一段距离，而后坠入大海，没有对驱逐舰造成任何伤害。

巴伦特转身离开直升机，蹒跚着来到右舷栏杆边。他刚看见驱逐舰舰首的五英寸口径舰炮炮口迸射出的火光，就听到了警卫的警告和炮弹袭来的尖啸。

第一枚炮弹偏离了“安托瓦内特号”十码，冲击波剧烈摇晃着游艇，炮弹坠海后溅起大量海水，落到扇形船尾上，将唐纳德和三名警卫掀翻。第一枚炮弹溅起的海水尚未完全落下，第二枚炮弹就紧随而至。

巴伦特双腿叉开，紧握栏杆，直到钢丝切入手掌。“该死的威利！”他咬牙切齿地说。

第二枚雷达校正和雷达制导的炮弹击中了“安托瓦内特号”的扇形船尾，距巴伦特站的地方只有二十英尺。炮弹击穿了两层甲板，引爆了船尾发动机舱和两个装着柴油的主油箱。

火球吞没了半个“安托瓦内特号”，蹿升了八百英尺才收缩暗淡下来。

“目标已摧毁，长官。”舰桥上传来副舰长利兰的声音。

在“理查德·S. 爱德华兹号”的作战信息中心，美国海军的詹姆斯·J. 马洛里舰长拿起声能电话^[33]，“很好，XO。”他说，“掉转方向，让SPS-10水面搜索雷达搜索海岸目标。”

反潜作战指挥官和舰炮指挥官盯着他们的舰长。他们已经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四个小时，并在四十五分钟前进入战斗岗位。舰长说，国家遇到了紧急事态，但具体内容属于高级机密。军官们只需看看舰长那张苍白的毫无生气的脸就知道，一定发生了某种可怕的事情。他们可以确定的只有一件事：倘若今晚的行动被证明是错误的，那舰长的职业生涯就岌岌可危了。

“是要停止射击，搜寻幸存者吗？”副舰长问。

“不是。”马洛里说，“我们将发现目标B3和B4，然后开始攻击。”

“长官！”防空指挥官大喊起来，俯身在SPS-40空中搜索雷达的信号显示屏上，“刚刚发现一架飞机。距离：2.7英里。速度：80节。”

“准备好‘梗犬’导弹，斯基普。”马洛里说。“爱德华兹号”通常只装配有20毫米口径方阵防空火炮，但为了执行今年夏天的警戒任务，又新增了四枚“梗犬”导弹，即标准舰载地对空导弹，安装在船尾巨大的反潜导弹发射器上。官兵们已经抱怨五个星期了，因为“梗犬”导弹占据了一大片空间，让他们没法进行飞盘比赛。一枚“梗犬”已经在三分钟前发射，摧毁了可能袭击他们的武装直升机。

“那是一架民用飞机，长官。”雷达指挥官说，“单引擎，或许是一架塞斯纳。”

“发射‘梗犬’。”马洛里下令道。

狭窄的作战信息中心里响起两枚导弹发射的声音，接着是弹药换装机的沉闷撞击声，又一枚导弹发射出去，然后是弹药换装机在哐啷哐啷地空响。

“该死。”发射指挥官报告说，“抱歉，长官。目标降到了悬崖下方，第一枚导弹没有击中，第二枚导弹撞上了悬崖，第三枚导弹击中了什么东西。”

“目标还在屏幕上吗？”马洛里问。他的眼睛空洞无神，犹如盲人。

“不在了，长官。”

“很好，”舰长说，“舰炮指挥官？”

“听候指令，长官。”

“发现跑道后，双炮塔齐射。齐射五次后，将目标转移至名叫大宅的建筑。”

“是，长官。”

“我回自己的舱室了。”马洛里说。

舰长离开后，所有军官都盯着那扇打开的舱门。然后火力控制指挥官宣布：“发现目标B-3。”

军官们将疑问暂时抛诸脑后，埋头工作。十分钟后，副舰长利兰正要敲舰长室的舱门时，门内传来了一声枪响。

娜塔莉从没有在树木之间飞行过。尽管今晚看不到月亮，但她也仍然觉得这种体验糟透了。米克斯驾驶塞斯纳忽而跃上树冠，忽而俯冲寻找开阔地。一团团黑色的树叶忽而猛扑到眼前，忽而落到身下。小屋、道路、游泳池、空荡荡的圆形露天剧场从飞机下方和侧方掠过，娜塔莉在黑暗之中也能分辨出它们的轮廓。

米克斯脑子里的雷达显然比第三枚导弹所依赖的传感器更管用，因为导弹击中了一棵橡树，伴随着巨大的爆炸，树皮和树枝如暴雨般洒落。

米克斯飞到没有覆盖树木的隔离区上空。下方燃起了熊熊大火，至少有两辆车在冒黑烟，森林中还不时闪烁着枪口火焰喷射的光芒。南方一英里外，炮弹开始落在唯一的飞机跑道上。“哇哦！”机库附近的燃料罐爆炸时，杰克森不由得发出一声低呼。

他们越过北面的码头，向大海方向飞去。“我们必须回去。”娜塔莉说。她的双手放在秸秆编织的手提包里，手指摸着柯尔特手枪的扳机护环。

“给我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米克斯说，将飞机提升到海面上方十五英尺处。

娜塔莉将手从包里拿出来，手中空无一物，“求你了。”她说。

米克斯看着她，然后朝杰克森抬起一条眉毛，“管他的呢。”他说。

塞斯纳大幅右转，优雅地掉转机头，朝正前方闪烁着绿光的码头飞去。

多尔马恩岛

1981年6月16日，星期二

巴伦特乘直升机离开后，大会堂里陷入了沉默，上校双手插在口袋里站在原地。“好了，该说晚安了，我的小兵。”

“我现在应该是象吧。”索尔说。

上校轻笑一声，朝巴伦特刚才坐的高背椅走去，“一次小兵，永远小兵。”上校说着坐了下去，就像国王登上自己的御座。他瞟了眼雷诺兹，高个男人立即过来站在上校椅子旁边。

索尔的目光始终锁定上校，但他用眼角余光瞥见托尼·哈罗德爬进了阴影之中，将死去秘书的头放在自己的大腿上，发出低沉的呜咽。

“成果丰硕的一天，不是吗？”上校说。

索尔一言不发。

“巴伦特先生说，你今晚至少杀死了三个他的人。”上校说，面带微笑，“杀人是一种什么感觉，犹太人？”

索尔估算着自己同上校的距离。六个方格外加六英尺左右。大概三十英尺。十二步。

“他们都是无辜者。”上校说，“只是拿薪水的警卫，离开妻儿老小在这里打工。你难道就不愧疚吗，犹太人？”

“不。”索尔说。

上校抬起一条眉毛。“这么说，你终于明白在必要的时候取无辜者性命是无可厚非的了？太好了。我第一次遇见你时，就觉得你多愁善感，我还担心你会满怀这种恶心的情感进坟墓呢。你进步了。就像你的杂种国家以色列一样，你学会了屠杀无辜者，以换取自己的生存。想象一下我的求生欲望是多么强烈，小兵。天生具备我这种能力的人太稀少了，也许几亿人中都没有一个，全人类中每一代人也许只有十几个。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我们族类都是被畏惧和被猎杀的对象。我们表现出不同凡人的能力之后，就被打上了女巫和魔鬼的烙印，被毫无大脑的民众虐杀。我们收起爪牙，同时学会掩藏自身散发的耀眼光芒。躲过凡人的伤害之后，我们还面临着同类的倾轧。如果你是一头被金枪鱼包围的鲨鱼，那在你遇见别的鲨鱼时，就只能奋起捍卫自己的领地，对吧？我同你一样，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幸存者。尽管我们不屑承认，但我们其实有许多相似之处，你说呢，小兵？”

“没有。”索尔说。

“没有？”

“没有。”索尔说，“我是一个文明人，而你是一头鲨鱼——一头没有思想、没有道德、进食腐肉的杀人机器。你是进化产生的怪胎，只知道咀嚼和吞咽。”

“你在故意激怒我。”上校冷笑道，“你害怕我会慢慢折磨你。别害怕，小兵。我会给你一个痛快的。很快。”

索尔深吸一口气，抵抗住肉体上的疲惫，努力支撑住自己没有跪下。他的伤口还在流血，但疼痛已经转化为麻木，而麻木的范围还扩大，索尔知道这是不祥的征兆，留给自己行动的时间只有几分钟了。

上校还没有结束他的长篇大论：“同以色列一样，你一面空谈道德，一面行事却像盖世太保。所有的暴力都是同源的，小兵。那就是对权力的欲望。权力才是唯一真正的道德，犹太人。权力才是不死之神，而对暴力的渴求是这个神的唯一诫命。”

“不对，”索尔说，“你是个无望又可怜的家伙，你永远不明白人类的道德以及道德背后对爱的需求。听好了，上校，同以色列一样，我渐渐明白，有一种道德需要我义无反顾地付出，就算牺牲也在所不惜，那就是，绝不能再次沦为你们这些恶魔和你们的傀儡的受害者。这是一代又一代被你们伤害的人提出的要求。我别无选择。”

上校摇了摇头。“你什么都不懂。”他啐道，“你同你那些被送进焚化炉的亲人一样愚蠢，一样多愁善感。他们笑着拽着自己的侧边发辫，示意自己的愚蠢孩子跟上。你们是一个没有希望的肮脏种族。元首唯一的罪过是没能实现将你们完全清除的目标。不过，我消灭你，小兵，不是因为我与你有私人恩怨。你发挥了你作为小兵的价值，但你太难以捉摸，而这是有损于实现我的目标的。”

“我杀了你，这完全是因为我与你的私人恩怨。”他朝上校走上前一步。

上校疲惫地叹了口气。“你现在就得死。”他说，“再见，犹太

人。”索尔感觉上校的念控力猛烈来袭，自己的大脑和脊柱底端都遭到了猛烈冲击，就像被硬生生地扎进了一根削尖的钢钎。索尔感觉自己的意识被瞬间夺走，就像强奸犯一把拽掉了受害者轻薄的衣裙，与此同时，大脑深处产生了θ波，在小脑中激发了清醒的快速眼动睡眠状态。索尔彻底丧失了对自己行为的控制，就像梦游症患者，或者说行尸走肉一般。

尽管索尔的意识被囚禁在大脑的阴暗阁楼里，他还是能感觉到上校存在于他的脑中，就像吸入的第一口灼热毒气一样，散发着刺鼻的恶臭。在上校进入索尔大脑的头一秒，索尔同上校分享着同样的意识。他察觉到上校的惊恐，因为索尔迅速进入了快速眼动睡眠状态，进而触发了隐藏在索尔潜意识之中的记忆和印象，就像藏在冬麦地下的地雷。

将索尔·拉斯基的意识抛到一边后，上校突然遭遇了另一种人格——虚弱无力，被催眠所诱发，包裹着精致的神经控制中枢，就像冒充真正铠甲的可怜锡皮一样。上校曾在1941年有过同样的遭遇。那时他率领的行动队正要杀死立陶宛的一家精神病院中的数百名病人。纯粹是为了排遣无聊，在党卫军士兵的子弹射进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大脑、将他送进冰冷的大坑之前几秒，上校偷偷潜入了这个病入膏肓者的意识之中。他被潜藏在那里的第二个人格吓了一跳，但制伏这个人格也很轻松。可怜的犹太人竟然又徒劳地为他准备了一份“小惊喜”，他不禁为之一晒，决定在将其轻松击溃之前，拿出些许时间来品味索尔无望的挣扎。

马拉·卡根，二十三岁，带着四个月大的女儿艾德克，朝奥斯维辛集中营走去，她的右手中紧握着暗藏了几个月的一块刀片。一名党卫军

军官从缓缓移动的赤裸妇女们当中挤过去，来到马拉面前。“你手里拿着什么，犹太婊子？给我。”马拉将孩子塞进姐姐怀里，转身面对军官，张开了手。“给你吧！”她高喊道，用刀片朝他的脸划去。军官尖叫着连连后退，鲜血从他捂着脸的手指间涌出。十多名党卫军士兵举起武器，马拉将小小的刀片夹在食指与拇指之间，朝他们扑上去。“生命！”她呼喊，所有的机枪同时开火。

索尔感到了上校的冷笑和未说出口的质问：你想用鬼魂来吓唬我？

索尔用了三十个小时进行自我催眠，才重现了马拉·卡根生命的最后几分钟。上校毫不费力地驱散了这个人格，就像扫开阴暗房间中的蜘蛛网一样轻松。

索尔向前迈出一步。

上校再次无情地进入索尔的大脑，寻找神经控制中心，轻而易举地激发了必需的快速眼动睡眠状态。

六十二岁的舍拉姆·克拉凯克在华沙的下水道中手脚并用地爬行。下水道中伸手不见五指，“雅利安厕所”冲水时，屎尿不时落在这一队无声的幸存者身上。舍拉姆是十四天前进入下水道的，也就是1943年4月25日。那一天，他们结束了长达六天的与数千名纳粹精兵的对抗。舍拉姆带着自己九岁的孙子莱昂。男孩是舍拉姆的大家族中唯一幸存的亲人。这一队不断减员的犹太人已经在散发着恶臭的狭窄下水道迷宫中爬行了两个星期，德国人朝隔离区里的每一个检修井和厕所里倾泻子弹，

喷射火焰，抛掷毒气罐。舍拉姆带了六片面包。在黑暗和排泄物中穿行时，他同莱昂就靠这点儿食物果腹。十四天来，他们时而躲避，时而爬行，奋力朝隔离区的高墙外前进。他们只能喝泄洪沟中渗下的污水，但好歹是活了下来。现在，头顶的一个下水道井盖打开了，一张波兰反抗军斗士的模糊的脸朝下张望。“来吧！”他说，“快出来，你们安全了。”舍拉姆拼尽最后一丝力气，爬入夺目的阳光之中，躺在街道的鹅卵石地面上。另外四个人也爬了出来，其中没有莱昂。眼泪从舍拉姆脸上流下。他努力回想上次在黑暗中同男孩说话时什么时候。一个小时前？一天前？舍拉姆无力地推开了他的拯救者的手，重新进入黑暗的管道之中，一边呼唤莱昂的名字，一边朝相反的方向爬去。

上校戳破了舍拉姆·克拉凯克的人格构建的这一层厚厚的保护膜。

索尔又上前一步。

上校在椅子上挪了挪身子，猛然侵入索尔的意识，如同钝斧劈砍进颅骨一般。

十七岁的彼得·盖恩坐在奥斯维辛作画，一支男孩组成的长队从他面前经过，朝毒气室迤邐而去。过去两年，彼得和朋友们在泰雷津集中营坚持出版一份名为《先锋》的小报，他和其他年轻艺术家在报纸上发表诗歌和绘画。在被移送到奥斯维辛前，彼得将总共八百页的资料交给了年轻的兹德内克·陶西格，嘱咐他将其藏在马格德堡牢房后的古老锻铁厂里。男孩们到奥斯维辛之后，彼得就没有见过兹德内克。现在，彼得用最后一张纸和最后一截炭笔描绘着十一月寒冷空气中看似没有尽头

的这列赤裸男孩们。他用大胆而自信的线条，勾勒出男孩们嶙峋的肋骨、圆睁的眼睛、颤抖着的瘦弱双腿，以及羞涩地遮掩着因恐惧而皱缩的阴茎的双手。一个穿着厚衣服、手持木棍的囚犯头目大步走上前来。“你在干什么？”他质问道，“快同其他人一起走。”彼得没有从画纸上抬起头，“等等。”他说，“我马上就画完了。”暴怒的囚犯头目用木棍朝彼得脸上揍去，将男孩的手狠狠地踩在脚下，折断了他的三根手指。囚犯头目抓住彼得的头发，将他拽起来，塞进缓慢移动的人群之中。彼得抱住受伤的手，回头看见他的素描被十一月的清风吹起，挂在高高的栅栏上的铁丝网顶端，转而又被风吹走，翻转着，跳跃着，朝西边的树林飘去。

上校将这个人格横扫开去。

索尔又上前两步。上校对他持续施加的精神强奸令他痛苦不已，就像眼睛里扎入了钢钉一样。

比克瑙集中营的黑暗牢房里，在即将被送去毒气室之前的那一晚，诗人伊茨哈克·卡茨内尔森向他十八岁的儿子和十几名拥抱在一起的囚犯朗读自己的诗。战前，伊茨哈克是波兰著名诗人，因为给孩子们谱写谐趣诗歌而闻名全国，他的每一首诗都在庆祝年轻的快乐。十八个月前，伊茨哈克最小的孩子——本杰明和本西翁——同他们的母亲在特雷布林卡集中营被杀害了。此刻，伊茨哈克正在用希伯来语念诗。在场的犹太人里，只有他的儿子听得懂这些诗句，所以承担了将其翻译成波兰语的责任。

我做了一个梦，

一个恐怖之梦：

我的族人都不在了，

一个都不剩！

我尖叫着醒来。

我的梦成真了：

噩梦里的一切都发生了，

发生在我的身上。

在念完诗后的寂静中，伊茨哈克的儿子蜷缩进冰冷的稻草之中。“等我长大了，”男孩喃喃道，“我也会写出伟大的诗来。”伊茨哈克揽住儿子瘦弱的肩膀，“你会的。”他说，然后开始哼唱一首旋律优美而缓慢的催眠曲。其他囚犯纷纷跟着唱起来，很快整座牢房都充斥着他们轻柔的哼唱。

上校用他钢铁般的意志轻轻一弹，伊茨哈克·卡茨内尔森的人格就灰飞烟灭了。索尔上前一步。

托尼·哈罗德目瞪口呆地发现，索尔·拉斯基朝威利走去的样子，就像在激流中逆流而上，或者在狂风中顶风而行。两人之间的战斗是无声无形的，但又像雷暴一样散发着威力；但每次无声的斗争结束后，犹太人都会抬起腿，往前迈出去，再把脚放下，就像一个学习走路的下身麻痹患者。就这样，这个衣衫褴褛、浑身血污的男人走过了六个方格，来到棋盘最后一排。就在这时，威利忽然从幻梦中醒来，朝汤姆·雷诺兹看去。那个金发的杀手伸出长而有力的手指，朝犹太人扑来。

三英里之外，“安托瓦内特号”发生了强烈爆炸，冲击波震碎了法式大门的几扇窗户，但威利和拉斯基都浑然未觉。哈罗德看见那三人缠斗在一起，雷诺兹扼住拉斯基的脖子，然后听见机场方向传来更多的爆炸声。哈罗德无比轻柔地将玛利亚·陈的头放在冰冷的地砖上，抚平她的头发，然后站起来，从三人身边缓缓走过。

索尔距离上校还有八英尺时，精神强奸突然停止了，就像有人突然关掉了充斥在天地之间的那种令人神经崩溃的疯狂噪声。索尔一个踉跄，差点儿摔倒在地。他重新掌控了自己的身体，就像重返童年居所的游子，带着几分胆怯，又带着几分悲哀，因为漫长的时间和遥远的距离已将他同他曾熟悉的环境区隔开来。

有那么几分钟——或者说几个世纪——索尔和上校几乎融为一体。在精神能量的剧烈冲突中，他在上校的思想里，上校也在他的思想里。索尔感到那个恶魔从自负变为心虚，从心虚又变为恐惧。上校意识到，他面对的不只是几个敌人，而是一支庞大的军队，由千千万万从他帮助挖掘的万人坑中爬起来的牺牲者组成，他们都在发出最后一次抗争的呐喊。

对这些与他共同战斗的人格，索尔自己也感到始料未及，甚至有些害怕。他们从阴影中接二连三地涌出来包围他，很快又被上校扫进阴影。其中有许多是他有意构建的——来自于对照片和资料，以及在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中收集到的信息——包括年轻的匈牙利圣歌队领唱者，华沙的最后一位犹太学者，在赎罪日自杀的来自特兰西瓦尼亚的少女，西奥多·赫兹尔【34】的在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中饿死的女儿，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被党卫军军官的妻子杀害的六岁女孩。但还有一些，他不记得自己构建过。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索尔忽然陷入了恐慌与无助之中，他怀疑犹太民族的集体记忆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进入了自己的大脑。数百小时的自我催眠和几个月的自我诱发的噩梦，都不足以达成这样的功效。

上校最后一个赶走的人格是十四岁的索尔·拉斯基自己。他无助地站在切姆诺集中营里，看着正往毒气室走去的父亲和弟弟约瑟夫的背影。只是这一次，在上校将他们驱散之前，索尔想起了之前未能想起一个细节：父亲转过身，将约瑟夫紧紧抱在臂弯里，用希伯来语大喊：“以色列啊，你要听！我的大儿子一定要活下来！”家人都死了，而自己独活下来，这是他此生最大的罪过。四十年来，索尔都在寻求宽宥。而现在，他从唯一可以赦免他的人的脸上看到了宽宥，那个人就是十四岁的索尔·拉斯基。

索尔蹒跚了两步，稳住身形，朝上校跑去。

汤姆·雷诺兹起身拦截，双手伸向索尔的脖子。

索尔没有理会雷诺兹，用所有加入自己阵营的亡灵的力量将他退开，冲过了自己和上校之间最后五英尺的距离。

索尔再次看见上校惊恐的脸，苍白的眼睛瞪得老大，仿佛不相信眼前正发生的一幕。索尔抓住了他，手指掐住老家伙肌肉紧绷的脖子。索尔刚扑到上校身上，雷诺兹也紧随其后扑了上来，三人随上校坐的椅子向后倒去。

威廉·冯·伯夏特将军虽然年事已高，但他的前臂却分外有力。他用坚实的前臂不停地击打索尔，顶撞索尔的脸和胸，力图摆脱索尔的纠缠。但无论上校打他多少下，无论上校用膝盖踹他下身多么狠，无论汤姆·雷诺兹在他的头部和背部砸得多么用力，索尔只是一味将身体重量施加在伸直的胳膊上，双手牢牢箍住上校的脖子。他知道，在上校咽气之前，他都不会松手。

上校殴打，挣扎着，掰索尔的手指，扼索尔的眼睛。唾沫从上校大张的嘴里飞到了索尔的脸上。上校的胸部剧烈起伏着，红润的面庞变成血红，再变成深红。索尔感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注入了自己的臂膀，双手在上校的脖子上愈勒愈深。老家伙的脚后跟敲击在倒地的大座椅的椅腿上，发出哐啷哐啷的声响。

索尔没觉察到一发炮弹击中了距窗户四十英尺的法式大门，玻璃被震裂，碎片撒满他们全身。索尔没觉察到又一发炮弹击中了大宅的上层，古老的柏木椽子燃烧起来，大会堂瞬间被浓烟填满。索尔没有觉察到雷诺兹将力道加大了两三倍，像一个上错了发条的疯狂玩偶一样，对索尔又打又砍，又抓又抽。索尔没有察觉到，托尼·哈罗德从玻璃碴儿上嘎吱嘎吱地爬过，带着从酒吧柜台中取出的两瓶沉甸甸的1971年产唐·培里依香槟王，挥起其中一瓶砸在雷诺兹的后脑勺上。这个傀儡从索尔身上滚落，晕了过去，但身体仍在抽搐颤动，那是上校的命令导致的随机神经冲动造成的。索尔没有觉察到，哈罗德坐在一块黑色地砖上，打开第二瓶酒，往喉咙里大灌。索尔将所有注意力集中在扼住上校脖子

的双手上，而且箍得越来越紧，就连自己被划伤的脸和喉咙中的血溅到上校发黑的脸和凸出的眼睛上，他也浑然未觉。

不知过了多久，索尔终于意识到，上校死了。索尔的手指嵌入恶魔的脖子中如此之深，以至于索尔用力松开手时，上校的脖子上赫然出现了一道道深深的沟槽，就像雕塑家在软黏土上留下的手印。威利脑袋后仰，喉头如同被压烂的易碎塑料，肿胀乌青的脸上，一双无神的眼睛从眼眶中凸出来。汤姆·雷诺兹则躺在旁边的方格里，面部肌肉扭曲，折射出他主人临死前的痛苦。

索尔感觉最后一丝气力从身体中溜走，就像水从打破的容器中流光了一样。他知道，哈罗德就在房间里，必须去应对，但现在他没气力去做这件事。或许永远也做不成了。

意识恢复之后，疼痛也紧随而至。索尔的右肩骨折，流血不止，他感觉碎骨正在肩里互相摩擦。上校的胸部和脖子上覆满了索尔的血，勾勒出索尔在老家伙脖子上留下的淡淡手印。

大宅在接下来的两次爆炸中继续摇晃。浓烟吞没了大会堂。数不清的玻璃碎片反射着索尔背后不知何处燃起的熊熊大火。他感到背上灼热难当，知道自己应该站起来，寻找火源，立刻离开这里。但他做不到。

索尔将脸往上校的胸口贴去，任凭重力将他往下拉拽。破碎的法式大门外又传来了剧烈的爆炸声，但索尔无暇顾及。他只想休息一会儿，只想在站起来之前打个小盹儿。索尔闭上双眼，任由温暖的黑暗将他包围。

多尔马恩岛

1981年6月16日，星期二

“好啦，就这么着吧。”飞行员说。

炮轰一停止，米克斯就驾驶塞斯纳飞机降低高度，从简易跑道上掠过。炮弹在跑道上轰出了为数不多的几个弹坑，如果驾驶得当，运气也足够好，应该是可以避开这些弹坑的。但跑道南端横着两棵倒下的树，而北端燃烧着航空燃油。一架公务机在主停机坪上着火了，附属区域散落着正冒着烟的飞机残骸。机库已经被炸成一堆灰烬和断梁。

“我们已经全力尝试过了。”米克斯说，“燃料表提醒我们得返航了。事实上，我们的燃油仅够返航用了。”

“我有一个主意。”娜塔莉说，“我们可以降落到别的地方去。”

“不行。”米克斯摇着头说，“我们几分钟前绕过来的时候，你应该看到北端的海滩了吧。”他说，“涨潮了，而且暴风雨把那里弄得一团糟。我们没法降落。”

“他说得对，娜特。”杰克森有气无力地说，“我们无能为力。”

“还有那艘驱逐舰——”米克斯接着说。

“你说过，那艘船现在已经在东南端以东五英里了。”娜塔莉厉声道。

“但它有导弹。”米克斯说，“你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呀，孩子？”

他们正在第三次低空飞越机场，接近跑道南端。

“左转。”娜塔莉说，“我指给你看。”

“你在开玩笑吧。”飞出悬崖外几百码后，米克斯说。

“我觉得这个计划很棒。”娜塔莉说，“趁那艘船回来之前，我们抓紧执行吧。”

“不是船，是军舰。”米克斯自动纠正道，“还有，你疯了。”

二十分钟前导弹在悬崖上自毁后，灌木丛一直在燃烧。西方的天空被机场上的大火映得通红。三英里之外，“安托瓦内特号”的残骸漂在海上，冒着青烟，如同一块黑布上的灰烬。驱逐舰轰炸完机场之后，沿着海岸从东面回航，向大宅及其周边倾泻了至少六枚炮弹。那座巨大建筑的屋顶着了火，东厢被完全摧毁，浓烟在残余的聚光灯下翻滚。一发炮弹落在大宅南面靠近中庭的位置，冲击波震碎了窗户，在面朝长草坪的一侧房屋上扎出了无数窟窿眼。草坪一直往前就是海边悬崖。

草坪本身看起来并未受损，只是有一些没有被聚光灯照亮的地方是漆黑的。悬崖上的大火照亮了悬崖边缘的低矮灌木和小树。如果没有火，这些植被是很难被发现的。草坪远端最后二十码左右沐浴在聚光灯的光芒之中，看起来相当平坦，只是在被炸毁的中庭附近有弹坑和碎

石。

“这计划很棒。”娜塔莉说。

“压根儿行不通。”米克斯说，“在通往大宅的最后一段，必须爬上一个三十度的陡坡。”

“对降落来说简直是绝配。”娜塔莉说，“这样你的跑道就不需要太长了。英国航空母舰设计上翘的甲板不就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吗？”

“她说得有道理，伙计。”杰克森说。

“呸！”米克斯说，“三十度？就算我们能在撞上那座燃烧的房子之前停下来，草坪上的阴影里——草坪上大部分都是阴影——或许还暗藏着树枝、大坑，或者装饰用的石头花园。这简直就是在自杀。”

“我投赞成票。”娜塔莉说，“我们必须找到索尔。”

“我也投赞成票。”杰克森说。

“投票是他妈怎么回事？”米克斯难以置信地问，“驾驶飞机什么时候也要靠民主决策了？”他拽了抓棒球帽，看着向东撤退的驱逐舰。“给我说实话。”他说，“我们正在掀起一场革命，对不对？”

娜塔莉望向杰克森，决心冒险一试，“是的。”她说，“是革命。”

“哈。”米克斯说，“我就知道。告诉你们，你们正在同多切斯特郡唯一缴纳会费的社会主义者一起飞行。”他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支冷冰冰的雪茄，放在嘴里嚼了一会儿。“哎，管他的呢。”他终于开口道，“反正汽油也很可能不够我们回航了。”

油门关闭以后，飞机仿佛失速一般，朝悬崖滑而去。星光下，悬崖正面反射着白光。娜塔莉从没有如此兴奋过。宽大的安全带紧勒住她，让她几乎无法呼吸。她身子前倾，紧抓住控制台，只见悬崖以令人窒息的速度迎面扑来。在还有一百英尺着陆时，娜塔莉发现他们的高度太低了——塞斯纳飞机将直接撞进石堆里。

“侧风真他妈帮了大忙了。”米克斯抱怨道。他稍稍给了点儿油门，轻轻拉起起落架。飞机从悬崖边缘和灌木丛上方十英尺飞过，进入高大树木之间的阴影之中。“杰克森，告诉我，那艘船有没有回来。”

杰克森从后座里咕哝了一声。

米克斯精准地将塞斯纳的起落架落在距离被聚光灯照亮的第一块区域。滑行的过程比娜塔莉想象中颠簸。她在嘴里尝到了血的味道，她知道自己咬破了舌头。几秒之后，他们就进入了光亮地带之间的阴影之中。娜塔莉想到了倒地的树干和装饰用的石头花园。

“目前为止一切顺利。”米克斯说。飞机颠簸着穿越了倒数第二个光亮地带，再次扎入阴影之中。娜塔莉感觉他们仿佛在爬一面垂直的鹅卵石墙。右轮撞上了什么东西，又被这东西缠住，塞斯纳飞机瞬间打滑，眼看着就要以五十英里的时速侧翻，米克斯就像一个发疯的风琴手一样，手忙脚乱地操控着油门、刹车和方向舵踏板。飞机稳定下来，滑过了最后一段光亮地带。透过挡风玻璃射进来的探照灯光如同爆发的超新星一般夺目。燃烧的大宅的南墙迅速向他们逼近。

飞机碾过松软的土块，弹跳着转了个弯，右翼从弹坑之上扫过。中庭就在十五英尺外。一张搭在桌子上的遮阳伞被飞机尾流卷走了。

飞机停下来时，机头已经朝向下坡一侧。娜塔莉甚至觉得，自己去过的蓝钻滑雪场的顶峰也没有如此陡峭。他们的飞行员摘下雪茄盯着，就像刚刚发现还没把它点着一样。“你们都下机。”他说。他将放在座椅之间的珍珠手柄点38口径手枪从枪套中掏出来，用枪管敲了敲太阳穴，草草地做了个敬礼的动作。“革命万岁！”

“走吧。”娜塔莉说，挣扎着推开门，解开安全带。她几乎从飞机上摔下去，弄掉了手提包，差点儿崴了脚踝。她从包里取出点32口径柯尔特手枪，把其他东西都留下，闪到一旁，让杰克森跳下。杰克森只带着黑色医疗包和手电筒，但他在头上缠了一条色彩鲜艳的头巾。

“我们去哪儿？”他大喊道，盖住仍在转动的螺旋桨发出的噪声，“很可能有人发现我们降落了。我们得抓紧。”

娜塔莉朝大会堂的方向点点头。大宅这部分的灯都灭了，但透过破烂的法式大门，可以看见门内烟尘弥漫，橘红色的火光中映出几个模糊的身影。杰克森从中庭倾塌的石块中间穿行，踹开装有弹簧的主门，打开坚固耐用的手电筒。光柱刺穿浓烟，照亮了一大块铺着地砖的区域。这里遍地都是玻璃碴儿和碎砖石。娜塔莉走到杰克森前面，高举着柯尔特手枪。她用手帕捂住嘴鼻，以方便在浓烟中呼吸。左手远端有两张桌子，桌上摆放着食物、饮料和一堆乱七八糟的电子设备。在大门和桌子之间的空地上，娜塔莉隐约觉得有一些缠绕在一起的凌乱的衣物，但定睛一看才发现，那些都是尸体。杰克森稳稳地拿着手电筒，小心翼翼地朝第一具尸体走去。手电光束下，浮现出一张欧亚混血美女的脸。索尔三天前同托尼·哈罗德在萨凡纳碰头时，这个女人就在哈罗德开的那辆车里。

“别用光照她的眼睛。”一个熟悉的声音从娜塔莉左侧的阴影中传

来。娜塔莉连忙蹲下，将手枪指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杰克森也将手电光束射向那里。只见哈罗德盘着腿坐在地板上，身边有一把打翻的椅子，椅子周围是更多的尸体。哈罗德的大腿上放着一个半空的酒瓶。

娜塔莉往杰克森身边一靠，取过他手中的电筒，让他拿着柯尔特手枪。“他操控女人，”她说，将手电筒对准哈罗德，“如果他动，或者我表现怪异，就开枪打死他。”

哈罗德忧郁地摇摇头，灌下一大口酒，“完了，”他嘟哝着，“都完了。”

娜塔莉抬起头。透过第三层楼上破裂的屋顶，她看见了繁星。不知何处传来自动喷洒器洒水的沙沙声，但大火已经吞没了第二层和第三层。娜塔莉还听见远方零星的轻型武器开火的声音。

“看！”杰克森喊道。手电光束映出了大椅子附近的三具尸体。

“索尔！”娜塔莉尖叫着冲上前去，“哦，上帝啊。杰克森！他死了吗？哦，上帝，索尔。”她将索尔从另一具尸体上翻过来，把索尔的双手从那具尸体的衬衣上掰开。她马上意识到，这肯定是上校的尸体——索尔曾经给她看过“威廉·波登”在报纸上的照片——但上校脸色乌青，五官扭曲，眼球凸出眼眶，双手布满黄褐斑，僵硬呈爪状，看上去很难分辨，甚至可以说似不似人类。索尔仿佛趴在某种扭曲变形、已经干尸化的怪物身上。

杰克森跪在索尔身边，抓起他的手腕寻找脉搏，然后掀开他的眼皮，让娜塔莉用手电筒近距离照射他的眼睛。娜塔莉看到的只有血，血覆盖了索尔的脸、肩膀、胳膊、脖子和衣服。显然他已经死了。

“他还活着。”杰克森说，“脉搏十分微弱，但总算是有了。”他撕开索尔的连体服，轻轻地将精神病医生翻过身，让娜塔莉用光束将他的头到脚扫了一遍。杰克森打开医疗包，取出注射器，在他左臂上打了一针。用药棉擦净他的后背，开始包扎伤口。“上帝啊。”他说，“他中了两枪。腿没事，但我们必须止住肩上伤口的血。他的手和脖子肯定被人死命掰过。”他抬头看了看楼上的火势，“我们必须离开这里，娜特。到飞机上再给他输血浆。帮我一下好吗？”

他们将索尔扶着坐起来时，索尔不禁发出呻吟。杰克森架住他的左臂，笨手笨脚地将他背上身。

“嘿，”哈罗德从阴影中说，“能带我走吗？”

娜塔莉连忙停下去捡杰克森留在地板上的柯尔特手枪，差点儿把手电筒搞掉。她将枪塞进杰克森的左手，帮着杰克森扶起索尔，好让杰克森解放出胳膊来。“他要操控我了，贾克斯。”她说，“杀了他。”

“不。”索尔出言阻止道，他的眼皮不住地跳动，嘴唇青紫肿胀。他舔了舔嘴唇，用嘶哑的声音说，“他帮了我。”说着朝哈罗德的方向偏了偏头。他的一只眼睛被干涸的血蒙住了，但另一只睁着，注视着娜塔莉的脸，“嘿，”他轻声说，“你怎么才来？”他试图露出微笑，娜塔莉却不禁泪崩。她抱住他，但见他因为肋骨被压痛而五官扭曲，她便立刻松开了。

“我们走吧。”杰克森说。

枪声越来越近，娜塔莉点点头，最后一次用手电光束扫了大会堂一遍。大火已经蔓延到二楼旁边的走廊里，离他们越来越近。在熊熊烈火之中，这里简直就成了耶罗尼米斯·波斯画中的地狱，而地板上的碎玻

璃仿佛就是黑暗中无数恶魔闪亮的眼睛。她最后看了一眼上校的尸体，死亡让那恶魔看起来是那么渺小，那么无足轻重。“我们走吧。”她附和道。

山坡上原本亮着的三组聚光灯现在也熄灭了。娜塔莉拿着手电筒和柯尔特手枪走在前面，杰克森则背着索尔紧随其后。他们还没有穿过法式大门，精神病医生就再次昏迷过去。塞斯纳飞机还停在原地，螺旋桨仍在转动，但飞行员不见了。

“哦，上帝啊。”娜塔莉低呼，将手电光束朝后座和飞机附近的地面照去。

“你会开飞机吗？”杰克森问，将索尔放在有衬垫的后排座椅上，蹲在他身边，开始撕开消毒纱布，准备血浆袋。

“不会。”娜塔莉说，朝山坡下看去。刚才还勉强算得上跑道的山坡此时已被黑暗笼罩。手电光束太刺眼，她甚至都看不见树林在哪里。

山坡下忽然传来气喘吁吁的声音。娜塔莉左手抬起手电筒，右手持枪，支在手电筒上。达利尔·米克斯举手挡住光线，弯下腰，呼哧呼哧喘气。

“你去哪儿了？”娜塔莉问，放下手电筒。

米克斯张开嘴，啐了口痰，又喘了片刻，才说：“灯灭了。”

“我们知道。我问你去——”

“上飞机。”米克斯说，用“横滨大洋鲸队”棒球帽擦了擦脸。

娜塔莉点点头，绕到了飞机背后，从自己那一侧上飞机，而不是从驾驶座一侧上去，因为那样的话，在爬过控制台去自己位置的时候，也许会不小心踢到紧急刹车装置之类的东西。托尼·哈罗德则在另一侧的机翼下等待。

“求你们了。”他哀求道，“你们一定要带上我。我确实救了他的命。真的。求你们了。”

娜塔莉感觉有东西悄悄潜入了她的意识，就像黑暗中一只鬼鬼祟祟的手。她立刻采取了行动——哈罗德刚开口说话，她就朝他靠了上去。现在，她忽然用尽全身力量踢向哈罗德的下身。她很高兴自己穿的是硬邦邦的登山鞋，而不是运动鞋。哈罗德丢掉了手中的酒瓶，双手捂着两腿之间，弯腰倒在了草丛之中。

娜塔莉踏上飞机的起落架，打开了舱门。她不知道精神吸血鬼需要多么专注才能实施操控，但她想托尼·哈罗德现的精力应该不足以支持他玩这种把戏。“走！”她高喊，但米克斯在她关门之前就已经让飞机滑行出去了。

她哆嗦着手寻找安全带，却怎么也找不到，只好双手抓住控制台，但手中的柯尔特手枪妨碍了她抓稳。如果说降落时的爬坡算得上刺激的话，那下坡就相当于太空山过山车、马特宏过山车和父亲最喜欢的野猫过山车三者合为一体。娜塔莉很快就发现米克斯刚才去做了什么。在黑暗跑道的尽头，燃烧着两枚铁路上用的应急烟火棒，两者相距三十英尺，正噼噼啪啪的闪着红光。

“我得知道陆地会在哪里结束，飞机会在哪里腾空！”米克斯在渐渐

洪亮的引擎轰鸣和起落架撞击地面的嘎嗒声中高喊着，“我和我老爸在黑夜里玩套马蹄铁游戏的时候，会把点着的香烟放在木桩上，特别管用。”

他们没有时间说话了。飞机颠簸得越来越厉害。烟火棒迎面扑来，又飞速掠过。过山车恐惧症忽然攫住了娜塔莉——倘若翻过了山顶，车轨没了，而车厢还在走，那该怎么办？

娜塔莉曾估计大宅边的濒海悬崖有大概两百英尺高，那时她觉得两百英尺似乎没那么可怕。现在，塞斯纳飞机已下坠了一百英尺，而且毫无奇迹降临的迹象。就在这时，米克斯做出了一件奇怪的举动——他压低机头，加大油门，将飞机朝充满整个挡风玻璃的白色海浪猛推。娜塔莉后来不记得自己发出了尖叫，也不记得自己下意识地扣下了柯尔特手枪的扳机。但杰克森后来告诉她，她的尖叫非常恐怖，而塞斯纳舱顶的弹孔也证明她确实开了枪。

返航途中，米克斯对这个弹孔耿耿于怀。飞机刚一结束俯冲——这一动作给了他们足够的速度，让他们开始向西爬升到巡航高度——娜塔莉就将注意力转移到别的事情上。“索尔怎么样了？”在椅子上转身问。

“晕过去了。”杰克森说。他还跪在狭窄的空间中。整个惊险起飞的过程中，他都在救治索尔。

“他能活下来吗？”娜塔莉问。

杰克森看着她，眼睛反射着昏暗的仪表盘灯光。“如果我能把他的情况稳定住，他或许就能活下来。”他说，“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别的伤，内伤或者脑震荡之类。他肩上的枪伤没有我想象中那么严重。子弹似乎是走了相当一段距离之后，或者是经过反弹之后才打中他的。我摸

到子弹没入体内两英寸，刚好卡在骨头上。被子弹打中的时候，索尔肯定是弯着腰的。如果他是直立的，子弹肯将会贯穿他的右肺。他流了很多血，但我给他输了很多血浆。我这里还有不少血浆呢。嘿，你知道一件事吗，娜特？”

“什么事？”

“是黑人发明了血浆。一个名叫查尔斯·德鲁的家伙。我曾看到过一个报道，说他在五十年代遇到车祸之后流血过多而死，因为北卡罗来纳州的某家疯子医院说，他们的冰箱里没有‘黑人血’，而又拒绝给他输‘白人血’。”

“现在说这个有什么意义！”娜塔莉厉声道。

杰克森耸耸肩：“索尔肯定会喜欢的。这家伙可比你更喜欢反讽，娜特。或许是因为他是个精神病医生。”

米克斯摘下雪茄，“恕我打断你们的浪漫对话，”他说，“你的朋友需不需要被送到最近的医院去？”

“你是说除了查尔斯顿的医院？”杰克森问。

“是啊。”米克斯说，“萨凡纳比查尔斯顿少一个小时航程，布伦斯威克或者梅里迪恩或者那周边的某个城市又比萨凡纳和查尔斯顿近很多，对燃油不多的我们来说也更安全。”

杰克森看向娜塔莉：“让我先给他输些血，检查一下生命体征，然后再做决定。”

“如果能在不威胁到索尔生命的前提下返回查尔斯顿，那我想返回

查尔斯顿。”娜塔莉说出的这句话连她自己都感到惊讶，“我必须回去。”

“你的旅行你做主。”米克斯耸耸肩，“我可以直飞进去，而不是落在海滩上。不过，如果我错判了燃油的状况，我们就只好掉海里去了。”

“那就别错判。”娜塔莉说。

“但愿吧。”米克斯说，“你有口香糖吗？”

“抱歉，没有。”娜塔莉说。

“那就用你的手指堵住你在我的舱顶开的洞。”米克斯说，“这嗖嗖的气流声听得我浑身难受。”

最终是索尔定下了他们将返回查尔斯顿。在输入三品脱血浆后，他的生命体征稳定下来，脉搏也更有力了。他将没被血覆盖的那只眼睛睁开，问：“我们在哪儿？”三人的争论随之结束。

“我们正在回家。”娜塔莉跪在他身边说。杰克森检查索尔的生命体征之后，宣布自己的双腿已经麻木了，娜塔莉就同医生交换了位置。米克斯并不赞成他们的举动，说在独木舟和飞机上站起来的人都是疯子。

“你会没事的。”娜塔莉抚摸着索尔的额头，补充道。

索尔点点头，“我感觉有点儿怪怪的。”他说。

“那是吗啡的缘故。”杰克森靠在舱壁上，边说边摸索尔的脉搏。

“这感觉有点儿舒服。”索尔说，看起来似乎又要晕过去了。他突然

强行睁开眼，用更响亮的声音问，“上校，他真的死了吗？”

“是的。”娜塔莉说，“我看到他的尸体了。”

索尔深吸一口气：“巴伦特呢？”

“如果他在游艇上，那肯定也死了。”娜塔莉说。

“就像我们计划的一样？”

“可以这么说吧。”娜塔莉说，“虽然事事都不顺利，但梅勒妮最后还是动手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如果她没有撒谎，她告诉我的最后一句话表明，她同上校和巴伦特先生还相敬如宾呢。”

索尔咧开肿胀的嘴，露出痛苦的微笑。“巴伦特干掉了休厄尔小姐。”他说，“这或许激怒了梅勒妮。”他转头直面娜塔莉，皱眉问，“你俩来这儿干什么？我们从没有讨论过你们来岛上啊。”

娜塔莉耸耸肩。“你难道要让我们掉头把你送回岛上去？”

索尔闭上眼，用波兰语说了一段话。

“我很难集中精力思考。”他用英语嘟囔道，“娜塔莉，我们能不能把最后一步缓一缓？能不能晚点儿再去对付她？他们是他们当中最狠毒也最厉害的。我觉得就连巴伦特最后也怕她了。你一个人搞不定的，娜塔莉。”他渐渐昏睡过去，声音越来越小，“结束了，娜塔莉。”他喃喃着，“我们赢了。”

娜塔莉抓着他的手。确定索尔入睡之后，她轻声说：“不，还没有完全结束。”

他们朝着西北方缥缈的海岸线飞去。

查尔斯顿

1981年6月16日，星期二

得益于精准的导航和强劲的顺风，他们在太阳升起前四十五分钟降落在查尔斯顿北面米克斯的小机场里。最后十英里他们都在滑翔，油箱里完全没油了，但他们最终成功地在航标灯标出的跑道上成功降落。

直到被转移到米克斯放在机库里的一台帆布担架之上，索尔才醒过来。“我们还需要一辆车。”娜塔莉说。米克斯和杰克森将昏迷的精神病医生从飞机上抬下来。“那个是可以卖的吗？”她问，朝一辆十二年车龄的大众小型巴士点了点头，那辆车就停在米克斯的新款增强型皮卡旁。

“我的‘电子酷爱快车号’？”米克斯说，“可以卖。”

“多少钱？”娜塔莉问。那辆古老的巴士的设计是六十年代的迷幻风格，车身上绿漆已经褪色，但车上有窗帘，而且尾部座位又宽又长，足够放下担架，娜塔莉觉得这两点相当有用。

“五百美元？”

“成交。”娜塔莉说。杰克森和米克斯将担架固定在驾驶座后面的长

椅上，娜塔莉则在旅行车后部的行李箱中翻找，取出了藏在索尔备用皮鞋里的一叠二十美元钞票，总计九百美元。这是他们最后一笔钱了。她将行李箱和多余的包转移到了小型巴士上。

正在给索尔测血压的杰克森抬起头：“为什么要准备两辆车？”

“我想尽快将他送到医院去。”她说，“我们开车送他去华盛顿会不会风险太高？”

“为什么去华盛顿？”

娜塔莉从索尔的公文包里取出一个资料袋：“这里有一封……索尔亲戚来的信。里面解释得很清楚，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找以色列大使馆。可以说，那里就是我们的紧急出口。如果我们把他带去找查尔斯顿的医生或者医院，警察一定会来过问他身上的枪伤是怎么回事。我们没有必要去冒这种险。”

杰克森正踮着脚尖蹲着。他点点头，然后探了探索尔的脉搏：“如果大使馆的人能迅速将他送去很好的医院，那去华盛顿也可以。”

“他们会在大使馆给他治疗。”

“他需要手术，娜特。”

“他们在大使馆里就有一间手术室。”

“是吗？真奇怪。”他做了个举手投降的姿势，“好的，你为什么不同我们一起走？”

“我要去接鲶鱼。”娜塔莉说。

“我们可以在离开这里之前顺道接上他。”杰克森说。

“我还得去处理那些C-4塑胶炸弹和电子仪器。”她说，“你先走吧，杰克森。我会在今晚到大使馆同你会合。”

杰克森看了她好一会儿，才点头同意。他们走出小型巴士，米克斯走过来。“广播里还没有关于革命的消息。”他说，“革命这种事，难道不是各个地点同时行动的吗？”

“你接着听吧。”娜塔莉说。

米克斯点点头，从她手中拿走了五百美元。“要是革命继续这样搞下去，我说不定可以赚些钱呢。”

“谢谢你载我们飞行。”娜塔莉说。

他们握了握手。

“革命成功之后，你们三个最好去干点儿别的事，这样才能好好享受人生。”米克斯说，“希望你们能一直酷下去。”说着，他吹起了听不清曲调的口哨，走进了活动房屋。

“我们华盛顿见。”娜塔莉说，在旅行车的车门边停下，同杰克森握了握手。

杰克森握住娜塔莉的肩膀，把她拉到面前，在她的唇上重重地吻了一下：“你小心，宝贝。你今晚要做的任何事情，都可以等索尔康复之后我们三个一起做。”

娜塔莉点点头，但并没有说话。她开车快速驶离机场，找到了通往

查尔斯顿的主路。

高速驾驶时，娜塔莉还同时忙着许多事。她将用腰带捆住的C-4塑胶炸弹、脑电波监控器、电极、手持无线电通话器、柯尔特手枪和两块多余的弹匣、发射镇静剂的气枪、一盒飞镖放在第一排，将剩下的电子设备和一把他们上周五买的斧子放在第二排，斧子上盖着毯子。倘若自己因为超速而被拦下，娜塔莉真不知道交警会觉得这些东西是什么。

夜空泛出微茫的灰白色，她父亲将这种现象称为“假黎明”。但东方依旧云层厚密，难见晨光踪影，所以路上的街灯也都亮着。娜塔莉缓缓穿过老城区的街道，心脏狂跳不已。她将车停在距福勒家半街区的地方，按了两下无线电通话器上的通话键“打破静音”，却没有收到任何回应。最后，她只好按下通话键，问：“鲶鱼？在不在？”毫无回应。几分钟后，她从福勒家门口经过，但街对面的小巷中没有一个人影。鲶鱼本应在那里等她的。她将无线电通话器放在一旁，希望鲶鱼在什么地方睡着了，或者去找他们了，或者因为在福勒家门口鬼鬼祟祟地徘徊不去而被警察抓了起来。

福勒家的院子里，大树的树叶上还滴着雨水，那是刚过不久的暴风雨带来的。大树下的福勒家依然一片漆黑，只有二楼的百叶窗中透着微弱的绿光。

娜塔莉绕着街区慢慢打转。她的心脏跳得太快，甚至都有些疼。她的手上满是汗，虚弱得连拳头都无法握住。睡眠的缺乏令她头晕目眩。

单独行动是不明智的。她应该等索尔康复，等鲶鱼和杰克森帮她制订一个周密的方案。从理智的角度说，她应该立刻掉头，向华盛顿驶

去，远离那座一百码外的黑漆漆的房子，远离那如同森林偏僻地带的发光菌发出的绿色磷光。

娜塔莉将车挂在空挡上，努力平复因惊慌而失调的呼吸。她将额头顶在冰冷的方向盘上，强打精神开始思考。

她很想念罗布·金特里。罗布肯定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

她忍不住泪水肆流，但她觉得这只表明自己太累了。她猛然坐起身，用手背擦干净鼻涕。

到目前为止，除了娜塔莉小姐，大家都在这场噩梦之中都付出了太多太多。罗布履行了使命，英勇牺牲；索尔单枪匹马去岛上同五个恶魔交锋；杰克·科恩因为帮了他们而罹难；就连米克斯、杰克森和鲶鱼也为娜塔莉小姐做了大部分工作。

在内心深处，娜塔莉知道，如果他们晚来几个小时，梅勒妮·福勒肯定已经不在家里了。说不定她已经走了。

娜塔莉紧紧抓住方向盘，以至于指节都发白了。她强迫自己昏沉的大脑去分析梅勒妮的动机。娜塔莉知道，经过这么长时间，这么多事，尤其是过去几个月的一系列疯狂举动，她的复仇渴望已经被消磨殆尽了。在那个遥远的十二月里的星期天，她无助又无措地站在闭门的殡仪馆外，她知道自己父亲的尸体就躺在里面，心底暗暗起誓，一定要手刃仇人，尽管她还不知仇人是谁。然而现在，她已经不是那时的她了。同索尔不一样，驱使她行动的已不是对虚无缥缈的正义的追求。

娜塔莉看向半街区外的福勒家。她发现，自己现在的行为动机竟然与当年选择接受教师培训时如此相似。如果任由梅勒妮·福勒活在这个

世上，那就像明知一条致命毒蛇在全无察觉的学生中横行，却逃离了学校一样。

娜塔莉用颤抖的双手重新系上腰带，捆好沉重的C-4塑胶炸弹。脑电波监控器需要更换电池，但她忽然记起，她把放后备电池的包留在小型巴士上了，不由得惊慌失措了一分钟。最后，她笨手笨脚地打开了廉价无线电通话器的电池盒，将电池转移到脑电波监控器里。

固定传感器线路的两条胶带松脱了，她没有重新粘上，任其晃来晃去。她将引爆器连接到C-4塑胶炸弹的雷管上。主雷管是电雷管，但还有一个机械定时器可以引爆。她和索尔甚至还安装了一条可燃烧三十秒的引线。她拍了拍口袋，恐慌再度袭来，因为她一直随身携带的打火机不在那里——它同包里的其他东西一起落在岛上了。娜塔莉在储物箱里翻找一番，发现在几张州地图之间夹着一盒火柴，那是他们在塔尔萨的一家餐馆里拿走的，一根火柴都没用过。她把火柴盒塞进口袋。

娜塔莉瞥了眼身旁座位上的东西，挂上挡，但脚仍踩在刹车上。她七岁的时候，曾去一处新开的市政游泳池游泳，一个朋友反复唆使她去一块高高的跳水板试试。那块弹跳板是六块之中最高的，比下一层板子高十英尺，位于一座专门给擅长跳水的成年人用的高塔之上。娜塔莉当时几乎不会游泳，但她听了朋友的话，立刻从浅水区里爬上来，满怀信心地经过一名救生员，朝高塔走去。救生员正同一名少女聊得热火朝天，没有察觉一个七岁幼童爬上仿佛没有尽头的梯子，走到窄窄跳板的顶端，跳入看上去遥远得仿佛小碗的游泳池。

经过这件事，娜塔莉认识到，凡事只要想太多，就不敢去做了。只有放空大脑，不多想，才能付诸行动，一气呵成。至于接下来怎么办，得先干起来再去考虑。她挂上挡，沿着安静的街道开走。这一刻，同她

当年跳下跳板时相同的念头窜进脑中：现在不能回头了——我真的要这么做吗？

老巫婆回家之后，就在家门口新建了一道六英尺高的砖墙，墙上还竖着四英尺高的黑色铁栏杆。不过，原来那扇装饰用的大门还是保留了下来，门两侧有三英尺高的铁格栅。门上了锁，但没有深深嵌入水泥中。娜塔莉将旅行车的时速提升到三十三英里，然后突然右转，开上人行道，撞进了黑色铁门之中。娜塔莉的牙齿在剧烈的颠簸中碰得咔哒作响。

铁门顶部倒下来，将挡风玻璃砸成一面布满裂纹的白网，右挡泥板撞裂了装饰用的喷泉。车滑过院子，穿过灌木丛和矮树，轰隆一声扎进房子正面。

娜塔莉忘了系安全带，身子向前一飞，额头撞在挡风玻璃上，被反弹回座位。她看见满天金星，感觉恶心想吐。最近三个小时里，她第二次把舌头咬出了血。那些精心摆放在座位上的武器也散落在地板上。

开局不错，娜塔莉有气无力地对自己说。她俯下身子去拿柯尔特手枪和飞镖枪。那盒飞镖同手枪的备用弹匣一起掉到了座椅下面。算了，反正两把枪都装填好了弹药。

她踹开车门，迈入黎明前的黑暗中。他只听到水从破裂喷泉中涌出的汩汩声和从汽车冷却器上滴落的滴答声，但她肯定进门时弄出的这番动静惊醒了半个街区的人。留给她去做必须做的那件事的时间只有几分钟。

她本来打算用三千磅的汽车撞开房门，但车子偏了两英尺。她将点32口径手枪插到腰间的枪套里，飞镖枪拿在右手中，试着推了推房门。或许梅勒妮没有锁门，那就好办了。

但门是上了锁的。娜塔莉记得门内有一串锁和锁链。

娜塔莉将飞镖枪放在旅行车的车顶，从后座取出斧子，去砍门装着铰链的那一侧。她一连猛砍了六下，汗水混合着刚才撞在挡风玻璃上而流出的血混合在一块儿，落入娜塔莉的眼里。八下之后，铰链附近的木头裂开了。十下之后，沉重的房门被劈开，向内塌陷，但左侧依然连着门闩和锁链。

娜塔莉气喘吁吁，强忍住呕吐的冲动，将斧子扔入草丛之中。房内仍然没有响起警报，也没有任何动静。二楼犹自向院子里投下令人毛骨悚然的绿光。

娜塔莉抽出柯尔特手枪，扳起击铁。她想起这把枪里只有七发子弹，因为她在塞斯纳飞机里已经误射了一发。她转身拿上飞镖枪，双手各持一把枪。她愣了一会儿，感觉自己的造型很滑稽。她父亲或许会说她这会儿看上去像是他最喜欢的牛仔——胡特·吉布森。娜塔莉从没看过胡特·吉布森的电影，但他至今也是娜塔莉最喜欢的牛仔。

她踹开塌陷的大门，步入黑黢黢的走廊，完全不去想接下来该怎么做。她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心脏跳动得如此疯狂，却还没有蹦出胸膛。

鲶鱼跨坐在离门六英尺的一把椅子上，一对死鱼眼紧盯着娜塔莉，一条线缠在他大张开的嘴巴的下颚牙齿上，线上吊着一块牌子。借助院子里传来的微光，她可以看见牌子上用记号笔写着两个潦草的字：走开。

或许她已经离开了，或许她已经离开了，娜塔莉在内心安慰自己，绕过鲶鱼，朝楼梯走去。

马文从她右侧的餐厅门中冲出，紧接着，身形魁梧的卡利也堵在了她左侧的客厅门口。

娜塔莉向马文的胸膛发射了一枚镇静剂飞镖，然后扔掉无用的飞镖枪。见马文挥动致命的屠刀砍下来，娜塔莉立刻举起左手，抓住他的右腕。这个动作减缓了刀下降的速度，但刀尖仍然没入了她左肩半英寸。她死命地阻挡着马文的胳膊，迈开笨拙的舞步，将男孩转了个圈。这时卡利撒开粗壮的光膀子，将她和马文一齐抱住。娜塔莉感觉卡利的双手在她背后交叉握紧。她知道，这个巨汉只需两秒就能将她的脊柱勒断。于是他将柯尔特手枪插进马文的左臂之下，将枪口顶在卡利柔软的腹部，开了两枪，发出两声闷响。

卡利平静的脸瞬间阴沉下来，就像一个失望孩子。他的手松开了，向后踉跄两步，紧抓住客厅门的门框，就像地板突然变垂直了一样。他的胳膊上肌肉紧绷，几乎将门框捏碎。他抵抗住将他拉回门厅的那股看不见的力量，向娜塔莉的方向重重地踏出一步。他伸出右臂，似乎要在她身上寻找支撑。

娜塔莉将手臂搭在马文突然松垮下来的肩上，又开了两枪。第一发子弹射穿卡利的手掌，进入他的腹部；第二发子弹则像变戏法一般，齐齐打掉了他左耳的耳垂。

娜塔莉发现自己开始啜泣、尖叫。“倒下！倒下！”但他没有倒，而是再次抓住门框，慢慢地坐下来。他的慢动作几乎与马文的同步。马文手中的刀哐当一声落在地板上。娜塔莉在黑人男孩的脸撞到抛光木地板

前抓住了他的头，扶着他躺在鲶鱼的脚边，然后猛然转身站起来，将枪口转向饭厅门和通往厨房门的短走廊。

没有人出来。

娜塔莉开始登上长长的楼梯时仍在啜泣，大口呼吸着空气。她啪地拍下电灯开关。挂在门厅里的水晶吊灯没有亮，而楼梯尽头的平台也仍然淹没在阴影之中。她迈上三级台阶便看到了从梅勒妮·福勒卧室门下缝隙中透出的绿光。

娜塔莉发现自己的啜泣变成了低声哀号，于是连忙止住。在距楼梯平台三级台阶的地方，她停下来，解开了腰带，将一包包C-4塑胶炸弹挂在左臂上，机械定时器面朝上，倒计时定为三十秒。只要按下开关，就能其触发。她瞟了眼脑电图监控器。绿色的工作灯仍在闪烁，引爆器依然连着C-4塑胶炸弹的雷管。她又等了二十秒，让老巫婆有机会采取行动。

但楼上依旧一片静默。

娜塔莉向楼梯顶端的平台看去。一把藤条坐垫的曲木椅子放在梅勒妮卧室门口的左侧。出于直觉，娜塔莉立刻判定，索恩先生几十年来就是坐在这把椅子上为梅勒妮守夜的。平台左侧是一条漆黑的走廊，转过走廊末端的拐角，就可以去房子后部。但她看不见拐角那边的情况。

娜塔莉听见楼下传来了响动，连忙转身，却只看见躺在地板上的三具尸体。那声音是卡利发出的——他的尸体软绵绵地向前倒去，额头撞在抛光木地板上时发出轻柔的碰撞声。

娜塔莉又转过身，举起柯尔特手枪，迈上台阶，来到楼梯平台上。

她本以为漆黑的走廊中会冲出什么东西，并为此做足了准备，差点儿就朝那深邃的阴影中开枪。可是，什么都没有发生。

走廊里空无一人。梅勒妮的房门紧闭着。

娜塔莉转身面对梅勒妮的卧室房门，手指紧扣在扳机上，左臂半弯，左手握着沉重的C-4塑胶炸弹带。楼下传来挂钟滴滴答答走动的声音。

或许是异响惊动了她，或许是一股微弱的气流从她脸上拂过，总之，某种下意识的线索让她在那一刻抬起了头，望向阴影中十英尺高的天花板，以及天花板上一个颜色更深的方块——通向阁楼的小活板门开着，一个身影悬在上面，随时准备跳下。那是六岁的贾斯汀。他疯狂地咧着嘴，双手化为钢爪，反射着幽幽的绿光。

娜塔莉边往旁边跳去边向上射击。但贾斯汀嘴中发着刺耳的嘶嘶声跳了下来，子弹只打中了木头，他的钢爪从娜塔莉的右臂上划过，将柯尔特手枪从她手中拍落。

她踉跄着连连后退，抬起左臂，将缠着C-4塑胶炸弹的腰带当作盾牌。小时候，每逢万圣节，娜塔莉都会去街角的杂货店买“女巫之爪”，那是一种蜡做的指套，上面的彩色指甲足有三英寸长。贾斯汀的十根指头上都套着这种指套，只不过他的指套是钢做的，指甲则是三英寸长的手术刀。娜塔莉的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一个画面：卡利或者梅勒妮的其他某个傀儡在制作这副钢指套时，往指套里倒入融化的铅，然后眼睁睁地看着男孩将手指插入其中，等待铅冷却凝固。

贾斯汀朝她扑过来。娜塔莉倒退到墙边，本能地抬起左臂。贾斯汀的指甲深深扎进了腰带之中。八柄手术刀划开帆布、塑料衬里和C-4塑

胶炸弹，两柄手术刀刺进娜塔莉的前臂，她不由得紧咬牙关。

贾斯汀将缠绕炸弹的腰带从娜塔莉手中扯断，甩到栏杆之外，嘴里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欢呼。娜塔莉听见十二磅的惰性炸药落在下面走廊时发出的扑通一声闷响。她将视线投向地板，发现柯尔特手枪正躺在楼梯扶手的两根支柱之间。她朝枪迈出半步，但贾斯汀抢在他前面跳过去，用一只穿着蓝色帆布鞋的脚将枪踹飞，旋转着掉到楼下。

娜塔莉向左虚晃一下，跳到右边，试图接近楼梯。贾斯汀跳过来拦截她，将她堵回去，但娜塔莉已经瞥见卡利正沿着阶梯往上爬，强壮的身躯填满了楼梯间。他已经爬完了三分之一的路，身后拖这一条长长的血迹。

娜塔莉转身跑过短走廊，但又突然停住。她知道，这正是老巫婆给她设的陷阱。谁知道在那些黑暗的房间里有什么东西正等着她呢。

贾斯汀快步跟上，手指不停地飞速舞动。娜塔莉猛然转身，用沾血的右手抓起曲木椅，一条椅腿击中了贾斯汀的嘴，将其牙齿打松，但男孩没有丝毫迟疑，如同被恶魔附身的傀儡，挥舞着双手。他锋利的指甲从椅腿上划过，撕掉了藤条坐垫。贾斯汀蹲下身子，瞄准娜塔莉的下盘发动攻击，寻找着股动脉。娜塔莉拿着椅子向下砸去，力图将他压在地板上。

但男孩的速度很快，锋利的爪子从几英寸外划过她的大腿，在娜塔莉压住他之前他就闪开了。他向右虚晃一下，然后冲到左边，向上挥砍，朝后跳开，然后再次猛冲。他的帆布鞋在硬木地板上发出轻微的吱吱声。

娜塔莉挡住了贾斯汀的所有进攻，但她被划伤的胳膊已经因疲累而

疼痛不已。左臂上的刺伤仿佛已经伤及骨头。每次抵挡她都会后退，现在她已经背靠梅勒妮·福勒卧室的房门。尽管无暇多想，但她大脑的一个角落里依然浮现出一幅画面：房门猛然打开，她落入了等待已久、胳膊乱舞的老巫婆怀中，老巫婆伸手抓住她，上下颌不停开合着，没有牙齿的牙龈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

但房门没有开。

贾斯汀继续俯身向她冲击，一次次地承受着椅腿在胸膛和脖子上的猛击。他大幅挥舞着胳膊，企图用锋利的指尖划伤她的双手、双臂和乳房。但他的胳膊太短了，每次挥舞都与目标相差好几英寸。

贾斯汀将利爪扎进椅子的木座框中，用力拉拽，试图将曲木椅从她手中挣脱，或者撕为两半。木屑不断飞出，但座框仍然牢固如初。

在惊恐之余，理智也开始向娜塔莉发送信号。她仿佛听到了索尔那干瘪又迂腐的声音在说话：老巫婆在操控一个孩子的身体，娜塔莉，她只有一个六岁孩子的攻击半径和体重。梅勒妮的优势是恐惧和愤怒，而你的优势是体型和体重，是力量和质量。千万别浪费。

贾斯汀发出了蒸汽壶中的开水溢出时声音，再次向她发动攻击，紧贴着地面又抓又刨。娜塔莉看见卡利的秃顶脑袋从楼梯平台边缘升起来。

她挡住贾斯汀的冲击，双手伸直，抓住椅子，把整个身子的重量压在上面，手使劲推，脚也使劲踹。破裂的椅腿夹住了他的脖子和躯干，将他推回去，撞到了磨光的栏杆上。木质栏杆发出咔嚓一声，但并没有断裂。

贾斯汀以貂一样的柔软和猫一样的敏捷跳上五英寸宽的栏杆，用很短的时间就掌握了平衡，作势就要朝他扑来。说时迟那时快，娜塔莉一个箭步冲到斜上方，抓着椅子，抡圆了胳膊，奋力挥出，将贾斯汀从栏杆上打下去，就像他是一个血肉做的棒球一样。

贾斯汀、卡利和梅勒妮紧闭的门后无数的声音一齐发出一声尖叫，但那个孩子傀儡并没有就此罢休。

贾斯汀弓着身子，头发飞舞，抓住六英尺外的大吊灯末端，那里刚好与平台平齐。转眼间，他开始沿着吊灯往上爬，在楼梯平台上方十五英尺处稳住了身形。他的钢爪紧握着铁链，双腿挤压着水晶灯饰，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仿佛一曲混乱的音乐。

娜塔莉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手中的椅子悄然放下。卡利还在继续往上爬，手已经放到了最顶部的台阶上。贾斯汀前后摇晃着吊灯，圆脸上咧开一个可怕的讥笑。他伸直左臂，每晃来一次，手指就离栏杆近一分。

在房子刚落成不久——那至少是一个世纪前——吊灯上就算挂着十个贾斯汀也不在话下。铁链和铁锚栓现在也仍然结实，但在经历了一百多年南卡罗来纳潮湿天气的侵蚀，昆虫的蛀咬，以及无心的忽视之后，固定铁链的那块九英寸厚的木梁终于经不起折腾了。

娜塔莉看着贾斯汀和吊灯一同从视野中消失，五英尺宽的天花板灰泥、电线、锚栓和朽木一同坠下去，落地时发出震耳欲聋的噪声。水晶水片像手榴弹弹片一样扎进墙中。

娜塔莉想下楼取回手枪和C-4塑胶炸弹，但她立刻想起，它们应该已经被掉落的这堆垃圾掩埋在了下面的走廊里。

警察都去哪儿了？这到底是什么社区啊？娜塔莉想起，昨晚附近的大部分房子都没有亮灯，邻居们要么都住得很远，要么就都是老人。她闯入时虽然闹出了她自认为很大的动静，但很可能没有人注意到这辆车，或者明白这些动静是怎么造成的。她一共开了四枪，其中两枪应该都能让人听见，但本街区厚密的热带植被会阻挡乃至扭曲声音。也许大家只是不愿惹麻烦罢了。她看了沾着血的手表。从她闯入前门到现在，总共还不到三分钟。

天啊！娜塔莉在心中惊呼。

卡利将她拽倒在楼梯平台上，抬起一双苍白无神的眼睛，正对着娜塔莉的眼睛。

娜塔莉无声地抽泣着，抡起椅子，朝卡利头上砸去——一下，两下，三下。一条椅腿折断了飞出去，在墙上反弹回来。卡利的下巴撞到了木地板上，巨大的身体下滑了五个阶梯。

娜塔莉看见他抬起覆满血污的脸，手脚抽搐着，又开始向上爬来。

她转过身，用椅子猛击沉重的房门。“该死！梅勒妮·福勒！”她用最大的嗓门高喊。敲击四下之后，曲木椅在她手中裂解了。

房门向内开启。门并没有上锁。

房间的百叶窗是关闭的，窗帘也都拉上了，黎明前的灰白天光压根儿透不进来。示波器和其他生命维护仪器散发着微弱的电子光芒。欧德史密斯护士、哈特曼医生、南希·沃登——贾斯汀的母亲——站在娜塔莉和床之间。三人都穿着白色罩衣，脸上带着整齐划一的表情。同样的

表情，娜塔莉只在关于集中营幸存者的电影纪录片里见过——他们瞪圆了眼睛，张大了嘴，难以置信地注视着铁丝网外驶来的盟军部队。

在这最后一道防线之后，就是那张大床和躺在床上的老巫婆。床罩上垂着蕾丝纱帘，床罩内还设有透明塑料氧气帐。尽管有这两层东西阻隔视线，但娜塔莉还是轻松地辨认出床单下那个干皱的人形。她布满皱纹的脸上五官扭曲，茫然地瞪着眼，头皮上长满老人斑，只在头颅边缘还留有稀疏的蓝发，枯骨似的右臂搭在被子外，干瘦的手指痉挛似的抓扯着床单和被褥。老巫婆在床上虚弱地蠕动着，娜塔莉愈发觉得，她就像一个被从自然栖息地里拎出来的得了酸皮病的海洋生物。

娜塔莉飞快地左右打量，确保没人躲在门后或者从走廊里进来。她的右手边有一个镜面肮脏的梳妆台。一把梳子被小心放发黄的桌巾上。梳齿上缠绕着几缕蓝发。娜塔莉的左手边，一堆食物托盘同茶杯和脏碟子一起放在地板上，脏衣服垒成了一座座三英尺高的小山，高高的衣橱敞着门，衣服掉落在衣橱下，医疗器械凌乱地摆在秽物之中，四个长长的氧气罐靠在两轮的推车上。氧气罐上的密封阀是完好的，说明它们是新近运来的替换品，而老的氧气罐正在往老巫婆的塑料帐篷里注入氧气。房间里散发的恶臭是娜塔莉从未闻过的。她听到一声响动，向左转头，看见两只老鼠正在脏碟子和臭衣服里搜寻食物。老鼠对这里的人视而不见，就像这里无人居住一般。娜塔莉意识到，事实上这里确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活人。三具行尸走肉以整齐划一的步调张开嘴。“走开。”他们像气急败坏的孩童一样抱怨道，“我不想再玩了。”曲折起皱的透明塑料氧气罩下，老巫婆的脸被扭曲和拉伸。她来回摆动着脑袋，没有牙齿的嘴里满是唾液，一开一合地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

三个傀儡同时抬起右手，就像同一个人一样。他们手中的手术刀反射着显示器屏幕发出的绿光。只有三个傀儡吗？娜塔莉不禁起疑。她觉

得应该有更多才对，但她又累又怕又疼，没法细想。等会儿再说吧。

此时此刻，她很想说点儿什么。但她拿不准该说什么。或许可以向这些僵尸及其主人解释，她父亲曾经对她来说有多么重要，不应该像烂电影中的路人甲一样被随意抹杀。任何人——所有人——都不能被随意抹杀。总之就是类似的台词。

可是，外科医生却开始拖着沉重的脚步向她走来，另两个傀儡紧随其后。娜塔莉快步冲向左侧，打开第一个氧气罐的密封阀，转动节气阀，将其朝哈特曼医生用力抛过去。她不禁倒抽一口冷气。氧气罐比想象中重多了。它重重地砸在地板上，撞翻了南希·沃登，滚到了床下，将纯氧喷进了屋子。

哈特曼持刀横向一挥，娜塔莉往后一跳，但慢了半拍。她将载着一个空氧气罐的推车推到神经外科医生和她自己之间，然后向下一瞥，发现她的衬衣下腹部上划出了一条小口子。虽然只伤及浅表皮肤，但血已经渗到了衬衣上。

卡利用手肘为支点，爬进了屋子。

娜塔莉感觉自己火冒三丈。她、索尔、罗布、科恩、杰克和鲶鱼——他们所有人付出了那么多，决不能在这里止步。索尔或许会认为这充满了讽刺意味，但娜塔莉讨厌讽刺。

在肾上腺素的作用下，母亲可以将汽车从孩子身上抬起来，商人可以抱着钢保险箱跑出着火的大楼。同样，肾上腺素也让娜塔莉将七十五磅重的第二个氧气罐高举过头顶，径直朝哈特曼医生的脸上砸去。节气阀开关被完全撞掉，罐子同医生一起砸到地板上。

南希·沃登朝她爬过来。欧德史密斯护士举起手术刀，径直朝她冲过来。娜塔莉将一张浸着尿的床单扔向高挑的护士，俯身闪到右边。被床单罩住的护士撞到橱柜上。转眼间，手术刀就刺破了淡薄的床单，再次露出锋芒。

娜塔莉抓住一个灰色的枕套，边跑边往里面塞东西。但南希·沃登突然伸出手，抓住了她的脚踝。

娜塔莉重重地摔在破旧的地毯上，努力用光脚踹开那个女人。贾斯汀母亲手里的手术刀不见了，但她双手牢牢地箍住了娜塔莉的腿，显然打算将娜塔莉同她一起拽入高床下面。

三英尺之外，卡利已经爬进了屋子。伤口撕开了他的腹腔壁，内脏流了一路，从屋内一直延伸到到漆黑的楼梯平台上。

欧德史密斯护士将床单完全划开，像迟钝的街角哑剧演员一样转过身。

“住手！”娜塔莉用最大肺活量发出尖叫。南希·沃登将她又往床的方向拉了一英尺。她摸出火柴盒，擦亮一根火柴，试图点燃枕套。枕套被烧焦了，但没有点着。火柴熄灭了。

卡利已经抓住了她的头发。

娜塔莉点燃了第二根火柴，凑到枕套边，力图让转瞬即逝的火焰尽量向枕套释放热量，就连手指被灼伤了也浑然不顾。

枕套燃了起来。

娜塔莉侧肩将枕套投到挂着床罩的高床上。床底的纯氧助长了火

势，床罩、床上用品、木床框被瞬间点燃，蓝色的火焰如同间歇泉一般喷射到天花板上，不到三秒钟，整个房间都被火焰吞没。

空气变得无比灼热，娜塔莉不由得屏住呼吸，将身上已经着火的那个抓住她脚踝的女人一脚踢开，起身就跑。

卡利松开她的头发，但她站起来的时候，卡利也站了起来，挡在门口，就像一具被掏空了大半内脏的尸体突然愤怒地从解剖台上爬了下来一样。

他伸出长臂，抱住娜塔莉，将她摔了出去。娜塔莉继续屏着气，看见床上的老巫婆在纯蓝色的高热火焰中扑腾挣扎。她焦黑的身体已经只剩下破碎的躯壳，就像被烤焦的蝗虫。就在这时，床上的老巫婆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尖叫，欧德史密斯护士、南希·沃登、卡利、哈德曼医生，以及娜塔莉都听到了这声尖叫。

娜塔莉拼死一搏，抱住卡利，顺势一转，跌到门外的楼梯平台上。就在这时，第二个氧气罐也爆炸了。卡利为娜塔莉挡住了爆炸的威力。眨眼间，房子里便弥漫着烤肉的味道。他们一起撞到了楼梯间拐角的墙上，卡利摊开了双臂，娜塔莉滑落到楼梯上，身上已经着火的卡利则掉在墙下的栏杆上，翻落到下面的尸堆之中。

娜塔莉在楼梯上埋下头，脸凑到栏杆支柱边。她感受到燃烧的天花板传导下的热量，看到水晶碎片反射的火焰光芒，但她太累了，根本动不了。

她已经拼尽了全力。

一双强健的臂膀将她抬了起来。她虚弱地挥拳反击，但拳头绵软无

力，就像棉球一样。

“是我，娜特。我还要腾出一条胳膊扶马文呢。”

“杰克森！”高个子黑人用左臂搀扶着她，用右手抓住他的前黑帮首领的衬衫胸部。娜塔莉恍恍惚惚地记得自己来到一个一面墙被打碎的玻璃房间，经过一个花园，穿过车库的黑暗隧道。一辆小型巴士在小巷里等待，杰克森将她温柔地抱到尾部座椅上，将马文放在后部的地板上。

“上帝啊，”杰克森喃喃自语，“今天可真够折腾的。”他在娜塔莉身边蹲下，用一条湿毛巾擦掉她脸上和身上的血迹和污渍，“上帝啊，女士，”最后他说，“你可真是个厉害的角色。”

娜塔莉舔了舔裂开的嘴唇。“让我看看外面。”她低声说。杰克森架住她，帮她站起身。大火已经将福勒家完全吞没，并且蔓延到了霍奇斯家。透过建筑物之间的缝隙，娜塔莉看到了街道上挤满了消防车、轿车和攒动的人头。两条水柱徒劳地喷向福勒家的熊熊大火，其他消防水管则对准了邻居家的树和屋顶。

娜塔莉向左转头，看见索尔已经坐起来，眯缝着近视的双眼看着火焰。他转头面对娜塔莉，面露微笑，虚弱地摇了摇头，仿佛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幕，然后就又躺下去睡着了。

杰克森将一捆卷好的毯子垫在她头下，又给她盖上一层毯子，然后跳下车，大力关上车门，爬进驾驶席，发动了引擎。“如果你们这些游客不介意的话，”他说，“我得在警察和消防队员找到这条小巷前把我们都弄走。”

小型巴士一路顺畅地行驶了三个街区。当然，对面车道上仍有轿车

和救护车在朝浓烟的方向驶去。

杰克森驶上52号高速公路，向西北方向前进，经过俯瞰海军造船厂的公园和狭长的汽车旅馆区，然后在多彻斯特路再次切入26号州际高速公路，经过主机场，离开了这座城市。

娜塔莉发现，自己只要一闭眼，就会看到不想看到的东西，听到内心深处的尖叫。“索尔怎么样了？”她用颤抖的声音问。

杰克森目视路面答道：“他很好。他中途醒来，告诉了我你打算做的事。”

娜塔莉转换话题：“马文怎么样？”

“他还在喘气。”杰克森说，“其他人我们等会儿谈。”

“鲶鱼死了。”她的声音已明显不受控制。

“是的。”杰克森说，“听着，宝贝，地图上说，再开几英里，过了拉德森之后，有一个休息区。我会在那儿把你弄干净，包扎两处刺伤，给烧伤和割伤的地方涂抹膏药，再给你来一针，让你好好睡一觉。”

娜塔莉点点头，强打精神说：“好的。”

“你知不知道，你的头上撞了一个大包，眉毛也烧掉了，娜特？”他从内后视镜里看着她。

娜塔莉摇摇头。

“能告诉我，里面都发生了什么事吗？”杰克森柔声问道。

“不行！”娜塔莉开始无声地啜泣。她感觉这样很舒服。

“好吧，宝贝。”他说，吹了一小段口哨，然后又说，“妈的，我只想离开这座该死的城市返回费城，结果比拿破仑从该死的莫斯科撤退还难。要是有人再挡着我们去以色列大使馆，他们一定会吃不了兜着走。”他拿起珍珠手柄的点38口径左轮手枪，然后迅速塞进座位下方。

“这把枪从哪儿弄来的？”娜塔莉问，拭掉了眼角的泪水。

“从达利尔那儿买的。”杰克森说，“你不是唯一愿意资助革命的人，娜特。”

娜塔莉闭上双眼。那些她不愿看到的東西还在眼前，但尖叫的冲动已经减弱了几分。一个念头飘进脑海：索尔·拉斯基并不是唯一坚持理想的人。

“我看到路牌了。”杰克森用深沉而坚定的声音说，“马上进入服务区。”

贝弗利山

1981年6月21日，星期六

托尼·哈罗德庆幸自己死里逃生。

黑人婊子在岛上对哈罗德发起猝不及防的一击之后，他还以为自己的运气用光了。他用了半个小时才重新直起身子，然后把那个疯狂夜晚的剩余时间都花在躲避警卫上。那些人像发了疯似的，一见到人就开枪。哈罗德本来想去机场，打算连蒙带骗地混上萨特或者威利的私人飞机，但他一看到那边燃起的大火，便拔腿跑回了树林。

哈罗德钻到圆形露天剧场附近的一间夏令营小平房的床下，躲了好几个小时。一对醉醺醺的警卫曾闯进来，将厨房和主卧中的酒和值钱的东西洗劫一空，在客厅里玩了三局扑克，然后才东倒西歪地归队。从他们兴奋的交谈中，哈罗德得知，“安托瓦内特号”被摧毁的时候，巴伦特就在船上。

天刚擦亮，哈罗德就从床下爬出来，朝码头区走去。那里拴着四艘船，哈罗德成功热启动了其中一艘——那是艘十二英尺长的快艇。这本事是他在芝加哥黑帮里混的时候学会的，自那以后便在没用过。一名在

橡树下宿醉的警卫朝他开了两枪，但此时哈罗德已经驶出大海一英里了。对方也没有再追来的迹象。

尽管航海技能贫乏，但哈罗德知道，多尔马恩岛离大陆海岸只有二十英里，只要一直向西行驶，肯定会遇到大陆。

天空阴云密布，但大海很平静，也许是为了补偿昨晚那场疯狂的暴风雨吧。哈罗德找到一条绳子，固定住方向盘，将帆布罩在驾驶舱上，然后昏昏睡去。他醒来时距海岸两英里，油已经耗光的快艇漂在海面上。他用九十分钟就走完了十八英里，但剩下的两英里却又花了他八个小时，这还得多亏了一艘小型商业渔船发现了他，将快艇拖到自己旁边。佐治亚州渔民将哈罗德带上船，给了他水、食物、防晒霜和足够返回海岸的燃油。他跟随渔船从小岛和绿树成荫的海岬之间穿过。这番景象，他觉得仿佛有三个世纪都没见过了。最后，他将快艇停在了一个名叫圣玛丽的偏僻小镇附近的小港里。他发现自己身在佐治亚州南部，与南面的佛罗里达州只隔着一个三角洲。

哈罗德谎称自己不懂航海，在希尔顿·海德岛附近租了船，然后就迷路了。尽管当地人很难相信有人会如此愚蠢，迷路迷到这里来，但他们最后似乎都接受了哈罗德的说辞。为了进一步巩固关系，他带着自己的营救者、码头主人和五个旁观者去了最近的酒吧——一个破破烂烂的下等酒吧，就在通往圣玛利亚州立公园的岔路旁边——热情地请他们消费了两百八十美元。

老伙计们还在举杯祝他身体健康，他却说服了酒吧老板的女儿斯塔尔开车送他去杰克森威尔。彼时才傍晚七点三十分，夏日的阳光还要过一个小时才会消失。但当车快到目的地时，斯塔尔却说天色太晚，她不愿意单独驾车返回三十五英里外的圣玛丽，并提议他们在杰克森威尔海

滩或者彭特·维德拉找一家汽车旅馆住下。她快四十岁了，穿着涤纶裤子的双腿以哈罗德难以想象的角度张开。哈罗德给她塞了五十美元小费，告诉她下次来好莱坞的时候找他，然后让她把他送到杰克森威尔国际机场美联航的出入口。

哈罗德的钱包中还剩下差不多四千美元——他旅行时向来都爱随身携带一些钱，而且没人告诉他岛上不能购物——但他用一张信用卡购买了前往洛杉矶的头等舱机票。

他在飞往亚特兰大的航班上小睡了一会儿。在亚特兰大转机后，给他送晚餐和饮料的空姐明显觉得哈罗德来错了机舱。他打量了一下自己，闻了闻身上的气味，知道她的怀疑是合理的。

他的黄褐色乔治·阿玛尼丝绸西装夹克虽然没有在昨晚沾上什么血渍，但却散发着烟尘、汽油和鱼的味道。他的黑色丝绸衬衫吸收的汗，就算一个海水淡化厂工作一个月也处理不干净。而他的夏季款亚麻质休闲裤和鳄鱼皮软皮鞋，用一句不太好听的话说，简直就像沾满了狗屎一样。

不过，哈罗德还是不喜欢那个空姐婊子这么对待他。他买了头等舱的机票。托尼·哈罗德给了钱，就要得到相应的回报。他向来如此。他瞥了眼前面的厕所，里面没人。头等舱的十来个客人要么在打瞌睡，要么在阅读。

哈罗德盯着那个自命不凡的金发空姐。“呃，小姐？”他叫道。空姐走过来，他清晰地看到了她染过的头发，厚重的脂粉，还有略花的睫毛膏。她的门牙上隐约可见粉红色口红的印记。

“先生，有什么事？”她的声音听上去明显在屈尊俯就。哈罗德又盯

了她好几秒，“没事。”他最终说，“没事。”

哈罗德在星期三凌晨抵达了洛杉矶国际机场，但他用了三天才回到家中。

他忽然谨慎小心起来，租了一辆车，开到拉古纳海滩。特丽·伊斯特恩在那里有一座僻静的海滨别墅。他同她热恋的时候，曾去那里住过几晚。哈罗德知道，特丽这会儿在意大利拍摄一部意大利式西部片，但房子的钥匙就埋在第三个杜鹃花钵里。房子需要通风换气，而且装饰是内罗毕^[35]风格，但冰箱里放着进口的浓啤酒，水床上铺着干净的丝绸床单。星期三的白天，哈罗德几乎都在昏睡。晚上起来后，他在录像机上观看特丽早年的电影。午夜时分，他开车沿着海滩寻找中餐馆。星期四，他戴上墨镜和中南美洲风格的软呢帽——这顶帽子属于特丽众多男友中的一位——开车返回城内，去自己家周围查探了一番。一切看似正常，但他当然还是返回了拉古纳海滩。

在星期四的报纸的第六版上，刊登了一则简短的报道，说离群索居的亿万富翁C. 阿诺德·巴伦特在他的棕榈泉别墅因心脏病突发病逝。他的遗体已被火化，巴伦特家族的欧洲分支正在安排私人追悼会。四位在世的美国总统发了唁电。报道还提到了巴伦特常年从事慈善事业，并对他的商业帝国的未来做出了预测。哈罗德连连摇头。文章里对游艇、岛、约瑟夫·开普勒和吉米·韦恩·萨特牧师只字未提。哈罗德断定，不久之后他们的讣告就会像夏末的花儿一样突然出现。有人正在掩盖真相。莫非是窘迫不已的政客？或者那三个浑蛋的老奴才？抑或欧洲版的岛俱乐部？说实话，哈罗德不想知道答案，除非那些人找上门来。

星期五，他又去监视自己的房子，同时竭力避免引起贝弗利山警察的怀疑。看上去一切正常，感觉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这么多年来，托尼·哈罗德第一次觉得，自己可以大胆地迈出这一步，而不用担心一旦走错就会给自己惹上一大堆麻烦。

星期六一大早，不到十点，他就径直驱车回家。他对半人半羊雕像敬了个礼，吻了下西班牙女仆，告诉厨师做完早午餐就可以回家休息。然后他给电影公司负责人和舒·威廉姆斯打了个电话，了解《白色口水》到底进展如何了——片子已经进入最终再剪辑阶段，剪掉了十二分钟试映观众感觉无趣的部分——又打了七八个电话给别的关键人物，告诉他们自己回来了，即将投入工作。最后，他接到了他的律师汤姆·马圭尔的电话。哈罗德明确表示，自己会搬到威利的老宅子去住，还要求保留那里的警卫，然后哈罗德问汤姆是否认识什么出色的秘书。马圭尔不敢相信，哈罗德竟然不顾多年的情谊，将玛利亚·陈炒了鱿鱼。“就算是聪明妞儿，让她们跟你太久，她们也会黏着你。”哈罗德说，“我得在她给我补袜子并把她的名字缝在我的内裤上之前把她打发走。”

“她去哪儿了呢？”马圭尔问，“回香港了？”

“我他妈的怎么知道？这跟我他妈的有什么关系？”哈罗德咆哮起来，“如果你听说有谁速记流利、脑子灵光，就立刻通知我。”

他挂上电话，在放映室里默默地坐了几分钟，然后去按摩浴缸里躺下。

哈罗德脱光衣服，躺在热水里，闭上眼睛，全身放松，思索着等会儿去游泳池里游两圈，不知不觉差点儿睡着了。他仿佛听见了玛利亚·

陈带着今天的邮件走进来时的脚步声。哈罗德坐起来，从盛着伏特加的高脚杯旁的烟盒中取出一支烟，又躺回去，任由喷出的热水按摩他酸痛的肌肉。想让自己好受点儿，就最好别再想那些不愉快的事了，他告诉自己。

他差点儿又睡过去，烟头几乎烧到指头，就在这时，他听见走廊里传来高跟鞋敲击地砖的声音。

哈罗德猛然睁开双眼，将烟叼在嘴里，摊开的双臂收拢到胸前，做好站起来快速移动的准备。他的橙色睡衣在六英尺外。

他一开始并没有认出这个拿着他的邮件、穿着朴素白裙子的年轻美女是谁。然后，他注意到了她传教士一般严肃的脸上的漂亮眼睛，像猫王一样噘起的下唇，还有模特一般优雅的步伐。

“莎依拉。”他说，“该死，你吓到我了。”

“我把你的邮件带进来了。”莎依拉·伯灵顿说，“我不知道你还订了《美国国家地理》。”

“哦，孩子，我正想给你打电话来着。”哈罗德语速飞快，“去年冬天发生了一些不愉快，我正打算向你解释和道歉呢。”哈罗德说着，又忍不住想索性操控她了事。但他止住了。不行，他应该重新开始。他可以不用施展那套鬼把戏的。

“没事。”莎依拉说。她的声音向来轻柔而梦幻，但现在听上去却令人昏昏欲睡。哈罗德怀疑，这个可怜的摩门教孩子在失业的几个月中染上了毒瘾。“我不再生气了。”莎依拉疯言疯语地说，“上帝帮我度过了最痛苦的时期。”

“那太好了。”哈罗德说，将胸口的烟灰掸走，“你说得很对，《白色口水》不适合你。那片子太贱了，你的档次不知比它高多少倍。不过，我今早同舒·威廉姆斯谈过，他正考虑为奥利安电影公司拍一部片子。我觉得这部片子对你、对我都特别合适。舒说，鲍勃·雷德福和一个叫汤姆·克鲁斯的小子同意重拍——”

“这是你的《美国国家地理》。”莎依拉打断道，将那本杂志和一摞信递给他。

哈罗德将烟叼到嘴里，伸手去接邮件，以免被打湿。他突然发现她手中拿着一把银色手枪，看上去就像玩具，就连那把枪接连发出的砰砰声，听上去也像玩具枪朝地砖上发射塑料子弹的声音。

“噉.....嘿！”托尼·哈罗德说，低头看着自己胸膛上的五个小洞，试图将它们拂走。他抬头看着莎依拉·伯灵顿，张大了嘴，烟头掉进浴缸里，随旋转的水流飘走。“我操。”托尼·哈罗德咒骂着，小心翼翼地向后靠，手软绵绵地落下，同时闭上了沉重的眼皮。他的脸缓缓没入翻滚的水面之下。

莎依拉·伯灵顿默默地注视了十分钟。泛着白泡的水先是变成粉红，然后变成鲜红，但最后，因为有干净的水不断地注入，过滤装置也发挥了作用，浴缸里又恢复了原样。然后她转过身，慢慢走开。她姿态优雅，高昂着头，擦得锃亮的高跟鞋敲出“啪嗒、啪嗒”的声响，在哗哗的浴缸喷水声的背景上，显得尤为响亮。离开房间的时候，她关掉了顶灯。拉上了百叶窗的房间顿时阴暗下来，但经过按摩浴缸的反射，细碎的阳光被投在白色的灰泥墙上，就像电影结束后，放映机里还滚动着没有图像的空胶卷，于是银幕上映出了杂乱的光影。

以色列，凯撒利亚

1981年12月13日，星期天

娜塔莉开着菲亚特沿着海法公路向北驶去，一路上不时停下观赏风景，享受冬日的阳光。她不知道自己下次再走这条路是什么时候。

开到海岸公路那一段，她遇到了大批军用车辆。好不容易摆脱堵车，她驶下通往玛根·米卡尔居民点的岔路。车行至艾希科尔家下方的山路时，路上已经没有别的车辆，路边不时能看到一片片角豆树。

同往常一样，索尔正在矮门附近的大石头边等她。见她来了，索尔便下山来迎她。娜塔莉跳下车，给了索尔一个拥抱，后退一步，打量着他。“你看上去很不错。”她说。她的话是有道理的。索尔看上去确实好多了。尽管他尚未恢复体重，左手和手腕也刚动过手术，正缠着绷带，但他蓄着浓密的白胡子，看上去如同一位犹太族长。他苍白了许久的脸终于被晒成了古铜色。额前的卷发留得很长，几乎垂到了肩上。不出娜塔莉所料，索尔微微一笑，扶了扶角质框架的眼镜。每次尴尬的时候，他都会做出这样的动作。

“你看上去也不错。”他说，然后插上门闩，朝一个在围栏边站岗的

年轻以色列人挥了挥手，“我们上房子里去。晚餐差不多准备好了。”

他们朝主屋驶去的时候，娜塔莉瞥了眼他缠着绷带的手，“你的手怎么样了？”她问。

“什么？哦，很好。”索尔说，又扶了扶眼镜，看着绷带，仿佛是第一次见到一样，“起初你会觉得大拇指是不可或缺的，但等你真没有了之后，就会发现没有了也没什么。”他对她微笑道，“只要你没有把两个大拇指都丢掉。”

“真奇怪。”娜塔莉说。

“什么真奇怪？”

“身中两枪，肺炎，脑震荡，三根肋骨骨折，还有无数割伤和擦伤。如果把你这些伤分给橄榄球运动员，整支球队一个赛季都不用打比赛了。”

“犹太人是很难杀死的。”

“我可不是在跟你开玩笑。”娜塔莉说，将菲亚特停进了车棚，“那个女人差点儿咬死你——至少差点儿让你丢了一条胳膊。”

“被人咬伤后，伤口往往都会感染。”索尔说，为她打开了后门。

“休厄尔小姐不是人。”娜塔莉说。

“不错。”索尔人说，又扶了扶眼镜，“到那一刻她已经不是了。”

索尔已经做好了美味的晚餐，还配有羊肉和新鲜烘焙的面包。他们用晚餐时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索尔在海法大学的课程，《耶路撒冷邮报》最近给娜塔莉分配的摄影任务，还有天气。吃过奶酪和水果点心之后，娜塔莉想把咖啡带上，去引水桥那边喝。于是索尔把咖啡装进不锈钢保温杯，娜塔莉则去自己房间，从行李箱中取出一件厚毛衣。现在已是十二月，晚上去海边会很冷。

他们漫步下山，经过橘园，赞美着柔和的阳光，尽量不去想身后不远处跟着的两个肩挎乌兹冲锋枪的年轻以色列人。

“对戴维的去世，我感到很遗憾。”他们刚走到沙丘，娜塔莉就开口道。前面的地中海已经镀上了紫铜色。

索尔耸耸肩：“他度过了充实的一生。第二次中风来得很快，他没感到多少痛苦。”

“抱歉我没去参加葬礼。”娜塔莉说，“我在雅典折腾了一天，但航班全乱套了。”

“你不用抱歉，”索尔说，“我感觉你一直就在我身边。”他朝保镖挥了挥手，告诉他们留在原地，然后带头朝引水桥走去。天边的余晖将他们的影子拉成了巨人，投在被沙丘掩埋的雉堞上。

他们在长长的引水桥上走了一段，娜塔莉不由得双臂抱胸。风很冷。东方已经可以看见三颗星星和一轮指甲盖大小的月亮。

“你明天还是要走？”索尔问，“回美国去？”

“是的。”娜塔莉说，“十一点三十起飞，本-古里安机场。”

“我开车送你。”索尔说。

“我喜欢这个主意。”娜塔莉笑道。

索尔给他们俩倒上咖啡，递给她一只塑料杯。水蒸气在冷空气中升腾。“你害怕吗？”他问。

“害怕返回美国还是害怕遇到更多的精神吸血鬼？”她问，啜了一口味道浓郁的热土耳其咖啡。

“我问的只是返回美国。”索尔说。

“我害怕。”娜塔莉说。

索尔点点头。海岸公路上行驶的几辆车虽然开着头灯，却被夕阳的光芒所掩盖。北方数英里外，十字军城的雉堞被染成了红色。卡梅尔山被紫色的浓雾所笼罩。倘若没有在照片上亲眼目睹，她简直不敢相信那紫罗兰一般的颜色是真实的。

“我是说，我也不知道。”娜塔莉继续说，“我会先努力尝试一段时间。在.....在所有那些事情发生之前，美国就是个可怕的地方。但那里是我的家。你懂我的意思吧？”

“懂。”

“你就没考虑过回家吗？我是说，回美国？”

索尔点点头，坐到一块大石头上。阳光未能照射到的缝隙里已经结了霜。“我一直想回去。”他说，“但我在这里还有很多事要做。”

“我现在都不相信，摩萨德竟然.....竟然这么快就相信了我们告诉

他们的一切。”

索尔笑道：“他们是著名的妄想狂，而且患这种病很久了。”他说，“我们的说法刚好符合了他们的成见。”他啜了口咖啡，又给自己和娜塔莉加了一点儿。“另外，他们也掌握了许多令他们费解的情报，而他们现在认识到了真相的基本轮廓，尽管匪夷所思，但总算是对那些情报的一种解释。”

娜塔莉指着昏暗大海的北面：“你觉得他们会找到……找到那些人吗？”

“上校的神秘联系人？”索尔说，“或许吧。我的预感告诉我，他们其实已经在同那些人打交道了。”

娜塔莉的眼神阴郁下来：“我一直在想福勒家失踪的那个人。”

“霍华德。”索尔说，“那个红头发的男人。贾斯汀的父亲。”

“是的。”娜塔莉不由得打了个哆嗦。太阳已经落到了地平线上，风又刮了起来。

“鲶鱼在无线电通话器中告诉你和杰克森，霍华德‘睡了’。”索尔说，“假设跟踪你的人就是霍华德，那么，梅勒妮派人——很可能就是那个巨汉——杀掉鲶鱼后，肯定也同时把霍华德带了回去。或许房子燃起来的时候，霍华德还处在昏迷当中。也许在里屋等着你的就是他。”

“有可能。”娜塔莉说，双手握住杯子取暖，“也可能梅勒妮认为他已经死了，就埋在院子里了，所以报纸上公布的尸体数才对不上号。”她看着天上越来越多的星星，“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是——”

“是你父亲逝世一周年的日子。”他说，扶娜塔莉站了起来。他们在暮色之中沿着引水桥往回走。“你不是说你收到了杰克森的一封信吗？”

娜塔莉忽然快活起来：“一封长信。他回德国城了，成了社区活动中心的新主任。但他抛弃了那座老房子，让灵魂砖厂又去找了一家俱乐部——他之所以能指使黑帮的人，我猜可能是因为他仍是其中的一员——在德国城大道开了好几家店铺搞社区服务。他自己则开了一家免费诊所。”

“他提到马文的情况了吗？”索尔问。

“提了。我猜杰克森应该收养了他。他说马文情况已有所好转，智力水平已经接近四岁的孩子了……杰克森的原话是，‘聪明的四岁孩子’。”

“你打算去看看他吗？”

娜塔莉理了理毛衣。“有可能吧……是的，我会去。”

他们小心翼翼地走下古老引水桥坍塌的路缘，回首来时路。一座座沙丘看上去就像是凝固的海面，海浪轻轻拍打着古罗马遗址。

“你回学校继续读研之前还会不会再接一些摄影工作？”

“会的。《耶路撒冷邮报》已经让我去拍一些关于美国犹太教大会堂衰败的照片。我打算从费城开始着手。”

索尔朝在两根圆柱的背风面等待的保镖挥了挥手。一个保镖手中燃着烟，烟头在突然降临的暮色中如同一只红眼。“你在特拉维夫拍摄的

那一组阿拉伯拉劳动阶层的图片故事棒极了。”

“恕我实话实说，”娜塔莉说，“以色列人对待他们就像美国白人对待黑人一样。”

“是的。”索尔答道。

两人默默地在山脚的公路上站了好几分钟。虽然夜风刺骨，但他们都不愿上山，在灯火通明的温暖房子轻松地交谈，然后睡觉。突然，娜塔莉扑入索尔怀里，脸紧贴着他的夹克，头发埋在了他的大胡子下。

“哦，索尔。”她泣不成声。

他用缠着绷带的手笨拙地拍了拍她。这一刻仿佛被定格在永恒的时间之中，就连离别的悲伤也化作了喜悦。他听见身后风轻柔地吹动沙粒的声音。黄沙就是这样，将人类已经建造和希望建造的一切都掩埋起来，亘古不止。

娜塔莉稍稍抬起身子，从毛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巾，擤了擤鼻涕。“该死，”她说，“不好意思，索尔。我是来跟你说‘舍拉姆’的，但我还没准备好。”

索尔扶了扶眼镜，“记住，”他说，“‘舍拉姆’的意思不是‘再见’，也不是‘你好’，它的意思是‘平安’。”

“舍拉姆。”娜塔莉说，又依偎到索尔的怀里，抵挡寒冷的夜风。

“舍拉姆，干杯——”索尔说，用面颊摩挲着她的头发，注视着狭窄公路对面在风中旋转飞散的黄沙，“敬生命。”

尾 声

1988年10月21日

一晃，这么多年就过去了。我在这儿过得很开心。我现在住在法国南部，戛纳和土伦之间，离圣特鲁佩斯不是太近。

我的病几乎已经痊愈，可以不用助步车也能行走，但我几乎从不外出。亨利和克劳德帮我去镇上购物。有时候，我会让他们带我去意大利的公寓，那里位于佩斯卡拉南部，濒临亚得里亚海。我甚至会让他们带我去苏格兰，去那里一间租借的农舍里看望他。但就连这样的旅行也变得越来越少了。

我家后面的山中，有一座被废弃的修道院。因为距离很近，所以我偶尔会去那里，坐在石块与野花之间沉思。孤独和禁欲，这两者相辅相成，难以分割，每每想到这里，我就会觉得这很残酷。

我近来感觉自己真的老了。我告诉自己，这是我长期患病所致，尤其是在这寒冷的十月，关节病无时无刻不在折磨我。但我总是梦见查尔斯顿那些熟悉的街道，以及过去的那些日子。

我五月派卡利绑架了霍奇斯夫人，但我当时并不知道我要拿这个老太婆干什么。我让她在霍奇斯家的地下室里苟延残喘，把她的头发染成

和我相同的颜色，还给她注射了各种针剂，模仿我的病情。有时候，我觉得做这些事情没什么意义。但最终事实证明，我这么做是对的。黑鬼女孩点燃我的房子时，我待在一个街区外一辆租来的救护车里，然后霍华德开车把我送到了机场，同我一起坐上了飞机。我很感激霍奇斯一家，他们上一年已经为我付出了许多。他们几乎是无可挑剔的。把霍奇斯夫人绑在床上看似没有必要——毕竟她已经像我一样病入膏肓——但现在回想起来，我真心觉得，倘若她没有被牢牢固定在床上，肯定会从火海里跳出来，逃出那座房子，从而破坏我呕心沥血布置的这一场骗局。

我可怜的房子，我亲爱的家人。想到这些，我至今仍会热泪盈眶。

霍华德头几天还是有用的，但等我在镇子里安顿下来，确定没有人跟踪之后，我决定最好让他在离我很远的地方遇上一起事故。克劳德和亨利来自当地的一户人家。几十年前，这户人家也曾是我的忠实奴仆。

我坐在这儿等待尼娜。我现在知道，她已经夺取了对世界上所有劣等种族的控制权——黑人、希伯来人、亚洲人——这一事实本身就排除了我重返美国的可能性。威利多年前说的那些话是对的。在我们三人认识的头几个月，我和尼娜曾坐在维也纳的咖啡馆里，礼貌地倾听威利发言。他用科学术语向我们解释，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混血国家，贪婪的劣等人等着推翻高等种族。而现在，尼娜操控了所有劣等人。

那一晚，在岛上，我一直同那名警卫保持着连接，我看到尼娜的傀儡对可怜的威利干了什么。就连巴伦特先生也被她操控了。原来威利一直都是对的。

但我不甘心坐以待毙，等着尼娜和她的混血傀儡找到我。

讽刺的是，给我启发的正是尼娜和她的女黑鬼。她们带我去用望远镜监视了马洛里船长几个星期，成功地与他建立了连接。这件事让我想起了我之前与另一名船长的接触。那次接触其实是相当偶然的。那是在一个遥远的十二月里的星期六。那一天，我去萨姆特堡做告别访问，听到了威利遇害的消息。我知道，尼娜要转过头来对付我了。

我先是看到那东西，它黑色的身影像鲨鱼一样悄无声息地划过海湾，然后我同那名船长建立了连接。那时他正站在灰色的指挥塔上——我现在知道，他们管那东西叫帆罩——脖子上挂着望远镜。

后来，我先后六次找到他，重建了连接。我同他的偶尔接触要比被迫同马洛里做的精神结合美好多了。在阿伯丁【36】附近的农舍里，我可以一个人站在海边悬崖上，观看那艘潜艇驶入港口。他们为他们的钥匙、密码和安保程序感到骄傲，但船长训练多年才掌握的东西我现在都掌握了——操控那艘潜艇对我来说易如反掌。

但如果真要动手，我就必须抓紧时间。船长和潜艇的年纪都不小了。我也一样。时间一长，船长和潜艇都动不了了。我可能也是。

对尼娜的恐惧也好，关于这场盛大“进食”的计划也好，其实并非每天都萦绕在我脑中。但现在，情况变了。

有些日子，我会被从门前经过的镇上女孩的歌声叫醒，她们正骑着自行车去制酪场，温暖的阳光照在修道院倾圮的石料之间生长的白色小花上，我也乐得同她们一起享受这份阳光与祥和。

但在另外一些日子里——比如像今天这样又冷又阴暗的日子，乌云从北方卷来，布满天空——我就会想起那艘在海湾的幽深水下行进的潜水艇，进而开始怀疑自己的禁欲只是在白费功夫。在这样的日子里，一

个念头不禁爬上心头：如果来一场规模空前的终极“进食”，我会不会更年轻些？就像威利在打算恶作剧之前常说的那句话：这对我能有什么损失呢？

明天应该会更暖和。我或许会开心一点儿。但今天我很冷，心情忧郁。没有人陪我做游戏。我孤独极了。

冬天快到了。我感到很饿、很饿。

致 谢

任何一本完成“漫长航行”抵达出版彼岸的书，都不是作者一个人的功劳，而是众人协力的成果。但一本故事如此之长、设定如此之大的书，其凝聚的心血定然远超同类。在此，我要对下面这些人表示感谢，没有他们的帮助，《魔鬼在你身后》就不可能抵抗住暴雨、狂风、大浪的侵袭，抵达安全的海港：

迪恩·R. 孔茨^[37]，他总是及时给予我慷慨的鼓励。

理查德·柯蒂斯，感谢他的坚持不懈与专业态度。

保罗·米科尔，他的品位无可挑剔，我珍视与他的友谊。

布莱恩·汤姆森，感谢他对国际象棋的钟爱，以及对历史的尊重。

西蒙·霍克，他是杰弗里·布思罗伊德^[38]那样的武器专家。

阿琳·坦尼斯，一位出色的打字员，感谢她在炎炎夏日整理并录入我不知道修改过多少遍的手稿。

克劳迪娅·洛泽奎斯特，感谢她耐心地提醒我，德语中的变音符号

不能像撒盐一样随便乱打。

《耶路撒冷邮报》的沃尔夫·布利策，感谢他帮助查出海法[【39】](#)最好吃的沙拉三明治在哪个摊位上卖。

埃伦·达特洛，《魔鬼在你身后》一开始是投给她主编的杂志的中篇，而她说这篇已足够好，不用再写续篇。

我要特别感谢的人——

凯西·谢尔曼，她一接到我的请求就热情地投入了本书的封面和插图的创作中，尽管报酬微薄。

我的女儿简，她耐心地等待爸爸写完那本“吓人的书”，但从我开始动笔到小说最后出版，竟然横跨了她当时生命的三分之二。

我的妻子卡伦，她迫不及待地读完了整个故事。

最后，我要对爱德华·布赖恩特致以最诚挚的谢意。这本书就是献给这位优秀作家的。



马上扫二维码，关注“熊猫君”

和千万读者一起成长吧！

【1】 埃丝特·威廉姆斯（1921—2013），美国女演员，少年时曾获游泳冠军，主演过《出水芙蓉》。

【2】 克里斯托弗·普鲁默（1929—），加拿大演员，奥斯卡金像奖及托尼奖、艾美奖获得者，《音乐之声》男主角。

【3】 一种快速起效的短效全身麻醉剂。医学上用于麻醉、精神科恐慌症治疗等，刑事上可用作吐真药。由于服用太多会死亡，所以也被用来执行死刑或安乐死的静脉注射。

【4】 一种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镇静剂，其应用范围可以从轻度镇静到完全麻醉，还可以用作抗焦虑药、安眠药、抗痉挛药。前文提到的异戊巴比妥钠就属于巴比妥酸盐。

【5】 报馆资料室的英文是morgue，该词还有停尸房的意思。

【6】 一种可移动的生理信号监控装置，可将心电图或脑电图传送到远处的电脑屏幕上。

【7】 《圣经》中世界末日之时善恶对决的最终战场，后多用于指大规模战争。

【8】 布鲁诺·沃尔特（1876—1962），著名德裔美籍指挥家，钢琴家。他是马勒《第九交响曲》和《大地之歌》的首演指挥者。

【9】 阿尔玛·马勒（1879—1964），德国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的夫人。马勒去世后，她又先后嫁给了画家柯科西卡和和建筑师格罗皮厄斯，并同多位艺术家保持着情人关系。

【10】 利用电子仪器监测心跳等身体状况，以便加以控制。

【11】 在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中，超我是指人格结构中的道德良心和自我理想部分。

【12】 用于治疗急慢性精神分裂症、躁狂症等精神病的药物。

【13】 上流社会的舞会上，绅士想要邀请某位女士跳舞，就会在跳舞卡上，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与某支舞曲对应的地方，表示他预定要和那位女士跳这曲舞蹈。

【14】 美国大西洋岸和墨西哥湾沿岸与海岸平行的通航水道。

【15】 二战结束后，美国婴儿潮时期（1946—1964）出生的一代，他们被认为更加自私。

【16】 反对基督者。

【17】 刺杀恺撒的主谋之一。

【18】 莎士比亚戏剧《奥赛罗》中的反派人物，欺骗奥赛罗杀死了自己的妻子。

【19】 一种速度非常快的狩猎犬，深受中世纪欧洲贵族喜爱。

【20】 出自《圣经·启示录》第八章和第九章。

【21】 出自《圣经·启示录》第十四章。

【22】 出自《圣经·启示录》第十三章。

[【23】](#) 出自《圣经·启示录》第九章。

[【24】](#) 麦克·塞纳特（1880—1960），美国喜剧片创始人。

[【25】](#) 杰克森的昵称。

[【26】](#) 国际象棋的一种开局方法。

[【27】](#) 出自《圣经·以西结书》第三十三章。

[【28】](#) 出自《圣经·使徒行传》第十六章。

[【29】](#) 国际象棋里的“象”就是“主教”。

[【30】](#) 出自《圣经·创世纪》第六章。

[【31】](#) 盖尔族民间传说中的女鬼，其哀号预示家庭中将有人死亡。

[【32】](#) 即executive officer，海军中的副舰长。

[【33】](#) 一种不需外加电源而完全靠说话人的声音产生的电流工作的电话机。

[【34】](#) 西奥多·赫兹尔（1860—1904），奥匈帝国的一名犹太裔记者，锡安主义创始人，被尊为现代以色列的国父。

[【35】](#) 肯尼亚首都。

[【36】](#) 英国苏格兰东北部城市。

[【37】](#) 迪恩·R.孔茨（Dean R. Koontz，1945—），美国惊悚悬疑

小说大师。

【38】 杰弗里·布思罗伊德（Geoffrey Boothroyd, 1925—2001），英国武器专家，曾为詹姆斯·邦德系列的作者伊恩·弗莱明提供武器方面的建议。

【39】 海法，以色列北部港口城市。